诺贝尔文学奖

大师作品集

VISIT...

LANZAROTE Caliente.COM

诺贝尔文学奖

大师作品集

Fountain | 上海译文出版社

版权信息

书名：诺贝尔文学奖大师作品集
作者：Digital Lab
关注微博：@上海译文电子书
微信服务号：上海译文电子书
微信订阅号：译文的书
我们的产品：译文的书
联系我们：hi@shtph.com
问题反馈：complain@shtph.com
合作电话：021-63914089

上海译文·Digital Lab

Digital Lab是上海译文出版社数字业务的实验部门，成立于2014年3月。我们致力于将优质的资源送到读者手中。我们会不断努力，做体验更好，设计更好的电子书，加油！

上海译文出版社 | Digital Lab

- 泰戈尔抒情诗选
- 名人传
- 死于威尼斯
- 玻璃球游戏
- 陀思妥耶夫斯基
- 大教堂凶杀案
- 掠夺者
- 春潮·老人与海
- 西西弗神话
- 日瓦戈医生（上卷）
- 日瓦戈医生（下卷）
- 蝇王
- 水印：魂系威尼斯
- 冲绳札记
- 缓刑
- 阿姆斯特丹
- 一个更安全的地方(上)
- 一个更安全的地方(下)
- 神的孩子全跳舞

泰戈尔抒情诗选

[印度] 泰戈尔 著　吴岩 译

译文名著精选

Rabindranath Tagore

Rabindranath Tagore: An Anthology

YIWEN CLASSICS

上海译文出版社

1913

罗宾德拉纳特·泰戈尔

Rabindranath Tagore

1861～1941

印度诗人、社会活动家。
主要作品有诗集《吉檀迦利》、《新月集》、《飞鸟集》，
小说《两亩地》、《沉船》、《饥饿的石头》等。

上海译文出版作品

《泰戈尔抒情诗选》

The Nobel Prize in Literature 1913 was awarded to Rabindranath Tagore "because of his profoundly sensitive, fresh and beautiful verse, by which, with consummate skill, he has made his poetic thought, expressed in his own English words, a part of the literature of the West".

获奖理由：“由于他那至为敏锐、清新与优美的诗；这诗出之于高超的技巧，并由于他自己用英文表达出来，使他那充满诗意的思想业已成为西方文学的一部分。”

译本序

罗宾德拉纳特·泰戈尔（1861—1941）是印度著名的诗人、小说家、艺术家、社会活动家。于一八六一年五月七日出生在西孟加拉邦加尔各答市，那是当时英印帝国政治和经济的中心。他的祖父德瓦尔格纳特，以生活豪华而又乐善好施闻名，成了商业时代的“王子”；他的父亲戴温德拉纳特对吠陀和奥义书很有研究，生活简朴纯洁，在社会上被称为“大仙”。

“大仙”生了十四个子女，罗宾德拉纳特·泰戈尔是他最小的儿子。这小儿子八岁时写了他的第一首诗，以后经常在一个笔记本上写些诗句，总要朗诵给长辈们听，“像长出新角的牝鹿，到处用头去碰撞一样。”“大仙”喜欢在喜马拉雅山区旅行。罗宾十一岁时，“大仙”把孩子也带出去走了一趟：白天，高山丛林目不暇给，孩子“总担心，别把那儿的美景遗漏了”，晚上，儿子给父亲唱他所喜欢的颂神曲，父亲给儿子讲天文学。罗宾十四岁时，在大学杂志《知识幼苗》上发表了第一部叙事诗《野花》，长达一千六百行，便是以喜马拉雅山为背景的。

一八七八年，罗宾赴英国学法律，兴致索然，改入伦敦大学学英国文学，并研究西方音乐。一八八〇年，奉父命中途辍学回家。他对国内外的学校教育都不怎么喜欢，觉得收获不大。他的家庭植根于印度哲学思潮，浸润于印度文学、艺术的传统，又深受西方文化的影响；罗宾主要是在这样的家庭环境的熏陶下自学成才的。一八九一年，奉父命下乡管理祖传田产，常泛舟漫游，同佃户有些接触，因而触发了改造农村、“更合理地分配财富”的幻想。为此，一九〇一年在

圣谛尼克坦创办了一所学校（一九二一年发展成为“国际大学”）。二十世纪初，参加反英的人民运动，以诗歌抨击殖民主义者。他反对暴力，也反对妥协；逐渐与群众运动格格不入时，便退隐了。一九一三年获得诺贝尔文学奖。一九一五年结识甘地。一九一九年发生阿姆利则惨案，泰戈尔愤而放弃英国政府封他的“爵士”称号，从此重新面对现实，关心印度的命运和世界大事。他几次出国，访问过中国、日本、英国、美国、拉美、西欧和苏联，他赞美社会主义的苏联，谴责法西斯主义的猖獗。一九四一年四月，他写下《文明的危机》，控诉英国在印度的殖民统治，深信祖国必将获得民族独立。同年八月七日，泰戈尔在加尔各答去世。

泰戈尔多才多艺，一生创作了五十多部诗集，十二部中、长篇小说，一百多篇短篇小说，二十多个剧本，一千五百多幅画，以及大量的歌曲和文学、哲学、政治方面的论著。从总体看来，他首先是个诗人；授予他诺贝尔文学奖，主要是由于他的诗歌创作，特别是《吉檀迦利》。

泰戈尔自己曾经说过：“我觉得我不能说我自己是一个纯粹的诗人，这是显然的。诗人在我的中间已变换了式样，同时取得了传道者的性格。我创立了一种人生哲学，而在哲学中间，又是含有强烈的情绪质素，所以我的哲学能歌咏，也能说教。我的哲学像天际的云，能化成一阵时雨，同时也能染成五色彩霞，以装点天上的筵宴。”[1]这段夫子自道给了我们一把钥匙：要懂得泰戈尔的诗，诗中的哲理，多多少少得知道一点儿泰戈尔的哲学思想和宇宙观。

季羡林先生在他的研究著作中指出：尽管泰戈尔也受到西方哲学思潮的影响，但他的思想的基调，还是印度古代从《梨俱吠陀》一直到奥义书和吠檀多的类似泛神论的思想。这种思想主张宇宙万有，同源一体，这个一体就叫做“梵”。“梵”是宇宙万有的统一体，世界的本质。人与“梵”也是统一体。“‘我’是‘梵’的异名，‘梵’是最高之‘我’。”“人的实质同自然实质没有差别，两者都是世界本质‘梵’的一个组成部分，互相依存，互相关联。”泰戈尔以神或“梵”为一方，称之为“无限”，以自然或现象世界以及个人的灵魂为一方，称之为“有限”，无限和有限之间的关系，是他哲学探索的中心问题，也是他诗歌中经常触及的问题。泰戈尔跟印度传统哲学不同的地方是：他把重点放

在“人”上面，主张人固然需要神，神也需要人，甚至认为只有在人中才能见到神。

季羡林先生还指出：“既然梵我合一，我与非我合一，人与自然合一，其间的关系，也就是宇宙万有的关系，就只能是和谐与协调。和谐与协调可以说是泰戈尔思想的核心。”泰戈尔认为“完全的自由在于关系之完全的和谐”。泰戈尔从这种哲学观点出发，宣传爱的福音，认为“真正增强文明的力量，使它真正进步的是协作和爱，是互信和互助”。不过，泰戈尔也并不否认矛盾的存在，他的思想里多少有些辩证法的因素，他承认自然、社会、人的思想都是在流转变化的。“又要和谐，又要流转不息，又要有一些矛盾（泰戈尔所了解的矛盾），那么结果只能产生一种情况，用泰戈尔的术语来说，就是‘韵律’，有时候他也把‘比例均衡’同韵律并列。只空洞地谈和谐，没有流转，没有高低之别、长短之别，也就无所谓‘韵律’。只有流转，没有和谐，也无所谓韵律。只有这些条件具备，才产生‘韵律’。在泰戈尔的思想中，‘韵律’占极高的地位，这是他的最高理想，最根本的原理，是打开宇宙奥秘的金钥匙。”[2]

我国学者大多认为大诗人泰戈尔的思想发展大体上可分为三个阶段。从十九世纪七十年代起至二十世纪初印度反英运动止，是泰戈尔思想发展的前期。那时泰戈尔是个深情的爱国者，思想明朗，情绪饱满，以诗歌、小说鼓舞人民争取民族的独立，反对印度社会的种姓制度、宗教偏见、封建礼教以及其他愚昧落后的现象。后来，因意见分歧而退出群众斗争，转向自我思想的清理和净化，这就是泰戈尔思想发展的中期。那时泰戈尔陷入孤独、痛苦、忧愁、矛盾之中，思想是复杂的，爱国主义、宗教观念、人道主义是诗人思想上的三根弦，三弦谱成了中期的乐章。从一九一九年起至一九四一年诗人逝世，是泰戈尔思想发展的后期，重新面向世界和斗争。那时，他走访世界各国，热情支持被压迫人民和民族的解放斗争，反帝、反殖的情绪更加明朗、强烈，而且还在一定程度上从俄国的革命中看到了人类的希望……

一般都认为泰戈尔的诗歌创作是和他的思想发展同步的，因此相应地把他的诗歌创作也分成前期、中期和后期。大多数研究者认为：前期是泰戈尔一生诗歌创作最丰富的时期，那时他风华正茂，思想敏

捷活跃，感觉丰富多彩，写下了不少思想价值和审美价值都很高的、耐读的诗篇。后期，泰戈尔在思想上更上一层楼，作品的战斗性更强了，因而博得了不少称赞。中期的诗歌比较复杂，有的也比较费解，因此评论家们往往见仁见智，有的甚至颇有微辞。我是赞同周尔琨先生的观点的："作为现实主义者，泰戈尔总结人生的经验，清理思想，准备继续战斗；作为'爱'的宗教崇奉者，他爱人，爱神，追求'梵''我'合一。在他表面平静的思想的海洋里，潜伏着通向现实生活的、压抑不住的激流。爱国主义和民主主义思想渗透在他的泛神论的宗教中，成为他中期思想的中心支柱。这也就构成了他后期思想飞跃的基础。"[3]正如转变过程中的泰戈尔思想及其发展需要分析研究，相应地对这个时期的诗歌创作也不宜简单化，同样需要仔细研究和品味。

泰戈尔从英国读书回来写了不少抒情诗，一八八二年集为《暮歌》出版，这部诗集展示了诗人的才华和独创性，但有点儿"少年不识愁滋味，为赋新词强说愁"。《晨歌》（1883年）的情调迥异，表现了青春活力和欢快心情。《画与歌》（1884年）开始从个人情感的天地里解脱出来，色彩斑斓。诗人自己也承认，早期的诗篇"梦幻多于现实"。《刚与柔》（1886年）的题材多样化了，标志着诗人开始面向人生、面向现实生活，他已经走完了他的诗歌创作的序幕阶段。

《思绪集》（1890年）是泰戈尔第一部成熟的诗集。内容大致可分五类：爱情诗，自然风景诗，社会题材的诗歌，宗教和神秘主义的诗歌，借自然现象、历史故事或神话传说阐明哲理的诗歌。这五类也是泰戈尔后来诗歌创作的主要内容，只不过不同时期的侧重点有所不同罢了。尤其重要的是：这部诗集表现了质的飞跃，表明泰戈尔的诗歌创作已经形成了它自己的独特的艺术风格。思想的广度、优美的抒情和魅力，使最严厉的批评家折服，也认为"这是他成熟的鲜明标志"。泰戈尔的民主主义思想和人道主义思想，就是在九十年代乡村生活的过程中形成的，反映在诗歌创作上，连年都有硕果丰收，计有：《金舟集》（1894年）、《缤纷集》（1895年）、《收获集》（1896年）、《碎玉集》（1899年）、《梦幻集》（1899年）、《刹那集》（1900年）、《故事诗集》（1900年）。从《思绪集》起的这八个诗集中，除《碎玉集》为格言诗、《故事诗集》为叙事诗

外，其余六部都是优美的抒情诗。正如别林斯基所说的，青春是“抒情诗的最好时期”，那时泰戈尔风华正茂，他继承了印度古典文学和中世纪孟加拉民间诗人抒情歌曲的优秀传统，推陈出新，写出了既有民族特色、又有个人特色的抒情诗篇，往往譬喻新颖，意境深远，魅力奇幻，耐人寻味。据说泰戈尔前期的诗歌大多节奏鲜明，音韵和谐，格律严谨，可惜我不懂得孟加拉文，难以从英译本去品味原作的格律美和音乐美。感谢诗人在《吉檀迦利》的英译本问世后，又回过头去陆续把他前期的诗歌译成英文，一一编集出版，如《园丁集》、《新月集》、《采果集》、《飞鸟集》、《游思集》等。刘建先生在他的论文《泰戈尔前期诗歌创作浅论》中指出：“这些英文诗集与孟加拉文原作的关系，可以《园丁集》为例。《园丁集》中大部分诗歌译自《刹那集》、《梦幻集》、《金舟集》、《缤纷集》等十九世纪九十年代的孟加拉文诗集。《飞鸟集》除了有些是诗人一九一六年访日时的即兴英文诗作外，相当一部分选译自《碎玉集》。《游思集》的情况也差不多。”[4]据此，这部《泰戈尔抒情诗选》所收前期诗歌，多从上述各英译本选译，以《园丁集》的人生和爱情的抒情诗为重点，兼顾《飞鸟集》这样的哲理小诗，并有意识地从《采果集》中选译了一些故事诗，也就是叙事诗，借一斑以窥泰戈尔前期诗歌的全貌。

《吉檀迦利》是泰戈尔中期诗歌创作的代表性作品。克里希娜·克里巴拉尼在她写的《泰戈尔传》里说：“以乐观开朗的王子身份开始自己生活的罗宾德拉纳特，在本世纪头十年里忍受了内外的种种痛苦和折磨，离别和侮辱，斗争和打击。这一切最后都融合和纯化在那些抒情诗歌里，这些诗歌于一九〇九——一九一〇年从他压抑和完美的心灵中喷泻出来，一九一〇年收在题为《吉檀迦利》的诗集中出版了。他后来从这一百五十七首诗中选择了五十一首放进英译本《吉檀迦利》，从此扬名四海。”[5]这个译本是泰戈尔亲自一首又一首地译成英文的，他自己说：“从前，某种情感的和风唤起了心中的欢愉情趣；如今，不知为什么又通过其他语言的媒介，焦急不安地体验着它。”[6]可见泰戈尔的翻译是一种再体验和再创作。有的学者认为英译本有时有所浓缩或删节，弄得支离破碎、失掉了孟加拉文原著的美；这种评论多少有点儿道理，可是失之过分。诗人毕竟最了解自己

的诗歌，他自己的译文但求传神，他重新体验、创造了那份思想感情，并不刻板地严守形式的移植。却说诗人自己翻译的《吉檀迦利》，经过罗森斯坦，送到了叶芝手里。叶芝一读这部诗稿就着迷了。他说："这些抒情诗……以其思想展示了一个我生平梦想已久的世界。一个高度文化的艺术作品，然而又显得极像是普通土壤中生长出来的植物，仿佛青草或灯心草一般。"叶芝对译稿作了极个别的文字润饰。一九一二年十月伦敦印度学会初版《吉檀迦利》时，叶芝还特地给诗集写了"序"，[7]尽管初版只印了750册。大诗人E·庞德曾在七月间参加叶芝家里诗人和作家们的一次聚会，听叶芝朗诵泰戈尔的抒情诗，发现叶芝"为一位伟大的诗人，'一个比我们中间任何一个都要伟大的诗人'的出现而感到激动不已。"庞德事后评述道，"这种深邃的宁静的精神压倒了一切。我们突然发现了自己的新希腊。像是平稳感回到文艺复兴以前的欧洲一样，它使我感到，一个寂静的感觉来到我们机械的轰鸣声中。""我在这些诗中发现了一种极其普通的情感，使人想起在我们西方生活的烦恼之中、在城市的喧嚣之中、在粗制滥造的文艺作品的尖叫之中，以及在广告的旋涡之中常常被忽视的许许多多东西……""如果这些诗有什么瑕疵——我不认为它们有瑕疵——即有脱离普通读者的倾向，它们确实太神化了。"[8]

一九一三年十一月泰戈尔因《吉檀迦利》而获得诺贝尔文学奖。泰戈尔得奖之前，瑞典科学院是经过一番争论的。当时瑞典诗人瓦尔纳·冯·海登斯塔姆大力推荐："我读了这些诗歌，深受感动。我不记得过去二十多年我是否读过如此优美的抒情诗歌，我从中真不知道得到多么久远的享受，仿佛我正在饮着一股清凉而新鲜的泉水。在它们的每一思想和感情所显示的炽热和爱的纯洁性中，心灵的清澈，风格的优美和自然的激情，所有这一切都水乳交融，揭示出一种完整的、深刻的、罕见的精神美。他的作品没有争执、尖锐的东西，没有伪善、高傲或低卑。如果任何时候诗人能够拥有这些品质，那么他就有权得到诺贝尔奖金。他就是这位泰戈尔诗人。"[9]泰戈尔获奖时，冰岛小说家拉克斯奈斯才十五岁，这位到了一九五五年也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的大作家，追述当年泰戈尔的影响道："这个奇异的、细腻的和遥远的声音立即进入了我年轻的精神耳朵的深处。从那时起，我时时刻刻在自己心灵的深处体会它的存在。像对西方读者一样，在我们国家里

《吉檀迦利》的形象及其芳香产生了我们闻所未闻的优美花朵般的影响。由于它的巨大影响，不少诗人进行创作散文诗的新实验。”[10]尽管我国是在东方，我国最初介绍泰戈尔的诗歌时的情况，倒是有点儿同斯堪的纳维亚的国家相似。

《吉檀迦利》是泰戈尔中期诗歌创作的高峰，所以这部《泰戈尔抒情诗选》从其中选译的诗篇数量较多，比重较大。石真先生是懂得孟加拉文的，据她的调查研究，《情人的礼物》和《渡》这两个英译本，主要选自《宗教颂歌》、《鸿鹄集》、《摆渡集》、《歌之花环》、《吉檀迦利》和《刹那集》，凡此都是属于中期的创作，所以我从这两个英译本中也酌量选译了一些。泰戈尔在《流萤集》的卷首说：“《流萤集》来源于我的中国和日本之行：人们常常要求我亲笔把我的思想写在扇子和绢素上。”他是一九一六年五月间到达日本的，逗留了三个月，他在日记里写道：“这些人的心灵像清澈的溪流一样无声无息，像湖水一样宁静。我所听到的一些诗篇都是犹如优美的画，而不是歌。”他还举了一首青蛙跳进古池塘的俳句为例。他的这些小诗显然是受了日本俳句的影响；有人认为“这些诗没有很高的文学价值”，我倒有所偏爱，所以也选译了一些。《鸿鹄集》是根据泰戈尔的学生奥罗宾多·博斯的英译本转译的，选的诗篇比较多一些，一是因为他是从孟加拉文逐字逐句译过来的，不像泰戈尔自己翻译时那样自由地进行再创作，有所浓缩或删节。《采果集》、《情人的礼物》、《渡》中好些诗篇都是选自《鸿鹄集》的，我都没有采择，如果觉得哪几首有必要选译的话，就从博斯的英译本转译，让读者借此也多少看到泰戈尔用孟加拉文写的诗歌是什么模样的。例如《情人的礼物》第一首是写泰姬陵的，较短，也简化了，现在选译的是《鸿鹄集》的第七首，长了好几倍，接近结尾的十多行朦胧晦涩之至。二是从思想内容上考虑的。据博斯说，泰戈尔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写下了《鸿鹄集》中大部分诗篇。泰戈尔在给他的朋友的信中说道：“我写《鸿鹄集》时在我内心激发起来的感情仍旧活在我的心里。它们像鸿鹄翱翔似的涌来，像鸿鹄似的从诗人的心灵飞向未知的世界，怀着一种难以表达的、迫不及待的、不平静的感情。……它们的翅膀不仅扰乱了子夜的寂静，而且在我的心里唤醒了无限的声音——那才是真正的意义……因此我把这卷诗集命名为《鸿鹄集》……也许有一个看

不见的内在链环把诗篇联系在一起。……我内心里明确起来的思想，也不光是那些关于战争的思想。……通过战争，传来一种呼唤，叫我去参加一个四海之内兄弟友谊的节日……我感到人性已经到达了十字路口——在我们的后面躺着过去，黑夜正在临近尽头，而穿过死亡和苦恼，一个新世纪的红色黎明正在破晓。因此，由于一种并不明显的缘故，我的心灵十分激动！”泰戈尔的思想发展到了一个转折点，他逐渐向当年高举“超越战争”的旗帜、宣传兄弟友爱之谊和国际主义的罗曼·罗兰一边靠拢了。他自己说得很清楚：“这种感情在我内心里的初次发育成长，我已表达在《鸿鹄集》里。有一段时间，我是在沿着邀我就道的那模糊道路摸索前进的；在这种感情的冲动下，虽然当时我并没认识到，这些诗篇便产生了。这些诗篇像许多旗帜，标志着我要旅行的途径。当时不过是一种感情，在诗里的表达也是不明确的，今天可成了一种坚定的认识，我带着这种认识达到了一个明确的目标。”泰戈尔自己的话替我阐明了从《鸿鹄集》中多选几篇的缘故，也有助于我们理解和品味这些诗篇。

一般的说法是：到了第三阶段，随着泰戈尔重新生气勃勃地参加政治活动，他的诗歌创作从内容到形式都有了一些变化，主要是调子慷慨激昂，洋溢着爱国主义、人道主义的热情，充满了反对殖民主义、军国主义和法西斯主义的正义感。季羡林先生认为，泰戈尔的诗歌，既有“光风霁月”的一面，又有“金刚怒目”的一面。早期和中期以前者为多，晚期以后者为多。诗人去世以后，他生前的朋友克里希那·克里巴拉尼等编选了一本共收一百三十首诗的《诗集》，编选的意图，看来是侧重于反映泰戈尔“金刚怒目”、慷慨陈词那一面。编者对泰戈尔的诗歌创作，按四个时期，分为四辑，即（一）1—57首（1886—1914年）；（二）58—87首（1916—1927年）；（三）88—112首（1928—1939年）；（四）113—130首（1940—1941年）。那个分期，显然和一般的早、中、晚三期的分法是大不相同的。具体记录如上，一则供研究者参考，二则至少可以据此推算哪些诗是大致在哪些年月里写作的。从这本《诗集》看来，“光风霁月”和“金刚怒目”这两个因素，存在于泰戈尔任何时期的诗歌创作里，不过是在某一特定时期里某一因素占主导地位罢了。这部《泰戈尔抒情诗选》，从克里希那·克里巴拉尼等编选的《诗集》里采择了不少政

治抒情诗，着重于选译各个不同时期的那些“金刚怒目”式的诗篇，以补充从《园丁集》、《吉檀迦利》等选译之不足。《诗集》的（二）、（三）、（四）辑，基本上都是泰戈尔晚期的诗歌，因而选译的比重大一些，以显示泰戈尔晚年政治抒情诗的特色。顺便说一句，泰戈尔“光风霁月”式的抒情诗固然有些比较晦涩难懂，但“金刚怒目”式的诗，有些也并不好懂，晦涩之处实在参不透的，我就没有敢选译，尽管人们经常论及的那些政治抒情诗是基本上都译了。

泰戈尔晚年周游各国，终于在俄国的十月革命中看到了人类的希望，他最为激赏的是苏联的教育制度。倦游归来，他喜欢在特地盖起来的茅屋里写作，有个诗集叫《茅庐集》，收的都是他在一九三六年写的诗篇，从中也酌译了几篇抒情诗或抒情味较重的、富于生活气息的叙事诗，其中有一首《琼浆玉液》反映了诗人从苏联归来后思想上的变化和进步……一九三七年九月间诗人生了一场大病，真是九死一生，奇迹似地救活了。但他从此一直是病恹恹的，始终没有完全康复。一九四一年五月朋友们为他庆祝了八十岁生日；同年八月七日，诗人便溘然长逝了。博斯译的《死亡之翼》，均选译自《边缘集》、《在病床上》、《康复集》、《最后的诗》等，也就是诗人从一九三七年到一九四一年生病期间写的诗。我从《死亡之翼》这个英译本里选译了若干篇，以反映泰戈尔晚年对人与宇宙、生与死的思考及其新的理解。

吉尔伯特·默里教授是泰戈尔生前的朋友，他年过九十时还给《死亡之翼》的英译本写了个“前言”，六个月后教授本人也去世了，没有看到该书的出版。教授在“前言”中追忆当年《吉檀迦利》、《新月集》等震动西欧诗坛的盛况，称赞泰戈尔“是个真正的诗人，而且是个新型的诗人，他能使东方和西方的想象互相理解。他的天才是抒情的”。我颇有同感，因而选译了这部《泰戈尔抒情诗选》。除了我不懂孟加拉文、掌握的资料不多之外，我在欣赏、理解、采择和表达等等方面，都有我的局限性，都有力不从心的地方，所以，尽管主观上自以为是艺苑掇英，很可能实际上却把偌大花园的好些色彩和芳香留在外面了。这是我必须向读者致歉的。好在泰戈尔许多诗集的一个又一个的全译本，仿佛一个又一个的花园，我们国内有的是单行本。例如，我的老师和前辈郑振铎先生和冰心先生、精通孟加拉文的石真先

生、我的老同事汤永宽同志，都译过不少泰戈尔的诗篇，有的在我青少年时期就培养了我的审美趣味，有的给了我不少启发和教益，我至今还是很感激的。

这部抒情诗选，许多是新译的，旧译选入也重新作了斟酌或订正，最后定稿时又得到译文出版社老编辑的认真校订，谨致衷心的感谢之情。

吴岩

一九八六年夏

---

[1] 引自《海上通讯》，载《小说月报》1924年第4号。

[2] 这一段和上一段里的引文均见季羡林：《泰戈尔的生平、思想和创作》，载《社会科学战线》1981年第2期。

[3] 周尔琨：《论泰戈尔中期思想》，载《印度文学研究集刊》第一辑。

[4] 见刘建《泰戈尔前期诗歌创作浅论》，载《印度文学研究集刊》第一辑。

[5] 见倪培耕《泰戈尔传》中译本第254页。

[6] 见泰戈尔致其甥女英迪拉·黛维的信。

[7] 这个“序”赞美和分析了泰戈尔的这些诗，已译出附在本书内。

[8] 原作刊《双周评论》1918年3月号，此处译文转引自《泰戈尔传》。

[9] 海登斯塔姆在1916年也获得了诺贝尔文学奖。这段话转引自《泰戈尔传》。

[10] 拉克斯奈斯的话转引自倪培耕译《泰戈尔传》。

园丁集

Rabindranath Tagore:
An Anthology

序

印在这本书里的、从孟加拉文译过来的、关于爱情和人生的抒情诗，写作的年代，大部分比收在名为《吉檀迦利》那本书里的一系列的宗教诗，要早得多。译文不一定都是逐字逐句直译的——有时有所节略，有时有所阐释。

罗宾德拉纳特·泰戈尔

一

臣仆

我后，垂怜你的仆人吧！

皇后

会议结束了，我的臣子们都散了。你为什么在这样晚的时刻才来呢？

臣仆

当你处理完了别人的事，这就挨到我了。

我来要求的，就是留给你最后一个仆人做的事情。

皇后

时候已经太晚了，你还能指望什么呢？

臣仆

委派我做你花园里的园丁吧。

皇后

这是什么傻劲儿呀？

臣仆

我决意放弃我的其他职务。

我把我的剑与矛委弃在尘土之中。不要派遣我去遥远的宫廷；不要嘱咐我从事新的征伐。但要委派我做你花园里的园丁。

皇后

那么你的职责是什么呢？

臣仆

侍奉你悠闲的时日。

我要使你清晨散步的花径永远鲜妍，你的双足，将步步受到甘心舍命的繁花礼赞相迎。

我要摇荡在七叶树间荡秋千的你，傍晚的月亮将竭力透过树叶来吻你的衣裙。

我要以香油添满那燃点在你床头的灯；我要以凉鞋、以番红花浆所作的奇妙的图案，装饰你的足凳。

皇后

你要求什么作你的酬报呢？

臣仆

容我握起你柔嫩如莲花蓓蕾一般的纤手，把花环轻轻地套在你的腕上；容我以无忧树花瓣的红汁，染你的脚蹠，而且吻掉那偶或滞留在脚缋上的一星尘土。

皇后

我赐你如愿以偿，我的仆人，你将作我花园里的园丁。

二

“啊，诗人，黄昏渐近；你的头发在花白了。

“在你孤寂的冥想中，你可听到来世的消息？”

“是黄昏了，”诗人说，“而我正在谛听，也许村子里有人呼唤，虽然天色已经晚了。

“我留神年轻而失散的心是否已经相聚，两对渴慕的眼睛是否在祈求音乐来打破他们的沉默，替他们诉说衷情。

“如果我坐在人生的海岸上，竟冥想死亡与来世，那么，有谁来编制他们的热情的歌呢？

“早升的黄昏星消失了。

“火葬堆的火光在寂静的河畔慢慢地熄灭了。

“在残月的光华下，豺狼从荒屋的院子里齐声嗥叫。

“如果有什么流浪者，离家来到这儿，通宵无眠，低头听黑暗的喃喃自语；如果我关上大门，竟想摆脱尘世的羁绊，那么，有谁来把人生的秘密悄悄地送进他的耳朵呢？

“我的头发在花白了，那是微不足道的小事。

“我永远跟村子里最年轻的人一样年轻，跟最年迈的人一样年迈。

“有的人微笑，甜蜜而且单纯；有的人眼睛里闪烁着狡黠的目光。

“有的人大白天日里泪如泉涌；有的人黑夜里掩泣垂泪。

“他们大家都需要我，我无暇思索来世。

“我跟每一个人是同年的，如果我的头发花白了，那又有什么关系呢？”

五

我心绪不宁。我渴望遥远的事物。

我心不在焉，热望着抚摸那昏暗的远方的边缘。

啊，伟大的远方，啊，您那笛子的热烈的呼唤呀！

我忘记了，我总是忘记了，我没有飞翔的翅膀，我永远束缚在这一个地方。

我焦灼，我失眠，我是一个异乡的异客。

您吹送给我的气息，悄声微语着一个不可能实现的希望。

我的心领会您的言语，就像领会自己的言语一样。

啊，我所求索的远方，啊，您那笛子的热烈的呼唤呀！

我忘记了，我总是忘记了，我不认识路，我没有飞马。

我心绪不宁，我是我自己心里的一个流浪汉。

在慵倦的时刻，烟雾朦胧的阳光下，在天空的一片蔚蓝里，出现了你的何等浩瀚的幻影啊！

啊，遥远的天涯海角，啊，您那笛子的热烈的呼唤呀！

我忘记了，我总是忘记了，在我那独自居住的房子里，门户处处是关着的啊！

七

啊，母亲，年轻的王子要在我家门口经过——今天早晨我怎么能干我的活儿呢？

教给我怎样编我的辫子；告诉我穿什么衣裳。

你为什么诧异地瞅着我呢，母亲？

我明明知道，他不会抬头看一眼我的窗子；我明白他在转瞬之间就会走得看不见人影；只有逐渐消失的笛声，会从远方呜呜咽咽地传到我的耳旁。

可是年轻的王子要在我家门口经过——我要在这一刻穿上我最好的衣裳。

啊，母亲，年轻的王子的确在我家门口经过，早晨的太阳从他的马车上闪射出光芒。

我从我脸上掠开面纱，我从我颈子上摘下红宝石的项链，我把项链投在他经过的路径上。

你为什么诧异地瞅着我呢，母亲？

我明明知道，他并不捡起我的项链；我知道：项链碾碎在他的车轮下，只剩一块红斑留在尘土上，而我的礼物是什么，我把它送给什么人，却谁也不知道。

可是年轻的王子的确在我家门口经过，我把我胸口的珠宝投到了他要经过的道路上。

九

当我在夜间独自去赴幽会的时候，鸟也不唱了，风也不动了，房子默默地站在街道的两旁。

一步响似一步的是我自己的脚镯，它使我感觉害羞。

当我坐在露台上谛听他的足音的时候，林间的叶子寂静无声，河里的流水也凝然不动，正如那睡熟了的哨兵膝上的利剑。

狂野地跳动的是我自己的心——我不知道怎样使它平静。

当我的爱人来了，来坐在我的身旁，当我的身体颤抖，我的眼帘下垂的时候，夜黑起来了，风把灯吹灭了，而云给繁星笼上了面纱。

闪烁发光的是我自己胸前的珠宝。我不知道怎样把它遮掩。

一一

你就这样来吧；别把时间消磨在你的梳妆上了。

如果你的辫子松了，如果你的头路分得不直，如果你胸衣上的缎带没有结好，你都不用介意。

你就这样来吧；别把时间消磨在你的梳妆上了。

来吧，以轻捷的脚步越过草地而来吧。

如果你脚上的赭石因露水而脱色了，如果你脚上的铃铛圈儿松弛了，如果你项链上的珍珠脱落了，你都不用介意。

来吧，以轻捷的脚步越过草地而来吧。

你可看见云霾遮蔽着天空？

成群的白鹤从远处河岸向上飞冲，灌木丛生的荒原上奔腾着一阵阵方向不定的狂风。

焦急的牛群向村子里的牛栏直奔。

你可看见云霾遮蔽着天空？

你徒然点亮你梳妆的灯——灯在风中摇曳熄灭了。

谁能知道你的眼皮上没有抹上灯煤呢？因为你的眼睛是比雨云还要乌黑的啊！

你徒然点亮你梳妆的灯——灯熄灭了。

你就这样来吧；别把时间消磨在你的梳妆上了。

如果花环没有编好，谁在意呢；如果腕上的链子没有接好，那就随它去吧。

天空布满云霾——时间已经不早了。

你就这样来吧；别把时间消磨在你的梳妆上了。

一二

如果你愿意忙碌，愿意盛满你的水壶，来吧，到我的湖边来吧。

湖水将依恋地环抱你的双足，汩汩地诉说它的秘密。

欲来的雨的影子落在沙滩上；云低压在一系列蔚蓝的树木上，正如浓重的头发覆在你的眉毛上。

我十分熟悉你足音的律动，它动荡在我的心里。

来吧，到我的湖边来吧，如果你一定要盛满你的水壶。

如果你愿意偷懒闲坐，并且让你的水壶在水上漂浮，来吧，到我的湖边来吧。

草坡是翠绿的，野花是数不尽的。

你的思想将如鸟儿离巢，从你乌溜溜的眼睛里往外飘浮。

而你的面纱将落到你的脚边。

来吧，到我的湖边来吧，如果你一定要闲坐。

如果你愿意丢下你的游戏，愿意在水里泅游，来吧，到我的湖边来吧。

把你蓝色的斗篷留在湖岸上吧，蓝蓝的湖水将掩盖你和隐藏你。

波浪将踮起脚来吻你的颈子，在你的耳边悄声细语。

来吧，到我的湖边来吧，如果你愿意在水里泅游。

如果你一定要疯疯癫癫，一定要纵身跳向死亡，来吧，到我的湖边来吧。

湖水冰凉而深不可测。

湖水黑暗如无梦的睡眠。

在那湖水深处，昼夜不分，而歌声就是沉默。

来吧，到我的湖边来吧，如果你愿意投水自尽。

一四

中午已逝，竹枝在风中萧萧摇曳，我在路旁踯躅，不知道为了什么。

俯伏的树影伸出手臂，挽住匆忙的日光的双足。

布谷[1]唱厌了它们的歌曲。

我在路旁踯躅，不知道为了什么。

亭亭如盖的树，遮荫着那水边的茅屋。
有一个人在忙着她的工作，她的手镯在角落里发出音乐。
我兀立在那茅屋的门前，不知道为了什么。
曲折的小径，通过好些芥菜田，好些芒果林。
它经过了村子里的庙宇，码头边的市集。
我停留在那茅屋的门前，不知道为了什么。

那是多年前微风和煦的三月天，那时候春的细语是慵倦的，芒果花正掉落在尘土上。
粼粼的水波激荡，水花舐吻着放在河埠踏级上的铜壶。
我想起了微风和煦的三月天，不知道为了什么。

夜影渐浓，牛羊也回到它们的栏里去了。
孤寂的草原上暮色苍茫，村里的人在河边等着渡船。
我缓步回去，不知道为了什么。

一五

我飞跑如一头麝香鹿：因为自己的香气而发狂，飞跑在森林的阴影里。
夜是五月中旬的夜，风是南来的风。
我迷失了我的路，我彷徨歧途，我求索我得不到的，我得到了我不求索的。

我自己的欲望的形象，从我的心里走出来，手舞足蹈。
闪烁的幻象倏忽地飞翔。
我要把它牢牢抓住，它躲开了我，它把我引入了歧途。
我求索我得不到的，我得到了我不求索的。

一六

两手相挽，凝眸相视：这样开始了我们的心的纪录。
这是三月的月明之夜；空气里是指甲花的甜香；我的横笛遗忘在

大地上，而你的花环也没有编成。
你我之间的这种爱情，单纯如歌曲。

你的番红花色的面纱，使我醉眼陶然。
你为我编的素馨花冠，像赞美似的使我心迷神驰。
这是一种欲予故夺、欲露故藏的游戏；一些微笑，一些微微的羞怯，还有一些甜蜜的无用的挣扎。
你我之间的这种爱情，单纯如歌曲。

没有超越现实的神秘；没有对不可能的事物的强求；没有藏在魅力背后的阴影；也没有在黑暗深处的摸索。
你我之间的这种爱情，单纯如歌曲。

我们并不背离一切言语而走入永远缄默的歧途；我们并不向空虚伸手要求超乎希望的事物。
我们所给予的和我们所得到的，都已经足够。
我们不曾过度地从欢乐中压榨出痛苦的醇酒。
你我之间的这种爱情，单纯如歌曲。

一七

黄鸟在她们的树上歌唱，使我的心欢腾雀跃。
我们俩同住在一个村子里，那就是我们的一桩欢喜。
她宠爱的一对羊羔，来到我们花园里树荫下吃草。
如果羊羔闯进了我们的大麦田，我就双手把羊羔抱起。
我们村子的名字叫卡旃那，大家管我们的河流叫安旃那。
我的名字全村都知道，她的名字叫兰旃娜。

我们之间只隔着一块田地。
在我们的小树林里作窠的蜜蜂，到她们的小树林里采蜜。
从她们的河埠上扔下去的花朵，浮到我们洗澡的溪流里。
一篮篮干燥的红花，从她们的田野里来到我们的市集上。
我们村子的名字叫卡旃那，大家管我们的河流叫安旃那。

我的名字全村都知道，她的名字叫兰旃娜。

曲曲折折通到她家门口的小巷，春天里充满了芒果花的芳香。
她们的亚麻子成熟得可以收割的时候，大麻在我们的田里开花。
在她们的茅屋上微笑的繁星，送给我们同样荧荧发亮的眼光。
涨满了她们的池塘的春雨，也使我们的迦昙波[2]树林欢欣。
我们村子的名字叫卡旃那，大家管我们的河流叫安旃那。
我的名字全村都知道，她的名字叫兰旃娜。

一九

满满的水壶靠着臀部，你在河滨小径上走过。
你为什么迅速地转过脸来，透过飘扬的面纱偷偷地睃我呢？
你从黑暗中投到我身上的、明亮的眼光，像一丝微风，送一阵战栗透过粼粼的水波，又吹向朦胧的岸边。
你投到我身上的眼光，像黄昏时分的飞鸟，匆忙地穿越没有灯火的房间，从一个开着的窗子进去，从另一个开着的窗子出来，便消失在黑夜里了。
你隐藏如群山后面的一颗星星，而我是大路上的一个过客。
可是，满满的水壶靠着臀部，你在河滨小径上走过的时候，你为什么要驻足片刻，透过面纱瞅我的脸呢？

二一

当天色方曙的时候，这个彷徨的年轻人，为什么他偏要来到我的门口呢？
我每次走出走进都从他身边经过，而他的脸又吸住了我的眼睛。
我不知道我应该跟他说话还是保持沉默。为什么他偏要来到我的门口呢？

七月里多云的夜是黝黑的；秋季里的天空是蓝得柔和的；南风骀荡的春日是心神不定的。
每次他都用新鲜的调子编制了他的歌曲。
我搁下我的工作，而我的眼睛蒙蒙眬眬。为什么他偏要来到我的

门口呢？

二二

当她快步从我身边经过的时候，她的衣裙的边缘触及了我。

从一颗心的未知的岛上，吹来了一丝突如其来的、温暖的、春天的气息。

衣裙的飘忽的接触，轻拂即逝，仿佛那撕掉的花瓣飘飏在微风里。

这飘忽的接触落在我的心上，仿佛就是她肉体的叹息和心灵的低诉。

二六

“我收受你自愿的手所给予的。我别无他求。”

“是的，是的，谦和的求乞者，我懂得你，你要求的是人家所有的一切。”

“如果有一朵飘零的落花给我，我就戴在我的心上。”

“但如果花上有刺呢？”

“我就忍受。”

“是的，是的，谦和的求乞者，我懂得你，你要求的是人家所有的一切。”

“如果你抬起爱恋的眼睛瞧我的脸，哪怕只是一次，也会使我终身甜蜜，死后犹甜。”

“但如果只是残酷的眼色呢？”

“我就留着它刺透我的心。”

“是的，是的，谦和的求乞者，我懂得你，你要求的是人家所有的一切。”

二七

“相信爱情，即使它给你带来悲哀也要相信爱情。别深锁紧闭你

的心。”

“啊，不，我的朋友，你的话是玄妙的，我不能够了解它们的意义。”

“心就是为了交给别人的，伴随着一滴眼泪和一支歌曲，我的爱人。”

“啊，不，我的朋友，你的话是玄妙的，我不能够了解它们的意义。”

“快乐像露水一样脆弱，大笑之际就消失无遗。但悲哀是坚强而持久的。让悲哀的爱情在你的眼睛里醒来。”

“啊，不，我的朋友，你的话是玄妙的，我不能够了解它们的意义。”

“莲花在太阳的眼光下开放，因而失掉了它所有的一切。于是它就不会在永远的冬日之雾里始终含苞待放。”

“啊，不，我的朋友，你的话是玄妙的，我不能够了解它们的意义。”

二八

你询问的眼睛是悲伤的。你的眼睛要探索我心里的意思，正如月亮要探测大海的深浅。

我已经把我的生活自始至终暴露在你的眼前，毫无隐藏，也毫无保留。这就是你为什么不了解我的缘故。

如果它只是一块宝石，我就能把它打成碎片，串成项链，戴在你的颈子上。

如果它只是一朵花，圆圆的，玲珑而又芳香，我就能把它从花茎上摘下来，缀在你的头发上。

然而它是一颗心啊，我的亲爱的。哪儿是它的边哪儿是它的底呢？

你不知道这王国的疆界，而你仍然是这王国的皇后。

如果它只是片刻的欢乐，它就会在悠然的一笑中绽成花朵，而你

就能在刹那间看到它领会它。

如果它只是一种痛苦，它就会溶化成晶莹的泪珠，不用说一句话就反映出最隐秘的秘密。

然而它是爱情啊，我的亲爱的。

它的欢乐和痛苦是无限的，而无穷的是它的贫乏和富足。

它像你的生命一样的贴近你，然而你永远不能完全了解它啊。

三〇

你是在我的梦之天空里飘浮着的晚霞。

我永远用爱的渴望来描绘和塑造你的形象。

我无穷的梦里的居民啊，你是我的亲亲，我的亲亲！

我的夕阳之歌的采集人啊，你的双足因我心头欲望的霞光而嫣红。

你的嘴唇因我痛苦的酒味而甜苦。

我孤寂的梦的居民啊，你是我的亲亲，我的亲亲！

出没在我凝眸睇视里的人儿啊，我已经用我热情的阴影，染黑了你的眼睛。

我的爱人啊，我已经用我音乐的网，逮住了你，裹住了你。

我不朽的梦里的居民啊，你是我的亲亲，我的亲亲。

三一

我的心是旷野的鸟，已经在你的眼睛里找到了天空。

你的眼睛是早晨的摇篮，你的眼睛是繁星的王国。

我的歌曲，消失在你眼睛的深处。

就让我翱翔在那一片天空里，翱翔在那一片孤寂无垠的空间里。

就让我排开它那朵朵的云彩，在它的阳光里展翅飞翔。

三二

告诉我，这一切可是真的，我的爱人，这可是真的？

当我的眼睛闪射出电光，你胸中的乌云就报之以风暴？

我的嘴唇，真的像那第一次意识到的爱情在蓓蕾方绽时一样的甜蜜？

那逝去的五月的记忆，竟还萦绕在我的手足之间？

我的双脚接触大地时，大地竟为之震动，像竖琴一样响起了音乐？

那么，黑夜看见了我便眼睛里掉下露水，晨曦拥抱了我的身体便欢欣喜悦，可又是真的吗？

可是真的，可是真的，你的爱情竟历尽千年万代、走遍天涯海角、不辞跋涉地找寻我吗？

而当你终于找到了我的时候，你那年深月久的热情，真的也就在我的温柔的言语、眼睛、嘴唇和飘垂的头发里，找到了完满的安宁吗？

那么，“无限”的神秘就写在我渺小的额角上，可又是真的吗？

告诉我，我的爱人，这一切可是真的？

三五

生怕我不费功夫就懂得你：你就故意逗弄我。
你用笑声的闪光使我的眼睛迷眩，从而掩饰你的眼泪。
我知道，我知道你的巧计，
你从来不说你心里要说的话。

生怕我不珍爱你：你就千方百计地躲避我。
生怕我把你与众人混淆不清，你就站在一边。
我知道，我知道你的巧计，
你从来不走你心里要走的路。

你的要求超过了别人的，那就是你为什么缄默的缘故。
你用玩笑的漫不经心的神情回避了我的礼物。
我知道，我知道你的巧计，
你从来不接受你心里要接受的东西。

三七

“美人，把你的鲜花环挂在我的颈子上，好吗？”

可是你必须知道，我已经编的那一个花环，是为了许多人编的，为那些只在刹那间见到的人，住在没有勘探过的地方的人，生活在诗人的诗歌里的人。

要求我的心酬答你的心，是已经太晚了。

有过一个时候，我的生命像蓓蕾，一切芳香都贮藏在核心里。

现在可已经散之四方了。

谁知道那个能够把它重新收集和封藏起来的魔法呢？

我的心不是我自己的、仅仅献给一个人的心，我的心是献给许多人的。

三八

我的爱人，从前你的诗人的心灵里，有一首伟大的史诗在航行。

咳，我一个不留神，它就触着了你丁当的脚镯，落了个悲哀的结局。

它碎成零落残破的歌，零乱地散落在你的脚下。

我所载运的一切古代战争的故事，被哗笑的波浪摇撼震荡，浸透了泪水，沉没了。

你一定得赔偿我这个损失，我的爱人。

如果我对死后名垂不朽的期望是破灭了，你就使我在活着的时候不朽吧。

那么，我就决不惋惜我的损失，我就决不责备你。

三九

我整个儿早晨要想编一个花环，可是花朵腻滑难缀，纷纷掉落了。

你坐在那儿，你窥探的眼睛偷偷瞟着我。

问问这双暗暗策划着恶作剧的眼睛吧，这究竟是谁的过失？

我要想唱一个歌，可是唱不成。

一个隐约的微笑悸动在你的嘴唇上；你向它追问我失败的原因吧。

让你微笑的嘴唇对天起誓：我的歌声是怎样的消失在沉默里，正如醉醺醺的蜜蜂消失在莲花里。

是黄昏了，是花朵合上花瓣的时候了。

允许我坐在你的身边，嘱咐我的嘴唇做那在静默中在朦胧的星光里所能做的事吧。

四〇

当我来告别的时候，一丝怀疑的微笑掠过你的眼睛。

我来告别的次数太多了，所以你认为我不久就会回来的哩。

跟你说老实话吧，我自己心里也有同样的怀疑。

因为春日去而复来，圆月别后重访，而年复一年，繁花重发，嫣红枝头；我的辞行呢，仿佛也只是为了重新来到你的身边。

暂时保留着这幻想吧，不要粗率地把它匆匆送走。

当我说我要永远离开你了，你就把它当做真话，让泪水的雾暂时加深你黑色的眼眶吧。

你再尽情地娇笑吧，当我重来的时候。

四四

长老，饶恕这一对罪人吧。今天春风在狂野地疾卷奔腾，卷走了尘土，卷走了枯叶；于是你的教训也随着尘土和枯叶而消失了。

长老，不要说人生是空虚的。

因为我们已经一度与死亡互不相犯，我们俩仅仅在这几个芬芳的时辰里就得到了永生。

哪怕开来了国王的军队，猛烈地攻击我们，我们也要悲哀地摇摇头，说："兄弟们，你们在打搅我们了。如果你们一定要玩这喧闹的游戏，到别处去动你们的干戈吧。因为我们只是在稍纵即逝的片刻里得到了永生。"

如果友好的人们围拢来了，我们也要谦和地向他们鞠躬，说：“这放浪形骸的好运对于我们是件窘迫的事。我们所居住的无穷的天空里，缺少转身的余地。因为春天里繁花成群地开放，蜜蜂忙碌的翅膀彼此冲撞。我们的小小的天堂，只住着我们这两个不朽的人的地方，是狭窄得太可笑了啊。”

四九

我握住她的手，把她紧抱在我的怀里。

我想以她的美丽充实我的怀抱，以接吻劫掠她的甜笑，以我的眼睛畅饮她的黑黝黝的眼色。

啊，可是，它在哪儿呢？谁能强取天空的蔚蓝呢？

我竭力要把捉住美；美躲开了我，只留下肉体在我的手里。

我回来了，挫败了也疲倦了。

肉体怎么能接触那只有精神可以接触的花朵呢？

五七

宇宙啊，我采撷你的花朵。

我把花紧抱在心头，而花的刺却刺痛了我。

当白昼消逝、天色暗下来的时候，我发觉花已经萎谢了，但痛苦依然存在。

宇宙啊，更多的花朵将带着芳香和妍丽来到你的身边。

但我的采集花朵的时机是过去了；没有玫瑰，只有滞留的痛苦伴我度过长夜。

五九

女人啊，你不仅是上帝的杰作，而且也是男人的杰作；这些人永远在从他们心里把美丽赋予你。

诗人们在以金色的幻想的线为你织网；画家们在给你的形体以永久常新的不朽。

大海献出珍珠，矿山献出金子，夏天的花园献出花朵，来装饰你、遮掩你，使你更加珍贵。
男子心里的欲望，把它的光辉洒遍了你的青春。
你一半是女人一半是梦。

六一

安静吧，我的心，让这分别的时刻成为甜蜜的。
让它不成为死而成为完满。
让爱情融成回忆而痛苦化成歌曲。
让冲天的翱翔终之以归巢敛翅。
让你的手的最后的接触，温柔如夜间的花朵。
美丽的终局啊，站住一忽儿，在缄默中说出你最后的话吧。
我向你鞠躬，而且举起我的灯给你照亮道路。

六三

旅人，你一定要走吗？
夜是静谧的，黑暗昏睡在树林上。
露台上灯火辉煌，繁花朵朵鲜丽，年轻的眼睛也还是清醒的。
是你离别的时候到了吗？
旅人，你一定要走吗？

我们不曾以恳求的手臂束缚你的双足。
你的门是开着的。你的马上了鞍子站在门口。
如果我们曾设法挡住你的去路，那也不过是用我们的歌曲罢了。
如果我们曾设法阻拦你，那也不过是用我们的眼睛罢了。
旅人，要留住你我们是无能为力的。我们只有眼泪。

是什么不灭的火在你眼睛里灼灼发亮？
是什么不安的狂热在你的血液里奔腾？
黑暗中有什么呼唤在催促你？
你在天空的繁星间看到了什么可怕的魔法，黑夜乃带着封缄的密讯，进入了你沉默而古怪的心？

疲倦的心啊，如果你不爱欢乐的聚会，如果你一定要安静，我们就灭掉我们的灯，也不再弹奏我们的竖琴。

我们就静静地坐在黑暗中的叶声萧萧里，而疲倦的月亮就会把苍白的光华洒在你的窗子上。

旅人啊，是什么不眠的精灵从子夜的心里触动了你呢？

六四

我在大路的灼热的尘土上消磨我的白昼。

现在，在黄昏的凉意里，我敲旅店的门。旅店荒凉颓败了。

一棵狰狞的阿刹思树，在墙垣的裂缝里伸展着饥饿的抓紧不放的树根。

曾经有过这样的日子：那时候徒步的旅行者，到这儿来洗他们疲倦的脚。

他们在初升的月亮朦胧的光辉里，在院子里铺开了席子，坐下来谈远方异域。

他们在早晨神清气爽地醒来：鸟雀使他们愉快，友好的繁花在路旁向他们点头。

但当我来到这儿的时候，没有点亮的灯在等我。

好几盏被遗忘了的黄昏的灯，留下了黑色的烟煤；而烟煤像盲人的眼睛，从墙上瞪目凝视。

萤火虫在干涸的池边丛莽里飞翔，竹枝把阴影投掷在长满青草的小径上。

我是在我的白昼的尽头的、根本没有主人的来客。

漫漫长夜在我的前面，而我是疲倦了。

六六

一个流浪的疯子在寻找点金石，他沾满尘土的头发蓬乱蜡黄，身体消瘦得成了影子。他的嘴唇紧闭，像他的紧闭的心扉；而他的燃烧着的眼睛，好像找寻着伴侣的萤火虫。

无垠的大海在他面前咆哮。

滔滔的波浪不绝地谈到蕴藏的宝库，嘲笑那不知其意义的人们的愚昧。

也许他现在是一点希望也没有了，然而他不肯罢休，因为这种探索已经成为他的生命，——

正如海洋为了那不可企及的，永远向天空举起它的胳膊——

正如星星周而复始的运行，然而始终追求着永远不能达到的目标——

头发蓬乱蜡黄的疯子竟这样的依旧徘徊在孤寂的海滩上找寻点金石。

有一天，一个乡下孩子跑过来问道，“告诉我，你是在哪儿找到那系在你腰间的金链子的？”

疯子大吃一惊——过去一度是铁的链子现在确实是金的了；这不是梦，然而他不知道链子在什么时候起的变化。

他狂乱地打他的额角——哪儿，啊，他在哪儿不知其然而然地获得了成功？

已经成为一种习惯了，捡起石子，碰一碰链子，然后又把石子掷掉，也不看看是否已经发生变化；疯子就是这样的找到了而又失掉了点金石。

太阳正低低地向西方沉落，天空是金色的。

疯子走上回头路，重新去找寻失掉了的宝贝，筋疲力尽，弯腰曲背，心灰意懒，像一棵连根拔起的树木。

六八

没有一个人长生不老，也没有一件东西永久长存。兄弟，记住这一点而欢欣鼓舞吧。

我们的一生不是一个古老的负担，我们的道路不是一条漫长的旅程。

一个独特的诗人不必唱一个古老的歌。

花褪色了凋零了；戴花的人却不必永远为它悲伤。

兄弟，记住这一点而欢欣鼓舞吧。

为了编织完美的音乐，必定要有完全的休止。

为了沉溺在金色的阴影里，人生向夕阳沉落。

必定要把爱情从嬉戏中唤回来，让它饮烦恼的酒，把它带到眼泪的天堂。

兄弟，记住这一点而欢欣鼓舞吧。

我们赶紧采集繁花，否则繁花要被路过的风蹂躏了。

攫取那迟一步就会消失的吻，使我们的血行迅速，眼睛明亮。

我们的生活是热烈的，我们的欲望是强烈的，因为时间在敲着别离的丧钟。

兄弟，记住这一点而欢欣鼓舞吧。

我们来不及把一件东西抓住，挤碎，而又弃之于尘土。

一个个的时辰，把自己的梦藏在裙子里，迅速地消逝了。

我们的一生是短促的；一生只给我们几天恋爱的日子。

如果生命是为了艰辛劳役的话，那就无穷地长了。

兄弟，记住这一点而欢欣鼓舞吧。

我们觉得美是甜蜜的，因为她同我们的生命依循着同样飞速的调子一起舞蹈。

我们觉得知识是宝贵的，因为我们永远来不及使知识臻于完善。

一切都是在永恒的天堂里做成和完成的。

然而，大地的幻想之花，是由死亡来长保永新的。

兄弟，记住这一点而欢欣鼓舞吧。

七二

我连日辛苦，造了一个庙宇。这庙没有门没有窗，墙是用巨石密密地砌成的。

我忘却其他一切，我躲避整个世界，我在狂喜的沉思里凝视我安置在祭坛上的偶像。

庙里面永远是黑夜，又被香油的灯所照明。

供香的不断的烟，袅袅缭绕在我的心头。

不睡不眠，我用混乱纷杂的线条，在墙上刻画出荒诞不经的画像——插翅的马，人面的花，四肢像蛇的女人。

哪儿也没有通路可以传进来鸟的啁啾，叶子的萧萧，忙忙碌碌的村庄的喧哗。

唯一的在这黑暗的庙里回响的声音，就是我念咒语的声音。

我的心灵变得敏锐而宁静，像猛烈的火焰；我的感觉昏迷在狂喜之中。

直到雷殛庙宇、我痛彻心肺为止，我不知道时间是怎样过去的。

灯看上去苍白而含羞；墙上的雕刻像是用链子缚住的梦，在亮光中无谓地瞪着眼睛，仿佛很想掩藏自己似的。

我瞧瞧祭台上的偶像。我看见偶像微笑，由于上帝生动的触摸而生气勃勃了。我所囚禁起来的黑夜已经展翅飞去，消失无遗了。

七三

无限的财富不是你的，我的坚忍的忧郁的大地母亲啊。

你辛勤劳动，使你的儿女可以糊口，然而食物是稀少的。

你作为礼物送给我们的喜悦，永远是残缺的。

你为你儿女所作的玩具，是脆弱易碎的。

你不能满足我们所有的饥渴的希望，难道我就因此而抛弃你吗？

你那蒙上痛苦的阴影的微笑，对于我的眼睛是甜蜜的。

你那无有穷尽的爱，对于我的心是宝贵的。

你曾经在你的胸膛上以生命而不是以不朽哺育我们，这就是为什么你的眼睛永远是惊醒的缘故。

多少年来你以色彩和歌曲工作着，然而你的天堂并没有造成，只造成了伤心的、使人想起天堂的东西。

在你所创造的美丽的东西上面，笼罩着泪水的雾。

我要以我的歌注入你缄默的心，以我的爱注入你的爱。

我要以劳动来敬奉你。

我看到了你温柔的脸，我热爱你哀伤的尘土，大地母亲啊。

七四

在世界的听众会堂里，朴素的草叶，跟阳光和子夜的星辰同席共谈。

我的歌，就是这样的跟云和森林的音乐一同在世界的心里分占着席位。

朴素庄严的是太阳愉快的金色，是沉思的月亮柔美的光辉；可是你，有钱的人啊，你的财富却与这种朴素庄严无关。

拥抱一切的天空的祝福，是并不落在财富上的。

而当死亡出现的时候，财富就褪色，枯萎，化为尘土了。

八〇

美丽的女人啊，你能以你眼睛的一个流盼，掠尽诗人竖琴上弹奏的歌曲的全部财富！

然而你对诗人的歌颂却充耳不闻，因此我就来歌颂你。

你能使世界上最骄傲的人拜倒在你的脚下。

然而你选以崇拜的，却是你所爱的无名的人，因此我就崇拜你。

你那完美的手臂的触摸爱抚，将使帝王的尊荣增加光辉。

然而你却用以扫除尘土，清洁你朴实无华的家，因此我就满心敬爱你。

八二

今夜，我和我的新娘要玩死亡的游戏。

夜是黑的，天空里的云是变幻莫测的，而海上的波涛正在怒吼。

我和我的新娘，离开了入梦的床，打开大门，走出门来。

我们坐在秋千上，暴风从后面给我们一阵狂野的推动。

我的新娘又喜又惧地跳起身来，战战兢兢，紧紧偎依在我的胸口。

我温柔地侍奉了她好久。

我给她做了个繁花缀成的床，我关上门，不让粗暴的光芒照射她的眼睛。

我轻轻吻她的嘴唇，柔声在她耳边低语，直至她在慵倦中半陷入

昏迷。

她迷失在朦胧的甜情蜜意的无穷迷雾里。

她不回答我手的爱抚，而我的歌也唤不醒她。

今夜旷野风暴的呼唤，传到了我们的耳边。

我的新娘战栗，站起身来，她抓住了我的手跑出去。

她的头发在风中飞舞，她的面纱飘扬，她的花环在她胸口飒飒作响。

死亡的推动——把她推进了生的境界。

我和我的新娘，我们脸对着脸、心对着心。

八三

她住在玉米田边的山麓，在那化作哗笑的小溪、流过古树的庄严阴影的泉边。妇人们到那儿去盛满她们的水壶，旅人们常坐在那儿休息谈天。她每天伴随着溪声潺潺，工作和做梦。

一天黄昏，陌生人从白雪深处的山峰上下来；陌生人的头发纠结如困倦的蛇。我们诧异地问："你是谁？"他不回答，却坐在潺潺不息的溪畔，默默地凝望她所住的茅屋。我们的心在恐惧中发抖，我们回家时天已经黑了。

第二天，妇人们到雪松旁的泉水边取水，她们发现她的茅屋门户洞开，然而她的声音是没有了，她微笑的脸又在哪儿呢？空空的水壶倒在地板上，她的油灯已经在角落里燃尽了。没有人知道她在天亮以前跑到哪儿去了——而陌生人已经走了。

在五月这一个月里，太阳强烈起来了，雪融解了，而我们坐在泉水边哭泣。我们心里诧异："她所去的地方可有泉水，她能在这些炎热口渴的日子里盛满她的水壶吗？"我们互相惊异地询问："在我们所居住的这些山岭外面，可有陆地吗？"

是夏夜；微风从南方吹来；我坐在她的寂无人影的房间里，灯摆在那儿，依旧没有点上。突然，山岭在我眼前消失了，仿佛是拉开的幕。"啊，原来是她来了。你好吗，我的孩子？你幸福吗？可是，在这露天之下，你能在何处藏身呢？咳，可惜我们的泉水不在这儿，不能解你的渴。"

"这儿是同样的天空，"她说，"只是没有山岭的屏障罢了——扩大

成为河的就是那同一条溪水，展开成为平原的就是那同一个大地。”“这儿一切俱全，”我叹息道，“只是我们可不在这儿啊。”她悲哀地微笑，说道，“你们在我的心里。”我醒来，听到了夜间溪声潺潺，雪松萧萧。

八五

一百年后读着我的诗篇的读者啊，你是谁呢？

我不能从这春天的富丽里送你一朵花，我不能从那边的云彩里送你一缕金霞。

打开你的门眺望吧。

从你那繁花盛开的花园里，收集百年前消逝的花朵的芬芳馥郁的记忆吧。

在你心头的欢乐里，愿你能感觉到某一个春天早晨歌唱过的、那生气勃勃的欢乐，越过一百年传来它愉快的歌声。

---

[1] 原名为koel，一种印度的布谷鸟。

[2] 迦昙波：茜草属植物，开大黄色花，作桔香。

游思集

Rabindranath Tagore:
An Anthology

一

永恒的游思遐想，你玄妙地遄飞疾卷，在你无形的激荡下，四周静止的空间涌起了光芒的涡卷着的泡沫。

情人越过无边无际的寂寞向你呼唤，难道你的心竟听而不闻？

你纠结的发辫散成风暴般的混乱，而火珠仿佛从断裂的项链上掉落下来，沿着你的道路乱滚，难道唯一的理由就是你那痛苦的、迫不及待的匆忙吗？

你飞速的步子，扫开了一切废物，吻得这个世界的尘土甜甜蜜蜜的；环绕你舞蹈着的手足的风暴，把神圣的死亡的阵雨，洒落在生命上，使生命鲜妍地成长。

如果你在突如其来的疲倦之中暂停片刻，这世界就会隆隆地滚成一堆，形成一种障碍，阻挠自己的进展，甚至最小的一粒尘土，也会挟着不堪承受的压力，洞穿无垠的天空。

光明的脚镯绕着你不可见的双足摇动，它们的韵律活跃了我的思想。

它们回响在我的心的搏动里，而我的血液里也涌起了泰古海洋的颂歌。

我听见雷鸣般的洪水，把我的生命从这个世界翻腾到那个世界，从这个形体翻腾成那个形体，把我的存在分散地撒在无穷的礼物的浪花里，撒在哀愁里和歌曲里。

风急浪高，这一叶小舟随之起舞，我的心啊，它就像你的愿望一样。

把积存的东西留在岸上，扬帆越过这深不可测的黑暗，航向光明吧。

三

暮色渐浓，我问她，“我来到了什么陌生的地方？”

她只是垂下眼帘；她走开的时候，清水在她那水壶的颈子里汩汩地响。

树木朦胧地低垂在河岸上，田野看来仿佛已经属于往昔。

流水默默无声，竹林黑苍苍的，一动也不动，小巷里传来手镯轻叩水壶的丁当声。

别再划了，把小舟系在这棵树上吧——因为我喜欢这田野的景色。

黄昏星落到寺院圆顶背后去了，大理石台阶的苍白色，影影绰绰地出没在黑水里。

迟迟未归的旅人在叹息；因为隐蔽的窗子里射出的灯光，被路边交织的乔木和灌木切成碎片，撒到黑暗中去了。依旧有手镯轻叩水壶的丁当声，落叶遍地的小巷里，踏步归去的窸窣声。

夜深沉，宫殿的塔楼朦胧显形，仿佛幽灵似的，而城市疲倦地呻吟。

别再划了，把小船系在树上吧。

让我在这陌生的地方寻求休息吧，这地方朦胧地躺在繁星之下，黑暗因手镯轻叩水壶的丁当声而战栗激动。

九

如果在迦梨陀娑是国王的诗人的时代，而我正住在邬阇衍那[1]皇城的话，我就会认识个马尔瓦姑娘，我的思想里会充满了她那音乐般的芳名。而她也会透过她眼帘的斜影向我睇视，听任素馨花绊住她的面纱，以便有个借口逗留在我的身边。

这件事发生在往昔，而这往昔的踪迹，已经在时间的枯叶下泯灭无遗了。

学者们今天为那日期，那捉迷藏般的日期，考证、争论不休。

我不梦想那风流云散的年代而为之心碎，但我为那些随岁月逝去的马尔瓦姑娘们再三哀叹！

我不知道，那些随着国王的诗人的抒情诗篇一起激荡的日子，被姑娘们盛在花篮里，带到哪一重天去了？

我生得晚，无缘遇见这些姑娘。今天早晨，这种隔绝沉重地压在

我的心头，使我心中悲伤。

然而，四月带来的，就是她们用以装饰头发的鲜花，而在今天的玫瑰花上低语的，也就是当年吹拂她们的面纱的南风。

而且，说句老实话，今年春天倒也并不缺少欢乐，尽管迦梨陀娑不再吟咏诗歌了；我知道，如果他能从诗人的天堂里望见我，他妒忌我也不无道理。

一〇

我的心啊，别管她的心，让它秘而不宣吧。

如果美丽的只是她的风姿，微笑的只是她的脸，那又怎么样呢？让我毫无疑窦地接受她的眉目传情而感到幸福吧。

她两臂环抱着我，我不管这是不是虚情假意的罗网，因为罗网本身是华丽珍贵的，而欺骗也可以一笑置之，淡然忘却。

我的心啊，别管她的心：如果音乐纯正美妙，即使歌词花言巧语不足为信，也该满意了；且欣赏舞蹈的优美，优美如百合花漂浮在漾着涟漪的、诱人的水面上，不管水底下隐藏着什么。

一一

乌尔瓦希[2]，你不是母亲，不是女儿，也不是新娘。你是蛊惑天国神灵的妇人。

当步履困乏的黄昏降临牛栏，牛群也都已回到栏里的时候，你绝不剪灯芯剔亮屋里的灯火，你走向新嫁娘的床，心里不慌不乱，唇边也没有一丝踌躇的微笑。黑暗的时刻是如此神秘，你为之欣喜。

你像黎明一样，不带面纱，乌尔瓦希，你也毫不害羞。

谁能想象得出那创造你的、疼痛地泛滥着的光华！

在第一个春天的第一天，你右手执着生命之杯，左手执着鸩酒，从翻腾的大海上升腾而起。大海这个怪物，像一条着了魔的巨蛇，沉沉入睡了，把它的上千条头巾放在你的脚边。

你那纤尘不染的光芒从海沫上冉冉升起。白白的，赤裸裸的，犹如素馨花。

啊，乌尔瓦希，你这永恒的青春，难道你永远小巧、胆怯、含苞欲放？

你以深蓝色的夜作为摇篮，在那有宝石的奇光异彩照耀在珊瑚上、贝壳上和形态如梦的动物上的地方，沉沉入睡，难道你一直睡到白昼显示出你风华正茂的体态？

啊，乌尔瓦希，你这魅力无穷的尤物，世世代代的一切男人全都崇拜你！

在你的眸子的顾盼下，世界因青春焕发的痛苦而心悸，苦行僧把他酸涩的果实放在你的脚边，诗人的歌吟咏着围绕在你香气袭人的身边。你的双足，在无忧无虑的欢乐中轻快地一路走去，脚踝上的金铃丁当，甚至会伤了空虚的风的心。

乌尔瓦希，当你在众神面前跳舞，把新奇韵律的轨道投入空间，大地为之颤抖，绿叶、青草和秋天的原野起伏摇晃；大海涌起了韵律如疯如狂的波涛；繁星落到了天空里——那是从你胸前跳动着的项链上迸落下来的珍珠；男人们的心里突然袭来骚乱，血液也随之翩翩起舞了。

乌尔瓦希，你是天国沉睡峰巅上第一个打破睡眠的人，你使天空纷乱不宁。世界用她的眼泪沐浴你的四肢；用她的心的鲜血的颜色染红你的两脚；乌尔瓦希，你轻盈地站在被水波摇晃的、欲望的莲花之上，你永远在那茫茫无边的心灵里游戏，尽管那儿痛苦地分娩着上帝的心慌意乱的梦。

一六

因为我暂时忘记了我自己，我来了。

可是，抬起你的眼睛吧，让我看看眼睛里是否滞留着往日的影子，像天边上那一片已被夺去雨水的白云。

如果我忘记了我自己，请暂时容忍我吧。

玫瑰依旧含苞未放；它们还不知道，今年夏天我们怎么忘了采集鲜花。

晨星同样惴惴不安、沉默无言；遮掩你的窗户的树枝，把曙光网

住了，就像往日一样。

因为我暂时忘记了流光的变化，我来了。

我忘记了我向你袒露我的心时，你是否转过头去，使我羞惭。

我只记得搁浅在你颤抖的唇边的低语；我只记得在你乌黑的眼睛里掠过的热情的影子，仿佛暮色里寻找家室的鸟儿的翅膀。

因为我忘记了你已经记不得这些了，我来了。

II

七

我的诗歌像蜜蜂，它们在空中追蹑你香气袭人的踪迹，追踪关于你的记忆，从而围绕着你的娇羞浅唱低吟，一心渴求那隐秘的宝藏。

黎明的清新在阳光里委顿下去了，中午的空气沉重低垂，森林寂静无声，这时候，我的诗歌回到家里来了，慵倦的翅膀上沾满了金粉。

九

来生在另一个遥远世界的亮光里散步，如果我们相逢的话，我想我会惊讶地停下步来的。

那时我会把这双乌黑的眼睛看作是晨星，心里又感到它们是属于前生某一个已经记不得的夜空的。

我会看得出你面容上的魅力并非全然是它自己所固有的，倒是偷取了一次已经记不得的会见中我眼睛里的热情的光芒，而且还从我的爱情里采集了一种神秘之情，尽管现在已经把它的根源忘个干净。

一二

像烦躁的孩子推开玩具，今天我的心对我提出来的每一个词句都摇摇头说：“不，不是这个。”

然而千言万语，处于模糊朦胧的痛苦境地，影影绰绰地出没在我的心灵里，像流云飘浮过山岑，等候着碰巧吹来的风为它们卸去雨水

的负担。

但是，抛开这些徒然的努力吧，我的灵魂，因为寂静会使它的音乐在黑暗中成熟起来的。

今天我的生命像是个正在忏悔苦修的修道院，泉水在那儿不敢流动，也不敢低语。

我的心肝，这可不是你跨进大门的时候；一想到你脚镯上的铃铛在小径上丁丁当当地响过来，花园里的回声就会感到害羞。

知道明朝的歌曲今天尚在蓓蕾之中，如果它们看见你走过去，它们尚未成熟的心说不定会紧张得破裂的。

一三

心肝，你从哪儿带来这惴惴不安？

让我的心爱抚你的心，用接吻把痛苦从你的沉默里抹掉吧。

黑夜从它的深处抛出这短促的时刻，使爱情得以在这紧闭的重门之内建造一个新天地，还用这一盏孤灯给这新天地照明。

我们只有一枝芦笛作为乐器，我们两对嘴唇只好轮流吹奏。我们只有一只花环作为花冠，只好先戴在你的前额上，然后再绾在我的头发上。

从我胸前撕下薄纱，我要在地上铺设我们的眠床；一个吻，一夜欢乐的睡眠，就会充实我们这个微小而又无涯的天地。

一五

今天我穿上这新的袍子，是因为我的肉体很想放声歌唱。

一见钟情、永结同心是不够的，我倒是必须从这种情爱中每天制作出新的礼物，我穿上这新的袍子，岂不像是个新鲜的献礼？

我的心，像黄昏的天空一样，对色彩抱着无穷的热情，因此我更换我的面纱，时而青翠如清凉的嫩草，时而碧绿如冬天的禾苗。

今天，我的袍子的颜色是镶着雨云的天空的蔚蓝色。这袍子给我的四肢无垠大海的颜色，海外远山的颜色，袍子的褶裥里还载着夏云在风中翱翔的喜悦哩。

一七

夜间，歌曲浮上我的心头；可是你不在我的身边。

歌曲找到了我整天在寻找的词句。是的，天黑以后的转瞬之间，词句在寂静之中吟成了音乐，就像繁星这时候开始闪烁出光芒一般；可是你不在我的身边。我原是指望在今天早晨唱给你听的；然而，现在你是在我的身边了，可我费尽力气，尽管音乐是出来了，歌词却踌躇不前。

二七

我在青草丛生的小径上散步，忽然听到背后有人在说话："瞧你还认识我吗？"

我转过身去，瞧瞧她，说道："我记不得你的名字了。"

她说道："我是你年轻时遇到的第一个大烦恼。"

她的眼睛，看上去像是空气里还含有露水的清晨。

我默默地站了一会儿才开口："你泪水涟涟的沉重负担都已消失了吗？"

她莞尔微笑，默不作声。我感觉到她的泪水已经有充分的时间学会微笑的语言了。

"有一次你说过，"她悄悄地说道，"你要把你的悲哀刻骨铭心地永远记住。"

我的脸赧红了，我说："是的，我说过；可是岁月流逝，我就忘记了。"

于是，我把她的手握在我的手里，说道："可是你变了。"

"过去一度是烦恼，现在已经心平气和了，"她说。

III

三

两个村庄隔着一条狭窄河流相望，渡船往返其间。

河水不阔也不深——不过是小径中断了，给日常生活添了点儿风险，好比一支歌里有个歌词的间歇，曲调依旧欢乐地一泻而过。

亿万金元的高楼大厦，高耸云霄而又毁为废墟了，这些村庄倒依

旧隔着琤琮的流水聊着天儿，而渡船往返其间，从春播到秋收，从一个世代到另一个世代。

九

乌云愈来愈浓重，直至晨曦仿佛一条拖泥带水的花边镶在雨夜上。

一个小女孩站在窗口，沉静得像是一道彩虹横挂在平息下来的暴风雨的大门口。

小女孩是我的邻居，她来到世间仿佛某个神明的叛逆的笑声。她的母亲愤愤地说她是不可救药的；她的父亲莞尔微笑，说她疯疯癫癫。

她像是跳过巨砾逃跑的瀑布，像是绿竹的最高枝，在不息的风中飒飒地响。

她站在窗口，向天空里凝望。

她的姐姐走过来，说："妈妈叫你呢。"她摇摇头。

她的小弟弟拿着玩具船走过来，要想拉她去玩儿；她的手从他手里挣脱出来。男孩子缠住她不放，她在他背上打了一下。

开天辟地的时候，第一个伟大的声音，是风和水的声音。

大自然古老的呼唤——大自然对尚未出生的生命的喑哑的呼唤——已经传送到这女孩子的心里，而且唯独把她的心引导到了我们的时间藩篱之外：所以她站在那儿，被永恒迷住缠住了。

二二

这所房子，在它的荣华富贵逝去以后，仍旧留连地站在路旁，像一个背脊上披着一片打了补丁的破布的疯子。

岁月恶狠狠地抓得它伤痕斑斑，雨季又在它赤裸裸的砖头上留下了异想天开的签名。

楼上一个无人居住的房间里，一对房门中的一扇从生锈的铰链上脱落了，剩下另一扇孤零零的门，日日夜夜随着阵风砰砰的响。

某夜，从这所房子里传来了妇女恸哭的声音。她们哀悼家中最小

的儿子的夭折，他才十八岁，在流动剧团里扮演女角谋生的。

过了几天，这所房子变得静悄悄的，所有的门都锁上了。

只有楼上北边儿那个房间里，那扇孤独的门既不愿意掉下来休息，又不肯给关上，却在风中前后摇晃，像一个折磨自己的幽灵。

过了一些时候，儿童的声音再一次在那所房子里喧闹。阳台栏杆上，女人的衣衫晾在阳光里。一只鸟儿在覆盖着的笼子里鸣啭，一个男孩在平台上放风筝。

一个房客来租了几间房子。他挣的钱很少，生的孩子很多。劳累的母亲打孩子，孩子在地板上打滚、叫喊。

一个四十岁的女佣整天干着活儿，同她的女东家吵架，威胁说，她要走，可又从来不走。

天天做些小修小葺。窗上没有玻璃，便贴上纸，栏杆断却的地方，用竹爿修补；大门没有门闩，就用空箱子顶住；墙垣新近粉刷过，陈旧的污渍又隐约地露出来了。

昔日的荣华富贵已在今天的败落景象里找到了合适的纪念；然而，他们缺乏足够的财力，要想用靠不住的办法来掩盖败落的景象，于是就损害了房子的华贵。

他们忽略了楼上北边儿那个无人居住的房间。那扇孤独凄凉的门仍旧在风中砰砰的响，仿佛失望女神在捶打自己的胸膛。

二三

苦行者在森林深处紧闭双目苦修苦炼；他一心要使自己得以进入天堂。

可是，那拾柴的姑娘，用衣裙兜着，给他把果子送来，拿树叶当杯子，给他从溪流里把水舀来。

日子一天天过去，他的苦修苦炼愈来愈严格了，后来他果子也不吃，水也不喝了：拾柴的姑娘心中悲伤。

天堂里的君王听说有个人竟胆敢要想成为神明模样。他曾一再的同势均力敌的泰坦作战，不让他们进入他的王国；然而他怕的是有力量受苦受难的人。

但他懂得尘世凡人之道，便设计了一个圈套诱骗这尘世凡人放弃他的冒险。

天堂里吹来的气息，亲吻了拾柴姑娘的四肢，她的青春因突如其来的美丽而狂喜得痛苦，她的思想嗡嗡作响，像是蜂房受到干扰的蜜蜂。

苦行者离开森林、到山洞里去完成他严格的苦修苦炼的时候到来了。

苦行者为了启程张开眼睛的时候，姑娘出现在他的面前，仿佛一首熟悉而又遗忘了的诗，由于新添了曲调而变得新奇。苦行者从座位上站起身来，告诉她说，该是他离开森林的时候了。

“可是，为什么剥夺我给你效劳的机会？”她眼睛里噙着泪水问道。

他重新坐下，沉思良久，便留在原地不动。

那天夜间，姑娘心中悔恨，不能成眠。她开始害怕自己的力量，憎恨自己的胜利，可是她的心灵却在骚乱不宁的喜悦的波浪上激荡。

早晨，她来向苦行者施礼，说是她必须离开他了，请求他为她祝福。

他默默地凝望着她的脸，然后说道：“去吧，祝你如愿以偿。”

他多年独自静坐，直至他的苦修苦炼功德圆满。

众神的君主下临尘世，告诉他：他已经赢得了天堂。

“我不再需要天堂了，”他说。

上帝问他要想得到的更大酬报是什么。

“我要那拾柴的姑娘。”

二六

这人不干实用的正经事儿，只有各种各样异乎寻常的幻想。

他一生都花在使小玩意儿尽善尽美上，死后发现自己竟进了天堂，因而大为惊异。

却说天上的向导领错了地方，竟把这闲人领到了专为善良、忙碌的人们而设的天堂里去了。

在天堂里，这闲人沿着大路漫步闲逛，只不过是阻碍了人家的忙忙碌碌。

他站到路旁，人家警告他踩坏了播下的种子。人家一推，他吓了一跳；人家一挤，他朝前移动。

一个十分忙碌的姑娘到井边来汲水。她的脚奔跑在碎纹石小道上，仿佛敏捷的手指弹拨竖琴的琴弦。她匆匆忙忙地把头发随便挽了一个结，额上松散的鬈发探进了她乌黑的眼睛。

这闲人对姑娘说："你愿意把水壶借给我吗？"

"我的水壶？"她问，"要用它汲水？"

"不，给它画上一些花纹。"

"我没有空，不能浪费时间，"姑娘鄙夷地拒绝了。

却说一个忙碌的人可没有机会反对一个空闲之至的人。

每天她在井边遇到他，每天他都重新提出同样的要求，她终于让步了。

这闲人就在水壶上用稀奇古怪的色彩画出了神秘的错综复杂的线条。

姑娘拿起水壶，一边儿在手里转动，一边儿问："这画是什么意思？"

"没有什么意思，"他回答道。

姑娘把水壶带回家去。她举起水壶，放在各种不同的亮光里观看，竭力琢磨其中的奥妙。

到了夜间，她走下床来，点亮灯，从各种不同的角度审视水壶。

这是她生平第一次遇到的没有意义的事物。

第二天，这闲人又站在井旁了。

姑娘问："你要什么？"

"为你做更多的事？"

"什么事？"她问。

"请允许我用五彩的线编成一条带子，给你束住头发。"

“可有什么必要？”她问。

“倒没有什么必要，”他承认。

五彩的带子编成了，从此她在头发上要花费许多时间。

天堂里按部就班、充分利用的时间开始露出不规则的破绽来了。

长老们大伤脑筋，他们开会商议。

向导承认犯了错误，说是他把错误的人带到了错误的地方。

错误的人被传唤来了。他的头巾，色彩炫目如火焰，看一眼就明白已经铸成了大错。

长老的头领说：“你必须回到人间去。”

这闲人宽慰地舒了一口气，说：“我十分乐意回到人间去。”

用五彩带子束住头发的姑娘应声插嘴道：“我也十分乐意到人间去！”

长老的头领第一次面临一个没有意义的局面。

三一

喜马拉雅山脉啊，你在世界的青春时代，从大地开裂的胸膛里跳将出来，把你那燃烧着的挑战，山连山地掷给了太阳。接着是成熟的时代来到了，你对你自己说，“适可而止，别再向远处延伸了！”而你那羡慕云霞自由自在的火热的心，发觉了它的限度，便凝然肃立，向无限致敬。你的激情经过了这种克制以后，美丽便自由自在地在你胸膛上游戏，信赖便怀着繁花和飞鸟的喜悦拥护在你的周围。

你坐在孤寂里像一个博览群书的学者，你的膝头上摊开着一本无数石头篇页编成的古书。请问书里写的是什么故事？——是神圣的苦修士湿婆和爱神婆伐尼的永恒婚礼？——是恐怖之神向脆弱之力求婚的戏剧？

---

[1] 邬阇衍那，即优禅尼，旃陀罗笈多二世的首都。

[2] 天国里的舞女，从大海上升腾而起的。

新月集

Rabindranath Tagore:
An Anthology

家庭

我独自在穿过田野的大路上踽踽而行，夕阳正在把它最后的黄金收藏起来，像个悭吝人一般。

白昼愈来愈深地沉没到黑暗里去了；而孤苦无依的大地，地上的庄稼收割殆尽，默默无言地躺在那儿。

一个孩子的尖锐的声音突然响彻云霄。孩子横渡看不见的黑暗，把他歌声的踪迹，留在黄昏的寂静上。

他那乡村的家庭坐落在荒地尽头、甘蔗田外，藏在香蕉树和细长的槟榔树、椰子树和深绿色的木菠萝树的树影里。

我在星光下我那孤寂的路上小立片刻，看到面前伸展着黑沉沉的大地，大地正以她的双臂环抱着不计其数的家庭，这家家户户都有着孩子的摇篮和大人的眠床，母亲的心和黄昏的灯，以及全然不知其欢乐对于世界的价值的、兴高采烈的年轻的人。

开端

“我是从哪儿来的，你在哪儿把我捡来的？”婴儿问他的母亲道。

母亲把婴儿紧紧抱在怀里，又是哭又是笑地答道：

“我的心肝，你是我藏在我心里的心愿。

“你存在于我童年游戏的泥娃娃之间，每天早晨我用泥土塑我的神像，那时我就把你塑了又毁了。

“你同我们的家神一起供在神龛里，我礼拜家神时也礼拜了你。

“你曾经生活在我的一切希望和爱情里，你曾经生活在我的生命和我母亲的生命里。

“你已经在主宰我们家庭的、不灭的精灵的怀抱里养育了好几个世代了。

“我是个姑娘的时候，我的心展开了它的花瓣，而你像馥郁香气缭绕在它的周围。

“你的温柔娇嫩，像花一般的盛开在我青春焕发的四肢上，仿佛是日出前天空里的霞光。

“天堂的第一个心肝宝贝，晨曦的孪生兄弟，你在世界的生命之流里顺流而下，终于停泊在我的心头了。

“当我端详着你的时候，神秘奥妙之感把我压倒了；原是属于大家的你，竟变成是我的了。

“生怕失掉你，我把你紧紧抱在怀里。是什么魔法，使你这世界的珍宝，落到了我纤细手臂的怀抱里？”

裁判

你爱怎么说他就怎么说吧，可是我倒知道我的孩子的弱点的。

我爱他，并不因为他好，而是因为他是我的幼稚的孩子。

权衡他的优点和缺点时，你怎么会知道他有多么可爱？

当我非惩罚他不可的时候，他就变得越发是我的一部分了。

当我使他流泪的时候，我的心和他一同哭泣。

唯独我一个人有权利骂他罚他，因为只有爱他的人才能治他。

玩具

孩子，你多么快乐，整个儿早晨坐在泥土里，玩着一根折下来的树枝。

我莞尔微笑，看你玩着那折下来的小小树枝。

我忙于算账，一小时又一小时地把数字加起来，加起来。

也许你瞧我一眼，心中想道：“好一个愚蠢的游戏，把你的早晨都糟蹋掉了！”

孩子，聚精会神玩树枝与泥饼的技艺，我已经忘记了。

我搜求昂贵的玩具，收集金块和银块。

你不论找到什么都可以创造出快乐的游戏，我却在我永远得不到的东西上浪费我的时间和精力。

我挣扎着驾驶脆弱的独木舟横渡欲望之海，却忘记了我也在做着游戏。

金香木花

如果我闹着玩儿，变成一朵金香木花，长在那树的高枝上，在风中笑得摇摇摆摆，在新生嫩叶上跳舞，妈妈，你认得出是我吗？

你会叫唤：“孩子，你在哪儿啊？”我要暗自好笑，一声也不吭。

我要暗暗展开花瓣，看着你工作。

你洗澡之后，湿发披在两肩，穿过金香木花的阴影，走到小院子里去祈祷时，你会闻到花香芬芳，可你不知道这芳香是从我身上发出来的。

午餐之后，你坐在窗边读《罗摩衍那》[1]，树影落在你的头发与膝头上时，我要把我小而又小的影子投在你的书页上，就投在你正在阅读的地方。

可你会猜到这就是你的小孩子的小而又小的影子吗？

黄昏时分，你手中掌着点亮的灯，走到牛棚里去，我要突然再落到地上，重新成为你自己的孩子，求你给我讲个故事。

“你这顽皮孩子，你上哪儿去了？”

“妈妈，我才不告诉你呢。”这就是我同你要说的话了。

小小仙境

如果人们知道了我的国王的王宫在什么地方，王宫就会消失在空气里。

宫墙是白色的银子做的，屋顶是闪光的金子做的。

王后住在有七个庭院的御苑里，她佩戴的珠宝，价值七个王国的全部财富。

不过，让我悄悄告诉你，妈妈，我的国王的王宫在什么地方。

王宫就在我们的阳台角落里，安置那盆杜尔茜花的地方。

公主躺在隔着七个不可逾越的海洋的彼岸，沉沉睡去。

除了我自己，世界上没有人能找到公主。

公主手臂上戴着手镯，耳朵上挂着珍珠耳坠，她的长发下垂，拂在地板上。

我用魔杖触动她时，她会醒过来；而她微笑时，珠宝会从她的唇边落下来。

不过，让我凑着你的耳朵悄悄告诉你，妈妈，她就在我们的阳台角落里，安置那盆杜尔茜花的地方。

你要到河边去洗澡的时候，你走到屋顶阳台上来吧。

我就坐在墙垣的影子聚首相会的那个角落里。

我只让小猫咪跟着我，因为小猫咪知道故事里的理发匠住在什么地方。

不过，让我凑着你的耳朵悄悄告诉你，妈妈，故事里的理发匠住在什么地方。

就住在我们的阳台角落里，安置那盆杜尔茜花的地方。

流放的地方

妈妈，天空里的光芒逐渐暗淡；我不知道是什么时候了。

我的游戏一点儿也不好玩，所以我到你身边来了。今天是星期六，是我和你的假日。

放下你的活计吧，妈妈；坐在靠窗的这一边，告诉我，神话里的特潘塔沙漠，究竟在什么地方。

大雨的阴影遮盖着白昼，从这头遮到那头。

凶猛的闪电正在用它的爪子抓着天空。

乌云轰响、雷声隆隆的时候，我心里害怕，我依附在你的身边，我喜欢这样。

大雨在竹叶上哗啦啦的响上好几个钟点，我家的窗子也随着阵风震得格格的响，这时候，妈妈，我喜欢单独和你一起坐在房间里，听你讲到神话里的特潘塔沙漠。

妈妈，沙漠究竟在哪儿，在什么海的海滩上，在什么山的山麓下，在什么国王的王国里？

那儿没有标明田地疆界的篱笆，也没有村民们可以在晚间走回村子去的、或者妇女们在森林里捡了枯枝可以运到市场上去的小径。特潘塔沙漠躺在那儿，沙土里只有小块的黄色枯草，只有一棵树，一对聪明的老鸟在树上作巢。

我可以想象，就在这样一个乌云满天的日子，国王的年轻的儿子，怎样的独自骑着灰色马穿过沙漠，去寻找那被囚禁在不可知的海洋彼岸巨人宫里的公主。

当蒙蒙雨雾从遥远的天空下降，电光闪射如突然发作的疼痛，他

可记得他的不幸的母亲，被国王抛弃，正在打扫牛棚，擦着眼泪，当他骑马穿过神话里的特潘塔沙漠的时候？

妈妈，你瞧，白昼还没有完，天色就差不多黑了，那边儿村子里路上已经没有行人了。

牧童早已从牧场上回家来了，人们离开了耕地，坐在屋檐下的草席上，望着那苦着脸的愁云。

妈妈，我把我所有的书都放在书架上了——现在可不要叫我做功课。

等我长大了，长得跟爸爸一样大了，我会把必须学习的都学到手的。

可是，妈妈，你今天得告诉我，神话里的特潘塔沙漠在哪儿？

纸船

一天天的，我把纸船一个个的放在奔流的溪水里。

我用又大又黑的字母，在纸船上写下我的姓名和我居住的乡村。

我希望陌生的土地上有人会发现这些纸船，知道我是谁。

我从我的花园里采集了秀丽花，装在我的小船里，希望这些曙光之花会安全运达夜的国土。

我送我的纸船下水，仰望天空，我看到小小云朵正张着鼓鼓的白帆。

我不知道是天空里我的什么游伴把它们放下来同我的纸船竞赛！

夜来了，我的脸埋在手臂里，我梦见我的纸船在子夜星光下向前飘浮，飘浮。

睡眠的精灵在纸船里扬帆前进，船里载的是装满了梦的篮子。

对岸

我渴望着要到河流的对岸去，

那儿的船只排成一行，系在竹竿上，

人们在早晨乘船渡过河去，肩上扛着犁，去耕耘他们的遥远的田地；

牧人们驱赶着哞哞鸣叫的牛群游到对面河边的牧场上去；

黄昏时分，他们都从那儿回家来了，留下豺狼在长满野草的岛上号叫。

妈妈，如果你不反对，我长大后要做个摆渡的船夫。

据说，在那高高的河岸背后，藏着许多奇怪的池塘，

下过雨后，便有一群群野鸭来到池上；而环绕池边密密地长着芦苇的地方，水鸟在那儿下蛋；

舞弄着尾巴的沙锥鸟，把它们细小的足印踩在洁净的软泥上；

黄昏时分，头顶着白花的长长茂草，邀请月光在草浪上浮游。

妈妈，如果你不反对，我长大后要做个摆渡的船夫。

我要在河岸与河岸之间来来往往，村子里所有在河中洗澡的少男少女都会惊奇地瞧着我。

当太阳爬上中天，早晨变为正午，我要跑到你身边来，说："妈妈，我肚子饿了！"

当白昼完结、阴影在树下哆嗦，我就在暮色中回来。

我决不像爸爸那样离开你到城里去工作。

妈妈，如果你不反对，我长大后要做个摆渡的船夫。

花儿学校

雷电交作的风云在天空隆隆的响，六月的阵雨哗啦啦地倾泻而下，

潮湿的东风疾卷过荒原，到竹林里来吹它的风笛，

这时，成群的花儿便从谁也不知道的地方冒了出来，欢天喜地的在青草上跳舞。

妈妈，我真的觉得花儿们是在地下学校里上学。

它们关起校门做功课，如果它们违反校规，过早的跑出来玩儿，它们的老师就要罚它们站在墙角里。

大雨来时，花儿们便放假了。

树枝在林中磕磕碰碰的，树叶在狂风中簌簌的响，雷电交作的黑云鼓着巨掌，而花儿娃娃们便穿着粉红、鹅黄、雪白的衣裳，冲出来

了。

妈妈，你可知道，花儿的家是在天上，在星星居住的地方。

你不看见花儿们急着要到天上去吗？难道你不知道它们为什么这样急急忙忙吗？

当然啦，我猜得出花儿们向谁伸出了双臂：因为花儿自有花儿的妈妈，就像我有我自己的妈妈一样。

同情

如果我不是你的小孩，而只是一只小狗，亲爱的妈妈，我想吃你盘子里的食物时，你会对我说声“不”吗？

你会撵我走，对我说，“走开，你这顽皮的小狗”吗？

如果这样，那我就走了，妈妈，走了！你叫唤我时，我就决不到你身边来，决不让你再来喂我吃东西了。

如果我不是你的小孩，而只是一只绿色小鹦鹉，亲爱的妈妈，你会用链子把我缚住，生怕我飞走吗？

你会对我指指点点地说：“好一只不知感恩的鸟！它日日夜夜咬着链子”吗？

如果这样，那我就走了，妈妈，走了！我就一定逃到森林里去，我就决不让你再把我抱在怀里了。

职业

早晨，钟敲十下的时候，我穿过小巷上学去。

每天我都遇见小贩在叫卖：“镯子啊，亮晶晶的镯子！”

他没有什么急事要办，没有什么路非走不可，没有什么地方非去不可，没有一定的时间非回家不可。

我但愿我也是个小贩，在街道上消磨日子，叫卖着“镯子啊，亮晶晶的镯子！”

下午四点，我放学回家。

我从房子的大门口可以望见园丁在掘地。

他拿着铁锹，爱怎么掘就怎么掘，尘土把衣服都弄脏了；如果他在太阳下烤或是被雨水淋湿了，也没有人责备他。

我但愿是个园丁，在花园里一味掘地，根本没有人阻止我。

晚间天色刚黑，我的母亲就送我上床睡觉。

从打开的窗口，我可以看见守夜的更夫走来走去，走去走来。

小巷里黑暗而冷清，路灯站在那儿，像个只生一只红眼睛的巨人。

守夜的更夫提着摇摇晃晃的灯，同他身边的影子一起走动，他生平从来不上床睡觉。

但愿我是个守夜的更夫，整夜在街上走来走去，提了灯追逐着影子。

十二点钟

妈妈，我现在真不想做功课了。我整个儿上午都在读书用功。

你说，还不过是十二点钟。就算再晚也晚不过十二点吧；难道你不能把不过十二点钟想象成午后吗？

我能轻易地想象：现在太阳已经落到了稻田边缘，老渔婆正在池塘边采撷香草作她的晚餐。

我只要一闭上眼睛，就能想象到牛角瓜树下的阴影愈来愈黑了，池塘里的水乌黑发亮。

如果十二点钟能在黑夜里来临，为什么黑夜不能在十二点钟时来临？

写作

你说爸爸写了许多书，我可不懂得他所写的东西。

他整个儿黄昏都在读书给你听，可你真的能听懂他的意思吗？

妈妈，你能讲给我们听多么美妙动听的故事！我弄不明白，为什么爸爸不能这样写书？

难道他从来没有从他自己的妈妈那儿听到过关于巨人、神仙和公主的故事吗？

他已经完全忘了吗？

爸爸时常拖拖拉拉，耽误了洗澡，你不得不上百次的催他。

你等候着，你替他把菜肴温着，可他一个劲儿写下去，忘记吃了。

爸爸始终玩着写书的游戏。

如果我闯到爸爸的房间里去玩耍，你就要来叫我，说我是“一个多么顽皮的孩子！”

如果我稍为出点儿声音，你就会说：“难道你没看见你爸爸在工作吗？”

老是写呀写呀的，又有什么趣味呢？

当我拿起爸爸的钢笔或铅笔，在他的书上像他那样的写字：a，b，c，d，e，f，g，h，i——那时你又为什么跟我生气，妈妈？

爸爸写字的时候，你可从来不说一句话的。

我爸爸浪费掉那么大堆大堆的纸，妈妈，你好像都满不在乎。

可是，我不过拿一张纸折了一只船，你就会说：“孩子，你淘气得真够呛！”

爸爸把一张又一张的纸头，正反两面都用密密麻麻的黑色记号糟蹋掉了，你心里又怎样想呢？

恶邮差

亲爱的妈妈，告诉我，为什么你坐在那边地板上，一动也不动，一句话也不说？

雨从打开的窗口洒进来，把你全身都淋湿了，而你却毫不在意。

你可听见钟打了四下？该是我哥哥放学回来的时候了。

你的神色这么异乎寻常，究竟发生了什么事啊？

今天你没接到爸爸的来信？

我看见邮差的邮袋里装着许多信，几乎给镇上每个人都送了信去。

只有爸爸写来的信，邮差都留着给他自己看了。我确信这邮差是个恶人。

可是，亲爱的妈妈，你不要因此不开心。

明天是邻村市集的日子。你叫女仆去买笔和纸来。

我亲自来写爸爸的一切家信；管保你找不出一个写错的地方。

我要从A字一直写到K字。

可是，妈妈，你为什么笑呢？

你不相信我会写得同爸爸一样好？

不过，我会仔细用尺划好线，然后把所有的字母写得又美又大。

我写好了，你以为我会像爸爸那样傻，把信投到那可怕的邮差的邮袋里去吗？

我会立刻亲自给你送去，而且一个字母又一个字母地帮助你读我写的字。

我知道，那邮差是不肯把真正的好信送给你的。

结局

该是我走的时候了，妈妈；我走了。

你在寂寞黎明的薄暗中伸出手去抱你床上的孩子时，我要告诉你，“孩子不在了！”——妈妈，我走了。

我要变成一缕轻风抚摸你；你沐浴时我要变成水里的涟漪，我要再三的亲你吻你。

大风之夜，雨点潺潺地落在叶子上，这时你会听见我在你床上喁喁细语；而我的笑声，会随着闪电从打开的窗口闪进你的房间。

如果你躺在床上睡不着，想念你的孩子直至深夜，我要从繁星上给你唱歌：“睡吧，妈妈，睡吧。”

我要乘明月的游光，偷偷地来到你的床上，在你沉沉入睡时躺在你的胸膛上。

我要变成一个梦，穿过你眼皮的细缝，溜到你的睡眠深处；当你醒过来，吃惊地向四周张望时，我就像闪烁明灭的萤火虫一样飞到外边儿黑暗中去。

逢到盛大的“难近母祭日”，邻家的孩子都来屋子附近玩耍时，我要融化在笛声里，整天在你心头起伏动荡。

亲爱的姨母带着节日礼物来访，会问你：“姐姐，咱们的孩子在哪儿？”妈妈，你会柔声细气地告诉她：“他在我的瞳人里，他在我的

身体里和灵魂里。”

第一次手捧素馨花

啊，这些素馨花，这些白色素馨花！

我仿佛还记得我第一天双手捧满这些素馨花，这些白色素馨花的景象。

我爱阳光，爱天空和苍翠大地。

我听见河流在子夜黑暗里汩汩流动的声音；

秋天的夕阳，在寂寥荒原上大路转弯处迎我，像新娘撩起面纱迎接她的新郎。

然而，我是个孩子时第一次捧在手里的白色素馨花，回忆起来依旧是甜蜜的。

我生平有过许多快乐的日子，节日之夜我曾同逗乐的人一起哈哈大笑。

雨天灰暗的早晨，我曾低吟过许多闲适的诗歌。

我颈子上还戴过情人亲手用醉花编织的黄昏花环。

然而，回忆起我是个孩子时第一次双手捧满新鲜的素馨花，我的心里依旧是感觉甜蜜的。

榕树

啊，你挺立在池塘边的蓬头散发的榕树，你可忘了那小小的孩子，像小鸟一样在你树枝上筑巢而又离开了你的那个孩子？

你可记得他坐在窗边，对你深入地下的纠结错杂的树根感到诧异？

妇女们常到池边来汲水满罐，你的大黑影便在水面上蠕蠕而动，仿佛睡眠挣扎着要醒过来似的。

阳光在涟漪上闪烁跳动，仿佛不息的小梭子在织着金色的挂毯。

两只鸭子在长着芦苇的池边游泳，游在它们自己的影子上，而那孩子静静地坐着遐想。

孩子想成为风，吹过你簌簌的树枝；想成为你的影子，在水面上随着白昼的流光而逐渐伸长；想成为鸟儿，栖息在你的最高枝上；还

想同那些鸭子一样，在芦苇与阴影之间浮游。

礼物

我要送点东西给你，我的孩子，因为我们都是漂泊在世界的流水之中的。

我们的生命将被分开，我们的爱将被忘记。

然而我倒没有那么傻，竟指望用礼物来买你的心。

你的生命正年轻，你的道路是漫长的，你一口气饮下我们带给你的爱，便转过身去，离开我们跑掉了。

你有你的游戏和你的游伴。如果你无暇同我们在一起，如果你想不到我们，那又何妨！

我们在老年时，确实有足够的闲暇，去计算过去的日子，把手中永远失去的东西，在心里珍爱着。

河流冲破一切堤防，歌唱着迅速流去了。然而山峰留了下来，念念不忘，深情地追忆着。

我的歌

我这歌将以它的音乐萦绕你，我的孩子，犹如深情热爱的双臂。

我这歌将爱抚你的额头，犹如祝福的吻。

你独自一人时，它将坐在你的身旁，在你耳边低语；你在人群之中时，它将像篱笆似的围着你，使你超然绝俗。

我的歌将替你的梦添上翅膀，把你的心载运到未知境界的边缘。

黑夜笼罩你的道路时，它将如忠实的明星在你头上照耀。

我的歌将坐在你眼睛的瞳人里，使你的目光渗透到万物的内心里。

当我人亡声绝的时候，我的歌将在你生机勃勃的心里说话。

---

[1] 《罗摩衍那》：印度两大史诗之一，共七卷，约二万四千颂，每颂两行。我国有季羡林先生的全译本。

飞鸟集

Rabindranath Tagore:
An Anthology

一

夏天的离群飘泊的飞鸟，飞到我的窗前鸣啭歌唱，一会儿又飞走了。
而秋天的黄叶无歌可唱，飘飘零零，叹息一声，落在窗前了。

四

大地的泪水，使她的微笑永不凋谢地开花。

八

她那有所思慕的脸，犹如夜间的雨，萦回在我的梦境里。

九

我们一度梦见彼此是陌路人。
醒来时发现我们是相亲相爱的。

二五

人是个天生的孩子，人的力量是生长壮大的力量。

三六

瀑布唱道：“我找到了自由时，也就找到了歌。”

四二

你微笑，对我默默无言，可我觉得，我为此情此境，已经等待很长久了。

四五

他把他的武器当作神明。
他的武器胜利时，他自己也就失败了。

四六

上帝在创造中发现他自己。

五五

我的白昼已经完了，我像是一只拖到了海滩上的小船，静听着黄昏涨潮的舞乐。

七二

这蒙着雾和雨的茕独的黄昏，我在我心的孤寂里，感觉到了它的叹息。

七四

雾，像爱情一样，在山峦的心上游戏，创造出了种种惊人的美丽。

八三

想行善的，叩门；而爱人的，看见门敞开着哩。

八五

艺术家是自然的情人，因而艺术家既是自然的奴隶，又是自然的主人。

一〇四

遥远的夏季的音乐，余音缭绕着秋季，在寻访它的旧巢。

一〇六

无名的日子的感触，我至今耿耿于怀，正如苍苔粘附在老树的周身。

一一二

太阳穿朴素的光明之袍。彩云衣饰华丽。

一二〇

黑夜，我感觉到你的美了，你美如一个可爱的妇人，当她把灯灭了的时候。

一二二

亲爱的朋友，多少个暮色深沉的黄昏里，我在这个海滩上谛听着海涛澎湃的时候，我感受到了你那伟大思想的沉默。

一二六

使卵石臻于完美的，并非锤的打击，而是水的且歌且舞。

一三〇

如果你把所有的错误都关在门外，那么，真理也要被排斥了。

一三九

时间是变化的财富，然而时钟拙劣的模仿，却只有变化而毫无财富。

一五〇

我的思想随着闪烁的绿叶而闪烁，我的心随着阳光的爱抚而歌唱，我的生命乐于随同万物浮游于空间的蔚蓝里，时间的墨黑里。

一五六

伟大的，不怕与弱小的同行。
中庸的，却远而避之。

一七六

杯中的水闪闪生光，海里的水是黑沉沉的。
小道理可用文字说清楚；大道理却只有伟大的沉默。

一八一

我的白昼之花落下了它那被人遗忘的花瓣。
这花在黄昏里便成熟为一颗记忆的金果。

一八三

在我看来，黄昏的天空，好比一扇窗子，一盏点亮的灯，灯下的一次等待。

一九八

蟋蟀唧唧，夜雨潇潇，透过黑暗传到我的耳边，仿佛我那逝去的青春，衣衫有声地来到我的梦里。

二〇〇

燃烧着的原木，爆发出火焰，大声叫道："这是我的花朵，我的死亡。"

二〇二

河岸对河流说："我无法留住你的波涛，
让我把你的足印留在我的心上吧。"

二一四

我们的欲望，把长虹绚烂的色彩，借给了只不过是云雾的人生。

二二四

我的朋友，你的心随着东方日出而放射光芒，正如晨光里孤寂山岭的积雪峰巅。

二四〇

爆竹啊，你对繁星的侮辱，跟着你回到了地上。

二四三

川流不息的真理，通过错误的沟渠，奔涌而出。

二四九

乌云受到阳光的接吻，便变成天上的鲜花。

二五五

我的心啊，从世界的运动中探索你的美吧，正如小舟之美，得之于风与水的激荡。

二六六

我的情人，我不要求你进我的屋子，
你到我的无穷孤寂里来吧。

二六七

死亡之隶属于生命，正如诞生一样。
走路之需要举足，正如需要落足一样。

二六九

黑夜之花开得迟了，当晨光吻她的时候，她浑身战栗，唏嘘叹息，终于萎落在地上了。

二七二

当我离去的时候，让我的思想来到你的身边，正如那夕阳的余辉，映在寂静星空的边缘。

二七九

让死者有不朽的名誉，生者有不朽的爱情。

二八〇

上帝啊，我看见了你，就像似醒非醒的孩子，在黎明的薄暗里看见了他的母亲，于是微微一笑又睡去了。

二八三

爱便是充实圆满的生命，正如斟满了酒的杯子。

二九一

从往昔的日子里飘浮到我生活里来的云层，再也不降下雨点或引起风暴了，却给我那夕阳返照的天空添上了色彩。

二九九

上帝等待着人在智慧里重新获得他的童年。

三〇一

您的阳光对我心头的冬日微笑，从不怀疑这心的春华。

三〇八

今夜，棕榈叶子哗啦啦的响，海上涌起大波大浪，仿佛世界在心悸心颤。月亮啊，你从什么不可知的天空里，默默无言地带来了爱情的痛苦秘密呢？

三〇九

我梦见一颗星，一个光明之岛，我将在那儿出生，在它那生气勃勃的闲暇深处，我生命的事业将臻于成熟，仿佛秋天阳光下的稻田。

三一六

人类的历史，耐心地等待着被侮辱者的胜利。

三一七

此刻我感到你的凝视落在我的心上，仿佛早晨阳光灿烂的沉默，落在已经收割过的孤寂的田地上。

三二〇

我攀登高峰，发现名誉的高处荒凉贫瘠，找不到栖身之所。我的向导啊，趁着光明尚未消失，领我进入安静的山谷，让一生的收获在

山谷里成熟，化为黄金般的智慧。

采果集

Rabindranath Tagore:
An Anthology

一

吩咐我，我就采集果实，一筐筐装得满满的，送到你的院子里，尽管有的失落了，有的尚未成熟。

由于丰收，季节不胜重负，而绿荫里有凄婉的牧笛声。

吩咐我，我就在河上启碇扬帆。

三月的风是暴躁的，把懒洋洋的水波激荡得潺潺有声。

花园已经献出它的一切果实，在黄昏倦怠的时刻里，从夕阳西下的岸边，从你那所房子里，又传来了呼唤的声音。

二

年轻的时候，我的生命像一朵花——这朵花在和煦春风来到她门口乞求时，从她的丰盛里施舍一二片花瓣，也从不感到什么损失。

如今青春已逝，我的生命像一颗果实，已无他物可施可舍，只等着把果实本身及其所负荷的充盈的甜蜜，完全供献出来。

四

我醒来，发现他的信与清晨俱来。

我不知道信里说什么，因为我不识字。

且让聪明人径自去读他的书，我不想麻烦他，因为谁知道他能否看懂信里的话。

让我把信举到额上，按在心头。

夜阑人静，繁星一颗颗出现时，我要把信摊在膝上，悄然独坐。

绿叶萧萧，会替我朗诵这信，流水汩汩，会替我吟咏这信，而智慧七星会在天空里替我歌唱这信。

我找不到我寻觅的，我不理解我要学习的，可这封未读的信减轻了我的负担，而且把我的思想转化成了歌曲。

六

在铺设道路的地方，我迷了路。
在浩淼大水上，在瓦蓝天空里，没有一丝儿路径的迹象。
路径被众鸟的翅膀、天上的星火、四季流转的繁花遮掩了。
于是我问我的心，它的血液里可有智慧能发现那看不见的道路。

十五

你讲的话朴实无华，我的主啊，可那些讲起你的人，他们的话并不如此。
我懂得你的繁星的话语，懂得你的树林的沉默。
我知道我的心会像一朵花儿似的盛开；知道我的生命已经在隐秘的泉水边充实了它自己。

你的歌曲，仿佛来自寂寥雪原的飞鸟，要飞到我心头筑巢，以迎迓四月的温暖，而我也满足于等待那欢乐的季节。

十八

不，催蓓蕾开花，你可办不到。
摇撼蓓蕾也好，敲打蓓蕾也好，催它开花你可无能为力。
你的抚摸玷污了它，你撕碎它的花瓣，把它们撒在尘土里。
然而，没有色彩，也没有芳香。
啊！催蓓蕾开花，你可办不到。

他能催蓓蕾开花，他轻而易举。
他看它一眼，生命之液便在它血管里流动。
他吹一口气，花儿便展翅随风飞舞。
色彩纷呈，如内心的渴望，芳香又透露了甜蜜的秘密。
他能催蓓蕾开花，他轻而易举。

二一

总有一天，我会遇见我内心的生命，会遇见藏在我生命中的欢乐，尽管岁月以其闲散的尘埃迷糊了我的道路。

我曾在它隐约闪现时认识它，它的气息一阵阵的袭来，使我的思想芳香片刻。

总有一天，我会遇见那留在光明屏幕后面的、无我的欢乐——我会伫立在横溢欲流的寂寞之中，在那儿，世界万物一目了然，犹如造物主看到的一样。

二七

萨那坦在恒河之滨数着念珠祈祷，一个衣衫褴褛的婆罗门来到他面前，说："我穷苦极了，你行行好吧！"

"化缘的碗是我的全部财产，"萨那坦说，"我已经把我所有的一切都施舍出去了。"

"可是湿婆大神给我托梦，"婆罗门说，"教我来求你。"

萨那坦突然记起，他在河滩上卵石堆里捡到过一粒无价宝石，想到也许有人需要它，便把它埋藏在沙土里。

萨那坦给婆罗门指出了地点，婆罗门心中诧异，把宝石挖了出来。

婆罗门坐在地上，独自沉思默想，直至太阳落到树木背后，牧童赶着牛群回家。

于是婆罗门站起身来，缓缓地向萨那坦走去，说道："大师父，给我那么一点儿鄙夷世间一切财富的财富吧。"

他说罢就把那珍贵的宝石扔到水里去了。

三一

舍卫城饥荒严重，释迦牟尼问他的信徒：

"你们中间有谁愿意承担赈济饥民的责任？"

银行家拉特那卡尔垂首答道："赈济饥民所需的费用，我倾家荡产也远远不够。"

国王的军队司令詹森说："我甘愿流血牺牲，然而我自己家里粮食也不够吃的。"

广有良田的达马帕尔长叹一声，说道：“旱魃已经把我的田地吮干了。我还不知道怎样向国王缴纳田赋哩。”

于是托钵僧的女儿苏普里雅站了起来。

她向大家鞠躬施礼，温顺地说道：“我愿意赈济饥民。”

“啊！”他们惊讶地叫了起来。“你能指望怎样实现你的誓言呢？”

“同你们相比，我是最穷的，”苏普里雅说道，“那正是我的力量所在。我的金库和粮仓就在你们每个人的家里。”

三三

当我想给你塑造一个脱胎于我的生活的形象，让世人膜拜的时候，我带来了我的尘土和欲望，以及我的色彩缤纷的幻想和梦。

当我要求你用我的生活塑造一个酝酿于你的内心的形象，让你去热爱的时候，你带来了你的火与力，以及真理、美丽与和平。

三四

“陛下，”臣仆向国王禀报道：“圣徒那卢达摩从未屈尊进入皇家神庙。

“他在大路旁树荫下唱着颂神的歌。神庙里空空如也，没有礼拜的人。

“人们成群地围在他身边，像蜜蜂围着白莲花，满不在乎地丢下了盛蜜的金樽。”

国王心中恼火，走到那卢达摩坐在青草上的地方。

国王问他：“师父，为什么你离开我的金顶神庙，坐在外边儿尘土里宣讲神的爱？”

“因为神不在你的神庙里，”那卢达摩说。

国王皱着眉头说道：“你可知道，修建这座艺术奇迹花了两千万金币，还耗费巨资举行了奉献典礼？”

“是的，我知道的，”那卢达摩答道，“就在那一年，成千上万的老

百姓，家里的房子被烧毁了，他们站在你门口求你帮助，而你不为所动。”

“于是神说：‘好一个可怜可哀的东西，他不能给他的兄弟栖身之所，倒为我修建庙宇！’”

“于是神和无家可归的人民一起待在大路旁树荫下。”

“而那金泡里，除了骄傲的热气，空荡荡的，一无所有。”

国王怒气冲冲地喝道：“滚出我的国境去。”

圣徒镇静地说道：“好吧，从你放逐过神的地方把我放逐出去吧。”

三七

释迦牟尼的弟子乌帕古普塔偃卧在马图拉城墙边的尘土上。

家家户户的灯都灭了，门都关上了，繁星都隐没在八月阴暗的天空里了。

是谁的脚镯丁当的纤足，突然之间碰到了他的胸膛？

他惊醒了，一个妇人掌着灯，灯光照耀着他宽容的眼睛。

原来是个舞女，珠光宝气如繁星闪烁，淡蓝衣裳如轻云缭绕，正沉醉于青春焕发的美酒哩。

她把灯儿向下移动，看见了他年轻的脸：好不庄严美丽。

“原谅我，年轻的苦修者，”妇人说道，“请光临寒舍吧，尽是尘埃的土地，可不是适宜于你睡觉的地方。”

苦修者答道，“妇人，不用费心了，你径自走吧；时机成熟，我自会去找你的。”

突然，闪电一亮，黑夜露出了牙齿。

暴风雨在天空一角咆哮，妇人害怕得发抖。

× × ×

道旁树木繁花满枝，不胜重负。

在温暖的春天的空气里，从远方飘来了欢乐的笛声。

城里人到森林里去欢度百花节。

圆月在中天凝望着寂静城市的黑影。

年轻的苦修者在冷冷清清的街上踯躅，而头上是害相思病的杜鹃在芒果树的枝头倾诉失眠的烦恼。

乌帕古普塔穿过城门，站在护城堤下。

那患着黑死病、遍体斑疮、被匆匆赶出城外、而今倒卧在他脚下城墙阴影里的妇人是谁呢？

苦修者坐在她身边，让她的头枕在他膝上，用水浸润她的嘴唇，替她浑身涂上香膏。

“慈悲的人，你是谁啊？”那妇人问道。

“看望你的时候终于来临了，所以我到你身边来了，”年轻的苦修者答道。

四三

国王频比萨尔为释迦的舍利修建了一座佛龛，一份以白色大理石表达的敬意。

黄昏时分，王室所有的新娘和姑娘都来奉献鲜花，点亮灯火。

王子成为国王以后，用鲜血荡涤了父王的信仰，用神圣的佛经点燃起献祭的火光。

秋日将尽。

黄昏礼拜的时辰近了。

侍奉王后的宫女稀丽玛蒂，虔诚信奉释迦的信女，在圣水里沐过浴，在金盘里摆上明灯和洁白鲜花，默默地抬起她黑色的眸子，仰望着王后的脸。

王后悚然战栗，说道：“傻丫头，难道你不知道，凡是去佛龛礼拜奉献的，不论是谁，一律处死？

“这可是国王的圣旨。”

稀丽玛蒂向王后鞠躬施礼，转身离开王后的房门，走过来站在艾米塔——王子的新婚妻子——面前。

膝上放着一面锃亮的金镜，新嫁娘正编着她又黑又长的辫子，并且在头发分开的地方点上吉祥的朱砂。

她看见这年轻宫女的时候，双手发抖，大声喊道：“你会给我带来多么可怕的危险！你替我马上走开！”

公主苏克拉坐在窗边，正就着夕阳的光辉读她的传奇故事。

看见宫女捧着供品站在门口，她吓得跳了起来。

她的书从膝上掉了下来，她凑在稀丽玛蒂的耳朵上低声说道：“大胆的丫头，别赶去送死！”

稀丽玛蒂挨门挨户地走过去。

她昂首喊道：“王室的妇女们，赶快呀！

我们礼拜释迦的时候到了！”

有人当着她的面关上房门，有人痛骂她。

白昼的最后一道余辉，从王宫塔楼的紫铜圆顶上消失了。

深沉的阴影栖息在街道角落里：城市的喧嚣沉寂了，湿婆神庙里的钟声，宣告晚祷的时刻来临了。

秋天黄昏的幽暗，深沉如平静的湖，繁星在其间闪烁悸动，这时候，御花园的卫兵，透过树木，惊讶地看见佛龛前亮起一行灯光。

卫兵拔剑出鞘，一面飞跑一面叫喊：“你是谁，愚蠢的东西，你不怕死吗？”

“我是稀丽玛蒂，”她柔声答道，“释迦的仆人。”

紧接着，她心头的热血，溅红了冰冷的大理石。

于是，在繁星的岑寂无声里，佛龛前最后一盏礼拜的灯，熄灭了。

五三

我的眼睛和四肢曾抱吻这个世界，我曾密密层层地把它包起来藏在我的心里；我曾以我的思想激荡它的日日夜夜，直至这个世界和我的生命合为一体，——而我爱我的生命，是因为我爱那与我交织在一

起的天空的光明。

如果离开这个世界如同爱这个世界一样真实——那么，人生的离合聚散一定大有意义。

如果爱受到死亡的欺骗，那么，这种欺骗的顽症就会腐蚀万物，繁星亦将萎缩而趋于黯淡无光。

五四

云对我说："我消失了；"夜说："我投进了火红的曙光。"

痛苦说："我保持深沉的缄默，一如足印。"

"我在圆满中死去，"我的生命对我说。

大地对我说："我的光明时时刻刻都在亲吻你的思想。"

"岁月流逝，"爱情说，"然而我一直等着你。"

死亡说："我驾着你的生命之船渡过海去。"

五五

诗人杜尔西达斯在恒河之滨寂寞的火葬场上沉思踯躅。

他看到一个妇人坐在她亡故的丈夫的脚旁，衣饰华丽，仿佛要去参加婚礼。

她看见他时，便站起来施礼，说道："大师，请允许我带着你的祝福跟随先夫进入天堂。"

"为什么这样急急忙忙呢，我的女儿？"杜尔西达斯问道，"这人间岂不也是属于创造天堂的上帝的吗？"

"我不想望天堂，"妇人说道，"我要我的丈夫。"

杜尔西达斯微笑着对她说："回到你家里去吧，我的孩子。不出这个月，你就会找到你的丈夫的。"

妇人怀着快乐的希望回家去了。杜尔西达斯每天去看她，教给她崇高的思想，让她思索体会，直到她心里充满了神圣的爱。

一月未尽，她的邻居来看望她，问道："妇人，你可找到了你的丈夫？"

寡妇微笑答道："我找到了。"

邻居们忙问："他在哪儿？"

“我的丈夫在我心里，同我成为一体。”妇人说。

六二

“太阳啊，除了天空，还有什么能拥抱你的形象？

“我梦见你，可我不能指望为你效劳，”露珠呜呜咽咽地说道，“伟大的主啊，我那么渺小，无从拥抱你，我的生命全是泪珠。”

“我照亮无垠的天空，然而我也能倾心于一粒小小的露珠，”太阳这样说道，“我要化作一缕闪烁的光芒去充实你，而你小小的生命便会成为一个欢笑的星球。”

六三

我不要漫无节制的爱，它不过像冒着泡沫的酒，转瞬之间就会从杯中溢出，徒然流失。

请赐我以这样的爱，它清凉纯净，像你的雨，造福干渴的大地，注满家用的陶罐。

请赐我以这样的爱，它渗透到生命的核心深处，由此蔓延开来，仿佛看不见的树液，流遍生命之树的丫枝，使它开花结果。

请赐我以这样的爱，它使我的心因充满和平而常保安宁。

六四

太阳沉落在河流西岸枝条虬结的森林里了。

隐修的孩子们放牧归来，围坐在篝火边静听高塔马大师讲经；这时来了一个陌生的孩子，向大师献上水果和鲜花，一躬到地，直到他的足下，他用小鸟啁啾般的声音说道：“大师啊，我上您这儿来，求您带领我走上那至高无上的真理之路。

“我的名字叫萨蒂雅卡马。”

“愿神赐福于你，”大师说。

“我的孩子，你属于哪个家族？只有婆罗门才配追求至高无上的

智慧。”

“大师，”孩子答道，“我不知道我属于什么家族。我要回家问我的母亲。”

萨蒂雅卡马说罢便告辞大师，蹚过浅浅溪流，回到他母亲的茅屋前。茅屋坐落在荒凉沙滩的尽头，沉沉入睡的村子边上。

房间里灯火昏暗，母亲站在门口黑暗中等待儿子归来。

她把儿子搂在怀里，吻他的头发，问他去见大师的结果。

“亲爱的妈妈，我的爸爸叫什么名字？”孩子问道。

“高塔马大师对我说，只有婆罗门才配追求至高无上的智慧。”

妇人垂下眼睛，低声说道。

“我年轻的时候很穷，侍候过许多老爷。我的宝贝，你确实来到你的妈妈贾宝莱的怀抱里，可我没有丈夫。”

朝辉在净修林的树梢上熠熠生光。

弟子们坐在古老的树木下，面对着大师；他们刚沐过晨浴，蓬乱的头发还是潮湿的。

萨蒂雅卡马来了。

他一躬到地，直到圣人的足下；然后，他默默伫立。

“告诉我，”伟大导师问他，“你属于哪个家族？”

“我的大师，”孩子答道，“我不知道。我问我妈妈时，她说：‘我年轻的时候侍候过许多老爷，你确实来到你的妈妈贾宝莱的怀抱里，可我没有丈夫。’”

人群里响起一阵窃窃私语，仿佛蜂房受到骚扰时蜜蜂发出的嗡嗡愤怒声；弟子们对这贱民无耻的傲慢啧有烦言。

高塔马大师从座位上站起身来，伸出双手把孩子揽在怀里，说道：“我的孩子，你是婆罗门中最高贵的。你继承了忠诚老实这一最崇高的传统。”

六九

你藏在我的心儿中央，因此，我的心儿在外浪游的时候，她从来没有找到你；你自始至终躲开了我的爱情和希望，因为你始终在爱情

和希望里。

你是我青春的游戏里在内心藏得最深的欢乐，我过分孜孜于游戏，倒反而放过了欢乐。

在我生命喜极欲狂的时刻，你向我唱歌，而我却忘了向你唱歌。

七〇

你把灯举在空中，灯光照在我的脸上，阴影落在你的身上。

我把爱情之灯擎在我的心里，灯光照在你的身上，我却被抛在后面阴影里站着。

七三

春天携带着绿叶和繁花进入我的躯体。

整个早晨蜜蜂始终在那儿嗡嗡低鸣，而轻风悠闲地和树影游戏。

一股甘美的泉水从我心中之心里喷涌而出。

我的双眼受到喜悦的冲洗，犹如沐浴在露水里的清晨，我的生命在我的四肢里颤动，犹如琵琶鸣奏的琴弦。

我的无穷岁月的情人啊，你正在我生命的岸边独自踯躅？岸边正在涨潮啊。

我的梦是否像两翼色彩绚烂的飞蛾，正绕着你飞行？

那些在我生命的黑暗洞穴里回响着的，可是你的歌声？

除了你，还有谁能听见今天我血管里繁忙时刻的嗡嗡声，我胸臆里欢乐的舞步声，我身体里永不静止的生命的轰然鼓翼的声音？

八六

感恩

走在傲慢道路上的人们，把微贱的生命践踏在他们的脚下，他们沾着鲜血的脚印踏遍了大地的嫩翠新绿。

让他们高兴吧；感谢你，主啊，因为胜利是属于他们的。

然而，我是满怀感激之情的，因为我与卑贱者共命运，他们吃苦受难，负荷权势的压榨，在黑暗中掩面饮泣。

他们的每一阵剧痛，都在你黑夜的隐秘深处震颤，他们每次受到的侮辱，都汇入你伟大的沉默。

而明天是属于他们的。

啊，太阳，从流血的颗颗红心上升起来吧，流血的心正开放出黎明的花朵，而傲慢的狂欢火炬已化为灰烬。

吉檀迦利

Rabindranath Tagore:
An Anthology

序

几天以前，我同一位著名的孟加拉医学博士说："我不懂德语，然而，如果有个德国诗人的英语译本感动了我，我会到不列颠博物馆去，找些用英语写的、讲述这个诗人生平事迹以及思想发展的书。尽管罗宾德拉纳特·泰戈尔的这些诗歌的散文译本使我心潮起伏，多年来还没有什么作品这样打动过我，然而，若不是印度的旅行者告诉我，我对于泰戈尔的生平，以及使这种作品可能产生的思想运动，就什么也不知道了。"在孟加拉医学博士看来，我之受到感动，原是理所当然的事，因为他说道："我天天都读罗宾德拉纳特，读一行他的诗就可以忘却人世间的一切烦恼。"我说："一个生在理查二世王朝、住在伦敦的英国人，如果他见得到彼得拉克或但丁的英语译本，却找不到解答他的问题的书籍，他倒可以询问佛罗伦萨的银行家或伦巴第的商人，就像我问你一样。就我所知，泰戈尔的诗歌是那么丰富多彩而又那么单纯，新的文艺复兴已在你们的国家里诞生，可惜今后除了道听途说，我却无从了解了。"他答道："我们还有其他诗人，然而无人可以和他并驾齐驱；我们把这称之为罗宾德拉纳特时代。在我看来，你们没有一个诗人在欧洲像泰戈尔在印度那样著名。他在音乐方面和在诗歌方面同样了不起；他创作的歌，从印度的西部一直流传到缅甸讲孟加拉语的任何地方。他十九岁写下他的第一部长篇小说，那时就已经出名了；稍微长大一点儿时写的戏剧，现在依旧在加尔各答上演。我十分钦佩他一生十全十美；他年纪很轻时写了许多描绘自然景物的作品，他会整天坐在花园里；从二十五岁左右到三十五岁光景，他心中怀着极大的哀伤，写下了我们的语言中最美丽的爱情诗。"孟加拉医学博士接着又深情地说道："我十七岁时对泰戈尔爱情诗的感谢之情，实非言语所能表达。此后他的艺术愈来愈深刻，变得富有宗教和哲学意味了；人类的一切向往憧憬，都是他歌咏的题材。他是我们的圣人中间第一个不厌弃生存的，他倒是从人生本身出发来说话的，那就是我们所以敬爱他的缘故。"我也许对他那字斟句酌的话记忆得不太确切，但我并没有改变他的原意。"一会儿以前，泰戈尔在我们的一个教堂里诵经礼拜——我们用你们英语中的'教堂'两字称呼我们梵

天的庙宇——这是加尔各答最大的庙宇，不仅庙里挤满了人，人甚至站到了窗台上，而且街道都因为人山人海而几乎水泄不通了。”

别的印度人来看我，他们对泰戈尔这人的尊敬，在我们的世界里听起来，真是奇哉怪也；我们这儿，把伟大和渺小的事物，都隐藏在同一块面纱之下，都隐藏在明显的玩笑和半认真的贬损的背后。我们在建筑大教堂的时候，对于我们的伟大人物，我们可怀着同样的尊敬？“每天早晨三点钟——我知道，因为我亲眼目睹过”——有个印度人对我说，“泰戈尔一动不动地静坐默想，就神性沉思了两个钟头之久，方始醒了过来。他的父亲摩诃·里希[1]，有时候竟静坐上整整一天；有一次，航行在一条河上，他因为景色美丽而陷入了沉思默想，划船的人等候了八个钟头才得以继续航行。”接着，他便给我讲泰戈尔先生的家族，讲怎样一代又一代的出了伟人。他说：“现在就有哥贡能德拉纳和阿巴宁德拉纳，他们都是艺术家；而德威津德拉纳是罗宾德拉纳特的哥哥，他可是个大哲学家。松鼠从树枝上下来，爬到他的膝上，而小鸟栖息在他的手里。”我注意到这些印度人的思想里自有一种对肉眼看得见的美和意义的感受力，仿佛他们都信奉尼采的学说，即，我们千万别相信道德美或理智美，这两者是迟早都不会在有形可见的事物上铭刻下印记的。我说：“在东方，你们懂得怎样使一个家族保持声誉。前些日子，一个博物馆馆长指给我看一个正在整理中文版本书的黑皮肤小个儿，说道：‘那一位是米卡杜家世代相传的鉴赏家，他是他们家族中担任这个职位的第十四代了。’”他回答道：“罗宾德拉纳特是个孩子的时候，他家里上下左右都是文学和音乐。”我想起了泰戈尔的诗歌既丰富多彩又极为单纯，说道：“在你们的国家里，可有大量的宣传文字，大量的批评？我们不得不大搞而特搞，特别是在我自己的国家里，结果是我们的头脑逐渐逐渐缺乏创造性了，然而我们无可奈何。如果我们的生活不是一个不断的战争状态，我们就不会有艺术趣味，我们就不知道什么是好的，我们就找不到听众或读者。我们五分之四的精力，都花在同不良趣味的争论上了，不论是同我们自己脑子里的还是同别人脑子里的不良趣味争论。”“我理解的，”他答道，“我们也有我们的宣传文字。人们在乡村里朗诵神话长诗，那是根据中世纪的梵文改编的，他们往往在中间穿插些段落，教训世人必须尽到他们的责任。”

这些诗歌的译稿，我带在身边好几天，我在火车里读它，在公共汽车上或餐馆里读它，我时常不得不把原稿合上，免得陌生人看到我是多么被它所感动。这些抒情诗——据我的印度朋友告诉我，孟加拉文的原作充满了微妙的韵律、不可翻译的轻柔的色彩以及创新的格律——以其思想展示了一个我生平梦想已久的世界。一个高度文化的艺术作品，然而又显得极像是普通土壤中生长出来的植物，仿佛青草或灯心草一般。一个诗和宗教同为一体的传统，一个世纪又一个世纪地传下来，从有学问和没有学问的人们那儿采集了比喻和情绪，把学者和贵人的思想，重新带给群众。如果孟加拉文化毫不间断地保存下来，如果那普通的心灵——像人们揣度的那样——流贯众生，而不是像我们这样分裂成十多个彼此毫无了解的心灵，那么，泰戈尔的这些诗歌中的哪怕是最微妙之处，几代以后，也会流传到道旁乞丐那儿。当英国只有一个心灵的时候，乔叟写下了《特罗勒斯和克丽西达》，虽然他是写出来给人阅读或朗读的——因为我们的时代迅速到来——游唱诗人歌唱他的诗篇为期甚短。罗宾德拉纳特·泰戈尔，像乔叟的先驱者们一样，也为他的诗篇作曲配乐，人们时时刻刻都明白，泰戈尔是那么丰富多彩，那么自然流露，那么热情奔放，那么出人意表，因为他是在作着他自己从不感到奇怪、不自然或需要辩护的事。这些诗篇不会装订成印刷精美的小书躺在贵夫人的桌子上；她们用慵倦的手翻着书页，这样就能对毫无意义的一生唏嘘叹息，其实，她们对人生所能了解的，不过如此而已。这些诗篇也不会被大学生带来带去，及至人生的工作开始，便把它们丢在一边。然而，一代代过去，旅人们仍将在大路上吟咏这些诗篇，划船的人们仍将在河上吟咏这些诗篇。情人们在互相等待的时候，低吟这些诗篇，就会发觉这种对神的爱是个魔法的海湾，他们自己的更为痛苦的热情，可以在其中沐浴而重新焕发青春。这位诗人的心，时时刻刻向这些人涌去，毫无自贬身价、折节下交之意，因为他的心深知他们会懂得的，而且他们的生活境况也已经充满了他的心。旅人穿着红棕色衣服，以求蒙上尘土也不会显眼；姑娘在她床上寻找着从她那皇家情人的花冠上落下的花瓣；仆人或新娘在空空如也的屋子里等待着主人回家：凡此都是仰慕着神的那颗心的形象。花朵和河流，呜呜吹响的海螺，印度七月里的滂沱大

雨，或者是灼人的炎热：凡此都是那颗心在结合或分离之际的情绪的形象。而一个泛舟河上弹奏诗琴的人，就像中国水墨画里那些充满神秘意义的人物一般，就是上帝自身。我们感到无限新奇的一个完整的民族，一个完整的文化，似乎渗透了这份想象力；然而我们之受感动，并非由于它的新奇，倒是因为我们遇到了我们自己的形象，仿佛我们在罗塞蒂的柳林里散步一般，或者，也许是第一次在文学作品里听到了我们自己的声音，仿佛在梦里一般。

自从文艺复兴以来，欧洲圣人们的著作——尽管熟悉他们的比喻和一般思想结构——对我们已经没有吸引力了。我们知道我们最后必须舍弃尘世，而我们又习惯于在厌倦或昂扬的瞬间考虑自愿舍弃尘世；然而，我们读了那么多的诗歌，看了那么多的绘画，听了那么多的音乐，在文学艺术里，肉的呼声与灵的呼声似乎是合二而一的，我们怎么能粗暴无礼地舍弃尘世呢？圣伯纳德[2]掩上他的眼睛，以免见到瑞士湖光水色之美，我们和他有什么共同点呢？或者，我们和《启示录》激烈的措辞又有什么共同之处呢？如果我们肯找的话，我们倒可以，例如在这本书里，找到彬彬有礼的话："我已经请了假。我的兄弟们，同我说声再见吧！我向你们大家鞠了躬就启程了。/我把我门上的钥匙交还——我放弃对房子的一切权利。我只是向你们要求几句最后的好话。/我们做过很久的邻居，但是我接受的多，能给予的少。如今天已破晓，照亮我黑暗角落的灯已经熄灭。召唤的命令已来，我准备启程了。"（《吉檀迦利》第九三首）在离阿·肯比思[3]或手执十字架的约翰[4]最远之时，正是我们自己的心情在呼喊："因为我热爱此生，我知道我将同样热爱死亡。"（《吉檀迦利》第九五首）然而，这书不仅是在我们告别尘世的思想中探测一切。我们不曾知道我们是热爱上帝的，而相信上帝，在我们又几乎是不可能的；然而，回顾我们的生活，在我们对林中道路的探索里，在我们对山岭之上寂寥之地的欣赏里，在我们对我们热爱的妇女徒然提出神秘的要求里，我们就发现了一种情绪，是它创造了这种隐秘的温馨柔情。"我的国王，你就像一个素昧平生的普通人，自动地进入我的心里，你在我一生不少飞逝的流光里，盖上了永生的印章。"（《吉檀迦利》第四三首）这就不再是修道庵舍和鞭挞惩戒的神圣之感，倒是有所升华，仿佛进入了那描绘着尘土和阳光的画家的更为深沉的心境，而为

了类似的声音，我们也走向圣法兰西斯和威廉·勃莱克——他们同我们强暴的历史看来是格格不入的。

由于信仰某些一般化的图式，我们写些冗长的巨著，其中也许没有一页具有任何特色可使写作成为一种乐趣，就像我们搏斗、赚钱以及把政治灌满头脑一样，做的全是沉闷的事情；而泰戈尔先生，像印度文化本身一样，一向满足于发现灵魂，屈服于灵魂的自然。他似乎时常把他的生活，同那些更倾向于追求西方生活方式的、在世界上似乎更加重要的人物的生活，互相比较对照，而且总是十分谦逊，好像他只不过确信他的生活道路对他是最好的罢了。“回家的人们，带着微笑瞧我，使我满心羞惭。我像个女丐一样坐着，拉起一角裙子遮住我的脸，他们问我可要什么的时候，我垂首低眉不语。”（《吉檀迦利》第四一首）别的时候，泰戈尔想起了从前他的生活曾经是截然不同的另一种模样，他就写道：“我把许多时辰都花费在善与恶的斗争上了，但如今我闲暇之日的游伴，却有兴致把我的心引到他的身边，我不知道何以突然召唤我走向这无谓的、无足轻重的结局！”（《吉檀迦利》第八九首）文学里其他地方找不到的一种天真，一种单纯，使小鸟和绿叶显得跟泰戈尔很亲近，就像小鸟和绿叶同儿童很亲近一样，使季节的变换对泰戈尔显得是重大事件，就像我们的思想还没有冒出来把季节和我们隔断以前那样。有时候，我猜想这种天真、单纯的特色，是否脱胎于孟加拉文学或宗教；有时候，我又想起鸟儿栖息在他哥哥的手里，我倒乐于认为这是代代相传的禀赋，像特立斯丹或皮蓝诺兰的彬彬有礼一样，是几百年中成长起来的奥秘。真的，当他说起儿童的时候，他自己的好大一部分似乎就具备这种特色，我们真参不透他究竟是否也在说起圣人哩。“他们用沙子建造房屋，他们用空贝壳游戏，他们用枯叶编成小船，微笑着把小船漂浮在茫茫大海上。孩子们游戏在大千世界的海滨。/他们不会游泳，他们不会撒网。采珠人潜水寻找珍珠，商人扬帆航行，而孩子们捡来了卵石，又重新把卵石撒掉了。他们不寻求隐藏的财宝，他们不知道如何撒网。”（《吉檀迦利》第六〇首）

W. B. 叶芝

1912年9月

一

你已经使我臻于无穷无尽的境界，你乐于如此。这薄而脆的酒杯，你再三地饮尽，总是重新斟满新的生命。

你翻过山岭、越过溪谷带来这小小芦笛，用它吹出永远新鲜的曲调。

在你双手不朽的按抚下，我小小的心里乐无止境，发出的乐声亦非笔墨所能形容。

你无穷的赐予只送到我这双小之又小的手里，许多时代消逝了，你的赐予依旧在倾注，而我的手里还有余地可以充满。

二

你命令我歌唱的时候，我自豪，似乎心都快爆裂了；我凝望你的脸，泪水涌到我的眼睛里。

我生活里一切刺耳的与不悦耳的，都融成一片甜美的和谐音乐——而我的崇拜敬慕之情，像一头快乐的鸟儿，展翅翱翔，飞越海洋。

我知道你喜欢听我唱歌。我知道我只有作为歌手才能来到你的面前。

我用我歌儿的庞大翅膀的边缘，轻拂着你的双脚——那可是我从不奢望企及的。

我陶醉于歌唱的欢乐，忘乎所以，你明明是我的主，我却称你为朋友。

四

我生命的生命啊，知道你生气勃勃的爱抚抚在我的四肢上，我一定努力使我的躯体永远保持纯洁。

知道你就是点亮了我心灵里的理智之灯的真理，我一定努力把一切虚伪从我的思想里永远排除出去。

知道你在我内心的圣殿里安置了你的座位，我一定努力把一切邪恶从我的心里永远驱逐出去，并且使我的爱情永远开花。

知道是你的神威给我以行动的力量，我一定努力在我的行动中把

你体现出来。

六

摘下这朵小花，拿走吧。别迁延时日了！我担心花会凋谢、落入尘土里。

也许这小花不配放进你的花环，但还是摘下它，以你的手的采摘之劳给它以光荣吧。我担心在我不知不觉间白昼已尽，供献的时辰已经过去了。

虽然这小花颜色不深，香气也是淡淡的，还是及早采摘，用它来礼拜吧。

七

我的诗歌已卸去她的装饰。她已无衣饰豪华的骄傲。装饰品会损害我们的结合；装饰品会阻隔在你与我之间；环佩丁当的声音会淹没你的柔声细语。

我诗人的虚荣，在你面前羞惭地化为乌有。诗歌的宗师啊，我已经坐在你的足下。但愿我的生活单纯正直，像一支芦笛，供你奏乐。

八

给孩子穿上王子的衣袍，颈子里又挂上珠宝项链，他在游戏中便失去了一切乐趣；他的衣饰步步都阻碍着他。

生怕衣饰被磨损或被尘土玷污，他总是回避这个世界，甚至连动一动也忧心忡忡。

母亲啊，华服盛装的约束，如果它使人和大地健康的尘土隔绝，如果它剥夺人进入人类日常生活盛大庙会的权利，那就不是得而是失了。

一〇

这是你的足凳；最贫贱最潦倒的人们生活的地方，便是你歇足之处。

你歇足在最贫贱、最潦倒的人们中间，我竭力向你鞠躬致意，可

我的敬意达不到个中深处。

你穿着寒酸的衣服，行走在最贫贱、最潦倒的人们中间，骄傲可永远到不了这个地方。

你同最贫贱、最潦倒的人们之中那些没有同伴的人作伴，我的心可永远找不到通向那儿的道路。

一一

别再诵经、唱经和数珠吧！在这重门紧闭的庙宇的幽暗寂寞的角落里，你在礼拜谁呢？睁开眼睛瞧瞧，你的神可不在你的面前！

神在农民翻耕坚硬泥土的地方，在筑路工人敲碎石子的地方。炎阳下，阵雨里，神都和他们同在，神的袍子上蒙着尘土。脱下你的圣袍，甚至像神一样到尘埃飞扬的泥土里来吧！

解脱？哪儿找得到这种解脱？我们的主亲自欢欢喜喜地承担了创造世界的责任，他就得永远和我们大家在一起。

丢掉你的鲜花和焚香，从你的静坐沉思里走出来吧。如果你的衣衫褴褛而肮脏，那又何妨呢？在辛勤劳动中流着额上的汗，去迎接神，同神站在一起吧。

一二

我跋涉的时间是漫长的，跋涉的道路也是漫长的。

我出门坐上第一道晨光的车子，奔驰于大千世界的茫茫旷野里，在许多恒星和行星上留下了我的踪迹。

到达离你自己最近的地方，路途最为遥远；达到音调单纯朴素的极境，经过的训练最为复杂艰巨。

旅人叩过了每一个陌生人的门，才来到他自己的家门口；人要踏遍外边儿的大千世界，临了才到达藏得最深的圣殿。

我的眼睛找遍了四面八方，我才合上眼睛，说道：“原来你在这儿！”

这问题和这呼喊，“啊，在哪儿呢？”溶成了千条泪水的川流，然后才和“我在这儿！”这保证的洪流，一同泛滥于全世界。

一三

我想唱的歌，直到今天依旧没有唱出来。

我把日子都花在调弄乐器的弦索上了。

节奏还不合拍，歌词还没配妥；我心里只有渴望的痛苦。

鲜花还没有开放，只有风在旁边唏嘘而过。

我不曾见到他的脸，也不曾听到他说话的声音；我只听见他轻轻的脚步声，在我房子前面的大路上走过。

漫长的一天都消磨在为他在地上铺设座位了，而灯却还没有点亮，我还不能请他进屋来。

我生活在同他相见的希望里；然而这相见的时机尚未到来。

一八

云霾重重堆积，天色暗下来了。啊，爱人，你为什么让我孤零零地在门外等候？

在中午工作忙碌的时刻里，我和大伙儿在一起，但在这暗淡寂寞的日子里，我希望的只是和你待在一起。

如果你不让我看到你的容颜，如果你完全把我抛开，我就不知道怎样度过这些漫长的、下雨的时辰。

我始终凝望着天空遥远的阴霾，我的心和不安宁的风一同流浪哀号。

一九

如果你不说话，我就忍耐着，以你的沉默充实我的心。我一定保持沉静，像黑夜，在繁星闪烁下通宵无眠地等待，耐心地俯首低身。

早晨一定会到来的，黑暗一定会消失的，而你的声音一定会划破长空，在金色河流中倾泻而下。

这时你说的话，都会在我的每一个巢里变成歌曲，振翅飞翔，而你的音乐，也会在我的一切丛林中盛放繁花。

二〇

莲花盛开的那一天，唉，我心不在焉，而我自己却不知不觉。我的花篮里空空如也，而我对鲜花可依旧视而不见。

不时有一股哀愁袭来，我从梦中惊起，觉得南风里有一缕奇香的芳踪。

这朦胧的温柔之情，使我的心因思慕而疼痛，我觉得这好比夏天热烈的气息在寻求其圆满的境界。

那时我不知道，这完美的温柔之情，竟是那么近，竟是我自己的，而且已经在我自己的内心深处开花了。

二一

我必须把船开出去了。可惜啊，我意兴阑珊的光阴在岸边虚度了！

春天开过花就告辞了。而今背负着落花狼藉的包袱，我却等待而又留连。

涛声喧哗，岸上树荫小巷里黄叶飘零。

你凝望的是何等空虚，你可感觉到，随着从彼岸飘扬过来的歌声，自有一种惊喜之情流贯天空？

二三

是你在这暴风雨之夜，在你那爱的旅途上跋涉，我的朋友？天空，像个失望的人在呻吟哀号。

我今夜无眠。我再三打开大门，向门外黑暗中张望，我的朋友。

我眼前什么也看不见，我不知道你走的道路在哪儿。

是你从那墨黑河流的昏暗岸边，经过颦眉蹙额的森林边缘，穿过幽暗深处的迷津，迂回曲折地来到我的身边，我的朋友？

二六

他来坐在我的身边，我却浓睡未醒。好一个可咒诅的睡眠，唉，不幸的我！

他来的时候，夜是静悄悄的；他手里拿着竖琴，我做的梦同他奏的乐共振共鸣。

唉，为什么我的良宵全都这样虚度了？啊，他的气息触及了我的睡眠，为什么我总是见不到他呢？

二九

我用我的“名”把他圈禁起来，而他在这监狱里哭泣。我总是忙于在周围筑墙，墙垣一天天高入云霄，我就看不见在黑沉沉阴影里的真我了。

我以这伟大的城垣自豪，我用土和沙抹墙，深怕我这“名”之墙上还有一星半点的漏洞；尽管我煞费苦心，我可看不见真我了。

三〇

我独自上路，去赴我的约会。可这在寂静的黑暗中跟着我的是谁呢？

我靠边走，躲开他，然而我摆脱不了他。

他昂首阔步，扬起地上的尘埃；我每说一句话，他都添上他的大叫大嚷。

他是我自己的小我，我的主啊，他不识羞耻；然而我却羞于和他一同来到你的门口。

三五

在那儿，心灵是无畏的，头是昂得高高的；
在那儿，知识是自由自在的；
在那儿，世界不曾被狭小家宅的墙垣分割成一块块的；
在那儿，语言文字来自真理深处；
在那儿，不倦的努力把胳膊伸向完美；
在那儿，理智的清流不曾迷失在积习的荒凉沙漠里；
在那儿，心灵受你指引，走向日益开阔的思想和行动——
我的父啊，让我的国家觉醒，进入那自由的天堂吧！

三七

我以为我的旅程已经终结，我的力量已经涸竭，我的前途已经断绝，我的粮食已经耗尽——我托庇于寂静、混沌的大限，已经到来了。

然而我发现，你的意志在我身上不知有终点。旧的言语刚在舌尖

上消失，新的乐曲又从心上迸发而出；旧的车辙消失了，新的田野又显示出奇观来了。

四一

我的情人，你，站在他们的背后，藏身在阴影里，你究竟在何处呢？在尘土飞扬的道路上，他们推开你，走了过去，把你等闲视之。我在这儿摆上我的礼物，长时间地等候你，等得人都倦了；而过路的人来了，一朵又一朵地取走我的花儿，我的花篮几乎是空空的了。

早晨过去了，中午也过去了。在黄昏的朦胧里，我的眼睛困倦欲睡。回家的人们，带着微笑瞧我，使我满心羞惭。我像个女丐一样坐着，拉起一角裙子遮住我的脸，他们问我可要什么的时候，我垂首低眉不语。

啊，真的，我怎么能告诉他们：我是在等候你，而且你已经答允我要来的呢？我又怎么能惭愧地说，我留着这份贫穷作为陪嫁呢？啊，我在内心的秘密深处拥抱着这种自豪感。

我坐在草地上凝望天空，梦想着你降临时突如其来的豪华壮观——万道光芒熠熠生辉，金色的旗帜在你车辇上飘扬，而他们站在道旁张大着嘴巴，眼看着你从车辇的座位上走将下来，把我从尘埃中扶了起来，把我这衣衫褴褛的女丐安置在你的身旁，而我又羞惭又自豪，浑身颤抖，像是夏天习习凉风里的一支藤蔓。

然而，时间流逝，依旧听不见你的车辇的轮声。许多仪仗队，喧哗、显赫地走过去了。只有你宁可站在他们大家的背后、悄悄地藏身在阴影里？只有我宁可等待，哭泣，在徒然的朝思暮想中磨碎我的心？

四二

清晨密语，说是我们，（只有你和我，）要驾一叶扁舟而去，世界上没有一个人会知道我们这没有目的地也没有穷尽的遨游。

在无涯无际的海洋上，在你微笑静听之际，我将放声歌唱，音韵抑扬低昂，摆脱字句的束缚，自由如波浪翻腾。

时辰还没有到吗？还有工作要做吗？瞧啊，黄昏已经笼罩海岸，苍茫暮色里海鸟正在归巢。

谁知道什么时候将解开链索，这一叶扁舟会像落日的余光，消失在黑夜之中呢？

四三

那天我没有准备迎接你；我的国王，你就像一个素昧平生的普通人，自动地进入我的心里，你在我一生不少飞逝的流光里，盖上了永生的印章。

今天我偶然照亮了飞逝的流光，看到了你的印章，我发现它们同我遗忘了的、无足轻重的往日的有苦有乐的回忆混杂在一起，散乱地撒在尘土里。

你对我在尘土里的童稚游戏并不鄙夷地掉头不顾，我在游戏室里听到的足音，便是在繁星之间回响着的足音。

四七

夜阑了，白白地等候他了。我深怕他在清晨突然来到门口，而我却疲倦得睡熟了。啊，朋友们，别挡驾，让他通行无阻吧。

如果他的脚步声没有把我惊醒，请不要设法把我叫醒。我不愿意众鸟嘈杂的合唱、晨光庆典上的大风狂啸，把我从酣睡中吵醒。让我毫无打扰地安睡吧，哪怕是我的主突然来到我的门口。

啊，我的睡眠，我的宝贵的睡眠，只等着在他的抚摸下消失。啊，我的紧闭的眼睛，只等着在他的微笑下睁开眼皮，这时候他站在我的眼前，就像一个梦从黑暗的睡眠里浮现出来似的。

让他作为一切光芒中的第一道光芒，一切形态里的第一个形态，呈现在我的眼前。让我觉醒的灵魂的第一阵惊喜之情，来自他的目光。让我的返归自我，成为直接对他的皈依。

五一

夜色黑沉沉的。我们白天的工作已经做完。我们认为今夜最后一个投宿的客人已经来到，村子里家家都已门关户闭。只有几个人说是国王要来的。我们笑笑说：“不，这是不可能的！”

仿佛有叩门的声音，而我们说这不过是风。我们灭了灯，躺下来

睡觉。只有几个人说："这是使者！"我们笑笑，说，"不，这必定是风！"

夜深人静时又传来一个声音。我们在朦胧中以为这是遥远的雷声。地动墙摇，扰乱了我们的睡眠。只有几个人说这是车轮的声音。我们睡意正浓地喃喃说道："不，这必定是云霓雷鸣！"

响起鼓声时夜还是黑沉沉的，传来了呼喊："醒来吧，别耽误了！"我们双手按住心头，害怕得发抖。有几个人说："瞧呀，国王的旗帜！"我们站起身来，喊道："没有时间再耽搁了！"

国王来了，——可是灯在哪儿呢？花环在哪儿呢？供国王坐的宝座又在哪儿呢？啊，丢脸！啊，把脸丢尽了！大厅在哪儿，陈设又在哪儿呢？有人说话了："叫喊也无用了！空手迎接国王，迎他到你一无所有的房间里去吧！"

打开大门，吹响海螺吧！我们黑暗凄凉之屋的国王，在深夜里降临了。雷霆在空中怒吼。黑暗随着闪电颤抖。把你破破烂烂的席子拿出来，铺在院子里吧。我们的恐怖之夜的国王，突然之间与暴风雨一同来临了。

五二

我想我应该向你要那挂在你颈子上的玫瑰花环，可是我不敢。于是我就等到早晨，在你离开的时候，从你床上去找花环的零星残余。我在黎明时分像个乞丐似的东找西寻，就为了那散落的一二片花瓣。

啊！我找到了什么呢？你的爱情留下了什么信物呢？那可不是花朵，不是香料，不是一瓶香水。竟是你的一把利剑，闪闪发光如火焰，沉重如雷霆万钧。年轻的晨光从窗子里泻进来，铺在你的床上。晨鸟啁啾发问："女人，你得到了什么呢？"不，那可不是花朵，不是香料，不是一瓶香水——却是你那可怕的利剑。

我坐在那儿，心里纳罕，你这是什么信物啊？我找不到地方把它收藏起来。我这样柔弱，我不好意思佩带利剑，我把它紧抱在怀里时，它又要伤害我。然而，你给了我这信物，这痛苦的负担，我就一定要把这光荣铭记在心。

从今以后，我在这世界上将无所畏惧，而你亦将在我的一切斗争中获得胜利。你留下死亡和我做伴，我将以我的生命为他加冕。我带

着你的剑斩断我的镣铐，我在这世界上将无所畏惧。

从今以后，我抛弃一切微不足道的装饰。我心灵的主啊，我不再在角落里等待和哭泣，也不再温柔、羞怯。你已经把你的剑给我佩带。我就不要玩偶的装饰品了。

五四

我不向你要求什么；我不向你的耳朵说出我的名字。你离去时我默默地站着。我独自留在井边，树影横斜，妇人们顶着盛满水的褐色陶罐回家去了。她们呼唤我，大声说道："同我们一起走吧，早晨渐渐过去，都快近中午了。"但是我仍在阑珊地留连，落入了恍惚的遐想。

你来时我没听到你的足音。你那落在我身上的眼神是悲哀的；你低低说话的声音是疲倦的。——"啊，我是个口渴的旅人，"我从我的白日梦中惊醒过来，把我罐里的水倒在你掬着的手掌里。树叶在头上簌簌的响，杜鹃在看不见的幽暗里啼鸣，从大路弯曲处传来巴勃拉花的芳香。

你问起我的名字的时候，我害羞得默默地站着。真的，我为你作了什么，竟使你念念不忘。但，我能给你饮水解渴，这点回忆将萦绕我的心头，把我的心包裹在柔情蜜意里。晚了，快近中午了，鸟儿唱着慵倦的歌，栋树叶子在头上簌簌的响，我坐在那儿想了又想，想了又想。

五五

倦怠笼罩着你的心，你的眼睛里依旧睡意蒙眬。

难道你没有听到消息，荆棘丛中花开烂漫？醒来，啊，醒来吧！别让时光虚度！

在石径的尽头，在纯洁寂寥的乡村里，我的朋友独自坐着。别欺骗他。醒来，啊，醒来吧！

即使天空因正午的骄阳而喘息颤抖——即使灼热的沙子摊开了它干渴的地幔——

难道你的内心深处就没有欢乐？难道你每走一步，大路的琴弦不会迸发出悦耳的痛苦之音吗？

五六

事情就是如此，你的欢乐是这般充满了我的身心。事情就是如此，你自天而降，来到我的身边。诸天之主啊，如果我不是你的情人，你的情人会在哪儿呢？

你选中我和你共享这一切财富。你的喜悦不断地在我心里奏出音乐。你的意志经常在我的生活里化成形体。

为了这个缘故，身为万王之王的你，就打扮自己，来赢得我的心。为了这缘故，你的爱情就消融在你情人的爱情里，你就以我俩合而为一的美满形象显现。

五七

光明，我的光明，充满世界的光明，亲吻眼睛的光明，甜沁内心的光明！

啊，我的宝贝，光明在我生命的中心跳舞；我的宝贝，光明在弹拨我爱情的弦索；天开了，风撒野，欢笑响彻大地。

蝴蝶在光明的大海上扬帆前进，百合花和素馨花在光波的浪峰上涌起。

我的宝贝，光明撒在每一朵云彩上，化成了金子，光明还洒下珠宝无数。

我的宝贝，喜悦在树叶间蔓延，其乐无穷。天河淹没了它的堤岸，欢乐的洪水横溢奔流。

五九

是的，我知道，我心爱的人儿，这只是你的爱情——这在叶子上跳舞的金光，这些在天空飘过的闲云，这在我的额上留下凉意的、吹过的清风。

晨光涌进我的眼睛——这是你送给我心的信息，你的脸自天下俯，你的眼睛俯视我的眼睛，而我的心抚摸着你的双足。

六〇

孩子们在大千世界的海滨集会。头上无垠的天空是静止的，而无

休止的海水奔腾澎湃。集会在大千世界的海滨，孩子们欢呼跳跃。

他们用沙子建造房屋，他们用空贝壳游戏，他们用枯叶编成小船，微笑着把小船漂浮在茫茫大海上。孩子们游戏在大千世界的海滨。

他们不会游泳，他们不会撒网。采珠人潜水寻找珍珠，商人扬帆航行，而孩子们捡来了卵石，又重新把卵石撒掉了。他们不寻求隐藏的财宝，他们不知道如何撒网。

大海欢笑着涌起洪波。海滩上闪耀着苍白的微笑。致人死命的海浪，对孩子们唱着毫无意义的歌谣，竟像母亲摇晃婴儿的摇篮一样。大海和孩子们游戏。海滩上闪耀着苍白的微笑。

孩子们在大千世界的海滨集会。风暴在无路的天空里激荡，船舶在无轨的水面上颠覆，死亡横行，而孩子们在游戏。在大千世界的海滨，孩子们正举行盛大的集会。

六二

我送你彩色玩具的时候，我的孩子，我懂得了为什么云里水里会变幻出色彩缤纷，为什么百花点染着姹紫嫣红——就在我送你彩色玩具的时候，我的孩子。

我唱着歌使你跳舞的时候，我确实明白了为什么树叶萧萧，响出音乐，为什么波浪澎湃，把合唱的歌声送到静静谛听的大地的心里——就在我唱着歌使你跳舞的时候。

我把糖果送到你贪馋的双手里的时候，我知道了为什么花蕊里有蜜，为什么水果里藏着甜汁——就在我把糖果送到你贪馋的双手里的时候。

我吻你的脸使你微笑的时候，我的宝贝，我确实领悟了晨光里从天空流下来的是什么喜悦，夏天的凉风给我的身体带来的又是什么快感——就在我吻你的脸使你微笑的时候。

六三

你使我不认识的朋友们认识了我。你在他人的家里给我安排了座位。你使疏远的变成亲近的，使陌生人成为兄弟。

我不得不离开我住惯的居所时，我的心里不安；我忘记了这是旧

人迁入新居，而且你也住在那儿。

通过生和死，在这个世界或那个世界，无论你带我到哪儿，都是你，仍旧是你，我无穷生命中的唯一伴侣，永远用欢乐的链条，把我的心和不熟悉的人联系在一起。

谁一旦认识了你，谁在世上就没有陌生的人，就没有关闭的门户。啊，请允许我的祈求，让我和众人交游之际，永远不失去和你单独接触的福祉。

六五

从我那满满欲溢的生命之杯里。我的上帝，你想饮怎样的神圣之酒？

通过我的眼睛看你自己的创造，站在我的耳门口静听你自己的永恒的和谐乐声，我的诗人，这就是你的乐趣？

你的世界在我的心灵里织成文字，而你的欢乐又给文字配上音乐。你在恋爱时把你自己交给了我，然后又在我这儿感觉到你自己的全部温馨柔情。

六七

你是苍天，你也是巢。

啊，美丽的你，你的巢里有你的爱，这爱以色彩、声音和芳香拥抱灵魂。

清晨来了，她右手拎着金色花篮，带着美的花冠，悄悄地给大地加冕。

黄昏来了，她越过牧人都已离去的寂静牧场，穿过车马绝迹的道路，带着金色水壶来了，壶里盛着西方安息之洋清凉的和平之水。

但是，在天空无限伸展以供灵魂翱翔的地方，到处是无瑕的纯白光芒。那儿无昼无夜，无形无色，而且永远、永远无言无语。

六九

就是这日夜在我血管里奔腾的生命之流，奔腾于世界之中，按着节奏手舞足蹈。

就是这同一的生命，欢乐地从大地上破土而出，蔚为芳草无数，发为绿叶繁花，摇曳如波浪起伏。

就是这同一的生命，随着潮汐涨落，在生与死的海洋摇篮里摇摇晃晃。

我觉得因为四肢受到这生命世界的爱抚而光荣。而历代生命的搏动，此刻正在我的血液里舞蹈，我引以自豪。

八〇

我像一片秋天的残云，徒然在空中飘荡。啊，我的永远辉煌的太阳。你的抚摩还没有化掉我的水汽，使我与你的光芒合而为一；因此，我屈指计算着同你分离的岁月。

如果这是你的愿望，如果这是你的游戏，那就逮住我这飘忽的空虚，给它染上彩色，镀上黄金，让它在放肆任性的风里飘浮，使它舒展成种种不同的奇观。

再者，如果这是你的愿望，要在夜间结束这场游戏，那我就在黑暗之中或者在白色清晨的微笑里，在透明纯净的凉意里，溶化、消失。

八八

破庙里的神明啊，七弦琴的断弦，不再弹唱赞美你的歌。晚钟也不为礼拜你而报时。你周围的空气是寂然无声的。

骀荡的春风吹进你凄凉的庙宇。春风带来了鲜花的消息——可不再有人以鲜花给你上供了。

你往昔的礼拜者，徘徊又徘徊，老是渴望着仍被拒绝的恩典。黄昏来临，灯火和阴影，同朦胧暗淡的尘埃混成一片时，他怀着内心的饥饿，疲倦地回到破庙里来了。

破庙里的神明啊，对于你，不少佳节是寂静无声地到来的。不少礼拜之夜，是灯火也不点亮地度过的。

技术高明的大师们造了许多新的神像，可时辰一到，就给抛弃在神圣的遗忘之河里了。

只有破庙里的神明，倒无人礼拜地长留在永恒的付诸等闲里了。

八九

我不再吵吵嚷嚷地大声谈论了——这是我的主的意旨。从此我要悄声细语。我心里的话要用低低的歌声倾诉。

人们赶到国王的市场上去。所有的买主和卖主都在那儿。然而，在工作正忙的中午，我就不合时宜地离开了。

尽管花期未到，还是让花儿在我园子里开放吧。让中午的蜜蜂响起懒洋洋的嗡嗡之声吧。

我把许多时辰都花费在善与恶的斗争上了，但如今我闲暇之日的游伴，却有兴致把我的心引到他的身边，我不知道何以突然召唤我走向这无谓的、无足轻重的结局！

九三

我已经请了假。我的兄弟们，同我说声再见吧！我向你们大家鞠了躬就启程了。

我把我门上的钥匙交还——我放弃对房子的一切权利。我只是向你们要求几句最后的好话。

我们做过很久的邻居，但是我接受的多，能给予的少。如今天已破晓，照亮我黑暗角落的灯已经熄灭。召唤的命令已来，我准备启程了。

九五

我跨过此生的门槛之际，当初是不知不觉的。

是什么力量使我在这茫茫无际的神秘中开放，犹如一朵蓓蕾，深更半夜在森林里开花？

早晨我看到光明，我立刻感到我在这世界上不是个陌生人，那无名无形的不可思议者，已凭借我亲生母亲的形象，把我抱在怀里。

就是这样，在死亡之际，这同一个陌生人，将以我一向熟悉的面目出现。因为我热爱此生，我知道我将同样热爱死亡。

母亲让婴儿离开右乳的时候，婴儿就啼哭，可他转瞬之间又从左乳得到了安慰。

我这一生永远用诗歌来寻求你。诗歌带领我从这个门走到那个门，我和诗歌一同在我周围摸索，寻求着、接触着我的世界。

我所学习的一切功课，都是诗歌教给我的；诗歌指点我秘密的途径，诗歌把我心里天边上的不少星辰，带到了我的眼前。

诗歌整天带领我走进欢乐和痛苦的神秘境界，而最后，在我旅途终点的黄昏里，诗歌又将带我到什么宫门口呢？

---

[1] 摩诃·里希对吠陀和奥义书很有研究，是哲学家和宗教改革者。

[2] 圣伯纳德（923—1008），意大利人，罗马天主教神父。

[3] 阿·肯比思（1379—1471），德国修道士，著名的祈祷著作《仿效耶稣基督》（1427）的作者，该书提倡从世俗的趣味中解放出来，过一种带神秘色彩的、献身于救世主的生活。

[4] 约翰（1542—1591），西班牙神秘主义者，1567年被委任为牧师。

情人的礼物

Rabindranath Tagore:
An Anthology

二

到我花园的小径里来吧，我的情人。走过那挤到你眼前来的、热情奔放的花朵。走过花朵，为不期而遇的欢乐而驻足吧；这种欢乐像突如其来的晚霞异彩，灼灼照耀而又暗暗遁形。

因为爱情的礼物是腼腆的，它从不通名报姓，它掠过阴影，沿着尘土散布一阵欢乐的战栗。赶上它，不然就永远错过它了。然而，一件抓得住的礼物，不过是一朵脆弱的花，或者是一盏行将闪烁不定的灯。

四

她贴近我的心犹如草原的花贴近大地；她给我的感受是甜蜜的，犹如睡眠之于疲倦的四肢。我对她的爱情，是我旺盛生命的流动，仿佛河水在秋天泛滥，泰然恣意奔腾。我的歌和我的爱情合而为一，就像流水潺潺，同它所有的波浪和激流一起歌唱。

五

如果我拥有天空和空中所有的繁星，以及世界和世上无穷的财富，我还会要求更多的东西；然而，只要她是属于我的，给我地球上最小的一角，我就心满意足了。

六

在这奢华的春天的阳光里，我的诗人，你该歌唱那些人：他们走过而并不留连光景，他们且笑且跑而绝不回顾，他们在一个钟头的无端喜悦里开花，在片刻之间凋落而毫无懊悔。

你别默默地坐下来，作念珠祷告似的追忆过去的眼泪和微笑，——你别驻足拾起昨夜的花朵今朝的落瓣，别去寻求那躲避你的事物，别去探索那难以明白的道理，——且把你一生中的空隙保留原状，让音乐从空隙的深处涌将出来。

七

现在只剩下一丁点儿了，其余都在一个无忧无虑的夏天里浪费掉了。这一丁点儿，恰好足够谱一支歌儿唱给你听，恰好足够缀在一个花朵镯子里套在你的手腕上；或者恰好足够挂在你的耳边，像一颗圆润的粉红珍珠，像一句脸红的悄声细语；这一丁点儿，恰好足够在一个晚上冒险赌博一番而又整个儿输光。

我的船是只脆弱的小舟，不宜在大雨里横渡狂暴的波涛。如果你只是轻轻地踏上船来，我将载着你悠悠地沿着河岸绿荫划去，那儿幽暗的河水泛着涟漪，仿佛是被梦打扰了的睡眠；那儿鸽子在低垂的树枝上咕咕啼鸣，使正午的阴影忧郁不欢。白日已尽，你感觉疲倦的时候，我便摘一朵沾有水滴的百合花簪在你的头发里，然后我就走了。

八

有地方给你坐的。你独自一人带着几束稻子。我的小船是拥挤的，它载得重了，但我怎么能把你拒之船外呢？你年轻的身体是苗条的，摇摇曳曳的；你眼角边有一丝闪烁的微笑，你的袍子色彩如雨云。

旅客们将登陆走向不同的道路不同的家。你且在我的船头上稍坐一会儿，到了旅途的终点，谁也不会把你留下的。

你上哪儿，到哪一家，去储藏你那几束稻子呢？我决不问你；可是，当我收下了我的篷帆，碇泊了我的小船，我会在黄昏里坐下来琢磨又琢磨：你上哪儿，到哪一家，去储藏你那几束稻子呢？

九

妇人，你的篮子是沉重的，你的手足是疲倦的。你赶了多少路，渴求什么利益？道路是漫长的，太阳下的尘土是灼热的啊。

你瞧，这湖又深又满，河水黑幽幽的，像乌鸦的眼睛。河岸斜斜的，斜坡上青草柔嫩。

在水里浸你疲倦的脚吧。中午的风会用它的手指拨弄你的头发；鸽子会哼哼催眠的歌，树叶会喃喃诉说栖息在阴影里的秘密。

如果时辰逝去，太阳落山，如果穿过荒凉大地的道路迷失在暗将下来的天光里，那又有什么关系呢？

那边就是我的房屋，就在开着指甲花的篱笆旁边；我一定会领你

去的。我一定会替你铺好床，点上一盏灯。明天早晨，闹盈盈地给母牛挤奶而惊醒了鸟儿的时候，我一定会叫醒你的。

一二

春天啊，千秋万代之前，你打开众神的花园的南门，你降临于大地的第一个青春；男子妇女从他们的家里跑将出来，笑着舞着，在一阵突如其来的兴高采烈的疯狂之中，互相投掷花朵如烟尘滚滚。

年复一年地，你带来了你在第一个四月里撒在你路径上的花卉。因此，今天在袭人的花气里，它们呼出了已成旧梦的往昔的叹息，已经消失了的世界的、萦绕不去的悲哀。你的和风载着爱情的传说，而这传说已经从一切人类的语言中凋谢了。

有一天，你带着新鲜的奇迹进入了我的生活，我的生活正随着初恋而悸动。从此以后，初次尝味到的那种欢乐的温柔羞怯之情，就年年来临了，就藏在你那柠檬花的又早又青的蓓蕾里；而你那红色的玫瑰花，又在它们灼灼燃烧的沉默里，囊括了我心里一切没有吐露的言语；而抒情时刻的回忆，五月里的那些日子，则在你那一再新生的嫩叶的兴奋激动里簌簌作响。

一三

昨夜，我在花园里献给你冒着泡沫的、我的青春之酒。你把酒杯举到你的唇边，你闭上眼睛微笑，而我掀起你的面纱，解开你的辫子，把你默不作声的甜蜜的脸搂在我的怀里，那是昨夜，明月的梦洋溢在沉睡的世界里的时候。

今天，在黎明露水送凉的静谧里，你正在走向神的庙宇，你沐了浴，穿着白色的袍子，手里提着满满一篮鲜花。而我垂着头站在一边，在树荫下，到庙宇去的寂寥的道路旁，在黎明的静谧里。

一四

如果我今天迫不及待，亲爱的，你就原谅我吧。这是第一场夏雨，河边的森林摇摇曳曳，开花的迦昙波树，正以其芳香馥郁的酒杯，引诱那吹拂而过的风。你瞧，天空所有的角落里，都投出了闪电

的目光，而风又猖獗地吹乱了你的头发。

如果我今天对你致以忠诚的敬意，亲爱的，你就原谅我吧。日常的世界都隐藏在雨水朦胧里了，村子里一切工作都停顿了，牧场上是寂无人影的。正在到来的夏雨，在你的眼睛里找到了它的音乐，而七月在你的门口等着把它青色罗裙上的茉莉花插在你的头发里呢。

一五

她村子里的邻居都说她黑——然而她在我心上是朵百合花，是的，虽然并不白皙，真是朵百合花。我第一次在田里看见她时，阳光被云霾蒙住了；她的头上没戴帽子，她的面纱掉了，她的辫子松了，披散在脖子上。正如村里人所说的那样，她也许是黑的，然而，我看见了她的黑眼睛可欢天喜地。

空气的脉搏预兆着风暴欲来。听见她家花牛惊惶失措地鸣叫，她便从屋子里跑将出来。她的大眼睛朝着云霾看了片刻，感觉到天空中大雨欲来的动荡。我站在稻田的角落里——如果她看在眼里，那就只有她是知道的了。（也许我是知道的。）她黑得像夏天阵雨的征兆，像繁花盛开的森林的阴影，她黑得像五月思慕的夜里对未知爱情的渴望。

一六

她住在这儿池塘旁边，通向池塘的台阶已经颓废了。在不少的黄昏里，她曾凝望过明月，明月可被竹影摇晃弄得头昏眼花了；在不少的雨天里，潮湿泥土的气味，越过稻子的青苗，飘到了她的身边。

在这儿的枣椰树丛里，在姑娘们一边儿安坐闲谈一边儿缝着冬天的被子的大院里，她的昵称小名是大家都熟稔的。这池塘深处的水，始终记得她游泳的四肢；她潮湿的脚，日复一日地，在通向村庄的小径上留下脚印。

今天带着水壶来到池塘边的妇女，都曾看见她为单纯的戏谑而笑逐颜开；牵着小公牛去洗澡的老农，也习惯于每天站在她门口向她问好。

不少帆船经过这个村庄；不少旅人在那棵榕树下歇脚休息；渡船开往对岸的浅滩，载送人群到市场上去；然而他们从来没有注意到村

子大路旁边这一小块地方，就在台阶颓废的池塘附近——住着我所热爱的她。

二三

我爱我这边的沙滩：寂寞的池塘里鸭子呷呷的叫，而斑鸠正在晒太阳；黄昏来临，随波漂流的渔舟在阴影里长长茂草旁躲避风雨。

你爱你这边的林木森然的河岸：阴影集合在竹林的怀抱里，而妇女们挟着水壶，穿过曲折的幽径走来。

同一条河在我们两人之间流过，对两岸唱着同样的歌儿。我独自躺在星空下的沙滩上静听，而你坐在晨光里斜坡的边缘上谛听。只是我听到的词儿你不懂得，它说给你听的秘密对我永远是个谜。

二八

我梦见她坐在我的头旁，温柔地用她的手指抚弄我的头发，弹出她轻抚漫弄的旋律。我凝望着她的脸，按捺住我的泪水，而没有说出口的痛苦，终于使我的睡眠像水泡一样的破灭了。

我从床上坐了起来，看到窗子上方银河熠熠生辉，仿佛是一个寂静的世界着了火，于是我很想知道，此时此刻她是否做了一个同我的梦押韵合拍的梦。

二九

当我们的目光越过篱笆相遇时，我以为我有些话要对她说。可是她走过去了。我那非对她说不可的话，它就像一条船，日夜摇摆在时辰的每一个波浪上。它仿佛要航行在秋云之间作一次无穷的探索，它仿佛要盛开如黄昏的花卉，在夕照中寻求它丢失了的瞬间。我那非对她说不可的话，它闪烁明灭，像是我心头的流萤，要在绝望的黄昏里发现它的意义。

三〇

春花开放，犹如未道破的恋爱的深情之苦。随着春花的香气，袭来了我的往昔之歌的回忆。我的心突然之间披上了欲望的绿叶。我的

情人不来，但我的四肢感到了她的抚爱，越过芳香馥郁的田野，也传来了她的声音。悲伤的天空深处有她的凝视，可她的眼睛在哪儿呢？空中飘来她的亲吻，可她的嘴唇在哪儿呢？

三三

喧闹的春天，曾一度带着挥霍无度的欢笑进入我的生活；她的时辰里载满了眼前且逍遥的玫瑰，她还以阿肖卡树新生嫩叶的红彤彤的亲吻，使天空为之燃烧。如今春天穿过冷冷清清的小巷，沿着寂静浓重的、沉思的阴影，悄悄地溜进我的孤独里来了；她静静地坐在我的阳台上，越过田野凝眸遥望：大地的苍翠，在天空的全然苍白里，精疲力尽地晕厥了。

四〇

有个讯息来自我的已经消逝的青春岁月，说道："我在尚未诞生的五月的颤动之中等待你，在那个五月里，微笑熟透了，行将化为泪水，而时光又因未唱出口的歌而痛苦。"

讯息说："跨过时代的破旧小径，穿过死亡的门户，到我这儿来吧。因为好梦凋谢，希望落空，采集来的当年的果实也腐烂了，而我倒是永远的真实，在你从此岸到彼岸的航程中，必将一而再、再而三地遇到我。"

四一

姑娘们到河边取水去了——她们的欢笑声从林木间传来，我真想跟她们一起到小巷里去；小巷里羊儿在浓荫下吃草，松鼠越过落叶从阳光里窜到阴影里。

然而我一天的活儿已经干完了，我的水瓮都是满满的。我站在我家门口凝眸看槟榔树叶绿得熠熠生光，侧耳听妇女们纵声大笑着去河边取水。

日复一日地，在蘸濡着露水的清新晨光里，在日落时慵倦的微弱闪光里，运送我那沉甸甸的满满的水壶，一向是我心爱的工作。

壶中咕嘟咕嘟的水，在我心灵悠闲时同我喋喋不休，在我欣喜的

思量默默欢笑时也一起欢笑，——而我悲伤的时候，它又泪水涟涟地对我的心呜咽。我曾在暴风雨的日子里运送水壶，那时候潺潺的雨声淹没了鸽子焦急的咕咕之声。

我白天的活儿已经干完了，我的水瓮都是满满的，西方的光芒暗下去了，树木下的黑影浓起来了；开花的亚麻田里传来一声叹息啊，我有所思慕的眸子，望尽了那小巷，那穿过村子、奔向幽暗河水的岸边的小巷。

四三

你临终在我的生活里留下了千古大悲痛。你在我思想的天边上，绘画了你离去时的落日霞光，留下一条泪水小径，横跨大地，通向爱的天堂。在你亲爱的双臂怀抱里，在婚姻的结合里，生与死在我的身上合为一体。

我以为我能看到你在那儿点亮了你的灯，在阳台上守望，那儿是万物始与终相会的地方。我的世界从此要进入你所打开的门——你把死亡之杯举到我的唇边，你以来源于你自己的生命，注满此杯。

四六

天空凝望着它自己的无穷蔚蓝，而且做着梦。我们云彩是它的幻想，我们没有家。繁星在永恒的皇冠上闪耀。繁星的纪录是垂之久远的，而我们的纪录是用铅笔写的，片刻以后就擦掉了。我们扮演的角色，出现在空气的舞台上，打响我们的铃鼓，投射欢笑的闪光。然而，从我们的欢笑里送来了雨，那可是够实在的，传来了雷，那可不是闹着玩儿的。我们不向时光要求报酬，而那把我们吹成云彩的风，在我们得到命名之前，又把我们吹走了。

五六

我觉得黄昏寂寞，我读着一本书，直读得我的心也变枯燥了，在我看来，美似乎是文字贩子制作而成的东西了。我疲倦地合上书本，灭掉烛光。顷刻之间，房间里月光泛滥。

美的精灵啊，你的光芒洋溢天空，怎么能容忍一支蜡烛的小小火

焰把你掩盖住了呢？你的声音使大地的心归于不可言说的宁静，一本书里几句空泛的话怎么能像雾一般地把你笼罩住了呢？

六〇

国王的顾问官啊，收回你的钱币吧。我原是你派到森林圣地的那些女人之一；你叫我们去诱惑那个从未见到过女人的、年轻的苦修士，可我没有完成你的嘱咐。

天色朦胧破晓的时候，这隐居的少年到河流中去洗澡，他的一绺绺棕色长发纷披在肩膀上，像是一簇早晨的云彩，而他的四肢发亮，好比一道道阳光。我们在小舟里一边儿划桨一边儿欢笑唱歌；我们在一阵疯狂的欢乐里跳进河水，在他的四周手舞足蹈，这时太阳升起来了，太阳在它神圣的愤怒红光里，从水边上向我们瞪着眼睛。

这少年像是一个儿童神，他张大眼睛注视我们的动作，惊异之感在深化，他的眼睛终于炯炯发光如晨星。他举起他那互相紧握的双手，用鸟儿鸣啭般的年轻声音，唱了一支赞美的歌，森林里万叶为之激动。以前从来没有用这样的绝妙好词为尘世的女人歌唱过，这些歌词就像从岑寂的山岭升腾起来的、对曙光的默默无言的赞美诗。女人们用双手掩住嘴巴，笑得摇摇晃晃，于是有一阵阵疑云掠过他的脸。我迅速地走到他的身边，我十分痛苦，俯首伏在他的脚边，说道："主啊，接受我的侍奉吧。"

我领他到芳草萋萋的河滩上，用我的绸罩衫的边缘擦拭他的身体，我跪在地上，用我下垂的长发揩干他的脚。当我仰起脸来，凝眸端详他的眼睛时，我以为我感觉到了世界上给予第一个女人的第一个亲吻。——我是有福的；天帝把我创造成为一个女人，天帝是有福的。我听见他对我说："你是哪一位未知的天神啊？你的抚摩是不朽的抚摩，你的眸子里自有子夜的神秘。"

啊，不，国王的顾问官，可别那么微笑，——老人啊，世故小慧的灰尘，蒙住了你的见识。然而这少年的天真单纯，却洞穿了雾霭，看到了辉煌的真实：神圣的女人。

啊，在第一次爱慕之情的严肃光辉里，我内心的女神苏醒过来了。泪水充满我的眼睛，晨光像姐妹一样抚弄我的头发，森林地里和煦的风，像亲吻花卉一样亲吻我的额角。

女人们拍着手，纵声作淫荡的大笑，她们的面纱拖在地上了，她们的头发松散地披将下来，她们开始向他抛掷花朵。

唉，我的纯洁无瑕的太阳啊，我的羞愧能编织起火红的雾霭，把你掩盖在雾褶里吗？我倒在他的足边喊道：“宽恕我吧。”我逃走了，像一头受惊的鹿，穿过阳光和阴影，一边逃一边叫喊：“宽恕我吧。”女人们邪恶的笑声，像一团劈劈啪啪地爆裂的火焰，咄咄地向我逼来，然而少年的话始终在我耳朵里鸣响：“你是哪一位未知的天神啊？”

渡

Rabindranath Tagore:
An Anthology

一

我必须走的那一天，太阳破云而出了。

而天空凝望着大地，仿佛天神的惊讶。

我的心是悲伤的，因为它不知道召唤来自何方。

和煦的风，可吹来我留在身后的世界的低声细语？那儿的泪水音乐正在消失于阳光灿烂的缄默里。

或者，和风可送来遥远的大海里岛屿的气息？大海正在盛开未知花卉的盛夏里晒太阳呢。

二

市集结束了，他们穿过苍茫暮色回到家里去，

我坐在路边凝望着你划动你的船。

船横渡黑沉沉的水面，夕照在你的帆上熠熠生光；

我看到你沉默的人影儿站着掌舵，突然我瞧见你的眼睛在凝望着我；

我丢下歌儿不唱了；大声呼唤你带我渡过河去。

三

起风了，我张起我的歌谣之帆。

舵手，坐下掌舵吧。

因为我的船急着要自由，要按着风和水的节奏跳舞。

白昼已尽，现在是黄昏了。

我的海滨的朋友们已经告辞离去。

松了链，起了锚，我们借着星光出航。

在我离开的此刻，风的动荡成了琮琮的音乐。

舵手，坐下掌舵吧。

一二

坚定你的信念吧，我的心，天会破晓的。

希望的种子深藏在泥土里，它会发芽的。

睡眠，像一个花蕾，会向阳光打开它的心，
而沉默也会找到它的声音。
白天是近在眼前了，那时你的负担将变成礼物，
你受的苦将照亮你的路。

一四

夜间，喧闹的声音疲倦了，空气里充满着大海的喃喃低语。

白天漂泊不定的欲望，回到点亮的灯的周围来休息了。

爱情的游戏静止了，转化为崇拜了，生的流水触到了深处，而形式的世界也来到了它的巢里，——它美丽得超越了一切形式。

一八

我知道，即使恋爱错过了成熟的时机，这一生也不是已经毁了完了。

我知道，即使花朵在黎明时凋谢，流水迷失在沙漠里，它们也不是已经毁了完了。

我知道，凡是背着迟缓的包袱，在这一生里落在后面的，也不是已经毁了完了。

我知道，我的梦想依旧没有实现，我的乐曲正依附在你那诗琴的琴弦上，依旧没有弹奏，它们也不是已经毁了完了。

二八

像夏天的云那样来到我的身边，从天空到天空洒下你的阵雨。

以你庄严的阴影加深山岭的紫红色，催促慵倦的森林早发繁花，唤醒山涧远游探索的热情。

像夏天的云那样来到我的身边，以隐藏的生命的前程似锦，以葱翠的欢乐，激励我的心吧。

二九

我遇到了你，在黑夜触及白昼边缘的地方，在光明惊动黑暗、催它化为黎明的地方，在波浪把亲吻从此岸送到彼岸的地方。

从深不可测的一片蔚蓝的心里，传来一声金色的召唤，我越过泪水的黄昏，竭力凝视你的脸，可拿不准是否看见了你。

三〇

如果我被爱情拒之门外，那么，为什么早晨心碎肠断，发为歌唱，为什么南风把这些喁喁细语撒在新绿的叶丛里？

如果我被爱情拒之门外，那么，为什么子夜在有所渴望的沉默里忍受着繁星的痛苦？

为什么我这颗愚蠢的心，竟轻率地把它的希望投到不知其边际的大海里去呢？

三一

我的才能只有一部分是在这个世界里，其余都在我的梦境里。

你老是回避我的抚爱，可你藏了你的灯，秘密地、默默无言地来到我的梦境里。

借助于黑暗中的又惊又喜，借助于看不见的世界的低声细语，借助于未知海岸的气息，我将了解你。

我心里突如其来的快乐，溶化为悲伤的泪水，我将借此了解你。

三六

我黑夜扬帆来到人生的宴会上，早晨的金杯为我斟满了光明。

我欢乐地放声歌唱，

我不知道是谁给斟的，

我也忘了问他的姓名。

中午时分，我脚下的尘土和头上的太阳都越发灼热了。

我渴不自胜，来到水井边。

有人为我倒了水。

我喝水。

我爱那甜蜜如吻的红宝石杯子，

我却没看见拿着杯子的是谁，也忘了问他的姓名。

我在疲倦的黄昏里寻路回家。

我的向导带着灯来招呼我。

我问了他的姓名。

然而我只看见他的灯光穿过寂静，只感觉他的微笑洋溢在黑暗里。

四四

庆祝吧！

因为黑夜的脚镣已经砸破，梦幻已经消失。

你的世界已经撕破它的面纱，早晨的花蕾已经开放；沉睡的人啊，醒来！

光明的问候，从东方传播到西方，

在那毁坏了的监狱的壁垒上，腾起了胜利的凯歌。

四九

我在尘世的道路上丢失了我的心，可是你把它捡在你手里了。

我在寻求欢乐时搜集了哀愁，而你捎给我的哀愁却在我的生活里转化成了欢乐。

我的种种欲望都撕成碎片撒掉了，而你把它们收集起来，用你的爱情串连在一起。

我从这个门到那个门到处流浪之时，每一步都在把我引向你的大门。

五五

让你的爱荡漾在我的嗓音里，休息在我的沉默里。

让你的爱经过我的心，贯串于我的一切行动里。

让你的爱在我睡眠的黑暗里如星光照耀，

在我醒来时又蔚为黎明。

让你的爱在我的欲望的火焰里燃烧，

并且在我自己的一切爱情的激流里奔腾。

让我在我的生活里带着你的爱犹如竖琴带着音乐，并在最后把你的爱连同我的生命一起还给你。

五七

我从宴会的大厦回到我的家里时，子夜的魅力使我血液里的舞蹈安静下来。

我的心立刻变得寂静无声，像空无一人的、灭了灯的戏院。

我的心灵越过黑暗，站立在繁星之间，于是我发现我们正毫无惧怕地游戏于天宫寂静的院子里。

五九

用不着推开什么人为你腾出地方。

爱给你准备座位时也给大家作了安排。

尘世的君王出现的时候，警卫来驱逐人群，可是，我的君王啊，你来临的时候，全世界的人都紧跟在你的后头。

六八

你的诗琴上有许多琴弦，让我在其中添上我自己的弦吧。

这样，你弹奏你的琴弦时，我的心就会打破沉默，我的生命就会同你的歌儿融为一体。

让我在你的无数繁星之间摆上我自己的小灯吧。

这样，在你那光芒节日的舞蹈里，我的心便将搏动不已，我的生命便将和你的微笑融为一体。

七一

我牢记我的童年，那时太阳初升，好像我的游戏的小伙伴，常常带着每天早晨的惊喜之情闯进房间，直奔我的床边；那时，对奇迹的信念，每天在我的心里像鲜花般开放，我满怀单纯的喜悦，凝望着世界的脸；那时，昆虫鸟兽，寻常的莠草，青草和云彩，各有其最充分的、奇迹般的价值；那时，夜间潺潺的雨声带来了仙境的梦，黄昏里母亲的声音说出了繁星的意义。

而且我还想起死亡，想起幕布升起，新的早晨来临，我的生活在爱情的新鲜的惊喜里觉醒了。

七六

我感觉到我看见了你的脸，我在黑暗中放我的小船下水。

如今破晓微笑，花朵盛开。

然而，如果光芒黯淡、花朵凋零，我还是决心向前航行。

你向我发出默默无声的信号之时，世界沉沉入睡，黑暗是赤裸裸的。

如今钟声当当的响，小船里载着黄金。

然而，如果钟声归于沉寂，我的小船变得空空如也，我还是决心向前航行。

有的小船开走了，有的还没有准备好，然而我决不滞留在后头。

篷帆张满了风，鸟儿从彼岸飞来。

然而，如果篷帆猝然落下，彼岸的讯息也没有了，我还是决心向前航行。

七七

“旅人，你上哪儿去？”

“我沿着两边植树的小径，到红色曙光里的大海上去沐浴。”

“旅人，大海在哪儿呢？”

“在这河水流完全程的地方，曙光化为晨光的地方，白天沉入黄昏的地方。”

“旅人，同你一起来的共有多少人呢？”

“我不知道如何一一点数。

他们点了灯彻夜旅行，他们穿过陆地和水面整天歌唱。”

“旅人，大海有多远啊？”

“我们都在问大海有多远哩。

我们的谈话归于沉寂时，海水怒吼奔腾，涌向天空。

大海似乎老是贴近而又遥远。”

“旅人，太阳正在逐渐炽烈啊。”

“是的，我们的旅行是漫长而又悲伤的。

歌唱吧，精神萎靡的人；歌唱吧，胆怯懦弱的人。”

“旅人，如果黑夜追上了你呢？”

“我们就躺下来睡觉，直睡到新的早晨带着歌儿透出曙光，大海的呼唤在空中回荡。”

鸿鹄集

Rabindranath Tagore:
An Anthology

一

吉拉木河曲折的流水，
像一把弯刀在黄昏里闪闪烁烁，
渐渐沉没于黑暗之中。
白天落潮了，黑夜涨潮，
无数星星的花朵，
漂浮在黑夜的黑水上。
黑沉沉的山麓，
第奥达杉树成行矗立，
造化没法儿把它的讯息说清楚，
倒仿佛要在梦中低语。
只有未出声的声音纷至沓来，
在黑暗中隆隆的响。

在黄昏苍穹的浩渺空虚里，
我突然听到
声音如电光闪耀，
从远方散布到远而又远的天外。
翱翔的鸿鹄[1]啊，
你的翅膀因风暴的醇酒而陶醉，
撒下洪钟般欢笑的声音，
在宁静的天空掀起奇异的波涛。
这翅膀的音乐，
这天仙的歌唱，
疾飞而过，
搅乱了寂静中的冥想。
山岭在黑沉沉的睡眠里突然颤抖，
第奥达杉树林不寒而栗，
仿佛翅膀的音乐
顷刻间把运动的节奏
带到了怡然静止的内心里。

山岭渴望要变成
漫无目的的夏云，
树木要插上翅膀
追踪声音的痕迹，
寻找空间的终极。
长着翅膀的流浪者啊，
打破黄昏的梦，
痛苦的波涛腾涌起来了，
渴望着天外。
在宇宙的心里回响着燃烧的诗歌叠句：
“不是这儿，不是这儿，而是遥远的天外。”

飞翔的鸿鹄啊，
今夜你们为我打开了寂静之门。
在她的面纱后面，在地上、空中、水里，
我听到了无休止的振翅鼓翼的声音。
青草在大地的天空里翻翻翘翘，
在大地孵化万物的幽暗里，
谁知道有多少万萌芽的种子
正在展开它们的翅膀？

今夜，
我看到这山岭、这森林
展开它们的翅膀，
从这个岛飞至那个岛，
从不知道的地方翱翔到不知道的地方。
同繁星的鼓翼相配合，
黑暗中光芒的呼声在跳动。
我听到人心的无数的声音，
无影无踪地飞翔而过，
从朦胧的过去飞至尚未开花的朦胧的未来。
在我自己的胸膛里，我听到了

无家的鸟儿振翅鼓翼，
它和无数别的鸟儿结伴同行，
昼夜飞翔，
穿越光明和黑暗，
从不知道的海岸到不知道的海岸。
宇宙的虚空里正回响着翅膀的音乐：
“不是这儿，不是这儿，而是遥远的天外。”

二[2]

如今破坏一切的神明[3]来了。
痛苦的海里，
洪水叫嚣，波涛汹涌。
闪电刺破殷红的云，
雷霆在森林边缘外轰鸣。
什么狂悖之徒
一而再、再而三地纵声狂笑？
如今破坏一切的神明来了。

如今生命沉醉于死亡的游戏。
尽你所有的一切欢迎他吧，
既不要左顾，又不要右盼。
什么也不要隐藏，
用你的额头轻叩他的双足吧。
如今破坏一切的神明来了。

把公路据为己有吧。
房间里黑了，火焰灭了。
风暴来了，在你房里扫荡。
基础都已经动摇。
你可听到
那来自天外的呼唤？
如今破坏一切的神明来了。

得了！别掉眼泪，
别吓得把脸都遮起来了。
是什么使你心惊胆战？
打破你的一切锁链吧，
冲向前去，
冲向欢乐和痛苦之外的地方。

你的声音里不会洋溢胜利的凯歌？
你的脚镯丁当，将同湿婆的舞蹈合拍？
这游戏你在劫难逃——
抛弃一切，
穿上你新娘的红裳，来吧。
如今破坏一切的神明来了。

三

我们大步前进，
谁会阻挡我们？
留在后面的人哭了，
他们就哭去吧。
我们攀登重重困难，
脚上流血，
在阴影里和阳光下，
我们奔跑向前。
但他们却将套在
他们自己的绞索里，
他们哭，他们就哭去吧。

恐怖之神吹着号角
召唤我们，
我们的头上回荡着
正午太阳的呼唤。

我的心灵在天空里展开，
我沉醉于光芒之泉。
但他们闭门闲坐；
他们将要眼花缭乱，
他们哭，他们就哭去吧。
山岭和海洋
我将征服，
寂寞的路吓不倒我，
因为神和我在一起。
但他们头晕目眩，
绕着自己的小圈子打转，
吓得不敢跨出家门。
他们为哭泣而召唤哭泣。

恐怖之神湿婆，
将吹着号角出现，
一切束缚将烧成灰烬。
他的旗帜将在风中飘扬，
而一切疑团均将消失。
我搅动着死亡的海洋，
行将取得永生的灵药；
而他们呢，依恋着生，
行将被死的圈套逮住！

四

你的号角埋在尘土里，
这事我怎么能容忍？
风寂了，
灯光暗淡了，
什么灾难威胁着我们？
愿意战斗的，
让他带着旗帜来吧；

有好嗓子的，
让他尽情歌唱吧；
愿意前进的，
让他奔跑吧；
无所畏惧的人啊，来吧！
你的号角遭到了忽视，
埋没在尘土里。

我捧着我要供奉的鲜花，
走在到庙宇去的道路上，
我要在白昼的尽头，
找一个和平的庇护所。
一线希望在我心里闪光，
一切创伤都将治愈，
我将洗尽一切污垢，
纯洁地从庙里出来。
但我在路上却发现
你的号角遭到了忽视，
埋没在尘土里。

我要点上我庙宇里的灯吗？
我要用玫瑰编成花环吗？
我想，我的斗争结束的时候，
我会找到安息，
而且还清一切债务，
在你的怀抱里找到温暖。
然后，静默的召唤，
突然从你的号角里响起来了。

啊，以你的炼金术点化我吧。
让灿烂的心的欢乐，
在辉煌的歌里激荡，

以你使人觉醒的召唤，刺破黑暗的核心，
把恐怖撒遍世界的四大部洲[4]。
今天，我将双手高举
你的胜利号角。

我知道，我知道，
睡眠将离我而去，
像七月的阵雨一样。
有的人会跑来援助我，
别的人会害怕得叫喊，
而睡眠的床会在恐惧中战栗。
因为今天你的号角
就要欢欣鼓舞地吹响。

我曾向你寻求安逸，
我为此羞愧悚立。
啊，披上，给我披上
你的铠甲战袍。
尽管新的障碍重重，
猛烈的打击犹如雨下，
我将毫不畏缩地顶住，
而我的痛苦
将在你胜利的凯歌里回荡！
我将倾注全部力量，
胜利地紧握
你的号角。

六

你是帧画像，只不过是帧画像？
你不如遥远的繁星真实，
繁星丛集天空，遨游在黑暗里，
手里掌着灯；

你不如繁星千真万确？
唉，只不过是帧画像，仅此而已？

为什么你处于千变万化中而静止不动？
你这迷了路的人啊，
同旅行者一起走吧。
你为什么躲在你静止的圣堂里，
使自己老是离一切远远的？
像灰色大氅般飘扬的、
在旋风中疾卷的尘土，
长遍大地的青草，
它们都是真实的，因为它们在变在动。
但只有你是寂静的，不动的。
你是帧画像，只不过是帧画像。

你一度沿着大路在我们的身旁走动，
你四肢里生命的血液
唱了那么多的歌，跳了那么多的舞，
随着宇宙的脉搏跳动。
在这一生里，在我的世界里，你是多么真实，
是你，用你的画笔
塑造了美的灵魂，
是你，体现了世界的旋律的生命。

我们并肩同行的时候，
突然之间，你止步了，
消失在夜的黑暗里了。
从此以后，我日夜兼程，
穿过了许多欢乐和许多忧愁。
光明和黑暗的潮汐
无休止地奔腾，越过天空之海；
花朵列队游行，色彩绚烂生光。

生命的不息川流，对抗着死亡，
穿过上千条渠道，倾泻而成瀑布。
我的步子同未知神明的乐曲节拍一致，
从远方走到远而又远的天外；
大路上的欢乐使我着迷；
而当年你举步离开大路的地方，
如今你依旧在那儿等候。
你躲躲藏藏，
站在青草、尘土、繁星、明月和太阳的背后，
一帧画像，不过是一帧画像。

这是诗人的何等疯狂？
难道只不过是帧画像？
不，不，你不仅是一帧画像。
谁说你是静止的，流着无声的泪，
束缚在图画的线条里？
欢乐的红光收敛了，
河水的奔流停止了，
云霾抹掉了它写的金字。
如果你熠熠生光的头发的影子，
再也不在大地上飘拂，
那么，春天的风
不安地叹息着吹过森林，
也就失掉了它的意义。
难道我忘掉了你？
你已经在我的生命的根子上就位了，
所以我才忘了你。
我没精打采地沿着小径走去时，
我岂不忘记道旁的繁花吗？
我岂不忘记天上的繁星吗？
然而它们使人生的气息甜蜜，
并以美妙的乐曲填补遗忘的空虚。

不知不觉不等于忘记；
你不再出现在我的眼前，
可你已在我的内心就位。
所以，你是绿中的绿，
蓝上的蓝。
我的世界在你那儿找到了它的和谐。
我们不知道：你的精灵在我的歌里说话，
你是卜居在诗人心里的诗人。
你并不是画像，并不是画像而已。
好久好久以前我在黎明里找到你，
然后我又在黑夜里失掉了你。
如今在黑暗里，躲开一切，
我正在重新找到你。
你并不是画像，并不是画像而已。

七

泰姬陵[5]

沙扎汗皇帝啊，你知道
青春、光荣和财富
全都在时间的流水里逝去。
或许可使心里的哀愁
不死不朽，
这就是皇帝的愿望。
让帝王权力的显赫荣华，
像夕照最后的霞光一样消失吧，
然而一声深沉的叹息，
也许能使诸天慈悲为怀，
这就是你的愿望。
你全部的金刚钻和珍珠的光辉，
像是彩虹，
在遥远的太空展示魅力；
如果珠光宝气暗淡了，就让它失色吧，

可是但愿这泰姬陵熠熠生光，
像是时间面颊上的一滴泪水。
人的心灵啊，
你没有时间回首返顾，
你沿着人生的流水从这个港口赶到那个港口，
在这个港口肩起重负，
又在那个港口卸下。
在南风的低声细语里，
开遍森林边缘的春花，
在黄昏来临之际，
给吹散到尘土里去了。
没有时间踟蹰踯躅。
因此孔达树在冬夜里重新开花，
以装饰泪水涟涟的秋天的喜悦之盘。
心啊，在白天穷尽的时候，
在黑夜穷尽的时候，
你必须把你攒积的一切留在道旁。
没有时间踟蹰和回顾，
皇帝，你焦急的心，
因而就希望借助于美的魅力
去偷窃时间的心，
你把花环投在她的颈子上，
便给了原是没有形式的死亡
一个不朽的形式。
岁月匆忙奔流，没有时间哀悼，
因而你就把你无休无止的号啕
囚禁在冷酷大理石的无声无息的罗网里。
月明之夜在你的密室里
你用以呼唤你爱人的昵称，
那些情意绵绵的低声呼唤，
你都在这儿留下了，
留在“无限”的耳朵里。

泪水盈眶的柔情蜜意，作为美的花朵，
已经在寂静的石块里盛开。
皇帝诗人啊，你心上的这梦中图画，
这新的《云使》[6]，
正以歌曲和节奏飞向那未见之地，
在那儿，你所热爱的皇后
已经同黎明的霞光、
慵倦黄昏的柔和叹息、
月光里莎米莉花的飘逸秀丽
合而为一，
已经同那非言语所能形容的、
饥饿的眼睛前往探索又受挫而归的
无涯国土合而为一。
你那美的使者，
躲过了时间的警卫，
永远在宣告：
“我没有忘记，
亲爱的人儿啊，我没有忘记。”

皇帝啊，你已经去世了。
你的帝国已经消失，像一个梦，
而你的宝座也已经埋没在尘土里。
你的战士们的跫跫脚步，
一度曾使大地为之战栗，
而今对战士的回忆
都被德里尘土飞扬的风卷走了。
你的乐师不再歌唱，
乐队的曲调
不再同朱木拿河的潺潺水声唱和。
公主们脚镯丁当的乐声，
已在抛弃的宫室废墟里消歇，
如今再现于蟋蟀的哀鸣之中，

在静夜的黑暗里回荡。
而你那孜孜不倦的、忠于职守的使者，
不顾帝国的盛衰，
不问生和死的节奏，
以永远不变的丧失亲人者的嗓音，
世世代代地宣告：
“我没有忘记，我没有忘记，
亲爱的人儿啊。”

这是个谎话！
谁说你没有忘记？
没有打开记忆囚牢的大门？
你的心灵难道依旧
依恋着过去的黄昏朦胧？
难道还没有穿过那使人解脱的、忘记之路，
进入空旷的地方？
圣陵稳稳地矗立在大地的尘土里，
温柔地以记忆的纱幕遮盖着死亡。
谁能使生命静止不动？
天空每一颗星都在招呼它前进。
在常新的黎明的汹涌光芒里，
生命的呼唤从这个世界激荡到那个世界。
突破了记忆的束缚，
生命奔涌而出，
自由自在，毫无负担，
沿着宇宙的开阔大路前进。
皇帝啊，
没有一个帝国能够束缚住你，
强大的人啊，
这大海环绕的大地不能满足你。
因此在人生的宴会结束之时，
你把这个世界抛在脑后了，

你用你的脚踢开这个世界，
仿佛这世界是个破旧的泥罐。
你比你的事迹强大，
因而你那生命的战车，
一再把那些事迹遗留在车后。
所以，留下的不过是你的痕迹，
而你自己却不在这儿了。
不能鼓舞人前进的爱情，[7]
把御座放在寻常大路上的爱情，
感官色欲乐趣的诱惑
像道旁的尘土粘附在你双脚的周围。
凡此种种你都重新还给尘土了。
突然之间，不知不觉，随着风的吹拂，
生命的花环上掉下一颗种子，
落进你踩出脚印的尘土里。
你旅行到了遥远的地方，
这颗种子倒取得了不朽的生命，向高空生长，
并以庄严的旋律歌唱：
“不论我望得多远，旅人总是不在那儿，
亲人没法儿把他留住，
帝国敞开道路让他自由离去，
山岳和海洋并不挡住他的去路。
今天他的马车正在黑夜的召唤下，
按着繁星的音乐奔驰，
奔向早晨洞开的大门。
我背着记忆的重担留在后面，
然而他并不在这儿，
他毫无负担，自由自在。”

八

伟大的河啊，
你那看不见的无声流水不断奔腾。

空虚被你无形的运动冲击得战战兢兢；
无物质的波涛汹涌尽管涌出了物质的泡沫；
光明倒从迅猛的黑暗中冲将出来了，
光明碎为五光十色的彩霞。
在混沌的旋风里，
太阳、明月、繁星升起而又消隐，仿佛气泡。

可怕的河啊，无家可归的流浪者啊。
你的奔腾中回响着无声的旋律。
你可频繁地听见天外“无限”的声音？
她的爱情是可怕的啊！
因此你是无家可归的。
你奔出去赴你的幽会——
你胸口的项链摇摇晃晃，
撒下繁星好比金刚钻。
你那蓬乱的浸透了暴风雨的头发
飘飘扬扬，遮黑了天空，
你那闪电耳环摇摇摆摆。
你的裙子
掠过波动起伏的庄稼；
那不安宁的森林里的绿叶和繁花，
从季节的盘子里
阵雨似的纷纷落下。
你迅猛前进，始终前进。
你从不返顾；
你所有的一切，你都用双手撒了出去，
可并不停步拾起或采集任何东西。
没有悲哀也没有困难扰乱你。
在一路欢乐里你把挣到的都花掉了。

在完满的时刻你一无所有，
因而你永远保持纯净。

在你双足的接触下，
大地上的尘土变得清洁了，
死亡像生命一样发出光来。
如果你疲倦了，
稍停片刻，
宇宙就会被物质阻塞，
物质就会堆得高耸云霄，
跛的，哑的，丑的，聋的，瞎的，
一切粗劣的物质都会聚拢来阻塞道路。
最小的原子会在积累的重压下腐烂，
而痛苦和毒药的标枪
会洞穿宇宙的心。
舞蹈者啊。天空的仙女啊。看不见的美啊。
你的舞蹈像是曼德基尼河[8]的奔流，
这河永远在死亡之浴里
更新而又净化宇宙的生命，
而诸天则在完美纯净中开花。

诗人啊！这海洋环绕的大地上
响彻着戏弄的、不断移动而又看不见的脚步的声音，
这大地使你的心很不安宁。
在你脉搏的每次跳动里，我都听到不安者的足音。
没人知道：在你的血液里，
海洋的波浪在跳舞，
森林的叹息在唏嘘。
今天，我记起了
我曾怎样无声地顺着时间的河水漂流而下，
从这个生命滑到那个生命，
从这个形式变为那个形式。
在夜间，在清晨，
我所接受的一切，
我以常新的礼物、常新的歌儿，

全都给出去了。
倾听啊！
河流潺潺谐鸣，
小船在波浪上起伏。
把你在岸上收集到的一切，
都留在身后吧，
让未来的声音
一阵冲激，
把你从过去的喧哗纷扰里拉将出来，
拉进无底的黑暗，
拉进无限的光明。

一〇

亲爱的人儿啊，
今儿中午我给你捎去什么礼物？
一支黎明的歌？
唉，黎明在燃烧的太阳下逐渐消融，
我的疲倦的歌因而休矣。
朋友啊，
你来到我的门口，
白昼终了时你要什么呢？
而我又将捎给你什么呢？
黄昏的灯吗？
这灯光是为寂寞的角落的，
是为寂静的房间的，
而你要把灯捎到人们聚会的地方，
唉，灯在风中吹灭了。
我有什么权力给你一个礼物呢？
花朵或花环？它们在一天之内枯萎时，
你怎么能承受这沉重的负担？
不论我把什么东西放到你手里，
都会被你慵倦的手指忘记，

落到地上，
与尘土为伍。
倒不如
在你空闲的时候，
到我花园里踯躅，
一朵看不见的花的芳香，
被春风吹来，
会使你又惊又喜。
这是我给你的、意外的礼物。
信步走在我的林荫路上，
睡眠将袭上你的眼皮，
你将突然看到
黄昏的头发里降下一缕红光，
温和地掠过你的梦。
这红光便是我给你的无名礼物。

我最好的宝贝，
突然之间来了，
转瞬又消失了。
始终没有名字，
像旋律一样飘荡而过，
摸不着，叫不应。
朋友啊，
你行将接受的、
你并未请求的东西，
倒将是真正属于你的。
也许是水果，也许是歌儿，
尽管微薄，都是我亲自给的。

一六

巨大的宇宙纵声大笑，
尘土，砂子，

像是儿童玩着经常的、粗野的游戏，
永远在跳舞，合着拍子在跳舞。

人的无数看不见的思想和欲望，
在实体的号召下，为形式而疯狂，
变得心醉神迷，
渴望参加它们的游戏。
梦，飘飘荡荡的，惶惶惑惑的，
寻求着它的海岸。
落入模糊的无底的洪流，
那些要想紧紧依附大地的，
抓住木头或钢铁，
在那儿歇息片刻。
心灵的不懈努力凝结成为实体，
成为一个城市——
那可不仅是砖头和石头而已。

那些无家可归的、听不见的、往昔的声音，
向空虚低声细语，
在人们聚集的地方寻找我的声音。
那些灰黯的香客，
穿过阴影迈向光明。
一切无形无体的梦，
离开我心灵的岩洞跑出来了，
它们渴求形式，
出发横渡黑暗的沙漠。
在难以形容的光明里，
将有多少梦化为实体？
在那行将被忘记的日子里，
它们行将从那儿展翅飞翔。
什么诗人将在无意间发现它们？
那还没有看见的宫殿，

将耸立在什么神圣的土地上？
从什么大炮的硝烟里，
行将传来他的胜利呼唤？

一九

我曾经热爱世界，
把它包起来藏在我内心的无数皱襞里。
晨和夜的光明和黑影，
曾经淹没我的意识，
直到我的生命和我的世界合而为一。
我曾经热爱世界上的光明，
因此我热爱我这生命。
然而我也知道，
有朝一日我将离开这世界。
我的声音将不再在这空中开花，
我的眼睛将不再在这光明中沐浴，
我的心不会跑出去欢迎黎明，
繁星之夜也不会把她的秘密
低声送进我的耳朵。
有朝一日，
我将不得不最后一次看望她，
对她低声诉说我的告别的话。
那么热烈地思念恋慕她，
就像不得不同她全然断绝
一样的真实！
在生与死之间，
必须有个和谐的地方；
不然世界就不会微笑着
千年万代忍受这残酷的欺骗，
而她的繁星的一切光芒
也都会黯然失色。

二一

你们啊，你们竟不能等待！
严冬还没有走哩。
一听见谁的呼唤，
你们就发出了歌声？
发疯的查帕花啊，发狂的巴库尔花啊，
你们为谁好奇地急于冲将出去？
你们是冲向死亡的第一批花卉。
你们没有停下来想想
你们的时光还没有来到。
树枝间喧哗吵闹，
色彩和芳香在树林里燃烧。
推推搡搡，哈哈大笑，
你们发芽，你们开花，
你们落英，你们凋谢。
春天会及时到来的，
会在南风的涨潮上漂来的，
你们不肯计算着日子等待，
却立刻吹奏你们的长笛？
你们所拥有的一切
你们在流泪和欢笑之际
都沿着小径撒掉了。
啊，你们疯狂，你们浪费，
远远地听到春天的足音，
你们就直奔死亡而去，
去遮盖一路上的尘土。
你们不逗留片刻亲眼看看春天，
不过，在听到、看到春天之前，
你们的一切脚镣手铐都消失了。

二三

创造世界的泰初，
把海洋搅拌又搅拌，
这就冒出了两个女人，
一个是举世无双的美人厄巴希，
天堂里的仙女，
欲望之国的皇后；
另一个是善女人莱克希米，
世界的母亲，
天堂里登上皇位的女神。

厄巴希用火一样的
喧闹的春天之酒斟满酒杯，
偷走男人们的心，
打破它们的沉思默想，
把它们胡乱地撒在
盛开的鲜花里，
不睡不眠的青春之歌里。

莱克希米在清凉露珠似的泪水里，
给男人们的热情沐浴，
把他们带回
丰满秋天的安谧里，
天堂的祝福里，
把他们带回
永恒的庙宇里，
生与死的河水就在那儿合流。

二四

兄弟啊，
你可知道天堂在哪儿？
天堂没有起点，没有终点，
天堂也不是什么国家。

由于前几世行善积德，
我终于诞生在
大地母亲的怀抱里。
所以，天堂今天就体现
在我的身体里，
在我的爱和柔情里，
在我的心的叹息里，
在我的生存的欢乐和苦难里。
天堂以常新的色彩
游戏于生和死的波涛上。
天堂在我的心里，
找到了它的家，
在我的歌里，
找到了它的旋律。
它在充满天空的欢乐里
寻找着我。
因而号角
在大地的四角吹响，
在七海上回荡；
因而鲜花盛开，
在瀑布里和森林绿叶里
都有快乐的骚动。
天堂已经降生
在大地母亲的怀抱里；
这些消息在风中扶摇直上，
发出愉快的反应。

二五

春天曾带着喧闹的笑声
一度闯进我的院子，
并以其热情的接吻，

使森林绿叶不知所措。
如今春天悄没声儿地
来到我寂寞的茅屋。
默默无言地停留
在我的茅屋门口；
目不转睛地
凝望着远方，
远方的苍翠大地
正溶入一片蔚蓝里。

二九[9]

你独个儿时并不了解自己；
那时并没有路旁等候，
而承载着泪水的风，
并不从此岸吹到彼岸。
我来了，你的睡眠就消失了，
而欢乐的花到处盛开。
你使我在无数的花丛里开花，
又在一个千姿百态的摇篮里摇我晃我。
你把我撒在无数星星之间，
又重新把我捡起来抱在你的怀里。
你把我藏在死亡之幕的背后，
你又常常重新把我找到。

我来了，
你的心就颤抖。
我来了，
生与死的风暴方兴未艾，
随之而来的是你的悲哀，
你的火一般的欢乐
和热忱的春天。
我来了，

因此你也来了。
看着我，
抚摸着我，
你感到了你自己的抚摸。
我的眼睛里是羞耻，
我的心里是恐惧，
一块面纱蒙在我的脸上。
我战战兢兢地瞧着你。
然而我知道，主啊，
你渴望着要和我相会；
不然的话，
一切太阳和星辰
都是白白创造出来了。

三〇

在这小小木筏上，
我将渡过生之河流，
暮色降临的时候，
我将丢掉木筏，不再管它。
让木筏漂走吧。
好一片阴影，好一片光明！

我是未知世界的一个巡礼者——
那就是我的欢乐。
未知世界激化而又解决
我的一切矛盾冲突。
已知世界刚把我紧紧束缚在它的罗网里，
未知世界就立刻出现了，
他使我目眩神迷！
未知世界是我的舵手，
我的救星！
我同他订下了盟约。

他的爱是可怕的，
他以他的恐怖打破我的恐惧，
他对老人的告诫是漫不经心，
他打破了贝壳，
解放了珍珠。

也许你沉思默想，探索往昔是否回来，
而木筏在沿着古老码头划动。
不，往昔不会回来。
你害怕未来的前途，
难道你是那么贫穷，
只有往昔才属于你吗？
一切桎梏都将砸烂，都将粉碎。

诗人啊！时钟响了，
结束你的盛宴吧。
波涛在涨潮中汹涌起伏。
未知世界还没有露脸，
我的心因此悸动不已。
未知世界将以什么形态来到我的面前？
他将以什么新的色彩
出现在什么海边上？

三六

啊，年轻的，常青的，
未成熟的，愚蠢的，
给那半死的输入生气吧！
让他们醉于血红的晨光，
要说什么就说什么吧。
鄙视他们的一切辩论，
你们兴高采烈地跳舞吧。
来吧！啊，不守规矩的，常青的！

一只鹦鹉笼子在空中微微摇晃，
瞧！那审慎而又成熟过度的鹦鹉，
用翅膀蔽目塞聪，
在锁着的笼子的幽暗里沉沉入睡，
静止不动，仿佛是在一帧画图里！
来吧！啊，生气勃勃的，常青的！

没有人高瞻远瞩，
没有人看见
洪水泛滥、波涛滔天。
他们不想在这世界上行走，
他们把席子铺在地上，稳坐不动。
来吧！啊，自强不息的，常青的！

人人会劝你千万小心。
看见光芒突然闪耀到他们身上，
他们大声叫嚷：“干吗捣乱？”
他们将在武器乒乓声中醒来，
丢下眠床跑出门去。
于是，在正确和错误之间
战斗开始了。
来吧！啊，顽强的，常青的！

桎梏女神的祭坛——
难道由它依旧永远耸立？
啊，狂怒的！打破门户吧。
用你的喧哗大笑撕碎天空，
高高挥舞胜利的旗帜。
把钱包倒空，
把你卓越的失败公诸于众。
来吧！啊，沉醉的，常青的！

作个无家可归的流浪者，
把大路抛在后面，
探明通向未知世界的小径。
危险横陈在前方，
就让悲哀作你的旅伴吧。
明白这一点，我的心跳起舞来！
别再在灰色的百年手稿里寻求箴言了。
来吧！啊，解放了的，常青的！

把孱弱、动摇、衰竭的一切扔掉，
把生命撒在没有止境的流水里。
你已经使大地
洋溢着绿色的醉意，
而你的光芒在破碎的云里闪耀！
把你自己的花环套在春天的脖子上吧。
来吧！啊，不死的，常青的！

三七

你，你这受贫穷折磨、看破红尘的人，
你可远远地听见死亡在骚动的声音？
你可听见鲜血从百万颗心里涌出来的呐喊和涛声？
从大火的洪流和剧毒的风云里，
传来船长的呼唤，
要驾船开往一个未知的海岸。
循环不息地买卖货物的时候，
在港口等候着，时间过去了，
欺诈堆积如山而真理之泉枯竭。
因而听到了船长的呼唤；
“驾船穿越风暴开往一个新的海岸。”
水手们拿着桨从茅屋里跑了出去。
水手从突然的恐惧中惊醒，他们问：

“黎明金色的大门将在何时开启？”
风暴的云霾四合，遮暗了天空，
没有人知道黑夜是否过去。
波浪在天边上高高汹涌。
人语喧哗中听得见船长的声音：
“向前，向前，前往新的海岸。”
谁跑出门去了？安逸的床铺空空的。
母亲号哭，爱人默默地站在门旁。
离别的恸哭声盖过了雷鸣和风暴。
“水手们，开船吧！”传来了命令，
“因为待在港口的时间过去了。”

海船被波浪颠簸着，穿越死亡，向前航行。
来不及问问航向哪个港口，何时到达，
水手们只知道：
不顾生死存亡，
要跟海浪搏斗，
掌稳舵，张满帆，
必须坚持不懈航向新的海岸。
那海岸是未知的，那国土是未知的，
那未知海岸的呼唤，
在风暴的声音里从这头响到那头。
穿过浓重的黑暗，
在驶向新生活的路上响起了死亡的歌。
在难以透视的黑夜里，
世界上的一切烦恼，
一切罪和恶，
一切眼泪和残酷，
都骚动起来了，泛滥到岸上来了，
正亵渎着诸天。
然而，无所恐惧的、受烦恼折磨的人们啊，
大地的呻吟在你们的耳边鸣响，

你们坚毅地接受过疯狂邪恶的日子，
灵魂里有的是毫不模糊的希望，
坚持不懈，航向新的海岸。
兄弟啊，你责备谁呢？
低下你的头来吧。
这是你的罪孽和我的罪孽啊。
千年万代留在上帝心上的溃疡——
弱者的懦怯，
强者的骄横，
贪心者的残酷的贪婪，
受害者的怨恨，
种族的骄傲，对人之神性的侮辱——
这一切终于都破碎爆裂了，
以其毁灭的风扫荡着大地和海洋。
让风暴怒吼，狂飙突起，
让世界上一切雷霆把它们自己消耗殆尽，
闭上你那贫嘴恶舌，遏制你那正直的自豪。
全神贯注，横跨这混沌的大海，
航向新世界的海岸。

我每天发现烦恼，
我遇到以各种伪装出现的罪恶；
不安的旋涡打搅着生活的流水，
死亡拥抱着整个世界，玩它捉迷藏的游戏。
它们以倏忽的大笑嘲弄着世界，它们全都逝去了。
如今它们把自己堆得像天一般高。
用毫不畏缩的心对待它们，跟它们说：
“怪物，我可不怕你！
因为我一生时时刻刻都在征服你！
我比你们更真实——我将抱着这个信念死去，
和平是真实的，善是真实的，
永恒的神明是真实的。”

如果不朽者并不居住在死亡的心里，
如果真理并不是同苦难战斗而得到的，
如果罪孽并不是死于自我暴露的羞耻，
如果骄傲并不粉碎于不胜负担的虚荣，
那么，驱使水手们跑出家门的希望又从何而来？
水手们好比繁星在晨光里跑向死亡啊！
那么宝贵的、英雄的血和母亲的泪，
难道将完全丧失在大地的尘土里？
难道不会赢得天国？
难道世界的司库不会偿还这笔债务？
难道黑夜的辛苦不会招来黎明？
在悲哀的黑夜里，在死亡的打击下，
当人突破他的肉体的束缚时，
难道上帝不会站在它的荣光里显圣？

三九[10]

宇宙万国的诗人啊，
你的太阳在一个遥远的海岸升起，
英国在它的胸膛上发现了你，
就把你当作是英国的了，
吻着你辉煌灿烂的额头，
把你珍藏在
树枝俄顷拥抱的森林里，
远离人间的露水晶莹的幽谷里，
那儿仙女跳舞、繁花盛开。
岛上园林里尚未响起
颂扬这初升朝阳的赞歌；
可是从“无限”传来了无言的呼唤，
诗人便从地平线上跃起，
在世世代代里时刻往上攀登，
以达到光荣的顶点，

启迪整整一个世界的心灵。

且看今朝
从遥远的婆罗多[11]海岸，
从婆罗多的椰子林里，
在一个世纪的末叶，
响彻着诗人的胜利之歌。

四三

为什么用烦恼糟蹋你自己？
难道欢乐和痛苦的游戏
必须沉重地压在你心上
像一块庞然大石？
你坐在谁的马车里驰下大路？
神将千秋万代拉紧着缰绳。

你作为婴儿投到你母亲的怀里——
这日子已经过去了。
然后你在泪水和欢笑里
度过了青春的疯狂放纵。
及至夜间，灯点亮了，
当前的时刻便消失无遗。
而白日到了尽头时，
又将响起什么新的旋律？
在大路上旅行的人是没有负担的；
他们没有坛坛罐罐，没有钱包，
没有家庭，没有财产，
他们的身体是飘浮的云，
他们的心灵仿佛空中的旋风。

旅人啊，
弹你的竖琴，

奏一支进行曲。
浩瀚的大海是无边的，
但愿这好消息使你的心欣然起舞。
愿一路上每一步都带来
泪水和欢笑的花朵。
春天里自由自在的南风，
为你这无拘无束的人吹拂。

让我结束
这诞生入世，这形式的游戏。
白日已尽，黄昏降临，
让我披上我的新袍。
离别之际，让我回顾过去，
稍稍洒几滴眼泪。
在那未知的土地上，
新娘的幻影殷勤等待。
我那心的波浪跳跃而多情！
在那遥远的国土上，
光芒的长笛将演奏一曲，
不知在什么新的脸上
未知的花将微笑盛开。

这儿，我在一个露水滋润的早晨展示我的生命，
在竖琴上弹奏我的歌儿。
体现我整个儿人生的这一竖琴，
我知道，我必须把它留下。
可是琴声悠扬、充满着我的心，
我要把琴声随身带走。

在新的光明的海岸边缘上，
我要把这些歌儿唱给她听。
她经常和我在一起，左右着我的世界。

秋天里，
她戴上面纱沿着鲜丽花香的森林漫步，
春天里，
她以她的花环套在我的颈子上。

在小径转弯的地方，她突然出现，
孤独而又寂寞，
黄昏时分坐在平原上。
她这样的来了又去了，
饱和着痛苦的风，吹彻心灵的森林，
树叶簌簌的簌簌的响。

她在潮汐涨落的无穷交替中来了又去了；
一半儿微笑，一半儿流泪，
我们俩逐渐互相了解。
我永远不能同她一起建立家室，
却在敞开的大路上为她奋斗，
我用来来去去的绳索编织着，
编织着一个爱情的网。

四六

醒醒吧，我的心灵啊！
在婆罗多的海岸上，
各个种族的人都已聚到一起。
我站在这儿伸开手臂，
向人性之神谨致敬意，
吟唱庄严圣歌赞颂神明。
出于谁的号召无人知道，
漂来了人的河流，
流进婆罗多的大海里。
雅利安人，非雅利安人，德拉维达人，
匈奴人，帕坦人，莫卧儿人——

他们都在这儿化成一体。
今天西方已打开它的门户，
从此便捎来了各式礼物。
或给或取，
都将在婆罗多海岸上受到欢迎，
那儿各个种族的人都已聚到一起。

狂喜欢腾，唱着胜利的歌，
他们跨过沙漠和山岭来了，
他们全都居住在我内心里，
我的血液里响彻着他们各不相同的乐曲。
可怕的湿婆神啊，
让诸天回荡着你的音乐；
即使是我们鄙夷地疏远了的人们
也会聚集在你的周围，婆罗多啊，
那儿各个种族的人都已聚到一起。

有一天，这儿众人心里
响起了神明的启示：
在苦思冥想的烈火里，一切区别将被忘却，
而众人便锻炼成为一体。
环绕着祭献牺牲之火，
我们都必须垂首鞠躬、相聚一堂，
而且联合团结起来，
在婆罗多的海岸上，
那儿各个种族的人都已聚到一起。

在那牺牲之火里，
充血的苦难火焰红光灼灼。
心灵啊，忍受这苦难吧，
且听神明的号召。
征服一切羞耻，一切恐惧，

叫一切屈辱消失无遗。
在那受苦受难的日子尽头，
行将出现何等伟大的生活。
黑夜结束了，
伟大的母亲醒来了，
在婆罗多的海岸上，
那儿各个种族的人都已聚到一起。

来吧，雅利安人和非雅利安人，
印度教徒和伊斯兰教徒，
来吧，英国人和基督徒，
来吧，婆罗门，
净化你们的心灵，紧握大家的手，
来吧，被蹂躏的人们，
叫你们所有的屈辱的包袱全部消失。
别耽误了，你们大家都来吧，
来给母亲涂上香油，
在婆罗多的海岸上，
那儿各个种族的人都已聚到一起。

---

[1] 英译本为Flying Swans。据此译为“翱翔的鸿鹄”（鸿鹄即天鹅）。孟加拉文里为Hansa-balākā。在印度教信徒看来，翱翔的鸿鹄是人的灵魂飞往天上安息之所的象征。

[2] 据英译者说，这首诗可作为第一次世界大战的预言读，因为不久以后，这场大战就爆发了。

[3] 指湿婆（Shiva），又名楼陀罗（Rudra），为印度三大神之一，系司破坏之神。

[4] 佛教世界四大部洲为胜神洲、牛贺洲、瞻部洲、俱卢洲。

[5] 这首诗写的是泰姬陵。沙扎汗皇帝十分宠爱他的皇后莫姆泰姬。她不幸死于分娩，沙扎汗建筑壮丽的泰姬陵纪念她。

[6] 《云使》，印度古代大剧作家迦梨陀娑写的抒情诗，写的是一个被放逐的王子对他的妻子怀念和思慕之情。据说七百年前即已被我国翻译成藏文和蒙文。

[7] 以下十多行诗句，泰戈尔自己也认为相当朦胧晦涩，一度曾打算在最后定稿中删去。可他又认为：诗人对自己写的诗，有时也会不大明白清楚的。一首

诗，一经创作出来，诗人就成了局外人了，就像读者一样。不过他还是在给朋友的信中对这几行诗作了阐释：“莫卧儿皇帝受到许多妻子的包围，他的爱情是一种颇为世俗的爱情——寻欢作乐的金屋是建筑在尘土上的。正因为他死得其时，皇后莫姆泰姬留下了一颗离别的悲哀种子，这种子落在欢乐花园的尘土里；种子没有变成尘土，却突破了过度奢侈的虚伪无常，发芽成长，盛开了花朵。至高无上的记忆，借助于其内在的品质，拥抱着一个命中该绝的客观现象，记忆就变成不朽的了。这记忆还怀着悲哀，宣告了另一个讯息：沙扎汗和莫姆泰姬都已消失了，但在他们一起旅行的道路上，尘土里，矗立着泰姬陵，它永远回响着那深藏在生命之心里的呼喊。”

[8] 据印度神话，这是天上的河。

[9] 孟加拉有一种古老的宗教联谊会，由波尔歌手们组成。他们拿着单弦琴，来往于乡村之间，唱着对天神的爱情之歌。歌手们称天神为“我的心上人”。他们崇拜天神，把天神当作情人和朋友，例如，他们唱道：“啊，我到哪儿去找他，找我的心上人？唉，自从我丢失了他，我穿过远远近近的地方，到处漂泊寻找他。”泰戈尔对这种农民歌手唱的歌儿很感兴趣，他自己写的歌曲里也回响着他们的情绪。

[10] 这首诗是泰戈尔应莎士比亚学会之请，为纪念莎翁逝世三百周年而创作的。

[11] 婆罗多：印度古名。

流萤集

Rabindranath Tagore:
An Anthology

《流萤集》来源于我的
中国和日本之行：
人们常常要求我
亲笔把我的思想
写在扇子和绢素上。

一

我的幻想是萤火——
点点流光，
在黑暗中闪闪烁烁。

八

蝴蝶计算的，
不是月份，
而是刹那，
蝴蝶乃有充足的时间。

一一

让我的爱情，
像阳光一样，
包围着你
而又给你光辉灿烂的自由。

一二

白天是彩色斑斓的水泡
浮游在深不可测的
黑夜的水面上。

一七

孩子们从寺庙的庄严阴暗里

跑出来，坐在尘土之中；
神瞧着孩子们玩儿，
把僧侣也忘掉了。

一九

在山中，寂静涌起，
以探测山岳自己的高度；
在湖里，运动静止，
以静观湖水自己的深度。

二三

固执竭力把真理掌握得安全，
却把真理扼杀了。
伟大黑夜鼓励一盏胆怯的灯，
倒点亮了夜间所有的繁星。

二五

上帝寻找志同道合的人，
求索仁爱；
魔鬼则搜索奴隶，
勒令服从。

二七

不朽犹如宝石，
并不夸口年代的久远，
却闪耀其片刻之间光芒熠熠。

四〇

云是雾气的山，
山是石头的云——
时间之梦里的一个幻想。

四四

今天我的心
对昨天的眼泪微笑，
仿佛潮湿的树木
在雨后的阳光里熠熠生辉。

四六

第一没有第二，便是空虚，
第二使第一真实可靠。

五七

我的花朵啊，
别在傻瓜的纽孔里
寻找你的天堂。

七二

灯熬过日长如年的怠慢，
期待夜间火焰的接吻。

八二

正如江河之入于大海，
劳在逸的深度里
觉察任务的完成。

八三

我在路上踟蹰不前，
直至你的樱桃树落花殆尽，
可是，我的亲人，杜鹃花带来了
你对我的宽恕。

九五

树木是属于今天的，
花是古老的，
花带来了无法追忆的
太古种子的消息。

九八

我今天的爱情，
在那被昨日之爱遗弃的巢里，
可找不到家啊。

一〇一

你已经从我能接触的范围里消失了，
只是在天空的蔚蓝里
留下一抹难以体会的笔意，
只是在黑影间吹拂的风里
留下一个看不见的形象。

一一四

露珠只是在它自己
小小球体的范围里
理解太阳。

一一六

沙漠囚禁在它自己的
无边无际的荒凉之墙里。

一一七

我在树叶的兴奋中
看到空气的无形舞蹈，
在树叶的闪光明灭里
觉察天空秘密的心跳。

一三一

云霾在黑暗中发愁，
竟忘记了
遮住太阳的就是它们自己。

一三五

图画——
那是阴影所珍藏的
一幅光的记忆。

一三七

甚至在讲出来的时候，
爱情依然是个秘密，
因为只有情人
真正明白他是她所热爱的。

一五五

贪图果实，
错过花卉。

一五七

树木里有所节制的火，
发为繁花；
无耻火焰摆脱约束，
便化为空空如也的灰烬。

一五九

充满天空的光明，
在草叶上一滴露水里
寻找它的局限。

一六三

孩子啊，
你给我的心带来了
风和水潺潺相激的声音，
花卉默默无言的秘密，
云的梦，
黎明天空惊讶的寂然凝视。

一六七

天空始终保持无限空虚，
以便大地在那儿
建筑梦幻的天堂。

一七〇

在含苞未放之际，
在甜蜜
尚未圆满的事物的心里，
美在莞尔微笑。

一七二

叶在花的周围，
叶沉默，花是叶的语言。

一七五

我的情人啊，
你的微笑像新奇花卉的芳香，
是单纯而又费解的。

一七八

真理爱它的界限，
因为它在边界上

遇到美。

一九二

信念是鸟，
它在黎明仍然黑暗之际，
感觉到了光明，
唱出了歌。

一九六

宗派主义者认为
他已把大海舀进了
他私人的小池塘。

二一九

寂静长夜里
我通宵听到
那漂泊无定的
早晨的希望
回来叩我的心扉。

二四一

光是年轻的，
那年深月久的光；
阴影生于片刻之间，
阴影一生出来就老了。

二四五

在人生的戏剧里，
我体会不了
我自己这角色的意义，
因为我不了解

别人所扮演的角色。

二五四

爱的礼物是不能赠送的，
它期待的是为对方所接受。

二五五

死亡来临时，对我悄悄说话：
“你的日子穷尽了。”
让我对他说：
“我不是仅仅生活在时间里，
我生活在爱里。”
他会问：“你的歌会流传下去？”
我会说：“我不知道啊，
我只知道我歌唱之时，
常常找到我的永恒。”

二五七

在到达我的旅途尽头之前，
但愿我的灵魂里
臻于万事俱备的境界，
留下我的躯壳
在那变化而又变化的潮流上
随着飘泊的芸芸众生浮游而去。

K·克里巴拉尼编选：《诗集》

Rabindranath Tagore:
An Anthology

K·克里巴拉尼编选：《诗集》[1]

一

来吧，朋友，下来踩在坚实的大地上，
别畏缩，别在昏暗中采集梦幻。
风暴在空中酝酿，闪电在抽击我们的睡眠。
下来，下到平凡的生活里来。
幻景的网撕破了，在乱石墙中安身吧。

七[2]

在你心慌意乱的激情的中流，你的生命受到诅咒的打击，冻成了一块顽石，干净，冰凉，冷漠无情。

你投入大地原始的宁静深处，在尘土里洗个圣洁的澡。

你躺在无垠喑哑里，那儿残日下坠，像带籽的落花，要重新萌芽，成为新的黎明。

草木的根须像婴儿的手指揪住母亲的乳房，你和它们一起感受了太阳亲吻的激情。

夜间，疲倦的尘土之子重归尘土，他们的有节奏的呼吸，以大地宽宏温柔的慈母之情抚摩你。

野草以亲密花环缠绕你。

生命的海浪拍打你，海上的涟漪即是绿叶飘动，蜜蜂飞翔，蚱蜢舞蹈，蛾翼震颤。

世世代代，你俯耳谛听大地，数着那看不见的来者的脚步声，在他的抚触之下，沉默如火如荼地化为音乐。

妇人，罪孽把你剥得赤裸裸的，咒诅把你洗得干干净净的，你已经升华而成一个完美的生命。

深不可测的黑夜的露珠，在你的眼帘上颤抖，常青岁月的苍苔依附在你的头发上。

你的苏醒之中自有新生的奇迹和往昔的奇迹，
你年轻如新的花朵，又古老如山岳。

一五

你将默默地居住在我的心里，犹如满月居住在夏夜里。
你悲哀的眼睛将在我的流浪之中注视我。
你的面纱的影子将逗留在我的心上。
你的气息将像夏夜的满月在我的梦上翩跹，使梦境芳香馥郁。

一九

我把我的心扔在世界上，你把它捡了起来。
我求索欢乐却收集到哀愁，你给我哀愁我却发现欢乐。
我的心碎成一片片的，被撒掉了，你把它们捡在手里，用爱的绳子串连起来。
你让我挨家挨户地流浪过去，使我明白我最后离你多近。
你的爱把我投入深深的烦恼。
我抬起头来时发现我正在你的门前。

三八[3]

我诞生在这土地上，我有幸热爱这土地，我是有福的。

她并不拥有王家的宝库，我倒不在意，她的爱乃是活的财富，对于我就够宝贵的了。

对我的心，最好的芬芳馥郁的礼物，来自这土地上的花朵；我不知道还有照在何处的月光，能以这样的美丽涌满我的身心。

展示在我眼睛里的第一道光辉，来自这土地的天空，让这同一道光辉，在我的眼睛永远闭上之前，再亲吻它们。

三九

洪水终于涌上
你干涸的河床。
呼唤舟子，
斫断缆索，
放船下水吧。

拿起你们的桨来，我的伙伴，
你们的债务越发重了，
因为你对买卖犹豫不决，
在码头上浪费了光阴。
拉起锚来，
张起帆来，
莫管它风云不测。

四〇

如果他们不响应你的号召，径自走开，
如果他们害怕，畏畏缩缩，默默面壁，
不幸的你啊，
你就敞开思想，独自大胆地讲出来吧。

如果他们转过身子，经过荒原时背弃了你，
不幸的你啊，
你就把荆棘踩在脚底下，
沿着血迹斑斑的路独自前进吧。

风狂雨暴的惊扰之夜，
如果他们不举起灯来，
不幸的你啊，
你就用痛苦的雷霆之火点燃自己的心，
让它独自燃烧吧。

四二

也许你所爱的人们会抛弃你，我的心啊，你可不要介意。

也许你的希望之藤蔓会被扯断，丢在尘土里，果实也给糟蹋了，——我的心啊，你可不要介意。

也许在你到达大门之前黑夜就追上了你，而你想点上灯的种种努力，也始终是徒劳的。

你弹奏竖琴的时候，荒野里的鸟兽都成群地围着你。也许你的兄弟们依旧无动于中，我的心啊，你可不要介意。

墙是石头砌的墙，门也都闩上了。也许你敲了又敲，门仍旧不肯开启，——我的心啊，你可不要介意。

四三

让我祖国的大地和流水、空气和果实美好起来吧，我的上帝。

让我祖国的家庭和市场、森林和田野繁荣起来吧，我的上帝。

让我祖国的誓约和希望、行为和言论真实起来吧，我的上帝。

让我祖国儿女的生活和心灵合一起来吧，我的上帝。

四六

我在我的琴弦上反复寻找能同你和鸣的音调。

单纯的是早晨的觉醒与河水的流动，单纯的是树叶上的露水，云里的色彩，江边沙滩上的月光，以及午夜的阵雨。

我为我的歌寻求类似的单纯而又丰满的音调，新鲜、生气勃勃，又古老如宇宙、人人知晓的音调。

然而我的琴弦是新配的，发出的音调像新矛一样尖锐、激越。

因此我的歌从来没有风的神韵，从来不能和天空的光芒打成一片。

我的努力确是鞠躬尽瘁，我无休无止的曲调竭力要淹没你的音乐。

五〇

太阳照耀，阵雨倾泻而下，
叶子在竹林里熠熠生光，
空气里充满了新耕过的大地的气味。
我们从早到晚辛辛苦苦耕地，
我们的手强壮，我们的心欢乐。
诗人的心灵在摇曳的韵律中舞蹈，
沿着牧场，写下一行行苍翠的诗句，
在成熟的稻田里荡漾出激动人心的涟漪。
在十月阳光灿烂的时辰，在无云的满月之夜，
大地的心是欢欢喜喜的，
当我们从早到晚辛辛苦苦耕地的时候。

五一 [4]

你统治着一切人的心，
你掌握着印度的命运。
你的名字
唤醒旁遮普、信德、古吉拉特、马拉塔的人心，
唤醒达罗毗荼、奥里萨、孟加拉的人心，
它在文迪亚和喜马拉雅的群山中回响，
混合在朱木拿河与恒河的音乐里，
被印度洋滔滔波涛高歌称颂。
它们祈求你的祝福，为你吟唱赞歌，
你掌握着印度的命运，
胜利，胜利，胜利属于你。

日以继夜，你的声音从这儿传到那儿，
呼唤印度教徒、佛教徒、锡克教徒、耆那教徒、祆教徒、
伊斯兰教徒、基督教徒，都聚集在你的宝座周围，
自东徂西把献礼送到你龛前，
以便编成一个爱的花环。
你使众人的心融合成一个和谐的生命，
你掌握着印度的命运，

胜利，胜利，胜利属于你。

永恒的战车驾驶员，你驱策着人类的历史
沿着国家兴亡的崎岖道路前进，
你的号角在一切忧患和恐怖中吹响，
以鼓舞那些失望和垂头丧气的人，
并在冒险和朝圣的路上引导众人。
你掌握着印度的命运，
胜利，胜利，胜利属于你。

当凄凉长夜黑暗重重，
国家昏迷地沉沉入睡，
你用母亲的双臂拥抱她，
你清醒的眼睛俯视她的脸，
直至她从压迫她心灵的
黑沉沉的噩梦中解救出来，
你掌握着印度的命运，
胜利，胜利，胜利属于你。

夜尽天明，太阳从东方升起，
众鸟鸣啭，晨风带来新生活的熙熙攘攘。
承受了你爱之金光的抚摩，
印度苏醒了，低头伏在你的足下。
你是万王之王，
你掌握着印度的命运，
胜利，胜利，胜利属于你。

五四

我的心，被你诗歌的火焰点燃了，
蔓延开来，漫无止境；
在空中手舞足蹈，把死去的和腐朽的烧个干净。
沉默的星辰越过黑暗向它凝望。

沉醉的风从四面八方朝它涌来。
这火啊，像一朵红莲，
在黑夜的心里舒展花瓣。

五九

你的召唤已经迅速传遍世界各国，
人们已经聚拢在你的宝座周围。
这一天来到了。
可印度在哪儿呢？
她依旧躲躲藏藏，落在后面？
让她肩负起重任，跟大家一同前进吧。
万能的上帝，把你的胜利的消息传给她，
啊，永远觉醒的主！

那些同苦难对抗的人们，
已经越过死亡的旷野，
已经粉碎了他们的幻想之狱。
这一天来到了。
可印度在哪儿呢？
她那怠惰的手臂是无所事事的和惭愧的，
她的日日夜夜是没有效益的、了无生趣的。
以你生气勃勃的呼吸触动她吧，
啊，永远觉醒的主！

新时代的朝阳升起来了，
你的庙堂里香客满座。
这一天来到了。
可印度在哪儿呢？
她被剥夺了座位，
蒙垢受辱躺在尘土里。
洗雪她的耻辱，在人的大厦里
给她一个座位吧，

啊，永远觉醒的主！

世界上的大路是拥挤的，
响彻着你那车辆的轮声隆隆，
旅人的歌声使天空为之震动。
这一天来到了。
可印度在哪儿呢？
她那古老房屋的门户是紧闭着的，
她的希望是渺茫的，她的心沉没在缄默里。
把你的声音传给她的哑口无言的子女吧，
啊，永远觉醒的主！

各民族的人民在他们的心灵和肌肉里
感觉到了你的力量，
因而征服了恐惧，
赢得了生命的圆满成功。
这一天来到了。
可印度在哪儿呢？
挥拳打掉她的自我猜疑和灰心失望！
从害怕被自己的黑影跟踪的恐怖中把她拯救出来吧，
啊，永远觉醒的主！

六一 [5]

你赋予我们生存的权利，
让我们用全部力量和意志保持这份光荣，
因为你的荣耀基于我们生存的光荣。
因而我们以你的名义反抗权力，这权力竟想把它的旗帜插在我们的灵魂上。
让我们明白：你的光明，在忍受束缚之辱的心里，会变得黯然无光，
生命在变得软弱之时，就会胆怯地把你的宝座让给虚伪，
因为怯弱是出卖我们灵魂的叛徒。

让我们向你祈求：
在逸乐奴役我们的地方，给我们力量反抗逸乐，
向你高举我们的忧愁如盛夏高举正午的太阳。
使我们坚强，使我们的礼拜在爱中开花，在工作中结果。
使我们坚强，使我们不去侮辱那软弱的和跌倒的，
使我们在周围万物都向尘土献媚时高高举起我们的爱。
他们假借你的名义，为了自私自利而战斗、杀戮，
他们为争吃兄弟的肉而格斗，
他们对抗你的愤怒，打斗而死。
可是让我们站得稳稳的，坚强地忍受一切，
为了真，为了善，为了人性中的永恒，
为了你那众心合一的天国，
为了灵魂的自由。

七五

夜间，梦想者
在你路边踽踽独行，
不要请他到你家里去。
他的说话是异乡的口音，
他在单弦琴上弹奏的
调子是奇异的，
无需为他铺设座位，
他黎明前就要离开。
因为他受到邀请
出席自由的宴会，
歌颂新生的光明。

七六

节日音乐的笛声
飘浮在空气里，
这不是我独坐沉思的时光。
花时已近，秀丽花

为之兴奋，战战兢兢，
而露水的爱抚遍及林野。

在林中小径的幻网上，
光和影互相试探摸索，
修长野草凭借花朵把笑浪送上天去，
我遥望天涯，寻觅我的诗歌。

八〇

以你的眼睛饱尝“美”的川流上
潺潺腾起的色彩缤纷，
想逮住它们是徒然的。
你怀着欲望追逐的是个影子，
使你生命之弦颤动的才是音乐。
众神聚会时喝的醇酒
没有形体也无法衡量，
它是在奔腾的溪流里，
在开花的树木上，
在黑眼角上跳动的微笑里，
你自由自在地品味欣赏吧。

八一

你是我生命海岸上的曙色中一抹金黄闪光，
第一朵白净秋花上的一滴露珠。
你是从遥远的天空
俯向尘土的一道彩虹，
一片白云托着的
新月的梦，
你是偶然向人间泄露的
天堂的机密。
你是我的诗人的幻景，
出现在我早已忘怀的

呱呱坠地的日子里，
你是那永远不准备说出口的话，
那以镣铐形态到来的自由，
因为你为我打开大门，
让我深入生气勃勃的光明之美。

八八

世界今天因仇恨而精神错乱、发疯发狂，
冲突是残酷的，痛苦连绵不断，
道路曲折，贪婪的束缚错综复杂，
万物都在呼求你的新生，
啊，生机无限的你，
拯救他们，发出你永恒的希望之声，
让蜜汁无穷无尽的、爱的莲花
在你的光明里展开它的花瓣。

啊，安宁，啊，自由，
以你无量的慈悲与善良，
从这世界的心上抹掉一切污点吧。
你赐予不朽的礼物，
给我们克制的力量，
向我们索回骄横之气。
在旭日初升的智慧光辉里，
让盲者复明，
让生命进入死去的灵魂。

啊，安宁，啊，自由，
以你无量的慈悲与善良，
从这世界的心上抹掉一切污点吧。

由于骚乱不安的狂热，
自私自利的鸩毒，没有止境的渴望，

人的心是痛苦的。
四面八方的国家，都在额上
闪耀着血红的仇恨的记号。
伸出你的右手抚摩他们吧，
使他们在精神上合一，
把和谐、美的韵律，
带到他们的生活里去吧。

啊，安宁，啊，自由，
以你无量的慈悲与善良，
从这世界的心上抹掉一切污点吧。

九四

我的心灵悠然追随那漫游在远方天空下的帕德马河[6]起伏蜿蜒。河的那一边绵亘着沙滩，以其庄严的荒凉目空一切，对生气勃勃的世界无动于中。

河的这一边是密密麻麻的翠竹，芒果树，古榕树；倾圮废弃的茅舍；树干粗壮的老菠萝蜜树；池塘斜坡上的芥子园；小巷旁沟渠周围的藤丛；留连那寂静时光的、靛青种植园的断墙残垣，一行行木麻黄在这废园里日日夜夜喁喁低语。

拉杰班希人卜居在这儿，附近裂成锯齿形的河滩，给他们的山羊充当了贫瘠的牧场；毗邻的高地上，市场仓库的瓦楞屋顶始终凝望着太阳。

整个儿村庄战战兢兢地站着，经常忧心忡忡，为这无情的河流。

这骄横的河流，古代典籍上记载着她的名字；恒河神圣的激流在她的血管里奔腾。

这河遗世独立。对于她流过的家宅，她只是容忍而并不认可，她的仪态万方之中感应着山岳庄严的沉默和海洋辽阔的寂寞。

有一回我把我的小舟停泊在河中幽僻岛屿的斜坡下，远离一切俗务。

我在拂晓晨星闪耀之前便睁开眼睛，又在大熊星座高照的屋顶上

落入睡眠。

漠不关心的河水在我孤独凄凉的日子旁边奔流而过，正如旅人在道旁人家的悲哀和欢乐面前经过，却不受感染、无动于中。

如今我在青春将逝的日子里来到这儿的平原上，它阴沉灰黯，连树木也没有，只容许一小块孤立的地方涨绿泛翠，那就是浓荫覆盖的山达尔村。

我有小小的珂佩河作我的邻居。她缺少古老望族的显赫门第。她原始的姓氏是同无数世代的山达尔妇女的欢笑闲谈混杂在一起的。

她和村庄亲密无间，土地和流水之间并没有不睦的隔阂，她轻易地把此岸的悄声低语传达给彼岸。开花的亚麻田可以像秧苗青青的稻田一样和她恣意接触。

凡是道路到了她水边猝然转折的地方，她都娴雅地让行人跨过她晶莹的潺潺溪流。

她的话是平民百姓的话，而不是学者的语言。她的节奏同土地和流水是同宗同风的，她漂泊无定的清流，并不嫉妒大地上金黄翠绿的财富。

她的体态是苗条的：她以轻快的节奏拍着双手，弯弯曲曲地在光芒与阴影中滑翔而过。

在大雨里，她的四肢便撒野了，正如喝醉了麻胡酒的村姑的手足一样；然而她即使放浪形骸也不冲破或淹没毗邻的土地，只是在她纵声大笑着奔跑的时候，以其回旋的裙子戏拂两岸而已。

仲秋之日，她的水变清了，她的水流变细了，显露出水底砂粒苍白的闪光。她不为匮乏感到羞愧，因为她的财富并不狂妄，她的穷苦也并不卑贱。

流水在不同的心情里都保持着自己的美德，倒很像是个姑娘：跳舞时浑身珠光宝气，静坐时眸子里有倦怠之色，朱唇边有一丝慵懒的笑意。

珂佩河在她的脉搏的跳动之中找到了同我的诗歌的节奏相似的东西；而我的诗歌的节奏，同富有音乐性的语言，同充塞于劳碌的人世间的龃龉琐事，结成了伙伴关系。

珂佩河的韵律，使那带着弓箭信步漫游的山达尔男孩不失所望；

同载着稻草去市场的车子的隆隆声也谐韵合拍。这韵律同陶工的气喘吁吁相应相和，他一条扁担挑着两筐陶器，他宠爱的丧家之犬亲热地追逐着他的影子；这韵律同乡村教师疲倦的脚步也步调一致，他一个月挣三个卢比，头顶上撑着一把破伞。

九七

你转过脸去，消溶于往昔里，
千年纱幕便垂落在你我之间。
在胆怯疑惑的黄昏里
迷失了爱情小径的人们
都像幽灵似的住在往昔里。
分隔我们的空间是很窄的，——
小溪在汩汩声中织出了
我们分别时刻的回忆，
你临去跫音的哀伤。
而我所能献给你的，
只有未倾诉的爱情的音乐，
让它跟着你消失无遗。

一〇〇

山达尔女人在木棉树下砾石小径上急急忙忙地来回走动；一件粗糙的灰色纱丽紧紧地缠在她黧黑而结实的苗条身体上；纱丽的红边，使出妙焰花般火红的魔术，在空中飘飘拂拂。

神思恍惚的设计之神，当年用七月的乌云和闪电制作一只黑鸟的时候，必定是不知不觉间即兴塑出了这一女人的形体，激动的翅膀则深藏在内心里，轻捷的脚步因而把妇女的步态和鸟儿的飞翔之势结合在一起了。

漆镯戴在造型优美的手臂上，一篮松土顶在脑袋上，她在木棉树下掠过砾石小径。

留连不去的冬天已经完成了使命。偶然吹来的南风正在开始逗弄严峻的寒冬腊月。金冬树枝上的叶子已露出枯萎时的绚烂金色。成熟的果实缀遍余甘树丛，莽孩子聚在那里你抢我夺。成堆的落叶和尘土，随着突如其来的变幻不定的风，阴森森地旋转跳跃。

我的泥土茅庐已经动工了，工人们正忙于垒墙。遥远的汽笛声宣告火车正在驶过路堑，邻近的学校里也传来了铃声丁当。

我坐在露台上遥望这年轻妇女一小时又一小时地辛勤劳动。我心里深感羞愧，我觉得，这妇女的劳动，是神圣地注定为她所敬爱的人们服务的，而我却借助于几个铜板把它夺过来了，用市场价格把它的庄严玷污了。

一〇二

在混沌时代的黎明里，
上帝藐视他自己的技艺，
对他原始的成就猛烈摇头；
阿非利加啊，
这时一阵急躁的波涛，
把你从东方的胸膛疾卷而去，
把你关在大树警卫的
暗淡无光的密栅里去沉思默想。
你在那深邃隐秘的黑洞里，
慢慢地储藏
旷野的令人困惑的神秘，
钻研难以索解的地和水的信号，
而自然的神秘魔术又在你心里
激起了意识界之外的魔幻礼拜。
你乔装残疾畸形来嘲笑那可怕的，
你模仿威灵显赫的暴力，
让自己显得可怖，以征服恐怖。
唉，你隐藏在一块黑纱之下，

黑纱使你的人类尊严黯然失色，
竟成为被鄙夷的黧黑幻象。
带着捉人囚笼的猎户们向你偷袭过来，
他们凶猛，比豺狼的牙齿还要厉害，
他们骄横，比幽暗的森林还要暗无天日。
文明人野蛮贪婪，彻底暴露了无耻的不人道。
你哭了，可你的号啕给压抑住了，
你的森林小径被鲜血和泪水浸成了泥泞。
众强盗的钉靴
在你奇耻大辱的历史上
踩下了洗雪不掉的痕迹。
而海洋的那一边却始终是：
教堂的钟声在城乡鸣响，
儿童在母亲的怀中安睡，
诗人在吟咏美的颂歌。

今天，西方的地平线上，
夕照的天空里充塞着尘土的风暴，
野兽爬出黑暗的兽穴，
用凄凉的号叫宣告白天的死亡。
来吧，你这致命时刻的诗人，
站在这被蹂躏的女人的门口，
恳求她的宽恕吧，
在这大陆病重昏迷之际，
让这话成为一句最后的伟大的话吧。

一〇七

我的心灵从“遗忘”的黑洞里
被释放出来，觉醒过来，感到万分惊讶：
心灵发觉自己竟置身于
喷射着侮辱人类的、窒息之气的
地狱烈火的喷火口上；

心灵目睹了“时代精神”漫长自杀的痛苦，
经历着比死亡还惨的
畸形丑怪的痉挛。
这边是野蛮的挑战，
陶醉于谋杀的咆哮，
那边是胆怯的列强，
小心看守的财富束缚了它们的手脚，
操之过急的破裂失算以后，
便逆来顺受地安于沉默的安全。
在古老国家的会议室里，
计划和抗议都在审慎紧闭的双唇间压扁了，
同时，天空中飞过兀鹰似的机群，
发出炽烈的咒骂，
挟带着贪吃人类内脏的飞弹。

坐在永恒宝座上的可怕的审判者啊，
给我权力，
给我雷霆般的声音，
使我可以把咒诅投在那可憎的
连妇女儿童也不放过的吃人生番身上，
使我的责备的话永远摇撼
这一自侮自辱的历史的脉搏，
直至这被窒息被束缚的时代
在灰烬里找到它最后安息的眠床。

一〇八

战鼓敲响了。
人们咬牙切齿，
脸上竭力作出可怕的模样；
在跑出去为死亡肉库搜集人肉之前，
他们整队走到大慈大悲的佛陀庙里，
祈求佛陀的保佑，

而战鼓正在隆隆地大敲大擂，
大地战战兢兢。

他们祈求成功，
因为他们必须在身后造成哭泣和哀号，
割断爱的纽带，
把旗帜插在荒凉家园的灰烬里，
蹂躏文化中心，
破坏美的神殿，
穿过绿原和闹市，
用猩红鲜血标明他们的踪迹，
所以他们整队走到大慈大悲的佛陀的庙里，
祈求佛陀的保佑，
而战鼓正在隆隆地大敲大擂，
大地战战兢兢。

每逢杀伤千人，
他们总要吹响胜利号角，
引起魔鬼欢笑，让魔鬼看到
妇女儿童鲜血淋漓的断肢；
他们祈求能以歪理蒙蔽人们的心灵，
毒化神明芬芳馥郁的气息，
所以他们整队走到大慈大悲的佛陀的庙里，
祈求佛陀的保佑，
而战鼓正在隆隆地大敲大擂，
大地战战兢兢。

一〇九

我的生日！
手里拿着死亡的护照，
从它所潜入的“无”的裂口里冒出来，
到生存的边缘上呼吸一会儿。

过去岁月的念珠，从腐朽的链子上掉落了，
又随着这个最新的生日，
开始细数
一个新生生命的时光。
我是一个匆匆过客，
一颗不相识的星辰
招呼我走上未经探查的旅程，
我竭力研究这星辰在清晨的信号；
今天献给我的欢迎
是被我的生日和
我的死期平分的，
两者的亮光互相混合，
犹如晨星和残月互相辉映，
我将向死亡和生命，
向两者唱同样的颂歌。

允许我，大地母亲，
让我那产生于焦灼渴望里的生之幻景
退到最远的天涯海角，
让我肮脏的讨饭碗
把它收集来的秽物倒在尘土里；
当我启程渡往情况不明的彼岸时，
让我决不向人生筵席的最后残肴
作恋恋不舍的回顾。

如今白昼已尽、薄暮昏睡，
过去你用以鞭策我拉动人生之车的
那刀刃般锋利的饥饿，失去了意义，
你就开始一件件的从我这儿收回你的礼物。
你对我的需求逐渐少了，
你用得着我的地方也少了，
你在我额上打下了丢弃的烙印。

这些我都感觉到了，然而我知道，
你对我的一切侮辱
不会把我的价值贬低到零。

如果这是你的意旨，那就让我残废吧，
从我的眼睛里抹掉一切光明，
把我裹在衰老体弱的阴影里吧，
然而，在我那生存的破庙里，
古老的神明依旧安坐在宝座上。
你大肆破坏，堆积起残骸碎片，
然而，在这废墟之中，
内在欢乐的一点光明，
将依然燃烧得亮亮的。
因为它受到天上醇酒的哺育，
那酒是众神通过种种声色倾泻在大地上的，
我曾经热爱过这一切，
而且讴歌了这爱，
这爱抬举我超越你的界限，
即使爱的语言因经常使用而逐渐无力，
这爱可是永久长存的。

芒果花的花粉，
露水沁凉的合欢花的芳香，
破晓时分唤春鸟的啁啾，
爱人欢天喜地的爱抚，
在我这爱上都曾印过它们的亲笔签名。
大地啊，当我向你告别的时候，
把你赐给我的一切，把我一生逗留期间的衣食，
仔细清点，悉数收回吧，
然而，你别以为我小看你的礼物，
我对这泥土的模型永远是感激的，
通过它，我才得以进入无形无状之门。

不论何时，我心里一无所求地
来到你的门前，
都受到你衷心的欢迎，
我知道，你的礼物不是给贪婪者的，
你把琼浆玉液藏在陶罐里，
决不给那淫猥地渴望鲸吞的嘴唇。

大地啊，你带了不朽的礼物，正等着欢迎
那踩着艰巨的、超脱之路的旅人。
饕餮之徒渴望着肉食，
商人在腐肉里钻营，
今天他们混在一起，日夜纵酒狂饮。
然而，像从前一样，我不由得笑了，
嘲笑学者摆阔的愚蠢，
嘲笑贫儿暴富的专横，
嘲笑炫耀者可怕的浓妆艳抹，
嘲笑那挖苦人之神性的、亵渎言论。

够了。你门廊里的钟报了最后一点钟，
我的心响应着打开告别之门的吱嘎之声。
在这黄昏逐渐深沉的幽暗里，
我要搜集残留的闪烁火焰，来点燃我枯萎的意识，
在七仙星的凝视下，啊，大地，
向你作最后的礼拜。
我最终的无声歌曲的香烟，
将冉冉缭绕在你的周围。
我的背后将留下一棵蛟花粉树，
这树尚待开花哩。
此岸痛苦的心徒然盼望过渡，
而爱在慵倦记忆里的自我谴责
消失在日常工作的屏幕背后了。

一一〇[7]

在上空，科学的灯光照耀，
黑夜忘却了它自己，
而在地下的昏暗里，
瘦骨嶙峋的饥饿和得意忘形的贪婪，
互相撞击冲突，
直至大地战战兢兢，
凯旋柱
危险地断裂了，
在张开大口的深渊边上摇晃。

不要在惊惶中哀号，
也不要愤怒地责怪上帝，
让膨胀的罪恶在痛苦中爆裂，
吐出它积累起来的污垢。
当食肉风暴的牺牲者
被贪婪利齿争夺拖曳的时候，
让那可恶的鲜血淋漓的亵渎行动
激起神圣的愤怒，
预报一个英雄的和平
行将在可怕的报应中来临。

他们聚集在教堂里，
在因恐惧而加剧的一种原始的信仰狂里，
指望谄媚他们的上帝，
使他心满意足，
使他因宽容而软弱无力。
他们半信半疑地觉得，
但凭这一册写在圣书里的
他们痛哭流涕的呼号，
和平就会降临这疯狂的大地。

他们深信他们的纵容迁就的上帝，
会捎给他们及时的智慧：
把礼拜所需的一切牺牲，
都取之于较弱的人们，
留下他们自己的不义之财不被瓜分。
然而，让我们希望：
为了这世界上道德正义的庄严，
希望上帝决不受骗上当，
尽管虔诚外交斤斤计较地耍弄手腕
仔细避免自己的一切损失；
而一场可怕的惩罚也许必须进行，
直到最后的结局，
决不在一个狡诈地治愈的伤疤上
留下一点余毒。

——— [8]

经过人类骚乱多难的历史，
一阵破坏的盲目狂怒席卷而来，
文明的高塔竟给颠覆在尘埃里。
在道义化为乌有的混乱之中，
历代的烈士英勇地赢得的
人类最珍贵的宝库，
被劫掠者践踏在脚下。
干吧，年轻的国家，
宣告为自由而战，
举起战无不胜的信念的旗帜。
在那被仇恨炸裂的大地上，
用生命梁起桥架，
向前迈进。
不要屈服，不要俯首忍辱负重，
你受到恐怖的冲击，
也不要用虚伪和狡诈来挖掘壕沟，

为你不光彩的人格找个避难所；
不要为了拯救自己，
把弱者当作祭品献给强人。

一一二

那些以他们的统治者的名义
打过一次耶稣基督的人，
重新在这个世纪出生了。

他们穿上敬神的服装
聚集在他们的祈祷堂里，
他们号召他们的士兵，
他们大叫大喊：“杀，杀！”
他们的怒吼里夹杂着赞美诗的音乐，
而人子耶稣基督在痛苦中祈祷：
“上帝啊，把这盛满最苦毒汁的杯子
丢掉，丢得远远的吧。”

一二一

浮在时间的悠闲溪流上，
我的心灵移动着，凝望遥远的虚无空间。
沿着伟大虚空的道路，
影影绰绰的图画在我眼前形成。
历代以来，一队队的人，
以征服者趾高气扬的速度，
穿过漫长的往昔。
渴望建立帝国的帕坦人来过了，
莫卧儿人也来过了，
胜利的车轮
扬起各式各样的烟尘；
得胜的旗帜飘飘扬扬。
我望望那空荡荡的道路，

如今他们的遗迹已荡然无存。
蔚蓝的空间，从早到晚，从世纪到世纪，
被日出和日落的光彩染红。
在那空虚里，又成群结队地
沿着铁轨，乘着喷火的车子，
来了强悍的英国人，
散布着他们的活力。
时间的激流也将涌过他们的道路，
把帝国的遍地罗网席卷而去，
而他们的挟带着商品的军队，
在繁星满天的空虚道路上
也将留不下一点儿痕迹。

我放眼观看这片大地，
但见伟大的群众
从世纪到世纪，
为人类生与死的日常需要所驱策，
沿着不同的道路，
分成好多群，纷乱移动。
他们，永远
划桨，掌舵，
他们，在田地里，
播种，收割。
他们继续不断地劳动着。
王笏断了，战鼓不再响了，
胜利之柱裂了，愚蠢地忘掉了它自己的意义；
血迹斑斑的武器，充血的眼睛和脸，
把他们的编年史隐藏在儿童故事书里了。
他们继续不断地劳动着，
在安伽、般伽、卡陵伽的大海大河的台阶上，
在旁遮普、孟买和古吉拉特，
雷霆般的亿万嘈杂的声音

日夜交织在一起，
形成这伟大世界的生活的共振共鸣。
不断的忧愁和欢乐，
掺和在高唱着的强大的生之颂歌里。
在成百个帝国的废墟上，
他们继续不断地劳动着。

一二二

我时时刻刻觉得，
我离去的日子临近了，
以安静的落日余辉
遮掩这别离的日子吧。
让这时刻安安宁宁的，静静的，
别开任何盛大的纪念会
以创造悲哀的幻境。
但愿森林的树木
在离别的大门旁，从沉默的叶丛里
升起大地的平安的歌。
但愿黑夜降下无言的祝福
以及北斗七星仁慈的光辉。

一二三

在我生日的水瓶里，
我从许多香客那儿
收集了圣水，这个我记得。
有一回我去到中国的国土，
我从前不曾见过的人们，
把友谊的痣，点在我的前额上，
还称我为自己人。
不知不觉间，陌生人的衣服
从我身上卸下来了，
出现了内在的人，他是永恒的，

显示出一种意想不到的欢乐情谊。
我取了中国名字，穿上中国衣服。
这在我心里是明白的：
我在哪儿找到朋友，便在哪儿获得新生，
朋友带来了生的奇迹。
异乡开着不知名的花卉，
它们的名字是陌生的，
陌生的土地是它们的祖国，
可是在灵魂的欢乐王国里，
它们的情谊找到了开诚相见的欢迎。

一二四

节日又一次来临。
带着春天慷慨的情谊
诗人的阳台上，花枝
插满了祝贺新的生日的篮子。
我在紧闭的房间里躲得远远的——
今年，盛开的妙焰花徒然邀请我了，
我想歌唱“春山”的曲调，
然而，离别近在眼前，噩梦郁积在心头，
我知道，我的生日
不久就要融入那不变的一天，
在毫无标志的连续的时间中丧失无遗。
这种忧郁里并不充满花巷阴影的温柔，
记忆的痛苦并不在森林的萧萧飒飒中作声。
无情的欢乐会吹起节日的笛子，
中途便把离别的痛苦刷掉了。

---

[1] 这本诗集是由泰戈尔生前的朋友克里希那·克里巴拉尼等编选的，大部分由诗人自己译成英文，现据印度加尔各答的维斯瓦·巴拉蒂1943年重版本选译。

[2] 在印度神话里，阿赫里耶是梵天所创造的第一个女人。她和雷天有私情。她的丈夫盛怒之下把她变成了一块顽石。后来英雄罗摩来了，在他抚触下，阿赫里耶恢复了原形。这首诗写的便是这件事。

[3] 三八、三九、四〇、四二、四三这五首诗都是诗人在孟加拉自治运动期间写的。

[4] 这首诗在印度独立后曾被选为国歌。

[5] 这诗原来有个题目：《印度的祈祷》，是泰戈尔在1917年国大党加尔各答支部开会期间写的。

[6] 帕德马河，又称莲花河，恒河流经孟加拉境内时的名称。泰戈尔早年常在这河上泛舟，眺望家乡；而珂佩河是一条小河，离他的住处很近。

[7] 这诗是谴责慕尼黑条约的。

[8] 这首诗是献给加拿大的，1939年5月29日曾在渥太华电台广播过。

茅庐集

Rabindranath Tagore:
An Anthology

二重性

那时你处于黑暗和光明之间，
　站在世界的美的大门口，
　　一只脚伸向造物主的
　　梦境里大地尽头。
仿佛黎明的一个细微的手势，
　娑罗森林里树叶间一阵微微颤动，
　　破晓掀起喜悦的战栗前
　　一道倾斜的闪光。
那时黎明忘却了她自己，
　还没有在众鸟的呼唤里，
　　在山峰和云彩的创作里，
　　找到她自己的昵称。
然后她降临大地；
　而“无穷无限”这阴影的面纱
　　从她的脸上瑟瑟地垂下来，
　　落在朝阳出海时玫瑰红的海边上。

大地给她打扮装饰，
　穿上她自己的翠金色胸衣，
　披上她自己的空气彩袍。
而你也这样的把你肖像的轮廓，
　　带到了我内心画布的天边上。

我是你的造物主的一个同事，
　我也拿起我心灵的彩笔
　　描绘你的美，
　　充分摹写你的风姿。
　　我曾日复一日地
　　用我情绪的色彩渲染你。

我曾以我自己的生命的呼吸，
　环绕着你吹之又吹，
　　时而是愤怒的风暴，
　　时而是和风的轻拂。
一旦你独享孤寂，你是不可企及的，
　你只属于你的造物主，
　　归于一而与众隔离。
　　我曾以二重性的结子缚住你，
你的创造，把你和我，
　　把你和我的痛苦，连在一起。

　　今天，通过我对你的了解，
　　你得以了解你自己。
我惊异的眼睛，用一根金棒点拨你，
　　在你自己的意识里，
　　唤醒了美的幻景。

1936年5月23日

我

我的意识给绿宝石染上绿意，
　　给红宝石染上红光。
　　我向九天张开我的眼睛，
　　光明在东方和西方
　　燃烧起来了。
　　我瞧着玫瑰，说：“美丽，”
　　玫瑰就变得美丽了。
　　你会说：这是哲学，
　　不是诗人的诗句。
　　我要说：这是真实的，
　　这就是为什么是诗的缘故。
　　我引以自豪，

我代表人类自豪。
造物主的创造，
是绘在人自豪的意识画布上的。
哲学家一张口就反复说道：
“没有，没有，没有，
没有绿宝石，没有红宝石，
没有光明，没有玫瑰，
没有你，没有我。”
另一方面，在人的世界的局限里
“无限”认识到了他自己，
并且称人为“我自己”。
在这“我”的深处，黑暗与光明相遇，
美出现了，柔情出现了，
在线条和色彩里，在欢乐和忧愁里，
仿佛魔法使然，否定突然变成肯定了。

不要称之为哲学，
在那宇宙的“我”的创作大厅里，
当我双手举起彩笔和调色碗，
我的心里充满欢乐。

科学家说：
古老月亮的微笑残酷而又狡黠，
像个死亡的信使，它爬过来了，
向地球的肋骨爬过来了。
有一天，月亮会一了百了地拉动大海和丛山，
在凡人的尘世里，在毁灭之神的新的总账里，
一个“○”会填满整整一页，
会吞没日常的收付账目，
人的功绩将丧失虚有其表的不朽，
永恒的黑夜，其墨水
将给人的历史抹黑。

人的眼睛，在他离去的日子里，
　　行将擦去宇宙间的一切色彩，
人的心灵，在它离去的日子里，
　　行将耗尽它的一切柔情。
力量将在天空和天空之间颤动往返，
　　哪儿也不会有光明熊熊燃烧。
音乐师的手指将在空无竖琴的大厅里弹奏，
　　什么乐曲也听不见，听不见。
那一天，丧失了诗的造物主，
　　将独自坐在没有蓝色的天空里，
　包裹在没有个性的、存在的数学里。
于是，在伟大的宇宙里，
　　在遥远的永恒的大千世界里，
　　从远方到远方，哪儿也听不到这些话了：
　　“你是美丽的，”
　　“我爱你。”
　　造物主又将坐着
　　沉思默想好几百年？
　　造物主又将在毁灭之日的黄昏里，
　　反复念叨：“说话呀，说话呀？”
　　他会口谕：“说呀：‘你是美丽的？’”
　　他会口谕：“说呀：‘我爱你？’”

1936年5月29日

生命的活力

　　让我静听，
　　我的耳朵等候着听。
　　白昼沉下去休息了；
　　众鸟在白昼将尽时放声歌唱，
　　把喉咙里的音乐都唱空了。

它们把我的身心引往
曲调繁多、色彩缤纷的
欢乐的
生命的寓所。
它们的历史是缄默的，
只留下这些话：
我们是，我们是生气勃勃的，
在这神奇的瞬间是生气勃勃的。
这些话触到了我心灵深处。
正如姑娘们下午用水壶盛水，取回家去，
我将我的心灵沉浸在天空里，
把生命的啁啾之声
盛满我的心灵。

给我点儿时间；
我的心灵热切地等待着哩。
在这白昼消沉的时刻里，
在这撒遍青草的午后阳光里，
树木间自有寂静的欢乐，
藏在木髓里的欢乐，
分散在落叶之间的欢乐。
我的心在风里自动展开，
竭力通过意识
感受世界精灵的爱抚。
现在让我安静地坐着，
睁开眼睛看着。

你带着逻辑来了。
今天白昼将尽，在落日的光辉里
我有点儿闲暇；
落日的光辉里，没有善也没有恶，
没有赞美也没有责备，

没有混乱或犹豫——
只有森林的苍翠，
流水的闪光，
在生命之潮的表面上，
一阵微微的震动，
一点儿汩汩流动，
一些儿涟漪荡漾。
我的这点儿闲暇，
正在向前飞翔，
像一只短命的蝴蝶，
在落日的天空里，
完成它彩翼的最后翩跹；
不必白白的辩论了。

你的一切要求都是无用的。
我背对着现在，
坐在通向过去的斜坡上。
生命被许多痛苦驱策而行，
一度曾在这儿游戏，
在这些森林树枝交织成的
光与影的花格子里游戏。
在秋天的正午，
在这微微抖动的青草上，
在牧场外开莎芦苇的稠密深处，
秋风与秋风之间的谈话，
充实了我生命竖琴弹奏中的停顿。

缠绕着生命的
怀疑之网，
不曾留下纽结。
途中的旅人不曾留下
准备、躁急或是欲望；

只是在绿叶的簌簌摇曳里
长存着这个信息：
他们过去也是生气勃勃的，
这可比他们不复存在更为确实。
今天我只是感觉到：
他们的衣裳的色调，
他们走过时颤动的空气，
他们眼睛里的信息，
爱情的节奏，
留在这生命的恒河[1]的东流水里，
留在他们的生命的雅姆那河西去的激流里。

永远前进

从神话弥漫的
人的世纪第一个黎明起，
探索者和战斗者
便睁着惊讶的眼睛
在新奇的海岸上行走；
他们在风暴之神的擂鼓声里，
朝着一个始终遥远的时间，
沿着一大片
无穷无尽的战场，
迈步前进。

在致命的追击
不断践踏下，
大地战栗。
午夜的睡眠被扰乱了，
安逸的生活
被搅得痛苦难受了，
而死亡
就变得宝贵了。

在道路的怂恿下，
那些跑出去的人，
永远向前迈进，
超越了死亡的界限，
而那些依恋家庭的人
命中注定要躺下来，
在一个毫无灵魂的世界上
永远装在
严峻生活的硬壳里。
有谁，有谁必将被诱惑于
毫无生气的和平，
停滞恶臭的安全，
并且愚蠢地选择了
在幽灵的国土里
营建他的栖身之所。

开头，人发觉自己处在
生存的十字路口。
人在旅途中的口粮，
是在他的梦里，在他的途径上，
由他自己的血供给的。
他坐下来，
确定他的计划，
并且筑起高塔
高入云霄，
这时塔基崩溃了，
他筑起堤防，
只不过是让堤防
被洪水席卷而去。

在他那令人厌倦的狂饮闹宴的大厅里，

在烟雾迷蒙的华灯
气喘吁吁的光芒里，
他时常沉沉睡去，
直至梦魇突然攻击他，
窒息他，
挤得他肋骨格格的响，
他才从死亡的痛苦呻吟里
醒了过来。
突然猛醒
时常惊得他
冲出老朽世纪的围墙，
走向不确定的天边，
而一阵冲动
迫使他挣脱
他那虚夸成就的桎梏，
让他记住：
横跨时间车道的
胜利之柱，
把建筑者埋葬在
无名的废墟下。

他赶紧去参加
来自一切世纪的
模式破坏者的队伍，
翻山越岭，打破石墙，
冲破铁门，
而天空也随着
永恒的擂鼓声，
悸动不已。

1936年6月3日

告别的敬礼

早晨随着沉重的风凝立不动，
　　风被长夜的雨淋湿了。
因长夜守望而慵倦，
　　阴沉天空几乎闭上眼睑。
在雨水弄滑的小径上，时辰踮着脚步走路；
　　一掠而过的、各种概念的影子，
　　成群地绕着我的心灵翩翩起舞，
　　展示了淡淡哀愁的色彩。

心灵要想捕捉它们；
　　我巴不得把它们俘获在我的创作里；
　　然而文字逃之夭夭。
　　它们不是眼泪或微笑，不是思想或哲学，
　　它们都是已经消失的形态，
　　已经蒸发的香气，
　　忘掉了词句的歌儿，
记忆和遗忘，均无痛苦，其闪光的丝
织成一幅梦境的画，正面却转过去了，
　　像一个气恼的妇人，用面纱遮掩着脸。

我的心嚷道：呼唤她，呼唤她，
　　她坐在渡船上漂流而去，
　　呼唤她回来一次吧，
　　朝着她的脸，
　　举起黄昏的灯；
　　向她致以告别的敬礼，说：
　　“你是真实的，你是甜蜜的，
　　在春天花开花落之间捉迷藏的，
　　正是你的痛苦。
　　处处都是

你绚烂如画的创作，
点染着蓝色、绿色、金色，
鲜血似的猩红色。”

因此，今天我的心漂浮在
妙焰花林[2]光泽焕发的波浪上，
漂浮在镶遍断云边缘的
突然冒出来的阳光上。

1936年6月3日

凯妮

我们是邻居。
凯妮是个穿短衫的赤脚小姑娘，
她时常越过两家之间的边界，
走来走去，喜欢做什么就做什么；
她那淘气顽皮的眼睛里
仿佛散布着黑色的火星。
她身材细长，
头发蓬乱，
妈妈给她梳辫子十分困难。
她的脚边始终跳跃着
一头鬈毛矮脚小狗；
她和它就像
一联叶韵的对句。

我是个优等生，
班级里的模范。
我这种成绩优异，
在她眼里可分文不值。
那一年我越格升了两级，
我跑去告诉她；

她说："这没有什么了不起，
可不是吗，塔米？"
她的狗大声吠叫：
"汪，汪，汪！"

她喜欢突然羞辱我的自尊自豪，
以激怒我这温文尔雅的男孩，
就像她喜欢
砰的一声拍破鱼泡。
要想控制她约束她，
就像是向泉水扔石子，
没有什么东西能阻挡
她的笑声汩汩流动。

我端坐着记住梵文的变格，
我高声朗诵，有板有眼地点头颔首；
她会突然来到，她的拳头砰砰地
以十分粗俗的方式乱捶我的背脊。
她逃走了，头上的"猪尾巴"[3]起伏摇晃，
脱胎于梵文[4]的粗俗方言，
这才从我嘴里骂了出来。

从一个姑娘的嘻嘻哈哈的侮辱里
品出微妙的滋味来，
我跟这种年龄还有点儿距离。
所以我追赶着要惩罚她，
可又难得逮住对方；
我远远地听到
她退却之际尖锐的笑声，
在我力所能及的范围内，
却找不到那脱不掉干系的人，
那可以严惩的人。

我们相识的最初时期便是如此，
我被那小姑娘的恶作剧弄得好苦。
出于男子汉的急躁情绪
我要惩罚她的野性难驯；
我听到尖锐而甜蜜的声音
回答我的白费劲儿：
“你被打败了！”“你被打败了！”
当我的外表上的失败
继续增加的时候，
我内心里的胜利
也许从此开始了。
无线电收音机尽管还没有运转，
这种信息的证据可已经积了不少。

我们在人生舞台上的服装，
这时候发生了变化。
她喜欢穿一件纱丽，
肩上别一个饰针，
辫子盘成时髦发型。
我开始穿卡其短裤，
配一件运动衫，
模仿足球员的英勇气派。
我们内心的情绪
也开始变化，
变化的证据倒颇有几件。

一天，凯妮的父亲坐着阅读
一份英语周报。
我被那插图的报纸深深吸引，
我从背后偷看
一个飞机的设计图样。

他发现我偷看就哈哈大笑。
他总是认为："这孩子自以为有学问，十分骄傲。"
由于他也有类似的骄傲，
他就不能容忍别人的骄傲。
他举起报纸说道：
"我的孩子，你能解释这几行吗？
让我考考你的英语知识。"

瞪眼看着这些欺人的字母，
我浑身冒汗，羞愧得满脸通红。
亲眼目睹我丢脸出丑，
凯妮坐在房间角落里，
玩弄着几个贝壳。
大地并不裂开来让我躲藏，
周围世界像往常一样无情，依然无动于中。

第二天早晨，一觉醒来，
我发现周报放在我的书桌上，
湿婆拉摩先生的插图周报。
冒这么大的风险，其丰富的感情源泉在哪儿？
其价值又有多大？
我这个傻小子当时不能领会。
我认为凯妮不过是炫耀一番，
使我印象深刻罢了。

我们一天天的长大，
我们俩都不知不觉；
我们对此可没有责任。
长大成人是个罪过，
我没有觉察，
可是湿婆拉摩先生觉察到了。
凯妮的母亲是喜欢我的，

她的辩护，使她丈夫的抗议尖锐而强烈。
有一天，我无意中听到
湿婆拉摩先生嘲笑我的外貌，
对他的妻子说道：
“一个漂亮的小子像只熟透的芒果，
不久就烂掉了，
里边儿长满蛀虫。”

父亲注意到湿婆拉摩对待我的态度，
时常愤愤地说道：
“你干吗一定要跑到他们家去？”
我感到羞耻，
我总是咬牙切齿地说道：
“我决不再去了。”
然而过不了几天我又不由自主地去了，
秘密地穿过科尔树[5]旁的小巷。
凯妮往往是人坐在那儿，脸转了过去，
她生气，因为我居然两天不去，
她会突然说道：
“决不，我决不再同你一起玩儿了。”
我会答道：“谁在乎这个？”
我扭着头，眼望青天。

那一天到来了：
我们两家都要搬家。
湿婆拉摩先生是工程师，要到西部城镇
去加入一个电力照明设备商行。
我父亲不喜欢乡村学校，
我们要去加尔各答。
还有两天就要离开了，
凯妮来说：“到我们的果园里来吧。”
我问：“为什么？”

凯妮说：“咱们要偷偷地在一起，
因为咱们永远不会再有这么一天了。”
我说：“不过，你父亲——”
凯妮说：“胆小鬼！”
我扭着头，说道：
“当然不是。”

湿婆拉摩先生珍爱的果园里水果满园。
凯妮问：“你最喜欢什么水果？”
我说：“莫扎法尔泮荔枝。”
凯妮说：“爬上树去摘荔枝吧，
我在这儿托着篮子。”
篮子里快盛满荔枝的时候，
突然传来一声怒吼：“谁在那儿？”
来的是湿婆拉摩先生本人。
他说：“小家伙，你别的啥也不想学，
你只把希望寄托在偷窃荔枝上。”
生怕我的罪恶企图得逞，
他提着篮子走掉了。
大滴大滴的眼泪，
从凯妮的眼睛里
默默地滴下来。
靠在一根树干上，
她一动也不动地哭泣，
以前我从未看见她这样哭过。

接下来间隔了长长一段时光。
我从英国回来，发现
凯妮给嫁出去了：
纱丽的红边装饰着她的脑袋[6]，
她的前额上点着美丽红痣[7]；
她眼睛的神色里有一种文静的深沉，

她说话的声音也变得低沉。

我在加尔各答一个化学制品厂
制造着药剂，
在无情的工作之轮的刺耳声里，
我的日子一天又一天的过去。
有一天，凯妮来了一封信，
要求我去同她相会。
她的侄女要在她乡村的家里结婚，
她的丈夫请不准假，
她一个人来到了母亲身边。
她的父亲出门到诃希阿泮镇去了：
他对这桩婚事很有意见，
心中气愤。

经过了漫长岁月我回到村子里，
回到我那邻居小姑娘的家里，
池塘斜坡上台阶旁边，
依旧是希查尔树[8]斜斜地俯向水面，
依旧从池塘里传来
苔藓的古老而甜蜜的气味，
而西苏树[9]的枝条低垂，
今天还在摇摇曳曳。

凯妮向我鞠躬致意，
她说："阿马尔大哥，
我住得很远；
我没有希望在兄弟节[10]上同你相会。
今天我要了却一桩过了时的心愿，
所以邀请你上这儿来的。"
果园里，一小块方地毯
铺在阿什瓦莎树[11]下的平台上。

举行了仪式。
凯妮在我脚边放了一只篮子，
篮子里盛满了荔枝。
她说：“那些荔枝。”
我说：“也许不完全是为了那些荔枝。”
凯妮说：“我不知道。”
凯妮赶紧走掉了。

1936年6月12日

破裂

你随身带来了
未成熟生命的温柔娴雅，
你把第一个奇迹送进我的心里，
把它第一次涨潮送进我的血液里。
相知不深的爱情，其甜蜜
犹如黎明的黑面纱上的
精美金饰，
掩盖着新婚夫妇初次相见的眼睛。
结婚之前，在我们的心灵里，
众鸟的歌唱一向含糊不清；
而森林的萧萧飒飒声，
有时候响了，有时候消失了。

在一个人口很多的大家庭里，
开始悄悄地建立起
我们两人的隐秘世界。
就像鸟儿，日复一日地
采集树枝和稻草筑巢。
构成我们的世界的材料是那么简单，
它是从飞逝的瞬间里掉下来的
漂浮的小零碎儿筑成的，

它的价值在于苦心建筑，
不在于建筑材料的讲究。

于是，有一天，你从我俩同划的小舟中
神不知鬼不觉地独自溜走了；
我随着激流漂浮而下，
你坐着滞留在河流的彼岸。
工作也好，玩儿也好，
你的双手不再碰到我的双手。
我们共同生活的砖房在接榫处断裂了。
好比一个岛屿，刚在海浪翻腾的画布上
描绘出葱葱翠翠的图画，
却被狂暴风雨的浪潮
冲刷殆尽。
我们的年轻的世界就这样消失了，
连同它的葱葱翠翠之美，
连同其中正在重新萌芽的欢乐和哀愁。

从那以后，许多日子过去了。
在一个暴雨欲来的黄昏，
我在心里描绘着你的形象，
我看见，青春朝气的魅力
依旧萦绕着你，
你的青春常驻不衰。
你那往日春天的芒果花，
依旧散发出同样的芳香；
你那丽日中天的正午
在鸽子咕咕的呼应声中，
依旧好像沉浸在分离的哀伤里。
对我说来，关于你的回忆，
长留在大自然的这些永远青翠的遗物之间。
你的美丽，线条轮廓永远勾勒出来了，

在这不变的大地上你是有口皆碑的。

我的生命的激流，
依旧哪儿也不停留。
通过艰难险阻和万丈深渊，
通过善与恶的搏斗，
通过思想、服务和欲望，
有时成功，有时受挫，
我漂泊得远远的，
超过了你所知道的界限；
在你看来，我简直成了外国人了。
在这雷电交加的黄昏里，如果昔日的你
来坐在我的面前，
你会在我眼睛里找到
那不知己身之所寄的眼神
凝望着陌生天空的大海外
那穿越蓝色森林的小径。

你可愿意坐在我的身旁，
絮絮重述那喁喁细语的往事的残余？
可是波涛怒吼，
秃鹰尖叫
天空里雷声隆隆，
浓密的柳安林摇晃树冠，
你的话会成为
大旋涡里的一条玩具木筏。

于是我整个儿的心
同你整个儿的心融成一体；
因而在创造的最初欢乐里
一支支新歌得到了体现。
我觉得

许多世纪的渴望在你和我的身上实现了。
于是每天早晨创作一曲
迎接新的光明的歌，
像一颗星，在时间的开端首先睁开眼睛。

今天，我的竖琴
安装上了百根琴弦，
哪一根琴弦你都不熟悉。
我往昔弹奏的曲调，
弹在这些琴弦上就感到不得其所。
当年的神来之笔，
今天就不过是些墨迹罢了。
我的眼睛里依旧充满着泪水。
你那手指的最初的情爱曾经落在竖琴上，
竖琴上依旧留着它们的魔力。
你从青春的青青河岸上，
给了这小舟最初的推动，
小舟依旧保留着这动力。
今天我在中流吟唱渔夫之歌，
你的名字会不知不觉地出现，
会卷到那曲调里去。

1936年9月20日

琼浆玉液

要走了，告别时我对她说：
“有个印度妇人曾经说过：
混合浊酒她不要，
她要的是琼浆玉液。
这是一个妇人应该作出的决定，
你以为然否？”
艾米雅淡淡一笑，神色不悦，

她问："这是忠告吗？"
我握紧她的双手，说道：
"爱情本身便是琼浆玉液，
同它相比，混合浊酒算不了什么，
有朝一日，你会明白的。"

艾米雅生气了；
她说："你为什么不从谬误中把我拯救出来？
你为什么没有力量？"
我说："我的自尊心挡着路，
不到我和你财富相当，
我决不向你靠拢。"
艾米雅摇摇头站起身来，
开始走出房间。
我说："你记住了，
同你的爱情互相交换，
我决不让你屈辱地同我的贫穷联姻。
这是我男子汉大丈夫的决心。"

白天和黑夜辗转流逝，
黄金之酒使我的头脑沉醉迷糊，
日积月累的财富，不断增加力量
驱策我加速前进。
我阻挡不住我自己，也遏制不了那驱策的力量。
我的财富愈来愈多，我的名气也愈来愈大，
我的自尊心和骄傲齐步前进。
最后，医生说我身体的机能不久就要垮了，
我非休息不可了。

我远远的跑到一个冷僻的地方，
大海中的一个小岛
同山麓的森林连成一片。

在那捕鱼之鸟的聚居地里
棵棵树上都挤得满满的。
一道细流涓涓滴滴地淌下山来，
淌在砌成台阶的石头上。
晶莹的流水汩汩复汩汩，
蜿蜒流过卵石，
响起孤寂的基本音调。
我天天在大海里洗澡，
微风吹拂，从森林到森林浅唱低吟，
椰子树成群地聚在一起，
有的笔挺，有的向下倾斜，
整天无休无止地摇晃叶子的边缘。
坚决的激浪再三地回来冲撞粗壮的黑岩石，
泡沫不断飞溅，
把贝壳、蜗牛和海藻
都撒在海滩上。
它们把我不安定的心灵送回
血液缓缓流动的平静的幸福里，
我对商业的心醉神迷逐渐减退。
所有往日的辛劳似乎是糟蹋浪费了；
我的心伸出了它的双手
寻求着人生的真金。

那一天，大海上没有激浪，
十月的阳光闪烁
在大海欣喜若狂的蔚蓝上。
一阵阵纷乱的风
朝着我屋旁的卡苏里那树吹去，
吹得树叶簌簌的响。
一只白胸脯的紫红色鸟儿，
栖息在电线杆上，摇着尾巴，
用甜蜜沉静的声音鸣啭。

秋天天空里澄澈的蔚蓝，
被永远流放的深沉忧郁遮盖住了。
我的心凄凉地反复说道：
“我必须归去。”
我再三记起
当时那双刚擦掉泪水的眼睛里
闪耀的光芒。

就在那一天，我登上一条小船，
在港口下了船我立刻跑将出来。
走到大路转弯的地方，我就朝那房子张望，
房子好像无人居住，
我来到大门前，
发现房子上了锁。
我的心一时停止跳动，
因为从房子里传来一声凄凉叹息
触动了我的灵魂。

经过不少查访寻找，
我们终于相见了，
在一个发霉的古老村子里，
在一个古老的池塘边。
池塘在十二王公[12]时代就有了，
村子的名字就跟着叫做大池塘。
那儿有个破庙，
年代失传，
碑文模糊。
过去的光荣了无痕迹，
它坐落在一棵阿什瓦莎树
缠之绕之、压碎肋骨的拥抱里。
池塘岸边一棵古老榕树下
兀立着新盖的茅屋，

茅屋里设立了乡村女子学校。
我见到了艾米雅，
穿一件粗糙的灰色纱丽，
两腕都戴着贝壳手镯，
光着一双脚丫子，
松松地束住的头发，漫不经意地披散下来。
乡村生活的柔和暮色点染了她的脸。
她正在用一个小小水罐，
给学校的菜园浇水。
我不知道说什么话好，
她的嘴唇里没有吐出
任何初次见面的问候，
也没提出任何问题。

她斜着眼睛瞧瞧
我那优质高价的皮鞋，
冷冷地说道：
“雨水过分多了，
所以杂草妨碍着番茄生长，
干吗不锄锄草呢？”
我不知道她是开玩笑还是说正经的。
我的衬衫袖口被镶着珍珠的链扣扣住了；
我偷偷地把袖子卷起来。
我口袋里有个胸针要送给艾米雅，
可我认识到了，把胸针送给她，
便意味着嘲笑那胸针上的钻石。
我咳一声嗽，问道：
“你住在什么地方？”
她放下水罐，说：
“你想看看吗？”
她带我走进学校，
进入走廊东边儿

一个用毯子隔出来的房间。
一只木床上，
放着卷拢的被褥。

一只凳子上放着一架缝纫机，
靠壁支着
用花布包裹的六弦。
南边儿大门前摊着一张草席；
席上散乱地放着
零星布片、各种彩色缎带、
一束束的丝线，
北边儿角落里，靠墙安置一只小茶几。
茶几上放着一面小镜子、
一只木梳、一瓶发油、
一只盛着小零碎儿的柳条筐子。
南边儿角落里靠墙的地方，
一只小桌上是文具纸张，
一个彩绘陶碗里
插一支粉红色的木槿花。
艾米雅说："这就是我居住的地方，
坐下吧，我一会儿就回来。"

茅屋外，嫩枝低垂的榕树老枝上，
一只杜鹃在歌唱。
一丛贝母灌木旁边
一群吵吵闹闹的椋鸟变得非常激动。
可以望见
斜坡的底层
有一长条流水，
边上镶着卡尔米[13]
在池塘北端闪烁生光。
我看到写字桌上有张肖像画，

木炭画的，配了个假象牙框子，
画的是我素不相识的青年，风华正茂。
他前额宽阔，头发蓬乱，
眼睛里有一种瞻望遥远未来的光芒，
嘴唇紧闭，仿佛透出坚强不屈的决心。

接着，艾米雅
端着一盘点心来了，
粢饭团、大蕉、椰子甜点，
盛在黑色石碗里的牛奶，
一杯椰子汁。
她把盘子放在地上，
为我摊开了一方手工织的羊毛毯。
说是我没有食欲不能算不真实，
说是我不爱吃这些东西倒是更真实；
而我还是非吃不可。
于是我听到了她的情况。

当我的商业利润开始在银行里积累起来，
当我对其他盈亏得失的账目毫无兴趣的时候，
艾米雅的父亲孔查吉希奥先生
常常带一些
百万富翁的儿子
到他的茶桌边来。
一切机会，都被他固执的女儿
一次又一次的糟蹋了。
咒诅着命苦，他在绝望中都快要认命了，
这时在他的家庭的地平线上
突然出现了一颗脱离轨道的疯狂行星，
那就是麦德诃帕拉的雷·巴哈杜尔的独生子马希蒲桑，
雷·巴哈杜尔是以亿万家财和大智大慧
闻名于世的，

不管他的儿子多么刚愎任性，
无论哪一个女儿的父亲都不会视之等闲。
在欧洲待了八年，马希蒲桑回家来了。
他的父亲说：“管管家里的产业吧，”
儿子说：“那有什么用？”
人们说：他的未成熟的智慧之果，
被那破坏性的俄国蝙蝠啄掉了。
艾米雅的父亲说：“没关系，不要紧，
他在我国潮湿空气里很快就会软化。”
不出两天，艾米雅变成了他的门徒。
马希蒲桑随时随刻都会到来，
毫不理会周围的暗暗耻笑和窃窃私议。

日子一天又一天的过去，
艾米雅的父亲迫不及待，提出了嫁娶问题。
马希说：“那有什么用？”
她的父亲愤愤地说：“那么你为什么天天来呢？”
马希蒲桑毫不费力地答道：
“我要把艾米雅带到她的工作阵地上去。”

艾米雅说的最后几句话是：
“正是他的工作把我引导到了这儿。
他把我从混合浊酒的城堡里救了出来。”
我问：“他在哪儿呢？”
艾米雅说：“在监狱里。”

1936年7月3日

---

[1] 恒河在阿拉哈巴德与雅姆那河相会，恒河呈白米色，雅姆那河为翠蓝色。

[2] 这是一种生于印度北部的树林，天气炎热时开出许多猩红色的花，花瓣厚实光亮。

[3] 猪尾巴指女孩子头上的小辫子。

[4] 梵文是印度有教养的人使用的语言，精美绝伦，老百姓大多说普拉克立特

语，即通俗化和粗俗化了的梵文，也就是印度北部和中部的方言。

[5] 科尔树是印度的一种多刺树木，结圆形酸味浆果。

[6] 孟加拉姑娘光着脑袋走来走去，结婚后往往把纱丽上端兜在头上。

[7] 印度妇女用一种叫做科姆科姆的红色胶质液体在前额点上美丽的圆痣，作为装饰。

[8] 在印度，这种希查尔树往往生长在池塘旁边。

[9] 西苏树是一种大树，以木质坚硬耐用著称。

[10] 兄弟节：按照印度习俗，在十一月的兄弟节上，印度姑娘和妇女，把檀香糨糊涂在她们的兄弟或表兄弟的前额上，吟唱短短的祈祷，祝他们长命百岁，还送给他们特地准备的食物和衣服。

[11] 阿什瓦莎树是印度的一种长绿大树，叶作心形，多种在路旁或空地上，为人遮荫。

[12] 十五世纪时，孟加拉为十二王公（诸侯）所统治，他们实际上是独立的，有时还联合起来反对皇帝。

[13] 卡尔米是印度的一种水生植物，叶子碧绿光亮。

死亡之翼

Rabindranath Tagore:
An Anthology

舞台上的灯[1]

舞台上的灯
一个个的相继熄灭了，
大厅是空空的。
在缄默的召唤下，
深沉的安宁降临，
宛如无梦的睡眠。
幕布落下之际，
我所戴的演员的面具，
便变得没有意义了。
在人群面前，我穿戴
为数众多的服饰，
绚烂缤纷的色彩——
付之流水的一切；
而在沉寂的奇境里，
我凝视自己的内心深处。
抹掉景色，
太阳沉落了，
这时候，在沉寂的奇境里，
天空也这样凝望它的繁星。

1937年10月9日

在我意识朦胧的黄昏里[2]

在我意识朦胧的黄昏里，
我看到我的肉体在黑水上浮过，
还载着它所积聚的
情感、痛苦和回忆。
它从远方浮到远之又远的地方，
逐渐消失无形；

沿着阴影落脚的河岸，
晚钟消声无音了。
家家户户关上大门，
把黄昏的灯藏起来；
舟楫停泊，
黑夜浓重，
森林寂静无声。
随着鸟儿沉默的歌，
宇宙自我奉献，
献在伟大寂静的足下。
黑暗之美，非言语所能形容，
黑暗降临这色彩缤纷的大地。
像个影子，像个水泡，
这肉体消失在
深不可测的幽暗里。
我交叉紧握十指，
站在这繁星的圣坛下
祈祷：
“太阳啊，你把光芒都收回去了，
现在显示你最最慈祥的面貌吧，
并且让我看到他，
他就是置身于你和我中间的同一个神明。”

1937年12月8日

鸟儿离巢的时辰到了[3]

鸟儿离巢的时辰到了，
歌声沉寂的巢，在风吹过树林的时候，
很快就要落到地上去了。
带着枯叶和枯花，
我行将在清晨羽化，
飞上没有道路的天空，

向那夕阳西沉的海岸飞去。
这大地，曾经长期地
殷勤款待我。
承蒙春天慷慨，
有时我接受芒果花蓓蕾
芬芳馥郁的拜访；
有时阿莎卡花
默默地渴望着我的歌——
而我也欣然放声歌唱。
有时，赤日炎炎之月的尘暴
阻塞了我的歌喉，
使我的翅膀软弱无力！
我经历了这一切，
得到了生之光荣的福佑。
海洋这一边的疲乏旅行，
已经到了尽头了。
片刻后我便将转过身去，
对着此生的主，
垂首吟唱
我的赞美之歌。

1934年4月

毒蛇[4]

毒蛇
处处吐出剧毒的气息，
讲的是温文尔雅的和平，
听起来活像是嘲弄。
因此，在我去世之前，
让我对各处正在准备
向恶魔作战的人们，
致以我生平最后的敬礼。

1937年圣诞节

不断的生命泛舟在不断的死亡的流水上[5]

不断的生命泛舟在不断的死亡的流水上。
这小舟横渡危险的大海，
要到什么无名、无目的的海岸去呢？
我心里又有什么看不见的舵手
在发布无穷无尽的命令？
我只知道百万小舟正在航行——
一路上停下来出售货物，
而停舟接受货物的，
也在转瞬之间消失了。
一切欺骗不断地被死亡吞没——
然而生命并非全是欺骗！
一切结束的时候，总有些东西永久长存。
生存的至上财富攒积在一个瓶子里，
瓶底是密密麻麻的小洞。
它不断地接受的东西，
又点点滴滴地漏掉。
这种经常的损耗，防止了懒于积聚，
而且在行动时获得了力量。
那无形无相、永远在运动的神明——
他是有与非有，
他的特质是存在与非存在，
公开与隐藏，他兼而有之——
在生存之流里，
我该称呼他什么名字？
我的名字
在迅速地脱颖而出之后，
又将重新皈依他吗？

你把数不清的岁月的光明……[6]

你把数不清的岁月的光明，
作为礼物，给了我的眼睛——
我知道我应该把一切债务还清。
主啊，今天，你是来要债的——
可你的影子为什么又落在我黄昏的灯上？
我不过是你以你的光明创造的
这个尘世的过客。
如果有些光芒透过裂缝留连不去——
那就别管它们，让它们留下，
好让我创造一个我自己的世界。
在你那车辇留下
最后辙痕的尘土里，
让它留下
一些光明，一些阴影，一些幻觉！
在黯然失色的光明背后，在阴影的道路上，
也许你会掇拾到一些东西——
一丁点儿我欠你的残余的债。

1940年11月3日

中午——半醒半睡的——[7]

中午——半醒半睡的——
我在梦中看见
我的生命的外壳脱落。
在那未知世界的川流上
卷去了财迷所攒积的一切——
他的名声、功绩、光荣、不光彩，
以及用过去的甜蜜惬意密封了的
耻辱的回忆！
这些我全都无法唤回来了。

小我之外的大我问：
我最为叹息的是什么？
倒不是为那欢乐或受苦的过去，
而是为那永远达不到的将来，
在将来的内心里，
希望，犹如大地子宫里的种子，
通宵做着连绵的梦，
为那尚待来临的光明。

1940年11月24日下午

打开门[8]

打开门——
让蓝天没有阻挡地泻进来，
让花的芬芳香进我的房间。
让太阳第一道光线
沐浴我的全身，
沁润我的神经。
让我听到
“我活着”这喜讯
在森林绿叶间簌簌地响。
让早晨把我罩在她的面纱里、
宛如她笼罩那嫩草装点的绿色大地一样。
我平生接受的爱情——
我在空中和风中
听到了她缄默的声音。
我在她纯净的水里洗澡，
看到人生的真理像颗宝石
在蔚蓝的天心里闪闪烁烁。

1940年11月28日晨

意识的火焰[9]

意识的火焰，
在我的心里熊熊燃烧，
它不是人生狭的笼里
一个偶然的囚徒。
这火焰，开始时，
从空虚中升腾而起，
终结时遇到
毫无意义的死亡，
它照耀着自始至终的间歇，
并以深长意义赋予间歇。
作为至高至上的欢乐，
这意识在天空里悸动，
它的信息在我心里回响；
这意识以始终如一的韵律，
在创造的无穷节日里，
把太阳和繁星拥抱在一起。

1940年11月28日晨

爱情在我的青春里来临[10]

爱情在我的青春里来临，
像是瀑布的潺潺欢乐。
它来自遥远的山峰，
夹着颦眉也夹着欢笑；
它喷涌横溢，
越过挡路的石头；
在已知世界中间，
它带来了未知世界的语言，
带来了从未想到过的
神秘世界的语言；

在周围日常生活的固定有限的一切里，
爱情带来了它那反抗的骚动的激流。
今天，爱情
同那缄默的温柔安慰，
一起隐藏在很深的地方；
还同那渗透整个宇宙的安宁，
毫不费力地相联结合。
它的光是在繁星的光里，
它的美是在那崇拜地
装点树林的繁花的美里。

1941年1月30日午间

在我的病床旁[11]

在我的病床旁，
缓缓流动着人生的流水。
我用野草做些形态美丽的小玩意儿，
它们没有伟大的价值——
然而，对人生的某些心领神会，
依附着这些小玩意儿，
尽管它们价值轻微。

1941年1月23日晨

在人类宏大心灵里未曾说出的话[12]

在人类宏大心灵里未曾说出的话，
像星云一样在宇宙空间里游荡。
它们触及了我的心灵的疆界，
便凝聚浓缩，形具神生，
绕着我的书斋旋转又旋转。

1940年12月5日晨

我知道生命是神圣的[13]

我知道生命是神圣的。
人们不知道生命由什么途径来临，
她从未知的清泉升腾而起，
在奇异的现实里形具神生，
太阳光充满金瓶，
每天早晨给生命沐浴，使生命净化。

这生命放声
歌颂白昼和黑夜，
用花朵装饰神庙
以礼拜看不见的神明，
而且在寂静的暮色苍茫里，
点燃黄昏的灯。
生命把她第一次的爱情
奉献给这个世界。
在生命的点金术的爱抚下，
我那一切日常的爱情都盛开繁花，
我曾爱我的情人和亲人，
我曾爱这世界上的花朵；
不论生命爱抚什么东西，
她都使它富有生气。
她带了一本书进入世界，——
起初书页上空空如也，
逐渐写满画满，
白昼穷尽的时候，
图画就清晰了，
自知之明的念珠就串在一起了。
然后是漫不经心的艺术家
划一道黑线

扫过字母，
只留下一些儿——
一些儿黄金的字母，
它们与北极星一同照耀，
给诸天添一份喜悦。

1941年4月25日

今天，逢到我生日的辰光[14]

今天，逢到我生日的辰光，
我已经没有指望。
我要我的朋友靠近我——
要他们的手温柔地抚摩我。
我将随身带走——
大地的最终的爱，
人生的离别的礼物，
人的最后的祝福。
今天我的袋子是空空的，
一切我必须给的，
我统统都给掉了。
我每天接受的小小礼物——
一些友爱，一些宽恕——
我将随身带走，
那时我将坐在我的小舟里，
作我最后一次横渡，
迎我终点的无声节日。

1941年5月6日晨

狡猾者啊[15]

狡猾者啊，

你在创造宇宙万物的路上
铺了诡计多端的罗网。
你以灵巧的双手，
在这单纯的生活里
织了虚假信仰的罗网，
并且用这种欺骗践踏了伟大。
对于探索者，
你并没隐藏那秘密的夜。
你的星辰给他指引的路，
便是到达内心的路——
这路永远清楚明白，
单纯的信仰使它熠熠生辉。
也许它外表弯曲，
可是它内里正直——
这正是它的光荣所在。
人们认为他是个受骗者，
他可在用自己内涵的光洗涤干净的心里
找到了真理。
任什么都欺骗不了他；
他把最后的酬报带进自己的宝库。
这个能轻易承受你戏谑欺骗的人，
从你的手里接受了
通往安宁的持久权利。

1941年7月30日晨

---

[1] 这是《边缘集》中的第8首，这个集子是泰戈尔重病初愈后写的。

[2] 这是《边缘集》中的第9首，原无题，今以第一行为题。

[3] 这是《边缘集》中的第14首，原无题，今以第一行为题。

[4] 这是《边缘集》中的第18首，原无题，今以第一行为题。诗人病中执笔时，正值希特勒在中欧趾高气扬。不是杞人忧天，而是诗人预见了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爆发。

[5] 这是《在病床上》中的第2首，原无题，现以第一行为题。

[6] 这是《在病床上》中的第4首，原无题，现以第一行为题。

[7] 这是《在病床上》中的第22首，原无题，现以第一行为题。

[8] 这是《在病床上》中的第27首，原无题，现以第一行为题。

[9] 这是《在病床上》中的第28首，原无题，现以第一行为题。

[10] 这是《康复集》中的第13首，原无题，现以第一行为题。

[11] 这是《康复集》中的第24首，原无题，现以第一行为题。

[12] 这是《康复集》中的第25首，原无题，现以第一行为题。

[13] 这是《最后的诗集》中的第7首，原无题，现以第一行为题。

[14] 这是《最后的诗集》中的第10首，5月6日是泰戈尔的生日，这是诗人在他最后一个生日里写下的诗。

[15] 这是《最后的诗集》中的最后一首，泰戈尔在开刀前口授了这首诗，即于8月7日不幸去世。我是根据博斯的英译本《死亡之翼》转译的。博斯在序文里特地对这首诗作了一点儿释解。大意是：上帝是个神圣的情人，他同我们玩着捉迷藏的游戏。他给予我们接受他或拒绝他的自由。他为探索者安排的道路也很难走。我们拒绝上帝，上帝一点儿也不烦恼。上帝可以等待——有朝一日，在走了许多错误的道路以后，我们自会回到上帝身边去的。上帝要求于我们的，是爱，不是盲目的服从。“你以灵巧的双手……织了虚假信仰的罗网”。尘世的美丽，以其色、香、形等俘虏我们的心，使我们恋恋不舍。尘世的恐怖也使我们害怕。我们的信仰这就有了肉欲经验的色彩，变得神人同形了。但探索者必须穿过这虚假信仰的罗网，把心灵从外在世界转向内心世界，从而认识绝对真理，那可是非言语所能表达的。“对于探索者，你并没隐藏那秘密的夜。”这是全诗最费解的诗句。《吉檀迦利》中说：“神在农民翻耕坚硬泥土的地方，在筑路工人敲碎石子的地方。炎阳下、阵雨里，神都和他们同在，神的袍子上蒙着尘土。脱下你的圣袍，甚至像神一样到尘埃飞扬的泥土里来吧！”这节诗也许有助于我们理解这一行晦涩的话。上帝，这神圣的新郎，无需什么结婚的新房，他无处不在。他与工人、农民，与老百姓同在。上帝就是爱，你侍奉上帝在尘世的子民，就是侍奉上帝。通过这种侍奉和服务，你就和那神圣的情人，就和上帝合而为一。

断想钩沉

Rabindranath Tagore:
An Anthology

一

昨夜我梦见自己依旧是我母亲去世之前的那个孩子。她坐在恒河岸上花园住宅的一个房间里。我漫不经心地走过去了，并没有注意母亲；走了过去，我心里却突然闪过一种说不出的渴望，但愿我的母亲在那房间里。我立刻停步，走回她的身边，我深深鞠躬，我的脑袋触及她的双足。她握住我的双手，凝视我的脸，说道："你来了！"

在这大千世界里，我们漫不经心地走过母亲坐在那儿的房间。我们要吃东西时，她的储藏室是敞开的，我们非睡不可时，我们的床也准备好了。缺乏的只是那种接触和那种声音。我们走来走去，但从来没有挨近母亲，挨在母亲本人身边，让她用手抱住了，欢迎道："你来了！"

二

我年轻时不知道我已经变得弱视。我第一天偶然戴上眼镜时发现：我突然和万物靠得更近了。我觉得，我所获得的世界，双倍于此时此刻之前我所感受到的。

通过灵魂更加贴近世界本身——像这样的事情是存在的。这可是像一次真正的回家那样进入这个世界。而且获得的世界又是无法衡量的——就像获得一件乐器一样：不仅占有了乐器，而且在乐器上奏出音乐来了。

三

精神生活是知觉的解脱。通过精神生活，我们处处发现灵魂的直接反应。在我们臻于这种生活境界之前，我们看人是通过自身利益、偏见或等级划分等媒介的，由于我们的周围是永恒的疏远，我们无法逾越。纱幕揭掉了，我们就不仅看到了世界上飞逝的形体，而且靠拢了世界的永恒生命，那就是难以形容的美。

有人在外在的世界里寻求精神的真相。在这种探索里，说不定他会碰上鬼魂或是自然界的超感觉现象，受其困惑；然而这些并不导向精神的真相，犹如字典里的新字并不把文学教给我们。

四

今天是我们asram一年一度的节日的特别日子，我们必须抓紧时间，在这个地方的心里认识真理，真理即是美。我们为此点亮了我们的灯。早晨，太阳辉煌地升起来，黄昏，繁星放出光芒。但，对我们说来，这些是不够的。在我们点亮我们自己的小灯之前，天空里的光明世界是徒劳无补的；如果我们没有作好自己的准备，那么，大千世界丰富多彩的准备也就依旧只是在等待着而已，仿佛诗琴等待着手指的弹奏一样。

五

我无需为自然界操心。太阳并不等待我为它打扮修饰。

但从大清早起，我的一切思想，全被我自己这个小世界所占据了。其重要性在于这一事实：我有一个给予了我的世界，属于我自己的世界。它之所以伟大，是由于我有力量使它不辜负它同我的关系；它之所以伟大，是由于它的帮助，我得以把我自己的殷勤奉献给主宰大千世界的神。

六

在日常世界里，我们生活于贫困之中；我必须小心翼翼地节约我们的物力财力；我们变得精疲力竭；像乞丐一样，我们来到上帝面前乞求人生的欢乐。在节日里，我们炫耀我们的财富，而且对上帝说，我们甚至和他一模一样；我们不怕花费开支。节日是我们给上帝献上我们的欢乐的礼物的日子。因为，我们带了我们的献礼而不是我们的匮乏来到上帝面前时，我们才真正遇到上帝。

七

人生至上的机会是得以向我们的上帝奉献殷勤。我们生活在上帝的世界里而忘掉了上帝，因为盲目接受是单方面的，永远看不见真理。接受雨水而从不报之以果实的，乃是沙漠，它的接受毫无意义。上帝的世界是赐给我们的，当我们把我们的世界奉献给上帝时，天赐便实现了它的价值。

八

当我把大千世界不知不觉地丢在我那办公室习惯的栅栏后面时，我在内心里培养了一种信念：我是必不可少的。大自然迫使人们去工作的许多方法之中，就数这种自豪感效果最好。那些为了金钱而工作的人，工作只限于得到报酬的程度，只达到一定分寸的某一点上，超过了这一点，他们便认为吃亏了。然而那些受自豪感驱策而工作的人，他们不停地干活，即使工作超过时间，也不觉得吃亏。

我是必不可少的，抱着这种信念，我就习惯于忙忙碌碌，连眼睛也不敢眨一眨。我的医生再三警告我："歇歇吧，别紧张。"但我总是说："如果我歇手不干，事情怎么进行下去呢？"就在这个时候，我的身体支持不下去了，我这汽车的轮子损坏了，在这窗下停止不动了。我从这窗子里向外遥望无限的空间。我看见时间的胜利之车的无数闪光车轮旋转而过——没有扬起灰尘，没有发出轰鸣，甚至没有在道路上留下一点儿摩擦的痕迹。突然之间，我醒悟了。我清楚地看明白了，没有我，事情还是在照常进行下去。并没有因为缺少了某一个特定的人物，就出现了这些轮子会停止转动或丝毫拖拖拉拉的迹象。

然而，要承认这一点可不像承认那一切那么容易！即使我口头上承认了，我的内心可不肯承认。如果我的去留确实没有什么两样，那么，我的自豪如何在宇宙间找到一个地位呢，哪怕只是瞬间的？我的自豪能立足在什么上呢？空间和时间里充满了丰富的万物，却仍然不可能剔除我这个自我。我存在的事实，证明了我是必不可少的事实。

九

自我主义是为生存这个事实所付出的代价。只要我内心里体会到这个代价，我就一直为保持自我生存而坚定地承受一切痛苦和惩罚。所以佛陀说：毁掉自我主义即是斫掉生存的根子；因为没有自豪也就不再有生存的价值了。

不论那自我主义可能如何，这个代价已由某种储备所提供；——换言之，至关重要的是我应该存在，而所付代价就是对重要性的估量。整个宇宙——宇宙的每一个分子和原子——正在对我应该存在的欲望作出帮助。显示在我那自豪里的，便是这欲望的光彩。正是凭着

这种光彩，这个无穷小的“我”，不论在计量上还是在价值上，都不亚于宇宙间的任何其他东西。

一〇

人以两种不同的途径观察他心里的欲望。有的认为这欲望是创造性权力的一种冲动，有的认为它是创造性爱情的一种自我表现。人在他面前设下不同的目标作为他一生的目的，便是根据他观察他的存在这个事实时，是把它看作是权力抑或爱情的启示。

我们的实体从权力所取得的价值，跟它从爱情所取得的价值，面目是截然不同的。在权力的范围内我们的自豪所强加于我们的方向，跟那在爱情的范围内给予我们的方向，是恰巧相反的。

一一

权力是可以衡量的。它的体积，它的重量，它的冲量，都可以放到数学领域内来计算。所以那些信奉权力至上的人们，想方设法要增加权势。他们总是再三增加数目——人的数目、钱的数目、器械的数目。当他们为成功而斗争时，他们就牺牲别人的财富、别人的权益、别人的生命，因为牺牲是权力崇拜的精髓；牺牲之血奔流成河，把大地都染红了。

实利主义的明显特色，是它的外在表现之可衡量性，这同它的边界的有限性是一码事。人的历史上猖獗过的争端，不论是民事或是刑事的，大部分是越界问题。要扩大自己的边界，势必侵犯别人的边界。由于权力的自豪便是数量的自豪，所以，最强有力的望远镜，当它朝着权力的方向看去时，就无法越过血海望见和平的海岸了。

一二

然而，当我们把权力的这些暴力和暴行一一加起来时，我们就发现：它们并不是一个永远增加的级数。在我们追求积累原则的过程中，挡住路的控制原则，突然之间把我们绊了一跤。我们发现：不仅有前进的活动，而且也有停顿。我们在历史上再三发现：不论权力的盲目性在什么时候设法破坏这个节奏的规矩，它就是自取灭亡。这就

是为什么人们依旧记得巴比伦塔倒塌的故事的缘故。

我们因此懂得：权力的原则（它的外在表现便是财多势大），既不是最终的真理，又不是至高无上的真理。它自己不得不停顿下来，以求得与宇宙的节奏合拍。节制是善的大门。善的价值不是按照大小、多少来衡量的。内心懂得善的人，衣衫褴褛而不以为耻。他把皇冠丢在尘土里，在大路上迈开大步前进。

一三

当我们从权力的原则转移到了美的原则，我们立刻恍然大悟：所有以前的时光，我们都是在错误的祭坛上焚香；权力吃喝它的牺牲者的血，病态地发胖了，到头来不过是毁于贪吃过度；尽管我们竭力增加军队和武器，增加海军舰艇的数量和种类，堆积起我们分到的战利品，但算术永远不能使假的变成真的，我们终于要在我们所增多的东西的重压下粉身碎骨地死去。

里希·亚吉那瓦尔克耶在他离开人世的前夕，提出来要留给他的妻子梅特丽意大量家财，把他生平攒积下来的财物列了个清单，这时她却叫了起来：

“这些个东西跟我有什么关系？它们都不是用不朽的精神制作的。”

增加又增加又增加，又有什么用呢？不断提高音量的响度，我们只能得到一声叫喊。只有节制了声音，赋予它以完美节奏的旋律，我们才能获得音乐。

人把一切占为己有，便逐渐变为巨人：而人凭借舍弃自己则达到和谐的境界。和平就在这和谐的境界里——它从来不是外部组织的结果或权力与权力联合的结果——和平以真理为依托，和平存在于对贪婪的遏制里，存在于同情的宽容里。

一四

问题是：“我这实体在哪一个真理里实现它的完满的价值——在权力里还是在爱情里？”如果我们承认权力是那个真理，我们就必须也承认斗争是不可避免的，永恒的。根据许多欧洲作家的意见：和平与爱情的宗教，不过是弱者藏在里面寻求庇护的、朝不保夕的盔甲，

然而自然规律对此却毫无尊敬。懦怯的宗教鼓吹者所谴责的邪恶——倒只有它才是引导人走向成功的稳妥道路。

对立的那个学派并不完全否定这个观点。他们承认前提，可是他们说：

“他们在邪恶里繁荣昌盛，在邪恶里找到他们的善，并且通过邪恶打败他们的敌人——然而他们在根本上毁灭了。”

一五

天色依旧黑沉沉的。曙光快要来临。赶来参加节日市集的摊贩们，围着篝火唱着歌度过了冬夜。现在他们准备各奔前程了。他们的喧哗，可同鸟鸣啁啾不一样，扰乱了早晨的安静。

因为人站在道路的岔口上。他的琴弦必须调弄出比大自然的音乐更加深沉更加复杂的乐曲。人自有头脑去思考他的问题，自有他的意志去探索自己的道路。这些人还没有找到他们同环境之间的完满和谐。因此容易在不谐和的丑恶之中有所突破。

然而，就在这丑恶里存在着未来的伟大希望。因为这些不和谐不仅是我们不得不承认的事实，而且它们还是丑恶的事实。这事实本身，时时刻刻都在表白：它们并不是它们应该如此的模样儿；它们是尚未完成的，它们又是充满希望的，因为它们是痛苦的。

一六

我们像是诗篇里散佚的一行诗句，永远感到它和其他诗行是押韵的，必须找到它们，否则它就完不成它自己的使命。这种对尚未达到的境界的追求，便是人心里伟大的冲动，它促成了人的一切最佳创作。人似乎深切地感觉到在其生存的根子上有一层隔阂，他呐喊着要求引导他越过隔阂、走向融洽团结，而不知怎么的，人也明白，能把他引导到一种终极之爱的，无非是爱。

一七

我和世界之间有一种关系，一种深刻的个性的关系。这可不仅是知识和用途而已。我们和事实之间的一切关系，有个无穷的媒介，那

就是法则；我们和真理之间的一切关系，有个无穷的媒介，那就是理性；我们的一切个性的关系，有个无穷的媒介，那就是爱情。

我们不仅是事实上存在于这个世界上，像一块块石头一样；我们是一个个人。因此我们不能满足于在环境中随波逐流。我们有爱情的中心理想，它促使我们的生存和谐协调，我们还必须在我们的生活里体现一个真理，那就是同永恒的个性之间的美满关系。

一八

昨夜北风锋利如钢刀之刃，摊贩们用树枝树叶临时搭了些栖身的棚子。尽管棚子简陋，当其时也，却是他们最重要的必需品。然而，今天早晨，天还没亮，我们听见他们吆喝他们的公牛，从树下拉出他们吱吱嘎嘎的车子。现在，对他们说来，紧迫而重要的是离开这些棚子了。

“我要，”自有它的经常的平衡砝码——“我不要。”不然的话，“必需”这个怪物，就会以其不可改变的重量压垮一切生存。我们暂时会慨叹无物永久长存的事实，然而我们却永远免除了为万物均不变动的灾难而失望。万物留存和万物变动——在这两个恰巧相反的激流之间，我们找到了我们的栖身之所和自由自在。

一九

套在车子上的马只不过是马车的一部分，主人是不受羁轭的驾车者。我们奉命使劲儿干活，然而我们的头脑保持超然独立。因为我们的行动首先必须表达我们的自由，否则我们就像被迫转动的车轮一样了。为与不为之间，得与舍弃之间，自有一种和谐的境界，我们必须达到这种境界。

我们日常的川流不息的祈祷，送我们的“自我”进入至高无上的、大写的“自我”，它使我们感觉到我们彻底舍弃“自我”后所获得的功德圆满的现实，它使我们的意识在一个和平的大世界里伸展开去；在那个大世界里，由于内在的自由，（即毫无利害上的计较），一切行动都是美，一切关系都是真。

二〇

我们的意志与爱情结合为一体的时候便臻于完美的境界，因为仅仅爱情才是真正的自由。这自由不在于否定拘束。它自动接受约束，因为约束并不捆绑自由，只不过衡量自由的实际情况。不奴役，在于要停止服其劳；然而自由就存在于劳动服务之中。

一位孟加拉乡村诗人说：

“在爱情里，结局既非痛苦，又非快乐，

却只有爱情，

爱情在约束你时给你自由，

因为爱情便是有所结合。”

二一

爱情并非只是一种冲动，爱情必须包含真理，这是法则。它从真理接受限制，乃是由于它自己的内在的富裕。儿童情愿用节制来校正他身体的平衡，因为他在活动的自由中获得真正的愉快；爱情也并不认为：实现其真理，花的代价太大。诗歌在表现方式上比散文严格得多，因为诗歌在它的根源和目的上自有它的欢乐的自由。我们对上帝的爱，是精确地注意到它的责任的。它的诚笃是庄严的，它必须以才智为伙伴。既然它所作的交易价值巨大，它还得小心谨慎，留神货币纯真不假。所以，当我们灵魂呼吁不朽的礼物时，它的第一声祈祷便是：“引导我从虚伪走向真理吧。”

二二

天父正在他的世界里工作，但宠儿却躺在我们的心里，躺在心里黑暗深处睡觉。只有我们自己的爱情觉醒时，他才觉醒。这么说也许是奇谈怪论：我们并不意识到我们的爱情，正如我们并不意识到地球带着我们绕太阳旋转一样。然而真实的情况倒是：我们对我们的本性的所有各个部分，并没有完全探明究竟，在大多数情况下，我们对自己仅仅具有表面上的直觉的知识；在这种表面范围内，我们的头脑里装满了暂时的需求和生活里的纷扰。

二三

在爱情里觉醒，并不是在一个甜甜蜜蜜的世界里觉醒，而是觉醒于一个奋身干一番事业的世界里，在那儿，生命通过死亡而获得不朽，欢乐在受苦受难里获得价值。因为真理的最积极的肯定是在爱情之中，所以爱情必须突破以剥夺威胁我们的一切，其本身才得以实现。贫穷连最微小的损失也害怕，富裕则放心大胆地开销花费。爱情是灵魂的富裕，因而爱情在敢作敢为和坚韧不拔上显示它的本色。又因为爱情从它的本身找到它的力量的源泉，它不乞求人们的称赞，惩罚也不能从外部施之于它。

二四

我们生活于其中的那个物的世界，在它同爱的世界之间断绝交通的时候，便失去了它的平衡。于是我们就不得不为极低廉的东西，付出灵魂的代价。而这种事情只能发生在物的监狱以其铜墙铁壁永远牢不可破威胁吓唬我们的时候。于是就引起了可怕的战斗，嫉妒和压迫，争夺空间和机会，因为这些都是有限的。我们痛苦地意识到这种事情的邪恶，努力采取一切措施，在一个残缺不全的真理的狭窄范围内加以调整。这种努力导致失败。只有他帮助了我们，他以他的一生给我们证明：我们有个灵魂，它的住所建筑在爱的王国里，当我们达到精神上自由的境界时，物就无从以其虚假的价格横行霸道欺压我们了。

二五

我们所获得的财物控制着我们，我们很难把自己解放出来。因为，财物的吸引力是在把我们导向我们的自我中心。而完美的爱情之力所起的作用，则导向相反的方向。这就是为什么爱情给我们以力量从财物的重压下解放出来的缘故。所以，我们欢乐的日子，便是我们花费的日子。我们为了求得自由解放，需要的并不是在外在世界里减轻压力，而是有力量轻松愉快地承担世界重压的爱情。

二六

仅仅因为我们关闭了通向自由的内在世界的道路，外在世界的苛

求便变得可怕之至。继续生活在一个事物存在而其意义被蒙蔽的世界里，那便是接受奴役。已经变得可能由人们这样说了：生存之所以是邪恶的，只不过因为我们在盲目之中错过了我们的生存自有其真理寄托其中的某种事物。如果鸟儿试图只用一只翅膀在天空中飞翔，因为风把它打落在尘土里，它就对风生气。一切破碎不完整的真理都是邪恶的。它们伤害人的感情，因为它们所建议的，它们可并不提供。死亡并不伤害我们的感情，疾病却伤害我们的感情，因为疾病老是使我们想到健康，却又不把健康给我们。生活在一个半吊子的世界里是邪恶的，因为它在显然并不完美的时候冒充终极的大好世界，给我们酒杯而不给生命之酒。

二七

来到人生的戏院里，我们愚蠢地背对舞台而坐。我们看到镀金的柱子和装饰，我们瞧着人群来来往往；末了，灯光熄灭时，我们惶惑地问我们自己：这一切的意义是什么呢？如果我们把注意力集中于内在的舞台，我们就能亲眼目睹灵魂的永恒的爱情的戏剧，得以确信这戏剧有停顿，可是没有尽头，确信豪华的布置并不是事物的壮丽的谵妄状态。

二八

当我们在心里把自然和人性分割开来时，我们从外部来批评自然，责备它缺乏同情心和正义感。让烛芯为剩下的蜡烛缺乏光亮而愤怒地燃烧吧，然而，烛芯其实倒是在照明上代表整个儿蜡烛的。障碍是表达的必然伴侣，而我们知道，语言的积极因素可并不存在于其障碍之中。排除其他因素，专门从障碍这一方面来考察，自然就显得与道德观念互相矛盾了。然而，如果这是绝对正确的话，道德生活就永远不可能存在。生活，不论是道德的或物质的，都不是个完整圆满的事实，而是一个继续不断的过程，倚靠两个相反的力量——抵制的力量和表达的力量——而活动不息。把这些力量区分成两个互相对立的原则，对我们毫无帮助，因为真理并不存在于敌对之中，而是存在于它的继续不断的协调一致之中。

二九

真正理解一首诗所需要的良好的审美趣味，来自按照想象力所见到的统一体的幻象。在我们对人生的领会方面，信念也有同样的功能。它是视觉的精神器官，它使我们在其实只见到部分时得以本能地认识到整体的幻象。怀疑论者也许嘲笑这种幻象是精神错乱所产生的一种幻觉，他们也许用这样一种方式方法选择和安排事实，从而非难信念；然而信念却从来不怀疑它自己对内在真理的直接的心领神会。内在真理约束人、造就人、治愈人，引导人走向圆满的理想。信念便是我们身心之中对于传遍一切的“是”的肯定的声音的自然而然的响应，因而它是人的生活里一切创造性力量中最伟大的。它不是仅仅被动地认可真理，而且一直积极努力，以达到同和平、善、爱的团结等互相和谐的境界。和平存在于宇宙中真理的节奏里，善存在于社会中结合的节奏里，而爱的团结，存在于灵魂中自我实现的节奏里。仅仅是这样的节奏里的无数破绽，尽管是事实，在一个有信念的人看来，却不足以证明这种节奏是不现实的，正如在音乐家看来，刺耳的曲调和声音等普遍存在的事实，不足以否定音乐的真理。这等事实只不过召唤他鼓足干劲去修补破绽，建立起同真理相和谐的境界。

三〇

东方破晓，白昼像个蓓蕾突破花苞、发为花朵。然而，如果这个事实只属于事物的外在世界，我们又怎么能找到门户进入这种境界呢？这是我们的意识的天空里的一次日出，这是我们的生活里的一个新的创造，一种鲜花初放的境界。

张开你的眼睛瞧瞧吧。就像一支活的长笛感受音乐的气息吹彻它的全身那样，在你的意识深处，感受你与创造性的欢乐相会的情趣吧。在你的生存的壮丽中与晨光相会吧，你在那儿是同它合为一体的。然而，如果你坐在那儿把脸转了过去，你就是在造化的并不分割的领域里设置了分隔的栅栏，而那个领域本是事物与创造性的意识相会的地方。

三一

孤立我们的意识，使之局限在我们的自我的范围之内的，便是黑暗。它掩盖了我们与世界相统一的伟大真理，引起怀疑和争论。我们在黑暗中摸索，绊倒在物体上，我们抓牢这些物体，相信它们便是我们所拥有的唯一的东西。光明来临时我们放松了我们所占有的东西，发觉它们不过是与我们相关的万物之中的一部分而已。从自我的孤立中解放出来，从强化深化我们的占有感的事物中解放出来，——这就是自由。我们的上帝便是那种自由，因为它就是光明，在这个光明里我们找到了真理，真理乃是我们同万物的完美的关系。

三二

恐惧在黑暗中装出范围无限的模样，因为恐惧就是在万物之中失去立足点的自我的影子；这自我是个怀疑者，无信仰者，重视否定，把孤立的事实夸大为可怕的畸形变化。我们在光明里发现事物的和谐，知道世界是伟大的，因此我们也是伟大的；我们知道，随着真理愈来愈广泛的实现，冲突便将消失，因为存在本身便是和谐。

三三

在大自然里，我们发现法则体现于真理之中，乐趣体现于美之中。我们迫切地需要认识真理，然而我们可以任意地无视美的体现。我们在生活里忘掉了早晨天明是不安全的，但我们能安全地忘掉早晨是美丽的而仍旧生活下去。

在真理的领域内，我们是受到约束的，在美的领域内，我们是自由的。在上帝统治我们的地方，我们必须表示敬意；然而，在上帝爱护我们的地方，我们倒可以嘲笑他。上帝在约束他自己的地方，约束我们；上帝在他广大无穷的地方，给我们以自由。美的伟大的力量，在于它的谦虚。美为我们之中最渺小的人让路，美默默等候。美必须拥有我们的一切，或者干脆一无所获，因此美从不要求什么。美遭到拒绝便逆来顺受，然而美是永垂不朽的。

三四

我的一个熟人突然死了，我再一次得以理解死亡问题，这个世界

上一切老生常谈中最陈腐的问题。

道德家教导我们：通过对死亡的冥想，认识这个世界的虚幻。然而，谩骂这个世界以求容易舍弃，倒是既不真实、又不勇敢的。因为事物失掉了它的价值，那种舍弃就不是什么舍弃了。

恰巧相反，世界是那么真实，死亡的轮子在世界上可留不下痕迹。认为我们的自我，为了它自己的永久用途，竟能盗走世界上物体的微粒，——这样的信念是荒唐的。死亡仅仅与我们的自我有关，与这个世界无涉。世界从不丧失一个原子，丧失的是我们的自我。

三五

有的人对生命所抱的观念是静止的，他们盼望死后继续存在下去，只不过因为他们祈求的是永生而不是完美，他们喜欢想象他们所习惯的事物会永远持久不衰。他们在心灵里，把他们自己，跟他们的固定不变的环境，跟他们攒积起来的任何东西，完全打成一片了，要他们丢下这些东西，就是要他们的命。他们忘记了生存的真正意义就是超生，这就是永远生长得超越它本身，更上一层楼。果实依附着茎，果皮依附着果肉，果肉依附着种子，只是在果实还没有成熟，还没有准备好进一步的生长过程的时候。果实的外层和内核还没有区分开来。它只是以其坚韧性证明其生命。然而，种子成熟的时候，它对周围环境的依附便放松了。果肉香了，甜了，超脱了，奉献给需要它的众生了。鸟儿啄它，损害不了它，风暴把它刮下来，甩在尘土里，也毁灭不了它。它以它的舍弃，证实了它的不朽。

三六

在印度的经文里，这个世界被认为是一个蛋。如果这个说法是确实的，那么，这个蛋的内容必须是个活的生命，它要突破它的外壳取得更自由的生存，才臻于圆满。

我们的世界供给我们食物、供给我们栖身之所的时候，就把我们团团围住了。我们的狭隘情感和思想范围的局限性，构成了我们的世界之蛋的外壳，而我们的在外壳里的意识也是受到限制的。如果我们能扩大它的边界，哪怕是小小一点儿，如果看不见的光明能够射进我们的知觉领域，如果造化的舞蹈节奏再有稍许能在我们增添的感觉弦

索上找到呼应，那么，我们的世界整个面目就会完全改变了。

从我们的感性和精神幻觉的界限中解脱出来，进入更广阔的自由境界，便意味着我们的永垂不朽。在我们现在的受限制的阶段，难道我们能想象出这自由的境界是怎样的吗？根据蛋壳里的所有事实的数据，难道一只小鸡对它行将诞生其间的世界能够形成一个概念吗？

三七

消极被动状态是蛋壳生活的占压倒之势的事实，这种状态受到初具规模的翅膀的秘密抵制。同样，在我们当前受限制的情况里，尽管事实上我们的大部分生活都是消极地屈从于周围环境，我们内心里还是憧憬着要为自由而斗争，抵抗那些貌似定局的障碍。这就是我们精神上的一对翅膀，有大好机会翱翔时，这对翅膀便大有作为。如果不朽只是意味着无有穷尽地坚守蛋壳本身，那么，我们应该承认：一种邪恶的力量，把永久性的障碍嫁祸于这些无力的翅膀了。然而我们可不能承认这一点。人老是谈论从现状中解放出来，从仿佛是最后的定局中解放出来。当人的内心里生命的精神在寻求长寿的时候，不朽的精神在寻求解放。

三八

果实里种子的生命，跟一棵树正在成长的生命，是绝对不同的。四面八方都束缚在自我的环境里、束缚在我们的感觉的有限范围里的生命，跟一个解放了的灵魂的生命，必定是根本不同的；所以，当我们被禁锢在自我的套子里的时候，我们对于后者是无法想象的。因此，在我们要想长生不老的欲望里，我们祈求的是衣食享乐的永久长存，却忘掉了不朽乃是再三地超越生命的规定形态，从而追求生命的无穷真理。那些认为人生的真正意义在于坚持我们所熟悉的特定形态的人们，就同守财奴一样，他们没有能力搞明白这个道理：金钱的意义，只能在花掉金钱中找到，只能在象征变成现实中找到。

三九

我们的一切欲望，无不把我们的意愿集中在一个有限的经验领域

里。当我们不能想象我们的经验会扩大时，这些欲望便变得妒忌地顽强好斗。在我们的童年时期，我们但愿我们享受到的某种食物或游戏无限地延续下去，却不肯相信那成年时期的价值，而后者自有其全然不同的兴趣。以从属于现世生活的欲望为基础，建筑起他们死后生活的人们，只不过表明他们对永生缺乏信仰罢了。他们抓住他们所拥有的东西不放，因为他们无法相信：他们对现世的爱不过是一种征兆，表明这种爱行将在他们的生长过程中坚持下去，有所促进，倒不会完全阻碍他们的成长。

四〇

睡眠的世界是根本的，——它是母亲的子宫的世界。它是草木生长于其中并且找到了憩息之美的世界。我的意识从睡眠的拥抱中解脱出来，宣告它的独立。这是泉水的自由，泉水必须再三回到它的源头，以便重新流动。平静的水的整个儿深度和广度，都是在这小小泉水的流动里发觉它自己的流动的。以同样的方式，宇宙正是凭借我们自己的意识而认识到它自己的。所以，为了求得正确真实，这意识必须是伟大的。我们的意识是世界的音乐，世界的舞蹈，世界的诗篇。它在原始的睡眠的胸怀里憩息，以便她的乳房喂给它不朽的乳汁。

四一

在人的本性里，飞逝的与永恒的之间有个分界线，而野兽却没有这种分界线，因为野兽生活在生活的表面上。所以，野兽倒避免了一种危险，不会试图把永久性赋予并不具备这种性质的事物。仅仅因为人的内在世界里具有颇大程度的保存力，人出于贪心，就设法使他的种种嗜欲常保新鲜，把它们浸在想象的长生液里。这些嗜欲均属于外在世界，对野兽说来，当它们扮演过了它们的角色，它们就离开舞台了。然而，当我们竭力把它们储藏在我们的内心生活里时，我们错误地给它们打上了无限的印记。我们的不朽之地这就天天受到死亡随员的侵犯，而应该付清工资、予以开除的仆人，倒供在我们的圣殿里了。

四二

财富是权力的象征。所以，财富必须流动，以求完美。因为权力是能动的，权力本身便是运动。然而仅仅运动也还是表面文章。它必须是一种成长，因而必须是继续不断地有所收益。这种收益不仅流动，而且有所存留。

运动与休息的最大和谐，存在于精神生活之中，其精髓是爱。上帝之爱，不，一切形式的爱，便是达到目标而又永远并非到此为止。权力，一旦达到目标，便停止不前了，变得小心谨慎于储藏了。爱，一旦达到目标，便达到了永无止境，因而也就根本不怕把爱用尽用完。

四三

由于我们天性爱好社交，我们的某些精力必须用之于保持社交活动川流不息。然而，社交的范围和活动都是在表面上的。群居的涟漪并不是充满人性之爱的深沉的激流。具有强烈的社交本能的人，未必是热爱人类的人。

挥霍无度的人往往缺乏真正的慷慨大度。在大部分情况下，他们不能奉献，却只能挥霍。跟他们一样，善于社交的人能挥霍他们自己的精力，却不能把他们自己奉献出来。这种不顾一切的挥霍，造成一种空虚；我们用活动的瓦砾去填充空虚，其目的无非是埋葬时间而已。

四四

让我们的孤独浪费殆尽，我们可承受不了；孤独里有着“无限”的宝座。如果我们从不要求独自一人生活的自由，如果我们的社会责任就在于互相帮助忘掉我们是有灵魂的，那么，我们就不能真正互相为彼此而生活了。仅仅在努力互相作伴中竭尽我们的全部精力，那就是欺骗了我们的最佳素质的世界；而最佳素质乃是我们内心丰富的悠闲气氛的产物。社交界以回旋不止的人群的娱乐包围着具有个性的人，毒化了它所呼吸的空气。

四五

在我国，把自家的庭院犁为耕地，被看作是最大的灾难。因为，在庭院里，主人把称之为“空间”的巨大财富变成属于他自己的东西了。在外边儿，“空间”不是稀罕的商品；然而，在你把它弄到里边儿、使它变成属于你的东西之前，你可得不到“空间”。主人把他的庭院里的“空间”，变成了他的家的组成部分。在庭院里，阳光显示为他自己的阳光；在庭院里，他的婴儿拍着小手呼唤明月。所以，如果庭院不是保持一片空阔，却用来种植庄稼，那就是把巢毁了，外边儿的大宇宙就能作为人自己的宇宙来此巢居住了。

四六

一个真正的富翁和一个穷汉的区别是：前者财大气粗，能使家里有广大开阔的空间。一个富翁，他那塞满房屋的家具也许是贵重的，然而，他用以使他的庭院开阔、花园广大的空间，其价值之高是无限的。商人做生意的地方堆满了货物，他无法确保空间不存放东西，他在那儿是吝啬小气的，尽管他也许是个百万富翁，他在那儿却是一贫如洗。然而，在家里，这个商人却以居室的长、宽、高来藐视只讲居室的实用性，——更不必提花园广大的实用性了——他把空间推上荣誉的宝座。这商人之富有，就富在这里。

不仅未被占据的空间具有最高的价值，而且未被占用的时间也具有最高的价值。富翁财源茂盛，他能够购买闲暇。事实上，这是对他的财富的一种检验，看他有无力量留下大片时间的休闲地，哪怕“需要”也无法逼他耕耘。

还有另外一个领域，那儿开阔的空间是最最重要的——那是在人的心灵里。必须思考的、无可逃避的思虑，不过是烦恼而已。贫穷的和悲惨的人们的千思万虑，缠绕着他们的心灵，仿佛常春藤缠绕着一座倾圮的寺庙。

痛苦关闭了心灵的一切门户。所以健康也许可以界定为一种状态，生理意识在其中休闲，仿佛一片空旷的荒原。只要在最外边的脚趾上患了一点儿痛风，整个意识里就充满痛苦，哪一个角落也无法幸免。

正如一个人没有未被占用的空间就不能豪华地生活一样，心灵没有未被占用的闲暇就不能高瞻远瞩地思考。不然的话，对这样的心

灵，真理就会变成浅薄不足取的道理了。像昏暗的灯光一样，浅薄不足取的道理会歪曲视觉，引起恐惧，使人与人之间思想感情交流的领域始终狭窄。

四七

根据习俗常规给我们定下的价值，我们在社会里找到我们的地位，就像玩具根据其价值布置在橱窗里一样。这使我们忘掉了我们可不是出售的，忘掉了社会的人可不是人的整体。

我曾经认识一个整天在恒河上一面钓鱼一面唱歌的渔夫，我的舟子敬畏地把他指点给我看，说他是神灵附体的人。这个渔夫是个与市场价格波动无涉的人，因为他找到了灵魂的无限价值，那可是世界上的君主并不具备的。历史上有着以其永恒价值仍为后世所承认的人物；但这种承认并不是他们的价值的唯一证明。因为不朽不在于其外表上的表现，而黑色的光芒依旧是光芒，尽管我们看不见它。这个渔夫的形象兜上我的心头时，我想到他们为数不少，终生唱着灵魂自由的史诗，但在历史上却永远默默无闻。

四八

当社会公众通过我们有所追求时，我们的追求便变得容易。赚钱是大部分人所追求的，并非仅仅因为金钱大有用处，倒不如说是因为别人也要钱。野蛮人猎取人头的欲望变得不可抗拒，是在社会公众中盛行猎取人头的时候。当大多数人通过我们有所渴求的时候，我们便准备牺牲真理以顺应其要求。

在我们追求精神生活的过程中，怀疑袭来，力量丧失，主要是由于这并不是周围公众的憧憬。因此，我们追求至高无上的抱负，必须非常坚定，能在一切环境里坚持不懈，抵挡得住公众愿望的经常压力。为了抵挡公众集合起来时的联合对抗，我们需要上帝的一切支援。

四九

我们的思想，自然而然地在人的心灵的环境因素里活动，就像鸟

在天空中飞翔一样。这个心灵的天空，永远受到逆风、怀疑、否定的困扰，受到轻率和骄傲的困扰；这心灵的天空，被忙忙碌碌的世界上的灰尘和烟雾弄得昏暗模糊。我们的精神的翅膀，需要自然产生的速度和完美翱翔的风姿；然而，它们经常受到来自四面八方的喧嚣狂风的冲击，也使我们过分意识到自己的局限性，结果，舍己就变得困难了，而我们要与无限交流感通，舍己是必要的。然而，为了达到人生的最高境界，还是必须完成这个任务，必须走这最艰难的道路。大师们通过公众和为了公众自身，赢得了灵魂和神相会所必需的无限孤寂。在这些大师的生活里，我们亲眼目睹了我们力量无穷的铁证，而我们如此得来的信心，在我们面临逆境的时候，会给我们的憧憬以自由。

五〇

大地上某一部分的水变得稀薄了，升腾到天空里去了。然后，它挟着它在高空所获得的运动和音乐，倾泻而下，回到大地上的水里，使水确保卫生而又新鲜。同样，一部分人的心灵从世界上升腾而起，向天空飞去；但这空中飞翔的心灵，只有在它回到世界上来，同摆脱不了尘世的心灵相混合时，它才是十全十美的。这就是宗教的通风换气，人的理想在天地之间的循环流通。

五一

有泥雨，有血雨，还有我们听说过的、类似的可怕现象。当大气的纯净被玷污、空中负荷着脏东西的时候，这些个现象便产生了。这就不是空中的音乐在净化万物的阵雨中自天而降，倒恰恰是大地上自己的罪恶重新回到大地上来了。于是我们的宗教本身便变烂泥一般，人们的集体的自私自利僭取神圣的称号，而我们吹牛夸口，说什么上帝亲自领导着我们追求个人私利的冒险，亲自领导着我们的憎恨的征战。

五二

今天，脏雨从天空倾泻在大地藏垢纳污的尘土里。我们期待已久

的、在白天而降的纯净雨水里洗个洁身的澡，已经再三地注定失望了；污泥浊水正在玷污我们的心灵，血痕斑斑也都露出来了。把它擦干净，我们能持续多久呢？即使是最高天的纯净寂静，也无力澄清那从血污世界升腾起来的祈求和平的杂乱音调。

和平？谁能真正为和平祈祷？只有准备自我牺牲的人才能。

心灵宁静的人，由于确信不朽的真理，从来不在转瞬即逝的事物中寻求永恒。

五三

我们的最伟大的人物，曾经满怀期望，对人类表示极大的尊敬。我们达到相信自己的境界，是由于客观对我们所提出的要求。注重实用的人们所作的安排，是根据他们对人的局限性所作的估计。因此，历史的伟大创造，以信赖人内在的无限性为基础的创造，并非植根于注意实用者的常识里。释迦对人们说："将你们慈爱的思想传布开去，不受限制。"基督说："爱你的敌人。"他们的言论，超越了属于凡俗世界的理想的平均标准。然而他们永远提醒我们：我们真正的生活，不是凡俗世界的生活，我们的内心储有的明智是无穷无尽的。我们用不着失望，因为人类的至高无上的希望，已经由伟大人物用伟大的词语道出来了。

五四

人的一个重大责任，就是要律己自重，使自己可以不至于不被承认是人，——不仅是为了他自己的利益，而且是由于他对别人所负的责任。使自己变得渺小的人，不仅贬低了他自己的价值，而且也贬低了全人类的价值。人，在他看到伟人的地方，认识到他自己也是伟大的——这种伟大的幻景愈真实，变成伟人就愈容易。

五五

雏鸟也许认为在天空飞翔是不可思议的。雏鸟也许有明显的理由，以鸟巢的有限标准，来衡量可能飞翔的最高限度。然而，雏鸟同时也发现它们的食物并不是在它们的巢里长出来的，是越过无从计量

的蓝天取来的。有一种寂静的声音在跟雏鸟说：它们不止是现在这种雏鸟的模样儿，它们务必不要嘲笑振翅高翔的信息和欢乐的自由之歌。

五六

我们愈是感觉害怕痛苦，就愈是建筑各式各样的隐藏的地方，在那儿掩盖自己，不看自己的真实面貌。我们的财富和荣誉便是个路障，它们阻断了我们接触近在咫尺的、我们的真实的自我。这样，我们对我们所拥有的东西，较之对我们自身，倒是更加熟悉。我们的苦难，透过我们的防护设备寻到了我们；拿走了我们的虚假的支持，使我们面对我们的赤裸裸的寂寞。

把我们深层的自我剥得赤裸裸的，这不仅对自我探索和发现我们的内在的明智是必要的，而且对我们的自我净化也是必需的。因为，在我们的兴旺和舒适的安全掩盖下面，天天都在积聚污秽和腐朽的东西，正等待着痛苦的粗暴摩擦，把它们擦个干净。

五七

老人谨慎而并不明智。智慧在于心灵的清新，清新的心灵使人认识到真理并不藏在格言盒子里，真理是自由而活跃的。巨大的苦难把我们引向智慧，因为这些苦难是分娩的阵痛，我们的心灵由此从习惯了的环境中解脱出来，赤裸裸地投入现实的怀抱。智慧具有儿童的特性，随着知识和感情的积累而臻于完善。

五八

早晨自有它鸟儿的歌唱，而人生的破晓自有儿童的音乐。这人生的乐曲迭句，挟着美的纯净音调，在每一个家庭里传到人们的耳边。繁花经常由于世界污垢的摩擦，从人的世界上给抹掉了，繁花经常被老年无情的抚摩弄得粗糙而又肮脏；然而，人性日常的更新，在它不断的再生过程中毫无障碍地川流不息。上帝借助于每一个儿童，在成人的大门口重复它的呼唤，而早晨的信息，使旋律保持完整无损。

今天，来自周围儿童的叫喊与歌唱的、那人生的觉醒的呼唤，在

我的心里激起了回响，我感觉到造化在儿童的喊叫和唱歌里找到了它自己的声音，造化把儿童的精灵始终搂抱在它的心里。

五九

晨光与儿童的欢笑所组成的这交响乐，传达给我的并不是纯粹的欢乐。因为，在我的心里，它同另一个旋律相混合了，而后者以一道悲凉的阴影使前者的火花减弱了。这是一种未达到的和谐的呼喊，一种未完成的希望的呼喊。理想的功德圆满，其单纯的音调，自己撞在因裂隙裂缝而坎坷不平的、人生复杂世态上，于是一片痛苦的呜咽遍及我们的思想。因为，在欢乐从天空带来的音调里，痛苦找到了它自己的音乐，就像卵石从欢笑溪水的流动里找到了它的音乐一样。

六〇

生存是不朽之泉的轻快流动。以这泉水洗涤你的灵魂，你身为垂老之人会觉得仍与今晨绽开的繁花同龄，与面露开天辟地第一个微笑的新鲜晨光同龄。这就是自由，从迷雾中解脱出来的自由。这种迷雾，暂时之间给我们的心灵蒙上了模糊不清的老年外貌的面具，使我们看不到真相：我们是不朽者的儿童。如果老年和死亡是真实的，难道孩子能给人的心带来这样一种欢乐吗？难道这种欢乐不是来自直接认识到了真理：生命是不死的，完美圆满乃是无穷无尽的成长和永远推陈出新的希望？

六一

减轻痛苦，设法消除造成痛苦的原因，都是值得人去努力的。尽管如此，我们还是必须明白：我们大部分痛苦，都起因于我们开始进入一个新的生存领域，对此，我们生命的本性尚未完全适应，我们的心灵也尚未彻底习惯。人从狭窄而完善的兽性境界进入了不完善的精神生活境界，我们过去的原始力量，同我们的属于将来的力量之间，便发生内战，夺走了我们的安宁。人性尚未达到正常的阶段，便被包裹在痛苦的白热化的蒸气里。

六二

人的伟大，好比早晨的太阳；阳光所及的地平线，远在我们的前方。人确实生活在超越他的生活里。他为未知的主人辛勤劳动，他为未生的人储藏，他把他毕生最好的收获留给尚未来临的收割者；在他看来，还没有来临的时间较之当前的时间更加真实。人把自己作为牺牲，奉献给存在于将来的一切；引导他的成长过程的动力的，乃是期望。这一切都表明：人尚待诞生，人的历史乃是分娩阵痛的历史。我们的最伟大的人物，在他们的生活里捎来了人之未来诞生的信息，因为伟人生活在未来的时间里，使时间为我们作好准备。伟人们给我们启示了一种生活，这种生活的光荣，不在于它没有痛苦，而是在于这样的事实：它的痛苦已被演化成为创造性的，变成了生活本身的原料。它好比一棵树，在它的纤维里积储了太阳的热与光，开花结果，美丽非凡。人若熄灭了痛苦之火，也许会找到他的舒适，找到他的酣睡的阶段，那可是时间停滞的阶段，一个受到监禁的现在；然而，人若掌握控制了这痛苦之火，他就点亮了他的智慧之灯，给无穷的未来照明了。

六三

有痛苦，因此有个问题兜上心头：我们是否应该受苦？我们必须坦白承认：并没有给我们解答。所以，埋怨诉苦于事无补，我们倒不如起而同投给我们的挑战相搏斗。我们曾受到伤害是可以不予理会的事实，然而，我们曾经英勇迎战却是个至关重要的真理。因为前者属于外在世界的前因后果，而后者属于心灵的世界。

六四

我们必须明白：把我们应得的和需要的东西，确切无误地分配给我们，就好比在一个非现实的世界里旅行，那儿平坦得无以复加，因而自然界凡属流动的力量都被搞得停顿起来了。在我们的人生的地理上，我们还是需要高低起伏，从而使我们的思想和精力流畅活跃，尽管这也许使人不愉快。我们的人生旅行，是一种在陌生的国家里的旅行，那儿的山包和山谷出乎意料地来到我们的眼前，使我们在对待它们时心灵始终活跃敏捷。山包和山谷的到来并不根据我们的功劳，然而对我们的功劳的判断，倒是根据我们如何对待山包和山谷的。

六五

一条海船的底层舱里积满了水，当时只有外边儿海水的冲击成为一种威胁。船舱里的积水，并没有一眼就看得出的危险，它的震荡也并不明显得惊人——积水只是以其沉重的负荷起着破坏作用罢了。因此，这就强烈地诱使人们把一切归罪于船外的海浪。然而，如果不是所有操作抽水机的人手及时恍然大悟，沉船之祸就不可避免了。虽然抽掉舱内积水这个任务时常出现令人失望的情况，然而确确实实还是比较把船外的海水戽走更有希望！

外来的障碍和反对始终是会有的，然而只有内部也存在障碍和反对时，外部的障碍和反对才会变成危险。

六六

当我终于相信：我们占有了我们的上帝，因为我们属于某一个独特的教派；这个教派给予我们那么完美的舒适之感，因而除掉与人争论有关上帝的观念在理论细节上的分歧外，我们连上帝也不复需要了。

能够在教义的虚幻领域内为我们的上帝作好了储备，我们就感觉到可以在现实世界里放手为我们自己保留一切空间，摆脱掉无限的奇迹，把它看得微不足道，倒像我们家常用的家具一样。只有我们信仰上帝而我们的生活却不理会上帝，心灵里对此又毫无怀疑时，类似这样的无限庸俗化才成为可能。

六七

教派中道貌岸然的人是骄傲的，因为他深信他有权拥有上帝，而虔诚的人是驯服的，因为他意识到上帝有权垂爱于他的生活和灵魂。我们所占有的对象变得比我们小；执拗的宗派主义者没有用许多语言承认这一点；他自有一种并不言明的信念：即可以为某些个人，把上帝万无一失地安置在他们自己制作的笼子里。以类似的方式，原始民族相信他们的典礼对于他们的神祇能产生魔术般的影响。宗派主义是披上了宗教伪装的、尘世俗念的反常形式，它之滋生心地的狭隘，在程度上有甚于以物质利益为基础的尘世崇拜所能做到的。因为不加掩

饰地追求自己，在它的公开性中自有其安全因素，就像暴露在阳光与空气中的秽物一样。然而，这种自我推崇，结果是贬低了上帝，它虽在宗派主义的掩盖下通行无阻，却失掉了得到拯救的机会，因为它败坏了纯洁无瑕的根源。

六八

宗教，像诗歌一样，并不仅仅是思想，它是表现。上帝的自我表现，在于创造的无穷变化之中；而我们对待上帝的态度，也在于其表现必有一种不断的、无穷的、富于个性的变化。那些个宗派，嫉妒地用过分僵化的教条建筑他们的界墙，把生气勃勃的精神的一切自然而然的活动都排除在界墙之外。这种作为，也许窖藏了他们的神学，却杀害了宗教。

六九

醉心于宗派主义的人，自然而然地要设法把盛行于他们中间的那一派宗教，作为一切时间和空间的统一的宗教。他们听到这样的话会生气的：上帝宽宏大量地垂爱人间；上帝与众生的交往之道，并不局限于那条在时间与空间的历史上某一点上突然停止的死胡同。如果人类竟被某一宗教普及全球的洪水之灾所淹没，那么，上帝就不得不准备好另一只挪亚的方舟，[1]把他的子民从精神的毁灭中拯救出来。

七〇

当宗教完全被宗派所占有，弄得平平稳稳，适合一成不变的平均水平，宗教便变得正确无误而又舒舒服服，然而丧失了艺术的生气勃勃的精神。因为艺术乃是一般通过个别的表现，而宗教的外表乃是人的灵魂的艺术。一个有权实施宗教迫害、却无力进行规劝的机关，一个由这机关盖上认可大印的、官定宗教，这个宗教强行制定的一切清规戒律，有谁能背叛它们，那就几乎是一件可以自豪的大事、一种高级文化的标志了。

作为类似的现象，我们已经知道，文学工作者故意培养一种对于凡是以善著名的事物的惧怕之感，而艺术工作者也害怕被人怀疑他是

个爱美的人。他反抗的是这样的事实：在人们的心灵里，把存在于美和善中的什么是规矩得体的同什么是真实的，搞得混淆不清了。称赞规矩得体的东西，并不需要任何文化程度或心灵的天然敏感性，因此，它在市场上卖得一个现成的价钱，价格高于真理，它在横行霸道中变得微不足道，而且给贵重的东西涂上了庸俗的色彩。把真理从清规戒律的土牢里拯救出来，一向是诗人和艺术家的使命，可是在革命的岁月里，他们往往行动过火，把真理本身也抛弃了。

在我们的史诗《罗摩衍那》[2]里，我们发现，王子罗摩钱德拉从诱拐他妻子的巨人手里夺回了妻子，而人民怀疑她不清不白，吵吵嚷嚷的要求抛弃她。艺术界也有类似的情况，挑剔的人们吵吵嚷嚷要把美驱逐出境，因为美居然容许长期为清规戒律所占有。

七一

在自然界干一番事业的那些人，他们主宰着自然界的力量，变得有财有势。在他们的冒险事业里，途中碰到的最大收获是道德方面的真理。因为权势是一种联盟，而一切联盟，为了达到尽善尽美，就需要道德法则的帮助；依照这种法则，个人均承认普遍通用的善的原则。人在活动时，一起共同活动时，最需要的是道德方面的真理。

然而，不论是自然界的物理法则，或是社会上的道德法则，都是外部的法则。它们是形式的，缺少尽善尽美的深层神秘，那就是创造；它存在于自然界的和谐之美里，存在于人的爱情之美里。法则是有限的渠道，事物在其中不停地发展演化，但它的意义在于它环绕着一个内在的中心——那就是无限——旋转。我们为了生存，遵循法则；我们到达中心，以求不朽。

七二

追逐着法则的没完没了的潮流，探索着力量的无穷田野和财富的通途，我们大谈其无穷的奋斗，却不谈最终的利益。我们知道，权力在运动之中繁荣昌盛。权力在某个最后目标上绊倒，便倒下死去。我们，世界上的各个民族，吃了苦头之后才明白：当一个国家逐渐厌倦探索追求，安居下来储藏和安排他们所拥有的财物，当他们不相信新的观念，而他们自己的道德又硬化成为清规戒律，变得不适宜领导他

们在人生的道路上冒险前进，反倒使他们受停止发展的传统的束缚，那时他们就被历史的运动着的力量逐渐推挤出人生的光明大道之外了。

然而，这种外在世界的运动之无穷无尽，只不过证明了我们没有可以达到的目标，我们的目标在其他地方。它在精神的内在世界里。在那儿，我们最为深切地渴望的，乃是在成就之上的安宁。在那儿，我们遇见我们的上帝。上帝是世界上永远在活动的权力。上帝是灵魂里永远在休息的情爱。在自然界里，上帝躲避我们，号召我们前进；在灵魂里，上帝屈尊把我们揽在他的心头。这就是为什么：在权力的王国里，我们靠扩张而发达，在情爱的领域里，我们借舍弃而成长。这就是为什么：在我们尘世的野心里，骄傲起了刺激的作用，而在我们的精神上的憧憬里，骄傲是一切障碍中最大的障碍。

七三

在一首抒情诗里，格律和诗意是糅合成为一体的。分开来看待，它们显得是两个对立的力量；两者天生的对立没有克服，结果便产生了坏诗，这样的例子是屡见不鲜的。

我们是艺术家，在我们面前存在着互为障碍的原材料。它们不断地互相冲突，直至发展成为一种万分协调的创作。为了避免麻烦和求得安宁，我们往往牺牲那对抗着的某一方。这就使斗争不可能发生了，但创作也不可能产生了。自然界的永不宁静的精神，脱离了灵魂的泰然自若，就会驱使我们工作疯狂，弄得事情堆积如山。在另一方面，如果剥夺了精神的现实世界，那么，精神只有流放到抽象世界里去生活，创造出幻影幢幢，而措辞夸大，不受严格必要的形式的约束，流于胡闹。

七四

当人所创造的世界，作为人的创造性的灵魂的一种表现，竟逊于为了产生动力而设计的机械，那么，这世界便使它自己变得僵硬而又狭窄，形成过分固定的性质，牺牲人生的大量启示而走向老练。人在他的创造性活动中建立起他同环境之间的人性的关系，使自然界充满了他自己的生命和情爱。然而，他以他的功利主义的能量同自然界战

斗，把她逐出他的世界之外，以其冥顽不灵的野心之丑恶，玷污她，使她变成畸形。这种由人自己制造出来的世界，以其不谐和的叫喊和机械的运动，不断地向他暗示，使他信服某种宇宙规划，而这种规划丝毫不触及人，因而也就没有最根本的现实意义。

七五

凭借我们的表现的真实性，我们在真理之中成长壮大。艺术的真实性，在于创作中无利害关系的喜悦，一旦陷入背离艺术本身的目的，艺术的真实性就受到了致命的伤害。一切已经变得灭绝的、伟大的文明，它们之落得日暮途穷，必定是由于某些经常的、人性的错误表现，由于奴役僭称友谊而陷入困苦；由于财富以及人们拼命依赖物质资源而造成的大规模寄生现象；由于怀疑主义的嘲弄精神盗走了我们在真理的道路上支持下去的手段。

七六

意识是光明，我们倚靠意识的帮助，沿着人生的道路旅行。然而我们承受不起每走一步都要浪费这光明。我们需要节约；节约成了习惯。它使我们得以并不充分照明我们的心灵也能生活和思想。节日之夜，我们并不计较过分浪费光明，因为过节不是为了消除匮乏，而是为了表达我们的内在的丰富之感。由于同样的原因，在我们的精神生活里，节约的习惯变成了贫穷的一种征兆；因为这不是一种聊以糊口的生活，而是一种表情达意的生活。在我们的爱情里，我们的意识必须保持最高的亮度，以求得忠诚坚贞。因为爱情并非仅仅是实现某个目的，爱情乃是意识充分显示其灿烂光辉。

七七

如果我们容许我们的崇拜神的行为竟淡化为一种习惯，那么，它就破坏了崇拜本身，使之僵化，变成只不过是虔敬行为，而虔敬行为乃是一种精打细算、节约使用的爱。因为崇拜自有它本身的价值，这种价值并不在于行为，乃是在于感悟的圆满流动；而习惯倒有变成阻碍感悟的倾向。当我们想象皈依会给我们带来某些特殊利益，因而促

成虔诚的习惯，并且重视这种习惯时，我们的皈依便逐渐变得庸俗化了。因为，遇到利益问题时，在最便宜的市场上买进，便是最聪明的；然而，当全盘奉献殆尽乃是唯一目的时，那么，节约便是自己欺骗自己了。

七八

在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的历程里，有一点是共同的。在这两种历程里，都至关重要的是：我们务必忘掉自己。无需每走一步都记得我们自己时，我们对周围的事物就了解得更透彻。我们愈是关注自己，对世界愈是疏远。然而，在我们寻常的、讲究实用实惠的生活里，要忘掉自己大多是遭到反对的，靠了养成习惯才达到这种境界。在精神生活里可并不如此，精神生活里存在着爱，所以自己便被忘记了。自己就像个别的词儿一样，分开来，它就失掉了意义，同整个儿诗篇合为一体，便重新获得了意义，而且意义越发鲜明。在精神生活里，我们忘记了我们的排他性的个人目的，同尽善尽美的精神洪流一起流动，这精神洪流流贯我们，使我们升华超越。我们觉得我们的不朽就在这里，它才是我们的生活的伟大意义。

七九

我们的本性是复杂的，笼统地归纳人性的事物是靠不住的；说习惯独具麻木我们心灵的效果，也没有把真理充分阐明。对我们有所帮助的习惯像一条渠道，它帮助流水流动。流水向前奔涌的地方，渠道是敞开着出口的；只是在流水发生偏差的危险之地，渠道才有所防范引导。蜜蜂生活于其中的、习惯的渠道，是没有出口的——它在圆满的狭窄圈子里旋转。人的生活自有其机制，那就是它那有机构成的习惯。当这习惯发挥藩篱作用时，效果也许是圆满的，就像形式精密得神奇的蜂房一样；然而，对心灵可不合适，因为心灵所具有的成长的可能性是无限的。

八〇

对我们的精神生活的激流说来，教条和礼仪都是渠道，根据其固

定不变性或开放性，或者有所阻挡，或者有所推动。当精神上的观念的一个象征，其结构变成精致的刻板时，它就取代了它原来应该支持的观念。在文学艺术里，比喻是我们的情绪熏陶的象征，它激起我们的想象，可并不拘留我们的想象。因为它们从来不要求独占我们的注意力，它们为其他比喻的无穷可能性敞开着道路。如果它们堕落成为固定不变的表现习惯，它们就丧失了艺术价值。雪莱在他的云雀诗里倾泻出的形象，我们对之评价甚高，因为它们不过是对我们的无法计量的美学享受作些启发罢了。然而，如果由于这些形象恰当而又美丽，便通过一条法律，规定凡想到云雀时，这些形象就应该作为不可改变的定型对待，不允许作其他设想，那么，雪莱的诗篇就会立刻变成虚假的了；因为这诗的真正价值，在于它的流动有致，在于它的虚怀若谷，默默地承认它没有用最终定局的词儿把诗意说尽。

八一

我们的另一个伟大躯体便是世界，我们的这个小小躯体一直渴望着要同它建立起一个圆满的和谐关系。这仅仅是为了某种方便的缘故？难道我们竭力眼观四方，是为了防止在黑暗中不知不觉间会碰到危险或困难，为了防止找不到我们所需要的东西？毫无疑问，这些都是强有力的诱因，然而最伟大的事实，却在于我们的眼睛同世界上的线条、色彩和运动相遇时的喜悦。从这个光明、声音和接触的宇宙里传来一种不断的呼唤，传到我们的眼睛、耳朵和四肢，而对这呼唤的感应，乃是一种成就，这种成就不仅属于我们，而且属于这伟大的世界。这就是为什么远古时代的光不断地来叩那关闭着的人生的盲目的门，直至经过再三的努力，人生才打开了它的视觉之窗，完成了两者的结合。这是个婚礼，它的最高意义在于它的喜悦。

八二

我们有个精神的躯体，它有它的思想和感情的器官。存在着伟大的、人类的社会心灵；我们的精神躯体，寻求着与这社会心灵的互相和谐，而使之完善的实验也无休止地在进行。这种向往，其源泉也不在于利害得失的计较。它是一种要求结合的冲动，它驱策我们的心灵越过我们的小小家庭和邻里，走向外边儿的幽会。我们的精神躯体必

须与伟大的、人性的心灵相结合，以求得它的完成。蜂房是蜜蜂生活里联合起来的真理的产物；而自由成长的、无有穷尽的文学、艺术、政治、道德法则和宗教，则产生于人与伟大人性之间的联姻。

八三

问题是提出来了：如果人生的旅途是无穷无尽的，那么，人生的目标是什么呢？答案是：到处都是人生的目标。我们是在一个王宫里，这王宫无穷无尽，可我们确实已经到达了王宫。我们探索它，扩大我们同它的关系，借以使它愈来愈成为我们自己的宫殿。婴儿诞生于心灵成熟的成年人所居住的同一个世界里。然而婴儿所处的地位与学童不一样，后者还得学他的字母，还得在大学的班级里上课。婴儿自有他自己的生活乐趣，因为世界并非只是一条道路，而是一个家，随着他的智慧逐渐增长，他领略到的乐趣也逐渐增加。就我们的道路说来，收获是在终点，然而就我们的世界说来，我们每走一步都有收获；因为道路与家是合为一体的，它引导我们前进而又给我们栖身之所。

八四

我们在这世界上生活，仿佛是在听一支歌，我们欣赏这歌，并不等待歌儿唱完。歌儿是在那儿，唱出第一个声音时就在那儿了。歌儿的和谐统一，渗透及于歌的各个部分，因此我们并不急不可待地寻求结尾，却随着它的发展欣赏下去。同样，因为这个世界确实是个统一体，它的任何一部分也并不使我们感到厌倦——只不过我们对世界的和谐统一理解愈深，我们的喜悦也随之愈有深度。我们的各种不同的精力，用之于人和自然的世界里的各种不同的事物，当其时也，我们心中的一，便逐渐形成，而且向往着万物中的一。如果众多与一，无穷的运动与永远够得着的目标，在我们的存在中并不是和谐统一的，那么，对我们说来，我们的生存就像是永远在学习语法，却永远不能进而懂得任何语言了。

八五

自然是个用高工资笼络我们的女主人——甚至我们加班工作以取得额外的报酬。然而，置身于这种贿赂和这些笼络之间，人们仍旧高声求救。因为，他知道他不是个天生的奴隶，他拒绝受骗，不相信通行无阻地追随一个人自己的欲望便是自由。他的真正的信赖，寄托于他的成长壮大，可不在于他的积累财富。对于内在的伟大真理的领悟，把人从短暂片刻的环境里高举起来，使之进入永恒的境界。正是在内心里感觉到了某种积极的东西，人便为此而舍弃了他的财产、名誉乃至生命本身，丢开了学者的逻辑著作，变得在他大智大慧的境界里单纯如儿童。

八六

事实上，人要达到的是一种他自己可以立足于他自己的圆满完整里的内在境界，而不是在那种事和物的锁链一环紧扣一环、形成无穷系列的世界。

然而，正如我们的肉体在谋求完成它和伟大的世界肉体之间的和谐一样，我们内在的一，也在谋求与世界的伟大的一相结合。我们内在的一了解它自己，自己自有其喜悦，而且在其活动中表现它自己。这一便是真理、欢乐和表现。因而它与至高无上的一相结合，必须是在智慧、爱和服务中的结合。这就是我们的宗教，换言之，这就是我们更高的品性。它的目的，无法明确指出，也无法明确解释，因为它属于精神世界的生活。在精神世界里，我们的目标是凭借某些东西来识别确认的，这些东西我们朦胧地试图名之曰幸福——一种美满的境界，它本身就是个目的。人无视它而依旧生活是容易的。然而人从来不是无视它的。人怀疑它，嘲笑它，攻击它，人认识不了它；然而，即使在人失败和反叛的时候，亡命地力图摆脱它的时候，人还是在环绕着这伟大的真理旋转。

八七

一大块石头是不成形的、麻木迟钝的，抗拒着艺术家的创造性的构思。然而，对于雕刻家，石头的阻碍正是有利之处，他由此雕刻出形象来。我们的肉体的存在，对我们的精神是一种阻碍，它的每一个方面都是一种束缚，它对我们的灵魂显然是一种永恒的屈辱。因此，

肉体就是我们的灵魂借以显示自己的最好的材料，化桎梏为饰物，从而宣告灵魂的自由。我们的外层环境的限制，只不过把机会给予我们的灵魂，灵魂由于反抗限制而实现了它的真理。

八八

在我们的生活着的肉体同物质世界的关系之中，我们的肉体自有其各种不同的愿望。根据需要，这些愿望是吃、睡、保持温暖或凉快，以及其他种种。但肉体有个永恒的愿望，这愿望更深刻，因而更隐蔽。这就是确保健康的愿望。肉体时刻与疾病作斗争，并随着情况的变化经常作出调整。它的大部分活动，都是在我们的意识背后进行的。对于自己的康乐具有明智的人，都明白这一点；他们竭力在意识得到的肉体欲望同这隐藏着的愿望之间建立起和谐来。他们情愿为了他们的健康的更高要求而牺牲其口腹的要求。

我们以社会成员的身份同其他的人们发生关系。明显的愿望都是同我们自私的动机相联系的。我们要获利得益超过别人，付出代价低于应该支付的。然而，另有一个愿望，深深地天然存在于我们的社会生活里，那就是关心公众的福利。具有社会明智的人都明白这一点，竭力使他那关于个人快乐、舒适、自由的乱哄哄的愿望，摆在为别人造福的隐蔽愿望的制约之下。

同样，我们的灵魂明显地希望实现它那独特的个性，然而它具有一个天然的内在愿望，要在它对那伟大灵魂的敬爱里献身。

健康的愿望，考虑的是肉体的将来。为社会福利着想的愿望，也是着眼于将来。它们面对着无限。我们的灵魂在敬爱之中与那伟大灵魂合为一体的愿望，则超越了一切时间与空间的限制。这样，在我们的肉体、社会和灵魂里，我们在表面上发现许多愿望在活动，而在其深处，我们找到了一个意愿，这个意愿给予这些愿望以协调统一，引导它们走向和平、善与爱。换句话说，我们一方面具有片刻之间的愿望，另一方面又具有永恒的愿望。正是我们的灵魂发挥作用，把两者结合起来了，把它的天堂建筑在大地的基础上。

八九

我的一个年轻朋友今天早晨到我这儿来告诉我，今天是他刚满十

九岁的生日。我们两个人年龄的差距是很大的，然而，当我瞅着他的时候，使我印象很深的，倒不是他的生命尚未成熟完善，而是他的青春里自有某种成熟完善的东西。逐渐成长壮大的东西，同制作出来的东西，其区别即在于此。一个处于尚未完成阶段的建筑物，其尚未完成是太明显了。然而，在生命成长壮大的每个阶段，都有它的成熟完善的东西，不论是花也好，果实也好。

九〇

我是个孩子时，上帝也变成了孩子，充作我游玩的伙伴；不然的话，我的幼稚无知便会把我压垮，每时每刻，都会是烦恼而又不完全是。使我忙碌的，都是些无足轻重的小事，而我玩耍的东西，都是用尘土和棍棒做成的。但，我所忙碌的事，还是搞得我认为十分珍贵，而赋予我的玩具的重要性，也堪与成人的玩具相媲美。儿童时期的高贵，为我赢得了世人的尊敬。因为，在儿童的小小面目里显示着无限。

基于同样的理由，青年有权要求充分的公平待遇而不受轻视。永远年轻的上帝用他自己的花冠为青年加冕，在他耳边低声告诉他：他是世界上一切财富的当然继承人。

上帝与我们同在，在我们的儿童时期的美里，在我们青年时期的力量里，在我们老年时期的智慧里；不论在玩耍、挣钱以及花钱的时候，上帝都与我们同在。

九一

这黄昏天空里的美，懂得存在于其威严之中的巨大力量。可它又向我们显示了必定处于世界上一切活动之中心的和谐，这和谐具有一种静静的声音，它本身便是音乐。因为我们能观照这黄昏的世界，观照这近与远被弄得面对面相遇的地方，我们因而能见到其中绝对真实的东西——它的美与深不可测的宁静。通过死亡而发现某种伟大生活的不朽时，也向我们显示了宁静的幻景。释迦深湛的灵魂，像这黄昏的天空一样，展示在我们的心灵面前；透过他的一切挣扎和烦恼，透过他大慈大悲地为人辛劳奔波，我们看到了力量的完美保证和安泰宁静，那就是美。比较渺小的人，生活领域过于狭窄，因而过于夸大矛

盾冲突，这就不容他们见到完善的真理了。然而我们可以确信，他们在生活的激流里越过死亡之时，这些矛盾冲突便和谐了，因为真理是普及万物的，而美便是真理的表现。

九二

在《奥义书》里，神被描摹为“宁静者，善者，泰一”。他的宁静是真理的宁静，我们在大自然里清楚地见到的那种宁静。地球在活动，繁星在活动，这棵树里的每个细胞都在工作和活动，这黄昏星的每个原子都是无休无止的，这田野里的每一茎草叶都是忙忙碌碌的；然而，在这一切活动——在这一切创造性活动的中心里，存在着宁静。缺少这种内在的宁静，活动就会产生毁坏的作用。人在生活里获得了真理，作为宁静者的神便出现在他面前了。这真理永远是活动的，又有莫大的安息，这种安息来源于自我克制。这不是精力的丧失，生命（生命就是宁静）的减退，而是两者的臻于完美。

一个愚昧的人，生平第一次进入工厂，看到纷乱的五花八门的活动便惊惶失措。但，一个懂得工厂的人却镇定自若，倒是钦佩工厂集中各种活动的目标于固定的中心。排除了一切疑虑，各种活动之完善的联系配合便显得十分美丽。这便是属于真理的宁静。

九三

生活是川流不息的和谐，这和谐把进与出、目的与方法、现状与前途联结了起来。生活并不贮藏，却吸收，并不构筑，却创造，它的工作和它本身从来不是分离解体的。当我们的环境的材料不是生气勃勃的，当它们成为固定的习惯和储藏的财物时，我们的生活和我们的世界便变得分裂了，而相互的倾轧则导致同归于尽。或者，在构筑我们自己的世界的过程中，某种不平衡的过分的激情占了上风，重量的分布不妥不当，这时它就经常压迫着我们的生活的整体。社会上，政府里和其他机构中的一切巨大罪恶，其根源即在于人同外界的居室彼此背离。灵魂的流水退缩而造成鸿沟，我们竭力要填满鸿沟，不断地倾注财富于其中，财富也许有力量充满这鸿沟，却没有力量把鸿沟结合起来。所以，裂缝危险地掩盖在闪闪生光的流沙之下，由于流沙本身积累起来的重量，在我们高枕无忧的中途，导致了突如其来的下沉

事故。

九四

兽类生存其间的感官世界是有限的。我们的理智，为我们的心灵打开了通向无限的中心的大门。然而，这种理智的自由，不过是在生存的外院里的一种自由。关于客观事物的知识，总是同我们掌握知识的人，保持着无限的距离。因为知识并非结合。所以，更上一层楼的自由境界在那儿等待我们的地方，并不是在我们通过感官所感觉到的、或通过理智所理解到的领域里，而是在我们因同心同情而达到真理的领域里。这是一种难以完全想象出来的解放；我们只能略为窥见它的一些特征。我们靠视觉而观察一张图画的外貌，我们衡量它的线条，分析它的色彩，研究它的构图的和谐的规律，借以理解这张图画。然而，即使到了这个地步，我们对这张图画还是没有真正有所领会，为了达到这个境界，我们同这张图画还要有一个亲密无间的结合，我们自身要直接和它打成一片。

九五

植物学书里一朵花的图画，是个资料；我们获得这一知识，它的使命也就完成了。然而，在纯艺术里，一朵花的图画，便是一种个性的感通。所以，它在我们的个性深处还没有与我们和谐地打成一片时，它就是还没有达到目的。我们对待生存，能够只不过像对待一本提供知识的教科书一样而并不感到失望。然而，我们知道，生存的使命并没有完成。因为我们在生存中得到的喜悦，其本身就是一个目的，我们觉得这种喜悦便是一种感通，对它的终极的反应，并不是我们的知识的反应，而是我们全身心的感应。

九六

佛陀宣讲Maitri（和谐的关系）时，讲的不仅是人类的和谐关系，而且是同宇宙万物的和谐关系。不知佛陀心灵里可曾想到这个真理：如果我们对待世界只是把它当做可以认识和使用的一个事实，那就错误了。难道佛陀没有感觉到，只有通过爱才能获悉世界的意义，

因为世界是一种爱的表现，它等待着从自我中解放出来的、我们的灵魂的呼应？这种解放的性质不能是消极否定的，因为爱决不可能导向消极否定。完美的自由处于一种完美的和谐关系之中，并不在于仅仅斫断束缚。当自由里只有自由本身时，自由就没有内容，因而没有意义。灵魂的解放，在于它同万物的中枢真理之间的关系达到完满的境界；这中枢真理无法阐释，因为它就在一切定义释义的终结里。

九七

没有永远燃烧的火焰。灯里没有油，亮光就灭了，风一吹，灯光就灭了，有时候油灯本身给砸了。我们在一阵恼火之际会说：黑暗的力量是决定性的，一点不假的；或者会说：我们点亮了灯，就是我们自己创造了光明。但，事实的真相倒是：每一次光明的消灭，都证明了光明的源泉是没有穷尽的，而人的真正力量，仅仅在于他有本领反复证明这一点。

九八

我相信有个理想徘徊在这世界之上，渗透在世界之中——一个关于天堂的理想，它并非仅仅是幻想的产物，它是个根本的现实，万物均在其中，万物都在向它移动。我相信这天堂的幻象可以见之于阳光里，大地的苍翠里，溪水的流动里，春天的欢乐里，冬晨的安宁里，人脸的俊美里，以及情爱的丰富里。在这个世界上的每个地方，天堂的心灵都是觉醒的，它放送出它的声音。这声音送进我们内在的耳朵，我们自己却不知道。它弹拨调弄我们的生命之竖琴，鼓励我们寄憧憬于无限，就像花把它的芬芳、鸟把它的啁啾送往空中一样。

九九

我们的精力，用之于供给我们自己实物和乐趣。它们可没有永久长存的根底。于是我们便把它们弄得很大，使它们外表上看来坚固耐久。人急于要延长他的乐趣和权力，便竭力添枝加叶，唯恐停顿，因为担心它们有朝一日会山穷水尽。

然而真理是不怕小、不怕穷尽的——就像一首诗，结束了，并非

真的完结了。这并非因为那首诗包含的诗行无穷无尽，而是因为一首诗孕育着一个完美的理想。真理的抑扬顿挫自有其无限的节奏，它的一再失踪是它不朽之路上成行成列的拱门。

一〇〇

我们在我们的房间里点亮一盏灯，灯在它和外边儿的大千世界之间创造了一个表面上的对立物。我们在这个世界上的生活，就像我们全神贯注的那个小房间。我们想象在这小房间之外弥漫着与生相对抗的死亡。但，生存之不可分割的真理，不应当由于我们的生活暂时蒙蔽了这个真理而容许我们去怀疑它。

一〇一

我们在这个世界里所看到的生命的幻景，乃是欢乐的幻景。欢乐存在于它那永远流动的色彩、音乐和舞蹈里。如果死亡里有着真理，那么，这欢乐的精神就会从生存的心坎里消失无遗。我们在黑夜里点亮的油灯，它的灯芯是很小的，它的灯油是很少的。但，它那小小的火焰，在一片无穷无尽的黑暗中燃烧时，可毫无懦怯之情，因为支持这火焰的，乃是光明的真理，它可是无限无穷的。

一〇二

世界，像音乐里的一道声音之流一样，是一川永远流动着的力量与形状，所以，从外部看来，它具有一种无常的外貌。因为它是一川不断有所丧失的流水，它就代表了死亡。然而，丧失，只是对渠道而言，渠道就是用以让音乐流通而过的工具。正是乐曲的统一的整体，永远比转瞬即逝的音符长寿。如果个别的音符能自称具有一种绵绵无穷的特色，那么它们就会错过了真正的永恒，那就是错过了音乐。沙漠具有万古不变的特色，因为沙漠缺乏生命。在一片硕果累累的沃土上，生命正是凭借不断流过死亡而显示其不朽。

一〇三

存在于我们身心中的“一”，是千古不变的，把“一”赋予我们，为

的是启示我们的灵魂。要做到这一步，只能通过转瞬即逝的“多”；通过不断牺牲种种形式，以维护精神之无穷无尽。自我是收集和接受的容器，因而它给我们以舍弃的机会。如果我们只相信自己，那么，我们便贪恋我们所贮藏的财物，这就会导致我们的痛苦和失败。当我们相信我们的灵魂的时候，人生的无常便找到了永恒的意义，我们就觉得我们承担得了损失。

---

[1] 典出《旧约·创世记》：神命义人挪亚造方舟。挪亚六百岁生日那天，他按照神的嘱咐，偕同妻子和儿子、儿媳以及成对的兽类、禽鸟、昆虫等，进入方舟。天降大雨四十昼夜，地上洪水泛滥一百五十天，方舟外的生物都死了，只有方舟里的挪亚一家和禽兽等得救。

[2] 《罗摩衍那》为印度两大史诗之一，我国有季羡林先生的全译本。

译文经典

名人传

Vies des Hommes Illustres

Romain Rolland

〔法〕罗曼·罗兰 著

傅雷 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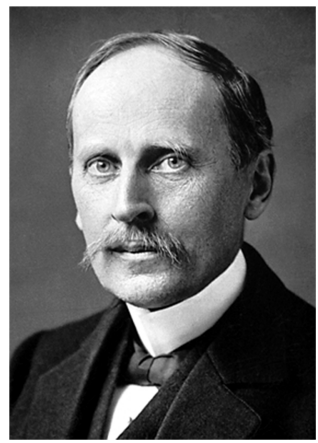
上海译文出版社

1915

罗曼·罗兰

Romain Rolland

1866～1944



法国作家、音乐评论家。主要作品有长篇巨著《约翰·克利斯朵夫》，传记作品《贝多芬传》、《米开朗基罗传》、《托尔斯泰传》等。

上海译文出版作品

《名人传》

The Nobel Prize in Literature 1915 was awarded to Romain Rolland "as a tribute to the lofty idealism of his literary production and to the sympathy and love of truth with which he has described different types of human beings".

获奖理由：“文学作品中的高尚理想和他在描绘各种不同类型人物时所具有的同情和对真理的热爱。”

出版说明

傅译《名人传》由罗曼·罗兰的《贝多芬传》（1902）、《米开朗琪罗传》（原译名《弥盖朗琪罗传》）（1906）和《托尔斯泰传》（1911）组成。这三部著名传记与《约翰·克利斯朵夫》（1903—1912）写于同一时期，论者认为对作者塑造约翰·克利斯朵夫这一形象，颇有借镜与启发之处。

《贝多芬传》的初译稿完成于一九三二年，一九四二年“全部重译”，于一九四六年由骆驼书店出版。《米开朗琪罗传》和《托尔斯泰传》译于一九三四年，分别于一九三五年九月和十一月由商务印书馆出版发行。

这三部传记均为傅雷先生早期译文，此次新版根据上述初版本排印，除统一规格和订正个别译名外，译文一仍其旧，以存其真。

贝多芬传

罗曼·罗兰

……天将降大任于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劳其筋骨，饿其体肤……行拂乱其所为，所以动心忍性，曾益其所不能……

——孟子（译者录）

译者序

唯有真实的苦难，才能驱除浪漫底克的幻想的苦难；唯有看到克服苦难的壮烈的悲剧，才能帮助我们担受残酷的命运；唯有抱着“我不入地狱谁入地狱”的精神，才能挽救一个萎靡而自私的民族：这是我十五年前初次读到本书时所得的教训。

不经过战斗的舍弃是虚伪的，不经劫难磨炼的超脱是轻佻的，逃避现实的明哲是卑怯的；中庸，苟且，小智小慧，是我们的致命伤：这是我十五年来与日俱增的信念。而这一切都由于贝多芬的启示。

我不敢把这样的启示自秘，所以十年前就移译了本书。现在阴霾遮蔽了整个天空，我们比任何时都更需要精神的支持，比任何时都更需要坚忍、奋斗、敢于向神明挑战的大勇主义。现在，当初生的音乐界只知训练手的技巧，而忘记了培养心灵的神圣工作的时候，这部《贝多芬传》对读者该有更深刻的意义。——由于这个动机，我重译了本书[1]。

此外，我还有个人的理由。疗治我青年时世纪病的是贝多芬，扶植我在人生中的战斗意志的是贝多芬，在我灵智的成长中给我大影响的是贝多芬，多少次的颠仆曾由他搀扶，多少的创伤曾由他抚慰，——且不说引我进音乐王国的这件次要的恩泽。除了把我所受的恩泽转赠给比我年青的一代之外，我不知还有什么方法可以偿还我对贝多芬，和对他伟大的传记家罗曼·罗兰所负的债务。表示感激的最好的方式，是施予。

当完成介绍的责任起见，我在译文以外，附加了一篇分析贝多芬作品的文字。我明知道是一件越俎的工作，但望这番力不从心的努力，能够发生抛砖引玉的作用。

译者

一九四二年三月

附注：——译文内注解除标明“原注”者外，皆系译者增添。

---

[1]这部书的初译稿，成于一九三二年，在存稿堆下埋藏了几有十年之久。

——出版界坚持本书已有译本，不愿接受。但已出版的译本绝版已久，我始终未曾见到。然而我深深地感谢这件在当时使我失望的事故，使我现在能全部重译，把少年时代幼稚的翻译习作一笔勾销。

原序

二十五年前，当我写这本小小的《贝多芬传》时，我不曾想要完成什么音乐学的著作。那是一九〇二年。我正经历着一个骚乱不宁的时期，充满着兼有毁灭与更新作用的雷雨。我逃出了巴黎，来到我童年的伴侣、曾经在人生的战场上屡次撑持我的贝多芬那边，寻觅十天的休息。我来到波恩，他的故里。我重复找到了他的影子和他的老朋友们，就是说在我到科布楞兹访问的韦该勒底孙子们身上，重又见到了当年的韦该勒夫妇。在曼恩兹，我又听到他的交响乐大演奏会，是淮恩加纳[1]指挥的。然后我又和他单独相对，倾吐着我的衷曲，在多雾的莱茵河畔，在那些潮湿而灰色的四月天，浸淫着他的苦难，他的勇气，他的欢乐，他的悲哀，我跪着，由他用强有力的手搀扶起来，给我的新生儿约翰·克利斯朵夫行了洗礼[2]，在他祝福之下，我重又踏上巴黎的归路，得到了鼓励，和人生重新缔了约，一路向神明唱着病愈者底感谢曲。那感谢曲便是这本小册子。先由《巴黎杂志》发表，后又被班琪[3]拿去披露[4]。我不曾想到本书会流传到朋友们的小范围以外。可是“各有各的命运……”

恕我叙述这些枝节。但今日会有人在这支颂歌里面寻求以严格的史学方法写成的渊博的著作，对于他们，我不得不有所答复。我自有我做史家的时间。我在《亨特尔》和关于歌剧研究的几部书内，已经对音乐学尽了相当的义务。但《贝多芬传》绝非为了学术而写的。它是受伤而窒息的心灵底一支歌，在苏生与振作之后感谢救主的，我知道，这救主已经被我改换面目。但一切从信仰和爱情出发的行为都是如此的。而我的《贝多芬传》便是这样的行为。

大家人手一编地拿了去，给这册小书走上它不曾希望的好运。那时候，法国几百万的生灵，被压迫的理想主义者底一代，焦灼地等待着一声解放的讯号。这讯号，他们在贝多芬的音乐中听到了，他们便去向他呼吁。经历过那个时代的人，谁不记得那些四重奏音乐会，仿佛弥撒祭中唱《神之羔羊》[5]时的教堂，——谁不记得那些痛苦的脸，注视着祭献礼，因它的启示而受着光辉的烛照？生在今日的人们

已和生在昨日的人们离得远远的了。（但生在今日的人们是否能和生在明日的离得更近？）在本世纪初期的这一代里，多少行列已被歼灭；战争开了一个窟窿，他们和他们最优秀的儿子都失了踪影。我的小小的《贝多芬传》保留着他们的形象。出自一个孤独者底手笔，它不知不觉地竟和他们相似。而他们早已在其中认出自己。这小册子，由一个无名的人写的，从一家无名的店铺里出来，几天之内在大众手里传播开去，它已不再属于我了。

我把本书重读了一遍，虽然残缺，我也不拟有所更易[6]。因为它应当保存原来的性质，和伟大的一代神圣的形象。在贝多芬百年祭[7]的时候，我纪念那一代，同时颂扬它伟大的同伴，正直与真诚的大师，教我们如何生如何死的大师。

罗曼·罗兰

一九二七年三月

---

[1]F．Weingartner系当代指挥贝多芬作品之权威。

[2]罗曼·罗兰名著《约翰·克利斯朵夫》，最初数卷的事实和主人翁的性格，颇多取材于贝多芬的事迹与为人。且全书的战斗精神与坚忍气息，尤多受贝多芬的感应。

[3]法国近代大诗人，与作者同辈，早死。

[4]本书全文曾在班琪主编的《半月刊》上发表。

[5]按此系弥撒祭典礼中之一节。

[6]原注——作者预备另写一部历史性的和专门性的书，以研究贝多芬的艺术和他创造性的人格。——译者按：此书早已于一九二八年正月在巴黎出版。

[7]按一九二七年适为贝多芬百年死忌。

“我愿证明，凡是行为善良与高尚的人，定能因之而担当患难。”

——贝多芬（一八一九年二月一日在维也纳市政府语）

我们周围的空气多沉重。老大的欧罗巴在重浊与腐败的气氛中昏迷不醒。鄙俗的物质主义镇压着思想，阻挠着政府与个人的行动。社会在乖巧卑下的自私自利中窒息以死。人类喘不过气来。——打开窗子罢！让自由的空气重新进来！呼吸一下英雄们的气息。

人生是艰苦的。在不甘于平庸凡俗的人，那是一场无日无之的斗争，往往是悲惨的，没有光华的，没有幸福的，在孤独与静寂中展开的斗争。贫穷，日常的烦虑，沉重与愚蠢的劳作，压在他们身上，无益地消耗着他们的精力，没有希望，没有一道欢乐之光，大多数还彼此隔离着，连对患难中的弟兄们一援手的安慰都没有，他们不知道彼此的存在。他们只能依靠自己；可是有时连最强的人都不免在苦难中蹉跌。他们求助，求一个朋友。

为了援助他们，我才在他们周围集合一般英雄的友人，一般为了善而受苦的伟大的心灵。这些“名人传”[1]不是向野心家的骄傲申说的，而是献给受难者的。并且实际上谁又不是受难者呢？让我们把神圣的苦痛底油膏，献给苦痛的人罢！我们在战斗中不是孤军。世界的黑暗，受着神光烛照。即是今日，在我们近旁，我们也看到闪耀着两朵最纯洁的火焰，正义与自由：毕加大佐和布尔民族[2]。即使他们不曾把浓密的黑暗一扫而空，至少他们在一闪之下已给我们指点了大路。跟着他们走罢，跟着那些散在各个国家、各个时代、孤独奋斗的人走罢。让我们来摧毁时间的阻隔，使英雄的种族再生。

我称为英雄的，并非以思想或强力称雄的人；而只是靠心灵而伟大的人。好似他们之中最伟大的一个，就是我们要叙述他的生涯的人

所说的："除了仁慈以外，我不承认还有什么优越底标记。"没有伟大的品格，就没有伟大的人，甚至也没有伟大的艺术家，伟大的行动者；所有的只是些空虚的偶像，匹配下贱的群众的：时间会把他们一齐摧毁。成败又有什么相干？主要是成为伟大，而非显得伟大。

这些传记中人的生涯，几乎都是一种长期的受难。或是悲惨的命运，把他们的灵魂在肉体与精神的苦难中磨折，在贫穷与疾病的铁砧上锻炼；或是，目击同胞受着无名的羞辱与劫难，而生活为之戕害，内心为之碎裂，他们永远过着磨难的日子；他们固然由于毅力而成为伟大，可是也由于灾患而成为伟大。所以不幸的人啊！切勿过于怨叹，人类中最优秀的和你们同在。汲取他们的勇气做我们的养料罢；倘使我们太弱，就把我们的头枕在他们膝上休息一会罢。他们会安慰我们。在这些神圣的心灵中，有一股清明的力和强烈的慈爱，像激流一般飞涌出来。甚至毋须探询他们的作品或倾听他们的声音，就在他们的眼里，他们的行述里，即可看到生命从没像处于患难时的那末伟大，那末丰满，那末幸福。

在此英勇的队伍内，我把首席给予坚强与纯洁的贝多芬。他在痛苦中间即曾祝望他的榜样能支持别的受难者，"但愿不幸的人，看到一个与他同样不幸的遭难者，不顾自然底阻碍，竭尽所能地成为一个不愧为人的人，而能藉以自慰。"经过了多少年超人的斗争与努力，克服了他的苦难，完成了他所谓"向可怜的人类吹嘘勇气"的大业之后，这位胜利的普罗曼德[3]，回答一个向他提及上帝的朋友时说道："噢，人啊，你当自助！"

我们对他这句豪语应当有所感悟。依着他的先例，我们应当重新鼓起对生命对人类的信仰！

罗曼·罗兰

一九〇三年一月

---

[1]按作者另有《米开朗琪罗传》《托尔斯泰传》，皆与本书同列在"名人传"这总标题内。

[2]按一八九四至一九〇六年间，法国有一历史性的大冤狱，即史家所谓"德雷福斯事件"。德雷福斯大尉被诬通敌罪，判处苦役。一八九五年陆军部秘密警察长发觉前案系罗织诬陷而成，竭力主张平反，致触怒军人，连带下狱。著名文豪

左拉亦以主张正义而备受迫害，流亡英伦。迨一八九九年，德雷福斯方获军事法庭更审，改判徒刑十年，复由大总统下令特赦。一九〇六年，德雷福斯再由最高法院完全平反，撤消原判。毕加大佐为昭雪此冤狱之最初殉难者，故作者以之代表正义。——布尔民族为南非好望角一带的荷兰人，自维也纳会议，荷兰将好望角割让于英国后，英人虐待布尔人甚烈，卒激成一八九九至一九〇二年间的布尔战争。结果英国让步，南非联盟宣告成立，为英国自治领地之一。作者以之代表自由的火焰。

[3]神话中的火神，人类文明最初的创造者。作者常用以譬喻贝多芬。

贝多芬传

“竭力为善，爱自由甚于一切，
即使为了王座，也永勿欺妄真理。”
——贝多芬（一七九二年手册）

他短小臃肿，外表结实，生就运动家般的骨骼。一张土红色的宽大的脸，到晚年皮肤才变得病态而黄黄的，尤其是冬天，当他关在室内远离田野的时候。额角隆起，宽广无比。乌黑的头发，异乎寻常的浓密，好似梳子从未在上面光临过，到处逆立，赛似“梅杜头上的乱蛇”[1]。眼中燃烧着一股奇异的威力，使所有见到他的人为之震慑；但大多数人不能分辨它们微妙的差别。因为在褐色而悲壮的脸上，这双眼睛射出一道犷野的光，所以大家总以为是黑的；其实却是灰蓝的[2]。平时又细小又深陷，兴奋或愤怒的时光才大张起来，在眼眶中旋转，那才奇妙地反映出它们真正的思想[3]。他往往用忧郁的目光向天凝视。宽大的鼻子又短又方，竟是狮子的相貌。一张细腻的嘴巴，但下唇常有比上唇前突的倾向。牙床结实得厉害，似乎可以磕破核桃。左边的下巴有一个深陷的小窝，使他的脸显得古怪地不对称。据莫希尔斯说：“他的微笑是很美的，谈话之间有一副往往可爱而令人高兴的神气。但另一方面，他的笑却是不愉快的，粗野的，难看的，并且为时很短，”——那是一个不惯于欢乐的人的笑。他通常的表情是忧郁的，显示出“一种无可治疗的哀伤”。一八二五年，雷斯太勃说看见“他温柔的眼睛及其剧烈的痛苦”时，他需要竭尽全力才能止住眼泪。一年以后，勃罗姆·洪·勃隆太在一家酒店里遇见他，坐在一隅抽着一支长烟斗，闭着眼睛，那是他临死以前与日俱增的习惯。一个朋友向他说话。他悲哀地微笑，从袋里掏出一本小小的谈话手册；然后用着聋子惯有的尖锐的声音，教人家把要说的话写下来。——他的脸色时常变化，或是在钢琴上被人无意中撞见的时候，或是突然有所感应的时候，有时甚至在街上，使路人大为出惊。“脸上的肌肉突然隆起，血管膨胀；犷野的眼睛变得加倍可怕；嘴巴发抖；仿佛一个魔术

家召来了妖魔而反被妖魔制服一般”，那是莎士比亚式的面目[4]。于里于斯·裴奈狄脱说他无异“李尔王”[5]。

鲁特维克·范·贝多芬，一七七〇年十二月十六日生于科隆附近的波恩，一所破旧屋子的阁楼上。他的出身是弗拉芒族[6]。父亲是一个不聪明而酗酒的男高音歌手。母亲是女仆，一个厨子的女儿，初嫁男仆，夫死再嫁贝多芬的父亲。

艰苦的童年，不像莫扎特般享受过家庭的温情。一开始，人生于他就显得是一场悲惨而残暴的斗争。父亲想开拓他的音乐天分，把他当作神童一般炫耀。四岁时，他就被整天地钉在洋琴前面[7]，或和一架提琴一起关在家里，几乎被繁重的工作压死。他的不致永远厌恶这艺术总算是万幸的了。父亲不得不用暴力来迫使贝多芬学习。他少年时代就得操心经济问题，打算如何挣取每日的面包，那是来得过早的重任。十一岁，他加入戏院乐队；十三岁，他当大风琴手。一七八七年，他丧失了他热爱的母爱。“她对我那么仁慈，那么值得爱戴，我的最好的朋友！噢！当我能叫出母亲这甜蜜的名字而她能听见的时候，谁又比我更幸福？”[8]她是肺病死的；贝多芬自以为也染着同样的病症；他已常常感到痛楚；再加比病魔更残酷的忧郁[9]。十七岁，他做了一家之主，负着两个兄弟的教育之责；他不得不羞惭地要求父亲退休，因为他酗酒，不能主持门户：人家恐怕他浪费，把养老俸交给儿子收领。这些可悲的事实在他心上留下了深刻的创痕。他在波恩的一个家庭里找到了一个亲切的依傍，便是他终身珍视的勃罗宁一家。可爱的爱莱奥诺·洪·勃罗宁比他小两岁。他教她音乐，领她走上诗歌的路。她是他的童年伴侣；也许他们之间曾有相当温柔的情绪。后来爱莱奥诺嫁了韦该勒医生，他也成为贝多芬的知己之一；直到最后，他们之间一直保持着恬静的友谊，那是从韦该勒、爱莱奥诺和贝多芬彼此的书信中可以看到的。当三个人到了老年的时候，情爱格外动人，而心灵的年青却又不减当年[10]。

贝多芬的童年尽管如是悲惨，他对这个时代和消磨这时代的地方，永远保持着一种温柔而凄凉的回忆。不得不离开波恩，几乎终身都住在轻佻的都城维也纳及其惨淡的近郊，他却从没忘记莱茵河畔的故乡，庄严的父性的大河，像他所称的“我们的父亲莱茵”；的确，它

是那样的生动，几乎赋有人性似的，仿佛一颗巨大的灵魂，无数的思想与力量在其中流过；而且莱茵流域中也没有一个地方比细腻的波恩更美、更雄壮、更温柔的了，它的浓荫密布，鲜花满地的坂坡，受着河流的冲击与抚爱。在此，贝多芬消磨了他最初的二十年；在此，形成了他少年心中的梦境，——慵懒地拂着水面的草原上，雾雾笼罩着的白杨，丛密的矮树、细柳和果树，把根须浸在静寂而湍急的水流里，——还有是村落，教堂，墓园，懒洋洋地睁着好奇的眼睛俯视两岸，——远远里，蓝色的七峰在天空画出严峻的侧影，上面矗立着废圮的古堡，显出一些瘦削而古怪的轮廓。他的心对于这个乡土是永久忠诚的；直到生命的终了，他老是想再见故园一面而不能如愿。“我的家乡，我出生的美丽的地方，在我眼前始终是那样的美，那样的明亮，和我离开它时毫无两样。”[11]

大革命爆发了，泛滥全欧，占据了贝多芬的心。波恩大学是新思想的集中点。一七八九年五月十四日，贝多芬报名入学，听有名的奥洛葛·希那哀特讲德国文学，——他是未来的下莱茵州的检察官。当波恩得悉巴士底狱攻陷时，希那哀特在讲坛上朗诵一首慷慨激昂的诗，鼓起了学生们如醉如狂的热情[12]。次年，他又印行了一部革命诗集[13]。在预约者的名单中[14]，我们可以看到贝多芬和勃罗宁的名字。

一七九二年十一月，正当战事蔓延到波恩[15]时，贝多芬离开了故乡，住到德意志的音乐首都维也纳[16]去。路上他遇见开向法国的黑森军队[17]。无疑的，他受着爱国情绪的鼓动，在一七九六与九七两年内，他把弗列特堡的战争诗谱成音乐：一阕是《行军曲》；一阕是《我们是伟大的德意志族》。但他尽管讴歌大革命底敌人也是徒然：大革命已征服了世界，征服了贝多芬。从一七九八年起，虽然奥国和法国的关系很紧张，贝多芬仍和法国人有亲密的往还，和使馆方面，和才到维也纳的裴那陶德[18]。在那些谈话里，他的拥护共和的情绪愈益肯定，在他以后的生活中，我们更可看到这股情绪的有力的发展。

这时代史丹霍塞替他画的肖像，把他当时的面目表现得相当准确。这一幅像之于贝多芬以后的肖像，无异葛冷的拿破仑肖像之于别的拿破仑像，那张严峻的脸，活现出波那帕脱充满着野心的火焰[19]。贝多芬在画上显得很年青，似乎不到他的年纪，瘦削的，笔直

的，高领使他头颈僵直，一副睥睨一切和紧张的目光。他知道他的意志所在；他相信自己的力量。一七九六年，他在笔记簿上写道："勇敢啊！虽然身体不行，我的天才终究会获胜……二十五岁！不是已经临到了吗？……就在这一年上，整个的人应当显示出来了[20]。"特·裴恩哈特夫人和葛林克说他很高傲，举止粗野，态度抑郁，带着非常强烈的内地口音。但他藏在这骄傲的笨拙之下的慈悲，唯有几个亲密的朋友知道。他写信给韦该勒叙述他的成功时，第一个念头是："譬如我看见一个朋友陷于窘境：倘若我的钱袋不够帮助他时，我只消坐在书桌前面；顷刻之间便解决了他的困难……他瞧这多美妙。"[21]随后他又道："我的艺术应当使可怜的人得益。"

然而痛苦已在叩门；它一朝住在他身上之后永远不再退隐。一七九六至一八〇〇年间，耳聋已开始它的酷刑[22]。耳朵日夜作响，他内脏也受剧烈的痛楚磨折。听觉越来越衰退。在好几年中他瞒着人家，连对最心爱的朋友们也不说；他避免与人见面，使他的残废不致被人发见；他独自守着这可怕的秘密。但到一八〇一年，他不能再缄默了；他绝望地告诉两个朋友：韦该勒医生和阿芒达牧师：

"我的亲爱的、我的善良的、我的恳挚的阿芒达……我多祝望你能常在我身旁！你的贝多芬真是可怜已极。得知道我的最高贵的一部分，我的听觉，大大地衰退了。当我们同在一起时，我已觉得许多病象，我瞒着；但从此越来越恶劣……还会痊愈吗？我当然如此希望，可是非常渺茫；这一类的病是无药可治的。我得过着凄凉的生活，避免我心爱的一切人物，尤其是在这个如此可怜、如此自私的世界上！……我不得不在伤心的隐忍中找栖身！固然我曾发愿要超临这些祸害；但又如何可能？……"[23]

他写信给韦该勒时说："我过着一种悲惨的生活。两年以来我躲避着一切交际，因为我不可能与人说话：我聋了。要是我干着别的职业，也许还可以；但在我的行当里！这是可怕的遭遇啊。我的敌人们又将怎么说，他们的数目又是相当可观！……在戏院里，我得坐在贴近乐队的地方，才能懂得演员的说话。我听不见乐器和歌唱的高音，假如我的座位稍远的话。……人家柔和地说话时，我勉强听到一些，人家高声叫喊时，我简直痛苦难忍……我时常诅咒我的生命……普卢塔克[24]教我学习隐忍。我却愿和我的命运挑战，只要可能；但有些

时候，我竟是上帝最可怜的造物……隐忍！多伤心的避难所！然而这是我唯一的出路！”[25]

这种悲剧式的愁苦，在当时一部分的作品里有所表现，例如全集卷十三的《悲怆朔拿大》（一七九九年），尤其是全集卷十（一七九八）之三的朔拿大中的Largo。奇怪的是并非所有的作品都带忧郁的情绪，还有许多乐曲，如欢悦的《七重奏》（一八〇〇），明澈如水的《第一交响乐》（一八〇〇），都反映着一种青年人的天真。无疑的，要使心灵惯于愁苦也得相当的时间。它是那样的需要欢乐，当它实际没有欢乐时就自己来创造。当“现在”太残酷时，它就在“过去”中生活。往昔美妙的岁月，一下子是消灭不了的；它们不复存在时，光芒还会悠久地照耀。独自一人在维也纳遭难的辰光，贝多芬便隐遁在故园的忆念里；那时代他的思想都印着这种痕迹。《七重奏》内以变体曲（Variation）出现的Andante的主题，便是一支莱茵的歌谣。《第一交响乐》也是一件颂赞莱茵的作品，是青年人对着梦境微笑的诗歌。它是快乐的，慵懒的；其中有取悦于人的欲念和希望。但在某些段落内，在引子（Introduction）里，在低音乐器的阴暗的对照里，在神圣的Scherzo里，我们何等感动地，在青春的脸上看到未来的天才底目光。那是波提切利[26]在《圣家庭》中所画的幼婴底眼睛，其中已可窥到他未来的悲剧[27]。

在这些肉体的痛苦之上，再加另外一种痛苦。韦该勒说他从没见过贝多芬不抱着一股剧烈的热情。这些爱情似乎永远是非常纯洁的。热情与欢娱之间毫无连带关系。现代的人们把这两者混为一谈，实在是他们全不知道何谓热情，也不知道热情之如何难得。贝多芬的心灵里多少有些清教徒气息；粗野的谈吐与思想，他是厌恶的；他对于爱情的神圣抱着毫无假借的观念。据说他不能原谅莫扎特，因为他不惜屈辱自己的天才去写《唐·璜》[28]。他的密友兴特勒却言“他一生保着童贞，从未有何缺德需要忏悔”。这样的一个人是生来受爱情的欺骗，做爱情的牺牲品的。他的确如此。他不断地钟情，如醉如狂般的颠倒，他不断地梦想着幸福，然而立刻幻灭，随后是悲苦的煎熬。贝多芬最丰满的灵感，就当在这种时而热爱、时而骄傲地反抗的轮回中去探寻根源；直到相当的年龄，他的激昂的性格，才在凄恻的隐忍中趋于平静。

一八〇一年时，他热情的对象是琪丽哀太·琪却尔第，为她题赠那著名的全集卷二十七之二的《月光朔拿大》（一八〇二），而知名于世的[29]。他写信给韦该勒说："现在我生活比较甜美，和人家来往也较多了些……这变化是一个亲爱的姑娘底魅力促成的；她爱我，我也爱她。这是两年来我初次遇到的幸运的日子。"[30]可是他为此付了很高的代价。第一，这段爱情使他格外感到自己的残废，境况的艰难，使他无法娶他所爱的人。其次，琪丽哀太是风骚的，稚气的，自私的，使贝多芬苦恼；一八〇三年十一月，她嫁了伽仑堡伯爵[31]。——这样的热情是摧残心灵的；而像贝多芬那样，心灵已因疾病而变得虚弱的时候，狂乱的情绪更有把它完全毁灭的危险。他一生就只是这一次，似乎到了颠蹶的关头；他经历着一个绝望的苦闷时期，只消读他那时写给兄弟卡尔与约翰的遗嘱便可知道，遗嘱上注明"等我死后开拆"[32]。这是惨痛之极的呼声，也是反抗的呼声。我们听着不由不充满着怜悯，他差不多要结束他的生命了。就只靠着他坚强的道德情操才把他止住[33]。他对病愈的最后的希望没有了。"连一向支持我的卓绝的勇气也消失了。噢神，给我一天真正的欢乐罢，就是一天也好！我没有听到欢乐底深远的声音已经多久！什么时候，噢！我的上帝，什么时候我再能和它相遇？……永远不？——不？——不，这太残酷了！"

这是临终的哀诉；可是贝多芬还活了二十五年。他的强毅的天性不能遇到磨难就屈服。"我的体力和智力突飞猛进……我的青春，是的，我感到我的青春不过才开始。我窥见我不能加以肯定的目标，我每天都迫近它一些。……噢！如果我摆脱了这疾病，我将拥抱世界！……一些休息都没有！除了睡眠以外我不知还有什么休息；而可怜我对于睡眠不得不花费比从前更多的时间。但愿我能在疾病中解放出一半：那时候！……不，我受不了。我要扼住命运的咽喉。它决不能使我完全屈服……噢！能把人生活上千百次，真是多美！"[34]

这爱情，这痛苦，这意志，这时而颓丧时而骄傲的转换，这些内心的悲剧，都反映在一八〇二年的大作品里：附有葬曲的朔拿大（全集卷二十六）；俗称为《月光曲》的《幻想朔拿大》（全集卷二十七之二）；全集卷三十一之二的朔拿大，——其中戏剧式的吟诵体恍如一场伟大而凄惋的独白；——题献亚历山大皇的提琴朔拿大（全集卷

三十）；《克莱采朔拿大》（全集卷四十七）；依着伽兰尔脱的词句所谱的、六支悲壮惨痛的宗教歌（全集卷四十八）。至于一八〇三年的《第二交响乐》，却反映着他年少气盛的情爱；显然是他的意志占了优势。一种无可抵抗的力把忧郁的思想一扫而空。生命的沸腾掀起了乐曲的终局。贝多芬渴望幸福；不肯相信他无可救药的灾难；他渴望痊愈，渴望爱情，他充满着希望[35]。

这些作品里有好几部，进行曲和战斗的节奏特别强烈。这在《第二交响乐》的Allegro与终局内已很显著，但尤其是献给亚历山大皇的朔拿大的第一章，更富于英武壮烈的气概。这种音乐所特有的战斗性，令人想起产生它的时代。大革命已经到了维也纳[36]。贝多芬被它煽动了。骑士塞弗烈特说："他在亲密的友人中间，很高兴地谈论政局，用着非常的聪明下判断，目光犀利而且明确。"他所有的同情都倾向于革命党人。在他生命晚期最熟知他的兴特勒说："他爱共和的原则。他主张无限制的自由与民族的独立……他渴望大家协力同心地建立国家的政府[37]……渴望法国实现普选，希望波那帕脱建立起这个制度来，替人类的幸福奠定基石。"他仿佛一个革命的古罗马人，受着普卢塔克的熏陶，梦想着一个英雄的共和国，由胜利之神建立的：而所谓胜利之神便是法国的首席执政；于是他接连写下《英雄交响乐：波那帕脱》（一八〇四）[38]，帝国的史诗；和《第五交响乐》（一八〇五——一八〇八）的终局，光荣底叙事歌。第一阕真正革命的音乐时代之魂在其中复活了，那么强烈，那么纯洁，因为当代巨大的变故在孤独的巨人心中是显得强烈与纯洁的，这种印象即和现实接触之下也不会减损分毫。贝多芬的面目，似乎都受着这些历史战争的反映。在当时的作品里，到处都有它们的踪影，也许作者自己不曾觉察，在《高丽奥朗序曲》（一八〇七）内，有狂风暴雨在呼啸，《第四四重奏》（全集卷十八）的第一章，和上述的序曲非常相似；《热情朔拿大》（全集卷五十七——一八〇四），俾斯麦曾经说过："倘我常常听到它，我的勇气将永远不竭。"[39]还有《哀格蒙》，甚至《降E调钢琴协奏曲》（全集卷七十三——一八〇九），其中炫耀技巧的部分都是壮烈的，仿佛有人马奔突之势。——而这也不足为怪。在贝多芬写全集卷二十六朔拿大中的"英雄葬曲"时，比《英雄交响乐》的主人翁更配他讴歌的英雄，奥许将军，正战死在莱

茵河畔，他的纪念像至今屹立在科布楞兹与波恩之间的山岗上，——即使当时贝多芬不曾知道这件事，但他在维也纳也已目击两次革命的胜利[40]。一八〇五年十一月，当《斐但丽奥》[41]初次上演时，在座的便是法国军佐。于冷将军，巴斯蒂狱的胜利者，住在洛勃高维兹家里[42]，做着贝多芬的朋友兼保护人，受着他《英雄交响乐》与《第五交响乐》的题赠。一八〇九年五月十日，拿破仑驻节在勋勃洛[43]。不久贝多芬便厌恶法国的征略者。但他对于法国人史诗般的狂热，依旧很清楚地感觉到；所以凡是不能像他那样感觉的人，对于他这种行动与胜利底音乐决不能彻底了解。

贝多芬突然中止了他的《第五交响乐》，不经过惯有的拟稿手续，一口气写下了《第四交响乐》。幸福在他眼前显现了。一八〇六年五月，他和丹兰士·特·勃仑斯维克订了婚[44]。她老早就爱上他。从贝多芬卜居维也纳的初期，和她的哥哥法朗梭阿伯爵为友，她还是一个小姑娘，跟着贝多芬学钢琴时起，就爱他的。一八〇六年，他在他们匈牙利的玛东伐萨家里做客，在那里他们才相爱起来。关于这些幸福的日子的回忆，还保存在丹兰士·特·勃仑斯维克的一部分叙述里。她说："一个星期日的晚上，用过了晚餐，在月光下贝多芬坐在钢琴前面。先是他放平着手指在键盘上来回抚弄。我和法朗梭阿都知道他这种习惯，他往往是这样开场的。随后他在低音部分奏了几个和弦；接着，慢慢地，他用一种神秘的庄严的神气，奏着赛白斯打·巴赫的一支歌：'若愿素心相赠，无妨悄悄相传；两情脉脉，勿为人知。'[45]

"母亲和教士都已就寝[46]；哥哥严肃地凝眸睇视着；我的心被他的歌和目光渗透了，感到生命的丰满。——明天早上，我们在园中相遇。他对我说：'我正在写一本歌剧。主要的人物在我心中，在我面前，不论我到什么地方，停留在什么地方，他总和我同在。我从没到过这般崇高的境界。一切都是光明和纯洁。在此以前，我只像童话里的孩子，只管捡取石子，而不看见路上美艳的鲜花……'一八〇六年五月，只获得我最亲爱的哥哥的同意，我和他订了婚。"

这一年所写的《第四交响乐》，是一朵精纯的花，蕴藏着他一生比较平静的日子底香味。人家说："贝多芬那时竭力要把他的天才，和一般人在前辈大师留下的形式中所认识与爱好的东西，加以调

和。”[47]这是不错的。同样渊源于爱情的妥协精神，对他的举动和生活方式也发生了影响。塞弗烈特和葛里巴扎[48]说他兴致很好，心灵活跃，处世接物彬彬有礼，对可厌的人也肯忍耐，穿着很讲究；而且他巧妙地瞒着大家，甚至令人不觉得他耳聋；他们说他身体很好，除了目光有些近视之外[49]。在曼勒替他画的肖像上，我们也可看到一种浪漫底克的风雅，微微有些不自然的神情。贝多芬要博人欢心，并且知道已经博得人家欢心。猛狮在恋爱中：它的利爪藏起来了。但在他的眼睛深处，甚至在《第四交响乐》的幻梦与温柔的情调之下，我们仍能感到那股可怕的力，任性的脾气，突发的愤怒。

这种深邃的和平并不持久；但爱情底美好的影响一直保存到一八一〇年。无疑是靠了这个影响贝多芬才获得自主力，使他的天才产生了最完满的果实，例如那古典的悲剧：《第五交响乐》，——那夏日底神明的梦：《田园交响乐》（一八〇八）[50]，还有他自认为他朔拿大中最有力的，从莎士比亚的《暴风雨》感悟得来的[51]《热情朔拿大》（一八〇七），为他题献给丹兰士的。全集卷七十八的富于幻梦与神秘气息的朔拿大（一八〇九），也是献给丹兰士的。写给“不朽的爱人”的一封没有日期的信，所表现的他的爱情的热烈，也不下于《热情朔拿大》：

“我的天使，我的一切，我的我……我心头装满了和你说不尽的话……啊！不论我在哪里，你总和我同在……当我想到你星期日以前不能接到我初次的消息时，我哭了。——我爱你，像你爱我一样，但还要强得多……啊！天哪！——没有了你是怎样的生活啊！——咫尺，天涯。——……我的不朽的爱人，我的思念一齐奔向你，有时是快乐的，随后是悲哀的，问着命运，问它是否还有接受我们的愿望的一天。——我只能同你在一起过活，否则我就活不了……永远无人再能占有我的心。永远！——永远！——噢上帝！为何人们相爱时要分离呢？可是我现在的生活是忧苦的生活。你的爱使我同时成为最幸福和最苦恼的人。——安静罢……安静——爱我呀！——今天，——昨天，——多少热烈的憧憬，多少的眼泪对你，——你，——你，——我的生命——我的一切！——别了！——噢！继续爱我呀，——永勿误解你亲爱的L的心。——永久是你的——永久是我的——永远是我们的。”[52]

什么神秘的理由，阻挠着这一对相爱的人底幸福？——也许是没有财产，地位的不同。也许贝多芬对人家要他长时期的等待，要他把这段爱情保守秘密，感到屈辱而表示反抗。

也许以他暴烈、多病、憎恨人类的性情，无形中使他的爱人受难，而他自己又因之感到绝望。——婚约毁了；然而两人中间似乎没有一个忘却这段爱情。直到她生命的最后一刻[53]，丹兰士·特·勃仑斯维克还爱着贝多芬。

一八一六年时，贝多芬说："当我想到她时，我的心仍和第一天见到她时跳得一样的剧烈。"同年，他制作六阕"献给遥远的爱人"的歌。他在笔记内写道："我一见到这个美妙的造物，我的心情就泛滥起来，可是她并不在此，并不在我旁边！"——丹兰士曾把她的肖像赠与贝多芬，题着："给稀有的天才，伟大的艺术家，善良的人。T.B."[54]在贝多芬晚年，一位朋友无意中撞见他独自拥抱着这幅肖像，哭着，高声地自言自语着（这是他的习惯）："你这样的美，这样的伟大，和天使一样！"朋友退了出去，过了一忽儿再进去，看见他在弹琴，便对他说："今天，我的朋友，你脸上全无可怕的气色。"贝多芬答道："因为我的好天使来访问过我了。"——创伤深深地铭刻在他心上。他自己说："可怜的贝多芬，此世没有你的幸福。只有在理想的境界里才能找到你的朋友。"[55]

他在笔记上又写着："屈服，深深地向你的运命屈服：你不复能为你自己而存在，只能为着旁人而存在；为你，只在你的艺术里才有幸福。噢上帝！给我勇气让我征服我自己！"

爱情把他遗弃了。一八一〇年，他重又变成孤独；但光荣已经来到，他也显然感到自己的威力。他正当盛年[56]。他完全放纵他的暴烈与粗犷的性情，对于社会，对于习俗，对于旁人的意见，对一切都不顾虑。他还有什么需要畏惧，需要敷衍？爱情，没有了，野心，没有了。所剩下的只有力，力底欢乐，需要应用它，甚至滥用它。"力，这才是和寻常人不同的人底精神！"他重复不修边幅，举止也愈加放肆。他知道他有权可以言所欲言，即对世间最大的人物亦然如此。"除了仁慈以外，我不承认还有什么优越底标记，"这是他一八

一二年七月十七日所写的说话[57]。裴蒂娜·勃朗太诺[58]那时看见他，说“没有一个帝皇对于自己的力有他这样坚强的意识”。她被他的威力慑服了，写信给歌德时说道：“当我初次看见他时，整个世界在我面前消失了，贝多芬使我忘记了世界，甚至忘记了你，噢歌德！……我敢断言这个人物远远地走在现代文明之前，而我相信我这句话是不错的。”[59]

歌德设法要认识贝多芬。一八一二年，终于他们在波希米的浴场托帕列兹地方相遇，结果却不很投机。贝多芬热烈佩服着歌德的天才[60]；但他过于自由和过于暴烈的性格，不能和歌德的性格融和，而不免于伤害它。他曾叙述他们一同散步的情景，当时这位骄傲的共和党人，把威玛大公的枢密参赞[61]教训了一顿，使歌德永远不能原谅。

“君王与公卿尽可造成教授与机要参赞，尽可赏赐他们头衔与勋章；但他们不能造成伟大的人物，不能造成超临庸俗社会的心灵；……而当像我和歌德这样两个人在一起时，这般君侯贵胄应当感到我们的伟大。——昨天，我们在归路上遇见全体的皇族[62]。我们远远里就已看见。歌德挣脱了我的手臂，站在大路一旁。我徒然对他说尽我所有的话，不能使他再走一步。于是我按了一按帽子，扣上外衣的钮子，背着手，往最密的人丛中撞去。公爵与近臣密密层层；太子洛道夫[63]对我脱帽；皇后先对我招呼。——那些大人先生是认得我的。——为了好玩起计，我看着这队人马在歌德面前经过。他站在路边上，深深地弯着腰，帽子拿在手里。事后我大大地教训了他一顿，毫不同他客气。……”[64]

而歌德也没有忘记[65]。《第七交响乐》和《第八交响乐》便是这时代的作品，就是说一八一二年在托帕列兹写的：前者是节奏底大祭乐，后者是诙谑的交响曲，他在这两件作品内也许最是自在，像他自己所说的，最是“尽量”，那种快乐与狂乱底激动，出其不意的对比，使人错愕的夸大的机智，巨人式的、使歌德与采尔脱惶骇的爆发[66]，使德国北部流行着一种说数，说《第七交响乐》是一个酒徒的作品。——不错，是一个沉醉的人的作品，但也是力和天才的产物。

他自己也说：“我是替人类酿制醇醪的酒神。是我给人以精神上至高的热狂。”

我不知他是否真如瓦格纳所说的，想在《第七交响乐》的终局内描写一个酒神底庆祝会[67]。在这阕豪放的乡村节会音乐中，我特别看到他弗拉芒族的遗传；同样，在以纪律和服从为尚的国家，他的肆无忌惮的举止谈吐，也是渊源于他自身的血统。不论在哪一件作品里，都没有《第七交响乐》那么坦白，那么自由的力。这是无目的地，单为了娱乐而浪费着超人的精力，宛如一条洋溢泛滥的河底欢乐。在《第八交响乐》内，力量固没有这样的夸大，但更加奇特，更表现出作者的特点，交融着悲剧与滑稽，力士般的刚强和儿童般的任性[68]。

一八一四年是贝多芬幸运底顶点。在维也纳会议中，人家看他做欧罗巴底光荣。他在庆祝会中非常活跃。公爵们向他致敬；像他自己高傲地向兴特勒所说的，他听任他们追逐。

他受着独立战争的鼓动[69]。一八一三年，他写了一阕《威灵吞战胜交响乐》；一八一四年初，写了一阕战士的合唱：《德意志的再生》；一八一四年十一月二十九日，他在许多君王前面指挥一支爱国歌曲：《光荣的时节》；一八一五年，他为攻陷巴黎[70]写一曲合唱：《大功告成》。这些应时的作品，比他一切旁的音乐更能增加他的声名。勃拉息斯·赫弗尔依着法朗梭阿·勒德龙的素描所作的木刻，和一八一三年法朗慈·克冷塑的脸型（Masque），活泼泼地表现出贝多芬在维也纳会议时的面貌。狮子般的脸上，牙床紧咬着，刻画着愤怒与苦恼的皱痕，但表现得最明显的性格是他的意志，早年拿破仑式的意志："可惜我在战争里不像在音乐中那么内行！否则我将战败他！"

但是他的王国不在此世，像他写信给法朗梭阿·特·勃仑斯维克时所说的："我的王国是在天空。"[71]

在此光荣的时间以后，接踵而来的是最悲惨的时期。

维也纳从未对贝多芬抱有好感。像他那样一个高傲而独立的天才，在此轻佻浮华、为瓦格纳所痛恶的都城里是不得人心的[72]。他抓住可以离开维也纳的每个机会；一八〇八年，他很想脱离奥国，到威斯发里亚王奚洛姆·波那帕脱的宫廷里去[73]。但维也纳的音乐泉源是那末丰富，我们也不该抹煞那边常有一般高贵的鉴赏家，感到贝多

芬之伟大，不肯使国家蒙受丧失这天才之羞。一八〇九年，维也纳三个富有的贵族：贝多芬的学生洛道夫太子，洛勃高维兹公爵，凯斯基公爵，答应致送他四千弗洛冷[74]的年俸，只要他肯留在奥国。他们说："显然一个人只在没有经济烦虑的时候才能整个地献身于艺术，才能产生这些崇高的作品为艺术增光，所以我们决意使鲁特维克·范·贝多芬获得物质的保障，避免一切足以妨害他天才发展的阻碍。"

不幸结果与诺言不符。这笔津贴并未付足；不久又完全停止。且从一八一四年维也纳会议起，维也纳的性格也转变了。社会的目光从艺术移到政治方面，音乐口味被意大利作风败坏了，时尚所趋的是洛西尼，把贝多芬视为迂腐[75]。贝多芬的朋友与保护人，分散的分散，死亡的死亡：凯斯基公爵死于一八一二，李区诺斯基公爵死于一八一四，洛勃高维兹死于一八一六。受贝多芬题赠全集卷五十九的美丽的四重奏的拉苏莫斯基，在一八一五年举办了最后的一次音乐会。同年，贝多芬和童年的朋友，爱莱奥诺的哥哥，斯丹芬·洪·勃罗宁失和[76]。从此他孤独了[77]。在一八一六年的笔记上，他写道："没有朋友，孤零零地在世界上。"

耳朵完全聋了[78]。从一八一五年秋天起，他和人们只有笔上的往还。最早的谈话手册是一八一六年的[79]。关于一八二二年《斐但丽奥》预奏会的经过，有兴特勒的一段惨痛的记述可按。

"贝多芬要求亲自指挥最后一次的预奏……从第一幕的二部唱起，显而易见他全没听见台上的歌唱。他把乐曲的进行延缓很多；当乐队跟着他的指挥棒进行时，台上的歌手自顾自地匆匆向前。结果是全局都紊乱了。乐队指挥翁洛夫，经常不说明什么理由，提议休息一会，和歌唱者交换了几句说话之后，大家重新开始。同样的紊乱又发生了。不得不再休息一次。在贝多芬指挥之下，无疑是干不下去的了；但怎样使他懂得呢？没有一个人有心肠对他说：'走罢，可怜虫，你不能指挥了。'贝多芬不安起来，骚动之余，东张西望，想从不同的脸上猜出症结所在：可是大家都默不作声。他突然用命令的口吻呼唤我。我走近时，他把谈话手册授给我，示意我写。我便写着：'恳求您勿再继续，等回去再告诉您理由。'于是他一跃下台；对我嚷道：'快走！'他一口气跑回家里；进去，一动不动地倒在便榻上，双手捧着他的脸；他这样一直到晚饭时分。用餐时他一言不发，保持着最深刻的

痛苦的表情。晚饭以后，当我想告别时，他留着我，表示不愿独自在家。等到我们分手的辰光，他要我陪着去看医生，以耳科出名的……在我和贝多芬的全部交谊中，没有一天可和这十一月里致命的一天相比。他心坎里受了伤，至死不曾忘记这可怕的一幕的印象。”[80]

两年以后，一八二四年五月七日，他指挥着（或更准确地，像节目单上所注明的“参与指挥事宜”）《合唱交响乐》[81]时，他全没听见全场一致的彩声；他丝毫不曾觉察，直到一个女歌唱员牵着他的手，带他面对着群众时，他才突然看见全场起立，挥舞着帽子，向他鼓掌。——一个英国游历家罗塞尔，一八二五年时看见过他弹琴，说当他要表现柔和的时候，琴键不会发声，在这静寂中看着他情绪激动的神气，脸部和手指都抽搐起来，真是令人感动。

隐遁在自己的内心生活里，和其余的人类隔绝着[82]，他只有在自然中觅得些许安慰。丹兰士·勃仑斯维克说：“自然是他唯一的知己。”它成为他的托庇所。一八一五年时认识他的查理·纳德，说他从未见过一个人像他这样地爱花木，云彩，自然……他似乎靠着自然生活[83]。贝多芬写道：“世界上没有一个人像我这样地爱田野……我爱一株树甚于爱一个人……”在维也纳时，每天他沿着城墙绕一个圈子。在乡间，从黎明到黑夜，他独自在外散步，不戴帽子，冒着太阳，冒着风雨。“全能的上帝！——在森林中我快乐了，——在森林中我快乐了，——每株树都传达着你的声音。——天哪！何等的神奇！——在这些树林里，在这些岗峦上，——一片宁谧，——供你役使的宁谧。”

他的精神的骚乱在自然中获得了一些苏慰[84]。他为金钱的烦虑弄得困惫不堪。一八一八年时他写道：“我差不多到了行乞的地步，而我还得装着日常生活并不艰窘的神气。”此外他又说：“全集卷一〇六的朔拿大是在紧急情况中写的。要以工作来换取面包实在是一件苦事。”斯普尔[85]说他往往不能出门，为了靴子洞穿之故。他对出版商负着重债，而作品又卖不出钱。《D调弥撒祭乐》发售预约时，只有七个预约者，其中没有一个是音乐家[86]。他全部美妙的朔拿大，——每曲都得花费他三个月的工作，——只给他挣了三十至四十杜加[87]。伽列青公爵要他制作的四重奏（全集卷一二七，一三〇，一三二），也许是他作品中最深刻的，仿佛用血泪写成的，结果是一文都

不曾拿到。把贝多芬煎熬完的是，日常的窘况，无穷尽的讼案，或是要人家履行津贴的诺言，或是为争取侄儿的监护权，因为他的兄弟卡尔于一八一五年死于肺病，遗下一个儿子。

他心坎间洋溢着的温情全部灌注在这个孩子身上。这儿又是残酷的痛苦等待着他。仿佛是境遇的好意，特意替他不断地供给并增加苦难，使他的天才不致缺乏营养。——他先是要和他那个不入流品的弟妇争他的小卡尔，他写道：

“噢我的上帝，我的城墙，我的防卫，我唯一的托庇所！我的心灵深处，你是一览无余的，我使那些和我争夺卡尔的人受苦时，我的苦痛，你是鉴临的[88]。请你听我呀，我不知如何称呼你的神灵！请你接受我热烈的祈求，我是你造物之中最不幸的可怜虫。”

“噢神哪！救救我罢！你瞧，我被全人类遗弃，因为我不愿和不义妥协！接受我的祈求罢，让我，至少在将来，能和我的卡尔一起过活！……噢残酷的命运，不可摇撼的命运！不，不，我的苦难永无终了之日！”

然后，这个热烈地被爱的侄子，显得并不配受伯父的信任。贝多芬给他的书信是痛苦的，愤慨的，宛如米开朗琪罗给他的兄弟们的信，但是更天真更动人：

“我还得再受一次最卑下的无情义底酬报吗？也罢，如果我们之间的关系要破裂，就让它破裂罢！一切公正的人知道这回事以后，都将恨你……如果连系我们的约束使你不堪担受，那末凭着上帝的名字——但愿一切都照着他的意志实现——我把你交给至圣至高的神明了；我已尽了我所有的力量；我敢站在最高的审判之前……”[89]

“像你这样娇养坏的孩子，学一学真诚与朴实决计与你无害；你对我的虚伪的行为，使我的心太痛苦了，难以忘怀……上帝可以作证，我只想跑到千里之外，远离你，远离这可怜的兄弟和这丑恶的家庭……我不能再信任你了。”下面的署名是：“不幸的是：你的父亲，——或更好：不是你的父亲。”[90]

但宽恕立刻接踵而至：

“我亲爱的儿子！——一句话也不必再说，——到我臂抱里来罢，你不会听到一句严厉的说话……我将用同样的爱接待你。如何安排你的前程，我们将友善地一同商量。——我以荣誉为担保，决无责

备的言辞！那是毫无用处的。你能期待于我的只有殷勤和最亲切的帮助。——来罢——来到你父亲的忠诚的心上。——来罢，一接到信立刻回家罢。”（在信封上又用法文写着：“如果你不来，我定将为你而死。”[91]）

他又哀求道：“别说谎，永远做我最亲爱的儿子！如果你用虚伪来报答我，像人家使我相信的那样，那真是何等丑恶何等刺耳！……别了，我虽不曾生下你来，但的确抚养过你，而且竭尽所能地培植过你精神的发展，现在我用着有甚于父爱的情爱，从心坎里求你走上善良与正直底唯一的大路。你的忠诚的老父。”[92]

这个并不缺少聪明的侄儿，贝多芬本想把他领上高等教育的路，然而替他筹划了无数美妙的前程之梦以后，不得不答应他去习商。但卡尔出入赌场，负了不少债务。

由于一种可悲的怪现象，比人们想象中更为多见的怪现象，伯父的精神底伟大，对侄儿非但无益，而且有害，使他恼怒，使他反抗，如他自己所说的：“因为伯父要我上进，所以我变得更下流”；这种可怕的说话，活活显出这个浪子的灵魂。他甚至在一八二六年时在自己头上打了一枪。然而他并没死，倒是贝多芬几乎因之送命：他为这件事情所受的难堪，永远无法摆脱[93]。卡尔痊愈了，他自始至终使伯父受苦，而对于这伯父之死，也未始没有关系；贝多芬临终的时候，他竟没有在场。——几年以前，贝多芬写给侄子的信中说：“上帝从没遗弃我。将来终有人来替我阖上眼睛。”——然而替他阖上眼睛的，竟不是他称为“儿子”的人。

在此悲苦的深渊里，贝多芬从事于讴歌欢乐。

这是他毕生的计划。从一七九三年他在波恩时起就有这个念头[94]。他一生要歌唱欢乐，把这歌唱作为他某一大作品底结局。颂歌的形式，以及放在哪一部作品里这些问题，他踌躇了一生。即在《第九交响乐》内，他也不曾打定主意。直到最后一刻，他还想把欢乐颂歌留下来，放在第十或第十一的交响乐中去。我们应当注意《第九交响乐》的原题，并非今日大家所习用的《合唱交响乐》，而是《以欢乐颂歌的合唱为结局的交响乐》。《第九交响乐》可能而且应该有另外一种结束。一八二三年七月，贝多芬还想给它以一个器乐的结束，

这一段结束，他以后用在全集卷一三二的四重奏内。邱尼和仲拉哀脱纳确言，即在演奏过后（一八二四年五月），贝多芬还未放弃改用器乐结束的意思。

要在一阕交响乐内引进合唱，有极大的技术上的困难，这是可从贝多芬的稿本上看到的，他作过许多试验，想用别种方式，并在这件作品底别的段落引进合唱。在Adagio的第二主题的稿本上，他写道："也许合唱在此可以很适当地开始。"但他不能毅然决然地和他忠诚的乐队分手。他说："当我发见一个乐思的时候，我总是听见乐器的声音，从未听见人声。"所以他把运用歌唱的时间尽量延宕；甚至先把主题交给器乐来奏出，不但终局的吟诵体为然[95]，连"欢乐"的主题亦是如此。

对于这些延缓和踌躇的解释，我们还得更进一步：它们还有更深刻的原因。这个不幸的人永远受着忧患磨折，永远想讴歌"欢乐"之美；然而年复一年，他延宕着这桩事业，因为他老是卷在热情与哀伤的漩涡内。直到生命的最后一日他才完成了心愿，可是完成的时候是何等的伟大！

当欢乐底主题初次出现时，乐队忽然中止；出其不意的一片静默；这使歌唱底开始带着一种神秘与神明的气概。而这是不错的：这个主题的确是一个神明。"欢乐"自天而降，包裹在非现实的宁静中间：它用柔和的气息抚慰着痛苦；而它溜滑到大病初愈的人的心坎中时，第一下的抚摩又是那么温柔，令人如贝多芬的那个朋友一样，禁不住因"看到他柔和的眼睛而为之下泪"。当主题接着过渡到人声上去时，先由低音表现，带着一种严肃而受压迫的情调。慢慢地，"欢乐"抓住了生命。这是一种征服，一场对痛苦的斗争。然后是进行曲的节奏，浩浩荡荡的军队，男高音热烈急促的歌，在这些沸腾的乐章内，我们可以听到贝多芬的气息，他的呼吸，与他受着感应的呼喊底节奏，活现出他在田野间奔驰，作着他的乐曲，受着如醉如狂的激情鼓动，宛如大雷雨中的李尔老王。在战争的欢乐之后，是宗教的醉意；随后又是神圣的宴会，又是爱的兴奋。整个的人类向天张着手臂，大声疾呼地扑向"欢乐"，把它紧紧地搂在怀里。

巨人的巨著终于战胜了群众的庸俗。维也纳轻浮的风气，被它震撼了一刹那，这都城当时是完全在洛西尼与意大利歌剧的势力之下

的。贝多芬颓丧忧郁之余，正想移居伦敦，到那边去演奏《第九交响乐》。像一八〇九年一样，几个高贵的朋友又来求他不要离开祖国。他们说："我们知道您完成了一部新的圣乐[96]，表现着您深邃的信心感应给您的情操。渗透着您的心灵的超现实的光明，照耀着这件作品。我们也知道您的伟大的交响乐底王冠上，又添了一朵不朽的鲜花……您近几年来的沉默，使一切关注您的人为之凄然[97]。大家都悲哀地想到，正当外国音乐移植到我们的土地上，令人遗忘德国艺术的产物之时，我们的天才，在人类中占有那么崇高的地位的，竟默无一言。……唯有在您身上，整个的民族期待着新生命，新光荣，不顾时下的风气而建立起真与美的新时代……但愿您能使我们的希望不久实现……但愿靠了您的天才，将来的春天，对于我们，对于人类，加倍的繁荣！"[98]这封慷慨陈辞的信，证明贝多芬在德国的优秀阶级中所享有的声威，不但是艺术方面的，而且是道德方面的。他的崇拜者称颂他的天才时，所想到的第一个字既非学术，亦非艺术，而是"信仰"[99]。

贝多芬被这些言辞感动了，决意留下。一八二四年五月七日，在维也纳举行《D调弥撒祭乐》和《第九交响乐》的第一次演奏会，获得空前的成功。情况之热烈，几乎含有暴动的性质。当贝多芬出场时，受到群众五次鼓掌的欢迎；在此讲究礼节的国家，对皇族的出场，习惯也只用三次的鼓掌礼。因此警察不得不出面干涉。交响乐引起狂热的骚动。许多人哭起来。贝多芬在终场以后感动得晕去；大家把他抬到兴特勒家，他朦朦胧胧地和衣睡着，不饮不食，直到次日早上。可是胜利是暂时的，对贝多芬毫无盈利。音乐会不曾给他挣什么钱。物质生活的窘迫依然如故。他贫病交迫[100]，孤独无依，可是战胜了[101]：——战胜了人类的平庸，战胜了他自己的命运，战胜了他的痛苦。

"牺牲，永远把一切人生底愚昧为你的艺术去牺牲！艺术，这是高于一切的上帝！"

因此他已达到了终身想望的目标。他已抓住欢乐。但在这控制着暴风雨的心灵高峰上，他是否能长此逗留？——当然，他还得不时堕入往昔的怆痛里。当然，他最后的几部四重奏里充满着异样的阴影。

可是《第九交响乐》底胜利，似乎在贝多芬心中已留下它光荣的标记。他未来的计划是[102]：《第十交响乐》[103]《纪念巴赫的前奏曲》，为葛里巴扎的《曼吕西纳》谱的音乐[104]，为高纳的《奥德赛》，歌德的《浮士德》谱的音乐[105]，《大卫与扫罗的祭神剧》，这些都表示他的精神倾向于德国古代大师的清明恬静之境：巴赫与亨特尔——尤其是倾向于南方，法国南部，或他梦想要去游历的意大利[106]。

史比勒医生于一八二六年看见他，说他气色变得快乐而旺盛了。同年，当葛里巴扎最后一次和他晤面时，倒是贝多芬来鼓励这颓丧的诗人："啊，他说，要是我能有千分之一的你的体力和强毅的话！"时代是艰苦的。专制政治的反动，压迫着思想界。葛里巴扎呻吟道："言论检查把我杀害了。倘使一个人要言论自由，思想自由，就得往北美洲去。"但没有一种权力能钳制贝多芬的思想。诗人克夫纳写信给他说："文字是被束缚了；幸而声音还是自由的。"贝多芬是伟大的自由之声，也许是当时德意志思想界唯一的自由之声。他自己也感到。他时常提起，他的责任是把他的艺术来奉献于"可怜的人类"，"将来的人类"，为他们造福利，给他们勇气，唤醒他们的迷梦，斥责他们的懦怯。他写信给侄子说："我们的时代，需要有力的心灵把这些可怜的人群加以鞭策。"一八二七年，米勒医生说："贝多芬对于政府、警察、贵族，永远自由发表意见，甚至在公众前面也是如此[107]。警察当局明明知道，但对他的批评和嘲讽认为无害的梦呓，因此也就让这个光芒四射的天才太平无事"[108]。

因此，什么都不能使这股不可驯服的力量屈膝。如今它似乎玩弄痛苦了。在此最后几年中所写的音乐，虽然环境恶劣[109]，往往有一副簇新的面目，嘲弄的，睥睨一切的，快乐的。他逝世以前四个月，在一八二六年十一月完成的作品，全集一三〇的四重奏底新的结束是非常轻快的。实在这种快乐并非一般人所有的那种。时而是莫希尔斯所说的嬉笑怒骂；时而是战胜了如许痛苦以后的动人的微笑。总之，他是战胜了。他不相信死。

然而死终于来了。一八二六年十一月终，他得着肋膜炎性的感冒；为侄子奔走前程而旅行回来，他在维也纳病倒了[110]。朋友都在远方。他打发侄儿去找医生。据说这麻木不仁的家伙竟忘记了使命，

两天之后才重新想起来。医生来得太迟，而且治疗得很恶劣。三个月内，他运动家般的体格和病魔挣扎着。一八二七年一月三日，他把至爱的侄儿立为正式的承继人。他想到莱茵河畔的亲爱的友人；写信给韦该勒说："我多想和你谈谈！但我身体太弱了，除了在心里拥抱你和你的洛亨[111]以外，我什么都无能为力了。"要不是几个豪侠的英国朋友，贫穷的苦难几乎笼罩到他生命的最后一刻。他变得非常柔和，非常忍耐[112]。一八二七年二月十七日，躺在弥留的床上，经过了三次手术以后，等待着第四次[113]，他在等待期间还安详地说："我耐着性子，想道：一切灾难都带来几分善。"

这个善，是解脱，是像他临终时所说的"喜剧底终场"，——我们却说是他一生悲剧底终场。

他在大风雨中，大风雪中，一声响雷中，咽了最后一口气。一只陌生的手替他阖上了眼睛（一八二七年三月二十六日）[114]。

亲爱的贝多芬！多少人已颂赞过他艺术上的伟大。但他远不止是音乐家中的第一人，而是近代艺术底最英勇的力。对于一般受苦而奋斗的人，他是最大而最好的朋友。当我们对着世界的劫难感到忧伤时，他会到我们身旁来，好似坐在一个穿着丧服的母亲旁边，一言不发，在琴上唱着他隐忍的悲歌，安慰那哭泣的人。当我们对德与善底庸俗，斗争到疲惫的辰光，到此意志与信仰底海洋中浸润一下，将获得无可言喻的裨益。他分赠我们的是一股勇气，一种奋斗底欢乐[115]，一种感到与神同在的醉意。仿佛在他和大自然不息地沟通之下[116]，他竟感染了自然底深邃的力。葛里巴扎对贝多芬是钦佩之中含有惧意的，在提及他时说："他所到达的那种境界，艺术竟和犷野与古怪的原子混合为一。"舒芒提到《第五交响乐》时也说："尽管你时常听到它，它对你始终有一股不变的威力，有如自然界的现象，虽然时时发生，总教人充满着恐惧与惊异。"他的密友兴特勒说："他抓住了大自然底精神。"——这是不错的：贝多芬是自然界底一股力；一种原始的力和大自然其余的部分接战之下，便产生了荷马史诗般的壮观。

他的一生宛如一天雷雨的日子。——先是一个明净如水的早晨。

仅仅有几阵懒懒的微风。但在静止的空气中，已经有隐隐的威胁，沉重的预感。然后，突然之间巨大的阴影卷过，悲壮的雷吼，充满着声响的、可怖的静默，一阵复一阵的狂风，《英雄交响乐》与《第五交响乐》。然而白日底清纯之气尚未受到损害。欢乐依然是欢乐，悲哀永远保存着一缕希望。但自一八一〇年后，心灵底均衡丧失了。日光变得异样。最清楚的思想，也看来似乎水汽一般在升华：忽而四散，忽而凝聚，它们的又凄凉又古怪的骚动，罩住了心；往往乐思在薄雾之中浮沉了一二次以后，完全消失了，淹没了，直到曲终才在一阵狂飙中重新出现。即是快乐本身也蒙上苦涩与犷野的性质。所有的情操里都混和着一种热病，一种毒素[117]。黄昏将临，雷雨也随着酝酿。然后是沉重的云，饱蓄着闪电，给黑夜染成乌黑，夹带着大风雨，那是《第九交响乐》底开始。——突然，当风狂雨骤之际，黑暗裂了缝，夜在天空给赶走，由于意志之力，白日底清明重又还给了我们。

什么胜利可和这场胜利相比？波那帕脱的哪一场战争，奥斯丹列兹[118]哪一天的阳光，曾经达到这种超人的努力底光荣？曾经获得这种心灵从未获得的凯旋？一个不幸的人，贫穷，残废，孤独，由痛苦造成的人，世界不给他欢乐，他却创造了欢乐来给予世界！他用他的苦难来铸成欢乐，好似他用那句豪语来说明的，——那是可以总结他一生，可以成为一切英勇心灵的箴言的：

> “用痛苦换来的欢乐。”[119]

---

[1]按系神话中三女妖之一，以生有美发著名。后以得罪火神，美发尽变毒蛇。原注——以上据英国游历家罗赛尔一八二二年时记载。——一八〇一年，邱尼尚在幼年，看到贝多芬蓄着长发和多日不剃的胡子，穿着羊皮衣裤，以为遇到了小说中的鲁滨逊。——译者按：邱尼（1791—1857）为奥国有名的钢琴家，为肖邦至友，其钢琴演奏当时与肖邦齐名。

[2]原注——据画家克滦白记载。他曾于一八一八年为贝多芬画像。

[3]原注——据医生米勒一八二〇年记载：他的富于表情的眼睛，时而妩媚温柔，时而惘然，时而气焰逼人，可怕非常。

[4]原注——克滦白说是奥雪安的面目。以上的细节皆采自贝多芬的朋友，及见过他的游历家的记载。——译者按：奥雪安为三世纪时苏格兰行吟诗人。

[5]莎士比亚名剧中的人物。

[6]原注——他的祖父名叫鲁特维克，是家族里最优秀的人物，生在盎凡斯，直到二十岁时才住到波恩来，做当地大公的乐长。贝多芬的性格和他最像。我们必须记住这个祖父的出身，才能懂得贝多芬奔放独立的天性，以及别的不全是德国人的特点。——译者按：今法国与比国交界之一部及比国西部之地域，古称弗朗特。弗拉芒即居于此地域内之人种名。盎凡斯为今比国北部之一大城名。

[7]按洋琴为钢琴以前的键盘乐器。形式及组织大致与钢琴同。

[8]原注——以上见一七八九年九日十五日贝多芬致奥斯堡地方的夏台医生书信。

[9]原注——他一八一六年时说："不知道死的人真是一个可怜虫！我十五岁上已经知道了。"

[10]原注——他们的书信，读者可参看本书的附录。他的老师C·G·纳夫也是他最好的朋友和指导：他的道德的高尚和艺术胸襟的宽广，都对贝多芬留下极其重要的影响。

[11]原注——以上见一八〇一年六月二十九日致韦该勒书。

[12]原注——诗的开首是："专制的铁链斩断了……幸福的民族！……"

[13]原注——我们可举其中一首为例："唾弃偏执，摧毁愚蠢的幽灵，为着人类而战斗……啊，这，没有一个公爵的臣仆能够干。这，需要自由的灵魂，爱死甚于爱谄媚，爱贫穷甚于爱奴颜婢膝……须知在这等灵魂内我决非最后一个。"译者按：希那哀特生于巴维亚邦，为斯塔斯堡雅各宾党首领。一七九四年，在巴黎上断头台。

[14]按从前著作付印时必先售预约。因印数不多，刊行后不易购得。

[15]按此系指法国大革命后奥国为援助法国王室所发动之战争。

[16]原注——一七八七年春，他曾到维也纳作过一次短期旅行，见过莫扎特，但他对贝多芬似乎不甚注意。——他在一七九〇年在波恩结识的罕顿，曾经教过他一些功课，贝多芬另外曾拜过阿勃腊赫兹贝葛与萨利哀利为师。

[17]按黑森为当时日耳曼三联邦之一，后皆并入德意志联邦。

[18]原注——在裴氏周围，还有提琴家洛道夫·克莱采，即后来贝多芬把有名的朔拿大题赠给他的。——译者按：裴氏为法国元帅，在大革命时以战功显赫；后与拿破仑为敌，与英奥诸国勾结。

[19]按葛冷为法国名画家，所作拿破仑像代表拿翁少年时期之姿态。

[20]原注——那时他才初露头角，在维也纳的首次钢琴演奏会是一七九五年三月三十日举行的。

[21]原注——以上见一八〇一年六月二十九日致韦该勒书。一八〇一年左右致李哀斯书中又言："只要我有办法，我的任何朋友都不该有何匮乏。"

[22]原注——在一八〇二年的遗嘱内，贝多芬说耳聋已开始了六年，——所以是一七九六年起的。——同时我们可注意他的作品目录，唯有包括三支三重奏的全集卷一，是一七九六年以前的制作。包括三支最初的朔拿大的全集卷二，是一七九六年三月刊行的。因此贝多芬全部的作品可说都是耳聋后写的。——关于

他的耳聋，可以参看一九〇五年五月十五日德国医学丛报上克洛兹-福莱斯脱医生的文章。他认为这病是受一般遗传的影响，也许他母亲的肺病也有关系。他分析贝多芬一七九六年所患的耳咽管炎，到一七九九年变成剧烈的中耳炎，因为治疗不善，随后成为慢性的中耳炎，随带一切的后果。耳聋的程度逐渐增加，但从没完全聋。贝多芬对于低而深的音比高音更易感知。在他晚年，据说他用一支小木杆，一端插在钢琴箱内，一端咬在牙齿中间，用以在作曲时听音。一九一〇年，柏林——莫皮脱市立医院主任医师约各勃逊发表一篇出色的文章，说他可证明贝多芬的耳聋是源于梅毒的遗传。——一八一〇年左右，机械家曼扎尔为贝多芬特制的听音器，至今尚保存于波恩城内贝多芬博物院。

[23]原注——以上见诺尔编贝多芬书信集第十三。

[24]按系纪元一世纪时希腊伦理学家与史家。

[25]原注——以上见贝多芬书信集第十四。参看附录。

[26]按系文艺复兴前期意大利名画家。

[27]按此处所谓幼婴系指儿时的耶稣，故有未来的悲剧之喻。

[28]按唐·璜为西洋传说中有名的登徒子，莫扎特曾采为歌剧的题材。

[29]按通俗音乐书上所述《月光朔拿大》的故事是毫无根据的。

[30]原注——以上见一八〇一年十一月十六日信。

[31]原注——随后她还利用贝多芬从前的情爱，要他帮助她的丈夫。贝多芬立刻答应了。他在一八二一年和兴特勒会见时在谈话手册上写道："他是我的敌人，所以我更要尽力帮助他。"但他因之而更瞧不起她。"她到维也纳来找我，一边哭着，但是我瞧不起她。"

[32]原注——时为一八〇二年十月六日——参看附录原文。

[33]原注——他的遗嘱里有一段说："把德性教给你们的孩子；使人幸福的是德性而非金钱。这是我的经验之谈。在患难中支持我的是道德，使我不曾自杀的，除了艺术以外也是道德。"又一八一〇年五月二日致韦该勒书中："假如我不知道一个人在能完成善的行为时就不该结束生命的话，我早已不在人世了，而且是由于我自己的处决。"

[34]原注——以上见致韦该勒书，书信集第十八。

[35]原注——一八〇二年霍纳曼为贝多芬所作之小像上，他作着当时流行的装束，留着鬓脚，四周的头发剪得同样长，坚决的神情颇像拜伦式的英雄，同时表示一种拿破仑式的永不屈服的意志。——译者按：此处小像系指面积极小之釉绘像，通常至大不过数英寸，多数画于珐琅质之饰物上，为西洋画中一种特殊的肖像画。

[36]按拿破仑于一七九三，一七九七，一八〇〇年数次战败奥国，兵临维也纳城下。

[37]按意谓共和民主的政府。

[38]原注——大家知道《英雄交响乐》是以波那帕脱为题材而献给他的，最初的手稿上还写着"波那帕脱"这题目。这期间，他得悉了拿破仑称帝之事。于是

他大发雷霆，嚷道："那么他也不过是一个凡夫俗子！"愤慨之下，他撕去了题献的词句，换上一个含有报复意味而又是非常动人的题目："英雄交响乐……纪念一个伟人的遗迹"。兴特勒说他以后对拿破仑的恼恨也消解了，只把他看做一个值得同情的可怜虫，一个从天上掉下来的"伊加尔"。译者按：神话载伊加尔用蜡把翅翼胶住在身上，从克里特岛上逃出，飞近太阳，蜡为日光熔化，以致堕海而死。——当他在一八二一年听到幽禁圣·赫勒拿岛的悲剧时，说道："十七年前我所写的音乐正适用于这件悲惨的事故。"他很高兴地发觉在交响乐的葬曲内——（译者按系交响乐之第二章）——对此盖世豪雄的结局有所预感。——因此很可能，在贝多芬的思想内，第三交响乐，尤其是第一章，是波那帕脱的一幅肖像，当然和实在的人物不同，但确是贝多芬理想中的拿破仑；换言之，他要把拿破仑描写为一个革命的天才。一八〇一年，贝多芬曾为标准的革命英雄，自由之神普罗曼德，作过乐曲，其中有一主句，他又在英雄交响乐的终局里重新采用。

[39]原注——曾任德国驻意大使的劳白·特·葛台尔，著有《俾斯麦及其家庭》一书，一九〇一版。以上事实即引自该书。一八七〇年十月三十日，葛台尔在凡尔赛的一架很坏的钢琴上，为俾斯麦奏这支朔拿大。对于这件作品的最后一句，俾斯麦说："这是整整一个人生的斗争与嚎恸。"他爱贝多芬甚于一切旁的音乐家；他常常说："贝多芬最适合我的神经。"

[40]按拿破仑曾攻陷维也纳两次。——奥许为法国大革命时最纯洁的军人，为史所称。一七九七年战死科布楞兹附近。

[41]贝多芬的歌剧。

[42]洛氏为波希米世家，以武功称。

[43]按勋勃洛为一奥国乡村，一八〇九年之维也纳条约，即在此处签订。原注——贝多芬的寓所离维也纳的城堡颇近，拿破仑攻下维也纳时曾炸毁城垣。一八〇九年六月二十六日，贝多芬致勃拉脱高夫与埃台尔两出版家书信中有言："何等野蛮的生活，在我周围多少的废墟颓垣！只有鼓声，喇叭声，以及各种惨象！"一八〇九年有一个法国人在维也纳见到他，保留着他的一幅肖像。这位法国人叫做德莱蒙男爵。他曾描写贝多芬寓所中凌乱的情形。他们一同谈论着哲学，政治，特别是"他的偶像，莎士比亚"。贝多芬几乎决定跟男爵上巴黎去，他知道那边的音乐院已在演奏他的交响乐，并且有不少佩服他的人。

[44]原注——一七九六至九九年间，贝多芬在维也纳认识了勃仑斯维克一家。琪丽哀太·琪却尔第是丹兰士的表姊妹。贝多芬有一个时期似乎也钟情于丹兰士的姊妹，约瑟芬，她后来嫁给台姆伯爵，又再嫁给史托凯奇格男爵。——关于勃仑斯维克一家的详细情形，可参看安特莱·特·海佛西氏著《贝多芬及其不朽的爱人》一文，载一九一〇年五月一日及十五日的《巴黎杂志》。

[45]原注——这首美丽的歌是在巴赫的夫人安娜·玛特兰娜的手册上的，原题为琪奥伐尼之歌。有人疑非巴赫原作。

[46]按欧洲贵族家中，皆有教士供养。

[47]原注——见诺尔著《贝多芬传》。

[48]按系十九世纪德国有名的诗人。

[49]原注——贝多芬是近视眼。塞弗烈特说他的近视是痘症所致，使他从小就得戴眼镜。近视使他的目光常有失神的样子。一八二三——一八二四年间，他在书信中常抱怨他的眼睛使他受苦。

[50]原注——把歌德的剧本《哀格蒙》谱成的音乐是一八〇九年开始的。——他也想制作《威廉·台尔》的音乐，但人家宁可请教别的作曲家。

[51]原注——见贝多芬和兴特勒的谈话。

[52]原注——见书信集第十五。

[53]原注——她死于一八六一年。——译者按：她比贝多芬多活三十四年。

[54]原注——这幅肖像至今还在波恩的贝多芬家。

[55]原注——致葛拉兴斯坦书。书信集第三十一。

[56]按贝多芬此时四十岁。

[57]原注——他写给G·D·李沃的信中又道："心是一切伟大底起点"。书信集一〇八。

[58]按系歌德的青年女友，裴母曾与歌德相爱。故裴成年后竭力追求歌德。裴对贝多芬备极崇拜，且对贝多芬音乐极有了解。裴兄格莱芒为德国浪漫派领袖之一。裴丈夫阿宁亦为有名诗人。

[59]按裴蒂娜写此信时，约为一八〇八年，尚未满二十九岁。此时贝多芬未满四十岁，歌德年最长，已有六十岁左右。

[60]原注——一八一一年二月十九日他写给裴蒂娜的信中说："歌德的诗使我幸福。"一八〇九年八月八日他在旁的书信中也说："歌德与席勒，是我在奥雪安与荷马之外最心爱的诗人。"——值得注意的是，贝多芬幼年的教育虽不完全，但他的文学口味极高。在他认为"伟大，庄严，小D调式的"歌德以外而看做高于歌德的，只有荷马，普卢塔克，莎士比亚三人。在荷马作品中，他最爱《奥德赛》。莎士比亚的德译本是常在他手头的，我们也知道莎士比亚的《高丽奥朗》和《暴风雨》被他多么悲壮地在音乐上表现出来。至于普卢塔克，他和大革命时代的一般人一样，受有很深的影响。古罗马英雄勃鲁塔斯是他的英雄，这一点他和米开朗琪罗相似。他爱柏拉图，梦想在全世界上能有柏拉图式的共和国建立起来。一八一九——一八二〇年间的谈话册内，他曾言"苏格拉底与耶稣是我的模范"。

[61]按此系歌德官衔。

[62]按系指奥国王室，托帕列兹为当时避暑胜地，中欧各国的公爵贵族麇集。

[63]按系贝多芬的钢琴学生。

[64]原注——以上见贝多芬致裴蒂娜书。这些书信的真实性虽有人怀疑；但大体是准确的。

[65]原注——歌德写信给采尔脱说："贝多芬不幸是一个倔强之极的人；他认为世界可憎，无疑是对的；但这并不能使世界对他和对旁人变得愉快些。我们应当原谅他，替他惋惜，因为他是聋子。"——歌德一生不曾做什么事反对贝多芬，

但也不曾做什么事拥护贝多芬；对他的作品，甚至对他的姓氏，抱着绝对的缄默。——骨子里他是钦佩而且惧怕他的音乐；它使他骚乱。他怕它会使他丧失心灵的平衡，那是歌德以多少痛苦换来的。——年青的门德尔松，于一八三〇年经过威玛，曾经留下一封信，表示他确曾参透歌德自称为“骚乱而热烈的灵魂”深处，那颗灵魂是被歌德用强有力的智慧镇压着的。门德尔松在信中说：“……他先是不愿听人提及贝多芬；但这是无可避免的，——（译者按：门德尔松那次是奉歌德之命替他弹全部音乐史上的大作品）——他听了《第五交响乐》的第一章后大为骚动。他竭力装着镇静，和我说，‘这毫不动人，不过令人惊异而已。’过了一忽儿，他又道：‘这是巨大的，——译者按：歌德原词是Grandiose，含有伟大或夸大的模棱两可的意义，令人猜不透他这里到底是颂赞（假如他的意思是‘伟大’的话）还是贬抑（假如他的意思是‘夸大’的话）——狂妄的，竟可说屋宇为之震动。’接着是晚膳，其间他神思恍惚，若有所思，直到我们再提起贝多芬时，他开始询问我，考问我。我明明看到贝多芬的音乐已经发生了效果……”译者按：采尔脱为一平庸的音乐家，早年反对贝多芬甚烈，直到后来他遇见贝多芬时，为他的人格大为感动，对他的音乐也一变往昔的谩骂口吻，转而为热烈的颂扬。采氏为歌德一生至友，歌德早期对贝多芬的印象，大半受采氏误解之影响，关于贝多芬与歌德近人颇多擅文讨论。罗曼·罗兰亦有《歌德与贝多芬》一书，一九三〇版。

[66]原注——见采尔脱一八一二年九月二日致歌德书，又同年九月十四日歌德致采尔脱书：“是的，我也是用着惊愕的心情钦佩他。”一八一九年采尔脱给歌德信中说：“人家说他疯了。”

[67]原注——这至少是贝多芬曾经想过的题目，因为他在笔记内曾经说到，尤其他在第十交响乐的计划内提及。

[68]原注——和写作这些作品同时，他在一八一一至一八一二年间在托帕列兹认识一个柏林的青年女歌唱家，和她有着相当温柔的友谊，也许对这些作品不无影响。

[69]原注——在这种事故上和贝多芬大异的，是修贝尔脱的父亲，在一八〇七年时写了一阕应时的音乐，“献给拿破仑大帝”，且在拿破仑御前亲自指挥。——译者按：拿破仑于一八一二年征俄败归后，一八一三年奥国兴师讨法，不久普鲁士亦接踵而起，是即史家所谓独立战争，亦称解放战争。

[70]按系指一八一四年三月奥德各邦联军攻入巴黎。

[71]原注——他在维也纳会议时写信给高卡说：“我不和你谈我们的君王和王国，在我看来，思想之国是一切国家中最可爱的：那是此世和彼世的一切王国中的第一个。”

[72]原注——瓦格纳在一八七〇年所著的《贝多芬评传》中有言：“维也纳，这就说明了一切？——全部的德国新教痕迹都已消失，连民族的口音也掉而变成意大利化。德国的精神，德国的态度和风俗，全经意大利与西班牙输入的指南册代为解释……这是一个历史、学术、宗教都被篡改的地方……轻浮的怀疑主义，毁坏而且埋葬了真理之爱，荣誉之爱，自由独立之爱！……”——十九世纪的奥国

戏剧诗人葛里巴扎曾说生为奥国人是一桩不幸。十九世纪末住在维也纳的德国大作曲家，都极感苦闷。那时奥国都城的思想全被勃拉姆斯伪善的气息笼罩。布鲁克纳的生活是长时期的受难，雨果·沃尔夫终生奋斗，对维也纳表示极严厉的批评。——译者按：布鲁克纳与雨果·沃尔夫皆为近代德国大音乐家。勃拉姆斯在当时为反动派音乐之代表。

[73]原注——奚洛姆王愿致送贝多芬终生俸每年六百杜加——按每杜加约合九先令——外加旅费津贴一百五十银币，唯一的条件是不时在他面前演奏，并指挥室内音乐会，那些音乐会是历时很短而且不常举行的。贝多芬差不多决定动身了。——译者按：奚洛姆王为拿破仑之弟，被封为威斯发里亚王。

[74]奥国银币名，每单位约合一先令又半。

[75]原注——洛西尼的歌剧《唐克兰特》足以撼动整个的德国音乐。一八一六年时维也纳沙龙里的意见，据鲍哀番特的日记所载是："莫扎特和贝多芬是老学究。只有荒谬的上一代赞成他们；但直到洛西尼出现，大家方知何谓旋律。《斐但丽奥》是一堆垃圾，真不懂人们怎会不怕厌烦地去听它。"——贝多芬举行的最后一次钢琴演奏会是一八一四。

[76]原注——同年，贝多芬的兄弟卡尔死。他写信给安东尼·勃朗太诺说："他如此地执着生命，我却如此地愿意舍弃生命。"

[77]原注——此时唯一的朋友，是玛丽亚·洪·爱尔杜第，他和她维持着动人的友谊，但她和他一样有着不治之症，一八一六年，她的独子又暴卒。贝多芬题赠给她的作品，有一八〇九年全集卷七十的两支三重奏，一八一五至一八一七年间全集卷一〇二的两支大提琴朔拿大。

[78]原注——丢开耳聋不谈，他的健康也一天不如一天。从一八一六年十月起，他患着重伤风。一八一七年夏天，医生说他是肺病。一八一七至一八一八年间的冬季，他老是为这场所谓的肺病担心着。一八二〇至一八二一年间他患着剧烈的关节炎。一八二一年患黄热病。一八二三年又患结膜炎。

[79]原注——值得注意的是，同年起他的音乐作风改变了，表示这转折点的是全集卷一〇一的朔拿大。贝多芬的谈话册，共有一一〇〇〇页的手写稿，今日全部保存于柏林国家图书馆。一九二三年诺尔开始印行他一八一九年三月至一八二〇年三月的谈话册，可惜以后未曾续印。

[80]原注——兴特勒从一八一四年起就和贝多芬来往，但到一八一九年以后方始成为他的密友。贝多芬不肯轻易与之结交，最初对他表示高傲轻蔑的态度。

[81]即《第九交响乐》。

[82]原注——参看瓦格纳的《贝多芬评传》，对他的耳聋有极美妙的叙述。

[83]原注——他爱好动物，非常怜悯它们。有名的史家弗里曼的母亲，说她不由自主地对贝多芬怀有长时期的仇恨，因为贝多芬在她儿时把她要捕捉的蝴蝶用手帕赶开。

[84]原注——他的居处永远不舒服。在维也纳三十五年，他迁居三十次。

[85]当时德国的提琴家兼作曲家。

[86]原注——贝多芬写信给却吕皮尼，“为他在同时代的人中最敬重的”。可是却吕皮尼置之不理。——按却氏为意大利人，为法国音乐院院长，作曲家，在当时音乐界中极有势力。

[87]按贝多芬钢琴朔拿大一项，列在全集内的即有三十二曲之多。

[88]原注——他写信给史脱拉赫夫人说：“我从不报复。当我不得不有所行动来反对旁人时，我只限于自卫，或阻止他们作恶。”

[89]原注——见诺尔编贝多芬书信集三四三。

[90]原注——见诺尔编书信集三一四。

[91]原注——见书信集三七〇。

[92]原注——以上见书信集三六二——三六七。——另外一封信，是一八一九年二月一日的，里面表示贝多芬多么热望把他的侄子造成“一个于国家有益的公民”。

[93]原注——当时看见他的兴特勒，说他突然变得像一个七十岁的老人，精神崩溃，没有力量，没有意志。倘卡尔死了的话，他也要死的了。——不多几月之后，他果然一病不起。

[94]原注——见一七九三年一月斐休尼赫致夏洛蒂·席勒书。席勒的欢乐颂歌是一七八五年写的。——贝多芬所用的主题，先后见于一八〇八年全集卷八十的《钢琴、乐队、合唱幻想曲》，及一八一〇依歌德诗谱成的“歌”。——在一八一二年的笔记内，在《第七交响乐》的拟稿和《玛克勃前奏曲》的计划之间，有一段乐稿是采用席勒原词的，其音乐主题，后来用于全集卷一一五的《拿门斯弗尔前奏曲》。——《第九交响乐》内有些乐旨在一八一五年以前已经出现。定稿中欢乐颂歌的主题和其他部分的曲调，都是一八二二年写下的，以后再写Trio部分，然后又写Andante Moderato部分，直到最后才写成Adagio。

[95]原注——贝多芬说这一部分“完全好像有歌词在下面”。

[96]原注——按系指《D调弥撒祭乐》。

[97]原注——贝多芬，为琐碎的烦恼，贫穷，以及各种的忧虑所困，在一八一六至一八二一的五年中间，只写了三支钢琴曲（全集卷一〇一，一〇二，一〇六）。他的敌人说他才力已尽。一八二一年起他才重新工作。

[98]原注——这是一八二四年的事，署名的有C·李区诺斯基公爵等二十余人。

[99]原注——一八一九年二月一日，贝多芬要求对侄子的监护权时，在维也纳市政府高傲地声称：“我的道德的品格是大家公认的。”

[100]原注——一八二四年秋，他很担心要在一场暴病中送命。“像我亲爱的祖父一样，我和他有多少地方相似。”——他胃病很厉害。一八二四——一八二五年间的冬天，他又重病。一八二五年五月，他吐血，流鼻血。同年六月九日他写信给侄儿说：“我衰弱到了极点，长眠不起的日子快要临到了。”

[101]原注——德国首次演奏《第九交响乐》，是一八二五年四月一日在法朗克府；伦敦是一八二五年三月二十五日；巴黎是一八三一年五月二十七日，在国

立音乐院。十七岁的门德尔松，在柏林猎人大厅于一八二六年十一月十四日用钢琴演奏。瓦格纳在莱布齐格大学读书时，全部手抄过；且在一八三〇年十月六日致书出版商苏脱，提议由他把交响乐改成钢琴曲。可说《第九交响乐》决定了瓦格纳的生涯。

[102]原注——一八二四年九月十七日致苏脱兄弟信中，贝多芬写道："艺术之神还不愿死亡把我带走；因为我还负欠甚多！在我出发去天国之前，必得把精灵启示我而要我完成的东西留给后人，我觉得我才开始写了几个音符。"——书信集二七二。

[103]原注——一八二七年三月十八日贝多芬写信给莫希尔斯说："初稿全部写成的一部交响乐和一支前奏曲放在我的书桌上。"但这部初稿从未发现。——我们只在他的笔记上读到："用Andante写的Cantique，——用古音阶写的宗教歌，或是用独立的形式，或是作为一支追逸曲的引子。这部交响乐的特点是引进歌唱，或是用在终局，或从Adagio起就插入。乐队中小提琴……等等都当特别加强最后几段的力量。歌唱开始时一个一个地，或在最后几段中复唱Adagio——Adagio的歌词用一个希腊神话或宗教颂歌，Allegro则用酒神庆祝的形式。"（以上见一八一八年笔记）由此可见以合唱终局的计划是预备用在第十而非第九交响乐的。后来他又说要在第十交响乐中，把现代世界和古代世界调和起来，像歌德在第二部《浮士德》中所尝试的。

[104]原注——诗人原作是叙述一个骑士，恋爱着一个女神而被她拘囚着，他念着家乡与自由，这首诗和《汤豪舍》——译者按系瓦格纳的名歌剧——颇多相似之处，贝多芬在一八二三——一八二六年间曾经从事工作。

[105]原注——贝多芬从一八〇八年起就有意为《浮士德》写音乐。（《浮士德》以悲剧的形式出现是一八〇七年秋。）这是他一生最重视的计划之一。

[106]原注——贝多芬的笔记中有："法国南部！对啦！对啦！"——"离开这里，只要办到这一着，你便能重新登上你艺术的高峰。……写一部交响乐，然后出发，出发，出发……夏天，为了旅费工作着，然后周游意大利，西西利，和几个旁的艺术家一起……"（出处同前）

[107]原注——在谈话手册里，我们可以读到：（一八一九年份的）"欧洲政治目前所走的路，令人没有金钱没有银行便什么事都不能做。"——"统治者的贵族，什么也不曾学得，什么也不曾忘记。"——"五十年内，世界上到处都将有共和国。"

[108]原注——一八一九年他几被警察当局起诉，因为他公然声言："归根结蒂，基督不过是一个被钉死的犹太人。"那时他正写着《D调弥撒祭乐》。由此可见他的宗教感应是极其自由的。——他在政治方面也是一样的毫无顾忌，很大胆地抨击他的政府之腐败。他特别指斥几件事情：法院组织的专制与依附权势，程序繁琐，完全妨害诉讼的进行；——警权的滥用；——官僚政治的腐化与无能；——颓废的贵族享有特权，霸占着国家最高的职位。——从一八一五年起，他在政治上是同情英国的。据兴特勒说，他非常热烈地读着英国国会的记录。英国的

乐队指挥波透，一八一七年到维也纳，说：贝多芬用尽一切诅咒的字眼痛骂奥国政府。他一心要到英国来看看下院的情况。他说：“你们英国人，你们的脑袋的确在肩膀上。”——译者按：一八一四年拿破仑失败，列强举行维也纳会议，重行瓜分欧洲。奥国首相梅特涅雄心勃勃，颇有只手左右天下之志。对于奥国内部，厉行压迫，言论自由剥削殆尽。其时欧洲各国类皆趋于反动政治，虐害共和党人。但法国大革命的精神早已弥漫全欧，到处有蠢动之象。一八二〇年的西班牙，葡萄牙，拿波利的革命开其端，一八二一年的希腊独立战争接踵而至，降至一八三〇年法国又有七月革命，一八四八年又有二月革命……贝多芬晚年的政治思想，正反映一八一四——一八三〇年间欧洲知识分子的反抗精神。读者于此，必须参考当时国际情势，方能对贝多芬的思想，有一估价准确之认识。

[109]原注——例如侄子之自杀。

[110]原注——他的病有两个阶段：（一）肺部的感冒，那是六天就结束的。“第七天上，他觉得好了一些，从床上起来，走路，看书，写作。”——（二）消化器病，外加循环系病。医生说：“第八天，我发见他脱了衣服，身体发黄色。剧烈地泄泻，外加呕吐，几乎使他那天晚上送命。”从那时起，水肿病开始加剧。这一次的复病还有我们迄今不甚清楚的精神上的原因。华洛赫医生说：“一件使他愤慨的事，使他大发雷霆，非常苦恼，这就促成了病的爆发。打着寒噤，浑身战抖，因内脏的痛楚而起拘挛。”——关于贝多芬最后一次的病情，从一八四二起就有医生详细的叙述公开发表。

[111]按即韦该勒夫人爱莱奥诺的亲密的称呼。

[112]原注——一个名叫鲁特维克·克拉莫利尼的歌唱家，说他看见最后一次病中的贝多芬，觉得他心地宁静，慈祥恺恻，达于极点。

[113]据葛哈特·洪·勃罗宁的信，说他在弥留时，在床上受着臭虫的骚扰。——他的四次手术是一八二六年十二月二十日，一八二七年正月八日，二月二日和二月二十七日。

[114]原注——这陌生人是青年音乐家安塞姆·希顿勃兰纳。——勃罗宁写道“感谢上帝！感谢他结束了这长时期悲惨的受难。”——贝多芬的手稿，书籍，家具，全部拍卖掉，代价不过一五七五弗洛冷。拍卖目录上登记着二五二件的音乐手稿和音乐书籍，共售九八二弗洛冷。谈话手册只售一弗洛冷二十。

[115]原注——他致“不朽的爱人”信中有言：“当我有所克服的时候，我总是快乐的。”——一八〇一年十一月十六日致韦该勒信中又言：“我愿把生命活上千百次……我非生来过恬静的日子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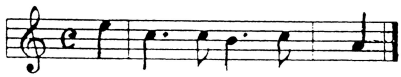
[116]原注——兴特勒有言：“贝多芬教了我大自然的学问，在这方面的研究，他给我的指导和在音乐方面没有分别。使他陶醉的并非自然底律令Law，而是自然底基本威力。”

[117]原注——贝多芬一八一〇年五月二日致韦该勒书中有言：“噢，人生多美，但我的是永远受着毒害……”

[118]按系拿破仑一八〇五年十二月大获胜利之地。

[119]原注——一八一五年十月十日贝多芬致爱尔杜第夫人书。

Adagio



Al－lein　Al－lein　Al－lein

孤　独，　孤　独，　孤　独

一八一四年九月十二日致李区诺斯基

埃林耿希太脱遗嘱[1]

给我的兄弟卡尔与约翰·贝多芬

噢你们这般人，把我当做或使人把我看做心怀怨恨的，疯狂的，或愤世嫉俗的，他们真是诬蔑了我！你们不知道在那些外表之下的隐秘的理由！从童年起，我的心和精神都倾向于慈悲的情操。甚至我老是准备去完成一些伟大的事业。可是你们想，六年以来我的身体何等恶劣，没有头脑的医生加深了我的病，年复一年地受着骗，空存着好转的希望，终于不得不看到一种“持久的病症”，即使痊愈不是完全无望，也得要长久的年代。生就一副热烈与活动的性格，甚至也能适应社会的消遣，我却老早被迫和人类分离，过着孤独生活。如果有时我要克服这一切，噢！总是被我残废这个悲惨的经验挡住了路！可是我不能对人说：“讲得高声一些，叫喊罢；因为我是聋子！”啊！我怎能让人知道我的“一种感官”出了毛病，这感官在我是应该特别比人优胜，而我从前这副感官确比音乐界中谁都更完满的！——噢！这我办不到！——所以倘你们看见我孤僻自处，请你们原谅，因为我心中是要和人们做伴的。我的灾祸对我是加倍的难受，因为我因之被人误解。在人群的交接中，在微妙的谈话中，在彼此的倾吐中去获得安慰，于我是禁止的。孤独，完全的孤独。越是我需要在社会上露面，越是我不能冒险。我只能过着亡命者的生活。如果我走近一个集团，我的心就惨痛欲裂，唯恐人家发觉我的病。

因此我最近在乡下住了六个月。我的高明的医生劝我尽量保护我的听觉；他迎合我的心意。然而多少次我觉得非与社会接近不可时，我就禁不住要去了。但当我旁边的人听到远处的笛声而“我听不见”时，或“他听见牧童歌唱”而我一无所闻时，真是何等的屈辱[2]！这一类的经验几乎使我完全陷于绝望。我的不致自杀也是间不容发的事了。——“是艺术”，就只是艺术留住了我。啊！在我尚未把我感到的使命全部完成之前，我觉得不能离开这个世界。这样我总挨延着这种悲惨的——实在是悲惨的——生活，这个如是虚弱的身体，些少变化就曾使健康变为疾病的身体！——“忍耐啊！”——人家这么说着；我如今也只能把它来当做我的向导了。我已经有了耐性。——但愿我抵抗底决心长久支持，直到无情的死神来割断我的生命线的时候。——也许这倒更好，也许并不：总之我已端整好了。——二十八岁上，我已不得不看破一切，这不是容易的；要保持这种态度，在一个艺术家比别人更难。

神明啊！你在天上参透着我的心，你认识它，你知道它对人类抱着热爱，抱着行善的志愿！噢人啊，要是你们有一天读到这些，别忘记你们曾对我不公平；但愿不幸的人，看见一个与他同样的遭难者，不顾自然底阻碍，竭尽所能地侧身于艺术家与优秀之士之列，而能藉以自慰。

你们，我的兄弟卡尔和约翰，我死后倘希密脱教授尚在人世的话，用我的名义去请求他，把我的病状详细叙述，在我的病史之外再加上现在这封信，使社会在我死后尽可能地和我言归于好。——同时我承认你们是我的一些薄产的承继者。公公平平的分配，和睦相爱，缓急相助。你们给我的损害，你们知道我久已原谅。你，兄弟卡尔，我特别感谢你近来对我的忠诚。我祝望你们享有更幸福的生活，不像我这样的充满着烦恼。把“德性”教给你们的孩子：使人幸福的是德性而非金钱。这是我的经验之谈。在患难中支持我的是道德，使我不曾自杀的，除了艺术以外也是道德。——别了，相亲相爱罢！——我感谢所有的朋友，特别是李区诺斯基公爵和希密脱教授。——我希望李区诺斯基的乐器[3]能保存在你们之中任何一个的手里。但切勿因之而有何争论。倘能有助于你们，那么尽管卖掉它，不必迟疑。要是我在墓内还能帮助你们，我将何等的欢喜！

若果如此，我将怀着何等的欢心飞向死神。——倘使死神在我不及发展我所有的官能之前便降临，那末，虽然我命途多舛，我还嫌它来得过早，我祝祷能展缓它的出现。——但即使如此，我也快乐了。它岂非把我从无穷的痛苦之中解放了出来？——死亡愿意什么时候来就什么时候来罢，我将勇敢地迎接你。——别了，切勿把我在死亡中完全忘掉；我是值得你们思念的，因为我在世时常常思念你们，想使你们幸福。但愿你们幸福！

鲁特维克·范·贝多芬

一八〇二年十月六日埃林耿希太脱

给我的兄弟卡尔和约翰在我死后开拆并执行

埃林耿希太脱，一八〇二年十月十日。——这样，我向你们告别了，——当然是很伤心地。——是的，我的希望，——至少在某程度内痊愈的希望，把我遗弃了。好似秋天的树叶摇落枯萎一般，——这希望于我也枯萎死灭了。几乎和我来时一样。——我去了。——即是最大的勇气，——屡次在美妙的夏天支持过我的，它也消逝了。——噢万能的主宰，给我一天纯粹的快乐罢！——我没有听到欢乐底深远的声音已经多久！——噢！什么时候，噢神明！什么时候我再能在自然与人类的庙堂中感觉到欢乐？——永远不？——不！——噢！这太残酷了！

---

[1]原注——埃林耿希太脱为维也纳近郊小镇名。贝多芬在此曾作勾留。

[2]原注——关于这段痛苦的怨叹，我要提出一些意见，为谁都不曾提过的。大家知道在《田园交响乐》第二章之末，乐队奏出夜莺、杜鹃、鹌鹑的歌声；而且可说整个交响乐都是用自然界的歌唱与喁语组成的。美学家们发表过许多议论，要决定应否赞成这一类模仿音乐底尝试。没有一个人注意到贝多芬实在并未模仿，既然他什么都已无法听见：他只在精神上重造一个于他已经死灭的世界。就是这一点使他乐章中唤引起群鸟歌唱的部分显得如此动人。要听到它们的唯一的方法，是使它们在他心中歌唱。

[3]按系指李氏送给他的钢琴。

贝多芬致阿芒达牧师书[1]

我的亲爱的，我的善良的阿芒达，我的心坎里的朋友，接读来信，我心中又是痛苦又是欢喜。你对于我的忠实和恳挚，能有什么东西可以相比？噢！你始终对我抱着这样的友情，真是太好了。是的，我把你的忠诚作过试验，而我是能把你和别个朋友辨别的。你不是一个维也纳的朋友，不，你是我的故乡所能产生的人物之一！我多祝望你能常在我身旁！因为你的贝多芬可怜已极。得知道我的最高贵的一部分，我的听觉，大大地衰退了。当你在我身边时，我已觉得许多征象，我瞒着，但从此越来越恶化，是否会医好，目前还不得而知；这大概和我肚子的不舒服有关。但那差不多已经痊愈；可是我的听觉还有告痊之望么？我当然如此希望；但非常渺茫，因为这一类的病是无药可治的。我得过着凄凉的生活，避免我一切心爱的人物，尤其是在这个如此可怜、如此自私的世界上！……——在所有的人中，我可以说最可靠的朋友是李区诺斯基。自从去年到现在，他给了我六百弗洛冷；这个数目之外，再加上我作品售得的钱，使我不致为每天的面包发愁了。我如今所写的东西，立刻可有四五家出版商要，卖得很好的代价。——我近来写了不少东西；既然我知道你在××铺子里订购钢琴，我可把各种作品和钢琴一起打包寄给你，使你少费一些钱。

现在，我的安慰是来了一个朋友，和他我可享受一些谈心的乐趣，和纯粹的友谊：那是少年时代的朋友之一[2]。我和他时常谈到你，我告诉他，自从我离了家乡以后，你是我衷心选择的朋友之一。——他也不欢喜××[3]；他素来太弱，担当不了友谊。我把他和××完全认为高兴时使用一下的工具：但他们永远不能了解我崇高的活动，也不能真心参加我的生活，我只依着他们为我所尽的力而报答他们。噢！我将多幸福，要是我能完满地使用我的听觉的话！那时我将跑到你面前来。但我不得不远离着一切；我最美好的年龄虚度了，不曾实现我的才具与力量所能胜任的事情。——我不得不在伤心的隐忍

中找栖身！固然我曾发愿要超临这些祸害；但又如何可能？是的，阿芒达，倘六个月内我的病不能告痊，我要求你丢下一切而到我这里来；那时我将旅行，（我的钢琴演奏和作曲还不很受到残废的影响；只有在与人交际时才特别不行）；你将做我的旅伴：我确信幸福不会缺少；现在有什么东西我不能与之一较短长？自你走后，我什么都写，连歌剧和宗教音乐都有。是的，你是不会拒绝的；你会帮助你的朋友担受他的疾病和忧虑。我的钢琴演奏也大有进步，我也希望这旅行能使你愉快。然后，你永久留在我身旁。——你所有的信我全收到；虽然我复信极少，你始终在我眼前；我的心也以同样的温情为你跳动着。——关于我听觉的事，请严守秘密，对谁都勿提。——多多来信。即使几行也能使我安慰和得益。希望不久就有信来，我最亲爱的朋友。——我没有把你的四重奏[4]寄给你；因为从我知道正式写作四重奏之后，已把它大为修改：将来你自己会看到的。——如今，别了，亲爱的好人！倘我能替你做些使你愉快的事，不用说你当告诉忠实的贝多芬，他是真诚地爱你的。

贝多芬致弗朗兹·葛哈特·韦该勒书

维也纳，一八〇一年六月二十九日

我的亲爱的好韦该勒，多谢你的关注！我真是不该受，而且我的行为也不配受你的关注；然而你竟如此好心，即是我不可原恕的静默也不能使你沮丧；你永远是忠实的，慈悲的，正直的朋友。——说我能忘记你，忘记你们，忘记我如是疼爱如是珍视的你们，不，这是不可信的！有时我热烈地想念你们，想在你们旁边消磨若干时日。——我的故乡，我出生的美丽的地方，至今清清楚楚地在我眼前，和我离开你们时一样。当我能看见你们，向我们的父亲莱茵致敬时，将是我一生最幸福的岁月的一部分。——何时能实现，我还不能确言。——至少我可告诉你们，那时你将发觉我更长大：不说在艺术方面，而是在为人方面，你们将发觉我更善良更完满；如果我们的国家尚未有何进步，我的艺术应当用以改善可怜的人们的命运……

你要知道一些我的近况，那末，还不坏。从去年起，李区诺斯基（虽然我对你说了你还觉得难于相信）一直是我最热烈的朋友，——

（我们中间颇有些小小的误会，但更加强了我们的友谊）——他给我每年六百弗洛冷的津贴，直到将来我找到一个相当的差事时为止。我的乐曲替我挣了不少钱，竟可说人家预定的作品使我有应接不暇之势。每件作品有六七个出版商争着要。人家不再跟我还价了；我定了一个价目，人家便照付。你瞧这多美妙。譬如我看见一个朋友陷于窘境，倘我的钱袋不够帮助他：我只消坐在书桌前面；顷刻之间便解决了他的困难。——我也比从前更省俭了……

不幸，嫉妒的恶魔，我的羸弱的身体，竟来和我作难。三年以来，我的听觉逐渐衰退。这大概受我肚子不舒服的影响，那是你知道我以前已经有过，而现在更加恶劣的；这为我不断地泄泻，接着又是极度的衰弱。法朗克想把补药来滋补我，用薄荷油来医治我的耳朵。可是一无用处；听觉越来越坏，肚子也依然如故。这种情形一直到去年秋天，那时我常常陷于绝望。一个其蠢似驴的医生劝我洗冷水浴；另一个比较聪明的医生，劝我到多瑙河畔去洗温水浴：这倒大为见效。肚子好多了，但我的耳朵始终如此，或竟更恶化。去年冬天，我的身体简直糟透：我患着剧烈的腹痛，完全是复病的样子。这样一直到上个月，我去请教凡林；因为我想我的病是该请外科医生诊治的，而且我一直相信他。他差不多完全止住我的泄泻，又劝我洗温水浴，水里放一些健身的药酒；他不给我任何药物，直到四天前才给我一些治胃病药丸，和治耳朵的一种茶。我觉得好了一些，身体也强壮了些；只有耳朵轰轰作响，日夜不息。两年来我躲避一切交际，我不能对人说："我是聋子。"倘我干着别种职业，也许还可以；但在我的行当里，这是可怕的遭遇。敌人们将怎么说呢，而且他们的数目又是相当可观！

使你对我这古怪的耳聋有个概念起计，我告诉你，在戏院内我得坐在贴近乐队的地方才能懂得演员的说话。我听不见乐器和歌唱的高音，假如座位稍远的话。在谈话里，有些人从未觉察我的病，真是奇怪。人家柔和地谈话时，我勉强听到一些；是的，我听到声音，却听不出字句；但当人家高声叫喊时，我简直痛苦难忍了。结果如何，只有老天知道。凡林说一定会好转，即使不能完全复原。——我时常诅咒我的生命和我的造物主。普卢塔克教我学习隐忍，我却要和我的命运挑战，只要可能；但有些时候我竟是上帝最可怜的造物。——我求

你勿把我的病告诉任何人，连对洛亨都不要说；我是把这件事情当作秘密般交托给你的。你能写信给凡林讨论这个问题，我很高兴。倘我的现状要持续下去，我将在明春到你身边来；你可在什么美丽的地方替我租一所乡下屋子，我愿重做六个月的乡下人。也许这对我有些好处。隐忍！多伤心的栖留所！然而这是我唯一的出路！——原谅我在你所有的烦恼中再来加上一重友谊的烦恼。

斯丹芬·勃罗宁此刻在这里，我们几乎天天在一起。回念当年的情绪，使我非常安慰！他已长成为一个善良而出色的青年，颇有些智识，（且像我们一样）心地很纯正。……

我也想写信给洛亨。即使我毫无音信，我也没有忘掉你们之中任何一个，亲爱的好人们；但是写信，你知道，素来非我所长；我最好的朋友都成年累月地接不到我一封信。我只在音符中过生活；一件作品才完工，另一件又已开始。照我现在的工作方式，我往往同时写着三四件东西。——时时来信罢；我将寻出一些时间来回答你。替我问候大家……

别了，我的忠实的，好韦该勒。相信你的贝多芬底情爱与友谊。

致前人书

维也纳，一八〇一年十一月十六日

我的好韦该勒！谢谢你对我表示的新的关切，尤其因为我的不该承受。——你要知道我身体怎样，需要什么。虽然谈论这个问题于我是那么不快，但我极乐意告诉你。

凡林几个月来老把发泡药涂在我的两臂上……这种治疗使我极端不快；痛苦是不必说，我还要一两天不能运用手臂……得承认耳朵里的轰轰声比从前轻减了些，尤其是左耳，那最先发病的一只；但我的听觉，迄今为止丝毫没有改善；我不敢决定它是否变得更坏。——肚子好多了；特别当我洗了几天温水浴后，可有八天或十天的舒服。每隔多少时候，我服用一些强胃的药；我也遵从你的劝告，把草药敷在腹上。——凡林不愿我提到淋雨浴。此外我也不大乐意他。他对于这样的一种病实在太不当心太不周到了，倘我不到他那边去，——而这于我又是多费事——就从来看不见他。——你想希密脱如何？我不是

乐于换医生；但似乎凡林太讲究手术，不肯从书本上去补充他的学识。——在这一点上希密脱显得完全两样，也许也不像他那么大意。——人家说直流电有神效；你以为怎样？有一个医生告诉我，他看见一个聋而且哑的孩子恢复听觉，一个聋了七年的人也医好。——我正听说希密脱在这方面有过经验。

我的生活重又愉快了些；和人们来往也较多了些。你简直难于相信我两年来过的是何等孤独与悲哀的生活。我的残疾到处挡着我，好似一个幽灵，而我逃避着人群。旁人一定以为我是憎恶人类，其实我并不如此！——如今的变化，是一个亲爱的，可人的姑娘促成的；她爱我，我也爱她；这是两年来我重又遇到的幸福的日子；也是第一次我觉得婚姻可能给人幸福。不幸，她和我境况不同；——而现在，老实说我还不能结婚，还得勇敢地挣扎一下才行。要不是为了我的听觉，我早已走遍半个世界；而这是我应当做的。——琢磨我的艺术，在人前表现：对我再没更大的愉快了。——勿以为我在你们家里会快乐。谁还能使我快乐呢？连你们的殷勤，于我都将是一种重负：我将随时在你们脸上看到同情的表示，使我更苦恼。——我故园的美丽的乡土，什么东西在那里吸引我呢？不过是环境较好一些的希望罢了；而这个希望，倘没有这病，早已实现的了！噢！要是我能摆脱这病魔，我愿拥抱世界！我的青春，是的，我觉得它不过才开始；我不是一向病着么？近来我的体力和智力突飞猛进。我窥见我不能加以肯定的目标，我每天都更迫近它一些。唯有在这种思想里，你的贝多芬方能存活。一些休息都没有！——除了睡眠以外，我不知还有什么休息；而可怜我对睡眠不得不花费比从前更多的时间。但愿我能在疾病中解放出一半，那时候，——我将以一个更能自主、更成熟的人底姿态，来到你们面前，加强我们永久的友谊。

我应当尽可能地在此世得到幸福，——决不要苦恼。——不，这是我不能忍受的！我要扼住命运的咽喉。它决不能使我完全屈服。——噢！能把生命活上千百次真是多美！——我非生来过恬静的日子的。

……替我向洛亨致千万的情意……——你的确有些爱我的，不是吗？相信我的情爱和友谊。

你的　　贝多芬

韦该勒与爱莱奥诺·洪·勃罗宁致贝多芬书[5]

科布楞兹，一八二五年十二月二十八日

亲爱的老友鲁特维克：

在我送李哀斯[6]的十个儿子之一上维也纳的时候，不由不想起你。从我离开维也纳二十八年以来，如果你不曾每隔两月接到一封长信，那末你该责备在我给你最后两信以后的你的缄默。这是不可以的，尤其是现在；因为我们这般老年人多乐意在过去中讨生活，我们最大的愉快莫过于青年时代底回忆。至少对于我，由于你的母亲（上帝祝福她！）之力而获致的对你的认识和亲密的友谊，是我一生光明的一点，为我乐于回顾的……我远远里瞩视你时，仿佛瞩视一个英雄似的，我可以自豪地说："我对他的发展并非全无影响；他曾对我吐露他的愿望和幻梦；后来当他常常被人误解时，我才明白他的志趣所在。"感谢上帝使我能和我的妻子谈起你，现在再和我的孩子们谈起你！对于你，我岳母的家比你自己的家还要亲切，尤其从你高贵的母亲死后。再和我们说一遍呀："是的，在欢乐中，在悲哀中，我都想念你们。"一个人即使像你这样升得高，一生也只有一次幸福：就是年青的时光。

波恩，克拉兹堡，哥得斯堡，贝比尼哀，等等，应该是你的思念欢欣地眷恋的地方。

现在我要对你讲起我和我们，好让你写复信时有一个例子。

一七九六年从维也纳回来之后，我的境况不大顺利；好几年中我只靠了行医糊口；而在此可怜的地方，直要经过多少年月我才差堪温饱。以后我当了教授，有了薪给，一八〇二年结了婚。一年以后我生了一个女儿，至今健在，教育也受完全了。她除了判断正直以外，秉受着她父亲清明的气质，她把贝多芬的朔拿大弹奏得非常动人。在这方面她不值得什么称誉，那完全是靠天赋。一八〇七年，我有了一个儿子，现在柏林学医。四年之内，我将送他到维也纳来：你肯照顾他么？……今年八月里我过了六十岁的生辰，来了六十位左右的朋友和相识，其中有城里第一流的人物。从一八〇七年起，我住在这里，如今我有一座美丽的屋子和一个很好的职位。上司对我表示满意，国王

颁赐勋章和封绶。洛亨和我，身体都还不差。——好了，我已把我们的情形完全告诉了你，轮到你了！……

你永远不愿把你的目光从圣·哀蒂安教堂[7]上移向别处吗？旅行不使你觉得愉快吗？你不愿再见莱茵了吗？——洛亨和我，向你表示无限恳切之意。

你的老友　　韦该勒

科布楞兹，一八二五年十二月二十九日

亲爱的贝多芬，多少年来亲爱的人！要韦该勒重新写信给您是我的愿望。——如今这愿望实现以后，我认为应当添加几句，——不但为特别使您回忆我，而且为加重我们的请求，问您是否毫无意思再见莱茵和您的出生地，——并且给韦该勒和我最大的快乐。我们的朗亨[8]感谢您给了她多少幸福的时间；——她多高兴听我们谈起您；——她详细知道我们青春时代在波恩的小故事，——争吵与和好……她将多么乐意看见您！——不幸这妮子毫无音乐天才；但她曾用过不少功夫，那么勤奋那么有恒，居然能弹奏您的朔拿大和变体曲等等了；又因音乐对于韦始终是最大的安慰，所以她给他消磨了不少愉快的光阴。裘里于斯颇有音乐才具，但目前还不知用功，——六个月以来，他很快乐地学习着大提琴；既然柏林有的是好教授，我相信他能有进步。——两个孩子都很高大，像父亲；——韦至今保持着的——感谢上帝！——和顺与快活的心情，孩子们也有。韦最爱弹您的变体曲里的主题；老人们自有他们的嗜好，但他也奏新曲，而且往往用着难于置信的耐性。——您的歌，尤其为他爱好；韦从没有进他的房间而不坐上钢琴的。——因此，亲爱的贝多芬，您可看到，我们对您的思念是多么鲜明多么持久。——但望您告诉我们，说这对您多少有些价值，说我们不曾被您完全忘怀。——要不是我们最热望的意愿往往难于实现的话，我们早已到维也纳我的哥哥家里来探望您了；——但这旅行是不能希望的了，因为我们的儿子现在柏林。——韦已把我们的情况告诉了您：——我们是不该抱怨的了。——对于我们，连最艰难的时代也比对多数其余的人好得多。——最大的幸福是我们身体康健，有着很好而纯良的儿女。——是的，他们还不曾使我们有何难

堪，他们是快乐的、善良的孩子。——朗亨只有一桩大的悲伤，即当我们可怜的白斯却特死去的时候，——那是我们大家不会忘记的。别了，亲爱的贝多芬，请您用慈悲的心情想念我们罢。

爱莱奥诺·韦该勒

贝多芬致韦该勒书[9]

维也纳，一八二六年十二月七日

亲爱的老朋友！

你和你洛亨的信给了我多少快乐，我简直无法形容。当然我应该立刻回复的；但我生性疏懒，尤其在写信方面，因为我想最好的朋友不必我写信也能认识我。我在脑海里常常答复你们；但当我要写下来时，往往我把笔丢得老远，因为我不能写出我的感觉。我记得你一向对我表示的情爱，譬如你教人粉刷我的房间，使我意外地欢喜了一场。我也不忘勃罗宁一家。彼此分离是事理之常：各有各的前程要趱奔；就只永远不能动摇的为善底原则，把我们永远牢固地连在一起。不幸今天我不能称心如意的给你写信，因为我躺在床上……

你的洛亨的倩影，一直在我的心头，我这样说是要你知道，我年青时代一切美好和心爱的成份于我永远是宝贵的。

……我的箴言始终是：无日不动笔；如果我有时让艺术之神瞌睡，也只为要使它醒后更兴奋。我还希望再留几件大作品在世界上；然后和老小孩一般，我将在一些好人中间结束我尘世的途程[10]。

……在我获得的荣誉里面，——因为知道你听了会高兴，所以告诉你——有已故的法王赠我的勋章，镌着："王赠与贝多芬先生"；此外还附有一封非常客气的信，署名的是："王家侍从长，夏德勒大公。"

亲爱的朋友，今天就以这几行为满足罢。过去的回忆充满我的心头，寄此信的时候，我禁不住涕泪交流。这不过是一个引子；不久你可接到另一封信；而你来信越多，就越使我快活。这是无须疑惑的，当我们的友谊已到了这个田地的时候。别了。请你温柔地为我拥抱你亲爱的洛亨和孩子们。想念我啊。但愿上帝与你们同在！

永远尊敬你的，忠实的，真正的朋友，　　贝多芬

致前人书

维也纳，一八二七年二月十七日

我的正直的老友！

我很高兴的从勃罗宁那里接到你的第二信。我身体太弱，不能作复；但你可想到，你对我所说的一切都是我欢迎而渴望的。至于我的复原，如果我可这样说的话，还很迟缓；虽然医生们没有说，我猜到还须施行第四次手术。我耐着性子，想道：一切灾难都带来几分善……今天我还有多少话想对你说！但我太弱了：除了在心里拥抱你和你的洛亨以外，什么都无能为力。你的忠实的老朋友对你和你一家表示真正的友谊和眷恋。

贝多芬

贝多芬致莫希尔斯书[11]

维也纳，一八二七年三月十四日

我的亲爱的莫希尔斯：

……二月十七日，我做了第四次手术；现又发见确切的征象，需要不久等待第五次手术。长此以往，这一切如何结束呢？我将临到些什么？——我的一份命运真是艰苦已极。但我听任命运安排，只求上帝，以它神明的意志让我在生前受着死的磨难的期间，不再受生活的窘迫。这可使我有勇气顺从着至高的神底意志去担受我的命运，不论它如何艰苦，如何可怕。

……您的朋友

L·v·贝多芬

---

[1]时期约为一八〇一。

[2]原注——斯丹芬·洪·勃罗宁。

[3]原注——疑系指扎曼斯加，他在维也纳当宫廷秘书，对贝多芬极忠诚。

[4]全集卷十八之一。

[5]作者认为在此插入两封以下的书信并非没有意义，因为它们表现出这些卓越的人物，贝多芬最忠实的朋友。而且从朋友身上更可认识贝多芬的面目。

[6]按李氏（1784—1838）为德国钢琴家兼作曲家。

[7]按系维也纳名教堂之一。

[8]按系她的女儿。

[9]原注——贝多芬答复韦该勒夫妇的信，已在十个月之后；可见当时的朋友，即使那样的相爱，他们的情爱也不像我们今日这样的急切。

[10]原注——贝多芬毫未想到那时他所写的，全集一三〇的四重奏底改作的终局部分，已是他最后的作品。那时他在兄弟家里，在多瑙河畔小镇上。

[11]原注——贝多芬此时快要不名一文了，他写信给伦敦的音乐协会和当时在英国的莫希尔斯，要求他们替他举办一个音乐会筹一笔款子。伦敦的音乐协会慷慨地立即寄给他一百镑作为预支。贝多芬衷心感动。据一个朋友说："他收到这封信的时候，合着双手，因快乐与感激而嚎啕大哭起来，在场的人都为之心碎。"感动之下，旧创又迸发了，但他还要念出信稿，教人写信去感谢"豪侠的英国人分担他悲惨的命运"；他答应他们制作一支大曲：第十交响乐，一支前奏曲，还有听他们指定就是。他说："我将心中怀着从未有过的热爱替他们写作那些乐曲。"——这封复信是三月十八日写的。同月二十六日他就死了。

关于音乐

没有一条规律不可为获致“更美”的效果起计而破坏。

音乐当使人类的精神爆出火花。

音乐是比一切智慧一切哲学更高的启示……谁能参透我音乐的意义，便能超脱寻常人无以振拔的苦难。

（一八一〇年致裴蒂娜）

最美的事，莫过于接近神明而把它的光芒散播于人间。

为何我写作？——我心中所蕴蓄的必得流露出来，所以我才写作。

你相信吗：当神明和我说话时，我是想着一架神圣的提琴，而写下它所告诉我的一切？

（致旭班齐赫）

照我作曲的习惯，即在制作器乐的时候，我眼前也摆好着全部的轮廓。

（致脱拉哀几葛）

不用钢琴而作曲是必须的……慢慢地可以养成一种机能，把我们所愿望的、所感觉的清清楚楚映现出来，这对于高贵的灵魂是必不可少的。

（致奥太子洛道夫）

描写是属于绘画的。在这一方面，诗歌和音乐比较之下，也可说

是幸运的了；它的领域不像我的那样受限制；但另一方面，我的领土在旁的境界内扩张得更远；人家不能轻易达到我的王国。

（致威廉·葛哈特）

自由与进步是艺术的目标，如在整个人生中一样。即使我们现代人不及我们祖先坚定，至少有许多事情已因文明的精炼而大为扩张。

（致奥太子洛道夫）

我的作品一经完成，就没有再加修改的习惯。因为我深信部分的变换足以改易作品的性格。

（致汤姆逊）

除了“荣耀归主”和类乎此的部分以外，纯粹的宗教音乐只能用声乐来表现。所以我最爱巴雷斯德利那；但没有他的精神和他的宗教观念而去模仿他，是荒谬的。

（致大风琴手弗洛哀邓堡）

当你的学生在琴上指法适当，节拍准确，弹奏音符也相当合拍时，你只须留心风格，勿在小错失上去阻断他，而只等一曲终了时告诉他。——这个方法可以养成“音乐家”，而这是音乐艺术底第一个目的[1]。……至于表现技巧的篇章，可使他轮流运用全部手指……当然，手指用得较少时可以获得人家所谓“圆转如珠”的效果；但有时我们更爱别的宝物。

（致钢琴家邱尼）

在古代大师里，唯有德国人亨特尔和赛白斯打·巴赫真有天才。

（一八一九致洛道夫）

我整个的心为着赛白斯打·巴赫底伟大而崇高的艺术跳动，他是和声之王。

我素来是最崇拜莫扎特的人，直到我生命的最后一刻，我还是崇

拜他的。

（一八二六年致神甫斯太特勒）

我敬重您的作品，甚于一切旁的戏剧作品。每次我听到您的一件新作时，我总是非常高兴，比对我自己的更感兴趣：总之，我敬重您，爱你……您将永远是我在当代的人中最敬重的一个。如果您肯给我几行，您将给我极大的快乐和安慰。艺术结合人类，尤其是真正的艺术家们；也许您肯把我归入这个行列之内。

（一八二三年致却吕皮尼[2]）

关于批评

在艺术家的立场上，我从没对别人涉及我的文字加以注意。

（一八二五年致苏脱）

我和服尔德一样地想："几个苍蝇咬几口，决不能羁留一匹英勇的奔马。"

（一八二六年致克冷）

至于那些蠢货，只有让他们去说。他们的嚼舌决不能使任何人不朽，也决不能使阿波罗指定的人丧失其不朽。

（一八〇一）

---

[1]原注——一八〇九年德莱蒙男爵曾言："贝多芬的钢琴技术并不准确，指法往往错误；音的性质也被忽视。但谁会想到他是一个演奏家呢？人家完全沉浸在他的思想里，至于表现思想的他的手法，没有人加以注意。"

[2]原注——这封信，我们以前提过，却吕皮尼置之不理。

参考书目[1]

一 关于贝多芬的生活的：

Moscheles：The Life of Beethoven，2 vol.1841—London

Alexandre Wheelock Thayer： Ludwig van Beethovens Lehen，5 vol.1866—1917

此书原系英国作家所著，始于一八六六年，一八九七年作家去世，原作中辍，止于贝多芬一八一六年的阶段。后由德人Hermann Deiters译成德文，并续著；一九〇七年D氏去世，书又中辍。M. H. Riemann于一九一七年续成，全书五大册，为研究贝多芬最完备详尽之作。

Jean Chantavoine： Beethoven，I vol. 1907—Paris

J.G.Prod'homme： La Jeunesse de Beethoven，I vol. 1921—Paris

此书为研究一八〇〇年以前的贝多芬之生活与艺术的重要作品。

二 关于贝多芬的作品的：

贝多芬全集 德国莱布齐格“Breikopf und Haertel”出版，共三十八册

George Grove：Beethoven and His Nine Symphonies，1896—London

J. G. Prod'homme： Les Symphonise de Beethoven，1906—Paris

Vincent d'Indy： Beethoven，1911—Paris

Theodor Frimmel： Beethoven-Handbuch 2 vol.1926

此书为百科全书式的贝多芬史料专书，内容完备。

Romain Rolland： Beethoven： Les Grandes Epoques Créatrices，1928—Paris

R. Schumann： Ecrits sur la Musique et les Musiciens，lère série（H.de Curzon法译本—1894）

R. Wagner： Beethoven，1870—Leipzig

---

[1]译者按：罗曼·罗兰原列书目甚长，包括德、英、法、意、奥各国作家研究贝多芬之著作，似非目前国内读书界需要。兹特录其最重要者数种。出版年代较近者，为译者另行列入，不在原书目之内。

附录 贝多芬的作品及其精神

译者作

一 贝多芬与力

十八世纪是一个兵连祸结的时代，也是歌舞升平的时代，是古典主义没落的时代，也是新生运动萌芽的时代。——新陈代谢的作用在历史上从未停止：最混乱最秽浊的地方就有鲜艳的花朵在探出头来。法兰西大革命，展开了人类史上最惊心动魄的一页：十九世纪！多悲壮，多灿烂！仿佛所有的天才都降生在一时期……从拿破仑到俾斯麦，从康德到尼采，从歌德到左拉，从达维特到塞尚纳，从贝多芬到俄国五大家；北欧多了一个德意志，南欧多了一个意大利，民主和专制的搏斗方终，社会主义的殉难生活已经开始：人类几曾在一百年中走过这么长的路！而在此波澜壮阔，峰峦重叠的旅程的起点，照耀着一颗巨星：贝多芬。在音响的世界中，他预言了一个民族的复兴，——德意志联邦——他象征着一世纪中人类活动的基调——力！

一个古老的社会崩溃了，一个新的社会在酝酿中。在青黄不接的过程内，第一先得解放个人。（这是文艺复兴发轫而未完成的基业。）反抗一切约束，争取一切自由的个人主义，是未来世界的先驱。各有各的时代。第一是：我！然后是：社会。

要肯定这个“我”，在帝王与贵族之前解放个人，使他们承认个个人都是帝王贵族，或个个帝王贵族都是平民，就须先肯定“力”，把它栽培，扶养，提出，具体表现，使人不得不接受。每个自由的“我”要指挥。倘他不能在行动上，至少能在艺术上指挥。倘他不能征服王国像拿破仑，至少他要征服心灵、感觉和情操，像贝多芬。是的，贝多芬与力，这是一个天生就的题目。我们不在这个题目上作一番探讨，就难能了解他的作品及其久远的影响。

从罗曼·罗兰所作的传记里，我们已熟知他运动家般的体格。平时的生活除了过度艰苦以外，没有旁的过度足以摧毁他的健康。健康是他最珍视的财富，因为它是一切“力”底资源。当时见过他的人说“他是

力的化身”，当然这是含有肉体与精神双重的意义的。他的几件无关紧要的性的冒险[1]，既未减损他对于爱情的崇高的理想，也未减损他对于肉欲的控制力。他说：“要是我牺牲了我的生命力，还有什么可以留给高贵与优越？”力，是的，体格的力，道德的力，是贝多芬的口头禅。“力是那般与寻常人不同的人底道德，也便是我的道德。”[2]这种论调分明已是“超人”的口吻。而且在他三十岁前后，过于充溢的力未免有不公平的滥用。不必说他暴烈的性格对身份高贵的人要不时爆发，即对他平辈或下级的人也有枉用的时候。他胸中满是轻蔑：轻蔑弱者，轻蔑愚昧的人，轻蔑大众，（然而他又是热爱人类的人！）甚至轻蔑他所爱好而崇拜他的人[3]。在他青年时代帮他不少忙的李区诺斯基公主的母亲，曾有一次因为求他弹琴而下跪，他非但拒绝，甚至在沙发上立也不立起来。后来他和李区诺斯基公爵反目，临走时留下的条子是这样写的：“公爵，您之为您，是靠了偶然的出身；我之为我，是靠了我自己。公爵们现在有的是，将来也有的是。至于贝多芬，却只有一个。”这种骄傲的反抗，不独用来对另一阶级和同一阶级的人，且也用来对音乐上的规律：

——“照规则是不许把这些和弦连用在一块的……”人家和他说。

——“可是我允许。”他回答。

然而读者切勿误会，切勿把常人的狂妄和天才的自信混为一谈，也切勿把力底过剩的表现和无理的傲慢视同一律。以上所述，不过是贝多芬内心蕴蓄的精力，因过于丰满之故而在行动上流露出来的一方面；而这一方面，——让我们说老实话——也并非最好的一方面。缺陷与过失，在伟人身上也仍然是缺陷与过失。而且贝多芬对世俗对旁人尽管傲岸不逊，对自己却竭尽谦卑。当他对邱尼谈着自己的缺点和教育的不够时，叹道：“可是我并非没有音乐的才具！”二十岁时摒弃的大师，他四十岁上把一个一个的作品重新披读。晚年他更说：“我才开始学得一些东西……”青年时，朋友们向他提起他的声名，他回答说：“无聊！我从未想到声名和荣誉而写作。我心坎里的东西要出来，所以我才写作！”[4]

可是他精神的力，还得我们进一步去探索。

大家说贝多芬是最后一个古典主义者，又是最先一个浪漫主义者。浪漫主义者，不错，在表现为先，形式其次上面，在不避剧烈的

情绪流露上面，在极度的个人主义上面，他是的。但浪漫主义的感伤气氛与他完全无缘，他生平最厌恶女性的男子，和他性格最不相容的是没有逻辑和过分夸张的幻想。他是音乐家中最男性的。罗曼·罗兰甚至不大受得了女子弹奏贝多芬的作品，除了极少的例外。他的钢琴即兴，素来被认为具有神奇的魔力。当时极优秀的钢琴家李哀斯和邱尼辈都说："除了思想的特异与优美之外，表情中间另有一种异乎寻常的成份。"他赛似狂风暴雨中的魔术师，会从"深渊里"把精灵呼召到"高峰上"。听众嚎啕大哭，他的朋友雷夏尔脱流了不少热泪，没有一双眼睛不湿……当他弹完以后看见这些泪人儿时，他耸耸肩，放声大笑道："啊，疯子！你们真不是艺术家。艺术家是火，他是不哭的。"[5]又有一次，他送一个朋友远行时，说："别动感情。在一切事情上，坚毅和勇敢才是男儿本色。"这种控制感情的力，是大家很少认识的！"人家想把他这株橡树当作萧飒的白杨，不知萧飒的白杨是听众。他是力能控制感情的。"[6]

音乐家，光是做一个音乐家，就需要有对一个意念集中注意的力，需要西方人特有的那种控制与行动的铁腕：因为音乐是动的构造，所有的部分都得同时抓握。他的心灵必须在静止（immobilité）中作疾如闪电的动作。清明的目光，紧张的意志，全部的精神都该超临在整个梦境之上。那末，在这一点上，把思想抓握得如是紧密，如是恒久，如是超人式的，恐怕没有一个音乐家可和贝多芬相比。因为没有一个音乐家有他那样坚强的力。他一朝握住一个意念时，不到把它占有决不放手。他自称为那是"对魔鬼的追逐"。——这种控制思想，左右精神的力，我们还可从一个较为浮表的方面获得引证。早年和他在维也纳同住过的赛弗烈特曾说："当他听人家一支乐曲时，要在他脸上去猜测赞成或反对是不可能的；他永远是冷冷的，一无动静。精神活动是内在的，而且是无时或息的；但躯壳只像一块没有灵魂的大理石。"

要是在此灵魂的探险上更往前去，我们还可发见更深邃更神化的面目。如罗曼·罗兰所说的：提起贝多芬，不能不提起上帝[7]。贝多芬的力不但要控制肉欲，控制感情，控制思想，控制作品，且竟与运命挑战，与上帝搏斗。"他可把神明视为平等，视为他生命中的伴侣，被他虐待的；视为磨难他的暴君，被他诅咒的；再不然把它认为他的

自我之一部，或是一个冷酷的朋友，一个严厉的父亲……而且不论什么，只要敢和贝多芬对面，他就永不和它分离。一切都会消逝，他却永远在它面前。贝多芬向它哀诉，向它怨艾，向它威逼，向它追问。内心的独白永远是两个声音的。从他初期的作品起[8]，我们就听见这些两重灵魂的对白，时而协和，时而争执，时而扭殴，时而拥抱……但其中之一总是主子的声音，决不会令你误会。”[9]倘没有这等持久不屈的“追逐魔鬼”，抓住上帝的毅力，他哪还能在“埃林耿希太脱遗嘱”之后再写《英雄交响乐》和《命运交响乐》？哪还能战胜一切疾病中最致命的——耳聋？

耳聋，对平常人是一部分世界的死灭，对音乐家是整个世界的死灭。整个的世界死灭了而贝多芬不曾死！并且他还重造那已经死灭的世界，重造音响的王国，不但为他自己，而且为着人类，为着“可怜的人类”！这样一种超生和创造的力，只有自然界里那种无名的，原始的力可以相比。在死亡包裹着一切的大沙漠中间，唯有自然的力才能给你一片水草！

一八〇〇年，十九世纪第一页。那时的艺术界，正如行动界一样，是属于强者而非属于微妙的机智的。谁敢保存他本来面目，谁敢威严地主张和命令，社会就跟着他走。个人的强项，直有吞噬一切之势；并且有甚于此的是：个人还需要把自己溶化在大众里，溶化在宇宙里。所以罗曼·罗兰把贝多芬和上帝的关系写得如是壮烈，决不是故弄玄妙的文章，而是窥透了个人主义底深邃的意识。艺术家站在“无意识界”的最高峰上，他说出自己的胸怀，结果是唱出了大众的情绪。贝多芬不曾下功夫去认识的时代意识，时代意识就在他自己的思想里。拿破仑把自由、平等、博爱当作幌子踏遍了欧洲，实在还是替整个时代的“无意识界”做了代言人。感觉早已普遍散布在人们心坎间，虽有传统、盲目的偶像崇拜，竭力高压也是徒然，艺术家迟早会来揭幕！《英雄交响乐》！即在一八〇〇年以前，少年贝多芬的作品，对于当时的青年音乐界，也已不下于《少年维特之烦恼》那样的诱人[10]。然而《第三交响乐》是第一声宏亮的信号。力解放了个人，个人解放了大众，——自然，这途程还长得很，有待于我们，或以后几代的努力，——但力的化身已经出现过，悲壮的例子写定在历史上，目前的问题不是否定或争辩，而是如何继续与完成……

当然，我不否认力是巨大无比的，巨大到可怕的东西。普罗曼德的神话存在了已有二十余世纪。使大地上五谷丰登、果实累累的，是力；移山倒海、甚至使星球击撞的，也是力！在人间如在自然界一样，力足以推动生命，也能促进死亡。两个极端摆在前面：一端是和平、幸福、进步、文明、美；一端是残杀、战争、混乱、野蛮，丑恶。具有“力”的人宛如执握着一个转折乾坤的钟摆，在这两极之间摆动。往哪儿去？……瞧瞧先贤的足迹罢。贝多芬的力所推动的是什么？锻炼这股力的洪炉又是什么？——受苦，奋斗，为善。没有一个艺术家对道德的修积，像他那样的兢兢业业；也没有一个音乐家的生涯，像贝多芬这样的酷似一个圣徒的行述。天赋给他的犷野的力，他早替它定下了方向。它是应当奉献于同情、怜悯、自由的；它是应当教人隐忍、舍弃、欢乐的。对苦难，命运，应当用“力”去反抗和征服；对人类，应当用“力”去鼓励，去热烈的爱。——所以《弥撒祭乐》里的泛神气息，代卑微的人类呼吁，为受难者歌唱……《第九交响乐》里的欢乐颂歌，又从痛苦与斗争中解放了人，扩大了人。解放与扩大的结果，人与神明迫近，与神明合一。那时候，力就是神，力就是力，无所谓善恶，无所谓冲突，力的两极性消灭了。人已超临了世界，跳出了万劫，生命已经告终，同时已经不朽！这才是欢乐，才是贝多芬式的欢乐！

二 贝多芬的音乐建树

现在，我们不妨从高远的世界中下来，看看这位大师在音乐艺术内的实际成就。

在这件工作内，最先仍须从回顾以往开始。一切的进步只能从比较上看出。十八世纪是讲究说话的时代，在无论何种艺术里，这是一致的色彩。上一代的古典精神至此变成纤巧与雕琢的形式主义，内容由微妙而流于空虚，由富丽而陷于贫弱。不论你表现什么，第一要“说得好”，要巧妙，雅致。艺术品的要件是明白、对称、和谐、中庸；最忌狂热、真诚、固执，那是“趣味恶劣”的表现。罕顿的宗教音乐也不容许有何种神秘的气氛，它是空洞的，世俗气极浓的作品。因为时尚所需求的弥撒祭乐，实际只是一个变相的音乐会；由歌剧曲调

与悦耳的技巧表现混合起来的东西，才能引起听众的趣味。流行的观念把人生看作肥皂泡，只顾享受和鉴赏它的五光十色，而不愿参透生与死的神秘。所以罕顿的旋律是天真地、结实地构成的，所有的乐句都很美妙和谐；它特别魅惑您的耳朵，满足你的智的要求，却从无深切动人的言语诉说。即使罕顿是一个善良的，虔诚的“好爸爸”，也逃不出时代感觉的束缚：缺乏热情。幸而音乐在当时还是后起的艺术，连当时那么浓厚的颓废色彩都阻遏不了它的生机。十八世纪最精彩的面目和最可爱的情调，还找到一个旷世的天才做代言人：莫扎特。他除了歌剧以外，在交响乐方面的贡献也不下于罕顿，且在精神方面还更走前了一步。音乐之作为心理描写是从他开始的。他的《G调交响乐》在当时批评界的心目中已是艰涩难解（！）之作。但他的温柔与妩媚，细腻入微的感觉，匀称有度的体裁，我们仍觉是旧时代的产物。

而这是不足为奇的。时代精神既还有最后几朵鲜花需要开放，音乐曲体大半也还在摸索着路子。所谓古典朔拿大的形式，确定了不过半个世纪。最初，朔拿大的第一章只有一个主题（thème），后来才改用两个基调（tonalité）不同而互有关连的两个主题。当古典朔拿大的形式确定以后，就成为三鼎足式的对称乐曲，主要以三章构成，即：快——慢——快。第一章Allegro本身又含有三个步骤：（一）破题（exposition），即披露两个不同的主题；（二）发展（développement），把两个主题作种种复音的配合，作种种的分析或综合——这一节是全曲的重心；（三）复题（récapitulation），重行披露两个主题，而第二主题（亦称副句，第一主题亦称主句）以和第一主题相同的基调出现，因为结论总以第一主题的基调为本。（这第一章部分称为朔拿大典型：formesonate。）第二章andante或adagio，或larghetto，以歌（Lied）体或变奏曲（Variation）写成。第三章allegro或presto，和第一章同样用两句三段组成；再不然是rondo，由许多复奏（répétition）组成，而用对比的次要乐句作穿插。这就是三鼎足式的对称。但第二与第三章间，时或插入menuet舞曲。

这个格式可说完全适应着时代的趣味。当时的艺术家首先要使听众对一个乐曲的每一部分都感兴味，而不为单独的任何部分着迷。

（所以特别重视均衡。）第一章Allegro底美的价值，特别在于明白，均衡，和有规律：不同的乐旨总是对比的，每个乐旨总在规定的地方出现，它们的发展全在典雅的形式中进行。第二章Andante，则来抚慰一下听众微妙精炼的感觉，使全曲有些优美柔和的点缀；然而一切剧烈的表情是给庄严稳重的menuet挡住去路的，——最后再来一个天真的Rondo，用机械式的复奏和轻盈的爱娇，使听的人不致把艺术当真，而明白那不过是一场游戏。渊博而不迂腐，敏感而不着魔，在各种情绪底表皮上轻轻拂触，却从不停留在某一固定的感情上：这美妙的艺术组成时，所模仿的是沙龙里那些翩翩蛱蝶，组成以后所供奉的也仍是这般翩翩蛱蝶。

我所以冗长地叙述这段朔拿大史，因为朔拿大，（尤其是其中朔拿大典型那部分，）是一切交响乐、四重奏等纯粹音乐底核心。贝多芬在音乐上的创新也是由此开始。而且我们了解了他的朔拿大组织，对他一切旁的曲体也就有了纲领。古典朔拿大虽有明白与构造结实之长，但有呆滞单调之弊。乐旨（motif）与破题之间，乐节（période）与复题之间，凡是专司联络之职的过板（conduit）总是无美感与表情可言的。当乐曲之始，两个主题一经披露之后，未来的结论可以推想而知：起承转合的方式，宛如学院派的辩论一般有固定的线索，一言以蔽之，这是西洋音乐上的八股。

贝多芬对朔拿大的第一件改革，便是推翻它刻板的规条，给以范围广大的自由与伸缩，使它施展雄辩的机能。他的三十二阕钢琴朔拿大中，十三阕有四章，十三阕只有三章，六阕只有两章，每阕各章的次序也不依：快——慢——快的成法。两个主题在基调方面的关系，同一章内各个不同的乐旨间的关系，都变得自由了。即是朔拿大的骨干——朔拿大典型——也被修改。连接各个乐旨或各个小段落的过板，到贝多芬手里大为扩充，且有了生气，有了更大的和更独立的音乐价值，甚至有时把第二主题的出现大为延缓，而使它以不重要的插曲的形式出现。前人作品中纯粹分立而仅有乐理关系（即副句与主句互有关系，例如以主句基调的第五度音作为副句的主调音等等）的两个主题，贝多芬使它们在风格上统一，或者出之以对照，或者出之以类似。所以我们在他作品中常常一开始便听到两个原则底争执，结果是其中之一获得了胜利；有时我们却听到两个类似的乐旨互相融和，

（这就是上文所谓的两重灵魂的对白，）例如全集卷七十一之一的《告别朔拿大》，第一章内所有旋律底原素，都是从最初三音符上衍变出来的。朔拿大典型部分原由三个步骤组成，（详见前文，）贝多芬又于最后加上一节结论（coda），把全章乐旨作一有力的总结。

贝多芬在即兴（improvisation）方面的胜长，一直影响到他朔拿大的曲体。据约翰·桑太伏阿纳[11]的分析，贝多芬在主句披露完后，常有无数的延音（point d'orgue），无数的休止，仿佛他在即兴时继续寻思，犹疑不决的神气。甚至他在一个主题的发展中间，会插入一大段自由的诉说，缥缈的梦境，宛似替声乐写的旋律一般。这种作风不但加浓了诗歌的成份，抑且加强了戏剧性。特别是他的adagio，往往受着德国歌谣的感应。——莫扎特的长句令人想起意大利风的歌曲（aria）；罕顿的旋律令人想起节奏空灵的法国的歌（romance）；贝多芬的adagio却充满着德国歌谣（Lied）所特有的情操：简单纯朴，亲切动人。

在贝多芬心目中，朔拿大典型并非不可动摇的格式，而是可以用作音乐上的辩证法的：他提出一个主句，一个副句，然后获得一个结论，结论的性质或是一方面胜利，或是两方面调和。在此我们可以获得一个理由，来说明为何贝多芬晚年特别运用追逸曲。（Fugue这是巴赫以后在朔拿大中一向遭受摈弃的曲体。贝多芬中年时亦未采用。）由于同一乐旨以音阶上不同的等级三四次地连续出现，由于参差不一的答句，由于这个曲体所特有的迅速而急促的演绎法，这追逸曲的风格能完满地适应作者的情绪，或者：原来孤立的一缕思想慢慢地渗透了心灵，终而至于占据全意识界；或者，凭着意志之力，精神必然而然地获得最后胜利。

总之，由于基调和主题底自由的选择，由于发展形式的改变，贝多芬把硬性的朔拿大典型化为表白情绪的灵活的工具。他依旧保存着乐曲底统一性，但他所重视的不在于结构或基调之统一，而在于情调和口吻（accent）之统一；换言之，这统一是内在的而非外在的。他是用内容来确定形式的；所以当他觉得典雅庄重的menuet束缚难忍时，他根本换上了更快捷、更欢欣、更富于诙谑性、更宜于表现放肆姿态的Scherzo[12]。当他感到原有的朔拿大体与他情绪的奔放相去太远时，他在题目下另加一个小标题：“Quasi una fantasia”（意

为："近于幻想曲"）。（全集卷二十七之一之二——后者即俗称《月光曲》）

此外，贝多芬还把另一个古老的曲体改换了一副新的面目。变体曲在古典音乐内，不过是一个主题周围加上无数的装饰而已。但在五彩缤纷的衣饰之下，本体（即主题）的真相始终是清清楚楚的。贝多芬却把它加以更自由的运用，（后人称贝多芬的变体曲为大变体曲，以别于纯属装饰味的古典变体曲，）甚至使主体改头换面，不复可辨。有时旋律的线条依旧存在，可是节奏完全异样。有时旋律之一部被作为另一个新的乐思的起点。有时，在不断地更新的探险中，单单主题的一部分节奏或是主题的和声部分，仍和主题保持着渺茫的关系。贝多芬似乎想以一个题目为中心，把所有的音乐联想搜罗净尽。

至于贝多芬在乐器配合法（orchestration）方面的创新，可以粗疏地归纳为三点：（一）乐队更庞大，乐器种类也更多[13]；（二）全部乐器的更自由的运用，——必要时每种乐器可有独立的效能[14]；（三）因为乐队的作用更富于戏剧性，更直接表现感情，故乐队的音色不独变化迅速，且臻于前所未有的富丽之境。

在归纳他的作风时，我们不妨从两方面来说：素材（包括旋律与和声）与形式（即曲体，详见本文前段分析）。前者极端简单，后者极端复杂，而且有不断的演变。

以一般而论，贝多芬的旋律是非常单纯的；倘若用线来表现，那是没有多少波浪，也没有多大曲折的。往往他的旋律只是音阶中的一个片段（a fragment of scale），而他最美最知名的主题即属于这一类；如果旋律上行或下行，也是用整音音程的（diatonic interval）。所以音阶组成了旋律的骨干。他也常用完全和弦的主题和转位法（inverting）。但音阶，完全和弦，基调的基础，都是一个音乐家所能运用的最简单的原素。在旋律的主题（melodic theme）之外，他亦有交响的主题（symphonic theme）作为一个"发展"底材料，但仍是绝对的单纯：随便可举的例子，有《第五交响乐》最初的四音符，（sol-sol-sol-mi^{b}）或《第九交响乐》开端的简单的下行五度音。因为这种简单，贝多芬才能在"发展"中间保存想象底自由，尽量利用想象底富藏。而听众因无需费力就能把握且记忆基本主题，所以也能追随作者最特殊最繁多的变化。

贝多芬的和声，虽然很单纯很古典，但较诸前代又有很大的进步。不和协音的运用是更常见更自由了：在《第三交响乐》，《第八交响乐》，《告别朔拿大》等某些大胆的地方，曾引起当时人的毁谤（！）。他的和声最显著的特征，大抵在于转调（modulation）之自由。上面已经述及他在朔拿大中对基调间的关系，同一乐章内各个乐旨间的关系，并不遵守前人规律。这种情形不独见于大处，亦且见于小节。某些转调是由若干距离窎远的音符组成的，而且出之以突兀的方式，令人想起大画家所常用的“节略”手法，色彩掩盖了素描，旋律的继续被遮蔽了。

至于他的形式，因繁多与演变的迅速，往往使分析的工作难于措手。十九世纪中叶，若干史家把贝多芬的作风分成三个时期[15]，这个观点至今非常流行，但时下的批评家均嫌其武断笼统。一八五二年十二月二日，列兹答复主张三期说的史家兰兹时，曾有极精辟的议论，足资我们参考，他说：

“对于我们音乐家，贝多芬的作品仿佛云柱与火柱，领导着依色拉伊人在沙漠中前行，——在白天领导我们的是云柱，——在黑夜中照耀我们的是火柱，使我们夜以继日的趱奔。他的阴暗与光明同样替我们划出应走的路；它们俩都是我们永久的领导，不断的启示。倘使要我把大师在作品里表现的题旨不同的思想，加以分类的话，我决不采用现下流行（按系指当时）而为您采用的三期论法。我只直截了当地提出一个问题，那是音乐批评底轴心，即传统的、公认的形式，对于思想底机构的决定性，究竟到什么程度？

“用这个问题去考察贝多芬的作品，使我自然而然地把它们分做两类：第一类是传统的公认的形式包括而且控制作者的思想的；第二类是作者的思想扩张到传统形式之外，依着他的需要与灵感而把形式与风格或是破坏，或是重造，或是修改。无疑的，这种观点将使我们涉及‘权威’与‘自由’这两个大题目。但我们毋须害怕。在美的国土内，只有天才才能建立权威，所以权威与自由的冲突，无形中消灭了，又回复了它们原始的一致，即权威与自由原是一件东西。”

这封美妙的信可以列入音乐批评史上最精彩的文章里。由于这个原则，我们可说贝多芬的一生是从事于以自由战胜传统而创造新的权威的。他所有的作品都依着这条路线进展。

贝多芬对整个十九世纪所发生的巨大的影响，也许至今还未告终。上一百年中面目各异的大师，门德尔松，舒曼，勃拉姆斯，李斯特，柏辽兹，瓦格纳，布鲁克纳，弗兰克，全都沾着他的雨露。谁曾想到一个父亲能有如许精神如是分歧的儿子？其缘故就因为有些作家在贝多芬身上特别关切权威这个原则，例如门德尔松与勃拉姆斯；有些则特别注意自由这个原则，例如李斯特与瓦格纳。前者努力维持古典的结构，那是贝多芬在未曾完全摒弃古典形式以前留下最美的标本的。后者，尤其是李斯特，却继承着贝多芬在交响乐方面未完成的基业，而用着大胆和深刻的精神发现交响诗的新形体。自由诗人如舒曼，从贝多芬那里学会了可以表达一切情绪的弹性的音乐语言。最后，瓦格纳不但受着《斐但丽奥》的感应，且从他的朔拿大、四重奏、交响乐里提炼出“连续的旋律”（mélodie continue）和“领导乐旨”（leit-motiv），把纯粹音乐搬进了乐剧的领域。

由此可见，一个世纪的事业，都是由一个人撒下种子的。固然，我们并未遗忘十八世纪的大家所给予他的粮食，例如罕顿老人的主题发展，莫扎特的旋律底广大与丰满。但在时代转折之际，同时开下这许多道路，为后人树立这许多路标的，的确除贝多芬外无第二人。所以说贝多芬是古典时代与浪漫时代的过渡人物，实在是估低了他的价值，估低了他的艺术底独立性与特殊性。他的行为底光轮，照耀着整个世纪，孵育着多少不同的天才！音乐，由贝多芬从刻板严格的枷锁之下解放了出来，如今可自由地歌唱每个人的痛苦与欢乐了。由于他，音乐从死的学术一变而为活的意识。所有的来者，即使绝对不曾模仿他，即使精神与气质和他的相反，实际上也无异是他的门徒，因为他们享受着他用痛苦换来的自由！

三 重要作品浅释

为完成我这篇粗疏的研究起计，我将选择贝多芬最知名的作品加一些浅显的注解。当然，以作者的外行与浅学，既谈不到精密的技术分析，也谈不到微妙的心理解剖。我不过摭拾几个权威批评家的论见，加上我十余年来对贝多芬作品亲炙所得的观念，作一个概括的叙述而已。我的希望是：爱好音乐的人能在欣赏时有一些启蒙式的指

南，在探宝山时稍有凭借；专学音乐的青年能从这些简单的引子里，悟到一件作品的内容是如何精深宏博，如何在手与眼的训练之外，需要加以深刻的体会，方能仰攀创造者底崇高的意境。——我国的音乐研究，十余年来尚未走出幼稚园；向升堂入室的路出发，现在该是时候了罢！

一 钢琴朔拿大

全集卷十三：《悲怆朔拿大》（Sonate Pathétique，in C min.）——这是贝多芬早年朔拿大中最重要的一阕，包括Alle-gro-Adagio-Rondo三章。第一章之前冠有一节悲壮严肃的引子，这一小节，以后又出现了两次：一在破题之后，发展之前；一在复题之末，结论之前。更特殊的是，副句与主句同样以小调为基础。而在大调的Adagio之后，Rondo仍以小调演出。——第一章表现青年的火焰，热烈的冲动；到第二章，情潮似乎安定下来，沐浴在宁静的气氛中，但在第三章泼辣的Rondo内，激情重又抬头。光与暗的对照，似乎象征着悲欢的交替。

全集卷二十七之二：《月光朔拿大》（Sonate quasi una fantasia no．2—in C min.）——朔拿大体制在此不适用了。原应位于第二章的Adagio，占了最重要的第一章。开首便是单调的、冗长的、缠绵无尽的独白，赤裸裸地吐露出凄凉幽怨之情。紧接着的是Allegretto，把前章痛苦的悲吟挤逼成紧张的热情。然后是激昂迫促的Presto，以朔拿大典型的体裁，如古悲剧般作一强有力的结论：心灵的力终于镇服了痛苦。情操控制着全局，充满着诗情与戏剧式的波涛，一步紧似一步[16]。

全集卷三十一之二：《暴风雨朔拿大》（Sonate in D min.）——一八〇二——一八〇三年间，贝多芬给友人的信中说："从此我要走上一条新的路。"这支乐曲便可说是证据。音节，形式，风格，全有了新面目，全用着表情更直接的语言。第一章末戏剧式的吟诵体（récitatif），宛如庄重而激昂的歌唱。Adagio尤其美妙，兰兹说："它令人想起韵文体的神话；受了魅惑的蔷薇，不，不是蔷薇，而是被女巫的魅力催眠的公主……"那是一片天国的平和，柔和黝暗的光明。最后的Allegretto则是泼辣奔放的场面，一个"仲夏夜之梦"，

如罗曼·罗兰所说。

全集卷五十三：《黎明朔拿大》（Sonate l'Aurore，in C maj.）——黎明这个俗称，和月光曲一样，实在并无确切的根据。也许开始一章里的crescendo，也许Rondo之前短短的adagio，——那种曙色初现的气氛，莱茵河上舟子的歌声，约略可以唤起“黎明”底境界。然而可以肯定的是：在此毫无贝多芬悲壮的气质，他仿佛在田野里闲步，悠然欣赏着云影，鸟语，水色，怅惘地出神着。到了Rondo，慵懒的幻梦又转入清明高远之境。罗曼·罗兰说这支朔拿大是《第六交响乐》之先声，也是田园曲[17]。

全集卷五十七：《热情朔拿大》（Sonate Appassionnata，in F min.）——壮烈的内心的悲剧，石破天惊的火山爆裂，莎士比亚的狂风暴雨式的气息，伟大的征服……在此我们看到了贝多芬最光荣的一次战争。——从一个乐旨上演化出来的两个主题：犷野而强有力的“我”，命令着，威镇着；战栗而怯弱的“我”，哀号着，乞求着。可是它不敢抗争，追随着前者，似乎坚忍地接受了运命（一段大调的旋律）。然而精力不济，又倾倒了，在苦痛的小调上忽然停住……再起……再扑……一大段雄壮的“发展”，力底主题重又出现，滔滔滚滚地席卷着弱者，——它也不复中途蹉跌了。随后是英勇的结局（coda）。末了，主题如雷雨一般在辽远的天际消失，神秘的pianissimo。第二章，单纯的Andante，心灵获得须臾的休息，两片巨大的阴影（第一与第三章）中间透露一道美丽的光。然而休战的时间很短，在变体曲之末，一切重又骚乱，吹起终局（Finale-Rondo）的旋风……在此，怯弱的“我”虽仍不时发出悲怆的呼吁，但终于被狂风暴雨（犷野的我）淹没了。最后的结论，无殊一片沸腾的海洋……人变了一颗原子，在吞噬一切的大自然里不复可辨。因为犷野而有力的“我”就代表着原始的自然。在第一章里犹图挣扎的弱小的“我”，此刻被贝多芬交给了原始的“力”。

全集卷八十一之**A**：《告别朔拿大》（Sonate“Les Adieux”in E♭ maj.）（本曲印行时就刊有告别、留守、重叙这三个标题。所谓告别系指奥太子洛道夫一八〇九年五月之远游）——第一乐章全部建筑在Sol-fa-mi♭——三个音符之上，所有的旋律都从这简单的乐旨出发（这一点加强了全曲情绪之统一）；复题之末的结论中，告别（即前述的

三音符）更以最初的形式反复出现。——同一主题底演变，代表着同一情操底各种区别：在引子内，“告别”是凄凉的，但是镇静的，不无甘美的意味：在Allegro之初，（第一章开始时为一段迟缓的引子，然后继以Allegro，）它又以击撞抵触的节奏与不和协弦重视：这是匆促的分手。末了，以对白方式再三重复的“告别”几乎合为一体地以diminuento告终。两个朋友最后的扬巾示意，愈离愈远，消失了。——“留守”是短短的一章adagio，彷徨，问询，焦灼，朋友在期待中。然后是Vivacissimamente，热烈轻快的篇章，两个朋友互相投在怀抱里。——自始至终，诗情画意笼罩着乐曲。

全集卷九十：《**E**小调朔拿大》（Sonate in E min.）——这是题赠李区诺斯基伯爵的，他不顾家庭的反对，娶了一个女伶。贝多芬自言在这支乐曲内叙述这桩故事。第一章题作“头脑与心的交战”，第二章题作“与爱人的谈话”。故事至此告终，音乐也至此完了。而因为故事以吉庆终场，故音乐亦从小调开始，以大调结束，再以乐旨而论，在第一章内的戏剧情调和第二章内恬静的倾诉，也正好与标题相符。诗意左右着乐曲的成份，比《告别朔拿大》更浓厚。

全集卷一〇六：《降**B**大调朔拿大》（Sonate in B♭）——贝多芬写这支乐曲时是为了生活所迫；所以一开始便用三个粗野的和弦，展开这首惨痛绝望的诗歌。“发展”部分是头绪万端的复音配合，象征着境遇与心绪的艰窘[18]。发展中间两次运用追逸曲体式（fugato）的作风，好似要寻觅一个有力的方案来解决这堆乱麻。一忽儿是光明，一忽儿是阴影。——随后是又古怪又粗犷的Scherzo，恶梦中的幽灵。——意志底超人的努力，引起了痛苦的反省：这是Adagio Appassionnato，慷慨的陈辞，凄凉的哀吟。三个主题以大变体曲的形式铺叙。当受难者悲痛欲绝之际，一段Largo引进了追逸曲，展开一个场面伟大、经纬错综的“发展”，运用一切对位与轮唱曲（canon）的巧妙，来陈诉心灵的苦恼。接着是一段比较宁静的插曲，预先唱出了《D调弥撒祭乐》内谢神的歌。——最后的结论，宣告患难已经克服，命运又被征服了一次。在贝多芬全部朔拿大中，悲哀的抒情成份，痛苦底反抗的吼声，从没有像在这件作品里表现得惊心动魄。

二 提琴与钢琴朔拿大

在“两部朔拿大”（即提琴与钢琴，或大提琴与钢琴朔拿大）中，贝多芬显然没有像钢琴朔拿大般的成功。软性与硬性的两种乐器，他很难觅得完善的驾驭方法。而且十阕提琴与钢琴朔拿大内，九阕是《第三交响乐》以前所作；九阕之内五阕又是《月光朔拿大》以前的作品。一八一二年后，他不再从事于此种乐曲。在此我只介绍最特出的两曲。

全集卷三十之二：《**C**小调朔拿大》（题赠俄皇亚历山大二世）——在本曲内，贝多芬的面目较为显著。暴烈而阴沉的主题，在提琴上演出时，钢琴在下面怒吼。副句取着威武而兴奋的姿态，兼具柔媚与遒劲的气概。终局的激昂奔放，尤其标明了贝多芬的特色。赫里欧[19]有言：“如果在这件作品里去寻找胜利者（按系指俄皇）的雄姿与战败者的哀号，未免穿凿的话，我们至少可认为它也是英雄式的乐曲，充满着力与欢畅，堪与《第五交响乐》相比。”

全集卷四十七：《克莱采朔拿大》（Sonate à Kreutzer，in A）[20]——贝多芬一向无法安排的两种乐器，在此被他找到了一个解决的途径：它们俩既不能调和，就让它们冲突；既不能携手，就让它们争斗。全曲的第一与第三乐章，不啻钢琴与提琴的肉搏。在旁的“两部朔拿大”中，答句往往是轻易的，典雅的美；这里对白却一步紧似一步，宛如两个仇敌的短兵相接。在Andante底恬静的变奏曲后，争斗重新开始，愈加紧张了，钢琴与提琴一大段急流奔泻的对位，由钢琴的宏亮的呼声结束。“发展”奔腾飞纵，忽然凝神屏息了一会，经过几节Adagio，然后消没在目眩神迷的结论中间。——这是一场决斗，两种乐器的决斗，两种思想的决斗。

三 四重奏

弦乐四重奏是以朔拿大典型为基础的曲体，所以在贝多芬的四重奏里，可以看到和他在朔拿大与交响乐内相同的演变。他的趋向是旋律底强化，发展与形式底自由；且在弦乐器上所能表现的复音配合，更为富丽更为独立。他一共制作十六阕四重奏，但在第十一与第十二阕之间，相隔有十四年之久（一八一〇——一八二四），故最后五阕

形成了贝多芬作品中一个特殊面目，显示他最后的艺术成就。当第十二阕四重奏问世之时，《D调弥撒祭乐》与《第九交响乐》都已诞生。他最后几年的生命是孤独[21]、疾病、困穷、烦恼[22]、煎熬他最甚的时代。他慢慢地隐忍下去，一切悲苦深深地沉潜到心灵深处。他在乐艺上表现的，是更为肯定的个性。他更求深入，更爱分析，尽量汲取悲欢的灵泉，打破形式的桎梏。音乐几乎变成歌辞与语言一般，透明地传达着作者内在的情绪，以及起伏微妙的心理状态。一般人往往只知鉴赏贝多芬的交响乐与朔拿大；四重奏的价值，至近数十年方始被人赏识。因为这类纯粹表现内心的乐曲，必须内心生活丰富而深刻的人才能体险；而一般的音乐修养也须到相当的程度方不致在森林中迷路。

全集卷一二七：《降**E**大调四重奏》（Quatuor in E♭ maj.）（第十二阕）——第一章里的“发展”，着重于两个原则：一是纯粹节奏的（一个强毅的节奏与另一个柔和的节奏对比），一是纯粹音阶的（两重节奏从E♭转到明快的G，再转到更加明快的C）。以静穆的徐缓的调子出现的Adagio包括六支连续的变奏曲，但即在节奏复杂的部分内，也仍保持默想的气息。奇谲的Scherzo以后的“终局”，含有多少大胆的和声，用节略手法的转调。——最美妙的是那些Adagio，（包括着adagio ma non troppo； and ante con molto；adagio molto espressivo，）好似一株树上开满着不同的花，各有各的姿态。在那些吟诵体内，时而清明，时而绝望——，清明时不失激昂的情调，痛苦时并无疲倦的气色。作者在此的表情，比在钢琴上更自由；一方面传统的形式似乎依然存在，一方面给人的感应又极富于启迪性。

全集卷一三〇：《降**B**大调四重奏》（Quatuor in B♭）（第十三阕）——第一乐章开始时，两个主题重复演奏了四次，——两个在乐旨与节奏上都相反的主题：主句表现悲哀，副句（由第二小提琴演出的）表现决心。两者的对白引入朔拿大典型的体制。在诙谑的Presto之后，接着一段插曲式的Andante：凄凉的幻梦与温婉的惆怅，轮流控制着局面。此后是一段古老的Menuet，予人以古风与现代风交错的韵味。然后是著名的Cavatine—adagio molto espressivo为贝多芬流着泪写的：第二小提琴似乎模仿着起伏不已的胸脯，因为它满贮着叹息；继以凄厉的悲歌，不时杂以断续的呼号……受着重创的心灵还想

挣扎起来飞向光明。——这一段倘和终局作对比，就愈显得惨恻。——以全体而论，这支四重奏和以前的同样含有繁多的场面，（Allegro里某些句子充满着欢乐与生机，Presto富有滑稽意味，Andante笼罩在柔和的微光中，Menuet借用着古德国的民歌的调子，终局则是波希米亚人放肆的欢乐，）但对照更强烈，更突兀，而且全部的光线也更神秘。

全集卷一三一：《升**C**小调四重奏》（Quatuor in C # min.）（第十四阕）——开始是凄凉的Adagio，用追逸曲写成的，浓烈的哀伤气氛，似乎预告着一篇痛苦的诗歌。瓦格纳认为这段Adagio是音乐上从来未有的最忧郁的篇章。然而此后的Alle gro molto vivace却又是典雅又是奔放，尽是出人不意的快乐情调。Andante及变奏曲，则是特别富于抒情的段落，中心感动的，微微有些不安的情绪。此后是Presto Adagio Allegro，章节繁多，曲折特甚的终局。——这是一支千绪万端的大曲，轮廓分明的插曲即已有十三四支之多，仿佛作者把手头所有的材料都集合在这里了。

全集卷一三二：《**A**小调四重奏》（Quatuor in A min.）（第十五阕）——这是有名的“病愈者底感谢曲”。贝多芬在Allegro中先表现痛楚与骚乱，（第一小提琴的兴奋，和对位部分的严肃，）然后阴沉的天边渐渐透露光明，一段乡村舞曲代替了沉闷的冥想，一个牧童送来柔和的笛声。接着是Allegro，四种乐器合唱着感谢神恩的颂歌。贝多芬自以为病愈了。他似乎跪在地下，合着双手。在赤裸的旋律之上（Andante），我们听见从徐缓到急促的言语，赛如大病初愈的人试着软弱的步子，逐渐回复了精力。多兴奋！多快慰！合唱的歌声再起，一次热烈一次。虔诚的情意，预示瓦格纳的《巴西弗》歌剧。接着是Allegro alla marcia，激发着青春底冲动。之后是终局。动作活泼，节奏明朗而均衡，但小调的旋律依旧很凄凉。病是痊愈了，创痕未曾忘记。直到旋律转入大调，低音部乐器繁杂的节奏慢慢隐灭之时，贝多芬的精力才重新获得了胜利。

全集卷一三五：《**F**大调四重奏》（Quatuor in F maj.）（第十六阕）——这是贝多芬一生最后的作品[23]。第一章Allegretto天真，巧妙，充满着幻想与爱娇，年代久远的罕顿似乎复活了一刹那：最后一朵蔷薇。在萎谢之前又开放了一次。Vivace是一篇音响的游戏，一

幅纵横无碍的素描。而后是著名的Lento，原稿上注明着“甘美的休息之歌，或和平之歌”，这是贝多芬最后的祈祷，最后的颂歌，照赫里欧的说法，是他精神的遗嘱。他那种特有的清明的心境，实在只是平复了的哀痛。单纯而肃穆，虔敬而和平的歌，可是其中仍有些急促的悲叹，最后更高远的和平之歌把它抚慰下去，——而这缕恬静的声音，不久也朦胧入梦了。终局是两个乐句剧烈争执以后的单方面的结论，乐思的奔放，和声的大胆，是这一部分的特色。

四 协奏曲（**Concerto**）

贝多芬的钢琴与乐队协奏曲共有五支，重要的是第四与第五。提琴与乐队协奏曲共只一阕，在全部作品内不占何等地位，因为国人熟知，故亦选入。

全集卷五十八：《**G**大调协奏曲》（Concerto pour Piano et Orchestre，in G maj.）[24]——单纯的主题先由钢琴提出，然后继以乐队的合奏，不独诗意浓郁，抑且气势雄伟，有交响乐之格局。“发展”部分由钢琴表现出一组轻盈而大胆的面目，再以飞舞的线条（arabesque）作为结束。——但全曲最精彩的当推短短的andante con molto，全无技术的炫耀，只有钢琴与乐队剧烈对垒的场面。乐队奏出威严的主题，肯定着强暴的意志，胆怯的琴声，柔弱地，孤独地，用着哀求的口吻对答。对话久久继续，钢琴的呼吁越来越迫切，终于获得了胜利。全场只有它的声音，乐队好似战败的敌人般，只在远方发出隐约叫吼的回声。不久琴声也在悠然神往的和弦中缄默。——此后是终局，热闹的音响中杂有大胆的碎和声（arpeggio）。

全集卷七十三：《皇帝协奏曲》（Concerto“Empereur”in E$^{\flat}$ maj．）[25]——滚滚长流的乐句，像瀑布一般，几乎与全乐队的和弦同时揭露了这件庄严的大作。一连串的碎和音，奔腾而下，停留在A$^{\#}$的转调上。浩荡的气势，雷霆万钧的力量，富丽的抒情成份，灿烂的荣光，把作者当时的勇敢、胸襟、怀抱、骚动[26]，全部宣泄了出来。谁听了这雄壮瑰丽的第一章不联想到《第三交响乐》里的crescendo？——由弦乐低低唱起的Adagio。庄严静穆，是一股宗教的情绪。而adagio与finale之间的过渡，尤令人惊叹。在终局的Rondo内，豪华与温情，英武与风流，又奇妙地融冶于一炉，完成了这部大

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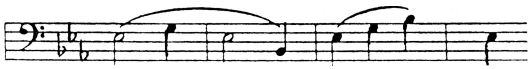
全集卷六十：《**D**大调提琴协奏曲》（Concerto pour Violonet Orchestre，in D maj.）第一章Adagio，开首一段柔媚的乐队合奏，令人想起《第四钢琴协奏曲》底开端。两个主题的对比内，一个C#音的出现，在当时曾引起非难。Larghetto的中段一个纯朴的主题唱着一支天真的歌，但奔放的热情不久替它展开了广大的场面，增加了表情的丰满。最后一章Rondo则是欢欣的驰骋，不时杂有柔情的倾诉。

五 交响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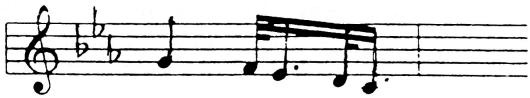
全集卷二十一：《第一交响乐》（in C mai．）[27]——年青的贝多芬在引子里就用了F的不和协弦，与成法背驰（照例这引子是应该肯定本曲的基调的）。虽在今日看来，全曲很简单，只有第三章的menuet及其三重奏部分较为特别；以allegro molto e vivace奏出来的menuet实际已等于Scherzo。但当时批评界觉得刺耳的，尤其是管乐器的运用大为推广。Timbale在莫扎特与罕顿，只用来产生节奏，贝多芬却用以加强戏剧情调。利用乐器个别的音色而强调它们的对比，可说是从此奠定的基业。

全集卷三十六：《第二交响乐》（in D maj.）[28]——制作本曲时，正是贝多芬初次的爱情失败，耳聋的痛苦开始严重地打击他的时候。然而作品的精力充溢饱满，全无颓丧之气。——引子比《第一交响乐》更有气魄：先由低音乐器演出的主题，逐渐上升，过渡到高音乐器，终于由整个乐队合奏。这种一步紧一步的手法，以后在《第九交响乐》底开端里简直达到超人的伟大。——Larghetto显示清明恬静、胸境宽广的意境。Scherzo描写兴奋的对话，一方面是弦乐器，一方面是管乐和敲击乐器。终局与Rondo相仿，但主题之骚乱，情调之激昂，是与通常流畅的Rondo大相径庭的。

全集卷五十五：《第三交响乐》（《英雄交响乐》，in E♭ maj．）[29]！——巨大的迷宫，深密的丛林，剧烈的对照，不但是音乐史上划时代的建筑，（回想一下罕顿和莫扎特罢，）亦且是空前绝后的史诗。可是当心啊，初步的听众多容易在无垠的原野中迷路！——控制全局的乐句，实在只是：



不问次要的乐句有多少，它的巍峨的影子始终矗立在天空。罗曼·罗兰把它当做一个生灵，一缕思想，一个意志，一种本能。因为我们不能把英雄的故事过于看得现实，这并非叙事或描写的音乐。拿破仑也罢，无名英雄也罢，实际只是一个因子，一个象征。真正的英雄还是贝多芬自己。第一章通篇是他双重灵魂的决斗，经过三大回合（第一章内的三大段）方始获得一个综合的结论：钟鼓齐鸣，号角长啸，狂热的群众曳着英雄欢呼。然而其间的经过是何等曲折：多少次的颠仆与多少次的奋起。（多少次的Crescendo！）这是浪与浪的冲击，巨人式的战斗！发展部分的庞大，是本曲最显著的特征，而这庞大与繁杂是适应作者当时的内心富藏的。——第二章，英雄死了！然而英雄的气息仍留在送葬者的行列间。谁不记得这幽怨而悒惶的主句：



当它在大调上时，凄凉之中还有清明之气，酷似古希腊的薤露歌。但回到小调上时，变得阴沉、凄厉、激昂，竟是莎士比亚式的悲怆与郁闷了。挽歌又发展成史诗的格局。最后，在pianissimo的结论中，呜咽的葬曲在痛苦的深渊内静默。——Scherzo开始时是远方隐约的波涛似的声音，继而渐渐宏大，继而又由朦胧的号角（通常的三重奏部分）吹出无限神秘的调子。——终局是以富有舞曲风味的主题作成的变体曲，仿佛是献给欢乐与自由的。但第一章的主句，英雄，重又露面，而死亡也重现了一次：可是胜利之局已定。剩下的只有光荣的结束了。

全集卷六十：《第四交响乐》（in B♭ maj.）[30]——是贝多芬和丹兰士·勃仑斯维克订婚的一年，诞生了这件可爱的、满是笑意的作品。引子从B♭小调转到大调，遥远的哀伤淡忘了。活泼而有飞纵跳跃之态的主句，由低音笛（basson）木笛（hautbois）与长笛（flûte）高雅的对白构成的副句，流利自在的“发展”，所传达的尽是快乐之情。一阵模糊的鼓声，把开朗的心情微微搅动了一下，但不久又回到主题上来，以强烈的欢乐结束。——至于Adagio的旋律，则是徐缓

的，和悦的，好似一叶扁舟在平静的水上滑过。而后是Menuet，保存着古称而加速了节拍。号角与木笛传达着缥缈的诗意。最后是Allegro ma non troppo，愉快的情调重复控制全局，好似突然露脸的阳光；强烈的生机与意志，在乐队中间作了最后一次爆发。——在这首热烈的歌曲里，贝多芬泄露了他爱情的欢欣。

全集卷六十七：《第五交响乐》（iu C min.）[31]——开首的Sol-sol-sol. mi♭是贝多芬特别爱好的乐旨，在《第五朔拿大》（全集卷九之一），《第三四重奏》（全集卷十八之三），《热情朔拿大》中，我们都曾见过它的轮廓。他曾对兴特勒说："命运便是这样地来叩门的。"（命运二字的俗称即渊源于此。）它统率着全部乐曲。渺小的人得凭着意志之力和它肉搏，——在运命连续呼召之下，回答的永远是幽咽的问号。人挣扎着，抱着一腔的希望和毅力。但运命的口吻愈来愈威严，可怜的造物似乎战败了，只有悲叹之声。——之后，残酷的现实暂时隐灭了一下，（Andante）从深远的梦境内传来一支和平的旋律。胜利的主题出现了三次。接着是行军的节奏，清楚而又坚定，扫荡了一切矛盾。希望抬头了，屈服的人恢复了自信。然而Scherzo使我们重新下地去面对阴影。运命再现。可是被粗野的舞曲与诙谐的Staccati和Pizziccati挡住。突然，一片黑暗，唯有隐约的鼓声，乐队延续奏着七度音程的和弦，然后迅速的crescendo唱起凯旋的调子。（这时已经到了终局。）运命虽再呼喊，（Scherzo的主题又出现了一下，）不过如恶梦的回忆，片刻即逝。胜利之歌再接再厉的响亮。意志之歌切实宣告了终篇。——在全部交响乐中，这是结构最谨严，部分最均衡，内容最凝练的一阕。批评家说："从未有人以这么少的材料表达过这么多的意思。"

全集卷六十八：《第六交响乐》（《田园交响乐》，in F maj.）[32]——这阕交响乐是献给自然的。原稿上写着："纪念乡居生活的田园交响乐，注重情操的表现而非绘画式的描写。"由此可见作者在本曲内并不想模仿外界，而是表现一组印象。——第一乐章Allegro，题为"下乡时快乐的印象"。在提琴上奏出的主句，轻快而天真，似乎从斯拉夫民歌上采来的。这个主题底冗长的"发展"，始终保持着深邃的平和，恬静的节奏，平稳的转调；全无次要乐曲的羼入。同样的乐旨和面目来回不已。这是一个人面对着一幅固定的图画悠然神往的印

象。——第二章Andante，“溪畔小景”，中音弦乐（第二小提琴，次高音提琴，两架大提琴，）象征着潺湲的流水，是“逝者如斯，往者如彼，而盈虚者未尝往也”的意境。林间传出夜莺（长笛表现）、鹌鹑（木笛表现）、杜鹃（clarinette表现）的啼声，合成一组三重奏。——第三章Scherzo，“乡人快乐的宴会”。先是三拍子的华尔兹，——乡村舞曲，继以二拍子的粗野的蒲雷舞（法国一种地方舞）。突然远处一种隐雷（低音弦乐），一阵静默……几道闪电（小提琴上短短的碎和音）。俄而是暴雨和霹雳一齐发作。然后雨散云收，青天随着C大调的上行音阶（还有笛音点缀）重新显现。——而后是第四章Allegretto“牧歌，雷雨之后的快慰与感激”。——一切重归宁谧：潮湿的草原上发出清香，牧人们歌唱，互相应答，整个乐曲在平和与喜悦的空气中告终。——贝多芬在此忘记了忧患，心上反映着自然界的甘美与闲适，抱着泛神的观念，颂赞着田野和农夫牧子。

全集卷九十二：《第七交响乐》（in A maj.）[33]——开首一大段引子，平静地，庄严地，气势是向上的，但是有节度的。多少的和弦似乎推动着作品前进。用长笛奏出的主题，展开了第一乐章的中心：Vivace。活跃的节奏控制着全曲，所有的音域，所有的乐器，都由它来支配。这儿分不出主句或副句；参加着奔腾飞舞的运动的，可说有上百的乐旨，也可说只有一个。——Allegretto却把我们突然带到另一个世界。基本主题和另一个忧郁的主题轮流出现，传出苦痛和失望之情。——然后是第三章，在戏剧化的Scherzo以后，紧接着美妙的三重奏，似乎均衡又恢复了一刹那。终局则是快乐的醉意，急促的节奏，再加一个粗犷的旋律，最后达于crescendo这紧张狂乱的高潮。——这支乐曲的特点是：一些单纯而显著的节奏产生出无数的乐旨；而其兴奋动乱的气氛，恰如瓦格纳所说的，有如“祭献舞神”的乐曲。

全集卷九十三：《第八交响乐》（in F maj.）[34]——在贝多芬的交响乐内，这是一支小型的作品，宣泄着兴高采烈的心情。短短的Allegro，纯是明快的喜悦、和谐而自在的游戏。——在Scherzo部分（第三章内），作者故意采用过时的menuet，来表现端庄娴雅的古典美。——到了终局的Allegro Vivace则通篇充满着笑声与平民的幽默。有人说，是“笑”产生这部作品的。我们在此可发见贝多芬的另一

副面目，像儿童一般，他作着音响的游戏。

全集卷一二五：《第九交响乐》（Choral Symphony，in D min.）[35]——《第八》之后十一年的作品，贝多芬把他过去在音乐方面的成就作了一个综合，同时走上了一条新路。——乐曲开始时（Allegro ma non troppo），La-mi的和音，好似从远方传来的呻吟，也好似从深渊中浮起来的神秘的形象，直到第十七节，才响亮地停留在D小调的基调上。而后是许多次要的乐旨，而后是本章的副句（B♭大调）……《第二》、《第五》、《第六》、《第七》、《第八》各交响乐里的原子，迅速地露了一下脸，回溯着他一生的经历，把贝多芬完全笼盖住的阴影，在作品中间移过。现实的命运重新出现在他脑海里。巨大而阴郁的画面上，只有若干简短的插曲映入些微光明。——第二章Molto Vivace，实在便是Scherzo。句读分明的节奏，在《弥撒祭乐》和《斐但丽奥序曲》内都曾应用过，表示欢畅的喜悦。在中段，clarinette与hautbois引进一支细腻的牧歌，慢慢地传递给整个的乐队，使全章都蒙上明亮的色彩。——第三章Adagio似乎使心灵远离了一下现实。短短的引子只是一个梦。接着便是庄严的旋律，虔诚的祷告逐渐感染了热诚与平和的情调。另一旋律又出现了，凄凉的，惆怅的。然后远处吹起号角，令你想起人生的战斗。可是热诚与平和未曾消灭，最后几节的pianissimo把我们留在甘美的凝想中。——但幻梦终于像水泡似的隐灭了，终局最初七节的Presto又卷起激情与冲突的漩涡。全曲的原素一个一个再现，全溶解在此最后一章内[36]。从此起，贝多芬在调整你的情绪，准备接受随后的合唱了。大提琴为首，渐渐领着全乐队唱起美妙精纯的乐句，铺陈了很久；于是犷野的引子又领出那句吟诵体，但如今非复最低音提琴，而是男中音的歌唱了："噢，朋友，毋须这些声音，且来听更美更愉快的歌声"。（这是贝多芬自作的歌词，不在席勒原作之内。）——接着，乐队与合唱同时唱起《欢乐颂歌》的"欢乐，神明底美丽的火花，天国底女儿……"——每节诗在合唱之前，先由乐队传出诗的意境。合唱是由四个独唱员和四部男女合唱组成的。欢乐的节会由远而近，然后大众唱着："拥抱啊，千千万万的生灵……"当乐曲终了之时，乐器的演奏者和歌唱员赛似两条巨大的河流，汇合成一片音响的海。——在贝多芬的意念中，欢乐是神明在人间的化身，它的使命是

把习俗和刀剑分隔的人群重行结合。它的口号是友谊与博爱。它的象征是酒，是予人精力的旨酒。由于欢乐，我们方始成为不朽。所以要对天上的神明致敬，对使我们入于更苦之域的痛苦致敬。在分裂的世界之上，——一个以爱为本的神。在分裂的人群之中，欢乐是唯一的现实。爱与欢乐合为一体。这是柏拉图式的又是基督教式的爱。——除此以外，席勒的《欢乐颂歌》，在十九世纪初期对青年界有着特殊的影响。（贝多芬属意于此诗篇，前后共有二十年之久。）第一是诗中的民主与共和色彩在德国自由思想者的心目中，无殊《马赛歌》之于法国人。无疑的，这也是贝多芬的感应之一。其次，席勒诗中颂扬着欢乐，友爱，夫妇之爱，都是贝多芬一生渴望而未能实现的，所以尤有共鸣作用。——最后，我们更当注意，贝多芬在此把字句放在次要地位；他的用意是要使器乐和人声打成一片，——而这人声既是他的，又是我们大众的，——使音乐从此和我们的心融和为一，好似血肉一般不可分离。

六 宗教音乐

全集卷一二三：《**D**调弥撒祭乐》（Missa Solemnis，in D）——这件作品始于一八一七，成于一八二三。当初是为奥皇太子洛道夫兼任大主教的典礼写的，结果非但失去了时效，作品的重要也远远地超过了酬应的性质。贝多芬自己说这是他一生最完满的作品。——以他的宗教观而论，虽然生长在基督旧教的家庭里，他的信念可不完全合于基督教义。他心目之中的上帝是富有人间气息的。他相信精神不死须要凭着战斗、受苦与创造，和纯以皈依、服从、忏悔为主的基督教哲学相去甚远。在这一点上他与米开朗琪罗有些相似。他把人间与教会的篱垣撤去了，他要证明“音乐是比一切智慧与哲学更高的启示”。在写作这件作品时，他又说：“从我的心里流出来，流到大众的心里。”

全曲依照弥撒祭典礼的程序[37]，分成五大颂曲：（一）吾主怜我（Kyrie）；（二）荣耀归主（Gloria）；（三）我信我主（Gredo）；（四）圣哉圣哉（Sanctus）；（五）神之羔羊（Agnus Dei）[38]。——第一部以热诚的祈祷开始，继以andante奏出“怜我怜我”的悲欢之声，对基督的呼吁，在各部合唱上轮流唱出。（五大部

每部皆如朔拿大式分成数章，兹不详解。）——第二部表示人类俯伏卑恭，颂赞上帝，歌颂主荣，感谢恩赐。——第三部，贝多芬流露出独有的口吻了。开始时的庄严巨大的主题，表现他坚决的信心。结实的节奏，特殊的色彩，trompette的运用，作者把全部乐器的机能用来证实他的意念。他的神是胜利的英雄，是半世纪后尼采所宣扬的“力”的神。贝多芬在耶稣的苦难上发见了他自身的苦难。在受难、下葬等壮烈悲哀的曲调以后，接着是复活的呼声，英雄的神明胜利了！——第四部，贝多芬参见了神明，从天国回到人间，散布一片温柔的情绪。然后如《第九交响乐》一般，是欢乐与轻快底爆发。紧接着祈祷，苍茫的，神秘的。虔诚的信徒匍匐着，已经蒙到主的眷顾。——第五部，他又代表着遭劫的人类祈求着“神之羔羊”，祈求“内的和平与外的和平”，像他自己所说。

七 其他

全集卷一三八之三：《雷奥诺前奏曲第三》（Ouverture de Leonore，no.3）[39]〔本事〕脚本出于一极平庸的作家，贝多芬所根据的乃是原作的德译本。事述西班牙人弗洛雷斯当向法官唐·法尔南控告毕萨尔之罪，而反被诬陷，蒙冤下狱。弗妻雷奥诺化名斐但丽奥（西班牙文，意为忠贞）入狱救援，终获释放。故此剧初演时，戏名下另加小标题：“一名夫妇之爱”。——序曲开始时（Adagio），为弗洛雷斯当忧伤的怨叹。继而引入Allegro。在trompette宣告释放的信号（法官登场一场）之后，雷奥诺与弗洛雷斯当先后表示希望、感激、快慰等各阶段的情绪。结束一节，尤暗示全剧明快的空气。

在贝多芬之前，格吕克与莫扎特，固已在序曲与歌剧之间建立密切的关系；但把戏剧的性格，发展的路线归纳起来，而把序曲构成交响乐式的作品，确从《雷奥诺》开始。以后韦白，舒芒，瓦格纳等在歌剧方面，列兹在交响诗方面，皆受到极大的影响，称《雷奥诺》为“近世抒情剧之父”。它在乐剧史上的重要，正不下于《第五交响乐》之于交响乐史。

附录：

（一）贝多芬另有两支迄今知名的前奏曲：一是《高里奥朗前奏

曲》（Ouverture de Coriolan）[40]把两个主题作成强有力的对比：一方面是母亲的哀求，一方面是儿子的固执。同时描写这顽强的英雄在内心的争斗。——另一支是《哀格蒙前奏曲》（Ouverture d'Egmont）[41]描写一个英雄与一个民族为自由而争战、而高歌胜利。

（二）在贝多芬所作的声乐内，当以歌（Lied）为最著名。如《悲哀底快感》，传达亲切深刻的诗意；如《吻》充满着幽默；如《鹌鹑之歌》，纯是写景之作。——至于《弥侬》（歌德原作）底热烈的情调，尤与诗人原作吻合。此外尚有《致久别的爱人》（全集卷九十八），四部合唱的《挽歌》（全集卷一一八），与以歌德的诗谱成的《平静的海》与《快乐的旅行》等，均为知名之作。

一九四二年作

---

[1]这一点，我们毋须为他隐讳。传记里说他终生童贞的话是靠不住的，罗曼·罗兰自己就修正过。贝多芬一八一六年的日记内就有过性关系的记载。

[2]一八〇〇年语。

[3]在他致阿芒达牧师信内，有两句话便是诬蔑一个对他永远忠诚的朋友的。——参看书信集。

[4]这是邱尼的记载。——这一段希望读者，尤其是音乐青年，作为座右铭。

[5]以上都见邱尼记载。

[6]罗曼·罗兰语。

[7]注意：此处所谓上帝系指十八世纪泛神论中的上帝。

[8]全集卷九之三的三重奏底Allegro，全集卷十八之四的四重奏底第一章，及《悲怆朔拿大》等。

[9]以上引罗曼·罗兰语。

[10]莫希尔斯说他少年时在音乐院里私下问同学借抄贝多芬的《悲怆朔拿大》，因为教师是绝对禁止“这种狂妄的作品”的。

[11]近代法国音乐史家。

[12]按此字在意大利语中意为joke，贝多芬原有粗犷的滑稽气氛，故在此体中的表现尤为酣畅淋漓。

[13]但庞大的程度最多不过六十八人：弦乐器五十四人，管乐、铜乐、敲击乐器十四人。这是从贝多芬手稿上——现存柏林国家图书馆——录下的数目。现代乐队演奏他的作品时，人数往往远过于此，致为批评家诟病。桑太伏阿纳有言：“扩大乐队并不使作品增加伟大。”

[14]以《第五交响乐》为例，Andante里有一段，basson占着领导地位。在Allegro内有一段，大提琴与doublebasse又当着主要角色。素不被重视的鼓，在此

交响乐内的作用，尤为人所共知。

[15]大概是把第三交响乐以前的作品列为第一期，钢琴朔拿大至全集卷二十二为止，两部朔拿大至全集三十为止。第三至第八交响乐被列入第二期，又称为贝多芬盛年期，钢琴朔拿大至全集卷九十为止。全集卷一百以后至贝多芬死的作品为末期。

[16]十余年前国内就流行着一种浅薄的传说，说这曲朔拿大是即兴之作，而且在小说式的故事中组成的。这完全是荒诞不经之说。贝多芬作此曲时绝非出于即兴，而是经过苦心的经营而成。这有他遗下的稿本为证。

[17]通常称为田园曲的朔拿大，是全集卷十四；但那是除了一段乡妇的舞蹈以外，实在并无旁的田园气息。

[18]作曲年代是一八一八，贝多芬正为了侄儿的事弄得焦头烂额。

[19]法国现代政治家兼音乐批评家。

[20]克莱采为法国人，为王家教堂提琴手。曾随军至维也纳与贝多芬相遇。贝多芬遇之甚善，以此曲题赠。但克氏始终不愿演奏，因他的音乐观念迂腐守旧，根本不了解贝多芬。

[21]尤其是艺术上的孤独，连亲近的友人都不了解他了……

[22]侄子的不长进。

[23]未完成的稿本不计在内。

[24]第四协奏曲，一八〇六年作。

[25]第五协奏曲，一八〇九年作。皇帝二字为后人所加的俗称。

[26]一八〇九为拿破仑攻入维也纳之年。

[27]初次演奏：一八〇〇年四月二日。

[28]一八〇二作。一八〇三年四月演奏。

[29]一八〇二——一八〇四年间作。

[30]一八〇六年作。

[31]俗称《命运交响乐》。一八〇五——一八〇八年间作。

[32]一八〇七——一八〇八年间作。

[33]一八一二年作。

[34]一八一二年作。

[35]一八二三年完成。

[36]先是第一章的神秘的影子，继而是Scherzo的主题，Adagio的乐旨，但都被doublebasse上吟诵体的问句阻住去路。

[37]按弥撒祭歌唱的词句，皆有经文——拉丁文的——规定，任何人不能更易一字。各段文字大同小异，而节目繁多，谱为音乐时部门尤为庞杂。凡不解经典及不知典礼的人较难领会。

[38]全曲以四部独唱与管弦乐队及大风琴演出。乐队的构成如下：2 flûtes；2 hautbois；2 charinettes；2 bassons；1 contrebasse； 4 cors（horns）；2 trompettes；2 trombones； timbale外加弦乐五重奏，人数之少非今人想象所

及。

[39]贝多芬完全的歌剧只此一出。但从一八〇三起到他死为止，二十四年间他一直断断续续地为这件作品花费着心血。一八〇五年十一月初次在维也纳上演时，剧名叫做《斐但丽奥》，演出的结果很坏。一八〇六年三月，经过修改后，换了雷奥诺的名字再度出演，仍未获得成功。一八一四年五月，又经一次大修改，仍用《斐但丽奥》之名上演。从此，本剧才算正式被列入剧院的戏目里。但一八二七年，贝多芬去世前数星期，还对朋友说他有一部《斐但丽奥》的手稿压在纸堆下。可知他在一八一四以后仍在修改。现存的《斐但丽奥》，共只二幕，为一八一四稿本，目前戏院已不常贴演。在音乐会中不时可以听到的，只是片段的歌唱。至今仍为世人熟知的，乃是它的前奏曲。——因为名字屡次更易，故序曲与歌剧之名今日已不统一。普通于前奏曲多称《雷奥诺》，于歌剧多称《斐但丽奥》；但亦不一定如此。再本剧前奏曲共有四支，以后贝多芬每改一次，即另作一次序曲。至今最著名的为第三序曲。

[40]全集卷六十二。根据莎士比亚的本事，述一罗马英雄名高里奥朗者，因不得民众欢心，愤而率领异族攻略罗马，及抵城下，母妻遮道泣谏，卒以罢兵。

[41]全集卷八十五。根据歌德的悲剧，述十六世纪荷兰贵族哀格蒙伯爵，领导民众反抗西班牙统治之史实。

米开朗琪罗传

罗曼·罗兰

译者弁言

本书之前，有《贝多芬传》；本书之后，有《托尔斯泰传》：合起来便是罗曼·罗兰底不朽的“巨人三传”。移译本书的意念是和移译《贝多芬传》的意念一致的，在此不必多说。在一部不朽的原作之前，冠上不伦的序文是件亵渎的行为。因此，我只申说下列几点：

一、本书是依据原本第十一版全译的。但附录底米氏诗选因其为意大利文原文（译者无能），且在本文中已引用甚多，故擅为删去。

二、附录之后尚有详细参考书目（英、德、美、意四国书目，）因非目下国内读书界需要，故亦从略。

三、原文注解除删去最不重要的十余则外，余皆全译，所以示西人治学之严，为我人作一榜样耳。

一九三四年一月五日

原序

在翡冷翠底国家美术馆中，有一座为米开朗琪罗称为《胜利者》的白石雕像。这是一个裸露的青年，生成美丽的躯体，低低的额上垂覆着卷曲的头发。昂昂地站着，他的膝盖踞曲在一个胡髭满面的囚人背上，囚人蜷伏着，头伸向前面，如一匹牛。可是胜利者并不注视他。即在他的拳头将要击下去的一刹那，他停住了，满是沈郁之感的嘴巴，和犹豫的目光转向别处去了，手臂折转去向着肩头：身子往后仰着；他不再要胜利，胜利使他厌恶，他已征服了，但亦被征服了。

这幅英雄的惶惑之象，这个折了翅翼的胜利之神，在米开朗琪罗全部作品中是永留在工作室中的唯一的作品，以后，但尼哀·特·伏尔丹想把它安置在米氏墓上。——它即是米开朗琪罗自己，即是他全生涯底象征。

痛苦是无穷的，它具有种种形式。有时，它是由于物质底凌虐，如灾难，疾病，命运底褊枉，人类底恶意。有时，它即蕴藏在人底内心。在这种情境中的痛苦，是同样的可悯，同样的无可挽救；因为人不能自己选择他的人生，人既不要求生，也不要求成为他所成为的样子。

米开朗琪罗底痛苦，即是这后一种。他有力强，他生来便是为战斗为征服的人；而且他居然征服了。——可是，他不要胜利。他所要的并不在此。——真是哈姆雷特式的悲剧呀！赋有英雄的天才而没有实现的意志；赋有专断的热情，而并无奋激的愿望：这是多么悲痛的矛盾！

人们可不要以为我们在许多别的伟大之外，在此更发见一桩伟大！我们永远不会说是因为一个人太伟大了，世界于他才显得不够。精神底烦闷并非伟大底一种标识。即在一般伟大的人物，缺少生灵与万物之间，生命与生命律令之间底和谐并不算是伟大：却是一桩弱点。——为何要隐蔽这弱点呢？最弱的人难道是最不值得人家爱恋吗？——他正是更值得爱恋，因为他对于爱的需求更为迫切。我绝不

会造成不可几及的英雄范型。我恨那懦怯的理想主义，它只教人不去注视人生底苦难和心灵底弱点。我们当和太容易被梦想与甘言所欺骗的民众说：英雄的谎言只是懦怯的表现。世界上只有一种英雄主义：便是注视世界底真面目——并且爱世界。

我在此所要叙述的悲剧，是一种与生俱来的痛苦，从生命底核心中发出的，它毫无间歇地侵蚀生命，直到把生命完全毁灭为止。这是巨大的人类中最显著的代表之一，一千九百余年来，我们的西方充塞着他的痛苦与信仰底呼声，——这代表便是基督徒。

将来，有一天，在多少世纪底终极，——（如果我们尘世的事迹还能保存于人类记忆中的话）——会有一天，那些生存的人们，对于这个消逝的种族，会倚凭在他们堕落的深渊旁边，好似但丁俯在Malebolge之旁那样，充满着惊叹、厌恶与怜悯。

但对于这种又惊又佩又恶又怜的感觉，谁还能比我们感到更真切呢？因为我们自幼便渗透这些悲痛的情操，便看到最亲爱的人们相斗，我们一向识得这基督教悲观主义底苦涩而又醉人的味道，我们曾在怀疑踌躇的辰光，费了多少力量，才止住自己不致和多少旁人一样堕入虚无的幻象中去。

神呀！永恒的生呀！这是一般在此世无法生存的人们底荫庇！信仰，往往只是对于人生对于前途的不信仰，只是对于自己的不信仰，只是缺乏勇气与欢乐！……啊！信仰！你的苦痛的胜利，是由多少的失败造成的呢！

基督徒们，为了这，我才爱你们，为你们抱憾。我为你们怨叹，我也叹赏你们的悲愁。你们使世界变得凄惨，又把它装点得更美。当你的痛苦消灭的时候，世界将更加枯索了。在这满着卑怯之徒的时代，——在苦痛前面发抖，大声疾呼地要求他们的幸福，而这幸福往往便是别人底灾难，——“我们应当敢于正视痛苦，尊敬痛苦！欢乐固然值得颂赞，痛苦亦何尝不值得颂赞！这两位是姊妹，而且都是圣者。她们锻炼人类开展伟大的心魂。她们是力，是生，是神。凡是不能兼爱欢乐与痛苦的人，便是既不爱欢乐，亦不爱痛苦。凡能体味她们的，方懂得人生底价值和离开人生时底甜蜜。”

罗曼·罗兰

米开朗琪罗

这是一个翡冷翠城中的中产者，——

——那里，满是阴沉的宫殿，矗立着崇高的塔尖如长矛一般，柔和而又枯索的山岗细腻地映在天际，岗上摇曳着杉树底圆盖形的峰巅，和闪闪作银色，波动如水浪似的橄榄林；

——那里，一切都讲究极端的典雅，洛朗·特·梅迭西斯底讥讽的脸相，玛几阿凡底阔大的嘴巴，波提切利画上的黄发，贫血的维纳斯，都会合在一起；

——那里，充满着热狂，骄傲，神经质的气息，易于沉溺在一切盲目的信仰中，受着一切宗教的和社会的狂潮耸动，在那里，个个人是自由的，个个人是专制的，在那里，生活是那么舒适，可是那里的人生无异是地狱；

——那里，居民是聪慧的，顽固的，热情的，易怒的，口舌如钢一般尖利，心情是那么多疑，互相试探，互相嫉忌，互相吞噬；

——那里，容留不下莱渥那·达·芬奇般的自由思想者，那里，波提切利只能如一个苏格兰底清教徒般在幻想的神秘主义中终其天年，那里，萨伏那洛尔（Savonarole）受了一般坏人的利用，举火焚烧艺术品，使他的僧徒们在火旁舞蹈——三年之后，这火又死灰复燃地烧死了他自己。

在这个时代底这个城市中，他是他们的狂热底对象。

“自然，他对于他的同胞们没有丝毫温婉之情，他的豪迈宏伟的天才蔑视他们小组的艺术，矫饰的精神，平凡的写实主义，他们的感伤情调与病态的精微玄妙。他对待他们的态度很严酷；但他爱他们。他对于他的国家，并无达·芬奇般的微笑的淡漠。远离了翡冷翠，便要为怀乡病所苦”[1]。

一生想尽方法要住在翡冷翠，在战争底悲惨的时期中，他留在翡

冷翠；他要“至少死后能回到翡冷翠，既然生时是不可能。”[2]

因为他是翡冷翠底旧家，故他对于自己的血统与种族非常自傲[3]。甚至比对于他的天才更加自傲。他不答应人家当他艺术家看待：

“我不是雕塑家米开朗琪罗……我是米开朗琪罗·鲍那洛蒂（Michelagniolo Buonarroti）……”[4]

他精神上便是一个贵族，而且具有一切阶级底偏见。他甚至说：“修炼艺术的，当是贵族而非平民。”[5]

他对于家族抱有宗教般的，古代的，几乎是野蛮的观念。他为它牺牲一切，而且要别人和他一样牺牲。他将，如他所说的，“为了它而卖掉自己，如奴隶一般。”[6]在这方面，为了些微的事情，他会激动感情。他轻蔑他的兄弟们，的确他们也应该受他轻蔑。他轻蔑他的侄子，——他的承继人。但对于他的侄子和兄弟们，他仍尊敬他们代表世系的身份。这种言语在他的信札中屡见不鲜：

“我们的世系……维持我们的世系……不要令我们的血统中断……”

凡是这强悍的种族底一切迷信，一切盲从，他都全备。这些仿佛是一个泥团，（有如上帝捏造人类的泥团，）米开朗琪罗即是在这个泥团中形成的。但在这个泥团中却涌跃出澄清一切的成份：天才。

“不相信天才，不知天才为何物的人，请看一看米开朗琪罗罢！从没有人这样地为天才所拘囚的了。这天才底气质似乎和他的气质完全不同；这是一个征服者投入他的怀中而把他制服了。他的意志简直是一无所能；甚至可说他的精神与他的心也是一无所能。这是一种狂乱的爆发，一种骇人的生命，为他太弱的肉体与灵魂所不能胜任的。

“他在继续不断的兴奋中过生活。他的过分的力量使他感到痛苦，这痛苦逼迫他行动，不息地行动，一小时也不得休息。”

他写道：“我为了工作而筋疲力尽，从没有一个人像我这样地工作过，我除了夜以继日的工作之外，什么都不想。”

这种病态的需要活动不特使他的业务天天积聚起来，不特使他接受他所不能实行的工作，而且也使他堕入偏执的僻性中去。他要雕琢整个的山头。当他要建造什么纪念物时，他会费掉几年的光阴到石厂中去挑选石块，建筑搬运石块的大路；他要成为一切：工程师，手工

人，斫石工人；他要独自个干完一切；建造宫邸，教堂，由他一个人来。这是一种判罚苦役底生活。他甚至不愿分出时间去饮食睡眠。在他的信札内，随处看得到同样可怜的语句：

“我几乎没有用餐的时间……我没有时间吃东西……十二年以来，我的肉体被疲倦所毁坏了，我缺乏一切必需品……我没有一个铜子，我是裸体了，我感受无数的痛苦……我在悲惨与痛苦中讨生活……我和患难争斗……”[7]

这患难其实是虚幻的。米开朗琪罗是富有的；他拚命使自己富有，十分富有[8]。但富有对于他有何用处？他如一个穷人一样生活，被劳作束缚着好似一匹马被磨轮底轴子系住一般。没有人会懂得他如此自苦的原因。没有人能懂得他为何不能自主地使自己受苦，也没有人能懂得他的自苦对于他实是一种需要。即是脾气和他极相似的父亲也埋怨他：

“你的弟弟告诉我，你生活得十分节省，甚至节省到悲惨的程度：节省是好的；但悲惨是坏的；这是使神和人都为之不悦的恶行；它会妨害你的灵魂与肉体。只要你还年青，这还可以；但当你渐渐衰老的时光，这悲惨的坏生活所能产生的疾病与残废，全都会显现。应当避免悲惨，中庸地生活，当心不要缺乏必需的营养，留意自己不要劳作过度……”[9]

但什么劝告也不起影响。他从不肯把自己的生活安排得更合人性些。他只以极少的面包与酒来支持他的生命。他只睡几小时。当他在蒲洛涅（Bologne）进行于勒二世底铜像时，他和他的三个助手睡在一张床上，因为他只有一张床而又不愿添置[10]。他睡时衣服也不脱，皮靴也不卸。有一次，腿肿起来了，他不得不割破靴子；在脱下靴子的时候，腿皮也随着剥下来了。

这种骇人的卫生，果如他的父亲所预料，使他老是患病。在他的信札中，人们可以看出他生过十四或十五次大病[11]。他好几次发热，几乎要死去。他眼睛有病，牙齿有病，头痛，心病[12]。他常为神经痛所苦，尤其当他睡眠的时候，睡眠对于他竟是一种苦楚。他很早便老了。四十二岁，他已感到衰老[13]。四十八岁时，他说他工作一天必得要休息四天[14]。他又固执着不肯请任何医生诊治。

他的精神所受到这苦役生活底影响，比他的肉体更甚。悲观主义

侵蚀他。这于他是一种遗传病。青年时，他费尽心机去安慰他的父亲，因为他有时为狂乱的苦痛纠缠着[15]。可是米开朗琪罗底病比他所照顾的人感染更深。这没有休止的活动，累人的疲劳，使他多疑的精神陷入种种迷乱状态。他猜疑他的敌人，他猜疑他的朋友[16]。他猜疑他的家族，他的兄弟，他的嗣子，他猜疑他们不耐烦地等待他的死。

一切使他不安[17]；他的家族也嘲笑这永远的不安[18]。他如自己所说的一般，在“一种悲哀的或竟是癫狂的状态”中过生活[19]。痛苦久了，他竟嗜好有痛苦，他在其中觅得一种悲苦的乐趣：

“愈使我受苦的我愈欢喜。”[20]

对于他，一切都成为痛苦底题目，——甚至爱[21]，甚至善[22]。

“我的欢乐是悲哀”。[23]

没有一个人比他更不接近欢乐而更倾向于痛苦的了。他在无垠的宇宙中所见到的所感到的只有它。世界上全部的悲观主义都包含在这绝望的呼声，这极端褊枉的语句中。

“千万的欢乐不值一单独的苦恼！……”[24]

“他的猛烈的力量，Condivi说，把他和人群几乎完全隔离了。”

他是孤独的。——他恨人；他亦被人恨。他爱人；他不被人爱。人们对他又是钦佩，又是畏惧。晚年，他令人发生一种宗教般的尊敬。他威临着他的时代。那时，他稍微镇静了些。他从高处看人，人们从低处看他。他从没有休息，也从没有最微贱的生灵所能享受的温柔——即在一生能有一分钟的时间在别人底爱抚中睡眠。妇人底爱情于他是无缘的。在这荒漠的天空，只有Vittoria Colonna底冷静而纯洁的友谊，如明星一般照耀了一刹那。周围尽是黑夜，他的思想如流星一般在黑暗中剧烈旋转，他的意念与幻梦在其中回荡。贝多芬却从没有这种情境。因为这黑夜即在米开朗琪罗自己的心中。贝多芬底忧郁是人类底过失；他天性是快乐的，他希望快乐。米开朗琪罗却是内心忧郁，这忧郁令人害怕，一切的人本能地逃避他。他在周围造成一片空虚。

这还算不得什么。最坏的并非是成为孤独，却是对自己亦孤独了，和自己也不能生活，不能为自己底主宰，而且否认自己，与自己

斗争，毁坏自己。他的心魂永远在欺妄他的天才。人们时常说起他有一种“反对自己的”宿命，使他不能实现他任何伟大的计划。这宿命便是他自己。他的不幸底关键足以解释他一生底悲剧——而为人们所最少看到或不敢去看的关键，——只是缺乏意志和禀性懦怯。

在艺术上，政治上，在他一切行动和一切思想上，他都是优柔寡断的。在两件作品，两项计划，两个部分中间，他不能选择。关于于勒二世（Jules II）底纪念建筑，圣洛伦佐底屋面，梅迭西斯底坟墓等等的历史都足证明他这种犹豫。他开始，开始，却不能有何结果。他要，他又不要。他才选定，他已开始怀疑。在他生命终了的时光，他什么也没有完成：他厌弃一切。人家说他的工作是强迫的；人家把朝三暮四，计划无定之责，加在他的委托人身上。其实如果他决定拒绝的话，他的主使人正无法强迫他呢。可是他不敢拒绝。

他是弱者。他在种种方面都是弱者，为了德性和为了胆怯。他是心地怯弱的。他为了种种思虑而苦闷，在一个性格坚强的人，这一切思虑全都可以丢开的。因为他把责任心夸大之故，便自以为不得不去干那最平庸的工作，为任何匠人可以比他做得更好的工作[25]。他既不能履行他的义务，也不能把它忘掉[26]。

他为了谨慎与恐惧而变得怯弱。为于勒二世所称为“可怕的人”，同样可被伐萨利称做“谨慎者”，——“使任何人，甚至使教皇也害怕的”[27]人会害怕一切。他在公爵权贵面前是怯弱的，——可是他又最瞧不起在公爵权贵面前显得怯弱的人，他把他们叫做“公爵们底荷重的驴子”[28]。——他要躲避教皇；他却留着，他服从教皇[29]。他容忍他的主人们底蛮横无理的信，他恭敬地答复他们[30]。有时，他反抗起来，他骄傲地说话；——但他永远让步。直到死，他努力挣扎，可没有力量奋斗。教皇克莱芒七世（Clément VII）——和一般的意见相反——在所有的教皇中是对他最慈和的人，他认识他的弱点；他也怜悯他[31]。

他的全部的尊严会在爱情前面丧失。他在坏蛋前面显得十分卑怯。他把一个可爱的但是平庸的人，如Tommaso de'Cavalieri当做一个了不得的天才[32]。

至少，爱情使他这些弱点显得动人。当他为了恐惧之故而显得怯弱时，这怯弱只是——人们不敢说是可耻的——病苦得可怜的表现。

他突然陷入神志错乱的恐怖中。于是他逃了，他被恐怖逼得在意大利各处奔窜。一四九四年，为了某种幻象，吓得逃出翡冷翠。一五二九年，翡冷翠被围，负有守城之责的他，又逃亡了。他一直逃到威尼斯。几乎要逃到法国去。以后他对于这件事情觉得可耻，他重新回到被围的城里，尽他的责任，直到围城终了。但当翡冷翠陷落，严行流戍放逐，雷厉风行之时，他又是多么怯弱而发抖！他甚至去恭维法官Valori，那个把他的朋友，高贵的Battista della Palla处死的法官。可怜啊！他甚至弃绝他的友人，翡冷翠底流戍者[33]。

他怕。他对于他的恐怖感到极度的羞耻。他瞧不起自己。他憎厌自己以致病倒了。他要死。人家也以为他快死了[34]。

但他不能死。他内心有一种癫狂的求生的力量，这力量每天会苏醒，求生，为的要继续受苦。——他如果能不活动呢？但他不能如此。他不能不有所行动。他行动。他应得要行动。——他自己行动么？——他是被动！他是卷入他的癫痫的热情与矛盾中，好似但丁底狱囚一般。

他应得要受苦啊！

“使我苦恼罢！苦恼！在我过去，没有一天是属于我的！”[35]

他向神发出这绝望的呼号：

“神哟！神哟！谁还能比我自己更透入我自己？”[36]

如果他渴望死，那是因为他认为死是这可怕的奴隶生活底终极之故。他讲起已死的人时真是多么艳羡！

“你们不必再恐惧生命底嬗变和欲念底转换……后来的时间不再对你们有何强暴的行为了；必需与偶然不再驱使你们……言念及此，能不令我艳羡？”[37]

“死！不再存在！不再是自己！逃出万物底桎梏！逃出自己的幻想！”

“啊！使我，使我不再回复我自己！”[38]

他的烦躁的目光还在京都博物馆中注视我们，在痛苦的脸上，我更听到这悲怆的呼声[39]。

他是中等的身材，肩头很宽，骨骼与肌肉突出很厉害。因为劳作过度，身体变了形，走路时，头往上仰着，背伛偻着，腹部突向前

面。这便是画家Francois de Hollande底肖像中的形象：那是站立着的侧影，穿着黑衣服；肩上披着一件罗马式大氅；头上缠着布巾；布巾之上覆着一顶软帽[40]。

头颅是圆的，额角是方的，满着皱痕，显得十分宽大。黑色的头发乱蓬蓬地虬结着。眼睛很小，又悲哀，又强烈，光彩时时在变化，或是黄的或是蓝的。鼻子很宽很直，中间隆起，曾被Torrigiani底拳头击破[41]。从鼻孔到口角有很深的皱痕，嘴巴生得很细腻，下唇稍稍前突。鬓毛稀薄，牧神般的胡须簇拥着两片颧骨前突的面颊。

全部脸相上笼罩着悲哀与犹豫的神情，这确是诗人Tasse时代底面目，表现着不安的，被怀疑所侵蚀的痕迹。凄惨的目光引起人们底同情。

同情，我们不要和他斤斤较量了罢。他一生所希望而没有获到的这爱情，我们给了他罢。他尝到一个人可能受到的一切苦难。他目击他的故乡沦陷。他目击意大利沦于野蛮民族之手。他目击自由之消灭。他眼见他所爱的人一个一个地逝世。他眼见艺术上的光明，一颗一颗地熄灭。

在这黑夜将临的时光，他孤独地留在最后。在死的门前，当他回首瞻望的时候，他不能说他已做了他所应做与能做的事以自安慰。他的一生于他显得是白费的。一生没有欢乐也是徒然。他也徒然把他的一生为艺术底偶像牺牲了[42]。

没有一天快乐，没有一天享受到真正的人生，九十年间的巨大的劳作，竟不能实现他梦想的计划于万一。他认为最重要的作品没有一件是完成的。运命嘲弄他，使这位雕塑家[43]有始有终地完成的事业，只是他所不愿意的绘画。在那些使他骄傲使他苦恼的大工程中，有些——（如《比萨之战》底图稿，于勒二世底铜像——在他生时便毁掉了，有些——（于勒二世底坟墓，梅迭西斯底家庙）——是可怜地流产了：现在我们所看到的只是他的思想底速写而已。

雕塑家Ghiberti在他的注解中讲述一桩故事，说德国Anjon公爵底一个镂银匠，具有可和“希腊古雕塑家相匹敌”的手腕，暮年时眼见他灌注全生命的一件作品毁掉了。——“于是他看到他的一切疲劳都是枉费；他跪着喊道：‘哟吾主，天地底主宰，不要再使我迷失，不要让我再去跟从除你以外的人；可怜我罢！’立刻，他把所有的财产分给了

穷人，退隐到深山中去，死了……”

如这个可怜的德国镂银家一样，米开朗琪罗到了暮年，悲苦地看着他的一生，他的努力都是枉费，他的作品未完的未完，毁掉的毁掉。

于是，他告退了。文艺复兴睥睨一切的光芒，宇宙底自由的至高至上的心魂，和他一起遁入“这神明的爱情中，他在十字架上张开着臂抱迎接我们”。

“颂赞欢乐”底丰满的呼声，没有嘶喊出来。于他直到最后的一呼吸永远是“痛苦底颂赞”，“解放一切的死底颂赞”。他整个地战败了。

这便是世界底战胜者之一。我们，享受他的天才底结晶品时，和享受我们祖先底功绩一般，再也想不起他所流的鲜血。

我愿把这血渗在大家眼前，我愿举起英雄们底红旗在我们的头上飘扬。

---

[1]“我不时堕入深切的悲苦中，好似那些远离家庭的人一样。”（见罗马，一四九七年八月十九日书）

[2]“死之于我，显得那么可爱；因为它可以使我获得生前所不能得到的幸福：即回到我的故乡。”

[3]Buonarroti Simoni裔出Settignano，在翡冷翠地方志上自十二世纪起即已有过记载。米开朗琪罗当然知道这一点。“我们是中产阶级，是最高贵的世裔。”（一五四六年十二月致他的侄子Lionardo书）——他不赞成他的侄子要变得更高贵的思念：“这决非是自尊的表示。大家知道我们是翡冷翠最老最高贵的世家。”（一五四九年二月）——他试着要重振他的门第，教他的家族恢复他的旧姓Simoni，在翡冷翠创立一族庄；但他老是被他兄弟们底平庸所沮丧。他想起他的弟兄中有一个（Gismondo）还推车度日，如乡下人一般地生活着，他不禁要脸红。——一五二〇年，Alessandro de Canossa伯爵写信给他，说在伯爵底家谱上查出他们原是亲戚的证据。这消息是假的，米开朗琪罗却很相信，他竟至要购买Canossa底宫邸。据说那是他的祖先底发祥地。他的传记作者Condivi依了他的指点把法王亨利二世底姊姊，和玛蒂特大伯爵夫人都列入他的家谱之内。一五一五年，教皇列夫十世到翡冷翠的时候，米开朗琪罗底兄弟Buonarroto受到教皇底封绶。

[4]他又说：“我从来不是一个画家，也不是雕塑家，——作艺术商业的人。我永远保留着我世家底光荣。”（一五四八年五月二日致Lionardo书）

[5]他的传记作者Condivi所述语。

[6]一四九七年八月十九日致他的父亲书。——他在一五〇八年三月十三日三十三岁时才从父亲那里获得成丁独立权。

[7]见一五〇七，一五〇九，一五一二，一五一三，一五二五，一五四七诸年信札。

[8]他死后，人家在他罗马寓所发现他的藏金有七至八，〇〇〇金币，约合今日四或五〇〇，〇〇〇法郎（合华币八万或十万元）。史家伐萨利（Vasari）说他两次给他的侄儿七，〇〇〇小金元，给他的侍役Urbino二，〇〇〇小金元。他在翡冷翠亦有大批存款。一五三四年时，他在翡冷翠及附近各地置有房产六处，田产七处。他酷爱田。一五〇五，一五〇六，一五一二，一五一五，一五一七，一五一八，一五一九，一五二〇各年他购置不少田地。这是他乡下人底遗传性。然而他的储蓄与置产并非为了他自己，而是为别人化去，他自己却什么都不舍得享用。

[9]这封信后面又加上若干指导卫生的话，足见当时的野蛮程度："第一，保护你的头，到它保有相当的温暖，但不要洗：你应当把它揩拭，但不要洗。"（一五〇〇年十二月十九日信）

[10]见一五〇六年信。

[11]一五一七年九月，在他从事于圣洛伦佐底坟墓雕塑与米纳佛基督像的时候，他病得几乎死去。一五一八年九月，在Seravezza石厂中，他以疲劳过度与烦闷而病了。一五二〇年拉斐尔逝世的时候，他又病倒了。一五二一年年终，一个友人Lionardo Sellaio祝贺他："居然从一场很少人能逃过的痛症中痊愈了。"一五三一年六月。翡冷翠城陷落后，他失眠，饮食不进，头和心都病了；这情景一直延长到年终；他的朋友们以为他是没有希望的了。一五三九年，他从西施庭教堂底高架上堕下，跌破了腿。一五四四年六月，他患了一场极重的热病。一五四五年十二月至一五四六年正月，他旧病复发，使他的身体极度衰弱。一五四九年三月，他为石淋症磨难极苦。一五五五年七月，他患风痛。一五五九年七月，他又患石淋与其他种种疾病：他衰弱得厉害。一五六一年八月，他"晕倒了，四肢拘挛着"。

[12]见他的诗集卷八十二。

[13]一五一七年七月致Domenico Buoninsegni书。

[14]一五二三年七月致Bart. Angiolini书。

[15]在他致父亲的信中，时时说："你不要自苦……"（一五〇九年春）——"你在这种悲痛的情操中生活真使我非常难过；我祈求你不要再去想这个了。"（一五〇九年正月二十七日）——"你不要惊惶，不要愁苦。"（一五〇九年九月十五日）
他的父亲Buonarroti和他一样时时要发神经病。一五二一年，他突然从他自己家里逃出来，大声疾呼地说他的儿子把他赶出来了。

[16]"在完满的友谊中，往往藏着毁损名誉与生命的阴谋。"（见他致他的朋友Luigi del Riccio——把他从一五四六年那场重病中救出来的朋友——的十四行

诗）

参看一五六一年十一月十五日，他的忠实的朋友Tommaso de'Cavalieri为他褊枉地猜忌之后给他的声辩信：——“我敢确信我从没得罪过你；但你太轻信那般你最不应该相信的人……”

[17]“我在继续的不信任中过生活……不要相信任何人，张开了眼睛睡觉……”

[18]一五一五年九月与十月致他的兄弟Buonarroto信中有言：“……不要嘲笑我所写的一切……一个人不应当嘲笑任何人；在这个时代，为了他的肉体与灵魂而在恐惧与不安中过活是并无害处的……在一切时代，不安是好的……”

[19]在他的信中，他常自称为“忧愁的与疯狂的人”，——“老悖”，——“疯子与恶人”。——但他为这疯狂辩白，说道只对于他个人有影响。

[20]诗集卷一百五十二。

[21]十四行诗卷一百九十第四十八首：

“些少的幸福对于恋爱中人是一种丰满的享乐，但它会使欲念绝灭，不若灾患会使希望长大。”

[22]“一切事物使我悲哀，他写道……即是善，因为它存在的时间太短了，故给予我心灵的苦楚不减于恶。”

[23]诗集卷八十一。

[24]诗集卷七十四。

[25]他雕塑圣洛伦佐底墓像时，在Seravezza石厂中过了几年。

[26]他一五一四年承受下来的弥纳尔寺中的基督像，到一五一八年还未动工。“我痛苦死了……我做了如窃贼一般的行为……”一五〇一年，他和锡耶纳Piccolomini寺签订契约，订明三年以后交出作品。可是六十年后，一五六一年，他还为了没有履行契约而苦恼。

[27]Sebastiano del Piombo信中语（一五二〇年十月二十七日）。

[28]和伐萨利谈话时所言。

[29]一五三四年，他要逃避教皇保尔三世，结果仍是听凭工作把他系住。

[30]一五一八年二月二日，大主教于勒·梅迭西斯猜疑他被加莱人收买，送一封措辞严厉的信给他。米开朗琪罗屈服地接受了，回信中说他“在世界上除了专心取悦他以外，再没有别的事务了”。

[31]参看在翡冷翠陷落之后，他和Sebastiano del Piombo的通信。他为了他的健康，为了他的苦闷抱着不安。

[32]“……我不能和你相比，你在一切学问方面是独一无二的。”（一五三三年正月一日米开朗琪罗致Tommaso de'Cavalieri书）

[33]“……一向我留神着不和被判流戍的人谈话，不和他们有何来往；将来我将更加留意……我不和任何人谈话；尤其是翡冷翠人。如果有人在路上向我行礼，在理我不得不友善地和他们招呼，但我竟不理睬。如果我知道谁是流戍的翡冷翠人，我简直不回答他……”这是他的侄儿通知他被人告发与翡冷翠底流戍者私

自交通后，他自罗马发的复信（一五四八年）中语。
更甚于此的，他还做了忘恩负义的事情；他否认他病剧时受过Strozzi一家底照拂：
“至于人家责备我曾于病中受Strozzi家的照拂，那么，我并不认为我是在Strozzi家中而是在Luigi del Riccio底卧室中，他是和我极友善的。”（Luigi del Riccio是在Strozzi邸中服役）——米开朗琪罗曾在Strozzi家中做客是毫无疑义的事，他自己在两年以前即送给Roberto Strozzi一幅《奴隶》（现存法国卢佛美术馆），表示对于他的盛情的感谢。

[34]那是一五三一年，在翡冷翠陷落后，他屈服于教皇克莱芒七世和谄媚法官Valori之后。

[35]诗集卷四十九（一五三二年）。

[36]诗集卷六（一五〇四——一五一一年间）。

[37]诗集卷五十八（一五三四年纪念他父亲之死的作品）。

[38]诗集卷一百三十五。

[39]以下的描写根据米开朗琪罗底各个不同的肖像。
Francesco La Cava晚近发见《最后之审判》中有他自己的画像，四百年来，多少人在他面前走过而没有看见他。但一经见到，便永远忘不了。

[40]一五六四年，人们把他的遗骸自罗马运回到翡冷翠去的时候，曾经重开他的棺龛，那时头上便戴着这种软帽。

[41]这是一四九〇——一四九二年间的事。

[42]“……热情的幻梦，使我把艺术当作一个偶像与一个王国……”（诗集卷一百四十七）

[43]他自称为“雕塑家”而非“画家”。一五〇八年三月十日他写道：“今日，我雕塑家米开朗琪罗，开始西施庭教堂底绘画。”——“这全不是我的事业，一年以后他又写道，……我毫无益处地费掉我的时间。”（一五〇九年正月二十七日）关于这个见解，他从没变更。

上编 战斗

一 力

一四七五年三月六日，他生于嘉藏打地方底嘉泼莱斯（Caprese）。荒确的乡土，“飘逸的空气”[1]，岩石，桐树，远处是阿北尼山。不远的地方，便是圣法朗梭阿·大西士在阿尔佛尼阿山头看见基督显灵的所在。

父亲[2]是嘉泼莱斯与丘西地方的法官。这是一个暴烈的，烦躁的，“怕上帝”的人。母亲[3]在米开朗琪罗六岁[4]时便死了。他们共是弟兄五人：Lionardo，Michelagniolo，Buonarroto，Giovan Simone，Sigismondo[5]。

他幼时寄养在一个石匠底妻子家里。以后他把做雕塑家底志愿好玩地说是由于这幼年的乳。人家把他送入学校：他只用功素描。“为了这，他被他的父亲与伯叔瞧不起而且有时打得很凶，他们都恨艺术家这职业，似乎在他们的家庭中出一个艺术家是可羞的。”[6]因此，他自幼便认识人生底残暴与精神底孤独。

可是他的固执战胜了父亲底固执。十三岁时，他进入Domenico Ghirlandajo底画室——那是当代翡冷翠画家中最大最健全的一个。他初时底成绩非常优异，据说甚至令他的老师也嫉妒起来[7]。一年之后他们分手了。

他已开始憎厌绘画。他企慕一种更英雄的艺术。他转入雕塑学校。那个学校是洛朗·特·梅迭西斯所主办的，设在圣玛克花园内[8]。那公爵很赏识他：教他住在宫邸中，允许他和他的儿子们同席；童年的米开朗琪罗一下子便处于意大利文艺复兴运动底中心，处身于古籍之中，沐浴着柏拉图研究的风气。他们的思想，把他感染了，他沉湎于怀古的生活中，心中也存了崇古的信念：他变成一个希腊雕塑家。在“非常钟爱他”的Politien底指导之下，他雕了《Centaures与Lapithes底争斗》[9]。

这座骄傲的浮雕，这件完全给力与美统治着的作品，反映出他成熟时期底武士式的心魂与粗犷坚强的手法。

他和Lorenzo di Credi，Bugiardini，Granacci，Torrigiano dei Torrigiani等到嘉弥纳寺中去临摹玛撒西屋（Masaccio）底壁画。他不能容忍他的同伴们底嘲笑。一天，他和虚荣的Torrigiani冲突起来。Torrigiani一拳把他的脸击破了。后来，他以此自豪："我紧握着拳头，他讲给Benvenuto Cellini听，我那么厉害地打在他的鼻子上，我感到他的骨头粉碎了，这样，我给了他一个终生的纪念。"[10]

然而异教色彩并未抑灭米开朗琪罗底基督教信仰。两个敌对的世界争夺米开朗琪罗底灵魂。

一四九〇年，教士萨伏那洛尔，依据了陶米尼派底神秘经典《Apocalypse》开始说教。他三十七岁，米开朗琪罗十五岁。他看到这短小羸弱的说教者，充满着热烈的火焰，被神底精神燃烧着，在讲坛上对教皇作猛烈的攻击，向全意大利宣扬神底威权。翡冷翠人心动摇。大家在街上乱窜，哭着喊着如疯子一般。最富的市民如Ruccellai，Salviati，Albizzi，Strozzi辈都要求加入教派。博学之士，哲学家也承认他有理[11]。米开朗琪罗底哥哥，李奥那陶便入了陶米尼派修道[12]。

米开朗琪罗也没有免掉这惊惶底传染。萨伏那洛尔自称为预言者，他说法兰西王查理八世将是神底代表，这时候，米开朗琪罗不禁害怕起来。

他的一个朋友，诗人兼音乐家嘉尔第哀（Cardiere）有一夜看见洛朗·特·梅迭西斯底黑影[13]在他面前显现，穿着褴褛的衣衫身体半裸着；死者命他预告他的儿子比哀尔，说他将要被逐出他的国土，永远不得回转。嘉尔第哀把这幕幻象告诉了米开朗琪罗，米氏劝他去告诉公爵；但嘉尔第哀畏惧比哀尔，绝对不敢。一个早上，他又来找米开朗琪罗，惊悸万分地告诉他说，死者又出现了：他甚至穿了特别的衣装，嘉尔第哀睡在床上，静默地注视着，死人底幽灵便来把他批颊，责罚他没有听从他。米开朗琪罗大大地埋怨他，逼他立刻步行到梅迭西斯别墅。半路上，嘉尔第哀遇到了比哀尔：他就讲给他听。比哀尔大笑，喊马弁把他打开。公爵底秘书Bibbiena和他说："你是一个疯子。你想洛朗爱哪一个呢？爱他的儿子呢还是爱你？"嘉尔第哀遭了侮辱与嘲笑，回到翡冷翠，把他倒霉的情形告知米开朗琪罗，并把翡冷翠定要逢到大灾难的话说服了米开朗琪罗，两天之后，米开朗琪罗

逃走了[14]。

这是米开朗琪罗第一次为迷信而大发神经病，他一生，这类事情不知发生了多少次，虽然他自己也觉得可羞，但他竟无法克制。

他一直逃到威尼斯。

他一逃出翡冷翠，他的骚乱静了下来。——回到蒲洛涅（Bologne），过了冬天[15]，他把预言者和预言全都忘掉了。世界底美丽重新使他奋激。他读彼特拉克（Pétrarque），薄伽丘（Boccace）和但丁底作品。

一四九五年春，他重新路过翡冷翠，正当举行着狂欢节底宗教礼仪，各党派剧烈地争执的时候。但他此刻对于周围的热情变得那么淡漠，且为表示不再相信萨伏那洛尔派底绝对论起见，他雕成著名的《睡着的爱神像》，在当时被认为是古代风的作品。在翡冷翠只住了几个月；他到罗马去。直到萨伏那洛尔死为止，他是艺术家中最倾向于异教精神的一个。他雕《醉的酒神》、《垂死的Adonis》和巨大的《爱神像》的那一年，萨伏那洛尔正在焚毁他认为“虚妄和邪道”的书籍、饰物和艺术品[16]。他的哥哥李奥那陶为了他信仰预言之故被告发了。一切的危险集中于萨伏那洛尔底头上：米开朗琪罗却并不回到翡冷翠去营救他。萨伏那洛尔被焚死了[17]：米开朗琪罗一声也不响。在他的信中，找不出这些事变底任何痕迹。

米开朗琪罗一声也不响；但他雕成了《耶稣死难像》[18]：

永生了一般的年青，死了的基督躺在圣母底膝上，似乎睡熟了。他们的线条饶有希腊风的严肃。但其中已混杂着一种不可言状的哀愁情调；这些美丽的躯体已沉浸在凄凉的氛围中。悲哀已占据了米开朗琪罗底心魂。

使他变得阴沉的，还不单是当时的忧患和罪恶底境象。一种专暴的力进入他的内心再也不放松他了。他为天才底狂乱所扼制，至死不使他呼一口气，并无什么胜利底幻梦，他却赌咒要战胜，为了他的光荣和为他家属底光荣。他的家庭底全部负担压在他一个人肩上。他们向他要钱。他没有钱，但他那么骄傲，从不肯拒绝他们：他可以把自己卖掉，只是为要供应家庭向他要求的金钱。他的健康已经受了影响。营养不佳，时时受寒，居处潮湿，工作过度等等开始把他磨蚀。

他患着头痛，一面的肋腹发肿[19]。他的父亲责备他的生活方式：他却不以为是他自己的过错。

“我所受的一切痛苦，我是为的你们受的，”米开朗琪罗以后在写给父亲的信中说[20]。

“……我一切的忧虑，我只因为爱护你们而有的。”[21]

一五〇一年春，他回到翡冷翠。

四十年前，翡冷翠大寺维持会曾委托Agostino di Duccio雕一个先知者像，那作品动工了没有多少便中止了。一向没有人敢上手的这块巨大的白石，这次交托给米开朗琪罗了[22]；硕大无朋的大卫像（David），便是缘源于此。

相传：翡冷翠底行政长官Pier Soderini（即是决定交托米氏雕塑的人）去看这座像时，为表示他的高见计，加以若干批评：他认为鼻子太厚了。米开朗琪罗拿了剪刀和一些石粉爬上台架，轻轻地把剪刀动了几下，手中慢慢地散下若干粉屑；但他一些也没有改动鼻子，还是照它老样。于是，他转身向着长官问道：

“现在请看。

——现在，Soderini说，它使我更欢喜了些。你把它改得有生气了。”

“于是，米开朗琪罗走下台架，暗暗地好笑。”[23]

在这件作品中，我们似乎便可看到幽默的轻蔑。这是在休止期间的一种骚动的力。它充满着轻蔑与悲哀。在美术馆底阴沉的墙下，它会感到闷塞。它需要大自然中的空气，如米开朗琪罗所说的一般，它应当“直接受到阳光”。[24]

一五〇四年正月二十五日，艺术委员会（其中的委员有李毗Filippino Lippi，波提切利Botticelli，佩鲁吉诺Pérugin与莱渥那·达·芬奇等）讨论安置这座巨像的地方。依了米开朗琪罗底请求，人们决定把它立在“诸侯宫邸”底前面[25]。搬运的工程交托大寺底建筑家们去办理。五月十四日傍晚，人们把《大卫像》从临时廊棚下移出来。晚上，市民向巨像投石，要击破它，当局不得不加以严密的保护。巨像慢慢地移动，系得挺直，高处又把它微微吊起，免得在移转时要抵住泥土。从Duomo广场搬到老宫前面一共费了四天光阴。五月十八日正

午，终于到达了指定的场所。夜间防护的工作仍未稍懈。可是虽然那么周密，某个晚上群众底石子终于投中了大卫像[26]。

这便是人家往往认为值得我们作为模范的翡冷翠民族[27]。

一五〇四年，翡冷翠底诸侯把米开朗琪罗和莱渥那·达·芬奇放在敌对的立场上。

两人原不相契。他们都是孤独的，在这一点上，他们应该互相接近了。但他们觉得离开一般的人群固然很远，他们两人却离得更远。两人中更孤独的是莱渥那。他那时是五十二岁，长米开朗琪罗二十岁。从三十岁起，他离开了翡冷翠，那里的狂乱与热情使他不耐；他的天性是细腻精密的，微微有些胆怯，他的清明宁静与带着怀疑色彩的智慧，和翡冷翠人底性格都是不相投契的。这享乐主义者，这绝对自由绝对孤独的人，对于他的乡土，宗教，全世界，都极淡漠，他只有在一般思想自由的君主旁边才感到舒服。一四九九年，他的保护人Ludovic le More下台了，他不得不离别米兰。一五〇二年，他投效于César Borgia幕下；一五〇三年，这位公爵在政治上失势了，他又不得不回到翡冷翠。在此，他的讥讽的微笑正和阴沉狂热的米开朗琪罗相遇，而他正激怒他。米开朗琪罗，整个地投入他的热情与信仰之中的人，痛恨他的热情与信仰底一切敌人，而他尤其痛恨毫无热情毫无信仰的人。莱渥那愈伟大，米开朗琪罗对他愈怀着敌意；他亦绝不放过表示敌意的机会。

“莱渥那面貌生得非常秀美，举止温文尔雅。有一天他和一个朋友在翡冷翠街上闲步；他穿着一件玫瑰红的外衣，一直垂到膝盖；修剪得很美观的鬈曲的长须在胸前飘荡。在Santa Trinità寺旁，几个中产者在谈话，他们辩论着但丁底一段诗。他们招呼莱渥那，请他替他们辨明其中的意义。这时候米开朗琪罗在旁走过。莱渥那说：‘米开朗琪罗会解释你们所说的那段诗。’米开朗琪罗以为是有意嘲弄他，冷酷地答道：‘你自己解释罢，你这曾做过一座铜马底模塑[28]不会铸成铜马而你居然不觉羞耻地就此中止了的人！’——说完，他旋转身走了。莱渥那站着，脸红了。米开朗琪罗还以为未足，满怀着要中伤他的念头，喊道：‘而那些混账的米兰人竟会相信你做得了这样的工作！’”[29]

是这样的两个人，行政长官Soderini竟把他们安置在一件共同的作品上：即诸侯宫邸中会议厅底装饰画，这是文艺复兴两股最伟大的力底奇特的争斗。一五〇四年五月，莱渥那开始他的《Anghiari战役》底图稿[30]。一五〇四年八月，米开朗琪罗受命制作那《Cascina战役》[31]。全个翡冷翠为了他们分成两派。——但是时间把一切都平等了。两件作品全都消灭了[32]。

一五〇五年三月，米开朗琪罗被教皇于勒二世召赴罗马。从此便开始了他生涯中的英雄的时代。

两个都是强项、伟大的人，当他们不是凶狠地冲突的时候，教皇与艺术家生来便是相契的。他们的脑海中涌现着巨大的计划。于勒二世要令人替他造一个陵墓，和古罗马城相称的。米开朗琪罗为这个骄傲的思念激动得厉害。他怀抱着一个巴比伦式的计划，要造成一座山一般的建筑，上面放着硕大无朋的四十余座雕像。教皇兴奋非凡，派他到加拉尔地方去，在石厂中斫就一切必需的白石。在山中米开朗琪罗住了八个多月。他完全被一种狂热笼罩住了。“一天他骑马在山中闲逛，他看见一座威临全景的山头：他突然想把它整个地雕起来，成为一个巨大无比的石像，使海中远处的航海家们也能望到……如果他有时间，如果人家答应他，他定会那么做。”[33]

一五〇五年十二月，他回到罗马，他所选择的大块白石亦已开始运到，安放在圣彼得场上，米开朗琪罗所住的Santa-Caterina底后面。“石块堆到那么高大，群众为之惊愕，教皇为之狂喜。”米开朗琪罗埋首工作了。教皇不耐烦地常来看他，“和他谈话，好似父子那般亲热”。为更便于往来起见，他令人在梵蒂冈宫底走廊与米开朗琪罗底寓所中间造了一顶浮桥，使他可以随意在秘密中去看他。

但这种优遇并不如何持久。于勒二世底性格和米开朗琪罗同样无恒。他一忽儿热心某个计划，一忽儿又热心另一个绝然不同的计划。另一个计划于他显得更能使他的荣名垂久：他要重建圣彼得大寺。这是米开朗琪罗底敌人们怂恿他倾向于这新事业的，那些敌人数不在少，而且都是强有力的。他们中间的首领是一个天才与米开朗琪罗相仿而意志更坚强的人物：勃拉芒德（Bramante d'Urbin），他是教皇底建筑家，拉斐尔底朋友。在两个理智坚强的翁勃里伟人与一个天才

犷野的翡冷翠人中间，毫无同情心可言。但他们所以决心要打倒他[34]，无疑是因为他曾向他们挑战之故。米开朗琪罗毫不顾忌地指责勃拉芒德，说他在工程中舞弊[35]。那时勃拉芒德便决意要剪除他。他使他在教皇那边失宠。他利用于勒二世底迷信；在他面前说据普通的观念，生前建造陵墓是大不祥的。他居然使教皇对于米开朗琪罗底计划冷淡了下来，而乘机献上他自己的计划。一五〇六年正月，于勒二世决定重建圣彼得大寺。陵墓的事情搁置了，米开朗琪罗不独被压倒了，而且为了他在作品方面所花的钱负了不少债务[36]。他悲苦地怨艾。教皇不再见他了；他为了工程的事情去求见时，于勒二世教他的马弁把他逐出梵蒂冈宫。

目击这幕情景的吕克主教，和马弁说：

——“你难道不认识他么？”

马弁向米开朗琪罗说：

——“请原谅我，先生，但我奉命而行，不得不如此。”

米开朗琪罗回去上书教皇：

“圣父。今天早上我由你圣下底意旨被逐出宫。我通知你自今日起，如果你有何役使，你可以教人到罗马以外的任何区处找我。”

他把信寄发了，喊着住在他家里的一个石商和一个石匠，和他们说：

“去觅一个犹太人，把我家里的一切全卖给他，以后再到翡冷翠来。”

于是他上马出发[37]。教皇接到了信，派了五个骑兵去追他，晚上十一点钟时在Poggibonsi地方追上了，交给他一道命令：“接到此令，立刻回转罗马，否则将有严厉处分。”米开朗琪罗回答，他可以回来，如果教皇履行他的诺言：否则，于勒二世永远不必希望再看到他[38]。

他把一首十四行诗寄给教皇[39]：

“吾主，如果俗谚是对的，那真所谓‘非不能也，是不欲也’。你相信了那些谎话与谗言，对于真理底敌人，你却给他酬报。至于我，我是，我曾是你的忠实的老仆，我的皈依你好比光芒之于太阳；而我所费掉的时间并不使你感动！我愈劳苦，你愈不爱我。我曾希望靠了你的伟大而伟大，曾希望你的公正的度量与威严的宝剑将是我唯一的裁

判人而非听从了谎骗的回声。但上天把德性降到世上之后，老是把它作弄，仿佛德性只在一棵枯索的树上企待果实。”[40]

于勒二世底侮慢，还不止是促成米开朗琪罗底逃亡的唯一的原因。在一封给Giuliano da San Gallo的信中，他露出勃拉芒德要暗杀他的消息[41]。

米开朗琪罗走了，勃拉芒德成为唯一的主宰。他的敌手逃亡底翌日，他举行圣彼得大寺底奠基礼[42]。他的深切的仇恨集中于米开朗琪罗底作品上，他要安排得使米氏底事业永远不能恢复。他令群众把圣彼得场上底工场，堆着建造于勒二世陵墓的石块底区处，抢劫一空[43]。

可是，教皇为了他的雕塑家底反抗大为震怒，接连着下敕令到翡冷翠底诸侯那里，因为米开朗琪罗躲避在翡冷翠。诸侯教米开朗琪罗去，和他说：“你和教皇捣蛋，即是法兰西王也不敢那么做。我们不愿为了你而和他轻启争端：因为你当回罗马去；我们将给你必要的信札，说一切对于你的无理将无异是对于我们的无理。”[44]

米开朗琪罗固执着。他提出条件。他要于勒二世让他建造他的陵寝，并且不在罗马而在翡冷翠工作。当于勒二世出征班罗士（Pérouse）与蒲洛涅的时候[45]，他的敕令愈来愈严厉了，米开朗琪罗想起到土耳其，那边的苏丹曾托法朗梭阿派教士转请他去造一座班拉地方底桥[46]。

终于他不得不让步了。一五〇六年十一月杪，他委屈地往蒲洛涅去，那时于勒二世正攻陷了城，以征服者底资格进入蒲洛涅城。

“一个早上，米开朗琪罗到San Petronio寺去参与弥撒礼。教皇底马弁瞥见他，给认识了，把他引到于勒二世前面，他正在Seize宫内用餐。教皇发怒着和他说：‘是你应当到罗马去晋谒我们的；而你竟等我们到蒲洛涅来访问你！’——米开朗琪罗跪下，高声请求宽赦，说他的行动并非由于恶意而是因为被逐之后愤怒之故。教皇坐着，头微俯着，脸上满布着怒气；一个翡冷翠诸侯府派来为米开朗琪罗说情的主教上前说道：‘务望圣上不要把他的蠢事放在心上；他为了愚昧而犯罪。所有的画家除了艺术之外，在一切事情上都是一样的。’教皇暴怒起来，大声呼喝道：‘你竟和他说即是我们也不敢和他说的侮辱的话。你才是愚昧的……滚开，见你的鬼罢！’——他留着不走，教皇底侍役

上前一阵拳头把他撵走了。于是，教皇底怒气在主教身上发泄完了，令米开朗琪罗近前去，宽赫了他。”[47]

不幸，为与于勒二世言和起见，还得依从他任性的脾气；而这专横的意志已重新转变了方向。此刻他已不复提及陵墓问题。却要在蒲洛涅建立一个自己的铜像了。米开朗琪罗虽然竭力声明“他一些也不懂得铸铜的事”，也是无用。他必得学习起来，又是艰苦的工作。他住在一间很坏的屋子里，他，两个助手Lapo与Lodovico，和一个铸铜匠Bernardino，三个人只有一张床。十五个月在种种烦恼中度过了。Lapo与Lodovico偷盗他，他和他们闹开了。

“Lapo这坏蛋，他写信给他的父亲说，告诉大家说是他和Lodovico两人做了全部的作品或至少是他们和我合作的。在我没有把他们撵出门外之前，他们脑筋中不知道他们并非是主人；直到我把他们逐出时，他们才明白是为我雇用的。如畜生一般，我把他们赶走了。”[48]

Lapo与Lodovico大为怨望；他们在翡冷翠散布谣言，攻击米开朗琪罗，甚至到他父亲那里强索金钱，说是米开朗琪罗偷他们的。

接着是那铸铜匠显得是一个无用的家伙。

“我本信Bernardino师父会铸铜的，即不用火也会铸，我真是多么信任他。”

一五〇七年六月，铸铜的工作失败了。铜像只铸到腰带部分。一切得重新开始。米开朗琪罗到一五〇八年二月为止，一直在干这件作品。他的健康为之损害了。

“我几乎没有用餐的时间，他写信给他的兄弟说……我在极不舒服极痛苦的情景中生活：除了夜以继日地工作之外，我什么也不想；我曾经受过那样的痛苦，现在又受着这样的磨难，竟使我相信如果再要我作一个像，我的生命将不够了：这是巨人底工作。”[49]

这样的劳作却获得了可悲的结果。一五〇八年二月在San Petronio寺前建立的于勒二世像，只有四年底寿命。一五一一年十二月，它被于勒二世底敌人Bentivogei党人毁灭了；残余的古铜被Alphonse d'Este收买去铸大炮。

米开朗琪罗回到罗马。于勒二世命他做另一件同样意想不到同样

艰难的工程。对于这个全不懂得壁画技术的画家，教皇命他去作西施庭教堂底天顶画。人们可以说他简直在发不可能的命令，而米开朗琪罗居然会执行。

似乎又是勃拉芒德，看见米开朗琪罗回来重新得宠了，故把这件事情作难他，使他的荣名扫地[50]。即在这一五〇八年，米氏底敌手拉斐尔在梵蒂冈宫开始Stanze那组壁画，获得极大的成功，故米开朗琪罗底使命尤其来得危险，因为他的敌人已经有了杰作摆在那里和他挑战[51]。他用尽方法辞谢这可怕的差使，他甚至提议请拉斐尔代替他：他说这不是他的艺术，他绝对不会成功的。但教皇尽是固执着，他不得不让步。

勃拉芒德为米开朗琪罗在西施庭教堂内造好了一个台架，并且从翡冷翠召来好几个有壁画经验的画家来帮他忙。但上面已经说过，米开朗琪罗不能有任何助手。他开始便说勃拉芒德底台架不能用，另外造了一个。至于从翡冷翠招来的画家，他看见便头痛，什么理由也不说，把他们送出门外。“一个早上，他把他们所画的东西尽行毁掉；他自己关在教堂里，他不愿再开门让他们进来，即在他自己家里也躲着不令人见。当这场玩笑似乎持续到够久时，他们沮丧万分，决意回翡冷翠去了。”[52]

米开朗琪罗只留着几个工人在身旁[53]；但困难不独没有减煞他的胆量，反而使他把计划扩大了，他决意在原定的天顶之外，更要画四周的墙壁。

一五〇八年五月十日，巨大的工程开始了。暗淡的岁月，——这整个生涯中最暗淡最崇高的岁月！这是传说上的米开朗琪罗，西施庭底英雄，他的伟大的面目应当永远镂刻在人类底记忆之中。

他大感痛苦。那时代底信札证明他的狂乱的失望，决非他神明般的思想能够解救的了：

“我的精神处在极度的苦恼中。一年以来，我从教皇那里没有拿到一文钱；我什么也不向他要求，因为我的工作进行的程度似乎还不配要求酬报。工作迟缓之故，因为技术上发生困难，因为这不是我的内行。因此我的时间是枉费了的。神佑我！”[54]

他才画完《洪水》一部，作品已开始发霉：人物底面貌辨认不清。他拒绝继续下去。但教皇一些也不原谅。他不得不重新工作。

在他一切疲劳与烦恼之外，更加上他的家族底纠缠。全家都靠了他生活，滥用他的钱，拚命地压榨他。他的父亲不停地为了钱的事情烦闷，呻吟。他不得不费了许多时间去鼓励他，当他自己已是病苦不堪的时候。

“你不要烦躁罢，这并非是人生遭受侮弄的事情……只要我自己还有些东西，我决不令你短少什么……即使你在世界上所有的东西全都丧失了，只要我存在，你必不至有何缺乏……我宁愿自己贫穷而你活着，决不愿具有全世界底金银财富而你不在人世。……如你不能和其余的人一样在世界上争得荣誉，你当以有你的面包自足，不论贫与富，当和基督一起生活，如我在此地所做的那样，因为我是不幸的，我可既不为生活发愁亦不为荣誉——即为了世界——苦恼；然而我确在极大的痛苦，与无穷的猜忌中度日。十五年以来，我不曾有过一天好日子，我竭力支撑你；而你从未识得，也从未相信。神宽恕你们众人！我准备在未来，在我存在的时候，永远同样的做人，只要我能够！”[55]

他的三个弟弟都依赖他。他们等他的钱，等他为他们觅一个地位；他们毫无顾忌地浪费他在翡冷翠所积聚的小资产；他们更到罗马来依附他；Buonarroto与Giovan Simone要他替他们购买一份商业的资产，Gismondo要他买翡冷翠附近的田产。而他们绝不感激他：似乎这是他欠他们的债。米开朗琪罗知道他们在剥削他；但他太骄傲了，不愿拒绝他们而显出自己的无能。那些坏蛋还不安分守己呢。他们行动乖张，在米开朗琪罗不在家的时候虐待他们的父亲。于是米开朗琪罗暴跳起来。他把他的兄弟们当作顽童一般看待，鞭笞他们。必要时他也许会把他们杀死。

“Giovan Simone[56]，

常言道，与善人行善会使其更善，与恶人行善会使其更恶。几年以来，我努力以好言好语和温柔的行动使你改过自新，和父亲与我们好好地过活，而你却愈来愈坏了……我或能细细地和你说，但这不过是空言而已。现在不必多费口舌，只要你确切知道你在世界上什么也没有；因为是我为了上帝的缘故维持你的生活，因为我相信你是我的兄弟和其余的一样。但我此刻断定你不是我的兄弟；因为如果是的，那么你不会威胁我的父亲。你真可说是一头畜生，我将如对待畜生一

般对待你。须知一个人眼见他的父亲被威胁或被虐待的时候，应当为了他而牺牲生命……这些事情做得够了！……我告诉你，世界上没有一件东西是你所有的；如果我再听到关于你的什么话，我将籍没你的财产，把不是你所挣来的房屋田地放火烧掉；你不是你自己理想中的人物。如果我到你面前来，我将给你看些东西使你会痛哭流涕，使你明白你靠了什么才敢这么逞威风……如果你愿改过，你愿尊敬你的父亲，我将帮助你如对于别的兄弟一样，而且不久之后，我可以替你盘下一家商店。但你如不这样做，我将要清理你，使你明白你的本来面目，使你确确实实知道你在世上所有的东西……完了！言语有何欠缺的地方，我将由事实来补足。

米开朗琪罗于罗马

还有两行。十二年以来，我为了全意大利过着悲惨的生活，我受着种种痛苦，我忍受种种耻辱，我的疲劳毁坏我的身体，我把生命经历着无数的危险，只为要帮扶我的家庭；——现在我才把我们的家业稍振，而你却把我多少年来受着多少痛苦建立起来的事业在一小时中毁掉！……像基督一般！这不算什么！因为我可以把你那样的人——不论是几千几万——分裂成块块，如果是必要的话。——因此，要乖些，不要把对你具有多少热情的人逼得无路可走！”[57]

以后是轮到Gismondo了：

“我在这里，过的是极度苦闷，极度疲劳的生活。任何朋友也没有，而且我也不愿有……极少时间我能舒舒服服地用餐。不要再和我说烦恼的事情了；因为我再不能忍受分毫烦恼了。”[58]

末了是第三个兄弟，Buonarroto，在Strozzi底商店中服务的，问米开朗琪罗要了大宗款项之后，尽情挥霍，而且以“用得比收到的更多”来自豪：

“我极欲知道你的忘恩负义，米开朗琪罗写信给他道，要我知道你的钱是从何而来的；我要知道：你在Santa Maria Nuova银行里支用我的二百二十八金币与我寄回家里的另外好几百金币时，你是否明白在用我的钱，是否知道我历尽千辛万苦来支撑你们？我极欲知道你曾否想过这一切！——如果你还有相当的聪明来承认事实，你将决不会说：‘我用了我自己的许多钱，’也决不会再到此地来和我纠缠而一些也不回想起我已往对于你们的行为。你应当说：‘米开朗琪罗知道没

有写信给我们，他是知道的；如果他现在没有信来，他定是被什么我们所不知道的事务耽搁着！我们且耐性罢。’当一匹马在尽力前奔的时候，不该再去蹴它，要它跑得不可能地那么快。然而你们从未认识我，而且现在也不认识我。神宽宥你们！是他赐我恩宠，曾使我能尽力帮助你们。但只有在我不复在世的时候，你们才会识得我。”[59]

这便是薄情与妒羡的环境，使米开朗琪罗在剥削他的家庭和不息地中伤他的敌人中间挣扎苦斗。而他，在这个时期内，完成了西施庭底英雄的作品。可是他花了何等可忍的代价！差一些他要放弃一切而重新逃跑。他自信快死了[60]。他也许愿意这样。

教皇因为他工作迟缓和固执着不给他看到作品而发怒起来。他们傲慢的性格如两朵阵雨时的乌云一般时时冲撞。“一天，Condivi述说，于勒二世问他何时可以画完，米开朗琪罗依着他的习惯，答道：‘当我能够的时候。’教皇怒极了，把他的杖打他，口里反复地说：‘当我能够的时候！当我能够的时候！’

“米开朗琪罗跑回家里准备行装要离开罗马了。于勒二世马上派了一个人去，送给他五〇〇金币，竭力抚慰他，为教皇道歉。米开朗琪罗接受了道歉。”

但翌日，他们又重演一番。一天，教皇终于愤怒地和他说：“你难道要我把你从台架上倒下地来么？”米开朗琪罗只得退步；他把台架撤去了，揭出作品，那是一五一二年底诸圣节日。

那盛大而暗淡的礼节，这祭亡魂的仪式，与这件骇人的作品底开幕礼，正是十分适合，因为作品充满着生杀一切的神底精灵，——这挟着疾风雷雨般的气势横扫天空的神，带来了一切生命底力[61]。

二 力底崩裂

从这件巨人底作品中解放出来，米开朗琪罗变得光荣了，支离破灭了。成年累月地仰着头画西施庭底天顶，“他把他的目光弄坏了，以至好久之后，读一封信或看一件东西时他必得把它们放在头顶上才能看清楚。”[62]

他把自己的病态作为取笑的资料：

“……
我的胡子向着天，
我的头颅弯向着肩，
胸部像头枭。
画笔上滴下的颜色
在我脸上形成富丽的图案。
腰缩向腹部底位置，
臀部变做秤星，维持我全身重量底均衡。
我再也看不清楚了，
走路也徒然摸索几步。
我的皮肉，在前身拉长了，
在后背缩短了，
仿佛是一张叙利亚底弓。
……”[63]

我们不当为这玩笑的口气蒙蔽。米开朗琪罗为了变得那样丑而深感痛苦。像他那样的人，比任何人都更爱慕肉体美的人，丑是一桩耻辱[64]。在他的一部分恋歌中，我们看出他的愧恧之情[65]。他的悲苦之所以尤其深刻，是因为他一生被爱情煎熬着；而似乎他从未获得回报。于是他自己反省，在诗歌中发泄他的温情与痛苦。

自童年起他就作诗，这是他热烈的需求。他的素描，信札，散页上面满涂着他的反复推敲的思想底痕迹。不幸，在一五一八年时，他把他的青年时代底诗稿焚去大半；有些在他生前便毁掉了。可是他留下的少数诗歌已足唤引起人们对于他的热情的概念[66]。

最早的诗似乎是于一五〇四年左右在翡冷翠写的[67]：

“我生活得多么幸福，爱啊，只要我能胜利地抵拒你的疯癫！而今是可怜！我涕泪沾襟，我感到了你的力……”[68]

一五〇四与一五一一年底，或即是写给同一个女子的两首情诗，含有多么悲痛的表白：

“谁强迫我投向着你……噫！噫！噫！……紧紧相连着么？可是我仍是自由的！……”[69]

“我怎么会不复属于我自己呢？喔神！喔神！喔神！……谁把我与我自己分离？……谁能比我更深入我自己？喔神！喔神！喔

神……”[70]

一五〇七年十二月自蒲洛涅发的一封信底背后，写着下列一首十四行诗，其中肉欲底表白，令人回想起波提切利底形象：

“鲜艳的花冠戴在她的金发之上，它是何等幸福！谁能够，和鲜花轻抚她的前额一般，第一个亲吻她？终日紧束着她的胸部长袍真是幸运。金丝一般的细发永不厌倦地掠着她的双颊与蝤颈。金丝织成的带子温柔地压着她的乳房，它的幸运更是可贵。腰带似乎说：‘我愿永远束着她……’啊！……那么我的手臂又将怎样呢！”[71]

在一首含有自白性质的亲密的长诗中[72]——在此很难完全引述的——米开朗琪罗在特别放纵的词藻中诉说他的爱情底悲苦：

“一日不见你，我到处不得安宁。见了你时，仿佛是久饥的人逢到食物一般……当你向我微笑，或在街上对我行礼……我像火药一般燃烧起来……你和我说话，我脸红，我的声音也失态，我的欲念突然熄灭了。……”[73]

接着是哀呼痛苦的声音：

“啊！无穷的痛苦，当想起我多么爱恋的人绝不爱我时，我的心碎了！怎么生活呢？……”[74]

下面几行，是他写在梅迭西斯家庙中的圣母像画稿旁边的：

“太阳底光芒耀射着世界，而我却独自在阴暗中煎熬。人皆欢乐，而我，倒在地下，浸在痛苦中，呻吟，嚎哭。”[75]

米开朗琪罗底强有力的雕塑与绘画中间，爱的表现是缺如的；在其中他只诉说他的最英雄的思想。似乎把他心底弱点混入作品中间是一桩羞耻。他只把它付托给诗歌。是在这方面应当寻觅藏在犷野的外表之下的温柔与怯弱的心：

“我爱：我为何生了出来？”[76]

西施庭工程告成了，于勒二世死了[77]，米开朗琪罗回到翡冷翠，回到他念念不忘的计划上去：于勒二世底坟墓。他签订了十七年中完工的契约[78]。三年之中，他差不多完全致力于这件工作[79]。在这个相当平静的时期——悲哀而清明的成熟时期，西施庭时代底狂热镇静了，好似波涛汹涌的大海重归平复一般，——米开朗琪罗产生了最完美的作品，他的热情与意志底均衡实现得最完全的作品：摩西像

[80]与现藏卢佛宫的奴隶像[81]。

可是这不过是一刹那而已，生命底狂潮几乎立刻重复掀起：他重新堕入黑夜。

新任教皇列夫十世，竭力要把米开朗琪罗从宣扬前任教皇的事业上转换过来，为他自己的宗族歌颂胜利。这对于他只是骄傲底问题，无所谓同情与好感；因为他的伊璧鸠派的精神不会了解米开朗琪罗底忧郁的天才[82]：他全部的恩宠都加诸拉斐尔一人身上。但完成西施庭的人物却是意大利底光荣；列夫十世要役使他。

他向米开朗琪罗提议建造翡冷翠底梅迭西斯家庙。米开朗琪罗因为要和拉斐尔争胜——拉斐尔利用他离开罗马的时期把自己造成了艺术上的君王底地位[83]，——不由自主地听让这新的锁链系住自己了。实在，他要担任这一件工作而不放弃以前的计划是不可能的，他永远在这矛盾中挣扎着。他努力令自己相信他可以同时进行于勒二世底陵墓与圣洛伦佐教堂——即梅迭西斯家庙。他打算把大部分工作交给一个助手去做，自己只塑几个主要的像。但由着他的习惯，他慢慢地放弃这计划，他不肯和别人分享荣誉。更甚于此的是，他还担忧教皇会收回成命呢；他求列夫十世把他系住在这新的锁链上[84]。

当然他不能继续于勒二世底纪念建筑了。但最可悲的是连圣洛伦佐教堂也不能建立起来。拒绝和任何人合作犹以为未足，由着他的可怕的脾气，要一切由他自己动手的愿欲，他不留在翡冷翠做他的工作，反而跑到加拉尔地方去监督斫石工作。他遇着种种困难，梅迭西斯族人要用最近被翡冷翠收买的比德拉桑太石厂底出品。因为米开朗琪罗主张用加拉尔底白石，故他被教皇诬指为得贿[85]；为要服从教皇底意志，米开朗琪罗又受加拉尔人底责难，他们和航海工人联络起来；以至他找不到一条船肯替他在日纳与比士中间运输白石[86]。他逼得在连亘的山中和荒确难行的平原上造起路来。当地的人又不肯拿出钱来帮助筑路费。工人一些也不会工作，这石厂是新的，工人亦是新的。米开朗琪罗呻吟着：

“我在要开掘山道把艺术带到此地的时候，简直在干和令死者复活同样为难的工作。”[87]

然而他挣扎着：

“我所应允的，我将冒着一切患难而实践；我将做一番全意大利

从未做过的事业，如果神助我。”

多少的力，多少的热情，多少的天才枉费了！一五一八年九月杪，他在萨拉伐柴地方，因为劳作过度，烦虑太甚而病了。他知道在这苦工生活中健康衰退了，梦想枯竭了。他日夜为了热望终有一日可以开始工作而焦虑，又因为不能实现而悲痛。他受着他所不能令人满意的工作压榨[88]。

“我不耐烦得要死，因为我的恶运不能使我为所欲为……我痛苦得要死，我做了骗子般的勾当，虽然不是由于我自己的过失……”[89]

回到翡冷翠，在等待白石运到的时期中，他万分自苦；但阿诺河干涸着，满载石块的船只不能进口。

终于石块来了：这一次，他开始了么？——不。他回到石厂去。他固执着在没有把所有的白石堆聚起来成一座山头——如以前于勒二世的陵墓那次一般——之前他不动工。他把开始的日期一直捱延着；也许他怕开始。他不是在应允的时候太夸口了么？在这巨大的建筑工程中，他不太冒险么？这绝非他的内行；他将到哪里去学呢？此刻，他是进既不能，退亦不可了。

费了那么多的心思，还不能保障运输白石底安全。在运往翡冷翠的六支巨柱式的白石中，四支在路上裂断了，一支即在翡冷翠当地。他受了他的工人们底欺骗。

末了，教皇与梅迭西斯大主教眼见多少宝贵的光阴白白费掉在石厂与泥泞的路上，感着不耐烦起来。一五二〇年三月十日，教皇一道敕谕把一五一八年命米开朗琪罗建造圣洛伦佐教堂底契约取消了。米开朗琪罗只在派来代替他的许多工人到达比德拉桑太地方的时候才知道消息。他深深地受了一个残酷的打击。

“我不和大主教计算我在此费掉的三年光阴，他说。我不和他计算我为了这圣洛伦佐作品而破产。我不和他计算人家对我的侮辱：一下子委任我做，一下子又不要我做这件工作，我不懂为什么缘故！我不和他计算我所损失的开支的一切……而现在，这件事情可以结束如下：教皇列夫把已经斫好石块的山头收回去，我手中是他给我的五〇〇金币，还有是人家还我的自由！”[90]

但米开朗琪罗所应指摘的不是他的保护人们而是他自己，他很明白这个。最大的痛苦即是为此。他和自己争斗。自一五一五至一五二

〇年中间，在他的力量底丰满时期，洋溢着天才的顶点，他做了些什么？——黯然无色的米纳佛《基督像》，——一件没有米开朗琪罗底成份的米开朗琪罗底作品！——而且他还没有把它完成[91]。

自一五一五至一五二〇年中间，在这伟大的文艺复兴底最后几年中，在一切灾祸尚未摧毁意大利底美丽的青春之时，拉斐尔画了Loges室、火室以及各式各种的杰作，建造Madame别墅，主持圣彼得寺底建筑事宜，领导着古物发掘的工作，筹备庆祝节会，建立纪念物，统治艺术界，创办了一所极发达的学校；而后他在胜利的勋功伟业中逝世了[92]。

他的幻灭的悲苦，枉费时日底绝望，意志底破裂，在他后来的作品中完全反映着：如梅迭西斯底坟墓，与于勒二世纪念物上的新雕像[93]。

自由的米开朗琪罗，终生只在从一个羁绊转换到另一个羁绊，从一个主人换到另一个主人中，消磨过去。大主教于勒·特·梅迭西斯，不久成为教皇克莱芒七世，自一五二〇至一五三四年间主宰着他。

人们对于克莱芒七世曾表示严厉的态度。当然，和所有的教皇一样，他要把艺术和艺术家作为夸扬他的宗族的工具。但米开朗琪罗不应该对他如何怨望。没有一个教皇曾这样爱他。没有一个教皇曾对他的工作保有这么持久的热情[94]。没有一个教皇曾比他更了解他的意志底薄弱，和他那样时时鼓励他振作，阻止他枉费精力。即在翡冷翠革命与米开朗琪罗反叛之后，克莱芒对他的态度也并没改变[95]。但要医治侵蚀这颗伟大的心的烦躁，狂乱，悲观，与致命般的哀愁，却并非是他权力范围以内的事。一个主人慈祥有何用处？他毕竟是主人啊！……

“我服侍教皇，米开朗琪罗说，但这是不得已的。”[96]

少许的荣名和一二件美丽的作品又算得什么？这和他所梦想的境界距离得那么远！……而衰老来了。在他周围，一切阴沉下来。文艺复兴快要死灭了。罗马将被野蛮民族来侵略蹂躏。一个悲哀的神底阴影慢慢地压住了意大利底思想。米开朗琪罗感到悲剧的时间底将临；他被悲怆的苦痛闷塞着。

把米开朗琪罗从他焦头烂额的艰难中拯拔出来之后，克莱芒七世

决意把他的天才导入另一条路上去，为他自己所可以就近监督的。他委托他主持梅迭西斯家庙与坟墓底建筑[97]。他要他专心服务。他甚至劝他加入教派[98]，致送他一笔教会俸金。米开朗琪罗拒绝了；但克莱芒七世仍是按月致送他薪给，比他所要求的多出三倍，又赠与他一所邻近圣洛伦佐的屋子。

一切似乎很顺利，教堂底工程也积极进行，忽然米开朗琪罗放弃了他的住所，拒绝克莱芒致送他的月俸[99]。他又灰心了。于勒二世底承继人对他放弃已经承应的作品这件事不肯原谅；他们恐吓他要控告他，他们提出他的人格问题。诉讼底念头把米开朗琪罗吓倒了；他的良心承认他的敌人们有理，责备他自己爽约：他觉得在尚未偿还他所花去的于勒二世的钱之前，他决不能接受克莱芒七世底金钱。

“我不复工作了，我不再生活了，”他写着[100]。他恳求教皇替他向于勒二世底承继人们疏通，帮助他偿还他们的钱：

“我将卖掉一切，我将尽我一切的力量来偿还他们。”

或者，他求教皇允许他完全去干于勒二世底纪念建筑：

“我要解脱这义务的企望比之求生的企望更切。”

一想起如果克莱芒七世崩逝，而他要被他的敌人控告时，他简直如一个孩子一般，他绝望地哭了：

“如果教皇让我处在这个地位，我将不复能生存在这世界上……我不知我写些什么，我完全昏迷了……”[101]

克莱芒七世并不把这位艺术家底绝望如何认真，他坚持着不准他中止梅迭西斯家庙底工作。他的朋友们一些也不懂他这种烦虑，劝他不要闹笑话拒绝俸给。有的认为他是不假思索的胡闹，大大地警告他，嘱咐他将来不要再如此使性[102]。有的写信给他：

“人家告诉我，说你拒绝了你的俸给，放弃了你的住处，停止了工作；我觉得这纯粹是疯癫的行为。我的朋友，你不啻和你自己为敌……你不要去管于勒二世底陵墓。接受俸给罢；因为他们是以好心给你的。”[103]

米开朗琪罗固执着。——教皇宫底司库和他戏弄，把他的话作准了：他撤消了他的俸给。可怜的人，失望了，几个月之后，他不得不重新请求他所拒绝的钱。最初他很胆怯地，含着羞耻：

“我亲爱的乔伐尼，既然笔杆较口舌更大胆，我把我近日来屡次

要和你说而不敢说的话写信给你了：我还能获得月俸么？……如果我知道我决不能再受到俸给，我也不会改变我的态度：我仍将尽力为教皇工作；但我将算清我的账。”[104]

以后，为生活所迫，他再写信：

“仔细考虑一番之后，我看到教皇多么重视这件圣洛伦佐底作品；既然是圣上自己答应给我的月俸，为的要我加紧工作；那么我不收受它无异是延宕工作了：因此，我的意见改变了；迄今为止我不请求这月俸，此刻为了一言难尽的理由我请求了。……你愿不愿把从答应我的那天算起把这笔月俸给我？……何时我能拿到？请你告诉我。”[105]

人家要给他一顿教训：只装作不听见。两个月之后，他还什么都没拿到，他不得不再三申请。

他在烦恼中工作，他怨叹这些烦虑把他的想象力窒塞了：

“……烦恼使我受到极大的影响……人们不能用两只手做一件事，而头脑想着另一件事，尤其是雕塑。人家说这是要刺激我；但我说这是坏刺激，会令人后退的。我一年多没有收到月俸，我和穷困挣扎：我在我的忧患中是十分孤独；而且我的忧患是那么多，比艺术使我操心得更厉害！我无法获得一个服侍我的人。”[106]

克莱芒七世有时为他的痛苦所感动了。他托人向他致意，表示他深切的同情。他担保“在他生存的时候将永远优待他”。[107]但梅迭西斯族人们底无可救治的轻佻性又来纠缠着米开朗琪罗，他们非惟不把他的重负减轻一些，反又令他担任其他的工作：其中有一个无聊的巨柱，顶上放一座钟楼[108]。米开朗琪罗为这件作品又费了若干时间的心思。——此外他时时被他的工人、泥水匠、车夫们麻烦，因为他们受着一般八小时工作制的先驱的宣传家底诱惑[109]。

同时，他日常生活底烦恼有增无减。他的父亲年纪愈大，脾气愈坏；一天，他从翡冷翠底家中逃走了，说是他的儿子把他赶走的。米开朗琪罗写了一封美丽动人的信给他[110]：

“至爱的父亲，昨天回家没有看见你，我非常惊异；现在我知道你在怨我说我把你逐出的，我更惊异了。从我生下来到今日，我敢说从没有做任何足以使你不快的事——无论大小——的用意；我所受的一切痛苦，我是为爱你而受的……我一向保护你。……没有几天之

前，我还和你说，只要我活着，我将竭我全力为你效命；我此刻再和你说一次，再答应你一次。你这么快地忘掉了这一切，真使我惊骇。三十年来，你知道我永远对你很好，尽我所能，在思想上在行动上。你怎么能到处去说我赶走你呢？你不知道这是为我出了怎样的名声吗？此刻，我烦恼得尽够了，再也用不到增添；而这一切烦恼我是为你而受的！你报答我真好！……可是万物都听天由命罢：我愿使我自己确信我从未使你蒙受耻辱与损害；而我现在求你宽恕，就好似我真的做了对你不起的事一般。原宥我罢，好似原宥一个素来过着放浪生活作尽世上所有的恶事的儿子一样。我再求你一次，求你宽恕我这悲惨的人儿；只不要给我这逐出你的名声；因为我的名誉对于我的重要是你所意想不到的：无论如何，我终是你的儿子！”

如此的热爱，如此的卑顺，只能使这老人底易怒性平息一忽。若干时以后，他说他的儿子偷了他的钱。米开朗琪罗被逼到极端了，写信给他[111]：

“我不复明白你要我怎样。如果我活着使你讨厌，你已找到了摆脱我的好方法。你不久可以拿到你认为我掌握着的财宝的钥匙。而这个你将做得很对；因为在翡冷翠大家知道你是一个巨富，我永远在偷你的钱，我应当被罚：你将大大地被人称颂！……你要说我什么就尽你说尽你喊罢，但不要再写信给我；因为你使我不能再工作下去。你逼得我向你索还二十五年来我所给你的一切。我不愿如此说；但我终于被逼得不得不说！……仔细留神……一个人只死一次的，他再不能回来补救他所作的错事。你是要等到死底前日才肯忏悔。神佑你！”

这是他在家族方面所得的援助。

“忍耐啊！他在给一个朋友的信中叹息着说，只求神不要把并不使他不快的事情使我不快。”[112]

在这些悲哀苦难中，工作不进步。当一五二七年全意大利发生大政变的时候，梅迭西斯家庙中的塑像一个也没有造好[113]。这样，这个一五二〇——一五二七年间的新时代只在他前一时代底幻灭与疲劳上加上了新的幻灭与疲劳，对于米开朗琪罗十年以来，没有完成一件作品，实现一桩计划的欢乐。

三 绝望

对于一切事物和对于他自己的憎厌，把他卷入一五二七年在翡冷翠爆发的革命漩涡中。

米开朗琪罗在政治方面的思想，素来亦是同样的犹豫不决，他的一生，他的艺术老是受这种精神状态底磨难。他永远不能使他个人的情操和他所受的梅迭西斯底恩德相妥协。而且这个强项的天才在行动上一向是胆怯的；他不敢冒险和人世底权威者在政治的与宗教的立场上斗争。他的书信即显出他老是为了自己与为了家族在担忧，怕会干犯什么；万一他对于任何专制的行为说出了什么冒昧的批评[114]，他立刻加以否认。他时时刻刻写信给他的家族，嘱咐他们留神，一遇警变马上要逃：

“要像疫疠盛行的时代那样，在最先逃的一群中逃……生命较财产更价值……安分守己，不要树立敌人，除了上帝以外不要相信任何人，并且对于无论何人不要说好也不要说坏，因为事情底结局是不可知的；只顾经营你的事业……什么事也不要参加。”[115]

他的弟兄和朋友都嘲笑他的不安，把他当作疯子看待[116]。

“你不要嘲笑我，米开朗琪罗悲哀地答道，一个人不应该嘲笑任何人。”[117]

实在，他永远的心惊胆战并无可笑之处。我们应该可怜他的病态的神经，它们老是使他成为恐怖底玩具；他虽然一直在和恐怖战斗，但他从不能征服它。危险临到时，他的第一个动作是逃避，但经过一番磨难之后，他反而更要强制他的肉体与精神去忍受危险。况他比别人更有理由可以恐惧，因为他更聪明，而他的悲观成份亦只使他对于意大利底厄运预料得更明白。——但要他那种天性怯弱的人去参与翡冷翠底革命运动，真需要一种绝望底激动，揭穿他的灵魂底底蕴的狂乱才会可能呢。

这颗灵魂，虽然那么富于反省，深自藏纳，却是充满着热烈的共和思想。这种境地，他在热情激动或信托友人的时候，会在激烈的言辞中流露出来——特别是他以后和朋友Luigi del Riccio，Antonio Petreo和Donato Giannotti诸人的谈话，为Giannotti在他的《关于但丁神曲的对语》中所引述的[118]。朋友们觉得奇怪，为何但丁把Brutus与Cassius放在地狱中最后的一层，而把César倒放在他们之上（意即受罪更重）。当友人问起米开朗琪罗时，他替刺杀暴君的武士

辩护道[119]：

“如果你们仔细去读首段的诗篇，你们将看到但丁十分明白暴君底性质，他也知道暴君所犯的罪恶是神人共殛的罪恶。他把暴君们归入‘凌虐同胞’的一类，罚入第七层地狱，沉入鼎沸的腥血之中。……既然但丁承认这点，那么说他不承认César是他母国底暴君而Brutus与Cassius是正当地诛戮自是不可能了；因为杀掉一个暴君不是杀了一个人而是杀了一头人面的野兽。一切暴君丧失了人所共有的同类之爱，他们已丧失了人性；故他们已非人类而是兽类了。他们的没有同类之爱是昭然若揭的：否则，他们决不至掠人所有以为己有，决不至蹂躏人民而为暴君。……因此，诛戮一暴君的人不是乱臣贼子亦是明显的事，既然他并不杀人，乃是杀了一头野兽。由是，杀掉César的Brutus与Cassius并不犯罪。第一，因为他们杀掉一个为一切罗马人所欲依照法律而杀掉的人。第二，因为他们并不杀了一个人，而是杀了一头野兽。”[120]

因此，罗马被西班牙王Charles-Quint攻陷[121]与梅迭西斯宗室被逐[122]的消息传到翡冷翠，激醒了当地人民底国家意识与共和观念以至揭竿起义的时候，米开朗琪罗便是翡冷翠革命党底前锋之一。即是那个平时教他的家族避免政治为避免疫疠一般的人，兴奋狂热到什么也不怕的程度。他便留在那革命与疫疠底中心区翡冷翠。他的兄弟Buonarroto染疫而亡，死在他的臂抱中[123]。一五二八年十月，他参加守城会议。一五二九年正月十日，他被任为防守工程的督造者。四月六日他被任（任期一年）为翡冷翠卫戍总督。六月，他到比士、亚莱查、列何纳等处视察城堡。七八两月中，他被派到法拉尔地方去考察那著名的防御，并和防御工程专家，当地的大公讨论一切。

米开朗琪罗认为翡冷翠防御工程中最重要的是San Miniato山岗；他决定在上面建筑炮垒。但——不知何故——他和翡冷翠长官Capponi发生冲突，以至后者要使米开朗琪罗离开翡冷翠[124]。米开朗琪罗疑惑Capponi与梅迭西斯党人有意要把他撵走使他不能守城，他便住在San Miniato不动弹了。可是他的病态的猜疑更煽动了这被围之城中底流言，而这一次的流言却并非是没有根据的。站在嫌疑地位的Capponi被撤职了，由Francesco Carducci继任长官：同时又任命不稳的Malatesta Baglioni为翡冷翠守军统领（以后把翡冷翠城向教皇乞

降的便是他）。米开朗琪罗预感到灾祸将临；把他的惶虑告诉了执政官，“而长官Carducci非但不感谢他，反而辱骂了他一顿；责备他永远猜疑，胆怯。”[125]Malatesta呈请把米开朗琪罗解职：具有这种性格的他，为要摆脱一个危险的敌人起见，是什么都不顾虑的；而且他那时是翡冷翠的大元帅，在当地自是声势赫赫的了。米开朗琪罗以为自己处在危险中了；他写道：

“可是我早已准备毫不畏惧地等待战争底结局。但九月二十一日星期二清晨，一个人到我炮垒里来附着耳朵告诉我，说我如果要逃生，那么我不能再留在翡冷翠。他和我一同到了我的家里和我一起用餐，他替我张罗马匹直到目送我出了翡冷翠城他才离开我。”[126]

Varchi更补充这一段故事说：“米开朗琪罗在三件衬衣中缝了一二，〇〇〇金币在内，而他逃出翡冷翠时并非没有困难，他和Rinaldo Corsini和他的学生Antonio Mini从防卫最松的正义门中逃出。”

数日后，米开朗琪罗说：

“究竟是神在指使我抑是魔鬼在作弄我，我不明白。”

他惯有的恐怖毕竟是虚妄的。可是他在路过Castelnuovo时，对前长官Capponi说了一番惊心动魄的话，把他的遭遇和预测叙述得那么骇人，以至这老人竟于数日之后惊悸致死[127]。可见他那时正处在如何可怕的境界。

九月二十三日，米开朗琪罗到法拉尔地方。在狂乱中，他拒绝了当地大公底邀请，不愿住到他的宫堡中去，他继续逃。九月二十五日，他到威尼斯。当地底诸侯得悉之下，立刻派了两个使者去见他，招待他；但又是惭愧又是犷野，他拒绝了，远避在Giudecca。他还自以为躲避得不够远。他要逃亡到法国去。他到威尼斯底当天，就写了一封急切的信，给代法王法朗梭阿一世在意大利代办艺术品的朋友Battista della palla：

“Battista，至亲爱的朋友，我离开了翡冷翠要到法国去；到了威尼斯，我询问路径：人家说必得要经过德国底境界，这于我是危险而艰难的路。你还有意到法国去么？……请你告诉我，请你告诉我你要我在何处等你，我们可以同走……我请求你，收到此信后给我一个答复，愈快愈好，因为我去法之念甚急，万一你已无意去，那末也请告

知，以便我以任何代价单独前往……”[128]

驻威尼斯法国大使急急写信给法朗梭阿一世和蒙莫朗西元帅，促他们乘机把米开朗琪罗邀到法国宫廷中去留住他。法王立刻向米开朗琪罗致意，愿致送他一笔年俸一座房屋。但信札往还自然要费去若干时日，当法朗梭阿一世底复信到时，米开朗琪罗已经回到翡冷翠去了。

疯狂底热度退尽了，在Guidecca静寂的居留中，他仅有闲暇为他的恐怖暗自惭愧。他的逃亡，在翡冷翠喧传一时，九月三十日，翡冷翠执政官下令一切逃亡的人如于十月七日前不回来，将处以叛逆罪。在固定的那天，一切逃亡者果被宣布为叛逆，财产亦概行籍没。然而米开朗琪罗底名字还没有列入那张表；执政官给他一个最后的期限，驻法拉尔底翡冷翠大使Galeotto Giugni通知翡冷翠共和邦，说米开朗琪罗得悉命令的时候太晚了，如果人家能够宽赦他，他准备回来。执政官答应原宥米开朗琪罗；他又托斫石匠Bastiano di Francesco把一张居留许可证带到威尼斯交给米开朗琪罗，同时转交给他十封朋友的信，都是要求他回去的[129]。在这些信中，宽宏的Battista della palla尤其表示出爱国的热忱：

“你一切的朋友，不分派别地，毫无犹豫地，异口同声地渴望你回来，为保留你的生命，你的母国，你的朋友，你的财产与你的荣誉，为享受这一个你曾热烈地希望的新时代。”

他相信翡冷翠重新临到了黄金时代，他满以为光明的前途得胜了。——实际上，这可怜人在梅迭西斯宗族重新上台之后却是反动势力底第一批牺牲者中的一个。

他的一番说话把米开朗琪罗底意念决定了。幸他回来了，——很慢地；因为到Lucques地方去迎接他的Battista della Palla等了他好久，以至开始绝望了[130]。十一月二十日，米开朗琪罗终于回到了翡冷翠[131]。二十三日，他的判罪状由执政官撤消了但予以三年不得出席大会议的处分[132]。

从此，米开朗琪罗勇敢地尽他的职守，直至终局。他重新去就San Miniato底原职，在那里敌人们已轰炸了一个月了；他把山岗重新筑固，发明新的武器，把棉花与被褥覆蔽着钟楼，这样，那著名的建筑物才得免于难[133]。人们所得到的他在围城中的最后的活动，是一

五三〇年二月二十二日底消息，说他爬在大寺底圆顶上，窥测敌人底行动和视察穹窿底情状。

可是预料的灾祸毕竟临到了。一五三〇年八月二日，Malatesta Baglioni反叛了。十二日，翡冷翠投降了，城市交给了教皇底使者Baccio Valori。于是杀戮开始了。最初几天，什么也阻不了战胜者底报复行为；米开朗琪罗底最好的友人们——Battista della Palla——最先被杀。据说，米开朗琪罗藏在San Niccolò Oltrarno钟楼里。他确有恐惧底理由：谣言说他曾欲毁掉梅迭西斯宫邸。但克莱芒七世一些没有丧失对于他的感情。据Sébastien del Piombo说，教皇知道了米开朗琪罗在围城时的情形后，表示非常不快；但他只耸耸肩说："米开朗琪罗不该如此；我从没伤害过他。"[134]当最初的怒气消降的时候，克莱芒立刻写信到翡冷翠，他命人寻访米开朗琪罗，并言如他仍愿继续为梅迭西斯墓工作，他将受到他应受的待遇[135]。

米开朗琪罗从隐避中出来。重新为他所抗拒的人们底光荣而工作。可怜的人所做的事情还不止此呢：他为Baccio Valori那个为教皇做坏事的工具，和杀掉米氏底好友Battista della Palla那凶手，雕塑《抽箭的阿波罗像》[136]。不久，他更进一步，竟至否认那些流戍者，曾经是他的朋友[137]。一个伟大的人物底可哀的弱点，逼得他卑怯地在物质的暴力前面低首，为的要使他的艺术梦得以保全。他的所以把他的暮年整个地献在为使徒比哀尔建造一座超人的纪念物上面实非无故：因他和比哀尔一样，曾多少次听到鸡鸣而痛哭。

被逼着说谎，不得不去谄媚一个Valori，颂赞洛伦佐和于尔朋大公，他的痛苦与羞愧同时迸发。他全身投入工作中，他把一切虚无底狂乱发泄在工作中[138]。他全非在雕塑梅迭西斯宗室像，而是在雕塑他的绝望底像。当人家和他提及他的洛朗与于里安底肖像并不肖似时，他美妙地答道："千年后谁还能看出肖似不肖似？"一个，他雕作"行动"；另一个，雕作"思想"；台座上的许多像仿佛是两座主像底注释，——《日》与《夜》，《晨》与《暮》，——说出一切生之苦恼与憎厌。这些人类痛苦底不朽的象征在一五三一年完成了[139]。无上的讥讽啊！可没有一个人懂得。Giovanni Strozzi看到这可惊的《夜》时，写了下列一首诗：

"夜，为你所看到妩媚地睡着的夜，却是由一个天使在这块岩石

中雕成的；她睡着，故她生存着。如你不信，使她醒来罢，她将与你说话。”

米开朗琪罗答道：

“睡眠是甜蜜的。成为顽石更是幸福，只要世上还有罪恶与耻辱的时候。不见不闻，无知无觉，于我是最大的欢乐：因此，不要惊醒我，啊！讲得轻些罢！”[140]

在另一首诗中他又说：“人们只能在天上睡眠，既然多少人底幸福只有一个人能体会到！”而屈服的翡冷翠来呼应他的呻吟了[141]：

“在你圣洁的思想中不要惶惑。相信把我从你那里剥夺了的人不会长久享受他的罪恶的，因为他中心惴惴，不能无惧。些须的欢乐，对于爱人们是一种丰满的享乐，会把他们的欲念熄灭，不若苦难会因了希望而使欲愿增长。”[142]

在此，我们应得想一想当罗马被掠与翡冷翠陷落时的心灵状态：理智底破产与崩溃。许多人底精神从此便堕入哀苦的深渊中，一蹶不振。

Sébastien del Piombo变成一个享乐的怀疑主义者：

“我到了这个地步：宇宙可以崩裂，我可以不注意，我笑一切……我觉得已非罗马被掠前的我，我不复能回复我的本来了。”[143]

米开朗琪罗想自杀。

“如果可以自杀，那么，对于一个满怀信仰而过着奴隶般的悲惨生活的人，最应该给他这种权利了。”[144]

他的精神正在动乱。一五三一年六月他病了。克莱芒七世竭力抚慰他，可是徒然。他令他的秘书和Sébastien del Piombo转劝他不要劳作过度，勉力节制，不时出去散步，不要把自己压制得如罪人一般[145]。一五三一年秋，人们担忧他的生命危险。他的一个友人写信给Valori道：“米开朗琪罗衰弱瘦瘠了。我最近和Bugiardini与Antonio Mini谈过，我们一致认为如果人家不认真看护他，他将活不了多久。他工作太过，吃得太少太坏，睡得更少。一年以来，他老是为头痛与心病侵蚀着。”[146]——克莱芒七世认真地不安起来：一五三一年十一月二十一日，他下令禁止米开朗琪罗在于勒二世陵墓与梅迭西斯墓之外更做其他的工作，否则将驱逐出教，他以为如此方能调养他的身

体，“使他活得更长久，以发扬罗马，他的宗教与他自己的光荣。”

他保护他，不使他受Valori和一般乞求艺术品的富丐们底纠缠，因为他们老是要求米开朗琪罗替他们做新的工作。他和他说：“人家向你要求一张画时，你应当把你的笔系在脚下，在地上划四条痕迹，说：‘画完成了。’”[147]当于勒二世底承继人对于米开朗琪罗实施恫吓时，他又出面调解[148]。一五三二年，米开朗琪罗和他们签了第四张关于于勒陵墓的契约：米开朗琪罗承应重新作一个极小的陵墓[149]于三年中完成，费用全归他个人负担，还须付出二□〇〇〇金币以偿还他以前收受于勒二世及其后人底钱。Sébastien del Piombo写信给米开朗琪罗说：“只要在作品中令人闻到你的一些气息就够。”[150]——悲哀的条件，既然他所签的约是证实他的大计划底破产，而他还须出这一笔钱！可是年复一年，米开朗琪罗在他每件绝望的作品中所证实的，确是他的生命底破产，整个“人生”底破产。

在于勒二世底陵墓计划破产之后，梅迭西斯墓底计划亦接着解体了，一五三四年九月二十五日，克莱芒七世驾崩。那时，米开朗琪罗由于极大的幸运，竟不在翡冷翠城内。长久以来，他在翡冷翠度着惶虑不安的生活；因为亚历山大·特·梅迭西斯大公恨他。不是因为他对于教皇的尊敬[151]，他早已遣人杀害他了。自从米开朗琪罗拒绝为翡冷翠建造一座威临全城的要塞之后，大公对他的怨恨更深了：——可是对于米开朗琪罗这么胆怯的人，这举动确是一桩勇敢的举动，表示他对于母国底伟大的热爱；因为建造一座威临全城的要塞这件事，是证实翡冷翠对于梅迭西斯底屈服啊！——自那时起，米开朗琪罗已准备听受大公方面底任何处置，而在克莱芒七世死后，他的生命，亦只是靠偶然的福，那时他竟住在翡冷翠城外[152]。从此他不复再回到翡冷翠去了。他永远和它诀别了。——梅迭西斯底家庙算是完了，它永没完成。我们今日所谓的梅迭西斯墓，和米开朗琪罗所幻想的，只有若干细微的关系而已。它仅仅遗下壁上装饰底轮廓，不独米开朗琪罗没有完成预算中的雕像[153]和绘画[154]底半数；且当他的学生们以后要重新觅得他的思想底痕迹而加以补充的时候，他连自己也不能说出它们当初的情况了[155]：是这样地放弃了他一切的计划，他一切都遗忘了。

一五三四年九月二十三日米开朗琪罗重到罗马，在那里一直逗留到死[156]。他离开罗马已二十一年了。在这二十一年中，他做了于勒二世墓上底三座未完成的雕像，梅迭西斯墓上底七座未完成的雕像，洛伦佐堂底未完成的穿堂，圣·玛丽·特拉·米纳佛寺底未完成的《基督像》，为Baccio Valori作的未完成的《阿波罗像》。他在他的艺术与故国中丧失了他的健康，他的精力和他的信心。他失掉了他最爱的一个兄弟[157]。他失掉了他极孝的父亲[158]。他写了两首纪念两人的诗，和他其余的一样亦是未完之作，可是充满了痛苦与死的憧憬底热情：

“……上天把你从我们的苦难中拯救出去了。可怜我罢，我这如死一般生存着的人！……你是死在死中，你变为神明了；你不复惧怕生存与欲愿底变化：（我写到此怎能不艳羡呢？……）运命与时间原只能赐予我们不可靠的欢乐与切实的忧患，但它们不敢跨入你们的国土。没有一些云翳会使你们的光明阴暗；以后的时间不再对你们有何强暴的行为了，‘必须’与‘偶然’不再役使你们了。黑夜不会熄灭你们的光华；白日不论它如何强烈也绝不会使光华增强……我亲爱的父亲，由于你的死，我学习了死……死，并不如人家所信的那般坏，因为这是人生底末日，亦是到另一世界去皈依神明的第一日，永恒的第一日。在那里，我希望，我相信我能靠了神底恩宠而重新见到你，如果我的理智把我冰冷的心从尘土底纠葛中解放出来，如果像一切德性般。我的理智能在天上增长父子间的至高的爱话。”[159]

人世间更无足以羁留他的东西了：艺术，雄心，温情，任何种的希冀都不能使他依恋了。他六十岁，他的生命似乎已经完了。他孤独着，他不复相信他的作品了；他对于“死”患着相思病，他热望终于能逃避“生存与欲念底变化”，“时间底暴行”和“必须与偶然的专制”。

“可怜！可怜！我被已经消逝的我的日子欺罔了……我等待太久了……时间飞逝而我老了。我不复能在死者身旁忏悔与反省了……我哭泣也徒然……没有一件不幸可与失掉的时间相比的了……

“可怜！可怜！当我回顾我的已往时，我找不到一天是属于我的！虚妄的希冀与欲念。——我此刻是认识了，——把我羁绊着，使我哭，爱，激动，叹息，——（因为没有一件致命的情感为我所不识得，）——远离了真理……

“可怜！可怜！我去，而不知去何处；我害怕……如我没有错误的话，——（啊！请神使我错误了罢！）——我看到，主啊，我看到，认识善而竟作了恶的我，是犯了如何永恒的罪啊！而我只知希望……”[160]

---

[1]米开朗琪罗欢喜说他的天才是由于他的故乡底“飘逸的空气”所赐。

[2]他的名字叫做Lodovico di Lionardo Buonarroti Simoni——他们一家真正的姓字是Simonio。

[3]Francesca di Neri di Miniato del Sera。

[4]父亲在一四八五年续娶Lucrezia Ubaldini，她死于一四九七年。

[5]Lionardo生于一四七三年，Buonarroto生于一四七七年，Giovan Simone生于一四七九，Sigismondo生于一四八一年，Lionardo做了教士。因此米开朗琪罗成为长子了。

[6]据Condivi记载。

[7]实在，一个那样大的艺术家曾对他的学生嫉妒是很难令人置信的。我不信这是米开朗琪罗离开奇朗大育的原因。他到暮年还保存着对于他的第一个老师的尊敬。

[8]这个学校由陶拿丹罗底学生Bertoldo所主持。

[9]此像现存翡冷翠。《微笑的牧神面具》一作，亦是同时代的，它引起洛朗·特·梅迭西斯对于米开朗琪罗的友谊。《梯旁的圣母》亦是那时所作的浮雕。

[10]一四九一年事。

[11]那时的学者Pic de la Mirandole和Politien等都表示屈服于萨伏那洛尔底教义。不久之后，他们都死了（一四九四）。Politien遗言死后要葬在陶米尼派底圣·玛克寺中——即萨伏那洛尔底寺院——Pic de la Mirandole死时特地穿着陶米尼派教士底衣装。

[12]一四九一年事。

[13]洛朗·特·梅迭西斯死于一四九二年四月八日；他的儿子比哀尔承袭了他的爵位。米开朗琪罗离开了爵邸，回到父亲那里，若干时内没有事做。以后，比哀尔又教他去任事，委托他选购浮雕与凹雕的细石。于是他雕成巨大的白石像《力士》，最初放在Strozzi宫中，一五二九年被法兰西王法朗梭阿一世购藏于枫丹白露（Fontainebleau），但在十七世纪时便不见了。放在San Spirito修院的十字架木雕亦是此时之作，为这件作品，米开朗琪罗用尸身研究解剖学，研究得那么用功，以致病倒了。

[14]据Condivi底记载：

米开朗琪罗于一四九四年十月逃亡。一个月之后，比哀尔·特·梅迭西斯因为群众反叛也逃跑了；平民政府便在翡冷翠建立，萨伏那洛尔力予赞助，预言翡冷翠将使全世界都变成共和国。但这共和国将承认一个国王，便是耶稣基督。

[15]在那里他住在高贵的Giovanni Francesco Aldovrandi家里做客。在和蒲洛涅警察当局发生数次的纠葛中，都得到他的不少帮助。这时候他雕了几座宗教神像，但全无宗教意味，只是骄傲的力底表现而已。

[16]米开朗琪罗于一四九六年六月到罗马。《醉的酒神》，《垂死的Adonis》与《睡着的爱神像》都是一四九七年底作品。

[17]时在一四九八年五月二十三日。

[18]据米开朗琪罗与Condivi的谈话，可见他所雕的圣母所以那么年青，所以和多那太罗、波提切利辈底圣母绝然不同是另有一种骑士式的神秘主义为背景的。

[19]见他父亲给他的信——一五〇〇年十二月十九日。

[20]见他给父亲的信——一五〇九年春。

[21]见他给父亲的信——一五二一年。

[22]一五〇一年八月。——几个月之前，他和Francesco Piccolomini大主教签订合同，承应为锡耶纳寺塑造装饰用的雕像。这件工作他始终没有做，他一生常常为此而内疚。

[23]据伐萨利记载。

[24]这个像在他的工作室内时，一个雕塑家想使外面的光线更适宜于这件作品，米开朗琪罗和他说："不必你辛苦，重要的是直接受到阳光。"

[25]委员会讨论此事的会议录还保存着。

迄一八七三年为止，大卫像留在当时米开朗琪罗所指定的地位，在诸侯宫邸前面。以后，人们把它移到翡冷翠美术学士院底一个特别的园亭中，因为那时代这像已被风雨侵蚀到令人担忧的程度。翡冷翠艺术协会同时提议作一个白石的摹本放在诸侯宫邸前底原位上。

[26]这一段记载，完全根据当时的历史，详见Pietro di Marco Parenti著《翡冷翠史》。

[27]大卫底圣洁的裸体使翡冷翠人大感局促。一五四五年，人们指责《最后之审判》中的猥亵（因为其中全是裸体的人物）时，写信给他道："仿效翡冷翠人底谦恭罢，把他们身体上可羞的部分用金叶遮掩起来。"

[28]这是隐指莱渥那没有完成的Francesco Sforza大公底雕像。

[29]一个同时代人底记录。

[30]这战役是翡冷翠人打败米兰人的一仗。这个题目是故意使莱渥那难堪的，因为他在米兰有那么多的朋友与保护人。

[31]亦名《比萨之战》。

[32]米开朗琪罗底图稿于一五〇五年画到壁上，到了一五一二年梅迭西斯卷土重来时的暴乱中便毁掉了。这件作品只有从零星的摹本中可以窥一斑。——至于莱渥那底一幅，莱渥那自己已经把它毁灭了。他为求技巧完美起见，试用一种油膏，但不能持久；那幅画后来因他灰心而丢弃，到一五五〇年时已不存在了。米开朗琪罗这时代（一五〇一——一五〇五）底作品，尚有《圣母》、《小耶

稣》二座浮雕，现存伦敦王家美术院翡冷翠Bargello博物馆；——《勃吕勃之圣母》，一五〇六年时被弗拉芒商人购去；——还有现存Uffizi博物馆的《圣家庭》那幅大水胶画，是米氏最经意最美之作。他的清教徒式的严肃，他的英雄的调子，和莱渥那底懒散肉感的艺术极端相反。

[33]据Condivi记载。

[34]至少是勃拉芒德有此决心。至于拉斐尔，他和勃拉芒德交情太密了，不得不和他取一致行动。但说拉斐尔个人反对米开朗琪罗却并无实据。只是米开朗琪罗确言他也加入阴谋："我和教皇于勒所发生的争执全是勃拉芒德与拉斐尔嫉妒的结果：他们设法要压倒我；实在，拉斐尔也是主动的人。因为他在艺术上所知道的，都是从我这里学去的。"（一五四二年十月米氏给一个不可考的人的信）

[35]Condivi，因为他对于米开朗琪罗的盲目的友谊，也猜疑着说："勃拉芒德被逼着去损害米开朗琪罗，第一是因为嫉妒，第二是因为他怕米开朗琪罗对他的判断，他是知道他的过失的人。大家知道，勃拉芒德极爱享乐，挥霍无度。不论他在教皇那边的薪给是如何高，他总不够花，于是他设法在工程方面舞弊，用劣等的材料筑墙，于坚固方面是不够的。这情形，大家可以在他所主持的圣彼得建筑中鉴别出来……近来好些地方都在重修，因为已在下沉或将要下沉。"

[36]"当教皇转变了念头，而运货船仍从加拉勒地方把石块运到时，我不得不自己来付钱。同时我从翡冷翠雇来的斫石匠们也到了罗马；正当我在教皇支配给我的屋子中安排他们的住处与用具时，我的钱花完了，我处于极大的窘境中。……"（一五四二年十月的信——注①已经引用过的）

[37]一五〇六年四月十七日。

[38]这一切叙述都是引用上述的一五四二年十月一信原文。

[39]有人把这首十四行诗认为是一五一一年作的，但我仍以为放在这个时期较为适当。

[40]"枯索的树"隐喻于勒二世系族底旗号上的图案。

[41]"这还不是使我动身的唯一的原因；还有别的事情，为我不愿讲述的。此刻只须说我想如果我留在罗马，这城将成为我的坟墓，而不是教皇底坟墓了。这是我突然离开的主因。"

[42]一五〇六年四月十八日。

[43]见一五四二年十月信。

[44]同前。

[45]一五〇六年八月终。

[46]Condivi记载——一五〇四年，米开朗琪罗已有到土耳其去的念头。一五一九年，他和Andrinople诸侯来往，他要他去替他作画。
我们知道莱渥那·达·芬奇也曾有过到土耳其去的意念。

[47]Condivi记载。

[48]一五〇七年二月八日给他父亲的信。

[49]一五〇七年十一月十日给他兄弟的信。

[50]这至少是Condivi底意见。但我们应得注意在米开朗琪罗没有逃到蒲洛涅之前，要他作西施庭壁画的问题已经提起过了，那时节勃拉芒德对于这计划并未见得欢欣，因为他正设法要他离开罗马。（一五〇六年五月Pietro Rosselli致弥盖朗琪罗书）

[51]在一五〇八年四月至九月中间，拉斐尔画成了所谓“诸侯厅”中的壁画。其中有《雅典学派》，《圣体争辩》等诸名作。

[52]见伐萨利记载。

[53]在米开朗琪罗一五一〇年致父亲书中，他曾提及他的助手，什么也不能做的话，“只要人家去服侍他……当然我不能管这些！我自己已感到帮助的人不够！他使我受苦如一头畜生。”

[54]一五〇九年正月二十七日致他的父亲书。

[55]致他的父亲书（一五〇九——一五一二年间）。

[56]Giovan Simone对他的父亲横施暴行。米开朗琪罗写信给他的父亲说：“在你的信中我知道一切和Simone底行为。十年以来，我不曾有过比这更坏的消息。……如果我能够，即在收到信的那天，我将跨上马，把一切都整顿好了。但我既然不能如此做，我便写信给他。但如果他不改性，如果他拿掉家里的一支牙签，如果他做任何你所厌恶的事情，请你告诉我：我将向教皇请假，我将回来。”（一五〇九年春）

[57]这封信底日期有人说是一五〇九年春，有人说是一五〇八年七月。注意这时候Giovan Simone已是三十岁的人了，米开朗琪罗只长他四岁。

[58]一五〇九年十月十七日致Gismondo书。

[59]一五一三年七月三十日致Buonarroto书。

[60]一五一二年八月信。

[61]关于米开朗琪罗底作品在另书解释了，此处不赘。

[62]伐萨利记载。

[63]诗集卷九。
这首以诙谑情调写的诗是一五一〇年七月作的。

[64]Henry Thode在他的Michelangelo und das Ende der Renaissance，1902，Berlin中提出这一点，把米氏的性格看得很准确。

[65]“……既然吾主把人死后的肉体交给灵魂去受永久的平和或苦难，我祈求他把我的肉体——虽然它是丑的，不论在天上地下——留在你的旁边；因为一颗爱的心至少和一个美的脸庞有同等价值……”（诗集卷一百零九第十二首）
“上天似乎正因为我在美丽的眼中变得这么丑而发怒。”（诗集卷一百零九第九十三首）

[66]米开朗琪罗全部诗集底第一次付印是在一六二三年，由他的侄孙在翡冷翠发刊的。这一部版本错讹极多。一八六三年，Cesare Guasti在翡冷翠发刊第一部差不多是正确的版本。但唯一完全的科学的版本，当推Dr. Karl Frey于一八九七年在柏林刊行的一部。本书所申引依据的，亦以此本为准。

[67]在同一页纸上画有人与马的交战图。

[68]诗集卷二。

[69]诗集卷五。

[70]诗集卷六。

[71]诗集卷七。

[72]据Frey氏意见，此诗是一五三一——一五三二年之作，但我认为是早年之作。

[73]诗集卷三十六。

[74]诗集卷十三。

另一首著名的情诗，由作曲家Bartolommeo Tromboncino于一五一八年前谱成音乐的，亦是同时期之作："我的宝贝，如果我不能求你的援助，如果我没有了你，我如何能有生活的勇气？呻吟着，哭泣着，叹息着。我可怜的心跟踪着你，夫人，并且向你表显我不久将要临到的死，和我所受的苦难。但离别永不能使我忘掉我对你的忠诚，我让我的心和你在一起：我的心已不复是我的了。"（诗集卷十一）

[75]诗集卷二十二。

[76]诗集卷一百零九第三十五首。

试把这些爱情与痛苦几乎是同义字的情诗，和肉感的，充满着青春之气的拉斐尔底十四行诗（写在《圣体争辩》图稿反面的）作一比较。

[77]于勒二世死于一五一三年二月二十一日，正当西施庭天顶画落成后三个月半。

[78]契约订于一五一三年三月六日。——这新计划较原来的计划更可惊，共计巨像三十二座。

[79]这在时期内，米开朗琪罗似乎只接受一件工作——米纳佛《基督像》。

[80]摩西像是在预定计划内竖在于勒二世陵墓第一层上的六座巨像之一。直到一五四五年，米开朗琪罗还在做这件作品。

[81]奴隶像共有二座，米开朗琪罗一五一三年之作，一五四六年时他赠与Roberto Strozzi。那是一个翡冷翠底共和党人，那时正逃亡在法国，奴隶像即由他转赠给法兰西王法朗梭阿一世，今存卢佛美术馆。

[82]他对于米开朗琪罗并非没有温情的表示；但米开朗琪罗使他害怕。他觉得和他一起非常局促。Sébastien del Piombo在写给米氏的信中说："当教皇讲起你时，仿佛在讲他的一个兄弟；他差不多眼里满含着泪水。他和我说你们是一起教养长大的（米氏幼年在梅迭西斯学校中的事情已见前文叙述），而他不承认认识你爱你，但你要知道你使一切的人害怕，甚至教皇也如此。"（一五二〇年十月二十七日）在列夫十世底宫廷中，人们时常把米开朗琪罗作为取笑的资料。他写给拉斐尔底保护人Bibbiena大主教的一封信，措词失当，使他的敌人们引为大乐。Sébastien和米氏说："在宫中人家只在谈论你的信；它使大家发笑。"（一五二〇年七月三日书）

[83]勃拉芒德死于一五一四年。拉斐尔受命为重建圣彼得寺的总监。

[84]“我要把这个教堂底屋面，造成为全意大利底建筑与雕塑取法的镜子。教皇与大主教（于勒·特·梅迭西斯，即未来的教皇克莱芒七世）必须从速决定到底要不要我做，是或否。如果他们要我做，那么应当签订一张合同……Messer Domenico，关于他们的主意，请你给我一个切实的答复，这将是我的欢乐中最大的欢乐。”（一五一七年七月致Domenico Buoninsegni书）一五一八年正月十九日，教皇与他签了约，米开朗琪罗应允在八年中交出作品。

[85]一五一八年二月二日，大主教于勒·特·梅迭西斯致书米开朗琪罗，有云：“我们疑惑你莫非为了私人的利益袒护加拉尔石厂而不愿用比德拉桑太底白石……我们告诉你，不必任何解释，圣上的旨意要完全采用比德拉桑太底石块，任何其他的都不要……如果你不这么做，将是故意违反圣上与我们底意愿，我们将极有理由地对你表示严重的愤怒……因此，把这种固执从你头脑里驱逐出去罢。”

[86]“我一直跑到日内地方去寻觅船只……加拉尔人买通了所有的船主人……我不得不往比士去。……”（见一五一八年四月二日米开朗琪罗致于尔白诺书）——“我在比士租的船永远没有来。我想人家又把我作弄了；这是我一切事情上的命运！喔，我离开加拉尔的那一天那一时刻真应诅咒啊！这是我的失败底原因……”（一五一八年四月十八日书）

[87]一五一八年四月十八日书。——几个月之后：“山坡十分峭险，而工人们都是蠢极的；得忍耐着！应得要克服高山，教育人民……”（一五一八年九月致斐里加耶书）

[88]指米纳佛《基督像》与于勒二世底陵墓。

[89]一五一八年十二月二十一日致阿昂大主教书。——四个仅仅动工的巨像，预备安放在于勒二世墓上的奴隶像似乎是这一期底作品。

[90]一五二〇年书信。

[91]米开朗琪罗把完成这座基督像的工作交付给他蠢笨的学生于尔白诺，他把它弄坏了。（见一五二一年九月六日Sébastien del piombo致米开朗琪罗书）罗马底雕塑家Frizzi胡乱把它修葺了。
这一切忧患并没阻止米开朗琪罗在已往把他磨折不堪的工作上更加上新的工作。一五一九年十月二十日，他为翡冷翠学院签具公函致列夫十世，要求把留在拉伐纳后但丁遗物运回翡冷翠，他自己提议“为神圣的诗人建造一个纪念像”。

[92]一五二〇年四月六日。

[93]指《胜利像》。

[94]一五二六年，米开朗琪罗必得每星期写信给他。

[95]Sebastien bel Piombo在致米开朗琪罗的信中写是：“他崇拜你所做的一切；他把他所有的爱来爱你的作品。他讲起你时那么慈祥恺恻，一个父亲也不会对他的儿子有如此的好感。”（一五三一年四月二十九日）——“如果你愿到罗马来，你要做什么便可做什么，大公或王……你在这教皇治下有你的名分，你可以

作主人，你可以随心所欲。”（一五三一年十二月五日）

[96]见米开朗琪罗致侄儿Lionardo书。（一五四八年）

[97]工程在一五二一年三月便开始了，但到于勒·特·梅迭西斯大主教登极为教皇时起才积极进行。这是一五二三年十一月十九日的事，从此是教皇克莱芒七世了（Clément VII）。

最初的计划包含四座坟墓：Laurent le Magnifique底，他的兄弟于里安底，他的儿子底和他的孙子底。一五二四年，克莱芒七世又决定加入列夫十世底棺椁和他自己底。

同时，米氏被任主持圣洛伦佐图书馆底建筑事宜。

[98]这里是指法朗梭阿教派。（见一五二四年正月二日Fattucci以教皇名义给米开朗琪罗书）

[99]一五二四年三月。

[100]一五二五年四月十九日，米开朗琪罗致教皇管事Giovanni Spina书。

[101]一五二五年十月二十四日米氏致Fattucci书。

[102]一五二四年三月二十二日Fattucci致米氏书。

[103]一五二四年三月二十四日Lionarbo Sellajo致米氏书。

[104]一五二四年米氏致教皇管事Giovanni Sqina书。

[105]一五二五年八月二十九日米氏致前人书。

[106]一五二五年十月二十四日米氏致Fattucci书。

[107]一五二五年十二月二十三日Pier Paolo Marzi以克莱芒七世名义致米氏书。

[108]一五二五年十月至十二月间书信。

[109]一五二六年六月十七日米氏致Fattucci书。

[110]此信有人认为是一五二一年左右的，有人认为是一五一六年左右的。

[111]一五二三年六月书信。

[112]一五二六年六月十七日米氏致Fattucci书。

[113]同一封信内，说一座像已开始了，还有其他棺龛旁边的四座象征的人像与圣母像亦已动工。

[114]一五一二年九月书信中说及他批评梅迭西斯底联盟者，帝国军队劫掠伯拉多事件。

[115]一五一二年九月米氏致弟Buonarroto书。

[116]一五一五年九月米氏致弟Buonarroto书：“我并非是一个疯子，像你们所相信的那般……”

[117]一五一二年九月十日米氏致弟Buonarroto书。

[118]一五四五年间事。

米开朗琪罗底Brutus胸像便是为Donato Giannotti作的。一五三六年，在那部《关于但丁神曲的对语》前数年，亚历山大·特·梅迭西斯被洛朗齐诺刺死，洛朗齐诺被人当作Brutus般的加以称颂。

[119]朋友们所讨论的主题是要知道但丁在地狱中过多少日子：是从星期五晚到星期六晚呢抑是星期四晚至星期日早晨？他们去请教米开朗琪罗，他比任何人更了解但丁底作品。

[120]米开朗琪罗并辩明暴君与世袭君王或与立宪诸侯之不同："在此我不是指那些握有数百年权威的诸侯或是为民众底意志所拥戴的君王而言，他们的统治城邑，与民众底精神完全和洽……"

[121]一五二七年五月六日。

[122]一五二七年五月十七日梅迭西斯宗室中的伊巴里德与亚历山大被逐。

[123]一五二八年七月二日。

[124]据米开朗琪罗底秘密的诉白，那人是Busini。

[125]Condivi又言："实在，他应该接受这好意的忠告，因为当梅迭西斯重入翡冷翠时，他被处死了。"

[126]一五二九年九月二十五日米氏致Battista della Palla书。

[127]据Segni记载。

[128]一五二九年九月二十五日致Battista della Palla书。

[129]一五二九年十月二十二日。

[130]他又致书米开朗琪罗，敦促他回去。

[131]数日前，他的俸给被执政官下令取消了。

[132]据米氏致Sébastien del Piombo书中言，他亦判处缴纳一，五〇〇金币底罚金充公。

[133]米氏在致Francois de Hollande书中述道："当教皇克莱芒与西班牙军队联合围攻翡冷翠时，这般敌军被我安置在钟楼上的机器挡住了长久。一夜，我在墙底外部覆盖了羊毛袋；又一夜，我令人掘就陷坑，安埋火药，以炸死嘉斯蒂人；我把他们的断腿残臂一直轰到半空。……瞧啊！这是绘画底用途！它用作战争底器械与工具；它用来使轰炸与手铳得有适当的形式；它用来建造桥梁制作云梯；它尤其用来构成要塞，炮垒壕沟，陷坑与对坑底配置图……"
（见Francois de Hollande著：《论罗马城中的绘画》第三编，一五四九年。）

[134]一五三一年四月二十九日Sébastien del Piombo致米氏书。

[135]Condivi记载——一五三〇年十二月十一日起，教皇把米开朗琪罗底月俸恢复了。

[136]一五三〇年秋。——此像现存翡冷翠国家美术馆。

[137]一五四四年。

[138]即在他一生最惨淡的几年中，米开朗琪罗底粗野的天性对于一向压制着他的基督教底悲观主义突起反抗，他制作大胆的异教色彩极浓厚的作品，如《被鹅狎戏着的丽达》（一五二九——一五三〇年间），本是为法拉尔大公画的，后来米氏赠给了他的学生Antonio Mini，他把它携到法国，据说是在一六四三年被Sublet des Noyers嫌其放浪而毁掉的。稍后，米开朗琪罗又为人绘《被爱神抚摩着的维纳斯》图稿。尚有二幅极猥亵的素描，大概亦是同时代的。

[139]《夜》大概是于一五三〇年秋雕塑，于一五三一年春完成的；《晨》完成于一五三一年九月；《日》与《暮》又稍后。

[140]诗集卷一零九，第十六，十七两首。——弗莱推定二诗是作于一五四五年。

[141]米开朗琪罗在此假想着翡冷翠和翡冷翠底流亡者中间的对白。

[142]诗集卷一零九，第四十八首。

[143]一五三一年二月二十四日Sébastien del Piombo致米氏书，这是罗马被掠后第一次写给他的信："神知道我真是多少快乐，当经过了多少灾患，多少困苦和危险之后，强有力的主宰以他的恻隐之心，使我们仍得苟延残喘：我一想起这，不禁要说这是一件灵迹了……此刻，我的同胞，既然出入于水火之中，经受到意想不到的事情，我们且来感谢神罢，而这虎口余生至少也要竭力使它在宁静中度过了罢。只要幸运是那么可恶那么痛苦，我们便不应该依赖它。"
那时他们的信札要受检查，故他嘱咐米开朗琪罗假造一个签名式。

[144]诗集卷三十八。

[145]一五三一年六月二十日Pier Paolo Marzi致米氏书，一五三一年六月十六日Sebastien del Piombo致米氏书。

[146]一五三一年九月二十九日Giovanni Battista di Paolo Mini致Valori书。

[147]一五三一年十一月二十六日Benvenuto della Volpaja致米氏书。

[148]一五三二年三月十五日Sébastien致书米氏有言："如你没有教皇为你作后盾，他们会如毒蛇一般跳起来噬你了。"

[149]在此，只有以后立在San Pietro in Vincoli寺前的六座像了，这六座像是开始了没有完成（摩西像，胜利像，两座奴隶像和Boboli石窟像）。

[150]一五三二年四月六日Sébastien del Piombo致米氏书。

[151]屡次，克莱芒七世不得不在他的侄子，亚历山大·特·梅迭西斯前回护米开朗琪罗。Sébastieu del Piombo讲给米氏听，说"教皇和他侄儿的说话充满了激烈的忿怒，可怖的狂乱，语气是那么严厉，难于引述。"（一五三三年八月十六日）

[152]Condivi记载。

[153]米开朗琪罗部分地雕了七座像（Laurent d'Urbin与Julien de Nemours底两座坟墓，圣母像。）他预定的"江河四座像"没有开始；而Laurent le Magnifique与他的兄弟Julieu底墓像，他放弃给别人做了。

[154]一五六三年三月十七日，伐萨利问米开朗琪罗："他当初想如何布置壁画。"

[155]人们甚至不知道把已塑的像放在何处，而空的壁龛中又当放入何像。受高斯莫一世之命去完成这件米氏未完之作的Vasari与Ammanati写信问他，可是他竟想不起来了。一五五七年八月米开朗琪罗写道："记忆与思想已跪在我的前面，在另一世界中等我去了。"

[156]一五四六年三月二十日，米开朗琪罗享有罗马士绅阶级底名位。

[157]指一五二八年在大疫中死亡的Buonarroto。
[158]一五三四年六月。
[159]诗集卷五十八。
[160]诗集卷四十九。

下编 舍弃

一 爱情

在这颗残破的心中，当一切生机全被剥夺之后，一种新生命开始了，春天重又开了鲜艳的花朵，爱情底火焰燃烧得更鲜明。但这爱情几乎全没有自私与肉感的成份。这是对于加伐丽丽底美貌底神秘的崇拜。这是对于维多利亚·高龙纳底虔敬的友谊，——两颗灵魂在神明的境域中的沟通。这是对于他的无父底侄儿们底慈爱，和对于孤苦茕独的人们底怜悯。

米开朗琪罗对于加伐丽丽（Tommaso dei Cavalieri）底爱情确是为一般普通的思想——不论是质直的或无耻的——所不能了解的。即在文艺复兴末期底意大利，它亦引起种种难堪的传说；讽刺家拉莱汀（L'Arétin 1492—1557）甚至把这件事作种种污辱的讽喻[1]。但是拉莱汀般底诽谤——（这是永远有的）——决不能加诸米开朗琪罗。“那些人把他们自己污浊的心地来造成一个他们的米开朗琪罗。”[2]

没有一颗灵魂比米开朗琪罗底更纯洁。没有一个人对于爱情底观念有那么虔敬。

Condivi曾说：

“我时常听见米开朗琪罗谈起爱情：在场的人都说他的言论全然是柏拉图式的。为我，我不知道柏拉图底主张；但在我和他那么长久那么亲密的交谊中，我在他口中只听到最可尊敬的言语，可以抑灭青年人底强烈的欲火的言语。”

可是这柏拉图式的理想并无文学意味也无冷酷的气象：米开朗琪罗对于一切美的事物，总是狂热地沉溺的，他之于柏拉图式的爱的理想亦是如此。他自己知道这点，故他有一天在谢绝他的友人Giannotti底邀请时说：

“当我看见一个具有若干才能或思想的人，或一个为人所不为言人所不言的人时，我不禁要热恋他，我可以全身付托给他，以至我不再是属于我的了。……你们大家都是那么富有天禀，如果我接受你们

的邀请，我将失掉我的自由；你们中每个人都将分割我的一部分。即是跳舞与弹琴的人，如果他们擅长他们的艺术，我亦可听凭他们把我摆布！你们的做伴，不特不能使我休息，振作，镇静，反将使我的灵魂随风飘零；以至几天之后，我可以不知道死在哪个世界上。”[3]

思想言语声音底美既然如此诱惑他，肉体底美丽将更如何使他依恋呢！

“美貌底力量于我是怎样的刺激啊！

“世间更无同等的欢乐了！”[4]

对于这个美妙的外形底大创造家，——同时又是有信仰的人——一个美的躯体是神明般的，是蒙着肉底外衣的神底显示。好似摩西之于“热烈的丛树”一般（译者按《旧约》记摩西于热烈的丛树中见到神底显灵），他只颤抖着走近它。他所崇拜的对象于他真是一个偶像，如他自己所说的。他在她的足前匍匐膜拜；而一个伟人自愿的屈服即是高贵的加伐丽丽也受不了，更何况美貌底偶像往往具有极庸俗的灵魂，如波琪沃（Febo di Poggio）呢！但米开朗琪罗什么也看不见……他真正什么也看不见么？——他是什么也不愿看见；他要在他的心中把已经勾就轮廓的偶像雕塑完成。

他最早的理想的爱人，他最早的生动的美梦，是一五二二年时代底贝里尼（Gherardo Perini）[5]。一五三三年他又恋着波琪沃；一五四四年，恋着勃拉琪（Cecchino dei Bracci）[6]。因此，他对于加伐丽丽的友谊并非是专一的；但确是持久而达到狂热的境界的，不独这位朋友底美姿值得他那么颠倒，即是他的德性底高尚也值得他如此尊重。

伐萨利曾言：“他爱加伐丽丽甚于一切别的朋友。这是一个生在罗马的中产者，年纪很轻，热爱艺术；米开朗琪罗为他作过一个肖像，——是米氏一生唯一的画像；因为他痛恨描画生人，除非这人是美丽无比的时候。”

伐尔琪（Varchi）又说：“我在罗马遇到加伐丽丽先生时，他不独是具有无与伦比的美貌，而且举止谈吐亦是温文尔雅，思想出众，行动高尚，的确值得人家底爱慕，尤其是当人们认识他更透彻的时候。”[7]

米开朗琪罗于一五三二年秋在罗马遇见他。他写给他的第一封

信，充满了热情的诉白，加伐丽丽底复信亦是十分尊严：

“我收到你的来信，使我十分快慰，尤其因为它是出我意外的缘故；我说：出我意外，因为我不相信值得像你这样的人写信给我。至于你称赞我的话，和你对于我的工作表示极为钦佩的话，我可回答你：我的为人与工作，决不能令一个举世无双的天才如你一般的人——我说举世无双，因为我不信你之外更有第二个——对一个启蒙时代的青年说出那样的话。可是我亦不相信你对我说谎。我相信，是的，我确信你对于我的感情，确是像你那样一个艺术的化身者，对于一切献身艺术爱艺术的人们所必然地感到的。我是这些人中底一个，而在爱艺术这一点上，我确是不让任何人。我回报你的盛情，我应允你：我从未如爱你一般的爱过别人，我从没有如希冀你的友谊一般希冀别人……我请你在我可以为你效劳的时候驱使我，我永远为你驰驱。

你的忠诚的 Thomaso Cavalieri”[8]

加伐丽丽似乎永远保持着这感动的但是谨慎的语气。他直到米开朗琪罗临终的时候一直对他是忠诚的，他并且在场送终。米开朗琪罗也永远信任他；他是被认为唯一的影响米开朗琪罗的人，他亦利用了这信心与影响为米氏底幸福与伟大服役。是他使米开朗琪罗决定完成圣彼得大寺穹窿底木雕模型。是他为我们保留下米开朗琪罗为穹窿构造所装的图样，是他努力把它实现。而且亦是他，在米开朗琪罗死后，依着他亡友底意志监督工程底实施。

但米开朗琪罗对他的友谊无异是爱情底疯狂。他写给他无数的激动的信。他是俯伏在泥尘里向偶像申诉[9]。他称他“一个有力的天才，……一件灵迹，……时代底光明”；他哀求他“不要轻蔑他，因为他不能和他相比，没有人可和他对等”。他把他的现在与未来一齐赠给他；他更说：

“这于我是一件无穷的痛苦：我不能把我的已往也赠与你以使我能服侍你更长久，因为未来是短促的：我太老了……[10]。我相信没有东西可以毁坏我们的友谊，虽然我出言僭越；因为我还在你之下[11]。……我可以忘记你的名字如忘记我藉以生存的食粮一般；是的，我比较更能忘记毫无乐趣地支持我肉体的食粮，而不能忘记支持我灵魂与肉体的你的名字，……它使我感到那样甘美甜蜜，以至我在

想起你的时间内，我不感到痛苦，也不畏惧死[12]。——我的灵魂完全处在我把它给予的人底手中[13]……如我必得要停止思念他，我信我立刻会死[14]。”

他赠给加伐丽丽最精美的礼物：

“可惊的素描，以红黑铅笔画的头像，他在教他学习素描的用意中绘成的。其次，他送给他一座《被宙斯底翅翼举起的Ganymède》，一座《Tityos》和其他不少最完美的作品。”[15]

他也寄赠他十四行诗，有时是极美的，往往是暗晦的，其中的一部分，不久便在文学专体中有人背诵了，全个意大利都吟咏着[16]。人家说下面一首是“十六世纪意大利最美的抒情诗”[17]：

“由你的慧眼，我看到为我的盲目不能看到的光明。你的足助我担荷重负，为我疲痿的足所不能支撑的。由你的精神，我感到往天上飞升。我的意志全包括在你的意志中。我的思想在你的心中形成，我的言语在你喘息中吐露。孤独的时候，我如月亮一般，只有在太阳照射它时才能见到。”[18]

另外一首更著名的十四行诗，是颂赞完美的友谊的最美的歌辞：

“如果两个爱人中间存在着贞洁的爱情，高超的虔敬，同等的运命，如果残酷的运命打击一个时也同时打击别个，如果一种精神一种意志统治着两颗心，如果两个肉体上的一颗灵魂成为永恒，把两个以同一翅翼挟带上天，如果爱神在一枝箭上同时射中了两个人底心，如果大家相爱，如果大家不自爱，如果两人希冀他们的快乐与幸福得有同样的终局，如果千万的爱情不能及到他们的爱情底百分之一，那么一个怨恨的动作会不会永远割裂了他们的关连？”[19]

这自己底遗忘，这把自己底全生命融入爱人底全生命的热情，并不永远清明宁静的。忧郁重又变成主宰；而被爱情控制着的灵魂，在呻吟着挣扎：

“我哭，我燃烧，我磨难自己，我的心痛苦死了……”[20]

他又和加伐丽丽说：“你把我生底欢乐带走了。”[21]

对于这些过于热烈的诗，“温和的被爱的主”[22]，加伐丽丽却报以冷静的安定的感情[23]。这种友谊底夸张使他暗中难堪。米开朗琪罗求她宽恕：

“我亲爱的主，你不要为我的爱情愤怒，这爱情完全是奉献给你

最好的德性的；因为一个人底精神应当爱慕别个人底精神。我所愿欲的，我在你美丽的姿容上所获得的，绝非常人所能了解的。谁要懂得它应当先认识死。”[24]

当然，这爱美的热情只有诚实的份儿。可是这热烈的惶乱[25]而贞洁的爱情底对象，全不露出癫狂与不安的情态。

在这些心力交瘁的年月之后，——绝望地努力要否定他的生命底虚无而重创出他渴求的爱，——幸而有一个女人底淡泊的感情来抚慰他，她了解这孤独地迷失在世界上的老孩子，在这苦闷欲死的心魂中，她重新灌注入若干平和，信心，理智，和凄凉地接受生与死的准备。

一五三三与一五三四年间[26]，米开朗琪罗对于加伐丽丽的友谊达到了顶点。一五三五年，他开始认识维多利亚·高龙纳。

她生于一四九二年。她的父亲叫做法勃里查·高龙纳，是巴里阿诺地方底诸侯，太里阿哥查公爵。她的母亲，阿严斯·特·蒙德番尔脱洛，便是于皮诺公爵底女儿。她的门第是意大利最高贵的门第中之一，亦是受着文艺复兴精神底熏沐最深切的一族。十七岁时，她嫁给贝斯加拉侯爵，大将军法朗昔斯各·特·阿伐罗。她爱他；他却不爱她。她是不美的[27]，人们在小型浮雕像上所看到的她的面貌是男性的。意志坚强的，严峻的：额角很高，鼻子很长很直，上唇较短，上唇微向前突，嘴巴紧闭。认识她而为她作传的Filonico Alicarnasseo虽然措辞婉约，但口气中也露出她是丑陋的：“当她嫁给贝斯加拉侯爵的时候，她正努力在发展她的思想；因为她没有美貌，她修养文学，以获得这不朽的美不像会消逝的其他的美一样。”——她是对于灵智的事物抱有热情的女子。在一首十四行中，她说：“粗俗的感官，不能形成一种和谐以产生高贵心灵底纯洁的爱，他们决不能引起她的快乐与痛苦……鲜明的火焰，把我的心升华到那么崇高，以至卑下的思想会使它难堪。”——实在她在任何方面也不配受那豪放而纵欲的贝斯加拉底爱的；然而，爱底盲目竟要她爱他，为他痛苦。

她的丈夫在他自己的家里就欺骗她，闹得全个拿波利都知道，她为此感到残酷的痛苦。可是，当他在一五二五年死去时，她亦并不觉得安慰。她遁入宗教，赋诗自遣。她度着修道院生活，先在罗马，继

在拿波利[28]，但她早先并没完全脱离社会的意思：她的寻求孤独只是要完全沉浸入她的爱底回忆中，为她在诗中歌咏的。她和意大利底一切大作家Sadolet，Bembo，Castiglione等都有来往，Castiglione把他的著作Cortegiano付托给她，Arioste在他的Orlando中称颂她。一五三〇年，她的十四行诗流传于整个意大利，在当时女作家中获得一个唯一的光荣的地位。隐在Ischia荒岛上，她在和谐的海中不绝地歌唱她的蜕变的爱情。

但自一五三四年起，宗教把她完全征服了。基督旧教底改革问题，在避免教派分裂的范围内加以澄清的运动把她鼓动了。我们不知她曾否在拿波利认识Juan de Valdès[29]；但她确被锡耶纳Bernardino Ochino底宣道所激动[30]；她是Pietro Carnesecchi[31]，Giberti，Sadolet，Reginald Pole和改革派中最伟大的Gaspare Contarini[32]主教们底朋友；这Contarini主教曾想和新教徒们建立一种适当的妥协，曾经写出这些强有力的句子[33]：

“基督底法律是自由底法律……凡以一个人底意志为准绳的政府不能称之为政府；因为它在原质上便倾向于恶而且受着无数情欲底播弄。不！一切主宰是理智底主宰。他的目的在以正当的途径引领一切服从他的人到达他们正当的目的：幸福。教皇底权威也是一种理智底权威。一个教皇应该知道他的权威是施用于自由人的。他不应该依了他的意念而指挥，或禁止，或豁免，但应该只依了理智底规律，神明底命令，爱底原则而行事。”

维多利亚，是联合着全意大利最精纯的意识的这一组理想主义中的一员。她和Renée de Ferrare与Marguerite de Navarre们通信；以后变成新教徒的Pier Paolo Vergerio称她为“一道真理底光”。——但当残忍的Caraffa[34]所主持的反改革运动开始时，她堕入可怕的怀疑中去了。她是，如米开朗琪罗一样，一颗热烈而又怯弱的灵魂；她需要信仰，她不能抗拒教会底权威，“她持斋，绝食，苦修，以至她筋骨之外只包裹着一层皮。”[35]她的朋友，波尔（Pole）主教[36]教她抑制她的智慧底骄傲，因了神而忘掉她自己底存在：这样她才稍稍重新觅得平和。她用了牺牲的精神做这一切……然而她还不止牺牲她自己！她还牺牲和她一起的朋友，她牺牲Ochino，把他的文字送到罗马底裁判异教徒机关中去；如米开朗琪罗一般，这伟大的心灵为恐惧所

震破了。她把她良心底责备掩藏在一种绝望的神秘主义中：

“你看到我处在愚昧底混沌中，迷失在错误底陷阵里，肉体永远劳动着要寻觅休息，灵魂永远骚乱着找求平和。神要我知道我是一个毫无价值的人，要我知道一切只在基督身上。”[37]

她要求死，如要求一种解放。——一五四七年二月二十五日她死了。

在她受着Valdès与Ochino底神秘主义熏染最深的时代，她认识米开朗琪罗。这女子，悲哀的，烦闷的，永远需要有人作她的依傍，同时也永远需要一个比她更弱更不幸的人，使她可以在他身上发泄她心中洋溢着的母爱。她在米开朗琪罗前面掩藏着她的惶乱。外表很宁静，拘谨，她把自己所要求之于他人的平和，传递给米开朗琪罗。他们的友谊，始于一五三五年，到了一五三八年，渐趋亲密，可完全建筑在神底领域内。维多利亚四十六岁，他六十三岁。她住在罗马圣·西凡斯德罗修院中，在冰几屋山岗之下。米开朗琪罗住在加伐罗岗附近。每逢星期日，他们在加伐罗岗底圣·西凡斯德罗教堂中聚会。修士巴里蒂（Ambrogio Caterino Politi）诵读《圣保尔福音》，他们共同讨论着。葡萄牙画家Francois de Hollande，在他的四部绘画随录中，曾把这些情景留下真切的回忆。在他的记载中，严肃而又温柔的友谊描写得非常动人。

Francois de Hollande第一次到圣·西凡斯德罗教堂中去时，他看见贝斯加拉侯爵夫人和几个朋友在那里谛听诵读圣书。米开朗琪罗并不在场。当圣书读毕之后，可爱的夫人微笑着向外国画家说道：

——Francois de Hollande一定更爱听米开朗琪罗底谈话。

Francois被这句话中伤了，答道：

——怎么，夫人，你以为我只有绘画方面底感觉吗？

——不要这样多心，法朗昔斯各先生，——多洛曼（Lattanzio Tolomei）说，——侯爵夫人底意思正是深信画家对于一切都感觉灵敏。我们意大利人多么敬重绘画！但她说这句话也许是要使你听米开朗琪罗谈话时格外觉得快乐。

Francois道歉了。侯爵夫人和一个仆人说：

——到米开朗琪罗那边去，告诉他说我和多洛曼先生在宗教仪式完毕后留在这教堂里，非常凉快；如果他愿耗费若干时间，将使我们

十分快慰……但，——她又说，因为她熟知米开朗琪罗底野性，——不要和他说西班牙人Francois de Hollande也在这里。

在等待仆人回来的时候，他们谈着用何种方法把米开朗琪罗于他不知不觉中引上绘画底谈话；因为如果他发觉了他们的用意，他会立刻拒绝继续谈话。

“那时静默了一会。有人叩门了。我们大家都恐怕大师不来，既然仆人回来得那么快。但米开朗琪罗那天正在往圣·西凡斯德罗的路上来，一面和他的学生于皮诺在谈哲学。我们的仆人在路上遇到了他把他引来了，这时候便是他站在门口。侯爵夫人站起来和他立谈了长久，以后才请他坐在她和多洛曼之间。”

Francois de Hollande坐在他旁边；但米开朗琪罗一些也不注意他，——这使他大为不快；Francois愤愤地说：

“真是，要不使人看见的最可靠的方法，便是直站在这个人底面前。”

米开朗琪罗惊讶起来，望着他，立刻向他道歉，用着谦恭的态度：

“——宽恕我，法朗昔斯各先生，我没有注意到你，因为我一直望着侯爵夫人。”

“侯爵夫人，稍稍停了一下，用一种美妙的艺术，开始和他谈着种种事情；谈话非常婉转幽密，一些也不涉及绘画。竟可说一个人围攻一座防守严固的城，围攻的时候颇为艰难，同时又是用了巧妙的艺术手腕；米开朗琪罗仿似一个被围的人，孔武有力，提防得很周密，到处设了守垒，吊桥，陷坑。但是侯爵夫人终于把他战败了。实在，没有人能够抵抗她。

“——那么，——她说，——应得承认当我们用同样的武器，即策略去攻袭米开朗琪罗时，我们永远是失败的。多洛曼先生，假若要他开不得口，而让我们来说最后一句话，那么，我们应当和他谈讼案，教皇底敕令，或者……绘画。”

这巧妙的转纽把谈锋转到艺术底领土中去了。维多利亚用很虔诚的态度去激动米开朗琪罗，他居然自告奋勇地开始讨论虔敬问题了。

“——我不大敢向你作这么大的要求，——侯爵夫人答道，——虽然我知道你在一切方面都听从抑强扶弱的救主底教导……因此，认

识你的人尊重米开朗琪罗底为人更甚于他的作品，不比那般不认识你的人称颂你的最弱的部分，即你双手作出的作品。但我亦称誉你屡次置身场外，避免我们的无聊的谈话，你并不专画那些向你请求的王公卿相达官贵人，而几乎把你的一生全献给一件伟大的作品。”

米开朗琪罗对于这些恭维的话，谦虚地逊谢，乘机表示他厌恶那些多言的人与有闲的人，——诸侯或教皇——自以为可把他们的地位压倒一个艺术家，不知尽他的一生还不及完成他的功业。

接着，谈话又转到艺术底最崇高的题材方面去了，侯爵夫人以含有宗教严肃性底态度讨论着。为她，和为米开朗琪罗一样，一件艺术品无异是信心底表现。

“——好的画，—一米开朗琪罗说，——迫近神而和神结合……它只是神底完美底抄本，神底画笔底阴影，神底音乐，神底旋律……因此，一个画家成为伟大与巧妙的大师还是不够。我想他的生活应当是纯洁的，神圣的，使神明底精神得以统治他的思想……”[38]

这样，他们在圣·西凡斯德罗教堂里，在庄严宁静的会话中消磨日子，有时候，朋友们更爱到花园里去，如Francois de Hollande所描写的：“坐在石凳上，旁边是喷泉，上面是桂树底荫蔽，墙上都是碧绿的蔓藤，”在那里他们凭眺罗马，全城展开在他们的脚下[39]。

可惜这些美妙的谈话并不能继续长久。贝斯加拉侯爵夫人所经受的宗教苦闷把这些谈话突然止了。一五四一年，她离开罗马，去幽闭在奥尔维多，继而是维丹勃地方底修院中去。

“但她时常离开维丹勃回到罗马来，只是为要访问米开朗琪罗。他为她的神明的心地所感动了，她使他的精神获得安慰。他收到她的许多信，都充满着一种圣洁的温柔的爱情，完全像这样一个高贵的心魂所能写的[40]。

“依了她的意念，他做了一个裸体的基督像，离开了十字架，如果没有两个天使扶掖会倒下地去的样子。圣母坐在十字架下面哭泣着；张开着手臂，举向着天[41]。——为了对于维多利亚的爱情，米开朗琪罗也画了一个十字架上底基督像，不是死的，但是活着，面向他的在天之父喊着‘Eli！ Eli’肉体并不显得瘫痪的样子；它痉挛着在最后的痛苦中挣扎。”

现藏法国卢佛宫与英国不列颠博物馆的两张《复活像》，也许亦

是受着维多利亚影响的作品。——在卢佛宫的那张，力士式的基督奋激地推开墓穴底石板；他的双腿还在泥土中，仰着首，举着臂，他在热情底激动中迫向着天，这情景令人回想起《奴隶像》。回到神座旁边去！离开这世界，这为他不屑一顾的惶乱的人群！终于，终于，摆脱了这无味的人生！……——不列颠博物馆中的那张素描比较更宁静，基督已经出了坟墓：他的坚实的躯干在天空翱翔；手臂交叉着，头往后仰着，眼睛紧闭如在出神，他如日光般地上升到光明中去。

这样地，维多利亚为米开朗琪罗在艺术上重新打开信仰底门户。更进一步，她鼓励起米开朗琪罗底天才，为对于加伐丽丽的爱情所激醒的[42]。她不独使米开朗琪罗在他对于宗教的暗晦的感觉中获得不少指示；她尤其给他一个榜样，在诗歌中唱出宗教的热情。维多利亚底《灵智的十四行诗》便是他们初期友谊中的作品。她一面写，一面寄给她的朋友。

他在这些诗中感到一种安慰，一种温柔，一种新生命。他给她唱和的一首十四行表示他对她的感激：

“幸福的精灵，以热烈的爱情，把我垂死的衰老的心保留着生命，而在你的财富与欢乐之中，在那么多的高贵的灵魂中，只抬举我一个，——以前你是那样地显现在我眼前，此刻你又这样地显现在我心底，为的要安慰我。……因此，受到了你慈悲的思念，你想起在忧患中挣扎的我，我为你写这几行来感谢你。如果说我给你的可怜的绘画已足为你赐与我的美丽与生动的创造底答报，那将是僭越与羞耻了。”[43]

一五四四年夏，维多利亚重新回到罗马，居住在圣安娜修院中，一直到死。米开朗琪罗去看她。她热情地想念他，她想使他的生活变得舒服些有趣味些，她暗地里送他若干小礼物。但这猜疑的老人，“不愿收受任何人底礼物”[44]，甚至他最爱的人们亦不能使他破例，他拒绝了她的馈赠。

她死了，他看着她死了。他说下面的几句，足以表明他们贞洁的爱情保守拘谨到如何程度：

“我看着她死，而我没有吻她的额与脸如我吻她的手一样，言念及此，真是哀痛欲绝！”[45]

“维多利亚之死，——据Condivi说，——使他痴呆了很久；他仿

佛失去了一切知觉。”

“她为我实在是一件极大的财宝，以后他悲哀地说。死夺去了我的一个好友。”

他为她底死写了两首十四行诗。一首是完全感染柏拉图式思想的，表示他的狂乱的理想主义，仿如一个给闪电照耀着的黑夜。米开朗琪罗把维多利亚比做一个神明的雕塑家底锤子，从物质上斫炼出崇高的思想：

“我的粗笨的锤子，把坚硬的岩石有时斫成一个形象，有时斫成另一个形象，这是由手执握着，指挥着的，锤子从手那里受到动作，它被一种不相干的力驱使着。但神明的锤子，却是以它唯一的力量，在天国中创造它自己的美和别的一切底美。没有一柄别的锤子能够不用锤子而自行创造的；只有这一柄使其他的一切赋有生气。因为锤子举得高，故锤击的力量愈强。所以，如果神明的锤手能够助我，他定能引我的作品到达美满的结果。迄今为止，在地上，只有他一个。”[46]

别一首十四行是更温柔，宣示爱情对于死的胜利：

“当那个曾使我屡屡愁叹的她离弃了世界，离弃了她自己，在我眼中消灭了的时候，‘自然’觉得羞耻，而一切见过她的人哭泣。——但死啊，你今日且慢得意，以为你把太阳熄灭了！因为爱情是战胜了，爱情使她在地下，在天上，在圣者旁边再生了。可恶的死以为把她德性底回声掩蔽了，以为把她灵魂底美抑灭了。她的诗文的表示正是相反：它们把她照耀得更光明；死后，她竟征服了天国。”[47]

在这严肃而宁静的友谊中[48]，米开朗琪罗完成了他最后的绘画与雕塑底大作：《最后之审判》，巴里纳教堂壁画，与——《于勒二世陵墓》。

当米开朗琪罗于一五三四年离开翡冷翠住在罗马的时候，他想，因了克莱芒七世之死摆脱了一切工作，他终于能安安静静完成于勒二世底陵墓了，以后，他良心上的重负卸掉之后，可以安静地终了他的残生。但他才到罗马，又给他的新主人把他牵系住了。

“保尔三世召唤他，要他供奉他。……米开朗琪罗拒绝了，说他不能这样做；因为他以契约的关系，受着于尔朋大公底拘束，除非他

把于勒二世底陵墓完成之后。于是教皇怒道：‘三十年以来我怀有这个愿望；而我现在成了教皇，反不能满足我的愿望么？我将撕掉那契约，无论如何，我要你侍奉我。’”[49]

米开朗琪罗又想逃亡了。

“他想隐遁到日那附近的一所修院中去，那里的阿莱里亚主教是他的朋友，也是于勒二世底朋友。他或能在那边方便地做完他的作品。他亦想起避到于尔朋地方，那是一个安静的居处，亦是于勒二世底故乡；他想当地的人或能因怀念于勒之故而善视他。他已派了一个人去，到那里买一所房子。”[50]

但，正当决定的时候，意志又没有了；他顾虑他的行动底后果，他以永远的幻梦，永远破灭的幻梦来欺骗自己：他妥协了。他重新被人牵系着，继续担负着繁重的工作，直到终局。

一五三五年九月一日，保尔三世底一道敕令，任命他为圣彼得底建筑绘画雕塑总监。自四月起，米开朗琪罗已接受《最后之审判》底工作[51]。自一五三六年四月至一五四一年十一月止，即在维多利亚逗留罗马的时期内，他完全经营着这件事业。即在这件工作底过程中，在一五三九年，老人从台架上堕下，腿部受了重伤，“又是痛楚又是愤怒，他不愿给任何医生诊治。”[52]他瞧不起医生，当他知道他的家族冒昧为他延医的时候，他在信札中表示一种可笑的惶虑。

“幸而他堕下之后，他的朋友，翡冷翠底Baccio Rontini是一个极有头脑的医生，又是对于米开朗琪罗十分忠诚的，他哀怜他，有一天去叩他的屋门。没有人接应，他上楼，挨着房间去寻，一直寻到了米开朗琪罗睡着的那间。米氏看见他来，大为失望。但Baccio再也不愿走了，直到把他医愈之后才离开他。”[53]

像从前于勒二世二样，保尔三世来看他作画，参加意见。他的司礼长赛斯那伴随着他，教皇征询他对于作品的意见。据伐萨利说，这是一个非常迂执的人，宣称在这样庄严的一个场所，表现那么多的猥亵的裸体是大不敬；这是，他说，配装饰浴室或旅店的绘画。米开朗琪罗愤慨之余，待赛斯那走后，凭了记忆把他的肖像画在图中；他把他放在地狱中，画成判官Minos底形象，在恶魔群中给毒蛇缠住了腿。赛斯那到教皇前面去诉说。保尔三世和他开玩笑地说：“如果米开朗琪罗把你放在监狱中，我还可设法救你出来；但他把你放在地狱

里，那是我无能为力了；在地狱里是毫无挽救的了。”

可是对于米开朗琪罗底绘画认为猥亵的不止赛斯那一人。意大利正在提倡贞洁运动；且那时距梵罗纳士因为作了Cènechez Simon[54]一画而被人向异教法庭控告的时节也不远了。不少人士大声疾呼说是有妨风化。叫嚣最厉害的要算是拉莱汀了。这个淫书作家想给贞洁的米开朗琪罗以一顿整饬端方的教训[55]。他写给他一封无耻的信。他责备他“表现使一个娼家也要害羞的东西”，他又向异教法庭控告他大不敬的罪名；“因为，他说，破坏别人底信心较之自己底不信仰犯罪尤重。”他请求教皇毁灭这幅壁画。他在控诉状中说他是路德派的异教徒[56]；末了更说他偷盗于勒二世的钱。这封信[57]把米开朗琪罗灵魂中最深刻的部分——他的虔敬，他的友谊，他的爱惜荣誉的情操——都污辱了，对于这一封信，米开朗琪罗读的时候不禁报以轻蔑的微笑，可也不禁愤懑地痛哭，他置之不答。无疑地他仿佛如想起某些敌人般的想：“他不值得去打击他们；因为对于他们的胜利是无足重轻的。”——而当拉莱汀与赛斯那两人对于《最后之审判》底见解渐渐占得地位时，他也毫不设法答复，也不设法阻止他们。他什么也不说，当他的作品被视为“路德派的秽物”的时候[58]。他什么也不说，当保尔四世要把他的壁画除下的时候[59]。他什么也不说，当达尼哀·特·伏尔丹受了教皇之命来把他的英雄们穿上裤子的时候[60]。——人家询问他的意见。他怒气全无地回答，讥讽与怜悯的情绪交混着：“告诉教皇，说这是一件小事情，容易整顿的。只要圣上也愿意把世界整顿一下：整顿一幅画是不必费多大心力的。”——他知道他是在怎样一种热烈的信仰中完成这件作品的，在和维多利亚·高龙纳底宗教谈话底感应，在这颗洁白无瑕的灵魂底掩护下。他会感到耻辱要去向那些污浊的猜度与下流的心灵辩白他在裸体人物上所寄托的英雄思想。

当西施庭底壁画完成时[61]，米开朗琪罗以为他终于能够完成于勒二世底纪念物了。但不知足的教皇还逼着七十岁的老人作巴里纳教堂底壁画[62]。他还能动手做预定的于勒二世墓上的几个雕像已是侥幸的事了。他和于勒二世底承继人，签订第五张亦是最后一张的契约。根据这张契约，他交付出已经完工的雕像[63]，出资雇用两个雕塑家了结陵墓：这样，他永远卸掉了他的一切责任了。

他的苦难还没有完呢，于勒二世底后人不断地向他要求偿还他们以前他收受的钱。教皇令人告诉他不要去想这些事情，专心干那巴里纳教堂底壁画。他答道：

“但是我们是用脑子不是用手作画的啊！不想到自身的人是不知荣辱的；所以只要我心上有何事故，我便作不出好东西……我一生被这陵墓连系着；我为了要在列夫十世与克莱芒七世之前争得了结此事以至把我的青春葬送了；我的太认真的良心把我毁灭无余。我的命运要我如此！我看到不少的人每年进款达二三千金币之巨；而我，受尽了艰苦，终于是穷困。人家还要当我是窃贼！……在人前，——（我不说在神前，）——我自以为是一个诚实之士；我从未欺骗过他人……我不是一个窃贼，我是一个翡冷翠底绅士，出身高贵……当我必得要在那些混蛋前面自卫时，我变成疯子了！……”[64]

为应付他的敌人起见，他把《行动生活》与《冥想生活》二像亲手完工了。虽然契约上并不要他这么做。

一五四五年正月，于勒二世底陵墓终于在San Pietro in Vincoli寺落成了。原定的美妙的计划在此存留了什么？——《摩西像》原定只是一座陪衬的像，在此却成为中心的雕像。一个伟大计划底速写！

至少，这是完了。米开朗琪罗在他一生的恶梦中解放了出来。

二 信心

维多利亚死后，他想回到翡冷翠，把“他的疲劳的筋骨睡在他的老父旁边”[65]。当他一生侍奉了几代的教皇之后，他要把他的残年奉献给神。也许他是受着女友底鼓励，要完成他最后的意愿。一五四七年一月一日，维多利亚·高龙纳逝世前一月，他奉到保尔三世底敕令，被任为圣彼得大寺底建筑师兼总监。他接受这委任并非毫无困难；且亦不是教皇底坚持才使他决心承允在七十余岁的高年去负担他一生从未负担过的重任。他认为这是神底使命，是他应尽的义务：

“许多人以为——而我亦相信——我是由神安放在这职位上的，他写道，不论我是如何衰老，我不愿放弃它；因为我是为了爱戴神而服务，我把一切希望都寄托在他身上。”[66]

对于这件神圣的事业，任何薪给他不愿收受。

在这桩事情上，他又遇到了不少敌人：第一是圣迦罗一派[67]，如伐萨利所说的，此外还有一切办事员，供奉人，工程承造人，被他揭发出许多营私舞弊的劣迹，而圣迦罗对于这些却假作痴聋不加闻问。“米开朗琪罗，伐萨利说，把圣彼得从贼与强盗底手中解放了出来。”

反对他的人都联络起来。首领是无耻的建筑师拿尼·第·摆几沃·皮琪沃（Nanni di Baccio Bigio），为伐萨利认为盗窃米开朗琪罗而此刻又想排挤他的。人们散布流言，说米开朗琪罗对于建筑是全然不懂的，只是浪费金钱，弄坏前人底作品。圣彼得大寺底行政委员会也加入攻击建筑师，于一五五一年发起组织一个庄严的查办委员会，即由教皇主席；监察人员与工人都来控告米开朗琪罗，萨尔维阿蒂与赛维尼两个主教又袒护着那些控诉者[68]。米开朗琪罗简直不愿申辩：他拒绝和他们辩论。——他和赛维尼主教说：“我并没有把我所要做的计划通知你，或其他任何人的义务。他的事情是监察经费底支出。其他的事情与你无干。”[69]——他的不改性的骄傲从来不答应把他的计划告诉任何人。他回答那些怨望的工人道：“你们的事情是泥水工，斫工，木工，做你们的事，执行我的命令。至于要知道我思想些什么，你们永不会知道；因为这是有损我的尊严的。”[70]

他这种办法自然引起许多仇恨，而他如果没有教皇们底维护[71]，他将一刻也抵挡不住那些怨毒的攻击。因此，当于勒三世崩后[72]，赛维尼主教登极承继皇位的时候，他差不多要离开罗马了。但新任教皇马赛二世登位不久即崩，保尔四世承继了他。最高的保护重新确定之后，米开朗琪罗继续奋斗下去。他以为如果放弃了作品，他的名誉会破产，他的灵魂会堕落。他说：

“我是不由自主地被任作这件事情的。八年以来，在烦恼与疲劳中间，我徒然挣扎。此刻，建筑工程已有相当的进展，可以开始造穹窿的时候，若我离开罗马，定将使作品功亏一篑：这将是我的大耻辱，亦将是我灵魂底大罪孽。”[73]

他的敌人们丝毫不退让；而这种斗争，有时竟是悲剧的。一五六三年，在圣彼得工程中，对于米开朗琪罗最忠诚的一个助手，迦太（Pier Luigi Gaeta）被抓去下狱，诬告他窃盗；他的工程总管赛沙尔（Cesare da Casteldurante）又被人刺死了。米开朗琪罗为报复起

见，便任命迦太代替了赛沙尔底职位。行政委员会把迦太赶走，任命了米开朗琪罗底敌人拿尼·第·摆几沃·皮琪沃。米开朗琪罗大怒，不到圣彼得视事了。于是人家散放流言，说他辞职了；而委员会迅又委任拿尼去代替他，拿尼亦居然立刻做起主人来。他想以种种方法使这八十八岁的病危的老人灰心。可是他不识得他的敌人。米开朗琪罗立刻去见教皇：他威吓说如果不替他主张公道他将离开罗马。他坚持要作一个新的侦查，证明拿尼底无能与谎言，把他驱逐[74]。这是一五六三年九月，他逝世前四个月底事情。——这样，直到他一生底最后阶段，他还须和嫉妒与怨恨争斗。

可是我们不必为他抱憾。他知道自卫；即在临死的时光，他还能够，如他往昔和他的兄弟所说的，独个自“把这些兽类裂成齑粉”。

在圣彼得那件大作之外，还有别的建筑工程占据了他的暮年，如京都大寺（Capitole）[75]，Santa Maria degli Angeli教堂[76]，翡冷翠底圣洛伦佐教堂[77]，毕阿门，尤其是San Giovanni dei Fiorentini教堂，如其他作品一样是流产的。

翡冷翠人曾请求他在罗马建造一座本邦底教堂；即是高斯莫大公自己亦为此事写了一封很恭维的信给他；而米开朗琪罗受着爱乡情操底激励，也以青年般的热情去从事这件工作[78]。他和他的同乡们说：“如果他们把他的图样实现，那么即是罗马人、希腊人也将黯然无色了。”——据伐萨利说，这是他以前没有说过以后亦从未说过的言语；因为他是极谦虚的。翡冷翠人接受了图样，丝毫不加改动。米开朗琪罗底一个友人，Tiberio Calcagni，在他的指导之下，作了一个教堂底木型：——“这是一件稀世之珍的艺术品，人们从未见过同样的教堂，无论在美，在富丽，在多变方面。人们开始建筑，花了五千金币。以后，钱没有了，便那么中止了，米开朗琪罗感着极度强烈的悲痛。”[79]教堂永远没有造成，即是那木型也遗失了。

这是米开朗琪罗在艺术方面的最后的失望。他垂死之时怎么能有这种幻想。说刚刚开始的圣彼得寺会有一天实现，而他的作品中居然会有一件永垂千古？他自己，如果是可能的话，他就要把它们毁灭。他的最后一件雕塑翡冷翠大寺底十字架像，表示他对于艺术已到了那么不关心的地步。他之所以继续雕塑，已不是为了艺术底信心，而是

为了基督底信心，而是因为“他的力与精神不能不创造”[80]。但当他完成了他的作品时，他把它毁坏了[81]。“他将完全把它毁坏，假若他的仆人安多诺不请求赐给他的话。”[82]

这是米开朗琪罗在垂死之年对于艺术的淡漠的表示。

自维多利亚死后，再没有任何壮阔的热情烛照他的生命了。爱情已经远去：

“爱底火焰没有遗留在我的心头。最重的病（衰老）永远压倒最轻微的：我把灵魂底翅翼折断了。”[83]

他丧失了他的兄弟和他的最好的朋友。Luigi del Riccio死于一五四六年，Sébastien del Piombo死于一五四七年；他的兄弟Giovan Simone死于一五四八年。他和他的最小的兄弟Gismondo一向没有什么来往，亦于一五五五年死了。他把他的家庭之爱和暴烈的情绪一齐发泄在他的侄子——孤儿——们身上，他的最爱的兄弟Buonarroto底孩子们身上。他们是一男一女，男的即李奥那陶，女的叫赛加。米开朗琪罗把赛加送入修道院，供给她衣食及一切费用，他亦去看她；而当她出嫁时[84]，他给了她一部分财产作为奁资[85]。——他亲自关切李奥那陶底教育，他的父亲逝世时他只有九岁，冗长的通信，令人想起贝多芬与其侄儿底通信，表示他如何严肃地尽了他父辈底责任[86]。这也并非没有时时发生的暴怒。李奥那陶常常试练他的伯父底耐性；而这耐性是极易消耗的。青年底恶劣的字迹已足使米开朗琪罗暴跳。他认为这是对他的失敬：

“收到你的信时，从没有在开读之前不使我愤怒的。我不知你在哪里学得的书法！毫无恭敬的情操！……我相信你如果要写信给世界上最大的一头驴子，你必将写得更小心些……我把你最近的来信丢在火里了，因为我无法阅读：所以我亦不能答复你。我已和你说过而且再和你说一遍，每次我收到你的信在没有能够诵读它之前，我总是要发怒的。将来你永远不要写信给我了。如果你有什么事情告诉我，你去找一个会写字的人代你写罢；因为我的脑力需要去思虑别的事情，不能耗费精力来猜详你的涂鸦般的字迹。”[87]

天性是猜疑的，又加和兄弟们的纠葛使他更为多心，故他对于他的侄儿底阿谀与卑恭的情感并无什么幻想：他觉得这种情感完全是小

孩子底乖巧，因为他知道将来是他的遗产承继人。米开朗琪罗老实和他说了出来。有一次，米开朗琪罗病危，将要死去的时候，他知道李奥那陶到了罗马，做了几件不当做的事情；他怒极了，写信给他：

“李奥那陶！我病时，你跑到法朗昔斯各先生那里去探听我留下些什么。你在翡冷翠所花的我的钱还不够么？你不能向你的家族说谎，你也不能不肖似你的父亲——他把我从翡冷翠家里赶走！须知我已做好了一个遗嘱，那遗嘱上已没有你的名分。去罢，和神一起去罢，不要再到我前面来，永远不要再写信给我！”[88]

这些愤怒并不使李奥那陶有何感触，因为在发怒的信后往常是继以温言善语的信和礼物[89]。一年之后，他重新赶到罗马，被赠与三千金币的诺言吸引着。米开朗琪罗为他这种急促的情态激怒了，写信给他道：

“你那么急匆匆地到罗马来。我不知道，如果当我在忧患中，没有面包的时候，你会不会同样迅速地赶到。……你说你来是为了爱我，是你的责任。——是啊，这是蛀虫之爱[90]！如果你真的爱我，你将写信给我说：‘米开朗琪罗，留着三千金币，你自己用罢：因为你已给了那么多钱，很够了；你的生命对于我们比财产更宝贵……’——但四十年来，你们靠着我活命；而我从没有获得你们一句好话……”[91]

李奥那陶底婚姻又是一件严重的问题。它占据了叔侄俩六年底时间[92]。李奥那陶，温良地，只觑着遗产；他接受一切劝告，让他的叔父挑选，讨论，拒绝一切可能的机会：他似乎毫不在意。反之，米开朗琪罗却十分关切，仿佛是他自己要结婚一样。他把婚姻看作一件严重的事情，爱情倒是不关重要的条件；财产也不在计算之中：所认为重要的，是健康与清白。他发表他的严格的意见，毫无诗意的，极端的，肯定的：

“这是一件大事情：你要牢记在男人与女人中间必须有十岁底差别；注意你将选择的女子不独要温良，而且要健康……人家和我谈起好几个：有的我觉得合意，有的不。假若你考虑之后，在这几个中合意哪个，你当来信通知我，我再表示我的意见……你尽有选择这一个或那一个的自由，只要她是出身高贵，家教很好；而且与其有奁产，宁可没有为妙，——这是为使你们可以安静地生活[93]……一位翡冷

翠人告诉我，说有人和你提起奚诺利家底女郎，你亦合意。我却不愿你娶一个女子，因为假如有钱能备奁资，他的父亲不会把她嫁给你的。我愿选那种为了中意你的人（而非中意你的资产）而把女儿嫁给你的人……你所得唯一地考虑的只是肉体与精神底健康，血统与习气底品质，此外，还须知道她的父母是何种人物：因为这极关重要。……去找一个在必要时不怕洗涤碗盏，管理家务的妻子。……至于美貌，既然你并非翡冷翠最美的男子，那么你可不必着急，只要她不是残废的或丑得不堪的就好。……”[94]

搜寻了好久之后，似乎终于觅得了稀世之珍。但，到了最后一刻，又发见了足以藉为解约理由的缺点：

“我得悉她是近视眼：我认为这不是什么小毛病。因此我还什么也没有应允。既然你也毫未应允，那么我劝你还是作为罢论，如果你所得的消息是确切的话。”[95]

李奥那陶灰心了。他反而觉得他的叔叔坚持要他结婚为可怪了：

“这是真的，米开朗琪罗答道，我愿你结婚：我们的一家不应当就此中断。我很知道即使我们的一族断绝了，世界也不会受何影响；但每种动物都要绵延种族。因此我愿你成家。”[96]

终于米开朗琪罗自己也厌倦了；他开始觉得老是由他去关切李奥那陶底婚姻，而他本人反似淡漠是可笑的事情。他宣称他不复顾问了：

“六十年来，我关切着你们的事情；现在，我老了，我应得想着我自己的了。”

这时候，他得悉他的侄儿和嘉桑特拉·丽杜菲订婚了。他很高兴，他祝贺他，答应送给他一千五百金币。李奥那陶结婚了[97]。米开朗琪罗写信去道贺新夫妇，许赠一条珠项链给嘉桑特拉。可是欢乐也不能阻止他不通知他的侄儿，说“虽然他不大明白这些事情，但他觉得李奥那陶似乎应在伴他的女人到他家里去之前，把金钱问题准确地弄好了：因为在这些问题中时常潜伏着决裂底种子。”信末，他又附上这段不利的劝告：

“啊！……现在，努力生活罢：仔细想一想，因为寡妇底数目永远超过鳏夫底数目。”[98]

两个月之后，他寄给嘉桑特拉的，不复是许诺的珠项链，而是两

只戒指，——一只是镶有金刚钻的，一只是镶有红宝玉的。嘉桑特拉深深地谢了他，同时寄给他八件内衣。米开朗琪罗写信去说：

“它们真好，尤其是布料我非常惬意。但你们为此耗费金钱，使我很不快；因为我什么也不缺少。为我深深致谢嘉桑特拉，告诉她说我可以寄给她我在这里可以找到的一件东西，不论是罗马底出品或其他。这一次，我只寄了一件小东西；下一次，我寄一些更好的，使她高兴的物件罢。”[99]

不久，孩子诞生了。第一个名字题做Buonarroto[100]，这是依着弥尔底意思；——第二个名字题做米开朗琪罗[101]，但这个生下不久便夭亡了。而那个老叔，于一五五六年邀请年青夫妇到罗马去，他一直参与着家庭中底欢乐与忧苦，但从不答应他的家族去顾问他的事情，也不许他们关切他的健康。

在他和家庭的关系之外，米开朗琪罗亦不少著名的，高贵的朋友[102]。虽然他性情很粗野，但要把他认作一个如贝多芬般的粗犷的乡人却是完全错误的。他是意大利底一个贵族，学问渊博，阅阅世家。从他青年时在圣玛各花园中和洛朗·梅迭西斯等厮混在一起的时节起，他和意大利可以算作最高贵的诸侯，公爵，主教[103]，文人[104]，艺术家[105]都有交往。他和诗人法朗昔斯各·裴尔尼（Francesco Berni）在思想上齐名[106]；他和伐尔几（Benedetto Varchi）通信；和Luigi del Riccio与Donato Giannotti们唱和。人们搜罗他关于艺术的谈话和深刻的见解，还有没有人能和他相比的关于但丁的认识。一个罗马贵妇[107]于文字中说，在他愿意的时候，他是“一个温文尔雅，婉转动人的君子，在欧洲罕见的人品”。在Giannotti与Francois de Hollande底笔记中，可以看出他的周到的礼貌与交际的习惯。在他若干致公爵们的信中[108]，更可证明他很易做成一个纯粹的宫臣。社会从未逃避他：却是他常常躲避社会；要过一种胜利的生活完全在他自己。他之于意大利，无异是整个民族天才底化身。在他生涯底终局，已是文艺复兴期遗下的最后的巨星，他是文艺复兴底代表，整个世纪底光荣都是属于他的。不独是艺术家们认他是一个超自然的人[109]。即是王公大臣亦在他的威望之前低首。法朗梭阿一世与加德丽纳·特·梅迭西斯向他致敬[110]。高斯莫·特·梅迭西斯要任命他为贵族院议员[111]；而

当他到罗马的时候[112]，又以贵族的礼款待他，请他坐在他旁边，和他亲密地谈话。高斯莫底儿子，法朗昔斯各·特·梅迭西斯，帽子握在手中，“向这一个旷世的伟人表示无限的敬意”。[113]人家对于“他的崇高的道德”和对他的天才一般尊敬[114]。他的老年所受的光荣和歌德与嚣俄相仿。但他是另一种人物。他既没有歌德般成为妇孺皆知的渴望，亦没有嚣俄般对于已成法统底尊重。他蔑视光荣，蔑视社会；他的侍奉教皇，只是“被迫的”。而且他还公然说即是教皇，在谈话时，有时也使他厌恶，“虽然他们命令他，他不高兴时也不大会去”。[115]

“当一个人这样地由天性与教育变得憎恨礼仪，蔑视矫伪时，更无适合他的生活方式了。如果他不向你要求任何事物，不追求你的集团，为何要去追求他的呢？为何要把这些无聊的事情去和他的远离世界底性格纠缠不清呢？不想满足自己的天才而只求取悦于俗物的人，决不是一个高卓之士。”[116]

因此他和社会只有必不可免的交接，或是灵智的关系。他不使人家参透他的亲切生活；那些教皇，权贵，文人，艺术家，在他的生活中占据极小的地位。但和他们之中的一小部分却具有真实的好感，只是他的友谊难得持久。他爱他的朋友，对他们很宽宏；但他的强项，他的傲慢，他的猜忌时常把他最忠诚的朋友变做最凶狠的仇敌。他有一天写了这一封美丽而悲痛的信：

“可怜的负心人在天性上是这样的：如果你在他患难中救助他，他说你给予他的他早已先行给予你了。假若你给他工作表示你对他的关心，他说你不得不委托他做这件工作，因为你自己不会做。他所受到的恩德，他说是施恩的人不得不如此。而如果他所受到的恩惠是那么明显为他无法否认时，他将一直等到那个施恩者做了一件显然的错事；那时，负心人找到了借口可以说他坏话，而且把他一切感恩的义务卸掉了。——人家对他老是如此；可是没有一个艺术家来要求我而我不给他若干好处的；并且出于我的真心。以后，他们把我古怪的脾气或是癫狂作为借口，说我是疯了，是错了；于是他们诬蔑我，毁谤我；——这是一切善人所得的酬报。”[117]

在他自己家里，他有相当忠诚的助手，但大半是庸碌的。人家猜

疑他故意选择庸碌的，为只要他们成为柔顺的工具，而不是合作的艺术家，——这并且是合理的。但据Condivi说："许多人说他不愿教练他的助手们，这是不确的：相反，他正极愿教导他们。不幸他的助手不是低能的便是无恒的，后者在经过了几个月底训练之后，往往夜郎自大，以为是大师了。"

无疑的，他所要求于助手们底第一种品性是绝对的服从。对于一般桀骜不驯的人，他是毫不顾惜的；对于那些谦恭忠实的信徒，他却表示十二分的宽容与大量。懒惰的于尔白诺，"不愿工作的[118]，——而且他的不愿工作正有充分的理由；因为，当他工作的时候，往往是笨拙得把作品弄坏，以至无可挽救的地步，如米纳佛寺底《基督像》，——在一场疾病中，曾受米开朗琪罗底仁慈的照拂看护[119]；他称米开朗琪罗为："亲爱的如最好的父亲"。——Piero di Giannoto被"他如爱儿子一般的爱"。——Silviodi Giovanni Cepparello从他那里出去转到André Doria那里去服务时，悲哀地要求他重新收留他。——Antonio Min底动人底历史，可算是米开朗琪罗对待助手们宽容大度底一个例子。据伐萨利说，Mini在他的学徒中是有坚强的意志但不大聪明的一个。他爱着翡冷翠一个穷寡妇底女儿。米开朗琪罗依了他的家长之意要他离开翡冷翠。Antonio愿到法国去[120]。米开朗琪罗送了他大批的作品："一切素描，一切稿图，《丽达》画[121]，"他带了这些财富，动身了[122]。但打击米开朗琪罗底恶运对于他的卑微的朋友打击得更厉害。他到巴黎去，想把《丽达》画送呈法王。法朗梭阿一世不在京中；Antonio把《丽达》寄存在他的一个朋友，意大利人Giuliano Buonaccorsi那里，他回到里昂住下了。数月之后，他回到巴黎，《丽达》不见了，Buonaccorsi把它卖给法朗梭阿一世，钱给他拿去了。Antonio又是气愤又是惶急，经济底来源断绝了，流落在这巨大的首都中，于一五三三年终忧愤死了。

但在一切助手中，米开朗琪罗最爱而且由了他的爱成为不朽的却是Francesco d'Amadore，诨名于皮诺。他是从一五三〇年起入米开朗琪罗底工作室服务的，在他指导之下，他作于勒二世底陵墓。米开朗琪罗关心他的前程。

"他和他说：'如我死了，你怎么办？'

"于皮诺答道：'我将服侍另外一个。'

“‘——喔可怜虫！’米开朗琪罗说，‘我要挽救你的灾难。’

“于是他一下子给了他二千金币：这种馈赠即是教皇与帝皇也没有如此慷慨。”[123]

然而倒是于皮诺比他先死[124]。他死后翌日，米开朗琪罗写信给他的侄儿：

“于皮诺死了，昨日下午四时。他使我那么悲伤，那么惶乱，如果我和他同死了，倒反舒适；这是因为我深切地爱他之故；而他确也值得我爱；这是一个尊严的，光明的，忠实的人。他的死令我感得仿佛我已不复生存了，我也不能重新觅得我的宁静。”

他的痛苦真是那么深切，以至三个月之后在写给伐萨利信中还是非常难堪：

“乔琪沃先生，我亲爱的朋友，我心绪恶劣不能作书，但为答复你的来信，我胡乱写几句罢。你知道于皮诺是死了，——这为我是残酷的痛苦；可也是神赐给我的极大的恩宠。这是说，他活着的时候，他鼓励我亦生存着，死了，他教我懂得死，并非不快地而是乐意地愿死。他在我身旁二十六年，我永远觉得他是可靠的，忠实的。我为他挣了些财产；而现在我想把他作为老年底依傍，他却去了；除了在天国中重见他之外我更无别的希望，在那里，神既赐了他甘美的死底幸福，一定亦使他留在他身旁。对于他，比着死更苦恼的却是留我生存在这骗人的世界上，在这无穷的烦恼中。我的最精纯的部分和他一起去了，只留着无尽的灾难。”[125]。

在极度的悲痛中，他请他的侄儿到罗马来看他。李奥那陶与嘉桑特拉，担忧着，来了，看见他非常衰弱。于皮诺托孤给他的责任使他鼓励起新的精力，于皮诺儿子中底一个是他的义子，题着他的名字[126]。

他还有别的奇特的朋友。因了强硬的天性对于社会底约束底反抗，他爱和一般头脑简单不拘形式的人厮混。——一个加拉莱地方底斫石匠，Topolino，“自以为是出众的雕塑家，每次开往罗马去的运石的船上，必寄有他作的几个小小的人像，使米开朗琪罗为之捧腹大笑的”[127]；——一个伐达尔诺地方底画家，Menighella，不时到米开朗琪罗那里去要求他画一个圣洛克像或圣安东纳像，随后他着了颜

色卖给乡人。而米开朗琪罗，为帝王们所难于获得他的作品的，却尽肯依着Menighella底指示，作那些素描；——一个理发匠，亦有绘画底嗜好，米开朗琪罗为他作了一幅圣法朗梭阿底图稿；——一个罗马工人，为于勒二世底陵墓工作的，自以为在不知不觉中成为一个大雕塑家，因为柔顺地依从了米开朗琪罗底指导，他居然在白石中雕出一座美丽的巨像，把他自己也呆住了；——一个滑稽的镂金匠，Piloto，外号Lasca；——一个懒惰的奇怪的画家Indaco，“他爱谈天的程度正和他厌恶作画的程度相等”，他常说：“永远工作，不寻娱乐，是不配做基督徒的”[128]；——尤其是那个可笑而无邪的Giuliano Bugiardini，米开朗琪罗对他有特别的好感。

“于里阿诺有一种天然的温良之德，一种质朴的生活方式，无恶念亦无欲念，这使米开朗琪罗非常惬意。他唯一的缺点即太爱他自己的作品。但米开朗琪罗往往认为这足以使他幸福；因为米氏明白他自己不能完全有何满足是极苦恼的……有一次，沃太维诺·特·梅迭西斯要求于里阿诺为他绘一幅米开朗琪罗底肖像。于氏着手工作了；他教米开朗琪罗一句不响地坐了两小时之后，他喊道：‘米开朗琪罗，来瞧，起来罢：面上底主要部分，我已抓住了。’米开朗琪罗站起：一见肖像便笑问于里阿诺道：‘你在捣什么鬼？你把我的一只眼睛陷入太阳穴里去了；瞧瞧仔细罢。’于里阿诺听了这几句话，弄得莫名其妙了。他把肖像与人轮流看了好几遍；大胆地答道：‘我不觉得这样；但你仍旧去坐着罢，如果是这样，我将修改。’米开朗琪罗知道他堕入何种情景，微笑着坐在于里阿诺底对面，于里阿诺对他，对着肖像再三的看，于是站起来说：‘你的眼睛正如我所画的那样，是自然显得如此。’——‘那么，’米开朗琪罗笑道，‘这是自然底过失。继续下去罢。’”[129]

这种宽容，为米开朗琪罗对待别人所没有的习惯，却能施之于那些渺小的，微贱的人。这亦是他对于这些自信为大艺术家底可怜虫底怜悯，也许那些疯子们底情景引起他对于自己的疯狂底回想。在此，的确有一种悲哀的滑稽的幽默[130]。

三 孤独

这样地，他只和那些卑微的朋友们生活着：——他的助手和他的疯痴的朋友，——还有是更微贱的伴侣：他的家畜：他的母鸡与他的猫[131]。

实在，他是孤独的，而且他愈来愈孤独了。“我永远是孤独的，他于一五四八年写信给他的侄儿说，我不和任何人谈话。”他不独渐渐地和社会分离，且对于人类底利害，需求，快乐，思想也都淡漠了。

把他和当代的人群连系着的最后的热情，——共和思想——亦冷熄了。当他在一五四四与一五四六年两次大病中受着他的朋友Riccio在Strozzi家中看护的时候，他算是发泄了最后一道阵雨底闪光，米开朗琪罗病愈时，请求亡命在里昂的Robert Strozzi向法王要求履行他的诺言：他说假若法朗梭阿一世愿恢复翡冷翠底自由，他将以自己的钱为他在翡冷翠诸侯府场上建造一座古铜的骑马像[132]。——一五四六年，为表示他感激Strozzi底东道之谊，他把两座奴隶像赠与了他，他又把它们转献给法朗梭阿一世。

但这只是一种政治热底爆发——最后的爆发。在他一五四五年和Giannotti的谈话中，好几处他表白类乎托尔斯泰底斗争无用论与不抵抗主义底思想：

“敢杀掉某一个人是一种极大的僭妄，因为我们不能确知死是否能产生若干善，而生是否能阻止若干善。因此我不能容忍那些人，说如果不是从恶——即杀戮——开始决不能有善底效果，时代变了，新的事故在产生，欲念亦转换了，人类疲倦了……而末了，永远会有出乎预料的事情。”

同一个米开朗琪罗，当初是激烈地攻击专制君主的，此刻也反对那些理想着以一种行为去改变世界的革命家了，他很明白他曾经是革命家之一；他悲苦地责备的即是他自己。如哈姆雷特一切，他此刻怀疑一样，怀疑他的思想，他的怨恨，他所信的一切。他向行动告别了。他写道：

“一个人答复人家说：‘我不是一个政治家，我是一个诚实之士，一个以好意观照一切的人。’他是说的真话。只要我在罗马底工作能给我和政治同样轻微的顾虑便好！”[133]

实际上，他不复怨恨了。他不能恨。因为已经太晚：

“不幸的我，为了等待太久而疲倦了，不幸的我，达到我的愿望已是太晚了！而现在，你不知道么？一颗宽宏的，高傲的，善良的心，懂得宽恕，而向一切侮辱他的人以德报怨！”[134]

他住在Macel de'Corvi，在德拉扬古市场底高处。他在此有一座房子，一所小花园。他和一个男仆[135]，一个女佣，许多家畜占据着这住宅。他和他的仆役们并不感到舒服。因为据伐萨利说：“他们老是大意的，不洁的。”他时常更调仆役，悲苦地怨叹[136]。他和仆人们底纠葛，与贝多芬底差不多。一五六〇年他赶走了一个女佣之后喊道：“宁愿她永没来过此地！”

他的卧室幽暗如一座坟墓[137]。“蜘蛛在内做它们种种工作，尽量纺织。”[138]——在楼梯底中段，他画着背负着一口棺材的《死》像[139]。

他和穷人一般生活，吃得极少[140]，“夜间不能成寐，他起来执着巨剪工作。他自己做了一顶纸帽，中间可以插上蜡烛，使他在工作时双手可以完全自由，不必费心光亮的问题。”[141]

他愈老，愈变得孤独。当罗马一切睡着的时候，他隐避在夜晚的工作中：这于他已是一种必需。静寂于他是一件好处，黑夜是一位朋友：

“噢夜，噢温和的时间，虽然是黝暗，一切努力在此都能达到平和，称颂你的人仍能见到而且懂得；赞美你的人确有完美的判别力。你斩断一切疲乏的思念，为潮润的阴影与甘美的休息所深切地透入的；从尘世，你时常把我拥到天上，为我希冀去的地方。噢死底影子，由了它，灵魂与心底敌害——灾难——都被挡住了，悲伤的人底至高无上的救药啊，你使我们病的肉体重新获得健康，你揩干我们的泪水，你卸掉我们的疲劳，你把好人洗掉他们的仇恨与厌恶。”[142]

有一夜，伐萨利去访问这独自在荒凉的屋里，面对着他的悲怆的《耶稣死难像》的老人：

“伐萨利叩门，米开朗琪罗站起身来，执着烛台去接应。伐萨利要观赏雕像；但米开朗琪罗故意把蜡烛堕在地下熄灭了，使他无法看见。而当于皮诺去找另一支蜡烛时，他转向伐萨利说道：‘我是如此衰老，死神常在拽我的裤脚，要我和它同去。一天，我的躯体会崩坠，如这支火炬一般，也像它一样，我的生命底光明会熄灭。’”

死底意念包围着他，一天一天地更阴沉起来。他和伐萨利说：

“没有一个思念不在我的心中引起死底感触。”[143]

死，于他似乎是生命中唯一的幸福：

“当我的过去在我眼前重现的时候——这是我时时刻刻遇到的，——喔，虚伪的世界，我才辨认出人类底谬妄与过错。相信你的谄谀，相信你的虚幻的幸福的人，便是在替他的灵魂准备痛苦与悲哀。经验过的人，很明白你时常许诺你所没有，你永远没有的平和与福利。因此最不幸的人是在尘世羁留最久的人；生命愈短，愈容易回归天国……”[144]

“由长久的岁月才引到我生命底终点，喔，世界，我认识你的欢乐很晚了。你许诺你所没有的平和，你许诺在诞生之前早已死灭的休息……我是由经验知道的，以经验来说话：死紧随着生的人才是唯一为天国所优宠的幸运者。”[145]

他的侄儿李奥那陶庆祝他的孩子底诞生，米开朗琪罗严厉地责备他：

“这种铺张使我不悦。当全世界在哭泣的时候是不应当嬉笑的。为了一个人底诞生而举行庆祝是缺乏知觉的人底行为。应当保留你的欢乐，在一个充分地生活了的人死去的时候发泄。”[146]

翌年，他的侄儿底第二个孩子生下不久便夭殇了，他写信去向他道贺。

大自然，为他的热情与灵智的天才所一向轻忽的[147]，在他晚年成为一个安慰者了。一五五六年九月，当罗马被西班牙阿勃大公底军队威胁时，他逃出京城，道经斯波莱德，在那里住了五星期。他在橡树与橄榄树林中，沉醉在秋日底高爽清朗的气色中。十月杪他被召回罗马，离开时表示非常抱憾。——他写信给伐萨利道：“大半的我已留在那里；因为唯有在林中方能觅得真正的平和。”

回到罗马，这八十二岁的老人作了一首歌咏田园，颂赞自然生活的美丽的诗，在其中他并指责城市底谎骗：这是他最后的诗，而它充满了青春底朝气。

但在自然中，如在艺术与爱情中一样，他寻求的是神，他一天一天更迫近他。他永远是有信仰的。虽然他丝毫不受教士，僧侣，男女信徒们底欺骗，且有时还挖苦他们[148]，但他似乎在信仰中从未有过

怀疑。在他的父亲与兄弟们患病或临终时，他第一件思虑老是要他们受圣餐[149]。他对于祈祷的信心是无穷的；“他相信祈祷甚于一切药石；”[150]他把他所遭受的一切幸运和他没有临到的一切灾祸尽归之于祈祷底功效。在孤独中，他曾有神秘的崇拜底狂热。“偶然”为我们保留着其中的一件事迹：同时代底记载描写他如西施庭中的英雄般底热狂的脸相，独自，深夜，在罗马底他的花园中祈祷，痛苦的眼睛注视着布满星云的天空[151]。

有人说他的信仰对于圣母与使徒底礼拜是淡漠的，这是不确的。他在最后二十年中全心对付着建造使徒圣彼得大寺底事情，而他的最后之作（因为他的死而没有完成的），又是一座圣彼得像，要说他是一个新教徒不啻是开玩笑的说法了。我们也不能忘记他屡次要去朝山进香；一五四五年他想去朝拜Saint Jacques de Compostelle，一五五六年他要朝拜Lorette。——但也得说和一切伟大的基督徒一样，他的生和死，永远和基督在一起。一五一二年他在致父亲书中说：“我和基督一同过着清贫的生活”；临终时，他请求人们使他念及基督底苦难。自从他和维多利亚结交之后，——尤其当她死后，——这信仰愈为坚固强烈。从此，他把艺术几乎完全奉献于颂赞基督底热情与光荣[152]，同时，他的诗也沉浸入一种神秘主义底情调中。他否认了艺术，投入十字架上殉道者底臂抱中去：

“我的生命，在波涛险恶的海上，由一叶残破的小舟渡到了彼岸，在那里大家都将对于虔敬的与冒渎的作品下一个判断。由是，我把艺术当作偶像，当作君主般的热烈的幻想，今日我承认它含有多少错误，而我显然看到一切的人都在为着他的苦难而欲求。爱情的思想，虚妄的快乐的思想，当我此刻已迫近两者之死的时光，它们究竟是什么呢？爱，我是肯定了，其他只是一种威胁。既非绘画，亦非雕塑能抚慰我的灵魂。它已转向着神明的爱，爱却在十字架上张开着臂抱等待我们！”[153]

但在这颗老耄的心中，由信仰与痛苦所激发的最精纯的花朵，尤其是神明般的恻隐之心。这个为仇敌称为贪婪的人[154]，一生从没停止过施惠于不幸的穷人，不论是认识的或不认识的。他不独对他的老仆与他父亲底仆人，——对一个名叫Mona Margherita的老仆，为他

在兄弟死后所收留，而她的死使他非常悲伤，“仿佛死掉了他自己的姊妹那样”[155]，——对一个为西施庭教堂造台架的木匠，他帮助他的女儿嫁费[156]……——表露他的动人的真挚之情，而且他时时在布施穷人，尤其是怕羞的穷人。他爱令他侄子与侄女参与他的施舍，使他们为之感动，他亦令他们代他去做，但不把他说出来：因为他要他的慈惠保守秘密[157]。“他爱实地去行善，而非貌为行善。”——由于一种极细腻的情感：他尤其念及贫苦的女郎：他设法暗中赠与她们少数的奁资，使她们能够结婚或进入修院。他写信给他的侄儿说：

“设法去认识一个有何急需的人，有女儿要出嫁或送入修院的。（我说的是那些没有钱而无颜向人启齿的人。）把我寄给你的钱给他，但要秘密地；而且你不要被人欺骗……”[158]

此外，他又写：

“告诉我，你还认识有别的高贵的人而经济拮据的么？尤其是家中有年长底女儿的人家。我很高兴为他们尽力，为着我的灵魂得救。”[159]

---

[1]米开朗琪罗底侄孙于一六二三年第一次刊行米氏底诗集时，不敢把他致加伐丽丽的诗照原文刊入。他要令人相信这些诗是给一个女子的。即在近人底研究中，尚有人以为加伐丽丽是维多利亚·高龙纳底假名。

[2]一五四二年十月米开朗琪罗书（收信人不详）。

[3]见Donato Giannotti著Dialogi。（一五四五年）

[4]诗集卷一百四十一。

[5]贝里尼尤其被拉莱汀攻击的厉害。Frey曾发表他的若干封一五二二年时代底颇为温柔的信：“……当我读到你的信时，我觉得和你在一起：这是我唯一的愿望啊！”他自称为“你的如儿子一般的……”——米开朗琪罗底一首抒写离别与遗忘之苦的诗似乎是致献给他的：“即在这里，我的爱使我的心与生命为之欢欣。这里，他的美眼应允助我，不久，目光却移到别处去了。这里，他和我关连着；这里他却和我分离了。这里，我无穷哀痛地哭，我看见他走了，不复顾我了。”

[6]米开朗琪罗认识加伐丽丽年余之后才恋爱波琪沃；一五三三年十二月他写给他狂乱的信与诗，而这坏小子波琪沃却在复信中问他讨钱。——至于勃拉琪，他是Luigi del Riccio底朋友，米开朗琪罗认识了加伐丽丽十余年后才认识他的。他是翡冷翠底一个流戍者底儿子，一五四四年时在罗马夭折了。米开朗琪罗为他写了四十八首悼诗。可说是米开朗琪罗诗集中最悲怆之作。

[7]见Benedetto Varchi著：Due Lezzioni（一五四九年）。

[8]一五三三年一月一日加伐丽丽致米开朗琪罗书。

[9]加伐丽丽底第一封信，米开朗琪罗在当天即答复他（即一五三三年一月一日）。这封信一共留下三份草稿。在其中一份草稿底补白中，米开朗琪罗写着“在此的确可以用为一个人献给另一人的事物底名词；但为了礼制，这封信里可不能用”。——在此显然是“爱情”这名词了。

[10]一五三三年一月一日米氏致加伐丽丽书。

[11]一五三三年七月二十八日米氏致前人书底草稿。

[12]一五三三年七月二十八日米氏致前人书。

[13]米氏致Bartolommeo Angiolini书。

[14]米氏致Sébastien del Piombo书。

[15]伐萨利记载。

[16]Varchi把两首公开了，以后他又在Due Lezzioni中刊出。——米开朗琪罗并不把他的爱情保守秘密，他告诉Bartolommeo Aogiolini，Sébastien del Piombo。这样的友谊一些也不令人惊奇。当勃拉琪逝世时，Riccio向着所有的朋友发出他的爱与绝望底呼声：“哟！我的朋友Donato！我们的勃拉琪死了。全个罗马在哭他。米开朗琪罗为我计划他的纪念物。请你为我写一篇祭文，写一封安慰的信给我：我的悲苦使我失掉了理智。耐心啊！每小时内，整千的人死了。喔神！命运怎样地改换了它的面目啊！”（一五四四年正月致Donato Giannotti书）

[17]Scheffler言。

[18]诗集卷一百零九第十九首。

[19]诗集卷四十四。

[20]诗集卷五十二。

[21]诗集卷一百零九第十八首。

[22]诗集卷一百。

[23]诗集卷一百零九第十八首。

[24]诗集卷五十。

[25]在一首十四行诗中，米开朗琪罗要把他的皮蒙在他的爱人身上。他要成为他的鞋子，把他的脚载着去踏雪。

[26]尤其在一五三三年六月至十月，当米开朗琪罗回到翡冷翠，与加伐丽丽离开的时节。

[27]人家把许多肖像假定为米开朗琪罗替维多利亚作的，其实都没有根据。

[28]那时代她的精神上的导师是凡龙纳地方底主教Matteo Giberti，他是有意改革宗教的第一人。他的秘书便是Francesco Berni。

[29]Juan de Valdès是西班牙王Charles-Quint底亲信秘书底儿子，自一五三四年起住在拿波利，为宗教改革运动底领袖。许多有名的贵妇都聚集在他周围。他死于一五四一年，据说在拿波利，他的信徒共有三千数人之众。

[30]Bernardino Ochino，有名的宣道者，加波生教派底副司教，一五三九年成为Valdès底朋友，梵氏受他的影响很多。虽然被人控告，他在拿波利，罗马，威尼斯仍继续他的大胆的宣道，群众拥护他不使他受到教会的限制。一五四二

年，他正要被人以路德派党徒治罪时，自翡冷翠逃往法拉尔，又转往日内瓦，在日内瓦他改入了新教。他是维多利亚·高龙纳底知友；在离去意大利时，他在一封亲密的信里把他的决心告诉了她。

[31]Pietro Carnesecchi是克莱芒七世底秘书官，亦是Valdès底朋友与信徒，一五四六年，第一次被列入异教判罪人名单，一五六七年在罗马被焚死。他和维多利亚·高龙纳来往甚密。

[32]Gaspare Contarini是威尼斯底世家子，初任威尼斯，荷兰，英国，西班牙及教皇等的大使。一五三五年，教皇保尔三世任为大主教。一五四一年被派出席北欧国际会议。他和新教徒们不洽，一方面又被旧教徒猜疑。失望归来，一五四二年八月死于蒲洛涅。

[33]Henri Thode所述。

[34]Giampietro Caraffa是Chieti底主教，于一五二四年创造Théatin教派；一五二八年，在威尼斯组织反宗教改革运动团体。他初时以大主教资格，继而在一五五五年起以教皇资格严厉执行新教徒底判罪事宜。

[35]一五六六年，℃arnesecchi在异教徒裁判法庭供述语。

[36]Reginald Pole自英国逃出，因为他与英王亨利八世冲突之故；一五三二年他经过威尼斯，成为Contarini底契友，以后被教皇保尔三世任为大主教。为人和蔼柔婉，他终于屈服在反改革运动之下，把Contarini派底自由思想者重新引入旧教。自一五四一至一五四四年间，维多利亚·高龙纳完全听从他的指导，——一五五四年，他又重回英国，于一五五八年死。

[37]一五四三年十二月二十二日维多利亚·高龙纳致Morone主教书。

[38]见《罗马城绘画录》第一卷。

[39]见前书第三卷。——他们谈话底那天，教皇保尔三世底侄子Octave Farnèse娶Alexandre de Médicis底寡妇为妻。那次有盛大的仪仗，——十二驾古式车——在拿伏纳广场上经过，全城的民众都去观光。米开朗琪罗和几个朋友躲在平和的圣·西凡斯德罗教堂中。

[40]Condivi记载。——实在说来，这些并不是我们所保留着的维多利亚底信，那些信当然是高贵的，但稍带冷淡。——应该要想到她的全部通信，我们只保留着五封：一封是从沃维多发出的，一封是从维丹勃发的，三封是从罗马发的。（一五三九——一五四一年间）

[41]这幅画是米开朗琪罗以后所作的许多耶稣死像底第一幅像，也是感应这些作品底像。——一五五〇——一五五五年间的翡冷翠底死像；一五六三年Rondanini死像；一五五五——一五六〇年间的Palestrina死像。

[42]那时候，米开朗琪罗开始想发刊他的诗选。他的朋友Luigi del Riccio与Donato Giannotti给他这念头。至此为止，他一向不把他所写的东西当作重要。一五四五年起，Giannotti为他的诗集付梓；米开朗琪罗把他的诗加以选择；他的朋友们替他重抄。但一五四六年Riccio之死与一五四七年维多利亚之死使他又不关切这付印事，他似乎认为这是一种无聊的虚荣。因此，他的诗除了一小部分外，

在他生时并没印行。当代底大作曲家把他的十四行诗谱成音乐。
米开朗琪罗受着但丁底感应极深。他对于古拉丁诗人亦有深切的认识，但他的情操完全是柏拉图式底理想主义，这是他的朋友们所公认的。

[43]一五五一年三月七日，米开朗琪罗写给Fattucci的信中有言："十余年前，她送给我一本羊皮小册，其中包含着一百零三首十四行诗，她在维丹勃寄给我的四十首还不在内。我把它们一起装订成册……我也保有她的许多信，为她自沃维多与维丹勃两地写给我的。"

[44]伐萨利记载。——有一时，他和他最好的一个朋友Luigi del Riccio龃龉，因为他送了他礼物之故。米氏写信给他说：
"你的极端的好意，比你偷盗我更使我难堪。朋友之中应该要平等，如果一个给得多些，一个给得少些，那末两人便要争执起来了。"

[45]Condivi记载。

[46]诗集卷一百零一。

[47]诗集卷一百。

[48]米开朗琪罗对于维多利亚·高龙纳底友谊并不是唯一的热情。这友谊还不能满足他的心灵。人家不大愿意说出这一点，恐怕要把米开朗琪罗理想化了。米开朗琪罗真是多么需要被理想化啊！——在一五三五与一五四六年间，正在米开朗琪罗与维多利亚友谊密切的时候，他爱了一个"美丽的与残忍的"女人，——他称之为"我的敌对的太太"——他热烈地爱她，在她前面变得怯弱了，他几乎为了她牺牲他的永恒的幸福。他为这场爱情所苦，她玩弄他。她和别的男子卖弄风情，刺激他的嫉妒。他终于恨她了。他祈求运命把她变得丑陋而为了他颠倒，使他不爱她，以致她也为之痛苦。

[49]伐萨利记载。

[50]Condivi记载。

[51]这幅巨大的壁画把西施庭教堂入口处的墙壁全部掩蔽了，在一五三三年时克莱芒七世已有这个思念。

[52]伐萨利记载。

[53]伐萨利记载。

[54]一五七三年六月间事。——梵罗纳士老老实实把《最后之审判》作为先例，辩护道："我承认这是不好的；但我仍坚执我已经说过的话，为我，依照我的大师们给我的榜样是一件应尽的责任。"
——那么你的大师们做过什么？也许是同样的东西吧？
——米开朗琪罗在罗马，教皇御用的教堂内，把吾主基督，他的母亲，圣约翰，圣彼得和天廷中的神明及一切人物都以裸体表现，看那圣母马利亚，不是在任何宗教所没有令人感应到的姿势中么？……

[55]这是一种报复的行为。拉莱汀曾屡次向他要索艺术品；甚至他觍颜为米开朗琪罗设计一张《最后之审判》底图稿。米开朗琪罗客客气气拒绝了这献计，而对于他索要礼物的请求装作不闻。因此，拉莱汀要显一些本领给米开朗琪罗

看，让他知道瞧不起他的代价。

[56]信中并侵及无辜的Ghera do Perini与Tommaso dei Cavalieri等。（米氏好友，见前）

[57]这封无耻的信，末了又加上一句含着恐吓的话，意思还是要挟他送他礼物。

[58]一五四九年有一个翡冷翠人这么说。

[59]一五九六年，克莱芒八世要把《最后之审判》涂掉。

[60]一五五九年事。——达尼哀·特·伏尔丹把他的修改工作称做“穿裤子”。他是米开朗琪罗底一个朋友。另一个朋友，雕塑家阿玛那谛，批斥这些裸体表现为猥亵。——因此，在这件事情上，米氏底信徒们也没有拥护他。

[61]《最后之审判》底开幕礼于一五四一年十二月二十五日举行。意大利，法国，德国，弗朗特各处都有人来参加。

[62]这些壁画包括《圣保尔谈话》《圣彼得殉难》等。米氏开始于一五四二年，在一五四四年与一五四六年上因两场病症中止了若干时，到一五四九——一五五〇年间才勉强完成。伐萨利说：“这是他一生所作的最后的绘画，而且费了极大的精力；因为绘画，尤其是壁画，对于老人是不相宜的。”

[63]最初是摩西像与两座奴隶像；但后来米开朗琪罗认为奴隶像不再适合于这个减缩的建筑，故又塑了《行动生活》与《冥想生活》以代替。

[64]米氏一五四二年十月书（收信人不明）。

[65]一五五二年九月十九日米开朗琪罗致伐萨利书。

[66]一五五七年七月七日米氏致他的侄儿李奥那陶书。

[67]这是Antonio da San Gallo，一五三七年至一五四六年他死时为止，一直是圣彼得底总建筑师。他一向是米开朗琪罗底敌人，因为米氏对他不留余地。为了教皇宫区内的城堡问题，他们两人曾处于极反对的地位，终于米氏把圣迦罗底计划取消了。后来在建造法尔奈士宫邸时，圣迦罗已造到二层楼，一五四九年米氏在补成时又把他原来的图样完全改过。

[68]赛维尼主教即未来的教皇马赛二世（MarcelII）。

[69]据伐萨利记载。

[70]据鲍太利（Bottari）记载。

[71]一五五一年调查委员会末次会议中，米开朗琪罗转向着委员会主席于勒三世说：“圣父，你看，我挣得了什么！如果我所受的烦恼无裨我的灵魂，我便白费了我的时间与痛苦。”——爱他的教皇，举手放在他的肩上，说道：“灵魂与肉体你都挣得了。不要害怕！”（据伐萨利记载）

[72]教皇保尔三世死于一五四九年十一月十日；和他一样爱米开朗琪罗的于勒三世在位的时间是一五五〇年二月八日至一五五五年三月二十三日。一五五五年五月九日，赛维尼大主教被选为教皇，名号为马赛二世。他登极只有几天；一五五五年五月二十三日保尔四世承继了他的皇位。

[73]一五五五年五月十一日米氏致他的侄儿李奥那陶书。

一五六〇年，受着他的朋友们底批评，他要求“人们答应卸掉他十七年来以教皇之命而且义务地担任的重负”。——但他的辞职未被允准，教皇比四世下令重新授予他一切权宜。——那时他才决心答应加伐丽丽底要求，把穹窿底木型开始动工。至此为止，他一直把全部计划隐瞒着，不令任何人知道。

[74]米开朗琪罗逝死后翌日，拿尼马上去请求高斯莫大公，要他任命他继任米氏底职位。

[75]米开朗琪罗没有看见屋前盘梯底完成。京都大寺底建筑在十七世纪时才完工的。

[76]关于米开朗琪罗底教堂，今日毫无遗迹可寻。它们在十八世纪都重建过了。

[77]人们把教堂用白石建造，而并非如米开朗琪罗原定的用木材建造。

[78]一五五九——一五六〇年间。

[79]伐萨利记载。

[80]一五五三年，他开始这件作品，他的一切作品中最动人的；因为它是最亲切的：人们感到他在其中只谈到他自己，他痛苦着，把自己整个地沉入痛苦之中。此外，似乎那个扶持基督的老人，脸容痛苦的老人即是他自己的肖像。

[81]一五五五年事。

[82]Tiberio Calcagni从安多诺那里转买了去，又请求米开朗琪罗把它加以修补。米开朗琪罗答应了，但他没有修好便死了。

[83]诗集卷八十一（约于一五五〇年左右）。
他暮年时代底几首诗，似乎表现火焰并不如他自己所信般的完全熄灭，而他自称的“燃过的老木”有时仍有火焰显现。

[84]她于一五三八年嫁给Michele di Niccolo Guicciardini。

[85]是他在Pozzolatico地方底产业。

[86]这通信始于一五四〇年。

[87]见一五三六——一五四八年间底书信。

[88]一五四四年七月十一日信。

[89]一五四九年，米开朗琪罗在病中第一个通知他的侄儿，说已把他写入遗嘱。——遗嘱大体是这样写的：“我把我所有的一切，遗留给Gismondo和你；要使我的弟弟Gismondo和你，我的侄儿，享有均等的权利，两个人中任何一个如不得另一个底同意，不得处分我的财产。”

[90]原文是L'amore del tarlo！指他的侄儿只是觊觎遗产而爱他。

[91]一五四六年二月六日书。
他又附加着：“不错，去年，因为我屡次责备你，你寄了一小桶德莱皮诺酒给我。啊！这已使你破费得够了！”

[92]自一五四七年至一五五三年。

[93]另外他又写道：
“你不必追求金钱，只要好的德性与好的声名……你需要一个和你留在一起的妻

子，为你可以支使的，不讨厌的，不是每天去出席宴会的女人；因为在那里人们可以诱惑她使她堕落。”（一五四九年二月一日书）

[94]一五四七年至一五五二年间书信。

[95]一五五一年十二月十九日书。

[96]可是他又说：“但如果你自己觉得不十分健康，那么还是克制自己，不要在世界上多造出其他的不幸者为妙。”

[97]一五五三年五月十六日。

[98]一五五三年五月二十日书。

[99]一五五三年八月五日书。

[100]生于一五五四年。

[101]生于一五五五年。

[102]我们应当把他的一生分作几个时期。在这长久的一生中，我们看到他孤独与荒漠的时期，但也有若干充满着友谊的时期。一五一五年左右，在罗马，有一群翡冷翠人，自由的，生气蓬勃的人：Domenico Buoninsegni，Lionardo Sellajo，Giovanni Spetiale，Bartolommeo Verazzano，Giovanni Gellesi，Canigiani等。——这是他第一期底朋友。以后，在克莱芒七世治下，Francesco Berni与Fra Sebastiano del Piombo一群有思想的人物。del Piombo是一个忠诚的但也是危险的朋友，是他把一切关于米开朗琪罗的流言报告给他听，亦是他罗织成他对于拉斐尔派的仇恨——更后，在维多利亚·高龙纳底时代，尤其是Luigi del Riccio底一般人，他是翡冷翠底一个商人，在银钱的事情上时常作他的顾问，是他最亲密的一个朋友。在他那里，米氏遇见Donato Giannotti，音乐家Archadelt与美丽的Cecchino。他们都一样爱好吟咏，爱好音乐，爱尝异味。也是为了Riccio因Cecchino死后的悲伤，米氏写四十八首悼诗；而Riccio收到每一首悼诗时，寄给米氏许多鲇鱼，香菌，甜瓜，雉鸠……——在他死后（一五四六年），米开朗琪罗差不多没有朋友，只有信徒了：Vasari，Condivi，Daniel de Volterre，Bronzino，Leone Leoni，Benvenuto Cellini等。他感应他们一种热烈的求知欲；他向表示对他们的动人的情感。

[103]由于他在教皇宫内底职位，和他的宗教思想底伟大，米氏和教会中的高级人物有特别的交谊。

[104]他亦认识当时有名的史家兼爱国主义者Machiavel。

[105]在艺术界中，他的朋友当然是最少了。但他暮年却有不少信徒崇奉他，环绕着他。——对于大半的艺术家他都没有好感。他和达·芬奇，佩鲁吉诺，弗朗奇亚，西虐勒利，拉斐尔，勃拉芒德，圣迦罗们皆有深切的怨恨。一五一七年六月三十日Jacopo Sansovino写信给他说：“你从没有说过任何人底好话。”——但一五二四年时，米氏却为他尽了很大的力；他也为别人帮了不少忙；但他的天才太热烈了，他不能在他的理想之外，更爱别一个理想；而且他亦太真诚了，他不能对于他全然不爱的东西假装爱。——但当一五四五年蒂相（Titien）来罗马访问时，他却十分客气。——然而，虽然那时底艺术界非常令人艳羡，他宁愿和文人

与实际行动者交往。

[106]他们两人唱和甚多，充满着友情与戏谑的诗，裴尔尼极称颂米开朗琪罗，称之为“柏拉图第二”；他和别的诗人们说：“静着罢，你们这般和谐的工具！你们说的是文辞，唯有他是言之有物。”

[107]Dona Argentina Malaspina，一五一六年间事。

[108]尤其是一五四六年四月二十六日他给法朗梭阿一世的那封信。

[109]Condivi在他的《米开朗琪罗传》中，开始便说：
“自从神赐我恩宠，不独认我配拜见米开朗琪罗，唯一的雕塑家与画家，——这是我所不敢大胆希冀的，——而且许我恭聆他的谈吐，领受他的真情与信心的时候起，——为表示我对于这件恩德底感激起见，我试着把他生命中值得颂赞的材料收集起来，使别人对于这样一个伟大的人物有所景仰，作为榜样。”

[110]一五四六年，法朗梭阿一世写信给他；一五五九年，加德丽纳·特·梅迭西斯写信给他。她信中说：“和全世界的人一起知道他在这个世纪中比任何人都卓越，”所以要请他雕一个亨利二世骑在马上的像，或至少作一幅素描。

[111]一五五二年间事。米开朗琪罗置之不答：——使高斯莫大公大为不悦。

[112]一五六〇年十一月间事。

[113]一五六一年十月。

[114]伐萨利记载。

[115]见Francois de Hollande著：《绘画语录》。

[116]见Francois do Hollande著：《绘画语录》。

[117]一五二四年正月二十六日致Piero Gondi书。

[118]伐萨利描写米开朗琪罗底助手：“Pietro Urbano de Pistoie是聪明的，但从不肯用功。Antonio Mini很努力，但不聪明。Ascanio della Ripa Transone也肯用功，但他从无成就。”

[119]米开朗琪罗对他最轻微的痛楚也要担心。有一次他看见他手指割破了，他监视他要他去作宗教的忏悔。

[120]一五二九年翡冷翠陷落之后，米开朗琪罗曾想和Antonio Mini一同往法国去。

[121]《丽达》画是他在翡冷翠被围时替法拉尔大公作的，但他没有给他，因为法拉尔大公底大使对他失敬。

[122]一五三一年。

[123]伐萨利记载。

[124]一五五五年十二月三日，在米开朗琪罗最后一个兄弟Gismondo死后没有几天。

[125]一五五六年二月二十三日。

[126]他写信给于皮诺底寡妇，高纳丽阿，充满着热情，答应她把小米开朗琪罗收受去由他教养，“要向他表示甚至比对他的侄儿更亲切的爱，把于皮诺要他学的一切都教授他。”（一五五七年三月二十八日书）——高纳丽阿于一五五九年再

嫁了，米开朗琪罗永远不原谅她。

[127]见伐萨利记载。

[128]见伐萨利记载。

[129]见伐萨利记载。

[130]如一切阴沉的心魂一般，米开朗琪罗有时颇有滑稽的情趣：他写过不少诙谐的诗，但他的滑稽总是严肃的，近于悲剧的。如对于他老年底速写等等。（见诗集卷八十一）

[131]一五五三年Angiolini在他离家时写信给他道："公鸡与母鸡很高兴；——但那些猫因为看不见你而非常忧愁，虽然它们并不缺少粮食。"

[132]一五四四年七月二十一日Riccio致Ruberto di Filippo Strozzi书。

[133]一五四七年致他的侄儿李奥那陶书。

[134]诗集卷一百零九，第六十四首。
在此，米氏假想一个诗人和一个翡冷翠底流戍者底谈话——很可能是在一五三六年亚历山大·特·梅迭西斯被洛朗齐诺刺死后写的。

[135]在他的仆役之中，有过一个法国人叫做李查的。

[136]一五五〇年八月十六日，他写信给李奥那陶说："我要一个善良的清洁的女仆但很困难：她们全是脏的，不守妇道的。我的生活很穷困，但我雇用仆役的价钱出得很贵。"

[137]诗集卷八十一。

[138]同前。

[139]棺材上写着下面一首诗："我告诉你们，告诉给世界以灵魂肉体与精神的你们：在这具黑暗的箱中你们可以抓握一切。"

[140]伐萨利记载："他吃得很少。年青时，他只吃一些面包和酒，为要把全部时间都放在工作上。老年，自从他作《最后之审判》那时起，他习惯喝一些酒，但只是在晚上，在一天底工作完了的时候，而且极有节制地。虽然他富有，他如穷人一般过活。从没有（或极少）一个朋友和他同食：他亦不愿收受别人底礼物；因为这样他自以为永远受了赠与人底恩德要报答。他的俭约的生活使他变得极为警醒，需要极少的睡眠。"

[141]伐萨利留意到他不用蜡而用羊油蕊作烛台，故送了他四十斤蜡。仆人拿去了，但米开朗琪罗不肯收纳。仆人说："主人，我拿得手臂要断下来了，我不愿拿回去了。如果你不要，我将把它们一齐插在门前泥穴里尽行燃起。"于是米开朗琪罗说："那么放在这里罢；因为我不愿你在我门前做那傻事。"（伐萨利记载）

[142]诗集卷七十八。

[143]一五五五年六月二十二日书。

[144]诗集卷一百零九，第三十二首。

[145]诗集卷一百零九，第三十四首。

[146]一五五四年四月致伐萨利书，上面写着"一五五四年四月我不知何日"。

[147]虽然他在乡间度过不少岁月，但他一向忽视自然。风景在他的作品中占

有极少的地位；它只有若干简略的指示，如在西施庭底壁画中。在这方面，米氏和同时代的人——拉斐尔，提香，佩鲁吉诺，弗朗奇亚，达·芬奇——完全异趣。他瞧不起弗拉芒艺人底风景画，那时正是非常时髦的。

[148]一五四八年，李奥那陶想加入Lorette底朝山队伍，米开朗琪罗阻止他，劝他还是把这笔钱做了施舍的好。“因为，把钱送给教士们，上帝知道他们怎么使用！”（一五四八年四月七日）

Sébastien del Piombo在San Pietro in Montorio寺中要画一个僧侣，米开朗琪罗认为这个僧侣要把一切都弄坏了：“僧侣已经失掉了那么广大的世界；故他们失掉这么一个小教堂亦不足为奇。”在米开朗琪罗要为他的侄儿完姻时，一个女信徒去见他，对他宣道，劝他为李奥那陶娶一个虔敬的女子。米氏在信中写道：“我回答她，说她还是去织布或纺纱的好，不要在人前鼓弄簧舌，把圣洁的事情当作买卖做。”（一五四九年七月十九日）

[149]一五一六年十一月二十三日为了父亲底病致Buonarroto书，与一五四八年正月为了兄弟Giovan Simone之死致李奥那陶书提及此事。

[150]一五四九年四月二十五日致李奥那陶书。

[151]Fra Benedetto记载此事甚详。

[152]后期底雕塑，如十字架，如殉难，如死像等都是。

[153]诗集卷一百四十七。

[154]这些流言是拉莱汀与彭地纳利散布的。这种谎话底来源有时因为米开朗琪罗在金钱的事情上很认真的缘故。其实。他是非常随便的；他并不记账；他不知道他的全部财产究有若干，而他一大把一大把地把钱施舍。他的家族一直用着他的钱。他对于朋友们，仆役们往往赠送如唯有帝王所能赏赐一般的珍贵的礼物。他的作品，大半是赠送的而非卖掉的；他为圣彼得底工作是无全尽义务的。再没有人比他更严厉地指斥爱财的癖好了，他写信给他的兄弟说：“贪财是一件大罪恶。”伐萨利为米氏辩护，把他一生赠与朋友或信徒的作品一齐背出来，说“我不懂人们如何能把这个每件各值几千金币的作品随意赠送的人当作一个贪婪的人”。

[155]一五三三年致兄弟Giovan Simone信，——一五四〇年十一月致李奥那陶信。

[156]伐萨利记载。

[157]一五四七年致李奥那陶书：“我觉得你太不注意施舍了。”

一五四七年八月：“你写信来说给了这个女人四个金币，为了爱上帝的缘故：这使我很快乐。”

一五四九年三月二十九日：“注意，你所给的人，应当是真有急需的人，且不要为了友谊而要为了爱上帝之故。不要说出钱底来源。”

[158]Condivi记载。

一五四七年八月致李奥那陶书。

[159]一五五〇年十二月二十日致李奥那陶书。

尾声

死

“多么想望而来得多么迟缓的死——”[1]

终于来了。

他的僧侣般的生活虽然支持了他坚实的身体，可没有蠲免病魔底侵蚀。自一五四四与一五四六年底两场恶性发热后，他的健康从未恢复；膀胱结石[2]，痛风症[3]，以及各种的疾苦把他磨蚀完了。在他暮年底一首悲惨的滑稽诗中，他描写他的残废的身体：

“我孤独着悲惨地生活着，好似包裹在树皮中的核心……我的声音仿佛是幽闭在臭皮囊中的胡蜂……我的牙齿动摇了，有如乐器上底键盘……我的脸不啻是吓退鸟类的丑面具……我的耳朵不息地嗡嗡作响：一只耳朵中，蜘蛛在结网；另一只中，蟋蟀终夜地叫个不停……我的感冒使我不能睡眠……予我光荣的艺术引我到这种结局。可怜的老朽，如果死不快快来救我，我将绝灭了……疲劳把我支离了，分解了，唯一的栖宿便是死……”[4]

一五五五年六月，他写信给伐萨利说道：

“亲爱的乔琪沃先生，在我的字迹上你可以认出我已到了第二十四小时了……”[5]

一五六〇年春，伐萨利去看他，见他极端疲弱。他几乎不出门，晚上几乎不睡觉；一切令人感到他不久人世。愈衰老，他愈温柔，很易哭泣。

“我去看米开朗琪罗，”伐萨利写道。“他不想到我会去，因此在见我时仿佛如一个父亲找到了他失掉的儿子般的欢喜。他把手臂围着我的颈项，再三地亲吻我，快活得哭起来。”[6]

可是他毫未丧失他清明的神志与精力。即在这次会晤中，他和伐萨利长谈，关于艺术问题，关于指点伐萨利底工作，随后他骑马陪他到圣彼得[7]。

一五六一年八月，他患着感冒。他赤足工作了三小时，于是他突然倒地，全身拘挛着。他的仆人Antonio发见他昏晕了。加伐丽丽，

彭第尼，加尔加尼立刻跑来。那时，米开朗琪罗已经醒转。几天之后，他又开始乘马出外，继续作毕阿门底图稿。

古怪的老人，无论如何也不答应别人照拂他。他的朋友们费尽心思才得悉他又患着一场感冒，只有大意的仆人们伴着他。

他的继承人李奥那陶，从前为了到罗马来受过他一顿严厉的训责，此刻即是为他叔父底健康问题也不敢贸然奔来了。一五六三年七月，他托但尼哀·特·伏尔丹问米开朗琪罗，愿不愿他来看他；而且，为了预料到米氏要猜疑他的来有何作用，故又附带声明，说他的商业颇有起色，他很富有，什么也不需求。狡黠的老人令人回答他说，既然如此，他很高兴，他将把他存留的少数款子分赠穷人。

一个月之后，李奥那陶对于那种答复感着不满，重复托人告诉他，说他很担心他的健康和他的仆役。这一次，米开朗琪罗回了他一封怒气勃勃的信，表示这八十八岁——离开他底死只有六个月——底老人还有那么强项的生命力：

“由你的来信，我看出你听信了那些不能偷盗我，亦不能将我随意摆布的坏蛋底谎言。这是些无赖之徒，而你居然傻得会相信他们。请他们走路罢：这些人只会给你烦恼，只知道嫉羡别人，而自己度着浪人般的生活。你信中说你为我的仆役担忧；而我，我告诉你关于仆役，他们都很忠实地服侍我，尊敬我。至于你信中隐隐说起的偷盗问题，那么我和你说，在我家里的人都能使我放怀，我可完全信任他们。所以，你只须关切你自己；我在必要时是懂得自卫的，我不是一个孩子。善自珍摄罢！”[8]

关切遗产的人不止李奥那陶一个呢。整个意大利是米开朗琪罗底遗产承继人，——尤其是多斯加大公与教皇，他们操心着不令关于圣洛朗与圣彼得底建筑图稿及素描有何遗失。一五六三年六月，听从了伐萨利底劝告，高斯莫大公责令他的驻罗马大使Averardo Serristori秘密地禀奏教皇，为了米开朗琪罗日渐衰老之故，要暗中监护他的起居与一切在他家里出入的人。在突然逝世的情景中，应当立刻把他所有的财产登记入册：素描，版稿，文件，金钱，等等，并当监视着使人不致乘死后底紊乱中偷盗什么东西。当然，这些是完全不令米开朗琪罗本人知道的[9]。

这些预防并非是无益的。时间已经临到。

米开朗琪罗底最后一信是一五六三年十二月二十八日底那封。一年以来，他差不多自己不动笔了；他读出来，他只签名；但尼哀·特·伏尔丹为他主持着信件往还的事情。

他老是工作。一五六四年二月十二日，他站了一整天，做耶稣死难像[10]。十四日，他发热。加尔加尼得悉了，立刻跑来，但在他家里找不到他。虽然下雨，他到近郊散步去了。他回来时，加尔加尼说他在这种天气中出外是不应该的。

——“你要我怎样？”——米开朗琪罗答道。——“我病了，无论哪里我不得休息。”

他的言语底不确切，他的目光，他的脸色，使加尔加尼大为不安。他马上写信给李奥那陶说：“终局虽未必即在目前，但亦不远了。”[11]

同日，米开朗琪罗请但尼哀·特·伏尔丹来留在他旁边。但尼哀请了医生来；二月十五日，他依着米开朗琪罗底吩咐，写信给李奥那陶，说他可以来看他，“但要十分小心，因为道路不靖。”[12]但尼哀附加着下列数行：

“八点过一些，我离开他，那时他神志清明，颇为安静，但被麻痹所苦。他为此感到不适，以至在今日下午三时至四时间他想乘马出外，好似他每逢晴天必须履行的习惯。但天气底寒冷与他头脑及腿底疲弱把他阻止了：他回来坐在炉架旁边的安乐椅中，这是他比卧床更欢喜的坐处。”

他身边还有忠实的加伐丽丽。

直到他逝世底大前日，他才答应卧在床上，他在朋友与仆人环绕之中读出他的遗嘱，神志非常清楚。他把“他的灵魂赠与上帝，他的肉体遗给尘土”。他要求“至少死后要回到”他的亲爱的翡冷翠。——接着，他

“从骇怕的暴风雨中转入甘美平和的静寂。”[13]

这是二月中底一个星期五，下午五时[14]。正是日落时分……“他生命底末日，和平的天国底首日！……”[15]

终于他休息了。他达到了他愿望的目标：他从时间中超脱了。

“幸福的灵魂，对于他，时间不复流逝了！”[16]

[1]“因为，对于不幸的人，死是懒惰的……”（诗集卷七十三，第三十首）。

[2]一五四九年三月：人家劝他饮维丹勃泉水，他觉得好些。——但在一五五九年七月他还受着结石底痛苦。

[3]一五五五年七月。

[4]诗集卷八十一。

[5]一五五五年六月二十二日致伐萨利书。一五四九年他在写给伐尔几信中已说：“我不独是老了，我已把自己计算在死人中间。”

[6]一五六〇年四月八日伐萨利致高斯莫·特·梅迭西斯书。

[7]那时他是八十五岁。

[8]一五六三年八月二十一日致李奥那陶书。

[9]伐萨利记载。

[10]这座像未曾完工。

[11]一五六四年二月十四日加尔加尼致李奥那陶书。

[12]一五六四年三月十七日，但尼哀·特·伏尔丹致伐萨利书。

[13]诗集卷一百五十二。

[14]一五六四年二月十八日，星期五。——送终他的，有加伐丽丽，但尼哀·特·伏尔丹，李沃尼，两个医生，仆人安东尼沃。李奥那陶在三天之后才到罗马。

[15]诗集卷一百零九，第四十一首。

[16]诗集卷五十九。

这便是神圣的痛苦的生涯

在这悲剧的历史底终了，我感到为一项思虑所苦。我自问，在想给予一般痛苦的人以若干支撑他们的痛苦的同伴时，我会不会只把这些人底痛苦加给那些人。因此，我是否应当，如多少别人所做的那样，只显露英雄底英雄成份，而把他们的悲苦的深渊蒙上一层帷幕？

——然而不！这是真理啊！我并不许诺我的朋友们以谎骗换得的幸福，以一切代价去挣得的幸福。我许诺他们的是真理，——不管它须以幸福去换来，——是雕成永恒的灵魂的壮美的真理。它的气息是苦涩的，可是纯洁的：把我们贫血的心在其中熏沐一会罢。

伟大的心魂有如崇山峻岭，风雨吹荡它，云翳包围它，但人们在那里呼吸时，比别处更自由更有力。纯洁的大气可以洗涤心灵底秽浊；而当云翳破散的时候，他威临着人类了。

是这样的一座崇高的山峰，矗立在文艺复兴期底意大利，从远处我们望见他的峻险的侧影，在无垠的青天中消失。

我不说普通的人类都能在高峰上生存。但一年一度他们应上去顶礼。在那里，他们可以变换一下肺中底呼吸，与脉管中的血流。在那里，他们将感到更迫近永恒。以后，他们再回到人生底广原，心中充满了日常战斗底勇气。

罗曼·罗兰

托尔斯泰传

罗曼·罗兰

罗曼·罗兰致译者书（代序）
——论无抵抗主义

三月三日赐书，收到甚迟。足下移译拙著贝多芬、米开朗琪罗、托尔斯泰三传，并有意以汉译付刊，闻之不胜欣慰。

当今之世，英雄主义之光威复炽，英雄崇拜亦复与之俱盛。惟此光威有时能酿巨灾；故最要莫如将“英雄”二字下一确切之界说。

夫吾人所处之时代乃一切民众遭受磨炼与战斗之时代也；为骄傲为荣誉而成为伟大，未足也；必当为公众服务而成为伟大。最伟大之领袖必为一民族乃至全人类之忠仆。昔之孙逸仙、列宁，今之甘地，皆是也。至凡天才不表于行动而发为思想与艺术者，则贝多芬、托尔斯泰是已。吾人在艺术与行动上所应唤醒者，盖亦此崇高之社会意义与深刻之人道观念耳。

至“无抵抗主义”之问题，所涉太广太繁，非短简可尽。愚尝于论甘地之文字中有所论列，散见于拙著《甘地传》《青年印度》及《甘地自传》之法文版引言。

余将首先声明，余实不喜此“无抵抗”之名，以其暗示屈服之观念，绝不能表白英雄的与剧烈的行动性，如甘地运动所已实现者。唯一适合之名辞，当为“非武力的拒绝”。

其次，吾人必须晓谕大众；此种态度非有极痛苦之牺牲不为功；且为牺牲自己及其所亲的整个的牺牲；盖吾人对于国家或党派施行强暴时之残忍，决不能作何幸想。吾人不能依恃彼等之怜悯，亦不能幸图彼等攻击一无抵抗之敌人时或有内疚。半世纪来，在革命与战乱之中，人类早已养成一副铁石心肠矣。即令“非武力的拒绝”或有战胜之日，亦尚须数代人民之牺牲以换取之，此牺牲乃胜利之必须代价也。

由是可见，若非赖有强毅不拔之信心与宗教的性格，（即超乎一切个人的与普动的利害观念之性格，）决不能具有担受此等牺牲之能力。对于人类，务当怀有信念，无此信念，则于此等功业，宁勿轻于尝试！否则即不殒灭，亦将因恐惧而有中途背叛之日。度德量力，实为首要。

今请在政治运动之观点上言，则使此等计划得以成功者，果为何种情势乎？此情势自必首推印度。彼国人民之濡染无抵抗主义也既已数千年，今又得一甘地为其独一无二之领袖；此其组织天才，平衡实利与信心之精神明澈，及其对于国内大多数民众之权威有以致之。彼所收获者将为确切不易之经验，不独于印度为然，即于全世界亦皆如此。是经验不啻为一心灵之英雄及其民族在强暴时代所筑之最坚固之堤岸。万一堤岸崩溃，则恐若干时内，强暴将掩有天下。而行动人物中之最智者亦只能竭力指挥强暴而莫之能御矣。当斯时也，洁身自好之士惟有隐遁于深邃之思想境域中耳。

然亦惟有忍耐已耳！狂风暴雨之时代终有消逝之日……不论其是否使用武力，人类必向统一之途迈进！

罗曼·罗兰

瑞士 一九三四年六月三十日

原序

这第十一版底印行适逢托尔斯泰百年诞辰底时节，因此，本书底内容稍有修改。其中增入自一九一〇年起刊布的托氏通信。作者又加入整整的一章，述及托尔斯泰和亚洲各国：中国，日本，印度，回教国底思想家底关系，他和甘地的关系，尤为重要。我们又录入托尔斯泰在逝死前一个月所写的一信底全文，他在其中发表无抵抗斗争底整个计划，为甘地在以后获得一种强有力的作用的。

罗曼·罗兰

一九二八年八月

托尔斯泰传

一

俄罗斯底伟大的心魂，百年前在大地上发着光焰的，对于我的一代，曾经是照耀我们青春时代的最精纯的光彩。在十九世纪终了时阴霾重重的黄昏，它是一颗抚慰人间的巨星，它的目光足以吸引并慰抚我们青年底心魂。在法兰西，多少人认为托尔斯泰不只是一个受人爱戴的艺术家，而是一个朋友，最好的朋友，在全部欧罗巴艺术中唯一的真正的友人。既然我亦是其中的一员，我愿对于这神圣的回忆，表示我的感激与敬爱。

我懂得认识托尔斯泰底日子，在我的精神上将永不会磨灭。这是一八八六年，在幽密中胚胎萌蘖了若干年之后，俄罗斯艺术底美妙的花朵突然于法兰西土地上出现了。托尔斯泰与陀思妥耶夫斯基底译本在一切书店中同时发刊，而且是争先恐后般的速度与狂热。一八八五至一八八七年间，在巴黎印行了《战争与和平》，《安娜小史》、《童年与少年》，《波利库什卡》，《伊凡·伊里奇之死》，高加索短篇小说和通俗短篇小说。在几个月中，几星期中，我们眼前发见了含有整个的伟大的人生底作品，反映着一个民族，一个簇新的世界底作品。

那时我初入高师。我和我的同伴们，在意见上是极不相同的。在我们的小团体中，有讥讽的与现实主义思想者，如哲学家乔治·杜马（Georges Dumas），有热烈地追怀意大利文艺复兴的诗人，如舒亚莱（Suarès），有古典传统底忠实信徒，有斯当达派与瓦格纳派，有无神论者与神秘主义者，掀起多少辩论，发生多少龃龉；但在几个月之中，爱慕托尔斯泰的情操使我们完全一致了。各人以各不相同的理由爱他：因为各人在其中找到自己；而对于我们全体又是人生底一个启示，开向广大的宇庙底一扇门。在我们周围，在我们的家庭中，在我们的外省，从欧罗巴边陲传来的巨声，唤起同样的同情，有时是意想不到的。有一次，在我故乡尼佛纳（Nivernais），我听见一个素来

不注意艺术，对于什么也不关心的中产者，居然非常感动地谈着《伊凡·伊里奇之死》。

我们的著名批评家曾有一种论见，说托尔斯泰思想中的精华都是汲取于我们的浪漫派作家：乔治·桑，维克多·嚣俄。不必说乔治·桑对于托尔斯泰的影响说之不伦，托尔斯泰是决不能忍受乔治·桑底思想的，也不必否认卢梭与斯当达（Stendhal）对于托尔斯泰的实在的影响，总之不把他的伟大与魅力认为是由于他的思想而加以怀疑，是不应当的。艺术所赖以活跃的思想圈子是最狭隘的。他的力强并不在于思想本身，而是在于他所给予思想的表情，在于个人的调子，在于艺术家底特征，在于他的生命底气息。

不论托尔斯泰底思想是否受过影响——这我们在以后可以看到——欧罗巴可从没听到像他那种声音。除了这种说法之外，我们又怎么能解释听到这心魂底音乐时所感到的情绪底激动呢？——而这声音我们已企待得那么长久，我们的需要已那么急切。流行的风尚在我们的情操上并无什么作用。我们之中，大半都像我一样，只在读过了托尔斯泰底作品之后才认识特·伏葛（de Vogüè）著的《俄国小说论》；他的赞美比起我们的钦佩来已经逊色多了。因为特·伏葛特别以文学家底态度批判。但为我们，单是赞赏作品是不够的：我们生活在作品中间，他的作品已成为我们的作品了。我们的，由于他热烈的生命，由于他的心底青春。我们的，由于他苦笑的幻灭，由于他毫无怜惜的明察，由于他与死底纠缠。我们的，由于他对于博爱与和平底梦想。我们的，由于他对于文明底谎骗，加以剧烈的攻击。且也由于他的现实主义，由于他的神秘主义。由于他具有大自然底气息，由于他对于无形的力底感觉，由于他对于无穷底眩惑。

这些作品之于今日，不啻《少年维特之烦恼》之于当时：是我们的力强、弱点、希望、与恐怖底明镜。我们毫未顾及要把这一切矛盾加以调和，把这颗反映着全宇宙的复杂心魂纳入狭隘的宗教的与政治的范畴；我们不愿效法人们，学着浦尔越（Paul Bourget）于托尔斯泰逝世之后，以各人的党派观念去批评他。仿佛我们的朋党一旦竟能成为天才底度衡那样！……托尔斯泰是否和我同一党派，于我又有何干？在呼吸他们的气息与沐浴他们的光华之时，我会顾忌到但丁与莎士比亚是属于何党何派的么？

我们绝对不像今日底批评家般说："有两个托尔斯泰，一是转变以前的，一是转变以后的；一是好的，一是不好的。"对于我们，只有一个托尔斯泰，我们爱他整个。因为我们本能地感到在这样的心魂中，一切都有立场，一切都有关连。

二

我们往昔不加解释而由本能来感到的，今日当由我们的理智来证实了。现在，当这长久的生命达到了终点，展露在大家眼前，没有隐蔽，在思想底国土中成为光明的太阳之时，我们能够这样做了。第一使我们惊异的，是这长久的生命自始至终没有变更，虽然人家曾想用藩篱把它随处分隔，——虽然托尔斯泰自己因为富于热情之故，往往在他相信，在他爱的时候，以为是他第一次相信，第一次爱，而认为这才是他的生命底开始。开始。重新开始。同样的转变，同样的争斗，曾在他心中发生过多少次！他的思想底统一性是无从讨论的，——他的思想从来不统一的——但可注意到他种种不同的因素，在他思想上具有时而妥协时而敌对底永续性。在一个如托尔斯泰那样的人底心灵与思想上，统一性是绝对不存在的，它只存在于他的热情底斗争中，存在于他的艺术与他的生命底悲剧中。

艺术与生命是一致的。作品与生命从没比托尔斯泰底联络得更密切了：他的作品差不多时常带着自传性；自二十五岁起，它使我们一步一步紧随着他的冒险生涯底矛盾的经历。自二十岁前开始直到他逝世为止[1]的他的日记，和他供给比留科夫的记录[2]，更补充我们对于他的认识，使我们不独能一天一天地明了他的意识底演化，而且能把他的天才所胚胎，他的心灵所借以滋养的世界再现出来。

丰富的遗产，双重的世家，（托尔斯泰族与沃尔康斯基族，）高贵的，古旧的，世裔一直可推到吕李克，家谱上有随侍亚历山大大帝的人物，有七年战争中的将军，有拿破仑诸役中的英雄，有十二月党人，有政治犯。家庭底回忆中，好几个为托尔斯泰采作他的《战争与和平》中的最特殊的典型人物：如他的外祖父，老公爵保尔康斯基（Bolkonski），嘉德琳二世时代底服尔德式的专制的贵族代表；他的

母亲底堂兄弟，尼古拉·葛莱高莱维区·沃尔康斯基公爵（Nicolas Griégorévitch Volkonski），在奥斯特里茨一役中受伤而在战场上救回来的；他的父亲，有些像尼古拉·罗斯托夫（Nicolas Rostov）的；他的母亲，玛丽娅公爵小姐，这温婉的丑妇人，生着美丽的眼睛，丑的脸相，她的仁慈底光辉，照耀着《战争与和平》。

对于他的父母，他是不大熟知的。大家知道《童年时代》与《少年时代》中的可爱的叙述极少真实性。他的母亲逝世时，他还未满两岁。故他只在小尼古拉·伊丹尼夫（Nicolas Irteniev）底含泪的诉述中稍能回想到可爱的脸庞，老是显着光辉四射的微笑，使她的周围充满了欢乐……

“啊！如果我能在艰苦的时间窥见这微笑，我将不知悲愁为何物了……”[3]

但她的完满的坦率，她的对于舆论的不顾忌，和她讲述她自己造出来的故事的美妙的天才，一定是传给他了。

他至少还能保有若干关于父亲的回忆。这是一个和蔼的诙谐的人，眼睛显得忧郁，在他的食邑中度着独立不羁，毫无野心的生活。托尔斯泰失怙的时候正是九岁。这死使他“第一次懂得悲苦的现实，心魂中充满了绝望”[4]。——这是儿童和恐怖的幽灵底第一次相遇，他的一生，一部分是要战败它，一部分是在把它变形之后而赞扬它。……这种悲痛底痕迹，在《童年时代》底最后几章中有深刻的表露，在那里，回忆已变成追写他的母亲底死与下葬的叙述了。

在伊阿斯拿耶·波里阿那[5]底古老的宅邸中，他们一共是五个孩子。列夫·尼古拉伊哀维区（Léon Nikolaievitch）即于一八二八年八月二十八日诞生于这所屋里，直到八十二年之后逝世的时光才离开。五个孩子中最幼的一个是女儿，名字叫玛丽，后来做了女修士。（托尔斯泰在临死时逃出了他自己的家，离别了家人，便是避到她那里去。）——四个儿子：谢尔盖（Serge），自私的，可爱的一个，“他的真诚底程度为我从未见过的”；——德米特里（Dmitri），热情的，深藏的，在大学生时代，热烈奉行宗教，什么也不顾，持斋减食，寻访穷人，救济残废，后来突然变成放浪不羁，和他的虔诚一样暴烈，以后充满着悔恨，在娼家为一个妓女脱了籍和他同居，二十九岁时患肺痨死了[6]；——长子尼古拉（Nicolas）是弟兄中最被钟爱的一

个，从他母亲那里承受了讲述故事的幻想[7]，幽默的，胆怯的，细腻的性情，以后在高加索当军官，养成了喝酒的习惯，充满着基督徒底温情。他亦把他所有的财产尽行分赠穷人。屠格涅夫说他“在人生中实行卑谦，不似他的兄弟列夫徒在理论上探讨便自满了”。

在那些孩儿周围，有两个具有仁慈的心地的妇人：塔吉雅娜（Tatiana）姑母[8]，托尔斯泰说：“她有两项德性：镇静与爱。”她的一生只是爱。她永远为他人舍身……

“她使我认识爱底精神上的快乐……”

另外一个是亚历山大德拉（Alexandra）姑母，她永远服侍他人而避免为他人服侍，她不用仆役，唯一的嗜好是读圣徒行传，和朝山的人与无邪的人谈话。好几个无邪的男女在他们家中寄食。其中有一个朝山进香的老妇，会背诵赞美诗的，是托尔斯泰妹妹底寄母。另外一个叫做葛里夏（Gricha）的，只知道祈祷与哭泣……

“噢伟大的基督徒葛里夏！你的信仰是那么坚强，以至你感到和神迫近，你的爱是那么热烈，以至你的言语从口中流露出来，为你的理智无法驾驭。你颂赞神底庄严，而当你找不到言辞的时候，你泪流满面着匍匐在地下！……”[9]

这一切卑微的心灵对于托尔斯泰底成长上的影响当然是昭然若揭的事。暮年底托尔斯泰似乎已在这些灵魂上萌蘖，试练了。他们的祈祷与爱，在儿童底精神上散播了信仰底种子，到老年时便看到这种子底收获。

除了无邪的葛里夏之外，托尔斯泰在他的《童年时代》中，并没提及助长他心魂底发展的这些卑微人物。但在另一方面，书中却透露着这颗儿童底灵魂，“这颗精纯的，慈爱的灵魂，如一道鲜明的光华，永远懂得发见别人底最优的品性，”和这种极端的温柔！幸福的他，只想念着他所知道的不幸者，他哭泣，他愿对他表现他的忠诚。他亲吻一匹老马，他请求原谅他使它受苦。他在爱的时候便感到幸福，即使他不被人爱亦无妨。人们已经窥到他未来的天才底萌芽：使他痛哭身世的幻想；他的工作不息的头脑，——永远努力要想着一般人所想的问题；他的早熟的观察与回忆的官能[10]；他的锐利的目光，——懂得在人家的脸容上，探寻他的苦恼与哀愁。他自言在五岁时，第一次感到，“人生不是一种享乐，而是一桩十分沉重的工

作”[11]。

幸而，他忘记了这种思念。这时节，他在通俗的故事，俄罗斯底Bylines神话与传说，《圣经》的史略中组织他的幻梦来，尤其是圣经中约瑟底历史，——在他暮年时还把他当作艺术底模范，——和《天方夜谭》。为他在祖母家里每晚听一个盲目的讲故事人坐在窗口上讲述的。

三

他在喀山（Kazan）地方读书[12]。成绩平庸。人家说这兄弟三人[13]：“谢尔盖欲而能。德米特里欲而不能。列夫不欲亦不能。”

他所经过的时期，真如他所说的“荒漠的青年时期”。荒凉的沙漠，给一阵阵狂热的疾风扫荡着。关于这个时期，《少年》，尤其是《青年》底叙述中，含有极丰富的亲切的忏悔材料。他是孤独的。他的头脑处于永远的狂热境界中。在一年内，他重新觅得并试练种种与他适当的学说[14]。斯多噶主义者，他从事于磨折他的肉体。伊壁鸠主义者，他又纵欲无度。以后，他复相信轮回之说。终于他堕入一种错乱的虚无主义中：他似乎觉得如果他迅速地转变，他将发见虚无即在他的面前。他把自己分析，分析……

“我只想着一样，我想我想着一样……”[15]

这永无休止的自己分析，这推理的机能，自然容易陷于空虚，而且对于他成为一种危险的习惯，“在生活中时常妨害他”，据他自己说，但同时却是他的艺术底最珍贵的泉源[16]。

在这精神活动中，他失了一切信念：至少，他是这样想。十六岁，他停止祈祷，不到教堂去了[17]。但信仰并未死灭，它只是潜匿着。

“可是我究竟相信某种东西。什么？我不能说。我还相信神，或至少我没有否认它。但何种神？我不知道。我也不否认基督和他的教义；但建立这教义的立场，我却不能说。”[18]

有时，他沉迷于慈悲底幻梦中。他曾想卖掉他的坐车，把卖得的钱分给穷人，也想把他的十分之一的家财为他们牺牲，他自己可以不用仆役……“因为他们是和我一样的人。”[19]在某次病中[20]，他写了

一部《人生底规则》。他在其中天真地指出人生底责任，“须研究一切，一切都要加以深刻的探讨：法律，医学，语言，农学，历史，地理，数学，在音乐与绘画中达到最高的顶点”……他“相信人类底使命在于他的自强不息地追求完美”。

然而不知不觉地，他为少年底热情，强烈的性感与夸大的自尊心[21]所驱使，以至这种追求完美底信念丧失了无功利观念的性质，变成了实用的与物质的了。他的所以要求他的意志，肉体与精神达到完美，无非是因为要征服世界，获得全人类的爱戴[22]。他要取悦于人。

这却不是一件容易的事。他如猿子一般的丑陋：粗犷的脸，又是长又是笨重，短发覆在前额，小小的眼睛深藏在阴沉的眼眶里，瞩视时非常严峻，宽大的鼻子，往前突出的大唇，宽阔的耳朵[23]。因为无法改变这丑相，在童时他已屡次感到绝望底痛苦[24]，他自命要实现成为“一个体面人”[25]。这种理想，为要做得像别个“体面人”一样，引导他去赌博，借债，彻底的放荡[26]。

一件东西永远救了他：他的绝对的真诚。

——你知道我为何爱你甚于他人，聂赫留朵夫（Nekhludov）和他说。你具有一种可惊的少有的品性：坦白。

——是的，我老是说出我自己也要害羞的事情[27]。

在他最放荡的时候，他亦以犀利的明察的目光批判。

“我完全如畜类一般地生活，他在《日记》中写道，我是堕落了。”

用着分析法，他仔仔细细记出他的错误底原因：

“一、犹疑不定或缺乏魄力；——二、自欺；——三、操切；——四、无谓的羞惭；——五、心绪恶劣；——六、迷惘；——七、模仿性；——八、浮躁；——九、不加考虑。”

即是这种独立不羁的判断，在大学生时代，他已应用于批评社会法统与知识的迷信。他瞧不起大学教育，不愿作正当的历史研究，为了思想底狂妄被学校处罚。这时代，他发见了卢梭，《忏悔录》，《爱弥儿》。对于他，这是一个晴天霹雳。

“我向他顶礼。我把他的肖像悬在颈下如圣像一般。”[28]

他最初几篇的哲学论文便是关于卢梭的诠释（一八四六——一八

四七）。

然而，对于大学和“体面人”都厌倦了，他重新回来住在他的田园中，在伊阿斯拿耶·波里阿那故乡（一八四七——一八五一）；他和民众重新有了接触；他借口要帮助他们，成为他们的慈善家和教育家。他在这时期的经验在他最初几部中便有叙述，如《一个地主的早晨》（一八五二），一篇优异的小说，其中的主人翁便是他最爱用的托名：聂赫留朵夫公爵[29]。

聂赫留朵夫二十岁。他放弃了大学去为农民服务。一年以来他干着为农民谋福利的工作；其次，去访问一个乡村，他遭受了似嘲似讽的淡漠，牢不可破的猜疑，因袭，浑噩，下流，无良……等等。他一切的努力都是枉费。回去时他心灰意懒，他想起他一年以前的幻梦，想起他的宽宏的热情，想起他当年底理想，“爱与善是幸福，亦是真理，世界上唯一可能的幸福与真理”。他觉得自己是战败了。他羞愧而且厌倦了。

“坐在钢琴前面，他的手无意识地按着键盘。奏出一个和音，接着第二个，第三个……他开始弹奏。和音并不完全是正则的；往往它们平凡到庸俗的程度，丝毫表现不出音乐天才；但他在其中感到一种不能确定的，悲哀的乐趣。每当和音变化时，他的心跳动着，等待着新的音符来临，他以幻想来补足一切缺陷。他听到合唱，听到乐队……而他的主要乐趣便是由于幻想底被迫的活动，这些活动显示给他最多变的关于过去与未来的形象与情景，无关连的，但是十分明晰……”

他重复看到刚才和他谈话的农人，下流的，猜疑的，说谎的，懒惰的，顽固的；但此刻他所看到的他们，只是他们的好的地方而不是坏处了；他以爱底直觉透入他们的心；在此，他窥到他们对于压迫他们的命运所取的忍耐与退让的态度，他们对于一切褊枉底宽恕，他们对于家庭底热情，和他们对于过去所以具有因袭的与虔敬的忠诚之原因。他唤引起他们劳作的日子，疲乏的可是健全的……

“这真美，他喃喃地说……我为何不成为他们中的一员呢？”[30]

整个的托尔斯泰已包藏在第一篇短篇小说底主人翁中[31]：在他的明确而持久的视觉中，他用一种毫无缺陷的现实主义来观察人物；但他闭上眼睛时，他重又沉入他的幻梦，沉入他对于人类中底爱情中

去了。

四

但一八五〇年左右底托尔斯泰并没如聂赫留朵夫那般忍耐。伊阿斯拿耶令他失望；他对于民众亦如对于优秀阶级一样地厌倦了；他的职分使他觉得沉重，他不复能维持下去。此外，他的债权人紧逼着他。一八五一年，他避往高加索，遁入军队中，在已经当了军官的他的哥哥尼古拉那里。

他一到群山环绕的清明的境域，他立刻恢复了，他重新觅得了上帝：

“昨夜[32]，我差不多没有睡觉……我向神祈祷。我无法描写在祈祷时所感到的情操底甘美。我先背诵惯例的祷文，以后我又祈祷了长久。我愿欲什么十分伟大的，十分美丽的东西……什么？我不能说。我欲把我和‘神’融和为一，我请求他原谅我的过失……可是不，我不请求这个，我感到，既然他赐予我这最幸福的时间，他必已原谅我了。我请求，而同时我觉得我无所请求，亦不能且不知请求。我感谢了他，不是用言语，亦不是在思想上……仅仅一小时之后，我又听到罪恶底声音。我在梦着光荣与女人底时候睡着了：这比我更强力。不打紧！我感谢神使我有这一刻看到我的渺小与伟大底时间。我欲祈祷，但我不知祈祷；我欲彻悟，但我不敢。我完全奉献给你的意志！”[33]

肉欲并未战败，（它从没有被战败），情欲与神底争斗秘密地在心中进展。在《日记》中，托尔斯泰记述三个侵蚀他的魔鬼：

一、赌博欲 可能战胜的。

二、肉欲 极难战胜的。

三、虚荣欲 一切中最可怕的。

在他梦想着要献给别人而牺牲自己的时候，肉欲或轻浮的思想同时占据着他：某个高加索妇人的形象使他迷恋，或是“他的左面的胡须比右面的竖得高时会使他悲哀。”[34]——“不妨！”神在这里，他再也不离开他了。即是斗争底骚乱也含有繁荣之机，一切的生命力都受着激励了。

“我想我当初要到高加索旅行的轻佻的思念，实在是至高的主宰给我的感应。神灵底手指点着我，我不息地感谢他。我觉得在此我变得好了一些，而我确信我一切可能的遭遇对于我只会是福利，既然是神自己底意志要如此……”[35]

这是大地向春天唱它感谢神恩的歌。它布满了花朵。一切都好，一切都美。一八五二年，托尔斯泰底天才吐出它初期的花苞：《童年时代》，《一个地主的早晨》，《侵略》，《少年时代》；他感谢使他繁荣的上帝[36]。

五

《我的童年底历史》于一八五一年秋在第比利斯（Tiflis）地方开始，一八五二年七月二日在高加索毕阿蒂高斯克（Piatigorsk）地方完成。这是很奇怪的：在使他陶醉的自然界中，在簇新的生活里，在战争底惊心动魄的危险中，在一意要发见为他所从未认识的热情的世界时，托尔斯泰居然会在这第一部作品中追寻他过去生活底回忆。但当他写《童年时代》时，他正病着，军队中的服务中止了；在长期休养的闲暇中，又是孤独又是痛苦，正有感伤的倾向，过去的回忆便在他温柔的眼前展现了[37]。最近几年底颓废生活，使他感到筋疲力尽般的紧张之后，去重温“无邪的，诗意的，快乐的，美妙的时期”底幼年生活，追寻“温良的，善感的，富于情爱的童心”，于他自另有一番甜蜜的滋味。而且充满了青春底热情，怀着无穷尽的计划，他的循环式的诗情与幻想，难得采用一个孤独的题材，他的长篇小说，实在不过是他从不能实现的巨大的历史底一小系罢了[38]；这时节，托尔斯泰把他的《童年时代》只当作《一生四部曲》底首章，它原应将他的高加索生活也包括在内，以由自然而获得神底启示一节为终结的。

以后，托尔斯泰对于这部助他成名的著作《童年时代》，表示十分严酷的态度。

——“这是糟透了，他和比留科夫说，这部书缺少文学的诚实！……其中简直没有什么可取。”

但只有他一个人抱有这种见解。本书底原稿，不写作者的名字，寄给俄罗斯底有名的大杂志《现代人》，立刻被发表了（一八五二年

九月六日），而且获得普遍的成功，为欧罗巴全部的读者所一致确认的。然而，虽然其中含有魅人的诗意，细腻的笔致，精微的情感，我们很可懂得以后会使托尔斯泰憎厌。

它使他憎厌的理由正是使别人爱好的理由。我们的确应当说：除了若干地方人物底记载与极少数的篇幅中含有宗教情操，与感情的现实意味[39]足以动人之外，托尔斯泰底个性在此表露得极少。书中笼罩着一种温柔的感伤情调，为以后的托尔斯泰所表示反感，而在别的小说中所摒除的。这感伤情调，我们是熟识的，我们熟识这些幽默和热泪；它们是从狄更斯那里来的。在他八十一年底最爱的读物中，托尔斯泰在《日记》中说过是："狄更斯底《大卫·考坡菲》巨大的影响。"他在高加索时还在重新浏览这部小说。

他自己所说的还有两种影响：斯特恩（Laurence Sterne——十八世纪英国作家）与多泼浮（Toeppfer）。"我那时，他说，受着他们的感应。"[40]

谁会想到《日内瓦短篇》竟是《战争与和平》底作者底第一个模型呢？可是一经知道，便不难在《童年时代》中找到它们热情而狡猾的纯朴，移植在一个更为贵族的天性中底痕迹。

因此，托尔斯泰在初期，对于群众已是一个曾经相识的面目。但他的个性不久便开始肯定了。不及《童年时代》那么纯粹那么完美的《少年时代》（一八五三），指示出一种更特殊的心理，对于自然底强烈的情操，一颗为狄更斯与多泼浮所没有的苦闷的心魂。《一个地主的早晨》（一八五二年十月）[41]中，托尔斯泰底性格，观察底大胆的真诚，对于爱底信心，都显得明白地形成了。这短篇小说中，他所描绘的若干农人底出色的肖像已是《民间故事》中最美的描写底发端；例如他的《养蜂老人》[42]在此已可窥见它的轮廓：在桦树底下的矮小的老人，张开着手，眼睛望着上面，光秃的头在太阳中发光，成群的蜜蜂在他周围飞舞，不刺他而在他头顶上环成一座冠冕……

但这时期底代表作却是直接灌注着他当时的情感之作，如：《高加索纪事》。其中第一篇《侵略》（完成于一八五二年十二月二十四日），其中壮丽的景色，尤足动人：在一条河流旁边，在万山丛中底日出；以强烈生动的笔致写出阴影与声音底夜景；而晚上，当积雪的山峰在紫色的雾氛中消失的时候，士兵底美丽的歌声在透明的空气中

飘荡。《战争与和平》中的好几个典型人物在此已在尝试着生活了：如克洛泡夫大尉（Capitaine Khlopov）那个真正的英雄，他的打仗，绝非为了他个人的高兴而因为这是他的责任。他是“那些朴实的，镇静的，令人欢喜用眼睛直望着他的俄罗斯人物”中之一员。阴郁的，笨拙的，有些可笑的，从不理会他的周围的一切，在战事中，当大家都改变时，他一个人却不改变；“他，完全如人家一直所见的那样：同样镇静的动作，同样平稳的声调，在天真而阴郁的脸上亦是同样质朴的表情。”在他旁边，一个中尉，扮演着莱蒙托夫（Lermontov）底主人翁，他的本性是善良的，却装做似乎粗野蛮横。还有那可怜的少尉，在第一仗上高兴得了不得，可爱又可笑的，准备抱着每个人底颈项亲吻的小家伙，愚蠢地死于非命，如彼佳·罗斯托夫（Pétia Rostov）。在这些景色中，显露出托尔斯泰底面目，冷静地观察着而不参与他的同伴们底思想；他已经发出非难战争的呼声：

“在这如此美丽的世界上，在这广大无垠，星辰密布的天空之下，人们难道不能安适地生活么？在此他们怎能保留着恶毒，仇恨，和毁灭同类底情操？人类心中一切恶的成份，一经和自然接触便应消灭，因为自然是美与善底最直接的表现。”[43]

在这时期观察所得的别的高加索纪事，到了一八五四至一八五五年间才写成，例如《伐木》[44]，一种准确的写实手法，稍嫌冷峻，但充满了关于俄罗斯军人心理底奇特的记载——这是预示未来的记录：一八五六年又写成《在别动队中和一个莫斯科底熟人底相遇》[45]；描写一个失意的上流人物，变成一个放浪的下级军官，懦怯，酗酒，说谎，他甚至不能如他所轻视的士兵一般，具有被杀的意念，他们中最渺小的也要胜过他百倍。

在这一切作品之上，矗立着这第一期山脉底最高峰，托尔斯泰底最美的抒情小说之一，是他青春底歌曲，亦是高加索底颂诗：《哥萨克》[46]。白雪连绵的群山，在光亮的天空映射着它们巍峨的线条，它们的诗意充满了全书。在天才底开展上，这部小说是独一无二之作，正如托尔斯泰所说的：“青春底强有力的神威，永远不能复得的天才底飞跃。”春泉底狂流！爱情底洋溢！

“我爱，我那么爱！……勇士们！善人们！他反复地说，他要哭泣。为什么？谁是勇士？他爱谁？他不大知道。”[47]

这种心灵底陶醉，无限制地流溢着。书中的主人翁，奥莱宁（Olénine）和托尔斯泰一样，到高加索来寻求奇险的生活；他迷恋了一个高加索少女，沉浸入种种矛盾的希望中。有时他想："幸福，是为别人生活，牺牲自己"，有时他想："牺牲自己只是一种愚蠢"；于是他简直和高加索底一个老人爱洛加（Erochka）同样地想："一切都是值得的。神造出一切都是为了人类底欢乐。没有一件是犯罪。和一个美丽的女子玩不是一桩罪恶而是灵魂得救。"可是又何用思想呢？只要生存便是。生存是整个的善，整个的幸福，至强的，万有的生命："生"即是神。一种狂热的自然主义煽惑而且吞噬他的灵魂。迷失在森林中，"周围尽是野生的草木，无数的虫鸟，结队的蚊蚋，黝暗的绿翳，温暖而芬芳的空气，在草叶下面到处潜流着浊水"，离开敌人底陷阱极近的地方，奥莱宁"突然感到无名的幸福，依了他童年时底习惯，他划着十字，感谢着什么人"。如一个印度底托钵僧一般，他满足地说，他独自迷失在吸引着他的人生底漩涡中，到处潜伏着的无数看不见的生物窥伺着他的死，成千成万的虫类在他周围嗡嗡地互相喊着：

——"这里来，这里来，同伴们！瞧那我们可以刺一下的人！"

"显然他在此不复是一个俄国士绅，莫斯科底社会中人，某人某人底朋友或亲戚，但只是一个生物，如蚊蚋，如雉鸟，如麋鹿，如在他周围生存着徘徊着一切生物一样。

——"他将如它们一般生活，一般死亡。青草在我上面生长。……"

而他的心是欢悦的。

在青春底这一个时间，托尔斯泰生活在对于力，对于人生之爱恋底狂热中。他抓扼自然而和自然融化。是对着自然他发泄他的悲愁，他的欢乐和他的爱情[48]。但这种浪漫底克的陶醉，从不能淆乱他的清晰的目光。更无别的足以和这首热烈的诗相比，更无别的能有本书中若干篇幅底强有力的描写，和真切的典型人物底刻画。自然与人间底对峙，是本书底中心思想，亦是托尔斯泰一生最爱用的主题之一，他的信条之一，而这种对峙已使他找到《克莱采朔拿大》[49]底若干严酷的语调，以指责人间的喜剧。但对于一切他所爱的人，他亦同样的真实；自然界底生物，美丽的高加索女子和他朋友们都受着他明辨

的目光烛照，他们的自私、贪婪，狡狯恶习，一一描画无遗。

高加索，尤其使托尔斯泰唤引起他自己生命中所蓄藏的深刻的宗教性。人们对于这真理精神底初次昭示往往不加相当的阐发。他自己亦是以保守秘密为条件才告诉他青春时代底心腹，他的年轻的亚历山大德拉·安德烈耶夫娜（Alexandra Andrejewna Tolstoī）姑母。在一八五九年五月三日底一封信中，他向她“发表他的信仰”[50]：

“儿时，他说，我不加思想，只以热情与感伤而信仰。十四岁时，我开始思虑着人生问题；而因为宗教不能和我的理论调和，我把毁灭宗教当作一件值得赞美的事……于是我一切是明白的，论理的，一部一部分析得很好的；而宗教，却并没安插它的地位……以后，到了一个时期，人生于我已毫无秘密，但在那时起，人生亦开始丧失了它的意义。那时候——这是在高加索——我是孤独的，苦恼的。我竭尽我所有的精神力量，如一个人一生只能这样地作一次的那样。……这是殉道的与幸福的时期。从来（不论在此时之前或后）我没有在思想上达到那样崇高的地位，我不曾有如这两年中的深刻的观察，而那时我所找到的一切便成为我的信念……在这两年底持久的灵智工作中，我发见一条简单的，古老的，但为我是现在才知道而一般人尚未知道的真理；我发见人类有一点不朽性，有一种爱情，为要永久幸福起见，人应当为了别人而生活，这些发见使我非常惊讶，因为它和基督教相似；于是我不复向前探寻而到《圣经》中去求索了。但我找不到什么东西。我既找不到神，亦找不到救主，更找不到圣典，什么都没有……但我竭尽我灵魂底力量寻找，我哭泣，我痛苦，我只是欲求真理……这样，我和我的宗教成为孤独了。”

在信末，他又说：

“明白了解我啊！……我认为，没有宗教，人是既不能善，亦不能幸福；我愿占有它较占有世界上任何东西都更牢固；我觉得没有它我的心会枯萎……但我不信仰。为我，是人生创造了宗教，而非宗教创造人生……我此时感到心中那么枯索，需要一种宗教。神将助我。这将会实现……自然对于我是一个引路人，它能导引我们皈依宗教，每人有他不同而不认识的道路；这条路，只有在每人底深刻处才能找到它……”

六

一八五三年十一月，俄罗斯向土耳其宣战。托尔斯泰初时在罗马尼亚军队中服务，以后又转入克里米军队，一八五四年十一月七日，他到塞瓦斯托波尔（Sébastopol）。他胸中燃烧着热情与爱国心。他勇于尽责，常常处于危险之境，尤其在一八五五年四月至五月间，他三天中轮到一天在第四棱堡底炮台中服务。

成年累月地生活于一种无穷尽的紧张与战栗中，和死正对着，他的宗教的神秘主义又复活了。他和神交谈着。一八五五年四月，他在《日记》中记有一段祷文，感谢神在危险中保护他并请求他继续予以默佑，“以便达到我尚未认识的，生命底永恒的与光荣的目的……”他的这个生命底目的，并非是艺术，而已是宗教。一八五五年三月五日，他写道：

“我已归结到一个伟大的思想，在实现这思想上，我感到可以把我整个的生涯奉献给它。这思想，是创立一种新宗教，基督底宗教，但其教义与神秘意味是经过澄清的……用极明白的意识来行动，以便把宗教来结合人类。”[51]

这将是他暮年时底问题。

可是，为了要忘掉眼前的情景起见，他重新开始写作。在枪林弹雨之下，他怎么能有必不可少的精神上的自由来写他的回忆录底第三部《青年时代》？那部书是极混沌的：它的紊乱，及其抽象分析底枯索，如斯当达式的层层推进的解剖[52]，大抵是本书诞生时底环境造成的。但一个青年底头脑中所展演的模糊的幻梦与思想，他竟有镇静深刻的探索，亦未始不令人惊叹。作品显得对于自己非常坦率。而在春日底城市写景，忏悔的故事，为了已经遗忘的罪恶而奔往修道院去底叙述中，又有多少清新的诗意！一种热烈的泛神论调，使他书中若干部分含有一种抒情的美，其语调令人回想起《高加索纪事》。例如这幅夏夜底写景：

“新月发出它沉静的光芒。池塘在闪耀。老桦树底茂密的枝叶，一面在月光下显出银白色，另一面，它的黑影掩蔽着棘丛与大路。鹌鹑在塘后鸣噪。两棵老树互相轻触底声息，不可闻辨。蚊蝇嗡嗡，一只苹果堕在枯萎的落叶上，青蛙一直跳上阶石，绿色的背在月下发

光……月渐渐上升悬在天空，普照宇宙；池塘底光彩显得更明亮；阴影变得更黝黑，光亦愈透明……而我，微贱的虫蛆，已经沾染着一切人间的热情，但因了爱情底巨力，这时候，自然，月，和我，似乎完全融成一片。”[53]

但当前的现实，在他心中较之过去的梦景更有力量；它迫使他注意。《青年时代》，因此没有完成；而这位伯爵列夫·托尔斯泰中队副大尉，在棱堡底障蔽下，在隆隆的炮声中，在他的同伴间，观察着生人与垂死者，在他的不可磨灭的《塞瓦斯托波尔纪事》中写出他们的和他自己的凄怆。

这三部纪事——《一八五四年十二月之塞瓦斯托波尔》，《一八五五年五月之塞瓦斯托波尔》，《一八五五年八月之塞瓦斯托波尔》，——往常是被人笼统地加以同一的来批判的。但它们实在是十分歧异的。尤其是第二部，在情操上，在艺术上，与其他二部不同。第一、第三两部被爱国主义统治着；第二部则含有确切不移的真理。

据说俄后读了第一部纪事[54]之后，不禁为之下泪，以至俄皇在惊讶叹赏之中下令把原著译成法文，并令把作者移调，离开危险区域。这是我们很能了解的。在此只有鼓吹爱国与战争的成份。托尔斯泰入伍不久；他的热情没有动摇；他沉溺在英雄主义中。他在卫护塞瓦斯托波尔的人中还未看出野心与自负心，还未窥见任何卑鄙的情操。对于他，这是崇高的史诗，其中的英雄“堪与希腊底媲美”。此外，在这些纪事中，毫无经过想象方面的努力底痕迹，毫无客观表现底试练：作者只是在城中闲步；他以清明的目光观看，但他讲述的方式，却太拘谨：“你看……你进入……你注意……”这是巨帙的新闻记录加入对于自然底美丽的印象作为穿插。

第二幕情景是全然不同的：《一八五五年五月之塞瓦斯托波尔》。篇首，我们即读到：

“千万的人类自尊心在这里互相冲撞，或在死亡中寂灭……”

后面又说：

“……因为人是那么多，故虚荣亦是那么多……虚荣，虚荣，到处是虚荣，即是在墓门前面！这是我们这世纪底特殊病……为何荷马与莎士比亚时之辈谈着爱，光荣与痛苦，而我们这世纪底文学只是虚荣者和趋崇时尚之徒底无穷尽的故事呢？”

纪事不复是作者底简单的叙述，而是直接使人类与情欲角逐，暴露英雄主义底背面。托尔斯泰犀利的目光在他同伴们底心底探索；在他们心中如在他自己心中一样，他看到骄傲，恐惧，死到临头尚在不断地演变的世间的喜剧。尤其是恐惧被他确认明了，被他揭除了面幕，赤裸裸地发露了。这无穷的危惧[55]，这畏死的情操，被他毫无顾忌，毫无怜惜地剖解了，他的真诚竟至可怕的地步。在塞瓦斯托波尔，托尔斯泰底一切的感伤情调尽行丧失了，他轻蔑地指为“这种浮泛的，女性的，只知流泪的同情”。他的分析天才，在他少年时期已经觉醒，有时竟含有病态[56]，但这项天才，从没有比描写泼拉斯古几纳（Praskhoukhine）之死达到更尖锐，更富幻想的强烈程度。当炸弹堕下而尚未爆裂的一秒钟内，不幸者底灵魂内所经过的情景，在整整两页底描写，——另外一页是描写当炸弹爆裂之后，“都受着轰击马上死了”[57]，这一刹那间底胸中的思念。

仿如演剧时休息期间底乐队一般，战场底景色中展开了鲜明的大自然，阴云远去，豁然开朗，而在成千成万的人呻吟转侧的庄严的沙场上，发出白日底交响乐，于是基督徒托尔斯泰，忘记了他第一部叙述中的爱国情调，诅咒那违叛神道的战争：

“而这些人，这些基督徒，——在世上宣扬伟大的爱与牺牲底律令的人，看到了他们所做的事，在赐予每个人底心魂以畏死的本能与爱善爱美的情操底神前，竟不跪下忏悔！他们竟不流着欢乐与幸福的眼泪而互相拥抱，如同胞一般！”

在结束这一短篇时，——其中的惨痛的语调，为他任何别的作品所尚未表现过的，——托尔斯泰怀疑起来。也许他不应该说话的？

“一种可怕的怀疑把我压抑着。也许不应当说这一切。我所说的，或即是恶毒的真理之一，无意识地潜伏在每个人底心魂中，而不应当明言以致它成为有害，如不当搅动酒糟以免弄坏了酒一样。哪里是应当避免去表白的罪恶？哪里是应当模仿的，美底表白？谁是恶人谁是英雄？一切都是善的，一切亦都是恶的……”

但他高傲地镇定了：

“我这短篇小说中的英雄，为我全个心魂所爱的，为我努力表现他全部的美的，他不论在过去，现在或将来，永远是美的，这即是真理本身。”

读了这几页[58]，《现代人》杂志底主编涅克拉索夫（Nekrasov）写信给托尔斯泰说：

“这正是今日俄国社会所需要的：真理，真理自高果尔死后俄国文学上所留存极少的……你在我们的艺术中所提出的真理对于我们完全是新的东西。我只怕一件：我怕时间，人生底懦怯，环绕我们的一切昏聩痴聋会把你收拾了，如收拾我们中大半的人一样，——换言之，我怕它们会消灭你的精力。”[59]

可是不用怕这些。时间会消磨常人底精力，对于托尔斯泰，却更加增他的精力。但即在那时，严重的国难，塞瓦斯托波尔底失陷，使他在痛苦的虔敬的情操中悔恨他的过于严正的坦白。他在第三部叙述——《一八五五年八月之塞瓦斯托波尔》——中，讲着两个以赌博而争吵的军官时，他突然中止了叙述，说：

“但在这幅景象之前赶快把幕放下罢。明日，也许今天，这些人们将快乐地去就义。在每个人底灵魂中，潜伏着高贵的火焰，有一天会使他成为一个英雄。”

这种顾虑固然没有丝毫减弱故事底写实色彩，但人物底选择已可相当地表现作者底同情了。玛拉谷夫（Nalakoff）底英雄的事迹和它的悲壮的失陷，便象征在两个动人的高傲的人物中：这是弟兄俩，哥哥名叫高蔡尔查夫（Kozeltzov）大佐，和托尔斯泰颇有相似之处[60]，另外一个是伏洛佳（Volodia）旗手，胆怯的，热情的，狂乱的独白，种种的幻梦，温柔的眼泪，无缘无故会淌出来的眼泪，怯弱的眼泪，初入棱堡时底恐怖，（可怜的小人儿还怕黑暗，睡眠时把头藏在帽子里，）为了孤独和别人对他的冷淡而感到苦闷，以后，当时间来到，他却在危险中感到快乐。这一个是属于一组富有诗意的面貌底少年群的，（如《战争与和平》中的彼佳和《侵略》中的少尉，）心中充满了爱，他们高兴地笑着去打仗，突然莫名其妙地在死神前折丧了。弟兄俩同日——守城底最后一天——受创死了。那篇小说便以怒吼着爱国主义底呼声的句子结束了：

“军队离开了城。每个士兵，望着失守的塞瓦斯托波尔，心中怀着一种不可辨别的悲苦，叹着气把拳头向敌人遥指着。”[61]

从这地狱中出来，——在一年中他触到了情欲，虚荣与人类痛苦底底蕴——一八五五年十一月，托尔斯泰周旋于圣彼得堡底文人中间，他对于他们感着一种憎恶与轻蔑。他们的一切于他都显得是卑劣的，谎骗的。从远处看，这些人似乎是在艺术底光威中的人物——即如屠格涅夫，他所佩服而最近把他的《伐木》题赠给他的，——近看却使他悲苦地失望了。一八五六年时代底一幅肖像，正是他处于这个团体中时的留影：屠格涅夫，冈察洛夫（Gontcharov），奥斯特洛夫斯基（Ostrovsky），格利戈罗维奇（Grigorovitch），德鲁日宁（Droujinine）。在别人那种一任自然的态度旁边，他的禁欲的，严峻的神情，骨骼嶙露的头，深凹的面颊，僵直地交叉着的手臂，显得非常触目。穿着军服，立在这些文学家后面，正如舒亚莱所写说："他不似参与这集团，更像是看守这些人物。竟可说他准备着把他们押送到监狱中去的样子。"[62]

可是大家都恭维这初来的年轻的同道：他是拥有双重的光荣：作家兼塞瓦斯托波尔底英雄。屠格涅夫在读着塞瓦斯托波尔底各幕时哭着喊"乌拉"的，此时亲密地向他伸着手，但两人不能谅解。他们固然具有同样清晰的目光，他们在视觉中却灌注入两个敌对的灵魂色彩：一个是幽默的，颤动的，多情的，幻灭的，迷恋美的；另一个是强项的，骄傲的，为着道德思想而苦闷的，孕育着一个尚在隐蔽之中的神道的。

托尔斯泰所尤其不能原谅这些文学家的，是他们自信为一种优秀阶级，自命为人类底首领。在对于他们的反感中，他仿佛如一个贵族，一个军官对于放浪的中产阶级与文人那般骄傲[63]。还有一项亦是他的天性的特征，——他自己亦承认，——便是"本能地反对大家所承认的一切判断"[64]。对于人群表示猜疑，对于人类理性，含藏着幽密的轻蔑，这种性情使他到处发觉自己与他人的欺罔及谎骗。

"他永远不相信别人底真诚。一切道德的跃动于他显得是虚伪的。他对于一个为他觉得没有说出实话的人，惯用他非常深入的目光逼视着他……"[65]

"他怎样地听着！他用深陷在眼眶里的灰色的眼睛怎样的直视着他的对手！他的口唇抿紧着，用着何等的讥讽的神气！"[66]

“屠格涅夫说，他从没有感得比他这副尖锐的目光，加上二三个会令人暴跳起来的恶毒的辞句，更难堪的了。”[67]

托尔斯泰与屠格涅夫第一次会见时即发生了剧烈的冲突。[68]远离之后，他们都镇静下来努力要互相表示公道。但时间只使托尔斯泰和他的文学团体分隔得更远。他不能宽恕这些艺术家一方面过着堕落的生活，一方面又宣扬什么道德。

“我相信差不多所有的人，都是不道德的，恶的，没有品性的，比我在军队流浪生活中所遇到的人要低下得多。而他们竟对自己很肯定，快活，好似完全健全的人一样。他们使我憎厌。”[69]

他和他们分离了。但他在若干时期内还保存着如他们一样的对于艺术的功利观念[70]。他的骄傲在其中获得了满足。这是一种酬报丰富的宗教；它能为你挣得“女人，金钱，荣誉……”

“我曾是这个宗教中的要人之一。我享有舒服而极有利益的地位……”

为要完全献身给它，他辞去了军队中的职务（一八五六年十一月）。

但像他那种性格的人不能长久闭上眼睛的。他相信，愿相信进步。他觉得“这个名辞有些意义”。到外国旅行了一次——一八五七年正月二十九日起至七月三十日止，法国，瑞士，德国——这个信念亦为之动摇了[71]。一八五七年四月六日，在巴黎看到执行死刑的一幕，指示出他“对于进步底迷信亦是空虚的……”

“当我看到头从人身上分离了滚到篮中去的时候，在我生命底全力上，我懂得现有的维持公共治安的理论，没有一条足以证明这种行为底合理。如果全世界的人，依据着若干理论，认为这是必需的，我，我总认为这是不应该的，因为可以决定善或恶的，不是一般人所说的和所做的，而是我的心。”[72]

一八五七年七月七日，在卢塞恩（Lucerne）看见寓居Schweizerhof的英国富翁不愿对一个流浪的歌者施舍，这幕情景使他在《聂赫留朵夫公爵日记》[73]上写出他对于一切自由主义者底幻想，和那些“在善与恶底领域中唱着幻想的高调的人”底轻蔑。

“为他们，文明是善；野蛮是恶；自由是善；奴隶是恶。这些幻想的认识却毁灭了本能的，原始的，最好的需要。而谁将和我确言何

谓自由，何谓奴隶，何谓文明，何谓野蛮？哪里善与恶才不互存并立呢？我们只有一个可靠的指引者，便是鼓励我们互相亲近的普在的神灵。”

回到俄罗斯，到他的本乡伊阿斯拿耶，他重新留意农人运动[74]。这并非是他对于民众已没有什么幻想。他写道：

“民众底宣道者徒然那么说，民众或许确是一般好人底集团；然而他们，只在庸俗，可鄙的方面，互相团结，只表示出人类天性中的弱点与残忍。”[75]

因此他所要启示的对象并非是群众，而是每人底个人意识，而是民众底每个儿童底意识。因为这里才是光明之所在。他创办学校，可不知道教授什么。为学习起见，自一八六〇年七月三日至一八六一年四月二十三日第二次旅行欧洲[76]。

他研究各种不同的教育论。不必说他把这些学说一齐摒斥了。在马赛的两次逗留使他明白真正的民众教育是在学校以外完成的，——学校于他显得是可笑的——如报纸，博物馆，图书馆，街道，生活，一切为他称为“无意识的”或“自然的”学校。强迫的学校是他认为不祥的，愚蠢的；故当他回到伊阿斯拿耶·波里阿那时，他要创立而试验的即是自然的学校[77]。自由是他的原则。他不答应一般特殊阶级，“享有特权的自由社会”，把他的学问和错误，强使他所全不了解的民众学习。他没有这种权利。这种强迫教育底方法，在大学里，从来不能产生，“人类所需要的人，而产生了堕落社会所需要的人：官吏，官吏式的教授，官吏式的文学家，还有若干毫无目的地从旧环境中驱逐出来的人——少年时代已经骄傲惯了，此刻在社会上亦找不到他的地位，只能变成病态的，骄纵的自由主义者。”[78]应当由民众来说出他们的需要！如果他们不在乎“一般知识分子强令他们学习的读与写底艺术”，他们也自有他们的理由：他有较此更迫切更合理的精神的需要。试着去了解他们，帮助他们满足这些需求！

这是一个革命主义者的保守家底理论，托尔斯泰试着要在伊阿斯拿耶作一番实验，他在那里不像是他的学生们底老师而更似他们的同学[79]。同时，他努力在农业垦殖中引入更为人间的精神。一八六一年被任为Krapivna区域底地方仲裁人，他在田主与政府滥施威权之下成为民众保护人。

但不应当相信这社会活动已使他满足而占据了他整个的身心。他继续受着种种敌对的情欲支配。虽然他竭力接近民众，他仍爱，永远爱社交，他有这种需求。有时，享乐底欲望侵扰他；有时，一种好动底性情刺激他。他不惜冒了生命之险去猎熊。他以大宗的金钱去赌博。甚至他会受他瞧不起的圣彼得堡文坛底影响。从这些歧途中出来，他为了厌恶，陷于精神狂乱。这时期底作品便不幸地具有艺术上与精神上的犹疑不定的痕迹。《两个轻骑兵》（一八五六年）[80]倾向于典雅，夸大，浮华的表现，在托尔斯泰底全体作品中不相称的。一八五七年在法国第雄写的《亚尔培》[81]，是疲弱的，古怪的，缺少他所惯有的深刻与确切。《记数人日记》（一八五六年）[82]更动人，更早熟，似乎表白托尔斯泰对于自己底憎恶。他的化身，聂赫留朵夫公爵，在一个下流的区处自杀了：

“他有一切：财富，声望，思想，高超的感应；他没有犯过什么罪，但他做了更糟的事情：他毒害了他的心，他的青春；他迷失了，可并非为了什么剧烈的情欲，只是为了缺乏意志。”

死已临头也不能使他改变：

“同样奇特的矛盾，同样的犹豫，同样的思想上底轻佻……”

死……这时代，它开始缠绕着托尔斯泰底心魂。在《三个死者》（一八五八——一八五九）[83]中，已可预见《伊凡·伊里奇之死》一书中对于死底阴沉的分析，死者底孤独，对于生人底怨恨，他的绝望的问句：“为什么？”《三个死者》——富妇，痨病的老御者，斫断的桦树——确有他们的伟大；肖像刻划得颇为逼真，形象也相当动人，虽然这作品底结构很松懈，而桦树之死亦缺少加增托尔斯泰写景底美点的确切的诗意。在大体上，我们不知他究竟是致力于为艺术的艺术抑是具有道德用意的艺术。

托尔斯泰自己亦不知道。一八五九年二月十四日，在莫斯科底俄罗斯文学鉴赏人协会底招待席上，他的演辞是主张为艺术而艺术[84]；倒是该会会长戈米阿谷夫（Khomiakov），在向“这个纯艺术的文学底代表”致敬之后，提出社会的与道德的艺术和他抗辩[85]。

一年之后，一八六〇年九月十九日，他亲爱的哥哥，尼古拉，在伊哀尔（Hyères）地方患肺病死了[86]，这噩耗使托尔斯泰大为震

惊，以至“摇动了他在善与一切方面的信念”，使他唾弃艺术：

“真理是残酷的……无疑的，只要存在着要知道真理而说出真理的欲愿，人们便努力要知道而说出。这是我道德概念中所留存的唯一的东西。这是我将实行的唯一的事物，可不是用你的艺术。艺术，是谎言，而我不能爱美丽的谎言。”[87]

然而，不到六个月之后，他在《波利库什卡》[88]一书当中重复回到“美丽的谎言”，这或竟是，除了他对于金钱和金钱底万恶能力的诅咒外，道德用意最少的作品，纯粹为着艺术而写的作品；且亦是一部杰作，我们所能责备它的，只有它过于富丽的观察，足以写一部长篇小说的太丰盛的材料，和诙谐的开端与太严肃的转纽间的过于强烈，微嫌残酷的对照[89]。

八

这个过渡时期内，托尔斯泰底天才在摸索，在怀疑自己，似乎在不耐烦起来，“没有强烈的情欲，没有主宰一切的意志，”如《记数人日记》中的聂赫留朵夫公爵一般，可是在这时期中产生了他迄今为止从未有过的精纯的作品：《夫妇间的幸福》（一八五九年）[90]。这是爱情底奇迹。

许多年来，他已经和别尔斯（Bers）一家友善。他轮流地爱过她们母女四个[91]。后来他终于确切地爱上了第二个女郎。但他不敢承认。索菲娅·安德烈耶夫娜·别尔斯（Sophie Andréievna Bers）还是一个孩子：她只十七岁；他已经三十余岁：自以为是一个老人，已没有权利把他衰惫的，污损的生活和一个无邪少女底生活结合了。他隐忍了三年[92]。以后，他在《安娜小史》中讲述他怎样对索菲亚·别尔斯宣露他的爱情和她怎样回答他的经过，——两个人用一块铅粉，在一张桌子上描划他们所不敢说的言辞底第一个字母。如《安娜小史》中底列文一般，他的极端的坦白，使他把《日记》给与他的未婚妻浏览，使她完全明了他过去的一切可羞的事；亦和《安娜小史》中底吉提（Kitty）一样，索菲亚为之感到一种极端的痛苦。一八六二年九月二十三日，他们结婚了。

但以前的三年中，在写《夫妇间的幸福》时，这婚姻在诗人思想

上已经完成了[93]。在这三年内，他在生活中早已体验到：爱情尚在不知不觉间的那些不可磨灭的日子，爱情已经发露了的那些醉人的日子，期待中的神圣幽密的情语吐露的那时间，为了“一去不回的幸福”而流泪的时间，还有新婚时的得意，爱情的自私，“无尽的，无故的欢乐”；接着是厌倦，模模糊糊的不快，单调生活底烦闷，两颗结合着的灵魂慢慢地分解了，远离了，更有对于少妇含有危险性的世俗的迷醉，——如卖弄风情，嫉妒，无可挽救的误会——于是爱情掩幂了，丧失了；终于，心底秋天来了，温柔的，凄凉的景况，重现的爱情底面目变得苍白无色，衰老了，因了流泪，皱痕，各种经历底回忆；互相损伤底追悔，虚度的岁月而更凄恻动人；——以后便是晚间底宁静与清明，从爱情转到友谊，从热情的传奇生活转到慈祥的母爱底这个庄严的阶段……应当临到的一切，一切，托尔斯泰都已预先梦想到，体味到。而且为要把这一切生活得更透彻起见，他便在爱人身上实验。第一次——也许是托尔斯泰作品中唯一的一次，——小说底故事在一个妇人心中展演，而且由她口述。何等的微妙！笼罩着贞洁之网的心灵底美……这一次，托尔斯泰底分析放弃了他微嫌强烈的光彩，它不复热烈地固执着要暴露真理。内心生活底秘密不是倾吐出来而唯令人窥测得到。托尔斯泰底艺术与心变得柔和了。形式与思想获得和谐的均衡：《夫妇间的幸福》具有一部拉西纳式作品底完美。

婚姻，为托尔斯泰已深切地预感到它的甜蜜与骚乱的，确是他的救星。他是疲乏了，病了。厌弃自己，厌弃自己的努力。在最初诸作获得盛大的成功之后，继以批评界底沉默与群众底淡漠[94]。高傲地，他表示颇为得意。

“我的声名丧失了不少的普遍性，这普遍性原使我不快。现在，我放心了，我知道我有话要说，而我有大声地说的力量。至于群众，随便他们怎样想罢！”[95]

但这只是他的自豪而已：他自己也不能把握他的艺术。无疑的，他能主宰他的文学工具；但他不知用以做什么。像他在谈及《波利库什卡》时所说的：“这是一个会执笔的人抓着一个题目随便饶舌”[96]。他的社会事业流产了，一八六二年，他辞去了地方仲裁人底职务。同年，警务当局到伊阿斯拿耶·波里阿那大事搜索，把学校封闭了。那时托尔斯泰正不在家，因为疲劳过度，他担心着肺病。

“仲裁事件底纠纷为我是那么难堪，学校底工作又是那么空泛，为了愿教育他人而要把我应该教授而为我不懂得的愚昧掩藏起来，所引起的怀疑，于我是那么痛苦，以致我病倒了。如果我不知道还有人生底另一方面可以使我得救的话——这人生底另一方面便是家庭生活。也许我早已陷于十五年后所陷入的绝望了。”[97]

九

最初，他尽量享受这家庭生活，他所用的热情恰似他在一切事情上所用的一般[98]。托尔斯泰伯爵夫人在他的艺术上发生非常可贵的影响，富有文学天才[99]，她是如她自己所说的；“一个真正的作家夫人”，对于丈夫底作品那么关心。她和他一同工作，把他口述的笔录下来，誊清他的草稿[100]。她努力保卫他，不使他受着他宗教魔鬼底磨难，这可怕的精灵已经不时在唆使他置艺术于死地。她亦努力把他的社会乌托邦关上了门[101]。她温养着他的创造天才，她且更进一步：她的女性心灵使这天才获得新的富源。除了《童年时代》与《少年时代》中若干美丽的形象之外，托尔斯泰初期作品中几乎没有女人底地位，即或有之，亦只站在次要的后景。在索菲娅·别尔斯底爱情感应之下写成的《夫妇间的幸福》中，女人显现了。在以后的作品中，少女与妇人底典型增多了。具有丰富热烈的生活，甚至超过男子底。我们可以相信，托尔斯泰伯爵夫人，不独被她的丈夫采作《战争与和平》中娜塔莎（Natacha）[102]与《安娜小史》中吉提底模型，而且由于她的心腹底倾诉，和她特殊的视觉，她亦成为他的可贵的幽密的合作者。《安娜小史》中有若干篇幅[103]，似乎完全出于一个女子底手笔。

由于这段婚姻底恩泽，在十年或十五年中，托尔斯泰居然体味到久已没有的和平与安全[104]。于是，在爱情底荫庇之下，他能在闲暇中梦想而且实现了他的思想底杰作，威临着十九世纪全部小说界底巨著：《战争与和平》和《安娜小史》（一八七三——一八七七）。

《战争与和平》是我们的时代底最大的史诗，是近代的《伊里亚特》。整个世界底无数的人物与热情在其中跃动。在波涛汹涌的人

间，矗立着一颗最崇高的灵魂，宁静地鼓动着并震慑着狂风暴雨。在对着这部作品冥想的时候，我屡次想起荷马与歌德，虽然精神与时代都不同，这样我的确发见在他工作的时代托尔斯泰底思想得力于荷马与歌德[105]。而且，在他规定种种不同的文学品类的一八六五年底记录中，他把《奥德赛》，《伊里亚特》，《一八〇五》[106]，……都归入一类。他的思想底自然的动作，使他从关于个人命运的小说，引入描写军队与民众，描写千万生灵底意志交融着的巨大的人群底小说。他在塞瓦斯托波尔围城时所得的悲壮的经验，使他懂得俄罗斯底国魂和它古老的生命。巨大的《战争与和平》，在他计划中，原不过是一组史诗般的大壁画——自大彼得到十二月党人时代底俄罗斯史迹——中的一幅中心的画[107]。

为真切地感到这件作品底力量起见，应当注意它潜在的统一性[108]。大半的法国读者不免短视，只看见无数的枝节，为之眼花缭乱。他们在这人生的森林中迷失了。应当使自己超临一切，目光瞩视着了无障蔽的天际和丛林原野底范围；这样我们才能窥见作品底荷马式的精神，永恒的法则底静寂，命运底气息底强有力的节奏。统率一切枝节的全体底情操，和统治作品的艺人底天才，如《创世记》中的上帝威临着茫无边际的海洋一般。

最初是一片静止的海洋。俄罗斯社会在战争前夜所享有的和平。首先的一百页，以极准确的手法与卓越的讥讽口吻，映现出浮华的心魂底虚无幻灭之境。到了第一百页，这些活死人中最坏的一个，瓦西里（Basile）公爵才发出一声生人底叫喊：

“我们犯罪，我们欺骗，而是为了什么？我年纪已过五十，我的朋友……死了，一切都完了……死，多么可怕！”

在这些暗淡的，欺妄的，有闲的，会堕落与犯罪的灵魂中，也显露着若干具有比较纯洁的天性的人：——在真诚的人中，例如天真朴讷的彼埃尔·别索霍夫（Pierre Besoukhov），具有独立不羁的性格与古俄罗斯情操的玛丽娅·德米特里耶芙娜（Marie Dmitrievna），饱含着青春之气的罗斯托夫（Rostov）；——在善良与退忍的灵魂中，例如玛丽娅公爵小姐；——还有若干并不善良但很高傲且被这不健全的生活所磨难的人，如安德烈（André）公爵。

可是波涛开始翻腾了，第一是“行动”。俄罗斯军队在奥国。无可

幸免的宿命支配着战争，而宿命也更不能比这发泄着一切兽性的场合中更能主宰一切了。真正的领袖并不设法要指挥调度，而是如库图佐夫（Koutouzov）或巴格拉季昂（Bagration）般，“凡是在实际上只是环境促成的效果，由部下的意志所获得的成绩，或竟是偶然的现象，他们必得要令人相信他们自己的意志是完全和那些力量和谐一致的”。这是听凭命运摆布底好处！纯粹行动底幸福，正则健全的情状。惶乱的精神重复觅得了它们的均衡。安德烈公爵得以呼吸了，开始有了真正的生活……至于在他的本土和这生命底气息与神圣的风波远离着的地方，正当两个最优越的心魂，彼埃尔与玛丽娅公爵小姐受着时流的熏染，沉溺于爱河中时，安德烈在奥斯特里茨受伤了，行动对于他突然失掉了陶醉性，一下子得到了无限清明的启示。仰身躺着，“他只看见在他的头上，极高远的地方，一片无垠的青天，几片灰色的薄云无力地飘浮着”。

“何等的宁静！何等的平和！他对着自己说，和我狂乱的奔驰相差多远！这美丽的天我怎么早就没有看见？终于窥见了，我何等的幸福！是的，一切是空虚，一切是欺罔，除了它……它之外，什么也没有，……如此，颂赞上帝罢！”

然而，生活恢复了，波浪重新低落。灰心的，烦闷的人们，深自沮丧，在都市底颓废的诱惑的空气中他们在黑夜中彷徨。有时，在浊世底毒氛中，融泄着大自然底醉人的气息，春天，爱情，盲目的力量，使魅人的娜塔莎去接近安德烈公爵，而她不久以后，却投入第一个追逐她的男子怀中。尘世已经糟蹋了多少的诗意，温情，心地纯洁！而“威临着恶浊的尘土的无垠的天”依然不变！但是人们却看不见它。即是安德烈公爵也忘记了奥斯特里茨底光明。为他，天只是“阴郁沉重的穹窿”，笼罩着虚无。

对于这些枯萎贫弱的心魂，极需要战争底骚乱重新来刺激他们。国家受着威胁了。一八一二年九月七日，鲍洛狄诺（Borodino）村失陷。这庄严伟大的日子啊。仇恨都消灭了。道洛霍夫（Dolokhov）亲抱他的敌人彼埃尔。受伤的安特莱，为了他生平最憎恨的人，病车中的邻人，阿那托尔·库拉金（Anatole Kouraguine）遭受患难而痛哭，充满着温情与怜悯。由于热烈地为国牺牲和对于神明的律令底屈服，一切心灵都联合了。

“严肃地，郑重地，接受这不可避免的战争……最艰难的磨炼莫过于把人的自由在神明的律令前低首屈服了。在服从神底意志上才显出心底质朴。”

大将军库图佐夫（Koutouzov）便是俄国民族心魂和它服从运命底代表：

“这个老人，在热情方面，只有经验，——这是热情底结果——他没有用以组合事物搜寻结论的智慧，对于事故，他只用哲学的目光观照，他什么也不发明，什么也不干；但他谛听着，能够回忆一切，知道在适当的时间运用他的记忆，不埋没其中有用的成份，可亦不容忍其中一切有害的成份。在他的士兵底脸上，他会窥到这无可捉摸的，可称为战胜底意志，与未来的胜利底力。他承认比他的意志更强有力的东西，便是在他眼前展现的事物底必然的动向；他看到这些事物，紧随着它们，他亦知道蠲除他的个人意见。”

最后他还有俄罗斯的心。俄国民族底又是镇静又是悲壮的宿命观念，在那可怜的乡人，普拉东·卡拉塔耶夫（Platon Karataiev）身上亦人格化了，他是质朴的，虔诚的，克制的，即在痛苦与死的时候也含着他那种慈和的微笑。经过了种种磨炼，国家多难，忧患遍尝，书中的两个英雄，彼埃尔与安德烈，由于使他们看到活现的神底爱情与信仰，终于达到了精神的解脱和神秘的欢乐。

托尔斯泰并不就此终止。叙述一八二〇年时代底本书结尾，只是从拿破仑时代递嬗到十二月党人这个时代底过渡。他令人感到生命底赓续与更始。全非在骚乱中开端与结束，托尔斯泰如他开始时一样，停留在一波未平一波继起的阶段中。我们已可看到将临的英雄，与又在生人中复活过来的死者和他们的冲突[109]。

以上我试把这部小说分析出一个重要纲目：因为难得有人肯费这番功夫。但是书中包罗着成百的英雄，每个都有个性，都是描绘得如是真切，令人不能遗忘，兵士，农夫，贵族，俄国人，奥国人，法国人……但这些人物底可惊的生命力，我们如何能描写！在此丝毫没有临时构造之迹。对于这一批在欧罗巴文学中独一无偶的肖像，托尔斯泰曾作过无数的雏形，如他所说的，“以千万的计划组织成功的”，在图书馆中搜寻，应用他自己的家谱与史料[110]，他以前的随笔，他个人的回忆。这种缜密的准备确定了作品底坚实性，可也并不因之而丧

失它的自然性。托尔斯泰写作时的热情与欢乐亦令人为之真切地感到。而《战争与和平》底最大魅力，尤其在于它年轻的心。托尔斯泰更无别的作品较本书更富于童心的了，每颗童心都如泉水一般明净，如莫扎特底旋律般婉转动人，例如年轻的尼古拉·罗斯托夫，索尼娅（Sonia），和可怜的小彼佳（Pétia）。

最秀美的当推娜塔莎。可爱的小女子神怪不测，娇态可掬，有易于爱恋的心，我们看她长大，明了她的一生，对她抱着对于姊妹般的贞洁的温情——谁不曾认识她呢？美妙的春夜，娜塔莎在月光中，凭栏幻梦热情地说话，隔着一层楼，安特莱倾听着她……初舞底情绪，恋爱，爱底期待，无穷的欲念与美梦，黑夜，在映着神怪火光的积雪林中滑冰。大自然底迷人底温柔吸引着你。剧院之夜，奇特的艺术世界，理智陶醉了；心底狂乱沉浸在爱情中的肉体底狂乱；洗濯灵魂底痛苦，监护着垂死的爱人底神圣的怜悯……我们在唤引起这些可怜的回忆时，不禁要发生和在提及一个最爱的女友时同样的情绪。啊！这样的一种创造和现代的小说与戏剧相比时，便显出后者底女性人物底弱点来了！前者把生命都抓住了，而且转变的时候，那么富于弹性，那么流畅，似乎我们看到它在颤动嬗变。——面貌很丑而德性极美的玛丽娅公爵小姐亦是一幅同样完美的绘画；在看到深藏着一切心底秘密突然暴露时，这胆怯呆滞的女子脸红起来，如一切和她相类的女子一样。

在大体上，如我以前说过的，本书中女子底性格高出男子的性格多多，尤其是高出于托尔斯泰托寄他自己的思想底两个英雄：软弱的彼埃尔·别索霍夫与热烈而枯索的安德烈·保尔康斯基（André Bolkonski）。这是缺乏中心的灵魂，它们不是在演进，而是永远踌躇；它们在两端中间来回，从来不前进。无疑的，人们将说这正是俄国人底心灵。可是我注意到俄国人亦有同样的批评。是为了这个缘故屠格涅夫责备托尔斯泰底心理老是停滞的。“没有真正的发展，永远的迟疑，只是情操底颤动。”[111]托尔斯泰自己亦承认他有时为了伟大的史画而稍稍牺牲了个人的性格[112]。

的确，《战争与和平》一书底光荣，便在于整个历史时代底复活，民族移殖与国家争战底追怀。它的真正的英雄，是各个不同的民族；而在他们后面，如在荷马底英雄背后一样，有神明在指引他们；

这些神明是不可见的力："是指挥着大众的无穷的渺小"，是"无穷"底气息。在这些巨人底争斗中，——一种隐伏着的运命支配着盲目的国家，——含有一种神秘的伟大。在《伊里亚特》之外，我们更想到印度底史诗[113]。

《安娜小史》（Anna Karénine）与《战争与和平》是这个成熟时期底登峰造极之作[114]。这是一部更完美的作品，支配作品底思想具有更纯熟的艺术手腕，更丰富的经验，心灵于它已毫无秘密可言，但其中缺少《战争与和平》中底青春的火焰，热情的朝气，——伟大的气势。托尔斯泰已没有同样的欢乐来创造了。新婚时底暂时的平静消逝了。托尔斯泰伯爵夫人努力在他周围建立起来的爱情与艺术周圈中，重新有精神烦闷渗入。

婚后一年，托尔斯泰写下《战争与和平》底最初几章；安德烈向彼埃尔倾诉他关于婚姻问题底心腹语，表示一个男子觉得他所爱的女人不过是一个漠不相关的外人，是无心的仇敌，是他的精神发展底无意识的阻挠者时所感到的幻灭。一八六五年时代底书信，已预示他不久又要感染宗教的烦闷。这还只是些短期的威胁，为生活之幸福所很快地平复了的。但当一八六九年托尔斯泰完成《战争与和平》时，却发生了更严重的震撼：

几天之内，他离开了家人，到某处去参观。一夜，他已经睡了；早上两点钟刚打过：

"我已极度疲倦，我睡得很熟，觉得还好。突然，我感到一种悲苦，为我从未经受过的那么可怕。我将详细告诉你[115]：这实在是骇人。我从床上跳下，令人套马。正在人家为我套马时，我又睡着了，当人家把我喊醒时，我已完全恢复。昨天，同样的情景又发生了，远还没有前次那么厉害……"[116]

托尔斯泰伯爵夫人辛辛苦苦以爱情建造成的幻想之宫崩圮了。《战争与和平》底完成使艺术家底精神上有了一个空隙，在这空隙时间，艺术家重又被教育学，哲学的[117]研究抓住了：他要写一部平民用的启蒙读本[118]；他埋首工作了四年，对于这部书，他甚至比《战争与和平》更为得意，他写成了一部（一八七二年），又写第二部（一八七五年）。接着，他狂热地研究希腊文，一天到晚地研习，把

一切别的工作都放下了，他发见了“精微美妙的色诺芬”与荷马，真正的荷马而非翻译家转述出来的荷马，不复是那些茹科夫斯基（Joukhovski，1783—1852，俄国诗人）与伏斯（Voss，1731—1826，德国批评家兼翻译家）辈底庸俗萎靡底歌声，而是另一个旁若无人尽情歌唱底妖魔之妙音了[119]。

“不识希腊文，不能有学问！……我确信在人类语言中真正是美的，只有是单纯的美，这是我素所不知的。”[120]

这是一种疯狂：他自己亦承认。他重又经营着学校的事情，那么狂热，以致病倒了。一八七一年他到萨玛拉地方Bachkirs那里疗养。那时，除了希腊文，他对什么都不满。一八七二年，在讼案完了后，他当真地谈起要把他在俄罗斯所有的财产尽行出售后住到英国去。托尔斯泰伯爵夫人不禁为之悲叹：

“如果你永远埋头于希腊文中，你将不会有痊愈之日。是它使您感着这些悲苦而忘掉目前的生活。人们称希腊文为死文字实在是不虚的：它令人陷入精神死灭的状态中。”[121]

放弃了不少略具雏形的计划之后，终于在一八七三年三月十九日，使伯爵夫人喜出望外的，托尔斯泰开始写《安娜小史》[122]。正在他为这部小书工作的时候，他的生活受着家庭中许多丧事底影响变得阴沉暗淡[123]，他的妻子亦病了。“家庭中没有完满的幸福……”[124]

作品上便稍稍留着这惨淡的经验与幻灭的热情底痕迹[125]。除了在讲起列文订婚的几章底美丽的文字外，本书中所讲起的爱情，已远没有《战争与和平》中若干篇幅底年轻的诗意了，这些篇幅是足以和一切时代底美妙的抒情诗媲美的。反之，这里的爱情含有一种暴烈的，肉感的，专横的性格。统治这部小说底定命论，不复是如《战争与和平》中底一种神（Krichna），不复是一个运命底支配者，而是恋爱底疯狂，“整个的维纳斯（Vénus）”在舞会底美妙的景色中，当安娜与渥伦斯基（Wronski）不知不觉中互相热爱的时候，是这爱神在这无邪的，美丽的，富有思想的，穿着黑衣的安娜身上，加上“一种几乎是恶魔般的诱惑力”[126]。当渥伦斯基宣露爱情的时候，亦是这爱神使安娜脸上发出一种光辉，——“不是欢乐底光辉。而是在黑夜中爆发的火灾底骇人的光辉。”[127]亦是这爱神使这光明磊落，理

性很强的少女，在血管中，流溢着肉欲的力，而且爱情逗留在她的心头，直到把这颗心磨炼到破碎的时候才离开它。接近安娜的人，没有一个不感到这潜伏着的魔鬼底吸力与威胁。吉提第一个惊惶地发见它。当渥伦斯基去看安娜时，他的欢乐的感觉中也杂有神秘的恐惧。列文，在她面前，失掉了他全部的意志。安娜自己亦知道她已不能自主。当故事渐渐演化的时候，无可震慑的情欲，把这高傲人物底道德的壁垒，尽行毁掉了。她所有的最优越的部分，她的真诚而勇敢的灵魂瓦解了，堕落了：她已没有勇气牺牲世俗的虚荣；她的生命除了取悦她的爱人之外更无别的目标，她胆怯地，羞愧地不使自己怀孕；她受着嫉妒底煎熬；完全把她征服了的性欲底力量，迫使她在举动中声音中眼睛中处处作伪；她堕入那种只要使无论何种男子都要为之回首一瞥的女人群中。她用吗啡来麻醉自己，直到不可容忍的苦恼，和为了自己精神的堕落而悲苦底情操迫使她投身于火车轮下。“而那胡须蓬乱的乡人，”——她和渥伦斯基时时在梦中遇见的幻象，——“站在火车底足踏板上俯视铁道”；据那含有预言性的梦境所示，“她俯身伏在一张口袋上，把什么东西隐藏在内，这是她往日底生命，痛苦，欺妄和烦恼……”

“我保留着报复之权，”[128]上帝说……

这是被爱情所煎熬，被神底律令所压迫的灵魂底悲剧，——为托尔斯泰一鼓作气以极深刻的笔触描写的一幅画。在这悲剧周围，托尔斯泰如在《战争与和平》中一样，安插下好几个别的人物底小说。但这些平行的历史可惜衔接得太迅骤太造作，没有达到《战争与和平》中交响乐般的统一性。人们也觉得其中若干完全写实的场面，——如圣彼得堡底贵族阶级与他们有闲的谈话，——有时是枉费的。还有，比《战争与和平》更显明的，托尔斯泰把他的人格与他的哲学思想和人生底景色交错在一起。但作品并不因此而减少它的富丽。和《战争与和平》中同样众多的人物，同样可惊的准确。我觉得男子底肖像更为优越。托尔斯泰描绘的斯捷潘·阿尔卡季耶维奇（Stepane Arcadievitch），那可爱的自私主义者，没有一个人见了他能不回答他的好意的微笑，还有卡列宁（Karénine），高级官员底典型，漂亮而平庸的政治家，永远借着讥讽以隐藏自己的情操：尊严与怯弱底混合品；虚伪世界底奇特的产物，这个虚伪世界，虽然他聪明慷慨，终

于无法摆脱，——而且他的不信任自己的心也是不错的，因为当他任令自己的情操摆布时，他便要堕入一种神秘的虚无境界。

但这部小说底主要意义，除了安娜底悲剧和一八六〇年时代底俄国社会——沙龙，军官俱乐部，舞会，戏院，赛马，——底种种色相之外，尤其含有自传的性格。较之托尔斯泰所创造的许多其他的人物，列文更加是他的化身。托尔斯泰不独赋与他自己的又是保守又是德谟克拉西的思想，和乡间贵族轻蔑知识阶级的反自由主义[129]；而且他把自己的生命亦赋予了他。列文与吉提底爱情和他们初婚后的数年，是他自己的回忆底变相，——即列文底兄弟之死亦是托尔斯泰底兄弟德米特里之死底痛苦的表现。最后一编，在小说上是全部无用的，但使我们看出他那时候衷心惶乱底原因。《战争与和平》底结尾，固然是转入另一部拟议中的作品底艺术上的过渡，《安娜小史》底结尾却是两年以后在《忏悔录》中宣露的精神革命底过渡。在本书中，已屡次以一种讽刺的或剧烈的形式批评当时的俄国社会，这社会是为他在将来的著作中所不住地攻击的。攻击谎言，攻击一切谎言，对于道德的谎言，和对于罪恶的谎言同样看待，指斥自由论调，抨击世俗的虚浮的慈悲，沙龙中的宗教，和博爱主义！向整个社会宣战，因为它魅惑一切真实的情操，灭杀心灵底活力！在社会底陈腐的法统之上，死突然放射了一道光明。在垂危的安娜前面，矫伪的卡列宁也感动了。这没有生命，一切都是造作的心魂，居然亦透入一道爱底光明而具有基督徒底宽恕。一霎时，丈夫，妻子，情人，三个都改变了。一切变得质朴正直。但当安娜渐次回复时，三人都觉得“在一种内在地支配他们底几乎是圣洁的力量之外，更有另一种力量，粗犷的，极强的，不由他们自主地支配着他们的生命，使他们不复再能享受平和”。而他们预先就知道他们在这场战斗中是无能的，“他们将被迫作恶，为社会所认为必须的”。[130]

列文所以如化身的托尔斯泰般在书中底结尾中亦变得升华者，是因为死亦使他感动了之故。他素来是“不能信仰的，他亦不能彻底怀疑”。[131]自从他看见他的兄弟死后，他为了自己的愚昧觉得害怕。他的婚姻在一时期内曾抑住这些悲痛的情绪。但自从他的第一个孩子生下之后，它们重复显现了。他时而祈祷时而否定一切。他徒然浏览哲学书籍。在狂乱的时光，他甚至害怕自己要自杀。体力的工作使他

镇静了：在此，毫无怀疑，一切都是显明的。列文和农人们谈话；其中一个和他谈着那些“不是为了自己而是为了上帝生存的人”。这对于他不啻是一个启示。他发见理智与心底敌对性。理智教人为了生存必得要残忍地奋斗；爱护他人是全不合理的：

“理智是什么也没有教我；我知道的一切都是由心启示给我的。”[132]

从此，平静重新来临。卑微的乡人——对于他，心是唯一的指导者——这个名辞把他重新领到上帝前面……什么上帝？他不想知道。这时候底列文，如将来长久时期内底托尔斯泰一般，在教会前面是很谦恭的，对于教义亦毫无反抗底心。

“即是在天空底幻象与星球底外表的运动中，也有一项真理。”[133]

一〇

列文瞒着吉提的这些悲痛与自杀底憧憬，亦即是托尔斯泰同时瞒着他底妻子的。但他还未达到他赋予书中主人翁的那般平静。实在说来，平静是无从传递给他人的。我们感到他只愿望平静却并未实现，故列文不久又将堕入怀疑。托尔斯泰很明白这一层。他几乎没有完成本书底精力与勇气。《安娜小史》在没有完成之前，已使他厌倦了[134]。他不复能工作了。他停留在那里，不能动弹，没有意志，厌弃自己，对着自己害怕。于是，在他生命底空隙中，发出一阵深渊中的狂风，即是死底眩惑。托尔斯泰逃出了这深渊以后，曾述及这些可怕的岁月[135]。

“那时我还没有五十岁，他说[136]，我爱，我亦被爱，我有好的孩子，大的土地，光荣，健康，体质的与精神的力强；我能如一个农人一般刈草；我连续工作十小时不觉疲倦。突然，我的生命停止了。我能呼吸，吃，喝，睡眠。但这并非生活。我已没有愿欲了。我知道我无所愿欲。我连认识真理都不希望了。所谓真理是：人生是不合理的。我那时到了深渊前面，我显然看到在我之前除了死以外什么也没有。我，身体强健而幸福的人，我感到再不能生活下去。一种无可抑制的力驱使我要摆脱生命。……我不说我那时要自杀。要把我推到生

命以外去的力量比我更强；这是和我以前对于生命底憧憬有些相似，不过是相反的罢了。我不得不和我自己施用策略，使我不至让步得太快。我这幸福的人，竟要把绳子藏起以防止我在室内的几个衣橱之间自缢。我也不复挟着枪去打猎了，恐怕会使我起意[137]。我觉得我的生命好似什么人和我戏弄的一场恶作剧。四十年底工作，痛苦，进步，使我看到的却是一无所有！什么都没有。将来，我只留下一副腐蚀的骸骨与无数的虫蛆……只在沉醉于人生的时候一个人才能生活；但醉意一经消灭，便只看见一切是欺诈，虚妄的欺诈……家庭与艺术已不能使我满足。家庭，这是些和我一样的可怜虫。艺术是人生底一面镜子。当人生变得无意义时，镜子底游戏也不会令人觉得好玩了。最坏的，是我还不能退忍。我仿佛是一个迷失在森林中的人，极端愤恨着，因为是迷失了，到处乱跑不能自止，虽然他明白多跑一分钟，便更加迷失得厉害……”

他的归宿毕竟在于民众身上。托尔斯泰对于他们老是具有“一种奇特的，纯粹是生理的感情”[138]，他在社会上所得的重重的幻灭的经验从没有动摇他的信念。在最后几年中，他和列文一样对于民众接近得多了[139]。他开始想着，他那些自杀，自己麻醉的学者，富翁，和他差不多过着同样绝望的生活底有闲阶级底狭小集团之外，还有成千成万的生灵。他自问为何这些千万的生灵能避免这绝望，为何他们不自杀。他发觉他们的生活，不是靠了理智，而是——毫不顾虑理智——靠了信仰。这不知有理智底信仰究竟是什么呢？

“信仰是生命底力量。人没有信仰，不能生活。宗教思想在太初的人类思想中已经酝酿成熟了。信仰所给予人生之谜的答复含有人类底最深刻的智慧（Sagesse）。”

那么，认识了宗教书籍中所列举的这些智底公式便已足够了吗？——不，信仰不是一种学问，信仰是一种行为；它只在被实践的时候，才有意义。一般“思想圆到”之士与富人把宗教只当作一种“享乐人生的安慰”，这使托尔斯泰颇为憎厌，使他决意和一般质朴的人混在一起，只有他们能使生命和信仰完全一致。

“他懂得：劳动民众底人生即是人生本体，而这种人生底意义方是真理。”

但怎样使自己成为民众而能享有他的信心呢？一个人只知道别人

有理亦是徒然的事；要使我们成为和他们一样不是仗我们自己就可办到的。我们徒然祈求上帝；徒然张着渴望的臂抱倾向着他。上帝躲避我们，哪里抓住他呢？

一天，神底恩宠获得了。

“早春时的一天，我独自在林中，我听着林中的声音。我想着我最近三年来底惶惑，神底追求。从快乐跳到绝望底无穷尽的突变……突然，我看到我只在信仰神底时候我才生活着。只要思念到神，生命底欢乐的波浪便在我内心涌现了。在我周围，一切都生动了，一切获得一种意义。但等到我不信神时，生命突然中断了。我的内心发出一声呼喊：

“——那么，我还寻找什么呢？便是‘他’，这没有了便不能生活的‘他’！认识神和生活，是一件事情。神便是生…

“从此，这光明不复离开我了。”[140]

他已得救了。神已在他面前显现[141]。

但他不是一个印度底神秘主义者，不能以冥想入定为满足；因为他的亚洲人底幻梦中又杂有西方人底重视理智与要求行动的性格，故他必得要把所得到的显示，表现诚实地奉行的信仰，从这神明的生活中觅得日常生活底规律。毫无成见地，为了愿真诚地相信他的家族们所虔奉的信仰，他研究他所参与的罗马正教底教义[142]。且为更加迫近这教义起见，他在三年中参与一切宗教仪式，忏悔，圣餐，一切使他不快的事情，他不敢遽下判断，只自己发明种种解释去了解他觉得暗晦，或不可思议的事。为了信仰他和他所爱的人，不论是生人或死者，完全一致，老是希望到了一个相当的时间，“爱会替他打开真理底大门”。——但他的努力只是徒然：他的理智与心互相抗争起来。有些举动，如洗礼与圣餐，于他显得是无耻的。当人家强使他重复地说圣体是真的基督底肉和血时，“他仿如心中受了刀割”。在他和教会之间筑起一堵不可超越的墙壁的，并非是教义，而是实行问题。——尤其是各个教会中间底互相仇恨[143]，和不论是绝对的或默许的杀人权，——由此产生战争与死刑这两项。

于是，托尔斯泰决绝了；他的思想被压抑了三年之久，故他的决绝尤为剧烈。他什么也不顾忌了。他轻蔑这为他在隔昨尚在笃信奉行的宗教。在他的《教义神学批判》（一八七九——一八八一）中，他

不独把神学当作“无理的，且是有意识的，有作用的谎言”[144]。在他的《四福音书一致论》（一八八一——一八八三）中，他便把福音书与神学对抗。终于，他在福音书中建立了他的信仰（《我的信仰底基础》一八八三）。

这信仰便在下列几句话中：

“我相信基督底主义。我相信当一切人都实现了幸福的时候，尘世才能有幸福存在。”

信心底基础是摩西在山上底宣道，托尔斯泰把这些教训归纳成五诫：

一、不发怒。

二、不犯奸。

三、不发誓。

四、不以怨报怨。

五、不为人敌。

这是教义底消极部分，其积极部分只包括在一条告诫中：

爱神和爱你的邻人如爱你自己。

“基督说过谁对于这些诫命有何轻微的违背，将在天国中占据最小的地位。”

托尔斯泰天真地补充道：

“不论这显得多么可异，我在一千八百年之后，发见这些规律如一件新颖的事迹。”

那么，托尔斯泰信不信基督是一个神？——全然不信。他把他当作何等人呢？当作是圣贤中最高的一个，释迦牟尼，婆罗门，老子，孔子，查洛斯德，依撒——一切指示人以真正的幸福与达到幸福的必由之道的人[145]。托尔斯泰是这些伟大的宗教创造人，——这些印度，中国，希伯莱底半神与先知者底信徒。他竭力为他们辩护。攻击他所称为“伪善者”与“法学教官Scribes”的一流，攻击已成的教会，攻击傲慢的科学底代表者[146]。这并非说他欲借心灵底显示以推翻理智。自从他脱离了《忏悔录》上所说的烦闷时期之后，他尤其是理智底信奉者，可说是一个理智底神秘主义者。

“最初是Verbe（三位一体中的第二位），他和圣约翰一样的说法，Verbe，意即‘理智’。”

他的《生命论》一书（一八八七），在题词中曾引用柏斯格（Pascal）的名句[147]：

“人只是一支芦苇，自然中最弱的东西，但这是一支有思想的芦苇……我们全部的尊严包含在思想中……因此我们得好好地思想：这即是道德底要义。”

全书只是对于理智底颂诗。

“理智”固然不是科学的理智，狭隘的理智，“把部分当作全体，把肉的生活当作全部生活的”，而是统治着人底生命底最高律令，“有理性的生物，即人，所必然要依据了它生活的律令”。

“这是和统治着动物底生长与繁殖，草木底萌芽与滋荣，星辰与大地底运行底律令类似的律令。只在奉行这条律令，为了善而把我们的兽性服从理智底规条底行为中，才存有我们的生命……理智不能被确定，而我们也不必加以确定，因为不独我们都认识它，而且我们只认识它……人所知道的一切，是由理智——而非由信仰——而知道的[148]……只在理智有了表白的时候生命方才开始。唯一真实的生命是理智底生命。”

那么，有形的生命，我们个人的生命，又是什么？“它不是我们的生命，”托尔斯泰说，“因为它不是由我们自主的。”

“我们肉体的活动是在我们之外完成的……把生命当作个人的这种观念在今日的人类中已经消灭了。对于我们这时代一切赋有理智的人，个人的善行之不可能，已成为确切不移的真理。”[149]

还有许多前提，毋容我在此讨论，但表现托尔斯泰对于理智怀有多少的热情。实在，这是一种热情，和主宰着他前半生的热情同样的盲目与嫉忌。一朵火焰熄了，另一朵火焰燃起。或可说永远是同一朵火焰，只是它变换了养料而已。

而使“个人的”热情和这“主智的”热情更形肖似的，是因为这些热情都不能以爱为满足，它们要活动，要实现。

“不应当说而应当做，基督说过。”

理智底活动现象是什么？——爱。

“爱是人类唯一的有理性的活动，爱是最合理最光明的精神境界。它所需的，便是什么也不掩蔽理智底光芒，因为唯有理智底光芒方能助长爱。……爱是真实的善，至高的善，能解决人生一切的矛

盾，不独使死底恐怖会消灭，且能鼓舞人为别人牺牲：因为除了把生命给予所爱者之外，无所谓别的爱了；只有它是自己牺牲时，爱才配称为爱。因此，只当人懂得要获得个人的幸福之不可能时，真正的爱方能实现。那时候，他的生命底精髓才能为真正的爱底高贵的接枝，而这接枝为了生长起见，才向这粗野的本干，即肉的本体，去吸取元气……”[150]

这样，托尔斯泰并不如一条水流枯竭的河迷失在沙土里，那般的达到信仰。他是把强有力的生命底力量集中起来灌注在信仰中间。——这我们在以后会看到。

这热烈的信心，把爱与理智密切地结合了，它在托尔斯泰致开除他教籍的神圣宗教会议复书中找到了完满的表白[151]：

“我相信神，神于我是灵，是爱，是一切底要素。我相信他在我心中存在，有如我在他心中存在一样。我相信神底意志从没有比在基督底教义中表现得更明白了；但我们不能把基督当作神而向他祈祷，这将冒犯最大的亵渎罪。我相信一个人底真正的幸福在于完成神底意志，我相信神底意志是要一切人爱他的同类，永远为了他们服务，如神要一切人类为了他而活动一般；这便是，据福音书所说，一切的律令和预言底要旨。我相信生命底意义，对于我们中每个人，只是助长人生底爱，我相信在这人生中，发展我们的爱底力量，不啻是一种与日俱增的幸福，而在别一个世界里，又是更完满的福乐；我相信这爱底生长，比任何其他的力量，更能助人在尘世建立起天国，换言之，是以一种含有协和，真理，博爱的新的系统来代替一种含有分离，谎骗与强暴的生活组织。我相信为在爱情中获得进步起见，我们只有一种方法：祈祷。不是在庙堂中的公共祈祷，为基督所坚决摈绝的。而是如基督以身作则般的祈祷，孤独的祈祷，使我们对于生命底意义具有更坚实的意识……我相信生命是永恒的，我相信人是依了他的行为而获得酬报，现世与来世，现在与将来，都是如此。我对于这一切相信得如是坚决，以至在我这行将就木的年纪，我必得要以很大的努力才能阻止我私心祝望肉体底死灭——换言之，即祝望新生命底诞生。”[152]

——

他想已经到了彼岸，获得了一个为他烦恼的心魂所能安息的荫庇。

其实，他只是处于一种新的活动底始端。

在莫斯科过了一冬，（他对于家庭底义务迫使他随着他的家族，）[153]一八八二年正月他参加调查人口底工作，使他得有真切地看到大都市底惨状的机会。他所得的印象真是非常凄惨。第一次接触到这文明隐藏着的疮痍底那天晚上，他向一个朋友讲述他的所见时，“他叫喊，号哭，挥动着拳头”。

“人们不能这样地过活！”他嚎啕着说。“这决不能存在！这决不能存在！……”[154]几个月之久，他又堕入悲痛的绝望中。一八八二年三月三日，伯爵夫人写信给他说：

“从前你说：‘因为缺少信心，我愿自缢。’现在，你有了信心，为何你仍苦恼？”

因为他不能有伪君子般底信心，那种自得自满的信心，因为他没有神秘思想家底自利主义，只顾自己的超升而不顾别人[155]，因为他怀有博爱，因为他此刻再不能忘记他所看到的惨状，而在他热烈的心底仁慈中他们的痛苦与堕落似乎是应由他负责的：他们是这个文明底牺牲品，而他便参与着这个牺牲了千万生灵以造成的优秀阶级，享有这个魔鬼阶级底特权。接受这种以罪恶换来的福利，无异是共谋犯。在没有自首之前，他的良心不得安息了。

《我们应当做什么？》（一八八四——一八八六）[156]便是这第二次错乱病底表白，这次的病比第一次的更为悲剧化，故它的后果亦更重大。在人类底苦海中，实在的，并非一般有闲的人在烦恼中造作出来的苦海中，托尔斯泰个人的宗教苦闷究竟算得什么呢？要不看见这种惨状是不可能的。看到之后而不设法以任何代价去消除它亦是不可能的。——可是，啊！消除它是可能的么？

一幅奇妙的肖像，我见了不能不感动的[157]，说出托尔斯泰在这时代所感的痛苦。他是正面坐着，交叉着手臂，穿着农夫底衣服；他的神气颇为颓丧。他的头发还是黑的，他的胡髭已经花白。他的长须与鬓毛已经全白了。双重的皱痕在美丽宽广的额角上画成和谐的线条。这巨大的犬鼻，这副直望着你的又坦白又犀利又悲哀的眼睛，多

少温和善良啊！它们看得你那么透彻。它们不啻在为你怨叹，为你可惜。眼眶下划着深刻的线条的面孔，留着痛苦的痕迹。他曾哭泣过。但他很强，准备战斗。

他有他英雄式的逻辑：

“我时常听到下面这种议论，觉得非常错异：‘是的，在理论上的确不错；但在实际上又将如何？’仿佛理论只是会话上必需的美丽的辞句，可绝不是要把它适合实际的！……至于我，只要我懂得了我所思索的事情，我再不能不依了我所了解的情形而做。”[158]

他开始以照相一般准确的手法，把莫斯科底惨状照他在参观穷人区域与夜间栖留所里所见的情形描写下来[159]。他确信，这不复是，如他最初所信的那样，可以用金钱来拯救这些不幸者的，因为他们多少受着都市底毒害。于是，他勇敢地寻求灾祸底由来。一层进一层，渐渐地发见了连锁似的负责者。最初是富人，与富人们该诅咒的奢侈的享受，使人眩惑，以至堕落[160]。继之是普遍的不劳而获的生活欲。——其次是国家，为强项的人剥削其他部分的人类所造成的残忍的总体。——教会更从旁助纣为虐。科学与艺术又是共谋犯……这一切罪恶底武器，怎样能把它们打倒呢？第一要使自己不再成为造成罪恶的共犯。不参加剥削人类的工作。放弃金钱与田产[161]，不为国家服务。

但这还不够，更应当“不说谎”，不惧怕真理。应当“忏悔”，排斥与教育同时种根的骄傲。末了，应当“用自己的手劳作”。“以你额上流着的汗来换取你的面包”这是第一条最主要的诫条[162]。托尔斯泰为预先答复特殊阶级底嘲笑起见，说肉体的劳作决不会摧残灵智的力量，反而助它发展，适应本性底正常的需要。健康只会因之更加增进，艺术也因之进步。而且，它更能促进人类底团结。

在他以后的作品中，托尔斯泰又把这些保持精神健康的方法加以补充。他殚精竭虑地筹思如何救治心魂，如何培养元气，同时又须排除麻醉意识底畸形的享乐[163]和灭绝良知底残酷的享乐[164]。他以身作则。一八八四年，他牺牲了他最根深蒂固的嗜好：行猎[165]。他实行持斋以锻炼意志；宛如一个运动家自己定下严厉的规条，迫使自己奋斗与战胜。

《我们应当做什么？》这是托尔斯泰离开了宗教默想底相当的平

和，而卷入社会漩涡后所取的艰难的途径底第一程。这时候便开始了这二十载底苦斗，孤独的伊阿斯拿耶老人在一切党派之外，（并指责他们，）与文明底罪恶与谎言对抗着。

一二

在他周围，托尔斯泰底精神革命并没博得多少同情；它使他的家庭非常难堪。

好久以来，托尔斯泰伯爵夫人不安地观察着她无法克服的病症底进展。自一八七四年起，她已因为她的丈夫为了学校白费了多少精神与时间，觉得十分懊恼。

“这启蒙读本，这初级算术，这文法，我对之极端轻视，我不能假装对之发生兴趣。”

但当教育学研究之后继以宗教研究的时候，情形便不同了。伯爵夫人对于托尔斯泰笃信宗教后的初期的诉述觉得非常可厌，以至托尔斯泰在提及上帝这名辞时不得不请求宽恕：

“当我说出上帝这名辞时，你不要生气，如你有时会因之生气那样；我不能避免，因为他是我思想底基础。”[166]

无疑的，伯爵夫人是被感动了；她努力想隐藏她的烦躁的心情；但她不了解；她只是不安地注意着她的丈夫：

“他的眼睛非常奇特，老是固定着。他几乎不开口了。他似乎不是这个世界上的人。”[167]

她想他是病了：

“据列夫自己说他永远在工作。可怜！他只写着若干庸俗不足道的宗教论辩。他阅览书籍，他冥想不已，以至使自己头痛，而这一切不过是为要表明教会与福音书主义底不一致。这个问题在全俄罗斯至多不过有十余人会对之发生兴趣而已。但这是无法可想的。我只希望一点：这一切快快地过去，如一场疾病一般。”[168]

疾病并不减轻。夫妇间的局势愈来愈变得难堪了。他们相爱，他们有相互的敬意；但他们不能互相了解。他们勉力作相互的让步，但这相互的让步惯会变成相互的痛苦。托尔斯泰勉强跟随着他的家族到莫斯科。他在《日记》中写道：

“生平最困苦的一月。侨居于莫斯科。大家都安置好了。可是他们什么时候开始生活呢？这一切，并非为生活，而是因为别人都是这样做！可怜的人……”[169]

同时，伯爵夫人写道：

“莫斯科。我们来此，到明日已届一月了。最初两星期，我每天哭泣，因为列夫不独是忧郁，而且十分颓丧。他睡不熟，饮食不进，有时甚至哭泣，我曾想我将发疯。”[170]

他们不得不分离若干时。他们为了互相感染的痛苦而互相道歉。他们是永远相爱着！……他写信给她道：

“你说：‘我爱你，你却不需要我爱你。’不，这是我唯一的需要啊……你的爱情比世界上一切都更使我幸福。”[171]

但当他们一朝相遇的时候，龃龉又更进一层。伯爵夫人不能赞成托尔斯泰这种宗教热，以至使他和一个犹太教士学习希伯莱文。

“更无别的东西使他发生兴趣。他为了这些蠢事而浪费他的精力。我不能隐藏我的不快。”[172]

她写信给他道：

“看到以这样的灵智的力量去用在锯木，煮汤，缝靴的工作上，我只感到忧郁。”

而她更以好似一个母亲看着她的半疯癫的孩子玩耍般的动情与嘲弄的微笑，加上这几句话：

“可是我想到俄国的这句成语而安静了：尽管孩子怎样玩罢，只要他不哭。”[173]

但这封信并没寄出，因为她预想到她的丈夫读到这几行的时候，他的善良而天真的眼睛会因了这嘲弄的语气而发愁；她重新拆开她的信，在爱底狂热中写道：

“突然，你在我面前显现了，显现是那么明晰，以至我对你怀着多少温情！你具有那么乖，那么善，那么天真，那么有恒的性格，而这一切更被那广博的同情底光彩与那副直透入人类心魂的目光烛照着……这一切是你所独具的。”

这样，两个人互相爱怜，互相磨难，以后又为了不能自禁地互相给与的痛苦而懊丧烦恼。无法解决的局面，延宕了三十年之久，直到后来，这垂死的李尔王在精神迷乱的当儿突然逃往西伯利亚的时候才

算终了。

人们尚未十分注意到《我们应当做什么？》底末了有一段对于妇女底热烈的宣言。——托尔斯泰对于现代的女权主义毫无好感[174]。但对于他所称为“良母的女子”，对于一般认识人生真意义的女子，他却表示虔诚的崇拜；他称颂她们的痛苦与欢乐，怀孕与母性，可怕的苦痛，毫无休息的岁月，和不期待任何人报酬底无形的劳苦的工作，他亦称颂，在痛苦完了，尽了自然律底使命的时候，她们心魂上所洋溢着的完满的幸福。他描绘出一个勇敢的妻子底肖像，是对于丈夫成为一个助手而非阻碍的女子。她知道，“唯有没有酬报的为别人的幽密的牺牲才是人类底天职。”

“这样的一个女子不独不鼓励她的丈夫去做虚伪欺妄的工作，享受别人底工作成绩；而且她以深恶痛绝的态度排斥这种活动，以防止她的儿女们受到诱惑。她将督促她的伴侣去担负真正的工作，需要精力不畏危险的工作……她知道孩子们，未来的一代，将令人类看到最圣洁的范型，而她的生命亦只是整个地奉献给这神圣的事业的。她将在她的孩子与丈夫底心灵中开发他们的牺牲精神……统治着男子，为他们的安慰者的当是此等女子。……啊良母的女子！人类底运命系在你们手掌之间！”[175]

这是一个在乞援在希冀的声音底呼唤……难道没有人听见么？……

几年之后，希望底最后一道微光也熄灭了：

“你也许不信；但你不能想象我是多么孤独，真正的我是被我周围的一切人士蔑视到如何程度。”[176]

最爱他的人，既如此不认识他精神改革底伟大性，我们自亦不能期待别人对他有何了解与尊敬了。屠格涅夫——是托尔斯泰为了基督徒式的谦卑精神——并非为了他对他的情操有何改变——而欲与之重归旧好的[177]，——曾幽默地说：“我为托尔斯泰可惜，但法国人说得好，各人各有扑灭虱蚤的方式。”[178]

几年之后，在垂死的时候，屠格涅夫写给托尔斯泰那封有名的信，在其中他请求他的“朋友，俄罗斯底大作家”，“重新回到文学方面去”。[179]

全欧洲底艺术家都与垂死的屠格涅夫表示同样的关切，赞同他的

请求。特·伏葛在一八八六年所写的《托尔斯泰研究》一书末了，他借着托尔斯泰穿农人衣服底肖像，向他作婉转的讽劝：

“杰作底巨匠，你的工具不在这里！……我们的工具是笔；我们的园地是人类的心魂，它是亦应该受人照拂与抚育的。譬如莫斯科底第一个印刷工人，当被迫着去犁田的时候，他必将喊道：‘我与散播麦种的事是无干的，我的职务只是在世界上散播灵智的种子。’”

这仿佛是认为托尔斯泰曾想放弃他散播精神食粮的使命！……在《我的信仰底寄托》[180]底终了，他写道：

“我相信我的生命，我的理智，我的光明，只是为烛照人类而秉有的。我相信我对于真理底认识，是用以达到这目标的才能，这才能是一种火，但它只有在燃烧的时候才是火。我相信我的生命底唯一的意义是生活在我内心的光明中，把它在人类面前擎得高高地使他们能够看到。”[181]

但这光明，这“只有在燃烧的时候才是火”的火，使大半的艺术家为之不安。其中最聪明的也预料到他们的艺术将有被这火焰最先焚毁的危险。他们为了相信全部艺术受到威胁而惶乱，而托尔斯泰，如普洛斯班洛[182]一样，把他创造幻象的魔棒永远折毁了。

但这些都是错误的见解；我将表明托尔斯泰非特没有毁灭艺术，反而把艺术中一向静止的力量激动起来，而他的宗教信仰也非特没有灭绝他的艺术天才，反而把它革新了。

一三

奇怪的是人们讲起托尔斯泰关于科学与艺术的思想时，往常竟不注意他表露这些思想最重要的著作：《我们应当做什么？》（一八八四——一八八六）在此，托尔斯泰第一次攻击科学与艺术；以后的战斗中更无一次是与这初次冲突时的猛烈相比拟。我们奇怪最近在法国的科学与知识阶级底虚荣心加以攻击之时，竟没有人想起重新浏览这些文字。它们包含着对于下列种种人物底最剧烈的抨击：“科学底宦官”，“艺术底僭越者”，那些思想阶级，自从打倒了或效忠了古昔的统治阶级（教会，国家，军队）之后，居然占据了他们的地位，不愿或不能为人类尽些微的力，借口说人家崇拜他们，并盲目地为他们效

劳，如主义一般宣扬着一种无耻的信仰，说什么为科学的科学，为艺术的艺术，——这是一种谎骗的面具，借以遮掩他们个人的自私主义与他们的空虚。

“不要以为，”托尔斯泰又说，“我否定艺术与科学。我非特不否定它们，而是以它们的名义我要驱逐那些出卖殿堂的人。”

“科学与艺术和面包与水同样重要，甚至更重要……真的科学是对于天职的认识，因此是对于全人类底真正的福利的认识。真的艺术是认识天职底表白，是认识全人类底真福利底表白。”

他颂赞的人，是：“自有人类以来，在竖琴或古琴上，在言语或形象上，表现他们对着欺罔的奋斗，表现他们在奋斗中所受的痛苦，表现他们的希望善获得胜利，表现他们为了恶底胜利而绝望和为了企待未来的热情。”

于是，他描画出一个真艺术家底形象，他的辞句中充满着痛苦的与神秘的热情：

“科学与艺术底活动只有在不僭越任何权利而只认识义务的时候才有善果。因为牺牲是这种活动底原素，故才能够为人类称颂。那些以精神的劳作为他人服务的人，永远为了要完成这事业而受苦：因为唯有在痛苦与烦闷中方能产生精神的境界。牺牲与痛苦，便是思想家与艺术家底运命：因为他的目的是大众底福利。人是不幸的，他们受苦，他们死亡，我们没有时间去闲逛与作乐。思想家或艺术家从不会，如一般人素所相信的那样，留在奥令配克山底高处，他永远处于惶惑与激动中。他应当决定并说出何者能给予人类的福利，何者能拯万民于水火；他不决定，他不说出，明天也许太晚了，他自己也将死亡了……并非是在一所造成艺术家与博学者的机关中教养出来的人，（且实在说来，在那里，人们只能造成科学与艺术底破坏者；）亦非获得一纸文凭或享有俸给的人会成为一个思想家或艺术家；这是一个自愿不思索不表白他的灵魂底蕴藉，但究竟不能不表白的人：因为他是被两种无形的力量所驱使着：这是他的内在的需要与他对于人类的爱情。决没有心广体胖，自得自满的艺术家。”[183]

这美妙的一页，在托尔斯泰底天才上不啻展开了悲剧的面目，它是在莫斯科惨状所给予他的痛苦底直接印象之下，和在认科学与艺术是造成现代一切社会的不平等与伪善的共同犯这信念中写成的。——

这种信念他从此永远保持着。但他和世界底悲惨初次接触后的印象慢慢地减弱了；创痕也渐次平复了[184]；在他以后的著作中，我们一些也找不到像这部书中的痛苦的呻吟与报复式的忿怒。无论何处也找不到这个以自己的鲜血来创造艺术家底宣道，这种牺牲，与痛苦底激动，说这是“思想家底宿命”，这种对于歌德式的艺术至上主义底痛恶。在以后批评艺术的著作中，他是以文学的观点，而没有那么浓厚的神秘色彩来讨论了，在此，艺术问题是和这人类底悲惨底背景分离了，这惨状一向是使托尔斯泰想起了便要狂乱，如他看了夜间栖留所的那天晚上回到家里便绝望地哭泣叫喊一般。

这不是说他的带有教育意味的作品有时会变得冷酷的。冷酷，于他是不可能的。直到他逝世为止，他永远是写给费特信中的人物：

“如果人们不爱他的人群，即是最卑微的，也应当痛骂他们，痛骂到使上天也为之脸红耳赤，或嘲笑他们使他们肚子也为之气破。”[185]

在他关于艺术的著作中，他便实践他的主张。否定的部分——谩骂与讥讽——是那么激烈，以至艺术家们只看到他的谩骂与讥讽。他也过分猛烈地攻击他们的迷信与敏感，以至他们把他认做不独是他们的艺术之敌，而且是一切艺术之敌。但托尔斯泰底批评，是永远紧接着建设的。他从来不为破坏而破坏，而是为建设而破坏。且在他谦虚的性格中，他从不自命建立什么新的东西；他只是防卫艺术，防卫它不使一般假的艺术家去利用它，损害它的荣誉。一八八七年，在他那著名的《艺术批评》[186]问世以前十年，他写信给我道：

“真的科学与真的艺术曾经存在，且将永远存在。这是不能且亦不用争议的。今日一切的罪恶是由于一般自命为文明人，——他们旁边还有学者与艺术家——实际上都是如僧侣一样的特权阶级之故。这个阶级却具有一切阶级底缺点。它把社会上的原则降低着来迁就它本身的组织。在我们的世界上所称为科学与艺术的只是一场大骗局，一种大迷信，为我们脱出了教会底古旧迷信后会堕入的新迷信。要认清我们所应趱奔的道路，必得从头开始，——必得把使我觉得温暖但遮掩我的视线的风帽推开。诱惑力是很大的。或是我们生下来便会受着诱惑的，或者我们一级一级爬上阶梯；于是我们处于享有特权的人群中，处于文明，或如德国人所说的文化底僧侣群中了。我们应当，好

似对于婆罗门教或基督教教士一样，应当有极大的真诚与对于真理的热爱，才能把保障我们的特权底原则重新加以审核。但一个严正的人，在提出人生问题时，决不能犹豫。为具有明察秋毫的目光起见，他应当摆脱他的迷信，虽然这迷信于他的地位是有利的。这是必不可少的条件……没有迷信。使自己处在一个儿童般的境地中，或如笛卡儿一样的尊重理智……”

这权利阶级所享受的现代艺术底迷信，这“大骗局”，被托尔斯泰在他的《艺术论》中揭发了。用严厉的辞句，他抉发它的可笑，贫弱，虚伪，根本的堕落。他排斥已成的一切。他对于这种破坏工作感有如儿童毁坏他的玩具，一般的喜悦。这批评全部充满着调笑的气氛，但也含有许多偏狂的见解，这是战争。托尔斯泰使用种种武器随意乱击，并不稍加注意他所抨击的对象底真面目。往往，有如在一切战争中所发生的那样，他攻击他其实应该加以卫护的人物，如：易卜生或贝多芬。这是因为他过于激动了，在动作之前没有相当的时间去思索，也因为他的热情使他对于他的理由底弱点，完全盲目，且也——我们应当说——因为他的艺术修养不充分之故。

在他关于文学方面的浏览之外，他还能认识什么现代艺术？他看到些什么绘画，他能听到些什么欧罗巴音乐，这位乡绅，四分之三的生活都消磨在莫斯科近郊底乡村中，自一八六〇年后没有来过欧洲；——且除了唯一使他感到兴趣的学校之外，他还看到些什么？——关于绘画，他完全摭拾些道听途说的话，毫无秩序的引述，他所认为颓废的，有毕维斯（Puvis de Chavanne），马奈（Manet），莫奈（Monet），勃克林（Bocklin），史多克（Stuck），克林格（Klinger），他为了他们所表现的善良的情操而佩服的，有于勒·勃勒东（Jules Breton），莱尔弥德（Lhermitte），但他蔑视米开朗琪罗，且在描写心灵的画家中，亦从未提及伦勃朗（Rembrandt）。——关于音乐，他比较更能感觉[187]，但亦并不认识：他只留在他童年底印象中，只知道在一八四〇年代已经成了古典派的作家，此后的作家他一些不知道了（除了柴可夫斯基，他的音乐使他哭泣）；他把勃拉姆斯（Brahms）与理查·施特劳斯（Richard Strauss）同样加以排斥，他竟教训贝多芬[188]，而在批判瓦格纳时，只听到一次《西格弗里德》（Siegfried）便自以为认识了他全部，且他去听《西格弗里

德》，还是在上演开始后进场而在第二幕中间已经退出的[189]。——关于文学的知识，当然较为丰富。但不知由于何种奇特的错误，他竟避免去批判他认识最真切的俄国作家，而居然去向外国诗人宣道，他们的思想和他的原来相差极远，他们的作品也只被他藐视地随手翻过一遍！[190]

他的武断更随了年龄而增长。他甚至写了一整部的书以证明莎士比亚“不是一个艺术家”。

“他可以成为任何角色；但他不是一个艺术家。”[191]

这种肯定真堪佩服！托尔斯泰不怀疑。他不肯讨论。他握有真理。他会和你说：

“第九交响乐是一件分离人群的作品。”[192]

或：

“除了巴赫（Bach）底著名的小提琴调与肖邦（Chopin）底E调夜曲，及在海顿（Haydn），莫扎特（Mozart），舒伯特（Schubert），贝多芬，肖邦等底作品中选出的十几件作品，——且也不过这些作品中的一部分——之外，其他的一切都应该排斥与蔑视，如对付分离人群的艺术一般。”

或：

“我将证明莎士比亚简直不能称为一个第四流的作家。且在描写人性的一点上，他是完全无能的。”

不论世界上其他的人类都不赞同他的意见，可不能阻止他，正是相反！

“我的见解，他高傲地写道，是和欧洲一切对于莎士比亚底见解不同的。”

在他对于谎言底纠缠中，他到处感觉到有谎言；而一种愈是普遍地流行的思念，他愈要加以攻击；他不相信，他猜疑，如他说起莎士比亚底光荣的时候，说：“这是人类永远会感受的一种传染病式的影响。中世纪底十字军，相信妖术，追求方士炼丹之术都是的。人类只有在摆脱之后才能看到他们感染影响时的疯狂。因了报纸底发达，这些传染病更为猖獗。”——他还把“德雷福斯事件”（Affaire Dreyfus）作为这种传染病底最近的例子。他，这一切不公平底仇敌，一切被压迫者底防卫者，他讲起这大事件时竟带着一种轻蔑的淡漠之情[193]。

这个显明的例子，可以证明，他矫枉过正的态度把他对于谎言的痛恨与指斥“精神传染病”的本能，一直推到何等极端的地步。他自己亦知道，可无法克制。人类道德底背面，不可思议的盲目，使这个洞察心魂的明眼人，这个热情的唤引者，把《李尔王》当作“拙劣的作品”。把高傲的考狄丽娅[194]当作“毫无个性的人物”[195]。

但也得承认他很明白地看到莎士比亚底若干缺点，为我们不能真诚地说出的；例如，诗句底雕琢，笼统地应用于一切人物的，热情底倾诉，英雄主义，单纯质朴。我完全懂得，托尔斯泰在一切作家中是最少文学家气质的人，故他对于文人中最有天才的人底艺术，自然没有多少好感。但他为何要耗费时间去讲人家所不能懂得的事物？而且批判对于你完全不相干的世界又有什么价值？

如果我们要在这些批判中去探寻那些外国文学底门径，那么这些批判是毫无价值的。如果我们要在其中探寻托尔斯泰底艺术宝钥，那么，它的价值是无可估计的。我们不能向一个创造的天才要求大公无私的批评。当瓦格纳、托尔斯泰在谈起贝多芬与莎士比亚时，他们所谈的并非是贝多芬与莎士比亚，而是他们自身；他们在发表自己的理想。他们简直不试着骗我们。批判莎士比亚时，托尔斯泰并不使自己成为“客观”。他正责备莎士比亚底客观的艺术。《战争与和平》底作者，无人格性的艺术底大师，对于那些德国批评家，在歌德之后发见了莎士比亚，发见了“艺术应当是客观的，即是应当在一切道德价值之外去表现故事，——这是否定以宗教为目的底艺术”。这种理论的人，似乎还轻蔑得不够。

因此托尔斯泰是站在信仰底高峰宣布他的艺术批判，在他的批评中，不必寻觅任何个人的成见。他并不把自己作为一种模范；他对于自己的作品和对于别人底作品同样毫无怜惜[196]。那么，他愿望什么，他所提议的宗教理想对于艺术又有什么价值？

这理想是美妙的。“宗教艺术”这名辞，在含义底广博上容易令人误会。其实，托尔斯泰并没限制艺术，而是把艺术扩大了。艺术，他说，到处皆是。

“艺术渗透我们全部的生活，我们所称为艺术的：戏剧，音乐会，书籍，展览会，只是极微小的部分而已。我们的生活充满了各色各种的艺术表白，自儿童底游戏直至宗教仪式。艺术与言语是人类进

步底两大机能。一是沟通心灵的，一是交换思想的。如果其中有一个误入歧途，社会便要发生病态。今日底艺术即已走入了歧途。”

自文艺复兴以来，我们再不能谈起基督教诸国底一种艺术。各阶级是互相分离了。富人，享有特权者，僭越了艺术底专利权；他们依了自己的欢喜，立下艺术底水准。在远离穷人的时候，艺术变得贫弱了。

“不靠工作而生活的人所感到的种种情操，较之工作的人所感到的情操要狭隘得多。现代社会底情操可以概括为三：骄傲，肉感，生活底困倦。这三种情操及其分枝，差不多造成了富人阶级底全部艺术题材。”

它使世界腐化，使民众颓废。助长淫欲，它成为实现人类福利底最大障碍。而且它也没有真正的美，不自然，不真诚，——是一种造作的，肉的艺术。

在这些美学者底谎言与富人底消遣品前面，我们来建立起活的，人间的，联合人类，联合阶级，团结国家的艺术。过去便有光荣的榜样。

“我们所认为最崇高的艺术：永远为大多数的人类懂得并爱好的，创世纪底史诗，福音书底寓言，传说，童话，民间歌谣。”

最伟大的艺术是传达时代底宗教意识的作品。在此不要以为是一种教会底主义。“每个社会有一种对于人生底宗教观：这是整个社会都向往的一种幸福底理想。”大家都有一种情操，不论感觉得明显些或暗晦些；若干前锋的人便明白确切地表现出来。

“永远有一种宗教意识。这是河床。”[197]

我们这时代底宗教意识，是对于由人类友爱造成的幸福的企望。只有为了这种结合而工作的才是真正的艺术。最崇高的艺术，是以爱底力量来直接完成这事业的艺术。但以愤激与轻蔑的手段攻击一切反博爱原则的事物，也是一种参加这事业的艺术。例如，狄更斯底小说，陀思妥耶夫斯基底作品，雨果底《悲惨世界》，米勒底绘画。即是不达到这高峰的，一切以同情与真理来表现日常生活的艺术亦能促进人类底团结。例如《堂吉诃德》，与莫里哀底戏剧。当然，这最后一种艺术往往因为它的过于琐碎的写实主义与题材底贫弱而犯有错误，“如果我们把它和古代的模范，如《约瑟行述》来相比的时

候。”过于真切的枝节会妨害作品，使它不能成为普遍的。

“现代作品常为写实主义所累，我们更应当指斥这艺术上狭隘的情调。”

这样，托尔斯泰毫无犹豫地批判他自己的天才底要素。对于他，把他自己整个地为了未来而牺牲，使他自己什么也不再存留，也是毫无关系的。

“未来的艺术定不会承继现在的艺术，它将建筑于别的基础之上。它将不复是一个阶级底所有物。艺术不是一种技艺，它是真实情操底表白。可是，艺术家唯有不孤独，唯有度着人类自然生活的时候，才能感到真实的情操。故凡受到人生底庇护的人，在创造上，是处于最坏的环境中。”

在将来，“将是一切有天职的人成为艺术家的”。“由于初级学校中便有音乐与绘画底课程和文法同时教授儿童”，使大家都有达到艺术活动的机会。而且，艺术更不用复杂的技巧，如现在这样，它将走上简洁，单纯，明白的路，这是古典的，健全的，荷马的艺术底要素[198]。在这线条明净的艺术中表现这普遍的情操，将是何等的美妙！为了千万的人类去写一篇童话或一曲歌，画一幅像，比较写一部小说或交响乐重要而且难得多[199]。这是一片广大的，几乎还是未经开发的园地。由于这些作品，人类将懂得友爱的团结底幸福。

“艺术应当铲除强暴，而且唯有它才能做到。它的使命是要使天国，即爱，来统治一切。”[200]

我们之中谁又不赞同这些慷慨的言辞呢？且谁又不看到，含有多少理想与稚气的托尔斯泰底观念，是生动的与丰富的！是的，我们的艺术，全部只是一个阶级底表白，在这一个国家与别一个国家底界域上，又分化为若干敌对的领土。在欧洲没有一个艺术家底心魂能实现各种党派各个种族底团结。在我们的时代，最普遍的，即是托尔斯泰底心魂。在他的心灵上，我们相爱了，一切阶级一切民族中的人都联合一致了。他，如我们一样，体味过了这伟大的爱，再不能以欧洲狭小团体底艺术所给予我们的人类伟大心魂底残余为满足了。

一四

最美的理论只有在作品中表现出来时才有价值。对于托尔斯泰，理论与创作永远是相连的，有如信仰与行动一般。正当他构成他的艺术批评时，他同时拿出他所希求的新艺术底模型。这模型包括两种艺术形式，一是崇高的，一是通俗的，在最富人间性的意义上，都是“宗教的”，——一是努力以爱情来团结人类，一是对爱情底仇敌宣战。他写成了下列几部杰作：《伊凡·伊里奇之死》（一八八四——一八八六），《民间故事与童话》（一八八一——一八八六），《黑暗底力量》（一八八六），《克莱采朔拿大》（一八八九）和《主与仆》（一八九五）[201]。这一个艺术时期仿如一座有两个塔尖的大寺，一个象征永恒的爱，一个象征世间底仇恨；在这个时间底终极与最高峰诞生了《复活》（一八九九）。

这一切作品，在新的艺术性格上，都和以前的大不相同。托尔斯泰不特对于艺术底目的，且对于艺术底形式也改变了见解。在《我们应当做什么？》或《莎士比亚论》中，我们读到他所说的趣味与表现底原则觉得奇怪。它们大半都和他以前的大作抵触的。“清楚，质朴，含蓄”，我们在《我们应当做什么？》中读到这些标语。他蔑视一切物质的效果，批斥细磨细琢的写实主义。——在《莎士比亚论》中，他又发表关于完美与节度底纯古典派的理想。“没有节度观念，没有真正的艺术家。”——而在他的新作品中，即使这老人不能把他自己，把他的分析天才与天生的犷野完全抹煞，（在若干方面，这些天禀反而更明显，）但线条变得更明显更强烈，心魂蓄藏着更多的曲折，内心变化更为集中，宛如一头被囚的动物集中力量准备飞腾一般[202]，更为普遍的感情从一种固有色彩的写实主义与短时间的枝节中解脱出来，末了，他的言语也更富形象，更有韵味，令人感到大地的气息：总之他的艺术是深深地改变了。

他对于民众底爱情，好久以来已使他体味通俗言语之美。童时他受过行乞说书者所讲的故事底熏陶。成人而变了名作家之后，他在和乡人的谈话中感到一种艺术的乐趣。

“这些人，以后他和保尔·鲍阿伊哀说[203]，是创造的名手。当我从前和他们，或和这些背了粮袋在我们田野中乱跑的流浪者谈话时，我曾把为我是第一次听到的言辞，为我们现代文学语言所遗忘，但老是为若干古老的俄国乡间所铸造出来的言辞，详细记录下来……是

啊，言语底天才存在于这等人身上……”

他对于这种语言底感觉更为敏锐，尤其因为他的思想没有被文学窒息[204]。远离着城市，混在乡人中间过生活，久而久之，他思想的方式渐渐变得如农人一般。他和他们一样，具有冗长的辩证法，理解力进行极缓，有时混杂着令人不快的激动，老是重复说尽人皆知的事情，而且用了同样的语句。

但这些却是民间语言底缺陷而非长处。只是年深月久之后，他才领会到其中隐藏着的天才，如生动的形象，狂放的诗情，传说式的智慧。自《战争与和平》那时代始，他已在受着它的影响。一八七二年三月，他写信给斯特拉科夫说：

“我改变了我的语言与文体。民众底语言具有表现诗人所能说的一切的声音。它是诗歌上最好的调节器。即使人们要说什么过分或夸大的话，这种语言也不能容受。不像我们的文学语言般没有骨干，可以随心所欲地受人支配，完全是舞文弄墨的事情。”[205]

他不独在风格上采取民众语言底模型；他的许多感应亦是受它之赐。一八七七年，一个流浪的说书者到伊阿斯拿耶·波里阿那来，托尔斯泰把他所讲的故事记录了好几桩。如几年之后托尔斯泰所发表的最美的《民间故事与童话》中《人靠了什么生活？》与《三老人》两篇即是渊源于此[206]。

近代艺术中独一无二之作。比艺术更崇高的作品：在读它的时候，谁还想起文学这东西？福音书底精神，同胞一般的人类底贞洁的爱，更杂着民间智慧（Sagesse Populaire）底微笑般的欢悦，单纯，质朴，明净，无可磨灭的心底慈悲，——和有时那么自然地照耀着作品的超自然的光彩！在一道金光中它笼罩着一个中心人物爱里赛老人[207]，或是鞋匠马丁，——那个从与地一样平的天窗中看见行人底脚和上帝装着穷人去访问他的人[208]。这些故事，除了福音书中的寓言之外，更杂有东方传说底香味，如他童年时起便爱好的《天方夜谭》中的[209]。有时是一道神怪的光芒闪耀着，使故事具有骇人的伟大。有如《农奴巴各》[210]，拚命收买土地，收买在一天中所走到的全部土地。而他在走到的时候死了。

“在山岗上，Starschina坐在地下，看他奔跑。巴各倒下了。

——‘啊！勇敢的人，壮士，你获得了许多土地。’

Starschina站起，把一把铲掷给巴各底仆人！

——‘哦，把他瘗埋罢。’

仆人一个人，为巴各掘了一个墓穴，恰如他从头到脚的长度，——他把他瘗了。”

这些故事，在诗的气氛中，几都含有福音书中的道德教训，关于退让与宽恕的：

“不要报复得罪你的人。”[211]

“不要抵抗损害你的人。”[212]

“报复是属于我的，”上帝说[213]。

无论何处，结论永远是爱。愿建立一种为一切人类的艺术底托尔斯泰一下子获得了普遍性。在全世界，他的作品获得永无终止的成功：因为它从艺术底一切朽腐的原子中升华出来；在此只有永恒。

《黑暗底力量》一书，并不建筑于心底严肃的单纯的基础上；它绝无这种口实：这是另外的一方面。一面是神明的博爱之梦，一面是残酷的现实。在读这部戏剧时，我们可以看到托尔斯泰是否果能把民众理想化而揭穿真理！

托尔斯泰在他大半的戏剧试作中是那么笨拙[214]，在此却达到了指挥如意的境界。性格与行动布置得颇为自然：刚愎自用的尼基塔（Nikita），亚尼茜亚（Anissia）底狂乱与纵欲的热情，老玛德莱娜（Matrena）底无耻的纯朴，养成她儿子底奸情，老阿基姆（Akim）底圣洁，——不啻是一个外似可笑而内是神明的人。——接着是尼基塔底溃灭，并不凶恶的弱者，虽然自己努力要悬崖勒马，但终于被他的母与妻诱入堕落与犯罪之途。

“农奴是不值钱的。但她们这些野兽！什么都不怕……你们，其他的姊妹们，你们是几千几万的俄国人，而你们竟如土龙一样盲目，你们什么都不知道，什么都不知道！……农奴他至少还能在酒店里，或者在牢狱里——谁知道？——军营里学习什么东西，可是野兽……什么？她什么也不看见，不听得。她如何生长，便如何死去。完了……她们如一群盲目的小犬，东奔西窜，只把头往垃圾堆里乱撞。她们只知道她们愚蠢的歌曲：‘呜——呜！呜——呜！’什么！……呜——呜？她们不知道。”[215]

以后是谋害新生婴儿的可怕的一场。尼基塔不愿杀。但亚尼茜

亚，为了他而谋害了她的丈夫的女人，她的神经一直为了这件罪案而拗执着痛苦着，她变得如野兽一般，发疯了，威吓着要告发他；她喊道：

“至少，我不复是孤独的了。他也将是一个杀人犯。让他知道什么叫做凶犯！”

尼基塔在两块木板中把孩子压死。在他犯罪的中间，他吓呆了，逃，他威吓着要杀亚尼茜亚与他的母亲，他嚎啕，他哀求：

“我的小母亲，我不能再支持下去了！”

他以为听见了被压死的孩子底叫喊。

“我逃到哪里去？”

这是莎士比亚式的场面。——没有上一场那样的犷野，但更惨痛的，是小女孩与老仆底对话。他们在夜里听到，猜到在外面展演的惨案。

末了是自愿的惩罚。尼基塔，由他的父亲阿基姆陪着，赤着足，走入一个正在举行结婚礼的人群中。他跪着，他向全体请求宽恕，他自己供认他的罪状。老人阿基姆用痛苦的目光注视着他鼓励他：

“上帝！噢！他在这里，上帝！”

这部剧作所以具有一种特殊的艺术韵味者，更因为它采用乡人底语言。

“我搜遍我的笔记夹以写成《黑暗底力量》，”这是托尔斯泰和保尔·鲍阿伊哀所说的话。

这些突兀的形象，完全是从俄国民众底讽刺与抒情的灵魂中涌现出来的，自有一种强烈鲜明的色彩，使一切文学的形象都为之黯然无色。我们感到作者在艺术家身份上，以记录这些表白与思想为乐，可笑之处也没有逃过他的手法[216]；而在热情的使徒身份上，却在为了灵魂底黑暗而痛惜。

在观察着民众，从高处放一道光彩透破他们的黑夜的时候，托尔斯泰对于资产与中产阶级底更黑暗的长夜，又写了两部悲壮的小说。我们可以感到，在这时代，戏剧底形式统治着他的艺术思想。《伊凡·伊里奇之死》与《克莱采朔拿大》两部小说都是紧凑的，集中的内心悲剧；在《克莱采朔拿大》中，又是悲剧底主人翁自己讲述的。

《伊凡·伊里奇之死》（一八八四——一八八六）是激动法国民众

最剧烈的俄国作品之一。本书之首，我曾说过我亲自见到法国外省的中产者，平日最不关心艺术的人对于这部作品也受着极大的感动。这是因为这部作品是以骇人的写实手腕，描写这些中等人物中的一个典型，尽职的公务员，没有宗教，没有理想，差不多也没有思想，埋没在他的职务中，在他的机械生活中，直到临死的时光方才懔然发觉自己虚度了一世。伊凡·伊里奇（Ivan Iliitch）是一八八〇年时代底欧洲中产阶级底代表，他们读着左拉（Emile Zola）底作品，听着萨拉·伯恩哈特（Sarah Bernhardt）底演唱，毫无信仰，甚至也不是非宗教者：因为他们既不愿费心去信仰，也不愿费心去不信仰，——他们从来不想这些。

由于对人世尤其对婚姻底暴烈的攻击与挖苦，《伊凡·伊里奇之死》是一组新作品底开始；它是《克莱采朔拿大》与《复活》底更为深刻与惨痛的描写底预告。它描写这种人生（这种人生何止千万）底可怜的空虚，无聊的野心，狭隘的自满，——“至多是每天晚上和他的妻子面对面坐着，”——职业方面的烦恼，想象着真正的幸福，玩玩“非斯脱”纸牌。而这种可笑的人生为了一个更可笑的原因而丧失，当伊凡·伊里奇有一天要在客厅底窗上悬挂一条窗帘而从扶梯上滑跌下来之后。人生底虚伪。疾病底虚伪。只顾自己的强健的医生底虚伪。为了疾病感到厌恶的家庭底虚伪。妻子底虚伪，她只筹划着丈夫死后她将如何生活。一切都是虚伪，只有富有同情的仆人，对于垂死的人并不隐瞒他的病状而友爱地看护着他。伊凡·伊里奇“对自己感觉无穷的痛惜”，为了自己的孤独与人类底自私而痛哭；他受着极残酷的痛苦，直到他发觉他过去的生活只是一场骗局底那天，但这骗局，他还可补救。立刻，一切都变得清明了，——这是在他逝世的一小时之前。他不复想到他自己，他想着他的家族，他矜怜他们；他应当死，使他们摆脱他。

——痛苦，你在哪里？——啊，在这里……那么，你顽强执拗下去罢。——死，它在哪里？——他已找不到它了。没有死，只有光明。——“完了，”有人说。——他听到这些话，把它们重复地说。——“死不复存在了，”他自言自语说。

在《克莱采朔拿大》中，简直没有这种光明底显露[217]。这是一部攻击社会的狞恶可怖的作品，有如一头受创的野兽，要向他的伤害

者报复。我们不要忘记，这是杀了人，为嫉妒底毒素侵蚀着的凶横的人类底忏悔录。托尔斯泰在他的人物后面隐避了。无疑的，我们在对于一般的伪善的攻击中可以找到他的思想，他的语气，他所深恶痛恨的是：女子教育，恋爱，婚姻，——“这日常的卖淫”——社会，科学，医生，——这些“罪恶底播种者”……等等底虚伪。但书中的主人翁驱使作者采用粗犷的表辞，强烈的肉感的描绘——画出一个淫逸的人底全部狂热，——而且因为反动之故，更表示极端的禁欲与对于情欲的又恨又惧，并如受着肉欲煎熬底中世纪僧侣般诅咒人生。写完了，托尔斯泰自己也为之惊愕：

“我绝对没有料到，他在《克莱采朔拿大》底跋文中说，一种严密的论理会把我在写作这部小说的时候，引我到我现在所到达的地步。我自己的结论最初使我非常惊骇，我愿不相信我的结论，但我不能……我不得不接受。”

他在凶犯波斯尼却夫（Posdnicheff）口中说出攻击爱情与婚姻底激烈的言论：

“一个人用肉感的眼光注视女人——尤其是他自己的妻子时，他已经对她犯了奸情。”

“当情欲绝灭的时候，人类将没有存在的理由，他已完成自然底律令；生灵底团结将可实现。”

他更依据了圣马太（Saint Matthieu）派的福音书论调，说：“基督教的理想不是婚姻，无所谓基督教的婚姻，在基督教的观点上，婚姻不是一种进步，而是一种堕落，爱情与爱情前前后后所经历的程序是人类真正的理想底阻碍”[218]：

但在波斯尼却夫口中没有流露出这些议论之前，这些思想从没有在托尔斯泰脑中显得这样明白确切。好似伟大的创造家一样，作品推进作家；艺术家走在思想家之前。——可是艺术并未在其中有何损失。在效果底力量上，在热情底集中上，在视觉底鲜明与犷野上，在形式底丰满与成熟上，没有一部托尔斯泰底作品可和《克莱采朔拿大》相比。

现在我得解释它的题目了。——实在说，它是不切的。它令人误会作品底内容。音乐在此只有一种副作用。取消了朔拿大：什么也不会改变。托尔斯泰把他念念不忘的两个问题混在一起——他认为音乐

与恋爱都具有使人堕落的力量——这是错误的。关于音乐底魔力，须由另一部专书讨论；托尔斯泰在此所给予它的地位，不是证实他所判断的危险。在涉及本问题时，我不得不有几句赘言：因为我不相信有人完全了解托尔斯泰对音乐底态度。

要说他不爱音乐是绝对不可能的。一个人只怕他所爱的事物。我们当能记忆音乐底回忆在《童年时代》中，尤其在《夫妇间的幸福》中所占的地位，本书中所描写的爱情底周圈，自春至秋，完全是在贝多芬底Quasi una fantasia朔拿大[219]底各个阶段中展演的。我们也能记忆聂赫留朵夫[220]与小彼佳[221]在临终底前夜在内心听到的美妙的交响乐[222]。托尔斯泰所学的音乐或许并不高妙[223]，但音乐确把他感动至于下泪；且在他一生的某几个时代，他曾纵情于音乐。一八五八年，他在莫斯科组织一个音乐会，即是以后莫斯科音乐院底前身。他的内倩别尔斯（S.A. Bers）在《关于托尔斯泰底回忆》中写道：

“他酷好音乐。他能奏钢琴，极爱古典派大师。他往往在工作之前[224]弹一会琴。很可能他要在音乐中寻求灵感。他老是为他最小的妹妹伴奏，因为他欢喜她的歌喉。我留意到他被音乐所引动的感觉，脸色微微显得苍白，而且有一种难于辨出的怪相，似乎是表现他的恐怖。”

这的确是和这震撼他心灵深处的无名的力接触后的恐怖！在这音乐的世界中，似乎他的意志，理性，一切人生底现实都溶解了。我们只要读《战争与和平》中描写尼古拉·罗斯托夫赌输了钱，绝望着回家的那段。他听见他的妹妹娜塔莎在歌唱。他忘记了一切：

“他不耐烦地等待着应该连续下去的一个音，一刹那间世界上只有那段三拍子的节奏：Oh！ mio crudele affetto！”

——“我们的生活真是多么无聊，他想。灾祸，金钱，恨，荣誉，这一切都是空的……瞧，这才是真实的！……娜塔莎，我的小鸽！我们且看她能否唱出B音……她已唱出了，谢上帝！”

他，不知不觉地唱起来了，为增强这B音起见，他唱和着她的三度音程。

——“喔！吾主，这真是多么美！是我给予她的么？何等的幸福！”他想；而这三度音程底颤动，把他所有的精纯与善性一齐唤醒了。在这超人的感觉旁边，他赌输的钱与他允诺的言语又算得什

么！……疯狂啊！一个人可以杀人，盗窃，而仍不失为幸福。

事实上，尼古拉既不杀人，也不偷盗，音乐于他亦只是暂时的激动；但娜塔莎已经到了完全迷失的顶点。这是在歌剧院某次夜会之后，“在这奇怪的，狂乱的艺术世界中，远离着现实，一切善与恶，诱惑与理性混和在一起的世界中”，她听到阿纳托尔·库拉金底倾诉而答应他把她带走的。

托尔斯泰年纪愈大，愈害怕音乐[225]。一八六〇年时在德累斯顿（Dresde）见过他而对他有影响的人，奥尔巴赫（Auerbach），一定更加增他对于音乐的防范。“他讲起音乐仿佛是一种颓废的享乐。据他的见解，音乐是倾向于堕落的涡流。”[226]

嘉米叶·裴莱葛（Camille Bellaigue）[227]问：在那么多的令人颓废的音乐家中，为何要选择一个最纯粹最贞洁的贝多芬？——因为他是最强的缘故。托尔斯泰曾经爱他，他永远爱他。他的最辽远的童年回忆是和《悲怆朔拿大》有关联的；在《复活》底终局，当聂赫留朵夫听见奏着《C小调第五交响曲》底行板时，他禁不住流下泪来；“他哀怜自己”——可是，在《艺术论》中，托尔斯泰论及“聋子贝多芬底病态的作品”时，表现何等激烈的怨恨；一八七六年时，他已经努力要“摧毁贝多芬，使人怀疑他的天才”，使柴可夫斯基（Tchaïkovsky）大为不平，而他对于托尔斯泰的佩服之心也为之冷却了。《克莱采朔拿大》更使我们彻底看到这种热狂的不公平。托尔斯泰所责备贝多芬的是什么呢？他的力强。他如歌德一样，听着《C小调第五交响曲》，受着它的震撼，忿怒地对着这权威的大师表示反对[228]。

“这音乐，托尔斯泰说，把我立刻转移到和写作这音乐的人同样的精神境界内……音乐应该是国家底事业，如在中国一样。我们不能任令无论何人具有这魔术般的可怕的机能。……这些东西，（《克莱采朔拿大》中的第一个急板，）只能在若干重要的场合中许它奏演……”

但在这种反动之后，我们看到他为贝多芬底大力所屈服，而且他亦承认这力量是令人兴起高尚与纯洁之情！在听这曲子时，波斯尼却夫堕入一种不可确定的无从分析的境地内，这种境地底意识使他快乐；嫉妒匿迹了。女人也同样地被感化了。她在演奏的时候，“有一

种庄严的表情”，接着浮现出“微弱的，动人怜爱的，幸福的笑容，当她演奏完了时”……在这一切之中，有何腐败堕落之处——只有精神被拘囚了，受着声音底无名的力量底支配。精神简直可以被它毁灭，如果它愿意。

这是真的；但托尔斯泰忘记一点：听音乐或奏音乐的人，大半都是缺少生命或生命极庸俗的。音乐对于一般没有感觉的人是不会变得危险的。一般感觉麻木的群众，决不会受着歌剧院中所表现的《莎乐美》底病态的情感所鼓动。必得要生活富丽的人，如托尔斯泰般，方有为了这种情绪而受苦的可能。——实际是，虽然他对于贝多芬是那么不公平，托尔斯泰比今日大半崇拜贝多芬的人更深切地感到贝多芬底音乐。至少他是熟识充满在“老聋子”作品中的这些狂乱的热情，这种犷野的强暴，为今日底演奏家与乐队所茫然不解的。贝多芬对于他的恨意比着对于别人底爱戴或许更为满意呢。

一五

《复活》与《克莱采》相隔十年[229]，十年之中，日益专心于道德宣传。《复活》与这渴慕永恒的生命所期望着的终极也是相隔十年。《复活》可说是托尔斯泰艺术上的一种遗嘱，它威临着他的暮年，仿如《战争与和平》威临着他的成熟时期。这是最后的一峰或者是最高的一峰，——如果不是最威严的，——不可见的峰巅[230]在雾氛中消失了。托尔斯泰正是七十岁。他注视着世界，他的生活，他的过去的错误，他的信仰，他的圣洁的忿怒。他从高处注视一切。这是如在以前的作品中同样的思想，同样对于虚伪的战争，但艺术家的精神，如在《战争与和平》中一样，统治着作品；在《克莱采朔拿大》与《伊凡·伊里奇》底骚动的精神与阴沉的讥讽之中，他又混入一种宗教式的静谧，这是在他内心反映着的世界中超脱出来的，我们可以说有时竟是基督徒式的歌德。

我们在最后一时期内的作品中所注意到的艺术性格，在此重复遇到，尤其是叙事底集中，在一部长篇小说中较之在短篇故事中更为明显。作品是一致的，在这一点上和《战争与和平》与《安娜小史》完全不同。几乎没有小故事底穿插。唯一的动作，在全部作品中十分紧

凑地进展，而且各种枝节都搜罗净尽。如在《克莱采朔拿大》中一样，同样淋漓尽致的人物描绘。愈来愈明彻愈坚实并且毫无顾忌的写实，使他在人性中看到兽性，——“人类底可怕的顽强的兽性，而当这兽性没有发见，掩藏在所谓诗意的外表下面时更加可怕。”[231]这些沙龙中的谈话，只是以满足肉体的需要为目的：“在播动口腔与舌头底筋肉时，可以帮助消化。”[232]犀利的视觉，对于任何人都不稍假借，即是美丽的高却基尼（Korchaguine）女郎也不能免，“肱骨底前突，大拇指甲底宽阔”，她裸裼袒裎的情态使聂赫留朵夫感到“羞耻与厌恶，厌恶与羞耻”，书中的女主人，玛斯洛娃（Masolva）也不能被视为例外，她的沦落底征象丝毫不加陷匿，她的早衰，她的猥亵卑下的谈吐，她的诱人的微笑，她的酒气熏人的气味，她的满是火焰的红红的脸。枝节的描写有如自然派作家底犷野：女人踞坐在垃圾箱上讲话。诗意的想象与青春的气韵完全消失了，只有初恋底回忆，还能在我们心中引起强烈的颤动，又如那复活节前的星期六晚上，白雾浓厚到“屋外五步之处，只看见一个黑块，其中隐现着一星灯火”，午夜中的鸡鸣，冰冻的河在剥裂作响，好似玻璃杯在破碎，一个青年在玻璃窗中偷窥一个看不见他的少女，坐在桌子旁边，在黝暗的灯光之下，这是卡秋莎（Katucha）在沉思，微笑，幻梦。

作者底抒情成份占着极少的地位。他的艺术面目变得更独立，更摆脱他自己的个人生活。托尔斯泰曾努力要革新他的观察领域。他在此所研究的犯罪与革命的领域，于他一向是不认识的[233]；他只赖着自愿的同情透入这些世界中去；他甚至承认在没有仔细观察他们之前，革命者是为他所极端厌恶的[234]。尤其令人惊佩的是他的真切的观察，不啻是一面光明无瑕的镜子。典型的人物多么丰富，枝节的描写多么确切！卑劣与德性，一切都以不宽不猛的态度，镇静的智慧与博爱的怜悯去观察。……妇女们在牢狱里，可哀的景象！她们毫无互相矜怜之意；但艺术家是一个温良的上帝：他在每个女人心中看到隐在卑贱以内的苦痛，在无耻的面具下看到涕泗纵横的脸。纯洁的，惨白的微光，在玛斯洛娃底下贱的心魂中渐渐地透露出来，终于变成一朵牺牲底火焰鲜明地照耀着它，这微光底动人的美，有如照在伦勃朗微贱的画面上的几道阳光。毫无严厉的态度，即是对于刽子手们也不。“请宽恕他们，吾主，他们不知道他们所做的事情”，……最糟的

是，他们明白自己所做的事，并且为之痛悔，但他们无法禁阻自己不做。书中特别表出一种无可支撑的宿命底情调，这宿命压迫着受苦的人与使人受苦的人——例如这典狱官，充满着天然的慈善，对于这狱吏生活，和对于他的羸弱失神的女儿一天到晚在钢琴上学习李斯特（Liszt）底匈牙利狂想曲，同样的厌恶；——这西伯利亚城底聪明善良的统治官，在所欲行的善与不得不作的恶之间发生了无可解决的争斗，于是，三十五年以来，他拚命喝酒，可是即在酒醉的时候，仍不失他的自主力，仍不失他的庄重，——更有这些人物对于在家庭满怀着温情，但他们的职业逼使他们对于别人毫无心肝。

在各种人物底性格中，缺少客观真实性的，唯有主人翁聂赫留朵夫底，其故由于托尔斯泰把自己的思想完全寄托在他身上。这已经是《战争与和平》与《安娜小史》中最著名的人物，如安德烈公爵，彼埃尔·别索霍夫，列文等底缺点，——或可说是危险。但他们的缺点比较的不严重：因为那些人物，在地位与年龄上，与托尔斯泰底精神状态更为接近。不像在此，作者在主人翁三十五岁底身体中，纳入一个格格不入的七十老翁底灵魂。我不说聂赫留朵夫底精神错乱缺少真实性，也并非说这精神病不能发生得如此突兀[235]。但在托尔斯泰所表现的那人物底性情禀赋上，在他过去的生活上，绝无预示或解释这精神病发生底原因：而当它一朝触发之后，便什么也阻拦不住了，无疑的，对于聂赫留朵夫底不道德的混合与牺牲思想底交错，自怜自叹与以后在现实前面感到的惊惧憎厌，托尔斯泰曾深切地加以标明。但他的决心绝不屈服。只是以前那些虽然剧烈究属一时的精神错乱，和这一次的实在毫无关联[236]。什么也阻不住这优柔寡断的人了。这位公爵家里颇富有，自己也受人尊重，对于社会底舆论颇知顾虑，正在娶一位爱他而他亦并不讨厌的女子，突然决意放弃一切，财富，朋友，地位，而去娶一个娼妓，为的是要补赎他的旧愆：他的狂乱支持了几个月之久，无论受到何种磨炼，甚至听到他所要娶为妻子的人继续她的放浪生活，也不能使他气馁[237]。——在此有一种圣洁，为陀思妥耶夫斯基底心理分析能在暗晦的意识深处，能在他的主人翁底机构中，发露出它的来源的。但聂赫留朵夫绝无陀思妥耶夫斯基式人物底气质。他是普通人物底典型庸碌而健全的，这是托尔斯泰所惯于选择的人物。实际上，我们明白感到，一个十分现实主义的人[238]和属于

另一个人底精神错乱并立着；——而这另一个人，即是托尔斯泰老翁。

本书末了，在严格写实的第三部分中更杂有不必要的福音书般的结论：在此又予人以双重原素对立着的印象——因为这个人信仰底行为显然不是这主人翁底生活底论理的结果。且托尔斯泰把他的宗教参入他的写实主义亦非初次；但在以前的作品中，两种原素混和得较为完满。在此，它们同时存在，并不混合；而因为托尔斯泰底信心更离开实证，他的写实主义却逐渐鲜明而尖锐，故它们的对照愈显得强烈。这是年纪底——而非衰弱的——关系，故在连续的关节上缺少婉转自如。宗教的结论决非作品在结构上自然的结果。我确信在托尔斯泰底心灵深处，虽然他自己那么肯定，但他的艺术家底真理与他的信仰者底真理决没有完满的调和。

然而即使《复活》没有他早年作品底和谐的丰满，即使我个人更爱《战争与和平》，它仍不失为歌颂人类同情的最美的诗，——最真实的诗，也许，我在本书中比在他别的任何作品中更清楚地看到托尔斯泰底清明的目光，淡灰色的，深沉的“深入人底灵魂的目光”[239]，它在每颗灵魂中都看到神底存在。

一六

托尔斯泰永远不委弃艺术。一个大艺术家，即是他愿欲，也不能舍弃他自己借以存在的理由。为了宗教的原由，他可以不发表；但他不能不写作。托尔斯泰从未中辍他的艺术创作。在伊阿斯拿耶·波里阿那地方，在最后几年中见到他的保尔·鲍阿伊哀氏说他埋首于宣道或笔战的工作与纯属幻想的事业；他把这几种工作作为调剂。当他完成了什么关于社会的论著，什么《告统治者书》或《告被统治者书》时，他便再来写一部他想象了好久的美丽的故事，——如他的《哈吉·穆拉特》那部军队的史诗，歌咏高加索战争与山民底抵抗的作品，便是在这种情形下产生的[240]。艺术不失为他的乐趣，他的宽弛。但他以为把艺术作为点缀未免是虚荣了[241]。他曾编了一部《每日必读文选》（一九〇四——一九〇五）[242]，其中收集了许多作家对于人生与真理的思想，——可说是一部真正的关于世界观的文选，从东方的圣书

起到现代的艺术家无不包罗净尽，——但除了本书以外，他在一九〇〇年起所写的作品几乎全部是没有印行的手写稿[243]。

反之，他大胆地，热情地发表他关于社会论战的含有攻击性的与神秘的文字。在一九〇〇年至一九一〇年间，他的最坚强的精力都消耗在社会问题底论战中，俄罗斯经历着空前的恐慌，帝国底基础显得动摇了，到了快要分崩离析的地步。日俄战争，战败以后的损失，革命的骚乱。海陆军队底叛变，屠杀，农村底暴动，似乎是“世纪末”底征兆，——好似托尔斯泰底一部著作底题目所示的那般。——这大恐慌，在一九〇四与一九〇五年间达到了顶点。那时期，托尔斯泰印行了一组引起回响的作品《战争与革命》[244]，《大罪恶》，《世界之末日》[245]。在这最后的十年间，他占据着唯一的地位，不独在俄罗斯，而且在全世界，唯有他，不加入任何党派，不染任何国家色彩，脱离了把他开除教籍的教会[246]。他的理智底逻辑，他的信仰底坚决，逼得他“在离开别人或离开真理的二途中择一而行”。他想起俄国的一句谚语：“一个老人说谎，无异一个富人窃盗”；于是他和别人分离了，为的要说出真理。真理，他完全说给大家听了。这扑灭谎言的老人继续勇敢地抨击一切宗教的与社会的迷信，一切偶像。他不独对于古代的虐政，教会的横暴与乎皇室权贵为然；在这大家向他们掷石的时候，他对于他们的愤怒也许反而稍稍平静了。人家已经认识他们；他们便不会如何可怕！而且，他们做他的职务并不欺骗人。托尔斯泰致俄皇尼古拉二世书[247]，在毫无对于帝皇应有的恭顺之中，却充满着对于人的温情，他称皇为“亲爱的兄弟”，他请他“原谅他，如果他在无意中使他不快”；他的署名是：“祝你有真正的幸福的你的兄弟”。

但托尔斯泰所最不能原谅的，所最刻毒地抨击的，是新的谎言，因为旧的谎言已经暴露了真面目。他痛恨的并非是奴隶主义，而是自由底幻象。但在新偶像底崇拜者中间，我们不知托尔斯泰更恨哪一种人：社会主义者或“自由党人”。

他对于自由党人底反感已经是年深月久的事。当他在塞瓦斯托波尔一役中当军官，而处在圣彼得堡底文人团体中的时候，他已具有这反感。这曾经是他和屠格涅夫不和的主要原因之一。这骄傲的贵族，世家出身的人物，不能忍受这些知识分子和他们的幻梦，说是不论出

于自愿与否，依了他们的理想，可使国家获得真正的幸福。俄罗斯人底本色很浓，且是渊源旧族[248]，他对于自由党的新理论，这些从西方传来的立宪思想，素来抱着轻蔑的态度，而他的两次欧洲旅行也只加强了他的信念。在第一次旅行回来时，他写道：

“要避免自由主义底野心。”[249]

第二次旅行回来，他认为“特权社会”绝无权利可用它的方式去教育它所不认识的民众[250]……

在《安娜小史》中，他对于自由党人的蔑视，表现得淋漓尽致。列文拒绝加入内地的民众教育与举办新政底事业。外省绅士底选举大会表出种种欺罔的组织，使一个地方从旧的保守的行政中脱换到新的自由的行政。什么也没有变，只是多了一桩谎骗，这谎骗既不能加以原谅也不值得为之而耗费几个世纪。

“我们也许真是没有什么价值，旧制度底代表者说，但我们的存在已不下千余年了。”

而自由党人滥用“民众，民众底意志……”这些辞句，益增托尔斯泰底愤懑。唉！他们知道些关于民众的什么事情？民众是什么？

尤其在自由主义获得相当的成功，将促成第一次国会底召集的时候，托尔斯泰对于立宪思想表示剧烈的反对：

“晚近以来，基督教义底变形促成了一种新的欺诈底诞生，它使我们的民众更陷于奴仆的状态。用了一种繁复的议会选举制度，使我们的民众想象在直接选出他们的代表时，他们已参与了政权，而在服从他们的代表时，他们无异服从自己的意志，他们是自由的，这是一种欺罔。民众不能表白他们的意志，即是以普选的方法也是不可能：第一，因为在一个有数百万人口的国家中，集团意志是不存在的；第二，即是有这种意志底存在，大多数的选举票也不会是这种意志底表白。不必说被选举人底立法与行政不是为了公众的福利而是为了维护自己的政权，——也不必说民众底堕落往往是由于选举底压迫与违法，——这谎言尤其可以致人死命，因为服从这种制度的人会堕入一种沾沾自满的奴隶状态……这些自由人不啻那些囚犯因为可以选举执掌狱中警政的狱吏而自以为享受了自由……专制国家底人民可以完全自由，即是在暴政苛敛之时。但立宪国家底人民永远是奴隶，因为他承认对他施行的强暴是合法的……瞧，人们竟欲驱使俄国人民和其他

的欧洲民众同样入于奴隶状态！”[251]

在对于自由主义底离弃中，轻蔑统治着一切。对于社会主义，如果托尔斯泰不是禁止自己去憎恨一切，那他定会加以痛恨。他加倍地蔑视社会主义，因为它集两种谎言于一身：自由与科学。它的根据不是某种经济学，而它的绝对的定律握着世界进步的机捩的吗？

托尔斯泰对于科学是非常严厉的。对这现代的迷信，“这些无用的问题：种族起源论，七色研究，镭锭原质底探讨，数目底理论，化石动物，与其他一切无益的论辩，为今日的人们和中世纪人对于圣母怀胎与物体双重性同样重视的”，托尔斯泰写着连篇累牍的文字，充满着尖利的讽刺。——他嘲弄“这些科学底奴仆，和教会底奴仆一般，自信并令人信他们是人类底救主，相信他们的颠扑不破性，但他们中间永远不能一致，分成许多小派，和教会一样，这些派别变成鄙俗不知道德底主因，且更使痛苦的人类不能早日解除痛苦，因为他们摒弃了唯一能团结人类的成份：宗教意识”。[252]

当他看到这新的热狂底危险的武器落在一般自命为促使人类再生的人手中时，他不安更甚，而愤怒之情亦更加剧了。他采用强暴手段时，他无异是一个革命的艺术家。然而革命的知识分子，与理论家是他痛恨的：这是害人的迂儒，骄傲而枯索的灵魂，不爱人类而只爱自己的思想底人[253]。

思想，且还是卑下的思想。

“社会主义底目的是要满足人类最低级的需求：他的物质的舒适。而即是这目的，还不能以它所拟的方法达到。”[254]

实际上，它是没有爱的。它只痛恨压迫者，并“艳羡富人们底安定而甜蜜的生活，它们有如簇拥在秽物周围的苍蝇。”[255]当社会主义获得胜利时，世界底面目将变得异样地可怕。欧罗巴的游民将以加倍的力量猛扑在弱小民众身上，他们将他们变成奴隶，使欧罗巴以前的无产者能够舒适地，悠闲地享乐，如罗马帝国时代底人一样[256]。

幸而，社会主义底最精华的力量，在烟雾中在演说中耗费了，——如姚莱斯（Jean Jaurès）那般：

“多么可惊的雄辩家！在他的演辞中什么都有，——而什么也没有……社会主义有些像俄国的正教：他尽管追究它，你以为抓住它了，而它突然转过来和你说：‘然而不！我并非是如你所信的，我是别

一样东西。’它把你玩于手掌之间……耐心啊！让时间来磨炼罢。社会主义的理论将如妇人底时装一般，会很快地从客厅里撤到下室中去的。”[257]

然后托尔斯泰这样地向自由党人与社会主义者宣战，究非为独裁政治张目；相反，这是为在队伍中消除了一切捣乱的与危险的分子之后，他的战斗方能在新旧两世界间竭尽伟大的气势。因为他亦是相信革命的。但他的革命较之一般革命家底另有一种理解：这是如中世纪神秘的信徒一般的，企待圣灵来统治未来：

“我相信在这确定的时候，大革命开始了，它在基督教的世界内已经酝酿了二千年，——这革命将代替已经残破的基督教义和从真正的基督教义衍出的统治制度，这革命将是人类底平等与真正的自由底基础，——平等与自由原是一切赋有理智的生灵所希冀的。”[258]

这预言家选择哪一个时间来宣告幸福与爱底新时代呢？是俄罗斯最阴沉的时间，破灭与耻辱时间。啊！具有创造力的信心底美妙的机能啊！在它周围，一切都是光明，——甚至黑夜也是。托尔斯泰在死灭中窥见再生底先机，——在满洲战祸中，在俄国军队底瓦解中，在可怕的无政府状态与流血的阶级斗争中。他的美梦底逻辑使他在日本底胜利中获得这奇特的结论，说是俄罗斯应当弃绝一切战争：因为非基督徒的民众，在战争中往往较“曾经经历奴仆阶级的”基督徒民众占优。——这是不是教他的民族退让？——不，这是至高的骄傲。俄罗斯应当放弃一切战争，因为他应当完成“大革命”。

瞧，这伊阿斯拿耶·波里阿那底宣道者，反对暴力的老人，于不知不觉中预言着共产主义革命了[259]！

“一九〇五年底革命，将把人类从强暴的压迫中解放出来的革命，应当在俄国开始。——它开始了。”

为什么俄罗斯要扮演这特选民族底角色？——因为新的革命首先要补救“大罪恶”，少数富人底独占土地，数百万人民底奴隶生活[260]，最残忍的奴隶生活。且因为没有一个民族对于这种褊枉的情况有俄罗斯民族所感的那般亲切明白[261]。

但尤其因为俄罗斯民族是一切民族中最感染真正的基督教义的民族，而那时爆发的革命应当以基督底名义，实现团结与博爱底律令。但这爱底律令决不能完成，如果它不是依据了无抵抗那条律令[262]。

而无抵抗一向是俄罗斯民族底主要性格。

“俄罗斯民族对于当局，老是和欧洲别的国家抱着不同的态度。他从来不和当局争斗；也从来不参与政柄，因此他亦不能为政治沾污。他认为参政是应当避免的一桩罪恶。一个古代的传说，相传俄国人祈求Variagues来统治他们。大多数的俄国人素来宁愿忍受强暴的行为而不加报复。他们永远是屈服的……”

自愿的屈服与奴颜婢膝的服从是绝然不同的[263]。

“真正的基督徒能够屈服，而且他只能无抵抗地屈服于强暴，但他不能够服从，即不能承认强暴底合法。”[264]

当托尔斯泰写这几行的时候，他正因为目睹着一个民族底无抵抗主义底最悲壮的榜样而激动着，——这是一九〇五年一月二十二日圣彼得堡底流血的示威运动，一群手无寸铁的民众，由教士迦包纳（Gapone）领导着，任人枪决，没有一声仇恨的呼喊，没有一个自卫的姿势。

长久以来，俄国底老信徒，为人们称做“皈依者”的，不顾一切压迫，顽强地对于国家坚持着他们的和平抵抗，并不承认政府威权为合法[265]。在日俄战争这场祸变以后，这种思想更迅速地传布到乡间底民众中去。拒绝军役的事情一天一天地增多；他们愈是受到残忍的被压迫，反抗的心情愈是增强。——此外，各行省，各民族，并不认识托尔斯泰的，也对于国家实行绝对的和平抵抗：一八九八年始的高加索底杜高鲍人（Doukhobors），一九〇五年左右的哥里（Gourie）底格鲁吉亚人（Georgiens），托尔斯泰对于这些运动的影响远没有这些运动对于他的影响底重大；而他的作品底意义，正和革命党底作家（如高尔基）[266]所说的相反，确是俄罗斯旧民族底呼声。

他对于冒着生命的危险去实行他所宣传的主张[267]的那般人，抱着很谦虚很严肃的态度。对于杜高鲍人格鲁吉亚人，与对于逃避军役的人一样，他全没有教训的神气。

“凡不能忍受任何试炼的人什么也不能教导忍受试炼的人。”[268]

他向“一切为他的言论与文字所能导向痛苦的人”[269]请求宽恕。他从来不鼓励一个人拒绝军役。这是由各人自己决定的。如果他和一个正在犹豫的人有何交涉时，“他老是劝他接受军役，不要反抗，只要在道德上于他不是不可能的话。”因为，如果一个人犹豫，这是因

为他还未成熟；“多一个军人究竟比多一个伪善者或变节者要好一些，这伪善与变节是做力不胜任的事底人们所容易陷入的境界。”[270]他怀疑那逃避军役的龚却朗各（Gontcharenko）底决心。他怕这青年受了自尊心与虚荣心底驱使，而不是“为了爱慕上帝之故”。[271]对于杜高鲍人他写信给他们，教他们不要为了骄傲为了人类的自尊心而坚持他们的抵抗，但是要“如果可能的话，把他们的孱弱的妻儿从痛苦中拯救出来。没有人会因此而责备他们”。他们只“应当在基督底精神降临在他们心中的时候坚持，因为这样，他们才会因了痛苦而感到幸福”。[272]在普通情形中，他总请求一切受着虐待的人，“无论如何不要断绝了他们和虐待他们的人中间的感情。”[273]即是对于最残忍的古代的希律王（Hérode），也要爱他，好似他在致一个友人书中所写的那般：

“你说，‘人们不能爱希律王’。——我不懂，但我感到，你也感到，我们应当爱希律王。我知道你也知道，如果我不爱他，我会受苦，我将没有生命。”[274]

神明的纯洁，爱底热烈，终于连福音书上底“爱你的邻人如你自己一般”那句名言也不能使他满足了，因为这还是自私底变相[275]！

有些人认为这爱情是太广泛了，把人类自私的情绪摆脱得那么干净之后，爱不将变成空洞么？——可是，还有谁比托尔斯泰更厌恶“抽象的爱”？

“今日最大的罪过，是人类底抽象的爱，对于一个难得很远的人底爱……爱我们所不认识的所永远遇不到的人，是多么容易的事！我们用不到牺牲什么。而同时我们已很自满！良心已经受到揶揄。——不。应当要爱你的近邻，——爱和你一起生活而阻碍你的人。”[276]

大部分研究托尔斯泰底著作都说他的哲学与他的信仰并非是独创的：这是对的，这些思想底美是太永久了，决不能显得如一时代流行的风气那般……也有人说他的哲学与信仰是乌托邦式的。这亦不错，它们是乌托邦式的，如福音书一般。一个预言家是一个理想者；他的永恒的生活，在尘世即已开始。既然他在我们前面出现了，既然我们看到这预言家中底最后一个，在艺术家中唯一的额上带有金光的人，——我觉得这个事实比世界上多一个宗教多一派哲学更为特殊更为重要。要是有人看不见这伟大的心魂底奇迹，看不见这疮痍满目的世界

中底无边的博爱，真可说是盲人了！

一七

他的面貌有了确定了的特点，由于这特点，他的面貌永远铭刻于人类记忆中：宽广的额上划着双重的皱痕，浓厚的雪白的眉毛，美丽的长须，令人想起第戎（Dijon）城中的摩西像。苍老的脸容变得温和了；它留着疾病，忧苦，与无边的慈爱底痕迹。从他二十岁时底粗暴犷野，塞瓦斯托波尔从军时底呆板严肃起，他有了多少的变化！但清明的眼神仍保有它锐利逼人的光芒，表示无限的坦白，自己什么也不掩藏，什么也不能对他有何隐蔽。

在他逝世前九年，在致神圣宗教会议底答复（一九〇一年四月十七日）中，托尔斯泰说过：

“我的信心使我生活在和平与欢乐之中，使我能在和平与欢乐之中走向生命底终局。”

述到他这两句时，我不禁想起古代底谚语：“我们在一个人未死之前决不能称他为幸福的人。”

那时候，他所引以自豪的和平与欢乐，对他是否能永远忠实？

一九〇五年“大革命”底希望消散了。在已经拨开云雾的黑暗中，期待着的光明没有来到。革命的兴奋过去之后，接着是精力底耗竭。从前种种苛政暴行丝毫没有改变，只有人民陷于更悲惨的水深火热中。一九〇六年时，托尔斯泰对于俄国斯拉夫民族所负的历史的使命已经起了怀疑；他的坚强的信心远远地在搜寻别的足以负起这使命的民族。他想起“伟大的睿智的中国人”。他相信“西方的民族所无可挽救地丧失的自由，将由东方民族去重行觅得”。他相信，中国领导着亚洲，将从“道”底修养上完成人类底转变大业[277]。

但这是消失得很快的希望：老子与孔子底中国如日本一样，否定了它过去的智慧（Sagesse），为的要模仿欧洲[278]。被凌虐的杜高鲍人移民到加拿大去了；在那里，他们立刻占有了土地，使托尔斯泰大为不满[279]。格鲁吉亚人，刚才脱离了国家底羁绊，便开始袭击和他们意见不同的人；而俄国的军队，被召唤着去把一切都镇压平了。即是那些犹太人，——“他们的国家即是《圣经》，是人的理想中最

美的国家，”——亦不能不沾染着这虚伪的国家主义，“为现代欧罗巴主义底皮毛之皮毛，为它的畸形的产物。”

托尔斯泰很悲哀，可不失望。他信奉上帝，他相信未来[280]：

“这将是完满之至了，如果人们能够在一霎间设法长成一个森林。不幸，这是不可能的，应当要等待种子发芽，长成，生出绿叶，最后才由树干长成一棵树。”[281]

但要长成一个森林必须要许多树；而托尔斯泰只有一个人。光荣的，但是孤独的。全世界到处都有人写信给他：回教国，中国，日本，人们翻译他的《复活》，到处流传着他关于“授田于民”[282]底主义。美国的记者来访问他；法国人来征询他对于艺术或对于政教分离的意见[283]。但他的信徒不到三百，他自己亦知道。且他也并不筹思去获得信徒。他拒绝朋友们组织“托尔斯泰派”底企图。

“不应当互相迎合，而应当全体去皈依上帝……你说：‘团结了，将更易为力……’——什么？——为工作，刈割，是的。但是接近上帝，人们却只能孤独才能达到……我眼中的世界，仿如一座巨大的庙堂，光明从高处射到正中。为互相联合起见，大家都应当走向光明。那里，我们全体，从各方面来，我们和并未期待的许多人相遇：欢乐便在于此。”[284]

在穹窿中射下的光明之下，他们究竟有多少人聚集在一处呢？——没有关系，只要和上帝在一起有一个也够了。

“唯有在燃烧的物质方能燃着别的物质，同样，唯有一个人底真正的信仰与真正的生活方能感染他人而宣扬真理。”[285]

这也许是的；但这孤独的信仰究竟能为托尔斯泰底幸福保证到如何程度？——在他最后几年中，他真和歌德苦心孤诣所达到的清明宁静，相差得多少远？可说他是逃避清明宁静，他对于它满怀反感。

“能够对自己不满是应当感谢上帝的。希望永远能如此！生命和它的理想底不调和正是生底标识，是从小到伟大，从恶到善的向上的动作。而这不调和是成为善底必要条件。当一个人平安而自满的时候，便是一种恶了。”[286]

而他幻想着这小说底题材；这小说证明列文或彼埃尔·别索霍夫底烦闷在心中还未熄灭：

“我时常想象着一个在革命团体中教养长大的人，最初是革命

党，继而平民主义者，社会主义者，正教徒，阿多山上底僧侣，以后又成为无神论者，家庭中的好父亲，终于变成高加索底杜高鲍人。他什么都尝试，样样都放弃，人们嘲笑他，他什么也没有做，在一座收留所中默默无闻地死了。在死的时候，他想他糟蹋了他的人生。可是，这是一个圣者啊。”[287]

那么，他，信心那么丰满的他，心中还有怀疑么？——谁知道？对于一个到老身体与精神依然壮健的人，生命是决不能停留在某一点思想底上的。生命还须前进。

“动，便是生。”[288]

在他生命底最后几年中，他多少事情都改变了。他对于革命党人底意见转变了没有呢？谁又能说他对于无抵抗主义底信心丝毫没有动摇？——在《复活》中，聂赫留朵夫和政治犯们底交往证明他对于俄国革命党底意见已经变易了。

“至此为止，他所一向反对他们的，是他们的残忍，罪恶的隐蔽，行凶，自满，虚伪。但当他更迫近地看他们时，当他看到当局如何对待他们时，他懂得他们是不得不如此的。”

他佩服他们对于义务具有高卓的观念，整个的牺牲都包括在这观念中了。

但自一九〇〇年起，革命的潮流开始传布扩大了；从知识分子出发，它侵入民众阶级，它暗中震撼着整千整万的不幸者。他们军队中的前锋，在伊阿斯拿耶·波里阿那托尔斯泰住所窗下列队而过。Mercure de France杂志所发表的三短篇，为托尔斯泰暮年最后的作品底一部分，令人窥见这种情景在他精神上引起多少痛苦多少凄惶。在图拉（Toula）田野，走过一队队质朴虔敬的巡礼者的时间，如今在哪里。此刻是无数的饥荒者在彷徨流浪。他们每天都有得来。托尔斯泰和他们谈过话，发见他们胸中的愤恨为之骇然；他们不复如从前般把富人当为“以施舍作为修炼灵魂的人，而是视为强盗，喝着劳动民众底鲜血的暴徒”。其中不少是受过教育的破产了，铤而走险地出此一途。

“将来在现代文明上做下如匈奴与梵达族在古代文明上所做的事底野蛮人，并非在沙漠与森林中而是在都会近旁的村落中与大路上养成的了。”

亨利·乔治曾经这样说过。托尔斯泰更加以补充，说：

“梵达人在俄罗斯已经准备好了，在那么富于宗教情绪的我们的民族中，他们将格外显得可怕，因为我们不知道限度，如在欧洲已经大为发达的舆论与法度，等等。”

托尔斯泰时常收到这些反叛者底书信，抗议他的无抵抗主义，说对于一切政府与富人向民众所施的暴行只能报以“复仇！复仇！复仇！”之声。——托尔斯泰还指摘他们不是吗？我们不知道。但当他在几天之后，看见在他的村庄中，在对着无情的役吏哀哀啼哭的穷人家中，牛羊釜锅被抓去的时候，他亦不禁对着那些冷酷的官吏喊起复仇底口号来了，那些刽子手，“那些官僚与助手，只知道贩酒取利，教人屠杀，判罚流刑，下狱，苦役，或绞死，——这些家伙，一致认为在穷人家抓去的牛羊布匹，更宜于用来蒸馏毒害民众的酒精，制造杀人的军火，建造监狱，而尤其是和他们底助手们分赃化用”。

这真是悲苦的事：当一个人整整的一生都在期待爱底世界来临，而在这些可怕的景象之前又不得不闭着眼睛，满怀只是惶惑。——这将更为惨痛，当一个人具有托尔斯泰般真切的意识，而要承认自己的生活还不曾和他的主张一致。

在此，我们触及他最后几年，——当说他的最后三十年——底最苦痛的一点，而这一点，我们只应当以虔诚的手轻轻地加以抚摩：因为这痛苦，托尔斯泰曾努力想保守秘密，而且这痛苦不只属于死者，而亦属于其他的生者，他所爱的，爱他的人们了。

他始终不能把他的信心感染给他最亲爱的人，他的夫人，他的儿女。我们已见到这忠实的伴侣，勇敢地分担他的生活与他的艺术工作，对于他的放弃艺术信仰而去换一个为她不了解的道德信仰，感有深切的苦痛。托尔斯泰看到自己不被他最好的女友懂得，痛苦亦不下于她。

“我全个心魂都感到，他写信给丹奈洛摩说，感到下列几句话底真切：丈夫与妻子不是两个分离着的生物，而是结合为一的：我热愿把我能有时借以超脱人生之苦恼的宗教意识，传递一部分给我的妻子。我希望这意识能够，当然不是由我，而是由上帝传递给她，虽然这意识是女人们所不大能达到的。”[289]

这个志愿似乎没有被接纳。托尔斯泰伯爵夫人爱“和她结合为一

的”伟大的心魂底仁慈，爱他心地底纯洁，爱他坦白的英雄气；她窥见“他走在群众之前，指示人类应取的途径”[290]；当神圣宗教会议开除他的教籍时，她勇敢地为他辩护，声称她将分任她的丈夫所能遭逢的危险。但她对于她不相信的事情不能佯为相信；而托尔斯泰亦是那么真诚，不愿强令她佯为信从，——因为他恨虚伪的信仰与爱，更甚于完全的不信仰与不爱[291]。因此，他怎么能强迫不相信的她改变她的生活，牺牲她和她的儿女们底财产呢？

和他的儿女们，龃龉似乎更深。勒洛阿·蒲里安（A. Leroy-Beaulieu）氏曾在伊阿斯拿耶·波里阿那见过托尔斯泰，说“在食桌上，当父亲说话时，儿子们竟不大遮掩他们的烦恼与不信任。”[292]他的信仰只稍稍感染了他的三位女儿，其中一个，他最爱的玛丽娅，那时已经死了[293]。他在家人中间，精神上是完全孤独的，懂得他的“仅有他的幼女和他的医生。”[294]

他为了这思想上的距离而苦恼，他为了不得不敷衍的世俗的交际而苦恼，世界上到处有人来访问他，那些美国人，那些趋尚时髦的轻浮之士使他非常厌倦；他亦为了他的家庭生活所强迫他享受的“奢侈”而苦恼。其实亦是最低限度的奢侈，如果我们相信在他家里见过他的人底叙述的话，严肃冷峻的家具，他的小卧室内，放着一张铁床，四壁秃露无一物！但这种舒适已使他难堪：这是他永远的苦恼。在Mercure de France底第二短篇中，他悲苦地把周围的惨状和他自己家中的享用作对比。

一九〇三年时，他已写道：“我的活动，不论对于若干人士显得是如何有益，已经丧失了它大半的重要性，因为我的生活不能和我所宣传的主张完全一致。”[295]

他真是如何的不能实现这一致！他既不能强迫他的家族弃绝人世，也不能和他们与他们的生活分离，——使他得以摆脱他的敌人们底攻击，说他是伪善，说他言行不一致！

他曾有过思念。长久以来，他已下了决心。人们已觅得并发表了他于一八九七年六月八日写给他的妻子的信[296]。应当在此全部转录出来。再没有比这封信更能抉发他的热爱与苦痛的心魂的了：

“长久以来，亲爱的索菲娅，我为了我的生活与我的信仰底不一致而痛苦。我不能迫使你改变你的生活与习惯。迄今为止，我也不能

离开你，因为我想我离开之后，我将失掉我能给与你的还很年青的孩子们底小小的影响，而我将使你们大家非常难过。但我不能继续如过去的十六年般的生活[297]，有时是对你们抗争使你们不快，有时我自己陷于我所习惯的周围的诱惑与影响中间不能振作。我此刻决心要实行我已想了好久的计划：走……如印度人一般，到了六十岁的时候到森林中去隐居，如一切信教的老人一般，愿将他的残年奉献给上帝，而非奉献给玩笑，说幽默话，胡闹，打网球，我亦是，在这七十岁左右的时节，我在全个心魂底力量卜愿静穆，孤独，即非完满的一致，至少亦不要有在我一生与良心之间争斗的不一致。如果我公开地走，一定会引起你们的祈求，辩论，我将退让，或者就在我应当实行我的决心的时候就没有实行。因此我请你们宽恕我，如果我的行动使你们难过。尤其是你，索菲娅，让我走罢，不要寻找我，不要恨我，不要责备我。我离开你这个事实并不证明我对你有何不慊……我知道你不能，你不能如我一样地思想与观察，故你不能改变你的生活，不能为了你所不承认的对象作何牺牲。因此，我一些也不埋怨你；相反，我满怀着爱与感激来回忆我们三十五年底冗长的共同生活，尤其是这时期底前半期，你用你天赋的母性中的勇敢与忠诚，来负起你所承认的你的使命。你对于我，对于世界，你所能给予的已经给予了。你富有母爱，尽了极大的牺牲……但在我们的生活底后半部，在这最近的十五年间，我们是分道扬镳了。我不能相信这是我的错误；我知道我改变了，可这既非为了享乐，亦非为了别人，而是为了我不得不如此之故。我不能责备你丝毫没有跟从我，我感谢你，且我将永远怀着真挚的爱想起你对于我的赐与。——别了，我亲爱的苏菲。我爱你。”

“我离开你这事实……”实在他并未离开她。——可怜的信！对于他，写了这信似乎已足够，似乎已经完成了他的决心……写完了，他的决断的力量已经用尽了。——“如果我公开地走，一定会引起你们的祈求，辩论，我将退让……”可是于他不需什么“祈求”，“辩论”，他只要一刻之后，看到他要离开的一切时，他便感到他不能，他不能离开他们了；他衣袋中的信，就此藏在一件家具内，外面注着：

“我死后，将此交给我的妻，索菲娅·安德烈耶芙娜。”

他的出亡底计划至此为止。

这是他的力底表现么？他不能为了他的上帝而牺牲他的温情么？

——当然，在基督教名人录中，不乏更坚决的圣者，会毫不踌躇地摈弃他们的与别人的感情……怎么办呢？他决非是这等人。他是弱者。他是人。为了这，我们才爱他。

十五年前，在极端怆痛的一页中，他自问：

——那么，列夫·托尔斯泰，你是否依照你所宣扬的主义而生活？

他痛苦地答道：

“我羞愧欲死，我是罪人，我应当被人蔑视。……可是，请把我过去的生活和现在的比一比罢。你可以看到我在寻求依了上帝底律令而生活的方法。我没有做到我应做的千分之一，我为此而惶愧，但我的没有做到并非因为我不愿而是因为我不能……指斥我罢，可不要指斥我所遵循的道路。如果我认识引领到我家里去的道路而我如醉人一般踉踉跄跄地走着，这便可说是我所取的路是坏路吗？不是请你指点我另一条路，就是请支持我去遵循真理的路，而我已完全准备受你支持了。可不要冷落我，不要把我的破灭引为乐事，不要高兴地喊：‘瞧啊！他说他要走到家里，而他堕入泥洼中去了！’不，不要幸灾乐祸，但请助我，支持我！……助我啊！我为了我们大家都彷徨失措而心碎；而当我竭尽全力想超脱地狱时，当我每次堕入歧途时，你们却不予我同情，反指着我说：‘看罢，他亦和我们一起跌入泥洼了’！”[298]

离他的死更近的时候，他又重复着说：

“我不是一个圣者，我从来不自命为这样的人物。我是一个任人驱使的人，有时候不完全说出他所思想他所感觉着的东西；并非因为他不愿，而是因为他不能，因为他时常要夸大或彷徨。在我的行为中，这更糟了。我是一个完全怯弱的人，具有恶习，原侍奉真理之神，但永远在颠蹶，如果人们把我当作一个不会有何错误的人，那么，我的每项错误皆将显得是谎言或虚伪。但若人们视我为一个弱者，那么，我的本来面目可以完全显露：这是一个可怜的生物，但是真诚的，他一直要而且诚心诚意地愿成为一个好人，上帝底一个忠仆。”

这样地，他为良心底责备所苦，为他的更坚毅的但缺少人间性的信徒们底无声的埋怨所抨击[299]，为了他的怯弱，他的踟蹰不决而痛心，老是在家族之爱与上帝之爱间徘徊，——直到一天，一时间的绝望，或是他临死前的狂热的旋风，迫他离开了家，在路上，一面彷

徨，一面奔逃，去叩一所修院底门，随后又重新启程，终于在途中病倒了，在一个无名的小城中一病不起[300]。在他弥留的床上，他哭泣着，并非为了自己；而是为了不幸的人们；而在嚎啕的哭声中说：

“大地上千百万的生灵在受苦；你们为何大家都在这里只照顾一个列夫·托尔斯泰？”

于是，“解脱”来了——这是一九一〇年十一月二十日，清晨六时余，——“解脱”，他所称为“死，该祝福的死……”来了。

一八

战斗告终了，以八十二年底生命作为战场的战斗告终了。悲剧的光荣的争战，一切生底力量，一切缺陷一切德性都参预着。——一切缺陷，除了一项，他不息地抨击的谎言。

最初是醉人的自由，在远远里电光闪闪的风雨之夜互相摸索冲撞的情欲，——爱情与幻梦底狂乱，永恒底幻象。高加索，塞瓦斯托波尔，这骚乱烦闷的青春时代……接着，婚后最初几年中的恬静。爱情，艺术，自然底幸福，——《战争与和平》。天才底最高期，笼罩了整个人类的境界，还有在心魂上已经成为过去的，这些争斗底景象。他统治着这一切，他是主宰；而这，于他已不足够了。如安德烈公爵一样，他的目光转向奥斯特里茨底无垠的青天。是这青天在吸引他：

“有的人具有强大的翅翼，为了对于世俗底恋念堕在人间，翅翼折断了：例如我。以后，他鼓着残破的翅翼奋力冲飞，又堕下了。翅翼将会痊愈变成完好的。我将飞翔到极高。上帝助我！”[301]

这是他在最惊心动魄的暴风雨时代所写的句子，《忏悔录》便是这时期底回忆与回声。托尔斯泰曾屡次堕在地下折断了翅翼。而他永远坚持着。他重新启程。他居然“翱翔于无垠与深沉的天空中了”，两张巨大的翅翼，一是理智一是信仰。但他在那里并未找到他所探求的静谧。天并不在我们之外而在我们之内。托尔斯泰在天上仍旧激起他热情底风波，在这一点上他和一切舍弃人世的使徒有别：他在他的舍弃中灌注着与他在人生中同样的热情。他所抓握着的永远是“生”，而且他抓握得如爱人般的强烈。他“为了生而疯狂”。他“为了生而陶

醉”。没有这醉意，他不能生存[302]。为了幸福，同时亦为了苦难而陶醉，醉心于死，亦醉心于永生[303]。他对于个人生活底舍弃，只是他对于永恒生活的企慕底呼声而已。不，他所达到的平和，他所唤引的灵魂底平和，并非是死底平和。这是那些在无穷的空间中热烈地向前趱奔的人们底平和。在于他，愤怒是沉静的[304]，而沉静却是沸热的。信心给予他新的武器，使他把从初期作品起便开始的对于现代社会底谎言的战斗，更愤激地继续下去。他不再限于几个小说中的人物，而向一切巨大的偶像施行攻击了：宗教，国家，科学，艺术，自由主义，社会主义，平民教育，慈善事业，和平运动[305].....他痛骂它们，把他们攻击得毫无余地。

世界上曾时常看见那些伟大的思想反叛者出现，他们如先驱者约翰般诅咒堕落的文明。其中的最后一个是卢梭。在他对于自然底爱慕，在他对于现代社会底痛恨，在他极端的独立性，在他对于圣书与基督教道德底崇拜，卢梭可说是预告了托尔斯泰底来临，托尔斯泰自己即承认，说：“他的文字中直有许多地方打动我的心坎，我想我自己便会写出这些句子。”[306]但这两颗心魂毕竟有极大的差别，托尔斯泰底是更纯粹的基督徒的灵魂！且举两个例子以见这位日内瓦人底《忏悔录》中含有多么傲慢，不逊，伪善的气氛：

“永恒的生灵！有人能和你说：只要他敢；我曾比此人更好！”

“我敢毫无顾忌地说：谁敢当我是不诚实的人，他自己便是该死。”

托尔斯泰却为了他过去生命中的罪恶而痛哭流涕：

“我感到地狱般的痛苦。我回想起我一切以往的卑怯，这些卑怯底回忆不离我，它们毒害了我的生命。人们通常抱憾死后不能保有回忆。这样将多么幸福啊！如果在这另一个生命中，我能回忆到我在此世所犯的一切罪恶，将是怎样的痛苦啊！.....”[307]

他不会如卢梭一般写他的《忏悔录》，因为卢梭曾言：“因为感到我的善胜过恶，故我认为有说出一切底利益。”[308]托尔斯泰试着写他的《回忆录》，终于放弃了；笔在他手中堕下：他不愿人们将来读了之后说：

“人们认为那么崇高的人原来如此！他曾经是何等卑怯！至于我们，却是上帝自己令我们成为卑怯的。”[309]

基督教信仰中的美丽而道德的贞洁，和使托尔斯泰具有悫直之风的谦虚，卢梭都从未认识。隐在卢梭之后，——在鹭鸶岛底铜像周围，——我们看到一个日内瓦底圣彼得，罗马底加尔文。在托尔斯泰身上，我们却看到那些巡礼者，无邪的教徒，曾以天真的忏悔与流泪感动过他的童年的。

对于世界底奋战，是他和卢梭共同的争斗，此外尚另有一种更甚于此的争斗充塞着托尔斯泰最后三十年底生命，这是他心魂中两种最高的力量底肉搏：真理与爱。

真理，——“这直透入心魂的目光，”——透入你内心的灰色的眼珠中的深刻的光明……它是他的最早的信仰，是他的艺术之后。

“成为我作品中的女英雄的，为我以整个心魂底力量所爱的，在过去，现在，将来，永远是美的，这便是真理”[310]。

真理，是在他兄弟死后一切都毁灭了的时候所仅存的东西[311]。真理，是他生命底中枢，是大海中的岩石。……

但不久之后，“残酷的真理”[312]于他已不够了。爱占夺了它的地位。这是他童年时代底活泼的泉源，“他的心魂底自然的境界。”[313]一八八〇年发生精神错乱时，他绝未舍弃真理，他把它导向爱底境界[314]。

爱是“力底基础”[315]。爱是“生存底意义”，唯一的意义，当然，美亦是的[316]。爱是由生活磨炼成熟后的托尔斯泰底精髓，是《战争与和平》，《答神圣宗教会议书》底作者底生命底精髓[317]。

爱深入于真理这一点，成为他在中年所写的杰作底独有的价值，他的写实主义所以和福楼拜（Flaubert）式的写实主义有别者亦为此。福楼拜竭力要不爱他书中的人物。故无论这种态度是如何伟大，它总缺少光明底存在！太阳底光明全然不够，必须要有心底光明。托尔斯泰底写实主义现身在每个生灵底内部，且用他们的目光去观察他们时，在最下贱的人中，他亦会找到爱他的理由，使我们感到这恶人与我们中间亦有兄弟般的情谊联系着[318]。由了爱，他参透生命底根源。

但这种博爱的联系是难于维持的。有时候，人生底现象与痛苦是那么悲惨，对于我们的爱显得是一种打击，那时，为了拯救这爱，拯救这信念，我们不得不把它超临人世之上，以至它有和人世脱离一切

关系的危险。而那秉有看到真理，且绝对不能不看到真理的这美妙而又可畏的天赋的人，将怎么办呢？托尔斯泰最后数年中，锐利的慧眼看到现实底残酷，热烈的心永远期待着锻炼着爱，他为了心与目底不断的矛盾所感到的痛苦，谁又能说出来呢？

我们大家都体验过这悲剧的争斗。我们屡次陷入或不忍睹，或痛恨的轮回中！一个艺术家，——一个名副其实的艺术家，一个认识文字底美妙而又可怕的力量的作家，——在写出某项某项真理的时候，感得为惨痛的情绪所拗苦：此种情形何可胜数[319]！在现代的谎言中，在文明底谎言中，这健全而严重的真理，有如我们赖以呼吸的空气一般需要……而我们发见这空气，为多少肺所不能忍受，多少为文明所磨成，或只为他们心地底慈悲而变成怯弱的人所不堪忍受！这使人骇而却走的真理，我们可毫不顾虑这些弱者而在他们眼前暴露么？有没有在高处如托尔斯泰所说的一般，一种“导向爱的”真理？——可是什么？我们能不能容忍以令人安慰的谎言去欺骗人，如Peer Gynt把他的童话来麻醉他的垂死的母亲？……社会永远处在这两条路底中间：真理；或爱。它通常的解决，往往是把真理与爱两者一齐牺牲了。

托尔斯泰从未欺妄过他两种信心中的任何一种。在他成熟期底作品中，爱是真理底火焰。在他晚年底作品中，这是一种从高处射下的光明，一道神恩普照底光彩烛照在人生上，可是不复与人生融和了。我们在《复活》中看到信仰统治着现实，但仍站在现实之外。托尔斯泰所描写的人物，每当他隔别观察他们的面目时，显得是弱的，无用的，但一等到他以抽象的方式，加以思索时，这些人物立刻具有神明般的圣洁了[320]。——在他日常生活中，和他的艺术同样有这种矛盾的表现，而且更为残酷地。他虽然知道爱所支使他的任务，他的行动却总不一致；他不依了神而生活，他依了世俗而生活。即是爱，到哪里去抓握它呢？在它不同的面目与矛盾的系统中如何加以辨别？是他的家庭之爱，抑是全人类之爱？……直到最后一天，他还是在这两者中间彷徨。

如何解决？——他不知道。让那些骄傲的知识分子去轻蔑地批判他罢。当然，他们找到了解决方法，找到了真理，他们具有确信。在这些人看来，托尔斯泰是一个弱者，一个感伤的人，不足为训的。无

疑的，他不是一个他们所能追随的榜样：他们没有相当的生命力。托尔斯泰不属于富有虚荣心的优秀阶级，他亦不属于任何教派，——他既非伪善者，亦非如他所称谓的犹太僧侣。他是自由基督徒中最高的一个典型，他的一生都在倾向于一个愈趋愈远的理想[321]。

托尔斯泰并不向那些思想上的特权者说话，他只说给普通人听。——他是我们的良知。他说出我们这些普通人所共有的思想，为我们不敢在自己心中加以正视的。而他之于我们，亦非一个骄傲的大师，如那些坐在他们的艺术与智慧底宝座上，威临着人类的高傲的天才一般。他是——如他在信中自称的，那个在一切名称中最美，最甜蜜的一个，——“我们的弟兄”。

一九一一年一月

---

[1]除了若干时期曾经中断过，——尤其有一次最长的，自一八六五至一八七八年止。

[2]他供给这些记录因为比留科夫为托尔斯泰作了不少传记，如《生活与作品》，《回忆录》，《回想录》，《书信》，《日记选录》，《传记资料汇集》等；这些作品都曾经过托尔斯泰亲自校阅，是关于托氏生涯与著作底最重要之作，亦是我参考最多的书。

[3]《童年时代》第二章。

[4]《童年时代》第二十七章。

[5]Iasnaia Poliana意思是“栅栏”，是莫斯科南Toula城十余里外的一个小村，它所属的省份是俄罗斯色彩最重的一个省份。

[6]托尔斯泰在《安娜小史》中描写他，那个人物是列文（Lévine）底兄弟。

[7]他曾写过一部《猎人日记》。

[8]实际上她已是一个远戚。她曾爱过托尔斯泰底父亲，他亦爱她；但如《战争与和平》中的索尼娅一般，她退让了。

[9]《童年时代》第七章。

[10]在他一八七六年时代的自传式笔记中，他说他还能记忆襁褓与婴儿时洗澡的感觉。瑞士大诗人史比德莱（Carl Spitteler）亦具有同样的记忆力，对于他初入世界时的形象记得很清晰，他曾为此写了一整部的书。

[11]《初期回忆》。

[12]一八四二年至一八四七年。

[13]长兄尼古拉，比列夫长五岁，他在一八四四年时已修了他的学业。

[14]他爱作关于形而上的谈话；他说：“尤其因为这种谈话是那么抽象，那么暗晦，令人相信他说的话确是他所想的，其实是完全说了别种事情。”（《少年时代》第二十七章）

[15]《少年时代》第十九章。

[16]尤其在他的初期作品中，如《塞瓦斯托波尔纪事》。

[17]这是他读服尔德底作品极感乐趣底时期。（《忏悔录》第一章）

[18]《忏悔录》第一章。

[19]《青年时代》第三章。

[20]一八四七年三月至四月间。

[21]聂赫留朵夫在他的《少年时代》中说："人所做的一切，完全是为了他的自尊心。"一八五三年，托尔斯泰在他的日记中写道："骄傲是我的大缺点。一种夸大的自尊心，毫无理智的；我的野心那么强烈，如果我必得在光荣与德性（我爱好的）中选择其一，我确信我将选择前者。"

[22]"我愿大家认识我，爱我。我愿一听到我的名字，大家便赞叹我，感谢我。"（《青年时代》第三章）

[23]根据一八四八，他二十岁时底一幅肖像。

[24]"我自己想，像我这样一个鼻子那么宽，口唇那么大，眼睛那么小的人，世界上是没有他的快乐的。"（《童年时代》第十七章）此外，他悲哀地说起"这副没有表情的脸相，这些软弱的，不定的，不高贵的线条，只令人想起那些乡人，还有这双太大的手与足"。（《童年时代》第一章）

[25]"我把人类分成三类：体面的人，唯一值得尊敬的；不体面的人，该受轻蔑与憎恨的；贱民，现在是没有了。"（《青年时代》第三十一章）

[26]尤其当他逗留圣彼得堡底时代（一五四七——一五四八年）。

[27]《少年时代》第二十七章。

[28]和保尔·鲍阿伊哀（Paul Boyer）底谈话，见一九〇一年八月二十八日巴黎《时报》。

[29]在《少年时代》与《青年时代》中（一八五四年），在《支队中的相遇》中（一八五六年），在《卢塞恩》中（一八五七年），在《复活》中（一八九九年），都有聂赫留朵夫这个人物。——但当注意这个名字是代表各种不同的人物。托尔斯泰也并不使他保留着同样的生理上的容貌，聂赫留朵夫在《射击手日记》底终了是自杀的。这是托尔斯泰底各种化身，有时是最好的，有时是最坏的。

[30]《一个地主的早晨》第二卷。

[31]这篇小说与《童年时代》同时。

[32]一八五一年六月十一日，在高加索Stari-Iourt底营地。

[33]《日记》。

[34]同前（一八五一年七月二日）。

[35]一八五二年致他的塔吉雅娜姑母书。

[36]一幅一八五一年时代底肖像，已表现出他的心魂上酝酿成熟的转变。头举起着，脸色稍微变得清朗了些，眼眶没有以前那么阴沉，目光仍保有他的严厉的凝注，微张的口，刚在生长的胡须，显得没有神采，永远含有骄傲的与轻蔑的

气概，但青年底蓬勃之气似乎占有更多的成份。

[37]他那时代写给塔吉雅娜姑母的信是充满了热泪。他确如他所说的“Liovariova”（善哭的列夫）。（一八五二年正月六日书）

[38]《一个地主的早晨》是《一个俄国产业者小说》计划中的断片。《高加索人》是一部关于高加索的大小说之一部分。伟大的《战争与和平》的作者的思想中是一部时代史诗底开端，《十二月党人》应当是小说底中心。

[39]朝山者葛里夏，或母亲的死。

[40]在致比留科夫的信中。

[41]《一个地主的早晨》在一八五五年——一八五六年间才完成。

[42]《两个老人》（一八八五年）。

[43]《侵略》（全集卷三）。

[44]全集卷三。

[45]全集卷四。

[46]虽然这些作品在一八六〇年时才完成，（发刊的时期是一八六三年，）但这部著作中底大部分却在此时写成的。

[47]《高加索人》（全集卷三）。

[48]奥莱宁说：“也许在爱高加索女郎时，我在她身上爱及自然……在爱她时，我感到自己和自然分离不开。”
他时常把他所爱的人与自然作比较。
“她和自然一样是平等的，镇静的，沉默的。”
此外，他又把远山底景致与“这端丽的女子”相比。

[49]奥莱宁在致他的俄罗斯友人们底信中便有此等情调。

[50]原文即法文。

[51]日记。

[52]在同时代完成的《伐木》一著中，亦有此等方式。例如：“爱有三种：一、美学的爱；二、忠诚的爱；三、活跃的爱；等等”（《青年时代》）——或如：“兵有三种：一、服从的；二、横暴的；三、伪善的，——他们更可分为：A．冷静的服从者；B．逢迎的服从者；C．酗酒的服从者，等等。”见《伐木》。

[53]《青年时代》第三十二章（全集卷二）。

[54]寄给《现代人》杂志，立刻被发表了。

[55]许多年以后，托尔斯泰重复提及这时代底恐惧。他和他的朋友Ténéromo述及他有一夜睡在壕沟掘成的卧室中恐怖到极点的情景。

[56]稍后，德鲁日宁友谊地叮嘱他当心这危险：“你倾向于一种极度缜密的分析精神；它可以变成一个大缺点。有时，你竟会说出：某人底足踝指出他有往印度旅行底欲愿……你应当抑制这倾向，但不要无缘无故地把它完全阻塞了。”（一八五六年书）

[57]全集卷四，第八二——八五页。

[58]这几页是被检查处禁止刊载的。

[59]一八五五年九月二日书。

[60]“他的自尊心和他的生命融和在一起了；他看不见还有别的路可以选择：不是富有自尊心便是把自己毁灭……他爱在他举以和自己相比的人中成为具有自尊心的人物。”

[61]一八八九年，托尔斯泰为A.J.Erchov底《一个炮队军官底塞瓦斯托波尔回忆录》作序时重新在思想上追怀到这些情景。一切带有英雄色彩的往事都消失了。他只想起七日七夜底恐怖，——双重的恐怖：怕死又是怕羞——可怕的精神苦痛。一切守城底功勋，为他是：“曾经做过炮铳上的皮肉”。

[62]舒亚莱著：《托尔斯泰》（一八九九年出版）。

[63]在某次谈话中，屠格涅夫埋怨“托尔斯泰对于贵族出身底无聊的骄傲与自大”。

[64]“我的一种性格，不论是好是坏，但为我永远具有的，是；我不由自主地老是反对外界的带有传染性的影响：我对于一般的潮流感到厌恶。”（致比留科夫书）

[65]屠格涅夫语。

[66]格利戈罗维奇语。

[67]于也纳·迦尔希纳著：《关于屠格涅夫底回忆》（一八八三年）。参看比留科夫著：《托尔斯泰——生活与作品》。

[68]一八六一年，两人发生最剧烈的冲突，以致终生不和。屠格涅夫表示他的泛爱人间的思想，谈着他的女儿所干的慈善事业。可是对于托尔斯泰，再没有比世俗的浮华的慈悲使他更愤怒的了：

——“我想，他说，一个穿装得很考究的女郎，在膝上拿着些龌龊的破衣服，不啻是扮演缺少真诚性的喜剧。”争辩于以发生。屠格涅夫大怒，威吓托尔斯泰要批他的颊。托尔斯泰勒令当时便用手枪决斗以赔偿名誉。屠格涅夫就后悔他的卤莽，写信向他道歉。但托尔斯泰绝不原谅。却在二十年之后，在一八七八年，还是托尔斯泰忏悔着他过去的一切。在神前捐弃他的骄傲，请求屠格涅夫宽恕他。

[69]《忏悔录》，全集卷十九。

[70]“在我们和疯人院间，他说，绝无分别。即在那时，我已模糊地猜度过；但和一切疯人一样，我把每个人都认为是疯子，除了我。”（同前）

[71]参看这时期，他给他年轻的亚历山大德拉·托尔斯泰姑母底信，那么可爱，充满着青年底蓬勃之气。

[72]《忏悔录》。

[73]《聂赫留朵夫公爵日记》（写于卢塞恩地方），全集卷五。

[74]从瑞士直接回到俄罗斯时，他发见“在俄国的生活是一桩永久的痛苦！……”

“在艺术，诗歌与友谊底世界内有一个托庇之所是好的。在此，没有一个人感到惶乱……我孤独着，风在吹啸；外面天气严寒，一切都是脏的，我可怜地奏着贝多芬底一曲Andante；用我冻僵的手指，我感动地流泪；或者我读着《伊里亚特》，

或者我幻想着男人，女人，我和他们一起生活；我在纸上乱涂，或如现在这样，我想着亲爱的人……”（致亚历山大·托尔斯泰伯爵夫人书——一八五七年八月十八日）

[75]《聂赫留朵夫公爵日记》。

[76]这次旅行中他结识了奥尔巴赫（在德国德累斯顿），他是第一个感应他去作民众教育的人；在基辛根结识福禄培尔；在伦敦结识赫尔岑，在比京结识蒲鲁东，似乎给他许多感应。

[77]尤其在一八六一——一八六二年间。

[78]《教育与修养》——参看《托尔斯泰——生活与作品》卷二。

[79]托尔斯泰于伊阿斯拿耶·波里阿那杂志中发表他的理论（一八六二年），全集卷十三。

[80]全集卷四。

[81]全集卷五

[82]同前。

[83]全集卷六。

[84]演辞底题目是：《论文学中艺术成份优于一切暂时的思潮》。

[85]他提出托尔斯泰自己底作品《三个死者》作为抗辩底根据。

[86]托尔斯泰底另一个兄弟德米特里已于一八五六年患肺病而死了，一八五六，一八六二，一八七一诸年，托尔斯泰自以为亦染着了。他是，如他于一八五二年十月二十八日所写的“气质强而体质弱”的人，他老是患着牙痛，喉痛，眼痛，骨节痛。一八五二年在高加索时，他“至少每星期两天必须留在室内”。一八五四年，疾病使他在从Silistrie到Sébastopol的途中耽搁了几次。一八五六年，他在故乡患肺病甚重。一八六二年，为了恐怕肺痨之故，他赴萨玛拉地方疗养。自一八七〇年后，他几乎每年要去一次。他和费特（Fet）底通信中充满了这些关于疾病底事情。这种健康时时受损的情景，令人懂得他对于死底憧憬。以后，他讲起他的病，好似他的最好的友人一般：

“当一个人病时，似乎在一个平坦的山坡上往下走，在某处，障着一层极轻微的布幕：在幕底一面是生，那一面是死。在精神的价值上，病的状态比健全的状态是优越得多了，不要和我谈起那些没患过病的人们！他们是可怕的，尤其是女子！一个身体强壮的女子，这是一头真正犷野的兽类！”（与鲍阿伊哀底谈话，见一九〇一年八月二十七日巴黎《时报》。）

[87]一八六〇年十月十七日致费特书。

[88]一八六一年写于比京布鲁塞尔。

[89]同时代底另一篇短篇小说，一篇简单的游记，名字叫做《雪底苦闷》（一八五六年），描写他个人底回忆，具有一种极美的诗的印象，简直是音乐般的。其中的背景，一部分又为托尔斯泰移用在《主与仆》（一八九五年）一书中。

[90]全集卷五。

[91]童年时，在一次嫉妒的争执中，他把他的游戏的伴侣，——未来的别尔斯夫人，那时只有九岁，从阳台上推下，以致她在长久的时期内成为跛足。

[92]参看《夫妇间的幸福》中谢尔盖（Serge）底倾诉：
“假定一位先生A，一个相当地生活过了的老人，一个女子B，年轻的，既不认识男子亦不认识人生。由于种种家庭底环境，他如爱女儿一般地爱她，想不能用另一种方式去爱她……”

[93]在这部作品中，也许他还加入若干回忆；一八五六年他在伊阿斯拿耶写过一部爱情小说没有完成，其中描写一个和他十分不同的少女，十分轻佻与浮华的，为他终于放弃了的，虽然他们互相真诚地爱恋。

[94]自一八五七至一八六一年。

[95]一八五七年十月《日记》。

[96]一八六三年致费特书（《托尔斯泰——生活与作品》）。

[97]《忏悔录》。

[98]“家庭底幸福把我整个地陶融了。”（一八六三年正月五日）——“我多么幸福，幸福！我那样爱她！”（一八六三年二月八日）——见《托尔斯泰——生活与作品》。

[99]她曾写过几篇短篇小说。

[100]据说她替托尔斯泰把《战争与和平》重誊过七次。

[101]结婚之后，托尔斯泰立刻停止了他的教育学工作，学校，杂志全部停了。

[102]他的妹子塔吉雅娜（Tatiana），聪明的，具有艺术天才，托尔斯泰极赞赏她的思想与音乐天禀；在本书底女性人物中，托尔斯泰亦把她作为模型。托尔斯泰说过：“我把Tania（Tatiana）和Sonia（Sophie Bers——即托尔斯泰伯爵夫人）混合起来便成了娜塔莎。”（据比留科夫所述）

[103]例如陶丽（Dolly）在乡间别墅中的布置；——陶丽与她的孩子们；——许多化妆上的精细的描写；——更不必说女性心灵底若干秘密，如果没有一个女子指点，一个天才的男子决不能参透。

[104]这是托尔斯泰底天才获得解放的重要标识。他的日记，自一八六五年十一月一日专心写作《战争与和平》底时代起停止了十三年。艺术的自私使良心底独白缄默了。——这个创作底时代亦是生理上极强壮的时代。托尔斯泰发狂一般地爱狩猎。“在行猎时，我遗忘一切”（一八六四年书信）。——某一次乘马出猎时，他把手臂撞折了（一八六四年九月），即在这次病愈时，他读出《战争与和平》底最初几页令夫人为他写下。——“从昏晕中醒转，我自己说：我是一个艺术家。是的，只是一个孤独的艺术家。”（一八六五年正月二十三日致费特书）这时期中写给费特的一切信札，都充满着创造的欢乐，他说：“迄今为止我所发刊的，我认为只是一种试笔。”（见致前人书）

[105]托尔斯泰指出在他二十至三十五岁间对他有影响的作品：
“歌德：《赫尔曼与窦绿苔》……颇为重大的影响。”

“荷马：《伊里亚特》与《奥德赛》（俄译本）……颇为重大的影响。”
一八六三年，他在《日记》中写道：
“我读歌德底著作，好几种思想在我心灵中产生了。”
一八六五年春，托尔斯泰重读歌德，他称《浮士德》为“思想底诗，任何别的艺术所不能表白的诗”。
以后，他为了他的神（意即他思想上的理想——译者）把歌德如莎士比亚一般牺牲了。但他对于荷马底钦仰仍未稍减。一八五七年八月，他以同样的热情读着《伊里亚特》与《圣经》。在他最后著作中之一，在攻击莎士比亚（一九〇三）时，他把荷马来作为真诚，中庸与真艺术底榜样。

[106]《战争与和平》底最初两部发刊于一八六五——一八六六年间，那时题名《一八〇五》。

[107]这部巨著托尔斯泰于一八六三年先从《十二月党人》开始，他写了三个断片（见全集卷六）。但他看到他的作品底基础不够稳固；往前追溯过去，他到了拿破仑战争底时代，于是他写了《战争与和平》。原著于一八六五年起在Rousski Viestnik杂志上发表；第六册完成于一八六九年秋。那时托尔斯泰又追溯历史底上流，他想写一部关于大彼得底小说，以后又想写另一部十八世纪皇后当政时代及其幸臣底作品。他在一八七〇至一八七三年间为这部作品工作，搜罗了不少材料，开始了好几幕写景；但他的写实主义的顾虑使他终于放弃了；他意识到他永远不能把这遥远的时间以相当真实的手法使其再现。——更后，一八七六年正月，他又想写一部关于尼古拉一世时代底小说；接着一八七七年他热烈地继续他的《十二月党人》，从当时身经事变的人那里采集了若干材料，自己又亲自去探访事变发生底所在地。一八七八年他写信给他的姑母说：“这部作品于我是那么重要！重要的程度为你所意想不到；和信仰之于你同样重要。我的意思是要说比你的信仰更重要。”——但当他渐渐深入时，他反冷淡起来：他的思想已不在此了。一八七九年四月十七日他在致费特书中已经说：“十二月党人？上帝知道他们在哪里！……”——在他生命底这一个时期内，崇教狂乱已经开始：他快要把他从前的偶像尽行销毁了。

[108]《战争与和平》底第一部法译本是于一八七八年在圣彼得堡开始的。但第一部的法文版却于一八八五年在Hachette书店发刊，一共是三册。最近又有全部六本的译文问世。

[109]娶娜塔莎的彼埃尔·别索霍夫，将来是十二月党人。他组织了一个秘密团体，监护公众福利。娜塔莎热烈地参与这个计划。杰尼索夫（Denissov）毫不懂得和平的革命：他只准备着武装暴动。尼古拉·罗斯托夫仍保持着他士兵底盲目的坦白态度。他在奥斯特里茨役之后说过：“我们只有一件事情可做：尽我们的责任，上场杀敌永远不要思想”，此刻他反对彼埃尔了，说：“第一是我的宣誓！如果人家令我攻击你，我会那样做。”他的妻子，玛丽娅公爵小姐赞同他的意见。安德烈公爵底儿子，小尼古拉·保尔康斯基，只有十五岁，娇弱的，病态的，可爱的，金色的头发，大大的眼睛，热情地谛听他们的论辩；他全部的爱是为彼埃尔

与娜塔莎；他不欢喜尼古拉与玛丽娅公爵小姐；他崇拜他的父亲，为他所不十分回想清楚的，他企望要肖似他，要长大，完成什么大事业……什么？他还不知……“虽然他们那么说，我一定会做到……是的，我将做到。他自己便会赞同我。”——作品即以这个孩子底幻梦终结。——如果《十二月党人》在那时写下去，这年轻的尼古拉·保尔康斯基定将是其中的一个英雄。

[110]我说过《战争与和平》中的罗斯托夫与保尔康斯基两个大族，在许多情节上和托尔斯泰底父系母系两族极为相似。在《高加索纪事》与《塞瓦斯托波尔纪事》中，我们亦已见到《战争与和平》中不少的士兵与军官底雏形。

[111]一八六八年二月二日书（据比留科夫申引）。

[112]他说：“特别是第一编中的安德烈公爵。”

[113]可惜其中的诗意有时受了书中充满着的哲学的唠叨——尤其在最后几部中——底影响，为之减色不少。托尔斯泰原意要发表他的历史底定命论。不幸他不断地回到这议论而且反复再三地说。福楼拜（Flaubert）在读最初二册时，“大为叹赏”，认为是“崇高精妙”的，满着“莎士比亚式的成分”，到了第三册却厌倦到把书丢了说：——“他可怜地往下堕落。他重复不厌，他尽着作哲学的谈话。我们看到这位先生，是作者，是俄国人；而迄今为止，我们只看到‘自然’与‘人类’。”（一八八〇年正月福楼拜致屠格涅夫书）

[114]《安娜小史》底第一部法译本于一八八六年由Hachette书店发刊，共二册。在法译全集中，增为四册。

[115]致其夫人书。

[116]这可怕的一夜的回忆，在《一个疯人底日记》（一八八三）中亦有述及。

[117]一八六九年夏，当他写完《战争与和平》的时候，他发现了叔本华，他立时醉心于他的学说：“叔本华是人类中最有天才的人。”（一八六九年八月三十日致费特书）

[118]这部启蒙读本共有七百至八百页，分为四编，除了教学法外，更含有许多短篇读物。这些短篇以后形成“四部读本”。第一部法译本出版于一九二八年，译者为Charles Salomon。

[119]他说在翻译者与荷马中间底差别，“有如沸水之于冷泉水，后者虽然令你牙齿发痛，有时且带着沙粒，但它受到阳光底洒射，更纯洁更新鲜”。（一八七〇年十二月致费特书）

[120]见未曾发表的书信。

[121]托尔斯泰伯爵夫人底文件。

[122]《安娜小史》完成于一八七七年。

[123]三个孩子夭殇（一八七三年十一月十八日，一八七五年二月，一八七五年十一月终）。塔吉雅娜姑母，他的义母（一八七四年六月二十日），贝拉伊姑母（一八七五年十二月二十二日）相继去世。

[124]一八七六年三月一日致费特书。

[125]“女人是男子底事业底障碍石。爱一个女人同时又要做些好的事业是极难的；要不永远受着阻碍的唯一的方法便是结婚。”（《安娜小史》第一册——Hachette法译本）

[126]《安娜小史》法译本第一册。

[127]《安娜小史》法译本第一册。

[128]书首底箴言。

[129]在本书底结尾中，还有明白攻击战争，国家主义，泛斯拉夫族主义底思想。

[130]“对于社会，罪恶是合理的。牺牲爱，却是不健全。”（《安娜小史》法译本第二册）

[131]《安娜小史》法译本第二册。

[132]《安娜小史》法译本第二册。

[133]同前。

[134]“现在我重复被那部可厌而庸俗的《安娜小史》所羁绊住了，我唯一的希望便是能早早摆脱它，愈快愈好……”（一八七五年八月二十六日致费特书）“我应得要完成使我厌倦的小说……”（一八七六年致前人书）

[135]见《忏悔录》（一八七九年）。全集卷十九。

[136]在此我把《忏悔录》中一部分作概括的引述，只保留着托尔斯泰底语气。

[137]《安娜小史》中有这样的一段：“列文，被爱着，很幸福，做了一家之主，他亲手把一切武器藏起来，仿佛他恐怕要受着自杀底诱惑一般。”这种精神状态并非是托尔斯泰及其书中人物所特有的。托尔斯泰看到欧罗巴，尤其是俄罗斯的小康阶级底自杀之多不胜讶异。他在这时代底作品中时常提及此事。我们可说在一八八〇年左右，欧洲盛行着精神萎靡症，感染的人不下数千。那时代正是青年的人，如我一般，都能记忆此种情况；故托尔斯泰对此人类的危机底表白实有历史的价值。他写了一个时代底悲剧。

[138]《忏悔录》。

[139]这时代底他的肖像证明他的通俗性。Kramskoï底一幅画像（一八七三年）表现托尔斯泰穿着工衣，俯着头，如德国的基督像。——在另外一幅一八八一年底肖像中，他的神气宛如一个星期日穿扮齐整的工头：头发剪短了，胡须与鬓毛十分凌乱；面庞在下部显得比上面宽阔；眉毛蹙紧，目光无神，鼻孔如犬，耳朵极大。

[140]《忏悔录》。

[141]实在说来，这已非第一次。《高加索纪事》中的青年志愿兵，《塞瓦斯托波尔纪事》底军官，《战争与和平》中的安德烈公爵与比哀尔，都有过同样的视觉。但托尔斯泰是那么热情，每次他发现神，他必以为是第一次而以前只是黑夜与虚无。在他的过去，他只看见阴影与羞耻。我们由于他的《日记》，比他自己更认识他的心灵底变化史。我们知道他的心即在迷失惶惑时亦是含有深刻的宗

教性的。而且，他亦承认，在《教义神学批判》底序文中，他写道："神！神！我在不应当寻找的地方寻找真理。我知道我是在彷徨。我明知我的性欲是不好的，我却谄媚它；但我永不会忘你！我永远感到你，即在我迷失的时候。"——一八七八——一八七九年间底狂乱只是一场比别次更剧烈的精神病，也许是因为连年所受的人口亡故的刺激与年龄增高的影响。这一次病变底唯一的特征，即神底显现并未在冥思出神的境界过去之后消散，托尔斯泰受着经验底教训，急急地"前进，只要他抓着光明的时候"，并在他的信心中归纳出整个的人生观。并非他从来不曾作过此种试验，（我们记得他在大学生时代已有"人生底规律"这概念了，）而是在五十岁的年纪，热情去诱惑他走入歧途的机会较少。

[142]关于这一段纪事底《忏悔录》，署有下列的小标题：《教义神学批判及基督教主义检讨导言》。

[143]"我，是把真理放在发情底单位中的我，觉得宗教把它所要产生的自己毁灭为可怪。"（见《忏悔录》）

[144]"我确信教会底训条，理论上是一种有害的谎言，实用上是许多粗俗与妖魔的迷信，在这种情形之下，基督教主义底意义完全消灭了。"（致神圣宗教会议答复，一九〇一年四月四日——十七日）
参看《教会与国家》（一八八三年）——托尔斯泰责备教会底最大的罪恶，是它和世间暂时的权力底联络。这是"强盗和谎骗者底联络"。

[145]他年事愈高，愈相信人类史上自有宗教的统一性，愈相信基督和其他的圣贤——自释迦牟尼至康德——底平行性。他写道：
"耶稣底主义，对于我只是上古最美的宗教思想，如埃及，犹太，印度，中国等各种思潮底一流。耶稣底两大原则：对于神底敬爱，即绝对的完满；对于同类底博爱，即一视同仁，毫无分别；这两项原则都曾为世界上古代的圣贤，释迦牟尼，老子，孔子，苏格拉底，柏拉图等，近代贤哲卢梭，柏斯格，康德，爱默生等所共同宣扬的。"

[146]托尔斯泰辩称他并不攻击真正的科学，因为它是虚心而认识界限的。

[147]托尔斯泰在精神狂乱的时候，常常读柏斯格底《思想录》。他在致费特书中曾经提及。

[148]在一八九四年十一月二十六日致某男爵书中，托尔斯泰亦言：
"人所直接受之于神的，只有认识自己和接触世界的一种工具。这工具，便是理智，理智是从神来的。它不独是人类崇高的品性，且是认识真理底唯一的工具。"

[149]见《托尔斯泰传》。

[150]见《托尔斯泰传》。

[151]这宗教思想必然是由好几个问题演化出来的，尤其是由于那涉及未来生活的概念。

[152]见一九〇一年五月一日巴黎《时报》所发表的关于托尔斯泰底论文。

[153]"迄今为止，我一向在都市之外过生活……"（见《我们应当做什么？》）

[154]见前书。

[155]对于那些“为自己而不为别人的苦行者”，托尔斯泰屡次表示反感。他把他们与骄傲而愚昧的革命家放在同一类型内，“他们自命要施善于人，可还不知道他们自己需要什么……”托尔斯泰说：“我以同样的爱情爱这两种人，但我亦以同样的憎恨恨他们的主义。唯一的主义是激发一种有恒的活动，支配一种适应心魂企望底生活，而努力筹思实现他人底幸福。基督教主义便是这样的，它既无宗教的安息情调，亦无那般革命家般徒唱高调不知真正的幸福为何物底情境。”

[156]全集卷二十六。

[157]一八八五年时代底照相，见全集版《我们应当做什么？》中插图。

[158]见《我们应当做什么？》。

[159]这第一部（前面的十五章）完全被俄国检查委员会删去。

[160]“造成悲惨底主因是财富逐渐积聚在不生产的人手中，集中于大都会里。富人们群集在都市中以便享乐与自卫。穷人们到城里来仰他们的鼻息，拾他们的唾余以苟延生命。奇怪的是这些穷人中竟有许多是工人，并不去做易于挣钱的事情，如经商，垄断，行乞，舞弊，甚至抢劫。”

[161]“罪恶底主因是产业。产业只是一项享受别人底工作底方法。”——托尔斯泰又言：产业不是属于我们而是属于他人的东西。“男人把他的妻，子，奴仆，物，称为他的产业；但现实证明他的错误；他应当放弃，否则唯有自己痛苦而令人受苦。”

托尔斯泰已预感到俄国的革命，他说：“三四年来，路人在谩骂我们，斥我们为懒虫。被压迫民众底愤恨与轻蔑天天在增长。”（见《我们应当做什么？》）

[162]农民革命者邦达列夫（Bondareff）曾愿这条律令成为全世界的律令。因此，托尔斯泰是受了他和另一个农人苏太伊夫（Sutaiev）底影响：“我一生，在道德上受了两个俄国思想家底影响，他们使我的思想更为充实，为我解释了我自己的宇宙观：这两个人是农民苏太伊夫与蒲大留。”（见前书）

在本书中，托尔斯泰描写苏太伊夫底相貌，记有与他的谈话录。

[163]一八九五年发行的《烟草与酒精》，又名《畸形的享乐》，俄罗斯原文中又注着：《为何人们会麻醉》。

[164]《残忍的享乐》，印行于一八九五年，中分：肉食者，战争，行猎。

[165]托尔斯泰克制他这件嗜好是费了不少苦心，因为行猎是他最心爱的一种消遣，这且是他的父亲遗传给他的。他不是感伤的人，他亦不见得对于兽类有何怜悯。他的眼睛简直不大注视这些畜类底——有时是那么富于表情的——眼睛。除了马，他具有一切贵族底癖好。实际上，他具有残忍的本能。他曾讲起他一棍打死了的狼时，他感有一种特殊的快感。他的后悔的情操，发见得很晚。

[166]一八七八年夏。

[167]一八七八年十一月十八日。

[168]一八七九年十一月。

[169]一八八一年十月五日。

[170]一八八一年十月十四日。

[171]一八八二年三月。

[172]一八八二年。

[173]一八八四年十月二十三日。

[174]“只有在男子们不依照真正的工作律令底社会里，才能产生这种所谓女权运动。没有一个正当工人底妻子会要求参与矿中或田间的工作。实际上，她们只要求参与富人阶级底幻想工作。”

[175]这是《我们应当做什么？》底最后几行。时代是一八八六年二月十四日。

[176]致友人书。

[177]言归旧好的事情是在一八七八年。托尔斯泰致书屠格涅夫请其原谅。屠格涅夫于一八七八年八月到伊阿斯拿耶·波里阿那访他。一八八一年七月，托尔斯泰回拜他。大家对于他举动底改变，他的温和，他的谦虚都感着惊讶。他仿佛是再生了。

[178]致卜龙斯基书。（见比留科夫引述）

[179]一八八三年六月二十八日在Bougival地方所发的信。

[180]俄文原版第十二章。

[181]我们注意到在他责备托尔斯泰的文中，特·伏葛不知不觉间也采用了托尔斯泰底语气，他说：“不论是有理无理，也许是为了责罚，我们才从上天受到这必须而美妙的缺点：思想……摈弃这十字架是一种亵渎的反叛。”（见《俄国小说论》一八八六年）——可是托尔斯泰在一八八三年时写信给他的姑母说：“各人都应当负起他的十字架……我的，是思想底工作，坏的，骄傲的，充满着诱惑。”

[182]译者注：普洛斯班洛（Prospero）是莎士比亚《暴风雨》中的人物。

[183]见《我们应当做什么？》第三七八——三七九页。

[184]他甚至要辩明痛苦，——不独是个人的而且是别人的痛苦。“因为抚慰别人底创痛才是理性生活底要素。对于一个劳动者，他的工作的对象怎么会变为痛苦的对象？这仿佛如农夫说一块没有耕种的田于他是一桩痛苦一般。”

[185]据一八六〇年二月二十三日通讯。——托尔斯泰所以不喜屠格涅夫底哀怨病态的艺术者以此。

[186]这封信底日期是一八八七年十月四日，曾于一九〇二年发表于巴黎《半月刊》上。

《艺术论》（译者按：依原文直译是《何谓艺术？》今据国内已有译名）于一八九七——一八九八年间印行，但托尔斯泰筹思此书已有十五年之久。

[187]关于这点，我将在论及《克莱采朔拿大》时再行提及。

[188]他的偏执自一八八六年更加厉害了。在《我们应当做什么？》一书中，他还不敢得罪贝多芬，也不敢得罪莎士比亚。他反而责备当代的艺术家敢指摘他们。“伽利略（Galiléo），莎士比亚，贝多芬底活动和雨果，瓦格纳们底绝无相似之处。正如圣徒们不承认与教皇有何共通性一般。”（见上述书）

[189]那时他还想在第一幕未定前就走掉。“为我，问题是解决了，我更无疑惑。对于一个能想象出这些情景的作家没有什么可以期待。我们可以预言他所写的东西永远是坏的。”

[190]大家知道，他为要在法国现代诗人作品中作一选择起见，曾发明这可惊的原则“在每一部书中，抄录在第二十八页上的诗”。

[191]《莎士比亚论》（一九〇三）——写作这部书的动机是由于Ernest Grosby底一篇关于《莎士比亚与劳工阶级》底论文所引起的。

[192]原文：是“第九交响乐不能联合一切人，只能联合一小部分，为它把他们和其余的人分离着的”。

[193]“这是一件常有的事情，从未引起任何人注意的，我不说普世的人，但即是法国军界也从未加以注意。”以后他又说：
“大概要数年之后，人们才会从迷惘中醒悟，懂得他们全然不知特莱斐究竟是有罪无罪，而每个人都有比这特莱斐事件更重大更直接的事情须加注意。”（《莎士比亚论》）

[194]Cordelia，李尔王底女儿，一个模范的孝女。——译者注

[195]“《李尔王》是一出极坏，极潦草的戏剧，它只令人厌恶。”——《奥赛罗》（Othello）比较博得托尔斯泰底好感，无疑是因为它和他那时代关于婚姻和嫉妒底见解相合之故。“它固然是莎士比亚最不恶劣的作品，但亦只是一组夸大的言语底联合罢了。”哈姆雷特这人物毫无性格可言；“这是作者底一架留声器，它机械地屡述作者底思想。”至于《暴风雨》，《辛白林》，《特洛伊罗斯与克瑞西达》等，他只是为了它们的“拙劣”而提及。他认为莎士比亚底唯一的自然的人物，是Falstaff，“正因为在此，莎士比亚底冷酷与讥讽的言语和剧中人底虚荣，矫伪，堕落的性格相合之故”。
可是托尔斯泰并不永远这么思想。在一八六〇——一八七〇年间，他很高兴读莎士比亚底剧作，尤其在他想编一部关于彼得一世的史剧底时代。在一八六九年笔记中，我们可以看出他即把哈姆雷特作为他的模范与指导。他在提及他刚好完成的工作《战争与和平》之后，他说：“哈姆雷特与我将来的工作，这是小说家底诗意用于描绘性格。”

[196]他把他的幻想之作亦列入“坏的艺术”中。（见《艺术论》）——他在批斥现代艺术时，也不把他自己所作的戏剧作为例外，他批评道“缺少未来戏剧所应作为基础的宗教观念”。

[197]或更确切地说：“这是河流底方向。”

[198]一八七三年，托尔斯泰写道：“你可以任意思想，但你作品中每个字，必须为一个把书籍从印刷所运出的推车夫也能懂得。在一种完全明白与质朴的文字中决不会写出坏的东西。”

[199]托尔斯泰自己做出例子。他的“读本四种”为全俄罗斯所有的小学校——不论是教内或教外的——采用。他的《通俗短篇》成为无数民众底读物。Stepane Anikine于一九一〇年十二月七日在日内瓦大学演讲《纪念托尔斯泰》词中有

言："在下层民众中，托尔斯泰底名字和'书籍'底概念联在一起了。"我们可以听到一个俄国乡人在图书馆中向管理员说："给我一个好书，一本托尔斯泰式的！"（他的意思是要一部厚厚的书。）

[200]这人类间友爱的联合，对于托尔斯泰还不是人类活动底终极；他的不知足的心魂使他怀着超过爱他一种渺茫的理想，他说："也许有一天科学将发现一种更高的艺术理想，由艺术来加以实现。"

[201]同时代还有一部描写一匹马底美丽的小说，实际上是在他订婚至结婚后最初几年的幸福的光阴中写的。

[202]《克莱采朔拿大》，《黑暗底力量》。

[203]见一九〇一年八月二十九日巴黎《时报》。

[204]他的友人德鲁日宁于一八五六年时对他说："在文字底风格上，你是极不雕琢的，有时如一个革新者，有时如一个大诗人，有时好似一个军官写给他的同伴的信。你用了爱情所写的是美妙无比。只要你稍为变得淡漠，你的作风立刻模糊了，甚至可怕。"

[205]见《生活与作品》。——一八七九年夏天，托尔斯泰与农人交往甚密；斯特拉科夫告诉我们，除了宗教之外，"他对于言语极感兴趣。他开始明白地感到平民言语底美，每天，他发见新字，每天，他更蔑视文言的言语。"

[206]在他读书札记中（一八六〇——一八七〇），托尔斯泰记着："Bylines故事……极大的印象。"

[207]见《三老人》（一八八五）。

[208]见《爱与上帝永远一致》（一八八五）。

[209]见《人靠了什么生活？》（一八八一）——《三老人》（一八八四）——《义子》（一八八六）。

[210]这篇故事又名《一个人需要许多土地吗？》（一八八六）。

[211]见《熊熊之火不复熄》（一八八五）。

[212]见《大蜡烛》（一八八五）。——《蠢货伊凡底故事》。

[213]见《义子》。

（这些短篇故事刊于《全集》第十九卷。）

[214]他对于戏剧发生兴趣已是相当迟晚的事。这是一八六九——一八七〇年间冬天底发现；依着他素来的脾气，他立刻有了戏剧狂。

"这个冬天，我完全用于研究戏剧；好似那些直到五十岁才突然发见一向忽略的题材的人们，在其中看到许多新事物……我读了莎士比亚，歌德，普希金，果戈理，莫里哀……我愿读索福克勒斯（Sophocle）与欧里庇得斯（Euripide）……我卧病甚久，那时候，戏剧中的人物在我心中一一映现……"（见一八七〇年二月十七日——二月二十一日致费特书）

[215]见第四幕。

[216]一八八七年正月托尔斯泰致书丹奈洛摩（Ténéromo）有言："我生活得很好，且很快乐。这一晌我为了我的剧本《黑暗底力量》而工作。它已完工了。"

[217]这部作品底第一种法译本刊行于一九一二年。

[218]注意托尔斯泰从未天真地相信独身与贞洁的理想，对于现在的人类是可以实现的。但依他的意思，一种理想在定义上是不能实现的，但它是唤引人类底英雄的力量底一种教训。

[219]译者按：即俗称月光曲。

[220]在《一个地主的早晨》底终端。

[221]见《战争与和平》——在此我且不说那《亚尔培》（一八五七）讲一个天才音乐家底故事。那短篇且是极弱的作品。

[222]参看《青年时代》中述及他学钢琴底一段。“——坡霞娜于我是一种以感伤情调来迷醉小姐们的工具。”

[223]一八七六——一八七七年事。

[224]但他从未中止他对于音乐底爱好。他老年时的朋友。一个是音乐家Goldenweiser，于一九一〇年时在伊阿斯拿耶避暑。在托尔斯泰最后一次病中，他几乎每天来为他弄音乐。

[225]一八六一年四月二十一日书。

[226]见Camille Bellaigue著：《托尔斯泰与音乐》（一九一一年正月四日《高卢人》日报）。

[227]在此不独是指贝多芬后期的作品。即是他认为是“艺术的”若干早期的作品，托尔斯泰也指摘“它们的造作的形式”。——在一封给柴可夫斯基的信中他亦以莫扎特与海顿和“贝多芬，舒曼，柏辽兹等底计较效果的造作的形式”对比。

[228]据保尔·鲍阿伊哀所述：“托尔斯泰请人为他奏肖邦。在第四Ballade之终，他的眼睛中饱和了泪水。”——“啊！畜生，”他喊道。他突然站起身来，走了。（一九〇二年十一月二日巴黎《时报》所载）

[229]《主与仆》（一八九五）是《复活》以前的暗淡的作品，与放射着慈祥的神光底《复活》中间的过渡之作。但我们觉得它更接近《伊凡·伊里奇之死》与《民间故事》。本书大部分是叙述一个没有善心的主人与一个百事忍耐的仆役中间的故事，手法是非常写实的：他们两人，在雪夜底西伯利亚草原中迷失了。主人，最初想放弃了他的同伴而逃走，又重新回来，发见他冻僵了，他全身覆着他，温暖他；这是本能地动作的，他自己亦不知为了什么，但他眼睛里充满着泪水：似乎他变成了他所救的人，尼基塔，他的生命也不在他自身而在尼基塔了——“尼基塔生；因此我还是生存的，我。”——他，瓦西里，他差不多忘掉了他是谁。他想：伐西利不知道他应当做什么……而我，我此刻却知道了！……”他听到他所企待的声音，那个刚才命令他睡在尼基塔身上的人底声音。他快乐地喊：“主，我来了！”他感到他是自由了，什么也羁留不了他了……他死了。

[230]托尔斯泰预定要写第四部，实际是没有写。

[231]据法译本第三七九面。

[232]法译本第一二九面。

[233]相反，他曾混入他在《战争与和平》，《安娜小史》，《高加索人》，

《塞瓦斯托波尔》中所描绘的各种社会：贵族沙龙，军队，街头生活。他只要回忆一下便是。

[234]本书第二卷第二十面。

[235]托尔斯泰也许想起他的弟弟德米特里，他也是娶了一个玛斯洛娃凡般的女人。但德米特里底暴烈而失掉平衡的性格是和聂赫留朵夫底气质不同的。

[236]见本书第一卷第一三八面。

[237]当聂赫留朵夫知道了玛斯洛娃仍和一个男护士犯奸，他更坚决地要“牺牲他的自由以补赎这个女人底罪恶”。

[238]托尔斯泰描绘人物底手法从没如此有力，如此稳健。可参看聂赫留朵夫在第一次出席法院以前的各幕。

[239]一八八四年托尔斯泰伯爵夫人信中语。

[240]见一九〇二年十一月二日巴黎《时报》。

[241]一九〇三年正月二十六日，他致书姑母，亚历山大·托尔斯泰伯爵夫人，有言：“请不要责备我在行将就木之年还在做那无聊的事情！这些无聊的事情填塞我空闲的时间，而且使我装满了严肃的思想的头脑可以获得休息。”

[242]这部文选，托尔斯泰视为他的主要作品之一：
“《每日必读文选》，是我作品中很经意的东西，我非常重视它……”（一九〇九年八月九日致Jan Styka书）

[243]这些作品到托尔斯泰死后才陆续印行。那张目录是很长的，我们可举其中重要的几部如：
《戈米区老人遗著——日记》，《谢尔盖神父》，《哈吉·穆拉特》，《魔鬼》，《活尸》，《十二场剧》，《伪票》，《一个疯人底日记》，《黑暗中的光明》（五幕剧），《一切品性底来源》（通俗小剧），若干美丽的短篇：《舞会以后》，《梦中所见》，《Khodynka》等等。
参看本书末托尔斯泰遗著书目。
但主要作品还是托尔斯泰底《日记》。它包罗他一生中四十年的时间，从高加索参战时起直到他逝世时止；它是一个伟人所能写的最赤裸裸的忏悔录。

[244]本书底俄文名是《唯一的必需品》。

[245]大部分在他生前都被检查委员会删节不少，或竟完全禁止发行。直到大革命为止，在俄国流行的他的作品是以手抄本的形式藏在读者底大衣袋里的。即在今日，当一切都印行了的时候，共产党底检查并不较帝国时代底检查为宽大。

[246]他的被除教籍，是一九〇一年二月二十二日的事。起因是《复活》中有一章讲起弥撒祭底事情。这一章，在法译本中可惜被译者删掉了。

[247]关于土地国有问题，参看《大罪恶》（一九〇五年印行）。

[248]A．Leroy-Beaulieu说他是“纯粹的莫斯科士著，斯拉夫血统的伟大的俄国人，芬兰底混血种，在体格上，他是更近于平民而较远于贵族”。（见一九一〇年十二月十五日法国《两球杂志》）

[249]一八五七年。

[250]一八六二年。

[251]见《世界之末日》。（一九〇五年）

托尔斯泰在致美国某日报底电报中有言：

“各个省议会底活动，其目的在于限制专制政府底威权，建立一个代议政府。不论他们成功与否，它必然的结果，将使社会真正的改进益为迟缓。政治的骚乱，令人感到以外表的方法所做的改进工作是可怕的，把真正的进步反而停止了，这是我们可以根据一切立宪国家而断定的，如法国，英国，美国。”

在答复一位请他加入平民教育推进委员会的妇人底信中，托尔斯泰对于自由党人尚有其他的指摘：他们永远做着欺诈的勾当；他们因了害怕而为独裁政制底共谋犯，他们的参政使政府获得道德上的权威，使他们习于妥协，被政府作为工具。亚历山大二世曾言一切自由党人是为了名誉而卖身，如果不是为了金钱。亚历山大三世曾经毫无危险地销毁他的父亲底自由主义的事业；自由主义者互相耳语说这使他们不快，但他们仍旧参预司法，为国家服务，为舆论效力；在舆论方面，他们对于一切可以隐喻的事物作种种隐喻；但对于禁止谈论的事情便谨守缄默，他们在报纸上发表人们命令他们发表的文字。在尼古拉二世治下，他们亦是如此。“当这青年的君主一无所知，什么也不懂，无耻而冒昧地回答人民代表时，自由主义者会不会抗议？绝对不……从种种方面。人们向这年轻的帝皇表示卑鄙无耻的谄媚与恭维。”

[252]见《战争与革命》。

[253]这类人物底典型，在《复活》中有Novodvorow，那个革命煽动者，极度的虚荣与自私窒塞了他的智慧。绝无想象，毫无怀疑。在他后面，跟随着一个由工人转变成的革命家Markel，他的要革命是为了受人压迫，心存报复，他崇拜科学，但他根本不知何谓科学，他盲目地反对教会。

在《又是三个死者》或《神与人》中，还有若干新革命青年底典型。

[254]一九〇四年终，致日本人Izo-Abe书。——参看书末《亚洲对托尔斯泰底回响》。

[255]见丹奈洛摩著：《托尔斯泰名言录》（社会主义章）。

[256]同前。

[257]托尔斯泰与保尔·鲍阿伊哀谈话。（见一九〇二年十二月四日巴黎《时报》）

[258]见《世界之末日》。

[259]一八六五年始，托尔斯泰已有关于社会大混乱底预告的言语：

“产业便是窃盗，这真理，只要世界上有人类存在，将比英国宪法更为真确……俄国在历史上的使命是要使世界具有土地社会公有的概念。俄国的革命只能以此原则为根据。它将不是反对帝王反对专制政治，而是反对土地私有。”

[260]“最残忍的奴隶制度是令人没有土地。因为一个主人底奴隶是做一个人底奴隶；但没有土地权的人却是众人底奴隶。”（见《世界之末日》第七章）

[261]那时代，俄罗斯的确处于一种特殊的环境中；即令托尔斯泰把俄国的特

殊情形认为是欧洲全部的情形是一种错误的行为，我们可不能惊异他对于就近所见的痛苦具有特别的敏感——在《大罪恶》中，有一段他和乡人底谈话，描写那些人缺乏面包，因为他们没有土地，而他们心中都在期望能重新获得土地。俄罗斯底农民在全部人口中占有百分之八十的比例。托尔斯泰说在大地主制度之下，致千万的人都闹着饥荒。当人们和他们谈起补救这些惨状问题，言论自由问题，政教分离问题，甚至八小时工作制等等时，他们便嘲笑他们：
“一切装做在到处探寻拯救大众疾苦底方法的人们令人想起舞台的情况，当全部观众看见一个演员隐藏着的时候，配角的演员也同样清楚地看到的同伴，却装作完全不看见，而努力想转移大家底注意。”
除了把土地还给耕种的人以外更无别的挽救方法。为解决这土地问题起见，托尔斯泰赞成亨利·乔治（Henry Georges）底主张，实行征收地价税，而废除一切杂税。这是托氏底经济的圣经，他永远提及它，甚至在他的作品中，有时采用乔治整句的文字。

[262]“无抵抗主义是最重要的原则。徒有互助而不知无抵抗是永远没有结果的。”（见《世界之末日》）

[263]在一九〇〇年他致友人书中，他怨人家误会他的无抵抗主义。他说：人家把“勿以怨报怨”和“勿抵抗加在你身上的恶”相混。后者底思想是对于身受的恶处以无关心的态度……“实在是：抵抗罪恶是基督教义底唯一的目的，而不抵抗罪恶是对于罪恶最有力量的斗争。”
关于这一点，人们很可以把它和甘地底主义相比，——这亦是为了爱为了牺牲而抵抗！这亦是心魂底勇武刚毅，和淡漠的无关心是完全相反的。只是甘地更增强了英雄的力量罢了。

[264]见《世界之末日》。

[265]托尔斯泰曾描绘了两个“盲从者”底典型：一个在《复活》底终端，另一个在《又是三个死者》中间。

[266]在托尔斯泰指摘各省议会底骚动以后，高尔基表示大不满意，写道：“这个人变成他的思想的奴隶了。长久以来，他已离开了俄罗斯底实生活而不听见民众底呼声了。他所处的地位已超临俄罗斯太远。”

[267]对于他，不受到官厅底虐待是一种剧烈的痛苦。他渴望殉道，但政府很乖，不肯使他满足。“在我周围，人们凌虐我的朋友，却不及于我，虽然我是唯一可算作有害的人。显然是因为我还不值得加以凌虐，我真为此觉得羞耻。”（一八九二年五月十六致Ténéromo书）
“我处在自由的境地中真是难堪。”（一八九四年六月一日致前人书）为何他做了那些事情还是那么太平无事？只有上帝知道！他侮辱皇帝，他攻击国家，斥为“这可恶的偶像，人们为了它牺牲了生命，自由和理智。”（见《世界之末日》——参看《战争与革命》中他节述的俄国史。）这是魔鬼展览会：“疯狂的魔王伊凡，酒鬼彼得一世，愚昧的厨役叶卡捷琳娜一世，淫乱的伊丽莎白，堕落的保尔，弑亲的亚历山大一世”，（可是他是唯一博得托尔斯泰底幽密的好感的君主，）“残忍

而愚昧的尼古拉一世，不聪明的亚历山大二世，恶的亚历山大三世，傻子、犷野而昏昧的尼古拉二世……”

[268]一九〇五年一月十九日致逃兵龚却朗各书。

[269]一八九七年致杜高鲍人书。

[270]一九〇〇年致友人书。

[271]一九〇五年二月十二日致龚却朗各书。

[272]一八九七年致杜高鲍人书。

[273]一九〇五年一月十九日致龚却朗各书。

[274]一九〇五年十一月致友人书。

托尔斯泰底关于国家问题底最重要的著作，是《基督教精神与爱国主义》（一八九四年）；——《爱国主义与政府》（一九〇〇年）；——《军官底杂记簿》（一九〇二年）；——《日俄战争》（一九〇四年）；——《向逃避军役的人们致敬》（一九〇九年）。

[275]他以为原文有误，《十诫》中底第二条应当是“爱你的同胞如他一样”。即如上帝一样。（见和Ténéromo谈话）

[276]出处同前。

[277]一九〇六年十月致一个中国人书。

[278]在他一九〇六年底信中，托尔斯泰已经表示这种恐惧。

[279]“既然要容忍私有产业制度，那么，以前的拒绝军役与警役是无谓的举动了，因为私有产业制全赖军警制予以维持的。尽了军役警役而沾着私有产业制之惠的人，比较拒绝军役警役而享受私有产业制的人还较胜一筹。”（一八九九年致旅居加拿大的杜高鲍人书）

[280]以后的事实证明他是不差的，上帝对于他的恩惠完全报答了。在他逝世前数月，在亚菲利加底极端，甘地底救世的声音传到了。（参看书末《亚洲复托尔斯泰书》章）

[281]一九〇五年，《告政治家书》。

[282]在《大罪恶》底篇末，我们可以找到《告被统治者书》。

[283]一九〇六年十一月七日致保尔·萨白蒂哀（Paul Sabatier）书。

[284]一八九二年六月与一九〇一年十一月致一个朋友书。

[285]《战争与革命》。

[286]致一个友人书。

[287]也许这里是在涉及《一个杜高鲍人底故事》。

[288]“想象一切人类完全懂得真理而集合在一起住在岛上。这是不是生活？”（一九〇一年三月致一个友人书）

[289]一九一〇年十二月一日。

[290]一八九二年五月十六日。托尔斯泰那时看见他的夫人为了一个男孩底死亡而痛苦着，他不知如何安慰她。

[291]一八八三年一月书。

[292]“我从来不责备人没有宗教。最坏的是当人们说谎时，佯作信奉宗教。”此外又言：“如果上帝假做爱我们，这是比恨我们更糟。”

[293]见一九一〇年十二月十五日巴黎《两球杂志》。

[294]保尔·比留科夫（Paul Birukoff）最近在德译本中发表一部托尔斯泰与他的女儿玛丽娅的通信。

[295]见一九一〇年十二月十五日巴黎《两球杂志》。

[296]一九〇三年十二月十日致一个友人书。

[297]见一九一〇年十二月二十七日《飞迦罗（Figaro）日报》，这封信，在他死后，由他们的女婿Obolensky公爵交给托尔斯泰伯爵夫人。这是数年之前，托氏把这封信付托给女婿的。这封信之外更附有另一封信，涉及他们夫妇生活底私事的。此信为托尔斯泰伯爵夫人阅后毁去。（见托尔斯泰底长女Tatiana Soukhotine夫人底叙述）

[298]这种痛苦的情况自一八八一年，即在莫斯科所度的那个冬天起即已开始，那时候即托尔斯泰初次发见社会惨状。

[299]在托尔斯泰底最后几年，尤其在最后几个月中，他似乎受着Vladimir-Grig-oritch Tchertkov底影响。这是一个忠诚的朋友，久居英国，出资刊行并流通托尔斯泰底著作。他曾被托尔斯泰底一个儿子，名叫鲁翁的攻击。但即是他的思想底固执不无可议之处，可没有人能够怀疑他的绝对的忠诚。有人说托尔斯泰在遗嘱中丝毫没有把他的著作权赠给他的妻子的，这种无情的举动，是受着这位朋友的感应；但究竟我们无从证实，所能确实知道的，是他对于托尔斯泰底荣名比着托氏本人更为关心。

自一九一〇年六月二十三日起到托氏逝世间的六个月中的情况：托尔斯泰底最后一个秘书Valentin Boulgakov知道得最清楚，他的日记便是这时期托氏生活底最忠实的记录。

[300]一九一〇年十月二十八日清晨五时许，托尔斯泰突然离开了伊阿斯拿耶·波里阿那。他由玛各维兹基医生（D. Makovitski）陪随着；他的女儿亚历山大，为Tchertkov称为“他的亲切的合作者”的，知道他动身的秘密。当日晚六时，他到达奥铁那修院（Optina），俄国最著名的修院之一，他以前曾经到过好几次。他在此宿了一晚，翌晨，他写了一篇论死刑底长文。在十月二十九日晚上，他到他的姊妹玛丽出家的嘉摩第诺（Chamordino）修院。他和她一同晚餐，他告诉她他欲在奥铁那修院中度他的余年，“可以做任何低下的工作，唯一的条件是人家不强迫他到教堂里去”。他留宿在嘉摩第诺，翌日清晨，他在邻近的村落中散步了一回，他又想在那里租一个住处，下午再去看他的姊妹。五时，他的女儿亚历山大不凑巧地赶来了。无疑的，她是来通知他说他走后，人家已开始在寻访他了：他们在夜里立刻动身。托尔斯泰，亚历山大，玛各维兹基向着高塞尔斯克（Keselsk）车站出发，也许是要从此走入南方各省，再到巴尔干，皮迦里，塞尔皮各地的斯拉夫民族居留地。途中，托尔斯泰在阿斯太波伏（Astapovo）站上病倒了，不得不在那里卧床休养。他便在那里去世了。

关于他最后几天底情景，在《Tolstoys Flucht und Tod》——（柏林，一九二五年版）中可以找到最完全的记载，作者René Fuelloep-Miller与Friedrich Eckstein搜集托尔斯泰底夫人，女儿，医生，及在场的友人底记载，和政府秘密文件中的记载。这最后一部分，一九一七年时被苏维埃政府发见，暴露了当时不少的阴谋，政府与教会包围着垂死的老人，想逼他取消他以前对于教会底攻击而表示翻悔。政府，尤其是俄皇个人，极力威逼神圣宗教会议要他办到这件事。但结果是完全失败。

这批文件亦证明了政府底烦虑。列下省总督，奥鲍朗斯基公爵，莫斯科宪兵总监洛夫将军间底警务通讯，对于在阿斯太波伏发生的事故每小时都有报告，下了最严重的命令守护车站。使护丧的人完全与外间隔绝。这是因为最高底当局深恐托氏之死会引起俄罗斯底政治大示威运动之故。

托尔斯泰与世长辞底那所屋子周围，拥满了警察，间谍，新闻记者，与电影摄影师，窥伺着托尔斯泰伯爵夫人对于垂死者所表示的爱情，痛苦与忏悔。

[301]见一八七九年十月二十八日《日记》。

那一页是最美丽的一页，我们把它转录于下：

“在这个世界上有没有翅翼的笨重的人。他们在下层，骚扰者。他们中间亦有极强的，如拿破仑。他们在人间留下可怕的痕迹，播下不和的种子。——有让他的翅翼推动的人，慢慢地向前，翱翔着，如僧侣。——有轻浮的人，极容易上升而下坠，如那些好心的理想家。——有具有强大的翅翼的人……——有天国的人，为了人间底爱，藏起翅翼而降到地下，教人飞翔。以后，当他们不再成为必要时，他们称为‘基督’。”

[302]“一个人只有在醉于生命的时候方能生活。”（见《忏悔录》一八七九年）

“我为了人生而癫狂……这是夏天，美妙的夏天。今年，我奋斗了长久；但自然底美把我征服了。我感着生底乐趣。”（一八八〇年七月致费特书）这几行正在他为了宗教而狂乱的时候写的。

[303]一八六五年十月《日记》：

“死底念头……”“我愿，我爱永生。”

“我对于愤怒感到陶醉，我爱它，当我感到时我且刺激它，因为它于我是一种镇静的方法，使我，至少在若干时内，具有非常的弹性，精力与火焰，使我在精神上肉体上都能有所作为。”（见《聂赫留朵夫公爵日记》一八五七年）

[304]他为了一八九一年在伦敦举行的世界和平会议所写的关于《战争》底论文，是对于一般相信仲裁主义底和平主义者底一个尖锐的讽刺：

“这无异于把一粒谷放在鸟底尾巴上而捕获它的故事。要捕获它是那么容易的事。和人们谈着什么仲裁与国家容许的裁军实在是开玩笑。这一切真是些无谓的空谈！当然，各国政府会承认：那些好使徒！他们明明知道这决不能阻止他们在欢喜的时候驱使千百万的生灵去相杀。”（见《天国在我们内心》第六章）

[305]自然一向是托尔斯泰底“最好的朋友”，好似他自己所说的一样：

“一个朋友，这很好；但他将死，他要到什么地方去，我们不能跟随他，至于自然，我们和它的关系是那么密切，不啻是买来的，承继得来的，这当然更好。我的自然是冷酷的，累赘的；但这是一个终生的朋友；当一个人死后，他便进到自然中去。”（致费特书，——一八六一年五月十九日）
他参预自然底生命，他在春天再生，（“三月四月是我工作最好的月份，”——一八七七年三月二十三日致费特书，）他到了暮秋开始沉闷。（“这于我是死的一季，我不思想，不写，我舒服地感到自己蠢然。”——一八六九年十月二十一日致前人书）

[306]见和保尔·鲍阿伊哀底谈话（一九〇一年八月二十八日巴黎《时报》）。

实在，人们时常会分不清楚。例如卢梭底于丽（译者按：Julie是卢梭著《新哀洛绮思》小说中的女主人）在临终时的说话：
“凡我所不能相信的，我不能说我相信，我永远说我所相信的。属于我的，唯此而已。”
和托尔斯泰《答圣西诺特书》中的：
“我的信仰使人厌恶或阻碍别人，这是可能的。但要更改它却不在我能力范围以内，好似我不能更变我的肉体一样。我除了我所相信的以外不能相信别的，尤其在这个我将回到我所从来的神那边去的时候。”或卢梭底《答特蒲蒙书）似乎完全出之于托尔斯泰底手笔：
“我是耶稣基督底信徒。我主告我凡是爱他的同胞的人已经完成了律令。”或如：
“星期日底全部祷文又以归纳在下列这几个字中：“愿你的意志实现！”（卢梭《山中杂书》第三）
与下面一段相比：
“我把主祷文代替了一切祷文。我所能向上帝祈求的在下列一句中表现得最完满了：‘愿你的意志实现！’（一八五二——一八五三年间在高加索时代的日记）
两人思想底肖似不独在宗教方面为然，即在艺术方面亦是如此：
卢梭有言：
“现代艺术底第一条规则，是说得明明白白，准确地表出他的思想。”
托尔斯泰说：
“你爱怎么想便怎么想罢，只要你的每一个字都能为大家懂得。在完全通畅明白的文字中决不会写出不好的东西。”
此外我亦说过，卢梭在《新哀洛绮思》中对于巴黎歌剧院的讽刺的描写，和托尔斯泰在《艺术论》中的批评极有关连。

[307]见一九〇三年一月六日《日记》。

[308]见卢梭《一个孤独的散步者底幻想录中〈第四次散步〉》。

[309]致比留科夫书。

[310]《一八五五年五月之塞瓦斯托波尔》。

[311]“真理……在我道德观念中唯一存留的东西，我将崇奉的唯一的对

象。”（一八六〇年十月十七日）

[312]同前。

[313]“纯粹的爱人类之情是心灵底天然状态，而我们竟没有注意到。”（当他在喀山当学生时代的《日记》）

[314]“真理会导向爱情……”（《忏悔录》一八七九——一八八一年）“我把真理放在爱底一个单位上……”（同前）

[315]“你永远在提及力量？但力底基础是爱。”（见《安娜小史》第二卷安娜底话）

[316]“美与爱，生存底两大意义。”（《战争与和平》第二卷）

[317]“我信上帝，上帝于我即是‘爱’”。（一九〇一年《答圣西诺特书》）——“是的，爱！……不是自私的爱，但是我生平第一次感到的爱，当我看到，在我身旁的垂死的敌人，我爱他……这是灵魂底原素。爱他的邻人，爱他的敌人，爱大家，爱每个，这是在各方面去爱上帝！……爱一个我们亲爱的人，这是人的爱，但爱他的敌人简直是神明的爱！……（这是《战争与和平》中安特莱临终时所说的话）

[318]“艺术家对于他的作品的爱是艺术底心灵。没有爱，没有艺术品。”（一八八九年九月书）

[319]“我写了这些书，所以我知道它们所能产生的罪过……”（一八九七年十一月二十一日，托尔斯泰致杜高鲍人底领袖P.A. Vériguine书）

[320]参看《一个地主的早晨》，——或在《忏悔录》中理想的描写，那些人是多么质朴，多么善良，满足自己的命运，安分守己，博得人生底意义，——或在《复活》第二编末，当聂赫留朵夫遇见放工回来的工人时，眼前显出“这人类，这新世界”。

[321]“一个基督徒在精神上决不会比别人高或低；但他能在完满的道上，活动得更快，这便使他成为更纯粹的基督徒。因此，那些伪善者底停滞不进的德行较之和基督同时钉死的强盗更少基督教意味，因为这些强盗底心魂，永远向着理想而活动，且他们在十字架上也已后悔了。”（见《残忍的享乐》）

托尔斯泰遗著论

托尔斯泰死后，遗下不少未曾发表的作品。其中大部分在他死后已经陆续印行，在J.-W. Bienstock氏底法译本（纳尔逊书店丛书版）中合成三卷[1]。这些作品分属于他一生底各个时代。有的还是一八八三年底作品（如《一个疯人底日记》）。有的是他在最后几年中写的。它的种类有短篇小说，长篇小说，剧本，独白。许多是未完之作。我敢把它们分成两类：一是托尔斯泰依了道德意志而写的，一是依了艺术的本能而写的。还有一小部分是这两种趋向融和得非常美满的。

所可惜的，是他对于文学的光荣底淡漠——或者是为了他的禁欲思想——使他不能把应该是作品中最美的一部分杰作继续下去。例如《Féodor Kouzmitch老人底遗著——日记》。这是俄皇亚历山大一世底有名的传说，说他决心舍弃一切，托着假名出走，在西比利亚终老。我们感到托尔斯泰对此题材非常热情，他和他的英雄在思想上结合为一。但这部《日记》只存留了最初几章；即在这残缺的部分中，已可令人看得叙述底紧凑与清新，足和《复活》中最好的部分媲美。在此有多少令人不能遗忘的肖像，（如老后叶卡捷林娜二世，）尤其是这位神秘的暴烈的俄皇底描绘，他的倨傲的性格，在平静的老人心中还不时地激醒兴奋。

《谢尔盖神父》（Le Père Serge）（一八九一——一九〇四）亦是波澜壮阔的托尔斯泰式的作品之一；但故事底叙述被裁剪得太短了。一个老人在孤独与苦行中追求上帝，终于他在为了人群而生活时找到了神。有几处犷野的情调直可令人骇愕。书中的主人翁发见他所爱者底丑恶的那幕描写，——（他的未婚妻，为他崇拜如圣女一般的女人，竟是他所敬爱的俄皇底情妇，）真是又质朴又悲壮。即是那个修士在精神狂乱之夜为要重觅和平而斫落自己的手指那幕，亦是动人心魂的描写。与这些犷野可怖的穿插对立着的，有书末描述与可怜的童年的女友那段凄恻的谈话，和最后几页底淡漠，清明，急转直下的文字。

《母爱》亦是一部动人之作。一个慈爱的有理性的母亲，四十年中整个地为了她的家人服务，终于孤独着，不活动，亦没有活动底意义，虽然是自由思想者，她竟隐居于一个修院中去写她的日记。但本书只有首部还存留着。

另一组短篇故事，在艺术上是更完满的作品。

《Alexis le Pot》可以归入美丽的通俗故事类，事情是讲一个质直朴讷的人，永远被牺牲，永远甜蜜地感到满足，以至于死。——《舞会之后》（一九〇三年八月二十日）是：一个老人讲他曾如何地爱一个青年女郎，如何地突然不爱她，因为他看见女子底父亲，一个当大佐的军官，鞭笞他的兵士之故。这是完满之作，先是少年时代底回忆，美丽动人，接着是十分激动的真切的描写。——《梦中所见》（一九〇六年十一月十三日）是：一个公爵为了他所钟爱的女儿，任人诱惑逃出家庭，而不能宽恕她。但他一看见她时，却是他立刻去请求她的宽恕。然而（在此可见托尔斯泰底温情与理想主义从来没有枯竭的时候，）他无论如何不能克制自己见了女儿底私生子所生的厌恶之情。——《Khodynka）是极短的短篇，途述一八九三年时，一个年青的俄国公主，想加入莫斯科底一个平民节庆，突然被人众拥挤得大为狼狈，被人在脚下践踏，人家以为她是死了，一个工人，亦是被人挤得不堪的人，救醒了她。一霎间，友爱的情操把两人联合了。以后他们分别了，从此不复相见。

局面伟大，开始便似一部史诗式的长篇小说的，有《哈吉·穆拉特》（一九〇二年十二月），叙述一八五一年高加索战争时底杂事[2]。在写本书的时候，托尔斯泰正在最能把握他的艺术能力底阶段。视觉（眼睛的与心灵的）是非常完满。但可怪的是人家对于故事并不真正感到兴趣。因为读者觉得托尔斯泰亦并不对此故事真有什么兴趣。在故事中显现的每个人物，正好获得他恰当的同情；而作者对于每个人物，即是在我们眼前显露一下并不有何长久的动作的，亦给他一个完满的肖像描写。但为了要爱全体，他终于没有什么偏爱。他写这作品，似乎并无内心的需要，而只是为了肉体的需求。如别人需要舒展他的肌肉一般，他需要使用他的智的机能。他需要创作，他便创作了。

别的具有个人气质的作品，往往达到了悲怆的境界。自传式的作品即属此类，如《一个疯人底日记》（一八八三年十月二十日），追写一八六九年托尔斯泰精神困乱时最初几夜底恐怖[3]。又如《魔鬼》（一八八九年十一月十九日），这部最后的最长的短篇小说，好几部分含有一切最优的特点，不幸它的结局极无聊。一个乡下的地主，和他的农人底一个女儿有了关系，却另外结了婚，和乡女离开了。（因为他是诚实的，他又爱他的年青的妻子。）但这乡女“留在他的血液里”，他见了她不能不生占有她的思念。她追寻他。她终于重新和他结合；他感到自己不复能离开她：他自杀了。书中各个人物底肖像——如男子是一个善良的，懦弱的，壮实的，短视的，聪明的，真诚的，勤奋的，烦闷的人，——他的年青的妻子是传奇式的，多情的，——美丽的健全的乡女，热烈而不知贞操的，——都是杰作。可惜托尔斯泰在他的小说底终局放入在实事中没有的道德思想：因为作者实在有过同类的艳史。

五幕剧《黑暗中的光明》，确表现了艺术方面的弱点。但当我们知道了托尔斯泰暮年时的悲剧时，这部在别的人名下隐藏着托尔斯泰及其家人底作品将何等动人！Nicolas Ivanovitch Sarintzeff和《我们应当做什么？》底作者到了具有同样信心的地步，他试着要把它实行。但这于他是绝端不可能。他的妻子底哭泣（真诚的呢还是假装的？）阻止他离开他的家族。他留在家中，如穷人般过活，作着木工。他的夫人与儿女继续着奢侈的享用与豪华的宴会。虽然他绝对没有参加，人家却指摘他是虚伪。然而，由于他的精神的影响，由于他的人格底光辉，他在周围造成了不少信徒——与不幸者。一个教堂司祭，信服了他的主义，放弃了他的职位。一个世家子弟为了他的主义而拒绝军役，以致被罚入纠正纪律的队伍中。而这可怜的托尔斯泰底化身，Sarintzeff为怀疑所苦。他是不是犯了错误？他是否无谓地陷别人于痛苦或死地？末了，他对于他的悲苦底解决，唯有让那为他无意中置于绝路的青年底母亲杀死。

在另一短篇《无所谓罪人》（一九一〇年九月）中，我们还可找到托尔斯泰最后几年底生活，同样是一个因了无可自拔的境遇而受苦的人底忏悔录。在闲豫的富人之前，有被压迫的穷人：可是他们双方都不觉察这种社会状态底可怕与不合理。

两部剧本具有真实的价值：一是农村小剧，攻击酒精底为害的：《一切品性底来源》（很可能是一九一〇年作）。人物底个性极强：他们的典型的体格，他们的言语底可笑，都是描绘逼真。那个在末了宽恕他的窃贼底乡人，在他无意识的伟大与天真的自尊心上，是又高尚又滑稽的。——第二部却另有一种重要，是十二景的剧本，名：《活尸》。它表露为社会荒谬的现象所压迫着的善良而懦弱之士。剧中的主人翁弗狄亚（Fedia）为了自己的善性与道德情操而断送了一生，他的这些情操隐藏在放浪不羁的生活之下：他为了人类底卑下与对于自己底蔑视而痛苦到不堪忍受；但他无力反抗。他有一个妻子，爱他，秉性善良，安分守己，极有理性，但“缺少这使苹果汁发沫的一颗小小的葡萄”，缺少这令人遗忘一切的“在生活中的跳跃”。而他正需要遗忘。

“我们都处于我们的环境，他说，我们前面有三条途径，只有三条。做一个公务员，挣得钱来加增你生活底卑劣，这使我厌恶；也许是我不能这样做……第二条路，是和这卑下奋斗：这必得是一个英雄，我却不是。剩下第三条：忘记自己，喝酒，玩，唱歌：这是我所选择的路，你们看这条路已引我到什么地步……”[4]

在另一段中：

“我怎样会陷于绝境的呢？第一是酒。并非我感到喝酒底乐趣。但我永远怀着这种情操：在我周围的一切都不应当的，我为此羞耻……至于要成为贵族底领袖，或银行底行长，这是那么可耻，那么可耻！……喝过了酒，我们不复感到羞耻了……而且，音乐，不是歌剧或贝多芬，而是酒店中的音乐，在你的灵魂中灌注了多少生命，多少精力……还有美丽的黑眼睛，微笑……但这些东西愈是魅人，事后愈令人羞耻……”[5]

他离开了他的妻子，因为他觉得使她不幸而她亦不使他快乐。他把她留给一个友人，他爱她，她亦爱他，虽然没有明言，且这友人与他亦有相似之处。他自己隐避在下层阶级中；这样，一切都好：他们两个是幸福了，他呢，——尽他所能地使自己幸福。但社会绝对不允许人家不征求它的同意而行事；它强迫弗狄亚自杀，如果他不愿他的两位朋友被判重婚罪。——这部奇特的作品。含有那么深刻的俄罗斯色彩，反映出一般优秀人士在革命所给予的巨大的希望消失以后，如

何的失望与消沉，这是一部朴实无华的作品。其中的性格完全是真的，生动的，即是次要的角色亦是如此：（年青的妹子对于恋爱与婚姻问题底道德观念；勇敢的Karenine底面目，她的老母，保守派的贵族，在言语上非常强硬，在行为上非常迁就的人；）甚至那些酒店中的舞女，律师，都是如实有的人物一般。

我所搁置不论的，是那些道德的与宗教的作用占了首位的作品，在此，作品底自由的生命被阻抑了，虽然这与托尔斯泰心理上的清明状态并无损害：

《伪票》：长篇的叙述，差不多是一部长篇小说，它要表现世界上一切行为——不论是善是恶——底连锁。两个中学生犯了一桩伪票罪，由此发见出许多的罪恶，愈来愈可怕，——直到由一个被害的可怜的女人底圣洁的退让，对于凶手发生了影响，更由这凶手一步一步追溯到造成罪恶的最初的人犯。题材是壮丽无比，简直近于史诗一般的题材，作品可以达到古代悲剧中那种定命的伟大。但本书底叙述太冗长了，太琐碎了，没有宏伟的气概；而且虽然每个人物都有特点，他们全体是类似的。

《儿童的智慧》是儿童之间底一组语录，（共有二十一条对白，）题材底范围极广，涉及宗教、艺术、科学、教育、国家，等等。辞藻固然极为丰富；但那种方法令人厌倦，同样的意见已经重复说过多少次！

《年青的俄皇》幻想着他不由自主地所给予人的痛苦，是集子中最弱的一篇作品。

末了，我只列举若干断片的东西：《两个巡礼者》，——《祭司伐西利》，——《谁为凶手？》，等等。

在这些作品底大体上言，我们很感到托尔斯泰直到逝世为止，一直保有他的智的精力[6]。当他陈述他的社会思想的时候，他显得是徒托空言；但每当他在一件行为，一个生人之前，他的人道主义的幻想消失之时，便只有一副如鹰目般的目光，一下子便参透你的衷心。他从没有丧失这清明境界。我认为他在艺术上唯一的贫弱，是在于热情方面。除了极短暂的时间以外，我们有一种印象，似乎艺术之于托尔

斯泰不复是他生命底要素；它是一种必须的消遣，或者是行动底工具。但是他的真正的目的却是行动而非艺术。当他任令这热情的幻象把他激动时，他似乎感到羞惭；他斩钉截铁地结束了，或如《Féodor Kouzmitch老人底日记》般，他完全放弃作品，因为它颇有把他重行和艺术结合的危险……正在创造力丰富的时候，他竟为了这创造力而痛苦，终于把它为了上帝而牺牲，这不能不算是一个大艺术家底独一无二的例子。

一九一三年四月

---

[1]另一部更完全的版本，是一九二五年出版的Georges d'Ostoya与Gustave Masson的合译本。巴黎Bossard书店。

[2]托尔斯泰写道，“其中一部分是我亲历的。”

[3]参看前文中论《安娜小史》章。

[4]《活尸》第五幕第一场。

[5]第三幕第二场。

[6]这种精神上的健康，有他的朋友Tchertkov与他最后病倒时的医生底叙述为证。差不多直到最后，他每天继续写或读出他的日记令人笔录。

亚洲对托尔斯泰底回响

在本书最初几版刊行的时候，我们还不能度量托尔斯泰底思想在世界上的回响。种子还埋在泥土中。应当等待夏天。

今日，秋收已毕。从托尔斯泰身上长出整个的支裔。他的言语见诸行动。在伊阿斯拿耶·波里阿那底先驱者圣·约翰之后，接踵而来的有印度底救主——圣雄甘地（Mahâtmâ Gandhi）。

人类史上毕竟不乏令人叹赏的事迹，伟大的思想努力虽然表面上是归于消灭了，但它的原素毫未丧失，而种种回响与反应底推移形成了一条长流不尽的潮流，灌溉土地使其肥沃。

一八四七，年青的托尔斯泰十九岁，卧病在嘉尚（Kazan）医院，邻近的病床上，有一个喇嘛僧，面部被强盗刺伤很重，托尔斯泰从他那里第一次获得无抵抗主义底启示，为他将来在一生最后的三十年中奉为圭臬，锲而不舍的。

六十二年之后，一九〇九年，年青的印度人甘地，从垂死的托尔斯泰手中受到这圣洁的光明，为俄罗斯的老使徒把他的爱情与痛苦来培养成的；他把这光明放出鲜明的火焰，照射着印度：它的万丈光芒更遍映于全球各部。

但在涉及甘地与托尔斯泰底关系以前，我们愿将托尔斯泰与亚洲底关系大体上说一个梗概；没有这篇论文，一部托尔斯泰传在今日将成为残缺之作。因为托尔斯泰对于亚洲底行动，也许在历史上将较对于欧洲的行动更为重要。他是第一个思想上的“大道”，自东至西，结合古老的大陆上的一切的分子。如今，东西两方底巡礼者，都在这“大道上”来来往往。

此刻我们已具有一切为认识本题所必需的方法：因为托尔斯泰底虔诚的信徒，保尔·比留科夫把所有的材料都搜集在《托尔斯泰与东方》一书中[1]。

东方永远吸引着他。极年青的时候，在嘉尚当大学生，他便选了东方语言科中的亚剌伯·土耳其语言组。在高加索从军的几年中，他和

回教文化有过长久的接触，使他获有深刻的印象。一八七〇年后，在他所编的《初级学校读本》中，发见不少亚剌伯与印度底童话。他患着宗教苦闷时，《圣经》已不能满足他；他开始参考东方底宗教。他对于此方面的书籍浏览极多[2]。不久，他即有把他的读物介绍给欧洲底思念，《圣贤思想》集便是这个思想底结晶，其中包括着圣经，佛，老子，克利歇那（Krishna）底言论。他早就相信人类一切的宗教都建筑于同一个单位之上。

但他所寻求的，尤其是和亚洲人士底直接的关系。在他一生最后十年中，伊阿斯拿耶与东方各国间底通信是非常密切的。

在亚洲各国中，他感到在思想上与他最接近的是中国。但中国思想却最少表白出来。一八八四年时，他已研究孔子与老子；后者尤为他在古代圣贤中所最爱戴[3]。但托尔斯泰一直要等一九〇五年方能和老子底国人交换第一次通讯，而且似乎他的中国通信者只有两人。当然他们都是出众的人物。一个是学者Tsien Huang-t' ung，[4]一个是大文豪辜鸿铭，他的名字在欧洲是很熟知的[5]，北京大学教授，革命后亡命日本。

在他与这两位中国的优秀之士底通信中，尤其在他致辜鸿铭底长信中，托尔斯泰表示他对于中国民族所感到的爱恋与钦佩。近年来中国人以高贵的温厚态度去忍受欧洲各国对他所施的暴行这事实尤其加强了托尔斯泰底情操。他鼓励中国坚持它的这种清明的忍耐，预言它必能获得最后的胜利。中国割让给俄国的旅顺这一个例子，（这件事情使俄国在日俄战争中付了极大的代价，）肯定了德国之于胶州湾，英国之于威海卫，必将归于同样的结局。那些盗贼终于要在他们中间互盗。——但当托尔斯泰知道不久以来，暴力与战争底思想，在中国人心中亦觉醒起来时，不禁表示惶虑，他坚求他们要抗拒这种思想。如果他们亦为这种传染病征服了，那末必将临着空前的大劫，不独是在“西方最犷野最愚昧的代表者德皇”所恐怖的黄祸这意义上，但尤在人类至高的福利这观点上。因为，古老的中国一旦消灭之后，它的真正的，大众的，和平的，勤勉的，实用的智慧（Sagesse），本应当从中国渐渐地展布到全人类底智慧，必将随之俱灭。托尔斯泰相信必有一日，人类生活将完全改变；而他深信在这递嬗中，中国将在东方各民族之首，居于最重要的地位。亚洲底任务在于向世界上其余的人类

指示一条导向真正的自由的大路，这条路，托尔斯泰说，即是“道”。他尤其希望中国不要依了西方底方案与榜样而改革，——即不要把立宪制度代替它的君主政治，不要建设国家军队与大工业！它得把欧洲作为前车之鉴，那种地狱一般残酷的现状，那些可怜的无产者，那种阶级斗争，无穷尽的军备竞争，他们的殖民地侵夺政策，——整个文明底破产，欧洲是一个先例，——是的！——是不应当做的事情底先例。固然中国不能长此保持它的现状，受各种暴行底侵犯，它只有一条路应当走：便是对于它的政府与一切政府底绝对的无抵抗。它只要无动于衷地继续耕它的田，只服从神底律令！欧洲将在这四万万人底英雄的清明的无抵抗前面降服。在田野中平和地工作，依了中国底三教行事：儒家，教人排脱暴力；道教，教人“己所不欲，勿施于人”；佛教，则是牺牲与爱：人生底智慧与幸福底秘密尽于此矣。

在托尔斯泰底忠告之后，我们试观今日中国所做的事；第一他的博学的通讯者，辜鸿铭，似乎并未如何领悟：因为他的传统主义是很狭隘的，他所提出的补救现代世界狂热底万能药，只是对于由过去造成的法统，加以绝对忠诚的拥护[6]。——但我们不应当以表面的波涛来判断无边的大海。虽然那些旋起旋灭的党争与革命，不能令人想到托尔斯泰底思想，与中国圣贤底数千年的传统如何一致，然而谁能说中国民族竟不是与托尔斯泰底思想十分接近呢？

日本人，由于他的热狂的生命力，由于他对于世界上一切新事物底饥渴的好奇心，和中国人正相反，他是在全亚洲和托尔斯泰发生关系最早底民族（约于一八九〇年左右）。托尔斯泰之却取着猜疑的态度，他提防他们的国家主义与好战天性底执著，尤其猜疑他们那么柔顺地容纳欧洲文明，而且立刻学全了这种文明底害处。我们不能说他的猜疑是全无根据：因为他和他们的相当密切的通讯使他遭了好几次暗算。如年青的Jokai，Didaitschoo-lu日报主笔。自称为他的信徒，同时又自命为把他的主义与爱国情操联合一致的折衷派，在一九〇四年日俄战争爆发时，他竟公然指摘托尔斯泰。更令人失望的是那个青年田村，最初读了托尔斯泰底一篇关于日俄战争的文字[7]，而感动得下泪，全身颤抖着，大声疾呼地喊说：“托尔斯泰是今世唯一的先知者。”几星期之后，当日本海军在对马岛击破了俄国舰队时，一下子

卷入爱国狂的漩涡，终于写了一部攻击托尔斯泰底无聊的书。

更为坚实更为真诚的——但与托氏真正的思想距离很远的——是这些日本的社会民主党，反对战争的，英雄的奋斗者[8]，一九〇四年九月致书托尔斯泰；托尔斯泰在复书中感谢他们的盛意，但表示他痛恶战争，同时亦痛恶社会主义[9]。

可是无论如何，托尔斯泰底精神已深入日本，把它彻底垦植了。一九〇八年，正值他八秩诞辰，他的俄国友人向全世界托尔斯泰底朋友征文，预备印行一部纪念册。加藤寄去一篇颇有意义的论文，指明托尔斯泰给予日本底影响。他的宗教作品，大部分在日本都有译本；这些作品在一九〇二——一九〇三年间据加藤说，产生了一种精神革命，不独日本的基督徒为然，即是日本的佛教徒亦莫不如此；且由此发生了佛教刷新底运动。宗教素来是一种已成法统，是外界底律令。那时起它才具有内心的性质。“宗教意识”从此成为一个时髦名辞。当然，这“自我”底觉醒并非是全无危险的。它在许多情形中可以引人到达和牺牲与博爱精神全然相反的终局，——如引人入于自私的享乐，麻木，绝望，甚至自杀：这易于震动的民族，在他热情底狂乱之中，往往把一切主义推之极端。但在西京附近，好几个托尔斯泰研究者的团体，竟这样地形成了，他们耕田度日，并宣扬博爱底教义[10]。以一般情形言，可说日本底心灵生活，一部分深深地受着托尔斯泰底人格的感应。即在今日，日本还有一个“托尔斯泰社”发行一种每期七十面底颇有意义而浸淫甚深的月刊[11]。

这些日本信徒中最可爱的模范，是年青的德富健次郎，他亦参加一九〇八年底祝寿文集，一九〇六年初，他自东京写了一封热烈的信致托尔斯泰，托尔斯泰立刻答复了他。但德富健次郎等不得收到复信，便搭了最近期出口的船去访他。他不懂一句俄文，连英文也懂得极少。七月中他到了伊阿斯拿耶，住了五天，托尔斯泰以父辈底慈爱接待他，他回到日本，这一星期底回忆与老人底光辉四射的微笑，使他终生不能忘怀。

他在一九〇八年底祝寿文中提起此事，他的单纯洁白的心倾诉着：

“在别后七百三十日与距离一万里底雾氛中间，我还依稀看到他的微笑。”

“现在我和妻和犬生活在小小的乡间，在一座简陋的房屋中。我种着蔬菜，刈着滋生不已的败草。我的精力与我的光阴完全消磨在刈草，刈草，刈草，……也许这是我的思想底本质使然，也许是这困阢的时代使然。但我很幸福……只是个人在这情境中只能提笔弄文，亦是太可怜了！……”

这个日本青年，在他的卑微纯朴幸福的生活状态上，在他的人生底智慧与勤劳的工作上，较诸参与祝寿文集的一切托氏底信徒都更能实现托氏底理想，而触及托氏底内心[12]。

俄罗斯帝国底回教徒共有二百万人，故托尔斯泰在他俄国人底地位上，颇有认识他们的机会。而他们在他的通信中亦占据了重要的地位，但在一九〇一年前，这种通信尚属少见。是年春天，托尔斯泰底被除教籍与致神圣宗教会议书感服了他们。卓越的坚决的言辞对于回教徒们不啻是古犹太先知爱里升天时底嘱言。俄罗斯底Baschkirs人，印度底回教僧侣，君士坦丁堡底回教徒写信给他，说他们读到他斥责整个基督教底宣言，使他们“快乐至于流泪”；他们祝贺他从“三位一体底黑暗的信仰”中解脱出来。他们称之为他们的“弟兄”，竭力使他改宗。一个印度回教僧，竟天真地告诉他说一个新的救世主（名叫Chazrat Mirza Gulam Achmed）方在Kaschmir觅得耶稣底坟墓，打破了基督教中《复活》底谎言；他并且寄给他一张所谓耶稣坟墓底照相，和这所谓新救世主底肖像。

托尔斯泰对于这些奇特的友谊，怎样地报以可爱的镇静，几乎没有讥讽（或悲哀）的表示，这是我们难以想象的。不曾看到托尔斯泰在这些论辩中所取的态度的人，不能知道他刚愎的天性，涵养到如何绝端温和的地步。他从来不放弃他的殷勤的情意与好意的镇静。倒是那些与他通讯的回教徒愤愤然斥他为“中古时代底基督教偏见底余孽”[13]。或是那个因为托尔斯泰不承认他的新的回教救主，以种种说话威吓他，说这位圣人将把受着真理底光辉的人分作三类：

“……有些人靠了他们自己的理智而受到的。有些人由于有形的信号与奇迹而受到的。第三种人是由于剑的力量而受到的。（例如法拉翁Pharaon，摩西逼得要使他喝尽了红海底水方能使他信仰上帝。）因为上帝所遣的先知者应当教导全人类……”[14]

托尔斯泰从不以斗争的态度对付他的含有挑战性的通讯者。他的高贵的原则是无论何人，受了真理，永远不可把各种宗教底不同与缺点作准，而是应当注意沟通各种宗教与造成宗教底价值的特点。——“我对于一切宗教，努力抱着这种态度，尤其是对于回教。”[15]——他对于那个暴怒的回教僧，只答道：“一个具有真正宗教情操的人底责任，在于以身作则，实践道德。”我们所需要的尽在于此[16]。他佩服摩罕默德，他的若干言论使他感服[17]。但摩罕默德只是一个人，如基督一样。欲使摩罕默德主义与基督主义成为一种正当的宗教，必须放弃对于一个人或一部书底盲目的信仰；只要他们容纳一切与全部人类底良心与理智符合的东西。——即在包容他的思想底适当的形式中，托尔斯泰也永远留神着不拂逆他的对手底信仰：

“如果我得罪你，那么请你原谅我。我们不能说一半的真理，应当说全部，或者完全不说。”[18]

他的丝毫不能说服他的质问者，自是毋容提及的事。

至少，他遇到别的回教徒，明白的，自由的，和他表示完满的同情：——第一流中有著名的宗教改革者，埃及底大教士Mohammed Abdoul，一九〇四年四月八日从开罗（Caire）写信给他，祝贺他的被除教籍：因为这是贤圣之士底神明的报酬。他说托尔斯泰底光辉温暖了聚合了一切真理底探求者，他们的心永远期待着他的作品。托尔斯泰诚恳地答复了他。——他又受到驻君士坦丁堡波斯大使Mirza Riza Chan公爵（一九〇一年海牙和平会议波斯首席代表）底敬礼。

但他尤其受着白勃（Babisme）运动底吸引，他常和这派人物通声气。其中如神秘的Gabriel Sacy于一九〇一年自埃及致书于他，这是一个亚剌伯人，改信了基督教以后又转入波斯底白勃主义。Sacy向托尔斯泰陈述他的主张。托尔斯泰答言（一九〇一年八月十日）“长久以来白勃主义已使他感到兴趣，关于本问题的书籍，他已读过不少”；他对于它的神秘的根据及其理论认为毫无重要；但他相信在东方可以成为重要的道德律：“白勃主义迟早将和基督教底无政府主义融和。”他曾写信给一个寄给他一部白勃主义书底俄国人，说他确信“从现在各种教派——婆罗门教，佛教，犹太教，基督教——中产生的一切合理化的宗教箴规必能获得胜利”。他看到它们全体底倾向是“会合到普遍地合于人间性的唯一的宗教”方面去。——他得悉白勃

主义流入俄国感染了嘉尚地方底鞑靼人，大为喜悦，他邀请他们的领袖Woissow到他家里和他谈了很久，这件事故有Gussev底记载（一九〇九年二月）可考。

一九〇八年底祝寿文集中，一个Calcutta地方底法学家，名叫Abdullah-al-Mamun-Suhrawardy，代表了回教国，作了一篇称颂备至的纪念文。他称他为yogi，（译者按此系印度的苦修士），他承认他的无抵抗主义并不与摩罕默德底主义相抵触；但“应当如托尔斯泰读《圣经》一般，在真理底光辉中而非在迷信底云雾中读可兰经”。他称颂托尔斯泰之不为超人，而是大家底兄弟，不是西方或东方底光明，而是神底光明，大众底光明。随后他预言托尔斯泰底无抵抗主义与“印度圣哲底教训混合之后，或能为我们这时代产生出若干新的救世主”。

这确是在印度出现了托尔斯泰所预告的活动的人格。

在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印度是在完全警醒的状态中。除了一部分博学之士——他们是不以向大众传布他们的学问为急务的，他们只醉心于他们的语言学中，自以为与众隔绝[19]，——以外，欧洲尚未认识这种状态，它亦毫没想到在一八三〇年发端的印度民族心魂在一九〇〇年竟有如此庄严伟大的开展。这是一切在精神领域中突然发生的繁荣。在艺术上，科学上，思想上，无处不显出这灿烂的光华。只要一个泰戈尔（Rabindranath-Tagore）底名字，便在他的光荣的星座下，照耀着全世界。差不多在同时，吠擅多派（Vedantisme）教义受过Arya-Samâj（一八七五）Dayananda Sarasvati辈底改革，Keshab Chunder Sen并把Brahmâ——Samâj作为一种社会改革底工具，藉为调和基督教思想与东方思想底出发点。但印度底宗教界上，尤其照耀着两颗光芒万丈的巨星，突然显现的——或如印度的说法，是隔了数世纪而重新显现的，——两件思想界底奇迹：一个是Ramakrishna（一八三六——一八八六），在他的热爱中抓住了一切神明的形体，一个是他的信徒Vivekananda（一八六三——一九〇二），比他的宗师尤为强毅，对于他的疲惫已久的民众唤醒了那个行动底神，Gitâ底神。

托尔斯泰底广博的知识自然知道他们。他读过Dayananda底论

文。一八九六年始，他已醉心Vivekananda底作品，体味Ramakrishna底语录。Vivekananda于一九〇〇年漫游欧洲的时候没有到伊阿斯拿耶·波里阿那去，真是人类底大不幸。作者对于这两个欧、亚二洲底伟大的宗教心魂没有尽联合之责，认为是一件无可补赎的憾事。

如印度底Swami一样，托尔斯泰受过“爱之主”Krishna底熏陶，且在印度不少人敬礼他如同一个“圣者”，如一个再生的古Rishi。《新改革》杂志底经理Gopal Chetti在印度是一个崇奉托尔斯泰思想的人，他在一九〇八年底祝寿文集中把托氏和出家的王子释迦牟尼相比；且说如果托尔斯泰生于印度，他定能被视为一个Avatara，一个Purusha，（宇宙心魂底化身，）一个Sri-Krishna。

但是历史底无可移易的潮流已把托尔斯泰从苦修士对于神的梦想中转移到Vivekananda，或甘地底伟大的行动中了。

命运底奇特的迂回！第一个导引托尔斯泰到这方面去，而以后又成为印度圣雄底左右手的人，这时候当和达玛路以前的圣保尔一般，是反对托氏思想最猛烈的一员，他是C.R. Das[20]，我们能否假想是托尔斯泰底呼声，把他引入他的真正的使命？——一九〇八年终，C.R. Das处在革命的立场上。他写信给托尔斯泰，毫不隐蔽他的强项的信心；他公然指摘托尔斯泰底无抵抗主义；可是他向他要求为他的报纸Free Hindostan作同情的表示。托尔斯泰答了一封长信给他，差不多是一篇论文，在《致一个印度人书》（一九〇八年十二月十四日）底题目下，散布于全世界。他坚决地宣传他的无抵抗主义与博爱主义，每一部分都引用Krishna底言论作为他的论证。他对于科学底新迷信和对于古代的宗教迷信同样痛加抨击。他责备印度人，不应当否认他古代的智慧而去承袭西方的错误。

“我们可以希望，他说，在这佛教与孔子主义的广大的世界内，这新的科学偏见将无立足之地，而中国人，日本人，印度人，彻悟了承认暴力的宗教谎言之后，立刻可具有爱底律令底概念，适合于人类的，为东方底大师以那么雄伟的力宣示于世界的。但科学底迷信代替了宗教迷信来慢慢地侵吞东方诸民族了，它已征服日本为它摆布着最不幸的前途。在中国，在印度，一般自命为民众领袖的人全受了科学迷信底魅惑。你在你的报纸上提出你所认为应当指导印度底动向的基

本原则如下：

“抵抗暴力不单是合理的，且是必需的；不抵抗既无补于自私主义亦有害于利他主义。

“……什么！你，宗教情绪最深刻的民族底一员，竟相信了你的科学教育而敢把你的民族自远古以来即已主张的爱底律令，遽行弃绝么？暴力底首领，真理底敌人，最初是神学底囚犯，继而是科学底奴隶，——你的欧罗巴老师，感应给你那些荒谬的言论，你竟反复地说个不厌吗？

“你说英国人底制服印度，是因为印度不以武力来抵抗暴行？——但这完全是相反！英国人所以制服印度人，正因为印度人曾承认而现在还承认武力是他们的社会组织底基本原则之故；依了这个原则，他们服从他们各邦底君主；依了这个原则，他们向这些君主，向欧洲人，向英国人争斗……一个商务公司——三万人，而且是最无用的人——竟制服了二千万人底一个民族！把这个情形说给一个毫无成见的人听罢！他将不能懂得这些说话底意义……依数字而论，制服印度人的不是英国人而是印度人自己，这论断岂非是很明白确切的么？……

“印度人所以被暴力所制服，即因为他们就生存于暴力之中，现在还是依了暴力生活而不认识切合人类底永恒的爱底律令。

“凡是追寻他的所有物而不知他已占有的人，是愚昧而值得怜悯的！是的，不认识包围着他们的，所给予他们的爱的福利的人是愚昧而可怜的！”（Krishna言）

“人只要度着与爱底律令协和的生活，这是切合他的良心而含有无抵抗与不参加暴力底原则的。那么，不独一百人不能制服数百万人，即是数百万人也不能制服一个人。不要抵抗恶，不参加恶，不加入行政司法，纳税，尤其是军队！——那时，无论何物，无论何人也不能制服你了！”

一段Krishna名言底申引，结束了这俄国教导印度底无抵抗主义宣道：

“孩子们，把你们被蒙蔽的目光望着更高远之处罢，一个新的世界，充满着欢乐与爱的世界将在你们面前显现，一个理智底世界，为‘我的智慧’所创造的，唯一的实在的世界。那么，你们会认识爱对

于你们底赐与、爱向你们提出底条件。”

托尔斯泰此书落到一个年轻的印度人手里，他在南非洲Johannesburg地方当律师。他名叫甘地。他被这封书大大地感动了。一九〇九年终，他致书托尔斯泰。他告诉他，十年以来，他在托尔斯泰底宗教精神中所作的奋斗。他请求他允许他把他的致C.R. Das书译成印度文。

托尔斯泰对于他的“温和与强暴之战，谦卑与博爱和骄傲与暴力之战”表示祝福。他读到了Hind Swarâj底英文本，为甘地寄给他的；他立刻领悟这种宗教的与社会的经验底价值：

“你所讨论的，和平抵抗这问题，具有最高的价值，不独对于印度，且对于全人类亦是如此。”他读了Joseph J.Doke著的甘地传，为之神往。虽然病着，他还是写了几行动人的言辞寄给他，（一九一〇年五月八日）当他病愈时，一九一〇年九月七日，在Kotschety——他出家逃亡以至病殁前一个月，——他又写给他一封长信，这封信是那么重要，虽然冗长，我决意把它差不多全部附录在本文后面。它是，它将是，在未来人士衣服中，是无抵抗主义底经典，托尔斯泰思想上的遗嘱。南非洲底印度人于一九一四年在Golden Number of Indian Opinion上发表了，那是一册研究南非洲和平抵抗运动底杂志。它的成功同时亦是无抵抗政策底首次胜利。

同时，欧罗巴大战爆发了，互相屠杀：这不能不说是一种奇特的对照。

但当暴风雨过去，野蛮的骚扰渐渐地平息时，在废墟残迹之外，人们听到甘地底精纯坚决的呼声，如一头云雀一般。这声音，在一个更响亮更和谐的音调上，重新说出了托尔斯泰底名言，表明新时代人类希望底颂曲。

罗曼·罗兰

一九二七年五月

---

[1]Tolstoi und der Orient. Briefe und sontsige Zeugnisse über Tolstois Beziehungen zu den Vertretern orientalischer Religionen，一九二五年。

[2]比留科夫在他的书末，把托尔斯泰浏览与参考的关于东方的书籍作了一张表。

[3]似乎一部分中国人也承认这类似性。往中国旅行的一个俄国人，于一九二

二年时说中国的无政府主义充满了托氏底思想，而他们的共同的先驱者却是老子。

[4]译者按：此人不知何指。

[5]最近斯多克（Stock）书店出版了他的《中国民族底精神》底法译本。（一九二七年）

[6]在致辜鸿铭书中，托尔斯泰猛烈地批评中国底传统教训，服从君主这信念：他认为这和强力是神明的权利一语同样无根据。

[7]这篇论文载于一九〇〇年六月《泰晤士报》；Tamura于十二月中在东京读到它。

[8]Izo-Abe《平民报》经理。在托尔斯泰底复信寄到之前，他们已下狱，报纸也被封了。

[9]这复信底内容，我在以前本文中已引述过一段。

[10]一九〇六年十月三日，Tokutomi写信给他道："你不是孤独的，大师，你可自慰了！你在此有许多思想上的孩子……"

[11]Tolstoi Kenkyu（意为托尔斯泰研究）。

[12]Tokutomi记得一九〇六年时托尔斯泰问他道：——"你知道我的年纪么？"——"七十八岁。"我回答——"不，二十八岁。"我思索了一会说道——"啊！是的，从你成为新人的那天算起。"他颔首称是。

[13]Afendiar Woissow在君士坦丁堡。

[14]一九〇三年七月二十二日Mohammed Sadig书。

[15]一九〇八年六月十日Elkibajew书。

[16]一九〇三年八月二十日致M. Sadig书。

[17]托尔斯泰极佩服摩罕默德关于贫穷的祈祷："吾主，使我在贫穷中生存，在贫穷中死去！"

[18]一九〇二年十一月十一日致A. Woissow书。

[19]除了极少的例外，如Max Muller那大思想家，心地宏伟的人。

[20]C.R. Das最近已经去世。他成为甘地底好友，印度和平抵抗运动底首领。

托尔斯泰逝世前二月致甘地书

致南非洲Johannesburg，Transvaal，M. K. Gandhi：

“我接到你的Indian Opinion报，读悉关于绝对无抵抗主义底论见，不胜欣慰。我不禁要表示我的读后感。

“我阅世愈久，——尤其在此刻我明白感到日近死亡的时候——我愈需要表白我心中最强烈的感触，我认为重要无比的东西：这是说无抵抗主义，实在只是爱底法则底教训，尚未被骗人的诠解所变形的学说。爱，或者以别的名辞说沟通人类心魂底渴望，是人生底唯一的，最高的法则。……这是每个人知道，在心底里感到的。（在儿童心中尤其明显。）他只要没有受世俗思想底谎言所蒙蔽，他便会知道这点。

“这条法则曾被人间一切圣哲之士宣扬过：印度人，中国人，希伯莱人，希腊人，罗马人。基督尤其把他表白得明显，他以确切的辞句说这条法则包括一切法则与一切先知者。而且，基督预料到这条法则有被变形底可能，故他特别暴露那种危险，说那些生活在物质的利益中的人要改变它的性质。所谓危险者，是那些人自以为应以暴力来保护他们的利益，或如他们的说法，以暴力来夺回被人以暴力夺去的一切。基督知道（好似一切有理性的人所知道的一般）暴力底运用，与人生最高的法则，爱，是不相容的。他知道只要在一种情境中容受了暴力，这法则便全盘摧毁了。全部的基督教文明，在表面上虽然似乎非常灿烂，其实它时常在推进这种显而易见的，奇特的矛盾与误会，有时是故意的，但多半是无意识的。

“实际上，只要武力抵抗被容受，爱底法则便没有价值而且也不能有价值了。如果爱底法则没有价值，那么除了强权之外，任何法则都无价值了。十九个世纪以来的基督教即是如此。而且，在一切时间内，人类常把力作为主持社会组织底原则。基督教国家与别的国家中间底异点便是在基督教中，爱的法则是表白得很明显确切的，为任何宗教所不及；而基督徒们虽然把暴力底运用认为是合法的，把他们的生活建立于暴力之上，但他们仍旧庄严地接受这法则。因此，基督教

民族底生活是他们的信仰与生活基础之间的矛盾，是应当成为行动底法则底爱，与在种种形式下的暴力之间的矛盾。（所谓暴力底种种形式是：政府，法院，军队，被认为必需而受人拥护的机关。）这矛盾随了内生活底开展而增强，在最近以来达到了顶点。

“今日，问题是这样：是或否；应当选择其一！或者我们否定一切宗教的与道德的教训而在立身处世之中任令强权支使我们。或者把一切强迫的纳税，司法与警务权，尤其是军队，加以摧毁。

“本年春天，莫斯科某女校举行宗教试验，那时除了宗教科教员之外。还有主教也亲自参与，他们考问女学生，关于十诫底问题，尤皆是第五诫：‘戒杀！’当学生底答语正确的时候，主教往往追问另外一句：‘依了上帝底律令，是否在无论何种情形下永远禁止杀戮？’可怜的女郎为教员们预先教唆好了的，应当答道：‘——不，不永远如此。因为在战争与死刑中，杀戮是允许的。’——但其中一个不幸的女郎（这是由一个在场目睹的证人讲给我听的）听到这照例的问句‘杀人永远是一件罪恶么？’之后，红着脸，感动着，下了决心，答道：‘——永远是的！’对于主教底一切诡辩：年轻的女郎毫不动心地回答，说在无论何种情形中，杀戮是永远禁止的，而这在旧约中已经如此：至于基督，他不独禁止杀戮，并且禁止加害他的邻人。虽然主教是那么庄严，那么善于说辞，他终竟辞穷，为少女战败了。

“是的，我们尽可在我们的报纸上唠叨着谈航空进步，外交阴谋，俱乐部，新发现，和自称为艺术品等等底问题，而对于这少女所说的缄口不言！但我们决不能就此阻塞了思想，因为一切基督徒如这女郎一样地感觉到，虽然感觉底程度或有明晦之别。社会主义，无政府主义，救世军，日有增加的罪案，失业，富人们的穷奢极侈天天在膨胀，穷人们底可怕的灾祸，惊人地增多的自杀事件，这一切情形证明了内心的矛盾，应当解决而将会解决的矛盾。承认爱底法则，排斥一切暴力底运用。这是近似的解决方法。因此，你在Transvaal底活动，于你似乎显得限于世界底一隅，而实在是处于我们的利益底中心；它是今日世界上最重要的活动之一；不独是基督教民族，世界上一切的民族都将参预。

“在俄罗斯，也有同样的运动在迅速地发展，拒绝军役底事件一年一年地增加，这个消息定会使你快慰。虽然你们的无抵抗主义者与

我们的拒绝军役者底数目是那么少，他们毕竟可以说：‘神和我们一起，而神是比人更强。’

“在基督教信仰底宣传中，即在人们教给我们的变形的基督教义形式中，即在同时相信战时屠杀的军备与军队是必须的情形中，也存在着一种那么剧烈的矛盾，迟早会，很可能是极早地，赤裸裸地表白出来。那么，我们必得或者消灭基督教，——可是没有它，国家的权威是无从维持的，——或者是消灭军队，放弃武力，——这对于国家亦是同样重要的。这矛盾已为一切政府所感到，尤其是你们的不列颠政府与我们的俄罗斯政府；而由于一种保守的思想，他们处罚一切揭破这矛盾的人，比着对于国家底其他的敌人，处置得更严厉。在俄国我们看到这种情形，由于你的报纸，我们亦看到你们的情形。各国政府明知威胁他们的最严重的危险之由来，他们所极力护卫的亦不止是他们的利益。他们知道他们是为了生或死而奋斗。

列夫·托尔斯泰一九一〇年九月七日于Kotschety

托尔斯泰著作年表

一八五二年　童年时代（一八五一——二）——侵略——哥萨克（一八六二年完成）

一八五三年　记数人日记

一八五四年　少年时代——伐木

一八五五年　一八五四年十二月之塞瓦斯托波尔——一八五五年五月之塞瓦斯托波尔——一八五五年八月之塞瓦斯托波尔

一八五六年　两个轻骑兵——下雪——支队中的相遇——一个地主底早晨——少年时代

一八五七年　亚尔培——卢塞恩

一八五八年　三个死者

一八五九年　夫妇间的幸福

一八六〇年　波利库什卡

一八六一年　纺亚麻的人

一八六二年　民众教育论——写读教授法——建设初等学校计划草案——教化与教育——教育之定义与进步——师资论——十一十二两月中的伊阿斯拿耶·波里阿那学校——民众学校之自由创设与发展论——民众教育范围内的社会活动论——Tikhonne与Malanya（遗著）——田园诗歌

一八六三年　十二月党人（预定的长篇小说中的断片）

一八六四年——一八六九年　战争与和平

一八七二年　启蒙读本〔包含伊索、印度、美国……等寓言之翻译，神话，物理，动物，植物，历史各科讲话，短篇故事（高加索之囚犯，神见真理），史诗，数学，教员参考资料。〕——二旅客（遗著）

一八七三年　萨玛拉饥荒感言（致Moscow Vedomosty主编书）

一八七四年　论民众教育（致J．U. Shatiloff书——提出莫斯科文学委员会之报告书）

一八七五年　启蒙新读本俄罗斯读本四种——斯拉夫古书四种

一八七六年　安娜小史（一八七三——一八七六年）

一八七八年　初年回想录（断片）——十二月党人（断片之二）——十二月党人（断片之三）

一八七九年　我是谁（Tchertkov藏件）——忏悔录（一八八二年增订）

一八八〇年　定理神学（Théologie dogmatique）之批判——彼得一世（短篇小说中之一章）——幼女之自卫——随笔——爱之死灭——神怪故事之始端——卢梭论——沙漠中的湿地——哥萨克逃兵

一八八一年　四福音书之索引与翻译——福音书缩本——人靠了什么生活？

一八八二年　教会与国家——无抵抗主义——关于调查之论文

一八八四年　我的信仰底基础（我的宗教）——Bondareff著《农夫之胜利或劳作与懒惰》序——一个疯人底日记

一八八五年　通俗传说（两兄弟与黄金；比老人更乖的幼女；敌人抵抗而上帝坚持；三隐士；基督之诱惑；基督之痛苦；伊里亚斯；一个饿鬼；忏悔的罪人；上帝之子；一幅最后之晚餐的画；蠢货伊凡底故事）

通俗故事（二老人；烛；爱与上帝永远一致；熊熊之火不复熄）——十二使徒之教诲——苏格拉底——彼得传——Pietr Hlebnik

一八八六年　黑暗底力量——伊凡·伊里奇之死——我们应当做什么？——我们是什么——通俗传说（一个人需要许多土地吗？一颗大如鸡卵的谷子）——Nicolas Palkine——成语日历——慈悲论——信仰论——论抗拒罪害之斗争（致一个革命党书）——宗教论——妇女论——告青年——神之国（断片）——AEgée

一八八七年　人生论——论人生之意义（在莫斯科心理学会中宣读的报告）——论生与死（致Tchertkov书）——在光明中前进——有闲者底谈话录——工人Emelia与空鼓——三个儿子（寓言）——手工工作与知识活动（致罗曼·罗兰书）

一八八八年　论高果尔（未完成）

一八八九年　魔鬼（遗著）——蜂房故事——克莱采朔拿大——爱神与爱邻论——告同胞书——论艺术（听了Goltsev演讲“艺术中之美”后的感想）——教育之果实（喜剧）——振作——一月十二月底

光明节

一八九〇年　为何人类如何昏聩——“四十年”（地方传说）——克莱采朔拿大跋——论Bondareff——论性底交际——论亨利·乔治之计划——一个基督徒底回忆录——圣徒传——圣约翰——“我们的兄弟”——中国的生底智慧（道德经）——大众底福利——尼古拉——自杀论（论这怪现象底意义）

一八九一年　一个母亲底回忆录（遗著）——“高的代价”（引莫泊桑语）——饥馑论——论艺术与非艺术及艺术之重要性与无聊性（断片）——法院论（遗著）——第一个阶段——一个钟表匠——一个可怕的问题——“舒拉德咖啡店”（引Bernardinde Saint-Pierre语）——论荒歉时对于平民的补救方法。

一八九二年　拯救饥民论——困难中的人（论文两篇）——拯救饥民报告书——论理智与宗教（致Rosen男爵书）——论Karma书——“Francoise”（引莫泊桑语）

一八九三年　拯救饥民报告书——灵魂得救在你自己（天国在我们内心）（一八九一——一八九三）——基督教义与军役（前书中被检查会删去的一章）——宗教与道德——无为论——爱情之所欲——基督教精神与爱国主义——自由思想论

一八九四年　Karma（佛教童话）——年轻的俄皇（遗著）——论与国家之关系——论不朽——莫泊桑著作序——致印度人书

一八九五年　主与仆——寓言三种——羞耻——致一个波兰人书——论狂妄的梦

一八九六年　四福音书读法——告中国民众（未完成）——无抵抗主义论——论教会之欺诈——爱国主义与和平——致自由主义者书——与政府现存法统之关系——终局之迫近——基督教之训

一八九七年　艺术论（何为艺术？）——为要求将诺贝尔奖金赠与Doukhobors人事致瑞典某日报主笔书——我的五十余年有意识的生活

一八九八年　为援救Doukhobors人事宣言——饥荒——塞越老人（遗著）——嘉本特论现代科学文序——致KusskiyaVedomosty书

一八九九年　复活——论宗教教育——致一个军官书——为海牙和平会议问题致一个瑞典人书

一九〇〇年　出路在哪里——这时代底奴性——活尸——绝对戒杀——致旅居加拿大的杜高鲍人书——应否如此——爱国主义与政府——蜂房童话（以上皆为遗著）——“贫穷之解剖”序

一九〇一年　唯一的方法——谁为有理——告有闲的青年——告俄国劳动者书——论宗教之容忍——理智，信仰，祈祷（论文三篇）——答神圣宗教会议书——军官底杂记簿——论俄法同盟（信）——致俄皇及其参赞（其一）——论教育（致比留科夫书）——致皮迦尔日报书。

一九〇二年　告僧侣书——黑暗中的光明（剧本，遗著）——何为宗教何为宗教的要素——地狱之毁灭与重建——告劳动者

一九〇三年　莎士比亚与戏剧论——舞会之后（遗著）——亚叙利亚王——劳作——死于疾病——三问题——告政治改革者——灵智的来源观（一九〇八年修正）——论劳力

一九〇四年　童年回忆（一九〇三——一九〇四，一小部分在一九〇六年写成）——哈吉·穆拉特（一八九六——一八九八，一九〇一——一九〇四）（遗著）——伪票（一九〇三——一九〇四）——哈里逊（Harrison）与无抵抗主义——我是谁？——圣哲底思想录——振作起来！（一九〇六——一九〇七修正）

一九〇五年　每日必读文选——释迦牟尼——神与人——拉默奈（Lamennais）——伯斯格（Pascal）——Pierre Heltchitsky——苏格拉底案——Korney Vassiliyeff——祈祷——唯一的必需品——Alexis le Pot（遗著）——世界之末日——大罪恶——论俄罗斯的社会运动——我们当怎样生活？——绿竿——真的自由（致一个乡人书）

一九〇六年　瓦西里老人（遗著）——论俄罗斯革命之意义——告俄国民众（政府，革命党，大众）——论军役——论战争——土地问题之唯一的解决法——论基督教规条（致Paul Sabatier书）——致一个中国人书——亨利·乔治“社会问题”序——隐士Kouzmich遗言（遗著）——梦中所见（遗著）——有什么可以做——致俄皇及其参赞书（其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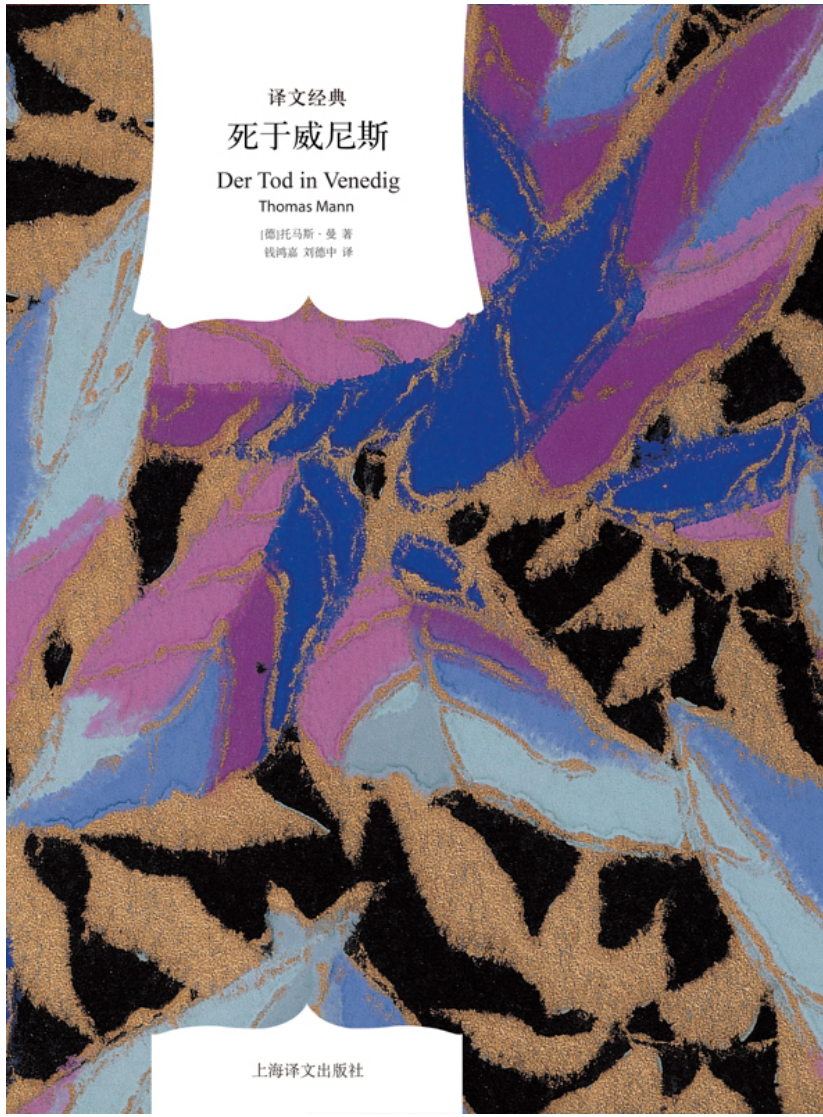
一九〇七年　与儿童谈道德问题——拉布吕耶尔与拉罗什富科等思想选录序——你们相爱么——戒杀——论人生的了解——与Ernest

Crosby的初次会晤——为何基督教国家特别是俄国现在处于可悲的情形

一九〇八年　我不复能缄默了——文选（修正及增订本）——爱底福利——狼（儿童故事）——一个兵士底诸案——暴力底律令与爱底律令——谁是凶手（遗著）——答八秩祝寿文集书——致一个印度人书

一九〇九年　世界上无罪人——教育家底首要任务——儿童底智慧（遗著）——致和平会议书——唯一的诫条——Gousseff被捕感言——论教育——无可避免的责任——论高果尔——论国家——论科学——论法学——答一个波兰女子书——为了爱上帝之故停着想一想罢——致一个老信徒书——致一个革命党人书——是了解的时候了——向为了爱真理而受难的人致敬——路人与农人——乡村之歌——父与子的谈话——与一个旅人的谈话

一九一〇年　村中三日记——人生大道——Hodynka——一切优点之由来（喜剧）——论疯狂——致斯拉夫大会书——肥沃的土地——致和平会议书——儿童故事——哲学与宗教——论社会主义（未完成）——有效的方法



译文经典

死于威尼斯

Der Tod in Venedig

Thomas Mann

[德]托马斯·曼 著

钱鸿嘉 刘德中 译

上海译文出版社

1929

托马斯·曼

Thomas Mann

1875～1955

德国作家。

主要作品有小说《布登勃洛克一家》、《魔山》等。

上海译文出版作品

《死于威尼斯》

《魔山》

《浮士德博士》

《绿蒂在魏玛》

《大骗子克鲁尔的自白》

《中短篇小说选》

《小城》

The Nobel Prize in Literature 1929 was awarded to Thomas Mann "principally for his great novel, *Buddenbrooks*, which has won steadily increased recognition as one of the classic works of contemporary literature".

获奖理由：“由于他那在当代文学中具有日益巩固的经典地位的伟大小说《布登勃洛克一家》。”

译本序

二十世纪初，德国文学界出现了一颗光灿夺目的巨星，它华光熠熠地照亮了欧洲整个文坛，赢得了世界各国千百万读者，这就是一九二九年获诺贝尔文学奖的托马斯·曼。

托马斯·曼于一八七五年六月六日生于德国北部吕贝克城的一个富商家庭，父亲托马斯·约翰·亨利希·曼（1840—1890）是经营谷物的巨商，后任参议及副市长；母亲尤莉亚·曼（1851—1923）生于巴西的里约热内卢，出身富贵，有葡萄牙血统。父亲严肃、冷静，富于理智，而母亲则热情奔放，爱好艺术。他有一个哥哥、一个弟弟和两个妹妹。哥哥亨利希·曼以后也是一位举世闻名的大作家。一八九〇年十月，父亲去世，商行倒闭，全家遂于一八九二年迁至慕尼黑定居。翌年，他在文科中学毕业，后即在一家火灾保险公司当见习生。托马斯·曼早年即爱好文学艺术，博览群书；学习期间，他曾用保尔·托马斯的笔名在《春风》及《社会》杂志上发表诗歌与论文，但并不为人注目。在保险公司当见习生时，他仿效法国作家布尔热和莫泊桑的风格写了一篇以女演员和大学生的恋爱为题材的故事，这就是一八九四年十月在《社会》杂志发表的中篇小说《堕落》。

一八九五年，他离开保险公司，在慕尼黑高等学校学习，当一名旁听生。他不但旁听了艺术史和文学史等课程，而且对经济学也甚感兴趣。与此同时，他为哥哥亨利希·曼主编的《二十世纪德意志艺术与福利之页》审稿，并撰写书评。一八九五年至一八九七年间，他曾数次去意大利，到过威尼斯、佛罗伦萨、那不勒斯及罗马等地，但对意大利并无多大好感。这一时期，他阅读了德国哲学家尼采，俄国作家

托尔斯泰、屠格涅夫、果戈理，法国作家福楼拜、龚古尔等人的作品。一八九八年，他又回慕尼黑，任讽刺杂志《西木卜利齐西木斯》编辑。

一八九六年及一八九七年，他继《堕落》之后又写了短篇小说《幻灭》及中篇小说《矮个儿弗里特曼先生》等，这两篇小说与其他短篇小说一起于一八九八年以《矮个儿弗里特曼先生》的书名出版。

早于一八九七年夏季，托马斯·曼就着手长篇小说《布登勃洛克一家》的准备工作。他收集了家里的旧卷宗、家庭的各种传说和书信，作为这部巨著的素材。小说中的许多人物均以他家的亲友为原型，并将吕贝克故居的许多具体情景写进小说。一九〇〇年夏秋之交，小说定稿，于翌年出版。这是一部描写资产阶级家庭从繁荣走向没落过程的史诗式的作品，是德国社会从十九世纪三十年代至九十年代发展的缩影，人物众多，场景广阔，笔触细腻，是一部批判现实主义的力作，出版后受到广泛的好评。从此作者一举成名，为他一九二九年获得诺贝尔文学奖奠定了基础。到一九七五年止，它已被译成三十种文字，在德语国家里，它已印行四百万册以上。

此后数年，托马斯·曼仍埋头于中、短篇小说等的创作。一九〇二年写完了中篇小说《特里斯坦》、短篇小说《饥饿的人们》及《上帝的剑》等。一九〇三年，他的著名中篇小说《托尼奥·克勒格尔》又在《新德意志展望》杂志上发表。同年，他将一些中、短篇（包括《路易丝姑娘》、《去墓地的路》等）汇成一集出版，书名即冠以《特里斯坦》。

这时托马斯·曼已是将近三十岁的人了。他结识了慕尼黑大学数学教授阿尔弗雷特·普灵斯海姆的女儿卡塔林娜（1883—1980），当时她正在攻读数学与物理，对音乐也有较深的造诣。经过了一段时间的热恋，两人终于在一九〇五年二月结成伉俪。婚后，他们有六个子女，即莫尼卡、戈洛、米哈伊尔、克劳斯、伊丽莎白和埃利卡，以后都成为文学、艺术和历史学方面的人材。

从婚后到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他主要发表了三部作品，即一九〇九年的长篇小说《王爷殿下》、一九一二年的中篇小说《死于威尼斯》及一九〇六年的三幕剧本《菲奥伦察》。《王爷殿下》描写的是贵族亨利希与一美国百万富翁的女儿攀亲的故事，展示了德国资本主

义发展中贵族与资本家相互依赖、相互勾结的丑恶画面。《死于威尼斯》则是托马斯·曼最优秀的作品之一，从一个侧面反映了作者的人生观与艺术观。

一九一二年五月至六月，作者的妻子卡塔林娜因肺部炎症，在瑞士的达沃斯肺病疗养院住了三星期左右。在这段时间里，他对疗养院的生活和各式各样的人物细心作了观察，长篇小说《魔山》的素材即由此而得。托马斯·曼于一九一二年开始执笔写这部巨著，一九一四年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写作中断，以后时断时续，终于在一九二四年问世。这是他第二部最重要的作品，在国际上影响之大不亚于《布登勃洛克一家》。有的评论家甚至认为他之所以获得诺贝尔文学奖，主要是《魔山》对世界文学的影响。美国大作家辛克莱·刘易斯在一九三〇年曾说，“我觉得《魔山》是整个欧洲生活的精髓。”在这部巨著中，托马斯·曼描写了疗养院形形色色的人物和不同类型的知识分子，反映了当时流行的各种思潮，对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夕社会的各种病态现象作了深刻的描述。作者本人认为这部作品有双重意义，既是一部“时代小说”，又是一部“教育小说”。

一九二二年至一九二七年，托马斯·曼多次出国旅行，先后到过阿姆斯特丹、斯德哥尔摩、布达佩斯、布拉格、马德里、伦敦、哥本哈根、佛罗伦萨、雅典、君士坦丁堡、开罗、巴黎及华沙等地。这使他大大丰富了知识，扩展了视野，并为他以后的创作提供了多种多样的题材。长篇小说《约瑟和他的弟兄们》，就是在一九二六年酝酿成熟的。

二十世纪三十年代前后，国际反动势力日益猖獗，欧洲大陆阴云密布，法西斯主义蠢蠢欲动。这时，托马斯·曼已是一个觉醒了的民主主义者和激进的人道主义者了。一九三〇年，他在柏林作题为《告德国人》的演说，矛头直指法西斯主义。他认为能抗拒法西斯野蛮暴行的唯一力量是社会民主主义，并号召德国市民阶层站在它的一边。同年，他又发表了著名的反法西斯小说《马里奥和魔术师》。

还在希特勒上台之前七年，托马斯·曼就开始写作一组以《圣经》中约瑟的故事为题材的长篇小说，即《约瑟和他的弟兄们》四部曲。前两部《雅各的故事》和《年轻的约瑟》在作家移居国外之前即已完成，而后两部《约瑟在埃及》及《赡养者约瑟》则是在希特勒政变后

写毕的。

在从事这部卷帙浩繁的巨著之前，托马斯·曼进行了大量研究工作，参考了许多科学专著，并努力追溯《圣经》传说中的历史根源。在对神话传说进行艺术处理时，他不仅依靠历史学家和考古学家的许多作品，还借助于弗洛伊德的学说。小说的某些内容表面上是讽刺埃及人民的民族自大狂，实际上却是针对德国的法西斯主义分子的。在这“四部曲”里，托马斯·曼力求从神话中找到人道主义因素，以达到借古讽今的目的。正如托马斯·曼在一次学术报告中所说：“我在内心准备把类似约瑟传说的材料当作与我的创作兴趣相吻合的东西来接受，是由于当时我的趣味发生了变化，对市民日常生活的厌弃和对神话的爱好。”许多评论家认为它与《魔山》一样，也是一部发人深省的“教育小说”。

在托马斯·曼看来，美国是当时世界上民主、自由的象征，因而于一九三八年迁居美国。不久他任普林斯顿大学教授，先后发表各种演说。一九三九年，他的又一部长篇小说《绿蒂在魏玛》问世。

《绿蒂在魏玛》的写作技巧颇为新颖，完全摆脱了传统的艺术结构。小说没有多大情节，只是着重描写歌德与青年时代热恋过的女友夏绿蒂于一八一六年重逢时的各种场景。在第七章中，作者对歌德的心理状态刻画入微，巧妙地再现了这位大诗人生活的年代及其复杂矛盾的性格。显然，作者想借歌德来确立并发挥自己的人道主义思想，矛头也是针对当时横行欧洲的法西斯主义的。

早于一九〇一年，托马斯·曼就想写一部“浮士德”式的大型作品。一九四三年五月，他开始写作长篇小说《浮士德博士》，该书于一九四七年出版。它的主题与中篇小说《死于威尼斯》等一样，是一部描写艺术家在资本主义社会下以悲剧而告终的小说，同时也是一部德国走向法西斯、走向战争与毁灭的“时代小说”。小说中，作曲家阿德里安·莱弗尔金不满现实，在音乐上试图有所创新。他同魔鬼订约后，写出了许多反传统的新颖作品，但由于莱弗尔金的人性尚未泯灭，受到魔鬼的惩罚，最后他认识到艺术不能单纯追求形式的完美，主要应有益于人类。可惜他觉悟得太晚，灵魂已为魔鬼所占有，终于变成痴呆。据作者在一九四八年发表的日记透露，莱弗尔金的思想、气质和经历，与尼采的情况十分相似，《浮士德博士》的主人公无异是尼采

的化身，而音乐家与魔鬼的谈话，则取自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卡拉马佐夫兄弟》一书。这部小说的写作技巧也与托马斯·曼的传统写法不同，具有现代派小说的许多特点。

自一九四七至一九五二年间，作家往来于欧洲大陆及美国。一九四九年，为纪念歌德诞生二百周年，作家回德国，在法兰克福和魏玛两地发表演说，两地都给他颁发了歌德奖金。由于他对日益猖獗的麦卡锡主义十分不满，而美国报刊又猛烈攻击他同情共产主义，他于一九五二年忿然离开美国，移居瑞士苏黎世附近。

托马斯·曼最后一部重要的作品，是未完成的长篇小说《大骗子克鲁尔的自白——回忆录第一部》。此书的个别章节曾在一九二二年和一九三七年发表过，第一卷在一九五四年问世。作者以回忆录的方式描写了克鲁尔招摇撞骗的一生，文笔犀利、幽默，语多讽刺。从题材上看，这部小说与托马斯·曼的早期作品也有一定联系，即涉及资本主义社会中艺术与艺术家的问题。小说的某些章节写得十分精彩，思想性与艺术性均达到了一定的高度。

托马斯·曼在生命的最后几年里，还在酝酿新的文艺作品。但他未能实现自己的计划，就以八十岁的高龄于一九五五年八月十二日与世长辞。

托马斯·曼最大的成就，无疑是《布登勃洛克一家》、《魔山》等举世瞩目的长篇小说，但他的中、短篇小说，特别是早期的中篇小说写得非常出色，在德国文学史上占有十分重要的地位。

下面我们来谈谈本书收集的托马斯·曼的两个重要的中篇小说。

《特里斯坦》是一部描写艺术与生活之间相互关系的光彩夺目的作品。故事以一座疗养院为背景，通过德特雷夫·史平奈尔与科勒特扬夫人之间的暧昧关系的描写，反映了一些上层社会的人的病态生活的一个侧面。这里，作者一面借商人科勒特扬之口，揭示了人们崇拜金钱、蔑视艺术的丑恶本质，另一方面则精心刻画了作家史平奈尔的形象，把上世纪末那种脱离生活、逃避现实的艺术家的本质生动地勾勒出来。托马斯·曼是以冷嘲热讽的笔调来描写这些人物的，对这种无病呻吟的唯美主义艺术家显然持否定态度。艺术家应当如何正确对待生活——这就是我们在读这篇小说后应当仔细思索的问题。

《死于威尼斯》是托马斯·曼最负盛名的中篇小说。像《特里斯

坦》一样，也是一部以艺术家为题材的作品，不过它所反映的社会面更加广阔，主题思想也更加深刻。西方文学界很推崇这篇小说，目为世界文学名著，而托马斯·曼本人也认为是自己的得意杰作。他曾说："《死于威尼斯》的确是一个名副其实的结晶品，这是一种结构，一个形象，从许许多多的晶面上放射出光辉。它蕴含着无数隐喻；当作品成型时，连作者本人也不禁为之目眩。"这篇作品是他于一九一一年从意大利归国后所写，一九一二年问世。故事的主人公阿申巴赫是一个正直清高的名作家，他数十年来孜孜不倦地献身于创作，一心想攀登艺术的高峰。长年累月辛勤的劳动使他心力交瘁，他很想松一口气，到国外调剂一下疲惫的身心。他选中威尼斯作为目的地，在那儿度过了不少炎热的夏日。他在饭店里遇见一个非常俊美的波兰籍男孩，他认为孩子就是美的化身，因而陷在一种反常的情爱里，不能自拔，甚至为他神魂颠倒。不久，威尼斯疠疫横行，外侨纷纷回国，而阿申巴赫明知有染疾身亡的危险，却偏偏不肯离开，宁愿守在孩子身边，最后终于死在海滩旁。许多评论家都认为阿申巴赫的原型就是作者本人，这样的人物在当时的知识界有一定的代表性。虽然他孤芳自赏，远离人民群众，但写作态度十分严谨，对当时的社会抱批判态度。他对社会上种种庸俗、浅薄的东西都看不入眼，对那个社会的种种阴暗面更感到疾首痛心。

在创作上，托马斯·曼的风格是多种多样的。他的小说的结构都经过精心的设计，在情节、构思及人物的塑造上均下过一番功夫，每个词都经过仔细的斟酌，文笔细腻生动，人物形象也十分鲜明，被公认为二十世纪德国的语言大师。传记作家德·德·门德尔松把他誉为"语言的魔术师"，也许并不过分。他的中、短篇小说既保留了十九世纪现实主义小说的某些优秀传统，有完整的故事性，情节纳入一目了然的时间与空间范畴之内，又采用了现代派的某些写作技巧（如意识流、内心独白、象征和隐喻等），因而能赢得世界各国广大的读者群。例如在《死于威尼斯》中，作者善于把现实与梦境、真实与幻觉、记忆与印象交织在一起，其中还穿插了主人公阿申巴赫对人生与美学问题的思考和精神生活的探索。阿申巴赫在确切地得悉威尼斯瘟疫流行的那天夜间，曾做了一个噩梦，作者是这样来描述这个怪诞的梦境的：

……在破雾而出的霞光中，从森林茂密的高原上，在一枝枝巨大的树干之间和长满青苔的岩石中间，一群人畜摇摇晃晃、跌跌撞撞像旋风般地走来。这是一群声势汹汹的乌合之众，他们漫山遍野而来，手执通明的火炬，在一片喧腾中围成一圈，蹁跹乱舞。……这些人兴奋若狂，高声喊叫，但叫声里却有一种柔和的清音，拖着“乌——乌”的袅袅尾声。这声音是那么甜润，又是那么粗犷，他可从来没有听到过。它像牡鹿的鸣叫声那样在空中回荡，接着，狂欢的人群中就有许多声音跟着应和，他们在喊声下相互推挤奔逐，跳起舞来，两手两脚扭摆着，他们永远不让这种声音止息。但渗透着和支配着各种声音的，却依然是这深沉而悠扬的笛声。他怀着厌恶的心情目睹这番景象，同时还得不顾羞耻地呆呆等待他们的酒宴和盛大的献祭。对于此时此地的他，这种笛声不是也很有诱惑力么？他惊恐万状，对自己信奉的上帝怀着一片至诚的心，要竭力卫护它，而对异端则深恶痛绝：它对人类的自制力和尊严是水火不相容的。但喧闹声和咆哮声震撼着山岳，使它们发出一阵阵的回响。这声音越来越大，越来越近，几乎达到令人着魔的疯狂程度。尘雾使他透不过气来——山羊腥臭的气味，人们喘着气的一股味儿，还有一潭死水散发出的浊气，再加上他所熟悉的一种气味：那就是创伤和流行病的气味。……

这里，作者把主人公的现实生活与梦境、感觉与幻觉巧妙地糅合在一起，加强了作品的艺术感染力。文中，“乌——乌”的“乌”字是阿申巴赫所依恋的美少年塔齐奥的“奥”字的变音，白天里，他常听到塔齐奥的母亲或别的家人总是用这副调儿叫喊这个少年；而山羊和野蛮人的腥臭味，则显然是他白昼闻到的消毒药水的气味了。

对自然界与景物的描写，也是托马斯·曼所十分擅长的。例如在《死于威尼斯》中，作者对旭日从海面上升起的景象作了如下描绘：

……天际开始展现一片玫瑰色，焕发出明灿灿的瑰丽得难以形容的华光；一朵朵初生的云彩被霞光染得亮亮的，飘浮在玫瑰色与淡蓝色的薄雾中，像一个个伫立在旁的丘比特爱神。海面上泛起一阵紫色的光，漫射的光辉似乎在滚滚的海浪上面翻腾；从地平线到天顶，似乎有无数金色的长矛忽上忽下，闪烁不定——这时，熹微的曙光已变成耀眼的光芒，一团烈焰似的火球显示出天神般的威力，悄悄地向上升腾，终于，太阳神驾着疾驰的骏马，在大地上冉冉升起。……

从这段文字里，可以看出托马斯·曼的深刻的观察力和高超的语言

修养。他所选用的每一个字，看来都是经过推敲的。

再看《特里斯坦》里的一段描写：

> ——天气一直晴好。附近一带的山峦、房屋和园林，都沉浸在无风的恬静和明朗的严寒中，沉浸在耀眼的光亮和淡蓝的阴影里，一切都那么雪白、坚硬和洁净。万里无云的淡蓝天空，穹顶似的笼罩着大地，成千上万闪烁的光点，发亮的晶体，在天空中飘舞嬉戏。……

寥寥几笔，一派凛冽的冬景就跃然纸上。

关于人物形象的刻画，托马斯·曼也匠心独运。他善于通过主人公的言词（包括对白和独白）和行动来突出人物的特性，因而他笔下的人物如阿申巴赫、史平奈尔等均有鲜明的个性，读后给人以深刻难忘的印象。

在世界文学的宝库中，德国诗歌堪称独树一帜，从歌德、席勒到海涅几乎独占了一个世纪的诗坛。德国戏剧也不乏巨匠佳作，莱辛、席勒、霍普特曼和布莱希特，都对各国的戏剧和舞台产生深远的影响。在托马斯·曼以前，除了歌德、霍夫曼、冯塔纳与史托姆外，德国小说基本上只停留于德国本土，未能像美国、俄国、法国的小说那样在世界上占有举足轻重的地位。托马斯·曼是十九世纪五十年代后德国以他的小说创作成就走向世界的第一人，是德国文学史上划时代的重要作家。一九八四年，欧洲五家影响较大的报纸曾评选出十位欧洲最受欢迎的已故作家，其中属于二十世纪的则有卡夫卡、普鲁斯特、托马斯·曼和乔伊斯四人。匈牙利杰出的文艺评论家卢卡契和德国当代著名学者汉斯·迈耶都撰有《托马斯·曼》的专著，对这位大作家倍加赞赏。俄罗斯、日本和西方许多国家都早已翻译出版了他的重要作品或多卷本。我国的出版界早于一九六二年就介绍了他的巨著《布登勃洛克一家》，之后又陆续出版了《魔山》、《绿蒂在魏玛》和《大骗子克鲁尔的自白——回忆录第一部》等书。深信今后各国研究托马斯·曼的学者将愈来愈多，而他的作品也将在世界文坛上永放异彩。

钱鸿嘉

死 于 威 尼 斯

二十世纪某年的一个春日午后，古斯塔夫·阿申巴赫从慕尼黑摄政王街的邸宅里独个儿出来漫步。在他五十岁生日以后，他在正式场合则以冯·阿申巴赫闻名。当时，欧洲大陆形势险恶，好几个月来阴云密布。整整一个上午，作家为繁重的、绞脑汁的工作累得精疲力竭，这些工作一直需要他以缜密周到、深入细致和一丝不苟的精神从事。午饭以后，他又感到自己控制不住内心汹涌澎湃创作思潮的激荡，也就是一种“motus animi continuus”[1]；根据西塞罗[2]的意见，雄伟有力的篇章就是由此产生的。他想午睡一会以消除疲劳，可又睡不着（由于体力消耗一天比一天厉害，他感到每天午睡确实非常必要），于是喝过茶后不一会，他就想到外边去逛逛，希望空气和活动能帮助他消除疲劳，以便晚上再能好好地工作一番。

时光已是五月上旬，在几星期湿冷的天气之后，一个似是而非的仲夏来临了。虽然英国花园里的树叶才出现一片嫩绿，可是已像八月般的闷热，市郊一带熙熙攘攘，挤满了车辆和行人。但通往奥迈斯特的一些道路却比较幽静，阿申巴赫就在那儿徜徉，眺望一会以热闹出名的餐厅公园的景色。公园周围停着一些出租马车和华丽的私人马车。他从公园外围取道回家，穿过了落日余辉掩映着的田野。当他走到北郊墓园时，他累了，这时在弗林公路上空又出现暴风雨的征兆，于是他等着电车，让电车直接带他回城。

想不到他在车站和车站附近没有看到什么人。不论在铺过地面的翁格勒街还是弗林公路上，都看不到一辆车子。在翁格勒街，电车轨道孤寂地、亮油油地一直向施瓦平地区伸展。在石匠铺子的围篱后边，也没有一个影子在晃动。石匠铺子里陈设着各种各样待卖的十字架、神位牌、纪念碑之类，宛如另一个不埋葬尸体的坟场。对面是拜

占庭式结构的殡仪馆，它在夕阳中默默地闪着微弱的光辉。建筑物的正面，装饰着希腊式十字架和模仿埃及古代书法的浅色图案，上面镂刻着对称地排列的几行金字，内容均和来世有关，例如“彼等均已进入天府”，或者是“愿永恒之光普照亡灵”。候车的阿申巴赫专心默读、欣赏这些字迹有好几分钟，让自己整个心灵沉浸在对它们神秘意义的探索之中。正在这时，他瞥见护守在阶梯口两只圣兽上面的门廊里站着一个人，他顿时清醒过来。这个人的外表颇不平常，把他的思路完全带到另一个方向。

这个人究竟是穿过青铜门从厅堂里出来，还是从外边悄悄地溜到这上面，谁也说不准。阿申巴赫对这个问题不加深思，就倾向于第一个假设。他中等身材，瘦骨嶙峋的，没有胡子，鼻子塌得十分显眼。他是那种红发系的人，皮肤呈奶油色，长着雀斑。他显然不是巴伐利亚人，因为他头上戴着一顶边缘宽阔而平直的草帽，至少从外表看去是一个远方来客，带几分异国情调。不过他肩上却紧扣着一只本地常用的帆布背包，穿的是一件缠腰带的淡黄色绒线衫一类的紧身上衣，左臂前部挟着一件灰色雨衣，手臂托着腰部，右手则握着一根端部包有铁皮的手杖，手杖斜撑着地面，下身紧靠着手杖的弯柄，两腿交叉。他仰起了头，因而从松散的运动衫里露出的瘦削脖子上赫然呈现出一个喉结；他用没有光泽的、红睫毛的眼睛凝望远方，中间两条平直而明显的皱纹与他那个塌鼻子衬托着，显得相当古怪。也许是他站着的位置较高，使阿申巴赫对他有这么一个印象：他有一种盛气凌人的、慓悍的甚至是目空一切的神态，这可能是因为他被夕阳的光辉照得眼睛发花，露出一副怪相，或者面部有些畸形的地方；他的嘴唇太短而向后翘起，从牙肉那里露出一排又长又白的牙齿。

阿申巴赫用一半是观赏、一半是好奇的眼光凝神注视着这位陌生人，但这种注视似乎缺乏考虑，因为他猛然发觉那个人直愣愣地回瞪他一眼，目光恶狠狠地富有敌意，有一种迫使他的眼锋缩回的威力。这下子可刺痛了阿申巴赫，他转身开始沿围篱走去，暂且决定不再去注意这个人。不一会，他就把他忘了。不知是那个陌生人的逍遥姿态对他的想象力起了作用呢，还是某种肉体因素或精神因素在起作用，他只十分惊异地觉得内心有一种豁然开朗之感，心里乱糟糟的，同时滋长着一种青年人想到远方去漫游的渴望，这种意念非常强烈，非常

新奇，不过它早已磨灭，久已淡忘，因而他两手反剪在背后，一动不动地呆立在那里，目不转睛地瞧着地面，审察自己的心绪和意向。

这不过是对旅行的热望而已，别的没有什么。但它确实来得那么突然，那么激动人心，甚至近乎一种幻觉。他的欲望显得一清二楚了。他早晨工作时起一刻也不能平息的那种想象力，描摹出——企图一下子展现出——五花八门人世间的种种惊险面。他看着。他看到了一幅景色，看到了热带地区烟雾弥漫天空下的一片沼泽，潮湿、丰饶而又阴森可怖。这是一片古老的荒原，布满了岛屿、沼泽和淤泥冲积的河道。在长满蕨类植物的繁茂丛林中，在肥沃、泉水涌流和奇花异卉竞相争妍、草木丛生的土地上，他看到一棵棵毛茸茸的棕榈树到处挺立，还看到一株株奇形怪状的大树，树根有的外露在土壤上，有的向下伸到河水里，黏滞不动的河水反映出绿色的树阴，那里飘动着乳白色的、碗口般大的鲜花，而肩肉高耸、嘴形奇特的怪鸟则站立在浅滩上，一动不动呆呆地向旁瞧着。在竹林深处节节疤疤的树干中间，蹲伏着一只老虎，两眼闪闪发光。他感到内心因恐惧和神秘的渴望而颤动。这时幻象消失了。阿申巴赫摇摇头，又沿着石匠铺子的围篱走他的路。

过去，至少从他有机会能任意享受社交的种种好处时起，他一直认为，旅行不过是一种养生之道，有时不得不违背心愿去敷衍一下。他为他自己和欧洲广大人士所提出的繁重任务忙得喘不过气来，创作的责任感沉重地压在他的心头。他非常厌恶娱乐，以致对外面的花花世界没有任何兴趣。他已非常满足于那些不必远离自己小天地的人们所能获得的世间各种见识，因而离开欧洲的事，他一刻也不曾想过。尤其是他的生命力已渐渐衰退，他艺术家的那种深恐大功不能告成——即担心工作半途而废，不能鞠躬尽瘁献身于事业——的忧虑已再不能轻易排除以后，他几乎只在家居所在的那个可爱的城市里露面，足迹也不出他那座简陋的乡间别墅；那座别墅坐落在山区，他常在那儿度过多雨的夏天。

不过刚才那种心血来潮的念头，他很快就用理智和青年时代就养成的自制力压抑下去，内心恢复了平静。他的本意是在出国之前，先把他生命赖以寄托的工作完成到某一个阶段，至于在世界各地漫游，就得好几个月放弃他的工作，这种想法太不痛快、太不着边际了，不

值得认真去考虑。然而他如此意外地受到感染，其原因可一清二楚。迫切想去远方遨游，追求新奇事物，渴望自由、解脱一切和到达忘我境界——他承认这些无非是逃避现实的一种冲动，企图尽力摆脱本身的工作和刻板的、冷冰冰的、使人头脑发涨的日常事务。可是他还是眷恋着这样的工作，同时也几乎喜欢去作那种使人伤透脑筋的、每天都有一番新鲜内容的斗争。这是顽强、骄傲、久经考验的意志力同这一与日俱增的疲劳之间的斗争，这种疲劳任何人都不会觉察到，而他的作品中也决不会流露出他头脑失灵或灵感枯竭的任何痕迹。但是弓弦不能绷得太紧，而强烈地激发出来的愿望也不能硬加压抑，这似乎也是理所当然的。他想到自己的工作，想到昨天和今天不得不离开的地方，因为无论你怎样煞费苦心，或者发生什么突如其来的变故，你还是得离开的。他一再想打开或解开这个疙瘩，但最后还是怀着一阵战栗的厌恶心情退缩了。这里并没有什么特殊的错综复杂的因素。不过他精神涣散的原因，却是畏首畏尾，鼓不起劲儿，这表现在他的要求愈来愈高，永远感不到满足。当然，这种不满足从他青年时代起就被看作是他天才的禀性和特质；正因为如此，他的情感才能受到约束，并冷静下来，因为他知道，人们是容易为得过且过和半点成就而心满意足的。难道他那种硬加压制的情感现在已开始报复，想远远离开他，不愿再为他的艺术增添翅膀，同时还要夺去他表现形式上的一切快慰与欢乐么？他的创作并不坏，这至少是他长年累月的成果；他的作品确实可以随时稳稳地达到登峰造极的境地。但即使整个国家崇仰他，他也并不引以为乐。在他看来，他的作品似乎已缺乏热情洋溢的特色；热情洋溢是欢乐的产物，它比任何内在的价值更为可贵，是一个更为重要的优点，能使广大读者感受到欢乐。他害怕在乡间过夏，害怕在小屋子内单独与为他备伙食的女佣和侍候他的男仆在一起；也害怕看到他所熟悉的山峰和悬崖，它们又会把他团团围住，使他透不过气来。因此他很需要换换环境，找某个临时性的憩息之所，消磨消磨时光，呼吸远方的新鲜空气，汲取一股新的血液，使夏天过得稍稍满意些，丰富些。这样看来，作一番旅行会叫他称心如意。但不必走得那么远，不必一直到有老虎的地方去。在卧车里睡一夜，在可爱的南方任何一个游乐场所痛痛快快地歇上三四个星期……

他这么想着的时候，电车叮叮当当的响声渐渐逼近翁格勒街。上

车时，他决心今晚专心研究一下地图和旅行指南。一上车，他就想回头看看刚才逗留时戴草帽的那个游伴，这片刻的逗留毕竟是很有收获的。可是那个人已行踪不明，因为不论在他以前站着的地方，还是下一个车站或车厢里，都找不到他的影子。

古斯塔夫·阿申巴赫出生在西里西亚省的L县城。他是一个高级法官的儿子。他的祖先都是军官、法官、行政长官之流，这些人为君王和国家服务，过着严谨而相当俭朴的生活。他们中间只有一个有比较热忱的心灵，具体的职业是传教士；至于机敏而富于情感的素质，则是从先辈方面作家的母亲家族中得来的，她是波希米亚一位乐队指挥的女儿。他的脸部有外国人的特征，这也得自他的母亲。刻板拘谨与捉摸不定、热情奔放的个性相结合，便产生了一个艺术家，一个不凡的艺术家。他是那篇描写普鲁士腓特烈大帝生活的笔调明朗、气势磅礴的史诗的作者，同时也是一个勤勉的艺术家，以他孜孜不倦的精神精心创作了一部名为《马亚》的长篇小说，这部小说形象鲜明，把人类各种各样的命运都归结到一个主题思想上；另外他还创作过一部颇有感染力的小说《不幸的人》，它告诉整个年青的一代（他们是应当感恩的）：即使一个人的知识到了顶，他仍旧可能保持道德上的坚定性。最后，也是他成熟时期的代表作，是题名为《心灵与艺术》的那篇激动人心的论著，层次井然，修辞工整，富有说服力，因而一些严肃的评论家把它与席勒的《论质朴之诗与伤感之诗》并列。

阿申巴赫一心追求名誉，因而他虽不早熟，但由于笔调精辟犀利，很早就具备成名的条件。几乎还是一个中学生时，他已出了名。十年以后，他已学会坐在写字台面前用优美的、意味深长的辞句处理成批的信稿，使自己的英名保持不衰；信稿内容非简短不可，因为人们对这位有成就、有威望的作家硬是提出许多要求。四十岁时，尽管实际工作的重担与种种变迁使他劳瘁不堪，他还得每天处理一批世界各地人们寄来的、颂扬他的邮件。

他的才能既不同凡响，又毫无怪僻之处，因而赢得广大读者的信赖，同时又博得爱挑眼儿的那些行家们的鼓励与同情。从少年时代起，各方面都希冀他干一番事业，而且是不平凡的事业，因而青年人那股懒懒散散、逍遥自在的劲儿，他可从来不曾有过。当他三十五岁在维也纳病倒时，一位同他结交的细心观察家曾发过这样的议

论："你们看，阿申巴赫的生活老是这个样子，"说到这里，讲话人把他左手几个手指捏成一个拳头，"永远不可能像这个样子。"说罢，他张开的那只手就漫不经心地从安乐椅的靠背上垂下来。这真是一针见血。由于阿申巴赫生来体格并不结实，更显得他在道德上是一个勇者——他只是由于责任感才经常从事紧张的工作，并非生来就能如此。

遵从医师的劝告，他在童年时代没有上学，不得不在家里受教育。他孤独地成长，没有同伴，但他一定很早就认识到他是属于那种类型的人——这种人欠缺的不是才智，而是才智赖以发挥的体魄。换句话说，他是属于往往很早崭露头角而才华难以持续到晚年的那种类型的人。然而他的格言乃是"坚持到底"；在他那本描写腓特烈大帝的小说里，他所看到的只是那位老英雄"坚持到底"这一嘱咐的超凡入圣之处，他认为这句话集中体现了在苦难面前坚韧不拔的品德。他也非常希望活得久些，因为他认为只有当一个艺术家在人生各个阶段都能取得典型的成就时，他的艺术造诣才可说是真正伟大的，有普遍意义的，同时也是真正值得尊敬的。

由于他荏弱的肩膀上担负着天才应负的种种重任，而且有十分远大的志向，他非常需要纪律。幸而纪律是父族方面遗传下来的素质。在四十岁或五十岁的时候，一般人都在挥霍无度，沉湎于酒色，或者醉心于远大的计划而迟迟未能如愿，但他却不是这样，每天一早就用冷水淋洗他的胸部和背部，然后擎起一对银座的长蜡烛，将它们放在稿纸上面，把他从睡眠中积聚起来的精力热诚地、专心致志地贡献给艺术，一次就是两三小时。某些局外人以为，显现在《马亚》中的各种景物以及展示腓特烈大帝英雄业绩的波澜壮阔的史诗，都是作者在某种力量的鞭策下以巨大的精力一气呵成的明证，这也难怪；事实上，这些作品却是凭着无数片断的灵感，靠每时每刻一砖一瓦地辛勤累积的结果，因而无论就整体或细节来说，都很优美；这是因为创作者有着像征服他出生地西里西亚那样的顽强意志与坚韧不拔的毅力，能专门为一部作品长年累月呕心沥血，把自己最宝贵的时间一心一意地奉献给创作事业。这样更显得他道德上的过人之处。

要使一部杰出的作品能立即发挥深远的影响，作者的个人命运与同时代广大群众的命运之间，必须有某种内在的休戚相关的联系，甚至彼此间能引起共鸣。人们不懂得为什么他们专将名誉奉送给某些艺

术作品。他们远没有鉴别力；他们只发觉作品中有成千上万的优点，因而博得他们的好感是理所当然的。但他们赞扬的真正理由却难以捉摸，只是同情而已。有一次，阿申巴赫在一个不很引人注目的地方直截了当地发表过这样的意见：差不多所有伟大的事物都是“敢于藐视”的，是在跟忧虑、痛苦、穷困、孤独、病弱、道德败坏、七情六欲以及各种各样的障碍作斗争而诞生出来的。这不仅仅是一种见解，而是经验之谈。这正好是他生活的信条，成名的圭臬，也是他工作的诀窍。如果说这些都是最能体现出他的个性的品格与风貌，又有什么值得惊奇的呢？

关于这位作家所偏爱的、在他的作品中反复出现的那种新型英雄，一位目光敏锐的评论家早已作过这样的分析：他的面貌应当是“智力发达，纯朴，有丈夫气概”，“能在刀光剑影中咬紧牙关，巍然屹立，临危不惧”。这是美丽的，才气横溢的，确切的，尽管这种提法似乎太消极些。不过在命运面前能自我克制，在痛苦中仍能保持风雅，并非只是一种屈从。这是一种积极的成就，一个明确的胜利。塞巴斯蒂安[3]的形象，乃是艺术中最美的象征；即使就整个艺术而论不一定这样，但就我们这里谈到的艺术而言，却确是如此。只要我们透视一下他所描写的那个世界，就可看出这一主题的种种形态：例如一种在世人面前一直隐瞒自己腐化堕落的身心的高傲自制力；因情欲而毁容的丑陋——这种丑陋可以将闷烧着的情感余烬化成一团纯洁的烈火，甚至在美的王国里达到至高无上的境界；即使身体衰弱无能为力，但心灵深处却迸发着光和热，它的力量足以使整个骄傲的民族在他的感召下投身到十字架前；在干着枯燥、刻板的事务时，仍不失其亲切、优雅的举止；诈骗成性者那种狡诈而充满风险的生活，以及煞费心机的阴谋诡计。只要我们想一想人类所有的这些命运（而且类似的命运还有好多），就会禁不住提出这样的疑问：除了“弱者”的英雄主义之外，究竟是否还有其他的英雄主义。然而不管怎么说，除了这种英雄主义之外，到底还有什么更能代表时代精神的呢？古斯塔夫·阿申巴赫确实是所有那些辛勤工作、心力交瘁而仍能挺起腰板的人们的代言人，是现代一切有成就而道德高尚的人们的代言人，他们尽管病弱瘦削，财源匮乏，但还是凭借自己顽强的意志力和智能，设法使自己的业绩至少在一个时期内放射出异彩。这些人很多，他们是时代的

英杰。他们全都在他的作品中反映出来。他们的地位获得肯定，他们被赞扬，被歌颂。他们对他感恩，把他的声名传扬。

他年青幼稚，不识时务，曾在公众面前跌过跤，犯过错误，暴露出自己的弱点，在言论和著作中不讲策略，违反常情。但他毕竟赢得了荣誉，而荣誉，正如他所说，是每个伟大的天才孜孜以求的当然目标。是的，人们可以说，他的整个生涯都是有意识地、顽强地为名誉而努力攀登的一生，而把人们的猜忌与讥讽等种种障碍都置之脑后。

市民群众感到兴趣的，是生动活泼而并不诉诸理智的通俗易懂的描写，但热情奔放、追求绝对真理的青年，却只是为作者提出的问题所吸引。阿申巴赫像任何青年人一样，是热衷于研究问题的，是信奉绝对真理的。他崇奉理智，在知识的土壤上辛勤耕耘，好容易收获了播下的种子；他摈弃神秘主义，怀疑天才，对艺术嗤之以鼻。不错，正当信徒们对他的作品欣赏不已、推崇备至时，他，这个青年艺术家，却对艺术的值得争论的性质和艺术技巧方面发表一些玩世不恭的意见，使二十岁的青年们大惊失色。

可是一颗崇高活泼的心灵，在知识尖利而严酷的锋芒面前似乎会比在其他事物面前更加迅速、更加急剧地萎缩下去。确实，青年们一心所追求的目标哪怕如何苦心孤诣，真心实意，与大师深邃而果断的决心相比，就显得浅薄可笑。大师对知识既排斥又抗拒，掉头不屑一顾，唯恐知识会使他的意志、行动、感情甚至激情（哪怕是最低限度）变得麻木不仁，一文不值。《不幸的人》那篇著名的小说，难道不是对当代风靡一时的那种颓废心理的谴责吗？小说体现出来的人物，是一个任凭命运播弄的既软弱又愚钝的蠢汉，由于昏聩无能，意志薄弱，竟把自己的妻子推入一个面容光洁的青年人的怀抱里去，在卑微的境地中了却残生。作者这里用怒不可遏的语言唾弃了受遗弃的人，对道德上的犹疑不决公然表达了他的深恶痛绝之情，对自作自受所招致的苦难不寄予丝毫同情。有一句婆婆妈妈的好心肠话，说什么“了解一切，就是原谅一切”，他认为这句话丝毫没有骨气，曾公然加以驳斥。这里所呈现的，或者已清晰地展示出来的，乃是“公正无私的品质重现的奇迹”。不久，这就明确地成为作者谈话的主题，而且带着某种玄妙的色彩加以强调。多么奇特的思路啊！莫非正是由于这种品质的“重现”，由于这种新的品德和严谨的态度，才使他在智力

上有如此成就，因而人们从那个时候起观察到他的文风似乎过于华丽秀美，简洁明澈而又工整，使他的作品此后具有明显的、甚至是刻意模仿的名家大师和经典著作的风味？然而超出了知识界限、又为知识（它起阻碍作用和解体作用）所束缚的那种德行，难道它不是又把世界和人们的心灵看得过于简单化的一种倾向，因而也助长了恶势力，鼓励了那些该受禁止的和不合伦常的行径？这样，形式上不是有两重性了吗？难道“德行”和“缺德”可以同时并存——德行是教养的结果及表现，而缺德，甚至违反德行，则在本质上意味着善恶不分，而且力图使德行屈膝于自己无限而傲慢不可一世的统治权之下？

听其自然吧！发展的本身就是一种命运；而博得广大公众同情和信赖的那些人，在行动方面为什么不该与那些默默无闻的人们有别呢？当一个伟大的天才艺成脱颖而出，能经常明确地意识到他才智的价值，但同时却装出一副孤芳自赏的姿态其实内心充满着无法排遣的痛苦与斗争——而且还设法让世人也知道他的才智和名声时，只有冥顽不灵的吉卜赛人才感到无聊，会发出嘲笑之声。此外，在天才的自我形成过程中，有多少喜怒哀乐和恶风逆浪啊！随着时间的推移，古斯塔夫·阿申巴赫的文章中有一些官腔和教训人的味儿，他后几年的笔调失去了敢想敢说的犀利风格和微妙清新的色彩，变得一本正经，精雕细琢，循规蹈矩，甚至有些公式化。像人们对路易十四的传统说法那样，这位年事渐长的作家在文体方面摈弃了一切普通的字句；也就是在这个时候，学校当局把他的一些著作选载在规定的教科书中。当一个刚即位的德意志君王在腓特烈大帝史诗作者的五十寿辰授以贵族头衔时，他认为受之无愧，并不拒绝。

他辛辛苦苦地奔波了几年，在各处寻找安居的地方，后来才不失时机地选中慕尼黑作为他永久栖身之所。他住在那里，受到市民们对社会名流那种稀有的尊敬。他青年时代就和学者家庭出身的一位姑娘结婚，但婚后只有一段短时期的幸福生活，不久妻子就去世了。他身边有一个已婚的女儿，可从来没有一个儿子。

古斯塔夫·冯·阿申巴赫还够不上中等身材，皮肤黝黑，剃修整洁。他的脑袋同他纤弱的身材相比，显得太大了些。他头发向后梳，分开的地方比较稀疏，鬓角处则十分浓密而花白，从而衬托出一个高高的、皱纹密布而疤痕斑斑的前额。他戴一副玻璃上不镶边的金质眼

镜，眼镜架深陷在粗厚的鼻梁里，鼻子弯成钩状，有一副贵族气派。他的嘴阔而松弛，有时往往突然紧闭，腮帮儿瘦削而多皱纹，长得不错的下巴稍稍有些裂开。看来，变化多端的命运已在他的头部留下了印记，因为他的头老是伤感地歪向一边。不过使作家的面容变形的，不是繁重劳碌的事务和生活，而是艺术。在这个额角后面，传出了伏尔泰和腓特烈大帝对于战争问题的精辟言论和动人的答辩；一对困倦而深陷的眸子透过眼镜向外凝望，曾亲眼看到过七年战争时期病院中种种血淋淋的恐怖景象。不错，从个人角度来说，艺术使生活更为丰满。它使人感受更大的欢乐，但也更快地令人衰老。艺术在它的信奉者面上镌刻着奇妙的幻想与高超的意境；即使这些信徒在表面上过着一种幽静恬淡的生活，但到头来还会变得吹毛求疵，过分琢磨，疲乏困倦，神经过敏，而纵情于声色之娱的人们是不致落到这步田地的。

从那次散步以后，尽管他急于想作一次旅游，但一些实际事务和文学方面的事务使他又在慕尼黑呆上两星期左右。终于他通知乡下，他四星期内就可回到乡间别墅里来。他在五月下半月的某一天将乘夜车去的里雅斯特[4]，在那里只逗留二十四小时，第二天早晨就乘船到波拉去。

他所追求的，只是新奇的事物和无牵无挂的境界。这个目的却是很快地就能达到的，因此他在亚得里亚海离伊斯特拉半岛海岸不远的一个小岛上住下来。这个小岛闻名已有多年，当地居民衣着虽然破破烂烂，但色彩鲜艳，说话的音调怪里怪气。那里的悬崖峭壁十分奇丽，下面就是一片大海。但那里经常下雨，空气沉闷，旅馆里住的都是些见识浅薄、胸襟褊狭的奥地利人，而且没有机会接近他所向往的大海，因为只有在松软的沙滩上才能走近它。这些都很使他不快，他感到这里并不是他应当来的地方。他内心一阵激动，焦躁不安，不知上哪儿去才好。他细心了解轮船的来往路线，留神注视周围的一切：突然间，他的目的地油然呈现在他的眼前。如果有人一夜之间决定想去一个无与伦比的、神话般的地方，他该去哪儿呢？这是一清二楚的。他到这儿来干什么呢？他错了。本来他是想到那种地方去旅行的。呆在这儿可不对头，他毫不迟疑地取消原来的打算。他来到岛上约摸十天以后，一只飞快的汽艇在晨光熹微中经过海面把他和他的行李带回到军港，他在这里登陆以后，只需马上经过栈桥到一艘轮船的

湿漉漉的甲板上去就行。这只船是开往威尼斯去的。

这是一只使用已久的意大利轮船，很旧，被烟灰熏得又黑又脏。阿申巴赫一上船，就有一个肮脏的驼背船员满脸堆笑地引他到船身深处一间洞穴状的小舱内，小舱有灯光照明。在小舱的桌子后面，坐着一个嘴角叼着烟头、帽子一直歪戴到脑后并且长着山羊胡子的人，他的脸相有几分像旧时的马戏团老板。他用做生意的那种装腔作势的姿态接待旅客，签发票证。“到威尼斯去！”他重复地念着阿申巴赫的申请，一面伸出手臂，把钢笔浸到斜摆着的墨水瓶中去蘸黏滞滞的墨水。“乘头等舱到威尼斯去！就这么办吧，先生。”他胡乱地写了一通，拿起一只匣子把蓝色的沙子撒在纸上，然后把沙子放到泥罐里，用焦黄的、瘦骨嶙峋的手指把纸折好，重新写起来。“到威尼斯去旅行，这个地方拣得好！”他一面写，一面喋喋不休地说。“啊！威尼斯！多美的城市！对有教养的人来说，这个城市有一种不可抗拒的吸引力，因为它过去有一段光荣的历史，现在还是很有魔力！”他行动敏捷，空话连篇，有些招摇撞骗的味儿，好像他担心那位旅客威尼斯之行的决心还会动摇似的。他匆匆忙忙地算账，把找剩的钱放在污迹斑斑的台布上，干起来像赌场里收储金的那样利落。“先生，愿您称心如意！”他像演戏般地鞠了一躬。“能够侍候您，我感到不胜荣幸！……再来一位！”他接下去马上扬起胳膊喊着，像有一大批旅客鱼贯地等在门口，虽然，实际上再也没有什么人要办手续。于是阿申巴赫回到甲板上。

他把一只手臂靠在栏杆上，望着到码头来徜徉的、想目送轮船开出的闲散的人群，然后再回头观察同船的旅客。二等舱的男男女女都蹲在甲板上，他们拿箱子和行李包当作座位。头等舱的旅伴中还有一群青年，看去像是波拉城里商业部门的伙计，他们聚在一起嬉笑，闹哄哄的，为意大利之行显得兴高采烈。他们吵吵嚷嚷地谈论本行工作，说着笑着，手舞足蹈，洋洋自得，而且还大声唤呼那些挟着公文包沿港口大街去干公事的同事们；对于这些凭着栏杆油嘴滑舌打趣的伙计们，他们也挥动手杖作出吓唬的姿态。其中有一个人穿着过时的淡黄色夏衣，系着一条红领带，戴着一顶引人注目的巴拿马草帽；他欢腾雀跃，拉开嗓门直叫，声音比任何人都响。但阿申巴赫还不及稍稍定神细细打量他一下，就大吃一惊地发现他并不是一个青年人。不

容怀疑，他是一个老头儿。他的眼圈和嘴角都布满了皱纹，面颊上的那层淡红色不过是胭脂；周围镶有彩色花边的巴拿马草帽下面棕色的头发，其实却是假发；脖子萎缩，青筋毕露，一根根翘起的胡子和下巴下面的小络胡须，都是染过色的；笑时露出的一口黄牙，只不过是一副廉价的假货；两只食指上戴着印章戒指，一双手完全像老年人一样。阿申巴赫瞅着这个老家伙和他的同伙，心里泛起了一阵反感。难道他们看不出他已是一个老人，已没有资格穿起奢华绚丽的衣服，也没有资格去扮演青年人的角色？看来，他们对杂在中间的这个老头儿已习以为常，把他看作是同一类人。他打趣地用肘子推撞他们的胸部，他们也毫不厌恶地报以同样的玩笑。这是怎么一回事呢？阿申巴赫把手托在额角上，闭着眼睛，这说明他睡得太少了。在他看来，这一切似乎并不那么寻常，仿佛他所理解的那个世界已开始像梦境般地渐渐远去，变得奇形怪状，只要他稍稍遮一会儿脸，然后再张开眼睛看，这一切似乎都会停止。但正在这当儿，他猛然有一种浮荡的感觉，张眼一看，惊奇地发觉灰黑笨重的船体已慢慢离开筑堤的海岸。在机器的往复运动下，码头与船身之间污浊的、闪闪发光的海水像一条条的波带，一英寸一英寸地向四面扩展，汽船经过一番笨拙的掉头动作，就昂首驶往大海。阿申巴赫走到右舷，这里，驼背船员已为他准备好一把躺椅，同时，工作衣上油迹斑斑的一个服务员问他要吃些什么。

天色灰沉沉的，风中带一股潮润的味儿。港口和小岛渐渐落在后面，陆地的各部分很快消失在烟雾迷蒙的地平线上。一团团为水气胀大的烟灰，纷纷飘落在洗过的、尚未干透的甲板上。不到一小时，船已张起帆篷，因为天开始下雨了。

我们的旅行者把斗篷裹在身上，衣兜上放着一本书，休息着。时间不知不觉地在流逝。雨停了，篷布也开始卸下。天边一望无垠。在幽暗的苍穹下，展现着一片空旷寂寥、无边无际的大海。可是在广漠无垠的空间里，我们无法凭感觉来衡量时间，我们对时间的概念只是一片混沌，无从捉摸。在阿申巴赫躺着休息时，奇形怪状、模糊不清的身影——充作花花公子的老头儿，内舱里那个长山羊胡子的管理员——在他的脑海里晃来晃去，他们做着莫名其妙的手势，发出梦呓般的胡言。他睡着了。

中午时，人们叫他到一间走廊模样的餐厅里吃午饭，餐厅与卧舱的门相通。他在一张长桌的尽头处用餐，在桌子前端则坐着商行的那批伙计们，其中还有那个老头儿。他们从十点钟起，就和那位兴致勃勃的船长开怀痛饮。这餐饭他吃得很不开心，匆匆忙忙就吃完了。他不得已走到甲板上，仰望长空，看威尼斯是否即将在远处闪现。

他一心一意所想的，只是快快望见威尼斯，因为这个城市在他的心目中一直保持着光辉的形象。但天空和海水却暗淡无光，一片铅灰色，有时还降着雾蒙蒙的细雨。他暗自思量，取道水路时望见的威尼斯，也许与他过去取道陆路时所见到的不同吧。他站在前桅旁，眺望远方，眼巴巴等着陆地出现。他想起了某一位曾看到自己所神往的圆屋顶和钟楼从海浪里浮现的沉郁而热情的诗人，他默诵了诗人的一些佳句，这是诗人当时怀着崇敬和悲喜交集的心情恰到好处地吟咏出来的。某种思绪一旦孕育出来，他就很容易为之激动。他省察了自己那颗真挚而疲乏的心，问漫游者的内心深处究竟是否还蕴蓄着某种新的激情和迷惘不安，是否还有什么新的惊险荒唐的想法。

海岸线终于在右面浮现了，海里有许多渔船活跃起来，海滨浴场也清晰可见。这时汽船放慢了速度，穿过了以威尼斯命名的狭窄港湾，海滨浴场就掉在背后。它在咸水湖里一排杂乱粗陋的房子面前戛然停住，因它得等待卫生艇前来检验。

一小时过去了，终于开来一只船。人们赶来一看，原来不是卫生艇。虽然人们并不急，但感到很不耐烦。这时，嘹亮的军号声从公园一带越过水面传来，这声音似乎激起了波拉青年们的爱国热情，于是纷纷来到甲板上，兴奋地喝起许多阿斯蒂[5]酒，一面为那边操演着的步兵[6]纵情欢呼，大声喝彩。可是那个涂脂抹粉的老头儿和青年们混在一起的情景，看去委实太不顺眼。他那副老骨头的酒量当然及不上那批年富力壮的小伙子，这时已醉得十分可怜。他站着，摇摇晃晃，目光痴呆，一支香烟夹在瑟瑟发抖的手指中间，醉得前俯后仰，好容易才维持住身体的平衡。他再走一步恐怕就要跌跤，动也不敢动一下；但可怜的是他依然兴致勃勃，谁走近他的身边，他就拉住谁的衣扣，结结巴巴地说些什么，扭动身子，吃吃地笑着，并且伸出那只戴戒指的、皱纹密布的食指，显得又蠢又可笑；他莫名其妙地用舌尖舔着嘴角，令人作呕。阿申巴赫看到这副景象，不禁皱起眉头，心里怪

不自在。这时他又感到一阵昏眩，仿佛周围的世界又稍稍地、无可阻挡地换了一个样，变得光怪陆离，丑恶可笑。环境不允许他再仔细想下去，因为机舱的引擎又砰然一声发动起来，轮船经过圣马科运河，又继续它那临近目的地时遽然中止的航行。

这样，他又一次看到那令人叹赏不已的登陆地点。建筑群的结构灿烂夺目，绚丽多彩，这是共和国为前来观光的海员们兴建的，好叫他们看了五体投地：宫殿和“叹息桥”轻巧华丽；海岸边矗立着刻有狮子和圣像的柱子；仙人庙的侧翼高高耸起，绮丽动人；大门的过道和巨钟则又是一番壮观。他环顾四周，感到从陆路搭火车到威尼斯就好比从后门跨入宫殿似的，只有像他现在那样乘轮船穿过大海，才能窥见这个城市难以想象的瑰丽全貌。

引擎停止了。平底船[7]争先恐后地划过来，上岸的舷梯也搭好了。海关人员登上轮船，执行任务；旅客现在可以开始上岸。阿申巴赫要雇一只平底船，以便把他本人和行李带到来往于威尼斯与海滨浴场之间的汽船的浮码头里，因为他想在海滨住下来。他们同意了他的建议，并把他的要求大声向水面上传达。水面上，平底船船夫正操着本地方言争论不休。他下船的事又为了箱子问题延搁下来，他们竟然费了很大的力气才把它从梯子般的扶梯上拖下来。因此有好几分钟工夫，他无法摆脱那位面目可憎的老头儿的纠缠。老头儿已喝得神志不清，居然要向这位陌生人正式道别。“我们祝您住在这儿一切最最称心如意！”他打躬作揖喃喃地说。“请发发好心，不要忘记我们！Au revoir，excusez und bonjour，[8]我尊敬的先生！”他嘴里淌着口水，眨巴着眼睛，舔着嘴角，下巴上染过色的胡子在衰老的嘴唇旁边一根根直竖起来。“请代向我们问好，”他嘟哝着，两个手指尖头一直放到嘴边，“请代向我们为那个亲爱的美人儿问好，为那个……最最……可爱的、最最……漂亮的小亲亲问好……！”说到这里，他上面的假牙托板突然从上腭落到下唇边，阿申巴赫就乘此溜之大吉。“向亲爱的……亲爱的美人儿问好！”他背后还听到空荡荡的、含糊不清的声音和格格的笑声，但这时他已扶住绳子结成的栏架，爬下船梯了。

谁第一次坐上威尼斯的平底船，或者在长时期不坐以后再登上它，恐怕都免不了感到一阵瞬时的战栗和神秘的激动吧？这是一种从

吟咏民谣的时代起就一直传下来的稀有交通工具，船身漆成一种特殊的黑色，世界上只有棺木才能同它相比——这就使人联想起在船桨划破水面溅溅作声的深夜里，有人会悄悄地干着冒险勾当；它甚至还使人想到死亡，想到灵柩，想到阴惨惨的葬礼和默默无言的最后送别。人们可曾注意到，这种小船的座位，船里这种漆得像棺木一样的、连垫子也是黑油油的扶手椅，原来是世界上最柔软、最奢华，同时也是最舒适的座位？当阿申巴赫在划船人的下方坐下来时——他的行李整整齐齐地堆在对面的船头上——他就意识到这一点。这时摇桨的船夫们还在吵吵闹闹地争执，声音粗嗄，含糊不清，还作着威吓性的手势。但这座水城异乎寻常的寂静，似乎把他们的声音吸收、游离，并且散播到海浪里去了。港口这边十分和暖。从炎热地区吹来的风一阵阵地拂在他的脸上，温凉宜人。我们的旅行者悠闲地靠在坐垫上，闭目养神，陶醉在无忧无虑的境界里，这种境界对他来说是生平难得的，也是十分甜蜜的。乘船的时间是不会长的，他想；但愿能长此呆在这里，永不离开！在船身轻微的颠簸中，他感到尘世的烦嚣和吵吵嚷嚷的声音似乎都已烟消云散。

周围是多么静啊！而且越来越静。除了船桨拍打湖水的汩汩声外，除了波浪在船头上重浊的击拍声外，什么都听不见。船头是黑色的，坡度很大，顶部像一支画戟那样矗立在水中。这时还可以听到另一种声音，这是一种话音，一种低语——这是划船人断断续续地发出的喃喃自语，声音似乎是从他挥动胳膊摇桨时迸出来的。阿申巴赫抬头一看，发觉他周围的咸水湖湖面越来越宽，船儿一直向大海划去，不免有些吃惊。因此他不能认为万事大吉，要实现他的愿望，他还得花一番心思。

“你把我划到汽船码头去，”他一面说，一面把身子稍稍转向后面。划船人的喃喃声停止了。阿申巴赫没有听到回答。

“把我划到轮船码头去！”他再说一遍，一面挪过身子来，直愣愣地睨视着划船人。这时对方站在他后面稍稍高出的甲板上，铅灰色的天空下面赫然耸现着他的身影。这个人的容貌不惹人喜欢，甚至有些凶相，穿的是一件蓝色水手式服装，扣着一条黄色佩带，戴的是一顶不像样的草帽，草帽不很规矩地歪戴在头上，帽辫已开始松散。从他的面相和塌鼻子下一抹淡黄色卷曲的胡须看来，他一点也不像意大利

人。尽管他的体格不大魁梧，因而不能指望他的摇船本领特别高强，但他使劲地划着，每打一次桨都施展出全身力气。有时由于用力过度，他的嘴角翘向后面，露出一排雪白的牙齿。他皱起淡红色的眉毛，用坚决的、几乎是粗鲁的语调两眼朝天地冲着乘客说：

“您到海滨浴场去吧。”

阿申巴赫回答说：

“真是这样。可是我乘这只船的目的，只是为了能摆渡到圣马科去。我要在那边乘小汽艇。”

“您不能乘小汽艇，先生。”

“为什么不能？”

“因为小汽艇不能载行李。”

这倒是不错的，阿申巴赫现在记起了。他一言不发。不过这个人这么粗暴傲慢，不像他本国的习俗那样对待外国人总是彬彬有礼，他可受不了。他接着说：

“这是我的事。也许我可以把行李寄存一下。你再摇回去。”

他不吭声。船桨仍在啪啪地划着水，水浪闷声闷气地拍着船头。嘀咕又开始了：划船人又在齿缝里自言自语。

他该怎么办呢？我们这位旅客在水面上独个儿与这个神秘莫测、一意孤行的人在一起，对如何实现自己的愿望感到一筹莫展。如果他不像现在那么激动，他该休息得多么甜美啊！他本来不是巴望着在船里能呆得久些，但愿此景常在吗？看来，最聪明的办法莫过于听其自然，而且这毕竟也是最舒坦的。他感到一阵倦怠，这似乎是座椅引起的；这是一种低低的、有黑垫子的扶手椅，他后面那位专横的船老大摇起桨来，椅子就轻轻地向左右摇摆。一个异想天开的念头从阿申巴赫的脑海中闪过：也许我已落入一个歹徒之手，而要采取防卫行动却又无能为力。更麻烦的似乎是这样一种可能性：他的目的无非是为了敲诈勒索。一种责任感或自尊心也可说是要尽力防止此事发生的某种意念——促使他又一次振作精神。他问：

“你要多少船钱？”

划船人的眼睛越过他的头顶瞪着前方，回答说：

“反正您会付的。”

他顶着回答一句，语气显得相当强硬。阿申巴赫干巴巴地说：

“要是你把我摇到我不想去的地方，我就不付钱，一个子儿也不付。”

“您想到海滨浴场去吧。”

“可不是搭你的船去。”

“我摇你去吧，我摇得不错哪。”

阿申巴赫想，这话倒不错，于是又宽了心。确实，你替我摇得不错。即使你想要我的钱，而且用桨儿朝我背后猛击一下送我入地狱，你还得好好地替我划船。

不过这类事没有发生。不仅如此，他们还有些交往：有一只坐满男男女女、乐声悠扬的小船迎面而来，把平底船拦住，硬要挨在一起彼此靠着向前行驶；船里的人奏着吉他和曼陀林，纵情歌唱；本来湖面上一片宁静，现在却荡漾着有异国情调的、以赢利为目的的抒情歌声。阿申巴赫把钱币投在他们伸手拿着的帽子里，于是他们一声不响地摇走了。这时又可以听到划船人的咕哝声，他还是在断断续续地自言自语。

船这样继续向前摇去，一艘汽船驶往城里去，船后激起的水波使小船颠簸起来。岸上有两个公务人员反剪双手踱来踱去，脸朝着咸水湖。阿申巴赫在一个老头儿的帮助下跳离踏板上岸，老头儿手里拿着一根有钩的篙子；威尼斯每个码头上都有这种老人。因为他手边缺乏一些零款，他就过去到浮码头附近一家饭店里兑一下，准备随手付些钱给船老大。他在门厅里换好了钱，回到原处，不料看到他的旅行用品都已放在码头的一部手推车上，而平底船和船老大已无影无踪。

“他溜走了，”手里拿着有钩的船篙的那个老头儿说。“他是一个坏蛋,没有执照，老爷。没有执照的船老大只有他一个人。有人打电话通知这儿，他看出有人守着他，于是逃跑了。”

阿申巴赫耸耸肩膀。

“那位老兄白白地划了一阵船，”老头儿说，接着就拿下帽子向他递去。阿申巴赫投下一些钱币。他吩咐把行李送往海滨浴场的饭店里，自己则跟着手推车沿一条林阴道走去，林阴道上开满了白花，两旁有小吃部、货摊及供膳宿的地方。这条路横穿小岛一直通到海滩。

他取道花园的草坪从后面走进宽敞的饭店，经过大厅、前厅一直到办公室。饭店里已预先知道他要来，因此热情接待。经理是一个矮

小、和气而善于献殷勤的人，长着一脸黑胡髭，穿着一件法国式燕尾服。他亲自乘电梯陪他上三层楼，领他进一个房间。这是一间舒适、幽雅的卧室，家具用樱桃木制成，房里供着花儿，香气扑鼻，一排长窗朝大海那面开着。经理走了后，他踱到一扇窗边，这时人们在他背后把行李搬来，在房间里安顿好。他就凭窗眺望午后人影稀少的沙滩和没有阳光的大海。那时正好涨潮，海水把连绵起伏的波浪一阵阵推向海岸，发出均匀而安闲的节奏。

个性孤独、沉默寡言的人们，在观察和感受方面没有像合群的人们那样清晰敏锐，但比他们却更为深刻。前者的思路较为迟钝，但却神采飞扬，而且不无忧伤之情。在别人可以一顾了之、一笑置之或三言两语就可轻易作结论的景象和感受，却会盘踞在这种人的脑际，久久不能忘怀；它们默默地陷在里面，变得意味深长，同时也就成为经验、情感以及大胆的冒险精神。孤寂能产生独创精神，酝酿出一种敢作敢为、令人震惊的美丽的创作，也就是诗。但孤寂也会促成相反的东西，会养成人们不近人情、荒唐怪僻的性格，也会使人萌生非法之念。因此，旅途中的种种景象——那个奇装异服、招摇过市、嘴里“小亲亲呀”说个不停的面目可憎的老头儿，那个被禁止营业、船钱落空的船老大，到现在还印在这位旅行者的心坎里，使他久久不能平静。尽管这些都不妨害他的理智，而且确实也不值得仔细思索，但它们从本质上说都是些怪现象，这种矛盾心理使他焦躁不安。不过在这样的心绪中，他还是举目眺望大海，为体会到威尼斯近在眼前而高兴。过一会他终于转过身来，洗了脸，叫女服务员作好一番布置，让自己舒服一会，然后乘电梯下楼。开电梯的是一个穿绿色制服的瑞士人。

他在朝向大海的露台上喝茶，然后走向下面，在海滨的散步场所走了一阵，方向朝着至上饭店。当他回来时，看来已是换衣服准备吃晚饭的时间了。他更衣的动作一向慢条斯理，因为他惯于在盥洗室里构思，尽管如此，但到休息室的时间还是稍稍早些。这时，饭店里已有许多客人聚集在休息室里，他们互不相识，彼此都装得很冷淡，但实际上大家都在等饭吃。他从桌上拿起一张报纸，在一只有扶手的皮椅里坐下，张眼察看周围的同伴们。这些人看去十分舒服，和第一阶段旅途上所见到的人物迥然不同。

这里令人有一种见识丰富、眼界开阔之感。人们压低了声音在交谈，讲的是一些大国的语言。时髦的夜礼服，温文尔雅的风度，使这里各种人物的仪表显得落落大方。这儿可以看到干巴巴的、神情沮丧的美国人，家人前拥后簇的俄国人，英国的太太们，以及法国保姆陪伴着的德国孩子。宾客中看来以斯拉夫人占优势。在阿申巴赫身旁，有人在讲波兰话。

在一张柳条桌周围，聚集着一群少年男女，他们由一位家庭女教师或伴娘照管着；三个是少女，年龄看来不过十五到十七岁光景，还有一个头发长长的男孩子，大约十四岁。这个男孩子长得非常俊，阿申巴赫看得呆住了。他脸色苍白，神态悠闲，一头蜜色的鬈发，鼻子秀挺，而且有一张迷人的嘴。他像天使般的纯净可爱，令人想起希腊艺术极盛时代的雕塑品。他秀美的外貌有一种无与伦比的魅力，阿申巴赫觉得无论在自然界或造型艺术中，他从未见过这样精雕细琢的可喜的艺术作品。更使他惊异的，则是他姐姐的教养方式跟他的形成极其鲜明的对照，这从她们的衣着和举止上表现出来。这三个姑娘中最大的一个看去已经成人，她们的装束都很朴素严肃，失去了少女应有的风度。三人穿的都是修道院式半身长的朴实的蓝灰色衣服，像是随随便便剪裁出来的，很不合身；翻转的白色衣领，算是她们身上唯一耀眼的地方。这种装束把身材上的优美线条都硬给压抑下去了。她们头发平梳着，紧贴在脑袋上，这就使脸蛋儿显得像修女的一样，奄奄无生气。当然，这一切都是做母亲的在指挥；不过她这种三位姑娘学究式的严格要求，却一点也不想加在那个男孩子身上。他显然是娇生惯养的。家里人从来不敢拿剪子去剪他漂亮的头发，他的头发在额角上一绺绺鬈曲着，一直垂到耳际和脖子边。他穿着一件英国的海员上衣，打裥的袖子在下端稍稍紧些；他的手还像孩子一般的小，袖子正好遮住了他纤弱的腕部。衣服上的丝带、网眼和刺绣，使这个娇小的身躯看去带几分阔气和骄纵。他坐着，半边身影面向着观察他的阿申巴赫，一只穿黑漆皮鞋的脚搁在另一只前面，肘子靠在藤椅的扶手上，腮帮儿紧偎在一只合拢的手里。他神态悠闲，完全不像他几位妇人气的姐姐那样，看去老是那么古板、拘谨。

他体弱多病吧？因为在一头金色浓密鬈发的衬托下，他脸上的肤色白得像雕琢成的象牙一般。或者他只是一个大人们不正常的偏爱下

宠坏了的孩子？阿申巴赫认为后面这种想法似乎对头些。几乎每个艺术家天生都有一种任性而邪恶的倾向，那就是承认“美”所引起的非正义性，并对这种贵族式的偏袒心理加以同情和崇拜。

一位侍者进来在周围跑了一圈，用英语通知说晚饭已准备好了。这群人渐渐散开，经过玻璃门一直走进餐厅。迟到的人也纷纷从前厅或电梯上过来。里面，人们已开始用餐，但这些年轻的波兰人仍在柳条桌旁呆着。阿申巴赫安闲地坐在低陷的安乐椅里，举目欣赏他眼前的美色，和他们一起等待。

家庭教师是一个面色红润的年轻矮胖女人，她终于作出站起来的姿态。她扬起眉毛将椅子一把推向后面，向走进休息室来的一个高大妇人俯身致意。这位妇人穿一件银灰色的衣服，打扮得珠光宝气。她冷若冰霜，端庄稳重，略施香粉的头发发型和衣服式样却别具一种纯朴的风格，凡是把虔诚看作是一种高贵品德的那些圈子里，人们是往往崇尚这种风格的。她可能是某一位德国高级官员的夫人，她的豪华气派只是从一身饰物中显现出来，它们几乎都是无价之宝——一副耳环，一副长长的三股式项链，上面饰着樱桃般大小的、隐隐闪光的珍珠。

三个姐姐迅速站了起来。她们弯下身子去吻妈妈的手，她却漠然一笑，掉头跟女教师用法语说些什么话。她的脸是花过一番保养功夫的，但鼻儿尖尖，有些憔悴。这时她向玻璃门走去。三个姐姐跟在她后面，姑娘们按照年龄大小先后走着，后面是女教师，最后才是那个男孩子。在他正要跨出门槛之前，不知怎的回头一望。这时休息室里已空无一人，他那双独特的、朦朦胧胧的灰色眸子正好与阿申巴赫的视线相遇。阿申巴赫端坐着，膝上摊着一张报纸，目不转睛地看着这群人离去。

当然，他所看到的并没有丝毫异常的地方。他们在母亲未到之前不去坐席，他们等着她，恭恭敬敬地向她致意，进餐厅时遵守礼仪，规矩十足。只是这一切都是那么富于表情，充分体现出优秀的教养、责任感和自尊心，使阿申巴赫不禁深受感动。他又滞留片刻，然后走进餐厅。当他发觉指定他用膳的那张桌子离波兰一家人很远时，他不免感到一阵惆怅。

他很累，情绪十分激动。在这段长而沉闷的就餐时间内，他用一

些抽象的、甚至超越感官直觉的事来排遣自己。他对自然法则与个人之间所必然存在的关系沉思默想——人世间的美莫非就是由此产生的；他考察了形式和艺术方面的普遍性问题，最后觉得他的种种思考和发现只不过像睡梦中某些令人快慰的启示，一待头脑清醒过来，就显得淡而无味，不着边际。饭后他在散发着黄昏清香气息的花园里休息，一会儿坐着抽烟，一会儿又来回漫步，后来及时上床，夜里睡得很沉，没有醒过，但却梦魂颠倒。

第二天天气看来并不怎么好。陆地上吹来阵阵微风。在阴云密布的铅灰色的天空下，海洋显得风平浪静，没精打采，好像已萎缩了似的。地平线上是阴沉沉、黑压压的一片。岸边的海水差不多已经退尽，露出了一排狭长的沙滩。当阿申巴赫开窗凭眺时，他似乎闻到咸水湖湖水腐臭的气息。

他感到很不自在。这时他已打算离开这儿了。几年前也有那么一次：当他在这里度过几星期明朗的春日后，也是这种天气使他萌起回乡之念，他感到住在这儿实在太闷气，因而像一个逃犯似的非离开威尼斯不可。当时那种像害热病一般的不愉快的心情，太阳穴上隐隐的胀痛，眼睑沉甸甸的感觉，现在不是又在侵袭着他吗？再次换一个环境，那可太麻烦了；但如果风向不变，他也不想再呆下去。为稳当起见，他暂时不把行李全部打开。九时左右，他在休息室与餐厅之间供早膳的餐室里吃早饭。

餐室里肃静无哗，这是大饭店里所特有的气派。服务员们踮起脚尖来来去去。除了茶具碰撞时轻微的叮当声和低低的耳语声外，什么都听不见。在斜对着房门和阿申巴赫隔开两张桌子的一个角落里，他看到这几位波兰姑娘和她们的女教师。她们直挺挺地坐在那儿，睡眼惺忪，灰黄色的头发刚刚梳平，穿着僵硬的蓝色亚麻布上衣，衣领和袖口又白又小。她们把一碟果酱递来递去，早饭差不多已吃完了。可那个男孩子还没有来。

阿申巴赫微笑起来。嗨，你这个爱享福的小鬼！他想。比起你的姐姐们来，你似乎有任意睡大觉的特权！他突然兴致勃发，信口背诵起一首诗来：

你的装饰时时变花样；

一会儿洗热水浴，
一会儿又往床上躺。

他从容不迫地吃早饭。门房脱下了花边帽走进餐室。他从他手中接过一叠刚到的邮件，于是抽起烟来，拆开几封信读着。因此，当那个睡大觉的孩子进来时，他还在餐室里，而别人也还在等着这个迟到的人呢。

他穿过玻璃门进来，悄悄地斜穿过餐厅走到姐姐们坐着的桌子旁。他的步态——无论上身的姿势、膝部的摆动或穿着白皮鞋的那只脚举步的姿态——异常优美、轻巧，显得既洒脱又傲慢；他走进餐室时两次回头上顾下盼，这种稚气的羞赧又平添他的几分妩媚。他笑盈盈地坐下，轻声地、含糊不清地说了些什么话。这时他侧过身子正好朝向欣赏着他的阿申巴赫，因而对方看得特别清楚。这时，阿申巴赫又一次对于人们容貌上那种真正的、天神般的美感到惊讶，甚至惊异不止。今天，孩子身上穿着一件薄薄的蓝白条子的棉布海员上装，胸口扎着一个红丝带的衣结，脖子周围翻出一条普通的白色竖领。这种衣领就其质地来说并不能算特别高雅，但上面却衬托出一个如花如玉、俊美无比的脑袋。这是爱神的头颅，有帕罗斯岛[9]大理石淡黄色的光华。他的眉毛细密而端庄，一头鬈发浓密而柔顺地一直长到鬓角和耳际。

妙啊，妙！阿申巴赫用专家那种冷静的鉴赏眼光想着，像艺术家对某种杰作有时想掩饰自己欣喜若狂、忍俊不禁的心情时那样。他又接下去思忖：要不是大海和海滩在等着我，只要你在这儿待多久，我也想在这儿待多久！然而他还是在饭店服务员的众目睽睽之下穿过客厅，走下台阶，经过木板小路，一直来到海滩上专供旅客休憩的那块地方。一个赤脚老头儿陪他到一间供他租用的小屋里，他穿着一条麻布裤和一件水手上装，戴着草帽，是这儿的浴室老板。阿申巴赫要他把桌子和安乐椅摆到沙滩上搭起的木板平台上，于是随手提起一只靠背椅，把它一直带到海滨蜡黄色的沙坪上，让自己舒舒服服地坐着休息。

海滩的景色像往常一样给他以欢娱之感。他极目眺望，心旷神怡，陶醉在大自然的怀抱里。这时灰蓝色的浅海上已是闹盈盈的，孩

子们在涉水，有人在游泳，还有些人穿着花花绿绿的衣裳，两只手臂交叉着搁在头底下，躺在沙滩上；再有一些人则在没有龙骨的小船上划着桨，船身漆成蓝色或红色，船翻身时就哈哈大笑。海滩上伸展着一排排的凉屋[10]，人们坐在凉屋的平台上就好像坐在阳台上一样；人们在凉屋面前有的喧嚷嬉笑，有的伸开四肢懒洋洋地躺着，他们互相访问，谈笑风生。还有一些人在讲究地理晨妆，半裸着身子，尽情享受海滨上自由自在的乐趣。在前面近海处湿而坚实的沙滩上，有些人穿着白色的浴衣或宽松的、鲜艳夺目的衬衫安闲地蹓跶着。右边，孩子们搭起一座层层叠叠的沙丘，周围插满了各个国家的彩色小旗。卖贝壳、糕饼、水果的小贩蹲在地上，把货物摊在一旁。左面有一排小屋，小屋斜对着别的屋子和海洋，在一侧与沙滩隔开；在其中一间小屋前面，有一家俄国人搭起了帐篷：这里有几个长着胡子、露出一排阔牙的男人，一些娇懒的女人，还有一位波罗的海的小姐，她坐在一副画架面前，描绘着大海的风光，嘴里不住发出绝望的惊叹声。此外还有两个丑陋而温厚的孩子，一个缠头布的、奴颜婢膝的老年女佣。他们住在那里自得其乐，不知疲倦地喊着不服管束、跳蹦的孩子们，说几句意大利话跟那个幽默的、卖糖食的老头儿不住打趣，有时一家人相互亲着面颊。他们家庭生活的细节落在旁人眼里，也显得满不在乎。

阿申巴赫想，我还是留着不走吧。哪里比得上这儿呢？他叉起双手放在衣兜里，两眼出神地看着一望无际的大海。他的眼神渐渐散乱迷茫，在一片单调、广漠、烟雾蒙蒙的空间里显得模糊不清。他爱大海有很深的根源：艺术家繁重的工作迫使他追求恬静，希望能摆脱各种恼人的、眼花缭乱的景象，使自己的心灵能达到质朴纯净和海阔天空的境界；他还热烈地向往着逍遥、超脱与永恒，向往着清净无为，这些都和他所肩负的任务恰恰相反，都是不许可的，但正因为如此，对他却是一个诱惑。他所孜孜以求的是出类拔萃，因而渴望着尽善尽美，但清净无为难道不是尽善尽美的一种形式吗？他正在想入非非的当儿，突然从岸边掠过一个人影；当他从无垠的远方收住视线定神看时，原来是那个俊美的少年从左面沿沙滩向他走来了。他光着脚准备涉水，裤脚一直卷到膝盖处，露出了细长的小腿。他慢慢地跨着步，但脚步非常轻巧自负，仿佛习惯于不穿鞋子跑路似的。这时他朝着一

排横屋望去。当他看到那家俄国人在屋里悠闲地过着日子时，顿时怒容满面，现出极度轻蔑的神色。他额上现出一片阴云，嘴角向上翘起，嘴唇恨恨地歪向一方，连腮帮儿也变了形；眉头紧皱得似乎连眼睛也陷下去，眼锋射向下面，显出无比愤怒与憎恶的模样。他瞧着地面，又恶狠狠地向后一瞥，然后使劲地耸了耸肩膀表示不屑一顾，就把他的冤家们扔在后面。

一种微妙的感觉或某种近乎敬畏和羞愧的惶惑不安的心情，促使阿申巴赫转过脸去，装做什么也没有看到，因为他只是偶然而严肃地观察到这幅激情流露的景象，他不愿趁机把这一感受取过来加以利用。尽管如此，他又高兴，又激动，也就是说，他的情绪很好。孩子流露的是一种幼稚的狂热情绪，对听天由命、得过且过的生活态度表示不满，而对神圣的、无法表达的超然意境，则赋予了人情味。这个孩子本来只是造物者一件赏心悦目的艺术珍品，现在却博得人们更深的同情；同时，这个刚发育的少年秀外慧中，不同凡俗，使人们能对他刮目相看，把他看成是早熟的。

这时响起了那孩子清脆而不太洪亮的嗓音，招呼着远处正在搭沙丘玩的伙伴们。阿申巴赫依然转过头去漫不经心地听着。伙伴们回答他，好几次喊着他的名字或爱称；阿申巴赫不无好奇地谛听着，可是除了悠扬悦耳的两个音节外——声音有些像“阿德吉奥”，但喊“阿德吉乌”的次数似乎更多些，发“乌”的尾音时音调有些拖长——却什么也听不清。他爱听这种清越的声音，认为这种和谐的音调十分美妙，于是反复默念了几遍，又回头踌躇满志地去看他的书信和文件。

他把旅行用的书写夹放在膝盖上，拿起自来水笔开始处理各种信札。但不一刻，他又觉得不去领略这番景象实在可惜，同时也认为因处理这些无谓的信件而错过机会也不值得——这毕竟是他心目中最值得欣赏的场面啊。他把纸笔扔在一边，又回头眺望海洋。不一会，他为堆沙丘的少年们的谈话声所吸引，于是把头转向右面（他的头本来舒坦地枕在椅子背上），张大眼睛又去找漂亮的阿德吉奥，看他究竟忙些什么。

阿申巴赫一眼就看到了他。他胸口的红丝带结准不会认错。他正和别的孩子们忙着在沙丘潮润的小沟上用宽木板搭起一座桥，他发号施令、摇头晃脑地在指挥这项工作。跟他一起玩着的约摸有十个伙

伴，男孩子、女孩子都有，年龄跟他差不多，有的还要小些。他们用波兰话、法国话嘁嘁喳喳地交谈，有的还讲巴尔干半岛国家的方言。但在他们的谈话中，他的名字被提到的次数最多。他显然是他们所需要、所追求、所仰慕的人物。看来，其中有一个身体结实的男孩——像他一样也是波兰人，名字叫起来有些像亚斯胡——特别是他的心腹和好友，他长着一头亮油油的黑发，穿着一件用皮带束紧的粗布衣。堆沙丘的工作告一段落，他们俩就搂着腰沿海滩散步；这当儿，叫亚斯胡的那个小伙子竟吻了漂亮的阿德吉奥一下！

阿申巴赫真想伸出一根指头吓唬他一下。“不过我要奉劝你，克里多布卢斯，”他微笑着想，“还是到外国去旅行一年吧！你至少要花这么长的时间才能复原。”他从一个小贩那儿买了一些大的、熟透了的草莓饱吃一顿充当早点。虽然阳光无法透过空中重重的雾气照射下来，但天气已很炎热。他感到懒洋洋的，整个心灵融化在令人沉醉的大海的宁静气氛中。对于听起来有些像“阿德吉奥”这个名字究竟如何拼法，我们这位认真的诗人在猜测和推敲方面煞费苦心地花了一番功夫。凭着他对波兰文的某些记忆，他终于确定应当是“塔齐奥”，它是“塔德乌斯”的简称，喊时听来就像“塔齐乌”了。

塔齐奥在洗澡。阿申巴赫有片刻时间没有看到他。接着在远处海面上，他看到了他的脑袋，他的胳膊；他的胳膊像一柄船桨那样在击水。这时从岸边到远处的海水似乎很浅。可是家里人已担心起他来，小屋里已经传出了女人们唤他的声音，她们连声喊他的名字，“塔齐乌！”“塔齐乌！”这声音几乎像集会时的口号声那样，在沙滩上到处回荡。它带着柔绵的和音，尾音的“乌”字余音袅袅，听起来有一种甜润、狂放之感。他回过身去逆着海浪划游，激起了一阵泡沫，在水面上雄赳赳地高昂着头，看去生气勃勃，纯洁而又庄严。他一绺绺的鬈发湿漉漉地淌着水，像大自然怀抱中脱颖而出的、从天上飞下或海底钻出的天使那样娇美可爱。在这幅景象面前，人们仿佛置身于神话般的境界里，换句话说，他像远古时代人类起源或天神降生时那种传奇般的人物。阿申巴赫闭起眼睛细听着自己心灵深处默默地唱着的赞歌，这时他又认为这里是个好地方，还想再多留一会儿。

过了些时候，塔齐奥洗好了澡在沙滩上休息。他裹着一条白色的浴巾，浴巾一直披到右面的肩胛下，脑袋枕在光裸着的胳臂上；即使

阿申巴赫不去留神看他而只是翻着书本默读，他也念念不忘那边有一个孩子躺着，只要他向右稍稍转过头去，就能看到这个奇妙的形象。他坐在这里，仿佛是为了保护这个正在休息的人儿似的；尽管他忙着做自己的事，但对右面离他不远这个娇贵的人物，他总是一心一意地守着。他的心激荡着慈父般的深情，只有像他那样把整个心灵都奉献给美的创造事业的人，才会对美艳的人物流露出这种感人的真情。

午后，他离开海滩回到饭店，然后乘电梯进房。他呆在房里，对着镜子照了好多时候，端详着自己花白的头发和清癯憔悴的面容。这时他想起了自己的名望，想起了街上有那么多的人认识他，尊敬地注视着他——这都是因为他的文章确切中肯，笔调优美生动。他的脑际浮现出他所能想起的、凭他的天才创造出的种种成绩，甚至想起了自己高贵的头衔。然后他下楼到餐厅吃午饭，在一张小桌子上用膳。在他吃完了饭乘电梯上楼时，一群也吃过早点的青年人一哄而上，把他拥入电梯间内，塔齐奥也走了进来。他正好站在阿申巴赫身边，距离从来没有这样近过，因而这回阿申巴赫看到的不只是一个轮廓，而是线条分明地看清了整个的人。有人在跟孩子谈话，他回答时微笑着，笑起来美得无法形容，接着就在二楼跨步走出电梯间，身子朝后，眼睛向下瞧着地面。“美会使人怕羞，”阿申巴赫想，同时一个劲儿思忖着这究竟是什么原因。不过他也注意到，塔齐奥的牙齿长得并不好，有些参差不齐，白里带青，缺乏健康的珐琅质，显示出贫血患者牙齿上常见的那种脆而透明的特色。“他弱不禁风，病恹恹的，”阿申巴赫想，“他也许活不到老。”他不去理会为什么他在这么想着时，反而有一种心安理得之感。

他在房间里消磨了两小时，下午就乘小汽艇经气味难闻的咸水湖到威尼斯。他在圣马科登岸，走到广场上喝了一会茶，然后按照他在本国时的习惯到街上逛逛。但这次散步却使他的情绪起了一个突变，完全推翻了原来的决定。

在狭隘的街巷里，天气闷热难当，气压也很低，因而住房里、店铺里、菜馆里都发出各种气味。油腥和其他各种香气混杂在一起，烟雾腾腾，无法散逸。香烟的烟雾似乎在空中凝住了，好久飘散不开来。狭街小巷里熙熙攘攘的人群，一点也引不起这位散步者的兴趣，反而使他烦躁不安。他路跑得越多，就越是心烦意乱，这也许是海边

的空气和内地吹来的热风造成的结果，因而他又激动，又困倦。他一阵阵淌着汗，怪难受的。他的眼睛不听使唤，胸口闷得发慌，好像在发烧，一股血直往额角上冲。他急急忙忙离开了拥挤不堪的商业街巷，跨过几座桥一直来到贫民区。乞丐们向他纠缠不休，河道上散发着恶浊的气味，他连呼吸也感到不舒畅。终于，他来到威尼斯中心一个静僻的地方，这里无人问津，但却引人入胜。他在喷泉旁边休息一会，揩着额上的汗珠。他觉得非动身回去不可。

他又一次感觉到，这座城市就气候来说，对他的健康是非常不利的。这件事，现在他已终于一清二楚了。硬要在这儿住下去看来是不明智的，而以后风向会不会转变也很难说。

应当马上作出决定。现在立刻就回家，他办不到。那边，无论夏天或冬天，都没有他适宜的住处。不过海洋和沙滩并非只有威尼斯才有，其他地方可没有臭熏熏的咸水湖和热浪逼人的烟雾。他记起离的里雅斯特不远的地方有一个小小的海滨浴场，人家在他面前曾称赞过它。为什么不到那边去呢？马上就动身吧，这样，他再换一个环境住下来也许还是值得的。他主意已定，于是站起身来。他在离这里最近的停船处雇一只平底船，船儿经过好几条阴沉沉的、曲曲折折的河道向圣马科摇去。它在用大理石雕成而两侧刻有狮子图案的华丽的阳台下划过，从滑溜溜的墙角边绕过，又从一些凄凉的、宫殿式的屋宇门前经过，店铺的大幅招牌倒映在晃动着的水波中。他好容易到了目的地，因为船老大和织花边的、吹玻璃的小商贩勾结在一起，一忽儿在这儿、一忽儿在那儿停下船来，诱他上岸观光，买些小玩意儿。这样，这番别有风味的威尼斯之游刚刚在他身上产生了魅力，就因海上霸王的求利心切而黯然失色，使他的心又闷闷不乐地冷了下来。

他回到饭店来不及晚餐，就到账房间打招呼：因为某些意料不到的事，他明天一早就得离开。账房深表遗憾，把他的账目一一结清。他吃好饭后，就在后面露台的一把摇椅上坐着看报，度过不凉不暖的黄昏。在上床休息以前，他把行李全部整理好，准备明天动身。

他睡得不是最好，因为一想到往后的旅行，他就感到焦灼不安。当他早上打开窗户时，天空依旧一片阴霾，但空气似乎清新些了。就在这时，他开始有些后悔。他匆匆宣布动身不是操之过急，有些失策吗？难道它不是他当时身体欠佳、心神恍惚所造成的后果吗？要是他

能稍稍再忍耐一下，不这么快就灰心丧气，让自己努力适应威尼斯的气候，静待天气好转，那么他现在就能和昨天一样，在海滩上度过这个早晨，不必为动身的事劳累忙碌。太晚了。现在他不得不再希冀着他昨天所希望获得的东西。他穿好衣服，八点钟时下楼吃早饭。

他走进餐厅时，里面还空无一人。当他坐着等菜时，稀稀落落地来了一些人。在喝茶的当儿，他看到波兰姑娘们随着她们的女教师出现了：她们一本正经地走到窗口的桌子旁坐下，容光焕发，但眼睛里还有一些红丝。接着，门房毕恭毕敬地向他走来，通知他可以动身了。汽车等在外面，准备把他和其他旅客送到至上饭店，从那里，这些客人可再乘汽艇经过公司的私开运河到达火车站。时间很紧。但阿申巴赫却不以为然。现在离火车开的时间还有一个多小时。对于旅馆里过早地催客人离开的那种习惯，他感到很不满意，他要门房让他再在这里安安静静地吃一顿早饭。那人犹疑不决地回去，五分钟后又出现了。他说，汽车不能再等下去。“那么就让它开走吧，只要把箱子带走！”阿申巴赫激动地回答。他本人到时间可以乘公共汽艇去，动身的事请他们不必再操心，让他自己决定。服务员欠着身子走了。阿申巴赫摆脱了服务员的絮叨，感到很高兴，他从容不迫地吃完早饭，还从侍者那里接过一张报纸来看看。最后他总算站起身来，时间委实十分局促。正在这时，塔齐奥跨过玻璃门走进餐室来。

他跑到自己的餐桌去时，在正要动身的阿申巴赫面前走过。在这位头发花白、天庭饱满的长者面前，他谦逊地垂下了眼睛，然后以他惯有的优雅风度抬起头来，温柔地凝视着阿申巴赫的脸，走开了。别了，塔齐奥！阿申巴赫想。我看到你的时间太短了。他一反常态，撅起嘴唇作出一副道别的姿态，甚至轻轻发出声来，还补充说一句：“上帝祝福你！”于是他起身就走，把小账分给侍者，与那位矮小和气、穿法国式上装的经理告别，像来时那样徒步离开饭店。他穿过横贯小岛的开着白色花卉的林阴道来到汽船码头，后面跟着拎手提包的服务员。他赶到码头，上了船，但乘船时感到闷闷不乐，思想负担很重，而且深为悔恨。

航路是他所熟悉的：开过咸水湖，路过圣马科，一直驶往大运河。阿申巴赫坐在船头的圆凳上，手臂倚着栏杆，一只手遮住眼睛。市郊公园在他的眼前掠过，不一会，仪态万方的广场又展现在前面，

然后渐渐远去，接着是一排排宫殿式的屋宇，河道转向时，里亚尔多[11]灿烂夺目的大理石桥拱就映入眼帘。阿申巴赫出神地望着，胸口感到一阵绞痛。威尼斯的空气，以及海洋和沼泽隐隐散发出的腐臭气味，曾促使他迫不及待地离开这个城市，但现在他又感到依依不舍，深情而痛苦地吸着这里的空气。难道他过去不知道、也不曾体察到，他是多么怀恋着威尼斯的一切景物？今天早晨他只是稍感遗憾，怀疑自己这么做是否不理智，而现在，他却是愁肠寸断，心痛欲裂，泪水一次又一次地润湿了他的眼睛。他责问自己，这一点他过去为什么竟然没有预见到。使他耿耿于怀，也是三番两次最使他受不了的，显然是因为他怕再也见不到威尼斯了，今后将和这个城市永别了。既然他两度感到这个城市有害于他的健康，两度逼他抱头鼠窜而去，那么今后他就应当认为这是一个万万住不得的地方；这里的环境他可适应不了，再上这儿游览自然毫无意义。是的，他觉得如果现在就走开，他一定为了自尊心不愿再来访问这个可爱的城市。他在这里感到体力不支已有两次了。他精神上向往这儿，但体力却够不到，因而在这位年长者的心里引起了异常激烈的思想斗争。他认为体力不济是十分丢脸的事，无论如何要置之度外，同时，他也不理解为什么昨天竟能处之泰然，思想上毫无波动。

这时汽船已快到火车站，他忧闷已极，彷徨无主，不知所措。对这位受痛苦煎熬的人来说，离开看来是办不到的，但回去也势所不能。就这样，他心痛欲裂地走进车站。时间已很晚了，如果他要赶上火车，他一分钟也不能耽误。他一会儿想上车，一会儿又不想上。可是时间逼人，催他赶紧采取行动。他急急忙忙买了一张车票，在候车室一片混乱的喧嚣中去找一位饭店派在这里的服务员。这个人终于找到了，他告诉他大箱子已发出去了。真的已发出了吗？是啊，发到科莫去了。到科莫去了吗？于是急匆匆地你问一句，我答一句，问的人怒气冲冲，答的人尴里尴尬，终于才弄明白这只箱子在至上饭店已经放错，行李房把它跟别人的行李一起送到方向完全不对头的地方去了。

阿申巴赫好容易才控制住自己不动声色。在当时的情况下，他的神色如何是不难想象的。他欣喜若狂，兴奋得难以令人置信，胸口几乎感到一阵痉挛。服务员急忙去查问那只箱子，看能否把它追回，但

不出所料，回来时丝毫没有结果。于是阿申巴赫说，他旅行时非带这件行李不可，因此决定再回到海滨浴场的饭店里去等这件行李送到。公司里的汽艇还在车站外面等着吗？那人斩钉截铁地说，它还等在门口。他用意大利话向售票员花言巧语说了一通，把买好的票子退回，而且郑重其事地保证说，他一定要打电报去催，一定要想尽办法把箱子立刻追回。说也奇怪，我们这位旅客到火车站才二十分钟，就又乘船经大运河回海滨浴场了。

这是多么奇异的经历啊！它是那么不可思议，那么丢脸，又是那么富于戏剧性，简直就像一场梦！他本来怀着极其沉痛的心情要跟这些地方诀别，但在命运的播弄下，他此时居然又能看到它们！疾驰的小艇像一支箭那样向目的地飞去，船头的海浪激起一阵阵泡沫；它在平底船与汽船之间巧妙灵活地转着舵，变换着航向；船上坐着他这个唯一的旅客。他表面上有些生气，装作无可奈何的样子，其实却像一个逃学的孩子，在竭力掩饰内心的慌乱与激动。他的胸脯不时起伏着，为自己这一不平凡的遭遇而暗自失笑。他对自己说，任何幸运儿也不会有这样好的运气。到时候只要解释一番，让人家张着惊愕的眼看你几下，就又万事大吉。于是灾祸避免了，严重的错误纠正了，而他本来想抛在背后的一切，又将展现在他的眼前，而且任何时候都可以属于他……难道汽艇飞快的速度欺骗了他，或者现在真的有太多的海风从海面上吹来？

海浪冲击着狭窄的运河两旁的混凝土堤岸，这条运河流过小岛一直通到至上饭店。一辆公共汽车等在那边接送归客，它越过波纹粼粼的水面一直把他送到海滨浴场饭店。这时，那位身穿拱形外套、留着小胡子的矮小经理跑下石阶来迎接他。

经理对这次意外的差错低声下气地表示抱歉，并且告诉他，他本人和饭店管理部门对这件事是多么难受，同时还赞扬阿申巴赫，说他决定留在这里等行李送回是多么英明。当然，他先前的房里已有客人，但马上可以另外开一间丝毫不差的房间。“pas de chance，monsieur，”[12]开电梯的瑞士人在带他上楼时微笑着对他说。就这样，我们这位溜回来的人又在房间里歇下来，这间房间的方位与摆设跟上次那间几乎一般无二。

这是一个不平凡的上午，一切都是乱纷纷的。他感到头昏目眩，

精疲力竭。他把手提包里的物件一一在房里安顿好后，就在敞开的窗子下面一把靠背椅里坐下来休息。海面上呈现一片浅绿色，空气越来越稀薄清新，海滩在一些小屋和船儿的点缀下，显得色彩缤纷，尽管天空还是灰沉沉的。阿申巴赫两手交合着放在衣兜上，眺望着外面的景色。他为重返旧地而高兴，但对自己的游移不定和摸不透自己的真正意图感到老不痛快。就这样约摸有一小时光景，他静坐养神，恍恍惚惚地不知想些什么。中午时，他看到塔齐奥从海滩那边跑来，穿过围栏，沿着木板路回到饭店，身穿一件有条纹的亚麻布上衣，胸口扎着一个红结。阿申巴赫在高处不待真正看清楚，就一下子认出他来。他暗自说：嘿，塔齐奥，你又在这儿了！但就在这一瞬间，他觉得这种随随便便的问候话实在不能出口，它不能代表内心的真实思想。他只觉得热血在沸腾，内心悲喜交集；他知道只是为了塔齐奥的缘故，才那么舍不得离开这儿。

他居高临下地默坐着，任何人都看不到他。他省察自己的内心。他眉飞色舞，笑逐颜开，嘴角的笑容是那么真切而富有生气。然后他仰起头来，提起了本来松垂的安乐椅扶手上的两只臂膊，手掌朝外，做了一个慢腾腾的回转动作，宛如要张臂拥抱似的。这可以看作是一种欢迎的姿态，一种能平心静气承受一切的姿态。

这些日子里，脸颊热得火辣辣的天神总是光着身子，驾着四匹口喷烈焰的骏马在广漠的太空里驰骋，同时刮起一阵强劲的东风，他金黄色的鬈发迎风飘荡。在波浪起伏的、宁静而浩瀚的海面上，闪耀着一片丝绸式的白光。沙滩是灼热的。在闪着银白色霞光的蔚蓝的苍穹下，一张张铁锈色的帆布遮篷在海滩的小屋面前伸展着，人们在这一片亲自布置好的荫凉的小天地里度过早上的时光。但晚间的风光也旖旎动人，园子里的花草树木散发出阵阵清香，天上星星群集，夜幕笼罩着海面，海水微微激起了浪潮，发出幽幽的低语声，令人心醉。这样的夜晚，预示着明天准是个阳光灿烂、可以悠闲地消受的好日子，展现着一片绚烂多彩的、能有种种机会纵情游乐的美妙前景。

我们这位客人因正好运气不佳稽留在这里，但他清楚地知道，等待失物领回绝不是他赖着不想再走的原因。整整两天，他不得不忍受着随身用品短缺的种种不便，不得不穿着旅行装到大餐厅里吃饭。送错的那只箱子终于又放在他的房间里了，他把箱子里的东西全部清理

出来，在衣柜和抽屉里塞得满满的。他决定暂时再住下去，多少时间也没有一定。一想到今后能穿着丝衫在海滩上消闲，晚饭时又能穿着合适的夜礼服在餐桌旁露面，他不由感到一阵喜悦。

这种愉快而单调的生活已在他身上产生了魔力，这种恬静安闲而别有风味的生活方式很快使他着了迷。这儿有非常讲究的浴场，南面是一片海滩，海滩旁边就是风光秀丽的威尼斯城：这一切都是那么引人入胜，住在这里确实太美了！不过阿申巴赫是不爱这种享受的。过去，一遇到可以排愁解闷、寻欢作乐的场合——不管在哪儿，也不管在什么时候——他总满不在乎，不一会就怀着憎恶不安的心情让自己再在极度的疲劳中煎熬，投入他每天不可或缺的神圣而艰苦的工作中去，这在他青年时代尤其如此。唯有这个地方迷住了他的心，涣散了他的意志，使他感到快乐。有几次，当他早晨在小屋前的帐篷下出神地凝望着南方蔚蓝色的大海时，或者当他在和暖如春的夜间眼看着灿烂的灯光一一熄灭而小夜曲悠扬的旋律渐渐沉寂下去时（这时他躺在平底船的软席上；他在马可广场上逛了好长一段时间，然后在星光闪烁的太空下让船儿把他从那边带回到海滨浴场），他总要回想起他的山乡别墅，这是他每年夏季辛勤创作的地方。这里的夏天阴云密布，云层黑压压地掠过花园的上空；晚间，可怕的暴风雨吹熄了屋子里的灯光，他喂养的乌鸦就霍地跳到枞树的树梢上去。相形之下，现在他多么舒畅，仿佛置身于理想的乐土，也仿佛在一个逍遥自在、无忧无虑的国土里遨游；那里没有雪，没有冬天，也没有暴风雨和倾盆大雨，只有俄西阿那斯[13]送出一阵阵清凉的和风，每天自由自在、痛痛快快地过去，不用操心，不必为生活而挣扎，有的只是一片阳光和阳光灿烂的节日。

塔齐奥这个孩子，阿申巴赫见过多次，几乎经常看到。他们只是在一个狭小的天地里活动，每天生活千篇一律，因而白天里他总能不断地接近这个俊美的少年。他到处看到他，遇见他，在旅馆底层的客厅里，在往返于威尼斯城凉爽的航道上，在繁华的广场中，以及其他许多凑巧的、进进出出的场合。不过使他有较多的机会能经常全神贯注地、愉快地欣赏这个优美的形象的，却是海滩早晨的时刻。不错，正因为他陷入了这种甜美的境界——环境促使他每天能反复享受到新的乐趣——才使他的生活感到充实而欢快，使他觉得留在这儿的可

贵，同时使火炎炎的夏日能一天天开开心心地打发过去。

他起得很早，像平时那样急于想赶什么工作似的；当太阳刚刚升起、光线还很柔和而晨曦朦胧的海面上正泛起一片耀眼的白光时，他已经出现在海滩上。他比大多数人都来得早。他客客气气地向沙滩围栏的看守人问好，也和那个为他准备休息之地、搭棕色遮篷、把屋里什物移放到露台上的赤脚白胡子老头亲切地招呼，然后坐下来休息。他在那边往往要呆上三四小时，眼看太阳冉冉上升，渐渐发挥出它那灼人的威力。这时海水的蓝色也越来越深。在这段时间内，他总要呆呆望着塔齐奥。

他有时看到他从左面沿着海滩跑来，有时看到他从后面小屋中间出来，有时却突然又惊又喜地发现：由于自己迟来了一步，孩子早已在那边了，孩子穿着一件蓝白相间的浴衣——现在他在海滩边穿的正是这件衣服——在阳光下像往常一样玩着搭沙丘的游戏。这是一种闲散有趣、游荡不定的生活，不是玩耍就是休息：闲逛，涉水，挖沙，捉鱼，躺卧以及游泳。露台上的女人们守望着他，有时尖起嗓子喊着他的名字，声音在空中回荡："塔齐乌！塔齐乌！"这时他就向她们跑来，一个劲儿挥动着手臂，向她们报告他的所见所闻，并把找到和捉到的东西一一拿给她们看，像贝壳啊，马头鱼啊，水母啊，还有横爬的螃蟹。他讲的话，阿申巴赫可一句也不懂；孩子说的可能是一些最普通的家常话，但在阿申巴赫听来却清脆悦耳，优美动人。由于孩子是异国人，发出的音调好比音乐，夏日的烈炎在他身上倾泻着无尽的光辉，不远的地方就是雄伟的海洋，在这种背景衬托之下，更使他显得神采奕奕。

不久，我们这位旁观者对苍天大海掩映下那位少年身影上的每一条线条、每一种姿态，都非常熟悉。少年身上种种可爱之处，他本来虽已一清二楚，但每天见到时总带给他新的欢愉；他深感眼福无穷，赞叹不已。有一次，孩子被叫去接待一位客人，客人在屋子里等待女主人；孩子从海水里一跃而起，湿淋淋地跑上岸来，摊开了手，摇着一头鬈发，他站着时，全身重量落在一条腿上，另一只脚踮着脚尖儿；他仓皇的神色很惹人爱，转动身子时姿态非常优美，羞涩娇媚，笑脸迎人，仿佛意识到自己崇高的职责似的。有时他伸直身子躺着，胸口围着一条浴巾，一只纤弱的手臂撑在沙地上，下巴陷入掌窝中。

这时，一个名叫“亚斯胡”的孩子蹲在他身旁，向他献殷勤；我们这位佼佼的美少年对这个谦卑的仆从言笑顾盼，神采飞扬，动人之处简直无可比拟。再有一些时候，他不和家人在一起，挺直身子独自站在海滩边，位置离阿申巴赫非常近，两手交叉地抱着脖子，慢慢摆动着脚上的足趾球，出神地望着碧海，让拍岸的浪花沾湿了他的脚趾。他蜜色的头发柔顺地卷曲成一团团的，披在太阳穴和脖子上，太阳照在上脊椎的汗毛上，显出一片金黄色；他的躯干瘦削不长肉，隐隐地露出身上的肋骨，胸部却长得很匀称。他腋窝还没有长毛，光滑得像一座雕像那样，膝腘晶莹可爱，一条条蓝幽幽的静脉清晰可见，仿佛他的肌肤是用某种透明的物质做成似的。这个年轻而完美的形体，体现出多么高的教养和深邃精密的思想！艺术家怀着坚强的意志和一颗纯洁的心，在黑夜里埋头工作，终于使自己神圣的作品得以问世——于他这个艺术家来说，难道这个还不懂得，不熟悉吗？当艺术家费尽心血用语言千锤百炼地努力把他灵魂深处见到的精微形象刻画出来，并把这种形象当作是“精神美”的化身奉献给人类时，难道不就是这样一种力量在推动着他吗？

精神美的化身！他两眼望着蓝澄澄海水边站着的高傲身影，欣喜若狂地感到他这一眼已真正看到了美的本质——这一形象是神灵构思的产物，是寓于心灵之中唯一的纯洁的完美形象，这样完美的肖像和画像，在这里奉若神明，并受到崇拜。这是有一点儿痴的，狂妄的，甚至是贪婪的：这都是这位上了年纪的艺术家唤来的。他的心绞痛着，他浑身热血沸腾。他记忆中浮起了从青年时代一直保持到现在的一些原始想法，但这些想法过去一直潜伏着，没有爆发出来。书本里不是写着，太阳会把我们的注意力从理智方面转移到官能方面吗？他们说，太阳熠熠发光，炫人眼目，它使理智和记忆力迷乱，它使人的灵魂一味追求快乐而忘乎所以，而且执着地眷恋着它所照射的最美的东西。是的，它只有借助于某种形体，才有可能使人们的思考力上升到更高的境界。说真的，爱神像数学家一样，为了将纯粹形式性的概念传授给不懂事的孩子，必须用图形来帮助理解；上帝也是一样，为了向我们清晰地显示出灵性，就利用人类年轻人的形体与肤色，涂以各种美丽的色彩，使人们永不忘怀，而在看到它以后，又会不禁使人们满怀伤感之情，并燃起了希望之火。

这就是我们那位醉心于艺术的作家当时的想法，也是他所能感受的。他所迷恋的大海和灿烂的阳光，在他心里交织成一幅动人的图画：他仿佛看到离雅典城墙不远的老梧桐，那边是一个雅洁的地方，绿树成荫，柳絮飘香；为了纪念山林女神[14]和阿刻罗俄斯[15]，塑立着许多神像，供奉着不少祭品。在枝丛茂密的大树脚下，清澈的小溪淙淙地流着，小溪里有的是光滑的卵石，蟋蟀在唧唧地奏着调子。但在草地上斜靠着两个人，这里炽热的阳光照射不到，草地斜成一定的角度，使人躺着时还可以仰起头来。这两个人，一个是老头儿，一个是青年；一个丑，一个美；一个智慧丰富，一个风度翩翩。在这儿，苏格拉底就情欲和德行方面的问题启迪着菲德拉斯[16]，循循善诱，谈笑风生。他和对方谈论着自己怎样在烈日的淫威下备受煎熬，而当时却看到一个表征永恒之美的形象；他谈起了邪恶的、不敬神的人们，他们见到了美的形象既无动于衷，也不会有虔敬的心理；又谈到品德高尚的人在看到天神般的容貌和完美无疵的肉体时，只会有一种诚惶诚恐的感觉——他在美丽的形象面前仰起头来，凝神地望着，但几乎不敢正视，只是怀着崇敬的心情，愿把它当作神像一样的崇拜，也不怕世人讪笑，把他看成是痴子。因为我的菲德拉斯啊，只有美才是既可爱，又看得见的。注意！美是通过我们感官所能审察到、也是感官所能承受的唯一灵性形象。否则，如果神性、理智、德行和真理等等都通过感官表现出来，我们又会变成什么样子呢，难道我们不会在爱情的烈焰面前活活烧死，像以前塞墨勒[17]在宙斯[18]面前那样？由此看来，美是感受者通向灵性的一种途径，不过这只是一个途径，一种手段而已，我的小菲德拉斯……接着，他这个狡黠的求爱者谈到最微妙的事儿：求爱的人比被爱的人更加神圣，因为神在求爱的人那儿，不在被爱的人那儿。这也许是迄今最富于情意、最令人发噱的一种想法，七情六欲的一切狡诈诡谲之处以及它们最秘密的乐趣都是从这里产生的。

思想和整个情感、情感和整个思想能完全融为一体——这是作家至高无上的快乐。当时，我们这位孤寂的作家就处在这样一种精神状态中：他的思想闪烁着情感的火花，而情感却冷静而有节制。换句话说，当心灵服服帖帖地拜倒在“美”的面前时，大自然也欣喜若狂。他突然想写些什么。据说爱神喜欢闲散自在，而她也仅仅是为了悠闲的

生活才被创造出来的，这话不错。但在这样一个有关键意义的时刻，这位思家心切的作家十分激动而不能自己，很想立即投入创作活动，至于动机如何，则是无关紧要的。当时，知识界正围绕着文化及其趣味的某一重大而迫切的问题掀起一场争议，阿申巴赫在旅途中也获悉了这个消息。这个主题是他所熟悉的，他有这方面的生活经历。他为一股不可抗拒的力量所驱使，渴望一下子把这个主题用优美的文字表达出来。他要写，而且当然要面对着塔齐奥写，写时要以这个少年的体态作为模特儿。他的文笔也应当顺着这少年躯体的线条，这个躯体对他来说是神圣的。他要把他的美抓进灵魂深处，像苍鹰把特洛伊[19]牧人一把攫到太空里去那样。现在，他坐在帆布遮篷下的一张粗桌子旁边，面对着他所崇拜的偶像，静听着塔齐奥音乐般的声音，用塔齐奥的美作为题材开始写他那篇小品文。这是千载难逢的宝贵时刻，他觉得他写的语句从来没有像现在那样温柔细腻，富于文采，也感到字里行间从来没有像现在那样情意绵绵，闪耀着爱神的光辉。他精耕细作地写了一页半散文，简洁高雅，热情奔放，许多读者不久定将赞叹不已，为之倾倒。世人只知道他这篇文章写得漂亮，而不知它的来源及产生作品的条件，这样确实很好；因为一旦了解到艺术家灵感的源泉，他们往往会大惊小怪，从而使作品失去了诱人的感染力。多么不平凡的时刻啊！他这一心力交瘁的创作活动也是多么不凡啊！他的灵性与另一个肉体交往，已结出多么难能可贵的果实！当阿申巴赫收藏好他的作品离开海边时，他精疲力竭，甚至感到整个身子垮了。他似乎做了一件不可告人的坏事，受到良心的谴责。

第二天早晨，当他正要离开旅馆的当儿，他从台阶上望见塔齐奥已向海滩方向跑去。塔齐奥只是一个人走着，此刻正走近栅栏门边。这时阿申巴赫萌起了一个念头，一个单纯的想法，那就是利用这一机会跟他愉快地结识，和他交谈，欣赏他回答时的神态和目光，因为这个少年已不知不觉地左右着他的情绪，提高了他的思想境界。这位美少年慢悠悠地走着，要追上他并不难，于是阿申巴赫加紧了脚步。他在小屋后面的木板路赶上了他，正要把手搭到他的脑袋或肩膀上用法语吐出几句问候的话，忽然他感到心房像锤击一样怦怦地跳个不停，这也许是因为跑路太急，一时气喘吁吁地说不出话来；他迟疑了一下，竭力控制住自己，但突然又感到一阵恐惧，生怕自己钉在这位美

少年后面的时间太长，会引起他的注意，又怕他会惊疑地回过头来。他向前冲了一下，终于放弃了他的打算，垂头丧气地走过他的身边。

太迟了！他这时在想。太迟了！但真的太迟了么？要不是他刚才迟疑了一下，他本来满可以达到轻松愉快的彼岸，一切都可能顺顺当当，头脑也会清醒起来。不过实际上，这个上了年纪的人就是不想清醒，他太爱想入非非了。谁能揭开艺术家的心灵之谜呢？艺术家善于将严于律己与放荡不羁的这两种秉性融为一体，对于这种根深蒂固的秉性，又有谁能理解呢？因为无法使自己保持清醒，就是放荡不羁的表现。阿申巴赫并不再想作自我批判。他的情趣，他这把年纪的精神状态，自尊心，智慧的成熟程度以及单纯的心地，都使他不愿静下来对自己的动机一一剖析，也难以确定究竟是什么妨碍他执行原定的计划：是良心不安呢，还是懒懒散散，鼓不起勇气。他惶惶不安，怕有人——哪怕是海滩看守人——会看到他的一举一动以及最后目的未遂的下场，同时还深恐人家笑话。另外，他对自己滑稽的、一本正经的恐惧也不禁哑然失笑。“一脸狼狈相，”他想，“狼狈得像斗败了的公鸡那样，只能收起翅膀垂头丧气地退阵。这一定是神的意志，使我们一看到美色就心神涣散，把我们的傲气压下去，头也抬不起来……”他细细玩味着自己的思想，觉得还是太高傲了，不愿承认有这么一种恐惧情绪。

他自己所定出的休息日子已经到期，但他毫不在意；他根本不想回家。他去信叫家人汇来一大笔钱。他唯一关心的是那家波兰人会不会离开；利用一个偶然的机会，他从饭店的理发师那里打听到这家人是在阿申巴赫到前不久才来的。太阳把他的脸和手晒得黑黝黝的，海边含盐的空气也使他的精力更加充沛。本来，他一向是惯于把睡眠、营养或大自然所赋予他的活力立即投入到创作活动中去的，可现在呢，日光、休息和海风每天在增强他的体质，而他却把这一切都漫无节制地花在冥想和情思上面了。

他睡眠时间很短，时睡时醒；每天光阴都很宝贵，可是大同小异，夜间显得很短，内心甜滋滋的很不平静。他自然很早就睡，因为九点钟时，塔齐奥已从活动舞台上消失，对他来说一天已结束了。但在第二天晨曦初吐时，一阵心悸会把他惊醒；他回想起那天惊险的情景，再也没有心思躺在枕边，于是一跃而起，披着薄薄的衣服，迎着

清晨袭人的寒气，在敞开着的窗口坐下，静待旭日东升。那天惊心动魄的经历，在他睡梦初醒的心灵里，还有一种神圣之感，使他一想到还心有余悸。此刻，天空、地面和海水还笼罩在黎明前一片阴沉沉、白蒙蒙的雾霭中，即将暗下去的一颗星星还在太空中若隐若现。吹起一阵清风，从远处某些邸宅里随风飘来喁喁细语，厄俄斯[20]已离开她的情人起床，黎明时最初出现的一条条柔美的淡红色霞光已在天空和海面的尽头处升起，激起了人们的创作欲。诱骗青年的女神悄悄地走近了，她夺走了克雷多斯和西发洛斯的心，而且还全然不顾奥林匹斯山众神的嫉妒，享受到漂亮的奥利安[21]的爱情。天际开始展现一片玫瑰色，焕发出明灿灿的瑰丽得难以形容的华光；一朵朵初生的云彩被霞光染得亮亮的，飘浮在玫瑰色与淡蓝色的薄雾中，像一个个伫立在旁的丘比特爱神[22]。海面上泛起一阵紫色的光，漫射的光辉似乎在滚滚的海浪上面翻腾；从地平线到天顶，似乎有无数金色的长矛忽上忽下，闪烁不定——这时，熹微的曙光已变成耀眼的光芒，一团烈焰似的火球显示出天神般的威力，悄悄地向上升腾，终于，太阳神驾着疾驰的骏马，在大地上冉冉升起。阿申巴赫孤零零地坐着，眼巴巴地观望日出，太阳神照耀着他；他闭起眼睛，让阳光吻着他的眼睑。昔日的感情和往日珍贵而痛苦的追忆，本来早随着他一生勤勤恳恳的工作而淡忘、泯灭，现在却变成了如此奇特的形象一一涌上心头。他用茫然而异样的微笑认出了它们。他沉思冥想，嘴唇慢吞吞地吟出一个名字；他老是微笑着，脸朝向海面，双手交叠地放在膝盖上，又坐在安乐椅里悠悠忽忽地睡着了。

这天一开头就热气腾腾，像节日一般，而整个来说也是不平凡的，充满了神话般的色彩。黎明时吹拂在他鬓角与耳畔的那阵和煦的、怪有意思的清风，宛如云端飘洒下来的款款细语，它究竟是从哪里来的呢？一簇簇羽毛般的白云在天空飘浮着，像天神放牧的羊群。吹来一阵强劲的风，波塞冬[23]的马儿就奔驰起来，弓起身子腾跃着，其中还有几匹毛发呈青紫色的小牛，它们低垂着牛角，一面跑着，一面吼叫着。远处的海滩上，波浪像扑跳着的山羊那样，在峻峭的岩石间翻腾。在这位神魂颠倒的作家周围，尽是潘神[24]世界里一些变了形的神奇动物，他的心沉浸在梦幻般的微妙遐想里。有好多回，当夕阳沉落在威尼斯后面时，他坐在公园里的一条长凳上呆呆地

瞧着塔齐奥，少年穿一身白衣服，系着一条彩色的腰带，在滚平了的沙砾地上开开心心地玩着球。在这样的时候，他认为自己看到的不是塔齐奥，而是许亚辛瑟斯[25]，但许亚辛瑟斯是非死不可的，因为有两个神同时爱着他。不错，他体会到塞非拉斯[26]对他情敌所怀那种痛苦的嫉妒滋味，当时这位情敌忘记了神谕，忘记了弓和竖琴，终日和那位美少年一起玩乐。他似乎看到另一个人怎样在咬牙切齿的嫉妒心驱策下，把一个铁饼掷在那个可爱的头颅上，当时他也吓得面如土色，把那个打伤了的身体接在怀里，同时又看到一朵鲜花，由他甜蜜的血液灌溉着，抱恨终天……

有时，人们相识只是凭一对眼睛：他们每天、甚至每小时相遇，仔细地瞧过对方的脸，但由于某种习俗或某种古怪的想法，表面上不得不装作毫不相干的陌生人那样，头也不点，话也不说。没有什么比人与人之间的这种关系更希奇、更尴尬的了。他们怀着过分紧张的好奇心，彼此感到很不自在；他们很不自然地控制着自己，故意装得素不相识，不敢交谈，甚至不敢勉强地看一眼，但又感到不满足，想歇斯底里地发泄一下。因为在人与人之间彼此还没有摸透、还不能对对方作出正确的判断时，他们总是互相爱慕、互相尊敬的，这种热烈的渴望，就是彼此还缺乏了解的明证。

阿申巴赫与这个年轻的塔齐奥之间，必然已形成了某种关系和友谊，因为这位长者已欣然觉察到对方对他无微不至的关怀并不是完全无动于衷的。比如说，现在这位美少年早晨来到海滩时，已不再像过去那样取道小屋后面的木板路，而是顺着前面那条路沿沙滩缓缓地踱过来，经过阿申巴赫搭帐篷的地方，有时还不必要地挨过他的身边，几乎从他的桌子或椅子前面擦过，然后再回到自己的屋子里。这究竟是什么力量在驱使着他呢？难道有什么超然的魅力或魔力在吸引着这个天真无邪的少年吗？阿申巴赫每天等待着塔齐奥的出现，而有时当塔齐奥真的露脸时，他却假装忙着干别的事儿，毫不在意地让这位美少年打身边掠过。但有时他也仰起头来，于是彼此就目光相接。这时两个人都是极其严肃的。长者装得道貌岸然，竭力不让自己的内心活动泄露出来，但塔齐奥的眼睛却流露出一种探索而沉思的神情。他踟蹰不前，低头瞧着地面，然后又优雅地仰起头来；当他经过时，他显示出只有高度教养的人才不会回头张望的那种风度。

不过有一天晚上，情况有些异样。晚饭时，大餐厅里没有波兰姐弟和家庭女教师的影子，这使阿申巴赫十分焦灼。他为见不到他们而惴惴不安。晚饭后，他穿着夜礼服，戴着草帽，径自走到饭店门口的台阶上徘徊，忽然他在弧光灯的照耀下又看到修女般的姊妹们和女教师，在她们后面四步路的地方站着塔齐奥。显然，他们是从汽船码头来的，由于某种原因在城里吃过晚饭。水面上大概很凉快，塔齐奥穿的是有金色钮子的深蓝色水手茄克衫，头上戴着一顶相配的帽子。太阳和海风并没有使他的皮肤变色，他依然白净得像大理石那样，一如当初；不过今天他比过去苍白些，这可能是因为天气较凉，也可能是因为宛如月亮里射出的惨白的灯光照在他脸上的缘故。他两道匀称的剑眉紧紧锁着，黑瞳瞳的眼睛炯炯有光，他显得更可爱了，可爱得难以形容。这时阿申巴赫又像往常那样不无痛苦地感到：对于人类肉体之美，文字只能赞美，而不能把它恰如其分地再现出来。

这个可贵的形象在他眼前出现，是他意料不到的，它来得出其不意，因而阿申巴赫来不及使自己镇定下来，装出一副一本正经的姿态。当他的目光与失而复得的塔齐奥的相遇时，喜悦、惊讶与赞赏的表情也许在他的脸上流露出来——正好在这一瞬间，塔齐奥微微一笑：他朝着阿申巴赫微笑，笑得那么富于表情，那么亲切，那么甜美，那么坦率真诚，嘴唇只是在微笑时慢慢张开。这像是那喀索斯[27]的微笑，他在反光的水面上俯着身子，美丽的面容在水中倒映出来，他张开手臂，笑得那么深沉，那么迷人，那么韵味无穷。那喀索斯稍稍撅起嘴，因为他想去吻自己水影中娇丽的嘴唇，这个企图结果落了空。他媚态横生，有几分心神不定，那副模样儿十分迷人，他自己似乎也被迷住了。

阿申巴赫接受了这个微笑，像收到什么了不起的礼物似的匆匆转身走了。他浑身打战，受不住台阶和前花园的灯光，只好溜之大吉，急匆匆地想到后花园的阴暗角落里躲一下。他莫名其妙地动起肝火来，心底里迸出柔情脉脉的责怪声：“你真不该这样笑给我看！听着，对任何人都不该这样笑！”他一屁股坐在一条长凳上，惶惶然呼吸着草木花卉夜间散发出的阵阵清香。他靠在凳背上，双臂垂下，全身一阵阵地战栗着。这时他悄声默念着人们热恋和渴想时的陈词滥调——在这种场合下，这种调子是难以想象的，荒唐的，愚蠢可笑的，

但同时也是神圣的，即使在这里也值得尊敬：“我爱你！”

在古斯塔夫·冯·阿申巴赫住在海滨浴场的第四个星期里，他对周围世界作了一番观察。首先，他觉得尽管已是盛夏季节，但旅馆里的客人不是多了，而是少了，特别是德国人的说话声似乎已销声匿迹，因而无论在餐桌上或海滩上，最后只听到外国人的声音。有一天，他在理发师那儿——现在他经常去理发——听到一些话，使他怔了一下。理发师谈起一家德国人只在这儿呆上几天就动身回去，接着又唠唠叨叨地带着逢迎的口气说：“您先生该留在这儿吧，您是不怕瘟病的。”阿申巴赫直愣愣地瞅着他。“瘟病吗？”他重复着对方的话。那位饶舌者顿时一言不发，忙着干活，装作没听到。当阿申巴赫逼着要他说时，他说他实际上什么也不知道，然后设法用滔滔不绝的遁词把话题岔开。

这时将近正午。午后，阿申巴赫在炎炎的烈日下乘船到威尼斯去，一路风平浪静。他尾随波兰姐弟早已成了瘾，他看到他们跟着女教师已一起登上通往汽船码头之路。他在圣马科没有见到他崇拜的偶像。但当他坐在广场荫凉处一张铁脚圆桌子旁喝茶时，忽然闻到空气中有一股特别的气味。此刻，他感到这种气味弥漫在空气中似乎已有好几天了，而自己却丝毫没有觉察到。这是一种香喷喷的药水味儿，令人想起疾病、伤痛之类，或者清洁卫生方面存在着问题。他嗅了又嗅，经过一番思考之后，终于认出了这是什么。喝完茶后，他就离开教堂对面一侧的广场。在狭小的街巷里，这种气味更加浓重。街头巷尾都贴满了告示，当局对居民提出警告说，由于在此盛夏季节有某些肠胃道传染病流行，劝他们勿贪食牡蛎及其他贝壳动物，也不要用运河里的水。这一公告显然是掩饰性的。一群群的人站在桥上、广场上，一言不发，中间也夹杂一些外国人。他们东张西望，默默地思考着。

这时有一个店主正好倚在店屋的拱门边，两旁放着珊瑚、项链和人造紫晶之类的饰物，阿申巴赫就向他探询刚才闻到的怪气味究竟是怎么一回事。那人先用呆滞的目光打量着他，然后一下子变得活跃起来。“先生，这不过是一种预防性措施罢了！”他作了一个手势说。“这是警察局的命令，我们不得不听。气候闷热，热风吹来对健康不利。

总之一句话，您知道，这也许是一种过分的担心……”阿申巴赫谢了他，继续往前走。即使在搭他回海滨浴场的汽船上，他依然闻到杀菌药水的气味。

一回到饭店，他就马上在休息室的阅览桌旁坐下，埋头翻阅各种报纸。在外文报纸里他看不到什么消息。但德国报纸却刊登一些疫病的流言，并提出一些不确切的数字，不过意大利官方加以否认，事情的真伪值得怀疑。这样看，德国人和奥地利人离开这里的理由是显而易见的。其他国家的人们显然还一无所知，也没有任何猜疑，他们依旧泰然自若。“这事应当保守秘密！”阿申巴赫兴奋地想，一面把报纸扔回到桌子上。“这事不该声张开去！”但同时他觉得很开心——为周围人物面临的各种险境而暗自高兴。因为激情像罪恶一样，与既定秩序和千篇一律、平淡而舒适的生活是格格不入的；对于布尔乔亚社会结构的任何削弱以及世界上各种混乱和苦难，它必然都很欢迎，因它指望能模模糊糊地在其中捞到好处。因此，在威尼斯肮脏的小巷里所发生的、当局力图掩饰的那些事，阿申巴赫用一种阴郁的幸灾乐祸的心理对待它。威尼斯城这个见不得人的秘密，是和他内心深处的秘密交融在一起的，他要竭尽全力保存它；因为这个陷入情网的人所关心的，只是塔齐奥不要离开，同时还不无惊异地觉察到：要是塔齐奥走了，今后的日子该怎么过啊。

近几天，他已不再满足于按照常规及利用偶然的机缘来亲近这位少年了。他开始尾随着他，到处追逐着他。例如在星期天，波兰人一家从来不会在海滩上出现，他猜想准是到圣马科去望弥撒了，于是急急忙忙赶到那边。他从阳光炫目的广场上一直来到暗沉沉的教堂，看到他失去的心上人正伏在祷告台上祈祷。于是他拣上一个隐蔽的地方，站在拼花地面上，和一些跪着喃喃祈祷的、画着十字的信徒们混杂在一起。教堂的结构是东方式的，富丽堂皇，使阿申巴赫有一种眼花缭乱之感。一个神父穿着厚厚的法衣缓缓走到神坛面前，做着什么手势，念念有词地诵起经来。香雾在神坛上摇曳不定的烛光里缭绕，祭坛上浓郁的香气似乎与另一种气味微微混在一起：那就是有病的城市散发出的气味。但阿申巴赫从香雾和火光中，看到这个俊俏的人物在前面回过头来探寻他，终于也见到了他。

人群从敞开着的门廊蜂拥而出，走到阳光灿烂、鸽子成群飞翔着

的广场里。这时阿申巴赫如醉如痴，躲在前厅一角，偷偷潜伏着。他眼看着波兰人一家离开教堂，看到姐弟们彬彬有礼地向母亲告别，于是做母亲的就转身取道小市场回家。他也看清楚这位俊美的人儿和修女般的姐姐们跟着女教师一起穿过钟楼的大门走进服装用品商店；他让他们在自己前面保持几步路的距离，他在后面钉着。他蹑手蹑脚地跟在他们后面，在威尼斯各处兜圈子。他们站住时，他也不得不停下来，他们往回走时，他也不得不溜到小饮食店或庭院里让他们走过。有一次他竟见不到他们，于是狂热地、气急败坏地在桥头上和肮脏的死胡同里东寻西找，忽然他们在一条没法回避的羊肠小道上相遇，当下他吓得魂飞魄散。但说他为此而苦恼，也是不对的。他激动得什么似的，脚步好像听凭魔鬼的摆布，而魔鬼的癖好，就是践踏人类的理智和尊严。

塔齐奥和他的姐姐们在某个地方乘平底船。当他们上船时，阿申巴赫正好躲在某个门廊或喷泉后面；一当他们的船离岸时，他也雇了一只船。他悄悄地、急匆匆地对船夫说，要是能暗暗地跟在前面那只刚好在转角上拐弯的平底船后面并保持适当距离，就会付给他一大笔小账。当那个船夫流气十足地表示很愿意促成其事，并且唠唠叨叨地保证一定会好好为他效劳时，他感到很腻烦。

就这样，他靠在黑油油的软垫上，身子随着滑行的小船向左右摇摆；他跟在另一只头部黑漆漆的小船后面，心头的激情随着船后的尾波荡漾。有时他看不见小船了，于是感到一阵焦灼。不过他的领航人看来倒是此中老手，他懂得施展技巧，一会儿迅速地横摇，一会儿抄近路，使这位望眼欲穿的乘客得以经常目随着这只小船。空气像滞住似的，其中夹杂着一股味儿，炽烈的阳光透过把天空染成灰蓝色的雾气照射下来。河水拍击着木头和石块，汩汩作声；有时船夫会发出叫唤声，声音中既有警告的成分，也有问候的味儿，于是远处就响起了奇怪的和音回答他，声音在幽静的、曲曲折折的水道中回荡。在高处小花园里的倾圮的墙头上，一朵朵白色和紫色的伞形花卉低垂着头，发出杏仁的香味。阿拉伯式的花格窗在苍茫的暮色里若隐若现，教堂的大理石石阶浸在河水里，石阶上蹲着一个乞丐，苦相毕露，手里拿着一顶帽子，伸向前面，眼睛翻白，好像一个瞎子。还有一个做古董生意的小商贩，在自己的窝棚面前阿谀逢迎地招徕过路客人，满想骗

他们一下子。这就是威尼斯，它像一个逢人讨好而猜疑多端的美女——这个城市有一半是神话，一半却是陷阱；在它污浊的空气里，曾一度盛开艺术之花，而音乐家也曾在这儿奏出令人销魂的和弦。这时，我们这位爱冒险的作家似乎也置身其间，看到了当时百花争艳的艺术，听到了当时美妙动人的音乐。同时他也想起疫病正笼罩着这座城市，但当局为赢利起见却故意默不作声。他更加无拘无束地眼睁睁地瞅着他前面悠悠行进着的平底船。

就这样，这位头脑发昏的人不知道、也不想干任何别的事情，只是一味追求他热恋的偶像，对方不在时他就痴想着，而且像堕入情网的人们那样，光对着影子倾诉自己的衷曲。他孑然一身，又是异国人，而且为新近的幸福所陶醉，因而有勇气去体验最最荒诞不经的生活而毫无顾忌，永不脸红。于是发生了这么一个插曲：有一天他很晚从威尼斯回来，在饭店二层楼那个美少年的房门前蓦地站住了，前额靠在门框上，久久伫立在那儿舍不得离开，如醉如痴，也顾不上在这样疯疯癫癫的神态下自己有被撞见、被捕获的危险。

然而他有时也静下心来稍稍反省一下。他走的究竟是什么样的路？他惊愕地想。这究竟算是什么路！像每个有天赋的人那样，他对自己的家世是引以为荣的；一当他有什么成就，他就往往想起他的先辈，他立志要光宗耀祖，不辜负他们的殷切期望。即使此时此地，他还是想到他们。可是现在，他竟纠缠在这种不正当的生活经历中而不能自拔，让异乎寻常的激情主宰着自己。一想到他们光明磊落的品格和端庄的风度，他不禁黯然苦笑了一下。他们看见了会说什么呢？真的，当他们看到他的全部生活与他们大相径庭——这种生活简直是堕落——时，又会怎么说呢？对于这种被艺术束缚住手脚的生活，他本人年轻时也曾一度本着他的布尔乔亚先辈们的精神，发表过讽刺性的评论，但本质上，这种生活同先辈们过的又是多么相像！这种生活简直像服役，他就是其中一个士兵，一个战士，像其他某些同行那样。因为艺术是一场战斗，是一场心力交瘁的斗争；今天，人们对这场斗争往往没有多久就支持不住了。这是一种不断征服困难、不畏任何险阻的生活，是一种备尝艰辛、坚韧不拔而有节制的生活，他使这种生活成为超然的、合乎时代要求的英雄主义的象征。他委实可以称这种生活是凛然有丈夫气概的、英勇无比的生活。他不知道主宰着他的爱

神是否由于某种原因，对这种生活特别有好感。爱神对最最勇敢的民族不是另眼相看吗？人们不是说正因为他们勇猛过人，他们的城市才繁荣起来吗？古时有许多战斗英雄听从了神的意志，甘心忍辱负重，而怀有其他目的的种种胆怯行为则受到谴责。卑躬屈膝、山盟海誓、苦苦追求、低声下气——这些都不会使求爱者蒙受耻辱，反而会赢得赞美。

这个痴心人就这样聊以自慰，设法维持自己的尊严。但同时他也经常注意着威尼斯城内见不得人的黑幕，很想穷根究底。外界的冒险活动和他内心的奇异经历汇合在一起，形成一股暗流，使他的激情滋长一种飘忽不定的狂妄希望。他在城里各家咖啡馆仔细翻阅德国报纸，一心一意想确切获悉疫病的进展情况，因为在饭店客厅的阅览桌上已好几天没有看到这种报纸了。报上一会儿承认，一会儿又否认。病人和死亡者的数目，说法不一：二十个，四十个，一百个，甚至更多。但隔天报上却把疫病发生的原因说成是国外传染过来的，得病的人寥寥无几，尽管还没有干脆否认。字里行间也作了一些警告，对外国当局这种危险的把戏提出抗议。总之，他没有获得确凿可靠的消息。

不过这位孤独的旅客自以为有特殊的权利分享这一秘密。他虽然离群独处，却常常向知情人提一些诱惑性的问题，后者对此事不得不保持缄默，不得不公然说谎。从这里，他找到了一种奇妙的乐趣。一天早膳时，他在大餐厅里找那位个子矮小、步履轻盈、身穿法国式上衣的经理答辩。当时经理先生已在就餐的人们中间问长问短，殷勤周旋。他也在阿申巴赫的桌子旁站下来寒暄。“为什么这些日子来，人们一直在威尼斯城里消毒？这到底是什么缘故？”客人用一种懒洋洋的、漫不经心的口气问。“这不过是警察局的例行公事罢了，”这个机灵鬼回答。“天气非常闷热，可能会发生什么危害居民健康的事儿。当局这个措施只是为了及时预防，算是尽了它的责任。”“这倒要表扬警察局呢，”阿申巴赫顶着他回答。彼此再交谈几句天气方面的客套话后，经理就告辞了。

就在当天晚上晚餐以后，有一小队街头卖唱的艺人从威尼斯来到饭店的前花园演出。他们两男两女，站在一根吊弧光灯的铁柱下面，灯光把他们的脸照得白白的。他们面向大露台，露台上坐着这些避暑

的来客，一面喝着咖啡和冷饮，一面欣赏他们表演的民间歌舞。饭店里的职工、招待员、开电梯的和办公的，都纷纷来到休息室的门廊边侧耳静听。俄国人一家一向热中于享受，这时在花园里摆出了藤椅，位置离艺人们较近；他们围坐成一个半圆形，喜形于色。一个围着头巾的老奴站在主人后面。

在这些江湖艺人手里，曼陀林、吉他、手风琴和一只吱吱嘎嘎发出颤音的小提琴奏得非常入调。器乐结束后继之以声乐；这时一位年纪较轻的女人引吭高歌，她和一个甜润润的假嗓子男高音配合，对唱着一支缠绵动人的情歌。但真正有才能的，却无疑是一个奏吉他的人，他同时也是乐队领队。他是一个男中音丑角，不大唱出声来，不过富有模仿才能，演起滑稽来劲头十足，颇有一手。他常常离开其他演员，手捧吉他跌跌撞撞地冲到露台上，傻里傻气地逗人，人们报以一阵阵的欢笑声。在花坛里的那些俄国人，领略了这许多富有南国风光的技艺，更其乐不可支。他们拍掌喝彩，鼓励他表演得更加泼辣些。

阿申巴赫靠近栏杆坐着，不时用一杯放在他前面的石榴汁汽水润湿着他的嘴唇，汽水在杯子里泛着红宝石般的闪光。他的每根神经贪婪地吸入了咿咿哟哟、不很高明的琴声和庸俗肉麻的曲调，因为情欲会削弱一个人的审美力，会促使他以松快的心情坦然接受那些在头脑清醒时准会付之一笑或不屑一顾的事物。那个小丑东蹦西跳，使阿申巴赫扭歪的脸上浮现出一丝呆滞的苦笑。他没精打采地坐在那里，可内心却为某事而全神贯注；因为离他六步远的地方，塔齐奥正斜倚在石栏杆上。

他站在那里，穿着一件晚餐时偶尔穿过的束腰带的白色紧身衣；好像天生而命中注定似的，他永远是那么风度翩翩，他的左臂下部搁在栏杆上，两腿交叉，右手靠着臀部；他只是用淡淡的好奇眼光瞅着这些江湖艺人，好像仅是为了礼貌才看着表演，脸上有一种似笑非笑的表情。他好几次直起身子，用双臂优美的动作松开皮带，将白衬衫往下拉，让胸口舒坦一下。有时，他也会掉头向左面偷望着那位爱慕他的人坐的地方，眼光有时躲躲闪闪，有时一扫而过，似乎要让他感到意外；这时阿申巴赫就有一种洋洋自得之感，同时也有些神魂颠倒，惊惶失措。阿申巴赫没有接触到他的眼光，因为这个误入歧途的

人心中有鬼，迫使自己不敢正视。在露台的隐蔽处，端坐着那些照管塔齐奥的女人。如今事情已发展到这步田地，竟使他害怕自己这样是不是太露骨了，会不会被她们怀疑。不错，以前在海滩上、在饭店的休息室里以及圣马科广场上，他曾好几次注意到她们把塔齐奥从他身边唤走，想叫孩子远远离开他，当时他就像挨了一下闷棍似的。他感到自己受到莫大的侮辱，自尊心蒙受莫名其妙的伤害。他想反抗，但良心不允许他。

这时，这位奏吉他的开始自弹自唱地哼起一支独唱歌曲，这是目前在意大利全国风靡一时的流行小调，有好几段唱词。他唱的是整段歌词，唱得抑扬顿挫，委婉动人，伙计们则伴唱副歌。这人身材瘦削，面容憔悴，一顶破旧的毡帽在后脑上搭拉着，帽檐下面露出乱蓬蓬的红发。他站在沙砾地上跟同伴们离得远远的，一副大模大样的姿态；他拨动着琴弦，向露台上送出一支诙谐而逗人的曲调，由于鼓足了力气，额上青筋毕露。他不像是威尼斯人，倒有几分像那不勒斯的丑角，身上兼有男妓和伶人的味儿，下流粗鄙，大胆狂妄，但却颇有风趣。他唱的歌词十分无聊，但通过他脸上的种种表情和身体各部分的摆动，挤眉弄眼，惺惺作态，舌尖在嘴角上滴溜溜的滚转，似乎吐出了某种含糊不清的意义，听起来隐隐有些刺耳。他穿的是一套城市里流行的服装，从运动衫松开的领口里露出了瘦瘦的脖子，脖子上赫然呈现一个大大的喉结。他面色苍白，塌鼻子，从他没有胡子的脸上很难判断出他的年龄。他脸上布满了皱纹，丑相毕露，这是沉湎于酒色的痕迹；在两道红茸茸的眉毛中间，直挺挺地刻着两条纹路，有一股盛气凌人、睥睨一切的神态。然而真正能打动我们这位孤寂的旅客、从而深深引起他的注意力的，却是这位可疑的人物似乎也带来了某种可疑的气味。每当唱起副歌来时，这位歌手就手舞足蹈地装着怪样在四周兜了一圈，有时一直走到阿申巴赫座位的旁边，这时从他的衣服和身上，就有一股强烈的石炭酸气味散发出来，一直飘向露台。

诙谐小曲唱完以后，他就开始收钱。他先从俄国人那儿开始，他们给得很慷慨；然后他走上通向露台的踏步。刚才他在台下演出时是那么大胆泼辣，现在在露台上却显得温良谦恭。他猫着腰，鞠躬如仪地在一张张桌子间游来晃去，谄媚地笑着，露出一口坚实的牙齿，但他在眉毛间的两条皱纹依旧显得那么咄咄逼人。人们怀着好奇和稍带

憎恶的眼光审视着这个收钱的怪人，用手指尖儿把钱币投入他的毡帽里，当心不让指头碰到帽子。哪怕演出很受人欢迎，只要这个丑角在体面的观众身边挨得过分近，就会形成一个尴尬的局面。他觉察到这一点，于是低声下气地请求原谅。他带着一股药水味走到阿申巴赫身边，这股味儿周围任何人似乎都不在意。

“听着！”那个孤独者压低了嗓门几乎是机械地说。“威尼斯城究竟为什么在消毒呢？”小丑粗声粗气地回答：“这是警察局的主意嘛！先生，在这样大热天气，又有热风，不得不照章办事哪。热风闷得叫人透不过气来，它对健康是不利的……”他说话时的神气，似乎奇怪居然有人会提出这样的问题。他摊开了掌心，似乎表明热风多么逼人。“那么威尼斯就没有瘟疫了吗？”阿申巴赫轻轻地问，声音好像从牙缝里迸出似的。这时小丑那张肌肉发达的脸沉了下来，装出一副滑稽的、无可奈何的怪样。“瘟疫吗？什么样的瘟疫呢？难道热风是瘟疫吗？莫非我们的警察局是一种瘟疫？您真爱开玩笑！瘟疫？为什么要有瘟疫！这是预防性措施，您总该明白啰！警察局是为了天气闷热才采取这种措施的！”他一面说，一面做着手势。“好吧，”阿申巴赫又一次轻声而简短地说，把一块大得异乎寻常的金币投在他的帽里，然后向那个人眨了眨眼睛，示意叫他走开。他深深鞠了一躬，露齿笑着走了。但他还来不及走到台阶上时，两个饭店服务员就迎面向他扑去，贴着脸悄悄盘问他。他耸耸肩膀，似乎在赌咒，在再三保证自己没有说过什么话。这究竟是怎么一回事，人们看得清清楚楚。他们终于放开他，于是他又回到花园里；跟同伙们稍稍商量一会后，在弧光灯下又唱起一支谢幕的告别曲。

这支歌曲，阿申巴赫记不起过去在哪儿听到过，曲调粗犷奔放，唱词里用的是难懂的方言。后面是一首笑声格格的副歌，同伙们使劲地拉开嗓门和唱着。这段副歌既没有唱词，也不用伴奏，只是一片笑声，笑声富有节奏和韵味，但十分自然。特别是那位独唱歌手在这方面表演得很有才能，有声有色，颇为逼真。现在他离开听众的距离又很远了，他又变得威风凛凛；他一阵阵传向露台的矫揉造作、厚颜无耻的笑声，似乎变成嘲讽的笑声。每当他唱到一段歌词的最后一句时，他喉头似乎奇痒难当，不得不尽力把气屏住。他咽下一口气，他的声音颤抖着，用手捂住了嘴，耸耸肩膀——正好在这个时候，他忽

然大叫一声，爆发出一阵放荡不羁的大笑。他笑得那么生龙活虎，以致在座的观众都多少受到感染，露台上也沉浸在一片自发的欢腾之中。这可使这位歌手更加兴高采烈。他弯弯膝盖，拍拍大腿，摸摸腰部：他准备发作一番。他不再笑了，而是大叫大喊，并用手指指着上面那些人，似乎再也没有比这些格格笑着的人们更为可笑的了。最后，花园里、游廊里的人全都大笑起来，连倚在门旁的侍者、电梯司机和仆役们也失声大笑。

阿申巴赫在椅子里再也呆不下去了。他直挺挺地坐着，仿佛想避开或溜走。但这一阵阵笑声、散发出的药水味和近在咫尺的美少年交织在一起，使他宛如置身于梦境而无法摆脱。他神思恍惚，动弹不得。在大家乱成一团的当儿，他壮起胆子向塔齐奥看了一眼。这时他注意到，这位美少年在回眸看他时眼光也是很严肃的，完全像他自己看别人时那样。四周人们的欢乐情绪对他似乎并无影响，他超然不为所动。在这个问题上，他居然能孩子般地顺从着他，彼此心心相印，这使这位头发花白的长者心头一阵松快，同时深为感动。他好容易控制住自己不用手去遮自己的脸。塔齐奥有时要鼓起胸来深呼吸一下，这在阿申巴赫看来似乎是胸口闷的表现，想借此透一口气。“他身体病恹恹的，可能活不长呢，”他又一次想。这时他是客观公正的。在这种情况下，他的痴狂和激情有时会那么奇怪地烟消云散。他满腔热情地关怀着他，同时却感到某种狂妄的满足。

这时威尼斯伶人演出结束，离开那里。一片鼓掌声伴送他们，他们的领队一面告别，一面还不遗余力地表演各种滑稽动作，以示点缀。他打躬作揖和吻手致意的姿态本来已引人发笑，现在更哄动了。当戏班子里其他人都已出去时，他又装腔作势地跑回来，斜靠在一根电线杆上，再曲着身子匍匐走到大门边，装做依依惜别的样子。到了那里，他忽地扔下了丑角的面具，一跃而起，昂然挺立，老着脸皮向听众们吐吐舌头，然后消失在夜色里。浴场里的宾客四散，塔齐奥也早已不倚在栏杆上了。但阿申巴赫还独自坐在那里，桌上放着一杯吃剩的石榴汁汽水，这使侍者们颇为诧异。时光流逝，夜色渐浓。许多年前，在他老家，有一只计时沙漏——而现在，他仿佛又站在它的前面，眼睁睁地望着这个老朽而怪有意思的小玩意儿。他似乎看见赭红色的沙子默默地、细细地一粒一粒从狭长的玻璃管川流不息地流过，

这时在沙子渐渐减少的上部空腔里，就形成一个小而急的漩涡。

就在第二天下午，倔强的阿申巴赫在探索周围世界的奥秘方面又迈出了新的一步。这次他的成功是满有把握的了。他从圣马科广场走到开设在那里的英国旅行社里，在柜台上换了些钱后，俨然以一个猜疑多端的外国人的姿态，向办事员提出他这个非同小可的问题。办事员是一个穿花呢服的英国人，年纪还轻，头发在中间分开，有些斗鸡眼，模样儿老实而稳健可靠，和南欧人那种机灵浮夸的风度迥然不同。他开头时说："害怕是没有根据的，先生。只是例行公事罢了，没有了不起的意义。为了预防大热天和热风给健康带来有害的影响，人们是经常采取这种措施的……"他向上翻起蓝眼睛，正好同那个外国人困倦而有点儿忧郁的眼光相接触，外国人的眼睛正盯着他的嘴唇，带有几分轻蔑的神情。于是英国人的脸顿时红了。他压低了嗓门稍稍有些激动地继续说："不过这是官方的解释，他们认为坚持这种做法才是上策。我要跟您说一说，里面还有一些隐情呢。"于是他老老实实、无拘无束地道出了真相。

近几年来，印度霍乱已有向四方蔓延的严重倾向。疫病的发源地是恒河三角洲燠热的沼泽，病菌在杂物丛生而荒无人烟的原始森林和荒岛的一片恶臭环境中繁殖，在那儿密密茸茸的竹林里，只有老虎蹲伏着。瘟疫在整个印度斯坦流行，后来异常猖獗，向东传到中国，向西延至阿富汗和波斯；它沿着商队[28]所经的大路传播，威胁着阿斯特拉罕[29]，甚至莫斯科也谈虎色变。但正当欧洲惊恐万状，深怕这个鬼怪会从那边涉足到欧洲大陆上时，它经过海面从叙利亚的商船偷偷地来了，在地中海几个港口同时出现；它在土伦[30]和马拉加[31]伸出头来，在巴勒莫和那不勒斯[32]好几次公开露面，而在卡拉布里亚和阿普利亚[33]却生根似的不肯离开。到现在，意大利半岛北部总算还没有波及。但今年五月中旬，威尼斯在同一天内竟发现两具尸体，一具是船夫的，骨瘦如柴，全身发黑；另一具则是蔬菜水果商店老板娘的，在他们身上都发现可怕的霍乱病菌。当局对这两个病例都秘而不宣。可是过了一星期后，生病的人就有十个、二十个、三十个，而且在城里各个地段都有发现。奥地利某省有一个人到威尼斯来玩上几天，回家后就带着这种确凿无疑的症候死去了，因此这种疾病侵袭水上城市[34]，是德文报纸首先报道的[35]。对此，威尼斯当局发表一篇

声明作为答复，说城市居民的健康状况极其良好，现在正采取必要的措施加以防范。但食物方面——例如蔬菜、肉类或牛奶——可能已受到污染，因为哪怕你否认也好，隐瞒也好，死神还是吞噬着小巷角落里的一些生命，何况今年夏天又热得特别早。运河河水也有些发热，对传播疫病特别有利。是的，疫病的来势看来在变本加厉，病菌繁殖力也越来越快，越来越顽固。很少有人恢复。得病的人有百分之八十死去，死得很可怕，因为疫病传播得极其猖狂，同时所患的往往是最凶险的一种，人们叫它为“干式霍乱”。得这种病时，患者无法将他血管中大量分泌的水分排出。不上几小时，病人枯萎下去，全身抽搐，发出声嘶力竭的呻吟声，血液像黏滞滞的沥青一样，窒息着死去。如果疾病发作时，有人在稍感不适之后就昏迷过去——像有时发生的那样——而且不再苏醒或几乎醒不过来，那他就是幸运的了。六月初，市民医院的隔离病房里已没有空铺，两所孤儿院也人满为患，而墓园所在地的圣迈克岛和“新土”之间的交通也熙熙攘攘，拥挤不堪。可是威尼斯当局所着重考虑的，是害怕泄漏真情后会使各种利益受到损害，也顾虑到不久前公园里开幕的图画展览会会因此有所影响，同时，如果城市臭名四扬，人们慌作一团，旅馆、商店、各式各样为外国人服务的企业就会受到威胁，从而造成巨大损失；至于应当如何老实公开真情，遵守国际协定，那就不放在心上了。市民们这种心理，对当局的沉默与否认政策也是有力的支持。威尼斯卫生部门的长官是一个正直的人，他愤而辞职，暗地里由一个能随机应变的人接替。人们知道了这件事；上层的腐败，死神在城里到处游荡的那种令人惶惶不安的情绪，使下层社会出现某些道德败坏现象。躲在阴暗角落里反对社会的一帮子人于是壮起胆来：酗酒，干猥亵下流的勾当，犯罪的次数也增多了。晚上，人们反常地可以看到许多醉鬼，一些无赖在夜间街上闹得鸡犬不宁，盗窃案甚至凶杀案反复发生，因为有两起案子表明：有两个人名义上是瘟疫的牺牲者，实际上却是被亲人毒死的。职业性的犯罪在程度上和规模上都是空前的，只有在意大利南方的某些国家和东方国家中，过去才常有这种情况出现。

英国人从以上的事实得出这样的结论，他斩钉截铁地说：“您最好今天就动身，不要再挨到明天了。封锁的日子看来不会超出几天的。”“谢谢您，”阿申巴赫说着，就离开旅行社。

广场虽没有太阳，但酷热难当。蒙在鼓里的外国人坐在咖啡馆门前或站在白鸽成群的教堂前面，眼看着这些鸟儿鼓着翅膀一只只飞过来，竞相啄食他们手心中的一粒粒玉米。孤独的阿申巴赫在气魄宏伟的广场的石板路上踱来踱去，内心异常激动。他因终于摸清事实的真相而兴奋不已，但同时嘴里却有一种苦湿的味儿，心里也怀着莫名其妙的恐惧。他考虑到一种既体面、又能免受良心责备的解决方式。今晚晚餐以后，他可以走到那位珠光宝气的贵妇人身边，用想好了的话一字一句地对她说："夫人，请您允许陌生人向您提出一个忠告，别人为了自身的利益是不肯向您启齿的。您马上带着塔齐奥和令嫒们一起离开吧，威尼斯正闹着疫病呢。"然后他可以用手拍拍塔齐奥（这是善于嘲弄人的上帝的工具）的脑袋表示告别，转身逃离这个沼泽般的城市。不过他也知道，他还是远远不敢毅然采取这一步骤。这会使他走回头路，回复到原来的地位；但失去了理智的人是最不愿意控制自己的。他回想起那座铭刻着碑文的、在夕阳下闪耀着微光的白色建筑物，他曾在那里用心灵之眼苦苦探索这些文字的神秘含义；然后又想起在那里遨游的那个人物，是他激起了年事渐高的阿申巴赫青年时代那种想去远方和国外漫游的渴望。他也想到回家，想到如何使自己的头脑理智些，清醒些，再勤勤恳恳轰轰烈烈地干一番工作，但这些思想在他心里引起了极为强烈的反感，使他感到一阵恶心，脸上也显得七扭八歪。"这事不该声张！"他狠狠地轻声对自己说。"我要保持缄默！"他洞悉了威尼斯的秘密，在它所犯下的罪行中也有自己的份儿。一想到这些，他就醉醺醺的，仿佛少量的酒已把他醉成了脑疲惫症。他头脑中浮现出威尼斯城疫疠横行后的一片荒凉景象，他心中也燃起了一种不可捉摸的、超越自己理智的荒诞而甜蜜的希望。他在一瞬间萌起的眷恋故国之情，怎能与他的这些希望相比呢？艺术和道德观念与一片混乱之下所得的好处相比，又算得什么呢？他保持缄默，而且仍旧留在这儿。

那天晚上，他做了一个可怕的梦——如果我们可以把梦看作是肉体上与精神上的一种经历；它虽然在沉睡时发生，自成一体，但对感官来说十分真切，但看不到自己亲身参与各种事件。梦的舞台似乎就是心灵本身，各种事件从外面闯入，猛烈地冲破了他心灵深处的防线，经过后又离开他，使他生活中的优雅文明之处受到蹂躏与破坏。

开始时他只觉得一阵恐惧，恐惧与欲望交织在一起，同时对未来怀着心战胆寒的好奇心。夜色深沉，他警觉地谛听着。他听到有一种骚动声和混杂的喧闹声自远而近。接着是一阵咯吱咯吱和轰隆轰隆的响声。天空的闷雷声滚滚而过，同时还听到一阵阵尖叫声和嚎哭声，“呜——呜”地发出袅袅的余音。但压倒一切的，却是一种凄婉而缠绵的笛声，悠扬的笛声放荡地阵阵奏出，令人有一种回肠荡气之感。他隐隐约约地听出一句话，称呼着即将降临的什么人物：“异国的神啊！”一道霞光照亮了周围的雾气，他看出了这是跟他乡间别墅所在地周围一样的一块高地。在破雾而出的霞光中，从森林茂密的高原上，在一枝枝巨大的树干之间和长满青苔的岩石中间，一群人畜摇摇晃晃、跌跌冲冲，像旋风般地走来。这是一群声势汹汹的乌合之众，他们漫山遍野而来，手执通明的火炬，在一片喧腾中围成一圈，蹁跹乱舞。女人在腰带上悬着长长的毛皮，走起路来一颠一跛，哼哼唧唧，往后仰起脑袋，摇着铃鼓。她们挥动火星四射的火炬和出鞘的短剑，有的把一条条翻扬着舌头的蛇围在腰里，有的把双手搁在胸脯上大叫大喊。额上长角、腰部围有兽皮、浑身上下毛茸茸的男人，俯下头，举起胳膊和大腿，拚命打着锣鼓，发出震耳欲聋的响声。一群光油油的孩子，手提缀有花环的小棒，赶着山羊，身子紧抱住羊角，在一片欢跃的喧闹中让它们一跳一蹦地拖着走。这些人兴奋若狂，高声喊叫，但叫声里却有一种柔和的清音，拖着“呜——呜”的袅袅尾声。这声音是那么甜润，又是那么粗犷，他可从来没有听到过。它像牡鹿的鸣叫声那样在空中回荡，接着，狂欢的人群中就有许多声音跟着应和，他们在喊声下相互推挤奔逐，跳起舞来，两手两脚扭摆着，他们永远不让这种声音止息。但渗透着和支配着各种声音的，却依然是这深沉而悠扬的笛声。他怀着厌恶的心情目睹这番景象，同时还得不顾羞耻地呆呆等待他们的酒宴和盛大的献祭。对于此时此地的他，这种笛声也不是很有诱惑力么？他惊恐万状，对自己信奉的上帝怀着一片至诚之心，要竭力卫护它，而对异端则深恶痛绝：它对人类的自制力和尊严是水火不相容的。但喧闹声和咆哮声震撼着山岳，使它们发出一阵阵的回响。这声音越来越大，越来越近，几乎达到令人着魔的疯狂程度。尘雾使他透不过气来——山羊腥臭的气味，人们喘着气的一股味儿，还有一潭死水散发出的浊气，再加上他所熟悉的一种气

味：那就是创伤和流行病的气味。他的心随着击鼓声而颤动，头脑里感到一阵昏眩。他怒气冲冲，昏乱不知所措，恨不得去参加他们祭神的环舞。他们所供奉的神像巨大而十分可憎，用木材雕成。在揭下神像的面罩高高拱起时，他们狂放地呐喊起来。这些人口角淌着白沫，用粗野的姿态和淫猥的手势相互逗引，时而大笑，时而呻吟，后来又用带刺的棒相互戳入对方的皮肉，舔着肢体里的血。可是现在，做梦的人也参加了他们的队伍，变成其中的一分子；他也信奉起野蛮神来了。不错，扑在牲畜身上扯皮噬肉、狼吞虎咽的，正是他自己！此刻，在践踏过的一片青苔地上，男男女女狂乱的杂交开始了，这也算是一种献神仪式。体验到这种放荡淫乱的生活，他只觉得自己的灵魂在堕落。

这个不幸的人从梦中醒来时，精神倦怠，神思恍惚，像落在魔鬼的掌握中而无力挣脱似的。他不再避人耳目，也不管自己是否受人怀疑。但人们还是纷纷逃离，海滩上许多浴房都空了出来，餐厅里也剩下了许多座位，城里几乎看不到一个外国人。事实的真相看来已经泄露。尽管有关方面相互配合作出种种努力，恐慌情绪再也无法控制。不过这位珠光宝气的妇人和她的家人仍旧留着，这也许是因为谣言尚未传到她的耳边，也许是因为她太高傲无畏，不屑理会。塔齐奥还住在这儿。有时在着魔的阿申巴赫看来，逃离或死亡会带走周围每一个活生生的人，到头来岛上只剩下他自己和这个美少年。在海边的每一个早晨，他总要用沉滞的、漫不经心的目光凝视着他所追求的人；傍晚，他总是不知腼腆地在死神出没的大街小巷里尾随着他。这样，他把荒诞不经的事看作大有可为，而一切礼仪习俗也就抛之脑后了。

像任何求爱的人一样，他一心想博取对方的欢心，惟恐不能达到目的。他努力在衣服穿着的细微末节上变换花样，好让自己焕发出青春。他戴宝石，洒香水，每天好几次在梳洗打扮方面大用功夫，然后盛装艳服，怀着兴奋而紧张的心情坐到桌旁就餐。在把他迷住的这个翩翩美少年面前，他为自己的衰老而厌恨；看到自己花白的头发和尖削的面容，他不免自惭形秽。这就促使他千方百计打扮自己，使自己恢复青春。他常去饭店的理发室。

他披着理发围巾，靠在椅上，让喋喋不休的理发师修剪着，梳理着。他用惆怅的眼光端详着自己镜子里的面容。

“头发花白了，”他歪着嘴说。

“只有一点儿，”理发师搭着腔。“这是懒得打扮的缘故，所谓不修边幅就是。有地位的人难免是这样的。不过这副模样儿到底一点也不值得赞扬，特别是这些人对世俗的偏见是满不在乎的。某些人对化妆艺术有成见，如果有人在牙齿方面也装饰一番，他们就摇头表示不满。按理说，牙齿上也应当用一番功夫。归根到底，一个人老还是不老，要看他的精神与心理状态如何。头发花白准会给人们造成一个假象，而染发以后就会好一些，哪怕人们瞧不起染发。像您那种情况，先生，您是完全有权利使您的头发恢复本色的。您一定能允许我为您恢复本来面目吧？”

“用什么方法呢？”阿申巴赫问。

于是这位健谈的理发师用两种水洗起主顾的头发来，一种颜色深些，一种淡些。霎时间，他的发色变得像青年时代一样乌黑。他把他的头发用烫钳卷成一道道的波纹，然后退后一步，仔细审察经过他精心整修的头发。

“现在只要再做一件事，”理发师说，“那就是把您脸上的皮肤稍稍修饰一番。”

像每个劳碌不停、永不知足的人那样，他兴致勃勃地一会儿忙这个，一会儿又忙那个。阿申巴赫舒舒服服地靠在椅上，对理发师所干的事无法拒绝，相反地，他兴奋地抱着满腔希望。从镜子里，他眼看着自己的眉毛弯得更加均匀分明，他的眼梢变得长些了；在眼睑下稍稍画了一下后，他的眼睛更加炯炯有神。他再看看下面：原来皮肤是棕色的、粗糙的，现在可变嫩了，泛上一片鲜艳的洋红色。他的嘴唇，在一分钟前还没有血色，现在可丰满了，像草莓的颜色那样；在涂上雪花膏和肤色恢复青春以后，面颊上、嘴角边及眼圈旁的皱纹一一消失。当他看到镜子里映出一个年轻的身影时，心头不禁怦怦乱跳。最后，化妆师认为一切都很称心如意，于是他谦卑而有礼貌地感谢他的主顾，这种谦恭态度是干这行工作的人所特有的。“这只是能为您效劳的起码事儿，”他在为阿申巴赫作最后一次整容时说。“现在，您先生可以随心所欲地谈情说爱了。”阿申巴赫像高高兴兴做了一场梦，恍恍惚惚、战战兢兢地走了。他系的是红领带，戴的是一顶绕彩色丝带的宽边草帽。

这时刮起了一阵凉里透热的狂风，稀稀落落地下起雨来。但空气依然闷而潮湿，洋溢着腐臭的气味。阿申巴赫涂着脂粉的脸热得发烫，耳际只听到一片淅淅瑟瑟、哗啦哗啦的响声，仿佛凶恶的风神正在大地纵横驰骋。海洋的鸟身女妖正在追踪那些注定要毁灭的人，啄去并污染了他们的食物，剩下的只是一些残屑。溽暑使他食欲不振，他只是一味设想着他吃的东西可能带有传染病的毒质。

一天下午，阿申巴赫追踪着美少年一直到闹着疫病的曲折迷离的市中心。迷宫般的街巷、水道、小桥和空地彼此都很相似，他不知自己究竟在什么地方，也辨不出东南西北的方位。他一心关注着的，只是他苦苦追求的偶像不要从视线中消失才好。为稳妥小心起见，他一会儿蹲在墙脚，一会儿躲在行人背后作掩护。由于他的身心长时期处于紧张与激动不安的状态，他的力气差不多耗尽了，可是自己却一直没有感觉到。塔齐奥跟在家人后面，他通常让女教师和修女般的姐姐们在小巷前面走；由于走在最后只是他单独一个人，有时他回过头来用奇特而蒙眬的眼光看看追恋他的人是否确实跟在后面。他看到了他，但只是心照不宣。他心领神会，欣喜若狂。陷入热恋中的阿申巴赫在这一对眼睛勾引下，在一股盲目的热情冲动下，一种非分的希冀潜入他的心头——终于他发现自己的视线搞浑了，弄糊涂了。这时波兰人一家已跨过一座拱形小桥，拱顶遮住了他的视线，当他走到桥上时，他已见不到他们。他从三个方向寻找，一路往前，还有两路是朝又小又脏的码头两边方向，结果一场空。他精疲力竭，最后不得不放弃找寻的打算。

他头脑里热烘烘的，身上黏滞滞的冒着汗，脖子瑟瑟地抖着，感到口渴难忍。他看看四周有没有什么清凉的饮料可以解渴。在一家小的蔬菜店里，他买了一些又熟又软的草莓，一面吃一面走。迎着他的是一片人迹罕至的小小空地，景色十分动人。他认识这块地方，几星期前他曾来过这儿，作过逃离威尼斯的打算，可惜结果没有实现。他在空地中间一个小池的石阶上颓然坐下，脑袋靠在石阶的边缘上。这里很静。在铺砌石块的路面上，杂草丛生，周围堆满了垃圾。空地周围有好几座败落而不整齐的高房子，其中一幢是宫殿式的，拱形的窗子上没有玻璃，小小的阳台雕琢着狮子。另一幢屋子的底层是一家药房。一阵阵的热风，不时送来了石炭酸的气味。

现在坐在那里的，就是他，这位在文学界享有崇高威望的大师。正是他才写了《不幸的人》那样的作品；正是他以晶莹明澈的文体，摈弃了那种吉卜赛式浮夸的风格和晦涩暧昧的描写；正是他，使世人对陷入深渊中的苦难人们寄予同情，而对堕落的灵魂加以谴责。是他跨越了知识的壁垒，攀登到智慧的高峰；是他傲然无视于世人的冷讽热嘲，终于博得了群众的信赖。他的声誉已由官方公认，他的名字已加上了贵族的头衔，他的文章已作为孩子们的范本。如今他却坐在那边出神。他紧闭着眼皮，只是偶尔斜着眼睛往下偷偷地扫视几下，眼光里显出讥讽和困惑的神色。他本来是松垂的、化妆后嘴角稍稍翘起的嘴唇，喃喃地发出一些断断续续的声音，好像一个睡梦未醒的人从头脑里幻想出一番什么古怪的逻辑似的。

“菲德拉斯，你要注意，美，也只有美，才是神圣的，同时也是见得到的。因此，我的小菲德拉斯啊，美是通过感觉的途径，通过艺术家的途径使人获得灵性的。可是亲爱的，你现在是否相信有一个凭感觉而获得灵性的人居然能获得智慧，同时干出一番宏伟的事业来呢，或者你倒认为（这留待你去抉择吧），这是一条纵然甜蜜但却是冒险之路，或者确实是一条错误与罪恶之路，必然会把人们引入歧途？因为你得知道，如果没有爱神作为我们的伴侣和先导，我们诗人是无法通过美的道路的。尽管我们可以成为按照自己的方式活动的英雄，成为有纪律的战士，但我们却像女人一样，因我们以激情为乐，爱情始终是我们的欲念——这是我们的乐趣，也是我们的羞辱。现在你难道还不能看出，我们诗人既没有智慧，也没有身价吗？我们不得不在错误的路上走，不得不放纵些，不得不在情感的领域里冒各式各样的风险。我们的文章写得道貌岸然，神灵活现，其实都是虚妄与胡扯。我们的名誉和地位都不过是一幕趣剧，大众对我们的信仰也极其可笑，因此，用艺术来教育人民和青年是危险的事，应当禁止。既然艺术家一生下来就无可救药地注定要掉入这个深渊，那么他又有什么资格为人师表呢？我们不愿落入这个深渊，而希望获得荣誉；但无论我们转向哪里，它还是吸引着我们。所以我们还是把害人的知识抛弃吧，因为菲德拉斯，知识是谈不上什么尊严的，它只是叫人通晓，理解，原谅，它没有立场，也没有形式。它对人们所陷入的深渊寄予同情，但它本身就是深渊。因此我们毅然决然地扬弃它，今后我们就一

心致力于美吧。美意味着纯朴、伟大、严谨、超脱及秀丽的外形。但菲德拉斯啊，秀丽的外形和超脱会使人沉醉，并唤起人的情欲，同时还可能使高贵的人陷入可怕的情感狂澜里，这样，他就抛弃了自己固有的美的严谨，把它看成是不光彩的了。它们也同样会把人引向深渊。我得说，它们会把作为诗人的我们引到那边去，因为我们要使自己奋发向上是一件难事，而纵欲无度却是容易的。现在我要走了，菲德拉斯，你留在这儿吧。只有当你不再见到我时，你才可以离开。”

以后几天，古斯塔夫·冯·阿申巴赫每天早晨离浴场饭店的时间比平时迟些，因为他感到不舒服。他不得不同一阵阵的头晕——其实只有一半才是身体上的原因——作斗争，同时越来越显得惊惶不安，有一种走投无路、灰心绝望之感。但这是由于外界环境还是自己的生活引起的呢，他并不清楚。在休息室里，他看到一大堆整装待发的行李，他问门房动身的是谁，对方回答时就说出波兰贵族的姓名。这也是他暗中料到的。他听到这个消息后，憔悴的面容并不改色，只是略略仰起了头，像是随口打听一下而丝毫不想知道底细似的。接着他又问了一句：“什么时候走呢？”“午饭后，”门房回答他。他点了点头，走向海边。

海边已没有什么人了。在海岸与第一片沙滩之间辽阔的浅水上，微波荡漾。一度曾是闹盈盈、热腾腾的这块海滨胜地，现在却显得满目凄凉，无人问津。沙滩也不再打点得那么清洁了。一副照相机三脚架在海边撑着，看来已被人遗弃，照相机上的一块黑布，在凉风中扑扑地飘动着。

这时，塔齐奥跟三四个依旧呆在一起游戏的伙伴在他小屋前右边活动起来。阿申巴赫的卧椅放在海水与海滩上一排小屋之间的地方，他再一次坐下来看着他，膝上盖着一条毯子。这回，女人似乎都在忙着整理行李，他们游戏时没人看管，因此玩得很放肆。那个身体结实、名叫“亚斯胡”的小伙子，穿着一件围腰带的紧身衣，黑黑的头发上亮光光地搽过油：他忽然觉得有一把沙子掷到他的脸上，连眼睛也睁不开，一怒之下，就逼着塔齐奥跟他搏斗，结果，身体较弱的美少年很快倒了下去。但在这个临别的时刻，地位低下的亚斯胡不像以前那么屈就了，一下子变得冷酷无情，想为自己长时间来低声下气的处

境报复一下。这位胜利者不但紧紧揪住败阵的塔齐奥不放，而且骑在他的背上不住拿他的脸往沙土上揿，以致塔齐奥连气也喘不过来，差点儿有窒息的危险。塔齐奥断断续续地作些努力想挣脱这块大石头，但不一会又停止了，过后又挣扎起来，不过这只是一阵抽搐而已。惊恐万状的阿申巴赫正要跳起来去救他，那个身长力大的家伙终于把他放了。塔齐奥脸色惨白，半弯起身来，撑着一条臂膀坐着，他的头发乱蓬蓬的，眼睛闪着阴郁的光芒。这样一动不动地过了几分钟后，他终于直起身子，慢慢地走开。家人在叫他，开始时喊声轻快温和，后来调门上就转为焦灼和恳求，但他置之不理。这时，那个黑脸的男孩子似乎很快对自己的越轨行为感到悔恨，赶上他想跟他和解，但他耸耸肩膀支开他。塔齐奥从斜角方向走下水去。他赤着脚，穿着一件有红色胸结的亚麻布条纹衫。

他在水边呆上一会，低垂着头，用一只足趾尖在湿漉漉的沙滩上画些什么画儿，然后走到浅水里，浅水处最深的地方还不能沾湿他的膝盖。他涉过浅水懒洋洋地向前跨步，最后走到沙滩上。他在那里暂停片刻，脸蛋儿朝向浩瀚的大海，接着在海水退潮时露出的一片狭长的沙滩上向左面慢慢地走着。他在那边徘徊；那儿，有一大片水跟陆地远远隔开，孤高的情绪使他离群独立。他像一个与尘世隔绝的游魂，一缕缕的头发迎风飘舞，前面展现一片茫茫的大海和烟雾迷蒙的空间。他又一次停下来眺望。忽然，不知是忆起了什么事还是心血来潮，他扭动上身，一只手搁在臀部，全身作一个美妙的转动姿势，回过头来把目光投向海岸。阿申巴赫坐在那边看他，正像他过去在休息室门槛边第一次遇到他灰暗蒙眬的目光时那样。他的头靠在椅背上，头部随着那个在海阔天空里漫步的孩子慢慢摆动。接着他仰起了头，似乎回答塔齐奥的凝视，然后低垂到胸部，眼睛朝下望，脸上显出一种软弱无力的、沉思的、昏昏欲睡的表情。在他看来，主宰他精神世界的那个苍白而可爱的游魂似乎在对他微笑，对他眨眼；这时，那个孩子的手似乎已不再托住臀部，而是往前方伸出，插翅在充满了希望的神秘莫测的太空中翱翔。他呢，他也像往常那样，跟着他神游。

过了几分钟后，人们才急急忙忙去救援那个一动不动斜躺在椅子上的人。他们把他送到房间里。就在当天，上流社会震惊地获悉了他去世的消息。

[1] 拉丁文，字面上可解释为连续不断的思想活动或心灵活动，此处有“思潮如涌”之意。

[2] 西塞罗（Cicero，公元前106—前43），古罗马政治家及演说家。

[3] 塞巴斯蒂安（Sebastian，255—288），基督教的圣徒和殉难者，因有人告发他的教徒身份而被判死刑；但弓箭手行刑时未命中，为一个名叫艾琳的女人救活。后来他在皇帝面前说理，被乱棒打死。

[4] 意大利亚得里亚海海湾的一个港口。

[5] 意大利地名，以产酒闻名。

[6] 此处指意大利的特种步兵。

[7] 威尼斯特有的一种小船，船身狭长，底部平坦，船首与船尾均较高。

[8] 法语：再见，请原谅，早安。但这里und仍旧是德语。

[9] 希腊的一个岛屿，以产大理石闻名。

[10] 意大利一种小型建筑物，墙头与屋顶均用树叶遮蔽，因此比较凉爽。

[11] 是威尼斯的一座桥名。

[12] 法语：运气不好，先生。

[13] 希腊神话中司河海之神。

[14] 希腊神话中半神半人的少女，住在山林或水乡中。

[15] 希腊神话中的河神。

[16] 古希腊哲学家。

[17] 塞墨勒是希腊神话中卡德摩斯王的女儿，和宙斯生狄俄倪素斯。宙斯的姊妹和妻子赫拉嫉妒她，怂恿她向宙斯要求恢复原形，结果死于火中。

[18] 希腊神话中的最高天神。

[19] 特洛伊，一译特洛亚，城名，希腊神话中常以该城的各种故事作为题材。

[20] 希腊神话中的曙光女神。

[21] 一译俄里翁，希腊神话中俊美而健壮的猎人，为曙光女神厄俄斯所爱，死后变为星座。

[22] 意大利艺术中的丘比特画像，形象是裸体、有双翅、手持弓箭的俊美男孩。

[23] 希腊神话中的海神，宙斯的兄弟。相传第一匹马就是他创造的。

[24] 希腊神话中的畜牧神，人身羊足，头上生角。

[25] 希腊神话中的美少年。

[26] 司西南风之神。

[27] 希腊神话中的美少年。因爱恋自己在水中的影子而憔悴致死，死后化为水仙花。

[28] 指往返于沙漠地带的旅行商队，多在中东一带活动。
[29] 地名，在今俄罗斯境内。
[30] 法国地名。
[31] 西班牙地名。
[32] 均为意大利地名。
[33] 均为意大利地名。
[34] 此处即指威尼斯。
[35] 奥地利通用德语。

特 里 斯 坦

特里斯坦[1]

这儿就是“爱茵弗里德”疗养院！它的亘长的大厦和两侧的建筑，矗立在广阔的园子中央，颜色洁白，线条笔直。园子里，精致地布设着假山洞、林阴小径和树皮搭成的小亭。在石板瓦屋顶后面，蜿蜒着高大的山峦，直耸入云，山上一片绿色的纵树林。

仍旧是列昂德医生主持这所疗养院。他蓄着下端两头尖的黑须，又僵硬又鬈曲，就像填塞家具用的马鬃；还戴着闪闪发光的厚眼镜，那副神气俨然科学已使他冷却、硬化，并给他灌注了沉静、开明的悲观主义。就依凭这些，他严峻冷酷、沉默寡言地管理着他的病人，而那些人呢，大都优柔寡断，既不能为自己制定一套规章制度，又不能自动遵守，便干脆让他作主，乐得去依赖他的严格管束。

至于冯·奥斯特罗小姐呢，她孜孜不倦地献身于疗养院的总务工作。天啊，她多么忙碌，顺着楼梯跑上跑下，从疗养院的这一头奔到那一头！她统治着厨房和储藏室，在收藏浣洗衣物的橱里钻来钻去，指挥仆役，从经济、卫生、美观、可口的角度，安排全院的膳食，尽量做到皆大欢喜。她做事又快又周到，在那极度的精明能干中，蕴藏着对整个男性世界的经常谴责，要知道在那个世界里还没有人想到要娶她回家哩。但在她的面颊上，在两朵圆圆的朱红彩云中，燃烧着不可磨灭的希望，终有一日会成为列昂德医生夫人……

臭氧和安宁幽静的空气！……不管列昂德医生的竞争者和妒忌他的人怎么说，“爱茵弗里德”是值得向肺病患者热诚推荐的。但不仅是肺结核病患者，其他各种病人也上这儿来，男女老少都有；列昂德医生在各种疾病的领域中都显示出成绩。这儿有害胃病的，例如市参议员史巴兹夫人，她外加耳朵还有毛病；还有害心脏病的老爷太太们，

和中风的、害风湿病的，以及神经有各式各样毛病的人。有一位害糖尿病的将军，在这儿消耗他的退休金，老是怨个不停。有几位先生，脸上瘦得皮包骨头，两条腿不听指挥地晃来晃去，显然不是什么好兆。还有一位五十岁的太太，郝伦劳赫牧师的妻子。她养了十九个孩子，完全失去思维的能力，但仍得不到安宁。一年以来，她在一种癫痴的烦躁驱使下，倚着她私人看护的胳膊，瞪着眼睛，哑口无言，阴森森而漫无目标地在整幢屋子里窜来窜去。

在“重病号”当中，偶尔有人死去。这些人睡在自己的房间里，从不出来吃饭，也不在客厅里露面。他们死去时，没有人知道，连隔壁屋里的人也一无所知。在寂静的深夜里，直挺挺的客人被打发出去，而“爱茵弗里德”的活动却毫无阻碍地继续进行：在装置着现代设备的各个诊疗室里，进行着按摩、电疗、注射、淋浴、盆浴、体操、发汗和气功等治疗……是的，这儿可真热闹。疗养院正欣欣向荣哩。新客人来的时候，侧屋入口处的门房便敲响大钟。有人离去时，列昂德医生就和冯·奥斯特罗小姐一起，郑重其事地陪送上车。什么样人物“爱茵弗里德”没有接待过呢！这儿甚至有一位作家。他是个乖僻的家伙，叫一个什么矿物或者宝石的名字，也在这里浪费光阴……

此外，除了列昂德医生，还有另一个医师，负责轻微或者业已绝望的病号。不过他姓缪勒[2]，并不值得一提。

一月初，批发商科勒特扬——阿·茜·科勒特扬公司的老板——把他的夫人带到“爱茵弗里德”来了。门房敲响了钟，冯·奥斯特罗小姐在底层的会客室里接待从远方来的贵宾。这间会客室里的布置，几乎和整幢豪华的古老建筑物一样，也是道地的拿破仑帝国时代的式样。列昂德医生跟着就出现，并鞠了个躬，随即开始了初次交换双方情况的谈话。

窗外的花园是一片冬日景象，花坛上铺着草席，山洞埋在雪里，小亭显得孤单。两个仆役，正把新客人的箱子从马车上搬进来；马车停在铁栅门外公路上，没有一条直达屋前的支路。

当科勒特扬先生带领他妻子经过花园时，他曾说：“慢点，迦伯列勒；take care[3]，我的天使，把嘴闭上。”大凡见过她的人，都不能不怀着温存和激动的心情，对这声“take care”从心底发出共鸣。——其实，要是科勒特扬先生干脆用德语说这两个字，也不见得就会

拗口些。

从车站送贵宾来疗养院的马车夫，是个无知的粗汉，不懂什么温存，可是当批发商搀他妻子下车时，他竟提心吊胆起来，不由自主地把舌头伸到牙缝当中。是呀，看起来好像连两匹在宁静的严寒中冒着水汽的棕色马儿，也直朝后面翻眼睛，紧张地注视着这令人不安的场面，对如此脆弱的娇媚和优柔的丽质充满关怀。

这位少妇患的是支气管的毛病，关于这点，科勒特扬先生从波罗的海海滨写给“爱茵弗里德”主治医师的报到信里说得明明白白。感谢上帝，毛病不在肺里！不过，如果毛病果真在肺里的话，那么这位新病人的模样，看起来也不可能比现在更加妩媚和高贵，更加远离尘世和超凡脱俗了。她坐在健壮的丈夫身旁，娇弱疲惫地靠在直线条的白漆安乐椅上，倾听着谈话。

她美丽、苍白的手，轻放在膝上一件深色厚布裙的褶裥里，除了一只朴素的结婚戒指外，没有戴什么别的首饰。她穿一件硬高领的银灰色贴身小腰的上衣，上面镶满着凸起的阿拉伯式天鹅绒花纹。可是厚实温暖的衣服，只有使那说不出的娇柔、甜蜜和慵倦的脸蛋儿，显得更加迷人、神秘和可爱。淡褐色的头发，平平地梳向脑后，打成一个结儿，直垂到颈下；只是靠近右边的太阳穴，才有一绺松开的鬈发吊在额上。离这儿不远，在描画得显明的眉弯上面，有一根出奇的小血管，呈淡蓝色，带几分病态，在明净无疵、仿佛透明的前额上岔开。眼睛上的这根蓝色小血管，令人不安地控制着整个纤巧的椭圆形面孔。只要夫人开口说话，甚至只要笑一笑，它就明显地隆起，给脸部带来一些紧张、甚至郁闷的表情，使人感到一种不可名状的担忧。但她还是在说笑。说起话来，坦率亲切，声音略有点喑哑；用眼睛微笑，眼神显得有点疲乏，有时还会变得黯淡，纤细的鼻根两旁的眼角，笼罩在深浓的阴影里。她也用嘴笑，阔阔的美丽嘴巴是没有血色的，但好像发出光彩来，那大概是因为嘴唇的轮廓格外鲜明和清晰的缘故。她间或轻轻咳几声，用手绢揩揩嘴，然后看看手绢。

“别咳，迦伯列勒，”科勒特扬先生说。“你知道，darling[4]，在家里的时候，辛兹彼得大夫特别嘱咐你不要咳。只要克制一下就行了，我的天使。就像我所说的那样，毛病在气管，”他重复道。“开始发作的时候，我当真以为是肺病，天知道，我多么害怕。但并不是肺

病，不是的！见鬼，我们才不会让肺病缠上呢，是吧，迦伯列勒？啊，啊！”

“当然不会。”列昂德医生说，眼镜朝她闪了闪。

接着，科勒特扬先生叫了咖啡，——咖啡和奶油面包卷。他的K音是从喉咙深处发出的，奶油面包卷也读得很特别，别人听了不免要嘴馋。

他叫的东西端了上来，他和妻子的房间也分配好了，便安顿下来。

附带地说，列昂德医生亲自负责治疗，没有要缪勒医生过问病情。

新来女病人的神采轰动了整个“爱茵弗里德”。科勒特扬先生对这种现象早已司空见惯，得意洋洋地接受人们对他妻子的赞美和奉承。害糖尿病的将军第一次瞧见她时，居然在片刻间停止发牢骚；脸上瘦得只有皮包骨头的绅士走到她跟前时，便露出微笑，拚命克制自己的两条腿；市参议员史巴兹夫人立刻跟她亲昵起来，做她年长的朋友。啊，这位以科勒特扬先生的姓为头衔的女人，的确给了人们一个深刻的印象！有位在“爱茵弗里德”消磨了好几个礼拜的作家，是个性情乖僻的家伙，名字听起来就像什么宝石似的；当她在走廊里经过他身旁时，他飞红了两颊，停了下来，直到早已看不见她了，还像生根似的站着不动。

两天还没过去，全疗养院的人都已知悉了她的身世。她是不来梅人；这也可以从她说话时的某些可爱的土音中听出来。两年前，就在不来梅这个地方，她把终身交托给批发商科勒特扬先生。她跟随他到他在波罗的海海滨的故乡，在离现在大约十个月以前，在极端困难和危险的情况下，为他生了一个孩子，一个惊人地活泼和发育良好的儿子和继承人。但自从那些可怕的日子以来，她始终就没有恢复她的精力——如果她曾有过精力的话。她精疲力竭，刚从产床上起来，便咳出一点血——唔，并不多，只是无关紧要的一点点血；可是，倘若根本没发现血，就更好了。令人不安的是，这桩不祥的小事故，不久以后又重新发生了。对付它自然有办法，家庭医生辛兹彼得大夫，就采用了一些办法。他嘱咐病人要好好休息，吞食小冰块，用吗啡抑制咳嗽的刺激，尽可能使心脏平静。但病始终不能痊愈，就在小安东·科勒

特扬这个出众的婴儿，用巨大的精力无情地占据和巩固他在生活中的地位时，年轻的母亲却似乎在柔和、宁静的火光中熄灭下去……就像前面所说的，毛病出在气管——这个字眼儿，从辛兹彼得大夫嘴里说出来，对大家都产生了惊人的慰藉、安心，差不多有鼓舞的效果。但尽管毛病不在肺里，医生终于表示，比较温和的气候，加上在疗养院里住一个时期，对加速痊愈的过程是迫切需要的。“爱茵弗里德”疗养院和它主持人的声誉，解决了余下的问题。

情况就是这样，科勒特扬先生亲口把这些事讲给每一个表示有兴趣的人听。他大声地、懒洋洋地、愉快地讲，俨然是一位消化系统同他钱袋的状况一样良好的绅士。他的嘴唇张得很开，就像北方海边上的人那样，语调拖得既长又急促。有些字给他吐出来，每个音节都好比是一次小小的爆炸，这使他自己发笑，仿佛讲了什么好玩的笑话。

他中等身材，阔肩，健壮，短腿，圆滚滚的红脸，海蓝色的眼睛，上面蓬着金黄的睫毛，宽大的鼻孔，湿漉漉的嘴唇。他蓄着英国式的颊须，一身都是英国式的打扮；当他在“爱茵弗里德”遇到一家英国人时，便喜出望外。这家英国人，包括父亲、母亲、三个漂亮的孩子和孩子的保姆，在这儿逗留，仅仅是因为他们不知道还有什么别的地方好去。科勒特扬先生早上总跟他们一起吃英国式早餐。他这人就爱吃喝，既要多又要好，显示出自己是个道地的烹饪和酒窖的鉴赏家，津津有味地向疗养的人们描述在家乡朋友们所举行的宴会，介绍这儿无人知道的山珍海味。说话的时候，眯起眼睛，露出亲昵的表情，声音里夹杂着上腭和鼻腔的音调，喉咙里伴随着轻微的啧啧声。至于对世上别的一些乐趣，他原则上也并不抱有反感，这点有一天晚上得到证明。有一位在“爱茵弗里德”疗养的病人，职业是作家，曾看见他在走廊上相当放肆地同一位侍女调笑。这诚然是桩小事情，开开玩笑而已，那位作家却露出一副可笑的令人厌恶的表情。

至于科勒特扬夫人呢，显而易见她是钟情于她的丈夫的。她含着微笑，倾听他的谈话，注视他的举动：不是像有些病人那样，对健康人抱着高傲的宽容态度，而是像心地温良的患者，对一身舒泰的人在生活上充满自信的表现，感到亲善的愉悦和同情。

科勒特扬先生在“爱茵弗里德”没有逗留多久。他是带妻子上这儿来的；过了一个星期，他眼看她已受到很好的照顾，并且在可靠的人

手中，就不肯呆下去了。同等重要的职责——他的欣欣向荣的孩子和同样欣欣向荣的事业——召唤他归去，迫使他启程，留下妻子享受最好的治疗。

那位作家叫史平奈尔[5]，在“爱茵弗里德”已住了好几个礼拜，他的全名是德特雷夫·史平奈尔。他有着一副奇特的仪表。

我们设想一个长着深褐色头发的男子吧，他三十岁刚出头，身材魁梧，太阳穴上的头发已明显地开始花白，但那圆圆的、略有点浮肿的苍白面孔上，却连胡须的痕迹也没有。不是脸刮光了——这可以看得出来，而是像孩童一般柔嫩、细软，只不过这里那里长一两根茸毛罢了，看上去古怪得很。他的眼睛明亮，呈小鹿似的淡褐色，眼光里流露出温和的表情；鼻子粗短，略嫌臃肿。此外，史平奈尔先生还长着一个拱形多毛孔的罗马式上唇，蛀掉了的大牙齿，和一双大得出奇的脚板。有个两腿不听指挥的绅士，说话俏皮，喜欢嘲讽，在背后给他取了个绰号，叫他“败坏的婴儿”；这句话说得有些恶毒，不一定恰当。——他的衣着考究、时髦，长长的黑上装，杂色花点的背心。

他为人孤僻，跟任何人都不交往。只是偶然之间会突然激动起来，便对人和蔼可亲、热情洋溢。这每每发生在史平奈尔先生受到“美”的感染的时候；他偶尔看到什么美的景象，调和的色彩，奇丽的花瓶，夕阳回照下的一脉山峦，便情不自禁地赞叹起来，说一声：“多美呀！”一面说，一面把头歪向一边，耸起肩膀，摊开双手，皱缩鼻子和嘴唇。“天哪，您瞧，多美呀！”在这激动的一刹那，他甚至可能冲动地去拥抱最显贵的人士，不管是男的还是女的……

他的桌上，总放着自己写的那本书，每个走进他房间的人一眼就可以瞧见。那是部篇幅有限的小说，封面上画着一张使人莫名其妙的图画，印书的纸颇似滤咖啡的纸头，每个字母看上去像个哥特式的大教堂。冯·奥斯特罗小姐有次在空闲的时候曾读过这部小说，发觉它很“高雅”，这是她代替沉闷得不近人情”的一种迂回的说法。故事发生在时髦的客厅里，豪华的闺房中；那里尽是些精致的东西，五彩的壁毯，古色古香的家具，贵重的瓷器，无价的针织品，和各种各样的古玩摆设。他以最珍爱的心情描绘这些物件，阅读的时候仿佛老是会看到史平奈尔先生皱起鼻子喊：“多美呀！天哪，您瞧，多美

呀！……”附带说一下，令人诧异的是，除了这本书以外，他还没有写出第二本来，虽然显而易见，他热衷于写作。他一天大部分时间都关在屋里写东西，寄出去许多信件，几乎每天都有一两封——奇怪和有趣的是，他自己却难得收到一封信……

吃饭时史平奈尔先生坐在科勒特扬夫人的贴对面。当这一对新客人第一次到侧屋底层的大餐厅里吃饭时，史平奈尔先生来得稍微迟了一些。他用柔和的声调向大家打了个招呼，坐在自己的位子上。列昂德医生不太客气地把他介绍给新来的客人。他鞠了一躬，便开始吃饭，显然有点窘；一双长得很好看的又白又大的手，从紧窄的袖管里伸出来，挥动着刀叉，动作颇不自然。吃好以后，便沉静地轮流端详科勒特扬先生和他的妻子。用膳当中，科勒特扬先生曾向他提出一些有关“爱茵弗里德”的环境和气候的问题与意见；他的太太也和蔼可亲地插进一两句，而史平奈尔先生总是有礼貌地回答。他的声音柔和，相当悦耳，但说话不大流利，吞吞吐吐，好像牙齿妨碍了舌头似的。

饭后，大家都到了客厅里，列昂德医生特地过来祝两位新客人健餐，科勒特扬夫人便打听坐在她对面的人是谁。

“那位先生姓什么？”她问，“……史平奈尼？我没听清楚他的姓名。”

“史平奈尔……不是史平奈尼，夫人。不，他不是意大利人；据我所知，他只不过出生在棱堡……”

“你说什么？一位作家？还是别的什么？”科勒特扬先生问；他两手插在舒适的英国式裤子口袋里，耳朵凑向医生，像某些人所习惯的那样，张着嘴巴听。

“嗯，我不清楚，他在写什么……”列昂德医生回答，“好像出版过一本书，小说之类的东西，不过我的确不太清楚……”

列昂德医生一再重复“我不清楚”，乃是暗示他根本没有把这位作家放在心上，对他也不负任何责任。

“多么有趣呀！”科勒特扬夫人说。她从来还没有面对面地看到过一位作家。

“唔，是的，”列昂德医生逢迎地应道。“据说他有些名气哩……”关于这位作家的谈话就到此结束了。

可是过了一会儿，新客人出去以后，列昂德医生正打算离开客厅时，史平奈尔先生却拦住他，进行他这方面的探询。

“这对夫妇姓什么？”他问，“我当然什么也没听清楚。”

“科勒特扬。”列昂德医生答道，拔脚就走。

“丈夫叫什么？”史平奈尔先生问。

“他们姓科勒特扬！”列昂德医生说，自顾自地走了。——他根本没有把这位作家放在心上。

我们是不是已经提到科勒特扬先生回家去了？是的，他又重新居住在波罗的海的海滨，照料他的事业和孩子——就是那个冷酷无情和充满活力的小家伙，他给母亲招致了那么多痛苦和气管里的毛病。至于年轻的夫人自己，则仍然留在“爱茵弗里德”，市参议员史巴兹夫人以年长女友的身份陪伴着她。但这并不妨碍科勒特扬夫人跟别的疗养的客人建立友好关系，比如跟史平奈尔先生。他出乎大家意料之外（他过去一直没有跟任何人交往），从开头起，就异常专心和殷勤地侍奉她。而她呢，在严格的日程所空余下来的时辰，也未尝不乐意跟他聊聊。

他万分关心、极其恭敬地跟她接近，说话时总是留心压低嗓门，弄得那位耳朵有毛病的史巴兹夫人，通常连一个字也听不清。他跑起那双大脚板的脚尖，凑向科勒特扬夫人的靠椅；她微笑着，娇弱无力地靠在椅背上。他在两步开外停下来，一条腿曳在后面，向前弯下上身，用那不大流利的、吞吞吐吐的声调，恳切地轻声低语，随时准备急忙离去，只要她脸上露出一丝疲乏和厌倦的表情。但他并不使她厌烦；她请求他跟她和参议员夫人坐在一起，向他提出个什么问题，然后微笑着，好奇地倾听，因为有时他的话听起来确实又有趣又古怪，都是她从来没有听到过的。

“你到底为什么留在‘爱茵弗里德’？”她问。“你需要什么样的治疗，史平奈尔先生？”

治疗？……我只稍微电疗一下。不，不值得一提。就告诉你吧，尊贵的夫人，我为什么呆在这里：——是为了风格。”

“唔！”科勒特扬夫人说，下巴靠在手上，脸转向他，一副夸张的热心神情，就像小孩子要讲述什么时，大人故意装出的模样。

“是这样，夫人，‘爱茵弗里德’是道地的拿破仑时代的建筑，有人

告诉我，它以前是宫殿，一座夏宫。不错，这侧屋是后来添造的，但正中的大厦却是原来的老房子。有时候我简直少不了这古老的东西。为了保障起码的身心健康，非要它不可。显然，在软绵绵、舒适到令人淫逸的家具当中，人们的感觉是一个样子，而在这些线条笔直的桌子、椅子和帷帘当中，感觉又是另一样……这种明朗和坚实，这种冷酷的朴素和拘谨的严峻，给我力量和尊严。夫人，毫无疑问，它最终会使我得到内心的清涤和复苏，使我在品格上有所提高……”

“真有意思啊，”她说。“而且，要是我费一番心思，就会懂得的。”

他接着回答说：不值得费心思。于是他们就一块儿笑起来。连史巴兹夫人也笑了，表示怪有意思，但她并不说究竟听懂没有。

客厅宽敞，漂亮。洁白、高大的双扇门敞开着，通往贴邻的弹子房，两腿不听指挥的绅士和另一些人在那里游戏。另一边有扇玻璃门，望出去是开阔的阳台和花园里的景致。玻璃门旁放着一架钢琴。还有一张衬绿绒的玩纸牌的台子，患糖尿病的将军和几位先生在那儿打惠斯脱[6]。女士们在看书，或者在做针线活。一只铁火炉发出热来，但精美的壁炉里却堆着仿造的假煤块，上面贴着一条条火红的纸条，壁炉前安置着舒适的座位，供聊天之用。

“你起得可真早呀，史平奈尔先生，”科勒特扬夫人说。

“有两三次我碰巧看见你早上七点半钟就出去。”

“起得早？啊，其中大有区别，夫人。老实说，我起得早，实在是因为贪睡。”

“这点你必须解释一下，史平奈尔先生！”史巴兹夫人也要求他解释。

“嗯，……一个真正早起的人，照我看，不需要起得特别早。良心，夫人……良心真可怕！像我这样的人，一辈子都跟它扭打，费尽心机才能间或蒙骗它一次，巧妙地让它得到一点小满足。我们这号人是无用的，除了几个钟头的好时光以外，都是在创伤和病痛中挨日子，因为意识到自己毫无用场。我们憎恨那有用的，知道它粗俗、丑陋，并且捍卫这个真理，就像人们捍卫他们所不可缺少的真理一样。虽然这样，受到责备的良心却一直在啃啮我们，害得我们体无完肤。再加上我们的整个内心生活、我们的人生观、我们的工作方式……它

们都具有异常不健康、腐蚀和折磨人的效果，使得情况更加恶化。幸亏还有些止痛药，否则简直不能支持下去。譬如说，一定程度的守规矩，讲究卫生的严格生活方式，对我们许多人说来，已成为一种必要了。早起床，早得出奇，洗个冷水澡，出去在风雪中散散步……这也许会使我们在一个钟头内，对自己感到稍许满意。如果依我的性子，请你相信，我会在床上一直躺到下午。所以我的早起，实质上是一种伪善。”

“不，为什么呢，史平奈尔先生！我说这是自我克制……不是吗，参议员夫人？”史巴兹夫人也说这是自我克制。

“不管是伪善也好，还是自我克制也好，夫人！随你用哪个字眼都是一样。我这人是那么令人烦恼的诚实，害得我……”

“正是这样。你一定太爱烦恼了。”

“是的，夫人，我时常烦恼。”

天气一直晴好。附近一带的山峦、房屋和园林，都沉浸在无风的恬静和明朗的严寒中，沉浸在耀眼的光亮和淡蓝的阴影里，一切都那么雪白、坚硬和洁净。万里无云的淡蓝天空，穹顶似地笼罩着大地，成千成万闪烁的光点，发亮的晶体，在天空中飘舞嬉戏。这一向，科勒特扬夫人过得还差强人意；她不发烧，很少咳嗽，吃东西也不太勉强。她照医生的嘱咐，常在阳台上闲坐几个钟头，在寒气中晒太阳。她坐在雪地中，全身裹着毯子和毛皮，怀着希望呼吸那清新、寒冷的空气，好让她的气管痊愈。有时候，她看见史平奈尔先生在园子里散步。他也是一身温暖的衣着，还穿了一双毛皮衬里的鞋子，使那双脚板显得格外庞大。他小心翼翼地挥舞两臂，那副姿态又呆板又文雅，一步一探地在雪里走着。走近阳台时，便向她恭敬地问一声好，然后登上下面的台阶，好跟她攀谈一会儿。

“今早散步时，我看见一位美人……天哪，她多美呀！”他说，头歪向一边，摊开双手。

“真的吗，史平奈尔先生？请你把她描绘给我听吧！”

“不，那可办不到。我只会给你刻画出一个不真实的形象。我仅仅在走过去时，扫了那位夫人一眼，实质上就等于没有看见。但我所看到的模糊形影，已足够激起我的想象，给我留下一幅图画，美丽的图画……天哪，多美呀！”

她笑了起来。“你总是这样看美丽的女人吗，史平奈尔先生？”

“是的，夫人；这样看要好多啦，要是为了贪求真实，干脆盯住她们的脸看，那只会得到一个实际上含有缺陷的印象……”

“贪求真实……多么古怪的字眼！十足的文人辞令，史平奈尔先生！但说实话，它给我的印象倒挺深。它值得去玩味，而我好像也有点领会；字里似乎含有某种独立和自由的意味，它连真实都不放在眼里，尽管真实是最体面的东西，甚至就是体面的化身……它使我意识到，除了那些手可以抓住的东西以外，还存在着别的什么东西，更加微妙的东西……”

“我只知道有一副面孔，”他突然说，兴奋得声音不寻常地轻扬起来，握紧的手举在肩上，激动的微笑暴露出蛀牙……“我只知道有一副面孔，要是通过我的想象，对它珍贵的真实进行什么修改，那就是罪恶！我恨不得老是去端详它，在它上面留恋，不止是几分钟，或者几个钟头，而是我整个一生，让我完全陶醉在它里面，把人世间的一切都遗忘……”

“是的，是的，史平奈尔先生。不过，冯·奥斯特罗小姐的耳朵可长哩。”

他沉默了，深深地鞠了一躬。当他重新站直时，他的眼光，带着窘迫和痛苦的神情，停留在那根奇异的小血管上；它呈现淡蓝的颜色，带有几分病态的模样，在她那仿佛透明的明净前额上岔出来。

一个怪人，一个非常特别的怪人！科勒特扬夫人有时会想起他，因为她有很多闲工夫去想。不知是换空气的效果开始失灵了呢，还是受到某种肯定有害的影响：她的健康恶化了，气管的状况一点都不理想，她感到虚弱、疲惫、食欲不振，还时常发烧。列昂德医生叮嘱她要休息、安静和当心。所以除非要躺在床上，她就在史巴兹夫人陪伴下，不声不响地静坐着，膝头上放着针线活，但不去动它，只是东想西想。

是的，他引起她思索，这位古怪的史平奈尔先生。说也奇怪，倒不一定是去想他，而是更多地去想自己。不知怎的，他在她内心里唤起一种对自己命运的罕有的好奇心，而她从来还没有过这种好奇心哩。有一天闲谈时，他曾向她表示：

“咳，女人们真是一种难解的谜……这道理虽不新奇，但你老是会为此感到诧异。喏，有位美人，一位仙子，一位如花如玉的人儿，一位神话梦境中的人物。她干的是什么呢？她去嫁给一个市集上卖艺的大力士，或者什么屠夫的徒弟。她吊住他的胳膊走来，甚至还把脑袋儿倚在他肩上，恶作剧似的微笑，四下里探望，仿佛要表示：‘好吧，你们就为这事去伤脑筋吧！’——于是我们就伤起脑筋来！”

这话引得科勒特扬夫人反复思索。

又有一天，史巴兹夫人颇为惊讶地发觉，他们两人中间进行了下面一段对话：

“请问夫人——恐怕我问得太冒昧了——你叫什么，你的名字究竟是什么？”

“我姓科勒特扬呀，史平奈尔先生！”

“嗯——那我是知道的。或者不如说，我否认这点。我的意思当然是指你自己的姓名，你的闺名。说公道话，夫人，你不得不承认，谁要叫你‘科勒特扬夫人’，就该挨一顿鞭子。”

她打心底里笑出来，弄得那蓝色的小血管在眉弯上令人焦急地明显凸出来，给她娇嫩妩媚的脸蛋儿带来吃力和郁闷的表情，使人深为不安。

“咳！那怎么可以呢，史平奈尔先生！鞭子？难道‘科勒特扬’这名字你说来，是那么可怕吗？”

“是的，夫人，从我第一次听见这名字起，就从心底憎恨它。这名字不仅滑稽，而且俗气得要命。如果一定要刻板地遵守习俗，把你丈夫的姓名加在你头上，那真是又野蛮又卑鄙。”

“那么埃克霍夫呢？埃克霍夫好一些吗？我父亲叫埃克霍夫。”

“啊，你瞧呀！埃克霍夫就完全不同了！甚至有过一位杰出的演员也叫埃克霍夫。埃克霍夫还不错。——你只提到你父亲的名字，那么你母亲呢……”

“嗯，我还小的时候，母亲就去世了。”

“啊。——可以请求你再讲一些关于你自己的事给我听吗？如果你疲倦，就不必了。那么你歇一会儿，让我像上次一样，继续聊聊巴黎吧。不过，说得非常轻，是的，要是你低低地耳语，那只会使一切格外美丽……你生在不来梅吗？”他问这问题时几乎轻得没有声音，

还带着意味深长的敬畏的表情，仿佛不来梅是个举世无双的城市，隐藏着无法形容的奇迹和不可告人的美妙，出生在那儿，就具有天赋的神秘高贵似的。

“可不是吗！”她不由自主地说。“我是不来梅人。”

“我有次去过那儿。”他若有所思地说道。

“天啊，你也去过那儿吗？咳，真是，史平奈尔先生，我相信，从突尼斯直到斯匹次卑尔根群岛[7]，你一定什么地方都逛过了！”

“是的，我有次去过那儿，”他重复说。“晚上短短几个钟头。我还记得一条古老狭窄的街，在街旁的尖屋顶上空，奇异地斜挂着一轮明月。然后我进了一个地窖，里面是一股酒味和霉臭。印象真深……”

“真的吗？那在什么地方呢？——是呀，我就生在这样一幢尖屋顶的灰房子里，一幢古老的商人住宅，那儿地板发着回响，走廊漆得白白的。”

“令尊大人是商人吗？”他有点犹豫地问。

“是的。不过，实际上首先是艺术家。”

“啊！啊！什么样的艺术家？”

“他拉小提琴……但这还不能说明什么，史平奈尔先生。问题在于他拉得怎样！有些音调，我只要一听见，总是禁不住热泪盈眶，从来没有任何其他遭遇曾使我这样激动。你不会相信的……”

“我相信！啊，是多么地相信！……告诉我，夫人，你们大概是个古老的家族吧？已经有好几代人住在那尖屋顶的灰屋子里，在那儿工作和归天？”

“是的。——你为什么这样问呢？”

“因为这种情况并不罕见：一个具有讲求实际和单调刻板的资产阶级传统的家族，在接近衰亡时期，往往会再次通过艺术来放射出异彩。”

“是这样吗？——不错，拿我父亲来说，他跟一些自称艺术家并靠这种荣誉过活的人比起来，确实更像个艺术家。我只略会弹一点钢琴。现在他们不准我弹了；以前在家乡时，我却经常弹的。父亲和我，我们合奏……啊，那过去的岁月都保藏在我甜密的回忆里；特别是那座花园，我们家的花园，就在屋子的后面。花园里荒芜不堪，蔓生着野草，围着盖满苔藓的败墙颓垣；但正好是这一切才使它格外迷

人。花园当中有一座喷泉，喷泉的四周像花圈似的长着鸢尾花。夏天我常和女伴们一起在那儿消磨时辰。我们围在喷泉四周，坐在小折椅上……”

“多美呀！”史平奈尔先生说，耸起肩膀。“你们坐在那儿唱歌吗？”

“不，我们大多在打毛线。”

“可是……可是……”

“是呀，我们打毛线，聊天，我的六个女友跟我自己……”

“多美呀！天哪，听着，多美呀！”史平奈尔先生喊，脸完全扭歪了。

“这有什么使你感到特别美呢，史平奈尔先生？”

“啊，除了你还有六个姑娘，而你并不包括在这六人之内，却像一位女王那样，从她们当中崭露出来……你跟你的六位女伴是截然分开的。一顶小巧的金王冠，非常朴素，但又意味深长，戴在你的鬈发上闪闪发光……”

“咳，瞎说，哪儿有什么王冠呢……”

“有的，它隐隐地发光。我会看见它的，清清楚楚地看见它戴在你头发上，要是我在这样的时刻，曾悄悄躲在树丛里……”

“天晓得你会看见什么。不过，你并没躲在那儿，倒是有一天，我现在的丈夫，跟我父亲一起，从树丛里走出来。我们谈的话恐怕给他们偷听了不少……”

“那么就是在那儿，夫人，你认识了你的丈夫？”

“是的，我在那儿认识了他！”她愉快地高声说，微笑时，淡蓝的小血管，紧张地在眉弯上凸起。“你知道，他是来找父亲接洽业务的。第二天我们请他吃饭，再过三天，他便向我求婚。”

“真的吗！这一切发生得那么惊人地快吗？”

“是的……那是说以后进展得稍慢一些。你要知道，父亲对这事本来一点也不愿意，他提出一个条件，要我们考虑一段较长的时期。首先，他盼望我留在他身边，还有一些别的顾虑。可是……”

“可是……”

“可是我自己愿意，”她微笑着说，淡蓝的小血管，带着郁闷和病态的神情，再度主宰着整个可爱的面孔。

“啊，你自己愿意。”

“是的，而且我的态度非常坚决和庄重，就像你所看到的……”

“就像我所看到的。不错。”

“……所以我父亲最后不得不让步。”

“于是你就离开你的父亲和他的提琴，离开那幢古老的房屋，那座野草蔓生的花园、喷泉和你的六个女伴，跟随科勒特扬先生去了。”

“跟他去了……你说话真特别，史平奈尔先生！简直像《圣经》里一样！——是的，我离开了那一切，因为这是人的本性呀。”

“是的，大概是他的本性。”

“而且这关系到我终身的幸福。”

“当然。于是它就来了，幸福……”

“它是在那时候来的，史平奈尔先生，就是当他们第一次把小安东抱来的时候——我们的小安东，他鼓足那健康的小肺，用劲嘶叫起来，他可真强壮和健康呀……”

“这不是我第一次听你谈起小安东多么健康，夫人。想必他一定是格外健康吧？”

“他是的。而且他非常像我的丈夫，真滑稽呀。”

“唔！——事情的经过原来是这样啊。于是你现在不再姓埃克霍夫了，你改了姓，得到了健康的小安东，气管患了小毛病。”

“是的。——而且，你压根儿是个不可思议的人，史平奈尔先生，这点是肯定的……”

“对，我凭天起誓，你正是这样的人！”史巴兹夫人说，原来她也在场。

这次谈话，也同样使科勒特扬夫人暗自反复思索。尽管话没有什么意思，但话里包含着供她思考本身问题的有价值的内容。这是否就是她受到的有害影响呢？她愈来愈虚弱，经常发烧。温火般的寒热，给她一种轻微的振奋感觉，引起沉思、痴想、自我珍惜，和一点被损害的情绪。她不躺在床上时，史平奈尔先生便踮起那双大脚板的趾尖，小心翼翼地走过来，在离她两步远的地方站住，一条腿曳在后面，上身向前弯下去，毕恭毕敬地压低嗓子，侃侃而谈起来，仿佛他怀着胆怯的崇拜心情，把她轻轻举起，让她安卧在云彩上面，免得任

何刺耳的声响，任何尘世间的干扰来触犯她……这时她就会联想起科勒特扬先生讲话的那副神情："当心点，迦伯列勒，take care，我的天使，把嘴巴闭起来！"那副模样，就好像他粗鲁而善意地拍了拍她的肩膀似的。她连忙抛开这段回忆，以便在虚弱和振奋中，躺在史平奈尔先生为她殷勤铺好的云彩被褥上休息。

有一天，她突然回到关于她出身和幼年的短促谈话上。

"那是真的吗，史平奈尔先生？"她问，"你当真会看见王冠吗？"

虽然从那次聊天后，已过了两个礼拜，但他一下就懂了这话指的是什么，并用激动的语句向她保证，当她和六个女伴坐在喷泉旁边的时候，他一定会看见那顶小王冠，看见它在她头发上隐隐发光。

过了几天，有一位疗养的客人，出于礼貌，询问留在家里的小安东的健康情况。她向正在近旁的史平奈尔先生飞了一眼，然后有点不耐烦地回答：

"谢谢你；他该怎样呢？——他和我的丈夫过得很好哩。"

二月底，有个严寒的日子，比以前任何一天都更加纯净和明亮，整个"爱茵弗里德"都弥漫着一股放纵的情绪。患心脏病的先生们在交谈，双颊闪着红光；害糖尿病的将军唱着山歌，就像年轻人一样；两腿不听指挥的绅士们，也抛开了一切禁忌。是怎么一回事呢？这事非同小可，要举行一次团体旅行，一次雪橇游览，乘好几辆马车，在叮当的铃响和噼啪的马鞭声中，到群山深处去游玩：这是列昂德医生决定的，好让他的病人散散心。

当然啰，"重病号"必须呆在家里。可怜的"重病号"！大伙儿点头示意，相互约定不要让他们知道这桩事，能够借此表示一点同情和关怀，使大家都感到舒畅些。但也有些人，虽然毫无问题可以参加郊游，却不肯跟大家一起去。至于冯·奥斯特罗小姐呢，她不愿意去，自然受到大家的体谅。像她那样负有一身职责的人，压根儿就别想参加什么雪橇游览。家里绝对少不了她，一句话，她不得不留在"爱茵弗里德"。可是，当科勒特扬夫人宣称她也要留在家里时，大伙儿都感到不痛快了。列昂德医生劝她，出门呼吸点新鲜空气，会对她有好处，但也没有用；她坚持说，她没有这个兴致，头痛得厉害，全身疲倦无力，于是大家也就无可奈何了。那位说话俏皮、喜欢嘲讽的绅

士，却趁机表示道：

“请注意吧，现在那‘败坏的婴儿’也不会去啦。”

这话果然灵验，史平奈尔先生透露出来，他当天下午打算工作——他非常喜欢用“工作”这个字眼来表示他那可疑的活动。不过，他不去，反正没有人会感到遗憾。同样，当史巴兹夫人决定留下给年轻的女友做伴时——因为乘车会使她头晕——谁也不特别惋惜。

这一天还不到十二点就开午饭，饭刚吃完，橇车就停在“爱茵弗里德”门口了。一群群兴致勃勃的客人，穿得暖暖的，又好奇又激动，从花园里穿过去。科勒特扬夫人跟史巴兹太太一起，站在通往阳台的玻璃门旁，史平奈尔先生守在自己房间的窗口，看客人们出发。他们看到在诙谐和嬉笑中，为了占取最好的座位，发生了一些小争夺；看到冯·奥斯特罗小姐，脖子上围着毛皮领，从这辆车奔到那辆车，把一篮篮食物塞在座位下面；看到列昂德医生，毛皮小帽紧扣到额上，眼镜闪闪发光，最后再巡视一遍，也登上座位，发出启程的号令……马儿开始用劲拉车子，几位太太尖叫起来，向后倒去，铃儿叮当地摇，短柄皮鞭噼啪地响，皮鞭的长绦子在橇车木架外面的雪地上拖曳。冯·奥斯特罗小姐站在铁栅门旁，挥舞手帕，直到雪上滑过去的橇车在公路转角处不见了，快乐的喧嚷消逝为止。随后，她穿过花园回来，赶忙去履行她的职责。两位太太离开了玻璃门，而几乎就在同时，史平奈尔先生也从他的瞭望处走开。

“爱茵弗里德”疗养院里一片寂静。探险队不到天黑不会回来。“重病号”则躺在自己的房间里，忍受病痛。科勒特扬夫人跟她年长的女友散了一会儿步，然后各自回到房间里。史平奈尔先生也呆在自己屋里，忙他自己的事。大约四点钟，仆役给两位太太端上半升牛奶，史平奈尔先生也得到他那杯清茶。过了片刻，科勒特扬夫人敲了敲她和史巴兹夫人屋子之间的墙说：

“我们到楼下客厅里去吧，参议员夫人？这儿我简直闷得慌。”

“立刻就来，亲爱的！”参议员夫人回答说。“允许我穿上靴子。你得知道，我刚才躺在床上哩。”

不出所料，客厅里没人。两位太太在壁炉旁边坐下。史巴兹夫人在一块十字网布上绣花，科勒特扬夫人也绣了几针，然后就把那活儿放在膝上，靠着安乐椅背，发呆地梦想起来。她终于说了什么简直不

值得启齿的话。尽管这样，史巴兹太太还是问：“什么？”于是她只好耐住性子把整个句子重复一遍。“什么？”史巴兹太太又问。就在这当儿，前廊上响起了脚步声，门打开了，史平奈尔先生走了进来。

“我打扰吗？”他在门槛上就温柔地问，眼睛只瞅着科勒特扬夫人，文质彬彬地向前俯下身子……年轻的夫人回答道：

“哎，怎么会呢？首先，这屋子可以说是个自由港，史平奈尔先生；再说，你会在哪方面打扰我们呢？我觉得，我肯定使参议员夫人感到憋闷了……”

他无话以对，只好微笑着露出蛀牙，在夫人们的注视下，跨着相当拘束的步子，一直走到玻璃门口，在那儿站住，向门外探望，不大礼貌地把背对着两位太太。随后，他转过半个身子，一面继续瞧花园，一面说：

“太阳落坡了，天空不知不觉布满了云。开始黑啦。”

“可不是吗，一切都罩上了阴影，”科勒特扬夫人回答说。“看来，我们的游客还要碰上一场雪哩。昨天这时候还是大白天，现在却已经昏暗了。”

“唉，”他说，“连几个礼拜都是阳光明媚，天阴暗一下，倒使眼睛舒服些。这个太阳，不管美的还是丑的，全都照得一清二楚，现在终于稍微隐蔽起来，我倒要感激它哩。”

“你不喜欢太阳吗，史平奈尔先生？”

“我既然不是画家……没有太阳，人会变得更内倾些。——天上一片灰蒙蒙的厚云层。这也许预示着明天将是融雪的天气。顺便说一下，夫人，我劝你不要在那后边费眼神做活儿。”

“啊，别担心，我本来就没瞧它啦。但有什么事好做呢？”

他在钢琴前面的旋转椅上坐下，一只胳臂靠在钢琴盖上。

“音乐……”他说。“要是现在能听到一点音乐该多么好！只不过有时英国小孩唱几首黑人歌曲罢了。”

“昨天下午，冯·奥斯特罗小姐还在百忙中弹过《修道院的钟声》哩。”科勒特扬夫人提醒道。

“可是你会弹钢琴呀，夫人，”他恳求地说，站了起来。……“过去你每天都跟令尊大人一起弹奏。”

“是的，史平奈尔先生，那是过去呀！是在喷泉时代，你知道

吗……”

“今天再弹一次吧！”他恳求着。“就这次弹一两节给我们听听！要是你知道，我多么渴望……”

“我们的家庭医生，还有列昂德医生，都特别禁止我弹琴，史平奈尔先生。”

“他们不在这儿，两个都不在！我们是自由的……你是自由的，夫人！一两节可怜的和音……”

“不，史平奈尔先生，办不到。天晓得你指望我弹得多么美妙！我已经完全荒疏了，请相信我，几乎记不起什么调子。”

“啊，那么就弹那几乎记不起的吧！况且这儿乐谱多得是，就在钢琴上面。不，这没什么意思，但这儿有肖邦……”

“肖邦？”

“是的，他的夜曲。现在只需要我点燃蜡烛就……”

“你别以为我会弹，史平奈尔先生！我不能弹。如果弹了对我有害处呢？”

他沉默了。他站在钢琴上两支蜡烛的光亮下，无力地垂下双手：庞大的脚板，细长的黑上装，轮廓模糊的头上长着花白的蓬发，脸上光光地没胡子。

“我不再请求你了，”他终于低声说。“要是你怕对你有害处，夫人，那么你就让那渴望在你手指下鸣响起来的‘美’死去和沉默吧。你过去并不老是这样理智，至少在你和美背道而驰的时候。当你遗弃喷泉、摘下那顶小小的金王冠时，你并不那么关心你的身体，态度也爽朗和坚决多了……听我说，”他过了片刻再说下去，声音更加低沉，“要是你现在坐在这儿，就像从前当你父亲还站在你身旁，他的小提琴发出使你流泪的调子时那样，弹起琴来……很可能，又会看到那顶小小的金王冠，在你头发上隐隐发光……”

“真的吗？”她问，微笑起来……碰巧，在说这话时，她的嗓子失灵了，吐出来的声音半喑半哑。她清了清喉咙，然后说：

“你那儿果真是肖邦的夜曲吗？”

“果真是。就摊开在这儿，什么都预备好啦。”

“好吧，愿上帝保佑，我就弹一支夜曲吧，”她说。“但只弹一支，你听见了吗？不用说，弹了一支以后，你就再也不要听啦。”

说了这话，她便站起来，搁下针线，走向钢琴去。她在旋转椅上坐下，椅子上面还放着几册装订起来的乐谱，摆正烛台，翻开乐谱。史平奈尔先生拖了一张椅子过来，像音乐教师似的坐在她身旁。

她弹的是肖邦的《降E大调夜曲，作品第九号之二》。倘若她现在真有些荒疏，那么当初的弹奏在艺术上一定十全十美了。这架钢琴只不过属于中等质量，但她弹了头几个音以后，就能优美地操纵自如。她对不同的音色表现出一种过敏的感受，对有节奏的旋律，流露出近乎痴迷的喜悦，指法坚实而又轻柔。在她的手指下，旋律鸣唱出它最诱人的甜蜜，装饰音羞怯、温柔地依附在指节的周围。

她穿的是到达那天所穿的衣裳：银灰色厚实的小腰身上衣，浮雕似的阿拉伯式天鹅绒花纹，这衣服把她的脸和手衬托得异常娇柔。弹的时候，脸上的表情并没改变，但嘴唇的轮廓似乎变得更加清晰，眼角的阴影好像更加深沉。弹完以后，她两手搁在膝上，继续盯着乐谱看。史平奈尔先生还是一动也不动地默默坐在那儿。

她又弹了一支夜曲，弹了第二支和第三支。然后站起来，但只是为了在琴盖上找别的乐谱。

史平奈尔先生忽然想到要去翻那旋转椅上的黑色硬面的书本。他骤然莫名其妙地喊起来，白皙的大手狂热地翻阅一本被忽略的乐谱。

“不可能！……不是真的！……”他说，“……然而我并没有弄错！……你知道是什么吗？……什么放在这儿？……我拿的是什么吗？……”

“是什么？”她问。

他默默地指着封面，脸色苍白，让书垂下去，嘴唇发抖地瞅着她。

“真的吗？怎么会在这里？那么给我吧。”她直率地说，把乐谱放在谱架上，坐下静默了片刻，开始弹第一页。

他坐在她身旁，俯下身子，两手合在膝间，垂着头。开头一部分，她悠然地弹着，慢得折磨人，音节之间出现拖长的停顿，令人感到心焦。渴慕的主题，一个在深夜里迷失的孤独声音，轻轻地诉说它那胆怯的疑问。接着是静默和等待。瞧呀，回答了：同样怯弱和孤独的调子，只是清脆些，温柔些。又是沉默。突然，伴随那被抑低的美妙加强音，好像一股被禁锢的热情，猛然振奋，狂喜地迸发出来似

的，爱情的主题被引了进来。它扬起来，如醉如迷地向高处挣扎，直飞上那情谊交织的顶峰，随后又沉下去，松弛解散。接着，声调深沉的大提琴鸣响起来，一面歌颂沉重、痛苦的喜悦，一面把调子引去……

在这架可怜的乐器上，弹琴者相当成功地暗示出交响乐队的效果。达到高潮时小提琴的节奏，清脆精确地在琴音中回响。她又细腻又虔敬地弹着，忠实地守卫着每个形象，恭顺地烘托出每个独立的细节，就像神父把最神圣的十字架举在头上那样。发生了什么呢？两股力量，两个陶醉的生命，在悲痛与狂喜中，为了得到对方而挣扎；它们如痴如狂地渴望那永恒和绝对的东西，并在渴望中相互拥抱……序曲[8]澎湃起来，然后低沉下去。她在分幕的地方停下来，默默地继续看乐谱。

这时，史巴兹夫人却已感到说不出的憋闷，当人们烦恼到这种程度时，面孔往往会变样，眼睛会鼓出来，露出僵尸般可怕的神情。况且这种音乐还影响她的胃部神经，使那消化不良的器官处在一阵阵恐怖的状况中，弄得她害怕会发一次痉挛症。

“我不得不回自己的房间去，”她软弱无力地说，“再见，我等一下再来……”

她说着就走了。这时暮色更黯淡了。屋子外面可以看见密密麻麻的雪花无声无息地飘落在阳台上。两支蜡烛投射出摇曳不定、范围有限的微光。

“第二乐章，”他悄声说；于是她翻了几页，开始弹第二乐章。

号角的鸣响在远方消失。是吗？也许是簇叶的簌簌？泉水轻柔的淙淙？这时夜的寂静早已渗透了树林和房屋，任何恳求般的警告，再也约束不住汹涌澎湃的渴慕。神圣的奥秘正在完成。火光熄灭了，死的主题，随着突然阴暗的奇异音色而降临，迫不及待的渴慕，正向那摊开双臂从黑暗中迫近的情人，挥舞它白色的面纱。

啊，只有在那永恒的尘世中结合在一起所带来的欢乐，才是无穷无尽、永不餍足的！折磨人的误会消除了，时间与空间的桎梏解脱了，“你”和“我”，“你的”和“我的”，融合为珍贵的喜悦。白昼狡猾的幻影造成他们的分离，然而它骄矜的谎言蒙骗不了黑夜中的明视，因为那一饮的魅力已赋予他们洞察一切的目光。谁曾眷恋地窥探过死亡

之夜和它那甜蜜的奥秘，他在白昼的虚妄中，只会剩下一个渴望，渴望那神圣的夜，那永恒、真实、融合一切的夜……

啊，爱情之夜，降临吧，赐给他们所渴求的忘却，用你的快乐紧紧拥抱他们，让他们从充斥着虚伪和离愁的世界里解脱出来。瞧，最后的火光熄灭了！思索和烦恼沉没在神圣的黄昏中，夜色笼罩在幻觉的痛苦上，拯救着人世。就在幻影黯然失色，我的眼睛在狂中失去光明的时候：这时，白昼的欺骗所阻止我看到的，它在我面前所呈现和歪曲的——这一切曾给我带来不可抑止的痛苦……就在这时，啊，奥妙的灵验啊！就在这时，我就是世界了。接着，跟随勃郎加娜[9]阴沉的警告歌唱，出现了提琴超越一切理智的翱翔。

“我不十分懂，史平奈尔先生，有许多我只能感觉到。这是什么意思：‘就在这时候——我就是世界了’？”

他简短地解释给她听，声音很轻。

“是的，是这样。——不过，你既然理解得那么透彻，为什么却弹不出来呢？”

不知怎么，他竟无法回答这个天真的问题。他红了脸，扭着手，仿佛连同椅子一起沉了下去似的。

“这两样很少碰在一起，”他终于痛苦地说。“不，我不会弹。——还是请你继续下去吧。”

于是他们就继续漫游在那神秘爱情的醉人旋律中。爱情曾死亡过吗？特里斯坦的爱情？你的和我的伊索尔德的爱情？死亡的魔爪抓不到那永恒的爱！它所能扼杀的，只不过是那些妨碍我们的东西，那些狡猾地拆散原为一个整体的东西？爱情通过一个甜蜜的“和”字，把两人紧连在一起……除非一个人的“生”给另一个人带来了“死”，死亡怎么能拆散他们呢？神秘的二重唱，把他们结合在一种说不出的期待中，期待在爱情中死去，在夜的神秘王国里永不分离地拥抱在一起。甜蜜的夜，永恒的爱之夜！无所不包的极乐之土！曾在思念中窥探过你的人，怎么会不满怀愁苦地在那凄凉的白昼里重新醒来呢？亲爱的死亡，求你驱散这愁苦吧！求你把思恋的人们完全从觉醒的痛苦中解放出来！啊，那不可名状的暴风雨般的节奏！那玄妙的领悟所带来的急骤上升的有声有色的喜悦！他们怎样领受，怎样顺服这远隔白昼离愁的喜悦呢？啊，那是一种没有虚伪和恐惧的柔情眷恋，一种神圣

的、没有痛苦的熄灭，一种在无穷无尽中令人销魂的黎明！你是伊索尔德，我是特里斯坦，但又不再是特里斯坦，不再是伊索尔德啦……

突然发生了一桩可怕的事。弹奏者骤然停下来，手罩在眼睛上，向暗处探望，史平奈尔先生也在座位上急忙转了身。在后面，通往走廊的门开了，一个阴暗的形影，倚在另一个形影的胳膊上，飘了进来。原来是“爱茵弗里德”的一位客人，她的病情也同样不允许她参加雪橇游览。她趁这夜色朦胧的时刻，在疗养院里作一次不由自主的阴惨游历。她就是那位养了十九个孩子、完全失去思维能力的病人，倚在看护胳膊上的郝伦劳赫牧师太太。她头也不抬，一步一探地茫然走去，穿过房间的后部，跨过对面的门槛，飘然离去——默默地，瞪着眼睛，梦游一般，不省人事……接着，寂然无声。

“是郝伦劳赫牧师的妻子。”他说。

“是的，是可怜的郝伦劳赫太太。”她说。然后，翻了几页，弹乐曲的结局：伊索尔德的情死。

她的嘴唇多么苍白和清澈，眼角的阴影多么深沉！在仿佛透明的眉头上，那根淡蓝的小血管愈来愈明显地凸出，紧张疲惫，令人不安。在她那灵活的手指下，乐曲发展到前所未有的高潮，突然被简直肆无忌惮的最弱音切断，仿佛一个人立脚的根基滑去了，或者沉入崇高欲望的深渊中似的。一股洋溢着解放和满足的情绪涌了进来，反复出现，发出心满意足的震耳欲聋的怒涛声，贪婪地一再重复，接着潮水般地退下去，似乎筋疲力尽了，然后再一次在它的旋律中体现出渴慕的主题，呼出最后的一脉气息，死去，消逝，飘散。深深的寂静。

他们两人都在谛听。头侧向一边，谛听着。

“是铃儿叮当响。”她说。

“是橇车，”他说，“我走了。”

他站起来，穿过房间。他在后面的门口停住，转过身，焦躁不安地一会儿举起这条腿，一会儿举起那条腿，然后竟在离她十五步到二十步的地方，突然跪下来，默默地屈着两条腿。他那黑色的长外套摊开在地板上。双手合在嘴上，肩膀搐动着。

她坐在那儿，手搁在膝上，身子略向前弯，背对着钢琴朝他看。脸上露出一丝迟疑、窘迫的微笑，眼睛沉思、费力地向昏暗中探望，好像禁不住要闭起来似的。

在远处，铃儿叮当，鞭子噼啪，人声嘈杂，声音越来越近……

雪橇游览是在二月二十六号举行的，旅途的见闻事后大家还谈论了好久。二十七号是个化雪的日子，那天什么都在融化、滴落、飞溅、流动，而科勒特扬夫人感到很舒适。二十八号，她吐了一点血……啊，并不要紧；但到底是血哩。就在这时，她突然衰弱了，空前地衰弱了，不得不躺在床上。

列昂德医生把她检查了一番，却丝毫不动声色。他按照科学的条文，开出处方：冰块、吗啡、严格的休息。他还由于负担过重，第二天就不再看她的病了，把她交给缪勒医生去治疗，而后者则根据他的职责范围和合同规定，极其温顺地接管了她。他是个沉默、苍白、平凡、忧郁的人，他的微不足道的谦卑职责，是看顾那些几乎没有毛病或者没有希望的病人。

他所表示的头一个意见是：科勒特扬先生伉俪间的离别已经很久了。因此迫切希望，科勒特扬先生再来“爱茵弗里德”访问一次，只要他那欣欣向荣的事业允许他抽身的话。也许可以写封信给他，或者拍封简短的电报。要是他能把小安东带来，那一定会给年轻的母亲带来快乐和力量。不用说，医生们也怀着兴趣，巴不得见识一下这位健康的小安东。

瞧呀，科勒特扬先生驾到了。他接到缪勒医生的简短电报，从波罗的海的海滨来到这里。他爬下马车，叫了咖啡和奶油面包卷，露出莫名其妙的神气。

“先生，”他说，“怎么啦？为什么唤我来看她？”

“因为你现在最好呆在尊夫人的身旁。”缪勒医生回答说。

“最好……最好……可是必要吗？我得节省呀，先生，这年头不景气，火车票又贵。这趟整天的旅行难道不能免去吗？比方说，要是肺有毛病，那我就不说什么了；可是，谢天谢地，毛病生在气管里……”

“科勒特扬先生，”缪勒医生温顺地说。“首先，气管是个重要的器官……”“首先”这词儿用得很不恰当，因为他接着根本没说“其次”。

随着科勒特扬先生同时到达“爱茵弗里德”的，还有一位打扮得红红绿绿、珠光宝气的胖女人，而就在她的胳膊上，抱着安东·科勒特扬少爷，那健康的小安东。是的，他也来了，而且任何人都不能否认，

他确实十分健康。他红润、白嫩，穿着整洁清爽的衣裳，圆胖、喷香，重重地压在那满身都是花边的女人裸露的红胳膊上。他吞食大量的牛奶和碎肉，哭闹嘶喊，极为任性。

作家史平奈尔先生曾从他房间的窗口，观看小科勒特扬的来临。当小家伙从马车上被抱到屋里时，他用一种奇异的眼光，又含糊又锋利地盯着他看，然后带着同样的面部表情在窗旁呆立了许久。

从此，他就尽可能避免跟小安东·科勒特扬相遇。

史平奈尔先生坐在自己的屋子里“工作”。

这间屋子跟“爱茵弗里德”所有别的房间一样：古老、朴素、高雅。庞大的五斗橱上镶着金属的狮头，高大的壁镜，不是一片光滑的平面，而是由许多镶着铅边的小方块拼成。在发蓝的油漆地板上，清清楚楚映出家具僵直的腿影。靠近窗口摆着一张宽阔的写字台，小说家也许是为了使自己更内倾一些，挂下了黄色的窗帘。

在黄沉沉的朦胧中，他伏在案上书写——写那些数不清的信件之一；这种信他每周都寄出几封，而有趣的是，在大多数情况下，都没有回音。他面前放着又大又厚的信纸，在信纸的左上角，画着离奇古怪的风景，画下面是用十足新奇的字母印好的姓名：德特雷夫·史平奈尔。他在纸上写满细小、纤巧、工整的字体。

“先生！”信上写道，“我写给你下面这封信，是因为我非写不可，因为我所要告诉你的，梗塞了我的心头，使我痛苦和战栗，因为字句那么猛烈地朝我涌来，倘若我不通过这封信摆脱它们，就会被它们窒息……”

为了尊重事实，必须声明，史平奈尔先生所谓的“涌来”，根本就不是那么一回事。天晓得他由于什么虚荣的缘故，硬要这样说。字句压根儿就不肯“涌来”；对于他这样一个以写作为职业的人，倒可以说是写得慢得可怜。要是有谁观察过他，就一定会下一个结论：作家是这样一种人，写作对于他比对任何人都来得艰巨。

他两个指尖捏住脸上一根古怪的茸毛，揉搓个刻把钟，同时向空中出神，一行字也写不出，然后写下一两个纤巧的字，重新搁下笔。不过，另一方面也得承认，最后写成的东西，却给人一个生动、流畅的印象，尽管内容从本质上说来，颇为怪诞和可疑，有时甚至难于理

解。

“有万分必要，”那封信继续写道，“让你也看到我所看到的，看到几个星期以来，像个不可磨灭的形影似的，浮现在我眼前的事物，让你通过我的眼睛，看到在同样语言的照耀下，呈现在我心目中的东西。我通常没法回避这种冲动，它迫使我用生动鲜艳、恰如其分的字句，把自己的体验向世人公开。所以请你听我说下去吧。

“我所要说的，仅仅是曾经发生和还在发生的事；只不过是讲个故事罢了，故事很短，但令人说不出地愤慨。我不作注解，不加责难，也不加评语，只用自己的语言叙述而已。这是迦伯列勒·埃克霍夫的故事，先生，那个你自称属于你的女人……而且请你注意！经历这故事的是你自己，然而实际上是我，是我的语言使你第一次把它提高到具有经历的意义。

“你还记得那座花园，先生，那幢古老的灰色房屋后面的荒芜的花园吗？败墙颓垣围着它那梦境似的荒凉，青苔茂盛地长在墙壁的裂缝中。你还记得园子中央的喷泉吗？淡紫色的百合花，俯首在它朽坏的边缘上，洁白的泉水向破裂的石上溅流，仿佛在神秘地窃窃私语似的。夏日正临近薄暮。

“七位少女围着喷泉坐成一圈。夕阳好像在其中第七位，也就是第一和唯一的一位少女的鬈发间，隐隐地织上一顶灿烂的至尊标志。她的眼睛像胆怯的幻梦，但清澈的嘴唇上仍旧浮着微笑……

“她们在唱歌。细长的脸蛋儿，举向喷泉的顶峰，那儿，喷泉娇弱无力地弯成弧形向下溅落。她们轻柔清脆的歌声，荡漾在袅娜的舞蹈周围。也许她们一面唱，一面还用细嫩的手儿抱住膝盖……

“你还记得这幅图画吗，先生？你看见了吗？你没有看见！你的眼睛不是为此生的，你的耳朵也听不见那旋律中纯洁的甜蜜。你看见了吗？——那你就应该屏住呼吸，禁止心脏跳动。你应该走开，回到生活里，回到你的生活里去，把你所看到的当作不可触犯、不容亵渎的圣物，一辈子都保存在你灵魂的深处。但你干了什么呢？

“这幅画是个终结，先生；你怎么竟甘心要破坏它，给它添上一段庸俗丑陋的痛苦续篇呢？这是个动人和宁静的终场，浸沉在没落的黄昏的回光中，一片离解和熄灭的气息。一个古老的世族，它太疲惫，太高贵，以致不能再有所作为，不能再面临生活，正接近末日。

它最终的表现是艺术上的鸣响，一两声提琴的旋律，充满死亡前心明眼亮的悲哀。……这旋律曾使一对眼睛噙满泪水，你看见过这对眼睛吗？那六位女伴的灵魂也许属于苍生；但她们姐妹般地主宰灵魂，却属于美和死。

“你看见了这死之美：瞅着它，为的是贪求它。在她那动人的圣洁面前，你心里竟丝毫没有肃然起敬的感觉。单单看还不能满足你，你必须占有，使用，亵渎……你选得可不错啊！你是个爱吃山珍海味的食客，一个卑俗的食客，一个口刁的村夫。

“请你注意，我丝毫没有中伤你的意思。我所说的并不是什么责难，而是个典型的例子，一个适用于你这种文学上毫无价值的庸俗人物的简单心理公式。我要说出来，是因为有什么在逼迫着我向你说明一下你的所作所为，因为我在世上责无旁贷的职务是照实反映事物，让它们倾吐，使不为人知的事物公诸于世。世上充满我所谓‘无知的类型’，而我忍受不了这一切无知的类型！忍受不了这一切糊涂、无意识和无知的生活和行为，受不了我周围的那种天真得令人激怒的世界！一种痛苦的不可抗拒的力量，迫使我就我力所能及，对我四周的一切加以说明，申述，使它被知觉，不管这样做起促进作用，还是起阻碍作用，带来慰藉和镇静，还是增添痛苦。

“你呀，先生，正像我说过的那样，是个爱吃山珍海味的卑俗的食客，一个口刁的村夫。实际上你体质粗鄙，还处在最低下的进化阶段。财富和安定的生活方式，使你的神经系统骤然达到一种史无前例的野蛮堕落，引起享受欲望的一种淫猥的贪精求美。很可能，当你打定主意要把迦伯列勒·埃克霍夫占为己有时，你的喉头肌肉曾抽缩起来，发出啧啧的声响，就像是面对着什么可口的鲜羹或者稀有的美食一般……

“你确实把她迷梦中的心灵引上歧途，带她离开野草蔓生的花园，走进生活和丑恶里去，给予她你那庸俗的姓名，使她成为妻子，家庭主妇，成为母亲。你使那疲惫、羞怯、在崇高的不切实际中盛开的死之美，屈从、侍奉那卑贱的日常事物，那愚痴、执拗和可耻的偶像，也就是所谓的‘本性’。而你这伧夫俗子的良心，却丝毫也没有意识到这举动多么卑鄙。

“再重复一遍：发生了什么呢？她这位眼睛像胆怯的幻梦一样的

人，为你生了一个孩子；把自己血液和活力中所拥有的一切，给予这个小生物，这个乃父的低级生命的续篇，然后死去。她在死去，先生！我所关心的是指望她不在庸俗中死亡，终于从卑鄙的深渊中脱身，在美的死吻下骄傲、幸福地逝去。而你所关心的，恐怕是怎样利用这闲工夫，在一些隐秘的走廊里，跟婢女们消磨时间。

“你的孩子，迦伯列勒·埃克霍夫的儿子，却在茁长、生活、凯旋。他大概会继承父亲的事业，成为一个经营商业、缴纳捐税、喝饱啖足的公民；也许会成为一个军人或者官吏，一个不学无术、精明能干的国家支柱；但不管怎样，他将是一个与艺术绝缘、功能正常的人物，不体贴别人，自以为是，强壮和愚蠢。

“允许我向你坦白，先生，我憎恨你，憎恨你和你的孩子，就像我憎恨你所体现的生活，那种庸俗、可笑，然而毕竟是占上风的生活，它是‘美’的永恒对立面和死敌。我不好说我轻视你。我不能这样说。我是坦率的。你是强者。在同你的斗争中，我能拿出来应战的，只是弱者的珍贵武器和复仇工具：精神与文字。今天我使用了它。这封信不是别的一这点我也要坦率承认，先生——而是一种报复。哪怕信里只有一个字还称得上尖刻、利落、华美，足以使你感到惊愕，使你觉察到有一种陌生的力量存在，使你那健壮体魄带来的镇静和冷漠受到震撼，那我就会喜悦欢腾！

德特雷夫·史平奈尔”

史平奈尔先生把信装进信封，贴上邮票，用纤巧的字体写上姓名地址，交给邮局。

科勒特扬先生敲打史平奈尔先生的房门；他手里拿着一张写满工整字迹的大信纸，那副模样看来像是要使用强硬的手段。邮局已经履行了职责，这封信走了它应该走的道路，完成它那奇特的旅程，从“爱茵弗里德”又回到“爱茵弗里德，正确无地到达收信人手中，时间是下午四点钟。

科勒特扬先生走进来时，史平奈尔先生正坐在沙发上，看自己那部封面画得离奇古怪的小说。他站起来看了看客人，眼光里含着诧异和疑问的神情，他的脸孔却明显地涨红了。

“你好，”科勒特扬先生说。“请原谅我打扰你工作。不过请问，这

是你写的吗？”他说着，用左手举起布满工整字迹的大信纸，用右手背把它敲得噼啪直响。然后，右手插进舒适宽大的裤子口袋里，头歪向一边，像有些人习惯的那样，张开嘴巴听回音。

史平奈尔先生怪模怪样地微笑起来：微笑中含有一点殷勤，还带着一点不自在和近乎道歉的神情。他伸手摸了摸头，好像在思索，然后说：

“啊，不错……是这样……我冒昧……”

原来他今天对自己的性子让了步，一直睡到晌午。结果内心负疚，脑筋昏沉，神经有些紧张，斗志不昂。再加上空气中已开始有春天的气息，使他迷糊，引起一股忧伤的情绪。这一切都必须提到，才能说明他干吗在下面的一幕中，表现得那么可笑。

“唔！啊哈！很好！”科勒特扬先生说，下巴抵住胸膛，竖起眉毛，伸出两臂，还做出一系列类似的准备动作，表示他在提出例行的问题后，打算毫不留情地转到本题上来。由于他很欣赏自己的神态，因而这些准备动作未免做得有点过火；接下来所发生的，似乎跟这装腔作势的吓唬人的开场并不完全相称。史平奈尔先生的脸却已变得相当苍白了。

“非常好！”科勒特扬先生重复道。“那么让我亲口答复你吧，亲爱的，还请你注意，我认为你给一个随时都能找他谈的人，写长达数页的信，是愚蠢的……”

“好吧……愚蠢……”史平奈尔先生微笑说，含着道歉和简直谦卑的神情……

“愚蠢！”科勒特扬先生重复说了一遍，用劲晃了晃脑袋，表示对自己的论点有充分信心。“这种臭文章，本来丝毫不值得为它费口舌，坦白地说，拿它包面包我都会嫌太脏，要不是它向我解释了一些我过去还不明白的事，一些变化……不过，这跟你不相干，也不是我所要跟你谈的。我是个忙人，我有比你那些不可告人的形影更有意义的事情需要考虑……”

“我写的是‘不可磨灭的形影’。”史平奈尔先生说，挺直了胸膛。这是他在这一幕中，唯一显出一点尊严的一次。

“不可磨灭……不可告人……！”科勒特扬先生回答，看了看信稿。“你这手字写得真糟糕，亲爱的；我的写字间里才不会雇佣你

哩。乍一看，倒还整齐，但再细瞧一下，那就东倒西歪，漏洞百出了。不过这是你自己的事，跟我不相干。我来是为了要告诉你，你首先是个混蛋——嗯，这点你恐怕早已知道了。此外，你还是个十足的懦夫，这大概也用不着我向你多加证明。我内人有次写信告诉我，你碰到女人，就不敢正面瞅她们，而是斜着眼瞟一下，为的是要保藏什么美感，因为你害怕真实。可惜她后来信中不再提起你了，否则我还会知道更多关于你的丑事。你就是这样的人。‘美’是你的口头禅，而实际上你只不过是胆小、伪善和嫉妒而已，也正是因为这样，你才不要脸地提起什么‘隐秘的走廊’，想借这话暗伤我，但结果只使我感到好笑。感到好笑！你现在明白真相了吧？我是不是对你……对你的‘所作所为’已经‘说明了一下，吗？你这可怜虫？尽管这并不是我‘不可逃避的职务’，嗬，嗬！……”

“我写的是‘责无旁贷的职务’。”史平奈尔先生说，但立刻又放弃了反抗的企图。他站在那儿不知所措，挨骂受训，就像一个大个子灰头发的可怜学童似的。

“责无旁贷……不可逃避……你是个卑鄙的懦夫，我告诉你。你每天吃饭时碰见我，你笑着向我问好，笑着递给我碗碟，笑着祝我健餐。忽然有一天，竟写来这么一封臭东西，满纸荒唐的诽谤，惹我麻烦。哈，不错，咬文嚼字你倒有勇气！倘若仅仅是这么一封荒谬的信那也罢了；但是，你在搞阴谋，在我背后中伤我，我现在可都明白了……不过你甭自以为这对你会有什么用处！要是你妄想给我妻子灌输些怪思想，那你是白费心思，尊贵的先生，她太理智了，不会接受的。要么你竟然以为，我们这次来到时，她没有像过去那样接待我和孩子，那你更是异想天开！她没吻小孩，那是由于谨慎的缘故。因为新近有这么个假定，说她毛病可能不在气管，而在肺部。在这种情况下，就得小心点……不过毛病是否在肺里，以及你所谓的‘她死去’，都还有待于证明，先生！你简直是头驴！”

说到这里，科勒特扬先生换了换气。他现在非常愤怒，右手的食指不住向空中指划，左手把信纸揉得不成样子。他的脸，夹在英国式的颊须当中，涨得绯红，暴起的青筋像凶狠的闪电似的交叉在那满布云翳的额头上。

“你憎恨我，”他继续说，“如果我不是强者，你还会瞧不起我，

……是的，我是强者，他妈的，我是个好汉，你是胆小鬼。要是法律不禁止的话，我会把你和你的‘精神与文字’一齐剁成肉酱，你这阴险的白痴。但这并不是说，亲爱的，我就要容忍你的辱骂，不加追究。等我回了家，就把这封写着我‘庸俗姓名’的东西，交给我的律师，然后我们瞧你会不会吃苦头。我的名字是呱呱叫的，先生，我的信誉是靠自己的努力挣来的。凭你的名字，谁肯借你一个铜板？这问题请你自己深思一下，你这个不知从哪儿跑来的流浪汉！你应该受法律的制裁！你危害公共安全！你把人弄成神经病！……但你别自以为你这次也能得逞，你这恶毒的家伙！我才不会让你这样的人击败我。我是个好汉……”

科勒特扬先生这时确已万分激动，他大声嘶叫，一再声称自己是个好汉。

“‘她们在唱歌。’嗯。她们根本没有唱歌！她们在打毛线。至于她们所谈的呢，据我所知，是谈一种马铃薯煎饼的做法。如果我把关于那‘堕落’和‘离婚’的事告诉我岳父，他同样会依法对你起诉，这是可以肯定的！……‘你看见这幅图画吗，你看见了吗？’当然看见啦。但我不懂，为什么我就该屏住呼吸和逃走。我从来不斜着眼睛瞟娘儿们，我好好看一阵，如果中我意，而她们也肯要我，那我就带去。我是个好汉……”

有人敲门。——房门上接连急促地敲了八九下，这阵又短又急的恐怖的咚咚声，使科勒特扬先生收住了口。接着有个惊惶失措的声音，慌张得上气不接下气，异常急迫地说：

“科勒特扬先生，科勒特扬先生，唉呀，科勒特扬先生在这儿吗？”

“不准进来，”科勒特扬先生暴躁地喊……“什么事？我在这儿有话要谈！”

“科勒特扬先生，”那颤抖的声音断断续续地说，“你非来不可……医生们都在那儿……啊，多悲惨呀……”

他一步就跨到门口，用劲打开房门。史巴兹夫人站在外面，手帕蒙在嘴上，又大又长的眼泪，成对地往手帕里滚。

“科勒特扬先生，”她一个劲儿地说，“多悲惨呀……她吐了那么多血，多得真可怕……她安静地坐在床上，轻轻哼着什么调子，突然血

涌了出来，天哪，多得不得了……”

“她死了吗？”科勒特扬先生嘶喊起来，抓住参议员太太的胳膊，把她在门槛上推来推去。“没有断气吧，对不对？还没有断气，还能见到我……她又吐了一点血？从肺里吐出来，对不对？我承认，也许是从肺里出来的……迦伯列勒！”他突然叫道，眼眶里噙满泪水，可以看出好像有一股温柔、善良、诚恳而富于人性的感情从他身上爆发出来。“是的，我来啦！”他说，迈开步子，拖着参议员夫人，跨出门槛，顺着走廊奔去。从走廊的另一头，传来他那很快远去的声音：“没有断气，是不是？……从肺里出来，是吧？……”

史平奈尔先生还站在原处，注视着敞开的房门，在科勒特扬先生这场突然中断的访问期间，他就站在那儿。过了好久，他终于向前移动了几步，向远处谛听。但到处都寂静无声，于是他关上门，回到屋里。

他照了照镜子，走到写字台旁，从抽屉里拿出一个小酒瓶和酒杯，啜了一点白兰地——为此任何人都不该责备他的。然后直挺挺地躺在沙发上，闭住眼睛。

上半扇窗子开着。窗外，“爱茵弗里德”的花园里，鸟儿在鸣唱，而在它们婉转活泼的细小声音里，整个春天都微妙、充分地流露出来。史平奈尔先生低声自言自语说：“不可逃避的职务……”然后摇了摇头，透过牙齿缝深深吸了口气，好像神经一阵阵剧烈作痛似的。

安静下来集中思想是不可能的。谁受得了这样粗暴的待遇！经过一番内心的斗争——要分析它，那就未免扯得太远了——史平奈尔先生终于决定起来活动一下，到外面去散散步。他拿起帽子，离开房间。

他到了室外，就有一股温暖新鲜的空气在周围荡漾。他回过头，眼光顺着楼房慢慢溜上去，一直接触到一扇挂着帘幕的窗子为止。在这扇窗子上，他的视线严肃、专注、阴沉地胶着了片刻。然后，他两手搁在背后，沿着石子路走去，沉思地迈着步子。

花坛上还盖着草席，树枝和灌木依旧是光秃秃的，但雪已经消失了，小径上只有几处还留下潮湿的痕迹。宽阔的园子，连同它的假山洞、林阴小径和亭榭，都沉浸在午后绚丽的光亮中，深沉的阴影与充

裕的金色阳光交织在一起，明亮的天空映衬着墨黑的树枝，枝节柔嫩、分明。

这正是太阳显出轮廓的时辰，由一团模糊的光源，变成一轮明显的下沉的圆盘；它的光芒也比以前浓厚和温和多了，不再那么刺眼。史平奈尔先生却看不见太阳；他这样走路，正好使太阳光遮住他的身体。他低着头走，轻轻哼着什么调子，短短的一节音乐，一段怯弱、哀诉地升扬的旋律，就是那渴慕的主题……蓦地，他怔了一下，短促而痉挛地呼了一口气，像生根似的站住。他紧皱起眉毛，张大了眼睛，露出恐怖厌恶的神情，发呆地盯着前面看……

小径转了个弯，正好通向下沉的太阳。一轮庞大的红日，围着镀金边的狭长明亮的云带，斜挂在天空中，看起来好像把树梢点燃了，并向花园里倾泻它那橘红的光辉。就在这灿烂的仙境里，头上的夕阳宛若祥光缭绕，有个穿得红红绿绿、浑身珠光宝气的丰满女人，伫立在路上。她右手撑着肥圆的髋部，左手轻轻推动一辆式样别致的童车。而在这辆童车上，坐着那个孩子，安东·科勒特扬少爷，迦伯列勒·埃克霍夫的胖儿子！

他坐在枕褥中间，穿一件白色绒短衣，戴一顶白色大帽子，两颊丰腴，漂亮，健壮。他的眼光愉快而准确地跟史平奈尔先生的视线相遇了。小说家正打算振作起来；他是个男子汉，应该有勇气从这浸沉在阳光中的尤物旁走过去，继续他的散步。但就在这时，发生了一桩恐怖的事，安东·科勒特扬竟嬉笑和欢呼起来；他不知怎么突然感到兴奋，尖声嘶喊个不停，令人听起来毛骨悚然。

天晓得是什么逗得他这样，要么是眼前那黑色的身影勾出这番放纵的欢乐，要么是他那健旺的本能发作起来，他一只手里拿着个骨制的咬圈，另一只手握着个铁皮的响筒。他欢呼着，把这两件东西在阳光中高高举起，摇晃，碰撞，好像要嘲弄地把什么人吓走似的。他眼睛喜得眯成一条缝，嘴巴张得那么大，以致整个玫瑰色的上腭都显露出来。他一面欢呼，一面还拚命摇晃脑袋。

于是史平奈尔先生来了个一百八十度急转弯，拔脚就走。他在小科勒特扬欢呼声的追随下，拘谨、斯文地挥动着直挺挺的两臂，踏着石子路，很勉强地故意放慢步子，仿佛要掩饰自己内心里正在逃跑似的。

（刘德中　译）

[1] “特里斯坦与伊索尔德”是中古时期传说，后为德国音乐家改编成歌剧。根据歌剧，科恩瓦尔国王派侄子特里斯坦，赴爱尔兰接国王未婚妻伊索尔德。两人在归途中逐渐相爱，但归国后，伊索尔德仍被迫嫁给国王。某夜，特里斯坦偷偷入宫，与伊索尔德相会。两人第一次有机会独自在一起，便相互倾诉爱慕之情。不料为奸人告发，特里斯坦受害，伊索尔德知悉后，也毅然自尽。

[2] 缪勒（Müller），原意是磨坊主。

[3] 英语：当心。

[4] 英语：亲爱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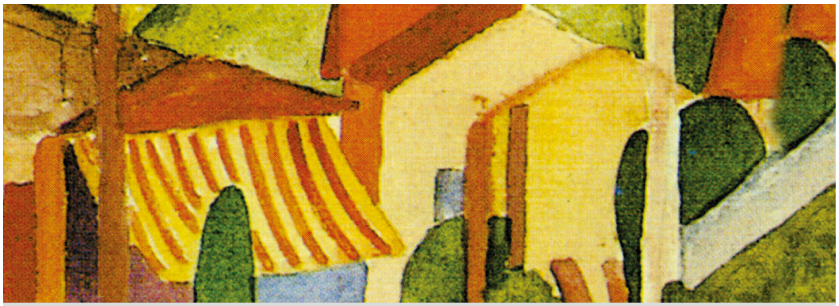
[5] 史平奈尔（Spinell），原意是尖晶石。

[6] 惠斯脱（whist），一种纸牌戏。

[7] 斯匹次卑尔根群岛是北冰洋的群岛，

[8] 这儿指的是瓦格纳歌剧《特里斯坦与伊索尔德》的序曲。

[9] 勃郎加娜，瓦格纳歌剧《特里斯坦与伊索尔德》中的人物。



玻璃球游戏

DAS GLASPERLENSPIEL

[德] 赫尔曼·黑塞 著　　张佩芬 著

上海译文出版社

Hermann Hesse

黑　塞　文　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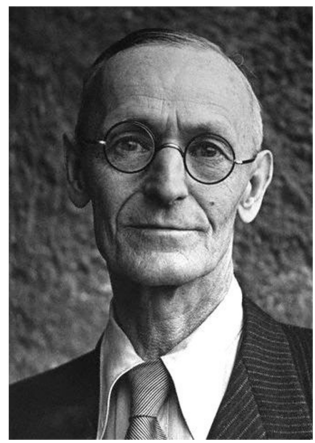
Hermann Hesse

1946

赫尔曼·黑塞

Hermann Hesse

1877～1962



瑞士作家，原籍德国。
主要作品有长篇小说《克努尔普》、《德米尔》、《席特哈尔塔》、《荒原狼》、《玻璃球游戏》等。

上海译文出版作品

《在轮下》
《悉达多》
《玻璃球游戏》
《纳尔齐斯和歌尔德蒙》
《荒原狼》
《婚约》
《堤契诺之歌》
《诗话人生》

The Nobel Prize in Literature 1946 was awarded to Hermann Hesse "for his inspired writings which, while growing in boldness and penetration, exemplify the classical humanitarian ideals and high qualities of style".

获奖理由：“他那些灵思盎然的作品——它们一方面具有高度的创意和深刻的洞见，一方面象征古典的人道理想与高尚的风格。”

译本序

黑塞的晚年作品《玻璃球游戏》是他最后一部长篇小说。作品虽然以长篇小说的形式出现，却不是普通字面意义上的长篇小说，它用一系列象征和譬喻编织起一种哲学上的乌托邦设想，虚构了一个发生在二十世纪后未来世界的寓言。然而，作者的意图并非故弄玄虚，诚如德国女作家露易莎·林塞尔所说："黑塞在希特勒时期之转向乌托邦，恰恰不是一种逃避态度，而是用语言作武器让人们得以自由地呼吸在超越时间的空间之中，得以成为自觉抵制恶魔的觉悟者。"（见《试论〈东方之旅〉的意义》）黑塞本人对此也有一些纯朴而谦逊的自白，援引两段如下："这位滑稽可笑的人想做些有益的、无损人类的、值得期望的好事，……一位诗人生活在一个明天可能即将遭受摧毁的世界上，他却如此细心雕琢、组合、推敲自己那些小小词汇，因为他的作为与那些今天盛开在全世界一切草地上的白头翁、樱草花以及其他绚丽花朵的情况完全相同。它们生长在世界上，也许明天即将被毒气窒息，今天却依旧小心翼翼地孕育着自己的花瓣和花萼，不论是五瓣、四瓣或者是七瓣，不论是光边的或者是锯齿形的，永远认认真真地把自己打扮得尽可能美丽。"（见《致儿子马丁信》）"一是构筑抗拒毒化以卫护我得以生存的精神空间，二是表达悖逆野蛮势力的精神思想，尽我所能加强在德国本土进行反抗和固守阵地朋友们的力量。"（见《致罗多夫·潘维茨信》）

作者从一九三一年开始构思此书，到一九四三年全书问世，整整用了十二年。意味深长的是，《玻璃球游戏》的创作和希特勒的暴行几乎同步，最终黑塞赢得了胜利，第三帝国生存十二年后于一九四五年灭亡，《玻璃球游戏》则于一九四六年荣获诺贝尔文学奖。

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初期，黑塞曾在一系列文章，尤其是在论陀思妥耶夫斯基的文章里表达过自己最新的想法：要建立一种超越惯常好与坏概念之上的新道德意识，要对一切极端对立事物用统一眼光予以观察。事实上，早在第一次大战炮火正酣之时，黑塞目睹"爱国"概念竟是沙文主义的土壤，自己还因反战而被诬为叛国，就已撰文表白

这一重要思想："我很愿意是爱国者，但首先是'人'，倘若两者不能兼得，那么我永远选择'人'。"二十世纪三十年代后，随着希特勒倒行逆施的变本加厉，黑塞的想法也逐渐成熟，最终凝结成象征性的《玻璃球游戏》一书。作者借主人公克乃西特之口说："流尽鲜血后，人们渴望理性，卡斯塔里应运而生"，而以综合世界上一切知识为宗旨的玻璃球游戏便是这个卡斯塔里精神王国的至高无上成果。

在《玻璃球游戏》问世前，黑塞于一九二七年出版了人们称为"精神自传"的《东方之旅》，这位试图从东方取经的西方人经过漫长年代沉思后认识到现代社会的病根在人性，而不在物质文明，因而书中东方旅行者们的信条是一种超越因袭观念的世界性或曰宇宙性思想："我们的目标并不局限于一个国家，也没有任何地理限制，而是寻求灵魂的故乡和青春，它们无处不在，却又处处皆无，它们是一切时代的统一体。"《东方之旅》的主人公为探索人生真谛而加入了一个以"从东方寻求真理"为宗旨的秘密盟会，并在参与盟会组织的多次"探索真理的旅行"后，领悟到生命的意义是"他必兴旺，我必衰颓"。《玻璃球游戏》的扉页献词不同寻常："献给东方旅行者"。《东方之旅》和《玻璃球游戏》两部著作间的亲缘关系不言而喻。

一九三二年，黑塞写了书前格言草稿；一九三三年写了引言草稿；一九三四年发表了后来成为附录的《呼风唤雨大师》；一九三五年发表了后来成为小说主人公学生时代创作的大部分诗歌；一九三六年发表了后来成为第二篇附录的《忏悔长老》；一九三七年发表了后来成为第三篇附录的《印度式传记》；一九三八年始写玻璃球游戏大师传，该年写完《感召》、《华尔采尔》；一九三九年完成《研究年代》、《两个宗教团体》；一九四○年写完《使命》、《玻璃球游戏大师》；一九四一年写了书中最重要的诗歌《阶段》，并完成其余章节；一九四二年写完结束章《传奇》。一九四三年，瑞士出版了两卷本《玻璃球游戏》第一版。一九四五年，黑塞著作出版人彼得·苏尔卡普侥幸从纳粹集中营生还，获得盟军颁发的战后德国第一张出版许可证后，立即着手《玻璃球游戏》的出版事宜，一九四六年，《玻璃球游戏》终于在德国问世。

关于《玻璃球游戏》的成书过程，我们还想交代一个情况。黑塞原本打算写一系列不同国家不同历史时期的克乃西特传，却未能如

愿，第四篇人物传记半途而废，小说里是这么描写的，事实也同样如此。情况正合荣格的一句名言："不是歌德创造了浮士德，而是浮士德创造了歌德，"世界上并无人能够摆脱自己历史的局限。黑塞为塑造一个完美无瑕的理想英雄，只能编织乌托邦，在虚拟的未来世界里施展自己擅长的浪漫手段，于是子虚乌有的玻璃球游戏大师脱颖而出，而原本与之并列的英雄人物们统统退居一边，成了附录。

《玻璃球游戏》不是一部容易阅读的书，却与黑塞其他较易理解的作品一样，不仅在德国，而且在世界范围长期受到欢迎，译者就读过不同时代的各种评论文字至少百篇以上。一九七七年时，为纪念黑塞百年诞辰，在作家出生地德国南部小城卡尔夫举办了黑塞国际研讨会，与之同时，德国学者马丁·法弗尔主编出版了一本《赫尔曼·黑塞的世界性影响》，孰料一发不可收，研讨会成为定期性的活动，迄至一九九七年已举办八届之多，《黑塞的世界性影响》也不得不于一九七九年出版第二卷，一九九一年又出版了第三卷，遗憾的是，法弗尔于一九九四年逝世，否则当有更多续编问世。译者曾读过这三本《影响》和二、七两届国际研讨会的文集，体会到黑塞长盛不衰的原因是作家的强大精神力度。黑塞作品的力量来自作者综合融汇东西方不同文化的创造性才能，也来自他永不停顿仰望高处以成为"人"的渴望和信念。这里就各类文字中涉及《玻璃球游戏》特殊价值的内容稍作介绍，例子虽少，但也可"管中窥豹，时见一斑"。

托马斯·曼在为一本英文版黑塞集撰写的序言中说："我羡慕他高出一切德国政治的哲学上的超越感，"因为"他的精神故乡又特殊地归属于东方智慧的庙堂"；二十世纪六十年代末，美国曾掀起黑塞浪潮，除了反对越南战争等政治原因，还与美国作家亨利·密勒的推崇和宣传密不可分，经过密勒渲染的"欧洲佛"导致成千上万美国青年追随"圣黑塞"，恰如罗伯特·容克为弗克尔·米夏尔斯主编的黑塞文集《良心的政治》所写序言中形容的："很少有哪一个个人能够挣脱自己等级的局限，美国的反文化群发现了黑塞，并开展了一场视他为先驱者的运动，这场运动对经历过上千年转折的人类按照另一种目标进行了深思，而且推荐人们去试验一种全新的生活方式。这就是一种远远超出日常政治的、幻想的、未来的政治"。加拿大学者乔治·华莱士·费尔

德在介绍加拿大的黑塞接受情况时，高度评价第一个发掘出黑塞著作里大量中国思想的华裔学者夏瑞春所做的开拓性工作：“这一重要成绩使黑塞作品具有全新前景，使它远远超出了德国浪漫派的轨迹，提高了它的音调以及地方性局限。”德国批评家、出版家西格弗利德·翁塞尔特则撰文说：“正是由于黑塞的作品不提供解答，不开列药方，正是由于描写了发展历程，才使他的作品至今仍然具有现实意义。因为他的主人公们总是时刻准备着启程去往新的生活领域，去进行新的探索，向着永恒全新的目标。因为就连我们现在的社会也处于一种启程状态，也还在探寻着新的目标，”“希望这种‘生活的召唤’（《玻璃球游戏》中语）对您也始终永无穷尽。”

黑塞一生热爱东方文化，尤其偏爱中国古代思想，从一九一一年开始直至逝世，五十多年未曾中断对中国的论述工作，正如他在一封致读者公开信中所言：“我努力探索一切信仰和一切人类虔诚善行的共同之处。究竟有什么东西是超越一切民族差别之上，有什么东西可以为所有种族和每一个个人所信仰和尊敬。”《玻璃球游戏》便是这一种探索的最重要著作，作家努力熔铸世界文化于一炉，以寻求不同文化融和途径，其中尤以涉及中国的内容为最多，全书从头至尾不断写到中国，引言里有“中国语言”、“中国古代圣贤”、《吕氏春秋》和中国古代音乐等，正文里则更进一步，竟然让自己化身为“中国长老”，向主人公传授中文、中国书法和《易经》等，最后，甚至把玻璃球游戏的高峰定位于“中国屋落成庆典”。然而，托马斯·曼却提问道：“难道还会看不见他的出版人和编辑者[1]工作中所表现的世界博爱精神多少带着特殊的德国味道么？”另一个德国学者基尔希霍夫则干脆说：“他已经变成了一个中国人[2]，却没有中止成为西方人，嗯，甚至是一个许瓦本人。”

是的，仅仅统计和罗列书中比较明显的中国事物，也许还不算太难，译者也曾就此写过若干文章，但是要想完整概括作者融会贯通不同文化后的再创造，却是难而又难的，即使只是剖析其中涉及中国的内容。本书译者囿于知识和能力，虽多次努力尝试，迄未成功，因而这里仅能就个人认识略谈一二。一是书的开头（书名、献词、格言）和全书结尾（克乃西特之死）所呈现的宗教性热烈精神追求；二是黑塞用自己独创的“双极性”视角描述主人公一生历程所展示的“会通和

合”观点。

书前献词、格言与书尾死亡图景密切呼应，“死亡”是献词精神的实践：“他必兴旺，我必衰颓”。主人公最终抵达归宿：“灵魂的故乡和青春”，如格言中所述“向着存在和新生的可能性走近一步”。黑塞用“死亡”表达的宗教性精神追求，引起过无数误解，作者曾为此向一位朋友作过专门答复：“一个柏拉图式的梦，它不是一种永恒有效的理想目标，而只是一种使自己和已知世界相对的可能性。”（见《致罗勃特·法西信》）这段话立即让我联想起另一段类似的话，那是马丁·布伯尔在《论道家学说》里的论点：“这种永恒的道是对一切表象存在的否定，它也被称作为无。生非始，死非终，时空中的此在无限无终。生与死不过是‘无见其形是谓天门’[3]的出入口，‘无门者，无有也，圣人藏乎是’[4]。”原来，外国古人柏拉图和中国古人庄子早在几千年前便已有几近相同的精神追求，而黑塞所为则像他谈到自己与浪漫派先辈施雷格尔和诺瓦利斯的关系一样：“我的目标不是改善世界或提高思想，而是继续发扬他们所寻求的东西。”

小说主人公童年时就受到西方古典音乐和谐完美境界的触动而感悟，从此走上一条寻求自身完善的道路，翘首仰望过中国的和世界的无数思想先驱者，历经他对西方和东方无数文化范畴的内心体验后，一次又一次在相对集中发现共同的中心思想，于是一次又一次获得“唤醒”，走上新的阶段，最后为了一个新人的成长，无畏地迎向死亡。小说结局是开放的，老师和学生的对立统一关系表达了黑塞的一种对立面互相依赖的思想。

黑塞式的“双极性”观点是《玻璃球游戏》的重要基本要素，贯穿于主人公的一生。我们中国人一眼便看出黑塞的观点：“一个正确的、真正的真理必然容许被颠倒。凡是真实的事物，其反面也必然是真实的。因为每一条真理都是站在某一特定极点上对世界所作的短暂观察，而凡是极点无不存在相对极”，源自中国道家自然哲学和《易经》太极图像。事实也并不尽然，一位前苏联学者卡拉勒斯维里就认为：“由对立面的相互转化所组成的生活发展链条，是永无尽头的，这就是黑塞的信条，它反映了黑格尔的一个基本观念，”而黑格尔也是小说主人公景仰的先驱者之一。倘若说，十九世纪黑格尔的辩证哲学也许多少得益于他所读过的中国古代思想著作，那么主人公从青年

时代就非常崇敬的另一位德国古人，基督教早期僧侣约翰·阿尔布莱希特·本格尔（1687—1752）则肯定没有读过任何中国书籍，然而他提出的综合不同思想使之相辅相成的见解，与中国传统文化的和合之道，似乎也有异曲同工之处。黑塞借主人公之口说："本格尔所力图达到的并不仅仅是各种学科和领域的并列研究，而是寻求一种有机的相互关系，他已启程探找一种共同的公分母。而这正是玻璃球游戏最基本的观点之一。"写到这里，不禁想起歌德的一句名言："凡是值得思考的事情，没有不是被人思考过的；我们必须做的只是试图重新加以思考而已。"

《玻璃球游戏》是黑塞对西方、东方古人的梦作过再思考后的产物，他把各种貌似对立的文化打成一片，混成一团，创造出现代人的梦，赋予旧事物以新生命，让世界上形形色色的思想，尤其是古老的中国思想在当代西方文化里得到延续和新生，好似架起了一座沟通东西方的魔术桥梁。《玻璃球游戏》无疑是黑塞对德国文学，乃至世界文学作出的特殊贡献。

译者

---

[1] 《玻璃球游戏》最初的书名是《游戏大师传——赫尔曼·黑塞出版》。

[2] 指小说中具有揶揄自画像意味的"中国长老"。

[3] 均见《庄子·庚桑楚》。

[4] 均见《庄子·庚桑楚》。

引言

——试释玻璃球游戏及其历史

...non entia enim licet quodammodo levibusque hominibus facilius atque incuriosius verbis reddere quam entia, verumtamen pio diligentique rerum scriptori plane aliter res se habet: nihil tantum repugnat ne verbis illustretur, at nihil adeo necesse est ante hominum oculos proponere ut certas quasdam res, quas esse neque demonstrari neque probari potest, quae contra eo ipso, quod pii diligentesque viri illas quasi ut entia tractant, enti nascendique facultati paululum appropinquant.

ALBERTUS SECUNDUS

tract. de cristall. spirit.

ed. Clangor et Collof. lib. I. cap. 28

约瑟夫·克乃西特亲笔写下的译文：

……一般而言，对于浅薄者来说，对不存在的事物也许较之于具体事物容易叙述，因为他可以不负责任地付诸语言，然而，对于虔诚而严谨的历史学家来说，情况恰恰相反。但是，向人们叙述某些既无法证实其存在，又无法推测其未来的事物，尽管难如登天，但却更为必要。虔诚而严谨的人们在一定程度上把它们作为业已存在的事物予以探讨，这恰恰使他们向着存在的和有可能新诞生的事物走近了一步。

阿尔贝托斯·塞孔多斯[1]

我们的愿望是把我们能够收集得到的些微资料，也即关于约瑟夫·克乃西特[2]，或者如玻璃球游戏档案中所称的游戏大师约瑟夫三世的生平材料，写入本书之中。我们当然清楚，这种尝试多少违背了玻璃球游戏团体的治理原则与习惯，甚至是背道而驰。因为尽量消灭个人主义，尽可能将个体纳入专家学者所组成的团体之中，正是我们最重要的指导原则之一。由于这一原则在悠长的历史岁月里始终受到极彻底的遵守，以致今天想要寻找到曾在这一团体中起卓越领导作用的若

干人物的生平以及其精神思想资料，简直是难于登天，几乎是完全不可能的；甚至往往无法判明这些人物的本姓原名。隐姓埋名乃是这一团体遵奉的精神标志之一，并且几近百分之百地实现了自己的理想。

我们如此固执地试图确证游戏大师约瑟夫三世的若干事迹，并至少粗浅地勾画出他个人的整体轮廓，实非出于任何类型的个人崇拜或者存心反抗习俗；我们深信，我们完全是为了服务于真理与科学。古人说：人们越是深入而彻底地去探讨一个命题，结果却越是不可抗拒地陷于反命题的误区之中。我们不仅赞同而且尊重隐匿个人姓名的想法，这是我们这个团体以及我们精神生活赖以存在的基础。但是，我们略略浏览一下这个精神团体的早期历史，也即玻璃球游戏的发展过程，事实却无可辩驳地向我们表明，在发展的每一阶段里，每一次扩建中，每一种变化内，每一项进步抑或保守的重要环节上，莫不切切实实地留下了每届主持者的个人痕迹，尽管这件事并非他个人独创，但他无疑引导了这种变化，并起着促使其臻于完善的作用。

毫无疑问，我们今天对个人作用的认识与以往年代传记作家和历史学家的认识已大不相同。以往年代的作者们，尤其是偏爱写个人生平的作家，我们不得不说他们总只看见个人的特性并把这种特性视为其本质，如：他的固执，他反常的举止以及他独特的个性，是的，还常常干脆涉及他的病理问题。我们现代人则与此相反，甚至不写这些人的独特的个性，除非我们遇见了特殊人物，他们已抵达超越一切正常性与独特性的彼岸，他们竭力使完美的个性淡化，竭力完成自己超越个人的无瑕使命。我们只要认真观察，就会发现早在远古时代就已存在的这类理想，例如，古代中国人中的“圣贤”或者“智者”的形象；又如，苏格拉底伦理学说中的理想，就同我们今天的理想几乎没有差别，而许多巨大的精神组织，如罗马天主教会，在其鼎盛时期也曾具有类似基本原则，事实上，许多出自该教派的伟大人物，如圣洁的托马斯·阿奎那[3]，在我们眼中也就像古代的希腊雕塑一样，更多的是典型代表性，而不是个人角色。

尽管如此，早在二十世纪开始的精神生活改革——我们全是它的继承者——之前，这类真正的古老理想显然已消失殆尽了。当我们翻阅以往年代的传记著作时，我们是何等惊讶，不过我们可以看到，作者详尽繁琐地叙述了主人公有多少兄弟姐妹，或者在其童年与青春期

期间，在争取爱情与地位的奋斗中，留下了什么样的心理创伤和疤痕。我们现代人并无兴趣探究一位古代人物的病理现象以及他的家庭历史，也无意了解他的本能冲动、消化与睡眠情况。即便是他的文化背景，曾对他一生起影响的教育学科，他心爱的书籍以及其他情况等，我们都不觉得特别重要。我们只尊重这样一种英雄人物，并对他产生特殊兴趣，这个人的天性与他后来所受的教育让他几乎完全溶于自己的团体职能之中，同时却也没有让自己丧失纯属个人的清新活泼的强大冲力，它使每一个个人散发香气并具有价值。因而每逢个人与团体发生矛盾，我们便正好可以将此作为考察其个性是否杰出的试金石。我们毫不赞同那类受欲望和贪心驱使而破坏秩序的叛徒，我们只怀念那些献身者，他们才是真正悲剧性的人物。

我们发现了英雄，发现了真正堪称人类楷模的人物，并对他的姓名、为人、容貌以及举止体态产生了兴趣，这是自然而然的事。因为我们也由此认识到这个毫无冲突的完善团体并非一架用许多一文不值的无生命力的零件拼凑成的机器，而是一个活生生的血肉之躯，虽然由各部分组装而成，却各有特性和行动自由，各自参与了生命的奇迹。基于上述认识，我们着手收集玻璃球游戏大师约瑟夫·克乃西特的生平材料，尤其是他自己撰写的东西，我们也确实找到了一些值得阅读的手稿。

我们对克乃西特生平与为人所作的报道，肯定是这个团体的成员，尤其是玻璃球游戏的选手们早已熟知或大致清楚的事情，出于这一原因，本书对象不局限于团体范围，我们希望能够扩展到具有共鸣感的读者。

对于为数甚少的内部人士而言，既不需要引言，也不需要注释。但是为了让团体之外的读者也能了解本书主人公生平业绩，我们不得不承担起这项多少有点艰难的工作，在本书前面添写一篇简短易懂的序言，让那些不知就里的读者得以略知玻璃球游戏的历史及其意义。我们必须强调指出，这篇序言的对象是一般读者，因而既无意也无必要对团体内部涉及游戏历史与意义的诸种问题的争论进行任何澄清。若想就此课题作一客观报道，为时尚嫌太早。

大家不应当期望从我们这里读到有关玻璃球游戏的完整历史和理论，即便是才能与地位均高于我们的作家们，今天也办不到。这项任

务只能留待下世纪的后人来解决，倘若一切原始资料以及精神思想方面的前提到时尚未湮没消失的话。大家更不应当把我们这本书视作一本玻璃球游戏教科书，绝对不会有人撰写这种书籍的。人们想要学会这一游戏的游戏规则并无捷径，只能够走通常的学习道路，总得持续几个年头，大概不会有任何行家里手能够把游戏规则简化到通俗程度。

游戏的规则（游戏的符号语言和文法）是一种高度发展的秘密语言，由许多种科学和艺术——尤其是数学和音乐（确切地说是音乐科学）——综合而成，因而不仅能够表达一切，还能够在近乎所有学科之间建立起从内容到结果互相联系的关系。总之，玻璃球游戏是一种以我们全部文化的内容与价值为对象的游戏，情况就像一位处于艺术鼎盛时期的画家在他的调色板上摆弄色彩一样。凡是人类在其创造性时期所生产的一切知识、高贵思想与艺术作品，直至继而产生的学术研究以及它们转化成的精神财富，都是游戏的内容，玻璃球游戏者以这种汇集了一切精神价值的巨大物质作游戏，好似一个风琴手演奏管风琴，而这是一架完美到了难以想象程度的管风琴，它的键盘和踏板探索着整个精神宇宙，它的音栓之多已无法计算，从理论上来分析，这架乐器在其演奏过程中可以再现整个宇宙的精神内涵。如今，它的键盘、踏板和音栓均已固定下来，再要改变它的数字与程序，或试图使其臻于绝对完善，恐怕唯有理论上才有可能了。因为玻璃球游戏的最高行政当局极其严格地管制着一切想要更新内容以丰富游戏语言的设想。另一方面，这个固定不变的结构内部，或者用我们容易想象的画面来解说，在这架巨大管风琴的复杂机械内部，给每一个游戏者都赋予了组合运用整个宇宙的可能性，于是要在一千次严格完成的游戏中找出哪怕仅仅两次不止表面类似的游戏，也几乎是完全不可能的。即便发生下列情况：两位游戏者凑巧选中同一狭小的主题作为自己游戏的内容，结果也仍然因两人的思想方法、个性、心情以及演奏技艺的区别而使两场游戏呈现截然不同的面貌与发展历程。

历史学家想要把玻璃球游戏的起源及其由来追溯到哪个历史时期，纯属他个人的取舍问题。正如任何伟大的思想并无开端可言一样，因为凡是思想均为永恒存在。我们发现，早在若干古老的世纪以前，思想便以期望与预感的形态出现了，例如，在毕达哥拉斯的著作

里，稍后，到了古希腊罗马文明的后期，又可在希腊的诺斯提派[4]圈子里发现它的踪迹，同样在古代中国文化中也不少见，接着又在阿拉伯摩尔文化[5]的几个高峰里看见了它的痕迹。它的足迹从史前时期不断往前延伸，走过了经院哲学与人文主义，来到了十七、十八世纪的数学家学会，直至浪漫主义哲学和诺瓦利斯的梦幻文字。每一项促使心灵趋向宇宙整体目标的运动，每一种柏拉图主义学会，每一个知识精英集会，每一次试图让实用与理想科学互相结合的活动，每一种调和科学与艺术或者宗教与科学的尝试，无不建立于这一永恒的思想基础之上，而我们看到的玻璃球游戏便是上述一切的具体体现。毫无疑问，大家都知道，像阿贝拉德[6]、莱布尼兹和黑格尔等哲学家都曾梦想把精神宇宙集中归纳为思想体系，把文化艺术的生动美丽与严谨精确科学的魔术般力量结合起来。而那个音乐和数学几乎同时达到了古典主义高峰的时代让我们体会到，在两种原则之间经常存在着相互交流和互相补充。我们还可以在两个世纪以前的那位尼古拉斯·冯·寇斯[7]的著作中读到同样的气氛，例如他说："心灵乃由潜在的可能性汇聚而成，以便凭借潜在性衡量一切事物，它并且是一种绝对的必然性，借以在统一和谐与单纯的状态中衡量一切事物，就像是上帝所作的一般，它还是联结的必然性，借以在有关事物的独特个性中衡量一切事物，最后，它还可以限制这种潜在可能性，借以在生存中衡量一切有关事物。更有甚者，心灵还可凭借比较形式进行象征性的衡量，就像可以通过数字和几何图形使它们与其他事物相等一样。"此外，似乎并非只有这番想法几近暗示我们的玻璃球游戏，或者符合这一思想游戏，或者发源于类似的幻想。我们可以在他的著作里找到不少，甚至可说是很多这类相似之处。就连他的爱好数学，他喜欢并擅长将欧几里得几何学的图形和原理以比喻方法应用于神学—哲学概念，也似乎与进行玻璃球游戏的心理状态十分接近。有时候他那种独特的拉丁文（他别出心裁地创造了许多新词汇，却不会有任何拉丁语学者误解它们的含义），也使我们联想到玻璃球游戏语言的任意可塑性。

阿尔贝托斯·塞孔多斯无疑属于玻璃球游戏有影响的始祖之一，这从本文前面的题词便已显示。而且我们揣测，虽然的确无法证实，玻璃球游戏的这种游戏思想也曾控制了十六、十七、十八世纪那些博学音乐家的心灵，因为他们的音乐创作便建立于数学玄思之上。我们从

这儿或那里的古代书籍中不时读到种种传闻轶事，叙述富于魔力的智慧游戏，一些学者、僧侣或者爱好思想的王公贵族发明了它们，并试着玩过，其中有的采取下棋形式，但是棋子和棋盘除了一般功用外，还包含秘密的意义。我们人人都熟知人类各种文明起源时期的许多传说、神话和寓言，那时音乐的力量远远超出其他一切艺术技巧，成为统辖灵魂和国家的力量，音乐是一个秘密的摄政王或者是人们及其国家都必须遵守的法典。从中国最远古的时代直至希腊神话时期，一种让音乐支配人们过幸福天堂生活的观念始终占有重要地位。玻璃球游戏也与这一音乐崇拜（歌声的神秘力量在永恒的变化中向尘世的我们召唤——诺瓦利斯）具有最内在的联系。

尽管我们也辨认出玻璃球游戏的思想是永恒的，认为它早在实现之前便已存在，然而它发展到我们现今熟知的形式，显然有着它明确的历史轨迹，这里试将其最主要的历史阶段简述如下：

这场以建立游戏团体和发明玻璃球游戏为主要成果的思想运动，开始于文学史家普里尼乌斯·切根豪斯[8]所研究并定名的“副刊文字时代”这一历史时期。这一称谓固然美妙，却有危险性，常常很容易诱导人们对那个过去年代生活状况的观察发生偏差，事实上被形容为“副刊文字”的时代并非毫无思想的时代，甚至从来不曾缺乏思想。然而，在切根豪斯看来，那个时代对精神思想考虑甚少，或者毋宁说它还不懂得如何恰当地在生活与国家结构之间安排精神思想的地位，并使其发挥作用。坦白地说，我们对那个时代所知甚少，尽管它几乎是孕育了以后一切文化的土壤，凡是今天的精神生活无不烙刻着它的标记。

切根豪斯认为，这是一个极其“市民气”的社会，是一个广泛屈服于个人主义的时代，当我们按照切根豪斯所描绘的若干特征去了解其气氛时，那么我们至少会确信，他笔下的诸多特征不是杜撰，也不是夸张或者歪曲的，因为它们是一位伟大学者研究了大量史料后的结论。我们找上他，因为他是迄至今日唯一认真研究了这种“副刊文字”社会的历史学家。与此同时，我们还得提醒大家切记，不要对已经远去的时代的错误和野蛮嗤之以鼻，那是十分轻率和极其愚蠢的。

中世纪以后，欧洲的精神生活似乎是走着两种不同发展倾向的道

路。一条是思想和信仰的自由，挣脱一切权威的羁束，也就是从自感成熟的理性主义立场反抗罗马教会统治的斗争。另一种倾向则是秘密而热烈地搜寻着如何正当合法地获得这种自由，如何建立一个崭新而又与理性相适应的权威。一般来说，我们可以断言，总是精神思想赢得了这场常常因目标不同而互相矛盾的斗争。

用无数牺牲去换取这种胜利是否值得？我们今日精神生活情况是否完善，还能够进一步发展么？过去的一切痛苦、痉挛和变态，从审判异教徒到实施火刑，迫使许多“天才”成为无谓的牺牲品，或发疯或自杀，难道不是无庸置疑的问题？历史就是历史，不论它是否正确，不论它也许不应当发生，也不论我们愿否承认它的“意义”，一切全都无可更改。不管怎样，人类为精神“自由”而进行的斗争终于发生了。一直发展到后来被称为“副刊文字”的年代，人们固然得到了前所未有的自由，却觉得难以忍受。因为每个人虽然完全摆脱了教会的监督，也部分摆脱了国家的管束，但是还始终未能建立起自己乐意遵守的真正准则——一种真正崭新的权威和合法性。切根豪斯向我们叙述了那个时代里无数精神堕落、腐败与自我侮辱的实例，其中若干例子着实令人咋舌。

我们必须承认，对于那个所谓“副刊文字”时代的精神产品，我们不能作出明确的解释。它们显然是每日报纸版面上最受欢迎的部分，拥有上百万读者，是那些受教育较少读者的主要精神食粮来源。它们所描述的或者毋宁说是“漫谈”的知识项目超过了千种。这类副刊文字作者中较聪明者常常嘲弄自己的作品，切根豪斯在接触了许多这类著作后至少承认，尽管它们确乎难以理解，却显示出作家们的自我揶揄倾向。很可能在这些粗制滥造的产品里确实包含有一定程度的讽刺和自我揶揄的内容，因而首先得找到理解它们的钥匙。这些琐碎文字的著作者一部分来自编辑部，一部分是“自由”作家，甚至常常被人称为“诗人”，其中也不乏学者，甚至是著名的大学教授。

这类文章最热衷写的题材是：关于著名男人和女人的奇闻逸事或者他们书信所反映的私生活，文章的题目五花八门，如：《尼采和1870年的妇女时尚》，《作曲家罗西尼[9]最爱吃的菜肴》，《小狗在红妓女生活中扮演的角色》等等。人们爱写的另一类内容侧重于历史，也正是当今富人们聊天时经常涉及的话题，譬如：《几世纪以来

的人造黄金梦》或者《论化学—物理试验对气候的影响》等诸如此类的问题，数量超过了百位数。倘若我们读过切根豪斯所开列的这类无聊文章的目录，会对人们竟以它们作为每日精神食粮而惊讶万分，更有甚者，居然有许多颇有声望的作者，也曾为这种无多大价值的庞大消费出力“服务”，说来奇怪，当年这同一名词还常被用于形容人类同机器之间的关系。

某些时期里特别流行访问名人谈论热门话题，切根豪斯还为此辟了一个专栏，记载了诸如此类的访问记，例如请化学家或钢琴家谈政治，请走红演员、舞蹈家、体操明星、飞行员，甚至诗人议论独身主义的利弊、经济危机的可能成因以及其他日常问题。所有文章的共同特点是：把一个热门话题与一个名人扯在一起，切根豪斯举了上百个例子，其中部分文章读后令人瞠目结舌。如前所述，很可能这些匆忙赶写出来的文章里也存在着讽刺性内容，也许甚至是一种恶魔般的、垂死挣扎似的讽刺，我们唯有在设身处地地着想之后才可能稍有体会。而当年大多数似乎颇爱读报的读者，却显然老老实实囫囵吞枣地全盘吞下了一切荒谬的东西。譬如一幅名画换了主人，一份宝贵的手稿被拍卖，一座古城堡惨遭回禄之灾，或者一位古老贵族家庭的成员卷进了一场丑闻等等事件，读者们不仅在数以万计的报道里读到了具体事实，而且还会在这一天或者下一天出版的其他文字材料里读到了一大堆从传奇、历史、心理和性欲等等角度撰写的时髦东西，任何细枝末节都不会被这股洪水般汹涌而来的急流所遗漏，而所有匆匆忙忙问世的急就章，不论在遣词造句上，还是在分类构思上全都烙刻着不负责任地大批量生产的印记。

此外，还有一种游戏也可算是与“副刊文字”同类的文化活动。在这类游戏中，读者成为发起人，充分运用每个人的知识材料，切根豪斯曾针对这一奇异现象写了一篇题为《纵横字谜游戏》的长文，报道十分详尽。当年有成千上万的人——大都是工作劳累而且生活艰辛的人，在工余空闲时俯身于这些字母拼成的条条块块上，按照既定的游戏规则填充着其中的缝隙。我们必须小心谨慎，不可只见其悖理或者古怪的方面，更不得持讥讽态度。因为每个人玩这类孩子气的猜谜和填字游戏既非出自天真稚气，更非由于游手好闲，而是因为他们处身在政治、经济和道德的震荡和混乱中感到恐惧，还因为他们参与了很

多次可怕的世界大战与民族战争。他们玩耍这类小小的文字游戏自然不只是无意识的玩耍，而完全符合一种深藏的内心需要，闭上眼睛不去正视那些难解的疑问和骇人的没落景象，以便尽力逃入一个清白无辜的假象世界。他们坚毅地学习驾驶汽车，玩耍最难的纸牌游戏以及沉湎于纵横字谜之中，——因为他们面对着死亡、恐怖、痛苦、饥饿，几乎是毫无保护的，他们已不再能够从宗教获得慰藉，从理智求取忠告。他们已读过太多的文章和听过太多的报告，他们没有把时间和精力花费在自我强大上，以致无力对抗外界的恐怖和畏死心理，他们只能够胆战心惊地挨日子，不相信有任何明天存在。

另外还有许多演说辞也是这种副刊文字的较为重要的变体，我们也必得在此略加叙述。那时，不论是专家学者还是从事文化行当的各式人等，都曾向依然强烈留恋业已丧失意义的往昔文化观念的中产阶级市民发表过大量演说辞，不仅有节庆祝贺意义的特殊场合上的讲话，而且还有相互间的热烈交往的讲话，演说数量之多几乎令人难以理解。当年一个中等城市的市民或者他的妻子每周至少可参加一场报告会，而在大城市里则几乎天天晚上都可聆听到形形色色主题的演讲，对艺术作品，对诗人、学者、研究人员，对环球旅行等等发表种种理论见解，而听众大都持纯粹被动态度，尽管演讲的内容与听众间总存在着这样那样的关联，却因他们缺乏一定程度的相关知识、心理准备和感受能力而不得不缄默无语。当然也有轻松有趣或者机智诙谐的演说，譬如讲述歌德如何身穿青色燕尾服走下驿站马车，如何勾引斯特拉斯堡或者魏茨拉尔的美貌少女，又或者大谈特谈阿拉伯文化，演说中不断冒出一串串聪明的时髦话，好似往骰子盘里一把把掷骰子，引得一个个听众兴高采烈，每当这个听众大致领会了某句俏皮话的时候。人们还聆听了许多介绍作家的报告，其实他们并未读过或者准备阅读这位作家的作品，他们只是听着，还看着银幕上放映的作家相片，就像他们阅读报刊上难读的副刊文字一样，吃力地穿越着由一个个他们全不理解其意义的互不相关的知识断片所组成的汪洋大海。总之，人们已面临怀疑文字的这一可怕的阶段，一种崇尚苦行主义的反运动开始酝酿成熟，最初还很秘密，只在极小的圈子里活动，很快就日益强大而公开活动了，并且成为一种培育新人和人类尊严的运动。

那时的精神生活其实在许多方面都是生气勃勃和庄严崇高的，至于同时存在的诸多不稳定与虚假现象，我们现代人将其解释为一种恐惧感的症状，因为人们在一个似乎很成功、很繁荣的时代将要结束的时候，忽然发现自己正面临绝望境地：物质极端匮乏，政治和军事危机四伏，日甚一日增长的自我怀疑，怀疑人的力量与尊严，是的，甚至怀疑自己的存在。然而，与那个时代表示衰亡的迹象并存的还有许多高水平的精神成就，其中令我们深深感谢的遗产便是音乐科学的诞生。

但是，人们虽然能够轻松容易地把以往任何历史片断纳入世界历史，编得又巧妙又动人，但要让他们安排自己在当代现实中的地位则几乎是不可能的，因而当年恰恰就在知识分子中间——目睹精神文化需求和成就迅速下降到了极其微弱的水平——产生了可怕的怀疑与绝望感。也即是他们刚刚发现（自从尼采哲学诞生以来就无处不在的发现），我们文化的青春期和创造性年华业已过去，迟暮已经来临。猛然间，人人都意识到了这点，许多人便以直率的观点分析了那个时代为何出现如此大量令人惊恐的征象：冷漠的机械主义生活，严重的道德堕落，国际间的缺乏互相信赖，艺术的虚假不真诚。情况就像那篇惊人的中国童话里所描写的，“下沉的音乐”已经奏过，好似一架管风琴的隆隆低音振荡回响了几十年后终于逐渐停息，然而它早已进入过学校、报刊和各类研究所散发出腐败气息，早已袭击过许多大体上还算严肃的艺术家和批评家，令他们忧郁或者疯狂，它在一切艺术领域泛滥成灾。对付这个业已入侵而且无法加以驱逐的敌人有种种不同的办法。有些人采取默认其存在并且恬静地忍受这个残酷的事实，这恐怕是最正确的态度。有些人试图否认其存在，却在这些文学理论家提供其文化衰落论点时显示出站不住脚的弱点。此外，凡是反对上述文学理论家观点的人，都会在广大市民中产生影响和获得响应，因为对广大市民而言，把他们昨天还牢固拥有并引以为豪的文化，说成是已经死去的东西，把他们曾如此珍惜的知识和艺术，说成是全然不真实和虚假的东西，那就像突然发生了通货膨胀和爆发了威胁其财产的暴力革命一样，简直太狂妄太难以容忍了。

另一种对付这种巨大的衰亡气氛的方法是玩世不恭的讥讽态度。他们以跳舞解愁，声称为未来担忧是老朽们的蠢事。他们撰写音调铿

锵的副刊文章，谈论迫在眉睫的艺术末日、科学末日、语言末日。他们在自己用报刊建立起来的副刊文字世界里，怀着某种类似自杀的狂热谈论人类精神的彻底堕落，观念的完全破产，并且摆出玩世不恭或者冷漠的姿态，似乎不仅是艺术、文化、道德以及诚实正直等等，就连整个欧洲乃至“全世界”都已趋于衰亡。因而，凡是健康的人们便多少染上了忧郁症，而原本有病的人则更恶化为悲观主义重症。想要推倒过时老朽，想要凭借政治和战争改建世界及其道德，唯有文化本身先具有真正自我审视能力和纳入新的宇宙次序的能力才行。

这一文化在数十年过渡时期间其实并未处于休眠状态，而恰恰在衰落过程中，在貌似被艺术家、学者和专栏作家带头抛弃的境况下，它却达到了具有敏锐警觉和自我批判能力的阶段，这纯属少数个别人的良知所起的作用。早在副刊文字的繁荣时期便普遍存在着决心继续忠于良知的个人与小团体，并且竭尽全力为未来而拯救优秀的传统、秩序、方法以及智慧的核心内容。当年的发展情况如何，根据我们今天的认识，从人们为防御颓势而作的自我批判、反省和自觉斗争的过程来看，大致可分成两大组。学者们的文化良知在音乐史的研究和教学工作中获得了庇护，因为这一学科当时正处在高峰，即使在副刊文字世界的中心也组成了两个后来非常著名的神学院，以栽培人才的方法细致认真而著称。好似上苍也非常乐意对这一小群勇敢者的奋斗施加恩泽一般，在那无比忧郁时期里竟然出现了一个幸运奇迹，虽然事出偶然，但确实具有神谕效果：巴赫的十一份手稿从他儿子弗利德曼的产业里又再度被人发现了。

为抵御蜕化而斗争的第二部分力量是东方旅行者的联盟，盟员们重视灵魂教育远过于知识教育，他们培植东方式的虔诚和敬畏心理——我们目前的精神教育形式和玻璃球游戏方法，尤其是静观冥想方法全都得自东方。东方旅游者们的另一份贡献便是运用新观点审视我们文化的性质及其延续的可能性，他们不完全运用学者们惯用的科学分析法，而是通过古老的东方密法，也就是让他们的本能与遥远的时代及其文化神秘地联结在一起。例如他们中间有些音乐家和歌手被称为能以纯粹古法表演几世纪以前乐曲的高手，并说他们可以精确地演奏和歌唱一首1600年或者1650年的乐曲，似乎他们全然不知道后来不断添加的种种时髦音乐、改良变化和后辈大师们的精湛技艺。这在

那样的时代——人们一味追求能够控制一切音乐演奏的动力学和比较级，一味探究指挥的“构思”和指挥方法而几乎完全忘却了音乐本身——确实是惊人之举。当东方旅行者联盟的一个交响乐团首次公开演出了享德尔诞生之前时期的一组舞曲时，他们以完全另一种时代与世界的单纯朴实精神不加任何增强或减弱的技艺进行演奏，据后来的报道说，一部分观众觉得难以理解，而另一部分观众却听懂了并且认为自己好像有生以来第一次欣赏音乐。东方旅行者联盟的某位成员还在位于勃兰姆加登和莫尔比奥[10]之间的联盟会议大厅里制造了一架巴赫式的管风琴，管风琴制作得十分完美，简直就像巴赫亲手所制，倘若他当年有机会有材料去做的话。这位管风琴制作者遵守当时流行的联盟原则隐藏了自己的真名实姓，而采用了十八世纪一位先辈的名字：西勃曼[11]。

我们的话题已逐渐接近了现代文化概念诞生的源头。这些文化概念中最重要之一就是新出现的学科：音乐史和音乐美学，然后就是突飞猛进的数学，东方旅行者们的智慧又替它们增添了若干光彩，而同音乐的新构思与新阐释之诞生密切相关的是人们对业已老化的文化所持的勇敢态度——既开明又屈从。种种具体事实无需在此多说，因为大家都已十分熟知。人们对文化的这种新态度，可以说是在文化发展历程中调整了从属关系，所产生的最重大后果便是大家逐渐放弃创造艺术著作，精神工作者们逐渐逃离熙熙攘攘的尘世。最后，重要的情况便是玻璃球游戏的兴起与繁荣。

早在1900年初，副刊文字还处在顶峰时期，音乐科学之日臻深化对玻璃球游戏的开创无疑具有巨大影响。我们作为音乐科学的继承人，相信自己对以往伟大创造性世纪的音乐，尤其是十七和十八世纪的音乐，不仅知道得较多，而且从某种意义上来说，认识得也较深。当然，我们作为后来人与古典音乐的关系完全不同于创造性时代的人。我们对常常令灵魂忧郁的真正古典音乐所怀有的敬意，与我们对当时那些自然纯朴音乐演奏的喜爱欣赏是完全不同的两码事。我们常常在羡慕欣赏之际，却忘却了其诞生的处境和命运之艰辛。几乎整个二十世纪都把哲学或者文学视作从中世纪迄今伟大文化纪元留存下来的不朽成就。然而，我们看到，后来的几代人让数学与音乐取代了它们的位置。自从我们（大体而言）放弃与后来几代人进行创造性竞争

以来，自从我们不再崇拜音乐创作中那种占统治地位的和谐与纯粹的动力学感觉以来——那却是从贝多芬以及浪漫主义初期开始便支配音乐创作整整两个世纪之久的狂热崇拜，我们相信——当然只是按照我们缺乏创造性、却值得尊敬的方法——，我们这才清清楚楚地看到自己所继承的那个文化的大致面貌。如今我们已不再有以往那些时代的旺盛的创造欲望。十五、十六世纪的音乐风格竟能毫无变化地长久保持至今，简直让我们难以置信，为什么那时候创作的大量音乐作品里几乎没有丝毫卑劣气息呢，为什么十八世纪开始蜕化变质，冒出那么多五花八门的风格、时髦的和流派的，尽管大都昙花一现，却充满了自信。但是我们深信，我们已领悟了今天称之谓古典音乐的秘密，了解了那几代人的精神、道德和虔诚，并且把这一切都视为自己的典范。譬如我们今天对十八世纪的神学和教会文化，或者对启蒙时代的哲学，都已很少关注，甚至全不重视，但是我们在巴赫创作的合唱曲、基督受难曲和前奏曲里却感受到了基督教文化令人精神升华的力量。

此外，我们的文化对音乐的态度还有一个古老而值得崇敬的范例，这也是玻璃球游戏为之表示高度尊重的范例。在充满传奇色彩的列国并存时期的中国，音乐在全国上下起着一种具有支配力量的作用。人们甚至认为，音乐的兴衰直接关系到文化、道德，乃至国家的状况。音乐大师们被赋予了严格卫护“传统音调”之纯洁性的重任。音乐的衰落便成为一个朝代和一个国家灭亡的确凿象征。作家们写下了许多可怕的故事，描述种种逆天行事的靡靡之音，例如被称之为“亡国之音”的“清商”和“清角”[12]，在皇宫里一旦奏响这类亵渎神圣的音调，顿时天昏地暗，城坍墙倒，王朝与国家也随即消亡。古人们讲了很多很多，我们这里只从吕不韦的《吕氏春秋》里论述音乐的章节中摘引数段：

音乐之所由来远矣，生于度量，本于太一。太一生两仪，两仪出阴阳。

天下太平，万物安宁，皆化其上，乐乃可成。成乐有具，必节嗜欲。嗜欲不辟，乐乃可务。务乐有术，必由平出。平出于公，公出于道。故唯得道之人，斯可与音乐。

凡乐，天地之和、阴阳之调也。

沉沦之国，颓废之人，亦不可无乐，但其乐不欢。是以，乐愈杂，则民愈衰，国愈危，君愈消沉。职是之故，音乐亡矣！

凡古之圣王，所贵乐者，为其乐也。夏桀殷纣，作为侈乐，以钜为美，以众为欢，俶诡殊魂，耳所未尝闻，目所未尝见：务以相过，不用度量。

楚之衰也，作为巫音，侈则侈矣，自有道者观之，则失乐之情。失乐之情，其乐不乐。乐不乐者，其民必怨，其生必伤。此生乎不知乐之情而以侈为务故也。

故治世之音安以乐，其政平也。乱世之音怨以怒，其政乖也。亡国之音悲以哀，其政险也。

这位中国人说的这些话相当清楚地说明了一切音乐的起源及其几乎已被世人遗忘的真正意义。在史前时代，音乐与舞蹈以及其他任何艺术活动一样均属于巫术的一部分，是施展巫术时的合法手段之一。事实证明这个手段百试百验：它开始于节奏（拍手，踏脚，击木，最原始的击鼓艺术），使许多人互相“合调”，让他们的呼吸、心跳和情绪在同一节律中互相融和，激起人们内心永恒的神力，刺激他们去跳舞、竞赛、打仗或者去从事宗教活动。而音乐保持这种原始的、纯粹的本质特性——魔术特性，其历史较之任何其他艺术品种更为悠久，人们只消略略回溯一下无数历史学家和诗人关于音乐的论述便可了然，从古希腊人到歌德无不如此。实际上，音乐在行军和舞蹈中也从未丧失其重要作用。——但是我们还是言归正传吧！

我们现在对玻璃球游戏的起始作一扼要介绍。游戏似乎是同时兴起于德国和英国，最初是一种技巧练习，是这两个国家里的一小部分音乐家和音乐理论家在探讨新乐理的研究班上从事的练习。人们如果将游戏的这种最初状态与后来的发展，直至今天的情形相比较的话，那情况就同人们拿一份1500年以前的乐谱及其原始音符来同今天的相比较一样，看上去十分相似，那时人们甚至还不懂得如何写下乐谱小节线。与十八世纪的总谱相比较也一样，更不用说与十九世纪的乐谱相比较了，由于过分复杂的标志节奏、速度、分句等等缩写符号，常常让这种十九世纪乐谱的印刷成为艰难的技术问题。

游戏最初仅仅是音乐教授与学生们用以训练记忆和逻辑推理的一种诙谐有趣的方法，而且如以上所述，早在这里的科隆音乐学院“发明”这一游戏之前，在英国和在德国都已有人玩过，其名称正好是后来若干代人所用的称呼，尽管多年以来游戏内容已完全不同。

玻璃球游戏的发明者当为卡尔夫城的巴斯梯·皮洛特[13]，一位脾气有点古怪，却聪明练达颇有人缘的音乐理论家，他用玻璃球替代了字母、数字、音符或者其他图解符号。此外，这位皮洛特还是《对位法的兴衰史》一书的作者，他发现科隆音乐学院的学生们在研讨班上把一种精致游戏玩得非常熟练。他们互相呼应做戏，先由一人高声以他们专业学科的缩写语汇喊出某部古典乐曲的主题或者开头段落，另一人随即应声答复，要么是这一段落的下文，要么以悠扬顿挫的声调喊出更精彩的相对主题。这是一种训练记忆与即兴演奏技艺的练习，和过去在舒茨[14]、巴希贝尔[15]以及巴赫时代很可能一度流行过的指导学生进行对位法训练的方法极其相似，尽管那时并无任何理论公式，而只有实际训练，用扬琴、琉特、笛子或者歌声。

巴斯梯·皮洛特很可能是东方旅行者团体的成员。他擅长手工艺，曾按照古代形式亲手制作了许多钢琴和扬琴，传说他会演奏一种早自1800年起久已失传的古代小提琴，那种琴有拱得高高的琴弓，还得用手调整琴弦。——皮洛特模仿球串形的儿童计数玩具制作了一只框架，绷上几十根铁丝，以便穿上形形色色大小不等、色彩不同的玻璃小球。铁丝相当于琴谱上的横线，而玻璃球则相当于音符等等，这么一来，他不仅得以用玻璃球营造自己发明的音乐语言或者音乐主题，还能够随意变换，调整，发展，让它们不断迁移，不断互相对照比较。这种东西就技艺角度而言，不过是玩意儿而已，学生们却很喜爱，不仅被仿造，还成了时髦技艺，甚至传到了英国。一段时期里，这种音乐练习游戏便以如此原始而可爱的方式流传着。正如经常发生的情况那样：一种确有价值而历久不衰的活动在某次临时发生的微不足道小事中突然获得了名称。这个被学生们喜爱的游戏、这个由皮洛特创造的穿小球的铁丝架，历经沧桑之后终于有了公认的名称：玻璃球游戏。

定名后的二三十年间，玻璃球游戏在大学生中间似乎稍稍失去了宠爱，但受到了数学家们的关注。玻璃球游戏漫长的历史发展过程中

始终有一个显著的特点：任何一种科学学科，凡是处于鼎盛或者复兴状况时，无不偏爱玻璃球游戏，运用它并且发展了它。数学家们使玻璃球游戏得到了一种高度应变和升华能力，使其多少达到具有自知意识与认识自我潜能的境地。与之并行发展的是当年整个文化意识的普遍历程，它不仅度过了巨大的危机，而且如普里尼乌斯·切根豪斯所述："这一晚期文化——就像古希腊罗马文化的晚期，亚历山大年代的希腊文化——以谦逊而自豪的态度接受了自己面临的命运。"

切根豪斯的话就引到这里。下面我们试着把玻璃球游戏后来的历史作一简要介绍：游戏从音乐研究转向数学研究之后，发展极其迅速（在英国和法国较之德国本土发展变化尤为迅速），已经允许运用特殊符号和略语来表现数学上的演算程序了。参加游戏的人互相推敲同一程序，互相探讨这些抽象的公式，互相向对方显示这门学科的发展轨迹及其潜能。这种数学—天文学游戏要求游戏者具有极大的观察力、悟性和集中力，早在当年，玻璃球游戏能手这一声誉对于数学家而言是十分希罕的，因为它已成为数学能手的同义词。

这一游戏还几乎受到不同时期所有科学学科的欢迎和模仿，也就是说已被应用于各项专门学科，有据可查的是它们在古典语言学与逻辑学领域所起的作用。而在应用于对音乐价值的分析研究过程中，人们开始把音乐的流转过程用物理的和数学的公式加以捕捉。稍后不久，语言学开始凭借这种游戏方法去测度语言结构的形成，就如同物理学测度自然的变化程序一样。紧接着就是造型艺术的参与，而建筑学则早就在造型艺术与数学之间架起了桥梁。自此以后，人们不断发现从这条道路求得的抽象公式，通过新的关系、新的类比以及新的相通点。任何学科，凡是染上了游戏精神，无不都在自己的种种公式、缩写符号和一切组合可能性里用上了游戏语言。世界各地知识青年中的优秀分子全都喜爱这些游戏和它们的系列公式，以及种种公式间的相互对话。这一游戏并非只是练习或者休闲，它还是培养精神工作者专注于自我感觉的运动，尤其是数学家们，无不以苦行僧兼运动员式的严格精神和精湛技艺来进行这种游戏，从中获得的乐趣足以补偿他们那时坚决舍弃世俗享受与名誉地位的损失。玻璃球游戏对于副刊文化的彻底失败，对于新近兴起的从事极严格精神训练的偏爱，显然起了巨大作用。

世界已经改变了。人们可以把副刊文字年代的文化生活比作一种因过度生长而耗尽元气的退化植物，只得以衰败的枝叶来培植根株继续生长了。今天的年轻人，凡是打算献身于精神工作的，全都不愿再到高等院校去听什么零七八碎的课了，那些有名无实的教授毫无独立见解，只会提供一些昔日较高级文化的残渣碎屑。如今他们必须像过去年代各种科技行业的工程师们那样严之又严地学会正确研究。他们都必须走一条陡直的艰难道路，必须从事数学与亚里士多德经院哲学的训练以净化和强化他们的感受能力，尤其是必须学会放弃前辈一代代学者们认为值得为之奋斗的一切利益：轻而易举地迅速获得金钱、荣誉、公众的尊敬，受到报刊的赞美，与银行家和工业家的女儿联姻，过豪华奢侈的生活。作家们想的是著作畅销，得诺贝尔奖和美丽的乡村别墅；名医学家想要佩戴勋章和拥有穿号衣的仆人；教授们则想有出自豪门的太太和富丽堂皇的客厅；化学家们追逐工业企业董事会里的要职；哲学家们向往占领副刊阵地，在座无虚席的大厅里发表迷人的演讲，不仅获得雷鸣般的掌声，而且还有美女献花。如今这类人物已统统消失不见，也不会再重新出现。事实虽然如此，但今天仍有不少有才华的年轻人把这些人物视为值得羡慕的榜样，然而通往荣誉、财富、地位和奢华之路的，再也不会是经由讲台、研究院和博士论文之途了，诸如此类业已深深沉沦的精神工作行业在世人眼中早已破产。他们中的有些人出于笃信和忏悔仍然为之献身，也重新赢得了精神阵地。而那些追求荣华富贵的青年才子不得不背弃已经变得无利可图的精神文化，转而寻找其他挣钱多可让自己过舒适生活的职业了。

倘若我们对一个精神净化后的知识分子可能在国家中获得的位置进行深入探讨，似乎是离题太远了。但是历史经验立即向我们显示，只消有几代人松弛精神训练，也会立即十分严重地损害实际生活。因为一切较高等的职业，即或技术性职业，有能力承担者也会越来越少。所以必须把护理国家和人民的精神工作，具体地说就是整个教育事业，渐渐让权于知识分子。而今天在欧洲，几乎所有国家的高等院校，凡是不属罗马教会统辖的，全都在优秀知识分子组成的那类匿名团体的领导之下。这些团体中的人士为人也许比较严厉和傲慢，这样便不时遭受舆论的指责，还常常有个别人公然叛变，然而这类团体的

领导地位依旧牢不可撼。它的正直，它的舍弃一切利益和好处（除了精神利益），不仅维护和保持了自己的领导地位，而且也保护了人们很久以来便意识到或者预感到的严格训练下的文明的延续。人们懂得或者只是隐约感到：倘若思想不纯净与清醒，倘若精神良知不再受到尊重，那么船舶和车辆很快就会偏离航线和常轨，工程师的滑尺连同银行与交易所的计算数字也就会失去其权威与合法性，随即降临的是一片混乱。人们总是要花很长时间才醒悟过来，原来文明的一切表面，一切技术、工业、商业等等，也必须有精神上的道德和正直才行。

言归正传，那时玻璃球游戏还缺乏一种能够包容一切的能力，还没有在各个分散的学科中流行。不论是天文学家、希腊文学者、拉丁文学者、经院哲学家，还是音乐学院学生都依照各自游戏的规律从事活动，但是无论哪种学科、哪种规律及其分支，又都归属于同一独特的语言和规律。直到半个世纪以后，人们才醒悟过来而迈出了超越局限的第一步。发展如此缓慢的原因，主要问题无疑是精神道德因素，形式与技术问题比较次要。超越的办法也许当年也已想到，但是与这类全新的严格道德精神一并存在的还有怕人家骂“无聊”的极端拘谨的畏缩思想，还生怕搅混了各类不同的学科和原则，当然还有一种深切而合理的畏惧，唯恐重犯副刊文字年代浅薄浮华的罪孽。

终于使人们几乎一下子明白了玻璃球游戏的潜在可能性，因而把游戏带向几近包容万有边缘的，是某一个个人的业绩，这一成就又与音乐密不可分，是音乐促进了游戏的进步。这个人是一位热爱数学的瑞士音乐家，他赋予游戏一种全新的转机，最终得以向最高的可能性发展。这位伟大人物的世俗本名现已无从查考，他那个时代的知识界已不大流行个人崇拜，他以罗苏尔（或者约科拉多）·巴昔连西士[16]的名字记载在史籍中。他的发明也如同任何别人的发明一样，纯因他本人的兴趣与能力，却并非完全由于个人的需要和追求，而是受到一种更为强大的动力的驱使。他那个时代的知识分子普遍存在一种热烈渴望，切盼为自己的新思想寻找到相应的表达方法，他们沉潜于哲学，沉潜于综合，认为过去那种纯粹以退入自己学科为乐事的方式颇多欠缺之处。这里那里不断出现奋力突破自己学科局限的学者，探索着进入普遍万有之道。人们渴望有一套新的字母表、一种全新的符号

语言，让他们得以记述和相互交流各自全新的精神体验。

这种特殊动力之强大，从当时一位巴黎学者发表的题为《中国式警告》[17]一文中可资证明。这位被许多同时代人讽刺为堂吉诃德的学者还是一个杰出的汉学家，他对汉语颇有研究，他说，尽管文化与科学情况还算像样，但仍然面临危机；倘若放弃发展一套国际性的符号语言，后果令人担忧。这种国际语言当类似中国古代语言，能以象形方式表达最复杂的事物，而不致伤及个人的想象力与创造力，却可让全世界的一切学者都能够读懂。如今约科拉多·巴昔连西士为完成大家的要求迈出了最重要的一步。他为玻璃球游戏发明了一种新语言的原理，也就是说用符号与公式来组成语言，使数学和音乐得以成为重要组成部分，因而天文学和音乐的公式也可能与游戏得到结合，数学和音乐几乎成了一种公分母。即使这项工作还待进一步完善，当年这位巴塞尔的无名氏确实为我们珍贵游戏以后的发展奠定了基础。

这种玻璃球游戏兴起之初，只是数学家，或者语言学家和音乐家的专享游戏，时至今日，它那不可抗拒的魅力已遍及一切真诚的知识分子。不少古老大学和研究院，尤其是历史悠久的东方旅行者联盟都把目光转向了它。就连若干天主教会团体也因嗅到了一种新的精神气息而被它所吸引，具体地说就是好几所本笃会派的修道院里，竟有那么多修士热衷于这项游戏。因而当年，后来也同样，有一个问题不断引起争论：教会与教廷究竟应该如何对待玻璃球游戏，是容忍，支持呢，还是加以禁止。

自从那位巴塞尔人[18]对玻璃球游戏作了重大革新之后，游戏迅速发展成了自己一直维持至今的完整面貌。它综合了一切思想与艺术，它崇尚崇拜，它是包容万有宇宙间一切分散学科的神秘联合。在我们的实际生活中，它时而起艺术作用，时而又承担起思辨哲学的职务。譬如说，在普里尼乌斯·切根豪斯生活的年代就并不罕见，沿用早在副刊文字年代的著作中便已采用的同一名称，那个名称是许多富于预感精神的知识分子为其充满渴望时代所创造的，那名字就是：魔术剧院[19]。

玻璃球游戏自从创始以来，不论在技术方面，还是在材料范围方面，均处于无限的发展状态，因为它对游戏者提出了无限的精神要求，使游戏本身也成了一种崇高的艺术和科学，这一点在巴塞尔人巴

昔连西士时代还欠缺某种本质性的东西。迄至那时为止，每一场游戏无不是将采撷自不同领域的思想精华予以集中归纳后，再进行互相重新排列、整理、组合与互相对比的，无不是对一切永恒价值和形式的迅速回溯，无不是一次穿越精神王国的技艺精湛的短促飞行。过了相当长时间之后，才逐渐有人把静观默想这一概念从教育团体的精神财富中，尤其是从东方旅游者们的日常习俗中提炼出来，并且纳入了游戏活动中。

显然是游戏的一个弊端促成了静观默想地进入游戏。一些记忆艺术家，也即除博闻强记外并无道德修养的人，他们把游戏玩得令人眼花缭乱，他们能够飞快地依次推出无数形形色色观念，使其他游戏参与者目瞪口呆，以致心情沮丧。因而，这类技艺表演在游戏演进过程中越来越受到严格的禁止，而静观默想则逐渐成为游戏的重要组成部分。是的，后来在每个参观游戏的观众眼里，内向静观竟成为游戏的主要内容。这是一种趋向宗教性精神的转变。以往所关注的是：以迅速的观察和熟练的记忆去聪明地追求形形色色的理念与每一场游戏的完整镶嵌，如今这些已不再重要，而是出现了一种要求更深刻、更具心灵气息的倾向。每一场游戏的导师挑选出一个符号后，每一个参加游戏者便必得严格进行默想，探索这个符号的内容、起源和意义，务必紧张而有条理地彻底弄懂符号的整体内容。这种静观默想的技巧和训练方法是由教育团体与游戏联盟的会员们从培育精英人才的学校里学会并传授给大家的，这种静观和冥想的艺术原是精英学校里最重视的课程。玻璃球游戏的象形文字便因而得到保护而存留下来，没有退化成无用的空洞字母。

顺便说一下，直到那时为止，玻璃球游戏尽管颇受学者们喜爱，却始终仅为私人性质的训练。这种游戏可以单独一人玩，也可以两个人或者许多人同玩，毫无疑问，每场组合出色而且富于精神成果的游戏，往往会被记录成文，从一个城市传至另一个城市，从一个国家传至另一个国家，时而备受赞赏，时而又被人批评。但是如今游戏已因其新功能而获得很大充实，已经常应用于公众的节庆场合。如今，人人都可以随意参与这一游戏，年轻一代尤其热衷于此项活动。一提到“玻璃球游戏”这个词，几乎人人都会直接联想到任何公众的节日竞技。玻璃球游戏在少数优秀大师指导下进行，他们都是自己国家里的

玻璃球游戏大师，应邀参加的客人们固然虔诚倾听，来自世界各地的听众也无不专心关注着游戏的进展。这类游戏有时候会持续进行几天甚至几星期，在游戏进行之际，全部参加游戏的人，包括听众，都必须遵守精确得把睡眠时间也计算在内的规章，过一种绝对专心的清心寡欲的生活，类似过去人们参加圣依纳爵[20]所举办的一种规定严格的忏悔活动。

写到这里可补充的内容已经不多了。这一游戏中的游戏，由各类学科轮流担任盟主，时而在这门科学，时而又在那门艺术的主导之下，最终形成了一种共通的语言，玻璃球游戏的选手们不仅藉此表达内容深邃的价值观念，而且能够不断调整相互关系。不论在哪个时期，游戏总与音乐关系密切，因而一般情况下游戏常按音乐或者数学的规则进行。一个主题、两个主题、三个主题，其提出、陈述、改变以及开展，与巴赫的赋格曲或者协奏曲中主题的运动几乎一模一样。举例说吧，一场游戏可以从天文学上的某一位形开始，也可从巴赫一首赋格曲的主题开始，也可以从莱布尼兹的一个原理或者印度奥义书里的一个警句发端；游戏还可以根据游戏参与者的目标和才能对业已提出的主题或作进一步研究探讨，或通过它与同类概念的相似之处而使其更加丰富。初学者们一般学习如何在一首古典乐曲与某一自然法则的公式之间通过游戏符号予以平行比较，而游戏能手和大师们则有能力自由运转，对原始主题进行无穷无尽的组合变化。有一派的游戏能手们很长一段时间里喜欢运用对位方式将两个对立的主题或者概念作并存研究，譬如法律与自由，个人与团体等，最后让它们得到和谐结合。人们认为这类游戏的巨大价值在于可以把两种主题或者命题完全平等地并行展开，而使两个正反对立的命题尽可能融合为纯粹的综合。总的说来，除非若干富于独创性的游戏例子，凡是含有否定、怀疑、对抗偏向的游戏大都不受欢迎，有时甚至受到禁止，这与玻璃球游戏高峰时期的游戏大师们当年对游戏意义所持的态度有深刻联系。游戏意味着一种追求和谐完美的最上乘的象征形式，一种最精细微妙的炼丹术，一种让个人超越一切图像和多重性达到单一自我灵魂，也即达到神性的途径。如同较早历史时期的思想家们曾把芸芸众生的生活表现为通向神性的中途，认为多种多样的现象世界唯有在神圣的统一和谐中才得以抵达完善与终极目标，同样的，玻璃球游戏的符号和

公式也建基于一种共通的世界语言之上，进行着建筑、音乐和哲学活动，这种语言从所有的科学学科和艺术门类中获取滋养后才得以在游戏中运转，才得以达到完美以及充分实现了的纯粹存在。因而“实现”一词成为玻璃球游戏的选手们最喜欢采用的表达语言，他们感觉游戏是使他们的行动成为实现从变化到存在、从可能性到现实性的一条通道。这里我们想再度援引本文开头时那句尼古拉斯·寇斯的名言。

此外，基督教神学中的用语，一般而言都措词讲究，似乎都已成为公众文化遗产的一个部分，当然也都被吸收入游戏语言之中。因而，基督教教义上的一条主要原则，《圣经》里的一节经文，某位教父的一段布道辞或者拉丁弥撒典礼上的一行祭文，也都像几何学中的一条原理或者莫扎特乐曲的一个旋律一样，可以轻易而精确地予以表达并吸收进玻璃球游戏之内。倘若我们胆敢声称：对于极少数真正玻璃球游戏能手来说，进行游戏几乎相等于做礼拜，这样的话绝不是过火，尽管玻璃球游戏禁止任何属于游戏本身的神学。

不论是玻璃球游戏者团体，还是罗马教会，为了在这个无情的强权世界生存下去，都强烈感到必须互相依存，以致简直不允许两者之间有巨大对抗，虽然这样的危险经常不断出现，因为知识分子处在两大强权之间，他们的诚实正直以及寻求正确单义结论的真诚冲动，往往导致对抗局面。然而这类冲突总算从未发生。罗马教会当局满足于自己的举棋不定态度，时而对游戏赞许支持，时而又拒绝否定，原因很简单，参与游戏的人中，不仅有来自普通人群的才识卓越之士，还有若干极著名的圣职人员。自从公开举办游戏竞赛并且设立由一位游戏大师担任领导的制度后，就得到了教会和教育部门两方面的庇护，而此两者对罗马教廷当局一贯慷慨有礼。第十五世罗马教皇[21]在其还只任红衣主教期间，曾是一位热心于玻璃球游戏的游戏能手。但在他成为教皇后竟不仅效法他的前任们，从此洗手不玩，而且还试图将游戏交付法庭审判。当年玻璃球游戏确实差一点被天主教会所禁止。但是这位教皇尚未办成此事便死了，而一篇广为流传的这位要人传记中则宣称玻璃球游戏是他深爱的事，只因担任了教皇要职，便不得不持敌对立场。

玻璃球游戏最初仅为个人或者一些朋友间私下里玩玩的活动，但在受到教育部门长期大力促进之后，最终成了公开的组织，英国和法

国最早建立了各自的团体，其他许多国家几乎立即效法。就这样，每个国家都成立了一个游戏委员会，推举出一位最高领袖，头衔是“游戏大师”，在这位大师亲自领导下举办公开的游戏活动都成了文化大庆典。当然，这位游戏大师也和团体里其他所有高级官员一样，全都是无名氏。除了少数至亲好友，没有人知道他的真名实姓。唯有由每位游戏大师亲自主持的巨型公开活动，才可以动用公共的与国际性的大众传播媒介。游戏大师的责任很重，除了主持公开游戏活动，还得负责培养游戏选手和领导游戏学校，而高于一切之上的事则是以最严格的标准提高游戏的水平。唯有由世界各国游戏大师组成的世界委员会才有权（这在如今已是难以想象的事了）决定新符号和新公式的吸收，游戏规则的调整修改，增删新科目等。人们倘若把玻璃球游戏视作卓越文化人士创造与使用的一种世界语言，那么在各国游戏大师领导下的玻璃球游戏委员会便是保护这种语言的积存、发展以及维持其纯洁性的科学院了。每个国家的全国委员会都设有自己的游戏档案馆，凡是经过检验而许可收入的符号与秘诀都得到了妥善保管，其数量之多，早已大大超过了中国古代汉字[22]。

一般说来，倘若能通过高等学校的毕业考试，获得这种精英学校的及格证书，那么也就算够资格的玻璃球游戏者了，但是若想超出一般水平，那么必得在某项主要学术或音乐方面有超常表现自是不言而喻，过去如此，将来也如此。有朝一日终于跻身玻璃球游戏委员会或者甚至成为游戏大师，这几乎是精英学校里每一个十五岁少年的梦想，但是一待有可能获得博士头衔、仍然痴心不改、决意献身玻璃球游戏并为促进其发展而努力奋斗的人，其比例则是极小的。凡是真正的游戏爱好者全都勤于研究玻璃球游戏学问，潜心练习静修功夫，每逢举行“盛大”游戏竞赛时，他们总是在所有虔诚参与者群里成为核心中的核心，他们使这种巨型公开活动具有庄严性质，而不致蜕化变质为徒有外表的典礼。在这类真正游戏者和热心支持者眼中，一位玻璃球游戏大师就是一位君王，或者是一位高级僧侣，简直就像是一位神明。

而一切真正独立的游戏者，尤其是游戏大师，玻璃球游戏往往首先是一种音乐创作方式，恰如约瑟夫·克乃西特有一次谈论古典音乐的特性时曾就其真正意义所作的阐释：

“我们认为古典音乐是我们文化的提炼与总括，因为它是这一文化最清晰、最典型的姿态和表现。我们在这种音乐氛围里继承了古希腊罗马的和基督教的文化遗产，继承了一种开朗、勇敢的虔诚精神，一种高尚的骑士道德。归根结蒂，任何一种经典性的文化遗产，莫不是一种人类道德的代表，一种集中了人类楷模行为的姿态。我们知道，在一五〇〇年到一八〇〇年期间，人们创作了多种多样的音乐作品，风格和表达方法差别悬殊，但是它们的精神，或者更确切地说，其中的道德内容都完全相同。以古典音乐作为表达方式的人们，他们的人生态度永远相同，他们永远建立于同一种生活认识之上，总是努力以同样的精神优势去克服一切偶然性。古典音乐的姿态具有什么意义呢，它意味着对人类之悲剧的认知，对人类智慧、勇敢、乐观的赞同肯定！不论是亨德尔或者柯普林[23]一首小步舞曲的优美典雅，还是许多意大利作曲家或者莫扎特作品中化为微妙姿态的感情升华，还是巴赫音乐里视死如归的静谧沉着——全都鸣响着一种倔强精神，一种无视死亡的刚毅，一种骑士气概，一种超越常人的笑声，它们产生自不朽者的愉悦开朗。让我们的玻璃球游戏里也鸣响出这种声音吧，也在我们整个的生活、工作与苦难之中鸣响吧。”

克乃西特的一个学生记录下了这番言论。这里就用这席话结束我们对玻璃球游戏的介绍吧。

---

[1] 塞孔多斯纯系杜撰人物。这段格言自是黑塞自己的创作，由他的两位朋友译成拉丁文。《玻璃球游戏》第一次出版时，黑塞曾就此事向两位译者表示谢意。

[2] 约瑟夫·克乃西特是小说主人公的名字。据德国黑塞研究学者分析，名约瑟夫当取自《圣经》中约瑟夫故事，姓克乃西特则受歌德《维廉·麦斯特》启发，却反其意而用之。麦斯特意为“名师能手”，克乃西特则是“奴仆下人”。

[3] 阿奎那（1225—1274），多米尼加经院哲学家，其学说试图融合亚里士多德学说和基督教教义。

[4] 诺斯提派，希腊语，一种宗教学派，创立于基督教建立之初期。这个教派企图将基督教教义与希腊哲学（毕达哥拉斯、柏拉图的思想）、东方哲学结合起来。

[5] 指十一、十二世纪时多次出现在阿拉伯文化中的介绍与融合亚里士多德思想的高潮。

[6] 阿贝拉德（1072—1142），法国思想家，僧侣，经院哲学创始人。

[7] 寇斯（1401—1464），德国思想家，曾任主教。

[8] 切根豪斯是黑塞虚构的人物，据德国研究黑塞的学者推断，当隐喻罗马作家加乌斯·普里尼乌斯·西孔多斯及其批评罗马文化的思想。

[9] 罗西尼（1792—1868），意大利作曲家。

[10] 均为瑞士地名，是黑塞另一部作品《东方之旅》中东方旅行者们举行过重大活动的地点。

[11] 西勃曼（1683—1753），德国管风琴制作家。

[12] 作者在这里用了两个汉语拼音词组，未写出处，据德国学者分析，当出自《东周列国志》的第六十八回。

[13] 巴斯梯·皮洛特是虚构人物。德国黑塞研究学者认为，可能隐喻巴赫（巴赫名塞巴斯梯）和黑塞家乡卡尔夫的一位工厂主亨利希·皮洛特两人。

[14] 舒茨（1585—1672），德国作曲家。

[15] 巴希贝尔（1653—1706），德国作曲家，管风琴演奏家。

[16] 罗苏尔（或者约科拉多）·巴昔连西士是黑塞虚构的人物，据德国黑塞研究学者分析，原型可能是黑塞的两位朋友，均对音乐或数学不同学科有同样兴趣。

[17] 据德国黑塞研究学者调查后核实，事实上并不存在这篇文章。

[18] 即前面提到的虚构的瑞士音乐家巴昔连西士。

[19] 指一种调和对立矛盾的幻想现实，曾在黑塞的另一部作品《荒原狼》中作过具体描述。

[20] 圣依纳爵（1491—1556），基督教神学家。

[21] 纯系黑塞虚构的人物。黑塞写作《玻璃球游戏》时在位的是第十一世（1922—1939）和第十二世（1939—1958）两位教皇。

[22] 黑塞并非汉学家，也完全不识中文，这里所写当理解为一种譬喻。

[23] 柯普林（1668—1733），法国音乐家，1693年时曾任宫廷乐师。

游戏大师约瑟夫·克乃西特生平传略

·感召·

约瑟夫·克乃西特的出身情况已无从查考。他的身世与精英学校的许多学生相似，若非早年丧亲，便不会被教育组织从不良环境中救出而培养教育的。不管怎么说，他总算没有受到精英学校与家庭间的矛盾冲突之苦，有些同龄年轻人却深受其害，不仅难以进入宗教团体，还使一些原本天赋颇高的青年思想混乱，甚至成为有问题的人。

克乃西特却属于幸运儿之列，他似乎是专为卡斯塔里[1]、为宗教团体而生的，是注定要替教育组织当局服务的。尽管他的精神生活也并非毫无疑问，可他所经历的每一个精神奉献者天生必得的精神悲剧，却丝毫没有人身的苦难。如此吸引我们深入关注克乃西特个人品性的原因，也许并非完全由于这类精神悲剧；与其说是由于他的从容、开朗的性格，不如说是由于他光彩照人的个性，克乃西特凭借它们得以圆满完成自己的命运，发挥自己的才能，实现自己的目标。与世界上任何重要人物一样，他也有自己的“恶煞”和“吉星”，我们看到他的吉星使他免受阴郁和狂热的困扰。纵然如此，肯定也有隐蔽不明的东西是我们全不知晓的，所以我们不要忘记，凡是历史著作，不管写得多么客观平实，也不管撰写者多么力求符合真实，仍然摆脱不了杜撰范畴，它们的三维本质都是属于虚构的。

因此，我们就连对那些最伟大的人物，不论是巴赫还是莫扎特，他们的实际生活究竟如何呢？是较为愉快呢还是很沉重，我们都不得而知。莫扎特以一位过早完成使命者的独特感人和可爱的天赋感动我们，巴赫则以上帝的父亲般的愿望开导我们，慰藉我们，要我们忠诚于痛苦，忠诚于死亡。而这一切我们都无法从他们的传记作品里读到，也无法从种种流传的私人生活轶事中得知，我们唯有通过聆听他们的作品，从音乐里获知这一切。更进一步说，尽管我们早已熟读巴赫的传记，早已由他的音乐推想出他的整个形象，但我们仍会情不自

禁地要想到他死后遗稿的命运：我们想象他在世时似乎曾认为自己的全部作品将在死后立即遭人遗忘，手稿将被作为垃圾处理，因而内心黯然，他还认为他的一个儿子而不是他本人会成为“伟人巴赫”，成果累累，他还认为自己的著作不是被人再发现，就会受到诸如副刊文字年代的误解和糟踏，等等。同样，我们也倾向于想象莫扎特生前就已知道自己的安全已掌握在死神手中，恰恰在他写出大量健康、完美作品的创作繁荣时期，他便已预知死神即将拥抱他了。凡是有一件作品还留存世间的地方，那里的历史学家便只能做一件事，他必须把这件作品与创作者的生平联系起来作为富于生气统一体的两个不可分割部分进行综合概括。我们对莫扎特或者巴赫要这么做，对克乃西特也要这样做，尽管他隶属于我们这个缺乏创造性的时代，而且也并无一件像两位大师那样的“作品”留存于世。

我们试着追寻克乃西特的生平踪迹时，当然也要试着对此稍加阐述，我们作为历史学家不得不深感遗憾，因为关于他后期生活的确凿材料几乎一点也没有留存下来。这便赋予了我们承担重任的勇气，因为克乃西特生平的最后部分已化为一则圣人传说。我们通盘接受了这一传说，而且并不理会它是否属于出自虔诚之心的杜撰。如同我们对克乃西特的诞生和身世一无所知，对他的死亡情况亦然。但是我们绝无半点理由假定他的死亡可能是一场纯粹的意外。就我们的认识来看，他的生平由若干明显的发展阶段所组成，只要我们对他的结局联系传说进行一番思索，便会乐意接受和写下这一传说。我们这么做，是因为传说所描述的最后阶段生活似乎完全符合他先前各个阶段的生活。我们甚至承认，他的生命最后竟消失在传说之中也似乎是合理的、有机的，就像我们相信一颗星座消失在肉眼望不见的“地下”，而却依然存在一样，毫无可资疑虑之处。约瑟夫·克乃西特活在我们——这里指的是本书作者与读者——生活的世界里，达到了我们能够想象的最高峰，获得了最高成就。他作为游戏大师成了一切为精神修养而努力的人们的领袖和导师。他出色地管理了自己继承的精神遗产并加以补充扩展。他曾担任我们所有人都敬仰的一座寺院的主持。但是他不止是达到了并且承担起一个游戏大师和我们宗教组织最高层一个位置的职务，而是越出了界限，进入了我们仅能仰望揣摩的境地。因此，为了与他的生活完全符合，我们必须让他的传记也越出通常的范

畴，以便最终过渡到传说的境地。我们不仅接受这一奇迹事实，而且庆幸出现了奇迹，我们不想作任何多余的解释。凡是克乃西特的生活还属于历史事实的时候，我们就如实撰写，直到某一个确定的日子，至于以后的传闻则是照我们研究所得尽量精确报道。

对于他的童年生活，也即克乃西特进入精英学校以前的情况，我们仅知道一件事实，而这件事却具有重要的象征意义，因为它意味着精神思想向他发出的最早的伟大召唤，意味着他的第一次使命，而这首次召唤的源头并非来自科学或学术，而是来自音乐。对于这一段传记材料，也如同几乎全部有关克乃西特私人生活的回忆材料一样，都得感谢一位玻璃球游戏学生写下的详尽记载，这位学生衷心仰慕玻璃球游戏，记录了自己伟大导师的许多言论和轶事。

当时克乃西特约摸十二岁或者十三岁，已在位于查贝华特市郊小城贝罗奋根[2]的拉丁语学校里就读了一段时间。贝罗奋根也许正是他的出生地。克乃西特多年领取奖学金，该校的老师们，尤其是音乐老师，都积极向学校最高当局推荐他入精英学校深造，至少已推荐了两次或者三次。不过他本人对此尚一无所知，也从未接触过精英学校或者最高教育委员会当局的导师们。那位音乐老师（当时克乃西特正学习小提琴和诗琴）告诉他，也许一位音乐导师不久即来贝罗奋根视察该校的音乐教学，约瑟夫必须乖乖练琴，以免届时让自己和老师出丑。

这消息使克乃西特受到了极大的震动，因为男孩当然清楚这位音乐导师是何等人物，他绝非通常那种两年一度来学校视察的教育委员会的普通督学，他乃是最受尊敬的教育委员会最高当局的十二位最高成员之一，是十二位半人半神中的一位呢！这位神明主持着全国一切音乐事务的最高领导工作。这位音乐导师也是玻璃球游戏团体的音乐大师，他竟然要亲临贝罗奋根了！在小约瑟夫眼中，比音乐导师更具传奇性和神秘魔力的人物也许只有玻璃球游戏大师本人了。

克乃西特对这位即将驾临的导师充满了敬重与恐惧之情，把他想象成种种不同形象，时而是一位君王，时而是一个魔术师，时而又是耶稣十二门徒之一，或者是古典时期的一位富于传奇色彩的伟大艺术家，相当于米夏艾尔·普莱托里乌斯、克劳迪乌·蒙特维尔梯、约翰·约可布·弗罗贝格尔[3]或者甚至是巴赫。——他满怀欣喜期待着这颗巨星

显现的瞬间，同时却又满怀恐惧。因为一位天使般的半人半神，一位统辖着精神世界的神秘摄政王即将活生生地来到这座凡间小城，来到这座拉丁语学校，他们很快就会见面，这位大师也许会询问他、测验他、训斥他，或者会赞誉他，——这将是一件大事，简直是一种奇迹，是罕见的天象。恰如他的教师所述，一位音乐大师亲自驾临这座小城以及小小的拉丁语学校，几十年来这是第一回。克乃西特在心里描绘着即将来临时刻的种种场景，首先想到的是一次盛大的公众庆祝会，还有一场类似他曾亲眼目睹的欢迎新市长上任的迎接活动，满街彩旗招展，管弦乐队不断演奏音乐，甚至还大放焰火。克乃西特的同学们也和他一样充满了幻想和期望。克乃西特的兴奋激动之情唯独在他想到自己也许不该和这位伟人过分接近时才有，最主要的也许是在与这位行家对话时可能过分出丑丢脸时，这种激情才会稍稍得到抑制。不过，这种恐惧是苦中带甜的，尽管他不会承认，而内心深处却认为，这种种人们期待已久的热闹场面，连同彩旗、焰火，会多么美丽，多么迷人，多么重要，难道他，小小的约瑟夫·克乃西特应当站到这位伟人身边去么。事实上，这位大师造访贝罗奋根，一部分原因正是为了他，为了约瑟夫啊，因为他专为考察拉丁语学校音乐教学而来，而音乐教师当然会尽力设法让他也考考克乃西特。

不过，也许不会出现这种情况，唉，也许简直不可能，大师肯定有其他更加重要事情，而不是让他听一个小男孩演奏小提琴。他也许只想见见高年级学生，听听他们的演奏水平而已。

这个男孩就是这样忧虑重重地等待着客人光临的日子。这一天从一开头就让他大失所望：街上并没有乐队演奏，家家门前既无彩旗也无鲜花，克乃西特必须和以往一样带着书籍和本子去上每日通常的课程，甚至连教室里也没有丝毫节日的装饰和气氛。一切都平淡如常。开始上课了，老师还穿着那套日常服装，他没有发表演说，一个字都没有提及即将光临的贵宾。

然而事情毕竟发生了。在第二节课或者第三节课的时候，有人敲教室的门， 校工走进来向老师致意后， 通知说，学生约瑟夫·克乃西特得在十五分钟后去见音乐教师，务必把自己打扮整齐，把双手和指甲都刷洗干净后再去。

克乃西特吓得脸都发白了，他踉踉跄跄地走出教室，奔向寝室，

放下课本，洗刷手脸，梳齐头发，两手颤抖着拿起提琴匣和他的乐谱，一边走一边觉得咽喉在哽塞；他走进坐落在正楼边的音乐教室楼。一位同学神情紧张地在楼梯口迎接他，指指一间练琴室说，“让你在这里等候，直到有人来叫你。”

等候的时间并不长，在他却好似等了一生的时间。没有人来唤他，却进来了一个人。这是一位年事已高的老人，乍一看个子并不高，满头白发，面容极为光洁，一双淡蓝色的眼睛里透出锐利的目光，这目光也许令人惧怕；不过他觉得这眼神不仅锐利，而且充满了愉悦，那不是嘲笑也不是微笑，而是一种闪烁出淡淡光彩的安详的愉悦。那人向这男孩伸出手来，互相打了招呼，随后从容不迫地在那架破旧的琴凳上坐下。“你就是约瑟夫·克乃西特吧？”他说，“你的老师似乎很满意你的成绩；我相信，他很喜欢你。来吧，让我们一起来演奏一点音乐。”

克乃西特早已取出提琴，听见老人弹了A调，便调准了自己的琴音，随即以询问的眼神怯生生地望着音乐大师。

“你喜欢演奏什么呢？”大师问他。

男孩一句话也说不出来，因为他对老人的敬畏之情已充溢全身，他还从未见过这样的人物呢。他犹犹豫豫地拿起自己的乐谱递给老人。

“不，”大师说道，“我想要你演奏背得出的乐曲，不要练习曲，任何简单易背的东西都行，来一首你平日喜欢的歌曲吧。”

克乃西特心里非常紧张，似乎被这老人的脸容和神情迷住了，一句话也说不出来；他越是羞愧于自己的慌张，就越发说不出话来。大师没有迫他说话，而用一只手指弹出了一段旋律的头几个音调，以询问的眼光对着他；克乃西特点点头，立即高兴地演奏起来，那是一首人人熟悉的老歌，学校里经常演唱的。

“再来一次！”大师说。

克乃西特又重复演奏起来，这回老人以第二声部和他配合演奏了。就这样，小小的琴室里响彻了这首老歌两个声部的合奏乐声。

“再来一次！”

克乃西特听从了，大师则同时配合演奏着第二和第三声部。这首美丽老歌的三种声部的乐音便溢满了小屋。

“再来一遍！”大师说，同时奏响了三个声部。

“一首多美的歌！”大师轻轻地说。“这回用最高音演奏。”

大师给他起音后，克乃西特便顺从地接着演奏，另外三个声部紧紧配合着。老人一再重复说：“再来一遍！”乐声越来越欢快。克乃西特演奏男高音声部，总有两种到三种对声相伴奏。他们把这首歌演奏了许多遍，不再需要配合，每一回重复都会自然而然地替乐曲增添一些装饰和变化。这间空空的小琴室就在欢乐的午前阳光下一再回响着节日般的欢快的乐声。

过了一会儿老人停下手来。“够了么？”他问孩子道。克乃西特摇摇头，又开始演奏；另外三个声部也欢快地插了进来，四种声音交织成晶莹剔透的音乐之网，愉快的弦音和琴声相互交谈，相互支持，互相交错又互相环绕，男孩和老人这时已忘了世上的一切，完全沉潜于他们因演奏而形成的情投意合的美妙的弦音和琴声中，沉醉于由乐音编织而成的网络之中了；他们完全顺从于一位无形的指挥的摆布，微微摇摆着身体。当旋律再度结束时，大师向孩子转过头来问道：“约瑟夫，喜欢这样演奏吗？”

克乃西特容光焕发，感激而又兴奋地望着他，却仍然一句话也说不出来。

“你大概多少知道什么是赋格曲吧？”大师问他。

克乃西特露出迷惑的神情。他听说过赋格曲，但是课堂里还没有讲授过。

“好吧，”大师接着说，“我现在就来教你。倘若我们亲手编一支赋格曲，你马上就会弄懂的。那么开始吧，一支赋格曲首先要有一个主题，这个主题不必费心去找，只消从我们刚才演奏的曲子里取一个就行了。”

他在琴上弹奏出一个旋律，是整个歌曲中的一小段，这段乐曲没头没尾被截了出来，听着有些古怪。他再重复演奏这个主题时，开始发展变化，先加入了第一个过门，第二个过门时就使一个第五度音程变化成了第四度音程，第三个过门时以一个高八度音重复演奏了第一个过门，第四个过门时也同样以一个高八度音重复演奏了第二个过门。这个构思在属音音调的一个休止音符中告一段落。第二次构思更自由地转变着各种音调，而第三次构思则倾向于超越休止符，随后便

以基音上的一个附属音结束了这一段落。

男孩凝视着演奏者那些白皙手指的灵巧动作，也看到乐曲的发展进程隐约反映在老人神情专注的脸上，尽管那双静静的眼睛半开半闭着。男孩的心在沸腾，他充满了对老人的敬爱之情，耳朵里的赋格曲乐音让他觉得好似有生以来第一次听到音乐。他隐约觉得在他眼前诞生的这支乐曲是一个精神世界，是一切约束与自由、服务与统治的愉快和谐，他立誓忠于这一精神世界和这位大师，就在这几分钟时间里，他看出他本人、他的生活以及整个世界都受到这种音乐精神的指引，调整和预示。当这场演奏结束时，他看见自己衷心景仰的魔术师和君王稍稍停顿了一下，微闭着眼睛向那些琴键默默地鞠了一躬，与此同时脸上焕发出淡淡的光辉。克乃西特面对这一极乐瞬间，不知道自己想欢呼还是要哭泣，而这一瞬间转瞬就消逝了。

老人慢慢地从琴凳上站起来，用那双快活的蓝眼睛锐利而又极友好地注视着他，说道："没有什么事比共同演奏音乐更能够使两个人成为朋友的了。这也是一件很美的事。希望我们以后永远是朋友，你和我。你也能学会创作赋格曲的。"

他与克乃西特握手告别，向门口走去，但是走到门边又转过身来客气地微微颔首，用目光表示了惜别之情。

许多年以后，克乃西特曾向他的学生描述过这场会见：当他走出学校时，他觉得小城和世界都大大变了样，好似被施了魔法，远远胜过彩旗、花束、彩带和焰火。这是他第一次体验到感召的力量，人们完全可以把它形容为一场宗教性的圣礼，在此以前，他只是在道听途说或者在迷乱的梦境中略略知道的理想世界，如今一下子清晰地显现出来，而且向他敞开了大门。这个世界不只是存在于过去，存在于遥远的某处，存在于未来，不，它还生动地存在于此时和此地，它富有朝气，它充满光彩，它向外界派遣使者、使徒、大使，派遣像这位音乐大师一样的伟大人物，附带说一句，在当年的约瑟夫·克乃西特眼中，大师其实并不太老。这一理想世界通过可敬的使者向他——拉丁语学校的小男孩——发出了圣谕和召唤的信息。这就是他所体验到的精神意义，他费了几个星期的时间才真正明白过来，并且确信，在那些神圣时刻所发生的神奇事件其实完全符合在现实世界里发生的任何真实事件。因为这种感召不仅是让他的个人灵魂与良心得到幸福和慰

藉，而且也是尘世间的力量所赠予他的一种礼物与恩惠。因为随着时间的推移，事实真相已无法掩饰，音乐大师的莅临既非纯属偶然，也非真的来视察工作，而是他早已熟知克乃西特的名字，他的教师早已打报告介绍他的情况，他的名字也早已登在可以进入精英学校深造的推荐名单，或者也可以说早已推荐给了最高教育委员会当局了。推荐中说，这个男孩不仅拉丁文成绩优秀，品行端正，而且他的音乐教师还专门赞誉了他出众的音乐天分，于是音乐大师决定在这次公务出差途中到贝罗奋根逗留几个钟点，考察一下这个学生。他对克乃西特的拉丁语以及指法训练不太注意，他信得过老师们的评语，对此他已经花费了整整一个钟点。他关心的只是这个男孩整体本质上是否具有成为真正音乐家的禀性，有没有热情、自制、敬重他人以及真诚服务之心。一般说来，公立学校的教师们向精英学校推荐“英才”时尽管出于好意，却往往过分慷慨，总是或多或少带有种种不良动机，尤为常见的情况是：一位教师由于缺乏眼光，固执地推荐某一个自己宠爱的学生，却见不到这个孩子除去死读书，有虚荣心，在老师面前听话乖巧之外，别无其他长处。而音乐大师恰恰最厌恶这类学生，他会在学生自己觉察正在被考验以前就一眼看清，这个孩子可能的发展轨迹。凡是在他面前表现得过分乖巧、过分懂事、过分机灵的学生往往要倒霉，至于那些试图奉承他的人结果就更惨。有些孩子甚至在正式考试之前就被他除名了。

音乐大师对这个叫克乃西特的学生却十分中意，大师非常喜欢他，在继续公务旅行途中总是怀着愉快的心情想着这个孩子。他从未在笔记本里记录任何有关克乃西特的文字，却把这个纯真朴实的男孩牢牢地留在了记忆里，一待他返回学校，会立即亲笔在业已由最高教育当局成员之一审查合格的学生名单上填写这个克乃西特的名字的。

克乃西特在学校里也偶尔会听同学们说起这个名单，不过各人的腔调全然不同，同学们大都把它称之谓“金榜名册”，也有人轻蔑地称它为“野心家名册”。倘若哪一位教师提到这份名单，那么总因为他想提醒某位学生，一个不肯用功的小伙子休想有金榜题名之时，——他说这话的语调里总带有一点尊敬与重视的庄重的口气。而那些把名单称为“野心家名册”的学生大都采取揶揄的口吻，并且摆出一副满不在乎的样子。有一次，克乃西特亲耳听见一个学生说了这么一番

话：“有什么了不起，我可不在乎这愚蠢的‘野心家名册’！你们得相信，凡是好小伙子，名单上一个也没有。老师们只把那种最下流的马屁精填到上面去。”

克乃西特经历了这场体验之后又过了一段他感觉有些奇怪的日子。最初他并不知道自己已成为“入选者”，成为“青年之花”——这是大家对精英学生的称呼。他开始时也丝毫不曾料想到这场经历会对他的命运和生活产生什么实际后果与显著影响。当老师们都把克乃西特视为优胜者和即将远行者时，他本人才意识到这场感召，清楚得几乎就像是自己内心的一场历程似的。这件事也给他的生活划下了一道显明的分界线。尽管他和音乐魔术大师共处的几个钟点已使他的内心充满了或者几乎充满了预感，然而这件事也恰恰把他的昨天与今天、现在与未来截然分割了开来，那情形就像一个人从梦中醒来，环境正是他梦中所见，而他仍然怀疑自己在梦中。感召的方式和种类确乎很多，但是其核心与意义总只有一个：唤醒一个人的灵魂，转换或者升华这个灵魂，因为梦境和预感出自内心，而感召却是突然从外面降临，那里不仅存在一些现实，而且已经深深影响了这个人。

对克乃西特而言，这“一些现实”就是音乐大师，他在孩子眼里只是一位来自远方的半人半神，一位来自最高极乐世界的天使长。他以肉身形象下凡了，他有一双无所不知的蓝眼睛，他曾坐在练琴的琴凳上，曾和克乃西特一起演奏音乐。他的演奏出神入化，他几乎不发一言就让人懂得什么叫真正的音乐。他为克乃西特祝福，然后便离去了。

这件事可能导致的后果，今后可能发生的一切情况，克乃西特最初完全无法想象，因为他心里充满着这次事件所激起的直接回响，不能思考任何问题。就像一棵年轻的树苗，迄今为止他一直在缓慢和平和地成长着，突然，他似乎在某个不可思议的时刻悟到了自己的成长规律，以致开始热烈渴望自己尽快尽早地达到完美的目标。克乃西特就是这样，这个孩子一经魔术师的手指点，便立即紧张迅速地收集、聚拢起自己的精力准备投入行动；他觉得自己变了，长大了，感到自己与世界之间有了新的张力、新的和谐关系。有时候他觉得自己有能力解答音乐、拉丁文和数学上的难题，远远胜过同龄人和同班的同学们，还感到自己可以胜任一切工作。而在另一些时候，他又会忘掉一

切，以一种过去未曾有过的温柔心情进入白日梦，他谛听风声或雨声，他久久凝视着一朵鲜花或者潺潺流动的河水，他不想了解什么，只是怀着对客观世界的所有好感、好奇和共鸣，渴望摆脱这个自我，进入另一个自我，另一个世界，向神圣和神秘，向幻象世界痛苦而又美丽的游戏境界靠拢。

约瑟夫·克乃西特就这样完成着自己的精神感召，首先从内心开始，逐渐发展到让内心与外界互相会合又互相肯定，最终达到纯粹的和谐统一。克乃西特已经通过一切阶段，已经尝到所有阶段的幸福与惊恐的滋味。这场精神升华历程到达了终点，途中丝毫没有草率、敷衍之举，这正是每一个高贵心灵的典型的历史，“内”与“外”和谐地发展着，以同样的节律相互接近着。最后，当这一发展历程抵达终点之时，克乃西特看清了自己的处境与未来的命运。他看到老师们对待他犹如对待同事，有时甚至像对待短暂来访的贵宾，同学们则大都半是羡慕半是妒忌，也有人躲避他，甚至猜疑他，还有一些人站在敌对的立场憎恨和嘲笑他，至于许多老朋友，他觉得自己距离他们已越来越远，他们也把自己抛弃了。——此时此刻，就连这一离开大家的孤立过程也早就在他内心完成了。他感觉教师们不再是上级而是同事，他的老朋友们是曾与他同行的伙伴，如今已滞留不前。他发现在学校和小城里已找不到自己同类的朋友，也找不到合宜的立身之地。如今这里的一切都是死气沉沉的，弥漫着一种老朽而虚妄的气氛，一切都给人以暂时状态的感觉，好似穿着一件不再合身的旧衣服，浑身不舒服。而在他即将离开学校的最后一段日子里，由于自己已超越这深爱的故乡，由于必须抛弃这个不再适合于他的生活方式，由于他也曾在这短暂的日子里度过许多极快乐极光辉的时刻，离别竟成了巨大的折磨，成了一种难以忍受的压力和痛苦，因为世上的一切都离开了他，而他却无法确定，是否他自己抛弃了一切，是否他应当对离弃如此可爱而又习惯了的世界负有罪责，由于自己的功名心、自负、傲慢、不忠贞和缺乏爱心。在他为响应一种真实的感召力而必得忍受的痛苦中，这类痛苦是最苦涩的。倘若一个人接受了这种感召力，那么他不仅是接受恩赐和命令，他也同时接受了某种近似“罪责”的东西，譬如一个兵士被人从士兵行列里提升成为军官，提升的位置越高，他的负罪感就越强，他会对原来的伙伴们产生良心上的不安。

克乃西特很有节制，总算平安地度过了这个发展阶段。后来，当学校当局终于通知他因成绩优异即将入精英学校深造时，他居然一下子大感意外，当然片刻之后他便觉得这个新闻毫不新鲜，是早已预料中的事了。直到此时他才想起最近几星期里常有人在他身后用揶揄的口气喊叫“入选者”或者“杰出儿童”这类名称。他听见了，常常是听而不闻，从来没有认真对待，只当开他的玩笑。他觉得同学们并不真想叫他“入选者”，而是想说“你那么傲慢自负，真以为自己是杰出人物啦”！偶尔他也为自己与同学之间出现鸿沟而深感痛苦，不过他确实从未把自己视作“入选者”，因为对他而言，这场召唤并非升级，而是让他自觉地意识到一种内在的告诫和鞭策。但是，难道他能说自己对此一无思索，一无预料，并且再三揣摩过么？如今业已瓜熟蒂落，他的幸运得到了证实，成了合理合法的事，他所受的痛苦已经有了意义，这件太破太旧又太窄的衣服终于可以扔掉，一套新衣已为他准备妥当。

克乃西特获准进入精英学校后，他的生活层次有了重大改变。他跨出了对自己毕生发展具有决定性意义的第一步。事实上并非所有获官方批准进入精英学校的学生都有过对精神召唤的内心经历。“入选”是一种上天的恩赐，或者通俗一点说：交了好运。谁碰上好运，谁就会一生都顺顺当当，恰如谁交了好运总连带着人也会变得心灵手巧一样。大多数青年精英，是的，几乎可以说人人都把自己的入选视作巨大的幸运，视作让人自豪的嘉奖，其中许多人甚至早就热烈渴望这种嘉奖了。但是大多数入选的青年学生从家乡的普通学校来到这所卡斯塔里精英学校，经过一段过渡时间后，常会觉得难以适应，甚至会产生许多意料不到的失望感。这类学生首先是难以割舍对自己宠爱万分的舒适家庭，于是出现了下列情况，为数颇为可观的学生在最初的两个学期之中相继退学，根本原因并非这些学生缺乏才能和不肯努力，而是不能适应这种首先要求他们逐渐日益放弃与家庭、故乡的关联，最终完全信仰和忠于卡斯塔里教育思想的寄宿生活。

然而另有一些学生却恰恰相反，认为自己获准进入精英学校正是摆脱家庭和学校的绝好机会，他们也确乎远离严格的父亲或者讨厌的老师过了一段自由自在的日子，但是由于他们对改变整个生活的期望

过高和过分，结果很快就大失所望。

即便是真正的模范学生、不断进取者，或者是青年学究，也未必能在卡斯塔里坚持到底。倒不是他们在专业上没有长进，而是因为精英学校的目标不单是培养专业人才，还要求学生们在教育和艺术上有所发展，而这类学生却难以补上这些差距。总算还有另外四座精英学校为各种各样的人才设立了许多分科和分支机构，因此每一个有志于数学或者语言学的学生，倘若果真具备成为此类学者的资质，便不必惧怕因缺乏音乐或者哲学才能而没有出路。其实就在那时的卡斯塔里团体里也已存在着一种热衷培植种种专业学科的强烈倾向，而持此类观点的先锋战士们不仅反对和嘲讽培养“幻想家”——也即反对热衷音乐或艺术——而且在持同类观点人士的圈子里排斥一切音乐艺术活动，尤其玻璃球游戏无疑是首当其冲的。

据我们所能够知道的情况，克乃西特的一生大都在卡斯塔里度过，在这个无比宁静而美丽的山区，在这个古时候人们借用诗人歌德创造的“教育区”一词所命名的地方度过的，因此我们不惮冒令读者厌倦的危险，再尽量简短地对这座著名的卡斯塔里学校的性质及其结构作一重复介绍。这些学校——人们都简称为精英学校——都有明智而又富于弹性的制度，令其领导部门（一个“研究咨询委员会”，由二十名成员组成，其中十名代表最高教育部门领导当局，十名代表宗教团体）得以顺利行使职权，从全国各地的一切部门和学校中选拔最优秀的人才，经过培训后向宗教团体、教育机构和研究机构内一切重要职务提供新生力量。全国各地的许多普通学校、中等学校以及其他教育组织，不论其专业性质是人文抑或理工，对于百分之九十以上的学生来说，都属未来谋生求职的过渡学校。一待他们通过高等学校入学考试，他们便会按照指定的学习时间在该大学修毕某一专业课程，也即众所周知的大学标准课程。一般说来，这种高等学校对学生要求严格，总是尽可能筛去缺乏才能的学生。

与这些学校并行或者还高于这些学校的是精英学校，它的制度规定只接受天分和品格均出众的学生。其招生办法也不是进行考试，而由老师自由选定后向卡斯塔里当局推荐。一位老师会在某一天向一个十一二岁的孩子表示，下学期他可能进一座卡斯塔里学校深造，他不妨抽出时间扪心自问，是否曾感觉精神召唤和为其所吸引。经过一段

时间考虑后，如果他完全同意，并且也征得双亲的无条件赞成，他便可进入一所精英学校试读。由这些精英学校的校长和水平最高的导师（绝非普通大学教师水平）所组成的“最高教育当局”领导着全国各地的所有教育事务工作和一切文化知识机构。一旦成为精英学生，必得门门功课出众才不至于被遣返普通学校，届时他就不需再为谋生而操心了，不论是宗教团体还是等级森严的学术组织都会到学校来征求担任教师和高级行政职务的人才，包括十二个学科带头人——也称为“大师”，还包括游戏大师——也即玻璃球游戏的总领导。

一般情况下，修完精英学校的最后课程总在二十二岁到二十五岁左右，而且总会被吸收进宗教团体。从此以后，凡是隶属于教会组织和教育部门的所有教育和研究机构全都向他们开放，并为他们进一步开展研究作了准备，一切图书室、档案室、实验室等等，连同大批助理人员，再加上一切进行玻璃球游戏的设备，全都供他们支配使用。倘若哪个学生被公认为在某项学科上有特殊才能，不论是语言、哲学、数学，抑或其他任何学科，这个学生便可在未毕业前选修这一专业的高级课程以求得因材施教的培植。这类学生中的大多数人结束学业后成为公共学校和高等专科学校的教师。而且他们都将永远是卡斯塔里的成员，即使已经毕业离开，也是宗教团体的终身会员。这意味着他们与一般“普通人”（未在精英学校受过教育的人）有着极严格的区别，除非他们宣布脱离宗教团体，他们也不得担任“普通的”专业工作，如：医生、律师、工程师等，他们得终身遵守团体的规章，既不许拥有私人财产，也不可以结婚，以致一般人常常半怀敬意半是嘲讽地称呼他们为：“清官[4]”。

大多数精英学生便以教师职务结束一生。只有卡斯塔里毕业生中的极少数尖子人物，才得以不受限制地从事自由研究，已替他们准备好一种静静思索的生活条件。还有一些天分很高的学生，或因性格不够稳妥，或因身体有某种缺陷，不宜担任教师以及大大小小教育机构里的主管，则往往继续进修和从事资料研究终生，他们从教育当局领取生活费，因此他们的主要贡献大都限于纯学术领域，一部分人在各类辞书编纂委员会、档案馆、图书馆等机构担任顾问，另一部分人则把他们的学问奉献给了“纯艺术”，其中一些人专心致志于极冷僻而且深奥的题目，譬如那个厉害的鲁多维柯斯[5]花了整整三十年工夫把所

有还留存世间的古老埃及经文译成了希腊文和梵文，又如，那位有点古怪的恰托斯·卡尔文席士二世[6]则为后人留下了一部手写的对开本四大厚册巨著《十二世纪末期意大利南部各大学拉丁语之发音》。这部作品原拟作为一套历史著作的第一部分，可惜这套题为《十二世纪至十六世纪拉丁语发音之发展历史》只留下了这千页手写片断，后来也无人继续完成这项工作。

我们理解这类纯学术著作为何总是遭人讥讽，谁能正确估量出它们对未来世界的科学和民族所具有的真实价值呢？然而与此同时，这类学术工作与古老年代的艺术工作一样，也仍然形成了相当广大的草原，研究者们在从事他人毫无兴趣的课题时，得以不断积累知识，而为同时代其他科研人员提供极珍贵极有价值的服务，相等于辞书或者档案为人们提供的服务。

上面提到的种种学术著作大都已印刷成书。人们听任学者们从事纯学术工作，他们具有近乎绝对的自由去研究和进行玻璃球游戏，人们或许认为这类著作中有些作品目前对普通人和社会团体毫无直接利益，是的，对于文化较低的人来说，简直是一种奢侈的文字游戏，却也没有任何人横加反对。这类学者中不少人诚然因其研究成果遭受嘲笑，但从未被人斥责，更不用说个人特权之遭到剥夺了。应该说，他们在人民大众中不只是被容忍而已，而且颇受敬重，尽管也给他们编了许多笑话。所有从事学术工作的学者，无一不为自己的求知特权付出了巨大牺牲。他们确实具有不少优越条件：他们不愁衣、食、住，虽然分配颇受节制，他们有规模可观的图书室、资料室、实验室可资利用。但是他们为此不仅得放弃舒适的生活，放弃婚姻和家庭，而且还得作为修道团体中的一名成员退出任何世俗名利竞争。他们不得拥有私人财产、头衔和任何荣誉，更不用说在物质上必得满足于极简朴的生活。倘若有人想以毕生的精力去辨认译释一篇古代碑文，他不会受到阻挠，还会得到资助。但是他若想借此获得高等生活，华丽衣服，获得金钱或者荣誉，他会发现此路不通。谁若看重这种种物欲，大都早在青春年华便已归返“世俗生活”，成了拿薪金的专家、教师、记者，或者结婚成家，总之，找到了一种适合自己口味的其他生活方式。

当男孩约瑟夫·克乃西特不得不离开贝罗奋根时，送他去火车站的是音乐老师。与老师告别使克乃西特感到痛苦，随着火车的启动，古堡钟楼那白得耀眼的阶梯山墙也渐渐望不见时，他心里更升起了一股不安的孤独感。有些孩子踏上这第一次旅程比他的反应更加强烈，常常气馁沮丧，泪流满面。约瑟夫的心却早已倾向那边，便较易忍受这次旅行。何况旅程也不长。

他被分配到艾希霍兹[7]学校。他曾在原来的校长办公室见过学校的图片。在卡斯塔里属下各所学校中，艾希霍兹的建筑群规模最大式样也最新，一切都十分现代化。学校附近没有城镇，只有一座村庄似的居民点，周围都是密密的树木。村子后面便是开阔平坦、富有生气的艾希霍兹校区。建筑群的中间是一大片长方形的空地，空地中央有五棵巨大的杉树，它们排列整齐，好似一枚骰子上的五点，那些圆锥状浓绿的树冠高耸入云，颇为壮观。这块巨大空地半是草坪，半是铺着沙石的平地，其间唯有两座流着潺潺活水的游泳池，边上砌有宽阔而平坦的台阶通向池水。教学楼就矗立在这片阳光普照着的广场入口处，它是建筑群中唯一的高楼，楼分成左右两翼；每一座楼都建有五根柱子的前厅。而其余建筑全都密密匝匝地排列在广场的另外三面，这些房子低矮平淡、毫无装饰，分隔成大小相等的空间，每一幢房子都有一道门廊和几级台阶通向广场，在大部分游廊的出口处都摆放着盆花。

克乃西特到达后，并非由一位校工把他带到校长室或者教师委员会，而按照卡斯塔里的习惯由一位同学出来接待，那是一个身材高大的漂亮男孩，穿一身蓝色亚麻布服装，比约瑟夫稍大几岁，他向新生伸出手去，说道："我叫奥斯卡，是希腊宿舍[8]的高班生，你也将住在希腊宿舍，我奉派来欢迎你，并领你参观学校。你要等到明天才能够上课，所以我们有充裕时间把一切都匆匆看上一眼，你很快就能熟悉一切了。在你初来乍到难以适应这里的生活之前，我也请你把我当作你的朋友和顾问，万一有小伙伴惹你，你也可以来找我当保护人。有些人总认为应该给新生吃点苦头才对。不过绝不会太糟，这一点我能打包票。现在我先领你去希腊楼，让你看看自己要住的房间。"

奥斯卡受舍监委托以这种传统方式欢迎新来的约瑟夫，他确实十分努力扮演着学长的角色，高班学生通常都很乐意扮演这个角色。一

个十五岁少年只要不嫌麻烦，肯和颜悦色以保护人的声调接待一位十三岁的学弟，他总能把这个角色演成功的。约瑟夫到达的头几天受到这位学长像迎接贵宾般的接待；这位学长似乎在希望，倘若客人次日离校的话，定会同时带走对他这位接待者的良好印象。

约瑟夫被领进一个房间，他将和另外两个男孩同住在这里。他被款待吃了几片饼干和一杯果汁，接着他参观了整座“希腊楼”——大广场上的宿舍建筑之一，随后去了蒸气浴室，人们告诉他挂毛巾的地方，还指点他可以摆放盆花的角落，如果他有兴趣养花的话。将近傍晚时分，人们又把他领到洗衣房见了管理员，帮他挑选了一套蓝色亚麻布服装，试穿还很合身。

约瑟夫觉得自己一踏进学校就像到了家，他也很喜欢奥斯卡说话的声调。约瑟夫只是稍稍露出了些微羞怯的痕迹，尽管他心里自然把这位比自己年长的卡斯塔里“老人”看成了一个半人半神。就连奥斯卡偶尔向他卖弄吹嘘也让他很高兴，例如奥斯卡在谈话时忽然插入一句复杂的希腊引文，随即又忽然想起对方是新人大概听不懂，便彬彬有礼地表示歉意。当然听不懂啦，谁能不学就会呢！

无论如何，克乃西特不觉得寄宿生活有任何新奇之处，他毫不费力地适应了。就因为这个原因，他在艾希霍兹时期的生活没有什么重要事件流传下来。希腊楼曾发生过一次可怕的火灾，那时他大概已离校。我们查阅了我们能够找到的文字记录，证明他在音乐和拉丁语方面常常获得最高成绩，在数学和希腊语方面也在普通水平之上，在《宿舍楼纪事录》里总不断出现有关他的记载，例如：“天资聪慧，学习勤奋，品行端正”或者“禀赋高，品行好，颇受师长器重”。至于克乃西特曾在艾希霍兹受到过何种惩罚，现已无从查考，处罚记录本已与其他许多东西一并被大火烧毁了。后来听某位同学说，他的确记得克乃西特整整四年中仅受过一次惩罚（禁止周末度假一次），原因是他断然拒绝说出某位违反校规的同学姓名。这个传闻听着可信，克乃西特无疑一贯都重视友情，从不谄媚上级。然而说这一处分是四年期间独一无二的惩罚，确乎不太可能。

由于我们对克乃西特在精英学校早期生活的材料收集甚少，这里只得从克乃西特较晚年代论述玻璃球游戏的讲稿中摘引一段作为佐证。首先说一下，克乃西特这篇为初学者所作的报告并无亲笔草稿，

一位学生用速记方式记录了他的即兴演说[9]。克乃西特在演说中间谈到了进行玻璃球游戏所运用的类比和联想方法，并将后者区分为两种，也即是普遍公认的“正统”联想以及纯主观的“私人性质”联想。他说：

“这种私人性质联想在玻璃球游戏中是遭到绝对禁止的，但并不因此就丧失其对私人的价值。让我为你们举一个例子，那还是我自己学生年代发生的事情。那年我大约十四岁，时值二月或三月的早春季节，一天午后，有位同学邀我陪他出去砍伐一些接骨木树枝，他正在构制一座小型水磨坊，想用接骨木枝作管子。我们一起出发了。那天必是世界上特别美丽的日子，至少在我的记忆里十分美好，给我留存下永不忘怀的童年体验。大地很湿润，积雪已完全溶化消失，溪水泛出绿光急匆匆向前流动。一朵朵蓓蕾和微微绽开的柔荑花已替光秃秃的灌木增添了一抹色彩，空气中弥漫着一种气息，一种既充满活力又显得死气沉沉的气息。那是潮湿的土地、腐烂的树叶和刚刚萌生幼芽的气味，人们时时期待着去嗅闻第一朵紫罗兰的香气，事实上一朵花也没开。

“我们走到一丛接骨木树旁边，树上已经萌出细小的嫩芽，却还看不见一片叶子，当我砍下一根枝条时，一股强烈的又苦又甜的气息迎面扑来，好像枝条内聚集着春天的全部气息，又似乎能够自乘而成倍增加，正向我喷射而出。我完全被震住了。我闻闻刀，又闻闻手，闻闻那根接骨木枝条，散发出如此难以抗拒的迫人香气的是树汁。我们互相都没有提这阵气息。但是我的同伴却久久地闻着自己的树枝，并默默沉思着，无疑香气也对他显示了某种意义。

“是的，每一种体验莫不存在各自的魔术性因素，就以我这个例子而言，那个已经降临的春天——就在我走过潮湿的冒着溪水的草原，感受着泥土和嫩芽气息的时候我被迷住了，眼前这根接骨木树枝的香气奏出了最强音，把它浓缩和提高为一种充满意义的譬喻和迷醉感。也许我举的这一次童年体验缺乏联系，过分孤立，但是我已永远不会忘记这一气息了。更确切地说，从此以后，直到老年，每当重逢这一香气，都会回忆起第一次领悟到香气意义的体验。现在我再添加第二种因素。当时我曾在我的钢琴教师那里看见一本很旧的乐谱，是一册舒伯特歌曲集，它强烈吸引了我。有一回我久候老师不归便粗粗

阅读了一遍，经我请求，老师答应借我几天。我一有空暇便如痴如醉沉浸在对舒伯特的研究之中。迄至那天之前，我对舒伯特完全陌生，可是一读就被他迷住了。就在砍接骨木枝当天或者隔一天，我发现了舒伯特的春天颂歌《菩提花喷吐芳香》，钢琴伴奏出的最初和音突然让我感到好似早已熟知这一乐音。这些和音散发出与接骨木嫩枝同样的芳香，同样的又苦又甜，同样的又浓烈又迫人，同样的充溢着早春气息！从那一时刻开始，早春——接骨木香气——舒伯特和音，对我而言，已互相关联，不仅固定，而且绝对协调。一旦和音奏响，我立即就闻到了微带酸涩的树汁气息，两者对我都意味着：春天来了。

“我十分珍视这种私人联想，绝不会放弃的。但是，这种联想——每逢早春就会想起曾经历过的两种精神体验——却纯属我个人的私事。当然，它是可以表达的，如同我刚才给你们讲解的那样。但是它却无法传递。我能够让你们懂得我的联想，但是我没有能力让你们——哪怕只让一个人，把我的私人联想转化为你们自己的适当征象，让它起一种机械作用，使你们也毫无错误地反应同一信号，也始终循着同一轨迹前行。”

克乃西特的一位老同学，后来升为玻璃球游戏档案馆的第一把手，据他回忆，克乃西特总的说来是一个天性快活的男孩，十分安静，偶尔在演奏音乐时会露出一种令人吃惊的入迷或者喜形于色的表情，极少见他激动和露有愠色，这种样子唯有在玩他喜爱的韵律球游戏时才偶然有所显露。这个本性善良的健康孩子也曾几度出事，结果招致别人嘲笑或者为他担心，事情都出在有学生被校方开除的时候，其实这种情况在低年级班上是常有的事。当克乃西特第一次发现一位同学没有上课，也没有参加游戏，第二天也依然不见踪影的时候，他听说那孩子并未生病，而是被开除而离校了，而且永远也不可能再回学校，这事使克乃西特不仅很悲伤，还精神恍惚了许多日子。若干年之后，这位同学还听见克乃西特亲口对他说：“每逢一个学生被遣送回家离开艾希霍兹时，我都觉得好像死了一个人。倘若有人问我为何如此伤心，我也许会说，我不单同情那位可怜人因为轻浮和懒惰而断送了前途，还担心自己有朝一日也落得同样下场。直到我经历了许多次遣返事件，直到我认为可怕命运绝无可能落到自己头上之后，我才开始对事件有了较深刻的认识。这才领会到开除精英学生不只是一种

灾祸和惩罚，并且也认识到被开除的学生中有许多人恰恰是很乐意回家的。我也才觉察到，事情并非单纯的审判与处分某个轻浮学生的问题，而在于有一个‘外面的世界’，我们所有精英学生全都来自那里，那个世界不像我心里想象的早已停止存在，恰恰相反，在许多孩子心里，它仍然是充满吸引力的了不起的现实世界，而且始终在诱引着他们，最终把他们都吸引了回去。也许它所诱引的不是个别人，而是我们所有人。这个我们业已离开的遥远世界发出如此强大的吸引力，也许完全不是针对那些意志薄弱和精神卑劣的人。也许他们那种表面上的跌落根本不是什么堕落和遭难，而是向前跃进和向上运动。也许我们规规矩矩留在艾希霍兹的人才名符其实是弱者和懦夫呢。”

我们将会看到，这一思想后来对克乃西特有极其重大的影响。

每次重逢音乐大师，对克乃西特都是大喜事。至多隔两三个月，音乐大师就会来艾希霍兹指导音乐教学，常常住在一位与他友好的教师家，一住便是数日。有一回演出蒙特维尔梯[10]的晚祷曲，他甚至亲自指挥了最后一次排练。最为重要的是他还着意培养有天分的音乐学生，克乃西特也属于被他慈父般照顾的孩子之一。他常坐在练习室的钢琴旁与克乃西特共度一个小时，或是讲解一位他心爱的音乐家的作品，或是阐释古老音乐理论中的某个典型实例。克乃西特后来回忆说：“同音乐大师一起合奏一首轮唱曲，或者听他把一首构思不佳的作品来个荒诞转换，这是一种无与伦比的庄严肃穆或者愉快开心的经历，时而让人感动得热泪盈眶，时而又让人忍俊不禁。听他讲一个钟点音乐课好似沐浴了一次又让人按摩了一次。”

克乃西特在艾希霍兹学习的日期即将届满，他将与其他十二个程度相等的学生升到另一个学校，校长按照惯例向这批少年精英发表训话，他再一次向这些毕业生讲解了卡斯塔里的宗旨和规章，还以宗教团体的名义给他们描绘了今后的道路，他们都可能最终跻身于宗教团体最高当局之列。校长的讲话是全校师生为欢送离校者而举行的庆典活动的一部分，这批人一连数日受到老师和同学们贵宾般的款待。在接连几天的活动中，天天都有筹备妥善的演出，这次演出的是十七世纪的一部巨型大合唱，连音乐大师也亲临倾听。

校长讲完话，大家向装饰一新的餐厅走去时，克乃西特走到音乐大师身边问道：“刚才校长对我们说，外边的普通中等和高等学校与

我们卡斯塔里学校全不相同。他说那里的学生们在自己的大学里研读‘自由’专业。倘若我没有听错的话，我想我们卡斯塔里学生全然不知道这个专业。我应该怎样理解这问题？为什么要称为‘自由’专业？为什么卡斯塔里要把这一专业排除在外？”

音乐大师把年轻人拉向一旁，站停在一棵大杉树下。一丝近似狡猾的微笑使他眼角产生了一道道细细的皱纹，他当时的回答是：“亲爱的朋友，因为你姓克乃西特[11]，也许这就是‘自由’一词如此吸引你的原因。不过你对这类事情千万别太认真！非卡斯塔里人说起自由一词总是太认真，听起来甚至有点慷慨激昂。我们卡斯塔里人说到这个词时却用讽刺的口吻。自由对于那些学生而言，也仅仅不过是选择专业而已。这种选择造成了一种自由的假象，其实在大多数情况下，选择往往出自学生的家庭而很少出于学生本人。更有甚者，有些父亲宁肯咬断自己的舌头，也不甘心真正听任自己的儿子自由选择。但是我这么说也许是一种诽谤。我们不提这些吧！自由确实存在，不过只局限于唯一的一次，只限于选择专业的行动而已。专业既已选定，自由也便完结了。学生们进了大学，不论学医科、法科和工科，都得研读极严格刻板的课程，直至通过一系列的考试。当他考试及格，获得自由开业许可证件，似乎可以在外表自由的情况下从事自选的职业了。其实未必，他将成为形形色色较低级力量的奴隶，一切都取决于他能否取得成功，获得金钱、名誉和地位，取决于他能否讨得人们的欢心。他必须屈服于选举，他必须大量挣钱，他不得不参与阶级集团、家族集团、各种党派以及新闻报刊的无情竞争。他借此得到了成功和富有的自由，同时也得到了受失败者憎恨的回报，反之也一样。至于精英学生以及后来成为宗教团体成员的人们，情况却恰恰相反。他不存在‘选择’职业的问题。他不认为自己比老师更能判断自己的才能。他对自己在团体中的地位和职务的选择总是接受师长的安排，总而言之，倘使一个人没有做过太出格的事，那么老师就必得按照这个人的品格、才能以及缺点，作出适当的安排。每一个精英学校的学生，凡是通过初级考试的，便都在这种貌似不自由的情况下享受到人们可能料想的最大自由。那些‘自由地’选择了专业的人们不得不经受本专业又狭窄又呆板的课程，经受那些严格的考试，以便替自己的前途打下基础，而精英学校的学生则远为自由得多，许多人一旦开始独立研究

便选定了一生从事的课题，许多人往往选择了极冷僻，甚至很愚蠢的题目，没有人阻挠他们的研究工作，只要他们自己不蜕化变质。具有教师禀赋的人被安排为教师，具有教育家禀赋的让他成为教育家，具有翻译才能的让他当翻译家，每个人都安排在最适合他的位置上，就如他自己所愿，他既能够服务，也能够在服务中得到自由。最重要的情况在于：从此以后他就毕生免除了忍受可怕奴役的职业‘自由’。他不需为金钱、荣誉、地位而奋斗，他不介入任何党派的纷争，他不会处于公与私、个人与官方的夹缝之中，他绝无成败得失之虑。我的孩子，现在你看清了吧，当我们谈到自由选择时，为什么‘自由’一词听着总有点滑稽的味道。”

告别艾希霍兹给克乃西特的一个生活阶段划上了句号。他迄今度过的是一种幸福的童年，过着顺从的、与一切秩序和谐的、轻松容易的生活，如今却要开始面对一种奋斗、发展和困难重重的生活。当接到即将转学的通知时，他已差不多十七岁了。有一批同学与他同时获得通知，所以在这段短促的间歇期内，这批入选者除了议论他们即将被移植的地点之外，再也没有任何重要话题。校方依照惯例，直到最后几天才通知他们本人，而在毕业典礼和离校期限之间只有几天假期。

克乃西特在这段假期里有一件颇有意义的大幸事。音乐大师邀请他步行去自己家作客数日。那是十分罕见的殊遇。克乃西特同另一位毕业生——因为克乃西特仍然还在艾希霍兹，学生是不可单独旅行的——在一天清晨向森林和山上走去，攀登了三个钟点之后，他们终于穿过茂密的树林抵达一座山峰的圆形顶端，从峰顶向下俯视，变小的艾希霍兹全貌尽收眼底，尽管距离已远，但是那五棵大树的黑影，那一大片由草坪、闪光的水池、高高教学楼组成的四方院子，还有邻近的教堂、村庄以及远近闻名的栲树林[12]依然清晰可辨。两个年轻人站在山顶朝山下望了许久。我们中许多人始终怀念这可爱的景色，景色至今依旧，没有太大变化。因为那场大火以后一切建筑都照原样重建，而五棵大树中有三棵劫后余生，依然屹立如故。这两位青年望着山下的学校，那是他们生活多年的家，而今即将告别远行，不禁触景生情，一阵阵心酸。

“我觉得我从前没有发现这里多么美丽，”约瑟夫的同伴打破沉寂

说，“唉，大概是因为我要告别了，这才第一次真正看清楚。”

“正是这样，”克乃西特回答，“你说得对，我也有同感。不过我们即使离开了，从本质上理解仍然没有脱离艾希霍兹。唯有永远离去的人才真正脱离艾希霍兹，例如那个会写拉丁语打油诗的奥托，或者那个能在水底潜伏很久的查理曼内，以及另外几个人。他们都是真正走了，脱离关系了。我已经很久没有想到他们，现在又一下子都进了我心里。你尽管笑我吧，但是我确实认为这些叛徒错归错，却也有使我感动之处，就像那个叛教的天使鲁切弗，多少总有点慑人的伟大力量。他们也许做错了事，更确切地说，他们毫无疑问是错的，但是无论如何，他们至少做了自己想做的事，完成了一些工作，他们敢于冒险向前跳跃，那是需要勇气的。而我们这些人，我们又勤勉学习，又老实听话，又十分理智，可是我们没有什么行动，我们从不曾向前跳跃！”

“我不这么想，”克乃西特的同伴表示，“他们中的一些人既无行动也没有冒险，他们只知道吊儿郎当，直到被校方开除。也许我没有完全听懂你的意思。你所说的跳跃意谓什么？”

“我的意思是能够忘我，能认真投入，嗯，就是这样——这就是跳跃！我不希望自己跳回童年的家，不想恢复过去的生活，它们对我已经没有吸引力，我也几乎把它们完全忘记了。我只希望某个时刻突然来临，只要符合人们的需要，我也能够忘却自我，向前跳跃，当然不要向着渺小低劣，而要向前向着更高的远处。”

“是啊，我们不是正走着么。艾希霍兹是一个阶段，下一步要走得更高些，最后等待着我们去的是最高宗教团体。”

“是的，但我的意思还不止是这些。我们继续向前走吧，朋友，步行漫游真好，它让我心情愉快。我们的日子确实过得太沉闷暗淡了。”

我们从克乃西特的同学转述到他当时的情绪和言词判断，克乃西特显然早自青年时期便已开始他的狂热追求。

两位徒步旅行者在路上走了整整两天才到达音乐大师当时的住处，位于高高的蒙特坡[13]山间的一座旧日修道院里，大师正在开授指挥课程。克乃西特的同伴被安排住在客房，而克乃西特则住在大师自己居室的一个小房间里。他刚收拾好行囊，梳洗完毕，主人便走了

进来。这位可敬的长者和年轻人握过手，微微叹了一口气后便在一把椅子上坐下身子，然后闭上眼睛休息了一忽儿，这是他极度疲倦时的习惯动作，随即又抬头望着客人，亲切地说道："请原谅我，我不是一个善于招待的主人。你步行跋涉而来，一定很累了，老实说我也很累，一天的工作日程排得太紧了。——倘若你不打算立即上床休息，我想现在就领你去我的书房聊一个钟点。你将在这儿逗留两个整天，明天请你和你的同学与我一起用餐，可惜我无法给你很多时间，因此不得不设法替你找出几个钟点来。我们立刻开始吧，怎么样？"

他把克乃西特领进一间有巨大圆形拱顶的小房间，屋内只摆着一架古老的钢琴和两把椅子，除此之外便没有其他物件了。他们各自在一把椅子上坐下了。

"你不久就要进入另一个阶段，"音乐大师说道，"你将在那里学习各种新东西，有许多是极美好的，你也肯定很快就会开始接触玻璃球游戏。所有一切都很美好，而且很重要，但是有一件事比其他任何东西都更为重要：你将学习如何静坐默思。这似乎是人人必学的，却不可能进行考核。我希望你能够正确把握，真正学好，就像学习音乐那样，学好了这一课，自有能力破解世上万事万物。因而我想亲自替你上两堂或三堂入门基础课，这就是我邀请你来的目的。今天、明天和后天，我们都得试着静修一个钟点，默想音乐。你现在先喝一杯牛奶，免得饥渴扰乱你的身心，晚饭还得过一会再送来。"

他敲敲门，有人端来一杯牛奶。

"慢慢喝，慢点儿，"他说，"别着急，不要说话了。"

克乃西特极慢地喝着那杯凉爽的牛奶，面对着这位可敬的老人。老人再度闭上了眼睛，那张脸看上去确实苍老了，表情十分慈祥，显得十分宁静，他的笑容是向着自己内心的，好似他已走进了自己的思绪之中，就像一个疲惫不堪的人把脚浸入脚盆时那样。老人全身流泻出平和静谧的气息，克乃西特感受到了这种气息，心里也越来越平静。

现在，音乐大师从椅子上转过身子把双手搁到钢琴上。他奏出一个主题曲，随即又加以变奏发展，那主题曲似乎出自某位意大利经典作曲家的作品。他指点自己的客人，教导他如何对这部音乐作品在整个演奏过程中进行联想，想象出一场舞蹈，一系列连续不断的平衡体

操动作，一连串以一个均匀轴心为中心的大大小小舞步，教导他如何全神贯注，只注意这些舞步所构成的图形上。他把这段节奏又弹了一遍，静静地思索了片刻，又弹奏了一遍，然后静坐着，双目半闭，双手平置膝上，一动不动地在自己内心复奏着考察着这段音乐。现在连这位学生也开始自内心深处聆听了，他看见了五线谱的一个个片段，看见有些东西在自己眼前活动，在踏步，在跳跃，在飞舞，他试着去读懂和辨认出那些好似鸟儿飞翔划出的曲线般的动作。而这些东西互相纠缠不清，一切又消失不见了；他不得不重新开始，就在他专心集中的瞬间，只觉得心里突然一片空白。他茫然四顾，看见音乐大师沉静深邃的脸庞在黄昏的微光中飘浮，于是赶紧回头，循着老路回到了刚才滑落离开的心灵空间。于是他又听见音乐之声在心里响起，看见音乐在那里踏步行走，划出舞动的线条，他在心里追踪着那些看不见的舞者们跳跃的舞步……

当他又一次从自己的心灵空间滑落出来，当他再度切实感到自己坐着的椅子，脚下铺着草席的石板地，还有窗外开始变暗的暮色时，觉得自己好像度过了一段很长的生活时期。这时他觉察有什么人在凝视他，便抬起头来，恰和正在审视他的音乐大师的目光相对。大师以一种几乎很难察觉的动作向他点了点头，接着用一根手指以极弱音弹出了那部意大利乐曲的最后变奏，随即站起身来。

“你留在这里，”他说，“我就回来。你试着把乐曲再回想一遍，注意那些图形的变化！不过不必太勉强，这只是游戏而已。倘若你想着想着就睡着了，那也没有什么关系。”

他说完就离开了。他紧张忙碌了一天后还有一件事等着他去处理，那可不是什么他希望做的轻松愉快的工作。有个在指挥班学习的学生，一个有才能，却颇爱虚荣，又很傲慢的青年，使大师不得不和他谈谈其所表现的错误与恶习，而且得采用恩威兼施的办法。大师叹了一口气。为什么问题总不能彻底解决，已承认的错误总是一再重犯！人们不得不反复和同样的错误作斗争，同样的莠草永远拔不尽！有才无德，华而不实，它们曾在副刊文字年代的音乐生活中占据统治地位，后来在音乐复兴时期被清除得一干二净——如今又破土而出，萌生幼芽了。

当他办完这件事回来，要约瑟夫与他共进晚餐时，他发现这孩子

还静静坐着，模样愉快，已没有丝毫疲倦的神态。“真是奇妙，”男孩作梦似地说道，“音乐在我心里曾一度消失，又出现时完全改变了模样。”

“就让音乐在你心里任意回荡吧，”大师说着把他领进一间小小的居室，居室里一张桌子上已经摆好面包和水果。他们开始用餐，大师邀请他明晨去听一忽儿指挥课。在送这位客人回小房间休息之前，大师又叮嘱道：“你在静坐冥想时看到的东西，音乐以图形花样展现在你眼前。它们倘若中你的意，试试用笔记录下来。”

克乃西特发现自己小房间桌上放着纸和笔，便不忙上床，而试着把那首乐曲在他心里转化成的图形用笔描绘下来。他先画出一条线，又在这条线上画了许多条斜着伸展开去的短短的支线，其间的空隙都合乎韵律的节奏，看起来像是树枝上排列规则的叶片。这幅图像并未令他满意，但是他兴致勃勃，仍一而再，再而三地试着重画，最后他把线条弯曲成了圆圈，那些支线犹如花环上的花朵一般，向四周扩散开来。然后他上床就寝，立即便进入了梦乡。梦中他又来到了昨日曾与同学略事休憩的峰顶上的森林，俯览着山脚下可爱的艾希霍兹。他正在定睛凝望，学校楼群所在的四方院子逐渐变成了椭圆形，随即又转化为一个圆形，变成了一只花环，花环开始缓缓旋转，越转越快，直到令人眼花缭乱，最后砉然裂开，爆散为无数闪烁的星星。

克乃西特醒来时已经忘了这场梦，可是后来与音乐大师一起作清晨散步，当大师问及晚间是否做梦时，他依稀感觉到有过不愉快或者令人不安的梦。他又想了想，想起来了，便叙述了梦里的情景；同时他觉得十分惊讶：梦居然对自己毫无伤害。大师仔细谛听着他的叙述。

“应该重视梦吗？”约瑟夫问，“梦能够解释吗？”

音乐大师直视着他的眼睛简洁地答道：“我们对一切事情都应该重视，因为一切事情都能够解释。”

他们走了一会儿后，大师慈爱地问他：“你最愿意进哪所学校？”约瑟夫脸红了。他极快地轻声说：“我想，是华尔采尔。”大师点点头。“我也这么想。你总知道一句华尔采尔的格言：Gignit autem artificiosam ...”[14]

克乃西特仍然红着脸，却把学生们熟知的谚语背全了：华尔采尔

[15]更是培养出高明玻璃球游戏者的圣地。

老人亲切地望着他。“这大概就是你的道路了，约瑟夫。你也知道，并非人人都赞同玻璃球游戏。他们说，它不过是艺术的后补力量，从事游戏的人都是些为艺术而艺术的人，他们已不再献身灵魂事业，不过是些业余艺术家，只会弄些幻想曲、即兴曲玩玩而已。你将来会看到这番话有多少是真正符合事实的。或许你已经对玻璃球游戏有自己的看法，寄予了过多的期望，或许恰恰相反。毫无疑问，玻璃球游戏也有其危险性。但是我们正因其有危险而爱它，唯有弱者才被打发走毫无风险的道路。但是你得永远记住我经常对你说的话：我们的目标是正确认识矛盾对立，首先当然是看作矛盾，然而接着要视为一个统一体的相对极。这也就是玻璃球游戏的特点。具有艺术禀赋的人之所以喜爱玻璃球游戏，是因为他们能够从中获得即兴想象的机会。——某些严谨的科学家，甚至一些音乐家却轻视这种游戏，是因为他们认为它缺乏每一种科学专业都能够达到的严谨程度。好啦，你将会遇上这类矛盾对立，而且随着时间的推移，你将会发现它们都是主观的对立物，而不是客观的事实。例如一位爱幻想的艺术家，他避开纯数学或者逻辑学，并非因为他对它们已多少了解和有什么发言权，而是因为他天生喜爱某些别的东西。你可以认为这种天生而强烈的爱憎本能乃是小人物的特征，现实生活中的大人物和卓越人物都没有这类强烈的感情。我辈芸芸众生，都只是一个平常人，在人世间都只是一次尝试，一段中途旅程而已。而每个人即使仅仅处于中途，那里也依然存在和谐完美，他应该努力达到中心，而不是只在边缘打转。请你不要忘记：一个人能够既是严谨的逻辑学家或者语法学家，同时又是充满幻想和音乐感的人。一个人也能够既是音乐家或者玻璃球游戏者，同时又完全精通一切规则与秩序。我们的目标是要培养这样的人，要成为这样的人，他不论在哪一天，不论和哪一个人，随时随地都可以交流他研习过的科学或艺术问题。他能够把最清澈透明的逻辑理论灌注入玻璃球游戏之中，也能够让语法学富于创造性的幻想气息。我们应当努力成为这样的人，我们应当具备这样的能力，随时随地都能够承担另一种岗位的任务，而不会让自己因不堪承受压力而困惑慌乱。”

“我想我已经听懂了，”克乃西特说。“具有如此强烈爱憎感情的

人，是否只是那些天性热情的人，而其他人则比较冷静比较温和？”

“这话听起来正确，其实不然，”音乐大师笑着说。“对事事都热心，又想把一切都做好，这就需要大量的精神力量、勇气和热情，少一点儿就不成。你所说的热情其实不是精神力量，而是灵魂与外在世界摩擦而生的力量。凡是你所谓的热情占统治地位之处，与其说是存在着大量渴望和雄心，倒不如说是把它们导向了自我孤立的错误目标，并因而形成了紧张压抑的时代气氛。同时，凡是竭尽全力趋向中心的人，凡是努力趋向真实的存在、趋向完善境界的人，外表看来总比热情者要平静得多，因为人们并不总能看见他们灼热的火焰，举例说吧，他在辩论时决不会高声喊叫，也不会挥舞臂膀。但是我可以对你保证，他是炽热的、是在燃烧的！”

“啊，能让人们了解该多么好！”克乃西特不胜感慨。“倘若有一种人人都信仰的学说该多好啊！现在一切都互相矛盾，一切都自行其道，有什么是确实可靠的呢。事事既可以这么解释，又可以反过来那么解释。人们能够把整个世界的发展历史说成是发展和进步，也同样能够将之叙述为一无所是的堕落和荒谬。难道真的没有真理吗？难道不存在真正纯正而有效的学说吗？”

音乐大师还从未听见他用如此激烈的口吻讲话，默默走了一段路后，才回答道：“真理是有的，我的孩子。但是你所渴望的‘学说’，那种绝对的、完善的、让人充满智慧的学说却是没有的。我的朋友，你也不应该去渴求一种完善的学说，而应该渴求让你自己完善无瑕。神性在你自己心中，而不在任何概念和书本里。真理是体验而得的，真理无法传授。约瑟夫·克乃西特，让你自己在斗争中领悟吧，我不妨说事实上已经开始了。”

约瑟夫这几天总算有机会亲眼目睹自己敬爱的师长的日常生活与工作，十分钦佩，尽管他仅能见到大师每日完成事务中的极小部分。而最主要的是音乐大师赢得了他的心，因为大师邀请他，照顾他，因为这位工作如此繁忙、看上去又常常如此疲倦的人还为他抽出一个钟点又一个钟点，何况还不单单是时间呢！大师指点他的静修入门课程竟让他获得如此深刻和持久的印象——事实如此，这是他后来作出的判断——，并非通过传授某种特殊的高级技巧，而只在于大师的为人和他的示范作用。尽管克乃西特后来的老师们，在他下一年的静修课

程中，给予了更多的指导，更精确的阐释，更严格的控制，也提出了更多的问题，作了更多的纠正，但音乐大师对这位青年的影响力却是最牢固的，他讲解得很少，往往只是确定主题后便开始示范演奏。克乃西特观察到，他的老师如何常常显得又苍老又疲倦，然而，在略一闭眼潜心内视之后，如何再度显得又沉稳、又快活、又亲切、又生气勃勃。克乃西特十分折服于这种走向内在灵魂泉源的道路，这种自骚动至平静的道路。关于这一切，克乃西特都是在这一次或那一次短暂散步或者用餐时随便谈话中零零星星听到的。

我们知道，大师当年也曾对如何进行玻璃球游戏为克乃西特讲过若干出色的指示性言语，可惜什么也未能流传下来。克乃西特还难以忘怀，主人如何尽心尽力照顾了约瑟夫的同伴，以减少那孩子附属品的感觉。老人似乎什么都想到了。

在蒙特坡短暂逗留期间，受了三次静修教育，旁听了一次指挥课，与音乐大师的几次谈话，对克乃西特具有不可估量的影响。毫无疑问，音乐大师为克乃西特的短暂学习取得效果选择了最有利的时刻。此次邀请的主要目的如他所述乃是指点克乃西特从内心掌握静修的入门课程，但是邀请本身也具有同样的重要性，这一殊遇也正是老师对他极为关心、期望甚高的表示，这使克乃西特的感召体验进入了第二个阶段。人们已恩准他一窥宗教团体最高当局的内情。最高当局十二位大师中的任何一位召见和接近毕业生中的某个学生，其意义绝不限于个人好感。身为大师，一言一行，总不止是个人私事。

临行前，两个男孩都得到了小礼品，约瑟夫得到的是一册两部巴赫合唱序曲总谱，同伴是一册袖珍本贺拉斯[16]集子。音乐大师与克乃西特握手分别时对他说道："过几天你就会知道自己分配在哪个学校了。我去艾希霍兹的次数较多，很少去高级学校，但是我们肯定会在那里再见面的，只要我身体仍然健康。如果你愿意，不妨每年写一封信给我，特别是谈谈你学习音乐的进程。我不会阻止你批评你的老师，我对这种事情是不在乎的。无数工作等着你去做，我希望你能经受住考验。我们卡斯塔里人应该不仅仅是一个出类拔萃者，首先应该是一个严谨的团体。一座建筑，其中的每一块砖头唯有在整体中才具有自己的意义。离开了整体便无路可走。因而一个人上升得越高，承担的职务越重要，自由反倒越来越少，而责任越来越多。再见吧，我

的青年朋友。你能在此逗留，真让我感到愉快。”

两个孩子踏上了归途，途中比来时更加快活，谈话也更多。生活在另一种情景和气氛中，接触的是不同环境的人，短短两天就使他们完全松弛了，对于艾希霍兹和即将来临的离别之惆怅感也变得淡薄了，反倒更加向往变化向往未来。他们在林中歇脚处，在蒙特坡某个陡峭的峡谷，都曾从衣袋里取出木笛用双声部吹奏几首民歌。当他们再度登上那座可以远眺艾希霍兹全景的峰顶，俯视学校的建筑和那些大树时，两人都觉得上次在这里的谈话似乎已是遥远的过去了。一切事物都有了一种全新的面貌。他们对此保持沉默，只对自己当时的感情和言论有点儿羞愧，时过境迁，已经全然毫无意义。

他们回到艾希霍兹次日便得知了自己的去处。克乃西特分配去华尔采尔学校。

---

[1] 卡斯塔里一词源出希腊神话中的圣泉故事，用卡斯塔里命名一个类似教育区的独特精神王国则是黑塞的虚构创造，而教育区的设想显然得自歌德的小说《维廉· 麦斯特》，这里却赋予了全不相同的新内容。

[2] 贝罗奋根是黑塞虚构的地名。黑塞童年时曾在戈宾根的拉丁语学校读书。

[3] 普莱托里乌斯（1571—1621），德国作曲家；蒙特维尔梯（1567—1634），意大利歌剧大师；弗罗贝格尔（1616—1667），德国作曲家。

[4] 清官一词在德语中专指清朝官吏，这里显然褒多于贬，涉及作者本人对中国的认识。

[5] “厉害的鲁多维柯斯”原型为黑塞的朋友路易斯·莫里艾特（1880—1962），已出现于作家的多部作品中。

[6] “恰托斯”是黑塞名字的拉丁语译法（见黑塞童年回忆《我的学生时代》中恰托斯一字的由来）。“卡尔文席士”是黑塞的出生地卡尔夫的变音，“二世”当为揶揄语，意谓此人并非建功立业的第一世。这里提到的著作自然也是子虚乌有的。

[7] 艾希霍兹也是黑塞虚构的地名。

[8] 黑塞从拉丁语学校毕业后，考入毛尔布隆神学院，就住在该校“希腊室”。奥斯卡的原型不详。

[9] 据德国黑塞研究学者分析，作者在这里援用了柏拉图与他的老师亚里士多德的关系。

[10] 蒙特维尔梯（1567—1643），意大利作曲家，创立威尼斯歌剧风格，对后世音乐有很大影响。

[11] “克乃西特”一词意为“奴仆”。

[12] 艾希霍兹直译就是“梣树”，校名正取自此树名。

[13] 蒙特坡也是虚构地名。有些德国学者认为可能暗喻黑塞自己的隐居地蒙太格诺拉。

[14] 拉丁语：“更是培养出……”

[15] 华尔采尔学校也是黑塞虚构的名字。

[16] 贺拉斯（公元前65—前8年），罗马诗人。

·华尔采尔·

“华尔采尔更是培养出高明玻璃球游戏者的圣地”，这是一句介绍著名华尔采尔学校的古老谚语。卡斯塔里属下的许多学校中，华尔采尔在第二阶段和第三阶段的课程中侧重于音乐，也就是说，其他许多学校都各有其侧重学科，例如：考普海姆学校侧重古典语言学，波尔塔[1]学校侧重亚里士多德和经院哲学，普兰华斯特学校则侧重于数学，而华尔采尔学校的传统恰恰相反，倾向于培植能够协调科学与艺术的人才，此种倾向的最高象征便是玻璃球游戏。尽管玻璃球游戏在这里也如同在其他学校里一样，既非官方活动，也不是正式传授的必修学科。但是，凡在华尔采尔就读的学生，几乎毫无例外地都在课外研习此项学科。事情不难理解，因为举办玻璃球游戏活动的会址及其各种附属机构均设于小城华尔采尔：诸如专为游戏庆典而建的著名玻璃球游戏大厅，规模宏大的玻璃球游戏档案馆及其属下的各种办公机构和图书室，就连玻璃球游戏大师的寓所也设在这里。即便种种机构均为独立单位，华尔采尔学校也绝非其附属或分支，然而它们的精神却笼罩着整个学校，尤其是举行公开游戏大赛的庄严典礼气氛更弥漫遍及整座小城。当然，全市上下无不自豪于拥有这所学校和这一游戏。当地居民称华尔采尔学校的学生为“学者”，称来此研习玻璃球游戏的客人们为“解结者”，这是拉丁语“游戏者”一词的转化。

附带提一下，华尔采尔学校是卡斯塔里属下所有学校中规模最小的，每次招收学生总数从未超过六十人，这种情况无疑会使学校略显特殊和贵族色彩，总有点与众不同，似乎只培育精英中的精英人才。事实也确乎如此，过去几十年里，许多艺术大师和所有玻璃球游戏大师都出自这座令人尊敬的学校。当然，对华尔采尔这种灿烂夺目的声誉绝不是毫无争议的。到处总有人认为，华尔采尔人纯为自鸣得意的崇美者和娇生惯养的王子，除了玩玻璃球游戏便一无所能。偶尔，在其他几所学校里也会刮起一阵反华尔采尔风，对他们横加指责，但恰恰是这类半是戏谑半是斥责的尖刻话语，说明一切均起因于羡慕和妒忌。不管怎么说，一个学生被安置在华尔采尔总是一种殊荣。约瑟夫·克乃西特也领会到了这点，虽然他既不虚荣也无野心，然而就接受这

一殊荣来说，他也充满了愉快的自豪感。

克乃西特和几个同学一起步行来到华尔采尔。他对未来充满期望，并且作了充分的精神准备，一踏进南门就立即被古老小城的棕色外观所吸引，被庄严肃穆的校园迷住了，学校前身是一座西妥教会[2]的修道院。他刚刚在接待室用过茶点，等不及换上新服装，就独自一人溜出去观看自己的新家乡了。他在一度曾是古城墙的遗址旁发现了一条步行小路，便沿着这条小河边的小路往前走，在一座拱形桥顶上站停住，聆听着水磨的沙沙声，随后经过墓园走入一条林荫道，他看见并辨认出了高高树篱后的“玻璃球游戏者学园”[3]，为玻璃球游戏者特辟的小城市。这里有举行庆典的大会堂，有档案馆，有各种教室，有贵宾楼，还有教师的住宅。他望见一个穿着玻璃球游戏服装的男子从其中一幢住宅走出来，心里暗忖：会不会就是一位传说中的游戏能手，也许正是玻璃球大师本人呢。他感到这里的气氛对自己具有强大魅力，一切都显得那么古老、可敬、神圣，充满传统色彩，顿时产生较艾希霍兹时更为接近“中心”的感觉。当从玻璃球游戏区往回走的途中，他又觉察到了城市的另一种魅力，也许不那么令人崇敬，却同样令人激动。这便是小城本身——一个小小的世俗世界：那些忙忙碌碌的商业交易活动，那些小狗和小孩子，那些店铺和手工作坊的气味，那些留着胡子的市民和坐在店堂门后的胖太太，那些喧嚷玩耍着的少年，那些斜眼望人的年轻姑娘。许多东西都让克乃西特回想起业已遥远的往日世界，想起自己熟知的小城贝罗奋根，想起过去一直深信早已被自己忘怀的一切。如今，他灵魂深处正在对一切作着反应，种种景象、气味和声音无不例外。和艾希霍兹相比较，在这里等待他莅临的是一个不很宁静，却更色彩绚丽、更富裕殷实的世俗世界。

学校开学后，尽管也有几门新课，克乃西特最初仍然觉得只是旧课程的继续而已。真正的新东西丝毫也没有，除了静修练习。这对他而言，也因已经音乐大师指点而不是新的尝试了。当年他很乐意接受冥想指导，却只把它当作放松身心的愉快游戏。直到后来——我们将要谈到此点——他才从自己切身体验中认识到它的真正的极高价值。

华尔采尔学校的校长奥托·切宾顿[4]是一位不同凡响的奇人，却有点让人害怕，克乃西特看见他时已年近六旬。我们后来所见关于学生克乃西特的记载，不少记录出自校长那一手漂亮而遒劲的书法。事实

上，最初是同学们对新来的青年产生了好奇心，而不是教师。克乃西特尤其与其中的两位建立了非常富有男子气概的友谊关系，有许多文字往来材料可资佐证。一位是与克乃西特同年的卡洛·费罗蒙梯[5]，开学头几个月他们就成了好朋友，费罗蒙梯后来成为音乐大师的代理人，地位仅次于最高教育当局的十二位成员。我们非常感谢他的帮助，尤其是他所撰写的论述十六世纪琵琶演奏风格的史话[6]。他在学校里的诨名是“嗜米者”，同学们都很赞赏他的游戏才能。他和克乃西特的友谊始于谈论音乐，继而共同研习互相切磋，他们的交往持续了许多年。这方面的情况，我们一部分得自克乃西特写给音乐大师的书信，信很稀少，内容却都非常丰富。克乃西特在第一封信里称费罗蒙梯是“音乐专家，擅长于华丽装潢、装饰音、颤音等等”，他们曾一起练习演奏科帕林、普赛尔和1700年代其他大师的作品。克乃西特在其中一封信里对此类练习和音乐作了详尽描述，“在演奏某些片段时几乎每一个音符都给加上了装饰音”。接着写道：“当人们一连几个钟点连续不断地奏响重复音，强烈颤音以及连音时，感觉自己那些手指上好像都充了电。”

克乃西特进华尔采尔第二年或者第三年后，他在音乐方面确实有了长足进步，他熟读并能熟练演奏各个世纪和各种风格的乐谱、谱号、略符以及低音符，凡是我们所知道的西方音乐王国的宝藏，他无不努力以自己独特方式去亲近熟悉，他从技巧研究出发，小心翼翼地探索每首乐曲的感觉和技术，最终深入通晓了它的精神实质。恰恰由于他热衷于把握音乐感觉，努力于从耳朵对乐曲的感觉性、音响性以及感人性的体会去读通读懂各种各样不同音乐风格的精神实质，使他没能倾注全力学习玻璃球游戏的基础课程，以致别人奇怪他怎么在这方面延误落后了很长时间。许多年后，他在一次讲课中说了下列的话：“谁若仅从玻璃球游戏所提炼出的乐曲摘要去认识音乐，也许会是一个优秀玻璃球游戏者，却不会是优秀音乐家，大概也不可能成为优秀历史家。音乐并非仅由我们用理论将其抽象出来的那种纯粹的振动和样式所组成，纵观世界几千年来的音乐，无不首先建基于感觉的愉悦，呼吸的迸发，节拍的敲击，在于人在各种歌声的掺和中以及各种乐器的合奏中所体会的色调、磨擦和刺激而诞生的。毫无疑问，精神是最主要的。而新乐器的发明和老乐器的改进，新唱腔和新构思的

引进，新规则或新禁忌的吸收，永远只是一种姿态和外表而已，就如同世界各国的服式和时尚仅属外表一样。然而，人们必须从感官知觉上把握和品味这些表面的感官特征，这样才有可能理解它们所由来的时代和风格。人们演奏音乐时得运用双手和指头，运用我们的嘴和肺，而不是单靠大脑；因而，只会读乐谱却不会很好操弄任何一种乐器的人，不应当参与议论音乐的谈话。因而，对音乐的发展史也绝非凭借哪一部抽象推理其风格发展的历史著作就得以理解的。就以我们能否认识音乐上的衰微时期为例，倘若我们看不到每一次衰微都是感官和数量因素压倒了精神因素，肯定就完全不能入门。”

克乃西特有一阵子似乎决心只想成为音乐家。他如此偏爱音乐，以致耽误了其他选修课目，其中包括玻璃球游戏的基础课程，情况发展得很严重，乃至第一学期尚未结束，便被校长召见。克乃西特毫无惧色，顽固坚持自己作学生的权利。据说他对校长答复道：“我若有任何正规课目不及格，您便有权处罚我，但是我没有。同样的，我也有权处置我的课余时间，可以用四分之三或者甚至是全部时间研习音乐。我是遵守校规的。”校长切宾顿为人极精明，也就不再坚持己见，当然他从此特别注意这个学生，据称此后很长一段时间里，他待克乃西特相当冷淡和严格。

克乃西特学生年代这一段古怪时期大致持续了一年，也许还得再加上半年。他学习成绩一般，表现并不突出——从他和校长的冲突事件判断——，他的行为是一种有点儿执拗的自我退缩，不和任何人结交，只向音乐倾注全部热情，几乎摒弃了一切其他课余项目，包括学习玻璃球游戏。毫无疑问，他的若干表现具有青春期的特征。这段时期内，他偶尔遇见异性总持怀疑态度，也可能是出于害羞——就像其他家里没有姐妹的艾希霍兹学生一样。他读了许多书，尤其是德国哲学著作，莱布尼兹、康德和许多浪漫派作者的书他都爱读，而以黑格尔对他的吸引力最为强烈。

现在我们必须简略介绍一下克乃西特的另一位同学，旁听生普林尼奥·特西格诺利[7]，此人在当年华尔采尔生活中扮演了一个举足轻重的角色。所谓旁听生就是以来宾身份在学校听课，也即他不打算长期逗留卡斯塔里学园，更无意进入宗教团体。学园里常有这样的旁听生，但人数很少，显然最高教育当局并不乐意吸收这样的学生，因为

他们一旦修完学业便会立即打道回府，重新返归世俗生活。然而，国内有几户古老的显贵家庭，曾为创建卡斯塔里出过大力，至今仍保留着旧习俗（至少没有完全消除），总要选送一个天分够入学标准的孩子以宾客身份入精英学校就读，这是那几家贵族继承至今的特权。

这些旁听生虽然也得与其他学生一般遵守同样的校规，但可不必常年疏离家庭和故乡，这样也便在学生中形成了一个颇为特别的集团。他们每逢假期就回转家庭，因而始终保留着自己出生地的习惯和思维方式，在同学们眼里也便始终只是客人和外人。期待着他们的是双亲的家庭、世俗的前程、职业和婚姻。这类贵宾学生中也有人受到学校精神感召，征得家庭同意后最终留在卡斯塔里，还进入了宗教团体，但是这种情况少而又少。多数人则相反，但是历史证明，不论在哪一时期，每当公开舆论因种种原因转而抨击反对精英学校和宗教团体时，我国历史上许多著名政界要人曾挺身而出强硬卫护两者，其中不少人青年时代曾是这类贵宾学生。

普林尼奥·特西格诺利就是这样一位旁听生，他是较年轻的克乃西特一进华尔采尔就结识的朋友。特西格诺利天赋很高，他口才出众，擅长辩论；他性格刚烈，但脾气有点儿暴躁，他的出现常使校长十分恼怒，因为他学习成绩优秀，简直无可挑剔，可是他无论如何也不肯忘却自己旁听生的特殊地位，反倒尽量设法引人注意，甚至以挑战姿态直言不讳地宣扬自己是一个持世俗观点的非卡斯塔里人。

两位学生出人意外地建立了特殊的友谊。两人都极有天分，都感受了精神召唤，这使他们成为兄弟，尽管在其他任何方面都完全相反。也许需要一位不同凡响的老师，具有超人智慧和高度技巧，才能够沙里淘金，运用辩证法则不断在矛盾对立中求得综合。切宾顿校长倒是不缺乏这方面的才能和愿望，他不属于那类讨厌天才的教师，但要解决目前这个实例，他却缺少最重要的先决条件：两个学生对他的信任。自封为外人和革新派的普林尼奥，一贯对校长保持敬而远之的警惕态度。更不幸的是切宾顿校长和约瑟夫因课余学习问题发生冲突，约瑟夫当然也不会转而向他征询教导指点了。

幸好还有一位音乐大师。克乃西特请求他的帮助和指点，这位富有睿智的老音乐家认真考虑后，以极巧妙的手法把他的玻璃球游戏课程引上了正道，正如我们即将看到的那样。青年克乃西特遭逢的这场

巨大危机和歧途，在大师的手下化险为夷，并转化为克乃西特的一个光荣使命，年轻人也没有辜负老人的期望。约瑟夫和普林尼奥之间又友好又敌对的交情发展史，或者也可称为一部两大主题并进的乐曲，或者说是两种不同精神相辅相成的辩证关系，这一段历史大致情况如下。

最先引起对方注意，又受其吸引的当然是特西格诺利。这不仅由于他年龄较大，又漂亮潇洒，能言善道，而且主要由于他不属卡斯塔里，而是一个“外人”，一个来自世俗世界的外人，一个有父母、有叔伯姑姨、有兄弟姐妹的人，对这个人来说，卡斯塔里王国连同其一切规章、传统和理想统统不过是一段路程，一个中转站，一次短暂的逗留而已。在这位外人眼里，卡斯塔里不算整个世界，而华尔采尔也和普通学校没什么两样，在他看来，返回“凡俗世界”既不羞耻也非受罚，等待着他的不是宗教团体，而是功成名就之路，是职业、婚姻、政治，总之，是每一个卡斯塔里人私下里渴望知道得越多越好的“真实生活”。因为，对卡斯塔里人就如同对古代那些修行的僧侣一样，“凡俗世界”一词便意味着某种卑下而不可接触，因而显得神秘、富于诱惑力和魅力的东西。如今这个普林尼奥居然毫不隐讳自己的依恋之情，他不以属于世俗世界为耻，反倒引以为荣。他如此强调自己的不同观点，一半出自孩子气和开玩笑，也有一半确是出于自觉的宣传热忱。凡是有机会，他就搬出自己那套世俗观点和尺度来对照比较卡斯塔里的标准，并宣称自己的观点更好、更正确、更符合自然，也更合乎人性。他口若悬河地一再提出“符合自然”，“健康的人类常识”等等，借以批判禁欲的不合人情的学校精神。他不惜大量搬弄口号和夸张字眼，幸而他聪明机智、趣味不俗，没有让自己的言论沦为低级谩骂，而且多少运用了华尔采尔通常辩论时惯用的手法。他要替“世俗世界”及其平常生活辩护，反对卡斯塔里的那种“狂妄自大的经院哲学精神”，他还要向人证明，即便让他运用敌人的武器来作战，他也照赢不误。他绝不愿人们把他视作盲目践踏精神文化花园的粗野愚人。

约瑟夫·克乃西特经常站停在一小群以演说家特西格诺利为中心的学生附近，他默不作声，只是聚精会神地谛听。演说家的言辞使他觉得又奇怪又吃惊，甚至有点恐惧，普林尼奥贬抑否定所有在卡斯塔里

被奉为权威和神圣的东西，在他那里一切都受到了质疑，都是成问题或者可笑的，而这一切却是克乃西特深信不疑的。不久，他注意到并非人人都在认真谛听演说，许多人显然仅仅为了消遣取乐，如同人们在市场里听人叫卖商品。此外，他也不时听见有人用嘲讽或者严肃的口吻回敬普林尼奥对学校的攻击。虽然如此，总有几个同学一直聚在这个普林尼奥身边，他永远是中心，不论哪个场合，恰巧没有对手或者出现了对手，他永远具有吸引力，一种近似引诱的吸力。

约瑟夫和聚在这位活跃演说家周围的人群一样，总是怀着惊讶或者嘲笑的神情倾听着他那滔滔不绝的激烈言论。克乃西特虽然感到演说常让他产生不安甚至恐惧，但仍被其巨大的诱惑力所吸引，这并不是因为其语言精彩有趣，不是的，而是因为它们与自己具有某种极严肃的关系。这倒不是他在内心与那位大胆演说家起了共鸣，而是一旦知晓那些怀疑确乎存在或者确有存在可能性，它们便会让你感到痛苦。这种痛苦开始时还不太糟糕，只是感到有一点困惑和有一点不安，这是一种混杂着强烈的冲动和良心上的负疚感的东西。

终于到了他们结交的时刻。特西格诺利注意到听众里有一个认真思考自己言论的人，没有把它们当作纯粹的嬉笑怒骂，他见到的是一位静默寡言的金发少年，该少年英俊文雅，有点儿害羞，当他回答这位普林尼奥客气的问话时，竟满脸通红，说话也结结巴巴了。普林尼奥揣测这位少年追随他已有一段时间，便决定以友好的姿态相回报。为了完全征服对方，他邀请克乃西特次日下午到自己住处小坐。但这个又害羞又拘谨的男孩并不容易征服。普林尼奥不得不大感意外，那孩子站开了，不想和他攀谈，就这么着谢绝了他的邀请。这刺激了年龄稍长的对方，反过来说，追逐沉默寡言的约瑟夫，起初也许仅仅是出于虚荣自负，后来竟越来越认真，因为他察觉到这里出现了一位对手，也许会成为未来的朋友，也许会是敌人。普林尼奥一再看见约瑟夫出现在自己附近，觉察到他在留心倾听，但是只消他略一向对方走近，那怕羞的男孩便立即后退躲开了。

克乃西特的躲避是有原因的。很久以来，克乃西特便感觉另一个孩子对他或许具有重要意义，也可能带来某种美好的东西，可以扩展他的眼界、认识和悟性，也可能带给他陷阱和危险，不管怎么说，都是他必须正视的现实存在。他把普林尼奥言论在自己心里引发出怀疑

不安的最初冲动告诉了他的朋友费罗蒙梯，但这位朋友却全不重视，断言普林尼奥是个不值得为之浪费时间的狂妄自大之徒，说罢又重新潜心于音乐演奏之中。约瑟夫本能地感到，也许校长是他释道解惑的适当人物，但自从那场小小过节之后，他们之间便不再存在坦诚的信任关系，他也担心自己不被切宾顿理解，更担心自己议论普林尼奥的叛道言词会被校长视作告密行为。

这种进退两难的处境，因普林尼奥的主动接近而使他日益感到痛苦。克乃西特只得转而求助于自己的保护人和灵魂导师。他给音乐大师写了一封极长的信，这封信被保存了下来，现在我们引证其中一段如下：

“普林尼奥是否希望获得我对他的赞同，或者只想找一个对话伙伴？目前我还不大清楚。我希望是后者，因为要我转向他的观点，无异于把我导入不忠之路，并且毁坏我的生活，我毕竟是卡斯塔里土生土长的孩子。如果我真的产生了返归世俗世界的愿望，我也没有父母亲和朋友可以投靠。然而，即便普林尼奥发表那些亵渎卡斯塔里言论的目标全不在于影响别人还俗，我也已十分困惑不解了。不瞒您说，敬爱的大师，普林尼奥的见解里确实有我无法简单否定的内容，他唤醒了我内心的共鸣，有时候十分强烈，要求我支持他的见解。倘若这就是自然的呼唤声，那么这也是同我所受的教育，同我们熟悉的见解彻底背道而驰的。普林尼奥把我们的教师和大师们形容为僧侣特权集团，把我们同学们称呼为一群受监护的被阉割的绵羊。这些言语当然粗暴而且过分夸大，但是其中也许还有若干真实内容，否则不可能令我如此心烦意乱。普林尼奥敢讲一切让人吃惊和气馁的话。例如他说：玻璃球游戏是一种倒退回副刊文字时代去的玩艺，是一种不负责任的字母游戏，也许会毁坏我们以往种种不同艺术与科学的语言。这种游戏只进行联想和类比。他还说：我们这种不事生产的隐退生活恰恰证明我们全部精神教育和态度之毫无价值。他还分析道：我们以各个时代各种不同风格的音乐作品为例子分析其规则和技巧，却拿不出我们自己创作的新音乐。他又说，我们阅读和阐释品达[8]或者歌德的作品，却羞于拿起笔来写自己的诗句。对于这些指责，我无法一笑置之。上述指责还不算是最利害的，最令我痛苦的指责是他说我们卡斯塔里人所过的生活犹如靠人喂养的笼中鸟儿，我们不必自食其力挣面

包糊口，我们不必正视现实生活，不必参与生存竞争，对于那一部分用辛劳工作和困苦生活建立了我们豪华生活的人，我们既一无所知，也不想去知道。”

这封信的结尾是这样的：“我也许已经辜负了你的善意和慈爱之心，尊敬的师长，我已准备接受惩罚。呵斥我吧，处分我吧，我会因而感激不尽。但是我还特别需要得到指点。目前这样的情况我还能支撑一小段时间，但是我没有能力让自己得到切实有效的发展，因为我太微小太没有经验了。也许还有一个糟糕的情况，我不能向校长先生吐露心事，除非您命令我向他诉说。因此，我不得不写信来烦您，这件事已开始成为我的大灾难，我实在不堪负荷了。”

倘若我们也能拥有音乐大师回答这封求救书的亲笔复信，那该多好！可惜他的答复是口头的。音乐大师接到克乃西特信后不久就亲自来到了华尔采尔，他要主持一次音乐测验，于是就在这短暂逗留期间着实替他的小朋友做了许多工作。我们是从克乃西特后来的追记中得知这些情况的。音乐大师没有让他轻易过关。他首先是仔细审阅了克乃西特的成绩单以及课外学习科目，发现他过分偏重课外项目，由此判定校长的看法正确，他坚持要克乃西特向校长承认错误。至于克乃西特与特西格诺利的关系，他也提出了详尽的方案，直到把这个问题也同校长进行一番讨论后，他才离开华尔采尔。此行的后果有二：一是在特西格诺利和克乃西特之间开始了引人注目的、凡是参与者都会永志不忘的竞争游戏；二是克乃西特和校长建立了一种全新的关系。这种关系当然没有联系他和音乐大师的那种神秘的亲密感情，却至少是相互开诚布公和轻松缓和的。

克乃西特在音乐大师为他框定的生活方式内度过了一段相当长的时间。他被允许接受特西格诺利的友谊，由他自己承受对方的影响和攻击，任何老师都不得干涉和监督。他的导师只对他提出一个任务：面对批评者必须保卫卡斯塔里，并将辩论提高到最高层次。这就意味着，不论在什么情况下，克乃西特都必得掌握卡斯塔里和宗教团体的基本制度与原理，他必须对此进行彻底研习，并且反复背诵、牢记不忘。这两位既是朋友又是对手之间的辩论很快就驰名全校，人们争先恐后前往助阵。特西格诺利原先那种进攻性的讥讽语调逐渐温和了，他的论点也较为严谨和负责了，他的批评也比较符合实际了。在他们

交锋之前，普林尼奥始终是这类辩论中的赢家，因为他来自“世俗世界”，具有世俗的经验、方法、攻击手段，还有那种带点儿不择手段的态度，他早在家乡时便因同成年人交谈而熟知了世俗世界对卡斯塔里的种种指责。如今克乃西特的答辩却迫使他看到，尽管他颇为熟识世俗世界，优于任何卡斯塔里人，但是他绝不可能像一个把卡斯塔里视为家乡、故土，视为命运所系的人那样深刻地认识卡斯塔里及其精神。他不得不看清，也逐渐不得不承认，自己仅是一个过客而不是永久居民，他也认识到这个教育王国也和外面的世俗世界一样，有着几百年积累而得的经验和不言而喻的原则，这里也存在着传统，是的，这是一种可以称之谓“自然”的传统，他对此认识甚少，而克乃西特目前正作为发言人为之辩护。

为了扮演好自己的辩护士角色，克乃西特必须努力读书、静修、克己，以便日益进一步廓清和深入掌握摆在面前要他为之申辩的问题。特西格诺利在辩才上比对手略胜一筹，他那些世俗社会经历和处世智慧也给他火爆与虚荣天性增添了若干光彩。他纵使在某个问题上输给了对方，他还会考虑到听众而想出一条体面的或者诙谐的退路。克乃西特则不同，每当他被对手逼进了死角，他大致就表示：“普林尼奥，关于这个问题，我还得再思索一下。请稍等几天，我会告诉你的。”

辩论就始终保持着这种互相尊重的形态。事实上，不论对辩论者还是对旁听者，这一种辩论早已成为当年华尔采尔学校生活中不可缺少的因素了。然而对克乃西特而言，压迫感和矛盾感始终未能稍稍减轻。他身负重任，又备受信赖，能够不辱使命，便足以证明他具有潜力和天性健全，因为他完成任务后并无任何受到损害的明显痕迹。可是他私下里却非常苦恼。如果他对普林尼奥怀有友情的话，那么这不仅是对一位聪明机智的同伴、一位能说会道的世俗朋友，也是对这位朋友兼对手所代表的陌生世界的感情，因为他已从普林尼奥的为人，从他的言谈和举止中认识了——或者也可以说是想象出了那个人们称为“真实的”世界，那里有慈爱的母亲和孩子们，有饥饿的穷人和他们的家庭，有新闻报刊和选举竞赛。普林尼奥每逢假期就要回转那个既原始又精致的世界里，去看望他的双亲和兄弟姐妹，向姑娘们献殷勤，参加职工集会，或者去高雅的俱乐部作客，而克乃西特这些时候

则留在卡斯塔里，要么和伙伴们散步或者游泳，要么练习弗罗贝格的赋格曲[9]，或者读黑格尔的哲学。

约瑟夫确知自己属于卡斯塔里，必须过一种规定给卡斯塔里人的生活，没有家室之累，没有奢侈娱乐，没有报纸杂志，但也不忍饥受寒——虽然普林尼奥也曾咄咄逼人地指责精英学校的学生们过寄生生活，但他自己也从未忍饥受寒，也不曾自食其力呀。不，他说的不对，普林尼奥所属的那个世界并非更为完善更为正确。不过这个世界确实存在，不仅存在，而且恰似克乃西特从世界历史书里读到的那样，是永恒存在着的，而且今天和过去始终完全类似，而且许多国家的人全然不知道还有另一种性质的世界，不知道精英学校和教育学园，不知道宗教团体、学科大师以及玻璃球游戏。地球上的大多数人过着一种比较单纯、原始、混乱，也比较危险的无庇护的生活，和卡斯塔里人的生活迥然相异。原始的本能世界是每一个人与生俱存的，凡是人类都会在自己内心深处觉察到它的存在，都会对它有些好奇，有些思念，有些共鸣。人们的任务是合理处置这种原始的本能世界，可以在自己心里为它保留一席之地，但决不会回归其中。因为与之并行，并且凌驾其上的是第二个世界——卡斯塔里世界、精神世界，是一种更有秩序、更受庇护，同时又需要持续不断发展改进的人工创造的世界。人们要为这个世界服务，却不错误地对待或者轻视另一个世界，不带偏见地看待任何一种隐约的欲念或者怀乡之情，这才是唯一的正道。事实上，卡斯塔里的小世界早就已经替另一个大世界提供服务了，它献出了教师、书籍和科学方法，维护了那个世界之智能和道德的纯洁性，卡斯塔里是培育训练极少数献身思想和真理的人们的学校和庇护所。为什么这两个世界竟不能和谐协调，不能兄弟般和睦共处呢？为什么人们竟不能够让两者在每个人的心里联合一致呢？

正当约瑟夫为完成任务而疲惫不堪，几近耗尽精力难保平衡的时候，很少来访的音乐大师突然来到了华尔采尔。大师从年轻人的若干外表迹象，诊断出他的情况不佳，约瑟夫面容疲惫，目光烦躁，动作紧张。大师问了几个试探性的问题，得到的只是愁眉苦脸和拘谨寡言，对话无法继续，情况十分严重，大师借口要告诉他一个关于音乐的小小发现，把他带进了一间练琴室，让他取来翼琴，调好音，老人用很长时间边演奏边讲解奏鸣曲式的起源与发展，直至这位年轻人稍

稍忘却自己的烦恼，变得放松和专心，开始怀着感激心情倾听大师的讲解和演奏。大师耐心地花了必要的时间，终于把他导入准备接纳忠告的状态。当老人达到这一目的后，便中止讲解，演奏了一首加布里尔[10]的奏鸣曲作为结束，随即站起身来，一边缓缓地在这间小小琴室里来回踱步，一边讲述了下列故事：

“许多年以前，我曾一度下苦功夫研习这首奏鸣曲。那是我担任教师以及后来升为音乐大师之前的事，当时我正从事自由研究。我年少气盛，想要用新观点写一部奏鸣曲的发展史，但是过了好长一段日子后，我的工作不仅毫无进展，而且日益怀疑这种音乐和历史研究是否确有价值，是否比那类游手好闲之徒的无聊嬉戏更具真实内容，是否纯属生动实际生活的华而不实的代用品。总而言之，我已处在一个必须突破的危机之中，当时，一切研究工作，一切求知努力，一切属于精神生活的内容，都因受到怀疑而失去了价值，转而情不自禁地羡慕每一个在田地里耕作的农夫，每一对在夜幕下的情侣，甚至每一只在树叶间鸣啭的鸟儿，以及在夏日枝头高唱的知了，因为它们看来比我们更符合自然，它们的生活看来多么充实多么幸福，虽然我们对它们的苦恼全不知晓，对于它们生活中的艰难、危险和不幸一无所知。简单地说，当时我几乎失去了平衡，那是一种糟糕状态，简直可说难以忍受。我为取得自由想出了许多荒唐透顶的逃避办法，譬如我曾想进入世俗世界当一名乐师，在结婚宴会上演奏舞曲。当时倘若就像古老小说里描述的出现了一位外国来的募兵官，邀请我穿上军服，跟着任何哪支军队开赴任何哪个战场，我都会跟着去的。情况越来越糟，正是这类状态的必然结果。我完全丧失了自持能力，以致不能独力对付困境，不得不寻求援助。”

音乐大师停顿了片刻，轻轻咳了一声，便接着往下说：“当然，我那时有一位指导老师，这是学校的规定，我有问题请他指点，毫无疑问是合理而正确的。但是事实往往悖于常理，正当我们碰到困难，偏离正途，极须纠正之际，却恰恰是我们最嫌恶常轨，最不愿意回归正途之时。我的指导老师对我上个季度的学习报告很不满意，曾严肃地批评我的错误，但我那时深信自己有了新发现或者具有新观点，对他的指责颇为反感。总之，我不想去找他，我不愿向他低声下气，也不愿承认他是正确的。我也不愿意向我的同学们吐露心事。那时，我

们附近住着一位怪人，一位梵文学者，人们都戏称他‘瑜伽僧人’，我只是见过他，听说过他的传奇而已。有一天我在心情恶劣得忍无可忍之际，便去访问了这个怪人。虽然我也与旁人一样经常嘲笑他的离群索居和古怪行径，心里却是暗暗仰慕他的。我走进他的小房间，想和他谈话，却见他正以印度教的端正的坐姿在闭目静修，一副不容打扰的样子。我见他脸上似笑非笑，显出一副完全脱离尘世的模样。我无可奈何，只得站在门边，等候他从出神入化的状态中返归人世。我等待了很长时间，总有一两个钟点之久，后来实在太累，顺势滑倒地上，就在那里靠墙而坐，继续等待。末了，我终于见他慢慢醒了过来，他微微转动头部，晃晃肩膀，缓缓伸开盘着的双腿，就在他正要站直身子时一眼瞥见了我。

“‘有什么事？’他问。

“我站起身，不假思索地回答，其实自己也不知道在说什么：‘是那首安德列·加布里尔的奏鸣曲。’

“他也站起身来，让我坐在屋里唯一的椅子上，他自己则侧身坐在桌子边。‘加布里尔？他的奏鸣曲干扰你了？’

“我开始向他叙述奏鸣曲和我的关系，供认自己正因而陷于困境。他极详尽地询问我的情形，让我感到吹毛求疵。他要知道我研究加布里尔及其奏鸣曲的一切细节，他还要知道我何时起床，读书多久，演奏多久，何时用餐，直至何时就寝。我不得不如实答复，既然已经向他求教，就只能忍受他的盘问。事实上他使我羞愧不堪，在每一件细枝末节上都查问不休，把我过去几周乃至几个月内的整个精神和道德生活状况作了无情的解剖分析。

“接着，这位瑜珈信仰者突然沉默下来，看到我对此毫无反应，便耸耸肩膀问道：‘你还看不出自己错在哪里么？’我说实在看不出。于是他以惊人的精确性把刚才所提的问题的答案统统叙述了一遍，直至追忆到我开始出现疲乏、厌倦以及思想停滞的种种症状，随即告诉我，唯有过分埋头研究的人才会发生这类情况，也许对我而言，现在正是关键时刻，要恢复业已丧失的自制能力，还要借助外力重新振作精神。他又向我指出，当初我自作主张中断了有规律的正常静修课程，那么至少应该在出现疾病苗头时就联想到是玩忽这一功课的恶果，而立即恢复静修。他说得完全正确。我的静坐作业已荒废了很长

时间，要么没有空闲，要么没有心情，或者干脆就是放不下手头的研究工作，——更严重的是，随着时间的流逝，我的持续疏忽竟使我把这门功课忘得一干二净。如今我已发展到近乎悲观绝望的境地，这才不得不经由另一个外人提醒自己延误了的功课。事实上，我费了极大努力才把自己从这种迷茫堕落状况中拯救出来，我不得不从头开始有规律的静坐练习，以便逐渐恢复沉思潜修能力。”

音乐大师说到这里，停止在房间里来回踱步，轻轻叹息一声后，继续往下说道：“这就是我当年发生的事，直到今天，提起此情此景，我仍觉羞愧难当。但是事实就是如此。约瑟夫，我们对自己要求越多，或者换句话说，我们当时的工作对我们要求越多，我们就越需要凭借静修作为积蓄力量的源泉，使我们的精神和灵魂不断在协调和解中得到更新。而且我，——我还想再给你讲几个例子，譬如一件工作越是热切吸引我们，时而使我们兴奋激动，时而又使我们疲乏压抑，那么我们就越容易忽视这一源泉，如同人们执着于某项精神工作时往往很容易忘记照料自己的身体。历史上那些真正伟大的人，要么深谙静修之道，要么是不自觉地掌握了静修所导向的境界。至于其他人，即或是才华横溢又精力过人的人，最终的结果都是失败和垮台，因为他们自认为的重要工作或者雄心壮志反倒成了支配者，使他们丧失了摆脱眼前纷繁、保持间距以达目标的能力。是的，其实你是知道的，你第一次练习静坐时就知道了。但是这又是无情的现实。一个人倘若有一次误入歧途，才会懂得什么是无情的现实。”

这则故事对约瑟夫无疑如醍醐灌顶，他这才感到自己处境的危险，于是便战战兢兢地重新练习静坐。音乐大师第一回向他展示了个人私生活的片断，讲了他的少年时代和学习研究时代，约瑟夫对此也满怀感激之情，因为这让他破天荒地懂得了，即使一个半人半神，他也可能犯有幼稚的错误，也曾经误入歧途。约瑟夫更深深感激这位可敬老人的信任，竟肯向他坦述自己的秘密。一个人可以误入歧途，灰心丧气，屡犯错误，违反规章，但他也可以结束这些错误，回转正路，甚至最后还可以成为一位大师。约瑟夫克服了自己的危机。

约瑟夫在华尔采尔的头两三年间，当他在和普林尼奥持续进行友谊辩论时期，校方对这两个朋友的争论始终持观看戏剧的态度，而上自校长，下至最年轻的新生，无不或多或少参与了演出。克乃西特和

特西格诺利是两个世界、两种原则的具体化身，他们互相促进对方的提高，每一次辩论都变成了又庄严又富代表性色彩的论争，与全校人人都密切关联。普林尼奥每次放假回家，每次拥抱过故土之后，都能带回新的精神；同样，约瑟夫每读一本书，每进行一次思索，每练习一回静修功夫，每次与音乐大师重逢后，也都能获得新的力量，使自己更为胜任卡斯塔里辩护人的角色。很久以前，他还是个孩子时曾初次体验精神感召的力量。如今他又第二次体验到了感召的力量，流逝的岁月渐渐把他铸就成了完全的卡斯塔里人。

现在他早已修完了玻璃球游戏的基础课程，甚至就在学习期间，他便趁假期在一位老师帮助下设计了自己独创的玻璃球游戏草图。如今他已在这里发现了一种取之不尽的使内心愉快、轻松的精神源泉。自从他与卡洛·费罗蒙梯如饥似渴地演奏翼琴和钢琴以进行游戏练习以来，他觉得没有任何事物比终于进入玻璃球游戏无限辽阔星空那样令他如此痛快、清醒、强大、自信和幸福的了。

年轻的克乃西特也正是在这几年里写下了一些早期诗歌，我们在费罗蒙梯的手抄本里读到的很可能比原作数量要少得多，因此我们只可以假定，这些诗篇——其中最早之作甚至写于克乃西特对玻璃球游戏尚未入门的年代——不仅曾协助他演好自己承担的角色，还帮他度过了那些危机年代。诗篇中有的颇见艺术匠心，有的显示出匆匆急就的粗糙痕迹，但是每一个读者都会不时在这里或那里窥见到克乃西特当年受普林尼奥的影响而导致的精神震动和深刻危机。某些诗句发出一种不和谐音，表露出他曾深感迷惑，对自己以及自己所过生活的意义产生了根本性的怀疑，以致后来写下那首题名为《玻璃球游戏》的诗，才好似重返了虔诚信仰。此外还得提一下，这些诗篇本身就包含一定程度承认普林尼奥世界的意义，也是对卡斯塔里某些不成文规定的小小反叛，因为他不仅敢写诗，还敢不时拿出来给许多同学公开传阅。而卡斯塔里原则上是禁止纯艺术创作的（即使是音乐创作也只限于严格的乐式组合），至于写诗，那简直就是旁门左道，绝不许可的。因此这些诗篇断然不是打油诗，不是闲暇之余的娱乐词藻，它们诞生于压力的激流之中，能够写下这样的诗句，并敢于袒露信仰，必然需要相当顽强的勇气。

这里也不能不提另一方的情况。同样的，普林尼奥·特西格诺利在

他论敌的影响下也有显著的变化和发展，不仅见之于他在辩论方法上的巨大改变。普林尼奥和约瑟夫相互切磋又相互争论的几个学期里，他目睹自己的对手不间断地发展成长，已经成为卡斯塔里人的典范。朋友的形象在他眼中日益强大而生气勃勃地体现着这个思想王国的精神。正如他曾以自己出生世界的那种骚动气氛感染过约瑟夫一样，他本人也同样因吸入了卡斯塔里空气而折服于它的迷人魅力。普林尼奥在学校的最后一年，曾以僧侣制度及其危险性为题作过一次两小时的辩论发言，当时领导玻璃球游戏课目的最高当局也在场。他讲完后便拉了约瑟夫出去散步，向他坦白了自己的情况，下面所引，出自费罗蒙梯的一封书信：

“约瑟夫，我当然早就知道你并非盲目虔诚的玻璃球游戏者和卡斯塔里的圣徒，虽然你极其出色地扮演了这一角色。我们两人在同一论战中各有自己的薄弱点，我们也显然知道敌方不仅有存在的权利，而且具有无可争议的价值。你站在培养精神这一方，我则站在符合自然生活这一边。在论战中，你已经学会如何追踪世俗生活的诸多危险，并把攻击的矛头瞄准了它们。你的职务是指出：缺乏精神滋养的自然生活会陷入泥潭，会转化成兽性，甚至必然越陷越深。因而我不得不一再提醒你们，纯粹建立在精神上的生活是多么冒险，多么可怕，最终必然一无所获。嗯，我们各以自己的信仰为优而辩论，你为精神思想，我为自然生活。但是请别为我下面说的话生气，有时候我感觉你是真正天真地把我看作了卡斯塔里原则的一个敌人，一个从根本上把你们的研究、静修和游戏视为蠢事的家伙，即使他出于某种原因也曾短期涉足其中。我的朋友，你若真认为如此，你就彻底错了！我要坦白告诉你，我已愚蠢地爱上你们的严格宗教制度，常常情不自禁地当作幸福本身而喜爱和迷恋。我也不隐瞒你，几个月前我回家逗留期间，我和父亲有一场意见不同的谈话，我最后总算争得他的允许，学习结束后仍继续留在卡斯塔里，并可为进入宗教团体而努力——倘若我始终坚持自己的愿望和决定的话。当他最后表示同意时，我真是高兴极了。然而，我现在决定不使用他的允许，这是我最近才明白的道理。哦，千万别以为我已失去了兴趣！我只是越来越清楚地看到，对我而言，继续留在你们身边也许意味着一种逃避，这种逃避也许很崇高很正派，却无论如何只可说是逃避。我决定回去做一个世

俗世界的人，但是这个外人会永远感谢卡斯塔里，他会继续保持你们的许多精神训练方法，他会每年都来参加伟大的玻璃球游戏庆典。”

克乃西特听了这番话很感动，便把普林尼奥的自白转告了好朋友费罗蒙梯，而费罗蒙梯则在方才援引的同一信中添加了自己的看法：“我对普林尼奥的看法总是不够公正，在我这个音乐家看来，普林尼奥的自白竟像是一种音乐上的体验。两种对立物：世俗世界和精神世界，或者普林尼奥和约瑟夫的两种对立观点，在我眼前逐渐升华，从不可调和的原则性矛盾转化为一次音乐协奏。”

普林尼奥结束四年学业即将离校时，他把自己父亲邀请约瑟夫·克乃西特到他家度假的亲笔信交给了校长。这是一项不同寻常的非分要求。离开校园外出旅行或短期逗留的事倒确实有过先例，但主要是为了研究工作；情况倒也并非罕见，却大都有特殊原因，而且只是那类较年长、较有成就的研究人员，年轻的学生则史无前例。由于邀请信出自有声望家族的家长之手，校长切宾顿不便直截了当地拒绝，就转呈给了最高教育当局裁决，并立即得到两个字的简洁答复：“不准”。两个朋友只得就此分手。

“我们以后还会努力邀请你的，”普林尼奥说，“这件事迟早会办成的。你总有一天会来我们家，会认识我们这里的人；你会看到我们也是人，而不是一钱不值的粪土。我会非常想念你的。还有，约瑟夫，我看你很快就会升到这个复杂的卡斯塔里世界的上层。你确实很合宜于进入宗教团体，按我的看法，你担任领袖要比当助手更合宜，尽管你名字的意思恰恰相反。我预祝你前程远大，你会成为游戏大师，你会跻身显要人物之列的。”

约瑟夫只是神色悲哀地望着他。

“只管讥笑吧！”他竭力压制着离愁别情说道：“我从不像你那样具有雄心大志。待我得到一官半职时，你早就当上总统、市长、大学教授或者国会议员了。到时可别忘了我们，普林尼奥，不要忘了卡斯塔里，不要完全把我们当成陌生人！我们毕竟需要在外面也有了解卡斯塔里的人，而并非仅有只会嘲笑我们的人才是。”

他们互相握手道别，普林尼奥离开了。

约瑟夫最后一个学年的生活过得十分安静。他那曾经十分重要的任务，作为公开辩论的头面人物的使命突然结束，卡斯塔里不再需要

人为它辩护了。这样，他就把课余时间全都倾注在玻璃球游戏上了，游戏也越来越吸引他。在他那时期的一本笔记本里，有一篇阐释游戏意义及其理论的文章，开头第一句便是：“由精神和肉体两者组成的生命整体是一种动力学现象，玻璃球游戏基本上仅能把握其美学的一面，而且主要是在韵律运转过程产生的意象中才得以把握。”

---

[1] 据德国黑塞研究学者称：这里列举的三所学校都实有所指，尤其是波尔塔显然影射费希特、克洛普斯笃克、尼采等曾在此就读的普尔塔学校。

[2] 西妥教会是天主教的本笃会教派的一个分支。黑塞少年时代曾在建于山谷间的西妥教派的毛尔布隆修道院学习神学。

[3] 原文为拉丁语：Vicus Lusorum，直译当为“玻璃球游戏者村庄”。

[4] 切宾顿也是虚构人物。

[5] 卡洛·费罗蒙梯是黑塞侄子卡尔·易生贝格（1901—1945）名字的拉丁文写法。他曾长期从事教堂音乐和音乐教学，也曾多次与黑塞合作编撰有关德国思想和音乐的书籍。

[6] 据德国黑塞研究学者考证，并不存在这样的文章。

[7] 特西格诺利是本书重要人物之一，也系黑塞的虚构创造。

[8] 品达（公元前518—前446年），古希腊诗人，擅长为盛大节庆活动撰写合唱曲和凯旋得胜歌曲。

[9] 原文为Ricercari，是德国十六世纪的一种器乐作品形式，后来发展为赋格曲。

[10] 加布里尔（1510—1586），意大利作曲家。

·研究年代·

约瑟夫·克乃西特如今已经二十四岁左右。华尔采尔学业终结，他也就结束上学生涯，开始了研究岁月。除去艾希霍兹那几年天真无邪的童年生活，华尔采尔年代可算他一生中最快乐幸福的时候了。对于一个刚刚摆脱学校约束正热烈向往无限的精神世界的青年来说，眼前所见无不具有既美丽又动人的光彩，他还从未经历过幻想破灭，因而不论对自己舍身奉献的能力，还是对无穷无尽的精神世界，全都没有丝毫怀疑。

恰恰是约瑟夫·克乃西特这类人——不因具有某种特长而早早被迫专注于某项专业，从而向整体性、综合性和万有性发展自己的才华——，这种自由研究的初春年代往往是幸福快乐到近乎沉醉的时期。倘若没有受过精英学校的训练，没有学过保护灵魂健康的静修课程，没有接受过教育当局的仁慈管教，这种自由研究也许会严重危及他的天性，成为他的厄运，就像在卡斯塔里教育模式建立之前几个世纪里发生在无数天才青年身上的情况。当年那些古老的高等学校里，浮士德式的年轻人简直比比皆是，他们在学术自由的波涛冲天科学海洋上扬帆飞驶，他们一知半解而横冲直撞，结果必然招致船只失事而失败。浮士德正是这类一知半解天才的典型，他的悲剧也正在这里。

其实，今日卡斯塔里的研究自由程度比较以往几个世纪一般大学里不知要高上多少倍，因为这里提供研究的材料和机会极其丰富。此外，在卡斯塔里做研究绝无物质匮乏的后顾之忧，也不必受虚荣心、恐惧心、父母干扰、生计事业等等的限制和影响。在卡斯塔里王国属下的一切学科分院、研究机构、图书室、档案馆和实验室，对每一个研究者，不论其家世如何，也不论其前途如何，全都一视同仁，一律平等。在这个宗教性的教育团体里，完全依照每个人的心智和性格品性区分等级。与世俗世界高等学校里许多有才能的大学生往往成为自由、精神诱惑的牺牲品恰恰相反，卡斯塔里大致不存在这种情况。当然这里也有大量危险、灾难和困惑——何处存在人类免受灾难之地呢？——不过卡斯塔里的学生至少排除了某些能够令人越轨、堕落或者陷于困境的因素。学生既不会成为醉鬼，也不会将青春年华虚度在

夸夸其谈或者秘密结社的愚蠢活动上，那却是古老时代的学生们常犯的过错。另外，他们也不会突然发现读错专业，拿错学位，造成无法弥补的缺陷，因为卡斯塔里的规章制度排除了这类弊端。

甚至就连沉醉于女性或者迷恋某项体育运动之类的危险，也被控制在最低限度之内。说到他们与妇女的关系问题，卡斯塔里的学生不会因为受到诱惑而落入婚姻的陷阱，他们不必像旧时代的学生那样被迫压制性欲，或者向出卖肉体的女性求欢，因为卡斯塔里人既不准结婚，也就不存在任何婚姻道德的约束。但是卡斯塔里人既没钱也没私人财产，故而也不可能用金钱购买爱情。在卡斯塔里地区，普通市民家庭的姑娘习惯晚婚，因此婚前几年特别喜欢找某个学生或者学者作情人。这些青年大都无意于财富门第，他们重视思想能力却也同样重视感情能力，又大都富于想象力和幽默感，因而，既然不能够为对方提供钱财，便不得不以自己本身作为酬谢了。在卡斯塔里，学生们的女友绝不会产生这样的问题：他会娶我为妻么？她知道他不会结婚。事实上，这一情况却也偶有发生。时不时会出现某位精英学生由于婚姻而返回世俗世界的事。他们放弃了卡斯塔里和进入宗教团体的权利。不过在学校和宗教团体的整个历史中，这类叛教行为还是少而又少的稀罕事件。

读完全部课程后，每个精英学生从事研究工作的自由程度确实是极高的，他可以自行决定自己学习和研究的范围。唯有当这个学生一开始并无法按照自己的才能和兴趣决定方向时，这种自由才受到限制，也即是每半年必须提交一份研究计划，其实教育当局对此计划执行情况也只是宽厚地稍作检查而已。对于那些兴趣广泛、多才多艺的青年人——克乃西特正是其中之一——，刚涉足研究工作便能够获得如此广阔的活动天地，简直叫人有点又喜又惊。教育当局允许他们享有这种近似天堂生活的自由，其实目的只为不让他们流于懒散怠惰。他们可以涉足一切科学领域，可以综合研究各式各样不同的科学学科，既可以同时爱上六种或八种科目，也可以一开始便只研究某个狭窄的课题。他们只需遵守卡斯塔里学园范围内普遍通行的道德标准，每年交一份记录他们当年听过的演讲、读过的书籍以及所完成研究工作的报告之外，便对他们无任何要求了。只有当他们参与某项专题研讨会时——包括研习玻璃球游戏和音乐——，才会对他们进行严格的

考核和考试，他们得依照研究会领导人的要求提交论文或完成考试，这一切当然是不言而喻的。但是这类课程纯属课外兴趣，他们也可以凭兴趣一连几个学期、几个学年总是呆在图书室里，总是只去听听演讲就算了。有些学生拖了很久也决不定主攻课目，以致耽误了进入宗教团体的机会，然而教育当局总以极大耐心等待他们的考察性漫游，是的，甚至鼓励他们在一切可能的学科项目和研究方式中进行筛选。只要他们品行端正，每年撰写一份“传记”，便别无要求了。

我们今天得以拥有克乃西特在自由研究年代撰写的三篇“传记”，真要感谢这种经常受嘲笑的古老习俗。这些文字因而完全不像他在华尔采尔时期撰写的诗篇那么具有私人感情色彩，嗯，那是一种多少带有违禁成份的纯粹文学作品，而这些文字只是正规而普通的学校作业。这种习俗早在卡斯塔里开创初期就已产生。那些尚未获准进入宗教团体的年轻研究人员，必须不断撰写一种特殊形式和风格的语文作业，也即当时命名为“传记”的随笔性文字，一种虚构的自传，他们可以任选一个过去的时代作为自传的背景。此种作业的目的在于能够让每位作者置身于所写时代的文化环境之中，能够让他倒退回任何古老时代的精神气氛里去，并且设想自己如何在那里过着一种符合实际的生活。他们最优先选择的时代是：古罗马帝国，十七世纪的法兰西，或者十五世纪的意大利，普里克利时代的雅典或者莫扎特时代的奥地利，是的，他们熟悉那些时代及其时尚。专攻语言学的年轻学子们习惯于用他们业已掌握其语言和风俗演变国家和时代的语言风格撰写自己的学校作业。因此常有写得极有水平的虚构传记，其中有以一二〇〇年左右罗马教廷文体，以修道院通用的拉丁文体，以《传奇小说一百篇》[1]中的意大利文体，以法国的蒙旦文体，还有以许万斯·冯·鲍勃费尔德[2]所用的巴洛克式德语撰写的传记。

古老亚洲神仙投胎下凡和灵魂转世学说的残余痕迹，也在这些自由撰写的、充满游戏色彩的文字中遗留了下来。所有的教师和学生全都熟知这样的想象：在他们今生今世之前可能有过前生前世，他们曾在另一个时代里、另一种环境中，以另一个肉体生活过。当然，他们并没有视之为严格的信仰，也不认为是一种学说，而不过是一种锻炼想象力的游戏而已，设想着自己在各种不同情况和环境下的情景。人们从事这项撰写工作，就如同参与形形色色的文体研讨会，或者就像

他们经常进行的玻璃球游戏一样。他们小心翼翼地深入渗进许多不同的文化、时代和国家之中，他们试着把自己本人视为一张面具，视为一种生命现极的须臾转换外衣。这种撰写传记的风俗既有刺激性，又有许多实际优点，否则就不可能长久流传至今了。

此外还得提一下学生中有不少人不仅程度不等地相信了转生观念，还认为自己杜撰的生平传记乃是事实。由此可见这类想象出来的前生前世已经不是单纯的文体练习和历史研究，它们也是作者的愿望图景和升华了的自画像。作者们用特定服饰和品格描绘出了自己渴望实现的希冀和理想。再进一步从教育角度来说，这种撰写传记的做法也不失为好主意，对血气方刚青年的创作需求提供了合法途径。在卡斯塔里，独具个性的严肃艺术创作历经几代的禁忌之后，已被科学研究和玻璃球游戏所取代，然而青年学子们的艺术创作冲动并没有就此消失。它出现在他们的往往扩展成了短篇小说的“传记”中，这是一片获准开拓的沃土。许多撰写者通过这类工作向着认识自我的王国迈出了最初的步伐。

另外，还常常出现年轻人利用写作自传对今日世俗社会和卡斯塔里进行批评或者革命性的斥责，而老师们大都对此持体谅的宽容态度。此外，还必须说这些传记对老师们了解那些不受严密管束享受最大自由的学生这一段学习时代状况颇有裨益，其中常常惊人清晰地显示出作者们的智慧和道德品性。

约瑟夫·克乃西特所写的三篇传记已被保存下来，我们将一字不差地收入本书，它们也许还是本书最珍贵的部分呢。克乃西特是否仅仅写过三篇传记，是否已有散失，人们对此颇多怀疑，但只能是猜测而已。我们则确知下列情况：克乃西特递交了第三篇作文《印度传记》后，最高教育当局的秘书处曾向他传达领导指示说，倘若他还写传奇的话，希望他以近代历史为背景，要多多引证当时的文献资料，尤其是具体的历史细节。我们从传闻和书信中得知，他确实曾着手准备下一篇以十八世纪为背景的传记。他想把自己写成一个施瓦本的神学家，后来放弃宗教而改事音乐，这个人曾是约翰·阿尔布莱希特·本格尔的弟子，又做过欧丁格尔的朋友，还曾在辛岑道夫的兄弟会团体里短暂作客[3]。我们知道，他当年曾阅读而且摘抄了大量古老的，甚至是极为冷僻的书籍，既有关于教堂、虔敬主义和辛岑道夫的著作，也

有论述那一时期祈祷仪式以及教堂音乐的书籍。我们还知道，他曾切切实实迷上具有魔力的主教欧丁格尔，也曾对本格尔大师有过真纯的敬爱之情。他曾设法复印了一张本格尔的照片，在他书桌上搁了好多时候。此外，他还曾试图从正反两种角度如实记述他所尊敬的辛岑道夫，但最后还是放弃了这项工作，满足于自己已经学得的东西。他声称自己还没有能力撰写这样的传记，他无法进行如此多角度的研究，也无法收集到大量细节材料。克乃西特这番自述使我们有理由判定，那三篇业已完工的传记与其说是一位学者的著作，还不如说是一位品性高尚又诗意盎然的男子的创造性自白。我们认为这才符合实情。

对克乃西特来说，如今除了享受自选研究课题的自由之外，还能够从中获取另一种放松的快乐。他毕竟与其他学生不同，不仅与他人一样受过一个精英学生的全部教育：严格的学习制度，精确分配的课外作业，教师们细心周到的管理和监督，而且，在这一切之外，他还因普林尼奥的原故而承担过重大责任，这压力诚然把他的精神与思想潜能激发到了极点，却也令他不堪负荷，消耗了太多精力。让他扮演卡斯塔里代表人物，让他承担辩护人角色，确实超出了他的年龄和能力，以致他常常觉得处境危险，他获得成功，完全由于一种坚强过人的意志力和超人的才能。同时，如果没有音乐大师从中大力协助，他恐怕也根本完不成任务。

克乃西特度过了几年不同寻常的华尔采尔学习年代后，人们发现这位年方二十四岁的青年显得比实际年龄老成得多，还略带疲劳过度的模样，令人惊奇的是毫无身体受损的迹象。那几年沉重的负荷几乎把他的精力消耗殆尽，我们虽然没有可资证明的直接材料，却可以从他对待自己盼望已久才获得的头几年自由研究岁月的态度中略见端倪。克乃西特在华尔采尔最后几学期里始终处于显眼位置，几乎成了公众偶像，可他一毕业就立即毫无保留地引退了，是的，如果人们探访一下他当年的行迹，便会得出下列印象：他最愿意让自己隐匿得无影无踪，他觉得没有任何环境和社会对他完全无害，也没有任何生活方式让他完全隐蔽。因此他对特西格诺利若干又冗长又热情澎湃的来信，最初还有简短而冷淡的回信，后来便彻底置之不理了。闻名全校的克乃西特消失了，再也找不到他的踪迹。他的声誉在华尔采尔却长存不衰，甚至继续繁荣，随着时间的推移后来竟发展成了一种令人神

往的传统。

在克乃西特从事研究的初期，他曾因上述原因而回避华尔采尔，这也就使他不得不暂时放弃研究高级的玻璃球游戏课程。从表面来看，这似乎可以确定克乃西特当时曾引人注目地忽视了玻璃球游戏课程，但据我们所知，总体而言，情况恰恰相反，他这种貌似任性的脱轨行为，不合常情的运行道路，不仅纯粹是受玻璃球游戏影响，而且是促使他最终返回玻璃球游戏并为之献身的必要途径。关于这一情况，我们打算作较详尽的叙述，因为这是颇为说明他个性的特点。约瑟夫·克乃西特以如此独特奇怪的方式进行自由研究，显示出他与众不同的青春才华。他在华尔采尔求学年代，不但与众人同学了玻璃球游戏入门课程和反复研习课程，而且在最后一个学年时在同学圈内获得了超出众人的优秀声誉。当时他受到游戏魅力的强烈吸引，在完成初步课程而尚未离校前，又被接纳参加了更高一级的课程，作为在校学生简直可说是极其罕见的殊遇。

若干年后，他曾向与他同上玻璃球游戏复习课程、后来又作过他助手的朋友弗里兹·德格拉里乌斯[4]写信描述了一个精神体验，这场精神经历不仅决定了他必然成为玻璃球游戏者，还对他的研究道路产生了巨大影响。这封信保存了下来，其中有如下一段文字：

“让我提醒你过去年代的一些往事吧，那时我们两人分配在同一个小组，都急不可待地构思着我们的第一份玻璃球游戏草案，你总还记得是哪一天和哪一场游戏吧。小组的领导提供了许多建议和无数主题任凭我们选择。那时我们刚刚学会棘手的转化过程，正试着从天文学、数学和物理学转到语言学和历史学，我们那位组长技艺精湛，很容易把我们这般性急的初学者诱入圈套，引向无法通行的抽象概念和抽象类比的薄冰之上。他常常从词源学和比较语言学里搬运一些诱人的东西哄我们去抓取，眼看我们劳而无功，他却以此为乐。我们计数着希腊语的音节量，一直数到精疲力竭，但觉得脚下的地板好似被人猛然抽了去，这时才来指点我们，为什么得按重音，而不是以吟诵时的节拍才有可能，也才必然能够数清，以及诸如此类的办法。他做工作其实很正确，也很高明，只是他的某种神情令我不快，他指给我们一条歧途，诱使我们进行错误思辨，尽管有他的善意用心，让我们知道危险的所在，但却也略带捉弄我们这类笨青年的成份，并且恰恰要

在我们的狂热中注入大量怀疑精神。然而在他的指导之下，就在他教授的一堂错综复杂而折磨人的实验课堂上，就在我们战战兢兢笨手笨脚试着拟出自己毫不成熟的游戏计划时，我受到一击，豁然醒悟过来，认识到了玻璃球游戏的意义和伟大，使我从头到脚，直至内心深处都被震撼了。当时我们正在分析一个选自语言学史的难题，试图详尽地探究一种语言缘何得以届于光荣的顶峰时期。我们只用几分钟就走完了历经许多世纪才踏成的道路，这时我强烈地被一种须臾无常的景象所攫住：我们目睹一个如此古老、复杂、可敬，以几代人心血建成的机构，如何逐渐达到了顶峰，但是衰颓的萌芽业已孕育其中，使整个健康有意义的建筑开始下沉、蜕化、摇摇欲坠。——这时候，也有一丝又惊又喜的思绪同时掠过我心头，那种语言诚然衰落了，死了，却毕竟没有完全消失，它的成长，繁荣和没落，还都留存在我们的记忆里，活跃在人们对它进行的研究以及它自己的历史里，而且它不仅能够继续生存在学术研究的符号和公式，或者玻璃球游戏的奇妙法则里，还可以在任何时代进行重新建造。我顿然领悟到，语言也好，玻璃球游戏的精神也好，世上万事万物莫不自有其丰富的意义。每一个符号以及符号与符号间的每一种联系都并非要进入这里或者那里，也都并非要导向任何一种例证、实验以及证据，而只是要进入世界的中心，进入充满神秘的世界心脏，进入一种原始认识之中。一首奏鸣曲里每一个大调、小调的变化，一种神话或者宗教崇拜的演变，每一次古典艺术的形成，无不如此。我就是在转瞬间的灵光一闪中完全看清了，就像通过一场真诚默修的内视观察所见，它们全都是直接抵达宇宙内部奥秘的道路，在呼与吸、天与地、阴与阳[5]的持续不断交替变化中，完成着它们自己的永恒神性。

“当时我已作为听众参加过若干次构思上乘、又进行得很成功的玻璃球游戏，我确实谛听到了许多令我大大提高和喜悦的见解。然而直到那时为止，我对玻璃球游戏的真正价值和重要意义，常常禁不住要产生怀疑。是的，每回顺利解开一个数学难题，都可得到精神上的乐趣；每谛听一首优美乐曲，更无庸说自己演奏了，都可提高自己的灵魂进入伟大境界；每一次虔诚的默修都能够使内心平静而与宇宙协调一致。但是，也许正因为这一切，我心里才总有一个怀疑在向我说话，说这个玻璃球游戏只是一种形式的艺术，一种聪明的技巧训练，

一种有趣的组装而已；说最好还是专心从事纯净的数学和善良的音乐，而不去进行玻璃球游戏。

“而眼前这一瞬间，我有生第一次听见了游戏本身内在的声音，懂得了游戏的意义，它已抓住了我、渗透到我的心中，从这一时刻开始，我信仰了玻璃球游戏，认为我们的崇高游戏确实是一种‘神圣的语言’，一种神圣而具有神性的语言。你会记得起来的，因为你那时也注意到我的心经历了一场变化，我肯定受到了一次精神感召。我的确只能把它与自己首次终身难忘的感召相比较，那一次感召不仅升华了我的心灵，还改变了我的一生。那时候我还是个小小的少年，经受了音乐大师的测验后，便听从召唤来到卡斯塔里。你肯定注意到了我的变化，尽管你只字未提，我觉察出你是注意到了。我们今天当然无须再讨论此事。今天我是来求你帮忙的，为了说明我的请求，我不得不告诉你一件过去无人知晓的事情，我得说，我目前一大堆研究工作，看似心血来潮任意而为，其实完全出于明确的既定方案。你至少总能够记起我们那次组长指导下玻璃球游戏练习的大概轮廓吧，我们当时在上第三个阶段的游戏课程，我就在游戏过程中听见了那个声音，并且经历了召唤我成为游戏者的感召体验。记起了吧，那次游戏练习的开头，是对一首赋格曲的主题进行韵律分析，乐曲中间有一句据称出自孔子的警句。目前，我正把那次练习从头至尾再细细过一遍，也就是说，我要彻底研究每一个乐句，将其从游戏的语言重新翻译回原来的语言，还原成本来的模样，不论是数学、装饰学、中文、希腊文，还是任何别的东西。至少这一回我想竭尽全力把这场玻璃球游戏的全部内容一层层作出彻底研究，再加以重新构建。我已完成了第一部分工作，花了两年的工夫。毫无疑问，我还得为此再付出几年光阴。我们既然已经获得卡斯塔里闻名遐迩的研究自由，我就打算尽量利用。反对意见我已听得耳熟能详了。大多数老师都会说：我们费了许多世纪的时间才发明了玻璃球游戏，并进而把它营造成一种能够表达一切精神概念和一切艺术价值的万有语言和方法，把它化为了衡量一切的共同尺度。如今你却要重头复核一遍，以判断其正确与否！你将会为此付出一辈子的时间，到头来后悔莫及。

“是的，我不想为此付出一辈子的时间，更不想后悔莫及。这才来求你的。因为你现在是游戏档案室的工作人员，我又出于特殊原因

还想再避开华尔采尔一段时间，我想请你经常替我查询和答复相当数量的问题，具体地说，就是把档案室现存的形形色色主题的有关谱号和符号——以未经压缩简略的形式——抄写一份给我。我就指望你了，还希望你也同样要求我，凡有效劳之处，一定尽心尽力。”

也许在这里再引用克乃西特另一封信的片断并无不当之处，这封信也涉及了玻璃球游戏的问题，尽管信是写给音乐大师的，而且比那封给德格拉里乌斯的信至少晚了一年或者两年之久。“据我想象，”克乃西特在给他恩人的信里写道，“一个人即或对玻璃球游戏的真正神秘内涵及其终极意义缺乏预感和想象，他也可能成为一个技巧熟练的游戏能手，甚至是一位真正称职的玻璃球游戏大师的。是的，还有一种可能情况是：恰恰是某个能够预感和认识游戏真谛的人，会成为玻璃球游戏的危险敌人，倘若让他担任游戏领导或者指导游戏的专家的话。因为擅长窥探游戏内部秘密的人，最终定能窥见大一与万有，可以进入永恒常存的永恒呼吸的深处，可以自我圆满而不外求。因而，凡是体验到了玻璃球游戏终极意义的人，也可能就不再是玻璃球游戏者了。他也可能由于品味过另一种完全不同的愉悦和狂喜，而不再牵挂世俗世界，也不再能够发明、构建和联结了。我感到自己业已接近领悟玻璃球游戏的意义，因此不论对我自己，还是对别人来说，我最好不以玻璃球游戏作自己的专职，改而从事音乐才对。”

音乐大师读信后，显然对这番表白颇感不安，一反极少写信的常态，给克乃西特写了一封长信，作为友谊的忠告。“很好啊，你不想再当玻璃球游戏能手了，当一个人已成为一个你所认识意义上的‘神秘主义者’的时候，我希望，你写下这些不是为了讽刺挖苦。一个只管注意自己能否非常接近‘最深内在意义’的游戏能手或者教师，他大概将会是一个十分糟糕的老师。以我为例，坦白说吧，我一辈子也没有对我的学生说过一个关于音乐‘意义’的字。倘若有过这样的内容，那也是不言而喻而毋需我说的。相反的，我倒经常要他们十分重视正确而优美地计算和演奏八分之一拍和十六分之一拍。无论你是教师、学者或者音乐家，都得尊重‘意义’，但是意义是不可能传授的。从前有许多历史学家败坏了半数的世界历史，就因为他们想在著作中传授‘意义’，他们揭露副刊文字年代就是要人们分担已流鲜血的数量。倘若让我向学生介绍荷马或者希腊悲剧的话，我大概不会试图在心灵上施加

影响地对他们说，诗乃是神明的一种显形形式，而将尽力让他们精确认识诗的语言和韵律技巧。教师或者学者的工作是研究技巧，开发流传下来的遗产，维护研究方式方法的纯洁性，而不是去传授那些不可传授的激动人心的精神体验——这得留待入选的学生们自己去经历，这也常常使他们成为失败者和受害者。”

此外，在克乃西特那时的来往信件中，除了上述书信之外，竟无另一处提到玻璃球游戏及其“神秘”含义的地方，要么是他当时写信不多，要么是失落了一部分信件。不管怎么说，他和费罗蒙梯的通信是很好保存下来了，其中所谈几乎全都是有关音乐以及音乐风格方面的问题。

我们由此看出克乃西特是如何展开自己独特的曲折研究道路的，目的只有一个，对独一无二的一场玻璃球游戏进行精确的追忆分析，要探究出其十分确定的意义。为了理解一场游戏的内容，学生们只须几天便可完成这项功课，而用游戏语言来破解，更是只须一刻钟便可读完，但是克乃西特却一年又一年坐在课堂和图书室里，研读弗罗贝格和亚历山大·斯卡拉梯[6]的作品，分析赋格曲和奏鸣曲的结构，复习数学，学习汉语，还从事一种根据浮斯特尔理论[7]推究色彩与音调之间互相关联的声图形体系。

人们不禁要问，他为什么要挑选这么崎岖、独特，又特别寂寞的道路呢，因为他的最终目标（卡斯塔里外面的人可能会说：这是他的职业选择所决定的）毕竟仍然是玻璃球游戏啊。首先他本可以毫无约束地作为客座学者进入华尔采尔玻璃球游戏者学园的任何一个研究所里专事研究，那样的话，不论做哪一门涉及游戏的专门研究，都会容易得多，他随时可以查询一切个别问题，更可以与同样研究游戏的青年学者一起探讨追求目标，而不必常常等于自愿流放似地独自苦苦奋斗。但是，他依然走他自己的道路。我们揣测，他回避华尔采尔，是因为他不仅想尽力忘却和让别人淡忘自己当年所扮演的著名角色，而且也不愿重蹈覆辙再在玻璃球游戏团体里成为新的类似人物。因为他从那时就预感到自己命定要做领袖和代表人物，所以竭尽全力想挣脱命运的压迫。他早就感觉到责任的沉重，如今面对华尔采尔的同学们尤其感到有压力，他们不断鼓舞他，即使他不断躲避，也不愿放开他。尤其是德格拉里乌斯，他本能地直感到对方愿为自己赴汤蹈火。

于是，他试图以隐遁和避世之道来对付强迫他抛头露面的命运。我们就是这样揣测他当年的内心状态的。不过，另外还有一种极重要的因素或者动力，在驱使他退避高级玻璃球游戏学校的正常研究轨道，而成了一个旁观者，那即是他以往对玻璃球游戏的怀疑所导致的一种不可遏制的研究冲动。毫无疑问，他曾经有过那种经历，体验到游戏真正能够具有无比崇高和神圣的意义，但是，他也亲眼目睹大多数游戏者和学生，甚至不少领导者和教师却都没有过崇高、神圣的体验，他们大都不把游戏语言视为神圣语言，而干脆当作了一种比较高明的速记法。他们从事游戏也不过是出自兴趣或者娱乐，视作一种知识运动或者追求功名的竞技而已。事实上，正如他在给音乐大师的信中所描述，他早已预感到，探寻游戏的终极意义并不一定可以确定一个玻璃球游戏者的品质，因为游戏也存在较浅的层次，因为它毕竟是由技术、科学和社会机构综合而成的啊。简而言之，他对玻璃球游戏有着怀疑，有着不调和的分裂感觉，玻璃球游戏竟成了他的一个问题，而且是巨大、重要的生活难题。但是他绝不打算顺从命运，由那些好心的灵魂抚慰者来帮助他渡过难关，或者由那些脸带笑容的老师把他的问题当作微不足道的小事而一笔勾销。

当然，他可以从数以万计的游戏先例以及数以百万计的游戏可能性中任选一个中意的作为自己的研究基础。他明白这一点，也曾把那次偶然的、他和同学在研讨课程中构思的游戏方案进行了研究。那次游戏使他第一次体验到一切玻璃球游戏的意义所在，并感受到要他成为玻璃球游戏者的召唤。那几年间，他用一般速记法写下的那场游戏的概要，始终牢牢记在心里。天文学上的一道数学公式，一首古老奏鸣曲的形式结构，孔夫子的一句名言，等等，全都在这里以游戏语言中的标记、符号、号码和省略号的形式记录了下来。某个对玻璃球游戏全然无知的读者，很可能因而认为这类格式和国际象棋格式大致相似，仅仅是棋子包含的意义与相互关系发展的可能性有所不同。棋子间的相互影响随着发展而成倍地增长，而每一枚棋子，每一个位置，每一次棋步都是一种确确实实的内容，而恰恰是这些棋步、棋子等等就成了象征内容的符号。

克乃西特研究年代的工作范围超出了预定的任务：精确地认识一场玻璃球游戏方案中包含的内容、原理、书籍和体系，并且通过回溯

各种不同文化、科学、语言、艺术和各种不同的时代而寻得正确途径。他没有少给自己安排连老师们都不熟悉的任务，借以检验进行玻璃球游戏艺术活动时所使用的操作系统和表达可能性。

我们先介绍一下他的检验结果：他不时在这儿那儿发现一条裂缝，一点欠缺，然而总体而言，我们的玻璃球游戏必定经受住了他那种严格的检验，否则，克乃西特大概不会在结束研究工作之后又重返玻璃球游戏领地了。

如果我们想从文化史角度研究、描写克乃西特，那么克乃西特学生时代呆过的地方和一些场景肯定值得一写。只要有可能，他总是首先选择可能让他独自工作或者仅与极少数人合作的工作场所。有几处地方是他毕生都铭记不忘的。他常常去蒙特坡略事逗留，有时是看望音乐大师，有时是参加音乐史研讨会。我们发现他曾两度到过希尔斯兰[8]，那是宗教团体总部所在地，他去参加了“盛大的静修演习会”——为期十二天的斋戒和静修。后来，他常常满怀喜悦之情向朋友们描述一个他称为“竹林茅舍”[9]的地方，一位隐士曾在那里教导他学习《易经》，他不但学习和体会了其中具有极重要意义的内容，而且似乎是老天指引或者神奇的预感引导，他在那里发现了一个无与伦比的环境和一个不同凡响的人物，也即“老年长老”，这座中国式竹林茅舍的创建者和主持者。我们以为，这里稍稍详述一下克乃西特研究年代这段非常奇特的插曲，似乎很有必须。

克乃西特是在著名的远东学院开始研究中国语言和经典作品的，这座以研究古典语言学为主课的学院，几个世纪以来一直附属于圣·欧班[10]教堂。他在学院进修期间不但在阅读和书写上进步神速，还结交了几位在该校工作的中国同事，因而学会背诵《诗经》里的许多诗篇。他逗留到第二年时，开始对《易经》产生兴趣，随着时间的推移，兴趣越来越浓。在他的迫切要求下，中国朋友们提供给他各种各样的材料，不过没人能够指引他入门，因为学校里没有聘到开课的老师。为了彻底研究《易经》，他一再不断请求人们推荐一位教师，他们向他描述了“老年长老”以及那一片隐居地的情况。

克乃西特对《易经》的兴趣如此浓厚，以致他后来终于察觉，学院里的人已经对他侧目而视了。他不得不小心谨慎地进行查询工作。他的努力没有白费，对这位传奇人物的认识更进一步后，他发现人们

相当敬重这位隐士，是的，可以说他已享有盛誉，但是，与其说他是一位学者，倒不如说是一位奇特的世外之人。克乃西特感到此事只能依靠自己，便尽快写完了刚开始撰写的提交研讨会的论文，随后离开了学院。他一路步行来到那位神秘人物——也许是一位智者和圣人，也许是一个白痴——亲手创建的竹林茅舍地带。

克乃西特已收集了这位隐士相当数量的情报：约摸二十五年前，这个人曾是远东学院中文系最有希望的学生，他似乎是专为研究中文而生的，不论在毛笔书法方面，还是在译释古典经文方面，他都超过了该校最优秀的老师，甚至是道地的中国人，但是他有点过于热衷，试图让自己在外表上也像一个中国人，弄得人人都对他侧目而视。然而他顽固不化，后来竟执拗地拒绝像同学们一样称呼各种研讨会的领导和各项学科的专家为老师，而代之以“长老”，结果这个称呼最后竟成了他自己的绰号。他特别重视《易经》的占卜方法，为此付出了许多精力，并学会了熟练地使用传统的蓍草卜卦法。除了有关《易经》的注释书籍外，他最爱读的书就是《庄子》。显然，那种理性主义的、反对神秘倾向的严格儒家精神，正如克乃西特所亲眼目睹的，早在那时就在远东学院的中文系显露端倪了，因而有一天，这位长老终于离开了挽留他任教的远东学院而外出游方，随身只带了毛笔、砚台和两三部经书。他一直向南走去，沿途总能在教会团体的师兄弟处投宿一夕。他四下勘察，终于觅得一处可以隐居的地点，他锲而不舍地以书面和口头方式向世俗当局和宗教团体申请，最后获得了定居和耕种的权利，从此就在那里严格依照中国古代隐士的模式过起了一种田园生活。有人将他当作怪人嘲笑，也有人尊奉他为某种类型的圣者。而他则与世无争，也不求于人，每日里，不是在竹林茅舍干活，就是静修和抄写古代的经卷，在他的精心料理下，竹林茅舍已成了一座屏障北风的中国式庭园。

约瑟夫·克乃西特一路向竹林走去，宜人的景色常常吸引他歇脚小憩；每当他向上翻越山间小道的时候，总要心旷神怡地停步俯视，望着浅蓝色的薄雾笼罩下的南方，葡萄园里阳光灿烂，褐色的矮墙上爬满了蜥蜴，庄严的栗树林一片连一片，南方的田野和高山交相辉映，在他眼前交织成香味浓郁的景象。他到达竹林时已是傍晚。他走进院子，吃惊地看到有一座中国式亭子矗立在这个奇妙的花园中央，一道

由木制管道引来的山泉正潺潺流淌着，泉水先注满一条石子河床，随后流入近旁的一座石砌水塘，石块缝隙间长满了各式各样的植物，清澈晶莹的水里则有几条金鱼在悠悠地游着。在细长而坚韧的竹竿上，一簇簇绿叶轻盈地随风摇曳，草地上点缀着一座又一座石碑，碑上镌刻着字体古雅的铭文。

一位穿着黄褐色麻布衣服、瘦瘦的戴眼镜的男子，从他正蹲着干活的花坛后直起身来，他蓝色的眼睛里露出询问的神色，一边缓缓迎向来访者。他的态度并非不友好，却多少带有隐居者和遁世之人常有的羞怯。他用目光询问克乃西特，等待说明来意。克乃西特有点窘迫地用早已准备好的中文说道："青年弟子向长老请安。"

"欢迎贵宾光临，"长老回答，"欢迎青年同门与我品茗欢谈，若想稍事逗留，不妨小住一宿。"

克乃西特叩首[11]道谢后，被领进屋里，款待用茶后，主人又带他参观了庭园、石碑、池塘和金鱼，甚至还告诉了金鱼的年纪。直到用晚饭时分，他们才坐定在婆娑的竹林下，互道慰问，互诵经典诗句和警言，又一起观赏了花卉和山脊上浅红的落日余辉。然后又回进屋里，长老端来面包和水果，又在一架极小的炉子上给两人各煎了一张蛋饼。直待用完晚餐，这才用德语询问青年人的来意，克乃西特也用德语叙述了此行的目的和愿望：若长老允许他在此逗留数日，那么他将尽弟子之职，侍奉左右。

"我们明日再议此事吧，"隐士回答，随即安排客人就寝。

次日清晨，克乃西特坐在金鱼池畔，凝望着由光明与黑暗交织而成的小小清凉世界，只见一片深绿和墨黑之中晃动着一个个金色的躯体，它们闪出一道道奇妙的光彩；有时候，这个小小世界似乎被施了魔法，落入了长眠不醒的梦境，那些小小的躯体突然不失时机地蓦然跳跃起来，以柔软灵活却又惊恐万状的姿态划出水晶和黄金般的光亮，打破了沉睡的黑暗。他向下注视着，越来越专注，与其说是在静观，倒不如说是在梦想，以致完全没有觉察长老已经走出屋子缓步向他走来，并已停住脚步，正久久伫立在一边望着出神的客人。当克乃西特终于抖擞精神站起身子时，长老已离开，不久便从屋子里传出了邀请客人用茶的招呼声。他们互道早安后，便坐下饮茶， 倾听着小小喷泉在拂晓时分静谧中的淙淙的响声， 这是永恒的旋律。随后那位隐

士站起身来在这间盖得不很合规则的房间里来回走动着， 不时朝克乃西特瞥上一眼， 突然问道：“你是否打算穿上鞋子， 继续自己的行程？”

克乃西特迟疑了片刻，随即答道：“倘若必须这样做，那我只好继续上路。”

“如果安排你在此稍事逗留，你愿意顺从，并且像金鱼一样保持缄默么？”

青年学生又一次点头附和。

“好吧，”年迈的长老说道。“我现在就用签子来算一卦，看看神谕如何。”

克乃西特怀着好奇而又敬畏的心情望着长老，并且“像金鱼一样保持缄默”。老人从一只颇似箭筒的木制杯状容器里抽出一把蓍草签子，仔细数了一遍，把一部分放回容器，从手中抽出一根放在旁边，又把其余部分平分为相等的两把，先用左手拿起一把，接着用灵敏的右手指尖一小束一小束地拈出来，边拈边计算着数量，然后置放在旁边，直到手里只剩下几根签子，再用左手的两根手指紧紧夹着。当他按照宗教仪式分配完这一把签子后，立即又用相同的程序处理了第二把。他把数出来的蓍草放在一旁后，又继续处理剩下的两把，一把接一把再过了一遍，把余下的小部分夹在两指之间，这些手指又敏捷又熟练地摆弄着这些蓍草签子，好似在进行一种训练有素、臻于化境的具有严格规则的神秘游戏。他如此这般拈过多次之后，最终只剩下三小把。他从这三小把蓍草的数字中读出了一个符号，便用毛笔尖写到一小张纸片上。接着，他把整套复杂程序又从头至尾过了一遍，先是分成相等的两捆，通过计数，一部分置于一旁，一部分夹紧在指间，直到最后又只剩三小束，结果又算出了第二个符号。这些蓍草签子像跳舞一般翻飞不停，时而聚合毗连，时而交换位置，时而集成一束，时而四下分散，时而又聚拢起来，不时发出微弱的清脆碰撞声息。它们有节奏地、好似幽灵一般精确地舞动着。每次过程结束后，老人便会写下一个符号，最后阴阳六爻俱得而卦成，是一个叠为六行的符号[12]。此时这位盘腿坐在苇席上的巫师才把蓍草茎收拢，恭恭敬敬地放回签筒之中，然后注视着画在纸上的卦象，沉默了很长时间。

“本卦为蒙。”老人开言道，“卦名便是童蒙。上为山，下为水，上

为艮，下为坎。山下有泉水，乃童蒙之象征，其辞为：

> 蒙。亨。
> 匪我求童蒙。
> 童蒙求我。
> 初筮告，
> 再三渎，
> 渎则不告。
> 利贞。”

克乃西特一直在屏息静气地紧张观看，直到听完这番话后，这才在一片寂静中深深舒了一口气。他不敢询问。但是他认为自己懂得了卦辞的意思：童蒙已经来到，他将获准留下。就在他刚刚着迷于手指和蓍草玩耍出的微妙木偶戏时——他越是久久观看，越觉得其中意味无穷——便知道结果了。现在卦已卜得，判词对他有利。

我们如此详尽地描述这一插曲，是因为克乃西特日后经常怀着满意感情向朋友和学生讲叙这段经历。现在让我们回到正文吧。

克乃西特在竹林茅舍逗留了好几个月，学习操作蓍草签子手法，几乎学得和老师一样完美无瑕。老人每天与他同练一个钟点的数签技术，指导他掌握周易筮辞的记事和取像法，教他背诵六十四卦以及练习书写卦象。老人还向克乃西特朗读易经的古代释解著作，每逢黄道吉日就替他讲解庄子的寓言一则。此外，这位学生还得学习洒扫庭院，洗涤毛笔，研磨墨汁，还要学会煮汤和烹茶，捡拾干柴，观察天象，并且不时查看中国的历书。克乃西特偶尔还试图在他们难得的交谈中插入玻璃球游戏和音乐话题，但这总归徒劳。对方不是似乎没有听见，就是一笑置之，再不然就是答以一句毫不相关的格言，譬如：“浓云无雨”或者“白璧无瑕”等。然而，当克乃西特收到一架从蒙特坡送来的小翼琴后，每天都要演奏一个小时，却没有听到任何异议，以致克乃西特有一天向老人供认，他希望自己学得易经后能够有朝一日把易经体系融于玻璃球游戏之中。长老听了微笑而已。“你试试吧！”他说，“你将会看到什么结果呢？在人世间修建一座小小的美丽竹园，这是人人都能办到的。至于这个人能否把整个人世纳入他的竹林，我就全然不知了。”——事情就到此为止。我们只消再举一

例，便已足够。若干年后，当克乃西特已成为华尔采尔一位德高望重的要人时，曾邀请长老去开授一个课程，老人却没有给予任何答复。

约瑟夫·克乃西特后来把自己在竹林茅舍的几个月光阴，不仅形容为不同凡响的快乐时光，而且常常称之谓“开始觉醒时期”，事实上，从那个时期开始，关于觉醒的想象景象便不时出现在他的言谈之中，尽管并不完全等同于他以往所述的感召景象，却也颇为近似。我们揣测，他所谓的“觉醒”，特指他对每个阶段自我的认识，以及对自己在卡斯塔里内部和世俗人间秩序中地位的认识。在我们看来，重点似乎日益转向了自我认识这一方面，也就是说，自从克乃西特“开始觉醒”之后，越来越意识到自己不同寻常的地位和独一无二的命运，也越发明白自己与卡斯塔里的一般观念和特殊秩序范畴之间的相对关系。

克乃西特在竹林茅舍逗留期间的中国研究工作并未因离开而结束，后来又继续进行下去，尤其是对中国古典音乐的研究。克乃西特发现中国古籍中随处都可见到赞美音乐的文字，誉之为一切社会秩序、道德习俗、健康美丽的根源。其实他早已熟知这种博大而合乎道德的音乐观念了，老音乐大师本人正堪称这一概念的具体化身。

克乃西特从未放弃这一基本研究计划——我们可从他给弗里兹·德格拉里乌斯的信中窥见大概——，而且还向四面八方扩展，不论何时何地，凡是他估计会有重要价值的所在，也即是：凡是他认为与自己通往“觉醒”之路有关的事，无不全力以赴。克乃西特师从长老期间的积极成果之一便是：克服了自己畏惧返归华尔采尔的害羞心理。此后，他每年都去那里参加一次高级研讨会，不知不觉中成了玻璃球游戏学园一位广受尊重和爱戴的人物，不知不觉成了玻璃球游戏组织最核心、最敏感机构的要人，他已是那个掌握玻璃球游戏命运，或者至少是决定着当时游戏的发展方向和流行趋势的匿名核心组织的成员了。

玻璃球游戏举办机构的领导官员们也参与这个组织，却不掌握支配权，他们大都在游戏档案馆的几个僻静房间里不时开开会，商讨和研究玻璃球游戏活动，为了替游戏纳入或者剔除新的项目而争吵，为了赞成或者反对经常略有变动的趣味而辩论不休，不论是对游戏的方式、程序，还是对举行比赛的事项。凡是在小组里占有一席之地者无

不精于玻璃球游戏之道，每个人对其他成员的才能和特点也莫不了如指掌，聚会的气氛与政府部长会议或者某个贵族俱乐部内的情况颇相类似，各种权威人士和即将成为权威人士的人在这里互相见面，互相结交。人们说话时无一不是压低了嗓音，尽管他们野心勃勃，却都藏而不露，谨慎小心，批评他人时却不嫌过分。卡斯塔里有许多人，再加上外界也有许多人，都把这群人视作玻璃球游戏的最高精英人才，代表卡斯塔里传统的最高成就，也是杰出贵族思想的精华，因而使得不少年轻人年复一年地梦想有朝一日也能跻身其中。但是，在另外还有一些人眼里，这群觊觎玻璃球游戏团体高位的年轻候选人既可厌又下贱，不过是一个目中无人的狂妄小集团，一群不懂生活与现实意义、糟蹋自己才能的天才，是一伙傲慢自负、说到底是过着寄生生活的所谓的高人雅士，他们的职务和生活内容不过是一种无益的游戏，一种不结果实的自我精神享受。

克乃西特丝毫没有受到这些青年精英的观点影响，完全不介意学生们在闲谈中把他赞为旷世奇才或者骂成暴发户和野心家。对他而言，唯有他的研究工作是最重要的，如今一切都以玻璃球游戏为中心而展开。对他而言，也许还有另一个问题也同等重要，那就是：玻璃球游戏是否确应成为卡斯塔里的最高目标，并且值得自己为之奉献一生？因为，随着他对游戏法则与游戏发展潜力的比较隐蔽奥秘的认识越来越清楚，随着他对色彩缤纷档案迷宫和游戏符号的复杂内在世界日益熟悉，他对游戏的疑虑，并没有一丝一毫的减弱。他从自己的经验中体会到：信仰与怀疑是相互关连的，就像吸气与呼气一样互相制约，他在玻璃球游戏小宇宙一切领域所取得的进展，无疑也增长了他看清和感觉游戏存在问题之处的能力。竹林茅舍的田园理想在一个短时期里，也许可以说是既恢复了他的信念，又搅混了他的信念。年长的长老是一个实例，说明逃避诸如此类问题的出路很多。譬如：一个人可以让自己变成一个中国人，把自己封闭在篱笆后面，过一种自给自足的完美生活，就像那位隐士。一个人也可以成为毕达哥拉斯式的哲学家，或者去当和尚，或者做一个穷修士。然而，所有这一切仅是逃避而已，仅是放弃追求万有的少数人士的作为，这些人为了享受完美而放弃了现在和未来；他们只活在过去之中，这是一种被理想化了的逃避。克乃西特及时察觉到这不是自己要走的道路。但是他应该走

什么样的路呢？他知道自己除了对音乐和玻璃球游戏具有很高才能之外，还具有别的能力，一种内在的独立精神，一种高层次的执拗自恃，这些能力绝不阻碍他服务他人，还要求他侍奉至高无上的天主。而这些能力，这种独立精神，这种执拗自恃，还不仅是他品性中的特点，不单在自己内心起作用，同时也能影响到外在世界。

早在求学时代，尤其是他与普林尼奥·特西格诺利相互抗衡的时期，约瑟夫·克乃西特就常常有受人仰慕的经历，许多同龄人，当然更多的是较年幼的同学，都非常喜欢他，设法接近他，甚至愿意受他控制。他们请他指点以便接纳他的影响。从那时以后，这类情况就一再反复重演。这类经历固然有令人惬意的一面，可以满足虚荣心，增强自信心。但是它们也有又黑暗又危险的另一面，因为就在他面对那些急于恳求忠告、指导和示范的同学们时，难免对他们的软弱，他们的缺乏独立与自尊产生轻蔑之情，甚而还会不时冒出一种隐秘的欲望（至少是在思想上），要把他们变成自己驯顺的奴隶，这便是它们又卑劣又丑恶的一面。此外，他与普林尼奥展开辩论的几年中，他曾为那种光荣而代表性的地位付出了多少沉重的代价，品尝了多少承担责任、勤奋努力、内心超重负荷的滋味啊。他也知道，音乐大师也曾有过不胜重负的感觉。对别人施行权力，对别人耀武扬威，诚然是颇能令人陶醉的开心事情，其中却同时蕴含着危险性和灾难性，世界的历史总的说来是由密密一连串君王、首领、独裁者和指挥官所组成，他们开始时无不说得天花乱坠，结果却坏事干尽，很少有哪个人例外。所有这些人开始时都愿意替天行善——至少嘴上如此标榜，但一旦真的获取了政权，就会麻木不仁，只为自己抓权了。

克乃西特一直认为自己应当做的事，是通过服务于宗教团体而让自然赋予自己的这些能力得到净化和强健。但是这个地方在哪里呢，他该去何处发挥自己的能力并获得这种结果呢？他这种吸引人、多少能够影响他人，尤其是较年轻的人的能力，对于一位军官或者政治家确乎极有价值，在卡斯塔里却没有发挥余地，这里只需要充当教师和教育家的能力，而克乃西特恰恰对此类工作较少感兴趣。如果问题仅仅在于个人意愿，那么他也许会拒绝任何工作而去过一种独立学者的生活——或者干脆成为玻璃球游戏者。但是每当他作出这一决定时，那个折磨他多年的老问题便立即显现在眼前：玻璃球游戏果真是至高

无上的吗？果真是精神王国里的至尊君王么？不论其有多少好处，最终会不会只是一场游戏呢？值得为之奉献全部力量，为之服务终身么？这一闻名遐迩的游戏，若干世代以前不过是一种艺术的代用品，后来才逐渐通过许多人的概念而发展成为一种以聚精会神、虔诚修炼为主的培养高度才智的信仰，某一种类型的宗教信仰。

人们看到，克乃西特正面临美学和伦理学这一双亘古存在的矛盾。他的矛盾从未得到充分的表露，也从未受到完全的抑制，却始终依然故我，它们曾那么浓烈、那么咄咄逼人地出现在华尔采尔学生时代的诗篇中——问题不只针对玻璃球游戏，而首先是针对了整个卡斯塔里王国。

有一个时期，当这个问题把他困扰得难以承受时，他常常在梦中与特西格诺利一决胜负。有一次，他正走在华尔采尔玻璃球游戏区一处宽敞的庭园里，忽听得身后有人喊叫自己的名字，那声音听着很熟悉，但他一下子想不起是什么人。他掉转身子，看见一个蓄小胡子的高个子青年，正向他狂奔而来。他认出了普林尼奥，不禁百感交集，诚恳地欢迎他到来。他们约定当晚聚谈。普林尼奥早已在世俗世界的大学里完成研究课程，现在是一名政府官员，趁短暂休假以贵客身份来此参加一个玻璃球游戏研讨会，其实他几年前便已参加过一次。

两个朋友当晚相聚不久便相互都觉得很窘。普林尼奥现在是客人，一位来自世俗世界的宽容大度业余爱好者，尽管他怀着极大热诚，然而参与的只是替外行和爱好者开办的课程，两人间的距离确实太大了。普林尼奥如今面对的已是一位成熟的玻璃球游戏专家，虽然对朋友的兴趣颇能爱护体贴，却依旧让他感到自己在这里不是同行，对方已经深入这门学科的精髓，而自己不过是在边缘嬉戏的顽童而已。克乃西特试着调换话题，便请普林尼奥介绍他在外面的工作和生活情况。这一来形势立即倒转，克乃西特成了幼稚的孩子，尽提些天真问题，不得不接受对方爱护体贴的指点。普林尼奥已进入法律界，正努力谋求政治影响，并且即将和某一党派领袖的女儿订立婚约。约瑟夫对他说的话只能听懂一半，许多反复出现的概念在他听来空空洞洞，它们对他而言，至少是毫无意义的。无论如何，克乃西特总算听明白普林尼奥在他那世俗天地里已取得相当成就，并且懂得如何达到自己雄心勃勃的目标。十年之前，两位年轻人曾各自怀着好奇和同情

心接触、接近两个不同的世界，如今已互相陌生，产生了互不相容的裂缝。

克乃西特赞许这位俗世政治家还对卡斯塔里保留着一份依恋之情，竟然两度牺牲休假来参加玻璃球游戏。但是，结果如何呢，克乃西特心想，即便他有一天回访普林尼奥的工作地区，以好奇的客人身份听几次法庭审判，参观几家工厂或者福利机构，大概情况也一如既往。两位朋友都彼此觉得失望。克乃西特感到老朋友显得粗鲁和外露，特西格诺利则感到往日的伙伴对秘传而得的知识过分自傲，似乎成了一个只关注自己游戏的“精神至上”者。

不过两个人都努力与对方交谈，特西格诺利更有形形色色的话题可讲，从他的研究课程和考试毕业，说到英国之行和南方旅游，一直说到种种政治集会和他在国会的活动。他还在叙述某件事的时候，说了一句听着有些威胁和警告意味的话，他说：“你瞧着吧，很快就要天下大乱了，也许会爆发战争，完全可能的，到那时，你们整个卡斯塔里的存在都会受到严肃指责的。”

约瑟夫对此并没有太认真，只是问道：“那么你呢？普林尼奥，你会支持卡斯塔里呢，还是反对？”

“啊，”普林尼奥不自然地勉强笑着答道，“大概不会有人来征询我的意见。当然，我不赞成干扰卡斯塔里的继续存在，否则我现在不会在这儿了。不论怎么说，你们在物质需求上一贯十分节制，然而卡斯塔里每年仍要国家支付一笔相当可观的款子。”

“对啊，”约瑟夫笑着接下去说，“我听人说，比起国家在本世纪里每年支付武器军火的款项，这笔费用约占其中的十分之一。”

后来他们又聚过几次，越接近普林尼奥课程结束，他们互相间的礼仪越发殷勤周到。两三个星期后，当普林尼奥动身时，两人都有解脱之感。

当时的玻璃球游戏大师托马斯·封·德·特拉维[13]是一个游历过世界各地的著名人士，对待每一个接近他的人，无不亲切友好，只在涉及玻璃球游戏的事务上，为维护游戏往往严厉得可怕。凡是仅在公众场合——例如在他华服盛装主持玻璃球游戏庆典或者接见外国贵宾时见过他的人们，都无法想象他是一个工作狂。人们背后议论他是一个冷静的，甚至是冷酷的理性至上者，对艺术持冷淡态度，在那批年轻热

情的业余玻璃球游戏爱好者中间更不时传出否定他的言论，——当然都是些错误判断，因为他若不热爱游戏，就不会想方设法在举行大规模比赛时有意避免触及许多刺激人的重大问题，而由他设计的一场场美轮美奂的玻璃球游戏，也不会因其几近完全掌握游戏世界的内在奥秘，受到专家们一致公认了。

有一天这位游戏大师邀请克乃西特去他家，大师只穿着日常便服，询问克乃西特可否在近几天里每日同一时间到他家坐半个钟点。素日克乃西特与这位大师从无私交，对这一吩咐不禁大为惊讶。

大师这天交给他一叠材料，是一位管风琴家寄给他的一份建议书，也是玻璃球游戏最高当局经常要审议的无数提议之一。这类文件大都是建议档案馆采纳新材料的建议，种类很多，例如有一个人下功夫研究了田园牧歌的历史后发现其风格发展过程中有一条曲线，便从音乐和数学两种角度记录下来，要求吸收入玻璃球游戏语言的语汇库中。另一个人将尤里乌斯·恺撒撰写的拉丁文字中韵律特点进行研究后，发现它与人人尽知的拜占庭赞美诗音程研究结果，有着惊人的相似之处。再例如有位热心人，又一次发现了隐藏在十五世纪记谱法文字里的一种新犹太教义。更不用说还有一些古怪的实验家，常常写来热情澎湃的书信，认为对歌德与斯宾诺沙的算命天宫图进行比较研究，定能得到惊人的结果，来信中还常常附寄十分鲜艳夺目的彩色几何图案。

克乃西特迫不及待地立即着手阅读材料，他自己头脑里也经常出现类似的种种建议，即使并不曾递交给当局。每一个积极的玻璃球游戏者都会梦想不断开拓自己的游戏境界，直至把整个宇宙都纳入其中，或者更确切地说，他不仅持续不断地在自己的设计和私人练习中开拓着游戏境界，而且迫切渴望那些似乎值得保存的游戏设计获得官方承认，而能够参加公开比赛。技艺精湛的玻璃球游戏高手们的私人游戏练习也都具独特谋略而不同一般，原因在于他们具有熟练地掌握控制游戏规律的表达、命名和构成的能力，使他们得以把纯属个人的随意想象灌注入任何一场以客观历史材料构成的游戏之中。一位著名植物学家有一次讲了一句引人发笑的名言：“玻璃球游戏必须包容一切，譬如一棵植物也会用拉丁语同植物学家林纳[14]聊天。”

接着，克乃西特协助大师分析研究这份建议。半个钟头飞快过去

了，次日他准时到达，整整两个星期，他每天按时和游戏大师一起工作半个小时。开头几天，他很惊讶大师竟要他谨慎处理这些一眼便可看出毫无采用价值的建议报告。他奇怪大师居然为此花费时间。但终于逐渐懂得，大师让他分担工作不是为减轻自己的负担，而首先要借此机会对他这个青年弟子进行有礼貌的严格考察。整个事件的情况和童年时代音乐大师出现的情景颇为相似。他是从同事们的态度上觉察到问题的，他们开始对他疏远、拘谨，甚至加以讽刺挖苦。有些传闻已不胫而走，他也觉察到了，但是这一次已没有从前那样的幸福感觉。

他们最后一次商讨完后，玻璃球游戏大师用他那稍嫌高亢的声音，以十分精确的语言，丝毫不带官腔地对克乃西特说道："很好，你明天就不必来了，我们的工作现在已告一段落。不久我还会有事情烦劳。多谢你的合作，事情对我很有价值。此外，我想你应该申请加入宗教团体了。你不会有什么困难的，我已经同主管部门打过招呼。你总不会反对加入吧？"当他站起身子时又补充道："我顺便再对你讲几句吧：大概你也和大多数优秀青年游戏者一样，有一种把玻璃球游戏当作某种进行哲学推理工具的倾向。我这几句话不可能治愈你的毛病，然而我还是要说给你听：哲学推理只应当合理地施用于哲学工作。而我们的游戏既非哲学，也非宗教，它自成学科，在性质上与艺术最为相近，是一种无与伦比的艺术。一个人若能领悟，便会大发展，远胜失败百次之后才略有所见略有所进。哲学家康德——现在已罕为人知，却是第一流的思想家——曾说，对神学进行哲学推理乃是'幻觉的幻灯'。我们不该把我们的玻璃球游戏弄成那般东西。"

克乃西特感到震惊，激动得几乎没有听清最后那几句警告。他像被闪电一下子照亮似的，内心里猛然明白：这番话意味着自由研究年代业已告终，不久将被接纳加入宗教团体，也即将跻身圣人之列了。他向大师深深鞠躬表示谢意，匆匆来到设在华尔采尔的宗教团体的办事处，看见自己的名字果真已登记在新人名单之上。克乃西特与其他同一级别同学们全都十分熟悉宗教团体的各项条款，记得其中有这样的一条：凡是团体最高当局的成员都有权执行吸收新人入会的仪式。他便请求由音乐大师主持典礼，获准之后即刻请假于次日启程赴蒙特坡，来到自己恩人和朋友的住处。克乃西特发现可敬的老人正偶染微

恙，不过他还是受到了热烈欢迎。

“你来得正是时候，”老人说。“不久我就无权接纳你入会了。我的辞呈已经获准，我就要离职了。”

典礼仪式本身很简单。依照条文规定，音乐大师第二天邀请了两位教友担任证人。许多年前，音乐大师曾从宗教团体教规中摘引了一段话作为克乃西特默修课的题目：“如果最高行政当局委以职务，便当自知：职位每高一级，并非向自由，而是向约束迈出一步；职位越高，约束越严；个性越强，任意专断越受禁忌。”

几个人集合在音乐大师的小音乐室里，这里正是多年前克乃西特第一次学习静观默想之道的地方。为了表示庆祝，音乐大师要求克乃西特为典礼演奏巴赫的一首合唱序曲，证人之一便在这时宣读了宗教团体教规的缩写本，随后音乐大师亲自提问了若干仪式性的问题，并听取了自己青年朋友的誓词。仪式完毕后，音乐大师又赠送他一个钟点，他们同坐在花园里，大师亲切地指点他如何掌握教规的意义，如何符合教规地生活。“太好了，”他说，“你在我即将离职之时来填补空隙，好像我有了一个会继承父业的儿子。”当他看见克乃西特的表情变得很悲伤时，又补充道：“啊，别难过，我还没有难过呢。我已经很疲倦，很乐意享受一下清闲生活，也希望你能常来和我分享这份快乐。我们下次再见面，你就用普通的称谓称呼我吧，不要再像我在职时那么用尊称了。”大师说完就用克乃西特已熟悉二十年之久的让人心折的笑容与他辞别了。

克乃西特匆匆赶回华尔采尔，因为他仅请准三天假期。他刚踏进住所，便被玻璃球游戏大师请去，以接待同事的态度热情祝贺他加入宗教团体。“一旦下达了明确的职务任命，”他告诉他，“你就完全是我们这个组织里的同行和同事了。”

克乃西特稍稍觉得有些惊惧。那么他的自由年代真的要结束了。

“啊，”他怯生生地说道，“我希望自己能够在某些较小的工作上有些用处。然而，我还得向您坦白，我总希望再从事一段时间的研究工作。”

游戏大师面带笑容，用他那既睿智又微含讥讽的目光迫视着对方，问道：“一段时间，你要多久？”

克乃西特迟疑地笑了：“我也说不清楚。”

“我想正是这样，”大师应声接下去说道：“你现在仍然用学生的语言说话，仍然以学生的概念思索，约瑟夫·克乃西特，现在这样做当然很正常，但是不久还这样做就完全不对了，因为我们需要你担任职务。你得知道，你以后即或已在我们最高当局担任要职，也仍然能够获得研究假期。例如我的前任兼老师，当他还在职期间，而且年龄业已老迈之时，为了想去伦敦档案研究所进行研究工作，曾请假一年，因理由充分而获得批准。他的假期不是什么‘一段时间’，而是一个明确的数字，几月，几周，几天。你今后必须注意这个问题。目前我有一个建议要同你商量。我们现在需要一个可靠的人士承担一项特殊任务，这个人务必不是外界熟悉的卡斯塔里知名人士。”

这项使命的全部内容大致如下：在玛丽亚费尔[15]的本笃会修道院——这是全国历史最悠久的教育中心之一，几十年来一直与卡斯塔里保持良好关系，尤其支持玻璃球游戏的活动，——多次要求选派一位青年教师去那里逗留较长时间，一则传授玻璃球游戏初级课程，此外也可以促进修道院中几位游戏高手的技艺。托马斯大师几经挑选后，决定让克乃西特去完成使命。这便是克乃西特受到如此慎重审查的原因，也是他被加速提前纳入宗教团体的缘由。

---

[1] 指十四世纪意大利作家卜迦丘的《十日谈》。

[2] 指十五世纪用巴洛克式文体写作的德国诗人马丁·奥皮兹。许万斯·冯·鲍勃费尔德是他的贵族封号。

[3] 本格尔（1687—1752），基督教新教神学家；欧丁格尔（1702—1782），基督教新教神学家；辛岑道夫（1700—1760），德国兄弟会团体创始人。

[4] 德格拉里乌斯也是黑塞虚构的重要人物。据德国黑塞研究学者分析，其原型为尼采，至少具有颇多尼采特征，而尼采曾是青年黑塞崇敬的偶像。

[5] 黑塞曾下功夫钻研《易经》，十分惊叹太极图像中的两极对立统一观点，经常用以喻意宇宙本质，这里援引“阴与阳”便是一例。

[6] 斯卡拉梯（1660—1725），意大利作曲家。

[7] 据德国黑塞研究学者分析，可能暗喻作者同时代人狄米诺梯夫·封·浮斯特尔的理论。

[8] 系作者虚构的地名。

[9] 据德国黑塞研究学者称，书中竹林茅舍并无具体地址，当隐喻他自己的住所和竹林，而黑塞笔下的老年长老很大部分是作者自画像。

[10] 圣·欧班，公元222—230年曾任罗马教皇，为欧班一世。

[11] 黑塞在这里用了一个译音字Kotao，表示当时宾主两人均以中国人自居，因而行中国礼。

[12] 本节描写的卜卦过程符合《易系辞传上》所述的成卦法。求得之卦是六十四卦中的第四卦蒙䷃。

[13] 托马斯·封·德·特拉维隐喻托马斯·曼，就连曼氏本人也知道这一“玩笑”。（见托马斯·曼的《浮士德博士的诞生》一文）

[14] 林纳（1707—1778），瑞典自然科学研究者。

[15] 玛丽亚费尔也是黑塞虚构的地名，据德国黑塞研究学者分析，很可能指黑塞喜爱的疗养地西尔斯·玛丽亚。

·两个宗教团体[1]·

克乃西特目前的处境与当年音乐大师访问拉丁学校后，他在学校里的情况有许多相似之处。去玛丽亚费尔任职不仅是一种殊荣，而且也是登上宗教团体领导层阶梯的意义重大第一步，这是约瑟夫过去连想都不敢想的。不过他如今总算比从前老练多了，早就在同窗们的举止态度上清楚读出了使命的意义。一段时期以来，他在玻璃球游戏者的内部圈子里早已被公认为游戏好手，而现今这场非同寻常的任命更标明他受到上级青睐，必将成为一个受重用的青年英才。一些同事和往日的游戏伙伴，尽管没有直截了当与他绝交，或者露出敌对态度——在这个高级贵族集团里讲究文雅气派，从不气势汹汹——却显然与他冷淡地疏远了。昨日的同事很可能是明日的上级，这个圈子里的人便以极其微妙的举止表达了相互关系间这类等级差别和差距。

唯有弗里兹·德格拉里乌斯是一个例外。我们可以称他为克乃西特一生中最亲密的朋友，仅次于卡洛·费罗蒙梯。德格拉里乌斯才能很高，肯定可取得最高成就，但是他身体欠佳，平衡心和自信心不足，严重妨碍了他的前途。他和克乃西特年龄相仿，加入宗教团体的时候也是三十四岁左右。他们是十年前在一场玻璃球游戏课程上首次相识的，克乃西特那时就察觉自己对这位沉默寡言、微露忧郁的青年人具有十分强大的吸引力。他已察觉，虽然并不十分明确，但就在那时便能够感受到德格拉里乌斯的这份爱心了。那是一种随时随地可以无条件奉献和服从的友谊和敬仰，其中充盈着近乎宗教的狂热，但是却为一种内心的矜持和一种充满预感的悲剧感情所遮蔽，因而受到了限制。当年，他们的友谊在特西格诺利时期受到了震撼，又因敏感而产生了疑惑，使克乃西特长期对他保持相当距离。虽然克乃西特也同样为这位举止不俗的游戏同伴所强烈吸引。为了让大家了解德格拉里乌斯的性格，我们谨从克乃西特撰写的内部公务报告上引用数段，那是他后来几年里经常提供给团体最高当局的文件之一。其中写道：

“德格拉里乌斯。他是本人的好友。早在科柏尔汉[2]学校就读时便曾荣获多项嘉奖。他擅长古典语言学，热爱哲学，曾研究过莱伯尼兹，鲍尔扎诺[3]，后来专攻柏拉图。他是本人所认识的最杰出最有才

气的玻璃球游戏能手。他简直生来就应当担任玻璃球游戏大师，只可惜健康欠佳，再加性格上的弱点，以致不适合这一职位。德格拉里乌斯绝对不宜承担任何具有代表性、领导性和组织性的职务，否则对他本人对公务都将成为不幸。他身体上的缺陷是精力不济，患有周期性的失眠症和神经痛。他精神上的缺陷是偶尔精神忧郁，强烈渴望孤独，畏惧承担责任，也可能存在过自杀的思想。他的情况如此危险，幸亏他善于静修，又极能自持，勇敢面对现实，以致大多数认识他的人只觉得他过分羞怯和沉默，全然料想不到他的情况多么严重。德格拉里乌斯不宜担任要职，令人遗憾，但是他依旧属于玻璃球游戏学园的宝贵财富，而且是无可取代的宝贝。他的游戏技艺精湛，就像一个伟大音乐家演奏自己的乐器。他可以闭着眼睛就找出各种极微妙的差异，因而他也是一位难得的杰出教师。在高级班和最高班的复习课程中，倘若没有他从旁协助，我简直难以完成课程，更毋庸说他常常为我而在低级班中损失宝贵时间了。他分析学生们游戏实验的习作，使他们不至灰心丧气；他识破他们的狡猾诡计，精确指正每一个仿造或者仅为花哨装潢的地方；他帮助学生从那种开端良好却中途出岔的游戏中找出错误的根源，并予以揭露，就像展示一种制作完善的解剖标本——所有这一切，都为他人望尘莫及。正是这种敏锐精确的分析和改错能力，使他赢得了学生和同事的敬重，否则他也许早就毁在自己的不稳定和不平衡性格，毁在过分羞怯上了。

“我想举一个例子来说明德格拉里乌斯的玻璃球游戏才能为什么是无人可与比拟的。事情发生在我们结交的初期，那时我们两人都感到在课堂上已经没有什么技巧可学，有一回他让我看了他新构思的几场游戏布局——他多么信任别人的眼光。我略一过目便发现它们全都十分出色，有许多创新内容，风格又独特，便向他借阅这几份草案以进一步研究学习，我读过这些游戏构思后发现它们都是名符其实的文学作品，简直太奇妙太独特了，我认为自己不应该对此保持缄默。这些游戏都像是小型戏剧作品，都有近似独白的戏剧结构，颇像一幅卓越的自画像，反映着作者纯个人的既危险又才气横溢的精神生活。每一场游戏所赖以建基的各种主题与各组主题，连同它们之间的联系和对抗，不仅均有富于思想的辩证配合，而且各种对立声调之间的综合和协调并非采用一般通用的古典手法推向结局，而是让这类协调统一

历经一系列的分裂过程，每每在貌似困顿绝望，近于瓦解之际，却蓦然顿住，疑问和困惑逐渐淡化消失。因而他的每一场游戏都具有一种激动人心的色彩——据我所知，过去尚无人敢作此等尝试。尤其是他的游戏总体上表达了一种悲剧性的怀疑和放弃，成为一种怀疑否定任何精神知识的形象展示。与此同时，它们的精神内涵，连同其游戏的书法艺术，却又如此完美无瑕，美得令人不禁热泪盈眶。他撰写的每一场游戏尽皆竭力从内心寻求解答，以及最终以高贵的弃绝态度放弃了解答，就像一首完美的哀歌，只是悲叹美好事物的倏忽易逝和一切高贵精神追求的可疑之处。

“此外，对于德格拉里乌斯这位同事，只要他寿命超过我，或者在我任期内始终活着，我都要把他作为无比珍贵，却又很危险的财富推荐给大家。他理应享受极大的自由，凡属玻璃球游戏范畴的一切重大问题，都应当向他请教。不过不可让他单独辅导学生。”

后来几年里，这位奇人竟成了克乃西特的知己朋友。德格拉里乌斯特别崇敬克乃西特的才智，也钦佩他的领导能力，对他表现了一种感人的忠诚。我们所掌握的克乃西特生平资料，有许多便是由他留存下来的。德格拉里乌斯也许是较年轻的玻璃球游戏者群体里少数精英圈子中唯一不妒忌他得到重用的人，也是唯一为了他的不定期离别而深感痛苦和若有所失的人。

约瑟夫最初感到新任命好似晴天霹雳，突然丧失了自己所珍惜的自由；可是一旦习惯了新的处境，他又高兴起来，他感到自己乐于旅行，乐于工作，对那个即将前往的陌生世界充满了好奇心。另外，他还不得不办妥赴玛丽亚费尔的种种手续。首先，他被安排到“警察局”逗留三星期。所谓“警察局”原是学生们给教育当局某个小部门起的名称，也可称之为政治部或者甚至外交部，倘若不算过分夸张的话——因为究竟没什么重要大事啊。他在这里接受本教会教友们驻外工作时期行为守则的教导，这个小部门的主管杜波依斯[4]每天都亲自替他讲解一个钟点。这位认真可靠的人对于把一位毫无工作经验、又不熟悉外界的青年派出去从事外交工作，显然颇为担心。他不隐瞒自己反对玻璃球大师作出的决定，同时又加倍尽心尽力将外界的危险情况和防微杜渐的手段细细传授给这位青年教友。他慈父般的教诲指点受到了青年人顺从的反应，结果自然很幸运，这位老师就在向克乃西特

传授外事往来规则的时期，对学生产生了真正的爱惜之心，直至最终完全确信克乃西特必能成功完成自己的使命。他甚至尝试——出于个人的善良愿望，而不是政治需要——给克乃西特添加一个额外差事。杜波依斯先生是卡斯塔里王国少数“政治家”之一，也是主要致力于研究、维护卡斯塔里经济、法律地位，处理它与外界关系和解决由此形成的依赖问题的极少数官员之一。大多数卡斯塔里人——官员的数字并不亚于学者和学生——都生活在卡斯塔里学园及其组织里，好似生活在一个永恒稳定的自在世界。他们当然知道，两者均非天生就有，而是经历了许多时代的深沉灾难和艰苦奋斗才逐渐形成的，他们知道两者均创始于战争年代的末期，它们既建基于思想家们所作的艰苦卓绝、充满英雄精神的努力，也建基于流血、流汗、又遭受遗弃的人民对秩序、正常生活、理性、法律和尺度的深刻渴求。卡斯塔里人明白这一切，也懂得世界各地的所有宗教组织和“教育学园”的功能全都一样：禁忌统治和竞争，借以持久恒定地保证法律和尺度这一精神基础。但是，他们都还没有懂得，目前的秩序还远未达到理所当然的目标，它却必须以世俗世界和精神世界具有一定程度和谐关系为前提，而这种和谐关系始终不断地遭到破坏，因为世界历史总体而言，尚未发展到人们所期望的如此理想的理智和美好境地，至多偶尔会有使人们可以容忍的特殊情况罢了。对于卡斯塔里能够延续存在至今的神秘问题，除了像杜波依斯那样少数有政治头脑的领导人外，几乎所有卡斯塔里人都基本上不知就里。克乃西特赢得杜波依斯的信赖之后，杜波依斯立即就让他概括了解了卡斯塔里的基本政治状况。克乃西特开始也和绝大多数教友一样，对这些问题又厌烦又反感，但是他随即回忆起普林尼奥曾经警告说，卡斯塔里可能有朝一日陷入危机，便不禁沉入自己以为早已忘怀的那场青年时代与普林尼奥艰苦论战的回忆之中。这些突如其来的往事变得极其重要，于是他走向未来的觉醒之路又迈上了一个新的阶段。

杜波依斯和克乃西特作最后一次会谈后，对他说道：“我想，我现在可以让你上任了。你必须严格执行尊敬的游戏大师委托的任务，也同样必须严格遵守我们这里交代的行为规范。我很高兴自己能够帮助你。你不久就会发现，我们让你在这里呆三星期，并非虚度光阴。倘若你有答谢我所作种种通报的愿望，我现在就指给你一个办法。你

将赴一个本笃会修道院去逗留一段时间，你得争取赢得教士们的好感，你也就可能听到那些可敬的先生与来宾谈论政治，并从中察觉政治气氛和趋势。你若能不时向我透露一些这方面的消息，我将感谢不尽。请别误解我的意思：我绝不是要你充当某种形式的间谍，更不是要你滥用教士们对你的信赖。你不必向我通报任何违背自己良心的事情。我向你保证，我们只是想获得一些涉及我们宗教团体和卡斯塔里利益的情报。我们这些人既不是真正的政治家，也毫无实际权力，但是我们也得知道世俗世界的意向，知道他们究竟是需要我们呢，还是仅仅在容忍我们。有利的情况也可能出现，只要让我们知道：某位国家要人在某修道院暂住休憩，或者教皇有病在身，或者未来主教名单上又增添了新的候选人。我们当然不单依靠你的情报，我们还有另外一些渠道，但是多一个小的来源也有益无害。现在走吧，今天你毋需对我的建议答复是或者否。因为你首要的事是好好完成委托给你的任务，在那些有修养的修士中间替我们争些光彩。仅此而已，祝你一路顺风。”

克乃西特在出发前按占卜仪式用蓍草算了一卦，六爻俱得而卦成，他占得的是“旅”卦，意为“旅客”，判词是：“旅。小享。旅贞吉。”克乃西特查了《易经》，找到“六二”的释辞。释文为：

> 旅即次，
> 怀其资，
> 得童仆贞。

克乃西特满心欢喜，他动身前只面临与弗里兹·德格拉里乌斯告别这一沉重考验。弗里兹竭力克制自己，迫使自己装出冷淡的模样，对他而言，世上最美好的一切都将随克乃西特离去。克乃西特的天性却不容他如此热情，尤其是仅仅依恋一个朋友，他在必要时可以没有朋友，同时他也能很轻易地把自己的热情转向新的工作目标和人物。对克乃西特而言，这次分别算不上刀剜心头的痛苦，但是他当时就已非常了解他的朋友，懂得他们的离别对弗里兹是一种怎样深重的震撼和考验，不免心里颇为担心。他对他们之间友谊的性质曾反复思考过，甚至还曾请音乐大师予以指点。应该说，他多少已经学会以客观的态

度和批判的眼光来处理自己的感情和体验了。他在思索的过程中已经悟到，自己受吸引的原因，并非由于对方才能出众，至少不只有这个原因，而是由于这种才能恰恰与如此严重的缺陷和如此脆弱的个性密切联系在一起。克乃西特也由此而明白，德格拉里乌斯向他表示的眷恋之情，不单有美好的一面，同时也具有一种危险的魅力，诱引他对一个能力不如自己，爱心却强似自己的人，偶尔也表现表现自己的力量，以致克乃西特最终不得不尽力把自我约束和自制视为自己的责任。在克乃西特一生中，也许德格拉里乌斯是他所最喜欢的朋友，因为他在与任何其他人的关系中，都不曾产生过如此深刻的意义，倘若不是这种友谊教育了他，他就不会懂得自己对于不如自己稳妥坚定的软弱者具有强大黏附力了。他也从中觉察到，这类吸引和影响他人的能力基本上是属于教育家的天赋，不过这也蕴含着危险性，要求这个人承担重大责任。德格拉里乌斯毕竟只是许多软弱者之一，克乃西特看到过许多祈求的目光。

同时，由于克乃西特整整一年都住在玻璃球游戏者的学园里，对那里的紧张气氛有了日益更为清晰的认识。因为他属于那个虽然没有公开组织，却十分有影响小圈子或者阶层，一小批玻璃球游戏青年学者中的最优秀人才，这个小圈子里的人物不是应召担任玻璃球大师的助手，档案处负责人的助手，就是协助各学科大师教授各种课程，从来没有听说谁被派到了中低级岗位，或者充当了普通教员。小圈子里的人物统统全都是各种领导职位的后备军。他们相互都了如指掌，谁都不敢妄想欺骗别人，不论是才能、品格还是成就。正因为如此，这批向往高层的青年候选人，个个都以出类拔萃的惊人才能显示着自己第一流的工作能力、学问知识和各种成绩。——这也正是每个人的个人特点和性格差异受到特别重视的原因。较虚荣或较不虚荣，举止是否得体，是否和蔼可亲，对上对下是否多少有些影响力，能否受人喜爱，在这里都极为重要，决定着此人在竞争中的胜败。而弗里兹·德格拉里乌斯这类人，仅能作一个圈外人，停留在边缘；显而易见，由于他缺乏统率才能，克乃西特则属于这个小圈子的最核心圈子。克乃西特受青年人爱戴的原因是他生气勃勃的活力，还有他那仍然年轻的外貌，他从不让人觉得难以接近或者白璧有瑕，此外就是他那种有点与世无争的天真态度。这种态度的另一面：几乎全无虚荣心和往上爬的

野心。这是上级们最喜欢他的原因。

他的这种性格最近一段时期显然开始产生影响，先是对下面的青年人，后来逐渐扩展，最终也影响了上层人物。当克乃西特从自己新认识的立足点回溯往昔时，发现这两条线是由童年一直贯穿迄今的：同学们和较年轻的学生们都热情拥护他，师长们都慈爱地关照他。当然也有例外，譬如切宾顿校长，但是他得到的大都是恩遇，例如音乐大师以及最近接触的杜波依斯先生，还有玻璃球游戏大师，尽管克乃西特并未完全接受他们的恩遇，但事实如此，这是无法置疑的。显然，命里注定他要走一条英才之路，不管他愿意与否，他必然到处都跻身于精英群体之列，到处都碰到爱慕他的朋友和栽培他的师长。一切都那么自然，他的道路明摆着不允许自己置身于团体底层，而得不断向上升，直至他目前业已接近的灿烂的顶端。他不得担任随从，不得成为独立学者，而得做一个统治者。后来的事实表明他另有所求，这更使他具有了难以形容的巨大魅力——一种纯真无邪的气息。

然而他为何反应如此迟缓，是的，应该说如此勉强呢？因为他从未追求和要求任何东西，他既无统治他人的欲念，也没有发号施令的兴趣；因为他更渴求沉思默想而不积极活动的生活，若非情势所趋，他也许会心满意足地许多年——倘若不是毕生的话——默默无闻地做一个普通学者，一个满怀渴望的虔诚朝圣者，走遍往昔古老年代的历史圣地，音乐的圣殿，以及神话、语言和理想的花园与森林。如今他眼看自己已被人无情地推入一种积极进取的生活，便比从前更强烈地觉察自己周围那种竞争、虚荣、往上爬的紧张气氛，他感到自己的纯洁受到了威胁，不再能坚守不变了。他看清自己唯有接受上级指定使命一途，否则他就会觉得自己好似进了监狱，会痛苦地思念以往的十年自由生活。由于他内心深处还不完全具备留在这里工作的思想准备，也就觉得暂时离开华尔采尔和玻璃球游戏学园到外面世界去游历正是对自己的一大拯救。

玛丽亚费尔修道院建立已有许多世纪，经历过西方历史的各种时期，兴盛、衰落、复兴和再度沉沦，它曾在某些时代和某些方面有过辉煌成就。它曾一度是经院哲学和辩论艺术的中心，直至今天仍然拥有一座规模宏大的中世纪神学图书馆。它几经停滞消沉，后来又重新获得了荣耀，这次是以音乐活动，通过它广受赞誉的合唱队，通过修

士们自己作曲和演奏的弥撒曲和清唱剧。从那时起，它就一直保留着优秀音乐传统，音乐作品的手稿装满了整整六只栗色大木柜，它还拥有全园最好的管风琴。接着，玛丽亚费尔修道院又进入了一个政治时代，这也同样留下了某种传统和风格。在残酷的野蛮战争时期，玛丽亚费尔曾多次成为理性的小岛，敌对双方的有识之士纷纷来到这里，小心翼翼地寻求相互协调，以探索和解的途径。有一次——那是它历史上的最后一次高潮——玛丽亚费尔竟成为一项和平条约的诞生地，总算稍稍缓和了老百姓的焦躁渴求之情。随后国家面临一个全新时代，卡斯塔里应运而生，修道院对此持观望态度，其实是怀有敌意的，人们揣测它可能得到了来自罗马的谕旨。最高教育当局曾致函修道院，请其允许一位学者赴该院图书馆短期研究经院哲学，但这个请求遭到了婉拒；另有一次是邀请修道院派一位代表出席一次音乐史讨论会，结果也同样。直到皮乌斯[5]担任修道院长期间，才开始与卡斯塔里有了交往，这位院长老耄之年时竟对玻璃球游戏产生了极大的兴趣，此后双方就开展了不很热烈、却还算友好的来往关系。他们相互交换书籍，相互接待来访者。就连克乃西特的恩师，那位音乐大师年轻时也曾在玛丽亚费尔逗留过几个星期，抄录音乐手稿，还演奏了那架举世闻名的管风琴。克乃西特知道老师这段往事，当然很乐意去自己敬爱的师长常常津津乐道的地方逗留一些日子了。

人们款待他的礼数远远超出他预想的程度，使他不免感到局促。无论如何，这是卡斯塔里第一次派遣玻璃球游戏优秀人才来修道院进行一次不定期的交流逗留。杜波依斯在克乃西特行前曾嘱咐他不可将自己视为个人，而应当视作卡斯塔里的代表，尤其是在他作客的初期，只能以卡斯塔里大使身份去应对，这才使他顺利度过了最初的拘束局面。

同样，他也很快克服了刚到时的陌生、担忧和轻度兴奋感，这些曾让他头几夜难以入眠的烦恼。再加上格尔华修斯院长[6]对他态度和蔼慈祥，克乃西特马上适应了新环境；清新的空气和周围雄伟景色使他心情愉快。修道院位于粗犷的山野风光之间，四周是屏障似的陡峭崖壁，中间点缀着一片片嫩绿草地，牧放着无数漂亮牲口。他满怀喜悦地欣赏着那些坚实恢宏的古老建筑物，人们可以从中读到许多世纪的历史。他赞叹自己居住的那两间位于贵宾楼顶层的房间又美丽又纯

朴又舒适。克乃西特在这个庄严的小王国里漫步寻幽探胜，他路过两座教堂，走过有拱顶的十字形回廊、档案室、图书馆、院长寓所，又穿过了许多院落，在院子和院子之间，分散点缀着一座座挤满健壮牲口的畜厩，一道道汩汩喷涌的泉水，一个个有巨大拱顶的储藏酒类和水果的地窖，还有那两幢修道院斋堂，那远近闻名的大会堂，那无数照料得很好的小花园，连同其主人们——铜匠、鞋匠、裁缝、铁匠等等世俗人们的工场，所有这一切，都环绕着自己所住的那座大庭院，形成了一个小村落。他已获准进图书馆查阅材料，管风琴师也已带他参观过那台美妙的管风琴，还让他演奏过呢。那些大橱柜更是强烈地吸引着他，里面保存着数字可观的古老世纪的音乐手稿，不仅从未出版，有些还是罕为人知的，正等着人们去研究发掘呢。

开始时，修道院方面似乎并不急着要他展开工作，时间一天天过去，甚至过了几星期，仍然没有人向他提及此行目的。是的，他抵达的第一天，有几位修士，尤其是院长本人，很有兴趣地和他聊过玻璃球游戏，但是无人谈及有关游戏课程或者涉及游戏系统项目的内容。此外，克乃西特还注意到修道士们的举止、生活作风、与人交往中都具有一种自己颇为陌生的节奏，一种可敬的从容不迫态度，一种悠闲而宽厚的耐性，即或那些显然天性活泼好动的修士，似乎也有着这类共性。这是他们宗教团体的精神，是一个历尽千百次变乱而留存至今的宗教团体所发出的千年呼吸。他们人人都具有这一精神，就像一个蜂巢里的每一只蜜蜂，永远与全体同命运共呼吸，共同承担着每一个人的恐惧、痛苦和憩息。与卡斯塔里的生活风格相比较，这里的本笃会生活初看似乎较少知识性、灵活性、敏锐性和积极活力，但是进一步仔细观察，他们却是较为沉着、坚定、老练，也较能保护自己，看来这里的思想精神早已达到了与自然和谐一致的境界。

克乃西特对这个修道院的生活情调不仅饶有兴趣，而且十分钦佩，因为早在卡斯塔里尚未诞生之前，这个修道院便已有一千五百年历史，而且几乎早就达到了目前的水平，更何况这一切全都极为契合克乃西特天性中喜爱静思的一面。他目前是一个备受尊敬的贵宾，款待的礼数远远超出了他的预想，然而他很清楚：一切礼遇纯属形式和习惯，既非针对他个人，也并非景仰卡斯塔里或者玻璃球游戏的精神，而是一个古老的强大团体对一个晚辈宗教团体显示的庄严礼数。

克乃西特对此仅有一部分心理准备，因此他在玛丽亚费尔过了一阵子舒适生活后，就产生了不安之感，不得不要求当局较明确地指示行动规则，玻璃球游戏大师亲笔写了下述文字："你不必心存疑虑，为研究那边的生活之道，你毋需顾虑时间。好好利用你的时间，好好学习，努力让自己受人喜欢，让人觉得你有用，即使他们一直如此款待你，也切勿急躁，切勿难以忍受，不要显得比你的东道主们更为空闲。倘若他们整整一年之久都款待你好似第一天光临的贵宾，你也得若无其事从善如流，莫说一年两年，就是十年也同样。你把它视为磨练耐性的考验，谨慎默修吧！倘若你觉得过于空闲，你就设法每天做几个钟点的具体工作，千万别超过四小时，譬如研读经文或者抄写手稿。不过也千万别给别人以忙于工作的印象，倘若有人想和你随便聊天，你都要遵命奉陪。"

克乃西特听从了这些指点，很快便感到轻松多了。

他来到修道院后一直念念不忘自己辅导此地玻璃球游戏爱好者的教职，这正是他奉派来此的表面使命，而修道院的修士们却把他当作来自友好国家的风度翩翩使者加以接待。最后，格尔华修斯院长终于想起这项工作，召集了几位已经修完玻璃球游戏初级课程的僧侣，想让他们和克乃西特一起研习高级课程，结果令他大感意外，开始时甚至极为失望，这般好客的地方居然对如此高尚游戏的知识极其浅薄，而且纯属业余水平，尤其是他们显然满足于自己的浅显程度。随着时间的推移，克乃西特才逐渐体会到了另一种内容。他奉派到此的真正目的完全不是为了提高修道院的玻璃球游戏技艺。教导几位略谙游戏之道的修士一点儿浅显的游戏知识，这太容易了，简直可说是不费吹灰之力。也许某个还远远达不到英才程度的普通玻璃球游戏选手就能够胜任这项工作。由此可见，教授游戏技艺不可能是他此行的真正目标。他开始领悟到，把他派到这里的用意更主要是学而不是教。

无论如何，他了悟这一实情的时刻来得正是时候，恰恰增强了他对自己在修道院中地位的自信心，因为克乃西特的贵宾角色尽管有许多舒适优越之处，却也偶尔让他产生工作调动似乎受惩罚的感觉。后来有一天，他和院长谈话时无意中提及了中国的《易经》，引起院长很大兴趣，还提了若干问题，当他发现自己的客人如此出人意料地熟谙中文和通晓《易经》后，便不加掩饰地表示了喜悦之情。院长也偏

爱《易经》，而他并不识中文，因此对这部占卜书以及其他中国神秘学说都仅有肤浅知识，当时这个修道院的多数修士大都学术兴趣广泛，以致似乎满足于一知半解状况。然而聪明的院长毕竟比自己的客人更老练更世故，显然他也真正重视古代中国的治国之道和生活智慧。两人展开了一场非同寻常的谈话，愉快活泼的气氛打破了宾主相见以来始终不变的彬彬有礼的生硬局面。谈话的结果是克乃西特应邀每周为尊敬的主人讲述两次《易经》课程。

当克乃西特和院长之间的关系越来越生气勃勃而富于成效，当克乃西特和那位管风琴师友谊日增又同时对自己居住的小小精神王国逐渐熟稔之际，他在离开卡斯塔里时所占卜的卦辞也已接近于完全应验了。作为一个携带自己全部所有出游的旅人，他不仅有了投宿之处，而且也如卦辞所述“得童仆贞”。由于卦辞均已应验，这位旅人认为自己有理由把这一切视作吉兆，因为他果真是携带全部所有“怀其资”而来，因为他尽管远离学校、老师、朋友、支持者和赞助者，远离卡斯塔里充满慈爱、哺育过他的家庭，他仍然是满怀着卡斯塔里的精神和力量而来的，如今他正在这种力量的帮助下迎向一种积极而有价值的生活。

卦辞预言的“童仆”应验在神学院一个青年学生身上。虽然这位名叫安东的青年人在克乃西特后来的生活中没有扮演任何角色，然而当年在克乃西特早期修道院生涯那种心情特别矛盾的状况中，却是预示克乃西特即将具有更为远大而全新前程的一个信使。安东是个沉默寡言的青年，很有个性，看上去也颇具才华，当时已接近于进入修士集团的程度。克乃西特常常遇见这个对自己的玻璃球游戏艺术深感神秘的年轻人，那时其他学生都被隔离在一扇“来宾止步”的双扇门后面，显然院方不允许他们接触客人，不允许学生参加玻璃球游戏课程。这位安东却因担任图书馆助理员每周要去那里值班多次。克乃西特常在图书馆遇见他，偶尔也同他交谈几句，日子一久，克乃西特便发现这个黑色浓眉下有一双乌亮眼球的青年人对自己怀着一种特殊的服务热情，这是一种学生式的带有景仰的情感，克乃西特很熟悉这种神情，早在卡斯塔里生活时期便已是他生活中一个不可避免的重要因素，尽管他每次内心都怀有喜悦，但仍然尽量设法回避，何况他现在处身别的修道院，于是他便决定加倍谨慎小心。倘若他对这个尚在接受宗教

教育的年轻人产生影响，那将是对殷勤待客主人的大大冒犯。更何况他也知道，“忠贞”是这里的严格准则，因而他觉得这种孩子气的依恋之情会发展成更大的危险。他决心无论如何也要避免发生这类冒犯主人的可能性，决心约束自己。

克乃西特在那个经常碰见安东的图书馆里，还结识了另一个人。开始时，由于这个人朴素谦逊，几乎完全被他所忽视，然而随着时间的推移，逐渐真正认识，竟成为他后半生中怀着感激终身的敬爱的人，就如同他敬爱年老的音乐大师一样。这个人就是约可布斯神父[7]，他大概算得上本笃会教派里最杰出的历史学家，当年六十岁光景，瘦小身材，多筋的细长脖子上有一颗雀鹰似的尖脑袋，他的脸从正面看去略显萎靡，因为他很少抬眼张望，但是从他的侧面看去，额头那显示胆量的弯弯线条，尖尖的鹰钩鼻两侧的深深沟纹，还有那稍短却颇为显示亲切的下颏，都在表露他具有一种极深刻极独立的个性。

这位安静的老人——附带提一下，他和亲近的熟人在一起时却又非常热情活跃——还据有一张个人独用的书桌，上面堆满了书籍、手稿、地图等等物品，桌子摆在毗邻图书室的一个小房间里。这座修道院拥有如此大量的珍贵书籍，而他似乎是独一无二的认真从事研究工作的学者。此外，应当说正是这个见习修士安东，引起了克乃西特对约可布斯神父的注意。克乃西特观察到，老学者摆放书桌的小图书室，几乎被视为了私人领地，只有少数人出于工作需要才涉足其中，而且个个都蹑手蹑足，唯恐出声打扰他的工作，虽然潜心埋头的老人完全不像会受外界的干扰。当然，克乃西特也立即注意到这一禁忌，总是设法与这位勤奋工作的老人保持一定的距离。

后来，有一天安东遵命拿一些书籍给老人，克乃西特看到，安东离开小房间时在敞开的房门边停留了片刻，回头凝望着又已埋首工作的老人，脸上露出崇敬和仰慕的神情，流露出一种混杂着某些善良青年乐意体贴照料老弱长辈的温馨情感。克乃西特看见这一情景的第一个反应是高兴，这种景象本身就很动人，安东能够如此热情照料老人，而他们其实并无血缘关系，这确实难得。接着而来的是一个可算是讽刺挖苦的念头，一种让克乃西特几乎感到羞愧的想法：这个地方的治学之风何等稀薄，以致这位唯一认真工作的学者竟被大家当成了

一头怪兽，一个怪物。不管怎么说，安东投向老人的那种近于温柔的景仰目光，促使克乃西特睁开眼睛看清了老人的饱学多才。于是他也不时朝老人瞥上一眼，发现老人侧面具有罗马人的轮廓，同时又不断发现这种或那种不同凡响的特点，一切迹象都表明约可布斯神父在精神上和品格上都非同寻常。克乃西特听说他是一位历史学家，在对本笃会教派历史的研究上已无人可与匹敌，这也是尽人皆知的事实。

有一天这位老人开口与他谈话了。老人说话的声调中不带丝毫老前辈式的故示慈爱、故示善意的语气，而那似乎确属这个修道院的风格。老人以一种谦逊的、近乎羞怯的，但却精确合度的语气邀请他在结束晚祷后到他的住处一叙。“您会发觉，”老人说，“我既不是研究卡斯塔里历史的专家，更也不擅长玻璃球游戏。但是，如今正像人们表面看到的那样，我们这两个截然不同的宗教组织关系正在日益密切。我不想置身事外，更愿略尽自己绵薄之力，恰逢您光临本院，我愿不时向您请教。”老人说话的态度很严肃，但他那种谦逊的语气，加上他那富有睿智的苍老面容，却使他这番过分礼貌的语言产生了某种惊人的多义效果，从严肃到讥讽，从尊敬到嘲笑，从热情参与到游戏打趣，无不有之。那情况就像两位圣贤或者两位教廷贵族相见，以无穷无尽的打躬作揖进行礼貌和耐性的游戏一般。这种混合了尊严和讥讽，智慧和客套的见面礼节，是克乃西特早就从中国人那里领教过的，现在像一杯清凉饮料使克乃西特神清气爽。他记起自己上次听到这种语调——玻璃球游戏大师托马斯也擅长此道——距今已有相当长的时间。克乃西特又感激又高兴地接受了邀请。

傍晚时分，当他来到老人那位于建筑物侧翼尽头的僻静住处时，却不知应该敲哪扇门；忽然听到了钢琴声，令他大吃一惊。他听出是普赛尔的一首奏鸣曲，演奏得很朴实，毫无卖弄技巧之感，听去节奏精确，干净利落。乐曲那深沉、纯净而愉悦的旋律配合着甜蜜优美的三和弦听起来亲切悦耳，克乃西特蓦然回忆起华尔采尔年代曾和好朋友费罗蒙梯用各种不同乐器演奏这类乐曲的情景。他站停住，默默欣赏着，直至乐曲奏毕。琴音在黝暗寂静的走廊里显得那么孤独、脱俗，又那么勇敢、纯真，同时既十分童稚气，又十分老成，就像任何一首优秀乐曲在尚未得救的缄默人世间所发出的音调一样。

克乃西特敲敲门，约可布斯神父高声应道，“进来吧！”老人以自

己谦逊的庄严态度接待客人，小小的钢琴上还燃着两支蜡烛。是的，约可布斯神父回答克乃西特说，他每天晚上弹琴半小时，或者整整一小时，天黑以后他就结束每日的工作，睡前几个钟头他不读书不写作。

他们谈论着音乐，谈到普赛尔，谈到亨德尔，谈到本笃会的古老音乐传统，在所有天主教团体中，本笃会是最热衷音乐的教派。克乃西特表示很想知道本笃会的历史情况。谈话便热烈起来，触及了上百个问题，老人的历史知识确实惊人，然而他也坦率承认，对卡斯塔里的历史、思想及其组织情况，他还缺少研究，还没有产生大的兴趣，但是他又毫不掩饰地对卡斯塔里持批评态度，认为其宗教团体组织是对基督教模式的一种仿效，而且归根结蒂还是一种亵渎神明的仿效。是的，因为这个卡斯塔里团体既无宗教，又无上帝，也无教堂作为自己的基础。克乃西特恭恭敬敬地聆听着这些批评，只是不时提请对方考虑，不论是宗教、上帝，还是教堂，除去本笃会派和罗马天主教所持的宗教观点之外，还可能有其他不同教派，存在着不同观点，因此无论是否定其宗旨和奋斗的纯洁性，还是否定其对人类精神生活的深刻影响，都可能是不对的。

“完全正确，”约可布斯说道，“您肯定首先想到了基督新教的信徒们。他们虽然未能保存宗教和教堂，却常常表现得非常勇敢，也出了一些杰出人物。我曾花费好几年工夫主要研究各种敌对基督教教派和教堂间试图和解修好的多次不同形式尝试，尤其是一七〇〇年左右那个时期，我们发现许多著名人物，例如哲学家和数学家莱布尼兹以及脾气古怪的辛岑道夫[8]，都曾致力于使敌对教派重新和好。而整个十八世纪，其精神思想虽常常显露出草率和肤浅，但还是给后人留下了又有趣又意义丰富的思想史。而我对那个时期的新教徒最感兴趣也最下功夫研究。我发现了他们中的一个卓越人物，他是一个语言学家、教师和教育学家，此外还是施瓦本地区一个虔信派教徒，他的道德影响整整两个世纪内都清清楚楚有据可查——不过我们已越出谈论范围，现在让我们回到什么是真正宗教团体的正统性和历史使命问题上来吧……”

“啊，等一等，”克乃西特失声喊道，“请您再讲讲您方才提到的那位教师，我想自己大概猜到是谁了。”

“您猜是谁。”

“我起初以为是哈勒市的弗兰凯[9]，可你说这位教师是施瓦本人，那么我想只可能是约翰·阿尔布莱希特·本格尔[10]啦。”

老人大声笑起来，喜悦使他容光焕发。“你可真让我吃惊，亲爱的朋友，”老人愉快地叫道，“我脑子里想的果真是本格尔。你是从哪里知道他的？或者在贵学区里的人理所当然应熟知这类生僻和已被遗忘的人和事？倘若你拿这个问题去询问本修道院里所有的修士、教师和学生，包括前几辈的人，我敢保证，大概不会有任何人知道这个名字。”

“在卡斯塔里也没有多少人知道他，也许只有我和我的两位朋友。有一段时间，我因个人爱好研究过十八世纪的虔信派思想。对几位施瓦本神学家有深刻印象，也十分景仰，尤其是这位本格尔。当时我认为他堪称一切教师的楷模和青年人的导师。我当时极喜欢他，以致请人摄制了一本古书里的本格尔画像，在我的书桌上供了很长时期。”

约可布斯神父又开怀大笑，“我们今天相逢真是吉星高照，”他说道，“多么奇特的现象，我们两人在研究过程中竟然不约而同碰上了这位已被遗忘的人物。更为奇特的也许还是下列情况：这位施瓦本新教徒居然同时影响了一个天主教本笃会僧侣和一个卡斯塔里玻璃球游戏者。顺便说一下，在我的想象中，贵会的玻璃球游戏是一种需要丰富想象力的游戏，因此我很惊讶，像本格尔那样严格而冷静的人竟如此吸引你。”

现在轮到克乃西特开心大笑起来。“好吧，”他接着说，“您若回忆一下本格尔曾多年从事的圣约翰启示录研究工作，以及他对这部书的预言内容所作的体系性阐释，那你就不得不承认我们这位朋友恰是严肃的对立面呢。”

“这话不错，”约可布斯神父愉快地承认说，随后他又问道：“那么您如何解释这种矛盾呢？”

“如果您允许我开玩笑，那么我就要说：本格尔所欠缺的，以及他内心里不自觉地渴求的，正是玻璃球游戏。事实上我已把他列为我们玻璃球游戏的秘密先驱者和老前辈了。”

约可布斯神父又恢复了严肃态度，谨慎地问道：“这似乎有点胆

大妄为，竟然把本格尔归入贵会的谱系。不知您对我的见解评价如何？”

“我说过这是一个玩笑，却也是一个有理可据的玩笑。本格尔很年轻的时候，还在他从事那项重大《圣经》研究工作之前，有一次曾向他的朋友们谈起自己的工作规划。他说他希望撰写一部百科全书式的著作，也即是说他想把那个时代的一切知识以综合和对称方式排列组合在一种中心思想之下。这个想法正是玻璃球游戏在做的事呢。”

“归根结蒂这是整个十八世纪都在进行的百科全书式思想游戏。”老人反驳说。

“事实如此，”克乃西特表示同意，“但是本格尔所力图达到的并不仅仅是各种学科和领域的并列研究，而是寻求一种有机的相互关系，他已启程探找一种共同的公分母。而这正是玻璃球游戏最基本的观点之一。现在我还想进一步说说我的看法：倘若本格尔当年曾建立类似我们玻璃球游戏的思想体系的话，他也许就不会误入歧途，不会去换算什么预言数字，不会宣称自己反对基督和反对千年王国了。本格尔未能完全寻找到能够引导自己趋向他所渴求的联合目标之道，却以自己的数学天赋加上哲学才能创造了一种兼具细致缜密和美丽幻想的‘时代秩序论’，花费了多年好时光。”

“就说到这里吧，”老人说，“好在您不是一个历史学家。您实在太过于依据幻想了。不过我懂得您想说的东西。我却只在自己专门领域里卖弄学问。”

这是一场互相获益匪浅的谈话，增进了相互了解，也建立起了一种友谊关系。在这位本笃会学者眼中，事情似乎并非巧合，或者至少应该说是一种非常特殊的巧合，因为他们两人——他在本笃会，那位青年在卡斯塔里——各自作着本领域的工作，却发现了这同一位在符腾堡修道院执教的可怜教师，发掘出了这位既温顺又坚硬，既热情又冷静的人物。老人认为，他们之间必然存在某种连接两人的东西，因为这同一望不见的磁石的吸力实在太强大了。那个以普赛尔奏鸣曲开场的傍晚之后，两人间的无形桥梁已实实在在架起来了。约可布斯觉得和这位颇有修养却柔顺好学的青年交换思想很愉快，这种乐趣对他而言是难得一遇的。而克乃西特则觉得自己在与这位历史学家的交往中，在领受教导的过程中，似乎在成长觉悟的道路上又迈上了一个新

的阶段，而他是视成长觉悟为自己生命之道的。简而言之，克乃西特从老人那里学到了历史，学到了历史研究和撰写历史中的法则和矛盾，而在以后的几年中又进一步学会了如何把现实和自己当前生活作为史实来观察的本领。

他们之间的谈话往往发展成一种道地的辩论，有抨击，也有辩护，而且开始时自然总是约可布斯神父首先向对方发难。老人对自己年轻朋友相知越深，就越为对方感到惋惜，这个如此有出息的青年非但没有受到宗教教育培养，反而受到了一种虚假美学思想的熏陶。每当他发现克乃西特思维方式上某些可资非议之处，就将之归罪于卡斯塔里的“时髦”精神，归罪于它的不切实际，以及那种偏爱游戏式抽象化的倾向。而每当克乃西特令人惊异地以近乎自己思维方式的健康观念与见解和他辩论时，老人就不禁狂喜万分，因为自己年轻朋友的健康天性竟能如此顽强地抵御卡斯塔里的教育影响。克乃西特十分平静坦然地承受他对卡斯塔里的种种批评，只在这位老先生对自己过分激昂慷慨时，才冷静地加以反驳。应当说，这位学者卑薄卡斯塔里的种种贬词中，不乏令克乃西特必须承认的正确内容，其中有一点在他逗留玛丽亚费尔期间已使他的观点有了彻底改变。这一点便是卡斯塔里精神与世界历史的关系问题，对此，约可布斯神父认为，卡斯塔里人“完全欠缺历史意识”。“你们的数学家和玻璃球游戏选手，”老人会这样分析，“已经依照自己的口味为你们蒸馏出了一部世界历史，其中仅有精神思想和艺术的历史，你们的历史没有血肉和现实生活。你们精确地知道拉丁语结构解体于第二世纪或者第三世纪期间，却完全不理解亚历山大[11]，恺撒和耶稣。你们探讨世界历史就像一个数学家探讨数学，其中只有定律和公式，却没有现实，没有善与恶，没有时代，没有昨日也没有明天，只有一个永恒不变的、肤浅的、数学上的当前。”

“可是研究历史而不对其进行次序整理，能写出历史吗？”

“撰写历史当然得进行归纳整理，”老人生气地叫道。“与其他事物不同，任何一种科学全都是一种整理，一种简化，使人类难以消化理解的东西得以消化理解。我们相信自己业已认识了若干历史法则，我们便可以尝试做一些史实的研究工作。这么说吧，倘若一位解剖学家解剖一具尸体，一般说来不会碰到令他意外的情况，他会在表皮下层

发现一块块的组织、肌肉、韧带和骨骼，与他借以工作的简图一致。但是，如果这位解剖学家只会照简图工作，而完全疏忽其解剖对象个人独有的特殊真实的话，那么他便是一个道地的卡斯塔里人，一个玻璃球游戏者，把数学法则用到了最不适用的对象身上了。我个人认为，可以容许历史学家将自己最感人的幼稚信念应用于整理历史和研究方法上，但是还有一个最必不可少的先决条件，他必须尊重那不可理喻的真理、现实以及种种现象的独特的一次性。我亲爱的朋友，研究历史不是开玩笑，更不是不负责任的游戏。一个人想从事历史研究，首先得明白自己试图去做的是一种几乎不可能完成，然而却因其重要性而必须去做的最重要工作。所谓研究历史，亦即是说他会面对一片混沌，然而却得持有维护秩序和意义的信念。年轻人，这是一种十分严肃的工作，也许还是一种悲剧性的工作。”

克乃西特当年给朋友们的书信中大量引用了约可布斯神父的言论，有一段最具代表性，原话如下：

“在青年人眼中，世界历史上的伟大人物就好像历史大蛋糕里的葡萄干，毫无疑问，他们也属于其实质性主体，但是要想把真正的伟人和表面上的虚假伟人区别开来，绝不像人们以为的那么简单和容易。虚假伟人之能够脱颖而出，在于历史机遇以及他们推测和抓住这个历史关键时刻的本领。有许多历史学家和传记作家，更毋庸说那些新闻记者了，都把他们这种预知和把握某个历史关键时刻的能力称之为：一蹴而就的成功，并说成是伟大人物的一种标记。某个一夜之间变成了独裁者的微不足道的下士，或者某个曾经一度控制了一个世界统治者喜怒哀乐的妓女，都是这类历史学家偏爱的角色。与他们相反，那些耽于理想的年轻人，则大都偏爱悲剧性的失败者，殉道者，在重要历史时刻不是出场稍早就是略迟一步。对我来说，由于我毕竟首先是本笃会的历史学家，因而世界历史中最能够吸引我，令我惊奇，让我觉得值得研究的东西，既不是个别人物，也不是军事政变之类，我不关心他们的兴衰成败，我所关怀喜爱，并且永远具有好奇心的是世界上下述现象：例如我们这类宗教组织得以长存的原因。这类组织长期具有生命力，因为它们的宗旨是试图凝聚、教育和改造人类的精神与灵魂，使他们通过教育而不是通过优生学，通过性灵改造而不是通过血腥手段，变成高贵的人，成为既能统治也能服务的人。阅

读希腊历史时，最攫住我内心的并非光辉灿烂的英雄豪杰，也不是在安哥拉广场[12]上的大声呐喊，而是某些精神探索，譬如毕达哥拉斯兄弟会或者柏拉图研究院的研究工作。在中国历史上无与伦比的例子是儒家体系之历久不衰。而在我们西方历史上，首推基督教以及作为其结构而存在并为之服务的教会组织，在我眼中，这才是具有主要价值的历史组成要素。一个幸运的冒险家成功地征服或者建立了一个国家，使之维持了二十年、五十年，或者甚至持续了一百年之久；或者，某个富于高尚理想的国王或者皇帝尝试推行某种比较正直的政治或者努力实践某种文化改革梦想，一度获得成功；又或者某个国家或者某一团体在重大压力下居然能够承受艰苦并且取得了令人难以置信的成就。但是所有这一切都未能引起我的兴趣，远不及我们宗教团体始终不渝、全力以赴地工作那么吸引我，在这些工作中，有些已延续了一千年甚至两千年之久。对于神圣的教堂，我不拟说什么，因为这是超越我们信徒之上的事情。我可以谈谈各类教派组织，例如本笃会、多明我会以及后来的耶稣会[13]等，全都持续存在了好几个世纪，尽管时兴时衰，时而侵犯别人，时而适应别人，总算也全都保持了各自的面貌和声音，维护了自己的姿态和独特灵魂，看样子还会延续好几个世纪。我认为这些才是最可敬佩、最值得重视的历史现象。”

克乃西特崇拜约可布斯神父，就连他的不够公正的偏激之词也十分赞赏。当时克乃西特其实并不知道约可布斯究为何等样人，因而只把他视为学问渊博的天才学者，克乃西特完全不知道那人正在有意识地参与世界历史事务，正以他那宗教组织政治领袖身份左右着世界政治，四面八方不断有人来向这位政治历史和当代政治专家寻求咨询、忠告，甚至寻求调停。克乃西特就这样过了两年，直至他第一次休假离开修道院。这期间他和老人往来时只把他当作普通学者，除了他的言论，对他的生平、活动、职业以及影响情况一无所知。显然这位学养深厚的老人善于隐藏自己，连友谊之情也不外露，而修道院的修士们也皆深谙此道，比克乃西特所能够想象的更为善于隐藏。

过了两年之后，克乃西特就像任何一个客人和局外人都能够达到的一样，完全适应了修道院生活。他不时协助那位管风琴师的工作，使修道院小小圣歌合唱队那一线薄弱却悠久可敬的传统得以适度地延

续和发展。克乃西特在修道院的音乐档案馆里发现了若干有价值的材料，便抄了几个副本寄到华尔采尔，尤其是寄给了蒙特坡。他开了一个小型的玻璃球游戏初级课程班，安东现在是班上最用功的学生。他诚然未能教会格尔华修斯院长中文，然而却把使用蓍草茎占卜的技巧以及改进了的静思默修方法传授给了院长。这位院长也熟悉了克乃西特的性格，已经很长时间不曾像客人初到时那样，常常勉强他饮酒了。院长在一年两度公事公办写给玻璃球游戏大师的答复文件中，对约瑟夫·克乃西特在玛丽亚费尔的成绩考核里尽是赞誉之词。而在卡斯塔里方面，涉及克乃西特课程计划和成绩清单的部分才是他们细细审查的内容。他们认为程度稍浅，但是这位教师为了符合修道院的程度，更主要的是为了适应该院的思想习俗而采取的方法，他们大致感到满意。最令他们高兴，甚至真正喜出望外的事莫过于克乃西特与著名的约可布斯神父有了亲密的频繁交往，是的，甚至建立了友谊关系，卡斯塔里行政当局对此当然只是心照不宣，闭口不谈的。

这种友谊关系结出了形形色色的果实，尽管说出来也许会稍早泄露我们故事的内容，然而还是值得说说，或者我们只把克乃西特最为珍惜的那一个果实在此略作叙述。那果实成熟得非常缓慢，就像生长在高峻的大山上的树种被人们移植到了肥沃的平原里，总是迟迟不愿生长。这些被移植后的种子由于遗传因素，对肥沃的土地和温和的气候总持抑制观望态度，它们仍然保留着祖辈那种慢节奏生长的遗传特点。约可布斯这个睿智的老人，习惯对任何影响尽可能保持小心考核态度，因而凡是这个年轻朋友兼敌对观点者向他灌输的一切卡斯塔里思想，他就是这样犹犹豫豫、一步一步地让它们在自己身上生根的。慢慢地种子总算萌芽生长了。对于克乃西特来说，在修道院多年逗留期间所体验到种种美好而宝贵的经历中，这一件事是最美好的：开始时似乎那么难以出现的信任和坦率在这位世故老人身上总算缓慢萌芽生长了，老人不仅渐渐对这位崇拜自己的青年同行产生了同情心，而且对其身上的卡斯塔里思想烙印也逐渐容忍理解了。这位年轻人——似乎说成学生、听众或者门生更为恰当——一步一步把老人引向了认可另一种宗教的境地：老人最初说到“卡斯塔里”或者“玻璃球游戏”这些字眼时，总采用讽刺语气，往往只用于挖苦谩骂，后来开始容忍理解，而最终完全承认了另一种思想形式的可信性，也承认了另一宗教

组织，承认了他们尝试创造精神贵族教育的努力。约可布斯长老不再对卡斯塔里的历史短暂、年少无知吹毛求疵，毕竟成立不足两个世纪，较之本笃会晚了整整一千五百年呢。他也不再把玻璃球游戏视为纯粹的花哨美学玩意儿，也不再否定这两个年龄相差悬殊的宗教团体未来有亲善与结盟的可能。

卡斯塔里行政当局对约瑟夫赢得了约可布斯神父的部分信任看成他玛丽亚费尔之行的最高成就，克乃西特本人却在相当一段时间内对此毫无想象，只看成是自己私生活中的一件幸运事。不过他常常在想：派遣自己来修道院的真正目的究竟是什么，是否像那些竞争对手们最初所妒忌的是一种提升和嘉奖，还是随着时间的消逝，不如说是一种毫无荣誉可言的被遣送坐冷板凳更恰当？如果为了学习，任何地方都可以学习，为什么非在这里？而且根据卡斯塔里的观点，这座修道院并非学习的好园地，也没有可供学习的榜样，唯有约可布斯神父例外。同时，他在此孤陋寡闻，尽与业余水平的人一起从事玻璃球游戏，是否影响了自己的技艺，或者已经僵化退步，克乃西特实在难以断定。此时此刻倒是他一贯不爱往上爬的品性以及他早已日益更能承受命运的心理，帮他渡过了难关。不管怎么说，他作为客人和某项不重要课程的教师生活在这个古老舒适的修道院里，较之离开华尔采尔前一段时间生活在一群勾心斗角人士之间，对他来说是更为愉快的。倘若命运决定把他永远弃置在这个小小的边远地方，那么他想必会设法稍稍改善自己的生活，例如略施手腕把一位朋友调到他身边，或者每年至少去卡斯塔里度一个较长的假期，除此而外，他也想不出有什么要求了。

阅读这部传记的读者也许会盼望读到描述克乃西特修道院生涯的另一方面内容，也即涉及宗教的生活。但是我们只敢于谨慎地稍加暗示。毫无疑问，克乃西特逗留玛丽亚费尔期间和宗教——也即修道院日日修炼的基督教——有过较深刻的体验。这不仅是我们的揣测，事实上他日后的许多言论和行为都清楚地说明了这种体验。然而他是否信奉基督教，或者信仰到何种程度，则是我们无法回答的问题，也不属我们研究的范围。克乃西特除了卡斯塔里所培植的尊敬宗教思想之外，还具有一种纯属个人的虔敬心理，也许我们可以称之谓虔诚性。早在学生时代，克乃西特便已对基督教教义及其古典形式获得过良好

教导，尤其是在学习教堂音乐过程中获益更多。首先是他从此熟悉了弥撒的仪式和圣礼的程序。

克乃西特在本笃会修士们身上发现了一种活生生的宗教，这不禁使他感到惊讶和肃然起敬，因为他以往对此只有理论上和历史上的知识。他参加了许多次礼拜仪式。当他熟读了约可布斯神父的若干理论文字，并进行了认真交谈之后，终于看清了这个基督教完整的罕见的面貌：在若干世纪里，它曾许多次被视为过时、老朽、陈旧和死气沉沉，然而每一次都总是汲饮自己的源泉而获得新生，同时把一度显得时髦而占上风的东西统统遗留在后面。克乃西特在同他们交谈时心头总是不断浮现出这样一种想法：卡斯塔里文化也许仅是西方基督教文化的一个俗化了的、暂时的支流，有朝一日会被重新吸收回去。克乃西特对这个想法从不曾认真加以抵制。即使如此，有一回克乃西特仍然对约可布斯神父说明自己的立场总在卡斯塔里一方，而不会倒向本笃会，他必须为卡斯塔里工作，卫护它的利益，而并不考虑自己作为其中一分子的宗教组织是否可能永恒存在，或者是否具有很长的存在期限，改变宗教信仰对他而言只可视为一种不光彩的逃避行为。他们两人都敬仰的那位约翰·阿尔布莱希特·本格尔，当他在世时也曾服务于一个又小又短暂的教派，却也丝毫没有耽误他服务于永恒的神圣使命。什么叫虔诚，也就是一个人忠诚到不惜为信仰奉献自己的生命，这却是不论在哪一阶段和哪一次忏悔中都可能遭遇的。服务和忠诚也是衡量每一个个人是否真正虔诚的唯一有效的检验标准。

克乃西特在本笃会已逗留两年左右时，修道院里忽然来了一位客人，那个人小心翼翼避免与他会面，甚至连最普通的介绍都避开了。这反倒引起了克乃西特的好奇心，他密切关注着陌生来客，其实此人只逗留了几天，这却导致了各式各样的猜测。他最后断定这位陌生人的宗教外衣纯属伪装。这个不知名的客人不断和院长，尤其是和约可布斯神父关起房门进行长时间谈话，同时不断收到紧急信件和发出紧急信件。迄至当时，克乃西特已多少风闻修道院的政治关系和政治传统，便揣摩来客可能是一位肩负秘密使命的高级政府官员，或者是一位微服出行的王公贵族。当他默默思考着自己这些观察时，想起前几个月也曾有过一位和数位客人来访，如今细想起来，似乎也具有同样的神秘性和重要性。于是他回忆起了卡斯塔里的“警察局长”，那位和

蔼的杜波依斯先生，回忆起了要他时刻留意修道院内此类活动的请求，虽然他既无兴趣又无责任撰写诸如此类报告，却始终有些内疚，因为自己长期以来从未给这位好好先生写过任何信件，杜波依斯先生想必对他非常失望了。于是克乃西特给他写了一封长信，试图解释自己长期缄默的原因，为了使信件多少有些实质性内容，也略述了自己与约可布斯神父的交往。至于这封信是否有人重视和有人阅读，他就无法知道了。

---

[1] 指卡斯塔里和克乃西特奉派去工作的玛丽亚费尔修道院隶属于不同教会组织。

[2] 科柏尔汉是黑塞虚构的地名。

[3] 鲍尔扎诺（1781—1848），当时生活在布拉格的一位哲学家。

[4] 杜波依斯也是虚构人物。据德国学者分析，这个姓氏可能得自黑塞的外祖母尤丽亚·杜波依斯。她出身瑞士一个普通农家，全家人都勤奋而有进取心。

[5] 系黑塞虚构的人物。

[6] 格尔华修斯院长也是黑塞虚拟的人物。

[7] 黑塞一生敬爱瑞士著名历史学家约可布·勃克哈特（1818—1897），约可布斯神父显然隐喻这位研究德国历史的专家。

[8] 见第92页注。

[9] 弗兰凯（1663—1727），基督教新教思想家，曾长期在哈勒执教。

[10] 见第92页注。

[11] 亚历山大（公元前356—前323年），马其顿国王。

[12] 安哥拉广场，古希腊人举行盛大集会的地方。

[13] 本笃会是基督教修会，由圣·本尼狄克（480—547）创建，除隐修外，还从事教育、学术研究、教区工作和传教活动；多明我会由圣多明我于1215年创立，又名布道兄弟会，天主教四大托钵修会之一，实行退省默念和积极工作相结合的方针，从事教育、护理和慈善事业；耶稣会是天主教会，1534年由依纳爵创立，从事传教工作较其他修会为多。上述三大会均为迄今仍有广泛影响的西方宗教组织。

·使命·

克乃西特第一次在修道院逗留了两年，那时他已届三十七岁。当他发出那封给杜波依斯的长信约摸两个月之后，某个上午院长请他去办公室谈话。他想，这位对下属十分和蔼的先生又要同他讨论中文问题了，便立即赶了过去。格尔华修斯院长手里拿着一封信迎向他说：

“尊敬的同事，我今天有幸向您转达一个信息，”院长愉快地以惯用的宽容态度大声说道，然而立即又转换为讽刺挖苦的语调，这是本笃会和卡斯塔里间尚未建立明确友好关系之前，院长常用的表达方式，事实上这是约可布斯神父的一项创造发明。“此外还请向贵大师转致崇高敬意！看他给我写了什么样的信！这位先生居然用拉丁文给我写信，天晓得这是为什么。你们卡斯塔里人做事情真让人琢磨不透，究竟是出于礼貌呢，还是想挖苦我们，是表示尊敬呢，还是想教训我们。瞧吧，你们这位主子用拉丁文给我写信，而且还用了那种目前我们修道院里无人懂得的拉丁文，总算约可布斯神父还有能力对付。这也许是西塞禄[1]学派的拉丁文，但其中又搀和了一些教堂拉丁文作为装饰，这么做自然又让我们猜不透其用意何在了，是对我们这些僧侣进行教导呢，还是出于讥讽，或者干脆只是情不自禁卖弄文采，作文字装潢游戏？不管是什么意思吧，贵大人信中表示他们想再见到您，再拥抱您，当然也为了要确证您这一大段时间呆在本处半开化的野蛮人中间受到了何种程度的侵蚀，不论在道德上，还是在品性上。总之，倘若我没有误解这篇艺术杰作的话，贵方当局已恩准您休假，请求我给予我的客人一次不定期限回华尔采尔老家的假期。日期不限的意思恰恰是要您立即再返回本院，只要我们认为日期恰当即可，当然这全都是贵方当局的意图。嗯，我得请您原谅，我确实远未能完全领会书信的奇思妙想，托马斯大师想必也并未指望我完全读懂。我现在已遵嘱传达给您，您自己考虑吧，回不回，或者何时启程。我们会想念您的，亲爱的朋友，倘若您停留时间太长，我们不会忘记向贵方当局催促您归来的。”

在院长交给他的信里，克乃西特读到了卡斯塔里当局写给他的简短的通知，他不仅可以略事休憩，还可以回来和上级交谈交谈，人们

期待不久和他在华尔采尔相见。至于他目前执教的初级玻璃球游戏课程，除非院长提出要求，他也可暂时抛开不管。前任音乐大师附笔问候。克乃西特读到此处不禁大吃一惊，不由得低头沉思起来。为什么要求这封信的执笔人玻璃球游戏大师附笔问候呢？总之，这与全信的公文语气太不符合了。必定是最高教育当局召开了一次全体委员大会，把老音乐大师也请去了。当然，教育委员会举办了什么性质的会议，做出了什么决议，都与他不相干，但是这个问候实在奇怪，语气上的同事口吻让他惊讶不已。这个会议究竟讨论什么问题对他都无所谓，但是这个问候却证明与会的上级们也值会议之际提到了涉及约瑟夫·克乃西特的事情。有什么事要发生了么？他又要接受召唤了么？会有升迁或者贬职了么？但是信里实实在在只写了休假的事。是的，他很乐意休假，但愿明天就动身。但是他总得和学生们告别，并且至少给他们一些指点才可离开啊。安东也许会对他的离去感到悲伤。此外，有几位修士也是他必须向他们辞行的。

这时他想到了约可布斯神父，出乎他意外地觉得内心深处微微痛楚，这个感觉告诉他，自己对玛丽亚费尔的依恋之情比他自己想象的要深切得多。这里诚然缺乏许多他以往十分熟悉和珍爱的东西，而两年长久的远离也使卡斯塔里在他想象里显得越来越美好。然而就在此时此刻他也清楚地看到，他是多么依恋约可布斯神父，在卡斯塔里无人可取代这位老人，他会因而痛苦怀念的。这一事实也让他比以往更明确地认识到自己在这儿究竟学到了什么，这使他欣喜不已，对自己的重返华尔采尔，对重逢师友，对玻璃球游戏，对休假，全都充满了信心，但是，倘若没有再度回归这儿的明确意识，也许这种欣喜就要大打折扣了。

他突然决定立即去拜访约可布斯神父，告诉老人自己即将奉召度假，并且诉说自己刚刚惊讶地发现的藏在重返家园欢乐下面的再度返归修道院之欢乐，而这种欢乐之情首先与尊敬的神父有关，因此他鼓起勇气提出一个重大请求，恳请老人待他重返后给予他上课的机会，即或每周只教导他一个或两个钟点也可以。

约可布斯神父先是微笑着表示不敢当，随即又发表了一通措词优美的挖苦恭维话，说自己作为一个粗陋的修行之人对优秀卓绝的卡斯塔里文化唯有默默惊叹的份儿。然而克乃西特已觉察他的拒绝只是姿

态而已，当两人握手告别时，老人亲切地告诉他别为自己的愿望担忧，他很乐意尽力帮助，并向他表示了最衷心的惜别之情。

克乃西特高高兴兴地启程回家了，心里明确地意识到自己的修道院生活并非虚度。他刚出发时觉得自己兴奋得像一个孩子，当然立即就明白自己早已不是孩子，甚至也不再是青年了。他清楚地觉察到，每当他想以一个放肆的姿势，大喊一声，或者以某种孩子气行为抒发小学生休假的快乐放松心情时，内心就会产生一种羞愧难当的感情。毫无疑问，曾经多么自然而然的自我释放行为：向树上的鸟儿发出欢呼，高声大唱进行曲，摇摇摆摆踏着有节奏的舞步向前迈进——现在都不行了，否则就会变得生硬滑稽，变成愚蠢可笑了。他觉得自己已是个成年男子，尽管在感情上精力上还很年轻，但是已不再能习惯于纵情一时的心情，他已不再自由自在，而必得保持清醒，必得接受约束和义务——这都是由于什么原因呢？由于一个官职？由于要他作为国家和宗教团体的代表承担工作？不，不是的，这完全是由于宗教团体自身，由于森严的宗教秩序和制度，蓦然间，他在这种自我省察中醒悟到，自己已不可思议地进入并参与了等级森严的宗教秩序之中，这就是自己责任感的由来，他已是较高层范畴的组成部分，这会让一些青年人变得老成，而让一些老年人保持青春，也就是说，这个宗教组织会支持你，加强你，却也同时剥夺了你的自由，就像衍生在大树桩上的一棵稚嫩小树一样。它夺去人们天真烂漫的自由，尽管恰恰是为了要求这个人日益更为心地纯真。

他先到蒙特坡拜访了年老的音乐大师，大师年轻时也曾在玛丽亚费尔作客，还在那里研究过本笃会派的音乐，因而向他询问了许多情况。克乃西特发现这位老先生待人略为淡漠疏远了些，但是上次他们见面时脸上的倦容消失了，显得开朗而精神焕发，自从他离职以后，他虽未变得更加年轻些，看上去却比从前更优雅潇洒了。音乐大师问起了那架古老的管风琴，那些藏着乐谱手稿的大木柜，问起玛丽亚费尔圣乐合唱队，甚至还问起了十字形花园里那棵大树，不知它是否安然无恙，可是却对克乃西特在那里的工作，对玻璃球游戏课程，对此次休假的意图，显得没有丝毫好奇心，这未免让克乃西特十分奇怪。总算在克乃西特继续行程之前，老人给了他一番很有价值的指点。“我已经风闻，”他用一种打趣的口吻说道，“你已经成了一位外交

家。这确乎不是什么好职业，但是人们似乎对你很满意。这句话的意思你随便怎么想都行！不过，约瑟夫，倘若你的志向并非是永远留在那里，那么你就得小心留神了。我认为，他们很想逮住你呢。卫护自己吧，你有权利这么做。——不，不要问我。我的话到此为止。你日后自己就会看清楚的。”

虽然这番警告让克乃西特觉得好似芒刺在背，但是重新回到华尔采尔，重见故乡的欢乐也是无与伦比的。在他眼中，华尔采尔不仅是自己的故乡和世界上最美丽的地方，而且似乎在此期间已变得更加美好、更加引人入胜，或者是他已提高眼力，有了新的眼光。这眼光使他不只是看见这扇大门、这座钟楼、这些树木和河流，不只是看见庭院和厅堂，不只是看见那些熟悉的身形和面貌，他还在自己休假期间感受到了华尔采尔和宗教组织以及玻璃球游戏的精神，因为他这个游子、返乡者、已届成熟睿智的男人，已提高了容纳能力、感恩能力。克乃西特对华尔采尔和卡斯塔里唱了一阵颂歌后，告诉自己的朋友德格拉里乌斯说：“我感到以往在这里的多年岁月竟像是在睡梦中度过的，确实很幸福，却总是毫无意识。我感到现在才刚刚觉醒，才能够清晰明白、清楚真实地看清外界的一切。和陌生人相处两年竟如此磨锐了一个人的眼光啊！”

克乃西特享受自己的假期好似在庆祝盛大节日，最大的乐趣莫过于和玻璃球游戏学园精英圈子里的同伴们研讨和进行玻璃球游戏，莫过于探望老朋友，重新沉浸于华尔采尔保护神的精神气息中。然而，不管怎么说吧，这种兴致勃勃的欢乐心情直到第一次受玻璃球游戏大师接见才算达到顶点，而打那以后，他的欣喜里便搀杂了惶恐忧虑感。

托马斯大师没有提多少问题，完全出乎克乃西特预料，他几乎没有问约瑟夫的初级游戏课程，也没有多谈音乐档案的研究工作，仅仅对约可布斯神父的情况百听不厌，还一再把话题重新拉回到这位学者身上，凡是涉及约可布斯神父的事，不论大小，他都乐意倾听。最后，克乃西特从游戏大师对待自己的极其友善的态度中得出结论：人们对他本人以及他在本笃会的工作是满意的，甚至是非常满意的，这一点在杜波依斯先生的态度中也得到了更进一步的证实。克乃西特向大师告辞时，后者要他立即去见杜波依斯先生，刚一见面，这位先生

就告诉他："你做了一件出色的工作，"接着又微微含笑补充道："我当时反对派你去修道院，确确实实是我的直觉判断失误。你不但赢得了院长好感，还博得了那位伟大的约可布斯神父的喜爱，这可大大有利于卡斯塔里，你工作很出色，太出色了，超过了任何人期望的成绩。"

两天后，托马斯大师邀请他、杜波依斯以及当时华尔采尔精英学校校长切宾顿的继任人一起用餐，餐后闲谈时，新音乐大师和档案馆主任——也即最高行政当局的另外两位成员，也不意突然光临，两位中的一位还把他拉到一间客厅进行了长谈。这次宴会首次公开把克乃西特推入了高级领导层内圈，也在他与普通玻璃球游戏精英选手们之间筑起了围墙，这却是克乃西特十分警惕的敏感问题。

克乃西特得到了四周假期，还得到了因公务需要而住在学园贵宾楼的证件。虽然他并没有被委派任何工作，甚至没有让他写一份报告，他依旧感到自己始终在上级观察之下，因为他出门走动去了几个地方，一次到科普海姆，一次到希尔斯兰，一次到东亚学院——每到一处都立即受到该处高级官员的邀请。这短短几个星期里，他切切实实认识了教会团体的全部领导成员，各学科的大多数研究室主任和大师。倘若没有这些正式官方的邀请活动，克乃西特这几次走动便意味着又恢复了自由研究年代的逍遥自在。后来他简缩了自己的出游计划，主要是照顾德格拉里乌斯的感情，这位朋友对妨碍他们共处的任何事情都感到伤心，当然也为了玻璃球游戏，因为这里新近即将举行几场研究玻璃球游戏的演习，是克乃西特迫切想参加的，并想借以检验自己的游戏能力，德格拉里乌斯正是不可或缺的好帮手。

克乃西特的另一位朋友费罗蒙梯，这时已在新音乐大师的办公室工作，两周休假期间他们只可能相逢两次。他发现费罗蒙梯正沉迷于工作，他开辟了一项重要的音乐史研究课题，探讨古希腊音乐在巴尔干半岛国家的民间舞蹈和民歌中继续发展和长盛不衰的原因。费罗蒙梯兴高采烈地向他叙述了自己最近的工作成果和最新发掘情况。他发现巴洛克音乐逐渐趋向式微的时期约摸始于十八世纪末叶，但是就在同时却从斯拉夫民间音乐中汲取渗入了全新的音乐物质。

总的说来，克乃西特在华尔采尔的大部分假日，都用到了玻璃球游戏上。他和弗里兹·德格拉里乌斯根据弗里兹的笔记，共同复习和研

究了玻璃球游戏大师为两个学期的最高进修班而举办的一次不公开研讨会。克乃西特又重新全心全意投入了已生疏两年的玻璃球游戏的高尚世界之中。对于克乃西特而言，玻璃球游戏与音乐一样，和他的生命密不可分，魔力使他和它们结下了不解之缘。

直到假期最后几天，托马斯大师才重新和他谈到赴玛丽亚费尔的使命以及最近就得去完成的一项新工作。大师开头只是随便闲聊，片刻后口吻严肃起来，以紧迫的语气告诉他最高行政当局的一个计划，各学科的多数大师和杜波依斯先生都十分重视这项计划：让卡斯塔里在罗马教廷设立一个永久性的常驻代表处。托马斯大师以他一贯又文雅又动听的表达方式叙述道，也许弥合罗马教廷与本组织之间古老鸿沟的历史时刻已经来临，或者至少可以说十分接近了。毫无疑问，在未来可能发生的种种危机中，他们会面对共同的敌人，会承担共同的命运，因而是自然的盟友。应当说，目前这种局面实难长久维持，而且毕竟有点不成体统。世界上这两大势力的历史任务是保存和促进精神文化，保护和促进和平，怎能长此以往继续各自为政，几乎互视为陌人呢？罗马教会总算挨过了好几场大战的震撼和好几个时代的危机，尽管损失惨重，但是挺了过来，甚至还因而得到了更新和净化，而同时的世俗世界科学、教育事业，连同文化一起普遍地衰落了。卡斯塔里团体及其思想是诞生在这个废墟上的，也许应当说这才使卡斯塔里得以诞生的。仅凭上述情况，更不必说这个教廷的年高德劭，人们都得承认罗马教会的优先地位，她是较年长，较有成就，又经受过较多和较大风暴考验的势力。目前主要是如何唤醒和培植罗马天主教徒们意识到两大势力之间的亲缘关系，以及两者未来在一切领域都可能面临危机时的相互依存关系。

（克乃西特听到这里不由暗忖：“啊，原来他们想派我到罗马去，还可能长驻呢！”这时他又猛然想起了音乐大师的警告，心里便立即作了抵御的准备。）

托马斯大师继续往下叙述：克乃西特在玛丽亚费尔不辱使命，因而使卡斯塔里这一方处心积虑迈出的重要一步有了成果。使命本身只是一种试探，一种表示礼貌的姿态，并不附带任何责任，对于对方的邀请更没有任何不良企图，否则就不会派遣一个不懂政治的玻璃球游戏人才，而会从杜波依斯先生的办公室里挑选一位青年官员了。但是

这个小小试探，这个无伤大雅的使命，有了意想不到的良好结果，当今天主教领域一位具有精神领袖作用的重要人物约可布斯神父却因而比较了解了卡斯塔里思想，并且发表了有利于这种思想的见解，而在此之前，他是持绝对否定态度的。卡斯塔里当局很感激约瑟夫·克乃西特扮演了这一角色。克乃西特之不辱使命，意义也就在这里，根据这一要点，克乃西特今后的全部工作不仅必得继续发展这一亲善关系，而且还要以此来进一步衡量和促进他所承担的使命和工作。人们已给了他一次休假，倘若他想略略延长一些，也是可以的，最高行政当局的大多数成员都与他作过面谈，上级们全都对克乃西特表示了信任，如今委任他——玻璃球游戏大师，为克乃西特安排一个特殊的任务，让他回玛丽亚费尔后具有比以往较大的权力。他曾在那里切切实实受到友好款待，过得幸福快乐。

托马斯大师说完这番话后停了片刻，似乎等候他提出问题，但是对方仅只作了一个礼貌地顺从姿态，表示自己正洗耳恭听，并期待着任命。

“我们现在给你这样一个任务，”大师接下去说道，“我们打算，或迟或早总得在梵蒂冈建立一个我们组织的永久性代表处，尽可能与其他组织建立互惠关系。由于我们是较为年轻的组织，我们乐意接受处于罗马教会之下的后辈地位，我们让他们居先，却不得显示自己卑下，同时还要敬重他们。教会可能立即就会接受我们的提议——当然我对这类问题没有杜波依斯先生那么清楚。最重要的是绝不能被人家一口拒绝。如今我们有了一个够得着的重要人物，他的话在罗马教廷有极大分量，这人就是约可布斯神父。你现在的工作就是：回本笃会修道院去，和从前一样地生活，一样地进行研究，一样地开授无关紧要的玻璃球游戏课程，同时必须把注意力集中在约可布斯神父身上，慢慢把他争取到我们这边，让他说服罗马支持我们的计划。换句话说，你此次任务的最终目标十分明确。为完成此事究竟需要多长时间是比较次要的。我们推想，至少得花一年工夫，也可能要用两年或者几年时光。你如今已熟知本笃会的生活节奏，也已懂得如何适应。我们不应当给人以急躁和贪婪的印象，必须让事情顺乎自然地瓜熟蒂落才行，你说是不是？我希望你同意这项任务， 若有其他意见， 请直言相告。如果你想考察一下， 当然可以给你几天时间。”

克乃西特在最近几天的若干次谈话中，早已觉察到这项任务的蛛丝马迹，便声称毋需花时间考虑。他直截了当地服从了命令，但是又补充说："您知道的，倘若受委托者本人对使命毫无内心抗拒和障碍之情，这类使命最容易取得成功。我接受任务没有半点勉强，我也理解任务的重要性，相信自己会不辱使命的。但是我对自己的前途又深感忧虑，大师，请务必宽容我，再诉说几句纯属个人切身利益的话。我是一个玻璃球游戏者，如您所知，我因奉派去本笃会而耽误研究工作整整两年，不仅没有学到新的东西，而且连旧技艺也荒疏了，如今还要至少再去一年或者更长时间。我不愿让自己在这段时间里变得更加落后，因此希望给予我经常回华尔采尔看看的短暂假期，使我能够不断聆听您为高级进修班所作的报告和专门讲解。"

"当然可以，"大师回答说，语气里已带有请他告别的意思，但是克乃西特提高嗓音，又说了自己的另一个愿望，他害怕自己若是有幸完成了在玛丽亚费尔的任务，会被派到罗马去，或者干脆被任命为外交官。"而诸如此类的前景，"他终于断然说道，"都会令我压抑，并且影响我在修道院的继续工作。因为我绝对不愿意长期受遣送从事外交职务。"

托马斯大师皱起眉头，举起手指，指斥说："你说受遣送，这词用得太不恰当了。没有人会把这事想成是遣送，我觉得这应该被认为是一种荣誉，一种奖励为好。至于人们将来会如何使用你，安排你，我实在无法给予任何答复或者许下任何承诺。然而我能够理解你的担忧，倘若将来果真出现你所害怕的情况，我想我会尽力帮助你的。现在你听我说：你具有一种让人们喜欢你的禀赋，对你心怀恶意的人几乎要说你是一个巫师。最高行政当局再度派你出使修道院，估计也出于你的这一天赋才能。但是务请不要过分使用你的天分，约瑟夫，也别过高估计你的才能会起的作用。当你对约可布斯神父使用成功之后，你再向最高当局提出你的私人要求，才算时机恰当。我认为今天就提出，未免过早了。动身前，请告诉我一声。"

克乃西特默默接受了这番教训，其实话中隐寓的好感远远胜于表面上的申斥。不久，克乃西特便又返回了玛丽亚费尔。

他上任后立即明确意识到这项框定了范围的工作实属对他的一大恩典。这不单是一项既重要又光荣的任务，而且就他个人而言完全符

合自己的内心意愿，尽可能地接近约可布斯神父，最终争取到他的全部友谊。如今他在修道院以自己教会新特使身份受到郑重款待，他觉得自己的地位似乎提高了，特别表现在修道院上层人士，尤其是格尔华修斯院长与以往略有改变的态度上。他们仍和从前一样友好，但可明显察觉到一举一动中比过去增加了敬意。克乃西特已不再是没有地位的青年宾客，过去人们对他表示礼貌，只因他来自别的教派，还出自对他本人怀有好感而已。如今他已作为卡斯塔里高级官员受到款待，作为全权大使备受敬重了。克乃西特最终得出了这一结论。

无论如何，他在约可布斯神父的举止上并未发现任何变化。他迎接克乃西特的态度又亲切又愉快，同时不等克乃西特请求或者提醒，就主动提起了已约定的共同工作，这使克乃西特深受感动。他重新安排了工作计划和工作日程表，与休假以前的设想有了根本改变。这次规划里，玻璃球游戏课程不再处于职务重心，音乐档案馆的研究工作项目已被取消，与管风琴手的合作计划也没有列入。现在居于首位的是接受约可布斯神父的教导，也即如何从事历史研究的许多专门学问，同时这位神父也指导他的特殊学生了解了本笃会的早期历史，一直追溯到中世纪初期的渊源，甚至每日抽出一个钟点共同阅读一本用古文撰写的古老编年史。当克乃西特一再提出让年轻的安东也参加学习时，约可布斯虽欣然同意，却没有忘记告诫说，这等纯粹私人性质的授课方式，即或参加进来的第三者愿意配合，也必然会大大妨碍学习。安东全不知克乃西特对他的热心关照，因受邀参加学习而大喜过望，但只参加编年史的学习。毫无疑问，能够参加这一课程是这位青年修士获得的殊荣，可惜我们没有关于他生平情况的进一步资料。显然，这也是一种最高层次的乐趣和鞭策，因为与他一起的是当代两位思想最纯洁、头脑又最具创造力的人物，对安东而言，与其说是参与，倒不如说是一个年轻新人在旁边洗耳恭听两位前辈的交谈和交流。

克乃西特回报给老人的是碑铭学和史源学知识，紧接着便是简介卡斯塔里的历史和结构，以及玻璃球游戏的基本观念，学生反倒成了老师，而可敬的师长则是一名用心听讲的弟子，同时也往往是一位吹毛求疵的提问者和批评家。约可布斯始终对整个卡斯塔里的精神气质持怀疑态度，因为他在其中找不到真正的宗教气质，怀疑其中具有自

己所看重的培养出高尚人类的典型的能力，尽管他面前的克乃西特就是这一教育培养出来的高尚成果。日子一天天过去，他倾听了克乃西特讲授的无数具体实例和现身说法，久已决定设法推动卡斯塔里和罗马教廷互相接近，然而他就是无法完全消除自己的这种怀疑。在克乃西特的笔记本里记载着许多当时为强烈表明论点而临时举出的例子，我们试引其中之一：

约可布斯神父："你们卡斯塔里人都是大学者和美学家，你们测度某个母音在一首古诗中的分量轻重，并且把测得的公式同某个行星的运行轨迹联系起来。这是一件令人愉快的工作，不过只是一种游戏。是的，就连你们那至高无上的奥秘和象征——玻璃球游戏，也仅是游戏而已。当然我也承认，你们确实试图让这种美丽游戏提高成为某种类似圣礼的事业，或者至少成为一种教化的手段，但是圣礼总归是圣礼，不论你们怎么努力，游戏也总归是游戏。"

约瑟夫："神父，您的意思是说我们缺乏神学基础吧？"

神父："啊，我们还是不要谈神学吧，你们的距离还远着呢。你们大概得切切实实发展几门基础学问才行，譬如人类起源和发展学，一种有关人类的真正知识和学问。你们不认识人为何物，既不知道他的兽性，也不知道他的神性。你们只认识卡斯塔里人，一种特殊产品，一种阶级集团，一种罕见的培育品种试验。"

对于克乃西特而言，这类非同寻常的交谈简直就是意外的幸事，这些最有利于思想进行最广泛自由驰骋的时刻正是完成任务——争取神父对卡斯塔里的好感，相信卡斯塔里与教廷结盟的价值——的最佳时机。情况对克乃西特实现指定意图实在太符合了，以致他很快便感觉良心不安。当这位对他深信不疑的可敬老人和他亲切相对而坐或者在十字庭院里来回散步时，看到老人如此为自己牺牲时间，而自己却心怀鬼胎，把他当作了一个秘密政治目标的对象，克乃西特便觉得羞愧难当。克乃西特无法让自己长久沉默不言，只是想不出如何向对方吐露真情的恰当方法，老人却出乎意料地先他道出了真相。

"亲爱的朋友，"有一天约可布斯神父好似漫不经心地说，"我们两人果真发明了相互交流之道，不但极其愉快，而且，我也希望相互获

益匪浅。学习和教导是我毕生最喜爱的两大活动，如今在我们相互切磋中找到了一种全新的美妙联合之道。这情况对我来得正是时候，因为我已开始迈入老境，难以想象比我们交谈更能够更新思想的另一种较好途径。总之，就我而言，我是这类交流的受益者。相反，他们，我的朋友，我说的是派您出使的那些人以及您为之服务的那些人，是否也从这件事里得到了他们所希望的那么多好处，我就不敢肯定了。我但愿能够防止将来失望，更不愿我们两人之间产生不纯洁的关系，因而请容我这个世事洞晓的老人向您谈一个问题：毫无疑问，对您来我们小小修道院逗留之事——我个人感到非常愉快——我是常常在思索的。直至不久之前，具体说就是直至您休假之前，您本人对自己究竟为何来此，和我们呆在一起的意义和目的何在，恐怕是全然不知的。我的观察正确么？”

见克乃西特点头认可，老人便继续说道：“好吧。从您休假回来后，情况就完全变了。您对置身此处已毫无担忧思虑可言，而是目标清楚的，我说对了？——好，我总算没有估计错误。那么我大概对您来本院的意图也不会猜错。您负有一个外交性质的使命，这个任务既不涉及修道院，也与院长先生无关，涉及的人是我。——您瞧，您的秘密已所剩无几了。为了澄清全部情况，我便走了决定性的一步，并且劝告您，还是把余下的秘密全部告诉我为好。您的任务究竟是什么？”

克乃西特吓了一跳，满脸惊恐，狼狈得几乎说不出话来。“您说对了，”他喊叫着说，“您先发制人，但是您在减轻我内心重负的同时也羞辱了我。一段时间以来我经常思考，如何才能保护我们关系的纯洁性。唯一幸运的是我的请求是在休假之前提出的，否则我要求指点和我们达成的讨论协议真成了我耍的花招，是一种外交使命，而我们的研究工作，仅仅是托词了。”

老人亲切地抚慰他说：“我只想促进一下我们的关系，毫无其他用意。您全然不必向我确证自己意图的纯洁性。倘若我先提此事，不附任何用意，只是使您所希望的情况早日出现，岂不皆大欢喜。”

待克乃西特和盘托出任务内容后，老人表示道：“您的卡斯塔里上级算不上天才外交家，然而还过得去，并且也会见机而行。我会尽力考虑您的任务，不过我的决定部分取决于您能否成功地阐释卡斯塔

里的基本状况和思想境界，能够让我认为言之有理。我们一起努力吧。”当他看到克乃西特依旧有点窘迫模样，便淡淡一笑，说道：“您若愿意，您也不妨把我的先声夺人看成是一堂课程。我们现在是两个外交家，外交交往永远是一种斗争，不论其形式何等友好亲善。在这场战斗中我暂处劣势，我不掌握行动原则，您知道得比我多。不过目前已恢复均势。这是一盘好棋，我们现在就努力走吧。”

在克乃西特眼中，按卡斯塔里当局的计划争取约可布斯神父固然重要而且极有价值，但是他若能最大限度地向老人学到一切，并让这位精明、有势力的老人成为卡斯塔里的可靠导师，却是更为重要得多的事。克乃西特的许多朋友以及后来的许多学生常常非常羡慕克乃西特，因为他不仅具有一切杰出人物的内在优秀品质和能力，而且也有天生的好运气，总是受到命运的偏爱。比较渺小的人物往往只能够在伟大人物身上看见他们能够见到的东西，而克乃西特的上升途径在旁观者眼中，实实在在是出乎寻常的迅速、光彩夺目，而且似乎全不费劲。那时的人们当然要说他生当其时，是一颗幸运之星。对他的这一“幸运”，我们不拟从理性主义或者道德角度进行分析，也不想说成是外在情况的偶然结果，或者是对他个人品行美德的特殊报酬。幸运既不能从理性，也不能从道德伦理进行解释，幸运在本质上与魔术相近似，是人性阶梯中比较原始和年轻的部分。傻人傻福，这是上天的恩赐和诸神的眷爱，非理性所能分析，当然也不是传记可研究的材料，这是上天的一种象征，越出了研究个人和研究历史的范围。然而，确实也有一些杰出人物似乎一生走运，尽管他们的能力符合他们的任务，而且生逢其时，既不过早，也不过迟。约瑟夫·克乃西特似乎就属于这类幸运儿。综观克乃西特的生平，至少大部分时间都是事事如意，给人以福自天降的印象。我们不拟对人们的这类观点加以否定或者抹杀，我们按照理性尺度能够做到的也仅仅是以传记方式加以阐释而已，但是，倘若对那些纯粹个人和私人隐私的东西，对于健康和病态的问题，对于生活中感情起伏波动的因素进行无边无际的讨论，那却不是我们的办法，在卡斯塔里也是行不通的。我们深信，上述任何一种传记方法都可能在克乃西特的“幸运”与不幸之间寻求到完美无缺的平衡，但是那不是我们的办法，否则就会导致我们对克乃西特形象和生平历程的歪曲。

枝蔓少说，言归正题吧。我们刚才说起许多人——不论是熟识他或者仅仅耳闻他事迹的人，全都羡慕克乃西特的好运气。他和本笃会约可布斯神父的关系可以算得上他生平最令人忌羡的事情之一，他在两人关系中既是学生又是老师，既是受者又是施者，既是被征服者又是征服者，同时既有亲切友谊又有紧密合作关系。克乃西特自己也感觉，从当年在竹林茅舍与老年长老相处以来，还没有一件事像征服约可布斯神父那样令他内心欣喜。过去没有人让他同时感到又受奖励又受羞辱，又受恩惠又受鞭策。凡是克乃西特后来的得意弟子，几乎人人都可证明他是如何经常以愉悦口吻提起约可布斯神父的。克乃西特从老神父那里学到了当年在卡斯塔里无法学到的东西。他不仅获得了认识和研究历史的方式方法上的概括知识，并进行了具体实践，而且还远远越出纯知识领域，克乃西特体验到历史本身就是一种现实，一种活生生的生命，而附属于此或曰与此一致的是：让个人和纯私人的生活与历史的变化和升华同步。这是克乃西特从任何单纯历史学家身上所学不到的。约可布斯神父不仅远远超出了单纯学者，不仅是一位先知和智者。他尤其是一位与世界共呼吸同命运的创造世界者。他没有枉用命运替他安排的优越地位，在温暖舒适中度过静思冥想的生活，而是让世界的风暴刮过他学者的书房，让时代的灾难和危机进入自己的心脏，他参与了自己时代的种种事件，为之分担责任和罪责，他从不曾以综览、归纳和阐释古往今来的事件为满足，也不满足于仅仅研究人类的理想观念，他还大量从事了物质与人类互不顺从性的研究。他和一位同行兼对手——一位不久前才去世的耶稣会教士——被人们视为使衰落已久的罗马教廷得以摆脱困境重振外交与道德雄风，以及重建政治势力的两位真正创建者。

尽管这对师生的对话中很少涉及当代政治——一则是老神父不愿多谈，二则也因为年轻人害怕卷入外交和政治问题——，然而，约可布斯神父的政治地位和大量工作使他对世界历史的认识如此透彻，以致他对纷繁世界事务所作的观察，所发表的观点，完全像是出自一位实际政治家。老人当然不是野心家，不是奸诈的政治家，也并非什么摄政王或者追名逐利之辈，他是一位顾问，一位仲裁，一位睿智的活动家，一位对人类本性的诸多欠缺有深刻认识而予以温和对待的人。但是他的声望，他的经验，他对人对事的认识，还有他本人的正直无

私品格，自然地赋予了他极大的权力。

克乃西特刚到玛丽亚费尔的时候，对政治可说一无所知，甚至从未听说约可布斯神父的名字。卡斯塔里的大多数居民都生活在一种脱离政治的天真状态中，这种情况在以往古老世纪的学者阶层中也并不罕见。他们不过问政治权利和义务，连报纸也很少看，倘若说这是卡斯塔里一般居民的习惯和举止的话，那么在玻璃球游戏者间这种畏惧政治，不爱积极活动，不看报纸的情况就更为严重了。他们乐意维持玻璃球游戏学园精英人才的地位，竭尽全力不让他们纯学术—艺术生活的稀薄而高尚的空气受到任何不洁之物污染。我们知道，克乃西特第一次来修道院并非以外交使者身份，而仅仅是开授玻璃球游戏课程的普通教员，那时候，除了杜波依斯先生临时灌输了几周的政治知识外，克乃西特对政治可谓一无所知。如今克乃西特当然比当时大有长进，却依旧丝毫没有放弃华尔采尔那种厌恶政治活动的习惯。他在同约可布斯神父的交往过程中频繁受到政治指点，这对他来说始终没有作为一种必修课而加以接受，这如同他也渴求历史知识一样， 因为一切情况虽有偶然性， 却又都是无可避免的事。

为了补充必要的知识以完成向自己的学生约可布斯神父传授卡斯塔里知识的任务，克乃西特从华尔采尔搬来了有关玻璃球游戏学园章程和历史的材料，还有关于精英学校制度以及玻璃球游戏发展史的资料。其中有些书籍，克乃西特在二十年前同普林尼奥·特西格诺利开展论战时曾经利用，后来就再也没有读过。另外一些书籍则是卡斯塔里官员必读的专门资料，直到目前才允许他阅读。因而便发生了下列情况，他当时的研究范围已大大扩展，也就必须对自己的知识和历史基础重新加以衡量、把握和加强。当克乃西特试图以最简洁明了的方式向约可布斯神父展示宗教团体的实质以及卡斯塔里的规章制度时，他猛然触及了自己最薄弱之处：他对宗教组织以及整个卡斯塔里体系所知甚微。他发现自己对宗教团体得以诞生的世界历史背景，对于后来促进其发展成长的一切事物，都仅具肤浅知识，以致自己的描述既公式化，又苍白无力。总算约可布斯神父不是一个消极被动的学生，使教学提高为合作，成了生动活泼热烈交流思想的场合。每当克乃西特试图讲解卡斯塔里的历史时，约可布斯神父就在一旁指点他如何从恰当的方面观察，这才可能正确认识和体验这一段历史，也才可能发现

其由来的根源——原本植根于一般的世界历史与国家历史之中。我们将会看到，这类积极的讨论——由于老神父禀性热烈，往往发展为激烈的相互论争——许多年之后还不断开花结果，直到克乃西特逝世后还继续具有生气勃勃的影响力。另一方面，约可布斯神父也有惊人的转变，听了克乃西特讲解后，他对卡斯塔里的认识程度和承认程度如何，全都清楚表现在他日后的行动里了。罗马教廷和卡斯塔里之间建立了维系至今的良好关系：相互保持友好中立，开始时偶尔进行学术交流，往往也间或发展为相互合作，以及建立实际的联盟，这一切都得归功于这两位男人的努力。约可布斯神父开始时曾经何等轻蔑地嘲笑玻璃球游戏理论，最终竟要求克乃西特向他作详尽介绍，因为他察觉，这个组织的奥秘或者可以称之为信仰或者宗教的东西，全都蕴含其中。当他一旦愿意深入了解这个向来只听见传闻、因而很少对它有好感的世界，就以一贯的勇猛机智的风格下决心直窥它的核心。尽管他确实没有成为玻璃球游戏者——当一名游戏选手，他委实也太老了——但是那时几乎也没有任何人，除去卡斯塔里圈内人士，像这位伟大的本笃会神父成了玻璃球游戏精神的最诚恳最得力的朋友。

每逢克乃西特结束白天工作向他告别时，老人常常表示晚上在寓所等候客人光临，这是他们两人在辛勤研究和紧张讨论后共享的休闲时光，约瑟夫往往携着自己的翼琴或者小提琴前来，于是老人便坐到钢琴前，在柔和的烛光下交替或者一起演奏柯勒里、斯加拉底、特勒曼[2]或者巴赫的作品，乐音就像蜡油的甜香一样充盈了小小的居室。老先生就寝很早，而克乃西特却受晚间音乐祈祷的鼓舞，把自己的工作时间一直延长到修道院纪律许可的极限。

除去追随约可布斯神父学习历史和传授卡斯塔里精神，偶尔在修道院开几次玻璃球游戏课程，不时给格尔华修斯院长讲授中文知识之外，我们发现克乃西特还同时忙着另一件规模宏大的工作：他在准备参加华尔采尔学校一年一度的玻璃球游戏竞赛，他已错过两次了。凡欲参加者首先必须根据三个或者四个事先规定的主题拟出自己的参赛草案，着重要求新颖、大胆，又能以高度简洁的逻辑和艺术书法规则创造性地与主题相配合，同时这也是学园内唯一一次容许人们越出规定的机会，也即是说参赛者可以运用尚未纳入官方密码和象形文字词汇宝库的创新符号。由于这层原因，游戏竞赛在华尔采尔学园是盛大

的正规庆典演出之外最激动人心的大事，它不仅是最有前途创新者之间的竞争，而且也是对最终获胜者极其难得的最高嘉奖，因为他的游戏草案不仅被列为将在盛大庆典演出的本年度最佳游戏作品，而且承认他提供的用以扩充玻璃球游戏文法和语言库藏的新内容，并直接纳入了玻璃球游戏档案，成为正式游戏语言。约摸二十五年前，那位伟大的托马斯·封·德·特拉维，也即现在的玻璃球游戏大师，他的游戏以黄道十二宫对炼金术之意义所写的全新略符就曾获此殊荣。这位托马斯大师后来又以一种富于启发作用的神秘语言对炼金术进行研究和分类，贡献颇多。

克乃西特本次参赛却放弃了运用新游戏符号的打算，而这正是几乎每一个参赛者都一心一意想做好的事情。同时他也没有采用心理学玻璃球游戏法，尽管这么做也许较为接近自己的个性。克乃西特建造的游戏大楼在结构和主题上诚然很现代化也很个性化，但是居首位的是一种清明开朗的古典式组合风格，既严格对称，又装饰适度，仅能称之为承继了古代大师风范。克乃西特这么做也许出于迫不得已，因为他远离华尔采尔以及玻璃球游戏档案馆，也许因为他的历史研究需要占用大量时间和精力，也许或多或少想要使他的设计风格符合老师兼朋友约可布斯神父的审美爱好。究竟为何，如今我们已不可能知道了。

我们刚才引用了“心理学玻璃球游戏法”这个名词，也许我们的一些读者并不能一下子就明白其中的含意，其实这是克乃西特时代的一个常用口头语。毫无疑问，不论哪个时代的玻璃球游戏者都有他们那一时代风行的思潮、流派、争议以及不断交替变化的观点和表达方式。在克乃西特那个时代，主要存在两种不同的玻璃球游戏观念，经常引起争议和讨论。人们把游戏区分成两大类型，形式类和心理类，我们知道，克乃西特和德格拉里乌斯——尽管后者常被拒于讨论会外——一样，都属于后一类，并且是其中的高手，不过克乃西特通常不把它称之为“心理学游戏法”，更偏爱说成是“教育游戏”。

形式类游戏主要致力于游戏形式上的严密连贯、完整和谐，力求让数学的、语言学的、音乐的以及其他一切因素成为同一游戏的适当组成部分。心理类游戏与此相反，游戏者致力于宇宙性的圆满完美，寻求其统一与和谐之处，而不十分看重内容的选择、排列、交织、联

系以及对比，因而无论在游戏的哪一个阶段，均强调静观默思。这一类心理学游戏，或者如克乃西特所说的教育性游戏，并非给人提供一种完美无缺的景象，而是通过一系列精确规定的静修方法引导游戏者获得完美性和神性的体验。克乃西特有一次在给老音乐大师的信里写道："我认为，凡是完成了静修功夫的游戏选手，玻璃球游戏便整个儿环绕了他，就像一个球体的表皮总是裹着它的核心一样，赋予他解脱的感觉，觉得自己已摆脱一切纷繁混乱，进入了一个完全均匀和谐的世界，而且已与自己融为一体。"

克乃西特为参加比赛而构思的那一场游戏，从结构角度而言，其实属于形式类，而不应当归于心理类。克乃西特很可能是想借以向上级领导证明，他虽然作客玛丽亚费尔，又有外交任务，又有玻璃球游戏课程，完全缺乏练习机会，然而他并未丧失自己的灵巧、优雅和熟练程度。倘若果真如此，他的证明是成功的。由于克乃西特的游戏方案唯有在华尔采尔档案馆里才可能最终定稿，他便委托好友德格拉里乌斯去完成此事，因为弗里兹本人也是参赛者。克乃西特这次不仅有机会亲自把手稿交到朋友手中，可以当面讨论一番，而且还能够阅读到朋友写的参赛稿，因为他终于争取到让弗里兹来修道院逗留三天了。克乃西特已向托马斯大师申请过两回，这次才如愿以偿。

德格拉里乌斯来前兴奋不已，他作为卡斯塔里的化外之人对修道院生活太好奇了，然而来后立即感觉极不适应，是的，这个敏感的人差一点被种种陌生印象压垮而病倒，这些友好、然而朴直、健康到近乎粗俗的人，一点儿也不了解他的思想、忧虑和问题。"你在这里好似生活在另一个星球上，"他对自己的朋友说，"我真不懂你居然平安无事呆了三年之久！你的修士们对我确是彬彬有礼，然而我依旧觉得这里一切都在排斥我、拒绝我，不论什么东西，我都弄不明白，也就无法吸收，无法不抗拒地与之同化。倘若要我在这里住上两周，我会感到犹如进了地狱。"

克乃西特很难消除他的不适感，作为一个旁观者，第一次接触两个宗教组织和两种生活世界的巨大差别，怎能不无所适从呢？此外，克乃西特还感到，他这位过分敏感的朋友，与人应对如此手足无措，想必不会给这里的修士们留下什么好印象。尽管情况很糟，他们两人的参赛草案还是经过批评讨论后最终定稿了。这段时期内，每当克乃

西特和朋友聚谈后去见另一幢楼里的约可布斯神父或者去用餐时，他总会觉得自己好似突然被人从故乡迁到了另一个星球上，不同的土地、空气，连风土人情也迥然有别。

弗里兹回去后，克乃西特记录下了约可布斯神父对他的印象。“我希望，”老神父说，“多数卡斯塔里人更像您而不像您的这位朋友。您向我们引见的是一位不老练的、任性而软弱的人，我还担心他有点孤芳自赏。但愿我能保有旧观点，否则我待您如此宽容便有失公道。因为这个敏感、聪明过头又神经质的可怜人，很可能会重新败坏人们对整个卡斯塔里的印象。”

“啊，是的，”克乃西特回答道：“我想，过去几百年里，在贵本笃会也出现过类似我朋友的人物，身体虚弱多病，精神却十分健康。我想，我的邀请也许不明智。我应当想到人们会清楚看见他的弱点而不能感受他的真正优点。他完全是为了帮我办一件大事而来。”随即克乃西特便向神父讲述了参加游戏比赛的事。老人听到克乃西特为朋友辩护，脸上露出欣慰的神色。“回答得好！”他亲切地说，“但是我得告诉您，您的一些高尚朋友确实很难交往。”

当他看见克乃西特一脸迷惘而惊讶的表情，心里很得意，却若无其事地继续往下说道：“我这回指的是您的另一位朋友。您难道没有听说您的朋友普林尼奥·特西格诺利最近的情况？”

克乃西特听见这句问话反而更惊讶了，便敦请约可布斯神父立即作出说明。

情况大致如下：特西格诺利发表了一篇强烈抨击教会干政的政治论文，其中对约可布斯神父也有十分激烈的攻讦。老人通过在天主教新闻机构工作的朋友获得了若干关于特西格诺利的资料，包括特西格诺利在卡斯塔里求学时的材料，其中提到了克乃西特与他的那场著名辩论。

克乃西特向神父借来普林尼奥的论文，读过之后便生平第一回与他人谈论起了当前政治问题，他和老人后来又谈了几次，当然也仅仅几次而已。克乃西特在一封写给费罗蒙梯的信里对这次事件发表了下列看法，“这篇论文让我眼睁睁看到我们的普林尼奥成了主要角色，连带捎上我这个附属角色，都忽然登上了世界政治舞台，简直令我惊讶到了害怕的程度。这是我做梦也想不到的景况。”此外还必须提一

提约可布斯神父谈论普林尼奥文章时的欣赏态度，竟丝毫没有不悦之情。他称赞特西格诺利的文字风格，认为是受了精英学校良好训练所致。人们倘若一贯陷于日常政治，恐怕难以达到这般精神水平。

约摸同一时期内，克乃西特收到了费罗蒙梯寄来一部作品的第一部分，这部题为《受到自海顿以来德国音乐影响的斯拉夫民间音乐之吸收和再创造问题》[3]的作品后来非常著名。我们在克乃西特致馈赠者的复信中发现了许多重要东西，如其中说道："你已从自己的研究工作中——我有一阵子曾与你分享研究的乐趣——总结出了令人信服的结论。论述舒伯特的那两章，尤其是关于四重奏的那一部分，据我对当代音乐的认识，我以为应属于音乐史上最中肯的文字。想想我自己，比起你有幸获得的这一类收获，我还差得远呢。其实我应当满足自己在这里的生活——因为我来玛丽亚费尔的使命似乎成功在望——，然而我仍不时因为长期远离学园和自己的华尔采尔小圈子而苦闷万分。我在这里诚然学到了很多东西，却均无益于提高我的专业技艺，我也有了很多见识，却只是徒添疑难问题。当然，我得承认自己扩大了眼界。而且，初来头两年中经常困扰我的种种不安、陌生感、灰心沮丧、缺乏自信等苦恼，如今都已平息。最近德格拉里乌斯曾来此地，只呆了三天，尽管他急着要见我，又对玛丽亚费尔充满好奇心，但到后第二天就难以忍受，感到太压抑太陌生。归根结蒂，修道院还是一个庇护人类精神的安静世界，绝不类似于监狱、军营或者工厂，我从自身经验中得出的结论是：我们这些来自亲爱的卡斯塔里学园的人，实在比我们自己认识到的更为娇生惯养和多愁善感得多。"

就在克乃西特写信给卡洛的那天前后，克乃西特说服约可布斯神父致函卡斯塔里当局，简述他已默认对方拟议中的外交措施。然而老人又添了一笔，要求他们允许"在本处受普遍欢迎的玻璃球游戏选手约瑟夫·克乃西特"多留一段时间，并为本人讲授"卡斯塔里神秘学说"。不言而喻，卡斯塔里当局乐于从命。克乃西特这时还认为自己离"完成使命"还有相当差距，不料却收到了由杜波依斯先生签署的行政当局致贺信件，赞许他圆满完成任务。这封公函到得恰是时候，对克乃西特无疑意义重大，而最令他欣喜的是其中一句简短的交代（他立即以狂喜口吻写信告诉了弗里兹）：卡斯塔里当局遵照玻璃球游戏大师的愿望，准许他返回玻璃球游戏学园，并且交代，一待他结束目

前的工作，即可如愿归去。克乃西特把信件这部分内容读给约可布斯神父听后，向他供认，这句话多么令他喜欢，也供认自己过去因可能长期派驻罗马，可能永远远离卡斯塔里而多么担心害怕。神父大笑着说道："是的，教会组织就是这样，总让人愿意生活在它的怀抱里，而不是呆在边缘，更不用说流放他乡了。您在这里已接触了肮脏政治的边缘，如今可以重新置之脑后了，因为您不是政治家。但是您不应当放弃历史，即或只是作为次要项目和业余爱好，因为您具有成为历史学家的禀赋。目前还是让我们好好利用不多的共处时光吧！"

克乃西特似乎很少利用他的特权：经常回华尔采尔。不过他一直用收音机收听玻璃球游戏的研讨会，收听许多报告和游戏过程。克乃西特就这样坐在修道院的高等客房里，在远处参加了玻璃球游戏学园礼堂里举行的盛大比赛，等候着即将公布的比赛结果。他也向大会递交了一份自己认为并不极具个人特色，也没有什么革命性，但内容扎实，写得又极典雅的作品，他自己估计可能得三等或者二等奖。听到宣布他获第一名时，他不禁大吃一惊，还没待他把惊讶变成欣喜，玻璃球游戏大师办公室的发言人已以优美的低音宣布二等奖获得者为德格拉里乌斯。这简直太令人激动，太难以置信了，他们两人，手拉手联袂参赛，居然同时登上了胜利宝座！克乃西特一跃而起，不再往下听，他飞奔下楼，穿过回声隆隆的走廊，一直跑进了旷野。

我们在克乃西特当时写给老音乐大师的一封信里读到了如下文字："我十分快乐，敬爱的老师，正如您所想象的。首先是我的任务圆满完成，受到了教会当局的嘉奖，再加上允许我不久即可返回家乡，这对我太重要了，让我重归朋友们之间，重归玻璃球游戏，而不是继续从事外交任务。如今我又在游戏比赛中获得了一等奖，为了使我的作品形式完美，我确实花费了精力，却由于许多原因，并未能竭尽全力。而最令我高兴的莫过于与我的朋友德格拉里乌斯分享成功——同时获奖，这太令人喜出望外了。我很幸运，是的，但是我不能说自己觉得很快乐。经过了一个相当枯燥乏味的时期，或者应当说，我自己感觉如此，这些成就在我内心深处引起的感觉是：嘉奖太多，来得也太突然了。我的感激之情里确实混有恐惧不安。情况就像一只已盛满水的容器，再加上哪怕一滴水，也会溢出边缘。一切事情又会变得颇可怀疑。但是务请不必介意我的话，只当我不曾说过吧，我的

情况是无可劝慰的。”

我们不久将会看到，这个满满的容器已命定就要加上那一滴水了。在这段短短的时期里，克乃西特就这么过着混杂了恐惧感的快活日子，在他辛勤工作之际，预感某种巨变即将降临的感觉也越来越强烈。约可布斯神父在这几个月中也过得很快乐很轻松。对于不久就要失去这位学生兼同事，心里颇为惆怅，因而尽量在他们共同研究的时刻，尤其是在互相自由交谈的时候，把自己漫长一生获得的工作和思想经验，对国家、民族、人类生存处于高峰和低谷的认识，尽可能地传授给他。约可布斯神父也想同克乃西特谈谈他已完成使命的意义及其后果，谈谈在罗马教廷和卡斯塔里间建立睦邻政治关系的价值和可能性。老人建议克乃西特拟订研究卡斯塔里开创时期的历史计划时，不妨把探究罗马教廷如何自倾颓受辱境遇重新缓缓崛起的问题也列入其中。他还向克乃西特推荐了两本论述十六世纪宗教改革和宗教派系问题的专著，还竭力劝说克乃西特把直接原始资料视作研究基础，与其反复阅读许多世界史而不知所云，倒不如把功夫用在能够得到的任何原始史料上，即或残缺，也可看清事实。约可布斯长老毫不隐瞒自己对一切历史哲学持有深切的怀疑的态度。

---

[1] 西塞禄（公元前106—前43年），古罗马行政长官，著名演说家。

[2] 柯勒里（1653—1713），意大利作曲家和小提琴家；斯加拉底（1660—1725），意大利作曲家；特勒曼（1681—1767），德国作曲家。

[3] 据德国黑塞研究学者查证并无此作品，当为作者虚拟。

·玻璃球游戏大师·

克乃西特决定把自己返归华尔采尔的日期延到下一年初春，也就是在玻璃球游戏公开大赛即将举行的时刻赶回华尔采尔。这种人们称之为Ludus anniversarius或者Ludus sollemnis[1]的盛会，过去一开就是许多星期，世界各国权贵名流纷至沓来，如今已成为值得纪念的高峰时期。然而，每年春季如期召开的至少持续十天到十四天的大会仍旧是卡斯塔里每年的头等大事。卡斯塔里举行这一庆典也具有重要宗教和道德意义，因为它能够让玻璃球游戏学园内所有各自独立的各种观点与倾向的代表人物，在一种具有和谐意义的象征中聚集在一起，它让各种学科和各种对立人物处于休战状态，并且激起人们怀念超越于多样性之上的统一性。凡是信仰者，无不从这一庆典中汲取到真正神圣的力量，而对于不信仰者则至少具有替代宗教的作用，与此同时，两种人都会感得在纯净的美之清泉中进行了一次沐浴。这种情况类似于过去演出约翰·塞巴斯梯·巴赫《受难曲》的情景——演出时间不在作品诞生之初，就在后一世纪重新发现它之时——，对于知音者而言，无疑既像是参与了一次纯真的宗教祭献，又像是进行了一次类似祷告的宗教举动，此外，不论对什么样的人，它都是一场艺术和“创造性精神”的庄严显现。

克乃西特决定延期返归的决定，毫不费力就征得了修道院和卡斯塔里双方当局的同意。克乃西特想象不出自己重返玻璃球游戏这个小小独立王国后会获得何种职位，但是他揣测不会再回到往日处境，而会很快被安排承担某项光荣任务和职责。暂时他听任自己沉浸于即将返乡、重逢好友、参加庆典的欢乐情绪之中，享受着与约可布斯神父共处的最后几天愉快日子。最后，克乃西特又以颇有节制的高兴态度接受了院长和修士们为他举办的多次饯行。克乃西特离开了，不无哀伤地告别了一个内心眷恋的地方，告别了自己的一个人生的阶段。不过他还得为近在眼前的玻璃球游戏庆典做好准备工作，尽管没有师长指点和同学帮助，他还是精确按照全部游戏规则做了一系列潜修功课。虽然克乃西特未能说服约可布斯神父接受托马斯大师的邀请，与他同行去参加本年度的庆典，却没有因而沮丧不快，他理解这位反卡

斯塔里老人的保留态度。于是他暂且搁下一切责任和拘束，全心全意准备着投入庆典活动。

这项活动有它自己的规律。整个庆典大致不会完全失败，除非受到来自较高层势力的干扰，不过从未发生这种情况。凡是虔诚信仰者，即使逢到倾盆大雨，也不会失去神圣庄严感，即使闷热难当也不会失去清醒头脑。总之，对于玻璃球游戏者而言，每年度的庆典不仅是一个佳节，而且多少带着神圣气息。然而，正如我们所知道的，并非场场游戏和庆典都是顺当的。有些庆典活动确实事事协调和谐，各种关系莫不互相提携，相互促进和提高，恰似某些戏剧或者音乐演出一样，不知道出于什么人们无法清楚认识的原因，奇迹般地达到了令人们获得强烈内心感受的高潮，而另一些演出则尽管作了充分的准备，效果却是平平的。能否使观众获得高度体验呢？克乃西特为此充分发挥了自己的想象力，好在他无所奢求，又刚刚载誉归来，所以只是快快活活等候节日降临。

然而这年度的庆典却了无生气，既没有任何奇迹缓缓降临的征兆，也没有达到典礼应有的特殊的神圣光彩，整个过程毫无愉快气氛，几乎近于惨败。尽管有许多参加者自感获得了认识和提高，但是，举办活动的真正主持者和责任者，却觉察到了整个气氛的严酷性，一种迟钝麻木感、倒霉感，一种拘束不安感，黑沉沉压住了整个庆典。当然，克乃西特也感觉到了这种气氛，并且发现自己原先怀抱的高度期望也已受到了一定程度的损害，但他不属于那批清楚认识到年会业已彻底失败的人，因为克乃西特没有参与庆典工作，也就没有责任可负。这使他能以一个虔诚信仰者的身份参加这些日子的一系列精心构思的游戏活动，能够不中断地静修冥想直达极限，能够与所有与会来宾一起以感恩心情体验这种在神灵脚下完成的祭献典礼的意义，领悟这种让宗教团体成员们神秘地合为一体的境界，即或已被少数圈内人士视为“失败”的本届年会也仍旧达到了这一境地。笼罩了整个庆典的那颗不祥之星当然也多多少少影响了克乃西特的心情。这届年会本身是无可指责的，如同托马斯大师以往所主持的任何一次大会那样，不论在计划上或构造上都无懈可击，甚至可以说是他最深刻、最纯朴、最严密的成果之一。可惜时乖命蹇恶星高照，这场庆典竟成了华尔采尔历史上一件难以忘怀的憾事。

克乃西特在年会开幕前一周抵达玻璃球游戏学园，当他向玻璃球游戏大师报到时，不料接待他的竟是大师的代理人贝尔特勒[2]。这位代理人客客气气地欢迎了他，却又几乎漫不经心地简单交代说，尊敬的大师近日有病，而他贝尔特勒对克乃西特归来后的职责也不甚了然，因此得烦请克乃西特本人赴总会所在地希尔斯兰去一次，既向领导报到，又在那里静候任命。

克乃西特遵嘱告辞时，不自觉地在语气或姿态中流露出对接待上的冷淡和短促的惊讶之意，贝尔特勒当即表示了歉意，说道：倘若他令克乃西特失望，望能见谅，务请体谅他的处境。托马斯大师病了，而庆典已迫在眉睫，目前还不清楚大师能否亲自主持大典，或者得让他这个代理人替代上场。尊敬的大师也许还可能支撑这些紧要时刻。然而他这个代理人确实得时刻准备着代行游戏大师的公务，何况期限如此短促，简直难以筹措得当，同时，领导这样重大的庆典，他怕自己实在力不胜任。

克乃西特为这位显然惊恐失措的人感到难过，更为庆典大事的重任很可能落到此人肩上而感到极大的遗憾。克乃西特离开华尔采尔时间太久，不知道巴尔特勒缘何如此担忧，事实上这位代理人身上的确发生了作为代理人的最不幸的灾难。很久以前，巴尔特勒便已失去了学园里精英分子们的信任，不折不扣地陷入了艰难的困境。

克乃西特十分担心玻璃球游戏大师的病情，惦记着这位古典形式和讽刺艺术的伟大代表人物、完美的游戏大师、完美的卡斯塔里人。他曾希望受到接见，聆听报告，并把自己重新安置到选手们的小小团体里去，也许还替自己安排一个很重要的工作。克乃西特还曾希望这场隆重庆典能够由托马斯大师亲自主持，甚至还曾希望继续做他的部下，受他赏识和鼓励。如今告知自己的却是大师卧病在床，指示他向其他领导报到，这怎不令他伤心失望。幸而教会组织的秘书和杜波依斯先生出于同事情谊，以十分敬重的态度招待了他，倾听了他的情况，这总算让克乃西特多少得到了一些补偿。克乃西特从第一次谈话便断定，卡斯塔里当局并无让他进一步推动与罗马教廷关系的要求。他们尊重克乃西特本人的愿望，应允他留在玻璃球游戏学园，不再外调。人们首先邀请他暂时住在学园的客房里，以便再度熟悉周围环境，并且从事参加年度庆典的准备活动。在庆典开幕前几天，克乃西

特和他的好友德格拉里乌斯都是整日斋戒和静修，这大概便是他所以能够与众不同，不仅对这次独特大会很少不快回忆，反而怀着一种虔敬的感恩之情的原因。

被人们称之谓“影子”的大师代理人职位是一项极其特别的职务，尤其是担任音乐大师或者玻璃球游戏大师的代理人。每一位学科大师都有自己的代理人，并非由当局指派而是每位大师自己在少数候选者中选出，今后甚至连其行为举止都由大师们负责。因而，凡是被选中的候选者都会感到，代理人一职不仅是巨大嘉奖，而且是极高恩遇，从此以后，他便是各学科实权人物——各科大师的左膀右臂了。一旦大师因故不能执行公务，就会派他代理职责。当然也有所区别，譬如最高当局讨论某项提案进行投票表决时，他只能以大师的名义表示赞成或者反对，不能以报告人或者提议人身份发表意见。除此以外，还有若干防止弊端的限制事项。

一旦被选任为代理人，他的地位便陡然提高，偶尔还会被置于令人眩目的位置，然而也往往代价惨重。在这个等级森严的宗教组织里，代理人是毫无名分的，虽然经常被委以重任，也受到高度尊重，却因而失去了其他候选人拥有的许多权利和机会。具体说来有两个方面：一是代理人并不对自己的公务负有责任；二是不容许代理人升职。这种情况确实并无明文规定，却有卡斯塔里历史为证。没有任何一位“影子”在大师逝世或者退职后接替其位置，尽管他经常代表大师以及代行职责，理应由其补缺才是。这种看来像是不难打破的历史惯例，事实上却是不可克服的限制：介于大师和代理人之间的鸿沟，就像公务与私事之间的界限一样，是不可逾越的。因而一个卡斯塔里人一旦接受这个受高度信任的代理人职位，他就得放弃有朝一日让自己成为大师的希望，就得考虑有朝一日要卸下自己任职期间经常穿戴的官服和勋章。他只拥有一个颇为暧昧的特权：凡是在职期间可能发生的错误，他本人概不负责，却由大师承担一切责任。事实上，大师受自己遴选的代理人连累的情况屡见不鲜，甚至因代理人的重大错误而不得不引咎辞职。在华尔采尔，人们把玻璃球游戏大师的代理人称为“影子”，用以形容这个职位的特殊性，与大师之间近似一体的密切关系，以及那种毫无实质的职责，实在再妙不过了。

托马斯大师任命贝尔特勒为代理人已有多年，这位“影子”似乎不

乏才华或者善意，他欠缺的仅仅是运气。贝尔特勒当然是一位优秀玻璃球游戏选手，也至少算得上一位称职的教师和一位正直的官员，对自己的大师更是绝对忠诚。然而，这几年工作过程中却开罪了许多人，最年轻的一代精英选手尤其反对他，而他又不具备自己大师那种豪爽的骑士风度，便影响了他的心理平衡。托马斯大师没有开除他，多年来只是设法让他避免与青年精英们发生摩擦，尽量不在公众场合露面，而较多从事秘书室和档案馆的工作。

这位品性端庄但人缘不佳，或者目前人缘欠佳的代理人，显然一直运气不好，如今因大师患病却一下子成了整个玻璃球游戏学园的首脑。倘若他不得不承担起年会的领导责任，那么整个庆典期间他都得处于卡斯塔里王国中最显要的位置上。要是大部分玻璃球游戏选手或者教师都支持他的话，他也许还可能担起这一重任，可惜情况恰恰相反。这便是这次庆典所以成为玻璃球游戏学园的严重考验，甚至几乎成了华尔采尔一次重大危机的原因。

直到开幕前一天，行政当局才正式宣布，托马斯大师病重无法主持庆典。我们不知道，如此迟迟发布消息是否出自大师本人意愿，也许他曾希望自己在最后时刻仍能振作精神出来主持。也许是他已病重到无法作出决定，而他的“影子”却判断错误，以致卡斯塔里当局一直不清楚华尔采尔的处境，直到最后时刻才发布消息。这种延误是否算一大错误，当然众说纷纭，大有可争议之处。不过，毫无疑问，这么做完全出于善意，不想让庆典尚未开始便蒙上一重阴影，也不想让仰慕托马斯大师的人因惊吓而取消访问计划。再说，也可能一切都很顺利，贝尔特勒和华尔采尔的精英们也可能取得和解，那么——这也是合乎情理的——“影子”也便会成为真正的代理人，而游戏大师的缺席也可能几乎不会引起人们的注意。然而，种种揣测均已无补于事，我们这么做只是认为应当指出，贝尔特勒实在并非太不中用，更非当时华尔采尔舆论所指责的那么不称职。与其说他负有罪责，不如说他是受害人较为妥当。

客人们一如往年蜂拥而来。许多人不知实情，另一些人则担忧大师病况恶化，因而对整个庆典的前途怀有不祥预感。华尔采尔和附近一带的村落里都住满了人，宗教团体领导成员和最高教育当局的头头几乎都来了。还有来自全国各地以及外国的宾客，他们也都怀着度假

的兴奋心情挤满了学园的宾馆客房。

如同往年一样，在游戏比赛开始前一天傍晚的静修时刻，举行了庆典的开幕仪式，一听得标志开幕的钟声敲响，到处是人群的华尔采尔地区立即肃静无声，沉潜于虔诚之中。第二天清晨，第一个节目是音乐演奏，随即庄严地宣布第一场游戏以及如何静思这场游戏的两个音乐主题。贝尔特勒穿着玻璃球游戏大师的庆典礼服，显得从容而自如，但是脸色极其苍白。节日一天一天过去，贝尔特勒的神情变得越来越痛苦和疲惫，似乎已紧张过度，以致最后几天几乎成了名符其实的影子。游戏比赛第二天谣言便纷纷扬扬地传开去，有的说托马斯大师病情恶化，有的说他已处于弥留状态，这天傍晚时分，到处是一堆堆的人群在交头接耳，尤其是在那些知道内情的玻璃球游戏选手之间，最初不过是片言只语的议论，最后竟发展成了有声有色的传说，描述病重的大师及其“影子”的故事。传说来源自玻璃球游戏学园最内层圈子那些玻璃球游戏教师，传说内容为：托马斯大师原本愿意，也可能有精力主持大会，然而为满足自己“影子”的功名心而作出了牺牲，把这件庄严大事交给了贝尔特勒。但是，情况的发展却是贝尔特勒似乎不能胜任这项重任，整个活动气氛令人失望，有病的大师知道自己要对庆典，对“影子”的无能以及大会的失败承担责任，不得不自认罪过而进行忏悔。这也许便是大师病情迅速恶化，持续高烧不退的唯一原因，因为实在没有任何其他原因了。

当然，这不是传说的唯一版本，从精英分子间还传出了另一种说法：那批野心勃勃的青年精英看出庆典活动情况糟糕，却又不愿伸出援助之手，或者从旁遮掩欠缺之处。在他们的天平上，对大师的敬爱不能抵消对贝尔特勒的憎恨，为了让这个“影子”失败垮台，不惜使大师本人也必然受害。

随后，有一天又传出了下列说法：托马斯大师曾在病榻上会见他的代理人与精英分子中的两位最有威望者，坚决要求他们和平相处，不可危及整个庆典活动。又有一天，有人断言大师已口授了遗嘱，并向最高当局提出了他认为合宜的继承人名字，传言还居然说出了具体名字。与这一传闻同时流传的还有其他种种流言蜚语，大抵涉及大师日益恶化的病情，不论在举行庆典的厅堂里，还是在客人们居住的贵宾楼里，人们的情绪一天比一天消沉，尽管尚无人宣布放弃比赛，也

没有人收拾行李离开。整个活动从外表上并无可指摘，一切都进行得正常得体，然而在人们头上总笼罩着阴霾乌云，以往年会无不具有的那种愉快活跃气氛，几近销声匿迹。因此，当大会闭幕前一天，庆典创始人托马斯大师瞑目长眠时——虽然行政当局曾力图封锁噩耗，消息还是传开了——，发生了令人奇怪的事，许多与会者反倒松了口气，似乎得了解脱。学园里的学生们，尤其是精英分子，曾得到通知说，在大会结束之前不得穿丧服示哀，必须严格按照预先规定的程序继续进行，不得丝毫更改、中断交替进行的表演和默修演习，虽然他们同心协力直至完成了最后一天的最后一个项目，却全都不禁流露出哀伤之情，好像是为可敬的死者举行葬礼似的。他们环绕在那位睡眠不足、脸色灰白、已精疲力竭的贝尔特勒身边，而他则微闭双目，一脸冰冷落漠的神色，继续执行着代理人职务。

克乃西特一直通过德格拉里乌斯和参赛的精英分子们保持着密切联系，他作为一个老资格学园人士也熟悉这类纠纷的气氛和情况，不过他不愿因而影响自己的心情，从大会第四天或第五天开始，他甚至禁止德格拉里乌斯再向他讲述大师的病情。他感受到了，也十分懂得笼罩大会上空那重乌云的悲剧性意义，他不仅怀着深切的忧伤挂念托马斯大师，也以日益增长的担心和怜悯心情惦记着被人们谴责为促使大师病危的“影子”。然而他始终坚决卫护自己参与游戏的决心，不让任何真实的或者编造的消息影响自己全心全意关注那些构思美妙的玻璃球游戏，关注其演习和演变过程。因而，尽管本届大会有意见分歧，气氛暗淡，克乃西特仍然真切地体验到了一种精神的提升。

“影子”贝尔特勒没有按历年常规以副领袖资格接见来宾以及会见最高教育当局人士，这回连传统的为玻璃球游戏学员们举办的庆功会也取消了。庆典活动的最后一场音乐演奏的乐声一停，卡斯塔里行政当局立即宣布了托马斯大师的死讯。整个游戏学园里也即刻开始了悼念活动，还住在客房里的克乃西特也参加了追悼仪式。人们为这位直至今天仍备受尊敬的功勋卓著老人举行了传统的简朴葬礼。托马斯大师的“影子”贝尔特勒，整个节庆期间曾为担起大师重任而鞠躬尽瘁，耗尽精力，如今很清楚自己的处境，便向当局请假上山去漫游了。

玻璃球游戏学园里，是的，应该说是整个华尔采尔地区全都沉浸在悲哀之中。过去也许并没有什么人与已故大师具有可称为友谊的亲

密关系，但是他那种优美卓越的气质，加上他那过人的才智和高雅气度，使他成为卡斯塔里各个历史时期内都难以见到的民主摄政的典范代表人物。卡斯塔里人一直以他为荣。人们看到他个人似乎对一切热情、爱情、友谊等感情问题都敬而远之，而这似乎也正是让年轻人一辈极其仰慕他的原因。托马斯大师这种庄重高雅的气派还让他获得了一个颇具敬爱之情的绰号："阁下"——表明他在多年工作历程中尽管受到过严重反对，最终仍在宗教团体和最高教育当局的会议和工作中赢得了多少带点特殊性的崇高地位。

毫无疑问，他的继承人人选问题成了当时大家关注的焦点，尤其在玻璃球游戏精英分子们之间，对此事的争议极其激烈。"影子"离开学园出门旅行后，被推翻的代理人公务便由精英分子们自己投票选出了三个临时代表暂行职权，——当然，只是代理玻璃球游戏学园内部事务，不能处理最高教育当局和教会当局的公事。依照传统习惯，游戏大师一职的空缺应在三星期内递补。倘若是下列情况：临终或者引退的大师本人业已提出了一位没有竞争者又没有争议的候选人名字，那么只消经过一次行政当局的全体会议便可通过，新人便可递补空缺。这回大概要耗费较长时间才可能解决问题。

克乃西特在哀悼托马斯大师期间，偶尔也同朋友谈论刚刚结束的游戏比赛及其灾难重重的历程。

"这位代理人贝尔特勒，"克乃西特分析道，"不仅忍辱负重完成了任务，而且还尽职尽力扮演了一位真正的玻璃球游戏大师——依我的观察，他完成的还不止这一点，他为本次庆典奉献了自己，就像完成他最后一次庄严伟大的公务。你们大家对他太苛刻了，不对，应当说实在太冷酷了，你们本来能够挽救这次大会并且拯救贝尔特勒，但是大家不肯伸出援助之手，我无法对此作出判断，你们也可能有充分理由。不过现在我得说句公道话，这个可怜的贝尔特勒已经下台，你们应当心满意足地对他宽宏一点才对。过几天贝尔特勒回来时，你们必得去迎接他，表示你们现在已了解他作出的牺牲了。"

德格拉里乌斯却摇摇头回答说："我们已经十分了解，也接受了这一事实。你很幸运，能够以不偏不倚的来宾身份参加本届大赛，因而也就不很清楚整个过程。不可能了，约瑟夫，纵然我们确确实实对贝尔特勒深怀歉意，也没有机会弥补了。他懂得牺牲自己是势所必

然，也就不再希图重返了。”

直到此时，克乃西特才算认识全部事实的真相，而忧伤地沉默下来。他清楚地看到自己事实上并非以一个华尔采尔人的身份参与赛事，而只是以一个道地的客人，同时也体验到贝尔特勒作出牺牲的实质。他一直认为贝尔特勒是个功名心很重的人，由于试图承担力不胜任的重担而失败，不得不放弃雄心壮志，不得不努力忘记自己曾一度是玻璃球游戏大师的“影子”，是一届年度庆典的领导者。直到眼前，克乃西特才从朋友最后几句话里了解到，贝尔特勒已被那些法官彻底判决而不会返回了。他们已容许他把庆典主持到结束，还给予了许多帮助，只为不致家丑外扬。人们这么做，绝不是为了贝尔特勒，而是要保全华尔采尔的脸面。

事实上，“影子”这一职务不仅需要获得游戏大师的全部信任——贝尔特勒做到了这一点——，而且还必须得到精英分子们的同等信任，不幸他没能获得这一信任。倘若他犯了大错误，那么宗教团体当局便不会像他的大师一样继续支持他，更不会保护他。他唯有求助于自己当年的同伴和同事，如若这些教师对他毫无敬意，便会反转来成为裁判他的法官。倘若他们不肯顾及他的情面，“影子”也就完蛋了。事实上贝尔特勒始终没有从休假地返回，一段日子后便听见人们传说他坠崖丧生了。贝尔特勒的事便告一段落，此后不再有人提起他。

这段日子，教会当局和最高教育当局的高级官员川流不息，天天出现在玻璃球游戏学园，每时每刻都有游戏精英分子或者行政官员被召去问话，所讨论的内容在精英分子间时有传闻。约瑟夫·克乃西特也曾数度受召见和提问：一次是教会当局的两位先生，一次是语言学科的大师，接着是杜波依斯先生，随后又是两位学科大师。德格拉里乌斯也受到几次询问，对这类他称之谓“秘密会议”[3]的气氛，不仅十分喜欢，还讲了一些有趣的笑话。早在庆典期间，克乃西特便已觉察到自己过去和精英分子们建立的亲密关系已变得十分稀薄，待到秘密会议时期，这种感觉就益发强烈了。情况不单因为克乃西特像外国客人一样住在贵宾住的宾馆里，还因为所有的领导人似乎待他如同辈。精英分子们，教师们便都不再以同伴态度对待他，而摆出一副微露讥讽意味的礼貌姿态，或者至少可以说是一种有礼的冷淡。他们早在克乃西特接受玛丽亚费尔的使命时就开始疏远他了，当然这也很正常：某

个人一旦跨出学习阶段而承担起任务，从学生或者青年教师成为宗教团体成员，便不再是什么同伴，而正在变成大家的上级或者领导，既然他已不再属于精英集团，他就得明白人们必然会对他持批判态度。凡是处于他目前这种情况的人，都难逃这一困境。克乃西特之所以对这类疏远和冷淡感到特别痛苦，一则是由于精英分子们新近失去依怙，必得接受一位新大师，迫使他们加倍防范自己阵营的利益受损，另外还因为他们刚刚如此冷酷无情地处置了前任大师“影子”贝尔特勒的命运。

一天傍晚时分，德格拉里乌斯兴奋万分地奔跑进了宾馆，找到克乃西特后，便将他一把拖进一个空房间，关上房门后便嚷叫道：“约瑟夫！约瑟夫！我的上帝啊！我早就该猜到的，我早就该知道的，事情实在十分……啊，我高兴死了，但是我真不知道，我该不该高兴。”玻璃球游戏学园里这位消息灵通人士激昂慷慨地精确报道说：情况已不是什么可能性，而是千真万确的事情，——约瑟夫·克乃西特已被推选为下任玻璃球游戏大师了。许多人曾把档案馆主任视为托马斯大师的法定继承人，显然在前天晚上的复选中被筛除了。广泛征询意见期间一直处于领先位置的三位精英分子候选人，似乎没有哪一个得到了任何一位学科大师或者教会当局领导的特殊关照和推荐，而却有两位教会领导成员以及杜波依斯先生支持克乃西特，另外，来自前任老音乐大师的声音也极有分量。人人尽知，这些日子里，曾有多位学科大师私下里访问了老音乐大师。

“约瑟夫，他们选中了你，”德格拉里乌斯再度叫嚷道，他的朋友赶紧用手掌掩住了他的嘴。克乃西特的最初反应是惊讶，觉得这是绝对不可能的猜测。而当另一位仍在兴冲冲继续报道学园里的种种观点，报道“秘密会议”的情况和过程时，克乃西特开始领悟他朋友的揣测并无一点差错。相反地，或者更确切地说，他觉察到自己心灵深处早已有了一个“是”字，这是一种预感，他似乎早已知道，也早已有所期待，事情对他而言不仅恰当，而且理所当然。于是他用手掩住了激动万分的朋友的嘴，用冷淡的责备目光望了他一眼，似乎两人间突然出现了巨大距离；他接着说道：“别说那么多了，朋友，我不想听这些闲话。到你同伴那里去吧。”

德格拉里乌斯原本还有许多话要说，在克乃西特好似陌生人的一

瞥之下，顿然沉默无语，随后又立即脸色发白，走了开去。后来他曾向人叙述说，克乃西特那一瞬间所显示的沉着和冷漠，最初让他感觉受了一记猛击，一次侮辱，又像挨了一下耳光，认为克乃西特背叛了朋友和友谊，并且对即将接任的高位具有难以理解的过分预期。然而就在他向外离开的时候——心里确实觉得像挨了一个耳光——那难忘一瞥的确切含意逐渐浮现在眼前，那是一种高不可及的痛苦的目光，德格拉里乌斯猛然醒悟到，他的朋友非因命运垂爱而骄傲，而是一种顺从命运的表现。他叙述道，他不得不把克乃西特忧虑的目光和克乃西特新近询问贝尔特勒及其死因时的同情声调联系起来。似乎克乃西特已经把这一任命和自己的命运联在一起，就像那位“影子”一样必须作出牺牲和销声匿迹。克乃西特当时的脸容既崇高又谦逊，既威严又顺和，显得那么孤独，那么俯首于命运，是的，他所看见的那副脸容简直就与卡斯塔里历代所有大师纪念碑上的肖像一样。“到你同伴那里去吧，”克乃西特当时就是这么对他说的。是的，就在那一瞬间，就在得知自己即将登上高位的那一时刻，克乃西特就被纳入了一个自己全不知晓的世界，他不得不以新的核心地位观察世界，不再是同伴，永远不再是了。

克乃西特原本可以料想到，至少可以揣测到他这最后一次最高感召，也即任命为玻璃球游戏大师，然而他这一次还是吃了一惊，感到来得太突然。事后，他曾对人说起，他可能早已料想到了，所以才会嘲笑激动万分的德格拉里乌斯，那位最初完全意料不到这一任命，却仍然在任命决定和公开宣布之前几天估算和预测到了结果。事实上，克乃西特的当选，在最高行政当局内部可说是毫无异议，全体通过的，唯一略感不足之处是他担任大师似稍嫌年轻。他的前任们任职时都至少已在四十五岁到五十岁之间，而克乃西特却不足四十岁。当然，也并无任何法律规定，因为年轻而不能够加以重任的。

当弗里兹把他观察和联想获得的惊人结果告诉自己朋友的时候，克乃西特立即知道他作为老资格的玻璃球游戏精英分子，对华尔采尔游戏学园这部小小的复杂机器可谓事无巨细，均了如指掌了，他的观察决无差错，因而也就立即清楚和接受了自己当选的事实和命运。但是克乃西特的第一个反应却是申斥他的朋友，说“不想听这些闲话”。弗里兹带着吃惊和近乎受辱的感情刚刚离开，克乃西特便走进一间静

修室，试图清理一下自己纷乱的思绪，有一件往事此时此刻极其强烈地袭上了他的心头。克乃西特在自己的幻觉中看见了一个空荡荡的小房间和一架钢琴，一道清凉的上午阳光透过窗户快活地映照着门内一位和蔼英俊的先生，他稍微上了年纪，头发灰白而脸庞光洁，神情又慈祥又庄重。约瑟夫看见自己还是个小小的学童，半是胆怯半是喜悦地期待着音乐大师的光临。他终于见到了来自神话般教育学园的大师，这位人人尊敬的人物。音乐大师来了，向他显示了音乐的真谛，随后，又一步一步把他引入了教育王国，引入了精英学校，直至进入宗教组织，成为同事和教友。如今这位老人已引退，已放弃他的权杖或者权力，让自己变成了一个和气寡言，却一如既往地慈祥、可敬而又神秘的老耄长者，但是他的目光、他的榜样总是依旧照亮着克乃西特的生活，总是依旧比克乃西特超出整整一生，超出若干个人生阶段，不论在威严和谦逊上，还是在技艺和神秘上都高出不知多少倍，却始终是克乃西特的支持人和榜样，温和地激励他循着自己的足迹前进，就像一颗上下运转的行星让自己的兄弟沿着它的轨迹运行一样。

克乃西特久久地沉潜在自己漫无边际的内心意象激流之中，听任种种幻景翻腾流转，其中有两个景象在他刚刚放松自己之际便已出现，这是两个画面，或者说是两个譬喻和象征，但都在激流中徘徊流连，一再出现而不肯离去。一个画面是少年克乃西特在音乐大师引导下走着形形色色的道路，明显地一步一步更为接近永恒智慧和尊严的理想境界，作为引路人的音乐大师在前进途中每转身一回，他的脸容就变得苍老一些，举止也变得更为沉稳而庄严，但是驯顺地跟着榜样走的克乃西特却是老样子，始终保持着少年模样，这让他时而觉得羞愧难当，时而又有点儿高兴：是的，这是一种类似倔强孩子获得补偿的感觉。另一个画面是钢琴室的场景，老人走向期待着的孩子，画面一再重复，重复了无数次，老人和孩子互相紧紧跟随，好似在一架机器的钢丝上旋转，转着转着，很快就再也分不清谁来了谁走了，谁在先谁在后，再也分不清老人和孩子的相互关系；时而是青年人追随老者，向权威、向尊严表示敬重和恭顺，时而又是老人对轻松快活的青春、对纯真的童稚自愿承担责任，愿意为之服务，或者也可说是崇拜青春。当克乃西特在这些无休止地环行流转的画面间徘徊，沉潜于似乎毫无意义而又似乎寓含深意的梦境之中时，他这个梦中人不时感觉

老人和孩子实为一体，他时而尊敬人，时而受人尊敬，时而是引路人，时而又是追随者，在这类漂浮不定交替变化的过程中，时不时会出现一个合二而一的瞬间，他同时既是老师又是学生，是的，甚至远远超出两者之上，在衰老和年轻两者变化交替的圆环中成为创造者、探索者、驾驶者和旁观者，观察着这个轮回，自己也随着感觉的变化，时而放慢速度，时而又奋力飞速前进。一个全新的意象又从这一过程中涌现出来，其实它更像是一种象征而不是梦境，更像是一种领悟而不是画面，也即是说，与其说它是一种意念，倒不如说是一种醒悟更为恰当。老师和学生间既富于意义又毫无意义的环形旋转，智慧和青春的相互竞争，相互追逐，这种无穷无尽的愉快游戏不正是卡斯塔里精神象征么。是的，这事实上也是整个人生的象征，衰老和青春，白天和黑夜，阴和阳，永远一分为二地汹涌向前，永无尽头。克乃西特的静坐默修到此境界，也就发现了一条从万象世界进入清静世界的道路，当他从久久静坐入定状态回转日常状态时，他感觉自己已神清气爽，心情愉快了。

几天后，当教会当局召见他时，他便以无所畏惧的从容态度接受了上级的友好问候，掌声和拥抱等等。他们告知他，他已被委任为玻璃球游戏大师，将于后天在典礼大厅举行授职和宣誓仪式，不久前，去世大师的代理人就是在这个场地举行了上一届令人忧心忡忡的盛大庆典。举行授职典礼的前一天，克乃西特在两位上级的指导下详细熟悉了宣誓仪式的程序以及“小小的大师条例”，这次担任指导的是教会当局秘书处主任和数学大师。度过了十分紧张的上午之后，克乃西特在中午休息时分回忆起了自己初入教会的情况和音乐大师事先教导的场景，一切都清清楚楚如在眼前。当然这回不同寻常，以往是成百人每年同时进入宗教团体的广阔大门，如今却只有他独自一人穿过小小的针眼，进入最高最窄的圈子，进入了大师圈内。克乃西特后来向音乐大师坦白说，那天曾有一个反省自我的念头令他十分苦恼，其实是一个十分可笑的想法：他那时候担心届时会有某位大师临时发表不同意见，指出他过于年轻不宜担任如此至尊职位。他还认真地考虑了这突如其来的恐惧和孩子气的自命不凡，对可能就年龄提出的质疑作了虚拟答复：“那么为什么不等我再长大几岁呢，我从未有过高升的志向。”当他进一步自我反省时，事实却是他下意识地想得到任命，不

自觉地期待着这并非遥远的荣誉。他接着向音乐大师坦白道，他已认识自己思想上的虚荣性，决心加以排除，尤其那天会上并无人提出年龄问题，后来任何时候也无人就年龄提出任何质疑。

当然，对新大师的人选还是有过热烈争论，尤其在与克乃西特同时竞选的人士之间。克乃西特没有特别明显的敌人，却有许多竞争对手，其中不乏资格较老和较成熟的人。因而这个圈子里的人士不打算让他轻松上任，而要考验一番，至少得受到一次极为严酷的审察。每一位新大师上任之前，或者就职初期，几乎都有过类似进了炼狱的经历。

大师授职典礼是一次不公开的仪式，除去最高教育当局的领导和教会领导之外，仅有精英学校的少数高年级学生、精英学校的教师们和一位即将在新大师手下任职的该学科行政官员参与典礼。新玻璃球游戏大师得在典礼大厅宣读就职誓言，接着领受标志自己官职的证物——若干钥匙和印章，随即由一位教会组织的发言人替他穿上大师的官服，那是一件新大师参加各种重要庆典——首先是玻璃球游戏年会时——必须穿上的宽大礼服。这一典礼缺乏公开庆典活动的热闹、轻松和令人陶醉，仪式的性质很严肃，因而气氛也就很冷静。但是，单单两大团体领导的全体出席就足以给典礼平添了一重非同寻常的威严气势。小小的玻璃球游戏王国即将有一位在他们所有人之上的新主子了，他将在一切会议上代表他们的利益，这可是他们罕遇的重要大事。比较年轻的学生们也许还不能够完全把握它的重要意义，也许只能够体验到眼睛所见的礼节情景。所有其他与会者则大不一样，他们完全能够确切领会事件的重要性，充分意识到其中所体现的他们与团体之间休戚与共的关系，感受到整个过程好似自己生命过程的一个部分。

这次典礼的欢乐气氛不同往常地蒙上了一重阴霾，不仅由于哀悼前任大师的逝世，还由于整个年会期间的不安情绪，以及代理人贝尔特勒的悲剧。教会团体发言人和档案馆主任共同主持了加袍典礼，他们两个人一起高高举起礼服，随即披在新游戏大师肩上。来自科普海姆的古典语言学专家，也即语言大师宣读了卡斯塔里当局的简短贺词。一位精英分子作为华尔采尔学园的代表移交了钥匙与印章，人们还看见老耄的音乐大师独自一人站在管风琴旁边。他是专程来观摩自

己一手培植的学生披上大师官袍的，也想以这种意外的到场让克乃西特感到惊喜，此外，也许还可以再在某些事上提供若干忠告。他本来极想自己亲手为典礼演奏音乐的，然而担心不能胜任这般紧张吃力，便让游戏学园的一位管风琴手演奏，自己则站在演奏者身后，替他翻动乐谱。老人含笑凝神注视着约瑟夫接过钥匙印章，穿上礼服，又倾听他先是朗读誓词，随即向自己未来的同事、行政官员和学生发表了即席演说。老人觉得这个男孩约瑟夫从不曾像今天那么令人喜爱又令人高兴，如今他已几乎不再是往日的约瑟夫了，也不单单是身披官服的官员，他已成为皇冠上的宝石，宗教团体的栋梁了。然而老人只能够与他的男孩约瑟夫单独交谈几分钟。音乐大师愉快地微笑着向克乃西特走去，加快速度简短告诫他说："注意着，会后这三四个星期要特别小心谨慎，会有许多情况要你留心对付。此后考虑问题要牢记总体，要顾全大体而不拘泥小节。目前你得倾注全力于精英学校的工作，其他事情都可置之脑后。人们会派给你两个助手，其中之一是瑜伽学者亚历山大[4]，我曾亲自教过他，请好好善待他，他是自己行业的专家。你现在最需要的是：坚如磐石的信心，相信领导们让你也成为领导绝对正确。你得相信他们，也得相信奉派来帮助你的人，你更得绝对无保留地相信自己的能力。而精英分子们正幸灾乐祸等着你事事疑虑呢，他们期待你丧失信心。约瑟夫，我知道你，你会获胜的。"

这位新玻璃球游戏大师对大部分公务和日常事务都很熟悉，因为他曾为前任大师服务或者说当过大师的助手，因而事事颇能胜任。最重要的工作莫过于玻璃球游戏课程——从学童班、低级班、假期短训班、外宾班，直到为精英分子们开办的实习班、演讲班以及种种研讨班等，工作多不胜数。对于新游戏大师来说，前几项课程自然不成问题，后几项却未必能胜任愉快。因为那都是他以往工作中没有机会实践的内容，必得付出更多的脑力与体力。约瑟夫的情况也不例外。最初他颇想全力以赴先做好玻璃球游戏大师的本职工作：出席最高教育当局的会议，参加各学科大师会议和宗教团体当局会议，代表玻璃球游戏者和玻璃球游戏学园和大家共同合作。克乃西特迫不及待地努力熟悉这些新工作，试图替它们排除一切未知的可能威胁。他但愿自己在最初几星期内就能够精确地熟知一切组织规章、工作程序、会议记

录等等。他知道，这一范畴内的相关材料和情况资料，他随时可取用。他也知道，除了杜波依斯先生——他是熟知大师规章和传统习惯的头号专家——，那位教会组织发言人也可为自己提供帮助。这位发言人虽然不是大师，地位也相对较低，但是他却可以参加宗教团体的一切会议，而且拥有管理人们遵守教会秩序的职权，就像宫廷里的掌礼官。

克乃西特非常乐意向这位聪明老练、彬彬有礼、刚以庄严姿态替自己披上官服的人，进行一次私人请教访问，可惜他不住在华尔采尔而是住在离华尔采尔有半日行程的希尔斯兰！克乃西特更乐意一下子就飞向蒙特坡，能够就种种问题亲聆老音乐大师的教诲指点！然而，现在身为大师，这类私人请教的事和学生式的愿望，是想也不许想的事情。相反，他必须一开始工作便亲自解决一切问题，并且恰恰得把全副精力用于原本预料不存在什么问题的工作上。

贝尔特勒主持庆典期间，克乃西特便曾亲眼目睹团体的大师受到自己辖下精英分子的抛弃，就像把人关在没有空气的房间里闷死一般，当时他所感到的以及老音乐大师在自己就职典礼上所说的话，现在得到了证实，如今他无时无刻，不论在公务时间，还是在静息时间，都得集中精神思考自己目前的处境：他必须把涉及精英分子的事放在任何其他工作之上，把研究高级玻璃球游戏课程、把研究各种研讨会的事项以及与教师们的纯粹私人交往列于首位。他可以把档案馆交给管理员，把玻璃球游戏初级班交给现在任课的教师，公务往来事务交给秘书们去处理，全都不会耽误大事。对于这些精英分子他却不敢稍有懈怠，他必得事事为他们服务，又步步强迫他们，使他们感到不可须臾缺少自己，因而认识到自己的真才实学以及纯洁善良的愿望。他必须征服他们，争取他们，最后赢得他们，他必须与每个有意向他挑战的竞选者较量——而这样的竞选者为数颇为可观。

克乃西特在应付这类较量的过程中，发现自己一贯认为颇为不利的因素——尤其是他的长期远离华尔采尔——反倒成了有利因素，因为直到如今精英分子们几乎还称他为“一个新人”。事实表明，甚至连他和德格拉里乌斯的友谊也对自己颇有好处。因为德格拉里乌斯虽颇有才气，而体弱多病，是个局外人式的人物，对往上爬之类显然毫无兴趣，也似乎不看重什么声望荣誉之类，故而尽管颇受新任大师偏

爱，却并未被那些精英分子视为有损他们的利益。然而克乃西特知道，这批处于最高层次的、最生气勃勃、最难控制、又最为敏感的人是玻璃球游戏王国的精英，研究他们，渗透他们，像骑士驯服一匹烈性良马般占有他们是自己必须亲自去做的头等重要大事。因为这批青年俊才不仅已完成玻璃球游戏的学业，也已各自从卡斯塔里的每一种研究机构里结束学业，如今全都在进行自由研究，全都是将会选派入最高教育当局或者宗教团体领导层的候选人。他们是卡斯塔里最宝贵的财富，是它的未来和希望。而这群桀骜不驯的青年才子不仅在游戏学园里，而且在一切他们所到之处，全都对他们新上级和大师持抗拒与批评态度，对于这位新上任的主管简直连一点儿礼貌都没有。克乃西特不得不以完全私人的方法一一加以制服和收服，直至他们承认他的地位，自愿服从他的领导。

克乃西特毫不畏惧地挑起了自己的担子，困难之多令他吃惊，然而当他一个个解决难题之际，当这场消耗了他巨大精力的游戏逐渐接近胜利之际，他发现自己原先颇为担忧的其他诸多难事，均已自动迎刃而解，不劳他再去费力操心了。他后来曾向一位同事坦诚叙述自己的心情：他第一次参加最高教育当局全体领导成员会议时——来回都乘坐了特快列车——简直好似置身于迷迷糊糊的梦中，事后既想不起，也无暇再回想会议内容，他的精力完全彻底被眼前的工作占据了。是的，即使会议讨论的是他很感兴趣的问题，即使他因第一次以领导身份与会而略感局促不安，他仍然在会议过程中多次走神，他的思绪飞回了华尔采尔，而不在会议所讨论的问题上。他看到自己坐在档案室那间粉刷着蓝色的房间里。克乃西特正在那里举办一个辩证法则研讨班，每隔三天开一次，参加者只有五人，但是研讨会上的每一个钟点都比任何其他日常公务——当然也并不轻松容易，尤其不可以回避或拖延——都更加紧张，因而需要他付出更大精力。幸而正如老音乐大师所说，他刚刚上任，最高教育当局便给他指派了督导员和管理员，监督他每一个钟点的工作进程，规劝他按时休息，既得避免工作过度而累垮，又得避免工作片面而顾此失彼。克乃西特对亚历山大十分感激，他不仅是当局派来的官方代表，而且深谙静修之道，在这方面享有盛名。这位亚历山大细心照料克乃西特，无论克乃西特工作忙到什么程度，都督促他每日必须进行三次“小小的”或“短短的”静坐

课，每次都得坚持极严格的规定的时间，一分一秒也不得差错。

每天傍晚，在夜间的静修课程开始之前，克乃西特和两位协助者，督导员和静修指导员，共同回顾一天的公务，检查有无不妥或成功之处，如同静修老师形容的“每天给自己把把脉”，也就是说，让他认识并且衡量自己当前的处境、状态、精力分配情况、希望与隐患所在等等，总之，让他能够客观地认识自己和一天的工作，而不把问题留到夜里和第二天。

青年精英们、教师们怀着半是同情半是挑战的心理冷眼旁观着自己新大师重任在肩，繁忙非凡，却从不放过即兴考验他的机会，考验他的耐心、应变能力等等，他们时而增添他的工作，时而又阻挠他的工作，以致让他的朋友德格拉里乌斯觉得他好似已被包围在一种危险的真空里。但是此时的克乃西特已分不出任何精力、任何时间、任何思想来帮助德格拉里乌斯，尤其令他感到失落的是这位朋友似乎也在一天比一天更加远离自己，而且发现弗里兹也多少成了同事们的怀疑对象，很少人肯与他交谈。这情况当然也不足为奇，尽管德格拉里乌斯不会妨碍那些往上爬的人的出路，然而他毕竟总是新大师同党，宠信人物。

克乃西特想象到了诸如此类问题，但他目前忙得不可开交，实在抽不出时间处理私事，只能暂且搁置他们的友谊。然而德格拉里乌斯却不这么认为，据他后来向克乃西特坦白，克乃西特当时的行为并非有意识的决定，而纯粹只是把朋友完全忘记了，因为他让自己彻头彻尾成了机器，任何私事、私人关系都已忘到九霄云外。例如，在克乃西特主持的五人研讨会上，当德格拉里乌斯的身形和脸容出现在他眼前时，他并没有看见朋友、熟人德格拉里乌斯，他看见的只是一个玻璃球游戏选手，一个精英学生，至多是一位教师，属于工作的一小部分，或者是他整个军团中的一名士兵，这是他为获取胜利而组织起来进行训练的。当新大师第一次以这种态度同弗里兹讲话时，曾让对方不寒而栗。德格拉里乌斯从他的眼光观察到，克乃西特的冷漠和客观并非故意伪装，而是一种可怕的现实，自己面前这位彬彬有礼却彻头彻尾公事化了的人，已经不再是他的朋友约瑟夫，而只是一位教师、监考官，一位玻璃球游戏的大师，被自己的职务既沉重又严厉地紧紧裹着，就像一只陶器经过烈火烧炼、又经过冷却硬化后，被裹在闪闪

发光的厚厚的彩釉里面一样。

另外必须提一下，在这近似发热发烧般的最初几星期内还发生了一件小小的意外事件，事情出在德格拉里乌斯身上。由于连续失眠和心情紧张，德格拉里乌斯在研讨会上发了一次小小的脾气，犯了一次失礼的错误，不过并非针对大师，而是对一位同事，后者说话时的挖苦声调大大刺激了他的神经。克乃西特注意到了不和场面，也发现惹事者的过分紧张心态，没有说话，只举起手指示意他沉默。事后，克乃西特派遣自己的静修老师去进行精神安抚。德格拉里乌斯感到这种关怀是他们恢复友谊的第一个吉兆，便心甘情愿地接受了对他个人的关照，进行了数星期治疗。事实上，克乃西特几乎完全没有注意自己关照的对象是谁，他做的只是一位游戏大师该做的事而已。他发现一位教师精神紧张又举止失控，立即作出了纯粹教育家式的反应，一分一秒也没有考虑这个教师是什么人，更不曾联想到他和自己的关系。数月后，当朋友向他提起这幕可笑场景，又让他确信，他的友好表示令自己得到了极大快慰时，克乃西特完全无言以对，他早把这次事件忘得干干净净，但是他没有纠正朋友的误解。

克乃西特最终还是赢得了胜利，达到了自己的目标。这是一项艰巨的工作，要制服一批精英分子，把他们操练得精疲力竭，把野心家的欲望抚平，把骑墙派争取到自己身边，让狂妄自大者折服于自己——全都不易办到，而如今却统统完成了。玻璃球游戏学园的教师们都已承认这位新大师，也都乐意服从于他。一切都顷刻之间妥当了，好像一架旧机器只消点一滴油便可轻松运转自如似的。监督员和克乃西特共同拟定了最后一份工作计划，向他转达了最高教育当局的嘉奖后，便告辞而去，静修教师亚历山大也接着离开了。于是，克乃西特又恢复了清晨散步，而不再作按摩推拿，至于继续研究或者读书之类还没有时间考虑，总算每星期有几天晚上睡觉之前可以演奏一会儿音乐了。

克乃西特后来再度参加教育当局领导成员会议时，清楚地觉察到——尽管没有任何人明说出来——，人们已视他为可靠的、完全平等的同事。经过这场炽烈的斗争考验后，一种觉醒之感又突然向他袭来，这是一种冷静而清醒的感觉。他看到自己已置身卡斯塔里的核心，已抵达宗教团体的最高层，却惊讶地、几近于失望地发现，这里

的空气也十分稀薄，当然，他目前所呼吸的与过去呼吸的空气并无两样，完全变了的是他自己。这却是一场无情考验的结果，这场考验把他烧成了灰烬，以往没有任何工作如此消耗了他的全部精力。

这一回，精英分子们以一种特殊的表态方式承认了克乃西特的领袖地位。当克乃西特觉察到他们已停止抗拒，感觉他们已表露信赖和认可时，明白自己已渡过难关，已到了遴选“影子”的时机。此时此刻，他确实比以往任何时候更迫切需要一个人来减轻自己的负担，因为从那场耗尽超人精力的硬仗中得胜之后，他猛然觉得自己确乎比较自由了。过去确有若干人恰恰在这个当口处置失当而最终垮台。克乃西特便决定放弃自选代理人的权利，而要求教师们以团体的名义、按照他们自己的意愿替他遴选一位“影子”。大家对贝尔特勒的前车之鉴印象犹深，精英分子们对大师这个安抚姿态便格外认真，召开了许多次会议，又秘密征询了个人意见，最终挑出了最佳人选——这位代理人在克乃西特被正式命名之前曾是最有希望获得游戏大师职位的候选人。

显然，克乃西特已渡过了最艰难的时期，他总算又可以悠闲地散步和欣赏音乐了。随着时间的推移，他又逐渐恢复了研究工作，恢复了与德格拉里乌斯的来往，也能够常常和费罗蒙梯通信了，是的，他现在还不时整整休息半天，甚至还出门作一次小小的旅行。但是，所有这一切赏心乐事对另一个人也许颇有裨益，却无助于目前情况下的克乃西特——他曾自认为老练的玻璃球游戏选手和过得去的卡斯塔里人，然而对卡斯塔里体系的最核心的内在实质毫无所知，因而曾那么天真无邪、幼稚无知而又不负责任地生活着。有一天克乃西特突然想起了托马斯大师对他的尖刻斥责，当时他向大师表示要延长自由研究工作“一段时间”，答复是：“一段时间……你现在仍然用学生的语言说话，约瑟夫。”这只是几年前的事情。当时他是怀着深深的敬畏之情聆听教诲的，面对着这个男人冷静而自律的完美态度不免内心略感恐惧，同时也领会到这是卡斯塔里在召唤他，吸引他，为了有朝一日把他也造就成一个托马斯大师式的人，一个领袖兼仆人，一件完美的工具。如今他正站在托马斯大师当年的同一地点，当他与那些教师中间的一位教师，与那些足智多谋的玻璃球游戏者中的一位选手，与那些恃才傲物的精英分子之一进行交谈的时候，他便会在对方身上看到一

个与自己不同的、陌生而美丽的世界，这正是当年托马斯大师在他身上看见的同样美妙惊人的学生世界。

---

[1] 拉丁语：“玻璃球游戏节”和“一年一度的庆典”。

[2] 贝尔特勒虽是虚构人物，然而据德国黑塞研究学者分析，当实有所指。

[3] 原文为Konklave，直译是“密室”，专用于教廷成员秘密协商选举教皇的场所。

[4] 亚历山大也是黑塞虚构的人物，在本书结尾部分具有代表性意义。

·任职·

克乃西特就任游戏大师职务之初便感到自己似乎得不偿失。工作几乎耗尽了他全部精力，吞噬了他全部私人生活，一切爱好和习惯也不得不置之度外，以致心里只剩下一片寂寞，头脑里好似过度劳累后一阵阵眩晕不止。接着便是全新的体验和观感，它们伴随着劳累后的休憩、沉思和适应过程一并到来。

而最巨大的果实莫过于他赢得了这场战争，他和精英分子们建立了互相信任的合作关系。他和自己的“影子”商讨工作项目；他试着让弗里兹·德格拉里乌斯代理通信事务，以分担自己的重任；他渐渐逐步地清理、审核、补充了前任遗留下有关学生与同事们的种种材料和记录。克乃西特经过这一工作过程才得以真正彻底认识了自己原以为很了解的这群精英人才，因而对他们的感情也飞速增长。而这群人的真正本质，就像玻璃球游戏学园的总体特性一样，也才被克乃西特所真正把握。

许多年来，克乃西特确实早就隶属于这个既多才多艺又雄心勃勃的精英集团，早就感到自己是华尔采尔游戏学园的一分子。如今，他已不再只是随随便便的一分子，也不仅仅同团体具有休戚与共的关系；如今他觉得自己成了它的头脑，成了整个团体的意识和良知，不仅要和大家同呼吸共命运，而且还要对大家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

有一次，某届培训初级师资的学习班结业，克乃西特莅临讲话，兴高采烈之际，曾有如下言论：“卡斯塔里是一个小小的国家，而我们玻璃球游戏学园是这个小国中的小国，一个虽小却很古老、并且令人自豪的民主共和国，不仅与一切姐妹国家完全平等，而且由于它特殊的艺术功能以及一定程度的神圣性质，使其具有更高、更升华的使命意识。因为我们乃是通过保卫卡斯塔里的圣迹而获得特殊荣誉的，那圣迹便是卡斯塔里独一无二的奥秘和象征——玻璃球游戏。这使卡斯塔里培育出了杰出的音乐家、艺术史家、语言学家、数学家以及其他各门各类的专家。凡是卡斯塔里属下的工作机构以及每一个卡斯塔里人都必须认识和了解自己的两个目标和理想：一是尽最大可能地完善掌握自己的专业；二是能够灵活而富于弹性地学以致用，使这门专

业始终与其他学科紧密相连，并懂得与其他学科保持内在的友善关系。这第二项理想，也即人类一切精神努力具有内在一致性的思想，也即包容万有的思想，在我们这种光辉游戏里得到了完美无缺的表现。也许一个物理学家，或者一个音乐史家，或者任何其他学科的专家，不得不经常严格埋首于自己的专业，不允许他们，甚至要他们放弃哪怕仅仅瞬间的接受万有观念教育的想法，那么这位学者也许可能达到自己专业的最高点——而我们，我们玻璃球游戏者，无论如何都不可以，绝不能陷于任何一种自我满足状态之中。因为我们的任务恰恰就是保卫我们高尚的游戏，保卫这种包容万有的思想，并促使其发扬到极点，我们的任务就是永远不断地把各种个别的学科从自我满足的倾向之中拯救出来。然而，我们又怎能挽救不想受挽救的任何东西呢？我们又怎能促使考古学家、教育学家、天文学家，或者任何其他学科的专家们放弃对自己专业领域的自我满足状态，而且持续不断地开放门户接纳其他各种学科呢？我们不能够采用强迫的方法，譬如把玻璃球游戏课列为低级学校的正式课目，我们也不能够完全因袭玻璃球游戏先辈们对游戏的种种指导。我们只能够努力证明，我们的玻璃球游戏以及我们本人都是人类不可缺少的，因为我们通过游戏让人类的总体精神生活始终处于顶峰状态；因为我们的游戏始终紧密结合每一种新的成果，每一个新的视野，以及一切不同学科的各种新问题；还因为我们以自己的统一和谐观念来塑造和运转这一高尚和具危险性的游戏，来发扬我们的包容万有思想，使游戏永远新鲜，永远可爱，永远令人信服，永远具有魅力，以致连那些最严肃清醒的学者，最勤奋严谨的专家也都一再感受到它发出的信号，它的诱惑力和吸引力。

“我们设想一下，倘若我们在一段时期里工作懈怠，初级班的课程既肤浅又乏味，而高级班的游戏表演则缺乏生气，缺乏积极有趣的精神思想，让专家们大为失望；倘若我们的盛大年会竟接连两次、三次让来宾们感到是徒有虚表的空洞仪式，像是一种过时老朽的、毫无生机的远古年代的残余遗迹，——那么，也许我们的游戏连同我们自己也很快就会完蛋！如今我们已远不如一个世代[1]以前了，那可是玻璃球游戏的光辉高峰时期，那时的年会不止开一个或两个星期，往往持续三至四星期，而且不单是卡斯塔里自己的高潮，同时也是整个国家的年度高潮。如今虽然也总有政府代表与会，也还总有一些城市和

团体派遣使者莅临，但往往总成了感到无聊的宾客。每逢庆典即将结束之际，这些来自世俗世界的权贵有时也会礼貌地提出意见，认为会期过长以致某些城市不敢派代表参加，因而适当缩短会期，或者干脆每两年或者三年举行一次，也许更为符合当前的世界状况。

“是的，我们现在得阻止这种颓势继续发展了。否则，我们的游戏在世俗世界很快就会毫无影响，隔上五年，甚至十年才可能举行一次庆典，直至最终完全衰亡。我们首先必须遏制，我们也有能力遏制这种颓势在它的故乡，在我们的学园蔓延，不让游戏受怀疑，受贬抑。我们的斗争不仅大有希望，事实上已经一再得胜。我们每天都会目睹一些感人景象：许多青年精英学生勉强报名参加了玻璃球游戏课程，尽管规规矩矩完成了学业，却毫无热情，突然有一次领悟了游戏精神，认识了游戏的潜在智慧，游戏的可敬传统以及抚慰灵魂的力量，最终成了我们最热情的信徒和同志。在每年的庆典大会上，我们也总能看到若干有地位的名流或有声望的学者——平时从来瞧不起我们这些玻璃球游戏选手，也不认为我们的研究机构会有任何前途，——在盛大的游戏表演过程中，越来越受我们艺术魔力的吸引，越来越感受到精神解脱和精神升华，甚至觉得自己变年轻，变生气勃勃了，直至最后全身心都受到震撼，受到了强化，以致怀着几近羞愧的感谢之情离去。

“现在让我们先来看一眼向我们发出指令，要我们完成任务的媒介。我们看到了一个美丽、复杂、健全的机构，它的核心是玻璃球游戏档案馆，我们无时无刻不以感恩心情使用着它，它也是我们人人——从游戏大师到档案馆主任直到打杂的工友——都必须为之服务的。在这个机构里最优秀最富于生气的事物是历史悠久的卡斯塔里遴选精英人才的原则。卡斯塔里学校从全国各地选择最优秀的学生进行教育。同样，我们游戏学园也从这些学生中选择具有游戏天赋的进行教育，让他们越来越提高，永远向着和谐完美的目标。我们举办的讲习班和研讨会吸收了数以百计的人才，虽然学业结束后便各自分散，但是我们总设法继续教育其中最优秀的人才，提高了又提高，成为技艺精湛的玻璃球游戏艺术家。当然大家都知道，我们这门艺术也和任何其他艺术一样，都是艺无止境的。我们每一个人，一旦成为精英分子，就得一辈子献身于我们艺术的发展、深化和日趋完善，不论这个

人是否在我们高级领导层据有位置，全都一样。

“我们游戏学园拥有精英分子群这一事实，偶尔也受到指责，有人认为这是一种奢侈。认为我们不当培养这么多精英分子，只要足够补充各种领导位置就行了。但是，也有不同说法，一是处理公务并非单凭任何机构自身便能够圆满完成的工作，二是并非人人都适宜于担任公职，就如并不是每一个优秀的语言学家都适合教书一样。无论如何，我们玻璃球游戏领导当局确实知道，我们的教师们并不仅仅是填补空缺的预备队员。我甚至要说，这不过是精英分子们的附带工作而已——倘若需要我们向不懂游戏意义的外行们强调解释我们这个机构得以建立并得以存在的理由。

“不是的，教师们的首要任务不是努力成为未来的游戏大师，研讨班主任，档案馆长，他们的目标乃是他们自身，他们的小小群体就是玻璃球游戏的真正故乡和希望所在。在这一小批人的心灵和头脑里进行的玻璃球游戏，演变、发展、推动、探讨着游戏与时代精神，游戏与各种不同学科之间的关系。唯有这么做，我们的玻璃球游戏才能够进行得既恰当又正确，既全面又完整。唯有这么做，我们的精英分子才能够让玻璃球游戏成为自身目标，成为神圣使命，才得以避免半瓶醋或者虚有其表，避免妄自尊大，甚至盲目迷信。玻璃球游戏的前途就取决于你们——华尔采尔的教师们。玻璃球游戏乃是整个卡斯塔里的心脏和核心，而你们是游戏学园的灵魂和活力所在，因此可以称你们为教育区的精华和动力。现在你们的人数也许增长太快，你们的要求可能太迫切，你们对玻璃球游戏的热情也许太炽烈，不过全都没有什么危险。你们尽管热情高涨吧！归根结蒂，无论对于你们，还是对于一切卡斯塔里人，只存在一种危险，那是我们人人无时无刻不得不加以防范的。我们教育学园和我们的宗教团体全都建基于两大原则：一是研究学问要保持客观性，要热爱真理，二是培养静思冥想的智慧与和谐精神。对于我们卡斯塔里人来说，保持这两大原则的平衡不仅明智，也最有价值。我们喜爱一切学科，各种学科都各有其科学价值，但是某个人专心致志于某一门学科，不一定就能使这个人免于自私、邪恶和渺小。人类历史里到处都有这类例子，而浮士德博士[2]则通过文学普及性成为显示此种危险的尽人皆知实例。

“我们前几个世纪的先辈们始终都在探寻一条综合理性与宗教、

研究与修行的道路，当时占统治地位的是神学。而现在我们则采用静坐默思——改进了的瑜伽功——驱除我们自身的兽性以及潜伏在每一门科学中的魔鬼。是的，你们和我一样清楚地懂得，玻璃球游戏里也同样隐藏着鬼怪，总是引诱人们趋向空虚的技巧，艺术虚荣心，往上爬，追求辖治别人的权力，随后又滥用这种权力。正因为如此，我们除了接受知识教育外，还需要接受另一种教育，我们让自己置身于宗教组织的道德教诲之下，目的并非把我们积极行动的生活转变为没有欲望的植物性生活，而是恰恰相反，要让我们具有达到最高知识成就的精神能力。我们不应当从行动的生活逃向静修的生活，也不应当反过来从静修转向行动，而应当介乎两者之间，使其相辅相成，和谐共存。”

我们在这里引用克乃西特这番言论——被他的学生们记录和保存下来的诸如此类言论数量甚多——，因其颇能代表克乃西特对玻璃球游戏大师职责的观点，至少是他任职最初几年的观点。克乃西特曾是一位出类拔萃的教师，只消看看他遗留给我们的如此大量讲稿，便足资证明。克乃西特就职初期有许多让他感到惊奇和意外的经历，教书便是其中之一，他不曾料想教书竟带给自己许多乐趣，而且竟能轻轻松松，愉快胜任。他大概也不曾料想自己会有这般好成绩，因为他过去从未产生过当教师的愿望。当然，他和任何另一个精英分子一样，早在高年级学习时就常有机会短期代理教师授课，也曾在不同层次的玻璃球游戏短训班代课，更经常辅导这些短训班学员的复习练习，只因克乃西特当年过分热爱也过分重视自己的自由研究工作和静修练习，以致这类教学任务被他视为讨厌的干扰——虽然人们当年便已公认他擅长教书，是一位受爱戴的教师。后来克乃西特又在本笃会开授过玻璃球游戏课，然而不过是次要工作，对他自己也无多大意义。自从他与约可布斯神父有了交往，开始师从这位博学多才老人之后，其他一切事情都成了次要工作。当时，他的最大雄心只是做个好学生，尽可能吸收、学习，以便最大程度地造就自己。如今，他已从学生成熟为老师，最主要的是他以老师身份一上任就完全掌握了这项重大任务，他既争得了权威地位，又使个人与公务达到了合二而一的境界。克乃西特在任职过程中发现了两大乐趣：一是把自己的思想移植入另一些人的思想，让他们的心灵获得培育而转化，具有全新的资质，焕

发出灿烂的光芒，这也就是教书的乐趣；另一种是与学生们、精英分子们的不同个性进行较量，争得权威后又加以引导，这也就是教育的乐趣。克乃西特同时又视两者为不可分割的统一体，自己身体力行，不敢懈怠，因而在他的任期内，不仅培养出了数量巨大的优秀玻璃球游戏选手，还通过他的言传身教，通过他极严格的宽容忍耐教诲，更通过他自己人品和个性的感召，让受过他调教的绝大部分学生都获得了他们可能达到的最高程度。

克乃西特自己也从中获得了一种颇能表明他性格的经验，请允许我们在这里先行透露一些。我们已说过，克乃西特就职初期不得不全力以赴地从事精英分子群、最高水平的学生以及教师们的工作，其中有些人和他年龄相仿，而且人人都是受过全面培养的优秀玻璃球游戏选手。直至克乃西特逐渐彻底征服了精英分子群，他才谨慎地缓缓抽身，一年一年地分出更多的时间和精力，最后竟能经常把工作几乎完全移交给了同事和助手。这一过程诚然持续了许多年，但是可以明显观察到克乃西特一年比一年更转向较为年轻的学生，不论是主持训练班、辅导实验课，还是做报告，无不如此，最后甚至好几次亲自替还是小学童的最低班开授玻璃球游戏入门课程，这也是以前哪位不多见的玻璃球大师做过的工作。克乃西特在教导过程中还发现，所教的学生越是年轻越是天真无邪，自己所得的欢乐也越多。这几年中，他有时也曾回转高班生和精英分子中间，却总觉得不舒坦，觉得吃力。是的，他偶尔还会产生去教育更幼小孩子的愿望，去教育那些尚未参加过游戏课程，对玻璃球游戏尚一无所知的孩子。有时候他希望能够到艾希霍兹或者到任何一所预备学校去呆一段时间，去教孩子们拉丁文、唱歌或者代数，那里的知识水平虽然比最低级的玻璃球游戏入门班还相差甚远，却有许多较有悟性、可塑性，并且值得培养的小孩子，同时，那里也是教书和教育更得以密切统一的地方。在克乃西特大师生涯的最后两年里，他曾两次在信中自称“小学教师”，借以提醒收信人，“Magister Ludi”（游戏大师）一词原意只是简单的小学老师头衔，尽管在卡斯塔里成为专门称呼玻璃球游戏大师的称号已有几代人之久。

毫无疑问，克乃西特想当小学生老师的愿望只是梦想而已，无异于一个人在严寒冬日痴想盛夏的蓝天。如今的克乃西特已不能随意行

走，他的官职决定他必须尽职，然而采用什么方法完成这些职责，却可由他自己决定。于是，随着时间的流逝，他开始完全不自觉地一年比一年更注意教育问题，更关心他能够照顾到的低年级学生。克乃西特年龄越大，青春气息对他的吸力也越大，至少我们今天可以作出这样的判断。而在当年，不论哪个批评者想要追踪克乃西特工作中任何专断妄为的痕迹，却实非易事。即使只是游戏大师的公务，也迫使他不断和精英分子们打交道，尽管他把研讨会和档案馆的工作几乎全都移交给了助手们和他的“影子”，种种传统的和长期的工作仍然多得不可开交，例如一年一度的玻璃球游戏大赛，或者筹备每年隆重公开举行的庆典活动，都迫使他天天都得接触精英分子。克乃西特有一次和好朋友德格拉里乌斯开玩笑说：“自古以来，总有许多君王单恋自己的臣民而饱受相思之苦。他们的心总挂念着自己的农夫、牧羊人、工匠、教师和学生，却很少有机会接触自己的子民，他们总是被部长们、将军们层层包围，这些人就像一堵墙挡在了他们和老百姓之间。一个玻璃球游戏大师的情况也如此。他很想接近大家，却只能看见同事，他很想接近学生们和孩子们，却只让他看见研究人员和精英分子。”

不过我们已经讲过了头，还是让我们继续叙述克乃西特就职第一年的情况吧！克乃西特与精英分子群取得谅解后，首先把注意力集中到了档案馆的工作人员上，向他们显示出自己亲切友好却绝对严格的主管人员立场，接着便是熟悉和研究办公厅的工作规律和日常事务，由于信件成堆，又有教育与宗教团体当局开不完的会议和处理不完的公文，千头万绪的工作往往使每一个新上任者几乎不知道从何处下手才对。在学园内部各个专业学科之内又经常发生形形式式大家争抢的或者相互妒忌的问题——例如职权和赏罚之类的事情。克乃西特逐渐懂得并且也因而日渐增长了对宗教团体巨大力量之奥秘的惊叹之情，他终于认识了卡斯塔里王国的活生生的灵魂，也明白了种种法制对王国的守卫作用。

紧张而忙碌的上任头几个月份一晃而过，克乃西特甚至连想一想德格拉里乌斯的时间也没有，这一半也出于他的本能，因为他已分配给自己的朋友不少工作，使德格拉里乌斯不致过分清闲。弗里兹一夜之间便丢了自己的伙伴，朋友变成了上司和领袖，已不再能有私人交

情，而得恭恭敬敬称呼“您”或者“尊敬的大人”。然而德格拉里乌斯还是把这位新大师派给他工作视为一种关照和怀念友情的表示而接受了。德格拉里乌斯的个性较为沉闷，这回却也十分兴奋，部分原因是朋友的高升和整个精英集团的激动气氛，另一部分原因则是派给他的工作对自己颇有益处。总而言之，他总算比较轻松地忍受了自己突变的地位，这比他当初给克乃西特通报当选游戏大师喜讯、却被对方冷冷打发走的那一片刻之后、自己一直排遣不开的情况要好得多。此外，他也很聪明，很富于同情心，因而半是揣测半是真切地看清了自己朋友当时的处境和极其紧张的心情。他亲眼目睹克乃西特如何在烈火中受到煅烧，倘若就个人感情而言，他感受的痛苦也许比受考验者本人还更为强烈。德格拉里乌斯竭尽全力完成了大师派给他的工作，倘若他过去极遗憾自己因个人缺陷不宜担任公职的话，如今正好可以弥补自己殷切的宿愿，作为一个助手，一个随从，一个“影子”站在自己敬慕者的身边，全心全意助他一臂之力。

当华尔采尔的山毛榉树林开始闪出淡淡棕色时，有一天克乃西特带着一本小书走进自己府邸旁边专供游戏大师休憩的花园，这座可爱的小花园是已故托马斯大师生前最珍爱的地方，他生前常怀着诗人的心境来此小坐。当年，克乃西特和所有学生一样，曾把它视为令人敬畏的圣地，具有魔力的诗神之国，唯有神圣的游戏大师才可在此安静休息。自从他本人成为大师和花园的主人之后，却很少进来，似乎还不曾有过真正欣赏它的闲暇。即便是这一回，他也只是用餐之后来散步一刻钟，也只是在高高的灌木丛林间——他的前任曾从南方运来一些常绿植物移植在此——略事漫游而已。克乃西特在树荫下已经略感凉意，便搬了一把轻便的藤椅放在阳光下的空地上，坐下身来，打开带来的小书。那是一本《玻璃球游戏大师年历手册》。约摸七八十年前，由一位在任大师路德维希·华塞马勒[3]首次编纂出版，后来他的每一任继承人都曾因时制宜作过若干修改和增删。这本手册原本是为了刚上任不久全无本职工作经验的人而写，纯属便览性质，以提醒一位新游戏大师在整个年度工作中，事事预作准备，以避免重大疏忽。这本一周周依次编写的项目中，有的仅仅是提纲挈领，有的则不仅叙述详尽，还附有个人建议。克乃西特翻到本周这一页，仔细读了一遍。他没有发现什么出人意料或者特别紧要的内容，但是他在这一部分的

结尾处读到了如下一段文字：

缓缓地把你的思绪转向下一届年度大会吧。时间似乎还早，在你眼中也许实在太早。然而，我还是向你提出忠告：除非你对这届活动业已胸有成竹，否则你必须从现在就开始考虑未来大会的工作，切莫放过任何一周，更毋庸说一个月的时间了。随时随刻记录下自己临时产生的想法，凡有半小时的空闲便可拿出以往各届大会的格式图表来参阅，即或是公务出差也不可放过。你不必期望过高，强迫自己想出什么出奇的良策，而只需从此开始经常提醒自己：有一项美丽而重大的庆典大事等着自己去完成，准备时间却仅有短短几个月，因此，你必须一再持续不断地强化自己，积蓄力量，把自己调整到最佳状况。

这番话出自迄今整整三个世代以前一位智慧老人之口，他也是玻璃球游戏艺术的大师，也许那时的游戏技艺正处于最高峰，在精致优雅以及装饰的华美上已可比美后期哥特式或洛可可式的建筑和装饰艺术。过去有一段时期内，约摸二十年左右吧，玻璃球游戏似乎真成了用玻璃弹子逗乐的玩耍，好像真像玻璃一样脆弱空洞，好像真是一种以肤浅浮夸形式组合的放纵消遣，是的，有时候确实像是一种在种种截然不同韵律上走钢丝表演，一种空中舞蹈。有些玻璃球游戏选手曾形容那时的游戏风格就像一串不知所云的符咒，另一些人则断然称之谓浮夸、颓废、毫无男子气概的玩意儿，除了装饰价值外一无可取。在这本小册子里写下这番明智友好忠告的人，正是当年擅长此类游戏风格的大师和创造者之一。克乃西特用审察的眼光细细读了两三遍后，心头涌起一阵幸福快慰的冲动，他想起自己曾有过一次类似的心情，仅仅一次，后来就再也不曾产生。他想起，那就是他就职前静坐时体验过的心情，那便是他幻想所见的那场奇异的追逐，音乐大师和约瑟夫，导师和新入门的弟子，老人和少年绕着圈子环行时的心情。当年考虑到并且写下了诸如“切莫放过任何一周”和“不必强迫自己想出什么出奇良策”之类言论的人是一位老人，已逾老耄之年。这位老人担任玻璃球游戏大师至少有二十年之久，也许时间更长些，他在那个花里胡哨的洛可可时代主持游戏大师的公务，毫无疑问，与那一批既骄纵狂妄又十分挑剔的精英分子打过许多交道。他亲自设计和主持过二十次以上的年度玻璃球游戏大会，每届活动都得持续四周左右。对

于一位老人来说，年年组织、举办一次如此规模巨大的庄严大会，大概早已不是什么既荣耀又愉快的事，而变成了十分累人的负担，变成了一种迫使人不断自我调整、自我说服，甚至多少须要自我鞭策的工作任务了。

克乃西特这时候不由得对这位写下年历手册遗泽后人的智慧长者和提供经验的顾问，不仅陡生敬畏之情，而且也有点洋洋得意，是的，是一种有点儿忘乎所以的优势感，一种青春优势感。因为，一位玻璃球游戏大师有无数要他操心和担忧的事情，克乃西特当然早已有所认识，然而事实上并没有发生任何要他担忧的事情：他觉得自己不必过早操心年会的工作，不必担心这项任务会令他不快活和忧心忡忡，更不必考虑自己会想不出好主意而无所作为。绝对不会让年会失败的。克乃西特知道，经过几个月紧张的工作，自己有时候看着显老了，不过他感觉此刻的自己确实又年轻又强壮。

克乃西特未能久久品味这种美好的感觉，他的短暂休息时刻业已过去。然而这种美丽愉快的感觉依旧停留在他身上，他离开时便随身带走了，因此他在花园里的短暂休息和阅读总算有所收益。具体地说，这不仅使他获得了片刻的放松，愉快地提高了生命活力，而且还引发了他的两个重要联想。这是两个具有决定性意义的想法，其一是：当他一旦年老力衰，当他第一次感到组织年会是项不堪忍受的重任，而又一筹莫展时，便提出辞呈。其二是：他得尽快着手上任后第一届年会的工作，他要立即召唤德格拉里乌斯担任这项工作的主要助手。这也许会让朋友得到补偿而高兴起来，也可能使他们搁浅很久的友谊在新的方式中迈出试验性的第一步。他们两人中唯有他——游戏大师本人——才能够采取行动。

这一回要德格拉里乌斯做的工作可就太多了。早在逗留玛丽亚费尔期间，克乃西特便已在构思一场玻璃球游戏，此刻他决定把自己的构思就施行在他主持的第一次庆典大会上。这场游戏的构思形成于一次美妙的联想，其结构和尺度建基于符合古老中国儒家礼仪形式的中国式房屋建筑，其方位朝向，大门、院墙、居室与庭园之间都具有相互制约关系，整座建筑的组合都与天上的日月星辰，与历法，与家庭生活密切相关，就连花园也有其象征意义和习惯风格。很久以前他在研究一条有关《易经》的注释时就曾想到，书中这些规则富于神秘气

息的排列组合和含义，似乎显示出一种特别令人喜悦的可爱象征，表达了世界上的人类与宇宙之间的组合关系。此外，克乃西特还发现，这种古老而神秘的中国屋传统精神与自己这里传统的官方与学术的抽象思辨精神，有着惊人的内在相似之处。尽管迄今没有写下任何文字记录，克乃西特却从未中止对这场游戏的考虑，经常进行总体规划，几乎已近竣工，只在就任大师初期略有中断而已。如今，他就在这一瞬间作出了决定，他的第一届庆典大会将建基于中国式理想之上。只要德格拉里乌斯同意这一构思的内在精神，那么他就要让他立即着手构建游戏必要的研究工作，并且开始译成游戏语言编入程序的筹备工作。现在仅存在一个困难：德格拉里乌斯不识中文，要他临场现学，肯定不成。倘若由克乃西特给他作些指点，再让他向远东学院请教请教，再研读一些有关资料，那么德格拉里乌斯总能比较正确地把握住中国式房屋的神秘象征意义吧。这场游戏构思毕竟不是学习中国语言。然而无论如何，这是一项耗费时间的工作，尤其对自己这位体弱多病，不愿意天天都工作的朋友，因此最好还是立即就展开工作。想到这里，克乃西特不禁莞然而笑，他惊叹老前辈的料事如神，年历手册里那些谨慎小心的言语完全正确。

说来凑巧，克乃西特第二天的公务很早便告一段落，便让人去请德格拉里乌斯。弗里兹来了，态度和前一段时期那样谦卑恭顺，却惊讶地发现另一位没有采用简洁的公事语调，而是露出一种开玩笑的神情向他打招呼后说道：“你还记得我们学生时代发生的一次争执么？那时我未能说服你同意我的观点。那场争执涉及东亚文化研究的价值和重要性，我说的主要是中国文化，我当时劝你拨出一些时间去远东学院学习中文。——啊，你还记得这件事？是的，今天我又得再一次为自己当年未能说服你而感到遗憾。倘若你学会了中文，如今就大有用处。我们就可以合作干一件绝妙大事了。”

克乃西特逗趣了一会儿，直至自己的朋友迫不及待地要他道出真情，这才说了自己的打算：他想尽快着手筹备下一届年会的工作，如果弗里兹乐意，就请他承担大部分工作，情况就如同克乃西特当年逗留本笃会修道院时曾请他协助参加玻璃球游戏选手比赛的筹备工作一样。德格拉里乌斯惊愕地望着对方，几乎不敢相信眼前这张洋溢着快活笑意的脸是一位朋友的脸，这生气勃勃的语调出自不久前还持师长

态度者之口。弗里兹觉得十分宽慰和喜出望外，懂得这一建议不仅仅是赋予他荣誉和信任，而且首先意味着克乃西特的一个漂亮姿态，是他的一次弥合尝试，他要重新打开他们之间业已关闭的友谊之门。德格拉里乌斯暂且不提克乃西特所忧虑的中国语言问题，忙不迭地声明自己乐于从命，愿为玻璃球游戏的尊严和发展而竭尽全力。

“很好，”玻璃球游戏大师答道，“我接受你的承诺。那么我们现在又可以共同研究和工作，就像从前那样，那都已经遥远得恍如隔世了——我们曾合作奋斗完成过好多场游戏呢。我现在真高兴，德格拉里乌斯。你目前的首要任务是了解我所设计游戏的基本思想内容。你必得先弄懂中国式房屋的意义，以及制约中国式建筑的规律。我介绍你去远东学院，那里自有人会助你一臂之力。或者——我又想到了另一个更美妙的主意，——我们也可以到老年长老那里去试一试，就是我过去常常向你提起的住在竹林茅舍里的老人。也许他会觉得有损尊严，或者是过分打扰，因为来者对中国语言一无所知。但是我们不妨试一试。如果他愿意，这位长者就有办法把你造就成一个中国人。”

华尔采尔方面向长老发出了正式邀请，请他作为玻璃球游戏大师的贵宾来华尔采尔稍事逗留，因为游戏大师公务压身，无法亲自登门造访，随即又把请他援手之事作了说明。然而这位中国人不肯离开竹林茅舍，却用毛笔书写了一纸中文便笺交信使带回，其中写道：“晋见大人实乃无上光荣。惜老朽行动不便。谨以小碗两只权充贡品。晚辈小人恭颂大人吉祥。”

后来，克乃西特好不容易说服自己的朋友去了竹林茅舍，恳请长老收为弟子。结果却是徒劳往返。竹林隐士款待德格拉里乌斯的礼数几乎近似“尊若上宾”，却对客人提出的每一个问题，都客客气气地用中文答以一句中国格言或警句，而且也没有邀请他留下，尽管对方还递上了玻璃球游戏大师亲手用华丽中文书法写在一张漂亮信笺上的推荐书。事情没有办成，德格拉里乌斯只得败兴而归，仅给大师带回了一件礼物，一首用毛笔抄录的歌颂金鱼的古诗。

而今唯有向远东学院讨教了。这回克乃西特的介绍信起了作用。兼为游戏大师特使的求教者受到了友好接待，也得到了全面协助，因而他虽然不懂中文，却也很快就学得了涉及游戏主题的重要知识，并在用功过程中对克乃西特以房屋为象征基础构思游戏计划的想法十分

入迷，喜悦之情抵消了他在竹林茅舍遭遇的不幸，乃至忘得一干二净。

当克乃西特倾听过弗里兹叙述拜访老年长老的经历，随后又一人静静细读过捎来的金鱼颂诗后，顿觉这位老人的精神气息也随诗俱来，往日居留茅屋的情景——那沙沙摇曳的竹林，那一束束欧蓍草茎，伴随着对自由轻松学生年代的往事，对彩色缤纷青春梦幻的强烈追忆，全都一古脑儿向他猛然袭来。这位勇敢的古怪隐士怎么懂得退隐之途的呢？他如何使自己那方清静竹林免受世事纷扰的呢？他怎能让自己融汇入纯粹中国式的又迂腐又智慧的文化之中的呢？他又怎能年复一年，几十年如一日地把自己的生命之梦集中和固守在同一不变的魔力里，以致终于把自己的花园化为一个中国，把他的茅舍化为了庙宇，把金鱼化为了神明，而他自己则成了圣贤的呢？克乃西特叹了一口气，抖掉自己这些奇怪的想法。他现在已经走上了另一条路，或者倒不如说被大家推到了这一处境，唯有正直而忠诚地继续前行，不需要他选择其他人所走的道路。

克乃西特尽量省出时间来与德格拉里乌斯一起设计和组合他的玻璃球游戏。他把到档案馆筛选材料，以及拟订第一遍和第二遍草稿的工作全部交给了自己的朋友。他们两人的友谊因为有了新内容而获得了与以往不同的另一种形式的生命力。就连他们共同设计的游戏也由于弗里兹的奇特个性和过分精细的想象力而有了若干变革，也增添了内容。弗里兹是那种对工作永不满足，却又要求不高的人，往往对着一束别人已扎好的花卉，或者一张已布置妥帖的餐桌，一个钟点接一个钟点地逡巡不停，还要满怀爱意地作一些极细微的更动，把鸡毛蒜皮的小事当成了整天孜孜从事的工作。

在后来的许多年里，他们一直保持着这种工作关系。每年度的玻璃球游戏都是两人合作的成果。对德格拉里乌斯来说，这是一种双重的满足，既显示出自己是大师这项如此重要任务的不可或缺的朋友，又在精英分子间扬了威风，弗里兹虽然没有名分，但他的作用在精英分子群中早已尽人皆知。

在克乃西特上任第一年的深秋时分，当时他的朋友还刚刚开始中国学研究，有一天他在匆匆检阅办公室的每日工作记录时，有一段附录引起了他的注意，其中写道：“学生彼特洛斯[4]来自蒙特坡，系音

乐大师介绍，并捎来前任音乐大师的专门问候，要求提供膳宿以及进入档案馆借阅资料。已安排在学生客房居住。”嗯，学生来住宿和使用档案馆资料等，不需他亲自过问，但是“前任音乐大师的专门问候”却是他必须亲自处理的。克乃西特派人叫那个学生来见他。那青年有一副文静而又善于思考的模样，沉默寡言，显然是蒙特坡的青年精英，至少很习惯于受到一个大师的接待。克乃西特询问他捎来了老音乐大师的什么言语？

“问候，”青年学生回答说，“十分亲切而尊敬地问候您，还邀请了您。”

克乃西特请客人坐下说话。年轻人坐下后便字斟句酌地继续说道：“我方才说过，尊敬的老音乐大师恳求我替他致以衷心的问候。他还暗示了希望不久之后，其实应该说是尽早看见您的愿望。他邀请您，或者敦促您去见他，时间越早越好，倘若这次访问又是一次公差当然就更好了，不至于太耽误您的工作。口信的内容大致如此。”

克乃西特审视着面前的青年，断定他确是老大师的一位得意门生，便谨慎地问道：“你要在档案室呆多长时间？做研究工作吧？”他得到的回答是：“尊敬的先生，我要留到亲眼看您动身前往蒙特坡的时候。”

克乃西特沉思了片刻，接着说道：“很好，你为什么不一字一字传达老大师向我说的原话呢，难道没考虑应当这样么？”

彼特洛斯毫无惧色地直视着克乃西特的目光，仍然长时间地斟酌着话语，似乎在迫他说某种不熟悉的外国话。“其实并没有什么口信，尊敬的先生，”他回答，“所以也就没有什么原话。您深知我们敬爱的大师，您知道他是一个极其谦逊的人。蒙特坡的人们传说，在他青年时代，当他还只是一个青年教师时，已被整个精英集团视为当之无愧的音乐大师时，大家就给起了一个符合他为人的绰号：‘善下之’[5]。是的，他的这种谦逊精神，他的虔诚和乐于助人的精神，还有他的为他人着想以及宽容精神，这些精神并未随着岁月流逝而略有减弱，反而越来越增强，尤其自他退职之后显得更为完美。我想您对此肯定比我认识得更加清楚。这种谦逊精神使他不可能请您尊敬的大人去看望他，即使他极想请您去。尊敬的大人，这就是我并未受委托转致口信，却向您转叙了口信的原因。如果这是一个错误，那么就请

您把这不存在的口信当作真正不存在的事情吧。”

克乃西特露出一丝笑意。“如此说来，你查阅档案资料只是借口而已，好心的学生？”

“噢，不是的。我有许多阐释音部记号的关键材料要摘录，不久以后总得请尊敬的大人准我来此逗留。不过我想，似乎把行期稍稍提早更为恰当。”

“很好，”大师点头认可后，神情又严肃起来。“能否问问匆促提前的原因？”

年轻人双目紧闭了片刻，皱起眉头，似乎这个问题令他痛苦。随即又以他青年人的锐利目光探究地直视着大师的脸。

“这个问题是没法回答的，大概只能由您自己作出确切判断了。”

“那么，好吧，”克乃西特大声说。“是不是老大师身体状况欠佳，已经到了让人担心的程度？”

尽管这位大师说话的神态极为镇静，青年人仍然觉察到了他对老人的衷心担忧。这才第一次在会谈开始后始终目光严厉的青年人眼里露出了一丝善意光芒。当他终于决定和盘托出实情时，语调也变得较为友好亲切了。

“大师先生，”他说，“请您放心，那位可敬的老人身体状况不能说坏。一个人到了高龄自然体力日见衰弱，然而他一向身体健康，至今仍如此。我也不是说他外表有什么显著变化，或者体力突然迅速下降，他始终每天散步和演奏一段时间，不久前甚至还教两个小学生演奏管风琴呢，全都是初学阶段，因为他一向喜欢教最幼小的学生。但是，几星期前他回掉了最后两名学生，不管怎么说，这是一种征兆，这也引起了我的注意，从此我更加小心留意他的状况，并得出了我的结论。——这便是我来此的原因。倘若我的结论和我采取的步骤还都符合实情的话，那是因为我也曾是老音乐大师的一个学生，而且是得意门生，我自以为这么说没错。尤其一年以来我受现任音乐大师委托照料他的生活，成为这位老先生的助手和伴侣。对我而言，这是一项使我愉快的任务。世界上没有任何人比这位老师兼恩人更受我的尊敬和依恋。他向我揭示了音乐的奥秘，使我得以用音乐从事服务，并且从中获取思想，认识宗教团体，还得以日益成熟，内心更加和谐，一切益处都受赐于他，全都是他的成绩。一年以来，我完全呆在他身

边，虽然我还从事着几门专题研究，却时刻准备听他差遣。我陪他用餐，陪他散步，有时也和他一起演奏音乐，晚上就睡在他隔壁房里。我和他在一起生活关系如此密切，对他的衰老阶段——是的，对他肉体上的老化程度，也就观察得比较精细，我的若干同伴不时对我的特别任务表示同情或者讽刺挖苦，因为我这么年轻力壮居然成了一个衰弱老耄的生活伴侣。但是他们全然不知，我想除了我之外没人确切知道，这位谦逊的大师在经历着什么样的老化过程，他的体力确乎逐渐衰弱，饮食越来越少，每次散步回来也越来越显得累乏，但是他却没有任何病痛，同时由于年迈少动，平日更加富于思想，更加虔诚，更加威严，也更加纯真质朴。倘若说我这个助手兼侍从的职务有什么困难的话，也只存在一个难题，这位可敬的长者不要别人为他服务，因为他一如既往地只愿意施与，而不愿意获取。”

“我很感谢你，”克乃西特说，“我真高兴，有这么一位既忠诚又知恩的学生呆在这位长者身边。现在请告诉我，既然老先生没向你说过什么，或者暗示过什么，你为什么觉得我必须去蒙特坡呢？”

“您刚才担忧地问起老音乐大师的健康，”年轻人回答说，“显然我的请求使您即刻联想到他也许病了，也许到了见最后一面的时刻。是的，我也认为正是去看他的时候。当然，表面看来这位尊敬的人远未接近大限，但是他辞别世界的方式很特殊。例如最近几个月来，他几乎完全戒绝了说话的习惯，虽然他一贯说话简洁，近日却达到了几近沉默无语的程度，这不免使我略感惊吓。最初，当他常常不与我对话或者不回答我的问题时，我想他的听力已开始减退，但是他的听力事实上没有改变，我已经试验过许多次了。因而我不得不揣测他已经精神涣散，不能够集中注意力了。但是这也不是一个让我满意的解释。情况倒像他已一定程度地离开了我们，已经不完全和我们生活在一起，而是越来越生活在一个他自己的世界里。他越来越少探望别人，或者让别人来见他，除我之外，现在他有时候几天也不见任何别的人。自从出现了这一情形，这种心不在焉，这种超脱生存之外的情况后，我曾努力促使几位我知道他最喜欢的朋友去看他。如果您愿意去看他，尊敬的大人，您无疑会让您的老朋友感到高兴，我也敢断定，您还会遇见一个您曾如此尊敬爱戴的人差不多的老朋友。倘若再过几个月，也许只是几个星期之后，他见到您的喜悦以及他对您的兴趣就

会大大减少，更可能的是，他也许将不再认识您，或者不再在乎您了。”

克乃西特站起身来，走向窗口，静静站了一会，目光凝视着室外，深深吸了一口气。当他转过身子重新面向学生时，发现对方也已站起，仿佛谈话业已结束。大师向他伸出了手。

“彼特洛斯，我再次谢谢你，”他说，“你也知道，一个大师职务繁杂。我不能够戴上帽子立即就动身，我不得不首先把工作安排妥当。但愿后天就可以出发。你是否满意这个日期，也许你还来不及结束你在档案馆的工作？——啊，没问题。那么到时候我就派人来招呼你。”

克乃西特果真几天后便在彼特洛斯陪同下到了蒙特坡。当他们抵达老音乐大师现在居住的花园，走近园中那座又美丽又幽静的园亭——修道院的密室，这时，听见屋内传出一阵优雅、纤弱、却节奏稳定、轻快悦耳的音乐声。老人正坐在那里用两根手指演奏一个二声部的旋律——克乃西特当即揣摩出那是十六世纪末叶著名《二重奏曲集》里的一首。他们伫立静听，直至乐声平息，彼特洛斯才呼唤老师，说他还带回了一位客人。老人走到门口，用目光向他们表示亲切的欢迎。老音乐大师问候人的微笑一如既往地感人，这是一种敞开心扉的、闪耀出诚恳友情光彩的微笑。三十年前，克乃西特第一次见到这种微笑是在一个激动人心的幸福早晨，他当即也向他敞开心扉，并把自己托付给了这个亲切长者。从此以后，他就常常看见这种微笑，每一次都感受到深沉的喜悦和内心的触动。岁月荏苒，大师的灰发逐渐转白了，声音逐渐低弱了，握手的力量减小了，动作也逐渐迟缓了，然而他的笑容依旧开朗、优雅，丝毫没有丧失往日的纯洁和深沉。但是这一回，克乃西特作为学生和朋友，无疑看到了变化：老人脸上那双蓝色眼睛和浅红双颊已随时光日益黯淡，他那光彩夺人的笑容也似乎与以往有些差异，然而，他的笑容更神秘，更内向，也更热切了。直到与老人互致问候时，克乃西特才真正开始理解学生彼特洛斯为什么忧心忡忡的原因，如今更为不安的竟是他自己了。但是克乃西特没有料想到，原以为要付出牺牲的，却因而受到馈赠，获益匪浅。

克乃西特的朋友卡洛·费罗蒙梯是第一个听到他叙述这次经历的

人。费罗蒙梯那时正在著名的蒙特坡音乐图书馆担任管理员，克乃西特抵达此地几小时后便去拜访了他。他们谈话的内容由于费罗蒙梯一封书信而给保存了下来。

“我们的音乐大师也当过你的老师，”克乃西特说道，“你曾十分喜欢他，最近还常见到他么？”

“不，”卡洛回答，随即又作了解释，“当然我常在他散步时看见他，因为我凑巧从图书馆出来，但是我总有好几个月没同他交谈过一句话了。他显然越来越内向，似乎不再喜欢有什么社交往来。从前他常常抽出一个晚上的时间招待像我这样的老学生以及目前在蒙特坡任职的老部下。然而一年多没见他有如此举动了，因而他去华尔采尔参加你的就职典礼时，令我们大家都惊讶万分。”

“噢，”克乃西特说，“那么你现在偶尔看见他的时候，没有因他身上的变化而吓了一跳吗？”

“啊，是这样的。你指的是他动人的外貌，他的奇异快活光彩吧。我们当然都观察到了。在他的体力日渐衰退之际，这种快活精神却持久发展着。我们大家都看惯了，我想你也许会感到吃惊的。”

“他的助手彼特洛斯比你看得更多，”克乃西特大声叫嚷说，“但是他却没有像你方才所说的‘看惯了’。他为此特地去了华尔采尔，当然找了一个可信的理由，以促使我来蒙特坡一行。你对他的看法如何？”

“对彼特洛斯么？他是一个音乐知识丰富的专家，不过我以为学究式的迂腐气更多于才气，此外他还是一个比较迟钝或者应当说性情忧郁严肃的人。他完全忠于老音乐大师，不惜牺牲自己的性命。我相信，为自己崇拜的老师和偶像服务已成了他生活的全部内容。他对他着迷了。你难道没有得出这种印象？”

“着迷了？啊，是的，但是我认为这个年轻人并非单纯出自喜爱的狂热而醉心着迷，他也不单是爱自己的老师而变成偶像崇拜者。他之所以着迷是因为他确实真真切切地看清了一个现象，他不仅比其他人看得更清楚，也在感情上体会得更精确。我现在告诉你这件事让我感到多么震惊吧。今天我来看望老音乐大师时，心里不存多少奢望，或者可以说一无所求，因为我已六个多月没有看见他，而他的助手又给了我那种种暗示。我心里只有恐惧，生怕老人家会突然一下子就离

我们而去，便急急忙忙赶来，至少得见上最后一面吧。当他看见我向我招呼时，他的脸便闪出了亮光，然而他只是唤了我的名字和握了我的手，什么话也没有说。但是就连他的姿态，他的双手似乎也在闪光，他整个的人，或者至少是他那双蓝色的眼睛、雪白的头发和红润的皮肤，在我眼中都闪烁着柔和的清辉。我坐到他身边，他只瞥了那助手一眼，便打发了他。接着我们展开了一场我生平所经历的最奇特的谈话。谈话开始时，我自然觉得很别扭，也有点羞愧，因为总是只有我一人再三说话或者不断提问题，而他只用一个目光作为答复。我无法判断自己所说的话和所提的问题给他的印象，是否都纯属讨厌的唠叨。这种情况使我迷惘、失望和心烦意乱，我觉得自己尽说些多余的话，太惹人厌烦了。我连续不断地向他说话，反应总只有微微一笑和短暂的一瞥。嗯，是的，倘若不是那一瞥全都充满了友好的情意，我就不得不认为，那位老人是在毫不留情地嘲笑我，嘲笑我所说的故事和所提的问题，嘲笑我徒劳往返来看他。事实上，我得承认，他的沉默和他的微笑确实多少含有类似的意义。它们无疑是一种劝阻和拒绝的方式，区别仅仅是它们建基于另一种精神层次和意识阶段，截然不同于普通的讥讽嘲笑。我在最初的自感软弱无力之后决心振作起来，不惜一切代价以最大的耐心和礼貌来挽救濒临垮台的谈话，然而我应该承认，这位老人具有强我百倍的耐心、毅力和礼貌，可以轻轻松松毫不费力地应付我的努力。这种情况持续了约摸一刻钟或者半个钟点光景，对我却像是过了整整半天似的。我开始感到悲哀、疲倦、厌烦，甚至后悔此行真乃多此一举，我开始觉得口干舌燥。我对面坐着这位可敬的长者，我的恩师，我的好友，自从我懂得思考以来，我就爱戴他，信赖他，从前我哪怕说一个字他都有反应，如今他却坐在那里只是听我说话，或者甚至根本没有听我说话，只是坐在他那光辉和微笑后面，隐藏在他自己那金色的面具后面，和我们完全隔绝了，他已抵达了一个我们无法企及的另一个世界，那里的法则与我们完全不同，凡是我向他叙述的我们世界里的一切，全都像雨滴落在石头上似的飞溅出去。正当我放弃一切希望的时候，他终于击破了那道魔墙，终于向我伸出了援助之手，他终于说出了一句话！这也是我今天听他讲的唯一一句话。

“‘你这是徒劳的，约瑟夫，’他的声音轻柔，语调里充满了感人的

友爱以及你也很熟悉的那种体贴照顾的情感。‘你这是徒劳的，约瑟夫，’这就是一切。他就像看见我久久地奋力做一件劳而无功的工作，不得不提醒我终止。老人说这句话的时候显得有点儿吃力，似乎已很久不曾动用嘴唇说话。他说话的同时把一只手搁在我的臂上——那手轻得就像一只蝴蝶——目光透视一般望着我，随后又微微一笑。我就在这一瞬间被他慑服了。他那种愉悦的沉默，他那种宽容和平静也多少转移给了我一点。我醍醐灌顶似的忽然领悟了老人的本质性转化；从世俗人生转向清静世界，从语言转向音乐，从私心杂念转向和谐统一。我领悟到自己得以亲眼目睹这一转化实属天大幸事，也才领悟笑容和光辉的意义。这里有一位圣贤和完人，他容许我沐浴他的灿烂光辉一个钟点之久，可我这个低能儿却一个劲儿地为讨他欢心而不断提问题，不断逗他说话。我得感谢上帝，他早早让我亲眼见到了这种光芒。他也可以支开我，以致我被永远拒之门外：如果这样的话，那么我也许就不能够有生平从未感受过的最美妙的惊人体验了。”

“我想，”费罗蒙梯沉吟地说，“你发现我们的老音乐大师已经近似一位圣者，这件事由你而不是别人告诉我，总算还能让我相信。老实说吧，倘若出自任何别的人之口，我大概不会相信的。总而言之，我绝不是一个喜欢神秘主义的人，也即是说，我身为音乐家和历史学家，我只能是纯粹理性范畴的朋友和学者。我们卡斯塔里人既不隶属于基督教会，也不归于印度教或者道家学派，因而我认为，这类纯属宗教范畴的转化成圣，凡是卡斯塔里人全都是不可能的。这件事如果不是你——请原谅，我应该说尊敬的大人——亲口所说，我会把这种转化成圣的言论看作无稽之谈的。不过我想，你大概并没有要替我们可敬的老音乐大师进行封圣的意图，老实说在我们的团体里也找不到完成这类仪式的合格的主管部门呢。啊，请不要打断我，我是认真的，没有丝毫开玩笑的意思。你向我叙述了一种精神体验，我不得不向你坦白承认，我现在有一点儿惭愧感。因为你描绘的这种现象，不论是我还是蒙特坡的任何同事都并非一无所见，然而我们仅仅看到而已，几乎未加关心注意。我现在正在思索自己为何视而不见，为何漠不关心。原因很多，其中之一便是：老音乐大师的改变令你吃惊，看出他已转化成圣，而我则几近毫无觉察，原因自然很容易理解，你出乎意外地面对了一个已完成转化的人，你看见的是结果，而我与你不

同，我只能说是这一逐渐变化过程的见证人。你在几个月前见到的音乐大师与今天所见到的截然不同，而我们这些经常遇见他的邻居则几乎没有发现任何显著变化。不过我还得承认这一解释连我自己也不满意。如果真有什么奇迹在我们面前出现，即或极其悠悠缓慢，我们也必然会有所知觉，会受到越来越强烈的触动，凡是没有偏见的人，都应该如此。我想，我在这里找到了自己所以迟钝的原因：我恰恰并非没有偏见。我看不见，注意不到眼前发生的现象，因为我不愿意发现它的存在。我和这里任何别的人一样，无疑都看见了我们尊敬的大师日益静默和隐退的态度，以及与之同时发生的在脸上焕发出日益更为明亮、更为微妙的光辉，每当他遇见我并以静默回答我的问候时，我自然清楚地察觉到了这一情况，其他人也莫不如此。但是我始终持抗拒态度，不想深入去观察，我这样做全不是对老大师缺乏敬意，而有其他原因，一部分是厌恶个人迷信之类的盲目热情，另一部分则针对特殊的个人，譬如我讨厌彼特洛斯这个学生把老师当作偶像加以崇拜。其实早在你还在叙述故事之际，我就完全清楚了。”

克乃西特笑道：“原来你转弯抹角绕了一个大圈子，目的只想说明你对可怜的彼特洛斯的厌恶之情。现在怎么办呢？我也是一个神秘主义者或者盲目热情的人么？我也在宣扬这种遭禁的迷信个人和迷信圣贤么？或者，你愿意向我承认——虽然你不肯向学生承认——，也就是说，你承认我们亲眼所见、亲身经历的若干东西并非梦想和幻景，而是确凿无疑的客观存在么？”

“我自然得向你承认了，”卡洛慢慢地边思索边说道，“没有人会否定你的精神体验，更没有人怀疑老音乐大师那种不可思议的笑容所包含的美或者快乐。问题在于：我们应该把这一现象归入何类学问？我们称呼它什么？我们又怎么解释它呢？这些问题听着有小学教师味儿，归根结蒂，我们毕竟就是小学教师啊。如今我希望把你和我们的体验加以归类和赋予名称，并不是我希望通过抽象提炼和归纳整理而损害它的真善美，而是希望尽可能精确、清楚地把它记录下来，保存下来。当我偶尔走过一个地方，听到一个农夫或者小孩哼唱着我从未听见过的优美旋律，这对我也是一次重要体验。倘若我试图立即尽可能正确地记录下这个曲调，肯定不是简单归档了事，而是出于尊敬我的体验，使之永恒存在下去。”

克乃西特友好地点头赞许说：“卡洛，真是不幸，我们今后不会有很多见面机会了。青年时代的朋友并不是总能再聚首的。我把老音乐大师的故事告诉你，因为你是唯一在这里工作并且能够分担和分享我这个故事的老朋友。现在你想怎么处理我叙述的故事，怎么称呼我们老大师的神化状态，我只得悉听尊便了。如果你愿意去看看他，在他的光环里呆上一小会儿，我会感到很高兴的。他的这种慈爱、完善、智慧和神圣状态，不论我们怎么称呼，也许最终得归属于宗教范畴。虽然我们卡斯塔里人既无教派，又无教堂，但是对虔诚性并不陌生。我们的老音乐大师恰恰一直是位绝对虔诚的人。我们看到，许多宗教教派都曾出现因虔诚而臻至神圣、完善、光辉四溢、光华普照的情景，为什么我们卡斯塔里人的虔诚不能达到这样最高境界呢？——夜已很深，我得去睡觉了，明天一早就得动身归去。我希望不久能够再来。现在让我把故事的结局简单地告诉你吧！直等他说出‘你是徒劳的’之后，我才得以停止挣扎，我不仅安静下来，而且也放弃了自己妄图迫他说话以获得教益的愚蠢目标。就在这一瞬间——我放弃目标，决定让一切听其自然——，我所期望的便自动呈现在我眼前了。你也许会觉得我用词不妥，想采用另一种说法，不过请你暂且耐心听下去，尽管我似乎讲得不精确或者弄错了范畴。我在老人身边呆了大约一个小时或者一个半小时，在我和他之间发生的事情或者进行的交流，我无能传达给你，事实上那也不是任何语言交流。我只觉得，一待我不再抗拒，他就把我带进了他那清静和平、明亮清澈的世界之中，包围着我和他的是一片又愉悦又美妙的肃静。不须我运用意志力量进行打坐，我便已多多少少处于一种既令人喜悦又很成功的静坐状态，我所观照的主题是老音乐大师的一生。我看到了或者感觉到了他以及他的发展历程，我回溯了从当初第一次见面——我那时还是一个孩子——直到目前这一时刻。他毕生都是在奉献和工作中度过的，这却是他的自由选择，他毫无虚荣野心，一生充满了音乐，好似他让自己成为音乐家和音乐大师只是使音乐成为达到人类最高目标的途径之一，那目标便是：内心的自由、纯洁和完善。而且在他作出选择以后，他就似乎不再分心旁骛，只是一心一意日益更深地潜心音乐中，听任自己逐渐净化、转变，从他那双灵巧聪明的钢琴家之手和无比丰富的音乐家之脑，直到整个躯体的各个部分和器官，直到灵魂、脉搏

和呼吸，直到睡眠和梦境，最后，直到如今成为一种音乐象征，更确切地说是一种音乐的显现形式，一种音乐的化身。我至少可以这么说，凡是他放射的光辉，或者好似有节奏地来回地晃动在我们之间的呼吸气息，我觉得完全是音乐的感受，是一种绝非人间的神秘音乐，把每一个踏入它魔圈的人都吸收进去，就像一首许多人合唱的歌曲把每一个新声音都纳入其中一样。倘若那人不是音乐家，也许他会对这种天赐恩惠得出另一景象，譬如一个天文学家也许会看成一幅月球绕着某颗行星运行的图景，一个语言学家也许会听成一种包罗万象的原始魔术语言。就讲到这里吧，我得告辞了。这是我的一大快乐经历，卡洛。”

我们如此详尽地报道这段插曲，因为老音乐大师在克乃西特的生活中和心中都据有极其重要的位置。此外，还因为克乃西特和费罗蒙梯的长谈被后者以书信形式记录下来，一直流传到了我们手里，这也是我们援引较多的原因。这份材料无疑也是有关老音乐大师“圣化”的最早、又最可靠的报道之一。后来，关于这一主题的传闻和阐释就多得泛滥成灾了。

---

[1] 德语Menschenalter（世代）有两种意义：一是指人的一生时间，另一则指三十年左右时间，这里似是第一种意义。

[2] 浮士德博士，德国民间传说中一位和魔鬼订立契约的学者，后因歌德的《浮士德》而名扬四海。

[3] 华塞马勒也是作者虚构的人物。德国黑塞研究学者认为可能影射作者的朋友路易斯·莫依里特（1880—1962）。

[4] 学生彼特洛斯纯系虚构人物，并无具体影射对象。

[5] 原文为der groβe Gerneklein，直译应是“伟大的甘居下位者”，显然得自黑塞所景仰的中国老子的“善下之”思想。

·两个极点·

这一届被人称为“中国屋游戏”的玻璃球游戏年会至今仍尽人皆知，经常被作为经典游戏而加以引证。对于克乃西特和他的朋友德格拉里乌斯而言，成功乃是他们辛勤工作的果实，对于卡斯塔里和最高教育当局而言，成功乃是一种证明，证实他们任命克乃西特为最高长官是正确之举。整个华尔采尔地区、游戏学园以及全体精英分子总算又经历了一次又辉煌又愉快的庆典佳节。是的，多少年来不曾有如此盛况了。这位卡斯塔里有史以来最年轻、也最受争议的游戏大师第一次公开亮相便大获成功，尤其是卫护了华尔采尔的声誉，洗刷了上一年的失败和耻辱。今年没有人重病不起，也没有心惊胆战的代理人。那个代理人在满怀敌意的精英分子们的冷酷包围中，在紧张万分的办事人员，尽管忠实却毫无力量的支撑下，满怀恐惧地支持着那场巨大庆典。而今天是一位穿金裹银的领袖站在象征性的庄严棋盘之上，以静默而不可侵犯的祭司长姿态，向公众发布着他和他的朋友合作的成果。他浑身散射出平静、力量和尊严的光芒，那是任何世俗集会都不可能企及的境界，他在许多助手簇拥下步入典礼大厅，按照仪式规定一场场指挥着整场游戏的表演，他拿起一支发光的金笔在身前的小板上写下一个又一个优美的字迹，这些字迹随即便被放大成一百倍大的玻璃球游戏密码字体，投射到大厅后壁的一块巨大的看板上，被成千上万个人悄悄拼读着，也被发言人大声朗读着播放到全国各地和世界各国。当第一场结束之际，他把本场内容概括写在小板上，然后就以优雅感人的姿势请大家作静修准备；他本人则搁下金笔，坐到自己的座位上，摆出静修入定的示范姿态，这时候，不仅在大厅里、游戏学园里，在卡斯塔里地区里里外外，而且在外面许多地方、许多国家的玻璃球游戏信徒，也全都虔诚地坐下来进行同样的沉思，直到在大厅正中打坐的玻璃球游戏大师再度站起身子。仪式过程一如既往，然而一切仍让人感觉新颖动人。这个游戏世界既抽象又无时间性，却富于弹性，能够从上百个细微差别上区别出每一个个人的精神、音调、气质和字迹，这回的主持者个性伟大，他的文化修养也足以使他把自己的灵感式联想纳入不可破坏的游戏本身法规之内，而不是凌驾其上。

而在场的所有助手、参与者和精英选手也莫不像训练有素的军人般服从指挥，与此同时，与会的每一个人，即或只是协助大师执礼或者只是拉幕的人，也都在按照每个人自己的感受生气勃勃地参与着演出。至于广大群众，挤满了大厅和整个华尔采尔地区的广大信徒，成千上万的灵魂，全都追随着大师的足迹，穿越过玻璃球游戏无穷无尽多元意象空间，踏上了那条梦幻般的神圣道路，而那专为仪式敲响的深沉洪亮的钟声则是庆典的根本和音，钟声对于人群中较为纯朴幼稚的人而言，可说是他们从庆典中获得的最美妙，也几乎是唯一的切身感受，而对于技巧娴熟的游戏专家和批评家们，对于大师的助手和官员们，乃至大师本人来说，钟声也会在他们身上唤起一种肃然起敬之情。

这是一届高水平的大会，连来自外面世界的使节们也觉察到了，也表示了兴趣。短短几天中为玻璃球游戏赢得了许多永远皈依的新信徒。但是，在十天庆典结束之后，克乃西特却在总结经验时向自己的朋友德格拉里乌斯说了一番颇为奇特的话："我们也许可以满足了，"他说。"是的，卡斯塔里和玻璃球游戏都很奇妙，两者都已几乎达到了完美的境地。不过它们也许过分完美、过分美好了。它们实在太美，令人几乎不得不为它们担忧。我们不乐意设想它们也会有朝一日终成遗迹。然而我们不得不想到这个问题。"

这番流传至今的言论，使写作本传的作者觉得很有必要深入探讨自己任务中最棘手也最具神秘意义的部分了，其实作者原本想把这项任务稍稍往后放一放，而首先趁此平静时刻，清晰明了地把握克乃西特的状况，以便继续描述他的种种成就，他的领导有方以及他的光辉人生顶峰。但是，倘若我们不把这位可敬游戏大师生活本质中这种双元性或者两极性事先在此处进行若干阐释的话，那么我们似乎有些失误，而且也似乎离开了主题，尽管克乃西特这一本质特征，当时除了德格拉里乌斯之外，并无他人知晓。事实上，我们今后的工作主要将会是：把克乃西特心灵中这种分裂性或者毋宁说是一种不间断交替的两极性，作为这位可敬人物本质中的根本特性加以研究并加以证实。老实说吧，一个传记作家仅仅从圣徒生平言行角度来写一个卡斯塔里大师的传记（为了更好地发扬卡斯塔里的荣誉），完全不是什么难事。他可以很容易地写下克乃西特那几年游戏大师生涯——除了他生

命最后时刻的光景——，可以完整地报道他的一系列光辉灿烂的业绩，他所完成的任务，他所取得的成就。凡是仅仅依据文献资料的历史学家看来，克乃西特大师任职期间的作为不但无可指责，而且值得赞誉，他可以和历史上任何一位广受爱戴的游戏大师相媲美，就是与那位在华尔采尔引起游戏热潮的玻璃球游戏大师路德维希·华塞马勒相比较，也毫不逊色。然而，这位大师却有一个绝非寻常的、令人激动的结局，——在某些批判者眼中，这还是一种荒唐的可耻结局，但是这种结局并非偶然或者属于不幸事故，却事出有因并且完全合乎逻辑。我们今后工作的一部分也就是要指出：这一结局和我们可敬大师的光辉业绩和成就不存在丝毫矛盾抵触。克乃西特是一位优秀的模范行政官员，是他那高级官员层里的光荣代表，一位无瑕可击的玻璃球游戏大师。然而他看出了，也感到了——即或在他还处于任职期间就已感到卡斯塔里的显赫光辉不过是一种受到威胁的、正在消失的伟大。他生活于其中，却并非毫无怀疑毫无揣测——就像大多数与他同时代的卡斯塔里人那样——，而他是知道它的起源和发展历史的，他认识其历史本质，感受到它如何屈从于时代，如何受到冷酷无情巨大暴力的冲击和震撼。克乃西特对这一历史进程从认识到产生切身感触，以及他联系自己本人和自己工作所产生的感触，使他就像一个在成长发展和自我变化的血流之中运转的细胞，在运转过程中逐渐成熟了，其实早在他跟随伟大的约可布斯神父从事历史研究时就已经成熟。他虽受到这位本笃会神父的影响，而我们倘若追溯这种意识的根源和萌芽状态，就会发现很久以前已存在于他内心之中了。谁若真正有意探究克乃西特活生生的个性品格，追踪分析他一生的特点和意义，那么就不难发现这些根苗和萌芽了。

这个男子在他生平最辉煌的日子里，在他第一次主持庆典大会后，在他得以不同凡响地光大卡斯塔里精神之后，竟说出这么一番话来："我们不乐意设想它们也会有朝一日终成遗迹——然而我们不得不想到这个问题"，这个男子对一切存在之物的短暂无常，对一切人类精神创造成果之可疑性质，远在他研究并洞悉人类历史之前，便早早有了宇宙意识。让我们回溯一下克乃西特童稚和学生年代的往事，我们立即就会想起，他每一回听说某个同学因为令老师失望，已从精英学校转送普通学校，将从艾希霍兹消逝不见时，他就深感不安，惶

惑不已。我们知道，在这些被驱逐的学生中，并无一人曾经是少年克乃西特私人的好友。让他受到刺激和痛苦的不是什么个人损失，不是某些人离开了，消失了。确切地说，我们应该把他的痛苦形容为他对卡斯塔里的永恒性与完美性所抱持的童稚气的信仰因此而受到了轻度的震撼。由于克乃西特视自己受感召进入精英学校为神圣使命，而有那么一些男孩和少年却不知珍惜这一幸福和恩典，轻率地丢失了它，这事实不仅令他震惊，同时也让他看见了凡俗世界的力量。此外，也许还应当——虽然我们无法证实——提一下，这类事实导致他第一次产生了对自己一贯绝对信任的教育当局的怀疑，为什么一次又一次把学生挑选进来，过些日子又驱逐出去呢。

这些批评当局权威的最早期的感情冲动是否影响到了他的思想，我们无法判断。不管怎么说，在孩提时代的克乃西特眼中，开除一个精英学生不仅是不幸的，而且还是不应当的，是一种丑陋的污点，人人视而不见，听任其长期存在，乃是整个卡斯塔里的罪咎。我们认为，这便是学生克乃西特所以在此类情况中感觉困扰和惊恐的原因。他知道，在卡斯塔里疆界之外还有另一种世界和另一种生活，这种生活与卡斯塔里的原则完全背道而驰，它既不会融入卡斯塔里的秩序，也不会受到卡斯塔里的控制而得到精神升华。当然，克乃西特知道这种世界也存在于自己内心深处。他也有着违背自己原则的种种冲动、幻想和欲望，必须付出艰苦代价才能逐渐加以制服。

于是克乃西特知道，在某些学生身上，这种冲动力十分强大，以致突破了一切警告和惩罚的界限，令这些软弱的学生背离卡斯塔里的精英世界而回返那个只受本能支配而无精神教养的世界。对于努力发扬卡斯塔里美德的人们而言，那个世俗世界时而像一种邪恶的地狱，时而又像一种诱惑人的游乐场和竞技场。许多世代以来，无数有良知的青年都曾接受和体验过这种卡斯塔里式的罪恶观念。事隔多年之后，克乃西特作为成熟的历史学家则必然能够更加清楚地认识到，倘若没有这种自私和本能的罪恶世界提供素材与活力也就不可能有什么历史，而诸如宗教团体这类崇高的组织也正是这种浊流的产物，它生于此，也会有朝一日淹没于此。这个问题成了贯穿克乃西特一生努力奋进的动力基础，他觉得这决不是什么单纯的思想性问题，因为它比任何其他问题更为深入自己的内心深处，并且意识到自己对这个问题

也负有责任。克乃西特属于具有这类天性的人：凡是目睹自己信仰爱戴的理想，自己深爱敬重的国家和团体有了弊端和灾难，他就会生病，憔悴，甚至死亡。

我们顺着这一思路继续回溯，我们就发现了克乃西特在华尔采尔留下的蛛丝马迹，他初到华尔采尔的光景，他的最后几年学童生涯，还有他和旁听生特西格诺利具有重要意义的交往，——对于这位旁听生的情况，我们也已在适当的地方作过详尽介绍了。卡斯塔里理想的热情追随者克乃西特与世俗之子普林尼奥的遭逢，不仅对卡斯塔里具有强烈而持久的影响，对于青年学生克乃西特本人更具有一种重要而深刻的象征意义。因为当时强迫他扮演如此艰难重大的角色，表面上似乎纯粹出于偶然，事实上却十分符合他的总体天性，以致我们不禁要说：他后来半辈子的生活似乎只是一再重演这个角色，而且使这个角色越来越完美深刻。毫无疑问，他扮演的是卡斯塔里的保卫者和代理人，就如同他约摸十年后向约可布斯神父再次演出了这个角色，而后便以玻璃球大师身份把这个角色演到终结，然而他虽是教会组织的保卫者和代理人，却始终热衷于向敌人学习，努力不让卡斯塔里与世隔绝而处于停滞孤立，并且促使它与外面的世界积极合作，展开活泼的讨论。克乃西特与特西格诺利进行的演讲比赛式的交往多少还带有玩耍性质，到了后来，他和举足轻重的人物，又是敌人又是朋友的约可布斯神父打交道时，就完全是严肃认真的大事了。克乃西特在与两位敌人交手过程中考验了自己，使自己日益成熟，也从他们那儿学到了很多东西，而他通过斗争和交流也给了对方许多东西。他在这两场斗争中确实没有击败对手，是的，从一开头起，他就未曾有过这个目标。但他成功地赢得了他们的敬重，也迫使他们承认了他所代表的原则与理想。即或他和那位学识渊博的本笃会神父的辩论并未直接导致实际成果，但卡斯塔里不久在罗马教廷设立的半官方的代表机构——这是一个颇有价值的贡献，比起大多数卡斯塔里人所能想象的价值要高得多。

克乃西特原本对卡斯塔里之外的世界基本上一无所知，通过与世俗同学普林尼奥·特西格诺利以及同智慧的老神父舌战而结下的友谊，使他对那个外面的世界有了认识，或者应当说有了相当想象力，这却是极少数卡斯塔里人才拥有的认识。克乃西特过了幼年以后就不曾见

识和体验过外界生活——除了逗留玛丽亚费尔的那段时期，然而那里也并不能让他认识真正的世俗生活。不过克乃西特通过特西格诺利，通过约可布斯神父，也通过自己的历史研究，对这个世俗世界的真实情况获得了一种十分清醒的大致了解，当然大都是直觉认识，很少直接的体验，这却也足够使他比大多数卡斯塔里人——包括最高行政当局人士在内，更为懂得和更为接受那个外面的世界。他始终是忠贞不渝的卡斯塔里人，然而他从未忘记，卡斯塔里是世界的一个部分，只是世界的一个极小部分，尽管那是他最珍惜最心爱的部分。

克乃西特与弗里兹·德格拉里乌斯的友谊又是什么性质的呢？德格拉里乌斯是个难相处的问题人物，一个技艺精湛的玻璃球游戏能手，一个娇生惯养、敏感、道地的卡斯塔里人，一个才到玛丽亚费尔几天就受不了本笃会修士的粗俗气息、声称绝不能住过一星期以上、因而对自己顺顺当当毫无惧色呆了两年的朋友佩服得五体投地的人物。关于他们之间的友情，众说纷纭，莫衷一是，我们不得不排除其中的若干看法，另一部分也尚待进一步探讨。而所有的看法都建立于同一问题上：这一持续多年的友谊究竟有什么样的基础和意义。我们首先不能忘记下列事实：除了克乃西特与约可布斯神父之间的关系，他和任何朋友交往都不是有所寻找、追求，甚至有求于人。克乃西特引人注目，受人仰慕妒忌，甚至受到爱戴，纯粹是因为他那高贵的品质，他本人自某一“觉醒”阶段以来，也早已意识到自己的这种天赋。他也知道德格拉里乌斯早自大学生涯初期便已对他五体投地，可他仍始终对朋友保持一段距离。

然而，种种迹象显示克乃西特也确实很喜欢这位朋友，我们认为，克乃西特对他产生兴趣，并不仅仅由于他出众的才能和他擅长解决玻璃球游戏问题的卓越禀赋。让克乃西特产生强烈和持久兴趣的不仅是朋友的才能，而且还有他的种种缺点，包括他的体弱多病，正是这些欠缺让别的华尔采尔人厌烦德格拉里乌斯，以致常常受不了他。这个怪人是个道地的卡斯塔里人，他的整个生存方式也许外人难以想象，却与卡斯塔里的文化气氛和修养水平相一致，若不是他的难以相处和古怪脾气，把他形容为“十足的卡斯塔里人”，这倒是贴切的雅号。然则这位十足的卡斯塔里人与同伴们的关系却十分糟糕，他在同伴面前与他在领导面前一样不受欢迎，他经常打扰别人，一再激怒他

人，倘若没有他这位又勇敢又聪明的朋友给予保护和引导，也许早就毁灭了。其实人们所指责的毛病，归根结蒂只是一种坏习惯，一种执拗脾气，一种性格上的弱点而已，也就是说，他的思想和行为纯属个人性格问题，与宗教团体的制度体系全无干系。他的行为恰恰只是为了适应现存的秩序，因为这是对他能否生存于团体中的起码要求。

他算得上一个称职的卡斯塔里人，是的，甚至是一个闪闪发光的卡斯塔里人，因为他不仅多才多艺，无论在学问上，还是在玻璃球游戏技艺上都精益求精，从不故步自封。可惜他在对待教会和团体的现行秩序上，显得十分无能，甚至可说十分糟糕。他的最大毛病是长久以来始终忽视静修课程，其实打坐的意义恰恰在于能够让个人纳入团体的秩序之中，更何况还具有治疗作用，他若能运用得当，也许早就治好了自己的神经衰弱症。因而，每当他有一阵子表现不佳、过分激动或者情绪抑郁之后，他的上级们都要惩罚似地让他在严格监督之下进行静坐训练，哪怕只是一小会儿，就连一贯待他温厚宽容的克乃西特也常常不得不强迫他静坐以培植自持能力。

遗憾的是，德格拉里乌斯为人任性，脾气执拗，不合群，他好炫耀知识，常常说得连自己也着了迷，往往妙语如珠，灵思泉涌，说到得意忘形时，谁也止不住他。总之，他是不可救药的，因为他根本不肯接受矫正。他从来不顾什么团结和合群，他只要自己的自由，他宁肯永远处于学生状态。他愿意一辈子做个受苦受难、前途渺茫却死不回头的独行者，做一个才能出众的愚人，做一个虚无主义者，也不肯走顺从教会秩序而达到平静境界的道路。他不在乎平静安定，他不敬重教会秩序，他对种种指责与孤立一概满不在乎。毫无疑问，他在这个以和谐与秩序为理想的团体里，是一个令人不快而且难以消化吸收的分子。然而，恰恰是这种难以相处、难以同化使他成了这个如此秩序井然小世界里一股生气勃勃的不安定力量，成了一种责备、警告和提醒，成了一个激发新颖、勇敢、冲破禁忌等无畏思想的发动者，他是羊群中一头执拗不听话的山羊。而这一切，我们认为，正是他所具有的这一些品性才赢得了克乃西特友情。

当然，克乃西特在对待德格拉里乌斯的友谊中多少含有一点儿怜悯的成份，他常常为这位处于危难和不快活状况中的朋友付出一种骑士式的友情。但是，光靠怜悯是远远不足以维持友谊的，一旦克乃西

特重任在身，整日为工作、职责和义务之类疲于奔命，这种友谊也会不复存在。我们得出的结论是：德格拉里乌斯对于克乃西特的重要性和必须性，事实上并不亚于特西格诺利和约可布斯神父，他实际上与另外两位一样，乃是克乃西特生活中一种刺激性的因素，一扇望向新境界的小小窗户。我们相信，克乃西特在自己这位奇怪朋友身上觉察到他是某种典型思想的代表人物，随着时间的消逝，他也逐渐认识到，除了眼前这位独一无二的先驱者，卡斯塔里尚未出现过这一类型的人物，对于卡斯塔里而言，唯有通过新际遇，注入新血液才能够使卡斯塔里的生活获得更新，变得兴旺。德格拉里乌斯和绝大多数孤独的天才一样，是一个孤独的先驱者。他实际上是生活在一个目前尚不存在而将来可能出现的卡斯塔里王国内，他又实际上是生活在一个虽然仍远离世俗世界，而内部已因老化、因终日静坐而德行退化的宗教团体之中，在这个卡斯塔里世界里，仍然能够高度发挥智慧，能够深入潜心于重要精神思想，但是这些高度发展和自由发挥的精神活动已丧失了目标，只知一味欣赏自己精雕细琢的技艺能力。克乃西特看出德格拉里乌斯一身兼容了两个特点：既是卡斯塔里精湛技艺的化身，又是这类才能之堕落性和道德败坏性的一个警告信号。这个德格拉里乌斯确实又奇怪又可爱，但是决不能让卡斯塔里沦为满布德格拉里乌斯式怪人的梦幻王国。

这一危险固然远未降临，却已显露端倪。克乃西特懂得，只消把卡斯塔里贵族气的孤立围墙继续稍稍高筑一点儿，团体的纪律再衰败一点儿，宗教道德再沦落一点儿，那么德格拉里乌斯就不再是孤零零的怪人了，而成了日益堕落的卡斯塔里一个蜕化变质代表人物。倘若这个未来型的卡斯塔里人没有生活在克乃西特身边，克乃西特对他也没有精确的认识，这位游戏大师也许要迟些时候才会看清，甚至永远也不会发现此类衰落可能性的，如今克乃西特已洞察了真相，颓势业已开始，败落迹象业已存在。目光敏锐的克乃西特本能地觉察到这是一种征候，一个危险的信号，情况就像一个聪明的医生首次发现某个患者得了一种不为人知的新奇病症一般。而德格拉里乌斯不是等闲之辈，他是一个贵族，一个出类拔萃的才子。若先让德格拉里乌斯尚不为人知的预兆性病态传播开来，就可能改变卡斯塔里人的形象，也许整个学园和团体也会终于接受这种病态蜕化形象，然而未来的卡斯塔

里人也许不可能都是真正德格拉里乌斯的人物，归根结蒂，不会人人都具有他那种罕见的才能，那种忧伤的性情，那种闪耀跳动的艺术家热情，相反，大多数人也许将会仅仅具有他的消极因素：他的不可信赖性，他的浪费才华的嗜好，他的缺乏纪律和团结的意识。克乃西特在心情不安的时候，脑海里常会浮现诸如此类阴暗想象和预感，唯有通过静坐沉思，或者通过加强工作量才能予以驱除，这一定耗费了克乃西特许多精力。

恰恰是德格拉里乌斯事件向我们提供了克乃西特如何进行教育的卓越范例，显示他面临问题、疑难和病态时从不逃避，而是努力加以战胜。如果没有克乃西特小心谨慎的照顾和引导，这位危险的朋友大概早就彻底完蛋了。此外，他无疑也会给整个游戏学园带来没有止境的麻烦，自从弗里兹成为精英分子之后，已经引起了不少麻烦。游戏大师克乃西特巧施手段，不仅让自己的朋友纳入正常轨道，而且让其在玻璃球游戏中充分发挥他的高超才能。克乃西特不知疲倦地耐心诱导朋友以有价值的工作克服性格上的弱点，我们不得不惊叹德格拉里乌斯事件实为处理人际问题的杰作。附带提一下，倘若有人把克乃西特任职期间所主持各届玻璃球游戏年会的风格特征进行精确分析研究，恐怕会是一项很美妙的计划，大概会获得意料不到的发现——我们很乐意向任何一位玻璃球游戏历史学家郑重推荐这项任务。每一届游戏无不又庄严又可爱地散放出奇思异想的光彩，韵律节奏又如此富于创意，绝非任何自我陶醉的技巧所可比拟的，每一场游戏的基本概念和结构，那一系列引导与会者静修的设想，全都是克乃西特运思后的产物，而一切技术上的精雕细镂和大部分细节处理则是合作伙伴德格拉里乌斯的工作。岁月流逝，这些游戏年会将被人遗忘，然而克乃西特的生活和工作仍会对后人产生吸引力和楷模的影响力。我们很幸运，他的生平和业绩已和所有公开庆典活动一样被记录和保存下来，而且不仅埋藏在档案馆里，而且代代流传、生气勃勃地活到了今天，被无数青年学生研究学习，在许多玻璃球游戏课程和研讨会上成为广受喜爱的范例。连那位合作者的名字也跟着流传了下来，否则早就被人忘得一干二净，或者至多只是许多往日传闻轶事中一个影子式人物罢了。

克乃西特就这样替自己难合群的朋友弗里兹安排了一个位置，让

他充分发挥作用，结果不但多少充实了华尔采尔的文化和历史，同时也让这位朋友的形象在后代的纪念中获得一定程度的不朽性。我们在这里顺便说一下，这位伟大的教育者完全清楚自己对这个朋友产生教育影响的最重要实质性基础。基础便是朋友对他的爱戴和钦敬。众所周知，克乃西特与生俱来的和谐品性，他的领袖气质，自始至终不止吸引着弗里兹，也受着无数同辈人和学生的爱戴和钦敬，克乃西特运用权威力量时，倚持此一特点远胜于倚持自己的职位，尽管他本性温和宽厚，却也屡试不爽。克乃西特能够非常精确地感觉到每一句善意赞同的话，或者每一句冷淡轻视的话所产生的影响。许多年之后，一位十分崇拜他的学生向人叙述道：克乃西特曾经一星期之久不和他说话，不论在课堂上，还是在研讨会上，都不和他说话，好像根本没有看见他，把他当成了空气——在他上学几年所受的处罚中以这一次最厉害，不过收效也最大。

我们认为引证和回溯上述情况是不可或缺的工作，以便让我们的读者从这些段落中体会到克乃西特品性中两种相反极点的倾向，我们的读者既已追随我们的描叙经历了克乃西特的顶峰时期，现在就得准备历经他丰富一生的最后阶段了。他生命历程中显示了两种相反相成或者两个极点的倾向——也即是他的阴和阳——，一种倾向是毫无保留地忠于并且卫护自己的宗教团体，另一种倾向则是“觉醒”，想要突破、理解和掌握现实生活。约瑟夫·克乃西特作为信徒和献身者，宗教团体、卡斯塔里、玻璃球游戏在他眼中都是神圣不可侵犯的。而在觉醒的、敏锐的、开拓性的克乃西特眼中，一切奋斗而得的价值均属过去，它们的生存形式面临变化，此外还存在着老化、缺乏创造性和衰落的危险。虽然教会的理想在克乃西特心中始终神圣不可侵犯，然而他也已认识到各个具体部门都面临着无常多变，都是可以批评的。克乃西特对自己所献身的这个精神团体，对它的力量和思想都是惊叹的，然而认为有一种倾向很危险，也即把自身存在视作唯一纯粹目标，完全忽视它应该对整个国家和全世界承担的责任和工作，最终的结果必然是日益越来越贫瘠歉收，逐渐与整体人类生命脱离关系而日趋衰亡。他早在少年时代便已对这种危机有了预感，这也正是他始终犹豫不定、迟迟难以下定决心献身玻璃球游戏的原因。尤其在他和修道院的修士们，特别是与约可布斯神父展开讨论，勇敢地为卡斯塔里

辩护的时候，这种意识常常更加强烈地袭向他的心头。自从他回转华尔采尔，后来又担任大师职务之后，他频繁地察觉到这一危险的明显征兆，既出现在那些老老实实照章办事的各部门官员和自己下属中，也出现在那些才华横溢却盛气凌人的华尔采尔精英分子中，特别是在自己朋友德格拉里乌斯非常感人又十分可怕的性格中。

克乃西特度过了就任大师职务的艰辛的第一年，如今总算有点空余时间从事耽搁了一年的历史研究。他生平第一回真正睁开眼睛来认识卡斯塔里的历史，很快便得出了自己的结论：情况并非像玻璃球游戏学园里的人们自我感觉的那么良好，卡斯塔里和外面世界的关系，它与外界在生活、政治、教育文化上的相互影响，几十年来一直处于不断的衰退状态中。尽管在教育和文化事务方面，联邦议会确实仍一如既往地向最高教育当局咨询，华尔采尔学园也依旧向全国各地供应优秀教师，在一切学术问题上也始终拥有权威地位，然而所有的事情全都是例行公事，带有机械主义的味道。如今出身自卡斯塔里各类专科的精英青年已很少有人对校外工作感兴趣，更没有什么人自愿报名去外面担任教师了，与之同时，外界的朝野人士也难得来卡斯塔里叩门求教，而往昔年代，卡斯塔里的声音何等重要，例如重大法律事项，社会各界都乐意援引和听取卡斯塔里的声音。人们如果比较一下卡斯塔里和全国各地的文化水平，马上就会发现，两者非但没有互相接近，反而以令人难堪的方式背道而驰了。卡斯塔里的文化越是受到过度精细培植，世俗世界对这种文化就越是听之任之，越来越不把它视为一种必须，一种每天必吃的面包，而看成是一种外星来的物体，又像是一种值得向人炫耀的珍贵古董；当然这种古董暂时不舍得丢弃，却因为缺乏实用价值而宁肯束之高阁。大多数人都不了解内情，依然信任卡斯塔里的道德和精神气氛，但事实上，这一切早已失却生命力，对实际生活毫无作用了。

全国人民对卡斯塔里学园的兴趣，对各种教育设施，包括对玻璃球游戏的关心，也如同卡斯塔里人对全国人民的生活与命运的关心一般，全都在不断往下低落。错误当然咎在双方，他心里早就清楚，但是他如今身为玻璃球游戏大师，却尽与卡斯塔里人和玻璃球游戏专家们打交道，这一事实让他内心忧伤。因而他才日益更加致力于初级游戏课程，更加愿意教授幼小的学生——是啊，学生的年龄越小，他们

与整个外界生活的联系也会越多，他们囿于训练调教的局限性也就越少。他常常察觉自己狂热地渴望那个世俗世界、普通人以及纯朴自然的生活——尽管那个存在于外边的世界他全然陌生无知。当然，我们大多数人也有过大致类似的渴望，向往某种虚空的东西，向往一种更为清淡的空气，就连最高教育当局也熟悉这一难题，也曾不断想方设法寻求解决这一难题的途径，例如加强体操训练和体育游戏，试验推行各种手艺劳作和园艺劳动等等。倘若我们的观察正确，我们敢说宗教团体当局最近一段时期出现了新倾向，撤消了某些过度培养的专门科目，以利于强化静坐训练，那么不是怀疑分子和抹黑者，不是叛离团体的人，也会承认克乃西特的看法是正确的，因为他早于我们很久之前便已清楚看出：我们这架既复杂又敏感的共和国机器，业已老迈不堪，不少器官均急需更新了。

刚才已经提到，克乃西特就任大师职务第二年便又恢复了历史研究工作。除了研究卡斯塔里历史外，主要是研读约可布斯神父论述本笃会教派的各种大大小小的著作。此外，他还常寻找机会与杜波依斯先生和一位来自科普海姆的语言学家（常以秘书身份参加教育当局的会议）交流对历史问题的看法，从而引发他们对历史的新的兴趣。对克乃西特来说，这种交谈不仅愉快，而且是令人振奋的休闲。他在日常工作中非常缺乏这类交谈机会，老实说，他日常接触的人当中，最厌恶历史的人就是他的朋友弗里兹。我们在一堆材料里发现一份记录某次谈话的笔记，德格拉里乌斯发表了激烈的言论，认为历史绝不是卡斯塔里人值得研究的题目。

“人们当然可以用机智的、消遣的，必要时也可以用慷慨激昂的语气阐释历史，谈论历史哲学，议论历史如同议论其他哲学一样，自有许多乐趣，因此，如果有人愿意以此自娱，发言者丝毫也不反对。但是这一事物本身，人们娱乐的对象——也就是所谓历史，却是又丑恶又可怖，同时也是无聊乏味的东西。发言者无法理解，居然有人乐意从事这方面的工作。历史的唯一内容便是人类的自私自利和无限的权力斗争，他们总是过高地评价这类斗争，把它们吹得天花乱坠，实际上追求的只是残酷的、兽性的物质权力——这并不是卡斯塔里人理想世界里的东西，或者应该说是卡斯塔里人所藐视的东西。世俗世界的历史不过是无穷无尽一长串无聊乏味的弱肉强食的记录而已。如果

把人类真正的历史，也即把没有时间性的精神历史，与老朽愚蠢的权力斗争以及明目张胆地往上爬等相提并论或者试图进行由此及彼的阐释，这种做法本身就是对精神思想的反叛。这使我联想到十九世纪或者二十世纪一个散布很广的宗教派别，凡是其中虔诚的信徒都相信：古时候人们供奉神祇敬献祭品，建造神殿，传播神话，以及从事其他各种各样的美妙活动，全都是食物或工作不足或过多的结果，是工资和面包价格失衡的结果。换句话说，一切艺术和宗教不过是些门面装饰，所谓超越人类之上的思想意识归根结蒂完全取决于饥饿和食物。”

克乃西特听完这番议论，逗乐似地问道：“难道人类的思想史、文化史、艺术史不算历史么？它们和其他历史之间不存在丝毫关系么？”

“不存在任何关系的，”他的朋友激烈地叫嚷道，“这正是我要否定的。世界史只是一部赛跑史，为求利，为抓权，为夺宝而进行的赛跑，凡是好运当头，又可当权又可得利的人，都不会错过自己的机会。而一切思想、文化和艺术的行为则恰恰与之相反，总是努力挣脱时代的奴役，尽力从人类懒惰和本能的粪坑中挣脱出来，抵达一个纯然不同的层次，进入一个无时间性的、永恒的神性境界，这些活动绝对而完全地反历史，是非历史的。”

克乃西特听任德格拉里乌斯讲够后，对这通宣泄之词一笑而已，随即便平静地为他们的对话作了一个结论：“你爱好精神和文化产品，这值得钦佩！但是，精神文化的创造工作并非如某些人认为的那样，是人人都能够参与的工作。柏拉图的对话录或者伊萨克[1]的合唱曲——一切被我们称为精神产品或者艺术著作或者任何具体化了的思想，都是创作者追求净化和自由而斗争的最后结果。正如你方才所说，都是无时间性，挣脱了时代奴役，进入了永恒自在境界的东西，一般说来，凡是其中最完美无瑕的作品，都似经过大浪淘沙般，洗尽了人间纷争痕迹的。我们能够拥有这些作品是我们的巨大幸福，是的，我们卡斯塔里人几乎纯因它们而活着，我们要做的唯一创造性工作就是再现它们，我们要持久地活在那种超越时空和纷争的境界里，这一切正是作品得以诞生的基础，而没有这些作品，我们大概就一无所知。我们还努力超凡脱俗，或者也可以用你喜欢的说法：不断地深

入抽象概括。我们在自己的玻璃球游戏里，把那些圣哲和艺术家的作品分解为一个个原始组成部分，抽象出它们的风格、模式及其升华了的意义，随后予以解剖分析，就像这些组成部分都是积木一般。当然，一切都是美好的工作，没有人为此发生争执。然而，并非每个人都能够一辈子只是呼吸、吃喝在抽象之中。在值得华尔采尔的教师们产生兴趣的工作中，历史研究应该处于优先地位：因为它可以和现实生活打交道。抽象化确乎很吸引人，但是我认为，生而为人也必须呼吸空气，也必须吃饭才对。”

克乃西特经常抽空去短暂看望老音乐大师。这位可敬的老人已明显地衰老，很久以来便完全丧失了说话习惯，但是那种清明愉悦的平静状态却一直保持到最后时刻。他没有病倒，他的逝世也决非寻常的死亡，而是一种渐进的精神化——肉体的物质存在与功能的日益消失，与此同时，他的生命力最终越来越集中于双眼的目光，还有那消瘦枯萎脸上淡淡的光辉里。这已是蒙特坡大多数居民十分熟悉而且敬重的景象，却只有少数人，如克乃西特、费罗蒙梯和年轻的彼特洛斯能够有幸沐浴在一个无私的纯净生命之落日余辉和慈光中。这少数几个人每回总是先做好准备，集中精神，随后再进入老大师坐在躺椅上的小屋内，这才得以踏进这种超尘脱俗的慈祥光圈中，与无言的老人共同感受和谐完美的境界。他们逗留在这个水晶般透明清澈的灵魂的气氛里，好似置身于受到无形慈光普照的王国里，他们在这一极乐的时刻与老人共同谛听着非尘世的神秘音乐，而后带着清纯的心情和充沛精力回转自己的日常生活，好似从一座高山的巅顶下到人间一般。

有一天，克乃西特收到了讣告。他匆匆赶到蒙特坡，看到老人安详地躺在灵床上，瘦削的脸容凝缩为一幅静谧的古日耳曼或者古阿拉伯的文字图案，虽然无法辨认，却仍然向人们散放着微笑和极乐的幸福。克乃西特继音乐大师和费罗蒙梯之后在葬礼上致悼词，他没有讲述这位光辉音乐圣哲的成就，没有提他为人师表的伟大，更没有说到他作为最高教育当局元老的仁爱智慧，而只是讲述他垂暮和临终前的慈悲景象，谈论他精神上的不朽之美，凡是曾与他共度最后时光的人都享受过他的恩典。

我们从许多材料中了解到克乃西特极想替老音乐大师写传，却因

公务繁重，无暇抽身。他早已习惯于克制自己的私人愿望了。克乃西特有一次曾对一位教师说：“很可惜，学生们不能够完全明白自己目前的生活多么丰富和快乐。我做学生的时候也和他们一样。我们忙着研究，忙着工作，我们不浪费时间，自以为称得上勤奋好学，——但是我们几乎不清楚自己做这一切究竟为了什么，也不知道我们利用这种自由能够做些什么。随后，突然接到了宗教当局的召唤，派给了我们任务，一个教职、一个使命、一个官位，从此升到了更高的地位，不料就此陷入了公务和责任的罗网，人们越是想挣脱，却被围困得越紧，其实都是些微不足道的小事，但又必须按时完成它们，而且每日的公务都远远多于办公的时间。事实如此，我们只能忍受而已。但是每当我们在大礼堂、档案馆、秘书处、接待室以及小型会议和公务旅途中忙得不亦乐乎之际，偶尔想到了我们曾经拥有又已失却的自由，想到了我们自由选择工作的自由，不受限制地广泛研究的自由，我们就会在这一瞬间非常渴望那些日子，而且会设想自己若能再度拥有这份自由，定要彻底享受和充分利用它的潜能。”

克乃西特在发扬自己属下官员和学生各不相同的为宗教团体服务的禀赋上，有着过人的精细分辨能力。他小心慎重地替每一项任务、每一个职位遴选合适的人才，根据各种记录文字来看，证明他对各种问题，尤其是不同性格的判断极其确切。同事们都很乐意向他讨教处理各种疑难性格的难题。譬如已故音乐大师那位最后的得意门生彼特洛斯的问题。这位青年属于那种静静的狂热分子，在服侍可敬的大师期间，出色地完成了自己独特的伴侣、护士和信徒角色，直至大师逝世。但是当这项任务自然终止之后，他却当即陷入了抑郁悲伤状态，当然，大家谅解他，也就容忍了他一段时间，然而，症状随日俱增，使现任音乐大师路德维希[2]不得不予以认真关注。因为这个彼特洛斯硬要留在老音乐大师逝世的小园亭里，他住在那里，守护着这间小屋，谨慎地把屋内的陈设和家具原封不动地保留下来，甚至把已故者的居室当作圣殿，老人的躺椅、床榻以及那把古琴都成了不可接触的圣物，他除了悉心照看这些遗物外，唯一的其他活动就是守护和照料自己敬爱的先师的坟墓。在他眼里，终身崇拜死者应是他的天职，他要永远看守这一纪念圣地，好似他是一个庙宇的奴仆，他也许想让这地方成为人们朝圣的圣地吧。老大师下葬后的头几天，他拒绝进食，

后来仿效老大师临终前进食的量度，每天仅吃一点点东西，人们觉得他大有步先师的后尘，随同敬爱者同赴黄泉的意向。但是他难以长久坚持这一作法，不久便改变主意，想做一个园亭和墓园的永久看守人，把这个地方变成永恒的纪念场所。这个年轻人的行为清楚地显示了他性格执拗，在经历过一段令他留恋的特殊生活后，不愿再回返普通的日常生活和工作，显然他暗暗感觉自己已不能胜任往昔的工作了。“附带告诉你，那个曾奉派陪伴已故音乐大师的彼特洛斯肯定是疯狂了。”这是费罗蒙梯在一封致克乃西特的短简里的尖刻报道。

蒙特坡这位音乐学生的问题自然不需华尔采尔的大师亲自操心，更不必插手蒙特坡的公务而加重工作负担。但是彼特洛斯的情况越来越糟，他被强行赶出了园亭，然而他的悲伤并未随着时日而消退，甚至到了孤立自己、避不见人的地步，以致一般的犯规处罚对他全无用处，他的上司们知道克乃西特对他颇有好感，于是现任音乐大师办公室的官员便向克乃西特征询意见和帮助，与之同时，他们把这个不听话的学生送进了医院的隔离室进行观察。

克乃西特原本不乐意介入这桩麻烦事件，后来想起这个青年也曾一度有助于自己的思索，最终决定也试着加以援手，便把事情接了下来。他先建议将彼特洛斯置于他的呵护之下，请人们视彼特洛斯为健康常人，允许他单独出门旅行。克乃西特在公函里附了一份简短、语气亲切的邀请信，请彼特洛斯到华尔采尔略事逗留，他很希望知道老音乐大师临终前几天的情形。

蒙特坡医院的医生勉强地同意了这个办法。人们把克乃西特的邀请转交给青年学生，情况正如克乃西特所预料，处于糟糕被囚状况中的彼特洛斯，眼下最受欢迎，最求之不得的事情，莫过于快快逃出这一灾难场所。彼特洛斯立即同意旅行，毫不反抗地接受了正规饮食，一拿到旅行证件就徒步出发了。他平平安安地抵达了华尔采尔，由于克乃西特吩咐在先，大家对他种种漫不经心的举止只当视而不见。彼特洛斯被安排在来档案馆工作的客人们之中，这让他感到自己没有被视为犯过错的人、病人，或者任何脱出常规的人物，事实上，他也没有病到不知道重视这种舒适气氛的程度，因此也就顺顺当当踏上了这条为他铺平的重返人生之路。彼特洛斯初到的几星期里，确乎给游戏大师添了不少麻烦，克乃西特先安排他一项工作，要他把已故音乐大

师最后的音乐演奏和音乐研究在严格监督下作出详尽记录，又让他在档案室里做一些小小的日常工作，借口说眼下档案室缺人手，工作忙不过来，希望他能抽空去助一臂之力。

总而言之，大家相帮这位误入歧途的学生重又踏上了正路。直到他完全平静下来，显然已可纳入正常轨道之时，克乃西特开始以简短的交谈对他施加直接的教育影响，逐渐消解这位青年的妄想；把已故大师当作偶像进行崇拜，这种行为在卡斯塔里既不受尊重，也不会获得许可。但是彼特洛斯表面看来似乎已经痊愈，但实际上始终未能克服重返蒙特坡的畏惧心理，于是他只得到华尔采尔一所精英学校去担任低年级的音乐教师，从此他就一直颇为受人尊敬。

关于克乃西特在治疗和陶冶精神和心灵方面所做的工作，实例颇多，然而更重要的是他那种温和品性的巨大感化力量，许多青年学生就像当年克乃西特受老音乐大师教化一样，因克乃西特而体验了真正的卡斯塔里精神。所有这些感化人的例子都表明克乃西特在性格上毫无毛病，是一个十分健康和平衡的人。然而他竭力关心帮助那类具有危险性格又思想不稳定的人物，如：彼特洛斯或者德格拉里乌斯；他似乎又在暗示自己对卡斯塔里人的此类病症或者对病症缺乏抵抗力有着特殊警惕性和高度敏感性，也暗示他自第一次觉醒之后便对卡斯塔里生活中存在的问题和危险始终高度关注，从未懈怠放松。与此同时，我们的多数同事却大都轻率地不愿正视这种危险，和他的清醒勇敢相差甚远。我们揣测，在当时的当权者中，大部分人也已看出这类危险，却基本上置之度外，克乃西特的策略可称是不同凡响。他看清了这些问题，或者应当说他因为熟悉卡斯塔里的早期历史而把在危险中生活视作必然的奋斗。克乃西特因而肯定并且乐意面对这些危险，而他同时代的多数卡斯塔里人却宁肯只把自己的团体和团体内的生活视作一种恬静的田园生活。此外，克乃西特还在约可布斯神父论述本笃会教派的著作中汲取了若干观念，如把教会视为一种战斗的社团，把虔诚视为斗争的立场。这位老人有一次说道：“不认识恶魔与鬼怪，不与它们进行持久的斗争，便不存在什么高尚和可敬的生活。”

在卡斯塔里高层人士之间很少有亲密的友谊关系，因而我们发现克乃西特任职最初几年里未与任何同事建立私人友谊时，丝毫也不觉奇怪。克乃西特极喜欢科普海姆的那位古代语言学家，对团体当局的

领导成员们也深怀敬意，但在领导层的工作氛围里，几乎排斥了一切个人的以及私人的感情，一切务求不偏不袒，客观求实，以致几乎不可能产生任何超越公务关系之上的亲密关系。然而对克乃西特而言，仍有一种友谊还实实在在地存在着。

涉及最高教育当局的档案都是不供借阅的秘密档案，因而我们仅能通过他偶尔与朋友们谈及这方面的内容的交谈中去进行推断。克乃西特担任大师初期，出席高层会议时似乎总持缄默态度，除非必须由他本人提出倡议之类时才开口说话。我们听说他很快就学会了高层领导的传统的交往语调，掌握了那种优雅、机智和愉悦的态度，并熟练地运用于实际之中。众所周知，我们教会组织的头头们，各学科的大师们，还有团体当局各部门的领导人相互来往时，无不小心翼翼地保持着一种正规场合的礼仪姿态。我们说不清这种情况始于何时，然而确已成了他们的习惯，尤其当他们彼此间争议越多或者涉及了重大问题，他们的礼数也越发严格越发周到，好像这是什么必得遵守的神秘游戏规则。我们揣测这种礼仪可能是与卡斯塔里其他传统功能一起传下来的重要功能，首先是它的安全阀作用：人们在讨论问题时运用超乎寻常的礼貌语气，不仅可使辩论人避免情绪冲动，有助于令人保持完美的态度，更可借以保护宗教团体和最高教育当局本身的尊严。用庆典的礼服，用神圣的面纱把他们遮掩起来的理由大概也就在此，尽管这种微妙的恭维艺术经常受到学生们的嘲笑。在克乃西特时代之前，他的前任托马斯·封·德·特拉维就是一位精通此道的大师。不过，就这一艺术而言，克乃西特不能算是他的后继者，更不是他的仿效者，而是一个古老的中国的信徒，他的礼数较少机锋，更多的则是诙谐。但是，他也在自己的同事们之间被奉为精于礼数的大师。

---

[1] 伊萨克（1450—1517），欧洲文艺复兴时期德国作曲家，以合唱歌曲和弥撒曲最为著名。

[2] 现任音乐大师罗德维希是虚构人物，并无隐射对象。

我们现在已抵达一个转捩点，我们必须把注意力全部集中在这一时刻，因为它不仅占据着这位游戏大师的最后几年时光，而且还促使他决心离开自己的职位和游戏学园，跨进另一种生活领域，直至他死亡。尽管他始终以堪称楷模的诚实态度忠于职责，直到辞职的那一片刻；尽管他始终受到学生和同事们的爱戴和信任，直到告别的那一天，我们仍然放弃了继续叙述他任职的情况，因为我们已发现他内心厌倦这一职位，心灵深处转向了另一种目标。他为扩展公务可能达到的程度可称鞠躬尽瘁，他已跨过界限进入转身地点，他必须作为一个伟大的人物离弃传统的、服从秩序的小径，踏上那条没有前人足迹和经验，更没有人引领的新路，他必须信赖那至高无上的、人类尚无法测度的力量。

他一旦自觉意识到了这种情况，便冷静而细心地对自己当前的处境和改变这一处境的可能性进行了审察。他以不同寻常的年龄登上了职位顶峰，那是任何一位有才能有抱负的卡斯塔里人都认为值得奋斗的目标。他获得这一高位，既非出于野心，也非出于努力，登上这一高位几乎是违反他本身意愿的强求；过一种不引人注意的、没有公务责任的自由研究生活，才是最适合他，这也是他个人的最大愿望。他并不重视高位所能够带来的种种利益和权力，我们发现他似乎上任不久便厌倦了这类荣誉和特权，尤其是他始终把最高行政当局的政治工作和管理工作视为沉重负担；虽然他总是凭良心奉献精力，甚至连他的本职工作，连那项最独特的培训最优秀精英人才的工作，虽然偶尔也曾让他感到喜悦，这批精英分子也对他十分钦佩，然而越到后来越使他感到负担多于快乐。真正让他获得喜悦和满足的倒是教书和教育，他还从中获得了这样一种经验：学生的年龄越小，他在教育中得到的快乐和成果也就越大，以致他常常怅然若失，因为本职工作输送给他的只有青年和成人，而没有少年和幼儿。

当然，他在长期的任职过程中还产生了许多思虑、经验和观点，这促使他对自己的本职工作以及华尔采尔本身的若干景况持有怀疑和批判态度，或者更确切地说，他觉得大师职务是最有成效地扩展自己

才能的巨大障碍。他所怀疑的东西，有些我们已经熟知，有些则是我们的揣测而已。至于下述种种问题：游戏大师克乃西特力图挣脱官职的束缚，而想按照自己的愿望从事不太显著的工作，对不对？他对卡斯塔里处境的种种批评究竟正确与否？人们应当视他为一个先驱者和勇敢的战士呢，还是视他为一个某种类型的叛徒或者甚至是开小差的逃兵？这一长串问题，我们不打算再探讨，因为已有过太多的争论。在华尔采尔地区，有一段时期曾因这一争论而使整个学园分裂为两大阵营，这一裂痕至今仍未完全弥合。我们虽然对这位伟大的游戏大师怀着深深的敬意，却不愿意在这类争论中产生任何偏见。我们认为，对于约瑟夫·克乃西特其人及其生平等诸多争论和分歧，最终将出现一种综合性的判断，是的，事实上这种情况早就开始形成。因此，我们不愿对往下的叙述进行任何批评或者改变，而一如既往地尽可能忠实地写下我们敬爱的大师最后阶段的历史。不过确切地说，我们记述的并非纯粹的史实，而是一种所谓的传说，一种由真实的材料和口头传闻糅合而成的报道文字，就像是源自种种或清澈或污浊的不同泉源汇聚而成的泉水，流向了学园中我们这一辈后代人。

正当约瑟夫·克乃西特开始思索如何才能够走上一条自由的道路时，出乎意料地遇见了一个曾经很熟悉，却已几乎完全忘记的人，那人就是他青年时代的对手和朋友普林尼奥·特西格诺利。这位出身于古老家族——其前辈人曾对卡斯塔里有过帮助——的后裔，年轻时在精英学校当过旁听生，如今已成为有影响力的社会名流，既是议员先生，又是一位政论作家，有一天因为公务突然出现在学园宗教团体当局的会议上。我们已经谈起过，负责卡斯塔里财政工作的管理委员会每隔数年改选一次，这位特西格诺利恰好被选为本届的委员之一。当他第一次以委员身份出席在希尔斯兰教会组织会议室举行的委员会议时碰见了玻璃球游戏大师。这次会见不仅给克乃西特留下了深刻印象，而且产生了后果。

我们所掌握的那次会面情况，部分得自德格拉里乌斯，部分得自特西格诺利本人，他在我们不十分清楚的克乃西特这一段后期生活里，再度成了克乃西特的朋友，是的，还应当说是知心密友。

他们暌离数十年后重逢于他人的介绍之下。会议主持人按照常规向大家介绍新当选的委员会成员，当克乃西特听到特西格诺利的名字

时，不禁大吃一惊，甚至颇感惭愧，因为自己未能一眼便认出阔别多年、模样有点改变的老朋友。克乃西特立即改变态度，免除了一切虚礼客套，亲切地伸出右手，目光审视着对方的脸容，试图寻找出让自己未能认出老朋友的变化来。会议过程中，克乃西特的视线也常常停留在这张曾经非常熟悉的脸上。此外，因为特西格诺利竟以大师头衔相尊称，使克乃西特不得不两度请他改变称呼，恢复青年时代惯用的叫法，直至他改口为止。

克乃西特记忆中的普林尼奥是个性格奔放、开朗健谈、光彩照人的青年，既是优秀学生，又是世家子弟，他自感比脱离世俗生活的卡斯塔里少年优越，常常逗弄嘲笑他们。当时他也许有点儿虚荣，却心怀坦荡，绝不是那种心胸狭隘的人，因而引得许多同龄人的好感、拥戴，对了，许多人还被他那优雅的外表、自信的举止和不俗的气息所倾倒，经常围在他身边。数年后，在普林尼奥即将结束学习生涯之际，克乃西特又见了他一次，发现对方又肤浅，又粗俗，似乎完全丧失了以往的魅力，这使克乃西特很失望。两人便冷冷淡淡地分了手。

现在的普林尼奥好像换了一个人。首先，他似乎完全丢弃了或者失落了年轻时的活跃精神，他那种喜好与人交往、争论和交流，那种积极、好胜、外向的性格，似乎统统失落了。事实也是如此，譬如他遇见老朋友时只是注视着对方，而没有主动先打招呼，譬如他对朋友不用早年的称呼，而尊称大师，勉强接受了克乃西特要他改换称呼的恳求，是的，就连他的举止、目光、谈吐方式，甚至脸上的神情都大大改变了，一种拘谨和沉闷取代了从前的好斗、坦率和热情，他变得沉默和拘束了，也许是一种工作过度的现象，抑或只是厌烦而已。他的青春魅力消退了，不见了，从前那种肤浅、虚浮的特征也同样消失了。现在，他的整个身形，尤其是他的脸上都烙刻着又绝望又高贵的痛苦痕迹。

我们的玻璃球游戏大师参与着会议，却不由自主地分出一部分注意力，思索着眼前的现象，究竟是一种什么样的痛苦，居然把一个天性活泼、潇洒、生气勃勃的快乐青年变得如此压抑。克乃西特揣测那必定是一种自己完全陌生、完全无知的痛苦，他越是沉潜于揣摩探究，便越同情这个痛苦的人。同情与友情汇聚成一种隐隐的感觉，让他感到自己好似对青年时代朋友的痛苦负有罪责，应该作出一些补偿

才对。

当克乃西特对普林尼奥的痛苦原因进行了若干假设，又随即一一推翻之后，有一种想法出现在他的脑际：这张脸上的痛苦表情不同寻常，似乎是一种高贵的、悲剧性的痛苦，这类表情形式不属于卡斯塔里范畴，他回忆起曾在外面世俗世界人们的脸上见到过类似的表情，当然没有眼前所见的那么显著和迷人。这时他也联想到曾在古代的肖像和雕像上见过类似表情，曾在一些学者或者艺术家的作品中读到过某种一半出自病态一半出自命运的感人悲哀、孤独与绝望的表情。我们这位游戏大师既具深入人们内心秘密的艺术家的细腻感觉，又擅长把握不同性格的教育家的清醒头脑，在他眼中，人人脸上无不具有一定程度面相学上的标志，他虽然无法归纳成体系，却可以熟练地直觉感知。例如他可以区别卡斯塔里人和世俗人的各自特有的大笑、微笑和愉快表情，同样，他也能区别他们各自特有的表达痛苦和悲哀的方式。他断定自己在特西格诺利脸上看到了这种世俗人的悲哀表情，而且真真切切地显示出一种最强烈最纯正的悲哀，似乎这张脸有意成为无数张脸的代表，有意体现无数人的内心痛苦一般。

克乃西特被这张脸所困惑，也被这张脸深深打动了。他觉得，世俗世界把自己失落的朋友重新送回来，让普林尼奥和约瑟夫像往昔学生年代辩论时各占一方那样，如今是真正分别代表世俗和教会，这似乎不仅是一件有价值的好事；克乃西特觉得，更为重要、而且更具象征意义的是：世俗世界用这副阴霾密布、孤独悲伤的脸庞送给卡斯塔里的，已经不是它的笑声、生活乐趣、权力和粗俗的欲望，而是它的不幸和痛苦。克乃西特还觉得，与其说特西格诺利想见他，倒不如说是想躲避他，对朋友的友谊反应迟疑，又带着强烈反抗心理，当然，这情形让克乃西特绞尽脑汁，苦思冥想，却仍不得其解。然而，无论如何，克乃西特相信自己可以挽救他，普林尼奥是他的老同学，受卡斯塔里的教育，绝不会像这个重要的委员会某些其他成员那样顽固不化难以对付，甚至对卡斯塔里充满敌意。事实上，人们早就知道，普林尼奥尊敬这个宗教团体，是游戏学园的支持人，曾多次为其效劳。唯有玻璃球游戏活动，他已多年没有接触。

我们无法精确报道这位玻璃球游戏大师采用什么方法逐渐再度赢得了朋友的信赖。不过我们人人皆知这位大师既善解人意又亲切慈爱

的品性，便可以设想他处理此事的方法了。克乃西特持续不断地进行着争取普林尼奥的工作，面对这种不屈不挠的认真追求，谁能够抗拒到底呢？

在他们第一次重逢数月之后，特西格诺利终于拗不过克乃西特的再三邀请来到了华尔采尔。那是一个多云有风的秋日下午，两人驱车穿行在忽明忽暗交替变化着的田野间，前往他们过去求学和结交友谊的旧地。克乃西特显得轻松愉快，他的客人则沉默无言，情绪忧郁，情景恰似他们脚下那片刚刚收割后空荡荡的田野，忽而明亮，忽而阴暗，他们之间也忽而是重逢的喜悦，忽而是隔膜的悲哀。他们在学园附近下车后，步行在往昔共同走过的老路上，回忆着过去的同学和老师们，还想起了当年曾经谈起的话题。特西格诺利依照约定在克乃西特那里逗留了一天，观看和参与克乃西特当日的公务和工作。一天结束之后——客人欲于第二天清晨告别——，两个朋友便坐在克乃西特的起居室内促膝夜谈，几乎又恢复了往日亲密无间的程度。客人在这一整天中得以丝毫不漏地细细观察大师的日常工作，留下了很深刻的印象。特西格诺利回家后立即把这场谈话作了详尽记录。尽管笔记里也包含了一些不重要的琐事，也许会让某些读者感到有碍于我们客观地叙述本文，然而我们还是原封不动地照录了全文。

“我本想让你看许多东西的，”大师说道，“我却未能完全办到。譬如我官邸内的可爱花园。你还记得我们的‘大师花园’和托马斯大师移来的植物吗？——是的，还有其他许多东西呢。我希望你将来再能够拨冗来看看它们。不管怎么说，从昨天开始你已审视了不少往事，对我的职责和日常工作也有了大概了解。”

“我为此十分感谢你，”普林尼奥接着说道，“我今天才有机会再度探究你们学园的性质，测度这种教育包容的巨大秘密，其实多年来我常常遥想着你们这里的一切，远过于你们所料想的。你今天让我亲眼察看了你的工作和生活，约瑟夫，因而我希望这不是最后一次，但愿我们有机会经常谈谈我今天在这里所亲见的东西，因为我现在还无法就此发表见解。另外，我觉得有责任回报你待我的亲情。我知道，前些日子的怠慢一定令你大为惊讶。老实说吧，你也得来访问我一次，看看我的居家生活。不过我今天仅能向你略作介绍，让你约摸知道我的近况。坦白说吧，说出来真让人惭愧，也可算是一种忏悔吧，多少

会减轻我内心的负担。

“你清楚我的出身，这是一个由一代代地主和高官构成的古老的保守家族，曾为国家效力，也曾替你们学园出力。但是你看看，就这一件简单的事实便让我面临鸿沟，把我们分割在两处！我刚才说到‘家族’一词，我原以为要说的是个简简单单、不言而喻、清清楚楚的事情，然而事实如何呢？你们学园内的人有自己的教会组织和宗教秩序，可是你们没有家族家庭，你们想象不出家系、血统和门第意味着什么，因而你们也不可能认识人们所谓‘家族家庭’所蕴含的神秘莫测的巨大魅力和力量。我想，这些也正是我们为表达生活的意义而使用得最多的词语和概念。大多数我们看来很重要的事情，你们却不以为然，其中一些事情你们甚至简直不能理解，而另外有些同样的事情，对你们与对我们却具有迥然不同的意义。这等背道而驰，怎能交流交谈！你瞧，你对我说话时，我觉得好像是个外国人在向我说话，总算这个外国人说的是我年轻时学过，也亲自说过的话，所以大致都听懂了。但是反过来你却不一样，我向你说话时，你听到的是陌生的语言，你仅能听懂它所表达的半数内容，至于其中的细微差别和言外之意则完全无法分辨。你听到的是一种与你无关的人生经历和生存之道，其中的大部分内容，即或合乎你的兴趣，但对你仍然是陌生的，那些事情对你来说至多只能是一知半解。你回忆一下我们学生时代那许多次争论和交谈吧。从我的角度来讲，我当时只是在进行一种尝试，是我的许多种尝试之一，试图让学园和我们世俗世界协调一致，不论在生活上还是在语言上。在我当时试图与之沟通的人士中，你是最能接受外来事物、最善解人意、最诚实的对手。当年你勇敢地站出来为卡斯塔里的权利辩护，却丝毫也没有否定我的另一种世界，也并未忽视它的权利，或者有任何轻蔑它的言语。应当说，我们当年走得几乎已经很接近。啊，我们以后还得再谈谈这个话题的。”

在特西格诺利低头沉思、静默的片刻，克乃西特小心翼翼地插嘴说道：“不过事实上并非像你以为的听不懂。毫无疑问，不同民族和不同语言的人相互交往，当然不可能像同一国家同一语言的人彼此交往那么顺当那么亲切。但是这绝不是我们放弃相互沟通的理由。即或同处一个国家，同说一种语言，也存在着种种局限，阻碍着人们获得完全的交往和相互谅解，例如文化、教育、才能以及个性的局限。我

们可以断言，从原则上讲，世界上每一个人都可能与任何一个人对话，然而，我们也可以断言，世界上任何两个人都不可能有真正完美无缺的相互理解和交谈。——这上一句话和下一句话都同样真实。这就是阴与阳，白天与黑夜，两者都是正确的，我们往往不得不兼顾两者。我还得说，当然我也不相信我们两人之间能够进行完全的沟通，能够彼此毫无误解。然而，即使你是一个西方人，我是一个中国人，即使我们各说自己的语言，只要我们都具有良好的沟通愿望，那么我们仍然能够进行许多交流，而且除了实际的东西之外，还会相互揣摩和感受到许多言外的东西。不管怎么说，我们都愿意试试的吧！”

特西格诺利点点头表示认可，又继续往下说道：“我想先谈一些你必须知道的情况，使你对我的处境有所了解。首先，家庭应在一个青年男子生活中据有至高无上的位置，不论他是否愿意承认。我在你们精英学校当旁听生时，与家庭的关系始终良好。那些年，我一直得到你们的关怀照料，假期回家又总是受宠爱受娇惯，我是家里的独子。我很爱我母亲，爱得热烈而又深切，每次出门旅行，唯一使我难过的事情便是和她分离。我和父亲的关系比较冷淡，不过还算可以，至少在童年时代，还有和你们一起度过的少年时期内，情况确实如此。父亲是老一辈中尊崇卡斯塔里精神的人，我能够进入精英学校求学，能够参与高尚的玻璃球游戏，都是他引以为荣的事情。我每回返家度假总像在过气氛隆重的节日，一定程度上甚至可以说我和家人仅仅在穿着节日盛装时才相互见面。当年我在假日里常常为你们呆在学校无缘享受这份快乐而感到怜悯。

“你对我那段生活比任何别人都更为了解，我无须再多说什么。我几乎变成了一个卡斯塔里人，也许有点浅薄、粗俗、浮躁，却是热情奔放，生气勃勃，斗志昂扬的。那是我一生中最快乐的年代，当然我那时候却全不察觉。我呆在华尔采尔的时候只是预期：我一生中的最高快乐和人生顶峰，将在我离开学校返回故乡，借助我从你们获得的优越性而征服外边的世界后来临。但是事实恰恰相反，我离开你们之后便开始产生内心矛盾，一直延续至今，尽管我奋力争论，也未能如愿获胜。因为我回到的那个世俗世界已不再仅有我自己的家族，也不拥抱我和承认我出身华尔采尔的优越性。随后，我在自己家里也立即遇到了麻烦、不和谐而大感失望。我是隔了一段时期之后才察觉自

己问题的，因为我的单纯天真，我孩子气的信仰和我的快活天性都始终护卫着我，此外从你们宗教团体学得的道德自律和打坐习惯也大大保护了我。

“我后来在大学里专事政治研究，那里的情形太让人失望了！大学生们说话的腔调，他们的一般教育水平以及他们的社交生活，还有一些教师们的个人品性，总而言之，一切都和我在你们中间习以为常的情形大相径庭。你还记得吗，当初我为自己世俗世界辩护而攻击你们的世界时，曾经何等赞颂那种朴实无瑕的单纯生活吧！倘若那是一桩必须惩罚的错事，那么我事实上已经受到严厉处罚了。因为这种天真无邪的纯朴本能生活，这种孩子气的未受污染的纯真之人，很可能还存在于农民、手工匠人中间或者还存在于其他什么地方，但是我却一直未能找到，更无庸说分享这种生活了。你也总还记得，我曾夸大其词地批评卡斯塔里人，嘲讽他们的等级森严礼仪和傲慢精神？如今呢，我发现，我这个世界里的人也同样恶劣，他们缺少教养，幽默粗俗，愚蠢地局限于实际、自私的目标，却又居然藐视别人。他们天性狭隘，却自命尊贵、神圣、出类拔萃，自以为远远超出了我这个华尔采尔最华而不实的精英人才。他们有的人嘲笑我或者拍拍我的肩膀，有的人则以一般俗人反对一切陌生高尚事物的态度，公开憎恶我身上所显示的卡斯塔里特性。而我下定决心把这种憎恶当作嘉奖加以接受。”

特西格诺利说到此处，止住话头，朝克乃西特瞥了一眼，看看他是否厌烦。他遇到了朋友的目光，发现他正友好地全神贯注地听着，心里觉得十分宽慰。他看出克乃西特是在敞开心怀倾听，既不是随随便便听人闲聊，也不是饶有兴味地听一个有趣故事，而是聚精会神地倾听着，就像在静坐默修一般。他这时还看到克乃西特的目光中流露出一种纯净的善良愿望，那种近似儿童的赤诚热情目光，使普林尼奥心里不禁一震，因为他在这同一个人的脸上竟然看到了如此迥异的表情，因为他曾整整一天惊叹欣赏朋友处理繁复的日常工作和公务时的既有智慧又具权威的神态。普林尼奥如释重负，便继续往下讲道：

“我不知道，我的生活是否有益于人，或者仅仅是一种误会，或者还具有一些意义。倘若它真有什么意义，我想也许应该这么描写：在我们时代里有这么一个具体的人，他有一次在一种极清楚、极痛苦

的状态中认识和体验到卡斯塔里已远远背离了自己的祖国，或者也可以反过来说，我们的祖国和那个最高尚的教育学园及其精神已变得大相径庭，我们国家的肉体与灵魂，理想与现实，早已和他们的背道而驰了，他们相互的认识何等微少，又多么不乐意进一步相互认识。如果我这一辈子真可以有任何理想和使命的话，我就要尽全力综合协调这两大原则，成为两者之间的调解人、翻译和仲裁者。我已经尝试过，却失败了。今天我当然无法向你叙述我的全部生活，即使全说了，你也未必全能理解，所以暂且先把我尝试失败的具体情况向你介绍一下。

“当年我进入大学从事研究的初期所面临的难题，倒不全由于我是来自卡斯塔里的模范学生而受到嘲弄或者敌视。相反，倒是那几位把我的精英学生身份视为荣誉的新朋友，却给我带来了麻烦，甚至可说是更大的困境。是的，我得承认，也许最大的难题在于我自以为是，想去做不可能的事，想把卡斯塔里式的生活融入世俗生活之中。我最初确实没有感到有什么困难，我按照从你们处学来的规则生活，坚持了相当长的一段时间，觉得似乎也适合于世俗生活，似乎鞭策了我也卫护了我，似乎能够让我保持精神饱满和内心健康，更重要的是加强了我拟以卡斯塔里方式绝对独立地度过自己研究年代的决心，我只依照自己的求知欲望向前行进，而不走迫使一般大学生们必走的学习道路，也即让大学生们在尽可能短的时间内完全彻底地学会一门谋生的专长，丝毫不考虑每一个学生发展自由和博大精神的可能性。

“然而，事实证明卡斯塔里赋予我的保护不仅非常危险，而且也颇可怀疑，因为我并非要成为弃世隐居的灵魂平静者而必须以静坐保护心灵的安定。我的目标却是征服这个世界，我要了解这个世界，同时也逼迫它了解我；我还要在肯定这个世界的基础上尽可能地更新它，改良它。是的，我要竭尽全力把卡斯塔里和世俗世界拉到一起，让它们和谐协调。每当我经受了一些失望、争执或者激动之后，我总是往后退回静坐潜修之中，起初确实有效，每次静修都能松弛精神、吐故纳新，都能让体力恢复到最佳状态。随着时间的推移，我逐渐发现，恰恰正是这种静坐入定，这种培养训练性灵的手段使我孤立了自己，让我在别人眼中成为怪物，而且使我无法真正了解他们。我也才真正明白，若想真正了解他们，了解这些世俗的人，只有重新变成他

们一途，我必须放弃优越感，甚至也不得以静修作避难所。

“当然，我也可以用另外一种较为掩饰的方法来描述自己的变化过程。情况也许是，或者很可能仅仅出于一种简单的事实：因为我没有了同学同练的伙伴，没有了老师的监督指导，没有了华尔采尔那种保护和疗治精神的整体气氛，我便逐渐丧失了修练能力，变得松懈懒散，以致陷于陈规陋习之中不能自拔。每逢良心受到谴责之际，为了找借口原谅自己，便胡说陈规陋习乃是这个世界上人类的表征，让它几分，便可获得周围环境的谅解。但是我不想对你掩饰事实的真相，我也不愿意否认和隐瞒自己曾苦苦挣扎和奋斗，甚至屡犯错误的事实。这个问题在我是极严肃的事情。不管我如何努力让自己纳入有意义的轨道，不管这是否仅为我的幻想而已，不管怎么说，我当然失败了。总之，世俗世界强过于我，最终慢慢制服了我，吞噬了我。情况竟如此符合我们当年的论点，生活好似确切接纳了我的意见，把我造就为世俗的模型，这个世俗世界的诚实正直、天真纯朴、健康强壮，连同它们的总体优越性，都是我在华尔采尔辩论中针对你的逻辑竭力为之赞誉辩护的论点。你总还记得吧。

“现在我必须提醒你另外一些事情，这件事你也许早已忘记，因为它对你毫无关系。这件事对我却意义重大，它对我而言，不仅重要，而且可怕。我的大学时代结束了，我必须适应自己的新情况，我已失败，不过并非彻底完蛋，应该说，我内心里始终把自己视为你们的同类，并且认为，我作出的这种或那种调整和舍弃，与其说是遭受失败的结果，不如说是一种处世智慧和自由抉择。因而我仍然牢牢保持着青年时代的若干习惯和喜好，其中便有玻璃球游戏，也许这并无多大意义，因为一则缺乏经常训练，二则没有水平相当，甚至胜过自己的游戏伙伴，技艺也就不可能提高。一个人单独游戏至多也仅能够用自问自答替代诚恳严肃的对话。总而言之，我的精英学校出身曾让我不知所措，我为保存自己的玻璃球游戏技艺，我的卡斯塔里精神，为了这些有价值的财富，付出了极大的努力。当年我有些对玻璃球游戏颇感兴趣却很外行的朋友，每当我向其中某一位简略介绍游戏的格式或者分析某一场游戏的一个片断时，我常常感到对方全然无知，似乎面对着一种魔术。我在大学三年级或者四年级的时候，曾到华尔采尔参加了一次玻璃球游戏讲习班，重见了这片田地和小城，重临了母

校和学园，不免悲喜交集。你当时不在，去了蒙特坡或者科普海姆，这里的人把你说成一个往上爬的怪物。我参加的这个讲习班其实不过是为我们这类可怜的俗人和半吊子举办的一个暑假短训班而已。尽管如此，我依旧努力学习，课程结束时我获得了最普通的‘三等’资格，并为之沾沾自喜，因为这是一个及格证明，是一张准许参加今后各类假期课程的通行证。

“后来呢，又过了若干年，我再一次兴致勃勃地报名参加你的前任主持的一届假期讲习班，我尽力作好准备工作，打算在华尔采尔显示一番。我细细温习了以前的作业本，又复习了集中心力的练习，总之，我尽了最大的能力把自己调整到适宜参加训练班的程度，就像一个真正的玻璃球游戏选手为参加年度大赛作准备那样。于是我又来到华尔采尔，因为间隔了几年，便又感到了陌生，却也同时深受吸引，好似回到了一个已失落的美丽故乡，甚至连家乡话也说不利落了。这一回我总算如愿以偿与你重逢了。你还记得么，约瑟夫？”

克乃西特诚恳地望着他的眼睛，点点头又微微一笑，却没有说话。

“好吧，”特西格诺利继续往下讲，“那么你是记得这次相逢的。但是你记起了什么内容呢？和一个同学匆匆而过的会面，一场邂逅和一场失望。随后便是各奔前程，互相不再想起，——除非几十年后有个人傻乎乎地又向对方提起当年往事。难道不是这样么？还会有别的什么呢？对你来说还会有什么更多的东西么？”

特西格诺利显然在竭力克制自己，但是，也许已经累积了许多年、却始终未能克服的激动情绪，似乎已到了一触即发的地步。

“你在伺机而动，”克乃西特小心翼翼地回答说，“至于我有什么印象，等一会儿轮到我的时候再说吧。现在请往下讲，普林尼奥。我看，那次相逢让你不愉快。当时我也觉得不快。现在请继续往下讲，当年出了什么事，不要保留，全说出来吧！”

“我试试吧，”普林尼奥表示同意。“我当然不是想指责你。我必须承认你当年对我的态度无可指摘，简直可以说客气极了。我这回接受你的邀请来到华尔采尔，真是事隔多年，自从第二次参加假期讲习班后，是的，甚至被选为卡斯塔里管理委员会委员之后，便不曾踏上此地，这回我决心把从前那场经历同你说说清楚，不管后果是否愉快。

现在我就和盘托出吧。那时我来参加暑期班，被安置在客房里。参加者几乎都和我年龄相仿，有几个人甚至比我还年长许多岁。我想顶多是二十人左右吧，大都是卡斯塔里内部的人，可是这些人要么是些懒散、差劲的糟糕玻璃球游戏者，要么就是些初学的生手，一心只想来见识一下而已。幸而我一个人也不认识，总算心里轻松一些。我们讲习班的辅导教师，是档案馆的一位助理，尽管工作很努力，待人也极客气，然而讲习班的总体气氛从一开始就给人一种二三流的印象，一种受惩罚的感觉。这些偶然凑在一起的学生对短训班的意义和可能取得的成果一无所知，而他们的辅导教师也同样缺乏信心——即或参加者谁也不愿承认。人们也许会惊讶，为什么这批人要集合在一起，自觉自愿地从事他们既不擅长又缺乏强烈兴趣的事情，既耗费时间又劳累精神。而一位技艺精湛的专家，为什么仍孜孜不倦地加以指导，给他们安排明知不可能有多少成果的游戏实习。我当年并不清楚，这全因我运气不佳进了差班。很久之后我才从一位有经验的玻璃球游戏选手口中得知，倘若我遇上另外一批学员，也许会受到促进和感动，甚至会大受鼓舞呢。后来我又听说，每个讲习班上，凡是能够有两位彼此熟悉而且友好的参与者时时互相激励，那么往往就会带动全班学员乃至教师达到较高水平。你是玻璃球游戏大师，你必然懂得这个道理。

“可惜我的运气太坏。我们那个偶然凑成的小组缺乏生气，没有丝毫温暖气息，更说不上欣欣向荣的气氛了，整个水平只够得上为少年儿童办的一个补习班而已。日子一天天过去，我的失望与日俱增。幸而除了玻璃球游戏之外，还有这片又神圣又令人惬意的华尔采尔土地供我留恋。我的游戏课程虽然失败，我仍应该庆幸自己有机会返回母校和许多老同学叙旧，也许还会遇见我最想念的老同学，那位在我眼中最能代表卡斯塔里的人物——你，约瑟夫呢。如果我能够重逢几位以往的青年伙伴，如果我步行穿越美丽的学园时邂逅几位学生年代的优秀人物，尤其是也许会再度接近你，能够像从前那样倾心交谈，而不是像我在卡斯塔里外面那样自问自答——那么，我也可算不虚此行了，我也不必再介意课程失败等诸如此类的倒霉事了。

“我在路上最先遇到的两个老同学是泛泛的普通学友。他们愉快地拍拍我的肩膀，提了一些幼稚问题，打听我在世俗世界生活的奇闻

轶事。接着遇见的几位就不那么容易应对了，他们是游戏学园里年轻一辈的精英分子，他们没有向我提出天真的问题，只是用一种有点夸张的、近乎谦下的姿态向我问候致意，这是你们神圣殿堂里的人士与人迎面相逢，无法回避时惯用的手法。他们这种举止清楚表明他们正忙于重要事务，没有时间，没有兴趣，没有愿望与我重叙往日的友情。好吧，我当然不想勉强他们，我不打扰他们，让他们静静地停留在威严崇高的、嘲讽市俗的卡斯塔里世界里。我远远遥望着他们安然自得地打发日子，就像一个囚犯透过铁窗望向自由天地，或者像一个饥寒交迫的穷人张目凝望那些贵族与富豪，他们生活优裕，有教养，营养充足，因而漂亮潇洒，容光焕发，手指光洁。

“最后出现的是你，约瑟夫，我满心欢喜，脑海里浮现出新的希望。你正穿过庭院，我在你身后从步态上认出了你，立即喊叫你的名字。终于见到了有思想的人！我心里暗暗思忖，可能是朋友，也许竟是敌手，不过无论如何总是一个可以与之交谈的人。这个人确实是彻底的卡斯塔里人，不过卡斯塔里精神还没有把他凝结成一副面具和盔甲。他仍然是一个活生生的人，一个善解人意的人！当时你必定看出我多么高兴，又对你寄托着多大希望，事实上你也极其殷勤和有礼貌地转身朝我迎面走来。你记得我，我对你也非泛泛之交，再度见到我的脸使你愉快。因此我们短暂而快乐的问候也并不在庭院里告一段落，你还邀请了我，你为我奉献、牺牲了一个傍晚。但是，亲爱的克乃西特，那是怎样一个傍晚啊！我们两人都受尽了折磨，我们尽力显得谦逊，客气到了近乎公事公办的程度，我们艰难地从一个话题扯到另一个话题，多么无聊乏味的谈话啊！别人对我冷淡倒还罢了，和你相会更加糟糕，这种心力交瘁的叙旧之举才真正让人痛苦呢！那个傍晚终于彻底消灭了我的幻想。它无情地向我宣告：我不是你们的同伴，我不追求你们的目标；我不是卡斯塔里人，不是宗教阶层中的一员；我只是一个令人累赘的蠢货，一个缺乏教养的外人。然而这一切都是用无可指摘的彬彬有礼的举止表现的，一切失望和不耐烦都掩藏在完美的面具之后，对我而言，这才是最糟糕的状况。倘若你斥责我，非难我说：‘你是怎么搞的，朋友，怎么堕落成这样？’也许倒会打破坚冰，我也可能快活起来。然而这不过是我的痴心妄想。我看到，我的归属卡斯塔里感纯属瞎想，我对你们的敬爱，对玻璃球游戏

的兴趣，对伙伴关系的寻求，统统一无是处。青年教师克乃西特有礼貌地接受了我这次令人厌烦的华尔采尔之行，他牺牲了整整一个傍晚，忍受着折磨与无聊，随后以无懈可击的礼貌打发了我。”

特西格诺利竭力克制着自己的激动情绪，满脸痛苦，向游戏大师瞥了一眼。那一位只是静静坐着，聚精会神地倾听着，没有丝毫不耐烦的模样，脸上展出一丝十分善意的微笑望着自己的老朋友。由于特西格诺利中断了谈话，克乃西特的目光便停留在他脸上足足有一分钟左右，神情温厚，向朋友表达着一种抚慰之情。

“你还微笑？”普林尼奥激动地叫嚷说，尽管还没有发怒，“为什么笑？你认为一切正常么？”

“我得说，”克乃西特笑着回答，“你出色地描述了事件的过程，太出色了。事实如此，精确得丝毫不差，也许甚至连你说话声调中那种残留的委屈和谴责感情也是必不可少的事实，不仅为了倾诉，也为了完整生动地把当年场景再现在我面前。而且我还认为，尽管你显然坚持着老眼光，你心里的冰块也令人遗憾地没有化解，然而你的故事叙述却很客观正确——两个青年同陷一场尴尬困境的故事，两个人不得不互相伪装，而其中一个人正是你自己，你犯了一个严重的错误，你不仅没有除去假面具，反而用一种快乐的外表来遮掩当时的处境所导致的内心痛苦。看来你直到今天仍然把责任归咎于我，尽管唯有你才可能改变当时的处境。难道你果真看不清问题的症结？无论如何我都得说你今天的描述十分精彩。我确实又重新目睹了那个奇怪傍晚的全部尴尬景象，刚才有一忽儿，我仿佛又觉得必须克制自己，又有点为我们的行为惭愧了。是的，你的叙述完全正确。能听到如此精彩的叙述，我非常满足。”

“啊，”普林尼奥有点惊讶，但是说话中仍然带有不悦和怀疑的音调，“我很高兴，至少我的故事让我们中的一个人得到了乐趣。不过我必须告诉你，我可没得到什么乐趣。”

“但是，今天呢，”克乃西特说，“今天你总可以看出这个故事多么有趣，这不正是我们两人的光荣么？让我们一笑置之吧！”

“一笑置之？为什么？”

“因为这是一个旧卡斯塔里人普林尼奥的故事，此人曾努力研习玻璃球游戏，曾渴望赢得过去同窗好友们的赞赏，如今一切都已过

去，都已彻底消失了。那个彬彬有礼的青年教师克乃西特也和他一样，当年虽然受到过卡斯塔里式的全面培养，却不知道怎样抵挡普林尼奥的突然袭击式的光临，许多年后的今天才面对明镜一般看清了自己的丑相。我再说一遍，普林尼奥，你的记忆力真好，所以讲得精彩，我想我做不到。我们很幸运，事情已经完全过去了，我们能够一笑置之了。”

特西格诺利显然有点被搞糊涂了。游戏大师的愉悦让他也感到了一丝惬意和温暖，这种笑绝不是任何形式的嘲笑，他同时也察觉，愉悦背后潜藏着强烈的严肃性。然而他叙述时过于充满对那场苦涩经历的痛苦感觉，整个故事又太像一份忏悔录，以致他一下子难以改变说话的口吻。

“你也许没有想到，”他迟疑地说道，心里已有一半被说服了，“我所叙述的内容对你而言与我的感受不同。事情对你不过是一次不愉快，顶多是懊悔而已，对我却不一样，这是一次惨败和垮台，同时也是我一生中重大改变的开端。当年我一结束讲习班学业就离开了华尔采尔，当时决心不再重返游戏学园，而且憎恨卡斯塔里以及这里所有的人。我因为幻想破灭而认识到，我永远也不会再和你们在一起，也许过去也不曾像自己所想象的属于你们。当年或许只要再添加一点刺激因素，就可能使我彻底成为卡斯塔里的死敌。”

而他的朋友始终用一种快活而清澈的目光望着他。

“毫无疑问，”克乃西特说，“我希望你下一次把你的想法统统告诉我。我想说说我们眼前的处境：我们青年时代是朋友，后来分了手，走上了各自截然不同的道路。后来又再度相逢，也就是在那届不幸的暑期讲习班期间的重逢，当时你已部分，或者可以说全部成了世俗之人，而我那时多少有点自负，是一个遵循卡斯塔里思考方式行事的华尔采尔青年精英。目前我们是在今天情况下回忆那场令人失望而惭愧的重逢。如今我们回顾当年的窘境，不仅能够正视，也能够一笑置之，因为时过境迁，一切都已完全改变。我现在也已不必隐瞒你当时给我的印象，我确实颇为狼狈，那是一种令人不快的反面印象。我不知道拿你怎么办，你显得那么不成熟，那么粗鲁，那么俗气，简直出乎我的意料，让我觉得震惊和厌烦。那时我还年轻，对卡斯塔里以外的世俗世界缺乏认识，实际上也不想认识。而当时的你则是一个来自

外界的陌生青年，我当时全不明白你来看我们的原因，为什么要参加玻璃球游戏课程。事实上你学生时代学到的游戏知识几乎所剩无几。你刺激我的神经犹如我刺激你的神经。我不得不向你摆出华尔采尔人的高傲姿态，因为一个卡斯塔里人必须与非卡斯塔里人和业余玻璃球游戏选手谨慎地保持距离。而你表现得像个野蛮人或者半个文明人，似乎不时在对我的兴趣和友谊提出令人难堪的、多愁善感的无理要求。我们彼此回避，已近于相互憎恨了。我们唯有分道扬镳了，因为我们既不能向对方奉献什么，又不能公正地看待对方。

“但是，今天的我们，普林尼奥，既能把尘封已久的可耻往事重新曝光，也能把那一场景置之一笑了。因为今天，我们已非昨日的我们，如今相聚在与从前迥异的目标之下，有着与从前不同的发展的可能性。我们如今不再多愁善感，不必再压制嫉妒和忌恨的感情，也不再自高自大了。我们早就是成年男子汉了。”特西格诺利轻松地笑了，却仍然问道：“我们能够肯定自己的判断吗？不管怎么说，我们当时也都怀着善良愿望的啊！”

“我也这么认为的，”克乃西特笑着说。“而我们却受善良愿望的驱使把自己折磨得死去活来，直至无法忍受。当时我们相互不自觉地越来越忍受不了对方，我们从自己的角度看对方，总觉得对方不可信，让人嫌，又陌生又可气，只是我们自己假想的责任感和互相依存感迫使我们把那场艰难的闹剧演了整整一个晚上。你离开后不久我就察觉了这个问题。往昔存在的友谊连同往昔存在的分歧，都未随着岁月而消失。我们没有听任它们消灭，而认为必须重新发掘出来，无论采用什么手段都要让我们的关系继续向前发展。我们有负疚感，却不知道如何还清自己欠下的友情债务。难道不是么？”

“我以为，”普林尼奥沉思地说，“你直到今天仍然过分地讲礼貌。你总说‘我们两人’，可是事实上并非我们两人，我们之间并没有相互寻求。只有我单方面的寻求和敬爱，因而也只存在我这一面的失望和痛苦。我问你，我们分别后，你的生活难道有了什么改变？毫无改变！我则恰恰相反，那次重逢成了一道深入肺腑的痛苦伤口，因此我无法附和你的一笑置之的见解。”

“很抱歉，”克乃西特友善地抚慰道，“我也许太心急了。不过，我希望时间也会让你得以一笑置之的。你说得很正确，你当时是受了伤

害，但是伤害你的不是我，尽管你当时这样想，而且这种想法至今似乎仍然没有改变。然而，你的受害在于你们和卡斯塔里存在的裂痕和鸿沟，我们两人求学时期的友谊似乎已将这条裂缝联结弥合，突然间却又可怖地裂开，形成又宽又深的鸿沟。你对我个人有什么可指责的，尽管坦率相告吧。”

“啊，绝不会有什么指责。责备倒是有的。当年你没有听进去，就是今天似乎也不想听。你当年就只用微笑和彬彬有礼来对付我，今天又故伎重演了。”

虽然特西格诺利在游戏大师目光里读到的唯有友谊和深深的善意，却禁不住还是不断加强自己的语气。是啊，总得让他把积累已久的块垒趁机吐尽才对。

克乃西特脸上的友善神情纹丝没变。他略略思索了片刻，终于谨慎地开口道：“朋友，我直到现在才开始了解你。也许你是对的，我必须为此检查自己。而我首先还想提醒你：当然你有权利要求我把你所谓的责备听进心里去，但是你总得把这些责备切切实实地讲清楚才行。事实怎样呢，那天晚上在你住的客房里，我没有听见任何责备的言语，却同我一模一样，尽力显得轻快勇敢，扮演着一个无可指责的勇士，没听到你说过一句怨言。虽然你内心暗暗希望我能够听听你那些隐秘的苦水，看看你面具背后的真实面貌。嗯，是的，那时我应该有所察觉的，尽管远不是全部真情。但是，我又该怎样向你表示同情和担心，却不伤害你的自尊呢？我们既已分道扬镳，各走各的路，因而我对你也就没什么可奉献的，我双手空空，没有忠言，没有抚慰，没有友谊，我伸出援助之手，对你又有什么益处呢？我坦白承认吧，你当年掩藏在轻松快活表面之后的不安与不幸感，颇令我反感和烦恼，它们向我提出给予你关注和同情的要求，而你的轻快态度又恰恰提出了相反要求。当时你让我觉得有些烦人而且幼稚，此外多少还有点儿寒心之感。你对我们的友谊提出要求，你想成为卡斯塔里人，做一个玻璃球游戏者，同时却又显得不受拘束，行动怪异，很想以我为中心！这是我当时的大致判断。因为我清楚看出卡斯塔里精神在你身上已几近荡然无存了，就连那些最基本的规条，你也都忘得一干二净。是啊，这不关我的事。但是你为什么还要来华尔采尔，为什么想成为我们的伙伴呢？我刚才说过，这种情况颇让我烦恼和反感，当你

把我那时的彬彬有礼理解为一种拒绝时，你倒是完全正确的。是的，我确实本能地拒绝过你，却绝非由于你是一个红尘俗客，而是因为你要求我们视你为卡斯塔里人。如今事隔多年，最近你再度出现在我们中间时，你那往昔的迹象已无影无踪。你不仅外貌是世俗人，连语言也完全世俗化了，尤其令人注目的是那种凄惨表情，悲伤、忧愁或者不幸，都让我觉得陌生。但是这一切却为我所喜爱，不论是你的举止、语言，还是你的悲伤模样，在我眼中都很得体，都很适合你，使你显得有尊严，一点也不让我烦恼，我不但能够接受你，而且可以毫无反感地肯定你。这回我们全然不必再行什么虚礼，所以我立即以朋友的身份款待你，努力表达我的关心和友情。当然这回情况恰恰相反，是我尽力在争取你，而你却竭力后退。我确实只把你默默无言来到我们学园和你对卡斯塔里事业的兴趣看成是一种信任和依恋的表现。现在么，你对我的殷勤终于有了反应，我们也就走到了互相敞开心胸的时候，我希望，我们往昔的友谊也能因而获得更新。

“刚才你说，那次会面对你是一件痛苦经历，对我却无足轻重。我们不必为此争论，你很可能没说错。而我们现在的会面，朋友，对我并不是无足轻重。它对我所具有的意义，远远超出我今天向你表述的一切言语，也决非你所能够想象的。我仅能向你稍作暗示，它对我所具有的意义远非仅仅找回一个失落的朋友，让旧时只在新力量和新变化中获得复活。对我来说，首先它意味着一种召唤，一种殷切的欢迎，为我敞开了一条通向世俗世界的道路。它使我得以重新捡起那个老问题，在你们和我们之间进行综合调和。我得告诉你，它来得正是时候。这一次的召唤将会发现并非对牛弹琴，将会发现我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为清醒。因为我对它的降临毫无意外之感，我对它毫不陌生，不是什么可理可不理的外来之物，而且它实质上来自我自身，是对我内心中那种极其强烈和迫切热望所作的答复，是对我心灵的饥渴和祈求的回答。不过，时间很晚了，下回再谈吧，我们两人都需要休息。

“你刚才说我愉快而你悲伤，你的意思似乎是指我没有公正对待你所谓的‘责备’，而且认为我直到今天仍然不正确，因为我竟然对此一笑置之。这里有些我不太理解的东西。为什么不允许用愉悦心情倾听责备？为什么人们相互对答时不得含笑而得愁眉苦脸？从你带着满

脸愁容忧心忡忡再度光临卡斯塔里这一事实来判断，我可以下结论说：我们笑脸相迎，也许对你恰恰更为有利。倘若我没有分享你的悲伤苦恼，没有受你沉重情绪感染的话，决不意味着我不重视你的悲伤或者缺乏关心。我完全尊重你脸上表露的神情，因为那是你的世俗生活和命运烙下的痕迹，那是使你之成为你、并且属于你的东西。我爱它们，也尊重它们，尽管我也希望它们有所改变。至于它们的起因为何，我仅能揣测而已。你以后愿意统统告诉我，或者保持缄默，我认为都是可以的。我仅能看出你似乎有过一段极沉重的生活。不过你为何确定我不愿意也不能够正确对待你的困难呢？”

特西格诺利的脸色又阴沉起来。“有时候，”他绝望地说道，“我常常产生一种想法，觉得我们好似不仅代表两种不同的语言和表达方式，人们仅能暗示性地把这一种语言译成另一种语言，而且我们还是根本上截然不同的造物，相互间永远不可能互相了解。我们之中，究竟是谁可称为完美真实的人类，是你们抑或是我们？或者我们谁也不是，这更是我脑海里一再浮现的疑虑。某些时候，我会翘首仰望你们教会团体里的人和玻璃球游戏选手们，怀着深深的敬意、深深的自卑感和深深的妒忌，钦羡你们的永恒自在、永恒快活、永恒从容享受生活，不受烦恼的干扰，简直与神仙或超人差不多。然而另一些时候，我又觉得你们是些可怜可卑的下等阉人，虚伪地停留于永恒的童年之中，天真而幼稚地蛰居于密密围着篱笆墙的又整洁又乏味的儿童游戏天地里。在玻璃球游戏场里，每一只鼻子都擦洗得干干净净，每一种感情都安抚得平平静静，每一个危险思想都熨压得服服帖帖，在这里，人人都一辈子兢兢业业从事那优雅可爱、毫无危险，却也毫无生气的玻璃球游戏，在这里，每一种强烈的感情、每一次真诚的热情冲动、每一场心灵波动都立即果断地通过静坐疗法加以控制、中和而使其消逝。难道这不是一个虚伪、教条、没有生育能力的世界么？这难道不只是一个苟且偷生的虚假世界么？这里的人没有负担、没有苦恼、免受饥饿，却也没有果汁和调料。这也是一个没有家庭、没有母亲、没有儿童的世界，甚至几乎也没有妇女！人的原始本能被静坐入定功夫所控制驯服了，凡是危险的、担风险的、难以管理的工作，例如经济、法律、政治等等，你们多少世代以来便都推卸给了别人，你们懦弱无能，却保养良好，不必忧虑衣食，也没有很重的责任，你们

就这么过着游手好闲的日子，为了不让生活无聊乏味，你们热切地培养学问渊博的专家，他们忙着计算音节和字母，演奏音乐，制作玻璃球游戏，而外面世界上的穷苦人们，这时却在肮脏的泥污里，生活在真实的生活中，干着真实的工作。”

克乃西特始终神情友好地、不懈怠地注意倾听着。

“我亲爱的朋友，”他平静从容地说道，“你这番话不禁让我回忆起我们学生时代的那些激烈论战。不过如今的我已不会再扮演从前的角色了。我如今的任务已不是保卫教会和学园免遭你的攻击。我很高兴这次不必为那项曾令我精疲力竭的艰难任务而出力了。你也知道，我要反击你刚才再一次发动的华丽出色的进攻，实在力不从心。譬如你说到，外边全国各地的人们都‘生活在真实的生活中，干着真实的工作’。这话听着绝对正确、绝对正直，几乎可说是一个公理，倘若有什么人想加以反驳，那么他恰恰会让说这番话的人有理由说，他的一部分‘真实的工作’也就正是参与某个委员会的工作而使卡斯塔里得到改善了。不过我们暂且不开玩笑吧！我从你的言论和声调中听出，你对我们始终怀有怨恨，同时又满怀绝望的依恋之情，充满了羡慕或者也可以说向往之情。你既把我们视作懦夫、懒汉或者在幼儿园里玩耍的孩子，又同时把我们看成永恒逍遥自在的神仙。对你所说的一切，无论如何，我想有一句话总是可以说的：对你的悲伤、你的烦恼，或者我们用别的名称提到的东西，都不应该归咎于卡斯塔里。原因肯定出在别的什么地方。倘若卡斯塔里人应当承担罪责，那么今天你对我们的责备和指控肯定不是我们童年时代所争论的同一内容了。我们以后交谈时，你必须更多讲一些，我毫不怀疑，我们会找出一个办法，让你变得更幸福、更快乐，或者至少使你和卡斯塔里的关系更加愉快惬意。就我目前能够观察到的而言，你对待我们和卡斯塔里，包括你青年时代的态度在内，全都是错误的、有局限性的、感情用事的。你把自己的灵魂分裂成了卡斯塔里的与世俗的两大部分，并且为那些纯粹不该由你负责的事情而过度责备自己；而你对另外一些本当由你承担责任的事情倒很可能疏忽了。我猜测，你大概相当长时间没有静坐练功了。难道不是这样吗？”

特西格诺利苦笑着答道：“你的眼光真锐利，我的主啊！你倒想想看，有多久了？自从我放弃静坐这一魔术以来，已经过去了多少

年！你为什么突然关心起我来？当年，我在华尔采尔的假期短训班期间，你们给了我那么多虚礼，那么多冷眼，那么巧妙地婉言拒绝了我寻求友谊的要求，使我离开时作出了决定，终止一切卡斯塔里式的活动。我回去后就放弃了玻璃球游戏，再也没有练习过静坐，甚至连音乐也疏忽了相当长一段时间。我开始结交新朋友，他们指导我学会了种种世俗的娱乐。我们喝酒、嫖娼，我们尝试了一切可以弄到手的麻醉品。我们蔑视唾弃一切体面、虔诚和理想。当然，这等无知状态并没有持续很长时间，可是也长得足够把我身上存留的最后一丝卡斯塔里痕迹一扫而空了。若干年后，我偶尔也想到自己也许在物欲中陷得太深，亟须静坐入定以补救时，又碍于自尊，不愿意再从入门学起了。”

“碍于自尊？”克乃西特轻声问。

“是的，碍于自尊。我早已沉没于俗世生活，成了一个俗人。我已不想成为任何别的人类，只想成为俗人中的一员。我已不想过任何别的生活，只想和其他俗人一样，过这种热烈的、幼稚的、卑陋而不受约束的生活，永远在快乐和恐惧之间摇摆不停。我不屑于借用你们那种方法来求取一点儿自我安慰和优越感。”

游戏大师目光锐利地瞥了他一眼。“你就这么过了许多年？难道你没有采取任何措施以结束这种糟糕状况么？”

“噢，是的，”普林尼奥承认，“我采用过，现在仍然采用着各种措施。有时候，我又恢复饮酒，大多数情况下是服用各式各样的麻醉剂，以便入睡。”

克乃西特闭上双眼，好似突然累极了，片刻后又再度直直凝视着朋友。他默默望着对方的脸，最初是审视式的、严肃的，逐渐越来越温和、友好和开朗。特西格诺利后来曾在一篇记述中描写道，他以往从未在任何人眼中见到这种目光，既尖锐又慈爱，既纯真又挑剔，闪射出如此友善和睿智的光芒。他承认这种目光起初使他心烦意乱，随后便慢慢地被这种温柔的压力制服而平静下来。然而他还试图反抗。

“你方才说，”特西格诺利指出，“你有办法使我变得更幸福更快乐。但你却没有问我本人是否有此要求。”

“事实如此啊，”克乃西特笑着回答，“如果我们能够使一个人变得更加幸福和快乐，我们无论如何都得尽力而为，不论这个人是否曾向

我们提出要求。你又怎能不寻求、不渴望幸福快乐呢？否则你为什么来这里，为什么和我面对面促膝交谈，这正是你重返卡斯塔里的原因。你憎恨卡斯塔里，轻视它的一切，过分为自己的世俗气和多愁善感而自豪，以致不愿通过任何理智的和静思的方法放松自己。——然而，许多年来，你始终对我们这些人和我们的快乐自在怀着隐秘的、难以抑制的向往之情，最终还是把你吸引回来，不得不再一次和我们进行试验。我现在告诉你，你来得正是时候，因为我也在等待来自世俗世界的召唤，我正在渴望一扇开向世俗世界的门户呢。我们以后再详谈吧。你已向我讲了许多东西，朋友，我为此而感谢你，你将会看到我的回报的。时间很晚了，你明晨就要启程，我则有一大堆公务要处理，我们必需上床休息了。不过，我请求你，再给我一刻钟吧！”

他站起身，走到窗口，仰望晶莹清澈的夜空，只见浮云飘动，繁星点点。他没有马上坐回到椅子上，于是他的客人也站起身来走向窗边，站在他身旁。游戏大师静静站着，目光仰视着夜空，有节奏地呼吸着秋天夜晚的清淡凉爽的空气。

“瞧啊，”他手指夜空说道，“这满天浮云的美景！乍一看，你也许会认为最昏暗的地方便是苍穹的深处，但是你立即会发觉，这些黑黝黝的地方不过是些浮云，而苍穹的深处却始于这些浮云山峦的边缘和拐角，然后沉没入一望无际的天际之中，对我们人类而言，繁星闪耀的太空庄严地象征着至高无上的光明与秩序。宇宙的深邃和神秘不存在于云层和黑暗之处，唯有那一片洁莹澄澈才是宇宙最深处。倘若允许我向你提出请求，我就请你在上床前再望一会这些缀满星星的港湾和海峡，它们也许会带给你什么想法或者梦境，请你不要拒绝。”

普林尼奥的心里不由得一阵寒颤，他也说不清究竟是痛苦还是快乐。他想起自己曾听见过类似的话语，那已是十分遥远的往事，他刚刚开始自己美丽愉快的华尔采尔学习生涯，就因受到与这类似语言的鼓舞而第一次练习静坐功夫。

“请允许我再说一句，”玻璃球游戏大师又低声嘱咐道，“我非常乐意再向你谈几句涉及快活、星星和心灵的话，当然也要谈谈什么是卡斯塔里式的愉快。你现在已与快活背道而驰，也许因此你不得不走一条悲伤的道路。但是，如今在你眼中，一切光明和欢欣，尤其是我们卡斯塔里人的愉快心情，似乎显得浅薄、幼稚，而且很懦弱，似乎是

在现实的恐怖与深渊之前临阵脱逃，躲进了一个纯粹由形式与公式、由抽象概念与精巧雅致构成的清清白白、秩序井然的世界之中。但是，我亲爱的悲伤者，即或存在着这种逃避现实，即或有一些懦弱胆小的卡斯塔里人只敢玩弄公式套语，是的，即或我们大部分卡斯塔里人都属于此类人物——这一切统统加在一起，也丝毫无损于真正愉悦自在的价值和光辉，更毋庸说太空和苍穹了。在我们中间确实有浅尝辄止的浮躁者和虚假的快乐者，然而也一代接一代地不断涌现与他们截然不同的人，他们的快乐绝不肤浅，却是深沉而严肃的。我就认识其中的一位，这人就是我们从前的音乐大师，你在华尔采尔求学时曾见过他许多次。这位大师在去世前的最后几年里掌握了快乐的最高德性，以致这种快乐像太阳一般向人们放射光芒，它们向所有人传送着慈悲、生活的乐趣、美好的心情、信心和信任感，它们连续不断地放射给一切认真接受的人和愿意继续接受的人。音乐大师的光辉也照射到了我，我也分享了一丝他的光明和内心的光辉，我们的朋友费罗蒙梯，还有其他许多人也都接受了他的照射。对我和其他许多受他恩惠的人来说，能够达到这种快乐境界乃是我们一生所有目标中最至高无上的目标。你也可以从我们教会当局里几位长者身上发现快乐的光辉。这种快乐既非消闲的嬉戏，也非自娱的玩乐，它是最深刻的认识和爱心，是对万事万物的证实，是面对一切深渊时的清醒，是一种圣贤和侠士的美德，是不可摧毁的，它会随着年老和接近死亡而更加增强；它是美的秘密所在，也是一切艺术的基本实质。一个诗人用舞步般的节奏写下诗句赞美生命的壮丽和恐怖，一个音乐家把诗句视为纯粹的现实而鸣响在自己的音乐中，——都是光明传播者，都是为世界增添喜悦和快乐的人，即或这位诗人、这位音乐家总是先引领我们穿越眼泪和痛苦的紧张天地。那位用诗句愉悦我们的诗人也许是个悲伤的孤独者，而那位音乐家也许是位性情忧郁的梦想家，然而他的作品里却依旧蕴含着神仙和星星的快乐。他用作品带给我们的，不是他的忧郁、痛苦或者恐惧，而是一滴纯正的光明，一滴永恒的快乐。尽管全世界各个民族和各种语言都试图探寻出宇宙深处的奥秘，他们从神话中，从宇宙起源学说中，从形形色色宗教中进行探索，而他们最终能够得到的最高的结果只有这一个永恒的快乐。你还记得那些古老印度人的故事吗，我们一位华尔采尔老师曾经给我们讲过他们的动人故

事：这是一个贫困的民族，一个喜欢静坐冥想、忏悔和苦行禁欲的民族，但是他们有一个伟大的精神发明，那便是光明和快乐，那便是苦行僧和诸佛的笑容，而他们那些深不可测的神话人物所显示的也是永恒的快乐。我们人类的世界，正如这些神话中所表现的，开始于一种美丽的春天气氛，又神圣又快乐，无比光辉灿烂，那真是黄金时代；可是之后这个世界便病了，病情日益恶化，它日益衰落和贫困，经过了长达四个世纪的沉沦之后，毁灭它的时机终于成熟，被那位笑着舞着的湿婆神[1]踏在了脚下。——然而这个世界毕竟没有灭亡，它再度获得了新生，在护持神毗湿奴[2]梦幻般微笑中复苏了，护持神那双巧手游戏般地创造了一个年轻、美丽、灿烂的新世界。多么奇妙啊，这个印度民族具有何等无与伦比的洞察力和忍受力啊，他们怀着恐惧和惭愧注视着残酷的世界历史的变迁，望着永恒旋转不停的渴求和痛苦的轮子。他们看到并懂得了造物的脆弱，人类的欲望和兽性，以及同时并存的渴望纯真和谐的强烈追求，使他们得以创作出如此壮丽的寓言，写出了造化的无比美丽之处以及它的悲剧。强大的湿婆神载歌载舞地把堕落的世界践踏成一片废墟，而微睡中的毗湿奴神则带着笑容嬉戏似地从金色的神仙梦里造出了一个新世界。

“现在还是把话题转回到我们卡斯塔里式的快乐上来吧，它可能仅仅是我们宇宙伟大快乐的一种小小的晚期的变种，然而也完全正规合法。好学求知并非时时处处都是快乐的，虽然按理应当如此。在我们这里，这种崇尚真理的精神是与我们崇尚美的精神密切结合着的，此外还与我们借静坐以护持心灵的做法密切相连，因而卡斯塔里才能够不至于完全丧失这种快乐。我们的玻璃球游戏把科学、崇尚美和静修结合在一起，成为游戏的三大原则。因此，凡是真正的玻璃球游戏者必须满怀快乐情感，就像一枚成熟的果子饱含着甜美汁水一般；他还必须首先具有音乐的快乐感，因为这种音乐精神归根结蒂就是勇敢，就是一种快乐前进的步伐和舞步，微笑着穿越人间的恐怖和火焰，是一种为庆典提供的奉献。我早在学童年代便开始对这种快乐有了隐约的感觉，从此成为我十分关注的生活内容，我以后也不会轻易丢弃，即使处境艰苦，也不会放弃。

“我们现在得去睡了，你明天一早就要动身。请你尽快再来这里，多告诉我一些你自己的事情。我也要向你讲讲我自己，你将会听

到，在我们华尔采尔，在一个玻璃球游戏大师的生活里也存在着无数问题，也存在着失望、疑惑，甚至着魔的危险。不过我现在要让你的耳朵在入睡前先灌满音乐。眼睛映满了星空，耳朵装满了音乐，随后就寝，这是比任何药剂都好的催眠良方。”

他坐下身子，极小心极轻柔地演奏了普塞尔奏鸣曲的一个乐章，那是约可布斯神父最心爱的乐曲之一。乐音像一滴滴金色光点掉落在一片寂静中，如此轻柔，让人们连带听见了庭院里古老泉水的淙淙歌声。这一组原本各不相关的可爱的声音如今以柔和、严格、有节奏而又甜美的姿态会合交融在一起。这组声音跨着勇敢而快活的舞步旋转着穿越时间与无常的虚空，顷刻间便使小小的房间犹如宇宙般广阔无垠，短暂的夜晚好似绵延了天长地久。当克乃西特向朋友告别时，客人的神情已完全变了，他容光焕发，眼睛里却充满着泪水。

---

[1] 湿婆神（Schiwa），印度婆罗门教中的大神之一，喜欢用舞步把堕落的世界踩成废墟。

[2] 毗湿奴（Vischnu），也是婆罗门教中的大神之一，能使万物生气勃勃。

·预备·

克乃西特终于成功地打破了僵局，在他和特西格诺利之间重又开始了令人振奋的来往和思想交流。许多年来一直生活在听天由命、忧郁情绪中的特西格诺利，最后不得不承认自己的朋友完全正确，他被吸引回转卡斯塔里学园，事实上只因为他渴望获得精神治疗，渴望心灵光明，渴望卡斯塔里式的快乐。他开始频繁拜访克乃西特，即便没有公务要办也仍常去，使一旁观察的德格拉里乌斯产生疑虑。没过多久，克乃西特便完全掌握了他想知道的一切情况。其实特西格诺利的生活并不如克乃西特第一次发现问题时所想象的那么特殊和复杂。普林尼奥青年时代曾经遭受过一些屈辱和失望，因天性热情、积极而更感痛苦。他曾试图成为世俗世界和卡斯塔里之间的中介人和协调者，但他不仅没有成功地以自己的出身背景与个性综合调和世俗世界和卡斯塔里的不同特征，反而使自己变成了一个又孤独又苦恼的局外人。然而却不能说他是一个纯粹的失败者，因为他已在失败和放弃的情况中形成了自己独特的个性。

他觉得自己似乎白受了卡斯塔里的多年教育，至少目前看来，这种教育带给他的唯有矛盾和失望，以及他的天性很难承受的孤单和寂寞。更为严重的是，自从他不得不踏上这条自己无法适应的荆棘丛生的孤独道路后，又不由自主地干了形形色色的蠢事，以致更加扩大了艰难的困境。具体地说，他早自学生年代便已与家庭不和，尤其与自己的父亲产生了不可调和的矛盾。

特西格诺利的父亲虽不是一位实际的政治领袖，然而他也和特西格诺利家族的历代先辈一样，一生都积极支持保守党的政府及其政策，一贯敌视任何革新运动，反对一切不利于现政府的要求和分享成果的权利。他不信任没有声望和地位的人，他忠于古老的秩序，时刻准备为任何他视为合法与神圣的事业作出牺牲。他虽然不信仰任何宗教，却一直是教会的朋友；他虽然也并不缺乏正义感、仁慈心，也乐于助人，却全力顽固地反对佃农们为改善处境而作的努力。他总以自己政党提出的纲领和口号来证明自己严酷的理由，表面似乎辩护得很正确，其实不然，因为他的所作所为事实上并非出自信心和自己的见

解，而是盲目地忠实追随他那一阶层人士的观点以及自己家族的旧传统。他在崇尚骑士精神和骑士荣誉之际，也同时强烈藐视一切他认为带有现代、进步或者革新标记的东西。

像他这样的人物，一旦发现亲生儿子竟在学生时代就已亲近某个明目张胆标榜现代化的反对党派，甚至加入其中时，对他来说不啻是晴天霹雳，难以按捺失望与激怒之情。当时有一位青年才子刚从旧中产阶级自由党中炫人耳目地脱颖而出，组建了一个左翼青年政党，此人便是政论作家、青年议员、演说家维拉各特[1]。他是一个热情洋溢的人，偶尔也会被自己的雄辩大论所动而自命为民意代表和自由英雄。维拉各特常在大学城中公开演讲以争取青年学子，确实收获不小，年轻的特西格诺利就是他的许多热情听众之一。特西格诺利对当年的大学教育感到失望，正在寻求新的立足点以替代让他厌烦的卡斯塔里思想，他在维拉各特的演讲里听见了某种新的理想和纲领，立即便被吸引了过去。他钦佩维拉各特的热情和挑衅精神，他的机智，他的谴责控诉能力，他的堂堂仪表和言词，不久便加入了纯由维拉各特崇拜者组成的学生团体，效力于这个青年党派及其目标。

普林尼奥的父亲一听说这个情况，立即动身来到儿子身边，在盛怒之下生平第一次对儿子大发雷霆，责备他不该结党营私，背叛父亲，背叛家族和家庭传统，命令他痛改前非，立即与维拉各特及其政党断绝关系。这么做无疑不是影响儿子的好办法，因为这位青年已甘为自己党派牺牲生命了。普林尼奥面对父亲的盛怒，只是站起身子向父亲申明：他赴精英学校就读十年，又在大学学习多年，并非为了放弃自己的观点和判断能力。他决不容许一帮自私自利的贵族地主来规范他对国家、经济和正义等等的见解。他援引维拉各特为例证，说明维拉各特仅以古代伟大的护民官为楷模，只知道也只执行纯粹的、绝对的正义与人性，而不顾及自己的或者他那一阶层的利益。

老特西格诺利发出一声苦笑，告诉儿子说，至少得修完学业之后才可插手成人事务，并且也认为自己确实不懂得多少人生和正义之类，只知道儿子是一个古老的高贵家族的后裔，如今成了不肖之子，竟从背后向父亲插上一刀。父子两人越吵越厉害，口不择言，竟说出了伤人的话，直至老人好似突然在一面镜子里望见了自己气得变了样的脸容，在羞愧中住了口，随即默默走开了。

从此以后，普林尼奥与家庭之间原来具有的亲密愉快的关系便不复存在了，因为他始终忠于自己的党派及其新自由主义思想，甚至更进一步，在他完成学业后直接当了维拉各特的亲信助手和合作者，几年之后又成了维拉各特的女婿。也许由于他在精英学校所受的教育，或者由于他回返世俗世界面临的艰难处境，毁坏了普林尼奥的精神平衡，使他受到种种问题的折磨，以致被这种新关系拖入一种又危险又艰难的进退维谷境地。然而，他却也因而获得了一些确有真正价值的东西，也就是信仰、政治信念以及个人与党的关系，这些正是每个向往正义和进步的青年所需要的。维拉各特成了他的老师、领袖和年长的朋友，首先是他对维拉各特无保留地景仰和爱戴，反过来对方似乎也很需要他和重视他，于是他的生活有了方向和目标，更有了具体的工作和使命。他的收获可谓不小，却也必须付出重大代价。这位青年男子不得不忍受自己被剥夺祖传家庭地位的苦恼，不得不以一定程度的狂热殉道心情直面自己被逐出特权阶层并遭受敌视的命运。他还有一些自己无法克服的烦恼，至少是使他有一种被啃啮的痛苦感觉，那就是他给自己十分敬爱母亲招致了痛苦，使她在父亲和儿子之间左右为难，处境艰难，也许还因而缩短了她的寿命。她在他婚后不久便去世了。她去世后，普林尼奥几乎不再回老家。在父亲去世后，他便卖掉了那座古老的祖屋。

有许多人为了某种生活地位——例如一个官位，一桩婚姻，一个职业而付出了重大牺牲，往往因这种牺牲而更加爱惜和珍重自己所获得的那个地位，视之为自己的美满幸福。特西格诺利的情况恰恰全不相同。他无疑一直忠于自己的政党和领袖，忠于自己的政治信念和工作，也忠于自己的婚姻、自己的理想主义精神，然而随着时间的推移，一切也逐渐成了问题，就像他对自己整个生活的实质也产生了疑惑。当他青春年华时期在政治和世界观上的狂热趋于平静之后，他为证明自己正确而进行的斗争，就如同他执拗地承受牺牲和痛苦一样，越来越难以给予他哪怕极微少的幸福感，再加上职业经验所赋予的清醒头脑，最终导致了他的怀疑。他怀疑自己追随维拉各特是否确属正义感和真知灼见，抑或只是受了维拉各特的诱惑，被他的能言善辩、举措得当的英姿所吸引，更何况他吐音清亮，笑声豪爽，又有一个聪明美丽的女儿呢！

普林尼奥的疑惑感越来越强烈，他的老父亲顽固忠于自己的阶层而反对佃农，是否纯因立场局限？他也怀疑世界上存在判然对立的善与恶、是与非，归根结蒂，唯有每个人自己良心的声音才是独一无二的有效裁判。倘若这确属真理的话，那么错的人就是他自己了，因为他活着觉得不快乐，不平衡，缺乏信心和安全感，反而总被不安、疑惑和罪疚感所困扰。他的婚姻总的说来不能算不幸，也不能说失败，却也经常出现紧张、纠纷和矛盾，这桩婚姻也许还是他所拥有的最美好的事情，却没有带来他极其渴望的那种平静、快乐、纯真和心安理得，反倒要求他为婚姻而劳心费神，尤其是他们聪明可爱的小儿子铁托[2]，很快成为他们互耍手腕争夺和互相嫉妒的由头，直至这个因双亲过分溺爱而变得任性的孩子越来越偏向母亲，最后竟成了她的同党。这便是特西格诺利的最近生活状况，这显然也是他一生中最大的烦恼和痛苦。不过他倒还没有因而精神崩溃，他以自己的忍受方法克服了这一痛苦，以一种严肃、沉重而又忧郁的尊严态度化解了这一最辛酸的事实。

克乃西特经过他们间的若干次会晤之后，逐渐知悉了普林尼奥的一切情况，自己也在相互交谈中详述了许多亲身经历。克乃西特决不让朋友陷于先坦白后因缺乏对应而惧悔的困境，而是以自己的敞开心胸加强了普林尼奥的信心。他也慢慢地向朋友透露了自己的生活，他过的是一种表面看来很单纯、正直、秩序井然的有规则生活，在一个等级森严的宗教团体里获得了一系列成绩和赞誉，而更多的则是艰难的牺牲，因此确切地说是一种真正的寂寞生活。普林尼奥虽然和许多局外人一样无法完全了解这种生活，却也大致明白朋友的主要思想倾向和基本情绪，当然也较好地领会了克乃西特希望接近青年人的心情，懂得朋友为什么想要教育未受任何误导的青少年，想要从事不那么光彩夺目抛头露面的朴实工作，想要在低年级学校求得拉丁文或者音乐教师的职位。克乃西特对特西格诺利施行的治疗和教育方法，恰恰十分合宜，不仅赢得了病人的极大信任，还启发病人得出一个帮助对方的想法，而且也确实这样做了。因为特西格诺利事实上也能够对游戏大师颇有帮助，倒不是帮助他解决重大人生问题，而是可以提供无数关于世俗生活种种细枝末节的知识以满足他的好奇和渴望。

我们不知道克乃西特为什么要挑起这副并不轻松的教育重担，使

自己苦恼的童年朋友重展笑容和学会快乐度日，我们也不知道两人间是否有过互相效劳的考虑。我们后来至少知道特西格诺利最初不曾有过此类考虑。他后来曾向人叙述说："每当我试图弄清我的朋友克乃西特为何要治疗我这个业已厌弃生活而又自我封闭的人，我总是越来越清楚地看到，大部分原因在于他身上的魔力，我还不得不说，这也由于他的调皮淘气。他是一个十足的淘气鬼，顽皮、机智、狡猾，爱耍魔术游戏，又善隐匿自己，会惊人地忽隐忽现，他的调皮程度远远超出了这里人们的想象。我深信，我第一次出席华尔采尔会议，他望着我的那一瞬间，他便已决定要捕捉我，也即以他的方式对我施加影响——也就是说他要唤醒我，改造我。至少他从一开始便费尽心机要赢得我。他为什么要这么做？为什么要争取我？我实在不知其然。我认为，像他那种类型的人，做出这件事大概出自条件反射，而并非有意识的行动，他们面对一个濒临困境的人，就会立即感到任务压肩，必得完成号召才行。他发现我既悲伤又胆怯，根本无意投入他的怀抱，或者换句话说，毫无向他求助的意向。

"他发现我这个曾经非常开朗坦诚的人，他的无所不谈的老朋友，如今变得又消极又沉默了，但是，障碍似乎反倒激发了克服困难的决心。尽管我一再表示冷淡，他却毫不退缩，结果他如愿以偿了。我还得说一下，他在我们交往过程中总给对方一种相互帮助的印象，好似我们的能力相当，给予对方的价值相当，而他需要我的帮助与我需要他的帮助也完全一样。在我们第一次促膝长谈时，他就告诉我他早就在期待着像我出现在华尔采尔这样的情况，甚至近乎渴望出现这般场景了，渐渐地，他让我也逐步逐步地参与了他辞去官职的计划。他始终不断地设法让我明白，他多么重视我的劝告，我的参与，以及我的保守秘密，因为他除我之外别无世俗朋友，更不要说任何世俗经验了。我承认，我很爱听这类话；他因而获得了我的全部信任，而且一定程度上受到了他的摆布。总之，我后来完全信赖他了。但是随着时间的流逝，我又开始产生怀疑和不真实感，也许由于我完全猜不透他究竟期望我什么，也揣摩不到他想方设法笼络我的用意，是真诚的还是外交手段，是天真的还是狡诈的，是正直的还是虚伪的，抑或只是游戏而已。迄今为止，他一贯处于比我优越的地位，而且始终待我十分关怀体贴，这恐怕也是我不愿深入追究的原因。不管怎么说，直

到今天为止，我依然把他杜撰的所谓处境，所谓他之需要我的同情与帮助，也如同我需要他的支持这类故事，视为好心的礼貌，给我营造和编织了一种抚慰心灵的环境和罗网。直到今天，我仍然说不清他同我玩这场游戏，究竟有几成出于深思熟虑的预谋，又有多少出于他的纯真性情。因为这位玻璃球游戏大师确实是一位伟大的艺术家。他一方面擅长教育、影响、治疗和帮助，为启发他人而可以千方百计地不择手段，另一方面又能够事无巨细地一般对待，哪怕最细小的工作也总是全力以赴。有一件事我确信无疑：他当年待我既是好友，又是良医和导师，将我置于他的保护之下，而且从此没有松手，直到最后唤醒了我，治愈了我，尽可能地根除了我的病根。还有一个极引人注意的、也极符合他为人实质的情况：当他似乎求我帮助他摆脱华尔采尔官职之际，当他以平静的，甚至赞许的态度倾听我对卡斯塔里进行经常相当粗鲁和天真的讽刺挖苦之际，当他自己也在努力挣脱卡斯塔里的羁绊之际，他却又同时切切实实在把我吸引回那里，他重新培养了我的静坐习惯；他通过卡斯塔里式的音乐和静修功夫、卡斯塔里式的快乐和勇敢教育了我，改造了我，把我再度变成了你们中的一员，——尽管我曾因渴望卡斯塔里不成而成了非卡斯塔里乃至反卡斯塔里人。他把我对你们的不幸仰慕变成了幸福。”

这就是特西格诺利的观点，他显然有理由对克乃西特表示仰慕和感激。也许，对儿童和青少年采用我们宗教团体种种经过考验的教学手段进行教育改造，并不是太难的事情，而要改变一个成年人，何况已年近半百，就绝非易事了，即使这个人对此满怀善良愿望。当然，特西格诺利并未从此变成一个彻底的或者模范的卡斯塔里人。然而克乃西特是完全达到了自己预定的目标：消除了这个倔强而又极度痛苦者的悲伤感，让他敏感而脆弱的灵魂重新恢复了和谐平静，用健康习惯取代了以往的不良习惯。当然，玻璃球游戏大师不能够亲自照料一切具体的琐事，他为自己尊贵的客人动用了华尔采尔和教会组织的人力和物力。有一段时期，他甚至还派遣教会当局领导机构所在地希尔斯兰的一位静修教师按固定时间去特西格诺利家指导和督促静修功课。整个计划和方针当然还掌握在克乃西特手中。

克乃西特就任大师第八年期间，他才第一次应允朋友的再三邀请，前去首都的朋友家庭拜访。克乃西特获得领导当局（其最高长官

亚历山大与他关系密切）许可后，便利用一个休假日去看望朋友，其实他已许诺多次，却拖延了整整一年，部分原因是他希望知道这位朋友是否确有空闲，另一部分原因当然是他天生的多思多虑，这毕竟是他进入世俗世界的第一步啊，这儿是给普林尼奥带来无数悲哀的地方，又是对克乃西特具有无限神秘性的地方啊！

克乃西特找到了他的朋友用特西格诺利古老祖屋换来的现代化住宅，发现女主人是一位端庄、聪明而又谨慎的当家人，同时却又受到她那位漂亮、任性而又很不听话的小儿子的辖治。这位小主人似乎是全家的中心，对他的父亲态度傲慢乖张，显然是从他母亲那里学来的。

母子两人对卡斯塔里来客都持冷淡与怀疑态度，然而他们不久后便难以抵制这位大师的个人魅力，尤其是他的职务本身便具有一种近乎神圣和神秘的神话气息。尽管如此，克乃西特刚进门时，气氛仍十分生硬紧张。克乃西特始终持静观和期待的态度。女主人款待的礼数周到却心存抗拒之意，犹如招待一个来自敌国的高级军官。男孩铁托是全家中最不拘束的一个，他大概常常以观望为乐事，显然也是在诸如此类情况中的渔翁得利者，而他的父亲似乎仅仅是扮演一家之主的角色而已。男主人和女主人之间关系的基调是温和，谨慎，互相警惕，似乎必须踮着脚尖走路一般，做妻子的显然比丈夫更能轻松自如地保持此种疏远姿态。此外，特西格诺利总表示出努力寻求儿子友情的心意，而男孩则似乎反复无常，有利可图时表示友好，忽而又蛮不讲理了。

简而言之，一家三口人相处艰难，生活在一种闷闷不乐的压抑气氛之中，充满了对于相互摩擦的恐惧，充满了紧张情绪，他们的言谈举止就如同整幢住宅的风格一样，显得过分细心周到，过分讲究礼数，好似人们试图建造一道坚固的围墙，必须厚实得足以抵御任何意料不到的侵犯和袭击。克乃西特也同时发现普林尼奥脸上刚刚重新获得的快乐神情已大都消失不见了。是的，他在华尔采尔或者在希尔斯兰会议室时，那种沉重和忧郁是几近销声匿迹了，然而在他自己家里，他又被笼罩在阴影里，不仅招致许多批评，而且还得忍受种种怜悯。

整幢住宅非常漂亮，显示出主人的富有和不同寻常的文化修养。

每一个房间都摆设得当，比例适度；每个房间都以二或三种协调悦目的色彩作为基调；到处都点缀着珍贵的艺术作品，令人心旷神怡；克乃西特兴趣盎然地浏览着周围的一切。但是他看完之后却认为一切也许过分漂亮，过分精致，过分设想周到，以致没有了任何发展的余地，已经无可更新，无可增删了。克乃西特甚至察觉到，各个房间及其摆设之美也与主人们的情况一般，具有一种着魔的、刻意防御的姿态，因而所有的东西：房间、绘画、花瓶和花卉，虽然显示出主人对和谐与美的渴望，却终于枉然，因为正是这种校准得无可指责的环境，让人们达不到目的。

克乃西特在这次并不令人舒畅的访问后不久，便派遣了一位静修教师去朋友家里进行指导。自从他在如此紧张压抑的气氛中度过一天日子后，他获得了许多原本不想知道的情况，为了朋友的缘故，甚至还不得不深入加以了解。事情也并未停留于第一次访问，而是再三重复了许多次，他们谈话的重点开始转向男孩铁托的教育问题。孩子的母亲也活跃地参与了讨论。游戏大师终于逐渐赢得了这位聪明却很多疑的女士的好感和信赖。当克乃西特有一次半开玩笑地说，她未能及时把小家伙送到卡斯塔里去受教育，实属可惜。她却当了真，看作严肃指责，赶紧辩白说：她实在担心铁托能否获得批准呢！这孩子虽说颇有天分，却很难管教，而且她也不愿意把自己的观念强加于孩子，何况孩子的父亲也曾作过同类试验，可惜一无所获。此外，她和她丈夫都没有想到替儿子争取这一古老家族的特权，因为他们早已脱离了与普林尼奥父亲的关系，也断绝了这一名门望族的全部传统。最后她辛酸地微笑着补充道，反正她无论如何也不能和她的孩子分开，除了孩子，她已不留恋世上的任何东西。

这最后一句未经思索脱口而出的话，使克乃西特不禁沉吟了很长时间。如此说来，她这幢精美华丽的房子、她的丈夫、她的政党和政治思想、她曾十分崇敬的父亲，——所有这一切都不足以赋予她的生命以意义和价值了，唯有她的儿子才能让她感到值得活下去。然而她宁肯让孩子在这种有损身心的糟糕环境下长大，也不愿为了孩子的健康成长而与他分离。对于这么一位聪明的、外表也极通情达理的妇女，竟有这番自白，令克乃西特惊讶不已。克乃西特无法像对待她夫君一样直接帮助她，也没有丝毫试一试的意图。然而，他总算偶尔来

拜访几次，而普林尼奥也始终在他的影响下，多多少少通过折中方法把自己的劝告不知不觉地灌输进了这个处于乖戾状况中的家庭。对于游戏大师本人而言，随着一次又一次的造访，他在这户人家的影响力和权威性也逐渐增强，而克乃西特内心却对这些世俗人士的生活越来越疑惑不解。囿于我们对他的首都之行所知甚少，不了解他究竟见了什么，又亲身经历了什么，所以也只能满足于方才写到的些许情况了。

克乃西特和希尔斯兰教会当局的前最高领导人之间的关系一向限于公务事宜。克乃西特仅在参加最高教育当局全体领导成员会议时才见到他，这位长者大都只是担任形式性职务，主持迎送应酬礼仪而已，会议的主要事务工作全由他的发言人负责。克乃西特就任玻璃球游戏大师时，这位就任已久的最高领导人早已年届耄耋，颇受游戏大师的敬重，尽管如此，游戏大师却从未设法缩短他们之间的距离，因为在他眼里，这位最高领导人已几乎不是什么凡人，也不再只有凡人的个性，而是一位飘浮空中的尊贵祭司，是尊严和广博的象征，是一位居于整个宗教团体和组织之上的默默无言的领袖和它们头上的一座冠顶。这位可敬的老人已于最近逝世，团体当局遴选了亚历山大继任他的职位。

亚历山大正是许多年前克乃西特刚刚就职大师时，由教会当局派去指导他的那位静修教师。克乃西特从那时开始就对这位出类拔萃的教会人员十分敬重和爱戴，至于亚历山大也因与他曾在一段时期内密切相处，还几乎可算他的忏悔教师，而对克乃西特的个人品性和行为有过较近的精细观察，也产生了爱护之心。当亚历山大成了克乃西特的同事，还成了教会当局的最高领导的那一瞬间，他们两人同时意识到了相互间早已存在着潜在的友谊，从此便不仅一再见面交谈，还常常在一起工作。当然，他们的友谊缺乏一种通常意义上的朋友性质，正如他们两人之间缺乏共同的青年时期的交情一样，这种友谊是两位高踞各自职位顶点人士间的同事情谊，他们表露同情的方法限于互相见面时的问候与告别时的致意，比一般人更多些热情罢了，他们只是能够较常人更迅速完整地相互理解，例如在开会休息的间歇里闲聊几分钟便已足够。

教会当局领导人一职——也称教会大师——，按照教会章程是与

各种学科大师同等的职位，事实上却因传统习惯而似乎高出于其他同事们，因为不论是各学科大师均出席的最高教育委员会，还是宗教团体全体领导成员的会议均由他担任主席，尤其在最近几十年中，由于教会当局日益重视静坐入定的修炼功课，使这一职位更显重要——当然这一切仅仅限于教育学园和宗教团体内部而已。在教育委员会和教会当局的全部领导成员中，教会大师和玻璃球游戏大师已越来越像卡斯塔里精神的一对卓越代表人物。因为与古老卡斯塔里流传至今的许多传统学科相比较——如：文法，天文，数学或音乐等——，静修养心与玻璃球游戏这两门功课，相对而言已经是卡斯塔里更重要的精神财富。如今，这两项学科的两位现任大师互相表示友好和亲密关系，这不能不说是好兆头。对于两位大师而言，是维护和提高各自尊严之道，是增添生活乐趣和温暖之道，也是一种激励他们完成更多任务的鞭策，促使他们更加发扬卡斯塔里世界最内在、最神圣的精神力量。

对克乃西特来说，这种关系意味着一种约束力，一种平衡力，完全针对他试图放弃一切的倾向，针对他试图突破现状闯入另一种全新生活领域的愿望。 尽管如此， 克乃西特这种突破倾向始终不可阻碍地向前发展着。自从他自己完全清醒地意识到自己的意愿之时——可能在他担任大师职位第六年或第七年期间——，这一愿望就一日强似一日，他就像往昔古老时代的“觉醒者”所做的那样，义无反顾地把这一思想纳入自己自觉自愿的生活和思索之中。我们相信我们可以这么说：自从他一旦意识到自己有朝一日必将放弃官职和辞别卡斯塔里学园，他就一直坚守这一想法了。这种思想有时候使他觉得像一个囚犯深信自己终将获得自由，有时候又像一个垂危病人自知死期将临。

克乃西特重逢青年时代的伙伴，在第一次谈话中就把自己的思想化为了语言。他这样做，也许仅为赢得朋友的好感，借以打开对方缄默封闭的内心，也可能是凭借这第一次机会，把自己的新觉醒、新人生态度通知另一个人，这是他第一次转向外面的世界，是他实现目标的第一个步骤。克乃西特在与特西格诺利进一步交谈时，表达了自己迟早摒弃目前生活方式而跃入另一种全新生活的决心。这段时期里，克乃西特始终小心翼翼地为他们间的友谊添砖加瓦，因为普林尼奥如今对他的友谊已不仅出于仰慕卡斯塔里，而更多的则是病愈者对治疗者的感激之情。克乃西特既已拥有这座友谊桥梁，也就可以迈向外面

谜一般的世俗世界了。

这位游戏大师过了许多年才把自己逃脱现状的秘密让弗里兹·德格拉里乌斯略知一二，其实这也并不足为奇。虽然他一贯为人厚道，待友诚恳，却也懂得保持独立，懂得使用外交手腕。如今，普林尼奥又再度进入他的生活，无形中成了弗里兹的竞争对手，成了又一个有权关心克乃西特兴趣与情感的新的老朋友。德格拉里乌斯的最初反应是强烈的嫉妒，这也在克乃西特的意料之中。是的，在相当长一段时间内，直至他完全赢得了特西格诺利的信赖，并把朋友纳入轨道之后，克乃西特都把弗里兹的愠怒不满视为求之不得的举动。过了一阵子后，另一种顾忌又在他的思绪中占据了更重要的位置。怎能把自己想要摆脱大师官职逃离华尔采尔的愿望亲口告诉德格拉里乌斯这样一个纯华尔采尔人，而且说服他呢？倘若克乃西特果真离开华尔采尔，他便永远失去了这位朋友。至于让自己携带着这个华尔采尔人同行，一起穿越那危险的崎岖路，那是无法想象的，即或弗里兹出人意料地向他表白了冒险的勇气，那也是行不通的。

克乃西特在把弗里兹也纳入自己行动计划之前，迟疑、思忖、踌躇了很长时间。在他终于下定离职决心后，又等了一段时期，才把行动计划告诉了弗里兹。把朋友蒙在鼓里，或者背着朋友去做多少将打击对方的准备计划，完全违反克乃西特的天性。依照克乃西特的愿望，当然是让弗里兹也参与计划，并且尽可能与普林尼奥一样不仅是知情人，而且成为真正的或者至少是设想的助手，因为有所行动便可使他的处境较易忍受。

毫无疑问，克乃西特很早以前就把卡斯塔里已面临衰落的情况告诉了德格拉里乌斯，由于他在叙述中倾注了十分关切的态度，这使对方也不得不对他的想法表示了赞同。克乃西特便利用这一点作为沟通的桥梁，把自己离职的意图告诉了对方。情况完全出乎他的意料，也令他如释重负：弗里兹丝毫不反对这个计划，甚至也不抱悲观态度。应当说，在弗里兹眼中，一位游戏大师把尊贵的职位抛还最高当局，掸去脚上的卡斯塔里尘土，选择合乎自己口味的生活，实在是一种既令人兴奋，又十分有趣的想法。德格拉里乌斯是一位我行我素者，憎恨一切标准的常规，当然任何时候都会偏袒反抗权威的人。凡是以智慧的方式反抗、嘲弄，甚至制约官方权力的行为，他总是全力附和。

弗里兹的反应倒给克乃西特提供了一条解决问题的途径，他松了一口气，展露出一丝会心的笑容。克乃西特听任弗里兹自由联想，把整个事情看成反抗腐朽官僚统治的一项壮举，也没有分配他担任合作者或共谋者。事情发展至此，向最高行政当局递交一份陈述游戏大师挂冠求去理由的申请书已势在必行。于是起草这份申请书的任务便由德格拉里乌斯承担了下来。德格拉里乌斯必须首先掌握克乃西特对卡斯塔里诞生、发展和现状的基本观点，并在此基础上收集历史资料以证实克乃西特的愿望和建议的正确性。这项任务迫使他不得不进入自己一贯轻视和排斥的专业领域——历史研究，不过他似乎也没有因而烦恼，于是克乃西特也加快速度给予他必要的帮助指点。而德格拉里乌斯也立即以自己惯有的热情和韧劲投身于这项他认为孤立无援的冒险的新任务之中了。这位性格执拗的个人主义者兴致勃勃地开始了历史研究工作，因为这项工作让他处于挑战地位，得以挑战当今的官僚和教会秩序，或者甚至揭露他们的问题和缺陷。

克乃西特没有分享德格拉里乌斯的乐趣，也不相信朋友的努力会取得什么结果。他既已下定决心摆脱目前的羁绊，就听任自己无牵无挂地期待着似乎已在等待他去做的工作。然而克乃西特十分清楚，他并无说服领导当局的合理论据，而德格拉里乌斯也没有能力承担自己在这里的工作，即或只是一部分工作。尽管如此，他还是为弗里兹有事可忙，还可以在他身边多逗留一段时期而感到宽慰。下一次他再见到普林尼奥·特西格诺利时，也就能够向他添补一句："好朋友德格拉里乌斯如今已投入我们的工作，正在弥补他认为由于你再返华尔采尔而遭受的损失。他的嫉妒毛病已基本治愈。他目前为我出力，反对我的同事们，这反倒令他感觉惬意；他现在几乎变得很快乐了。但是，普林尼奥，千万别以为我对他的行动存在多少期望，这件事仅仅对这位好人自身有益而已。我们拟议中的计划想要获得最高当局的体谅，简直难以想象，是的，这完全是不可能的，他们至多只会赐给我们一场比较温和的斥责。我们宗教团体的制度本身就注定我的申请必遭否决。话还得说回来，作为行政当局居然根据自己玻璃球大师自以为是的申请而放他离开，随他去外界自寻工作，换了我是不会允许的。此外，我了解现任教会大师亚历山大，一位无法动摇的人。不，我必须独自一人去进行这场斗争。我们现在就让德格拉里乌斯先练练他的洞

察力吧！我们不过为他牺牲一些时间而已，我必须这么对待他。何况我还得把这里的一切都料理妥当，以便我离开时不致使华尔采尔遭受损害。这期间还得你设法为我寻找栖身之处和某种合宜的工作，倘若有个音乐教师之类的职位，我就很满意了，我只要有个开头的机会，有个出发点就足够了。”

特西格诺利当即说，他会帮忙找到工作的，届时就可以住在他家，想住多久就多久。然而克乃西特没有应承这一建议。

“不行，”他说，“我不想当客人，我只需要工作。我在尊府作客固然很好，但是日子一长，就会增添许多麻烦和紧张。我对你完全信任，你的夫人待我也日益友好。然而，当我不再是贵客，不再是游戏大师，而成为一个流亡者，一个常住食客后，情况也许就大不一样了。”

“你的态度也太迂了，”普林尼奥答道，“你一旦离开此地，在首都住下来，很快就会获得合适的职务，至少到大学里当教授——我敢担保你能够获得这类职位。不过办这类事也需要时间，而且你也明白，我只有在你完全离开此地之后，才能够替你办理这件事。”

“事实如此，”游戏大师接着说，“直到那时为止，我的决定都必须保密。在我的上级把决定通知我之前，我不能把自己介绍给你们的当局，这当然是不言而喻的。然而我现在根本不想去任何官方机构。我的需求很小很卑微，比你可能猜想的还要小得多。我只需要一间小屋和每天的面包，最主要的是有一项工作，当一个教师和教育者，我只愿教一个或者几个小学生，和他们生活在一起，能够让我对他们施加影响。去大学任教是我最不想要的职位。也许我更乐意，不，更爱做一个孩子的家庭教师，或者与此类似的工作。我寻求的、我需要的是一种单纯、朴素的工作，我要教育一个他需要我的人。受聘于一所大学，等于把我一开头就又纳入一个因袭传统的、神圣而又机械化的官僚机器之中，与我的愿望背道而驰。”

特西格诺利终于踌躇地说出了自己心里酝酿已久的想法。

“我有一个建议，”他说，“希望你至少听一听，再满怀好意替我想想。倘若你能够接受，那就真的是帮了我的大忙。从我第一次到这里来作客，你就不断给我帮助。你现在也已熟悉和了解我的生活与家庭情况。我的处境不佳，但比起前几年已有所好转。一切问题中最棘手

的是我和儿子之间的关系。他被宠坏了，他在家里替自己营造了一种特权地位，常常出言不逊，事实上，他很小的时候就已被他的母亲，和被我惯坏了。他自幼就偏向母亲，日子一久，我变得一点儿都管不了他了。我也对此死了心，如同我顺从自己失败的一生那样。如今多亏你的指点，我又多少恢复了信心，对自己也有了希望。你一定早已看出我想追求什么。目前铁托在学校里正处于困境之中，倘若有一位教育者愿意接受他，管教他一阵子，这将是我的大幸事。我知道，这是一件自私的提议，因为我还不知道这项工作能否吸引你。不过我纯粹是因为受到你的鼓励，才敢说出这番话的。”

克乃西特微笑着伸出了手。

“谢谢你，普林尼奥。我觉得这是我最欢迎的建议。万事俱备，只差你夫人的同意了。此外，你们夫妇必须作出决定，暂时把儿子托付给我全权管理。为了手把手教导他，我必须首先排除来自家庭日常生活的影响。你必须与夫人商量，设法说服她接受这个条件。你得小心谨慎，千万不要着急！”

“你深信你对付得了铁托？”特西格诺利怀疑地问。

“噢，是的，为什么不行呢？他有良好的血统，继承了双亲的优秀天赋，他欠缺的只是这类天赋力量的协调发展。我很乐意承担这项工作：唤醒他要求协调发展的愿望，努力加强这种愿望，直至最后化为他的自觉意识。”

克乃西特就这样动员了他的两位朋友，每个人以各自不同的方式为同一件事情而忙碌起来。当特西格诺利回到首都和妻子商量这个新计划，以动听的语言争取她的同意之际，德格拉里乌斯则端坐在华尔采尔图书馆的小书库里，正按照克乃西特的提示为拟议书面申请而收集资料呢。这位游戏大师在自己开具的书目中放进了诱人的香饵，使我们的憎恶历史者一口咬住就逃脱不开。德格拉里乌斯迷上了战争时期那一段历史。他以一贯的狂热工作热情，不知餍足地搜罗着我们宗教团体创建之前那段古老黑暗时期的遗闻轶事，收集了大堆资料，数月后他向朋友交差时，克乃西特只能采用不足十分之一。

这段时期里，克乃西特又去首都特西格诺利家访问了多次。如同一般精神健康和谐的人常常较易为心存烦恼而难相处的人所接受，特西格诺利夫人也越来越信赖克乃西特了。她很快就同意了丈夫的计

划。据我们所知，铁托曾在游戏大师某次来访时，相当傲慢地告诉对方，希望别人不要用你称呼他，因为现在任何人，包括他的学校老师在内，都很有礼貌地用您称呼他了。克乃西特客客气气地向他表示了谢意，也表示了歉意，随即向他叙述了卡斯塔里学园的习惯，凡是老师都称学生为你，无论学生是否已是成人。晚餐后，克乃西特邀请男孩一起出门走走，并让他指点市内可看的景致。

铁托把他带到旧城区一条宽阔的大道上，周围全是具有数百年历史的富有贵族家庭的住宅，一幢又一幢，鳞次栉比。在一座高高耸立着的坚实的建筑物前，铁托停住了脚步，指着大门上的一块牌子问道："您认识这块牌子吗？"当克乃西特表示不认识时，他就说道："这是特西格诺利家族的纹章，这儿便是我们家的祖屋，它属于特氏家族已有三百年历史。但是我们现在却住在那幢俗不可耐的普通住宅里，只因我父亲在祖父死后莫名其妙地卖掉这座壮丽可爱的祖屋，而建造了一幢如今已不够现代化的现代住宅。您能谅解做这种事的人吗？"

"您很痛惜失去老屋吗？"克乃西特友好地问。

铁托神情激动地作出了肯定的答复，然后又问道："您能谅解做这种事的人吗？"

"人们能够谅解一切的，倘若人们能够换一种角度看问题的话，"克乃西特答道，接着又说："古宅是一种美好的东西，倘若让古宅和新宅并列一处让你父亲挑选的话，他也许会保留旧宅的。是的，古建筑都是又美又庄严的，尤其是我们眼前这幢，壮丽极了。但是，对于一位积极上进的年轻人来说，自己建造一幢新居也是一件同样美妙的事，因而，他倘若面临选择：是住进舒适的旧巢呢，还是另建全新的寓所？他就很可能选择后者，我们应当谅解这个事实。据我对您父亲的了解——他在您这般年龄的时候，我就熟识他了——，因出售祖居而受痛苦之深是任何人都无法想象的。他曾与自己的父亲以及整个家族有过激烈的冲突，由此看来，让他在我们卡斯塔里接受教育似乎不太恰当，至少这种教育并未能抑制他许多次狂暴的情绪冲动。出售祖屋也许就是此类冲动的后果之一。他以为这便是迎头痛击旧传统，便是对他的父亲、家族，对他的全部过去和一切依赖性的挑战，至少在我眼中，这一切都是可以理解的。但是，人类是奇怪的动物，因而我觉得另一种想法也并非完全不可能。这种想法便是：这位出售

祖屋的人卖掉这幢老房子，与其说是存心伤害家族，不如说是有意伤害自己。他的家庭让他感到失望。他们把他送入我们的精英学校，让他接受我们的那种精神教育，使他日后返归世俗世界不能适应必须应付的工作、需要和其他种种要求。然而我们现在还是不要进一步作什么心理分析吧。无论如何，这个出售祖屋的故事显示了父子之间一场强烈的冲突——表达了一种憎恨，一种由爱而生的憎恨。这类例子在我们世界历史上并不罕见，尤其表现在某些特别有才能而且生气勃勃的人身上。此外，我还因而想象出，未来一代的小特西格诺利将竭尽全力为自己家族收回这幢祖屋，他把这件事视之为自己毕生使命，会不惜付出任何代价。”

“是啊，”铁托失声喊叫道，“倘若他果真如此，您不认为他是对的吗？”

“我不愿充当他的法官。如果一位未来的特西格诺利后人能够意识到自己先辈的伟大之处和他们赋予他的责任，那么他便会竭尽全力为自己的国家、城市、正义与社会福利服务，在服务中逐渐成长，强壮，以致最后有能力附带收回自己的祖屋，到那时他必定是一位不虚此生的受人尊敬的长者；到那时我们也乐意向他脱帽致敬。但是，如果他一生中毫无理想目标，只以收回祖屋为最终目的的话，那么他仅仅是一个占有狂、盲目热情者，一个被激情冲昏头脑的家伙，尤其重要的是，他或许永远也无法认识到父子两代冲突的真正意义，以致整整一生，即便成年之后，始终得肩负着这一沉重的包袱。我们能够理解他，也会怜悯他，但是他永远也不可能提高自己家族的声誉。一个古老的家族世世代代和睦聚居祖屋，固然很美，但是，倘若想要使这个古老家族获得新生和焕发出新的光芒，唯有它的子孙辈能够具有为家族服务更伟大的理想才行。”

铁托和客人散步过程中，全神贯注而近乎温顺地倾听了自己父亲追求理想的故事，他以往在别的场合却一贯持拒绝和反抗态度，铁托看到向来互相不一致的双亲眼下却一致地尊敬这位客人，便不由自主地预感到来人可能会威胁他任性胡为的自由，时不时要向这位贵宾发表一通无礼的言论。不言而喻，每次发作之后，歉意和内疚随之而来，因为在这位愉悦有礼，好像披着闪光盔甲的游戏大师面前出乖露丑，让他觉得自己也受了侮辱。他那颗幼稚而被宠坏了的心也隐隐觉

察到，这个人也许确是他理当喜爱和值得尊敬的。

有一回，铁托特别强烈地感受了这一感觉：那次他父亲忙于家事，克乃西特独自一人在客厅呆了半个钟点。铁托一脚踏进房间，只见客人半闭双目像雕像一般静坐不动，正在入定状态中散射出平静和谐的光辉，男孩子不由自主地放慢脚步，打算踮起脚尖悄悄退出门外。这时静坐者忽然睁开眼睛，友好地打了招呼，然后站起身来，指指室内的钢琴，询问道：喜欢音乐么？

是的，铁托说，只是他已经好长时间没上音乐课了，自己也没有练习，因为他在学校里没有学好，因为那里的音乐教师总是不停训斥他，不过他一直总爱听音乐的。克乃西特揭起琴盖，坐到琴前，发现琴已调好，便奏起了史卡拉蒂的一个慢板乐章，他近日正以这首乐曲作为一场玻璃球游戏的基础进行着练习。片刻后，他停下来，发现男孩听得很入迷，便向他简略介绍了玻璃球游戏是如何通过音乐进行练习的，如何把音乐分解后融和进游戏中，并且举例说明了若干人们常常采用的分析方法，最后还介绍了把音乐移译成玻璃球游戏符号的途径。

铁托第一次没有把游戏大师视为客人，没有把他当作社会名流而加以拒绝，因为这样的人会损害自己的自尊，如今他看到的是一位正在训练的人，这个人已掌握某种十分精致的艺术，能以艺术大师的手腕加以展现，对于这种艺术蕴含的意义，铁托确乎只有模糊的猜测，然而他已觉得它似乎值得一个成年男子为之付出全部身心。而这位男子如今把他也看作了成人，还认为他已有足够的智慧去尝试这些复杂的事情，这也大大加强了他的自信心。在剩余的半个钟点内，铁托开始静下心来思索，这位奇怪人物身上的愉快、沉静精神，究竟源自何处呢。

克乃西特任职最后阶段的公务繁忙复杂，几乎可与他刚任职时期的艰苦繁难相比拟。他曾决定替自己属下的一切部门留下一种无可挑剔的模范境况。他达到了这个目标，但是同时想到了另一个目标：让别人感到他本人可有可无，或者至少是不难取代，却始终没有完成。这种情形在学园的最高领导层中已是屡见不鲜了。我们的玻璃球游戏大师好似飘浮在空中，在高高的远处统辖着自己管区的千头万绪的复杂事务，他好像是一枚最高的勋章，一种闪光的标志。他来去匆匆，

好似一位善良的精灵，轻轻松松地说几句话，点一点头，挥一挥手，便作出了决定，安排了任务。转眼间，他已经离去，已经到了另一个部门。他指挥他的公务机构恰似一位音乐家摆弄自己擅长的乐器，看着似乎不费吹灰之力，似乎不动什么脑筋，却事事有条不紊，顺利向前发展。然而这架公务机器里的每一个公务人员无不清清楚楚，一旦这位大师病了或者离开了，情况将会怎样，即或有人接替他的工作，哪怕只干几个钟点或者一个整天，将会发生何种情况！

当克乃西特再一次穿越整个小小的玻璃球游戏王国，细细审视着每一件琐事，尤其倾注全力悄悄遴选自己的“影子”，以便离开后有人代表自己处理一切大大小小公务时，心里却十分清楚，他内心深处早已与这里的一切脱钩，早已远走高飞。这个秩序井然的珍贵小世界已不再能令他狂喜，不再能约束他了。他几乎已经把华尔采尔和自己的大师职位看成是身后之事，一个已穿越过的地域，它曾给予他许多东西，使他获益匪浅，然而如今却不能够赋予他新的力量，诱导他作出新的行动了。在这段缓缓挣脱和辞别的日子里，克乃西特对自己所以背离和逃避的真正原因也看得越来越清楚了。他知道，根本的原因不在于他发现了卡斯塔里现存的危机，也不是为卡斯塔里的前途担心。真正的原因只有一个简单的事实，他对自己那种不务实事的空虚生活业已餍足，他的心、他的灵魂如今都在渴求，在争取获得充实的权利。

当年，克乃西特曾再度彻底研究教会组织的规章和条例，发现自己想要脱离这个教育学园，并非如起初想象的那么艰难，也不是完全行不通的事情。只要以自己的良心为理由，不仅可以辞去官职，甚至可以离开宗教团体。入教时的誓言也并非必须终身信守，尽管很少有人要求享有这种自由，更不要说最高行政当局的成员了，简直绝无仅有。是的，这一步之所以难行，并不在于规章太严，而是宗教团体的精神本身，是自己内心对团体的忠诚。毫无疑问，他不愿不辞而别，他正在筹备一份要求离职的申请书，他的忠实好友德格拉里乌斯已把手指都写得墨黑了呢。但是他对这份申请书的效果全无信心。人们也许会抚慰他，给予他一些忠告，也许还会给他一段假期，让他去罗马走走，或者去玛丽亚费尔逗留一阵，约可布斯神父刚刚在那里去世。他估计人们不会放他走，他对这一点已看得越来越清楚。允许他离

开，这将是违背教会组织以往一切传统的行为。倘若最高当局这么做，也就无异于承认他的请求确有道理，尤其一位身居高位的人士竟然要求离开，如果同意他走，更无异于承认卡斯塔里的生活不能够在任何情况下都满足人的需要，却是能够让人产生如坐牢笼的感觉。

---

[1] 维拉各特是作者虚构的人物。黑塞早年长篇小说《骏马山庄》中男主人公的名字即为维拉各特，一个感情丰富的画家。

[2] 铁托也是虚构人物，并无隐射对象。

·传阅信件·

我们的故事业已接近尾声。正如早先所说我们对结局部分所知甚少，因而与其说是历史纪实，不如说是叙述一场传奇。然而我们不得不以此为满足。我们也因此很乐意将一份真实文件，也即这位玻璃球游戏大师亲自递呈行政当局的那篇内容丰富的申请书作为我们倒数第二章的内容，因为其中详述了他作此决定的理由，借以恳请准予辞职。

我们还必须说明这一事实，如同我们早就知道的那样，约瑟夫·克乃西特对这份筹措良久的备忘录，不仅认为其定然毫无效果，而且还毋宁既未写过，也不曾递呈过这样一份“请求书”呢。凡是能够对他人不知不觉产生自然而然影响的人，往往遭受同一命运：为自己的影响力付出代价。倘若说我们的游戏大师最初曾因赢得好友德格拉里乌斯的支持，使之成为同伙和后援而感到高兴，但是，情况的发展远远超出了他的设想和希望。他引领或者误导弗里兹去体会一件连他自己也不再相信其有任何价值的工作，然而待到这位朋友把成果呈献给他的时候，他也就不能食言了，更何况他的用意原本仅仅为了让朋友较易忍受两人的别离之情，如今怎能把文件搁置一边而让弗里兹受到伤害又深感失望呢。我们可以想象，克乃西特当时也许宁愿直截了当地辞去官职并宣布退出教会组织，也不愿意绕着弯子递呈什么“请求书”，在他眼中，这显然像演一出闹剧。然而，克乃西特为了照顾德格拉里乌斯，不得不按捺性子再等待一段难捱的时间。

读一读勤奋工作的德格拉里乌斯撰写的这份材料，也许会是一件有趣的事情。材料大都取自历史史实，用以作证或者解释实例，然而我们若是认真推断，其中确实多少蕴含着对于宗教秩序，甚至对于整个世界及其历史的既尖刻又颇具思想性的批评。但是，即使这份耗费了数月精神和心血才完成的文件至今仍然保存完好——这是非常可能的——，我们也不得不予以放弃，因为我们这里缺乏适当篇幅容纳这篇大作。

对于我们而言，唯一重要的事仅仅是：了解这位游戏大师如何使用自己朋友写下的作品。当德格拉里乌斯郑重其事地向他递呈这份文

件时，他不只亲切致谢以示赞许，而且要求加以朗诵，因为他懂得这会使朋友十分愉快。此后几天里，德格拉里乌斯每天都在大师的小花园里——当时正值夏季——和大师同坐半个钟点，心满意足地朗诵几页自己的大作，两位朋友常常开怀大笑，以致朗诵不时中断片刻。这些日子是德格拉里乌斯最幸福的时刻。读完后，克乃西特却仍旧关起门来自己拟了一份文件，只引用了德格拉里乌斯的部分材料。这封致最高行政当局的公开信，我们一字不差地引录如下，不再另加任何说明。

玻璃球游戏大师致最高教育当局的公开信

基于种种考虑，促使我，玻璃球游戏大师，以此类特殊的、较为私人性质的信函形式，而不是以庄重的公务报告形式，向行政当局提出一项特殊请求。尽管我把这份文件与其他公务报告一起呈送当局并等候批示，但是我仍然宁愿将之视为写给同事们的一封公开传阅信件。

每一位大师都有责任向最高当局报告自己在执行职务时所遭遇的障碍或者危机。如今我认为（或者在我看来如此）自己受到了一种危机的威胁，尽管我已对工作全力以赴。此外，我以为危机还出在我自身，当然这并非唯一的根源。无论如何，我认为自己无力承担玻璃球游戏大师的职责，我面临精神危机，而且是一种客观的、个人无能为力的危机。简而言之，我对自己是否有能力圆满完成职位规定的领导工作，产生了疑问。因为我已对职责本身存在怀疑，因为我已感到玻璃球游戏的存在受到了威胁。这也是我写此信的主旨：及时报告当局，危机已存在，而我本人既已有所察觉，自当尽早另谋出路。

请允许我用譬喻方式解释这一情况：某个人坐在阁楼里忙碌于一项精细微妙的学术研究工作，突然发现楼下发生了火灾。此时此刻，他不会考虑救火是否属于他的责任，也不会去想手头工作还没有全部完成，而会立即飞跑下楼，设法尽力挽救整座楼房。我现在就是这样，我正坐在我们卡斯塔里大楼的顶层，忙碌于玻璃球游戏，我正操纵着极精密、极敏感的仪器。然而我的本能告诉我，我的鼻子警告我，楼下什么地方已经着了火，即将危及整座建筑，情况十分危急，此时此刻，我要做的事不当是分析研究音乐，也不当是阐释玻璃球游戏的规则，而是尽快奔跑到冒烟的地方，设法扑灭火焰。

我们卡斯塔里团体里的绝大多数人，都把自己的教会组织、学术机构、科研和教育活动以及玻璃球游戏视为理所当然的存在，就像人人都把自己所呼吸的空气和所站立的土地视为理所当然的存在一般。几乎无人设想过空气和土地也可能会不再被自己拥有，没人想过也许会有缺乏空气的一天，脚下的土地也许会消失不见。我们很幸运，我们生活在一个受到妥善照料的清静愉快的小世界里，说来奇怪，我们中的大多数人却生活在一种不符事实的虚妄想象之中，以为世界本来如此，也永远如此，我们生来就是过这种生活的。我本人就是在这一极其愉快的妄想中度过了整个青年时代，然而我十分清楚自己并不是天生就要过这种生活的，具体说吧，我并不出生在卡斯塔里，而是被当局领来受教育的。我也清楚，不论是卡斯塔里、宗教团体、教育当局、精英学校，还是档案馆和玻璃球游戏，都不是天生就存在，或者是造化的产物，而是后来人类意愿的产品，虽然极其高尚，却与任何人类制造的产品一样，都是短暂的、稍纵即逝的。对此，我早就懂得，然而却毫无切身感受，我也就未曾多加思索，而且我也懂得，我们中间四分之三以上的人，仍将会在这种奇妙而愉快的妄想中生活和逝世。

事实上，如同以往没有宗教团体和卡斯塔里之前便已存在了几百年、几千年的人类历史时期一样，将来也依然会有人类的种种历史时代。我今天居然向我的同事们和行政当局各位领导搬弄此类老生常谈，借以提醒和促使他们注意面临的危机，我今天之居然短暂地扮演一个讨人嫌的，甚至有点滑稽的预言家、说教者和警告者的角色，乃是作了充分准备的，我将忍受一切嘲笑。不过，我仍殷切希望你们中多数人能够读完这份报告，甚至会有一些人能够同意其中的若干观点。倘若有此结果，我也心满意足了。

一个类似卡斯塔里式的教育机构，一个小小的精神王国，难免遭受来自内部和外部的危机。对于内部危机，至少是其中的一部分危险，大家都已熟知，不仅关注它们，也采取了对付措施。譬如我们经常把已遴选进入精英学校的学生打发回家，因为我们发现他们具有难以肃清的积习和原始本性，为了避免他们的不适应性危害我们整个教育团体而打发了他们。我们相信，他们中的绝大多数人只是不能够适应卡斯塔里式的生活，而不是品质低劣，因此一旦回转世俗世界，便

能够在自己较为适应的生活环境里发展成有用人才。我们以往的实践早已证明了这一做法的正确价值。总体而言，我们敢于说自己的团体是能够始终维持其尊严和自律的，不仅充分完成了自己的高尚精神任务，而且还能够不断更新和提高。人们可以想象，我们中间也有卑鄙低下和不求上进的人，不过数量很少，不必过分担忧。

然而我们团体人员中常见的妄自尊大却颇受指摘。那是一种贵族式的高高在上的优越感，是招致每一个高级阶层受到指控的原因——尽管这些指控时而有理，时而又无理。人类的社会发展历史早已呈示一种倾向，某一个高层集团的形成便是某一个历史时期的顶峰和极点。事实似乎是不变的，人们习惯于遵奉胜者为王的贵族式统治制度为理想，即或并不总是符合人们试图建成的社会发展目标。自古以来，不论是王朝统治或者是一种幕后统治，凡是大权在握的人无不乐意通过保护和赐予特权的方式促进新贵族形成崛起，这已成为历史常规，不论这个贵族为何等样人，不论其出生血统如何，也不论其是否杰出与有教养。新崛起的贵族总是沐浴于阳光之下茁壮强盛，而随着时间的流逝，过了若干发展阶段后，阳光、地位和特权处境总是让这个集团受到诱惑而败坏品德，从而走上了腐败之路。倘若我们现在把自己的宗教团体视为一种贵族组织，试着进行自我审查，看看我们凭借自己的特殊地位，究竟为整个国家和世界做了些什么工作？我们究竟染上了多少贵族的典型毛病？例如，傲慢、自负，自命地位高尚，自以为是，不可思议地营私利己，——倘若我们能够进行一番自我审视，定然会产生许多疑惑。今天生活在卡斯塔里的人们，大都能够遵守团体的规章秩序，勤奋上进，努力提高思想修养。然而却往往十分缺乏对于自己在人民间，在世界上，在历史中处境的认识，难道这不是事实么？难道他懂得自己存在的基础么？难道他知道自己是一种有生命力的有机体的一片叶子，一朵花儿，一根枝条或根茎么？难道他体会到了人民为他付出的牺牲么——提供他衣和食，供养他上学和从事研究？难道他考虑过自己特殊地位的意义么，他能够切实地意识到我们团体和我们生存的目标么？

我承认有例外情况，有许多光彩夺目的例外情况——然而我仍旧倾向于把一切问题给予否定的答复。也许一般的卡斯塔里人并不至于用轻视、嫉妒或仇恨的眼光看待世俗之人和没有学问的人，然而却绝

不会把他看作兄弟，更不会认为他是供给自己面包的人，而且对于世界上发生的一切事情，没有一丝一毫分担责任的心理。在他眼中，生活就是为了学术而学术，或者如他乐意设想的那样，是在一种包罗万象的世界文化花园里逍遥漫步。总之，我们这种卡斯塔里文化既高尚又高贵，这是毫无疑问的，我也必须深深感谢它的沐浴之恩。但对大多数卡斯塔里人来说，这种文化并不能像演奏管风琴或其他乐器那样，把他们引向积极的目标，启发他们更伟大更深刻的服务意识，而是恰恰相反，这种文化总是略略倾向自我欣赏，自我夸耀，总是培养精神贵族却自鸣得意。我很清楚，事实上有许多极正直极有价值的卡斯塔里人，他们具有真正为人服务的愿望，我指的是许许多多在我们这里培养出来的教师，他们走出卡斯塔里学园的舒适环境和知识丰富的领域，走到遥远穷乡僻壤的普通学校，从事无私的奉献，作出了无法估量的重大成绩。应当说，唯有这些勇敢地走向世界的教师，才是我们中间真正实践了卡斯塔里宗旨的人，正是他们的工作才让我们获得了国家和人民的许多恩典。毫无疑问，我们宗教团体里的每一个成员都十分明白，我们至高无上的神圣任务乃是保护保存我们国家和整个世界的精神根基，保护保存业已证明为最有影响力的道德原理：也即正义以及其他种种道理得以建立于其上的真理基础。——但是，倘若我们作一番自我审视，我们中的大多数人必然会承认，我们从没有考虑世俗世界的利益，从没有把维护我们自己这个干净美好学园以外世界的精神纯洁和正直视为最重要的任务。是的，甚至认为毫不重要，轻轻松松地把这些工作全推给了那些勇敢地在外面从事奉献的教师，让他们替我们偿还积欠世俗世界的债务，而我们这些玻璃球游戏者、天文学家、音乐家和数学家，全都多多少少心安理得地享受着我们的特权地位。我们未能强烈关注自己的特权是否符合我们的贡献，原因在于刚才提到的种种傲慢和妄自尊大的心态。甚至连我们因为奉行宗教团体的规定而不得不节俭的简朴生活，也被我们中的许多人引以自夸的美德，丝毫也不知感谢使卡斯塔里式存在得以延续的世俗世界的国家。

我只想略略提一提这类内在缺陷和危机，它们并非无足轻重，尽管在目前平静时期尚远，不至于危及我们的生存。但是，我们如今得明白，卡斯塔里人并非仅仅依靠我们的道德和理性而存在，而且从本

质而言也得仰仗国家的境况和人民的意愿。我们吃我们的面包，使用我们的图书馆，扩建我们的学校和档案馆，——但是，倘若我们的人民有朝一日不再对我们有兴趣，或者我们的国家出于贫困、战争等等原因不再有能力供养我们，那么，我们的生活和研究工作也就完蛋了。倘若我们的国家有朝一日把卡斯塔里及其文化视作一种奢侈品，不再允许我们存在，是的，甚至不但不再引以为荣，还看成是一群寄生虫、骗子，是邪教徒和敌人。——这就是来自我们外界的危机。

每当我试图向一位普通的卡斯塔里人指出他所面临的危机时，总会多多少少遭到消极的抵制——一种近乎幼稚的否定和冷漠，使我现在必须首先从历史上援引一些例证。人人皆知我们卡斯塔里人对世界历史的兴趣非常缺乏，是的，应当说大多数人对历史不只毫无兴趣，甚至缺乏公正的敬意。这类混合着冷漠和傲慢的厌恶研究世界历史的倾向，常常激发我加以研究的决心，后来发现了两个所以如此的缘由。第一个原因是：历史的内容让我们觉得相当卑劣——当然，我说的不是思想和文化史，那却是我们十分重视的范畴。而世界历史所记载的，按照我们的看法，全都只是些残忍的斗争，为了权力，为了财产、土地、原料和金钱，总之，不过是些争夺物资和财富，争夺种种物质事物的斗争而已，在我们眼中，这一切都是非精神的，因而是卑鄙的。对于我们而言，十七世纪是笛卡儿、巴斯卡尔、弗罗贝格和舒茨的，而不是克伦威尔或者路易十四[1]的时代。

我们厌恶世界历史的第二个原因由来已久：我们对自己宗教团体诞生之前那一衰颓时期十分流行的诸多历史著作始终保持传统的、我认为也是合法的怀疑态度。因而，我们也对所谓的历史哲学——黑格尔是其中最杰出，也最危险的顶峰——，缺乏任何信心。至于黑格尔之后的那个世纪，这种历史哲学则不仅大大歪曲了历史，还导致了对真理意识的败坏。在我们眼中，偏爱这类历史哲学恰恰属于那个时代的主要标志，对于那个思想堕落和政治上争夺权力的时代，我们有时称之为“战争世纪”，更经常的称呼是“副刊时代”。我们今天的文化，我们的教会组织和卡斯塔里就诞生在那一时代的废墟之上，就是在与那个时代的精神——或者应当说野蛮思想——进行了斗争，克服其影响而建立起来的。

这便形成了我们今天的傲慢精神。我们面对世界历史的心态，尤

其是较近代的、几乎像现实的历史，情况就像古代基督教修士和苦行者面对五花八门的世界舞台一样。历史在我们眼中纯属本能与时尚的儿童游戏场，是贪婪、肉欲、权欲、谋杀、暴力、破坏和战争，是野心勃勃的部长，被金钱收买的将军，被毁坏的大小城市，然而，我们却往往忘记了这一切也仅仅是历史的许多方面之一。而最重要的是我们忘记了我们本身也属于历史的一个部分，是历史成长中的产物，因而一旦丧失继续发展和变化的能力，就注定要遭受毁灭的命运。我们既是历史的组成部分，当然也得分担世界历史中的责任。然而我们对此却茫然无知，十分欠缺责任意识。

我们现在先看一看自己的历史，看一看今日教育学园初建时的情况以及当时国内和其他国家里的情况，我们立即就可看出，我们的教会只是许多不同教会团体和组织之一，而我们亲爱的卡斯塔里，我们的故土和秩序的创建者们并不像我们这样以超然于世界历史之上为荣。我们的先辈和奠基者们是在战争时代末期的废墟上开创自己事业的。我们已经习惯于官方的分析介绍，其实他们对那个始于所谓第一次世界大战时代状况的分析全是片面之词。因为恰恰就是那个时代最不重视精神思想，大权在握的统治者们只是偶尔才动用这类他们认为次要的精神武器，其后果便是出现了腐败的“副刊时代”。

是的，把那个权力斗争导致的时代称呼为反理性的兽性时代是很容易的事。我称之为非理性，并不是要否定其在知识与方法领域作出的巨大贡献；我们在卡斯塔里受教育的人习惯把追求真理的意愿放在精神思想的第一位，而当年盛行的精神知识似乎与我们的追求真理意愿并无共通之处。那个时代的不幸在于，没有任何坚定的道德秩序来对付惊人地迅速膨胀的人口所导致的混乱和骚动。硕果仅剩的一点儿道德秩序也都被当时流行的标语口号压倒而淹没了。而那些纷乱斗争本身也在其发展过程中变成了种种奇怪而可怕的事实。整个情况与四个世纪之前因马丁·路德[2]导致教会分裂时期极其相似，整个世界突然陷于一片混乱之中，到处都是战场的前线，到处都壁垒分明，青年和老人势不两立，国家与个人互不相容，红色和白色对立厮杀。时至今日，对那种“红”“白”纷争的内在动力，对当时种种战斗口号的真正内涵，我们已没有能力恢复其原貌，更谈不上加以理解和共鸣了。整个情况就和路德时代一样，我们看到整个欧洲，甚至可说是大半个世

界，到处都在混战，正教徒与邪教徒之间，青年与老年之间，拥护过去者和拥护未来者之间，都狂热地或者绝望地彼此火拼。人们的战线还常常突破了国家、民族和家族的边界。我们可以毫不怀疑地认为大多数战士，或者甚至包括他们的首领在内，全都信仰自己一方拥有至高无上的真理。我们也无法否定，许多为这类战斗发言的领袖人物和代言人，大都也均如当年人们形容的那样，尽皆具有一定程度的理想主义精神。到处都是战场，都在杀人和破坏，双方都强调自己是替天行道，替上帝打击魔鬼。

在我们这里，那个野蛮时代——那一欢欣鼓舞、疯狂仇恨而又狂热到无法形容的时代，早已被忘得一干二净，这真是难以理解的事，因为它与我们团体种种机构的诞生有着非常密切的联带关系，可以说是我们得以诞生的前提和原因。一位讽刺作家完全可以把这种丧失记忆比作那类冒险家暴发户的健忘症，他们一旦取得贵族封号飞黄腾达，便将自己的出生土地和家乡父老抛到了九霄云外。

我们再稍稍叙述一下那个战火纷飞的年代吧。我阅读过不少文献资料。我的兴趣不在那些被征服的国家和被摧毁的城市上，我只关心当时精神工作者的态度。他们处境艰难，大部分人甚至难以苟延残喘。不论在学者间，还是在教士间，都出现了为信仰而牺牲的殉难者，他们的先驱和殉难精神，即或在那个已经习惯于残暴统治的时代，也并非没有影响。尤其因为到处都有精神思想界的代表人物受不了压力，他们中的多数人都向暴力时代低头了。那些人投降后便让自己的才能、知识、技术听候当时的统治者发落，这情况令我们回想起古时候一位马萨吉特国[3]学者所说的名言："二加二等于几？唯有将军阁下而并非数学家，才可能作出确定答案。"另外有一些人则尽可能以勉强维持安全的方式进行奋斗，发表抗议文章等等。根据切根豪斯的报道，我们知道了许多实情，有位世界闻名作家，仅仅一年间就签署了二百多份抗议书、警告信、请愿书等——也许实际数字还不止此。但是绝大多数人学会的是三缄其口，也学会了忍饥挨冻，学会了乞食和躲避警察。许多人英年早逝，受到了残存者的羡慕。无数人士自绝生命。老实说，身为学者或作家而苟且偷安，实在既无乐趣又不光彩，他们投身统治者，为其写作标语口号，虽然有了职位和面包，却得忍受上司的窝囊气，大多数人还免不了受自己良心的责备。凡是

拒绝从命的人，不得不忍饥挨冻，不得不铤而走险，不是死于非命，就是死于放逐。这是一场多么残酷，多么难以置信的大清洗啊。不仅是那种不为当权者和战争目标服务的研究工作，很快便崩溃衰亡了，而且连教育事业也遭到了同样的厄运。首当其冲的是世界历史，任何一个历史时期，任何一个大国的具体历史，都受到了无穷无尽的删削和修改，历史哲学和副刊文字控制着所有领域，包括中小学校。

细节描写已经够多，不再赘述。总之，那是一个狂暴而野蛮的时代，混乱不堪的巴比伦式的时代，是人民与政党，老与少，红与白互不理解的纷争年代。待等流够了血，丢尽了脸，那个时代才告终结，渐渐地，所有的人都越来越渴望理性，渴望重新找回共同语言，渴望秩序、道德，渴望合理的尺度，渴望一种字母顺序排列表和乘法口诀表，而不再有权力集团随心所欲、朝令夕改的专制统治。于是，诞生了寻求真理和正义，寻求理性，寻求克服混乱局面的思想大浪潮。在那个凭借暴力和肤浅文字建立的年代告终时的政治真空状态中，在人人普遍迫切希望开创新局面和建立秩序体系的要求中，我们卡斯塔里才得以应运而生。有一小群勇敢的、饿得半死的、却一如既往刚正不阿的真正的思想家，开始意识到发挥他们作用的可能途径。他们开始勇敢地以苦行僧的自律态度着手创建秩序与规章，在各处各地的种种小团体，甚至是极小的团体中开展工作，清扫一切宣传口号垃圾，从最基础的底层开始重建精神生活，重建教育、研究和文化工作。

他们的努力获得了成功。他们白手起家，以百折不挠的勇气，渐渐盖起了辉煌的建筑。几代以后，建立了宗教团体、教育委员会、精英学校、档案馆和资料室，创建了专科学院、讲习班以及玻璃球游戏。今天，我们作为继承人和受益者，才得以稳稳居住在这些近乎过分富丽堂皇的建筑物里。我得重复强调说，我们就像一批有点糊里糊涂的宾客，舒舒服服地住在这里。我们既不想知道当年奠基者们所付出的巨大牺牲，也不想了解他们为抚育我们而忍受的诸多磨难，甚至不想知道当年酝酿或者形成了我们卡斯塔里建筑的世界历史——虽然这一历史至今仍然支撑与容忍着我们，并且也许还会支撑与容忍我们后代的卡斯塔里人和各学科的大师们。但是，世界历史总有一天会推倒和吞没我们这些建筑，如同推倒和吞没一切它曾经允许其成长发展的东西一样。

我现在离开历史谈谈今天和我们的现实情况：我们的体系和我们的团体已经度过了自己绚丽的高峰时期，那是谜一般的世界现象偶尔允许人类美好和有价值事物达到的幸运顶峰。如今我们是在走下坡路，我们也许还能够走很长一段时间，但是无论如何也不会再有比我们已经拥有的成果更好、更美、更有价值的成绩了。今后是一条下山的路。我相信，我们都是具有历史观点的人，现实已经成熟到了衰亡的程度，这是无可置疑的事实，也许不在今天或明天，但是必然出现在后天。我这一结论，并非仅仅从过分严格的道德角度对我们的成就和能力进行评价而得，而是根据我观察到世俗世界早就在展开的种种活动而得出的。危难的年代正在日益临近，不祥的征兆随处可见，世界怕是又要转移重心了。世界正酝酿着政权交替，那就难免战争和暴力。来自远东的威胁不仅危及平静生活，还会危及人们的生命和自由。即使我们小小王国坚持中立立场，即使我们全体万众一心（事实上不可能）坚持传统，坚持忠于卡斯塔里的理想，亦属枉然。目前已经有一些国会议员在大会上发言声称，卡斯塔里是我国一项颇为糜费的奢侈品。不久后，我国就会被迫认真重整军备——尽管仅仅出于自卫——，自然要大量节省开支，这是不可避免的。尽管政府对我们仍然十分宽厚，却是一笔大量的开支。我们一贯自豪于自己教会团体的精神工作以节约国帑为原则。是的，与其他时代糜费现象相比较，尤其是与副刊时代早期那些阔绰无度的大学、数字巨大的顾问人员和奢侈浪费的研究机构相比较，我们的开销实在不算大，而与战争年代耗于战事和武器的数字相比较，更是微乎其微。但是，事实上军费开支也许很快又得列为当务之急；国会也会很快又在将军们控制之下。当我们人民面临如下两种抉择：牺牲卡斯塔里抑或听任自己受敌人炮火袭击？那么，抉择的结果是不难预料的。毫无疑问，一种战争意识会很快膨胀起来，标语口号宣传首先会打动一批青年人。之后，不论是学者、学术、拉丁文、数学、教育，还是文化艺术，统统将视其能否符合战争目的而判定有无存在的价值。

浪头已经涌起，终有一天会把我们冲走。也许这倒是好事，是无可避免的好事。不过，尊敬的同事们，首先我得说，按照人类的尺度，我们目前仍然具有抉择与行动的有限自由，这也正是人类的长处，也正是世界历史为何成为人类历史的原因，我们可以按照我们对

现实的观点作出抉择，我们可以按照我们觉醒和勇敢程度作出行动。倘若我们愿意，我们也可以闭起眼睛置之不理，因为危险距离我们确实还很遥远。我们目前承担着大师职责的人完全有理由揣测自己大概会在危机临近到人人可见之前平安完成任期，也会平平静静逝世。然而对我个人而言，我想其他人也一样，我难以心安理得地平静生活，而不觉得不昧良心。我无法继续平平静静执行公务和进行玻璃球游戏，尽管我预料浪头打来时自己早已不在人世。不，我不能这么做。我觉得必须提醒自己要有紧迫感，即或我们并非政界人士，却属于世界历史的一部分，也就不能置身事外。因而，我在这篇文字开头处便声称，我担任公职的能力出了故障，或者应当说我无法平平静静完成职责而不花大部分精神去思虑这个未来的危机。我当然不必幻想这个灾难会以何种形态降临到我们大家身上。但是我却不能够无视下列问题：我们应当如何行动，我又该怎么做，才能应付这个危机？请允许我对此也略加叙述。

我并不想提倡柏拉图的主张，认为国家应由学者或者贤人统治；因为柏拉图时代的世界还非常年轻。虽然柏拉图可以说是卡斯塔里的某种类型的创始人，却绝不可以说是一个卡斯塔里人。他是天生的贵族，是皇家的后裔。而我们确实也可以算是贵族，培养成的贵族，然而我们是精神上的贵族，不是血统贵族。我从不相信人类有能力把世袭血统贵族也同时教育成精神上的贵族，那也许会是一种理想的贵族，但永远只是一种梦想而已。我们卡斯塔里人不适宜承担统治工作，尽管我们都有教养并且富于智慧。倘若我们不得不管理国家，我们将不会像一般统治者那样运用暴力和简单手段，因为那么做的话，我们大概很快便会荒疏我们原本的根基，也即荒疏了培育光辉的心灵。事实上，统治管理国家并不像某些自命不凡的知识分子认为的那样，是又愚蠢又凶残者干的工作，而是不仅需要乐于不间断地积极从事外务，也即具有让自己与目标融为一体的热情，而且还必须具备果断精神，也即为目标不惜一切的能力。这却是一个学者——我们并不愿自封为智者——不可能具有也不想具有的特性，因为我们认为观察比行动更为重要，我们也都早已学会如何处理目标和手段，为了达到目标必须尽可能地小心谨慎，必须步步设防。

因而结论是：我们既不宜统治，也不宜参政。我们擅长研究、分

析和测度，我们是一切规矩、章程、方式方法的制订者、保护者和审查者，我们是一切精神尺度的衡量者。当然，我们还会做许多别的工作，在一定条件下，我们也会成为革新家、发明家、冒险家、征服者或者颠覆者。然而我们最重要的功能则是维护一切知识源泉纯净的能力，这也是人民需要我们和保存我们的原因。在商界，在政界，指鹿为马，颠倒黑白的惊人之举并不少见，这是我们永远不会做的事情。

在以往历史时期里，在一些所谓的“伟大盛世”中，也即发生战争和颠覆政权的期间，偶尔也会有一些知识分子受怂恿而进入政治圈子。这种情况在副刊时代的晚期大为突出。那个时代里竟然出现了让精神思想隶属于政治或者军事的主张。同样，也出现了把教堂大钟熔铸成大炮，把幼小的学童拉去补充军队缺额的情形。于是，精神思想也被滥用成了战争物质。

当然，我们不会同意这类主张。那时，一个学者会在局势危急时被拉离讲台或书桌去当兵；也有的学者会在某种情况下自愿上战场。当一个国家在战争中耗尽财力物力时，学者们不得不节衣缩食，直至忍饥挨冻，而无可抱怨，一个人的教育程度越高，他的特权也越大，遭逢灾难时所付出的牺牲也必然越大。我们希望每一个卡斯塔里人都能将此视为理所当然。危难时刻来临时，我们可以为人民牺牲自己的舒适、轻松，乃至生命，当然这并不意味着我们为了时代利益，为了人民或将军的要求可以牺牲我们的精神思想、文化传统和道德品性。避而不顾人民的苦难、牺牲和危险，当然是一种懦夫行为。然而，为了任何物质利益而出卖精神思想生活的原则，例如把二乘二的结果交给统治者作决定，那就不仅是懦夫，更是一个叛徒了。为了任何其他利益，包括国家利益在内，而牺牲真理意识，牺牲知识分子的正直，牺牲对于思想规律、法则的忠诚，都是一种叛逆行为。当真理在利益集团冲突中受到政治宣传损害，以致被歪曲、破坏，甚至受到了强奸，就像每一个个人，或者任何已经高度发展的事物，如语言、艺术等等已经受到的那样，——那么，我们就只剩下一个责任，为了努力挽救真理而奋斗，把挽救真理视为我们的最高信条。作为学者，却去宣传谎言，去支持骗人的谎话，不仅败坏了为人的准则，更严重损害着人民的利益，不论当时有多么漂亮的外貌，因为他污染了空气、土地、食物和水源，他毒害着人的思想和正义，助长了能够导致国家灭

亡的一切邪恶势力。

因此，卡斯塔里人不应当成为政治家。倘若不然，他就得在非常情况下宁可牺牲个人，也不能牺牲精神思想。人的才智唯有在服膺真理的情况下才是有益的、高尚的。一旦背弃了真理，不再敬畏真理，甚至出卖真理，人的才智便成了最可怕的恶魔，比任何本能的兽性更为邪恶，因为本能总还多少具有自然赋予的无辜性质。

尊敬的同事们，当国家和宗教团体面临危险时，我们的责任是什么呢？我把这个问题留给各位去思索。毫无疑问会出现种种不同意见，众说纷纭，莫衷一是。我也有我自己的想法。我在对上述诸多问题进行了思索后，对我自己的职务和努力目标得出了一个似乎适合我个人的明确构想。这一构思引导我如今向尊敬的最高当局提交了一份个人申请，并以此作为我这份备忘录的结束语。

从职务来看，在组成我们行政当局的全体大师之中，以我的玻璃球游戏大师职务与世俗世界的距离最为遥远。不论是数学大师、语言学大师、物理学大师、教育学大师，还是其他学科的大师，他们从事的专业无不与世俗世界的同样领域具有共通性质。在我国一般学校——不属于卡斯塔里的普通中学里，数学和语言学均为正规基础课程，而天文学与物理学也都在世俗学校里占有一席之地，音乐则更为普遍，甚至连完全没有受过教育的人，也可演奏演唱音乐。这一切学科全都由来已久，比我们宗教团体要古老得多，它们在我们组织诞生之前早已存在，而且会在我们消亡后继续存在下去。唯独玻璃球游戏是我们自己的发明，我们的专长，我们的宠儿，我们的玩物，它是我们卡斯塔里式精神、智慧的最微妙、最细致的表现。它也是我们宝藏中最无功利价值，却最贵重、最受宠爱，同时又最易破碎的珍宝。当卡斯塔里的延续成为问题之际，最先遭受厄运的必然就是这颗宝贝。这不仅由于它是我们财富中最易破碎的东西，还因为它在世俗人眼里无疑是卡斯塔里最无用处的东西。我们可以想见国家一旦面临必须节省任何不必要开支时会采取的措施：减缩精英学校的经费；削减图书馆、资料室的维持和扩充基金，直至最后予以取消；降低我们的伙食标准；废除我们的添置服装费；然而我们这座大学里的所有主要学科都会获准继续存在——除了玻璃球游戏。归根结蒂，人们需要数学帮忙研制新式武器，但是，倘若关闭玻璃球游戏学园，废除玻璃球游

戏，大概没有人相信，尤其是将军们不会相信，这可能对我们国家和人民造成哪怕极微小的损失。玻璃球游戏是我们整个建筑中最极端，也是最易受损的部分。这也许能够说明，为什么恰恰是玻璃球游戏大师——我们这项距离世俗最遥远科目的首脑——，最先感知我们即将大难临头的原因，或者，他为什么是第一个向我们最高当局陈述这类危急感受的人。

因而，我把玻璃球游戏视作导致我们失败的原因——一旦发生政治动乱和战争。届时，它必将一落千丈，迅速荒圮，不论有多少人对它依依难舍，也无法修复它往日的容颜。在一场新战争即将爆发的气氛下，人们将不再给予它容身之地。它会毫无疑问地消失不见，就如同音乐历史中某些极端高雅的习俗一样，譬如一六〇〇年代左右那些由职业歌手组成的合唱队，或者一七〇〇年代前后每逢周日在教堂里举行的多声部对位法乐曲音乐会。当年人们得以亲耳聆听到的纯净之音，绝非今日任何科学和魔术能够加以重新恢复，并重现其光彩的。同样，玻璃球游戏也不会被人们遗忘，却永远不可能恢复其原貌，后代人中有志于研究它的历史，探寻其诞生、鼎盛和衰落遗迹的学者，将会嗟叹其瞬息即逝，更会羡慕我们有幸生活在一个如此平静、如此文雅、如此和谐的精神世界里。

如今我虽然身为玻璃球游戏大师，却无能为力阻挡或延缓玻璃球游戏的衰亡，我无法完成自己的（或者我们的）使命。一切美，纵使十全十美，也都是须臾即逝的，很快就成了历史，成了人间的往事。我们懂得这一事实，我们也为此而内心哀伤，却从来不曾认真地试图予以改变，因为那是不容更改的。倘若玻璃球游戏有朝一日遭此厄运，对于卡斯塔里和整个世界都将是一种损失，但是，当那一时刻果真降临时，人们可能会疏忽这一事实，因为大难当头，人们肯定会全力以赴忙着挽救尚可救出的东西。不难想象，这会是一个没有玻璃球游戏的卡斯塔里，但是绝不应该是一个不崇尚真理，不忠于精神思想的卡斯塔里。缺了玻璃球游戏大师，我们最高教育当局的工作可以照常运行。然而，我们几乎已经完全忘却了“游戏大师”一词的原来含义，它原本不是我的职务专称，只是简简单单的小学教师称谓而已。而小学教师，任何勇敢而称职的小学教师正是我们国家所迫切需要的，我们卡斯塔里越是受到威胁，它的珍贵思想越是可能受到埋没，

也就越发需要小学教师。教师比任何人员都更为重要，因为他们将要培养青年一代的衡量能力和判断能力，他们是学生们的榜样，开导他们如何敬畏真理，尊重思想，又如何运用语言。这些道理不只适用于我们的精英学校（它们迟早会遭到关闭的命运），也适用于世俗世界里的中等学校，那里正是教育和培养市民和农民，手工业者和士兵，政治家，军官和领袖人物的好所在，当他们还是孺子可教之时培植他们成材。那里才是我们国家建立精神生活基础的场所，而不是在我们的研讨班或者玻璃球游戏课程里。我们以往一贯向全国各地输送教师和教育工作者，我刚才已经说过，他们全都是我们中的最优秀人士。我们今后当加倍努力才行。我们今后当不再依赖外面学校连续不断地向我们提供优秀人才以维持卡斯塔里的工作。相反，我们必须日益更多地向外界的学校提供一些责任重大而低级的服务工作，并把这种工作视之为自己任务中最重要和最光荣的部分，这也是我们必须认识而且扩展的工作目标。

上述便是我向尊敬的行政当局提出个人申请的缘由。谨此恭请当局解除我的玻璃球游戏大师官职，并派遣我去外界的普通乡村学校（规模大小不拘）服务，并允许我日后逐渐遴选一批我们教会组织的青年教友组成办事机构，我将征召一些我可信赖的教师协助我的教育工作，以便将我们卡斯塔里的基本精神注入世俗青年内心，化为他们的血肉。

敬请尊敬的当局体察我的请求及其缘由，并请将决定赐复为荷。

玻璃球游戏大师谨上

又及：

请允许我引证约可布斯神父的一段语录，摘自我从他以往赐我的一次永难忘怀的教诲："恐怖与极其悲惨的时代也许即将来临。倘若说在那种悲惨景况中还可能存在快乐，那么只可能是一种精神上的快乐，也就是回溯较古老的文明年代，展望未来代表愉快开朗精神的时代，否则唯有被物质彻底湮没了。"[4]

德格拉里乌斯不知道自己提供的材料在这份书面报告中采用得如此微少。克乃西特没有把最后的定稿请他过目。他确实看过初稿和二稿，那却是比定稿要详细得多。克乃西特递呈了申请书后，便静静等候行政当局的批复，比焦急的朋友耐心得多。克乃西特决定今后不再

让德格拉里乌斯参与此事，便要求朋友不继续谈论这件事情，不过他也仅仅暗示说，要待最高当局作出答复，无疑是很长时间以后的事。

然而事实上复信比克乃西特预料的时间早了许多，以致德格拉里乌斯事先毫无所知。这封发自宗教团体总部所在地希尔斯兰的公函全文如下：

致华尔采尔尊敬的玻璃球游戏大师阁下

最敬爱的同事：

团体行政当局和学科大师联席会均以非同寻常的兴趣阅读了您这封既赤诚又有见地的传阅信件。我们觉得您信中所作的历史回顾，与您对未来所作的充满忧虑的观察，均同样引人入胜，毫无疑问，我们中会有一些人因进一步思索您的想法而深受启发，您的许多想法确非无的放矢。我们所有人全都以欣慰和肯定的心情领会了令您感悟的信念——这是真正卡斯塔里的无私精神。我们知道，这出自至诚内心，出自已经成为第二天性的爱心——爱教育学园，爱卡斯塔里的生活和习俗，这是一种因关怀而过虑的爱心。此外，我们也以同样欣慰和肯定的心情认识了您这种爱心的弦外之音，它表露着牺牲精神、上进愿望、诚恳与热忱，以及勇敢特征。我们在一切特征中又重新认出了我们玻璃球游戏大师个人的品性，与以往我们对他的认识完全相符，我们看出了他的能力，他的热情，他的勇敢。那位本笃会著名人士的弟子不负老师教诲，他研究历史却不囿于纯粹的历史研究目的或者一定程度的美学游戏性质，而是努力把自己学得的历史知识直接应用于现实，促进现实，他的历史认识还迫使他提出了实践措施！我们看出，尊敬的同事，您躲避政治性使命，放弃显赫的职位，只求成为一个小学教师，去教育幼小的儿童，这完全符合您一贯的为人品性——谦逊地甘居下位。

上面所述乃是我们初读尊函获得的若干印象和引起的部分想法。您的大部分同事都有上述或者类似上述的反应。然而，我们行政当局对您所提出的警告和请求，并未能达成一致结论。我们曾就您提出的问题，也即我们的生存业已面临危机之事召开了一次会议，热烈讨论了危机的性质，发展的程度，甚至威胁是否迫在眉睫等等范围广泛的问题。显然，绝大多数同事都认真思考了这些问题，因而讨论之热烈超过我们的预期。尽管如此，我们却不得不告诉您，大部分成员都没

有支持您对问题的观点。您的观察历史政治的想象能力和远大眼光，受到了大家认可，然而您在种种个别问题上所作的推测，或者如我们所形容的预言，却没有得到普遍赞同，也可说是无人心悦诚服地接纳您的观点。即或是下列问题：教会组织和卡斯塔里秩序究竟在这一不同寻常漫长和平时期具有何等作用，甚至究竟能否在政治历史上拥有举足轻重的地位等等，也仅有少数几个人同意您的观点，而且还是带有保留看法的。与会的多数人认为，当今欧洲大陆的平静局面，部分原因在于刚刚消逝的恐怖流血战争后继发的精疲力竭的症状，而更重要的原因在于当年的欧洲已不再是世界历史的焦点，也就不再是争权夺霸的场地了。我们并不想对我们团体的功绩投加丝毫怀疑的阴影，然而我们也不能认为，我们卡斯塔里的思想，我们的受静修培育的高度精神文化会具有塑造历史的力量，换句话就是：会对世界的政治局面产生活生生的影响，正如同这类虚荣野心与卡斯塔里传统精神的整个品性“风马牛不相及”一样。关于这一点，早已有一些极为严肃的文章强调了上述见解，卡斯塔里从未谋求政治影响，更不愿干涉战争与和平进程，更毋庸说卡斯塔里可能制订诸如此类的目标了。理由是不言而喻的，因为卡斯塔里的所作所为无不依据理性认识，也无不以理性为内在基础，——这一切自然不可能说是世界发展历史，或者，至多有些持浪漫主义历史哲学观点的人在耽于神学与诗学之幻想时，才会这么说，也才会把充满谋杀和破坏的强权统治历史，解释成理性世界的手段。我们即使是迅速地短短一瞥人类的精神思想历史，也就立即明了，伟大的文化高峰时期完全不可能依据政治情况作出清晰阐释，不要说文化，或者精神思想，或者人类灵魂，具有属于其本身的独立历史。也就是说，在一般所谓的人类历史——无休无止的抢夺物资的斗争——之外，并驾齐驱着另一种看不见的、不流血的神圣历史。而我们的宗教团体仅仅与这一既神圣又神秘的历史相联系，从不与“真实的”残酷世界历史相关连。我们不可能把监守政治历史定为自己的任务，当然更不可能加以帮助和促进了。

因而，世界政治状况也许确如尊函所暗示，或者完全不是，不管怎么样，我们宗教团体当局在任何情况下，均不可对局势指手划脚，而唯一可采取的立场是：静观和容忍。因此尊函所述：我们应对世界事态采取积极立场的见解，已被多数与会同事否决，仅极少数人表示

了支持意见。

您对当前世界局势所作的分析和对未来前途所作的瞻望，确实给我们大多数同事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其中有几位先生甚至大为震惊。然而在这个问题上，尽管大多数与会者十分钦佩您的学识和敏锐眼光，也仍然无人附和您的看法。与会者普遍认为，您的陈述的确值得注意也颇引人入胜，但未免过分悲观。有一位发言者甚至表示，作为一位大师，却向自己行政当局描绘了一幅吓人的大难临头的阴暗图像，倘若不说他的行为亵渎神圣、为害非浅的话，至少得说他危言耸听。偶尔向大家提一提宇宙万物之须臾无常，并无不可。而每一个人，尤其是身处负责高位的人，都必须不时以“死亡象征”[5]警告自己。然而以这等虚无主义态度笼统宣称所有大师、整个教会组织以及宗教秩序，全都即将面临末日厄运，那就不仅仅是毫无根据地侮辱了同事们的平静心灵和想象头脑，也同时危害了最高当局及其工作能力。倘若一位大师产生了下述想法：他的职务、他的工作、他的学生、他对教会组织的责任、他作为卡斯塔里人的生活，统统都会在明天或者后天消逝不见，不再存在，那么他就不可能每天安安稳稳上班，也就不可能从工作中获得益处。不过，尽管这位同事的声音未能获得多数人附和，却也有一些人鼓掌喝彩。

我们写得尽量简短，以待他日面谈。尊敬的先生，您不难从我们的简短答复中看出，您的传阅信件并未取得您原先可能期望获得的效果。失败的主要缘由在于下列客观原因：您目前的见解和愿望与大多数人截然不同，这是难以调和的客观事实。此外，还存在一个纯属形式的原因。至少我们认为，如果由您本人与同事们当面进行直接交谈，情况肯定较为和谐，也较能取得积极效果。另外我们还认为，更让大家反感的还不仅是您采用了书面传阅方式，而且居然在公务信中插入了您的私人请求，这是大大违反我们通常做法的。您的大多数同事都把这种公私搀杂视为一种不幸的创新尝试，一部分人甚至直接斥责为不可容忍的歪风。

至于您拟辞去现任职务，而赴世俗世界普通学校担任教师的申请，乃是我们最觉棘手的事情。您作为申请人必然早已想到，最高行政当局不可能批准这一突如其来又遭受非议的请求的。因此，不言而喻，我们行政当局的答复自是“不准”。

倘若宗教团体和行政当局不再能分配任务，还有我们的宗教秩序存在么！倘若每一个人都想按照自己的才能和个性选择职位，卡斯塔里会变成什么模样呢！因而我们建议玻璃球游戏大师对此略作思考，并请他继续执行我们委任他承担的光荣职务。

我们也许仅能以此作为您来信的答复。我们实难给予您一个满意的答复。然而我们仍然重视来信所具有的鞭策和警告价值，应在此深表谢意。我们打算不久之后能够和您面谈，以详细讨论信中的内容。虽然我们认为可以一如既往信任您，但是您既已表露难以或者不能承担公职，我们自是有理由加以关注。

克乃西特尽管不抱太大希望，却也极其仔细地阅读了这封复信。他曾预料最高当局会作出“有理由关注”的答复，尤其因为已出现关注的迹象。最近有一位客人从希尔斯兰来到玻璃球游戏学园，出示了教会当局办公室开具的一般通行证件和介绍信后，要求在学园逗留数日，以便在档案馆和图书室查找资料，另外还要求准许旁听克乃西特的讲座。客人是一位神情专注而沉默寡言的老人，几乎拜访了游戏学园的每一个部门和每一座建筑，还特地造访了德格拉里乌斯，并且多次去看望住在学园附近的华尔采尔精英学校校长。毫无疑问，此人是当局派遣来的视察员，以确证玻璃球游戏学园内是否发生了纰漏，游戏大师是否身体健康，仍然忠于职守，办公室职员是否勤劳工作，学生们有没有骚乱现象等等。客人住了整整一个星期，听了克乃西特的所有演讲。对于客人这种默默无言的四处观察，甚至还引起了两位学园职员的议论。显然，宗教团体最高当局要等待这位侦察员汇报后，才能够决定给游戏大师的答复。

克乃西特对复信的态度如何？猜到了执笔者为谁么？从信的文字上，他揣摩不出执笔者，这是一封普通公函，没有丝毫个人痕迹，措词极为得体。然而，克乃西特在细细分析后，肯定会琢磨到书信透露出的更多私人特征。全信以维护宗教组织秩序为基本精神，显示出执笔者对正义和团体的深爱。人们不难察觉，写信人对克乃西特的申请何等不欢迎、不愉快，是的，甚至可说是恼怒和厌烦的，也可看出，执笔者是一读信函后当即便决定批驳，而并不想等待其他人意见的。不过，同时却又有另一种情绪抵消了这种反感，因为人们在信中也读

到了一种明显的同情语调，它以温和与友善的语气评述了联席会上对克乃西特传阅信件的议论。克乃西特最终断定，复信的执笔者正是最高当局的领导人亚历山大本人。

我们的旅程至此便告一段落，我们希望，我们已将约瑟夫·克乃西特一生重要事迹作了完整报告。至于这部传记的结尾部分，以后的传记作者无疑还会考查出一些细节，并能够作出补充报道。

我们不拟再对这位大师最后日子作专门报道，因为我们所知道的并不多于当年在校的每一个华尔采尔学生，我们也不可能比流传至今的“玻璃球游戏大师轶事”描写得更好。关于克乃西特的传闻，我们收集到多种抄本，本文大概出自这位已故游戏大师某些得意门生之手。谨以此文作为本书的终结之篇。

---

[1] 笛卡儿（1596—1650），法国思想家。巴斯卡尔（1623—1662），法国思想家。弗罗贝格（1616—1667），德国作曲家、管风琴家。舒茨（1585—1672），德国作曲家。克伦威尔（1599—1658），英国政治家。路易十四（1638—1715），法国国王。

[2] 马丁·路德（1483—1546），德国宗教改革家，基督新教奠基人。

[3] 指古土库曼王库鲁斯二世（公元前559—前529）用武力征服马萨吉特之事。

[4] 经德国学者查核，这段约可布斯神父的语录事实上摘引自瑞士历史学家约可布·布克哈特死后出版的遗稿《历史笔记》（1929年版，德国柏林、莱比锡德意志出版社）。

[5] 原文为拉丁语：Memento mori，意谓“记住，人总是要死的”，或者“令人想到死亡的东西”。

·传奇·

当我们谛听同学们议论我们大师失踪的消息，失踪的原因，议论他走这一步的正确与否，以及他这种决定的有无意义时，我们总会感到好似在谛听狄奥多罗·西科罗斯[1]议论尼罗河水因何泛滥的假设原因一般。如果我们再进一步加以揣测，似乎不仅无益，而且多此一举。相反的，我们甘愿衷心怀念我们的大师，因为他神秘地闯进世俗世界后不久，便又进入了一个更陌生、更神秘的天堂领域。我们愿意把亲耳聆听到的一切全都记录成文字，用以作为对他的珍贵纪念。

玻璃球游戏大师读毕最高当局那封驳回申请的公函后，感到一阵隐约的寒颤透过全身，而一种清凉而平静的清晨觉醒之感却告诉他：离开的时候到了，不当再有任何的踌躇和徘徊。这种特殊感觉，他称之为“觉醒”的感觉，对他全不陌生，每逢面临人生抉择时刻总会出现。这是一种生气勃勃而又令他痛苦万分的感觉，其中也混杂着告别和启程之情，好似在他心灵深处不自觉地掀起了春天的风暴，这风暴强烈地摇撼着他。他望了望时钟，离他去教室授课还有一个钟点。他决定把这个钟点用于静坐，于是便缓步走向静静的大师花园。途中，一行诗句蓦地浮现在他的脑际：

> 每一种开端都含有自己的魔力……

他轻声吟咏着这行诗句，记不清这是什么时候读到的，谁人写的诗。这行诗引起了他的共鸣，也似乎完全符合他此时此刻的心情。他在花园里一张点缀着第一批黄色落叶的石凳上坐了下来，徐徐调节、均匀呼吸，力求达到内在的平静，直至心灵澄澈，沉入静观境界，让此生和此刻融入超越个人的普遍宇宙图像之中。但是在他走向课堂途中，那行诗句又跳了出来，使他不得不再度沉吟一回，但他觉得似乎不是这些字句。突然间，好像有神明相助，他的记忆豁然明朗了。他低声背出了诗句：

> 每一种开端都蕴含内在魔力，

它保护我们，帮助我们生存。

然而直到傍晚时分，直到授课完毕，把一切日常事务处理交代后很久，他才回忆起诗句的出处。它们并不是哪位古代诗人的作品，而是他自己一首诗歌里的句子，当然这是很久以前学生时代写下的东西。他终于记起了诗歌的最后一行：

来吧，我的心，让我们快活告别！

这天晚上，他派人请来了他的代理人，告知自己必须于次日离开，时间也未定。他请代理人代办一切日常公务，他像往常公务出差前一样，略作指示交代后，便客客气气地和代理人告别了。

克乃西特原先打算和德格拉里乌斯也不辞而别，以免增添朋友的痛苦。他也许必须这么做，一则为了爱护自己过分敏感的朋友，当然也为了避免自己整个行动计划受到危害。德格拉里乌斯也许会太太平平地接受一个既成事实，若是突如其来地演一场诀别场景，可能导致令人不快的情绪混乱局面。克乃西特虽然也想到不再和他见一面而离开为好。然而他犹豫再三，总觉得这么做无异于临阵脱逃。不让朋友因情绪激动而引发愚蠢行为，固然是一种明智之举，然而他无论如何也不应该为了保重自己而如此绝情。距离就寝时间还有半个钟点，他仍可去拜访德格拉里乌斯，而且不至于打扰这位朋友或者任何其他人。

当克乃西特穿越宽广的庭院时，夜色已经很深。他敲响了朋友居住的小房间的门，心里涌起一阵奇特的感觉：最后一次了。他发现朋友独自在家。德格拉里乌斯正在看书，非常高兴老友来访，他推开书，请客人坐下。

“我今天忽然记起了一首旧诗，”克乃西特闲聊似地说道，“其实只是诗里的几行。也许你知道整首诗的情况？”

克乃西特随即吟了第一句：“每一种开端都蕴含内在魔力……”

德格拉里乌斯没有思索多久，片刻后便记起了这首诗，他站起身子，打开一只抽屉，取出克乃西特很久前送给他的一叠诗歌手稿。他翻寻了一会儿，抽出这首诗的两页原稿。他把两页纸递给大师。

“这就是，”他微笑着说，“您自己看看吧。许多年过去了，您这是第一次垂询到这些诗篇呢。”

克乃西特凝视着两页手稿，不禁内心怅然。他在这两张纸上写下诗句时，还是个学生，正在远东学院进修。它们向他道出了一段遥远的往事，两页手稿所显示的一切：微微泛黄的纸张，仍散发着青春气息的笔迹，删削和修改的文字——无不唤醒他几已忘却的昔日时光。他不由感慨万千。如今他不但可以忆起这些诗句写作的年代和季节，甚至还可想起具体的日子和时间。于是他当即好似旧地重游一般，往日强烈的豪情壮志又顿时涌上心头。他是在某个特殊时刻写下这些诗句的，那些日子里他正狂喜地体验着自己称之为“觉醒”的精神经历。

从手稿上可以明显地看出诗歌的标题早在全诗诞生之前就已写下了，原本是全诗的第一行。诗句用奔放的大字写在了第一页开头，十分醒目：

《超越！》

后来，在完全不同的时期，在另一种心情和生活景况下，诗歌的标题连同附加的惊叹号都被划掉了，而替换成另一个以较小字体、较细笔触写下的较为谦逊的标题：《阶段》。

克乃西特现在想起了自己当年如何在热情奔放中挥笔写下“超越！”一词的，他再次感受到了往日的豪气，诗歌是一个号召，一个命令，一种自我鞭策，一个新形成的壮大自己的决心，他的行动和生命将在这一前提下前进，超越，坚定而愉快地跨越一切前进，然后又把每一个空间、每一段路程都抛在后面。克乃西特好似耳语般地吟出了诗中的一节：

我们快活地穿越一个又一个空间，
我们决不囿于哪一种乡土观念，
宇宙精神使我们不受拘束，
它要我们向高处不断腾升。

“这些诗我已经忘记了许多年，”克乃西特说，“因而今天我偶然记起其中一行诗句时，不再知道它的出处，不认识它原是我自己的作品

了。你今天对它有什么印象？能够谈谈你的感想吗？”

德格拉里乌斯沉吟了片刻。

“我一直对这首诗有一种特别的感觉，”他最后说道，“这首诗属于我在您所写诗歌中不太喜欢的少数诗歌之一，里面有些让我不安的东西。当时我不知道为什么。我想今天大概是看出来了。您这首诗用了进军命令式的‘超越！’作标题，上帝保佑，幸亏后来换了一个好得多的标题，我想我不太喜欢的原因是诗里多少有点道德说教或者小学老师的口吻。倘若能够排除这一因素，或者干脆删去这些内容，那么这首诗便是您最好的作品之一——这是我刚刚想到的。最后定下的标题《阶段》颇能暗示诗的实质性内容。不过，如果您当初改成《音乐》或者《音乐的本质》也许同样好，甚至更好一些。因为我们只消除去它道德说教或者布道辞式的姿态，这便是一首真正写出了音乐本质的诗歌，或者是一首音乐赞歌了，赞美音乐的永恒现代性，赞美音乐的愉快与坚定，赞美音乐的永不休止的流动性，时刻准备着匆匆前行，离开刚刚占领的空间。倘若您当年仅以观察或者赞美音乐精神为主，倘若您当年没有注入告诫和说教的内容，这首诗也许就是一枚真正完美的宝玉，然而事实上您当年显然正热衷于一种教育人的雄心。这首诗如今在我眼中，不仅说教气息太重，而且还存在思想逻辑错误。作品为了道德效果而将音乐与生活混合等同，至少这一点就颇成问题，因为它把形成音乐的内心动力——来自自然与道德的动力，写成了一种‘生活’，这种‘生活’通过召唤、命令和良好教育，促使我们发展。总之，诗里原有的美的幻象，一种无与伦比的华美壮丽，因为教育目的而被破坏了，被滥用了，这便是我为何总对这首诗怀有成见的原因。”

克乃西特大师在一旁愉快地倾听着，凝视着朋友如何越说越热情奔放，这正是他喜欢德格拉里乌斯的地方。

“但愿你完全正确！”他半是打趣地说。“不管怎么说，这首诗和音乐的关系，你说的完全正确。‘穿越一个又一个空间’这行诗句，以及整首诗歌的基本思想，确实得自音乐，不论我自己当时是否意识到，或者考虑到了这一点。至于我的思想是否破坏了我的幻想，我也全然不知。你也许是对的。是的，我在写作这首诗的时候，记述的已不再是音乐，而是一种音乐的体验——那体验便是：美丽的音乐象征向我

呈现了它的道德精神一面，变成了一种警告和呼唤，唤醒了我内在的生命。这首诗命令式的形式引起了你的特殊反感，其实我全无命令或说教的意思，因为一切命令和警告只针对我自己而发。也许你对这一点没有看得很清楚，但是，我的好朋友，读读最后一行便应该看清楚了。事实就是这样，当时我获得了一个看法，一种认识，一个内心的图景，必须把这一图景所蕴含的内涵和精神用以唤醒我自己，并且铭刻在心际，因而这首诗便留在了我的记忆深处，直至今天，尽管我当时完全没有想要记住它。这首诗究竟写得好或者坏，全不重要，因为它已达到了目的：警告活生生留在我心中，也没有从我的脑海里消失。今天，它又重新向我鸣响，就像是新的声音一般。这可真是美好的体验，你的讥讽并未能败坏它对我的美好意义。不过，现在到我该走的时候了。那些日子多么美好，朋友，那时我们还都是学生，可以允许我们常常破坏校规，促膝而谈直到深夜。可惜，现在却不允许一个大师有此类举动，真是遗憾！”

“啊，”德格拉里乌斯当即说道，“可以这样的，只要有点勇气就行。”

克乃西特笑了，把一只手搁到朋友肩上。“说到勇气，我的好朋友，我也许该为另一场恶作剧增添些勇气呢。晚安吧，挑刺儿老手！”

克乃西特心情愉快地离开了朋友的小房间。然而，他在夜空下穿越空荡荡的走廊和学园庭院时，心情重又沉重起来，这是一种惜别之情。离别总是常常唤醒往日的景象。踽踽独行的克乃西特想起了自己第一次穿行华尔采尔和游戏学园的情景，那时他还是个男孩，刚刚入学的学生，充满了对学校的想象和希望。如今，他走在冰冷的黑夜里，走在沉寂的树木和一幢幢建筑物间，这才痛苦地察觉，他是最后一次看望这一切，最后一次倾听这一片寂静和轻微的酣睡气息（学园里白天是多么热闹啊），最后一次凝视守门人屋上的小灯反射在喷泉水池里的倒影，最后一次翘首仰望夜空白云掠过大师花园的树梢。他缓步走过玻璃球游戏学园的每一条小路和每一个角落，最后还想再一次打开大师花园的小门，再进去走一走，却发现钥匙不在身边，这一现实让他清醒过来，恢复了理智。克乃西特回到寓所，写了几封信，其中一封是通知特西格诺利自己即将抵达首都。接着他便放松精神，

聚精会神地静坐了一个钟点，借以平息激动的心情，让自己有足够的精力去应付他在卡斯塔里的最后一项工作——与宗教团体的领导人会面。

第二天早晨，这位大师和平日一样按时起床后，唤来汽车便离开了，只有很少几个人注意到他的离去，没有人想到有什么异样。在第一场秋日清晨的雾霭中，他一直驶向希尔斯兰，将近中午时分便抵达了目的地，随即请人通报教会团体最高当局的领导人亚历山大大师。他随身携带着一只用布包裹的漂亮金属盒子，这盒子平日保存在他办公室的一个秘密抽屉里，里面放着玻璃球游戏大师的荣誉证件、印章和钥匙。

人们款待他到最高行政当局的“大”办公室稍坐，不免使他略感意外。一位大师未经通知或者邀请突然出现在这里，几乎是史无前例的。有人遵照亚历山大大师的吩咐请他用餐，餐后又带领他到老修道院十字形回廊边一间密室休息，并对他说，大人希望隔两三个小时后能够抽出空来见他。克乃西特要了一本教会团体规章，坐下来阅读了一遍，再度确定了自己的企望的纯朴性和合法性，然而，直到此时此刻，他始终找不出合宜的语言来表达自己的企望的意义及其内在合理性。

克乃西特回忆起了一件往事，还在他从事自由研究的最后日子里，规章里的一条规则曾被指定为他的默想题目，那正是他受命进入宗教团体的前夕。如今他重读这一段文字，再一次思索后，觉察到今日的自己已与当年那个怯生生的青年教师完全判若两人。这条规则写道：“如果上级召你承担职务，你当知道，官职每提升一级并非向自由跨出一步，而是向约束迈进一步。职权越大，职务越严。个性越强，意愿越受禁忌。”所有这些话，过去他曾非常信奉，并视为理所当然，如今其中许多词语在他眼中却非常成问题，如“约束”、“个性”、“意愿”，他对它们意义的认识有了重大改变，是的，甚至是截然不同了。这些语言过去在他眼中曾是多么美丽、清澈、天衣无缝，多么令人惊叹啊，它们对一个年轻的灵魂能够具有何等绝对、永恒、无可怀疑的真理作用啊！噢，倘若卡斯塔里果真是整个世界，是包罗万象而且不可分割的完整世界，而不是大世界中的一个小世界，或者仅仅是硬从大世界里大胆截割下的一小部分，那么这些言语便是真理，

过去和现在都一样无可置疑。倘若精英学校就是整个人世间，倘若宗教团体就是整个人类社会，而最高宗教当局就是上帝的话，那么所有的条条款款，连同全部规章，该多么完美无瑕啊！噢，那该是多么可爱、兴旺而又美丽纯真的生活啊！对他而言，过去有一段时期，他确实这么看也这么体验的，教会团体和卡斯塔里精神便是神圣、绝对的真理，而教育学园便是全世界，卡斯塔里人便是全人类，凡是非卡斯塔里领域都是幼稚的儿童世界，是进入教育学园之前的初级阶段，都是亟待文化挽救的原始地区，一个个满怀敬畏地翘首仰望卡斯塔里，不断派遣像普林尼奥那样的青年登门进修。

如今他，约瑟夫·克乃西特本人和自己的思想又是多么特别啊！他不久之前，是的，难道事实上不就是昨天，他还曾经把自己称之为觉醒的这种独特认识方式，视作一种一步步深入宇宙核心、进入真理核心的方式么？不是认为这种认识方式是某种绝对真理，是一种道路或者持续前进的途径，只要坚持一个阶段一个阶段地完成目标，便可达到核心的么？青年时代的他，不是虽然承认普林尼奥所代表的世俗世界的合法性，却又时时处处站在卡斯塔里一方对普林尼奥及其世界敬而远之，认为他们缺乏觉醒和进步么？后来，他在经历过若干年疑惑徘徊，决定在华尔采尔从事玻璃球游戏时，不是也认为这是一种进步和符合真理的事情么？随后，他接受托马斯大师指派，又在音乐大师指引下，进入了教会组织，后来又受命承担玻璃球游戏大师职责，情况也同样如此。每一回，他都似乎是在一条纯正笔直的道路上向前迈进一小步或者一大步——如今，他已走到了这条道路的尽头，却既不曾抵达宇宙核心，也没有进入真理的最深之处，即或是目前的觉醒，也仅仅是一次张目望见或者进入了新境地而已，只是在新行星图上占有一席之地而已。那一条笔直的小路，曾经那么严格、明确而又直接地引领他走向华尔采尔、玛丽亚费尔、教会组织、直至游戏大师的高位，如今又把他引领了出来。这曾是觉醒开始的结果，也同样是告别离去的结果。卡斯塔里、玻璃球游戏、大师高位，每一个都曾是必须开展而后又必须结束的主题，每一个都是必须穿越而后又必须超越的空间。如今，一切均已远远留在他身后了。显然，他即便当年思考着、从事着与今日所思所为完全相反的事情时，也早已有所疑惑，或者隐约揣测到事实真相了。难道他不曾早在学生年代就写了那首关于

阶段和告别的诗歌，还添上了一个命令式的标题“超越！”了么？

是啊，他以往的道路是一个圆圈形状，或者是一个椭圆形或者螺旋形，却决不是一条直线。毫无疑问，直线仅仅属于几何，而不是自然和生活。而他本人则始终忠诚于自己那首诗歌所表达的自我警告和自我鞭策，即或在他后来长时期内完全忘却了那首诗歌以及当年写作时的觉醒体验，情况也如此。当然，他也并非完美无缺地忠诚，并非不曾有过怀疑、踌躇、反抗和挣扎，然而他总算勇敢、沉着而愉快地穿越了一个阶段又一个阶段，一个空间又一个空间，虽然不像老音乐大师那样光芒四溢，却也没有丝毫懈怠和疲惫，没有任何背叛和不忠。如今，倘若说他背叛了卡斯塔里的观念，背离了教会团体的道德精神，那么就他的行为而言，似乎也仅仅是出自他个人的专断意愿，其实这也是需要勇敢精神才能办到的，不论以后如何，他都得像音乐一样，一个节拍又一个节拍地快活从容地前行。现在他希望自己有能力向亚历山大解释清楚自己似乎已很清楚的道理：也即是看来“专断独行”的行动，实际上只是为了服务与服从；他追寻的不是自由，而是某种新的、不可知的隐秘约束；他不是逃兵，而是响应召唤的人；不是任意专行，而是听命服从；不是去做主人，而是要成为奉献者！

他又怎能说得清楚那种种美德——愉快，合乎节奏和勇敢呢？它们也许微不足道，然而却是永远存在的。即或他自己不能够前行，而只能让人指引着行走，即或他不能超越以往，而只是绕着圆圈打转，然而这些美德依然存在，依然具有它们的价值和魅力。这些美德是肯定一切而不是否定一切，为了服从而不是为了逃避，即或这个人的行为和思想多少有点儿颐指气使的主子姿态，因为他不愿无视生活和自我欺骗，只得作出很专断很负责的模样。此外，还由于这个人自己也不明原因的天生倾向，喜好行动胜于求知，喜好本能胜于理性。噢，能够和约可布斯神父谈谈这些问题就好了！

诸如此类的思考或者幻想，在克乃西特进入静观境界之后，仍在他心中回响。“觉醒”在他心里似乎与真理和认识无关，而是一种现实，以及与自己本人相关的体验。一个人处于“觉醒”时，他并没有更接近真理而穿透事物的表层进入了核心，事实上他只是掌握了，或者完成了，或者承受住了个人自我与客观事物当前状况的控制关系而已。这个人并未发现法则，只是产生了决心，他并不能让自己进入世

界的中心，然而他确实进入了自己个性的中心。这也便是觉醒的体验为何如此难以表达，难以分析阐释，又与语言相距遥远的原因。语言的目标似乎并不是用以报道这一类生活境界。一个人若要完全理解另一个人，大概必须有过类似的处境，受过类似的痛苦，或者有过类似的觉醒体验，这却是非常罕见的。弗里兹·德格拉里乌斯有过一些与他相似的体验，普林尼奥·特西格诺利则更多一些。还能再举出什么人吗？一个也没有！

落日余辉已开始消逝。克乃西特完全沉入了自己的思绪之中，与外界完全隔绝了。门外有人敲门，他没有立即反应过来；敲门人稍稍站了一会儿，又试着轻轻敲了几下。这回克乃西特醒悟过来了，立即站起身子，跟着来人走进办公楼，不再通报而径直走进了亚历山大大师的办公室。大师走上前来迎接克乃西特。

“很抱歉，”亚历山大说，“您不请自来，让您久等了。我很想知道您突然光临的原因。不会有坏消息吧？”

克乃西特笑了。“不是，没有什么坏消息。我来得真是那么出人意外吗？您全然不曾揣测到我的来意么？”

亚历山大严肃地望了他一眼，露出忧虑的神色。“嗯，是啊，”他说，“我的确想过。譬如，这几天我就一直在考虑您那封传阅信件的问题，对您来说，事情显然并未解决。我们行政当局不得不仅作简短答复。复信的内容与语气也许都让您失望了。”

“不是的，”克乃西特回答，“我根本没有指望过任何不同于复函内容的答复。至于语气，恰恰令我感到欣慰。我觉察到执笔者的落笔艰难，是的，甚至可说是痛苦。他感到必须在这封势必令我苦涩难受的信里加上几滴甜美蜂蜜，是的，他做得十分出色，我因而感激不尽。”

“那么您记住了复信的内容啦，尊敬的大师？”

“当然记住了，我还得说，我是彻底理解和赞同的。我知道，对我的答复只可能是：驳回我的请求，再添加一些温和的申斥。我那封传阅的信对最高行政当局会是一件不同寻常的讨厌事件，——我从不怀疑这一事实。尤其因为信中还包含了一个私人申请，那就更难处置了。因而我几乎只能够期待一个否定的答复。”

“您的话让我们感到宽慰，”行政当局的最高领导人带着几分尖酸

语气说，“因为您能够这么看待问题，所以我们的复信并未对您有任何伤害。我们实在感到高兴。但是我仍然不明白，您既在写信时便已预知不会有任何结果——我没有误解吧？——，也从未指望任何肯定答复，应当说，早已深信必然失败，那么为何坚持写下去，始终视作一项重大工作，直到写完，誊清并且寄出呢？”

克乃西特目光友善地望着对方，然后答道：“尊敬的先生，我的信件里包含两个内容，两种目标，我不认为，两者都是无的放矢的无价值言论。书信里还提到了一个私人请求，准予辞去现职而在另一地点委派另一职务。我始终视此私人申请为较次要的事情，凡是承担大师责任的人都应当尽量把私事搁在后面。这个申请已被驳回，我顺从这一事实。然而，我的信件里包含了许多与申请无关的其他种种内容，也即无数事实例证和思想观点，全都是我认为有责任提请最高行政当局关注，并且进行慎重考虑的事情。各学科的所有大师，或者至少是大多数大师都读到了我的陈述（姑且不说是警告吧），即或其中多数人不乐意接受我提供的食物，甚至非常反感，不过他们还是阅读了，而且记住了我认为必须告诉他们的东西。大家没有替这封信喝彩，这一事实在我眼中却不是失败，我并没有寻求喝彩和赞同，我的目标只是引起不安和震撼。倘若我由于您方才所说的理由而放弃这项工作，而不发出这封信的话，大概会万分后悔的。不论目前收效如何，但它的确已经起了唤醒和震动的作用。”

“事实如此，”亚历山大迟疑不决地承认。“然而您的话仍没有解开我的疑团。既然您的愿望是将您的警告、呼唤、忠言传送给宗教团体当局，那么为何又把一个私人申请，一个连您本人也不信其可能获准的要求夹在里面，以致削弱或者危害了您这番金玉良言的效果呢？我到现在还是弄不懂。不过我相信，倘若我们把整个情况谈清楚，事实就明朗了。不管怎么说，这是您信中的弱点，把警告和申请、呼吁和陈述混为一谈了。我不得不认为，您不该利用申请作为进行警告的工具。您完全能够用口头或书面语言向同事们表述危机将临的警告。那样的话，您的申请便可沿着正常渠道进行了。”

克乃西特仍然友好地凝视着对方，接着便轻松地往下讲：“是啊，您也许是有道理的。然而——您再权衡一下事情的复杂性吧！无论是警告还是请求，全都超出了日常、普通和正常的范畴，全都是打

破常规的不寻常事件。倘若没有紧迫的外界原因，任何一个人都不会反常地突然提请自己的同事们牢牢记住：他们的整个存在都是成问题的，都是须臾即逝的；此外，一位卡斯塔里的大师，居然申请到外面去当小学教师，这也太反常了。就其不同寻常的程度而言，我在信中把这两项不同内容归入了一类，想是很恰当的。我以为，凡是认真严肃读完了全信的人，必然会得出下述结论：这并不是一个怪人在向同事们宣告自己的预测，并进行说教，因为这个人对自己思想和忧虑的态度极其诚恳，因为他已做好准备，打算放弃他的崇高地位和往日的功绩，打算从最卑微的地位从头开始工作，因为他已餍足了尊贵、安逸、荣誉和权威，渴望挣脱它们，抛弃它们。结论既然如此，——我始终试图以读者立场进行思索——那么也就只可能有两种推断：一是这篇道德说教的作者不幸有些精神分裂，反正这些不是任何大师应该讲的话。二是这位作者确实没有发疯，他既正常又健康，那么在这些悲观说教后面必然隐藏着并非奇思怪想的现实内容，也即是：一种真理。我确曾以读者身份在头脑中对这些问题的可能发展过程进行思考，然而我得承认自己估计错误了。我的请求和警告不仅没有产生相辅相成的效果，反倒因而都不能得到认真重视，都被置之不理了。不过，我对被批驳一事既不感到意外，也不十分难过，我不得不重复说，我早已料到有此结果，而且我还得承认，我理该遭此批驳。老实说，我的申请也不过是一种策略，一种姿态，一种形式而已。”

亚历山大大师的脸容变得越发凝重，几近阴霾了。然而他没有打断克乃西特的叙述。

“我的情形并非如此，”克乃西特继续往下说道，“我发出请求书时，并未认真期望获得合乎自己心意的答复，也许根本不曾满怀喜悦地期待过。然而情形也并非如此，我也从没有打算把上级的否定答复认作无可更改的决定而恭恭敬敬地接受。”

“……不曾打算把上级的否定答复认作无可更改的决定而恭恭敬敬地接受……我没有听错吧，大师？”亚历山大插嘴道，一字一顿地重复了刚才那句话。显然，直到此时此刻，他才完全认识到了情况的严重性。

克乃西特微微欠身施礼后答道：“您确实没有听错。实际上我无法相信我的申请会有什么结果，但是我认为必须递交一份请求给行政

当局，完成礼貌上的要求才对。我认为这么做也是给尊敬的当局提供一个机会，得以不受损失地解决这个问题，但是，如果当局避而不解决，那么我写信时便已决定，我不会让自己被搁置，也不接受安抚，而是采取行动。”

“怎么行动呢？”亚历山大声音低沉地问。

“我得顺从自己的心与理智。我已决定辞去卡斯塔里的职务到世俗世界去工作，即或我得不到最高当局的委派或准许。”

亚历山大大师闭起双眼，似乎不再倾听了。克乃西特知道他在进行卡斯塔里人遇到紧急危险情况时采用的应变运动，借以寻求自制力和恢复内心的镇定，克乃西特见他两次长长屏住呼吸以吐尽肺部的空气。克乃西特望着亚历山大的脸先是变得有点苍白，随即在缓缓的吸气过程中逐渐恢复了原有颜色，让自己如此敬重爱戴的人处于困境，克乃西特内心颇为歉疚。他见亚历山大又重新睁开眼睛，这双眼睛一瞬间似乎对别人视而不见，但立刻便恢复了它的明亮和锐利。克乃西特望着这双清澈而自持的眼睛内心不禁微微一惊，这是一双既能顺从听命又能发号施令的眼睛，如今正以一种警觉的冷静直视着他，那目光在探测，检查，批判着他。克乃西特久久地默默承受着亚历山大的凝视。

“我想我现在已经了解您了，”亚历山大终于平静地开口道。“很久以来，您便已厌倦自己的职务或者厌倦卡斯塔里，或者受到渴望进入世俗社会的折磨了。您便作出了决定，更多地顺从自己内心的声音，而不顾及卡斯塔里的条规以及您的职责，您还感觉不必再信赖我们，不必向教会组织寻求指点和帮助。纯粹出于礼貌和减轻良心负担，您才给我们呈上了一份您明知我们不可能接受的申请，因为您还认为可供作讨论。我们就假设您的反常行为颇有理由，您的意图也很值得尊重，因为我实在想不出别的说法。然而，您心里既已产生了离去的思想、渴望和决定，内心已是叛徒，您又怎能继续默默留在游戏大师办公室这么长久，而且看上去仍在无懈可击地执行职务呢？”

“我来这里就是为了与您讨论这些问题，”玻璃球游戏大师仍以不变的友好态度回答说，“我来就是要答复您的每一个问题。我既已决定走一条自己的自我道路，也就决定不待您对我的处境和我的行动有相当程度的了解，绝不离开希尔斯兰和您的寓所。”

亚历山大大师沉吟了片刻，迟疑不决地问道：“这话的意思是说，您期待我赞同您的行为和计划吗？”

“啊，我完全没想过会得到您的赞同。我希望和期待的是您的理解，当我离开时，可以带走我对您的一份敬意。这将是我离开我们教育学园的唯一告别方法。我今天已经永远离开了华尔采尔和玻璃球游戏区。”

亚历山大大师又把眼睛闭上了几秒钟，好似被这个不可理解的人用猝不及防的消息震昏了。

“永远？”他终于问道。“那么您永远也不再回工作岗位了？我不得不说您真会搞突然袭击。倘若允许我问的话，我有一个问题：您现在如何看待您自己，您还是玻璃球游戏大师吗？”

约瑟夫·克乃西特取出自己携带的小盒子。

“直到昨天我还是游戏大师，”他回答，“今天我把印章和钥匙奉还到您手里，这也就卸下了担子。它们全都完整无损。如果您去玻璃球游戏学园视察的话，您也会看到那里的一切都井然有序。”

亚历山大大师缓慢地从椅子上站起身子。他显得疲惫不堪，似乎突然变老了。

“盒子今天就留在这里吧，”他干涩地说。“如果我收下印章就算接受您辞职，那么我还得提醒您，我并没有那么大的权限，至少要有全部领导成员中的三分之一赞成才行。您过去一贯很重视老传统和老形式，我也没有能力很快发现新形式。也许得请您稍作停留，等明天我们继续讨论时再说？”

“我完全听候您的吩咐，尊敬的大人。您已认识我许多年，知道我一向敬重您。请相信我，这一点丝毫没有改变。您是我离开卡斯塔里之前唯一想辞别的人，而这不只是因为您是行政当局的最高领导人。我现在已把印章和钥匙交还给您，我希望您，大人，当我们讨论完一切问题后，也把我参与团体时的誓词加以废除。”

亚历山大以悲伤和探索的目光迎向克乃西特的凝视，忍住了一声悲叹。“请您现在离开吧。您让我操心了一整天，又留下那么多思考材料。今天就到此为止。我们明天再进一步交谈。明天中午前一小时左右还请再来这里。”

亚历山大大师请克乃西特离开，他的手势显得很有礼，却也显得

勉强，不像对待同事而像对待完全陌生的外人，这种客气比他的任何言词都更使玻璃球游戏大师心里难受。

片刻之后，侍者来请克乃西特进晚餐，把他领向一张贵宾餐桌前，随后说，亚历山大大师要静坐较长时间，今天晚上也不想见客。又告诉克乃西特，客房已替他准备好了。

玻璃球游戏大师不经通报突然来访，使亚历山大大师感到措手不及。自从亚历山大大师以最高当局名义写了复信之后，他当然料到克乃西特迟早会出现在希尔斯兰，也想到可能面临不太轻松的讨论。他却万万没有料到，这位一向堪称是服从、彬彬有礼、谦逊、宽容等美德典范的克乃西特大师，居然有朝一日事先不与行政当局商议便擅自闯来挂冠求去，居然以这种令人震惊的方式，彻底抛弃了一切习惯和传统。这些都是他原本认为绝不可能发生的事。无论如何，他得承认，克乃西特的行动、声调、谈吐方式、礼貌态度仍然一如往日，然而，克乃西特所叙述的内容和精神，全是多么可怕、无礼，又多么令人震惊，噢，全都是彻底反卡斯塔里精神的啊！凡是近来与这位大师见过面谈过话的人，都无法怀疑他有病，或者因工作过度而情绪冲动，以致失却了自制能力。就连最高当局最近派去华尔采尔进行详尽调查的代表，也回来报告说，未见一丝一毫生活混乱、无秩序或者懒散的情况，工作上更未见任何懈怠迹象。事实尽管如此，但是这个可怕的人，昨天还是同事间最受爱戴的人物，今天却突然跑来丢下盛放印章的锦盒，好似丢弃一只旅行提箱，并且声称自己已不再是玻璃球游戏大师，不再是最高行政当局的成员，不再属于教会团体，更不再是卡斯塔里人，他匆匆忙忙赶来，原来只为辞别。这是亚历山大就任宗教团体最高职位以来所遭遇的最艰难最恶劣的处境，因而要让他保持外表镇定，实在难上加难。

他该怎么办呢？他应当采取强暴措施吗？譬如把游戏大师软禁起来，并且立即，就在今夜，就向行政当局全体成员发出通知，让他们赶来开一次紧急会议，这样做行吗？会有人反对吗？难道这不是最合情合理的手段吗？是的，这么做无可非议。但是他内心却有些东西在暗暗反对。这种措施的结果究竟是什么呢？对卡斯塔里一无好处，对克乃西特是一种极大的凌辱，至于他自己，最多也不过是稍稍缓和困境，不必单独面对如此让他为难的问题和不再单独担负责任而已。如

果说，还有什么办法可以挽救这件不幸事情，还有任何可能性可以唤回克乃西特对卡斯塔里的荣誉感，也许唯有一条途径，也即通过私下交谈的方式，或许能够改变他的主意。他们两人——克乃西特和亚历山大，必得面对面地进行一场艰苦的斗争，没有其他人可以替代。亚历山大如此思索时，这才不得不承认克乃西特的做法：避免与他本人已不承认的行政当局继续打交道，直接与自己进行决赛和辞职，归根结蒂是正确的，高尚的。这个约瑟夫·克乃西特呀，即或在做这类大逆不道的可恨之事时，也依然举止得体而不失风度。

亚历山大大师最后决定依赖自己的说服力，而不去动用全部行政机器。直待作出这一决定后，他才开始思索整个事情的种种细节，首先他向自己质疑，克乃西特的行动究竟有理还是无理，因为克乃西特竟然迈出如此令人难以置信的一步，虽然可怕，其诚实性和正直性却是无可置疑的。于是他便开始对玻璃球游戏大师的大胆计划进行分类研究，并且对照教会组织的条例作着细细分析，这正是他最擅长的工作，分析的结果让他自己也大吃一惊，事实上克乃西特并没有违反规章，也没有破坏教规。几十年来，的确没有任何人实践过这条规定，然而规章上确实写着：凡是宗教团体成员，人人均可随时获得自由，不过辞职者必须同时放弃自己一切特权，也必须离开卡斯塔里教育团体。如今克乃西特交还印章，提出辞呈，走向世俗世界，确乎作出了骇人听闻的可怕的反常事情，不过他却并没有违反那一条规定。尽管克乃西特的行为不可理解，从规章制度角度却找不到任何违法步骤，而且他不仅没有背着最高领导人行事，反而过分拘泥字面规定，亲自来到他面前宣布决定。——然而，为什么这样一位受尊敬的人，宗教团体的栋梁之一，要作出此类行动呢？亚历山大不知道自己该怎么行动才对，因为克乃西特的计划，不论怎么分析，无不具有背叛性质，世上有无数不成文而同样神圣的不言而喻的道理，自己该怎样运用成文的规章来禁止他的计划呢？

亚历山大听见一阵钟声，便中断了自己无益的思索，先去沐浴，又做了十分钟呼吸运动，随即试图在就寝前静坐一个钟点，以积蓄精力和恢复平静，他不愿再想这件烦人的事情。

第二天上午，一位青年工作人员把克乃西特大师从宾馆带到最高当局办公室，有幸成为一睹两位长者行礼风采的见证人。尽管这位青

年早已司空见惯大师们静坐和修炼情况，但是这两位长者互相问候的表情、举止和语气却令他颇感特别，其中有些见所未见的、不同寻常的东西，一种过分的聚精会神和沉着镇定。这位青年向我们描述说，当时的情景不像是两位可敬的同事惯常问候的样子，往常他们见面时大都轻松愉快，像参加典礼或者庆祝活动似的，尽管偶尔也会像在比赛彬彬有礼和互相谦让。这回却不同，主客相见好似陌生人相逢，好像有一位远道而来的著名瑜伽大师前来拜会宗教团体领袖，意欲与他一较高下似的。两人的言语和举止都十分谦逊和谨慎，两人的目光和面容看似平静、专注而沉着，却充满了一种隐秘的紧张气息，好像两人都在发光或者都充了电流一般。我们这位目睹者没能看到和听到两位长者会见的后来情况，因为他们很快便从办公室消失不见，大概是进了亚历山大大师的私人书房，两人在那里连续呆了好几个钟点，始终不允许别人打扰。我们下面提供的材料，全都得自特西格诺利议员先生在多次不同场合的讲话，因为约瑟夫·克乃西特后来曾向他透露了当年谈话的若干内容。

“您昨天真让我吃了一惊，”教会组织的领导人首先开腔道，“我几乎失去自制力。这也使我把您的事大致考虑了一遍。当然，我的立场没有改变，我是宗教团体成员和最高行政当局成员。根据我们的规章，您有权辞去官职和退出宗教组织。您事实上早已视自己的职务为累赘，把进入世俗世界尝试另一种生活视为必要了。倘若我现在向您提出下列建议：您可以试试您的决定，但是不必像您自己设想的那么激烈，譬如不辞职而是一次较长的休假，或者甚至是不规定期限的长假，不知意下如何？这么做大致符合您申请的目标吧。”

“不完全符合的，”克乃西特回答。“如果我的请求获得批准，我当然还是留在自己的教会组织里，然而却不是留在办公室里。您如此好意的建议，结果也许仅是一种逃避而已。我必须说，倘若一位玻璃球游戏大师长期或不定期休假在外，人们也不知道他还会不会回来，这对华尔采尔和玻璃球游戏都没有一点儿好处。就算他隔了一年、两年后回来复职了，那么他的职务能力，他的指导玻璃球游戏的技艺，肯定也唯有退步而没有长进的。”

亚历山大接着说道：“他也许会获得各种其他的教益。也许他会体验到外界的生活和自己所设想的完全不同，也并非如自己想象的那

么需要他，他也许会安安心心回来，乐意呆在自己习惯的老地方。”

“承您好心考虑这么长远，我很感谢您，却难以领受。我所寻求的，既非闲来无事的好奇心，也非眷恋世俗生活，而是一种绝对的目标。我这次走向世界，并不想办什么万一失败即可回返的保险手续，我并不希望做一个看世界的谨慎旅客。恰恰相反，我渴望的是危难、艰险，我渴望真正的现实，渴望使命和任务，甚至也渴望贫困和痛苦。可否允许我恳请您不再提什么好心的建议？您想动摇我的决心，纯属白费力气。否则我此次前来见您，岂非毫无价值和奉献了么！何况我现在早已不在乎当局同意与否，因为我的请求也早已时过境迁。我今天已经踏上的这条道路，已是我独一无二的道路，是我的一切，我的规律，我的归宿，我的使命了。”

亚历山大叹了一口气，点点头表示认可，“那么再让我们假设一下吧，”他耐着性子说道，“倘若我实在无法软化您或者劝阻您，倘若您决心逆反行事，对任何权威思想、理性观念、好意劝告均充耳不闻；倘若您决意做一个疯子和狂人，横扫一切拦阻的人，那么我也只好暂时放弃改变您或者影响您的打算了。但是我现在得请您告诉我，您来这里究竟想向我说什么。请您说说背弃自己团体的故事，为何产生这种令我们震惊的决心和行动！请您向我解释清楚，不论是一种忏悔，还是一种辩护，甚至是一种控诉，我都愿意聆听。”

克乃西特点了点头。“这个狂人感谢您愿意倾听，我很乐意对您叙述。我毫无控诉之意。我只是想说明——但愿不是那么难于说明，那么不可想象地难以行诸语言——，就我的认识而言，这像是一种辩护，在您听来，也许像是一种忏悔。”

克乃西特靠向椅背，翘首仰望着穹形的屋顶，往昔古老年代希尔斯兰老修道院彩绘图画仍然依稀可辨，纤细的线条和淡淡的色调，各色花卉和装饰图案都像在梦境中一般。

“我这种厌倦大师职责和向往辞去官职的思想，第一次出现于刚刚就任玻璃球游戏大师职位不过几个月后。有一天我坐下来阅读曾经闻名遐迩的前辈游戏大师路德维希·华塞马勒写的一本小书。那是他替后代继承者们撰写的指导每月工作进程的年历，有许多建议和提示。当时我读了他教导后人及时筹划未来年度玻璃球游戏公开比赛的劝诫，其中说：倘若这位后人还未感觉事情紧迫，也还缺乏任何好设想

时，那就该及时集中精力作适当准备了。我当年作为最年轻的游戏大师，难免有些自负，确实曾无知地好笑老年人的过虑。然而，我也从中听出了一种沉重而又颇有威胁力量的音调。它引起我深思，经过思考后我作出了决定：倘若有朝一日筹划下一届玻璃球游戏庆典的工作，竟然成了我的烦恼和恐惧，而并非喜悦和自豪的话，那么我就应该向最高当局交还荣誉，辞职离去，而不应该为筹办新的庆典活动而疲于奔命。这便是我第一次产生这个思想的情景。其实我那时刚刚新官上任，大刀阔斧整顿了办公室工作，正值年轻气盛之际，哪肯相信自己也有一天会变成老人，会厌倦工作和生活，更不相信自己会才思枯竭，竟然不能胜任设计新的玻璃球游戏方案的任务。尽管如此，当时我心里还是作了这一决定。您对我那一阶段的情况颇为了解，尊敬的大人，也许比我自己还认识得更清楚。您曾是我就任初期最艰难阶段的顾问和忏悔长老，虽然您在华尔采尔只呆了很短时间就离开了。”

亚历山大审视地瞥了他一眼。“我几乎从没有过比那项工作更惬意的任务了，”他说，“那时我与您相处，对您很满意，这在我是罕见的情况。如果说，人生在世必须为自己一切赏心乐事付出代价的话，那么我现在正是在偿还当年快乐的宿债。当时我确实为您感到自豪。今天我可不能再作此想了。倘若教会组织因您而令人失望，倘若您动摇了整个卡斯塔里，我知道自己也有一份责任。也许我当年应该在华尔采尔多逗留几个星期，作为您的同伴和顾问，应该对您更严格些、管教更精细些才对。”

克乃西特快活地回瞥了他一眼。“您不要如此自责，大人，否则我就要提醒您当年给我的一些劝告。当时我是最年轻的大师，对待公务常常过于认真，您有一次曾对我说——我现在只想起这一次——，如果我，作为游戏大师，也许是个无能之辈或者颟顸之徒，倘若我的所作所为不合大师身份，甚至利用职权干出假公济私的勾当，那么我对于我们亲爱的卡斯塔里也不会造成多大损害或影响，就如同把一颗小石子投入湖水，会激起若干波纹和涟漪，但很快就又归平静，了无痕迹了。因为我们卡斯塔里教会组织如此坚固如此稳定，它的精神思想更是坚不可摧。您还记得这些话吧？您不该为我的计划，为我成为卡斯塔里的罪人而大大损害了教会组织，受到责备。当然您也知道，

无论我做了什么都不可能真正动摇您的平静境界。但是我现在还得继续往下叙述。——事实上，我可能就在任职之初便已有了这一决定，而且始终没有忘却自己的决定，如今仅仅是加以实践而已。我的决定与我内心经常出现的精神体验有关，我把这种体验称为‘觉醒’，这是您早已知道的事实，当您还是我的顾问和导师时，我就曾向您描述过。我当时确实为自己公务缠身而不再出现精神体验，甚至几近完全消散难觅而向您诉苦。”

“我记得的，”亚历山大跟着说，“我当时对您具有这种精神体验能力颇为惊讶，这类能力在我们这里是罕见的，倒是常常以不同形式出现在世俗世界上：有时在某些天才身上，尤其是政治家和军事家身上，有时也会出现在某些病态的意志薄弱者身上，甚至出现在全无才能可言的人身上，例如：千里眼、顺风耳以及灵媒巫师之类。依我看来，您与这两种类型：战争天才或者生理特异才能，都全然不同。当时，直到昨天以前，我倒是一直把您看成一个特别优秀的卡斯塔里人，谨慎、明智、恭顺。当时我不认为，您所说的那种充满神秘色彩的声音乃是妖魔鬼怪附身，或者纯为您内心自我的声音；不，我认为这完全不可能。因此我仅仅把您向我描述的‘觉醒’状态理解为您总是偶尔自觉意识到本人的成长而已。我既已得出这一结论，当然推断您刚刚上任，承担的又是过重的任务，就像给您穿一件过大的衣服，要等待您再长大一些，衣服才能合身，因而就延迟了您这种精神‘觉醒’体验的出现。但是，请告诉我：您是否曾经认为这种觉醒是某种不可抗拒的力量的启示，或者是来自某种永恒客观存在或神圣真理领域的召唤？”

“您这番话，”克乃西特回答说，“倒是说着了我目前面临的难题，也就是如何用语言表达无法用语言表达的东西，用理性来阐释显然超出理性的东西。不，我从没有认为自己的觉醒是任何神道、妖魔，或者任何绝对真理的显现。让我感到这种体验具有价值和说服力的地方，决不在于它们的真理含义，它们的高贵来源，它们的神圣性或者诸如此类的神秘特性，而在于它们的真实性。对我而言，它们是无比真实的，有点类似一种剧烈的肉体痛苦，或者是一种突如其来的自然现象，譬如暴风雨或地震，让我们感受到迥异于日常生活和普通处境的不同寻常的真实性、当前性、不可逃脱性等等。那种把我们急急赶

回家中，几乎把大门从我们手中掀走的疾风——或者那种似乎把世界上一切紧张、痛苦与矛盾都集中到了我们下颌的剧烈的牙痛——，那就是我所说的真实性。事后，我们也可能会开始思考它们的现实价值，或者探究它们对我们有无意义；倘若我们果真有研究兴趣的话，但是在它们出现的那一时刻，我们的体验却是完全真实，毫无怀疑余地的。对我说来，我的‘觉醒’就具有这样类似于强烈现实的真实性，这便是我赋予它‘觉醒’名称的原因。每逢我身临体验时刻，我都切实地感觉自己好似熟睡了很长时间或者从长长的假寐状况中突然醒来，感觉自己的头脑特别清醒和清楚，远远胜于平常日子。这种情况也存在于世界历史上，凡是大灾大难降临之际，都会出现令人信服的必然性因素，让人产生一种不可抗拒的现实感和紧张感。不论这类震撼结果如何，是光明美好还是黑暗混乱，——无论如何，当时发生的情况必然是壮丽、伟大而重要的，同习以为常的平凡一定迥然不同，因而显得特别突出。”

克乃西特停下来略略歇了一息，便又继续往下叙述：“请让我再从另一个角度来谈谈这个问题。您还记得圣克利斯多夫的传奇故事吧？啊，记得的。这个克利斯多夫是位极勇敢而有能力的人，然而他不愿意成为统治人民的主子，而愿意服务，服务是他的长处和艺术，他知道怎么做。至于为谁服务，他并非随随便便无所谓。他认为必须服务于最伟大、最有权威的人。因此一听说有人比他目前的主人更伟大，便会立刻前去投奔报效。我一直很喜欢这位伟大的仆人，我想大概是自己多少与他有类似之处。至少我知道，在我一生的独特时期——当我懂得如何支配自己的时候——，早在学生年代，我便已开始寻找服务的对象，但是彷徨迟疑了很长时间，才算选定了什么样的主人。很早以前，我就把玻璃球游戏视为我们学园最宝贵、最特殊的成果，却始终对它疑信参半，保持着相当距离，观望了许多年。我品尝过游戏的滋味，懂得这是世界上最迷人、最微妙的诱饵。此外，我还在很年轻的时候便已觉察到，凡是从事这一引人入胜游戏的人，如果想有所长进，游戏便要求他竭尽全力，单纯当作业余消遣是不成的。然而，在我的内心深处始终有一种本能的直觉，反对我永远耗费精力与兴趣在这种魔术事业里。我内心深处始终有一种追求纯朴，追求健康和完整的自然感情提醒我防范华尔采尔的玻璃球游戏学园精神，它

确乎又专门又精致，是一种经过高度加工的文化，然而却与人类生活整体相隔离，落入了孤芳自赏之中。我探索和徘徊了许多年后，才算下定决心不顾一切从事玻璃球游戏。我做出这个决定，恰恰是因为那一种压迫我服务的力量，它迫使我只追求最高成就、只为最伟大的主人效力。”

“我懂得这一点，”亚历山大大师认可说。“但是我尽管看到了这一点，我也懂得您为何如此表现，我却仍然以同样理由反对您的一切执拗行为。您有一种过分强烈的自我意识，或者也可说是您太自我倚重了，这与成为一个伟大人物完全是两码事。一个人可以由于才华出众，意志坚定，沉毅忍耐而成为第一流的明星，但是他同时必须善于集中心志与自己所属的整个体系保持平衡，而不至于发生摩擦和虚耗精力。而另外有一个人，才能与这个人等同，也许还略胜一筹，然而他的轴线偏离了中心点，以致他的一半精力消耗于离开了中心的活动方向，这不但削弱了他自己的力量，还扰乱了周围的世界。您必然是这一类型的人。不过我确实得承认，您曾十分高明地掩藏了这些特点，如今才会让这个毛病以更大的毒性发作出来。您刚才讲到了圣克利斯多夫，我不得不承认，这个人是有他的伟大和感人之处，却不能够以他作为我们教会组织服务者的典范。谁若立志于服务，便当忠于他曾立誓效命的主人，荣辱与共，而不该一发现更出色的主人，便立即弃旧换新。这样做的仆人是审判自己主人的法官，您的行为正是如此。您愿始终效命于最出色的主人，却天真无邪到要让您自己来判定所选服务的对象——主子们的高低级别！”

克乃西特始终静静倾听着，听到这里脸上不觉掠过一丝凄凉的阴影。他接下去说道：“我尊重您的判断，我不能指望有别的判断。不过还请您再听我继续说几句，只再稍稍说几句。后来我专事玻璃球游戏，事实上确有很长一段时间，我深信自己是在为一个至高无上的主人服务。至少我的朋友特西格诺利——我们在议会里的支持者——曾经非常生动地形容过当时的我：一个骄矜自大而厌倦享乐的玻璃球游戏精英。同时，我还必须告诉您，自从我进入高等学校和出现‘觉醒’之后，‘超越’一词对我所具有的意义。我想，事实起因于我阅读启蒙时期一位哲学家的著作，接着又受到托马斯·封·德·特拉维大师的影响。自那时以来，‘超越’便与‘觉醒’一样，成了我的名副其实的魔术咒

语，成了我的动力、慰藉和承诺。我当时决定，我的生活当是一种不停顿的超越，一个阶段又一个阶段的前进，我要穿越一个空间进入下一个，又把下一个留在身后，就如同音乐不断演进，从一个主旋律到另一个主旋律，从一个节拍到另一个节拍，演奏着，完成着，完成了便继续向前，永不疲倦、永不休眠、永远清醒、永远是完美无缺的现在。通过‘觉醒’体验，我觉察到，确实存在这种阶段和空间，生命的每一个阶段临近终点时刻，它自身便会显现凋谢和濒临死亡的气息，而当山穷水尽之际，就会自然出现转机，把生命导向转化，进入新的空间，出现新的觉醒，有了新的开端。我所以向您勾勒这么一幅超越的图像，只是一种手段，也许可以帮助您了解我的生活。我决定从事玻璃球游戏，是我生平一个重要阶段，其意义绝不亚于我为接受第一次使命而加入宗教团体。就连我担任玻璃球游戏大师职务期间，我也曾有过类似阶段式前进的体验。我认为官职给我的最大益处是让我发现了新的工作乐趣，不仅是音乐和玻璃球游戏让人快乐，教育和培植人才也是令人快乐的工作。逐渐地，我还进一步发现，受教育者年龄越小，尚未受到任何误导，那么教育工作也就越富于乐趣。这件事情也与许多其他事情一样，随着年代的流逝，使我越来越想教导更年幼的孩子，最愿意去初级学校当一名小学教师。总之，我的想象常常让我越出本职工作的范围。”

克乃西特停下来，歇了一口气。亚历山大插进来说道：“您总是越来越令我惊讶，大师。您在这里尽谈自己的生活，谈的内容只涉及您私人的主观的精神体验，个人愿望，个人发展和个人决定，几乎没有别的内容！我真弄不明白，像您这样有地位的卡斯塔里人，竟然如此主观地看待自己和自己的生活。”

他的语气中带有一种介于责备和悲伤间的音调，使克乃西特感到痛苦。然而克乃西特尽量保持平静，接着欢快地高声说道：“尊敬的先生，我们此时此刻谈论的不是卡斯塔里，不是行政当局，也不是教会组织，我们独一无二的话题是我本人，谈我的精神历程，这个人正因不得不替您增添诸多麻烦而内心深感痛苦。倘若我谈论游戏大师公务，谈论完成任务情况，谈论我作为卡斯塔里人和游戏大师有无贡献的问题，我认为是不恰当的。我执行公职的情况，就如同我整整一生的外在行迹一样，全都明明白白展示在您眼前，您一望便知的，而且

您也是找不出什么差错的。我们此时此刻需要谈论的是另一种内容，也即是向您陈述清楚我个人走过的道路，因为这条路今天已引领我走出华尔采尔，而明天更将引领我走出卡斯塔里。请您宽宏大量，再给予我一点时间吧！”

他接着说道：“我得以知道卡斯塔里之外还有一个大世界的现实，并非由于我的研究工作（在书本里，这个大世界仅出现于遥远的古代），而当首先归功于我的同学特西格诺利——一位来自外面世界的旁听生。后来，我在本笃会修道院逗留期间，与约可布斯神父交往时所得更多。对那个世界，我亲眼目睹的东西极少，通过约可布斯神父向我灌输的、他称之为历史的知识，我揣摩到了大概的轮廓，也许这就打下了我日后脱离的基础。我从修道院回到这个几乎毫无历史概念的国家里，这是一个只有学者和玻璃球游戏选手的教育王国，一个有高度文化修养，也极令人愉快的社会，但是我发现，似乎仅有我一人对那个世界略有所知，略有好奇心，也仅有我一人对它有所同情和向往。毫无疑问，这里有足够让我得到补偿的东西。这里有几位我极其敬仰的人物，让我成为他们的同事，令我感到既羞愧又光荣；这里有一大批文化修养极高的优秀人才；这里还有许多值得做的工作，更有大量才能出众的可爱的青年学生。然而，我在师事约可布斯神父期间，却也同时发现自己不仅是卡斯塔里人，而且也是一个属于外面世界的人。我觉得那个世界与我有关，并且也向我提出了要求。从这一发现中连续不断地衍生出了需求、愿望、要求和责任，但是我却无法面对其中的任何一个内容。在卡斯塔里人眼中，世俗世界的生活是一种近乎堕落和低劣的生活，那种生活无秩序可言，既粗鲁又野蛮，既混乱又痛苦，可说是一种全无美好与理想可言的拙劣的生活。但是，那个外面的世界及其生活，事实上比卡斯塔里人所能够想象的不知道要广大和丰富多少，简直到了无以复加的程度。那个世界里充满演变、历史、实验以及永恒常新的肇始，它也许是一片混沌，然而却是一切命运，一切创造，一切艺术以及整个人类的归宿和故土，它产生出语言、民族、国家、文化，也产生出了我们和我们的卡斯塔里，它还会目睹一切再度沦亡，而后仍然存活下来。我的老师约可布斯神父唤醒了我对这个永恒成长和寻找营养的世界的爱心，但是在卡斯塔里没有任何滋养它的食品。我们这里是世外桃源，我们是一个小而完善

的世界，却也是一个不再变化，也不再成长的世界。”

克乃西特深深吸了一口气，沉默了片刻。亚历山大没有说什么，只是有所期待地望着他。克乃西特若有所思地点了点头，继续说道：“许多年来，这种思想成了我的双重负担。我既身负重任，要完成职责，又丢不开我的爱心。我从任职开始便体会到这种爱心并不损害我执行公职。恰恰相反，我认为，它还能有益于工作。我认为我应当尽量把工作做得无懈可击，符合人们对一个大师的要求；当然，我知道，即或有不足之处，我也较若干拘泥古板的同事更为灵活和清醒，总能够将某些东西给予我的学生和同事。我从中看到了自己的使命，温和而缓慢地扩展和加热卡斯塔里的生活和思想，向它注入从世俗世界和历史汲取的新鲜血液，却丝毫也不破坏它与传统的联系。说来凑巧，在卡斯塔里外面有一个世俗人士，也正在这时形成了极类似的想法，这真是一个美丽的巧合，他梦想在卡斯塔里和世俗世界之间建立一种友好的和互相渗透的关系，这个人就是普林尼奥·特西格诺利。”

亚历山大大师微微撇了一下嘴角，说道：“啊，是这样，我从来不指望这个人会对您有什么好的影响。他比您那位宠坏了的部下德格拉里乌斯好不到哪里去。那么，就是这个特西格诺利，让您走极端，彻底破坏了教会组织制度的人啦？”

“不，大人，他虽然在这件事情上帮助过我，却不知我的实情。他把新鲜空气带进了我的寂静生活，我通过他又重新接触了世俗世界。直到那时，我才有可能看清楚而且承认，我在卡斯塔里的生涯已走到尽头，这里的工作对我已毫无愉快可言，是结束这种折磨的时候了。又到了抛弃一个旧阶段的时刻，我已经又穿越了一个空间，这次是卡斯塔里空间。”

“您怎能这么说话！”亚历山大摇摇头表示反对。“难道卡斯塔里居然狭小到不值得人们为之奉献毕生精力！您真的认为自己已穿过并且超越了这个空间？”

“噢，不是这个意思，”克乃西特有点激动地高声说，“我从没有您说的这种意思。我说自己已走到这一空间的边缘，意思只是说我已达到了完成职务能力的顶点。我作为玻璃球游戏大师，永无止境地反复履行同样的工作，一段时间以来，我一再重复空洞的演习和公式，既

不愉快，也无激情，时而竟丧失了信心。现在该是停止的时候了。”

亚历山大叹了一口气。“那仅是您的观点，并不合教会团体的规章。某位教会组织成员偶尔闹情绪，厌倦工作，这不是什么特别的新鲜事情。宗教组织的守则会给他指引一条重获内心和谐的途径，能够再度全神贯注地工作。难道您忘了吗？”

“尊敬的大人，我不这么想。我的工作一直向您公开，供您督察，最近您收到我的传阅信后还曾派遣专人来调查玻璃球游戏学园和我本人。您确定华尔采尔的情况正常，秘书室和档案馆的工作有条不紊，玻璃球游戏大师既未病倒也没有闹情绪。我得感谢您当年的高明开导，正是这些道德规章让我保持了精力和镇定力。然而仍耗费我大量的心血。我很遗憾，如今为了让您相信我并非闹情绪，或者一时冲动，或者为了私欲，几乎也没有少耗费我的精力。不管我是否白费力气，我至少还是要您承认，我个人和我的工作，直到您派人来检查之际，始终运转良好，富于成效。我的要求不算过分吧？”

亚历山大大师略带讥讽地眨了眨眼睛。

“同事先生，”亚历山大回答道，“您说话的口吻，好像两个私人在随便闲谈似的。这种态度只适合您一个人，是的，您现在确实只是以私人身份说话。我却不是，我想的和说的都不是我个人的意见，而是一个宗教团体当局的领导人要说的话，我的每句话每个词都得向最高行政当局负责。您今天所说的一切都不会有什么结果。不论您态度多么恳切，但是您的话全都是出于私人利益的言词。而我却是在职官员，我今天说的话做的事，都会产生后果。我会把您的案子送交行政当局裁定。也许最高教育当局会接受您对事件的陈述，甚或承认您所作的决定。——那么，我认为案子已有结果，直到昨天为止，您还是一个无可指摘的卡斯塔里人，一位十全十美的玻璃球游戏大师，即或头脑里受到过形形色色的思想影响，也许还中了厌倦职责的毒素，然而您进行了斗争，还得到了胜利。我们姑且承认这一情况吧，但是我仍然不懂，为什么一位无可指摘的大师，前一天还循规蹈矩，后一天怎么彻底翻了个儿？有一种解释还比较容易让我接受：很久以来，有一位大师心理受了伤，内心早已得病，事实上早已不能算是健康的卡斯塔里人，虽然他自己还坚称为道地卡斯塔里人。此外，我还大惑不解，您为什么直到此时还坚持自己是尽职尽力的大师呢？为什么要建

立这种论点呢，因为您既已采取出走步骤，违反了服从誓言，有了背叛行为，建立这种论点有何益处呢？”

克乃西特立即反驳说：“尊敬的大人，我为什么不该关心这个问题呢？这关系到我的声誉，关系到我留在这里的纪念内容。这也关系到我在卡斯塔里之外产生影响的可能。我今天站在这里，并不是想替自己争取什么东西，甚至也不是为了获取行政当局的批准。我早已估计到同事们将会对我的事情产生怀疑，视为问题，我也已作了思想准备。但是我决不愿被人视为叛徒或者疯子，那是我无法接受的判决。我已做出了若干您必然反对的事情，因为我必须这样做，因为这是我的使命，因为这是我的命运——我不仅相信应该这样做，而且要好好承担起来。倘若您不能够承认我的陈述，那么我也就只得自认失败，无可奈何了。”

“转来转去总在老地方，”亚历山大答复道，“您要我承认，在一定情况下，某个个人的愿望有权破坏我所信奉和代表的规章制度。但是我无能兼顾两者，既信奉我们的秩序，又同时允许您个人违背这个秩序——啊，请别打断我。从您的种种迹象看来，我只能够承认下列事实：您深信自己采取如此可怕步骤是正直而又有意义的行动，深信自己是响应一种内心的召唤。当然，您绝对不能指望我会同意您的步骤本身。另一方面，您也算是达到了目的，因为我也已改变初衷，不想动摇您的决心，把您拉回来了。我同意您退出宗教团体，把您自动离职的情况通知行政当局。此外我就无能再作任何让步了，约瑟夫·克乃西特。”

玻璃球游戏大师作了一个顺从的姿态，随即平静地说道：“我十分感谢您，尊敬的大人，我已向您交付了印章。现在我再向您递交几页我撰写的华尔采尔现状报告，其中最重要的是关于教师人员和一些代表人物的情况，我相信可以从中遴选出大师职务继承人。”

克乃西特从衣袋里拿出几页折叠着的纸张，平放在桌子上，而后就站起身子，亚历山大也立即站了起来。克乃西特向他走近一步，满脸凄切地久久凝视着对方的眼睛，然后鞠了一躬，说道：“我原想请您和我握手告别，不过现在我想还是断了这个念头为好。我一直对您特别敬重，今天也没有任何改变。再见吧，我亲爱而又尊敬的大师。”

亚历山大静静站立不动，脸色略略变得苍白。一瞬间，他似乎想伸出手去和辞行者告别。他感觉双眼逐渐润湿起来，便只是点点头，回答了克乃西特的鞠躬，让他走开了。

当克乃西特关上身后的房门后，这位领导人仍旧一动不动地站着，倾听着逐渐远去的脚步声，直至最后的足音消逝在静谧之中时，他才开始在房间里来回踱步，直到门外又响起脚步，传来一阵轻柔的叩门声。那位年轻的侍者进来报告说，有客人等待接见。

“告诉他，我在一个钟点后见他，我请求他说话尽量简短，我这里有急事亟须及时料理。——啊，等一等！立即到秘书处去，通知第一秘书，后天召集全体领导开会，务必全体出席，唯有重病者才可请假。然后再到管理员那里，通知他说，我必须明天清晨前往华尔采尔，请他在七点以前备好车辆……”

“啊，”年轻人回答，“游戏大师留了车子等您使用呢。”

“怎么回事？”

“游戏大师大人昨天驾车来的。他方才离开时告诉我们说，他要徒步继续行程，留下车子供您使用。”

“那么好吧。我明天坐华尔采尔的车子去华尔采尔。请复述一遍该办的事。”

年轻人复述道：“一个钟点内接见来访的客人，请他讲话尽量简短。请第一秘书召集全体领导后天开会，务必全体出席，唯有重病者才可请假。明日清晨七时坐玻璃球游戏大师的车子赴华尔采尔。”

这位年轻人刚走开，亚历山大大师便立即深深吸了一口气。亚历山大走到方才与克乃西特对坐的桌旁，耳中仍然鸣响着那个不可理解者远去的脚步声，他爱这个人胜于任何其他人，但是这个人却给他带来如此沉重的痛苦。自从他第一次辅助克乃西特任职的那些日子起，他就始终喜爱克乃西特，喜欢这个人的种种特点，包括克乃西特行走的步态，他喜欢看他走路。他脚步沉稳而又合节奏，还非常轻快，是的，几乎可称是翩若惊鸿，显示出一种介于尊严与稚气、虔诚与飘逸之间的味道，这是一种多么独特、可爱而优雅的步态啊，与克乃西特的容貌和声音又是多么配称。这种步态也十分适合克乃西特作为卡斯塔里人和玻璃球游戏大师所表现的男子汉气概和愉悦风度，让人们有时候联想到前任游戏大师托马斯·封·德·特拉维的贵族气风采，有时候

又联想起前任音乐大师的纯朴而又动人的仪态。如今克乃西特就这么离开了，急急忙忙走了，步行走了，不知道去往何处，或许他亚历山大再也不可能见到他了，再也听不到他的笑声，看不到他用纤秀细长的手指描画玻璃球游戏构思的象形文字了。亚历山大拿起克乃西特留在桌上的几页材料阅读起来。它们像是一篇简短的遗嘱，极简洁而具体，常常只是提纲挈领的词句，而不是一般话语，它们的用意在于便利最高教育当局今后管理玻璃球游戏学园的事项，以及遴选新的玻璃球游戏大师的工作。这些简明扼要的提示用秀丽纤细的字体写得清清楚楚，克乃西特的文字与笔迹也如同他的脸容、声音、步态一样，烙刻着约瑟夫·克乃西特独一无二的、不可混淆的独特本质。最高行政当局想再找一个与他同等水平的继任人选，将会难乎其难。一位真正的领袖人物和一种真正的人品是很少见的，拥有这样一位人才乃是幸运，是上天的恩赐，即使是在卡斯塔里，在这个精英荟萃的领域，也不能例外。

约瑟夫·克乃西特一路享受着徒步旅行的乐趣，他已有许多年没有徒步旅行了。是的，他认真地作了回忆，他大概回忆起自己最后一次真正的徒步旅行的情景。当年，他从玛丽亚费尔修道院返回华尔采尔参加一年一度的玻璃球游戏庆典，那场年会因托马斯大师病重，接着又逝世而蒙上了一层阴影，结果是他自己被遴选为继承人。往常，每当他想起那些日子，想起自己的学生时代和在竹林茅舍逗留的日子，总好像是在一个阴沉沉的房间里眺望室外阳光灿烂的快乐广阔原野，遥望那永不再返的往事，就好似望见了记忆组成的天堂乐园一般。这一类回忆在脑海里再现，其情景与平凡的日常现实总是迥然不同，它们是一种充满神秘和节日气氛的十分遥远的景象的展现，即或是在他毫无愁思忧伤的情况下出现时也一样。然而此时此刻，克乃西特在这个阳光普照的快乐的九月天下午，满心惬意地漫步前行，悠闲自在地四下眺望，望着身旁彩色斑斓的绚丽世界，还有远方那梦幻般柔和迷茫、由蓝而紫的色调，此情此景，他觉得很久以前的那次徒步旅行，不再像是和现实生活截然不同，那遥远的往事或者梦中的天堂仿佛就在他的现实生活里，他在重复当年的漫游，今天的约瑟夫·克乃西特和当年的克乃西特简直是一对同胞兄弟。他觉得自己的一切都已焕然一

新，充满了神秘，充满了希望，不仅过去存在的都已重新返归自己身上，而且又增添了许多新的东西。克乃西特很久以来就殷切期待这一天和这个世界了，多么美丽、纯洁、无忧无虑，一种自由自在和主宰自己命运的快乐，像饮完一瓶醇酒似的，一股暖流流遍了全身。这种珍贵的感觉，这种快活绝顶的幻觉，他已有多年不曾体验到了！克乃西特沉思着，又猛然记起某一个时刻：当年他刚刚尝过这种难得的美好感觉，却立即便遭到了禁锢。他想起事情发生在他和托马斯大师的一场谈话之时，在对方那种含有既亲切又讽刺的目光的压力下，是的，他现在清楚地想起了自己丧失自由的那一时刻那种不可名状的奇怪感觉了。事实上，它不是什么痛苦，不是什么灼心的苦恼，而是一种畏惧感，一种背部遭受某种压力而隐隐约约产生的寒颤，一种在横膈膜上出现的警告性的轻微痛楚，一种体温的突然变化，尤其是一种生活节奏上的改变。那一命运转折时刻形成的这种畏惧、退缩感，那种隐约潜在的威胁人的窒息感，如今统统抵消了或者也可说是治愈了。

克乃西特在驾车驶往希尔斯兰的前一天便已作出决定：不论发生什么情况，自己都不得后悔。现在他就克制自己再去回想与亚历山大对话的种种细节以及那些争论和对抗了。克乃西特让自己完全放松，彻底敞开胸怀享受着自由的感觉，他觉得自己就像辛勤劳作一天后的农夫迎接着黄昏的清闲，他确切知道自己很安全，没有任何必尽的义务，他知道自己暂时可以免除一切工作，一切责任，也不必去思考任何事情，他听任彩色缤纷的亮晶晶白天包围着自己，到处是柔和的光线，到处是景色和图像，到处是真实的现在，没有任何外来的要求，既无昨天，也无明日。克乃西特一路走着，偶尔心满意足地哼起一支进行曲，那还是他在艾希霍兹精英学校读书时和同学们外出郊游时分成三声部或四声部合唱的歌曲。从克乃西特生命中那个快活的童年早晨，飞出了一串串清晰的小小图像和声音，好似一群啁啾的小鸟鼓着翅膀向他飞来。

克乃西特在一棵树叶已经泛紫红色的樱桃树下站住了，随即坐在草丛中略事休息。他把手伸进外套前胸口袋，掏出了一件亚历山大大师一定想不到他会随身携带的东西：一支小小的木笛，他怀着温柔的爱心对它凝视了片刻。他拥有这支像孩子般纯朴可爱的乐器的时期并

不长久，大概还不足半年。克乃西特心情愉快地回忆着自己获得它的那个日子。当时他驾车到蒙特坡去和老同学卡洛·费罗蒙梯讨论一些音乐理论上的问题。他们的话题转到了某些时代的木制吹奏乐器上，他请求这位朋友让他看看蒙特坡的乐器收藏品。他们兴致勃勃地参观了几间陈列古代管风琴、竖琴、琵琶和钢琴的大厅，然后来到一座贮存学校教学乐器的仓库前。克乃西特看见那里有一只橱柜满放了这样的小木笛，他取了一支，试着吹了片刻，随后问他的朋友，可否允许他带走一支。卡洛哈哈笑着请他挑选一支，又大笑着拿来一张收据请他签名，随即又极其认真地向他讲解了这支小乐器的构造，如何运用指法，以及吹奏的技巧。后来克乃西特就一直带着这件可爱的小玩具，还不时地练习——他童年时代吹奏过牧笛，自就读艾希霍兹后便没有再玩过吹奏乐器，不过他曾多次发愿，有朝一日得再学学这项乐器。克乃西特除了练习音阶外，还学习了费罗蒙梯为初学者编辑的一册古代歌曲选集，因而从游戏大师的小花园中或卧室里，常常会传出甜美柔和的木笛乐声。虽然克乃西特远称不上演奏木笛的大师，可他确实学会了吹奏许多合唱曲和诗歌，他不仅熟知乐曲，还能够背诵出其中许多歌曲的歌词。此时此刻，他脑海里突然浮现出了那些歌曲中的一首歌词，因为它和此时此景十分相称。他低声吟出了几行诗句：

> 我的头颅和四肢，
> 业已倒下死去，
> 而我，如今又稳稳站立，
> 我仰首翘望苍天，
> 精神焕发，快乐无比。[2]

他把笛子举到嘴边，一边吹奏这首曲子，一边眺望那白晃晃从广阔的平原渐渐伸向远方的高高的山峦，同时又在倾听这首虔诚优美的诗歌如何化成了甜美的笛声，他觉得自己已与天空、山峦、诗歌和这个白天合而为一，已是圆满无缺了。克乃西特陶醉在这支圆圆魔笛中，随着十指的滑动，这一美好的感觉也不断地产生出来；他想到，除了身上穿的衣服，他从华尔采尔带走的财产，唯有这支小小的玩具笛子了。许多年来，他累积了一些多多少少可以算作私人财产的东西，尤其是那些文章、笔记以及诸如此类的东西。他留下了一切，他

愿意让玻璃球游戏学园的人随意利用。然而他带出了这支木笛，很高兴有它同行，它可是一个又谦逊又可爱的旅伴。

这个旅人于第二天抵达了首都。他叩开了特西格诺利家的大门。普林尼奥飞奔下楼迎接他，激动地热烈拥抱他。

“我们一直在盼望你，都等得不耐烦了！”他高声叫道。“你向前跨出了大大的一步，朋友，但愿对我们人人都有好处。他们居然放你走了！我真不敢相信！”

克乃西特微微一笑。“你看，我不是来了么。不过说来话长，容我以后再细述吧！我现在首先想见见我的学生，当然也要向夫人问好，我要和你们谈谈有关我新职务的一切事项。我很想立刻就工作。”

普林尼奥叫来一位女仆，要她立即把他的儿子找来。

“您是指小主人吗？”她似乎吃惊地问，但还是急匆匆地跑去寻找了。普林尼奥把自己的朋友领进客房，迫不及待地向克乃西特报告了他为客人光临所做的准备工作，以及他为教育小铁托所作的设想。他说，一切事情都按照克乃西特的意愿安排妥当，铁托的母亲起初不是很赞同，后来也想通了。他们家在山上有一座休假别墅，他们给它起了个名字叫“碧尔普”[3]，别墅建于湖畔，景色秀丽。克乃西特将携带弟子暂且先居住在那里，有一位老女仆替他们照料家事，她已于前一天去那里做准备工作了。当然，他们只能在那里小住一段时期，至多住到冬初，这种分离肯定有益于第一阶段的教育工作。他庆幸自己的儿子爱山，也爱碧尔普别墅，所以铁托很乐意到山上去小住，丝毫没有反抗。特西格诺利说到这里，突然想起自己有一本这幢别墅及其周围环境的照相册，于是便把克乃西特领进书房，兴冲冲地找来那本照相册，然后打开相册向客人描述别墅的形状和地貌：农舍式的住房，瓷砖面的火炉，花园凉亭，湖畔浴场，还有一挂瀑布。

“你还中意吗？”他急切地问。“你住在那里会舒服吗？”

“为什么不舒服？”克乃西特平静地说。“铁托怎么还不来？你派人去找他已经有一会儿了。”

他们又继续闲聊了一阵子，总算听到门外有脚步声了；门打开了，但是进来的既非铁托也不是派去的女仆。铁托的母亲，特西格诺利夫人走进房来。克乃西特站起身，向她问好。她向他伸出手，以一

种略显做作的友善态度微笑着表示欢迎，克乃西特看出她这种礼貌的微笑下隐藏着难以言传的焦虑或者烦恼心情。她刚勉强地说了几句欢迎话，便马上转向自己的丈夫，迅猛地诉说起苦恼来。

“真是糟糕，”她高声嚷道，“谁想得到铁托不见了，哪儿也找不到他。”

“啊，他准是出门去了，”普林尼奥安慰她说，“很快就会回来的。”

“可惜情况不是这样，”这位夫人说，“他已出去一整天了，从清晨起就没有看见他。”

“那么为什么直到现在才告诉我？”

“因为我以为他随时会回家的，没有必要的话，我不想打扰你。我最初认为他只是出去散散步而已，压根儿没想到会出事。直等到中午铁托还没回来，我才开始担心。你今天中午没在家用餐，否则早就知道这个情况了。就是午餐时，我还安慰自己说，这个孩子总是粗心大意，才让我久等的。但是现在看来情况并非如此。”

“请允许我提个问题，”克乃西特说，“这个年轻人知不知道我即将来府上？知不知道你们为他和我拟订的计划？”

“当然知道，大师先生。而且他看来还很喜欢这个计划呢。至少他似乎宁愿要您当教师，也不愿又一次被送进某个学校去。”

“噢，”克乃西特释然说道，“那就没有什么可担心的。夫人，您的儿子一向自由惯了，尤其是最近一段时期，因而对他而言，即将有一位教师和教官来管教他，显然是一件极可厌的事情。于是他就在即将被移交给新上任的老师前稍稍躲开一忽儿，也许是他认为，想要彻底摆脱这一命运，看来这一可能性是很少了，于是他便设法稍稍延迟一下，这样做自己总不会有什么损失的。此外，他也许还可能要对自己的双亲以及他们替他找来的教师耍一些把戏，以显示自己故意悖逆整个成人世界和教师的心意。”

特西格诺利很高兴克乃西特能够比较轻松地看待事态。但是他心里依然充满担忧之情，他的爱子之心竟让他设想到了形形色色可能出现的危险。他心里十分焦急，孩子也许真的出走了，也许他真会干出伤害自己的事？啊，一切都是可能的，看来他们得为过去在教养孩子上的疏忽和错误付出代价，为什么恰恰在现在，就在他们正在设法加

以补救的时候。

特西格诺利不听克乃西特的忠告，坚持要采取一些行动，他觉得自己不能够毫无行动地接受这个事实，以致越来越焦躁，越来越神经质，使克乃西特很是可怜他。于是他们决定派人到铁托偶尔过夜的几户老贵族家里去打听情况。待到特西格诺利夫人本人也出去走动，只留下这一对朋友在家时，克乃西特才松了一口气。

“普林尼奥，”他说道，“你这副模样好似你儿子已经死了，刚被人抬回家来。铁托已不是小小孩，不会被汽车撞倒碾过，也不会被骗吃下毒樱桃。所以我劝你，亲爱的朋友，还是稳住心情为好。既然你的孩子眼前不在家，就让我来教你一些本想教他的东西吧。我已经对你作了一些观察，我发现你的情况不算很好。一个竞技运动员在受到出乎意料的打击或者威胁的那一瞬间，他的肌肉就会自动地作出必然的反应，或者伸展或者收缩，以帮助自己掌握有利地位而制胜对方。因此，我劝你，我的学生普林尼奥，也该学会在受到打击的这一瞬间掌握应对办法。你受了一击——或者你过分夸张地自以为受了一击——，就应该运用这种最基本的防御方法来防护精神受到冲击，你必须控制呼吸，恢复悠长而有节制的呼吸。你现在的情况恰恰相反，你呼吸急促，好像一个必须表演极端恐惧情绪的戏剧演员。你武装自己的能力还很不够。你们世俗世界的人都似乎毫无例外地处在毫无掩护的痛苦和烦恼境地。你们的处境确实有些可怜，偶尔你们陷入真正的痛苦境界，而且当痛苦具有殉难性质时，也会相当庄严感人。然而，在日常生活上，不能完全没有保护措施。我将来要注意这个问题，我要让你的儿子有朝一日更好地武装自己——在他需要这种武装的时候。现在，普林尼奥，你还是好好跟我一起做些练习吧，我来看看你是否把过去学到的东西全都忘记了。”

克乃西特以严格的节奏引导朋友进行呼吸练习，让他逐渐摆脱自我折磨的状态，能够自觉倾听理性的劝告，最后终于拆除了筑起的多余的焦躁的恐惧围墙。两个朋友走上楼去察看铁托的卧室，克乃西特以愉快的目光浏览着四散乱放的种种孩子气物品，从床头桌上拿起了一本书，看见一张纸条伸出在书外，原来是这个失踪者留下的便条。他笑着把留条递给特西格诺利，那位父亲脸上立即开朗起来。铁托在留条上写道，他今天一早出发，独自一人先上山了，他愿在碧尔普恭

候自己的新教师。人们应当允许他在行动自由再一次受到可怕的限制之前，还能够享受一次小小的自由。他一想起这场美丽的小小旅行将由一位老师陪同，让他觉得像个犯人或者俘虏，他就有一种不可抑制的反感。

“完全可以谅解他，”克乃西特说。“我明天就动身去碧尔普，他肯定早已到达。现在赶紧去找你夫人，把这消息告诉她。”

这一天余下的时间里，整幢屋子里的气氛又轻松又愉快。当天夜里，克乃西特拗不过普林尼奥的恳求，向朋友简略叙述了最近一些日子的事情，其中最重要的当然是他和亚历山大大师的两次谈话。当天傍晚，克乃西特还在一张字条上写下了几行奇妙的诗句，手稿现存铁托·特西格诺利处。那天的情况大致如下：

晚餐前，男主人因事出门，克乃西特独自在书房呆了一个钟点。克乃西特看见一架书橱里满放着古旧书籍，引起了他的好奇心。读古书也是克乃西特的一大爱好，而许多年来工作缠身，读书受到节制，日渐荒疏，几近忘光了。此刻面对书橱，克乃西特脑海深处浮现出了学生年代的情景：流连忘返于一橱橱陌生书籍之前，四处搜索着，凡能引起自己兴趣的，或是书的烫金封面，或是作者的名字，或是书籍的开本和色彩，都随心所欲地取出阅读。克乃西特先兴致勃勃地大致浏览了书脊上的标题，确定橱里全是十九和二十世纪的文学作品。最后他抽出了一本已褪色的亚麻布面旧书，书名《婆罗门的智慧》[4]，引起了他的兴趣。克乃西特先站着翻阅，随即坐了下来，发现书里是几百首教诲诗，内容五花八门，堪称稀奇古怪，既有枯燥的道德说教又有真正的智慧之言，既有市侩俗语又有纯粹诗句。他感到这本既奇妙又感人的书里面缺了些什么，倒不是缺乏深奥哲理，却都淹没于土里土气的粗俗之中。他发现，书里最好的诗篇并非诗人刻意追求形象的教育性和智慧性而写下的作品，而是那些表露了诗人的性情、爱心，他的正直和赤诚以及他的普通市民诚实性的作品。克乃西特怀着尊敬与消遣兼有的混合心情继续往下阅读着。一节映入他眼帘的诗句深深打动了他，他一边满意地点着头，一边微笑着，那节诗好似专为他这一生中的特殊一天而写给他的赠言。诗句如下：

日月虽然宝贵，但为了宝贵的东西茁壮成长，

我们乐意看着宝贵的日月消逝而去，那便是：
一棵我们栽植在花园中的奇异的小树，
一个我们要教导的小孩，一本我们要书写的小书。[5]

克乃西特拉开书桌的抽屉，找出一张纸抄下了这节诗。后来，他把这首诗拿给普林尼奥看，对朋友说道："我很喜欢这几行诗，它们有着特殊的韵味：虽然写得干巴巴，却十分感人。这首诗还特别投合我眼前的心情和处境。我不是一个园丁，也不愿把时光用在培植一棵奇异的植物上，相同点是我也属于栽培者、教育者，正走在赴任的途中，我要去教育一个我愿意栽培的孩子。我多么乐意担任这个工作啊！这几行诗句的作者，诗人洛克尔特，我估计他兼备了园丁、教师和作家三者的高贵情感，而尤在第三种品性上达到了他的最高顶点。诗的最后一行是最重要之处，他向自己深爱的对象倾注了全部热情，以致温柔之极，不称之为书，而称为'一本小书'。这一来就感人至深了。"

普林尼奥哈哈大笑。"谁知道呢，"他表示不同意见，"他用可爱的'小'字，是否仅仅玩弄押韵伎俩呢？因为这个结尾处需要用一个两音节的词，而不该用单音节的词。"

"我们不该太低估他，"克乃西特反驳说，"一个生平写过数万诗句的人，不至于会被微不足道的押韵问题逼入困境的。绝不会的，我念给你听听，多么温柔，还带着一丝儿腼腆的韵味：一本小书，一本我们要书写的小书！他把'书'写成'小书'也可能并不是出于深爱之情。也许他确实非常自谦而求人谅解呢；也许，是的，这位诗人大概是位献身自己写作事业的人，不时会对自己嗜好写书产生内疚感。倘若事实果真如此，那么'小书'一词就不仅具有喜爱的意味，而且还具有请求谅解的派生意义。这种言外之音就像某个赌徒邀人参加赌局，却称之为来一个'小赌'，或者某个酒徒拉人喝酒，却呼之为来一场'小酌'一样。当然，我的话只是揣测而已。然而，无论如何，这位诗人笔下描述的教育孩子和写作小书，恰恰完全符合我的心情和思想。因为我也不只拥有教育的热情和愿望，我也有写一本小书的热情呢。如今我已摆脱繁忙公务，我的思绪自然要回到自己的兴趣上来，总有一天要利用空暇和兴趣写一本书——不，写一本小书，供我的朋友和意气相投

者把玩的‘小书’。”

“你想写些什么呢？”特西格诺利好奇地问。

“啊，什么东西都行，对我来说，题材和对象全都无关紧要。我只是想利用那么多空暇，借写作的机会作些自我思索、自我品味而已。写作中，我认为至关紧要的是整个音调问题，要做到不偏不倚，合宜适中，庄严而不失亲切，严肃而不失谐趣，——这种音调和说教恰恰背道而驰，要做到的是亲切的对话和沟通，讨论各种各样我认为自己已学会和体验过的东西。我并不拟采用这位弗里特利希·洛克尔特所擅长的融和说教和思想以及他那种交流和闲聊的手法，然而这种手法却还是很吸引我，它是一种个人的抒发，但并不流于独断；它具有消遣色彩，但并非没有规矩，我非常喜欢这个特点。不过，我眼前还不想体验写作小书的快乐和苦恼，我得先把精力用在别的事情上。我想，以后总有一天，能够让我全心全意体会一番创作的快乐，能够如我脑海里浮现的那样，对种种事物进行无拘无束而又细心谨慎的探讨，当然不只是自我娱乐，心里还得时刻装着一些好朋友和读者才是。”

第二天上午，克乃西特动身去碧尔普。特西格诺利隔天夜里便已声称，他陪朋友同去，可当即便遭到克乃西特的坚决拒绝。当这位父亲次日又力图劝说朋友时，克乃西特几乎发火了。“这个孩子要对付一个难对付的新教师，已经够他烦的了，”克乃西特简单地说，“此时此刻再让他的父亲也插一杠子，这样只会使事情更糟糕。”

克乃西特坐上普林尼奥为他租来的旅行汽车上路了。当汽车穿越九月清晨的清新空气时，昨天的好兴致又回来了。克乃西特不时与司机闲聊，每逢宜人景色就让他停车或者放慢速度，还多次吹奏自己的小木笛。从首都的低洼处逐渐驶向高处，驶向山脚，最后折上高山，真是一趟紧张刺激的美丽旅行。这同时又是一次自即将消逝的夏天越来越深入到秋日的旅行。中午时分，汽车开始爬升最后一段大拐弯路程，车子蜿蜒穿过已经逐渐疏落的针叶树林，绕过在悬崖下吼响奔腾的湍急山涧，驶过一些桥梁和一户户孤零零的农家院落，车子经过那些院墙高高、窗户小小的农舍后，便驰入了一个更加崎岖、更加粗犷的怪石嶙峋的高山世界，在这些坚硬冷峻的岩石间，竟有许多一片片天堂乐园般的绿地，使点缀其间的朵朵小花显得格外可爱。

他们终于抵达了那座乡间别墅。这幢小小的建筑坐落在一片高山湖泊之畔，似乎隐藏在灰色的峭壁下，与高山相衬，几乎难以分辨。这位旅人一眼就察觉到这一建筑物其风格上的严密以及其阴沉的气息，这些恰好与峥嵘险峻的高山十分相称。克乃西特再转眼一望，脸上不由立即展现出了愉快的笑容，因为他看到敞开的大门口站着一个人影，一个穿着彩色外套和短裤的少年，那人只能是他的学生铁托啦。尽管克乃西特从未认真为这位逃跑者担心，却也为此而怀着感激之情松了一口气。倘若铁托先到一步是为了在门口欢迎老师的话，那这是再好不过的事情，他在途中设想的种种错综复杂可能性纯属多余了。

孩子走向克乃西特，友好地微笑着，稍稍有点尴尬，他一边帮着老师下车，一边说道："我让您独自旅行，并非有什么恶意。"然而不待克乃西特回答，他又十分信任地接着说道："我相信，您是理解我心情的。否则您肯定会带我父亲一同来的。我已经告诉他我安全抵达了。"

克乃西特笑着和孩子握了手。铁托把他引进屋里，女仆向克乃西特问候后说，晚餐立即准备妥当。克乃西特当下有一种不寻常的需要，不得不在晚餐前躺下略事休息。他这才发现自己在这场美丽旅途中已出奇地疲乏，是的，他从未有过如此筋疲力尽。到了晚上，当克乃西特和他的学生闲聊，并且观赏他收集的高山花卉和蝴蝶标本时，这种疲乏感更厉害了。克乃西特甚至还感到有些头晕目眩，还有一种以往未曾有过的严重虚弱与心律不齐。然而克乃西特仍旧继续与铁托交谈，直至约定的就寝时间，竭尽全力遮掩着自己身体不适的症状。铁托有点惊讶老师竟然一字未提开课事项、学习计划、成绩报告以及诸如此类的工作，以致铁托敢于趁此大好时机提出一个建议，明天清晨来一次长距离散步，以便让老师熟悉陌生的新环境，这个建议立即获得了友好的接纳。

"我很乐意这次漫游，"克乃西特补充说，"我还想趁机向您求教呢。我刚才观看您收集的植物标本时察觉，您的高山植物知识远比我丰富得多。因而我们共同生活中除了其他目的之外，还有一个互相交流知识的目的，让我们的知识互相补充。我们可以这么开始：您先校正我贫乏的采集植物知识，先在这一领域上帮我前进一步……"

两人最后互道晚安时，铁托心满意足，当即下了好好学习的决心，再一次感觉自己非常喜欢克乃西特老师。这位和蔼可亲而快快活活的老师全然不像一般小学教师那样喜欢用深奥言语谈论科学、道德、精神修养以及其他诸如此类高等学问，但是他的言谈举止和人品里总有些东西在督促你的责任心，在唤起你身上那些高尚、善良、勇敢的和努力向上的能力。铁托觉得，愚弄蒙骗一位普通小学教师，常常很有趣，有时甚至使自己得意洋洋，而面对这位男子，你绝不可能产生这一类念头。他是一个——是啊，他究竟是个什么样的人呢？铁托陷入了沉思之中，是什么使这个陌生人这般迷人，又令人钦佩的呢？铁托发现这就是他的高尚气质，他的高贵品性，他的男子气概；这就是克乃西特吸引他的主要力量。这位克乃西特先生是高贵的，他是一位主人，一个贵族，尽管无人知晓他的出身，也许他的父亲是个鞋匠呢。他比铁托认识的大多数男人更为高尚，更为高贵，也比自己的父亲更显高贵。这位少年向来特别重视自己的显贵血统和贵族传统，因而不肯原谅断绝了此种关系的父亲，有生以来第一次遇见了一位精神和知识修养上的贵族。克乃西特是个在幸运条件下能够创造奇迹的人，凭借这种精神修养，纵身跨过了世世代代一大批祖先，而在个人独一无二的一生中，由一个平民子弟变成一个高等贵族。这便唤起了性情热烈而自负的少年心里一种暗暗的憧憬，有朝一日也能够归为这一类型的贵族，并且为之服务，也许这还可能是自己的责任和荣誉呢。也许眼前的老师便是这一类贵族的化身，他的超凡脱俗的亲切文雅就表现出了一种彻头彻尾的贵族气息，这种气息使自己逐渐亲近他，接近他的生活，达到他的精神状态，铁托就这么定下了自己的目标。

克乃西特进入自己的卧室后，虽然极想休息，却没立即躺下。他为应付这一晚几乎耗尽了精力。克乃西特费了好大努力才没让这位显然在细细观察他的少年从他的表情、姿态和声音中看出他已越来越疲倦、不协调，或者有生病症状。事情看来成功了。然而克乃西特此刻却必须面对自己的昏沉感，不适感，可怕的眩晕感以及一种不祥的死亡般的疲乏感，他起初努力集中精神，试图查出原因。原因倒也不难查清，只是又耗费了一些时间。他发现自己的病因就在这天的旅程上，在极短促的时间内，将他从低地送上了海拔近二千米的高山上。

克乃西特从少年时代的几次郊游开始，一直不很适应这种高度，尤其是如此迅速的登高，反应更是糟糕。他估计这种不适感至少还得持续一两天时间，倘若不良反应持续不退，他就只得带着铁托和女仆下山了。如果这样，那么，普林尼奥的教育计划连同这次美丽的碧尔普逗留也就完结了。这当然可惜得很，不过也不算是大的不幸。

经过这番思考衡量后，克乃西特才上床休息，但久久难以入眠，只得一忽儿回顾离开华尔采尔后的旅途情景，一忽儿试图平定自己不太正常的心跳和过分激动的神经，以打发漫长的黑夜。当然他也不时怀着爱意想到自己的新学生，想得很多，却没有想订什么具体计划。克乃西特觉得，想要驯服这匹高贵而颇难驾御的小马驹，通过温和办法，逐渐软化和改变其习性，这也许是较明智的做法。对铁托，绝不能操之过急，更不能强迫压制。他考虑自己应当逐渐让孩子意识到自己的才能和禀赋，同时又努力培养提高他原有的高尚的好奇心和那种贵族气的不满情绪，让他具有爱科学，爱精神思想，爱美的情怀。这是一项有价值的任务。他的学生并不只是一个普通少年，他只需唤醒和训练其聪明才智即可。铁托作为一个有钱有势的贵族家庭的独子，将来也会是一位统治者，一位参与塑造国家和民族政治、社会的领袖，命里注定是一个发号施令的人物。卡斯塔里对古老的特西格诺利家族是略感歉疚的，因为未能给与托付给他们的普林尼奥以足够的彻底教育，未能让他坚强到足够在世俗世界和精神世界的矛盾中闯出道路，以致不仅使才貌双全的青年普林尼奥由于失去平衡、不知所措而变成一个郁郁寡欢的人，而且层层相应，让他的独生子铁托也受到危害，落入了与父亲同样的困境。如今可以略加补救了，可以略略偿还宿债了。克乃西特很高兴这个任务恰恰落在自己身上，落在这个貌似背离了卡斯塔里的叛逆者身上，这也使他感到很富于意义。

第二天清晨，他一发觉屋里有人走动，便立即从床上起身了。他看到床边放着一袭睡袍，便披上了这件轻软的衣服，走出昨晚铁托曾指点他的后门，进入通向湖畔浴室的一条长廊。

灰绿色的小小湖泊一平如镜，远处是一座陡峭的岩石崖壁，山峰的利齿状峰顶此刻还在阴影里，冷峻地刺向已浅浅泛出亮绿色的清凉晨空之中。然而，太阳显然已在峰顶的背后升起，细碎的金色光芒正闪烁在每一块岩石的尖角上，再有几分钟，太阳就会跃升出山脊，光

明就会普照湖水和整座峡谷了。克乃西特全神贯注地默默凝视着这幅景象，感觉它呈现的静谧、庄严之美是自己所不熟悉的，却又给自己一种关怀和警示的感受。此时此刻他比昨日旅途中更强烈地感觉到了这个高山世界的分量，它的凝重、冷静以及惊人的威严，它不迎合人类，不邀请人类，也几乎不容忍人类。克乃西特当即产生了一种奇怪而又意味深长的感觉：自己刚刚踏入世俗世界的新自由天地，第一步恰恰走进这个高山世界，走进了又寂静又冷峻的伟大之中。

铁托出现了，只穿着浴裤，他和老师握了手，指着对面的岩壁说道："您来得正是时候，太阳立刻就要升起了。啊，山上真是好极了！"

克乃西特亲切地点了点头。他早就听说铁托是早起的鸟儿，竞走、角力和徒步旅行的爱好者，一切只是为了反对父亲那种轻轻率率、不受约束的舒服生活态度和方式。他拒绝饮酒也是出于同一原因。这些生活习惯和倾向，使铁托不时表现出蔑视知识的自然之子的姿态——特西格诺利家族成员似乎都喜欢过分夸张。但是，克乃西特决定欢迎铁托的这种倾向，甚至与他建立运动情谊，作为一种手段，借以争取和驯服这个桀骜不驯的少年。这当然仅是许多种手段之一，并且决非最重要的手段，其他方法，譬如音乐教育，就是一种更有效的手段。克乃西特当然绝不想在体能上和这位青春少年并驾齐驱，更不用说加以超越了。然而，让孩子看看老师既不是胆小鬼，也不是书呆子，也未尝不是无伤大雅的乐事。

铁托怀着急切期待的心情朝那阴沉沉的山脊望去，山后的晨光正向天空起伏喷薄而出。说时迟，那时快，一小片岩脊猛然像熔化的金属似地闪出了通红的亮光。山脊变得模糊不清，又好似变矮了，被烧蚀熔化了，一轮耀眼的太阳正从这个燃烧的缝隙间冉冉升起。顷刻间，大地、房屋、浴场小屋以及这一边的湖岸也都是一片通红，而站立在强烈阳光下的师生两人也都立即感到了光芒带来的温暖。男孩铁托为这一瞬间的华美壮丽所感动，浑身充盈着青春活力；他伸展四肢，双臂开始有节奏地舞动，随即整个身躯也运动起来，铁托为了庆祝这一个白天的来临跳起了一场狂喜的舞蹈，以表达自己内心已与四周波涛起伏似的光芒协调融和，合二为一。铁托舞动着双脚向着凯旋而来的太阳恭祝欢欣的敬意，接着又恭恭敬敬地倒退几步，把伸展的

双臂转向山峰、湖泊和天空，随后又跪下身子，似乎也要向大地母亲致礼，而后又伸出双手，似乎要掬一捧湖水行祭献之礼：献出他本人，他的青春，他的自由，他内心炽热的生命意识，就像在节日庆典大会上向群神献祭一般。阳光在他棕色的肩部闪闪发亮。他的双眼因强光而微微眯起，那张年轻的脸好似带了一副不变的面具，凝固着一种激动到近乎虔诚的严肃表情。

铁托的老师也完全被眼前这一孤寂山崖间破晓的壮丽景象所折服了。然而更让克乃西特着迷的是一种人类的景象，是他的学生为欢迎清晨和太阳光临而跳起的祭献之舞，这位尚未成熟、性情忧郁的少年在这虔诚的礼拜中，自己的精神也得到了大大的升华。对于旁观者克乃西特而言，则是在一刹那间看清了他内心最深处的高贵本质，他的倾向、才能和命运，恰如太阳一升起，就突然把冰冷、阴沉的山谷照得一片透亮一般。也就在这一瞬间，克乃西特觉得这个年轻人比自己以往设想的更为坚强，更为有价值，因而也更加难以对付、难以接近，也更加难以从精神上进行教诲了。铁托受强烈感动而跳起的节庆祭献之舞是比小普林尼奥的任何言语和词句更能显示其本质，这舞蹈把这孩子抬高了许多等级，却也使他显得更加与人疏远，更加难以捉摸，也更难加以教诲了。

铁托自己全然不知这种狂热是怎么回事，不明白自己发生了什么事。这绝不是他熟悉的舞蹈，他从不曾跳过，也不曾练习过这种舞蹈。这并不是他以前自己设想的那种欢呼太阳和清晨来临的庆祝舞。铁托很久以后才认识到，他当时的舞蹈和着魔似的迷乱状态，并不完全由于高山空气、阳光、清晨和自由自在的感觉所引起的，更多的则是他对自己年轻生命即将面临转变的新阶段，对他这位令人敬爱的和蔼的老师所作的反应。在这个清晨时刻，铁托内心深处百感交集，它决定了他的命运，这一时刻顷刻间高于任何其他成千上万个时刻，升华为一种崇高、庄严而神圣的时光。铁托完全不知道自己在做什么，他也不想追究和怀疑，他只是服从这一迷醉时刻向他提出的要求，他只是向太阳跳出虔诚祈求的舞蹈，只是用姿态和举动表示自己的欢乐，表示自己对生命的信仰，对神的虔诚以及对眼前这位长者的敬畏之情；他既自豪又顺从地通过舞蹈将自己虔诚的灵魂作为祭品奉献给太阳，奉献给诸神，而更多的则是奉献给这位自己所钦佩和敬畏的长

者，这位智者和音乐家，这位来自一个神秘领域的魔术游戏大师，他未来的教师和朋友。

如同太阳升起时的光波，这一切景象只是持续了几分钟。克乃西特为目睹的惊人景象而深深感动，看见他的学生就在他眼前改变着自己，揭示着自己，表露出一种全新而陌生却又与他自己完全相等的面貌。他们两人都站在别墅和浴场小屋之间的人行道上，同样沐浴着来自东方的光辉，都被自己漩涡般的体验所深深震撼着。铁托还没有跳完自己的最后一个舞步，却突然从迷醉中惊醒了，他呆呆地站着，好似一只独自玩耍的动物忽然警觉到发生了什么事，他很快便觉察到自己并非单独一人，知道自己已体验、实践了某种不同寻常的事情，而且身边还有一个观察自己的旁观者。他脑子里闪过的第一个念头便是尽可能摆脱眼前的处境，因为他忽然觉得自己的行为多少有点危险和可耻。铁托只想赶快突破刚才这种完全吸引和控制了自己的奇妙魔力。

铁托的脸容方才还像是一副看不出年龄的庄严面具，此刻却露出了一种幼稚的，甚至有些愚蠢的表情，好像是刚刚从熟睡中被惊醒的孩子。他的双膝仍在微微晃动，傻乎乎地呆望着自己老师的脸，接着，仿佛突然想起了什么不可耽搁的重大事情似的，猛然伸直右手指向对面的湖岸，此刻，湖泊的一半仍然静卧在峭壁的巨大阴影里，与阳光下的另一半形成反差。在朝阳的射线下，这一半正在逐渐缩小，退向岸边。

“如果我游得快了又快，”铁托孩子气地急急嚷道，“我们也许能在太阳抵达对岸之前先到那里。”

铁托的话音未落，与太阳竞赛的挑战口令还没有喊响，他便猛力纵身一跃跳进了湖水，好似不这么做便不能很快地将自己刚才那狂热祭献时的忘乎所以的神情从脑海中抹去一般。浪花四溅，湖水盖过了他的头顶，几秒钟后，他的脑袋、肩膀和双臂便又露出了水面，在平静如镜碧蓝色的水面上迅速向前游去。

克乃西特出来时没想沐浴，也不想游泳。他嫌气温和水温都太低，再加上昨夜有疾病征兆，游泳肯定不会有什么好处。但是现在，阳光灿烂，他又为刚刚目睹的景象所感动，再加上他的学生又用同伴的方式邀请他、怂恿他，使他感到不应该害怕这个冒险。不过，克乃

西特首先担心的是让铁托一人游泳的后果，倘若他以寒冷或者成人的理智为由，拒绝这场体力测验，使这个孩子大为失望的话，那么刚刚获得的成果就会化为乌有了。克乃西特因急速上山而招致的失衡和虚弱感，显然在警告他务必小心谨慎，不过，来一次强制性的无情行动，也许倒是治愈不适感的最好办法。召唤强于警告，意志强于本能。他迅速脱去轻软的睡袍，深深吸了一口气，便从他的学生方才跃下的地方，纵身跳入了湖中。

这里的湖水全是从上游倾注而下的冰水，即使在盛夏时节，也须经过刻苦历练才能适应。克乃西特觉得湖水冰冷刺骨，像对待敌人似地迎向他。然而，他又觉得包围着他的似乎不是可怕的严寒，而是熊熊的烈火；片刻后，这种猛烈的火焰便迅速穿透了他的全身。克乃西特跳入水中后很快便浮出了水面，他看见铁托远远游在前面，尽管觉得湖水冰冷，但火焰以及怀着敌意的湖水在无情地逼迫着他，他仍然相信自己可以缩短这段距离。克乃西特在为自己的目标而进行游泳竞赛，他在为赢得孩子的尊重和友谊而斗争，他在为孩子的灵魂而奋斗，——他现在正与已把他摔倒，并已将他紧紧扭住的死神搏斗，只要他的心脏还在跳动，他就将竭尽全力赶走死神。

年轻的游泳者不时回头张望，他望见老师跟着他下了水，心里十分高兴。他再次回头时，却没有看见老师，心里不安起来，不断张望和呼唤着，后来又急急往回游，但也没有找到人。铁托在水上游着，又潜入水下找着，四处搜寻失踪的人，直至彻骨的寒冷耗尽了他的体力。他摇摇晃晃、上气不接下气，好不容易才回到了陆地上。他看见老师的睡袍放在岸边，便捡了起来，机械地擦拭着自己的躯体和四肢，直至冻僵的肌肤重又温暖起来。他毫无知觉地呆坐在阳光下，目光瞪着湖水，只见碧蓝色冰冷的湖水看起来可怕地空虚、陌生和邪恶，感到一阵深切的悲哀和迷茫向他袭来，他从自身的体力衰竭联想到发生了可怕的事情。

啊，多么痛苦，他恐惧地想到，我得为他的死亡负责！直到现在，直到他不必再维护自己的虚荣，也不需要提出任何反抗之时，他这才吃惊地察觉，失去他自己是多么痛苦，自己已经非常爱他；他对自己又何等重要。因此，尽管铁托有种种理由说明自己不应为大师的死亡承担责任，然而他仍然怀着圣洁的战栗预感到，这一罪责将会彻

底改变他自己和他的生活，将会向他提出许多更高的要求，比他以往对自己的要求高得多。

---

[1] 西科罗斯（公元前一世纪），古希腊撰写了西西里历史的作家，曾称自己的著作为“历史的图书馆”。

[2] 引自德国诗人保尔·盖尔哈特的诗歌《金色太阳……》。

[3] 碧尔普是虚构的地名。

[4] 德国作家弗里特利希·洛克尔特（1788—1866）的诗集。

[5] 《婆罗门的智慧》中《心情》一诗的片断。

约瑟夫·克乃西特的遗稿

·学生年代诗歌·

悲叹

我们是短暂过客。我们只是
乐意千变万化的河水，
流过白天、黑夜、洞穴和教堂，
我们却忙忙碌碌，渴求永存。

我们填补，填补，永不休憩，
却没有故土，快乐的或贫困的，
我们永远在途中，在作客，
没有田也没有犁，我们没有收获。

我们不知道，上帝要我们怎样，
上帝把我们当作掌上的黏土，
可以塑造，不会笑、哭和出声，
上帝捏揉，却从不用火锻炼。

有朝一日凝为坚石！永恒长在！
我们为此而永恒渴求，
然而留给我们的只有恐惧，
我们永远在途中，永无休憩。

让步

永恒深信不疑和单纯的人
当然不容忍我们的永恒质疑。
世界是平的，他们简单断言，
所谓深只是瞎编的神话。

倘若在两种熟悉的尺度之外，
果真还存在另一种尺度，
一个人怎能稳当活着？
怎能不担心末日即将来临？

为了获得和平安静，
让我们抹去一种尺度吧！

倘若深信不疑的单纯者果然正确，
凡是目光深邃者果真危险，
那么就把第三种尺度也抹去吧。

但我们暗暗地渴望……

优雅、富于灵性、雍容华贵，
我们的生活像仙女绕着虚无旋转，
为了这柔美的舞蹈，
我们奉献出当前和生存。

我们的梦美丽，游戏可爱，
这里的气息芬芳，音调和谐，
而晴朗外表的深处微燃着
渴望黑夜、鲜血和野性之火。

我们在虚空中旋转，无灾无难，
我们自在生活，时刻准备游戏，
但我们暗暗地渴望现实，
渴望生育、繁殖，渴望受苦、死亡。

字母

有时候我们拿起笔
在白纸上写下一些符号，
人人都懂得符号在说什么，
我们的游戏有自己的规则。

倘若来了个野人或者月球人，
拿到这古体文耕耘的纸张，
好奇地放在眼皮底下考察，
一个奇异的陌生世界便迎向他，
一座满列着稀世图景的魔术大厅。
他会把A和B看成人和兽，
看成活动着的眼睛、舌头和四肢，
他时而驻足迟疑，时而步履匆匆，
好似乌鸦在雪地上跳跃行走，
他奔跑、他滞留，他随着符号飞舞，
透过凝固冻结的黑色符号，
好似看见造化的一切形象；
透过字母组成的装饰花样，
好似看见爱在燃烧，痛苦在颤抖。
他也许会惊讶，大笑，哭泣和震惊，
因为在这片文字组成的栅栏后面，
他看到全世界都屈从于它们的压力，
世界在缩小，在符号间变矮变形，
字母像逃犯般死命奔跑，
看起来每一个都互相相像，
因为生与死，欲望和苦恼，
已成为难以区分的亲兄弟……

读一位古哲人时的遐想

昨天，千百年前的思想果实，
还光彩夺目，令人敬畏，
今天突然褪色、凋萎、全无意义，
好似藤蔓上飘落的一片枯叶。人们已经抹尽一切记号。
魔力的重心便从房中逃逸，
屋子轰隆隆坍塌，朽烂，
和谐的乐音已成永恒的回响。

我们曾经敬爱的智慧老人，
他的脸也会皱缩变形，
智慧之光消失在临终时刻，
唯有迷途的游戏颤巍巍留剩。

即或在意气风发的时刻
我们也会不自觉地怏怏不乐，
就像心里早已踞坐神人，
预知一切总将腐烂、凋萎、死亡。

即或在这可恶的死亡之谷，
向往不朽精神的烽火不息，
我们虽然痛苦，却不可摧毁，
制服死神，让自己届于不朽。

最后一个玻璃球游戏者

他弯身坐着，手握彩色玻璃球，
他的玩具。他周围的土地
被战火和灾难蹂躏，一片荒芜，
废墟上常春藤繁茂，蜜蜂嗡嗡。
一首柔美的圣歌穿透昏沉沉的和平，
响遍世界，那静谧的老迈世界。
一个老人坐着玩他的彩色球，
这里用蓝色，那边配白色，
选一颗大的，又挑一颗小的，
玻璃球游戏就是选配得当。
他曾是符号游戏的伟大胜利者，
学得多种艺术，掌握多种语言，
让他走遍世界，熟悉世界，
让他声名远扬，直到地球两极，
学生和同事簇拥在身边，从不间断。
如今他老朽、伶仃，成了多余的人，
再没有年轻人来祈求祝福，
也没有同事邀请，参与辩论。
一切已成过去，连同神殿、图书馆，
卡斯塔里的学校，一切都不再存在……
老人歇息在废墟上，手握玻璃球，
象形符号啊，曾经光辉夺目，
如今却只是彩色的玻璃碎片。
玻璃球从衰老的双手滚落，
无声无息在沙中消失不见……

听巴赫的托卡他

沉寂凝固……黑暗统辖一切……
一束光芒从云层锯齿状缝隙射出，
来自看不见的虚无而进入玄冥，
它穿透白天黑夜，建起理想空间，
让峰顶、山脊、斜坡和深井突现，
让广阔太空湛蓝，让沉沉大地厚实。

光束有力地劈分功绩和战争，
光束把萌芽中的收获一剖为二，
把一个惊人的世界照得晶亮。
光芒的种子落地之处一切皆变，
世界井然有序，乐音袅袅，
赞美生活，赞美光的胜利。

光束凭借神力翩翩向前，
把力量注入一切宇宙生物，
用伟大的力量唤醒神性精神。
它进入人的哀乐、语言、艺术和歌曲，
一个个世界交叠成大教堂神圣拱形，
那是人的欲望、精神、奋斗、快乐和爱。

梦

在山里一座修道院短暂客居，
修士们都去祈祷的时候，
我踏进一座陈列书籍的大厅。
黄昏的微光中，我看见，
沿墙有成千本羊皮纸书脊，
上面闪烁着奇妙的铭文。
我怀着狂喜，迫不及待地，
取下了靠近自己的那本：
《最后阶段是圆中求方》[1]。
我想，快快拿走读吧！
另一本书映入眼帘，皮面四开本，
书脊上有一行小小的金字：
《如果亚当也吃了另一棵树……》

另一棵树？什么树？是生命之树！
亚当会不朽么？还是徒劳空忙？
于是我知道，我因何来此。
又一册大书映入眼帘，对开本，
书脊、书角和截面闪出七彩虹光。
手绘的封面阐述着书的题名：
“色彩与音响相辅相成。
证明：每一种色彩和色调，
都是对相关音调的答复。”
噢，色彩的合唱多么动人，
闪闪发光！每拿起一本书，
都逗引起我的遐想：
这儿是天堂的书库。
令我内心焦躁的一切问题，
在我脑际盘根错节的疑难，
这儿都有答案，这儿还为每一个
精神渴望者供应充饥的面包。
我只探询地匆匆望它一眼，
那本书便回报一个充满承诺的标题。
这里早已为一切灾难做好准备，
这里有满足求知的一切果实，
不论是幼小学生的胆怯要求，
还是任何大师的大胆探求。
这里提供最深邃、最纯净的思想，
替每一种智慧、诗和科学提供解答。
凭借魔力、谱号和词汇阐释质疑，
神秘无比的书籍为光顾者提供保证，
给予最美妙的精神精髓。
这里为任何疑难和秘密提供钥匙，
赋予每一位魔法时刻光临者以恩惠。

我用颤抖的手，放一本
如此可爱的书在斜面书桌，
我辨认出那些神秘的图形文字，
是啊，就像人们常在梦中快乐背出
一篇我们从未学过的东西。
然后我翩翩飞舞直上星空，

我的灵魂与黄道十二宫同行。
在这里，一切民族袒露自己的观知，
自己千年的世界经历，
在这里，一切都在新关系中和谐会合，
旧的认识、见解、意象和发现，
始终不断在更高的新层次上流动更新，
让我在几分钟或几小时阅读中，
又一次走遍人类的全部途径，
他们向我发出最古老和最新鲜的信息，
与我内心深处的意识融和汇合。
我读着，观看着铭文组成的形象，
聚合又分离，又叠成一团，
排列成圆圈，又纷纷散开，
再一次汇聚成新的图形，
变为寓含无限深意的万花筒，
每一景都蕴藏着取之不尽的新意义。

我把视线从书本移开，略事休憩，
因为观望已令我头晕目眩。
这才发现我不是唯一的客人。
一位老人站在大厅中，面对书籍，
也许他就是档案管理员。
我看出他正认真忙着工作，
如此热切地与书为伍，为了什么，
这引起我少有的探听欲望，
想知道他工作的性质和目的。
我望见老人用衰老的手，
取出一本书，读着书脊的文字，
苍白的嘴唇把热气呵向书名——
一个书名竟有偌大吸引力，
无疑是本值得一读的有趣的好书！
可是他随即用手指轻轻抹拭书脊，
微微含笑地填上另一个书名，
那名称与原名迥不相同。
他漫步到处走动，这边拿起一本，
那边又拿起另一本，
擦去书名，填写上另一个书名。

我茫然地久久凝视着他，
全不理解他工作的意义，
便把目光回转刚读过几行的书本，
却不再能辨认这图形文字，
那些刚刚还令我心醉神迷的形象，
已消失得无影无踪。
那个符号世界，我还来不及
细细品味的寓意世界正在逃跑。
它摇晃不停，旋转不已，
好似在迅速萎缩、溶化和消逝，
回复成空白羊皮纸微闪灰光。
我觉得有只手搁在我肩头，
举目一望，老人正站在我身旁，
我连忙站起身子。他微微含笑，
拿过我的书。我不禁一阵战栗，
因为他的指头海绵般抹过书脊，
在空白的羊皮纸上写下新的书名，
又写下新的问题和希望，
还有许多古老难题的最新变种。
他小心翼翼地写完他的字母，
沉默地拿起书和笔消失不见。

礼拜

远古时有位贤君统治国家，
田地、庄稼和犁耙都沐浴恩光，
祭祀有时，度量有法，
凡人自知难以永生，
便苦苦渴求看不见的公道，
让太阳和月亮永恒和谐平衡，
让沐浴永恒光芒的躯体，
不识痛苦，也不知死亡世界。

诸神的神圣后裔早已离去，
遗留下孤零零的人类众生，
沉潜于欲望与痛苦，
不认识真正的生命，
不知道无限的发展成长。

然而真正生命的信息从未熄灭，
我们在崩圮下沉的职位上，
依然从符号、游戏和诗歌，
继续敬畏着神圣的告诫。

也许有一天，黑暗会消失，
也许有一天，时光会倒转，
太阳再一次成为我们的上帝，
重新接受我们双手的奉献。

肥皂泡

历经多年苦苦思索和探究，
一位老人精炼出他的老年杰作，
弯弯的常春藤卷须般篇页里，
嬉戏着无数美妙的智慧。

一个热血沸腾的勤奋学生，
在图书馆和档案室里挖掘，
勃勃雄心燃烧着他，
写出了第一本才华横溢的青春杰作。

一个孩子坐着，手握麦秆，
他吸足气吹出一串彩色泡泡，
每一个都像赞美诗般光彩夺目，
他把自己的灵魂吹入了泡泡。

三个人，老人、学生和孩子，
都在创造玛雅世界[2]的泡影，
魔术般的幻象，一无用处。
永恒之光[3]却微笑着加以认可，
欣喜地燃烧得更加明亮。

《护教大全》读后[4]

生命在我们眼中，曾符合真理，
世界井然有序，思想明朗清晰，

智慧和知识还不曾分裂为二。
他们活得完整、愉快，那些古人，
无论是柏拉图，还是中国的圣贤，
他们的至理名言传遍天下。
我们每一次进入阿奎那圣殿，
欣然拜读这部护教之书，
一个甜美的成熟世界便出现眼前，
从远处向我们致意，这个真理的世界，
那里一切都晶亮，自然和精神融会，
人来自上帝，还复归于上帝，
法律和秩序约束于美妙的形式，
建立起没有裂口的完整个体。
然而，我们作为后辈人，
命里注定要奋斗，要流浪荒野，
要怀疑，还要辛辣嘲讽，
我们毕生要经受渴望的煎熬。

然而我们的子孙后辈，
有朝一日落入我们类似境地。
他们会从我们这儿焕发精神，
称我们既有福又有智慧，
在他们耳中，我们生活的混乱噪音，
却是和谐的历史回响，
一个已趋熄灭灾难和斗争传说中的神话。
我们中那些最缺乏自信，
最擅长怀疑的人，也许可能，
会在他们的时代中留下痕迹，
青年人将奉为先驱，翘首景仰。
那些怀疑自己忏悔痛苦的人，
也许会被视作幸福者钦羡，
那些不知恐惧苦恼为何物的人，
把一生当作娱乐的人，
他们的快乐只是儿童的幸福。

因为我们心里也有一个永恒心灵，
把一切时代的精神都称为兄弟：
你和我都会消逝，它却是永生不灭。

阶段

如同鲜花凋萎，青春会变老，
生命的每个阶段都曾鲜花怒放，
每一智慧，每一德行都曾闪耀光彩，
却不能够永恒存在。
我们的心必须听从生命的召唤，
时刻准备送旧迎新，
毫不哀伤地勇敢奉献自己，
为了另一项全新职责。
每一种开端都蕴含魔术力量，
它将保护我们，帮助我们生存。

我们快活地穿越一个又一个空间，
我们决不囿于哪一种乡土观念，
宇宙精神使我们不受拘束，
它鼓舞我们向上攀登，向远处前行。
当我们的生命旅程稍稍安定，
舒适生活便使意志松懈，
唯有时刻准备启程的人，
才能够克服懒惰的习性。

也许在我们临终时刻，
还会被送进全新的领域，
生活的召唤真正永无穷尽……
来吧，我的心，
让我们快活告别！

玻璃球游戏

我们时刻准备在肃静中聆听
宇宙之声和大师的乐音，
我们在纯洁文雅的庆典中，
召唤天才时代的伟大心灵。

我们听任神秘力量把我们提升，
这魔法无边的格式文字，

容纳一切天涯、风暴和生命，
统率万象于澄澈的譬喻。

黄道十二宫鸣响清脆的乐音，
为星座服务是我们生命的意义，
没有一颗星星会脱离自己的领域，
它们总是运转在神圣的轨道。

---

[1] “圆中求方”原文为Zirkelquadratur，是代数学上一个未解难题。这里意谓不可能的事。

[2] 玛雅世界系印度教中一种幻想中的宇宙。

[3] 指太阳。

[4] 《护教大全》原文为拉丁语Summa contra Gentiles，系活动在二世纪的天主教多明我会修士托马斯·封·阿奎那一部驳斥异教以卫护天主教神学和哲学的著作。

·传记三篇·

呼风唤雨大师

几千年前，妇女据有统治地位。在家族和家庭中，母亲和祖母都受到尊敬和服从。那时候，生一个女孩比育一个男孩远为重要得多。

村子里有一位百岁或已逾百岁的女祖宗，人人都对她又尊敬又畏惧，就像她是一位女皇，尽管人们只记得她偶尔才摇动一根手指或者说出一句话。她时常在随侍左右的亲戚们的包围中，坐在自家茅屋门口，村里的妇女不断前来向她致敬，报告种种事务，让她观看她们的孩子，请她祝福孩子。怀孕的妇女则是前来敬请她抚摸肚子，并替即将出世的孩子命名。这位女祖宗偶尔会伸手抚摸她们，有时候则仅仅点点头或摇摇头，间或也会纹丝不动地静坐无语。她难得发表言论。她只是永远在那里，坐在那里进行统治，她只是坐着，一缕缕灰黄发丝披散在那张鹰隼般目光锐利又坚如皮革的脸容上，她坐着接受致敬、献礼、请愿，倾听新闻、报告和控诉。她只是坐着，让大家都知道她是七个女儿的母亲，是许多孙儿孙女和曾孙曾孙女的祖母和曾祖母。她只是坐着，在那张皱纹纵横的棕色前额上保存着村庄中全部智慧、传统、规章、道德和荣誉。

有一个春日的傍晚，天上起了乌云，夜幕早早降临了。女祖宗那天傍晚没有坐在自家泥屋门口，她的女儿代替了她。这个女儿也已是一头白发，看上去年迈可敬。她坐着，休憩着，她的座位就是门槛，一长条平整的石块，寒冷季节便铺上一块兽皮。屋外稍远处，有些孩子、妇女和少年，围成半圆形蹲坐在沙地或者草地上，除非下大雨或者冷得厉害，他们总是天天傍晚都蹲在这里。他们今天来倾听女祖宗的女儿讲故事或者吟唱咒语。以往，这一切都由女祖宗本人承担，如今她太老了，讲不动了，这才由她的女儿取代她的位置。她不仅向女祖宗学会了一切故事和咒语，而且也学会了一切语调和形态，一切庄重威严的举止。底下的听众中，较年轻的一辈人对她比对她的母亲更为熟悉，却丝毫没有察觉到，她已接替母亲的地位，正在向他们传递部族的历史和智慧。黄昏时分，知识好似泉水一般从她的嘴里向外汩

汩流泻。她把部族的宝贵财富保藏在自己白发之下，她那皱纹密布的额头里装着历代村民的记忆和思想。倘若说，还有什么人知道这些故事和咒语，那么也都是从她口里学得的。除去她和那位女祖宗，部族还有一位有知识的人，那人却不善于抛头露面，可说是一个十分缄默的神秘人物，人们称他为呼风唤雨的大师。

听众群中蹲着一个叫克乃西特的男孩，在他身旁是一个小小的女孩。克乃西特很喜欢这个名叫艾黛[1]的小姑娘，常常陪伴她和保护她。那当然算不上爱情，因为他还很小，不懂得什么爱情，克乃西特喜欢她，只因她是呼风唤雨大师的女儿。克乃西特崇敬这位呼风唤雨的人，如同他崇敬女祖宗和她的女儿。但是克乃西特作为男孩很难想象女人是什么样的人，他只能敬畏她们，却无法指望自己会成为女人。而这位呼风唤雨的人又是如此难以接近，想要呆在他身边，对一个男孩而言，简直太难了。克乃西特只能采取迂回战术，首选之途便是先照顾他的小女儿。克乃西特常常尽量赶到大师那座相当偏僻的茅屋去带艾黛，一起在暮色中倾听老人讲故事，听完又送她回家。今天克乃西特又带她来了，两人并排蹲坐在黑黢黢的人群里倾听故事。

女祖宗今天讲的是“女巫村”的故事：

“从前某个村子里出了一个坏女人，她良心歹毒，总想加害别人。这类女人大都不会生孩子。有时候，村子里的人实在忍受不了这样一个坏得出奇的女人，决定把她赶出村去。村民们会在夜里先捆绑她的丈夫，随后用鞭子惩罚这个女人，把她驱逐到很远的森林和沼泽地里，人们念咒语诅咒她后，便把她丢在那里。办完这件事，人们会给她的丈夫松绑，倘若他年龄还不老，他可以另娶一个妻子。而那个被逐的女人，只要侥幸不死，就会在森林和沼泽地带到处流窜，她会学得动物语言，倘若她能够流亡活到相当长的时间，迟早总有一天会走进一个被人称为‘女巫村’的小村庄。凡是被村里人逐出的坏女人，最后都集中在那里，形成了一个女巫村。她们在那里住下来，继续做坏事和行邪术，最恶劣的事情便是诱拐善良村民家的儿童，因为她们自己没有孩子。倘若有个孩子在森林里失踪了，再也寻找不到，那么也许并非淹死在沼泽里，也不是被狼吃了，而是被某个女巫拐骗到女巫村去了。当我还是个小姑娘，而我的祖母是村里的女祖宗时，有一次我们许多小孩子到野地里去采摘覆盆子，有个小姑娘采摘累了，便

躺下睡着了。她是那么娇小，羊齿植物叶片遮盖了她，以致其他孩子没有觉察她熟睡在地上，他们继续前行，重返村庄时，已是夜色沉沉，直到这时大家才发现有个小女孩没和大伙在一起。村里派出小伙子去树林里寻找，他们找啊，喊啊，一直搜寻到深夜，仍然没有找到她，只得空手而归。而这个小姑娘，却在睡足了之后才醒过来，独自一人在林子里胡乱奔跑。她越跑越害怕，越害怕就跑得越快，但她早已迷失了方向，越跑反而离村庄越远，直至跑进荒无人烟的原野。小姑娘的脖颈上套着一根韧皮编织的项圈，上面系着一颗野猪牙，那是她父亲某次狩猎中的战利品，他用石针在牙上钻出一个小孔，穿在韧皮绳上，作为礼物赠送给了她。在赠送之前，他曾用野猪血煮过三次，还念了吉祥的咒语，因而不论什么人戴上这副项圈，便可抵御一些邪魔的侵袭。这时候，一个妇女出现在树木之间，她正是一个女巫，她装出一副和气的模样说道：‘你好，可爱的小姑娘，你迷路了吧？跟我走，我带你回家去。’孩子便跟着走了。她这时记起母亲和父亲曾经告诉她，别让任何陌生人看她项圈上的猪牙，因此她边走边悄悄摘下这颗猪牙，藏进了自己的腰带里。陌生女人领着这个女孩走了几个小时，直到深夜才走进一个村庄，那却不是我们的村子，而是女巫村。女巫把小姑娘关进一个黑黢黢的马厩，自己则回茅屋睡觉了。第二天清晨，女巫问孩子：‘你有一颗猪牙吗？’女孩回答：没有，她曾戴过一颗，大概昨天遗失在树林里了。说着又把韧皮项圈指给她看，上面确实没有猪牙。女巫这时便端出一只石花盆，盆里泥土中长着三棵植物。孩子看见这些植物就问，它们是什么。女巫指着第一棵说：‘这是你妈妈的生命。’接着又指向第二棵说：‘这是你爸爸的生命。’最后指着第三棵说：‘这是你自己的生命。只要这些植物碧绿青翠、生意盎然，你们三人也就会活得很健康。倘若哪棵枯萎了，那么它代表的那个人就病倒了。倘若哪一棵被拔出泥土，我现在正要这么做，那么它代表的那个人就必然死去。’女巫的手指抓住代表父亲生命的那棵植物，开始拔动，当她略略拔起一点儿，露出一小块白色根茎时，这棵植物发出了一声深沉的叹息……”

克乃西特身边的小女孩听到这句话时，忽然蹦了起来，好似被蛇咬了一口，大声尖叫着，慌慌张张地跑开了。她已经同自己的恐惧心理奋斗了许久，听到此处便再也忍受不住了。一位老年妇女放声大

笑。而其余听众则与小姑娘同样恐惧，只是硬撑着继续往下听。克乃西特好似从恶梦里惊醒一般，此刻也随着女孩跳起身来，跑了开去。女祖宗则继续讲她的故事。

呼风唤雨大师的茅屋建在村庄的池塘旁边，克乃西特便向这个方向奔跑，搜寻着小姑娘。他一边跑，一边哼唱着，同时学着妇女召唤小鸡的咯咯声，甜甜地拖长了声调，试图把姑娘从隐藏处引出来。“艾黛，”他又唱又喊地召唤道：“艾黛，小艾黛，到这里来吧。艾黛，别害怕，我在这里呢，是我，是克乃西特在这里。”他如此这般反复叫唤了许多次，一直没有听见她的任何声音或者看到一点人影，却忽然觉得一只柔软的小手伸进了自己的手掌。原来她一直站在路边，把身子紧紧贴在一座茅屋的墙头，刚听见他的喊声，就站停身子等候他了。她总算松了一口气，走向他身边，克乃西特在她眼中又高大又强壮，就像是一个成年男子汉。

“你吓坏了吧？”他问，“别害怕，没有人会伤害你，人人都喜欢艾黛的。走吧，我们回家去。”她还在颤抖和抽咽，不过已慢慢平息下来，怀着感激和信赖心情随同他向前走去。

从茅屋门口透射出浅红的火光，呼风唤雨大师正弯身对着炉灶，火光把他飘垂的头发映照得又红又亮。他把火燃得旺旺的，在两口小锅里煮着什么东西。克乃西特带艾黛进门之前，便已好奇地向屋里探视了好一忽儿，当即便判断锅子里煮的不是食物，因为锅子的品类不同，何况时间也太晚了。此时呼风唤雨大师听见了声息，便喊道：“谁站在门口？向前来吧！艾黛，是你吗？”他用盖子盖上小锅，拨好炉火，转过身子。

克乃西特仍然不由自主地凝望着那两只神秘莫测的小锅子；一种好奇、敬畏和困惑之感向他袭来，每次踏进这座茅屋，他都会有这种感觉。他总是想方设法，寻找各式各样借口进入茅屋，然而每一次都会产生这种不安与快乐，紧张好奇和畏惧害怕同时并存又互相矛盾的感觉。老人必然早已察觉这一情况，知道克乃西特已追踪自己好长时间，总是到处出现在自己附近，总像一个猎人追踪猎物似地跟踪他，并且默默无言地为自己服务，作自己的伴侣。

土鲁[2]是这位呼风唤雨者的名字，他以鹰隼般锐利的眼光凝视着克乃西特，同时冷冷问道：“你来这里做什么？我的孩子，现在不是

拜访陌生人家的合适时光啊。”

“土鲁大师，我是送艾黛回家的。她去女祖宗那里听故事，今天讲女巫村的故事，她忽然害怕了，大声喊叫起来，因而我陪她回来了。”

这位父亲转身对小女孩说道：“艾黛，你真是胆小。聪明的小姑娘不应当害怕女巫。难道你不是一个聪明的小姑娘吗？”

“是的，我是的。但是女巫们懂得一大堆坏招，倘若没有一颗野猪牙齿……”

“噢，你想要一颗野猪牙？我们来想想办法吧。但是我知道有一种更好的东西。我要替你找一棵特别的树根，秋天一到我们就去找。它不仅能够保护聪明的姑娘不受邪魔伤害，甚至可以让她们显得更加漂亮。”

艾黛笑了，开心起来，茅屋里的温暖气氛，还有这小小火光，使她恢复了内心平静。这时克乃西特怯生生地问道：“能让我和你们一起去找树根吗？你只需把植物的模样给我形容一下……”

土鲁眯缝起双眼。“小男孩居然什么都想知道，”他挖苦地说，却没有生气的样子，“到时候再说吧。也许要等到秋天呢。”

克乃西特静静退出门外，朝他居住的男孩宿舍[3]走去。克乃西特没有父母，他是一个孤儿，因而艾黛和她居住的茅屋对他具有强大魅力。

呼风唤雨大师土鲁是个沉默寡言的人，自己不爱说话，也不喜欢听别人唠叨。村子里许多人认为他古怪，也有些人认为他太阴郁。然而他事实上既不古怪也不阴郁。他是个明白人，对周围发生的事清清楚楚，至少比人们对这位貌似与世隔绝的学者式人物所认为的要知道得多些。土鲁尤其清楚，相当长时间以来，这个稍嫌烦人，却模样俊俏，并且显然很聪明的男孩总在后面观察自己。他从事情刚一开始便已察觉了，至今总有一年多时间了吧。土鲁懂得，这件事不仅涉及男孩的前途，对自己这个老人也具有重要意义。事实表明，这个男孩爱上了呼风唤雨学问，因而渴望学习这门学问。村庄里经常会有一个男孩围着自己打转，就像如今这一个男孩。有些孩子很容易被吓退，有些则不然，土鲁曾经把其中两个男孩收为徒弟，教养了几年，但是这两人都爱上了远处村庄的姑娘，并且结婚迁居到那里，成了那地方的

呼风唤雨者，或者草药采集专家。土鲁从此再也没有收徒弟，倘若他再次收徒弟的话，那就该是培养继承人了。自古至今，情况就是如此，别无他法可想。迟早总会出现一个有天分的孩子，而且必须甘心依附他，把他的技艺视为大师的工作。克乃西特很有天分，并且具有人们所期望的一切条件，他还特别喜欢克乃西特身上的若干特征：首先是男孩目光里那种既勇敢探索，又敏锐而梦幻般的神情，同时他的体态端庄安详，整个面容和脑袋都表露出某种善于捕捉和机警的特性，显然也善于倾听和嗅闻，类似猎人和兀鹰。毫无疑问，这个孩子能够成为一个呼风唤雨的大师，也许还会成为一个魔法师呢。克乃西特确实符合需要。但是他不应当操之过急，孩子的年龄还太小，现今绝不可向孩子表露他已得到认可，不能让他觉得事情轻而易举，孩子应该走的道路绝不可省去或免除。倘若克乃西特竟被吓倒、惊退而气馁不前的话，对自己也没有损失可言。他必须让孩子耐心等待、小心侍候，必须让孩子围着自己打转，逢迎巴结。

克乃西特在黑黝黝的夜空下信步向村庄走去，天空云层密布，只闪耀着两三颗星星，他却心情愉快，步伐轻松。凡是我们当代人视为理所当然和不可或缺的东西，甚至最贫穷者也全都拥有的种种生活用品和美丽装饰品，当时的村民们全然毫无所知。村庄里既无文化也无艺术，他们除去自己歪歪斜斜的茅屋外，从未见过任何其他建筑物，更不曾见过什么钢铁制成的工具，甚至连小麦或者米酒也是见所未见，让他们看到蜡烛或者油灯，也许会认为是出现了光芒四射的奇迹。然而，克乃西特的生活和他头脑里的想象世界，却丝毫也不亚于我们现代人。周围世界在他脑海里是一部充满了无限奥秘的画册，他每天总能够获得一点儿全新的认识，从动物生活到植物生态，直到满天的星星。在缄默而神秘的大自然与这个孤独而敏感的少年心胸之间，存在着一种包容一切的亲合关系，以及一个人类灵魂所能够渴求的一切紧张、恐惧、好奇和占有的欲望。尽管在这个孩子的世界里没有撰写成的科学知识和历史，这里没有图书，没有文字，他能够学得的知识不超过距离村庄三四个钟点步行的路程，更远处的一切，他完全一无所知，也不可能知道，然而克乃西特在村子里所过的生活却是完整无缺而且完美的。女祖宗领导下的村子、国家和部落团体，能够给他一个民族和国家得以赋予自己人民的一切：一片满布根须的沃

土，他自己则是这一大片网形织物中的一根小纤维，分享着整体生命。

克乃西特心满意足地悠悠漫步向前走着。夜风呼呼地吹过林子，树枝轻轻簌簌作响，到处都散出潮湿土地、芦苇和泥土的气息，他又闻到了燃烧刚砍伐木柴的甜甜的香味，这意味着自己快到家了，最后，当他更接近男童宿舍时，又闻到了男孩子的气息，一种年轻男子的体臭。他不出一声地悄悄爬过芦苇席，进入了发出温暖呼吸声的黑暗空间，他平躺在草垫子上，回想着女巫故事、野猪牙齿、艾黛、呼风唤雨的人和那些搁在火上的小锅，直到沉沉睡去。

土鲁对克乃西特的追求很少让步，他不愿让男孩觉得事情很容易。然而这位少年总是紧紧追随不舍，总感到有什么东西把他拉向老人，他自己也并不明白是什么东西。有时候，老人去森林深处某些最隐蔽的场所，去沼泽或者树丛埋设捕兽的陷阱，或者去追踪一只野兽，挖掘一棵树根，采集某些种子，会突然察觉那男孩的目光正紧盯着自己。那孩子不声不响，不露身形地在他后面已经跟随了几个时辰，观察着他的每一个动作。老人有时候置之不理，有时候抱怨几句，甚至干脆冷酷地把他撵走。有时候，老人也亲切地招呼孩子，让他整天呆在自己身边，分配他做些工作，指点他这么做或那么做，给予他一些忠告，让他稍加尝试。老人也曾告诉他一些植物的名称，命令他去汲水或者燃火，因为老人对种种事情都有一套自己的技巧、诀窍、秘密和公式，他还告诫孩子对一切都要严守秘密。后来，克乃西特又长大了一些，老人终于把孩子从男童宿舍领回到自己家里，就这么承认了他的徒弟身份。克乃西特也便与众不同，成了老人的徒弟，这意味着他只消通过学业，显示出才能，他便是呼风唤雨大师的继承人。

自从老人把克乃西特领进自己茅屋那一时刻起，他们之间的障碍就自然拆除了——那障碍不是敬畏和服从，而是怀疑和限制。土鲁让步了，听任克乃西特以锲而不舍的追求征服自己。老人现在唯一想做的事情是把孩子培养成他的接班人，一个优秀的呼风唤雨者。老人传授的课程中，没有概念，没有学说，没有方式方法，没有文字成规，也没有数字依据，而只有很少数的口传秘诀，它们对克乃西特感性的影响更多于理智的影响。老人知道，一笔巨大的人类经验遗产，那是

当时人类对自然的全部认识，不仅需要整理和运用，而且需要往下遗传。一整套人类广博而严密的经验、观察、直觉与研究所得的系统知识，都得有条不紊地、渐渐地传授给这个孩子，而所有一切知识都几乎毫无理念可言，一切都得凭感觉加以体会、学习和实践。而所有知识的基础和精髓是对月亮的认识，认识其盈亏圆缺对人类的影响。月亮上住着逝世者的灵魂，为了给新近去世的人腾出空位，早逝者的灵魂必须重新投生人间。

如同那天夜里护送听故事受惊的小姑娘回她父亲茅屋的经历一样，另一次经历也深深铭记在克乃西特脑海之中。事情发生在午夜和清晨之间，师傅突然在午夜后两小时把睡梦中的克乃西特唤醒，带他走入一片漆黑之中去观察最后一次上弦月升起的光景。他们呆呆地站在森林中间一块平坦的岩石上，师傅沉默不言，一动也不动，徒弟则因梦中被唤醒略感胆怯而打着寒战，他们等了很久，终于看见一轮浅浅淡淡的弯月在师傅预先指出的方位上出现了。克乃西特凝望着缓缓上升的星座，心里又畏惧又着迷，它在清朗的太空岛屿上缓缓移动，周围有浓重的浮云在飞舞。

“月亮很快就会转变形状，再度膨胀得圆圆的，那时便是播种荞麦的时候了，”呼风唤雨的人说道，屈指计算着日期。接着师徒两人重又沉默下来。克乃西特蹲在露水闪烁的岩石上，好像孤零零被遗弃了似的直打冷战，树林深处传出一只猫头鹰悠长的叫声。老人久久地沉思着，随即站起身子，把手搁在克乃西特的头上，好似刚从梦中觉醒过来似的轻声说道：“我死之后，我的灵魂就飞进月亮里去。那时候，你已是成年男子，要有一个妻子，我的女儿艾黛将成为你的妻子。等她有了你的儿子之后，我的灵魂将返归人间，将居住在你儿子身中，你当命名他为土鲁，如同我现在的名字叫土鲁一样。”

徒弟听了十分惊愕，却一句话也不敢答复。那弯浅浅淡淡的银色月牙已经升起，又被浮云淹没了一半。年轻人的心里涌起一阵难以言传的奇妙感觉，那是他面临宇宙万物互相关联互相交叉，又永恒一再重复的状况所触发的感觉。他发现自己作为旁观者，同时也是参与者面对这陌生的夜空，凝望着一道轮廓鲜明的弯弯新月，正如师傅指出的那样，从无边无涯的森林和群山上升起，不禁满怀惊异之感。师傅在他眼中成了奇人，体内蕴藏着千万种秘密，——他，竟然能够设想

自己死后的事情，他，居然说他的灵魂将居住在月亮里，并且随后将从月亮返转人间，进入一个人体，这人正是克乃西特的儿子、正是以他自己生前名字命名的人——一个新土鲁。克乃西特觉得自己的前途和命运好似乌云密布的天空一下子云散雾开而豁然开朗，真是奇妙极了！同时，这一事实又是人人都可以观看、称呼和谈论的，使克乃西特感到好似进入了一个广阔无垠的太空，一个充满了奇迹却又秩序井然的世界。一瞬间，克乃西特觉得自己的心灵似乎可以感应世上的万事万物，懂得一切东西，听得到一切事物的窃窃私语——天上日月星辰那浅浅淡淡却又确确实实的轨道，人类和兽类的生活，一切生命之间的亲合与矛盾，和睦与仇视，一切伟大和渺小都聚集在每一个生命中与死亡锁在一起，克乃西特在一阵最初的震颤中看到或者感到了一切都是不可分割的整体，他听任自己被纳入次序之中，成为这种秩序的一部分，让自己的心灵受到自然法则的统治。年轻的克乃西特有生以来第一次感知宇宙的这些伟大秘密，它们的威严和深邃，以及它们的可知性，这是这位少年在黑夜与清晨交替之际，在寒冷的森林里蹲在岩石上倾听风儿刮过树梢的千百种声息时产生的感觉，好似有一只幽灵之手拨动了他的心弦。克乃西特说不清这一情况，当时不能，后来也不能，他一辈子也没能说清，却常常情不自禁地想到那一时刻，是的，在他日后的生活中，在他继续进一步学习和体验生活时，这一时刻的经历总会活生生出现在他眼前。“请想想那光景吧，”它会提醒他说：“请想想那个拥有万事万物的完整世界，在月亮与你，与土鲁，与艾黛之间，汹涌流动着光芒与波涛，想想那必然存在的死亡和灵魂的国家，然后又从那里返归人间，想想世界上一切现象和图景的答案其实都存在于你自己的内心深处，想想世间万象无不与自己息息相关，因而你得尽可能多地去认识人类可能认识的一切事物。”

那声音向克乃西特说着这番话。克乃西特生平第一回听见自己内在心灵的声音，第一次接受这种充满魔力、充满诱惑力的要求。克乃西特已经多次观望过月亮横越天空，也多次在黑夜里聆听猫头鹰的呼叫，也已从师傅嘴里——尽管这位老人极其沉默寡言——听到过许多古代智慧之言或者孤独者的深思熟虑。然而在眼前这一时刻里，他感到的却是与以往完全不同的新东西，这是一种浑然整体的感觉，感到一切事物无不相互关连，这是一种把他自己也包容在内，并要他也分

担责任的秩序。谁若有朝一日掌握了这把钥匙，他便不需凭借足迹去识别动物，凭借根须或者种子去识别植物了，他已可凭借自身感悟把握整体世界：日月星辰、精灵、人类、兽类、良药和毒药，他必然能够掌握一切事物的总体精神，能够从一个部分或一个标志辨认出它的任何其他部分了。有些优秀的猎人能够比一般猎人更善于辨别动物的踪迹，不论是足迹、粪便、毛发，还是其他遗留物，他们根据几根毫毛，不仅能够判断出动物的品种，还可以说出那动物是老是小，是公是母。另外有些人物，他们能够根据云块的形状，空气中的气味，一些动物或植物的特别现象，预知今后几天的气候情况，他的师傅就是此道中无人企及的能手，他的预报几乎没有差错。还有一些人物，天生具有特殊技能，譬如有些男孩子，能够用石块击中距离他们三十步之遥的小鸟，他们从未受过训练，只是生来就会，这种本领并非出自努力，只是由于魔力或者天赐恩惠。石头在他们手里好似会自己飞舞，石头愿打，而小鸟愿挨打。克乃西特还听说过有些人能够预知未来，能够预言一个病人是否会死，一个孕妇将生男孩或女孩。女祖宗的女儿就以擅长预言而著称，据说这位呼风唤雨者也具有这方面的知识。克乃西特在这一瞬间似乎还意识到，这么一张规模宏大的互相关联网，必然具有一个中心，凡是站在这一中心点上，必定能够看清一切，能够通晓过往今来的一切。知识必然会像泉水流入山谷，或者像兔子奔向甘蓝菜一样，倾注于这个站在中心点上的人，因而这个人的言语必然又敏锐又精确，如同一位神射手投出的石子必然百发百中。这个人也必然具有精神的力量，能够把一切不可思议的天赋和才能集中于一身，并且能够自由运用。这个人将是多么完美、睿智、无人可与比拟的人物啊！唯有成为他这样的人，仿效他，追随他，才是一切道路中的正道，才是生命的目标，才能让生活获得净化和具有意义。

这就是克乃西特当时的大致感受，是我们试着使用他本人全然不掌握的概念和语言来加以阐述的，当然，我们无论如何也不能够传达出他当时的那种震颤感，那种燃烧般的炽热经历。深夜时被唤醒，被引领着穿过黑黝黝、充满危险和神秘的寂静森林，呆呆蹲坐在岩石上，在凌晨的寒气中期待那淡淡的月亮鬼魂显形，接着是师傅寥寥数句富于智慧的言语，以及师徒二人在这非常时刻的单独相处，所有这一切在克乃西特眼中都是一种无与伦比的庄严秘密，是一次隆重的创

造性仪式，这一切都将作为他被接纳入盟会，与那不可名状的宇宙奥秘建立一种虽然是仆从关系，却十分可敬的相互关系而加以经历，并且保存下来。这一次经历与其他类似的经历一样，都是无法想象的，或者应当说，都是无法用语言加以描述的。另外还有一个想法也许是更加令人不解和觉得不可能的，那便是下列言论："难道只有我一个人有这样一种经历，或者，它果真是一次客观存在的现实么？师傅是否与我有同样的经历，或者，我的感受会让他觉得快慰么？我在这场经历中产生的思想是一种新思想么，是一种独特的、独一无二的思想么？或者，我的师傅和某些在他之先的人物，也早就有过完全相同的经历，作过类似的思考了？"不对，不可能有完全相同的折射，不可能毫无区别，凡是真实之物都必然是彻底的事实，为事实所浸透，恰如面团含有酵母一样。而云彩、月亮和变换不停的太空景象，赤裸双足下潮湿冰冷的岩石地，淡白色夜空中飘落的阴冷露滴，师傅为暖和他而在他身边堆起的树叶床，燃起的炉火似安抚人的火堆，老人以庄严声调轻轻说出的话语，甚至用冷酷无情的口吻说出的死亡准备——所有这一切，全都是超越现实的，并且以一种近乎猛烈的力量闯进了这个年轻男孩的感官之中。对于记忆而言，这类感官印象是比任何高级的思想体系和分析方法更为肥沃的土壤。

这位呼风唤雨的人是部落里极少数有专长有才能的人物之一，而他的日常生活从外表来看却与其他村民没有多少区别。他是一个颇具声望的高层人物，他为部落团体承担什么工作时，也总是收取报酬的，不过这是偶尔才有的特殊情况。他最重要最庄严的职务是在春季为大家择定播种各类水果和谷物的黄道吉日。为此，他先是精确计算考虑月亮的圆缺变化，一部分依照口头流传的规则，一部分根据他自己的经验。但是，庄重的播种季节开始仪式，也即是在部落团体的土地上撒出第一把种子，这一庄严举动却不在他的职务范围之内。部落里的任何男子都不配担此重任，每年都由女祖宗亲自承担，或者由她指定最年长的亲人执行。唯有在需要他真正承担呼风唤雨重任时，这位师傅才是村里的首要角色。这种情况只发生在村里久旱无雨，久雨不晴，或者冰封农田让村民面临饥荒威胁之时。每逢此时，土鲁就得拿出办法来对付旱灾或者歉收等困境，譬如采用献祭、驱逐恶魔、忏悔游行等等方法。根据传说，倘若干旱持续不去，或者阴雨长久连

绵，用尽一切办法均皆无效，而邪鬼始终不为任何劝说、恳求或威胁所动之时，在母亲和祖母当权时代，往往要采取最后一个不容置疑的手段：部落人得把呼风唤雨者本人当作牺牲加以献祭。人们传说，村里这位女祖宗就曾亲眼目睹过这样一次祭献。

克乃西特的师傅除去考虑天气变化之外，还从事些私人职业，担任驱逐邪魔的法师，制作祛邪的符箓和符咒用具，此外，还不时充当治病的医生——每当女祖宗无暇顾及这方面的工作之时。除了上述工作，土鲁大师过的生活与其他村人并无不同。部落的田地由大家轮流耕作，轮到他的时候，他照样去地里干活，另外他在自己茅屋旁还辟了一片小小的苗圃。他采集、储存水果、蘑菇和木柴。他捕鱼，打猎，还养着一二头山羊。他作为农夫时，与其他人完全一样，而当他作为一个猎人、渔夫和采药人时，就与普通人大不相同了，他是一个罕见的天才，对付各种行当都各有一套自然而然的妙法，魔术一般的技巧以及形形色色的辅助手段。人们传说，他能用柳条编成一种奇妙的圈套，被捕的动物无一得以脱逃。他还会调制一种具有特殊香味的鱼饵，他还懂得如何诱引虾蟹上钩，许多人还传说他能够听懂多种野兽的语言。但是他最擅长的还是他自己专业领域的神秘知识：观察月亮和星星，辨别气候变化的标志，预测气候和庄稼的长势情况，他还掌握许许多多具有魔法般效果的工作手段。总而言之，他不仅能识别和搜集一切植物与动物标本，而且还能够将之用于治病和施毒，使其成为施行魔法的载体，用于替人们祈福和驱除邪恶之物。他知道到哪里去寻找最罕见的珍贵植物，他了解它们开花、结实的时间，懂得挖掘它们根株的恰当时刻。他认识形形色色不同品种的蛇类和蟾蜍，知道去何处寻找，也知道如何利用它们的角、蹄、爪和须毛。他还懂得如何对付溃疡、畸形、奇形怪状的可怕赘疣，不论是树上、叶上、谷物上、坚果上，还是角上、蹄子上的疖瘤、疙瘩和肿块。

克乃西特在学习过程中，更多运用的是他的脚、手、眼睛、皮肤、耳朵和鼻子，却较少运用理智，而土鲁传授知识的办法也是实例和手势多于言语和教导。土鲁大师几乎很少说话，即使不得不开口说话，也基本上没有系统，因为他的话总只是试图补充自己那令人印象深刻的手势的不足而已。克乃西特的学习方式与一般跟随师傅学习打猎捕鱼的少年并无不同，这使他颇为欣慰，因为他要学习的只是已经

潜藏在他内心里的东西。他学习潜伏，期待，谛听，潜行，观察，提防，警醒，追踪和探寻。然而克乃西特和他的师傅悄悄追踪的猎物，并不只是狐狸和穴熊，水獭和蟾蜍，飞鸟和游鱼，他们还同时追踪灵魂、整体、生命的意义，以及万物间的相互关联。他们努力判断、辨认、揣测和预测瞬间万变的气候，他们努力认识一枚浆果和一只毒蛇咬伤动物体内隐藏的死亡因素。他们倾听云层以及暴风雨与月亮盈亏圆缺之间的神秘联带关系，他们研究这种神秘关系对谷物成长的影响，就如同其对人类和动物的繁荣和衰亡也具有同样影响一样。他们奋力追寻的目标，无疑与许多世纪后的人们所探求的科学技术目标显然完全一样，为了驾御自然和掌握自然的规律，区别仅仅在于途径迥然不同而已。他们从不与自然背道而驰，也从不用暴力手段以获知自然的奥秘。他们从不与自然作对，而始终以自然的一部分自居，对自然采取敬畏的态度。实际情况很可能是，他们对自然有较好的认识，因而处理得当。有一种情况对他们而言是绝不会发生的：即或是忽然产生了最大胆的念头，他们也绝不敢不敬畏大自然和精灵世界，更不要说有什么超越自然的感情了。这类狂妄思想对他们是不可思议的事情，对于强大的自然力量，对于死神，对于魔鬼，他们唯有心存畏惧，要他们采取别的态度也许是根本不可能的。畏惧笼罩着整个人类生活。要克服畏惧感是不可能的。但是，淡化它，规范它，把它纳入人类生活整体的秩序之中，却是可行的，因而形成了种种不同的祭献体系和方式。这些人之所以产生畏惧是因为生活受到压力，然而没有了畏惧的压力，他们的生活也就丧失了张力。一个人若能把一部分畏惧之心转化为虔敬之情，便可使自己变得高贵，使自己得益匪浅，凡是能够让恐惧转化成虔诚的人，必然是他们那一时代的善良的先驱者。那时候，奉献者很多，奉献的方式也很多，某些奉献的方式和礼仪也属于呼风唤雨者的职责范围。

在老人的茅屋里，他的掌上明珠小艾黛也和克乃西特一起长大了，成了漂亮少女。一待老人认为他们可以结婚时，艾黛便做了他学生的妻子。从此克乃西特也就成为老人的正式助手。土鲁领他晋见女祖宗，承认克乃西特是女婿兼衣钵传人，并让他从此代表自己执行公事和职务。时光荏苒，不知不觉又过了许多年，年老的呼风唤雨大师终于完全进入不问世事的寂静阶段，把一切工作全部移交给了克乃西

特。有一天人们发现老人蹲在几口煮着魔法饮料的小锅前逝世了，头上的白发都已被火烤焦。——这时他的学生克乃西特早已是全村公认的呼风唤雨者。克乃西特要求村民委员会为自己的师傅举行一次极隆重的葬礼，还在墓前焚烧了许多珍贵的药草和树根以作祭献。如今，连葬礼也已是许多年前的事情了，艾黛的茅屋里挤满了克乃西特的子女，其中有一个男孩的名字也是土鲁。老土鲁已从死后居住的月亮飞回到小土鲁的身子里了。

克乃西特婚后所过的日子与他师傅生前过的日子十分相似。他的一部分畏惧早已转化成虔诚之心。他年轻时代的兴趣和深切的渴望，一部分还活生生地留存在心中，也有一部分随着年华消逝而消失不见，或转移于自己的工作，转移于受自己爱护和照顾的艾黛和孩子们身上了。克乃西特最热恋的事情仍然是研究月亮及其对季节和气候产生的影响。他锲而不舍地努力，达到了土鲁的水平，并终于超出了师傅的成就。由于月亮的盈亏与人类的生死之间关系如此密切，由于活着的人们最畏惧的就是死亡，因而克乃西特这位月亮崇敬者和月亮专家在自己与月亮建立活生生亲近关系之际，也与死亡建立起了一种既庄严又纯洁的关系。待他年届中年时，也就不像别人那样臣服于死亡之恐惧了。他能以尊敬的口吻，或者以祈求的，甚至是温柔的语气谈论月亮，他知道自己已和月亮建立微妙的精神联系。克乃西特不仅对月亮的生命具有极其精确的认识，并且在自己内心深处与月亮分享着运行轨迹和命运变化。他和月亮一起经历着消逝与再生，好似出于他们本身的神秘力量。因而每逢月亮似乎遭遇非常变故，显示出病态和危险迹象，出现了受伤害的变化，似乎黯淡了色泽，减弱了光彩，甚至几近濒临熄灭而变得漆黑之际，克乃西特就会感觉如同亲身经受一般而惊恐万状。当然，任何人都会在这种时刻同情月亮，会怕得浑身颤抖，会从黯淡无光的色泽看出大难即将临头，会忧心忡忡地凝望着天上那副衰老的病态面容。然而，克乃西特这个呼风唤雨的人，恰恰就在这种非常时刻和月亮具有特别密切的关系，也比别人从中学习得更多。尽管他分担着月亮的命运和痛苦，月亮和他的心休戚相关，然而他对类似经历的记忆比别人更为清晰，也比别人保存得更多更好，这也就建立起了他的信心，使他坚信月亮的永恒再生不灭，加强了他改正和克服固有死亡观念的信心。而更为重要的是这类时刻提高了他

对献身精神的虔诚程度。克乃西特常常在这种时刻产生一个愿望，与日月星辰共享命运，同死共生，是的，有时候他还会近乎狂妄、近乎蛮干地下定决心，以心灵的力量对抗死亡，把自我奉献于超越人类的命运，以强化这个自我。这种精神多多少少体现在他的举止之中，以致别人也都有所察觉，因而视他为一个博学而虔诚的圣人，一个具有伟大平静内心而不太畏惧死亡的人，是一个与天道携手同行的人。

克乃西特必须在很多艰难考验中证实自己的才干和品德。有一次，他不得不对付一场长达两年之久的谷物歉收和恶劣气候，那是他有生以来的最大一次考验。第一年，由于不断出现灾难征兆，使播种日期一再推迟，随后又接连发生种种不幸事件，损害了作物生长，直至最后几乎完全被毁。村子里大家都饱受饥饿之苦，克乃西特自然也不例外。克乃西特能够度过这个不幸年头而不曾丧失信念和影响力量，并且竟能够帮助部落人们有节制地熬过这场天灾，这件事本身就说明了他的成就。第二年，在经历了一个严冬，冻死了许多村民之后，去年发生过的种种灾难又重复再现了一次，而进入夏季后，却又是持续的干旱，部落的田地在烈日下干枯龟裂，老鼠可怕地大量繁殖。不论是呼风唤雨者的单独祈祷，还是全部族人举行的公开仪式，击鼓合唱，甚至结队游行，全都毫无效果。当残酷的事实证明呼风唤雨者的祈求失效时，事情就不是寻常小事了。他并非普通的村民，他得承担责任，他得正视惊恐而愤怒的人们。克乃西特接连两三个星期完全孤立无援，他不得不面对整个部落的人，面对饥荒和族人的绝望心情，面对一个传统的信仰：唯有牺牲呼风唤雨大师才能重新获得天上神明的谅解。克乃西特也想过这个以顺从取胜的办法。他并不反对这个牺牲个人的思想，他也曾在祈求中表明了态度。除此以外，他还曾用难以想象的艰苦劳作和牺牲精神帮助村民减轻困境，也曾一再发掘新的水源，寻出新的泉水和溪流。即使在灾难最严重的时刻，他也曾阻拦人们宰杀牲口。尤其重要的是，他曾帮助过当时村里屈服于灾难而陷入绝望的女祖宗，他用劝告、忠言、威胁，用魔法和祈祷，用自己的典范行为震撼她，保护她不致因为灵魂软弱而使整个部落彻底崩溃。当时的情况显示，遭逢大灾大难而使人心惶惶之际，更需要克乃西特这样的男人。一个人越是能够在生活和思想上树立超越个人的精神意识，他便越是能够学会崇敬、观察、祈求、服务和牺牲。两年

的艰难岁月，几乎断送了他的生命，最终却也让他获得了更高的尊敬和信赖，当然并非人人都有此认识，但是那些少数承担着部落领导责任的人士，确乎因而承认了他的价值。

克乃西特就这样在不断考验中度过一年又一年，最后达到了成熟男子的阶段，达到了他事业的顶峰时期。他主持过两位女祖宗的葬礼；他失去了一个漂亮的儿子，儿子六岁时被狼攫走；他得过一场重病，他没有靠外援帮助，自己充当医生挺了过来。他曾挨过饿，也受过冻。所有一切灾难都在他的脸上留下了痕迹，更在他的灵魂深处烙上了印记。与此同时，他还从自己的亲身经历中体验到，有思想的人反而会受到常人的非议和反对，真是令人难以置信。人们确实会从远处尊敬他们，逢到不幸和灾难时也会向他们求援，却从不把他们视为自己人加以爱护，反而唯恐避之不及。另外他还根据经验知道：人们生病或者遭难时，宁肯接受法术和咒语治疗或者救助，而不愿听取理智的劝告；人们也宁肯遭受痛苦折磨和进行表面肤浅的忏悔，也不愿从内心改变自己或者进行自我审查；人们不相信理智而轻信魔法，不相信经验而迷信秘方。这种种现象，几千年如一日延续至今，正像若干史籍中所断定：大致上无甚改变。不过，克乃西特也同时学到，凡是擅于思考的有思想的人绝不允许自己丧失爱心，他必须善待常人的愿望和愚蠢，不可高高在上，但也不可受他们支配。智者和骗子，传教士和魔术家，助人为乐者和寄生的食客，往往仅是一步之差而已。而一般人们宁肯给骗子付报酬，被魔术家盘剥利用，也不愿接受慷慨无私的帮助。他们宁肯拿出金钱和货物，也不乐意付出爱心和信仰。他们互相欺骗，还宁肯自我欺骗。克乃西特不得不认识到人类是一种软弱、自私，同时又很怯懦的生物，他也必须承认自己也分享着这些人类的恶劣特性和本能冲动力。但是，尽管事实如此，他还应当有信心，并以这种信心滋养抚育自己的灵魂，这信心便是：人类也是有灵魂有爱心的生物，在人类身体里还居住着与本能冲动力背道而驰的东西，促使人们也渴望自我净化。然而这一切思想，对克乃西特显然是不成问题的，对他来说似乎反倒是无可作为了。我们可以这么认为：他早已走上了这条道路，总有一天，他会从这条道路走到自己的目标，甚至超越这个目标。

克乃西特正走在这条道路上，根据自己的思想向前探索着，然

而，他更是生活在感觉意识之中，在月亮的魅力中，药草的气息中，树根的咸味中，树皮的滋味中，也在药草的栽培中，药膏的配制中，他献身于气候和大气变化的事业，培养了许多这方面的能力，其中有若干是我们后辈人不再能够掌握，也不再完全懂得的能力。所有能力中最重要的本领当然就是祈雨。克乃西特即或也遭受过老天对自己顽固拒绝的特殊情况，似乎还冷酷地嘲弄过他，使他徒劳无益，然则克乃西特却有过上百次的祈雨成功，而且每一次的情况都几乎略有差异。当然他在祭祀仪式上，在朗诵咒词上，在演奏鼓乐上，并不敢有丝毫改变或者加以删节。但是这一切仅仅是他全部活动中部分公开的、官方的而已，是他的祭司职务而已，当然这些工作既美好，又能带给他喜悦的感觉，尤其在他做了一天的献祭和法事，黄昏时分老天终于让步，天空乌云密布，刮起了湿润的大风，直至落下了第一批雨滴。然而一切都取决于呼风唤雨者的精湛技艺，能够择定最恰当的日子，如果盲目行动，结果只是一场白忙。人们可以祈求苍天，是的，甚至可以加以冲撞，然而人们必须具有一片赤诚心意，并且顺从老天的意愿。对克乃西特而言，这类以祈祷取得胜利的体验，其实远不如他以那种不可言传的、感官知识多于理智的体验更符合自己的心意。克乃西特对于气候的种种状况：空气和温度的张力，风与云的形成，水流、泥土和尘埃的气息，气候妖魔表示的威胁或者许诺，表现的情绪和脾性，克乃西特总是喜欢首先以自己的皮肤、头发，连同全部感官加以感觉和测试，免得受任何意外情况惊吓，也不至于因出乎意外而灰心失望。他把气候的种种变化汇聚在自己的内心，尽可能地予以掌握，使自己有能力控制风云变幻，当然他不可能随心所欲，然则由于他与它们之间的这种密不可分，互相关连，使克乃西特得以完全消除了客观世界与自己，外界与内在之间的差别。每逢这类时刻，克乃西特就欢喜得如痴如醉，他狂喜地站着倾听，蹲着静候，他不仅感受到风与云如何在他心中共享生命，而且觉得可以指挥和改造它们，就如同我们能够从内心再现和背诵一首我们十分熟悉的乐曲一样。于是，克乃西特只消屏住呼吸——那么风声或者雷鸣便也缄默无声；他只消点点头或者摇摇头——那么冰雹便倾盆而下或者戛然停止；他只消微微一笑以表示内心矛盾冲突已获得协调，——那么天上的云层便四下分散，露出了亮晶晶的蓝天。某些时候，他觉得特别有把握预测

未来几天的气候，似乎具有万无一失的先知能力，似乎外面世界的总乐谱都已精确地细细谱写在他的血液之中，外界的一切都必须按照这个乐谱逐一演出似的。这才正是他的美好日子，他获得的最大报酬，他的极大快乐。

然而，倘若一旦中断了这种内与外的内在联系，气候和外面世界变得陌生、不可理解，更是无法预测之时，那么他自己内心的秩序也受到干扰，变得一片混乱，于是他便觉得自己算不上真正的呼风唤雨大师，觉得让他承担气候预测和播种谷物的责任实在是一种错误，一种失策。每逢这些时候，他就特别恋家，对艾黛又体贴又爱护，努力分担她的家务活，还替孩子们做玩具和工具，在屋里跑来跑去调制药剂，同时又特别渴望别人的关怀，只想尽可能和其他男人一模一样，不论在风俗习惯，或者在其他方面都尽量减少彼此的差别，甚至还耐着性子倾听妻子和邻家妇女闲聊，即或只是些毁谤他人生活、状况和是非的无聊故事。但是一待他时来运转，便难得再在他家里看见他的踪影了，他早已出门转悠，到处捕鱼，打猎，寻找树根去了，他伏在草地上或者蹲在树丛间，嗅着，听着，他模仿动物的叫声，他点燃火堆，借以对比烟云和天空中云堆的区别，他让自己的皮肤、头发饱受雾气、雨水、空气、阳光或者月光的滋润。克乃西特还像他的师傅，老土鲁生前一样，总是搜集种种外形与实质貌似不相归属的物质，他觉得它们似乎可以让他窥见大自然的智慧或者心情，借以揣摩出自然的一小部分规律和创造秘密，这些物质总是体现着两种截然相反的东西的一致，例如：一颗树瘤长着人脸或者动物的脸；一颗颗水磨石子有着木纹，好似木制的一般；原始时代石化了的动物形象；畸形的或者双生的果核；一块块形似人类腰子或者心脏的石头。克乃西特细细研读一片树叶上的脉络符号，一个菌块上的网状线条，用以揣测外界的一切神秘、灵性、未来与可能性，他归纳出符号的魔术内容，数字和文字的先兆意义，他把无限与多数转化为单纯，纳入系统，形成概念。因为世上万事万物通过他以心灵把握世界的方法都已在他心中，所有一切事物确实没有名称，无法命名，却是可以想象的，有可能性的，并非超越人类预感能力的，尽管还处于萌芽状态，然而确实对他具有重要意义，已成为他自身的一个部分，而且还有机地在他身体内不断成长。倘若我再作深一步回溯，超越这位呼风唤雨大师的时代，

回溯到我们看来如此遥远而原始的几千年前的过去，那么我们就会发现——我们对此深信不疑——，那时的人们就和如今的一样，尽管还没有开化却已具有一颗包容万有的心灵。

我们这位呼风唤雨者既不能以自己的预感能力获得长生不老，也无法更进一步证实自己的预感。他既没有成为发明文字的人，也不是几何学家，也没有成为医学或者天文学的奠基人。他仅仅是这条长链中的一个无名的环节，然而却与其他任何重要环节一样是一个不可或缺的环节。他是承前启后者，他还替后来者补充了自己奋斗得来的体验。因为他也有自己的学生。这些年里他教育训练了两个打算成为呼风唤雨大师的弟子，其中之一后来成了他的继承人。

许多年来，他始终独自一人执行自己的职务，无人窥见他工作的奥秘，而后——在一场严重的歉收和饥荒之后——出现了一个男孩，这个男孩开始经常拜访他，观察他，崇拜他，还到处追踪他，这是一个向往呼风唤雨技能和渴望成为大师的孩子。克乃西特感觉内心一阵阵奇怪而痛苦的颤动，他自己少年时代的重大经历又再度重现了，与此同时，一种又揪心又明确的严酷感觉也油然而生：他的青春年华业已消逝，如日中天的日子已成过去，花朵已经结成果实。令克乃西特大感意外的是自己对待孩子的态度，简直与当年老土鲁对待他的态度一般无二。这种冷淡、拒绝、拖延和迟疑不决完全出自本能，和已故者如出一辙，其实他并无意仿效已故的老师，也并非出于道德教育的考虑，如：必须对年轻后辈进行长时间的考验，考察他是否有足够的严肃认真；人们不可轻易让后辈进入本行神秘的殿堂，而必须让其饱尝艰辛，诸如此类等等。事实非也，克乃西特对待男孩的态度十分单纯，是一位孤单而有学问的古怪长者对待景仰自己学生的态度，他犹豫、畏缩、冷漠、时刻准备逃避，生怕自己那种美好的孤独自在，那种荒野漫游，那种独自狩猎、采药、梦幻和倾听的自由受到妨碍，他对自己的一切习惯和嗜好、一切秘密和思想倾注了过多的热情和挚爱。毫无疑问，他应当接纳这个满怀崇敬好奇心怯生生接近他的少年；毫无疑问，他应当帮助他，激励他克服胆怯心理；毫无疑问，他应当感觉这乃是一种奖励和一桩喜事，是外界对他成就的认可和肯定，因为外面世界最终向他派遣了一位特使，呈递了一份拥戴宣言，表示外界对他的追求、奉承，表示有人为他所吸引，并且想要学他的

样，响应神秘召唤而为之服务了。然而克乃西特的反应恰恰相反，他首先感觉这是一种烦人的干扰，妨碍他的日常习惯和权限，损害了他的独立性。克乃西特有生以来第一次感觉自己是多么珍视这种独立和自由。他本能地抗拒着男孩的追求，他对男孩千方百计地以智取胜，他掩藏自己，抹去自己的行踪，使人对自己难以琢磨。但是，以往发生在土鲁身上的情况，如今又在克乃西特身上重演了。年轻人默默无言地久久追逐，逐渐软化了克乃西特的决心，渐渐消融了他的抗拒心理，是的，甚至越是让这个孩子多获得一点地盘，克乃西特的心反而更倾向于他；终于完全敞开了胸怀，善待孩子的请求，接受他的殷勤，并且最终把收徒授课这项往往极其累人的责任视为自己的新任务，是自己命里注定和不可缺少的精神使命。克乃西特日复一日越来越远离自己的幻想，他逐渐告别梦幻，告别无穷无尽地享受探寻人类可能性和未来的快乐情感。代替这一无边梦境，代替积累智慧之念的是站立身旁的一个青年弟子，一个小小的、迫切的现实存在，一个闯入者和打扰者，然而他不再规避和拒绝这个孩子，因为这是唯一通向未来的道路，是他独一无二的重大责任所在，也是唯一能够让呼风唤雨大师的生活、作为、思想、意识和想象力战胜死亡而在一个全新的小小胚芽中获得保存和延续的独一无二的小径。克乃西特叹息着，咬紧牙根，微微含笑接纳了青年弟子。

克乃西特职务中的一个重要问题，也就是说他的一个最重要的使命，就是培养和教育继承者的人才问题，为此，这位呼风唤雨大师不得不忍受种种沉重的失望和艰涩的痛苦。第一个向他献殷勤的学生名叫马罗[4]，经过旷日持久的拖延和拒绝之后，他总算接纳了这个男孩，然而马罗从未能完全排解他的失望之感。这个孩子对他低声下气，阿谀奉承，很长一段时期内简直是无比驯顺。然而这个孩子总让克乃西特觉得有所欠缺，首先是缺乏勇敢精神，怕黑夜怕黑暗，他试图向老师隐瞒这个缺陷，克乃西特还是觉察了事实真相。尽管克乃西特仍然期待和观察了很长时间，认为是他幼稚年代的残留物，迟早会消失的。可事实上始终存在。这位少年还完全缺乏献身的天赋秉性，不论对待呼风唤雨职责内的观察工作和研究工作，还是对待思想和想象，全都带有私心。马罗很聪明，反应灵敏，学什么都轻而易举，一学就会。但是，他也日益明显地暴露出了一种自私的动机，就连学习

呼风唤雨技能也不例外。他首先追逐的是出人头地，要成为社会重要人物，他具有能干人的虚荣心，却缺乏天才的使命感。他总是争取别人的欢呼喝彩，总是把刚刚学得的皮毛知识和小小技艺拿到熟人面前炫耀，——当然，这也许仅仅是稚气未脱，迟早会改善。但是，他不只是寻求喝彩，还要更多地争取权力，以支配他人而从中获得利益。当师傅发觉这些问题后，不禁大吃一惊，便慢慢收回了自己对这个青年的爱心。马罗追随克乃西特学习几年后，已经犯过两次或者三次严重的错误。他经不住礼品的诱惑，瞒着师傅，擅自胡来，有一次是私自用药医治一个重病的儿童，另一次是未经师傅许可就擅自去一家茅屋念咒驱除老鼠。虽然经过师傅严重警告和他本人的改正承诺，马罗还是悔而不改，当他再一次重蹈覆辙而被师傅逮到时，师傅不仅开除了他，还把他的劣迹报告了女祖宗，要把这个忘恩负义的不良少年从自己的脑海里彻底清除出去。

克乃西特后来的两个学生弥补了这一缺憾。尤其是其中的第二个学生——他自己的儿子小土鲁。他特别喜欢这个最年轻，也是自己的最后一个弟子，深信小土鲁将来会比自己有更大成就，他显然觉得小土鲁外祖父的灵魂已经居住在他身体里了。克乃西特产生了一种强烈的心满意足的感觉，他积累的全部知识和信念已传授给了未来者，他有了切切实实的后继者——他的儿子，一旦自己无力承担责任，随时都可交出职权。然而那个被开除的第一个学生还生活在他的工作范围里，也未能完全排除出他的脑海。这个马罗如今已是村子里一个颇有名气的人物，尽管并不受到广泛尊敬，却是很受喜爱，又有些影响力的男人。他已结婚，以一种杂耍演员的小丑的方式娱乐村民，甚至还成了鼓乐队里的首席鼓手。他始终满怀妒忌地悄悄反对呼风唤雨大师，总是伺机用大大小小的毁谤语言伤害克乃西特。这位呼风唤雨者从不广交朋友，他需要独自工作和自由自在。克乃西特从来不曾追求他人的爱戴，他自己也仅在少年时代向土鲁大师献过殷勤。直到这时候，他也终于尝到了遭人仇恨和反对的滋味。这一事实败坏了他后来许多美好时光。

马罗本当属于那类十分出色的学生，却因他的才能根基不正又缺乏内在感情，而总让他的老师感到不快和悲哀。他的才能并非建基于一个强大的有机体，建基于诸如善良天性、健康血统和勤奋品性等高

尚标志之上，而是形成于一种极其偶然的因素，是的，可以说是巧取豪夺而得，或者也可说是不费吹灰之力地盗窃而得。一个品格低劣的学生，却聪明过人或者擅长幻想，准让他的老师处于困境，不知所措。一位老师本当把自己继承得来的知识和方法留传给学生，让他有能力协助自己承担灵魂的工作——然而这位老师却不得不感到为难，感到自己真正的更重要的职责也许恰恰是努力卫护艺术和科学，以免遭有才无德者的侵犯。因为一位老师的职责不只是为学生服务，老师和学生两者都应当是他们灵魂工作的仆人。为什么有些老师会畏惧和拒绝一些光彩照人的才子呢，原因也就在这里。凡是这种类型的学生总是曲解教学工作的整个意义，错误理解为服务于学生。事实上，任何对某类只知出人头地而不知服务的学生的教育和促进，恰恰意味着从本质上损害服务这一真理，是一种背叛灵魂的行为。我们从许多国家的历史中认识到，凡是这些国家秩序大乱、灵魂思想陷于深刻危机的时期，准是有大批无德的才子当道，他们在各种社会团体、各种学校和学术机构，以及国家政府中占据领导地位。这些颇有才能的人稳坐在一切重要职务的宝座上，却只想着统治管理，全然不知服务为何物。人们难以正确认识这类天才人物，一待他们在自己的专业职务上奠定基础，事情就难办了，至于再要不客气地打发他们回到不重要的与灵魂无关的职位上，那更是难上加难。克乃西特也犯了这个错误，他对自己的徒弟马罗容忍太过长久，他把本行的一些秘密智慧传授给了一个既野心勃勃又肤浅的小人，实在令人遗憾。这件事替他招致了他难以料想的沉重后果。

岁月匆匆，克乃西特的胡子也几乎斑白了。有一年，天与地之间的良好秩序似乎受到力大无比、诡计多端的恶魔的疯狂破坏。事故发生在那年秋天，可怖的景象把村里每个人都吓得要死。在白天和黑夜均等那日子过后不久——呼风唤雨者总是怀着庄严而又崇敬的心情聚精会神地潜心观察和体验那一天的景象——天上出现了人们从未见过的现象。有一天傍晚，天高云淡，刮着风，气候凉爽；天空亮晶晶，玻璃一般透明，只有几朵小小浮云飘动在高高的空中，玫瑰色的霞光久久地洒在大地上，持续的时间远远长于往常。落日的余辉在清凉、苍白的宇宙间飘浮晃动，像是梦幻泡影般的光束。克乃西特已经接连几天感觉天气异样，比他以往年代在这类白天逐渐缩短的日子里所感

受的要强烈得多，奇怪得多。克乃西特觉得天上的诸神在行动，大地、植物和动物都惊恐不安，空气中充溢着紧张气氛，有一种焦躁、期待、畏惧，又充满不祥预感的东西在整个大自然间徘徊游荡，就连傍晚时分长时间逗留着的那些火焰似摇曳不停的晚霞也属于这一奇异景象。那些光束的运动方向和大地上风吹的方向恰恰相反，它们久久挣扎着，维护着自己的生存，惨淡的红光悲哀地变冷，褪色，又忽然消失不见了。

那天傍晚，村子里很平静，聚在女祖宗茅屋前听故事的孩子们早已散去，只有少数几个男孩子，还在附近追逐玩耍，其他村民也都早已返回自己的茅屋，大都也已吃过晚饭，许多人甚至已经上床，几乎很少有人在观看晚霞中的红色云彩，除了呼风唤雨大师。克乃西特这时正在自己茅屋后的小苗圃里来回踱步，他显得紧张而又不安，对反常的气候感到十分忧虑；他偶尔也在荨麻丛中在用来劈柴的树墩上坐一忽儿，略事休憩。当最后一道云彩消失之际，仍还亮晶晶的碧蓝天空中猛然出现了星星，数目和亮度迅速增长，刚刚还只是隐隐约约的两三颗，一下子已是十颗，二十颗。克乃西特熟悉其中的许多星座，个别的或一群群的。他已观察过它们成百上千次了。星星的永恒重返天际，给予人们安心之感，星星带给人们慰藉，尽管它们距离遥远，冷冷地高挂天空，没有温暖的光芒，但是它们恒定地排列着，宣告着秩序，预示着持续不变，它们是可靠的。星星们似乎对大地上的生命，对人类的生活很冷淡，很疏远，似乎丝毫也不受人类的温暖、震颤、痛苦和狂喜所触动，似乎在以自己冰冷的庄严和永恒存在性居高临下地嘲讽人间，然而星星仍旧和我们有着关联，也许始终在引导着我们，统治着我们。因而，凡是多少拥有人类的知识，具有精神灵性，具有精神上的稳定性与优越性的人，便会领悟和把握世界的须臾无常性，会和天上的星星一样，静静地放射出冷冷的光辉，用令人震颤的冰冷抚慰人，会永恒微带讥讽地望向人间。这就是呼风唤雨者观看星星时经常出现的感觉，即或对星星的感觉没有他与月亮——这个又伟大又亲近的潮湿圆盘，这条在太空海洋遨游的肥胖魔鱼——之间的关系那么接近，那么激动人心，那么永恒地常变常新，他却也深深地敬重它们，把自己的许多信念与星星联系在一起。克乃西特久久地仰首翘望，让它们在自己身上产生影响，把自己的灵性、温情、忧虑

全都呈现在它们那冰冷的凝视之下，这种感受常常让他觉得好似沐浴了一次或者饮下了一剂清凉的治病良药。

今晚的星星似乎和平常一样，只是明亮得出奇，好像在稀薄而坚硬的空气中受过了厉害的打磨，但是克乃西特心里却没有安心之感，也不能把自己托付给它们。他觉得不知什么地方有一股力量在拽拉着他，这股力量刺痛他的每一个毛孔，吮吸他的眼睛，无声无息地持续伤害着他，这是一股强大的气流，一种警告性的颤动。在克乃西特身边的茅屋里，温暖而微弱的炉火闪烁着黯淡的红光，小屋里展现的是一种温暖的生活，一声叫喊，一阵欢笑，一声呵欠，洋溢着人体的气味、皮肤的温热、母性的慈爱和儿童的睡眠，近在咫尺的这幅温馨的景象更加深了夜色的浓度，把星星推向了更高更远的地方，推向了不可思议的高空。

正当克乃西特倾听着茅屋里艾黛低声吟唱一支曲调哄孩子入睡之际，天上突然出现了村里多年未见的大灾难。繁星编织成的寂静而光亮的大网之间，这里那里不断闪烁火花，好似火焰燃着了这张巨网中往常看不见的网线。于是，星星便像被抛出的石头般纷纷坠落，一颗颗烧得通红斜掠过太空，又迅速熄灭消失得无影无踪，这里一颗，那里两颗，这儿又是几颗，还未待眼光离开第一批消失的星星，还未待被目睹景象吓得停止跳动的心脏重新恢复跳动之前，那些斜掠而下或者呈弧形落下的星星已变成了一群群一团团的光点，开始成千成百地坠落，数不清的星群好像受到一阵巨大而静默风暴的驱赶，横斜过寂静的夜空，好像宇宙正经历一场秋风，把繁星如同黄叶一般从天空之树上刮落，吹入无声无息的虚无之中。星星好似干枯的黄叶，又像飘扬的雪花，在可怕的寂静中成千上万地飞舞着，坠落着，消失在东南方那片山林之间。村民自有记忆以来，从未见有星星坠落的情况，更不知道星星会消失得无影无踪。

克乃西特目瞪口呆，心脏好似凝固了一般，他高高地仰着头，又恐惧又不知满足地定睛注视着这幅变了形的可怕天空，他不相信自己的眼睛，然而眼前的恐怖景象却是确凿的事实。凡是身临其境者都会认为，这是人们熟知的星星本身在晃动，在四散，在坠落，克乃西特也认为如此，他预料太空即将变得空荡荡一片漆黑，而自己也早就被大地吞没。当然，事实上他片刻后便辨认出一切人们熟知的星星依旧

挂在老地方，这里和那里，到处都是老样子。这幅四散坠落的星星景象并非发生在人们熟知的星星之间，而是显现在天空和大地的中间地带，这一群群坠落或者被抛出的迅速出现又迅速消失的新星，它们放射的光亮也与人们熟知老星星的色彩大不相同。克乃西特稍感安慰，内心也重新平静下来。然而这些暴风骤雨般布满天空的光点，即或只是些短暂的瞬息即逝的新星，它们的出现仍然含有邪恶的意味，仍然是不祥的混乱状态。克乃西特焦渴的喉咙不禁发出一声深长的叹息。他凝望大地，侧耳倾听，想知道这场恐怖的戏剧是否仅是他个人的错觉，想知道其他人是否也看到了这幅景象。不久，他便听见邻近的茅屋里传出了可怕的呻吟、尖叫和呼喊声。是啊，也有别人目睹了这场灾祸，他们的叫喊惊醒了睡着的人，对一切还懵懂不知的人，转眼间，全村都陷入了惊慌失措的状态。克乃西特重重叹息着接受了事实。这场不祥灾象对他的损害最大，因为他身为呼风唤雨大师，理所当然要对天气承担一定责任。克乃西特以往许多年来总是能够事先预测或者察觉到巨大灾难即将来临，譬如：洪水、冰雹、暴风雨，每一次他都能够事先警告各家各户的母亲和老人预作防患，他曾多次防止了最可怕的灾祸，他用自己的知识、勇气以及对天上诸神的信赖，化解了村民的绝望情绪。这一回他为什么事先毫无所知，以致毫无安排？其实他也曾有过隐约的警告性的预感，为什么居然一声不吭？

克乃西特揭起茅屋入口的门帘，轻声呼唤他妻子的名字。她走过来，怀抱着他们最年幼的孩子。他接过孩子，放到草席上，他握住艾黛的手，伸出一根手指按在嘴唇上，示意她别出声，随即带领她走出了茅屋，看到她那副温柔沉静的脸容猛然间吓得变了样。

“让孩子们睡觉吧，他们不该看见这种景象，听见了吗？”他斩钉截铁地说。“不要让一个孩子出来，包括土鲁。连你自己也待在屋里吧。”

他犹豫了片刻，考虑是否再说几句，是否再吐露一些想法，最后却只是坚定地对她说：“这情形对你和孩子不会有什么事的。”

她立即表示相信，虽然脸容和心情还未从惊吓中恢复正常。

“这是怎么啦？”她问，再度瞪视着天空。“情况很糟糕吧？”

“是很糟糕，”他柔声回答，“我的确认为情况非常糟糕。不过对你和孩子们不会有什么损害。你们都留在屋里，把门帘紧紧放下。我现

在得到村民们那里去说说情况。进屋去吧，艾黛。”

克乃西特把艾黛推进茅屋，细心地拉紧门帘，面对着持续不灭的星星雨，在门口又伫立了片刻。然后，他垂下了头，心情沉重地叹息了一声，急匆匆穿过黑夜，走向女祖宗的茅屋。

这里已聚集了半个村子的人，人群中充满了一种沉闷的气氛，因为恐惧和绝望而形成的麻木不仁几乎使人群陷于神志不清的状态。有些妇女和男人，自感大难临头而向不知来由的感官欲望投降了，听任自己的怨气胡乱发泄；一些人好似丢了魂，呆呆地站立不动，一些人四肢颤抖着，好似已丧失了控制能力，一个妇女口吐白沫，独自跳起了一种又淫荡又显示绝望的舞蹈，一边还用手扯拉着自己披散的长发。克乃西特清楚反常气象已经在发生作用了，村民们几乎都丧失了理智，好似中了纷纷坠落的星星雨的邪毒，都发疯了。一场疯狂、愤怒和自己毁灭自己的悲剧也许即将发生。现在到了集合几个勇敢而又有头脑的人来加强全体村民勇气的时候了。

女祖宗看上去很镇静。她相信全村的末日已经来临，一切都已无法挽救。她面对既定命运，露出了一副近似嘲笑其辛酸苦涩的坚定而又冷酷的面容。克乃西特试图劝说她，给她指出那些恒常出现的星星仍旧高挂在天空。然而女祖宗没有接受忠告，也许是她老眼昏花，无法看清那些星星，也可能是她对星星的观念以及对待自己与星星的关系上和克乃西特的看法迥然不同。她摇摇头，始终保持着自己狰狞的冷笑，而当克乃西特请求她不要听任村民们陷于着了魔的恐惧之中时，她却立即赞同了。一群害怕得要命，总算还没有疯的村民这时围到了女祖宗和呼风唤雨大师身边，打算听从他们两人的指挥。

克乃西特本想趁此机会通过实例、理智、言论、阐释和鼓励的办法，引导村民摆脱恐慌。然而，女祖宗的一番简短讲话让他明白，想挽救局面为时已晚。他原本希望能够与其他人分享自己刚刚获得的经验，想把观察所得作为礼物赠送给大家，他也衷心希望说服大家首先看清实况，真正的星星并未坠落，或者至少是并非所有星星都坠落了，也不会有什么宇宙风暴把星星一扫而光。他原本以为可以帮助他们从惊恐绝望转变为积极的观察，借以顶住这场灾难。但是克乃西特很快发现收效甚微，全村没有几个人肯听他的解释，他刚以为说服了几个人，另一些人却又完全陷于疯狂状态。无法可施，这里的情况就

如同常常发生的情况一样，人们听不进任何理智的和聪明的话。

克乃西特庆幸自己还有别的办法。如今想用理智去化解人们这种吓得要死的恐惧，显然绝不可能了，但是设法引导人们的恐惧感还是有可能的，组织他们，赋予他们以正确的形貌，从混乱的疯狂绝望状态转化为坚定的统一状态，让这些不受控制的狂呼乱喊转化为集体的合唱。克乃西特立即作出决断，也立即付诸行动。他走出几步站到这群人前面，高声念出人人熟悉的祈祷词，这是当年为悼念每位刚过世的女祖宗举行的公开哀悼仪式，或者为疾病流行和洪水泛滥而举行祭献和忏悔仪式时，必须大声念诵的祷告词。克乃西特高声叫嚷着有节奏地念着这些祷词，边念边拍着手以加强节奏感，而且合着节奏、叫喊和拍手，不断做着弯身动作，先弯身向前，几乎触到了地面，接着向后退，伸直身子，接着又弯身，接着又伸直，他反复不停地念诵着、运动着，顷刻间就有十个、二十个村民加入了他的有节奏的动作，就连站在一旁的年迈女祖宗也合着节奏喃喃念起了祷文，还以微微躬身的形式参与了大家的仪式。从各家茅屋里又拥出了许多村民，也都毫不迟疑地加入了这个有节奏有灵魂的典礼之中。那几个恐惧得失去常态的村民，这时也大都不再乱动，而是静候在一边，另一些人则跟上了喃喃的合唱声和有节奏的虔诚敬神行动。克乃西特成功了。一批丧失理智的绝望疯子，变成了一群虔诚悔罪和准备献祭的村民，他们愿意互相砥砺，愿意把畏死的恐惧深深锁进身体里或者至少只在自己内心里发泄这种恐惧感，他们有秩序地加入了大合唱，让自己和这场祈祷典礼的节奏保持一致。这场仪式显现了许多不可思议的神秘力量，其中最强大的力量表现在人人强化了的协调一致，表现在大家的团体意识，还有就是它的不容置疑的医疗作用，用节奏、秩序、韵律和音乐。

与此同时，整个夜空始终下着流星雨，像由无数静悄悄光滴组成的人工瀑布一般从天空倾泻而下，巨大的红色光滴还持续了足足两个钟点之久，然而村民们的恐惧已转化为恭顺和虔诚，转化为祈求和悔罪之情了，已经进入秩序之中的人们能够以神圣的和谐协调来对付人类的弱点了。这奇迹早在星星雨尚未减弱，变得稀少之前便已发生了，奇迹治愈了村民。当天空渐渐平静下来，似乎已经恢复正常时，精疲力竭的村民们人人都有获得拯救的感觉，他们的祭献仪式平息了

天上众神的怒气，使太空恢复了秩序。

村民们没有忘却这个恐怖夜晚，整整一个秋天和冬天总是不断议论这件事。然而不久以后，人们不再用满怀恐惧的语气，而用了平常口吻，并且像是在回顾描述一场人们曾经勇敢抗拒，并最终获得胜利的灾难。人们议论着种种细节，每个人都以自己的方式描述这场吓人景象的怪异之处，每个人都想做第一个发现者。有些村民甚至敢于取笑那几个当时特别惊恐的人。很长期间，这次事件都是全村的热烈话题：村子里出过大事，人们经历了大灾难啊！

克乃西特从未参与议论，也不像他们那样逐渐淡忘了这件大事。对他说来，这次不祥的经历是一种不可忘却的警告，是一根始终不断刺激他的芒刺。对克乃西特而言，不能因为大难已经过去，已经通过列队祈祷、忏悔祭献得到化解，而把事情置之脑后。时间过去越久，克乃西特反倒越益感觉灾难的重要性，因为他已赋予了整个事件以重要意义。这幅奇异的自然景象，显示了形形色色人类前景的无穷无尽、巨大艰难的问题，谁若亲眼目睹整个事件，也许值得他花一辈子时间进行思索。

克乃西特知道村里只有一个人会和自己持有类似观点，也会用类似目光来观察星星雨景象，这个人就是他的儿子和学生土鲁。唯有这个人也曾是目击者，才可能证实或者校正他自己的观察，也才可能影响自己的观点。但是他当时让儿子在茅屋里睡觉，后来他越是久久地思考自己为何这么做，为何不让唯一可作为证人和合作者的儿子一同观看这场奇异景象，就越是深信自己的做法正确，是一种顺从聪明理智的行为。克乃西特只想保护家人不面对这场吓人景象，包括这个徒弟兼同事，因为他最爱土鲁。所以他向家人隐瞒了星星的坠落现象，不让观看。克乃西特那时候信仰善良的睡眠之神，特别是年轻人的睡神。尤其他知道自己绝不会记错，就在上天显示灾象的最初时刻，他便认为并不会立即危及村民的生命，却是当即感到是一个预示未来灾难的恶兆，这恶兆与任何他人无关，仅仅涉及他呼风唤雨大师一个人。某种危险和威胁已在与他职务相关的领域内出现了，不论今后再以何种形态出现，他都将首当其冲。让自己对危险保持警觉，当它来临时予以坚决反击，让自己的灵魂时刻做好迎接的准备，却绝不让自己受到羞辱，这便是他的决心。正在临近的可怕命运需要一位成熟的

勇敢男子汉去对付，因而，倘若把儿子也牵扯进去，让他跟着自己受苦，或者成为知情人，也许是很不妥当的，虽然他对这个年轻人评价很高，却难以预料，一个缺乏考验的无经验青年能否受得了。

他的儿子土鲁当然闷闷不乐，因为睡觉而错过了这么一场伟大经历。不管有多少抚慰解释，也无论如何抵不了这千载难逢的大事，也许他一辈子也不会再遇上类似的情况，因此土鲁有好一阵子对父亲非常不满。而克乃西特对他日益增多的关怀终于消融了这种愠怨。老人逐渐比以往更多地将土鲁带入自己的一切事务之中，更不厌其烦地训练土鲁的预测能力，竭尽全力要把他培养成完善的继任者。克乃西特仍旧很少和儿子谈论那场星星雨，却日益越来越毫无保留地让他窥视自己的一切秘密、一切实践、一切知识和研究成果，允许他陪同自己出巡，研究自然现象，进行实验，这是克乃西特迄今以前从未让人参与的事情。

冬天来了又去了，那是一个潮湿而又暖和的冬季，既没有星星坠落，也没有任何不寻常的大事。村子里太平无事，唯有猎人们频频出门狩猎，他们茅屋旁的木杆上挂满了一捆捆冻得铁硬的兽皮，在寒风里吹得嘎啦嘎啦作响。人们在雪地上铺一条光滑的长木板，满载着木柴从森林里拖回家中。恰恰在这个短暂的冰冻时节，村子里死了一位老年妇女，人们挖不开冻土，只得把冻硬的尸体停放在自家茅屋门口，直到许多天后，土地略略解冻，才举行了葬礼。

第二年春天，这位呼风唤雨大师的预测首次得到了印证。那是一个特别糟糕的春天，由于月亮的反常，一切都了无生气，奄奄一息，决定播种日期的种种征象总是收集不齐。原野里花朵少得可怜，村子里枝条上的花蕾都枯萎了。克内西特焦虑万分，却不让自己表露出来，唯有艾黛，尤其是土鲁，知道他是多么五内如焚。克乃西特不仅经常念驱邪的咒语，还进行私人的祭礼，替恶魔烧煮芳香诱人的饮料和汤水，他还在新月之夜剪短自己的须发，把它们拌和在松脂和潮湿的树皮里，然后点火燃烧，制造出浓浓的烟雾。他想方设法拖延举行公开的典礼，全村的献祭仪式，祈祷游行以及鼓乐合奏，他尽可能把驱逐邪恶的春天气候作为个人职务来处理。但是正常的播种时间早已延误多时，情况却毫无好转，他就不得不向女祖宗汇报了。真是不幸，他在这里也倒了霉。那位女祖宗向来待他友好，简直视他为自己

的儿子，这次却没有接见他，她已病倒在床，全部职务都移交给了她的妹妹。这位妹妹却一向十分冷淡呼风唤雨大师，她缺乏姐姐的正直严谨的品性，而比较喜欢戏耍玩乐，她的这种偏好使她对那个魔术家和鼓手马罗很有好感，他很擅长逗她开心，而马罗却是克乃西特的死对头。两人一对话，克乃西特就感觉到她对自己的冷漠和嫌恶，虽然她并没有反驳他的意见。他建议把播种的日期，连同大家举行祭献和游行的时间都略略向后挪移。她赞成和同意了这些建议，脸色却很难看，好似对待一个下属一般。她拒绝了他探视女祖宗的请求，就连他想替老人配些药剂的要求也被否定了。

克乃西特懊丧而归，满嘴苦涩难过。此后半个月里，克乃西特千方百计地试图改变气候状况，促使它宜于播种。然而向来与他体内血流循同一方向流动的气候，这次却固执地和他作对，不论是咒语，还是献祭，都毫无作用。于是克乃西特只得再次求见女祖宗的妹妹。但这一回的延期要求几近恳请宽容了。克乃西特还立即发现她已经同那个逗乐小丑议论过自己和这件事情，因为他们在谈到选定播种日期的必要性，或者在讨论如何安排公开祈祷事宜时，这位老妇人竟然卖弄这方面的知识，甚至还援引了某些专门术语，她只可能从那个曾是自己徒弟的马罗嘴里听到这些话的。克乃西特要求宽限三天，认为那时整个星座的位置会有新变化，播种比较吉利，他择定第三次娥眉月的第一天为开始播种日。老妇人表示同意，并且议定了仪式事项。他们的决定向全村宣布后，每一个人都投入了筹备播种典礼的忙碌工作。

事情就是不如人意，正当一切安排就绪之际，邪魔们又开始作祟。恰恰就在播种大典万事妥当，人人期待那一日来临的前一天，女祖宗逝世了。播种庆典不得不延期，代之以筹办葬礼。葬礼极其隆重。克乃西特身披举办盛大祈祷游行穿的礼袍，头戴尖顶狐皮高帽，走在刚接位的女祖宗和她的姐妹以及女儿们后面。克乃西特的儿子土鲁则作为助手陪同着他，一路敲击着两种音调的硬木响板。人人都对已故者以及她刚上任的妹妹表示了极大的敬意。马罗率领着他的鼓乐队走在队伍的最前列，赢得了大量喝彩。全村人一边哭泣，一边庆祝，一面哀伤，一面吃喝，一路欣赏鼓乐，一路祈祷游行。这一天真是全村的好日子，然而播种日期又再度被拖延了。克乃西特的态度又庄严又镇静，内心却一片黯然。他似乎感到，自己一生的好日子已随

着女祖宗一起被埋葬了。

接着，按照新任女祖宗的要求，又举行了极其隆重的播种开播仪式。游行队伍庄严肃穆地绕着田地巡行，新任女祖宗神色庄重地将第一把种子撒在公众的大田里。她的妹妹们走在她两旁，每人手提一袋种子，让她顺手抓取。当这个仪式终于结束之时，克乃西特才稍稍松了一口气。

但是这般庄严而欢欣地撒下的种子却没有带来喜悦和收获，这是一个不受老天恩宠的年头。刚播下的种子先是受到一场再度降临的严寒和霜冻的袭击，接着是忽冷忽热的春天，而夏季也充满了敌意，当田地里总算铺满稀稀落落瘦弱的、只有往年一半高的作物之际，又降临了最后的致命打击。一场人们从未听说过，也难以想象的旱灾出现了。太阳的炽热白光一周接一周地烧烤着土地，较小的泉水干枯了，村里的水塘成了肮脏的大泥潭，变成了蜻蜓的乐园和养殖蚊子的孵化场。晒焦的大地裂开了巨大的缝隙。人们只能眼睁睁望着作物逐渐羸弱、枯黄下去。天上偶尔也汇聚起了乌云，却往往只是干打雷，难得有一场大点的雨，总是转瞬即逝，并且接着又刮起持续多天的干热东风，以致闪电一击中那些高大的树木，总会迅速引起半枯树冠的熊熊烈火。

“土鲁，你听着，”克乃西特有一天终于对儿子说道，“情形很糟糕，所有的妖魔鬼怪都在向我们进攻。事情是从星星的坠落开始的。因而我一直在思索，该是我付出生命的时候了。你得记住：倘若我必须以生命作祭献，你必须立即在同一瞬间接替我的职务，第一件工作就是焚化我的遗体，并把骨灰撒到田地里去。冬天时，这里将有大饥荒。然而一切不祥的邪气也就随即减弱消失了。你必须小心翼翼保护全村公有的种子，不许任何人触动，违者处死。来年的情况将会好转，村民们将说，总算运气，我们幸好有了一位新的年轻呼风唤雨大师。”

全村都陷入了绝望境地，马罗不时煽动村民威胁和诅咒这位呼风唤雨的人。艾黛病倒了，躺在床上发烧，呕吐，浑身颤抖。祈祷游行、祭献仪式，长时间震得人心撼动的鼓乐，全都毫无作用。克乃西特引领着村民，这是他的职责，然而一待人们四散回家，他又立即成为人人规避的孤独者。他早已明白自己必须采取什么行动，也料到马

罗早已要求女祖宗拿自己克乃西特作祭品了。为了维护自己的荣誉，也为儿子着想，他迈出了设想好的最后一步。他替土鲁穿上庆典的大礼服，带他去见女祖宗，推荐土鲁为自己的继任者，最后要求允许自己辞去职位作为牺牲以祈求消融灾难。女祖宗好奇地审视了他一会儿，然后点点头，亲口允准他的请求。

献祭仪式定在当天举行。全村人本当人人参加，许多人却因痢疾病倒在家，艾黛更是重病不起。土鲁身披礼袍，戴着狐皮高帽，几乎因中暑而热昏倒地。村里的头面人物，除非病倒不起，全都到场，女祖宗和她的两位大妹妹，还有鼓乐队长马罗也都参加了。站在后面的是普通村民。村里没有任何一个人敢于侮辱这位年老的呼风唤雨大师，村民们鸦雀无声，心情压抑。人们列队走到森林里，寻找克乃西特自己选定的举行祭献的场地——一大片圆形空地。男人们大都携带了石斧，以便砍伐火葬用的木柴。

人们进入空地后，让克乃西特独自站在中间，村里的头面人物在他身边围成一个小圆圈，普通村民则环绕小圈围成一个大圆圈。由于大家全都缄默无语，场内气氛令人窘迫，直至呼风唤雨大师亲自开口讲话。

“我一直是大家的呼风唤雨者，”他说道，“许多年来一贯尽职尽力，努力做好自己的工作。如今恶魔和我作对，让我一败涂地。因此，我决定用我自己献祭。这是与恶魔达成和解的途径。我儿土鲁将成为大家的新呼风唤雨者。来吧，杀了我吧，我死之后，请依照我儿子的嘱托接着去办下一件事。珍重道别了！谁来杀我呢？我举荐鼓乐队长马罗，他是最恰当的人选。”

克乃西特说完话，默默站着，周围的人一动也不动。土鲁满脸通红，痛苦地转动着戴有沉重皮帽的头颅朝四周瞥了一圈；他看见父亲的嘴角带有一丝嘲讽的意味扭歪着。最后，女祖宗生气了，重重顿着脚，吩咐马罗动手，她高声叫道：“向前走！拿起斧子，动手呀！”

马罗双手握住斧头，在他从前的师傅身前摆好行刑姿态，他现在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憎恨这个老人。因为老人缄默的衰老嘴角向他撇出一副不屑的神态，这深深刺痛了他。马罗高高举起斧子，在他头上摇晃着，一面瞄准，一面定睛望着受刑人的脸，等待他闭起双眼。然而克乃西特不仅不闭上眼睛，反倒睁大双眼直瞪瞪地盯着这个举斧

的人。老人的脸上几乎毫无表情，倘若多少还可看出一丝神色的话，也只是介乎怜悯和嘲笑之间的隐约神情而已。

马罗愤怒地抛开了斧头。“我不干这事，”他低声自言自语，接着便挤出头面人物的小圈子消失在人群中。有几个村民轻轻笑出了声。女祖宗气得脸色发白，既气呼风唤雨大师的傲慢自大，更气马罗的怯懦无用。她招呼一位在旁边倚斧而立的老者，那位模样庄重的沉静老人似乎对眼前这幕令人不快的场景颇感羞愧。这位老人遵命走上前去，向受刑者简短而友善地点头招呼，他们自幼就是朋友，受刑者立即闭上了眼睛，克乃西特的动作十分坚决，他不仅闭紧双目，还略略低下了头。老人举斧砍下，克乃西特倒在地上。刚刚上任的呼风唤雨大师土鲁，一句话也说不出来，只能用手势作出必要的指示。柴火堆很快就搭积妥当，遗体立即放了上去，用两条神圣的火把点燃火葬堆，开始一场隆重的葬礼仪式，是土鲁上任以后执行的第一件公务。

忏悔长老

当年圣西勒里翁[5]还活着的时候——尽管已逾老耄高年，加沙城[6]里住着一个名叫约瑟甫斯·法莫罗斯[7]的人，三十岁以前，或者三十多岁时仍然过着俗世生活，一直在研读异教的书籍。后来，通过一个他所苦苦追求的妇女的关系，他熟悉了基督教神圣教义的感人美德，并因而接受了神圣的洗礼，以涤净自己的罪恶。许多年中，他一直坐在本城教会长老们的座前聆听布道，尤其倾心于虔诚沙漠隐士的生平传记，总是满怀好奇潜心聆听，终于有一天他也出发了，那年他约摸三十六岁，他走的还是圣保罗和圣安东尼[8]走过之后已有无数虔诚信徒跟踪而行的路线。他把自己剩余的财物托付给城里的年老长者，请他们分送当地的穷人。他在城门口与亲友告别后，便离开这个污秽红尘，流浪进了沙漠，过起了忏悔的苦行生活。

许多年过去了，他始终在烈日下忍受灼晒，跪在岩石和沙地上祈祷，直至磨破膝盖。他严守斋戒，每天日落以后才嚼食几粒枣子。魔鬼试图用诱惑、讥讽和勾引来考验他，都被他用祈祷、忏悔、苦行，以及我们在圣人传略中能够学到的一切办法予以击退了。他常常一夜接一夜不知疲倦地仰望夜空的星星，星座们也总是常常让他觉得困惑和迷乱。他细细观察着星象，过去他曾在阅读天上诸神的故事和有关

人类自然天性的书籍中学到过这方面的知识。这门学问受到教会长老们的绝对摒弃，然而他仍旧和当年学习异教知识时一样，久久地沉湎于自己的奇思异想之中。

当年的隐士们生活于荒凉的沙漠地带，大都居住在有泉源、有少量绿色植物，有或大或小的绿洲之处。他们中有人孤单独处，有的结伙同住，互相照应，就如同比萨墓园[9]里一幅图画所描绘的景象。这些隐士们修炼仁爱和怜悯心，信仰善终之道，这是一种死亡的艺术，通过逐渐放弃世界和自我而抵达彼岸，抵达救主身前，进入光明境界而永不灭亡。他们受到天使和魔鬼双方照顾，他们创作赞美诗以驱除邪神；他们替人治病，为人祈福；他们似乎还以极大的热情和无私的献身精神来修补治疗世界，那是古往今来人们纵情淫乐和粗鲁野蛮所造成的。他们中有不少人显然熟悉古代异教的净化灵魂实验，掌握历史悠久的亚洲式修炼方法，但是他们却从不谈论传授。这种种修炼方法和瑜伽功夫都无人进行传授，因为基督徒越来越排斥一切异端事物而遭到了严厉禁止。

这些隐士中有不少人在苦修生活中练成了种种特殊能力：熟谙通神祈祷，能够按手治病，会预言未来，通晓驱魔法术，擅长判处罪恶和为人祈福。约瑟甫斯也逐渐酝酿成了一种特殊才能，随着时光流逝，待到他的头发变得灰白时，这一才能终于成熟结果。这是一种谛听的本领。任何隐修士或者良心不安的世俗人，凡是来向约瑟甫斯求教，向他倾吐自己的不妥行为、烦恼、怀疑和过错；唠叨生活中的诸多不幸，或者自己奋力为善，却遭受失败，或者因而受到损失和打击，十分悲伤之时，约瑟甫斯不仅懂得如何敞开耳朵和心扉潜心倾听，而且懂得如何接纳一切痛苦和忧虑，如何保护倾诉者，让他把烦恼倒空，内心平静而归。这一才能经过漫长岁月的磨练后，最终成为他独特的专门能力，变成了一种工具——人人信赖的耳朵。

约瑟甫斯的美德是他的耐性、善于容忍的被动性以及巨大的缄默守秘的能力。来访者日多一日，人们为倾吐苦水，消解内心的积郁蜂拥而来，而其中有些人，即或经过了长途跋涉，好不容易才来到他的茅屋，却缺乏忏悔的勇气，他们迟疑不决，满脸羞愧，难以启齿，往往久久沉默无言，一连几个钟点只有叹息而已。约瑟甫斯对待他们的态度却一视同仁，不论对方是一泻无余，抑或吞吞吐吐；不论是倾心

相告，抑或有所顾忌。每一个人他都同样看待，不论那人是诅咒上帝还是诅咒自己，不论他是夸大抑或缩小自己的罪孽和烦恼，也不论他诉说的是杀人大罪还是偶然的通奸，也不论那人只是控诉爱人的不贞或者灵魂堕落。倘若有人竟然自称与魔鬼交往密切，或者和邪神称兄道弟，约瑟甫斯也不会感觉惊吓。如果有人向他滔滔不绝、久久诉说不停却显然隐瞒了主要真情，他也不会失去耐心；即或有人疯狂地编造罪恶归咎于自己，约瑟甫斯也不会生气。人们向他诉说的一切：控告、忏悔、怨恨和良心上的责备，全都像雨水落入沙漠一般进入他的耳朵。他似乎从不对来人作任何判决，也从不表示同情或者轻蔑，尽管如此，或者正因为如此，凡是来向他忏悔的人，都会感觉不虚此行，都会觉得自己在诉说与聆听中获得了转化，心情舒畅了，思想解脱了。约瑟甫斯很少给人忠告或者劝诫，更少向人训示或者下命令。这些工作似乎不属他的职务范围，而来访者也似乎都察觉了这一特点。约瑟甫斯的任务是唤醒人们的信心，他只是接纳、耐心而满怀爱意地倾听，帮助访问者把尚未思考完整的忏悔圆满完成，让拥塞或者包裹在心灵里的一切通畅地流泻一空。约瑟甫斯的任务就是接纳一切，而后将之包裹在自己的沉默之中。

每次忏悔之后，约瑟甫斯的处置也全都相同。不论忏悔者的罪行是否可怕，也不论其悔罪的程度如何，他都要悔罪者与他一同跪下，齐读祷文，然后亲吻其额头，令他离去。惩罚和制裁不是他的职责，他甚至认为自己无权发布任何正式传教士都绝对有权宣讲的赦罪词，他以为判罪或宥罪都不属于自己的职权。约瑟甫斯倾听着，理解着，似乎他可以在接纳过程中帮助悔罪者承受罪责，分担罪行。约瑟甫斯沉默无言，似乎在把听到的一切深深埋葬，让它们永远成为业已消逝的过去。他和忏悔者一同在悔罪后诵读祷文，似乎视对方为教友，承认他们两人实属同类。他亲吻对方额头，似乎更多是教友情分，而不是教士身份，祝福的态度也更多温馨之情而并非表面礼仪。

约瑟甫斯的声誉远播，加沙城及其附近地区尽人皆知。有时候，人们提到他，就像提起那位伟大的隐修士狄昂·普吉尔[10]一样肃然起敬，而后者早在十年以前便已声名显赫，其才能也与约瑟甫斯迥然不同，狄昂长老由于特异功能而闻名于世，他不须来访者叙述便能够迅速而清晰地透视其灵魂，而且常常因指责忏悔者尚未全部坦白头脑里

的罪孽而令那个犹豫不定的悔罪者惊骇万分。关于这位人类灵魂专家，约瑟甫斯已听说过上百个令人惊奇的故事，因而从不敢妄自比美。这位普吉尔长老还是所有误入歧途灵魂的卓越顾问，他是一位伟大的法官、惩罚和矫正罪行者。他处置种种悔过、苦修和朝圣事项，他判决联姻大事，他强迫仇家和解，他的权威简直相当于一位大主教。这位狄昂长老住在阿斯卡龙[11]附近，求教者纷纷远道而来，甚至来自耶路撒冷，是的，还有的来自更偏僻的遥远地区。

约瑟甫斯·法莫罗斯与大多数隐修士和忏悔者一样，年复一年在消耗精神的激烈斗争中生活。他确实离开了世俗生活，抛弃了自己的房屋财产，远离了大城市及其五光十色的感官享乐，然而他仍旧必须携带着自己的肉体同行，因而他无法摆脱潜藏于自己肉体与灵魂中的一切本能冲动，它们往往陷于苦恼和诱惑而无法自拔。他首先与自己的肉体进行斗争，待它严厉苛刻，让它受酷热和严寒，饥饿和干渴的熬煎，让它满是创伤和老茧，直至逐渐凋萎和干枯。然而即使在这个苦行僧的干枯皮囊中，老亚当仍然难以意料地纠缠他，折磨他，用愚昧的贪婪、欲望、梦幻和空想引诱他。是的，我们都早已知道，魔鬼最愿意光顾那些遁世和忏悔的人。因而，凡是有人前来寻求慰藉，诉说罪孽，他都认为是减轻自己悔罪生活之苦的恩典，而满怀感激地接受。他已从中获得了一种超越自身的精神意义和内容，因为事情本身就赋予了他一项任务。他能够为他人服务了，或者能够把自己作为工具而服务上帝了，可以把苦恼的灵魂引向上帝了。

这是一种非常美妙而且确实很高尚的感觉。然而在继续发展过程中，事实又向他显示，就连灵魂本身也隶属于世俗人类，也能够变化成为诱惑和陷阱。事实上，每逢有一位流浪者步行或者骑马而来，停步在约瑟甫斯居住的山洞之前，索取一口清水，并恳请垂听他的忏悔之时，那么我们这位约瑟甫斯长老就会觉得浑身袭过一阵阵满足和痛快之感，还会产生一种虚荣和自吹自擂之感，而他一经发现这类欲望便不由得深感惊恐。约瑟甫斯常常跪在地上祈求上帝宽宥，恳请不再派遣悔罪的人，不要再有忏悔者从附近的苦行僧茅屋和从世俗世界的城镇村庄来拜访自己这个不洁的人。倘若有一阵子果真无人前来忏悔时，他的感觉却会很糟糕。倘若又有许多拜访者纷纷来临，他也会再度捕捉住自己新的老毛病。于是，约瑟甫斯就像得了热病，听完这人

或那人的忏悔后，不是发热就是发冷，感觉自己丧失了爱心，是的，甚至还会蔑视悔罪者。他叹息着也把这类内心挣扎接纳入自己的灵魂里，偶尔，他听完某个人的悔罪后，在孤独一人时严厉地对自己加以惩罚。除此以外，他还给自己下了规定，对待忏悔者不仅要有兄弟情谊，还得备加尊敬，而且对待自己不太喜欢的人更要比对待一般人更为尊敬，因为他应当把每一位来访者都视为上帝派来的使者，是前来考察自己的人。岁月流逝，当他多年后已几乎是老人时，才总算获得了一定程度的平静稳定感。而在许多居住在他附近的人眼中，他似乎已经毫无瑕疵，是一位已从上帝处寻得内心平静的完人。

而平静也具有活生生的生命，如同其他任何生命那样，也必然有盈虚圆缺，必然得适应环境，必然要面临考验，必然经受变迁。约瑟甫斯获得的平静正是这般模样，它是易变的，忽而存在，忽而消失，忽而近在眼前，好似擎在手里的一支蜡烛，忽而相隔遥远，好似冬夜里高悬天际的星星。事实上，每隔一段时间就会出现新的、特别的罪恶感和诱惑感，使他的生活愈益步履维艰。它们不是什么强大热烈的情绪，不是勃然大怒或者本能冲动，而是恰恰相反。这是一种开头很容易忍受的感觉，是的，最初几乎难以觉察，因为这是一种没有特殊痛感和失落感的情况，是一种懒洋洋、冷漠而又厌倦的精神状态，只能形容为消极感觉，形容为欢乐的渐渐减弱、远去，最终完全消失。那情况就像有些阴沉日子，既无灿烂阳光，也无倾盆大雨，天空凝滞不动越来越沉重，像是在自我禁闭一般，天空的颜色灰暗，却不是一片漆黑。天气又闷又热，却并非暴风雨前的气势。约瑟甫斯渐近老年之际，他的生活就逐渐成为这副样子。他变得越来越难以区分清晨与黄昏的差别，节日和平日的差别，更越来越无法判断自己的情绪高涨和心情沮丧的时刻，一切都变得无聊乏味、拖泥带水，他凄然想道，这便是人的老境吧。他之所以凄然伤感，因为他原本期望人到老年便可逐渐摆脱本能冲动和欲望，让自己的生活光辉而自在，使他得以进一步接近渴望已久的和谐完美，接近成熟的灵魂平静。如今怎样了呢，老年不仅令他失望，似乎也欺骗了他，他从中一无所得，唯有这种厌倦、灰色、毫无乐趣的寂寥感，还有就是无可救药的餍足感。最令他感到餍足至极的是：这种为存在而存在，为呼吸而呼吸，为睡眠而睡眠，日夜生活在自己小小绿洲畔的洞穴里，在永恒轮转的清晨和

黄昏中，在旅人和朝圣者、骑驴子和骆驼者无休无止的人流中，尤其在那些专程来访问他的人之中，他被那些愚蠢、充满畏惧感、像孩子般易被愚弄的人所包围，他们前来诉说自己的生活、罪孽和恐惧，诉说受到的诱惑和为此而作的挣扎。约瑟甫斯有时感到，自己就如同这片汇聚着涓涓泉水的石砌池塘，水流先经过草地，形成一道小溪，然后流进沙地，迅速在荒野里消失得无影无踪。而一切向他倾诉的忏悔，罪孽，良心折磨，生活经历，大小不一、真假不一、成百上千、永远全新地流入他的耳朵。但是他的耳朵却不像沙漠，没有生命，它是活生生的器官，不能够永无停顿地汲饮、吞噬和吸收，它感觉疲乏，感到餍足，感到被过度滥用了，他渴望那连绵不绝的忏悔、忧虑、控诉和自我责备的语言之流能停息，渴望宁静、死亡和沉寂能取代这种永无止境的流淌。

是的，约瑟甫斯希望结局降临。他已经疲倦，他已经尝够了生活，他已经餍足了，他的生命业已淡薄无味，也已毫无价值了。对他而言，再要一如既往地生活简直太过分了，以致他偶尔想试试了结自己的存在，想严惩自己，消灭自己，如同叛徒犹大所做，把自己吊死。情况就像他开始隐修生活初期，魔鬼曾把种种感官的和尘俗的欲望、想象和梦幻偷偷注入他的灵魂一样，如今这个魔鬼又试图暗暗向他灌输自我毁灭的想象，以致他每见到一棵树的粗枝就会考虑是否把自己悬挂在上面，每望见一片陡直的崖壁，就会掂量其是否够高够陡，足以把自己摔死。他反抗魔鬼的诱惑，他持续斗争着，他没有屈服，然而这种挣扎却让他夜以继日地生活在自我厌恶和渴望死亡的熊熊烈火之中。生活变得再也无法忍受，只剩下憎恨了。

约瑟甫斯有一天终于决定走这一步。当他再度登临那座高高的悬崖时，他望见远处天与地之间出现了两三个小小的人影，显然是旅行者，也许是朝圣者，还可能就是来拜访他的忏悔者呢。一种不可抗拒的愿望猛然攫住了他：快，赶快离开这里，离开这个地方，逃开这种生活。这突然冒出的愿望如此强烈，难以克制，把一切顾虑、抗议和怀疑一古脑儿统统扫清了，他自然不可能毫无感觉，难道一个虔诚的隐修者可能不受良心责备而顺从某种本能冲动么？然而，他已经在奔跑了，他匆匆赶回到自己居住的洞穴里，他曾在这里苦苦挣扎过许多年，体验过无数次情绪昂扬和灰心失望的经历。他无意识地行动着，

急匆匆抓了几把枣子，拿起一只装满水的葫芦，塞进自己破旧的背囊，背上肩头，又取了手杖，转身便离开了自己安静的绿色小家园，成了逃亡者和不平静的流浪汉，逃离了上帝和人类，尤其是逃离了他曾一度奉为至高无上的一切，逃离了他的职责和使命。

他一开始发了疯似地向前狂奔，似乎自己在悬崖上瞧见的那几个远远的人影，果真是来追捕他的敌人。但是狂奔了一程，漫步行走了一个钟点之后，他的畏惧焦急消退了，运动让他感到一种惬意的疲倦，他第一次停步休息，却不允许自己进食——日落之前不进食，已成为他神圣不可侵犯的习惯——，他那被猛然冒出想法所抑制的理性，在他休息时又再度活跃起来，它打量着他受本能驱使的行动，要重新进行判断。他的行动当然过分草率，然而他的理性似乎没有多少抵制，反倒很乐意的模样，似乎认为，多少年来这是他第一次作出了纯洁而无罪的行动。他的行为确实是一种逃亡，又突然又鲁莽的逃亡，却绝无任何可耻的意味。他只是离弃了一个自己不再胜任的岗位。他用逃跑的行动承认自己否认了自己，辜负了必然在观察自己的苍天。他承认自己放弃了为无益的灵魂而日夜不停的奋斗，承认自己被打败了。他的理性发现，这次行动不伟大，没有英雄气概，没有神圣气息，但是却很正直诚实，而且也似乎是不可避免的现实。直到此时此刻，他才惊讶自己为什么直至今日才想到逃走，他忍耐的时间实在太长了啊。这时他也才察觉，自己久久死守着一个已丧失意义的岗位，实在是一种错误，或者说是由于受到他的自我主义和老亚当的干扰了，这时他才开始懂得，为什么他的久久固执不变会导致如此险恶的后果，会形成灵魂的分崩离析和头脑失常，是的，甚至被魔鬼所盘踞，否则何以解释自己的死亡渴望和执意自杀呢。一个基督徒自然不应和死神为敌，一个隐修士和圣徒自然应当把生命视作奉献。然而，自杀这种想法只能是道地的魔鬼式邪念，只会让自己的灵魂受邪魔驱使，而不再受天使的呵护和管教。

约瑟甫斯坐下身来，好一阵子完全不知所措，最后才从深深的痛悔和震撼中有所感悟，他刚刚走过几里路程时的思索，令他看清了自己新近一个阶段的生活，也才认识到一个已届老年男子的可怕的绝望处境，他失却了自己的目标，日夜受到邪恶诱惑的折磨，竟想吊在一根树干上自尽，好像那个天国里的叛徒。倘若说这种自杀的念头令他

感到十分恐怖，那么这种恐惧必定出自他对史前时期，对基督诞生前的古老异端邪说具有若干残余知识——知道那种原始的以人作祭献的古老习俗了——，那时候，皇帝、圣徒、部族的中选者，往往为了大家而牺牲自己，甚至用自己的手结束自己的生命这种例子也不少见。但是，这种史前时代古老习俗的回响，还仅仅是让他不寒而栗的一个次要方面，更令他恐惧的却是另一个思想，归根结蒂，救世主死在十字架上，并不意味着任何别的内容，而只是一种自愿的为人类的祭献。事实如此，约瑟甫斯想到这里，恍然觉悟，基于这种认识的预感才萌生了自己渴望自杀的冲动，这是一种粗野而恶劣的自我牺牲冲动，因为毕竟只是狂妄地妄图模仿救世主——或者甚至是狂妄地暗示：救世主的拯救人类工作并未完全成功。约瑟甫斯被自己的想法吓了一跳，不过也同时庆幸自己总算逃脱了危险。

这位苦行僧约瑟甫斯对自己的新处境久久沉思着，有一阵子认为自己没有追随犹大或者上十字架的基督，而采取了逃亡行动，是一种重新把自己交给上帝的行动。然而，他越是清晰地认识自己刚刚逃离的地狱，心里就越发羞愧和沮丧，直到后来这种悲哀之情竟像一口食物哽塞了咽喉。不幸感不断膨胀，发展成了无法忍受的压力，接着，突如其来地痛哭了一场，于是奇迹般地治愈了他的伤痛。噢，他已有多长时间不会流泪了！泪如雨下，模糊了他的视线，却止住了那种死一般的绞痛。当他重新清醒过来，感觉到自己嘴唇上的咸味后，才发现自己确实哭泣过，这一瞬间，他觉得自己好似又成了纯洁的小孩，不知何为邪恶了。约瑟甫斯微微笑着，对自己的哭泣略感羞愧，终于站起身子，重又启程前行。他心里茫茫然，不知道自己应该逃向何处，也不知道未来又将如何。他想自己正如同一个孩子，没有任何意向和矛盾可以轻轻松松地上路，他觉得遥远处传来悦耳的召唤声，似乎在引导自己向前，他的这场旅行如今似乎不再是逃亡而是一次返乡之行了。他现在渐渐疲倦了，他的理性也疲倦地沉默了，也可以说是休息了，或者也可以说是纯属多余了。

约瑟甫斯在一个水潭旁过夜，那里已驻扎着一小队旅客和几匹骆驼。客人里有两位妇女，他只举手打了个招呼，避免相互交谈。天色擦黑时，他咀嚼了几粒枣子，做完祈祷后便躺下休息了；忽听得两个男人在附近低声交谈，好像是一老一少，他只听得清谈话的片言只

字，然而就是这些言语也引起了他的注意，足够他思索半夜的了。

“很好，”他听见那长者的声音在说，“你要去向一位虔诚的贤者忏悔诉说，这是好事。我告诉你，这些人什么都懂，他们不是只会一点点，其中有些人还会施魔法呢。倘若有头狮子猛烈扑来，他只需喊叫一声，那只猛兽就蹲下来，夹起尾巴悄悄走开。我告诉你吧，他们会驯狮子。他们中有一个特别神圣的人，他死后，那些被他驯顺的狮子竟替他掘了墓穴，还扒起泥土筑成了美丽的坟墓，其中有两头狮子还日夜替他守墓，守候了很长时间。其实他们不只是会驯狮子，有一次，某个隐修士还用祷文锻打改造了一个罗马百人队长的坏良心，那可是只残酷的野兽，是全阿斯卡龙最坏的军人，他却用祷文锻造了那颗黑心，变得胆小如鼠，总想找一个地洞把自己藏起来。这个坏蛋后来变得安静而且怯生生怕人，人们几乎认不出他来了。当然，这件事还有颇可思考的情况，因为这个人不久就去世了。”

“那位圣徒死了？”

“噢，不是的，是那个罗马军团的百人队长。他叫法罗[12]，受到那位圣徒申斥又唤醒良知后，却很快就崩溃了，——先是发了两次高烧，三个月后就死了。嗯，他死了大家不觉得有损失。不过我常常思索，那位圣人也许不仅只驱逐了他身上的魔鬼，甚至还念了另一个小小的咒语，把这个男人也送还了大地。”

“一个虔诚的圣徒会做这等事？我可无法相信。”

“信不信由你，我亲爱的。事实上从那天开始，一个人就彻底变了，还不可以说是中了法术，何况三个月之后……”

沉寂了片刻后，那个年轻人又开口说话了。“这里也有一位圣徒，就住在这儿附近，他孤独一人居住在通往加沙的大路附近，在一道小泉水畔。他的名字叫约瑟甫斯·法莫罗斯，我已听说了他的不少事迹。”

“是么，说了什么？”

“人们说他虔诚得惊人，从来没有注视过女人。倘若有骆驼队经过他偏僻的住地，而有只骆驼上又坐着一位妇女，那么她即使戴着厚厚的面纱，他也都会立即转身，迅速消失在洞穴里。有许多人去向他忏悔，去的人多极了。”

“不至于吧，否则我也早就听说他的名字了。你说的这个法莫罗

斯，他有什么特别能耐呢？”

“噢，我知道人们都去向他忏悔。如果他不是如此与人为善，又无所不知，那么人们就不会蜂拥而去了。此外，传说他几乎不大开口，从不骂人和向人吼叫，也从不惩罚人或者类似的处置。人们说他为人温和，甚至是个羞怯的男子。”

“啊，他既不叱责人，也不惩罚人，甚至不爱开口说话，那么他怎么帮人呢？”

“他只是默默倾听，发出奇妙的叹息，还有就是划十字。”

“什么！竟有这样一种不合格的圣徒，你不见得愚蠢到向这种哑巴大叔去忏悔吧？”

“是的，我正想这么做。他住得离这儿不远，我会找到他的。今天傍晚有个穷苦的修士曾在这片水潭畔闲散站立。明天早晨我就去问他，我看他也好像是位隐士。”

老人生气了。“你还是把这个泉水隐士抛开吧，让他蹲在自己的洞穴里吧！一个男子汉，只会倾听和叹息，又害怕面对妇女，这个男人成不了事的！别去找他，我告诉你一个必得去访问的人名吧。他确实住得离此地很远，要过了阿斯卡龙才到，但他是当今最出色的隐士和忏悔长老，他的名字叫狄昂。人们都称呼他狄昂·普吉尔，普吉尔的意思是拳击勇士，因为他能击退一切妖魔鬼怪。凡是有人去向他诉说罪孽，我的小兄弟，这位普吉尔不会连连叹气，缄口无言，而会直言相告，用自己的办法把那个人的铁锈刮干净的。据人传说，他曾鞭打过一些忏悔者，还曾让一个人赤裸膝盖在岩石上跪了整整一夜，最后叫他拿出四十枚铜板布施穷人。我的小兄弟，你可以去看望这个人，他会让你大吃一惊的。当他直瞪瞪注视你时，他的目光便看穿了你的五脏六腑，让你浑身哆嗦。那个人从不唉声叹气，他有真本领。谁若常常失眠，做恶梦，有幻觉，就得去找普吉尔，我告诉你吧，他有办法教这个人恢复正常。我说的这些事，绝不是道听途说得来。告诉你吧，因为我亲自到过他那里。是的，我亲自去过，我也许是个可怜虫，不过我确实曾去拜访隐修士狄昂，这个拳击勇士，他是上帝的使者。我去的时候情况十分悲惨，我带着肮脏不堪的良心去他那里，离开的时候却干干净净，像一颗晨星晶亮清明，也像我的名字大卫[13]一般真实可靠。请你牢牢记住：他名叫狄昂，人们称呼他普吉尔。你

尽快去看他吧，你会体验到什么叫奇迹的。有许多行政长官，年长的名流，还有大主教，都常去向他讨教呢！”

“是的，”年轻人表示同意道，“如果我下次再去那一带时，我会考虑访问他的。然而今天是今天，这里是这里，我今天既已来到这里，而约瑟甫斯又住在附近，我又听说过他的许多善良好事……”

“他有好事！这个法莫罗斯会对你有什么好处呢？”

“我喜欢他的不训人不骂人。我得承认，我喜欢这种作风。我既不是军官，也不是大主教。我只是个小人物，而且性格也比较怯懦，我也许受不了火药味十足的款待。天晓得，我为什么要反对别人的温和态度。”

“我兴许也喜欢温和款待！可是这得等你诉说完毕，受过惩罚，获得净化之后，我以为，也许那时才是温和款待的合适时机。你浑身污秽，脏得像条豺狼，站在你的忏悔长老和法官面前听候发落，那可不行！”

“好吧，好吧。我们不该大呼小叫的，别人都想睡觉呢！”

那位青年人又忽然轻轻笑着说道：“我刚刚想起了一件关于他的趣事，也告诉你吧。”

“谁的趣事？”

“他的，约瑟甫斯长老的。他有一个老习惯，每当来人向他诉说过、忏悔过之后，他都要为此人祈福，并在告别时在那人额上或脸颊上亲吻一下。”

“是么，他现在还这样做吗？这真是他的可笑习惯。”

“还有呢，你也知道他十分羞于会见妇女。据说，有一个住在附近的妓女，某一天穿着男人衣服去找他，他没有看出来，听完了她编的一派胡言。待她忏悔完毕，他恭恭敬敬向她鞠了一躬，还十分庄重地与她亲吻告别。”

老人不禁爆发了哈哈大笑，另一位赶紧叫他“轻一点，轻一点”，于是约瑟甫斯便听不清他们后来的对话，只听见一阵子压低了的笑声。

约瑟甫斯仰望天空，只见一弯镰刀般的新月高悬在棕榈树冠之上。深夜寒气袭人，他不禁颤抖了一下。倾听两位骆驼旅客的夜谈，谈的恰恰是他自己以及那刚被抛弃的职责，使他好似面对一扇哈哈

镜，感觉十分怪异，却也不乏教益。那么，果真有个妓女曾经开过他的玩笑。啊，这事情真够糟糕的，虽然不能说是最糟糕。他久久思索着两个陌生人的对话，直至深夜才允许自己入睡，因为自己的冥思苦想并非毫无收获。他已作出一个结论，也下了决心，他怀着这一新决定安心睡着了，并一觉睡到大天亮。

约瑟甫斯的新决定正是两位骆驼客人中那位年轻人没有采纳的建议。他决心采纳老人的忠告去拜会那位人称普吉尔的狄昂修士。他早已久仰其大名，今天还恰恰恳切地背诵过他写的赞美诗呢。这位著名的忏悔长老，灵魂的法官，精神指导人，大概也会给自己提出忠告、判决、惩罚，并且指明出路的。约瑟甫斯愿意把自己托付给这位上帝的代言人，也乐意遵守他为自己作出的任何安排。

约瑟甫斯在那两位旅人仍熟睡时离开了，他吃力地走过颇为难走的路程后，当天到达了一个他知道有虔诚修士居住的地带，希望自己能够在这里探听到前往阿斯卡龙的骆驼队常走的路线。

傍晚时分，他发现自己抵达了一个可爱的小绿洲，那里树木高耸，山羊鸣叫，他相信自己望见了绿荫缝隙间的茅屋顶轮廓，也似乎闻见了人的气息，当他迟疑地向前走近时，察觉有一道目光在审视自己。他停住脚步，环顾四周，看见有个人靠坐在树林边缘第一棵大树下，那是个灰白胡子的老人，笔直地坐着，脸容庄重而略显严厉，目光定定地望着他，显然已经凝视了一忽儿。老人的目光坚定而锐利，却毫无表情，唯有习惯观察他人，却不好奇不参与的人才具有这种目光，他冷冷观察一切接近自己的人与物，试着认识他们，态度不亢不卑。

“赞美耶稣基督，”约瑟甫斯首先开言道。老人的答复是一声听不清的嘟哝。

“对不起，”约瑟甫斯问道，“您和我一样是个陌生的旅人，还是这片美丽绿洲的长久居民？”

“一个陌生人。”白胡子老人回答。

“尊敬的长者，您也许能够告诉我，从这里走是前往阿斯卡龙的正确路线么？”

“是的。”老人答道，说罢便缓缓站起身来，四肢略显僵直，站直后才看出是位瘦骨嶙峋的巨人。他直挺挺地站着，目光望向空旷的远

方。约瑟甫斯感觉老人毫无交谈的兴趣，但是他必须鼓起勇气再问一句。

“尊敬的长者，请允许我再提一个问题，”他彬彬有礼地说，只见老人收回了远望的视线，冷冰冰而又神情专注地把目光转向他。

“您也许知道去哪里能找到狄昂长老？那位人们称为狄昂·普吉尔的长老？”

陌生人略略皱起眉头，目光显得更加冷冰冰了。

“我知道他，”他简短地说。

“您知道他？”约瑟甫斯不禁失声叫道。“啊，请您告诉我吧，因为我是专程来拜访狄昂长老的。”

高大的老人从上往下打量着对方，却久久不给与答复。接着，他又退回到原先那棵大树下，动作缓慢地坐下，恢复了原来靠在树干的姿态。他微微做了一个手势，请约瑟甫斯也同样坐下。约瑟甫斯温顺地服从了，落坐时觉得两腿酸软，却立即便忘却了，因为他已全神贯注于老人身上。此刻老人似乎已陷于沉思，庄重的脸上露出一丝拒人千里之外的严厉表情，然而这一表情上还罩着另一种表情，就像是一副透明的面具，那是一个孤独老人的痛苦表情，因自尊和体面不允许表露的痛苦表情。

过了很长时间，老人才把视线转回约瑟甫斯身上。他再度目光锐利地细细打量着对方，突然用命令口吻问道：“您是什么人？”

“我是一个忏悔者，”约瑟甫斯回答，“我已过了很多年隐修生活。”

“这可以看得出。我问您是谁。”

“我叫约瑟甫斯。全名约瑟甫斯·法莫罗斯。”

约瑟甫斯报出姓名时，老人一动也不动，双眉却紧锁起来，以致片刻间几乎看不见他的眼睛。老人似乎被听到的名字怔住了，吓着了，或者令他失望了，或者只是他的双目疲倦了，只是一时精神涣散了，只是身体某处有点小小虚弱感，这都是老年人常犯的小毛病。无论如何，老人始终僵直地一动也不动，双目也始终紧闭，当他后来重新张开眼睛时，他的目光又有了变化，或者似乎显得更加苍老，更加孤独，更加凝滞不动了。他艰难地缓缓开言道：“我曾听人说起您。您不是那位倾听别人忏悔的长老么？”

约瑟甫斯狼狈地承认了，他觉得被人指认是一种难堪的曝光。他又第二次遭受自己名声招致的羞辱。

老人又用他那种简洁方式问道：“您现在是想去访问狄昂·普吉尔？为了什么事？”

“我要向他忏悔。”

“您指望从他那里得到什么呢？”

“我不知道。我信任他，我甚至感觉，好像天上有一个声音派遣我，指引我去他那里。”

“那么您向他忏悔之后，又打算怎样呢？”

“我将遵照他的命令工作。”

“倘若他的建议或者命令有差错呢？”

“我不探究错或不错，我只是顺从执行。”

老人不再吐露任何言语。太阳已西斜，树叶间传出一只小鸟的啼鸣。由于老人始终缄默无语，约瑟甫斯便站起身来。他怯生生地再次提出了刚才的要求。

“您说您知道哪里可以找到狄昂长老。我请您告诉我地名，指点道路？”

老人的嘴唇噘了一下，掠过一丝不易察觉的微笑。“您认为，”他温和地问道，“他会欢迎您么？”

约瑟甫斯被这个出其不意的问题怔住了，答不出话来，只是窘迫地呆呆站着。

最后，他打破僵局说道：“至少可以让我希望有机会再见到您吧？”

老人作了一个告别的手势，随即点点头回答道：“我将在这里歇息，直到明天日出。您请走吧，您已经又饥又累了。”

约瑟甫斯尊敬地行了告别礼后，继续赶路，傍晚时分抵达了那个小小的定居点。人们聚居在这里好似生活在修道院中，一批来自不同城市和乡村的基督徒——所谓的退隐者们——在这片偏僻地带建立了这个定居点，以便不受打扰地过一种简单纯朴的静静潜修生活。人们款待他食物、饮水和过夜的床铺，眼见他疲倦已极，也就免了他的问答礼仪。人们临睡前由一位修士念诵晚祷文，其他人则跪在地上聆听，最后同声齐念“阿门”。

换一个时候，约瑟甫斯也许会乐意和这群虔诚的修士多盘桓一会，然而现在，他心里只惦记着一件事，如何在明日清晨时分赶回昨日告别老人的地点。他发现老人裹着一条薄薄的草席熟睡在地上，便在大树的另一边坐下身来，静候老人睡醒。不久，睡着的人便转动身子，醒了过来。他推开草席艰难地站起来，伸展着僵硬的四肢，接着便跪倒在地上，开始做早祈祷。当老人再度站起身子时，约瑟甫斯立即走上前去，默默地行了礼。

“您吃过了？”陌生的老人问。

“没有。我习惯于每日一餐，而且要等到日落之后才进食。尊敬的人，您饿了吗？”

“我们就要上路了，”老人说，“我们两人都已不再年轻。因此继续行程前还是先吃些东西好。”

约瑟甫斯打开背囊，给老人奉上枣子，昨夜那些善良的修士还送了他一块小米饼子，也拿出来与老人分享了。

“我们上路吧，”老人吃完后说道。

“啊，我们一起走么？”约瑟甫斯高兴地喊道。

“那当然。您曾要求我指点道路，现在就走吧。”

约瑟甫斯又惊讶又高兴地望着老人。“您多么仁慈，”他嚷着，试图说几句铭谢话，但陌生老人用一个干脆的手势止住了他。

“唯有上帝才是仁慈的，”他说。“我们就动身吧。现在起不要再尊称您了，两个年迈的忏悔修士还用得着讲什么虚礼客套么？”

高大的老人跨开了步伐，约瑟甫斯紧紧跟随，这时太阳已经高高升起。带路人似乎十分熟悉路途，十分有把握地告诉约瑟甫斯，他们中午时分定能到达一个荫凉的地方，可以在那里歇脚片刻，躲过最炽热的日头。他们一路上不再说话。

在热日头下一连走了几个钟点，直到抵达一个适宜憩息的地点，他们躺倒在一些陡峭崖壁的阴影下，约瑟甫斯再次询问他的向导，他们还要走几天路程，才可到达狄昂·普吉尔的住处。

“这得取决于你，”老人回答。

“我？”约瑟甫斯叫道，“啊，倘若由我决定，我今天就想见他。”

老人此刻似乎也毫无交谈的兴趣。

“我们看看情况吧，”他只是简洁地截住了话头，翻转身子，闭上

了眼睛。约瑟甫斯不愿在老人瞌睡时惊动他，便轻轻挪到旁边，不料一躺下就睡着了，因为前一夜他久久警醒着。倒是他的向导觉得上路时刻已到，才把他唤醒。

他们在午后来到一处可以休息的地点，那里有水、有树，还有青翠的草地。他们喝过水，洗净自己后，老人决定在这里歇脚。约瑟甫斯心里很不愿意，便怯生生地提出反对意见。

“你今天说过，”他表示，“由我决定去狄昂长老处的迟早，我很愿意再赶几个钟点路程，倘若果真能够在今天或明天就到达的话。”

“不必了，”老人回答，“我们今天已经走得够多了。”

“请原谅，”约瑟甫斯继续请求，“但是你总能理解我心里多焦急吧？”

“我很理解。然而焦急对你毫无好处。”

“那么你为什么对我说，一切由我决定呢？”

“是的，我说过。自从你明确说出了忏悔的意愿，你就随时可以诉说。”

“今天就可以？”

“今天就可以。”

约瑟甫斯惊恐地直盯着面前这张静静的苍老脸容。

“这可能吗？”他喘息着叫嚷道，“你就是狄昂长老？”

老人点头认可。

“你就在这些树下躺着休息吧，”老人口气温和地说，“但是你不要睡着，只是静心休息，积蓄精神，我也要歇息和静思片刻。然后，你就可以对我讲述你渴望诉说的情况了。”

约瑟甫斯发现自己就这么一下子到了目的地，如今他几乎无法理解自己怎么未能早早认出这位可敬的长者，他们毕竟已共处了整整一个白天。约瑟甫斯退到一旁，跪下祈祷着，同时绞尽脑汁思考着想要诉说的内容。一个小时后，他回到老人身边，询问狄昂长老能否听他忏悔。

他总算可以悔罪了。一切都一泻无余：多少年来他所过的生活，长期以来似乎已丧失了价值和意义的一切，从他的嘴里汩汩流出，有故事，有哀叹，有疑虑，也有责备和自我责备，他如何成为基督徒，做了隐修士，如何祈求净化和圣洁，结果却是迷乱、昏暗和绝望。他

诉说了自己的整个生活历史，连最近的情况也没有遗漏：他逃离旧生活，他的解脱感以及逃避带给他的希望。他述说了决心寻找狄昂长老的原因，他们见面后自己对老人立即产生的信任感和敬爱感，同时也述说了自己这一天里曾好几次觉得老人太冷冰冰，不近情理，是的，太乖戾了。

等约瑟甫斯诉说完毕，太阳早已下山。老人始终全神贯注地倾听着，绝不打岔或者询问。即或忏悔已结束，他仍然不吭一声。他费劲地站起身子，极友好地望着约瑟甫斯，而后弯身吻了他的前额，又为他划了十字。直到很久之后，约瑟甫斯才恍然明白，这正是自己过去用来打发忏悔者的同一种既沉默、友好，又宽容、爱护的姿态。

接着，他们吃了些食物，做了晚祷，便躺下休息了。约瑟甫斯入睡前还沉思了片刻，是的，他原本期待忍受一场训斥和惩罚，结果却没有，然则他并不感到失望，也并无不安感。狄昂长老的目光和关怀的亲吻大大安慰了他，他觉得心里平静了，不久就进入了舒坦的梦乡。

第二天清晨，老人默默地带领他继续前行。他们几乎不停顿地走了整整一天，接着还走了四五天，终于到达狄昂的住处。他们共住一屋，约瑟甫斯帮助老人做些日常杂活，熟悉了狄昂的生活起居，他们的共同生活与约瑟甫斯以往多年所过的生活没有很大区别。不同的仅是他不再单人独处，而是生活在另一人的庇荫和保护之下，因而现在所过的生活毕竟与从前截然不同了。忏悔者和寻求慰藉的人陆续不断地从附近地区、从阿斯卡龙，乃至从更远的四面八方赶来。最初，每逢来了客人，约瑟甫斯总是急忙告退，直至来客离去才重新露面。但是，狄昂长老常常像呼唤仆人似地把他叫回，让他取水或者做别的小事，日子一久，约瑟甫斯也就习以为常帮着料理忏悔事务，也越来越多地陪同倾听客人的忏悔——只要当事人不表示反对。事实上大多数忏悔者倒是并不喜欢独自面对威风凛凛的狄昂·普吉尔，而宁愿有这位温和斯文，又乐于助人的帮手在一旁陪听。约瑟甫斯就这样逐渐熟悉了狄昂长老听忏悔的方式，熟悉了他的安慰、斥责、惩罚和施予忠告的办法。约瑟甫斯难得有勇气提出问题，除了有一回某个学者或者文学家顺道来访之后。

约瑟甫斯从这位来访者的叙述中判断他结交了一些会魔法和星相

学的朋友。来人想在这里稍事休憩，便和两位年老的苦行僧同坐了一两个小时。这是一位彬彬有礼、十分健谈的客人，他滔滔不绝地谈论着星相和变化之道，他说人类以及人所信奉的神明，从有远古时代开始，迄至远古时代终结，全都得通过黄道十二宫的黄道带。他说到人类的始祖亚当，认为亚当与被钉上十字架的耶稣实为一人，因而他称救主的赎罪乃是亚当从智慧之树走向生命之树的变化历程，至于那条天堂乐园之蛇，据他声称本是圣泉的守护者，而一切众生形象，一切人与神，无不例外统统出自神圣泉水的黝暗深处。

狄昂长老聚精会神地倾听这个人以带着浓重希腊口音的叙利亚语胡说八道，使约瑟甫斯非常恼火，是的，他很生气狄昂竟然未以愤慨之情反驳这些异端邪说，而是对这位无所不知的朝山进香者的自作聪明独白，似乎颇有同感，因为狄昂长老不仅潜心倾听，而且不时为某些词语点头微笑，似乎十分满意。

当客人告辞后，约瑟甫斯用一种近乎谴责的激烈语气问道："你怎么能如此耐心地听完那个无信仰狂人的异端邪说？是啊，我觉得，你不但耐心地倾听，甚至直截了当表示出你的同感，还显出颇为欣赏的模样。你为什么不反驳他？你为什么不试图谴责他，说服他，让他归依我们的救主？"

狄昂长老只是摇晃着自己布满皱纹的细脖子上的脑袋作为答复。"我没有反驳他，因为这纯属白费口舌，更确切地说，因为我还没有能力进行反驳。这个男人在演讲才能、编造神话才能以及对星相的知识方面，都远远超出我，我不可能驳倒他的。此外，我的孩子，批驳一个人的信仰，说他的信仰是谎言或者谬论，也不是你我的事情。我承认，听这个聪明人说话让我觉得愉快，尽管你听不进去。他让我愉快，因为他说得动听，懂得又多，更重要的是他让我回忆起了自己青年时代的往事，因为我年轻时也曾从事这些知识和学问的研究，下过许多功夫。这位陌生人讲得天花乱坠的神话故事，其实也并非毫无价值。它们都是某一种信仰所采用的寓言和比喻，我们因为信仰了我们唯一的救主耶稣，也就不需要它们。然而对于那些尚未发现我们这一信仰的人——他们也许永远不可能认识我们的信仰——他们是有权利尊敬和信仰这种植根于自己古老先辈的智慧的。当然，亲爱的朋友，我们的信仰是另一种完全不同的信仰。但是，因为我们的信

仰不需要星相学和万古恒在学，不需要原始水源和宇宙母亲以及诸如此类学说的譬喻，我们也绝不能够说这类学说是谎言和谬论。”

“但是我们的信仰，”约瑟甫斯高声叫道，“确是更为优秀的学说，而耶稣又是为一切人类死去的。所以我认为，凡是认识救主学说的人，都必须反对那种过时老朽的学说，而代之以新的正确学说。”

“我们早就在做了，你，我，还有许多其他人都做过，”狄昂冷静地回答。“我们都是救主的信徒，因为我们都被基督学说和甘为人类而死的信心与力量所慑服了。然而另外有些人却信仰黄道十二宫的神话和神学理论，他们全然没有感受救主的力量，到现在为止还没有，而强制他们慑服，并不是我们的事情。约瑟甫斯，你难道没有注意到，这位神话学家何等善于叙述美丽动听的故事，又何等擅长编织形象譬喻么？你难道也没有看出他何等和谐自在地优游于自己的形象和譬喻的智慧之海中么？是的，这就是一个表征，说明他没有任何痛苦烦恼的压力，他很知足，一切都顺遂他的心意。对于事事顺心的人们，我们是无话可说的。一个人总是直至情况糟糕，甚至极糟糕之时，直至他历经诸多痛苦和失望，饱受种种烦恼之后，直至大水几乎淹没脖子之际，他才会急着要得救和获得拯救的信仰，才会抛弃眷恋已久的旧日信仰，转而冒险地接受得救奇迹的信仰。啊，约瑟甫斯，不要着急，我们暂且让这位博学多才的异教徒自得其乐吧，让他享受自己的智慧、思想和能说会道的快乐吧。也许就在明天，也许一年或者十年之后，他的艺术和智慧突然崩溃了，也许有人杀了他心爱的女人或者他的独生儿子，或者他自己落到了贫病交加的境地。如果我们有机会在上述情况下与他再相见的话，我们就乐意助他一臂之力，向他叙述我们摆脱痛苦的种种方法。倘若他质问我们：‘为什么昨天不告诉我，为什么十年前一声不吭？’——我们就可以回答：‘当时你正自得其乐呢！’”

老人说到这里，神情严肃起来，沉默了片刻。接着，他又好似从往日旧梦中醒觉一般，补充说道：“我年轻时也曾沉湎于古代长老们的智慧学说，即或后来踏上了十字架苦修道路，研读神学学说还常常带给我许多快乐，当然，也不时让我感到忧虑。我的思虑大都停留于世界的创造上，也即是说，当一切创造完毕之后，世间一切应该十分美好这一事实上，因为《圣经》告诉我们：‘上帝看了（基督）创造的

一切，看呀，一切都十分美好。’然而，事实上这种美好、圆满仅仅只有一刹那，天堂乐园完成时的一刹那，转瞬间，就在下一个刹那里，罪孽和诅咒便因为亚当吃了那棵树上的禁果而破坏了和谐完美。世上有些教派的教师说：这位创造了世界，创造了亚当及其智慧之树的上帝，并非独一无二最高的神道，而只是神之一员，或者只是一个低级的神道，一个造物者而已，然而所创造的世界并不美好，甚至是一大失败，以致被造的众生度日艰难，不得不把一段世界时期托付给邪魔，直至最高的神——灵魂的上帝，亲自决定由圣子来结束这段糟糕的世界时期。与此同时，这些教师说道，我也这么想，从此以后，造物主及其创造物也开始趋向灭亡，整个世界也逐渐枯萎、衰老，直至出现一个既无创造、无自然、无血肉、无欲望和罪孽，又没有生殖繁荣与死亡交替的历史时代，但是，一个和谐完美的、充满灵性的得救世界也会随之诞生，这个新世界里，不存在对亚当的诅咒，也不存在对欲望、生育、繁殖与死亡的永恒诅咒和惩罚。对于当前世界的丑陋恶劣，我们更多归咎于造物主，而不是人类的始祖亚当。我们认为，造物者果真就是上帝自己的话，就应当把亚当创造成另一种模样，或者至少得让他免受诱惑。我们这番推论得出的结论只能是：两个上帝。第一个是创造者上帝，另一个是天父上帝，而我们对第一个毫无畏惧地不断批评。我们中甚至有些人迈出了更加大胆的步伐，他们声称，创造毕竟不当是上帝的工作，而只应是魔鬼的勾当。我们全都认为，可以用我们上述种种聪明想法帮助救世主，促进未来灵魂世界的诞生，于是我们推出了形形色色的神道、世界以及改造世界的构思。我们忙碌于研究和讨论神学，直到有一天我发高烧几乎死去，我在热病昏迷梦魇状况中，脑子里仍然在和造物主打交道，我觉得自己必须投身战场，浴血奋斗，而梦魇中的故事却越来越恐怖吓人，竟至有一夜在高烧中，我认为自己必须杀死亲生母亲，才可能熄灭我血肉之躯里的生命。魔鬼趁我热病昏迷之际放出他的全部走狗追逐我。但是我还是痊愈了，令我的老朋友们失望的是，我又重新变回了早先模样，成了一个沉默寡言、缺乏灵性的愚蠢之人，尽管很快便恢复了体力，却始终没有恢复对哲学的兴趣。因为在那些逐渐康复的日日夜夜里，当恐怖的高烧梦魇终于消退，我几乎始终沉沉昏睡之际，凡是有一刹那的清醒时刻，我都感到救主在我身边，感到救主把自己的精力注入

我身体之内，当我重新恢复健康时，我便不再能够感受救主的亲近，这让我觉得深深悲哀。当时我对这种亲近怀有强大渴望，因而一旦重又倾听到种种哲学辩论时，立即意识到这将危及我的热烈渴望——当时我还把这一渴望视为自己最宝贵的财富——，生怕它会像泉水流失在沙地里一般，被思想和语言所淹没。我的朋友，我说得够多了，这就是我知识和神学生涯告终时的情况。从此以后，我就属于隐退的人。然而我对于任何擅长哲学和神话的人，任何懂得那类我自己也曾沉湎其中的游戏的人，我决不加以轻视，也不加以阻拦。如同我当年不得不满足于现实情况，不得不把造物主与上帝，创造与拯救之间的无法理解相互并存关系，永远成为自己的不解之谜一样，如今我也同样不得不满足于眼前的现实，我没有能力把哲学家造就为信徒。当然这也不属于我的职责。”

有一回，狄昂长老听完一个忏悔者叙述自己杀人和通奸罪行后，便对身边的助手说道：“杀人和通奸，听着可怕之极，当然也确实是坏事，事实如此。不过我得告诉你，约瑟甫斯，实际上这些世俗人毕竟算不上真正的罪犯，我经常试图完全站在他们中某一人的立场上看问题，我就会发现他们完全像小小儿童。是的，这些人很不规矩，不善良，不高尚，他们都是自私、好色、狂妄、怨气冲天的人，然而从本质上来看，归根结蒂他们都是无辜的，他们的行为幼稚无知，就和小孩子一模一样。”

“但是，”约瑟甫斯迟疑地说，“你常常严厉责备他们，还向他们描绘活生生的地狱景象。”

“正是如此。他们都是孩子，因而当他们良心上不安来向我忏悔时，所求的就是严厉对待，以及狠狠的训斥。至少这是我的观点。你那时的做法与我不同，你从不责骂和惩罚，你的态度友好，最后干脆用一个亲吻打发悔罪的人。我不想指责你，绝没有这个意思，我只是想说，我自己办不到。”

“明白了，”约瑟甫斯说，“但是我还得问一下，当我向你忏悔之后，你为什么不像往常处理忏悔者那样对待我，为什么只是默默地亲吻我，只字不提惩罚的事？”

狄昂·普吉尔用他那种透视内心的尖锐目光盯着约瑟甫斯。“难道

我做得不对吗？”他问。

“我没有说你不对。当时你显然做得很正确，否则那次忏悔后我就不会那么舒坦了。”

“那么，就不必再提它了。然而当时我倒也切切实实给了你一次为时很长的严厉惩罚呢，尽管我嘴里一字未说。我让你跟我走，把你当成仆人役使，硬让你重操旧业，迫使你陪听忏悔——那正是你逃离自己洞穴的原因呢。”

狄昂长老说完这番话便转身想走开，他一向反对长篇大论地讲话。然而约瑟甫斯这回却非常顽固。

“你当时就知道我会顺从你的，我想，在我向你忏悔之前，甚至在我认识你之前，你就料到我会顺从的。不，我现在只想问：你是否仅仅出自这一原因而如此对待我的？”

老人来来回回走了一会儿，然后站停在约瑟甫斯面前，把一只手搁在约瑟甫斯肩上，说道：“我的儿子，世俗的人们都如同儿童。而圣贤之人——是的，凡是圣人都不会来向我们忏悔的。但是我们，你和我均属同类，我们是苦行僧、探寻真理的人、避世修行的人，——我们不是儿童，不是天真无辜的人，因而也不是通过说教和惩罚可以矫正的人。我们，我们才是名副其实的罪人，我们是有知识有思想的人，我们是吃过天堂智慧之树果实的人，因而我们之间不应当孩童般拿鞭子揍一通后便不了了之。我们不会在作过忏悔和忍受惩罚后，又重新返回世俗世界，不会像世俗人那样又纵情寻欢、热衷功名，偶尔甚至互相残杀。我们所体验的罪恶并非一场短暂的恶梦，不能够通过忏悔，或者牺牲就可以卸下抛开的。我们是居留在罪恶之中的，因而不可能有无罪感，我们是永恒的罪人，我们居住在罪孽中，在我们自己良心的烈火中，我们知道，我们毕生都不可能偿清与生俱来的巨大债务，除非在我们死后得到上帝怜悯，把我们纳入慈怀。约瑟甫斯，这就是原因所在，为什么我不能强迫你接受我的布道，强迫你忏悔。我们并没有犯了这种错误或者那种罪过，而是永远生活在原罪感之中。因而你我之间只具有互相认识和互相敬爱的关系，绝不能用惩罚的方法来治疗矫正另一个人。难道你还不懂得么？”

约瑟甫斯轻声答道：“是的。我已经明白了。”

“那么我们就不必再说无用的话了，”老人简短地说，转身走向门

口的大石块，跪到石头上开始日常的祷告。

几年过去了，狄昂长老一天比一天体力衰弱，以致约瑟甫斯每天早晨都得扶持老人起床，否则就站不起身子。接着是早祷，早祷后老人又站不起身来，必须由约瑟甫斯再加以扶持，此后老人便整天坐着凝望远处。这是一般情况，有些日子，老人也有力气自己站起身来。就连听人忏悔的工作，老人也不是天天都能胜任，每当约瑟甫斯代行他的职务后，狄昂长老事后总要把忏悔者叫到自己身边，对他说："我的大限近了，孩子，我已走近大限。请告诉人们：这里的约瑟甫斯是我的继任人。"当约瑟甫斯想要插话表示异议时，老人便向他投去极严厉的目光，迫令他住口。

有一天，老人显得比较有生气，不靠帮助独自起了床。他把约瑟甫斯叫到身边，一起来到小园圃边缘的一处地方。

"这里就是你将来埋葬我的地方，"老人说，"我们一起来挖墓穴，我想我们的时间还有一些。拿把铲子给我。"

从那天开始，他们每天清晨总要挖掘一小片土地。每当狄昂长老觉得自己有点力气时，总要满满掏出几铲泥土，尽管十分费劲，脸上的神情却比较愉快，似乎这桩工作带给了他很大快乐。而且这种愉快表情往往整整一天都挂在脸上。自从开始掘墓之后，老人持续保持着良好的心态。

"你得在我的坟头上栽一棵棕榈树，"有一天他们在挖掘时，老人说道，"也许你能活到吃它的果实。倘若吃不到，别人总会吃到的。我总是不断植树，然而还是种得太少了。俗话说，如果一个人没有植一棵树，留一个儿子，他就不应该死。嗯，我不仅植下一棵树，还留下一个儿子，你就是我的儿子。"

约瑟甫斯发现老人的神情越来越愉快和泰然自若，自从他们结识以来，还从未见老人如此开朗过。某天傍晚时分，天色已昏暗，他们也已用过餐，作过晚祷了，老人把约瑟甫斯唤到床前，请他在自己卧榻旁稍坐片刻。

"我想告诉你一些事情，"他亲切地说。老人的神情清朗，毫无倦怠模样。"你还记得自己在加沙附近小屋里最后一段糟糕日子么？你甚至厌倦了生命，于是你逃离那里，决心去拜访老狄昂，向他诉说自

己的故事，你还记得么？而后你在隐修士的聚居地邂逅了那位老人，向他询问狄昂·普吉尔的住处，记得的吧？噢，你记得的。你最后发现这个老人就是狄昂·普吉尔，是不是像是一个奇迹？我现在要告诉你发生这个情况的原因，因为整个情况对我而言也像是出现了奇迹呢！

“你很清楚，当一个听人忏悔的长老苦修多年，已届老年之际，他听过无数人向他悔罪，人人都把他视为无瑕的圣贤，毫不觉察他是比他们更巨大的罪人，他心里会有什么感觉。他会觉得自己的工作内容空虚，对别人毫无用处，觉得以往自己眼中既重要又神圣的一切——因为是上帝派遣他来这里倾听和洗涤人们灵魂中的污垢和垃圾的——，如今对他竟成了难以承受的重大负担，是的，是一种过分沉重的负担了。他觉得自己的工作是一种诅咒，最后甚至看见有哪个可怜虫带着儿童式的罪孽来向他悔罪，他就惴惴不安。他就一心希望来人赶快走开，希望自己迅速得到摆脱，即使是悬在树上吊死也在所不惜。这便是你当时的情况。现在到了该我忏悔的时刻了，我要诉说的是：这也是当年发生在我身上的情况。我当时也相信自己的工作毫无用处，我的灵魂已黯淡无光。每当对我满怀信仰的人不断蜂拥而来，不断向我倾泻他们凡俗生活中的污泥脏水，我觉得自己再也不能承受了。凡是他们无法对付的事情，我也不再能够对付。

“那时候我常常听人说起一个名叫约瑟甫斯·法莫罗斯的修士。我听说向他悔罪的人很多，有许多人更乐意找他而不找我，因为他比较温和，比较慈祥，从不责骂和有所要求，他把他们当成兄弟，只是倾听，临别时还给予一个亲吻。你很清楚，这可不是我的工作方法。当我第一次听人形容这个约瑟甫斯时，我认为他的作法有点愚蠢，甚至可说过分幼稚了。然而，如今在我开始怀疑自己之际，我便没有任何理由指责批评约瑟甫斯的做法，而自以为是了。当时我有点疑惑，这个人会有何等样的魔力呢？我知道这个人比我年轻，不过却也届近老年，这情况让我高兴，因为我很难轻信一个青年人。我当时便感到了这个法莫罗斯对自己的吸引力。我决心去向约瑟甫斯·法莫罗斯朝圣，向他供认自己的困境，请他指点迷津，即或得不到具体指点，总可以获得些安慰和鼓励。我的决心下对了，我获得了解脱。

“我踏上了朝圣之路，向人们传说他居住的地点走去。与之同时，约瑟甫斯修士恰恰与我有了相同体验，也做了与我相同的事，为

了向我求援而逃离了自己的住地。我还未抵达他的住处就遇见了他，我们刚刚交谈了几句，我就认出他正是我期望拜见的人。然而他却是在逃亡途中，他的情况很糟，和我一样糟，或者还更糟糕些，因为他已不能够沉思，不能够倾听忏悔，却凄凄惶惶地要诉说自己的苦恼，要把自己托付给另一个人。那一瞬间，我感到失望极了，也非常悲伤。因为即使这个约瑟甫斯还没有认出我， 不知道我也厌倦了自己的工作， 也怀疑自己生命的意义，——也全都无关紧要，难道事实还不够说明我们两人都一文不值，都年华虚度而一事无成么？

“我讲到这里你总早已明白了吧——后面就可以简短些。你住在修士们聚居地的那个晚上，我独自静坐沉思，我站在你的立场上再三考虑着，心里想道：倘若他明天知道了实情，知道自己寄厚望于普吉尔实属徒劳，他会怎么样？倘若他知道普吉尔也是一个逃亡者，一个怀疑分子，他又会怎么样呢？我越是替他着想，就越加替他感到悲伤，同时也越发感到他好像是上帝派遣来我身边的，我将在了解他、治愈他的过程中，同时认识自己，治愈自己。我这才得以安心睡觉，这时已过了午夜。第二天你就与我同行，并从此成了我的儿子。

“这段历史是我早就想对你叙述的。我听到你在哭泣。哭吧，哭出来会舒服些。我既已唠叨了半天，干脆再烦你耐心听一忽儿，而且把我现在说的话牢记在心：人是奇怪的，是很难以信赖的动物，因而，也许某一时刻又会有些苦恼和诱惑再度袭击你，试图重新征服你，这是非常可能的事。但愿我们的救主到时候也送你一个善良、耐心而体贴人的儿子和弟子，就像当年把你送给我一样！至于让伊色利奥特的可怜犹大吊死在树干上的那棵大树，也即是当年诱惑者让你陷进去的幻景，我今天已经能够给你讲清一个道理：让自己这样死亡，不仅是一种愚蠢和罪过，尽管我们的救主将会不计较小过失而宽恕这一罪孽。但是，一个人在绝望中死去，也是一种特别悲惨的憾事。上帝把绝望遣送给我们，并不是想杀死我们，上帝送来绝望是要唤醒我们内心的新生命。约瑟甫斯，当上帝把死亡送给我们，当上帝让我们脱离俗世和肉体的羁束，召唤我们向上升华时，那么这是一种伟大的欢乐。一个人累极了获准安眠，一个人长久负重之后获准放下重担，这当然是一种十分珍贵的、美好的事情。自从我们开始挖掘我的墓穴以来——别忘了你得种一棵棕榈树——，自从我们开始掘墓以来，我

比以往许多年里都更快活，更满足。

“我唠叨得太久了，我的儿子，你一定很累了。去睡吧，回你的小屋去。愿上帝与你同在！”

第二天早晨，狄昂长老没有出来做晨祷，也没有呼喊约瑟甫斯去帮他起床。约瑟甫斯心里有些恐慌，他悄悄地走进狄昂的小屋，走向床边，发现老人已与世长辞，他容光焕发，面带孩子般的微笑。

约瑟甫斯埋葬了老人，在他的坟头种上了那棵树，他自己也活过了那棵树结出第一批果实的年代。

印度式传记

护持神[14]的化身之一，是伟大的英雄拉摩[15]，当这个毗湿奴的人形化身，与恶魔之王大战并将其杀死后，又以人类的形象再度进入人类的轮回循环之中。他的名字叫拉华纳[16]，住在恒河之畔，是一位尚武的王公贵族。他就是达萨[17]的父亲。达萨幼年丧母，父亲又很快续娶了一位美丽而又有野心的妇女，并随即有了另一个男孩，这个后母便把达萨视为眼中钉。她嫉恨长子达萨，一心想让自己的亲生儿子纳拉[18]继承统治地位。因此她总是想方设法离间达萨和父亲的感情，一有机会就把孩子从父亲身边驱走。然而拉华纳宫廷里有一位婆罗门贵族华苏德瓦[19]，担任着朝廷祭司要职，看穿了她的恶毒用心，并决意挫败她的诡计。华苏德瓦怜悯这个男孩，尤其他觉得小王子达萨具有母亲的虔诚性情，也继承了她的正直禀赋。华苏德瓦时时暗中照看着小达萨，不让他受到伤害，还注意着一切机会，设法让孩子脱离继母的魔掌。

国王拉华纳饲养着一群供祭献用的母牛，它们被视为不可侵犯的圣牛，因为它们的牛奶和奶油是专门用于供神的。这群母牛享受着全国最好的牧场。

有一天，一位照看圣牛的牧人，运送一批奶油来到宫中，并报告说，现今牧放圣牛的那一地带，已经呈现干旱的迹象，因此，一部分牧人认为，应当把牛群带往更远处的山里去，那里水源丰足，青草鲜嫩，即使到了最干旱的时期，水源也不会匮乏。

婆罗门人华苏德瓦认识这位牧人已有多年，知道他是一个忠实善良的男子汉，始终把他视为心腹。第二天，当小王子达萨不知去向，

再也寻找不到时，就只有华苏德瓦和这个牧人知道这次失踪的秘密。小男孩达萨已被牧人带进了深山。他们走在缓缓移动的牛群间，达萨很乐意参加牧人的行列，高兴地跟着放牧。达萨在放牧生活中逐渐长大，变成了牧童，他帮着照料母牛，学会了挤奶，他和小牛犊一起嬉戏，在树下玩耍，渴了就喝甜甜的牛奶，赤裸的双脚沾满了牛粪。达萨喜欢这种生活，他熟悉了牧人和牛群，熟悉了树林、树木和种种果实，最喜爱芒果树、无花果树和瓦楞伽树，他在碧绿的荷花塘里采摘甜嫩的鲜藕，每逢宗教节日就用火树花朵替自己编织和戴上一只鲜红的花环。他也熟知了一切野生动物的生活方式，懂得如何躲避老虎，如何与聪明的獴和快乐的豪猪结交朋友。雨季来临时，达萨便在半明半暗的山间避风雨小屋里和孩子们一起玩游戏，唱儿歌，或者编织篮子和芦席，以打发漫长的时光。达萨虽然并未完全忘却自己的老家和旧日宫廷生活，不过在他心里早已是一场梦景了。

有一天，牛群迁移到了另一个地区，达萨便跑到森林里去，想寻找可口的蜂蜜。自从他认识了森林之后，便深深爱上了它，尤其是眼前这座森林，简直美丽得惊人。阳光透过树叶和枝杈像金蛇一般翻转跃动；鸟儿的鸣叫，树梢的风声，猴子的啼啸，混合成了美妙的乐音；光和声在这里交织成了一幅亮晶晶的神圣光网。还得加上各种各样的气息，花朵的芳香，树木、叶片、流水、苔藓、动物、果实、泥土和霉菌的气味，有的苦涩，有的甘甜；有的粗野，有的恬静；有的愉快，有的悲哀；有的刺鼻，有的柔和，种种气息时而汇聚在一起，时而又四下分散。间或可以听到一道泉水在不知哪处山谷里奔腾的声息。偶尔也可以望见一只带有黄色黑色斑点的绿蝴蝶飞翔在一片白伞形花丛上。有时也会听见浓密树丛间一根树枝折断的声音，树叶簌簌然纷纷飘落的声息，或者有只野兽在黝暗树林深处吼叫，或者是一只母猴在生气地呵斥自己的小猴。

达萨忘记了寻找蜂蜜，他倾听着几只羽毛绚丽的小鸟婉转啼鸣，忽然发现了高高羊齿植物间有条隐隐约约的小径，那片高大羊齿植物丛好似大森林里一座茂密的小森林，而那条狭窄的羊肠小道只能容一人步行穿越。达萨小心翼翼地循着小径向前走去，来到一棵有着许多树干的大榕树下，树下有一座茅屋，一座用羊齿植物枝叶编织和搭成的尖顶帐篷。茅屋旁边的地上坐着一个人，那人身体笔直，一动不动

地坐在那里，两手放在盘起的双足之间，在他雪白头发和宽阔额头下，一双眼睛平静地、专注地望着地面；眼睛虽是睁开的，可对事物却视而不见，是在向内反观。达萨知道，面前是位圣人和瑜伽僧人，他从前见过这样的圣人，知道他们都是受到神道宠爱的可敬长者，向他们表示敬畏是应该的。但是这位圣人把自己隐居的茅屋构造得如此美丽，他那静垂双臂笔直端坐的禅定姿态，强烈吸引了这个孩子，感到他比以往见过的任何圣人都更为奇妙和可敬。他端坐不动，却好似飘浮在空中，他目光茫然，却好似洞穿了一切事物，他身体周围环绕着一种神圣的光晕，一种尊严的光圈，一种熊熊燃烧的火焰和瑜伽法力交融而成的光波，这些全都是男孩无法穿越，也不敢用一声问候或者一声惊叫而进行干扰的。圣人的庄严法身，从内部焕发出的光彩，使他即使静坐不动也以他为中心放射出一道道光波和光线，就像从月亮上射出的光芒一般。而他的法身也以一种积蓄而成的巨大神力、一种凝聚积存的意志力量，在他四周编织起了一张巨大的法网，以致达萨觉得：眼前这位圣人只要发一个愿望或产生一个念头，就能够杀死一个人，或者重新救治这个人。

这位瑜伽行者一动不动，好似一棵树，然而树叶和枝条总还要随风摆动，他却像石雕的神像一般在自己的位置上纹丝不动，以致这个男孩一见到这位僧人后便好像中了魔法，被这幅景象所吸引所捆绑，也一动不动地定在原地。达萨呆呆地站着，瞪视着这位大师，看见一片阳光落在他肩上，一丝阳光照在他一只垂落的手上，又见这细微的光点缓缓游动离去，又落下了新的光斑，达萨惊讶地看着，渐渐开始明白，这些阳光对面前的僧人毫无作用，附近森林里鸟儿的啼鸣，猴子的叫声也同样不起作用，就连那只停在他脸上，嗅过他皮肤，又在他面颊上爬行了一段才重新飞走的棕色大野蜂，也对他没有作用。——森林里全部多彩多姿的生命，均与他了无关系。达萨觉察到，这里的一切，凡是眼睛能见到，耳朵能听到的，不论其美丽抑或丑陋，可爱抑或可憎——统统全都与这位神圣的僧人毫无瓜葛。雨不会让他觉得寒冷或者沮丧，火也不能够让他觉得灼痛，整个周围世界对他而言，全都不过是无关紧要的表象。于是，男孩脑海里隐约升起一种想象；事实上这整个世界，也许也仅仅是镜花水月，只不过是从不可知的深处吹来的一阵微风，浮在海面的一个涟漪而已，达萨产生这一想

象，并非出于理性的思想，而是由于这位王子牧童感觉到了一种穿透全身的恐怖战栗和微微的眩晕，这是一种惊吓和危险之感，同时又是一种强烈的渴望感。因为，他切实觉得眼前的瑜伽行者已经突破了世界的表层，已穿越表象世界而下沉深入了一切存在的基础，深入了万事万物的内在奥秘之中。他已破除了人类感官知觉的魔网，已经不受任何光线、音响、色彩和知觉的影响，牢牢固守居留在自己的本质实体之中了。达萨虽然曾经受过婆罗门教的熏陶，获得过神光照射的恩惠，却并无能力用理性智慧理解这种感觉，更不知道如何用语气加以叙述，但是他切实感觉到了，如同一个人在极乐的时刻总会感到神就在自己近旁一般。如今他由于对这位僧人景仰爱慕而生的悚然敬畏之情，让他有了这种感觉，还由于他爱这个人，渴望去过与他同样静坐入定的生活，而有了这种感觉。更令达萨惊讶不已的是：这个老人让他想起了自己的身世，回忆起了往日豪华的宫廷生活，不禁暗暗伤心，便呆呆伫立在那片羊齿植物小丛林的边缘，忘却了飞翔而过的小鸟，忘却了身边窃窃私语的树木，更忘记了附近的森林和远处的牛群。他沉湎于魔术的力量，定睛凝视着静修者，完全被对方不可思议的寂静和不可接触的神态所折服，也为他脸上那种清澈澄明，形态上的从容含蓄，以及对自己职责的奉献精神所叹服。

事后，达萨自己也不清楚究竟在那里呆了多长时间，两三个钟点，还是站了几天。当那种魔力终于离开他，达萨不声不响重新穿过羊齿植物丛间的羊肠小道，找到走出森林的道路，最后回到那片宽阔的草地和牛群旁边时，他自己也说不出曾经做了些什么。他的灵魂仍然为魔力所萦绕，直到有个牧人呵斥他，这才清醒过来。那人对着达萨大声嚷嚷，责骂他离开牛群时间太长，然而男孩只是瞪大眼睛吃惊地望着他，好像根本听不懂他说的话，那人被孩子不寻常的陌生眼神和庄严的表情吓了一跳。过了好一忽儿，那位牧人才开口问道：“亲爱的，你去哪了？你是见了神，还是遇了鬼啦？”

“我去了森林，”达萨回答，“我去那里原本想寻找蜂蜜。可是我忘了寻蜜的事，因为我见到了一位圣人，一个隐居者，他一动不动地坐在那里，正在潜心静修或者在默默祈祷，当我看见他的脸闪烁出光芒时，不禁看呆了。我站着看他，站了很长时间。我想今天傍晚再去一次，给他送些礼物，他是一位圣人呢。”

“这是对的，”牧人说道，“带些鲜乳和甜奶油给他。我们应当尊敬圣人，也应当供养圣人。”

“我不知道怎么称呼他？”

“你不必招呼他，达萨，你只需向他行礼，把礼物放在他面前就可以了。不必有任何其他举动。”

达萨照办了。他费了一番工夫，才重新找到那个地方。茅屋前的空地上阒无人影，他又不敢闯进茅屋去，只得把礼物留在屋门口地上，返身离去。

牧人们在这一带放牧期间，达萨每天傍晚都送礼品去，白天也去过一回，发现这位圣人又在静修入神，他又情不自禁地站了很久，领受着圣人散射出的极乐之光，觉得内心欢畅幸福。

后来他们离开了这一地带，把牛群赶到另一片草地牧放，达萨仍然久久不能忘怀自己在这处森林里的经历和感受。偶尔，达萨也像一般男孩子那样，每当独处之时，就想象自己是一个修炼瑜伽功的隐士。随着岁月的流逝，这种记忆和梦想也日益淡化，男孩达萨也渐渐长成了强壮的青年，和同龄伙伴一起游戏、运动和角力的兴趣也越来越浓。然而达萨的灵魂深处仍然遗留着一丝微弱的闪光，一些隐约的遐想，也许有朝一日能够借助瑜伽的威严和力量恢复自己失落的王族生活和王子权力。

有一天，他们来到首都附近放牧，一位牧人从城里回来时带来了宫廷正在筹备一场巨大庆典的消息。由于拉华纳国王年老衰弱，难以胜任国事，已择定日期，要把王位传给他的儿子纳拉。

达萨很想去观摩庆典大会，以重睹阔别已久的首都，他孩提时就离开那里，脑海里只剩下一些模糊不清的记忆。他要倾听庆典的音乐，要观看节日游行，还要一睹贵族们的角力比赛，当然也想看一看那个陌生世界里市民们和权贵们的风采，因为在故事和传说里，都把他们描写得像伟大的神人一般，尽管他也知道，这些仅仅是童话传说，甚至比传说更不可靠。达萨心里也明白，很早很早以前，这个世界也曾是他自己的世界。

牧人们得到命令，要运一车奶油去宫廷，作为庆典用的祭品。牧队队长挑选了三名运货的青年，达萨很高兴自己是三人中的一个。

他们在庆典前夕把奶油运进了宫里，负责祭祀事务的婆罗门华苏

德瓦接收这车货物，却没有认出眼前的青年正是达萨。接着，三个青年牧人也加入了庆典的人群。一大早，庆典活动便在婆罗门祭司主持的祭献仪式中开始了，他们看见大块大块金黄色奶油投入到火焰中，立即转化成向上跃动的火舌，忽闪着亮光的浓密烟雾高高冲向无垠的天际，以飨天上的三十位神道。三位年轻人看到游行队伍中有一队驮着金碧辉煌轿舆的大象，有位年轻骑士端坐在花团锦簇的皇家轿舆里，他正是青年国王纳拉。他们听见鼓声敲得震天响。整个场面规模宏大，炫人耳目，但也多少显得可笑，至少在年轻的达萨眼中如此。达萨对这片喧闹，对无数车辆和装扮华丽的骏马，对整个富丽堂皇的夸耀场面，感到又惊讶又着迷，此外他还觉得那些在皇家轿舆前跳舞的舞女十分有趣，她们舞动着苗条而又柔韧的肢体，犹如出水芙蓉的茎秆那样婀娜多姿。达萨对首都的宏伟壮丽感到震惊，尽管他如此着迷和喜悦，但在他的心里仍保留着一种牧人的清醒意识，归根结蒂，都市的浮华是他所轻蔑的。

他想到自己是真正的长子，而眼前这个同父异母兄弟——他过去已把他忘得一干二净了——却涂抹油膏，继承了王位，其实应当是他达萨坐在缀满鲜花的皇家轿舆里巡游的，不过他倒没有考虑这个问题，倒是对轿子里纳拉的模样颇为讨厌，那少年显得又愚蠢又丑恶，一副自命不凡的虚浮样子。达萨很想教训教训这个扮演国王的自高自大的小子，却无机可乘，何况可看、可听、可乐，又赏心悦目的东西实在太多，于是他很快便忘记了这件事。城里的妇女们个个模样姣好，目光、举止和言谈十分俏皮活泼，她们抛给三位年轻牧人的一些话语，让他们久久不能忘怀。她们的话里无疑含有讥讽意味，因为城里人看待山里人，正如山里人看待城里人一样，总有点轻视对方。尽管如此，对于这些几乎一年四季都生活在广阔的蓝天下，天天食用新鲜牛奶和乳酪，因而又英俊又强壮的年轻牧人，城里的妇女们都非常喜欢他们。

庆典结束后回到山里的达萨已是一个成年男子。他开始追求姑娘，为此而与其他青年男子进行过许多次拳击和摔跤比赛。有一次他们放牧到一个新的地区，那里环境优美，有大片平坦的牧场，有许多泉水，泉源附近长着繁茂的蔺草和竹林。他在这里遇见了一位叫普拉华蒂[20]的姑娘，并疯狂地爱上了这个美丽的女子。她是一户佃农的

女儿，达萨爱她爱得很深，为了赢得她的芳心，不惜抛弃其他一切。一段时期后，当牧人们必须迁移去另一地区时，他不听从任何规劝和警告，放弃了自己曾如此热爱的牧人生活，决意和大家道别。因为普拉华蒂已答应嫁给他，他便成了当地的定居者。婚后，他耕种岳父的麦田和稻田，帮助全家磨麦和砍柴。他用竹子和泥巴替妻子建了一座茅屋。

爱情必然是一种无法抗拒的巨大力量，以致让一个年轻人感动得放弃了以往喜欢的一切：爱好、朋友和老习惯，并且彻底改变了生活方式，而在一群陌生人中间扮演可怜的女婿角色。普拉华蒂的美实在太强大了，从她的脸和躯体上放射出来的令人爱怜的吸引力实在太强大太诱人了，使达萨完全看不见其他的一切，向她彻底献出了自己。事实上，他在她的怀抱里确实感到了巨大幸福。人们听说过许多传说故事，讲到有些天上的神仙和圣者受到迷人的女子的诱惑，整天、整月、甚至整年和这个女人相拥在一起，沉湎于肉欲之中，难解难分，忘却了任何其他事情。也许达萨当时也有把命运都押在爱情上的愿望。然而命运注定他不能够长期拥有这种幸福。他的爱情生活只维持了大约一年光景，而且就连这短短的时间里也并非只有快乐幸事，也掺杂着无数琐碎的烦恼。有岳父贪婪的索取，有小舅子的冷嘲热讽，还有爱妻的种种小脾气。不过只要他和她一起上床，一切烦恼便统统被抛到了九霄云外。这就是她的微笑的魅力。他只消一抚摩她那细长的躯体，她那青春的肉体就好似千万花朵盛开的乐园，散发出浓郁的芳香。

达萨的快活生涯还不足一年的时候，有一天，喧闹和骚扰打破了这一带的平静。一个骑马飞奔而来的钦差发布消息说：年轻的国王即将驾临，随即出现了军队、马匹和大批随从人员，最后是年轻的纳拉本人。他们要在附近地区狩猎，于是四面八方都扎下了帐篷，到处都传出了马匹嘶鸣和号角奏响的声音。

达萨对这一切不闻不问，他照旧在田地里干活，照顾着磨坊，回避着猎人和朝臣们。可是有一天他从田间回到自己小屋的时候，发现妻子不在家里。他曾严格禁止她在这段时间里走出门外，这时不禁心如刀刺，并且预感到大祸正降临到自己头上。他匆匆赶到岳父家中，不但没有发现普拉华蒂，并且没人肯告诉他普拉华蒂去了哪里。他内

心的痛苦更加剧烈了。他搜索了菜园和麦田，他在自己的茅屋和岳父的住屋之间来来回回寻找了整整两天，他在田野中守候倾听，他爬到井里呼喊她的名字，请求她，诅咒她，到处搜寻她的踪迹。

最后，他最年幼的小舅子——还是一个男孩——向他说了实情，普拉华蒂和国王在一起，她住进了他的帐篷，人们曾看见她骑在国王的马上。

达萨携带着放牧时常用的弹弓，偷偷潜近纳拉驻扎的营地附近。无论白天黑夜，只要警卫们稍一走开，他就向前潜近一步，然而，每当警卫们再度出现时，他又不得不立即逃开。后来他爬上一棵大树，躲在枝叶间俯视下面的营地，他看见了纳拉，那张脸他曾在首都的庆典中见过，曾经引起自己的憎厌之情。达萨看见他骑上马，离开了营地，几个钟点后，他回来了，下马后撩起了帐篷的门帘，达萨看到一个年轻妇女从帐篷内的阴暗处走向门边，上前来迎接归来的男人，当他一眼看出那年轻的躯体正是自己的妻子普拉华蒂时，几乎惊得从树上坠落下来。事实已是确定无疑，他内心的压力也越加强烈而难以忍受。尽管他从普拉华蒂对自己的爱情中获得过巨大的快乐，然而如今从她对自己的伤害中获得的气恼、愤怒和屈辱也同样巨大，是的，甚至更加大。这便是一个人全心全意只爱一个女人的结果。如今这唯一的对象已失落，他便理所当然地垮了下来，他站在废墟间茫茫然一无所依。

达萨在附近一带的丛林里游荡了一天一夜。每次因筋疲力尽而短暂休息后，他内心的痛苦又驱使他再次站起身子。他不得不继续前行，他感到自己必得向前走，一直走到世界的尽头，走到自己生命的尽头，因为这一生命已失去了存在的意义和光辉。然而他却并未走向不可知的远方，始终还在自己遭遇不幸之处的附近徘徊，在他的茅屋、磨坊、田地和皇家狩猎营地周围打转。最后又躲上了那棵可以俯览帐篷的大树的浓阴里，他在树叶间潜藏着，守候着，好似一头饥饿的野兽苦苦伺候着猎物，直到可以释放全部最后精力的瞬间来临——直到国王走出帐篷的那一瞬间。他轻轻滑下树干，拉开弹弓向仇人射去，石块正中对方脑门。纳拉立即倒下了，一动不动地躺在地上，周围却没有丝毫动静。还没有待那阵复仇后的快感消失，达萨转瞬间就被恐惧感震住了，深深的寂静是多么令人惊恐。于是他不等被杀者身

旁出现喊声，趁仆从们尚未蜂拥而至之前，便躲进了树丛，向前走下山坡，穿过竹林，消失在山谷之中。

当他从树上跳下，当他飞速发出石弹，致对方于死地之际，他感觉自己的生命也好似会随之熄灭，好似他竭尽全力要让自己与那致命的石弹一起飞入灭亡的深渊一般，只要那个可憎的仇人死在自己之前，哪怕只早一刹那，他也甘愿同死。事实却出乎他的意料，接踵而来的竟是一片死寂，于是一种他自己意识不到的求生欲望，把他从那已张开大口的深渊边缘拉了回来，一种原始本能掌握了他的意识和四肢，驱使他进入了森林和竹林浓深之处，命令他快快逃跑，快快躲藏自己。

直到他抵达一个僻静的避难地点，已经逃脱了迫在眉睫的危险之际，这才清醒地认识到自己的情况。当他精疲力竭地倒在地上，略略喘一口气的时候，当他因为脱力而丧失信心以及清醒地意识到自己面临绝境的时候，他都曾对自己的逃跑偷生感到失望和憎恶。然而当他歇过气来，也不再累得眩晕之后，憎恶感又转化成了顽强的求生欲望，心灵深处又充盈了赞同自己行为的狂热喜悦。

附近地区很快就铺开了搜捕杀人犯的人群，他们白天黑夜到处搜寻，却始终徒劳，因为达萨一直无声无息地隐藏在他的避难处——一个老虎出没之地，无人敢于过分深入。他睡一小会儿，警惕地观望一会儿，再继续向前爬行一段路程，然后再略略休息。事件发生后的第三天，他已经越过了丘陵地带，随即又不停顿地继续朝更高的山峰攀登。

达萨从此开始了无家可归的流浪生涯，这种生活使他变得比较坚硬和冷酷，却也比较聪明和懂得舍弃了。尽管如此，他还是常常在深夜里梦到普拉华蒂和往日的快乐，或者应当说是他曾经认为的快乐。他还更多地梦到追捕和逃亡，常做一些吓得心脏停止跳动的恶梦，例如：他在森林里奔跑，一群追捕者则击着鼓、吹着号角在后追赶；他在穿越森林和沼泽，横过荆棘地带，跨越摇摇欲坠的朽烂桥梁之际，总有一些重物，一副重担、一只包袱，或者某种裹得严严的不明何物的东西背在身上，他不知那是些什么东西，只知道是一种极珍贵，任何情况下都不可放弃的东西，那东西价值连城，因而会招致灾祸，也许那是一件宝物，也许还是偷来的东西，紧紧包裹在一块有红蓝图案

的花布——就像普拉华蒂那件节日花袍——之内。他就如此这般一直向前逃亡、潜行着，背着这个包袱，这件宝物或者偷来之物，历尽了艰难和危险，他穿越过树干低垂的森林，翻越过高耸入云的山崖，他心惊胆战地绕过可怕的毒蛇，走过鳄鱼成群河流上摇摇晃晃的狭窄木板，直到筋疲力尽才站停下来，他摸索着包裹上的绳结，解了一个又一个结子，然后摊开包袱布，他用颤抖的双手取出那件宝物，却是他自己的头颅。

达萨过起了隐居生活，虽然还是不断流浪，却不再见人就逃，只是尽量避免与人们打交道。有一天他走过一片青翠的丘陵地带，遍地绿草十分悦目，令人心情舒畅，似乎大地正在欢迎他，并且在对他说：他一定早已认识它们了！他时而认出了一片草地，茂密的开花青草正柔和地随风摆动，时而又认出了一片阔叶柳树林，它们提醒他回忆起一段纯洁无瑕的快活日子，那时候他还全然不知道什么叫迷恋和妒忌，什么是憎恨和复仇。达萨看见了儿时曾与同伴们一起放牧牛群的广阔草场，那曾是他度过少年时代最快乐时光的地方，回溯往日，他觉得已宛如隔世。一种甜蜜的哀伤之感不由从他心头涌起，应和着此情此景对他表示的欢迎之音：银色杨柳摆动的沙沙声，小小溪流快活的有节奏的淙淙声，鸟儿的鸣啭和金色野蜂的嗡嗡飞舞声。这里的一切声响和气息无不显示出安稳隐居的意味。当年他过着依水傍草的流浪牧人生活时，从未觉得一块陌生地方会给予自己如此温馨的回家之感。

在这种灵魂之音的陪同和引导下，达萨带着一种返乡战士的感情，满怀喜悦地漫游了这片风光宜人的土地。在几个月的可怕逃亡生活之后，他这才第一次感到自己不是一个异乡人，一个被追捕的逃犯，一个注定要死的人，而是一个可以敞开心怀、毫无思虑、毫无渴求地把自己完全彻底地托付给面前这一清静惬意现实的人。他怀着感恩和略微惊讶的心情迎接着自己新的、不同寻常的、也是从未体验过的狂喜心情，迎接着这种一无所求，这种轻松自如，这种自由自在品味观赏的情趣。他觉得自己受到了翠绿草地尽头处那座森林的吸引。他走进树林，站在撒了一地金色阳光斑点的树下，这种回返家乡的感觉更加强烈了，好像识途老马似地双脚不由自主地引领他走上了那条狭窄的小路，穿过一片羊齿植物丛林后——大森林里的一片浓密小树

林——便来到了一幢小小的茅舍之前。茅屋前坐着一位纹丝不动的瑜伽僧人，这正是他往昔曾来暗暗瞻仰，并奉上鲜奶的圣者。

达萨停住脚步，恍如大梦初醒。这里的一切都依然如故。这里没有时间流逝，没有谋杀和痛苦。这里一切都静止不动，不论是时间还是生命都坚固如水晶，静默而永恒。他凝视着老人，当年第一次望着老人时内心涌动的景仰、热爱和渴望的情感又重新降临了。他望望那座茅屋，想道，下次雨季到来之前，很有必要进行一番修缮。于是他小心翼翼地大胆向前走了几步，踏进小屋后向四周瞥了一眼，发现里面几乎空无所有。屋内有一张树叶堆起的床铺，一只装着少许饮水的水瓢和一只空无一物的韧皮箩筐。他拿起箩筐，走进树林，试图找些食物，他取回了水果和一些甜味的树心，接着又把那只水瓢装满了新鲜的水。

这就够了，在这里生活的人就只需要如此少量的东西。达萨蹲坐在地上，沉入了梦境。他很满足于寂静和平的梦幻般林中环境，他也很满足于自己的情况，很满意内心的声音把他引导到少年时代就曾让他体验到平静、幸福和返乡之感的场所来。

达萨就这样留在了沉默无言的瑜伽行者身边。他更新了老人铺床的树叶，寻找两个人的食物，修好了旧茅屋，并开始在不远处为自己另建一座新茅屋。老人似乎容忍了他，然而达萨不能确定他是否真正承认自己。因为老人每回从入定中站起身子，总是只为了吃一点东西，或者去树林里略略走动一下。达萨生活在老人身边就像一个仆人生活在一个大人物身边，或者应当更确切地说，像一只小小的家畜，譬如小鸟或者獴活在人类中间，尽管很殷勤，却很少受到重视。由于他逃亡了很长时间，总是过着躲躲藏藏的不安定生活，总是受良心责备，又总是心惊胆战，害怕遭受追捕，所以目前的安定生活，不太劳累的工作，还有身边这位似乎毫不关怀自己的人，都让他觉得十分舒坦。达萨在一段日子里对这种生活简直感激不尽：他可以一睡半天，甚至整整一天，不受恶梦干扰，甚至忘记了曾经发生的可怕事情。他从未想到未来，即或有时心里充满渴望或者愿望，那也只是希望留在这里，受到老人的接纳，并把他引入瑜伽隐修生活的奥秘之中，让他也成为一个修士，分享瑜伽的超然物外境界。

达萨开始模仿可敬长老的端坐姿势，想学他的样盘起双腿静坐不

动，也能像他那样窥见超乎现实之上的幻想世界，能够超然于周围环境。但是，他的尝试大多以失败告终，他觉得四肢僵硬，腰背疼痛，又不堪忍受蚊子干扰或者皮肤上一阵阵的痛痒，逼得他重新动来动去，或者伸手搔挠，甚至干脆重新站起身来。当然达萨也有过几次特别感受，具体地说就是一种轻松自在的空荡荡感觉，好像飘了起来，如同梦里那样，觉得身子时而轻轻着地，时而又缓缓升上天空，就像一团毛絮似的飘荡不定。每逢这类时刻，他便不禁想象自己不得不永恒飘浮不定的滋味；身体和灵魂摆脱了一切重力，得以自在分享一种更加广阔、纯洁、光明的生活境界，得以不断提升，不断被吸收进入一个无时间性的不朽的彼岸世界。然而这一时刻总是仅能持续刹那间的光景，转瞬间就消失得无影无踪。他每次跌回旧时现实时，总是大失所望，因而想道，他必须恳请大师收他为徒，指点他入门，以便学会修炼此道的奥秘，有朝一日也成为瑜伽行者。但是他该如何恳请呢？事实上，老人似乎从不曾正眼看他，连相互交谈都像是不可能的事。这位大师似乎已处于彼岸世界的日子与时刻、森林和茅屋之中，就连语言也是彼岸世界的。

然而，有一天老人开口说话了。有一段时间里，达萨一夜接一夜地做恶梦，混杂着狂乱的甜蜜和恐怖场景，时而是妻子普拉华蒂，时而是可怕的逃亡。到了白天，达萨的功课毫无进步，他不能持久端坐修炼，也不能不思念妻子和爱情，因而不得不一次又一次到森林里去走动。他认为这是气候恶劣所致，那几天天气确实闷热，不断刮着一阵阵干热风，让人坐立不宁。

又是一个气候恶劣的倒霉日子。蚊子整天嗡嗡不停地飞舞。达萨前一天夜里又做了一场可怕的恶梦，以致白天郁郁寡欢，心情沉重。他已记不起梦里的情景，不过刚醒时还记得是重演了早些时候的生活经历和遭遇，让他感到可耻和羞辱。整整一天，他心情忧郁地绕着茅屋走来走去，或者呆呆蹲着不动。他心不在焉地做了一些零星活计，又三番两次地静坐冥思，可每次都立即火烧似的烦躁起来，觉得四肢在抽搐，脚上好似有无数蚂蚁在爬行，又觉得背上有剧烈的灼痛感，总之，他几乎无法安坐不动，即或只是片刻也不行。达萨又羞又愧地朝老人望去，但见他始终保持着完美的静坐姿态，双目内视，一副凛然不可侵犯的面孔，好像有一朵盛开的花飘浮摇曳在他的躯体之上。

于是就在这一天，当这位瑜伽修士从入定中站起身子，想回屋休息时，达萨走到他面前，这一时刻达萨已等候很久了，因此不但鼓起勇气挡住他的去路，而且说出了自己的问题。

“请原谅我打扰你的休息，尊敬的长者，”他说，“我在追寻内心平静和安宁，我很想过你这样的生活，将来成为像你一样的人。你已看见我还很年轻，然而我已不得不尝到太多的痛苦，命运对待我实在太残酷了。我生为王子，却被驱逐当了牧人。我以牧人身份长大成人，我像一头小牛那样快快活活，强壮结实，内心十分纯洁无邪。后来，我开始张大眼睛注视妇女，当我看见最美丽的女人时，便把自己的一生都奉献给了她，当时如果得不到她，我也许会去死的。我离开了我的伙伴，那些善良的牧人。我向普拉华蒂求婚，我得到了她，我成了农家的女婿，必须整日辛苦劳作，然而普拉华蒂不仅属于我，并且也爱我，或者这不过是我自以为如此。每天晚上我都投入她的怀抱，躺在她的心口上。但是，有一天国王来到了附近地区狩猎。就是这个人让我孩提年代便被逐出宫门，如今他来了，从我身边夺走了普拉华蒂，还让我亲眼目睹她投入了他的怀抱。这是我一生中最大的痛苦，这件事彻底改变了我和我的整个生活。我杀了国王，我竟杀了人，我过起了谋杀者和逃犯的生活，人人都在我身后追赶和捕捉我。直到我走进这片土地之前，我的生命没有片刻的安全。尊敬的长者，我是一个愚蠢的人，我是一个杀人者，也许还会被人捉拿归案，判处死刑。我再也不能忍受这种可怕的生活，我宁愿了结这样的生命。”

老人低垂双目静静地听完了他的爆发式的倾诉，接着睁开双眼直勾勾地注视着达萨的面孔，那目光明亮、尖锐、清澈，几乎令人难以承受。当他细细打量着达萨的脸，似乎在紧张思索对方的陈述时，嘴巴却慢慢扭歪成一种微笑姿态，随即又变成大笑状态——一种无声的大笑，老人带着这种笑容摇晃着脑袋，说道：“玛雅！玛雅！”[21]

达萨完全被弄糊涂了，羞容满面地呆呆站着不动。老人则自顾走进了羊齿植物丛间的狭窄小径，他要在晚餐前稍作散步。他以有节制有韵律的步伐在小树林间走了几百步左右，便又转身进了茅屋。他的脸上又恢复了一贯的表情，又回转了那个超然于现实世界的不知何处的远方。他这种笑容表示了什么呢？他不是一直对可怜的达萨十分冷漠么！达萨久久地思索着这难解的笑容。在听了达萨痛苦绝望的供认

和自白之后的瞬间，他竟然露出如此可怕的笑容，究竟是好意还是嘲弄？是安慰还是批评？是表示慈悲抑或是恶意寻开心？难道竟是一个玩世不恭老人作出的讥讽反应？或者是一位圣贤对一个陌生人愚蠢行为的抚慰？那笑容是一种拒绝表示么？抑或是一种告别方式，让人快快离开？或者这是一种劝导的方式，要求达萨学他的模样哈哈大笑？达萨始终解不开这个哑谜。深夜了，达萨仍然在思索这种笑容的意义，因为老人似乎用这种方法总结了他的生活，他的幸福和灾难，他的思绪始终萦绕着笑容问题打转，他咀嚼这个问题好似咀嚼某种可吃的树根，尽管坚硬却颇有味道，还散发出芬芳香气呢。与此同时，他又同样努力地思索、咀嚼着老人如此响亮地大声喊出的一个名词，“玛雅！玛雅！”为什么老人大笑着嚷叫的时候，心情竟那么快活，那么不可思议地兴高采烈。“玛雅”这个词的意义，他只能够半猜测地大致了解，而对老人笑着叫喊的方式，他也只能够一知半解，揣测其蕴含着某种意义。玛雅——这就是达萨的一生，包括达萨的青春，达萨的甜蜜幸福和苦涩不幸。美丽的普拉华蒂是玛雅。爱情和它的感官欢娱是玛雅。整个人生是玛雅。达萨的生活，一切人类的生活，世上所有的一切，在这位年老的瑜伽僧人眼中，莫不皆是幼稚行为，一种表演场面，一种戏剧景象，一种幻想错觉，一种肥皂泡——缤纷色彩里的虚无而已。人们对待这一切，尽可以耸耸肩一笑了之，尽可以蔑视它们、嘲笑它们，全不必过分认真。

对这位瑜伽老人而言，他可以用一脸笑容和一声玛雅，处理和打发达萨的全部生活，但是对达萨本人来说，却不那么容易做到。尽管他非常希望自己也变成笑面人生的瑜伽行者，能够把自己的生活也看成是无足轻重的玛雅世界。但是，就在当前的几天几夜里，往日寝食不安的逃亡光景又活生生地再现了。他刚抵达此地的那一阵子，几乎完全忘却了流亡时的紧张疲乏，如今又出现了。当初他抱着学会瑜伽功夫的希望，不论他能否达到老人那样的高超水平，如今这希望看来十分渺茫了。那么——他再在这片林子里流连不去，又有什么意义呢？这里曾是他的避难所，他曾在这里喘过气来，恢复了体力，也曾略略恢复了理智，这也非常重要，这里给予他的实在够多了！是的，也许这段期间全国搜捕谋杀国王凶手的案件已经结束，他大概可以继续流浪而不会遭遇巨大危险。

达萨决定继续流浪。他打算第二天清晨就动身。世界那么大，他不能够永远呆在这个隐蔽的角落里。

这一决定使达萨的心情稍稍平静下来。

他原定第二天破晓就走，然而他熟睡了整整一夜，醒来时已是日上三竿了。老人早已开始静坐修炼，达萨不愿不辞而别，何况他还有一个请求要向老人提出。于是他只得耐心等待，一个小时过去了，又是一个小时，老人这才站起身子，伸了伸四肢，开始例行的散步。这次达萨又挡住了他的去路，一而再地鞠躬行礼，坚持不懈地向他恳求，直至这位瑜伽大师终于把目光询问似地望向他。

“大师，”他谦卑地开言道，“我要继续我的行程，我不会再打扰你的清静了。但是，最尊敬的长者，请你允许我再向你请教这一回吧。当我向你叙述了自己的生平后，你面露笑容，你大声喊出了‘玛雅，玛雅’。我衷心请求你再为‘玛雅’一词作些指点吧。”

老人转身走向自己的茅屋，用目光命令达萨跟随身后。老人拿起水瓢，递给达萨后，示意他洗净双手。达萨恭敬地服从了。接着，这位瑜伽大师把剩余的水都倒进了羊齿植物丛里，把空水瓢又递给年轻人，命令他当即去取回新鲜的水。达萨恭敬地遵命，奔跑而去，一路上惜别之情不禁涌动心头，因为这将是他最后一次穿过这条小径去泉源取水。这将是他最后一次拿着这只边缘已磨得光溜溜的水瓢，来到这水面似镜的小水池畔，来到这经常倒映着麋鹿角影，树冠拱形以及可爱蓝天亮亮光点的美丽地方。现在，当他俯身取水时，水面也最后一次倒映出了自己在浅棕色黄昏光线中的脸庞。他沉思着把水瓢缓缓浸入水中，心里忽然萌生了一种说不清楚的无把握感，他无法理解自己，他既然已决定继续流浪，老人也并没有邀请他再逗留几天，或者要他永远留下，他为何产生这种奇怪的感觉，为什么心头如此痛楚？

他蹲在水池边，捧起一口水，喝过后便站起了身子。他小心翼翼地举着水瓢，以免晃出水滴。他刚要踏上小路，一种声音忽然传入他的耳朵，那声音让他又惊又喜，正是他常在梦中听到，梦醒后又常常苦苦思念的声音。这声音听起来甜蜜极了，穿过黄昏微光下模糊森林传来的声音稚气十足，甜美迷人，让他惊喜得心脏也不住震颤了。这是普拉华蒂的声音，是他妻子的声音。“达萨，”她亲切地呼喊着。

他难以置信地环顾着四周，水瓢还牢牢捧在手里。啊，瞧那边，

她在那些树干间出现了，双腿修长，亭亭玉立又苗条又富于弹性，她，普拉华蒂，他那忘不掉的不忠实的爱人。他丢下水瓢，向她奔去。她微笑着，略带羞怯地站在他面前，那双小鹿般的大眼睛凝视着他。他走得更近些后，看清她脚上穿着红色皮革便鞋，身上的衣服华贵漂亮，臂上套着金手镯，乌黑的头发上闪烁着珍贵宝石的彩色光芒。他不禁停住了脚步。难道她现在还是国王的一位王妃么？难道他没有杀死纳拉？难道她现在戴着他的首饰到处走动么？她又怎能穿戴着他馈赠的礼物来到自己面前，而且呼唤自己的名字呢？

然而她已比从前更加美丽了，以致他等不及询问情况，便情不自禁又把她拥入怀中。他将前额抵在她的黑发上，他托起她的脸庞，亲吻她的双唇；他立即感到，以往丧失的一切又统统归还给他了，他以往拥有的东西：他的快乐、他的爱情、他的欲望、他的热情、他的生活欢乐，都在他眼前做这些举动之际，回到了身上。此时此刻，他所有的思想都已远远离开了这座森林和那位年老的隐士，不论是树林和茅舍，还是静修和瑜伽，都已经一文不值，都已忘得干干净净。老人吩咐他取水的水瓢也被他忘了。他朝站在树林边的普拉华蒂奔去时，把它丢弃在水池旁了。如今她也迫不及待地开始向他诉说自己来到此地的缘由，以及其间发生的种种情况了。

普拉华蒂叙述的事情太离奇了，简直令人又惊又喜，好似进了童话世界，而达萨也就如此这般一下子跳进了自己的新生活里。事实上，不仅普拉华蒂又重新归属于他，可憎的纳拉已呜呼哀哉，追捕凶手的通缉令早已撤销，而且还有对达萨的重大宣布：一度被逐出宫门成为牧人的王子，已在全国通令宣布为合法的王位继承人和统治者了。一位老牧人和宫里的老婆罗门祭司华苏德瓦讲述了已经被人遗忘的王子被放逐的故事，并让它成了全国家喻户晓的新闻。如今这同一个人，曾经被作为谋杀纳拉的凶手而在全国搜捕，要把他缉拿归案，处以死刑，却又被全国人民以更大的热心到处寻找了，要让他庄严堂皇地回返首都，回返父王的宫廷，并且登极为王了。

这一切都像是一场春梦。而最令达萨惊喜的莫过于在所有寻找他的人当中，第一个找到他，第一个向他报喜的人恰恰是普拉华蒂，这真是太好了！达萨发现，森林边上已扎满了营帐，空气里弥漫着烟气和烧烤猎物的香味。普拉华蒂受到了侍从们的大声祝贺，当她把自己

的夫君达萨介绍给大家后，一场盛大的庆祝宴会就开始了。人群中有一个青年是达萨放牧年代的同伴，是他把普拉华蒂和随从们带到这个达萨曾经生活过喜欢过的地方来的。这位年轻人一认出达萨便高兴地大笑着向他奔去，打算亲热地拥抱他或者拍拍他的肩膀表示友好，却蓦然想起自己的伙伴现在成了国王，便忽地僵了似的，愣了一下，然后才慢慢移步向前，恭恭敬敬地深深鞠躬行礼，表示祝贺。达萨拉起他，拥抱了他，亲热地喊着他的名字，询问他想要什么。年轻的牧人想要一头小母牛，新国王立即下令从最优良的牛群里挑选三头最漂亮的小母牛赏赐给他。

向新国王引见的人越来越多，官员、猎人头领、婆罗门祭司，等等等等，国王也一一接受了他们的晋见。酒宴摆了起来，皮鼓、琵琶、笛子统统奏响了，一切都富丽堂皇，轰轰烈烈，使达萨顿觉似乎置身梦中。他无法完全相信眼前的事实，在他眼里，唯一真实的仅仅是自己年轻的妻子普拉华蒂，因为她正靠在自己的怀里。

大队人马缓缓向前开拔，几天后已近首都。信差先行一步，宣告年轻的国王已被找到，已在归京途中。消息一经证实，全城上下顿时敲锣打鼓热闹起来。一队穿着白色礼服的婆罗门祭司走上前来迎接新国王，为首的那位是华苏德瓦的继承人。华苏德瓦正是那个二十年前把达萨送到牧人处以躲避暗算的人，几天前刚刚过世。婆罗门祭司们向国王高声欢呼后，便唱起了圣歌，随后带领他走进了宫殿，宫里点燃起了无数巨大的祭火堆。达萨被前呼后拥着进了自己的新家，他在这里接受了更多的祝贺、致敬、祝福和表示欢迎的礼节。而在王宫外面，庆祝的欢宴一直持续到深夜。

每天在两位婆罗门长者教导下，达萨很快便学会了一个统治者不可缺少的知识。他参与祭祀，宣布法令，他学习骑马和作战技能。一位婆罗门长者高巴拉[22]替他讲授政治。高巴拉向他讲述王家的地位及其特权，指出确定未来继承人的重要性，并且告诉他哪些人属于他的敌人。当然最主要的敌人是纳拉的母亲，她曾夺走王储达萨的合法权利，还曾阴谋杀害他的生命，如今纳拉被杀，她定然更加痛恨杀子的凶手。她现在已逃往邻国，寻求那里的戈文达国王[23]的庇护。她如今就居住在他的宫中。这个戈文达国王及其家族自来就是本国的危险敌人，早在达萨祖父统治年代，就曾提出割让领土要求，为此而发

动了战争。另一位南方的邻邦加巴里[24]国王则恰恰相反，他与达萨的父亲一贯和睦友好，始终讨厌腐败的纳拉国王。去拜访这位国王，向他馈赠礼品，并邀请他参加下一次的盛大狩猎，当是达萨国王的一项首要任务。

普拉华蒂夫人显然颇为适应贵族生涯。她很懂得让自己摆出王后气派，一旦穿起华丽服装，戴上闪光饰物，那副雍容华贵的模样十分惊人，似乎她也出身王族，绝不逊于自己的夫婿。他们年复一年过着幸福的爱情生活，他们的幸福更在他们身上洒下了一道承受神恩的灿烂光彩，使他们受到人民的崇敬和爱戴。达萨经过长久等待之后，普拉华蒂终于生了一个漂亮的男孩，达萨的幸福臻于圆满了。他给孩子取了父亲的名字拉华纳。从此以后，他所拥有的一切：他的土地和权力，房屋和马厩，奶牛，羊群和马匹，在他眼里统统都具有了双重意义，一种更加增强了的光辉和价值，因为他过去重视财富，是为了可以慷慨供养普拉华蒂，美丽的衣服和华贵的首饰可以讨她欢心。如今财富已变得更可爱更重要了，因为它是儿子拉华纳未来的遗产和幸福。

普拉华蒂倾心于种种宴会和游乐玩耍，喜欢形形色色漂亮衣服和华丽摆设，还要有成群仆从侍候。达萨则比较喜爱自己的花园，订购和种植了许多奇花异木，还饲养了鹦鹉和另外多种色彩绚丽的鸟类。喂养这些鸟儿并与它们交谈，已成为他日常生活中的习惯。此外，他也受到学问的强烈吸引，成了婆罗门僧侣们的一个知恩图报的学生。他用功读书和练习书法，熟记了无数诗歌和格言，他还聘请了一位写字能手，能够在棕榈叶上写字并制作成书卷，依靠这双巧手的辛勤劳作，达萨建起了一个小规模的图书馆。这些书籍都保存在一间用贵重木材作墙壁的房间里，墙壁上雕刻着一套套神仙生活故事浮雕像，一部分还镀上了金箔。有时候，他还邀请几位婆罗门僧侣——祭司中最有学问的思想家和学者——，在这间屋里就神圣的问题进行讨论，他们讨论世界的创造，讨论大神毗湿奴的玛雅世界，讨论神圣的吠陀经典，讨论献祭的力量，讨论比献祭更强大的悔罪的力量，一个凡夫俗子凭借忏悔的力量，能够让神道们也在他面前畏惧得发抖。每个与会的婆罗门僧人，凡是辩才出色，又能提出无瑕可击合理论证者，都会得到相当可观的礼品，有些在辩论中获胜的人还牵走了一头漂亮的母

牛呢。这里偶尔也会出现滑稽可笑的场面，那些伟大的学者们，刚刚念罢吠陀经典中的箴言警句，或者刚刚对诸天和四海的知识作了出色的阐释，却会立即洋洋得意吹嘘自己的奖品，甚至为了这些奖品而互相嫉妒，争吵起来。

国王达萨尽管有了自己的王国，自己的幸福，有了自己的花园和自己的图书馆，然而，归根结蒂依旧觉得这一切人生中的事物既奇怪又可疑，既感动人又十分可笑，正如同这些婆罗门僧侣，既聪明又虚荣，既才智清明又愚不可及，既可敬又可鄙。当达萨凝望着花园池塘里的荷花时，注视着闪烁出绚丽彩色光芒的孔雀、山鸡和犀鸟时，或者定睛看着皇宫里镀金雕刻品时，往往感到这些东西似乎都具有不可思议的神性，都焕发出炽烈的永恒生命之光。但是在另一些时候，是的，甚至是同一时候，他又会在它们身上感觉某种不真实，不可信，或者某种成问题的衰落和消亡倾向，感觉一种正在趋于变形而进入混沌的倾向。情况就如同他本人一样，先是国王的儿子，王储达萨，后来成为牧人，沦为杀人犯，流浪汉，最终又上升为一国之君，所有的变化全都被统率和被推动于某种不可知的力量之下。他的每一个明天和后天也永远处于不可知状况，就连整个人类的生活无不处于虚幻无常之中，尊贵与贫贱，永恒与死亡，伟大和卑鄙，不论何时何地无不同时并存。就连他的爱妻，美丽的普拉华蒂，也不时在他眼里丧失魅力，显得愚蠢可笑；手臂上挂了太多的镯子，眼里的神情太得意忘形，为显示尊严，举止体态太过做作。

达萨爱儿子拉华纳更胜于爱自己的花园和书籍，小儿子在他心目中是自己的爱与生命的圆满完成，是自己温情和关注的目标。拉华纳是个美丽可爱的男孩，一个真正的王子，一双鹿眼像他的母亲，喜欢沉思和耽于梦幻则像父亲。有时候，达萨看到小男孩久久站停在一棵观赏树木或者蹲坐在一张地毯上，或者定睛凝视一块石头、一个雕刻的玩具、一根鸟类的羽毛，当父亲见到儿子微微扬起眉毛，目光固定不动，专心致志得出了神的模样，就觉得儿子和自己十分相像。达萨第一次不得不离开儿子一个说不准的时间时，这才体会到自己是多么疼爱这个小男孩。

有一天，与邻国接壤的边境地区匆匆赶来了一位递送紧急军情的信差，报告戈文达率领人马入侵本国，掠夺了牲口，还抓走了达萨的

一些臣民。达萨毫不迟疑，立即准备启程，他带领宫廷警卫队的军官和几十名骑兵上马出发驱逐侵略者之前的片刻，当他把小儿子拥在怀里亲吻时，爱子之情竟似烈火一般烧痛他的心，痛苦的力量如此巨大，使达萨大感震惊，觉得好像有一道来自冥冥之中的警告在提醒着自己。他在漫长的行进途中，始终不断地思索着这个问题，终于有所领悟。他骑在马上暗自思忖自己如此雷厉风行、风驰电掣地奔赴战场的原因；究竟是什么力量迫使他如此奋力采取行动？达萨经过思索后，终于认识到自己所以如此的真正原因，对他的内心而言，即使是边境地区有人畜被掠夺，即或是这种破坏行为损伤了他王家的权威，都不会令他内心疼痛，更不足以激起心头怒火而率军远征，对他而言，用同情的笑容排遣掉这类掠夺消息，也许更适合自己的本性。然而，他很清楚，对于舍生忘死拼命赶来的信使，这么做未免太不公平；对于那些遭受掠夺的人，那些当了俘虏，远离家园和平静生活，成了异国奴隶的人们，更是有失公平。是的，也包括国内一切其他臣民，尽管毫发无损，却也会有同样的感受，倘若他放弃捍卫国土的权力，他们会难以忍受，难以理解自己的国君为何不好好站出来保卫国家，因为，凡是国民面对暴力侵犯都会指望国君出来复仇和挽救，这是天经地义的事。

达萨清楚地看到，率军出征是他义不容辞的责任。但是，责任又是什么呢？又有多多少少应尽的责任被我们毫不在意地疏忽了呢！为什么仅仅这个报复的责任非同小可，不允许他稍有疏忽？为什么绝不允许他懒洋洋、半心半意，必须竭尽全力热情以赴呢？这一疑问刚刚形成，他内心却已作出了答复，因为他刚才与小王子拉华纳告别时感到的内心刺痛，这一瞬间又再度出现了。

他意识到，倘若国王听任敌人掠走牲口和人民，而不加以反击，那么掠夺和暴力行动就会扩大，将会从边界地区日益向内地推进，敌人最终会站到他的面前，他们将尽可能从他最心痛的地方下手：他的儿子。他们会掠走他的儿子——王位的继承人，他们将抢走他，并且杀死他，或者让他受尽折磨，这也许将是他最难以忍受的痛苦，比杀死普拉华蒂更为难受的痛苦，是的，更要深得多的痛苦！这便是他如此急急奔赴战场，如此忠于国王职责的原因。他既不是关心国土和牲畜的损失，也不是出于对臣民的厚爱，更不是为了宏扬父王显赫的威

名，而只是由于对儿子的强烈到违背常理的热爱以及生怕失去这个孩子而产生的剧烈得违反常情的恐惧之心。

这便是他骑在马上获得的认识。此次出征未能捕捉到戈文达手下的任何人加以严惩，他们已携带掠夺物品逃之夭夭。达萨为了证实自己的决心和勇敢，不得不亲自率领人马越过边境，进入邻国，摧毁了对方一个村庄，掳走了若干牲畜和奴隶。

他率军征战多天，终于得胜而归，然而返京途中，他又再度陷入忧思中，待他回到家中，更是显得出奇地沉默，甚至显得十分悲伤了。因为达萨通过沉思认识到，自己已完全彻底落入一张阴险罗网之中，他的天性和他的行动自相矛盾，他毫无摆脱魔网的希望。他偏爱沉思默想，他喜好静坐凝视，他在不断促进一种无所作为而纯洁无辜的生活；另一方面，他对拉华纳充满了爱，对他的生命和未来充满了爱，他具有一种迫使自己挑起国王担子的压力，然而他却借助这种爱和压力，以爱护国家的名义挑起了斗争，以爱的名义发动了战争。他业已用讨回公道的名义采取行动，对别人进行惩罚，他掠夺了别人的牲口，摧毁了别人的村庄，用暴力抓走了一批无辜而又可怜的老百姓。毫无疑问，这一行动将会导致新的报复，新的暴力，如此反复报仇不止，最终将使他的整个生活以及整个国家陷于不断的战争和暴力之中，变成战火连绵的战场。正是达萨这种见解，或者也可说是幻觉，使他出征归来后显得如此沉默寡言，神情悲伤。

事实固然如他所想，敌人从此再也没有让他过太平日子。入侵和掠夺之事一再发生。达萨不得不率军进行自卫和索赔，倘若敌人失利逃窜，他也只能容忍部下伤害对方平民以出气。如今，首都街头，全部武装的士兵和骑兵越来越多，边境地区的若干村庄里更驻扎起了永久性的守边队伍。军事会议和备战工作扰乱了达萨的平静生活。他看不出这种无休止的小战争有什么意义和价值，他为遭殃的老百姓感到痛苦，更为付出生命者感到哀伤。他为自己不得不日益疏忽心爱的花园和书籍，不得不逐渐丧失和平生活与内心安宁而深感忧伤。达萨为此而常常向婆罗门僧侣高巴拉倾诉心声，也同妻子普拉华蒂谈过几次。

达萨对他们说道，人们应当邀请一位受尊敬的邻国国君作交战双方的仲裁，他自己本人认为，为了促进和平，他乐意稍作让步，譬如

割让几片牧场和几个村庄。但是，不论是那位婆罗门长者，还是普拉华蒂，全都丝毫听不进他的论点，使达萨又失望又颇为恼火。

达萨和普拉华蒂还因为意见不合而大吵了一场，是的，还导致了双方感情破裂。他热切地向她阐释自己的观点和想法，她却感觉每句话每个字都不像是反对战争和无谓的杀戮，倒像是针对她本人而发的。于是她也对他发表了一通措词激烈的长篇宏论，她声称，他的想法正中敌人下怀，因为对方正要利用达萨的软心肠和爱好和平的弱点（倘若不说他是害怕战争的话），敌人会接二连三地迫使他签订和约，每签一次都要让他付出代价：让出一些土地和百姓，而且永无餍足。一旦达萨的王国显得衰弱之际，他们就会再度公开发动战争，把他剩余的一切统统掠走。普拉华蒂说道，这里涉及的不是什么牲畜和村庄，战功或者是失败，而涉及了整个国家的命运，有关大家的生死存亡。倘若达萨不懂得什么是个人尊严，什么是对儿子、妻子的责任的话，她现在愿意担任他的教师。她的眼睛射出愤怒的火焰，声音因气极而颤抖，她已多年不曾显得如此美丽和热情洋溢了，然而达萨唯有悲伤。

边境地带的战乱和骚扰不断继续着，敌人仅在雨季时节才短暂休兵。这时达萨的宫廷里已演变成两大派别。一派主和，人数极少，除去达萨本人外，唯有几个老年婆罗门僧侣，都是深谙沉思默修之道的饱学长者。另一方主战派则以普拉华蒂和高巴拉为首，绝大多数婆罗门僧侣和全体军官都站在这一边。全国都在进行狂热的备战工作，因为人们听说敌人正在从事同样的准备。警卫队长教导小王子拉华纳练习射箭，而他的母亲则携领他参加每一次阅兵仪式。

这期间，达萨不时会想起自己逃亡期间曾经逗留过一段日子的那座森林，想起那位白发苍苍的隐士和他的静坐修炼生活。达萨心头也不时会涌起一种渴望，想去探望这位老人，想再见到他，想听听他对自己的忠言。然而，他不知道老人是否还健在，更不知道他是否愿意听自己倾诉，向自己提出忠告。但是，即或这位瑜伽长者还活着，并且愿意开导自己，世上的一切也不会脱出常轨，什么也改变不了。沉思和智慧都是好事，是高贵的事物，但是它们显然只能繁荣于生活的外面，在生活的边缘，倘若一个人在生活的激流中游泳，正与波浪搏斗，他的活动和痛苦便都与智慧毫无关联，他不得不顺从命运，即或

只是些厄运，也只能够尽力而为，并且听天由命。就连天上的诸神，也并非活在永恒的和平与永恒的智慧之中，诸神们也得面临灾难和危险，也得进行奋斗和战争，这也是他从无数神话故事中知道的事实。

因此，达萨让步了。他不再和普拉华蒂争执，他骑马检阅军队，眼看战争即将来临，他在自己消耗精力的恶梦里便早早预见了，于是他的身体日益消瘦，脸色越来越灰暗，他觉察自己的幸福即将消逝，生活的欢娱也将随之凋萎干枯，留剩给他的唯有对小男孩的一片爱心，这片爱心和他的忧心同时并长，也与全国的军备武装和军事训练同时并长，唯有儿子是他业已荒芜花园里的一朵火红的鲜花。他徘徊沉思，考虑着一个人究竟能够承受多大程度的空虚和无聊，能够习惯多大程度的忧愁和沉闷，而一颗似乎毫无激情的心又是否能够让这种忧心忡忡的父爱之花长久盛开。也许他目前的生活毫无意义，却也不是没有中心，亲子之爱左右着他的生活。清晨时分，他为儿子而起床，整个白天忙忙碌碌地处理自己内心反感的备战事务。为了儿子，他领导召开军事会议，耐心听取主战派将领们的见解，然后顶住多数派的决议，但也仅能做到要求大家至少耐心静候变化，而不得贸然冒险进攻敌人。

正如达萨的欢乐，他的花园，他的书籍，已与他日益疏远、日益陌生一样，那些多年来曾与他共享幸福与快乐的人，也日益与他疏远和陌生了。事情始于政治上的分歧，始于当年普拉华蒂那一番激烈言论，她指责他面对犯罪显露畏惧，批评他爱好和平，几近于公开讥笑他胆小怯懦；她当时满脸通红，慷慨激昂地大谈国王的尊严，英雄的气概，容忍的耻辱等等，就在当时，就在他听见看见这种情景感到眩晕的时候，他突然醒悟过来：妻子和他之间的距离已相去甚远，或者应当说他已距离妻子十分遥远。自从她那通演讲之后，他们之间的裂痕越来越大，而且还在继续扩大，两个人都没有设法加以弥补和遏止。或者应当说，这是达萨的权利，因为唯有他最清楚鸿沟形成的原因。在达萨的想象里，这条鸿沟早已日益成为一种人类的鸿沟，一种世界性的深渊，早已横亘于男人与女人，肯定与否定，肉体与灵魂之间了。当达萨沉思着回溯了一生后，他深信自己彻底看清了一切事情的缘由。当年普拉华蒂如何以她魔力无边的美丽拴住了他的心，她和他一起嬉戏，直至他舍弃所有的伙伴和朋友，离开曾让他十分愉快的

牧人生活，为了她而在陌生人中间过一种仆人般的生活，成了一户并非良善之家的入赘女婿，他们利用他的爱情把他当成牛马。接着出现了纳拉，自己的不幸也就开场。纳拉霸占了他的妻子，华服美饰的纳拉用他的骏马、帐篷、服装和仆从勾引了他的妻子，很可能不费吹灰之力，因为那个可怜的小女子从未见过这等豪华场面。话又说回来——倘若普拉华蒂具有品性忠贞的美德，会这么轻易地迅速走上歧途么？事实上，纳拉立即就勾引了她，或者立即就带走了她，让自己落入了最丑恶的境地，尝到了迄至那时为止最大的痛苦。当然，他，达萨也立即报了仇。他杀了这个偷走自己幸福的强盗，那一瞬间也曾让他因胜利而狂喜。然而，事情刚发生，他就不得不拔腿逃跑。一天天、一周周、一月月，他不得不在丛林和沼泽中求生，成了亡命之徒，没有任何人可以信赖托付。

而普拉华蒂在这段时期里干了些什么呢？他们两人对此简直没有交谈过。不论怎么说，她并没有随他流亡。她后来寻找他，直至找到他，只是因为他出生王族，即将登上王位，而她需要他把自己带进王宫，借以登上王后宝座。于是普拉华蒂出现了，来到森林，把他从可敬的隐士身边拉走了。人们给他穿上华丽的服饰，拥戴他为国王，此后的一切便是一片荣耀——但是对他说来，实际上意味着什么呢，他当时放弃了什么，又获得了什么呢？他得到的是一国之君的荣耀和责任，他的责任开始时十分轻松，随即越来越难，越来越沉重。他还重新得到了美丽的妻子，度过了许多甜美的爱情时刻，接着是他有了儿子，对男孩的爱心使他日益为可能威胁拉华纳生活和幸福的危机忧心忡忡，以致如今全国已濒临战争边缘。这便是当年普拉华蒂在泉水畔发现他之后，替他带来的一切。但是他当时所放弃和牺牲的又是什么呢？他离开了森林的静谧，放弃了虔诚的静修，牺牲了与一位瑜伽圣人为伴和学习的机会，更是牺牲了自己成为那位圣贤继承人的希望，他原本希望达到那位瑜伽智者深邃、光辉、不可摇撼的灵魂平静境界，从而摆脱人生的诸多矛盾痛苦。但他由于受到普拉华蒂美貌的诱惑，迷醉于女性罗网，传染了她的虚荣心，这才放弃了那条唯一可能让他获得自由与平静的道路。

此时此刻，达萨心里呈现的生平历程就是这样的系列景象，其中少量图景与事实稍有出入，人们也不难理解，因为这是可以允许的变

化。譬如其中有一个明显的出入：他根本还不是那位隐士的弟子，是的，如同我们以往所知，他当时恰恰正打算自愿离开这位长者。但是，事后的回溯往往因为时过境迁而偏移，这也是常见的情况。

普拉华蒂看待这些事情的观点和她的丈夫完全不同，她远不及自己的丈夫擅于思索。她根本没有考虑过纳拉的问题。相反，她只肯想到自己是唯一给达萨带来好运，替他奠定幸福基础的人，是她让他重返王位，是她替他生养了儿子，是她赠予他爱情和快乐，最终却发现他和她的伟大不相匹配，更不符合自己值得骄傲的计划。因为在她眼里，这场即将来临的战争只能导向一个目标：消灭戈文达，让她的权力和财产再增加一倍。可是达萨从不曾愉快地热心配合她的计划，反而逃避战争和征服，简直不像一个君王，甚至宁愿整日无所事事，宁愿为他的花草树木，鹦鹉和书籍消磨时光。骑兵队长维许瓦密特拉[25]则完全是另一种类型的男人，是一个狂热的主战派，相信必能打胜这场即将来临的战争，他的主战热情仅次于普拉华蒂。在她眼里，达萨同维许瓦密特拉相比，不论从哪一角度来看，后者总是更胜一筹。

达萨并非没有注意到他妻子和维许瓦密特拉的过分亲近，她不但表示欣赏他，也听任自己受他欣赏，听任这个勇敢快活、也许有点肤浅，甚至不大聪明的军官奉承自己，用他男性的笑声，结实美丽的牙齿，还有那些精心修饰的胡子。达萨看到这些未免感觉苦涩，同时又颇为轻蔑，因而采取了自我欺骗的不屑一顾的态度。他既不侦察他们，也不想知道他们的友谊是否已经越出了人们允许的界限。达萨像以往对待一切不幸事件那样，看着普拉华蒂和英俊骑士之间的恋情，看着她那种显示钦佩他更胜于自己欠缺英雄气概丈夫的表情，习惯地采取了漫不经心的冷漠态度。不论是妻子的不贞和背叛，还是她对自己耽于沉思默修所表示的轻视，这一切全都无关紧要，事情业已发生，而且还在发展，就如同战争和灾难正在不断向他临近一样，他对这一切无计可施，也无可作为，唯有忍受而已，因为达萨这种类型的男子气概和英雄本色就是忍辱负重，而不是进攻和征服。

如今，不管普拉华蒂和骑兵队长之间的相互爱慕之情，是否已经逾越了道德许可的范畴，达萨还是认为，普拉华蒂总比他本人的罪责要少。他，达萨，是个思想者和怀疑论者，自然懂得把失落幸福的罪

责委罪于普拉华蒂，或者认为她应当承担一部分责任。不管怎么说，他陷进这个爱情、野心、报复和掠夺的陷阱，原因就在普拉华蒂。每当达萨从这个角度考虑的时候，他还会怪罪爱情、怪罪女人，还会怪罪应对世上一切承担责任的性欲快乐，还会怪罪整个的唱歌跳舞，和整个的纵情声色——耽于情欲，通奸，自杀，谋杀，直至战争。但是，他在联想过程中也清楚地意识到，普拉华蒂并没有罪责，也不是灾祸的原因，倒是一个牺牲品，因为不论是她的美，还是达萨对她的爱，都并非由她自己所造成，当然也无可指责。事实上，她不过是太阳光束中的一粒微尘，滚滚河流中的一个波浪而已。对达萨来说，摆脱女人和爱情，摆脱享乐和虚荣，正是他自己一个人应当完成的事情。他要么呆在牧人群里做个快乐满足的牧人，要么克服不可思议的障碍走上通向瑜伽的神秘道路。他达萨自己疏忽了自己，他自己放弃了自己，他没有响应成为伟大者的召唤，或者应当说他未能忠贞信守自己的使命，以致最终赋予妻子名正言顺的权利：她眼中的丈夫只是一个懦夫。此外，她还给了他一个儿子，这个漂亮而娇弱的男孩，他为这个男孩担心害怕，日夜不安，然而这却也让自己的存在具有了意义，给他的生活增添了价值，是的，事实上也是一种巨大的幸福，一种确实是又痛苦又恐惧的幸福，不过依旧是一种幸福，完全属于他的幸福。如今他得为这种幸福付出代价了，付出他内心的痛苦和辛酸，付出他准备奔赴战场战死的决心，付出他自觉趋向死亡命运的意愿。

这时候，邻国的戈文达国王正在倾听那个被杀的纳拉之母的教唆和蛊惑，那位任凭邪恶记忆作祟的勾引者挑动戈文达越来越频繁地侵略和挑衅，手段也越来越无耻了。达萨唯有与强大的邻国加巴里国王缔结同盟，才可能有足够的力量维持和平，并且强迫戈文达签订睦邻条约。但是这位加巴里国王，虽然对达萨颇有好感，却也是戈文达的亲戚，因而总是婉转回绝达萨求他结盟的每一种尝试。事情发展至此，已无躲避之路，想以理性或人性的名义维持稳定的希望也已破灭，命定的结局日益临近，只能承受了。于是就连达萨本人也几乎渴望战争了。事情既已无可避免，那么就让蓄积已久的雷鸣电闪快快爆发，该来的灾难快快降临吧。

达萨又一次拜访了加巴里国王，却只是徒劳往返，加巴里国王客客气气劝说他节制和忍耐，然而这种态度早已毫无用处。只剩下一个

值得讨论的问题，如何对付武装进攻了。意见的分歧仅仅在于：对待敌人的下一次袭击，立即反击呢，抑或等待敌方主力大规模进攻时再作出反应，以便让全世界处于中立情况的人们都能看清谁是破坏和平的罪魁祸首。

而敌人那方，却毫不考虑这些问题，既不讨论，也不犹豫。有一天戈文达终于发动了攻势。戈文达导演了一场伪装的大规模进攻，诱使达萨带领骑兵队长及其精锐部队立即飞马驰向边界前线，当他们尚在中途时，戈文达率领主力部队已攻入国内，夺下了达萨的京城大门，包围了王宫。达萨一听中计，立即折返首都。他知道妻子、儿子都被围困宫内，全城大街小巷都在肉搏血战中，他一想到自己的亲人和子民全都处于险境时，不禁心如刀割。于是他不再是一个厌战而且慎重的统帅，愤怒和痛苦使他内心如焚，驱使手下兵马疯狂似地赶回京城，发现全城大小街巷都在进行恶战，他突破重围冲进王宫，像个疯人一样与敌人作战，整整血战了一天，直至黄昏时分体力不支终于倒了下来，身上有许多伤口在汩汩地流淌着鲜血。

当达萨恢复知觉时，发现自己已经成为一名囚犯。这场战争已经打输了。他的国家，他的首都和王宫都已落入敌人手中。他被捆绑着带到戈文达国王面前，那人挖苦地向他问候后，把他领进了宫里的一个房间，这正是达萨存放书籍的地方，墙壁上装饰着镀金的浮雕像，屋子里摆满了手抄的经卷。屋里一张地毯上，直挺挺坐着的是他妻子普拉华蒂，脸色铁青，她的身后站着几个武装的警卫。她的怀里横躺着他们的儿子，孱弱的躯体好似一枝被折断的花朵秆子，小小的脸蛋灰白暗淡，男孩已经死了，衣服上浸透了鲜血。当达萨被人带进来时，这个女人连头也没有转动，她没有向他看一眼，只是面无表情地盯着那具小小的尸体。不过达萨觉得她身上有了些奇怪的变化，隔了一忽儿之后，他才觉察到原因何在，普拉华蒂那一头漆黑秀发，他几天前看见时还那么乌黑光亮，如今却几乎花白了。普拉华蒂已经直挺挺坐了很长时间，男孩始终躺在她怀里，她瞪视着孩子，脸上神情木然，犹如一副面具。

“拉华纳！”达萨叫喊，“拉华纳，我的孩子，我的宝贝！”他跪倒在地，把脸俯向男孩的脑袋，又像祈祷似地默默跪在一声不吭的女人和死孩子身前，向两者表示哀悼，向两者致以敬礼。他闻到血和尸体

的腥气，混杂着男孩头发上涂抹的芳香油膏的气息。

普拉华蒂呆滞的目光茫然俯视着父子两人。

有人碰了碰达萨的肩膀，是戈文达的亲信部下之一，他命令他站起身子，随即把他带走了。达萨没有对普拉华蒂说过一句话，她也没有对他说过一个字。

达萨被捆绑着送上一辆囚车，抵达戈文达国都后又被关进了一座监狱，有人替他解开了部分镣铐，一个士兵拿来一壶水，放在他身前的石板地上，人们关上囚室门，上了锁，只剩下他孤零零一个人。达萨肩上的一个伤口火辣辣地灼痛。他摸索到那壶水，湿润了双手和脸部。他当然很想喝水，却克制住了，他暗暗思忖，这样可以死得快些。他还要等待多久呢，还要多久呢！达萨渴求死亡，就像他干燥的喉咙渴求饮水一样。唯有死亡才可能了结他内心的苦难，才可能熄灭自己心里那幅母子受难的图像。然而，在他集人间痛苦于一身之际，虚弱和疲倦向他施加恩惠，让他倒下身子迷迷糊糊地睡着了。

他只是打了一个盹儿，很快就从瞌睡状态中清醒了，他想举手揉揉眼睛，却办不到，因为两只手都没有空，双手正紧紧握着什么东西。他努力振作精神，使劲大睁双目，蓦然发现四周并没有什么牢墙，却是亮得耀眼的绿色光线，在树叶和苔藓上流动不停。他眨巴着眼睛好一忽儿，只觉得那绿光好像在无声无息而很剧烈地一下一下抽打着自己，他感到一阵恐惧的震颤穿过颈项直贯背脊，他又眨巴起眼睛来，脸容扭歪了，眼睛睁得大大的，呆住了。

他正站在一座森林里，双手紧紧握着一只盛满清水的水瓢。在他脚下，一道泉水注成的池塘亮晶晶地闪着棕色、绿色的斑驳色彩。这地方让他记起羊齿植物丛林后边的茅屋，想起在那里等待他取水回去的瑜伽长老。是的，当这位老人派他取水，而他请求对方略略讲解玛雅世界的时候，老人脸上的笑容何等奇怪。

达萨既没有打过仗，也没有丧失过儿子，他也没有当过国王，做过父亲，是瑜伽老人满足了他的愿望，向他展示了玛雅世界的真谛：王宫和花园，阅读书籍和饲养鸟类，国王的忧虑和父亲的爱心，战争和野心，对普拉华蒂的爱恋和强烈猜疑——所有的一切，都是虚无——不，不是虚无，而是玛雅，这就是玛雅世界的图景！达萨震惊地站停了，泪水布满了他的脸颊。达萨两手颤抖着，晃动了他刚刚替隐

士盛满的水瓢，水溢出瓢边溅落到脚上。达萨觉得好像有人砍断了他的一条腿，又从他脑子里挖走了一些东西，突然间，他经历过的漫长岁月，他珍爱过的种种宝贵物件，他享受过的种种欢乐，他忍受过的无数痛苦，他承受过的无比恐惧，他曾亲自品尝的濒临死亡般的绝望感——统统都被人取走了，消灭了，化为了乌有，然而，却并非化为乌有！因为，记忆依然存在，所有的景象仍然留存在他的心头。他依然看见普拉华蒂庄重、直挺挺地坐在那里，头上是忽然变得灰白的长发，怀里躺着她已死的儿子，似乎是她刚刚亲手杀了他一般，男孩横在她膝上就像一头野兽，四肢软软地耷拉着，又好像在轻轻晃动。

啊，他获得的玛雅世界体验是多么的快速，简直快得惊人，又多么的恐怖啊！世上的一切对他而言都是可以被任意挪动推移的，许多年的经历皱缩成了短短的瞬间，无数杂沓纷繁的现实景象转眼间化为了一场春梦。也许，以往发生在他身上的一切经历，也仅仅是梦里的故事吧：他是国王的儿子达萨，他的牧牛生活，他的婚姻，他对纳拉的报复，他避居在瑜伽老人的隐修地。——所有这一切，难道都是画上的图景，如同人们在宫殿墙上雕刻出的壁画中所见，人们看见了花卉、星星、鸟儿、猴子，还看见了诸神，一切都栩栩如生，活动于翠绿的树枝树叶间，却毕竟不是现实，不过是些绘出的幻象。如此说来，他此时此刻所感受的一切，所见到的一切，他从自己荣登国王宝座——到参加战争——到被囚狱中——这一场梦中醒来，直到他站在这一汪泉水之畔，手握着刚刚被摇晃出一点儿泉水的水瓢，连同他目前脑海里涌现的思想，——一切的一切，归根结蒂莫不诞生于同一来源，构成于同一材料，难道不皆是春梦、幻象、玛雅世界么？那么，他未来还必须经历的一切，还得亲眼去观看，亲手去尝试的一切，直至他的肉体生命结束——难道和过去的一切有什么不同，不论在性质或在形式上有什么区别么？一切莫不是游戏和虚假现象，泡影和梦幻，一切莫不归属于玛雅世界——人生的全部美好和恐怖，欢乐和绝望的画面，连同那燃烧般的狂喜和火燎般的灼痛。

达萨始终呆呆地站着不动，好像麻痹了，失去了知觉。他又晃了一下手里的水瓢，水溅出瓢边，再次浸凉了他的脚趾，流失在地里。他该做什么呢？把水瓢重新盛满，送还给瑜伽僧人，让他把自己梦中遭受的诸多苦难大大嘲笑一番？这么做对他可毫无吸引力。达萨垂下

手里的水瓢，倒尽了水，把水瓢丢在苔藓上。然后，他坐下身子，开始在碧绿的苔藓地上进行严肃的思索。他已经做梦做够了，做得太多了，这一连串由经历、欢乐以及令人心寒血凝的痛苦所交融而成的疯狂般的恶梦实在让他餍足了，因为它们顷刻间便在猛醒中化为了玛雅世界，让他知道自己不过是一个傻呆的愚人而已。他已受够所有的一切。他已不再渴望妻子，甚至不再渴望儿子，他也已不想要什么王位，要什么胜利或者复仇，更不再向往幸福或者智慧，权力或者美德了。他已只是渴求静谧，寻求终结，他已不希望出现任何其他情景，除去制止这种永恒转动的人生轮回，停息这无穷无尽的人生画面，除了熄灭而外，他已别无祈求。他但求消灭自己、让自己永远静息，这不正是自己投入那场最后战斗时所希望的吗？当时他冲入包围圈，扑向敌人，见人就杀，也不怕被人所杀，他伤害别人，也被别人所伤，直至精疲力竭倒下，他想望的不正是这样让自己消亡么？然而，后来又会是什么情况呢？你会昏厥片刻，或者稍稍打一个小盹儿，或者甚至死亡一回。与此同时，你会再一度醒过来，不得不让生命的激流再次流入你的心里，重新听任那一幅幅时而可怖，时而可喜，又时而可厌的生活图像潮水般恣意流淌，无穷无尽，连续不断，无可回避地流进你的眼帘，直至你再度丧失知觉，直至你又死亡一次。这也许是赋予你一个休息的机会，一种短暂的、极微量的小憩，可以长长地舒一口气，不过，轮子随即又继续转动了，于是你又跌进了滚滚红尘，又成为千万个人形中的一个形象，又继续跳起了时而放荡不羁，时而狂喜陶醉，时而又悲观绝望的生命之舞蹈。啊，世上根本不存在熄灭，生命的轮回永无尽头。

满心的焦虑驱使达萨又迈开了前进的步伐。既然这场该诅咒的人生环形舞蹈没有静止之时，既然自己目前唯一的渴求平静愿望无法实现，那么，他现在重新把水瓢装满泉水，再去见那位打发他跑去取水的老人，也可能与其他行动相比是一样的好事。尽管这位老人并无任何权利向他发号施令。这件事不过是别人烦请他帮忙的一项服务工作，也算是一种委托吧，他为何不肯听从，不去执行呢？这总比呆呆坐着，苦苦思索着自我毁灭方法要强得多。是的，总而言之，服从和服务较之统治和指挥，是远为轻松、舒服，又远为无辜和无害的事情，这是他了解得非常清楚的事实。好了，达萨，拿起水瓢，满满盛

足水，送到师父那里去吧！

当他走进茅屋时，师父用一种特别的眼光迎接他，那目光既有询问，又半带同情和逗乐的表情——就像一个较年长的孩子望着一个刚刚经历过某件既费力又多少令人害臊的冒险，或者刚刚经受过一次勇气测验的小弟弟一样。这位王子兼牧人，这个但求一席栖身之地的可怜的青年，确实只是到泉水边去了一次，离开不足一刻钟时间；然而，他无论如何也同时是从一座监狱中出来，已经失去一个妻子、一个儿子以及整整一个王国。他已经过完一场普通人生，已经亲眼望见了转动不止的轮回人生，尽管只有短短一瞥。这位年轻人大概从前也曾有过觉醒，有过一次，甚至是多次的觉醒，曾经呼吸到静修的真正气息，否则便不可能在这里逗留如此长久。是的，现在他显然是名副其实地真正觉醒了，已经成熟到可以迈上修行的漫长道路。这个年轻人单是学会正确掌握瑜伽的姿势和呼吸，就得付出许多年光阴。

老人就用这种目光，一种显示善意关怀和表明师徒关系业已建立的脸部迹象，完成了瑜伽大师接纳弟子的过程。这一目光不仅驱除了青年弟子头脑里的妄念，也替他定下了服务的秩序。关于达萨的生活已无可叙述，因为他今后的一切已属于在另一世界展开的图像和故事。达萨从此再也没有离开这座森林。

---

[1] 艾黛是虚构人物。艾黛是艾德莱的爱称，黑塞兄弟姐妹中最喜爱的姐姐名字正是艾德莱。

[2] 土鲁是虚构人物。Turu和拉丁语Guru（教师）同音，隐喻土鲁是位教育者。

[3] 传记中的克乃西特不仅与正文中的主人公同名，出身情况也相同，也是在集体宿舍长大的孤儿。

[4] 马罗也是作者虚构的人物。

[5] 圣西勒里翁（292—371），叙利亚僧侣思想奠基人。传闻他中途皈依基督教，散尽家财后，曾长期在沙漠过隐士生活，后来回到埃及，最后定居塞浦路斯。

[6] 巴勒斯坦南部城市。

[7] 这个名字是约瑟夫·克乃西特一名的拉丁语写法。

[8] 圣保罗和圣安东尼均为公元初期著名僧侣。圣保罗出身犹太世家，曾激烈反对基督学说，后成为耶稣信徒；圣安东尼又名伟大的安东尼，曾长期在沙漠隐修，是寺院制度的奠基人。

[9] 比萨是意大利中部重要城市。比萨墓园建于1278—1463年。

[10] 系黑塞虚构的人物名。普吉尔的拉丁语意谓“拳击勇士”。

[11] 阿斯卡龙位于加沙之北，耶路撒冷之西，当年曾是基督信徒聚居之地。

[12] 法罗是杜撰人物。

[13] 大卫系黑塞随便捏造的人名。

[14] 印度教三大神之一，又称毗湿奴。

[15] 拉摩是护持神的第七个化身。

[16] 拉华纳是黑塞的虚构人物。

[17] 达萨乃克乃西特的梵文写法。

[18] 纳拉也是作者杜撰的人物。

[19] 华苏德瓦是虚构人物，与黑塞中年时期著名作品《席特哈尔塔》中的渡船夫同名。

[20] 普拉华蒂也纯系虚构人物。

[21] 玛雅世界系印度教中一种幻想中的宇宙。这里意为一切都是虚幻而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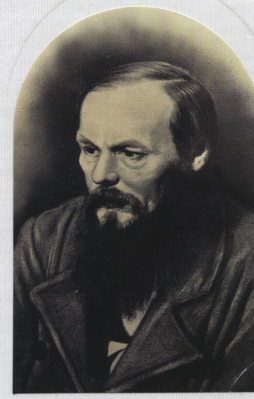
[22] 高巴拉是作者虚构的人物。

[23] 戈文达纯属杜撰人物，与作者另一部作品《席特哈尔塔》中的朝圣者戈文达同名。

[24] 加巴里也是作者虚构的人物。

[25] 维许瓦密特拉也是作者杜撰的人物。

纪德文集



陀思妥耶夫斯基

Dostoïevsky

〔法〕纪德 著　沈志明 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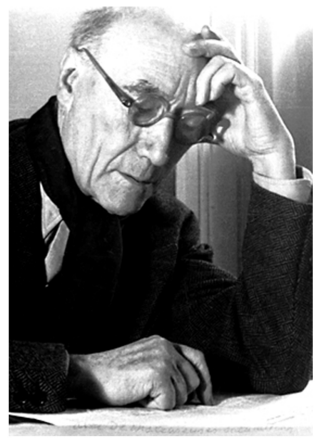
上海译文出版社

1947

安德烈·保罗·纪尧姆·纪德

André Paul Guillaume Gide

1869～1951



法国作家、评论家。
主要作品有小说《梵蒂冈地窖》、《窄门》、《田园交响曲》、《伪币制造者》等。

上海译文出版作品

《陀思妥耶夫斯基》　《梵蒂冈地窖》
《人间食粮》　《伪币制造者》
《纪德日记》　《田园交响曲》
《纪德游记》　《浪子回家集》
《背德者·窄门》《如果种子不死》
《地粮》

The Nobel Prize in Literature 1947 was awarded to André Gide "for his comprehensive and artistically significant writings, in which human problems and conditions have been presented with a fearless love of truth and keen psychological insight".

获奖理由："为了他广泛的与有艺术质地的著作，在这些著作中，他以无所畏惧的对真理的热爱，并以敏锐的心理学洞察力，呈现了人性的种种问题与处境。"

译序

中国学人和文艺爱好者提起有争议的俄罗斯作家陀思妥耶夫斯基，必然想到高尔基早在一九〇五年十一月发表的《谈谈小市民习气》和卢那察尔斯基一九三一年为《陀思妥耶夫斯基文集》撰写的序言。高尔基指出："托尔斯泰和陀思妥耶夫斯基是两个最伟大的天才；他们以自己的天才的力量震撼了全世界，使整个欧洲惊愕地注视着俄罗斯，他们两人都足以与莎士比亚、但丁、塞万提斯、卢梭和歌德这些伟大人物并列。"[1]但在作出如此崇高的评价同时，又严厉批评托翁和陀氏的负面影响："但他们对于自己黑暗、不幸的祖国却有过不好的影响。"因为在俄罗斯大地上"统治阶级横行霸道，肆无忌惮，使整个国家变成一座黑暗的刑场"，托翁却鼓吹"自我完善"，"勿以暴力抵抗邪恶"，陀氏则主张"忍耐"。在革命烽火四起的时代，高尔基站在革命的立场，写出如此有分量的文章，理所当然受到列宁的高度评价。因此，高尔基对陀思妥耶夫斯基的评论成了权威的、官方的鉴定。

十月革命胜利，百废俱兴，百业待举，无产阶级要对前人的一切精神财富重新估价。一九一八年五月高尔基为"文化与自主"文化教育协会举办的报告会写了一篇讲稿《我怎样学习》，因病而请人代为宣读，该文第二天发表在《新生活报》上。自学成才的高尔基号召读书，在这篇自传性叙事中指出读书好处无穷。也许出于谨慎，也许想突出人间比学堂更重要，反正在这篇谈读书的文章中，始终没讲他读过哪些书，喜爱什么作品和景仰何许人，只说外祖父如何教他识字，他在小学如何淘气，用自己的零钱买《圣经的故事》和如何经受宗教氛围的熏陶，然而是在人间，确切讲是一九〇二年在警察监视下生活

时，受到一个独眼皮鞋匠的启发，摆脱了宗教影响，认识了人生的真谛。事情是这样的：　鞋匠来向作家先生借书，高尔基顺手给了他一本“并不高明的小书《世界的进化与社会的进化》”，几天后鞋匠来跟他聊天，大发宏论，现援引如下：“我能不能从这里得出这样一个推论：　就是上帝是不存在的？”“假如存在着上帝，而一切都按照他的意志的话，那就是说，我应该服从上帝的最高的预定，平心静气地生活下去。”“现在更进一步说：　假如上帝存在的话，那我就无事可做了；假如没有上帝的话——那我就得对一切，对整个生活和所有的人负责！”“我很愿意按照神甫们的榜样来负责，可是我却用了另一种形式——并不是服从而是反抗生活中的恶！”“我已经为自己这样作了决定——要对一切负责！”高尔基评论说：“我们友好地一直谈到深夜，因此我更加相信，就是这本不重要的小书，是最后的一次打击，使得人的心灵对于宗教信仰重作狂热的探求，使人在世界的理智之美与力量面前表示出欢乐的崇敬。”[2]我们知道独眼鞋匠确有其人，也确爱读书，但笔者斗胆认为上述言论却是百分之一百的陀思妥耶夫斯基思想。不要忘记，高尔基写完《我怎样学习》之后，发表时加上“短篇小说”的字样。他采取了移花接木的手法，高明！因为，独眼鞋匠的论点几乎全盘出自《群魔》和《卡拉马佐夫兄弟》中的陀氏人物之口。笔者不相信高尔基没有读过陀思妥耶夫斯基这两本最重要的书，也不相信独眼鞋匠如此高明。纪德说，除尼采和陀思妥耶夫斯基外，在人与上帝的关系上，他还没有发现任何前人如此明确地道出人生的真谛。关于这个问题，我们将在下面重点论及。

进入斯大林时代，从旧俄过来的作家及其他知识分子必须进行思想改造，作为“灵魂工程师”的高尔基也不例外：“教育者必须先受教育”，况且连他本人也受到一定的政治思想压力，不得不强化批判意识。他一九二八年写的文学论文《谈谈我怎样学习和写作》，虽然整体上从现在角度来看还是相当得体的，但他对陀思妥耶夫斯基的批评就相当苛刻了：“陀思妥耶夫斯基的《恶魔》（即《群魔》）是所有企图中伤七十年代革命运动的无数尝试中最有才能也最恶毒的一个。”[3]从此，《群魔》很快与《卡拉马佐夫兄弟》、《地下才子》（又译《地下室手记》）一起被打成反动小说，甚至在斯大林死后三年，即一九五六年莫斯科出版的《陀思妥耶夫斯基论》（叶尔米洛夫

著，上海译文出版社一九八五年中译本）指出，不仅仅《群魔》“中伤七十年代革命运动”，而且“《卡拉马佐夫兄弟》在极大的程度上是按照统治集团的直接命令写成的。在格罗斯曼的一篇极有价值的论文《陀思妥耶夫斯基和七十年代的统治集团》（《文学遗产》第十五号，一九三四年出版）里，讲到陀思妥耶夫斯基跟豪门官僚、沙皇宫廷的关系，探索出陀思妥耶夫斯基是由于反动统治者什么样的实际政治要求，把这些或那些情节表现到小说里来的”。（中译本第二五〇页）《卡拉马佐夫兄弟》还多了一个“衔头”：　教会小说（同上）。这种满怀仇恨的政治偏见，如果说在特定的时代确实迷惑了一些天真的读者，今天看来是极不公平的，甚至可以说糟蹋了人类珍贵的文化遗产。很不幸，时至今日，这三本书仍被一些人视为反动小说，《群魔》被判反动还嫌不够，再得加上个“最”字：“陀思妥耶夫斯基的作品中最反动的一部”，这是《外国著名文学家评传》中一篇论文的观点。

随着斯大林发动的阶级斗争狂潮一浪高似一浪，意识形态的专政日益强化，那些被认为艺术性越高超而思想越反动的作家受到了严厉的批判，陀氏未逃脱此厄运。最有代表性的，也是后来被人引用最多的批判文章，就是“权威的”卢那察尔斯基为一九三一年出版《陀思妥耶夫斯基文集》所作的那篇序言，累牍连篇，除了抽象引用一点高尔基对陀氏的评说外，通篇戴帽子打棍子，最后的结论是：“一方面，我们应该从陀思妥耶夫斯基著作中吸取教益，另一方面，我们却绝不可以向陀思妥耶夫斯基学习。不可以同情他的心境，不可以模仿他的风格。谁要这样做，即是说，谁要向陀思妥耶夫斯基学习，他就不能成为建设事业的助手，他就是落后的、腐朽的社会阶层的表现者。”[4]此公借陀思妥耶夫斯基逝世五十周年之际，推出陀氏文集，实质上把它作为反面教材公布于众：　奇文共欣赏，疑义相与析。

今天，十月革命的成果在俄罗斯大地上已荡然无存，对俄罗斯和苏联的一切文化现象，人们已在反思和总结。那么，对陀思妥耶夫斯基大概也应该重新认识一下了吧，当然这主要是俄罗斯文学家的任务。笔者在此只不过翻译和评论纪德对陀思妥耶夫斯基的看法。纪德只比高尔基小四个月，很熟悉高尔基，而且一九三六年他由斯大林亲自陪同在红场为高尔基致悼词。可是纪德从另一个立场和角度出发，

在几乎相同的年代对陀氏作出了完全不同的评价，尽管后来在强大的革命文艺思潮压力下，一直没有让自己这部写于一九〇八至一九二一年的《陀思妥耶夫斯基》（一九二三年结集出版）再版。在法国也一直等到八十年代初才得以再版。现在回过头来看这部论著，笔者认为颇有意义。

第一，纪德认为，判断一个文学艺术家的依据主要是他的作品，而不是他的言行。纪德于二十世纪初最早对丹纳那种运用种族、地域和时代的影响来解释文艺作品的理论提出质疑，对圣伯夫虽然十分欣赏，但对他批评作家时着力于依据其人的出身、门第、人际关系以及回忆录、日记、谈话等不以为然。后来在纪德的支持和鼓励下，普鲁斯特的作品得以问世并一举成名，并由普鲁斯特对圣伯夫提出系统的批判（参见《驳圣伯夫》）。纪德一再指出，陀思妥耶夫斯基不是伦理学家，也不是政治理论家，甚至不是好的批评家，而是小说家、思想家。他说“陀思妥耶夫斯基一讲理论，就叫我们失望”。他“写理论和批评文章相当平庸”，举《作家日记》为例，说其中的理论文章简直不堪卒读。这与陀氏不善于直接表达自己的思想有关，用陀氏自己的话来说：“不善于写我自己，不善于恰如其分地写我自己”；纪德说：“陀思妥耶夫斯基一旦谈自己就困惑含混”；“他以自己名义说话时是非常笨嘴拙舌的，与此相反，当他的思想通过他笔下的人物表达时，就娓娓动听了”；“陀氏的思想从不赤裸裸表现出来，总是通过笔下种种人物来表达的”，结论是：“陀氏小说是最饱含思想的小说，同时从不抽象，也是我读过的最富有活力最令人激动的小说。”这与高尔基和卢那察尔斯基的批评方法完全不同。在那篇著名的《谈谈小市民习气》中，高尔基非常生气地援引陀思妥耶夫斯基在普希金纪念碑的揭幕式上向俄国社会致辞中的三个字“忍耐吧”，而忽视了陀氏对普希金美好的情感和崇高的评价。至于卢氏那篇近两万言的序言，引用陀氏的著作不到二百字，相反大量引用别人的言论、回忆、日记等，其中引一位编辑的日记长达一千六百字。此公戴着有色眼镜背着陀氏对其著作说三道四。纪德则相反，他认为想像作品往往比回忆录、日记乃至自传更能揭示作者的内心隐秘，小说更接近作者的真实思想，更能表现作者相反相成的心态。

第二，既然陀思妥耶夫斯基讲不清道不明自己的思想，就通过小

说人物来表达，甚至通过某个次要人物道出他弥足珍贵的真理。由此可以确认陀氏作品不是从理论构思出发的，也不是遵命的，更不是秉承意旨的，而是沉浸在实际里，产生于思想与实际的会合。纪德说："真正的艺术家在创作时对自己的意识总是半清醒半糊涂的。这样的艺术家不大清楚自己是谁，只通过其作品运用其作品才认识自己。"所以，要了解小说家的思想，必须钻到小说里去。为此，纪德仔细阅读陀思妥耶夫斯基全部小说，甚至通读了四五遍，简直读得着迷了。他发现有史以来没有人像陀氏这样在自己的小说中如此明确又具体地抓住人生的本质，提出恒定的焦虑："人是什么？人从哪里来？到哪里去？人出生以前是什么？死亡之后又会怎样？人能企求什么真理？"或更确切地问："什么是真理？"所以纪德认为《群魔》和《卡拉马佐夫兄弟》是陀氏最重要的小说，因为作者通过笔下人物第一次对人与神的问题明确提出疑问："没有上帝吗？那么，那么……一切都许可了"，"倘若上帝存在，一切取决于上帝，在其意志之外我一无所能。倘若上帝不存在，一切取决于我，那我就有责任表明我的独立性"。又及："假如存在上帝，一切听命于上帝，我只能俯首帖耳；假如上帝不存在，一切取决于我自己，那我就必须表现独立自主"。如何表现独立自主？这就产生了焦虑。一切都许可了，许可什么？一个人有何能？这个导致尼采神经错乱的焦虑，也使纪德的"弟子们"，如萨特、加缪等人苦恼了几十年，写下上千万字，企图回答上述问题，被人们称为存在主义文学。陀思妥耶夫斯基在《群魔》、《卡拉马佐夫兄弟》、《白痴》甚至《罪与罚》等小说中多次或明或暗地提出上述至关重要的问题，并探求其答案。我们知道陀思妥耶夫斯基生活在宗教社会却反对教会，他对教会尤其天主教会深恶痛绝。而他又是狂热的信徒，但他只接受福音书中基督的教导。因此他曾受到天主教人士强烈的抨击。他企图通过小说人物体现基督精神的核心，也是陀氏思想神秘的核心："个体在弃绝个体性中获胜"；"一旦我们甘心情愿弃绝我们自己的生命，自觉自愿死亡，那么这种弃绝立即使生命在永恒中复活。"这里没有嘱咐没有命令，在此意义上，陀氏人物宣称："不应该为任何目的糟蹋自己的生命。"因为，陀氏人物相信人间存在永恒的生命，认为永生不是未来的事情，若今生今世达不到，那未来也别想达到。这与教会关于永生的观念大相径庭。那么陀

氏人物如何切身体验永恒的生命呢？陀思妥耶夫斯基的答案是：“自愿牺牲，自觉自主献身，为大众牺牲自我，在我看来是人格最高度发展的标志，是人格优越的标志，是高度自我控制的标志，是最高自由意志的标志。自觉自愿为他人牺牲自己的生命，为众人而被钉在十字架上，被活活烧死，这一切只有在人格高度发展时才有可能。”ET NUNC（从此时起），即刻进入永恒，进入上帝的天国。如此说来，陀思妥耶夫斯基心目中的神明是基督，也是人民。从其著作整体来看，他确是把人民奉若神明的。因此，我们套用高尔基的话，恰恰是陀氏小说“使得人的心灵对于宗教信仰重作狂热的探求，使人在世界的理智之美与力量面前表示出欢乐的崇敬”，而不像高尔基所批评的那样“顽固地教导人们对生活抱消极态度，为消极辩护”。

第三，陀思妥耶夫斯基确实试图从伦理学、社会学、政治学、心理学以及文艺理论等角度直接阐明自己的思想，但全部失败了。因为，陀思妥耶夫斯基从思想到人格到行为都是自相矛盾、前后不一的：　时而分裂时而融合，时而单一时而多元。在如此复杂多变的情况下，要进行理论概述是不可能的。但他终于找到了小说这个形式，终于把自己的矛盾和易变分散到各种不同的人物身上，甚至每个人物身上都有他的存在，而且每个人往往都有双重人格。这种忘我的投入保护了他的自相矛盾。陀氏人物不仅有双重人格，有时还并行不悖，意识到自己前后不一，津津乐道自己的二重性。《群魔》主人公斯塔夫罗金宣称：“我能够，迄今一直如此，产生做好事的愿望，并为之感到快乐。但同时，我也想做坏事，并同样为之感到满足。”因此，纪德多次引用波德莱尔在《私人日记》中写下的名言：“任何人在任何时候都同时具有两种祈求：　一种向往上帝，另一种向往撒旦。”另外在为《蒙田不朽的篇章》所作的序言中引用蒙田的话：“世上的厌物和尤物集于我一身：　人们久而久之对一切怪异习以为常；但我越纠缠自己越认识自己，就越惊异自己的丑怪，就越与自己过不去。”“人类行为矛盾百出，无奇不有，好像根本不可能同出一辙。”这样，蒙田和波德莱尔为陀氏从创作思想到创作方法都提供了依据。确实，陀氏人物常常以两种矛盾的、对立的性格轮番出现，甚至同时出现，而且突出其魔鬼附身的一面。基督说：“不是强拉他们离开人世，而是使他们避开魔鬼。”陀氏人物竭力想避开，但又避不开，为

此产生挥之不去的焦虑；为此陀思妥耶夫斯基苦恼了一辈子： 他既痛恨魔鬼又认为魔鬼必不可少；为此他后期的作品浸透了福音主义；为此魔鬼成了艺术作品不可缺少的组成部分： 可以说“没有魔鬼的参与就没有艺术可言”。

魔鬼的对立面是天使，那么在陀氏著作中谁是天使谁是魔鬼呢？陀氏的“天使和魔鬼”不是传统宗教故事中的天使和魔鬼，亦非一般小说中的好人与坏人或善行与邪恶，而主要表现为相辅而行的智者与行者、贵人与贱人。在陀思妥耶夫斯基看来，智者高傲，不善行动，作茧自缚；行者平庸，听任支配，勇于行动。智者乐意统治行者，但同时又被行者激怒，因为行者把智者笨拙的行为看作自身思想的漫画。然而，思想与行动两者的关系中行动是关键。纪德多次借用布莱克的名言：“有欲望而无行动的人散发臭气。”陀思妥耶夫斯基也多次批评“光思想而不行动的人”。因为只有从高傲变成谦卑的人才能接近永恒的生命。《福音书》中写道：“卑躬的人必升天。”陀氏著作始终摆脱不开这个观念： 欺凌使人受罪，而谦卑使人神圣。纪德说，高傲和谦卑始终是陀氏人物行为的秘密动机。世人都是罪人，只有忏悔的罪人才能升天。不仅仅单独向神甫忏悔，而且必须当众忏悔，在最令人难堪的场合下忏悔，方见其真诚。例如《罪与罚》中，当拉斯科尔尼科夫向索妮娅坦白罪行时，索妮娅即刻劝他到广场去下跪，并当众高喊“我杀人了”，惟其如此，方能减轻灵魂的负担。陀氏的结论是：“最卑贱者比最高贵者更接近上帝的天国。”在陀氏小说中，正如在《福音书》中那样，天国属于智力贫乏的人。纪德谈及《福音书》时在《日记》中写道：“人们凭借贫乏的头脑倒可登堂入室。”

第四，纪德多次引用尼采的赞语“惟有陀思妥耶夫斯基教我学到一点心理学。在我，发现陀氏比发现斯丹达尔更为重要”，并把它当作题铭。陀思妥耶夫斯基对小说人物心灵的挖掘比得上弗洛伊德对病人心理的研究，两人的成就和贡献可以说不相上下。纪德也许更偏爱陀思妥耶夫斯基，因为他自己也是文学家，首先也是小说家。陀思妥耶夫斯基发现人的心灵有一种成层现象。他的人物往往受到双重诱惑力，被弄得无所适从，他们的心灵有三个层面，或三个区域：
一、 智力区，滋生最坏的诱惑；二、 情感区，激情泛滥；三、深层区，那里是智力和激情触及不到的，可叫做复活区，即基督所说

的“第二次诞生”。这三个层面不是截然分开的，没有特定的界限，三者互相渗透。中介区是激情领域，那里上演整个人类的戏剧，但激情无论多么动荡和强烈，都无关宏旨，因为灵魂深处没有被触动。陀思妥耶夫斯基企图用上述思想促使他的人物进入这个领域，在他看来深层区绝非灵魂的地狱，相反，是灵魂的天堂。正因为如此，他笔下的人物时不时隐约到达了真福的境界。这种在人间建立的“至福”，这种即时的快乐、永恒的瞬间，也体现在纪德的《地粮》中：“正是在永恒中应当从此刻起生活。进而，正是从现在起应当在永恒中生活，是吗？”

那么，真福的境界究竟像什么样？进入永恒生命时有何感觉？谁切身体验过？笔者认为纪德多次举的例证和引述都令人怀疑，不足为训。但，他自己坚信不疑。他认为就是癫痫病发作时那种感觉。在纪德看来，有志于从事思想领域变革的人自身思想往往不平衡，而他们勇于使自己思想的不平衡合法化，改革家的成就便在于此。纪德郑重其事地做过调查，下了苦功做过研究，认为许多大改革家都是精神失常者，癫痫病患者：“路德和陀思妥耶夫斯基也是癫痫患者。苏格拉底有精灵附身，圣保罗肉体上有神秘的刺，帕斯卡尔面临深渊，尼采和卢梭以发疯告终”。照他这么说，智慧超凡的先知先觉者除了一般的思想和行为与众不同外，还得多少有点精神分裂。至于真福的境界究竟如何，纪德始终没有说清楚。总之，在如此重大的问题上，纪德敢于做出这般主观的归纳（因为他没有提供更为科学的论据），其用心确实真诚，但似乎缺乏更强的说服力。

最后，我们想研究一下纪德对陀思妥耶夫斯基的总体评价，进而探讨陀思妥耶夫斯基对纪德的影响，透过纪德的评论观察纪德的思想，是我们译介这本书的主要目的。

纪德对小说家、思想家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崇高评价一言以蔽之：“前无古人后无来者”，他认为“陀氏跟易卜生和尼采一般伟大，也许比他们更为重要”，确信陀思妥耶夫斯基是“最伟大的小说家”，比巴尔扎克、狄更斯等更伟大，因为“在某些领域比任何作家涉及更加深邃，触及点比任何作家更加重要”。陀氏小说实现了一个奇迹，非但把每个人物塑造成一个族，就是说既按自身本质存在，坚守自己特殊的秘密，又以纷繁复杂的面貌出现，而且使矛盾缠身的各种人物互相

打个不休。因此，在纪德看来，陀思妥耶夫斯基是揭示心理秘密的大师，善于展现“矛盾百出的情感共处”。我们知道，人的心灵是复杂多变的，多元无序的，而陀思妥耶夫斯基的思想正是以对心灵丰富性的崇拜为基础而建立起来的。而心理真实正是最高的真实，从这里出发便可动摇西方传统的人的观念，摧毁“一成不变的超验现实”，而西方人几千年来一直以此作为至高无上的精神调节。

所以，纪德所推崇的作家一律是反传统的，从卢梭到尼采，从蒙田到陀思妥耶夫斯基，他本人也是如此。因为，每个历史时期，人类总想用约定俗成的形象来掩盖真正的人性。而他们在不同的时代都致力于揭去这种面具，追本溯源，抓住了人的生成本质。在实践中磨炼出独特的洞察力，为反对因循守旧反对一成不变，不怕魔鬼缠身，乐于心灵分裂乃至人格分裂。他们从不弃绝任何东西，既保护自身的精华又庇护自身的糟粕，在不断分裂中度过一生。纪德自己就说：“最最对立的倾向都从未使我成为一个苦恼的人。”（《日记》一九一九年）因此，挖掘灵魂最幽暗的角落成了这些作家的主要任务，而小说恰恰是一门不把话说尽的艺术，借助“魔鬼”的力量，通过堕落，无行，犯罪，以感性的形式和形象的语言表现命运的坎坷，道德的变迁，情操的纯洁，灵魂的高尚，从而揭露魔鬼，丑恶，罪孽。在这层意义上讲，充分肯定魔鬼的积极作用不但可能而且必不可少了；也在这层意义上讲，波德莱尔把自己的诗集定名为《恶之花》。纪德正是从这里出发，称陀思妥耶夫斯基为小说大师。

我们不禁会问：　为什么纪德对陀思妥耶夫斯基如此崇拜？只要读一读纪德的著作就不难理解了，况且他本人在此书中就一再声明：“我把陀思妥耶夫斯基的思想看作自己的思想”；“我常常在这里假借陀思妥耶夫斯基来阐述本人的思想”；“我感到他有我汲之不尽的相似点，我从中自觉或不自觉探求的，正是最接近我本人思想的东西。”我们甚至可以说，纪德从信仰、思想、创作到行为举止无不以陀思妥耶夫斯基为宗师，我们也完全可以把纪德对陀思妥耶夫斯基的评论套用到他的身上。

纪德近半个世纪的挚友、诺贝尔文学奖得主(1937)罗杰·马丹·杜加尔说纪德读陀思妥耶夫斯基的书读得太多，“中斯拉夫毒害”至深，动不动向陀思妥耶夫斯基学习，譬如模仿陀思妥耶夫斯基动辄向

人“忏悔”。我们知道，陀氏也像自己笔下的人物，卑躬屈膝得愕然不知所措，常常突如其来，以不合时宜的方式向别人忏悔，恳求别人原谅，弄得人家莫名其妙。纪德如法炮制，何其相似乃尔：　他随时向不大认识的人披露心迹，当着崇敬他的来访者，随意叙述隐秘甚至隐私，弄得人家吓一跳。他这般随时随地公开坦白活脱脱成了陀思妥耶夫斯基笔下的一个人物。纪德如此塑造自己在世人中的形象，并非卖俏取宠，而是真诚之举，情不自禁的冲动使然：　自恋的分裂必须由被爱来补充。蒙田说：“人只能认识自己。”他怀疑认识他人的可能性。但无可否认，每个人都无法抗拒地渴望他人认识自己。为此，纪德认为必须真诚，克服作弊，反对乔装打扮，更反对以虚假理由文过饰非。然而，真诚如何获得呢？具有独立人格的纪德把陀思妥耶夫斯基奉为楷模：　一个艺术家应当寻找个人的伦理观，不应接受外在于自我的东西，这样才能达到真诚，即忠实于自我的真诚。也在这层意义上他非常欣赏地援引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妙语：“不应为任何目的糟蹋生命。”因为，在他看来，真诚的文艺创作最为可贵，所以他甚至反对“忠实于他人强加于我而被我们接受的真诚”，我们可以把这句欧化的话译成：　盲目遵命的真诚是丧失鉴别力的虔诚，正如他在《伪币制造者》中批判的那种教条主义者，那种虔诚的“僵化者”。

纪德式人物和陀氏人物一样，自我表现性很强，即真诚地自我揭示，真诚地自我突出，内心剖白而不改变自己的模样；也和陀氏人物一样，尽管很有代表性，却从不脱离人性，从不象征化。总之，保持人性而不成为抽象符号。“这个世界上最最困难的是保持自我。”充分体现魔鬼合作的《伪币制造者》，描绘了作者本人意识的多层次对话，即作者内心分裂成众多的人物，这就印证了陀思妥耶夫斯基身上那种心理学上“无法解释的现象”，即“与利害不相干”的突发行为，既没有预兆也没有动机。《梵蒂冈的地窖》(1914)中纪德式人物拉弗卡迪欧在从罗马到那不勒斯的火车上，仅仅因为每每数到十二以前总看得见沉浸在夜幕的田野中出现一次火光，而把可怜的弗洛里索瓦扔出了车厢。剧中人小说家巴拉格利欧竟敢说：“没有任何理由把无缘无故犯罪的人假定为罪犯。”如此肆无忌惮的行为和论调当然引起西方文明的捍卫者——不管宗教的或世俗的——严厉抨击，但受到以《地粮》主人公纳塔纳埃尔自居的青年们热烈的欢迎，这些人此时又以拉

弗卡迪欧自居了，他们就是鼓噪一时继而震撼世界文艺界的超现实主义一代，甚至两代。

纪德像陀思妥耶夫斯基一样，也是反对基督教社会（尤其天主教社会）的基督徒，不受基督教会任何约束，却把《福音书》奉为至高无上的真谛。他曾一度加入共产主义营垒，却说什么“是《福音书》而不是马克思引我走上共产主义道路”。他在自己的著作中自觉或不自觉引用《圣经》，有时多得连自己也感到惊讶。但从不后悔，相反，他认为从早期《沼泽地》(1895)开始，使他最感兴趣的，正是他不知不觉写进书中的东西，这个无识的部分，他称之为上帝赐予的部分。为了接近真谛、至福，必须探测人类的心灵，特别是探测灵魂的最深处。为此，他也特别注意研究陀思妥耶夫斯基独特的文学表现形式：　带有浓厚而深刻的心理分析现实主义，而且注意到陀思妥耶夫斯基最早把意识流这种文学形式“推至多元而精巧的完美”，比如《地下才子》(1864)从头至尾只是一篇内心独白。纪德本人也独创了适合心理分析的“套中套”这种文学表现形式。纪德终于找到了适合自己条件的典范，可以明目张胆地拒绝一切传统道德和教条的束缚，理直气壮地我行我素，从而创造出思想丰富、激情洋溢而富有生命力的作品。

纪德一向以法兰西文化引以为豪，却如此推崇一个落后的俄罗斯帝国的作家，实属难能可贵，尤其当时法国研究俄罗斯文学的权威是些傲慢自负的文人学者，虽然比起陀思妥耶夫斯基所批评的那些俄国“无知而傲慢的知识分子”来算得上饱读经典的。纪德批评道：“对外国的东西只愿意接受跟我们相像的东西，从中找到我们的秩序和逻辑乃至我们的形象，那就大错特错了。”他一再提醒：“法兰西若只盯着自己的形象，只盯着自己过去的形象，就会有致命的危险。”这些发人深省的教诲至今对我们仍大有裨益。

一九九五年七月于巴黎

---

[1] 《论文学》（续集）第五十页，人民文学出版社，一九八三年版。下同，不再另注。

[2] 以上引自高尔基著、戈宝权译的《我怎样学习和写作》，三联书店一九八四年六月。异体字是笔者所为。

[3] 引自《我怎样学习和写作》，第五十七页。

[4] 《论文学》第二二〇页，人民文学出版社。文章标题《思想家和艺术家陀思妥耶夫斯基》，第一九七页。

献给雅克·里维埃尔[1]

惟有陀思妥耶夫斯基
教我学到了一点心理学
在我，发现陀氏比发现
斯丹达尔更为重要。

——弗·尼采

---

[1] 雅克·里维埃尔（1886—1925），法国作家，曾任中学哲学教师。出于对纪德的崇敬，早期加入《新法兰西评论》，深受纪德的影响，后来领导该刊多年，与纪德可谓“平生风义兼师友”。

一 从陀氏书信论陀思妥耶夫斯基[1]

托尔斯泰巨大的身躯依然嵯峨，阻挡着地平线，几个先驱智者却或已经发现，在巨人托尔斯泰背后赫然升起陀思妥耶夫斯基，恰如多山地区所见：最近最高的山峰，往往为毗连的峻岭所遮掩而不得窥其巍峨，等到慢慢远离之后才重新发现其雄伟。这座被半遮半掩的山峰，这个重峦叠嶂中神秘的山崖，就是他，陀思妥耶夫斯基；多条丰美的江河发源于斯，如今正可大量满足欧洲新的渴望。可与易卜生和尼采媲美的正是他，陀思妥耶夫斯基，而不是托尔斯泰；他跟易卜生和尼采一般伟大，也许比他们更为重要。

大约十五年前，德·沃居埃[2]先生以高贵的姿态，托着雄辩的银盘向法兰西献上打开俄国文学的铁钥匙，但讲到陀思妥耶夫斯基的时候，却为他论及的作家之粗野表示歉意。他承认陀氏具有某种天才，但同时，又合乎礼仪地有所保留，为陀氏太多的粗言秽语感到非常不自在，尚希读者原谅，说什么“绝望促使他千方百计让我们的世界去理解他的世界”。德·沃居埃先生对陀氏早期作品略加陈述，觉得这些作品即使不讨人喜欢，至少尚可忍受。之后，他着重论述了《罪与罚》，提醒读者注意，“完成这部作品之后，陀思妥耶夫斯基的才华便停止上升了。”读者不得不相信他的话，因为当时除了此书，陀思妥耶夫斯基的东西几乎都没有翻译过来。他甚至说：“陀氏还会振翅飞翔一阵子，但只是在迷雾中，在越来越混浊的空中转圈子罢了。”然后他宽厚地介绍了《白痴》一书的特点，接着谈到《群魔》时，说这本书“杂乱无章，布局不工，不伦不类，充斥着世界面临末日的论说”，至于《作家日记》就像“暧昧不明的赞歌，既缺乏分析又逃避论战”。他只字不提《永久的丈夫》和《地下才子》（一译《地下室手记》），却写道：“我未提一本叫《成长》的小说，因为比起先前的小说要差得多”，继而更不客气地指出：“我不想多谈《卡拉马佐夫兄弟》，据普遍供认俄国极少有人有勇气读完这个没完没了的故

事。”最后他作出结论：“我的任务只限于唤起人们注意这个作家，他在那边已大名鼎鼎，在这里却几乎名不见经传；我只想指出他的作品中最能显示他多方面才华的三部（？），那就是《穷人》、《死屋手记》、《罪与罚》。”

因此，我们不大知道该怎么办，该感激德·沃居埃先生吧，不管怎么说，他是第一个告知我们的人，或者该对他生气，因为尽管他确实诚心诚意，看上去还勉为其难呢，但他向我们介绍这位奇才所提供的形象却是过分简略的，很不完整的，甚而至于歪曲的。因此我们怀疑了：《俄罗斯小说》的作者引起读者对陀思妥耶夫斯基的注意是有利于陀氏的，但只叫人们注意他的三本书，那就有损于陀氏了。诚然这三本书令人赞赏，但并非最有意义的，惟有读他更多的书，我们的赞赏才是完完全全的。不过，对一位沙龙式的智者来说，陀思妥耶夫斯基也许不好理解，或不好一下子深入理解。“他一味使人疲劳，活像纯种马总在活动，叫人不得休息。再加上被迫在小说中认出自己，结果读时特别费劲，闹得精神十分疲劳……”三十年前，社交界人士谈起贝多芬最后几部四重奏，其说法没有什么两样。陀思妥耶夫斯基在一封信中曾指出：“很快被人理解的东西寿命不长。”

德·沃居埃先生这些贬义的评价实际上延迟了陀思妥耶夫斯基著作的翻译、出版和发行，使读者望而生畏，竟允许夏尔·莫里斯先生削足适履，把《卡拉马佐夫兄弟》译得残缺不全[3]，所幸的是，陀思妥耶夫斯基的著作终于慢慢由多家出版社一部部出全了。[4]

如今陀思妥耶夫斯基对读者的吸引力仍然缓慢，而且只限于相当特殊的精英层；不仅颇有教养颇认真颇宽厚的广大读者嫌弃他，甚至对易卜生的戏剧都不动心了，而且那些能欣赏《安娜·卡列尼娜》乃至《战争与和平》的读者，或对《查拉图斯特拉[5]》如痴如狂而对他人不太厚道的读者，也嫌弃他。这就怪不得德·沃居埃先生了，否则就不切实际了。究其原因，相当微妙，但研究陀氏书信能使我们找到大部分原因。所以，今天我不想谈陀思妥耶夫斯基的整体著作，而只论述最近问世的一本书，即一九〇八年二月由《法兰西水星》月刊社出版的陀思妥耶夫斯基《书信集》。

上篇

我们渴望发现一尊神，碰到的却是一个人：患病，贫穷，不停辛劳，奇特地不具备他强力指责法国人的那种假优点：口才。论及这样一本不加修饰的书，我将尽量让自己排除一切不诚实的想法。如果有人希望从中找到艺术性、文学性或什么风趣的玩意儿，那我马上奉劝他最好放弃阅读这部书信集。

书信的行文常常是杂乱的，笨拙的，欠通的。我们感激皮延斯托克先生没有勉为其难地强作掩饰，没有纠正这种很具特性的笨拙。所以，我们的引文全部参照皮延斯托克的译文，笨拙的地方、文理不通之处，都是尽量模拟俄文原本，虽然有时叫人感到别扭。

的确，初读时令人扫兴。德国的陀思妥耶夫斯基传记作者霍夫曼暗示俄国出版者提供的陀氏书信本来可以选择得更好一些。霍夫曼认为，我们一看陀思妥耶夫斯基的私人通信便可觉得，陀氏遗孀安娜·格里戈里耶芙娜和陀氏弟弟安德烈·陀思妥耶夫斯基在选择陀氏书信发表时让人家出了坏主意，他们本可以撤下多封只涉及银钱的信而换上几封更为隐秘的。光是陀氏写给他第二任妻子安娜·格里戈里耶芙娜的信就不少于四百六十四封，还一封没有发表过。但我不信其基调会有什么不同。

瞧这部集子，厚厚的，厚得叫人窒息，并非因为信件多，而是因为每封信都非常不成型。集子尽可以厚，再厚也无妨。我们感到遗憾的是皮延斯托克先生没有费心把已经刊登在多种杂志上的陀氏书信汇总一并发表。譬如，为什么他只取刊登在《田地》[6]（1898年4月？）杂志上三封信的第一封？为什么不取一八五六年十二月一日写给弗朗吉尔的那封信？至少取其已发表的片段嘛，陀思妥耶夫斯基讲述他的婚姻，明显希望他生活中这个幸福的突变会治愈他的神经衰弱症。尤其为何不取一八五四年二月二十二日那封很精彩的信？这是刊登在《俄国旧事》[7]的陀氏信件中最重要的，而且有哈尔佩里纳和莫里斯的译文刊载在一八八六年七月十二日的《流行》[8]杂志上。皮延斯托克在书信集后面附加了《告御状》，《时代》[9]杂志的三篇序言，杂乱无章的《国外旅行》（但其中有几段特别能引起法国人的兴趣），还有非常惹人注目的《试论资产阶级》，对此我们表示赞赏，但他为什么不加上那篇感人至深的辩护词：《我的辩护》（写于彼得拉舍夫斯基事件期间，八年前发表于俄国，法语译文［罗森柏格译］

载于《巴黎杂志》）最后，抑或不时加几个注释有助于阅读，抑或按不同的时期略加分类，有助于说明各个沉默的间隔，不是更好吗？

文学家的书信写得如此糟糕也许还没有先例，我的意思是说，如此不加修饰。他，“讲别人”，娴熟巧妙，一旦谈自己却困惑含混，好像见诸笔端的思绪不是络绎不绝，而是万千同至；或好像勒南[10]所说的“多枝累累硕果”，他不得不随心和盘托出弄得焦头烂额才能把累累思绪公布于众。这些丰富而纷繁的头绪一经控制，在创作小说的过程中有利于复杂雄浑的谋篇布局。陀思妥耶夫斯基创作时呕心镂骨，含辛茹苦，把每篇故事一页页改了再改，毁了重写，孜孜不倦，直到深中肯綮，独具匠心，而书信则是随意挥洒之作，想必不作删改，但又不断改变说法，所谓逸笔草草，一挥而就，也即没完没了地赶时间。灵感！用来衡量作品和作者之间距离的，舍灵感莫属。啊！浪漫派令人心醉魂迷的发明！才思敏捷的诗神！你们在哪里呀？还是套用布丰[11]谦虚的话吧：“天才出于勤奋”，此话用在这里再恰当不过了。

“那么，朋友，你的理论是什么呢？”他初出茅庐时给兄弟写道，“一幅画应当一次画成吗？……你什么时候坚信不疑的？听我说，哪里都需付出劳动，艰巨的劳动。相信我的话，普希金的一首诗，轻巧雅致，才寥寥几行，看上去一气呵成，却原来普希金酝酿良久，才信手拈来俱天成……信笔写的东西，都不成熟。据说，莎士比亚的手稿见不到涂改的杠子，正因为如此他的作品奇形怪状，缺乏韵味。倘若莎翁下点功夫，还会写得更好……”

这就是整个书信集的笔调。陀思妥耶夫斯基把最佳时间最佳情绪用于创作，没有一封信是写来娱情消遣的，他反复强调“对写信的厌恶是极其强烈的，无法克服的，不可想像的”。他宣称：“书信是荒唐的东西，根本无法借以倾心吐胆。”更有甚者：“我给您什么都写了，却发现关于我的精神生活、心灵状态根本没有涉及，连个大概都没有提及。我们的通信不管保持多久，都会是这个样子的。我不善于写信，更不善于写我自己，恰如其分地写我自己。”另外，他还写道，“信里边什么也写不清楚。为此我一向不能容忍塞维尼夫人[12]：她的书简写得太好。”甚至幽默地宣称：“有朝一日我进地狱，为惩罚我的罪孽，一定罚我一天写一打信。”我想这是在这本忧郁的书中惟

一可以抄录的趣话。

因此，他只在最迫不得已时才写信。他一生的书信（除了最后十年是另一种调子，对此我将专门谈及），每一封都是一次呐喊，他一文不名；他走投无路；他苦苦哀求。我所说的呐喊，是一种穷途末路的呻吟，无休止的，一成不变的。他的请求既无技巧，又无自尊，更无调侃。他请求，而又不善于请求。他哀求，刻不容缓；他一而再再而三恳切细说他的需要……他使我想起圣方济各在《小花》[13]中讲述的那个天使，说天使扮成流浪者来到司波莱特山谷新兴的善会敲门，敲得那么急那么久那么重，惹得修士们发火了，主事的（我们不妨影射德·沃居埃先生）终于出来开门，对他说："你是何许人？怎么不懂敲门的规矩？"天使问道："应当怎样敲门呢？"主事兄弟回答："敲一下停一下，这样敲三下，然后等候。应当让出来开门的念完天主经。等这个时间过了，若不见人出来，再敲门……"天使抢嘴："可我急如星火哇……"

"我窘况百出，拮据得准备上吊，"陀思妥耶夫斯基写道，"我无力还债，也因缺钱而无法外出避债。""从现在到年底，我的日子怎么过呢？不知道。我的头快裂了，没有人可以借钱了。"（他笔下的一个主人公曾说："走投无路，这您知道意味着什么吗？"）"我给一个亲戚写信，向他借六百卢布。他若不寄来，我就完了。"这类抱怨或类似的牢骚，在书信集中比比皆是，我信手拈来，全不费工夫……有时，每隔半年，他又天真地强调一次："需钱孔急一生中也仅此一次而已。"

最后的岁月，他也像自己笔下的人物，卑躬屈节得愕然不知所措，这种奇怪的俄罗斯谦卑完全可以同时是信奉基督教的，但霍夫曼[14]断言这种谦卑存在于每个俄国人的灵魂深处，甚至存在于不信奉基督教的俄国人灵魂深处。他还说，西方人永远不能完全理解这种谦卑，因为西方人把自尊当作美德，理解不了这样的话，"他们为什么要拒绝我呢？我又不强求，而是谦卑地请求哇。"

这部书信集的作者只在万不得已时才写信，所以总是显得失意无望，对此我们也许会产生错觉……不会的，不会弄错的：每每大笔汇款到后无一不很快被债务吞掉，以至于他五十岁上写道："我一生为钱辛劳，一生贫困缠身；如今更甚于以往。"负债累累，或赌博输

钱，或理财无方，或不假思索的慷慨和毫无节制的施与，引起他二十岁时的同伴里埃森康普夫的议论：“陀思妥耶夫斯基是这样的一个人，他使周围所有的人生活得好好的，可他自己却一辈子手头拮据。”

陀思妥耶夫斯基五十岁时写道：“这部未来的小说（系指《卡拉马佐夫兄弟》，九年之后才动笔）已经使我坐立不安三年多了，但我还未动笔，因为我很想从容不迫地写这部小说，就像托尔斯泰、屠格涅夫、冈察洛夫[15]那般写作。我至少要有一部著作写得从从容容，不受时间的限制。”但他说也白费，什么“我不明白可以为了钱仓促了事”。钱的问题始终干扰他的写作，他总害怕不能按时交稿：“我怕没有准备就绪，怕拖延。我不想由于仓促把事情搞糟。确实的，创作计划考虑得很周到，研究得挺仔细，但不能因为太仓促把一切搞糟。”

为此他过度地工作，过度得可怕，把自己的荣誉倾注在艰难的守约上。他宁愿累垮也不肯交出有缺陷的作品，到晚年可以心安理得地说：“在我整个文学生涯中，我始终守约，一丝不苟，没有一次说话不算数。况且，我写作从未单单为了挣钱而置契约于不顾。”先前在同一封信中他还说：“我从未设想过一个主题是为了赚钱的，是为了按预定日期而履行写作义务的。我一向等到酝酿好了主题，才订约才预售书稿，而这个主题是我真正想写的，是我认为有必要写的。”以至于最初在二十四岁时写的某封信中，他惊呼：“不管怎么样，我发誓了：即使落到家徒四壁，我也将坚持，决不凭订单写作。订单叫人受不了，预约总是一事无成。我要求自己每个作品都是出色的。”我们不必仔细琢磨便可说，他毕竟实践了自己的诺言。

陀思妥耶夫斯基一生始终痛苦地确信，如果有充裕的时间有更多的自由，他一定能把自己的思想抒发得更好：“使我非常困扰的是，我若提前一年动笔写小说，然后用两三个月誊清和修改，那一定大不相同。我敢保证。”也许是幻想吧？谁说得清道得明？空闲多了，就能如愿以偿？他还追求什么呢？大概更加简练吧，细节的衔接更加完美吧……但就拿他最优秀的作品来说，几乎每个部分都是简洁明快的，很难想像再上一层楼。

达到如此境界，需要做多大的努力呀！“只有灵感部分，一下子同时涌现，而剩下的作业却非常艰巨。”他兄弟大概责备他写作不够

简练，言外之意，不够迅速，而且不“让灵感驰骋”，陀思妥耶夫斯基当时还年轻，却驳道：“显而易见，你把灵感和劳作混淆了，灵感是最初瞬间的创造或心灵活动（经常发生的）。举例来说，当我脑子里出现一个场景，我马上记录下来，心里很高兴。之后，需要几个月，需要一年精细加工，其结果好上加好，明摆着的。但愿灵感来临。当然，若没有灵感，什么也干不成。”我引了这么多话，该表示歉意呢，还是应当感激我宁愿尽可能让陀思妥耶夫斯基出来多说话呢？“起初，就是说去年岁末（此信写于一八七〇年十月），我认为此稿（系指《群魔》）是深思熟虑的，布局完整的，看着心里十分得意。后来，真正的灵感来了，突然我对这部作品由衷地喜欢，全心投入，立刻动手把已经写的划掉。”当年他还写道：“全年我一味撕呀改呀……我的计划至少改了十次，第一部分完全重写了。有那么两三个月，我气恼绝望。但最后百川归海，臻于完善，不可再改了。”这种对完美的追求自始至终困扰着他：“倘若我有时间从容写作，不受期限约束，那可能产生出好东西。”

这种焦虑，这种自责，他每写一本书都经历过：

“小说（《罪与罚》）很长，有六部分。十一月底已有一大段写完了，一切就绪，但我把它全烧了。现在我承认当时很不满意，因为一种新形式、一个新计划油然而生。于是重新开始。我夜以继日地工作，但进展缓慢。”他在别处写道：“我写作，但一味撕掉，什么也未写成。我好气馁哟。”又在别处写道：“我工作过度，变得傻头傻脑，感到晕头转向。”又在别处写道：“我在这里（斯塔雷亚·罗莎）像苦役犯似的埋头苦干，连晴和日丽的天气都放弃享受，日日夜夜伏案写作。”

有时候连一篇简单的文章都像写一本书那样费劲，因为不管对待小事或大事，他一丝不苟的精神是同样完整无缺的：

“我把这篇文章（回忆别林斯基的，再也找不着了）一直拖到现在，那是咬着牙写完的……十页小说比这两页文章容易写得多！算起来，这篇该死的东西，我至少写了五次，然后全划掉，改变初衷重写。最后总算凑合完成了，但蹩脚透顶，直叫我恶心。”如果说他对自己思想观点的价值深信不疑，那他对自己最优秀的作品却始终是苛求和不满的：

“我很少有过比它（《卡拉马佐夫兄弟》）更新鲜更完整更独创的东西。我这么说不必担心被指责为骄傲，因为我说的是主题，即在我头脑里已扎根的思想，而不是说实施，成事要靠天；我把思想付诸实施时有可能搞糟，这在我是经常发生的……”

“不管我所写的有多么蹩脚多么糟糕，”他在别处写道，“小说的思想以及我为之付出的劳动，对我这个微不足道的作家来说，是世上最珍贵的。”

“我对自己的小说很不满意，简直感到厌恶，”他在创作《白痴》时写道，“我拼命强迫自己工作，但办不到，我胆气不足。眼下，就第三部分做最后的努力。小说能安排好，元气就得以恢复，否则我就完了。”

不仅写了德·沃居埃先生称为陀氏杰作的三本小说，而且还发表了《地下才子》、《白痴》、《永久的丈夫》，他这才在全力投入一个新主题（《群魔》）时惊呼：“终于是写严肃的东西的时候了。”

在他去世那年，第一次给N小姐写信时仍然说：“我知道我作为作家有许多缺点，因为我自己就第一个对自己不满。您可以想像我在某些自我反省的时刻，经常痛苦地发现我连自己想写的二十分之一都没有表达出来，也许根本表达不出来。而成全我的，正是我始终不渝的希望，但愿上帝有朝一日给我力量和灵感，让我更完善地抒发，总之，让我能把深藏在心中和想像力里的一切表达出来。”

这与巴尔扎克的自信以及对自己不足的宽厚相比是多么的遥远哪！（甚至福楼拜,）难道也对自己如此尖酸刻薄吗？也有过如此艰辛的角逐吗？也有过如此疯狂的过量劳动吗？我想没有吧。他的苛求着重表现在文学上。如果说记叙其辛劳在他的书信中占突出的位置，那也因为他喜欢这种辛劳，虽说不上自吹自擂，至少他是引以为自豪的；还因为他把剩下的一切全然不放在心上，认为生活就像“一件丑陋不堪的东西，惟一忍受的办法是退避三舍”，他把自己比作“女骑手，为了射箭，张弓伤了乳房”。但在实际生活中，他把一切都放在心上，他有妻室和孩子，他爱他们。他一点也不轻视生活，从苦役犯监狱出来时写道：“至少我经历过了；我受过苦，但总算活过来了。”对艺术的忘我精神使他不那么傲慢不那么有心计不那么有预谋，从而更具悲剧性更美不胜收。他乐于引泰伦斯[16]的话：“人没有

权利擅离本分和无视世上发生的事情，为此自古就有优良的道德依据：Hamo Sum，et nihil humanum[17]等等，等等。”他没有躲避自己的痛苦，而是全盘承受。只相隔几个月就先后失去第一个妻子和兄弟米哈伊尔，他写道：“我一下子变得孤独无援，我感到害怕。确实可怕呀！我的生活碎成两半：一半是我曾经历过的林林总总，另一半则是无人能代替两位亡者的未知世态。抠字眼儿的话，我已失去生活的依据。建立新的联系？创造新的生活？想起来都感到害怕。我第一次感到没有任何东西可以代替他们，在这个世界上我只爱他们。一种新的爱不仅不会有，而且也不应该有。”但两个星期以后他却写道：“我心灵中力量和精气的储备残存着某种紊乱的东西，某种含混的东西，某种接近绝望的东西。对我来说，心烦意乱，愁肠百结，是最不正常的心态……再加上我孑然一身！……然而我总觉得准备活下去。可笑，是吗？猫的生命力[18]！”他当年四十四岁，不到一年便续弦了。

二十四岁被关进预备监狱等待发配西伯利亚时，他情不自禁地说：“我现在看出我身上储藏着极强的生命力，很难用得完。”一八五六年他刑满出狱，刚娶了寡妇玛丽·德米特里耶夫娜·伊萨埃娃，便从西伯利亚写道：“现在跟以前不一样了，工作起来深思熟虑，精力旺盛，元气充沛……我精力饱满、勇气十足地奋斗了六年，吃尽千辛万苦，到头来却挣不到足够的钱养活自己和老婆，这可能吗？可不是嘛！更有甚者，根本没人认识我的能力价值和才华档次，而我对自己的能力和才华却特别寄予希望！”

可叹的是，他不仅仅与贫困斗争！

“我工作的时候几乎总是心烦意躁，忧心如焚；工作过度，体力不支。”“最近我不顾犯病没日没夜地工作。”别处他还写道：“连连犯病把我拖垮了，每发作一次，我四天之内镇静不下来。”

陀思妥耶夫斯基从来不隐瞒病情，“该死的疾病”发作太频繁了，连好几个漠不关心的朋友都有时亲眼看见他发病。斯特拉克霍夫[19]在其《回忆录》叙述过这类病发，他不比陀思妥耶夫斯基更清楚癫痫会叫人丢脸，甚至引起某种精神或智力的“自卑感”，由此导致工作起来特别困难。陀思妥耶夫斯基甚至第一次给陌生人写信也不避讳，因使对方久候回音而表示歉意时，他天真爽直地说：“我刚犯了三次癫

痫病，发得如此剧烈如此频繁还从未有过。发病后两三天内无法工作，不能写作，甚至不能看书，因为我身心交瘁，难以支撑。现在您知道缘由了，请原谅我拖了这么久才给您回信。”

此病在流放西伯利亚前就得了，蹲苦役犯监狱时加重，在国外逗留期间起先有所减缓，后来越发严重。有时犯病的间隔虽然拉长，但剧烈的程度却加大了。“不常犯病的期间遇到突然发作，我便感到极度沮丧，挥之不去的忧郁。以前发病后，此种心情持续三天，现在却七八天。”此信写于五十岁。

尽管频频发病，他仍千方百计抓住工作不放，迫于承诺，不得不全力以赴：“《俄罗斯通报》[20]已经预告四月号将刊登《白痴》的续篇，而我，除写完无关紧要的一章外，现成的东西一点也没有。我寄什么好呢？心中全然无数！前天，我犯病来势凶猛，但昨天仍写作，处在近乎疯魔的状态。”

仅仅由此引起难受和痛苦也倒罢了，更糟的是：“唉，可叹！我懊恼地发现我不能像从前，也不能像近期那么快地工作了。”他多次抱憾自己的记忆力和想像力衰弱，五十八岁时，即去世前两年，他说：“很久以来我便发现，年纪越大，工作越困难。所以，有些想法，即苦闷，始终难以缓解。”然而他却写出了《卡拉马佐夫兄弟》。

去年波德莱尔书信发表时，孟戴斯[21]先生大惊小怪，不无夸张地对艺术家的“道德廉耻”表示愤慨，不一而足。我在阅读陀思妥耶夫斯基书信集时，想到最近发掘的基督名言，十分精彩：“当你重新赤条条离去而不因此感到耻辱时，那你便可进入上帝的天堂。”

大概总会有些爱挑剔的文人，为维护浅薄的体统，宁愿只看见伟人的半身雕像高高耸立，而把私信秘笺压下来。他们好像对这类文字只抱着溢美的喜悦，正如庸才发现英雄们身上也有他们自身同样的缺点时那般自得其乐。他们说什么有失检点，当他们运用浪漫笔调时，就说“挖坟”至少是“不健康的好奇心”。他们说：“把作者本人放过一边，只有作品才最重要！”不错！但依我看，了不起之处在于尽管如此，作品写出来了，这毕竟有取之不尽的教益。

由于我不写陀思妥耶夫斯基传记，只勾勒这个人物，而且仅仅使用他书信集所提供的素材，所以我只讲他体质上的障碍，我想还可以

加上持续不断的贫困，这种跟他形影相随的贫困好像是他本性暗中所祈求的……一切都跟他作对：他初出茅庐时，尽管幼年多病，却被认为适合服兵役，而他的兄弟米哈伊尔尽管身强力壮，却退了役。他因误入一群可疑分子而被捕，起先给判死刑，继而获特赦，充军西伯利亚服刑。他在那里一待就是十年：四年蹲苦役犯监狱，六年在塞米巴拉金斯克当兵。那边也许没有得到正经的爱情，从这个字眼儿的一般含义而言，“啊！我的朋友！她非常爱我，我也爱她。但我们生活在一起并不幸福。咱们见面时再详细叙述吧。简而言之，我们虽然在一起，但很不幸福。她脾气古怪，多愁多虑，怪僻成病。但我们仍然继续相爱。甚而至于，我们越是不幸，越发相依为命。看起来离奇，事实却是如此。”（引自其妻死后给弗朗吉尔的信）但，出于充满热情的仁慈，出于怜悯，出于柔情（一种忠心尽力的需求），出于承受一切和遇事不躲避的自然倾向，他娶了苦役犯伊萨埃夫的寡妇，连带一个游手好闲的大孩子，后来一直由他负担。“您若问起我自己，我说什么好呢？我承担了家庭的烦恼，硬拖着一家大小。但我认为我的生命还没有结束，我还不想死呢。”他兄弟米哈伊尔死后，其家庭也由他负担。还负担着由他创立、支持、领导的报纸杂志，“为了维护他以为是自己的思想观点”（德·沃居埃语）。况且一旦有了点余钱，也就消遣花了。“不得不采取有力的措施。我开始同时使用三种印刷格式发表作品，不计金钱，不惜健康，不遗余力，一人承担一切。我通读校样；我联系作者，打通审查局；我修改文章；我筹措经费；我站到早晨六点，只睡五个小时。等到我把杂志整顿就绪，为时已晚矣。”确实杂志未能逃脱破产。他添加道：“最糟糕的是，我含辛茹苦，自己却不能为杂志写文章，没有我的一行字发表。广大读者见不到我的名字，不仅外省见不到，彼得堡亦然，他们根本不知道是我领导着杂志。”

无关大体！陀思妥耶夫斯基振作精神，孜孜矻矻，重整旗鼓，从不气馁，决不沮丧。直到他生命的最后一年，仍奋进不止，即使不计还会得罪民间舆论，虽已万无一失征服了的，至少要抗争报界的非难：“对我在莫斯科所说的话（《话说普希金》），您瞧瞧咱们的报界是怎么对待我的，几乎到处把我比作偷窃或诈骗银行，连乌克汉采夫（当时有名的诈骗犯）都没有我受到那么多的臭骂。”

他之所以如此，并非寻求奖赏，亦非出于作家的自尊心或虚荣心。没有比他当初对待一鸣惊人的成就的态度更意味深长了。他写道：“人们给我创造了一种可疑的名誉，我不知道这苦海将持续多久。”

他对自己的思想价值深信不疑，以至把自身的价值也混为一谈，倾注其间。他给朋友弗朗吉尔子爵写道：“我为您做了些什么呢，使您对我厚爱到如此程度？”暮年在给一位陌生女性回信时说：“您果真相信我属于解脱心灵的人，拯救灵魂的人，驱散痛苦的人！许多人给我写信都这么说，但我确信我更善于启发人们醒悟，唤起人们厌恶。我不善于抚慰，尽管有时感到责无旁贷。”这颗悲天悯人的灵魂藏着多么深切的温情哪！他从西伯利亚给兄弟写信：“我天天夜里梦见你，心惊肉跳。我不愿你死，我要见你，要再一次活着拥抱你，亲爱的兄弟。看在基督的分上，不要让我牵挂。如果你身体好，放下一切事务，莫管一切麻烦，马上给我写信，否则我会发疯的。”

他至少从中找到某种慰藉？在服苦役的四年中，陀思妥耶夫斯基一直没有家人音信。一八五四年二月二十二日，释放前十天，他才从西伯利亚给兄弟写第一封信，这是我们所知道的，遗憾的是这封精彩的信未收入皮延斯托克先生汇编的集子：“我终于可以较详尽地跟你叙谈了，也比较保险了，我觉得……不过，首先让我问你，看在上帝的分上，为什么你连只言片语都没寄给我呢？万万想不到哇！在监狱里，在孤独中，我多少次痛心疾首地想到你也许不在人世了，有时整夜整夜忧虑你的孩子们的处境，我诅咒命运使我无法帮助他们……是不是别人禁止你给我写信？不，写信是允许的，所有的政治犯每年都收到好几封信……我想你沉默的真正原因无非是你天性的冷漠……”

一八五六年三月二十三日，陀思妥耶夫斯基从塞米巴拉金斯克给弗朗吉尔的信中写道：“尽快详细写信告诉我您对我兄弟的看法。他对我有什么想法？从前他爱我至深，向我告别时痛哭流涕。现在对我是否冷淡了？他的性格变了吗？要是这样的话，那就太可悲了！……难道过去的一切，他都忘了吗？简直难以置信！然而怎么解释他七八个月杳无音信呢？……再说我知道他天生缺少热忱，从前的事历历在目哇！我永远忘不了当K向他转达我求他照顾时，我兄弟说什么，‘最好让他留在西伯利亚。’”陀思妥耶夫斯基确是这样写的，但这句缺德

的话，他却只希望把它忘掉。上面引述的那封给米哈伊尔亲切的信是在这封信之前写的。此后不久，他又给弗朗吉尔写道："告诉我兄弟，我紧紧拥抱他，请他原谅我给他造成的种种痛苦，我向他下跪！"一八五八年八月二十一日他最终给兄弟本人写信（未被皮延斯托克收入集子）："亲爱的朋友，去年十月的信中我对你（关于你的沉默）发出同样的抱怨，你回信说，读了这些抱怨你感到非常难堪，非常沉重。哦，米沙[22]！看在上帝的分上，别责怪我，想想我是多么孤单，像一堆被抛弃的石子。我的脾气一直忧郁，怪僻，易怒，想想这一切。原谅我吧，如果我的抱怨不公正，如果我的猜疑荒唐。我自己也确信错了。"

大概霍夫曼是对的，西方读者忍受不了如此低声下气的忏悔。我们的文学太具西班牙色彩，教我们学会不忘侮辱方显个性之高贵！……

陀思妥耶夫斯基还没离开西伯利亚便写道："您信中说大家都爱戴沙皇，是的，我简直崇敬他。""西方读者"对此有何感想？是讽刺吗？不是。他在信中一封接一封重复："皇上无比仁慈和宽宏。"十年流放之后，他为自己请求返回彼得堡，为继子保尔请求进入体育学校，在谈到同时提出的两项请求时，写道："我考虑再三，如果皇上拒绝我一项请求，也许不会拒绝我另一项；若不恩准我居住彼得堡，也许会同意接纳保尔入学，从而不完全拒绝我的请求。"

如此卑躬屈膝，的确令人困惑。虚无主义者、无政府主义者、社会主义者根本不屑利用。怎么没有丝毫反抗的声音呢？即使不反抗沙皇：谨慎起见也许尊重为好，至少也反一反社会，反一反使他衰老的监狱吧？听听他自己怎么说的吧："我的灵魂，我的信仰，我的精神，我的情感发生了什么变故，说来话长，免了吧。经常不断的沉思使我逃避凄苦的现实，这会有益处的。现在我产生了以前难以预见的追求和希望。"（一八五四年二月二十二日致米哈伊尔的信）在别的信里还说："请你别以为我还像在彼得堡最后几年那样伤感和多疑，今非昔比，一切都过去了。况且有上帝指引我们。"很久之后，一八七二年致S·D·雅诺夫斯基[23]的信吐露了下列异乎寻常的真心话："您爱护我，照顾我，在我赴西伯利亚前，照顾我这个心理上有毛病的人，现在我承认了，因为我的病在西伯利亚却痊愈了。"（异体字是

陀思妥耶夫斯基原信就有的。）

就这样，没有抗议，反倒感恩戴德！有如苍天之手弹压约伯[24]，他内心却没有一句亵渎神明的话……这个殉难者实在令人失望。他为何种信仰而活着？什么信念支撑着他呢？把他的见解审视一番，至少把这部书信集所表明的这类见解审视一番，或许我们会发现隐秘，其实我们已经开始隐约明白陀思妥耶夫斯基不受大众欢迎的原委，不受宠爱的底情，以及在享受天福前仍滞留其间的炼狱。

下篇

作为无党派人士，他害怕造成分裂的党派成见，写道，“最使我心烦的想法是，我们思想的一致性包括什么？怎样的观点能使我们大家，不管何种倾向，相聚在一起？”他自称是“俄罗斯的欧洲老人”，深信欧洲的“各种对抗在俄罗斯的思想基础上得以和解”。他全心全意致力于这种俄罗斯的团结：所有的党派都应该以对国家和对人类的热爱而融合起来。他从西伯利亚写道：“是的，我同意您的见解，俄国将了结欧洲，天职使然。这在我早已了然于心了。”他在别处还把俄国人说成是“空闲的民族，心中装得下全人类的共同利益”。如果他出于也许只是早熟的信念而对俄国人民的重要性产生错觉（这根本不是我的想法），那并非因为沙文主义的自负，而是凭着直觉和极高的智力，他认为，作为俄国人，他看出了造成欧洲分裂的原因以及各党派不同的激情。谈到普希金的时候，他对普希金“同情普天下的特性”表示赞赏，并添加道：“这种天赋普希金是与我们的人民分享的，正因为如此，普希金尤其是民族的。”他认为俄罗斯灵魂好比“调解欧洲各种倾向的场地”，继而惊呼：“哪个真正的俄国人不首先考虑欧洲！”甚而至于语惊四座：“俄罗斯流浪汉要看到世界得到幸福心里才平静得下来。”

陀思妥耶夫斯基深信：“俄罗斯对未来急切的热望，其特性应达到泛人类的最高程度，俄罗斯思想将来也许是欧洲全部思想的综合，尽管欧洲不屈不挠、勇往直前地按不同的民族特性发展各自的思想。”他始终不渝地把视野投向国外，关于法国和德国的政治和社会的评论对我们来说是这部书信集最有趣味的段落。他旅行，流连意大

利、瑞士、德国，起先出于了解这些国家的愿望，继而被连续不断的金钱问题所困滞留数月之久，抑或因缺钱无法继续旅行、还不起新债，抑或害怕返回俄国还不起旧债而重尝铁窗之苦……他四十九岁时写道："按我的健康状况，哪怕蹲六个月的监狱都忍受不了，尤其是我无法写作了。"

但在国外，他很快感到缺少俄罗斯的空气，缺少与俄国人民的接触；斯巴达、托莱德、威尼斯对他都不合适，无论在什么地方他都不适应气候，不感到开心。他给斯特拉克霍夫写道："唉！尼古拉·尼古拉耶维奇，生活在国外对我来说是多么难以忍受，一言难尽哪！"没有一封流亡信件不包含同样的抱怨："我必须去俄国，这里我腻得慌……"仿佛他能在那边就地吸取其作品的秘密食粮，仿佛一旦被迫离开自己的土地便缺乏活力："我没有写作欲望，尼古拉·尼古拉耶维奇，要么下笔艰难。我不明白这意味着什么，心想肯定是我需要俄罗斯。必须不惜任何代价回去。"别处写道："我需要俄罗斯，为了我的工作，为了我的作品……无论我们生活在什么地方，或德累斯顿或别处都无关紧要，一旦脱离祖国，到处都是异乡他国，这种感觉太清晰了。"他还写道："您要是知道我感到多么一无所用多么渺不相关就好了！……我变得糊涂和迟钝，失去了俄罗斯习性。这里没有俄罗斯气氛，没有俄罗斯百姓。总而言之，我压根儿不理解俄国移民，他们都是疯子。"

然而，他在日内瓦、在沃韦写下了《白痴》、《永久的丈夫》、《群魔》，而自认不算稀奇："您对我这里的工作真是过奖了，其实我很落后，并非落后于世纪，而是对祖国所发生的事了解不及时（当然比您更了解一些，因为每天我从头到尾读三份报纸，还订两份杂志），但快不熟悉人生鲜活的过程了。并非不熟悉人生的观念，而是不熟悉人生的本质了，但，熟悉人生的本质对文艺工作是多么重要啊！"

因此，"世界情谊"伴随着强烈的民族主义，变得更加坚定：民族主义对陀思妥耶夫斯基的思想是不可缺少的补充。他不知疲倦地不断声讨当时那边称之为"进步分子"的人们，"那帮政客族等待着俄罗斯文化的进步，但并非民族宝库有机发展的进步，而是加速吸收西方教育的进步。""法国人首先是法国人，英国人首先是英国人，他们的最高

目的是保持他们自己。这是他们力量之所在。”他站出来反对“那些使俄国人背井离乡的人们”，提醒大学生“不要脱离社会摈弃社会，不要远离人民，跑到国外某个地方，躲进欧洲主义里，即从未存在过的世人的绝对境界，进而自绝于人民，蔑视人民，轻视人民。”这种提醒比巴雷斯[25]早得多。正如巴雷斯有关“不健康的康德主义”所说，陀思妥耶夫斯基在自己领导的杂志[26]序言中写道：“不管从外国引进的思想多么丰富，要想在我国扎根，适应环境，为我所用，只能在下列条件才行：我们的民族生活不受任何外来启示和推动，在实践中自然而然地产生这种思想，出于民族生活的急需，出于大家实际上公认的需求。世界上任何民族任何多少稳定的社会都不是建立在从外国进口的预订纲领之上的……”我不知道在巴雷斯的作品中有比此更鲜明更急切的宣言了。

与此相近的另一面在巴雷斯作品中却是找不到的，为此我感到遗憾，脱离本土一段时间以便无成见地自审，这种能力标志着非常坚强的个性，同时，善意地审视外国人的能力则是一种伟大而高贵的天性。况且，陀思妥耶夫斯基似乎不曾预见我们会是盲人瞎马，下列说法以资为证：“无法让法国人醒悟，无法阻止法国人自以为老子天下第一。再说，法国人很少了解世界……更有甚者，法国人根本不想了解世界。这是全民族共同的特点，非常典型的特点。”[27]

陀思妥耶夫斯基与巴雷斯相比最明显最幸运之处在于他的个体主义，而与尼采比较，我们发现他是个了不起的典范：不自负不自满，有时则相信自我的价值。他写道：“这个世界上最最困难的是保持自我。”还说：“不应该为任何目的糟蹋自己的生命。”因为在他看来，没有爱国主义没有个体主义，就根本不可能为人类服务。如果上述宣言曾打动过一些巴雷斯主义者，那么下面引述的宣言是否会激起巴雷斯主义者的反感呢？

“新一代人类的美学思想被搅得混乱不堪。社会的道德基础一旦陷入实证主义，不仅得不出结果，而且无法给自己下定义，其想望和理想越来越糊涂。是否事实还太少，不足以证明社会不能如此建立？这样的道路不能引向幸福？而且幸福不会来自迄今人们所想像的地方？但又来自何方呢？世人写了那么多书，却不得要领：西方人失去了基督……西方的沉落，正出于这个原因，仅仅出于这个原因。”读

了这些话，法国天主教徒谁不拍手称快，如果不碰到下列插入句：“西方人失去了基督，错在天主教教义。”陀思妥耶夫斯基徒然企图“向世界揭示一个不为人知的俄罗斯基督，其本原包括在东正教教义中”——法国天主教徒根据自己的正统教义对此充耳不闻。至少在今天看来，陀思妥耶夫斯基接下来的话等于白说了：“我认为，我们未来文明威力的本原就在于此，复兴整个欧洲的原则也在于此，我们未来力量的全部本质更在于此。”

同样，如果德·沃居埃先生从陀思妥耶夫斯基那里看出其人“激烈反对思考，反对生活的丰沛”，说他“圣化白痴、中立者、懒汉”等等，那么我们从别处，即，皮延斯托克未收入书信集的一封给他兄弟的信中读到：“这是些所谓头脑简单的人。但一个头脑简单的人比一个头脑复杂的人要危险得多。”有个姑娘想“成为有用的人”，向陀思妥耶夫斯基表达了想做护士或助产士的意愿，他回信道：“……经常关注自己的文化修养，就是致力于一项百倍有用的活动”，接下来写道：“先关心您自己的高等教育不是更好吗？……我们的大部分专家都是些学识浅薄之辈……我们的大部分男女大学生完全没有任何学识。他们能为人类做什么哟！”诚然，我并不需要这番话语也懂得德·沃居埃先生错了，不过我们都可能出差错，故以资为证。

陀思妥耶夫斯基不轻易表态赞成或反对社会主义。虽然霍夫曼有资格说：“从最为人道的意义上讲，陀思妥耶夫斯基是社会主义者，始终不渝的社会主义者”，但我们却在书信集中读到：“社会主义已经侵蚀欧洲，倘若听之任之，它将摧毁一切。”

陀思妥耶夫斯基虽是保守的，但非传统主义分子；虽是沙皇制度的拥护者，但又是民主派；虽是基督徒，却不是罗马天主教徒；虽是拥护自由的，但非“进步人士”，他始终叫人不知道拿他怎么办才好。在他身上找得到惹怒各种党派的东西，因为他从不相信除了承担自己的角色还有过剩的智力，或为了一时的目的有权倾向一方一派，有权使这类微妙至极的乐器走调。他写道：“所有可能的倾向（异体字是作者原有的）频频向我表示欢迎（1876年4月9日），关于这些倾向，我很想写篇文章谈谈因纷至沓来的信件所引起的印象……但经过思考，我突然发现这篇文章不可能写得十分真诚。缺乏真诚，写它干什么？”他想说什么呢？无非是说，写这类应景文章，要博得各方喜

欢才可成功，那他就不得不勉为其难，迫使自己的思想极度简单化，不管其情理，把自己的信念抛到九霄云外。而他不会同意这样做的。

陀氏的个体主义并非无情，而且与朴素真诚的思想浑然一体，他只在确保其丰富复杂、总体性的情况下才推出这种思想。所以，他的思想在我们当中未获成功，并没有什么更重大更隐秘的原因。

我不想暗示伟大的信念一般总带几分推理上的不诚实，而信念往往不需要头脑。不过，巴雷斯先生仍然有足够的头脑，很快就会明白一种思想不是面面俱到加以公正地阐明才不胫而走，风行天下，而是只通过一个侧面就可加以坚决推广。

为了使一种想法获得成功，必须单单提出这种想法，换句话说，为了成功，必须只提出一种想法。找到一个好方法还不够，关键在于抓住不放。公众看到每个名字都想知道是怎么回事，容忍不了费脑子的东西。听到称呼巴斯德，便立刻想起：哦，狂犬病；尼采？超人；居里？镭；巴雷斯？土地与幽灵；坎通[28]？血浆；正如平常所说，一提到博尼比斯[29]就想起他的芥末，而帕芒蒂埃[30]，如果他只“发明”马铃薯，单单靠这项蔬菜，他的知名度就超过他对我们整个菜园种植的功劳。

陀思妥耶夫斯基差点儿饮誉法国，当德·沃居埃别出心裁地称道“忍痛的宗教”，从而把《罪与罚》最后几章所包含的学说概括成一道口头禅似的轻便公式。我不怀疑这道公式寓于作品之中，提炼得恰到好处……但不幸的是，没有包含其人，而其人超出一切限界，无处不在。因为陀思妥耶夫斯基属于这样一类人，对他们说来，“惟一必要的事是认识上帝”，至少很想把这种对上帝的认识贯穿到他的作品中，散播在他复杂而焦虑的人道感受里。

易卜生也不容易概括，也是这样一类作家，他们的作品多为提出疑问而不是提供答案。《玩偶之家》和《人民公敌》这两个剧目相当成功，并非因为无比卓越，而是易卜生搞了个似是而非的结尾。观众很不满意，因为作者未给出明显的结局，他们认为不明确是造孽，是思想懒惰，或信念薄弱。公众通常很少欣赏才气，他们衡量作者的信心光凭力度，光凭坚持不懈和千篇一律的确认。

我不打算再扩展已经很广的主题，今天不想明确阐述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学说，只想指出他的学说在西方学人眼里所包含的矛盾，而西

方学者对这种调和两个极端的愿望通常不大适应。陀思妥耶夫斯基却深信民族主义和欧洲主义之间以及个体主义和忘我精神之间的矛盾，仅仅是表面的。他认为，为理解这个根本问题的某一面，各对立的派系与真理都离得一样远。请允许我再引一段陀思妥耶夫斯基的话，大概比一段评论更能阐明他的立场："非得泯灭个性才能得到幸福吗？灵魂得救寓于自我消失之中吗？我说，正好相反，不仅不应该自我消失，还应该加强个性，甚至加强到西方达不到的高度。请明白我的意思：自愿的牺牲，完全有意识和不受任何约束的牺牲，为大家的利益所做的自我牺牲，在我看来，标志着最高发展的个性，最优越的个性，最完美的自我把握，最自由的主宰……高度发展的个性是完全相信有权威为个性的，不再为自身担心，不可能朝三暮四，就是说不可能为任何其他人支使，而只可能为他人牺牲，为的是使所有其他人都完全成为自我主宰的和百事顺利的个性。"我摘自《论资产阶级》一书中《国外旅行》一章，皮延斯托克先生把它附在该《书信集》译本中发表做得很对。

这个答案吸取了基督的教诲。基督说："谁想拯救自己的生命必将失去它，谁为自爱献出生命必将使它享受永生。"

一八七一至一八七二年冬，五十岁的陀思妥耶夫斯基回到彼得堡，他给雅诺夫斯基写道："应当承认老了，但不去想它，还想重新创作哩（他当时正准备《卡拉马佐夫兄弟》），打算发表些东西，以便皆大欢喜，信受奉行。对生活还处在翘企之际便可能一切如愿以偿了。我指的是我自己，嗨，我非常幸福。"这种幸福，这种超越痛苦的喜悦潜伏于陀思妥耶夫斯基的整个一生和全部作品，勃勃可感，就是尼采早已卓然预感的那种喜悦，也是我总括起来指责德·沃居埃先生视而不见的那种喜悦。

这个时期，陀氏书信的笔调突然改变了。老的通信者跟他一样住在彼得堡，他不再给他们写信，只写给陌生人和偶然的通信者，因为他们有求于他，以便得到感化、安慰和指引。几乎所有的信件都值得引述，不如请大家自己去看书吧。我写这篇文章就是为引导读者去看这本书。

陀思妥耶夫斯基终于摆脱了金钱的困扰，暮年重整旗鼓，领导《文人报》，但该报时出时停。一八八〇年十一月，即他逝世前三个

月，他给大名鼎鼎的阿克萨科夫[31]写道："我承认，作为朋友向您承认，我有意明年出版《文人报》后，经常跪着久久祈祷上帝，愿上帝赐予我一颗纯洁的心灵，赐给我纯正完美的语言，无邪无欲的语言，不惹众怒的语言。"

这份《文人报》在德·沃居埃先生眼里，只是"暧昧不明的颂歌，缺乏分析和辩论，不登大雅之堂"，幸亏俄国人民另眼相看。陀思妥耶夫斯基终于感到，各种思想可以不经横蛮统一而达到一致，这一梦想围绕着他的著作差不多已经实现了。

他逝世的噩耗使各种思想的交融鲜明地显示出来。如果起初"捣乱分子企图抢夺陀氏的尸体"，那么很快人们看到，"帝国各种政党各路敌手各类支离破碎的旗号统统被这个死者狂热地会聚在一起了，俄罗斯一旦为一种民族思想所激励，便拥有突如其来的融合的秘诀。"这段文字出自德·沃居埃先生之手，我在对他的论著表示种种保留之后，很高兴引用这些高雅的话。此公后面还写道："正如人们常说，老沙皇们不断'归并'俄罗斯的土地，这位精神之王则归拢了俄罗斯的人心。"

目前陀思妥耶夫斯基精神正在欧洲归化着各种有生力量，缓慢地推进，几乎神秘地推进，尤其在德国，陀氏著作的出版日益增多；在法国，新成长的一代比德·沃居埃一代更好地确认和欣赏陀思妥耶夫斯基的美德。推迟他成功的隐秘因素，将成为持久地确保他成功的隐秘因素。

---

[1] 此文写于一九〇八年。

[2] 欧仁·梅尔基奥·德·沃居埃，子爵，法国作家，曾任驻彼得堡外交官，发表过《俄罗斯小说》（1886）等多种著作。

[3] 所谓《卡拉马佐夫兄弟》法语全译本是先经莫里斯和哈尔佩里纳-卡曼斯基合译上卷，一八八八年由普隆出版社出版，而下卷则经皮延斯托克和托凯合译，一九〇六年才由沙邦蒂埃书局出版。——原注

这部巨著后来在法国又有多种译本。

[4] 陀思妥耶夫斯基著作现只剩下几篇不重要的中篇小说没有译出。——原注

现把译著目录按原著出版年份排列如下，当不无裨益：《穷人》（1846），维克多·德雷利译，普隆出版社，一八八八年；《双重人格》（1846），皮延斯托克和韦尔特译，水星出版社，一九〇六年；《别人的妻子》（1848），短篇小说集，哈尔佩里纳-卡曼斯基和莫里斯合译，普隆出版社，一八八八年；《脆弱的心》

（1848），哈尔佩里纳-卡曼斯基译，佩兰出版社，一八九一年；《诚实的小偷》（1848），哈尔佩里纳-卡曼斯基译，佩兰出版社，一八九二年；《涅陀契卡·涅兹凡诺娃》（1848），哈尔佩里纳-卡曼斯基译，拉菲特出版社，一九一四年；《童魂》（1849），哈尔佩里纳-卡曼斯基译，弗拉马里翁出版社，一八九〇年；《斯捷潘奇科沃村及其居民》（1858），皮延斯托克和托凯合译，水星出版社，一九〇五年；《舅舅的梦》（1859），哈尔佩里纳-卡曼斯基译，普隆出版社，一八九五年；《被欺凌与被侮辱的》（1861），乌姆贝尔译，普隆出版社，一八八四年；《地下才子》（1864），哈尔佩里纳-卡曼斯基和莫里斯合译，普隆出版社，一八八六年；《赌徒与白夜》（1848—1867），哈尔佩里纳-卡曼斯基译，普隆出版社，一八八七年；《罪与罚》（1866），维克多·德雷利译，普隆出版社，一八八四年；《白痴》（1869），维克多·德雷利译，普隆出版社，一八八七年；《永久的丈夫》（1870），哈尔佩里纳-卡曼斯基夫人译，普隆出版社，一八九六年：《群魔》（1870—1872），维克多·德雷利译，普隆出版社，一八八六年：《作家日记》（1876—1877），皮延斯托克等译，沙邦蒂埃出版社，一九〇四年；《少年》（1875），皮延斯托克等译，法斯凯尔出版社，一九〇二年；《俄国圣诞节》（1876），克尔济罗夫斯基译，行家出版社，一八九四年；《卡拉马佐夫兄弟》（1870—1880），上卷，哈尔佩里纳-卡曼斯基和莫里斯合译，普隆出版社，一八八八年；下卷，皮延斯托克和托凯合译，沙邦蒂埃出版社，一九〇六年。另外节译出版的有：《早熟的人》——《卡拉马佐夫兄弟》片段，哈尔佩里纳-卡曼斯基译，哈佛出版社，一八八九年；《克罗特卡娅》——《作家日记》片段，哈尔佩里纳-卡曼斯基译，普隆出版社，一八八六年。以上书目列于一九〇八年。——安德烈·纪德

[5] 查拉图斯特拉，系波斯教先知和改革派领袖，活动于公元前六世纪伊朗东北部，认为世界有善与恶两个对立的本原，火则代表善和光明，主张以高度的道德观分清善与恶。后世把他神化，礼拜“圣火”，实行最终审判以火净身，用来区分善者与恶人。南北朝时传入中国，名之为祆教，或拜火教或波斯教。

此处系指尼采受这位圣人的启示，著有哲学散文诗《查拉图斯特拉如是说》（1883—1885），以大量的象征揭露基督教千年不变的道德价值，歌颂价值的普通性嬗变和对人的超越。

[6] 《田地》周刊，俄国文艺和科普刊物，一八七〇年至一九一八年在彼得堡出版，该刊一八九四年至一九一六年出版的《每月文学副刊》多有著名作家的作品。

[7] 《俄国旧事》月刊，一八七〇年至一九一八年在彼得堡出版的一份历史杂志，主要刊登十八、十九世纪的官方文件、回忆录、书信等历史材料。

[8] 《流行》周刊，二十世纪初的法国文学杂志。

[9] 《时代》月刊，一八六一年至一八六三年在彼得堡出版的文艺和政治性刊物，陀思妥耶夫斯基是该刊主持人。

[10] 勒南（1823—1892），法国史学家，作家，在其巨著《基督教起源史》中用“多枝累累硕果”来形容基督教的成就。

[11] 布丰（1707—1788），法国博物学家，作家，著有《自然史》等。他的《风格论》早已成为名篇。“风格即人”等名言就出自他的作品。

[12] 塞维尼夫人（1626—1696），法国散文家，有《书简集》（1726—1819）传世。

[13] 圣方济各，又称阿西西的圣弗朗西斯（1181—1226），是天主教方济各会的创始人，他的弟子们将其事迹撰写成一篇篇故事，集名《小花》，出版于十四世纪。又，阿西西现为意大利中部城市，是著名的朝圣地，有圣弗朗西斯女修道院。

[14] 霍夫曼·冯·法莱斯勒本（1798—1874），德国诗人，哲学家，《德国语言与文学魏玛年鉴》创办人。

[15] 这几位十九世纪俄国文学大师都是有钱人，不需为生活发愁。

[16] 泰伦斯（约前190—约前159），拉丁语喜剧作家，共有《人是自己的刽子手》等六部作品流传，着重人物心理表现，对莫里哀的喜剧创作和十八世纪欧洲喜剧作家均有一定影响。

[17] 拉丁文，意为：“我是人，故人的一切对我都不陌生。”引自泰伦斯《人是自己的刽子手》第一幕第一场第二十五句。

[18] 相传挪亚方舟上受到老鼠的骚扰，挪亚便伸手抚摸狮子的额头，雄狮旋即打了个喷嚏，喷出一对猫，故猫似狮。猫捉鼠，生命力极强，尤其纯黑猫，有灵性，有魔力，具有七次生命。

[19] 斯特拉克霍夫（1828—1896），俄国批评家，以评论托尔斯泰和陀思妥耶夫斯基著称，《黎明》杂志主编，陀氏《永久的丈夫》首次载于《黎明》创刊号（1869）。

[20] 《俄罗斯通报》，又译《俄国导报》，是俄国极有影响的刊物，先后有不同人士在不同时代和地点出版过，主要有：（一）一八〇八年至一八二四年，格林卡，莫斯科；（二）一八四一年至一八四四年，格列奇，彼得堡；（三）一八五六年至一八八六年，卡特科夫，莫斯科；（四）一八八七年至一九〇六年，彼得堡和莫斯科。

[21] 孟戴斯（1841—1909），法国作家。

[22] 米哈伊尔的昵称。

[23] 陀思妥耶夫斯基的朋友，生卒不详。

[24] 约伯，《圣经》中先知先觉的人物，《旧约全书》有一章叫《约伯记》，专题记叙约伯的业绩：约伯本是富人、好人，却受到不公正的对待，境遇艰险，连遭迫害，沦为赤贫，以致睡粪取暖，一再受到上帝的考验，但毫无怨言，对上帝的仁慈坚信不疑。法国人常说“穷得像约伯”，意为一贫如洗。

[25] 巴雷斯（1862—1923），法国小说家，散文家。青年时代发表了《自我崇拜》三部曲（1888—1891），认为人能捉摸到的惟一现实是自我，所以主张

加强自我修养，建立自我崇拜；中年时代则从自我中心思想转到民族主义，发表了《民族精力的小说》三部曲（1897—1903），是二十世纪初民族主义势力的代表人物。

[26] 系指《时代》杂志序言，由皮延斯托克收入陀氏书信集的附录。——原注

[27] 引自巴雷斯《民族精力的小说》三部曲的第一部《无根的人》：七个洛林年轻人受哲学老师的怂恿，背井离乡，浪迹巴黎。他们虽然从哲学老师那里学到批判能力，却没有打下坚实的思想基础。一旦脱离，便束手无策。为此，其中两人流落街头，沦为罪犯；一人变成书呆子；一人无奈重返家园。作者认为这些青年人应该落地生根，才有生存发展的可能，才是爱国主义的根本。

[28] 坎通（1867—1925），法国生理学家，在其力作《海水，有机界》（1904）中指出，血浆和海水相似，都是产生生命的有机界。他把海水消毒和淡化后，制成人造血浆，即当时有名的坎通血浆。

[29] 芥末生产商，其产品名就用本人姓氏，后来成为有名的芥末商标。

[30] 帕芒蒂埃（1737—1813），法国军医药剂师，曾发表分析马铃薯化学成分的论文（1773），从而推动马铃薯在法国大面积种植。

[31] 阿克萨科夫（1791—1859），俄罗斯作家，普希金同时代的名家。

二 《卡拉马佐夫兄弟》[1]

尼采曾说过："惟有陀思妥耶夫斯基才使我学到一点心理学。"

陀思妥耶夫斯基在我们当中的境遇是十分奇特的。大约二十年前，把俄国文学介绍给法国的德·沃居埃先生似乎被这个巨大的怪物吓慌了。为自我辩解，他彬彬有礼地敬告第一批读者，说他们会感到莫名其妙的。多亏了他，我们喜欢上屠格涅夫，信心十足地赞赏普希金和果戈理，并开始笃信托尔斯泰，但是陀思妥耶夫斯基……实在太俄罗斯了。德·沃居埃先生警告有危险。他充其量同意引导首批好奇的读者阅览他认为最易理解的两三部作品，其才气不必费读者的脑筋便看得出来。不过，经他这么一来，唉！他便排除了最有意义的作品，也许最难读的，但我们今天敢说是最完美的作品。某些人认为这种审慎是必要的，也许正如有必要让公众先熟悉《田园交响曲》，慢慢习惯之后再提供《合唱交响曲》[2]。如果当年把最初好奇的读者滞留和限止在《穷人》、《死屋手记》和《罪与罚》是合适的话，那么今天该让他们面对伟大的作品了：《白痴》、《群魔》，尤其《卡拉马佐夫兄弟》。

小说《卡拉马佐夫兄弟》是陀思妥耶夫斯基最后的作品，本该是个系列作品的第一部。陀氏当时五十九岁，他写道：

"我经常痛苦地发现，我连二十分之一想表达，甚至也许能够表达的东西，都没有表达出来。拯救我的，是锲而不舍的希望，但愿上帝总有一天赐予我力量和灵感，让我更完整地表达，总之，让我表述我的全部心迹和想像。"

他属于那种罕有的天才，奋进不息，作品不断，直到死神突然把他断送。暮年老当益壮，没有丝毫的衰退，不像伦勃朗或贝多芬晚年思维确实恶化了，强烈恶化了：我老爱把陀氏与他们相比较。

对己没有一丝一毫的宽容，从不自满，严格要求自己到了强己所难的地步，但对自己的价值却心明眼亮；着手创作《卡拉马佐夫兄

弟》时，他心里暗自高兴，预感到终于抓住了力所能及的主题，抓住了与其天才相匹配的主题。他写道：

“我很少有过比此更新鲜更完整更独创的东西要说了。”

这本书成了托尔斯泰临终前的床头书。

我们最初的译家被这部无与伦比的书吓坏了，出了一本删得支离破碎的译著。借口外观上的统一，随处把整章整节的文字删掉了，而把删掉的章节补充出版了一卷，题为《早熟的人》。出于谨慎，把卡拉马佐夫的名字改成切斯托马佐夫，以致把读者彻底弄糊涂了。那个译本就其译出的部分来看全都译得很好，现在我还觉得比后来的译本好。也许有些人根据出书的年代会认为当时读者尚不成熟，难以承受一部如此丰满的杰作全文译出，我只不过责怪那个本子未标明节译。

四年前，皮延斯托克和诺两位先生发表了新译本。这部译著的一大好处是全书字体紧密排成一册，经济实惠。我想说，该译本把首译者删去的部分按原来位置恢复了，但全盘加以浓缩，我甚至想说，每章都凝结了：他们把会话中病态的结巴和震颤统统取消，跳掉句子的三分之一，常常是整段整段跳掉，而且往往是最意味深长的。其结果光秃，生硬，明暗不分，就像锌版雕刻，或者说得更巧妙些，就像用单线条临摹伦勃朗深浓的肖像画。尽管有那么多不足之处，这本书仍可贵得令人赞赏！这本书耐心等到了出头之日，正如斯丹达尔的书一本本时来运转。陀氏这本书走红的时刻终于来到了。

在德国，陀氏作品的译著接连不断，一部比一部精当和严谨。不近人情和不易激动的英国正考虑迎头赶上。今年三月二十三日《新时代》上阿诺德·贝内特预告了康斯坦丝·加内特夫人[3]的译著，希望英国所有中长篇小说家能够学习“前无古人、最富有想像力的作品”，谈到《卡拉马佐夫兄弟》时还特别指出：“嘿，激情达到最高的强度。该书向我们描绘了一打绝对高大的人物形象。”

谁说得清楚这些“高大的人物形象”在俄国本土是否也像对我们这般直接诉诸俄国人？是否在今天以前他们的声音也能显得如此紧促？伊凡、德米特里、阿辽沙三兄弟天差地远血缘亲属关系都紧密相连，他们的仆从兼同父异母兄弟斯麦尔佳科夫可怜又可鄙的身影紧随着他们，使他们惴惴不安。知识分子伊凡，感情狂热的德米特里，信仰狂热的阿辽沙，他们三人好像共同分享着老父亲厚颜背弃的精神世界。

我知道他们已经对许多年轻人产生了很不得体的影响。他们的声音对我们来说已经不陌生了。我的意思是什么呢？是说，他们三兄弟的对话在我们自身都听得到了。然而，这部作品的结构没有任何不合时宜的象征表示。我们知道，洞察入微的心理学家企图廓清的一则平庸的社会杂闻或一起不明不白的“诉讼”都可供该书借用。没有比这些意味深长的人物形象更为实情实在了，他们一刻不离急迫的现实。

今天的问题在于把他们搬上舞台：不是所有的想像作品或所有的历史人物都值得搬上舞台的；重要的是要知道我们是否通过演员协调过的声调认得出他们困惑的声音。

问题还在于改编者是否善于向我们描述符合这些人物冲突的必要事件而不过分歪曲。我想改编者是极其聪明的，能干的，我肯定他懂得为了满足舞台的需要，靠平常那种三下五除二的剪辑法是不够的；靠生吞活剥搬用小说最突出的章节也是不够的，而应该追本溯源，重新布局，归纳概括，把素材以不同的配景加以安排。

最终的问题在于对这部作品缺乏深入了解的观众，是否愿意以足够的热忱去看待这些人物形象。大概这类观众还不至于像俄国知识分子那般“离奇地自负和惊人地无知”，陀氏对此一直深抱遗憾。否则，他就希望让他们在否定的道路上止步，或至少让他们思考思考，让他们提出疑问。

我写这篇东西仅为此而已，别无他图。

---

[1] 写在雅克·科波和克鲁埃根据陀思妥耶夫斯基同名小说改编的剧本上演之前。

[2] 系指贝多芬《第六田园交响曲》（1807—1808）和《第九合唱交响曲》（1824）。

[3] 阿诺德·贝内特（1867—1931），英国作家，新闻记者和小说家；康斯坦丝·加内特，英国翻译陀氏著作的译家之一。

三 在老鸽舍剧院宣读的讲话稿[1]

几年前赞赏陀思妥耶夫斯基的人还不大多，但一如既往，每当首批仰慕者从精英中吸收时，他们的人数就会越来越多。今天老鸽舍剧场就显得太小，接待不下他们了。我想首先探讨一下怎么会有一些人仍对陀思妥耶夫斯基了不起的著作无动于衷：为了战胜不理解，最好的办法是把它当作真诚的，并且设法理解它。

我想，一般人凭我们西方逻辑责难陀思妥耶夫斯基的，主要是说他笔下的人物不合情理，优柔寡断，常常几乎没有责任感；人物形象全是怪模怪样的，疯疯癫癫的；再现的不是真实的生活，而是噩梦。这种说法，我认为是完全错误的，但暂且接受下来，而且不要满足于引用弗洛伊德，回答说我们梦中的真诚多于生活行为中的真诚。还是听听陀思妥耶夫斯基本人对梦的论述吧："我们的梦充满了荒诞不经的事情和明显办不到的事情，但在梦中您却认可，几乎不感到惊奇，况且另一方面，您的智力异乎寻常得以发挥。当您醒来，回到现实世界，为什么您差不多总觉得乃至有时非常鲜明地觉得，梦离您而去时带走了未被您猜透的谜？梦的荒唐使您哑然失笑，但同时您觉得这一连串的荒谬包含着一种想法，一种真实的想法，确实存在的想法，并且一直存在于您的心目中，您好像从梦中得到您等待已久的预卜……"（《白痴》第二卷第一八五页）

我们不妨把陀思妥耶夫斯基对梦的这个看法，应用到他自己的作品上去，并非我想把陀氏的叙事与某些梦中的荒唐事等同起来，根本没那回事儿，而是因为我们读完他的书也有如梦初醒的感觉：虽然我们的理智拒绝完全认同，我们却感到作者触及某个"属于我们真实生活"的隐秘处。我认为从这里着手便可解释为何某些知识精英以西方文化的名义把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天才摈诸门外，因为我很快注意到，在我们的全部西方文学，不仅仅法国文学，如小说，除极罕见的例外，只涉及人与人之间的交往，情感或精神的联系，家庭关系，各社

会阶级的关系，但从不涉及，几乎从不涉及个体与自身或与上帝的关系，而在陀思妥耶夫斯基的作品里，这种关系是优先于任何其他关系的。弄清楚我要说的意思，我想，最好莫过于霍夫曼夫人在其陀思妥耶夫斯基传记中所援引的一个俄国人的话（该传记据我所知是最最好的，但可惜没有翻译过来），她断言这句话能使我们感受到俄罗斯生灵的一个特点。这个俄国人听说别人批评他不守时，非常严肃地反驳道："确实，生活多么艰难哪！有些时刻需要好好过呀，这比约会迟到不迟到重要得多。"这句话说明私生活比人际关系更为重要。你们不想一想，这正是陀思妥耶夫斯基的秘密，使他在一些人看来显得如此伟大如此重要，同时在其他许多人看来则显得令人难以容忍。

我绝不武断说，西方人，法国人，完全只是衣冠楚楚的社会生物：帕斯卡尔的《思想录》[2]摆着呢，还有《恶之花》[3]，这些书严肃正经而孤立无傍，毕竟跟我们任何其他的书一样属于法兰西文学。一定范畴的问题、焦虑、激情、关系似乎可以留给伦理学家、神学家、诗人，而小说则不需要这些东西来充塞。巴尔扎克所有的书中，《路易·朗贝尔》[4]大概是最不成功的，怎么说也只不过是个独角戏。陀思妥耶夫斯基所实现的奇迹，是把每个人物塑造成一个族，首先每个人物根据自身的本质存在着，同时又是内在的人，坚守自己特殊的秘密，但呈现在我们面前时则纷繁复杂，问题多多；奇迹还在于诸多的问题活生生缠着每个人物，我该说，缠磨着每个人物，在我们面前相撞相斗相通，直至把每个人物弄得死去活来，或一命呜呼。

没有比陀思妥耶夫斯基涉及的问题更崇高了。但说了此话，我必须立刻加以补充：他从不空谈这些问题，他的思想从来只依据个体而存在，这就使他的思想具有永久的相对性，因此具有威力。开始某某人只因明白，不出几日抑或几小时就会死亡，才领悟上帝、神明和永生，如《白痴》中的希波利特。继而某某人，如在《群魔》中，根据其自杀建立了一整套形而上的说教，已经显露尼采的苗子，说什么再有一刻钟此人应该自杀了：听其言，我们不清楚他是否因为应该自杀才如此思想，抑或因为如此思想才应该自杀。终而某某人，如梅什金，只在癫痫病快发作时才产生最异乎寻常最神奇绝妙的直觉。讲完这个意见，我目前只想得出下列一点结论：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小说是最饱含思想的小说，我正要说最饱含思想的书，同时从不抽象，但也

是我读过的最富有活力最令人激动的小说。

因此，陀思妥耶夫斯基的人物尽管很有代表性，却可以说从不脱离人性，从不象征化，绝不再是我们经典戏剧的那种类型人物，他们是些个体，跟狄更斯最特殊的人物一样特殊，跟任何文学的任何人物描绘得一样有力。听听下面这段话：

“对有些人，一开始介绍他们最明显的面貌特征时很难说得清楚，就是人们通常称之为‘普通的’人，或‘群众’，而他们实际上组成了人类的绝大多数。我们的故事中好几个人物就属于这个人类，尤其是加布里埃尔·阿达利奥诺维奇。”

这正是一个特别难以描绘其特征的人物。看看作者怎么描述。

“几乎从少年开始，加布里埃尔·阿达利奥诺维奇一直受自己的平庸感所困扰，同时有种难以抑制的渴望：让自己相信自己是尤物。他饱含激烈的欲望，可以说是天生的火暴性子；他相信自己的欲望强而有力，因为狂热冲动呗。他急不可耐地想出人头地，有时促使他心血来潮，不顾一切，但总在最后一刻我们的英雄变得过分合乎情理，结果不了了之。这真使他受不了。”（《白痴》第二卷，第一九三至一九四页）

这是最平凡的一个人物写照。应该补充说一下，其他人物，如首要人物，可以说，作者不直接描绘他们，而让他们自行呈现一幅幅画像，而且随着故事的进展，不断变化，成为永不完成的肖像。他笔下的主要人物总是处在形成之中，始终难以从阴影中脱颖而出。顺便说一句，陀思妥耶夫斯基在这点上与巴尔扎克太不相同了，巴氏的主要考虑好像总要归于人物的完整结局。在构思上，巴尔扎克像大卫[5]，而陀思妥耶夫斯基则像伦勃朗[6]，其人物形象具有极大的艺术感染力，通常是完美无缺的，似乎在他们的后面和在他们的周围再也勾勒点染不出如此深刻的思想了，我确信陀思妥耶夫斯基还会是最伟大的小说家。

---

[1] 老鸽舍剧院位于巴黎市第六区老鸽舍街21号。上文提到的雅克·科波（1879—1949）一九一三年创办了老鸽舍剧团，曾上演他亲自根据陀氏同名小说改编的《卡拉马佐夫兄弟》，盛况空前。此文为纪念陀思妥耶夫斯基诞辰一百周年而作。

[2] 帕斯卡尔（1623—1662），法国科学家，思想家，散文家，其力作《思

想录》是一本为宗教辩护的书。

[3] 《恶之花》（1857—1861）是波德莱尔（1821—1867）的著名诗集，共收诗一百二十九首，多为描绘丑恶和罪恶，诗学上有极高的成就。

[4] 《路易·朗贝尔》（1832）属巴尔扎克《人间喜剧》的“哲学研究”。纪德认为这部小说体著作不成功，恐怕指巴尔扎克把应该留给伦理学家、神学家、诗人管的东西引进自己的小说，不伦不类，难以引起读者共鸣。朗贝尔在精神领域探求“绝对”时过于死钻通灵论，以致心力交瘁，走向疯狂。

[5] 大卫（1748—1825），法国古典主义画家。早期作品以历史英雄人物为题，一七九三年完成名作《马拉之死》。拿破仑称帝后，成为皇家宫廷画家，以《加冕式》等作品歌颂拿破仑。他画风严谨，技法工整，精深宏博，气魄不凡。

[6] 伦勃朗（1606—1669），荷兰画家。十七世纪初荷兰决定以加尔文教为国教，他创作的油画和腐蚀版画主要以《圣经》故事和希腊神话为题材，但加以世俗化。擅长聚光及透明阴影突出主题，很有质感，并善用概括手法表现人物性格特征。其作品有《夜巡》，《磨坊》，《浪子回家》，《三棵树》等。

四 在老鸽舍剧院的系列演讲[1]

第一讲

战前某个时候，我准备为《夏尔·贝玑手册》[2]写一部《陀思妥耶夫斯基传》，仿效罗曼·罗兰精彩的专题论著《贝多芬传》和《米开朗琪罗传》。战争来临了，我不得不把有关这个专题的心得笔记搁置一边。很长时间，我关心和注视其他事情去了，几乎抛弃了原来的计划，直到最近，为庆祝陀思妥耶夫斯基诞辰一百周年，雅克·科波要求我在老鸽舍剧院举行的纪念大会上发言，我这才把一札手记找了出来。隔了这么长时间重新读起来，似乎觉得记录下来的思想值得我们牢记。但叙述起来，按传记所要求的时间顺序恐怕不是最佳的。陀思妥耶夫斯基在每本重要的书中把这些思想像粗辫子似的编织在一起，经常为剪不断理还乱而苦恼，但从一本书到另一本书我们却重新找得到。正是这些贯穿始终的思想对我具有重要性，况且我把它们看作我自己的思想。假若我一本接一本叙述，那就难免重叠啰唆，最好采取别的办法；假若我按图索骥，就得千方百计把这些思想从一本本书中抽出来，自己先弄懂，而后旋即向你们叙述，尽可能把显而易见的含混弄清楚。心理学家的思想，社会学家的思想，道德学家的思想，陀思妥耶夫斯基兼而有之，但他首先是个小说家。正是这些思想将作为我们谈论的话题。然而，在陀思妥耶夫斯基的著作里，思想从不赤裸裸地表现出来，总是通过种种人物来表达，从而恰好证实其混杂性和相对性。再者，由于我本人也想避免抽象而尽可能使陀氏的思想鲜明突出，所以我打算向你们先介绍陀思妥耶夫斯基其人，讲他一生中几个揭示其个性的事件，便可一睹他的风貌。

我战前所准备的陀氏传记，本打算在前面加个导言，想先探讨一下通常人们对伟人的看法。为了阐明观点，本想把陀思妥耶夫斯基与卢梭比较一番，这种比较不会是任意的，因为他们俩的生性确有极大

的相似之处，卢梭的《忏悔录》必定对陀思妥耶夫斯基产生过特殊的影响。不过我觉得卢梭从小就受到普鲁塔克[3]的毒害。卢梭受其影响，以为伟人都有点夸多斗靡，爱出风头。于是他在自己面前树起了虚构的英雄塑像，并一生为之仿效。他努力做到表里如一。我同意说他给自己创造的形象是真诚的，但他考虑到他的形态，这是傲慢使然也。拉布吕耶尔[4]说得妙：

“虚假的伟大是咄咄逼人的，高不可攀的，由于心虚，故深藏不露，至少不抛头露面，只在必须使人肃然时才露一下尊容，但绝不露其真相，我想说，其真相就是不折不扣的渺小。”

如果说我引这段话并非暗指卢梭，那我读到下面一段话时则想到陀思妥耶夫斯基：

“真实的伟大是不拘形式的，和善亲切的，平易通俗的，让人摸得着搬得动，不怕别人近瞧细看，叫人越熟悉越喜爱。对下属躬身布恩，而后自然而然恢复原状，有时则任其自流，不修边幅，不在乎自己的优点长处，但随时可以发挥自己的所长……”

的确，陀思妥耶夫斯基不摆架子，从不演戏似的装腔作势。他向来不把自己看作超人；没有比他更合乎谦恭的人情了。我甚至认为没有一个骄傲的人能够理解他。

“谦恭”这个词在他的《书信集》乃至作品中不断出现：

他为什么会拒绝我？更何况我并没强求，而是谦恭地请求。（见一八六九年十一月二十三日的信）

我不强求，只谦恭地要求。（见一八六九年十二月七日的信）

我提出了最谦恭的要求。（见一八七〇年二月十二日的信）

“我常常对他身上的某种谦恭感到惊异，”《少年》的主人公谈起父亲时说道，他力图弄明白父亲和母亲之间可能发生的关系，以及他们爱情的性质，他记得父亲的一句话：“她出于谦恭嫁给了我。”（《少年》第三页）

最近我读昂里·波尔多[5]的一篇答记者问，对其中一句话颇为惊愕，他说：“首先应当努力认识自己。”这篇访问记简直莫名其妙。诚然，寻找自我的文学家会冒很大的风险。他冒找到自己的风险，从此只写得出冷冰冰的作品，坚定不移地符合他自己。他模仿他自己。他之所以熟悉自己的轮廓自己的界限，是因为不敢越出雷池一步。他不

再害怕不真诚，但害怕前后不一致。而真正的艺术家在创作时对自己的意识总是半清醒半糊涂的。这样的艺术家不大清楚自己是谁，只通过其作品运用其作品完成其作品才认识自己……陀思妥耶夫斯基从未寻找过自己，他不顾一切地投入书中的每个人物，所以在每个人物身上找得到他。我们一会儿将发现，他以自己名义说话时是非常笨嘴拙舌的；与此相反，当他的思想通过他笔下的人物表达时，就娓娓动听了。他把自己的生命注入书中人物时才自得其所。每个人物身上都有他的存在，这种忘我的投入各种不同的人物，首先起到了保护他自相矛盾的效果。

我不知道还有什么作家比陀思妥耶夫斯基更加自相矛盾更加前后不一了，用尼采的话来说，这叫前后“对立”。倘若他是哲学家而不是小说家，他一定试图按部就班把自己的思想理顺，但其精华也就失去了。

陀思妥耶夫斯基的生活事件，不管怎样悲剧性的，依然是表面的事件。使他震撼的激情似乎深深使他心慌意乱，但更深处还有一个区域，是事件乃至激情触及不到的。关于这一点，有一小段话将给我们启示，如果把另一篇文字与之比较的话。他在《死屋手记》中写道：

“对生活没有一个人不抱某种目的，没有一个人不为达此目的而努力。一旦目的和希望消失了，焦虑常常把人变成鬼……”

其时，他好像对这种目的心中还不甚了了，因为旋即添加道：

“我们大家的目的，是自由，是走出牢房。”（《死屋手记》第三〇三页）

此话写于一八六一年，是他当时对目的之含义所做的理解。诚然，他身陷囹圄，痛苦难熬，在西伯利亚坐牢四年，苦役六年，吃尽苦头。然而一旦重获自由，他便意识到真正的目的，真正希望的自由，是更为深刻的东西，跟从监狱释放不相干。一八七七年他写下的妙语，我很乐意拿来与刚才引述的话相比较：

“不应该为任何目的糟蹋自己的生命。”（《书信集》第四四九页）

因此，在陀思妥耶夫斯基看来，我们有一个高超而隐秘的生活依据，常常对我们本人也是隐秘的，截然不同于我们当中大多数人对其生活所规定的外表目的。

让我们首先想像一下费·米·陀思妥耶夫斯基其人。他的朋友里埃森康普夫一八四一年描绘他二十岁时的面貌，是这样写的：

“脸庞圆圆的，饱满的，鼻子有点翘起，头发淡褐色，剪成短式。一个大前额，在稀疏的眉毛下，小小的灰眼睛陷得很深。面颊苍白，遍布雀斑。肤色呈病态，几乎土灰的，嘴唇高高隆着。”

不时听说他是在西伯利亚得的癫痫病，其实在判刑前已经病了，在那边无非病得更厉害罢了。“肤色呈病态”，是的，陀思妥耶夫斯基身体一直不健康。然而是他，病病歪歪的，弱不禁风的，被派去服兵役，而他健壮如牛的兄弟反倒免除兵役。

一八四一年，二十岁上，他当了士官，准备通过考试于一八四三年获得上等军官的官衔。我们知道他的薪水是三千卢布。尽管他在父亲死后得到了遗产，但他过着十分放任的生活，再说他得负担弟弟，所以他不断背债。钱的问题反复出现在书信集的每一页上，比巴尔扎克遇到的问题还急迫得多，始终起着极其重要的作用，直到晚年。只在最后的岁月，他才真正走出困境。

陀思妥耶夫斯基起初挥霍无度，时常出入剧场，音乐会，芭蕾舞厅，生活无忧无虑。他会贸然租下一个套房，仅仅因为房东样子叫他喜欢。用人偷他，而他觉得好玩，听之任之。根据运气好坏，他的脾气会突然变化，反复无常。由于他生活不能自理，家人和朋友都希望他和好朋友里埃森康普夫一起居住，对他说：“学一学里埃森康普夫那种日耳曼人有条有理的好榜样。”里埃森康普夫比费奥多尔·米凯伊洛维奇年长几岁，是医生。一八四三年，他来到彼得堡定居。其时，陀思妥耶夫斯基已是一文不名，连牛奶面包都赊账。我们从里埃森康普夫的一封信中读到：“费奥多尔属于这么一类人，生活上跟他们很好相处，但他们总处在贫困之中。”就这样他们搬到一起居住，但陀思妥耶夫斯基是个令人难以忍受的伙伴。里埃森康普夫让病人在候诊室等候，他却去接待他们。每当他觉得某个病人可怜，便用里埃森康普夫的钱救助，抑或他有钱时用自己的钱救助。某一天，陀思妥耶夫斯基收到莫斯科寄来一千卢布，钱马上用来还债，然后当天晚上就把剩下的钱赌光了（听说赌台球）。翌日清晨他不得不向朋友借五个卢布。我忘记说了，陀思妥耶夫斯基凭一时的好感，把里埃森康普夫的病人引进自己的房间，此人偷了他最后剩下的五十卢布。里埃森康普

夫和费奥多尔·米凯伊洛维奇于一八八四年三月分手，后者好像并未有多大好转。

一八四六年陀思妥耶夫斯基发表《穷人》。这本书立刻成功，轰动一时。他谈论此次成功的方式给人以启示。我们从他当时的一封信中读到：

“我完全晕头转向，不知所以，没来得及思考。人家给我创造了未必是好的名声，我不知道这种折磨将持续多久。”（《书信集》第九十四页）

我只提及最重要的事件，跳过好几部次要著作的发表。

一八四九年他随一群可疑分子一起被警察逮捕，即所谓彼得拉舍夫斯基阴谋事件。

很难说得清陀思妥耶夫斯基当时究竟持何种政治观点和社会观点。他跟可疑分子有着频繁的交往，大概应该从中看出，强烈的求知好奇心和某种心地仁慈促使他轻率冒险，但没有任何东西能让我们相信陀思妥耶夫斯基曾经是所谓的无政府主义者，所谓威胁国家安全的危险分子。

《书信集》和《作家日记》的许多段落向我们表明完全相反的观点，《群魔》全书呈现在我们面前就像是对无政府主义的控诉。不管怎么说，他确是跟聚集在彼得拉舍夫斯基周围的可疑分子一起被捕的。他被监禁，受到审判，听到宣告死刑。只在最后一刻才减刑，并放逐西伯利亚。这一切，你们都知道了。我想在《系列演讲》里只讲你们别处找不到的东西，但对你们当中不了解情况的人，我还要念他信中几段有关定罪和监狱生活的文字，我觉得非常能说明问题。通过他对自己焦虑的描绘，我们将发现，支撑他整个一生的乐观主义不断再现。下面是他一八四九年七月十八日从要塞拘留所写的，其时他正等着审判：

“人身上储存着巨大的忍耐力和生命力，真的，我以前没想到会如此巨大。现在我亲身体验到了。”

然后八月份，尽管病魔缠身，他仍写道：

“气馁是一种罪孽……拼命工作，CON　AMOUR[6]，是真正的幸福。”

一八四九年九月他还写道：

“我所料想的要糟得多，现在清楚了，我身上蕴藏着大量的生命力，是难以耗尽的。”（《书信集》第一〇一页）

十二月二十二日他写了封短信，我不妨几乎全文照读：

“今天十二月二十二日，狱卒把我们押到萨米奥诺夫斯基广场，在那儿，向我们大家宣读了死刑令，让我们吻了吻十字架，在我们头顶上方折断利剑，给我们举行最后的打扮：换上白祷衣。然后把我们三人一组绑在处决柱上。我处在第六名，他们一次叫三名，所以我是第二批，只有几分钟可活了。我突然想起了你，兄弟，以及你们全家。最后的时刻，我的思想里只有你呀！我这才明白我是多么爱你，亲爱的兄弟！我还来得及亲吻在我旁边的普莱切埃夫和杜罗夫，并向他们道别。最后吹响了归营号，把绑在处决柱上的人撤了回来，向我们宣读了皇帝陛下赦免我们一死的诏书。”

我们将多次发现，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小说直接或间接暗示死刑和死囚最后的时刻。对此，我不多说了，点到为止。

出发去塞米巴拉金斯克前，人家给他半个小时跟兄弟告别。据一位朋友说，兄弟俩反倒是他最镇静，他对弟弟说：

“朋友，监狱里住的又不是野兽，都是人嘛，也许比我更好，也许比我优秀……是的，我们还会见面的，我希望如此，毫不怀疑。只是要给我写信，给我寄书，我很快写信告诉你哪些书，那边总可让人读书吧。”（《书信集》第一〇一页）

记事者插道，这是出于好心的谎言，为了安慰兄弟。

“等我一出来，就开始写作。这几个月我大大地见了世面，从今往后的岁月，我还会见多么大的世面经多么大的风雨哇！将来写作的素材多着呢！”

在西伯利亚的头四年，陀思妥耶夫斯基未能给家人写信，至少我们现有的《书信集》没有收那个时期的任何信件，奥雷斯·缪勒一八八三年的《文献资料》根本没提到任何一封信，《文献资料》发表后却有许多陀思妥耶夫斯基的信件公布于众，大概还有其他信件终将问世。

缪勒认为，陀思妥耶夫斯基一八五四年三月二日获释出狱，但根据官方文件，是一月二十三日。

有关档案提及费·米·陀思妥耶夫斯基自一八五四年三月十六日至

一八五六年九月十一日给兄弟、亲戚和朋友共写了十九封信，那是他服刑期满后就在塞米巴拉金斯克服兵役的岁月。皮延斯托克先生只译出十二封信，我不明白为什么不采纳一八五四年二月二十二日那封精彩的信，译文于一八八六年连载在《潮流》第十二和十三期上，如今已绝版，但今年二月一日《新法兰西评论》重登了。正因为《书信集》未收这封信，请允许我给你们多读几段：

“我终于可以跟你长谈了，而且觉得比较安全了。首先，让我以上帝的名义问你为什么一行字都不给我写？我简直难以置信。多少次，在监狱里，在孤寂中，我真感到绝望，心想你或许不在人世了，整夜整夜惦记着你的孩子们的命运，为不能帮助他们而诅咒自己的命运。”

这么说，他最感痛苦的，也许不是觉得被抛弃，而是觉得不能助人。

“如何向你解释我脑子里的一切呢？让你理解我的生活，让你懂得我确立的信念，让你明白我这段时间所干的事情，那是不可能的。凡事我不喜欢半途而废：真情实况只说一半等于什么也没说。现在至少拣主要的说吧，如你善于领会，便能懂得全貌。我欠下这篇文债，还是从头开始回忆吧。

“你一定记得我们是怎样分手的吧，亲爱的，我的朋友，我的至交，你一离开我，人家就把我们三人，杜罗夫，雅茨津布斯基和我，带去戴上铁链。其时子夜，正是圣诞节高潮，正是在这样的时刻我第一次手脚铐住，足有十斤重，走路很不方便。然后把我们推上敞篷雪橇，每人由一名警察押着，总共四辆雪橇，遣送队长自个儿单独乘一辆，就这样我们离开了彼得堡。

“我心里难过极了，思绪纷繁，愁情万千。我觉得自己卷进了旋涡，垂头丧气，忧伤不堪。但，新鲜的空气使我振奋起来。一如既往，每当我的生活遇到转折，强烈的印象本身使我鼓起勇气，在很短时间内我便恢复了平静。我抬起头，饶有兴趣地观看我们正穿行的彼得堡。为庆祝节日，家家户户灯火通明，我向一户户人家告别。我们经过你家。克罗雷夫斯基的屋子灯火辉煌。在那儿，我忽然感到悲伤欲绝。你告诉过我那里会有圣诞树，爱米丽娅·费奥多罗芙娜将带孩子们去。我觉得自己在向他们告别。我多么怀念他们哪！好多年以后，

每每想起他们，我仍热泪盈眶。

“我们驶向雅罗斯拉夫尔，经过三四站，拂晓时分到达舒鲁塞尔堡，在一座木屋旅舍停驻。我们扑向茶点，仿佛一星期没吃东西似的。八个月的监狱和六十俄里[7]的路程使我们胃口大开，现在想起来还很高兴，其时我性情快活。杜罗夫絮絮叨叨，雅茨津布斯基却把未来看得漆黑一团。我们试探了遣送队长。他是个善良的老人，经验丰富，曾递送快件穿越整个欧洲。他对待我们既和善又仁慈，出乎想像。一路上对我们来说，他是弥足珍贵的。他的名字叫库斯马·普罗科里奇。他对我们宽容有加，好意给我们搞到篷盖雪橇，我们为之感动，因为寒冷越来越凛冽了。

“第二天是节日。雅姆斯切奇基人早已穿上日耳曼灰色呢绒做的阿米亚克[8]，系着猩红腰带。村庄的大街小巷空无一人。寒冬日晏，天气晴朗。人家领着我们穿越属彼得堡管辖荒无人烟的地区，如诺夫戈罗德，雅罗斯拉夫尔，等等。我们经过的只是些小城镇，稀稀拉拉，无声无息，但因为过节，我们所到之处，吃喝不愁。尽管我们穿得很暖，依然觉得寒冷难熬。

“你很难想像，一动不动在雪橇里待上十小时，每天经过五六个站头，是多么令人难以忍受。我一直冷到心窝，即便到了暖和的屋子里也难以把身子暖过来。在贝尔姆区，有一夜我们遇到零下四十度，这种经历我劝你不要试，不是好滋味儿。

“乌拉尔山脉通道发生横祸，一场大风雪把马匹和雪橇覆盖了。我们不得不下车，时值深夜，干等别人把马和车救出来。我们的周围是大雪，风暴，欧洲国界；前方是西伯利亚和我们迷惘的未来；背后是我们整个过去。可悲呀。我哭了。

“在整个旅途中，经常全村全村的人跑来看我们，尽管我们镣铐加身，驿站硬让我们多付三倍的钱。幸亏库斯马·普罗科里奇承担近一半的支出，是他要求的。这样，我们每个人花费了十五银卢布。

“一八五〇年一月十一日，我们到达托勃尔斯克。我们移交给当局后，遭到搜身，剩下的钱全给拿走了。我们三人，杜罗夫，雅茨津布斯基和我，被关进一间独间，斯皮埃奇纳尔及其朋友们占了另一间，可以说我们没有见面儿。

“我很想跟你详细谈谈我们在托勃尔斯克度过的十天以及至今记

忆犹新的印象。但现在不是时候。我只告诉你，热忱和同情把我们饱满地包围了，以致我们备感幸福。老的流放犯，或毋宁说他们的妻子，对我们关怀备至，如同亲戚。多么出色的人群哪，二十五年的苦难竟未使她们变得尖刻！再说，我们只能瞥见她们，因为监视非常严厉。她们给我们送食物和衣服。她们劝导我们鼓励我们。我，出发的时候什么也没有，连必需的衣服都没带，一路上后悔不迭……所以我非常欢迎她们给我们筹备被子。

“最后我们离开了。

“三天后，我们到达奥姆斯克。

“早在托勃尔斯克，我便听说哪些人是我们的顶头上司。少校司令是个正人君子，但克里夫绍夫要塞司令却是个少有的恶棍，他野蛮，怪僻，好斗，酗酒，总之一句话，一切卑鄙无耻的东西集于他一身。

“我们到达的当天，他便根据判决的理由称杜罗夫和我是傻瓜，立誓一旦发现我们越规便对我们处以体罚。他当要塞司令两年来，不顾众目昭彰，干出极端不公正的事情。后来又横行了两年，终于受到审判。上帝替我除掉了这个畜生！他来的时候总是醉醺醺的（我从未见过他别的模样），向囚犯无端滋事，大打出手，借口说他‘醉疯了’。有时他夜巡，因为有人朝右侧睡，因为有人说梦话，反正凭他脑袋瓜想得出的理由，动辄毒打，想打谁就打谁。我们不得不跟这么一个人一起生活，还得不惹他发火！这家伙每个月向圣彼得打我们的小报告。

“……

“就这样我在大墙内度过了四年，出狱只是为了服苦役。劳役艰苦呀！有时没干活儿已经筋疲力尽了，天气恶劣，淋着雨泡在泥里，抑或天寒地冻，冷不堪受。一次我连续加班四个小时，水银都冻住了，零下四十多度。我的一只脚冻僵了。

“我们大家挤成堆，共住一间营房。你可想见，一栋破烂不堪的老房子，木头建筑，不能再用了，早就该拆了。夏天热得叫人透不过气来，冬天冷得把人冻结成冰。

“地板腐烂了，脏物遍地，足有一韦尔晓克[9]高。小窗户布满发绿色的污垢，即使白天，看书都不大方便。到了冬天，窗户上结的冰

足有一韦尔晓克厚。天花板渗水，墙壁龟裂。虽然我们挤得像桶装鲱鱼，火炉里添六块劈柴都不管用，一点儿热气都没有，将就把房间里的冰化掉而已，但炉烟叫人难受得要死。整个冬天都是这样的。

“苦役犯在自己的房间里洗衣服，因此到处是一汪汪的水，令人难以落脚。从天黑到天明，一概禁止出门，什么借口都不行，于是在房门口放个小木桶，派什么用场你猜得出，整夜臭气熏天，叫人窒息。可犯人们说：‘那有什么，既然咱们是有生命的物体，怎么能不排泄脏物哪。’

“床嘛，两块光木板而已；枕头只允许一个。盖不着脚的短大衣权充被子，整夜冻得嗦嗦抖。臭虫，虱子，蟑螂多得可以用斗量。我们的冬装无非是两件皮裹大衣，破旧不堪，根本不暖和。脚踏短筒靴，却要在西伯利亚行进，走吧！就这么行进吧！

“给我们吃的只有面包和腌酸菜汤，按规定，每人汤里有四分之一斤肉，但肉是剁成末儿的，因此我从没见过什么肉。逢年过节，我们吃精白面包，但几乎没有黄油；封斋期仅有清煮腌酸菜，别的什么也没有。我的胃弱极了，多次病倒。设想一下，没有钱哪能活得下去哟！倘若我没有钱，我会怎么样？一般的苦役犯不比我们更能忍受这种饮食制度，但他们一个个在营房内做点小生意，挣几个戈比。我嘛，习惯喝茶，有时把归我的那份肉换点钱，这才救了我。再说，很难忍受不抽烟，否则在这般氛围中会闷得喘不过气来的，但必须偷偷的，不让人看见。

“我多次进医院，癫痫病发作，次数不多倒是真的。我还患脚风湿痛，除此之外，我的健康良好。麻烦多多，还得忍受缺书之苦，几乎找不到书，偶尔搞到一本，必须偷偷阅读：伙伴们结仇越来越深，看守们专横跋扈，争吵声谩骂声叫喊声，成天喧闹不止。自个儿静一会儿，没门！这样一待就是四年，四年哪！绝不假！说我们感到难受，那是不够的！我们惶惶不可终日，生怕犯规违纪，弄得我们思想贫乏，战战兢兢，我的生活你就可想而知了。

“至于我的灵魂我的信仰我的思想我的心境，在这四年中所发生的变化，说来话长，一言难尽，免了吧。我通过坚定如一的沉思来逃避凄苦的现实并非无用。现在我怀有欲望，抱有希望，这是我始料不及的，但仅仅还是假设，姑置勿论。只希望你不要忘记我，帮我一把

吧！我需要书需要钱，给我寄些来呀，看在上帝的分上！

“奥姆斯克是座小城市，几乎没有树，夏天燥热异常，风沙交加，冬天寒风刺骨。我没见过乡村。城市肮脏不堪，充斥大兵，堕落到极点（我指的是居民）。倘若我没遇到好人，我想，我早就完了。康斯坦丁·伊沃尼奇·伊瓦诺尔对我如同手足。他尽一切可能帮助我。我欠他钱哪。他若去彼得堡，好好谢谢他。我欠他二十五卢布。但怎么还得清这份真挚？这份随时听我差使的好意？这份关怀？这份照顾？兄弟呀，世上高贵的灵魂不少哇！

“我已经对你说过，你的沉默使我坐立不安，但我感谢你给我寄钱。请在下封信中（甚至通过官方寄的信中，因为我还没有把握能给你另外的地址），跟我详细谈谈你自己，爱米丽娅·费奥多罗芙娜，孩子们，亲戚们，朋友们，咱们莫斯科的老相识，谁还活着，谁已经死了。讲讲你的生意，现在你用什么资本经营？顺利吗？盈利吗？总之，你能资助我吗？每年能帮助我多少？只在我找不到别的地址时，才通过官方函件给我寄钱，不管在什么情况下，都署名米哈伊尔·彼特罗维奇，明白吗？好在我还有点钱，苦在没有书。如果可能，给我寄今年的杂志，如《祖国年鉴》。

“最重要的是，我极其需要古代历史学家的著作（法语译著）和新历史学家的书籍，几本经济学家的著作和神职人员写的书。找最便宜排得最密的版本。马上寄来。

“……

“人们为了给我鼓气，会对我说，那是些简单的人。但，一个简单的人比一个复杂的人可怕得多得多。

“再说，无论什么地方，人都一样。我服苦役时跟强盗在一起，居然发现男子汉，真正的男子汉，很有个性的人，深沉，刚强，高尚。藏在垃圾里的黄金。有些人凭某方面的秉性便令人刮目相待，有些则各方面都是美好的，绝对如此。我教一个年轻的切尔克斯人读书，他因抢劫而入狱；我甚至教他学俄语。他对我感激涕零。另一名苦役犯与我告别时失声痛哭，我给过他钱，很少一点儿，他对我感恩不尽。然而我的脾气却变得乖戾了，我对他们喜怒无常，或冷或热，但他们敬重我的才学，对我忍之又忍，毫无怨言。苦役犯监狱里我能观察到多少不可思议的汉子啊！我把他们的生活过了一遍，自认为了

解他们。

“我收集了多少冒险家和强盗的故事呀！可以写成几卷书哪。多么不平凡的凡人哪！我虽然没有研究过俄国，但对俄国人民却了如指掌，很少有人像我了解得这般清楚……我想，我在自吹自擂了，但，这是情有可原的，不是吗？

“……

“给我寄《可兰经》，康德的《纯粹理性批判》，黑格尔著作，尤其他的《哲学史》。这些书关系我的前途。不过，最要紧是想办法把我转移到高加索去。问问消息灵通的人士何处可以发表我的书，要采取何种办法。好在两三年内我什么也不想发表。但在这期间，请帮助我活下去，我求你啦！身边若没有一点钱，我会在服役期间送命的！我指望着你呢！

“……

“现在我打算写小说和剧本！但我还要读许多许多书。别忘给我寄书哇！

“再次向你告别。

费·陀”

这封信石沉大海，一如其他许多信件，没有回复。费奥多尔·米凯伊洛维奇在整个或几乎整个囚禁期间没有得到家人的音信。是否应当相信这是因为他弟弟小心谨慎，害怕连累，或许由于生性冷淡？我说不清……陀氏传记作者霍夫曼夫人倾向于后一种说法。

陀思妥耶夫斯基获释并加入西伯利亚军团第七步兵兵营后的第一封家信，据我们所知，写于一八五四年三月二十七日，没有收入皮延斯托克的译著中。我们不妨念几段：

“给我寄……不要寄报刊，而要寄欧洲历史学家的著作，经济学家的著作，神职人员的著作，越古越好：希罗多德，修昔底德，塔西佗，普林尼，弗拉维欧，普鲁塔克，狄奥多尔[10]。全部要法语译本。还要《可兰经》和一本德语词典。当然所有这些书不必一次寄，但你尽量寄吧。再有，也要寄皮萨伦的《物理学》和一本生理学论著，哪种法语版都好，如果比俄语版好的话。所有的书都要挑最便宜的版本。不必一次寄，慢慢地，一本一本寄。你哪怕寄一点点，我也感谢你。总之，请理解我是多么需要这些精神食粮哪……”

稍晚些时候他写道：

“现在你知道我主要的营生了。

“说实话，除了服兵役营生，我无所事事，既遇不上外部事件，生活上也风平浪静，没有事端。然而，灵魂心境思想所发生的事儿，所萌生所成熟所枯萎所扬弃如莠的东西是不说的，是一页便笺说不清的。在这里，我生活孤独，一如既往，深藏不露。况且，我被看守五年，有时候孑然一身在我倒是最大的乐事。一般来说，大墙把我身上许多东西摧毁了，但也使我身上萌发了不少东西。譬如，我曾给你谈起过我的疾病，就是很像癫痫发作时的那种怪病，其实我得的不是癫痫，详情以后再谈。”

关于疾病问题，我们将在最后一讲专门谈及。

再读一点同年十一月六日的书信：

“……我开始新生活快十个月了。至于其他四年，我把那些岁月当作我被活埋在棺材里的时期。多么可怕的时期！我连向你叙述的力量都没有，亲爱的朋友。那是难以描述的痛苦，无止无休的痛苦，因为每小时每分钟我的心灵都受到压抑。整整四年中我时时刻刻都感到身陷囹圄。”

但他笔锋一转，旋即现出的乐观情绪占据了上风：

“夏天我忙得不可开交，连睡觉的时间都没有。但现在，有点习惯了。我的健康也有点改善了。所以，我没有丧失希望，以相当的勇气面对未来。”

这个时期的三封信件发表在《田地》一八九八年四月刊上[11]。为什么皮延斯托克先生只收集其中第一封而放弃一八五五年八月二十一日的书信呢？在后一封信中，陀思妥耶夫斯基谈及上年十月份的一封信，此信至今一直没有找到。

“在去年十月的信中我向你发泄同样的牢骚（关于其他人的沉默），你回信中说，读了我的牢骚话心里非常难过。亲爱的米沙啊！看在上帝的分上，别见怪！想一想我形单影只，孤独得像块弃置一旁的石头，再者，我的脾性一直忧郁，怪僻，易动感情……我第一个深信我错了。”

陀思妥耶夫斯基一八五九年十一月二十九日返回彼得堡。其时，他已在塞米巴拉金斯克结婚，娶了个苦役犯的遗孀为妻，连带个大孩

子，其秉性好像不大好，可陀思妥耶夫斯基仍收养了他，并承担费用。陀氏有承担一切的癖好。

“他变得不多，”他的朋友米柳乌科夫说，“他的目光比以前更大胆，脸部有力的表情丝毫没有丧失。”

一八六一年陀思妥耶夫斯基出版《被欺凌与被侮辱的》；一八六一至一八六二年发表《死屋手记》；《罪与罚》，他第一部伟大的小说迟至一八六六年才发表。

一八六三、一八六四和一八六五年间他积极兴办一本杂志。他有一封信讲到中间这几年，讲得娓娓动听，我禁不住要给你们念几段。我想，这是今天最后一次引用他的书信。此信写于一八六五年三月三十一日（《书信集》，皮延斯托克译，刊于《法兰西水星》）：

“……我给您讲一讲这段时间我的麻烦事。说来话长，不可能讲完，看来写信总说不清要点，有些事情无法和盘托出。所以我只限于向您概述最近一段岁月。

“您大概知道我兄弟四年前创办了一本杂志。我为杂志撰稿。开始一切顺利。我的《死屋手记》获得巨大成功，重新提高了我的文学声望。我兄弟开办出版社时借了许多债。正当债务即将还清时，一八六三年五月杂志突然遭禁，为的是一篇激烈的爱国文章。由于误解，被判为反政府法令反舆论的檄文。他受到了致命的打击，负债累累，健康每况愈下。而我，其时不在他身边；我在莫斯科，守着濒死的妻子。是的，亚历山大·叶戈罗维奇，是的，亲爱的朋友！您给我写信，同情我惨重的损失，确实，我的兄弟我的天使米哈伊尔之死对我来说损失惨重，但您不知道命运的重压对我不止于此。另一个爱我的人，我无限依恋的人，我的妻子患肺痨，死于莫斯科。她在莫斯科定居才一年，一八六四年整个冬天我未离开过她的床头。

“……

“啊，朋友！她非常爱我，我也非常爱她；可是我们生活在一起并不幸福。这一切，等见了面再细谈，简而言之，请记住，尽管在一起很不幸，因为她性格古怪，多愁多虑，病态地反复无常，我们却始终相爱，甚至，越是不幸，越是相依为命。看起来好像很奇怪，但确实如此。她是我一生中遇到的最善良最高尚最热心的女人。尽管在整整一年中我亲眼看着她死去所感受的痛苦，她去世时尽管我珍视并痛

感有些东西已跟她一起埋葬了，我依然难以想像我的生活竟如此空虚和痛楚。有一年了，这种感觉始终如一……

“把妻子埋葬之后，我立刻奔赴彼得堡看望兄弟。他孤身一人！三个月后，他也告别人世了。他只病了一个月，好像并不严重，但病情突然复发，三天就把他带去了，有点出乎人们意料之外。

“于是我一下子形单影只，感到害怕。实在是可怕呀！我的生活碎成两半。过去的一半带走了我为之奋斗的生活，未来的一半是未知的王国，没有人愿意替代两个亡人。按说，我失去了活下去的依据。建立新的联系？创造新的生活？我想都不愿意想。于是我第一次感到他们对我来说是不可代替的，在这个世界上我只爱他们俩，新的爱不仅不会有，也不应该产生哪。”

这封信一直拖到四月份没有写完，上述的绝望呐喊之后两个星期，即四月十四日他接着写道：

“我心灵中，尽管力量和毅力的储备充足，却留下某种纷乱和空泛的东西，某种近乎绝望的东西。心烦意乱，苦涩辛酸，对我来说是最不正常的心态……更何况，我只身无援！

“我失去了四十年的朋友。然而，我总觉得准备活下去。很可笑，是吗？猫的生命力！”他接着写道，“是的，过去的种种灾难又算得了什么呢？”

当他获得重新生活的愉悦时，什么罪行呀，判刑呀，乃至流放西伯利亚呀，这一切在他看来似乎变成了外部的事情，陌生的事情。

他添加道：

“我把一切都告诉您了，但我发现，最主要的东西，我的精神生活和灵修生活根本没有涉及，甚至连个大概都未说出来。”

我想把从《罪与罚》读到的一段精彩的话与之相比较。陀思妥耶夫斯基在小说中给我们讲述拉斯科尔尼科夫的故事，说他犯了罪被流放西伯利亚。在该书的最后几页，陀思妥耶夫斯基描述主人公被离奇的情感侵袭，觉得生平第一次开始生活。

“过去的一切痛苦算得了什么？此刻，一切的一切，甚至他的罪行，甚至他的服刑以及西伯利亚流放，在这情窦初开的时刻，好像都成了外部的事情，陌生的事情，好像不是他的而是别人的事情……在他的枕头底下有本《福音书》。他机械地取了出来。这本福音是索妮

娅的。以前她就用这本福音向他宣读‘拿撒勒人[12]复活’。他身陷囹圄之初，预计她会用宗教折磨他，不断跟他谈《福音书》，用这本东西来消磨他。但大出他的所料，她从未谈起此事，从未向他推荐《福音书》。是他自己在索妮娅病后不久向她索取的，她把《福音书》带给他，未说一句话。而他一直没有打开过。现在他还不打开，但一个念头闪电似的掠过他的脑海：‘她的信仰莫非此刻变成了我自己的信仰？至少她的情感，她的愿望……’

“……

“拉斯科尔尼科夫自己也不明白是怎么回事儿，但突然某种力量抓住了他，把他抛到索妮娅的脚下。他失声痛哭，紧抱索妮娅的双膝。猛一上来，索妮娅吓得三魂冲天，脸色顿时死一般苍白。在冷不防吓了一跳之后，还一个劲儿哆嗦着望着他。但就在同一时刻，一霎之间，她一切都明白了。她的眼睛闪耀着无比幸福的光芒，她明白了，不再怀疑了：他爱她，非常爱她，这样的时刻终于来了……

“他们相互诉衷情，但话到嘴边却说不出来。他们的眼睛充满泪水。两人的脸色苍白委顿，但憔悴的面容却闪烁新生的曙光，生命的复归。爱情使他们的生命复活了，他们心心相印，深藏着为对方取之不竭的生命源泉。”（《罪与罚》第五一四至五一五页）

我引这些话无非想证明我演讲开头所说的：外部生活的重大事件，无论怎么惨重，在陀思妥耶夫斯基的生活中，不如一件小事重要。这样的小事我们是十分需要提及的。

那是在西伯利亚时期，陀思妥耶夫斯基遇见一位妇女，她把《福音书》亲手给了他。再说，《福音书》在大墙内是惟一官方允许的读物。阅读和深思《福音书》对陀思妥耶夫斯基是至关重要的。他后来写的全部作品都浸透了福音主义。所以，我们每次演讲都不得不反复强调他发现的福音真谛。

我觉得观察和比较《福音书》对两个性格产生迥然不同的反应是非常有意思的，尽管从某个角度看，他们的反应又极其相近，我指的是尼采的性格和陀思妥耶夫斯基的性格。

在尼采身上，反应是直接的，深刻的，应当说妒火中烧。我认为不考虑这层情感就理解不了尼采的著作。尼采嫉妒基督，嫉妒得发疯。他写《查拉图斯特拉如是说》，恨不得要反对《福音书》。他经

常采用真福八端的形式，反其道而行之，写下了《反基督徒》和《看啊，这人》[13]。在《看啊，这人》这部最后的著作中，基督的对手以胜利者自居，声称他的教诲取代了基督的教诲。

在陀思妥耶夫斯基身上，反应截然不同。他第一次接触《福音书》就感到有某种超拔的东西，不仅高高在他之上，而且君临全人类，是某种神圣的东西……这种谦卑，我开头已经谈到，而且还要多次提及，天然使他归顺他所承认的高超。他对基督五体投地。这种顶礼膜拜，这种克己忘我，所引起的第一个和最重要的结果，是使他的天性免于复杂化，这一点我已经谈到了。确实没有一个艺术家比陀氏更好地实践《福音书》的教导：

“谁欲拯救自己的生命必定失去，而献出生命的人（舍弃生命的人）必定真正使生命生气勃勃。”

正是这种献身和忘我使得陀思妥耶夫斯基心灵各种矛盾的情感共聚融洽，使得他身上极其丰富的种种对抗存活下来。

我们将在下次座谈中研究陀思妥耶夫斯基其人之多种特性是不是俄国人共同的特性，尽管在咱们西方人看来是最奇怪不过的，从而使我们更好地鉴别纯属陀氏个人的特性。

第二讲

我认为，陀思妥耶夫斯基著作可供我们研究的心理和伦理方面，一些真知灼见是至关重要的，我急于想讲一讲。但，他的真知灼见太泼辣太新鲜，如果我开门见山，你们可能觉得那是逆理悖论。所以，我必须慎之又慎。

我上一讲谈到陀思妥耶夫斯基其人，今天我觉得适得其时，恰好突出一下这个人物的特性，再把他放在他的环境中加以考察。

我有几个俄国至交，却从未去过俄国；如果没有这些人帮助，我在这里演讲就太勉为其难了。首先我要陈述一下对俄罗斯人民的几点看法，这是从一本论述陀思妥耶夫斯基的著作中找到的，即杰出的传记作家霍夫曼夫人之大作。她开宗明义，非常强调贯穿俄国社会各个阶段的团结和博爱，既为所有人也为每个人。团结和博爱消除了社会藩篱，自然而然地方便了人际关系，这我们在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小说

中屡见不鲜；互相介绍后突发同情，正如陀氏笔下的一位主人公雄辩地称之为“巧合的家庭”。私宅成了宿营，竟留宿夜间值勤的陌生人；人们接待朋友的朋友，大家立即亲密无间。

霍夫曼夫人对俄国人民的另一个见解是，俄国人不会有严谨的作风，甚至常常不能守时；好像俄国人不大以混乱为苦，不大努力摆脱混乱。如果我要为咱们系列讲座的无序找个借口，我可以借口说陀思妥耶夫斯基的思想庞杂和纵横交错，借口说满足咱们西方的逻辑是特别困难的，不如把陀氏的思想来一番按图索骥。由于俄国人的游移不定和优柔寡断，霍夫曼夫人认为其部分原因是时间意识的淡薄，冬天漫长的夜晚和夏天漫长的白日使他们逃脱了时间的节奏。我在老鸽舍剧院的一次简短讲话中曾引用霍夫曼夫人叙述的一则趣闻：一个俄国人受到不守时的责备后反驳道：“是啊，生活是一门艰难的艺术，有些时刻值得好好过一过，这比准时赴约要重要得多得多。”但我们从这富有启示的话语中发现俄国人对私生活的特殊情感。在俄国人看来，私生活比一切社会交往更为重要。

我们不妨仍顺着霍夫曼夫人的说法提一下俄国人忍耐和同情的倾向，Leiden和Mitleiden[14]，俄国人甚至同情罪犯。俄语中可怜虫和罪人只是一个词，重罪和轻罪只是一个词。再加上几乎宗教式的忏悔意识，不难看出俄国人在跟他人尤其是外国人的交往中存有根深蒂固的不信任感；这种不信任往往引起西方人的抱怨，但霍夫曼夫人断定，来自始终如一的自我不足感和易犯罪感，而远不是感觉他人无价值，总之是由于谦卑而产生的不信任。

《白痴》主人公梅什金公爵叙述了四次相遇，最好不过地显现俄国人非常特殊的宗教感情，哪怕一切信仰泯灭以后依然存在。我给大家读一读这段叙事：

“关于信仰，”梅什金微笑着开讲，“上星期我与他们两天内有四次不期而遇。一天早晨我乘火车旅行，巧遇S同座，跟他聊了四个小时……对他的事，我早已耳熟能详，尤其知道他是无神论者。这是个教养极好的人，我很高兴跟一个真正的学者交谈。况且他恂恂儒雅，非常客气，在才智和学识上把我视为同仁。他不信上帝。可我惊异于他所说的一切好像与之渺不相关。先前我每次跟怀疑上帝存在的人交谈，抑或阅读他们的作品，都会发现相似的意见：他们所说的一切论

据，哪怕最貌似有理的，我总觉得站不住脚。我对S也不讳言，但或许我说得不太明朗，他没有听明白……晚上我在一座县城停留，下榻的旅馆里人人都在议论一起凶杀案，是前一天夜里就地发生的。两个同龄农民本是朋友，那夜滴酒未沾，喝完茶便去睡觉了（他们要了双人房间）。其中一个两天来发现同伴揣着一块带玻璃珠链的银表，以前可不知道哇。此人并非小偷，他正直，作为农民，境况还不错。但这块表，他喜欢得不得了，硬想弄到手，如痴如狂，不能自已。于是他操起一把刀，等朋友一转过身去，便蹑手蹑脚走近，对准方位，举目朝天，画了个十字，虔诚地祈祷：‘上帝啊，看在基督大功大德的分上原谅我吧！’接着一刀劈下去，把朋友像羊似的宰了，然后抢走了银表”。

罗戈吉纳哈哈大笑，此公一直郁郁寡欢，其时突然兴高采烈，倒是有些蹊跷。他喘着气断断续续大声说：

“太妙了，没有比这更妙的了！一个根本不信上帝，另一个笃信到了谋财害命时还做祷告！有这样的事吗？公爵，假造都造不出来的啊！哈！哈！哈！太妙了，没有比这更妙的了……”

“翌日清晨我去市里散步，遇见一个醉兵，歪歪斜斜倒在木板人行道上。他叫住我，搭讪道：‘爵爷，买下这个银十字架吧，二十戈比就让给你，十字架是银的呀！’他递给我一个十字架，大概从脖子上刚取下来的，因为系着一条蓝绳子。但一眼就看得出十字架是锡做的，有八个尖头，忠实模仿拜占庭体形。我从口袋里掏出一枚二十戈比银币给了士兵，把他的十字架套在我的脖子上。诈骗了一个傻瓜同胞，他喜形于色。我肯定他立即把倒手得来的钱拿到酒店去花掉了。其时，朋友，我在家乡看到的一切给了我极其强烈的印象；先前我对俄国毫不了解：幼年时期是迷迷糊糊度过的，后来到国外待了五年，所以故乡给我留下的记忆几乎是盲信的。我慢慢往前走，一边儿琢磨：‘不要急于谴责这个犹大，等等看，谁说得清醉鬼们脆弱的心底藏着什么啊。’一小时后，我回旅馆时遇见一个农妇，她怀里抱着吃奶的孩子。妇女还年轻，婴儿约摸六周大。他朝母亲微笑，自生下来便如此。我突然见农妇画十字，画得虔诚极了，虔诚极了，虔诚极了！‘请问，你为何画十字呢？’我问道，其时我好提问。她回答：‘嗨，母亲看见婴儿初次微笑心里越高兴，上帝在天上每每看见世间罪人做热忱

的祷告也就越快乐。’这是几乎一字不差的原话，对我说此话的是个平民女子，但她表达的思想多么深刻，多么敏锐，真正笃信宗教，包含着基督教的全部精髓，就是说把上帝看作咱们的生身父亲，想着上帝见人乐呵呵，正如父亲见儿喜滋滋。这便是基督最重要的思想！一个普通的农妇！说实话，她是做母亲的……谁知道呢？也许就是那个士兵的妻子吧。听我说，帕费纳，现在回答你刚才提的问题：宗教情感就其本质而言是坚不可破的，任何推理任何过失任何罪行任何无神论都无法动摇，有某种摆脱一切外在物的东西存在着，永在着，即无神论者的论据永远击不倒的东西。其要领是，只在俄罗斯人的心中有这种宗教情感，其他任何地方都找不着的。这就是我的结论！这就是俄罗斯给我的第一个印象。还需努力呀，帕费纳！在这个人世上要干事有的是哪，相信我的话吧。”

这段叙事写到最后显露另一种性格特征：相信俄罗斯人民负有特殊的使命。

这种信仰在许多俄罗斯作家身上屡见不鲜，在陀思妥耶夫斯基身上则变成积极的和痛苦的信念。他对屠格涅夫的不满，正是认为在屠氏身上找不到这种民族情感，觉得屠格涅夫太欧化了。

陀思妥耶夫斯基在论述普希金时声称，普希金还在模仿拜伦和谢尼耶[15]的时期就悟出“一种崭新的和真挚的情调”，陀氏称之为俄罗斯情调。“对俄罗斯人民及其价值能有何种信仰呢？”普希金在回答这个所谓“该死的问题”时，嚷道：“夹起尾巴，傲慢的人！首先应当克服傲岸不逊，打掉傲骨，在所有人面前，卑躬屈膝，把腰弯得直到头碰故土。”

人种的差异大概没有比在领悟荣誉的方式上更为鲜明突出了。开化的人，其秘密的活力在我看来恰恰不是拉罗什富科[16]所说的自尊，而是我们所称“荣誉攸关”的情感，即荣誉感，这个神经痛点，就法国人英国人意大利人西班牙人来说是不完全一样的……然而与俄国人比较起来，所有西方民族的荣誉感则好像差不多混同的。了解到俄罗斯的荣誉，我们定会茅塞顿开，必将发现西方的荣誉常常有悖于福音的告诫。恰恰是为了排除西方的荣誉感，俄国人才把自己的荣誉感靠近福音；换句话说，俄国人信奉基督教的情感超出，往往超出我们西方人所理解的那种荣誉感。

抑或报仇雪耻，抑或认错谢罪，在作出这类抉择时，西方人往往认为后者有失尊严，是孱头懦夫之举。西方人倾向于把不原谅不忘记不宽恕看作有性格。诚然，西方人竭力永不出错，但一旦出了差错，好像要认错便是最最丢面子的事情。俄国人则相反，随时承认错误，甚至向敌人认错，随时自谦自卑，随时赔礼道歉。

大概与之有关的是，希腊正教一味鼓励自然倾向，容忍乃至赞扬公开忏悔。不是向神甫耳旁单独忏悔，而是当着任何人当着大伙儿忏悔，这个想法始终纠缠着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小说。在《罪与罚》中，当拉斯科尔尼科夫向索妮娅坦白罪行时，索妮娅即刻劝他到广场去下跪，并当众高喊："我杀人了"，认为这是减轻灵魂负担的惟一办法。陀思妥耶夫斯基的人物多半在某些时刻，常常突如其来，以不合时宜的方式，渴望忏悔，恳求某人原谅，有时弄得人家莫名其妙；跟人说话时，觉得有必要自惭形秽。

你们肯定记得《白痴》中这个精彩的场面：在娜斯塔西娅·费利波芙娜家的晚会上，作为消遣，就像猜字谜或递小条[17]，有人建议在场的每个人坦白交代一生中最无耻的行为。妙就妙在这个建议顺利通过了。于是一个个开始忏悔，其真诚的程度有所不同，但几乎没有人怕难为情的。

我说更奇怪的还是陀思妥耶夫斯基本人的轶事，是从接近陀氏的一个俄国人那里得到的。我不慎向好几个人讲了，结果被人利用了；从被转述的情形来看，已经讹传失实，完全走样了。所以，我坚持在这里重述一遍：

陀思妥耶夫斯基一生中有些事情极端暧昧，其中一件，在《罪与罚》中已有影射，好像还做过《群魔》某一章的题材，但成书时未收入，一直未发表，连俄语版都未刊行。迄今为止只在德国出版过，但属非卖品。这一章的译文后来刊登在《新法兰西评论》一九二二年六月和七月号上。普隆出版社出版单行本时定名：《斯塔夫罗金的忏悔》。事关强奸一个小姑娘。被奸污的少女在一间屋里上吊，罪人斯塔夫罗金就在隔壁，明明知道她自缢，却坐视她结束生命。这个阴森可怖的故事有多少真实的成分？弄清此事在我并不重要。不过，陀思妥耶夫斯基在类似的偶发事件后，切身感到非常有必要受良心责备。内疚的切肤之痛折磨了他一段时日，大概索妮娅对拉斯科尔尼科夫说

的话正是他的自责。他渴望忏悔，但不仅仅向神甫忏悔。他寻找忏悔的对象是应当使他感到最难堪的，这样的对象毫无疑问便是屠格涅夫了。陀思妥耶夫斯基好久未见屠氏了，跟他关系一直非常糟糕。屠格涅夫先生是个循规蹈矩的人，家道殷实，遐迩闻名，饮誉全球。陀思妥耶夫斯基不顾一切，胆大妄为，或许一时冲动，鬼使神差来到屠格涅夫家。咱们不妨想像一下：屠格涅夫正在舒适的书房伏案写作。有人按铃。仆役通报费奥多尔·陀思妥耶夫斯基来访。“他来干什么？”让他进屋后，他旋即滔滔不绝讲自己的故事。屠格涅夫听着，莫名惊诧。讲这一大通究竟想干什么？肯定，他疯了。陀思妥耶夫斯基讲完后，室内一片沉静。他等着屠格涅夫发句话示个意……大概他以为像自己小说所描绘的那样，屠格涅夫会向他张开双臂，把他抱住痛哭流涕，跟他言归于好……但根本不是那么回事儿。

“屠格涅夫先生，我必须向您承认：‘我非常瞧不起我自己……’”

他打住话头儿，再次等待。但沉默依旧。于是陀思妥耶夫斯基憋不住了，怒不可遏地添加道：

“但我更瞧不起您。这就是我要对您说的……”

说罢，他便砰然关门而走了。屠格涅夫确实太欧化，理解不了他。

这里我们看到谦卑突然转向对立的情感。谦卑使人顺从，欺凌则使人反抗；谦卑打开天堂大门，欺凌则打开地狱之门。谦卑包含某种自愿的顺从，是自由无阻地接受的，可印证此福音诫言之真理：“卑躬的人必升天。”与之相反，欺凌使灵魂堕落，使灵魂扭曲，使灵魂变形，使灵魂冷峭，使灵魂烦躁，使灵魂枯萎，引起某种精神创伤，很难很难治愈。

我认为，陀思妥耶夫斯基的许多人物看上去令人担忧，离奇怪僻，其扭曲和乖戾的性格无一不与最初受到某种欺凌有关。

《被欺凌与被侮辱的》便是初期作品的一个标题，他的全部著作始终摆脱不开这个观念：欺凌使人受罪，而谦卑使人神圣。阿辽沙·卡拉马佐夫给我们描绘的梦想，就是一个不再有欺凌与侮辱的世界。

陀氏小说最怪诞不经最令人不安的人物是《群魔》中的混世魔王斯塔夫罗金，我们在书中找得到对这个恶魔人物的解释和点题，尽管其性格初看上去如何与众不同。书中另一个人物叙说：

“尼古拉·弗谢沃洛多维奇·斯塔夫罗金此时在彼得堡过着‘玩世不恭的生活’，如此说他，因为找不到其他的词儿加以形容。总之，他无所事事，对什么都不在乎。”（《群魔》第一卷第一九七页）

斯塔夫罗金的母亲听说此话便嚷道：

“嗨，那才叫别树一帜哩，我敢说，至神至圣。我儿子天生志高气傲，但他的自尊过早受到了伤害，所以如此生活，您称之为玩世不恭，说得对极了。”

在下文中，芭芭拉·彼特罗芙娜语气有点夸张地接着说：

“如果尼古拉，听我说，如果尼古拉在他周围有个斯文的英雄，斯捷潘·特罗费莫维奇，用您美丽的辞藻来说，伟大的谦卑者，也许他早就摆脱混世魔王的恶名，不至于因玩世而毁其一生了。”（同上第二〇一页）

有时陀思妥耶夫斯基的某些人物因受欺凌而深深堕落了，欺凌引起的沉沦不管多么可恶，他们从中却找到某种乐趣某种满足。《少年》的主人公当其自尊心受到残酷的凌辱后说道：

“我从自己不幸的遭遇中是否体会到一种非常真实的怨愤呢？我说不好。反正自幼年起，每当人家当面欺凌我，一种不可抑制的欲望油然而生，我旋即傲慢地沉溺自贬和迎合欺凌者的愿望：‘嘿！您欺凌我吗？好啊！我就更自暴自弃，瞧吧，瞅吧！’”（《少年》第三七一页）

如果说谦卑是摈弃傲慢，那么欺凌则相反，是强化傲慢。

我们再听听《地下才子》（一译《地下室手记》）中落魄的主人公的叙述（见《地下才子》第七十一至七十三页）：

“一天夜晚，我路过一家小客栈，从窗户望见几个玩台球的人用台球棒打架，把其中一个从窗户扔了出来。若在平时，此景会使我反感。但那天我的心态却是惊羡那个被扔出窗外的家伙，情不自禁地步入客栈，走进台球房，心想，也许人家会把我扔出窗户。

“我并没有喝醉，有什么办法，无聊弄得你神不守舍！但神经兮兮也无用处哇。事实上我连跳窗的本事也没有，所以没挨打便出来了。

“我进屋刚走几步，一个军官就迫使我靠边站。我已经待在球台旁，不由自主地挡住军官的去路。他一下抓住我的双肩，不由分说，

把我挪了个地方，好像根本不当回事儿。我可以原谅他打我，却不能原谅他强迫我换地方而不注意我。

“真见鬼，我多么愿意不惜代价大吵一场，吵得合乎情理，吵得体体面面，吵得富有文学味道，总得差不多像个样子吧！他对待我就像赶只苍蝇。那军官身材魁梧，而我，矮小瘦弱。况且我是肇事者，只要吵闹一下，肯定会让人扔出窗外。但经过考虑，我宁可悻悻溜走。”

然而再往下读，我们很快发现恨之切原来只是爱之深：

“……之后，我在街上经常碰见那个军官，我完全认出他，不知他是否认出我。很多迹象表明他认不出我了，我是这么想的。可我，我，敌视他怒视他长达好几年之久。我的恼怒逐年加深加大。起先我悄悄打听有关该军官的情况。困难可大啦，因为我不认识任何人。但有一天，我远远地跟踪，好像他牵着我走似的，突然有人喊他的名字，我这才知道他叫什么。又有一次，我一直盯梢到他家，给了门房十个戈比，打听到他住哪层，孤身一人还是跟别人同住，等等。总之，得到了从门房处可得到的一切。一天早晨，尽管我从未创作过，却一时心血来潮，想把那个军官的特征用中篇小说的形式、以漫画式的形象表现出来。我写这个中篇其乐无穷。我抨击，甚至诽谤。我改换了他的名字，使人一时猜不出来，然后再深思熟虑，经过一番修改后把记叙寄给《祖国年鉴》。但人家对我的中篇既无批评也不付印出版。我气坏了，有时怒火中烧，气恨难平。最后我下决心向对手挑衅，给他写了一封信，笔调亲切可爱，富有魅力，恳求他向我道歉，倘若他拒绝道歉，我相当明确地表示要与他进行决斗。我的信言之凿凿，如果军官稍微懂得一点美和善，他必定会跑来我家热烈拥抱我，向我奉献友情。若能那样，该有多好哇！我们便可和睦、相濡以沫啦！”（《地下才子》，第七十四至七十五页）

就这样常常在陀思妥耶夫斯基的作品中，一种情感突然转变为对立的情感。这样的事例，我们可以举出许多，就拿《卡拉马佐夫兄弟》中那个不幸的孩子为例吧，当阿辽沙向他伸手时，他恶狠狠咬了阿辽沙的手指头，而恰恰就在当时孩子不知不觉地开始狂热地爱阿辽沙。孩子身上这种爱的偏离由何而来呢？原来他看见阿辽沙的兄弟德米特里·卡拉马佐夫从酒店醉醺醺出来时，狠揍他的父亲，蛮横无理地

揪他父亲的胡子。事后孩子嚷道："爸爸，亲爱的爸爸，他把你欺得好苦哟！"因此，与谦卑比较，恕我冒昧，自尊处在同一个平面上，但处于另一个极端，而欺凌则使自尊膨胀、激化和扭曲，有时扭曲得不近人情。

毫无疑问，心理真实在陀思妥耶夫斯基看来始终是实际上的特殊真实。作为小说家（陀氏绝非理论家，而是探索者），他切忌归纳法，懂得企图确立普遍定律是不谨慎的，至少对他而言是如此。德·舒莱泽先生在《新法兰西评论》一九二二年二月号著文说："俄罗斯天才总是以具体事实为依据，以活生生的现实为依据，这是最主要的一个特征，即便鲁莽的天才亦然；然后他可以投入最抽象最大胆的思辨，但是为了最终在获得丰富的思想之后，回到原来的事实和现实，因此事实和现实既是起点也是终点。"而普遍定律要靠我们当中乐此不疲的人努力抽绎出来，就像修剪大马路上的矮树丛那样去归纳陀氏著作。譬如此条定律，受到欺凌的人必求欺凌他人，有如《白痴》中的列别杰夫，请参见本书附录二精彩的章节，其中谈到列别杰夫折磨伊戈尔金将军，其乐无穷。

陀思妥耶夫斯基的人物，尽管演出极其丰富多彩的人间喜剧，却始终纷纷聚集和层层排列在惟一的平面上，即谦卑和自尊的平面上，这个层面使我们迷失方位，甚至一开始就使我们迷惘，只因为我们平时不朝这个方面剖析和按等级排列人类。我再说明一下，譬如读狄更斯精彩的小说，我有时几乎感到不自在，因为他把等级划分，这里不妨借用尼采的词语：价值等级，当作约定俗成的东西、近乎简单明了的东西显现出来。而在阅读陀氏著作时，我仿佛觉得眼前呈现安吉利科某幅《最后的审判》：上帝选民有之，入地狱者有之；不可靠者有之，人数极少罢了，则是天使与魔鬼争夺的对象。[18]衡量他们所有人的天平，有如一幅埃及浅浮雕所显现的，只根据他们行善多一点或少一点而已。好人上天堂，坏人入地狱。狄更斯则追随他的人民和那个时代的舆论，势必会出现坏人发迹，好人遭殃：这是人间的耻辱，社会的耻辱。狄更斯小说无一不向我们表明无一不让我们感受心地价值超越智慧价值。我选择狄更斯作为例子，因为我觉得，就我们知道的所有伟大的小说家中首推他以最简单的方式把人按等级分类。我再补充一句：正因为如此他才深得人心。

然而，最近我几乎一口气重读了陀思妥耶夫斯基所有的作品，觉得他也把人按等级作相似的分类，也许不那么明显，却差不多同样简单明了。并非以人的心地好坏可以把他的人物按心地价值作等级分类（请原谅这个可恶的字眼），而是按人物自尊的多少进行分类。

陀思妥耶夫斯基一方面向我们描述卑贱者，其中某些人把谦卑推至卑鄙，乃至以卑鄙自乐而不疲；另一方面向我们描述傲慢者，其中某些人把自尊推至犯罪。后者通常最有智力。我们看得出他们被自尊这个恶魔折磨得好苦，一味竞争高尚。《群魔》中十恶不赦的皮埃尔·斯泰帕诺维奇对斯塔夫罗金说：

“我打赌，你们一整夜促膝长谈，竞争高尚浪费了宝贵的时间。”（《群魔》第二卷第二二七页）

别处还有几段：

“尽管维尔西洛夫使她悚然，卡特琳娜·尼古拉耶芙娜却一直敬佩他高尚的道德和卓越的智慧……他在信中向她许下君子之言，她丝毫不必害怕了。她自己表露的情感也不乏贵人风度！他们之间可以竞相施礼了。”（《少年》第五五七页）

“没有任何东西可以触犯您的自尊心，”埃莉莎贝特·尼古拉耶芙娜对斯塔夫罗金说，“前天，我回到家里，在我对您当众侮辱之后，您却做出如此富有骑士风度的答复，我立即醒悟您之所以避我，是因为您有妻室，绝非因为您蔑视我：我作为上流社会的姑娘最害怕的事莫过于此。”她最后说道，“至少自尊心未受损害”。（《群魔》第三卷第二一八页）

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女性人物因比男性人物更加自尊而变得坚定变得成熟，诸如拉斯科尔尼科夫的姐妹（《罪与罚》中的杜妮娅），《白痴》中的纳斯塔西娅·费利波芙娜和阿格拉艾·叶潘奇纳，《群魔》中的卡特琳娜·伊凡诺芙娜。

然而，反转来看，恕我称之为福音主义的反转，最卑贱者比最高贵者更接近上帝的王国。陀思妥耶夫斯基的作品太受深奥的福音真理影响了：“拒于强者的将授于弱者”；“吾来救没救者”，等等。

一方面，我们看到自暴自弃，另一方面，在陀氏小说中，确认人格，“权力意志”（尼采语）总是导致一败涂地。

苏代先生不久前指责我为陀思妥耶夫斯基而牺牲巴尔扎克，甚

至“宰杀巴尔扎克作为祭品”，我想他是这么说的。有必要反驳吗？诚然，我对陀思妥耶夫斯基赞赏备至，但我想还不至于盲目崇拜吧。我随时准备承认巴尔扎克的人物比这位俄国作家更为多种多样，其《人间喜剧》更为丰富多彩。但，陀思妥耶夫斯基在某些领域涉及更加深邃，触及的点比任何其他作家更重要得多。不过，我们可以说他所有的人物都是一个模子炮制出来的。高傲和谦卑始终是人物行为的秘密动机，尽管根据多种多样的剂量其反应是绚丽多彩的。

在巴尔扎克的书中，如同其小说向我们形象地表现的整个西方社会尤其法国社会那样，两个因素起着作用，而对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小说几乎不起任何作用，第一是智力，第二是意志。

我不是说在巴尔扎克的书中意志总是引人向善，不是说他笔下的有志者只是些贤德者，但至少我们看到他的英雄们凭意志达到了善果，凭恒心凭智力凭决心做出一番光荣的事业。请想想巴尔扎克笔下的大卫·赛夏，皮安训，约瑟夫·勃里杜，达尼埃尔·德·阿泰兹[19]……我还可以举出其他二十个来。

在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全部作品中，我们找不出一个伟大的人物。不过你们会举出《卡拉马佐夫兄弟》中了不起的佐西马长老……是的，他无疑是这位俄国小说家描绘的最崇高的形象。佐西马君临整个悲剧。等我们读到《卡拉马佐夫兄弟》全译本（已预告），我们会更清楚佐西马的重要性。但我们也会更明白什么是陀思妥耶夫斯基眼中真正的伟大。佐西马老头儿在世人看来不是一个伟人。他是圣人，不是英雄。他达到圣界恰恰只因为摈弃了意志，摈除了智力。

陀思妥耶夫斯基的作品中，正如《福音书》中那样，天国属于智力贫弱的人。在他那里，爱的对立面不是恨，也不是伤脑筋。

对照巴尔扎克，我考究陀思妥耶夫斯基所描绘的果断人物，突然发现他们全是要不得的人物。请看名列榜首的拉斯科尔尼科夫，野心勃勃的孱弱书生，开始想当拿破仑，最终只不过杀了个放高利贷的女人和一个无辜的姑娘。又诸如斯塔夫罗金，皮埃尔·斯泰帕诺维奇，伊凡·卡拉马佐夫，以及《少年》的主人公[20]（此公系陀氏人物惟一从走上生活至少自初谙世事就具有固定的想法：想当一个罗特希尔德[21]。可笑的是，在陀氏所有的书中找不出比他更懦弱更人见人欺的家伙了）。陀氏人物的意志，他们身上存在的一切智力和意志，好像

都着力于把他们推向地狱。每当我在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小说中寻求智力所起的作用，我发现总是魔鬼附身的作用。

陀思妥耶夫斯基最危险的人物也是最有智力的人物。

我不仅想指出陀氏人物的意志和智力只为恶而表现，而且想指出，即使意志和智力向着善行奋进时，其善行也是高傲之举，注定要失败的。陀氏人物只在摈除其智力摈弃其个人意志摈斥自我时才步入天国。

诚然，我们可以说，在某种程度上，巴尔扎克也是一位基督教的作家。但，就在对照俄国作家的伦理和法国作家的伦理时，我们看清了后者的天主教教义离开前者纯福音主义的教义有多么大的差距，还看得清天主教精神可以多大程度不同于纯基督教精神。为了不得罪任何人，咱们不妨这么说吧，巴尔扎克的《人间喜剧》产生于福音与拉丁精神的接触，而陀思妥耶夫斯基的俄国喜剧则产生于福音与佛教、亚洲精神的接触。

以上论述只是开场白，可以引导我们进一步理解陀思妥耶夫斯基笔下奇怪人物的内心世界，这正是下一讲我要着手做的。

第三讲

到目前为止，我们所做的只是扫清道路。在论及陀思妥耶夫斯基的思想之前，我想提请大家谨防陷入谬谈。陀思妥耶夫斯基在他一生最后十五年间花了很大精力从事编辑一本杂志。他为这本杂志撰写的文章汇集成册，定名《作家日记》。陀思妥耶夫斯基在该著作中阐述他的思想。因此不断参照该书似乎再简单自然不过的了，但，可以马上告诉大家，这本书令人大失所望。我们读到社会理论的阐述，其理论模糊晦涩，表达极不高明；我们读到一些政治预言，没有一项预言得以实现。陀思妥耶夫斯基力图预测欧洲未来的状况，几乎总是估计错误。

苏代先生不久前在他的《时代》为陀思妥耶夫斯基辟了一个专栏，乐不可支地挑陀氏的毛病。他同意说陀氏的文章只不过是通常的新闻体之作，这我完全赞成，但我反对他认为这些文章为我们了解陀氏的思想提供了再好不过的资料。说真的，陀思妥耶夫斯基在《作家

日记》中探讨的问题并不是他最感兴趣的，应当承认，在他看来政治问题不如社会问题重要，社会问题又不如，大大不如道德和个体问题重要。我们能够从他那里得到最深刻最罕见的真知灼见是属于心理学方面的，我补充一句，在这个领域他提出的想法往往停留在问题、疑问阶段。他不寻求答案，只作陈述，只陈述那些通常处在紊乱状态的问题，正是因为它们极其复杂，纵横交错，混乱不堪。总之一句话，严格地说陀思妥耶夫斯基不是思想家，而只是小说家。他最宝贵最敏锐最新颖的思想，我们应当在其人物的言论中寻找，而且不一定总在主要人物的言论中寻找，往往最重要最大胆的思想，作者让次要人物说出来。陀思妥耶夫斯基一旦以自己的名义说话，总是笨口拙舌的。我们可以认为他通过《少年》中维尔西洛夫之口道出他自己想说的这句话：

“发挥？不，我宁愿不发挥。奇怪吧：每当要发挥我深信的一个思想，几乎总是没等陈述结束，我的信仰便动摇了。”

我们甚至可以说很少见到陀思妥耶夫斯基在陈述自己的思想之后不马上加以否定的。在他看来，思想一旦得以陈述就好像立即散发死物的臭味，好似佐西马尸体散发的恶臭，而人们恰恰期待着出现奇迹，其时这种恶臭使得他的弟子阿辽沙·卡拉马佐夫夜间守灵变得不堪忍受。

不言而喻，对一个“思想家”来说，如此这般，是相当糟糕的。他的思想几乎从来都是不完全的，几乎总是让有关人物表达出来的，甚而至于，不仅关系到小说人物，而且关系到人物生活的某个确切的时刻。可以说，思想是由其人物某个特定和暂时的状况所获得的，因此是相对的，就是说，直接关系到思想所导致的行为或举动，抑或是行为或举动必然导致思想。陀思妥耶夫斯基一讲理论，就叫我们失望。拿他论述谎言的文章来说吧，当他让说谎的典型人物（与高乃依[22]的典型人物迥然不同）在小说场景中活动时，是多么得心应手，天衣无缝。他善于使我们通过典型人物明白是什么东西迫使说谎者撒谎，然而，一旦作者企图向我们作出解释，把他的人物理论化，就显得平淡苍白，趣味索然。

这本《作家日记》向我们表明，陀思妥耶夫斯基作为小说家到家到了何等程度。如果说他写理论和批评文章相当平庸，那他一旦把某

个人物引入场景就十分高明了。正是在《作家日记》中我们发现精彩的记叙《庄稼汉克罗奇卡亚》，一部陀氏的力作，类似小说的，确切地讲只是一篇长长的独白，很像差不多同时期写的《地下才子》中那篇独白。

更妙的是，我想说，更有启示的是，在《作家日记》中，陀思妥耶夫斯基两次让我们观察小说情节的安排，几乎不由自主的，几乎无意识的。

他给我们讲他观看街上行人，有时尾随他们的乐趣，之后，笔锋一转，便抓住某个遇见的行人不放了：

“我注意到一个工人，他胳膊上没有挽着老婆，只牵着个孩子，一个小男孩。两人都像孤独者那样愁眉苦脸。工人约摸三十岁，面容憔悴，一副病态。他穿着节日礼服，但外套的接缝处都已磨损，纽扣的包布全脱落了；衣领油兮兮的，裤子洗得倒顶干净，但像刚从旧衣店买来的；大礼帽破烂不堪。脸部表情阴沉，冷峭，近乎凶恶。这个工人在我看来像是个排字的。他手拉着孩子，小男孩有点儿跟不上。小家伙两周岁，再大也大不了多少，非常苍白，非常孱弱，穿着短上衣，踏着红高帮皮靴，戴着插一片孔雀羽毛的帽子。他累了。父亲向他嘀咕什么，也许嘲笑他缺乏腿劲吧。孩子没有争辩，五步之后，父亲弯下腰，把他举起，抱在怀里。男孩似乎很高兴，双臂搂住父亲的脖子。他刚抬高身子便瞥见我，吃惊好奇地望着我朝他微微点头示意，他却皱起眉头，更紧地扣住父亲的脖子。父子俩大概是好朋友吧。

“在街上，我喜欢观察行人，端详陌生的面孔，研究他们可能是何许人，想像他们怎样生活，并在生活中可能对什么感兴趣。那天，我对这父子俩特别关注。我设想，工人的妻子，即孩子的母亲，刚去世不久。鳏夫一周中在工场干活，把孩子扔给某个老妇人照看。他们必定住在地下层，这男子租了一间小房，也许只租房间的一角。今天星期日，父亲带着孩子走访亲戚，很可能去亡妻的姐妹家。我希望孩子的姨在小说中不常出现，她嫁给一个下级军官，住在地下层的大兵营里，但单独住一间房。她为去世的姐妹伤心哭泣，但时间不长。鳏夫也不显得大悲大恸，至少在走访时是如此。不过，他一直忧心忡忡，寡言少语，只谈利害有关的问题，讲完就默不作声了。之后，便

等着上茶炊，等着喝茶。小男孩待在一角的长凳上，蛮不懂事地噘着嘴皱着眉，最后昏昏入睡了。姨妈和父亲对他不大在意，给了他一片面包和一杯牛奶便不管了。军官起先一言不发，等到某个时刻突然甩出一句粗野的玩笑，挖苦父亲正在斥责的小淘气。孩子急于离开，无奈的父亲把他领回位于利季埃奈亚的维鲍格斯卡娅家里。

“第二天父亲照例去工场上班，小家伙依旧跟着老妇人。”（《作家日记》第九十九至一百页）

在同一本书的另一处，我们读到他遇见一名百岁妇人的记叙。他上街时看见老妇坐在一条长凳上，跟她搭讪后便走开了。但晚上“完成工作之后”，又想起老妪，想像她回到家人身边以及家人跟她说些什么话。他叙述老妪仙逝。“我乐于想像故事的结尾。毕竟我是小说家嘛。我喜欢讲故事。”

再说，陀思妥耶夫斯基从不胡编乱造。就在这本《日记》的一篇文章中，他提及科尔尼洛夫寡妇的诉讼时，以自己的方式重新组合和安排故事。当司法调查结束，罪行水落石出，他写道：“我几乎全猜对了，”接着解释道，“一次机缘巧合，我去见了科尔尼洛夫寡妇，惊异我的猜测竟这般符合实际。当然，有些细节阴差阳错了，譬如，科尔尼洛夫虽然确是农民，但欧式穿着，等等。”陀思妥耶夫斯基作出结论，“总而言之，我的差错都无关紧要，猜测的实质内容是对的。”（《作家日记》第二九四页和第四五〇至四五一页，副标题为《一桩既简单又复杂的事情》）

有了观察的天赋，虚构的天赋，重组真实的天赋，如果再加卓越的敏感性，就可以产生一个果戈理，一个狄更斯（或许你们还记得《老古玩店》开头狄更斯讲他自己忙于尾随行人观察行人，离开之后还继续想像他们的生活）。但这些天赋，不管多么神奇，却不足以产生一个巴尔扎克，一个托马斯·哈代[23]和一个陀思妥耶夫斯基；也肯定不足以促使尼采写下列的文字：

“发现陀思妥耶夫斯基在我比发现斯丹达尔更为重要，惟有他教我学到了一点心理学。”

很久以前我就摘录过尼采的一段文字，我想念给你们听听。尼采在写这段话时未必想到正好指出伟大的俄国小说家最独特的价值，他原本用来批判许多现代小说家的，譬如暗指龚古尔兄弟[24]之流：

“对心理学者的训诫：切勿制造商贩心理学！千万不要为观察而观察！否则就会产生错误的观点，产生某种‘恶习’，产生某种牵强附会的东西。硬想体验某事而去体验，绝不会成功。事发时是不可自审的，任何一瞥都会是变形的。天生的心理学家本能地提防为眼见而观看，天生的画家亦然。他从不临摹自然，而依靠自己的灵感自己的‘暗箱，去筛滤去表达‘案情’，‘气质’，‘经历’……他只意识到概要，结论，结果，而不熟悉对个别案情的任意推断。倘若另搞一套会有什么结果！譬如按照巴黎小说家那种办法，不就大办商贩心理学了吗？他们可谓窥伺现实，每天晚上报道一堆报闻猎奇。但瞧瞧结果是个什么样子哪……”（《水星》，一八九八年八月刊第三七一页）

陀思妥耶夫斯基从不为观察而观察。在他，作品并非产生于对现实的观察，或至少不仅仅产生于此，但也不产生于固有的想法。所以，陀氏的作品不是从理论构思出发的，而是浸沉在实际里，产生于思想与实际的会合，产生于这两者的混同（blending[25]，英国人语），思想与实际浑然一体，简直说不上哪个占上风，以至于陀氏小说最为现实主义的场景也是最富有心理学和伦理学意义的章节。确切地说，陀氏的每部作品是由思想通过实际孕育的产物。“这部小说的构思寓我三年之久矣，”陀思妥耶夫斯基一八七〇年写道，他指的是《卡拉马佐夫兄弟》，但九年后才写成。他在另一封信中说：

“贯穿该书各部分的关键问题正是我有意无意为之痛苦了一辈子的问题：上帝存在！”

这个思想在他脑海久久飘游，直到与社会新闻相遇，在这种情况下总是由一件家喻户晓的诉讼案或一桩刑事官司这样的杂闻来使思想受精。只有在这个时候才可以说作品构思完成。“我所写的是一件有倾向性的事情，”他在同一封信中写道，当时谈及《群魔》，该书与《卡拉马佐夫兄弟》同时酝酿成熟。《卡拉马佐夫兄弟》这本小说也是一部有倾向性的作品。诚然，陀思妥耶夫斯基的作品并非无动机的，“无动机”一词是指现今流行的意义而言的。陀氏的每本小说都是一种事实论证，可以说是某种辩护，或更确切地说是某种讲道。如果我们敢于对这位了不起的艺术家求全责备，也许可说他太执着于证实了。咱们有言在先，陀思妥耶夫斯基从不强求影响我们的主张。他力求点拨开导，使某些隐秘的真理显露出来；他为这些真理目眩神迷，

认为至关重要，很快我们也会认为至关重要：大概是人的精神所能达到的至理，并非抽象的真理，亦非超出人类之外的真理，而是私密的真理，隐秘的真理。从另一方面看，惟其如此，他的作品才免遭种种带倾向性的歪曲，这类真理，即陀思妥耶夫斯基的这些思想，始终服从事实，深深根植于实际。面对人类现实，他保持一种谦卑的态度，顺从的态度。他，从不强扭事件，从不歪曲事件；好像他把福音书的告诫归为己有的思想："谁欲救之必失之，谁欲弃之必扶之。"

在力图通过陀氏的著作追踪陀氏的某些思想之前，我想给你们讲一讲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工作方法。斯特拉克霍夫告诉我们，陀思妥耶夫斯基几乎专门夜间工作，他说："时近子夜，万籁俱寂，费奥多尔·米凯伊洛维奇·陀思妥耶夫斯基孤身守着茶炊，一边小口呷着不太浓的凉茶一边工作到清晨五六点钟。他下午两点或三点钟起床，晚些时候接待客人，散散步或探望朋友。"陀思妥耶夫斯基不总是满足于"不太浓的凉茶"，有人说他晚年放纵自己酗酒。还有人对我说，某天陀思妥耶夫斯基在工作室创作《群魔》，才智处于高度兴奋状态，多少是人为地濒临这种状态的。那天正逢陀思妥耶夫斯基夫人接待客人。费奥多尔·米凯伊洛维奇一副疑惧神态，突然出现在客厅，好些夫人聚集在那里，其中一位端着一杯茶竭力献殷勤，不料他大声嚷道："端着你们的臭茶统统见鬼去吧！"

你们一定记得圣雷阿尔那句简短的话，要不是斯丹达尔硬拿来掩护自己的美学，很可能显得荒唐可笑："小说是一面镜子，鉴以照之一路行去。"诚然，法国和英国的许多小说属于这个程式，诸如勒萨日[26]和伏尔泰的小说，菲尔丁和斯摩莱特[27]的小说……然而没有比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小说更远离这个程式了。陀氏的小说和我上面列举的小说，乃至托尔斯泰本人或斯丹达尔的小说截然不同，就像一幅画和一幅全景图之间的差别。陀思妥耶夫斯基"作画"时首先注重光线的分布，光线只来自一个辐射源……在斯丹达尔和托尔斯泰的小说中，光线是恒定的，均匀的，漫射的：所有的物件由同一种方式配置明亮色彩，从各个侧面都可见到，根本没有阴暗部分。而陀氏著作恰如伦勃朗的画，尤为重要的正是阴暗部分。陀思妥耶夫斯基把人物和事件结集起来，投以强烈的光照，只从一个侧面使之突如醒目，每个人物都沉浸在暗部。我们同时发现陀思妥耶夫斯基奇特地需要集聚集合集

中，在小说的全体成员中创造尽可能多的联系和相互关系。在他那里，事件的流动不像斯丹达尔或托尔斯泰作品中那样缓慢和均匀，流程中总有那么一刻，涡旋迭起，事件纵横交错，盘根错节；旋涡中故事的因素——道德的，心理的，外部的——时而沉没时而重现，时而丧失时而复得。在他那里看不到任何简约，他好搞复杂，乐此不疲，并老于此道。情感、思想、激情不纯粹地显现。他不孤立描写什么。我终于要评论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小说布局了，要评论他对人物性格的构思了，但请允许我就此问题先念几段雅克·里维埃尔的评论：

“小说家在脑子里构思人物时，有两种截然不同的手法：抑或一味使人物复杂化，抑或突出其结构的严密性；他要塑造的生灵，抑或可以任其扑朔迷离，抑或可以拨云见日，惟妙惟肖地向读者描绘；抑或藏之待时，伏兵待用，抑或不厌其详，和盘托出。”（《新法兰西评论》，一九二二年二月一日刊）

你们看得出雅克·里维埃尔出于什么想法了吧，那就是法国派小说家探幽发微，拨云见日，而有些外国作家，尤其陀思妥耶夫斯基，则尊重和保护其人物藏于密雾浓云。里维埃尔接着写道：

“不管怎样，陀思妥耶夫斯基最为关注人物的深度，有如深溪洞壑，精心策划峰回路转，使人感到深不可测。

“……

“我们则相反，每每面对人物内心的复杂性，随着我们千方百计再现其复杂性，我们本能地把它巧作安排。”（同上）

这已经非常严重了，但他还补充道：

“必要时，我们助上一臂之力，抹去分枝岔节，把几个模糊的细部加以描绘，其意义最有利于构成一个心理统一体。

“……

“总之，把通往深溪洞壑的路口统统堵死，这就是我们目前的倾向。”（同上）

我倒并非如此死死认定在巴尔扎克著作中就找不到几处深溪洞壑、悬崖峭壁和不可思议的幽邃，也不完全相信陀思妥耶夫斯基的深邃就像人们起先想像的那样不可思议。不妨给大家介绍巴尔扎克著作中一个深溪洞壑般的例子，你们看怎样？我是在《绝对的探求》中找到的。巴尔塔扎尔·克拉埃寻找点金石，表面上完全忘记了幼年所受的

全部宗教教育。他醉心于探求，把虔诚的妻子约瑟芬丢弃一旁，而妻子为丈夫的自由思想提心吊胆。某天，她突然闯进实验室。门开后，穿堂风引起了爆炸。克拉埃夫人昏倒了……巴尔塔扎尔脱口喊出的那一声说明什么呢？这声喊叫突然再现了他幼时的信仰，冲破了思想的层层积淀："谢天谢地，你还活着！圣灵免你一死！"巴尔扎克点到为止，未作发挥。如果有二十人读这本书，肯定有十九个根本不会注意巴尔塔扎尔的失态，这一断层裂缝让我们隐约瞥见的深邃与其说未作阐明，不如说不可思议。实际上，巴尔扎克对此不感兴趣。在他，重要的是使其人物前后一致。在这一点上，巴尔扎克和法兰西种族的情感是息息相通的。因为，咱们法国人须臾不可离的正是逻辑。

我还可以说，不仅巴尔扎克《人间喜剧》的人物，而且我们活生生的人间喜剧人物，都表明我们全体法国人，只要我们还是法国人，总是自己勾画自己，按巴尔扎克的某个理想勾画自己。我们气质的前后不一致性，不管有多少，都使我们感到难堪，可笑。于是干脆不予承认，想方设法不予重视，把大事化小。我们每个人都意识到自己的单一性，自己的延续性；遗留在我们身上禁欲的东西无意识的东西就像我们看到克拉埃身上突然再现的情感。我们之所以不能使其泯灭，至少说明我们是不断予以重视的。我们一直就像我们设想作为人作为信仰中的人所应当做的那样做事。支配我们大部分行动的并非出于我们的喜欢，而是出于需要，我们需要模仿自己人，需要把我们的过去投射到未来上。我们为世系的延续性和纯洁性而牺牲真实，即真诚。

对此，陀思妥耶夫斯基为我们描述了什么？他描述的人物根本不把保持前后一致放在心上，乐于自相矛盾，对矛盾百出满不在乎，其本身的气质就能承受各种各样的否定。好像最使陀思妥耶夫斯基感兴趣的正是前后不一致。他非但不遮不藏，反而不断突出，为人物前后矛盾点拨疏导。

在陀氏的著作中肯定有许多未经阐明的东西，但我不认为有许多不可思议的东西。一旦我们接受了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开导，即人的身上并存着矛盾的情感。在陀氏著作中这种并存往往显得特别不合常情，以致把人物情感推至极端，甚至推到荒谬的地步。

我认为此处最好再强调一下，因为你们也许会想：我们对此并不陌生哪，不就是激情与义务之间的对抗嘛，高乃依的作品已显示过

了。事情并非如此。高乃依笔下的法国英雄把自己投置于一个理想的楷模，使自己与楷模一致，希望自己成为这样的楷模，强迫自己成为这样的楷模，并非自然而然地成为楷模，并非天真未凿就可成为楷模。高乃依给我们描绘的内心对抗是在理想的人、典范的人和自然的人之间展开的，而英雄则竭力摈弃自然的人。总而言之，我觉得我们离儒尔·戈尔蒂埃[28]所称的包法利主义相去不远了：他根据福楼拜笔下的女主人公包法利夫人创造了这个理论，认为某些人倾向于用想像的生活使自己生活双重化，倾向于中止自己现实的人而成为自己所设想的人所期望的人。

每个主人公，每个人，只要不离群索居，总是朝一个理想奋进，并且俯首听命于这个理想，都会成为人格两重性的典型，包法利主义的典型。

我们在陀思妥耶夫斯基小说中看到的人物，即他向我们展示的双重人格典型，与包法利主义的典型是迥然不同的；也同病态典型毫不相干或关联甚少：病态典型相当常见，一个人物进入另一个人物，前者与后者交替出现，两组感觉的联合，两组回忆的联合是在互不通气的情况下形成的，很快我们发现同一个躯体包含两个不同的人格，两个寄宿的客人。两者各让其位，一先一后，轮流坐庄，互不相识。斯蒂文森在其精彩的魔幻故事《化身博士》[29]中给我们描绘了一个出色的典型。

然而，在陀思妥耶夫斯基的作品中，令人困惑的是双重人格并行不悖，每个人物都意识到自己前后不一致，意识到自己有二重性。

偶有这样的情况，陀氏某个主人公被极其强烈的感情折磨时顿生疑虑，不知因为恨还是因为爱。两种对立的感情交集一身，难解难分。

“突然，拉斯科尔尼科夫觉得自己在恨索妮娅，但又对如此奇怪的新发现感到惊异，甚至惊恐，他猛然抬头，定睛端详姑娘。憎恨立即从他心头消失了。不是那么回事。他搞错了体验到的感情性质。”（《罪与罚》第二卷第一五二页）

关于个体对感受到的情绪所产生的这类误解，我们在马里沃[30]和拉辛[31]的著作中也找得出几个例子。

有时候，某种情绪经过分夸大之后反而衰竭了，好像这种情绪的

表达使表达者自己狼狈不堪，那样就谈不上感情的二重性。但在陀氏著作中却别有一番天地。听听《少年》中的父亲维尔西洛夫说的话：

“说什么我人微言轻并为此愁肠百结……不对嘛。我知道我无比坚强。你会问，我的力量在何处？恰恰在于异乎寻常地适应一切人和一切事，我这一代聪明的俄国人高度具备这种能力。我岿然不动，坚如磐石，处之泰然。我有看家狗般顽强的生命力。我身上悠然自得地包藏着两种相反的情感，毫不勉强，自然而然地同时存在。”（《少年》第二三二页，参见附录一）

《群魔》的记叙者特意强调：“我不负责解释相反情感的共处”，那么我们再听听维尔西洛夫的话吧：

“我有一肚子的话，就是说不出来。我觉得自己一分为二了，”他审视了我们大家一番，脸色非常严肃，语气真诚，令人信服，“是的，真的嘛，我一分为二了，为此我真的害怕起来了。这感觉就像您的替身站在您身旁。您自己既聪明又通情达理，但另一个您却硬要干荒唐事。突然，您发现是您自己要干荒唐事。您竭尽全力抵制，却身不由己。我从前认识一个医生，他在父亲的葬礼上，在教堂里，情不自禁地吹起口哨来。我之所以今天没来参加葬礼，正因为我确信我会像那个医生那样吹口哨或失声大笑，况且那个不幸的医生下场相当凄惨。”（《少年》第五五二页）

……

“维尔西洛夫当时没有想到任何固定的目标。突然，相反的情感狂风般打乱了他的心绪。我不认为在这种情况下是疯狂症发作，尤其今天，他一点儿也不疯魔。但我姑且认为是他的‘替身症’。一名专家的新书证实了我这种说法……‘替身症’标志严重的神经错乱的第一阶段，可能导致相当悲惨的结果。”（同上，第六〇七页）

《群魔》奇怪的主人公斯塔夫罗金宣称：“我能够，迄今一直如此，产生做好事的愿望，并为之感到快乐。但同时，我也想做坏事，并同样为之感到满足。”（《群魔》第二卷，第四十七页）我们在波德莱尔的书中也看到：“任何人在任何时候都同时具有两种祈求，一种向往上帝，另一种向往撒旦”。（波德莱尔《私人日记》第五十七页）

我想借助威廉·布莱克[32]的几句话来设法阐明这些明显的矛盾，

特别关于斯塔夫罗金上述奇特的声明。但我把这一解释的尝试留到晚些时候进行。

第四讲

我们在上一讲指出，令人不安的二重性使陀思妥耶夫斯基的人物栩栩如生又无所适从。这种二重性促使拉斯科尔尼科夫的朋友在谈到《罪与罚》的主人公时说道：

“真的好像在他身上有两种对立的性格轮番显现。”

如果对立的性格只是轮番显现，那还算好。但我们发现它们经常同时显现。我们看到诸多矛盾的一时之兴，每当其中一种衰竭，可以说被其自身的表达和表现所贬低所困顿，于是便让位于与之相反的一时之兴。主人公没有比他刚刚过分发泄其恨时更接近其爱，没有比他刚刚过分夸大其爱时更接近其恨。

我们发现每个人物性格尤其女性对自身前后不一的变化有一种惶惶然的预感。害怕不能长久保持同一种情绪和同一种决心，往往促使他们唐突地采取令人困惑的举动。《群魔》中的莉莎说：

“很久以来我就知道我的决心坚持不到一分钟，所以我当机立断。”

我打算今天探讨一下这种奇特的二重性所产生的后果，但首先想跟大家讨论这种二重性是实际存在的，还是只是陀思妥耶夫斯基凭空想像的？现实给他提供这方面的范例了吗？他观察过有关的人性呢，还是耽于幻想？

奥斯卡·王尔德在《主旨》[33]中写道：“自然是艺术品的写照。”这个逆理悖论，他津津乐道，几次用似是而非的旁敲侧击加以阐述，概括起来说：“你们注意到了吧，曾几何时，自然开始像柯罗[34]的风景画了。”

他想说什么呢？无非是说，我们平时以约定俗成的方式看待自然，我们在自然中识别的正是艺术品教我们鉴赏的。一旦某个艺术家在其作品中显露和表达个人的视觉图景，他向我们提供的自然新面貌，开始使我们感到离谱儿，不真挚，几乎奇形怪状；继而我们很快习惯以这种新艺术品的眼光观看自然了，我们在自然中识别了画家向

我们指出的东西。就这样，对具有崭新和不同眼光的人来说，自然好像是艺术品的“写照”。

我这里所说的有关绘画的话也同样符合于小说，即符合于心理学的内心景象。现在我们依据公认的数据资料去生活，很快我们就习惯按论据所解说的所劝说的那样去看世界了。多少疾病在没有披露时好像不存在似的！阅读陀思妥耶夫斯基的作品只促使我们认识存在于我们周围抑或我们身上多少奇怪的现象哪！多少病理的现象哪！多少不正常的现象哪！是的，一点不假，我认为陀思妥耶夫斯基打开了我们的眼界去认识某些现象，也许还不少呢，只因我们缺乏慧眼而未察觉罢了。

面对人类几乎每个成员所表现的复杂性，人们的注意力自发地、近乎无意识地倾向于简单化。

这正是法国小说家本能的努力：从个性中抽出论据，竭尽全力从某个人物风貌上识别清晰的线条，千方百计使其轮廓线持久相传。所以，不管是巴尔扎克还是别人，追求线型风格占了上风……但我认为这恐怕是大谬不然，我担心许多外国人犯这样的错误，贬低和轻视法国文学中的心理分析，恰恰因为法国文学所表现的轮廓清晰性，从不空泛，没有阴影……

咱们不妨回顾一下，尼采倒是以特殊的洞察力承认和宣称法国心理学家卓尔不群，对其评价超过伦理学家和小说家，把法国心理学家誉为全欧洲的伟大导师。不错，我们在十八和十九世纪拥有无可比拟的心理分析家，我主要指伦理学家。我不能十分肯定今天的小说家比得上他们，因为我们法国人有一种坏的倾向，就是讲究程式，制造程序，然后按部就班，不求突破。

我已经注意到拉罗什富科虽然为心理学做出了不同寻常的贡献，但由于追求其箴言之完美，反而使心理学驻足不前。在此恕我毛遂自荐，引用我自己一九一〇年写的文章，因为今天我说不出比当年更好的话：

“其时拉罗什富科敢于把我们心绪的波动归咎为自尊使然，这表明他拥有特殊的洞察力呢，还是说明他中止了更为中肯的探究，我把握不准。一旦程式找到了，人们便坚循不懈，两个多世纪里照本宣科。心理学家看上去最有经验，最不轻信，面对最高尚最辛苦的举

动，善于最好地揭示自私的秘计。拉罗什富科由于固守成法，视而不见人心深处的种种矛盾。我不非难他揭示‘自尊心’，但责怪他停止不前，墨守成规，责怪他相信在揭示自尊心时自以为至善至终了。我尤其责备那些追随他而裹足不前的人。”（参见拙编《文选》第一〇二至一〇三页）

我们发现法国文学就整体而言存在令人难堪的缺陷，甚至可以说发育不怎么健全。为此我想指出，儿童在法国小说中占据极少的地位，如果跟英国小说乃至俄国文学相比较的话。在我们的小说里几乎见不到儿童，法国小说家中写儿童的寥若晨星，而且他们笔下的儿童多半又是俗套的，笨拙的，无趣的。

相反，在陀思妥耶夫斯基的作品中，儿童则比比皆是；甚至值得注意的是，陀氏大部分人物，包括最为重要的，都还年轻，未谙世事。好像使他尤感兴趣的，正是情感的萌生。他给我们描绘的情感往往还是依稀朦胧的，可以说还处在萌动肇始的状态。

陀思妥耶夫斯基特别关注那些令人困惑的案件，那些奋起向既存道德和心理挑战的人。显然，在这种流行的道德和普遍的心理中，他自己也感到很不自在。他自身的气质与某些被人们视为既存的规矩发生痛苦的对抗，因为他对既存的规矩是不可能感到满足和满意的。

我们在卢梭的作品中找得到同样的窘况和不满。我们知道，陀思妥耶夫斯基是患癫痫的，卢梭变成了疯子。晚些时候我要强调疾病在他们俩的思想形成中所起的作用。今天我们只说，在他们不正常的生理状态中，可以识别对信徒生理和信徒道德的某种反叛倾向。

人的身上，即使没有不可解释的东西，总还有没有得到解释的东西吧。但我上面谈及的那种二重性一旦被大家接受，那么我们对陀思妥耶夫斯基用何等高明的逻辑演绎其结果定会叹为观止矣。我们首先要指出，陀氏人物中几乎全是一人多配偶，就是说，大概要使气质的复杂性更为充实，几乎所有的人物同时可以爱几个人。另一个结果，也可以说，出自同一公设的另一个系定理，就是几乎不可能产生嫉妒。陀氏人物不会也不能争风吃醋。

让我们先着重谈一下一人多配偶的情况吧。譬如，梅什金公爵同时喜欢阿格拉艾·叶潘奇纳和娜斯塔西娅·费利波芙娜：

“我是全心全意爱她的，”公爵谈到娜斯塔西娅·费利波芙娜时说

道。

“但同时，您却向阿格拉艾·叶潘奇纳保证爱情。”

“是呀，是呀！”

“您瞧您的，公爵，想一想您说的话，扪心问一下您自己……看得出来，她们俩，您从来谁也没爱过……怎么同时爱两个女人，爱两个各从其志的女人……太奇怪了！”（《白痴》第二卷第三五五至三五六页）

同样，两位女主人公各自也一心两用，也同时爱着两个男人。

你们记得德米特里·卡拉马佐夫吧，他夹在格鲁申卡和娜斯塔西娅·伊凡诺芙娜中间。你们还记得维尔西洛夫吧，他也一样。

我可以举出许多其他的例子。

可以设想，两种情爱中，一种是肉体的，另一种是神秘的。我以为此种解释过于简单了。总之，陀思妥耶夫斯基在此问题上从未直抒己见，他诱导我们进行多种假设，但随后就弃之不管了。只有在第四遍读完《白痴》以后，我才如梦初醒，现在已经一目了然，那就是叶潘奇纳将军夫人对梅什金公爵喜怒无常，而将军夫人的女儿、公爵的未婚妻阿格拉艾则心猿意马，这很可能因为两个女人无论哪一个（不用说尤其母亲）都觉察公爵的天性颇为神秘，又恰恰都不大肯定公爵能否成为一个令人满意的丈夫。陀思妥耶夫斯基多次强调梅什金公爵的清心寡欲，正是这种清心寡欲使得将军夫人、未来的岳母惴惴不安：

“不管怎么说，有一件事情是肯定的，那就是只要他还能去见阿格拉艾，只要允许他跟阿格拉艾谈话，坐在她身边，跟她散步，他便心满意足了，谁知道呢？也许他一辈子都感到受用不浅哪。显而易见，要求如此低的痴情正悄悄使叶潘奇纳将军夫人坐立不安，她早已猜想公爵怀的是柏拉图式的爱情：有许多事情使将军夫人心惊肉跳，但她又说不清为何提心吊胆。”（《白痴》第二卷第二六六页）

我认为非常重要的一点还得强调一下：最无肉欲的爱情在此，正如常常在别处，是最强烈的。

我不想把陀思妥耶夫斯基的想法压下去，不认为上述两重爱情和无嫉妒心导向我们乐意平分秋色，至少不总是如此，也没有必要，而是导向弃情绝爱。在此问题上，陀思妥耶夫斯基再一次表现得很不直

爽。

其实嫉妒问题一向是陀思妥耶夫斯基所关注的。在他的初期作品《别人的妻子》中，我们已经读到这样的逆理悖论：不应当把奥瑟罗看作嫉妒的典型[35]。也许是最好把他这个论断看作出于奋起反对流行思潮的急需。

但后来，陀思妥耶夫斯基又重提这个观点。他在晚期作品《少年》中重提奥瑟罗时指出：

“维尔西洛夫一天对我说，奥瑟罗杀掉黛丝戴蒙娜而后自杀并非出于嫉妒，而是因为人家夺走了他的理想。”（《少年》第二八五页）

真的是逆理悖论吗？最近我读柯勒律治[36]时发现了十分相似的论断，相似的程度令人怀疑陀思妥耶夫斯基也许读过。柯勒律治谈到奥瑟罗时恰好说：

“嫉妒，我不认为是刺伤他的关键……应该看到，他的心上人在他眼里是个天使，崇拜的偶像；一往情深的他发现心上人并不贞洁，可鄙可恶，他心中焦虑，极度苦闷。是的，要摆脱挥之不去的爱，面对贞节的堕落，他气愤难平，懊恼不已，失声喊道：But yet the pity of it Iago，O Iago，the pity of it，Iago！（只能大致译为：唉，多么可惜呀！伊阿古，啊，伊阿古，多么可惜！）”

陀思妥耶夫斯基的人物不可能嫉妒吗？我也许要把话扯远一点，至少略加说明为好。我们可以说陀氏人物对嫉妒只有痛苦感，一种不包含仇恨其情敌的痛苦，这一点很重要。如果说在《永久的丈夫》中有忌恨，我们一会儿要提到的，那么这种忌恨由于对情敌抱有神秘和奇怪的爱而抵消了，甚至可以说令人肃然起敬。但在最常见的情况下确是根本没有忌恨，甚至没有痛苦。讲到这里，不由得使我们想起让·雅克[37]的感受，或是当德·华伦斯夫人对他的情敌克洛德·阿内宠爱有加时他却安然无事，或是当他想起德·乌德托夫人时在《忏悔录》写道：

“总之，不管我胸中为她燃烧的情感多么强烈，我对自己成为她的至交至亲至爱都感到温馨，我从来不把她的情人看作敌手，而总是看作朋友（此处指的是圣朗贝尔）。人家会说这算不上爱情，也罢，要不然就是爱过头了。”

陀思妥耶夫斯基在《群魔》中写道：

“斯塔夫罗金远没有嫉妒，反倒对情敌满怀友谊。”

我建议大家绕个弯子以便深入研究问题，就是说更好地理解陀思妥耶夫斯基的观点。最近我差不多重读了他的全部著作，看看陀思妥耶夫斯基怎样从一本书过渡到另一本书，觉得特别有意思。诚然，继《死屋手记》之后，很自然在《罪与罚》中写拉斯科尔尼科夫的故事，就是说导致他流放西伯利亚的罪行史。更有意思的是细看《罪与罚》的最后几页如何为《白痴》埋下伏笔。你们记得，该书尾声时拉斯科尔尼科夫身处西伯利亚，精神状态却焕然一新，宣称他一生经历的全部事件对他来说已无关紧要：他的罪孽，他的悔恨，乃至他的殉道，在他看来好像是另一个人的故事。

“生活在他已经取代了推理，他一切凭着感觉活下去了。”

我们在《白痴》一开始所见到的梅什金正处于这种状态，在陀思妥耶夫斯基眼里，这种状态可能是，没准就是，最好不过的基督教徒的状态。我下文还要谈到。

看来陀思妥耶夫斯基在人的心灵建立起各种各样的层面，或干脆说识别出各异其趣的层面，即一种成层现象。我在他小说的人物中辨出三种层面，三个区域：第一是智力区，与灵魂渺不相关，但滋生着最坏的诱惑。按陀思妥耶夫斯基的说法，在该区滋长奸诈的因素，凶恶的因素。现在我只关注第二区域，即情感区，遭受狂飙般的激情破坏区，但，不管狂风暴雨般的情欲因素多么悲壮，人物的灵魂根本没有受到影响。有一层更深的区域，激情是搅乱不了的。就是这个深层区使我们跟拉斯科尔尼科夫一起触及复活，我指的是托尔斯泰赋予这个词的意义，也就是基督所说的“第二次诞生”。梅什金就生活在这个区域内。

陀思妥耶夫斯基如何从《白痴》过渡到《永久的丈夫》，这是更有趣味的话题。你们一定记得《白痴》结尾时我们看到梅什金公爵待在娜斯塔西娅·费利波芙娜的床头，她刚被自己的情人，公爵的情敌罗戈吉纳杀害。两个情敌都在场，面面相觑，近在咫尺。他们会互相残杀吗？不！正好相反，他们抱做一团，放声痛哭，整整一夜守着娜斯塔西娅，在她的床边肩并肩地平躺着。

“每当罗戈吉纳发高烧，开始说谵语和胡乱喊叫，公爵立即把灼

热的手伸过去，抚摸他的头发和面颊，百般安慰。”

这已经差不多是《永久的丈夫》的主题了。《白痴》写于一八六八年；《永久的丈夫》成于一八七〇年。后者被某些文人视为陀思妥耶夫斯基的杰作，绝顶聪明的马塞尔·施沃布[38]就有这种看法。是陀思妥耶夫斯基的杰作吗？也许言过其实了。但不管怎么说，确是一部精品，不如听听陀思妥耶夫斯基自己谈论此书倒蛮有意思的，一八六九年三月十八日他给朋友斯特拉克霍夫写道：

“我有一篇记叙要写，一篇不太长的记叙。三四年前，就是我兄弟死的那年就想写了，是回答阿波罗·格雷戈里耶夫的，他在赞扬我的《地下才子》时对我说：‘再写点儿这种类型的东西吧！’但会变成形式上截然不同的东西，尽管内容始终如一。我永恒的实质……我可以很快把这篇记叙写出来，因为这篇东西对我来说每条线索每句话没有不清晰的。一切的一切已经写在我的脑子里了，尽管只字未录在纸上。”（《书信集》第三一九页）

在一八六九年十月二十七日的一封信中，我们读到：

“这部中篇小说三分之二几乎完全写好和誊清，我尽力压缩，但办不到。关键不在数量，而在于质量。至于价值，我无可奉告，因为我自己也不清楚，让别人去评说吧。”

请听别人是如何评说的，斯特拉克霍夫写道：

“您的中篇小说在这里留下强烈的印象，我认为，取得了无可争议的成功。这是您的一部精品力作，就主题而言，是您迄今写下的最有意义的作品之一。我讲的是特鲁佐茨基的性格，大部分人读后不甚了了，但大家竞相阅读，爱不释手。”

《地下才子》先于此书不久。我认为《地下才子》处于陀思妥耶夫斯基创作生涯的顶峰，我把这本书看作陀氏全部著作的拱顶石，不只我一人持这种看法。但我们若谈此书必将进入智力区，所以我今天不跟你们深谈。还是抓住《永久的丈夫》待在激情区吧。这部小书只有两个人物：丈夫和情人。要说简约，也莫过于此了；故事本身或至少引发悲剧的缘由已经发生，如易卜生的戏剧那样。

维尔查尼诺夫已近不惑之年，过去的瓜葛在他本人眼里开始改变面目了。

“如今将近四十岁了，鱼尾鳞般的皱纹已爬上眼角，明亮又善良

的目光已近乎泯灭，眼睛所表达的，是玩世不恭的神情，就像那种放荡不羁的男人和看破红尘的厌世者，他的目光还常常包含诡谲，也包含嘲弄或某种先前未见过的新色调，某种忧愁和痛苦的色调，那种漫不经心的忧愁，仿佛目中无物而又幽深的忧愁。这种忧愁在他独处时尤其明显。”（《永久的丈夫》第七页）

维尔查尼诺夫身上究竟发生什么了呢？他不惑之年在生命的转折点发生了什么呢？年至不惑，痛快过来了，深谙世态，突然察觉我们的举动以及因我们的举动而引起的事件一旦脱离我们而去，可以说一旦抛入世间，仿佛推到海上的一叶轻舟，继续不以我们的意志而转移乃至常常背着我们而存活。乔治·爱略特在《亚当·比德》[39]中对此有过出色的议论。是的，维尔查尼诺夫亲身经历的事件在他看来已不完全是昔日那般情景了，就是说他猛然意识到自己的责任。其时他遇到从前的熟人：他曾占有过的女人的丈夫。这个丈夫以一种相当离奇的方式出现在他面前。不太看得出他究竟回避维尔查尼诺夫呢还是相反，正在寻他。他仿佛从街石中间突然冒出来的。他神秘兮兮地游荡，在维尔查尼诺夫的住所周围转悠，先不让认出他来。

我不想给你们叙述整本书，也不讲当丈夫的帕维尔·帕夫洛维奇·特鲁佐茨基夜访之后，维尔查尼诺夫终于下决心拜访他。他们相互的立场从含糊逐渐确定下来：

“请问，帕维尔·帕夫洛维奇，您不是单独住在这里吧？我进来时见到的小姑娘是谁？”

帕维尔·帕夫洛维奇神色惊异地耸了耸双眉，投以爽直而和蔼的目光，微笑着说：

“怎么？您问小姑娘？那是莉莎呀！”

“哪个莉莎？”维尔查尼诺夫结巴着问。

他突然觉得被什么东西震撼了一下，印象是突如其来的。刚才进屋见到孩子时有点诧异，但还没有任何预感任何想法。

“是我们的莉莎，我们的女儿莉莎呀。”帕维尔·帕夫洛维奇坚持道，仍笑容可掬。

“怎么……你们的女儿？娜塔莉娅……已故娜塔莉娅·瓦西利埃芙娜生过孩子吗？”维尔查尼诺夫问道，声音几乎哽住了，低沉而平静。

“当然啰……哦，我的上帝！对了，您哪能知道？看我脑子糊涂了不是？是您离开以后仁慈的上帝才降恩于我们的……”

帕维尔·帕夫洛维奇坐在椅子上焦躁起来，有些激动，但不失为和蔼。

“我根本不知道哇。”维尔查尼诺夫说，脸变得刷白。

“确实，确实！您怎么会知道呢？”帕维尔·帕夫洛维奇口气变软了，他接着说，“已故的她和我，我们不抱希望了，您记得很清楚吧……忽然喜从天降！我的感受，只有上帝知道。上帝降福，正好您走后一年，不，不到一年吧……等一等！不妨算一下，我没搞错的话，您是十月或十一月离开的？”

“我离开T城是九月初，我记得非常清楚是九月十二日……”

“喔，是吗？九月份？呣！……我的脑子就这么糊涂吗？”帕维尔·帕夫洛维奇十分惊讶，“这样的话，推算一下就知道了：您九月十二日离开，莉莎五月八日出生，咱们算算看，九月，十月，十一月，十二月，一月，二月，三月，四月，您走后差不多八个半月……要是您知道已故的她是多么……”

“让我见见孩子，去把她找来……”维尔查尼诺夫打断了他的话，自己的声音却哽住了。

维尔查尼诺夫就这样得知那场他没放在心上的露水夫妻留下了痕迹，于是问题就产生了，丈夫知道吗？读者直至尾声仍满腹狐疑，陀思妥耶夫斯基是有意让我们堕入疑云的，正是这种疑惑折磨着维尔查尼诺夫。他心中无数呀。更确切地说，我们很快看出帕维尔·帕夫洛维奇是知道的，但装着不知道：恰恰为了折磨情人，他才巧妙地让情人疑云难消。

看待这部奇书可取这种方式，那就是：《永久的丈夫》是描述真实和真诚的情感向习俗的情感作斗争，向通常和通用的心理作斗争。

怪不得维尔查尼诺夫惊呼：“只有一个解决办法：决斗！”但我们察觉这是一种可悲的办法，满足不了任何真实的情感，只回答了徒有其表的荣誉观，这正是我上文谈到的一种西方观念，与此毫不相干。事实上我们很快明白帕维尔·帕夫洛维奇内心深处喜欢自己的疑忌。是真的，他喜欢和追求因忌妒而产生的痛苦。这种对痛苦的追求在《地下才子》里已经起了很重要的作用。

关于俄国人，我们法国人跟着梅尔基奥·德·沃居埃子爵后面，大谈特谈“痛苦崇拜之宗教”。在法国，我们十分重视公式和经常运用公式。这是“使外国作家民族化”的一种方法，使我们可以把作家分门别类摆在橱窗里。法国人思想上需要按图索骥，一旦有了公式，就万事大吉，不查考不动脑筋了。尼采？——噢，晓得，“超人。铁面无情。生存不畏艰险。”托尔斯泰？——“不抗恶。”易卜生？——“北方的迷雾。”达尔文？——“人是猴的后代。生存竞争。”邓南遮[40]——“美的崇拜。”无法用一条公式归纳其思想的作家，就活该倒霉！广大读者接纳不下他们，所以巴雷斯心领神会，他想出“土地和死亡”这样的标签来包装其商品。

是的，我们法国人非常倾向光说空话，相信该说的都说了，该有的都有了，一旦找到了公式，就不必再费心了。这样我们居然能相信我们取胜靠的是若弗尔[41]的话：“我蚕食他们”，或俄国“压路机”。

“痛苦崇拜之宗教”一说，不应引起误会。这不涉及或至少不仅涉及他人的痛苦、普遍的痛苦，虽然拉斯科尔尼科夫为之顶礼膜拜，以至拜倒在妓女索妮娅的脚下，抑或佐西马长老拜倒在未来的杀人犯德米特里·卡拉马佐夫的脚下，而且涉及自身的痛苦。

维尔查尼诺夫在整个故事一直盘问自己：帕维尔·帕夫洛维奇·特鲁佐茨基忌妒还是不忌妒？他知道还是不知道？荒唐的问题。当然，他知道啰！当然，他忌妒啰！但他把忌妒藏在心底，严加保护，他追求他喜欢因忌妒而引起的痛苦，正如我们发现《地下才子》的主人公喜欢自己的牙痛。

我们几乎看不出忌妒的丈夫那种糟糕透顶的痛苦。陀思妥耶夫斯基只是间接让我们知道让我们隐约觉察这种痛苦，那就是通过特鲁佐茨基使他周围的人遭受惨酷的痛苦，从让小姑娘受苦开始，尽管非常喜欢她。小女孩的痛苦使我们能够衡量出他本人痛苦的强度。帕维尔·帕夫洛维奇折磨孩子，但又喜欢得不得了，对她恨不起来，正像对情敌维尔查尼诺夫恨不起来一样：

“您知道莉莎对我来说意味着什么，维尔查尼诺夫？”特鲁佐茨基的喊问他仍记忆犹新，觉得那不是矫饰的举止，其伤心惨目是真诚的，是出于体贴，但心想，这个怪物怎能对他心爱的孩子如此残忍？难以置信！但他总是避开这个问题，躲开这个问题，而这个问题包含

可怕的疑窦，某种不可忍受又难以解决的东西。

我们可以相信，特鲁佐茨基最为痛苦的恰恰是忌妒不起来，或更确切地说光知道痛苦而不知道忌妒，对于比他受宠的人忌恨不起来。他使情敌遭受痛苦，千方百计使情敌遭受痛苦，使女儿受尽痛苦，就像是某种神秘的平衡力量，抗衡着他自己陷入的苦恼和愁恨。然而，他想报复，并非他渴望为自己报仇，而是自忖他应该为自己报仇，也许对他来说那是摆脱嫉恶如仇的困境惟一的办法。我们看到通常的心理在这里重新抬头，压抑着真诚的情感。

“习俗无所不至，连爱情也不放过”，伏夫纳格[42]说过。（参见《伏夫纳格作品集》第三七七页：《箴言39》）

你们一定记得拉罗什富科的箴言：

“有多少人若未听说过爱情就永远不会知道爱情呢？”

我们难道不能同样推想：有多少人若未听说忌妒若不信应当忌妒就或许不会忌妒呢？

诚然，习俗造成了大量的谎言。有多少人被迫一辈子扮演与他们自身截然不同的人物呢？某种情感未经前人描叙和命名，未有先例在前，要我们从自身认出来会有多困难呀！对人来说，任何模仿比点滴创造要容易得多。多少人接受一辈子靠谎言畸形地生活，他们觉得不管怎样，跟着习俗说谎比真诚地表明自己独特的情感更舒适更不费力气。表明自己独特的情感，这就要求他们具有某种创造性，而他们感到力不从心。

听听特鲁佐茨基讲的故事吧：

“喂，阿莱克西·伊凡诺维奇，今天早晨在车里想起一则非常滑稽的小故事，应该讲给您听听。您刚才谈到‘扑上前搂脖拥抱的人’。您也许还记得谢门·佩特罗维奇·李夫佐夫到达T城的时间……您当时还在那边，记得吗？他有个弟弟，英俊的小伙子，跟他一样也住彼得堡，但在V省省长身边任职，非常受器重。一天，李夫佐夫在一个社交场合跟戈鲁宾科上校争吵起来，当时有不少夫人在场，其中有上校心爱的女士。戈鲁宾科感到深受侮辱，但强忍下这口气，没有吭声。不久，戈鲁宾科夺走了李夫佐夫的心上人，并要求跟她结婚。您猜李夫佐夫干了些什么？唏！他竟成了戈鲁宾科的至交，更有甚者，他请求担任婚礼的男傧相。成亲那天，他完成了自己的角色，但，当新婚夫

妻接受了洞房祝福之后，他走近新郎表示祝福，热烈拥抱，但就在此刻，当着全体贵族社会，当着省长的面，这个李夫佐夫朝新郎腹部狠狠捅了一刀，戈鲁宾科应声倒下！自己的男傧相，居然是他！糟糕透了！但事情还没有完！好戏还在后面呢，那个仁兄捅完一刀之后左奔右跑，到处求救，‘哎呀呀！我干了什么！哎呀呀！我干什么来着！’又哭又闹，张着双臂去搂每个人的脖子，包括夫人们在内。‘哎呀呀！我干的好事！’真叫笑死人，哎呀呀！只有那个可怜的戈鲁宾科令人同情，最后他总算死里逃生。”

“我完全不明白您为什么给我讲这个故事。”维尔查尼诺夫冷冰冰地说，双眉紧锁着。

“只因那一刀哇。”帕维尔·帕夫洛维奇答道，仍然笑容可掬。

就这样，帕维尔·帕夫洛维奇自发的真实情感油然而生，正当维尔查尼诺夫出乎意料地肝病发作，他毫不迟疑地上前照料。

请允许我接着往下念一个精彩的场景：

“犯病的人刚躺下就入睡了。近日他自作多情，激奋不已，加上一整天马不停蹄，虚弱得像个孩子。但再次发作的疼痛战胜了疲劳和困倦。一个小时后，维尔查尼诺夫惊醒，起身坐在沙发上痛苦地发出呻吟。雷雨早已停止，房间里充满烟味，桌上的酒瓶空空的，帕维尔·帕夫洛维奇睡在另一张沙发上，直挺挺地躺着，衣服和靴子都没有脱，单片眼镜从口袋滑了出来，挂在丝带一端，几乎碰到地板。”（《永久的丈夫》第一六〇至一六一页）

陀思妥耶夫斯基，当他把我们带入心理学最奇特的区域，则需要运用写实主义的细节描绘，以便极好地加强我们对虚构和想像的东西的实在感，这是很值得注意的。

维尔查尼诺夫痛得好难受，特鲁佐茨基立即上前精心照料：

帕维尔·帕夫洛维奇全然不能自已，天知道为了什么！大惊失色，好像要救的是他亲生儿子。他自作主张，火烧火燎，坚持要给病人热敷，再加上猛喝两三杯淡茶，越热越好，要热得发烫才好。他跑去找玛芙拉，不管维尔查尼诺夫同意不同意，把他带到厨房，生上炉火，点燃茶炊。同时，他决定让病人躺下，帮他脱下衣服，给他盖上被毯。二十分钟后，茶准备好了，敷料也烧热了。

“这可管用啦……滚烫的盘子，滚烫滚烫的！”他热情而急切地

说，一边把一只用毛巾包着的盘子敷在维尔查尼诺夫的胸上，“我们没有别的敷料，找起来太费事了……再说盘子，我可以向您保证，是最好不过的敷料。我亲自给皮特尔·库兹米奇做过试验……您知道，这病弄不好会死人的！喏，快把这茶喝下去，烫着您也活该啦！……要紧的是救您的命，不搞什么温良恭俭让了。”

他催促睡眼惺忪的玛芙拉，每隔三四分钟换热盘子。换下第三只盘子和一口气喝下第二杯滚热的茶后，维尔查尼诺夫顿时感到轻松了。

“一旦控制住病痛，那么，感谢上帝，就是好征兆。”帕维尔·帕夫洛维奇喊道。

他喜形于色地去取另一只盘子和另一杯热茶。

“要紧的是控制病痛！关键在于咱们能够消除病痛！”他不时重复道。

半个小时后，疼痛完全止住了，但病人疲倦至极，不顾帕维尔·帕夫洛维奇再三央求，硬是拒绝“再敷一只小盘子”。他无力地闭上双眼，低声咕噜道：

“睡吧！睡吧！”

“好吧，好吧！”帕维尔·帕夫洛维奇说。

“您也睡下吧……几点钟啦？”

“两点欠一刻。”

“去睡吧。”

一分钟之后，病人又叫唤帕维尔·帕夫洛维奇。他立即跑过去，俯下身子。

“噢！您……您比我好哇！……”

“谢谢。睡吧，睡吧！”帕维尔·帕夫洛维奇低声道。

他踮着脚很快回到自己的沙发。

病人听到他轻手轻脚铺被褥，脱衣服，吹蜡烛，屏着呼吸躺下，尽量不打搅他。（《永久的丈夫》第一六二至一六四页）

然而一刻钟后，维尔查尼诺夫好生奇怪，发现以为他熟睡的特鲁佐茨基正俯在他身上准备杀害他哩。

没有任何犯罪预谋，虽然，“帕维尔·帕夫洛维奇想杀他，但不知道自己想杀他。这是不可理解的，但确是如此”，维尔查尼诺夫暗自

盘算。（《永久的丈夫》第一七二页）

但维尔查尼诺夫对自己的想法并不满足。

“这是真诚的吗？”过了片刻他又犯疑起来，“这是真诚的吗？这一切的一切……特鲁佐茨基昨天对我说他对我情意笃深时，下巴颤抖不已，拳头捶胸，这真诚吗？”

“是的，完全真诚，”他自问自答，进一步进行无序的分析，“他相当的愚蠢而又相当的宽厚，完全可能喜欢上妻子的情人，以致二十年间对其行为毫无指摘！他器重我长达九年，一直怀念着我，对我的谈吐念念不忘。昨天他不可能说谎的。昨天他对我说：‘咱们清一清账吧！’难道不是爱我吗？完全是的，他又爱我又恨我，这是千般万种爱中最强烈的爱。”（《永久的丈夫》第一七二页）

总而言之：

“其时他只是不知道这一切以亲吻结束，抑或以拔刀见红告终。喏！解决的办法有了，最好的办法，真正解决的办法，是亲吻和拔刀见红双管齐下。这是最合乎逻辑的办法！”（《永久的丈夫》第一七四页）

我之所以久久停留在这本小书上，是因为它比陀思妥耶夫斯基其他小说更容易把握，使我们在我刚才给你们讲到的深区那边触及恨和爱，该区并非情爱的场所，激情达不到的，但又是非常容易非常简单就可以探测的。我觉得叔本华[43]所指的就是这个区域，他说这是人类一切连带责任感汇集的区域；这里人的极限烟消云散了，个体感和时间感无影无踪了。总之，陀思妥耶夫斯基正是在这个区域寻求并找到了幸福的秘密。欲知详情，且听下回分解。

第五讲

上一讲我给大家谈到陀思妥耶夫斯基似乎把人格分别列出三个层或区，即三个沉积层：智力区，激情区，深层区；激情区是智力和激情波及不到的深层区之中介。

这三个层面当然不是决然分开的，甚至没有特定的界限，但三者不断互相渗透。

上一讲中，我给大家论述了中介区，即激情区。就在这个区域，

就在这个层面淡出戏剧，不仅陀思妥耶夫斯基的书是如此，整个人类的戏剧皆是如此。我们能够马上发现初看上去逆理悖论的东西：激情无论多么动荡和强烈，归根结底，无关宏旨，抑或至少可以说，灵魂深处没有被触动；事件没有震撼灵魂，“引不起灵魂的兴趣”。有鉴于此，最好的例子莫过于战争，有更好的事例吗？有人对我们刚经历可怕的战争进行调查，询问文人学士战争有什么重要性，询问他们觉得战争产生了何种道德反响，战争对文学有何影响，等等。回答十分简单：影响缺缺，或影响甚微。

先看一看帝国战争[44]。设法发掘帝国战争在文学上的反响，找找看人类灵魂因帝国战争发生了什么变化……诚然有一些拿破仑时代的应时诗，就像现在有许多乃至太多关于最近这次战争的应时诗，但有什么深刻的反响呢？有什么根本的变化呢？没有！不是一个事件能引得起深刻的反响和根本的变化，不管事件多么重大多么富于悲剧性！相反，法国大革命就不一样了。我们所涉及的不单单是外部事件，确切地说不是意外事件，可以说不是外伤。这里，事件产生于人民自身。法国大革命对孟德斯鸠、伏尔泰、卢梭的影响是巨大的，但他们的著作写于大革命之前。他们准备了这场革命。我们在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小说中看到同样的情形：思想不是尾随事件，而是先导事件。往往从思想到行动，激情应当起中介作用。

然而，我们在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小说中看得到智力因素有时直接触及深层区。而深层区绝非灵魂的地狱，正相反，是灵魂的天堂。

我们在陀思妥耶夫斯基的著作中看到某种价值神秘的颠倒，伟大的英国神秘主义诗人威廉·布莱克就这种颠倒已经作过描述，我上文已向大家交代了。按陀思妥耶夫斯基的想法，地狱相反倒是表层区，即智力区。综观他的全部著作，只要稍微有点内行的眼光，在阅读过程中，我们就会发现智力的贬值，并非有意的贬值，而是几乎非本意的贬值，一种福音主义的贬值。

陀思妥耶夫斯基从未明确表示，但却暗示，与爱对立的并非恨亦非脑的反刍。智力对他来说恰恰是使自己个体化的东西，对抗上帝的天国，对抗永恒的生命，对抗置身于时间之外的真福，这一切只有摈弃个体而投入浑然一体的相互依存中才能获得。

下面援引一段叔本华的文章，想必对我们有所启发：

“于是他明白施虐者和受虐者之间的区别只是一种现象，没有触及自在之物，没有触及寓于两者的意志：意志，由于被按自己命令行事的智力所捉弄，自轻自贱，在自己两个表象之一中寻找更多的满足必定引起另一个表象更多的痛苦；意志一时冲动之下，用牙猛撕自己的肉，却不知道由此伤害的总是它自己，从而通过个性的中介表现出与他寓藏在胸的自己所发生的冲突。迫害者和被迫害者是同一的。前者错以为不会分担痛苦，后者错以为不会分担罪责。如果两者都能睁开眼睛，施虐者会承认在这广袤的人世间他自己就寓于一切受苦受难的人心底，而受苦人若理智健全，就百思不得其解为了什么目的来到世上活受他不承认应受的苦难；而受虐者也会懂得世上所犯下的或未犯下的一切罪孽皆来自同时也构成他自身本质的意志，他是表现本质的现象，根据这种现象和现象的确认，他承受一切由此而产生的苦难，并应该理所当然地是受苦难，继续充当意志多久就忍受多久。”（引自叔本华《世界即意志和观念》第一卷第五六六至五六七页；参见康塔居泽纳译本）

然而，这种悲观主义，有时在叔本华的著作中可能显得近乎逆理悖论，而在陀思妥耶夫斯基的著作中却变成强烈的乐观主义。陀氏让《少年》中的一个人物代言道：

“给我三次生命吧，我还会觉得不够哩。”（《少年》第七十八页）

我想带着你们一起进入陀思妥耶夫斯基为我们描绘的或让我们隐约看见的真福境界，他的每本书中都会出现这种境界，届时个体局限感以及时光流逝感一并消失了。

“此时此刻，我似乎明白了使徒的真言妙语，时间将不存在了。”（《白痴》第二九八页）

不妨读一下《群魔》中很有说服力的一段对话：

“您喜欢孩子吗？”斯塔夫罗金问道。

“喜欢。”基里洛夫回答，样子颇为无动于衷。

“那么您也热爱生活啰？”

“是的，我也热爱生活。您惊异吗？”

……

“您相信阴间存在永恒的生命吗？”

“不！但相信人间存在永恒的生命。有些时刻，是的，您觉得有时会时间突然停止，让位于永恒。”（《群魔》第二卷第二五六页）

我还可以援引许多许多，但以上引言准保足够了。

我每次阅读《四福音书》，都惊异于再三反复出现的两个词：“ET NUNC”（“从此时起”）。想必陀思妥耶夫斯基也为之莫名惊诧：基督所允诺的真福、真福境界即刻可以达到，倘若人类灵魂自我否认，听天由命：ET NUNC……

永生不是，抑或不仅是，未来的事情，倘若我们今生今世达不到，那就没有希望在来生来世达到。

关于这个问题，不妨援引马克·卢瑟福[45]出色的《自传》片段：

“上了年纪我才明白一味追求未来是多么疯狂，还有所谓未来的威力，以及把幸福日复一日地推迟或提前，是多么愚蠢。我终于学会重视眼前的生活，尽管已经有点太晚了；终于学会理解现在的太阳和未来的太阳同样光辉灿烂，学会不再一味为未来自寻烦恼。但在年轻的时候，我却是幻想的牺牲者，总幻想为这种或那种理由修身养性，以致在风和日丽的六月早晨，想像着更加晴朗明丽的七月早晨。

“对于永生不死一说，我不想说赞成也不想说反对，我只想说，人没有这种学说照样能活得幸福，甚至在多灾多难的时期；总把眼睛盯着永生不死，把它当作人间行为的惟一原动力，那是异想天开的疯狂，使我们大家一辈子误入歧途，陷入痴心梦想不能自拔，以至于老死将至连一小时的清福都没有充分享到。”（译自英文）

我会情不自禁地喊出：“永生与我何干，要不是时刻意识到永恒！我要永恒的生命而不具备时刻对永恒的意识！从此时此刻起永恒的生命就可能常驻我们的身心。我们切身体验永恒的生命，一旦我们甘心情愿弃绝我们自己的生命，自觉自愿地死亡，那么这种弃绝立即使生命在永恒中复活。”

这里既没有嘱咐也没有命令，只是基督在福音书中到处向我们揭示的至福之奥秘。基督还说：“你们若了解这些事情，你们就是幸福的。”就在此刻马上我们就能加入至福。

多么清静！此处时间真的停止了，此处时间显示出永恒。我们进入上帝的天国。

是的，此处正是陀思妥耶夫斯基思想神秘的核心，也是基督精神

的核心，即幸福之非凡的秘密。个体在弃绝个体性中获胜：酷爱自己生命的人必将失去生命，保护自己个性的人必将失去个性；但弃绝生命的人将使生命真正充满活力，确保其永恒，不是未来永恒的生命，而是从现在起即刻进入永恒。在整体的生命中复活，忘却一切个人幸福！哦！完美的回归！

这种对感觉的褒扬和对思维的贬抑最好的勾画莫过于《群魔》的一个片段，就是接着刚才我给大家念的那段文字之后：

“您看上去很幸福”，斯塔夫罗金对基里洛夫说。

“我很幸福，确实的”，基里洛夫承认道，口气好像是做最平常的回答。

“但不久前您还心情恶劣，跟利普季纳怄气，不是吗？”

“嗯！此刻我不再抱怨了。当时我还不明白我是幸福的。有时您注意到一片叶子，一片树叶吗？”

“当然。”

“最近，我见到一片叶子，黄黄的，但有几处还保留着绿色，周边则枯烂了。风把它刮跑了。我十岁的时候，冬天有时我故意闭上眼睛，想像一片绿色的树叶，叶脉纹缕清晰的树叶，一个灿烂的太阳。我睁开眼睛，以为在做梦，美极了，于是我又闭上眼睛。”

“这说明什么呢？有象征意义吗？”

“噢，不……为什么是象征呢？我的话没有寓意，我只是话说树叶。树叶美丽，一切皆好。”

……

“您何时获知您的幸福？”

“上星期二，或者确切地说是星期三，从星期二到星期三的夜里。”

“在何种情况下？”

“不记得了，是偶然发生的。我在房间里踱来踱去……没有什么啊。我拨停挂钟，其时两点三十七分。”（《群魔》第一卷第二五七至二五八页）

你们会问，如果感觉战胜思维，如果心灵只应该有这种空漠的状态，只应该处于待机而动的状态，任凭外部影响的摆布，那么除了混乱无序还能有什么结果呢？有人对我们说，那就是陀思妥耶夫斯基学

说必然的结果，最近又有人经常这样唠叨。讨论陀氏学说会使我们走得很远，因为我要是向你们断言，陀思妥耶夫斯基没有把我们引向无政府主义，而只引向福音，我便能预测到我的话所引起的抗议。这里我们有必要统一意见。福音书所包含的基督教义通常对我们法国人只通过天主教会传播，只经过教会驯化。而陀思妥耶夫斯基对教会，尤其对天主教会深恶痛绝。他声称直接地惟一地从《福音书》中接受基督的教导，这恰恰是为天主教所不容的。

他的书信有许多段落是反天主教会的。非难之强烈之武断之感情用事，我都不敢援引，但每次重读陀思妥耶夫斯基，我就更加明白和理解他的非难，总的印象就更深刻：我找不到其他作家像他这样既信奉基督教又反对天主教的。

“正是如此，”天主教徒们嚷嚷，“我们向您多次讲明了嘛，您自己好像也明白了嘛：《福音书》、基督的圣训被孤立起来理解必然把我们引向混乱无序，因此恰恰需要圣保罗，需要教会，需要整个天主教。”

我随他们说去。

照这么说，陀思妥耶夫斯基即使不把我们引向混乱无序，至少也要引向某种佛教境界，某种寂静主义。况且，我们将看到，在正统派教徒眼里，那还不是陀氏惟一的异端邪说。陀思妥耶夫斯基引我们远离罗马（我说的是通谕[46]），也引我们远离世俗荣誉。

“说到底，公爵，您是正人君子吗？”陀氏的一个人物讯问梅什金，而梅什金正是陀氏主人公中最能体现他的思想的，确切地说最能体现他的伦理观的，至少他在写《卡拉马佐夫》之前是如此，其时他还没有给我们描绘阿辽沙和佐西马长老那种上品天神般的形象。那么他向我们推荐什么呢？一种静修的生活？一种只有爱的生活？在这种生活中人摈弃一切智力和一切意志？

也许在那样的境地找得到幸福，但在那里陀思妥耶夫斯基没有看到人的终结。远离祖国的梅什金公爵一旦达到那个至高的状态，立即感到迫切需要回国：当年轻的阿辽沙向佐西马长老坦白他暗想在寺院了其一生，佐西马劝他说：“离开这所修道院吧，你到那边更有用处：你的兄弟们需要你哪。”

“不是强拉他们离开人世，而是使他们避开魔鬼。”基督曾说。

我注意到《圣经》的大部分译著把基督上述真言译成："不是强拉他们离开人世，而是使他们避免邪恶"，这就不是一回事了。这一发现使我们可以着手论及陀思妥耶夫斯基著作中魔鬼附身的一面。我所举的这句话确属新教教义的译文。新教教义倾向于不重视天使和魔鬼。我经常试探性地讯问一些新教徒："您相信魔鬼吗？"这样的问题每每引起某种惊愕。我常常发现被问的新教教徒根本没想过这个问题。但末了总是这么回答我："当然啰，我相信有邪恶。"当我进一步追问，对方最终承认，没有善行就有邪恶，正如不见光明即出现黑暗。这样就差以毫厘，失之千里，明明《福音书》多处暗示有一种魔鬼的力量，实在的，现时的，个别的。绝非"使他们避免邪恶"，而是"使他们避开魔鬼"。魔鬼的问题，我敢说，在陀思妥耶夫斯基的著作中占据重要的位置。有些人准保把他看成摩尼教徒[47]。我们知道伟大的异端鼻祖摩尼[48]承认世间两个本原：善的本原和恶的本原，同样都是积极的、独立的本原，同样都是不可缺少的本原，由此摩尼的学说直接与查拉图斯特拉的学说联系在一起。我们已经能够看出，对此我特别强调，因为这是最重要的一个问题：陀思妥耶夫斯基让魔鬼寓居之地不在人的低层区，尽管人的全身各处都可供魔鬼栖息，都能成为魔鬼的猎物，而他让魔鬼占据脑区，只要人的最高区依然是智力区。在陀思妥耶夫斯基看来，魔鬼对我们极大的诱惑是智力诱惑，即给我们提出问题。我不认为自己离题万里，若首先考虑人类拖了很久而终于提出的一向为之焦虑的问题："人是什么？人从哪里来？到哪里去？人出生以前是什么？死亡之后又会怎样？人能企求什么真理？"或更确切地问："什么是真理？"

然而自从尼采提出一个崭新的问题，一个与其他问题截然不同的问题，并非插入其他问题的问题，亦非推倒或代替其他问题的问题，此问题也包含尼采本人的焦虑，一个导致尼采精神错乱的焦虑。这个问题就是："人有何能？一个人有何能？"这个问题夹杂着可怕的感知：人原本可能是另一种东西，人原本可以能干，还可以更能干；人可耻地停留在第一阶段，不顾自身的完善。

确切地说，尼采是不是第一个提出这个问题的呢？我不敢肯定，没准对尼采思想形成的研究会给我们揭示他早发现在希腊人和文艺复兴时期的意大利人那里已经提出过这个问题，然而在意大利人那里这

个问题很快找到了答案，并急于把人推进实用范畴。这个答案，他们在行动和艺术作品中寻找并找到了。我想到了亚历山大·波尔吉和恺撒·波尔吉[49]，想到了弗雷德里克二世（西西里两岛的弗雷德里克）[50]，想到了达·芬奇，想到了歌德。他们都是创造者，卓尔不群的人。对于艺术家和对于活动家，超人的问题不成其为问题，抑或至少很快得到解决。他们的生命本身和他们的作品就是直接的答案。当问题悬而未决时，焦虑便产生，或甚而至于一旦问题在先，答案远居其后，也是如此。深思熟虑的人以及有想像而无行动的人是烦恼不堪的，我再给大家援引一下威廉·布莱克："有欲望而无行动的人散发臭气。"尼采正是被这种恶臭毒死的。

"一个人有何能？"这个问题实属无神论者的问题，陀思妥耶夫斯基完全明白：这是对上帝的否定，必然导致对人的肯定：

"没有上帝吗？那么，那么……一切都许可了。"我们在《群魔》中又在《卡拉马佐夫》中读到这些话。

"倘若上帝存在，一切取决于上帝，在其意志之外我一无所能。倘若上帝不存在，一切取决于我，那我就有责任表明我的独立性。"（《群魔》第二卷第三三六页）

如何表明他的独立性？这就产生了焦虑。一切都许可了。许可什么？一个人有何能？

每当我们在陀思妥耶夫斯基的书中看到他的某个人物提出这个问题，我们便可确定过不多久将见到该人物垮台。我们最先发现拉斯科尔尼科夫，因为他首次萌发这个想法，而在尼采，这种想法就变成超人之虑。拉斯科尔尼科夫写了一篇颇为颠覆性的文章，阐述道：

"人有平凡和不平凡之分：平凡的人应该唯唯诺诺地生活，无权违法，就因为他们平平常常；不平凡的人有权犯各种各样的罪和违各式各样的法，就因为他们极不平常。"

以上的文字至少波尔费尔认为可以概括拉斯科尔尼科夫的文章。

"不完全如此，"拉斯科尔尼科夫开腔了，语气爽直而谦虚，"不过我承认您差不多复述了我的思想，如果您乐意的话，甚至可以说，非常确切……"他吐出这几个字时好不受用，"只是我没有说过，像您所理解的那样，什么不平凡的人绝对有权在任何时候犯各种各样的罪恶行为。要不然我想书报审查也不会让这种倾向的文章得以发表的。我

只不过说了这样的话：‘不平凡的人有权允许自己的良心越过某些障碍，但只在实现其思想所必需的情况下，因为其思想可能有益于全人类。’

……

“我记得很清楚，接下来我的文章强调指出，立法者和人类的向导，从最古老的开始，无一不是罪犯，因为在制定新法律的同时，他们为此违犯了旧法律，而其时社会依然忠实地遵守祖宗传下的法律。

“说白了，几乎所有的施恩者和大发明家都是残暴可怖的。因此，不仅所有的伟人，而且所有稍为高出一般水平的人，只要能说得出一些新东西的，根据他们固有的性质，必定都是罪犯，当然其程度有所不同罢了。不然，他们很难打破常规，而墨守成规，他们则肯定不能同意的。窃以为，他们的义务本身就不允许他们循规蹈矩。”（《罪与罚》第一卷第三〇九和三一〇页）

顺便提请注意，拉斯科尔尼科夫不顾自己的职业，始终是信教的。请听：

“您信上帝吗？请原谅我的好奇心。”

“信的，”年轻人重复道，他抬头望着波尔费尔。

“嗯……也相信拿撒勒人耶稣基督复活吗？”

“相信，您为什么问我这些？”

“您不折不扣相信吗？”

“不折不扣。”（《罪与罚》第一卷第三一二页）

有鉴于此，拉斯科尔尼科夫不同于陀思妥耶夫斯基笔下的其他超人。

“于狮于牛同样的法则，那就是压迫。”让我们记住布莱克书中的这句话。

然而，拉斯科尔尼科夫提出问题而不用行动去解决，仅仅从这件事本身可见他实在不是超人。他的失败是彻底的。他无时无刻不为意识到自己平庸而困扰。为了向自己证明他是个超人才逼迫自己走向犯罪。

“一切皆备，”他思忖，“只要敢就行。有朝一日真理明亮得像太阳，向我显示了。我真敢了，就杀人了。我只决意表现胆量。”（《罪与罚》第二卷第一六三页）

晚些时候，在犯罪之后，他补充道：

“倘若要重新来过，也许我不会再干了。但那样我就急于知道我是像其他人那般的卑鄙小人还是真正意义上的人，我是否自身有力量跨越障碍，我是哆哆嗦嗦的人还是理直气壮的人。”（《罪与罚》第一六三页）

尽管如此，他不接受自己失败的想法。他不承认敢干是错的。

“正因为我失败了，我便是可怜虫。如果我成功了，人家就给我编织花冠，而如今我只配与狗为伍了。”（《罪与罚》第二七二页）

继拉斯科尔尼科夫之后，还有斯塔夫罗金或季里洛夫，伊凡·卡拉马佐夫或《少年》的主人公。

陀氏每个知识分子人物的失败同样在于他认为智者差不多没有行动的能力。

《地下才子》是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小部头作品，写于《永久的丈夫》不久之前。我觉得这本小书标志着陀氏生涯的高峰，是陀氏著作的拱顶石，抑或是陀氏思想的线索。在这部著作中我们看得到“光思想而不行动的人”的方方面面，从而离所谓行动必须以智力平庸为前提的主张只有一步之遥。

《地下才子》这本薄薄的书从头至尾只是一篇内心独白，而我们的朋友瓦莱里·拉博[51]最近声称《尤利西斯》的作者詹姆斯·乔伊斯[52]是这种叙述形式的创造者未免大胆了一点。这就忘了陀思妥耶夫斯基，甚至忘了爱伦·坡[53]，尤其忘了布朗宁[54]；当我重读《地下才子》时我不由自主地想起布朗宁。我觉得布朗宁和陀思妥耶夫斯基一下子就把内心独白推至这种文学形式所能达到的多元而精巧的完美。

我把这两个名字联系在一起也许使某些文人学士惊讶，但不可能不把他们联系在一起呀，由于不仅在形式上而且在内容上极其相似，不能不令人刮目相看，布朗宁的某些内心独白，我特别想到My Last Duchess（《我最权威的公爵夫人》），Porphyria□s Lover（《波尔菲丽娅的情人》），尤其The Ring and the Book（《指环和书》[55]）中蓬皮丽娅丈夫的两次证言，另一方面陀思妥耶夫斯基在《作家日记》中写过一篇精彩的小故事，题为KROTKA□A（即《腼腆的女人》，我记得这部著作最新的译文用的就是这个标题）。然而比

他们作品的形式和创作方法更使我把布朗宁和陀思妥耶夫斯基联系在一起的，我想是他们的乐观主义，这种乐观主义与歌德的乐观主义只有很少的相同之处，但使他们俩同时接近尼采和伟大的威廉·布莱克，对这几位我得多说几句。

确实，尼采，陀思妥耶夫斯基，布朗宁和布莱克正是同一星座的四颗明星。我在很长时间里对布莱克不甚了了，但最近终于发现他了，似乎立刻在他身上认出“小熊星座”的第四星，恰如天文学家在发现星座以前很久就能觉得出某个星体的影响并确定其位置，可以说很久以来我就预感到了布莱克。是否等于说他的影响很大呢？不，正相反，据我所知，他没有起过任何影响。甚至在英国时至近日，布莱克仍名不见经传。这颗星星非常明净非常遥远，其光泽刚开始照射我们。

布莱克最有意义的作品是《天堂与地狱的婚姻》[56]，一会儿我给大家引几句，我觉得这个作品能使我们更好地理解陀思妥耶夫斯基的某些特点。

我刚才给大家引布莱克的那句话出自《地狱箴言》其中某些警句，如“有欲望而无行动的人散发臭气”，可以作为陀思妥耶夫斯基《地下才子》的题词，另外又如：“别指望死水里有鱼。”

《地下才子》的主人公（如果我可以如此称呼的话）宣称：“十九世纪的行动家是没有个性的人。”在陀思妥耶夫斯基看来，行动家应该是才智平庸之辈，因为高傲的智者是作茧自缚的。智者从行动中看到的是某种妥协，思想的限止。投入行动的人在智者的感召下将会产生皮埃尔·斯泰帕诺维奇以及斯麦尔佳科夫这类人物，在《罪与罚》中陀思妥耶夫斯基尚未把思想家和活动家分离。

智者不行动，而促使行动。我们在陀思妥耶夫斯基好几部小说中都找得到人物之间这种奇特的分配，这种令人不安的关系，这种神秘的默契：一方是有思想的人，另一方在他的感召下仿佛替他把思想化为行动。你们记得伊凡·卡拉马佐夫和斯麦尔佳科夫吧，记得斯塔夫罗金和皮埃尔·斯泰帕诺维奇吧：前者称后者为他的仿效者。

陀思妥耶夫斯基最后的作品《卡拉马佐夫兄弟》中思想家伊凡和仆从斯麦尔佳科夫之间奇特的关系可以说早在他第一部长篇小说《罪与罚》中已经有了伏笔，这难道不耐人寻味吗？他在《罪与罚》中谈

到某个费尔卡，即斯维里加伊洛夫的用人悬梁自尽，并非因为遭到主人的毒打，而是为了逃脱主人的嘲笑。他说，“这是个多愁多虑的人”，属于明理的用人，“他的伙伴们声称他读书读糊涂了”。（《罪与罚》第二卷第十和二十四页）

所有下属人员、“仿效者”、仆从以及所有替知识分子行动的人都对智者恶魔般的优势倾倒和崇敬。在皮埃尔·斯泰帕诺维奇的眼里，斯塔夫罗金的威信是极端的，而知识分子斯塔夫罗金对下属斯泰帕诺维奇的蔑视同样是极端的。

“您要我向您说出全部真相吗？”皮埃尔·斯泰帕诺维奇说，“听我说，这个想法片刻前在我脑子里完全形成（所谓想法系指一起可恶的谋杀）。是您亲自向我建议的，漫不经心地提出的，确实不假，只是逗弄我，因为您不会一本正经向我提出这个建议的。”

“……”

话说到火头上，皮埃尔·斯泰帕诺维奇走近斯塔夫罗金，抓住外套翻领（也许故意这么做），但斯塔夫罗金猛出一拳打在他的胳膊上，迫使他放手。

“喂！您这是干什么？当心哪，您会打断我胳膊的。”（《群魔》第二卷第二二二至二二三页）

同样，伊凡·卡拉马佐夫对斯麦尔佳科夫会有相似的粗暴行为。再引《群魔》下文中的一段话：

“尼古拉·弗谢洛多维奇，您说话呀，就像您在上帝面前那般说话：您到底有罪还是无罪？我发誓，一定相信您的话，就像相信上帝的话，我将伴随您直到世界的尽头，啊，是的，我跟您形影不离，像狗似的跟随您……”（《群魔》第二卷第二三〇页）

最后再引一小段：

“我是个小丑，我知道，但我不愿意您也是个小丑，因为您是我最好的一部分。”（《群魔》第二卷二三二页）

有知识的人很高兴统治别人，但同时又被这个别人激怒，因为别人把他笨拙的行为看作自身思想的漫画。

陀思妥耶夫斯基的书信向我们提供其作品的创作尤其《群魔》创作的情况，我个人一直认为这部奇书是这位伟大的小说家最精彩的力作。我们从中看到一种非常奇特的文学现象。陀思妥耶夫斯基原计划

写的书与现在我们读到的书有相当大的不同。在创作过程中，一个起初几乎没有想到的人物突然占据他的思绪，逐渐占了首位，把原先应是主要的角色撵走了。他一八七〇年十月从德累斯顿写道：

“从未有过一部作品如此叫我费力。

“起初，就是说去年夏末，我认为这事已经研究停当，布局好了，我踌躇满志。后来灵感真的上来了，突然喜欢上这部作品，爱不释手，并着手把原先写的划掉。今年夏天突然出现另一种变化：一个人物涌现后企图成为小说真正的主人公，以至于原先的主角不得不退居二线。原先的主角是很有意思的，但不大配得主人公的称号。新的主人公叫我喜不自胜，立即再一次从头修改作品。”（《书信集》第三八四页）

其时他全神贯注的新人物是斯塔夫罗金，陀氏笔下最离奇最可怕的人物。斯塔夫罗金在小说接近尾声时将有自白。况且，陀思妥耶夫斯基的每个人物多半在这时或那时道出自身性格的主要特征，经常以最出乎意料的方式脱口而出。下面就是斯塔夫罗金的自画像：

“没有任何东西让我依恋俄罗斯，在俄国我到处感到自己是局外人。说实话，这里（瑞士）比任何其他地方更使我觉得生活令人难堪，甚至在这里我要恨都恨不起来。然而，我考验过自己的力量。您劝我这样做的，为了学会认识我自己。在这类考验中，在所经历的全部生活中，我极大地表现为强者。但强者的力量有何用处？我从来不知道，时至今日仍不清楚。一如既往我能够感受做好事的愿望，并由此感到欣慰。除此之外，我也愿意做坏事，并由此同样感到满足。”（引自《群魔》尾声）

这个声明在陀思妥耶夫斯基眼里是极其重要的。我们下次，在最后一次演讲中将重新论述该声明的第一部分：斯塔夫罗金对祖国毫无依恋。我们今天只谈使斯塔夫罗金无所适从的双重诱惑力。波德莱尔说：

一切人同时具有两种祈求：一种向往上帝，另一种向往撒旦。

其实，斯塔夫罗金所珍爱的，是精力充沛。我们不妨向威廉·布莱克请教如何解释斯塔夫罗金这个神秘的个性。“精力是惟一的生命。精力是永恒的快悦”，布莱克早就说过了。

请大家再听几则布莱克的格言：其一，“过分之道通向明智之

宫”；其二，“疯者若一味坚持其疯，会成为智者”；其三，“只有对过分有过体验的人方知足够”。布莱克颂扬力量充沛，其表达形式是多种多样的：“狮的吼叫，狼的嗥嗥，狂澜的翻腾，利剑的锋芒皆是永恒的巨大碎片，人的眼睛难以承受的。”

再念几句布莱克的格言：“雨水池蓄水，泉水池溢水”；“发怒的虎比识途的马更明智”。最后，《天堂与地狱的婚姻》卷首的思想，陀思妥耶夫斯基似乎并不清楚，但却占为己有了：“没有对立物就没有进步：引力与斥力，理智与冲劲，爱与恨，同样都是人生存中所需要的。”下文较远处他还说：“人世间现在有，将来还会有两种对立的祈求，永远敌对的祈求。企图调和两者，势必摧毁人生。”

对威廉·布莱克的《地狱箴言》，我情不自禁加上本人发明的两则格言：“怀着高尚之情感做出蹩脚之文学”；“没有魔鬼的协作就没有艺术可言”。是的，真的，一切艺术作品都是各种机缘的交会，抑或你们乐意的话，可以说是天堂与地狱的结婚戒指。威廉·布莱克对我们说：“弥尔顿[57]在描绘上帝和天使时缩手缩脚，而在描绘魔鬼和地狱时则无拘无束，究其原因，他是个真正的诗人，站在魔鬼一边自己却不知道。”

陀思妥耶夫斯基苦恼了一辈子，既痛恨罪孽又认为罪孽必不可少。所谓罪孽，我同时是指痛苦。读他的书，我不由想起农地主人的寓言：仆人说：“你要我们去（把稗子）薅出来吗？”主人说：“不必，容稗子和麦子一齐长，等着收割。”[58]

我记得两年多前有机会会见瓦尔特尔·拉扎拿[59]，他到一个中立国家来看我，跟我一起度过两天，我问他对当今事件的看法，特别对布尔什维克和俄国革命的看法。他回答我说，当然他对革命者所犯下的种种滔天罪行深恶痛绝，觉得太可怕了……“但是，相信我说的话吧，”他说，“一个民族只有陷入水深火热、处于罪孽深渊才能觉醒，同样，个体亦然，只有陷入水深火热、处于罪孽深渊方能良心发现。”他接着说：“正因为不肯认同苦难和罪孽，美国才没有灵魂。”

这些话启发我对你们说，当我们看到佐西马长老跪在德米特里面前，拉斯科尔尼科夫跪在索妮娅面前，他们不仅对人类苦难躬身顺从，而且对罪孽俯首帖耳。

我们可不要误会陀思妥耶夫斯基的思想。即使陀氏明白了当提出

超人的问题，即使我们看到超人的问题隐隐约约在陀氏每本书中重现，我们再一次发现的只是福音真言的彻底胜利。陀思妥耶夫斯基只在个体弃绝自身的情况下才看得到和想得出灵魂得救，但另一方面，他又向我们暗示当人们抵达苦海彼岸时便更接近上帝。届时才能迸发这样的呐喊："上帝啊！我们投奔谁啊！你掌握着永生的真言。"

他知道，这声呐喊不是出自人们可以期待的正人君子之口，不是出自一向清楚投奔何处的人之口，不是出自自以为对得起自己和对得起上帝的人之口，而是出自不知投奔何处的人之口。马尔姆拉多夫曾对拉斯科尔尼科夫说："您明白这是什么意思吗？您明白'走投无路'这几个字的含义吗？不，您还不明白啊！"（《罪与罚》第一卷第二十页）拉斯科尔尼科夫只有超越自身的苦难和罪行，乃至超越惩罚，只有退出人类社会，才能面对福音。

今天我给大家讲的一切也许有点含糊，但陀思妥耶夫斯基也有责任哪。正如布莱克所说："文化开辟笔直畅通的道路，然而艰难曲折的道路却是天才所创造的。"

不管怎么说，福音真言一点也不含糊，陀思妥耶夫斯基对此是深信不疑的，我也如此，这是关键所在。

第六讲

剩下要讲的东西还有许多又很重要，我感到不堪重负。也因为我常常在这里假借陀思妥耶夫斯基来阐述本人的思想，这你们一开始就看清了。为此，倘若曲解了陀思妥耶夫斯基的思想，我深感歉意，但充其量我像蒙田所说的蜜蜂，在所喜欢的陀氏著作中寻找适合于我酿蜜的东西。一帧肖像无论怎么像模特儿，总差不多同样像画家。最了不起的模特儿想必是让人找到各种各样的相似之处，为尽可能多的人提供肖像。我试图绘制陀思妥耶夫斯基肖像。我感到他有汲之不尽的相似点。

我想对前面的演讲做大量修改，为此也感到不堪重负。但我连一次修改都没有做过，尽管每次立即感到漏说了，并向大家答应加以补讲。上星期六就是一例，我本想给各位解释何以见得"怀着高尚之情感做出蹩脚之文学"和"没有魔鬼的协作，就没有艺术可言"。这在我看

来是不言而喻的，但你们可能觉得离谱，因此需要加以解释。顺便说一句，我非常讨厌逆理悖论，从不追求一鸣惊人，但若没有颇为新鲜的东西可讲，我决不会硬来到大家面前发议论的。新鲜的东西总是显得出格的。为了帮助大家接受这条真理，我不揣冒昧，建议大家注意两个人物，其一是圣方济各，其二是安吉利科。后者之所以能够成为伟大的艺术家，只因其艺术，尽管多么纯洁无邪，毕竟是艺术，必定允许魔鬼协作。我举人类艺术史上无疑最纯正的人物作为最有说服力的例子。没有魔鬼的参与就没有艺术作品。圣者，不是安吉利科，而是方济各。圣人中没有艺术家，艺术家中也没有圣人。

艺术作品好比盛满香膏的玉瓶，马利亚尚未抹用过的[60]。有鉴于此，我上讲给大家引过布莱克的警句："弥尔顿在描绘上帝和天使时缩手缩脚，而在描绘魔鬼和地狱时则无拘无束，究其原因，他是一个真正的诗人，站在魔鬼一边自己却不知道。"

一切艺术作品站得住要靠三足，就是使徒所说的三欲："眼红，肉欲，轻生。"你们记得拉科代尔[61]的话吗？当他做完出色的布道，人们纷纷向他庆贺时，他说："魔鬼早在你们之前向我道贺了。"魔鬼准不会对他说他的布道妙极了，根本没有必要对他说此话，假如魔鬼没有亲自协助布道的话。

德米特里·卡拉马佐夫援引了席勒[62]的《欢乐颂》后，大声说：

"美，是多么可怕可恶的东西呀，是一种令人惊心动魄的东西。那是魔鬼与上帝搏斗的场合；战场即人心嘛。"（《卡拉马佐夫兄弟》第三卷第三页，根据德语译本）

大概任何艺术家都没有像陀思妥耶夫斯基这般在自己的作品中把魔鬼打扮得如此美丽动人，除了布莱克，此公在结束绝妙的小书《天堂与地狱的婚姻》时，说过这么一段话：

"这个天使现在变成了魔鬼，是我的挚友：我们经常在一起阅读《圣经》，从恶毒的或毒辣的含义上阅读，世人将从《圣经》发现这种含义，如果自己行为端正的话。"

同样，我给大家援引了威廉·布莱克最惊人的几则《地狱箴言》就离开了演讲厅，但我马上意识到我漏了向大家宣读《群魔》的一整段文字，而正是这段话促使我援引威廉·布莱克。现在请允许我弥补这个遗忘。况且，在《群魔》这个片段中，你们可以欣赏各种不同成分的

融合（以及混同），这我在前几讲中已经试图向大家点明了。首先你们可以欣赏的是乐观主义，即对生活野性的热爱（这在陀思妥耶夫斯基全部著作中是屡见不鲜的），对生命、对世界、对布莱克所谓的“充满快乐的大千世界”野性的热爱，在这样的世界上同时生存着老虎和羔羊。

“您喜欢孩子吗？”斯塔夫罗金问道。

“喜欢。”基里洛夫回答，样子颇为无动于衷。

“那么您也热爱生活啰？”

“是的，我也热爱生活。您惊异吗？”

“可是您决意开枪自杀，对吗？”

［我们同样看到德米特里·卡拉马佐夫也乐极生悲，一时欣喜狂热，准备自杀。］

“嘿！为什么把两件截然不同的东西混同起来？生命是存在的，死亡是不存在的。”

……

“您看上去很幸福，基里洛夫？”

“我很幸福，确实的。”基里洛夫承认道，口气好像是做最平常的回答。

“但不久前您还心情恶劣，跟利普季纳怄气，不是吗？”

“嗯！此刻不再抱怨了。当时我还不明白我是幸福的……人之不幸，只因为不明白自己是幸福的，仅此而已。一旦明白自己是幸福的，立即变得崇高起来。一切皆好，这是我突然发现的。”

“倘若有人饿得要死，倘若有人强奸幼女，这也好吗？”

“是的，对于明白一切已是如此的人来说，一切皆好。”（《群魔》第一卷第二五六页）

请大家不要误解这种表面上的残忍，这在陀思妥耶夫斯基的作品中是屡见不鲜的。这种残忍属于无为主义[63]的一部分，酷似布莱克的无为主义。陀氏的无为主义促使我认为陀氏的基督教更接近亚洲而不接近罗马，尽管陀思妥耶夫斯基在其作品中承认力的冲动。而布莱克对力的冲动更加颂扬备至，这与其说接近东方，不如说更接近西方。

然而布莱克和陀思妥耶夫斯基两人对福音真言都太着迷了，弄得

目眩神迷，以至都不承认这种残忍是短暂的，是某种盲目所引起的一时结果，就是说必定消失的。

如果只向大家介绍布莱克表面残忍的一面，那就等于背弃他。我给你们援引了他那些触目惊心的《地狱箴言》，相形之下，我真想给大家念念他的诗，如《天真之歌》[64]，也许是他最美的诗，但怎么敢翻译如此流畅的诗呢，他在诗中宣告和预言，狮子的威力将只用来保护孱弱的羔羊和看护羊群。

我们再往下念《群魔》这段惊心动魄的对话，基里洛夫补充道：

“他们不好，因为他们不明白自己是好人。一旦他们明白了，他们就不再会强奸幼女了。应当让他们明白自己是好人，届时他们无一例外，都会变成好人。”（《群魔》第一卷第二五八页）

对话继续下去，我们将发现人神这个奇特的思想。

“这么说，您是明白的，您是好人，是吗？”

“是的。”

“在这点上，不用说，我是同意您的意见的。”斯塔夫罗金皱着眉头低声说。

“对人家说他们是好人的人将使世界完美。”

“已经这样做的人被他们钉死在十字架上了。”

“他还会来的，并将成为人神，名垂史册。”

“神人吧？”

“不，是人神，有区别的。”

继“神人”而来的“人神”的想法，把我们重新引向尼采。在这里我还想对“超人”学说作一点修改，并反对一种被滥用被轻率认同的见解。尼采的超人之所以用“要冷酷些”作为座右铭，从而经常被引用和误解，是因为尼采用来克己的，并非冷酷待人。这有助于我们区分拉斯科尔尼科夫和基里洛夫隐约发现的超人。尼采主张超越的人性是他自己的人性。概括起来说，尼采和陀思妥耶夫斯基从同一个问题出发，推出不同的乃至相反的解决问题的办法。尼采力主肯定自我，从中看出生活的目的。陀思妥耶夫斯基则推重忍耐。尼采预感顶峰之处，陀思妥耶夫斯基只预见有垮台之虞。

这个看法是我在一位男护士的信中读到的，他太谦逊，不让我指出他的尊姓大名。那是在大战[65]最黑暗的时期，他目睹的只是难忍

的惨痛，耳闻的只有绝望的呻吟，于是他写道：“唉！倘若他们善于奉献自己的痛苦该多好哇！”

这声呐喊昭昭在目，我以为再加评论是多余的，最多用《群魔》的一句话与其对照：

“当你用自己的眼泪浇灌大地，当你用自己的眼泪做礼物送人，你的愁恨即刻便会烟消云散，你将感到无限的安慰。”（《群魔》第一卷第一四八页）

我们在这里已经非常接近帕斯卡尔“彻底和甜蜜的忍耐”了。这种忍耐使得帕斯卡尔惊呼：“快乐！快乐！快乐的眼泪。”

这种快乐状态我们在陀思妥耶夫斯基那里屡见不鲜，正是《福音书》向我们引荐的，也正是我们得到基督称之为新生时所进入的状态；这种至福只有当我们弃绝个体自身时才能获得。因为正是对我们自己的依恋阻挡着我们进入永恒，进入上帝的天国，妨碍着我们具有与宇宙生命融为一体的感受。

这种新生的首要效果是使人回归儿童的原始心态：“你们进不了天国，如果你们不变得像小孩那样。”借此我给大家引拉布吕耶尔的一句话：“小孩没有过去不知未来，他们只顾当前。”这是成人做不到的。

“此刻，”梅什金对罗戈吉纳说，“我觉得明白了使徒不同凡响的话：‘时间将不再存在。’”

这种立刻进入永生，我给大家说过，《福音书》中屡见不鲜地出现“ET　NUNC（从现在起），已经向我们点破了。基督所说的欣悦状态是一种即将状态，并非未来状态。”

“您相信在另一个世界永生吗？”

“不，但相信在这个世界永生。有的时刻，到达时间突然中止的时刻，从而也就达到永恒。”

《群魔》接近尾声时，陀思妥耶夫斯基又提起基里洛夫所达到的那种奇特的欣悦状态。

不妨念它一段，可以使我们更深入地理解陀思妥耶夫斯基的思想，论述一条极为重要的真理，正是我最后要向大家交代的。

“有的时刻，只延续五六秒钟，突然觉得永恒的和谐出现在眼前。这个现象既非尘世的亦非天国的，但这是裹在尘世中的人所无法

消受的。必须肉体起变化抑或死亡。这一感觉是清晰的，无可争议的。您仿佛觉得一下子与整个大自然相接了，您会说：啊！真是如此！神创造天地时，每天创造完毕，《圣经》上就说：‘神看着好的’[66]。这……这不是感动，而是欣悦。您不原谅什么，因为不再有任何东西可原谅的了。您也不爱什么，噢！这情感已超过爱了！最了不得的是，这情感显现明晰夺目，您整个身心充满欣悦。如果这样的状态持续五秒钟以上，心灵就抵挡不住，就得消亡。在这五秒钟，我经历了整个人生，为此我情愿献出自己的全部生命，即使付出如此代价也在所不惜。为了经受得住十秒钟，必须脱胎换骨。我认为，人类应当停止繁殖。为什么生儿育女，为什么繁衍发展，既然目的已经达到？”

“基里洛夫，您时常遇到这种状况吗？”

“每三天一次，或每周一次。”

“您不患癫痫吧？”

“不。”

“那么您会患上癫痫的。留神哪，基里洛夫，我听说这玩意儿恰恰是如此开始的。一个癫痫患者给我详细描绘过犯病前的感受。听您叙述时，我便想起他说的话。他也跟我谈起五秒钟的状况，对我说无法经受更长时间。记得穆罕默德的水罐吧：正当罐子的水向外流时，先知骑马进入天堂。罐子，就是您那五秒钟状况：天堂，就是您那和谐。穆罕默德是患癫痫的。您得当心，别也患上癫痫，基里洛夫。”

“恐怕来不及了。”工程师回答时淡然一笑。（《群魔》第二卷第三〇三页）

在《白痴》中，同样我们听到梅什金公爵把他所经受的欣悦现象归属于身患癫痫的发作。

总之，梅什金是癫痫患者，基里洛夫是癫痫患者，斯梅迪亚科夫是癫痫患者。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巨著中每一部都有个患癫痫的，我们知道陀思妥耶夫斯基本人就是癫痫患者。他三番五次把癫痫引入小说，足以使我们看清他让该病在其伦理的形成中在其思想的轨迹中所起的作用。

在每次重大的伦理改革之初，如果我们探幽发微，总可找到生理上某种小奥秘，肉体上某种缺陷，心理上某种不安，或某种先天不

足。此处，很抱歉，我得引用我自己的文章，但不重复同样的文字，可以同样直截了当把相同的事情讲清楚。

一切重大的伦理改革，尼采称之为一切价值观念的蜕变，很自然是由于某种生理平衡而引发的。在富足安逸之下，思想闲散；只要思想处在满足状态，就不可能主动改变闲情逸致，我指的是改变体内状况，并非身外或社会状况，因为要改变后者，改革家的动机就全然变样了；前者有如化学家，后者有如机械师。一项改革之初，总是人心惶惶的，而改革者的心神不宁是一种内心失去平衡的惶惶然。改革的密度，改革的态度，改革的价值观念，在向改革者提出时与他本人的感受是不一样的，他的工作是把这一切重新协调一致，因为他渴望某种新的平衡。他的作为只不过是根据其理智其逻辑其内心紊乱而重新组合的试验，因为在他，违抗的状态是不可容忍的。当然我不是说只要精神不平衡就可以成为改革者，但我坚持说，一切改革家首先是精神不平衡的人。（《纪德文选》第一〇一页）

窃以为，在向人类提出新价值评估的改革家中找不到一个不患有先天缺陷的，先天缺陷是皮内-桑格勒[67]的说法。此公写过一本大逆不道的书，题为《耶稣基督的疯魔》，倾向于否定基督和基督教的重要性，论证基督是个疯子，患有先天生理缺陷。

穆罕默德是癫痫患者，以色列的先知们是癫痫患者，路德和陀思妥耶夫斯基也是癫痫患者。苏格拉底有精灵附身[68]，圣保罗肉体上有神秘的刺[69]，帕斯卡尔面临深渊[70]，尼采和卢梭以发疯告终。

讲到这里，我知道有人会说："这不新鲜，正是隆布罗佐或诺多[71]的理论：天才必是神经官能症患者。"不对，不对，别急于对我的话下结论，请允许我强调说明在我看来异常重要的一点：

有的天才体魄健壮，英姿勃勃，譬如维克多·雨果，他享有的内在平衡不会给他引发任何新的问题。卢梭若不发疯没准只是个艰涩难懂的西塞罗[72]。别来对我们说："多遗憾他是病人！"要是他没病，他就不会千方百计解决其反常给他带来的问题，也不会想方设法找回不排斥杂音的和谐。诚然，有些改革家身体极好，但他们是立法者。享有完全内在平衡的人很可能带来改革，但那是人身之外的改革：改革家确立法规。至于反常者则相反，他逃避预先确立的法规。

陀思妥耶夫斯基了解到自己的病情后，设想一种病态，自己在一

个时期带着这种病态，注入他笔下某个人物不同形式的生活。在这种情况下，我们看到《群魔》中的人物基里洛夫就是小说全部情节的基础。我们知道基里洛夫要自杀，并非他应当马上自杀，而是他打算自杀。为什么？我们要等到小说接近尾声时才知道。

“您要自杀的念头是一时的兴致，我感到莫名其妙，”皮埃尔·斯泰帕诺维奇对基里洛夫说，“您在跟我联系之前已经策划好了。您第一次谈及这个计划，不是向我，而是向我们在国外政治避难的同道披露的。另外请注意，他们中间谁也没逼您说出如此的秘密，甚至当时谁也不认识你。是您自己心血来潮说出来的。嗨！有什么办法呀，人家认真对待您自发的提供，根据您的意愿确定某项行动计划，是您自己情愿的，请注意这一点，现在可没办法改变了。”（《群魔》第二卷第三三二页）

基里洛夫的自杀是毫无意义的，我的意思是说他的自杀动机不是外在的。世上荒谬绝伦之事莫过于利用“无所为而为”的行为做挡箭牌，我们不妨议论一下。

基里洛夫自从打定主意自杀，对一切漠不关心，他处在离奇的思想状态，以利于其自杀，因为该行为尽管无意义却并非无动机，所以对别人犯的罪行无动于衷，非但不指责，还能替人受过，至少皮埃尔·斯泰帕诺维奇是这样想的。

皮埃尔·斯泰帕诺维奇想以其策划的罪行，约束以他为首的同谋们。他认为每个谋反的成员一旦参与密谋反叛必有同罪感，谁也不能也不敢洗手不干了。

——谁去杀人呢？

皮埃尔·斯泰帕诺维奇犹豫不定。关键是要替死鬼自告奋勇站出来。

谋反的同道们聚集在一间公用的堂屋，讨论时提出一个问题：“此刻，我们中间会不会有告密的？”会场立即吵闹起来，乱作一团，大家七嘴八舌，莫衷一是。

“先生们，假如有告密的话，”皮埃尔·斯泰帕诺维奇接着说，“我比其他任何人都受连累，所以我请你们回答一个问题，如果你们乐意回答，最好不过。你们是完全自由的！”

“什么问题？什么问题？”四处有人大声发问。

“问题回答之后，大家便知道我们是该待在一起还是悄悄拿起帽子各奔东西。”

“提问吧，提问吧！”

“假如你们当中有人获悉一起预谋的政治暗杀，他在预见一切后果的情况下，是去告发还是待在家里静候事态？关于这个问题，诸位的看法可能是不同的。回答这个问题必将澄清我们是该分手还是待在一起，而且不仅仅今天晚上待在一起。”（《群魔》第二卷第八十三至八十四页）

接下来，皮埃尔·斯泰帕诺维奇便开始个别提问，点了该秘密团体好几个成员的名字。

“不用问了，”大家异口同声回答，“这里没有告密的。”

“为什么那位先生站起来？”一个女大学生喊问。

“是沙托夫。喂，您为什么站起来？”维金斯基夫人问道。

确实，沙托夫站了起来，手里拿着帽子，目不转睛瞧着韦克霍文斯基，好像想跟他讲话，但犹豫起来，脸色苍白，怒气冲冲，最后按捺住气恨，一声不吭朝门走去。

“这可对您没好处哇，沙托夫！”皮埃尔·斯泰帕诺维奇朝他喊道。

沙托夫突然在门口停住，对隐晦的威胁反唇相讥：

“相反，像你这样的孬种和奸细，倒可渔人得利！”

他骂罢，扬长而去。

全场又一次大呼小叫，呼幺喝六，好不热闹。

“考验完成了。”（《群魔》第二卷第八十五页）

应杀的人就这样自动站了出来。必须加快行动，抢在沙托夫告发以前把他干掉。

在此，我们欣赏一下陀思妥耶夫斯基的艺术，我一味向大家论述他的思想，没顾上谈及他阐述其思想的精湛艺术，实感过意不去。

《群魔》写到这里产生了奇妙的效果，引起一个特殊的艺术问题。一般来说，情节发展到一定阶段，就不应该再分散铺叙了。其时，情节加快节奏，直奔终点。嗨！恰恰在情节急转直下时，陀思妥耶夫斯基就此打住，他的想像完全令人困惑不解。他觉得读者的注意力此刻高度集中，一切都会是非常重要的。他不怕信笔写去分散主线索，正好借以突出他最秘密的思想。就在沙托夫准备告发或即将被暗

杀的那个晚上，他多年未见的妻子突然来到他的住处。她即将分娩，但基里洛夫开始根本没有注意到她的状况。

这个场景若处理不当，很可能变得奇形怪状。然而这是全书最精彩的场景，构成戏剧行话中的所谓“效果”，文学上称作“支轴”，恰恰在这点上陀思妥耶夫斯基的艺术显得最为精彩。他可能同意普桑[73]的话：“我一向不敢疏忽一点儿。”伟大的艺术家正在此点上彰明较著，信手拈来皆成文章，甚至化弊为利。情节至此应放慢节奏了，一切避免急于事功的东西都是非常重要的。陀思妥耶夫斯基给我们叙述沙托夫的妻子突然来到的情景，夫妻俩的谈话，基里洛夫的干涉，这两个男子之间突然产生的反感，这一切都用来构成本书最精彩的一章。在这一章中我们再次欣然看不到忌妒，这我在前面已向大家交代了。沙托夫知道他妻子怀孕了，但根本不想充当她等待的孩子的父亲，尽管他狂热地爱着这个女人，而百般痛苦的妻子对他则一味恶声败气，叫他难堪。

“然而，惟其如此，受到告发威胁的混蛋们得救了，得以清除敌人。玛丽的归来改变了沙托夫的心思，使他失去了精明机智和常备的谨慎。从此他脑子里除个人的安危外，充斥了许多其他东西。”（《群魔》第二卷第二八四页）

回过头来谈基里洛夫：皮埃尔·斯泰帕诺维奇预谋利用他自杀的时刻已经来到。基里洛夫凭什么理由自杀？皮埃尔·斯泰帕诺维奇考问他，理不出头绪，摸不着门儿，但很想弄个明白，又害怕基里洛夫事到临头变卦，从他手中溜走……不，不会的。

“我决不拖延，”基里洛夫说，“现在我就了此一生。”（《群魔》第二卷第二八五页）

皮埃尔·斯泰帕诺维奇和基里洛夫的对话特别不可思议，甚至在陀思妥耶夫斯基的思想里也是深奥莫测的。像往常一样，陀思妥耶夫斯基再次不直截了当阐明自己的思想，总是通过他人之口、借他人之言来充当其表达者。基里洛夫离奇古怪，无药可救。几分钟后即将自杀，他说话全无章法，前言不搭后语。要靠我们自己拨繁理乱，整理陀思妥耶夫斯基的思想。

促使基里洛夫自杀的想法属于神秘主义范畴，皮埃尔一窍不通。

“假如存在上帝，一切听命于上帝，我只能俯首听命。假如不存

在上帝，一切取决于我自己，那我就必须表明独立自主……我以自杀来表明我最完全的独立。我应该朝自己脑袋开枪。”（《群魔》第二卷第二八四页）

再引一段：

“上帝是必需的，所以应当存在。”

“嗨，说得很对。”皮埃尔·斯泰帕诺维奇附和道，心里只有一个念头：鼓励基里洛夫自杀。

“但我知道上帝不存在，也不可能存在。”

“绝对没错儿。”

“人在这两种思想的并存下是活不下去的，你难道不明白吗？”

“应该朝自己脑袋开枪，不是吗？”

“这不，自杀的理由是非常充分的，你难道不明白吗？”

……

“不过，您不是第一个想自杀的，许多人已经自杀了。”

“他们自杀都是有原因的。没有任何动机而自杀和仅仅为了证明其独立自主而自杀，这样的人还没有过，而我将是首例。”

“他不会自杀了，”皮埃尔·斯泰帕诺维奇又这么想着，于是不客气地激将道，“您知道吗？要是处在您的位置，为了表明我的独立自主，我将不自杀而杀别人。这样您还可以派上用场。我会给您指定一个人，倘若您不害怕的话。”（《群魔》第二卷第三三四、三三六页和三三七页）

他沉思片刻，心想万一基里洛夫退缩了，就促使他暗杀沙托夫，而不只是让他背罪名。

“得了，您今天甭朝自己脑袋开枪了。有办法对付。”

“不自杀而杀别人，那是以最卑鄙的形式表明我的独立自主，你老于此道，我可不像你哩。我要达到最高的独立自主，非自杀不可……我有责任表明怀疑上帝的存在，”基里洛夫接着说，大步在房间里走来走去，“在我看来，没有比否定上帝更崇高的含意了。我有自己的人类历史观。人只因苟全性命于乱世才创造出上帝，这是迄今宇宙历史概要。我在人类历史上第一个推倒虚构的上帝存在。”（《群魔》第二卷第三三七页）

咱们可别忘记陀思妥耶夫斯基是十足的基督徒。他通过基里洛夫

的断言向我们指出，崩溃再次出现了。我们曾经说过，陀思妥耶夫斯基认为惟有克己弃世才能得救。但一种新的想法前来嫁接添枝，我再次给大家援引布莱克的《地狱箴言》：“If others had not been foolish,we should be so.”（“他人不疯，吾辈必癫”或者“为使吾辈不疯，他人先得癫狂”。）

基里洛夫在半癫半狂之际产生了牺牲的念头：“我将先下手，把门打开。”

如果非得基里洛夫精神失常才产生上述想法（况且陀思妥耶夫斯基不全赞成，因为实属反抗精神），那么他的想法倒包含着部分真理；再者，基里洛夫之所以必须精神失常才有上述想法，也正是为了我们在精神正常的情况下能产生他的想法。

“那家伙绝对必须首先单独自杀，”基里洛夫接着说，“不然谁开先例谁证明？现在必须由我以自杀来开先例来证明。不过我还是被迫成为神，所以我是不幸的，因为我不得不表明我的自由。所有人都是不幸的，因为人人害怕表明自己的自由。人迄今之所以不幸之至可怜之至，是因为不敢表现出最高意义的自由，是因为满足于小学生式的反抗。

“但我将表明我的独立自主。我有责任相信我不信神。我将是始作俑者，必走终南捷径，把天打开。我将拯救人类。

“……

“我找了三年自己的天神属性，终于找到了：我的天神属性，就是独立自主。因此我可以最高限度地表现我的反抗性，我新颖而可怕的自由，因为确实我的自由是可怕的。我将以自杀来表明我的反抗，来表明我新颖而可怕的自由。”（《群魔》第二卷第三三九页）

此处不管基里洛夫如何亵渎宗教，请相信陀思妥耶夫斯基在创造基里洛夫形象时恍惚受到基督的启示，为了拯救人类，必须做出十字架上的祭献。如果说基督献身是必要的，那不正是为了使我们这些基督徒不再遭受同样的殉难吗？有人对基督说：“拯救你自己吧，既然你是神。”——“我若救自己，那你们就要遭难了。正是为了拯救你们，我才殉难，我才献身。”

陀思妥耶夫斯基《书信集》附录中有段话我想引一下，对理解基里洛夫这个人物颇有裨益：

“请好好理解我的话，自愿牺牲，自觉自主献身，为大众牺牲自我，在我看来，是人格高度发展的标志，是人格优越的标志，是高度自我控制的标志，是最高自由意志的标志。自觉自愿为他人牺牲自己的生命，为众人而钉死在十字架上，自蹈被活活烧死的柴堆，这一切只有在人格高度发展时才有可能。高度发展的人格深信具有作为人格的权利，不再为自身而惧怕，不用自身的人格来谋利，就是说只能用来为他人献身，以便其他所有的人都变成同样强有力的人格，即自主和美满的人格。这是自然规律；正常人为之倾心，乐此不疲。”（《书信集》第五四〇页）

因此看得出，基里洛夫的话初看起来虽然有点缺乏条理，我们却能从中发现陀思妥耶夫斯基自己的思想。

我感到陀氏著作所提供的教诲，自己远未汲尽。再说，我从中自觉或不自觉探求的，是最接近我本人思想的东西。其他人说不定可以从中发现其他东西。现在已经到了最后一次讲座的尾声，你们大概希望我做个结论：陀思妥耶夫斯基把我们引向何处？他到底给我们留下什么教诲？

有人会说陀思妥耶夫斯基把我们直接引向布尔什维克，尽管心里明白陀氏极其痛恨无政府状态。《群魔》整个儿对俄国的未来具有先见之明。谁要是对成规定见提出一系列新的价值观念，在保守派眼里必定是个无政府主义者。保守派和民族主义者沆瀣一气，把陀思妥耶夫斯基著作说得一团糟，其结论是陀氏对我们毫无用处。我反驳他们说，他们的反对就像是对法兰西精神的侮辱。对外国的东西只愿意接受跟我们相像的东西，从中找得到我们的秩序和逻辑乃至我们的形象，那就大错特错了。是的，法国可以不喜欢奇形怪状，但，陀思妥耶夫斯基首先并非奇形怪状，远非如此，远非如此，只不过他的美学观跟我们地中海文化观不同罢了；即使两者的差距更大些，法兰西精神用来干什么，法兰西逻辑用来干什么，不正是用来整理需要整理的东西吗？

法兰西只盯着自己的形象，只盯着自己过去的形象，就会有致命的危险。为了说得更准确和尽可能稳重，我的想法是：法国有保守分子维护传统，对他们认为是外国侵害的东西奋起而攻之，这是好事。这给了他们存在的依据。算是他们的新贡献吧，要不然咱们法兰西文

化就可能成为空架子，成为僵化的外壳。他们对法兰西精神晓得什么？我们晓得什么？还不是只晓得过去有过的东西？无论涉及民族感情还是教会，莫不如此。我的意思是说，面对各类天才，保守分子的态度往往一如教会对待圣徒所采取的态度。许多圣徒起先被以传统的名义所否定所抛弃，但很快就成为所谓传统这座大厦的栋梁。

我经常对精神保护主义发表己见。窃以为精神保护主义是非常危险的，但一切非民族精神的言论也不无危险。我说此话也在阐述陀思妥耶夫斯基思想。没有哪个作家更比陀氏既胸怀俄罗斯又放眼全欧洲。正因为保持俄罗斯特色，他才可能有包容全人类的心胸，才可能以独辟蹊径的方式打动咱们每个人。

“俄罗斯的欧洲老人，”他亲自这么说过，也通过维尔西洛夫在《少年》中论述：

“各种对抗在俄罗斯思想中得以和解……那么有谁懂得这样一种思想呢？反正我是独自徘徊。我说的不是我本人如何如何，说的是俄罗斯思想。那边有的是愤世嫉俗，有的是严密的逻辑；那边一个法国人只是一个法国人，一个德国人只是一个德国人，比在他们历史的任何时代都更加僵硬，因此法国人比任何时候更加损害法兰西，德国人比任何时候更加损害德意志。在整个欧洲不只有一个欧洲！惟独我有资格对那些纵火者说他们烧毁杜伊勒利宫[74]是一桩罪行。对那些残暴的保守分子而言，这桩罪行是事出有因的：我是‘惟一的欧洲人’。再一次说明，所谓我，不是说我自己，而是指俄罗斯思想。”（《少年》第五〇九页）

我们再念一段稍后的文字：

“欧洲创造了高贵的法国典型，高贵的英国典型，高贵的德国典型，但对未来的欧洲人还一无所知。我觉得欧洲压根儿就不想知道。这是可以理解的，因为他们不自由，而我们，则是自由的。只有我，怀着俄罗斯的苦恼，在欧洲尚为自由……朋友，请注意一个特点：法国人大致都可以除法兰西之外服务于人类，但有个严格的条件，即必须法国人依然如故。英国人亦然；德国人亦然。俄国人，现今已经定型，其实远在最后定型以前已经定型，将来可以成为更好的俄国典型，同时成为更地道的欧洲典型，这就是我们民族本质之所在。”（《少年》第五一一页）

有鉴于此，加上很想给大家指出，陀思妥耶夫斯基对过于使一个国家欧洲化所存在的极端危险是洞若观火的，我谨向大家引用《群魔》中几个精彩的片断：

“科学和理性历来在各国人民生活中只起次要的作用，并且直到世纪末日也必定如此。各民族依据某种主要力量而形成而变动，其力量的来源是不为人所知和无法解释的。这种力量在于非达终结不罢休的贪欲，但同时又否认终结。一国人民总是始终不渝、不知疲倦地肯定其存在，否定其死亡，正如《圣经》所说的‘终身精神’，有如‘湍湍活水’，《启示录》预言必将枯干；哲学家的美学或道德原理，用句最简单的话来说，就是‘求神’。每个国家的人民在其存在的每个阶段，一切国民运动的目的仅仅在于求神，寻求属于自己的神，作为惟一真正的神加以信仰。神是全体人民自起源至终结的综合人格。还未见过各国人民或多国人民联合崇拜同一个神，向来是每个人民有自己的神明。每当宗教信仰开始推广，多民族的摧毁就临近了。每当诸神丢失本土的特色，那就要消亡了，并且跟各自的人民一起消亡。一个民族越是强盛，其神明就越不同于其他神明。从未遇见过没有宗教的人民，就是说尚未见过无善恶观的人民。每一个民族的人民对善与恶以自己的方式加以理解。善与恶的观念若在好几国人民中得到相同的理解，那就要消亡了，甚至恶与善的区别也开始消退和消失了。”（《群魔》第一卷第二七四页）“大洋洲诸岛的居民消亡了，因为缺乏约束其行动的整体理念，没有判断什么是善是恶的共同尺度。”（雷克吕著《地理》第十四卷第九三一页）

……

“我不相信您说的，”斯塔夫罗金指出，“您对我的想法开始深表赞成，但随后不知不觉地偷梁换柱。仅此，您就认为神明只不过是民族性简单的象征……”

他转而加倍盯视沙托夫，发现此刻触动的沙托夫不是自己的言语而是自己的表情。

“我贬低神明，因为我把神明比作民族性的象征？”沙托夫喊道，“正相反哪，我把人民提升为神明哩。人民何时不是如此？人民是神明的躯体。一个民族要经久不衰地名副其实，就得有自己独特的神明，就得执着地摈弃一切其他神明，就得准备跟自己的神明一起战

胜所有的外国神明，并把它们赶出世界。各大民族的宗教信仰有史以来一向如此，至少在历史上留下印记、带领过人类的民族的宗教信仰向来如此。事例俯拾即是。犹太人一向只为等待真正的神明而活着，从而为人间留下真神。希腊人神化了大自然，从而为人间留下他们的宗教，即哲学和艺术。罗马把人民神化为国家，从而为各现代民族留下国家。法兰西在其漫长的历史长河中专心致志体现其罗马神的意念，并加以发展。

“……

“倘若一个伟大的民族不相信自己独揽真理，不相信舍我其谁地以其真理唤醒和拯救世人，那就立即不再是伟大的人民，不过是人种志的材料。一个真正伟大民族的人民从来不能满足于在人间起次要作用，即使起重要作用也不足为道，绝对必须起首要作用。一个民族摈弃这种信念等于摈弃生存。”（《群魔》第一卷第二三五至二七六页）

“每当人们失去与祖国的联系，就失去上帝。”斯塔夫罗金这个想法可以作为前述思想的结论，这是必然的结果嘛。

陀思妥耶夫斯基在天之灵会对今天的俄国以及他所奉若神明的人民有何想法？当然这是不堪想像的……对当今糟透的灾难他预料到了吗？他能够预料吗？

在《群魔》中，我们已经看到活脱脱的布尔什维主义正在酝酿。只要听听希加莱夫陈述其思想体系就清楚了，他讲到最后，承认道：

“我对自己的论据不知所措，我的结论与我的逻辑前提是针锋相对的。我从无限的自由出发，达到无限的专制。”（《群魔》第二卷第七十四页）

再听十恶不赦的皮埃尔·韦克霍文斯基说些什么：

“那将是史无前例的混乱，史无前例的动荡。俄罗斯将笼罩在一片黑暗中，将缅怀旧时的神明，呼天抢地，哭个不停。”（《群魔》第二卷第九十七页）

把小说或记叙人物所表达的思想归属于作者大概是不谨慎的，即便是诚实的，但我们知道陀思妥耶夫斯基的思想是通过其人物整体表达的……往往他通过某个无关紧要的人物道出他弥足珍贵的真理。

君不见正是通过《永久的丈夫》一个次要人物道出他自己称

为“俄国病”的现象：

“依鄙人之见，当今之下，我们根本不晓得在俄国该尊敬谁。请承认，不晓得敬谁重甚，总是个时代可怕的灾难吧……难道不对吗？”（《永久的丈夫》第一七七页）

我很明白，尽管俄罗斯如今在黑暗中挣扎，陀思妥耶夫斯基若健在，没准还会寄予希望。或许他也会认为俄罗斯正以基里洛夫的方式做自我牺牲，这个想法在他的小说和书信中不止一次出现；也许会进而认为这种牺牲有益于拯救欧洲其他国家和尚存的人类。

---

[1] 在《周刊》杂志上发表时加有按语：我不认为应该重写这些演讲。本文根据速记而成，只在几处稍作润色。我担心重新整理会使格调变得不自然。

[2] 贝玑（1873—1914），法国诗人，政论家。曾在德雷福斯案中为德雷福斯辩护。一九〇〇年创办《夏尔·贝玑手册》双周刊。其作品多以宗教为题材。一九〇〇年发表《我的祖国》一书，宣扬沙文主义。

[3] 普鲁塔克（约46—120），古希腊传记作家，散文家。代表作有《希腊罗马名人列传》，共五十篇，其中希腊名人传和罗马名人传各二十三篇，彼此对照，成为欧洲传记文学的先驱；此外还有关于教育、道德、宗教等散文六十余篇也颇具文学史料价值。法国名家蒙田、孟德斯鸠、卢梭、拿破仑均受其影响。

[4] 拉布吕耶尔（1645—1696），法国作家。其力作《品格论》共十六章，道尽人性与世态，是影响甚大的散文名著。

[5] 昂里·波尔多（1870—1963），法国作家。

[6] 拉丁文，意为“全心全意”。

[7] 一俄里合一点〇六七公里。

[8] 俄国农民穿的一种厚呢外衣。

[9] 一韦尔晓克等于十六分之一阿尔申，即一俄尺；一俄尺相当于零点七一米。

[10] 希罗多德（约前484—约前425），古希腊历史学家，有西方史学“历史之父”称号，著有《希腊波斯战争史》九卷等；修昔底德（约前460—约前400），一译修昔的底斯，古希腊历史学家，著有《伯罗奔尼撒战争史》八卷等；塔西佗（约55—约120），古罗马历史学家，著有《年代记》，《日耳曼尼亚志》等；普林尼（23—79），系指老普林尼，古罗马作家，历史学家，著有《自然史》三十七卷等；弗拉维欧（37—100），犹太历史学家，著有《犹太战争》等；普鲁塔克，见前注释；狄奥多尔（前90—前20），古希腊历史学家，著有《历史丛书》四十卷等。

[11] 即《田地》周刊的《每月文学副刊》（1894—1916）。

[12] “拿撒勒人”即耶稣基督。

[13] 《反基督徒》（1888年9月）和自传《看啊，这人》（1888年11月），是尼采在精神错乱前一年写的代表作。

[14] 德语，意为“忍耐和同情”。

[15] 谢尼耶（1762—1794），法国诗人，著有《悲歌集》和《牧歌和田园诗集》。

[16] 拉罗什富科（1613—1680），法国作家，著有《回忆录》和《箴言录》，后者共收五百零四条箴言。

[17] 系上流社会的文字游戏：每人在各自的小条上写一句话语或一个问题，然后互相传递，谁的话语最俏皮谁的问题最巧妙是为胜者。

[18] 安吉利科（1387—1455），意大利文艺复兴早期的僧画家，继承和发展了中世纪细密画的传统，作品富于线条的节奏感和明快的装饰色彩。他用不同的绘画语言宣传对宗教的虔诚，把基督教的概念诗意化。其作品有《圣母加冠》，《圣母领报》，系列壁画《最后的审判》。

[19] 均为《人间喜剧》中道德高尚的人物：大卫·赛夏，《幻灭》的主要人物，印刷厂厂主，一项造纸工艺的发明家，聪明，能干，勤奋；皮安训，高明的医生，充满人道主义精神，多次出现于《高老头》，《幻灭》，《绝对之探求》，是《无神论者望弥撒》的主人公之弟子；约瑟夫·勃里杜，画家，浪漫主义画家的缩影，参见《搅水女人》和《幻灭》；达尼埃尔·德·阿泰兹，杰出的作家，参见《卡迪央王妃的秘密》和《幻灭》。

[20] 即阿卡迪·多尔戈罗基。

[21] 罗特希尔德，犹太德国籍家族，西方最富有的银行世家。

[22] 高乃依（1606—1684），法国著名剧作家，其力作《熙德》、《贺拉斯》等举世闻名。

[23] 托马斯·哈代（1840—1928），英国诗人，小说家，著有《还乡》，《德伯家的苔丝》，《无名的裘德》等。

[24] 龚古尔兄弟（埃德蒙·德·龚古尔，1822—1896；茹尔·德·龚古尔,1830—1870），法国作家，历史学家。埃德蒙是著名龚古尔文学奖的创办者。

[25] 英语，意为“混合，折中”。

[26] 勒萨日（1668—1747），法国作家，著有小说《跛足魔鬼》，《吉尔·布拉斯》等。

[27] 菲尔丁（1707—1754），英国小说家，剧作家，著有《约瑟夫·安德鲁斯》，《弃儿汤姆·琼斯的历史》等；斯摩莱特（1721—1771），英国小说家，著有小说《蓝登传》，《皮尔克传》，《斐迪南伯爵》等。

[28] 儒尔·戈尔蒂埃（1858—1942），法国评论家，以提出包法利主义著称；他认为，人永远需要“设想自己是另一个人”，不断向自己说谎。

[29] 斯蒂文森（1850—1894），英国作家，著有小说《金银岛》，《诱拐》，《巴伦特雷的少爷》，《海上夜谭》等。《化身博士》叙述哲基尔医生为探索人性的善恶，服用自己发明的一种药物，创造出一个名为海德先生的化身。

他把身上所有的恶念都分给了海德。后来海德失去控制，杀人害命，闹得哲基尔焦头烂额，无法摆脱海德，最后自杀身亡。

[30] 马里沃（1688—1763），法国剧作家，写了三十多部喜剧，较著名的有《意想不到的爱情》、《爱情与偶遇的游戏》、《假机密》、《考验》等。

[31] 拉辛（1639—1699），法国悲剧诗人，代表作有《安德罗玛克》、《菲德拉》、《爱丝苔蕾妮丝》等。

[32] 威廉·布莱克（1757—1827），英国诗人，版画家。著有诗集《天真之歌》，《经验之歌》，《法国革命》，《亚美利加》等。

[33] 奥斯卡·王尔德（1854—1900），英国作家，诗人。著有长篇小说《道连·格雷的肖像》；喜剧《温德米尔夫人的扇子》，《无足轻重的女人》，《莎乐美》等；诗集《里丁监狱之歌》。

《主旨》（1891）是一本散文集，共收四篇文章：《谎言的堕落》，《杆笔，铅笔，毒品》，《批评与艺术》，《面具的真相》。他在《批评与艺术》中提出，错误在于把艺术视为模仿自然，而自然则一向徒然追求艺术和模仿艺术，有如我们企图把我们的行为吹得伟大和高尚。他特别强调艺术的纯粹，公开主张为艺术而艺术，是十九世纪八十年代英国唯美主义运动的主力。

[34] 柯罗（1796—1875），法国画家。代表作有《杜埃镇的钟楼》，《沙特尔大教堂》等。他使法国传统的历史风景画过渡到现实主义的风景画。

[35] 《奥瑟罗》是莎士比亚的一部著名悲剧。主人公奥瑟罗受到马基雅维里式的阴谋家伊阿古的摆布，杀死了心爱的妻子。一般评论认为，奥瑟罗杀妻的动机是嫉妒。

[36] 柯勒律治（1772—1834），英国诗人，文艺批评家。著有诗集《抒情歌谣集》，长诗《古舟子咏》，《忽必烈汗》，《克丽司脱倍》等；文艺批评论著有《关于莎士比亚的札记和演讲》，纪德所引未注明出处，想必引自该论著。

[37] 系指让·雅克·卢梭。

[38] 马塞尔·施沃布，生卒不详。

[39] 乔治·爱略特（1819—1880），英国女小说家。小说《亚当·比德》讲木匠亚当·比德爱着农家女海蒂，而海蒂迷恋富家恶少亚瑟·道尼桑，被他诱奸。后来她在寻找亚瑟的途中分娩，杀死婴儿而被捕，判处流放。亚当·比德通过海蒂的悲剧，悟出人生的复杂和艰难，从而产生博爱的思想。

[40] 邓南遮（1863—1938），意大利作家。著有短篇小说集《佩斯卡拉的故事》；《玫瑰小说》三部曲：《欢乐》，《无辜者》，《死的胜利》；剧本《琪珰康陶》；回忆录《夜曲》。

[41] 若弗尔（1852—1931），法国元帅。第一次世界大战初任北部及东北部集团军司令，后任法国武装力量总司令，主张初而战略撤退，继而阵地坚守，终而全面反攻德国。此战俄国是英法的盟国，法国人希望俄国巨人牵制德国，起

压路机的作用。

[42] 伏夫纳格（1715—1747），法国伦理学家。

[43] 叔本华（1788—1860），德国哲学家。主张自在之物即“意志”，自然界只是现象，“意志”才是宇宙的本质。人是宇宙的一部分，因此人的本质也就是“意志”。他认为人人皆利己，而利己的“生活意志”在现实生活中无法满足，因此人生充满痛苦。必须否定“生活意志”，断绝我欲“我执”，才能得到解脱，达到“涅槃”。其代表作是《世界即意志和观念》。

[44] 即拿破仑帝国发动的诸多战争。

[45] 卢瑟福（1871—1937），英国物理学家，诺贝尔奖获得者（1908）。

[46] 系指罗马教皇给各地区主教的通谕。

[47] 摩尼教：波斯人摩尼于公元三世纪创立的宗教。宣传善恶二元论：以光明与黑暗为善与恶的本原，光明王国与黑暗王国对立，善人死后可获幸福，而恶人则须堕入地狱。公元七世纪末传入中国，也叫明教，末尼教，明尊教。公元九世纪初在洛阳、太原敕建摩尼寺。后被严禁，但仍秘密流传，曾被一些农民起义用作组织形式。摩尼教教义残经曾在敦煌发现，已刊于《敦煌石室遗书》中。

[48] 摩尼（约216—约276），一译牟尼。波斯人，吸取祆教、基督教、佛教等创立摩尼教，宣传善恶二元论，自称最后的“先知”。被波斯王放逐，浪迹东方各国，如印度北部和中国西部。约二七〇年冒险回国，几年后被波斯王下令处死。但他死后摩尼教却广为传布。

[49] 亚历山大·波尔吉（1431—1503），二十五岁任主教，后任教皇（1495—1503）；恺撒·波尔吉（1476—1507），亚历山大·波尔吉之子，十六岁任主教，后弃教从戎，多处任公爵。

[50] 弗雷德里克二世（1194—1250），三岁被封西西里国王，十八岁登基为日耳曼大帝（1212—1250）。

[51] 瓦莱里·拉博（1881—1957），法国诗人，小说家，评论家。

[52] 詹姆斯·乔伊斯（1882—1941），爱尔兰小说家，除代表作《尤利西斯》外，还著有《青年艺术家画像》，《芬尼根守灵夜》等。

[53] 爱伦·坡（1809—1849），美国诗人，小说家，批评家。

[54] 布朗宁（1812—1889），英国诗人。

[55] 《指环和书》为无韵体叙事诗，共十二章。内容大概是，五十岁的穷伯爵圭迪娶了十三岁的蓬皮丽娅，小姑娘不甘受虐待，同一个年轻的教士私奔之后生下一个男孩。伯爵带人于圣诞节之夜在罗马杀死蓬皮丽娅和她的养父母，经法庭审讯，两次出庭作证后，仍被判死刑。作者布朗宁擅长心理描写，是最早采用意识流创作方法的代表之一，在英国诗史上堪称一种创新。

[56] 《天堂与地狱的婚姻》发表于一七九三年，是继《法国革命》（1791）之后又一力作。诗人以先知的口吻关注革命理想，憎恨基督教道德，拒绝宗教教条，讴歌神话中的人道主义。

[57] 弥尔顿（1608—1674），英国诗人。著有大量短诗和散文，晚年有三

部长诗：《失乐园》，《复乐园》和《力士参孙》。

[58] 典出《新约·马太福音》第十三章第二十八至三十节。

[59] 瓦尔特尔·拉扎拿（1867—1922），德国政治家，一九二二年出任外交部长，不久被暗杀。

[60] 参见《新约·路加福音》第七章第三十六至五十节：有罪的女人用香膏抹主："……那城里有一个女人，是个罪人。知道耶稣在法利赛人家里坐席，就拿着盛香膏的玉瓶，站在耶稣背后，挨着他的脚哭，眼泪湿了耶稣的脚，就用自己的头发擦干，又用嘴连连亲他的脚，把香膏抹上……"事后耶稣对这个女人说："你的罪赦免了吧。"

[61] 拉科代尔（1802—1861），天主教神甫，自由派多明我会领袖之一。

[62] 席勒（1759—1805），德国诗人，剧作家。代表作有《强盗》，《阴谋与爱情》，《威廉·退尔》，《唐·卡洛斯》，《华伦斯坦》等。

[63] 又译寂静主义，系十七世纪基督教内的一种神秘主义教派。纪德认为陀氏思想更接近老庄。

[64] 《天真之歌》（1789），诗篇反对教会的禁欲，肯定生活和人生的欢乐，同时颂扬耶稣和天使。

[65] 系指第一次世界大战。

[66] 见《旧约·创世记》。

[67] 皮内-桑格勒，法国学者，生卒不详。

[68] 苏格拉底（前469—前399），古希腊哲学家。主张"美德即知识"，知识的对象是"善"，而善或为快乐的生活或为禁欲克己的生活。他深信一生为某种精灵所护佑和支配。

[69] 参见《圣经·新约全书·哥林多后书》第十二章。圣保罗所得的启示："恐怕我因所得的启示甚大，就过于自高，所以有一根刺加我肉体上，就是撒旦的差役，要攻击我，免得我过于自高。"

[70] 帕斯卡尔晚年兴趣转向神学，从怀疑论出发，认为感性和理性都不可靠，从而得出信仰高于一切的结论。他主张"微妙的精神"（直觉）优于"几何的精神"（演绎），通过直觉才能洞察宇宙，晚年时常感到有如面临万丈深渊。

[71] 隆布罗佐（1835—1909），意大利犯罪学家；诺多，法国心理学家，社会学家，生卒年不详。

[72] 西塞罗（前106—前43），古罗马政治家，雄辩家和哲学家。著述广博，今存演说和哲学著作有《论善与恶之定义》，《论神之本性》等；政治论文有《论国家》，《论法律》等等。

[73] 普桑（1594—1665），法国古典主义绘画的奠基人，他的作品以宗教、历史、神话为题材，画风严谨，精工细琢。代表作有《酒神祭》，《亚卡第亚的牧人》，《波利费姆》等。

[74] 旧时王宫，公社（1871）时期被毁，后改建成花园，称杜伊勒利花园，今位于卢浮宫与香榭丽舍大街之间。

附录一 陀氏作品片段

之一 《少年》片段

现引两段插叙，以示教训为鉴，然后一口气把故事讲完。

七月，就在我赴彼得堡前两个月，玛丽娅·伊凡诺芙娜差我去邻近一个地方办件事，至于什么事无关紧要。在回莫斯科的车厢里，我注意到一个褐发青年，脸上长粉刺，穿着相当讲究，但肮脏不堪。每到一站，他都下火车，跑到酒柜台喝烧酒。他所在的车厢分隔室有快乐而粗野的一群围着他。这群喧闹的旅客欣赏年轻的酒鬼能够大喝不醉，竭力纵容他喝更多的酒。干这勾当最起劲的是一个微醉的商人和一个德国穿着的瘦高个子，商人的男当差，废话特多，口臭难闻。贪杯而海量的年轻人寡言少语，他听着同伴们瞎嚷嚷，脸带傻笑，有时失声大笑，但总是笑得不合时宜，其时发出几个含糊的音节，“哼……嗯……噜”，一边用手指摁着鼻尖，逗得商人、仆从和所有的人乐不可支。我走近凑热闹，说实在的，尽管他的行为愚不可及，我却不讨厌弃学的大学青年。很快我们便以你相称，下火车时我记下他当晚九点在季维尔林荫大道等我。

我准时赴约。此兄让我合伙玩耍，玩法如下：我们看中一个良家妇女，一声不吭，一左一右夹她而行。我们摆出一副若无其事的样子，好像旁边根本没有妇女。我们一丝不苟地讲猥亵话，问答自如，滴水不漏，尽管我当时对性事只知词语（童年之美谈），不通技法。妇人惊慌失措，加快步伐，我们也加速行进，并继续诲淫的对话。受害者怎奈何？没有证人，再说报告警察总是棘手的事情……

这种庸俗的玩笑我们一连闹了八天。其时我觉得很有趣吗？现在很难说：起初这种闹剧叫我开心，因为出其不意，再说我厌恶女人……有一回，我对那个大学生讲，让·雅克在《忏悔录》中供认在少年时代他喜欢埋伏在某个角落里把生殖器弄得高高勃起，吓得过路的

女人瞠目结舌。他的答词是“哼……嗯……噜”。他对此一窍不通，两眼一抹黑，而且毫无兴趣。我坦率给他出的主意他全然不通，他胡闹的艺术单调得要死。这个混蛋越来越叫我讨厌了，终于断绝了来往，当时的情形是这样的：

我们照常无理狭狎女人，这回是个行色匆匆的姑娘，在夜间的林荫大道上。她最多十六岁，也许刚下班，没准母亲在家等她，可能还是个负担全家的可怜寡妇哩……我突然多愁善感起来……我们的脏话竞相交换……姑娘好似一头走投无路的牲口，在夜色中加快步伐。突然，她戛然止步，上气不接下气之间，一把扯下裹着瘦脸的围巾，双眼猛然炯炯发光，说道：

“嗯！恬不知耻的孬种！”

我以为她要失声痛哭了。不然，说时迟那时快，她挥手朝大学生打了个响亮的耳光，正中那傻蛋的嘴脸。他正想反扑，被我拉住，姑娘得以逃脱。

只剩我们俩时，便吵开了。我把心里的厌恶统统倒出来，说他无知无能，卑鄙下流。他骂我杂种（我自己私下告诉他我是私生子）。我们破口对骂，互吐唾沫。从此，我和他不再见面了。

我气急败坏，但第二天气恼消退，第三天便忘得一干二净了。到了彼得堡，我再回顾那个场景，羞愧难忍，失声痛哭，今天想起来心里还怪难受的。我怎么会卑劣到如此程度而且竟把劣迹忘掉？现在我明白了：“理念”把一切不属于理念的东西都视为无意义，过早地清除我应得的痛苦，使我聊以自慰，并宽恕我犯下最恶劣的错误。这种理念我是从娘肚子带来的，但伤风败俗。

现在讲第二件事情：

去年四月一日，几个人来玛丽娅·伊凡诺芙娜家参加节日晚会。突然阿格里皮纳一阵风似的跑进来报告她刚在厨房外门发现了一个弃婴。大家争先恐后前往观看，但见一个三四周大的女婴躺在篮子里哭泣。我拿起篮子，提进厨房。女婴身上别着一张字条，上面写着：“亲爱的恩人们，可怜可怜小阿丽妮娅吧！她已经受过洗礼。我们永远为你们祝福。此祝节日幸福。——你们不相识的人们。”尼古拉·西梅奥诺维奇使我伤心，虽然我十分敬重他，因为他表现得不近人情：他没有孩子，却硬要立即把女婴送往孤儿收容所。我把婴儿从篮

子抱起来，闻到一般呛人而带酸的气味，我把婴儿抱在怀里，宣布由我抚养她。尼古拉·西梅奥诺维奇，不管心地如何善良，立即表示万万使不得，竭力主张送去收容所。但最后还是按我的意愿办了。

同一院子的另一幢房子往着一个酒鬼老木匠，但他的妻子还年轻而且健壮。这个贫苦人家结婚八年好不容易最近有了个独生女儿，可没断奶便夭折了，天缘巧合，他们的女婴也叫阿丽妮娅。我说“天缘巧合”，因为妇人闻声进厨房来看热闹，当听到女婴的名字时不禁动了恻隐之心。她的奶水还未干涸，她当场解开上衣，掏出乳房喂小阿丽妮娅。妇人是否同意领薪照管孩子？她不能立即答复我，得由丈夫做主，但至少她答应当夜看管小阿丽妮娅。第二天，我跟那对夫妇做了交易，我预付了第一个月的八卢布，丈夫立即拿去酒吧花掉了。尼古拉·西梅奥诺维奇好意为我的偿付能力做担保。我执意交给他六十卢布，但他硬不肯收，这么一来我们小小的口角倒是烟消云散了。玛丽娅·伊凡诺芙娜什么也没说，但很明显她内心惊异我自告奋勇挑这么重的担子。他们俩谁也没乘机打趣，我很感激他们这份厚道。

我一天三次往达丽娅·罗迪沃诺芙娜家跑。一周后我背着她丈夫偷偷给她三卢布，再花三卢布买了被褥和襁褓。但我当了十天父亲，小女儿就病了。我去找了医生，我们整夜折腾阿丽妮娅，让她吃药。翌日，医生宣布她不行了。对我的提问，确切地说对我的质问，他答道：“我又不是神！”小病人窒息了，满嘴泡沫。当晚她便死了，死时黑黑的大眼睛盯着我，仿佛已经明白是怎么回事了。为什么我没有想到给小死者照相呢？那天晚上我不仅失声痛哭，而且抢天呼地，这在我是前所未有的。玛丽娅·伊凡诺芙娜好言相劝。木匠亲自做了口棺材。大家把阿丽妮娅埋了……我忘不了这些事。

这件倒霉事儿引起我的深思。阿丽妮娅并没有花掉我多少钱：寄养，医生，棺材，葬礼，鲜花，总共三十卢布罢了。这笔钱我在离开莫斯科时便捞回来了：我从维尔西洛夫寄给我的旅费中省下一些，再卖掉一些小物件。这样，我的资金就完整无损了，但我心里想：“不过如此闲荡徘徊下去我是走不远的。”从我跟大学生的奇遇得出这样的结论：“理念”可能把我周围的一切搞得一团漆黑，使我失去现实感；从我偶遇阿丽妮娅的倒霉事儿来看，“理念”的主要关注点则任凭感情用事所摆布。两个结论互相矛盾，但两者都是正确的。

——《少年》第二十二至二十六页

之二 《白痴》片段

“能为您效劳吗，尊敬的公爵？您现在……召见我了？”列别杰夫沉默一阵后问道。

公爵也沉默一分钟后才回答：

“嗨！好吧，我想跟您谈谈将军……关于您被盗……”

“怎么？什么被盗？”

“得了，别装糊涂了吧。啊，我的上帝，卢基安·季莫费奇，发什么演戏疯哪？钱，钱，那天您丢了四百卢布，装在钱包里的。您去彼得堡那天早晨来我这里说的，您明白了吗？”

“噢！关于那四百卢布哇，”列别杰夫拉长声音道，仿佛恍然大悟，“谢谢关心，公爵，您的关怀叫我受宠若惊……不过，钱已经找到了，早就找到了。”

“失而复得！嘿，谢天谢地。”

“您心肠真好，确实四百卢布不是件小事儿，尤其对一个可怜的人来说，靠艰苦劳动为生，还得养活一大家子……”

“不说这个！”公爵大声说，很快接着刚才的话茬，“我很高兴您找到了，请问这钱您是怎么找到的呢？”

“再简单不过了，钱包在我放外套的椅子底下。显然钱包从口袋滑落到地板上了。”

“怎么，在椅子下？不可能，您对我说过您找遍了各个角落，怎么偏偏首先应当找的地方却不瞧呢？”

“事实上？我瞧过的。我记得很清楚确实瞧过的！我四肢趴地，双手在椅子下摸过，甚至把椅子挪开了，简直不相信自己的眼睛，什么也没看见，空空如也，地上比我手上更空无钱包，尽管如此，我再次摸着寻找。人一旦非得找回什么不成时，通常极小家子气的……何况损失巨大而痛心时更不用说了：什么也没见着，到处空空如也，尽管如此，还是查看了十五遍哩。”

“这就算了，但到底怎么回事呢？……我仍旧莫名其妙，”公爵呆若木鸡地咕噜道，“先前空空如也，是吧，那地方您寻找过的，可一

下子钱就在原地找到了，是不？”

“是的，一下子在原地找到了。”

公爵神情古怪地望着列别杰夫，突然问道：

“将军？”

“将军怎么啦？”列别杰夫假装不明白。

“嗨，我的上帝，我问您呢，您在椅子底下找回钱包时，将军说什么来着。之前，你们俩一起寻找的呀。”

“之前，是的。但这次，坦白说，我故意沉默，情愿让他不知道。我自个儿找回了钱包。”

“为什么？钱没丢吗？”

“我查了一下钱包，分文不缺，连一个卢布也不少。”

“您本该来告诉我一声。”公爵若有所思地指出。

“我怕打搅您，就个人而言，怕损害您本人的印象，也许特别良好的印象，如果我可以这么说的话。况且我自己，也装得什么也没找着。在肯定钱数完整无缺之后，我把钱包关上，重新放回椅子底下。”

“为什么？”

列别杰夫哈哈大笑，搓着双手回答：

“不为什么，因为我想深入调查。”

“这么说，钱包一直还在那里，从前天？”

“喔，不，只放了二十四小时。喏，从某种程度上说，我希望将军也发现钱包，因为我心里想，既然我最终发现了钱包，为什么将军视而不见椅子下那么显而易见的物件呢？我好几次挪动椅子，甚至把椅子换了方位，使得钱包特别显眼，但将军硬是没注意到，就这样持续了二十四小时。现在明摆着的，将军非常心不在焉，叫人根本摸不着头脑；他聊天，讲故事，说笑，突然冲着我发火，弄得我莫名其妙。最后我们一起走出房间，我故意让房门敞开着，他毕竟动摇了，看上去想说点什么，他为装有一大笔钱的钱包担忧，但突然怒火中烧，什么也不说了。我们刚上街没走两步他就撇下我，自个儿到街对面去了。直到晚上，我们才又在咖啡厅会面。”

“说到底，您究竟取回钱包没有？”

“没有，那天夜里钱包在椅子底下消失了。”

“那么现在钱包在哪里？”

听到这句话，列别杰夫猛地起身，站得笔直，乐呵呵地望着公爵，笑着回答：

“在这里，钱包一下子到了我外套的下摆里。喏，瞧，瞧，您瞧哇，请摸摸。”

不假，在外套左口袋前下方明显有个包的形状，摸上去立刻能识别是个皮钱包，肯定是口袋开了窟窿滑进去的，夹在衣里和衣面子之间。

“我把钱包抽出来查过，四百卢布分文不缺。我又把钱包放回原来的地方，从昨天早上我就这样让钱包装在外套的下摆里，我带着它散步，尽硌我的腿呢。”

“您毫无察觉？”

“我毫无察觉，咳，咳，咳！请想想，尊敬的公爵，尽管问题不值得引起您特别注意，我的衣袋一直完好无损，突然一夜之间，破了个大窟窿！我想弄个明白，查看了破口，觉得有人肯定用了小刀开口子，这几乎不像真事儿！”

“将军？”

“昨天他整日怒容满面，今天老样子，怒气冲冲。有时他仰天狂笑，抑或啼笑皆非，然后怒不可遏，叫我着实害怕。我呀，公爵，毕竟不是军人嘛！昨天，我们一起待在咖啡厅，不知怎么我的外套下摆凑巧鼓鼓囊囊甩在众目之下，特别显眼，将军对我恼了，面有愠色。他已经好久没有正眼瞧我了，即使不是喝得醉醺醺或不是动感情，但昨天他直勾勾盯视我两次，令我不寒而栗，背心直发冷。不管怎么说，我想明天把钱包的事了结，但今天晚上我还得跟他在咖啡厅厮守一阵。”

“您为什么要这般折磨他？”公爵大声问道。

“我没折磨他呀，公爵，我可没折磨他，”列别杰夫赶紧反驳，“我真心喜爱他……并且敬重他。您相信也罢，不相信也罢，现在他对我来说弥足珍贵；我比以前对他更有好感了！”

他说此话的语气非常认真，态度极其真诚，公爵听了很生气。

“您喜爱他，得了，您这样是折磨他呀！明摆的嘛，他想方设法让您找回钱包，为了引起您注意特意把钱包放在椅子底下，放在您外

套夹层里，他以此向您表明他不想跟您做手脚，但质朴地请求您原谅。听着，他请求原谅哪！因此他希望您顾全面子，他相信您对他的友情。而您却把这么个谦谦君子糟蹋得这副样子。”

“谦谦君子，谦谦君子，公爵，”列别杰夫重复道，目光闪烁，“惟您，高贵的公爵，才有真知灼见！为此，我对您忠心赤胆，佩服得五体投地！一言为定！我现在，此刻，就说找回钱包了，不是明天，喏，这是全部现金，请拿着，高贵的公爵，请保留到明天。明天或后天，我再来取回。”

“但慎之又慎，千万不要直通通冲着他说您找到钱包了。让他看见您外套下摆里没有东西就行了，他就明白了。”

“是吗？对他说我找到丢失的钱包不更好吗？装作什么也没觉察到不行吗？”

“不，”公爵沉思着说，“不，现在太晚了，那样太危险，真的，您最好什么也甭说。对他亲切点……但……不要太过分……您知道……”

“我知道，公爵，我知道，是说，我知道很难执行，因为要办好此事非得有您的心肠不成。再说，我现在还生气哩，他有时对我也太傲慢了。他泣不成声地拥抱我，可一转眼却又侮辱我，对我冷嘲热讽，无所不用其极。得了，我收拾好钱包，把外套的下套摆故意放在将军的面前。唉！唉！再见吧，公爵，打搅您了，惊动您了，我想说……”

“行了，看在上帝的分上，保持沉默，一如既往！”

“少说为好，少说为好！”

尽管事情已了结，公爵依旧沉默寡言，甚至更一言不发。他焦急地等候第二天跟将军见面。

——《白痴》第二卷第二二八至二三二页

附录二 《蒙田不朽的篇章》序言

蒙田一生只写了一本书：《随笔集》，这部独特的书没有预定的写作章法，也无条理秩序，随着遇事和读书偶感命笔，呕心沥血，鞠躬尽瘁。他相继四次出版《随笔集》，我想说四次“改头换面”。第一版于一五八〇年，时年四十七岁。这个文本，他一再修改，使臻完善，直到去世（一五九二年）还留下一册缀满修正和增补的著作，作为未来多次再版的蓝本。其间蒙田遍游德国南部和意大利（1580—1581），然后担任波尔多市长重要职务（从一五八一年到一五八五年）：他让读者分享他在国外的所见所闻，分享他在宗教战争混乱不堪的时期担任公职的经验。

在此之后，他把注意力从公共事务转向修身养性（我的意思是，他悉心整理自己的思想），身居自家的“书局”，闭户不出，直到仙逝，一直待在他出生的佩里戈尔小古堡里。他写了一些新篇章，组成《随笔集》的第三册；他重新修改润色前两册，并增改六百处。蒙田也把勤读时摘录的语句引入书中，使得第一册臃肿庞杂，因为他确信一切皆已有古训，所以潜心证明人类的思想时时处处相同和相似。大量的旁征博引使《随笔集》的某些章节变成一块块密集的希腊和拉丁作者“补丁”，让人怀疑蒙田的独创性。独创性真要非常鲜明，才能凌驾这堆杂乱的堆积。

炫耀学识渊博并非蒙田个人所为，当时希腊罗马文化仍旧独领风骚。吉本[1]恰如其分地指出，钻研比文艺复兴初期早得多的古文学，延迟了而并非加快了西方各国人民的智力发展。其时人们寻求典范，不大在乎吸取灵感和冲动。在薄伽丘和拉伯雷时代，学识的渊博压抑着知识分子，非但帮助不了他们自身解放，反而使他们窒息。古人的权威，尤其亚里士多德的权威，给文化打下深深的烙印。整个十六世纪，巴黎大学只培养出学究和书呆子。

蒙田不至于反对书本知识渊博，但他善于消化，为己所用，丝毫

不影响自身思想的形成，这是他区别其他学者之处。充其量他迁就时尚，在自己的著作中充塞了引语。但他指出：“我们肚子里塞满肉食有何用，如果消化不了，如果增加不了营养，如果不能强身健体？”（《随笔集》第一册第二十五节）他还更形象地自比蜜蜂：“蜜蜂到处采花，酿成蜂蜜，完成自己的杰作。”

《随笔集》若没有作者非同凡响的人格是不可思议的。那么他带给人间什么新东西呢？认识自己。他对认识其他种种事物不怎么有把握，但他发现的人性，给我们揭示的人性，是那么可靠那么真实，以致每个《随笔集》的读者都在他身上认识自己。

每个历史时期，人类总想用约定俗成的形象来掩盖真正的人性。蒙田揭去了这个面具，追本溯源，抓住了本质。他之所以达到这一步，是因为他孜孜不倦磨炼独特的洞察力；是因为他反对循规蹈矩，反对一成不变的信仰，反对因循守旧；是因为他具有始终清醒的批判精神，一张一弛，既玩耍取笑又潇洒和善，宽厚放达而不刻意讨好，只因他力求认识，而不求说教。

在蒙田看来，肉体与精神同等重要；他不把两者分离，切忌抽象地阐明自己的思想。所以，听其言之前先观其行就特别重要了。好在他本人已把自己的风貌和盘托出了。那就看一下吧。

他身材矮小，脸部丰满而不肥胖，按当时流行的方式留着不太长的胡须。五官“十全十美”。尽管他放纵糟蹋健壮的体魄，身体依然十分结实，只在四十七岁上得了肾结石。他步态稳健，动作猛锐，声音洪亮。他健谈，总是慷慨激昂，而且伴随种种动作。他吃什么都很香，而且狼吞虎咽，甚至咬着自己手指，因为那时还不用叉子。他经常骑马，直到晚年长距离骑马都不感觉劳累。他写道，睡觉占了他一生大部分时间。

一个作家的重要性不仅在于他固有的价值，而且更在于他的启示的切合时宜。有的传经送道只有一时的重要性，如今已引不起共鸣了。当时能唤醒良知，激发热忱，掀起革命，但对我们已没有召唤力了。伟大的作家之所以伟大，是因为其著作不仅符合一国一时的需求，而且为世代各族种种不同的饥饿提供充足的食粮。蒙田说：“一个自信的读者所发现他人思想的长处，往往不同于作者所写进书里的和所重视的，而且赋予更为丰富的含义和面貌。”（第一册第二十五

节）他自己是否“自信”？是否能够回答年轻的美国那些“自信的读者”向他提出的种种新问题呢？我将拭目以待。这篇序言的撰写和蒙田文选的编纂正是为了满足一位纽约出版者的要求。

我们这个时代，无论在哪个国家，富于建设性思想的人总备受青睐。一个作家最受人称赞的是，向我们提出一个井然有序的体系，一种解决政治、社会、道德问题的方法，因为令人焦虑的问题多多少少折磨着各国人民，尤其困扰着我们每个人。蒙田确实没有向我们提供任何方法（一种在他那个时代有价值的方法今天行得通吗？），也没有提供任何哲学或社会体系。他的思想远非井然有序，而任其欢蹦乱跳，信马由缰。他持久的怀疑使得爱默生[2]认为他是怀疑主义最完美的代表（即反教条主义的代表，精神探索的代表），有人说他的怀疑论可比作催泻药物，让病人排出泻药所清除的污物。由此某些人确实认为他的“我知道什么”一说是对其智慧其教诲画龙点睛，但我却不能得到满足。怀疑主义不是《随笔集》中我所喜欢的东西，对我尤其不足为训。一个“自信的读者”从蒙田著作中会找得到比怀疑和疑问更好的东西。

彼拉多[3]所提的恶毒的问题：“何谓真谛？”一直回响在岁月的长空，对此蒙田好像借用了基督非凡的回答：“吾即真谛”，尽管从人的观点来看，其方式完全属于世俗的，其含义与原义也是非常不同的。就是说，蒙田认为除了能认识自己外，对任何其他东西都不可能真正认识。这便是他滔滔不绝谈论自己的原因，在他看来，认识自己比认识其他一切更为重要。他写道：“应该既揭开事物的外表又揭去人物的面具。”（第一册第二十节）他写自己为的是自我暴露。面具虽属人物，但更属时代和国家，所以人是以面具来区分的，以致我们从真正被揭去面具的人身上能够很容易认出我们的同类。

他甚而至于认为他自己的写照可能会引起更普遍的关注，尽管这个写照在他是更具个别性的。根据这个深刻的道理我们重视他自己的写照，因为“每个人载着人类状况的全貌”。（第三册第二节）更有甚者，正如品达[4]所说，蒙田深信“真正的生灵是大善大德的开端”。（第二册第十八节）这句妙语，蒙田是从普鲁塔克那里借用的，而普鲁塔克又借用于品达，现在我再把蒙田的话为我所用。我很乐意把它当作《随笔集》的题铭，因为我若时时处处铭记这个重要的教导，必

定受益不浅。

这种只取真实的自己和把自己描绘得惟妙惟肖的决心，蒙田起初似乎并没有这一胆量和把握。由此，他自画的轮廓有某种初期的犹豫；由此，他从历史茂密的棘丛中寻找庇护：由此，他堆积经典语录，搜集各种范例，我想说，他引经据典，不断摸索，如履薄冰。他对自己发生兴趣，起初是隐约模糊的，不太清楚其重要性，怀疑表面上最无关紧要的东西以及最使大家不屑一顾的东西，是否恰恰是最值得注意的东西。他身上的一切在他都是好奇、逗乐、惊异的对象："到头来我只看到世上的厌物和尤物集于我一身：人们久而久之对一切怪异习以为常；但我越纠缠自己越认识自己，就越惊异于自己的丑怪，就越与自己过不去。"听他如此谈论自己的"丑怪"难道不有趣吗？因为我们在他身上所喜爱的，正是让我们在他身上认出与我们相像的东西，与平凡朴实的人相像的东西。

只是从《随笔集》第三册和在末卷里（最初几版所没有的），蒙田才得心应手地谈论自己的问题，不再犹豫摸索了。他知道自己要说什么，重点说什么，而且说得精彩，行文优雅，诙谐有趣，表达有致，曲径通幽，妙语无穷。他写道："人家培养人（如醒世作者），我则吟咏人。"（第三册第二节）稍后写得更微妙："我不描绘存在，而描绘瞬息即逝的东西。"德国人说Werden（探幽烛微），因为蒙田一直关注一切事物永恒的流动，换言之，注视人类性格的不稳定性：人格永远不固定，只在难以把握的变化中意识到自身。至少这个确实性在其他一切确实性纷纷崩塌中壮大起来，在以他自己为主题的问题上，他是"活在世上知之最多的人"（第三册第二节），"任何人永远不能像他那样准确那样充分地锲而不舍，使臻完善"，与确实性相辅相成的美德只会是"忠实性"，因此蒙田认为可以立即加上一句："确实性一目了然，最为真诚最为纯正。"

我认为我们从蒙田《随笔集》得到的最大乐趣来自他撰写此书的最大乐趣，我们几乎从每个句子都感觉得出来。在组成三册《随笔集》的所有篇章中，只有一篇枯燥乏味，就是那篇最冗长、写得最认真、承上启下、讲究章法的文字：《为雷蒙·德·塞邦德辩护》。德·塞邦德是十五世纪西班牙哲学家，曾在法国图卢兹大学讲授医学。蒙田应父亲之命十分吃力地翻译了德·塞邦德的《自然神学》[5]。"这在我

是十分奇特和新鲜的事情，但既然有运气有空暇又不能违背有史以来最好的父亲之命，我就尽力而为，总算把它译完了。”（第二册第十二节）这篇文字位于《随笔集》中部，是蒙田第一篇著作，是最出名最常被援引的文章之一。蒙田的思想放达无序，信马由缰，但他写这篇文章下了很大的功夫，详述一种学说，给他不确定的神秘主义披上坚定如一的薄纱。但恰恰因为他在这里紧紧管束自己的思想，他的思想便几乎失去全部典雅，失去他那闲云野鹤般超脱的魅力。我们感觉他把思想引向一个目的时，读起来兴味索然，只在后来的行文中他偶有所感，信笔而至，宛如信步所至，走进一条没有预定的小径采摘百花，我们这才感到津津有味。我乐于在此指出，最受欢迎最优美的作品也是作者最高兴最开心写的作品，这样的作品读起来才轻松洒脱。艺术不是靠严肃站住脚的，而乐趣则是最可靠的向导。《随笔集》各种不同篇章的全部或几乎全部文字所阐述的蒙田思想差不多都处于流动状态，是那样的拿不定主意，那样的变幻无常，甚至矛盾百出，以至后人可以作出各种不同的解释。有些人，如帕斯卡尔和康德，从中看出蒙田是个基督徒，又如爱默生则认为他是怀疑主义的典范；还有人说他是伏尔泰的先驱，圣伯夫[6]甚至发现《随笔集》是斯宾诺莎《伦理学》的准备和前奏。但我认为圣伯夫最接近真实的蒙田，他指出：“他采取与众不同的态度，把自己变成奇特的怪癖，从而触及每个人的小天地，并且通过自画像（他漫不经心、不厌其烦、锲而不舍给自己绘制图像）更好地成为大多数人的画家和形象捕捉者，为此他经常精心解剖自己，用他自己的话来说，剖析自己的变化无常和多层重叠。”“每个人在他（蒙田）身上都有一小块天地。”（《波尔-罗雅尔修道院史》第三卷第二章）

我认为蒙田善于承受包容前后不一和各种矛盾，这是一种巨大的力量。《随笔集》第二卷一开始那句话对我们既是唤醒又是警告：“致力于控制人类行为的人既于事无补更增递不了光辉，因为人类行为矛盾百出，无奇不有，好像根本不可能同出一辙。”（第一册第一节）对于人类这种自相矛盾，心灵大师们，不管名叫莎士比亚，塞万提斯或拉辛，无不至少有所短暂的统觉[7]。但，为了建立古典艺术，首先需要临时确立一种心理学，虽有点粗浅，却有确定不变的粗线条。为此必须有坠入爱河的情种，一毛不拔的吝啬鬼，妒火中烧的

醋罐子，但不可以有对上述种种都沾点儿边的人物。蒙田提到这些“善良的作家”时说，他们“选择普泽众生的外表，根据这个形象，他们去安排和解释人物的各种行为。如果无法削足适履，那就干脆弄虚作假”。（第二册第一节）他添加道：“奥古斯都对此视而不见”，后来圣埃夫尔蒙[8]也以相同的调子写道：“我们心灵中的皱褶和曲径，他（普鲁塔克）视而不见……他对人的判断大而化之，不相信别人跟他有什么区别……当他觉得露出破绽时，他便归咎于外部原因……而蒙田则理解得深刻多了。”我觉得蒙田甚至看得更为透彻，不单单如圣埃夫尔蒙所说的“人的易变”。我认为在“易变”一词的掩护下恰恰隐藏着问题的症结，直到很晚以后的陀思妥耶夫斯基才涉及，再后是普鲁斯特，因此有人说：“这是对我们赖以生存的人的观念提出了异议”，并由当代弗洛伊德等几个人把人的观念打破了缺口。也许在人格不确定的界限和自我的不稳定性方面，蒙田向我们提供了出其不意的线索，信笔所至，天然成趣，这使我最为惊奇，并且是直接诉诸我们的。

蒙田的同时代人对那些最震动人的段落想必忽略而过，视而不见，至少看不出其重要性。或许蒙田本人对同代人的无动于衷颇有同感，不管怎么说，他也关注当时的兴趣热点，而今天已不再使我们感兴趣了。倘若他又回到今天的世上，可能会说：“我若早知道你们关注的是这事儿，我就会多说一些了！”唉，放马后炮有什么用呢？谁让您一味迎合同代人而想不到我们这些后代人哪。他的时代向他指责的问题或最为忽略的问题，往往正是一个作家如何通过悠悠岁月能与我们沟通的问题。透过眼前的忧虑测出使子孙后代感兴趣的东西，是需要特殊洞察力的。

爱情好像在蒙田的生活中没有起什么大作用，他更注意肉体的快感。似乎结婚时热情不高，如果说他是好丈夫的话，暮年他就不会写下这样的话：“偷情时更容易尽性，而与妻子结伴则要循规蹈矩，处处节制。”（第二册第三十三节）当然此话并不表示他身体力行。他不大器重妇女，每每寻欢之后，便让女人去做家务。我摘录了蒙田在《随笔集》中谈论妇女的段落，都是些不堪入耳的话。至于他的子女，他在书中一笔带过：“他们全在婴儿时就夭折了。”（第二册第八节）只有一个女儿“逃此厄运”（同上）。子女们相继死去好像他并不

感到可惜。

然而，蒙田并非不近人情，他特别同情小民百姓："我一心向着平民百姓，心里天生对他们有着无限的同情。"（第三册第十三节）但需要理性平衡时他立即恢复镇静："我非常同情他人的痛苦，心肠极软，很容易跟着别人痛哭流涕，如果是在我深感伤心的场合。"（第二册第十一节）拉罗什富科后来说："我很少有怜悯心，根本不想有此心。"最终导致尼采的名言："让我们具有铁石心肠。"这样的声明来自像蒙田或尼采这些天生有着软心肠的人特别使我感动。

蒙田情感生活方面惟有友谊在他的著作中有所反映。他对埃蒂耶纳·德·拉波耶第[9]的真挚友情似乎一直藏于心中，在他的精神上也占有重要的位置。这个比他大三岁的挚友仅有一篇小论文：《论自愿的奴性》。这本小书不足以使我们把拉波耶第视为"世纪的伟人"，与蒙田并驾齐驱，但大概足以使我们明白，后来的《随笔集》作者系恋于一颗极其宽厚和高贵的心灵。

另一宗友谊在蒙田的生活中也占有重要的位置，即他对玛丽·德·吉内小姐的挚情，称她为"姻亲女儿"。他入垂暮之秋时写道："我爱她大大超过父爱，她在我退隐和孤独中与我形影不离，成为我自身最美好的一部分。"甚至添加道："在这个世上我只关心她了。"当她"超饱满"崇敬和爱慕《随笔集》的作者时，年仅二十，而蒙田则五十有四。不谈及此宗纯精神的眷恋可说是数典忘祖，因为多亏德·吉内小姐照管，《随笔集》第三版这个很重要的版本，在蒙田死后三年得以面世（1595），多亏她忠心不二，蒙田的手稿得以保存，对后来出版蒙田全集大有裨益。

蒙田与埃蒂耶纳·德·拉波耶第之间的友情不管多么高尚，我们可以猜想这种友情对蒙田是有点约束的；这个好享受的人若没有遇见拉波耶第不知会成为怎么样的人，尤其倘若拉波耶第不是年轻早逝（时年三十三岁），《随笔集》不知会成为怎么个样子；倘若他的思想继续受朋友拉波耶第控制，不知会是怎么样了。对此，圣伯夫援引小普林尼[10]一句很优美的话："我失去了生活的见证人……今后我担心生活更加漫不经心。"好个"漫不经心"，我们就喜欢蒙田的"漫不经心"。在拉波耶第看来，蒙田有点卖弄古风。尽管是真诚的，他一向如此，因为非常仰慕英雄主义，但他不喜欢，越来越不喜欢人们故作伟大，

越来越担心他将不得不先缩小再求高大。

拉波耶第在一篇致蒙田的拉丁韵文中向他指出："你呀，朋友，你更需要克己，因为我们知道你素性既倾向于恶习又好大喜功。"一俟拉波耶第去世，蒙田越来越不屑于"克己"，天生素质使然，也是哲学观念使然。矫揉造作和煞费苦心获得的人格（简直是非人格），把道德礼仪习俗乃至偏见熔为一炉所塑造的人格，蒙田是最感厌恶的。被这一切所束缚所掩盖所伪装的真实人性，似乎对蒙田来说有一种神秘的价值，他企盼着这种价值作出某种显影。诚然，我明白此处想玩文字游戏太容易了，只需从蒙田的教导中指出他主张顺其自然，盲从本能，甚至听任最低级的本能为所欲为，因为这样的本能总显得最为真诚，就是说最为天然，有如花瓶底端的沉积，其浓度其厚度都是必然聚成，甚至受到最高贵的激奋震荡之后，积淀又会产生……但我认为这样就完全误会蒙田的本意，尽管他对我们与动物共同的本能非常关注，也许过分关注了，但他仍然超越了动物的本能，从不允许自己成为本能的奴隶或牺牲品。

很自然，蒙田并未因上述思想而感到有一星半点的懊悔和忏悔之意。他于一五八八年写道："自发表我的首批作品，我老了八岁，但我怀疑自己有丝毫改变。"（第三册第九节）更有甚者："我的放荡，那些有伤风化的事，使我误入歧途，叫我心里很不痛快，但仅此而已。"（第二册第十一节）类似的声明充斥《随笔集》的最后部分。后来他添加道："倘若我得重新生活，我会像我生活过的那样再生活一遍：我既不抱怨过去也不怕未来的不测。"（第三册第二节）这引起某些人极大的愤怒。这些声明当然完全有悖于基督教的。每次蒙田谈起基督教，总是出言不逊，有时几乎刁钻促狭。他经常关心宗教，但闭口不谈基督。没有一次援引基督的话。甚至可以怀疑他是否读过《福音书》，或者更确切地说，可以不必怀疑他从未读过《福音书》。至于他对天主教的崇敬，确实是慎之又慎的，因为不应该忘记一五七二年卡特琳娜·德·梅迪西斯和查理九世发布敕令，引起全法兰西王国内屠杀新教徒[11]。伊拉斯谟[12]（死于一五三六年）的事例引起蒙田的警惕，反正他明白自己不想勉强写《愚人颂》[13]之类的书。显而易见，伊拉斯谟其实也不想写，只是他不得不受命于教会，承诺本身就是束缚。最好虚与委蛇：蒙田在题为《祈祷》的章节中不

断增加和解的内容，一五八二年的版本如此，一五九五年的版本亦然。他于一五八一年游历期间把其著作献给罗马教皇格里高利十三，这位教皇是格里高利日历（简称格里历）的创始人，一直沿用至今。教皇称赞他，但有几处保留意见，蒙田很快按教皇的旨意加了几行，其用意有过之而无不及，而且把这些话重复添加到另外好几处，以表明完整的正统观念和对教会的顺从。其时教会表现得非常随和，与欣欣向荣的文艺复兴文化妥协了。伊拉斯谟被推荐红衣主教的职位，尽管有人指控他的书宣扬无神论，继而在巴黎遭禁。马基雅维里的著作[14]尽管毫无宗教信仰，却在罗马按克莱芒七世教皇[15]敕书印发。

这种容忍和宽松使宗教改革的领袖们更肆无忌惮。蒙田和天主教可以融洽相处，和耶稣教则格格不入。他接受宗教，只要宗教满足于装点门面。他针对“刚愎自用的君主们”的言论，同样用来对付教会当局：“应该向他们鞠躬和顺从，但知性不在其内；我的理智不应卑躬屈节，但膝盖却可弯曲。”（第三册第八节）

为了保护他的著作，他感到有必要再增添几行使人非常放心的话，几乎看不出是他的手笔，甚至在《随笔集》最精彩的地方，譬如向虔诚的基督教心灵发出警告，“仅仅为了另世永生的目的就完全值得我们抛弃舒适和温馨”（第一册第三十九节）。这段话一直是手书眉批，只在蒙田谢世后才公布于众。其他类似的文字像避雷针般标插在书中，更确切的比方，就像在饮食控制时期把“糖浆”或“柠檬水”的标签贴在威士忌酒的瓶上。离上述引文不远几行就有“避雷针”：“应当坚持享用生活乐趣，死死咬住和抓住不放，因为岁月一年一年无情地把我们的生活乐趣抢去。”（第一册第三十九节）第一版的这个段落是后来增添的文字难以掩盖的，给我们描绘了真实的蒙田，一个对“一切伪造都是不共戴天的敌人”（第一册第四十节）。对这种假惺惺的出尔反尔，我简直感到愤慨，如果我没有想到这也许出于能向我们兜售其商品的需要。圣伯夫说得好：“他（蒙田）能够表现出他是很好的天主教徒，但却无法让人感到他信奉基督教。”因此我们可以用蒙田评论尤里安皇帝的话来评论他自己：“在宗教上，他是处处无行的，故有背教者之诨名，因为他抛弃了我们的宗教。然而我觉得这种看法更站得住脚，即他内心从未相信过我们的宗教，但为了顺从法律，他虚与委蛇……”[16]另外，他援引阿米安·马塞兰[17]“……他

（尤里安皇帝）把异教久久埋在心田，因为他的军队全是基督教徒，不敢披露自己信奉异教。”故而尤里安这个人物强烈吸引着他。

蒙田所喜欢天主教之处，所赞赏乃至宣扬的东西，是秩序和资历。他说：“在目前关于法兰西内战烽火四起的争论，最优秀最健康的派别无疑是既维护宗教又维护古代方式治国的。”（第二册第十九节）因为“一切大变动都是摧国乱邦的”。“……最古老和最为人所知的弊病总比最新近和没有经验的弊病更容易令人忍受。”（第三册第九节）他对《福音书》的无知并非出于对新教改革家的憎恨，不必寻找其他理由。天主教会，法国天主教会，他主张完整保留下来，并非因为他认为天王教是惟一好的宗教，而是因为他感觉改变教会不好。

同样，我们从蒙田的一生和他的全部著作看出他坚定如一地热爱秩序和分寸，关心公共福利，抵制把个人利益凌驾于众人利益。然而，直抒己见和维护光明正大在他看来最为重要，优先于一切其他考虑：“……我宁愿一败涂地，也不愿违背心意，屈尊俯就。”此处我想抓住他的话，不假思索地认为他也许有点吹牛，因为这些话今天听起来仍很重要，其重要性不亚于蒙田生活的混乱时代，其时某些光明正大的觉悟者保持独立自主，不屑随波逐流，曲意逢迎。“一切泛论都是怯懦的，危险的。”（第三册第八节）还有：“没有比按条例和纪律行事更愚蠢更脆弱的生活方式了。”（第三册第十三节）这类段落在《随笔集》中比比皆是，我择其最重要的，尤其就今天而言，我最后再引一段：“公共福利要求人们背叛和撒谎”，唉！甚而至于他后来添加道：“乃至屠杀”，“把此差使让给惟命是从、委曲求全的人吧！”（第三册第一节）显而易见，蒙田天生不是搞政治的。

他自己也觉得领导公共事务的资格不够，当他出让法官职务[18]以及后来辞去波尔多市长专心修身养性，其想法都是非常健康的。他认为撰写《随笔集》，是他对国家最大的效劳；我要说，是对全人类最大的效劳，因为必须注意到在他看来人类观念远远凌驾于祖国观念之上。他对法国异乎寻常地赞美，至少对巴黎如此：“巴黎是法兰西的光荣，是世界最高贵的光彩”，他“爱之切，连缺陷瑕玷都喜欢”，（第三册第九节）但他是有心人，宣称他对全人类心怀友情：“……我认为所有的人都是我的同胞，像拥抱法国人一样拥抱波兰人，把国民关系置于世人关系之后。”（同上）他添加道：“我们努力获得的纯

友谊通常超过因气候或血缘相通而形成的友谊。我们出生于世，本来就是自由自在的，无牵无挂的，而我们把自己禁锢在某些狭窄的地方，有如历代波斯国王以只喝舒阿斯佩兹河的水为自律，愚蠢地拒绝享用其他一切河水的权利，把天下其他水源一律从他们的目光中排干。”（同上）

后人总欠蒙田的情。由于他说什么都无秩序无方法，每人均可从《随笔集》中采集自己所喜爱的东西，这往往又是他人所蔑视的东西。没有作家像他那样容易被人占去好处，而又难以指控别人出卖他，因为他自己做出榜样：不断自相矛盾，食言而肥。“是真理，则不必害怕承认，”他坦诚写道，“必要的话，我很容易既给圣米歇尔上蜡烛又给他的蛇上蜡烛。”[19]（第三册第一节）此话当然更取悦于蛇而使圣米歇尔不快。所以，蒙田不受信徒爱戴，他也不喜欢信徒。这说明他死后，至少在派别林立、四分五裂的法国，不受重视的原因。自一五九五年（请记住，他死于一五九二年）至一六三五年，《随笔集》只出了三四个新版本。在国外，诸如在意大利，在西班牙，特别在英国，蒙田则很快大受欢迎，而正当他在本国不受欢迎或不大受欢迎的时候。我们从培根[20]和莎士比亚的著作中找得出《随笔集》无可否认的影响痕迹。

蒙田远离基督教的同时，提前接近歌德：“至于我嘛，我热爱生活，就像上帝乐于赋予我们生命那样培育生命……自然是个温和的向导，但又是谨慎而公正的向导。”这些几乎是《随笔集》的结束语，后来的歌德想必乐意把自己的名字签在后面。这就是蒙田的智慧所达到的结果。他的作品没有一句废话。蒙田精心把谨慎、公正和修养与他热爱生活的声明结合在一起。

蒙田给我们主要的教益，就是很久以后人们称之为开明大度的东西。我觉得当今之下是我们能从他那里取得的最明智的教诲，现时政治或宗教信仰使世人四分五裂，互相对立。“由于本国目前纠纷四起，”他说，“我所关切的是我自己不看轻我的对手值得称道的优点，也不低估我追随的人们应受指责的品质”。（第三册第十节）他晚些时候添加道：“一本好书并不因为反驳我而失去魅力。”（同上）这一节的最后非常精彩：“他们想要使我们的说理和判断不为真理服务，而为我们想望的计划服务。我宁愿走另外的极端，因为我担心我的想

望把我诱骗了。再加上我内心不大相信我所希望的东西。”（同上）这些精神和心灵素质从未比在它们最受轻视的时期更受欢迎更有用处。

这种罕见和非凡的气势，即他经常向我们谈起的那种聆听和采纳他人意见乃至压倒他本人意见的倾向，阻止着他过于深入地在一条道上冒险，而这样的道路正是后来尼采的道路。同样，一种天生的谨慎也阻止着他，为了保持谨慎，他不乐意贸然行事。他害怕荒芜的地区，害怕空气稀薄的地区。一种惶惑不安的好奇心在他身上悄然而起，无论在思想领域还是外出旅行的时候都是如此。陪伴他旅行的秘书撰写的旅途日记上，我们读得到这样的文字：“我从未见过他如此不知疲倦，不再抱怨病痛（他当时患肾结石，但不妨碍他骑马骑几个小时），无论在路上还是在住处，都专心致志地注意遇到的事物，抓住一切机会与陌生人聊天，以致我认为这减轻了他的疾病。”他宣称“到陌生地方散步是毫无计划的”，较远处：“他嗜好迁徙，以致厌恶他不得不歇脚的近处。”所以他经常说：“过了惶惑不安的一夜之后，早晨想起还要观看一个城市或一个新地方，就乐不可支地起床了。”在《随笔集》中蒙田本人也写道：“我很清楚，这种迁徙的乐趣严格地讲表明了惶惑不安和优柔寡断，由此产生我们主要的、主宰的素质。是的，无可讳言，除了在梦中和想望中，我看不出哪里是我的立身之地：惟有变动的欲望给我带来好处，还有掌握纷繁的内容也使我获益匪浅。”（第三册第九节）

蒙田一生中第一次也是惟一的一次长途旅行是去德国南部和意大利，其时年近半百。那次旅行历经十七个月。要不是他出乎意外地被选为波尔多市长而不得不突然返回法国，他的旅行很可能还会延长更久，可见他乐此不疲，流连忘返。从此之后，他经常想轻松愉快一下，好奇心驱使他匆匆上路。

根据《随笔集》前后的版本追寻一下蒙田对死亡观念的态度是很有教益的。他为作品最初章节中的一节加了标题：哲学思考就是领会死亡。在这节中我们读到：“我始终怀有对死亡的想像，胜过对一切的想像，即使在最年轻的时代也是如此。”驯服对死亡的想像力在于减少对死亡的恐惧。在最后一版的《随笔集》中蒙田终于说：“谢天谢地，我可以在上帝乐意的时刻毫无遗憾地离去。我没有任何牵挂，

除了我自己，我向每个人痛快地告别。从未有人像我这样又纯粹又充分地准备离开世界，像我这样时刻准备洒脱而去。”……“死亡即便突然来到，我也不会有什么新鲜感了。”（第一册第二十节）他几乎爱上了这样的死亡，就像喜爱一切自然的东西。

据悉，蒙田完全像基督徒那样寿终正寝，虽然他走的不是基督徒所走的道路。他临终时却有妻子和女儿陪伴，也许是她们好心促使他比他自己所设想的更虔诚地离世，而他则“满足于平心静气地死去，赤条条孑然一身地死去，这才符合本人离群索居、无牵无挂的生活”（第三册第九节）。没准是这种预感促使他写道：“倘若我可以选择我的死亡，我想，宁愿死在马上而不在床上，不在家里，远离亲人。”（同上）

如果有人指责我过分突出蒙田思想的锋芒，那我会反驳道，许多评论蒙田的专家竭力抹去蒙田思想的棱角。我只不过把蒙田思想删繁就简，把繁芜的《随笔集》理出个头绪，因为繁杂的章节常常如乱麻似的让我们看不清来龙去脉。对于大胆的作家，即使在他们成为经典之后，教育家也总想方设法使他们无甚大碍，这种锲而不舍的努力确实令人赞赏。曾几何时，一切新思想好像就失去了棱角；另外，对新思想有某种适应之后就玩弄起来，也不怕玩物丧志。

蒙田在游历意大利时惊异地发现古罗马最傲岸的宏伟建筑大多一半埋在废墟瓦砾里。古建筑总是从顶端一点点风化崩塌。但，正是从顶端坠落的碎片堆积了起来，我们脚下的土地才升高了。如今我们之所以觉得尖顶不太高了，也因为我们眺望的基点不太低呀。

---

[1] 吉本（1737—1794），英国历史学家，代表作《罗马帝国衰亡史》六卷（1776—1788），叙述自马可·奥勒留帝末年（180）至东罗马帝国（拜占庭）灭亡（1453）间的史事。在启蒙运动影响下抨击基督教会，认为基督教的传播是古罗马帝国灭亡的原因。

[2] 爱默生（1830—1882），美国散文家，哲学家。反对一切固定的传统和教条体系，提倡接近大自然，认为伟人是“卓越灵魂”的化身，著有《代表人物》，《英国人的性格》。一八七三年他在哈佛大学的演讲被誉为“美国精神独立宣言”。

[3] 彼拉多，公元一世纪（约26—约37）罗马帝国驻犹太国总督。据《新约全书》记载，耶稣由他判决钉死在十字架上。相传他后来受到惩罚，有人说被流放，有人说被处死，有人说改教殉难，众说不一。

[4] 品达（约前518—约前438），古希腊抒情诗人，以写合唱颂歌著称，传世作品有四十多首，内容大多颂扬希腊诸神和奥林匹亚竞技获胜者。

[5] 雷蒙·德·塞邦德（?—1436），卡塔卢尼亚（现西班牙东北部）哲学家、医生，在其力作《自然神学》中鼓吹大自然如同《圣经》显现着上帝的存在。蒙田翻译此书，并著文《为雷蒙·德·塞邦德辩护》，揭破人间虚伪，驳斥意大利人文主义者皮科（1463—1494）的名著《论人的尊严》，认为人这种“可悲可鄙的生灵不能主宰自己，却胆敢自命为宇宙的主宰和君王”。

[6] 圣伯夫（1804—1869），法国文学批评家，其主要文艺批评著作有《文学肖像》、《当代人物肖像》、《波尔-罗雅尔修道院史》、《月曜日丛谈》等。

[7] 哲学家莱布尼茨等人用语。

[8] 圣埃夫尔蒙（1615—1707），法国伦理学家，批评家。

[9] 埃蒂耶纳·德·拉波耶第（1530—1563），法国作家，以早熟著称，十八岁就写下论著《论自愿的奴性》，揭露专制，初露锋芒。

[10] 小普林尼（61或62—约113），古罗马作家，大普林尼之甥及养子。曾任执政官和俾堤尼亚总督。今存《书信集》十卷三百余篇，其中与图拉真帝讨论如何处理基督教徒的信件，尤具史料价值。

[11] 卡特琳娜·德·梅迪西斯（1519—1589），王太后担心国王查理九世过于重用科里尼海军上将，因为科里尼是加尔文党军队的首领，他劝国王支持荷兰起义的新教徒和西班牙国王作战，从而使法国新教和天主教两派和好，为此决定让那伐尔国王亨利和查理九世的妹妹玛格丽特成亲。信奉加尔文教的数千名绅士来巴黎参加婚礼。太后下令暗杀科里尼，未遂；朝中大臣怕遭报复，于是大肆屠杀新教徒。这就是有名的圣巴托罗缪大屠杀（1572）。

[12] 伊拉斯谟（1469—1536），文艺复兴时期尼德兰人文主义者，生于荷兰鹿特丹。曾任神甫和坎布雷主教秘书。

[13] 《愚人颂》是伊拉斯谟的代表作，揭露封建统治的罪恶和别有用心的人利用教会愚弄人民。他曾在法、德、英、意等国任教和游历，博闻强识，抨击经院哲学和宗教偏见，对德国宗教改革起了积极的推动作用。

[14] 马基雅维里（1469—1527），意大利政治思想家和历史学家。主张结束意大利的政治分裂，建立统一而强大的君主国，为此可以不择手段，即所谓“马基雅维里主义”。此处系指《君王论》、《罗马史论》等。

[15] 克莱芒七世（1523—1534），系第二百一十七任教皇。

[16] 尤里安（332—363），被基督教会称为背教者尤里安（一译朱里安）。古罗马皇帝（361—363），君士坦丁大帝之侄，信奉新柏拉图主义，即位后宣布脱离基督教，禁止基督教徒一切宗教及文化活动，下令恢复罗马宗教和重新修建罗马神庙。

[17] 阿米安·马塞兰（330—400），原籍希腊，拉丁文历史学家。

[18] 蒙田于一五七〇年卖掉法院顾问的职位，当时买卖官职是常见的事。

[19] 系指意大利威尼斯画派名家卡帕奇欧（1460—1526）的名画《圣米歇

尔降服巨龙》，龙画得有点像蛇，故蒙田讥讽圣徒降服的不是龙而是蛇。

[20] 培根，系指弗兰西斯·培根（1561—1626），英国哲学家。他反对经院哲学，主张打破偶像，强调自然科学，提出“知识就是力量”，他是“整个现代实验科学的真正始祖”（马克思语）。

[英] 托·斯·艾略特

T. S. Eliot

大教堂凶杀案　艾略特文集·戏剧

The Complete Plays of T. S. Eliot

李文俊　袁伟　等／译
陆建德／主编

上海译文出版社

1948

托马斯·斯特恩斯·艾略特

Thomas Stearns Eliot

1888～1965

英国诗人、剧作家、批评家。
主要作品有诗作《普鲁弗洛克的情歌》、《荒原》、《四个四重奏》，评论《传统与个人才能》、《批评的功能》、《诗与批评的效用》等。

上海译文出版作品

《大教堂凶杀案》
《批评批评家》
《荒原》

The Nobel Prize in Literature 1948 was awarded to T.S. Eliot "for his outstanding, pioneer contribution to present-day poetry".

获奖理由：“对于现代诗之先锋性的卓越贡献。”

T. S. Eliot

The Complete Plays of T. S. Eliot

大教堂凶杀案

人物

第一部

坎特伯雷妇女合唱队
大教堂三教士
一信使
大主教托马斯·贝克特
四诱劝者
会众
场景为大主教的府邸
时间为一一七〇年十二月二日

第二部

三教士
四骑士
大主教托马斯·贝克特
坎特伯雷妇女合唱队
会众
第一场发生于大主教府邸
第二场发生于大教堂
时间为一一七〇年十二月二十九日

第一部

合唱队　让我们站在这里，靠近大教堂。让我们伫候在这里。
是危险吸引我们前来？抑或是对安全的期盼，
把我们的腿脚牵引来大教堂？
难道还有任何事情会是危险，对于
我们，已经一贫如洗的坎特伯雷女人？何等样的苦难
未曾为我们熟悉？对于我们，已再也无所谓危险，
何况大教堂里也并不安全。是一个行动的某些征兆
迫使我们觉得必须眼见为实，迫使我们的腿脚
必须走向大教堂。我们不得不来亲眼见证。

金色的十月已让位给阴郁的十一月。
苹果采下也已贮存，大地变成了
　　腐水荒地里象征死亡的一个个棕褐色小尖冢，
新年在等待与呼吸，等待并在黑暗中悄悄耳语。
此时，庄稼汉们踢掉沾满泥土的靴子，伸出手去朝向炉火，
新年在等待，命运在等待那即将来临的事情。
谁在伸手烤火的同时还记得万圣节的列位圣徒，
记得等待中的那些殉难者与圣徒？谁又会
将手伸在炉火前，却拒绝自己的主人？谁将在火边
把自己烤得暖暖的，却背弃了他的主人？
七年又一个夏天已经过去
七年了，自从大主教离开我们，
他一直待他的信众那么慈祥。
不过倘若他回来结果怕是不会太美妙。
国王在统治，领主们在统治；
我们承受着种种压迫，
不过主要还是受着自己心计的支配，
倘能无人管束，我们便会心满意足。
我们尽量管好自己一家子的事；

商人不事张扬，悄悄敛聚起一小笔家当，
受苦人伛身对着自己那片小土地，面有土色，
　　那原本就是他自己的颜色，
经过时唯恐引起别人的注意。
此刻，我担心宁静的季节怕要受到骚扰：
冬天将挟带着死亡从海上来，
骚动不安的春天会叩击我们的门，
根与茎会噬食我们的眼、我们的耳，
毁灭性的夏日又会把我们的河床烤焦
受苦人等来的将是又一个收成腐烂的十月。
夏季何苦要欺哄和安慰我们
如果结果仅仅是秋季的火、冬天的雾？
夏日的酷热里我们能做什么
除了在荒园里等来另一个十月？
一种瘟疫正向我们逼近。我们等待，我们等待，
圣徒和殉道者也在等待，等的是接班的殉道者和圣徒。
命运在上帝的手里等待，蕴酝着逐渐成形：
我曾在一束阳光中见识过这类的事。
命运在上帝的手里等待，而不是在政客们的手中，
他们总是在算计与揣度，有的机巧有的也很笨拙，
在手中将自己的目的按时代的模式随意捏塑。
来吧，快乐的十二月，谁将见证你，谁将为你留下记录？
莫非人子还会从嘲弄的唾沫堆里重生？
对于我们，穷苦的人，不会有行动，
我们只会等待，只会见证。
〔众教士上。
教士一　七年又一个夏天已经过去。
　　七年了，自从大主教离开我们。
教士二　大主教都做了些什么，还有我们至高无上的教皇大人，
　　对于我们执拗的国王以及法兰西国王？
　　在无穷尽的纷争与拼凑而成的妥协中，
　　在会议上，达成了协议与不欢而散的会议上，

不了了之或无止无休的会议上
在法兰西此处或彼处召开的会议上？
教士三　我未见到世俗政府执政上有何令人叹服的技艺，
除了暴力、欺诈与层出不穷的营私舞弊。
国王统治也好，领主们统治也好：
强人仗着铁腕，势单力薄背靠的是多端的诡计。
他们唯一尊奉的法规便是：攫取权力，保住权力，
地位稳固的可用别人的贪淫来运筹帷幄，
摇摇欲坠的则毁灭于自己的好色与贪婪。
教士一　这样的情况难道就不会终止，
直到大门外的那些穷苦人
忘掉了他们的朋友，他们天上的父，还忘掉
他们曾有过一个朋友？
〔信使上。
信使　上帝的仆从们，寺院的看守者们，
我来是通知你们，我就直说不绕弯子了：
大主教已经来到英国，就在离城不远处。
先派我匆匆前来
好通知你们他将来临，让我把话尽量说清楚，
好让你们准备迎接他大驾光临。
教士一　什么，莫非流亡已经终止，我们的大主教
将和国王重新修好？两个傲慢的人
究竟达成了何等样的协议？
教士三　　在锤子和铁砧之间
又能出现什么样的平静？
教士二　　告诉我们，
旧的争论结束了吗，隔开他们的
那堵傲慢的墙坍塌了吗？是和平还是仍然在争战？
教士一　　他来
拥有充分的控制权，抑或仅仅是
在罗马的统治下，作精神上的驭领，
对正义加以肯定，对百姓表示眷爱？

信使　你们表示了一些不信任，这也情有可原。
他来，怀着尊严与忧虑，重申他所有的主张，
明确无疑地，显示对民众的热爱，
他们欢迎他，表现出了狂热的激情，
夹道欢迎，脱下披风为他铺道，
路上洒满了树叶与新鲜的花朵。
城里是万人空巷，挤得透不过气，
我想他的马尾巴定会全被拔光，
每根马毛都会成为一件珍贵的圣迹。
他看法一致，跟教皇，还有法国国王，
后面的那位恨不得将他留在国内：
至于我们的国王，那又是另外一回事。
教士一　不过还是要问一句，到底是战还是和？
信使　　是和。却非和平之吻。
而是拼凑草成的状态，倘若你要问我的看法。
若是要让我说，我认为尊贵的大主教
并非心存丝毫幻想的人。
或是需克服最后残存那点自尊心的人。
若是要问拙见，我认为这样的和平
既绝非一个终结，又不像是一个开端。
人所共知的是，当大主教
告别法国国王时，他对陛下说，
我的大人，他说，我离开您时是这样一个人，
在我余生里我将不会重新见到。
此话，我向你保证，是从最高当局处得知；
对大主教说的话的真意有着多种解释，
但没有一种认为是乐观的预言。
〔下。
教士一　我为大主教担心，我为教会担心，
我知道人一旦腾达便会骄傲，
这骄傲又会因遇到狠毒对抗而火上添油。
我见过他任枢密大臣时的景象，常得到国王谀赞，

朝臣们对他或敬或畏，各用自以为是的方式，
他受人鄙视也鄙视别人，总是孤立无援，
他不拉帮结派，地位一直岌岌可危；
他的骄傲却总是来源于他的德行，
矜持从大公无私中汲取养分，
矜持由慷慨大度里汲取养分，
他憎厌宠主额外拨予的权力，
唯愿能单独侍奉上帝。
倘若国王更为英明，或者干脆愈加懦弱，
对于托马斯，事态倒是会迥然不同。

教士二　不过我们的大人还是回来了。大人重又恢复他的地位，
我们已经等得太久，从十二月到另一个让人沮丧的十二月。
大主教将率领着我们，驱走失望和怀疑。
他定会告诉我们该怎样做，给我们指令，教导我们。
我们的大人和教皇，还有法兰西国王，会站在一起。
我们身后有磐石可倚，脚下有稳固的立足之地
来抵挡爵爷、地主势力的永恒冲击。
上帝的岩石就在我们脚下。让我们欢迎大主教
以热诚的感恩心情：
我们的大人，我们的大主教回来了。当大主教归来
我们的怀疑即烟消云散。因此，让我们欢呼，
我说的是欢呼，还要显露笑容来表示对他的欢迎。
我即是大主教的部属。让我们对大主教表示欢迎！

教士三　不管是吉是凶，总得让时代之轮转动。
都七年了，轮子一直纹丝不动，这样可不行。
不管是凶还是吉，还得让它转动。
不然谁知道结局是好是歹？
直到那些推磨人将磨盘停下
戛然将街门关上，
所有的奏乐女郎也被喝令压低喧响。

合唱队　这不是个能维持下去的城市，长居不宜。
风中有瘟疫，时令不相宜，赢利无保障，风险却会必然来临。

唉，晚了晚了晚了，时节已经错过，今年不会有好的收成；
风是罡风，海是怒海，天空灰暗，灰暗灰暗灰暗。
哦，托马斯，回去吧，大主教；快快回去，回归法兰西。
回去。要快。要没有动静。就让我们在沉寂之中灭亡。
你带着欢呼声来，你带着叫好声来，可是你也把
　　死亡带进了坎特伯雷：
把厄运带给这座教堂，带给你自己，带给这个世界。

我们不希望出什么事情。
七年来我们静悄悄地过日子，
做到了不惹人注意，
活着，凑凑合合地生存着。
这里确实有压迫与穷奢极侈，
这里确实有贫穷与种种限制，
这里确实有小小的不公平，
可我们还是活了下来，
活着，凑凑合合地生存着。
有时候谷物歉收，
有时候收成还算不错，
有一年阴雨连绵，
下一年又是干得土地生烟，
有一年苹果太多，
另一年李子却不挂果。
不过我们还是活了下来，
活着，凑凑合合地生存着。
我们还能张罗欢宴，听得到大弥撒，
我们酿造了啤酒还有苹果酒，
聚积下御冬的木柴，
在炉角边聊聊家常，
在街角传传小道消息，
说话，还不至于非得窃窃私语，
活着，凑凑合合地生存着。

我们看到了出生、死亡和男婚女嫁，
见识过形形色色的丑闻，
我们承受着各种捐税，
但我们也会开怀大笑，也会扯扯闲篇，
有几个小女子不见了踪影，
原因不便明说，有的想跑却跑不了。
我们都各有自己隐秘的恐惧，
我们特殊的阴影和不可告人的心病。
可是如今大难临头，不是某一个人的而是属于全体，
那是生与死的恐惧，当我们把生死单独
视为一种特殊的虚空。我们
害怕这种恐惧，对之我们无所知晓，无法面对，
　　也无人能够理解，
于是我们的心被撕离，我们的头脑像洋葱被一层层地
　　剥却，我们的自我也迷失，迷失
在一种无人能懂的最终恐惧中。哦，托马斯大主教，
哦，托马斯我们的大人，离开我们，让我们自生自灭
　　在卑贱、阴暗的生存框架中，离去吧；别要求我们
反抗这座厅堂、这位大主教和这个世界的毁灭。
大主教啊，把握住掌握好自己的命运，别在阴影包围
　　当中四处出击，你莫非不明白，对于小人物，
把他们拖进命运的模式，意味的是什么，小人物无非就
　　生活在小是小非当中，那样要求
岂不是让小人物伤透脑筋，要他们来支撑住这厅堂，
　　它们的主人和这个世界的倒塌？

哦，托马斯，大主教，离开我们，离开我们，离开阴沉的多佛尔[1]，张帆驶向法兰西，即使在法国，您仍然是我们的大主教。托马斯大主教，把白帆升起在灰天与怒海之间，离开我们，离开我们去法兰西吧。

教士二　在这样一个时刻还会这样说话！
　　你们真是一群傻头傻脑、自以为是、喋喋不休的婆娘。
　　莫非你们不知道，善良的大主教

任何一分钟都会来到？
街上的群众将会一阵阵地欢呼，
你们却像树顶的蛙群不住地喧聒：
青蛙至少可以煮熟让人吃。
不管你们担的是什么心，见识短浅的东西，
希望你们至少脸上别显得那么难看，
对我们的好大主教得做出一次像样的欢迎。
〔托马斯上。

托马斯　安静。让她们说去，她们正说得起劲。
她们连自己都不知会说得这样好，连你们都无法理解。
她们知道也不知道，要做或是要忍耐不做的该是什么。
她们知道也不知道，其实行动即是忍耐，
忍耐即是行动。间谍不会忍耐，
同样，病人不会行动。可是二者都注定
要处在一种永恒的行动中，那就是永恒的坚忍。
大家谁都必须同意要服从它的支配，
大家都必须忍耐这样才能把它支配，
只有这样体制才得以维持，因为体制既是行动
又是忍耐，这样时代之轮才能转了又停，
直到永远停歇。

教士二　哦，我的大人，请原谅我，未能见到您的光临，
我让这班傻女人的聒噪弄昏了头。
原谅我们，我的大人，您应该得到更好的欢迎
倘若我们能早些为这件事情做准备。
不过大人您知道七年的等待，
七年的祈祷，七年的虚席以待，
使我们的心早就做了更好的准备，
强似整整七天在坎特伯雷的筹备。
不过，我会在您所有的房间里
都生上火，以抵御英国十二月的严寒，
大人您如今已习惯了更温煦的气候。
您也会发现房间里与您离开时一模一样。

托马斯　在离开时我也会尽量把它们维持原样。
对你们所有的悉心照料我真是不胜感激。
不过这些都是小事。在坎特伯雷无法休息，
因为四周围凶狠的敌人并不休息，
那些反叛的主教，约克、伦敦、索尔兹伯里的，
会拦截我们的书简，
在海岸上布满间谍，派一些
怀有刻骨仇恨的人来与我会面。
蒙主上帝之恩，对他们的意图有所预知
我早几天已经把一批信件发出，
总算是安渡海峡，被送到桑威奇[2]，
布洛克、沃伦，还有那个肯特郡长，
他们都发誓要取我的首级
只有约翰，索尔兹伯里的教长，
唯恐坏了国王的名声，警告不可犯叛逆罪，
才使他们不敢动手。因此一时半刻
我们还不会受到骚扰。
教士一　　不过难道他们不会跟踪？
托马斯　短期之内，那头饥饿之鹰
只会在高空展翅盘旋，朝低处窥探，
等待着借口和由头，以及机会。
结局肯定是断然下手，当看准有天赐良机。
与此同时，我们的第一回合的过招
必定是影子之战，是跟影子搏斗。
打的是热闹的过场却非消耗战。
一切都是为了做准备。你们瞧着好了。
〔第一个诱劝者上。
诱劝者一　您瞧，我的大人，我都等不到仪式正式开始，
便径直来了，忘掉了对我所有的尖刻讥诮，
只祈求大人目前举足轻重的地位
不会计较我身份的卑微，而是
只记得共同度过所有的那些美好时光。

大人该不会藐视一个落魄失意的故人？
老汤姆，快乐的汤姆，伦敦人贝克特，
大人该不会忘记河上的那个夜晚？
当时国王和你我还是至交。
友谊永恒，绝非无情的流光能够丢抛。
什么，我的大人，如今重新得到国王的
恩宠，就可以说夏天已经过去，
美好的时光再也无法留存？
草场上弄笛，大厅内操琴，
流波上荡漾着欢笑声和苹果花香，
高歌于夕阳下，悄语在雅室中，
炉火驱祛了冬季的寒冽，
忘掉了黑夜，用幽默、醇酒还有智慧！
如今国王与您重新修好，
教士和信众可以重新松一口气，
寻欢作乐和打闹无需再避人的耳目。

托马斯　你说的都涉及过去的岁月。我却只记得
不该忘却的那些事情。

诱劝者　那就说说新生的季节好了。
春天在冬季里悄悄来到。树枝上的积雪
将和落花一起在水面上飘香。沟沿的残冰
映照出了阳光。果园里的情爱
也让液汁升上树端。欢乐眼看要抢去忧郁的风头。

托马斯　对于未来我们所知无多，
只晓得一代接着一代，
同样的事情一遍遍地反复出现。
人都不善于从别人的经验里学到教训。
不过人在自己的一生里，却永远
不会让旧时重现。斩断
缰索，扔掉天平吧。只有
愚人，执迷不悟的愚人，才会以为
他能将自己转动着的轮子逆向倒转。

诱劝者　我的大人，点头和皱眉都一样的美好。
一个人厌弃过的还会将之视为至尊。
为了往昔的好时光——此刻它重又来临，
我愿在您的左右追随。
托马斯　　可别进入这个行列。
得注意自己的表现。你会更加安全——
倘能经常反省有无不忠于自己的主子。
诱劝者　走这样的步姿那是绝对不会！
你走得快，别人比你还快。
大人您未免自视过高！
最安全的猛兽并非吼声最响的那一只。
这可不是圣主吾王行事的方式！
您过去对待罪人也未曾这么严厉，
他们也曾经是您的朋友。别生气，老兄！
脾气和顺的人才能吃到最好的晚餐。
听一个朋友的劝告。独自好好离去吧，
否则您的肥鹅会被烤熟吃得只剩骨头。
托马斯　你来晚了足足二十年。
诱劝者　那我只得让您听天由命了，
让您去追逐更高层次罪恶的欢乐，
那样，付出的代价也会更高，
别了，我的大人，我不等仪式开始，
走时与来时一样，忘掉所有的尖刻讥诮，
只祈求大人目前举足轻重的地位
不会计较我身份的卑微。
如果在祈祷时您能记起我，我的大人，
我也会记得您，在我们下楼吻别时。
托马斯　自管自好好走吧，你是春天里的胡思乱想，
让你那个念头随着风的呼哨一起飘走。
根本不可能的事情，还要用来当诱饵，
那是决不可能，也无人垂涎，
睡梦里发出的声音，还想唤醒死去的世界，

要让我此刻头脑混乱心有旁骛。

〔第二个诱劝者上。

诱劝者二　大人没准儿已将我忘记。容我提醒一句。

我们曾相见于克拉伦登[3]，于北安普敦[4]，

最后又在曼恩[5]的蒙米赖[6]。这些地名我已列举，

就让我们把这些不算太愉快的记忆

来平衡其他的那些，更早一些

也更有分量的记忆：在枢密院里的那些。

瞧瞧后起之辈是如何节节高升！还是得让您，

有定评的治国大臣来重掌国家的航向。

托马斯　此话怎讲？

诱劝者　　您受命为大主教时

便辞去枢密官的职务——这个错误犯得

实在不应该——不过还有挽回余地。想想看，大人，

拥有权力即能带来荣誉，

而且终身拥有，是永恒的财富，

且不说殿宇般的陵墓，大理石的纪念碑。

统御人这事绝非是癫狂。

托马斯　对于侍奉上帝的人又有何乐趣？

诱劝者　　悲哀啊

那些唯独向上帝奉献爱意的人。

掌握着世俗实权的衮衮诸公

怎么会清醒着去追随幻影漫游？

权力才是眼前的实事。神圣不神圣死后再议。

托马斯　那么谁会是这样的人？

诱劝者　　枢密大臣，国王和枢密大臣。

国王下令。枢密大臣经费宽裕地治理。

有一句话学堂里从未教授过：

安抚住大人物，保护好草民，

在上帝庇护下人还能有什么别的想头？

解除暴徒的武装，强化法治，

为更好的秩序井井有条地治理，

执法公正，让众生平等，就这样
在人间，甚至天堂里，也能够安享太平。
托马斯　这意味着什么？
诱劝者　　真正的权力
要以适当的顺从为代价方可换得。
您精神上有力量在俗世却是不值一文。
权力对于会执控的人方始存在。
托马斯　那将属于谁？
诱劝者　　将会出现的人。
托马斯　会在哪一个月？
诱劝者　　最先之中的最后一个月。
托马斯　以什么来换取它？
诱劝者　　虚假的神职权。
托马斯　何以要舍弃它？
诱劝者　　为了权力和荣耀。
托马斯　不！
诱劝者　　是的！不然的话勇敢者将受阻折，
禁锢于坎特伯雷斗室，成为无国土的统治者，
一位无权无势的教皇的自我拘囿的奴仆，
为众猎犬团团围住的一头老牡鹿。
托马斯　不！
诱劝者　　是的！人必须擅长谋略。君王亦不例外，
对外作战，内部自需有牢固的同盟。
一己的私利，必须说成是为公众的福利；
想神态威严，还得靠衣装打扮。
托马斯　你忘掉那些主教了，
我已经将他们开除出教籍。
诱劝者　饿火般的仇恨
斗不过机巧的自谋权益。
托马斯　你忘掉那些领主了。他们该不会忘记
对他们卑下的特权的持续限制。
诱劝者　约束领主，那是

国王的事，自由民的事，枢密官的事。
托马斯　不！难道我，掌管着
天堂和地狱钥匙的人，在英格兰是至尊，
收紧与放松都由我做主，权是教皇亲授，
竟会向一个更低下的权力低头？
我受教皇之命，可以做出决议
谴责哪些国王，不让他们再管辖臣民，
这是我公开的职务。不！你走。
诱劝者　那我就让你听天由命了。
你的罪孽升向天日，高过国王们的鹰隼。
托马斯　世俗的权力，要建造一个良好的世界，
维持秩序，世人所认知的秩序。
相信世俗秩序的那些人
并不服从上帝的命令，
在自以为是的无知中，恰好引起了无秩序，
还想要加以巩固，这更是酿成了大错，
践踏了他们所高声赞美的。权力归于国王——
我就曾是国王，他的臂膀，他的更清醒的头脑。
不过一度认为高不可攀的地位
如今仅仅是粪土不如。
〔第三个诱劝者上。
诱劝者三　我是个不速之客。
托马斯　　我早料到你会来。
诱劝者　没想到我以这样的姿态，怀着此刻的目的吧。
托马斯　任何目的都不会使我惊讶。
诱劝者　　那好，我的大人，
我不是个吹毛求疵的人，不是玩政治的，
不是在朝廷上胡混或是专出损招的人，
我不会勾心斗角，不是朝中大员。
我熟悉的只是一匹马、一条狗、一位小娘子；
我懂得怎么把我的产业治理得井井有条，
是个只顾管好自家事的田舍翁。

但熟悉本土事务的是我们这样的乡绅。
我们知道国家需要的是什么。
这是我们的国家。我们关心这个国家。
我们才是国家的顶梁柱。
是我们，而不是依附于国王的
只会出馊主意的寄生草。原谅我话说得粗糙：
我原就是个直进直出的英国佬。
托马斯　尽管直说无妨。
诱劝者　　目的其实也很简单。
友谊是否长存并不取决于
咱们自己，而是由环境决定，
可是环境又绝非是一成不变。
不真实的友情会变得真实，不过
真实的友情，一旦决绝，却绝难重新修复。
仇人会急转直下结成死党。
从来不知何为友谊的仇敌
在瞬刻之间又能达成默契。
托马斯　　你自称是乡下佬，
却把自己的意思围裹在幽深的概括里，
丝毫也不逊于任何一位朝廷大臣。
诱劝者　　这是最明白不过的事实！
与亨利国王你已无望
重归于好。你完全是
闭目塞听，在自己的孤立中硬挺。
这可是一个错误。
托马斯　　噢，亨利，噢，我的国王！
诱劝者　　别的一些朋友
在目前的景况下，还不是不可以找到。
英格兰国王并非无所不能；
国王是在法国，在安茹争吵不休，
围着他的是急于上台的那几个儿子。
我们是爱英国的。我们人在英国。

你和我，我的大人，都是诺曼底人。
英格兰是应该由诺曼底人
统领的土地。让那个安茹人[7]
在安茹争斗中自我毁灭吧。
他不了解我们，英国的领主们。
我们才是本土人氏。
托马斯　这样做会导向何方？
诱劝者　　导向有明智的利益的
欢乐同盟。
托马斯　　不过你有什么力量呢——
如果你是在为领主们说话——
诱劝者　　大人如果想要知道，
我代表着一伙力量强大的人，
他们已经把眼光转向你的这边——
想从你这里得到支持。
对于我们，得到教会的肯定是一种庇佑，
有教皇为我们祝福更是我们为自由
而战中有力的保护。而你，我的大人，
能和我们站在一起，就是一举两得，
挥出有力的一击，为英国也是为罗马，
结束国王法庭对主教法庭、
国王法庭对领主法庭的
专制暴虐的裁决权。
托马斯　那正是我曾经帮助建立的。
诱劝者　　那正是在您帮助下建起的。
不过事过境迁。这事已被忘记。
我们现在期待着一个新星座的升起。
托马斯　如果大主教无法相信国王，他又怎能
相信为国王的破坏行为出力的那些人？
诱劝者　国王们独断专行，权力丝毫都不松手；
教会与人民当然有充分理由反对王座。
托马斯　如果大主教对王座无法信任，

他有充分理由对谁都不信任，除了上帝。
我当过枢密官行使过威权，
你这样的人都巴不得在我门外排成行。
不仅在朝廷上，在田野里，
而且也在比武场上，我都做过许多让步。
我曾像鹰隼御领着鸽群，
莫非现在要让我当狼群里的一只狼？
你可以诡计多端，像过去那样：
我可不能让任何人说我背叛了国王。
诱劝者　那么，我的大人，我就不在您的门口恭候了；
而且我亟亟希望，明年开春之前
国王就会对您的忠诚做出反应。
托马斯　对摇摇欲坠的力量作拼死的搏斗。
做了，然后失败，我不是没有思想准备。
参孙[8]在加沙所做的也无非就是这样。
不过倘若失败，我也宁愿独自承担。
〔第四个诱劝者上。
诱劝者四　干得漂亮，托马斯，你的意志很难违拗。
不过有我在你身边，你不会缺少一个朋友。
托马斯　你是何人？我以为
只有三位来客，没有第四个人。
诱劝者　多接待一个又何必大惊小怪。
如果是约定好的，我自当早一点儿到，
我做事一向把时间提前。
托马斯　　你是何人？
诱劝者　你既然不认识我，我也可以不需要名字。
而且，是因为你了解我，所以我才前来。
你是了解我的，仅仅是未曾见过我的面。
以前遇见过不需要有时间与地点。
托马斯　说说你来想说的是什么。
诱劝者　　到时候自然会提到。
过去的琐事往往被充作鱼钩上的钓饵，

说话没遮拦是一个弱点。说到咱们的国王，
他铁石般的仇恨简直是没有个边。
你知道得很清楚，国王决不会两次相信
做过他的朋友的人。
对借来的东西要小心使用，替别人
服务需记住随时会中止。
一旦你的作用起完，成为垃圾，
就等着那桶盖啪地关上。
至于领主们呢，地位虽然低，
嫉妒心却强过于国王的仇恨。
国王有官家的政策，领主们有私人的利益，
妒忌会招来恶人的占有欲。
以利相诱领主们便会互相残杀；
国王们还要想反对更强的对手。

托马斯　那么先生有什么建议呢？

诱劝者　　好好走下去，千万别回头。
除了已然选定的那一条，
其他的路你都是走不通。
不过什么是你的喜悦，是王者般的统治，
或是在一人之下统御万民，
躲在阴暗的角落里施用见不得人的诡计，
将精神世界的权力全都捏在手里？
从亚当堕落时起，人便受到罪恶的操纵——
而你却掌控着天堂与地狱的锁钥。
有收紧与放松的权力：收紧，托马斯，只需收紧，
国王和主教便都被你踩在脚底下。
国王、皇帝、主教、领主、国王：
便掌控不住瓦解中的军队，
战争、瘟疫，还有革命，
层出不穷的阴谋和撕碎的协议。
一小时之内由主子变成奴仆，
这就是世俗权力的轨迹。

老国王将体会到这一点，当他呼出最后的一口气，
儿子没有了，帝国也没有了，他咬着碎裂的牙齿。
你却捏着那股纱线，绞拧，托马斯，绞拧
那永恒的有关生与死的一根线，
你掌握着这个权力，握紧了可别放松。

托马斯　　至高无上的权力，在这片国土上？

诱劝者　至高无上的，只除了一个。

托马斯　　那我就不明白了。

诱劝者　不该由我来告诉你为何会是这样；
我只是在这里，托马斯，告诉你你已经熟知的。

托马斯　这样能维持多久？

诱劝者　除了你已知的，什么也别问我。
不过要想到，托马斯，想到死后的荣耀。
国王死了，又会有另外一个国王，
新国王执行的是新的统治。
国王会被忘记，当另外一个上台：
圣者与殉难者却在坟墓里施行统治。
想想吧，托马斯，想敌人的沮丧，
匍匐着悔恨，见到阴影就会战栗；
想想朝圣者们，排列成行，
在镶嵌着璀璨珠宝的圣殿前，
一代代地绵延不绝，
屈着膝跪在地上祈求，
想想各种神迹，那是上帝的恩赐，
再想想你的敌人，他们所处的别样的地位。

托马斯　这些事我亦曾想过。

诱劝者　　正因为如此我才告诉你。
你的思想比国王们强加给你的更为有力。
你也曾想过，有时，当你在祈祷，
或是在楼梯拐角处起步迟疑时，
在睡与醒之间，那时天还蒙蒙亮，
鸟雀在啁啾，你想到了更有讽刺意味的事。

那就是无物是永存，可是轮子在转动，
鸟巢被洗劫，鸟儿哀鸣；
圣座将被洗劫，金子也都耗尽，
珠宝取去为轻狂女子增添光彩，
圣殿被捣毁，里面的宝物
被夺走成为狂徒和娼妓的囊中物。
当神迹不再显现，信徒们离你而去，
一般人都恨不得早点儿忘记你。
再往后景况愈加不堪，人们都不再恨你，
也不想詈骂或是诅咒你，
却去思考你缺少的是什么品质，
只想试着找到历史的真实。
那时人们将宣称根本没有任何神迹，
只是此人在历史上曾起过一定的作用。
托马斯　那么又有何事可做？还剩下什么事要做？
真的没有永存的冠冕可以获取？
诱劝者　是的，托马斯，是的，你也想到了这一层。
永久追随于上帝左右的圣者们的荣耀，
又有什么能够与之相比？
与天堂荣光的辉煌相比，
什么样的尘世光辉，国王或是皇帝的，
什么样的尘世高傲，还不都显得寒酸？
寻求殉难之道吧，让你自己处于世间的
最底层，那可是高高地在天上翱翔。
那时再朝低处的尘世眺望，深渊依旧
在那里，迫害你的那些人，永久地受着折磨，
激情受到煎熬，赎罪却是绝无可能。
托马斯　　不！
你是何人，竟以我自己的欲念来诱惑我？
其他人来，那些都是世俗的劝诱者，
开出的是欢乐与权力那种低俗的价码。
你开的是什么价？你想要买的又是什么？

诱劝者　我愿出的正是你所想做到的。我要的
　　是你巴不得摆脱掉的。难道还会太高，
　　比起一个如此永恒荣耀的前景？
托马斯　别人拿出来的都是真货，值不了什么
　　却都是货真价实。而你提供的
　　只是走向毁灭受谴的梦幻。
诱劝者　　难道你不是经常梦想能够得到？
托马斯　莫非，在我灵魂患病时，就不会
　　出现一条不会让我因为骄傲而受天谴的岔道？
　　这些诱惑我清楚得很，
　　那意味着现时的自负与他日的煎熬。
　　难道有罪的自傲只能靠
　　更多的罪愆来祛除？我就不能行动或受苦，
　　而不遭永谴？
诱劝者　你知道却又不知道，何谓行动或受苦。
　　你知道却又不知道，行动即是受苦，
　　受苦也即是行动。间谍并不受苦，
　　病人也不会去行动。二者都被固定在
　　一种永恒的行动之中，一种永恒的坚忍，
　　对于它所有人都必须同意要遵守，
　　所有人都必须克制使自己愿意遵守，
　　如此，规范才能维持，轮子才能转或是停，
　　一直到永远止歇。
合唱队　屋子里没有安静。街上也不得安宁。
　　我听见不安的脚步在移动。空气是重浊而且不清。
　　天空也重浊不清。地面在我的脚底往上挤涌。
　　这难闻的气味是什么，这水汽？是罩在一棵枯树上那朵云彩发出的深绿色的光？土地在起伏正分娩地狱的子孙。我手背上凝聚着黏黏的水珠，那究竟是什么？
四诱劝者　人的生命是一次欺诈，一次失望；
　　所有的东西全都不真实，
　　不真实或是令人失望：

是转轮烟火，是童话剧里的猫，
儿童联欢会上颁发的奖品，
作文比赛中得到的奖状，
学者的学位，政治家的奖章。
一切都变得不太真实，人从
不真实走向另一种的不真实。
这个人好固执、盲目，一心要
走向自我毁灭，
玩过一次欺骗还要玩另外一次，
从辉煌到辉煌直至最终的幻灭，
迷失在自以为是的伟大幻想中，
是社会的公敌，也是自己的冤仇。

三教士　哦，托马斯我的大人，别去对抗不可抵御的惊涛骇浪，
不要在坏天气里顶风逆行；遇到狂风暴雨，
我们岂不应该等大海平静下来，夜太黑
便需静候白天来临，这样，旅人岂不才能找到正确的途径，
水手也可以凭太阳的方位指导航向？

〔合唱队、教士们与说客们交替发言。

合唱队　那是猫头鹰在叫，还是林木间发出的一个信号？

教士们　窗闩都插紧了吗，门也关严锁上了吧？

诱劝者们　是雨在叩击窗户，风在晃动着门吗？

合唱队　厅堂中的火把，房间里的蜡烛，都点燃了吗？

教士们　守夜人在沿着墙根巡逻吧？

诱劝者们　看门狗是在大门口嗅闻生人的踪迹吧？

合唱队　死神可有一百只手，会从一千个方向走近。

教士们　死神会在大家注视下来到，也能无影无声地经过。

诱劝者们　对着人的耳朵悄声细语，或是对准谁的脑壳突然下手。

合唱队　尽管提着灯笼夜行，一个人也会淹死在小河沟中。

教士们　一个人大白天爬楼梯，也会因一处烂楼板而失足。

诱劝者们　一个人好端端坐着吃肉，蓦然间腹股沟那里会发凉。

合唱队　我们从来都不快乐，我的大人，我们从来都不曾非常快乐。
我们不是愚昧的妇道人家，懂得什么该求，什么不该企求。

我们见识过压迫以及折磨，
我们看惯了敲诈勒索和暴力行为，
孤苦无告以及缠绵病榻，
老人冬天生不起火，
婴儿夏天里喝不上牛奶，
我们的劳动成果被人夺走，
我们的罪孽总比别人的深重。
我们见过小伙子让人卸去了胳膊和腿，
姑娘们遭糟蹋后只能在磨坊沟边颤抖。
但不管怎么说我们还是活了下来，
活着，凑凑合合地生存着，
把破碎的残片拼粘到一块儿，
趁天擦黑赶紧捡拾上几根柴火，
搭起半间房权充藏身之处，
有地方能睡，能吃，能喝，还能乐上一乐。

上帝不论何时，总会给我们一点理由，一些希望；可是如今一种新的恐怖却败坏了我们，无人能够躲避，无人可以逃脱，它流淌于我们的脚下，弥漫在头顶的天空；

它从门缝和顺着烟囱钻进来，往我们耳朵、嘴巴和眼睛里灌涌。

上帝正在离开我们，上帝正在离开我们，带来比阵痛与垂死更多的苦痛。

绝望的窒息人的气味在降下，
甜得发腻，弥漫在黑沉沉的空中；
黑暗里一些影像在形成：
豹子在发出咪呜喵呜声，厚厚的熊掌踩踏在地上，
频频点头的猿猴挥出猛掌，厚敦敦的鬣狗随时等着想
大笑，大笑，大笑。地狱的鬼神们来到此地。
他们围绕着你，躺在你脚下，一扭身扑翅穿过黑空。
哦，托马斯大主教，救救我们，救救我们，
拯救你自己使我们也能得到拯救；
毁灭你自己于是我们也会被毁灭。

托马斯　如今我的道路明确，如今意思也已清楚：
诱惑将不会以这种形式再次出现，
最后的诱惑将是那最大的背叛，即是：
为了错误的理由去做正确的事情。
在微小罪恶中表现出的自然活力
那就是我们生命肇始的方式。
三十年前，我寻求各种方式
以取得欢乐、提升和褒奖。
感官的、学与思的欢愉，
音乐和哲学，好奇心，
丁香树上深色的红腹灰雀，
持矛骑士赛场上的武艺，对弈时的策略，
花园里的爱情，有乐器伴奏的歌唱，
都是我同样歆羡的活动。
最初的能量发泄完了雄心便会出现，
此时我们发现不再是所有的事情都能实现。
接着雄心萌发，隐蔽很深不为人觉察。
罪恶随着干得出色而滋生。当时我在英国
大力推行国王的法律，追随他跟图卢兹[9]开战，
我打败了领主们，按他们的游戏规则。此时
对于曾将我看成最没出息的人，我可以睥睨自雄，
那些土里土气的贵族，他们的风度无法谛视，
就跟他们的手指甲一般。
在我吞咽下国王的盘中餐时，
绝无意思充当上帝的仆人。
为上帝服务比给国王当差
有机会犯更大的罪制造更多的痛苦。
为更崇高事业做工的人能让事业为他自己服务，
但正确的仍然是他：跟政界人物斗争
能使自己的事业具政治意义，非因他们做了什么
而是因为他们有何等样的身份。我知道
我历史上的其他的部分，对你们大多数人

至多也就是废话一篇，是
一个疯子的毫无意义的自我屠杀，
一个狂人傲慢的热情发泄。
我知道历史在任何时候都能
从最不起眼的事件中引导出最奇异的后果。
但是对于每一件恶行，每一个渎圣行为，
罪行、冤屈、压迫与斧钺之灾，
冷漠、欺压，你，和你，
还有你，全都会受到惩罚。你们必将受罚。
我将不再行动或受苦，朝向刀剑之尖。
此刻我的好天使，上帝派来充当
我的保护者的好天使，在刀尖的上空飞翔。

---

[1] Dover，位于英格兰东南部地区，是英格兰距法国最近的地点。

[2] Sandwich，位于英格兰东南部肯特郡，中世纪时为一繁荣港口。

[3] Clarendon，历史地名，位于英格兰威尔特郡，亨利二世曾在此修建行宫，并于1164年在此发布旨在限制教会特权和宗教法庭权力的《克拉伦登宪法》。

[4] Northampton，位于英格兰中部，1164年托马斯·贝克特在北安普敦城堡接受审问，而后流亡至法兰西。

[5] Maine，位于法国西北部。

[6] Montmirail，1169年，亨利二世与法兰西国王路易七世在此会面，调停亨利二世与贝克特的冲突。

[7] 指英王亨利二世。安茹曾是英国的一部分，亨利二世有时会驻跸于此，后归法国。

[8] Samson，古犹太人领袖之一，事迹见《旧约·士师记》13—16。

[9] Toulouse，八至十三世纪法国南部的一个伯国，后并入法国。

幕间

大主教

（一一七〇年圣诞节早晨，布道于大教堂。）

“在至高之处荣耀归与神，在地上平安归与他所喜悦的人。”《路加福音》第二章第十四节。以圣父、圣子与圣灵之名。阿门。

上帝钟爱的孩子们，我今天早上的布道会是很短的一次。我只希望你们对我们在圣诞日所做的弥撒的深刻意义和奥妙之处，能好好地加以考虑和沉思。因为平日间作弥撒时，我们都是在重述主耶稣的受难与死亡；可是在这个圣诞日，我们这样做却是为了庆祝他的诞生。这样，在我们欢呼他为了解救人类而来临的同时，我们也是在再次作献祭，向上帝奉献他的身体与血液，那是为了赎救整个世界的罪恶而牺牲与完成的。也就是在刚刚过去的这个夜晚，有一群天使来到伯利恒牧羊人的面前，对他们说“在至高之处荣耀归与神，在地上平安归与他所喜悦的人”；在一年的同一时间里，我们同时庆祝主耶稣的诞生以及在十字架上的殒亡。亲爱的信众，世人会看到，这是一种奇特的行事方式。因为世界上又有谁，会在同一时间内为同一个理由既哀悼又欢呼呢？因为在一般情况下，不是欢乐为哀伤所压倒，便是哀伤为欢乐所挤开；因此只有在我们基督教的神迹里我们才能同时为同一个理由而欢呼与哀悼。不过让我们对着“和平”这个言词想上一想。你们是不是觉得奇怪呢？天使们竟会宣告平安，而世界上却不断地为战争与对战争的恐惧而惊恐不已。你们会不会觉得天使的宣告是错误的，他们的许诺仅仅是一次失望与一次欺骗呢？

现在回忆一下，我们的主是怎样谈到平安的。他对他的信众说：“我把我的平安留给你们，我把我的平安给予你们。”他所指的平安是否如我们所想的那样，是指英国与它的邻邦不打仗，领主们跟国王不争斗，业主盘点着他和平得来的收入，清理壁炉，桌子上放着要与一位好友共享的美酒，这时，他的妻子又在对着孩子们唱着歌呢？他的门徒们所遇到的却不是这些事情：他们得长途跋涉，爬山涉水，

越过大海，受到酷刑、监禁，感到失望，甚至被杀死，成为殉道者。那么他所指的又是什么呢？如果你们要问，那就请回忆他也说过："既然这个世界不给你们，那就让我来给你们。"于是，他给予了他的门徒们以和平，不过并非世界所给予的那种和平。

请你们再想想另一件事，这可能是你们从来都未曾想过的。我们在享用圣诞大餐时不仅仅是同时在纪念主耶稣的生与死：而且就在第二天，我们也是在纪念他的第一位殉道者，可敬的司提反[1]。第一位殉道者的纪念日，他的殉难日紧接着基督的诞生，你们认为，这是个偶然事件吗？绝对不是的。正如在同一时间内欢呼与哀悼主耶稣的诞生与受难一样；我们，在较小的规模里，也是在欢呼与哀悼那些殉道者的死亡。我们哀悼，是为了使他们殉道的世界的罪行；我们欢呼，是因为另一个灵魂又参加进了天国圣徒的行列，为了神的荣耀和人类的解救。

亲爱的信众，我们并不认为殉道者仅仅是一个因为是基督徒而被害的好基督徒：因为如果那样那就只需哀悼便是了。我们并不认为他仅仅是一个提升到圣者行列中去的好基督徒：因为那样只需欢呼也就可以了：而且不论我们的哀悼还是我们的欢呼也全都和凡俗世界的不一样。一个基督徒的殉道不是一个偶发事件，因为圣徒并不因偶发事件而形成。与成为一名圣徒相比，成为一个基督教殉道者就更不是一个人的意志所能造成的了，这绝对不同于人的统治者，那倒是可以由意志力与谋略而产生的。一次殉道，永远都是按照神的安排而形成的，是为了表示他对人们的爱，警告他们，引导他们，带领他们走回到他的路。一次殉道从来都不是人的谋划的结果；因为真正的殉道者是神的工具，他将自己的意志融入了神的意志，殉道者已不再有为自己的任何欲念，连当殉道者的荣耀的欲念都不再有。因此，就这样，在地面上教会在同一时间里哀悼与欢呼，这一形态是外界的世界所不能理解的；因此在天国，圣者是最高尚的，因为他们已将自己置于最低下的地位，看他们自己不像我们看他们那样，而是在神的头脑的光芒下描绘自己的形象。

神的亲爱的孩子们，我今天和你们谈了过去的殉道者们，要请你们需特别记住我们坎特伯雷的殉道者，圣洁的埃尔菲其大主教；因为在基督诞生的日子里，记住他所带来的那样的和平，这是很应该的；

而且因为，亲爱的孩子们，我并不认为我会再向你们布道了；因为很可能在短期内你们将会又有另一位殉道者，这一位恐怕不是过去的那一位了。我很希望你们能将我方才说的那些话记在心里，在别的时候再想起它们。以圣父、圣子与圣灵的名义。阿门。

---

[1] Stephen，据《新约·使徒行传》6、7章，他是耶稣死后第一个被人用石块砸死的信徒，因而被认为是基督教的第一个殉道者。

第二部

合唱队　可有一只鸟在南边歌唱？

仅仅是只海鸟在叫，它被大风刮向内陆。

可有今年春天来到的迹象？

只见老者死去：纹丝不动，都见不到蹬腿与喘气。

可是白天在变长？

白昼长了却更灰暗，黑夜短了却更凄凉。

空气静止压抑：不过东方在蕴积着一场风暴。

饥饿的乌鸦散栖在田野，警觉性很高；森林里

猫头鹰在演练死亡的嘶哑鸣叫。

这都是一个凄惨春天什么样的迹象？

在东方，风暴在积聚。

怎么，在主耶稣出生的日子，圣诞节期间，

竟没有平安降临大地，善意遍布人间？

这世界，和平总是不确定，除非人们遵从上帝的善意。

人跟人交战污染了这个世界，主耶稣之死却让世界焕然一新，

冬天必须扫干净世界，否则我们只能有

一个发馊的春天、干旱的夏天接着便是一无所获。

圣诞节到复活节该干什么活儿？

农人三月间该出外犁耕

那同一片土地，鸟雀应该高唱那同一支歌。

树上叶子萌发时，老人与山楂花

都应簇拥到溪流边，空气高爽又清新，

高亢的歌声在窗前颤动，娃娃们在门前打滚，

这时光还能干出什么事来，鸟的欢歌、

树的绿荫，将把什么错事遮盖，什么失误

需由新翻的泥土摒挡？我们等待，春宵一刻

等待的时候却是无比地难挨。

〔第一个教士上，身前打着圣司提反的旗幡。楷体文字需用歌声唱出。

教士一　圣诞日业已过去：今天是圣司提反，第一位殉道者的忌日。
公会首领们依然拥坐，证人作伪证反对我。
这一天永远让托马斯大主教至为珍惜。
他总是跪下高喊：
主啊，这罪不该由他们承担。
公会首领们依然拥坐。
（可以听到赞颂圣司提反的诗歌）
〔第二个教士上，身前举着一面使徒约翰的旗幡。
教士二　过了圣司提反日：又轮到使徒约翰忌日来临。
在跪下祈祷的半当中他张开了嘴。
这是很早以前的事，我们耳熟能详，
我们的眼睛见识过，我们的双手掌握过
这一人生的至理；一切我们都看见与听说过，
这我们可以郑重宣告。
在跪下祈祷的半当中。
（可以听到对圣约翰的赞美诗）
〔第三个教士上，身前举着一面圣英诺森的旗幡。
教士三　圣约翰使徒日业已过去：圣英诺森日却又来临。
从每一个婴儿的口里，哦，主啊。
宛如四方流水、雷霆和竖琴的声音，
他们歌唱，就像那是一支新编的歌。
诸位圣徒的血让他们当作水也似的流洒，
也没有人把他们埋葬。要雪耻呀，哦，上帝。
诸位圣徒的血。在拉玛，能听到一个声音，在抽泣。
那是从婴儿们的口中发出，哦，上帝呀！
〔教士们站到一起，旗幡置于他们的身后。
教士一　圣英诺森日过完：又来到圣诞日后的第四天。
三教士　我们以同声赞颂，来度过这神圣的一天。
教士一　是为民众，也是为他自己，他为赎罪献出自己。
为了羔羊他献出自己的生命。
三教士　我们以同声赞颂，以度过这神圣的一天。
教士一　可是今天？

教士二　今天，今天是什么日子？一天都过去一半。
教士一　今天，今天是什么日子？不过是又一天，一年中的黄昏时分。
教士二　今天，今天是什么日子？又一个夜晚，以及又一个黎明。
教士三　这是什么日子，我们知道这一天我们希望什么
　　或是畏惧什么？
　　每一天都是我们应该有所畏惧或有所希望的日子？一个时刻
　　跟另一个时刻同样沉重。只有在回顾时，在选择时，
　　我们才说，正是这一天。关键时刻
　　永远是此时与此地。即使现在，通过污秽的细节
　　那永恒的意图才会显现。
　　〔四骑士上。旗幡撤下。
骑士一　吾等乃国王的仆从。
教士一　　久仰久仰。
　　真是有失迎迓。想必经历了长时间的鞍马劳顿？
骑士一　今天路程还不算远，但事情紧急
　　得从法国赶来。我们把马好一番狠狠驱策，
　　昨日白天上的船，晚上登岸，
　　因为有事要与大主教接洽。
骑士二　事情紧迫异常。
骑士三　　国王吩咐速办。
骑士二　钦命岂敢有违。
骑士一　　大队人马就在门外。
教士一　你们必知大主教素来好客，
　　我们自己也正准备进餐。
　　善良的大主教会不高兴，
　　倘若我们不先招待你们吃饭
　　完了再办事。就和我们一起吃吧，
　　外面的兄弟也会受到接待。
　　吃完饭再办事。烤猪肉你们可喜欢？
骑士一　还是先办事再吃饭。肉可以
　　先烤起来，稍后再吃不妨。

骑士二　我们必须见大主教。
骑士三　　去吧，告诉大主教
　　我们不需要他的款待，
　　午餐我们自己总有办法。
骑士一　（向侍从）去吧，向大人他禀报一下。
骑士四　你们还要我们等待多久？
　　〔托马斯上。
托马斯　（向众教士）虽然早就料到，我们等待中的
　　那一时刻会在料想不到的
　　时辰到来。它却跟我们需要
　　专心处理的其他急事赶在了一起。
　　在我的桌上你们可以看到
　　文件都整理好了，该签字的也签了。
　　（向众骑士）欢迎你们，不管你们要办的事是什么。
　　你们说，是国王派你们来的？
骑士一　　自然是国王亲自派来的。
　　我们必须和你单独说话。
托马士　（向众教士）　　你们暂且回避一下。
　　好了，是什么事情呢？
骑士一　　事情是这样的。
另三骑士　你是个反叛国王的大主教；背叛了国王与国家的法律；
　　你是国王栽培的大主教；他让你处在你的位置上执行他的命令。
　　你是他的仆人，他的工具，他的打杂工，
　　你背负着他的恩典，
　　你的荣耀全得自于他；从他那里你有了权杖、印玺与权戒。
　　你本是个小商人的儿子：出生在切普赛德[1]，
　　是在后楼梯上称王称霸的小流氓；
　　是向国王巴结的小爬虫；吸血和傲慢让此人大腹便便。
　　从伦敦的脏土里爬出来，
　　往上攀登活像谁衬衫上的一只虱子，
　　你这人坑蒙拐骗，无恶不作；违背了誓言也出卖了国君。
托马斯　这远非事实。

在我接受了戒指之后与之前
我始终是国王的忠实臣民。
除去圣职上的事务外，我悉听指挥，
能算是国土上他最忠心的家臣。
骑士一　除去你的圣职事务！让你的圣职保全[2]你吧——
不过我猜想还不见得能办到。
你的意思只能是保住勃勃野心，
保住你的自大、嫉妒与怨气冲天。
骑士二　保住你的粗野傲慢与贪婪。
可想我们替你向上帝祈祷，以满足你的需要？
骑士三　不错，我们乐于效劳！
骑士一　　不错，我们乐于效劳！
另三骑士　不错，我们愿祈祷上帝让你功成名就！
托马斯　可是，先生们，你们说
你们的事情紧急，莫非
光是来指责和诅咒？
骑士一　　那只是因为
作为忠诚的子民，我们感到气愤。
托马斯　忠诚？忠于谁？
骑士一　　忠于国王！
骑士二　　忠于国王！
骑士三　忠于国王！
三骑士　　上帝保佑他！
托马斯　那么，请把你们忠诚的新外衣穿得
小心些，千万别弄脏与撕破。
你们可还有别的话要说？
骑士一　　那就是国王的命令。
要不要此刻就说？
骑士二　　别再耽搁，
免得又让老狐狸溜掉。
托马斯　　你需要说的
是国王的命令——如果真是实情——

那就应该当众宣布。倘若是对我作出控告，
也该让我在公众面前有机会反驳。
骑士一　　不！就在这里说，此刻就说！
（他们开始攻击他，但是教士们与随从回来，平和地用自己的身子阻隔开他们。）
托马斯　此时与此地！
骑士一　你早期的劣迹我且略过不提。
那些已经臭名昭著。可是在纷争
结束后，在法国，你被恢复
先前的权益，你又怎样显示你的感激？
你从英国出逃，既未遭流放
又未受到威胁，你好好听着；一心想
在英属法兰西领地上挑起纷争。
你在海外播种不和，诋毁国王
在法兰西国王和教皇的面前，
让他蒙上了不白之冤。
骑士二　可是国王陛下他慈悲为怀，
由于你那些朋友的恳求，格外通融，
订立了一项和平协议，不再计较那些纷争
派你回到你的教区，一切如你之所愿。
骑士三　将你忤逆的史实暂且掩埋，
恢复了你的名誉和财产。
一切都满足了你的要求：
可是你却如何，我再问一遍，表示你的感激？
骑士一　谁拥戴年轻王子[3]为王你就剥夺他们的权力，
否认王子加冕的合法性。
骑士二　用烦琐的条条框框来加以束缚。
骑士三　用你权力范围内的种种办法阻挠
那些国王的忠实臣仆，每当他们中的哪一位
于陛下不在时，替他出力，捍卫国家的利益。
骑士一　这一桩桩一件件岂不都是事实。
你若是同意去国王面前回答

那你就说。派我们来正是为了这一点。
托马斯　我从未希望过
不让王储加冕为王，或是要削弱
他的荣耀与权力。为什么他却让
我的人民没有我，将我与自己的人民分隔开，
让我坐在坎特伯雷，一个人孤零零？
我唯愿他拥有三顶王冠，而不只是一顶，
至于那些主教，加之于他们的
并非我的束缚，能除去的也不该是我。
让他们找教皇去。谴责他们的是教皇本人。
骑士一　不过免除他们职务却经过了你的手。
骑士二　　你使手续变得天衣无缝。
骑士三　得免除对他们的约束。
骑士一　　得免除对他们的约束。
托马斯　　我不否认
这件事经我手完成。但我无权
为教皇要羁束的人松绑。
何不让他们径直去教皇面前，面向他，把他们
对我的不屑，对教会的不尊重尽情倾诉。
骑士一　就算实情确是这样，但钦命在此：
令你与你的侍从撤离此地。
托马斯　如果这真是国王的命令，我可要斗胆
陈言：我的人民缺少我的亲自关切
已有七年；那是悲惨痛苦的七年。
七年里我滞留海外充当求异邦施舍的一个
化缘者：七年的时间不能算短。
这段时间我怎么也不能找补回来。
再也不可能，你再无法使人相信
能让大海把牧守和他的羊群分隔开。
骑士一　国王的公正，国王的尊严，
全都不被你看在眼里；
你这狂妄的疯子，什么都阻挡不住

你对国王臣仆和教士们的攻击。

托马斯　轻慢国王的并不是我，

因为还有事物比我或国王更为崇高。

你们反对的不是我贝克特，

来自切普赛德的穷小子贝克特。

宣告末日的并非贝克特，

而是基督教会的律法，是罗马的裁决。

骑士一　传教的，你说的话已经死不足惜。

骑士二　传教的，你说的话已足够让你挨上我一刀。

骑士三　传教的，你说的话早就够得上叛国大逆罪。

三骑士　吃教会饭的！叛贼，你的渎职罪早已是板上钉钉。

托马斯　我的功罪自会请罗马裁定。

不过假如你们杀了我，我将从坟墓里升起

在上帝的宝座前陈述我的情由。

〔下。

骑士四　教士！修士！还有侍从！拿下他，捉住他，拦住他，

别让此人跑掉，以国王的名义。

骑士一　不然就用你们的肉身来抵命。

骑士二　　废话不必再说。

四骑士　我们为国王执法而来，我们带着刀剑前来。

〔下。

合唱队　我嗅闻到了他们，死亡的携带者，隐隐的迹象

使感觉变得灵敏；我曾听到

夜里吹笛般的声音，笛声与猫头鹰，在正午见到

有鳞的羽翼掠过，大得可笑，我尝到过

勺子里腐肉的味道。暝色中我感觉到

大地在一起一伏，不安，反常。我还听到

发出怪声的野物像是在狂笑：豺狼、公驴和寒鸦的声音；耗子和袋鼬来回窜动的窸窣声；还有潜鸟的怪笑，那是一种疯狂的鸟。我还见到过

灰色的脖颈在扭动，老鼠的尾巴在打转，当时天还朦胧未亮，我吃过

仍然活着的软体动物，一股海底鼩咸的盐味；我尝过
生猛的龙虾、螃蟹、牡蛎，还有海螺与明虾；它们在我肚子里存活和产卵，天不亮我就得爬起来拉稀。我闻到过
玫瑰死亡的臭味，蜀葵、香豌豆、风信子、报春花和野樱草的腐烂味。我见过
动物的躯干和犄角，獠牙和蹄子，长在稀奇古怪的地方；
我曾躺在海底，随着银莲花的呼吸节奏而呼吸，随着海绵的大口吞咽而一起吞咽。我曾躺在泥地上讥笑蚯蚓动作迟缓。
在空中
我曾追随节节上升的风筝，并和它一同坠落，把鹪鹩吓得不轻。
我抚摸过
甲虫的触须、蝮蛇的鳞片、大象勉强能牵动的几乎没有感觉的厚皮，鱼儿滑溜溜的腹侧。我闻到过
剩菜的馊味、便所里点燃的香料、香料里的臭水沟味、林中小径里的香皂味、林中小径里浓得让人作呕的甜香味，此时大地在睡梦中呼吸起伏。我见到过
光环一圈圈旋转着降落下来，引起
猿猴的惊恐。难道我还会不知道，不知道
什么事情会要来到？它早已来到，在厨房里，在过道里，
在马厩的巷道里和市场的牛棚里
在我们的血管里、肚肠里，也在我们的头颅里
还在君王们的谋略中
在权势集团的折冲里。
但凡织入命运的织机中的
织入王公会议的布局里的
也会织进我们的血管里、脑子里，
一如活生生的虫子编就的一张网
织入了坎特伯雷妇女的内脏。

我嗅闻到了他们，死亡的携带者，要采取行动
此刻为时已晚，想悔恨却时间尚早。
对于那些最终同意屈从的人

除去羞愧地认输，做什么都已无用。
我也同意过，大主教大人，也曾经同意过。
现在只感到没着没落，闷闷不乐，备受屈辱，
顺从了自然的精神错觉，
服从了动物性的精神力量，
听凭主宰，由自我毁灭的欲念，
由最后那彻底的精神上的绝对死亡
以及自我放纵与羞辱的最终狂喜，
哦，大主教大人，哦，托马斯大主教，原宥我们，
原谅我们，为我们祈祷以便让我们为您祈祷，
让我们脱离耻辱。
〔托马斯上。
托马斯　安静，你们的思想、幻觉也都得宁息。
事情定会降临到你们身上，你们必须接受。
这是永恒负担中你们的那一份，
是永恒的光辉。这是一个时刻，
但需知还有别的时刻
会以突然让人疼痛的快感猛袭你们，这就是
上帝光辉形象的全盘计划功德圆满的时刻。
别的事，像为家务事忙忙乱乱，你们会忘记，
这些你们倒能记得，在炉边唠唠叨叨时，
年纪与忘性使回忆变得更为甜蜜
就像一个说了无数遍的梦，
说一遍就改动一遍。让人觉得不真实。
人类本来无法忍受太多的真实。
〔众教士上。
众教士　（严肃地）我的大人。你千万不能停留在这里。去大教堂吧。从回廊穿过去。再没有时间可以浪费了。他们会带着武器回来的。去祭台吧，上祭台那里去吧。
托马斯　我一生中，他们这些脚步，都在逼近。我一生
都在等待。只是在我够资格时死亡才会到来，
如果我已修炼到家，那也就没有什么危险可言。

我无非就是使我的意愿得以充分实现。
众教士　我的大人，他们来了。马上就会破门而入。
你会受害的。到祭台这儿来。
要快着点儿，我的大人。别再停在这儿说话。这可不行。
我们将会怎样，我的大人，如果您被杀害；我们将会怎样？
托马斯　安静！不要喧闹！记住你们身在何处，何事又正在发生；
要在此处被取走生命的只是我的这一条，
而且我也并不危险：只是临近死灭。
众教士　我的大人，去做晚祷！晚祷绝对不能少了你。
那神圣的地方不能没有你。去做晚祷。
进大教堂去！
托马斯　你们去做晚祷，祈祷时请记得我。
他们在这里会找到牧人；羊群不致受害。
我只感到一阵至福的震颤，上天的一个微笑，一声耳语，
我再不会被天国拒绝；一切事物
都在朝快乐的至善境界行进。
众教士　抓住他！推他去！拉走他！
托马斯　松开你们的手！
众教士　去做晚祷！快走。
〔他们将他拉走。此时合唱队发言，场景移至大教堂。
合唱队　（远处有一合唱队在用拉丁语唱《末日经》）
让手没有感觉，把眼睑擦干
让恐惧平息，但总会有更多恐惧
多于肚子在撕裂的时候。

让恐惧平息，但总会有更多恐惧
多于手指被扭曲的时候
多于头颅被劈裂的时候。

多于在过道跌跤时，
多于在门口出现阴影时，
多于大厅内突发狂怒时。

地狱的代理人，那也是人类，消失不见，他们缩小化解
成为风中之尘，被遗忘，不再记得；这里只有
上帝沉默的仆人，死神的那张苍白扁平的脸，
在审判者死神那张脸的后面
在审判者空无的后面，更为可怖
比地狱里活生生的图形；
空虚，缺失，与上帝疏离；
无功效之行的恐怖，此行通向空旷的土地
那不是土地，只是空虚、缺失，是空无，
在那里曾是人的那种生物，不再能把思想
转向分心、空想，逃入梦幻、装假，
在这里灵魂不再受骗，因为没有物体，没有声调，
没有颜色，没有图形可以分心，可以不让灵魂
见到自己，邪恶地永久连结，虚无连结着虚无，
不是我们称为死亡之物，而是死亡之外的非死亡，
我们畏惧，我们畏惧。到那时谁将为我祈求，
谁将为我说情，在我最需要的时候？

死在树上，我的救世主，
别让您的劳苦付诸流水；
帮助我，主啊，在我最后一次畏惧之时。

我是尘土，正趋于归回尘土
从那临近中的最后灭绝，
帮助我，主啊，因为死亡来近。

（大教堂里。托马斯与众教士。）

众教士　插上门闩。插上门闩
门闩插好了。
我们安全了。我们安全了。
他们不敢硬闯。
他们撞不开门。没有这么大的力量。

我们安全了。我们安全了。
托马斯　将门闩抽下！让大门洞开！
我不愿把祈祷的处所，基督的会堂，
这圣殿，变成一座碉堡。
教堂保护自己，应该以它的方式，不靠
橡木与石头；石头橡木会风化朽烂，
难以持久，可是教堂却将永存。
教堂应当开放，即使是对我们的敌人。打开大门。
众教士　我的大人！这些可不是人，不是像人那样前来，而是
像发疯的野兽。他们来时并不像人，人会
尊重圣殿，在基督遗体前跪下，
他们却是像野兽。你抵挡豺狼虎豹，
会把大门闩上，
那么岂不更该抵挡
有邪恶人类灵魂的野兽，抵挡自甘堕落为
野兽的恶人。我的大人！我的大人！
托马斯　你们以为我鲁莽、不顾一切而且疯疯癫癫。
你们单凭后果，像世人通常那样，
来判断一件事究竟是好还是坏。
你们尊重事实。因为对于每个生命、每个行动
后果的吉与凶确是能显现出来。
但是许多事情的结果有时会有延误，
因此最终是好还是坏会令人不解。
现在我的死还不到将广为人知的时候；
也仍然未到我做出决定的时候
（如果你们将这称之为做出决定），
到那时我整个人将给予全部的同意。
我把我的生命
交付给上帝的律法而不是人间的法律。
卸下门闩！卸下门闩！
我们这里不以格斗、战术或抵抗来论成败，
不跟这些人形的猛兽格斗。我们和兽类斗过

而且也将其征服。我们此刻的征服
只需倚仗忍耐。这样的胜利更易取得。
此刻是十字架战胜的时候，现在
让大门洞开！我命令这样做。把门打开！
〔门开。众骑士上，处于微醺状态。
教士们　往这边走，我的大人！要快。走上楼梯。到屋顶去。
进地下室去。快。来呀。大家使劲拉他。
众骑士　贝克特在哪里，这国王的叛贼？
贝克特在哪里，这多管闲事的修士？
但以理你快下狮子坑，
猛兽正想用你来充饥。

你岂不是想用羔羊的鲜血浇淋自己？
你岂不是身上标志着猛兽的标记？
但以理你快下狮子坑，
去跟猛兽共享盛宴。

切普赛德的小混混贝克特在哪里？
不忠不信的修士贝克特在哪里？
但以理你快下狮子坑，
去和猛兽共享盛宴。
托马斯　正直的人就像
一头勇猛的狮子，自当无所畏惧。
我在这里。
并非国王的叛贼。我是一介修士，
一个基督徒，因基督的鲜血而得以拯救，
也准备以我的鲜血来接受苦难。
血的迹象，永远是
教会的象征。以血还血。
基督献出血使我得到生命，
我献出血以补偿他的死亡，
正是为了他的死我才死亡。

骑士一　向所有被你逐出教会的人，宣布开除无效。
骑士二　把你僭夺到手的权力，全部交还。
骑士三　把你窃取挪用的金钱，全都退还国王。
骑士四　把你桀骜不驯的臭架子，统统给我们收起来。
托马斯　为我的主，我现在准备走向死亡，
　　使他的教会得享自由平安。
　　想把我怎样，悉听尊便，其实对你们是羞辱与损伤；
　　但是以上帝之名，决不能殃及
　　我的部众，不管是百姓还是修士。
　　这样做我绝对不准。
众骑士　叛贼！叛贼！叛贼！
托马斯　你，雷金纳德，你才是三重身份的叛贼：
　　作为我的家臣，你背叛了我，
　　我是你精神上的导师，你背叛了我，
　　你亵渎了主的教会，你背叛了主。
骑士一　对于一个变节者我不欠任何情分，
　　即使有所亏欠我也会一并结清。
托马斯　此刻，向着全能的上帝，向着无比圣洁的马利亚，向着神圣的施洗者约翰，向着神圣的使徒彼得和保罗，向着神圣的殉道者德尼，向着所有的圣徒，我陈述我的以及教会的主张。
　　（众骑士杀死他时，我们听到了合唱队的声音。）
合唱队　滤净空气！澄明天空！换来清风！把石头逐块分开，
　　冲洗干净。
　　土地污秽，水也污秽，我们的野兽和我们自己都为血所玷污。
　　一阵血雨蒙蔽住我的眼睛。英格兰在哪里？肯特郡在哪里？坎特伯雷又在哪里？
　　哦，悠远、悠远的，悠远的好久之前；我漫游在一片枯萎的树枝之间；倘若我折断树枝，它们便会流血；我漫游在一片干石块的地里：倘若我触碰它们，它们便会流血。
　　我如何、如何才能回去，回到温馨宁静的季节？
　　黑夜紧挨着我们，遏止住太阳，阻挡住季节，不让白天来到，不让春天来到。

我可还能重见白天与它的寻常事物？可还能透过一重血雨的帘幕，见到处处涂抹了鲜血的一切？

我们以前不希望任何事情发生，

私人的灾难我们早已司空见惯，

还有个人的损失，公众的不幸，

我们活着，凑凑合合地生存着；

夜间的恐惧终止于白天的行动，

白天的恐惧终止于噩梦；

可是在市场上聊天，手按在扫把上，

夜间撮拢起炉灰，

天亮时往火上添加燃料，

这些行动标志着我们受苦的限度。

每一种恐怖都有它确定的意义，

每一种忧伤也都有个尽头：

在生活中没有时间无止无休地哀伤，

可是这件事，的确是超脱了生活，超脱了时间，

是邪恶与冤错一瞬间的永恒纠结。

我们被污染，为一种我们所洗不净的污秽，和超自然的

　　邪恶纠缠在了一起，

被亵渎的不仅是我们，不是这所房子，不是这座城市，

而是这个世界彻底地受到污染。

滤清空气！澄明天空！换来清风！把石头逐块分开，把皮肤从臂膀上撕下，把肌肉从骨骼上剥离，清洗它们。清洗石块，清洗骨骼，清洗脑浆，清洗灵魂，清洗它们，清洗它们！

〔众骑士，在完成杀戮后，走向舞台前方，向观众发言。

骑士一　我们想请大家为我们将注意力集中片刻。我们知道，也许列位对我们的行为会颇不以为然。列位是英国人，主张的是公平竞争：当你们见到一个人受到四个人的袭击时，你们的同情自然都会倾向处于劣势的一方。我尊重这样的感情，这种感情我自己也同样有。不过，我要向列位的荣誉感发出呼吁。列位是英国人，因此，在未听取一案双造的意见之前，决不会对任何人的是与非做出判断。这是与我们形成已久的陪审员裁定的原则相一致的。其实我这个人并不适合向

列位陈述我们这一方的案情。我擅于行动却拙于辞令。正因如此，我将暂时告退，而要向列位介绍另外的几名发言人，他们各有专长，也各有自己的不同视角，自会将这一极其复杂的问题的实质向列位陈述清楚。我想请我们当中年齿最高的一位先说，他也是我乡间的邻里：现在有请威廉·德·特拉西男爵。

骑士三　我的老友雷金纳德·费兹·厄尔塞想使列位相信我是个老练的演说家，这倒使本人羞愧有加。不过有一点我倒确实是骨鲠在喉，不吐不快。那就是：我们的所作所为，且不论列位对之会有何等样的看法，与我等的个人利益，却是绝无丝毫的瓜葛。（其余几位骑士说："听听！听听！"）我们不会从这件事里得到任何好处。我们失去的将远远超过我们所能得到的。我们只是将国家的利益置于一切之上的四个普普通通的英国人。我敢说我们方才进来时没能给你们留下太好的印象。其实，我们早就清楚我们承接下的绝对是一件扎手的活儿；我只代表我自己说话，我确实是喝得稍稍多了些——平时我可不是个见了酒不要命的人——无非是要为自己壮壮胆。因为说到底，下手去干掉一位大主教还是很难让人接受的，特别是对于一个在良好的教会传统下成长起来的人。因此，如果我们显得有一点粗野，你们得理解何以会是如此；就我个人来说，我还是觉得十分难过的。我们明白这是我们的任务，我们怎么说还是必须去努力完成它呀。而且，正如我方才所说的，我们绝对不会从这件事里得到一个便士。我们完全清楚以后事情将往什么方向发展。亨利国王——愿上帝保佑他——将不得不说，从国家的利益考虑，他从来都无意让这样的事情发生；于是，便会有好一顿的争吵，最好的结果就是我们必须得在国外度过我们的余生。而且，即使在头脑清楚的人看明白大主教必须得被清除以免挡道时——就我个人来说，我对他怀有很高的敬意——你们必定注意到，他在最后的那一场戏里是表演得多么地出色——他是不会让我们有哪怕是一点点正面人物的色彩的。不，我们已经葬送了自己，这是一点也不会有错的。因此，正如我一开始就说了的那样，至少要在这一点上对我们加以肯定，那就是这件事跟我们的私人利益毫不相干。我想这就是我想说的一切了。

骑士一　我想我们都会同意，威廉·德·特拉西的讲述相当精彩，而且还提出了一个至为重要的论点。论点的核心就是：我们在这里完全没

有获得任何利益。不过我们的行为还需要有更多的论据来加以支持；因此务请列位再听听我们中另一些发言人的讲述。下一位我要推荐的是休·德·莫维尔，对于国家治理方略与宪法，他的造诣很深。现在有请休·德·莫维尔爵士。

骑士二　本人想首先对我们的领袖，雷金纳德·费兹·厄尔塞提出的一个很好的论点再稍稍作些补充。他说，你们是英国人，因此你们的同情永远都偏向于弱势的一方。这正是英国人的公平竞争精神嘛。现在，可尊敬的大主教——其优良品质素来为我极其崇敬——已完全被置于弱势的一方了。不过实际情况究竟是否如此呢？我想吁请的不是你们的情感而是你们的理智。你们是头脑清醒很有理性的人，这我看得出来，是不会为激昂慷慨、哗众取宠的论调轻易骗过的。我因此想请你们冷静地想一想：大主教的目的是什么？而国王的目的又是什么？从对这些问题的回答中应当不难窥见问题的关键所在。

在国王的这一方面，他的目的完全是始终如一的。在已故的马蒂尔达王后与不得意的篡位者斯蒂芬掌权的时候，我们的这个王国是四分五裂的。我们的国王看出至关紧要的一件事就是要恢复秩序：要羁勒住地方政府不让它们超越职权，那种权力往往具有自私的而且经常带有煽动性的犯上目的，改革法律制度也是国王念兹在兹的一件大事。他因此希望贝克特，后者当时已经证明自己是一位极为干练的行政管理人员——此点无人能加以否认——能将枢密官的和大主教的职能予以合并。如果贝克特能对国王的意愿心领神会，那我们就应该早就有一个几乎是理想的国家了：一个在中央政府领导下政教合一的国家。我与贝克特素来熟稔，有过各种官方的关系；我必须说，我从来也不知道有什么人具备如此充分良好的条件，足以胜任最高的行政职务。但是发生了什么情况呢？就在贝克特于国王的申请下被任命为大主教的那一刻，他竟辞去了枢密官的职务，变得比教士更像教士，明目张胆、咄咄逼人地过着一种苦修者的生活方式，他当即认定，存在着一种比国王的秩序更高一等的秩序，作为国王的臣仆，他多年来即在努力建立这种秩序；而且认为——理由只有上帝才知道——两种秩序是无法并存的。

你们定能同意我的意见，认为一位大主教这样的干扰对我们这种人的本能就是一种触犯。到目前为止，我知道列位对我的看法是

赞许的，这从列位的面部表情上可以看出来。你们持有不同意见的仅仅是我们为了匡正时弊而不得不采取的那种措施。对于采用暴力的做法，再没有人会比我们更感遗憾了。不幸的是，有时候，为获得社会正义，除了施用暴力，还真的别无他法呢。在别的时候，你们可以通过国会投票的方式谴责大主教，正规地以叛国者的罪名将他处决，这样就不会再让任何人担上杀人凶手的骂名了。索性时间更往后一些，恐怕连采取这样温和的措施都无必要了。不过，倘若此刻你们面临一个难题，要将桀骜不驯的教会置于国家福利的正当御领之下，这时，请记住，采取第一步措施的是我们。是我们，充任了你们所赞同的国家治理方式的工具。我们是为了你们的利益而出力；我们理应得到你们的赞许；如果说在做的过程中确有一些不妥之处，那么你们也理当与我们共同承担。

骑士一　莫维尔给我们提供了大量值得思考的材料。在我看来，对于跟得上他那异常深刻的思路的人，他已经把问题说得很透了。不过我们这里还有一位有话要说，我想他必定有从另一个角度看的观点要表述。倘若还有任何人仍然感到有些地方不能令自己信服，我想出身自虔信教会因而声名显赫之家的理查德·布利托，定然能起到良好的作用。现在有请理查德·布利托。

骑士四　在我之前发言的几位先生，更不必提我们的领袖雷金纳德·费兹·厄尔塞了，都已经把问题说得非常切中要害。对于他们各具特色的论点，我其实是再没什么可以补充。我必须要说的也许可以用一个问句的形式加以表现，那就是：谁杀死了大主教？由于你们都是这一令人惋惜的场景的目击者，对于我这样的说法，你们也许会感到诧异。不过，考虑到事情的发展过程，我觉得仍有必要，哪怕是只用三言两语，把上一位发言者所涉及的历史背景再作一番复述。在已故的大主教担任枢密大臣时，在国王的领导下，再没有另外一个人比他，对于国家的融合，作出过更大的贡献，使国家能够团结，安定，井井有序，和谐与公正了，而这正是国家当时至为需要的。但是自从他当了大主教的那一天起，他彻底改变了自己的政策；他显示出自己对国家的命运漠不关心，而且，事实上，成了一个利己主义的妖魔。这样的利己主义在他身上得到恶性发展，直到后来他已经完完全全走火入魔。我掌握有不可否认的证据，能证明在他离开法国之前，曾当着众

多证人的面，毫不隐讳地预言说，他在世的时日已经不长，他将在英国被人杀害。他用尽了种种挑衅性的手段；从他一步接着一步的行为，人们可以作出的结论只能是，他已经下定决心要走作为一个殉道者而死去的这条路。其实即使到最后关头，他原本也是可以把理智给予我们的：你们看到了他怎样回避了我们的问题。而且当他有意激怒我们使得我们忍无可忍时，他还是很容易便能逃离；他完全可以躲开较长时间，以使我们的正义的怒火能够平息下来。但那正是他所不希望发生的；当我们处在怒不可遏的当口上，他却坚持要把大门打开。还需要我再说什么呢？我觉得，在这些事实摆到了你们面前的时候，你们肯定会毫不犹豫地作出是在头脑不清的状态下自杀这样的裁决。对于这么一位总体上说还能算是伟大的人，那就是你们所能作出的唯一的宽大为怀的裁决了。

骑士一　谢谢你，布利托，我认为再也没有什么需要说的了；另外我想向列位提个建议，请大家静悄悄分散地打道回府。务请多加小心别三五成群在街角扎堆闲逛，千万不要为激起公众的不理智行动而提供任何借口。

〔众骑士下。

教士一　哦，父亲，父亲，离开了我们，消失在我们的面前，
　　我们怎么才能找到你，你会从哪个遥远的地方
　　俯视我们？如今你去到天国，
　　谁来引导我们，保护我们，指点我们？
　　要走过什么样的途径，经历何等样的艰难险阻
　　我们才能再重见你的光辉形象？何时才能
　　继承你的力量？教会将变得没有生气，
　　孤单，受亵渎，荒凉，异教徒将会在废墟上重建殿宇，
　　他们的世界里没有上帝。这我看得到。我看得到。

教士三　不会这样。因为教会能为此事而愈益坚强。
　　在逆境中取得胜利。迫害只会使教会
　　愈加坚强：而且崇高，因为有人愿意为它殉难。
　　去吧，软弱悲哀的人，迷途与失去方向的灵魂，你们
　　　在地上与天上都无家可归。
　　到那里去：为夕阳染红了最后一块灰岩的

布列塔尼，或是赫丘利斯之门。
去荒无人烟的海岸边遭遇船难，
那里黑人会把基督徒扣为人质；
到为冰山禁锢的北海去，
那里冰冷的空气使手足麻木，脑子无法思想；
到荒漠烈日下去寻找一个绿洲，
去和异教的撒拉森人结为联盟，
跟他一起举行他们不洁的宗教仪式，力图在
那人欲横流的朝廷上忘掉自己，
在枣椰树旁的溪流边忘掉自己；
或是在阿基坦[4]坐着啃啮自己的指甲。
在你头颅内小小的痛域里
你将仍然沿着一个圆形没完没了地兜圈子
苦思冥想，向自己证明你没有做错，
编织一个幻想，编织时你面对的是一团乱麻，
你在假想的地狱里永无穷尽地漫步，
那从来就不是一种信仰：以上就是你在世上的命运
犯不着我们再费心去思量。

教士一　　哦，我的大人
你新状态中的辉煌我们还无从谛见，
请你怜悯宽容，为我们祈祷。

教士二　　此刻在主上帝的俯视下
请与你之前所有的圣者、殉道者们一起，
把我们铭记在心。

教士三　　让我们的感激上达
主上帝，他赐给我们一位新的坎特伯雷圣者。

合唱队　（与此同时，远处有合唱队在用拉丁语诵唱《感恩赞》）
我们赞美您，哦，上帝，因为您的光辉普照着地上所有的生物，
不论是下雪还是下雨，吹着和风还是雷雨交加；对于所有
您的创造物，包括猎者与被猎者。
因为一切存在的事物都仅为您所看见、只以您所知的形式出现，一切事物仅仅存在于您的光中，您的光辉甚至存在于否认您的事物

里；黑暗中也照射着光的辉煌。

否认您的那些人也无法否认，倘若您不存在；他们的否认将永不完整，因为如果是这样，他们亦将不存在。

他们证实您活生生的存在；万物都证实您的存在；空中的鸟，

包括鹰隼与燕雀；地上的动物，包括豺狼与羔羊；泥土中的蠕虫和肠胃里的蛔虫。

正是您使人们认识了您，因此人哪，必须更自觉地赞颂您，以思想、言语与行动。

即使当手按着扫把，背弯着生火，膝盖屈着清理炉膛，我们，坎特伯雷的清洁女工，

脊背让活儿压得直不起来，膝盖在罪恶重负下弯曲，双手因恐惧而遮住面孔，脑袋因忧伤而低垂，

即使是那样，在我们心中，季节的声音仍然在赞美您，在冬天的呼哨声中，春天的歌唱声中，夏天的嗡嗡声里，还有野兽、鸟雀的嗥叫和啼啭声里。

我们感谢您为了您血的悲悯，为了您血的救赎。因为您的那些殉道者和圣徒的血

将使大地变得丰饶，将创造出神圣的处所。

因为一处地方只要有一位圣徒生活过，一位殉道者把自己的血为基督的血而献出过，

那里就是圣地，圣洁将不再与它分离，

纵然军队会在上面践踏，纵然观光者手执导游图会来东张张西望望；

从西海吞噬着艾奥纳[5]海岸之处，

一直到沙漠中就义的处所，折断的帝国廊柱边人们记不准确的祈祷过的角落，

从这样的土地上春天一次又一次永远使大地更新

虽然永远有人否认。因此，哦，上帝，我们感谢您

是您将这样的祝福赐给坎特伯雷。

原谅我们，哦，主啊，我们承认自己属于普通人，

是关上门偎在火边的男男女女；

我们畏惧上帝的赐福，畏惧上帝之夜的孤独，还有迫不得已的屈服，牵连而至的匮乏；

与对人的不公正的畏惧相比，我们更加害怕上帝的公正；

我们害怕窗外的手，茅草屋顶上的一把火，小酒馆里的拳头，运河边的推搡，

但我们更加畏惧上帝的垂爱。

我们承认我们曾非法侵入，我们软弱，我们失误；我们承认

我们承袭着世界的罪恶；殉道者的血、圣徒的痛苦里

也都有我们的罪过。

主啊，怜悯我们。

基督啊，怜悯我们。

主啊，怜悯我们。

圣洁的托马斯啊，为我们祈祷祝福。

李文俊 译

---

[1] Cheapside，伦敦的一条街道，在中世纪英语中意为“市场”。

[2] 前面托马斯所用的词是“saving”，此词含意双关，既可作“除去”解，亦可作“拯救”、“保全”解。在这里骑士利用了语言上的特点。

[3] 指亨利二世1170年立其子亨利为王，共理朝政。加冕礼由约克大主教主持。

[4] Aquitaine，位于法国西南部，曾受英王亨利二世管辖。

[5] Iona，苏格兰一小岛。

T. S. Eliot

The Complete Plays of T. S. Eliot

家庭团聚

人物

埃米，蒙肯西夫人（遗孀）
艾维，瓦奥莱特和阿加莎——埃米的妹妹们
杰拉德·派珀和查尔斯·派珀公爵——埃米已故丈夫的两个兄弟
玛丽——蒙肯西夫人一个已故表姐的女儿
登曼——会客室女用人
哈里——蒙肯西夫人埃米的长子
道宁——哈里的仆人兼司机
沃伯顿医生
温切尔警官
复仇三女神

场景设在英格兰北部的一个乡村别墅里

第一部

客厅休息室，下午茶后。
三月末的一个下午。

第一场

埃米，艾维，瓦奥莱特，阿加莎，杰拉德，查尔斯，玛丽

〔登曼进屋拉上窗帘。

埃米　还没到时间呢！我会叫你的。外面天还很亮。
我无事可做，只好看着日子不断流逝，
我从十月份到六月份足不出户，
而且燕子来得太早，春天即将结束
布谷鸟在我再走出屋子之前将会飞走。
啊，太阳曾经是那么温暖，啊，白天，我一度认为是理所当然
当我年轻力壮的时候，太阳和白天似乎唾手可得
从不惧怕黑夜，总是期待白天
可以信任时钟，对明天很确信
黑暗里时钟也不会停止转动！
打开灯吧。但是窗帘不要拉上。
生火吧。春天永远不会再来了吗？我觉得冷。

阿加莎　韦石伍德过去确实是个很冷的地方，埃米。

艾维　我以前总是跟埃米讲冬天到南方去。
如果我是埃米的话，冬天我会去南方。
我会追随太阳，而不是在这里坐等阳光。
如果我有经济能力，我会去南方，
而不是像我现在这样，住在贝司瓦特，坐在煤气取暖器旁边数着几个先令，冻得发抖。

瓦奥莱特　去南方吧！到英格兰的流通图书馆里，
到军人寡妇家里，到英格兰教士那里，
坐在冰冷的室外折叠椅上，喝着浓酽的凉茶——

煮得很浓的糟糕的印度凉茶。
查尔斯　但那根本不是埃米的风格。我们都是在乡下长大的人。
埃米一直习惯于我们的生活方式
跟马匹、狗和猎枪为伍
冬天她不会想离开英格兰。
但像我这样的单身汉在伦敦就不错
即使是冬天，男人在俱乐部里还是感到温暖。
杰拉德　　至于我，
我回到东方很快就会成为副官。
对于我这样谨小慎微的人来说
那里的气候无与伦比；
仆人们会把你照料得更好。
埃米　我的仆人们完全有能力做好这些，杰拉德。
这些我还能掌控。
瓦奥莱特　　至于我，
我永远也不会去南方，不，绝对不会，
即使我能像埃米一样有能力这么做：
英格兰已经够糟糕的了，我永远不会去南方，
那里你仅仅会看到最粗俗的人们——
在家里你看不到这些人；
那些天知道从哪里日进斗金的人们……
杰拉德　　航空股票的分红
瓦奥莱特　他们白天日光浴，晚上跳舞
穿着极少的衣服。
查尔斯　鸡尾酒害人不浅：
对年轻人来说没有比这更糟糕的了。
一个文明人所需要的
是正餐之前一两杯干雪利酒。
现代的年轻人不知道自己在喝些什么，
现代的年轻人不在乎他们吃什么；
他们已经丧失了味觉和嗅觉
因为他们整天喝鸡尾酒，抽烟。

〔登曼拿来雪利酒和威士忌。查尔斯选了雪利酒，杰拉德选了威士忌。

世道竟然如此。

（点燃一支烟）

艾维　　年轻一代

绝对堕落。

查尔斯　　年轻一代

不像我们年轻的时候那样。他们没有耐力，

没有责任感。

杰拉德　你们对年轻一代非常苛刻。

我本人现在很少与他们打交道；

但我必须说我碰到一些很不错的年轻人；

有些是一流人才，查尔斯，我记得他们比你年轻时更优秀，

而且，你该体谅他们：

我们交给他们的世界也不是那么安逸舒适。

让年轻一代的人为自己辩护吧：

玛丽这一代人。她怎么看待这个问题？

玛丽　真的，杰拉德表叔，如果你想知道年轻一代人的情况，

你必须问其他人。

我恐怕不适合这个称号：

我不属于任何一代。

〔下。

瓦奥莱特　真的，杰拉德，我必须得说你非常迟钝。

而且我觉得查尔斯可能会更体贴别人。

杰拉德　我非常抱歉。但她为什么不开心呢？

我本意只是想让她加入到谈话中。

查尔斯　她是个不错的女孩，但对她来说年龄是个难题。

我想她接近三十了吧？

她应该结婚了，事实就是这样。

埃米　她本该结婚的，如果事情如我所打算的那样的话。

哈里回家也没使她的事情变得好解决：

但生活仍然可以顺利。

同时，我们不要谈这个话题了。说得越少越好。
杰拉德　埃米，这倒提醒了我，
哈里他们什么时候到家？
埃米　我不希望时钟在黑暗里停止转动。
如果你们想知道我为什么从不离开韦石伍德
那就是原因。我使韦石伍德充满生机
我让这个家族延续下去，把他们凝聚到一起，
也使我自己活下去，而且我活着就是为了维护他们。
你们当中没有一个人知道自己多大年龄了
而且死亡对你们来说是微弱的惊讶，
只不过是在一间空屋子里短暂的战悚，
只有阿加莎似乎从死亡本身感受到了些意义，
而我却不能。
我只对阿瑟和约翰回来的时间比较确定，
阿瑟在伦敦，约翰在来赛斯特郡：
他们应该能在晚餐开始的时候及时赶到。
哈里从马赛给我打过电话，
他将乘飞机到巴黎，然后到伦敦，
他希望能在今晚晚些时候到家。
瓦奥莱特　哈里总是最有可能晚到的。
埃米　这次不是他的错。
哈里能回来重聚我们就非常幸运了。
艾维　埃米，什么时候你会拿出你的生日蛋糕，
打开你的礼物呢？
埃米　　晚餐之后：
那是最好的时机。
艾维　　这是第一次
你没在喝下午茶的时候吃蛋糕和打开礼物。
埃米　这是一个很特别的场合，
你应该知道。这是八年来
我们所有的人第一次重聚到一起。
阿加莎　对哈里来说将非常痛苦

在八年后，在那可怕的一切发生后
重新回到韦石伍德。
杰拉德　　为什么？痛苦？
瓦奥莱特　杰拉德！你知道阿加莎想说什么。
阿加莎　我是说很痛苦，因为一切都不能变更，
因为过去无法挽回，
因为将来只能建立在真实的过去之上。
在热带闲逛，身处地中海地带如诗如画的景色中时
哈里肯定会经常记起韦石伍德——
育婴室的茶水，学校的假期，
骑在小马驹上的勇敢举动，
还会想通过那道小门爬进屋里。
他会发现韦石伍德变样子了。适应是很困难的。
埃米　韦石伍德一切都没变，阿加莎。
一切都如他离开之时，保持原状
除了那只老马驹和长毛杂交狗
我不得不把他们处理掉。
一切都如以前。是我亲自吩咐这么做的。
阿加莎　是的。我是说，回到韦石伍德他会发现另一个自我，
归来的男人必须去面对离开时的男孩。在马圈的转弯处，
存放马车的小屋里，果园里，
种植园里，那条通向育婴室的走廊，新盖厢房的拐角处，
他将不得不面对另一个自我——
那个拐角不会是令人愉快的地方。
当时间的轮回到来时——这种轮回并不发生在每个人身上
隐藏的东西将会被暴露，幽灵也将现身。
杰拉德　我一点都不知道你在说些什么。
你似乎一直想使我们心烦意乱。
我得说，这无论对埃米的生日还是哈里回家这件事来说，
都不是什么开心的事情。
我说，我们该让他觉得在家里舒适自在！
让他觉得发生的那些都无关紧要。

他已经受到惩罚，我对这点毫无疑问。
让他再婚，在韦石伍德开枝散叶。
埃米　谢谢你，杰拉德。
尽管阿加莎通常都话中有话，
我得说我同意你所说的。
查尔斯　当他失去妻子的时候我从来没给他写过信——
刚刚大约一年前的事情，不是吗？
你们觉得我现在应该提这件事吗？
我觉得似乎有点迟了。
埃米　　太迟了。
如果他本人想谈这件事，那是另外一回事；
但我觉得他不会。他肯定想忘记往事。
我在家人面前从不讳言：
你们就把这件事情当作上苍恩赐的慰藉吧。
瓦奥莱特　我把这叫做天意。
艾维　　然而这一切肯定令人震惊，
尤其是那样失去一个人，
在暴风雨中被冲离甲板，
甚至连尸首都荡然无存。
查尔斯　“著名贵族夫人海上丧身”。
杰拉德　是的，想想她已经永远消失了，有点怪。
瓦奥莱特　她过去是不是常常饮酒？
埃米　　我从来不会过问这些。
艾维　这些事情最好别去探究。
她可能是一时冲动才那么做。
杰拉德　我从来没见过她。
埃米　　我很高兴你没见过她。
我很庆幸你们当中没有人见过她。
这会让事情变得容易些
这也是我如此迫切希望你们都应该聚在一起的原因。
她永远也不会成为这个家庭的一员，
她从来也不希望成为这个家庭的一员，

她只想独占他
来满足她的虚荣心。那就是她
拽着他游遍欧洲和半个世界
住昂贵旅馆，混迹于不良人群的原因。
她自己会选择这种生活方式。她从来不想接触
哈里的亲戚或者哈里的旧友；
她从来不想让自己去适应哈里，
她只想使哈里堕落到跟她一样的层次。
在现实生活中，她只不过是个心神不安、战栗不止、戴着面具的影子，
死去连个影子都算不上。
为了将来你们还不如知道真相算了。
对这件事不可能有任何悲伤、后悔和痛楚。
如果我能做到的话，我本可以阻止的。为了将来：
哈里会在韦石伍德掌管家业
而且我希望我们能设计好他将来的幸福。
不要谈论他离去这段时间发生的事情。
只要装作过去八年里什么都没发生就行了。
杰拉德　这样做有点困难。
瓦奥莱特　　胡说八道，杰拉德！
你必须明白这是我们唯一能做的事情。
阿加莎　大家都谨小慎微
去干预已经准备好的一切
男人们难以解开的疑惑拧成了彻底的误解，
他们把狭隘得像袖珍手电筒所照到的那么一点地方的观察，
反射到彼此暧昧的想法中
忽略了来自另一个世界的所有的劝诫
忽略了干枯的冬青树丛中风的语丝
忽略了月亮的倾斜度
忽略了来自黑暗世界的吸引力
忽略了门框底下的爪子。
合唱　（艾维，瓦奥莱特，杰拉德和查尔斯）为什么我们会感到窘

迫，烦躁不安，

就像一群没分到角色的业余演员一样聚集起来？

就像梦中的业余演员，当幕布升起，却发现自己穿错了戏装，或者排演的不是今天的角色？

等待着剧院排座中发出的沙沙声，前排座位的窃窃私语，观众中发出的笑声和倒彩？

查尔斯　我本可以在圣詹姆斯大街上，坐在舒服的椅子上，而不是像现在得离火炉更近些。

艾维　如果我没来今天的这个聚会的话，我本可以去看望在斯蒂莫斯居住的表妹丽莉。

杰拉德　我本可以跟康普顿·史密斯待在一起，在他多塞特的住处那里。

瓦奥莱特　我本该在神父的美国茶馆那里帮巴姆珀斯夫人的忙。

合唱　然而我们却都在这里听埃米发号施令，在一个蹩脚的闹剧中扮演弄不清楚的角色，像噩梦般的哑剧那样荒谬。

埃米　那是什么？我觉得我看到有人经过窗边。

现在是什么时间？

查尔斯　　将近六点四十分。

埃米　约翰现在应该到了，他的旅程最近。

如果不是阿瑟，至少约翰该到了。啊，有人来了：

是的，肯定是约翰。

〔哈里上。

　　哈里！

〔哈里在门口突然停下，盯着窗户。

艾维　欢迎回家，哈里！

杰拉德　太好了！

瓦奥莱特　欢迎回到韦石伍德！

查尔斯　为什么？怎么啦？

埃米　哈里，如果你想拉上窗帘的话，就让我去叫登曼。

哈里　你们怎么会都坐在这么明亮的屋子里让全世界都看着你们？

如果你们知道我从窗外看过来时你们的模样！

你们喜欢让窗外的眼睛盯着看吗？

埃米　你忘记了，哈里，你现在是在韦石伍德。
你不是在城里，在城里人们得拉上窗帘。
在这里只有在这儿工作的仆人看到你，
他们都想看到你回来，哈里。
哈里　你看那里，你看那里：你们看到她们了吗？
杰拉德　没有，我没看见周围有人。
哈里　　不，不，不是那里。看那儿！
你们难道看不到她们吗？你们看不到她们，但我看见她们了，
而且她们也看到我了。这是我第一次看见她们。
在爪哇海峡，在巽他海上，
在充满了甜丝丝气息的病恹恹的热带晚上，我知道她们来了。
在意大利，在那夜莺歌唱的丛林后面，
那些眼睛盯着我，搅乱了夜莺的歌唱。
在格兰德旅馆的棕榈树背后
她们总是在那里。但我没看见她们。
为什么她们非得等我回到韦石伍德才让我看到？
在其他很多地方我本都可以遇见她们！
为什么是这里？为什么是这里？
　　生日快乐，岁岁有今朝，母亲。
你们好，艾维姨妈，瓦奥莱特姨妈，杰拉德叔叔，查尔斯叔叔，阿加莎。
埃米　你回来我们都很高兴，哈里。
现在我们该聚起来吃晚饭了。
仆人们一直期盼着你的到来：
你想让他们饭后进来
还是等到明天？我确信你肯定很疲劳了。
你会发现这里任何人，每样东西都没变。
博温先生——你该记得——明天想来拜访
为的是探讨法律方面的事情，一个关于税务的问题——
但我觉得你还是等休息好了再说。
你的房间一切都准备好了。一切都没变化。
哈里　变化？一切都没变化？你怎么能说一切都没变化呢？

你们看上去都毫无生气，依然年轻。
杰拉德　　明天我们一定要出去转转。
你会发现这个地方一如往昔。
没有一块你不了解的地方。
但你得考虑认识几个新的猎人。
查尔斯　我有个新酒商向你推荐；
你的酒窖稍加用心就可大放异彩。
艾维　而且你真的得给老霍金斯找个接班人了。
他该退休了。
他已经把那个花园搞得一塌糊涂，
而且他已经接近失明了。我已经给你母亲讲过很多次：
但她无动于衷
因为她宁愿等你回来再说。
瓦奥莱特　我一遍又一遍地跟你母亲讲
厨房里的浪费
帕凯勒夫人已经老得不知道自己在干什么。
韦石伍德确实需要一个男人来掌管一切。
埃米　你知道你的姨妈和叔叔们都非常乐意帮忙，哈里。
我总是发现他们有很多忠告，
我从来没听取他们的意见。现在这都是你的事情了。
我竭力使韦石伍德正常运转
在你回来之前不做任何改变。
现在是你掌管韦石伍德的时候了。我已经是个老女人了。
当我死去他们就不会再给我忠告了。
艾维　哦，埃米！
我想没有人希望你死掉！
现在既然哈里回来了，是该考虑活下去的时候了。
哈里　时间，时间，时间和变化，没有变化！
你们所有的人说话的时候仿佛什么都没有发生过，
然而你们谈论的正是此事。为什么不开门见山
或者如果你们要假装我是另外一个人——
一个你们一起密谋设计出来的人，那么请

在我不在的时候这么做。我就不会令你们那么尴尬。阿加莎？
阿加莎　我觉得，哈里，事已至此——
如果你不想假装，那我们就不再假装了：
你必须尽量马上让我们理解所发生的事情，
而我们必须尽量去理解你所说的。
哈里　但我怎么解释，我怎么才能解释给你们听呢？
在我解释完之后你们只会明白得更少。
我所希望使你们理解的一切
只不过是事件：不是已经发生的事情。
那些什么事情都没经历过的人们
是不能理解事件的微不足道之处的。
杰拉德　好吧，你不能说我没经历过什么吧。
我从一个西北边境的毛头小子起家——
生命大部分时间里都处于困境
和非常糟糕的混乱之中。
查尔斯　已经没有什么可以让我惊讶了，哈里；
也不会有什么可以让我感到震惊。
哈里　　你们都是
没经历过什么事情的人。至多是
受到外部事件的持续影响而已。你们像睡着一样麻木地生活着，
从来不会因为噩梦而惊醒。让我告诉你们，
如果你总是异常清醒，生活将不堪忍受。
你们不知道
下水道里无处追寻的有毒味道，
连水管工都无从下手，它在黑夜里活动；你们不知道
古老陈旧的卧室里，凌晨三点未说出口的悲伤的声音。
我不是在说我自己的经历，我只是
尽量用你们更加熟悉的方式来做比较。我就是那幢旧房子
在凌晨时候散发着有毒味道和回荡着悲伤声音，
在那里所有的过去都是现在，所有的堕落行为
都无可挽救。至于发生的事情——
关于过去你只能看到过去的事情，

而不是现在的事情。这才是问题的重点所在。
阿加莎　不管怎样，哈里，最好尽你所能告诉我们：
用你自己的语言，不要停下来争论
不管这是否会超越我们的理解能力。
哈里　在拥挤的沙漠里突然感到孤寂
在浓浓烟雾中，很多生物在毫无方向感地动着，
因为没有任何方向能带它们去什么地方，
它们只是在白天与黑夜的交替间隙，
在水汽里转来转去——
没有目的，没有行为准则；
对痛苦的部分麻醉使人毫无知觉
还有对自己无意识行为的部分观察
当污渍慢慢地渗入皮肤
污染了血肉，骨头变色——
这就是问题的重点所在，但却不可言传，
我在用平常的方式告诉你们
因为特别的事件是无法用语言描述的。
人想用暴力的方式逃脱，然而仍然孑然一身
身处拥挤的沙漠，被幽灵们推来挤去。
正是在颠倒了毫无意义的方向
在正在前行的邮轮上暂歇之时
邮轮行驶在大西洋中部的海面上，当晚天空晴朗
我把她推进了海里。
瓦奥莱特　　推她？
哈里　你从来不会想到人在水里怎么会下沉得那么快。
我以前总是觉得无论我去什么地方
她都会跟我在一起；无论我做什么
她都不会死。但事情并非如此。
从另一个角度去看一切都是真实的。
当我回到船舱的时候我期待找到她。
后来，我变得很激动，我想我去问了别人；
船上的会计员和乘务员非常有同情心

医生也很关心此事。
那天晚上我自己睡得很沉。
埃米　　哈里！
查尔斯　你千万不要沉迷于这种危险的幻想。
这对你和你母亲有害无益。
当然我们知道那天真正发生了什么，我们在报纸上读到的——
你无需去颠倒事实。记住，孩子，
我能理解，这件事再加上你自己的生活使它似乎更加可怕。
在我过去的生活里有很多事情压在我心头，
当我在凌晨之前醒来，正如我现在这样，
我比你更能理解这种感觉——
但你没有任何理由去自责。
你问心无愧。
哈里　　事情远比这复杂。
人们所说的良心，只不过是
吞噬自己的癌症。我知道你会怎么看待这件事。
首先，你把这个单独的事件孤立起来
当作一件如此可怕以至不可能发生的事情，
因为你承受不了。所以你必须相信
我的想法是幻觉所致。并不是
我的良心，也不是我的大脑有问题，
而是我们生活的这个世界出了毛病。
我在满足的困倦中躺了两天；
然后我恢复了。我害怕睡着：
这种情况下你会最后一次被抓牢。
而且我也害怕清醒。她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接近我。
感染已经渗入骨髓
她们总是在我附近。在这里，比以往更接近我。
她们离这里很近。我没预料到会这样。
埃米　哈里，哈里，你很疲倦
而且紧张过度。走了这么远的路
又如此匆忙，变化对你来说太突然了。

你不习惯我们这里有雾的气候
和北部的乡村。当你白天再看到韦石伍德，
一切都将一如往常。
我求你晚餐之前休息一下。
让道宁给你弄个热水澡，
你就会感觉更好些了。
阿加莎　还有几点我不太理解：
以后就会清楚的。我还确信你
只是解释了问题的一部分。
正是由于你不理解
你才觉得有必要说明你做的事情。
还有很多需要去理解：抓住它
把它当作通往自由的必由之路。
哈里　　我想我稍稍知道你的意思，
就像你以前跟我解释烟囱里的抽泣声
和黑暗壁橱里的妖邪一样，
他们都说没这回事，
来消除疑惑，但你的解释
至少使我不再害怕它们。
我去洗澡了。
〔下。
杰拉德　　上帝拯救我们！
我从来没想到事情会如此糟糕。
瓦奥莱特　我们能做的只有一件事情：
哈里必须看医生。
艾维　　但我理解——
我以前听说过类似的病例——像他这种情况
如果我们建议他看医生
他会显示出最无节制的憎恨。
他们可能会很狡猾——
他们的疾病使他们如此。他们不想自己被治愈
而且他们知道你们在想什么。

查尔斯　他可能脑子里一直有这种想法，
身处异乡，无人交流。
我怀疑仅仅是由于他有除掉她的想法
使他相信是自己亲手做的。他不可能信任自己的好运。
我觉得他需要的就是找个人跟他谈谈，
让他忘掉这件事。我明天会跟他谈谈的。
埃米　当然不是你，查尔斯，你不是合适的人选。
我宁愿相信他需要的就是在韦石伍德待上几天，
身边有亲人陪伴他。
杰拉德　不管怎样，埃米，瓦奥莱特的建议有点道理。
为什么不打电话给沃伯顿医生，请他来加入我们的晚餐呢？
他是我们家族的故交，邀请他来是很自然的事情。
男孩子们还小的时候，他照料过他们。我会跟他聊聊。
他可以跟哈里谈谈，而且哈里也无需有任何疑心。
我相信沃伯顿医生的看法。
埃米　　如果要跟沃伯顿讲，
该我去。阿加莎，你怎么看？
阿加莎　这似乎是不必要的行动中
要采取的必需的一步，
不是因为它会带来的益处
而是尽管事情几乎不可能，
也要用尽一切办法。
埃米　　很好。
我亲自去给医生打电话。
〔下。
查尔斯　我有个主意。为什么不问一下道宁呢？
他侍奉哈里十年了，他绝对谨慎可靠。
他跟他们在一艘船上。他可能有点用处。
艾维　查尔斯！你不会真的觉得
他可能把她推进了海里？
查尔斯　无论怎样，我不会责备哈里。
我自己本来曾经可能会做同样的事情。

在有了他想除掉的人之前
没有人知道他自己会做些什么。
杰拉德　即使是这样，我们也不想让道宁知道
比他已经了解的更多的事情。
而且即使他了解，他也不该晓得我们也知道。
为什么不息事宁人呢？
查尔斯　我仍然有一两个问题
（他按了铃）
想问问道宁。
他不会知道我为什么问这件事。
〔登曼上。
登曼，道宁在哪里？他跟爵爷在一起吗？
登曼　他在车库里，先生，跟爵爷的车在一起。
查尔斯　请告诉他我想跟他说几句话。
〔登曼下。
瓦奥莱特　查尔斯，如果你决意要过问此事，
我觉得这么做也不会有什么结果，
而且我确信埃米也不赞成这么做——
我只想表达我强烈的抗议
抗议你的目的和你所使用的方法。
查尔斯　我的目的是，找出哈里犯病的真实原因：
在知道这事之前，我们也只能束手无策。
至于我的方法，我们在利用手边的任何东西时
不能过于吹毛求疵。
如果你有兴趣帮助哈里
你几乎不可能反对我的方法。
瓦奥莱特　我确实反对。
艾维　我同我妹妹意见是一致的，我也反对。
阿加莎　我不反对。
我也不反对邀请沃伯顿医生：
我只是觉得这一切都毫不相干；
我们最好还是让查尔斯单独跟道宁谈谈

以他自己的方法。

〔阿加莎站起来。

瓦奥莱特　　我不同意。

我觉得应该有见证人。我打算待在这里。

我希望在场听听道宁会说些什么。

我想立刻知道，不想以后别人告诉我。

艾维　我跟瓦奥莱特在一起。

阿加莎　　我在道宁离开后

会回到这里。

〔下。

查尔斯　　啊，我很遗憾，

你们都这么看待此事：但有时

我们别无选择，只能采取果断行动，

〔敲门，道宁进屋。

查尔斯　　晚上好，道宁，

很高兴这么多年后又见到你。

一切都好？

道宁　　谢谢你先生，一切都不错。

查尔斯　很抱歉如此匆忙把你叫来，

但我有个问题想问你，

我相信你不会介意，是关于爵爷的。

你已经侍奉爵爷有十年了……

道宁　先生，到下个圣母领报节[1]就十一年了。

查尔斯　十一年了，那么你应该很了解他了。

而且我也确信你一直是他的好友。

我们已经将近八年没见到他了；

说实话，现在我们见到他了，

我们都有点为他的健康担忧。

他似乎不太……正常。

道宁　在发生了那件事之后

很自然，先生，如果我可以这么说的话。

查尔斯　　确实如此。

道宁，当你跟他们一起从纽约出发旅行之时——
我们对当时的情况不甚了解；
我们所了解的都是从报纸上看到的——
当然，报纸报道了太多的内容。
道宁，你是否觉得这本可能是自杀，
而且爵爷知道她会这么做？
道宁　不可能，先生，如果我可以这么说的话。
更可能是一个事故。
我的意思是，以爵爷夫人的为人，
我认为她没这个勇气。
查尔斯　她可曾谈及过自杀？
道宁　哦，是，她的确不时提到过。
但我的看法是，她这么说
但最不可能这么做。我的想法是
她这么说只是为了吓唬人。
如果你知道我的意思的话——就是为了达到这种效果。
查尔斯　我能理解，道宁。她死之前情绪还好吗？
道宁　啊，总是差不多一样，先生。
早晨忧郁，晚上兴奋。
而且那时她通常会很兴奋，
先生，有时她会做出些毫无责任感的举动来。
如果我斗胆说一句，先生，
我总是觉得几杯鸡尾酒下肚
对夫人她大有益处。
她不是那种会喝酒的人：
对有些人来说喝酒很正常，对其他人则不那么自然。
查尔斯　在旅途中，爵爷情绪怎么样？
道宁　哦，先生，爵爷很沮丧。
但是你知道爵爷总是很安静的一个人：
我很少看到他情绪高昂。
如果我的判断有价值的话，我总是说
爵爷有些人们所说的那种情感压抑。

但让我印象很深的是……他比平常更紧张；
我的意思是，你可以觉察出他当时很紧张。
他的举止行为显得仿佛他觉得有什么事情可能会发生。
查尔斯　什么样的事情？
道宁　　我不知道，先生。
但他似乎很担心夫人。
当天气恶劣的时候尽量让她待在船内，
爵爷不喜欢看到她靠在船栏上。
他偶尔会陷入恐慌。
但你知道，先生，这仅仅是我的看法。
正像人们所说的那样，爵爷有点过于神经质。
查尔斯　他们总是在一起吗？
道宁　　总是在一起，先生。
这就是我对夫人有怨言的地方。
我的观点是夫妻不应该老腻在一起，先生。
我敢说，这是跟通常的观点相反的。
她就是不肯让爵爷单独待会儿。
我对远洋邮轮也有怨言
船上到处是游泳和练体操的地方
没有哪怕一个男人可以去静静地抽根烟
女人们不会跟着去的地方。
她总是不离爵爷左右。
查尔斯　在那天晚上，你看到他了吗？
道宁　哦，是的，先生。我确信我看到过他。
我不是说他有什么事吩咐我去做——
爵爷在吩咐我的时候总是很体贴。
但当我说我看到过他，
我是说我偶然看到他。
你知道，先生。我当时在经济舱，
睡觉之前我到外面呼吸下空气，
在我那里可以看到上层甲板的角落。
而且我记得，在那里我看到了爵爷

靠在船栏上，看着海水——
当晚没有月光，但我确信那就是他。
我在那里四处转悠，将近半个小时
他自己一人待在那里，向栏杆外面望去。
爵爷夫人那时肯定还没出事，
是吗，先生？否则他早就知道了。
查尔斯　哦，是的……确实如此。谢谢你，道宁。
我觉得我已经问完了。
杰拉德　　哦，道宁，
爵爷的汽车有什么问题吗？
道宁　哦，没什么，先生。汽车保养得很不错。
我特别留心。
杰拉德　　我只是在想，
为什么今晚你一直在忙汽车的事情。
道宁　车子没什么毛病，先生：
我只是喜欢让车子准备好下次的旅程。
还有什么事情吗，先生？
杰拉德　　谢谢你，道宁。
没什么了。
〔道宁下。
瓦奥莱特　啊，查尔斯，我得说，经过你的调查，
除了把道宁扯进这件事之外，
你似乎并没有让事情朝更进一步发展：
我对此不赞成。
查尔斯　　你不赞成。
但我认为一个无意识的共犯对这件事还是有利的。
合唱　当隐藏的秘密将要被揭露，报童将在街上叫卖的时候，
我们为什么就该站在这里像内疚的密谋者，等着消息泄露呢？
当隐私将变成人所共知的新闻，普通的摄影记者们
忙着为画报拍摄照片的时候：我们为什么还乱作一团？
在困境中，我们却不得不装得很友善，这很可怕，我们为什么就得被牵扯进来，带到这里，聚在一起呢？

艾维　我不信任查尔斯，他从自己所交往的俗人那里学来些粗俗伎俩，而且还盲目自信。
杰拉德　艾维只关心自己，还有她在那些破落上流社会熟人中的信誉。
瓦奥莱特　杰拉德肯定会闯祸，他离开军队后就没做过好事。
查尔斯　瓦奥莱特担心自己作为埃米妹妹的地位会被削弱。
合唱　我们大家都装腔作势
　　以为自己很特殊，不受人类枷锁的束缚。
　　只要我们大家在合适的栏目里出现
　　我们都喜欢上报纸。
　　我们了解铁路事故
　　我们了解血栓突然形成
　　和动脉硬化。
　　我们喜欢别人对我们高度评价
　　目的是我们可以对自己高度评价。
　　什么样的解释都可以满足：
　　我们只是想确认
　　酒窖里的噪音
　　和那些本不该开着的窗子。
　　为什么我们做起事来仿佛都担心门可能会突然打开，窗帘会突然被拉开，
　　酒窖会让我们看到些可怕的现实，屋顶会不翼而飞，
　　我们是不是该不再相信什么是真的什么是假的？
　　坚持住，坚持住，我们必须坚持世界还是一如往昔。
埃米的声音　艾维！瓦奥莱特！阿瑟或者约翰来了吗？
艾维　还没有阿瑟和约翰的消息。
　　〔埃米和阿加莎上。
埃米　很烦人。他们两个都许诺在吃晚饭时赶到。
　　但现在他们连更衣时间都赶不上。
　　我不明白他们两个，从不同的方向出发，
　　到底会出什么问题。
　　好了，我们得去换装了。我希望哈里在楼上休息后会感觉好些。

〔下，阿加莎除外。

---

[1] Lady Day，又名“Feast of the Annuciation”，为每年3月25日，为纪念天使加百列向童贞女马利亚预告她将因圣灵感孕而生子，并指示婴儿应取名为耶稣一事而设。

第二场

阿加莎

〔玛丽拿着花上。

玛丽　春天在北部乡村来得很晚，

很晚，而且时间不确定，紧紧抓住南方的墙壁。

园丁都找不出适合今晚使用的花给我。

阿加莎　我总是忘记这里春天来得多么迟。

玛丽　我宁愿等待春风吹拂而开放的花儿，

它们比温室里的花好得多

据我所知，

温室里的花不属于这里，

而且它们也没经历风雨。

阿加莎　我在想晚餐会上会有多少人。

玛丽　七个……九个……肯定有十个。

我听说哈里已经到家了

而且他是唯一一个不确定会不会回家的。

当然阿瑟和约翰可能会晚点到。

我们也许得把晚餐时间往后推一点……

阿加莎　还有沃伯顿医生。至少，埃米已经发出了邀请。

玛丽　沃伯顿医生？我想她可能已经告诉过我；

晚餐人数不确定的话就很难计划。她为什么请他？

阿加莎　她就是在不久前才刚刚想起邀请他的。

玛丽　有个外人晚餐至少有话说；

还有什么场合比家庭聚餐更正式的呢？

这是一个一群不自在的人聚在一起谈话的场合，

尽管他们很少见面。

我很高兴沃伯顿医生会来。

我得坐在阿瑟和约翰之间。

这样更糟糕，想想得跟约翰说点什么，

或者不得不听阿瑟喋喋不休
尤其是当他觉得自己已经饱经世故时，
阿加莎表姑，我需要你的建议。
阿加莎　　我本该想到，
在大学里，你已经得到很多这样的机会，比想要的更多。
玛丽　我早该知道你会提起这件事。
我知道我不是你最喜欢的学生：
我仅仅把你当作一个知道如何统治胆怯女孩子的校长。
我现在对你还是这样看；
但我真的希望七年前听从你的劝告
去申请个奖学金。
现在我需要你的建议，因为我没有其他人可以请教，
因为你坚强，而且你和我一样都不属于这里。
我想离开这个地方。
阿加莎　七年后想离开？
玛丽　　哦，你不理解
但你确实又理解我。你只是想知道我是否明白。
你很清楚埃米表姑想要得到的东西，通常都会得到。
你为什么很少到这里来？你不害怕她，
但我觉得你肯定是想避免冲突。
我想如果我有勇气的话，我早就离开这里了，
即使是跟她那样的意志作对。我很清楚，
她为什么让我待在这里。她并不需要我：
一个雇来的女佣也可以代替我的角色，
有没有我都无所谓。
她只是想让我跟哈里在一起——
这不是什么好事：
她只是想要个温顺、钱少的儿媳，
把我当成她和哈里的女管家式的伴侣。
即使是当哈里结了婚，她仍然控制着我
因为她不忍心看到任何她经手的东西溜走；
即使是当她[1]死后：我相信——

我几乎相信是埃米表姑用意念
杀死了她。
这听上去很可怕吧？我知道意念可以杀人。
你见过她吗？她长什么样子？
阿加莎　我是唯一一个见过她的人，
唯一一个被哈里邀请去参加婚礼的人：
埃米不知道此事。我为她感到遗憾；
我能看得出她不信任我——她害怕这个家族，
她想用弱者的武器跟他们对抗，
这种方式太暴力了。而且跟哈里一起生活她日子也不好过。
关键不是她对哈里做过什么，
而是哈里对自己做了些什么。
玛丽　但是知道哈里回来之后
我才能离开这里。我知道我必须离开。
但去哪里呢？我需要一份工作：你可以帮助我。
阿加莎　玛丽，我很遗憾，我为你感到遗憾；
虽然你会觉得我不具备这种情感。
我想帮助你：但你千万别逃跑。
在这之前如果你这么做，可能会显得你有勇气
而且也比较合适。现在，勇气只是瞬间
瞬间只是恐惧和自尊。我能看到的
比我能用话语告诉你的更多。
此时此刻不是做决定的时候；
决定是由那些不时出现的超越我们的力量做出的。
你和我，玛丽，
只不过是旁观者和等待者：这可不是容易扮演的角色。
我必须去换晚餐穿的衣服了。
〔下。
玛丽　　所以你不会帮我！
等待，等待，总是等待。
我觉得这个房子就意味着让我们都等待。
〔哈里上。

哈里　等待？等待什么？
玛丽　　你好，哈里。
　　你下来得挺早。我以为你刚到。
　　你旅途愉快吗？
哈里　　不是很舒适。
　　但至少时间不长。你最近好吗，玛丽？
玛丽　哦，很好。你在找什么？
哈里　我刚注意到这个房间没有什么变动。
　　同样的悬挂装饰……同样的图画……甚至桌子都没有，
　　椅子、沙发……都摆放在原来相同的位置。
　　我四处看看是不是有什么变化，
　　但确实找不出什么地方有变化。
玛丽　　你母亲坚持
　　一切摆放都得像你离开时那样。
哈里　我希望她没这么做。
　　这种使事物正常变化停滞的做法，
　　这样做很不自然，
　　但这确实很像她做事的风格。我早可以料到事情会这样。
　　这样只是使人的变化更加明显而已。
玛丽　　是的，这里什么都没发生变化，
　　而且我想我们都得继续……干枯地生活下去，
　　不去关注什么变化。
　　但在你看来，我相信
　　你觉得我们都变化很大。
哈里　　你几乎没怎么变。
　　自从你从牛津回来后我就没怎么见你。
玛丽　好了，我得去换装了。
　　从这个意义上说，我们确实会变化。
哈里　　别，先别走。
玛丽　回到家你开心吧？
哈里　　我有点事情
　　要问你。我不知道。

这么多年来我一直盼望回来，
因为我觉得我永远不该回来。
我觉得这是个生活非常实际，而又简单的地方，
但我想这种生活的简单只存在于我的记忆里，
似乎我赶不掉那些我想逃避的幻影；
而同时其他的回忆，那些童年早期的，忘掉的事情
又回到脑海里。我不能解释这是为什么。
但我曾认为可以从一种生活逃避到另一种生活，
又或者所有生活都一样，根本无处可逃。告诉我，
你在韦石伍德童年过得开心吗？
玛丽　开心？不是很开心，虽然我不知道为什么：
看上去似乎永远是我自己的错，
永远不开心意味着永远恶作剧。
但有两个原因：我只是个表亲，
因为我与这里没什么其他关系，却被滞留在这里。
我不属于这个地方。而你却不同。
你看上去年长多了。我们都对你很敬畏——
至少我是这样。
哈里　　你为什么不开心？
玛丽　似乎一切都是强加到我们身上；
精致的东西都早已摆放好，
佳肴总是准备得那么仔细；
根本就没有什么时间去开发我们自己的乐趣。
但也许一切都是为你设计的，而不是为我们。
哈里　不，事情并不是像你所说的那样。我也只是整个计划的一部分，
跟你们一样。但到底计划是怎么样的？
我们很难弄明白。但你还记得
玛丽　那棵我们曾经叫做荒原的空心树
哈里　靠近河边的地方。我们就是在那座木屋里
跟印度人打架的，阿瑟和约翰。
玛丽　那时我们在月光下的岩洞里碰头，

为了唤醒那些邪恶的幽灵。
哈里　　阿瑟和约翰。
当然我们因为晚上被大人哄上床睡觉
后又出去疯玩而受到惩罚。但至少他们从来不知道
我们到底去了哪些地方。
玛丽　　他们从来没发现这个秘密。
哈里　那时他们没有。但后来，当我从学校回家度假，
在正式的欢迎和家庭节日活动结束后，
我就尽可能快地逃跑，溜到河边
去找我们当初的那个藏身之地。荒原已经不见了，
那棵树被伐倒，人们盖了一座非常整洁的乡村避暑小屋，
“为了使孩子们开心”。
一个人关于自由的唯一回忆
竟然是河边树林里的一棵空心树
这真是荒谬。
玛丽　但是小时候我把一切都当作理所当然，
包括大人的愚蠢——
他们居住在一个触及不到我的世界里。
就在刚才，我觉得他们真是令人难以忍受。
他们总是自以为是地觉得你应该开心
然而此时此刻你却很清醒地觉得
自己是个多余的不适合这个世界的人。
但我为什么在谈我自己的司空见惯的小事呢？
这些你肯定觉得很琐碎。
这只是很普通的无助情绪而已。
哈里　　你不可能知道的一件事：
每个选择似乎都突然绝迹了，
铁流出人意料地崩涌，
只有你丧失希望的时候，你才知道什么是希望。
你只是知道什么是不敢有所指望：
你不知道希望被夺走后的人是什么样子
或者自己扔掉希望，加入无助人群大军

其他人根本不认同你，虽然彼此之间也会互不相认。
玛丽　我知道你的意思。我从未有过那样的经历。
然而无论这种经历是多么残酷，多么真实，
它们都可能是假象。
哈里　　我所看到的
或许是这样那样的梦境；
没有比最真实的事情更可怕的了。
鲜艳的颜色渐渐褪去
不可捕捉的情感也随之而去，
照耀这个世界的亮光，从来没有发现它要找的东西；
眼睛随之适应了黄昏
黄昏中冰冷的石头被当作青蛙，
而无叶的树枝被当作蛇。
玛丽　　你所描述的那些景色
跟其他景色一样真实。从某种意义上来说，
你说的话自相矛盾：
你所提到的对希望破灭的突然领悟，
我知道你已经经历过，
而且我也能想象那时多么的可怕。
但在这个世界上某个你预料不到的地方，
希望在继续滋生着，
尽管我们对此一无所知。
你回到韦石伍德，说明你有所期待，
否则你也不会回来。
哈里　　无论我期待的是什么
现在我回到这里却发现我不会找到它。
人的这种想回到初始地重新开始、
仿佛什么都没发生过的想法，
这难道不愚蠢吗？就像那棵空心树，
已不在原地。
玛丽　　但可以确定的是，你所说的
只是为了证明你期望在韦石伍德找回真实的自我，

期望韦石伍德为你做些什么
而这些只有你才能做到。
你所需要改变的是你的内心想法
你在任何地方都能改变你的内心想法——这里和其他任何地方。
哈里　我的内心，你觉得它能够改变！
我觉得她们离我很近，是的，就在这里！
只要是我没有注意到的地方，这里，这里，这里。
她们总是在我的眼角闪动，
在我耳边窃窃私语——
也在我的内心里，尤其是在噩梦频发的
恐慌夜晚。你不知道这些，
你不可能知道这些，你不可能理解。
玛丽　我觉得我能够理解，但你得耐心点，
你得对那些没有经历过类似事情的人耐心些。
哈里　即使我尽力去解释，你也永远不可能理解：
解释只会加深你的误解；
解释只能疏远你我。
只有一种方式能让你理解
那就是亲眼看到。她们太聪明了
不会轻易就把你领进我们的世界。你的世界也好不到哪里去。
她们想让我们明白：这是折磨的一部分。
玛丽　如果你觉得我没有理解你的能力——
但无论如何我得去为晚餐做准备了。
哈里　别走，别走！不要在这个时候离开我。
我觉得这是很重要的时刻。
我们的对话应该能得出一些结果。
玛丽　我不是明智的人，
从普通意义上来讲，我并不是很了解你，
虽然我记得很多关于你的事，
也记得什么才是真实的你。我没有多少经历，
但我现在明白了一件事，
它不是来自教师或者书本，或者是思维，体会：

以前我不知道我明白这些。
即使像你所说的那样，韦石伍德是骗人的假象，
你的家庭也是错觉——一切都是错觉，
你所能感知的一切——我不是指你所想的，
而是你所感知的都是错觉。你把自己跟憎恨绑在一起，
就像其他人把自己跟爱绑在一起一样：
这是一种迷恋，
这是错误的，这是一种被误导的情绪。
你欺骗自己
就像那些确信自己瘫痪
或者像那些虽然还能看到阳光
却说自己已经是盲人的人一样。
我觉得我的想法是正确的。
哈里　我在毫无意义的旅行中度过多年；
你就待在英国，然而你却像
一个游历广泛的人，
一个去过人迹罕至、少有耳闻的
森林里遥远瀑布的人。
我听到你的声音就像
在两场暴风雨的寂静间隙，人们听到那些草丛中和树叶里
平常的噪音，生命仍在继续，
人们通常对此视而不见。
也许你是对的，虽然我不知道
你是怎么领悟到的。这阴冷的春天
难道春天不是邪恶的季节吗？她用谎言来引诱我们。
玛丽　阴冷的春天
是蠢蠢欲动的树根开始作痛的时刻
是黑暗中的痛苦
是树干里的生命缓慢流动的时刻
是正要绽放的花苞痛苦的时刻
受罪最少的是它们：
雪堆下的乌头[2]

和想在树林里待会的雪花莲。
哈里　春天是污秽重生的时节
是奉献的季节
新的潮水开始哀嚎
冬天溺水者的幽灵开始回归
那些溺水者的幽灵
不是在春天回到陆地的吗？
死者不是想回来吗？
玛丽　痛苦是快乐的对立面
但快乐也是一种痛苦
我相信出生的时刻
就是我们知晓死亡的时刻
我认为出生的季节
对那些想到上游去的树木、走兽和鱼儿
都是奉献的季节：
那么跟那些被迫重生的恐惧的幽灵
又有什么关系呢？
他们不得不向着炽热的太阳飞去
在云层里打湿自己的翅膀
还有月亮上的兔脚？
哈里　我们一直在说些什么呢？我想我在说，
似乎我一直待在这里
而你却游历广泛。
至于我到底是不是知道自己在说些什么，或者我为什么这么说，
这并不重要。你带来了走廊尽头开着的门的消息、阳光和歌唱；
当我确信每道走廊只不过通向另一道走廊，
或者一面空墙；我不断活动
让自己不会停下来。你却带来了阳光和歌唱。
停！
那是什么？你感觉到了吗？
玛丽　　什么，哈里？
哈里　比所有知觉都更深邃的焦虑，

比嗅觉还要深邃，但就像一种不可描述的味道，
来自另一个世界的既甜又苦的味道。
我知道这是什么！
它比以往更强大，像水汽
把其他所有的世界和我都溶解到里面。啊！玛丽！
不要那样看着我！别那么……尽量别那么看着我！
我得走了。哦，为什么，现在？出来吧！
出来吧！你们在哪里？让我看见你们，
因为我知道你们就在那里，我知道你们在监视我。
你们为什么要戏弄我？为什么把我放走
却又把我包围？当我记得她们的时候，
她们就任其自然：当我忘记她们
只是那么一瞬间的不注意
他们又被唤醒了，就像永不睡眠的猎人
她们不会让我入睡。在睡觉那一刻
我总是看到她们的爪子安静地张开着，
就像从来就没动过一样。
我站在阳光里的时间只是那么一瞬，那么一瞬，
我曾想我会待在那里。
玛丽　看着我。你可以依靠我。
哈里，哈里！我来告诉你，这都没什么。
如果你依靠我，一切都会好的。
哈里　出来吧！
〔窗帘拉开，显出窗眼里的复仇三女神。
你们为什么选择现在第一次露面？
当我认识她的时候，我不再是原来的那个我。
不是任何人。我所做的任何事情都与我无关。
噩梦时刻，我偶尔来到你们中间，
但我那时是另一个人，想着其他的事情。
我告诉你们，你们所看到的不是我，
你们朝着笑的人也不是我，你们故作神秘的表情所牵扯到的那个人不是我，

而是另一个人，如果是个人的话，
你们以为我是那个人：让你们这些恋尸狂
围着那具尸体大餐一顿吧。她们就是不走。

玛丽　哈里！这里没有什么人。

（她走向窗户，把窗帘拉上）

哈里　我告诉你，她们刚才就在这儿。她们现在还在。
难道你知觉如此麻木，难道你知觉如此迟钝
就不能看到她们？如果我意识到
你这么愚钝的话，我也不会听你胡言乱语。
难道你不能帮助我吗？
你对我毫无用处。我必须面对她们。
我必须跟她们斗争。但她们是愚蠢的。
你怎么能跟愚蠢作斗争呢？
然而我必须跟她们说话。

（他冲向前，撕拉开窗帘：但复仇三女神不见了。）

玛丽　哦，哈里！

---

[1] 指哈里的妻子。

[2] Aconite，毛茛科植物乌头的主根，有毒，供药用。

第三场

哈里，玛丽，艾维，瓦奥莱特，杰拉德，查尔斯

瓦奥莱特　晚上好，玛丽。你换好装了吗？
　　你觉得哈里看上去怎么样？
　　为什么，谁把窗帘拉开啦？
　　（把窗帘拉上）
　　很好，我想，
　　你知道他为了及时赶上他母亲的生日会，
　　从大老远风尘仆仆地赶来。
艾维　　玛丽，亲爱的，
　　是你摆放的那些花吗？让我改变一下它们吧。
　　你不介意，是吗？我非常了解花；
　　我一直很热爱花草：
　　以前在康沃尔的时候我曾经有自己的花园，
　　那时我还有这个经济能力；
　　我曾因为培植飞燕草获得好几个奖项。
　　实际上，我在这方面曾经是个权威。
杰拉德　晚上好，玛丽。你见过哈里了。
　　他回来很好，不是吗？
　　我们得让他感到舒服自在。他能回家，
　　赶上他母亲的生日会真是太好了。
玛丽　我得去换装了。我来得比较晚。
　　〔下。
查尔斯　现在我们只缺阿瑟和约翰了。
　　我很高兴你们都将聚在一起，哈里；
　　他们需要自己大哥的熏陶。
　　阿瑟有点不负责任，你知道的；
　　你能让他更清醒点。
　　毕竟你是一家之主。

埃米的声音　瓦奥莱特！阿瑟和约翰还没来吗？
瓦奥莱特　两个人都还没到，埃米。
〔埃米跟沃伯顿医生上。
埃米　真令人烦恼。会发生什么事呢？
我想可能是大雾耽搁了他们的行程，
所以打电话是没有什么用处的。哈里！
你见过沃伯顿医生了吗？
你知道他是我们家的故交。
哈里，他比任何人认识你时间都长，
当他听到你回来参加生日晚宴时
他取消掉原先一个重要约会来到这里。
沃伯顿　我敢说我们两个都改变了许多，哈里。
一个乡村医生只会变老。
再见到你令我想起很早很早的事情。
但你肯定还记得那次你从学校回来，得了腮腺炎，
我们花了好长时间才让你在床上休息。
你不喜欢假期里生病。
艾维　从学校回家度假却生了病，不是什么愉快的事情。
瓦奥莱特　无论是小病还是孩子经常得的疾病总是一样：
你不愿意待在床上
因为你确信如果这样你永远不会恢复健康。
哈里　你们所说的恢复健康
只不过是在孵化另一种疾病。
我这么认为可不是毫无理由。
沃伯顿　你千万别这么悲观地看待问题，
这与我的职业几乎是不相符的。
但我记得当我在剑桥读书的时候，
我曾经梦想作出重大发现
消除这样那样的疾病。
现在我有四十年的从医经验，
我已经不再从实验室的角度去考虑问题了。
我们所有人都有这样那样的疾病：

当我们没发现症状的时候我们就把这叫做健康。
健康是个相对的概念。
艾维　医生，你肯定有很丰富的经历，
四十年时间。
沃伯顿　　确实是这样。
即使在乡村行医。我第一个病人——
也许你们不会相信，女士们——是个杀手，
他患有不可治愈的癌症。
他是多么坚强地与之斗争呀！我从来
没看见任何人有这么强的求生欲望。
哈里　　这根本不是什么奇特的事情。
相信谋杀比相信癌症要难。
癌症就在这里：
隆起的肿块，若隐若现的疼痛，偶然生病：
而谋杀则是睡眠和清醒的颠倒。
谋杀在那里。一般的杀手
认为自己是无辜的受害者。
对他自己来说他仍然是过去那个样子
或者他一直的样子。他意识不到
一切都无可挽回，
过去也无可挽救。但是癌症，
确实真实地存在着。
沃伯顿　　啊，我们别谈论这些事情了。
我们怎么会谈及癌症的话题呢？
我真不知道。但现在你们都长大了，
我在韦石伍德也没什么病人了。
韦石伍德总是比较寒冷，但是个比较有益健康的地方。
只有当我接到邀请的时候，
我才见到你的母亲。
瓦奥莱特　　是的，看看你母亲！
除了她现在冬季不太能出去活动之外，
你根本看不出她哪怕比

十年前生日时更老的迹象。
杰拉德　等阿瑟和约翰还有什么用处吗？
埃米　我们还是进去吃晚饭吧。
他们可能会在我们结束之前到家。你能带我进去吗，医生？
我觉得我们是在场的人中年龄最大的——
实际上我们是这里最老的居民。
既然我们来得早，我们就先进去。
沃伯顿　非常荣幸，蒙肯西夫人，
我希望明年你能给我同样的荣誉。
〔埃米，沃伯顿医生，哈里下。
合唱　我害怕已经发生的和所有将要发生的一切；
害怕那些就在门边，就要来临的事情，仿佛他们本来就在那里。
过去即将发生，而且将来早就尘埃落定。
将来的羽翼遮暗了过去，将来的鸟喙和爪子玷污了
历史。可耻的
卧室中的第一声哭叫，育婴室的噪音，
破损的家庭照片，看上去可笑的
房客们的晚餐，荒野上的家庭野餐。
房顶被掀走，或许本来就没有房顶。
那只鸟就栖息在断掉的烟囱上。我害怕。
艾维　这是一种令人丧失体面的恐惧。我必须奋力和它斗争。
杰拉德　我已经习惯那些可以感觉到的危险了，但仅限于那些我能够理解的。
瓦奥莱特　杰拉德，查尔斯和那个医生的愚钝令我非常不安。
查尔斯　如果我来处理此事，我想我能应付得了。
〔下。
〔玛丽上，通过这里去吃晚餐。阿加莎上。
阿加莎　她们的眼神盯着这个房子
她们的眼睛俯瞰着这里
一共有三个
但愿这三个人不在一起
但愿打了结的

会被解开
但愿在塞满的井里的
交叉一起的骨头
能最终被扯直
但愿黄鼠狼和水獭
在做自己该做的事情
但愿白天的眼睛
但愿晚上的眼睛
都从这座房子上挪开
直到打了结的被解开
交叉的被弄直
弯曲的被纠直。
〔下，去吃晚餐。

第一部结束

第二部

书房，饭后

第一场

哈里，沃伯顿

沃伯顿　哈里，我很高兴能单独跟你待几分钟。
　　实际上，我今晚来还有另外一个原因，
　　并不是仅仅为了庆祝你母亲的生日。
　　我想跟你就一个秘密
　　进行单独谈话。
哈里　　我可以想象，
　　虽然我认为这样可能毫无用处，
　　或者只会使事情变得更复杂。
　　但如果你想谈，那咱们就谈吧。
沃伯顿　　你不明白我的意思。
　　我非常确信你不可能知道我在想什么；
　　至于说会使事情变得更加复杂——
　　如果不为很可能会发生的事情做好准备
　　将会使事情更加棘手。
哈里　噢，上帝呀，将要发生的事情
　　早已经发生了。
沃伯顿　　从某种意义上来说那是正确的，
　　但如果你不知道，而且你所了解的
　　或者任何时候你所不知道的一切
　　对将来都至关重要。
　　是关于你母亲……
哈里　　我母亲怎么了？
　　一切总是都跟母亲扯在一起。
　　当我们还没上学之前，还是孩童的时候，

我们的行为准则仅仅是为了取悦母亲；
行为不端就是对母亲不敬；
做错了事情就是让母亲痛苦，
无论什么只要使她开心就是美德——
虽然在我的记忆中，母亲从来没怎么开心过。
这就是我们在没开始做什么之前
就觉得自己是失败者的原因。
当我们从学校回家度假，
其实那并不是假期，只是
我们应该获得母亲欢心的一段日子而已
因为除了学期中段，有很长一段时间她没见到我们了。
但见到我们母亲似乎更加不开心，我们
也感到更内疚，所以第二天
我们在学校就恶作剧，目的就是为了受到惩罚，
因为惩罚使我们不再那么良心不安。
母亲从来不惩罚我们，但她让我们感到内疚。
我觉得在家里发生的那些人们认为理所当然的事情
会给孩子留下更加深刻的印象。
沃伯顿　　停一下，哈里，你错了。
我是说，你不知道我想告诉你什么。
你说的可能很对，但现在我们关心的是
你母亲将来的幸福，
她应该活在当下，而不是生活在过去的阴影里。
哈里　哦，那有什么区别！
我们怎么能只关注过去，而不关注将来，
或者只关注将来，而忽略过去呢？
我跟你说的这些是很重要的。非常重要。
你必须得让我解释一下，然后你可以接着谈。
我不知道为什么，但今晚
我有种不可抑制的想法，就是想解释——
但或许我只是梦见我在说话
等醒来却发现我沉默无语

或者我在对牛弹琴：而且其他人
听到的东西与我所说的迥然不同。
但如果你想谈的话，至少你该告诉我些
有用的事情。你还记得我父亲吗？
沃伯顿　你为什么提到他呢，当然记得，哈里。但我真的不明白
这与现在的事情或者与我必须告诉你的事情
有什么关系。
哈里　　你必须告诉我的事情
或者是我已经知道的事情，
或者不重要，而且也不真实。
但我想更多地了解父亲。
我几乎对他没什么印象。而且我记得很清楚，
在他离开之前，我与他被人为隔开，根本没机会见面。
我们根本就没怎么听到别人提起过他，但在某种程度上
我们觉得他一直还在这里。
但当我们想抓紧他的时候，剩下的只是
被窃窃私语的艾维和瓦奥莱特包围的真空——
那时阿加莎从来不来这里。我父亲当时在哪里？
沃伯顿　哈里，穷究过去的痛苦是没有意义的。
过去发生的已经够受的了：郁积下来的只是腐蚀之物。
别再去想它了。你知道
你父亲和母亲在一起就没快乐过：
他们双方同意分开，
你父亲去了国外生活。他去世的时候你还是个小男孩。
你当然不会对他有什么印象。
哈里　但现在我确实想起来了。阿瑟和约翰不会记得，
因为他们还太小。但我现在记得
那是个非常炎热的夏日，
那天我丢失了捉蝴蝶用的网；
我记得那天的死寂，得胜的姨妈们压抑的兴奋
和低声的交谈。
我无意去偷听，她们也不想让别人听到，因为她们都侧着脸说

话，
这些给孩子幼小的心灵投进了死亡的阴影。
那天正是父亲去世的日子。当然，我是说，
那天是我们得到他去世消息的日子。
沃伯顿　你想得太多了。
我确信你母亲一直爱着他；
从没有人怀疑有什么丑闻。
哈里　丑闻？谁说过丑闻？我没说过。
是的，我现在明白了。那天晚上，当她亲吻我的时候，
我感觉陷阱离我更近了。如果你不告诉我，
我必须去问阿加莎。我以前从来不敢这么做。
沃伯顿　我强烈建议你别去问你的姨妈——
我是说她没有什么可以告诉你的。但是，哈里，
我们不能整晚一直坐在这里；
我们得去庆祝你母亲的生日，
而且你的兄弟们就要来了。你不想听听
我想告诉你的事情吗？
哈里　　好吧，说吧。
沃伯顿　我想跟你谈的是你母亲的健康问题。
我必须告诉你，哈里，尽管你母亲思维仍然敏捷，精神饱满，
虽然她像往常一样充满活力——
这只是她坚强个性的力量在支撑着她。
她不屈不挠的意志让她活下去。
现在我不想谈论细节问题。她的身体很虚弱，
而且每况愈下。她的心脏非常脆弱。
细心照料，避免所有容易使她激动的事情，
她可能还能活几年。任何时候突然的震惊
都会让她倒下。
换另外一个人的话，
她不可能活到现在。
她的意志让她活了下来：
她活着就是为了看到你回到韦石伍德，

看到你掌管大局，
因此，必须保证她不受任何打搅和刺激。
哈里　　啊！
沃伯顿　哈里，我对此感到非常遗憾。
我本该避免跟你提起此事，
但你必须知道这些，
有两个原因。一个是你的母亲，
在她有生之年得让她快乐。
另一个原因是你自己：韦石伍德的将来全靠你了。
我不想这么说；
但你知道我是你们的故交，
我也有幸知道些你们家族的秘密——
你我都知道阿瑟和约翰令你母亲大失所望，
约翰比较稳健，但他并不聪敏；
而阿瑟又总是行事鲁莽，不负责任。
你母亲所有的希望都寄托在你身上。
哈里　希望？……告诉我，
当你像我现在这么大的时候你是否认识家父？
沃伯顿　是的，哈里，我当然认识。
哈里　那时他长什么样子？他跟我长得像吗？
沃伯顿　非常像。当然有些区别。
考虑到时尚界发生的变化，
而且你胡须刮得很干净，这很像过去的你。
现在，哈里，我们来谈谈你自己。
哈里　我从来没见过他的照片。也没有什么画像。
沃伯顿　我想知道的是，你是否一直睡着……
〔登曼上。
登曼　少爷，温切尔警官来了。
他有急事要见爵爷和沃伯顿医生。
他说非常紧急，否则他不会打扰你。
哈里　　我会见他的。
〔登曼下。

沃伯顿　我在想他有什么事情。我希望你两个弟弟都没发生什么事。
哈里　我两个弟弟都不可能发生什么事情。
　　如果温切尔警官是真实的，什么事情都不可能发生。
　　但如果登曼见到的是虚幻的温切尔呢？
　　这比发生什么事情更糟糕。
　　假使你见到他，而且……
沃伯顿　　哈里，保持冷静！
　　可能你的一个弟弟发生了什么事情。
　　〔温切尔上。
温切尔　晚上好，爵爷。晚上好，医生。
　　生日……哦，非常抱歉，爵爷。
　　我错以为这是你的生日，而不是夫人的。
哈里　是夫人的生日！
　　（他冲向温切尔，抓住他的肩膀）
　　他是真实的，医生。
　　那么让我们继续谈话。你，我和温切尔。坐下，温切尔。
　　来一杯波尔多葡萄酒。我们刚才在谈我父亲。
温切尔　你总是善于开玩笑。你看上去跟我上次见到你
　　一样年轻，爵爷。但乡村警官
　　是不可能变年轻的。谢谢你，爵爷；
　　但我的风湿病不适合喝波尔多酒。
沃伯顿　看在上帝的份上，温切尔，告诉我们到底有什么事。
　　爵爷今天晚上感觉不是很舒服。
温切尔　　我理解，先生。
　　如果是我的生日的话，事情也会如此——
　　对不起，我总是忘记。
　　如果是我母亲的生日的话。上帝让她的灵魂安息吧。
　　她去世已经有十年了。夫人身体怎么样，爵爷？
哈里　你为什么一直问夫人的事情？
　　你是真不知道还是假不知道？
　　我可不怕你。
温切尔　　我希望你不会害怕，爵爷。

我不是故作深沉。
但您得明白，爵爷，我这么问是有充分理由的。
哈里　那么，你是不是想让我把她叫出来？
温切尔　哦，不，真的。上帝，我宁愿不……
哈里　你是说你认为我不能这么做。但我可能会让你吃惊；
我想我可能会让你震惊。
温切尔　对于一个晚上来说，已经有足够多的震惊了，爵爷：
这就是我来这里的原因。
沃伯顿　天哪，温切尔，
告诉我们到底发生了什么事。
温切尔　是关于约翰先生。
哈里　约翰！
温切尔　是的，爵爷，非常遗憾。
我本觉得我最好私下跟你安静地说说，
而不是打电话，或者打搅夫人。
所以我骑上自行车。但雾气那么大，我大部分时间是走来的。
否则我早就到这里了。
我给沃伯顿医生打过电话。
他们告诉我他在这里，而且你回来了。
约翰先生有点小小的事故，
他在维斯特路上，在雾中行走，
速度颇快，我想，撞在一辆停在大路转弯处的大卡车上。
我们会让司机说明此事的：
他说自己不很熟悉这个地区，
而且判断方位很困难。我们在阿莫斯旅馆找到了约翰先生。
幸运的是，欧文医生在那里，他大体检查了一下；
说不严重，只是些糟糕的划伤
和脑震荡；说早晨就会醒来。
但千万不要移动他的身体。
欧文医生非常急切地想让你去看看他。
沃伯顿　非常正确，非常正确。我这就去看看他。
我们千万得向你母亲解释……

埃米的声音　　哈里！哈里！

谁跟你在一起？是阿瑟还是约翰？

〔埃米上，瓦奥莱特，艾维，杰拉德，阿加莎和查尔斯跟着上。

温切尔，你来这里有什么事？

温切尔　夫人，我非常遗憾，但我刚刚告诉医生，

没什么，只是个小事故。

沃伯顿　蒙肯西夫人，是约翰出了点事故；

温切尔告诉我欧文医生已经检查过，

说没什么，只是轻微脑震荡，

但今天晚上不能移动他的身体。在这种事上

我会信任欧文。你可以信任欧文医生。

我们明天会把他带回来；他所需要的就是

休息几天，对此我毫无疑问。

埃米　事故？什么样的事故？

温切尔　夫人，他在雾中行走，

而且他走得肯定很匆忙。

有辆卡车停在不该停的地方。

事情发生在村外的维斯特路上。

埃米　他现在在哪里？

温切尔　他在阿莫斯旅馆，夫人。

当然，他现在还没苏醒过来。

幸运的是，欧文医生在现场。

杰拉德　我会去那里看看他，埃米，回来后告诉你。

埃米　我必须亲自去。马上备车。

沃伯顿　蒙肯西夫人，我不允许你这么做。

作为你的医生，我不允许你晚上离开屋子。

你去了也不能做什么，而且这样的天气，

这样的晚上出去，我不能承担由此引发的后果。

我自己会去的。我会回来向您汇报的。

埃米　我必须亲自去。我不相信你们。

查尔斯　最好把这件事交给沃伯顿处理，埃米。

非常幸运的是今晚他在这里。

我们必须听从沃伯顿医生的吩咐。
沃伯顿　我重申，蒙肯西夫人，今晚你千万不要外出。
如果你这么做，我得拒绝再为你看病。
你只是在耽误时间。我马上就回来了。
埃米　我想你是正确的。但我可以信任你吗？
沃伯顿　你很多年来一直很信任我，蒙肯西夫人；
这可不是开始怀疑我的时候。
走吧，温切尔。我们可以把你的自行车
放到我车后面。
〔沃伯顿和温切尔下。
瓦奥莱特　　那么，哈里，
我想你可能有一些话想说。
难道你不为你的弟弟感到难过吗？你没意识到发生了什么
事情吗？你难道不知道这对你母亲意味着什么吗？
哈里　哦，当然我很难过。但据温切尔描述，
我认为事情不怎么严重。
像脑震荡这样的小事
对约翰来说没什么大不了的。
无论对他还是其他人来说，
短暂的昏迷，而且约翰总是很享受清醒的时光，
没什么了不起的。
如果他真的醒来，
能够喘息一阵子我会为他高兴：
但对约翰来说，普通的一天可不仅仅是喘息那么简单。
艾维　真的吗？哈里！你怎么能这么无情呢？
我总是觉得你很喜欢约翰。
瓦奥莱特　而且即使你不在乎约翰发生了什么，
那么你也该为你的母亲考虑。
埃米　我知道得太少了：
当我的年龄越来越大，我渐渐觉得我以前知道的是微乎其微。
但我觉得你的话比哈里的话还不得体。
哈里　　只有当看不到什么的时候，

人们才能表达适当的情绪——
只要他们感觉不到什么，他们的情绪就是恰当的。
他们不懂得清醒意味着什么，
也不懂得同时生活在几个层面意味着什么，
尽管人们不能同时用几个声音说话。
我对约翰有你们认为所应有的适当感情
只是我不会用这种语言交谈。
我不会用你们的方式交谈。
埃米　当你说那些话的时候，
你看上去像你的父亲。
哈里　　母亲，我觉得
我该让你去躺一会儿。你肯定很累了。
〔哈里和埃米下。
瓦奥莱特　我真的不理解哈里的行为。
阿加莎　我觉得如果哈里能够与他母亲
建立些交流的渠道，倒也不错。
瓦奥莱特　我今天晚上似乎不受欢迎。
查尔斯　其实，像这样的夜晚
我们任何人去都没什么用处，
毕竟有三英里多的路程；
沃伯顿不能做的事情，我们肯定也做不了。
如果约翰情况比温切尔说的更糟糕的话，他也会马上让我们知道。
杰拉德　我更担心埃米会受到惊吓，
但我觉得沃伯顿理解这点。
艾维　你说得对，杰拉德，重要的是
不要让她看出来我们任何人很担忧的样子。
我们必须装出什么都没有发生的样子，
来享用蛋糕，打开礼物。
杰拉德　　但我担心阿瑟：
他比约翰更容易闯祸。
查尔斯　哦，但阿瑟开车技术不错。

他在布鲁克兰已经有了很多经验，
他不可能闯祸。
杰拉德　开车是不错，但比约翰更鲁莽。
艾维　但我记得，当他们都还是小男孩的时候，
阿瑟总是更喜欢冒险，
但约翰总是出事的那个，
不管怎么说，就是因为他过去是个迟钝的人。
他总是从小马驹上掉下来。
或者从树上摔下来，而且头总是先着地。
瓦奥莱特　但一年前，阿瑟开车带我出去，
后来我告诉他我再也不跟他一起出去了。
并不是说我想跟他出去——
尽管他本意是好的，但我觉得坐在敞篷车里
是很不体面的：在里面被风吹得东倒西歪。
而且你闲散地往后靠着，
在靠近大街的地方非常显眼，每个人都盯着你看；
我们车子的速度简直是恐怖。
我说我宁愿自己走路：而且我确实自己走的。
杰拉德　走路？走到哪里去？
瓦奥莱特　他开始是开车带我去舍尔顿汉姆；
但我在奇斯维克的某个地方让他停车。
反正那个地区我不太熟悉
我费了好大的劲才回到家。
我确信他本意是好的。但我确实觉得他很鲁莽。
杰拉德　我在想埃米对阿瑟到底有多了解。
查尔斯　我想总比她平时提到的要多吧。
〔哈里上。
哈里　母亲睡了。我在想：
这多么奇怪，老人总是可以在灾难中倒头便睡。
他们就像孩子，或者那些坚毅的久经沙场的老兵。
她睡着的样子肯定像极了她小时候的模样。
你们一直在开会——通常的家庭调查那样的会议

来探究所有年轻家庭成员的性格？
或者是忙着预测次要的事件，
还是忙着预见小的灾难？
你们继续尽力去想每件事情，
让琐事变得重要，以便一切都变得不重要，
你们所说的是正常生活所应该经历的那种虚构的过程，
稍微偏离一点，你们就觉得反常。
你们所说的正常只不过是些不真实、不重要的东西。
从某种意义上来说我就是你们所说的那样，
只要我把自己的生活看作是孤立的，而且是一场灾难；
我的生活是井然有序的宇宙中不经意的一点废物。
但现在看来，我的人生似乎就是一个巨大的灾难、可怕的错误和偏差；
这只是所有人和整个世界里发生的灾难、错误和偏差的
一部分而已，我也无力去修正。
要是你们知道我在回到韦石伍德的这几个小时之前
我必须经历的那些岁月……
瓦奥莱特　哈里，我不会对你所说的事情做任何判断；
我的评论在这个家庭里并不总是受欢迎。
〔登曼上。
登曼　艾维小姐，打搅了。有你的长途电话。
艾维　长途电话？我的？为什么，谁会打给我？
登曼　小姐，他不愿意说出他的名字；但是我知道是阿瑟先生。
艾维　阿瑟！哦，天哪，我害怕他也发生了什么事故。
〔艾维和登曼下。
瓦奥莱特　当他想找艾维的时候，我总觉得大事不妙。
阿加莎　无论你学到了些什么，哈里。你必须记住
总是有更多更糟糕的事情要发生：我们不能只满足于
当带有敌意和愚蠢行为的不耐烦的旁观者。
我们必须努力去进入其他人的假想和恐惧的世界里。
仅仅满足于沉浸在我们自己的痛苦里是
逃避痛苦。我们必须学会承受更多痛苦。

瓦奥莱特　阿加莎的话总是那么尖锐。
哈里　你认为我相信我刚才所说的那些话吗？
　　那只不过是我想我该相信的东西。
　　我说得很抽象：你们回答得也很抽象。
　　我个人正处于一个困境：如果她们仅仅是在外面，
　　也许我可以逃到其他地方去。如果她们仅仅是在屋子里，
　　也许我可以在沃伯顿医生的帮助下欺骗她们——
　　如果你们决定给我找另一个医生的话，
　　我也许可以获得任何其他医生的帮助，可能这个人是另一个沃伯顿。
　　但这些太过于真实，你们的语言是改变不了的。
　　哦，肯定有另外一种谈话方式，
　　这种方式能使我们的交流更有效。你们不理解我。
　　你们不可能理解我。这不单单是独处的问题
　　那是恐惧——与恐惧独处。
　　关键是到处都是污秽。我可以清洁自己的皮肤，
　　使我的生活更纯净，清空我的头脑，
　　但污秽总是在更深的地方存在着……
　　〔艾维上。
艾维　哪里有张今天的晚报？
杰拉德　　为啥？出什么事了？
艾维　大家在晚报里找找阿瑟的消息。
　　从伦敦打来电话的是阿瑟：
　　连线的信号很糟糕，我几乎听不见他在说什么，
　　他的声音很奇怪。似乎阿瑟
　　也发生了点事故。我觉得他倒没受伤，
　　但他说自己不能用自己的车了，
　　而且没赶上最后一班火车，所以他明天过来；
　　他说报纸上有关于这件事的报道，
　　但所有的消息都是错误的。不要把这些告诉他母亲。
瓦奥莱特　要报纸有什么用呢？
　　你和我都知道，伦敦离这里那么远

没有人会有今天的晚报。

查尔斯　等等，我想在我离开圣潘克拉斯前我买了中午版的报纸。

如果我没记错，它就在我的大衣里。

我去看看是否还在。或许报纸里有些线索。

〔下。

杰拉德　好的，我说过阿瑟和约翰都有可能发生事故。

这不是约翰的错，

我不这么认为。约翰是不走运，

但阿瑟绝对是鲁莽成性。

瓦奥莱特　我觉得这些跑车应该被禁止上路。

〔查尔斯又上，手里拿着报纸。

查尔斯　是的，有这么一段……我高兴的是

这一段不是那么显眼……

杰拉德　在接下来的报纸里肯定会有更多的报道。

你最好给大家念念。

查尔斯　（读）：

贵族子弟汽车事故

尊敬的阿瑟·杰拉德·查尔斯·派珀，蒙肯西爵爷的弟弟，一月一日早晨在艾波里街道上撞上并撞毁了一个稽查员的推车，被罚款五十英镑并赔偿损失，而且禁止驾驶汽车一年。

在想从撞车事故中解脱出来的过程中，派珀先生倒车的时候撞上了商店的橱窗。当被别人责问时，他回答说："我以为这里是空旷的乡下。"

杰拉德　哪里？

查尔斯　艾波里街道。"警局声明在事故发生时，派珀先生被一辆巡逻车追赶，他车子的速度是每小时六十六英里。当被问及为什么警车给出信号仍然不停车，他回答说：'我以为你们在跟我赛车。'"

杰拉德　这就是共产主义者做的文章。

查尔斯　还没完。"派珀家族……"算了，不用读了。

瓦奥莱特　这跟我预料的差不多。但如果阿加莎要

对此进行什么说教的话，我会大声尖叫的。

杰拉德　向埃米解释这件事会相当尴尬。

艾维　可怜的阿瑟！我确信你们都对他太苛刻了。
查尔斯　在我那个时代，这样的事情不会出现于报端，
　　但现在，根本就没有隐私这回事。
合唱　在老房子里总是有人在听别人说话，听到的内容比说的还多。
　　人们说的都将留在屋子里，等待将来聆听。
　　现在发生的一切都开始于过去，并强加于将来。
　　在窗帘紧闭的卧室里，无论是出生还是死亡都带来痛苦。
　　房子把所有过去的声音都聚集起来，把他们都投射到将来。
　　草坪上的男高音
　　夏天剪草的声音
　　狗儿和小马驹的声音
　　摔倒和疼痛发出的声音
　　秋天劈柴的声音
　　厨房里歌唱的声音
　　走廊里晚上的脚步声
　　突然心生憎恨的时刻
　　压抑的悲伤季节
　　窃窃私语，明显的欺骗
　　装腔作势，堂而皇之
　　把糟糕的事情伪装到最好
　　所有这一切都交织在一起，所以一切都被记录下来。
　　想躲避这些是没有用的
　　我们对驱魔术一无所知
　　无论是在阿格斯还是英格兰
　　都有些不能变通的规则
　　就像音乐的本质一样，不可更改。
　　做什么都于事无补，
　　我们什么都做不了，
　　现在快到了听新闻的时间了
　　我们必须收听天气预报
　　和国际范围内的大灾难。
　　〔合唱团下。

第二场

哈里，阿加莎

哈里　约翰会恢复健康的，尽管他还会像过去一样；
阿瑟会变得清醒，虽然这不会持续很长时间；
一切都会一如往常。这些不大不小的惊吓
应该成为韦石伍德正常生活常规的一部分。
约翰是我们当中唯一一个我觉得会在
韦石伍德定居并过得悠然自得的人，
娶一个比他更愚蠢的女人，过着乏味的婚姻生活。
他能抵抗韦石伍德对一个人的侵蚀，
变得毫无意识，活得慢慢悠悠，
在合适的时间去合适的邻居家里作合适的拜访；
他会成为一个优秀的庄园主。
阿加莎　哈里，你在想什么？
我可以去猜测过去和你所说的将来；
但似乎缺失了现在，我们需要把它们连接起来。
你可能担心我不能理解你，
还有可能担心被别人理解，
尽量别把这当作一种解释。
哈里　我仍然得去了解她们究竟是什么意思。
八年前，开始的时候，
我第一次有那种被隔离的感觉，
那种无可救药的，不能改变的孤立——
那是永远的，或者让我们对永远有所认知，
因为这种感觉持续的时候人就会感觉到那就是永远。这简直就是地狱。
接着麻木不仁会掩盖这种感觉——这是另一个地狱，
这是一个我没有去过的地狱，
灵魂与自我隔离开来的那种堕落，

这种自我仅仅是以观察者的身份存在着。
过去一整年，我都没恢复过来：
当我活在过去的旧梦里，我感受到同样的东西
或者毫无感受，像以前一样：
同样的憎恨四处蔓延，我不再是一个人，而是活在一个非人的世界里
我仅仅是散播污秽的躯壳而已。
然后我对自己的行为不再恐惧，
我只是感受到行为在一遍又一遍地
重复。当我出门在外的时候，
我不能把自己行为的任何方面与我自己联系起来，
尽管其他的任何事物也都是虚假的。
我愚蠢地认为只要我回到韦石伍德，
正如我离开的时候那样，
一切都会恢复正常。但她们阻止了我。
我仍然需要了解她们的意思。
在这里我一直在寻找
已经被忘怀的悲伤、新的痛苦折磨，
我一直在寻找隐藏在我们悲惨童年后面的东西，
那是悲惨的源泉。这难道就是她们想展示给我看的东西吗？
现在我想听你谈谈我的父亲。
阿加莎　你想知道些什么？
哈里　如果我知道的话，我就不会问你了。
你知道我想了解什么，这已经足够了：
沃伯顿医生告诉我的，虽然他无意这么做。
我想知道的是我需要了解的事情，
而且只有你能告诉我。我对此很清楚。
阿加莎　我花了很多年的时间才得到我现在的地位和权势，
很多年来我尽力去保持我的地位。人们所了解的我，
无非是女子学院很有工作效率的校长，
然而这只是表面现象。
你的问题揭示了一个更深刻的层面。

哈里　当我确实知道所有一切的时候，我知道我会觉得
　　其实我一直都了解这一切。这样会更好些。
阿加莎　我会尽力告诉你这些。我希望我有足够的力量。
哈里　我一直把你当成已经从命运之轮下解放出来的人，
　　你是非常坚强的人。我需要力量的时候总是想到你。
　　现在我觉得这是我们对灵魂解放的共同追求。
阿加莎　你父亲本可以——或者我是这么认为的——
　　成为一个非常有教养的乡村绅士，
　　阅读，绘画，吹笛子，
　　对他乡村邻居来说是有点怪，
　　但他不会忽视他的公众责任。
　　他把自己的力量隐藏在引人注目的弱点底下，
　　表现出了一个孤独的人的胆怯：
　　在自己的弱点里他看到了你母亲的强势，
　　而且向她屈服了。
哈里　　没什么令人疯狂的事情。
　　现在你告诉我，谁是我的父母？
阿加莎　你的父亲和你的母亲呀。
哈里　　你根本没有告诉我什么。
阿加莎　你认为那个已经死去的人是你的父亲，
　　我的姐姐是你接受为母亲的那个人：
　　这里面没有什么神秘的事情。
哈里　　那又怎么样呢？
阿加莎　你觉得你母亲与这座房子是合为一体的，
　　但过去并不总是这样。她费了好多年的时间
　　才取代了你父亲的位置，
　　她与韦石伍德达成某种协议，从某种意义上说，
　　韦石伍德支撑着她，她支撑着韦石伍德。
　　刚开始一切都是空的。一对夫妻
　　在一座孤寂的乡村房子里孤独地居住着，
　　三年了还没有孩子，体味着寂寞的含义。
　　你母亲总是想有个妹妹在她身边。

我是最年轻的：那时我在牛津读本科。
有一次我来这里度一个很长的假期。
对这个古老的乡村来说，
我记得那是个非常炎热的夏日。
哈里　　接着呢？
阿加莎　在这座房子里有时似乎没有过去和将来，
当你想要燃烧的时候，
当你的手伸向火焰的时候，
只有那锐利火光中的瞬间。
她们只来一次。
感谢上帝，这是一种。也许还有另外一种，
我相信，就在满是碎石块的西藏，
长满锐利的尖牙，那就是一生的长征奔波。我相信这些。
哈里　我两种都不知道。
阿加莎　秋天来得很快，但不够快。
风雨还是没把你父亲唤醒。
我发现他一直在考虑如何除掉你母亲。
多么简单的阴谋呀！
他不适合做一个谋杀者。
哈里　他想怎样谋杀母亲？
阿加莎　哦，有十几种愚蠢的方式，每一种都因为
后来有更机智的办法而被放弃。那时你还有三个月就出生了；
在那种境况下你有可能就无法来到这个世界上：我阻止了他。
这只不过是再简单不过的常识，我也不想因为此事而邀功。
即使我不阻止他，他也会把事情搞砸的。
我不希望你被谋杀！
那时你差点就被谋杀了！你那时候是什么？还仅仅是个人们叫做“生命”的小东西而已——
我那时觉得，这个小东西本该是属于我的。
大多数人不会感受到这种内疚。
但我确实想要你！
如果真的如我所愿，我知道我本该在生活中与死亡相伴，

一生与死亡为伍，死亡就寄居在我的子宫里。
我当时觉得你在某种意义上就是我的！
而且无论如何以后我不该生孩子。
哈里　那么就把我当成你的孩子吧。事情就是这样发生的。
从不同的角度看，一切都是真实的，
这种角度以前看来似乎是毫无意义的。
当石头倒下，大树倒下的时候，
一切都走向和解。最终一切都圆满结束，
也许在开始的时候看上去像一个灾难。
也许我的生活只是一场梦
通过别人的大脑经由我所做的梦。
也许我梦见我把她推进海里。
阿加莎　　我也是这么认为。那又怎样呢？
我们所写下的不是侦探、犯罪和惩罚的故事，
而是罪行和赎罪的故事。
可能你还不知道该为什么罪行
而赎罪，或者更糟糕，或者为什么要赎罪。
但可以肯定的是在赎罪之前就知道自己的罪行。
可能罪行在黑暗中蠢蠢欲动之时，会很费劲地
进入我们的意识，来得到解脱。
可能你就是你不幸福家庭的清醒意识，
意识插上了翅膀，被迫飞越炼狱之火。
实际上这一切都有可能。你还会知道，
你还得在冰的火焰中穿行，你就是
来解开使我们饱受痛苦的魔咒的那个人。
哈里　你看，我也不知道为什么。
仿佛我回到家一样，我在一刹那间感到很快乐。
这样非常不理性，但现在
我感到很快乐，仿佛快乐
不在于得到自己想要的东西
或者除掉根本不可能除掉的东西
而在于一种不同的想象中。这就像一种结束。

阿加莎　也是一种开始，哈里，亲爱的，
我感到很疲倦，就像只有老年人才能感到的那种疲倦。
年轻人在一种行动结束后感到疲倦，
而老年人在开始之前就会疲倦。
仿佛我这么多年来一直靠自己的资金而生活，
而不是每天去挣取我的精神收入：
现在我老了，却又重新开始谋生。
哈里　但刚才你是快乐的，不是吗？
阿加莎　　快乐这个词是什么意思呢？
我一直肩负的重担一下子减轻了。
在减轻的那一刻我精疲力竭。
重担现在是你的了，
整个家族的重担。我有点害怕。
哈里　你啊，害怕了！我几乎不能想象你也会害怕。
我希望我早就知道这些——但那是不可能的。
我现在刚刚开始对你和所有我们这些人有些了解。
家庭的仁爱是一种正式的义务，
一种只有在被忽视的时候才会注意到的义务。
一个人得去扮演这个角色。
经过这样的训练后，这十年来，我
能够忍受扮演一个强加到我身上的角色；
但我回来之后发现另一个角色正在等着我——
书已经放好，重要的句子也已划线，戏服
已经备好等待试穿。但非常奇怪：
当别人看上去很坚强的时候，他们显而易见的力量
却抑制了我做决定的能力。现在我发现
我可能甚至更喜欢我的母亲——
至少是更加同情她——通过对她的理解。
但她不会喜欢我这样。现在我知道
我已经在与幽灵的战争中受伤。
人类不能伤害我，他们与我一样脆弱。
我过去觉得真实的东西是些幻影，而现在真实的东西

在过去我也觉得是些幻影。啊，疯狂的大脑里
那可怕的隐私！现在我可以在大众中自如生活了。
自由是远离牢狱的另一种痛苦。
阿加莎　当太阳照耀玫瑰园的时候
我只是透过小小的门缝往外看去：
很远的地方传来微弱的声音
然后一只黑色的乌鸦飞过。
我就是一双脚，沿着
混凝土铺成的走廊前行，
周围一片死寂。只有脚走动的声音
和尖锐的脚跟碰擦地面发出的声音。每个角落
都回响着脚步的声音。
我只不过是一双脚而已，只不过是
看着脚前行的眼睛：不眨的眼睛
注视着脚的动作。每个角落都是如此。
哈里　在圆形的沙漠中一队尖叫着的幽灵
进进出出，看不到尽头，
他们与附着在已经解体的骨头上腐败的传染病
一起曲折前行。
直到链子断掉，而我被孤零零地
留在沙漠里，那只眼睛注视着我。
阿加莎　上上下下，通过巨大而空荡荡的医院里
石头铺成的阶梯，
医院里弥漫着消毒剂的味道，
径直往前看去，透过钉紧的窗户，
上上下下地走着。直到链子断掉。
哈里　我在烟雾缭绕的荒野中，
夹在幻影中拖着脚步来来回回地走着，
尽量避开交织在一起的树枝和巨大的蜥蜴。
来来回回。直到链子断掉。
链子断掉了，
轮子停下了，而且机器的噪音也停下了，

沙漠被清空，在审判的眼睛的
公正的太阳的曝晒下，幽灵们可怕的撤离
在清洗着沙漠。
我不在那里，你也不在那里，只有我们的幽灵在那里，
没发生的事情与发生的事情一样真实
哦，亲爱的，你从那个小门走过，
我跑过来在玫瑰园里与你碰面。
阿加莎　这就是下一个瞬间。这就是开始。
我们不会从同一扇门里穿过两次，
或者回到我们没穿过的门。
我已经看到了第一步：由于发生的事情而解脱，
也是对没有实现的愿望的一种解脱。
睡梦中得到满足，醒来被欺骗。
你走了很长的路。
哈里　还没结束！还没结束！这是我第一次远离那群追赶我的，
那群手连在一起的幽灵
来到一个安静的地方。
为什么这里如此安静？
你没觉得在空气中有种躁动吗？
有没有觉得这样？有没有？是一种交流，是
沁入脑髓的一种味道……但跟以前不一样，
不是很像，不一样。
〔复仇三女神上。
而且这次
你们千万别觉得我看到你们很吃惊。
而且你们也别觉得我害怕看到你们。
这一次，你们是真实的，这一次，你们在我的灵魂之外，
而且刚好可以忍受。我知道你们准备好了，
你们已经准备好离开韦石伍德，而且我将与你们同去。
你们追踪到这里，我本觉得在这里能逃离你们——
不！你们在我还没到达之前已经到了这里。
现在我最终明白我将跟你们同去，

而且我知道只可能有一个旅程，一个目的地。

让我们别浪费时间了。我与你们同去。

〔幕布拉上。阿加莎像梦游般地走向窗户，拉开窗帘。显出空洞的窗眼。她走进原本复仇三女神待过的地方。

阿加莎　诅咒就像一个婴儿成形

那样降临。

诅咒和婴儿都从不可思议的东西

变成了现实

我们也没有打算

去了解到底他们的目的何在。

根据能决定命运的

月亮运行的周期，

诅咒就像婴儿一样

偶然在床上

或者在树底下

在无意识的刹那间形成。

诅咒就像一个婴儿一样形成，

慢慢成熟：

事故是安排好的，

而计划就是

在无知的乌云中发生的事故。

哦我的孩子，我的诅咒，

你们都将圆满：

绳结将被解开

弯曲的将被弄直。

（她回到房间里）

我一直在说些什么呢？我觉得我在说，

你长途跋涉。你没有任何在这里待下去的理由。

把这看作孩子们寻宝的历程：

这里你发现了线索，宝贝就藏在一个明显的地方。

耽搁了，宝贝就丢失了。爱会把残酷

强加到那些不理解爱的人身上。

你希望知道的和你所学到的
意味着这种关系的结束，使一切都变得不可能。
你本意并非如此，我也没有这种意图，
没有人打算这么做，但是……你必须离开。
哈里　我们会再次相遇吗？
阿加莎　　我们会再次相遇吗？
而且谁还会彼此相遇？陌生人才会相遇。
那些彼此不认识的人才会相遇。
哈里　我知道我已经在头脑清醒的时候做出了决定，
现在我又觉得万分无聊。
我只知道我做的决定与你说的话有些重合。
我被污秽缠身。
但我知道只有一种远离污秽的办法——
这种办法最终将引向和解。
而且我知道我必须离开。
阿加莎　　你必须离开。
〔埃米上。
埃米　你在跟哈里说什么？他刚刚到家。
你要他离开这里？
阿加莎　　他会走的。
埃米　他会走？你凭什么说他会走？
我非常清楚你希望他离开的原因。
阿加莎　我没希望发生什么事情。我只是说我所知道的事情肯定会发生。
埃米　你只是说了符合你意图的事情。
哈里　　啊，母亲，
这与阿加莎无关，与其他任何人也没什么关系。
我得到的建议来自于一个不同的地方。
但我现在不能跟你解释。你只需要确信
我知道自己在做什么和我必须做的事情。
对大家来说，这是最好的结果。
但现在，我不能向任何人解释：

我没有用来解释这件事的语言——
这使一切变得更加困难。你必须相信我，
直到我再回来。
埃米　但你为什么要离开？
哈里　　我只能说话
而你不能听到我在说什么。我只能说话
目的是让你不会认为我在隐藏自己的解释，
而且还告诉你本想跟你做出解释的。
埃米　为什么阿加莎知道这一切，而我却被排除在外？
哈里　我不知道阿加莎是否知道此事或对此了解多少。
她所知道的东西不是我告诉她的。
整整一年，去年这一年。我一直在逃避，
但总是对那些隐形的追赶者们毫无所知。
现在我知道我一生都在逃避，
在我逃避的旅途中幽灵们吞噬着我。
现在我知道最终的逃亡，安全的避难所，
那里就是与她们相见的地方。这就是幽灵们的方式。
埃米　这里没有其他人。
只有你的家人！
哈里　　而且现在我知道，
我要做的不是逃避，而是去追赶。
不是避免被她们找到，而是去寻找。
如果有其他选择的话，我不会这么做！
这马上成了最困难的事情，而且是唯一可行的办法。
现在她们会引导我。我跟她们在一起是安全的；
我在这里不安全。
埃米　　所以你将会逃走。
阿加莎　在逃亡者的世界里，
一个朝相反方向走的人，
看上去像逃跑。
埃米　　我在跟哈里说话。
哈里　这非常难以理解，当一个人刚刚恢复正常，

然而还没有完全拥有正常思维时，
这时在别人看来是最疯狂的。
对你来说，母亲，这也很难理解，事实上，
不理解更困难。
埃米　　你要去哪里？
哈里　我会知道的。这还没定下来。
我还没有明确的方向。
从一个疯狂的世界里能到哪里去呢？
也许去绝望世界的另一端的某个地方。
去沙漠里的膜拜之地，去饥渴和匮乏之地。
沙漠里有石头垒成的圣殿和原始的祭坛，
阳光炽热，冰冷的晚上守夜，
为卑微的人们的生活而担忧，
无知的教训，无药可救的疾病给我们的教训。
这些是可能的。
等待着，期盼着我的是爱和恐惧，而且它们不会让我倒下。
让蟋蟀鸣叫吧。约翰将成为这里的主人。
我所拥有的一切都是他的。没有什么能给他带来害处。
对约翰来说，那些摧毁我的东西将成为他生活的全部，
我为他负责。我也不理解
我为什么做出这样的选择。也许这一切早已经准备好了，
现在我明白这就是我一直想要的东西。
需要的力量看上去似乎太多，然而恰恰是被给与的足够的力量。
我必须追随聪明的天使们。
〔下。

第三场

埃米，阿加莎

埃米　我请你再来韦石伍德真是愚蠢；
　　我想，三十五年很长，死亡就是一种结束。
　　而且我觉得时间可以改变阿加莎——
　　时间改变了我。三十五年前
　　你从我身边夺走了我的丈夫。现在你又夺走我的儿子。
阿加莎　我夺走了什么？我从没夺走你拥有的东西。
　　我得到什么了？三十年的孤独。
　　在一个女子学院的女学生中间过着孤独的生活，
　　尽量使自己不去讨厌女性。三十年思考的时间，
　　难道你觉得我想回韦石伍德吗？
埃米　你越贪婪，想夺走我从未拥有过的东西，
　　就越不可原谅，因为你在嘲弄我没有这些。
　　如果你夺走我曾经拥有的东西，起码你可以
　　给我留下一个赖以活下去的回忆。
　　你知道你夺走了除了墙壁、家具和几公顷土地之外的一切；
　　别的一点也没留下——除了我自己可以养殖
　　和自己可以种植的东西。他待在我身边有七年的时间，
　　为了将来，在他自己的房子里做一个满腔怨气的幽灵。
　　那些羞耻，寂寞无声的卧室里的装腔作势，
　　逼着儿子们去接受一个毫不情愿的父亲，这些又有什么呢？
　　你敢想象一个人去经历这些东西吗？尽量去想想看。
　　即使我不能拥有丈夫，我还有儿子：
　　后来我放他走了。我贬低了自己的身份。
　　我逼迫自己接受韦石伍德的意志；
　　他走之后，
　　为了避免流言蜚语，
　　我甚至邀请你回来看看这里。

你以为我什么都不知道！
你或许离他很近，但我总是能看透他。
现在你又对我的儿子做同样的事情。
阿加莎　　埃米，我知道一件事：
那就是你从来没有改变。也许我也没改变。
直到今晚，我才意识到这一点。
但至少过去我想改变自己。现在我必须开始改变。
没有比这更困难的事情了。但你还是一样：
对你不能拥有的东西还是那么贪婪
因为你厌恶变化。
埃米　　因为哈里，
我准备了这个场合让我们能得到和解。
因为他的错误，因为他活得不快乐，
因为他曾经的生活是那样悲惨，
因为他浪费了生命。我想抹去他的过去，
只留下他在韦石伍德开心的时光；
一切都为了他将来的成功。
阿加莎　　成功是相对的：
成功是我们对那些搞砸了的事情的处理。
成功是他能够做些什么，而不是你为他安排什么。
埃米　成功是一回事，你为他安排什么是另一回事。
我把这叫做失败。
在这么多年的禁欲生活后，你攫取的欲望有增无减。
三十五年前，你从我身边夺走了我的丈夫，
现在你又想夺走我的儿子。
阿加莎　我们为什么要为我们都不能够拥有的东西争吵呢？
如果没有这个丈夫或者儿子存在的话，
我们根本就没有争论的理由。
埃米　谁给你做判断的权利？请问，
谁给你权利来决定什么才是对哈里来说最好的打算？
是什么使你劝说他
放弃职责、家庭和幸福的？

是谁在为他的前途打算？是你还是我？
我花了三十五年时间安排他的生活，
八年的时间见不到他，守望在韦石伍德，
度过了充满心酸和失望的日子。
这里面有你什么功劳？你给予他什么了？
然而就在现在成功与失败交织的时刻，
当我觉得他会定居下来，觉得他可以获得幸福的时候，
曾经夺走我丈夫的你，现在又要夺走我的儿子。
你把他从韦石伍德夺走，你把他从我身边夺走。
你夺走了他……
〔玛丽上。
玛丽　打搅了，埃米表姑。我刚刚见到了登曼。
她过来跟我说哈里将要离开：
道宁告诉她的。他已经把车开出来了。
发生了什么事情？
埃米　　那边那个女人，
她劝说他这么做：我不知道她是怎么做到的。
我一直在尽力让自己相信哈里
不是一个像他父亲那样的弱者
被一个不择手段的女人控制。
我对他没有什么影响力；你可以去试试。
但你不会成功：她有个魔咒，
一代一代的人都被她控制。
玛丽　哈里真的要走吗？
阿加莎　　他要走。
但那不是我的魔咒，我什么都没做：
我只是在观望和等待。这个世界上，
一切都是不可解释的，解决办法得去另一个世界里寻找。
玛丽　哦，但是危险恰恰是来自另一个世界！
阿加莎，难道你不能阻止他吗？别让他走！
你不了解我所看到的和所知道的东西，
他处于很危险的境地。我知道这些，不要问我，

你不会相信我的，但我得告诉你我知道这些。
你必须让他留在这里，你必须阻止他。
我不知道必须做些什么，也不知道能做些什么。
即使在这里，但别的地方，任何地方，对他来说都很危险。
我会留下，或者会离开，无论怎么都好；
我不在乎我会发生什么事情，
但哈里必须留下。阿加莎表姑！
阿加莎　这里有危险、死亡。这里，而不是其他地方；
在其他地方，无疑会有痛苦，自暴自弃，
但也会有新生和生命。哈里已经越过了
危险和安全有不同含义的界线，
而且他不可能回来了。这是他的特权。
对于那些只生活在这个世界里的人，
你以为我有义务去诱使他们越过这个界线吗？没有人能这么做。
那些对另一个世界里会发现什么没什么疑问的人是不会这么做的。
但是哈里已经受到引导，越过了界线：他必须一路走下去；
对他来说，死亡现在只存在于界线的这一边，
对他来说，死亡和危险有着另外的意义。
她们说得很清楚。我是见过她们的人，必须相信她们。
玛丽　哦，所以……所以你也见过她们！
阿加莎　你，我和哈里，我们都必须离开这里，
每个人朝着不同的方向，
亲爱的，我们很可能会在
两个世界之间的中间地带游荡时
再次相遇。
玛丽　　那么你会帮助我！
你记得我今晚跟你说过的话吗？
我知道我是对的：你让我等待这一刻——
只是等待这一刻。我想我那时可能不是这个意思，
但我现在就是这个想法。当然想有什么收获
太晚了：我本该知道的。

我觉得，一切在开始之前已经结束；
但我在欺骗自己。花了这么多年的时间
才知道心已死！所以你必须帮我。
我将离开这里。但我想现在
去弄个研究员身份是不是太晚了？
埃米　　所以你们都将离开我？
我是一个住在被诅咒的房子里的老女人。
我会让墙壁自然崩塌剥落。我为什么非得
担心房顶的琉璃瓦掉落，与毫无休止的天气作斗争，
抵抗寒风的侵袭？为什么我非得担忧日益增长的税收，
未交的房租和课税？
为什么我非得与律师、经纪人和代理人一起熬夜，
耐心计算，确保投资能产生效益呢？
我为什么该做这些？
一个行将入土的人
是无需去关心什么维护庄园的事情的。让风雨去做这些事情吧。
〔埃米说话的时候，哈里上，身上穿着将要启程的衣服。
哈里　但是，母亲，你总会担忧阿瑟和约翰的：
并不是说约翰令人担忧——
他注定将成为韦石伍德的完美主人，
令人满意的儿子。至于我，
我是最不需要你担忧的；
我有自己的路要走，如果我这么做，我不会受一般的危险侵害。
我不能够解释这些
但确实如此，母亲。再见吧。
埃米　如果你现在走了，我就再也见不到你了。
〔同时瓦奥莱特、杰拉德和查尔斯已经上来。
查尔斯　哈里要到哪里去？发生了什么事情？
埃米　　问阿加莎。
杰拉德　为什么，怎么啦？他要去哪里？
瓦奥莱特　我根本就不能理解这件事。为什么他要走？
埃米　　问阿加莎。

瓦奥莱特　真的，有时我觉得
　　似乎我是这座房子里唯一一个精神正常的人。
　　你们的行为在我看来都太离奇。
　　发生什么事了，埃米？
埃米　哈里要离开这里——去当传教士。
哈里　但是……
查尔斯　传教士！我们家可从没有人做过传教士！
　　为什么走得这么匆忙？在你做决定之前……
瓦奥莱特　你不可能真的想住在热带吧？
杰拉德　热带气候并没有什么不好——
　　但你得去培训一下；
　　首先得具备医疗知识。
　　我通常碰到的传教士
　　都是不错的家伙。这是个被人恶意诽谤的职业。
　　他们有时是非常有用的，因为他们了解土著居民。
　　虽然有时很烦人。但你得学习当地语言
　　和几种方言。这得做很多准备。
瓦奥莱特　而且你需要一些宗教方面的资历！
　　我觉得你应该去请教下教区的神父……
杰拉德　不要忘记，
　　你需要接种各种各样的疫苗——
　　当然这取决于你去哪里。
查尔斯　这样的事情
　　从来没有在我们这个家族中出现过。
瓦奥莱特　我不能理解这件事。
哈里　我从来没说过我要去当传教士。
　　我会解释，但你们当中没有人会相信我；
　　即使你们相信我，你们仍然不明白。
　　你们不可能知道我为什么要走。你们没看到过
　　我看见的一切。哦，你们刚才为什么让这一切显得
　　那么荒谬？我只是想看到一点点惊诧而已。你们必须慢慢习惯；
　　同时，我为我糟糕的举止道歉。

但如果你们能理解的话，你们会对此很开心。

所以我想说再次重逢前，咱们再见吧。

杰拉德　好吧，如果你心意已决，哈里，我们必须接受事实；

但这是个天气恶劣的夜晚，你得当心。

你带道宁一起走吗？

哈里　　是的，我会带上道宁。

你们不需要担心我会遭遇像阿瑟和约翰

那样的事故之类的危险：

照顾好他们。母亲，在我给你写信之前，给我的邮件就由伦敦的银行转交。

再见，母亲。

埃米　　再见，哈里。

哈里　再见。

阿加莎　再见。

哈里　再见，玛丽。

玛丽　　再见，哈里。照顾好自己。

〔哈里下。

埃米　在我这个年纪，我刚刚开始理解事情的本质，

然而一切都无法补救：这就是年老的结果。

但是，我还是很高兴能渐渐理解这些事情。

我总是对孩子们期望太高，

希望他们能取得比生活本身所能给予的更多的成就。现在我因此而受到惩罚。

杰拉德！你是这座屋子里最愚蠢的人，

瓦奥莱特，你是这座屋子里最恶毒却无意伤人的人；

我最喜欢与你作伴，

扶我到另一个我可以躺下的房间。

然后你们都可以离开了。

杰拉德　　哦，当然可以，埃米。

瓦奥莱特　这里发生的一切

我都不能够理解。

〔埃米、瓦奥莱特、杰拉德下。

查尔斯　　很奇怪，
但我现在开始感觉到有件事我可以理解，如果有人告诉我的话。
但我不是很确定我是否想知道。我想我是年纪大了：
老年慢慢逼近。过去我感到很安全；
现在我感到不安全。当我刚要穿过蓓尔美尔街的时候，
仿佛地球要从中间裂开。
过去我想生活不会给你任何惊喜；
但我现在记得，我总是会对
伯灵顿拱廊上的叭喇狗感到惊奇。
如果我们清醒的时候，每时每刻都这样呢？
你们两个好像对此知道得比我多。
〔道宁穿着司机的衣服，匆忙上来。
道宁　打搅，小姐，打搅，查尔斯先生：
爵爷记得他把烟盒忘在桌子上了，
所以他派我回来拿。
哦，在那里。谢谢。晚安，小姐；晚安，
玛丽小姐；晚安，先生。
玛丽　道宁。你能许诺在外的日子里
永远不离开爵爷吗？
道宁　　哦，当然，小姐；
只要他还需要我，我永远不会离开他。
玛丽　但他会需要你的。你必须留在他身边。
道宁　你们可能会觉得我要说的话很可笑——
但小姐，当你慢慢回头去看，一切都不奇怪：
我跟随爵爷这么多年，
我觉得没有人能比我更了解他；
我有种感觉，爵爷不久之后就会不需要我了。
我不能给你们说出其中缘由，
但我可以给你们说说我的意思，虽然你们几乎不会相信，
我总是说，发生在爵爷身上的一切
只不过是另一件事情的前奏而已。
我不会说话，但我很确信：

我们大多数人都根据具体情形而生活着，
但对于像他那样的人，他们内心有种东西
可以解释发生在他们身上的事情。你可以感觉到。
所以当事情将要发生的时候，我似乎已经预先知道。
所以，这似乎很正常，根据爵爷的为人，
这也是我现在为什么说，我感觉
他不久就会不需要我了，他不会需要任何人。
阿加莎　道宁，如果他有时行为不可理喻，
你千万不要担心。
他跟你和我一样正常。
他对这个世界看得跟你和我一样清楚，
只是他比我们看到的更多而已，
我们也看到过她们——玛丽小姐和我。
道宁　我明白你的意思，小姐。如果我可以这么说，
既然你提起这个话题，我很坦然——
如果你懂我的意思，我想这就是
我们今晚离开的原因。实际上，我有点预感，
所以我早就备好了车。小姐，你说的是幽灵们！
我在想什么时候爵爷会看到她们——
那么你们也看到过她们了！她们肯定把你吓了一大跳！
我刚开始的时候吓坏了。很快你就习惯了。
当然，我知道她们是冲着爵爷来的，
和我没有什么关系，所以她们看上去好像蛮兴奋的样子，
从某种程度上说。她们好像不会作恶。
我会遵守诺言的。就这些了吗，小姐？
阿加莎　就这些了，谢谢你，道宁。我们不能再耽搁你了；
爵爷会想什么事情要花这么长时间。
〔道宁离开。艾维上。
艾维　道宁去哪里？哈里在哪里？
看，这里有封来自阿瑟的电报；
〔杰拉德上。还有瓦奥莱特。
我在想他为什么在打电话之后还发电报。

我要读给你们听吗？我在想
是不是该给埃米看。
（读电报）
“懊悔城里有事耽搁 生日快乐 明天见 生日快乐 爱你的 阿瑟。”
我是说，在我们知道发生了什么事之后，
你们觉得埃米该看到这封电报吗？
瓦奥莱特　　不，当然不。
艾维，你不知道这里发生了什么事。
而且即使你知道，你也不会明白。
我都不明白，你怎么能够明白呢？埃米身体不舒服，
她正在休息。
艾维　　哦，我很遗憾。但难道你不能给我解释一下吗？
你们为什么看上去都那么古怪？我觉得我应该有权利
知道发生了什么事。
埃米的声音　　阿加莎，玛丽，快来！
黑暗中闹钟停下了！
〔阿加莎和玛丽下。暂停。沃伯顿上。
沃伯顿　啊！这样糟糕的夜晚外出真麻烦。
这也是我来去花了这么长时间的原因。
但我可以高兴地说约翰恢复得不错；
他伤得不像温切尔描述得那么严重，
早晨我们就会把他带回来。
我希望蒙肯西夫人没有一直在担忧？
我非常想让她放松心情。为什么，有什么麻烦事？
〔玛丽上。
玛丽　沃伯顿医生！
沃伯顿　　失陪。
〔玛丽和沃伯顿下。
合唱　我们不喜欢从同一个窗户看出去却看到不同的风景。
我们不喜欢爬楼梯却发现我们可以用它下楼梯。
我们不喜欢走出门去却发现自己又回到同样的房间。
我们不喜欢花园里的迷宫，因为它与我们大脑里的迷宫如此相

似。

我们不喜欢在我们清醒的时候发生的事情，因为这些事与我们睡着的时候发生的事情那么相似。

我们理解生活的日常事务。

我们知道如何开动机器，

我们通常可以避免事故，

我们有防火保险，

财产被窃、疾病和粗劣管道保险。

但却无法违抗上帝的意志。

我们知晓各种各样的魔法和妖术，

一些比较低级形式的巫术、

预言和手相术。

我们知晓如何治疗失眠，

腰痛，怎么对付钱财丢失。

但我们理解的范围

是很有限的。

除了有一些事情

我们有实际目的之外，

我们不知道自己在做些什么；

你想想看，

我们甚至对自己在想什么都知之甚少。

在我们理解范围之外发生了什么事情呢？

发生是什么意思呢？

在荒野之外和屹立巨石[1]后面埋伏着什么呢？

在亥维赛层[2]之上和弯月之后埋伏着什么呢？

它们到底对我们做了什么？

我们是谁，我们正在做什么？

这每一个和所有的问题，

都没有可以想得出的答案。

我们不仅仅是由于个人的损失而引起痛苦，

我们在黑暗中已经迷路。

艾维　我得待到葬礼之后再走：到伦敦的车票还会有效吗？

杰拉德　我不喜欢一大早跟阿瑟和约翰打交道。
瓦奥莱特　我们必须等着听遗嘱。我早上会发电报的。
查尔斯　我担心我的大脑已经不是以前的大脑了。然而我却觉得我或许能理解这一切。
所有人　但我们必须调整自己，来应对目前的局面。我们必须做正确的事情。
〔下。
〔阿加莎和玛丽从一扇门上，放置好一个可移动桌子。登曼从另一扇门上，拿着有燃烧着的蜡烛的生日蛋糕，放在桌子上。登曼离开。阿加莎和玛丽以顺时针方向围着桌子慢慢走着。每转一圈她们就吹灭几支蜡烛，以便说出在黑暗中要说的话。
阿加莎　诅咒慢慢来临了
为了实现这个诅咒
既不能匆忙
也不能耽搁
玛丽　诅咒不可能被转移
试图转移
只会在诅咒完成之时
牵扯到其他的诅咒
阿加莎　诅咒是一种力量
它不受理性制约
每个诅咒都有其发展的过程
有它自己赎罪的方式
跟随，跟随
玛丽　不是在白天
我们知道自己在做什么的
这个世界里
没有诅咒活动
跟随，跟随
阿加莎　但在晚上
由我们织下罗网的
这个世界里

把我们彼此束缚在一起

跟随，跟随

玛丽　诅咒就写在

事物的内部

诅咒就写在反射笑容的镜子上

就在弯月的背后

跟随，跟随

阿加莎　这样，赎罪的历程

围绕着一个圈子进行着

诅咒就此完成

所以绳结被解开

交叉的被分开

弯曲的被弄直

通过祈祷

通过朝圣之旅

诅咒被终止

那些为了救赎而朝不同方向启程的人

还有那些去世的人——

但愿他们安息。

张守进 译

---

[1] Standing Stones，指苏格兰地区的巨石遗址。

[2] Heaviside Layer，地球上空电离空气的中层。

T. S. Eliot

The Complete Plays of T. S. Eliot

鸡尾酒会

人物

爱德华·张伯伦

朱莉娅（沙特尔斯维特太太）

西莉亚·科普尔斯通

亚历山大·麦克科尔比吉·吉布斯

彼得·奎尔普

一位不明身份的客人，后得知为

亨利·哈考特-赖利爵士

拉维尼娅·张伯伦

护士兼秘书

酒会服务生

场景设在伦敦

第一幕

第一场

伦敦张伯伦公寓的客厅。傍晚。爱德华·张伯伦、朱莉娅·沙特尔斯维特、西莉亚·科普尔斯通、彼得·奎尔普、亚历山大·麦克科尔比吉·吉布斯和一位不明身份的客人。

亚历克斯[1]　朱莉娅，你根本没听明白：

没有老虎。这才是关键。

朱莉娅　那你们当时在树上做什么？

你，还有土邦主。

亚历克斯　亲爱的朱莉娅！

我彻底服了你。你压根儿没在听！

彼得　你得从头再讲一遍了，亚历克斯。

亚历克斯　一样的故事我从来不讲两遍。

朱莉娅　可我还等着听发生了什么事呢。

我知道这故事开头是讲老虎的。

亚历克斯　我说了没有老虎。

西莉亚　哎呀，你们两个

都别争了。该你了，朱莉娅。

给我们讲讲你前两天说的那个故事吧，关于克鲁兹夫人和婚礼蛋糕的。

彼得　再讲讲他们的管家看见她在配餐室里拿香槟酒漱口的事。

我喜欢这故事。

西莉亚　我爱听这故事。

亚历克斯　这故事我百听不厌。

朱莉娅　你们好像都听过了嘛。

西莉亚　我们都听过了吗？

但你讲的我们就听不够。

我不信这儿的每个人都听过这故事。

（对不明身份的客人说）您就没听过吧？

不明身份的客人　对，从没听过。
西莉亚　朱莉娅，给你找到一位新听众；
　　我就不信爱德华也听过。
爱德华　可能听过的，但我记不得了。
西莉亚　这故事也只有朱莉娅说才行。
　　她模仿起来惟妙惟肖的。
朱莉娅　　我很善于模仿吗？
彼得　那当然啦，模仿起来啥都不会漏掉。
亚历克斯　啥都不会漏掉，除非她想漏掉。
西莉亚　尤其是那个立陶宛口音。
朱莉娅　立陶宛？克鲁兹夫人吗？
彼得　我还以为她是比利时人呢。
亚历克斯　她父亲生在一个波罗的海家族里——
　　是最古老的波罗的海家族之一，
　　在瑞典和丹麦各有一个旁支。
　　这家族出了好几个漂亮闺女：
　　不知道现在都怎么样了。
朱莉娅　克鲁兹夫人是个大美人，从前的时候。
　　她那时的生活可丰富啦！我常对她说：“格丽塔！
　　你的精力简直都用不完。”可她过得很快活。
　　（对不明身份的客人说）您认识克鲁兹夫人吗？
不明身份的客人　　不认识，从没见过。
西莉亚　接着讲那个婚礼蛋糕的故事吧。
朱莉娅　好吧，不过这事可不是我先传开的。
　　我最早是从迪莉娅·维林德那儿听来的，
　　当时她正好在场。
　　（对不明身份的客人说）您认识迪莉娅·维林德吗？
不明身份的客人　不认识。
朱莉娅　　要知道，讲故事之前
　　得多留几个心眼儿才行。
亚历克斯　　迪莉娅·维林德？
　　就是有三个兄弟的那个吗？

朱莉娅　几个兄弟？我想是两个。
亚历克斯　不对，是三个，不过那第三个你应该不认识：
　　他家里不怎么让他出来见人。
朱莉娅　　噢，你说的是那个呀。
亚历克斯　他是个弱智。
朱莉娅　　唉，不是弱智：
　　只能说很温和。
亚历克斯　　好吧，很温和。
朱莉娅　修理钟表是他拿手的；
　　而且他听觉很灵——
　　能听见蝙蝠的叫声。这样的人我是头一回见到。
彼得　听见蝙蝠的叫声？
朱莉娅　　他能听见蝙蝠的叫声。
西莉亚　你怎么知道他能听见蝙蝠的叫声呢？
朱莉娅　是他自己说的，我就信了。
西莉亚　可他既然那么……温和，你怎么就信了？
　　说不定是他想象出来的呢。
朱莉娅　　亲爱的西莉亚，
　　你没必要那么多心。我有一回去北方
　　就住在他们城堡里。他遭的罪可大啦！
　　家里人只好给他找座
　　没有蝙蝠的岛屿。
亚历克斯　　他现在还住那儿吗？
　　朱莉娅真是当之无愧的信息库。
西莉亚　朱莉娅不知道的事情可不多。
彼得　接着讲那个婚礼蛋糕的故事吧。
　　〔爱德华离开房间。
朱莉娅　不，咱们等爱德华回来再讲。
　　我现在想放松一下。鸡尾酒还有吗？
彼得　还是接着讲吧。反正爱德华刚才也没听。
朱莉娅　没错，他是没听，不过他在这儿让人很不自在——
　　爱德华没了拉维尼娅！他实在让人受不了！

里里外外全让我一个人照应。
真是个好主人啊！没一样能吃的！
像我这么能吃的老太太，
来鸡尾酒会不就是为了
能尝到美味嘛。喝酒在家里也可以喝嘛。
〔爱德华托着盘子回来。
爱德华，刚才那种橄榄很好吃，再给我一粒。
那是什么？土豆片？不要，我吃不惯。
好，克鲁兹夫人的故事刚才起了个头。
那是在文斯韦尔的婚礼上。啊，都过去好多年了！
〔对不明身份的客人说。
您认识文斯韦尔两口子吗？
不明身份的客人　　不认识，我不认识文斯韦尔两口子。
朱莉娅　唉，他们现在都死了。不过问一下还是要的。
万一他们是您的朋友，这事我就不能说了。
彼得　托尼·文斯韦尔是不是他们的孩子？
朱莉娅　没错，托尼是他们的结晶，可解决不了问题。
有了他反倒更麻烦了。
你认识托尼·文斯韦尔？在牛津认识的？
彼得　不是，在牛津还不认识：
是去年在加利福尼亚遇见的。
朱莉娅　我一直想去加利福尼亚来着。
快告诉我们你在那儿做什么。
西莉亚　拍电影。
彼得　　想拍电影来着。
朱莉娅　噢，哪部片子？不知道我看过没有。
彼得　没看过，不可能看过。事实上
根本就没拍出来。他们倒是搞了一部片子，
不过用了别人的脚本。
朱莉娅　不是你写的那部？
彼得　　不是我写的那部：
不过我在那儿过得挺愉快。

西莉亚　接着讲那个婚礼蛋糕的故事吧。
朱莉娅　爱德华，你安安稳稳坐一会儿好不好：
　　我知道你待客方面一向没得说，
　　可你应该尽量把自己当成
　　拉维尼娅请来的客人。我有好多问题
　　要问你。眼下这个机会实在难得，
　　正好拉维尼娅不在。我一直都说：
　　“要能找个机会和爱德华一个人
　　好好谈一谈那该多好！”
　　我和拉维尼娅这么说了。她觉得有道理。
　　她说：“我倒希望你试试看。”这是我头一回
　　看见你没和拉维尼娅在一起，
　　除了有一次她给锁在卫生间里
　　出不来。我知道你在想什么！
　　我知道，你觉得我是个糊涂老太婆。
　　我可是正经八百的。拉维尼娅就相信我。
　　我看，她之所以走就是因为这个——
　　这样我就好和你谈。说不定她正在卫生间
　　一直偷听呢！
爱德华　　她不在卫生间。
西莉亚　爱德华，她要过段时间才回来吗？
爱德华　要听她的信儿，没信儿我也不知道。
　　要是她姨妈病得很厉害，恐怕是得待些日子。
西莉亚　那她不在的这段时间你怎么办？
爱德华　我也不知道。我可能也要走。
西莉亚　你也要走！
朱莉娅　　你也有姨妈？
爱德华　没有，我一个姨妈也没有。不过我可能会走。
西莉亚　可是，爱德华……刚才我想说什么来着？
　　老太太一个人待在乡下可受罪啦，
　　连个护士都不好找。
朱莉娅　是她的劳拉姨妈吗？

爱德华　　不是的；另外一个，
　　你应该不认识。是她妈妈的姐姐，
　　不怎么和人来往。
朱莉娅　　是她最喜欢的姨妈？
爱德华　她姨妈最宝贝这个外甥女。老人家很难伺候。
　　一生病就非要拉维尼娅照顾不可。
朱莉娅　我可从没听说她生过病。
爱德华　没错，她身体一直很好。所以一生病
　　就慌了手脚。
朱莉娅　　所以把拉维尼娅叫了去。
　　我全明白了。有希望分到遗产吗？
爱德华　没有，她的钱想必全买了年金保险。
朱莉娅　这样看来拉维尼娅是一点儿私心都没有的。
　　这倒是她的为人。不过说真的，爱德华，
　　拉维尼娅可能几个礼拜也回不来，
　　也可能回来了又给叫了去。
　　我了解这些难缠的老妇人——
　　我自己也算一个：我好像对这位
　　汉普郡的姨妈了解得一清二楚似的。
爱德华　　汉普郡？
朱莉娅　你不是说汉普郡吗？
爱德华　　我没说汉普郡啊。
朱莉娅　那说的是汉普斯特德？
爱德华　　我也没说汉普斯特德。
朱莉娅　可她总得有地方住啊。
爱德华　　她住在埃塞克斯。
朱莉娅　离科尔比切斯特近吗？拉维尼娅爱吃牡蛎。
爱德华　不近。在埃塞克斯的中心地区。
朱莉娅　　好吧，咱们不深究了。
　　地址和电话号码你都有吧？
　　我去康沃尔的时候可以顺路
　　去看看拉维尼娅。还是说点现实的吧：

喏，你一定要让我当你的单身姨妈——
当然是个靠年金保险过日子的姨妈啰。
我星期五打算叫你一个人
陪我吃饭，把所有的事情都告诉我。
爱德华　所有的事情？
朱莉娅　　嗨，你知道我什么意思。
下一届选举的事。还有你经手的案子的内幕。
爱德华　我那些内幕多半没什么意思。
朱莉娅　嘿嘿，你别想溜。星期五陪我吃饭。
该和谁见面我都安排好了。
爱德华　你不是叫我一个人陪你吃嘛。
朱莉娅　　是啊，是一个人！
不带拉维尼娅！那些人你会喜欢的——
不过你只许跟我聊。好，就这么定了。
好了，我得走了。
爱德华　　非走不可吗？
彼得　克鲁兹夫人的故事你不讲了？
朱莉娅　什么克鲁兹夫人？
西莉亚　　还有婚礼蛋糕。
朱莉娅　婚礼蛋糕？我没参加过她的婚礼。
爱德华，今晚我过得很愉快：
土豆片实在是太好吃了。
我想想，东西是不是都拿了。
今天的酒会真棒，我都不想走了。
今天的酒会真棒，我还想再来呢。
星期五大家都来吃晚饭怎么样？
不行，恐怕我那好心肠的巴滕太太
会叫我搬家的。好了，我真得走了。
亚历克斯　我想我也该走了。
彼得　　西莉亚——
我可以陪你走走吗？
西莉亚　　不行啊，彼得，对不起；

我得坐出租车。
朱莉娅　　彼得，你跟我走：
你可以帮我叫辆出租车，到了地方你下车。
爱德华，我星期五等你来。还有西莉亚——
我想快点儿再见到你。嗳，大家不要
看见我走就都走嘛。再见，爱德华。
爱德华　再见，朱莉娅。
〔朱莉娅和彼得下。
西莉亚　　再见，爱德华。
很快就能再见到你吗？
爱德华　　也许吧。我也不知道。
西莉亚　也许吧，你也不知道？好极了，再见。
爱德华　再见，西莉亚。
亚历克斯　　再见，爱德华。希望
你能听到拉维尼娅姨妈好转的消息。
爱德华　哦……是的……谢谢你。再见，亚历克斯，
你能来我真高兴。
〔亚历克斯和西莉亚下。
（对不明身份的客人说）请别忙着走。
别忙着走。咱们把鸡尾酒喝完。
还是喝威士忌，您看？
不明身份的客人　　杜松子酒。
爱德华　酒里要加什么吗？
不明身份的客人　　加一滴水。
爱德华　我要为今晚的酒会道歉。
其实，我本想把它推迟的：
只有刚才的这几位没办法改日来，
因为我没能及时通知他们；
我事先也不知道您会来。
我还以为拉维尼娅邀请了谁谁谁，
名字全都跟我说了呢。
不过就那个烦人的老太婆最碍事——

别的人我都不介意。

〔门铃响。爱德华边向门走去边说：

越不希望她来她偏偏每次都来。

（开门）朱莉娅！

〔朱莉娅上。

朱莉娅　　爱德华！幸好下起雨来了！

一下雨我就想起我的伞来了，

啊，找到了！嗳，你们两个在搞什么鬼？

亏得是我的伞落这儿了，

要是亚历克斯的伞——他可是个包打听！

我是从来不管别人的闲事的。

好了，再道个别。这次真的走了。

〔下。

爱德华　不好意思，不知该如何称呼您？

不明身份的客人　我该走了。

爱德华　　别忙着走。

我很想找人谈谈；

不认识的人比较方便。

事情是这样的，拉维尼娅离开我了。

不明身份的客人　您的妻子离开您了？

爱德华　　当然了，并没有闹；

把鸡尾酒会安排好以后就走了。

我回家的时候她已经不在了，今天下午。

她留了张纸条，说要离开我；

可我不知道她去哪儿了。

不明身份的客人　　够劲儿。

我可以再来一杯吗？

爱德华　　威士忌？

不明身份的客人　　杜松子酒。

爱德华　要加什么吗？

不明身份的客人　　只要水，别的不要。

我建议您也喝喝看……

要是不介意的话，让我来为您调配……
烈得很……得慢慢儿抿……然后坐着喝完。
深吸一口气，让自己坐得舒坦些。
很好。接下来问您几个问题。
结婚多久了？
爱德华　　五年。
不明身份的客人　　孩子呢？
爱德华　没孩子。
不明身份的客人　那您往好的方面看吧。
您说不知道她去哪儿了？
爱德华　　对，不知道。
不明身份的客人　您知道那个男人是谁吗？
爱德华　　没别的男人——
据我所知没有。
不明身份的客人　那是有别的女人
惹她吃醋了？
爱德华　我没做过一件亏待她的事。
不明身份的客人　这无疑是最好的结果了。
要是有别的男人，她犯了错误以后可能
又想回到您身边。要是有别的女人，
她可能会采取宽恕的态度
来取得主动。要是没有别的女人，
也没有别的男人，那么原因就可能是深层次的了，
您就甭指望她回来了。
要是有别的男人，您会考虑再娶，
来向世人证明有人要您；
要是有别的女人，您也许非娶了她不可——
您甚至会以为您是真想和她结婚的。
爱德华　可我希望我妻子回来。
不明身份的客人　　有这样的反应很自然。
一是有失脸面，二是多有不便。
因为您电话里说不得实话，

只能撒谎，这样就不方便。
您免不了要在这上面花不少时间；
但我吁请您……
爱德华　　别吁请我。
不明身份的客人　那么我建议……
爱德华　　请您也别建议。
这些字眼我查问证人时常用，
所以不喜欢。我可以吁请您吗？
没错，是我先找您谈的：
可我不知道您是谁。这不在我的预料之中。
我原本只想把心事和别人说说，
这样心里会好受些。
其实我并不想知道您是谁；
可我又觉得您这番推测相当冒失——
除非您对我妻子的了解大大超出我的预料，
除非您对我们的了解要比表面看上去的多得多。
不明身份的客人　我对您和对您妻子的了解一样多；
我还知道您只是想痛痛快快地
把心里的秘密讲给一个陌生人听。
所以还是让我继续充当这个陌生人吧。
但您要知道，找陌生人商量就等于
招来意想不到的事，就等于释放一股新的力量，
也可以说，就等于把精灵从瓶子里放出来。
这必然会引发一连串事情，
你没有办法控制。所以还是让我接着说吧。
我要说的是，您尝到了一点儿解脱的滋味，
只不过还没意识到。慢慢儿您就知道了：
您早上醒来或是晚上上床睡觉的那一刻，
就会意识到自己开始享受自由的日子了；
您会发现您的生活变得越来越惬意，
再也不会有人说您这不对那不对，不厌其烦地会错您的意，
把生活安排得好得让您有点儿高兴不起来，

您喜欢交往的朋友她不喜欢，
或者想办法让您的朋友更喜欢她一些；
等您再回过头去想想那些日子，
准会纳闷，这么久是怎么熬过来的。
可能有时您还会感到有些嫉妒，
因为是她先看出来并且鼓起勇气冲出来的——
这让她一辈子都处在主动地位。
爱德华　末了可能真会变成那样，不过……
不明身份的客人　　您是想说，您爱她？
爱德华　呃，我觉得我们两个在一起习惯了。
我从没觉得和别人过
会更幸福。说什么爱不爱的。
我们彼此都习以为常了。所以她这样
无缘无故说走就走，
只留了张纸条说她走了，
不回来了——唉，搞不懂。
谁也不想不明不白地就给抛弃了啊：
这真是……连个了结都没有。
不明身份的客人　　没错，是还没了结；
谁也不想不明不白地就给抛弃了。
不过除了这一点还有别的。那就是人格的失落；
也就是说，你和你原来以为的你
脱离了联系，感觉不到有多少人的性质了。
突然之间你沦为了一个物体——
活的物体，而不再是人。
这事常有，因为无论谁，都既是人
也是物。可一眨眼的工夫
我们就把它全给忘了。你穿戴齐备，准备下楼出席酒会。
你走在楼梯上，看到底下万事俱备，
无不突显你主人的身份，
这时可能会突然发生这样的事：走到最低的一级台阶时，
底下其实还有一级，你的脚没防备，

一个踉跄直接踩在楼下的地板上。在那一瞬间
你体会到了当物体是什么感觉，
不怀好意的台阶把你随意摆布。
或者拿动手术来说吧。
和医生、主刀医师商量的时候，
在私人医院里上床睡觉的时候，
和护士长说话的时候，你都还是主体，
还是现实的中心。可一躺到手术台上，
你周围的那些人，那些戴着面具的演员，
就把你当成修理车间里的一件家具；
剩下的只是你的身体，
那个“你”无处可寻了。我可以把酒杯斟满吗？
爱德华　噢，抱歉。您刚才喝的什么？
威士忌？
不明身份的客人　杜松子酒。
爱德华　　要加什么吗？
不明身份的客人　　水。
爱德华　结果是什么？
不明身份的客人　　结果是弄明白
你究竟是什么。你究竟怎么想。
你在别人眼里究竟是什么。
多半时间我们对自己习以为常，
因为我们非这样不可，我们靠
对过去的自我的些许了解过活。您现在是谁？
您知道的并不比我多。
其实更少。您现在只不过
是一组过时的反应罢了。唯一能做的
就是什么也不做。等待。
爱德华　　等待！
等待才是唯一行不通的办法啊。
再者，您难道没看出来，等待让我显得有多可笑？
不明身份的客人　发觉自己可笑没什么坏处。

让自己做回原来的傻瓜吧。
这就是我能给您的最好建议。
爱德华　可我连自己在等什么都不知道，这怎么等？
我要不要跟我朋友说“我妻子走了”？
他们问“去哪儿啦？”我就说“不知道”；
他们接着问：“那她什么时候回来？”
我就回答：“不知道她回不回来。”
他们再问：“那你打算怎么办？”
我就说：“让它去。”他们会把我当疯子的，
要不就当我是卑鄙小人。
不明身份的客人　　很好嘛。
您会发现自己丢得起脸了。
这种经验是无价的。
爱德华　别说了！我承认，您说的大都
是对的。但事情还没完。
从今天早上和妻子一起吃早饭到现在，
我都记不起她长什么样了。
假如非得求警察去找她的话，
我都不一定描述得出她的样子。
可以肯定的是，我记不得最后一次见着她时
她身上穿的是什么。可我还是希望她回来。
非把她找回来不可。弄明白
我们结婚这五年到底出了什么事。
我必须弄明白她是谁，我又是谁。
要是我就这么一直蒙在鼓里，
您这番分析又有什么用？
不明身份的客人　一直蒙在鼓里当然无济于事，
除非时间长了终于明白，
自以为曾经洞察真相，其实是个错觉。
您觉得自己希望她回来，但又说不出理由，
其实这就是最好的理由。
爱德华　我希望再见到她——就在这儿。

不明身份的客人　　您会再见到她的——就在这儿。
爱德华　您的意思是，您知道她在哪儿？
不明身份的客人　这问题就用不着回答了。
　　不过要我带她回来得有一个条件：
　　您要保证不追问她
　　去了哪里。
爱德华　　我不问。
　　可是——我是这么觉得的——咱们刚开始谈的时候
　　我还拿不准希不希望她回来；现在我希望她回来。
　　真是我自己希望她回来吗？还是您让我这么想的？
不明身份的客人　还不好说。二十四小时之内
　　她就会回到您身边。您将在这儿见到她。
（门铃响）
爱德华　我得去开一下门。
（爱德华去开门）
朱莉娅，你又来啦！
〔朱莉娅和彼得上。
朱莉娅　爱德华，见到你真高兴。
　　你知道吗，我准是把眼镜给落这儿了，
　　没了眼镜我简直成了睁眼瞎。
　　刚才拖着彼得满城转悠，
　　待过的地方都找了个遍。
　　有人见过吗？是不是我的一眼就看得出——
　　塑料的，镜架是这样子的——
　　什么颜色倒想不起来了，
　　不过我还是认得出来的，因为镜片缺了一块。
不明身份的客人　（唱道）

俺正喝着劲酒加水，

俺就是独眼龙利雷，

谁进来了？店主女儿！

她把俺迷得心儿醉。

我们的约定您不会忘记吧？
爱德华　　我会记着的。
不明身份的客人　（唱道）

嘟哩呜哩，嘟哩咿嘞，

这是咋咧，独眼龙利雷？

〔下。
朱莉娅　爱德华，那个讨厌的家伙到底是谁？
我这辈子还从没受过这样的侮辱。
亏得我眼镜找不着了：
这才是我说的探险哩！
跟我说说这个家伙。你们在一块儿喝酒啊！
拉维尼娅不在，
你就交上这种朋友了！他是谁？
爱德华　我不知道。
朱莉娅　　你不知道？
爱德华　　以前从没见过。
朱莉娅　那他怎么会来这儿的？
爱德华　　我不知道。
朱莉娅　你不知道！那他叫什么？
刚才他是不是说他叫利雷来着？
爱德华　不知道他叫什么。
朱莉娅　　不知道他叫什么？
爱德华　跟你说吧，我不知道他是谁，
也不知道他怎么会来的。
朱莉娅　　那你们谈了些什么？
还是就这么一直唱歌？
今儿这地方不明不白的事
真是多得出奇。
爱德华　　真是对不起。

朱莉娅　不用，我喜欢这样。不过这倒让我想起
　　我的眼镜来了。这件事最不明不白了。
　　彼得！你怎么不帮着找啊？
　　壁炉台上看看。刚才我坐哪儿来着？
　　那只沙发的底翻出来看看——
　　不对，是这把椅子。坐垫底下看看。
爱德华　你确定眼镜不在你包里？
朱莉娅　当然不在啦：平时我眼镜就放包里的。
　　哟，是在包里！谢谢你啊，爱德华；
　　你真是聪明又伶俐；
　　要没有你，眼镜一辈子都找不着了。
　　爱德华，下次我不管丢了什么，
　　就直接找你，不必麻烦圣安东尼了。
　　好了，我得赶紧走。出租车等着呢。
　　彼得，跟我一起走吧。
彼得　　朱莉娅，我不跟你一起走
　　你不会介意吧？折回来的路上
　　我想起来，有些话一定要跟爱德华讲……
朱莉娅　是吗，关于拉维尼娅的？
彼得　　不是的，和拉维尼娅没关系。
　　是有些事情想请教他一下，
　　趁现在正好。
朱莉娅　　我当然不介意啦。
彼得　呃，那我先送你下电梯吧。
朱莉娅　不用了，你在这儿和爱德华聊吧。我还没到不能自理的地步。
　　再说，我也喜欢亲自摁那些按钮——
　　在电梯里我可以沉思冥想。再见吧。
　　非常感谢二位。
　　〔下。
彼得　爱德华，希望没打搅你。
爱德华　我好像已经被打搅了；

本来真想一个人待着的。
说吧，怎么回事？
彼得　　我需要你帮忙。
我本来要给你打电话，想晚些时候再和你见面的；
不过现在这个机会正好。
爱德华　　遇到什么事了？
彼得　傍晚的时候我都快憋不住了。
该死的酒会！对不起，爱德华；
当然，对其他人来说酒会棒极了，
只有我除外。这不是你的错。
刚才的情况你未必注意到。
爱德华　其实我倒是看出些蛛丝马迹来；
当然啦，也不能说什么都看出来了。
彼得　啊，真高兴你没注意到：
看来我表现得不像我以为的那么糟。
要是你没看出来，我想别人也看不出来，
虽然朱莉娅·沙特尔斯维特让我有点担心。
爱德华　朱莉娅眼睛尖得很。
不过她好像有别的心事。
彼得　和西莉亚有关。我跟西莉亚。
爱德华　嗯？你跟西莉亚之间能有什么事？
你觉得你们有共同点吗？
彼得　在我看来，我们有很多共同点。
我俩都是艺术家。
爱德华　　这我倒从没意识到。
你们搞些什么艺术？
彼得　　我的小说你肯定没见过，
虽然它得到过一些很不错的评价。
我们俩都喜欢的却是电影。
爱德华　对电影的共同爱好
常常让年轻人走到一块儿。
彼得　你这话就有点挖苦人了：

西莉亚对电影艺术很有兴趣。
爱德华　说不定会做这一行？
彼得　　可能会当作职业吧；
当然了，诗她也是会写的。
爱德华　　没错，我读过她的诗——
挺有意思，假如对她的人也有意思的话。
当然不是说它的文学价值如何如何，
那方面的好坏我可不敢评判。
彼得　　我倒可以评判，
我觉得写得很好。不过这不是关键。
关键是我过去以为我们有很多共同点，
我觉得她应该也是这么想的。
爱德华　　你怎么认识她的？
〔亚历克斯上。
亚历克斯　啊，爱德华，原来你在这儿！你知道我怎么会过来的吗？
爱德华　亚历克斯，我想先知道你是怎么进来的。
亚历克斯　我到了门口，发现门开着，
就想先悄悄进来，看看还有没有别人。
彼得　一定是朱莉娅走的时候没关门。
爱德华　　没关系；
你们走的时候记得把门带上就行。
亚历克斯　爱德华，你和我一起走吧。
我刚才想起来，爱德华今晚可能就一个人在家。
我知道他不喜欢整晚都没人陪，
所以呢，你跟我出去，咱们一块儿吃晚饭。
爱德华　亚历克斯，你想得真周到，真的；
不过我情愿一个人待着，今晚。
亚历克斯　可你总得吃饭呀。你出去吃吗？
家里有人给你做吗？
爱德华　没有，吃不了多少的，我自己弄。
亚历克斯　啊，要这样的话我就知道该怎么做了。
我要给你一个小小的惊喜：

你知道的，我烧菜是有名气的。
我这就下厨去，
给你做顿精致的晚餐，
你好一个人吃。饭做完我们就走。
我下厨的时候你和彼得继续聊，
我绝不打扰你们。
爱德华　　亲爱的亚历克斯，
食品柜里已经没什么东西可以下锅了。
这怎么烧啊。
亚历克斯　　哎呀，这是我施展才华的大好时机——
你就看我怎么无中生有地烹制出美味佳肴来吧。
随便什么剩菜都行。这一手我是在东方学的。
只要一把米、一条小干鱼，
就能做出六七道菜来。甭说废话。
马上开工。
〔退入厨房。
爱德华　　呃，刚才你说到哪儿了？
彼得　你问我怎么认识西莉亚的。
就在这儿认识的，大概是一年前吧。
爱德华　是在拉维尼娅的一次业余星期四酒会上吗？
彼得　是星期四酒会。但为什么说业余？
爱德华　拉维尼娅搞这些酒会是为了能办个沙龙。
我招待那些不太重要的客人，
没找着聊伴的也归我招待，都是拉维尼娅的错。
还好，你是酒会上为数不多的亮点，
至少有一段时间是这样。
彼得　　我可不敢当。
不过拉维尼娅对我客气极了，
我很感激。后来就遇到西莉亚了。
她和我之前认识的女孩子完全不一样，
不怎么好搭讪，即使是在那样的场合。
爱德华　你常和她见面吗？

亚历克斯的声音　　爱德华，你家有双层蒸锅吗？
爱德华　双层蒸锅肯定有的吧：
　　每家厨房不都有一个吗？
亚历克斯的声音　　我找不着。
　　刚才那个惊喜泡汤了。我得再想一个。
彼得　　不常见面。
　　就算见面，也没机会说话。
爱德华　叫你来，和叫西莉亚来，目的是不一样的。
　　你扮演的是拉维尼娅发掘的新人之一；
　　西莉亚嘛，是给酒会增光添彩。
　　拉维尼娅早就壮志满怀，
　　想在两个圈子里左右逢源——
　　可她免不了得做两者的纽带。
　　所以说，她的星期四酒会是个败笔。
彼得　你说得好像一切都了结了似的。
爱德华　啊，不，不，都还没个了结呢。
　　你还没告诉我你怎么认识西莉亚的呢。
彼得　几天以后我在音乐会上又见到她，
　　她一个人。我也一个人。
　　我一向是一个人听音乐会的——
　　最早是因为没人一起去，
　　后来我发现一个人去反而更好。
　　可西莉亚这样的女孩子一个人听音乐会，
　　我就觉得很奇怪，因为我一直以为
　　她只不过是社交场里的常客。
　　反正后来我们聊上了，
　　这才知道她一个人听音乐会，
　　一个人看电影。所以我们经常
　　就这样碰到，有时就约好了一起去。
　　和西莉亚在一起的感觉，跟有人陪没人陪
　　都不一样。我们有时候一起喝喝茶，
　　偶尔也吃吃饭。

爱德华　　那后来

她有没有把你介绍给她的家人

或者朋友什么的？

彼得　　这倒没有，不过有一两次她提起过这些人，

说他们缺少求知欲。

爱德华　后来怎么样？

彼得　　唉，没怎么样。

不过我觉得她对我是真有好感。

我俩在一起的时候我是真的高兴——

那样地……心满意足，那样地……心平气和：我说不出来；

这种平静的幸福我以前想都没想过。

过去我只知道追求刺激、狂热，

有很强的占有欲。认识西莉亚以后全变了。

真奇怪。变得那样地……平静……

爱德华　那是什么中止了这段有意思的关系呢？

〔亚历克斯穿着衬衫系着围裙上。

亚历克斯　爱德华，咖喱粉找不到。

爱德华　没有咖喱粉。拉维尼娅不喜欢咖喱。

亚历克斯　那么第二个惊喜也泡汤了。我得动动脑筋。

我倒没指望有芒果。

可我想，咖喱粉总该有的吧。

〔下。

彼得　我想知道的就是这个。

她就这么渐渐地隐去——隐入别的画面——

就像电影特效。她不想见我；

找了各种借口，都不怎么站得住脚的。

等到真见着了，她好像满脑子都想着

什么事情，有种莫名的兴奋，可又不告诉我。

爱德华　你觉得她会不会就是对你没兴趣了？

彼得　你的说法不对。我不这样看。

我惦念的不是她对我有没有兴趣——

而是我们一起经历的某些时刻，我们好像同时有了某种认识，

某种感觉，某种不可名状的体验，
使我们在刹那间意识不到自身的存在了。
可能用你的话说就是她对我没兴趣了。
爱德华　这很正常。但愿你明白
自己有多走运。再过一会儿
你们的关系说不定就会变得跟别人的
一样普通。等你的热情冷却下来，
就会发现她是另一个女人，
你是另一个男人。恭喜你
及时脱身。
彼得　　我倒不希望
你恭喜我。我得找个人谈谈。
我刚才和你说的这些都是真真切切的——
我第一次体验到什么是真实，
恐怕也是最后一次。可你听不懂。
爱德华　亲爱的彼得，我刚才和你说的，
是你和西莉亚在一起再过六个月
会发生的事情。就是这样。
听不听随你。
彼得　　那我该怎么做？
爱德华　什么都别做。等待。回加利福尼亚去。
彼得　可我必须见西莉亚。
爱德华　　西莉亚还会是原来的西莉亚吗？
有记忆里的西莉亚你就知足吧。
记忆里的！听我说，已经是回忆了。
彼得　可我非见西莉亚不可，至少要她告诉我
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我要听她亲口说。要是不知道发生了什么，
那么就连回忆的真相是什么我也不可能知道了。
我们过去真的有那些共同爱好吗？听某些音乐的时候
我们的感受真是一样的吗？看某些电影的时候也是如此吗？
这里面有个什么东西是真实的。可这真实是什么……
（电话铃响）

爱德华　你等我一会儿。

（对着电话里）

喂！……我现在没空……

对，这儿有……好吧，我尽快

打给你。

（对彼得）对不起，你刚才说？

彼得　我刚才说，两个不真实的人

体验到的真实是什么？

只要能让我牢牢抓住回忆，

什么样的将来我都可以接受。可是要回忆

就必须搞清楚过去的真相。

爱德华　哪怕你用樟脑把回忆裹得再怎么严实，

蛾子还是钻得进去。看来你是想见西莉亚。

我不知道为什么要费那么大周折

让你不要做回原来的傻瓜。

你要我做什么？

彼得　　替我见见西莉亚。

你怎么看她和我怎么看不一样，

而且你年纪比我大得多。

爱德华　　大得多？

彼得　是啊，我相信她准会听你的，

因为你不会有偏见。

爱德华　　嗯，我会见西莉亚的。

彼得　谢谢你，爱德华。你太好了。

〔亚历克斯穿着短外套上。

亚历克斯　哦，爱德华！我给你做了顿美味！

我得说，我一生的种种成就当中，

以这顿饭为最大。从无生出有来！

即使在阿尔巴尼亚旅行的时候

我都没用像你冰箱里那么少的东西

烧出过这样一顿晚饭来。当然啦，

能找到半打鸡蛋算我运气好。

爱德华　什么！那些鸡蛋你都烧啦！拉维尼娅的姨妈
　　刚从乡下送来的。
亚历克斯　　噢，这么说那个姨妈
　　是确有其人啦。这是个确凿的证据。
爱德华　不，不……我是说，是另外一个姨妈。
亚历克斯　我知道了。是真的姨妈。不过你会感谢我的。
　　如今黑山的农民都很难
　　吃到你马上要吃的菜了。
爱德华　那我早饭吃什么？
亚历克斯　　早饭就甭担心了。
　　只要一杯清咖
　　和几片烤面包干就够了。我已经小火煮上了。
　　最多再煮十分钟。
　　现在我要走了，还要把彼得带走。
彼得　爱德华，我耽误你好长时间了，
　　你本来想一个人待着的。等拉维尼娅回来
　　代我向她问好……不过，要是你不介意的话，
　　希望你别把我告诉你的事告诉她。
爱德华　我一句也不会对拉维尼娅说的。
彼得　谢谢你，爱德华。晚安。
爱德华　　晚安，彼得，
　　晚安，亚历克斯。哦，要是你不介意的话，
　　出去的时候请把门带上，闩上就行了。
亚历克斯　爱德华，记得可别超过十分钟，
　　煮个二十分钟，我的心血就全完啦。
　　〔亚历克斯和彼得下。
　　（爱德华拿起电话，拨了一个号）
爱德华　请问西莉亚·科普尔斯通小姐在吗？多久之前？
　　不用，没关系。

幕落

[1] Alex，亚历山大（Alexander）的昵称。

第二场

一刻钟后，同一房间。爱德华一个人在玩单人纸牌戏。门铃响，他去开门。

西莉亚的声音　就你一个人吗？

〔爱德华和西莉亚一起返回。

爱德华　　西莉亚！你怎么又回来了？

我说了会尽快打给你的：

刚才我就打电话找你来着。

西莉亚　要是你这里碰巧有人，

我就说我是来拿伞的……

看来你见到我不太高兴。

爱德华，我明白发生了什么事，

可我不明白你接电话时的态度。

这不像你。所以我觉得非来见你不可。

只要告诉我你一切正常，我就马上离开。

爱德华　可你怎么能说你明白发生了什么事呢？

我都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也不知道要发生什么事；

为了能弄明白，我想一个人待着。

西莉亚　我早该想到事情就这么简单。

拉维尼娅离开你了。

爱德华　　没错，就是这么回事。

我猜每个人都看出来了。

西莉亚　很明显，那个姨妈是你临时

胡诌出来的，胡诌的水平还不够高。

要想敷衍朱莉娅，你该预备个好点儿的理由；

不过也不要紧。他们很快就会知道的。

这样一来不就把我们的麻烦都给解决了吗？

爱德华　这样一来真正的麻烦倒给暴露出来了。

西莉亚　不过这些麻烦肯定都是暂时的。

你知道的，我之所以同意保持现状，

是因为你一旦离婚，事业就保不住了；
我们还以为拉维尼娅一定不希望离开你呢。
你还不至于要听从那个傻惯例，
一定要妻子提出离婚才不得不离婚吧？
要是她情愿让你先提出……

爱德华　我知道了。可事情根本不是这样的。
拉维尼娅就要回来了。

西莉亚　拉维尼娅就要回来了！
你是说她给咱俩设了圈套？

爱德华　不是的。要有圈套的话，我们大家都在圈套里，
是我们自己给自己下的套。可我不知道
是什么样的圈套。

西莉亚　那到底发生了什么事？

（电话铃响）

爱德华　该死的电话。看来非接不可。
喂……啊，你好！……不。我是说，对，亚历克斯；
是的，当然……好吃极了。
我从没吃过像这样的东西……
是的，太有意思了。不过我在想
这东西是不是不容易消化？……
啊，不，亚历克斯，别给我带奶酪；
我还有一些呢……不，不要挪威的；
可我真的不想要奶酪……“拖鞋”什么？……
噢，南斯拉夫来的……李子干和酒？
不，真的，亚历克斯，我什么都不要。
我好累。多谢啦，亚历克斯。
晚安。

西莉亚　到底在说什么呀？

爱德华　是亚历克斯。

西莉亚　我知道是亚历克斯。
可他在说什么呀？

爱德华　我都给忘了。

刚才他跑到我家来，
一定要给我做点东西当晚饭；
还关照我一定要在十分钟之内吃。
应该还煮着呢。
西莉亚　　应该还煮着呢！
我刚才好像闻到一股怪味：
当然是还煮着呢——要不就是不知道在怎么着呢。
我得去看看。
（起身离开房间）
爱德华　哎呀，千万别麻烦！
〔西莉亚下。
要是有人来了看到你在厨房怎么办？
〔爱德华走到桌边查看牌面。他移动了一张牌。门铃不停地响。西莉亚系着围裙又上。
西莉亚　爱德华，你最好去开门。
这样才好。不要慌。
听我说，我真的把伞落在这儿了；
我会说，看到你在家可怜巴巴饿肚皮的样子，
只好想点办法。反正我就这么待着，
我可不想躲躲藏藏的。
〔回厨房。门铃又响。爱德华走到前门，传来他说话的声音：
朱莉娅！
你怎么又来了？
〔朱莉娅上。
朱莉娅　　我有了一个好主意！
〔西莉亚拿着平底锅上。
西莉亚　爱德华，全完了！
爱德华　　瞧他干的好事！
西莉亚　平底锅也给糟蹋了。
爱德华　　还有那半打鸡蛋。
本来想早饭的时候吃一个的。吃个煮鸡蛋。
我只会煮鸡蛋。

朱莉娅　西莉亚！看来你的好主意
　　和我的一样。一定不能饿着爱德华。
　　他现在压力那么大。咱们一定不能让他的身体垮掉。
　　爱德华！有两个好心的撒玛利亚人[1]照顾你，
　　你就不觉得自己太有福气了吗？这样的好事我还从没听说过呢。
爱德华　掉进贼窟的人都比我走运：
　　还有人把他丢在客栈里呢。
朱莉娅　　爱德华，你真不知好歹！
　　那锅里是什么？
西莉亚　　天晓得。
爱德华　是亚历克斯过来做给我吃的。
　　他非要下厨。三个好心的撒玛利亚人。
　　我忘得干干净净的。
朱莉娅　　你可千万别吃啊。
爱德华　那当然，我才不吃呢。
朱莉娅　　亲爱的，我应该早点提醒你：
　　亚历克斯弄出来的东西都是要人命的。
　　他毒死人的事我知道不止一件。
　　好了，亲爱的，把围裙给我，
　　瞧瞧我的手艺如何。你待在这儿陪爱德华聊天。
　　〔朱莉娅下。
西莉亚　到底发生什么事了，爱德华？发生什么事了？
爱德华　拉维尼娅会回来，我觉得。
西莉亚　你觉得！你难道不知道吗？
爱德华　不知道，不过我相信会。刚才在这儿的那个人——
西莉亚　对了，那人是谁？我很怕他呢；
　　他有一种什么力量。
爱德华　　我不知道他是谁。
　　不过你们都走了以后，我和他谈了一会儿，
　　他说他会把拉维尼娅带回来，明天。
西莉亚　可那人为什么要把她带回来呢——
　　除非他是魔鬼！就算他真是魔鬼我也不会吃惊。

爱德华　因为是我叫他这么做的。
西莉亚　　因为是你叫他这么做的！
　　那么他真是魔鬼了！他准是对你施了魔法。
　　他用什么办法说服你，让你希望她回来的？
　　（厨房里噗的一声响）
爱德华　见鬼，什么动静？
　　〔朱莉娅系着围裙，手拿一只托盘和三个玻璃杯又上。
朱莉娅　　我有好主意了！
　　你这里没一样能吃的：
　　我已经到处看过了。不过我找到一点儿香槟——
　　没错，只剩半瓶，
　　当然啦，是没冰过的。不过喝起来倒很爽；
　　我觉得，经过这次灾难
　　我们都需要提一提精神。好，我提议为某个人的健康干杯。
　　你们猜得出我准备为谁的健康干杯吗？
爱德华　猜不出。不过我不会为亚历克斯的健康干杯的。
朱莉娅　唉，不是亚历克斯。来，为拉维尼娅的姨妈
　　干杯！你们大概已经猜出来了。
爱德华和西莉亚　为拉维尼娅的姨妈干杯。
朱莉娅　　好，接下来的问题是，
　　该怎么办。很简单。
　　现在去餐馆不是太晚就是太早。
　　你们两个说什么也要跟我回家去。
爱德华　　不，对不起，朱莉娅。
　　我太累了，不想出去，再说我一点儿都不饿。
　　吃几片饼干就可以了。
朱莉娅　　那你呢，西莉亚？
　　你一定要来，晚上和我一起少吃一点——
　　就很少的一点点。
西莉亚　　谢谢你，朱莉娅。
　　我想我会来的，那我大概十分钟后
　　赶过来可以吗？我还有些事情

想跟爱德华说。

朱莉娅　　有关拉维尼娅的？

好吧，快点儿来啊。叫辆出租车。

你看你，饿得都快不行了。

晚安，爱德华。

〔朱莉娅下。

西莉亚　　说吧，他怎么说服你的？

爱德华　他怎么说服我的？他说服我了吗？

我记得很清楚，

他试图让我相信，拉维尼娅离开

是最好的结果；我应该感到欣慰才是。

可是，他说来说去

倒让我意识到我是希望她回来的。

西莉亚　魔鬼用的就是这种办法！这么说你希望拉维尼娅回来啰！

拉维尼娅！这么说你在乎的就是

不要离婚——不要惹上麻烦事！

不，不会的。我决不相信会是这样。

我想你是因为累坏了

才一时犯迷糊。还有就是你慌神儿了。你一遇到麻烦就没了主意。

爱德华　不是这样的。不单单是这样的。

西莉亚　不可能是纯粹的面子问题：

你以为你妻子丢下你和别人跑了，

别人就会笑话你吗？

我很快就会把你这种想法纠正的，爱德华，

等你离了婚。

爱德华　　不，不是这样的。

这些理由刚才那个人全都谈到了，

我叫他利雷——虽然他名字不叫利雷；

只是他歌里唱到的一个名字……

西莉亚　他给你唱歌，歌里有个男人叫利雷！

爱德华，我看你当真是疯了——

我是说，你都快神经失常了。
爱德华，要是我现在就离开，
你能不能答应我去看一位高明的大夫？
我听说过他的大名——他的名字叫赖利！
爱德华　这种病需要一个比顶顶高明的大夫更加高明的人
才能治好。
西莉亚　　爱德华，要是我现在就走，
你能不能向我保证一切都正常？
保证你其实不希望拉维尼娅回来，
你只是希望自己重获自由身？
保证咱俩之间也一切正常？
这是最要紧的。真的，爱德华，
只要这个不出问题，别的都出不了问题，
我向你保证。
爱德华　　不，西莉亚。
我们的关系一直很融洽，我很感激，
我觉得你是个难得的好人。
不过已经太迟了。我早该知道
这对你不公平。
西莉亚　　这对我不公平！
你倒好，往那儿一站跟我说什么公平不公平！
爱德华　要不是因为拉维尼娅出走，根本就不会发生这档子事。
你想过将来会怎么样吗？
西莉亚　我想过将来会怎么样吗？
我们还没交往的时候我就不管将来了，
交往以后我活在一个只有现在的世界里，
在这个世界里，时间失去了意义，这是一个只属于咱俩的私人世界，
在这个世界里，“幸福”这个词有着不一样的意义，
或者表面看起来是不一样的。
爱德华　　我听说过这种体验。
西莉亚　一场梦。直到今天，我在梦里一直感觉很幸福，

后来，朱莉娅问起拉维尼娅的时候，
我才意识到拉维尼娅离开你了，
你就要自由了——那时候我突然发现
光有梦是不够的；我还想得到更多，
我等待着，想跑来告诉你。
也许还是梦更好一些吧。它看上去像是真正的现实，
假如眼下这情况是现实，那这现实反倒像一场梦了。
也许一直以来背叛我的梦的人
就是我自己；到头来发现自己既想要
这个世界又想要那个世界……唉，真丢脸。
爱德华　你没什么理由可以觉得丢脸的……
西莉亚　嗬，别以为你有本事让我丢脸！
丢脸——都是我让我自己丢了脸。
我还没觉得你真实到
让我丢脸的地步。我想，女人要是发现
和自己一起快乐过的男人
其实只是拿她们当消遣的玩意儿，
多半是会感到羞耻的。
啊，大概你在欺骗自己：
不过事实证明就是这样的，毫无疑问。
爱德华　我没拿你当消遣的玩意儿！
要说消遣的玩意儿，
你对彼得的态度怎么解释？
西莉亚　彼得？哪个彼得？
爱德华　彼得·奎尔普，傍晚来过的那个。他过去活在梦里，
现在他很不开心，很迷茫。
西莉亚　我都不知道你在说什么。
爱德华，你为了给自己辩解，连这么差劲的借口
都搬得出来。我和彼得
从来就没怎么样过。
爱德华　真的没有吗？他可不这么想。
他晚上又来过了，跟我谈起这件事。

西莉亚　真可笑！我从没给过彼得
任何暗示，可以让他以为我对他有好感。
我觉得他有天赋；我看他很孤独；
我觉得我可以帮助他。我带他去听音乐会。
不过后来他认识的人渐渐多起来了，
这时我就发现他不如以前有趣了，变得相当自负。
可我们干吗要谈彼得呢？关键问题是，
你觉得你希望拉维尼娅回来。
假如你是这种人——
哼，你还是跟她过吧。
爱德华　　事情不是这样的。
并不是说我还爱拉维尼娅。
我觉得我从来就没爱过她。
要是我真爱过谁的话——我觉得我是爱过的——
我只爱过你，没爱过别人，
可能现在也还爱着你。可是不能再这么下去了。
这本来就不可能是……长远的事：
你应该找个男人……和你年龄相差不那么大的。
西莉亚　我不要听你的建议，爱德华：
你现在没有资格对我的将来
说三道四。我只希望你有本事的话
把自己的将来管管好。要是你现在不爱拉维尼娅，
过去也从来没爱过，
那你到底想得到什么呢？
爱德华　　我说不准。
我唯一比较确定的是，
直到今天早上
我才意识到自己已经人到中年了，
到这时候才渐渐明白感到老是什么滋味。
这是最糟糕的一瞬间，你还没有体会到
你可想望的东西带来的满足，
你还不知道还有多少东西可以想望，

就已经对一切值得想望的东西失去了欲望；
然后你梦想着自己可以对
没有欲望的生活有所期盼。但是这些你不懂。
你怎么可能理解感到老是什么滋味呢？
西莉亚　可我想理解你。我会理解的。
爱德华，请相信我，不管发生什么事
我都不会恨你。我只会为你感到难过。
要恨，恐怕我也只会恨自己。
可你的生活会变成什么样子呢？我想都不敢想。
爱德华！你跟拉维尼娅在一起会幸福吗？
爱德华　不——不是幸福的问题：或者说，假如有幸福的话，
这种幸福只不过是知道
美好化为废墟以后，痛苦不会前来觅食；
狂喜过后不会有乏味相继。
我明白，我的生活早已成了定局，
挣扎着想逃出来
只是自欺欺人，骗自己
发生过的事其实没发生，或者还可以改变。
那个说得出“我要这个——或要那个”的自我——
那个积极肯干的自我——他是个软弱的家伙；
到头来他只得跟那个固执的、
比他更顽固的自我妥协；后一个自我从不说话，
他从不交谈，也不会争辩；
在某些人身上这个自我也许是守卫者——
可在我这种人身上，他是麻木、永不妥协、
不屈不挠的平庸精神。
那个积极肯干的自我有办法让
这个执拗的伙伴遭殃——不过要想过得好，
就只能听从这个更强大的伙伴的命令。
西莉亚　爱德华，我不敢肯定是不是理解你；
不过我从没像现在这么明白过。
我想——我相信——你和我在一起的时候，

从没像现在这样以你的本来面目出现。
我一直在盯着你看，你变化了两次。
我看着你的脸：我以为我熟悉
并且爱着每一条轮廓线；看着看着
它就萎缩了，就好像是我把木乃伊身上的裹布去掉了一样。
我听着你的说话声，这声音过去总让我激动，
现在它变成了另一种说话声——不对，不是说话声：
我听到的无非是只虫子发出的响动，
干巴巴的，响个不停，毫无意义，不是人发出来的——
大概是你刮擦两条腿发出来的——
不管怎么说，蚱蜢就是这么叫的。我仔细看、留神听，
想找找你有没有心，有没有血；
结果只看到一只像人那么大的甲壳虫，
除了一脚踩下去挤出来的一团东西以外，
肚子里就什么也没有。

爱德华　　也许现在的我就是这样子的。
要不你往我身上踩吧。

西莉亚　　不，我才不踩呢。
这样子的不是现在的你。而只是过去我以为的你
所剩余的部分。我现在看到的是另外一个人，
我把你看作是我过去从没见过的人。
我过去见过的那个人，他只是个投影——
我现在看清楚了——是我想得到的某个东西的投影——
不，不是想得到的——是我所追求的——
是我迫切希望它能够存在的某个东西。
它准会在什么地方发生——可它是什么，它在哪里？
爱德华，我发现我只是在利用你。
我求你原谅我。

爱德华　　你……求我原谅你！

西莉亚　是的，为了两点。第一……
（电话铃响）

爱德华　　该死的电话。

我看我还是接一下。

西莉亚　　对，还是接一下。

爱德华　喂！……啊，朱莉娅！这回又怎么啦？

又是眼镜……你把它放哪儿啦？

要不要我们……我给你到处找找？

你包里看过没有？……呃，别对我那么凶嘛……

你确定是在厨房里？香槟酒旁边？

真的确定？……很好，要不你别挂电话；

我们……我去找找。

西莉亚　　对，你去找。

我再也不进你家厨房了。

〔爱德华下。拿着眼镜和酒瓶回。

爱德华　她终于说对了一回。

西莉亚　　她说话一向是对的。

你干吗把喝光的香槟酒瓶拿过来？

爱德华　还没喝光呢。可能跑了点儿气——

可她为什么说是半瓶呢？

这是我最好的几瓶酒当中的一瓶：我喝酒从不留一半的。

嗯，我希望你和我干最后一杯。

西莉亚　我们该为什么干杯呢？

爱德华　　我们该为谁干杯呢？

西莉亚　为守护者。

爱德华　　为守护者？

西莉亚　为守护者。说起守护者的是你。

〔两人干杯。

恐怕连朱莉娅也是个守护者。

她大概是我的守护者。把眼镜给我。

晚安，爱德华。

爱德华　　晚安……西莉亚。

〔西莉亚下。

哎呀！

〔他抓起电话听筒。

喂，朱莉娅！你还在吗？……
呃，实在对不起，让你久等了；
可我们……我得到处找啊……没有，我找到了。
……是的，她正给你送去呢……晚安。

幕落

---

[1] Good Samaritans，指行善之人。语出《新约·路加福音》。

第三场

同一房间：第二天傍晚。爱德华一个人。他向门口走去。

爱德华　啊……晚上好。

〔不明身份的客人上。

不明身份的客人　　晚上好，张伯伦先生。

爱德华　我给您来点加水的杜松子酒怎么样？

不明身份的客人　不，谢谢。今天的场合不同。

爱德华　既然您是一个人来的，

看来您没成功。

不明身份的客人　哪里的话。

我来是提醒您——您已经做了一个决定。

爱德华　您是认为我可能已经改主意了吗？

不明身份的客人　不是。在您做完决定还没有平静下来之前，

还谈不上改主意。

不是的。我来是告诉您，您会改主意的，

不过这没什么关系。要改也是来不及的。

爱德华　我现在有点想改主意了，

这样就好证明给您看，我有改主意的自由。

不明身份的客人　您会改主意的，不过您并不自由。

您自由的时刻在昨天。

您做了一个决定。您启动了

您生命和别人生命中的力量，

已经停不下来了。这是第一点要考虑的。

第二点是：叫一个人起死回生

是件严肃的事情。

爱德华　　起死回生？

这个修辞手法有点儿……夸张，

我妻子昨天才离开我。

不明身份的客人　啊，不过对别人来说我们每天都要死一回。

我们认识的别人
其实只是过去我们认识他们的那些时刻
在脑海中留下的回忆。打那以后他们就变了。
假装他们和我们都没有变
是一种有用而又方便的社会习俗，
有时候必须打破它。我们还得记住，
我们每一次见面，见到的都是陌生人。
爱德华　这么说您是要我像问候陌生人那样问候我妻子？
这可不容易。
不明身份的客人　非常难。
不过继续装作你们不是陌生人
可能比这更难。
那些亲切的幽灵：祖母、
圣诞节聚会时活跃的光棍叔叔、
亲爱的保姆——那些让你的童年
充满安逸、欢乐和安全感的人——
假如他们活过来，不是会让人很尴尬吗？
过不了十分钟，你跟他们还有话可说吗？
他们跟你还有话可说吗？你会发现
把他们当陌生人看待很难，可更难的是
假装你们彼此并不是陌生人。
爱德华　总不见得叫我抹去
这五年来的记忆吧。
不明身份的客人　我没叫您忘记什么。
想忘记就是想隐瞒。
爱德华　确实有一些东西是我想忘记的。
不明身份的客人　还有人。不过您可不能忘记他们。
您必须面对一切，但是要把他们当作陌生人。
爱德华　那我也必须当我自己是陌生人了。
不明身份的客人　您对您自己也一样。不过要记住，
您见着您妻子的时候不许问任何问题，
也不许做任何解释。我对她也这样交代过。

不要用缠不清的回忆把对方勒死。

我要走了。

爱德华　　等一下！您会和她一块儿回来吗？

不明身份的客人　不，我不和她一块儿回来。

爱德华　　我不知道为什么，

可我觉得我希望您亲自把她带回来。

不明身份的客人　是的，我知道您会这么想。出于某种原因，

这原因我不准备向您解释，

我请您千万别跟她提起我；

她也不会跟您提起我。

爱德华　我保证不说。

不明身份的客人　　现在您该等候您的客人了。

爱德华　客人？什么客人？

不明身份的客人　　谁来谁就是客人。那些陌生人。

至于我呢，为了防患于未然，

就从仆人楼梯走。

爱德华　我可以问个问题吗？

不明身份的客人　　请讲。

爱德华　您是谁？

不明身份的客人　我也是陌生人。

〔下。短暂的停顿。爱德华焦躁地踱来踱去。门铃响，他向前门走去。

爱德华　西莉亚！

西莉亚　　拉维尼娅回来了吗？

爱德华　　西莉亚！你怎么来了？

拉维尼娅随时都可能回来。

你不能待在这儿。你怎么会来的？

西莉亚　是拉维尼娅叫我来的。

爱德华　　是拉维尼娅叫你来的！

西莉亚　不过不是直接说的。朱莉娅收到一封电报，

说是请她过来，顺便把我也带来。

朱莉娅有事耽搁了，叫我先来。

爱德华　这事真蹊跷。不像是拉维尼娅的作风。
看来除了等待以外没别的事可做了。
你请坐吧。
西莉亚　　谢谢。
（停顿）
爱德华　啊，天哪，咱们说点什么？
总不能一声不响干坐着吧。
西莉亚　　啊，我可以的。
看着你就好。爱德华，我发笑你可别见怪。
你看上去就像个小男孩，被叫到了
校长的书房；也不太清楚自己
是因为犯了什么错才给逮住的。我以前从没见你这样过。
这个样子实在可笑。
爱德华　我好像没看出有什么好笑的。
西莉亚　其实我不是在笑话你，爱德华。
昨天，我看到什么都不会发笑；
可我在二十四小时之内收获很大。
这滋味不太好受。
噢，我很高兴自己能来！
我终于可以把你当人看了。
难道你就不能也用这种眼光看我，然后再发笑吗？
爱德华　但愿我可以。但愿我能明白点什么。
我完全蒙在鼓里。
西莉亚　　这不都明摆着么。
你难道看不出……
（门铃响）
爱德华　　是拉维尼娅。
（向前门走去）
彼得！
〔彼得上。
彼得　拉维尼娅呢？
爱德华　　别告诉我拉维尼娅

给你发了电报……

彼得　　不，不是给我，

是给亚历克斯。她叫他来这儿，

顺便把我也带来。他一会儿就到。

西莉亚！你也收到拉维尼娅的电报了？

我是不是打断你们了？

西莉亚　　我刚对爱德华解释过——

我也是这会儿才到的——

拉维尼娅给朱莉娅发了电报，叫她来，顺便把我也带来。

爱德华　不知道拉维尼娅还请了谁。

彼得　呃，我觉得拉维尼娅打算

把昨天的鸡尾酒会搁到今天开。

所以我想她姨妈肯定还没死。

爱德华　什么姨妈？

彼得　　你和我们说过的那个姨妈呗。

我说爱德华——你还记得我们昨天的谈话吗？

爱德华　当然啦。

彼得　　希望你什么都还没做。

爱德华　是的，我什么都还没做。

彼得　　我真高兴。

因为我改主意了。我是说，我已经想明白了，

那些都没用。我要去加利福尼亚。

西莉亚　你要去加利福尼亚！

彼得　　是的，我有了份新工作。

爱德华　就这一夜之间，到底怎么回事？

彼得　亚历克斯给我联系上一个人，

今天早上我们把所有的事情都谈妥了。

认识亚历克斯真好，

因为，你瞧，他什么人都认识，什么地方都知道。

所以我其实是来说再见的。

西莉亚　啊，彼得，我高兴极了，为你高兴，

虽然我们……我肯定会想你的；

你知道的，过去听音乐会，还有看电影的时候，
我有多依赖你——其实你都不知道我有多依赖你。
过去在一起多开心啊！不过，现在你有机会
去实现你的抱负了，但愿是这样。
我会想你的。
彼得　　你这么说我很高兴；
不过你会找到更好的人来陪你到处逛的。
西莉亚　我想我再也不会去听音乐会了。
我也要走。
（拉维尼娅用钥匙开了大门进来）
彼得　　你要出国？
西莉亚　我不知道。也许吧。
爱德华　　你们两个都要走！
〔拉维尼娅上。
拉维尼娅　谁要走？哟，西莉亚。哟，彼得。
没想到你们在这儿。
彼得和西莉亚　可那电报！
拉维尼娅　　什么电报？
西莉亚　　你发给朱莉娅的。
彼得　还有发给亚历克斯的。
拉维尼娅　　我不知道你们在说什么。
爱德华，你在一封一封发电报吗？
爱德华　怎么可能呢，我一封电报也没发过。
拉维尼娅　又是朱莉娅在捣鬼。
她来不来？
彼得　　来的，亚历克斯也来。
拉维尼娅　那我要请他们二位解释一下了。
好了，我看咱们还是坐下来吧。
咱们聊点儿什么呢？
爱德华　　彼得要去美国。
彼得　对，我本想明天给你们打电话，
到动身之前再来道个别。

拉维尼娅　西莉亚也要走？我没听错吧？
　　恭喜二位啦。想必是去好莱坞啰？
　　真为你激动啊，西莉亚！现在你终于
　　有机会去实现你的抱负了。
　　你们是一起去吧？
彼得　　我们不一起去。
　　西莉亚告诉我们她要走。
　　不过我不知道是去哪里。
拉维尼娅　　你不知道是去哪里？
　　那你知不知道你自己要去哪里？
彼得　当然知道，我要去加利福尼亚。
拉维尼娅　嗳，西莉亚，你怎么不去加利福尼亚？
　　别人都说那边的气候很好：
　　到那儿的人没一个想离开的。
西莉亚　拉维尼娅，我觉得我很了解彼得……
拉维尼娅　我一点儿都不怀疑，确实如此。
西莉亚　　还有他为什么要走……
拉维尼娅　这我也不怀疑。
西莉亚　　而且我相信他走是对的。
拉维尼娅　哦，这么说是你建议他走的？
彼得　　这件事她什么都不知道。
西莉亚　既然我可能要走——去某个地方——
　　我就想道个别——像朋友那样的。
拉维尼娅　哎，西莉亚，我们不一直都是朋友吗？
　　我一直拿你当我最要好的朋友之一——
　　起码是这样的，只要一个女孩子可以当
　　一个年龄比她大得多的女人是朋友。
西莉亚　　拉维尼娅，
　　让我把话说完。我以后可能见不到你了。
　　我想说的是：我希望我在你的记忆里
　　是一个希望你和爱德华幸福的人。
拉维尼娅　你真好，就是太神秘了。

谢谢你，我相信我们会尽量做到

像过去那样。

西莉亚　　啊，不是要像过去那样！

（门铃响，爱德华起身去开门）

哎，恐怕这些话听起来相当愚蠢！

可是……

〔爱德华与朱莉娅一起返回。

朱莉娅　　拉维尼娅，你回来啦！对不起，我迟到了，

可你的电报有点突然。

我丢下一切就赶过来了。那位亲爱的姨妈怎么样了？

拉维尼娅　据我所知，她非常好，谢谢你。

朱莉娅　她准是神奇般地康复了。

收到你电报的时候，我这么对自己说来着。

拉维尼娅　可我想问一下，这电报是从哪儿发来的？

朱莉娅　咦，当然是埃塞克斯啰。

拉维尼娅　　可为什么是埃塞克斯？

朱莉娅　因为你在埃塞克斯啊。

拉维尼娅　　因为我在埃塞克斯！

朱莉娅　拉维尼娅！别告诉我你记忆出问题了！

这倒可以解释那位姨妈——还有电报。

拉维尼娅　好吧，我大概是在埃塞克斯。我真的不知道。

朱莉娅　你不知道自己去的哪儿？拉维尼娅！

别告诉我你被人绑架了！和大伙儿说说；

我好激动……

（门铃响。爱德华起身去开门。亚历克斯上）

亚历克斯　拉维尼娅回来了吗？

爱德华　　回来了。

亚历克斯　　欢迎回来，拉维尼娅！

我收到你电报的时候……

拉维尼娅　　哪儿发来的？

亚历克斯　　戴德汉。

拉维尼娅　戴德汉在埃塞克斯。这么说是从戴德汉发出的。

爱德华，你有朋友在戴德汉吗？
爱德华　没有，我在戴德汉没熟人。
朱莉娅　嗬，挺神秘的，有意思。
亚历克斯　什么事那么神秘呀？
朱莉娅　亚历克斯，不该问的别问。
拉维尼娅的记忆出问题了，
电报当然是她发给我们的：
我看她现在其实不希望我们在这儿。
看得出来，她为她姨妈操完心以后
已经筋疲力尽了——
亚历克斯，你听到了一定很高兴，她姨妈已经痊愈了——
在大东方的老式火车上坐了那么长时间，
因为还要在枢纽站停留。而且我想她已经饿坏了。
亚历克斯　啊，要是这样的话我就知道该怎么做了……
朱莉娅　别，亚历克斯。
我们得让他们单独待一待，让拉维尼娅休息一下。
现在呢，大伙儿都到我家去。彼得，叫辆出租车。
〔彼得下。
今天大伙儿去我家开个鸡尾酒会。
西莉亚　嗯，我得走了。再见，拉维尼娅。
再见，爱德华。
爱德华　再见，西莉亚。
西莉亚　再见，拉维尼娅。
拉维尼娅　再见，西莉亚。
〔西莉亚下。
朱莉娅　好了，亚历克斯，咱俩该走了。
爱德华　你确定没落下什么东西吗，朱莉娅？
朱莉娅　落下什么东西？噢，你是说我的眼镜。
没落，在这儿呢。再说我也用不着眼镜。
今晚我可不会再来了。
拉维尼娅　等一下！我想请你解释一下电报的事。
朱莉娅　解释一下电报的事？亚历克斯，你觉得呢？

亚历克斯　不，朱莉娅，我们可解释不了电报的事。
拉维尼娅　我敢肯定你解释得了电报的事。
　　我不知道为什么。不过我觉得昨天
　　我好像发动了什么机器，它一直运转着，
　　我没法叫它停下来；不对，不像机器——
　　就算是机器，也是别人在操作着。
　　那是谁呢？总有人来插手……
　　我感到不自由……不过是我发动的机器……
朱莉娅　亚历克斯，你觉得我们有什么可以解释的吗？
亚历克斯　我觉得没有，朱莉娅。她必须自己找答案：
　　只有这个办法。
朱莉娅　　你说得太对了！
　　好吧，亲爱的，我很快就会再见到你们的。
爱德华　我们什么时候会再见到你？
朱莉娅　　我说了你们会再见到我吗？
　　再见。我应该……没落下什么东西。
　　〔彼得上。
彼得　我叫到出租车了，朱莉娅。
朱莉娅　　好极了！再见！
　　〔朱莉娅、亚历克斯和彼得下。
拉维尼娅　说实话，你见到我好像不是很高兴的样子。
爱德华　要说起来，刚才我哪有机会
　　好像这个好像那个。见到你我当然很高兴。
拉维尼娅　这倒是，真是蠢话。
　　像个小学生。像西莉亚。我不知道刚才为什么要那样说。
　　好了，我回来了。
爱德华　　我什么都不会问。
拉维尼娅　我知道我什么都不会解释。
爱德华　我也什么都不会解释。
拉维尼娅　我也什么都不会问。可……为什么不问呢？
爱德华　我不知道为什么。那我们该谈些什么呢？
拉维尼娅　有一件事我应该知道，因为关系到其他人，

关系到怎么给他们一个交代。就是那个酒会。
我要是说我把这件事给忘得一干二净，你肯定不相信吧！
我让你失望透了。你后来怎么处理的？
走了以后我才想起来。
爱德华　我给每一个我知道要来的人打了电话，
可是没办法通知到每个人。所以有几个人来了。
拉维尼娅　哪些人来了？
爱德华　就是今晚来的那几个……
拉维尼娅　奇怪。
爱德华　另外还有一个。我不认识的。
不过你应该认识。
拉维尼娅　是的，我想我认识。
不过我被朱莉娅搞糊涂了。这个女人是魔鬼。
她凭直觉就知道什么时候会出事。
你放心好了，只要有难办的场面就准少不了她！
你对他们说什么了？
爱德华　我编出一个姨妈来，
她住乡下，生了病，叫你去。
拉维尼娅　真是的，爱德华！你还不如实话实说呢：
掺一丁点儿假话朱莉娅都听得出。
可这个姨妈干吗要住在埃塞克斯呢？
爱德华　我被朱莉娅逼得没办法，只好让她住个地方。
拉维尼娅　我知道了。这么说是朱莉娅让她住在埃塞克斯的；
电报也就从埃塞克斯发来了。
好吧，我只能跟朱莉娅说实话了。
从现在开始我要一直说实话。
我们已经把那么多时间都浪费在撒谎上了。
爱德华　我一点儿都听不懂你什么意思。
拉维尼娅　爱德华！
我要说的是，自打我离开以后，
发现自己太把你当回事了。
现在我看出来了你有多荒唐。

爱德华　这可是在……多少？……
　　三十二个小时里得出的结论，够慎重。
拉维尼娅　是的，一个很重要的发现，
　　发现自己耗费了一生中的五年时间
　　和一个毫无幽默感的男人在一起；
　　这给我造成的影响就是
　　我自己的幽默感也全没有了。
　　这就是一直迁就你的后果。
爱德华　我没想到是你一直在迁就我。
　　我的感觉和你的很不一样。既然说到这儿了，
　　我觉得是我一直在迁就你。
拉维尼娅　我知道你说迁就我是什么意思：
　　你的意思是，所有的日常事务，本来应该你决定的，
　　统统抛给了我。我记得——
　　啊，我早该料到将来会是什么样了——
　　我们计划度蜜月的时候，
　　你死活不肯说你想去哪里……
爱德华　我是想让你做决定嘛。
拉维尼娅　可你要不先说个别的什么地方，
　　我怎么知道我想去哪里？
　　我记得最后实在没辙了，
　　我就说："我看你宁愿去皮斯黑文"——
　　结果你说，"我没意见。"
爱德华　　我当然没意见了。
　　我讲这句话是出于恭维。
拉维尼娅　　你讲这句话是出于恭维！
　　大家都说，你想得很周到；
　　你觉得自己没私心。其实只是消极罢了；
　　你只不过是想有人给你加油，给你鼓励……
爱德华　鼓励？鼓励我做什么？
拉维尼娅　　鼓励你对自己感觉良好。
　　你也知道，是我让你当上律师的……

爱德华　我接的活儿不多，所以你就唠唠叨叨，
　　说我应该多接触些人：
　　可等到有委托人陆续上门了——
　　而他们又不是通过你的朋友介绍来的——
　　你又突然觉得不合适，
　　因为万一我太忙或者太累，
　　就不能帮你在社交方面派用场了……
拉维尼娅　　我可从没抱怨过。
爱德华　是没有；你从不抱怨的那副样子
　　实在让人很光火……
拉维尼娅　　是你在抱怨
　　每天看见的全是诉状律师和客户……
爱德华　你倒好，从来不体谅我。
拉维尼娅　我是想尽量帮上点忙的。
　　所以才费了那么大的劲儿
　　去办那些星期四酒会，好让你有机会
　　和有文化的人交流……
爱德华　假如我是你雇的管家，
　　估计也会有这点儿机会：
　　你的一些客人大概真把我当管家了。
拉维尼娅　有几次，我特别希望你
　　能见一见某位来客，
　　你倒好，等别人快走了才来。
爱德华　这样人家至少不会把我当管家。
拉维尼娅　我费了那么大的劲儿，结果却把事情越搞越糟，
　　你要什么东西，我就给你拿来。可我一拿来，
　　你又要别的东西。今后我要换种完全不同的方式
　　来对待你。
爱德华　谢谢你提醒我。那你说说看，
　　既然你这样看我，还回来干吗？
拉维尼娅　老实说，我不知道。有人提醒过我，说回来以后会有什么危害。

可是某个东西，也可能是某个人，迫使我回来了。
那你为什么希望我回来？
爱德华　　我也不知道。
你说你一直想“鼓励”我：
那你为什么总让我觉得自己很渺小？
过去我可能还不知道自己想要什么样的生活，
不过肯定不是你给我选择的那种生活。
你希望你的丈夫有成就，
你希望在别人面前的时候我能给你
装点一下门面。你的愿望是当女主人，
拿我的职业来给你做烘托。
我是想尽量做得大度一点。不过今后，
我跟你说，我的行事方式会完全不同。
拉维尼娅　说得好！爱德华。真是出乎意料。
是哪个教会你这样顶嘴的？
爱德华　最近我的脸丢足了，
现在我已经到了
再怎么丢脸也不觉得丢脸的地步。
一个人到了麻木的地步，
脑子里想什么就往外说什么了。
拉维尼娅　　真新鲜，
原来你说话还是用脑子的啊。
不管怎么样，我打算照你现在的样子来看你。
爱德华　也就是说，你打算照我过去的样子，
或者照你以为的我现在的样子来看我。
那你觉得我现在是什么样子？
拉维尼娅　　哎呀，和过去一模一样。
至于我呢，和以前不是同一个人了，
你必须重新认识我。
爱德华　　真有意思：
你好像以为自己该变的都变了——
虽然我还没看出来是在往好的方向变。

你就没想过，说不定
我也已经变了？
拉维尼娅　哎哟，爱德华，你还是个小孩子的时候，
肯定老叫人给你量身高，
好证明从上个假期到现在又长高了多少。
你的心思全放在自己身上；
别人要是长个头了，好嘛，你也要长。
你什么地方变了？
爱德华　变得
能用别人的眼睛来看自己。
拉维尼娅　这个变化肯定让你心烦意乱了。
不过不要紧，很快就会习惯的，
然后另外给自己找个小角色演演，
换张脸，继续骗人。
爱德华　你有一点最让人恼火，
就是你一向自以为是，
以为你比我还了解我自己。
拉维尼娅　你最让人恼火的
就是对我从来都不问不顾，
认准了我这人根本不值得了解。
爱德华　你看，又来了。又回到那个圈套里了，
区别大概只有一个——我们可以打架，
用不着待在笼子两头。
今晚就这么过倒也不错，
比听留声机好。
拉维尼娅　我们有好唱片；
不过我一直怀疑，其实你根本不喜欢音乐，
留声机只不过是你的挡箭牌，这样一来，
你我不得不待在一块儿的时候你就可以不理我了。
爱德华　有时候我觉得纳闷，你怎么会嫁给我的。
拉维尼娅　嗯，你过去确实有几分吸引力，你也知道；
而且你一直口头上说你爱上我了——

我敢肯定，你是想让自己相信你爱上我了。
我好像总是差一点儿就要体验到某种奇妙的东西了，
可到头来却一次都没体验过。我现在倒想知道，
你当时怎么会觉得自己爱上我的。
爱德华　每个人都告诉我，我爱上你了；
他们还告诉我，我俩有多般配。
拉维尼娅　真可惜，你没有主见。
啊，爱德华，我想好好待你——
要是不行，我就不好好待你——
总得有所表示，不能一点表示都没有。你好像倒希望我一点儿表示都没有。
不过我为你感到难过……
爱德华　　别说为我感到难过！
他们都为我感到难过，我受够了。
拉维尼娅　这就对了，因为他们再怎么为你感到难过，
也比不上你为自己感到难过。这滋味不好受。
我还以为我这一走
说不定就让你找到出路了。我还以为要是对你而言
我死了的话——因为对你而言我一直是个鬼魂——
说不定你还找得到回头路，
回到某个有真实的你的时间——因为你肯定真实过，
在你认识我之前的某个时间。
大概是在你还是小孩子的时候吧。
爱德华　我不希望你摆出一副责任在己的样子：
这只不过是换了花样的鄙视。
我也不希望你对我解释我自己。
你还想着给我造一个人格出来，
这样只会让我远离我自己。
拉维尼娅　本来很简单的事情你倒弄得很复杂。
不过有一点我看得很清楚：
我们再也回不到昨天早上之前的
那种生活了。

爱德华　　曾经有扇门，
　　我怎么也打不开。我摸不到把手。
　　为什么我走不出自己的牢笼？
　　地狱是什么？地狱是自身，
　　地狱是孤独的，地狱里的其他形体
　　只不过是投影。不知道怎么逃，
　　也无处可逃。人总是孤独的。
拉维尼娅　爱德华，你究竟在说什么呀？
　　自言自语的。你能不能行行好
　　为我考虑一下，就一会儿？
爱德华　　就在昨天，
　　天谴临头了。现在我必须就这么活下去，
　　日复一日、时时刻刻、生生世世。
拉维尼娅　我看你都快神经失常了。
爱德华　别这么说！
拉维尼娅　　我必须这么说。
　　我认识的……一个人说起过一位医生，我想他可以帮你。
爱德华　我要是想看医生自己会找；
　　你找的我不要。我怎么知道
　　你会不会先去见他，从你的角度
　　把我的一切都告诉他？我可不要什么医生。
　　我只是在地狱里而已。那儿没有医生——
　　至少，没有业务过硬的。
拉维尼娅　即使在地狱里也可以实际些：
　　你也知道，我比你实际得多。
爱德华　这会儿我总算知道你所谓的实际是什么了。
　　实际！记得我们度蜜月的时候，
　　你总是把东西统统用绵纸包起来，
　　等到要找什么东西了，
　　只好再把绵纸统统拿掉。还有，我再怎么教，你都不知道
　　该怎么把牙膏的盖子盖上。
拉维尼娅　好极了，我不会逼你的。

你脑子错乱得都不知道自己想要什么了。
不过你一错乱倒往往会做出让步，
你那种让步还是和以前的一样。
爱德华　你不了解我。我难道还没说明白吗？
今后你会发现我和以前不一样了。
拉维尼娅　可不是嘛。你的不一样难道和
西莉亚去加利福尼亚一点关系也没有？
爱德华　西莉亚？去加利福尼亚？
拉维尼娅　　没错，和彼得。
说真的，爱德华，假如你还是人的话，
你一定会放声大笑的。可你不会。
爱德华　上帝啊，上帝啊，但愿我还能回到昨天
我觉得自己做了一个决定之前的时间。
是哪个魔鬼闩了门但没上锁，
把这些疑虑给放进来的？然后你就回来了，你这个
毁灭天使——就在我刚放下心来的时候。
转眼之间，你碰到哪儿，哪儿就成了废墟。
上帝啊，我做了什么呀？这条蟒蛇。这只章鱼。
难道我终究要变成你希望的那个样子吗？
拉维尼娅　好吧，爱德华，既然我没办法让你笑，
既然我没办法劝你去看医生，
眼下我也没别的什么办法可想了。
我该去厨房看一看。
我知道还有几个鸡蛋。不过我们得出去吃饭。
我的行李还在楼下厅里呢：
你叫门房帮我拿上来好吗？

幕落

第二幕

伦敦亨利·哈考特-赖利爵士的诊察室。几周以后的一个早晨。亨利爵士正独自办公。他按了一下电铃。护士兼秘书上，手里拿着预约登记册。

赖利　芭勒韦小姐，今天早上的那三个约会，
　　我想再听您复述一遍我是怎么交代的。
　　千万不能让他们互相见到，
　　这个你是明白的吧？
护士兼秘书　　您交代得很清楚，亨利爵士：
　　和第一位的约会在十一点。
　　把他让进小候诊室；
　　您立刻见他。
赖利　我立刻见他。第二位呢？
护士兼秘书　第二位让进另一间候诊室，
　　和过去一样。她十一点一刻到；
　　不过您可能会让她等。
赖利　　也可能她会让我等；
　　不过我想她会准时来的。
护士兼秘书　　她一到
　　我就打电话进来。要是没听到您打三次铃，
　　我就一直让她待在那儿。
赖利　　第三位病人呢？
护士兼秘书　第三位让进小候诊室；
　　她来了不必通知您。
　　然后，等您按铃的时候，我把另两位送走；
　　等他们离开这幢房子以后我再……
赖利　很好，芭勒韦小姐。暂时就这些。
护士兼秘书　亨利爵士，吉布斯先生来了。
赖利　　叫他直接进来。
　　〔护士兼秘书下。

〔亚历克斯旋即上。

亚历克斯　张伯伦约的几点？

赖利　　十一点。

还是那个钟点。我们时间不多了。

跟我说说，你试图让他相信我是最适合给他看病的人选的时候，

有没有遇到什么困难？

亚历克斯　困难？没有！他就是有点不耐烦，

因为听说要等上四天才能看病。

赖利　把他的预约时间往后挪挪是必要的，

这样可以减少他的抵触情绪。不过我的意思是，

他相不相信你的判断？

亚历克斯　　嗯，他绝对相信。

倒不是觉得我很有头脑，

而是觉得我消息灵通：像我这样的人

知道该去什么样的商店，也知道该找什么样的医生。

再说，只要不是他妻子推荐的，

别人随便跟他说个什么医生他都愿意去看。

赖利　我已经叮嘱过拉维尼娅，

不可以对他提起我的名字。

亚历克斯　你一向有远见。现在他可得意了，

因为他觉得自己偷偷抢在他妻子前头了。

等你把他一送进疗养院，

他妻子就见不着他了——然后呢，他相信，

他妻子就会很后悔。他很高兴自己生了病。

赖利　生病带给他双重优势：

一来可以避开他自己——二来，让他妻子处于劣势。

亚历克斯　不是为了避开他妻子？

赖利　　他不想避开。

亚历克斯　他正住在自己的俱乐部里呢。

赖利　　对，他的信就是从那儿寄来的。

（内线电话铃响）

喂！对，带他上来。

亚历克斯　　今天早上够你忙活的了！
　　我从仆人楼梯出去，
　　等他们走了再回来。
赖利　对，等他们走了。
　　〔亚历克斯从边门下。
　　〔护士兼秘书开门请爱德华进来。
爱德华　哈考特-赖利爵士——
　　（突然打住，盯着赖利）
赖利　（继续埋头看文件）早上好，张伯伦先生。
　　请坐。您一时半刻还走不了。
　　——好吧，张伯伦先生？
爱德华　　我还没进门的时候
　　就想，可能就是同一个人：
　　我还以为又是生病引起的，所以就没再去想它。
　　唉，早知如此我就不该听信
　　一个不认识您的人的话到这儿来了。
　　不过亚历克斯那么能说会道。他推荐的
　　商店又从没让人失望过。
　　请您原谅。他的确是个大傻瓜。
　　我想知道……知道了又有什么用！
　　我看我还是赶紧走吧。
赖利　别。张伯伦先生，要是您愿意，请坐下来吧。
　　您没想走，所以还是坐下吧。
　　您刚才想问个问题。
爱德华　　您那天来我公寓，
　　是作为我妻子邀请来的客人，
　　就像我认为的那样……还是是她派来的？
赖利　我不能说自己是被邀请来的，
　　张伯伦太太也不知道我要来。
　　不过我知道您会在那儿，也知道您会和谁在一起。
爱德华　您之前见过我妻子的，对吗？
赖利　　啊，是的，我见过她了。

爱德华　原来这真是个圈套！
赖利　　我们还是不要叫它圈套为好。
　　要真是圈套的话，您是逃不了的：
　　所以……您还是坐下吧。
　　我想您会觉得那把椅子坐上去很舒适的。
爱德华　　我还没开口
　　您就知道发生什么事了？
赖利　是这样的，是这样的。不过别急。
　　咱们暂时先不谈这个问题。
　　请您先告诉我，您有哪些问题
　　需要我来提供专业的意见。
爱德华　我没资格责怪您把我妻子给带了回来，
　　我觉得。您好像是想说服我，
　　没有她我日子更好过。可您难道就没想到，
　　我当时根本没有做决定的能力吗？
赖利　张伯伦先生，假如我没把您的妻子带回来，
　　您以为情况会比现在好吗？
爱德华　我当然不知道。情况不见得会比现在糟。
赖利　情况有可能会糟得多。您有可能毁掉三个人，
　　就因为您犹豫不决。现在只有两个人——
　　您还有机会拯救他们，让他们免遭毁灭。
爱德华　您说得好像我有行动能力似的：
　　要是有，我就没必要来向您，
　　或是向任何人咨询了。我是以病人的身份来这儿的。
　　要是您对我的病情不感兴趣，我可以去别的地方。
赖利　您觉得自己病得很重有什么根据吗？
爱德华　我还以为医生自己能看出来呢。
　　至少他会询问一下症状。
　　最近有两个人建议我
　　应该看一下医生，她们说的话几乎一模一样。
　　她们说——又是差不多一模一样的话——
　　我都快神经失常了。

当时我自己还不知道——我还以为，要是她们看得出来，
医生也一定看得出来呢。
赖利　“神经失常”这个词儿我从来不用：
它的意思太多。
爱德华　　打那时起，我就意识到
自己的病症很不一般。
赖利　每一种病症都是独一无二的，同时跟其他病症又都很像。
爱德华　有没有这样一个疗养院，是专收我这种病人的，
并且是由您亲自监护的？
赖利　您真是急性子，张伯伦先生。
对于不同的病人
有不同的疗养院。还有些病人，
疗养院对他们来说是最糟的地方。
我们得先查出您的病因，
然后再决定该怎么办。
爱德华　我在怀疑您之前有没有接触过我这样的病人：
我已经不再相信自己的人格了。
赖利　啊，一点没错；这很严重。是种常见病。
的确非常流行。
爱德华　　我记得我小时候……
赖利　我照例是从眼下的情况入手，
然后往前推，一直到我觉得该停的地方为止。
要知道，您对童年的回忆——
我是说，从您目前的精神状况来看——
基本上是虚构的；至于梦，
您为了迎合我，会说出令人吃惊的梦来。
我可以做到让您做什么梦您就做什么梦，
这样做只能满足您的虚荣心，
让您暂时感到有趣罢了。
爱德华　可我满脑子想的都是自己多么微不足道。
赖利　太对了。我可以让您觉得自己了不起，
您会觉得这样的疗法很神奇；

您会尽您所能
继续为害——直到您倒了霉为止。
这世上有一半的祸害
都是那些想把自己变得自以为了不起的人造成的。
他们倒不是故意为害——不过就算闯了祸他们也不会管。
要么是没看见，要么就找出理由来，
因为他们无时无刻不想着怎么让自己
自我感觉良好。
爱德华　　假如我是这样的话，
一定已经闯了很大的祸了。
赖利　哦，没有您想象的那么大。
没超出您那点有限的能力范围，可以说。
请您解释一下，自从我离开您之后又发生了哪些事。
爱德华　我现在明白为什么希望我妻子回来了。
是因为过去她让我所处的那种境地。
我俩重新在一起还没到十五分钟
我就感到，而且比过去感受得更深——
真的，可能是头一回深刻地感受到
所有的压迫，感受到她一直以来
硬让我扮演的角色是多么不真实，
她用的是某些女人具有的顽固的、无意识的、
非人的力量。一离开她，什么都变成了空虚。
当我真的以为她离开我了的时候，我开始慢慢消失，
不复存在。这就是过去她对我所做的！
我没法和她过下去了——我受不了；
没有她我没法过下去，因为她已经让我
丧失了独立存在的能力。
这就是她在整整五年里对我做的！
她把世界变得让我待不下去，
除非听她的。我必须一个人待着，
不过不是在这个世界里。所以我希望您把我
送进您的疗养院。在那儿我总可以一个人待着吧？

（内线电话铃响）

赖利　（对着电话）是的。

（对爱德华）是的，您可以一个人待在那儿。

爱德华　　不知道

我刚才说的话您是不是根本没听懂。

赖利　您在我这儿得有耐心才行，张伯伦先生：

通过观察您，让您畅所欲言，

留意您避而不谈的话题，就可以让我了解到很多东西。

爱德华　我曾经体验过肉体的极度疼痛，

现在才知道还有比那更大的痛苦。

这让人惊讶，假如那人还有时间惊讶的话：

肉体的死亡我不怕，

但是这种死亡太可怕了。精神的死亡——

您能理解我遭受的痛苦吗？

赖利　　我明白您的意思。

爱德华　我永远失去了自我行动的能力。

来见您——这是我能做的

最后一个决定了。我把自己交给了您。

我再也承受不起了。

赖利　很多病人来的时候都这么想。

爱德华　那您现在能不能把我送进疗养院？

赖利　您没别的要对我说了吗？

爱德华　　还有什么可对您说的？

您不想听我的早年经历。

赖利　没错，我不想听您的早年经历。

爱德华　那您能不能把我送进疗养院？

我不能再回家了。至于我的俱乐部，

他们不会让你住七天以上；

我没有勇气去住旅馆，

另外，我还要几件衬衫——您可以叫我妻子

把我的东西先托运过来：我需要的都运来。

不过您千万别告诉她我在哪儿。

路远吗？

赖利　　可以说是挺长的一段路。

不过在给像您这样的病人治疗之前，

光凭他自己能告诉我的还远远不够，

我还需要对他作进一步的了解。

真的，情况往往是这样：有待我探索的

是一个全貌，而我的病人

只不过是当中的一个个片断。单独一个人

生病的病人是例外。

最近我有一个病人，

她的情况和您的基本一样。

（按桌上电铃三次）

您得接受一个相当不同寻常的程序：

我打算把您介绍给那位病人认识。

爱德华　您这是什么意思？那位病人是谁？

我看这极不符合职业道德——

我是不会在别的病人面前探讨我自己的病情的。

赖利　恰恰相反。要想探讨您的病

只有这个办法。您什么都没跟我说。

您有说话的机会，也说了很多。

您的话让我确信，可以说您是在一边说

一边编造您的病症。做出庭律师的

应该在出庭前就了解他的当事人。

爱德华　至少我还有离开的自由，我也打算这么做。

我打定主意了。我去找旅馆住。

赖利　张伯伦先生，您来我这儿就是因为

您没有自由。我要做的就是给您自由——

您的自由。这是我的分内事。

〔护士兼秘书开门请拉维尼娅进来。

那位病人已经来了。

爱德华　　拉维尼娅！

拉维尼娅　　哎呀，亨利爵士！

我说了我要来谈谈我的丈夫：
我可没说打算见他。
爱德华　我也没想到会见到你，拉维尼娅。
我看这是极不名誉的骗局。
赖利　诚实高于名誉，张伯伦先生。
二位请坐。张伯伦太太，
您的丈夫想进疗养院，
这自然和您有关。
爱德华　我什么疗养院都不去。
我要找旅馆住。还要麻烦你，拉维尼娅，
先给我寄几件衣服来。
拉维尼娅　哦，寄到哪家旅馆？
爱德华　　我不知道——我是说，
这跟你没关系。
拉维尼娅　　你要这样说，爱德华，
那我看你的衣服跟我也没关系。
（对赖利）我想您这次要送他去的和您上次送我去的
是同一家疗养院吧？哼，他更该待在那儿。
赖利　很高兴您终于能这样看问题了——
至少目前是这样。不过，张伯伦太太，
您可从没去过我的疗养院。
拉维尼娅　您这是什么意思？是我要求去的，
还是您亲自领我去的呢。
如果不是疗养院，那是什么啊？
赖利　是一种旅馆。是为那些
自认为需要暂时摆脱日常生活的人
设立的休养场所。他们回去的时候都精神焕发；
要是他们认定那是疗养院，
不把他们送进真正的疗养院就对了。
需要进我这种疗养院的人
不太容易上当。
拉维尼娅　　你是恶魔

还是疯疯癫癫作弄人的家伙？
爱德华　我倾向于第二种意见，
不过要把“疯疯癫癫”这几个字去掉。
你怎么也要去疗养院？
我这辈子还没见过有哪个人
精神并发症比你更少；
你强壮得赛过……战列舰。我就是这么给逼疯的。
需要进疗养院的是我——
不过我不去。
赖利　　您说得对，张伯伦先生。
您的病情不适合进我的疗养院：
您病得实在太厉害了。
爱德华　　实在太厉害了？
那我干脆到郊区的家庭旅馆去生病好了。
拉维尼娅　那儿绝对不适合你，爱德华。我倒知道一个旅馆，
在新福里斯特……
爱德华　　你就是这样子，拉维尼娅。
你总知道有更好的。
拉维尼娅　我只不过头脑比你
更实际而已，爱德华。你知道的。
爱德华　不就因为你三番五次跟我这么说嘛。
你来填张所得税单子试试。
拉维尼娅　别犯傻啦，爱德华。我说的实际，
是在事关重大的地方实际。
赖利　我可以打断一下这番有趣的讨论吗？
我看二位都病得不轻。只有当几种症状
同时发作，而且发作得很厉害的时候，
该病人才有资格进我的疗养院：
症状之一就是为人诚实。
这是他们遭受痛苦的一个原因。
拉维尼娅　没人会说我丈夫为人诚实。
爱德华　老实说，你也不老实，拉维尼娅。

赖利　你们二位如此聪颖，可喜可贺呀。
你们彼此间的这种惺惺相惜
让你们有了思想准备，能够听懂我对你们非说不可的话。
对于一般的骗子我从不多费唇舌，
对于无知到家的呆子也是一样：
我的病人，就像你们这样的，都是骗自己的骗子，
他们费尽心机、耗尽精力，
却从来没有成功过。二位假装
是来向我咨询的，其实都想把你们对自己的诊断结果
强加在我头上，然后自己给自己开药方。
不过你们把自己交到我手里的时候，
你们实际说出来的比原来打算说的要多得多。
这就是想对我撒谎的后果。
拉维尼娅　我来这儿可不是为了遭人羞辱的。
赖利　“羞辱”这个词在这儿没有任何意义；
您还就得忍着。刚才告诉我的这一切——
你们二位说的这一切——都千真万确：你们描述了自己的感受——
或者是其中的一部分——省略了重要的事实。
先拿您丈夫来说。
（对爱德华）您对我撒了谎，
因为您隐瞒了您跟科普尔斯通的关系。
爱德华　太过分了！我妻子根本不知道这回事。
拉维尼娅　真是的，爱德华！就算我是瞎子，
也不知道有多少人把这件事讲给我听了。
我不晓得这件事还有什么人是不知道的。
赖利　其实还有一个人不知道。不过您，张伯伦太太，
之前想要叫我相信，正是这个发现
一下子引起了您所谓的神经失常。
拉维尼娅　可这是事实啊！我一下子垮了；
即使我后来又有所恢复。
赖利　您的确是一下子垮了，

您的确也有所恢复。
可是您没有说出您的苦恼来自
您情人的背叛——他突然之间
在一生当中头一回爱上了某个人，
而这个人又是会引起您醋意的。
爱德华　真是的，拉维尼娅！真是太有意思了。
你藏藏掖掖的本事好像比我
还要高明。我倒不晓得这人会是谁。
拉维尼娅　好吧，您想告诉他就告诉吧。
赖利　　一个叫彼得的年轻人。
爱德华　彼得？哪个彼得？
赖利　　彼得·奎尔普先生。
是你们家的常客。
爱德华　　彼得·奎尔普！
彼得·奎尔普！好啊拉维尼娅！
恭喜你。你挑的人真好，
我再怎么怀疑也怀疑不到他头上。
他后来还偏偏跑来告诉我他跟西莉亚的隐私。
我还从没听说过这么滑稽的事呢：
真是天下第一大笑话。
拉维尼娅　我还不知道你这么富有幽默感。
赖利　从这个症状看，这病还是有希望治好的。
拉维尼娅　这些您是怎么知道的？
赖利　　这个我无可奉告。
有关我病人的信息，我自有
收集的办法。您不可以要求我透露出去——
这有关职业道德。
拉维尼娅　从您今天的行为来看，
并没有多少职业道德。
赖利　　反驳得好。
不过请容我说明，我向二位
透露的对方的隐情，

没有一件是你们吐露给我听的。
刚才我告诉二位的信息
都是从外部来源获得的。
张伯伦太太，您两个月前来我这儿，
向我解释您是怎么会有情绪紧张的明显症状的。
我对您的解释不太满意，
所以就做了一番调查。
爱德华　　两个月前
你就开始神经衰弱啦！我一点儿都没注意到。
拉维尼娅　你什么都注意不到。你从来都不注意我。
赖利　好了，我想向二位指出
你们是多么相似。真的，我觉得
你们在一起般配极了。
张伯伦先生，当您以为您的妻子已经离开您的时候，
您既意外又惊恐地发现，
您并不爱科普尔斯通小姐……
拉维尼娅　我丈夫根本就没爱过任何人。
赖利　也不打算为她作出哪怕
一丁点儿的牺牲。这伤害到了您的虚荣心。
您喜欢把自己看作一个感情热烈的爱人。
后来您意识到，就像您妻子刚才说的，
您根本就没爱过任何人；
这让您怀疑自己是否根本就没有
爱的能力。对某一种类型的人来说，
怀疑自己没有爱的能力
会让他们的自尊心感到不安，
就像粗俗的人担心自己性无能一样。
拉维尼娅　你的确冷酷无情，爱德华。
赖利　　是您这么说的，张伯伦太太。
接着我们来看看您的问题。
当您发现您的年轻男友
（尽管您心里明白他并不爱您，

而且一想到他是被您强迫的，
您就觉得是种耻辱）——
您看，当您发现您的年轻男友
其实已经爱上科普尔斯通小姐的时候，
我敢断定，您是隔了一段时间
才肯承认的。尽管您可能比他
先意识到这一点。我猜您是在自己安慰自己，
想着能拖多久就拖多久，
就当他是因为不满足于做您的情人给他带来的荣誉，
而想要追求更高的社会地位。
当您得知他对科普尔斯通小姐的感情和您在他心里激起的感情不一样
而不得不面对这一事实的时候，
您震惊了。您本想得到爱；
您终于看清了，从来就没有人爱过您。
然后您就开始担心，生怕没有人可以爱您。
爱德华　我为你感到难过了，拉维尼娅。
你要知道，你实在叫人没法爱，
我一直搞不明白为什么。我还以为是我的错。
赖利　我希望你们现在逐渐看清楚，
你们有多相似。一样地孤立。
男的发现自己爱不了别人，
女的发现没人可以爱她。
拉维尼娅　我觉得我们的共同点
可能正好叫我们互相讨厌对方。
赖利　还是把它看作维系你们关系的纽带吧。
当你们还处于蒙昧无知的状态时，
您总可以说：“他爱不了任何女人；”
您总可以说：“任何男人都爱不了她。”
你们可以指责对方身上有你们自己的缺点，
这样就用不着理解对方了。
现在，你们只要把这些看法掉个过儿，

然后拼在一起就行了。
拉维尼娅　　这可能吗？
赖利　要是我看到你们来时的那个样子
就把你们当中的一位送进疗养院——我跟你们说：
你们连做梦都想不到这会有多恐怖，
因为留给你们的还是你们之前带来的：
对欲望的欲望的影子。
你们在魔鬼们如日中天的时候被逮到，
成了他们的猎物。
拉维尼娅　　现在退也不是进也不是，
那我们该怎么办？爱德华！
我们该怎么办？
赖利　　您已经回答了自己提出的问题，
虽然您还不清楚您话里的含义。
爱德华　拉维尼娅，我们得把坏事尽量往好里想。
这就是他的意思。
赖利　　张伯伦先生，当您发现
我们每个人都只能把坏事尽量往好里想的时候——
当然不包括圣人——就是那些
进疗养院的人——您就会忘了这种想法；
忘了这种想法，处境就会扭转。
拉维尼娅　爱德华，新福里斯特真的有那家旅馆，
要是你想去的话。老板是亚历克斯的一个朋友，
他刚接管这家旅馆不久。
我可以陪你去，然后我自己回来，
要是你想一个人待着的话……
爱德华　　可我不能走！
我下周一有个案子要处理。
拉维尼娅　那你还住你的俱乐部吗？
爱德华　　不，他们不会让我住了。
我明天就得搬出去——可你怎么知道
我住在俱乐部的？

拉维尼娅　　真是的，爱德华！

我到底还是有点儿责任心的。

我本想给你捎几件衬衫去呢。

爱德华　我看我还不如回家算了。

拉维尼娅　这样我们可以合坐一辆出租车，省点钱。

爱德华，我们走之前你还有别的什么

要问他吗？

爱德华　　嗯，有的。

不过不好开口。

拉维尼娅　　你最好还是说出来。

至少有一件事我想让你问他一下。

爱德华　是关于将来……别人怎么办。

我不希望为了自己而让别人倒霉。

拉维尼娅　太对了。我也有个问题。

亨利爵士，那些电报是不是您发的？

赖利　我看还是来解答您丈夫的问题吧。

（对爱德华）您要做的不是保持良心的清白，

而是学会如何承受良心上的负担。

别人的将来如何与您无关。

拉维尼娅　我觉得您也回答了我的问题。

他们得告诉我们，亲口告诉我们，他们已经做出了决定。

爱德华　您还有别的要对我们说吗，亨利爵士？

赖利　没有了。以我目前这种身份没有什么可说的了。

（爱德华取出支票簿。赖利抬起手）

我的秘书会把账单给您寄去的。

心平气和地走吧。努力争取自我的拯救吧。

〔爱德华与拉维尼娅下。

（赖利走到长榻边躺下。内线电话铃响。他起身去接电话。）

赖利　嗯，什么？……对。进来。

〔朱莉娅从边门上。

她在楼下等着呢。

朱莉娅　我知道的，亨利。是我带她来的。

赖利　哦？你没告诉她你要先来见我吧？
朱莉娅　当然没有。我在门口让她下车，
　　出租车继续开，在街角拐了个弯；
　　我等了一会儿，然后就从后门偷偷进来了。
　　我来只是想告诉你，我敢肯定她已经准备好
　　要做决定了。
赖利　　她犹豫过？
　　你带她来就因为这个？
朱莉娅　　啊，不，没犹豫过：
　　就是缺乏自信。她不敢相信
　　你会认真对待她。
赖利　　这倒不算不寻常。
朱莉娅　也不敢相信自己值得别人认真对待。
赖利　这倒是非同寻常。
朱莉娅　亨利，快起来。
　　你不可能累成这样。我在隔壁房间等着，
　　她走了我再来。
赖利　　对，等她走了。
朱莉娅　亚历克斯会来吗？
赖利　　他会来的。
　　〔朱莉娅从边门下。
　　〔赖利按电钮。护士兼秘书开门请西莉亚进来。
赖利　西莉亚·科普尔斯通小姐吗？……请坐。
　　您准是沙特尔斯维特太太的朋友。
西莉亚　对，是朱莉娅……是沙特尔斯维特太太
　　建议我来您这儿的。——可我以前见过您，
　　不是吗，在什么地方来着？……啊，对了。
　　不过我还不知道……
赖利　　您什么都不需要知道。
　　我是在沙特尔斯维特太太的催促下去的那儿。
西莉亚　这反而更让人费解了。不管怎么样，
　　我不想浪费您的时间。不过我还是特别担心

您会觉得我这是在浪费您的时间。
我想大多数人来见您，
要么是明显有病，要么是给得出
很好的理由来。可我给不出。
我是绝望了才来的。哪怕您叫我
马上离开我也不会生气。
赖利　科普尔斯通小姐，我的病人大都一上来
就准确地告诉我他们的病情，
然后告诉我我该怎么做。他们相当肯定
自己是患了神经失常——这是他们的说法——
而且他们通常觉得该怪的是别人。
西莉亚　我没什么人可责怪，要怪只能怪自己。
赖利　然后呢，我进行治疗的前奏是
尽量让他们意识到，他们把病的性质
搞错了，还要让他们明白，
这病不如他们想象的那么有意思。
到了这一步，就要有所动作了。
西莉亚　嗯，我不能够装模作样说自己的病很有意思；
我不会照那个样子往下说。我觉得自己一点儿病都没有。
我可以过得劲头十足——只要有值得做的事；
我没有幻想自己正遭人虐待；
也听不到什么说话的声音，我没有幻觉——
要有幻觉，那就是我身处的世界整个儿是个幻觉！
我是不是应该先把情况由来告诉您？
我忘了，您对我还一无所知呢；
由于最近这几个星期来在我身上发生了一些事，
我想当然地认为自己用不着解释什么。
赖利　目前我对您的了解已经够多了：
请您先试着描述一下您目前的精神状况。
西莉亚　嗯，有两样东西我不明白，
您大概可以把这看成是病症。不过首先我得告诉您，
其实我非常愿意认为自己有病——

因为要是我没病的话，这个世界就有病了，
至少也和它表面看起来的非常不一样——
这种情况要可怕得多！
这样就糟了。所以我宁愿相信
有病的是我，这样就有救了。
您说什么我都愿意照做，只要能恢复正常。
赖利　我们得先对您进行诊察，然后才能决定
到底什么才是正常。您说有两样东西：
第一样是什么？
西莉亚　孤独感。
不过听起来没什么特别的。我指的并不只是
关系破裂：虽然的确是有关系破裂。
不仅仅是幻想破灭，
就像一般人那样的，也不是被人给甩了。
当然，这种事天天都在发生，
不管什么人都碰到过，他们差不多
都克服了，至少也还在坚持着。
不。我是说发生的事情让我意识到
我一直是孤身一人。每个人都一直是孤身一人。
不仅仅是结束一段关系，
甚至也不仅仅是发现这段关系根本就没存在过——
而是发现一个关于我
和每个人的关系的真相。您知道吗——
和任何人讲话好像都是多余的！
赖利　您的父母情况如何？
西莉亚　哦，他们住在乡下，
因为现在没钱住城里。
他们唯一能做的就是维持乡下的房子：
不过这房子是老祖宗传下来的，所以他们不会丢下不管。
赖利　您住在伦敦？
西莉亚　我和我的一个表姐
住一套房间：不过她现在出国了，

家里人希望我回去和他们住。
可我无法面对。
赖利　　这么说您是一个人都不想见啰？
西莉亚　不是的……不是我想孤身一人，
而是每个人都孤身一人——或者是我觉得如此。
他们发出各种声响，以为这就是在互相交谈；
他们做各种怪相，以为这样就能互相理解。
我敢断定他们并不能互相理解。这是不是个幻觉？
赖利　幻觉是我们必须要走出来的。
还有别的精神状况，我们也以为是幻觉，
但这些是我们不得不接受并且要继续往前走的。
第二种症状呢？
西莉亚　　第二种症状更怪了。
听起来很荒唐——不过我能找到的
唯一字眼是，负罪感。
赖利　科普尔斯通小姐，您在受负罪感的折磨？
太不寻常了。
西莉亚　　在我看来是不正常。
赖利　我们得先找出相对您来说的
正常是什么，然后才能用“不正常”这个词。
请告诉我，您说的负罪感是什么意思。
西莉亚　要我说它不是什么意思倒容易得多：
我说的不是一般意义上的罪恶。
赖利　那您觉得什么是一般意义上的罪恶？
西莉亚　嗯……我想是指做不道德的事——
我好像没觉得自己不道德：
事实上，人们认为不道德的人
不就是我们所说的没有道德感的人吗？
我从没见过不道德
和负罪感可以同时存在：
至少我从没见过。
我觉得，要是知道了自己正在伤害别人

但还是要去伤害，那就是不道德。我没伤害到她。
我没从她那儿拿走任何东西——
任何她想要的东西。我可能当了回傻瓜：
不过我一点儿也不介意自己当了回傻瓜。
赖利　您家里人怎么看？
西莉亚　嗯，我接受的家教比较传统——
父母一直教我别相信原罪。
噢，我不是说他们提起过这个词！
不过从我们的角度来看，不管出了什么问题，
要么是不像话，要么就是心理问题。
不像话总会带来灾难，
因为和你认识的人不赞成这样。
像话不像话我倒不是很担心——
可是当一切都不像话，或者都神经兮兮的时候，
你要么自己变得不像话，这样就不会在乎了；
不然的话，要是你在乎，肯定变得神经兮兮的。
赖利　这么说您觉得自己已经变得像您说的“神经兮兮”了？
西莉亚　可在当时看起来一切都很正常！
我一直在思考，一遍遍地思考；
现在我明白了，这全是误会：
可我不明白误会怎么会让人有负罪感！
我又找不到别的字眼来形容它。
一定是某种幻觉；
可一想到它比我过去相信的
任何东西都要真实，我又很害怕。
赖利　什么东西比您过去相信的任何东西都要真实？
西莉亚　不是做过什么的感觉，
因为做过的我可以不去管它；也不是我心里
摆脱得了的什么感觉——是空虚感，
是针对除我以外的人或东西的失败感；
我觉得我一定要……赎罪——这个词说对了吗？
这种精神状况的病人您能治吗？

赖利　您觉得您和那个人是什么关系？
西莉亚　啊，您早就猜到了是不是？您真聪明。
　　不，大概是我表现得太明显了。您不需要了解
　　他的情况吧？
赖利　　不需要。
西莉亚　　可能是我比较典型吧。
赖利　类型有好多种。其中有一些比较罕见。
西莉亚　唉，我还以为一直以来我都给了他很多！
　　他也给了我很多——而且这一取一予
　　好像天经地义似的：考虑的不是
　　这样做对曾经的我们这两个人有什么好处，
　　而是对全新的“我们”这一个人有什么好处。假如我还有
　　当时那种感受的话，就算是现在，我仍然觉得那样做天经地义。
　　后来我发现我们只是陌生人，
　　根本就没有给予过，也没有接受过，
　　我们只不过是为了各自的目的
　　互相利用了一番罢了。这太可怕了。难道我们只能爱
　　我们的想象创造出来的东西吗？
　　难道我们真的不能爱别人，也不能被别人爱吗？
　　那么人真的是孑然一身了；要是人孑然一身，
　　那么爱的人和被爱的人就同样不真实，
　　做梦的人也不比他做的梦更真实。
赖利　说说那个人。他现在看上去像什么，您觉得？
西莉亚　就像个小孩子，信步走进了一片森林，
　　和一个假想的伙伴在玩耍，
　　突然之间他发现自己只是个孩子，
　　在森林里迷了路，想要回家。
赖利　怜悯可能是一条现成的线索，
　　可以让您自己找到走出森林的路。
西莉亚　可我就算找到走出森林的路，
　　还是会留下无法忘怀的记忆，
　　我会一直记得我走进森林想找

却没找到的宝藏，宝藏不在那儿，
也许也不在任何地方？可要是不在任何地方，
我为什么会因为没找到而感到内疚呢？
赖利　我们要是沉溺在醒悟中，
醒悟也会变成错觉。
西莉亚　　我无法争辩。
不是因为我害怕再受伤害：
无论什么东西，一旦重复，就失去了伤害或治愈的力量。
我有时候想，那种欣喜若狂的感觉是真实的，
虽然体验到这种感觉的人也许并不真实。
因为发生过的事回忆起来就像梦一样，
在这个梦里，你因为心灵里有激烈的爱
而感到喜悦，一种愉悦的震颤，
这种愉悦不搀杂欲望，因为爱的愉悦
实现了欲望。这种状态你清醒的时候
是不知道的。不过我爱的是什么，爱的是谁，
我身体里什么在爱，我统统不知道。
如果这些都毫无意义的话，我希望能把
对不可能找到的东西的渴望，
和永远找它不着的羞愧感治好。
您能治好我吗？
赖利　　这种情况是治得好的。
不过用什么方法治疗得您自己挑：
我无法代劳。只要您愿意，
我可以让您安于凡人的境界，
有些和您走得一样远的人
都顺利回到了这个境界。他们可能还记得
曾经有过的幻觉，但是他们不再后悔，
今后该怎么过就怎么过，
他们懂得了不要抱过高的期望，
宽容地对待自己和别人，
在通常情况下，该给予的给予，

该接受的接受。他们不发牢骚；
对于早晨的分别
和傍晚的重聚感到很满足，
双双坐在火炉前闲聊，
虽然他们知道自己并不了解对方；
他们不了解他们扶养的孩子，
孩子以后也永远不会了解他们。

西莉亚　　这就是最好的生活？

赖利　是种好生活。虽然不走到尽头
你就不知道到底有多好。不过你不会想要别的什么，
那另外一种生活充其量就像一本
你读过一遍的书，现在丢了。这个世界充满疯癫、
暴力、愚昧、贪婪……那样子的生活算好的了。

西莉亚　我知道我应该可以接受这种生活，
假如我还在这样过着的话。可这种生活让我寒心。
可能这只是我病症的一种表现，
但我觉得这是一种投降——
不对，不是投降——更像背叛。
您瞧，我觉得自己真的看到了某个东西的幻象，
虽然我不知道是什么。我不愿意忘记它。
我想永远把它放在心里。我什么都可以不要，
什么都可以忍受，只要能让我惦记着它。
其实我觉得，要是我现在想找个什么人一起过日子，
那就真的是不老实了！
我没法给任何人——但愿我可以给——
属于那种生活的爱。
唉，恐怕这听起来像疯话！
要么只是唱反调……尽管如此，
要是没有别的路可走……那我只好不抱什么希望了。

赖利　倒是有别的路可走，只要您有勇气。
第一条路我可以用通俗的语言描述，
因为您和我们大家一样都看见过，

它在我们周围人的生活里多少有所表现。
第二条路是未知的，所以需要信念——
从绝望里生发出的那种信念。
目的地没有办法描述；
在您到那儿之前不会知道多少；
您将不知所终。不过走这条路可以让您拥有
您本来想找但找错地方的那个东西。
西莉亚　听上去好像正是我所希望的。那我的义务是什么？
赖利　无论您选择哪条路，都会有相应的义务。
西莉亚　哪条路更好？
赖利　没有一条是更好的。
两条路都是必要的。在两者之间作出选择
也是必要的。
西莉亚　那我选第二条路。
赖利　这条路上非常可怕。
西莉亚　我不怕，
反而很高兴。想必走这条路很孤独吧？
赖利　走另一条路也一样孤独。不过走那条路的人
会忘记他们的孤独。您却忘不了您的孤独。
每条路都意味着孤独——也意味着联系。
两条路都避免了一个人在这个充满想象、
不实的回忆和欲望的幻影般的世界上
终究要体验到的独处的孤寂感。
西莉亚　我就一直身处这个地狱当中。
赖利　只有当你
别的什么都做不了的时候，它才是地狱。
好了——您十分肯定了吗？
西莉亚　我想走您说的第二条路。
那我该做什么？
赖利　您要去疗养院。
西莉亚　唉，真让人扫兴！我认识
曾经进过您的疗养院后来又出来的人——

我不是说他们去过之后并没有好多少——
我来您这儿就是为了能好。可他们又回到了……
呃……我是说……又回到了平常生活当中。
赖利　没错。不过您想到的那些朋友
不可能进过这个疗养院。
该送谁进去我很有分寸：
去过的人不像这些人一样回来。
西莉亚　听起来好像监狱一样。可他们不能都待在那儿吧！
我是说，这样会让那个地方拥挤不堪的。
赖利　去的人不是很多。不过我说了，他们回来以后
和您的朋友回来以后不一样。
我没说他们待在那儿。
西莉亚　他们怎么啦？
赖利　他们自己选择，科普尔斯通小姐。没有什么是强加给他们的。
有些人回来了，实际意义的回来；
没有人消失。通常，他们在这个世界上
劲头十足地生活下去。
西莉亚　您什么时候送我去那儿？
赖利　您什么时候准备停当？
西莉亚　今晚，不超过九点。
赖利　那么回家准备准备吧。
您可以把这个地址给您的朋友们；
（在纸条上写着）
您最好马上通知您家人。
九点钟我派车来接您。
西莉亚　我需要带点什么？
赖利　什么都不需要。
您需要的一切到时都会准备好的。
而且您在疗养院里的一切费用全免。
西莉亚　我压根儿不知道自己在做什么，
也不知道为什么要这么做。没别的可做：
只有这个理由了。

赖利　　这是最好的理由。
西莉亚　可我知道做这个决定的人是我：
　　我必须和您讲明。哎呀，我差点忘了——
　　请问，该付您多少钱？
赖利　　我已经和秘书说了，
　　不收费。
西莉亚　　可……
赖利　　您这样的病例
　　不收费。
（按铃）
西莉亚　　您真是太好了。
赖利　心平气和地走吧，我的孩子。
　　努力争取自我的拯救吧。
　　〔护士兼秘书出现在门口。西莉亚下。赖利用内线电话拨号。
赖利　（对着话筒）结束了。你现在可以进来了。
　　〔朱莉娅从边门上。
　　她会走得很远，这一个。
朱莉娅　　非常远，我觉得。
　　你用不着跟我说，我一开始就知道了。
赖利　我担心的是另外两个。
朱莉娅　瞎说，亨利。我会留意他们的。
赖利　把他们送回去：他们能回到哪儿去？
　　回到在食品柜里发霉变质的食物，
　　回到在他们的头脑里发霉变质的思想。
　　两个人都没法掩盖住自己的卑微
　　不让自己知道，因为对方已经知道了。
　　他们知道的不是互相的背叛，
　　而是对方对动机的了解——
　　镜子对着镜子，照出来的是虚幻。
　　我冒了一个大险。
朱莉娅　　我们总得冒险。
　　这是我们的命。既然你怀疑你的决定，

还有别的什么法子可想吗？
赖利　没了。
朱莉娅　　那太好了。我们必须冒这个险。
我们能做的就是给他们这个机会。
现在，他们被剥光了衣服赤裸裸地面对自己的灵魂，
他们可以选择穿上得体的衣服，
或者匆忙披上新的伪装，
这时候，他们头一回有了个起点可以从头做起。
啊，当然啦，他们也可能把对方给杀了！
不过我觉得他们不会那样做的。我们等着瞧好了。
倒是西莉亚的想法让我很担心。
赖利　西莉亚？
朱莉娅　　西莉亚。
赖利　　可我刚才说
她会走得很远的时候，你是同意的。
朱莉娅　啊，是的，她会走得很远。我们也知道她要往哪里走。
可一路上的艰险我们知道多少？
你我都不知道凡人是怎样
蜕变成非凡人的：在寻求启示的路上
他们要受什么样的苦，
我们知道吗？
赖利　　她第一次看见
脱离肉体的灵魂会不会害怕？
朱莉娅　亨利，你根本不明白什么叫天真。
她什么也不会怕的；她甚至都不会知道
那儿有什么东西好怕的。
她太谦卑了。她将从责骂山中间穿过，
走过嘲笑谷，像个被大人叫去跑腿的孩子，
既积极又有耐心。可她一定会受苦。
赖利　无论我对什么事表示有信心，
你总要提出怀疑来；每当我担心的时候，
你倒又摆出一副信心满满的样子。

朱莉娅　我对你多有用，从这里就看出来了。
　　你应该感谢我才对。
赖利　　当我跟像她这样的人说
　　“努力争取自我的拯救吧”的时候，我都不知道
　　自己在说什么。
朱莉娅　　你得承认自己能力有限。
　　——可亚历克斯还要让我们等多久啊？
赖利　他这个时间该到了。我跟芭勒韦小姐说。
　　（拿起内线电话听筒）
　　芭勒韦小姐，等吉布斯先生来了……
　　哦，很好。
　　（对朱莉娅）他上来了。
（对着话筒）
　　芭勒韦小姐，现在可以把托盘端进来了。
　　〔亚历克斯上。
亚历克斯　好啦！好啦！我们的计划进展如何？
朱莉娅　　一切顺利。
亚历克斯　张伯伦两口子做出选择了？
赖利　　他们接受了命运的安排。
亚历克斯　她也做出选择了？
赖利　　今天傍晚去接她。
　　〔护士兼秘书手持上置盛酒器和三个玻璃杯的托盘上，然后下。
赖利倒酒。
　　现在我们即将进入祭酒环节。
亚历克斯　造壁炉炉床时说的祈祷辞。
（他们举起酒杯）
赖利　让他们在星宿的庇护下
　　建造壁炉炉床吧。
亚历克斯　让他们在炉床两边各放一把椅子。
朱莉娅　愿神灵看护屋顶，
　　愿月亮亲自给床带来好运。
（他们喝酒）

亚历克斯　祝福踏上旅途的人的祈祷辞。
赖利　旅人的庇护者
　　保佑道路。
亚历克斯　在沙漠里要保护她，
　　在山里要看护她，
　　在迷宫里要看护她，
　　在流沙旁要看护她。
朱莉娅　保护她远离说话声，
　　保护她远离幻想，
　　在喧闹里要保护她，
　　在寂静里要保护她。
（他们喝酒）
赖利　有一个人，不能为他念祈祷辞。
亚历克斯　还不能念。
朱莉娅　你是指彼得·奎尔普。
赖利　他还没到那个地步，现在祈祷不管用。
朱莉娅　我们以后会不会为他祈祷？
亚历克斯　可能别人会为他祈祷的。
　　你知道的，我有很多熟人——在加利福尼亚也有。

幕落

第三幕

伦敦张伯伦公寓的客厅。两年后。七月的一个傍晚。一个酒会服务生正在为冷餐会布置桌子。拉维尼娅从边门上。

酒会服务生　夫人，您还有什么要吩咐我们的吗？
拉维尼娅　放玻璃杯的小车可以推进来了，
玻璃杯都要随时能用的。
酒会服务生　好的，夫人。
〔下。拉维尼娅用挑剔的目光把房间打量一番，然后搬动一盆花。
〔酒会服务生推着小车又上。
拉维尼娅　搁到那儿，那个角落。搁那儿最好；
进出都不碍事。有没有什么你需要
但厨房里找不到的东西？
酒会服务生　没有，夫人。
您待会儿还有别的什么要求吗？
拉维尼娅　我想六点半之前没别的什么了。
〔酒会服务生下。
〔爱德华用钥匙开了前门进来。
爱德华　我想我还是及时的。但愿你没在担心。
拉维尼娅　啊，没有。其实我的确往你的事务所打过电话，
你的文书告诉我你已经走了。
不过我打电话就是为了让你放心……
爱德华　（微笑）让我放心你没离家出走？
拉维尼娅　好啊你，这不公平！
你知道的，这两年里我们开过
好几个酒会。每个酒会我都是在场的。
你不会是累过头了吧？
爱德华　哦，没有，今天没什么事。
和诉状律师开了两个咨询会，

讨论了几个很简单的案子。累的人应该是你。
拉维尼娅　我还没觉得累呢。不过我知道酒会结束
我会很高兴。
爱德华　　我喜欢你这身连衣裙：
你把那套穿上了，我很高兴。
拉维尼娅　　哟，爱德华！
你知道吗？这可是你头一回在开酒会之前
夸我。这时候夸才是人家需要的。
爱德华　嗨，应该夸的。我们人叫得太多了。
拉维尼娅　这倒是，很多我们以为不愿意来的
也接受了邀请。这下可怎么办？
通常有很多人，他们明明不想来，
可只要一听说我们开酒会没请他们，
他们还是会很生气。
爱德华　看来我们应该安排两个酒会，
而不是一个。
拉维尼娅　　这样永远也不会让人满意的。
被邀请到其中一个酒会来的人
都会怀疑另一个酒会才是更重要的。
爱德华　没错。你的头脑非常实际。
拉维尼娅　可你知道吗，我觉得你没必要担心：
接受邀请的那些人不会全来的。
你知道的，我们说过，“我们可以再多请二十个人，
因为他们会改去参加冈宁家的酒会。”
爱德华　我知道，我们是这么说的；
不过当时我忘了冈宁家的酒会是什么样子的了。
他们的客人分到的酒刚好只够把酒瘾给勾上来；
他们过不了多久就会来我们这儿嚷着要酒喝。
好吧，但愿来得早的客人
过后接着去冈宁家，
好给从冈宁家来的客人腾地方。
拉维尼娅　要是太挤的话，客人就够不着鸡尾酒，

服务生也没法端着托盘走来走去，
这样他们就会又离开的。不管怎样，到了那个地步
再怎么着也没办法可想：
每个人都想在酒会上让所有人
看见，好证明自己受到了邀请。
酒会要成功就靠这一点。那幅画正吗？
爱德华　嗯，正的。
拉维尼娅　　不对，歪了。求求你，去把它摆正。
爱德华　现在正了吗？
拉维尼娅　　左边太高了。
爱德华　现在呢？
拉维尼娅　　不对，我是说右边。
差不多了。累死我了，不管它了。
爱德华　等他们都走了，咱们喝点香槟，
就咱俩。你先躺一会儿，拉维尼娅。
至少要过半个小时才会有人来；
你尽管躺下来好了。
拉维尼娅　　你一定要坐在我旁边，
这样我才放心。
爱德华　　现在是整个酒会的
最佳时刻。
拉维尼娅　　噢，不对，爱德华。
最佳时刻是酒会结束；
到时候你想，社交季节结束了，
再也没有酒会了。
爱德华　　委员会也没有了。
拉维尼娅　我们可以早点离开吗？
爱德华　　到下周末
我就彻底没事了。
拉维尼娅　　咱们就可以单独在一块儿了。
那座房子真远，我喜欢。
爱德华　所以咱们才订的那儿。谢天谢地，

有了这个借口就用不着见人了；
你现在真得休息一下。
（门铃响）
拉维尼娅　　真讨厌！
谁那么早来啊？我爬都爬不起来。
酒会服务生　沙特尔斯维特太太到！
拉维尼娅　　啊，是朱莉娅！
〔朱莉娅上。
朱莉娅　啊，亲爱的，我来啦！
不会吧，好像正赶上你打盹儿！
我知道来得实在太早；可实际情况是，亲爱的，
我接着还得去冈宁家的酒会——
你们也知道他们家会拿什么吃喝来招待！
所以我只好不吃下午茶，现在饿得都快不行了，
还渴得要命。帕金森公司对我来讲有什么用？
哦，对了。我知道这个酒会是帕金森公司承办的；
我在门口认出了他们的一个人——
其实是我的一个老朋友了。不过我都快忘了！
我有个惊喜：我把亚历克斯给带来了！
他今天早上才从什么地方回来——
又是一次神秘的出行，
我们要叫他从实招来。
可他人呢？
〔亚历克斯上。
爱德华　　哎呀，亚历克斯！
你究竟是打哪儿来的呀？
亚历克斯　究竟是打哪儿来的？打东方来。金肯贾——
一座小岛，你肯定没听说过。
今天早上回来的。我听说你们要开酒会，
又一想，你们可能要去乡下了，
我说，决不能错过这次机会，
一定要去看看爱德华和拉维尼娅。

拉维尼娅　　你怎么样啊，亚历克斯？
亚历克斯　吃过午饭给你打过电话的，
　　可我秘书联系不到你。
　　没关系，我说——我对自己说，不是对她说——
　　没关系：不速之客
　　才是他们最欢迎的客人。
　　肯定的，我太了解他们了。
朱莉娅　　你和大伙儿说说，亚历克斯，
　　你在那个奇怪的地方做什么——
　　那地方叫什么来着？
亚历克斯　　金肯贾。
朱莉娅　　你在金肯贾
　　做什么？拜见某位苏丹？
　　你打老虎来着？
亚历克斯　　金肯贾那边没有老虎，
　　朱莉娅。那边也没有苏丹。
　　我一直和总督在一起。
　　我们三个人在外面巡视，
　　查看当地的状况。
朱莉娅　　查什么？猕猴桃吗？
亚历克斯　其实你猜得倒不算离谱。
　　不对，不是猕猴桃。不过跟猴子有关——
　　虽然我还不太确定，猴子到底是问题的关键，
　　还是只是问题的一个表现。
　　反正，猴子已经成了土著人
　　全体暴动的借口了。
爱德华　可猴子怎么会引起暴动呢？
亚历克斯　首先来说，猴子破坏力很强……
朱莉娅　你不说我也知道猴子破坏力很强。
　　我一辈子也忘不了玛丽·莫林坦的猴子，
　　那只该死的小畜生——把我去曼顿的票给偷了，
　　我只好改坐开得特慢的火车，

还是坐卧两用车厢。我跟她讲
应该弄死这畜生，她听了气得不得了。
拉维尼娅　那他们就不能捕杀这些猴子吗，
要是祸害的话？
亚历克斯　　很不幸，
这些土著多半是异教徒：
他们格外敬奉这些猴子，
不希望看到它们被杀。所以他们把
猴子造成的损失怪到政府头上。
爱德华　没什么道理嘛。
亚历克斯　　是没道理，
不过很典型。这还不是最糟的呢。
有一些部落是改信基督教的，
看法自然也就不一样。
他们用陷阱捉猴子。还吃猴子。
小猴子好吃极了：
我自己还烧过……
爱德华　　你烧了
有人吃吗？
亚历克斯　　嗬，当然有啦。
我自创了好几种新的烹饪法教给土著。
不过你看，由于吃掉了猴子，
由于保护了庄稼没让猴子破坏，
信基督教的土著日子过得非常兴旺：
这样他们和其他土著之间就产生了摩擦。
这才是问题所在。我没让你们觉得腻味吧？
爱德华　一点儿都没有：我们急着想知道最后是怎么解决的。
亚历克斯　我不清楚是不是真有办法解决。
可就算讲到这儿，我们也还没触及问题的实质。
还有外国人在煽风点火，
挑起事端……
拉维尼娅　　你们干吗不把他们赶跑呢？

亚历克斯　他们是一个友好邻邦的公民，
　　我们刚承认了。你瞧，拉维尼娅，
　　中间隔着很深的海水。
爱德华　　还有煽动的人；
　　他们怎么个煽风点火法？
亚历克斯　　他们让异教徒相信，
　　屠杀猴子让他们遭到了诅咒，
　　只有屠杀基督徒才能解除。
　　他们甚至还劝说一些改信基督教的土著——
　　这些人毕竟不希望自己被杀死——
　　叫他们再信回异教。所以，他们不吃猴子，
　　吃的是基督徒。
朱莉娅　　吃过猴子的基督徒。
亚历克斯　土著人大概没什么逻辑。
朱莉娅　刚才我还在纳闷你的那些猴子会把我们往哪儿带呢。
　　我还想着要靠那些猴子的事叫别人请我吃饭呢。
　　吃基督徒的事就不好拿出来叫别人请客了——
　　就算在异教徒中间也不行！
亚历克斯　　不把故事全说出来就行了。
爱德华　那有没有英国人被杀害？
亚历克斯　有的，不过通常他们不会被吃掉。
　　如果那些人干掉的是个欧洲人，
　　一般来说，这人已经不中吃了。
爱德华　那你们这次的任务有什么成果没有？
亚历克斯　我们刚草拟了一份临时协议书。
爱德华　会公开吗？
亚历克斯　　目前还不会：
　　国际的纠纷太多了。
　　可能最终会由官方公布。
爱德华　那是什么时候呢？
亚历克斯　　一两年之内。
爱德华　　那这段时间里呢？

亚历克斯　这段时间里猴子继续繁衍。
拉维尼娅　　那基督徒呢？
亚历克斯　唉，基督徒！好，我觉得应该告诉你们
　　一个人的情况，这人你们认识——或者说曾经认识……
朱莉娅　　爱德华！
　　一定是有人从我坟墓上走过：
　　我浑身冷飕飕的。给我点杜松子酒。
　　不要鸡尾酒。我好冷——现在是七月！
酒会服务生　奎尔普先生到！
爱德华　　会是……
　　〔彼得上。
　　哟，是彼得！
拉维尼娅　彼得！
彼得　　大家好啊！
拉维尼娅　　你什么时候到的？
彼得　昨天夜里从纽约坐飞机来的——
　　我三天前离开的洛杉矶。
　　今天吃午饭的时候碰到希拉·佩斯利，
　　她告诉我你们要开酒会——
　　她待会儿来，现在在冈宁家——
　　所以我说，我一定要闯进来：
　　要见爱德华和拉维尼娅的话就只有这个机会了。
　　我只待一个星期，你瞧，
　　而且今晚就要开车去乡下，
　　所以我知道你们不会介意我来得这么早。
　　从上次看见大家到现在，就好像过了几百年一样！
　　你好吗，亚历克斯？还有亲爱的老朱莉娅！
拉维尼娅　这么说你刚从纽约回来。
彼得　　对，从纽约回来。
　　博洛戈朗斯基夫妇给我送的行。
　　你还记得从前的
　　博洛戈朗斯基公主吧？前几天的一个晚上

我们在金猴餐厅吃的饭。那地方值得一去。
亚历克斯　真邪门。我的猴子也是金色的。
彼得　你的猴子，亚历克斯？我老说，
亚历克斯什么人都认识。可我不知道
他还认识猴子。
朱莉娅　还是给我们讲讲你的见闻吧；
给我们讲讲你在外边的见闻吧，彼得。
在伦敦这儿，我们的日子过得真是平静。
彼得　朱莉娅，你过去就一直喜欢取笑人：
你们都知道我在为泛美鹰做事吧？
爱德华　不知道。和我们说说，泛美鹰是什么？
彼得　你们的日子真的过得很平静！
你们不上电影院吗？
拉维尼娅　偶尔去一次。
彼得　亚历克斯知道的。
我的上一部片子你看了吗，亚历克斯？
亚历克斯　我听说了，不过没看。
金肯贾那边没有电影院。
彼得　金肯贾？是什么地方？那边没有电影院吗？
泛美鹰一定要调查一下。
也许在那儿盖一座倒不错。
——亚历克斯对泛美鹰的情况了如指掌：
就是他把我介绍给了不起的贝拉的。
朱莉娅　了不起的贝拉是谁？
彼得　贝拉·佐格迪呗——
他是我老板。我还以为大家都知道他的名字呢。
朱莉娅　亚历克斯，他是不是你在加利福尼亚的熟人？
亚历克斯　没错，我们曾经互相关照过。
彼得　这次就是贝拉派我来的，
只待一个礼拜。事情多得忙不过来。
今晚就要下乡，去博特韦尔。
朱莉娅　住在公爵那儿？

彼得　　再做件对他有好处的事。
　　我们在拍一部关于英国生活的电影，
　　想借用一下博特韦尔。
朱莉娅　　可据我所知博特韦尔
　　已经破败不堪了。
彼得　一点不错。是这样的。所以我们才感兴趣。
　　全英格兰最最破败的贵族府邸！
　　最起码在还有人住的府邸当中是最最破败的。
　　我们已经派了一个专家队过去
　　研究破败状况，好知道怎么来复制。
　　然后我们要在加利福尼亚再建一座博特韦尔。
朱莉娅　那你的工作是什么呢，彼得？
　　莫非你已经成了破败房屋的专家？
彼得　天哪，不是的！我写了这部片子的剧本，
　　贝拉非常满意。
　　他觉得我应该去实地看一看博特韦尔；
　　另外呢，他觉得既然我是英国人，
　　应该知道怎样来应对一个公爵才最好。
　　还有，我们负责分配角色的导演，
　　他正在找几张典型的英国脸——
　　当然啦，都是小角色——
　　我要帮他决定什么样的脸才算典型。
朱莉娅　彼得，我想到一个特别好的主意！
　　我一直想去加利福尼亚：
　　你能不能说通你们负责角色的导演，
　　叫他把我们都带去？我们都非常典型。
彼得　不，恐怕……
酒会服务生　　亨利·哈考特-赖利爵士到！
朱莉娅　哎呀，我忘了！我还有个惊喜要给你们。
　　〔赖利上。
　　我希望你们认识一下亨利·哈考特-赖利爵士——
爱德华　我们见到他很高兴。不过我们之前已经见过面了。

朱莉娅　既然你们已经认识他了，那么就不会怕他了。
　　要知道，我一开始很怕他：
　　他看上去是那么令人生畏……
赖利　　亲爱的朱莉娅，
　　你给我做的介绍真糟糕——
　　假如确有必要来做一番介绍的话。
朱莉娅　亲爱的亨利，你打断我说话了。
拉维尼娅　要是您能打断朱莉娅说话，亨利爵士，
　　您就是我们一直在期待的理想客人了。
赖利　我根本没想过要打断朱莉娅……
朱莉娅　可你们两个都在打断我！
赖利　　现在有谁在打断你？
朱莉娅　好了好了，我脑袋开始发晕了。我得喝杯鸡尾酒。
爱德华　（对赖利说）您要不要来杯鸡尾酒？
赖利　　我可不可以要杯水？
爱德华　要加什么吗？
赖利　　什么都不要加，谢谢。
拉维尼娅　请允许我介绍一下彼得·奎尔普先生。
　　这位是亨利·哈考特-赖利爵士。彼得是
　　我和我丈夫的老朋友了。哎呀，我忘了——
　　（转身对亚历克斯说）
　　我很怀疑你们是不是本来就认识——
　　我不知道为什么会这么想。这位是麦克科尔比吉·吉布斯先生。
亚历克斯　没错，我们的确见过面。
赖利　　有过几次委托。
朱莉娅　我们聊得正带劲呢。
　　彼得刚从加利福尼亚回来，
　　他在那边是电影圈里的重要人物。
　　他正在拍一部关于英国生活的片子，
　　还要给咱们每个人安排个角色。你想得到吗！
彼得　不过，朱莉娅，我刚要解释来着——
　　恐怕我没法给大家在这部片子里

安排角色了——这不归我管；
我们的演员也不是这么个选法。
朱莉娅　　可是，彼得，
既然你要把博特韦尔带到加利福尼亚去，
为什么就不能把我也带去呢？
彼得　　我们没要把博特韦尔带走。
我们要重建一座博特韦尔。
朱莉娅　　好得很嘛：
干吗不重建一个我呢？这可省钱多了。
天哪，看得出你是铁了心不要我。
那我就不念着见到加利福尼亚了。
彼得　你知道的，就算我们邀请你，你也不会来。
有个人我倒是想打听一下的，
这人是真的想演电影，
我一直觉得只要她有了机会，
就一定会走红。我说的是西莉亚·科普尔斯通。
她一直想演电影。现在我可以帮她了。
我已经把她的情况跟贝拉讲了，
我还想把她介绍给我们负责分配角色的导演。
我又有了一部新片子的构思。
你们可以告诉我她在哪儿吗？电话簿里
找不到她的名字。
朱莉娅　　电话簿里没有，
什么簿里都没有。你现在可以说了，亚历克斯。
拉维尼娅　朱莉娅这话什么意思？
亚历克斯　　我刚准备说她，
你就进来了，彼得。恐怕西莉亚没法跟你了。
彼得　啊……她结婚了吗？
亚历克斯　　不是结婚了，是死了。
拉维尼娅　西莉亚？
亚历克斯　　死了。
彼得　　死了。这下全完了。

爱德华　西莉亚死了。
朱莉娅　　亚历克斯，你最好
　　把你从金肯贾带回来的消息告诉他们。
拉维尼娅　金肯贾？西莉亚在金肯贾做什么？
　　我们听说她加入了某个护理修道会……
亚历克斯　她加入了一个修道会。是非常注重苦修的一派。
　　因为她有过护理经验……
拉维尼娅　没错，她曾经是志愿救护队的成员，我记得。
亚历克斯　所以被派往金肯贾，
　　那里有好多种地方病，
　　当然还有欧洲人带去的，
　　那边的环境很适合瘟疫传播。
爱德华　接着说。
亚历克斯　　她们好像是一行三人——
　　三个女教友待在这个驻地，在一个信基督教的村子里；
　　有一半的土著得了瘟疫奄奄一息。
　　她们准是好几个星期都在超负荷工作。
爱德华　后来呢？
亚历克斯　　后来，异教徒当中
　　发生了叛乱，就是我刚才和你们说的。
　　她们得知了消息，但都不肯离开垂死的土著。
　　最后，其中两个逃了：
　　一个死在丛林里，另一个
　　再也过不了正常人的生活了。
　　而西莉亚·科普尔斯通，她被抓走了。
　　我们的人赶到那儿以后，盘问了那边的村民——
　　那些躲过一劫的。后来他们找到了她的尸体，
　　或者说，他们找到了尸体的一点点残骸。
爱德华　那在这之前……
亚历克斯　　很难说。
　　不过凭我们对当地习俗的了解，
　　看来她一定是被带到离一座蚁丘很近的地方

给钉死在十字架上了。
拉维尼娅　　可西莉亚！……偏偏是她……
爱德华　就为了这么几个得瘟疫的土著，
他们反正是要死的人了。
亚历克斯　　没错，病人最后还是死了；
因为他们染上了瘟疫，所以没被吃掉。
拉维尼娅　啊，爱德华，我真难过——多么苍白无力的话啊！
可你明白我的意思。
爱德华　　你也明白我是怎么想的。
彼得　我一点儿都不明白。不过我毕竟走了
有两年，也不知道这两年里
西莉亚发生了什么事。
两年了！一直在想西莉亚。
爱德华　我恨就恨她死得不值。
彼得　　你知道的比我多：
对我来说，别的一切才是不值的。
两年了！完全是个错误。
朱莉娅！你怎么一句话也不说？
朱莉娅　你给了她那两年时间，你已经尽力了。
彼得　她是从什么时候开始……从事这份职业的？
朱莉娅　　两年前。
彼得　两年前！我努力想忘掉她，
直到我开始觉得自己成功了，
多了一点点自信；
打那以后我又开始想她。越来越想。
一开始我不愿意听到西莉亚的消息，
所以一直没打听。等到想了解了，
又不敢打听。这次我是鼓足勇气
才向你们打听的；可我万万没想到
结果会是这样。也许过去我并不认识她，
也不了解她。我现在什么都不了解。
赖利　您了解您的专长，奎尔普先生——

我们每个人能要求自己的也就这么多。
彼得　这算什么专长！我尽量想对它抱有信心，
这样我就可以对自己抱有信心。
我本以为自己的想法可以叫电影业
掀起一场革命，叫谁都没法视而不见——
可我却在这里，拍一部二流片！
不过我觉得还是可以把它拍得更好些，
这本来是可以做到的，只要西莉亚还活着。
我希望电影成功，对此我有信心，这全是为了西莉亚。
当然，我想为西莉亚做点什么——
可前提是，西莉亚还活着。
现在什么都白费了。西莉亚死了。
拉维尼娅　不，没全白费，彼得。你才刚刚开始。
我是说，这件事只是把你带到了起点上，
你必须从这里开始。你刚才说，
你根本不认识西莉亚。我们也都不认识她。
你一直在靠西莉亚的影像过活，
你给自己打造了这个影像，来满足你自己的需求。
彼得，千万别以为我说话不客气……
彼得　没有，我没觉得你说话不客气，拉维尼娅；
我知道你是对的。
拉维尼娅　　要是我能让你明白，
其实我一直都在说自己，那么刚才我的那番话
可能听起来就会稍微客气些。
爱德华　拉维尼娅说的没错。这是你的起点。
彼得，假如你现在发现有一些关于你自己的事
是你不愿意面对的，那你只要想一想，
有些人必须面对的关于他们自己的事
要糟糕得多，而且知道的时候
已经很难再回头重新开始了。
对你来说这还不算很难。你的本性好。
彼得　对不起。你刚才的这番话

我好像没全听懂。不过我还是很感激。
知道吗，刚才你们说话的时候，
我脑子里一直转着这样一个念头——
一直以来我只考虑自己的利益：
这样对西莉亚不够好。
朱莉娅　彼得，当你用拍电影的眼光来看人：
也就是说，当你脱离了自身，
就只是一只眼睛的时候，就一定学会
怎样看人了。有一天，你会用这种眼光
来看西莉亚的。到那时你就会了解她，
就会变得心平气和，想起她的时候也会觉得幸福。
拉维尼娅　亨利爵士，我有话想对您说。
亚历克斯在跟我们讲西莉亚遭遇的时候，
我一直盯着您的脸看。从您的表情看，
她的死法，或者说她因为不愿意离开
几个垂死的土著而丧命这件事，对您好像
没什么触动似的。
赖利　张伯伦太太，谁知道
救不救那些垂死的土著情况会有什么不同？
谁知道他们死的时候心里是怎么想的？
拉维尼娅　这个我承认。但让我印象深刻的是，
当您知道她是怎么死的以后，从您脸上
看不出一丁点儿吃惊或者恐惧的表情。我不知道您认不认识她。
我估计您认识。不管怎么样，您总听说过她；
可我觉得您看起来像是……很满意的样子！
赖利　张伯伦太太，我一定很容易识破，
要不就是您眼光毒辣。
朱莉娅　哎呀，亨利！
拉维尼娅的观察能力比你想象的要强得多。
我看她把你逼得只好摊牌了吧。
赖利　朱莉娅，你的话一针见血。
张伯伦太太，您介不介意我引用诗歌？

拉维尼娅　怎么会呢，我很乐意听您朗诵诗歌……
朱莉娅　她在将你军呢，亨利。
拉维尼娅　　……要是这样就能解答我疑问的话。
赖利

巴比伦化为尘土之前，

琐罗亚斯德[1]法师，我那死去的孩子，

在园中散步之时遇见自己的影像。

那幻影，普天之下，只他一人看见。

要知道有生与死两个不同的世界：

一个是你现在眼中所见；而另一个

是在坟墓的下面，那里居住着所有

肉体的魂灵，肉体活着并且思想着，

直到死亡将灵肉合而为一，再不分离。[2]

我第一次见到科普尔斯通小姐的时候，就在这屋子里，
我看见一个西莉亚·科普尔斯通的影像
站在她椅子后面，脸上的表情是
凶死头五分钟里的那种惊诧。
要是您觉得这话太离谱，张伯伦太太，
我只请您想一想，是不是会发生这样的情况：
有些人头脑里会突然产生直觉，
这个直觉往往是以画面的形式立即呈现的。
我有时候就这样。所以很明显，
我眼前的这个女人是要遭受死刑的。
这是她的命。剩下的问题就是，
会是怎样一种死法？这我不可能知道；

因为她要自己选择一条通向死亡的
生路，而且要在不知道终点的情况下
选择死亡的方式。我们知道她选择的死法。
之前我不知道她会这样死，
她也不知道。所以我能做的就是
指给她看，准备之路在哪里。
就是这条她接受了的路通向了这种死法。
假如这样死不幸福，那什么样的死才算幸福呢？
爱德华　您是不是说，她选择了这种死法
就不会受普通人的那种苦？
赖利　我根本不是这个意思。恰恰相反。
可以这么说，我们该受的苦她都受了，
恐惧、疼痛、憎恶——统统加在一块儿——
还有身体不愿被物化时的挣扎。
可以说她受的苦更多，因为她比我们大家
更清醒。她用受苦这种方式支付了
最高昂的代价。这是一种天命。
拉维尼娅　也许她之前遭受到的痛苦更大。
我是说——她最后两年的情况我一无所知。
赖利　这说明您有一定的洞察力，张伯伦太太；
不过这种体验只能通过神话和意象
来暗示。要描述这种体验
我们就要谈到黑暗、迷宫、恐怖的弥诺陶洛斯[3]。
不过那个世界不能取代这个世界。
您以为荒漠里的圣徒
因为肩头总担负着精神罪恶
就遭受不到普通人会遭受的那些痛苦吗？
他们不也一样受饥饿、沼气、日晒雨淋、肠胃毛病之苦？
不也害怕狮子，也会因为夜里的寒气和白天的高温而遭罪吗？
爱德华　可这要是对的——要是对西莉亚来说是对的——
那么准是别的什么大错特错了，
我们其余这些人不知怎么的和这错误都有关系。

我应该只说自己。我敢肯定，我脱不了干系。
赖利　让我来消除您思想里的一个障碍吧：
您仍然觉得有些事情是您的责任，
这种想法您一定要抛弃。
爱德华　　我还是忍不住会想，
从某种意义上说，我比一群
处于半疯狂状态的野人要负更多的责任。
拉维尼娅　啊，爱德华，我知道的！我知道你在想什么！
我也感到了内疚，这样你是不是好受一些？
赖利　假如评判我们每个人的标准是看
我们的所有言行造成的后果，而不是考虑意图，
考虑我们对自己和他人理解上的
局限性，那么我们每个人都应该受到谴责。
张伯伦太太，我经常要做一个
关系到病人是康复还是毁灭的决定——
有时候我的决定是错的。
至于科普尔斯通小姐，因为你们觉得她死得不值，
所以责备自己，又因为你们责备自己，
所以觉得她的命丢得不值。她的生命是了不起的成就。
不过这成就不再是我的功劳了——
对她的死我负的责任和你们负的一样多。
拉维尼娅　但我知道我会一直埋怨自己
曾经对她那么不客气……那么不怀好意。
我会一直记住她两年前
向我们告别那会儿的模样。
爱德华　拉维尼娅，你的责任和我的比起来算不了什么。
拉维尼娅　这个倒不见得。要是以前我理解你，
可能我就不会误解西莉亚了。
赖利　你们只得带着这些记忆活下去，而且要把它们
变成新的东西。你们只有
接受过去才能改变它的意义。
朱莉娅　亨利，我想该我说两句了。

每个人都做出这样或那样的选择，
然后必须承担后果。西莉亚选择了
一条路，这条路的后果是金肯贾。
彼得选择了一条路，这条路通往博特韦尔：
他不得不去那儿。
彼得　　我明白你的意思了。
但愿我不是非去不可。不过再不走车子就要等急了，
还有那些专家——我差点把他们给忘了。
我明白自己是出不来了——
我还能做什么呢？
亚历克斯　　这是你的片子。
我知道贝拉很看重这部片子。
彼得　所以我现在得走了。
爱德华　　彼得，在你离开英国之前
我们还能见到你吗？
拉维尼娅　　一定要想办法来看看我们啊。
你要知道，我觉得……谈谈西莉亚的事
对我们大家——你，我，还有爱德华——都有好处。
彼得　非常感谢。不过这会儿不行——
我简直说不下去。
爱德华　　下次来再说怎么样？
彼得　等我下次来英国，我向你们保证。
我真的很想见到你们俩，真的。
再见了，朱莉娅。再见，亚历克斯。再见，亨利爵士。
〔下。
朱莉娅　好了，张伯伦两口子的选择导致的是
鸡尾酒会。他们必须为此做好准备。
他们的客人可能随时会来。
赖利　朱莉娅，你说得对。张伯伦两口子
现在应该开个酒会，这也是对的。
拉维尼娅　刚才的五分钟里我一直在想，
我怎么能够面对我的客人们。真希望酒会已经结束了。

我是说……我很高兴你们能来……我很高兴亚历克斯告诉我们……

还有彼得不得不面对……

爱德华　　现在我觉得我明白了……

拉维尼娅　那你倒解释给我听听！

爱德华　　哎，我明白的

还不多呢！不过我觉得亨利爵士反复说的是，

每一刻都是新的开始；

而朱莉娅反复说的是，生活只不过是继续前行；

不知怎么，这两种思想好像接得上。

拉维尼娅　可我还是……不想见到这些人。

赖利　这是交给您的负担。至于酒会嘛，

我想一定会成功的。

朱莉娅　　亨利，我看

我们应该在酒会开始之前走。

我们不在，他们相处得会更好。你也走，亚历克斯。

拉维尼娅　我们不希望你们走！

亚历克斯　　我们还有别的约会呢。

赖利　这一次我不会再当不速之客了。

朱莉娅　好啦，亨利。好啦，亚历克斯。咱们去冈宁家。

〔朱莉娅、赖利和亚历克斯下。

拉维尼娅　爱德华，我现在看上去怎么样？

爱德华　　好极了。

我差点要说，比任何时候都要好。可你总是比任何时候都好看。

拉维尼娅　哎呀，爱德华，这样等于什么都没说。没一个女的会相信

自己总是比任何时候都好看。你知道吗，

每次我一眼就能看出来，你是想哄我开心。

说我总是比任何时候都好看只可能是最坏的意思。

爱德华　我永远也别想学会怎么说好话了。

拉维尼娅　你应该夸夸我的连衣裙。

爱德华　可我已经告诉过你我有多么喜欢了。

拉维尼娅　可后来发生了那么多事。还有，

人有时候喜欢别人把同样的好话说个两遍。

爱德华　好了，去准备酒会吧。

拉维尼娅　去准备酒会吧。

爱德华　很快就会结束的。

拉维尼娅　但愿它快点开始。

爱德华　门铃响了。

拉维尼娅　啊，我真高兴。开始了。

幕落

赵元 译

---

[1] Zoroaster（约前628—前551），又称Zarathustra，古代波斯宗教改革家，琐罗亚斯德教创始人。

[2] 引自雪莱诗剧《普罗米修斯的解放》第一幕。

[3] Minotaur，牛头人身怪物，被弥诺斯王之孙禁闭在克里特岛的迷宫里，每年要吃从雅典送来的童男童女各七个，后被雅典王忒修斯杀死。

T. S. Eliot

The Complete Plays of T. S. Eliot

机要秘书

人物

克劳德·穆海默先生
埃格森
巴·卡根
科尔比·辛普金斯
卢卡斯特·安琪儿
伊丽莎白·穆海默夫人
古匝德夫人

第一幕

克劳德·穆海默先生伦敦家里的一楼商务室。

午后。克劳德先生伏案书写。埃格森进场。

克劳德先生　你来了，埃格森！你总是那么准时。
把你从约书亚公园请到伦敦，
去办一件这样的差事，我感到抱歉。
可是你知道，谁去诺斯霍特接机，我的妻子都不愿意，
只有你除外。现在还不能让科尔比去。
她刚从瑞士回国，安排他们第一次相见，
这样的方式恐怕不太妥当。
埃格森　是的，克劳德先生！
她与科尔比·辛普金斯先生的初次见面，
将是一个非常微妙的情形。
可是我很高兴有机会来到伦敦。
整个上午我都在购物！置办园艺工具。
还有花园里必不可少的大量物品！
我想，现在采购新工具正逢其时，
整个冬天就不会浪费片刻时光。

我也给埃夫人配置了一些衣料，
她一直想要的衣料。她一定会感到满意。
我在商店里吃了午饭，那里有一家餐馆，
不仅味道纯正，而且价格实惠。
辛普金斯先生现在何处？他会来吗？
克劳德先生　今天上午，我派他去城里办事。
我希望在你离开前，他能回来。
埃格森　他现在怎么样？一定如鱼得水，我想。
上次走后，再也没有听到他的消息。
克劳德先生　当然，埃格森，你是不可替代的……
埃格森　克劳德先生，你不应该这么说！
担任你的机要秘书一职，
辛普金斯先生要远比我胜任。
我们同处一室共事期间，
他很快适应了新的环境。
他所需要的是信心。
克劳德先生　　还有经验。
年轻人做一些自我调整必不可少。
他工作起来渐渐得心应手，我很满意。
我想，他已经对工作产生浓厚兴趣。
埃格森　他仍然感到若有所失吗？
当然，我从来不提此事，
只是你曾经向我提起过。
克劳德先生　　因为他的音乐。
是的，我想是的。我理解他的感受。
他像我，埃格森。我有过同样的若有所失，
只是形式不同。他难以忘怀的
是他的伟大抱负：做一名风琴手，
就像我以前难以忘怀……已经无关紧要。
对他来说，最好能另谋差事，
尽己所长。我想他已经得偿所愿，
我当年也是如此。我会对他讲讲我的经历。

迄今为止，我一直让他放手工作。
我想，从纯粹的商务工作开始，
他会更快融入全新的生活中。
埃格森　无疑，这样的安排最好。他仍然与姨妈住在
特丁顿，每天赶过来上班，
和我以前一样。皇家马厩那儿的公寓呢？
他什么时候能搬进那套公寓？
克劳德先生　内壁需要粉刷，装修还没有完工。
我正在给他物色一架钢琴。
埃格森　钢琴？是的，有了钢琴，他一定
心情舒畅。你的考虑非常周到。
不过，我提个建议：建一个窗口花坛！
他对我的花园表现出很大兴趣，
所以我想他应该有一个窗口花坛。
将来他会拥有自己的花园。对了，
还有鸟澡盆。
克劳德先生　鸟澡盆？放在居住区？它派什么用场？
埃格森　他对我说过，他非常喜欢观鸟。
克劳德先生　可是那儿没有鸟——也没有什么值得观赏的东西。
埃格森　我不知道，克劳德先生。就在几天前，
我在《泰晤士报》上读到一封来信，
写的是在伦敦观赏野生鸟的事。
不管作者是谁，辛普金斯先生一定能找到他。
克劳德先生　这件事容后再谈。时间不多了，
你要去诺斯霍特，车子已经准备妥当，
我们商量一下：从机场回来后，
科尔比的事，你如何对伊丽莎白夫人提起。
我想，你应该不失时机地提醒她，
回家后有可能见到一位新人。
埃格森　你希望我如何谈起这个话题？
克劳德先生　当然，她知道你一直想要退休，
我们曾经讨论过你的接班人选。

不过，你知道，她从来没有把你看成
毫不相干的外人。
埃格森　　这是对我最大的表扬。
克劳德先生　你当之无愧。但是要找一位继任者
谈何容易。无论谁来接替你的位置
都会感到异常的困难。
关于人选，她觉得她有发言权。
此外，在看人方面，她认为
她的判断力比我强。
埃格森　噢，我可不这么认为，克劳德先生！
她对你的经商才干非常尊重。
不过，她确实相信自己有“领导力”。
克劳德先生　领导力。它比判断力更加糟糕。
判断力可以讨论。领导力却难以争辩。
如果对于我在她外出时指定人选，
她感到疑惑，或者恼怒，
你只能以遵守医嘱为借口离开。
她对你的健康状况一直很关心，
所以她很同情你。至于科尔比——
就说辛普金斯先生受到大力推荐，
所以我不得不很快做出决定，
因为他还有另外一份非常诱人的工作。
诸如此类。但是话不能说过头。
我非常希望她能立刻喜欢他。
如果是这样，她一定会相信
这是她的选择。此外，别忘了
告诉她，他非常喜欢音乐。
她可以带他去听音乐会。但要适可而止！
埃格森　我会铭记在心。音乐。
克劳德先生　　另外，
关于她的情况，你对科尔比讲了多少？
别忘了，我让你帮他做点准备。

有些事你说出来，比我说要更加合适，
你去安慰他，比我去要更加妥当。
他和你在一起，比和我在一起
要更加自在。
埃格森　　噢，千万别这么说！
不过，为了赢得信任，我会竭尽全力。
我对他提过她对《东方之光》的兴趣。
克劳德先生　提过《启示录》、《亚特兰蒂斯的智慧》吗？
埃格森　说实话，克劳德先生，我对这些事只懂皮毛。
对我来说，它们深不可测。我想，辛普金斯先生
接受过高等教育。他会很快掌握它们。
关于伊丽莎白夫人，我向他介绍不多。
但是有一件事我想知道：如果你不介意，
在我去接她之前，你打算过多长时间……
对辛普金斯先生解释清楚？
将他在家庭中的位置正常化？
你告诉过我，这是你的最终目的。
克劳德先生　至于何时——或者是否——公开他的身份，
取决于她喜欢他的程度。今天下午，
只让她知道你终于可以退休，
有一个年轻人将接替你的工作：
他就是科尔比·辛普金斯先生。
埃格森　　只提辛普金斯先生。
克劳德先生　她出国期间我起用他，其中的原因
已经非常清楚。不过，除了这一点，
我还没有把我的计划告诉你。
我也从来没有对她提起过他，
仅叫他辛普金斯先生，这是因为
她有一颗强烈的母爱之心……
埃格森　这一点我知道。
克劳德先生　　她的母爱之心饱受挫折。
埃格森　我想你们俩一定感到悲伤，

因为你们没有自己的孩子。
克劳德先生　　跟你们差不多，埃格森。
你与你的妻子曾经也有一个儿子，
他在战争中失踪，后来杳无音信。
埃格森　你无疑在想，伊丽莎白夫人
有可能会想起自己失散的孩子。
克劳德先生　以完全不同的方式。希望能弄假成真。
孩子父亲去世后，她追查不到孩子下落。
是的，我也考虑过她的失散的孩子。
目前这种情况，有可能让她产生嫉妒。
我已经向科尔比……辛普金斯先生做过解释。
埃格森　我懂你的意思。
克劳德先生　　首先要让她喜欢他。
接下来，埃格森，我还心存希望，
如果她知道他是一个孤儿，
她会要求我们收养他。
埃格森　　收养他！是的，的确如此。
这将是最好的结局。是的，非常理想。
克劳德先生　很高兴你能赞同。你的支持非常有用。
埃格森　我想，我会很高兴称赞他。
克劳德先生　赞美要适可而止！不过，你的认同至关重要。
要知道，她对你的意见非常重视。
埃格森　我认为，一次，或两次，也许……
恐怕你高估了我的影响力。
我未能让她喜欢安琪儿小姐；
每次提到她，她都心不在焉。
克劳德先生　她早就认识卢卡斯特……安琪儿小姐。
这是一个原因。此外，还有别的原因。
例如，她们俩都是女人。
埃格森　　是的。
克劳德先生　我想她对安琪儿小姐毫不在乎。
她不会见到她。而安琪儿小姐

很快就要结婚，我猜。

埃格森　　我希望如此。

这是一个非常合适的安排。

如果伊丽莎白夫人想要收养他——

这是一个令人羡慕的结局——

你能告诉我接下来该怎么办？

那么，你会让她知道，辛普金斯先生

其实就是你的儿子？

克劳德先生　　这一点还不清楚。

我仍然猜不出她会有何反应。

对我的妻子，有很多方面我不太了解。

无论你对一个人是多么熟悉，

总有某些方面你并不了解，

有可能还是某个最重要的方面。

当你确定你自己了解一个人时，

你有可能对他犯下最糟糕的错误。

事实上，埃格森，你的很多方面

我并不了解，尽管我们在一起工作了

近三十年。

埃格森　　是的，近三十一年。

不过，你的这番话让人心悦诚服。

我必须承认，我对我妻子的很多方面

也不了解。

克劳德先生　　同样，她对你

也未必完全了解。正如你对我

并不完全了解一样——对此我不能肯定。

我的原则就是：我对任何人都不完全了解，

但是另一方面，我永远也不会认定

别人不了解我——用这样的方式思考

也许会更好。

埃格森　　可以这么说吗，

你不知道自己是否了解辛普金斯先生？

克劳德先生　谢谢你的及时提醒。你可能要重复你的提醒。
不过，他现在应该回来了。下面我要离开。
我必须给阿姆斯特丹打电话，也许还有巴黎。
你和伊丽莎白夫人一道回来时，
我会准备好介绍辛普金斯先生。
〔科尔比·辛普金斯上，手提公文包。
啊，我刚刚对埃格森提到你，
说你应该回来了。今天上午顺利吗？
科尔比　我找到了您要的材料，克劳德先生。下午好，
埃格森先生。我还担心见不到你。
埃格森　半小时内我要离开，辛普金斯先生。
克劳德先生　我要和你们说再见。当埃格森
与伊丽莎白夫人一道回家时，我会再来。
〔克劳德先生下。
科尔比　我很高兴你还没有匆忙离开。
这次见面让我感到相当紧张。
关于伊丽莎白夫人，你的介绍太少，
克劳德先生的介绍也不是非常充分。
所以，我不知道自己该如何表现。
巴·卡根对我介绍过她的情况，
可是我仍然感到担心。
埃格森　卡根先生有偏见。
他与伊丽莎白夫人向来不和。
别听他的。可是他理解克劳德先生，
他对克劳德先生充满感激之情，
他也应该如此。由于克劳德先生一手提拔，
他的生活才有了崭新的开端。他受益匪浅。
这一点我不能不提。辛普金斯先生，对你来说
这是令人鼓舞的先例。他会成为伦敦城中的显贵！
他有一颗金子般的心。不过，实话实说，
他也是一块未经雕琢的钻石，向来我行我素。
伊丽莎白夫人从来没有喜欢过他。

不过，你，辛普金斯先生，却大不一样。
科尔比　我不知道我为什么会大不一样。
我喜欢巴·卡根。我发现他乐于助人，
他不仅精于经商，而且可以成为莫逆之交。
埃格森　噢，是的，卡根可以成为至交好友。
他经常让我开心大笑。我平素轻易不笑。
他很幽默。所以，埃夫人经常对我说：
埃格森，你为什么不能像卡根一样
让我开心一笑？她只见过他一次。
不过你知道吗，他开始称他为穆丽儿——
还不到十分钟的时间！我感到担心。
可是她喜欢这样。穆丽儿是她的昵称。
要知道，他对付女士很有自己的一套。
不过与伊丽莎白相处，他并不十分成功。
她曾经做过评价，认为他“很不出众”。
可是你的情况，正如我所说，将大不一样。
她会立刻发现，你是一个有文化的人。
此外，她也非常喜欢音乐。
科尔比　谢谢你的提醒。
埃格森　如果你不介意，我会告诉她
你喜欢音乐。
科尔比　我会小心谨慎。
埃格森　与伊丽莎白夫人相处，你的音乐才能
肯定是一笔重要资产。我羡慕你。
我虽然参加过业余合唱团的演出，
还有圣诞颂歌活动，但是我多么希望
自己也有音乐才华。
科尔比　与她见面，我感觉我的准备还不够充分。
〔很重的敲门声。巴·卡根上。
卡根　巴·卡根不请自来。你好，科尔比！
你好，埃格斯[1]！很高兴在此见到你。
科尔比无比幸运。

埃格森　　为什么，卡根先生？
卡根　因为卢卡斯特和我在一起！这通常是灾难。
　　她今天来，是要从钱柜里撬出钱财。
　　她又破产了！所以我想，我最好直接
　　带她上楼，以免让科尔比感到震惊。
　　既然你在这里，埃格斯，我可以放心。
　　我将站在一边观看大戏的上演。
　　〔卢卡斯特·安琪儿上。
卢卡斯特　埃格，我的工作丢了！
埃格森　　又丢了，安琪儿小姐？
卢卡斯特　是的，又丢了！我真是倒霉透顶！
埃格森　我猜想，这是因为你经常迟到。
卢卡斯特　你错了，埃格。这简直太不公平。
　　两个月来，我一直在给文件归档，
　　此事无人想做，至少到昨天为止。
　　真是运气太糟，老板需要一封信，
　　我没能找到。老板对我产生怀疑，
　　然后要一些他并不需要的文件，
　　目的是找麻烦！其中一个文件没有找到。
　　但可以肯定，这些文件早已归档放好，
　　为什么要多此一举？这位是谁，埃格？
　　是科尔比·辛普金斯先生吗？介绍一下。
埃格森　这是辛普金斯先生，安琪儿小姐。要知道，
　　安琪儿小姐，他已经接替了我的工作。
卢卡斯特　他知道我的事也是由他负责吗？
　　你有没有让他准备好将我接管过去？
　　你知道这些情况吗，科尔比？我是卢卡斯特。
　　只有埃格一个人管叫我安琪儿小姐，
　　让我恼火。你觉得，管我叫卢卡斯特
　　是不是更加合适？
科尔比　　我想两个称呼都合适。
卢卡斯特　真没劲！我想我是自寻烦恼。

取个名字叫“安琪儿”自然要挨骂。
我正考虑把它改掉。不过，科尔比，
你知道我的事也由你负责吗？
科尔比　不知道。恐怕我不知道这些情况。
埃格森　你千万别对她让步，辛普金斯先生。
我从不让步。我总是说，
如果你对安琪儿小姐稍一放松，
她就要得寸进尺。
卢卡斯特　　我就喜欢得寸进尺。
得了吧，埃格。别理他，科尔比。
科尔比，你结婚了吗？
科尔比　　没有，还没有。
卢卡斯特　那么在公共场合，我不在意和你并肩而行。
你可以带我出去吃饭。像我这样的上班女孩，
靠着微薄的工资生活——经常要忍饥挨饿——
只能在煤气灶上烤烤香肠……
埃格森　她巧于辞令，你千万不要相信。
卢卡斯特　辛普金斯先生会相信我的真言，
埃格森先生。我知道他会对我好，
只要你不碍手碍脚。为什么不让他说话？
埃格是一个通情达理的人，科尔比。
只是他对埃格森夫人心存忌惮，
所以他从来没有请我出去吃饭。
埃格森　别把埃格森夫人牵扯进来，安琪儿小姐。
卢卡斯特　这是他经常挂在嘴边的口头禅，科尔比，
只要一提起埃格森夫人。而且每次都要动火。
巴！你对科尔比说了我什么坏话？
卡根　你的事对谁说都没有作用。
如果你不出现，没人会知道
你的存在。科尔比还没有站稳脚跟。
作为你的未婚夫，保护科尔比，让他远离你
将是我无可逃避的重要责任。

首先让我们来解决目前的经济危机。

卢卡斯特　是的，埃格，你能将这个不幸的消息告诉克劳德吗？

同时，你要替我解决囊中羞涩问题。我在闹饥荒。

卡根　我刚刚请她吃过午餐。卢卡斯特的问题

是如何保证她不能饱一顿饥一顿。

卢卡斯特　巴，你这个家伙。我的胃口很小。

可是现在，我最大的困难是：身无分文。

卡根　她刚刚提取了一周的薪水。

卢卡斯特　巴，记住，你只是我的准未婚夫。

埃格，我能预支一点钱吗？

埃格森　　这不归我管。

这项工作辛普金斯先生还未接手。

现在克劳德先生亲自掌管公司财务。

你应该找他。我从诺斯霍特回来后，

我会告诉他。

卢卡斯特　你要去见利齐[2]？

埃格森　我去诺斯霍特接伊丽莎白夫人。

卢卡斯特　好了，我不希望她回来时看见我在场。

卡根　我不打算把你当作包袱丢给科尔比。

这一整天他事务繁忙。听我的建议，科尔比。

千万别给卢卡斯特任何可乘之机，

否则她会无孔不入。对她不要妥协。

她像钉子一样难缠。现在我要把她带走。

看看我如何对付她。来吧，卢卡斯特，

我们痛快地玩一天，然后品茗喝茶。

卢卡斯特　我正渴望如此。这次危机带来的压力

让我不堪忍受。来日方长，科尔比。

我会给你打电话，让你带我出去用餐。

〔卢卡斯特下。

卡根　不用着急，科尔比。你会习惯她的说话方式。

〔卡根下。

科尔比　埃格……埃格森先生！

埃格森　　什么事，辛普金斯先生？
科尔比　我觉得你头脑清醒。我想我也一样。
埃格森　我对此毫不怀疑，一点也不怀疑。
科尔比　我觉得巴·卡根的头脑也很清醒。
埃格森　他堪称头脑清醒的楷模。
科尔比　但是对安琪儿小姐，你从未提醒过我。
　　她为人怎么样？
埃格森　　噢，安琪儿小姐。
　　她相当轻浮，但心地非常善良。
科尔比　她直接管克劳德·穆海默先生
　　叫克劳德吗？当他的面也这样？
埃格森　　她确实这样。
科尔比　她管伊丽莎白夫人叫利齐吗？
埃格森　当面不这样叫。如果我在场，她也不叫。
　　是的，我想她不会这样叫。但有时候，
　　她确实对克劳德先生管她叫利齐。你知道
　　——他感到有趣。
科尔比　　也许，我也会感到有趣。
　　所有这些名字——总是让我头晕目眩。
　　这是我第一次见到她，我感到不习惯。
埃格森　你很快就会习惯。你会叫我埃格斯，
　　在不知不觉之间！
科尔比　　我不应该这样想。
　　几分钟前，我差点儿管你叫埃格斯。
　　若是这样，我肯定是昏了头。
　　看来，她的影响力真是十分可怕。
　　向我介绍卢卡斯特……安琪儿小姐：
　　她与这个家庭是什么关系？
埃格森　她与这个家庭是一种信托关系。
　　不对，我想这个词不是非常贴切。
　　她手头拮据，你可能已经有印象。
　　她的父亲是克劳德先生的朋友，

他已经对她承担起长辈的责任。
不管怎样，他的行为就像一位父亲——
克劳德先生非常慷慨大方。
说实话，她现在是他的烦恼所在，
她总是丢掉工作，因为她缺少恒心。
他给她提供生活津贴——非常充裕，
可是她总是债务缠身。但是你不必担忧，
辛普金斯先生。她最终要和卡根先生
缔结连理。他这人很有一套。
我想他能够管好她。别人不行。
科尔比　她会成为让人讨厌的人吗？
埃格森　不会，除非你让她有机可乘。
我从来不给她任何机会。
科尔比　可是，你有埃格森太太。
埃格森　是的，她是一个大保护神。我还有花园，
让我免受埃夫人的干扰。开个玩笑。
科尔比　我从未见过安琪儿这样的人。
埃格森　你会对她感到习惯，辛普金斯先生。
人们常说，时间会创造人间奇迹。
不过，我不希望你经常与她见面。
这个重担不应该压在你的肩上。
至于伊丽莎白夫人，情况则有所不同。
科尔比　至少，伊丽莎白夫人不会像
安琪儿小姐那样如此不同寻常。
埃格森　不，辛普金斯先生，她更加不同寻常！
科尔比　哦！
埃格森　我告诉过你，她是一位贵夫人，
确切地说，是法国人所说的grande dame[3]。
这正是克劳德先生欣赏她的原因所在。
他有一次对我说，而且相当自信——
当时，他刚从一个公共午餐会回来——
“埃格森，”他说，“我想娶一位贵夫人，

我对对方的条件相当满意。”
当然，她的家庭关系起了重要作用，
可是他自己没有意识到这一点。
他从不斤斤计较！可凡事逃不过他的眼睛。
他有一副宽广的胸怀！他是个社会主义者。
而我则是坚定的保守党人。
科尔比　除了贵夫人外，伊丽莎白夫人
在别的方面也同样不同寻常吗？
埃格森　噢，是的，我必须承认，是这样。
她有很多怪癖，但没有任何危害。
你会很快感到习惯。正如克劳德先生所说：
“迁就她吧，埃格森。”他常说，“迁就她吧。”
她有一个特点，我们以前谈到过：
她非常健忘。
科尔比　　我希望你不是在说
她失去了记忆力？
埃格森　　我不是这个意思。
不过，她没什么可忘记的，
尽管有时候她有超人的记忆力。
她确实非常健忘。她喜欢外出旅行，
主要是出于健康的缘故。她每次出国，
总喜欢买套房子。可是人一离开，
房子的事就忘得干干净净。过程复杂，
而且花费很大。这样的奇事我经手过几次！
记得很久以前，我们在约书亚花园买了房子，
（当然是分期付款），我对埃夫人说：
“现在我们终于安顿下来。我的愿望是
白天去城里，晚上回到约书亚花园，
一年一度，我们再去道利什度假。”
想不到，当时才是我满世界奔跑的开始！
三番五次光顾欧洲大陆各国，
帮助伊丽莎白夫人走出困境，

一直成了我不同寻常的工作特权。

科尔比　也许，她不会乘这个航班回国。

埃格森　完全有可能。她有时会迷路，

或丢了机票，甚至遗失护照。

我们不必着急，船到桥头

自然直。我总是这么认为。

你一定会喜欢她。她是那样一位淑女！

除此之外，她的心地非常善良。

科尔比　似乎每一个人的心地都很善良。

有一件事我确信无疑，埃格森先生：

你的心地也非常善良。我相信，

你总是从最好的一面去想每一个人。

埃格森　你会发现，我是正确的，我保证。

〔克劳德先生上。

克劳德先生　嗨！你还在这儿？你该出发了。

埃格森　我正要离开。时间还比较充足。

（看看手表）

我会提前几分钟到达机场，

此外，她还要过海关。根据以往经验，

过海关很慢。

伊丽莎白夫人（若隐若现的话外音）[4]　请把箱子打开，我想拿一点东西。

再打开那个包裹——里面有一瓶药。

好的，帕克曼，能把药交给司机吗？

他告诉我，他患有慢性黏膜炎。

克劳德先生　嗨，什么声音？

（打开阳台门，倾听着）

她回来了，埃格森！那是她的声音。

她在哪儿？啊，她又出去了。

（走到窗前，俯身朝街上看去）

她正在与出租车司机说话。

他们在说什么？她又进来了！

伊丽莎白夫人（若隐若现的话外音）　不，格特鲁德，我还没有吃
午饭，
现在还不想吃。给我倒杯茶，
什么也不要加。噢，我差点忘了：
你还没有学会如何沏茶。
来杯黑咖啡。克劳德先生在家吗？
我要跟他打个招呼。
克劳德先生　天哪，埃格森，究竟是怎么回事？
埃格森　简直不可思议。让我下楼去接她。
克劳德先生　我们去哪儿？我们应该做什么？
埃格森　（站在门口）她在客厅跟侍女说话，她正要上楼。
克劳德先生　科尔比，坐到桌子旁，拿一些文件过来。
我们必须看起来像在谈论工作。
〔伊丽莎白上。
埃格森与克劳德先生　（同时）伊丽莎白夫人！
伊丽莎白！
克劳德先生　究竟发生了什么事？
埃格森　伊丽莎白夫人！这太令人吃惊了。
伊丽莎白夫人　什么事令人吃惊，埃格森？
我回来了，就这么回事。
埃格森　我正准备出发，去诺斯霍特接你。
伊丽莎白夫人　你考虑得非常周到，埃格森。
不过已经没有必要。此外，我不是
乘飞机回国，而是坐火车到维多利亚站。
克劳德先生　你是在说，你把飞机票退了？
埃格森　啊，你是如何把飞机票退掉的？
伊丽莎白夫人　我找到售票代理处，让他们退掉机票。
我不明白，你们俩为什么那么吃惊？
你们知道，我是一个经验丰富的旅行者。
克劳德先生　噢，是的，我们当然知道，伊丽莎白。
可是，你为什么要改变你的原定计划？
伊丽莎白夫人　因为米尔德里德·德弗雷尔。

她和我一道在接受治疗。
她不能坐飞机——她说一坐飞机就晕机；
所以我们改乘夜班火车，穿过英吉利海峡。
这位年轻人是谁？他的面孔好熟。
克劳德先生　这位年轻人是埃格森的继任者。
你知道埃格森一直打算退休……
埃格森　也是因为身体原因，伊丽莎白夫人，
医生非让我退休不可……
克劳德先生　辛普金斯先生得到大力举荐……
埃格森　同时，他还有别的诱人机会，
所以我们不得不很快做出决定。
克劳德先生　我不想在你治疗期间打扰你……
埃格森　做克劳德先生的机要秘书，
辛普金斯先生要比我更加胜任。
此外，他酷爱音乐。
伊丽莎白夫人　音乐？
我曾经面试过这位年轻人，后来
推荐给克劳德先生，不是吗？当然是的。
我还记得我说过："他的气质很好。"
我记不住人的面孔，但我能记住人的气质。
他叫什么名字？
克劳德先生　科尔比·辛普金斯。
伊丽莎白夫人　（数着手指）正好十三个字母。非常不吉利啊——
与大多数人的想法截然不同，我觉得
你有艺术天分。不过你看起来相当虚弱。
我一定要给你上上健康课。
你姓什么，科尔比先生？
科尔比　辛普金斯。
埃格森　科尔比·辛普金斯先生。
伊丽莎白夫人　我喜欢叫科尔比。
你住在哪儿？
克劳德先生　他的家不在伦敦。

但是我想让他住得离我近些——
你知道，这样要一直麻烦埃格森——
所以我正在皇家马厩物色一套公寓。
伊丽莎白夫人　可以肯定，那里的颜色非常混乱。
我的丈夫不理解合适的颜色
对精神生活的重要性，科尔比先生。
我敢说，埃格森对此也一窍不通。
你们俩究竟选择了什么颜色？
克劳德先生　我想淡黄色比较明亮。
伊丽莎白夫人　果然不出所料。淡黄色
对科尔比先生的健康绝对有害。
他需要淡紫色。我来负责此事。
不过不是今天。我现在要去休息。
卧铺车里，很难得到片刻的宁静。
瑞伯曼医生常说，每天静养一个小时，
这是必不可少的健康之道。
克劳德先生　瑞伯曼？我想应该是勒鲁医生。
伊丽莎白夫人　勒鲁医生住在瑞士的洛桑。
我一直在苏黎世，接受瑞伯曼医生的指导。
克劳德先生　你原来是去洛桑看勒鲁医生。
怎么又去了苏黎世？
伊丽莎白夫人　噢，我一到洛桑，就遇到了
米尔德里德·德弗雷尔。
她正要去苏黎世。她说："到苏黎世来！
有一个神奇的医生在教授意念控制。"
所以我跟随她去了苏黎世。
克劳德先生　那么你去了苏黎世。
我想，是洛桑的医生在教授意念控制吧？
伊丽莎白夫人　不，克劳德，他只是教授思想控制。
意念控制是完全不同的事。
它更加先进。我在信中和你详谈过它。
克劳德先生　是的，你从苏黎世给我寄来明信片。

可是你知道，我读不懂你信中的内容。
我喜欢这些贺卡，查看上面的邮戳，
只是想知道你在哪里。
伊丽莎白夫人　　克劳德，我很高兴
你采纳了我的建议。
克劳德先生　　你的建议？什么建议？
伊丽莎白夫人　聘用科尔比先生的建议。你真让我头疼。
你的记忆力在衰退，这已经不是
第一次了。我必须说服你去看
瑞伯曼医生，接受一个疗程的治疗。
不，在你这个阶段，还是去看勒鲁医生。
难道你不记得，我临走时说过：
“相信我一次，聘用那位年轻人？”
他就是科尔比先生。
克劳德先生　　噢，我明白了。
是的，现在我开始回想起来。
我的决定一定是采纳了你的建议。
伊丽莎白夫人　我必须跟你解释，科尔比先生，
你被我和我的丈夫同时聘用。
明天希望你陪我去品茗喝茶，
我要把你引荐给我的委员会。
现在，我要去休息。
克劳德先生　　是的，你去休息。
我们正在谈工作，与……
伊丽莎白夫人　　与科尔比！
〔伊丽莎白下。
克劳德先生　她竟然自作主张退掉机票。
这样的事闻所未闻。
埃格森　　真是令人称奇！
克劳德先生　如果这是苏黎世医生的治疗结果，
我要给他打满分。好了，埃格森，
我把你从伦敦叫来，你算是白跑一趟。

埃格森　噢，没有白跑！这件事我不会不来。
另外，我说过，我可以顺便逛街购物。
不过，我现在最好离开。辛普金斯先生——
如果发生什么意想不到的事情，
而你却不知所措，一定要给我打电话。
如果我不在家中，我就在花园里。
只要你有不时之需，我会随叫随到。
其实，埃夫人常说："我多么希望他打电话！
他说话的声音一定非常文雅。"
科尔比　非常感谢，我会给你们打电话。
想到我遇见困难，有你在背后支持，
我会感到无比欣慰。但是我希望
我不要经常打电话麻烦你们。
埃格森　噢，我忘了……埃夫人一直在说：
"为什么不在周六请他吃饭？"
我说："让他从城里来约书亚公园，
这是不可能的事情，特别在这个时候！
等到春暖花开，花园里五彩缤纷、
赏心悦目之际，我会再考虑考虑。"
好了，我要走了。
克劳德先生　　再见，谢谢你，埃格森。
埃格森　再见，克劳德先生。再见，辛普金斯先生。
〔埃格森下。
克劳德先生　好了，科尔比！公开场合，我一直叫你
辛普金斯先生，这是出于谨慎。
它也是我们的计划。两个月后——
而且既然我的妻子坚持叫你科尔比先生——
我会和每个人一样叫你科尔比。
科尔比　这样安排让我们俩都觉得自然。
克劳德先生　她突然回来，让我们手足无措。
你看得出来，这样的事情从未发生过。
所以这次见面没有按照我的计划进行。

不过，我相信，事情正朝好的方向发展。
这次见面实际上很成功。很显然，
她立刻喜欢上你。
科尔比　　她真的认为
她以前见过我？
克劳德先生　　很难断定。
现在的关键是：她对你喜爱有加。
所以她也要聘用你。结果令人满意。
她认为，你住进那套公寓理所当然——
明天她肯定以为这是她提出的建议。
所以我完全相信，不用很长时间，
我们可以为将来打下坚实的基础。
科尔比　我必须承认，直到现在为止，
我依然感到非常的惶恐不安。
你似乎对未来的事情胸有成竹，
而我感觉是戴着欺骗的面具生活。
你能确信，伊丽莎白夫人
真的能待我如她的亲生孩子？
克劳德先生　亲生孩子？如果你在她的心目中，
与她魂牵梦萦的儿子形象吻合——
我想她会这样。我完全可以肯定，
她的儿子与你绝不是相同的一类，
但是在她眼里，你会变成她的儿子。
她向来如此。如果她相信你是她的儿子，
而不是我的儿子，我丝毫不感到惊讶。
她总是生活在幻想的世界里，
最好的办法就是利用她的幻觉，
将它引向正确方向。
科尔比　　这好像不太诚实。
假如我们都生活在幻想的世界里，
它对我们有什么好处？对她是项善举吗？
克劳德先生　如果你无力让生活来适应你，

就只能让自己去适应生活。
你先告诉我——我有理由询问——
你喜欢你的工作吗？你工作称心吗？
我不是转移话题，前面的事容后再谈。
要知道，我特意把你单独留下，
就是想继续探讨眼前的问题。
要适应一个陌生的新环境，
必须从名正言顺的关系开始，
你会因此而感到更加轻松。
科尔比　正因为如此，我对你充满感激之情。
这确实是一个陌生的新环境，
对我而言，一切恍然如梦而不真实。
克劳德先生　现在我希望它与众不同。事情很怪，科尔比。
你我同室共事之时，我才猛然发现，
我们彼此之间并不十分了解。
科尔比　我想，未来的机会还很多。
克劳德先生　你年幼的时候，属于你的姨妈，
她让我感觉如此。我从未与你单独相处。
战争期间，我把你们俩送往加拿大——
也许，这是我犯下的一个错误，
尽管此举也有很多明显的好处。
当时，我毫不怀疑——你们一去五年；
回国后你入学读书，去部队服役，
接着你迷恋音乐……
科尔比　你刚才问我，我对工作的感觉？
克劳德先生　是的，你对工作的感觉如何？
科尔比　它让我兴奋不已。
没想到我还能胜任这样一份工作，
只是与我以前的兴趣大相径庭。
可以说，它带给我前所未有的自信。
与此同时，我也感到忐忑不安。
我不是说工作，而是说我自己。

我感觉自己仿佛脱胎换骨一般。
我想，好比学会一门流利的外语，
当你可以用外语进行思维——
用外语进行交谈，你会感觉自己判若两人。
我还不太清楚，自己是不是喜欢
变化了的我——尽管他对我充满诱惑。
当我心无杂念地走在大街上，
或是在夜半时分猛然醒来，
原来的我，曾经的我，
会出其不意地重新现身，
我又变成失意落魄的风琴手。
曾几何时，我做不成优秀风琴手，
我永远无法精通的风琴演奏术，
似乎是我唯一值得追求的事业，
唯一心甘情愿为之付出的事业。
我不得不与另一个自我作斗争。
克劳德先生　我理解你所表达的意思，
远远超过你的想象。我的个人经历
与你的经历如出一辙。
科尔比　你个人的经历？
克劳德先生　是的，我以前也不想做金融家。
科尔比　那么你想做什么？
克劳德先生　想做一个陶工。
科尔比　陶工！
克劳德先生　是的，陶工。我很小的时候，
喜欢动手制作。我喜欢形状与颜色。
我喜欢制陶工使用的工作原料。
很多人认为，雕刻家，还有画家
要比制陶工更加出类拔萃。
很多人认为，瓷器或是陶瓷
只有实用价值，或装饰价值——
而造瓷与制陶都是劣等艺术。

我觉得它们既非“实用”亦非“装饰”——
可以说，装饰是我们赖以生存的背景；
装饰本身就是生活。如果说身处其中，
等同于逃避，那么它是对生活的逃避，
是从污秽的世界逃入纯洁的世界。
雕刻与绘画——我有一些优秀藏品——
它们没有这种……我始终渴望的宁静。
我想要一个形式等于现实的世界，
而其中的实体仅仅是一个影子。
我的奇谈怪论。我以前从不谈论此事。
从未谈论过。与音乐单独相处，
你有类似的感受吗？
科尔比　　完全一样。
在你描述时，我不断地把它们翻译成
音乐术语。不过，我可以问一个问题吗：
你对制陶工艺如此心醉神往，但却没有
选择它作为终身职业，其中的原因何在？
克劳德先生　首先是来自家庭的巨大压力。
我的父亲——你的祖父——白手起家，
创立了这个企业。这是他的激情所在。
他对事业的热爱，丝毫不亚于
我对黏土的热爱。经商能有什么成就？
我也不指望靠经商出人头地。年轻时，
我鄙视他，同时也敬畏他。
鄙视与敬畏皆不足取。我起初憎恶
这个职业，后来发现我有巨大潜力。
生活改变了我，生活也在改变你。
生活从人们的幻想开始，
而幻想让生活变得真实。
说来话长。我的父亲知道我的态度。
他感到悲伤。我长期心怀不满，
暗中怨恨。对此，他了如指掌。

他去世后，我才理解他的良苦用心，
但为时已晚。我的一生都在忏悔赎罪，
向一贯正确的先父忏悔赎罪。
想当年，我少不更事，懵懂无知。
当我饱经风霜、历尽人世沧桑后，
才知道其用心之深，但他已撒手人寰。
科尔比　你还未解释，为什么最后认为
你的父亲是正确的。
克劳德先生　　因为我最终认识到，
我永远成不了一流的陶工。
我没有这个天分。是不是很奇怪，
一个人做自己最不擅长的事情，
却充满义无返顾的激情？
难道说，一个人天生只能成为
二流陶工？或者说，最多只能做
称职的模仿者，虽然缺乏创造力，
却对创造充满着强烈的渴望？
我不这样认为。因为在某个隐秘时刻，
我终于认识到一个熟视无睹的事实：
我并无创造的天分。饱经世事历练，
我的兴趣已经发生巨大的转移，
对精美创造的憧憬让我完全改变。
我感受到了创造者的成功喜悦。
但是我的制作不能带来那种满足感——
那种竭尽全力与宁静的状态，
一种在濒死中唤醒生命的状态……
我打算给你找一架钢琴，最好的钢琴。
每当傍晚来临，你独自一人弹琴，
我相信，你会穿过私密的大门而进入
一个真实的世界。我就是如此，有时候。
科尔比　确实，听你一番描述，我发现
你所表达的感受正是我的感受，

尽管方式并不相同。我也知道，
我永远成不了伟大的风琴手，
来实现理想。我不是个演奏者。
我仅仅是伟大作曲家的影子。
当我自弹自乐时，我能听见
我的内心迸发出的美妙音乐，
宛如作曲家在灵感迸发时听见的一样。
而当众演奏时，我总会意识到听众所听到的
并不是我自弹自乐时听见的音乐。
我听到的是伟大音乐家的音乐，
而他们听到的却是低劣的演奏。
所以，我已经放弃为他人演奏。
自弹自乐则让我感到无比幸福。

克劳德先生　你应该自弹自乐。至于我自己，
则将涂鸦之作藏于密室之中。
我并非不想让别人看见它们！
独处时，我会长久观赏，爱不释手，
对自封的创造者产生某种认同——
这是一种沁人心脾的欣喜，
它让生活变得可以忍受。这是我的一切。
我想它取代了宗教，正如我的妻子，
她把对灵性生活的种种探究，
也看成对宗教的一种替代。
我敢说，真正的宗教人士——
我从未见过——可以找到某种统一。
而天才人物也莫不如此。
凡夫俗子们，在我看来，则不得不生活在
两个世界中——每个世界都是幻想。
那就是你我之辈。也许，将来某一天，
我会让你看看我的藏品。

科尔比　谢谢您。

克劳德先生　也许在将来，你会让我听你的演奏。

我不会再提起。我会等你发出邀请。
我刚才谈到了让自己去适应生活，
甚至准备去接受……幻想的时候，
你现在能理解我的意思吗？
科尔比　我想是的。至少，当我知道你
无可奈何地和生活妥协时，
我的理解更加深刻。可是……我的内心
对这样的生活充满着叛逆的冲动。
如果你不是我的父亲，事情就会简单得多！
你刚才的描述给我留下深刻印象。
你说你从来没有理解过你的父亲，
一直到后来他去世。你提到了赎罪。
甚至提到了你曾经无法理解他——
那是一种父与子的关系。
其实，这样的事情经常发生。
他去世后，你的妥协完善了父子关系。
你始终是他的儿子，
他仍然是你的父亲。
我只是希望我也能够赎罪！
在你我之间，缺少某种亲密的纽带。
过去，现在，将来，你和你父亲之间一直存在的纽带。
我开始明白，我为什么总是把你
看成保护人，慷慨的救助人，
确切地说，是恩主，而不是父亲——
童年时代所失去的父亲形象，
已经永远失去。那些没有父亲的岁月！
噢，我非常抱歉说了这些，
但它足以说明：我刚才说过的话，
就是我的内心对生活的叛逆。
克劳德先生　　这是我的过错。
我总是急于规避我的父亲
对我犯下的错误。可是与他相比，

我却犯下了更大的错误。

科尔比　我知道我在伤害你。我知道

我对这样的伤害感到厌恶。

克劳德先生　　你不要那样想。

科尔比　你为我所做的一切，我非常感激。

我会竭尽全力做好工作，

来证明你的善意。

克劳德先生　　做好机要秘书工作。

科尔比　我真的对工作很感兴趣，并且渴望

得到更多的收获。不管怎么说，

我不想让自己生活在幻想之中。

克劳德先生　不会的。同时，我们应该耐心等待，

看看生活会出现什么样的困难。

当我们自以为偿还了生活的旧账，

可生活又会送来新账单，而且更加难以偿还。

现在我要走了，去把玩我的陶艺品。

科尔比　对不起，不过我必须提醒你：

明天上午你在城里有一个会议。

你让我为你准备一些数据，

我已经准备妥当。

克劳德先生　很多事都是由我妻子做主。对她要有耐心，科尔比。

噢，是的，明天的会议。我必须浏览一下数据。

幕落

---

[1] Eggers，Eggerson（埃格森）的昵称。下文的埃格（Eggy）是另一昵称。

[2] Lizzie，伊丽莎白（Elizabeth）的昵称。

[3] 法文，贵妇。

[4] 伊丽莎白夫人的话外音若隐若现，并不打算让剧院里的观众清楚听到。——原注

第二幕

几周后，皇家马厩的公寓里。科尔比坐在钢琴旁。

卢卡斯特坐在扶手椅中。大幕升起，音乐声响。

卢卡斯特　你的钢琴弹得太好了，科尔比——
　　我对音乐并无独到之见。
　　不过，我很想了解音乐。
　　希望你能传授我欣赏之道。
科尔比　我认为你不需要别人传授。
　　至少在目前这个阶段。首先，你需要
　　听更多的音乐，然后发现自己的趣味。
　　当你心有所好、若有所悟之时，
　　你会主动去探究音乐的结构、
　　音乐的形式，以及各种演奏手法。
卢卡斯特　可是，我万一爱上粗劣之作？
科尔比　不，你一定会喜欢优秀作品。
　　我刚才对你进行过测试。
　　我弹了几个二流的音乐片段，
　　可是你不喜欢。你喜欢优秀作品。
卢卡斯特　科尔比，没想到你那么精通音律！
　　我喜欢的音乐都是优秀作品？
　　可是我仍然感到无知。你能相信，
　　我至今未听过一场音乐会？
　　我只去过展览会，也是由于别人的邀请，
　　从来没有人请我去听音乐会。
　　当然，我曾经看过几场歌剧，
　　但恐怕没有认真听剧中的音乐。
　　我喜欢这些活动，可以与别人交往，
　　让别人知道我的存在！一个人

不偶尔去看看歌剧，一定会落伍。
尽管我总感觉自己落伍了。你能理解
我从未一对一地听人弹过琴吗？
科尔比　这也是我生平第一次对人弹琴……
卢卡斯特　你不要这样骗我。你告诉过我，
钢琴是本周送到你的公寓的，
昨天你把它调试好。不过，我很荣幸
成为这套公寓的第一个来客，
成为你这架钢琴的第一个听众。
科尔比　我不是这个意思。我的意思是说，
我从未对别人弹琴，因为我认为
我永远成不了音乐家。
卢卡斯特　那么，对我弹琴你感到紧张吗？
科尔比　恰恰相反，我觉得我弹得更好。
我无法让自己对着听众弹琴。
当我独自一人时，我不会忘记
我只是自弹自乐。但是对你弹琴，
既不孤独，也不是把你当……听众。
卢卡斯特　很高兴我不是听众。你还会对我弹吗？
你会向我传授音乐之道吗？
科尔比　当然，我会的。
不过，可以肯定，当你领悟到音乐的真谛——
时间不会很长——听到优秀钢琴手弹奏时，
你会发现我的演奏是如此糟糕。
卢卡斯特　科尔比，你是在故意为难我？
不过，请我去听音乐会，怎么样？
科尔比　换个时间，我请你去……
卢卡斯特　请我去看美国音乐剧？
科尔比　好的，我听你说过，你想看美国音乐剧。
卢卡斯特　不过，我不跟你去。
科尔比　你说得很清楚。
为什么不和我去？

卢卡斯特　　因为你不喜欢
美国音乐剧。邀请一位女士
去看她十分喜欢的音乐剧，
可她知道你并不喜欢，你这样做，
是不是对她表示尊重？这不是尊重。
这只是……一种施舍。如果你邀请我
去看你喜欢的东西，这才是尊重。
它表明你愿意对我进行指导。
科尔比　　但是我不知道
你想要我指导你。
卢卡斯特　　我以前也不知道。
但是我希望你愿意对我进行指导。
现在，我也非常愿意接受你的指导。
科尔比　好的，下次我会邀请你去听音乐会……
卢卡斯特　下一次去听你自己想听的吧。
科尔比　也许，你希望我提前告诉你
节目内容——或者我喜欢听的音乐。
我给你弹主题曲，让你能辨认出来。
最好的办法就是给你播放唱片。
卢卡斯特　我宁愿你给我弹一些片段，边弹边讲。
我希望你马上能对我进行指导。
科尔比　我现在怀疑，是你在对我进行指导。
卢卡斯特　科尔比，你真是处处让我感到惊讶！
我从未见过像你这样懵懂的人，
但你又学识渊博，让人无可怀疑。
也许，这正是我喜欢你的原因。
科尔比　　真正的原因并非如此。
卢卡斯特　噢，那么你相信我喜欢你？
想不到你曾经那么踌躇满志。
科尔比　不，不是踌躇满志。原因我想到了。
其实很简单。
卢卡斯特　　希望你能告诉我。

因为我不知道。
科尔比　　我们第一次见面时，
你尽力给人留下错误的印象。
现在你终于看到，你的努力并不成功。
卢卡斯特　噢，我尽力给人留下错误的印象？
那么我留下了什么样的错误印象？
科尔比　这并不重要。不过，因为某种原因，
你以为我得到了错误的印象。
你喜欢主动制造这样的假象，
而不愿逆来顺受地坐以等待。
我的话不太中听，希望你不会介意。
卢卡斯特　有一件事你还不知道。
你的话实际上是对我的赞美，
确实是赞美。非常聪明的赞美。
科尔比　我承认，我起初对你……还有巴，
感到非常困惑。
卢卡斯特　　哦，对我……还有巴。
科尔比　　只是后来，
当我们多次交往后，我才断定
这只是你们的一种自我防卫。
卢卡斯特　是什么让你想到了“自我防卫”？
科尔比　因为你对发生的事迫不及待，急于了解。
如果不闻不问，你又担心它产生不利后果。
你一跃而起，因为你担心被别人往前推。
我想，你勇敢，但是也感到恐惧。
也许，你曾经遭遇过严重伤害；
或者说，至少在你的生活中，某件事
夺走了你的安全感。
卢卡斯特　你一定有所谓的——安全感。
科尔比　没有，我也没有。
卢卡斯特　　我不相信。
我刚才在想什么？噢，很奇怪，是不是？

当一个人更清楚地了解另一个人时，
他会发现，两个人出人意料地非常相似。
然后，你开始在相似之中寻找差异。
也许，你感到不安全，但是你的不安全感
与我的不安全感绝不相同。
科尔比　有什么不同？
卢卡斯特　　很难解释清楚。
也许，差异就在你的音乐背后。
我知道一件事。当你第一次告诉我：
你发现自己成不了优秀音乐家时，
你觉得这是你生活中的一场灾难。
当然，我不知道你的看法是否正确。
我以为你的此番观点大谬不然。
也许，你可以成为非常优秀的音乐家，
但问题不在于此。你深信不疑，
而且切身感到，你的生活全然崩溃，
你必须学会从事完全不同的工作。
所以你申请了埃格森的职位，
决定进入商界，做克劳德，
或巴这样的人。我感到难过，
为你感到难过。我钦佩你的勇气——
钦佩你直面事实的勇气。
一直以来，我发现我羡慕你，
我不知道为什么！现在我知道原因了。
对男人来说，最糟糕的事情
莫过于放弃他衷心热爱的事业。
可是你失去的只是外部世界。
你还拥有内心世界——更加真实的内心世界。
所以，你与我们其他人并不相同。
你拥有秘密花园。你可以躲进花园，
把园门紧紧关上。
科尔比　　把园门紧紧关上？

你能肯定，你没有自己的秘密花园，
如果你能找到？
卢卡斯特　　但愿我能找到！
不，我唯一的花园是……伦敦破烂街区
某个肮脏的公共广场——就像我以前的住所。
当时我和母亲相依为命。我没有花园。
我感觉自己浑浑噩噩活在人世。
生活一无所有，只剩下一丁点活物，
漂浮在摄政运河的表层。
漂浮着，仅此而已。
科尔比　　你并非浑浑噩噩之辈。
这世界一定有一座花园，属于你——
属于与你一样充满渴望的人。
卢卡斯特　在你的花园里，你可以听到音乐，
而别人却无法听到。在你的花园里，
鲜花散发着芬芳，而别人却闻不到花香。
科尔比　就此看来，你刚才所言正中要害。
你知道，花园对我犹如虚幻世界——
尽管它非常真实，如这个世界一样真实。
但这正是麻烦所在。它们似乎毫不相干。
我转动钥匙，径自穿过园门，
我独自一人……置身于“花园”之中。
孑然一身，如此而已。因此花园并不真实。
在我看来，埃格森的花园比我的花园
要更加真实。
卢卡斯特　　埃格森的花园？
人海茫茫，你怎么会想到埃格森？
科尔比　埃格森退休后，可以躲进他的花园——
而我同样可以躲进我的花园。
他人在花园但并不孤独。走出花园时，
他可以将西葫芦、甜菜或豌豆……带给埃格森夫人。
卢卡斯特　你在嘲笑我？

科尔比　　我很严肃。
　　我的意思是，我的花园与外面的世界
　　一样不真实。如果你拥有两种生活，
　　而这两种生活实际上毫不相干，
　　那么，它们都不真实。但是对埃格森来说，
　　他的花园则是单一世界的组成部分。
卢卡斯特　那么你想要什么？
科尔比　　我不想要的是孤独。
　　如果我信仰宗教，上帝会走进我的花园，
　　那么，外面的世界就会变得真实
　　而且可以接受。
卢卡斯特　　你看来是有信仰的。
　　没有别的办法让你感到真实吗？
科尔比　我的花园中只有我一人，所以
　　它不真实。
卢卡斯特　　别人能走进你的花园吗？
科尔比　向别人发出邀请，是达不到目的的。
　　他们应主动光临，在不知不觉中光临。
　　我应该听不见园门打开的声音。
　　他们只是……突然走进花园，
　　出人意料地造访。行走在花园小径，
　　我应该能感受到有人与我同行。
　　这是我能想到的唯一表述方式。
卢卡斯特　人是多么害怕受到……伤害！
科尔比　人所在意的并不是伤害本身，
　　而是伤害过后难以摆脱的孤独。
卢卡斯特　我理解你的意思。到那时，
　　鲜花凋零，音乐停止，城墙崩塌。
　　你会发现自己置身于残垣断壁中——
　　身处弹坑——荆棘——肮脏的公共广场。
　　但是我很难想象，这样的事会发生在你身上。
　　你似乎非常安全，你不仅仅拥有音乐——

而且可以借音乐表达思想。在我看来，
你不需要任何人。
科尔比　　但事实并非如此。
卢卡斯特　不过，你还有别的东西，我却没有：
音乐只是事物的一个……象征。
我真希望能像你一样听懂音乐，
不是为了能谈论音乐，而是为了能
欣赏音乐……因为音乐已经是一个标志。
要知道，我对你的音乐产生嫉妒！
音乐是联系另一个世界的手段，
它比我生活的世界要更加真实。
我很想了解你！
科尔比　　我相信你对我已经了解，
比其他人更加了解。我很想了解你。
人与人之间能相互了解吗？
卢卡斯特　我认为你真是让人感到扫兴。
你是不是故意如此？
科尔比　　我不是这个意思。
我是说，了解一个人是永无止境的。
我们力所能及的就是更深地去了解，
跟上节奏；如果别人发生变化，
我们应当有能力了解他的变化，
尽管你无法预见到这种变化。
卢卡斯特　　我想我正在发生变化。
过去两个小时，我发生了很大变化。
科尔比　我想我也在变化。也许我们称之为变化的……
卢卡斯特　就是更加深刻地理解人的本性。
这一切之所以发生，也许是因为……
科尔比　是因为我们开始了解另外一个人。
卢卡斯特　哦，科尔比，既然我们开始了解对方，
我希望你能对我有更多的了解。
你一定想知道为什么。

科尔比　　想知道为什么？
　　不，我不想知道。这是一个陌生的世界，
　　我要在陌生的世界中寻找自我。
　　如果你是说我想知道你的……背景，
　　不！我一直渴望了解的是你的本性，
　　而不是像别人那样，了解你的身份。
　　你是不是这个意思？我视你为知己。
卢卡斯特　太好了！你视我为知己！
　　以前从未有人视我为“知己”。
　　当然，事实并不重要。
　　不过，既然相谈甚欢——
　　我还是想让你知道。
科尔比　能与你无话不谈，我感到高兴，
　　关于我的情况，大多数你已经知道。
　　有些是我告诉你的，有些是巴告诉你的，
　　还有一些事，是你从克劳德先生口中知道的。
卢卡斯特　克劳德没有对我谈起过你。
　　他几乎什么也没说。至于巴——
　　我宁愿听你亲口说出。
科尔比　只有一件事我还不能透露。
　　至少是现在。条件还不成熟。
　　那就是我的父母。
卢卡斯特　　哦，我明白了。
　　我想这对我来说并不重要。
　　我可以告诉你我父母的事。
　　至少现在。
科尔比　　非常重要吗？
卢卡斯特　是的，非常重要。你刚才的分析
　　非常睿智：我们初次见面时，
　　你发现我尽力给人留下错误的印象。
　　现在我告诉你，我为什么那样做。
　　这个手法对别人屡试不爽。

我已经养成伪装的习惯。
关于此事，巴曾经对我鼎力襄助——
他加深了这种印象。他半信半疑。
不过，他对我非常了解，他知道，
有些人对我的误解无以复加。
科尔比　什么误解？
卢卡斯特　　以为我是克劳德的情妇——
或者说，一直是他的情妇，巴就误解过。
科尔比　我从未朝这方面想过！
卢卡斯特　　你从未朝这方面想过！
未朝这方面想过的人寥寥无几。
我对巴了解不深。他非常大度。
我想他从不介意。不过，他也很睿智。
从一开始，他就猜出了事情的真相。
科尔比　什么真相？
卢卡斯特　　我告诉你，你不要见笑。
我是克劳德的女儿。
科尔比　　他的女儿！
卢卡斯特　他的女儿。唉，这是一个可悲的故事。
我憎恨我的母亲。我永远难以理解，
克劳德怎么会喜欢她。唉，我的童年——
始终寄居在一所破旧不堪的房子里。
只要邻居抱怨，我们就被清理出门。
当然，克劳德给她接济，定期提供。
至于馈赠多少，已无关紧要：
她酗酒赌博，不要多久，
这些钱就几乎全部花光。
我被送走后，我知道她靠什么
来挣钱挥霍。我一直被蒙在鼓里！
她最后因酗酒而“意外死亡”，
当时我只有八岁。后来，
克劳德收留了我。我很幸运。

当时的年纪，我还能留下……不少记忆。

科尔比　你是克劳德的女儿！

卢卡斯特　　是的，对此不必怀疑。

他也多么希望，此事纯属乌有。

他一直对我很好。但是，我的存在

总让他难以忘却尴尬的过去。

（停顿）

你为什么不说话？你很惊讶？

科尔比　惊讶？不。是的。你不明白。

我想说明一下。但是我不能，还不能。

唉，我为什么要跨进这幢房子！

卢卡斯特……

卢卡斯特　　我看得非常清楚，你很惊讶。

看看你的脸！我感到大失所望。

仅此而已。我相信，如果我说

我是克劳德的情妇，你也不会这么惊讶。

因为我的存在，克劳德总感到羞耻。

现在你也以我为耻。我原以为你会理解。

你根本不知道，没人要的私生女

是什么滋味。我知道你为什么会惊讶。

克劳德接受了我，因为我是他

欠下的旧债。我讨厌我自己。

我讨厌自己不得不进行伪装。

我喜欢你，因为你也不喜欢伪装。

我原以为你会了解我真实的一面。

我想要真实。我知道我有真实的一面。

对我来说，这很新奇。我受宠若惊。

我原以为，如果别人能了解我的

真实自我，我就能回归真实的自我。

科尔比　卢卡斯特，我很惊讶，并非因为你。

也不是你想象的那样。而是因为我自己。

卢卡斯特　因为你自己！你有高贵的自我！

你为什么不把自己幽闭在
你孤芳自赏的秘密花园？
也许，你认为这将影响你的前途，
现在，你已经是克劳德的宠儿。
也许，他会收养你，让你成为他的继承人。
你会与另一位伊丽莎白夫人结婚。
如果那样，科尔比，你将不得不承认
我就是你的妹妹！即使我流落街头……
科尔比　千万别这么说！殊不知，你此番言论何等伤人。
卢卡斯特　有些话说出来或许更加伤人。
若有可能，我照样直言不讳。噢，对不起。
可能是我母亲的遗传基因在作祟。
要知道，科尔比，我真是大失所望。
我原以为向你袒露真相后，
你根本不会介意。你会为我感到难过。
但是现在，我不希望你感到难过，谢谢你。
实际上，此前我就想告诉你，
但一直拖延至今，只是为了制造乐趣。
我以为一旦告诉你，场面一定妙不可言。
现在看来，它不值一提。
根本不值一提，甚至更加糟糕。
当你以为快要从孤独中释放出来时，
孤独又突然向你袭来。
当你以为走出困境时，其实陷得更深。
你最终发现自己无处可逃。
好了，我要走了。
科尔比　　你不能走！
我还有别的事情向你解释。
现在就解释。我要违背承诺。不过……
卢卡斯特　我想有很多事情无需解释，
有些事更是无法解释清楚。
当我告诉你克劳德与我母亲的事时，

我永远、永远忘不了你脸上的表情。
我虽然是个私生女，但是我有自尊。
好在我还有巴。我想现在
我开始喜欢巴了。
科尔比　卢卡斯特，等等！
〔巴·卡根上。
卡根　　巴·卡根不请自到。
我来看看新房。卢卡斯特也在。
我早就知道她会捷足先登！
相信我卡根的直觉！我是你的护卫天使，
科尔比，使你免受卢卡斯特的伤害。
卢卡斯特　此时此刻，你是我的护卫天使，巴。
你要带我出去吃饭。我很想喝一杯。
卡根　我跟科尔比说过，如果你不希望女人造访，
千万不要学会鸡尾酒的调配。
你与利齐是一对吃人的老虎。
夹在你们中间，他必须寻找保护。
卢卡斯特　说到我，科尔比不需要你的保护伞。
至于利齐，当她寻找猎物时，
你最好不要从中作梗。
不过，现在最紧要的是，我饥肠辘辘。
你必须好好地请我吃上一顿。
卡根　我会让你酒足饭饱。马上兑现。
我来看看这个崭新的单身寓所，
我希望科尔比大吉大利。我这人吉星高照，
总希望将鸿运带给别人。
科尔比　来杯雪莉酒？
卡根　　好的，来杯雪莉酒。
为新房的成功干杯！也为卢卡斯特干杯。
与鸡尾酒比，雪莉酒对你更好，卢卡斯特。
卢卡斯特　你知道我不喜欢雪莉酒。
卡根　　你一定要喝，

为科尔比，祝他单身生活快乐！
当然，这要看如何阻止利齐的经常打扰。
对她，你的态度要坚决，科尔比，
维护你个人的一点隐私权。
千万不能迟疑。别让她迈过这个门槛。
卢卡斯特　你好像对她毫无忌惮！
卡根　至少，我总能设法躲开她。
卢卡斯特　只是因为她从未想过追求你。
卡根　是的，从一开始我就给她留下坏印象。
我清楚那样做必不可少。我担心科尔比
给她留下了好印象，因此他不得不设法弥补。
说实话，我喜欢你房间里的装修风格。
科尔比　装潢设计是伊丽莎白夫人的选择。
卡根　我不知道我是否喜欢它们。你必须更换颜色。
房内的光线有点暗淡。你需要明亮一点的颜色。
但是话说回来，这颜色看起来非常温馨。
卢卡斯特，如果我像科尔比一样春风得意，
我可能永远不会考虑到改变生活。
卢卡斯特　你随时可以改变主意。
卡根　婚姻是赌博。不过我天生是一个赌徒。
我已经把一切家当押在……不，这个说法不妥——
卢卡斯特是我考虑过的
最令人激动的投资对象。
科尔比比我谨慎。要知道，科尔比，
你和我应该紧密合作。
我是优秀的投资家。但有时判断失误。
我会因为冲动而做出决定。
但不做决定，就无法在黑暗中前进。
有你合作，我就不会偏离轨道。
科尔比　这是废话。
赌徒只是你的表面托词。
你头脑冷静胜过常人。

你从不涉足任何风险。
你只是喜欢向别人假称
赌徒。我不相信你会
在不确定的事情上押注。
卡根　言之有理。要知道，卢卡斯特，
科尔比对人有良好的判断力。
卢卡斯特　你必须有更好的判断力，
才能有资格评价科尔比。
卡根　我的判断力很强。现在我来告诉你
我们与科尔比的不同，你和我——
我们都需要一样东西：安全，
还有尊重！现在，科尔比
不太在乎是否被人尊重——
他天生受人尊重。我不是，科尔比。
你知道吗，我是弃儿？你肯定不知道！
我从未有过父母。只是被人收养，
来路不明。我一直希望在伦敦
最顶尖的公司里出人头地，
因为我没有背景——一点也没有。
这是我喜欢卢卡斯特的原因。
她从不鄙视我。
卢卡斯特　没人会鄙视你。
更重要的是，你也从不鄙视我。
卡根　没人会鄙视你，卢卡斯特。
我们有共同的需要。至于科尔比，
他是那种可以放弃一切，
然后去荒岛生活的家伙。
不过我希望你不会如此。
我们需要你维持现状。
科尔比　我相信，你们对商务以外的事情
具有相当敏锐的洞察力。
卡根　而你对商务有非常理性的头脑。

从事金融事业，你也许比我更加优秀！
所以我们俩应该紧密合作。
卢卡斯特　你们俩恭维起来真是棋逢敌手。
我刚才说过我很饿。
卡根　　你不可能已经想吃晚饭了。
才六点钟。我们八点去吃饭。
不去你喜欢的餐馆。
我们换个地方。下面我们谈谈卢卡斯特……
卢卡斯特　（起身）如果你们想讨论我……
〔敲门声。伊丽莎白夫人上。
伊丽莎白夫人　　噢，晚上好。
晚上好，卡根先生。晚上好，卢卡斯特。
你们是刚到，还是要马上离开？
卢卡斯特　我们正要离开，伊丽莎白夫人。
伊丽莎白夫人　既然你已经住进这套新房，
我顺道过来看看。只有等房子住人，
你才能说得清装修是否合适。
室内装潢是专门为你设计的，
所以我一定要看看。你们马上要离开？
卡根　我们正要外出吃饭。卢卡斯特很饿。
伊丽莎白夫人　很饿？六点钟？在哪儿？
你们可以尝试一下素食餐馆，
我郑重推荐。你们要早点去。
六点半时，顾客很多。
餐馆的色拉最有味道！
我跟你说过，卡根先生，
你这人最需要多吃色拉。
我曾让你记下餐馆的地址。
我相信你还没有去过。
卡根　噢，没有，的确没有去过。
我一直想去。我们今天去吧，卢卡斯特？
卢卡斯特　我很饿，即使是素食色拉，我也能吃。

伊丽莎白夫人　这就对了。就说是我的推荐，卡根先生。
　　让他们安排左手拐角的桌子。
　　他们有最优秀的服务员。晚安。
卢卡斯特　　晚安。
卡根　谢谢你。你的建议非常好。
　　〔卡根与卢卡斯特下。
伊丽莎白夫人　这两位年轻人是应约而来的，
　　还是非请自来？
科尔比　我邀请过卢卡斯特。她让我弹琴。
伊丽莎白夫人　你直接叫她卢卡斯特？现在的年轻人，
　　似乎只叫名字不叫姓。
　　科尔比，希望你不介意善意的提醒。
　　你与卡根先生、安琪儿小姐交往，
　　我担心你们的关系过于亲密。
　　可以看出，你的生活有贵人荫庇。
　　我发现他们俩对你非常关注。
　　对他们来说，你是一件稀世珍宝。
　　因为你与他们并非一类，
　　不会出现在他们的社交圈内。
　　所以，他们自然对你产生兴趣。
　　作为长辈，我说话可能直截了当些。
科尔比　不过，伊丽莎白夫人……
伊丽莎白夫人　　我比你年长，
　　在处世经验方面要更加老到。
科尔比　不过，伊丽莎白夫人，何事让你反感？
　　他们俩既聪明伶俐……又心地善良。
伊丽莎白夫人　我并没有说他们不聪明不善良。
　　也没有提出什么恶意的建议。
　　只是他们相当世故，物质至上。
　　而且……相当粗俗。他们和你并非一类。
科尔比　我并不认为他们粗俗。也许，我也很粗俗。
　　那么你认为，我属于哪一类？

我自己也不清楚，所以很想知道。
伊丽莎白夫人　首先，你应该与有教养的人交往。
第一次看到你时，我心中暗想：
“他很有教养。”当时，我对你一无所知。
如果知道教养的内涵，就无需了解。
其次，你要与有文化的人交往。
这样你的交往圈子已经缩小。
令人惊讶的是，有教养的人
有时候却没有文化；
而有文化的人经常缺乏教养。
不过，这并不是问题的全部。
你需要结交有文化、有教养、
有境界的人——他们更加凤毛麟角。
科尔比　如此一来，我的交往圈子极为狭窄。
此等高雅人士我不知道何处寻觅。
伊丽莎白夫人　　他们可以找到。
不过，我今天造访是看新房。
看看室内的颜色搭配情况。
我想它们非常合适。墙壁，窗帘，
还有大部分的家具。不过，那张写字台？
那张写字台你是从何处找来？
科尔比　我的办公桌。克劳德先生找来的。
我说过我的房间需要一张桌子。
我的很多工作要在这里完成。
伊丽莎白夫人　挡灰布盖住的是什么物品？
不要对我说它是打字机。
科尔比　　是打字机。
我已经开始工作。刚才，
我正在做一份公司报表。
伊丽莎白夫人　我设计这个房间时，从未考虑过
报表和打字机。
科尔比　　这样的房间正合我意。

伊丽莎白夫人　（起身）我看见一张照片，镶在银色相框里。
我恐怕要直言不讳，科尔比。
摄影肖像，尽管配上银色相框，
但仍然是私密物品，不宜放在会客厅。
我可以移走它吗？摄影纪念品
放在卧室里要更加合适。
（她坐下来，捧起照片）
我刚才想说什么？哦，我知道了。
你相信佛教的轮回转世吗？
科尔比　不，我不相信。我从未考虑过。
伊丽莎白夫人　我不能说我仍然信仰它。
我曾经信过，还研究过轮回教义。
我刚才想说的是，假如我相信
轮回转世，那么在前世，
我们曾经彼此认识——这是你母亲吗？
科尔比　不，是我姨妈。我对母亲一无所知。
她在我出生后就去世了。
伊丽莎白夫人　她在你出生后去世了。
你有其他亲人吗？有兄弟姐妹吗？
科尔比　没有兄弟姐妹。没有。至于亲属，
我还很小的时候就没见过。
我对寻找……亲人从来不感兴趣。
伊丽莎白夫人　你不想了解你的亲属！
我完全理解你的感受。
我讨厌过我的父母！我有一个保姆；
事实上，有好几个。我憎恨她们。
你是由保姆抚养长大的吗？
科尔比　不是，由我姨妈。
伊丽莎白夫人　你恨你的姨妈吗？不，当然不恨。
否则，你不会保存她的照片。
如果你对父母一无所知……
你的父亲还活着吗？

科尔比　　我对父亲一无所知。
伊丽莎白夫人　你从未有过保姆，
　　你对父母一无所知，
　　所以你不理解什么叫憎恨。
　　我们肯定有某些相似的家庭背景。
科尔比　可是你有父母。无疑还有很多亲属。
伊丽莎白夫人　是的，有一大堆亲属！他们令人厌恶！
　　我感觉自己是鹰巢里的鸽子。
　　而他们是食肉动物，总是嗜杀贪吃。
　　我们的童年一定相似。
　　有些只是表面上的不同。
　　你的童年一定孤独——没有亲人，
　　没有兄弟姐妹——我也孤独，
　　因为亲属太多——而且那么讨厌。
　　他们使我感觉像个弃儿。他们那么平庸。
　　你知道吗，科尔比，我童年时
　　有三大苦恼，但从未告诉过别人。
　　我不知道你是否有同样的苦恼。
科尔比　什么苦恼？
伊丽莎白夫人　　第一，我长得很丑，
　　却不知道。第二，我思维迟钝，
　　却不知道。最后，我是弃婴，
　　我也不知道。当然，我非常害怕
　　丑陋与迟钝，我的家人使我有此念头。
　　但是要知道，我当时喜欢相信
　　自己是弃儿——我是说“丑儿”吗？
科尔比　我不知道你指的是哪一个？
伊丽莎白夫人　　无论如何，
　　我很想逃离家庭。我不相信
　　我的父亲是一个普通的伯爵！
　　我不相信我的母亲是我的生母。
　　这些都是愚蠢的念头。我当时很傻，

比较天真烂漫。但这可以看出，
我当时认为自己是多么与众不同。
后来我细读《东方智慧》，
曾几何时，我相信轮回转世。
它似乎能解释一切。现在已经不信。
那只是一个阶段。它让一切变得如此简单！
我们能够想到，今生今世，
我们的父母只是我们用来
转世的手段。人的真正祖先
是人的前生前世。当然，我们的内心，
我们所有人的内心，不仅仅有遗传基因，
而且还有某种独一无二的事物。
某种永恒的事物。它……直接来自上帝。
这意味着我们要更加接近上帝。
你童年时住在什么地方？

科尔比　特丁顿。

伊丽莎白夫人　特丁顿？在哪个郡？

科尔比　离伦敦很近。

伊丽莎白夫人　和我一样，你是在乡村长大。
特丁顿。我似乎非常耳熟。
你住的房子大吗？

科尔比　不大。房子很小。

伊丽莎白夫人　但是你有姨妈。她非常爱你。
我毫不怀疑。你姨妈叫什么名字？
是叫辛普金斯吗？

科尔比　不，她结过婚。
丈夫故世了。她的名字是古匝德夫人。

伊丽莎白夫人　古匝德？你是说古匝德？很不寻常的姓。
古匝德，是吗？这个姓对我很重要。
是的。古匝德。我一直在寻找这个姓！

科尔比　尽管，也许你以前碰到过这个姓。
正如你所说，这个姓不太常见。

你不可能知道我的姨妈。
伊丽莎白夫人　　是的。我与她素昧平生。
但这个姓我耳熟能详。你多大了，科尔比？
科尔比　二十五岁。
伊丽莎白夫人　　二十五岁。你父亲是谁？
科尔比　嗯……我没有父亲。
你知道，我是私生子。
伊丽莎白夫人　哦，对了，私生子。
那么你唯一知道的亲属
是古匝德夫人。你总叫她“姨妈”？
科尔比　是啊？她是我的姨妈。
伊丽莎白夫人　　那么你的母亲——
是古匝德夫人的姐姐？我想……
科尔比　是的——所以，古匝德夫人是我的姨妈。
伊丽莎白夫人　你说古匝德夫人的姐姐是你的母亲，
那么，你能肯定她真的是你母亲吗？
科尔比　啊，伊丽莎白夫人！我为什么要怀疑？
关于此事，我的姨妈不会编造故事。
伊丽莎白夫人　也许她不是你姨妈。古匝德夫人
与古匝德先生——有孩子吗？
科尔比　他们没有自己的孩子。
他们曾经生过一个男孩，
我很小的时候，他夭折了。
我记不清他。人们常提起他。
我不禁想问，你为什么对此很感兴趣。
关于我的出身，没有什么有趣的地方——
我向你保证，没有。
伊丽莎白夫人　　也许比你所了解的
要更加有趣。科尔比……
（敲门声）
谁呀？
〔克劳德先生上。

克劳德先生　伊丽莎白！他们说你在科尔比这里。
　　我没有打电话就直接过来，
　　只是想交给他这些笔记。它们是
　　我在制陶公司晚宴上的讲话稿。
科尔比　时间是在明天晚上，我想。
克劳德先生　　是的。
　　但是你知道，我必须把内容写下来，
　　然后记住要点。我不能照本宣科。
　　发言一定要自然。我草拟了几点提纲，
　　你看能不能增加一些出彩的句子
　　帮我完成全文。讲话大约十分钟。
　　明天我们再润色。
科尔比　（看着发言稿）我试试看。
克劳德先生　现在的情况是这样，伊丽莎白。
　　与埃格森相比，科尔比的作用更大。
　　我从来没有让埃格森起草演讲稿。
　　科尔比，顺便问一句，钢琴怎么样？
科尔比　钢琴很棒。我从来没有弹过
　　这么好的乐器。我非常满意。
克劳德先生　有了一架好钢琴，你会越弹越好。
伊丽莎白夫人　克劳德！
克劳德先生　　什么事，伊丽莎白？
伊丽莎白夫人　我刚才有一个惊人的发现！
　　全靠一个姓——还有直觉。
　　会有证据证明。现在就要真相大白。
　　就是科尔比。科尔比就是我失散的孩子！
克劳德先生　什么？你的孩子，伊丽莎白？你有何根据？
伊丽莎白夫人　我必须拜访这位古匝德夫人。当面拜访。
　　这不可能是一个纯粹的巧合。
　　真是难以置信，是吧，克劳德？
　　如果这是一个纯粹的巧合，
　　那么就更加令人难以置信。

也许，我根本不应该相信它。
也许，如此深信不疑也是错误的。
但是冥冥之中似乎有神意在相助。
你，克劳德，与埃格森功不可没。
我肯定正确。克劳德，我肯定正确。
克劳德先生　可是，伊丽莎白，你为什么要相信
科尔比是你的儿子？
伊丽莎白夫人　　噢，忘了告诉你。
我太高兴了。我发现真相时，
你正好进门。古匝德夫人！
克劳德，科尔比是古匝德夫人收养的。
克劳德先生　我知道。你为什么认定他是你的儿子？
伊丽莎白夫人　多年来，我一直在寻找这个姓——
此外，还有地名，特丁顿——
特丁顿的古匝德夫人。我掌握的线索。
你知道，托尼在非洲遇难时，
我忘记了这个名字。古匝德夫人。
克劳德先生　我现在知道是怎么回事。
你一直在询问他的身世……
伊丽莎白夫人　他提到特丁顿，隐隐勾起我的回忆——
后来他又说古匝德夫人！可以确信无疑。
克劳德先生　这真是一个奇异的巧合——
如果它是巧合。不过，伊丽莎白，
由于你对过去的一切念念不忘，
想到你的儿子应该是科尔比这样，
所以你认定科尔比是你的孩子。
听到任何名字，你都觉得似曾相识。
伊丽莎白夫人　克劳德，你怎么能这样怀疑我！
我们必须拜访这位古匝德夫人，让她证明。
克劳德先生　对不起，伊丽莎白。如果让古匝德夫人
出面证明，你的满心希望
可能要无情落空。科尔比，我觉得

我们必须让她知道事情的真相。
科尔比　对我来说……没有什么——
说出真相，对我绝对没有什么影响。
这事由你来决定。
克劳德先生　　我本来想找机会告诉你。
我总是讨厌把这样的事情向你隐瞒。
现在看来，还是早一点告诉你为好，
我曾经希望——其实，那是我的愚蠢想法……
事情发展与事前计划非常相似，
其实是对计划的无情嘲弄：
我曾经希望，科尔比来了后能让你喜欢；
在你的心中，他能取代你的孩子的位置；
希望你先了解他，然后能收留他。
伊丽莎白夫人　我当然要收留他，克劳德！
收留自己的孩子天经地义。
克劳德先生　我并非这个意思。伊丽莎白，
科尔比是我的儿子。
伊丽莎白夫人　　这不可能，克劳德！
你有一个女儿。现在你又想要儿子。
克劳德先生　我无论如何不会夺走你的孩子。
也许你有一个儿子。可是他不是科尔比。
很多年前，我本应该告诉你真相。
我跟你讲了卢卡斯特，你跟我讲了
你的……不幸遭遇。我几乎要把科尔比的事
告诉你。我没有。原因是那么愚蠢。
现在说起来仍然荒谬。一人一个孩子——
似乎更加公平——但是你的孩子已经失散，
我的孩子我不能遗弃。如果说我还有一个，
我担心你要质问："究竟还有多少个？"
你对孩子的存在会持怀疑态度！
现在看来很荒诞。但它对我产生影响。
所以我有更多的理由保持沉默。

你对孩子如此朝思暮想，我能理解。
所以我想等我们俩的孩子降临后
再告诉你。但是我们一直没有孩子。
现在，我非常懊悔我当初的决定。
我本应该早点告诉你，我还有一个儿子。
伊丽莎白夫人　你为什么认为科尔比是你的儿子？
克劳德先生　科尔比是古匝德夫人姐姐的儿子。
她在科尔比出生后去世。古匝德夫人
把他养大。我出资供他读书深造。
我看着他长大成人。古匝德夫人
知道他是我的儿子。
伊丽莎白夫人　克劳德，科尔比出生时，
你在哪里？
克劳德先生　我在哪里？我在加拿大。
我的父亲派我去加拿大出差，
让我了解他在海外的投资情况。
伊丽莎白夫人　你怎么知道她的姐姐有一个孩子？
也许是古匝德夫人编出来的故事……
克劳德先生　她为什么要编故事？
当时，她的姐姐有孕在身。
伊丽莎白夫人　也许是为了向你索要钱财。
当然，我不应该这么说。也许，
她正好有个孩子。父亲去世。
母亲是谁，从来没人告诉过她。
而母亲忘记了古匝德夫人的名字。
我就是孩子的母亲。孩子就是科尔比。
古匝德夫人想，你知道自己有个儿子，
一定感到高兴；而她可以从中得益——
因为你确实在乎那个姑娘，是不是？
克劳德先生　是的，我确实在乎。非常在乎。
我当时是初恋。
伊丽莎白夫人　这就对了。

事情的经过一定是这样。
克劳德，你知道我思维迟钝，
尽管我努力改变自己。你要帮助我。
克劳德先生　这件事很有可能发生，但实际上并未发生。
伊丽莎白夫人　噢，科尔比，你的本能没有预兆吗？
克劳德先生　对，把你的内心想法说出来。
我知道此事于你有椎心之痛，
你的苦楚要远远超过……我们。
科尔比　我只希望痛苦来得更猛烈一些。
在你们的对话过程中，我不知道
我是否感到痛苦。我只是感到……麻木。
如果有痛苦，它属于内心的长期剧痛，
我对此已没有感觉。我漠然置之。
在你们交谈时，我一直在想：
我究竟是谁的儿子，
真的那么重要？你们不理解，
没有父母的童年生活，
永远存在难以填补的沟壑。永远。
我喜欢你们，甚至可以爱你们，
作为朋友……老朋友，而不是父母。
我感到抱歉。不过，你们俩
谁是我的父母，对我并不重要。
伊丽莎白夫人　科尔比，难道母亲对你无足轻重吗？
母与子之间总应该有某种纽带，
无论他们已经失散了多久。
科尔比　不，伊丽莎白夫人。我的处境没有变，
甚至更加残酷。假如我是你的儿子，
这只是一个事实。不知道这个事实，
比知道这个毫无意义的事实要更好。
我出生的时候，你也许是我的母亲，
但是你没有选择做母亲。我并非责备你：
否则天理难容！但是我们必须接受现实。

在我出生的时候，你是我的母亲——
假如你是——则是一个活生生的事实。
现在，事实已经死了。从死的事实中
是蹦跶不出活的东西来的。现在为时已晚。
我以前从未考虑过寻找父母——
从未考虑过。现在，你们让我感慨：
我多么希望我曾经有过父亲、母亲。
伊丽莎白夫人　别说了，科尔比！我有一个新想法。
克劳德！我不想把你认定的儿子
从你身边带走。从你的说话中我知道，
你希望他成为我们的儿子，而不仅仅是你的。
我们为什么还要刨根问底？
我们俩把他当成我们的儿子。
虽然我们原来的愿望不能实现，
但从某种意义上说，这样更好！
我们不会对你提出无理要求，科尔比。
这个主意很好！我们为什么不感到
由衷的高兴？克劳德，我感觉
这件事将使我们俩走得更近。
克劳德先生　我对你的通情达理感到高兴。
这样做与我的初衷相距不远。
你能接受这样的安排吗，科尔比？
科尔比　我只能表达我此刻的感受。
我相信我的感受始终不变。
克劳德先生　什么感受？
科尔比　　我在想，把你们视作
父母，事情要更加简单，
即使你们谁也不是。如果这只是虚构——
人需要虚构——但是不能将虚构
与事实如此混淆。我从不知道
身为人子的感受，而你们现在
因为我发生争执，让我左右为难。

可是，我如果接受了你们的建议，
那么，另一对父母的可悲幽灵
将使我的良心感到长久的不安！
我找到了两位父母已经很奇怪——
但我会有四位！另外两位怎么办？
我将不得不与这些幽灵为伴。
父母遗弃亲生孩子为人所不齿；
孩子不知道亲生父母是谁也为人所不齿。
这两种情况都要授人以笑柄。
克劳德先生　你想要什么，科尔比？你想要什么？
想一想将来。当你结婚之时，
你需要父母，哪怕只是为了孩子。
科尔比　今天晚上，我甚至感觉不想结婚。
也许你是对的。不过，我还不能考虑。
现在，我倒想知道我究竟是谁的儿子？
克劳德先生　那么当务之急，我们必须拜访古匝德夫人。
伊丽莎白夫人　唉，克劳德！我为你感到难过。
如果我对你的……虚妄有所了解，
我永远也不会告诉你事实真相。
克劳德先生　　同样，
如果我能预知今天，
我会很高兴把科尔比让给你。
不过，我们必须见见古匝德夫人。
我会安排好她的到访。
伊丽莎白夫人　我想，你也应该邀请埃格森。
克劳德先生　（起身）当然，还有埃格森！他知道全部真相。
今天晚上，我们不要再谈。好了，科尔比，
你能从钢琴中找到安慰吗？
科尔比　今晚，钢琴帮不上我的忙。
此刻，我根本不想碰它一碰。
当然还有别的原因。我必须提醒你，
明天晚上，你要在制陶公司讲话。

我必须准备好你的讲稿。

克劳德先生　明天晚上。明天晚上我必须

赴宴吗？

科尔比　　与你们谈话前——

我正在浏览你的讲话稿——

有一个地方我不太明白：

“怀旧情绪。”你不告诉我

怀旧的内容，我就无法展开。

克劳德先生　怀旧的内容？怀旧的内容？

“今晚，我充满怀旧情绪”——

是的。主要指我早年想做

陶工的志向。不是那种

对陶器……或其他工艺

无所不通的陶工。

我想我以后不会再有怀旧情绪。

将它删除。它只会使我浮想联翩。

如果我在制陶公司抚今追昔，

他们也一定会感到惊讶。

好了，伊丽莎白。

伊丽莎白夫人　我可怜的克劳德！

〔克劳德先生与伊丽莎白夫人下。

幕落

第三幕

商务室，同第一场。几天后。
克劳德先生在调整座位。伊丽莎白上。

伊丽莎白夫人　克劳德，你在忙什么？
克劳德先生　　调整座位。
　　召开一次艰难的会议，
　　排好座次席位尤为重要。
　　我想我们俩不应该相邻而坐。
　　你坐在那边，会议桌旁，行吗？
伊丽莎白夫人　我坐在另一侧，背对着灯光。
　　你不坐在当中吗？
克劳德先生　不，那样过于正式。让埃格森
　　坐在当中，也许会更加合适。
　　我想让他来主持这次见面。
伊丽莎白夫人　这个主意很好。
克劳德先生　　另外，千万别让我们
　　看起来仿佛是一对庭审律师，
　　准备对证人进行严厉的盘问。
　　那样场面会非常尴尬。我们不要
　　轻易冒犯古匝德夫人。所以
　　我想让埃格森首先提问。
　　他非常擅长委婉地接近话题。
　　那么，她的位子应该摆在哪里？
伊丽莎白夫人　那里的光线非常充足。
　　我希望能看到她的表情。
克劳德先生　但不能用这把椅子！必须安排一把扶手椅……
伊丽莎白夫人　这把矮椅子也不行！把它放在角落，
　　让科尔比坐。他不想抛头露面。
　　可怜的孩子！

克劳德先生　　毕竟，他坚持要安排……
　　这次调查。不过，也许你是正确的。
伊丽莎白夫人　克劳德，我对事情反复思考——
　　整个晚上，几乎一夜无眠。
　　我希望最终能证明科尔比是你的儿子，
　　而不是我的儿子。真的，我衷心希望！
　　这样就非常公平。如果他是我的儿子——
　　我肯定他是——那么你将永远没有儿子。
　　如果他是你的儿子……他仍然可以取代
　　我的儿子，因此他也就是我们的儿子。
　　啊，我究竟想要什么？我希望他是我的儿子，
　　但是为你着想却相信他是你的儿子！
　　所以我希望古匝德夫人说他是你的儿子，
　　可是我也没有必要相信她。我不相信事实。
　　你正好相反。这正是我们之间的差别所在。
克劳德先生　我对此不太肯定。我确实相信事实。
　　我的一切行为表明我比较相信事实。
　　我的父亲所相信的也是事实。
　　我原以为他只关心权力与财富。
　　这是按我的理解得出的结论，
　　对他来说则是另外一种东西——
　　一种理念，一种意愿，而他想传递给我的
　　就是这种理念与意愿。
　　它们对他而言即是生命，
　　对我而言则变成了负担。
　　感应是无法用意志的力量
　　来进行交流的。他是伟大的金融家——
　　而我只是成功的金融家。
　　如果我遵从了内心的真实愿望，
　　则是对父亲意愿更加忠实的继承。
伊丽莎白夫人　你以前从未跟我谈过这些！
　　为什么？我想我对这些并不理解。

我知道你也认为我不能理解。
也许是的。但是我希望我们能交流。
如果你认为我有能力理解，
也许我就能理解得更好。
你当年的志向是什么？
克劳德先生　　陶工。
别笑话我。
伊丽莎白夫人　我没有笑话你。我只是在思考，
多么奇怪，多年来我们生活在一起，
而你现在才告诉我，你曾经想做陶工！
你的意思是制作一些坛坛罐罐，
像你的收藏品一样？
克劳德先生　　我就是这个意思。
伊丽莎白夫人　不过，我倒更喜欢你是陶工！
你以前为什么不告诉我？
克劳德先生　　我以为
你对此不感兴趣。此外还有，
我想当然地认为，你殷切期盼的只是
丈夫出人头地。我以为你会鄙视我，
如果你知道我早年的志向。
伊丽莎白夫人　我想当然认为，除了金融，
你对什么都不感兴趣。
你只希望我做个家庭主妇。
看来，夫妻之间的想当然，
是一个巨大的错误。
克劳德先生　你的这句话充满智慧。
也许，我对你的很多事太想当然，
伊丽莎白。你曾经的志向是什么？
伊丽莎白夫人　培养一位艺术家。不要笑话我。
克劳德先生　　我没有笑话你。
你的志向是培养一位艺术家！
伊丽莎白夫人　或是培养一位诗人。我认为托尼是诗人，

因为他为我写过诗。他相貌英俊。
我现在才知道，诗人不像诗人，
而金融家似乎看起来不像陶工。
这样说对吗？我的大脑像一团乱麻。
我原以为从厌恶的环境中逃出来，
可以在托尼身上找到寄托。但后来发现，
他也属于我想要逃离的世界，
但为时已晚。他是那么平庸无能！
我曾经想忘掉他。同样，我也想忘掉
科尔比。但科尔比是艺术家。
克劳德先生　　他是音乐家。
我是心灰意懒的工艺师。
科尔比是心灰意懒的作曲家。
我本来可以做二流陶工；
他本来可以做二流风琴手。
我们俩都选择了……对事实唯命是从。
伊丽莎白夫人　我相信我过去也是如此。
非常奇怪。克劳德，与你交谈
而不觉得愚蠢，这还是第一次。
你以前总让我感觉，与我交谈没有意义。
克劳德先生　你总让我感觉，你的种种兴趣——
极其深奥，难以与我进行探讨：
健康疗法。还有现代艺术——只要是现代的——
以及托钵僧狂舞。
伊丽莎白夫人　　托钵僧狂舞！
克劳德，你真是不可理喻！
托钵僧狂舞仪式，内涵丰富，
值得了解，我深信不疑。
古匝德夫人说什么并不重要，
希望科尔比能如愿以偿。无论发生什么，
他都是我们的儿子。
〔敲门声。埃格森上。

克劳德先生　　早上好，埃格森。
埃格森　早上好，克劳德先生。伊丽莎白夫人！
克劳德先生　抱歉，埃格森，又让你在仓促之间
　　赶来伦敦。
埃格森　别这么说，克劳德先生。
　　时间确实仓促，今天我带的东西不多。
　　但是埃夫人希望我能经常来！
　　真是一位淑女！以前我一周五天
　　或六天赶来伦敦，她总是抱怨。
　　现在她说："你成了典型的乡下人！
　　你与公共事务日渐疏远。"
　　其实，倒是她失去了与伦敦的联系，
　　尽管她并不承认。她怀念，
　　我每晚回家时带回的新闻，
　　还有我在利物浦大街买回的晚报。
　　除了园艺，我在约书亚花园
　　忙得不可开交，没有片刻闲暇。
　　现在，一到伦敦我就迷失方向。
　　我注意到伦敦的道路交通
　　每况愈下。
克劳德先生　　是的，每况愈下。
伊丽莎白夫人　我希望埃格森夫人身体无恙？
埃格森　　她身体硬朗。
　　每年此时，忌日来临之际，
　　她的情绪总是非常低落。
克劳德先生　忌日？你儿子的忌日？
埃格森　我们获悉噩耗的日子。我们不常提起。
　　忌日来临前数日，我知道她心烦意乱。
　　啊，我来这里，竟然唠叨自己的事情！
　　我们有更重要的事情要做，我想。
克劳德先生　埃格森，我们在等古匝德夫人。
埃格森　是吗？古匝德夫人。我们为什么要等她？

克劳德先生　是我发出的邀请。伊丽莎白深信，
　　她熟悉古匝德夫人这个名字。
伊丽莎白夫人　特丁顿的古匝德夫人。
埃格森　　的确如此！
　　没有想到你会知道她的名字。
克劳德先生　她一直在探询科尔比的身份。
　　科尔比提到他的姨妈的名字，
　　古匝德夫人。所以她坚信，
　　特丁顿的古匝德夫人
　　正是她的孩子寄养人的名字。
埃格森　多么奇异的巧合！
克劳德先生　　的确是奇异的巧合，
　　除非她的记忆有误……
伊丽莎白夫人　　好了，克劳德！
克劳德先生　她最后得出结论：科尔比就是她的儿子。
　　所以我告诉她真相。但是她根本不信。
伊丽莎白夫人　克劳德，情况并非如此。我来解释。
　　我坚信是克劳德先生出了差错，
　　或者被人蒙骗；科尔比是我的儿子。
　　我可以肯定。不过，我不想知道真相。
　　我非常满足于目前的现状，
　　把科尔比看成是我们的儿子。
克劳德先生　完全正确。但科尔比对这个结局
　　并不满意。他坚持要查明真相。
　　所以我请古匝德夫人前来。
　　不过，她还不知道详情。
埃格森　我认为，辛普金斯先生有此要求，
　　合乎常理。当然，我们也许会发现
　　另一个古匝德夫人……
伊丽莎白夫人　　两个古匝德夫人？
埃格森　的确如此，这个名字非同寻常。
　　但是已经发生的事更加离奇。

伊丽莎白夫人　　她们都住在特丁顿？
埃格森　是的。非常令人惊讶。
　　住在同一个地址？
伊丽莎白夫人　　我不知道地址。
　　特丁顿的古匝德夫人，我的全部线索。
　　我可以发誓。
埃格森　　同一个特丁顿小镇，
　　有两个古匝德夫人，似乎不太可能。
　　不过，假如只有一个古匝德夫人，
　　那么当时会不会出现两个婴儿？
伊丽莎白夫人　两个婴儿？
埃格森　　我只是在假设，
　　也许古匝德夫人当时的职业
　　正好是……替别人照看孩子？
　　就此而言，这个工作值得尊敬。
克劳德先生　你是说，她在经营一家婴儿农庄？
　　这在当今极不可能。
　　此外，若是如此，我当有所耳闻。
　　我经常拜访她，从未见过第二个婴儿。
埃格森　也许她收养过第二个孩子，
　　确切地说，是出于维持生计的
　　暂时需要。但如果她确实如此，
　　我们必须查清另一个孩子的去向。
克劳德先生　但这个婴儿就是科尔比。
伊丽莎白夫人　　当然是科尔比。
克劳德先生　埃格森，可是你无法让我相信，
　　她收养了两个孩子，然后彼此不分。
伊丽莎白夫人　这似乎就是事实真相。我们必须查明
　　你的孩子的去向，克劳德。
克劳德先生　　我的孩子的去向？
　　我孩子的母亲是古匝德夫人的姐姐。
　　她不会遗弃我的孩子。我们必须追查

你的孩子，伊丽莎白。

埃格森　　如果有第二个孩子，

我们必须查个水落石出。当然，克劳德先生，

第一步，我们必须询问古匝德夫人。

克劳德先生　这是我们今天的目的。她即将到来。

等她来到之后，我会唤来科尔比。

我希望你出面把情况解释清楚，

我想你一定愿意主持今天的见面。

你坐在当中，行吗？

埃格森　　听你安排，克劳德先生。

我坐在当中会感到更加自在。

这成习惯了。

克劳德先生　　你把情况向她说明。

别让她误以为我对她有所怀疑。

你代表我的妻子向她提出询问。

埃格森　我明白，克劳德先生。我完全明白。

（敲门声）

克劳德先生　啊，她来了！好了……请进！

〔卢卡斯特上。

卢卡斯特　你们在开会？我有话对科尔比说。

对不起。

克劳德先生　科尔比还没有来。

不过，会议与你无关，卢卡斯特。

下次来行吗？

卢卡斯特　　我是来向科尔比

道歉的。没有关系。我下次再来。

很高兴你来了，埃格！你是顶梁柱。

无论如何，我要告诉你一个好消息，

现在就告诉你，如果你愿意听。

克劳德先生　当然愿意听。但是我们时间不多。

卢卡斯特　不用多长时间。我要与巴结婚。

克劳德先生　与巴结婚！你们这是喜结良缘。

卢卡斯特　是的，克劳德。你认为是喜结良缘。
这正是问题的根源所在。你曾明确
表示过，这将是一个皆大欢喜的结局。
这样可以让我远离你的身边。
我知道，你一直对我不胜其烦。
一直如此。而我从未试图改变过。
我知道你希望我与巴结缡成双。
这反而让我下决心拒绝。也许，只是为了激怒你。
正因为如此，我曾对科尔比情有独钟。
你认为对于我来说，科尔比是高不可攀的。
克劳德先生　对科尔比情有独钟！
卢卡斯特　为什么不？极其自然。
不过，我对科尔比充满感激。若非科尔比
我永远也不可能与巴两心相悦。
克劳德先生　但是科尔比不行！卢卡斯特，如果我早知此事，
我一定会向你解释。科尔比是你的哥哥。
埃格森　同父异母的哥哥，安琪儿小姐。
克劳德先生　是的，同父异母的哥哥。
卢卡斯特　怎么回事？
克劳德先生　科尔比是我的儿子。
伊丽莎白夫人　这是克劳德先生的看法。克劳德，我来解释。
克劳德先生　不，我来解释。此事一直存在误解。
我的妻子认为，科尔比是她的儿子。
今天我们开会，正是因为这个缘故。
我们在等古匝德夫人——科尔比的姨妈。
卢卡斯特　科尔比的姨妈？我还是一头雾水。
克劳德先生　科尔比来的时候，我应该把一切
向你解释清楚。但是我怕你
守不住秘密。现在，保密已经
没有必要。我本应该早点告诉你。
卢卡斯特　我还是不明白。我所能明白的是
科尔比的行为。但愿他知道。

克劳德先生　　他知道。
卢卡斯特　他为什么不说？也许他几乎脱口而出。
　　我早知道此事有点儿阴差阳错。
　　你们根本不知道我在说什么！
　　不过，如果他知道他是你的儿子，
　　当我说我是你女儿时，他一定会目瞪口呆。
　　他让我感到震撼，我应该感谢他。
　　他使我看清了我的真实愿望。
　　巴带给我安全感。我需要的正是安全感。
　　无论怎样，我要送他一份礼物，
　　他所需要的礼物。科尔比不需要我，
　　他不需要任何人。他很有魅力，
　　也有独立的个性。他有自己的世界，
　　任何时候都可以隐遁其中，
　　特别在你们最需要他的时刻！
　　他从不仰人鼻息。巴需要我。
　　生活伤害了他，正如我一样。
　　我们可以相互扶持。噢，我知道在你眼里
　　他只是一个商人。就像我在你眼里
　　只是个让人心烦的人。可是我们俩非常般配。
　　你也这么认为，克劳德，但原因不同，
　　我曾感到伤心。所以我对科尔比充满感激。
克劳德先生　我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但是
　　可以肯定，你做出了正确的选择。
卢卡斯特　不过你这样说的依据是错误的。
伊丽莎白夫人　卢卡斯特，我也相信你做出了聪明的选择。
卢卡斯特　我非常清楚你们为什么会这么想。
　　你们认为我们般配，因为我们都很平庸。
　　巴知道，你认为他很平庸。所以他假装
　　自己非常平庸。因为他知道你们的观点。
　　你们规定好了角色。我们能证明演好它们。
伊丽莎白夫人　我想你不应该这么说，卢卡斯特。

我这个人始终信奉自由思想——
所以我与家人的关系一向不好。
卢卡斯特　我不是一个信奉自由思想的人。
我非常传统。我并不以此为耻。
克劳德先生　也许你是对的。我对一切难以确定。
也许，正如你所说，我误解了巴。
我从未认为，我对你有深刻的了解；
我肯定对科尔比也不是非常了解。
伊丽莎白夫人　但是，克劳德，我们可以相互了解，
不管时间多晚。也许，这有助于我们
了解他人。我希望如此。
卢卡斯特，我把你当作继女，
我也很高兴卡根能做我的女婿。
卢卡斯特　谢谢你。他一定对此充满感激。
你的话提醒了我。他还等在楼下。
我想，你们的会议不希望我们在场。
埃格森　若允许，我可以提个建议吗？
首先，我应该借此良机
恭祝安琪儿小姐幸福美满。
我想她一定会幸福。卡根先生
是伦敦最有前途的年轻人之一。
他心地善良。你也一样，安琪儿小姐。
我们今天的会议非常重要。
但我肯定我们想祝福这幸福的一对。
这是一件大喜事。为什么不让他们
在楼下等待，古匝德夫人走后再来？
克劳德先生　这主意不坏。只要科尔比同意。
卢卡斯特　我信任你，埃格。我要和他重归于好。
克劳德先生　现在可以让他进来。
（伸手拿电话）
〔敲门声。科尔比上。
科尔比　　我是不是来得太早？

我恐怕有点迫不及待。
卢卡斯特　科尔比！我今天来不是为了干扰会议。
他们对我说明了情况。不过，
我今天是来找你的。我要为那天下午的行为
表示道歉。
科尔比　　道歉？
克劳德先生　　我已经告诉她。
科尔比　可是，你为什么要道歉？
卢卡斯特　　噢，因为
我知道我一定误解了你的反应。
那不是你的风格——但我认为你是。
你完全……置身事外，你那么惊讶，
使我产生误解。我把秘密告诉你，
并为此感到羞耻。我先入为主，
自以为是。其实，我当时也将信将疑！
鄙视他人，这不是你的禀性。
你并不过分在意。
科尔比　　我并不过分在意？
卢卡斯特　是的。你要么对此事完全超脱，
要么比较冷漠——我不是说你迟钝！
你显得相当淡泊。也许，你有一团火，
可以温暖自己，但这团火并不能
温暖别人。你不是一个自高自大者，
就是一个特立独行、与众不同的人，
我们很难进行判断。这就是你，科尔比。
科尔比　这就是我，是吗？我自己也不知道。
也许，你对我的了解，胜过我自己。
不过，你现在知道我的情况……
卢卡斯特　　你的身份，
他们告诉我，你是我的哥哥。
我对你的了解反而更加困难。
也许，最困难的事情莫过于了解

自己的哥哥……
科尔比　　还有自己的妹妹……
卢卡斯特　　认识到
人的理解力相对有限，是如此困难。
也许，兄妹之间的相互理解
会不期而至。也许将来某一天，
我们能相互理解。我们俩之间，
并非像以前那样，显得毫不相干。
接受这个事实。但是，我们的依存
会完全不同。也许——谁知道？——
作为兄妹关系，我们也许会变得
更加需要对方，而且有可能超过
其他任何形式的关系。
科尔比　我希望你一生幸福。
卢卡斯特　　我会幸福的。
只要你接受我这个妹妹。
未来二十年，三十年，或四十年，
兄妹之间的情谊一定会带来幸福。
我一定会感到幸福。我要与巴结婚。
我知道你喜欢巴。
科尔比　　我非常喜欢他。
我很高兴他将成为我的妹夫。
我需要你，需要你们俩，卢卡斯特！
卢卡斯特　我们将是你的重要亲人。不过你不需要任何人。
埃格森　我能打断你们吗，安琪儿小姐？
你和卡根先生能不能待在楼下，
等见面结束后再一道庆贺？
我想辛普金斯先生一定会同意。
科尔比　当然，我想他们……巴现在不能上楼吗？
埃格森　最好等见面结束之后。
克劳德先生　　不错，埃格森。
卢卡斯特　再见，科尔比。

科尔比　　你为什么说再见？
卢卡斯特　与卢卡斯特曾经认识的科尔比说再见，
　　与科尔比曾经认识的卢卡斯特说再见。
　　我们已经变了。正如你所说，我们始终在变。
　　等我回来时，我们就成了兄妹——
　　我希望如此。是的，不管怎么说，
　　再见，科尔比。
　　〔卢卡斯特下。
科尔比　　再见，卢卡斯特。
埃格森　好了，古匝德夫人什么时候到？
克劳德先生　（看表）她现在应该到了！太奇怪了，
　　卢卡斯特今天突然出现，
　　时间在不知不觉中流逝。
　　她应该到了。她赴约一般
　　不会迟到。我每次去看她，
　　她总是要问我是否准时到达。
　　〔卢卡斯特上。
卢卡斯特　对不起，我又回来了。让你们扫兴。
　　但似乎一直没有人开门应答，
　　我让来客进屋。是古匝德夫人。
　　你们等待的客人。她看起来相当威严。
克劳德先生　帕克曼今天放假。女仆在哪儿？
卢卡斯特　我听见有人在配餐房唱歌。
伊丽莎白夫人　噢，我忘了。今天格特鲁德休息。
　　我一直告诫她要学会安静。
　　她不应该唱歌。
卢卡斯特　　那么，我怎么办？
埃格森　我下楼向古匝德夫人解释一下，
　　然后带她上楼。
克劳德先生　　不，你待在这儿，埃格森。
　　卢卡斯特，你能领她上楼吗？
卢卡斯特　　我让巴领她上楼。

〔卢卡斯特下。

克劳德先生　我希望你把仆人们的作息安排妥当。

这是一个不好的开头。

伊丽莎白夫人　在我的指导下，他们在不断进步。

不过，她不应该唱歌。

克劳德先生　我们是否准备就绪？

〔轻轻敲门声。卡根陪着古匝德夫人上。

早上好，古匝德夫人。我必须道歉：

由于仆人不在，让您久等了。

你来了应该有人通报。

古匝德夫人　我想我很准时。

不过，我对等候一点也不介意，

克劳德先生。我知道你们工作繁忙。

克劳德先生　首先，让我来介绍，这是我的妻子

伊丽莎白·穆海默夫人。

伊丽莎白夫人　早上好，古匝德夫人。

你不认识我，但是我知道你。

你可能不清楚，我们有很多共同点。

古匝德夫人　我想你是指科尔比？

伊丽莎白夫人　是的。与科尔比有关。

克劳德先生　伊丽莎白，此事让埃格森来处理。

这是埃格森先生，古匝德夫人。

他是我的机要秘书，也就是说，

他是科尔比的前任，他刚刚退休。

现在他住在……乡下。他知道事情的原委。

我对他充分信任——可以说，多年来——

他是我的左膀右臂。所以我请他到场。

希望你不要介意。

古匝德夫人　我为什么要介意？

科尔比经常跟我谈到埃格森先生。

能与他认识，我感到非常高兴。

克劳德先生　我想，今天的事由他来……主持。

他对事情的处理谨慎而且比较灵活。
古匝德夫人　当然，克劳德先生，只要你愿意。
今天我们见面的主要内容——
我想与科尔比有关——非常机密吗？
埃格森　是的，应该这么说，古匝德夫人。
我来解释。克劳德先生，可以开始吗？
克劳德先生　请吧，埃格森。
埃格森　那么现在开始。
我的问题与辛普金斯先生有关。
主要涉及他的生父。
伊丽莎白夫人　或者生母。
克劳德先生　别打断，伊丽莎白。
古匝德夫人　我听不明白。
埃格森　是这样，古匝德夫人。
最近，伊丽莎白夫人听到
辛普金斯先生提起你的名字。
她对你的名字与特丁顿印象深刻。
现在，我们必须回到很多年前：
也不是很长——到了我现在的年纪，
过去与将来似乎都非常短暂——
但也不算短，所以有些问题成为可能。
伊丽莎白夫人在结婚之前
曾有一个孩子……
伊丽莎白夫人　一个男孩。
埃格森　有一个男孩，
可是在当时，她不敢认领。现在
这种事情并不罕见，古匝德夫人。
古匝德夫人　我理解。我早知道会发生的。
埃格森　——孩子由父亲承担责任。
也就是说，一直由父亲照看，
直到后来找了一位养母。
不幸的是，父亲突然过世……

伊丽莎白夫人　他意外身亡。在坦干伊克，
　　他被犀牛撞倒。
克劳德先生　　这与此事无关。
　　让埃格森解释。
埃格森　　孩子的父亲死在国外。
　　一位女士领养了孩子，但伊丽莎白夫人
　　不知道她的名字。确切地说，她遗忘了
　　她的名字。可是在当时的处境下，
　　她没有办法对孩子进行追查。
　　很多年来，她始终毫无线索，
　　一直到几天前。古匝德夫人，她的儿子，
　　如果还活着，一定长大成人。
　　我知道，你自己没有孩子。
　　但可以肯定，你一定深表同情。
古匝德夫人　　我深表同情。
　　我也有一个孩子，后来失散。
　　但是与伊丽莎白夫人的情况不同。
　　我希望她的儿子能回到她的身边。
埃格森　这正是我们今天见面的目的。
　　我们掌握一条线索——看起来像是。
　　这就是克劳德先生请你出面的原因。
古匝德夫人　你们认为我也许能帮上你们？
埃格森　很有这种可能。我刚才说过，
　　几天前，伊丽莎白夫人听到
　　你的名字，觉得非常熟悉。
古匝德夫人　是吗？这个名字不太常见。
埃格森　正因为如此，她才印象深刻。特丁顿的
　　古匝德夫人！伊丽莎白夫人深信，
　　正是特丁顿的古匝德夫人，
　　收养了她出生不久的孩子。
　　当然，她有可能记错了特丁顿……
伊丽莎白夫人　我没有记错特丁顿。

埃格森　我只是假设，伊丽莎白夫人。
　　有许多地名听起来像特丁顿。
　　但听起来像古匝德的名字并不多——
　　如果有，这些名字同样不寻常。
　　不过，古匝德夫人，此处你可以帮忙——
　　你知道还有别的古匝德夫人吗？
古匝德夫人　　没有。
埃格森　我是说，在特丁顿或别的地方？
　　现在，我要提的问题更加具体：
　　你曾经收养过一个小孩——
　　而且收养时并不知道孩子的
　　父母？
古匝德夫人　是的，我确实收养过。
　　我丈夫与我当时没有孩子……而且
　　很穷。收养孩子有两大好处。
埃格森　你知道孩子父亲或母亲的
　　姓名吗？
古匝德夫人　不知道。
　　我知道孩子出身殷实家庭。
　　否则，我就不会收养下来。
　　不过，他是由第三方送来，
　　每月抚养费也由第三方转交。
埃格森　你对抚养费感到满意吗？
古匝德夫人　　非常满意——
　　很长时间，抚养费总是按时送来。
埃格森　抚养费中止过吗？
古匝德夫人　　是的，非常突然。
伊丽莎白夫人　当时肯定是托尼遇到了意外。
古匝德夫人　我们得悉他的父亲去世，但他没有
　　留下遗嘱。
伊丽莎白夫人　他非常粗心。
古匝德夫人　因此继承人没有责任能力。

如果母亲能确认孩子的父亲，
她就有可能得到法院的判决。
可我不知道母亲是谁！我能做什么？
伊丽莎白夫人　噢，克劳德，你看？科尔比，你懂了吗？
克劳德　不要那么肯定，伊丽莎白。
伊丽莎白夫人　我深信不疑。
科尔比是我的儿子。
古匝德夫人　你的儿子，伊丽莎白夫人？
你是说我抚养了你的孩子，
却假称是克劳德先生的来欺骗他？
克劳德先生　这正是问题的关键所在。我的妻子深信
科尔比是她的儿子。我知道他是我的儿子。
我请你来，就是想让你告诉她真相。
埃格森　这样做并非出于个人考虑，
古匝德夫人。远远不是。
你一定要替永不放弃的母亲
着想。设身处地想一想。
如果你与自己的儿子失散，
你会不会抓住每一根希望的稻草
来进行寻找？
古匝德夫人　也许会的。
伊丽莎白夫人　关于此事，我已经确信无疑。
我很吃惊，埃格森，你受过法律训练，
竟然谈到希望的稻草！科尔比是我的儿子。
古匝德夫人　在这种情况下，我不在意这个说法。
埃格森　我可以在这团乱麻中再添上一根吗？
我们从另外一个角度来谈这个问题，
我们想问古匝德夫人这个孩子的去向。
他可能就是伊丽莎白夫人的儿子。
克劳德先生　这是一个很合理的推断，埃格森。
你的眼光非常理性。我要感谢你。
古匝德夫人　我们与他无奈分离。可爱的小男孩。

抚养费未断的时候，我很高兴抚养他。
但抚养费中断后，我们没有能力
养活他，也无力继续收留他。
埃格森　你后来怎么处理了？
古匝德夫人　　我们有个邻居，
也一直未育，他们渴望领个孩子。
他们非常喜欢他，所以收养了他。
后来他们离开特丁顿，去向不明。
埃格森　你知道他们的名字吗？
古匝德夫人　　是的，我知道。
同我的名字一样，有点不太常见。
也许，可以找到他们。
他们的名字是卡根。
克劳德先生　　卡根！
古匝德夫人　卡——根。奇怪的名字。
他们为人极好。不信奉国教。
埃格森　我想那个孩子应该有个教名？
古匝德夫人　孩子送来时，看不出是否受过洗礼，
我们没有相关信息，所以不太确定。
我丈夫对此事极为关注，
所以我们又专门让他接受洗礼。
埃格森　你们给他取了什么教名？
古匝德夫人　　巴纳巴斯。
伊丽莎白夫人　巴纳巴斯？我的家人从未取过
这样的名字。这肯定是父亲家的。
可是后来，他又怎么改名科尔比？
克劳德先生　伊丽莎白，那不是科尔比！
你难道看不出他是谁吗？
古匝德夫人　是我丈夫选择了这个名字。
我们是在圣巴纳巴斯教堂结婚的。
科尔比　巴纳巴斯·卡根。是不是去世的
小表弟？萨拉姨妈，你还记得吗？

我曾发现过一只拨浪鼓与一个铃铛，
你曾告诉我，我有过一个小表弟，
后来去世了。
古匝德夫人　　是的，科尔比，我是这么对你说的。
伊丽莎白夫人　所以我的孩子还活着。我非常肯定。
我相信科尔比就是巴纳巴斯。
科尔比　不，伊丽莎白，巴纳巴斯就是巴纳巴斯。
我必须说明一下，古匝德夫人。
我有一个很有前途的年轻同事——
其实，就是刚才带你上楼的年轻人——
他的名字叫巴纳巴斯·卡根。
伊丽莎白夫人　　巴纳巴斯？
克劳德先生　是的，伊丽莎白。他签字时有时用全名。
但是出于某种原因，他不喜欢他的名字，
所以我们都叫他巴。
古匝德夫人　　非常好的名字。
他应该为此感到自豪。
伊丽莎白夫人　　这位巴纳巴斯多大了？
克劳德先生　大约二十八岁，我想。
古匝德夫人　　他应该是二十八岁。
伊丽莎白夫人　那么一定与我的计算有出入。
克劳德先生　这丝毫不让我感到吃惊。
伊丽莎白夫人　　是的，多大了？
我搞糊涂了。科尔比是巴纳巴斯——
我是说，不是巴纳巴斯。卡根先生
是巴纳巴斯。我想我会习惯的。
科尔比　他正在楼下等候！现在不正是
让他上楼的时候吗？还有卢卡斯特？
埃格森　你的建议太好了，辛普金斯先生。
〔科尔比下。
埃格森　好了，伊丽莎白夫人，如果你同意，
我们可以问问卡根先生的父母。

如果卡根先生与太太还活着，
古匝德夫人应该能认出他们。
伊丽莎白夫人　如果这样，能否证明卡根先生——
这位卡根先生——是我的儿子？
埃格森　存在一种内在的可能性——
可以这么说。
克劳德先生　　我想，伊丽莎白，
你已经找到了你的儿子。
埃格森　　还有待确认。
伊丽莎白夫人　还要看我能不能适应事实。
〔科尔比重新上场，与卡根、卢卡斯特一道。
科尔比　我告诉他们对意外要有所准备。
伊丽莎白夫人　巴纳巴斯！你的名字叫巴纳巴斯吗？
卡根　是的。是你告诉她的，克劳德先生？
克劳德先生　不，巴。是古匝德夫人透露出来的。
这是巴纳巴斯·卡根先生，
古匝德夫人……我的女儿卢卡斯特。
卡根　可是古匝德夫人怎么知道我的名字？
古匝德夫人　阿尔弗莱德·卡根先生与太太是你的父母吗？
卡根　是的。他们是我的养父母。
古匝德夫人　他们在特丁顿住过吗？
卡根　我想是的。不过，你为什么感兴趣？
古匝德夫人　伊丽莎白夫人，我想这就是你的儿子。
如果是，我就打消了你的不公正怀疑。
埃格森　卡根先生，你的养父母还健在吗？
卡根　他们住在肯特。他们想隐退到乡村。
我在塞芬诺克为他们找了个地方，
他们在那里养蜂。你为什么要问这些？
伊丽莎白夫人　因为，巴纳巴斯，你似乎就是我的儿子。
埃格森　卡根先生，你一定希望
对这个有趣的发现进行确认。
让你的养父母与古匝德夫人联系，

他们可以证明：在你很小的时候，
他们从古匝德夫人那里收养了你。
古匝德夫人是你的第一收养人。
卡根　我真不知道该如何表达内心的感受……
卢卡斯特　你说话没有必要拐弯抹角：
直接说你很尴尬。
卡根　是的，我很尴尬。
如果伊丽莎白夫人是我的母亲……
伊丽莎白夫人　对此不必有任何怀疑，巴纳巴斯。
我是你的母亲。
卡根　那么我的父亲是谁？
伊丽莎白夫人　他突然去世，死于一次致命事故。
当时你很小。你被收养原因即在于此。
卡根　他是做什么的？他是金融家吗？
伊丽莎白夫人　他对数字不擅长。你的经商能力，
我想，是来自我的家族遗传。
不过，他曾是非常出色的军人——
至少有一段时期是。
卡根　嗯，我必须适应这一切。
不过，我想知道，我应该如何称呼你，
伊丽莎白夫人。我一直习惯
把卡根夫人当作我的母亲。
伊丽莎白夫人　为了避免混乱和麻烦，
你可以叫我伊丽莎白姨妈。
卡根　这肯定要容易一些。
伊丽莎白夫人　我很希望见见他们。
克劳德，我们一定要请卡根一家吃饭。
克劳德先生　完全可以，伊丽莎白。
卡根　不过，伊丽莎白夫人——
不，伊丽莎白姨妈，如果我叫您
伊丽莎白姨妈，你介意只叫我巴吗？
伊丽莎白夫人　当然，如果你喜欢，巴纳巴斯。

卢卡斯特　你为什么不喜欢巴纳巴斯这个名字？
卡根　我不喜欢别人叫我“巴尼”——
　　巴尼·卡根！卡根就可以了。
　　而巴尼·卡根——听起来相当俗气。
　　在伦敦，这个名字给人的印象不佳。
卢卡斯特　当你当上市政官，你就是巴尼·卡根爵士。
伊丽莎白夫人　我很高兴，你们公开了结婚喜讯。
　　卢卡斯特，我会负责操办你们的婚礼。
卢卡斯特　我们打算在婚姻登记处
　　悄悄结婚。
伊丽莎白夫人　你们一定要在教堂举行婚礼。
古匝德夫人　我很高兴你能这么说，伊丽莎白夫人。
　　不过，你满意吗？
伊丽莎白夫人　　满意？对什么事满意？
古匝德夫人　你对我的怀疑完全没有根据。
伊丽莎白夫人　噢，古匝德夫人，我没有任何怀疑！
　　我原以为事情出现混乱，仅此而已。
古匝德夫人　恐怕在你的大脑中，你混淆了
　　混乱与欺骗的含义。
克劳德先生　我想，现在没有什么混乱可言。
　　可以肯定，我的妻子完全相信。
　　卡根先生的……母亲将会证实。
古匝德夫人　这将同样了结了我的一桩心愿。
　　如果从卡根夫妇处得到证明，
　　确认巴纳巴斯·卡根的真实身份，
　　你的妻子会感到心满意足吗？
　　（对伊丽莎白夫人）让他成为你的儿子，你心满意足吗？
伊丽莎白夫人　这似乎是一个奇怪的问题，古匝德夫人。
古匝德夫人　你们把我请过来，问了很多奇怪的问题。
　　现在轮到我问奇怪的问题了。
　　我想让每一个人的愿望得到实现。
伊丽莎白夫人　哦，当然……是的，可以肯定……我会很幸福的。

古匝德夫人　你希望找到儿子，现在你已经找到。
　　我们所有的人将不得不适应
　　愿望实现后的现实。这是一个痛苦的过程。
　　你，巴纳巴斯·卡根，发现自己是
　　伊丽莎白·穆海默夫人的儿子，
　　你感到满意吗？
卡根　这比做一个弃儿要好得多——
　　但愿我能称心如意。另外……是的，当然，
　　我要与我的养父母协调好关系。
　　我喜欢他们。
伊丽莎白夫人　　此事我会处理的，巴纳巴斯。
卡根　叫我巴，如果你不介意，伊丽莎白姨妈。
伊丽莎白夫人　巴，我们一定会成为好朋友。
埃格森　可以肯定，这是一个皆大欢喜的结局。
古匝德夫人　愿望得以实现，但有时
　　会对许愿的人带来不利。
　　（对伊丽莎白和卡根）不，我想，不会对你们不利。
　　（面向卢卡斯特）就我的判断而言，也不会对你不利。
　　也许，你是最聪明的许愿人。
　　做巴纳巴斯·卡根的妻子、
　　伊丽莎白夫人的儿媳
　　以及克劳德先生的女儿，我
　　不会问你是否感到满意。
克劳德先生　这是我的关切所在——做我的女儿
　　她会感到满意的。
古匝德夫人　　好，科尔比，
　　我现在必须问你，你有你的愿望吗？
克劳德先生　科尔比只是希望知道事情的真相。
科尔比　这是一个非常奇怪的问题，萨拉姨妈。
　　这个问题我只能给出奇怪的答案。
　　克劳德先生说得对：我的愿望是了解真相。
　　而真相是什么并不重要。如果存在真相，

但不了解真相是什么，会让人寝食难安。
我的愿望就是真相揭晓后的释然。
一旦了解真相，真相本身不再重要。
古匝德夫人　在父亲与母亲之间，你有过偏爱吗？
科尔比　我从未有过父亲或母亲——
我与巴不太一样。他一直有养父母，
所以找到亲生父母，他可以欣然接受。
让我的母亲安息吧。至于父亲——
我的脑子里有过父亲的概念。
它是自然而然出现的。我应该喜欢
一位从不了解、也无法了解的父亲，
因为在我出世或记事之前，
他就可能去世了。我只能
通过报道、通过文献来了解他；
了解他的生活，了解他的成功或失败……
也许，是更多的失败，而不是成功……
通过他的遗物，褪色的照片，
我试图从中找到相似之处。
我在脑海中构建他的形象，
与这个形象共处。在某种程度上，
我可以实现他未曾实现的志向，
完成他未曾完成的事业，
让一个普通的生命绵绵不息。
古匝德夫人　你愿意做谁的儿子，科尔比？
克劳德先生的，还是一个
默默无闻的人的？一个亡灵，科尔比。
考虑好了再回答。
科尔比　默默无闻的亡灵。
古匝德夫人　你的愿望就要实现。当你实现愿望，
你将不得不接受事实真相。你的父亲
已经过世，你对他一无所知。
克劳德先生　你是什么意思？

古匝德夫人　科尔比不是你的儿子，克劳德先生。
科尔比　那么，我的父亲是谁？
古匝德夫人　赫伯特·古匝德。
　　他是一个生活失意的音乐人。
科尔比　我的母亲是谁？
古匝德夫人　　让你的母亲安息吧。
　　我曾是你的母亲，但我选择做了你的姨妈。
　　所以你可以实现你的愿望，但却没有母亲。
克劳德先生　古匝德夫人，这简直难以置信！
　　这么多年，你不能布下这样一个
　　骗局。你为什么要欺骗我？
埃格森　古匝德夫人，你说的话有证据吗？
古匝德夫人　出生证明。发给赫伯特和萨拉·古匝德夫人。
　　一个儿子。
埃格森　　那么，你的姐姐与她的孩子？
古匝德夫人　死亡证明。这孩子从未出世。
克劳德先生　我不相信。我简直无法相信。
　　古匝德夫人，你在编造故事，
　　目的是让科尔比实现他的愿望。
埃格森　我会查看相关证明，克劳德先生。
　　我们并非怀疑您的话，古匝德夫人。
　　但是在如此至关重要的事情上，
　　有必要进行准确验证。希望你能理解。
古匝德夫人　我理解，埃格森先生。非常理解。
克劳德先生　我不相信。我不相信这些记录。
　　你怎么能将这样一个骗局维持
　　二十五年之久？这几乎是不可能的。
古匝德夫人　我本来无意蒙骗你，克劳德先生。
　　而是你自己骗了自己。你去加拿大时，
　　我的姐姐发现她有孕在身。
　　这些都是真的。我当时也怀有身孕，
　　而你却浑然不知。你也不会关心。

我刚才说过，我的姐姐去世时，
孩子尚未出世。而你却远在海外。
我给你发了电报，但你却从未收到。
你出差回国后，马不停蹄地来见我。
我不得不将惊天噩耗告诉你。
你看到了孩子，并认定孩子是你的。
你是那么开心，我当时犹豫过要不要告诉你实情。
后来我转念一想——为什么不？
我丈夫已不在人世。我一贫如洗。
如果让你相信这孩子是你的骨肉，
我的儿子将肯定能获得崭新的生活——
我知道这一点。这样也能让你感到幸福！
如果我说孩子是我的，他能有什么前途？
后来，我对自己的所作所为感到惊慌，
尽管我从未说过“这孩子是你的”；
我担心你提出要求查看出生证明。
但你从未提过要求。所以此事延续至今。
克劳德先生　非常合情合理的解释。但它不是真的。
古匝德夫人　仔细想想，克劳德先生。如果这不是真的，
我为什么要告诉你？把真相告诉你，
我则牺牲了寄托在科尔比身上的希望。
我也将我以前付出的心血牺牲掉。
这个代价比我以前付出的代价更大。
看到自己的人生愿望化为泡影，
你以为这是一件微不足道的小事？
当我放弃了科尔比母亲的身份，
我的放弃实际上永远难以挽回。
你难道不明白，这样袒露真相，
等于将刀子扎深，然后再拧上一把？
我也多么希望这不是事实。
科尔比　我相信您。我必须相信您。
真相给了我自由。

克劳德先生　　可是，科尔比——
　　如果这是真的——当然，这不可能是真的！——
　　不过，我看得出你相信它。你愿意相信。
　　好吧，那么就相信吧。不过，别让它影响
　　我们的关系。也许，会让我们关系更好？
　　也许，如果你想到我不是你的父亲，
　　我们的相处会更加幸福。我会接受现实。
　　只要你愿意跟着我，它不会对你的前程
　　产生任何影响。
科尔比　　谢谢你，克劳德先生。
　　你为人非常慷慨。不过，我知道谁是我的父亲。
　　我必须追寻他的足迹——这样我就可以了解他。
克劳德先生　你有什么打算？
科尔比　　我想做风琴手。
　　能不能获得成功，并不重要——
　　我以前的目标太高——超出了我的能力。
　　我原以为我已经不想做风琴手，
　　尤其当我发现毫无希望走上职业巅峰——
　　也就是说，成为大教堂的风琴手。
　　可是，我的父亲就是一个不成功的风琴手……
古匝德夫人　科尔比，应该这样说，不是非常成功。
科尔比　我希望追寻他的足迹。
克劳德先生　　可是，科尔比，
　　你不记得我们曾经有过的交谈吗——
　　很久以前！——当时我们拥有相同的抱负，
　　分担相同的失望。你向我讲述
　　你初入商界求学问业时的感觉；
　　当你发现你可以处理你原以为
　　非常棘手的事务，当你感觉自己身上
　　正在发生变化时，你感到无比兴奋。
　　那次谈话使我确凿无误地相信，
　　你就是我的儿子，因为你所描述的

也是我切身的体验，而且极其准确。
难道共同的体验对你无足轻重吗？
上天为证——在你实现音乐抱负的道路上，
我将不设置任何人为的障碍——
只要你有能力实现你的抱负。
如果你愿意，请相信，我不是你父亲，
我会接受现实。我没有任何非分之想，
只希望我们的共同之处得以维护。
我们遭遇过相同的愿望破灭，
只希望我们能因此大有收获。
科尔比　不，克劳德先生。我绝不愿意伤害你，
尽管我已经在伤害。但情况已经不同。
以前我相信你是我的父亲，因此
只满足于我们拥有的共同抱负，
并且以同样的方式来接受失败。
你有你的父亲作为行动的榜样；
你知道家传，我现在也知道家传。
克劳德先生　我永远不会对你提出父亲的要求。
我的要求是——把我当成朋友对待。
科尔比　但是，你依然会认为我是你的儿子。
你与我不可能再有父与子的关系，
除非双方都有共同的意愿。你把我看成
你的儿子——你可能愿意——可是我无法
认为你是我的父亲。如果我接受事实，
我将对你感到愧疚。我非常喜欢你。
你成为了一个对自己没有任何幻想，也没有
远大抱负的人。既然我放弃了我的
幻想和抱负，那么剩下的一切就是爱。
不过，爱不是建立在错误的伪装上。
因此我必须离开你。
克劳德先生　　埃格森！
你不能劝劝他吗？

伊丽莎白夫人　　是的。可怜的克劳德！
　　尽量帮帮他，埃格森。
埃格森　　我不会冒险。
　　辛普金斯先生是一个有主见的人。
　　辛普金斯先生，你的愿望是不是
　　想做地区教堂里的风琴手？
科尔比　这正是我的愿望。任何人剥夺不了。
埃格森　如果是这样，我正好知道我的教区
　　有一个空缺，在约书亚公园，
　　但愿对你有吸引力。原来的风琴手
　　两个月前去世了。我们一直在寻找新人。
科尔比　你认为他们会给我试用的机会吗？
埃格森　给你试用的机会？肯定会的。
　　优秀风琴手似乎不愿意来约书亚公园。
科尔比　但是我告诉过你，我不是非常优秀的风琴手！
埃格森　先别这么说，辛普金斯先生，试一试我们的风琴！
科尔比　好的，如果你能说服他们试用我……
埃格森　地区教堂委员会只会感到满意。
　　我在委员会有点影响。我是教堂俗人委员。
科尔比　我要申请。
埃格森　　不过待遇微薄——
　　恐怕非常微薄。不足以维持生计。
　　我们必须想想其他的办法，
　　增加收入。上上钢琴课？
　　作为临时措施。辛普金斯先生——
　　希望你不要把这个建议看成傲慢无礼。
　　我不希望看到你一生只做一个风琴手。
　　我想你最终会发现你有另一个职业。
　　你知道，我们曾经每天一起工作，
　　而且有一段时间。我对你有近距离观察。
　　辛普金斯先生！你一定会想到教堂仪式，
　　你仍然会拥有你的音乐。辛普金斯先生，

约书亚公园只是你成为领唱者、
甚至成为教堂牧师的垫脚石！
科尔比　我们只能顺其自然，顺势而为，埃格森。
哦，对不起……
埃格森　别说对不起。我很高兴。
顺便再谈一个实际问题：
如果你接受这个职位，那么在安居前，
你可以先到约书亚公园暂时落脚。
我们有个房间空着。如果你稳定前
能与我们同住，我们将非常高兴。
科尔比　我也非常高兴——如果埃格森夫人同意。
埃格森　没有人比埃夫人更高兴。
这一点我敢保证。
古匝德夫人　埃格森先生，
作为风琴手的妻子，我与你观点不同。
不过，我想，你也实现了自己的愿望。
我相信，这次见面可以圆满结束了。
请原谅我，克劳德先生……
克劳德先生　原谅你？噢。
古匝德夫人　我要返回特丁顿。科尔比，
能帮我叫一辆出租车吗？
科尔比　叫辆出租车？好的，萨拉姨妈。
不过我应该送你回家。
古匝德夫人　送我回家？还是叫辆出租车。
我现在离开，你介意吗，克劳德先生？
这里不需要我了。
〔科尔比下。
克劳德先生　介意？我介意什么？
古匝德夫人　那么我要说再见了。你们都实现了
各自的愿望。你和我，克劳德先生，
在二十五年前，实现了我们的愿望。
不过，在实现愿望时，我们未能恪守

协议中规定的时间条款。

克劳德先生　是吗？噢。再见，古匝德夫人。

〔古匝德夫人下。

怎么回事？都走了吗？科尔比会回来吗？

伊丽莎白夫人　我可怜的克劳德！

（卢卡斯特走过来，跪在克劳德先生的身旁）

卡根　要知道，克劳德，我们都犯了同样的错误——

只有埃格斯除外……

埃格森　　我除外，卡根先生？

卡根　我们都希望科尔比做他不想做的事情。

伊丽莎白夫人　我想，就你我而言，克劳德，这话是对的。

一个人不了解他人的意愿，

或者不了解自己的愿望，

那么肯定会犯错误！我打算改过自新。

克劳德，我必须对子女持理解态度。

卡根　我们也应该理解你们……

我是说，理解你们俩，

克劳德……和伊丽莎白姨妈。

克劳德，希望卢卡斯特和我

能让你尽享天伦之乐……如果你允许。

我们会承担做子女的责任。

（卢卡斯特用手搂住克劳德先生）

克劳德先生　别离开我，卢卡斯特。

埃格森！你真的相信她？

（埃格森点头）

幕落

张和龙 译

T. S. Eliot

The Complete Plays of T. S. Eliot

老政治家

致爱妻

因为她，才有那跳动的快乐，
在我们醒着时把我的感觉激励；
才有那韵律，调节我们睡眠时的静谧，
相爱之人的

息息相通……
心心相印，尽在不言。
唠唠叨叨，有意无意。

我把这书献给你，字里行间
报答你给我的于万一。
词语所说话中意，唯有些，意更深，
只对我和你。

人物

莫妮卡·克拉夫顿-费里
查尔斯·黑明顿
兰伯特
克拉夫顿勋爵
费德里克·戈梅斯
皮戈特夫人
卡吉尔夫人
迈克尔·克拉夫顿-费里

第一幕

克拉夫顿勋爵在伦敦宅邸的客厅。下午四点钟

第二幕

巴杰利疗养院的露台。早晨

第三幕

背景同第二幕。翌日傍晚

第一幕

克拉夫顿勋爵在伦敦宅邸的客厅。下午四点钟

（厅堂里传来说话声）

查尔斯　今天你爸在家吗？

莫妮卡　喝茶的时候，你能见到他。

查尔斯　可要是不能单独和你在一起，留下来喝茶实在没什么意义。

〔莫妮卡和查尔斯抱着大包小包上。

莫妮卡　可你必须等到喝茶。你说你能把整个下午都给我的，那就是不言而喻了。

查尔斯　可吃午饭的时候，我没法说我想对你说的……

莫妮卡　那是你的不对。你应该带我去别的餐馆，而不是那一家。那里领班和跑堂好像都是你的哥们儿。

查尔斯　也就这么一个地方我还有些名头，人家买我的账。你和我吃饭，那饭一定得吃得圆满才行。

莫妮卡　饭是吃得圆满了。可我也知道男人们的德行——喜欢显摆。想叫跑堂的都围着你乱转，这就是男人的虚荣。这是在提醒姑娘家，还有别人和他一块儿呢，她可不是唯一的。

查尔斯　你就拿我打趣吧。可一个男人要是把你带到谁也不认识他的地方，所有的跑堂都像在回避他的目光，那他的感觉才傻呢。

莫妮卡　咱们跑题了……

查尔斯　你让我跑题了……我是想解释……

莫妮卡　也就是你留下来喝茶的事。你实际也答应了。

查尔斯　你不明白的是我感到不爽。星期一你就要离开伦敦了，和你爸一起：我想法儿把整个下午都空出来，明摆着以为……

莫妮卡　你应该来喝茶。

查尔斯　我说我整个下午都有空，那意思是你要把整个下午都给我。餐馆里我无法说出来，结果你还拉我去逛商店……

莫妮卡　要是你不喜欢和我逛商店……

查尔斯　我当然喜欢。可逛着商店怎么能说事呢？唯一可做的就一件

事：猜猜你想买啥，再建议你买下来。
莫妮卡　可为什么不能留下来喝茶呢？
查尔斯　好吧，我留下来喝茶。但你心里明白，我是不会有空和你说话的。这一点你清楚。你爸退休了，天天都在家。而你们就要离开伦敦了。再有呢，就你爸那样，别的男人谁想单独和你待一会儿——门都没有。我还没说上两句，他就踢踏踢踏地进来……
莫妮卡　你的话可远远超出两句了。还有，我爸走路可不踢踏。你一点儿也不尊重人。
查尔斯　我想尊重来着。可你知道，我一分钟和你独处的时间都不会有。
莫妮卡　你已经和我独处了好几分钟。你全用来瞎嚷嚷了。不过，说真的，查尔斯，我爸肯定会一直埋头在书房里，要等别人叫他喝茶才会想到离开呢。所以，有话不妨现在说。不过我很明白你想说什么。先前都听过了。
查尔斯　你要再听一遍。你以为我要再对你说我爱你。也没错。不过呢，我还有别的话要说，以前没说过的。会让你震惊的。我相信你爱我。
莫妮卡　呵，你这人可真霸道！真是的，你一定以为自己是个催眠师呢。
查尔斯　现在是折磨我的时间吗？不过说这话，我挺自私的，因为我认为——我认为你也在折磨着你自己。
莫妮卡　没错。是这样。因为我爱你。
查尔斯　这么说我说对了！刚才说出来的那一刻，我吓坏了。因为我并不知道你爱我——我只是想这么以为。而我却让你说了出来！不过，既然说了出来，你还得再说一遍。因为我需要多多的保证！你肯定没弄错吧？
莫妮卡　怎么回事，查尔斯？这话悄没声息挨上来，站在我背后，一声不吭，许久许久，过了许久，我才察觉出它来。
查尔斯　你的话好像从很遥远很遥远的地方传来。可又很近。你改变着我，我也改变着你。
莫妮卡　真的，我的身上有多少你？
查尔斯　我的身上有多少你？我不是一刻钟前的我了。我与你——现

在那是什么意思呢？
莫妮卡　在咱们私下的小天地里——咱们现在有个私下的小天地了——那意思是不同的。看！咱们回到了几分钟前才到过的屋子。靠椅，桌子，门……我听见有人来了：兰伯特送茶来了……
〔兰伯特推着小车上。
而我会说，“兰伯特，请告诉勋爵茶点备好了。”
兰伯特　好的，莫妮卡小姐。
莫妮卡　查尔斯，你能留下来喝茶，真好。
〔兰伯特下。
——现在我们在公共天地了。
查尔斯　你爸爸就要来了。神态平和，透着霸气，和蔼迎人——这一直就在提醒我不能待得太久，因为你是属于他的。他好像恬然自得地以为，除了他，你其实不想要任何人在身边！
莫妮卡　不要以为我对你说了什么，你就可以来说我爸的不是。首先，你不了解他。其次，咱们还没订婚呢。
查尔斯　没订吗？咱们彼此相爱，这一点没有异议。而且法律上没有任何障碍。这样还不算订婚吗？难道你不能肯定你想嫁给我吗？
莫妮卡　不，查尔斯，我肯定想嫁给你——等我自由的时候。不过到那时，说不准你变心了呢。有过这种事的。
查尔斯　我不会。
〔敲门声。兰伯特上。
兰伯特　对不起，莫妮卡小姐。老爷让告诉您不用等他喝茶了。
莫妮卡　谢谢，兰伯特。
兰伯特　他这会儿正忙呢。不过不会耽搁很久的。
〔下。
查尔斯　难道你不明白这是在折磨我吗？你要把你爸带到那个奢侈的疗养院去。你要单独和他在那儿禁闭多久？以后呢？
莫妮卡　我应该陪他去。我有几大理由。
查尔斯　比嫁给我还要充分的理由？什么理由吧？
莫妮卡　首先，他害怕独自一人。他这辈子从未独自一人过。晚上在家，哪怕他读书或看他的报纸，这时屋里也要有人陪着他。别人也可以读书，或者干坐着，手里没什么不能打断的事。他可以偶尔对人说

上一句。多数情况下，都是我陪他。
查尔斯　我知道一直是你。可惜的是，你没有兄弟姐妹分担一下。是姐妹，我应该说。因为你的弟弟对你一点用也没有。
莫妮卡　恐怕对任何人也没用。可怜的迈克尔！妈妈惯坏了他，爸爸又太严厉——他俩在一起总吵架。
查尔斯　可你说你陪你爸有几大理由。还有比他害怕孤独更充分的理由吗？
莫妮卡　第二个理由正相反：他害怕周围都是陌生人。
查尔斯　可他在人中间可精神了：摆弄人、操纵人、哄骗人、吓唬人——他样样都是大师。怕什么陌生人呢！
莫妮卡　这你就不懂了。你有权有势的时候见人，那是一副官场派头，人眼里的你不是什么个人，而是个公众人物。搞政治的时候，爸爸挂的是公众标签。后来，做上市公司主席的时候，他一直都保留着个人的一面。
查尔斯　他个人的一面保留得可真好，有时候我都怀疑有没有什么……个人的一面要保留的。
莫妮卡　当然有个人一面的，查尔斯。肯定有。
查尔斯　你给了两条理由。相互矛盾。还有第三条吗？
莫妮卡　这第三条理由就是：希尔比医生才告诉我的——爸爸的病比他自己意识到的要严重得多：也许这回去了巴杰利疗养院，就再也回不来了。不过，希尔比想让他处处得到些鼓励——如果他心存希望，还有可能多活些日子。所以，希尔比挑了那么个地方。一家疗养院，感觉像住在酒店里——四周透不出一点儿诊所的气息——一切都是康复的氛围。
查尔斯　这是你最有说服力的理由，也最令人沮丧。因为这种局面可能要延续很长时间。你会把我们的婚期一拖再拖的。
莫妮卡　恐怕……不会太久的，查尔斯。几乎可以肯定，去牙买加过冬天是不可能了。希尔比说，“先预订着吧，就好像你们是要去的”。不过，巴杰利疗养院离你的选区很近。就算议会进入会期，周末你也可以过来呀。要是爸爸不要我看护，你就可以带我出去。不过，他绝对会喜欢和你说话的。
查尔斯　我知道他习惯了我在他眼前晃悠。

莫妮卡　我见过他看你的样子。他是在想自己像你这么大的时候——像你一样刚刚起步，抱着同样的希望，同样的雄心壮志——他也在想他的种种失意。
查尔斯　那是惆怅、同情，还是……嫉妒？
莫妮卡　嫉妒无处不在。谁没有嫉妒之心？人多半要么意识不到自己的嫉妒，要么也不因为嫉妒而难为情。查尔斯啊，假如嫉妒是和同情和惆怅……和柔情掺杂在一块儿，那咱们就谢天谢地了。我肯定他是喜欢你的。所以，你得常来。哦，查尔斯，亲爱的——
〔克拉夫顿勋爵上。
莫妮卡　爸爸，你来得可真慢。忙些什么呢？
克拉夫顿勋爵　下午好，查尔斯。莫妮卡，你可能也猜到我在干什么了。不认识这本子了吗？
莫妮卡　你的记事本。
克拉夫顿勋爵　没错。我一边翻看，一边沉思。
莫妮卡　可现在哪能看记事本呢？你知道医生是怎么嘱咐的：彻底休息，啥也甭想。不过我知道，要这样可不容易。
克拉夫顿勋爵　我正是这样做的呀。
莫妮卡　啥也没想？
克拉夫顿勋爵　啥也没想。就是回忆：年复一年，每天我一边吃早饭，一边看这本子——或者跟这一样的本子——你知道，我把过去的本子都集中在一个架子上。我可以在相应的本子里找到二十年前的今天，在下午的这一刻，我在干些什么。如果说今天，我一直在看这个记事本，不是在早饭桌上，而是在下午茶前，那是因为我在摩挲着几张空白页——在我进入议会后，最先留下的几张空白页。过去我会把要对人说的话记下来。现在我无话可说了，也没人可说了。我在想……还要有多少空白页呢？
莫妮卡　要是我们由着你，你很快就会把它们填满的！我要做的就是阻止你。你精力旺盛，一刻也不消停——就像开动起来无穷无尽的能量，最后会把机器磨坏的。你知道，我得保护你。
克拉夫顿勋爵　都耗尽了，莫妮卡，你知道的。查尔斯啊，他们说要休息，这些个医生。他们叫我小心一点儿。生活悠着点儿。生活悠着点儿！这就像有人最终就想坐上火车去个什么地方，而你却叫他别去

赶火车一样。对于过去的生活，我可一点也不留恋。我只是害怕眼前的空虚。如果我有精力工作到死，那么面对死亡，我会何等开怀！可是，等待，只是等待，动也不想动，却又厌恶没有行动。害怕空虚，却又一点儿不想填满它。真好像一条支线上的火车站，你坐在空荡荡的候车室里，末班车开走了，其他旅客都离开了，售票处也关门了，搬运工也走了。在清冷空荡的屋子里，面对空荡荡的隔栅，我在等什么呢？谁也不等。啥也不等。

莫妮卡　可你一直都在盼望这一刻呀！你知道，在欢送宴会上你好一通抱怨：员工们的赠礼，那样的仪式，你不得不说的话，还有你不得不听的话！

克拉夫顿勋爵　（指向仍放在盒子里的一只银托盘）不知道我印象更深的是哪个——是他们言不由衷说我的那些话，还是我言不由衷的回答——就为那个，我感激不尽啊。呵，抠抠巴巴地凑份子，买了这么个银盘！份钱还不够，这就是主席的价码！我的那帮董事们嚷嚷，“咱们一定要自己出钱，让份子翻番——一定要买个光鲜的东西”。这东西盛访客的名片倒正好——搞得好像现在人临走还丢下名片，又好像还会有人来登门拜访似的。

莫妮卡　爸爸呀，你这是抑郁得上瘾了！你知道你是风风光光地退下的——报上说你的每一个字，你都读了。

查尔斯　头版的文章说：“我们确信，他的慎思明断依然会长久地为政府效力。”还说期待在上院的辩论中听到您的声音……

克拉夫顿勋爵　只要地位显赫的人退下，报界就会来上这一套。要是我死在位子上，我的讣告会占据一栏半的篇幅，还会有个插图，一张二十年前的肖像。退休五年后死去，篇幅减半。十年后死去，还有一个段落。

查尔斯　那是对公众人物的褒奖。

克拉夫顿勋爵　不如说是，失败的成功人士的殡葬，成功的失败者的葬礼。他们占了别人眼红的位置。我们走的时候，许多人略感悲伤，而我们亲密的同事们，那一小撮真正了解我们所占位子的人，可就窃喜了。他们可不愿我在金融街区阴魂不散，或是坐在上院里。而我呢，鬼魂一个，也不想在那儿露面。人竟然会怕鬼，想起来就好笑。他们哪里知道鬼多么怕人啊！

〔敲门声。兰伯特上。

兰伯特　打扰一下，老爷。楼下来了位先生，非要见您不可。我告诉他，不经事先预约，老爷您不见任何人。他说他知道，所以带了这便笺来。还说如果您听说他没见着您就走了，您会很生气的。

克拉夫顿勋爵　什么样的人？

兰伯特　看面孔像外国人。不过说一口地道的英语。声音很好听。

克拉夫顿勋爵　（看过便笺后）我在书房见他。不，等一下。那里扔得到处都是报纸。我还是在这儿见他吧。

兰伯特　好的，老爷。莫妮卡小姐，我把车推走了？

莫妮卡　好的，兰伯特，谢谢您。

〔兰伯特下。

查尔斯　我该走了。

莫妮卡　咱们去书房吧。我从那儿送你走。

克拉夫顿勋爵　把你们从这间屋子里撵走，真不好意思。不过，莫妮卡，我得单独见见这个人。以前没听说有这么个戈梅斯先生。可他带了一个熟人的介绍信来。我没法拒绝他了。不过，凭我对介绍人的记忆，我估计他是来要钱的。或是上门来推销什么一钱不值的东西。

莫妮卡　爸爸，你现在不该再和这种人纠缠了。要是你二十分钟内打发不了他，我就让兰伯特去叫你接长途电话。走吧，查尔斯。替我拿上外套。

查尔斯　再见了，先生。希望一两个星期后，在巴杰利疗养院见到你们俩。

〔兰伯特上。

兰伯特　老爷，戈梅斯先生来了。

克拉夫顿勋爵　再见，查尔斯。请记住，无论什么时候，只要你在附近，我们俩都想见到你。对吧，莫妮卡？

莫妮卡　没错，爸爸。（对查尔斯）我们俩都想见到你。

〔莫妮卡和查尔斯下。

〔兰伯特带戈梅斯上。

克拉夫顿勋爵　晚上好，戈……戈梅斯先生。您是卡尔弗韦尔先生的朋友？

戈梅斯　你几乎可以说，咱们铁得一塌糊涂。不认识我了吗，狄克？

克拉夫顿勋爵　弗雷德·卡尔弗韦尔！你怎么回来换了个名字？
戈梅斯　自打我认识你，你不也改了名吗？咱们在牛津的时候，你是不起眼的狄克·费里。然后，你结了婚，拿过你老婆的名字，成了理查德·克拉夫顿-费里先生，最后是，克拉夫顿勋爵。咱也学了你的样儿，当然不成气候。你知道，在咱待的那地方，改名更姓是常有的事。再说，在咱那个国家，我老婆的名字要比卡尔弗韦尔听上去正常得多，念起来也容易些。
克拉夫顿勋爵　你……离开英国后，一直都待在那儿吗？
戈梅斯　刑满释放后。
克拉夫顿勋爵　怎么又回英国了？
戈梅斯　思乡、好奇、躁动不安，随你怎么说都行。不过，这些年，我可累得够呛，我琢磨，现在该放个长假了，算是疗养吧。这就是我回来的目的。你看，我和你一样，狄克，鳏夫一个。所以，我想去哪儿，就去哪儿。你瞧，戈梅斯而今是圣马可——一个中美洲共和国的极受敬重的公民。在那儿成为受人敬重的公民可不容易，和在这里一样地难。不过有一点要说明：那儿的人要是敬重你，原因可是大不一样哟。
克拉夫顿勋爵　你是说，你的行为让你在英国这里身败名裂，可同样的行为却让你在那儿受人敬重？
戈梅斯　绝对不是，绝对不是。我觉得这样说话未免有些刻薄。我可一直守着法来着，也一直让法守护着我。有时候，我得付出大价钱。不过，咱凭经验知道该付给谁。一点儿小钱，在合适的地点以合适的方式花出去，那回报可是好几倍哟。真是这样的，我向你保证。
克拉夫顿勋爵　换句话说，你干上了系统的腐败营生。
戈梅斯　不对，狄克，你的逻辑有问题。你怎么能腐蚀已经腐败了的人呢？我可以发誓，咱从未腐蚀过谁。其实呢，为官清白到可以被腐蚀的主儿，咱还从未见过呢。
克拉夫顿勋爵　这样看来，你一多半的生意，要是在英国做了，好像会让你再蹲大狱的？
戈梅斯　正是。不过，结论不对。如果在英国，这种事咱想都不会想。我的道德标准是和我身处的社会一致的。凡你不赞成的事，我在英国都不会做。

克拉夫顿勋爵　这一点至少还令人欣慰。我相信，你没有必要去伪造文书吧？
戈梅斯　伪造文书，狄克？亏你想得出！我告诉你吧，伪造文书可是危险的活儿。这一点，我坚信不疑。不行的，伪造文书，或者说伪造支票，或者诸如此类的事，迟早肯定都会败露的。然后怎么样呢？你得走人了。这对我可不行。我这人太恋家。顺便说一句，我有好几个孩子，都长大成人了，日子过得不错。我不会让我的两个儿子搞政治的。狄克，在我那个国家，政客不能犯错。谨小慎微的人总会安排一架飞机随时待命，同时开有一家瑞士银行的账户。来不及逃脱的人要么身陷囹圄，很不自在，要么就去面对行刑队了。你不明白政治是一件多么严肃的事！我对儿子们说："千万别碰政治。远离政治，要脚踩两只船：这边得不到的，也许能从那边弄到手。"狄克，家里不会一点儿威士忌也没有吧？
克拉夫顿勋爵　威士忌有。（按铃）可你为什么回来呢？
戈梅斯　这你已经问过了！来见你呀，狄克。很自然的愿望嘛！因为你是我唯一可以信任的老朋友。
克拉夫顿勋爵　你真的信任我？承蒙赏识。
戈梅斯　你心里很明白你当之无愧。不过我说"信任"……
〔敲门声。兰伯特上。
克拉夫顿勋爵　兰伯特，拿威士忌来。还有苏打水。
兰伯特　好的，老爷。
戈梅斯　再来点儿冰块。
兰伯特　冰块？好的，老爷。
〔下。
戈梅斯　接刚才的话：我说"信任"的时候，这两个字可是有教训的。泛泛地说信任人，那是不着边际的话。什么意思呢？你是在这一方面或那一方面，信任一个男人，或一个女人。甲在这一点不会令我失望；乙在那一点不会令我失望。不过，我一直对儿子们说："等你到了需要信任某人的关头，你一定要让他的值得信任有所值。"
〔说话的当儿，兰伯特悄无声息上场，放下托盘，下。
克拉夫顿勋爵　自己来吧？
（戈梅斯也不客气，满上一杯）

戈梅斯　你呢？
克拉夫顿勋爵　我不喝，谢谢。
戈梅斯　变好了哈！
克拉夫顿勋爵　我想知道你为什么需要信任我。
戈梅斯　非常简单。我三十五年后回到了英国。你能想象离开家乡三十五年的滋味吗？走的时候，我二十五，和你一样大。去几千英里之外，到另一种气候中，听另一种语言，看别样的行为标准，我要替自己另弄一副德性，另取一个名字。想想这意味着什么吧——另取一个名字。

（起身去喝威士忌）

不过，你当然知道的！你那点经验足够让你自以为是了。你改过两次名字——水到渠成，每一步不过是又上一个台阶，所以你并不明白什么叫变成另外一个人。但是，我改名的那个地方，可没有什么社会台阶要上。那是临堑一跃——过去就回不来了。我一个纵身，就和自己分离了。而你呢，慢慢悠悠、顺顺当当，你从来没有意识到狄克·费里早就死了。我娶了个英语一字不识的姑娘；她也不想学英语，对四千英里外发生了什么全无兴趣。她只信教区牧师对她说的话。我让我的孩子们学英语——有用啊。我一直用英语跟他们说话。可他们用英语思维吗？没有的事。他们用西班牙语思维，但他们的思维是印第安人的思维。上帝啊，狄克，你可不知道那隔绝的滋味。想家啊！思乡是个伤感的词。你不懂我的那种隔离感。你以为你……
克拉夫顿勋爵　我肯定我懂得。我一直孤身一人。
戈梅斯　啊，孤独——谁都知道那是什么滋味。你的孤独——那么惬意、温暖，呵护备至的；你并没有被隔绝，你只是被呵护起来了。只有在你终于意识到你失去了自己的时候，你才会非常地孤独。
克拉夫顿勋爵　我在等你说你为什么要信任我。
戈梅斯　非常简单。我父亲死得早——这倒是件好事。我母亲——我敢说她还活着呢，不过一定很老了。她一定以为我死了。至于我那几个嫁了人的姐妹，我可不以为她们会跟自己的男人说家里的事。她们不会想见我的。不会。而我需要个老朋友，一个我能信任的朋友。卡尔弗韦尔和戈梅斯——他都能接受。在他眼里，卡尔弗韦尔就是戈梅斯，戈梅斯就是卡尔弗韦尔。狄克，我需要你给我一种现实感！

克拉夫顿勋爵　可是，按你那套信任人的说法，你准备如何让我的值得信任有所值得呢？
戈梅斯　这一点早就解决了，狄克，好些年前就解决了：那时你要罩着我，我的灵魂都被钢环给箍住了。那些事，一桩桩，咱们一会儿再说吧。咱俩之间一直有着这层关系，是不是奇怪啊？
克拉夫顿勋爵　我倒从没想过。说下去。
戈梅斯　那好，回想一下上牛津的时候咱们什么样。再想一想在你的影响下，我变成了啥样。
克拉夫顿勋爵　你不能把你的……不幸归咎于我的影响。
戈梅斯　你在学校里的那帮哥儿们，我同他们太不一样了。我和你们就不是一类人。这我知道。你在牛津开始要罩着我的时候，我敢肯定你那帮哥儿们都疑惑：你到底看中了我什么——我，一个从无名的文法学校里出来靠奖学金吃饭的学生。我自己也不明白。不过，我受宠若惊。后来，我逐渐明白了：你跟我热乎，那是因为这样你感觉很受用——看见我受宠若惊，看见我崇拜你，这撩起了你对权力的向往。所有人都以为我会成为优等生的。我想你的老师当时以为你会被开除的吧。结果却是两样。至少，你混了下来。后来，这些事我琢磨了很长时间。
克拉夫顿勋爵　你的结论是？
戈梅斯　是这样的，狄克。你性喜放荡。不过，你从不过度。你，狄克，心里有个精明鬼。他可从来没有帮过我的忙。
克拉夫顿勋爵　对于后来你的遭遇，我当然是不能承担什么责任的，什么责任也没有。
戈梅斯　你在牛津领着我，又撒手不管了。于是我被开除，那后果你还记得吧：混了个惨巴巴的小职员——那是你老爸替我找的；养成了奢侈的品位——那是你调教的。同样不幸的是，练就了一手书法绝活。于是，像你刚才提醒的那样，挪用公款、伪造文书。然后呢，蹲了大牢，这倒给我时间把一切都想明白了。
克拉夫顿勋爵　你这是第二次提到你的反省了。不过，有一件事你好像给忘了：你出来的时候，我帮过你。
戈梅斯　没错。替我付了车船费。我知道为什么：你想甩了我。原因我一会儿再说。眼下咱们看一眼你的生平吧。你很有钱，婚姻美满

——或者说似乎美满。靠着你老爸的钱，靠着你老婆家庭的影响，你进了政界。咱们就说你自己干得很好吧？不过，我猜想，没有你希望的那么好。

克拉夫顿勋爵　别人从未指责过我犯错。

戈梅斯　没错。在英国，错误是无名无姓的，因为承担责任的并不是那个犯错的人。这是你们的传统了。或者，假如你的错误曝光，不过是给你挪个位子，至少在那个位子上，你不可能再犯一模一样的错误。最糟的结局，也就是变成反对党，让别人去犯错，直到大家把你自己的错或多或少给忘了。我敢说，狄克，你肯定犯过错……所以你离开了政界，到金融界占了个显赫的位子。政府有事可以一直向你咨询，不过，当然了，也不必就采纳你的建议……你看，我一直留意你的生涯来着。

克拉夫顿勋爵　承蒙关注。感动。

戈梅斯　我天生善交朋友。你的飞黄腾达令我欣喜啊。不过有件事我不明白。你不到五十，就官拜大臣了，照此下去，应该问鼎啊！可你却退出政界，进了金融圈。做了银行总裁，上市公司的主席。你样子还真像那么回事——生来就是个高大傀儡的料。可到了六十，你又退了。干吗在六十呢？

克拉夫顿勋爵　你这么了解我，一定也知道，我是在医生的反复要求下退休的。

戈梅斯　那是啊。例行的委婉说辞。不过我还是奇怪。你健健康康地又过了五年，至少吧——令人惊讶啊。他们怎么会让你退休呢？

克拉夫顿勋爵　真想知道，我告诉你：我中风了。没准还会再来一次。

戈梅斯　是啊。没准还会再来一次。不过，我想知道这……中风的起因；我还想知道你是否就是人们所说的那伟大的经济学家和金融奇才。我了解到一些其他的变故。听说你的婚姻并不美满的时候，狄克，我难过极了。还有你的儿子。我听说他在大学里走了你的道，不过没有你身上那个精明鬼的保佑，来告诉他适可而止。瞧，我现在又渴了。

（给自己倒上威士忌）

克拉夫顿勋爵　饶有趣味的历史概述。不过，我觉得尚欠准确。我唯

一感到惊讶的是，圣马可这位受人敬重的公民，一边做着他诡秘暗示的那种生意，一边却在百忙之中对我的生涯了解得那么仔细。
戈梅斯　我自个儿的生涯，我就不向你详细交代了。我混得很好。我想知道的是，要是没遇到你，我会是个什么样？我应该得了优等生吧，也许做了教书先生呢，在一所中学里教历史，我就是从那样的中学考上牛津的。再看眼下呢？我是个人物了——圣马可的一个大人物，比我待在英国更显赫的人物。
克拉夫顿勋爵　这么说，你自以为是个成功人士……
戈梅斯　世俗的成功，狄克。在另一种意义上，咱俩都是失败者。可即便如此，我也宁愿要我的这种失败，而不要你的那种。
克拉夫顿勋爵　你所谓的失败是什么呢？
戈梅斯　我所谓的失败？一个人得不断跟自己装模作样，作成功状——早晨起来先得化个妆，然后再照镜子——这种人，在我看来，就是最彻底的失败。
克拉夫顿勋爵　你这样要我相信你的……世俗的成功——你这种装模作样难道不正是如此吗？
戈梅斯　不对，因为我知道我付的钱币价值几何。
克拉夫顿勋爵　可不！真有意思啊！我还是不明白你为什么要来见我。或者说，你说你可以信任我——可我还是不明白你的意思。
戈梅斯　狄克，还记得有个月夜咱们赶回牛津吗？你开着车？
克拉夫顿勋爵　好多次呢。
戈梅斯　有一次比较特别。你很清楚我指的是什么。一个夏天的晚上，月影斑驳——你在路上撞倒那个老人的夜晚。
克拉夫顿勋爵　你是说我在路上撞倒了一个老人。
戈梅斯　你自己也明白。我说“狄克，你撞人了”，这时你要是惊讶了，难道一下也不会表现出来吗？你的脚根本就没离开过油门。
克拉夫顿勋爵　咱们不是急嘛。
戈梅斯　不只是急吧。你是不想让人知道咱们去过哪儿。和咱们一块儿厮混的姑娘——她们叫什么来着？我全都给忘了——你可不想让人把她们叫来作证。你实在无法面对啊。狄克，现在明白为什么我说能够信任你了吗？
克拉夫顿勋爵　如果你觉得公众会对这个故事感兴趣，干吗不把你的

故事卖给一家星期日报呢？
戈梅斯　亲爱的狄克啊，你怎么能有这么荒唐的想法！事情过了这么多年，谁会相信圣马可的费德里克·戈梅斯的一面之词呢？而你会因此受到多大的伤害呀！这种东西，报社看都不看。再说，你别以为我还想以弗雷德里克·卡尔弗韦尔的身份出现在公众面前吧？不会的，狄克，你的秘密在我这儿安全着呢。当然了，没准我会透露给几个朋友，要他们保守秘密。也没准甚至会传到你认识的什么人的耳朵里。不过，你决不会知道我告诉过谁，或者有谁知道有谁不知道。我向你保证。我是个谨慎小心的人。相信我吧。
克拉夫顿勋爵　那么你要什么？要钱吗？
戈梅斯　我的老伙计呀，你可太愚钝了！我说“你的秘密在我这儿安全着呢”，于是你就……唉，说什么我也不能相信，你会指责一个老友上门来……讹人！相反，我敢说，我能把你赎上个好几回。圣马可是个赚钱的好地方，不过存钱在那儿可不保险。我的投资——也不全是以我的名义——分布很广。就说这事吧，我现在在斯德哥尔摩或苏黎世开设的账户，足以让我下半辈子过得舒舒服服。说真的，狄克，你该向我道歉。讹人！正相反啊，一旦你有了难处，我的全部财产都可以任你支配。正像你一分钟前直截了当提醒我的那样，你曾经是我的一个朋友，慷慨的朋友。也许，现在轮到我对你慷慨了。
〔兰伯特上。
兰伯特　打扰一下，老爷。莫妮卡小姐要我提醒您，五分钟后有个长途电话找您。
克拉夫顿勋爵　我会去接的。
〔兰伯特下。
戈梅斯　啊，事先安排好的干预，针对一个缺钱犯难的不速之客，终结其令人讨厌的造次。好吧，我不会缠你很久的。不过，我敢说，给你打电话的那位再等上一刻钟也无妨。
克拉夫顿勋爵　走之前——你要什么呢？
戈梅斯　我一直想表明的是，我只要你的友情！就像过去那样——你教给我奢侈品位时的那样。现在轮到我了。要是你的医生允许你偶尔抽上一口，我可以让人直接从古巴给你寄雪茄来。我是个孤独的人，狄克，渴望温情啊。我只要在我待在这里的时候，尽可能多地和你在

一起。而越能多和你在一起，没准我会待得越长久些。
克拉夫顿勋爵　这太荒唐了！胁迫一个人和你在一起——你管这叫友情？还装模作样干什么呢？
戈梅斯　胁迫，狄克！你怎么能说胁迫呢？你太冷酷了。我唯一的目的就是再续咱们的友情。难道你不明白？
克拉夫顿勋爵　现在我明白了：许多年前，我把友情给了你的时候，我的回报就是你的嫉妒、怨愤和痛恨。所以，你把你的堕落归咎于我。可我怎么能替你负责呢？我们一样的年纪。你是个有道德观念的自由人。你妄称我教了你奢侈的品位：要是你不先有了那些品位，你是不会喜欢跟我一块玩的。
戈梅斯　说得好，快要令人信服了：难道你不希望自己能够相信这番话吗？
克拉夫顿勋爵　要是我拒绝陪你呢？
戈梅斯　啊，我可以等的，狄克。你最终会心软下来的。你会逐渐感到，有我在身边要比不见我的身影更让你自在些。你会怕见人的窃窃私语，怕在镜子里看见你身后的那张脸，怕见暧昧的笑容、远远的招呼，怕走进吸烟室时突然一片沉寂。别忘了，狄克：你没有停车！好了，我还是走吧。我没待得让人不耐烦吧？给你打电话的老兄也许正不耐烦着呢。很快我会再见你的。
克拉夫顿勋爵　我想，不会很快。我要离开这里了。
戈梅斯　听说了。咱贵族里无人，可报界里有朋友。就此别过吧。再次重逢，确信咱俩可以重拾旧谊，真令人神清气爽啊。
〔戈梅斯下。
〔克拉夫顿勋爵坐着沉思片刻。敲门声。莫妮卡上。
莫妮卡　是谁呀，爸爸？
克拉夫顿勋爵　以前认识的一个人。
莫妮卡　哦，这么说你认识他？
克拉夫顿勋爵　是的。他改了名。
莫妮卡　我猜他想要钱？
克拉夫顿勋爵　不，他不要钱。
莫妮卡　爸爸呀，这场会面可把你累着了。现在你得去休息，晚饭前再起来。

克拉夫顿勋爵　好的，我这就去休息。真希望查尔斯和我们一起吃饭。来个聚餐多好。
莫妮卡　爸爸，你就不能和我单独在一起吗？要是你今晚受不了单独和我吃饭，到了巴杰利疗养院该怎么办呢？

幕落

第二幕

巴杰利疗养院的露台。数天后一个
阳光明媚的早晨。克拉夫顿勋爵与莫妮卡上。

莫妮卡　到目前为止，情况比你预期的要好，对吧，爸爸？他们随咱们的便。餐厅里的人没有一点好奇的样子。床很舒适，热水也热，早餐还相当不错。客房的服务员可真是客房的服务员哪：我问她上午咖啡的事，她回说“我不是负责十一点钟茶点的人，那是护士的事”。
克拉夫顿勋爵　到目前为止，还算不错。再过两星期——十四天里没人盯着你，也没人递画报要你看，或者三缺一，要你凑上一桌桥牌——我会感觉信心更足的。不过，我要承认已经心满意足了。但愿这幸福感能长久些吧！年轻的时候，幸福常有，不过那时没加留意；等有意识的时候，幸福少了。

　　希望这和煦的阳光再多延续几天。不过，今年的初夏气候反常，这光景常常预示着果树要遭霜冻了。
莫妮卡　别管那么多，咱们且尽情享受这好天气吧。在我的记忆里，你没有别的，总是烦恼缠身，摆脱不掉。眼下，我就想看见你开心快乐起来！
克拉夫顿勋爵　也许，我从未像大多数人那样，真正享受过生活。至少，没像他们看上去浑然不觉地那样快乐过。不过呢，我倒常常知道，我不快乐。我内心深处对自己不太满意。我想这种不满促使我一生要去寻找——不是世界存在的理由，而首先是我自己存在的理由。我们内心的这个自我，这个无声无息的旁观者，严厉而无语的批评家——他是怎么回事呢？他恐吓我们，怂恿我们去干徒劳无益的事。在他的数落下，我们一错再错，可到头来，他却为此更加严厉地指责我们。
莫妮卡　你承认了此刻你觉得生活快乐，这里似乎也确实安宁宜人。甚至护士长太太也随咱们自便，虽然她的样子颐指气使得很。
克拉夫顿勋爵　没错。不过想想她的话。她说：“随你们自便吧！你们需要绝对的安宁：巴杰利疗养院正是这样的地方。”我觉得这话的

兆头可是不好。人这样说话，就表明暗藏了一种要干扰别人私生活的欲望，肯定要爆发的。
莫妮卡　嘘——，爸爸，我看见她从房子那边过来了。拿起你的报纸，开始给我读报吧。
〔皮戈特夫人上。
皮戈特夫人　早晨好，克拉夫顿勋爵！早晨好，克拉夫顿小姐！今天早晨天好极了！我怕你们以为受了怠慢，所以特意赶来解释一下。最近这些天，我忙得不得了。我就想，“早餐后我没紧跟着过来，克拉夫顿勋爵会理解的：他也是忙人一个嘛。”不过，我希望你们还愉快吧？还有什么需要提供的吗？有什么要求，告知我们即可。直接给我办公室打电话。如果我不在，我的秘书——蒂明斯小姐会在的。能有幸为你们服务，她会乐不可支的哟！
莫妮卡　您太客气了……呀，抱歉，我们还不知道该怎么称呼您呢。叫您“护士长太太”吗？
皮戈特夫人　噢，不，可别叫“护士长太太”！当然，在某种意义上，我的确是个太太——不，这不单是说我是结了婚的——其实，我是寡妇。不过，我是个训练有素的护士。当然，我一直生活在你们可能会说的医疗圈子里。我父亲是药理学方面的专家。而我丈夫则是个出色的外科医生。你们知道吗，我是在一次阑尾手术中爱上他的！我是手术室里的护士。不过，在巴杰利疗养院，你们可别叫我“护士长太太”。你们也明白，凡是类似疗养院氛围的东西，我们都是刻意回避的。我们不想让客人们觉得自己是病人，不过，我们倒也从来没有过健康无恙的客人，除非像您这样的，克拉夫顿小姐。
莫妮卡　克拉夫顿-费里。或者简短些：费里。
皮戈特夫人　非常抱歉，克拉夫顿-费里小姐。我是皮戈特夫人。就叫我皮戈特夫人吧。这名字简短，也好记。不过，我才说着呢，客人里罕有健康无恙的，但我们也从不接收无药可救的。你们知道，有些人想到这里来等死，发来的申请让我们应接不暇。我们决不接收。我们也不接收看上去无药可救的客人。这个要求我们向所有送人来这里的医生都明确过。去吃午饭的时候，你们可以环顾一下餐厅：病怏怏的，一个也没有！都是康复中的人，或者像你这样，来休息的。所以，你们要记住，始终叫我皮戈特夫人，好吗？

莫妮卡　好的，皮戈特夫人。不过有件事还请明示。我们还没见着她，但客房服务员提到一位护士。等我们见到她时，就称她“护士”吗？
皮戈特夫人　啊，没错。这不一样。她是真正的护士，你们知道的，完全合格。我们这个制度保持着一种非常微妙的平衡：简单地叫我“皮戈特夫人”，会让客人们在这一方面放心；管我们的护士叫“护士”，则会让他们在另一方面感到放心。
克拉夫顿勋爵　我完全明白您的意思了。
皮戈特夫人　好，现在我得走了。手头的事多得不得了啊！不过，走之前，让我来给您把被子掖好吧……这个季节，您可得非常小心了。初夏的暖和天很靠不住的。好了，现在您看起来舒服些了。克拉夫顿-费里小姐，别让他下午在屋外待得太晚。记住，你们要想非常安静，就去静谧室。那儿有一台电视。晚上比较热闹。不过还不算太挤。
　　〔下。
克拉夫顿勋爵　我的担心应验了。不过，还不能说糟糕透顶。哪里有皮戈特夫人这种人，哪里没准就有比皮戈特夫人更可怕的客人。
莫妮卡　希望这不过是她应对每一位新来客人的调味酒。她觉得是应尽的礼节吧。也许在这之后，她就随咱们去了。
　　〔皮戈特夫人再上。
皮戈特夫人　我可真是怠慢咱们的客人了！克拉夫顿-费里小姐，我该把巴杰利疗养院能够为年轻的客人提供些什么娱乐设施跟您多说两句。如果咱们中间年轻人比较多的话，晚上就办舞会。眼下还不够。游泳也还太早。不过，咱们有几位客人酷爱网球。当然了，槌球总是可以玩的。不过，我不建议您马上就玩槌球。还是等您对其他客人多些了解，知道不能和谁玩以后再说吧。是谁我就不指名道姓了。不过，有那么一两位是输不得的，这就败坏了一切运动的乐趣，我觉得。
莫妮卡　谢谢您，皮戈特夫人。不过，我很喜欢散步。我听说这附近有很好的林荫道。
皮戈特夫人　的确如此。我可以借您一张地图。沿岸或者山间，都有漂亮的林荫道，远离公路的车水马龙。您一定得体验一下最美的林荫道。我是不会为这里不够刺激感到抱歉的：毕竟，宁静安详才是我们

的存在理由。好了，我不打扰，您自己欣赏吧。

〔下。

莫妮卡　希望她别又想起别的什么来。

克拉夫顿勋爵　她会折回来，跟咱们多说两句宁静安详的问题。

莫妮卡　我觉得她不会再来烦咱们了：从她离开时脸上的表情，我看出，她觉得今天在咱们这儿该做的她都做了。我要去周围巡视一下。别害怕呀！要是你发现有客人像是朝你这边摸过来，你就把报纸盖在脸上，装出你假装睡着的样子。如果他们认为你睡着了，会想法弄醒你的。可如果看见你是假装睡着，那就只好心领神会了。

〔下。

一分钟后，克拉夫顿勋爵把报纸罩在脸上。卡吉尔夫人上。她坐进旁边的一把折叠躺椅里，稳稳神，拿出自己的编织物。

卡吉尔夫人　（迟疑过后）希望没有打搅您。我总要来这里坐坐的。这个角落阳光最多又最隐蔽。其他客人谁也没发现。您这么快就找着了，真是聪明。怎么会选了这个地方呢？

克拉夫顿勋爵　（扯下报纸）我女儿选的。她也看出这里好像有您刚才说的那些个好处。您给证实了，真好。

卡吉尔夫人　哦，这么说她是您的女儿——那个非常迷人的姑娘？她显然对父亲很孝顺。昨天晚上我在餐厅就望着你们俩来着。您是克拉夫顿勋爵大人吧？有人说您要来这儿——已经成为话题了。可我还不信真有这么一天呢！而现在我就坐在这里同您说上话了。天哪，过了这些年，真是不可思议。您甚至都认不出我来了！甭管在哪儿，我都会认出您的。不过呢，您的照片我们倒是常在报纸上见到。大家都认识您。不过，我还是希望您也认出了我，理查德。

克拉夫顿勋爵　什么！

卡吉尔夫人　您还认不出我吗？

克拉夫顿勋爵　怕是没有。

卡吉尔夫人　我们有三个人——埃菲、莫迪和我。那一天我们是在河上度过的——我永远不会忘记的——那是我一生的转折点啊！您那些朋友叫什么来着？是谁邀请我们吃午饭的？说真的，他们的名字我忘得一干二净。你们请我们吃饭——饭店叫什么名，我忘了——不过，饭很好吃。我们一起都上了平底船，我们带了个装茶点的篮子，里面

有几块漂亮的小蛋糕——我忘了你们叫它们什么来着。你们让我拿篙撑船试试，结果我弄得浑身湿透，还差点儿把篙给扔了，惹得你们都笑话我。难道您不记得了？
克拉夫顿勋爵　请说下去。您说得越多，我越容易想起来。
卡吉尔夫人　事后我们三人——埃菲、莫迪和我——谈起您。好像是多少年前的事了啊！我现在记得清清楚楚，吃惊吧？您知道吗，我对您，那是一见钟情——我想不出为什么，不过事情往往就是这样。我说："这个人——我可以跟他走世界去！"可是埃菲——您知道，埃菲很精的——埃菲说："那你就把自己给毁了。留神我的话吧，"埃菲说，"你要是决意跟那个男人，他会甩了你的：他这人靠不住。那个人没真情。"这就是她说的话。或者她说的是"没胆色"？我也拿不太准。现在您想起来了吧，理查德？
克拉夫顿勋爵　您刚才复述的谈话，我是头一次听说。不过，我确实想起了您。
卡吉尔夫人　时光在我身上留下了令人伤感的变化，理查德。我早年可是很漂亮的。那时您就这么觉得，别人也这么看来着。不过，照您的记忆，理查德，请您说出我的名字吧——就一下：您认识我时的那个名字。听到您再一次说出我的名字，我会非常激动的。
克拉夫顿勋爵　您叫梅西·巴特森。
卡吉尔夫人　嗨，理查德，您这是存心逗我呀。您明白我说的是我的艺名。您认识我时的那个名字。
克拉夫顿勋爵　那就是，梅西·蒙特娇。
卡吉尔夫人　没错。梅西·蒙特娇。我曾经是梅西·蒙特娇。您没有认出我。
克拉夫顿勋爵　毫无疑问，您改了名。我也改了名。您当下的名字是……
卡吉尔夫人　约翰·卡吉尔夫人。
克拉夫顿勋爵　我想，您结婚，很多年了吧？
卡吉尔夫人　很多年前，那是第一次。维持的时间不长。人们有时说："爱情错一步，一步连一步。"真是这样啊。阿尔吉是个懦弱的人，不过他淳朴——不奸不滑。然后我嫁给了卡吉尔先生。他比我大二十岁。正合我的需要。

克拉夫顿勋爵　他还健在吗？
卡吉尔夫人　他心脏不好，工作又太累。您没听说过卡吉尔设备公司吗？做办公家具的。
克拉夫顿勋爵　我从来无需过问设备的问题。我相信他的生意很红火……我的意思是，他让您的生活很有保障吧？
卡吉尔夫人　理查德呀，要是我没钱，医生也不会把我送到这儿来。没错，我是有了保障。不过您和我最终竟然在这儿见面——难道不奇怪吗？这里，竟然在这里！
克拉夫顿勋爵　为什么不可以呢？我不明白的是，您怎么在这儿一见到我，居然就要唤起过去的事情来。那些事，我还以为咱俩谁也不想提了呢。
卡吉尔夫人　这您就错了，理查德。埃菲总说——她可真是个聪明的姑娘！——“他不懂女人。凡是信了他的女人，很快就会发现这一点。”男人也许更愿意把爱过的女人都给忘掉。可女人对于爱慕自己的人，一个也不想忘。真的，哪怕他无情无义，在她的记忆里，仍然是一种证明。男人靠遗忘活着；女人靠的是回忆。此外呢，女人没什么感觉羞耻的地方；而男人却总想忘掉自己的卑劣行径。
克拉夫顿勋爵　可咱们之间已经两清了呀。谁伤害谁了吗？我得了我的教训，您也得了您的，要是您需要教训的话。
卡吉尔夫人　您不愿相信我真的爱您！当然了，您不想相信，这也很自然。可是您觉得，或者您想以为，假如我真的痛苦过，那么我就不会想要您知道我是谁，就不会想过来谈谈过去的事。您错了，知道吗？说说过去——说说您和我，那是痛苦又快乐的事。那些回忆令人痛苦，但我珍惜它们。
克拉夫顿勋爵　要是您真的伤心过，我看不出您怎么还能那样行事。
卡吉尔夫人　一颗心一旦抚平了伤口，谁又能说它是否受过伤呢？不过，我知道您话里的意思。您是说，如果我真的在乎您，我就不会为背弃婚约而告您。真是腻味的胡话！打官司只是因为人得做点什么。真是，也许我就不该庭外来解决。我的律师说：“我建议你接受吧，因为费里先生要竞选议员：他父亲对他在政治上抱有极高的期许。如果他输了背弃婚约的官司，有些人就不想出来支持他了。”他说：“他的律师开出的条件，我觉得，是你能得到的补偿的两倍。”埃菲持反

对意见——她想让您曝光。但我放弃了。我不想毁了您。要是我继续打官司，您的职业生涯也许就到头了。再往后，您也不会成为克拉夫顿勋爵的。所以呢，您飞黄腾达，那基础也许还是我给打下的呢！
克拉夫顿勋爵　也许同时还有您自己的？我好像记得，仅仅过了一年左右，您的名字就醒目地出现在了沙夫茨伯里大街上。
卡吉尔夫人　没错，我还有艺术在。您不记得我的那首《爱我还不晚》引起多大的轰动吗？要不是先前的经历，我是不可能那样带入感情的。您听见我唱了吗？
克拉夫顿勋爵　听见过。
卡吉尔夫人　什么感觉？
克拉夫顿勋爵　没什么感觉。记得我发现自己没什么感觉，吃了一惊。我想，也许，先前的事可真是幸运的解脱，对咱俩来说。
卡吉尔夫人　那个“咱俩”是后来加上去的，理查德。您想的是，对您真是幸运的解脱。您不难为情吗？
克拉夫顿勋爵　我为什么要难为情？我问心无愧。短暂的热恋，以双方唯一均感满意的方式终结了。
卡吉尔夫人　您问心无愧。我很少听人提到自己的良心，除非要说他们问心无愧。您付出一大笔钱，摆脱了纠缠，还没有曝光。于是您就问心无愧了。其实呢，您过去一直就没什么头脑，我觉得您现在还是那个傻傻的理查德。过去您想装个精通世故的人。现在又装什么来着？我猜，是老政治家。而一个老政治家和惟妙惟肖地装作一个老政治家——这两者之间的差别，几乎可以忽略不计的。您样子很像。不管扮的什么角色，我得说您一直都样子很像。
克拉夫顿勋爵　再没有角色要我扮演了，梅西。
卡吉尔夫人　总会有个角色要你扮演的，一直到最后。在讣告里您还要演，不管谁来写。
克拉夫顿勋爵　您是很久以前认识的我，我们熟悉的时间也不长，而您就自信很了解我的性格，我得说，自信得令人吃惊啊。
卡吉尔夫人　理查德，我可是年年都跟踪您的发展来着。尽管我们相识的时间确实不长，但我们的关系却密切得很，我觉得足以让我对您了解一二了。理查德啊，您可别以为我还爱着您；也不要以为我对过去的您崇拜得不行。只不过我觉得咱俩有缘……别怕啊。不过您那时

触动了我的心——也许是挠了一把，那触动依然还在。我也触动了您。想到咱们仍然在一块儿，蛮吓人的；更吓人的是想到咱们也许永远会在一块儿。我好像记得在哪儿读到过这样一句话：他们的火焰还没有熄灭。您知道我都做些什么吗？我每晚都读您的信。

克拉夫顿勋爵　我的信！

卡吉尔夫人　您忘了给我写过信吗？唉，也不是很多。值得保留的寥寥几封。寥寥几封。不过很令人陶醉的！咱们分手的时候，埃菲说："对你价值连城呀，梅西。"我想，要是拿上了法庭，分量会很重的。难道您不记得了吗？

克拉夫顿勋爵　有点儿模糊。很煽情吗？

卡吉尔夫人　爱如潮水。想看看吗？恐怕没法给您看原件，都收在我律师的保险柜里呢。不过我有影印件，人家对我说，一模一样的。我喜欢读你的手迹。

克拉夫顿勋爵　您把这些信拿给许多人看过吗？

卡吉尔夫人　只给几个朋友看过。埃菲说："要是他日后成了名人，而你穷困潦倒，你就把这些信拿去拍卖了。"对啊，明天上午我把影印件带来，念给您听吧。

——哎呀，皮戈特夫人来了！是冲咱们来的。她这人太可怕了！说起来没个完。你受得了吗？如果我马上走开，也许她能心领神会，明天就不来打扰咱们了。

早晨好，皮戈特夫人！早晨的天气太好了！

〔皮戈特夫人上。

皮戈特夫人　早晨好，卡吉尔夫人！

卡吉尔夫人　亲爱的皮戈特夫人呀！我怎么觉得您从来就没坐下过：您完全就把自己献给咱们了。

皮戈特夫人　关照我的客人，卡吉尔夫人，那是我分内的职责。我喜欢感到他们需要我！

卡吉尔夫人　您确实照顾得很好了，皮戈特夫人。您那么体贴周到，还那么善解人意。

皮戈特夫人　不过，我该给你们介绍一下。您这是在和克拉夫顿勋爵，著名的克拉夫顿勋爵说话。这位是卡吉尔夫人。两位是我们极其尊贵的客人。我过来是要保证让克拉夫顿勋爵觉得舒适自在。我们不

能让他说话累着自己。他需要的是休息！您要走吗，卡吉尔夫人？
卡吉尔夫人　啊，我知道克拉夫顿勋爵是来休养的。我突然想到，同时对付咱们俩，他没准有些吃不消。再说，我也该去做做呼吸训练了。
〔下。
皮戈特夫人　其实，看见卡吉尔夫人缠上您，我就赶来救您了。所以您上午要喝的酒，我也亲自给带来了，而不是照惯例，由护士来办。您不会知道这个名字的。不过您也许记得时俗讽刺剧里的梅西·蒙特娇。她曾经名气很大的。今天的年轻人，对她这个名字，恐怕不以为然了。不过，您和我应该记得的，克拉夫顿勋爵。她哼的那支曲子——《爱我还不晚》，一度是人人传唱啊。她是个有魅力的人，我敢这么说。不过呢，不太对您或我的脾气。我估计她想见您来着，所以我想我要抓住机会暗示她——当然是委婉地——不要打扰您。好了，现在她走了。要是她再来打扰您，尽管通知我。恐怕这就是名人要遭的罪吧。
〔莫妮卡上。
啊，克拉夫顿-费里小姐！我没看见您过来。现在我得走开了。
〔下。
莫妮卡　我看见皮戈特夫人又来烦你，就赶紧回来救急了。爸爸，你的样子很疲倦。她应该懂事些的呀。不过，更让我不开心的是有个对你……不太好的消息。
克拉夫顿勋爵　哦，是吗？怎么回事？
莫妮卡　没走多远，我就在小路上碰见了迈克尔。他说一定要见你。怕是出了什么不好的事。
克拉夫顿勋爵　他开着车吗？
莫妮卡　没有，走来的。
克拉夫顿勋爵　希望他没再出事故。你知道，自打他上回闯了祸，我就整天提心吊胆，生怕他撞倒个什么人。
莫妮卡　爸爸呀，你就担心这个？可见你的神经有多紧张了。他不过是撞了棵树呀。
克拉夫顿勋爵　没错，是棵树。也没准是个人呢。不过不可能的。否则，他也不会逍遥法外了。也许，他跟什么女人在一起，有麻烦了。

他有一些朋友，我肯定他是不想让你或我知道的。
莫妮卡　八成是钱的问题。
克拉夫顿勋爵　如果只是又欠了债，我觉得还能容忍。可他人呢？
莫妮卡　我叫他在花园里等着呢，等我先让你有个思想准备。我已经向他说明了医生要求你安心静养。他不会大吵大闹的。不过，我看出，他怕了。你也知道他怕起来是个什么样。容易憋火生气的。所以，我希望你能耐心点儿。
克拉夫顿勋爵　好吧，叫他来。把这件事了了。
莫妮卡　（喊）迈克尔！
〔迈克尔上。
克拉夫顿勋爵　早上好，迈克尔。
迈克尔　早上好，爸爸。
（停顿一下）
今天天真好。你在这儿，有这么好的天气，我很高兴。
克拉夫顿勋爵　我在这儿，你高兴？你从伦敦开车过来的吗？
迈克尔　昨天晚上开过来的。现在住在离这儿两英里的客店里。地方不大，也还不错。
克拉夫顿勋爵　为什么待在那儿？我觉得你们度假一般不挑那种地方的。
迈克尔　其实不是度假。不过，这家客店真是不错。饭菜可口，对一个乡村客店来说难得了。而且一点也不贵。
克拉夫顿勋爵　你一般不会觉得这有什么不错的呀。打算在那儿长待下去吗？整个假期？
迈克尔　其实呢，这不是度假。唉，我刚才说过了吧？
莫妮卡　我希望你们彼此之间别这么客气了。迈克尔，你知道你来找爸爸要什么，爸爸也知道你想跟他要点什么。假如我让你们独自在一起，也许你们就会说到正题上了。
〔下。
迈克尔　你知道，想跟你说明点儿事非常地难。你总是不等了解实情就断定该骂的是我。我记得的头一件事就是为我没犯过的错而挨骂。我一直耿耿于怀。如果你总骂一个人，那么这个人最后闯了祸也是顺理成章的事。

克拉夫顿勋爵　你可是早就开始闯祸了呀：小学的时候偷东西，你不是被开除了吗？还是回到正题来吧。你又闯祸了。如果你乐意，我们姑且不问该骂谁，这样呢，你也不必去指责别人了。你就说出了什么事吧。
迈克尔　唉，我工作没了。
克拉夫顿勋爵　阿尔弗雷德·沃尔特爵士给你弄的那份差事？
迈克尔　我都忍了两年了。乏味透顶。
克拉夫顿勋爵　凡是工作没有不乏味的，十之八九……
迈克尔　我要干刺激得多的事儿。
克拉夫顿勋爵　哦？
迈克尔　我想找个风险更大的事儿做做。
克拉夫顿勋爵　我敢说你已经搞了你个人的投机买卖。
迈克尔　我有几个哥儿们很会指点。一直很对路——不过我没采纳。
克拉夫顿勋爵　你采纳的呢？
迈克尔　不太好，有原因的。事实是，要想获利，我需要很多的资金才行。要是那会儿能多借一些钱，没准我就发了。
克拉夫顿勋爵　借？找谁借的？不是……从公司吧？
迈克尔　找了个放高利贷的。一个哥儿们给介绍的。凭我的名字，给了我优惠：这是我这名字给我带来的唯一好处。
克拉夫顿勋爵　凭你的名字。怎么个优惠法？
迈克尔　两年之内，我一分钱不用付。利息就加在本金上。
克拉夫顿勋爵　这是什么时候的事？
迈克尔　快两年了。背上了债，这时间过得可真快啊。
克拉夫顿勋爵　还有别的债务吗？
迈克尔　噢，一般性的债务：比如，欠裁缝的钱。
克拉夫顿勋爵　我想到了。牛津还是那样。
迈克尔　那是他们不对。他们不把账单寄来，过后我就忘了。因为是你的儿子，我才背了债。就是因为你的名字，他们非给赊账不可。
克拉夫顿勋爵　你被开除是因为你的这些欠债吗？
迈克尔　部分是吧。阿尔弗雷德爵士还过来听了汇报。做出一副很震惊的样子。说他不能留下任何好赌的人。居然叫我赌徒！他说会跟你通气的。

克拉夫顿勋爵　所以你就慌慌张张赶来这里，好让我先听到你的说法。我敢说阿尔弗雷德爵士的说法会大不一样。他还说了什么吗？
迈克尔　老一套。就像个小学校长。还像我在牛津的老师。“你有那么一位父亲，你这做儿子的却干出这种事来。”无非这种话。他说，他不想声张这事，全是看你的面子。我告诉你吧，做名人的儿子可不是闹着玩的。你不知道我在办公室里遭了多大的罪。首先，人人都知道，那工作是为我而设的，就因为我是你的儿子。都觉得我是多余的人。都知道我不可能靠工资吃饭。一个个尽拿我开心——有时候明明我无事可做，却都装模作样，说我太累了。就连勤杂工也跟我皮笑肉不笑的。我都不知道这么久我是怎么熬过来的。
克拉夫顿勋爵　你的缺点就这些了？阿尔弗雷德爵士还说过别的难听话吗？
迈克尔　喔，他说我跟一个姑娘太亲密了。他以为我和她还怎么着了呢，其实哪儿有的事。
克拉夫顿勋爵　也许是你不愿承认。
迈克尔　唉，毕竟，她是唯一对我好点的人。倒也不是很提劲的，混混时间罢了。要是给我点有意思的事做做，这种事压根儿就不会发生。
克拉夫顿勋爵　现在你打算怎么办呢？
迈克尔　我想出国去。
克拉夫顿勋爵　想出国？嗯，这想法倒不错。离开英国，找个自治领待上几年，没准能让你成个人呢。我有些关系，差不多到处都有，至少是业务上有过往来的人。澳大利亚——不行。那儿我认识的人都在城市。户外生活对你更适合些。去西加拿大怎么样？或者到新西兰放羊去？
迈克尔　放羊？天哪，不要。这可不是我想干的事。我要赚钱。我要靠自个儿混出个名堂来。
克拉夫顿勋爵　可你想做什么呢？想去哪儿？你觉得你想要个什么样的生活？
迈克尔　我就想过我自己的生活，按我自己的好坏标准、我自己的是非标准。我想走得远远的，到个谁也没听说过克拉夫顿名字的国家去。或者如果我在什么地方改了名——没准我会这么干的，那里也没

有人会知道或在意我以前的名字叫什么。
克拉夫顿勋爵　这么说，你是准备与家庭断绝关系，不想要继承点什么了？
迈克尔　我有什么可以继承的？你的那个爵位，我明白你为什么要它。妈妈知道的。首先，因为有了它，你就可以不无尊严地乘机退出政坛了，因为别人不再需要你了。其次，你希望成了克拉夫顿勋爵，就可以和妈妈的家庭比个高下，其实，是压他们一头。我毫不怀疑，想到能把你的名字和爵位传给儿子，你的那个心满意足啊。可这不是为了我！我只是你的儿子——也就是说，是你生命的一种延续，在你不在的时候，代表你来继续行事。你是把这强加于我的，我为什么还要谢你？我不知道，等你进了坟墓，这会给你多大的满足？如果你死后还有知觉，我敢说，你会感到惊讶的。可怜的鬼魂啊！算完了得失，疑惑不解：当初何必计较那些琐事啊。
克拉夫顿勋爵　这么说，你要我帮你逃离你的父亲！
迈克尔　也帮我的父亲把我摆脱掉。你根本就不知道，一旦我出了国，你会发现生活能变得有多快乐。我想要的就是有机会出国去，与人合伙干点有意思的事。不过呢，人家可能觉得我该有点儿本钱。
克拉夫顿勋爵　你准备做什么生意？
迈克尔　我也说不好。进出口吧。一进一出，都有赚的机会。
克拉夫顿勋爵　迈克尔啊，我会帮你的。不管你要做什么，只要经过调查，我对生意的性质感到满意，我都会帮你起步的。
迈克尔　反正我决定要离开英国了。
克拉夫顿勋爵　迈克尔！你想走——除了你说过的之外，还有别的原因吗？不是因为……出了人命吧？
迈克尔　出人命？为什么会出人命？哦，你是说在路上。当然没有。我开车技术好着呢。
克拉夫顿勋爵　那么，那个姑娘呢？
迈克尔　我又不傻，不会惹上悔婚官司的，也不会搞得什么人要离婚。你大可不必替那个姑娘或别的任何人操心。我就是想出去。英国我待腻了。
克拉夫顿勋爵　我清楚那并不是你的意思。不过呢，想去国外待几年也很自然。没准真能让你学点本事。不过，如果激励你的不是什么雄

心抱负，而只是逃避的愿望，那我可是不太喜欢。
迈克尔　我不是逃避。
克拉夫顿勋爵　当然，不是逃避司法，只是逃避现实。迈克尔啊，你要是能有个远大的志向、出人头地的梦想，我会非常乐意助你一臂之力的。哪怕你因而永远不在我的身边，去饱受热带骄阳的常年炙烤，或在北极寒夜的战栗里挨冻。迈克尔，相信我：逃避过去的人永远会逃无可逃的。这是我的经验。等你实现目标，以为自己功成名就、无限风光的时候，你会发现你过去的失误正在那儿等着你呢。迈克尔啊，我活着可全是为了你们——你和莫妮卡。要是我再活二十年，知道我的儿子原来是个懦夫，那我这二十年不过是个行尸走肉罢了。
迈克尔　很好：愿意的话，叫我懦夫好了。不知道如果换了你，你会不会去充英雄好汉。我觉得你不会的。你不像我，没有那种压力。你爸爸有钱，可算不上个人物。所以呢，你没有什么榜样立在那儿。你一直极力推崇的那些行为规范，说是对我有好处的。但不知道你自己是不是一直照着做来着。

（没人注意，莫妮卡已经上来了）

莫妮卡　迈克尔！你怎么能这样跟爸爸说话呢？爸爸呀，这是怎么了？你怎么气成这样？我知道迈克尔一定有大麻烦了。你就不能帮他一把吗？
克拉夫顿勋爵　我想帮他来着，想看他有什么打算，再推他一把。我已经给他提了一个建议，要他好好想想。但是，假如他要出国，我希望他走的时候完全是另外一种精神状态，而不是现在这个样子。
莫妮卡　迈克尔！说话呀。
迈克尔　有什么可说的？我想离开英国，自谋职业。可爸爸却说我是懦夫。
莫妮卡　爸爸呀，你知道，为了你，我死都行。唉，这话听上去也太傻了。可一家人之间的爱是无法用语言表达的。你活在其中，却不加留意，但这爱却渗透了一切，表达着其他种种的爱。这是无声的爱。我能对你们说什么呢？爸爸，不管迈克尔行为如何；迈克尔，也不管爸爸说了什么，你们都得原谅对方，你们要爱对方。
迈克尔　假如爸爸要爱的话，我本是可以爱他的。可是，莫妮卡，他从不要我的爱。你知道，我一直很喜欢你——其实，我是个很重感情

的人。但……

〔卡吉尔夫人拿着公文包上。

卡吉尔夫人　哎哟，理查德！没想到你还在这儿。我回来是想一个人静静地读读你给我写的信。不过，碰上了一个小小的家庭聚会，真是不错。我知道你们是谁。你，当然是莫妮卡了。而这位呢，一定是你的弟弟——迈克尔。我没说错吧？

迈克尔　没错。不过……

卡吉尔夫人　我怎么知道的？那是因为你太像你父亲年轻时的样子了。理查德，他跟你过去可太像了。你是不会给我们介绍了，我还是自己来吧。我就是梅西·蒙特娇。这对你们当然没什么，孩子们。时俗讽刺剧——梅西·蒙特娇领衔主演，那都是八百年前的事了。而今我是约翰·卡吉尔夫人。理查德啊，你的两个孩子可真令人惊讶：莫妮卡一点也不像你，可迈克尔——我认识你爸爸还是在很多很多年前，他现在可是大变样了。不过，他那时就是你这样。你爸爸曾经是我非常亲密的一个朋友呢。

迈克尔　他真的像我？

卡吉尔夫人　你声音像他！动作像他！不可思议，还有那份魅力！理查德，你的一身魅力全在他身上了。不承认是不行的。哎，这来的是谁？是新到这里的客人。冲咱们招手呢。认识他吗，理查德？

克拉夫顿勋爵　过去的一个熟人。

卡吉尔夫人　太有意思了。他身材很棒，长得有些异国情调。是外国人吗？

克拉夫顿勋爵　从中美洲什么地方来的。

卡吉尔夫人　好浪漫呦。我想会会他。他过来跟咱们说话了。你得介绍一下。

〔戈梅斯上。

戈梅斯　早上好，狄克。

克拉夫顿勋爵　早上好，弗雷德。

戈梅斯　没想到我会到这儿跟你会合吧？你在这儿疗养。我也需要疗养一下，我说服了医生。听说你决定到巴杰利疗养院来，我就对医生说：“那儿怎么样？还有更好的建议吗？”于是他就把我送到这儿来了。

卡吉尔夫人　哦，你们最近见过面？理查德，我觉得你可以给我们介绍一下。
克拉夫顿勋爵　嗯。这位是……
戈梅斯　圣马可国杰出公民，你的老友费德里克·戈梅斯。这就是我的名字。
克拉夫顿勋爵　那么，就让我用这个名字——把你介绍给——约翰……约翰……
卡吉尔夫人　约翰·卡吉尔夫人。
戈梅斯　狄克，咱们的姓氏好像不太提劲啊！
卡吉尔夫人　您瞧，戈梅斯先生，克拉夫顿勋爵和我刚成为朋友那会儿，大家知道的是我的艺名。曾几何时，伦敦谁人不知演时俗讽刺剧的梅西·蒙特娇啊。
戈梅斯　要是梅西·蒙特娇一如卡吉尔夫人这样赏心悦目，那她在舞台上的成功，就是完全能够理解的了。
卡吉尔夫人　哦，您从未见过我吗？遗憾啊，戈梅斯先生。
戈梅斯　我与英国的事情断了联系。要是我在伦敦，处在狄克的位置，我应该就成了您极其忠实的崇拜者了。
卡吉尔夫人　《爱我还不晚》——这是我的成名曲，戈梅斯先生。
戈梅斯　永远不会太晚的。对吧，狄克？——这位小姐，我想是你的女儿吧？而这位就是你的公子了？
克拉夫顿勋爵　我儿子迈克尔，我女儿莫妮卡。
莫妮卡　您好。迈克尔！
迈克尔　您好。
卡吉尔夫人　您认识克拉夫顿勋爵不会比我早吧，戈梅斯先生？
戈梅斯　亲爱的夫人，我跟狄克·费里可早就认识了，不是您能相比的。我们在牛津就是朋友。
卡吉尔夫人　啊，您上过牛津！所以您的英语才说得这么地道？当然了，从长相看，您应该是西班牙人。我喜欢西班牙人。他们很有贵族气。不过，我们以前怎么从未见过面呢？您跟理查德在牛津是朋友，而在那儿之后不久，理查德和我就成了亲密的朋友，对吧，理查德？
戈梅斯　我想那是我离开英国以后的事了。
卡吉尔夫人　当然了，这就对了。牛津毕业以后，我想您是回……您

家在哪儿呢？
戈梅斯　圣马可共和国。
卡吉尔夫人　回到了圣马可。戈梅斯先生，如果您真要待在巴杰利疗养院，我可提醒您——我要好好地盘问您，让您把理查德在牛津时的事都给我说出来。
戈梅斯　有一个条件：您也把您认识狄克时他的一切情况都告诉我。
卡吉尔夫人　（拍拍公文包）交换秘密，一件对一件，戈梅斯先生！您得先出牌！
莫妮卡　爸爸，我想你现在该休息了。我得说明一下，医生强烈要求我父亲在每顿饭前都要休息一会儿，要绝对安静才行。
克拉夫顿勋爵　可迈克尔和我必须接着谈。今天下午吧，迈克尔。
莫妮卡　不行，我觉得你今天说得够多的了。迈克尔，你住得这么近，明天上午再来吧？早饭以后好吗？
克拉夫顿勋爵　对，明天上午过来。
迈克尔　好吧，我明天上午来。
卡吉尔夫人　你就住在附近吗，迈克尔？你爸爸跟我是老朋友了，叫你迈克尔好像是自然而然的事。你不介意吧？
迈克尔　没关系的。我住在乔治饭店——离这儿不远。
卡吉尔夫人　那我陪你走一段吧。
迈克尔　太好了，真是。
戈梅斯　度假呢？是在伦敦工作吧？
迈克尔　不是度假，不是。一直在伦敦工作来着，不过我想解放自己，到国外去。
卡吉尔夫人　你得把这事跟我一五一十地说说。没准我能给你些建议呢。理查德，咱们这就走了。再见了，莫妮卡。戈梅斯先生，你可要说话算数哟！
〔卡吉尔夫人与迈克尔下。
戈梅斯　好了，狄克。咱们得听医生的话。不过呢，住在这里，咱们可得好好聊聊过去的事。一会儿见。
〔下。
莫妮卡　爸爸，这些人太讨厌了。咱们不能再待在这儿了。我想要你躲他们远点儿。

克拉夫顿勋爵　我想躲避的是我自己，是过去。真是懦夫一个呀，也说要躲避了！太虚伪了！几分钟前，我还跟迈克尔理论呢，叫他不要逃避自己过去的错误：我说我有教训的。可我要教人的东西，我自己明白吗？好吧，再从头学吧。迈克尔和我一起去上学。我们并肩坐在小课桌前，听任同一个先生的同样羞辱。可我还有时间吗？迈克尔还来得及。对我会不会太晚了呢，莫妮卡？

幕落

第三幕

背景同第二幕。翌日傍晚。莫妮卡独自一人坐着。查尔斯上。

查尔斯　喂，莫妮卡，我来了。希望你接到了我的口信。
莫妮卡　啊，查尔斯，查尔斯，查尔斯。你来了，太好了！我都急死了，还有点儿害怕呢。你早晨打电话来，他们居然找不到我，真是气死人了。我一直渴望能听到我恋人的声音，感受其中的爱抚，却偏偏不能，反而让皮戈特夫人听了去。噢，查尔斯，我想死你了！我现在正需要你呢。
查尔斯　亲爱的，我就想知道你需要我。在伦敦的最后一天，你承认你爱我。但我不知道……对不起，我禁不住有些疑惑你的话有几分当真。那时你好像并不需要我。你说咱们还没订婚呢……
莫妮卡　咱们现在订婚了。至少我订婚了。我要永远和你在一起。
查尔斯　咱们又得去逛街购物了！不过，亲爱的，早晨接到你的信，说到你父亲和迈克尔，还有过去跟他有关系的那些人，我就一直在想怎么才能帮他一把。如果他们是来讹诈的话——看起来很像是的，你觉得我能让你父亲跟我说实话吗？
莫妮卡　瞧你，查尔斯！怎么会有人来讹诈爸爸？爸爸可是最严谨、最一丝不苟的人啊。爸爸的过去有个不光彩的秘密——这是完全不可能的事！我简直无法想象。

（克拉夫顿勋爵悄无声息上）

莫妮卡　爸爸，我真没想到你会从那边过来。我还以为你在屋里呢。你去哪儿了？
克拉夫顿勋爵　没走远。就在那棵大柏树下站了一会儿。
莫妮卡　干吗要在柏树下呢？
克拉夫顿勋爵　我感觉像是被拽到了那个地方。没关系。我听到你们说起不光彩的秘密。有许多事情啊，莫妮卡，也说不上是犯罪，超出了法律能管的范围，比如：一时的失误、无心的偏差、鲁莽的投降、难以解释的冲动、前一分钟做下后一分钟马上就后悔的事、我们极力想对世人隐瞒的事。查尔斯·黑明顿，你这一生就没有什么你想忘却的

事吗？没有什么你想一直隐瞒的事吗？
查尔斯　当然有我乐意忘掉的事，先生，或者确切地说，我希望从未发生过的事。我的有些事你还不知道，莫妮卡，不过，倒也没什么不能跟你说的事。
克拉夫顿勋爵　要是你没什么，确实没什么不能对莫妮卡说的事，那你什么问题也没有。你们彼此相爱——这我看出来了，无需别人再来告诉我。如果你觉得有事无论如何也不能让世人知道，对她却没什么可以隐瞒的，那你的灵魂就是安全的。一个人如果能有一个人，一生能有这么一个人，他愿意对其袒露一切——注意了，不仅有作奸犯科，不仅有卑鄙无耻、猥琐怯懦的事，还包括他愚蠢笨蛋（谁没有过呢？）的可笑情形——那么他就是爱着那个人的，而他也因爱而得救了。我恐怕没有爱过任何人，真的。不，我爱我的莫妮卡——只是有个障碍在那儿：如果你从未和比你年长的人平等地坦诚相见过，那么你也不可能和你的孩子坦诚相见。孩子小的时候，你无法在她面前袒露自己。等她长大成人的时候，你已经用那么一张虚构的网把自己给裹起来了。我一辈子都在想忘掉自己，想觉得自己就是我扮演的角色。装得越久，越难扔下行头，走下舞台，换上自己的衣服，说自己的话了。于是，我就成了莫妮卡的偶像。她崇拜我演的角色。要是她看见演员走下舞台，脱了戏服，卸了妆，也不说台词了，我如何能肯定她还会热爱他呢？莫妮卡啊！我是装模作样骗得了你的爱。我现在对这装模作样厌倦了。不过我希望等你知道了爸爸其实什么样，其实是个失败的演员后，你的心里对他还能存有一丝的爱。
莫妮卡　越多了解你，爸爸，我只会更加爱你的。我应该更能理解你。查尔斯那里没什么我害怕知道的事。你这里也没什么我不敢知道的事。
查尔斯　莫妮卡跟我说过您的两位客人，说他们嚷嚷着早就认识您了。我就在想，先生——恕我冒昧——我在想，如果是讹诈的话，我在法庭上打官司时倒是见过一些。我肯定能帮上忙的。
莫妮卡　爸爸呀，让他帮忙吧。
查尔斯　至少，我想我知道找谁去咨询最合适。
克拉夫顿勋爵　讹诈？是啊，我先前听说过这个词，也不是很久以前。我问他要什么，他说，嗨，没有的事，我什么也不要，只要你的

友情和你的陪伴。男的很富有。女的也有钱。要是人家讹你，仅仅是为了要你陪伴一下，只怕法律也管不着他们呢。
查尔斯　那您为什么要顺从呢？干吗不离开巴杰利，躲开他们呢？
克拉夫顿勋爵　因为他们并非真人在这儿，查尔斯。不过是鬼魂罢了：我的过去留下的魔怪。他们一直都跟着我，不过，直到最近，我才发现折磨我的鬼怪现出形来是个什么样：也就是人而已：恶毒、猥琐。我还发现自己走出了虚幻的生活，好像到了现实中。
莫妮卡　可这些魔怪意味着什么呢？你这些年都闷在心里，不说出来。妈妈知道吗？
克拉夫顿勋爵　你母亲一点儿也不知道。我知道我不了解你母亲，她同样也不了解我。当时我就觉得她理解不了，或者说，她会对萦绕在我心头的鬼魂吃醋的。我现在还这么想。你明明知道话不投机，还怎么去敞开心扉？一点儿宽恕也指望不上，又怎么去忏悔呢？问题不在她。我们彼此谁也不了解谁。就这么过着，默默无语相向。她也默默无语地走了。她对我没什么要说的。我想起你母亲临死时的样子：对身后的生活没有一点儿留恋，对前面等待她的是什么，完全漠不关心。
莫妮卡　现在该打破沉默了！把你心底的魔怪告诉我们吧！
查尔斯　但他们不过是人而已，可以对付的。
莫妮卡　或者说只是几个魔怪，可以赶走他们！他们是谁？在你的生活里都代表了什么？
克拉夫顿勋爵　……不过，他们俩都因祸得福了。他说的就是这个意思，弗雷德·卡尔弗韦尔……
莫妮卡　弗雷德·卡尔弗韦尔？谁是弗雷德·卡尔弗韦尔？
克拉夫顿勋爵　他不存在了。他现在是费德里克·戈梅斯，中美洲人。他靠自己独特的手段发了财，在收留他的那个国家里，地位显赫，举足轻重。他甚至让两个儿子继承父业，也发了。假如他没认识我，那会怎么样呢？英国中部内陆地区一所偏远文法学校的校长而已。至于梅西·巴特森……
莫妮卡　梅西·巴特森？谁是梅西·巴特森？
克拉夫顿勋爵　她不存在了。音乐喜剧明星——梅西·蒙特娇也不存在了。还在的是约翰·卡吉尔夫人，有钱的寡妇。但是，弗雷德·卡尔弗

韦尔和梅西·巴特森，还有狄克·费里，还有理查德·费里——这些就是我的魔怪。他们都是善良之辈，与戈梅斯、卡吉尔夫人和克拉夫顿勋爵也许很不相同。在牛津的时候，弗雷德崇拜我。我是怎么利用了他的崇拜呢？我领着他养成了他负担不起的品位。于是他就伪造文书。于是他就服了刑。他禁不住诱惑——我要对此负责吗？是的，我要负责。我们每每忽视的一点是，那些崇拜我们的人，不仅会模仿我们的美德，也还会学了我们的恶习去——或者说，甭管他们崇拜我们的是什么，反正都会学了去。而这也许又反过来助长了他们天生的缺点。梅西爱我，不遗余力地爱——只顾自己的感情，昏天黑地的。可碰上了爱，我们就该尊重它，即便那是虚荣又自私的爱，也不该伤害它。我的失误就在这里。想起来我就难过、不安。

莫妮卡　虽然这样，这两人也不能整你呀。我们不能不管。他们能把你怎么样？

克拉夫顿勋爵　也就是知道点儿丑事、丢脸的事的人能做的那样……

莫妮卡　那好，爸爸，你应该把他们知道的事告诉我们。恨你的人都明明白白的事，你干吗还要对爱你的人隐瞒呢？

克拉夫顿勋爵　我就简要地跟你们说说吧。先说弗雷德里克·卡尔弗韦尔。他再度闯入我的生活，是要提醒我一件事。他很清楚，这件事一直压在我的心头，挥之不去。有一次，我开车回牛津，我们带着两个姑娘。天色很晚了。走的是一条辅路。有个老人躺在路上，我从他身上压过去，没有停车。后来，又一个人开车压过去。是个卡车司机。他停了下来，然后被抓了。不过后来又给放了。有确凿证据表明，老人是自然死亡，然后才被车压了。我们车轮碾过的只是一具尸体，所以谁也没有撞死他。可是，我没有停车。结果，后来我一生，偶尔在半睡半醒的时候，冷不防就会听到一个声音低语道：“你没有停车呀！”我知道是谁的声音：弗雷德·卡尔弗韦尔的。

莫妮卡　可怜的老爸呀！闷了一辈子！没有一个可以诉说的人。我以前真不知道你有多么孤独，或者说，你为什么感觉孤独。

查尔斯　再说卡吉尔夫人，她抓了您什么把柄呢？

克拉夫顿勋爵　我是她的初恋情人。本来我会娶她的，可我父亲不让：让她嫁我不成也不亏——他是这么说的——当然了，让我娶她不成也不亏。其实呢，我们彼此完全不合适，但她身上有一股独特的魅

力，别的女人谁也比不了的。她知道这一点。也知道我这个男人的魂依然缠在那个叫梅西的女人的魂上。要是我们结合了，应该过的是穷日子，肯定要吵架，都不开心，没准都离了呢。但她就是忘不了我，或者说没有原谅我。

查尔斯　这男人，还有这女人，报复心可真强。难道您没看见他们和您一样都错了，而且他们也知道这一点吗？他们满心急着要报复，原因就在这儿。这是他们给自己辩解的法子。就让他们也说说自己的悲惨故事吧，让他们低声吐露出来。伤不着您的。

克拉夫顿勋爵　你的话没错。不过这里不相干。他们俩每人都记得一次我逃跑的情形。好吧。现在我不跑了——不躲他们了。我就通过这次会面最终来摆脱他们。我已经在你面前忏悔过了，莫妮卡：这是我走向自由的第一步，也许还是最为关键的一步。我知道你怎么想的。你觉得我的良心自责有些病态，老在那儿琢磨我兴许完全可以忘掉的失误。你以为我有病了，其实呢，我正在康复！要让别人意识到在他们眼里琐屑的事有多重要，那是很难的。更难的是你不为大家都能理解的刑事犯罪去忏悔，而是忏悔谁也不以为意的道德罪过。刑事犯罪是法律的事，而道德罪过则是罪人的事。过去五分钟里重要的并不是我的罪过何等深重，而是我的忏悔。在你面前，莫妮卡，只在你的面前。

查尔斯　您说的这些都对。可您打算怎么办呢？您要在这儿待多久，克拉夫顿勋爵？忍受这种迫害到什么时候呢？

克拉夫顿勋爵　直到最后。我想，解脱的时间和地点已经定下了。咱们就不要再说了。这时候，我肯定他们正密谋怎么对付我呢。瞧，卡吉尔夫人过来了。

莫妮卡　咱们走吧。

克拉夫顿勋爵　就待在这儿。让她到咱们中间来。

〔卡吉尔夫人上。

卡吉尔夫人　我到处找您呢，理查德！有个非常令人激动消息要告诉您！不过，我猜……不会错吧？没错，肯定是的，莫妮卡！看你今天表情的变化，我就知道这位一定是你的未婚夫了。介绍一下吧。

莫妮卡　查尔斯·黑明顿先生。卡吉尔夫人。

查尔斯　您好。

卡吉尔夫人　多好听的名字啊！
查尔斯　我的名字得到您的赞赏，真令人高兴，卡吉尔夫人。
卡吉尔夫人　向您道喜了，黑明顿先生。您能得到像莫妮卡这样的姑娘，真是幸运极了。我对她的前程有浓厚的兴趣。吃惊吧？认识她才不过两天，可我觉得已经拿她当女儿看了！您可以说我差点儿就做了她的母亲呢！我可老早就认识她父亲了，一度差点儿就嫁了他，啊，那是很久以前的事了。所以呢，黑明顿先生，我就把她看成了养女。这样一来，再叫您黑明顿先生好像怪怪的。我就叫你查尔斯吧！
查尔斯　您随便，卡吉尔夫人。
克拉夫顿勋爵　您说有什么令人激动的消息要告诉大家。能说来听听吗？
卡吉尔夫人　是关于亲爱的迈克尔的事。
克拉夫顿勋爵　哦，迈克尔怎么了？
卡吉尔夫人　他把他的事都跟我说了。您不理解他，让他很难受，理查德。他一定都痛苦死了！于是呢，我就静下来，想了想。我知道您一直都认为我没有头脑，不过呢，我偶尔也能冒出一两个主意来。我最后终于发现迈克尔想怎么重新开始了。他是想出国！自己闯一条路出来。这是很自然事啊。于是，我就想，干吗不找戈梅斯先生呢？他有钱，在他的国家里还是个大人物。又还是迈克尔父亲的朋友呢！结果我发现他可乐意帮忙了。
克拉夫顿勋爵　那么，戈梅斯先生又有什么高见呢？
卡吉尔夫人　啊！我来就是要让您对这令人惊讶的事有个思想准备。亲爱的迈克尔可高兴了——他的问题全解决了。可怜的小羊羔，他都发懵了。咱们一起庆祝一下吧。
〔戈梅斯与迈克尔上。
克拉夫顿勋爵　我说，迈克尔，你知道我今天上午等你来的，可你影子也不见。
迈克尔　不是的，爸爸。我会解释的。
克拉夫顿勋爵　我听说，你先跟卡吉尔夫人，后来又跟戈梅斯先生谈了你的问题。
迈克尔　爸爸，我跟你说起我想出国的时候，你就是明白不了我的想法。我干吗要跑过大半个地球，去干与你在伦敦这里给我找的一模一

样的事？是想再换一位阿尔弗雷德爵士，让他自命为我的道德监护人，给你打小报告吗？是要找个什么地方，让人人都耻笑从伦敦来的家伙，一个靠家里汇款生活的英国佬，还为他专门设下一个岗位吗？不是的！我想去个能自己闯荡的地方，而不仅仅是当你的儿子。戈梅斯先生就明白这一点。如果说你明白不了的话，他可是明白我的想法的。他给了我一份工作，正是我想干的事。

克拉夫顿勋爵　没错，戈梅斯先生替你专设了一个差事，我明白这其中的好处……

迈克尔　不是为我设的。戈梅斯先生来伦敦正想找个做事的人。他觉得我合适。

戈梅斯　是啊，真是难得。

克拉夫顿勋爵　你可不就是戈梅斯先生想要的人嘛，不过，可不是你以为的那种合适，背后的原因也不是你想象的那样。就让我来跟你说说戈梅斯吧。他不大可能要做你的道德监护人的。他的真名叫卡尔弗韦尔……

戈梅斯　亲爱的狄克，你这是老调重弹，浪费时间啊。迈克尔早就知道了。我自己告诉他的。我觉得在他听到你的歪话之前，还是先从我这里了解些实情为好。不过，狄克，你含沙射影，说我做不了迈克尔的道德监护人，这话我听着来气。我正该做他的道德监护人呢！太合适了呀，狄克，想想看，你不是曾经做过我的道德监护人吗——尽管你无疑比我还要过分一点儿？

克拉夫顿勋爵　关于这一点，弗雷德，你是在浪费你的时间了：我女儿和我未来的女婿，他们明白你话里的意思。先前，他们对我们的……密切关系疑惑不解，我就跟他们解释，把事情都说了。

卡吉尔夫人　啊，理查德！你也跟他们说了咱俩的事吗？

克拉夫顿勋爵　说了。

卡吉尔夫人　我的一段浪漫史呀。那时候，你爸爸这人简直令人无法抗拒。他第一眼看我，我就融化了。改天，莫妮卡，我全告诉你。

莫妮卡　关于您的事，卡吉尔夫人，我知道的，我已经满足了。

卡吉尔夫人　可我那时可爱极了呀。

戈梅斯　这一点，我们确信无疑！您现在都可爱极了，我们完全可以想见您在……那时您多大来着？

卡吉尔夫人　才十八呀。
克拉夫顿勋爵　我说，迈克尔，戈梅斯先生说他跟你说了他的事。他提到蹲监狱这档子事吗？
迈克尔　他什么都跟我说了。他跟你打过交道，所以特能理解我的难处。
克拉夫顿勋爵　所以就编了个差事，说他到伦敦找人来了。
迈克尔　这我无所谓。反正他给了我份工作，挣的不老少，还有回扣可拿。他在那儿发了财。我就去圣马可了！
克拉夫顿勋爵　你的职责是什么呢？你知道吗？
迈克尔　还没细谈。以后再说。
戈梅斯　最好等咱们到了那儿再说。圣马可的事在圣马可说，要比在英国说得清楚。
克拉夫顿勋爵　也许你打算把名字改成戈梅斯？
戈梅斯　哎哟，不必的，狄克，好名字多的是呢。
莫妮卡　迈克尔呀，迈克尔，你可不能不要家，连自己也不要了——那可是自杀呀。
查尔斯　迈克尔，你觉得戈梅斯先生是一番好意——
迈克尔　我跟你们说过了，他是来伦敦物色人的，他手下有个重要的工作……
查尔斯　这工作的性质依然模糊得很呀。
迈克尔　机密，我告诉你吧。
查尔斯　可以想象：高度机密……
戈梅斯　当心了，律师先生。您应该知道点儿诽谤罪的条款吧？卡吉尔夫人在此。她是可以信赖的证人。
查尔斯　造谣诽谤罪的条文我很清楚，我知道您不大可能拿来一用的。迈克尔啊，还有一点要考虑：戈梅斯先生给你在圣马可找了一份工作；戈梅斯先生替你支付车船费……
迈克尔　还预支工资。
查尔斯　戈梅斯先生替你支付车船费……
戈梅斯　就像许多年前，他爸爸替我付费一样。
查尔斯　这样的答谢还情无疑让您心满意足？
戈梅斯　没错，还清旧账总是一件开心的事。晚还总比不还好。

查尔斯　我明白您的想法了。迈克尔呀，这个人打算通过你，来发泄他一辈子对你父亲的怨恨。你真能相信他吗？记住了，他这个人，你并不了解；他干的什么事，你也一无所知，而你就把自己完全交给了他。你唯一可以肯定的是，他因为伪造文书而蹲过监狱。
戈梅斯　好了，迈克尔，你怎么回答吧？
迈克尔　我要说黑明顿的脸皮可真厚。戈梅斯先生和我把事情都谈透了，黑明顿……
戈梅斯　我们俩都是老于世故的人，我们谈起事情来开诚布公。可以告诉你，迈克尔的脑袋没进水。他有头脑，有本事。等他回来的时候，能把你赎买上不知多少回呢。
卡吉尔夫人　理查德，我觉得现在我该说两句了。我故去的丈夫，卡吉尔先生，是个商人——真希望你能认识他，戈梅斯先生。你们在某些方面非常相像——所以呢，生意上的事我搞得清楚。卡吉尔先生这么对我说过的。这么说吧，迈克尔做生意是把好手。我看出来了。戈梅斯先生也看出来了。可怜的孩子，他一直不顺，搞得灰心丧气的。他其实一直在等待个施展才能的机会。而现在，机会呀，机会找上门来了。理查德，你可不能挡他的道。那可是要丢人的哟。
克拉夫顿勋爵　我挡不了他的道，这你很清楚。迈克尔是个自由的人。假如他决定了要把自己交给你，弗雷德·卡尔弗韦尔，他自觉自愿要卖身为奴，我是无法阻止他的。你走之前，迈克尔，我还有几句话要说。尽管你不接受我，但我永远不会不认你的。我现在清楚地意识到了我这一生犯下的许许多多的错误，我是一错再错，以错纠错，用的手段也是同样地错。我明白，你母亲和我——我们谁也不理解谁——我们又都误解了你，她是那样，我是这样。想起你小时候，想起那个叫迈克尔的快乐的小男孩，想起你的童年和青少年时代，再看到为你健康成长所做的一切努力反而相互抵消，我除了哀伤痛悔还能有别的感觉吗？
莫妮卡　迈克尔啊，记住了，我只有你一个弟弟，你也只有我一个姐姐。你过去一直不怎么在乎我。一起长大的时候，我们很少有共同的朋友。我还以为事情就是这样呢。到现在我才知道，有一个弟弟对我多么重要。
迈克尔　当然啦，莫妮卡。你知道我很喜欢你的，尽管我们好像真的

没有多少共同点。还记得经常在放假回到家，看见你总坐在那儿埋头啃书，我就气不打一处来。有一次，妈妈夺了你的书，扔到火炉里。我都笑死了。你好像连调个情什么的都不愿意。我的那帮朋友就常拿我这个书呆子姐姐来涮我。不过，尽管这样，我还是很喜欢你，永远都会喜欢的。我们不常见面，不过呢，如果我们彼此喜欢，那对你我的生活未必会有多大的妨碍。

莫妮卡　嗨，迈克尔，我说的话，你一点也没明白。你当然要过你自己的生活，就像我要过我的生活。问题不在你要出国去，而在于是什么样的心态促使你下了决心：要是你想跟爸爸和家庭断绝关系，那么，你我之间还剩什么呢？

迈克尔　这没关系呀。你还会见到我的。

莫妮卡　可我再见你的时候，你是谁呢？不管那时你是谁，我就一直只当还是同一个迈克尔。

查尔斯　你什么时候离开英国？

迈克尔　有船就走。我还得买身行头去。我们正要去伦敦呢。那边的气候要带些什么，戈梅斯先生会告诉我的。你瞧，轮船公司他有朋友。他觉得他们可以帮忙订到票。

卡吉尔夫人　太好了，戈梅斯先生，你把一切都安排得这么周全！

——我刚把建议告诉他，他就把一切给筹划好了！主意真是绝妙啊

——我是说，我的主意。您在听我说吗，理查德？您看上去心不在焉得很。您应该激动才是啊！

克拉夫顿勋爵　这就道别了吗，迈克尔？

迈克尔　噢，也说不定。可能会来再看一眼。要是这样还有什么意义的话。就我个人来说，我觉得一旦下了决心，不妨立马道别完事。

克拉夫顿勋爵　是啊，如果你要走，我又没法拦住你，那么我和你意见一致，越早越好。我们也许再不见面了，迈克尔。

迈克尔　为什么呀？

戈梅斯　满五年后，他可以休第一个假期的。

迈克尔　嗯……没什么要说的了吧？

克拉夫顿勋爵　没什么了。

迈克尔　那咱们走吧。

戈梅斯　对，咱们走吧。狄克，你最终会感激我的。

卡吉尔夫人　理查德，要解决儿子的问题，做父母的未必就是合适的人。有时候，一个外人，一家人的朋友，倒是可以看得更清楚些呢。
戈梅斯　倒不是我有什么功劳。也就在我可以助人一臂之力的时候，我到了英国。咱们只能把这看成是运气。
卡吉尔夫人　真是天意啊！
莫妮卡　再见，迈克尔。你会让我给你写信吗？
戈梅斯　哦，亏你提醒了我。这是我的名片，上面有地址全称。信写到那儿，他就能收到。不过，得要个几天时间，你知道的，哪怕走航空。
莫妮卡　拿着名片，查尔斯。要是我写信给你，迈克尔，你会回信吗？
迈克尔　当然啦，莫妮卡。你知道，我不是个太爱写信的人，不过，我会时不时地给你寄张明信片来，好让你知道我得意着呢。
克拉夫顿勋爵　对，给莫妮卡写信。
戈梅斯　好了，再见吧，狄克。再见，莫妮卡。再见，黑……黑明顿先生。
莫妮卡　再见，迈克尔。
〔迈克尔与戈梅斯下。
卡吉尔夫人　恐怕您觉得太突然了吧，理查德。也不算太突然。咱们里里外外都说到了。不过我还有个自己的小消息。明年秋天，我要按医生的建议，到澳大利亚去。回来的时候，戈梅斯先生请我去圣马可看看。我都激动死了！不过，我最开心的还是，到时候能给你们带来迈克尔的消息。既然咱们再度重逢了，可得一直保持联系啊。不过，您现在还是休息一下吧。您看上去疲劳得很。我要赶过去送送他们。
〔卡吉尔夫人下。
莫妮卡　噢，爸爸，爸爸，我真难过！不过，也许，也许呀，迈克尔能吸取些教训。我相信他会回来的。假如彻底失败了，他就会想家，就会回到我们身边来，我肯定。要是发达了呢，他会自信起来——迈克尔缺的就是自信。爸爸呀，他厌弃的不是你和我，而是他自己，那个他感到羞愧的倒霉蛋。我肯定他是爱我们的。
克拉夫顿勋爵　莫妮卡，我的好孩子，你的话说到了我的心坎上。我替迈克尔担心啊。不过呢，你往好处想也是对的。等他回来的时候，

要是他真的回来了，我知道你和查尔斯会尽力不让他感觉生分的。
查尔斯　我们一定会的。我们会很乐意地欢迎他回家来，尽我们所能帮助他。不过，你们俩一起才是吸引他回来的力量：您和莫妮卡加在一起呀。
克拉夫顿勋爵　我不会在这儿了。你也听到我对他说这次可能就是生离死别。现在我肯定就是的。也许没什么不好。
莫妮卡　什么意思啊，爸爸？你要在这里迎候他。不过，有一件事我确信不疑了：你得离开巴杰利疗养院。
查尔斯　莫妮卡说得没错。您是该离开了。
克拉夫顿勋爵　说来你们也许会惊讶：我现在平和了。了解真相带来痛悔，痛悔之后就是平和。我干吗老想着压我孩子一头呢？我干吗给迈克尔规划一条狭窄的道呢？因为我想在他身上延续我自己。我干吗要把你留在身边呢，莫妮卡？因为我想要你一辈子都崇拜我过去装模作样自以为是的那个人，这样我就能够对自己的装模作样信以为真了。就在刚才，我才豁然明白什么才是爱。我们都以为自己知道，可真正明白人的寥寥无几。这会儿，我感觉到了幸福——虽然这样那样了，我还是有悖常理地受到了幸福的眷顾。我高兴啊，莫妮卡，你找到了一个以本色让你去爱的人。
莫妮卡　爸爸啊，我一直是爱你的，不过，自打在这儿，在巴杰利疗养院了解你以后，我对你的爱更深了。我也因为爱上查尔斯而更加地爱你了。
克拉夫顿勋爵　是啊，亲爱的，你爱的是真实的查尔斯，不是冒牌货，不像你过去对我的爱。
莫妮卡　可现在不是了，爸爸！我爱的是真实的你——是现在的你，不是我过去以为的你。
克拉夫顿勋爵　还有迈克尔啊！——我爱他，哪怕他不认我，因为他不认的那个我，我也不认了。我已经摆脱了那个假模假式以为自己是个什么人的我；我谁也不是，我活了。生命是什么——这值得以死去相寻。女儿呀，知道这世上还有一个人——你对他的爱超过了你对爸爸的爱，知道你爱也得到了爱，我对你的爱也越发地真挚了。既然我爱迈克尔，我想，这还是头一回呢——记住，我的孩子，在爱的行动上，我不过刚刚入门——那么，这就是一件非同寻常的事情。

我要离开一会儿。查尔斯，这是你第一次到巴杰利疗养院来看我们，这里的情况跟你想象的完全不同。你不得不见识了这么多令人不太愉快的人和事。我感到抱歉。你们俩应该有一点儿在一起的时间。我把莫妮卡交给你了。好好照顾她，查尔斯，现在还有永远。我去散步了。

莫妮卡　这个时间？别走远了，好吗？你知道，医生不让你这个季节在外边待得太晚。黄昏的时候有些凉意了。

克拉夫顿勋爵　是啊，黄昏的时候有些凉意了。不过，我会暖和起来的。我不走远。

〔克拉夫顿下。

查尔斯　他和以前大不一样了。好像是穿过一扇我们看不见的门，转过身来，望着我们，目光在告别。

莫妮卡　我不明白他干吗要散步去。

查尔斯　他是想让咱们单独在一起。

莫妮卡　没错，他想让咱们单独在一起。不过，查尔斯，虽然今天单独在一起不过几分钟，可我一直觉得……

查尔斯　我知道你要说什么！先前即便有迈克尔在，又尽管有那些人，咱们却神神秘秘地单独在一起呢。因为不知怎么，咱们就相依为命了，而这种感觉……

莫妮卡　就成了护佑咱俩的盾牌……

查尔斯　到了现在，咱们就觉得有个新人出来了，就是你和我连一体。亲爱的，我对你是言有尽，爱无边。真奇怪：语言竟然这么贫乏。可是，就像哮喘病人要拼命呼吸一样，人有了爱就得拼命把词来找。

莫妮卡　自打开天辟地起，我就爱着你。你我还未出世，爱就一直在那里，把咱们带到了一起。

爸爸呀，爸爸！现在我可以对你说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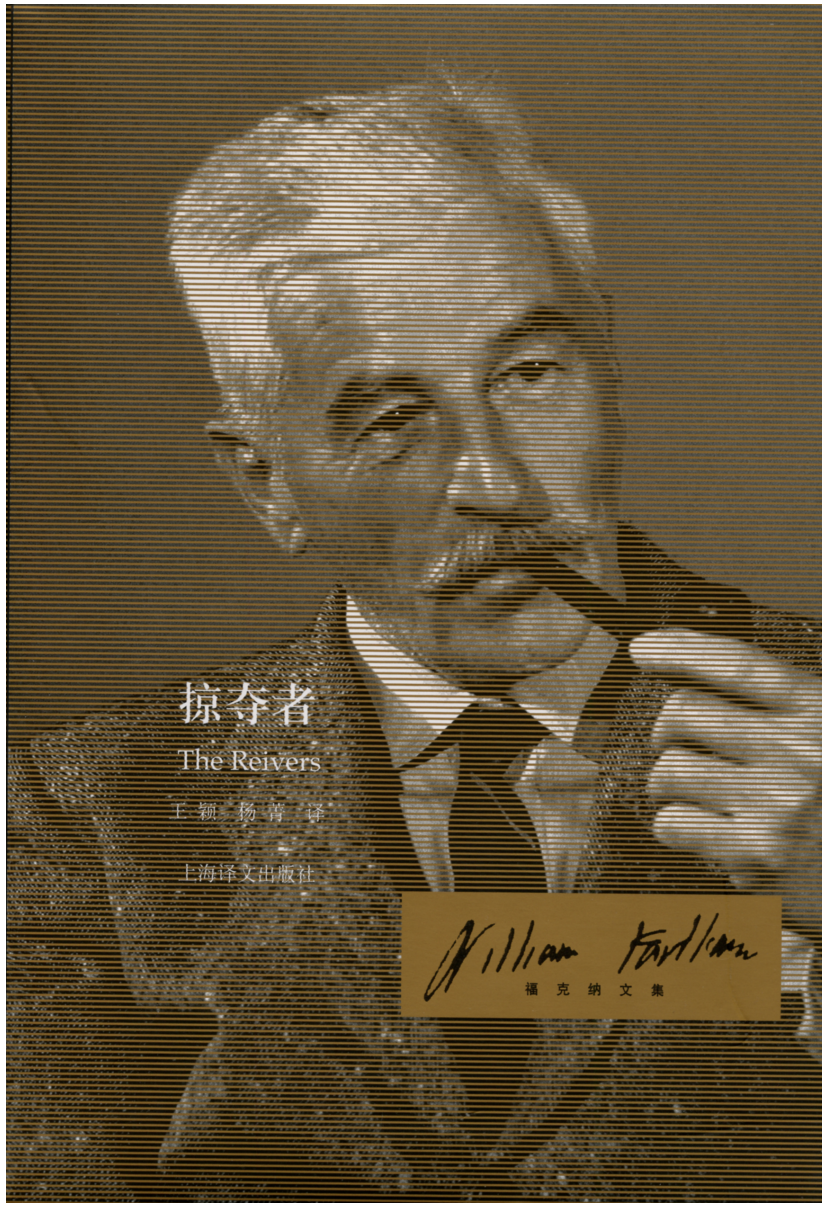
查尔斯　我去找他。

莫妮卡　咱们一起去。他就在附近，不过他走得太远，回不到咱们这儿了。他在柏树下呢。那里凉静静的。他谁也不做，他是他自己了。现在他只是我爸爸，迈克尔的爸爸。我好高兴啊。奇怪吧，查尔斯，人在这时候还会高兴？

查尔斯　一点也不奇怪。死去的人把祝福都给了活着的人。
莫妮卡　我既相信这爱情亘古不变，衰老体弱又何所惧？命途多舛我不怕，哪怕死亡也不能让我惊恐或绝望。你让我感到安全无比。我是你的一部分。带我去找爸爸吧。

幕落

袁伟 译



掠夺者

The Reivers

王颖 杨菁 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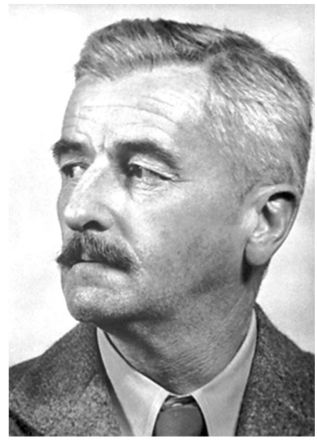
上海译文出版社

1949

威廉·福克纳

William Faulkner

1897～1962



美国小说家。

主要作品有长篇小说《喧哗与骚动》、《我弥留之际》、《押沙龙，押沙龙》、《圣殿》等。

上海译文出版作品

《押沙龙，押沙龙》

《掠夺者》

《去吧，摩西》

The Nobel Prize in Literature 1949 was awarded to William Faulkner "for his powerful and artistically unique contribution to the modern American novel".

获奖理由：“因为他对当代美国小说做出了强有力的和艺术上无与伦比的贡献。”

译本序

肖明翰

一九六二年六月四日，也就是在他逝世前一个月零二天，威廉·福克纳出版了他最后一部，也是他的第十九部长篇小说：《掠夺者》。这部小说轻松幽默，情节引人入胜，同时寓意深远，它再一次也是最后一次展示了作家杰出的艺术才能。

令人感到欣慰的是，福克纳能看到自己的最后一部小说顺利出版。从他出版第一部诗集《大理石牧神》（1924年）、第一部长篇《军饷》（1926年）和第一部约克纳帕塔法小说《沙多里斯》（1929年）以来，三十多年过去了。在这三十多年中，他在他故乡那片“邮票般大小的土地上”默默耕耘，为人类的文学殿堂奉献了一部又一部饮誉世界的艺术瑰宝。他创作的约克纳帕塔法系列小说不仅追溯了美国南方的变迁史，而且深刻探索了当今西方世界的历史性变革和处在这种变革中的西方人的精神危机。为了准确表现他眼中那个传统价值观念处于解体中的世界，他穷毕生精力孜孜不倦地探索和实验小说形式和写作手法，取得了不朽的成就。他为此获得了诺贝尔文学奖，成了世界级的文化名人。

但他仍然是一个勤奋的作家。在他的朋友们相继去世，他知道自己时日不多的时候，他一边安排后事，一边不顾自己体弱多病，继续刻苦创作。特别令人钦佩的是，与许多文学家相反，随着年龄的增长以及对世界和人类的认识加深，他对作家的使命和人类的未来愈加具有信心。就在海明威自杀前不久，在他生命的最后一年里，他又开始写一部温馨而且充满希望的小说。

其实这部小说在他心中已酝酿很久了。早在一九四○年五月，他在给出版社的一封长信中讲，他想写一部关于一个“十二或十三岁的普通男孩”的成长、“有点像《哈克贝里·芬历险记》”那样的书。他还在信中简略地谈到小说的情节和主题思想：那个小孩同一个白人、一

个黑人和一个妓女一起偷了一匹跑马，在躲避警察的几个星期里，行程上千里，经历了不少的事，他因此“学到了勇敢、荣誉、慷慨、自豪和同情”并“成长为一个人，一个好人”。[1]然而当他终于动手写这部小说时，已是二十一年后的事了。小说先取名为《盗马贼：往事的回忆》（The Horse Stealers: A Reminiscence）。一九六一年七月初，他已写出三章。八月二日，他在信中告诉出版社，写作“很顺利，已完成大约三分之一”，他还为书的封面写了一段意味深长的广告词：“一个极为重要的信息……它无可质疑地将成为西方世界自由意志和私有企业的《圣经》。”[2]

他的确写得很顺利，到八月二十一日，就完成了全书的打字稿，也就是说，在不到3个星期的时间内，他写出了全书的三分之二。对于一个体弱多病的老人来说，这是很了不起的。他在九月十九日的信中通知他的编辑朋友，书的名字改为The Reivers（《掠夺者》），但副标题仍然是“往事的回忆”。他后来对人解释说，reiver是苏格兰高地（福克纳认为苏格兰是他的祖籍）的一个古字，是robber（即劫掠者、盗贼）的意思。小说出版后，得到了读者和评论界的好评，被评选为当月最优秀的书（the book of the month）。对此，老作家“甚感欣慰”。

虽然这部小说最初的酝酿和实际创作之间相隔二十一年，而且故事情节也有很大变动，但小说的主题和基本构思却没有变。它仍然是一部关于一个小孩成长的、“有点像《哈克贝里·芬历险记》”那样的小说，它的主要人物仍然是一个小孩，一个成年白人（身上带有四分之一的印第安血统）和一个机智精明的黑人。不过被偷的不仅是一匹马，而且还有一部汽车，这也是作者为什么把书名从《盗马贼》改为《掠夺者》的原因。

正如小说的副标题所表明的，书中的故事是对“往事的回忆”。往事的回忆者是卢修斯·普利斯特，他在一九六一年向孙子讲述他童年时代的事情。他讲的故事由他孙子记录下来，所以小说的第一句话是“祖父讲述道”。他讲的故事发生在一九○五年，他当时11岁。

五十六年前，资本主义工业文明刚刚来到杰弗生（福克纳虚构的约克纳帕塔法县的县城）这个还沉浸在对过去时代的回忆中的南方小镇。卢修斯的祖父是杰弗生的银行家，他是镇上第一个买汽车的人。

坐汽车兜风或旅行成了那时最富刺激性的诱惑。当祖父和家里人有一天到外地去参加卢修斯的外祖父的葬礼时，卢修斯同他祖父的司机布恩·霍根贝克，一个带有印第安血统的白人，偷着把汽车开到孟菲斯去。在路上，他们发现黑人耐德躲在车里，只好也带他一道去。到了孟菲斯，他们住进瑞芭小姐开的妓院，因为布恩来此地的真正目的就是来找一个叫科丽的姑娘。然而，他们刚安顿下来，耐德已用汽车去换了一匹同样是偷来的跑马。耐德是想用这匹马去参加马赛，赢一笔钱，而且还要赢回汽车。后来经过各种艰难曲折，他们终于如愿以偿，赢得了马赛，也赢回了汽车。离家4天之后，他们回到了杰弗生。科丽和布恩结了婚，生下一个男孩，取名为卢修斯。当然故事里最重要的是，卢修斯经历了生活中的种种善与恶，在精神和道德上成熟起来。

卢修斯能在几天之内获得精神上的飞跃，迅速成长起来，是因为他直接投身到生活中，接受了生活的挑战，经历并经受住了生活中所固有的善与恶的冲突。福克纳历来认为，一个人要在精神上和道德上成为一个真正的人，就必须面对现实，必须投身于生活。他前期作品中的白亚德·沙多里斯（《沙多里斯》，1929）、昆丁·康普生（《喧哗与骚动》，1929）、贺拉斯·本波（《沙多里斯》和《圣殿》，1931）、希陶尔（《八月之光》，1932）、艾克·麦卡斯林（《去吧，摩西》，1942）等主要人物之所以感到那么空虚和绝望，之所以在生活中失败乃至毁灭，归根结底就是因为这些理想主义者逃避现实，逃避生活。他们不敢也不能在现实中生活。他们要么生活在过去，要么生活在荒野，要么生活在他们自己虚构的幻觉之中。严格地说，他们从未真实地生活过，从未成为一个希望并努力去掌握自己的前途和命运的真正的人。

卢修斯则不同。他同布恩、耐德一道离家出走后，接触了真实的生活，看到了世界的本来面目，认识到人性中的善与恶。在那几天的冒险经历中，他既体会到人们的善良、正直、相互同情、帮助和关心，同时也看到了贪婪、狡诈、卑鄙和堕落。他们刚出杰弗生不久就被一个利用路上的泥坑赚钱的人狠敲了一笔。在孟菲斯，一个警官为了达到自己的卑鄙目的而擅用职权，而一个叫奥蒂斯的小孩竟然为了收费而让人从墙板洞往里偷看自己的姑姑（即科丽小姐）卖淫。但重

要的是，卢修斯没有因为接触到这些罪孽而堕落，也没有因为自己从小所受到的传统教育而像昆丁等人那样逃避现实。相反，他正是在真实的生活中，特别是在与恶的冲突中成长起来。

由于生活中不可能没有恶，所以没有恶的生活并非真正的生活。同样，没有经历过恶的考验的德行也并非真正的德行。《掠夺者》正是通过卢修斯的成长过程来表现这一点。已是老爷爷的卢修斯五十六年后对自己的孙儿评价自己早年的这段经历时说：

> 很遗憾德行不像——也许不能像——非德行那样照管自己。或许是德行无能为力：对那些毕生奉献给德行的人德行提供的回报只是冷冰冰而又无声无臭的德行：相比之下罪恶与玩乐的回报丰富多彩更不用说那时刻警惕经久不衰无所不在的技能——那令人难以置信绝无仅有的发明与想象的能力——有了这种能力即使是蹒跚学步的稚儿也能被坚稳地引上锦绣之路。（p.43）

也就是说，德行不能自动成为德行，它必须经过恶的考验，而且只有经过恶的考验的德行才能真正成为人生道路上的引导。福克纳的这种观点同弥尔顿的看法完全一样。弥尔顿在谈到恶的“磨练使我们纯洁时”说：“我们不能赞颂逃避现实躲藏不出的美德，它没有实行过也没有生命，从而不敢出击和面对自己的敌手。”这样的“美德”自然并非真正的美德，它“将腐烂在臭水潭里”。[3]

但恶的“磨练”总是痛苦的。老年的卢修斯反复向自己的孙子讲述了在整个经历中他的内心矛盾。当他越来越深地同罪孽纠缠在一起的时候，他感到彷徨和痛苦，越来越想回到自己熟悉而温暖的家。他特别为自己参与了偷车并说假话和违背自己的诺言而悔恨，他认为自己是在“出卖灵魂”，“是让灵魂下地狱”。他还意识到，一个人沾染上恶就很可能在恶的道路上一直滑下去。他说：“这事无休无止。你根本就歇不下来。没完没了。”所以他宣布：“我再也不说谎了”（p.48）。这样的内心冲突是卢修斯成长的必经之路，也是人性中善与恶的永恒斗争的体现。福克纳在不同场合反复对人讲，人的内心冲突是最可宝贵、最值得写的。在他那篇著名的诺贝尔奖演说中，他说：“唯有此种内心冲突才能孕育出佳作来，因为只有这种冲突才值得写，才值得为之痛苦和烦恼。”[4]所以在他大多数作品中，他都在使用各种手法来深入探索和表现人物的内心冲突。

当然这决不是说，一个人只要接触到恶，只要经历了内心冲突，就会在精神和道德上成长起来。昆丁、贺拉斯、艾克以及其他许多福克纳前期作品中的人物都深刻地看到了普遍存在于人性、社会、历史和他们家族中的令他们震惊的罪恶并几乎是无时无刻不处在使他们难以忍受的内心冲突之中，然而他们中没有一个人能解决折磨着他们的问题而成长起来。福克纳几乎所有重要作品都是家庭小说，而他在所有家庭小说中都在致力于探索家庭对孩子们的决定性影响。这些小说中的所有重要人物的命运，他们的成功与失败，他们性格中的优点与弱点，都能在他们的童年经历中找到根源。昆丁等人的根本问题就在于他们从未得到过家庭温暖，从未得到过母亲的爱，也从未得到过父亲在精神上的正确指导。所以他们既没有健康的心理也没有坚定的信念，既不知如何与人相处也不能正确对待自己，既不能生活在现实之中也不能随历史变革而前进。其实他们的不幸就在于他们的家庭本身就处于解体之中，而他们的家庭的解体实际上是美国南方乃至欧美的传统生活方式和传统价值观念的解体的缩影。

福克纳是一个传统主义者，他厌恶惟利是图的资本主义工商文明，对南方传统的沦丧感到痛心疾首。他的前期作品，如同大多数欧美现代主义文学家的作品一样，主要是在描绘他眼中那处于传统价值观念解体后的精神“荒原”。但他同时也在探索传统价值观念的重建。即使在《喧哗与骚动》、《圣殿》、《八月之光》和《押沙龙，押沙龙!》这样一些总的来说被笼罩在阴郁、悲观甚至黑暗之中的小说里，我们也能看到作者重建传统价值观念的努力和一线希望之光。到了三十年代后期，他创作中的这一倾向得到进一步加强，而在四十年代末和五十年代初，也就是他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的前后，他思想上发生了重大变化，重建传统价值观念成了他后期创作中的主旋律，而他也从一个比较悲观的作家变成一个对人、对生活都持更为肯定、更为积极的态度的人。不论是在《坟墓的闯入者》、《修女安魂曲》还是在斯诺普斯三部曲里，我们最终看到的都是善对恶的胜利，而《寓言》更无疑是福克纳利用耶稣精神在“荒原”上重建传统价值观念的一个“现代寓言”。他的封笔之作《掠夺者》正是他的这种思想和创作倾向的进一步发展。

在《掠夺者》里，我们看到一个与沙多里斯、康普生、斯特潘等

家庭大为不同的家庭。普利斯特家的孩子们生活在温暖之中并得到了父母和祖父母精神上的关怀和教诲，因而从小就树立起了坚定的是非观念。这些观念不是抽象的道德原则（如像在昆丁那里那样），而是生活的基本准则，是实实在在的信念，是对自己所热爱和敬重的亲人的慎重承诺。正是因为卢修斯对亲人，特别是对他母亲做出了慎重承诺，所以他总为自己的过失深感悔恨。也正是因为他树立起了坚定的信念，他才能在内心冲突中成熟起来，也才能在罪恶面前挺身而出。这是他同昆丁等人最大的区别。当他听到奥蒂斯津津有味地给他讲述其“杰作”时，他奋不顾身地扑了过去，甚至抓在刀刃上也浑然不知。他不是在同一个小孩打架，而是在同邪恶斗争。科丽小姐知道了他打架的原因之后，感动得哭了起来，因为这是她一生中第一次有人为她打架。她向卢修斯发誓再也不像那样生活。卢修斯以自己的信念和勇敢挽救了她，使她最终获得了新生。在小说的结尾，她和布恩的儿子出世，起名为卢修斯。这是一个充满希望并极富象征意义的结尾。

卢修斯·普利斯特把自己童年时代的这段重要经历讲给自己的孙子听，正如当年他祖父教育他一样，是为了将传统价值观念传授给孩子。他认为，这“一切都太宝贵了”。所以他一边讲述过去的故事，一边又进行评论或者把祖父对他的教诲讲给孩子听。其实，在很大程度上，卢修斯就是作家自己。

同卢修斯的祖父一样，福克纳的祖父也是银行家，福克纳的父亲也开了一家马房，同卢修斯一样他也是四个孩子中的老大，他小时候也在马房帮工，一九○五年时，他八岁，只比卢修斯小三岁。当然最重要的是，同老年的卢修斯一样，老作家创作这部小说也像一个慈爱的老爷爷对自己的孙子们以充满怀旧的心情讲述自己的童年。所以这部书出版时，他把它献给了他的五个孙辈的孩子（他女儿吉尔有三个，他的养子和养女各有一个）。

很明显，福克纳在生命的最后日子里创作这部小说，是为了向“孙子们”传授他所珍惜的传统价值观念，向他们展示他称之为“昔日的荣耀”的那些人身上的美好品质和一个人的成长道路。或者说，正如他在他为这部小说所写的广告词所讲的，他要传达“一个极为重要的信息”，要献给人们一部能使他们在工商社会里像一个具有自由意志的人一样生活的《圣经》。他坚信这是一个作家的神圣使命或

者“特殊的光荣”。他在诺贝尔奖的领奖台上宣布：诗人的

> 特殊的光荣就是振奋人心，提醒人们记住勇气、荣誉、希望、自豪、同情、怜悯之心和牺牲精神，这些是人类昔日的荣耀。为此，人类将永垂不朽。诗人的声音不必仅仅是人的记录，它可以是一个支柱，一根栋梁，使人永垂不朽，流芳于世。[5]

《掠夺者》就是这样“一个支柱，一根栋梁”。它虽然不如《喧哗与骚动》、《八月之光》、《押沙龙，押沙龙!》、《去吧，摩西》等杰作那样声名卓著，其艺术成就也没有那么高，但它在福克纳的文学创作中却占有特殊的地位，因为它不仅是福克纳的思想发展和艺术追求的符合逻辑的成果，而且它更能“振奋人心”。不仅如此，它还为那总的来说比较阴郁的约克纳帕塔法世界带来一个温馨而圆满的结局。

1999年8月

---

[1] Selected Letters of William Faulkner, ed. by Joseph Blotner（New York: Vintage Books, 1977）,pp.123—124.

[2] 同上，p.455。

[3] John Milton, “Arcopagitica”, in M. H. Abrams, ct al. Eds., The Norton Anthology of English Literature, 3rd cd., vol. I（New York: Norton, 1974）, pp. 1352,1354.

[4] 威廉·福克纳：《受奖演说》，张子清译，载福克纳：《我弥留之际》，李文俊等译，漓江出版社，1990年，第432页。

[5] 威廉·福克纳：《受奖演说》，张子清译，载福克纳：《我弥留之际》，李文俊等译，漓江出版社，1990年，第433页。

第一章

祖父讲述道：

布恩·霍根贝克是这样一种类型的人。要是他的像张贴在墙上，好似一张贝蒂荣图[1]或警署布告，那就会成为他的墓志铭；密西西比州北部的任何一名警察只要瞄一眼日期就能将他从人群中逮出。

那是一个星期六的上午，十点左右。我和父亲（你曾祖父）在办公室里，父亲坐在桌边合计着帆布袋里倒出的钱，并把总数与我从街心广场周围收集来的运费清单进行核对；我呢，坐在靠墙的椅子上等着中午快点到来好领取我星期六（也就是一周）一毛钱的工资，然后我们会一起回家吃午饭，我总算有空闲赶上打棒球（那是五月）。而他们从早饭后在没有我参加的情况下一直在打——这么做依据的是这样一种观念（不是我的，是你曾祖父的）：作为一个男人，即使才十一岁，他为自己在世界经济中（至少在密西西比州杰弗生镇经济中）占一席之地付出代价并承担责任也已经应该有一年的历史了。所以每星期六早晨，我和父亲一吃完早饭就出门了，而街上所有其他的孩子正戴上手套举着球棒拿着球准备打棒球呢——我的三个弟弟更不用说了，他们比我年幼矮小，因而也比我幸运，他们想当然地以为父亲的一套逻辑是：既然任何称职的成年男子都能在经济生活中平衡收支，能应付四个孩子的生计，那么，孩子中的任何一个，当然是个子最大的那一个，能在必要的经济活动中担起责任就足够了。既然这样，我就得干活。工作日里，我们家的黑人车夫从火车站接来一箱箱、一盒盒的货物，再分送到杂货店、五金店、农具店的后门，到了星期六上午我就挨门逐户上这些店收款，然后把装着钱的帆布袋带回代养马房让父亲清点核对，然后在上午剩下的时间里，坐在办公室里装模作样地接接电话——这便是我一周一毛钱的工作，我的生活开支被认为限定在这个范围内。

布恩跳进门来时，我和父亲正在做的就是这些事情。没错，跳着

进来。从走廊进办公室的门槛真不能算高，即使对十一岁的孩子来说也不高（不过，马夫领班约翰·鲍威尔已经让年纪最轻的马夫桑·托马斯不知从哪儿找来了或者是借来了也可能是拿来了——反正是搞来了——一个木块，给我垫了一步），布恩完全可以像往常那样以他六英尺四的步幅跨进来。可这回不一样：他是跳进屋来的。平时他的脸从没有显得特别温和和安详过，而此时此刻，由于激动、急切或别的原因，这张脸好像即刻就会从双肩之间蹦出来，他一边朝屋子这头的办公桌跃过来，一边已经在向父亲嚷嚷开了："小心，莫里先生，让开，"他越过父亲，朝下面那只放着马房手枪的抽屉伸出手去；我弄不清是布恩扑向抽屉时推了椅子（这是一把装着小脚轮的转椅），还是父亲为了后退一些以踢掉布恩伸过来的手而往后推了椅子，一叠叠整齐的钱币飞出桌子那一边，滚得满地皆是，父亲也开始嚷嚷起来，脚下还使劲地踩着不知是那只抽屉还是布恩的手抑或同时踩着两者：

"该死的，住手!"

"我要毙了鲁达斯!"布恩大叫着。"没准他现在已经穿过广场了!小心，莫里先生!"

"不行!"父亲说。"滚开!"

"你不让我拿枪?"布恩问道。

"对，该死的!"父亲答道。

"好吧，"布恩说着已跳回门口，跃出门去。父亲却只是坐着。我相信你常常注意到过了三十或四十岁的人有多么无知。我不是指健忘。〖＝B10〗唉，爸爸〖＝B11〗（或爷爷）〖＝B10〗或是妈妈〖＝B11〗（或奶奶），〖＝B10〗他们不过是上了年纪，他们已经不记事了〖＝B11〗。这样说似乎有理，也不费力，实在是毫不费力。但有些事，一些生活中的确凿事实，无论你年龄多大都不会忘却。譬如有一道壕沟或陷窟；孩提时你踩着垫脚木从那上面走过；到了三十五或四十岁时，你蹒跚着缓缓回到那里，垫脚木已无影无踪；你甚至会不记得有过那块垫脚木；但至少你不会踩到原来那垫脚木架在上面的陷窟。父亲当时正是这种情形。布恩贸贸然跳进办公室差点把父亲的椅子和别的所有东西都撞倒，还想拉开放手枪的抽屉，直到父亲踢着踩着还是怎么的好歹挡开他的手，他才转身跃出办公室。显然无疑，父亲以为事情就到此为止了。出于行为原则，他甚至停止了

咒骂，就好像不存在任何紧急情况，他把椅子蹬回桌边，看到那些零星散落的钱币得重新清点，便又开始大骂起布恩来，他甚至也不为了手枪的事，只是因为布恩是布恩·霍根贝克而咒骂，一直骂到我告诉他布恩的去向。

“他去向约翰·鲍威尔借手枪了，”我说。

“什么?”父亲说。随后他也——我们两人都——跳出了办公室，沿着走廊奔向马房后的那块场地，约翰·鲍威尔和拉斯特正在帮铁匠加布给三头骡和一匹套了挽具的马上蹄铁，此刻父亲已顾不得咒骂，只是一个劲地叫着，三步一嚷：“约翰!布恩!约翰!布恩!”

但这次他又迟了一步。布恩耍了他——耍了我们。约翰·鲍威尔的手枪在马房中不只是一个道德问题，也是一个感情问题。这是一支0.41口径的短管左轮枪，很旧但很好使，因为约翰满二十一岁那天从他父亲那儿买下这支手枪后就一直很好地保养着。只是，他照理是不应当拥有这支手枪的。我的意思是，这支枪是未经法令认可的。根据跟马房一样古老的法令，这里唯一合法的手枪应是办公室桌子右下方抽屉内的那支。而主仆双方达成的君子协定则认为，马房雇工从来干活时起到回家之前这段时间甚至都不能拥有枪支，更不用说携枪干活了。可约翰已经向我们大家作了解释并得到了我们一致的同情和理解，当想象不到的危机一旦出现，这种同情和理解便是对抗世界甚至对抗父亲的一道坚不可摧的联合战线，而要不是因为布恩·霍根贝克，这危机是不会出现的。约翰告诉我们说为了拥有这支手枪，他利用自己空余的时间干外活，用的是在农场帮助他父亲干活外的时间，是本该用来吃饭、睡觉的时间，直到二十一岁生日那天他把最后一个子儿交到他父亲手里买下了这支手枪；约翰告诉我们这支枪是他成年的生动象征，是他成为二十一岁男子汉的不可磨灭的见证；他说他从没想过，甚至拒绝想象会在什么情况下对任何人扣动扳机，可他必须随身携带这支枪；他绝不会把枪留在家中自个儿走开，正如他来干活时不会把身上的男人气概远远地留在家中的壁橱或抽屉里。约翰还说（而我们也相信他），一旦他被迫在留枪在家与丢掉饭碗间作出抉择，那么对他来说只会有一种选择。

所以一开始他的妻子在他工装裤上部的里面缝了一个匀整结实的口袋，正好把手枪插在里面。但约翰自己马上就意识到这样不行。倒

不是担心那枪有可能从口袋里滑落出来，结果无可补救，而是因为隔着布层枪的形状一目了然，一看就知道是枪。一目了然并不是对我们这些人而言：我们当然都知道他那个部位有枪，从马房的白人工头巴洛特先生，他的助手布恩（他晚上当班，所以白天这个时候他本应该呆在家睡觉的），再往下到所有的黑人车夫和马夫，直到最低下的马厩清洁工，大家都清楚此事，就连我也不例外，虽然我只是在星期六收收运费接接电话而已。就连老丹·格林纳普这个胡须被烟草熏得污渍斑斑的脏兮兮的人也知道约翰身上有枪，丹从没有酩酊大醉过，在马房也没有什么正式的差使，这可能跟他嗜酒有点关系但主要还是因为他的名字，其实他根本不姓格林纳普，而姓格列尼尔：县里最古老的姓氏之一，后来走了下坡路——当年独立战争后，休格诺特·路易斯·格列尼尔一家从弗吉尼亚和卡罗来纳翻山越岭，于十八世纪九十年代来到了密西西比州，建立并命名了杰弗生镇——他（老丹）在何处栖身无人知晓（他没什么亲人，只有一个白痴侄子或表亲之类的仍然住在法国人弯道过去的河边丛林帐篷中，那儿原先是格列尼尔家族种植园的一部分）。不过他（老丹）总能及时赶到马房，把出租马车赶到火车站（他从没有醉到赶不了车的地步）接晚上9：30和凌晨4：12的火车，然后把旅行推销员送到旅馆，逢上歌剧院有舞会、滑稽说唱或戏剧演出，老丹就整晚值班（喝酒的当儿，有时他会头脑清醒不无自嘲地说起格列尼尔家的人当年是约克纳帕塔法上流社会的领袖；而如今格林纳普家的人成了这个上流社会的车夫），有人说老丹之所以能摊上这份活是因为他女儿是巴洛特先生的第一个老婆，可我们马房中的人都认为是因为父亲小时候常随老丹的父亲在法国人弯道猎狐的缘故。

（手枪）的一目了然不仅是对我们而言，父亲本人也一清二楚。因为父亲也知道这事。我们的企业小而紧凑，精细复杂，父亲没法不知道这事。因此父亲与约翰·鲍威尔面临着同样的道德问题，他们俩也都明白这一点，并都按照绅士互助的行为准则来处理这个问题：一旦父亲迫不得已承认这支枪的存在，那他就得告诉约翰第二天或是把枪留在家中或是干脆别来上班。对此约翰心里明白，他也是有身份有教养的人，他本人是绝不会惹出乱子使父亲不得不承认这支手枪的存在的。所以约翰的老婆没有把口袋缝在工装裤的上部，而是缝在了茄克

的左手腋下部位。这样无论茄克是穿在他身上还是天暖时（比如眼下）挂在马具房他的专用钉上，里面的手枪都隐而不露（至少毫不起眼）。约翰就是以这种方式保管着他的手枪直到布恩——按说他收了人家的钱这个时候应该躺在家里，他在某种意义上也保证过会这么做，而不是在广场上东荡西逛，在那儿会很容易受到使他冲回马房那种事情的刺激——一分钟前跳进办公室，从而断送了父亲与约翰间心照不宣的君子协定，挑明了他们两人都在说谎。

只是父亲这次又晚了一步。布恩耍了他——耍了我们。布恩也知道马具房里挂茄克衫的那只钉子。他很精明，实在太精明，取到枪后没再折回走廊因为那样的话他就必须经过办公室；等我们赶到场地上，约翰、拉斯特、加布（还有那三头骡和那匹马）正注视着那扇还在摆动的边门，布恩拿着手枪刚刚消失在这扇门外。约翰与父亲面面相觑约有十秒钟，两人间的君子协定刹那间化为尘埃。可是君子与责任还在。

“他拿的是我的枪，”约翰说。

“是啊，”父亲答道。“他在广场上看到鲁达斯了。”

“我去逮住他，”约翰说。“把他手里的枪夺掉。您发个话吧。”

“去个人截住鲁达斯，”加布说，加布虽然是个矮个子，但粗粗壮壮，身子骨比布恩还大，干铁匠行当受过伤，伤愈后一条腿扭曲得厉害。他常常把马或骡的后脚提起来锁在自己变形的膝关节后，（只要有柱子之类的东西他可以抓扶）那马或骡往往只挣扎一下就不乱蹦了：它既无法将那只被锁的脚挣脱出来，又无法使自己站稳用另一只没锁的后脚去踢他蹬他。此刻加布嚷着：“嘿，拉斯特，快去抓——”

“没必要为鲁达斯操心，”约翰打断道。“他可是那儿最安全的人。我看见布恩·霍根贝克以前开过枪。莫里先生发个话吧。”约翰在布恩·霍根贝克后面省去了“先生”两字，他知道父亲听到了他对布恩直呼其名，在任何他认为是与自己平起平坐的白人听得见的范围内，他都这么做，因为他自己是绅士。而父亲也颇有大家风范：他清楚需要计较、不可饶恕的是布恩手中的那支枪。

“不行，”父亲回答道。“你快去办公室给汉普顿先生打电话。”（对，那时一个姓汉普顿的是镇上的治安官。）“告诉他我发话让他尽快抓住布恩先生。”父亲说着向大门走出。

“跟着他，”加布对拉斯特说。“他可能需要人替他跑跑腿。把门闩上。”

于是我们三人沿着小巷往广场走去，我一路小跑地跟着。我们与其说想追上布恩，不如说是想隔开约翰与拿枪的布恩。因为约翰自己说过，鲁达斯是不用费心的。因为布恩的枪法我们都清楚：布恩开枪打鲁达斯的话，鲁达斯本人是不会有危险的。他（鲁达斯）一直是我们家的一名车夫，直到上个星期二早晨出了麻烦。根据布恩、巴洛特先生、约翰及部分鲁达斯本人的陈述，事情的经过是这样的：一两个星期前，鲁达斯新找了一个姑娘，是离镇子六英里外一个农场佃工的闺女（也可能是老婆，我们不太清楚）。星期一傍晚布恩来接替巴洛特先生上夜班时，除了鲁达斯外所有的马车、骡车和车夫都在。巴洛特先生吩咐布恩待鲁达斯回来之后打电话给他，然后便回家了。以上是巴洛特先生的证词。以下是布恩的证词，一部分已由约翰·鲍威尔证实（父亲自己已在早些时候回家了）：巴洛特先生刚从前门出去，鲁达斯就从后门进来了，是徒步进来的。他告诉布恩他车子的一个轮胎松了，他在我们家停了一下，父亲让他把车赶到牧场的池塘里，让轮子的辕木浸涨后与轮胎重新契合，然后再把骡子赶到场地上的牲口棚里喂食，第二天早晨再来把骡车驾走。你完全可以预料连布恩都相信了鲁达斯的这番话，而约翰当即就表示怀疑，因为凡是了解父亲或鲁达斯的人都应该知道，无论父亲对骡车在晚上作出怎样的安排，他都会叫鲁达斯把那组骡子带回到养马房的牲口棚里，那样它们可以得到妥妥帖帖的清洁与喂食。可布恩说鲁达斯当时就是那样跟他解释的，所以布恩没有打电话通知巴洛特先生免得打扰他吃晚饭。布恩觉得只要父亲知道骡子和车子在哪里就行了，毕竟骡车主人是父亲而不是巴洛特先生。

接下来，约翰·鲍威尔开始不太情愿地叙述事情的经过；要不是布恩把他对事情真相的缄默渲染成道德问题而不只是对自己种族的忠诚，他是绝不会说出事情经过的：巴洛特先生留下布恩一人负责牲口和车子自己便回家了。他刚出马房前门，鲁达斯空着手从后门走了进来。约翰见状甚至懒得费神去听鲁达斯编派故事。他只是往回穿过走廊和场地走进小巷，一直走到巷子尽头站在那辆骡车边，这时鲁达斯也回到骡车边。骡车上装着一袋面粉、一加仑罐装汽油，还有（约翰

说的）五分钱一袋的薄荷糖。当时的情形就是这样，因为虽说在马房内，凡涉及到牲口约翰的话便是不可违抗的法令，其权威性甚至超过布恩，仅次于巴洛特先生或父亲本人，而此时此刻在马房之外的无主地带，他只是莫里·普利斯特代养马房的另一名雇工，这一点他和鲁达斯都清楚。鲁达斯可能还对他作了提醒，可我也说不准。因为鲁达斯只需这样说："要是让莫里·普利斯特知道我今晚借走了这车和骡子，那你茄克衫里缝着那玩意儿的事没准也会传到他耳朵里。"

可我想他连这话都没说，因为他和约翰对此都很明白，正如他们都明白如果鲁达斯等约翰去向父亲报告他所谓的"借"骡子和车子的事，那父亲永远也不会知道这事；而如果约翰等鲁达斯（或无论是马房还是镇上的任何一位黑人）去告诉父亲关于那支枪的事，那么父亲同样永远不会知道这件事。所以当时鲁达斯可能什么也没说，而约翰可能只是说："好吧。但是这些骡子必须在明早巴洛特先生到达前足足一小时回到牲口棚，身上没有汗渍也没有鞭痕甚至也不能看上去睡眼惺忪。（你肯定注意到了鲁达斯和约翰两人在这件事上完全将布恩撇在了一边：鲁达斯没说："布恩先生知道这些骡今晚不回骡棚；巴洛特先生明早回来之前他不是这儿的头吗?"约翰也没说："谁要是信了你今晚来骗取骡子的那套胡编乱诌就根本不够格当什么头。而且我还吃不准这人是不是布恩·霍根贝克。"）否则莫里先生不但会知道昨晚骡和车不在那里，他还会知道它们去了哪里。"

事实是，约翰什么也没说。虽然鲁达斯第二天天亮前足足一个小时就把骡子带回了牲口棚，但巴洛特先生六点赶来上班，一刻钟后把鲁达斯叫去说他被解雇了。鲁达斯说："布恩先生知道昨晚骡子不在的。他自己叫我去给他弄罐威士忌来，我早上四点左右给他弄了回来。"

"我哪儿都没叫你去过，"布恩说道。"他昨晚回来一派谎言说骡子在莫里先生的场地上，我听都没听。我甚至懒得费口舌问他车子究竟在哪，更没打听他昨晚干吗这样急巴巴地要用骡车。我只是跟他讲，今天上午把车拉回来时，在麦克·温布什那儿拐一下，给我捎上一加仑的卡尔·布克赖特大叔威士忌。我把钱也给了他——两块钱。"

"我是把威士忌给你带回来了呀，"鲁达斯接话道。"不知你怎么处置那酒的。"

“你带回了半罐蹩脚威士忌，都是些碱啊、红辣椒什么的，”布恩回答道。“你的骡子一晚上没回来，我不知道莫里先生会怎么处置你。至于这威士忌，我要是拿去给卡尔文看看告诉他你口口声声说是他酿的，那可就有你好看的了。”

“温布什先生那儿离镇上足有八英里，我得半夜三更才能从那儿赶回来——”鲁达斯打住了。

“是啊，所以你需要辆车，”布恩说。“你居然干脆在镇外找女人鬼混，你现在得搜遍乡下的角角落落才能再找到一扇后窗爬进去。那好吧，你现在有的是时间了；唯一麻烦的是，你得两条腿走着去——”

鲁达斯面露愠色打断了他：“你说要罐威士忌，我是给你带了罐——”

“半罐都没满，”布恩说。他又对巴洛特先生说：“作为惩罚，你甚至没必要给他一周的工资。”（当时车夫一周的工资是两块钱，别忘了那是一九○五年。）“他已经欠了我买威士忌的两块钱。还等什么？等莫里先生亲自来开除他？”

如果巴洛特先生（和父亲）真的准备开除鲁达斯，他们就会给他那一周的工资的。可事实上他们没有这样做，这就表明他（鲁达斯本人也清楚）只是因未经允许擅自让骡车彻夜不归而被扣除了一周的工资（外加假期）；下星期一早晨，鲁达斯又会跟其他车夫一起准时出现在马房，而约翰·鲍威尔会照常为他准备好骡车就好像什么事都没发生过。只是天道命运——闲言碎语——街谈巷议总要让事情节外生枝。

所以，尽管我一路小跑跟着父亲和拉斯特穿过小巷匆匆赶到广场，还是为时过晚。还没等我们赶到小巷尽头就传来了枪声，一共五下：嗖嗖嗖嗖嗖，就这种声音，随后我们到了广场就看见了一切（出事地点不远，就在艾克·麦卡斯林表舅公五金店前的角落里）。人很多；布恩的确挑了个不乏证人的日子；因为早在那个时候每月的第一个星期六就已经是大伙赶集的日子了，即使是在五月份，你以为人们会在田里忙着耕种。但约克纳帕塔法县不同。大家都去广场赶集，不管是黑人还是白人：有一群人中，汉普顿先生（小鬼怪的祖父，小鬼怪是现任县治安官，明年或许会连任）和边上两三个看热闹的人正在跟布恩搏斗。另一群人中，副治安官把鲁达斯挡在二十英尺之外，鲁

达斯看上去想跑不跑、呆若木鸡。还有一群人围在艾克表舅公五金店的窗边。布恩的一颗子弹（谁也不知道另外四颗子弹飞到哪里去了）擦破了一位黑姑娘的屁股，又把那窗户打得粉碎，黑姑娘这会儿躺在路面上大呼小叫，直到艾克表舅公从店里跳了出来用他的怒吼声盖过了姑娘的尖叫声。他对着布恩大发雷霆，不是因为子弹打碎了他的窗户，而是（艾克表舅公当时虽然年纪轻轻，却已是县里有史以来最出色的林区人和猎手了）因为布恩在区区二十英尺距离之内五发子弹竟击不中目标。

一切都进行得很快。彼鲍迪医生的诊所就在街对面克里斯蒂安杂货店的楼上；汉普顿先生提着约翰·鲍威尔的手枪在前面带路，拉斯特和另一名黑人抬着受伤的姑娘上楼，那姑娘屁股还在流血，嘴里还在不停地叫喊，像头被刺了一刀的猪，父亲跟在布恩的后面，我和副治安官则跟着鲁达斯，围观的人群尽量往楼梯上挤直到汉普顿先生转身把他们喝退了。斯蒂文斯法官的办公室就在彼鲍迪医生诊所那条走廊的这一头；我们上楼时他正站在楼梯顶上。于是我们——我指父亲、我、布恩、鲁达斯还有副治安官——就到他办公室等汉普顿先生从诊所出来。没过多久他来了。

“好了，”汉普顿先生说。“子弹没怎么擦着她。给她买条新裙子”（姑娘被打坏的旧裙子里什么也没穿）“再买袋糖果，给她父亲十块钱，那样布恩跟她就可以了结了。不过他怎么跟我了结，我倒还拿不定主意。”他朝着布恩喘了会儿粗气：一个身材粗壮的人却有一双目光犀利的灰色小眼睛，他的身材跟布恩一样粗壮，只是没他那么高。他对布恩说，“说吧。”

“鲁达斯他糟践我，”布恩说。“他跟桑·托马斯说我是狗娘养的尖屁股蛋。”

汉普顿先生转向鲁达斯。“该你说了，”他说。

“我从没说他是尖屁股蛋，”鲁达斯说。“我说过他是尖脑袋。”

“什么?”布恩问道。

“那样更恶劣，”斯蒂文斯法官说。

“当然是更恶劣，”布恩大喊起来。“大家看见了吗?我连选择的余地都没有。我，一个白人，却不得不站在这儿听凭一个该死的黑鬼骡倌对我的屁股说三道四，听他在五个证人面前说我没头脑。你们都看

见了吧?我没有选择因为一切都无可挽回了，无可挽回了。连纠正一下都不行了，因为不管是尖屁股蛋还是尖脑袋，现在一切都没法补救了。”布恩说到这里都快哭了。那张核桃般粗糙坚硬又红又丑的大脸此刻像孩童的脸一样歪七扭八。“就算我从什么地方再搞到一支枪来打桑·托马斯，八成还是打不中。”

父亲轻快地站起身来。刚才只有他坐着；连斯蒂文斯法官都叉开双腿站在冰冷的壁炉前砖地上，双手插在燕尾服的后摆下就好像现在是冬季，壁炉中生着火。父亲说：“我得回去上班了。那句古谚语是怎么说不务正业的人来着?”他接着又自言自语道：“我要他们俩，布恩和这孩子，立下付款保证书来保证和睦相处。每人一百元怎么样?我来起草。不过我要两份相互作用的保证书，要两份。这两份保证书会一并失效，只要他们两人中随便哪个做出那种——那种让我——。”

“那种让您不满的事，”斯蒂文斯法官说。

“十分感谢，”父亲回答道。“他们中只要有一个破坏安宁，契约即刻失效。我不清楚这样做是否合法。”

“我也不清楚，”法官道。“我们可以试试嘛。如果这样的保证书都不合法，那也该是合法的时候了。”

“非常感谢，”父亲说。随后我们——父亲、我和布恩——一起向门口走去。

“我现在就可以回去上班，不用等到星期一，”鲁达斯说。“如果您需要我的话。”

“不用了，”父亲说。然后我们——父亲和我还有布恩——一起下了楼梯，走到街上。依旧是五月第一个星期六，赶集的日子，不过现在一切仅此而已——那就是说，除非又有一个叫布恩·霍根贝克的人又搞到一支手枪，情况才会发生变化。我们三人沿街往马房方向走着，父亲，我和布恩；布恩越过我的头冲着父亲的后背说：

“一周一块钱，一百块钱就得干一年加四十八周。艾克的窗我琢磨着要十到十五块钱，还有那半道上杀出的姑娘。我说呀得干上两年加三个月。我已经差不多有四十块钱了。如果我给你这些钱作现款定金，我想你就不会把我、鲁达斯和桑·托马斯关到空马厩里，哪怕只关十分钟，对不?”

“对，”父亲回答道。

---

[1] 贝蒂荣图是根据法国刑事侦察学家阿方斯·贝蒂荣（Alphonse Bertillon）创立的人身测定法所制的图表。

第二章

那是礼拜六的事儿。鲁达斯礼拜一早晨回来上班。第二个礼拜五我的外祖父——我母亲的父亲，也就是你曾祖母的父亲——在圣露易斯湾去世。

其实布恩并不归我们所有。我的意思是他不光只是属于我们普利斯特家，或者说不光只属于麦卡斯林和爱德蒙兹家族，普利斯特可以被称作是这两个家族的非长子后裔。布恩有三家主人，而不只是我们普利斯特一家，我们这家以祖父、父亲、艾克·麦卡斯林表舅公和扎克·爱德蒙兹表兄为代表，艾克表舅公二十一岁生日那天将麦卡斯林种植园转让给了扎克表兄的父亲麦卡斯林·爱德蒙兹。布恩不光属于我们，同时还属于德·斯班少校和康普生将军，直到将军过世。布恩就像个控股公司，我们三方——麦卡斯林、德·斯班和康普生将军——对他负有相互均等又毫不明确的责任。公司的唯一规章是，一旦布恩发生、引起紧急情况或陷入危急境遇，离事发地点最近的任何一方必须立即挺身相助。他（布恩）就像个互惠互利的慈善保护联盟，只是利与惠都是他独自享受而慈善与保护却全由我们承担。

布恩的祖母是古老的伊塞蒂拜哈王国中一个契克索人[1]的女儿，嫁给了一位白人威士忌酒商；有时布恩酒酣耳热时会声称自己至少百分之九十九是契克索血统，是老伊塞蒂拜哈本人的直系王族后代；可过后只要有人胆敢暗示他血管里流着哪怕一滴印第安人的血，他就会与之拼死拼活。

布恩坚强勇敢、兢兢业业却又绝对靠不住；他身高六英尺四，体重两百四十磅，智力却跟孩子差不离；一年多前父亲就说我的智力随时可能超过他。

布恩在生理上显然无疑是完全正常的血肉之躯，（这一点从杯中物对他的作用可以窥见。无论谁对他的王室后代身份表示肯定或否定，他都会不光是心甘情愿而且是急不可耐地拼个明白，就看他不胜

酒力到什么程度。）因而他生命的头十年光景必定是在别的什么地方生活着，可事实上，布恩好像是我们三方——麦卡斯林、德·斯班和康普生——某天在德·斯班少校的狩猎营地为解决某个困境一起囫囵创造出来的，而且一出来便已是十岁左右了。

对了，就是现在的麦卡斯林营地。等艾克表舅公故世后你可能还会有好几年习惯地称之为麦卡斯林营地，就像我们——你的父辈们——在德·斯班少校死后好几年还习惯于把这个营地称为德·斯班营地。可在我父辈们那年代，当德·斯班少校买下了或是借下了也可能是租下了这块地（到了一八六五至一八七○年间，密西西比州的人们获得了合法的土地所有权），在上面建造小屋、马厩和养狗场的时候，这儿就是他的营地：他挑选他认为出色的劳力去猎取他指定的猎物，事实上他不仅拥有这些猎人，而且拥有他们狩猎的地带甚至猎物：熊和鹿，狼和豹当时也在这块距杰弗生镇不到二十英里的营地里出没——营地覆盖着泛滥低地丛林的四、五个区域，这一带曾是老托马斯·萨特潘恩辽阔王国之梦的一部分，他的梦想最终不仅自我毁灭，而且也摧毁了萨特潘恩王国自身，那时萨特潘恩是通向那片当时几乎仍然荒无人烟的沼泽丛林的东大门，那片旷野从丘陵一直向西延伸到密西西比河沿岸的城镇和种植园。

当时营地距杰弗生镇只有二十英里；我们的父辈们可以在十一月十五日午夜乘坐四轮轻便马车或者载重马车（单人匹马更快）离开杰弗生，黎明时分就可以登上某个射鹿台或射熊台了。就算到了一九○五年，那片旷野也只缩退了二十英里；装着粮草、枪支和寝具的马车只需在太阳下山时从杰弗生出发即可；当时已经有一个北方木材公司建造了一条与主干线相连的窄轨距铁路，专门用于运送原木，这条铁路穿过的地方距德·斯班少校的新营地仅一英里，火车总会礼节性地停下来让德·斯班和他的客人们下车，再由前一天就已经出发的大篷车把他们接走。在劫难逃，到了一九二五年，除了艾克表舅公和布恩，德·斯班少校和老群体里的其他人都已命赴黄泉（从杰弗生镇到德·斯班的旗令停车站一路上都铺上了砂砾）而他们的继承人关闭汽车引擎，在那片一年前只有猎狗奔跑声的土地上取而代之以斧声、锯声。因为曼弗莱德·德·斯班是个银行家，而不像他父亲那样是猎手；他卖掉了营地的租赁权、土地和木材。到了一九四○年（那时已是麦卡斯林营地

了），他们——不，应是我们——得把所有的东西装进小卡车在铺筑好的高速公路上奔驰两百英里才能找到开阔的旷野安营扎寨；而到一九八○年开汽车到旷野，将变得过时，就如同汽车会使其寻找的旷野日益退化一样。可是他们——你们或许会在月亮或火星的背面找到旷野，或许还会有熊或鹿在上面奔跑。

言归正传。当年已经十一、二岁的布恩全副武装出现在营地时，营地与杰弗生镇只有二十英里之遥，常在一起打猎的有德·斯班少校、康普生将军、麦卡斯林·爱德蒙兹、华尔特·艾威尔、老鲍勃·利盖特，还有其他六、七位来去不定的猎手。康普生将军虽然在夏洛[2]当上校时不算太失败地指挥过部队，在约翰斯顿将军指挥的亚特兰大大撤退[3]中，作为准将的他也同样不算太失败，但是他在辨识地形地势方面有些欠缺，离开营地十分钟他就会迷路（虽然他喜欢骑乘的那头骡子随时都能把他带回营地，可是作为凭誓获释的南部联军的将领又是康普生家族的一员，他拒绝接收一头骡子的意见或忠告），所以上午围赶猎物结束后，等最后一位猎手一回到帐篷，大家就轮流揿喇叭直到迷路的将军寻声归来。这一招很令人满意，至少很管用，直到后来康普生将军的听力也开始衰退了。终于有一天下午，华尔特·艾威尔和山姆·法泽斯（他一半黑人血统，一半契克索印第安人血统）为了跟踪寻找将军竟整晚与他一起在森林露营，这样一来，德·斯班少校面临两种选择，或是禁止康普生将军离开帐篷，或是把他开除出狩猎俱乐部，进退两难之际，瞧，布恩·霍根贝克出现了，他身材超群，十岁左右的人就长得比康普生将军高大魁梧，他成了将军的护理员——他本是个流浪儿，好像一无所有而且除了自己的名字外一无所知；不知谁生下了他又抛弃了他。究竟是麦卡斯林·爱德蒙兹还是德·斯班少校先发现了他，连艾克表舅公也不太清楚。艾克只知道——记得——那时布恩已经在老卡洛瑟斯·麦卡斯林家门外，大约十二岁。当时麦卡斯林·爱德蒙兹虽然自己才三十岁，却已经像父亲般在抚养艾克了，布恩到来后，他又像父亲一般毫不犹豫地接收了这个流浪儿。

总而言之，当德·斯班少校面临选择时——或是把康普生将军从俱乐部中除名，或是禁止将军离开营地——他意识到前者很难做到，后者又不可能做到，所以得给将军配上像布恩·霍根贝克这样的人在狩猎中紧随左右。就在这时，布恩·霍根贝克出现了。他是由麦卡斯林·爱

德蒙兹一手造就的，也可能是麦卡斯林和德·斯班在共同的危机中一起造就的。艾克记得：十一月十四日，谭尼的吉姆（鲍勃·布钱普的祖父，我过会儿就会提到鲍勃）、山姆·法泽斯和布恩（艾克当时只有五、六岁；还有四、五年才满十岁才可以算上一员）把寝具枪支和粮草装上四轮运货马车，跟着麦卡斯林出发去营地，麦卡斯林自己在前头骑着马。到了营地，每天上午康普生将军去狩猎，布恩就骑骡跟在他身后，十二岁的布恩已经长得比他的看护对象粗壮，所以只需稍稍使点劲，就可以迫使将军朝着正确的方向在天黑前赶回营地。

康普生将军就这样把布恩调理成一名林区人，尽管你可能会说将军这样做只是为了自卫。但是布恩虽然跟华尔特·艾威尔在同一张桌上吃饭，在同一片林子里奔驰，在同一阵雨里睡觉，却没能成为一名射击能手；在营地，大家最爱听的故事就是华尔特·艾威尔讲述布恩的枪法：那次华尔特让布恩守在瞭望台上（当时老康普生将军已经见祖宗去了——或者说已经去会南北战争中那些风餐露宿的南方军或北方军老兵去了，或许由于没有其他地方更适合他们永久地呆在一起，他很可能是自己坚决要去的——而布恩和其他人一样已是正式的猎手了），后来他听到猎犬的吠声知道有鹿正穿过布恩所在的瞭望台，接着他听到布恩破旧的连发枪中传出五声枪响（这支枪是康普生将军遗赠给他的。这支枪在将军手里时从来就不太好使，能连发两次不卡壳就已令沃尔特吃惊不小，更不要说这连续五声枪响了），接着便听到树林那头传来布恩的叫声：“妈的!往那边跑了!截住它!截住它!”于是他——华尔特——穿过树林匆匆赶到布恩的瞭望台，发现地上那五个爆烈的弹壳离雄鹿逃窜时留下的脚印不到十步，布恩的子弹根本就没碰到那头雄鹿。

后来祖父买了汽车，于是布恩找到了心灵之友。这时他已是代养马房的正式一员了（这是经麦卡斯林、普利斯特和爱德蒙兹三方一致同意的，布恩第二次通不过小学三年级考试时，连麦卡斯林·爱德蒙兹最终都放弃了希望或者说醒悟了过来——或许他真正明白的一点是布恩永远也不会在哪个农场呆到学会农活成为地地道道的农场人）。一开始布恩主要还是干些零活——喂料、清理挽具、打扫马车。可我说过他对马啊骡的很有一套，不久就成了出租马车和出租骡车的正式车夫。他赶着鞍子马和两轮轻便马车去接白天的火车，又驾着四轮轻便

马车、四轮篷盖游览马车和四轮轻便骡车，载着旅行推销员在乡下的商店里四处游说。这时布恩已住在镇上，只有在麦卡斯林和扎克晚上都外出时，他才住到他们的屋子里保护女人们和孩子们。我的意思是，他住在杰弗生镇。我的意思是，他其实有自己的家——在我祖父那时的商业旅馆里租了一个单人房间，这家旅馆建造之初准备与豪斯顿旅馆一争高下却一直没能挨上号。但商业旅馆很淳朴实在：开庭时陪审团在这里吃住，乡下打官司的还有那些马贩、骡贩也觉得住这儿比住在镇上另一头那个地毯、铜痰盂、皮靠椅、亚麻桌布样样考究齐全的地方更舒坦；后来，到了我那个年代，弗莱姆·斯诺普斯（银行家，十一、二年前遭一个凶残的亲戚谋害，那位亲戚可能并不相信是堂兄弗莱姆将他投入监狱的，但认为堂兄至少能使他免于锒铛入狱，或者无论如何可以试一下）开始率宗族走出法国人弯道后的旷野挺进杰弗生镇，于是商业旅馆摇身一变成了具有两个手绘倒S标志的斯诺普斯旅馆；到了三十年代中期有那么很短的一段时间，这旅馆是由一名黄铜色头发的贵妇包租的，她来无踪去无影，你父亲和那些警察称她“小芝加哥”；时至今日，辉煌已去，唯留记忆，当年的商业旅馆就是现在你所知道的卢旺斯威尔太太的寄宿舍。可在布恩那个年代还叫商业旅馆；祖父买那辆汽车时，布恩除了偶尔在康普生或爱德蒙兹或普利斯特家厨房睡地铺外，其他时间就住在这家旅馆。

我祖父根本不想要车；他是被逼买车的。作为一位银行家，较老的杰弗生银行（约克纳帕塔法县第一家银行）的一行之长，祖父当时深信（而且多年后去世时，约克纳帕塔法县的所有人都意识到汽车已进入大家的生活，可祖父依然深信），机动车是一种让人倾家荡产的现象，就像夜晚的伞菌或真菌会随着早晨太阳东升而消失。可是萨托里斯上校，那个新兴暴发户商农银行的行长，迫使祖父买了车。或者说是一位名叫巴法罗、长着近视龙胆眼，一贫如洗却异想天开的机械怪才迫使祖父买车的。祖父的车即使在杰弗生镇也算不上是第一辆（我没有把曼弗莱德·德斯班的红色电动势赛车算进去。虽然德·斯班作为车主几年来每天开着这车穿行在杰弗生的大街小巷，但在崇尚正派得体、太太至上的杰弗生社区，这辆车并不比它的主人更有地位，因为曼弗莱德和他的车子都是不可救药的单身汉。即使在他任镇长期间，他也不是正正经经地呆在镇上而是寻欢作乐，就跟那些干粗活的

黑人从周末晚上起一直狂欢滥饮到周一早晨一样纯粹是瞎胡闹，就连车子的鲜红色也算不上是对杰弗生镇的蔑视，而应该说是对市长职责的几乎漫不经心的推卸）。

祖父的车甚至算不上在杰弗生镇露面的第一辆车。而且也不是在杰弗生镇安家落户的第一辆。两年前，有人从田纳西州的孟菲斯一路开车过来，三天不到开了八十英里。后来，天开始下起雨来，那车在杰弗生镇逗留了两星期，那段时间，杰弗生镇几乎完全停电；并且要是代养马房光指望布恩一个人的话，连公共交通都要没了。因为巴法罗先生掌握着蒸汽发电厂的运行，比孟菲斯更近的地方唯有他对蒸汽发电在行。那辆孟菲斯开来的汽车一显出不再向前开的迹象（至少当天是不会开了），布恩和巴法罗先生一大一小就开始围着车子形影不离——大个子庞大笨重的身上散发着氨水味和挽具油味，而炭黑色的小个子油渍斑斑，两只眼睛就像蓝鸟换羽时落在一小块煤上的两根羽毛，就算把他口袋里所有的工具（也就是杰弗生镇所有的工具）加进去，巴法罗的体重也不满一百磅。大个子像一头纹丝不动的公牛目不转睛地盯着车子，眼神中流露出难以置信的急切渴望；小个子则亲切温柔地看着车子开始想入非非，满是污垢的手女人般轻柔地抚摸着车子，然后一头埋进掀起的引擎罩下忙开了。

那天下了一整夜的雨，第二天上午仍下个不停。好像是巴法罗先生告诉车主并向他担保（说来有点奇怪，因为没人见到过巴法罗先生离开过电厂或他家后院的小店，时常利用道路以致竟能预测路况）至少一周至十天道路不通。于是车主坐火车回了孟菲斯，留下车子寄存在某户人家（只要不是巴法罗先生家）后院的马厩或牛棚里。我们也琢磨不透温和驯良、不谙世故而且有些口齿不清的巴法罗先生，这位常常处于满身油污却又如梦似幻、恍恍惚惚状态的巴法罗先生究竟采用了何种手段，发挥了何种令人无法抗拒而甘受摆布的本领（至今连他自己也一无所知的本领）才说服一位陌路人将昂贵的玩物托付给自己。

然而车主的确把车子托付给了巴法罗，回孟菲斯去了；而每当杰弗生镇用电方面出现问题时，就有人只好步行或骑马或骑车到城边巴法罗先生家去通知他，巴法罗先生就会茫茫然、恍恍然、不紧不慢地从后院来到屋子一角，边走边擦着手；到了事发第三天，父亲终于弄

明白了这段时间本该在马房的布恩究竟跑到什么地方去了。那天布恩自己泄露了天机，气急败坏地把事情和盘托出。要不是巴法罗先生——总在无穷无尽地创造惊奇，展示才能——抽出一支积满油污但绝对顶用的手枪指着布恩，两人差点发生了肉搏战。

布恩是这样叙述事情经过的：他和巴法罗先生在把车子弄到巴法罗的手里，把车主弄出镇的整个过程中，瞬息间就完全达成了默契；于是布恩自然以为，巴法罗先生会很快琢磨出开车诀窍，天黑后他们俩就可以偷偷把车子开出去。但是令布恩又气又惊的是，巴法罗先生只想搞清楚车子为什么能开动。“他把车子给毁了!”布恩说。“他把车子拆得七零八落就为了瞧瞧里面是什么玩意儿!他再也没法恢复车子原状了!”

但是巴法罗先生真的使车子恢复了原状。两周后车主回来，他油乎乎、恍恍然站在那儿，温和地看着车主启动发动机开走了车子；一年后，巴法罗便自制了一辆，发动机、排挡等一应俱全，装进了一辆橡胶轮胎的四轮轻便车里；那天下午，他镇定自若地开车驶过广场，车子带着噪声和异味，速度一点也不快，却把拉着萨托里斯上校马车的那一对马惊得脱缰而跳，将这辆萨里马车撞得七零八落，所幸的是空车，未伤及人；到第二天晚上，杰弗生档案馆已正式记录下一条城市法令——在社区范围内禁止任何机械发动的交通工具。于是身为约克纳帕塔法县资深银行的行长，祖父被迫买车，否则就得听从资格比他浅的行长的发号施令了。明白我的意思吗?不是说社会等级地位上的资格深浅，更不是指要在这方面一争高下，而是指在金融界这种难以解读而又不可避免的玄妙中，金融泰斗们总要不遗余力地较量一番；尽管祖父毕生不屈不挠、顽固不化地抗拒甚至想否认机器时代的到来，但他好像一开始就已在某个地方受到惠赐，获得了某种对他来说极为可怕的先知：在我们这个国家广阔无限的未来，经济繁荣的基本单元是一种小型的大批量生产的有着一个引擎和四个轮子的立方体。

于是祖父买下了那辆车，而布恩也因此找到了他灵魂的可爱情人，他粗野而单纯心灵的初恋。那是一辆温顿飞鸟。（这是他——不，是我们——拥有的第一辆车，两年后，祖母感到实在受不了汽油味，祖父便把这车换成了白色蒸汽机汽车。）人站在车子前面用手启

动发动机，除了会扭伤前臂一两根骨头外毫无危险（前提是车子处于停顿状态）；车子有供晚上行车照明用的煤油灯，有雨兆时，五、六人在十至十五分钟内就可以迅速拉起车篷和帘子，祖父自己为车子配了一只煤油提灯，一把新斧子还在一组轻便滑轮上加了一卷有刺铁丝供城外行驶时使用。有了这一套装备，这车可以开到孟菲斯那么远，事实上这车的确开到过孟菲斯，我马上就会提到。我们所有人，祖父母、父母、姑妈姨母、堂兄弟表姐妹还有孩子们，乘车时都有专门的装束：面纱、帽子、护目镜、防护手套还有叫做风衣的灰不溜秋的外套，又长又没有样子，领口很紧，我后面也会提到。

到了这时候巴法罗先生早就开始教布恩开他的自制车了。他们当然不能用杰弗生的街道——其实自从出了那次事故后那车就没再开出过巴法罗先生家的前门栅栏——但巴法罗先生的屋后有一片开阔地，他们俩及时地把这块空地平整成一个漂亮的试车场。所以等布恩和祖父银行的出纳员沃德温先生（他是单身汉，是最杰出的俱乐部成员之一，或者说是杰弗生镇知名人士之一；十年中他在十三次婚礼上充当男傧相）乘火车去孟菲斯把祖父买的车开回来时（这次不到两天时间，创了纪录），布恩早已注定会成为杰弗生机动车驾驶员中的元老。

布恩对车子梦寐以求，在他看来，祖父后来对这辆车却弃之不理。他只是买下车，用布恩的话说，付了一大笔现金，然后仔仔细细、高深莫测地看过一遍，便搁在一边弃而不用了。当然，他——祖父——不能完全弃车不用；不管自己对机动车的看法如何，他——祖父——身为银行界前辈，不允许自己对萨托里斯上校的法令忍气吞声。事实上，祖父和萨托里斯上校对汽车的观点完全一致；两人至死（那时，约克纳帕塔法县白天的空气已充满了汽油味，而晚上，特别是星期六晚上则到处听见轮胎挡泥板的碰撞声、刹车的嘎吱声）都没有向任何仅仅有买车嫌疑的人贷过一个子儿。萨托里斯上校的过错只在于比他的前辈领先一步采取了他们俩都赞同的行动，即在汽车尚未开始进入杰弗生镇之前就明令禁止。明白了吗?祖父买车不是对萨托里斯上校法令的蔑视，而是在不慌不忙、深思熟虑中作出的废除法令的姿态，尽管这姿态只是象征性地每星期作出一次。

在萨托里斯上校的法令出台之前，祖父已经让人把他的马和马车

从后院迁到了代养马房，这样便于接受祖母的电话指令，因为那儿总有人接电话，而在后院时，祖母是从楼上的后窗大叫大喊地发号施令的。可无论耐德是在厨房、马房还是其他什么他刚好在的地方（或者在祖母需要他时他应该刚好在的地方），他并不总是有令必应。事实上，他常常不在祖母屋里传出的声音范围内，因为其中有他老婆的声音。现在我们谈谈耐德。他是祖父的马车夫。他老婆（当时那位；他一共有过四个老婆）黛尔芬是祖母的厨娘。那时只有母亲称他耐德伯伯。我的意思是只有她坚持让我们所有的孩子——我们三个，因为亚历山大还不会说话——称他耐德伯伯。其他人都不在乎，连祖母都不在乎，她也是麦卡斯林家族的人。耐德本人当然不计较我们是否称他伯伯，他当时那年纪，刚够让遮着光脑袋的刘海变灰，更不用说变白了，根本没资格让人叫他伯伯（他的头发一直没变：我是说，没有变白，甚至没有变灰。他七十四岁死时，除了先后有过四个老婆外，其他什么也没变），耐德其实大概也并不想让人称他伯伯；除了母亲没人坚持要我们这样称呼他，而母亲从麦卡斯林族姓看跟我们甚至算不上亲属关系。耐德是麦卡斯林家庭的一员，一八六○年生在麦卡斯林家后院。他是我们家庭的隐私；我们因而也“继承”了他。他的身世（也只有耐德本人这么说）是这样的：他母亲是老卢修斯·昆塔斯·卡洛瑟斯本人和一名黑奴的私生女；耐德从不让我们任何人忘记他跟艾克表舅公一样是德高望重的兰卡斯特的真正孙子；虽然我们三人——你，我，我祖父——都以兰卡斯特命名，但在耐德看来，我们这些勤劳的爱德蒙兹家庭成员和普利斯特家庭成员不过是些日渐凋零的亲戚和扈从而已。

当布恩和沃德温先生把新车带回时，马车房已作好了准备：新地板、新门、还有祖父手里拿着的新挂锁，祖父慢慢地绕着车子仔仔细细地察看着，那模样就像察看银行主顾借钱时用以抵押的犁、收割机或马车（顾客本人祖父也仔细察看）。然后他示意布恩把车开进车库（是的，即使在一九○四年的密西西比州，我们也已知道停放汽车的棚屋叫“车库”了）。

“什么?”布恩问。

“开进去，”祖父道。

“你连试也不试?”布恩又问。

“不试了，”祖父说。布恩把车开进了车库，又（只身）走了出来。开始时他脸上是一副惊讶的神情；这时则显得震惊、彻悟又有些害怕。“有钥匙吗?”祖父问道。

“什么?”布恩反问道。

“锁键。销子。钩子。反正是你发动车子用的玩意儿。”布恩慢慢地从口袋里掏出一样东西交到祖父手里。“把门关上，”祖父说着亲自走过去把新挂锁插入搭扣吧嗒一声锁上，把钥匙也装进口袋。此时此刻布恩内心正进行着斗争。他处在关键时刻，情况危急。我——应该说我们，沃德温先生，祖母，耐德，黛尔芬和其他当汽车过来时正好在街上走过的白人、黑人——都注视着他赢得了这场内心的斗争，或者说斗争的第一回合。

“我吃完午餐回来，这样萨拉小姐（指祖母）可以试坐一下车。一点钟左右。如果一点太晚我可以早些来。”

“我会传话到马房的，”祖父道。对布恩来说，这是次全面范围的行动；不只是争夺前哨基地之类的小打小闹，这可是孤注一掷，非赢即输；这次行动牵涉到数理逻辑、地形地势、虚击佯避、诡计骗术；但最重要的是耐心，要有远见。斗争一直持续了三天，直到礼拜六。午饭后布恩回到代养马房，整个下午，虽然并不显而易见，但毫无疑问他从没有远离过电话机。他什么也没透露，甚至没有误了他的活——或者说他们以为是这样。后来父亲发现布恩自作主张派了拉斯特去接下午火车运来的役用马，火车到达的时间（除非误点）总是与祖父下班离开银行的时间一致。尽管这场战斗仍只是牵制性行动，需要——不，是要求——持续的警惕而不是靠冲力维持的冲动，但布恩仍很自信，仍然处于优势：“是啊，我派拉斯特去了。瞧这个城镇的发展势头，我们现在每天都会需要往火车站派两匹役用马，我考虑让拉斯特做第二位车夫有好一段时间了。别担心，我会留神他的。”

然而那天下午祖父没有来电话。到六点钟，连布恩也承认那天不会有电话了。但布恩正在进行的是牵制性行动；到目前他什么都还没输掉，黑夜里他甚至可以稍微调整一下兵力。第二天上午大约十点，他——我们——好像事后想起什么似地走进银行。“把车钥匙给我吧，”他对祖父说。“车上那么多密西比[4]的灰尘泥土，下面一层田纳西州的泥土灰尘就更别提了。我带上马房的水管，说不定耐德把你们

那水管乱搁到什么地方找不着了。”

祖父看着布恩，只是不慌不忙地看着他，就好像布恩真的是那个拿四轮运货马车或干草压捆机作抵押来借十五块钱的人。“我不想让马车房里搞得湿漉漉的，”祖父说。可是布恩跟祖父一样神情超然，甚至显得比他更不在乎、更笃定、更有空闲。

“那当然，那当然。记得吗，那人说发动机应该每天开一下。不是要上哪，只是防止火花塞和磁电机生锈，重新买一个得花二十到二十五块钱到孟菲斯或其它什么地方去弄来，可能还得回汽车厂去买。我不怪你；我只知道他跟你讲的那些；我也只好相信他的话。不过你是付得起这笔费用的。你是车主，如果你想让车生锈，谁也管不着。马就不同了。虽然马的价格一百块都不到，但天一亮你就让我出去用调教索练练它好让它一直保持着劲头。”祖父是个精明的银行家，布恩很清楚这一点：祖父不仅知道什么时候该取消回赎权，而且知道什么时候该和解，什么时候该销账。祖父把手伸进口袋将两把钥匙交给了布恩——一把开挂锁，另一把开动汽车。“走吧，”布恩对我说，已转过身去。

我们还在街这头就已听到祖母从楼上后窗喊耐德，等我们到大门口时，她已经离开了窗子。我们走过后院去拿水管，黛尔芬从厨房内走了出来。“耐德呢?”她问。“我们一上午都在喊他。他是不是在代养马房那边?”

“肯定是，”布恩说。“我会捎话给他的。不过别指望等到他。”耐德的确在马房。他和我的两个兄弟像一排楼梯正使劲从车库门缝往里瞧。我猜亚历山大要是会走路的话肯定也会在那儿的；我不知道嘉莉大妈为什么没想到这一点。后来亚历山大也来了；母亲抱着他从马路对面的屋子里走过来。看来嘉莉大妈可能还在洗尿布。“早上好，艾丽森小姐，”布恩跟母亲招呼道。“早上好，萨拉小姐，”他又说，因为这时候祖母也来了，身后跟着黛尔芬，接着又来了两位邻居家的女人，还戴着睡帽。布恩不是个银行家，甚至算不上是精明的生意人。但他正在证明自己善打游击的战士。他走过去打开车库门。耐德头一个走了进去。

“嗳，”布恩对他说，“你从天亮起就在这儿往门缝里看了。你觉得这车怎么样?”

“我没觉得怎么样，”耐德说。“普利斯特老板满可以用这笔钱买下约克纳帕塔法县最好的马，两百块钱一匹的。”

“约克纳帕塔法县根本没有两百块钱的马，”布恩说道。“就算有，这车可以买十匹那样的马。去把软水管接上。”

“卢修斯，去把软水管接上，”耐德对我说，甚至连头也不回一下。他走过去打开车门。车门里是后座。那时车子前座没有门，“来吧，萨拉小姐，你和艾丽森小姐先来，”耐德说。“黛尔芬和孩子们等下一趟吧。”

“你去照我说的把水管接上，”布恩说。“不管怎么说，我得先把车子弄出车库。”

“你总不至于用手把它拖出来吧，是吗?”耐德说。“我估计我们开出车库这点距离没问题。以后我总得开这车的，所以越早动手就越快学会。嘿嘿嘿。”他笑着招呼道：“过来啊，萨拉小姐。”

“不会出什么事吧，布恩?”祖母问道。

“没事，萨拉小姐，”布恩回答道。祖母和母亲便坐进车里。还没等布恩关上门，耐德就已在前座上坐下了。

“出来!”布恩说。

“别管闲事，开你的车，如果你会开的话。”耐德道。“学会开车前我碰也不会碰车子。再说光坐在这儿我学不到什么的。去忙你的吧，把水管接上或者随便干些什么。”

布恩绕到驾驶座那边，打开开关，定好控制杆，然后走到车子前面，使劲转动曲柄，第三下时，发动机响了。

“布恩!”祖母叫道。

“没事，萨拉小姐!”布恩的叫声盖过了发动机声，他奔回到驾驶座前。

“我不管!”祖母说。“快进来!我害怕!”布恩上了车，调低了发动机的声音，然后调节控制杆给汽车变挡。只一会儿汽车便轻轻地、慢慢地往后退出车库，开到场地上，开到阳光下，停了下来。

耐德发出了“嘿嘿嘿”的笑声。

“小心点，布恩，”祖母关照道。我看见她的手紧紧抓着车顶上的扶手。

“好，”布恩说。车子又开动起来，倒车，开始转弯。然后向前，

又一个转弯；祖母的手仍紧紧抓着扶手。母亲的脸像小姑娘一样涨得通红。车子缓缓地轻轻地开过场地，然后正对着大门停了下来，那大门通往小巷，通往外面的世界。布恩一声不吭地坐在方向盘后，发动机正常安静地运转着，他头略侧着刚够祖母看见他的脸。是啊，也许他不是祖父那样的流通票据行家，杰弗生镇也有些人认为他什么料都算不上，不过就这场小规模战斗而言，布恩是个具有绝顶技艺和魅力的战士。祖母坐了约半分钟。然后长长地吸了口气又舒了出来。

“不行，”她说。“我们得等普利斯特先生。”或许这次小规模战斗没有获胜，但至少我们这边——布恩——已发现了对手（祖父）前线的薄弱点，待吃晚饭时，对手本人也会发现自己的薄弱环节了。

祖父会发现自己的侧翼被布恩智取了。第二天（礼拜六）下午银行打烊后，接下去的每个礼拜六下午，进入夏季后则是雨天之外的每天下午，祖父坐在布恩边上的前座，我们——祖母、母亲、我、我的三个弟弟，还有把我们（包括父亲）先后带大的保姆嘉莉大妈、黛尔芬、三亲六戚、邻里街坊以及祖母那些穿戴齐整的亲密好友——都披着亚麻布风衣，戴着护目镜，轮流乘车，车子穿过杰弗生镇及相邻的乡村；嘉莉大妈和黛尔芬轮流坐车，但耐德只乘过一次，就是车子慢慢退出车库的那一分钟，及车子转弯后缓缓驶过场地的那两分钟，当时祖母却紧张不已，冲着敞开的大门和外面的世界大叫了一声“不”，不过打那以后她倒再也没说过。到了第二个礼拜六，耐德已经意识到，已经接受——也已经确信——即使祖父准备让他做正式的汽车驾驶员和看管员，他也只有跨过布恩的尸体才能接近车子。但是尽管他拒绝承认车子的存在，他和祖父在车子问题上心照不宣地达成了默契：耐德决不对车子的存在表示轻蔑或贬损，祖父也决不命令他像擦洗马车那样擦洗汽车——祖父和耐德都知道，即使布恩让耐德擦洗车子，耐德也会拒绝的，这就是祖父对耐德的玩忽职守给予的唯一的绝无仅有的惩罚：在布恩有可能公开拒绝让耐德洗车之前，祖父拒绝给耐德公开的机会拒绝洗车。

主仆双方一拍即合，商定把布恩在马房的日班换成夜班。要不然，他在马车出租业从此就会无声无息了。杰弗生镇的那部分有闲阶层，父亲的朋友熟人或者只是马的朋友们对代养马房比布恩更熟悉。如果有业务或信件之类，他们可以将马房作为永久性的业务地址。自

从有了车子后，如果父亲要找布恩，就派我去祖父的场地，他准保在那儿擦洗车子。即使在最初几个礼拜车子只在每礼拜六外出一下，他也照擦不误。每天早晨将车倒出车库擦洗，轻柔而又专心，直洗到每一个轮辐，每一个螺母，然后坐在那儿看护着，等着车干。

“他会把油漆都浸泡掉的，”巴洛特先生说。“老板知不知道他每天四、五个钟头用软水管冲洗车子?”

“知道了又怎么样?”父亲说。“布恩还不照样整天坐在场地上看着车子。”

“安排他上夜班吧，”巴洛特先生说。“这样他白天就可以想干什么干什么了，约翰·鲍威尔每天晚上也就可以回家睡觉了。”

“我已经给他换了夜班，”父亲说。“我一找到人去场地就会通知他的。”

马具房里有玉米壳做的床垫，约翰·鲍威尔或者他手下的车夫、马夫总是在这里过夜，主要是守夜预防火情。现在父亲在自己的办公室里安置了一张帆布床和床垫，布恩可以在那儿睡觉，这是他所需要的，因为他现在整个白天可以自由自在地呆在祖父的场地上洗洗车或者干脆就看着车。

于是每天下午，我们轮流挤坐在车子后排座位上，车子开过广场，开进郊野；祖父给车子添置了紧急齿轮，这种装置跟发动机一样成了汽车不可分割的一部分。

每次车子总是先开过广场。你肯定以为祖父一买下汽车，就会跟你想象的那样采取行动，他买车就是为了这个目的：埋伏在那儿等着萨托里斯上校和他的马车一到便进行伏击，好好教训他一下，让他明白通过限制别人权益的法令必须先向前辈请示。然而祖父并没有这样做。我们后来总算明白，他对萨托里斯上校不感兴趣：他感兴趣的是马队和车子。我说过他是有远见的人，他很有眼光。我们的汽车接近马车时，马后退作躲避状，有时甚至用后腿直立起来。祖母紧张僵硬地坐在车里，紧紧抓着车顶的扶手，也顾不得称祖父为普利斯特先生了（自我们记事起她就一直这样称呼他），而是直呼其名，就好像她跟祖父没有亲属关系。“卢修斯!卢修斯!”她叫道。祖父（如果四轮轻便马车或大篷马车内没有女人孩子，车夫又是男的）便会轻轻地对布恩说：

“别停下。往前开。不过放慢些。”要是掌缰绳的是个女人，祖父就让布恩停车，他自己走出车子，轻声而沉着地安慰受惊的马，抓住马嚼子引着马车往前走过汽车，然后向马车内的女士们脱帽致意，随后回到汽车前座上，这才回答祖母道：“我们得让这些马习惯汽车。谁知道呢，以后十到十五年杰弗生镇或许会有第二辆汽车。”

事实上，两年前巴法罗先生在自家后院单枪匹马完成的自制车差点治好了祖父十九岁那年就开始的一个习惯：嚼烟草。他第一次转头把烟草吐到开动的车外时，我们坐在后座的人等意识到问题时已为时过晚。有什么办法呢?在此之前，我们中没有人坐过在汽车上行驶的距离超出过从马车房到场地门之间（当时是第一次坐车外出），更不用说每小时十五英里的速度了（顺便提一下：车速每小时十英里时，布恩总是说现在在开二十英里；而每小时二十英里时，他又说达到了四十英里；我们发现，城外几英里外有一段约半英里长的笔直路程，车子会开到每小时二十五英里，可是布恩却对广场上的一群人说他以每小时六十英里的速度开这段路程；那时他以为我们不知道挡风玻璃上看上去像气压表的玩意儿是里程计），所以遇到这种情况我们能怎么办呢?而且，他吐烟草对于我们其他人也无碍。我们都有护目镜、风衣和面纱，虽然风衣是新的，但污渍不过是棕色的斑点，况且不能因为名称是风衣就只能用来抵挡尘土而不作它用了。可能是因为祖母坐在左边（那时汽车跟四轮单马轻便马车一样是在右边驾驶的；即使亨利·福特这位跟祖父同样眼光远大的汽车大王也没有预料到日后汽车方向盘会安在左边），祖父的正后面，祖父的烟草在他回头的一刹那飞到了她脸上。她立即对布恩说：“把车停下，”她坐在那儿，与其说是生气，不如说是强憋着难以消解的怒火和震惊。当时她刚过五十（她跟祖父结婚时是十五岁），这五十年里，她从没料到一个男人，而且居然是自己的丈夫，会啐得她一脸。这就像布恩打弯不揿喇叭一样令她难以置信；她甚至都没抬手擦去脸上的烟草，自言自语道：

“带我回家。”

“嗳，萨拉，”祖父道。“行了，萨拉。”他扔掉手中的烟草，从另一只口袋中掏出手绢，可祖母接也不接。布恩已下车，到我们视线内的一幢房子里取来了一盆水、肥皂和毛巾，可祖母还是不接手。

“别碰我，”她说。“开车吧。”于是我们继续赶路，那污渍长长

的，正在干结，从祖母的护目镜的一个镜片一直延伸到她的脸颊。虽然母亲一直不停地说要吐些唾沫在手绢上擦去那块污渍，可祖母坚持道：“别管我，艾丽森。”

可是母亲与祖母不同，她不在乎车里有人嚼烟草。也许原因就在于此吧。那年夏天，往往只有母亲，我们，嘉莉大妈还有邻居家的一、两个孩子坐在汽车后座。母亲的脸就像小姑娘似的鲜亮红润，充满渴望。因为她发明了一种装在把手上的保护装置，像一把大扇子一样十分轻便。只要祖父一转头，她就赶快将保护装置竖起来，挡在我们前面。这样一来祖父尽可嚼烟草，而母亲总是十分警觉，时刻准备着使用这一屏障：事实上，我们动作都很快，不待祖父向左转过头来吐烟草，屏障就已经竖起，我们后排的几位像拴在同一根金属线上似的同时向右倾斜；现在车速的确是每小时二十至二十五英里了，因为那年夏天杰弗生镇又出现了两辆汽车；好像是车子本身在把路碾平而不是车子的昂贵身价迫使人们去把道路整平的。

“再过二十五年，县里没有一条路是不能在任何天气下都开车行驶的了，”祖父说。

“那种路不得花好多钱，爸爸?”母亲问道。

“是得花一大笔钱，”祖父回答说。“筑路商会发行债券。银行就将这些债券买下。”

“我们银行?”母亲又问。“买汽车债券?”

“对，”祖父说。“我们要买债券。”

“可我们呢?——我是说莫里。”

“他还干车子出租行当，”祖父答道。“不过名称改一下。或许叫普利斯特汽车房或普利斯特汽车公司。人们为了到处走动是什么代价都愿出的。他们还会为了这个拚命干活呢。瞧瞧自行车。再看看布恩。搞不懂怎么会这样。”

第二年五月我的外祖父在圣露易斯湾去世。

---

[1] 契克索人（Chickasaw），印第安人之一族，原居住于美国密西西比州和亚拉巴马州北部。

[2] 夏洛，美国田纳西州南部一地名，南北战争期间在该地发生了第二个大战役，以北军胜利告终，史称夏洛战役。

[3] 亚特兰大大撤退，指美国南北战争期间，北军迫使亚特兰大守城的南军弃

城而逃。

[4] 密西西比的简称。

第三章

又是一个星期六。事实上是枪击事件后的那个礼拜六；鲁达斯又开始每星期六晚上领薪了；也许他连骡子也不借了。还不到八点，我背着准备装钱的帆布袋在广场周围兜收运货款还不到一半，刚刚在农具店收完账款，布恩快步走了进来，他平时走路没那么急的。我本应该疑窦顿生。不，我应该立刻就明白怎么回事了，因为我一直就很了解布恩，何况观察他和那辆汽车已经有一年了。没等我攥紧拳头，他已伸手一把夺去了我的钱袋。“把袋子留下，”他说。“快点。”

“喂，”我说。“我才开始呢。”

“我说了把袋子留下。快点儿。快点。他们得赶二十三次，”他说着已经转过身去。他完全不管未付的运费账单。它们只是些纸张；铁路公司有的是。而帆布袋内装的是钱。

“谁得赶二十三次?”我问道。二十三次是早晨出发的南去列车。噢，对了，杰弗生镇那时有客车，相当多，所以得给它们编号来区别。

“见鬼，”布恩说，“你连听都不听我怎么好好跟你讲呢?你老爷子昨晚死了。我们得快点。”

“他没死!”我说着叫了起来。“今天早晨我们经过前门厅时他还在那儿。”的确如此，父亲和我都看见他在那儿，在看报，要不就是坐着，或是站着，总之（跟往日一样）等着到时间去银行上班。

“谁说是老板来着?”布恩说。“我说的是你外公，你妈的爸，在杰克逊还是莫比尔什么的。”

“噢，”我说。“你连圣路易斯湾和莫比尔都分不清?”既然现在没事了，情况就不同了。圣路易斯湾离这儿三百英里；我几乎都不认识莱塞普外祖父，他只在圣诞节时来过杰弗生两次，我们也只是夏天时去过他那儿三次。而且，他已经病了好久了；我们——母亲和我们——去年夏天去看他时，他其实已病入膏肓，尽管我们当时没有意识到

（母亲和嘉莉大妈去年冬天也在那儿，因为你亚历山大叔公一个月前刚刚出生，当时大家以为我外祖父快要死了）。我说“尽管”，是指母亲；对孩子来说，老人一旦生病就已经放弃了生存；死亡的真正降临可以说只是清除了那种气氛，而不能带走任何已经不存在的东西。

“行了，行了，”布恩说。“快点就是了。杰克逊也好，莫比尔也好，新奥尔良也好——我只知道是往南方向的什么地方，不管是什么地方，他们还得赶那班火车。”这番话——新奥尔良这一地名，与其说是他当时顺口说出不如说是他随口漏出的——应该让我明白一切了，它透露了布恩肆无忌惮的梦想、企图和决心；他后来精心策划引诱我加入只是证实了这一点。但是或许我当时还没从惊愕中恢复过来；而且当时我不像布恩那样了解很多细节，所以我们只是飞快地抄近路穿过广场赶回家去，我一路小跑着。

家中一片混乱。离火车开车不到两个小时，母亲忙得顾不得为外祖父悲痛伤心：她只是脸色苍白、神情急切、动作快捷。回家后我听说了布恩已经告诉过我两次的事情：祖父祖母也要去参加莱塞普外祖父的葬礼。祖父和外祖父在大学是同班同学，又是密友；结婚时互为傧相，父亲和母亲在芸芸众生中彼此选中，愿结连理（我知道你们称之为终身伴侣），或许多少取决于祖父与外祖父的这层关系，祖母和莱塞普外祖母相距甚远，作为独子之母和独女之母，相互间彬彬有礼、客客气气。而且，那时候人们把葬礼而不是死亡看得很重：人们对死亡习以为常：没有哪家的家史不是星星点点布满墓碑，亡故者在人世间匆匆而过甚至没能在墓碑上留下名字——当然除非他们的母亲也长眠在同一墓中，这种情况要比你想象的更经常发生。更不用提二十、三十或四十多岁的丈夫们、伯父伯母们，还有祖父祖母们，没有子嗣的叔祖叔祖母们，他们那时死在家中他们出生时的房间和床上，而不是死在名称中婉转地含有垂暮之意的小单间里。可是葬礼——安葬仪式——犹如牢固的细线能够延伸的距离和承受的重量超出了杰弗生镇到墨西哥湾的范围。

所以祖父和祖母也将去参加葬礼。顺便说一下，这样一来，因为镇上没有其他近亲，我们——我和三个弟弟以及嘉莉大妈——就将被送往十七英里之外的扎克·爱德蒙兹表兄的农场在那儿呆到父母亲回来；顺便再提一句，这样一来，父亲和母亲将离开四天。其实这就意

味着祖父和祖母甚至四天后都不会回来。因为祖父每次离开杰弗生外出，要么去时要么归时，都会在他喜欢的新奥尔良呆上两三天，即使只去孟菲斯也是如此；而这次他们很有可能带母亲和父亲一起去。事实上这样一来意味着布恩曾经两次极其漫不经心却仍有几分疑虑地向我提起过的情形：那辆汽车的主人，以及其他所有对车子具有或甚至只是自认为具有支配权的人，将在离开车子三百英里的不管哪个地方呆上四天到一个礼拜。可见他那些引诱我、腐蚀我的不高明伎俩不过是进一步的证据而已。那些伎俩甚至不是赏金或小费。他完全可以独自把车开走，而且如果我不受腐蚀的话他肯定会单独把车开走，尽管他知道将来某一天他得把车弄回来或者自己回来一趟承担自己行为的后果，要不然等祖父的警察抓住他则后果更为严重。因为他必须回来。他还能去哪?他对其他地方一无所知，对他来说，杰弗生、麦卡斯林、德·斯班、康普生这些字眼，这些名字不只意味着家，而且意味着父亲和母亲。但是某种暴民的判断力，某种初露端倪简朴单纯的谨慎与常识驱使他至少先从我下手，把我作为人质之类。而且他无需先试探、考验我。大人们说起孩子的天真单纯时，他们并不真正清楚是什么意思。如果追问下去他们会进一步说，噢，就是无知嘛。孩子其实既不无知也不单纯。对于十一岁的男孩来说，他早就没想过任何一种犯罪活动。孩子唯一的单纯在于，他还没有年长到渴望从犯罪中收益，可这不是单纯而是欲望；他的无知在于，他还不清楚如何进行犯罪，可这不是无知而是个头问题。

然而布恩并不清楚这点。他必须引诱我。而且他时间十分仓促：只有火车开出到天黑那段时间。他完全可以不做准备，从零开始，明天或后天或星期三之前的任何一天（包括星期三）。可是今天，此时此刻，是他最佳行动时间，全杰弗生镇都看见了车子，车子已经发动，准备出发；就好像神灵自己向他提供了从十一点○二分到太阳下山这段免于受罚的时间，他若蔑视或忽视神灵就得自担风险。车子过来了，祖父和祖母已坐在车里，带了一只鞋盒子，里面放着炸鸡、芥末拌蛋黄和糕饼备作晚饭，因为要到一点钟在枢纽站换成特快列车后才有餐车，祖母和母亲现在都已十分了解祖父和父亲，知道不管谁死了，他们都不会等到一点才吃午饭。不，如果失去亲人的不是母亲而是其他任何什么人，那祖母也不会等到一点才吃午饭的。不，那也不

对；祖母比她儿媳更有见识；或许母亲需要的只是做个女人。男人不会妥善处理死亡；他们抗拒死亡，试图回击死亡，结果元气大伤；而女人们只是绕过死亡，用温柔及时的不抵抗联盟来包围死亡，像棉絮胎或已去掉刺不会构成伤害的蜘蛛网，不仅具有一定的规模和可用性，而且很有用，就像一位身无分文的单身汉亲戚或老处女亲戚随时可叫来凑个数或引一位额外的客人坐下来吃饭。祖父和祖母的手提包已经系好在车子的防护板上。桑·托马斯已经把父亲和母亲的手提包拿出来放到街上，我们大家都跟在后面，母亲披着黑面纱，父亲戴着黑臂纱，我们和抱着亚历山大的嘉莉大妈一起跟在他们身后。“再见，”母亲说，“再见，”她隔着面纱一一吻过我们，身上的气味跟平时一样，但好像还夹杂着忧闷悲哀的气息，就像那薄薄的什么也遮盖不住的黑色面纱，似乎从三百里外圣露易斯湾经铜线传送来的不止是一个机器操作的电讯；噢，真的，她吻我时我闻得到这气味，她说，“你是大孩子，是男子汉了。你得帮助嘉莉大妈照料好弟弟们，这样他们就不会令露易莎表姐担心了，”说着她已赶紧坐到车内祖母身边，这时布恩说话了。

“我得把油箱加满午饭后好开到麦卡斯林庄园去。我想卢修斯现在可以跟着一起去，从火车站回来的路上他可以帮帮我。”你瞧，一切多么顺利。太顺利了，让人有点不好意思。就好像高尚正直在跟祖父母、父母亲过不去。对，也在跟我过不去。甚至杰弗生镇只有两三年的汽车历史这一事实也唆使布恩——对，我们——犯罪。石油公司代理人卢旺斯威尔先生负责向约克纳帕塔法县内所有商店供油，他的油罐安置在火车站的边侧小道，这两年来，他还安装了一个特殊的汽油箱和加油泵，由一名黑人负责加油；布恩或其他任何需要加油的人只需把车子开过去停下来并下车，那黑人就会把前座掀起用他专门的凹口棒测量一下油箱然后加满油收下钱或者（如果卢旺斯威尔先生不在那儿）让你自己在一本油腻腻的分户账上写下名字及所加油的加仑数。但是，尽管祖父买车已有一年，他们中——祖父或祖母或父亲或母亲——既没人知道车子是怎样开动的，也没人冒失地（或仅仅是好奇地）就这一问题问过布恩或以此考验一下他的能力。

于是他和我站在月台上；火车开走时，母亲从窗口向我们挥手。现在该他行动了。他必须说些什么，必须开始。他已经把汽车行李舱

作了清理，也已将我控制在手，至少一直控制到嘉莉大妈开始寻思我会在哪吃饭。我的意思是，布恩并不知道他什么都不用说，只需告诉我准备去哪，甚至连目的地也不重要。他一直对人知之甚少，甚至连对男孩们有过的了解显然也已忘记。

这会儿布恩自己也不清楚该如何开始。他曾祈祷自己交好运，而那时刻，用你们的话说是回程邮递般，被赐予的好运令他无所适从。或许在此之前人们告诉过你运气是变幻莫测的女人，无论好的还是坏的，都毫无保留地馈赠：好运多得让你（也许不无道理地）受之有愧；恶运多得使你招架不住。运气对布恩也是如此。所以他只“嗯”了一声。

我没有帮他；我进行了报复。那么报复谁呢?当然不是布恩：是报复我自己，报复我的耻辱；也许是报复父亲母亲，是他们使我蒙受耻辱；或许是报复祖父，是他的车子使我蒙受耻辱成为可能；谁知道呢?或许是报复巴法罗先生本人——这个痴迷的受神灵折磨的梦行人两年前就已毫无恶意地开始制造汽车。可我真的为布恩难受因为他的时间太少了。现在已过十一点了。嘉莉大妈等我几分钟内回家，不是因为她知道在听见二十三次列车鸣响南去道口的汽笛声后我要不了十分钟就可回到家里，而是因为她早已极不耐烦，急着让我们吃饱后上路去麦卡斯林庄园；她生在乡下，现在仍喜欢乡下。布恩没在看我。他小心翼翼地不看着我。“三百英里，”他说。“人发明火车真是件好事。要是像以前那样坐骡车去，十天也到不了那儿，更别想十天内回来了。”

“父亲说四天，”我说。

“对，”布恩说。“他是这么说的。可能我们有四天的时间赶回家去，可那样时间还是不够长。”我们走回车子，坐了进去。可他没有发动车子。“或许老板十——四天赶回来后会让我教你开这玩意儿。你够大了。再说你已经知道怎么开了。你想过学开车吗?”

“没有，”我说。“因为他不会让我学的。”

“噢，你不必太急。你有四天时间让他改变主意。不过我估计有近十天的时间。”他还是没有发动汽车。“十天，”他说。“你猜这车十天内可以开多远?”

“父亲说四天，”我说。

“好吧，”他说。“四天内能开多远?”

“我也不清楚，”我说。“因为这儿没有人会搞清楚并告诉我。”

“好吧，”他说。他突然发动汽车，倒车，拐弯，飞快地开了起来，既没开往广场方向，也没开往卢旺斯威尔先生的汽油泵方向。

“我想咱们得加点油，”我说。

我们开得很快。“我改主意了，”布恩说。“我们吃完午饭去麦卡斯林之前我会给车子加油的。这样那么多汽油不会白白蒸发掉。”这会儿我们开进了一条巷子，飞快地穿行于黑人的小屋、菜田和鸡圈间，那些鸡和杂种狗慌慌张张从尘土中跳出躲过了车子，车子开出巷子开进一片空地，这片荒地上车辙依稀可见，却没有马蹄印；现在我认出来了：是巴法罗先生的自制试车场，两年前萨托里斯上校的法令将他限制在这儿开车，他教布恩开车也是在这儿。直到布恩猛地将车停下，说“过来”，我才恍然大悟。

所以午饭我终究迟到了；没等布恩停下车子让我出来，嘉莉大妈已抱着亚历山大站在前门厅冲着我们俩大声嚷嚷。因为布恩终究在这场公正的较量中战胜了我；显然他没有完全忘记年轻时对男孩的了解。现在我当然知道得更清楚些了，甚至当时我就清楚些了：布恩的堕落和我的堕落不仅瞬间发生而且同时发生：就是在母亲得到莱塞普外祖父死讯的同一时刻。但是我更愿意相信的是：布恩战胜了我。不管怎么说，那时我就是这样对自己说的。伴随着我姓氏的不可侵犯又不可避免的端正方直令我安然自若，父亲谆谆教诲——不，是强迫——我仿效我们男性祖先的骑士形象，而母亲的溺爱过失则纵容我使我更容易蒙受耻辱。我只是在考验布恩；不是考验我自己的德行，而是考验布恩削弱我德行的能耐；出于单纯，我过分相信单纯的庇护作用；我所期待的、要求的、设想的超出了这位意志薄弱的米兰人的承受范围。我说“脆弱的米兰人”并不是深思熟虑的，却是坦率直言的：我年轻时已注意到往往那些德行的倡导者甚至实践者对德行是否固若金汤无懈可击显然有着他们自己的疑虑，他们并不信任德行本身而是信任那些掌管德行的神灵们；他们出于对高高在上的女神的忠诚而迂回绕过德行本身，而作为回报，女神或是转移诱惑或是斡旋于诱惑与德行之间。这就说明了很多，我年轻时也已注意到掌管德行的女神似乎也同时掌管运气，即使她不同时也掌管愚行。

就这样布恩在公平的较量中击败了我，他做得恰到好处，颇有绅士风范。当他停下车说“过来”时，我想我知道他要干什么了。以前在祖父的场地上有四、五回可乘之隙我们偷偷干过，我坐在布恩的膝盖上手握方向盘进行操纵，他把车速打到低挡让车子慢慢驶过场地。所以我已作好了准备。我已进入了戒备状态甚至已开始反击，正待开口说〖＝B10〗今天太热了谁的身上都坐不得。而且我们最好回家去〖＝B11〗，此时我注意到他一边说着话一边已从他那边下了车，一手扶着方向盘站在那儿而发动机还开着。一时间，我还是不能相信。“快点，”他说。“嘉莉随时都会臂下掖着孩子嘴里嚷嚷着从巷子里跑出来。”

于是我坐到驾驶盘底下，布恩在我边上，在我头顶，与我的身体交叉，一只手把着我的手移动排挡，另一只手把着我的手调节油门，我们在炫目的阳光下在空旷的场地上开过来开过去，时而向前，时而往后，全神贯注，没完没了，布恩与我一般专心致志，扶稳着我（你瞧，他为这样的赌注冒险），我们忘了时间，超越了时间，不受时间的限制，直到半英里之外县政府大楼的钟敲响正午我们才如梦初醒，钟声把我们重新拉回到充斥着欺诈诡计的咄咄逼人的冷酷现实世界。

“好吧，”布恩说，“快点，”他甚至不作等待就把我从他身上举过去自己滑到驾驶座上，车子已越过田野往家奔去，我们现在开诚布公地交谈，成了犯罪的同谋，我们当然是同党但由于我的单纯幼稚我们还不能算是同时代人；我正准备开口问〖＝B10〗我现在该做什么?你得告诉我，〖＝B11〗布恩又一次先发话使我们俩又平起平坐了：“你想出来这事该怎么做了吗?我们没剩多少时间了。”

“好，”我说。“继续开。嘉莉大妈开始嚷嚷之前咱们得赶回家。”现在你明白我说的德行是什么意思了?你听说过——反正你会听到——人们谈论罪恶时代或罪恶一代。没有那回事。没有哪个历史时代或人类的哪一代曾经或正在或将会庞大到所包容的某一特定时刻的非德行超出了所包容的某一特定时刻的空气；他们能做的只是希望尽可能少受非德行玷污。因为很遗憾德行不像——也许不能像——非德行那样照管自己。或许是德行无能为力：对那些毕生奉献给德行的人德行提供的回报只是冷冰冰而又无声无臭的德行：相比之下罪恶与玩乐的回报丰富多彩更不用说那时刻警惕经久不衰无所不在的技能——

那令人难以置信绝无仅有的发明与想象的能力——有了这种能力即使是蹒跚学步的稚儿也能被坚稳地引上锦绣之路。噢对了，两分钟前那钟敲响之刻起我已惊人地成熟了。据我观察，除了零星几例可称为有害的超早熟现象外，孩子们跟诗人一样，为快乐而不是为谋利而说谎。我认为我目前为止大致就是这样，只有几次可以忽略的例外是针对比我强大的生物（我父母）进行自卫。但仅此而已。或者说至少现在不这样。我跟布恩一样不老实，而且——至少在下一步中——甚至比布恩更应受到惩罚。因为（我意识到；不：是知道；事情很明显；布恩自己就明确承认）我比布恩更聪明。我意识到了，我突然感受到浮士德所体验到的那份欢欣鼓舞的突发激情：在我们两个不可救药而又注定失败的人中，我是领头，我是老板，我是主子。

嘉莉大妈已经抱着亚历山大站在前门厅叫开了。

“别喊了，”我说。“午饭准备好了?车子抛锚了。布恩修好的。我们一直没有时间加油所以我得赶快吃饭再回去帮他加满油箱。”我走回餐厅。午饭已放在餐桌上。莱塞普和莫里已经在吃了。嘉莉大妈已替他们穿戴整齐（她替他们穿戴好只是去十七英里之外的扎克表兄家过四天，可那齐整样像是要去孟菲斯一样；我不明白她为什么这样做，除非是因为她在父母离开后到吃午饭这段时间别无它事可做。因为莫里和亚历山大两人在我们动身前还得睡午觉），可是看莫里的前胸，她得给他洗干净重新为他穿戴。

即便那样，我还是比他们先吃完，然后穿过大街走回到祖父的住处。（嘉莉大妈还在叫喊着，当然在屋里她叫得不响。可她单枪匹马——又是一名黑人——对非德行能怎么样呢?）八成车子一开走耐德或许就动身去镇上了。不过他可能会回来吃午饭。他回来了。我们站在后院。他朝我眨眼睛。他的眼睛经常，其实大多数情况下都是，像狐狸眼睛一样看上去红红的。“你干吗不想法呆在那儿?”他问道。

“我答应了几位朋友明天偷偷出去试试他们中一位熟悉的新钓鱼洞。”

耐德朝我眨着眼睛。“这么说你准备跟布恩·霍根贝克一起开到麦卡斯林庄园然后马上跟他回来。只是你得对露易莎小姐有个交代，她才会让你回来。所以你需要我掩护你。”

“不，”我说，“我什么都不需要你做。我只是告诉你让你知道我在

哪他们就不会怪罪你了。我甚至都不会麻烦你。我准备跟艾克表舅公呆在一起。”他们其他人出生之前，我指我的兄弟们，父亲母亲深夜外出，祖父祖母也不在时，我通常跟耐德和黛尔芬呆在一起。有时我整晚都睡在他们屋里，就为了好玩。如果这样做仍行得通的话，我还可以睡在那儿。但艾克表舅公在他的五金店楼上一个人住一个单间。即使耐德（或其他什么有关的人）直截了当地问他我礼拜六晚上是否跟他在一起，那至少也得礼拜一了，而我已经坚定迅速地下了决心不去想礼拜一的事。你瞧，要是人们不坚定迅速地拒绝考虑下礼拜一的事情的话，德行就不会经历如此一段艰难徒劳的时间了。

“我明白了，”耐德说：“你什么都不用我做。你只是仁慈为怀不想打扰我让我为你担心。你爸叫你去麦卡斯林庄园你却不去，谁想问个究竟你都不想让他担扰。”他朝我眨着眼睛，嘴里一个劲地“嘿嘿嘿”。

“好啊，”我说。“告诉父亲好了，就说他们外出时我礼拜六钓鱼去了。看我会不会在乎。”

“我可不想对任何人提你的事，”他说。“你的事跟我没关系。你妈回来之前嘉莉管你。除非像你说的，你今晚要转到艾克先生那儿去。”他朝我眨着眼睛。“布恩·霍根贝克什么时候来接你?”

“快了，”我说。“你最好别让父亲或老板听到你直呼其名叫他布恩·霍根贝克。”

“我称他先生的次数够多的了，他够赚的了，”耐德道。“更不用说他配不配称先生。”说着又“嘿嘿嘿”起来。

你瞧见吗?我在竭尽全力。问题出在我必须使用的工具上。单纯和无知：我不仅没有力量和知识，甚至也没有足够的时间。当命运或神灵——好吧，非德行——给予你机会时，他们最办不到的是给予你回旋余地。好在至少艾克表兄礼拜六是很好找的。“没问题，”他说。“今晚来我这儿住。或许明天我们可以一起去钓鱼——只是别告诉你父亲。”

“不会的，先生，”我说。“今晚我不在你那儿住。我去耐德和黛尔芬那儿就跟平时一样。我只是想让你知道。因为母亲不在这儿我没法告诉她。我是说我没法问她一下。”你瞧：在力所能及的范围内我尽可能把事情做得漂亮。并不是我对最后的成功信心殆失：只是我似乎觉得非德行在浪费时间考验我而这时间对更远大的目标来说是紧迫甚

至危急的。我走回家去，没有跑：我不能让杰弗生镇的人们看见我奔跑；但我尽快不引人注意地走回家。明白吗，我不敢让布恩无依无靠地落在嘉莉大妈手中。

我很及时。其实布恩和汽车反倒迟到了。嘉莉大妈已经给莫里和亚历山大重新穿戴了一遍；如果他们午饭后又睡了一觉的话，那真是我们家有记载的最快最短的觉了。耐德也在那儿，那儿应该没他什么事。噢，不对。我的意思是，他在那儿完全不对劲。不是说他在我们屋里不对劲，他经常在那儿，而是说祖父祖母外出了他还能在某个地方做些有用的事这不对劲，因为他正扛着行李出来——装着亚历山大尿布和其他日杂用品的柳条篮，装着我、莱塞普还有莫里四天替换衣服的小提箱，还有嘉莉大妈的布包袱，他把这些东西乱七八糟堆在门口对嘉莉大妈说："你尽可把东西放下歇歇脚。布恩·霍根贝克不定把车搞坏了在什么地方修着呢。如果你真想晚饭前赶到麦卡斯林庄园，就给马房的巴洛特先生挂个电话让他派桑·托马斯赶辆马车过来我会送你们去那儿，大伙儿外出都是坐马车的嘛。"

过了一会儿耐德的话开始显得有道理起来。一点半了（这时辰亚历山大和莫里本该睡着呢）布恩还没来；又是过了半个小时布恩仍没有来，亚历山大和莫里本可以接着睡下去的；耐德已经说了无数遍"我早就告诉过你会这样"以至于嘉莉大妈不再大声咒骂布恩而是对着耐德嚷嚷直嚷到他跑到斯卡珀农葡萄架下坐着；她正准备让我去找布恩和车子时布恩开车过来了。看到他我吓了一跳。他换了一身衣服。我是说他剃了胡须穿了件又白又干净的有领衬衫还打着领结；他下车来把我们领进车里时手臂上肯定会搭着一件外套而嘉莉大妈走近车子看见的第一件东西肯定就是车子地板上他的旅行袋。我又怕又气（倒不是气布恩：我马上发现，马上意识到）我在气自己，我应该知道，应该预料到这一点，我早就清楚（现在我也意识到这点了）跟布恩打交道就是跟孩子打交道，不仅得处理甚至还得预测那些难以估料的怪异行为；不是因为布恩缺乏最基本常识的愚行，而是因为我没能预料设想他的缺乏而感羞愧，我对在这些危急关头应受谴责的所有人哭喊〖＝B10〗难道你们不知道我才十一岁吗?你们怎么能指望十一岁的我做到所有这一切?难道看不出你们对我施加的压力超出了我的应付能力?〖＝B11〗但我马上又生起布恩的气来：不是因为他的愚行彻

底破坏了我们开车去孟菲斯的旅行计划（的确，作为目的地的孟菲斯从没向你提起过，也没在布恩和我之间提到过。干吗要提呢?我们还能去其他什么地方?说真的，密西西比州北部的人还能去哪呢?一些上了年纪且快完蛋的人临终之际或许会思量或害怕一个较为遥远的目的地，但布恩和我不然）。其实，此时此刻我宁愿自己从没听说过孟菲斯或布恩或汽车；现在我站在萨托里斯上校这边了，让巴法罗先生和他的梦想从一开始就从地球上消失。我对布恩的恼火在于：他那孩子气的举动像婴儿乱踢乱蹬的小脚破坏了我危险而又疯狂的连篇谎话、空话和假话；而且可恶的是，他泄露了我出卖灵魂——不，是让灵魂下地狱——所换取的毫不可靠的欺骗行为；他暴露了灵魂的卑鄙和无足轻重而在此之前我曾徒劳地以为连魔鬼都甘为灵魂付任何代价：感觉就像在不光彩、不经意的意外不幸中丧失了处女膜，比如没留意自己在干些什么，还不清楚什么是寻欢作乐，对过失罪孽更是一无所知。后来连恼火也无影无踪，一无所剩。我哪儿都不想去哪儿都不想呆。我是说，我不想〖＝B10〗目前正在〖＝B11〗任何地方。假如我必须是个什么人的话，我也希望那是过去的事情了。我说，我也这么相信（我知道我相信因为自那以后我已说过一千遍，现在我仍然相信，而且我希望将来还会说一千遍，要是谁说我不这么相信我就蔑视谁）〖＝B10〗我再也不说谎了。说谎太费事。说谎就像把一根羽毛垂直插在一盆散沙中一样费力。这事无休无止。你根本歇不下来。没完没了。沙子一直用之不尽，于是你就永不停息地试下去。

〖＝B11〗

只是什么都没发生。布恩从车中出来，没带什么外套。耐德已经忙着把我们的手提箱和篮子还有包袱装进车内。他奸笑道：“嘿嘿嘿。”他说，“快点吧，快出发这样车子抛锚就有时间修理天黑前好赶回镇上来。”他这么跟布恩说话。他说：“你走之前还回镇上吗?”

布恩道：“去哪儿?”

“去吃晚饭呀，”耐德说。“有头脑的人太阳下山时还能去干吗呢?”

“噢，”布恩说。“你担心你的晚饭了。那是唯一一顿你需要担心的晚饭。”

我们上了车出发了，我跟布恩坐在前面，其他人坐后面。我们穿过周六下午拥挤的广场出了镇。然后我们快到了。我是说，我们不用

向前开多少了。我们很快就将到达通往扎克表兄家的岔路口，我们甚至会走错方向。即使方向对了，我们仍没有自由；只要嘉莉大妈、莱塞普、莫里和亚历山大坐在后排。我们只是摆脱了耐德，谁也说不准他会突然出现在什么地方，嘴里嘿嘿嘿地问你先回镇上一趟不。布恩一直没看我，我也没看他。他也不跟我说话；可能他感觉到，他的干净衬衫、领子和领结还有中午剃须以及旅行、起程、分手、别离这些泄露真相的气氛，这一切把我吓坏了；他感觉到我不仅被吓坏了而且因自己易受惊吓而气愤；我们继续赶路，正午后的阳光下道路向前伸展，十七英里内我们得出决定达成一致；越过明媚的五月大地，身后尘土飞扬缭绕，只有开过某座桥或某段沙地时车子才拉到低挡放慢速度；十七英里不会没完没了，虽然有十七个英里，里程碑在快速减少，得有所行动，离决定的时间越来越近越来越短，可我还不知道是什么决定；或许只是一句话，一个声音，一点响声，一种人声，因为无论非德行后来令你如何痛苦地丧失什么，都不应包括孤独、寂寞、沉默。但至少布恩试过了。也许对他来说无法忍受的只是沉默而任何非沉默都要胜过沉默，无论它是多么愚蠢或多久以前已命中注定。不，事情不止于此；我们现在还剩一半不到的路程，必须作出行动，开始行动，点燃导火线：

“路况现在的确很好，到处都这样，即便出了约克纳帕塔法县还是很好。要说长途旅行像汽车葬礼什么的现在这路是没说的了。你们琢磨这车从现在到太阳下山能开多远?”你瞧，他不具体对某个人说话，就像一个溺水的人把手拼命伸出水面希望能有根救命稻草。他一根也没捞到。

“我不知道，”嘉莉大妈抱着亚历山大在后座上答道，亚历山大从我们一出镇就睡着了，他不配享受哪怕一英里的汽车旅行，更别说十七英里了。“你也不会知道，除非你今晚关在老板后院的车棚里坐在前座上琢磨出来。”

现在我们快到那儿了。“那你想要——”布恩从嘴边吐出一句，轻得只有我听得见，正正好好对着我的右耳就像一杆枪或一支箭或也许像一把沙撒向一扇关闭的窗。

“闭嘴，”我说，跟他说话时一模一样。一个简单而怯弱的办法是突然叫他停车而待他一停下，跳下来就跑，让嘉莉大妈在刹那间作出

选择要么把亚历山大留给布恩自己追我到灌木丛，要么还是抱着亚历山大只能在后面大声喊我回去。我是说，让布恩继续开车把他们送到，等他经过此地回镇或开往与惦记我管教我的人相反的方向时我从路边跃出跳回车上；我干吗不采取这怯弱之举呢?我已经是个失败的骗子了，已经被欺诈之行罚下地狱，我为什么不干到底也做个胆小鬼；为什么不像浮士德那样变得不可救药?为什么不以卑鄙为荣，使得，逼迫我的新主人为我的完全彻底而尊敬我，尽管他着实瞧不起我的个子?只是我没这样做。这样做是行不通的，不管怎么样我们中有一位得有头脑；在耕种时令扎克表兄下午三点在田里，假如布恩和我在露易莎表姐派人去那儿之前早已上路；假如扎克表兄骑着他的鞍马没办法追上我们：他就根本不会去试了：他会直接骑到镇上，只要跟耐德和艾克表舅公各呆上一分钟，他就会知道该怎么办并采取行动，使用电话通知警察。

我们到了。我下了车打开大门（跟卢修斯·昆塔斯·卡洛瑟斯时代同样的柱子；你们现在的卡洛瑟斯表兄在门口设置了拦畜沟栅这样车子由于没有蹄子可以通过而牲口不行）然后沿着刺瑰树车道向屋子开去（屋子现在还在那儿：两间用烂泥堵塞漏缝的木屋，半是住宅半是城堡，是老卢修斯一八一三年带着奴隶和猎狐狗从卡罗来纳州翻山越岭来到这里建造的；屋子现在还在那儿什么地方，掩蔽在护墙楔形板、希腊复古式及汽船哥特式涡卷装饰[1]下，这些是历代爱德蒙兹家庭子孙娶的女人们加上去的）。

露易莎表姐和那儿的所有其他人都已听到我们车子开近并（除了扎克表兄在马背上能看到的几位[2]）都在前门厅、台阶上和院子里等着我们开过去停下来。

“好了，”布恩说道，又是从嘴边挤出，“你想不想。”因为正如你们现今所说，是这么回事；没时间了，更没有私下机会就他现在急需知道的获得一些——任何——暗示。因为你瞧我们——他和我——在这方面都是新手。我们比外行还外行：一窍不通，对偷车一无所知，尽管我们俩谁也不称这事为“偷”因为我们是想完整无损地归还车子的；而且假如世人（至少杰弗生镇的人）不来管我们，也不会有人发觉我们失踪。而就算他挑明了问我，我也回答他了，情况也不会好到哪儿去。因为情况对我甚至比对他更糟；我们两人都孤注一掷但我比

他更不顾一切因为我必须作出行动，而且是在几秒钟内迅速作出，而他最多只需坐在车里暗暗祈祷能减轻自己说谎的罪过。我现在不知所措；我扯的谎已经超出了自己所想象的编造能力，而且扯得天衣无缝，让人相信，至少让人接受，这令我不说惊恐至少也已着迷；我的处境用一位老黑人的话讲，“上帝啊，俺在这儿呢。您要想让俺得救，千载难逢的好机会正眼巴巴地看着您呐。”我已经拉开了我的弓，也拉开了布恩的弓，如果非德行仍然要我们中的哪位，就该她行动了。

她的确行动了。她化身为扎克·爱德蒙兹表兄。他此刻从前门出来，也就在同时我看见院子里一个黑人男孩正抓着他鞍马的缰绳。你懂我的意思吗?扎克·爱德蒙兹，全杰弗生镇人在三月的第一次破土至七月的最后一次中耕期间没有一个工作日看见过他的身影，他今天上午去了镇上（有关磨坊的紧急事情）并且在我离开艾克表舅公店里没几分钟也去了那儿；这正好与非德行让布恩剃须换衣的一个多小时完全吻合，也正好让扎克表兄赶在我们到达之前骑马回家在门口下马。他说——对着我：“你跑这儿来干吗?艾克跟我说你今晚要呆在镇上他明天带你去钓鱼。”

于是嘉莉大妈当然开始咋呼起来，于是我便什么也不用说了，就算我真的知道应该说什么。“钓鱼?”她嚷道。“礼拜天?他爹要是听到了，等不到发电报这会儿就会跳下火车!他妈也会的!艾丽森小姐没叫他跟艾克先生或其他什么人呆在镇上!她让他跟我和其他孩子一起来这。要是他不听话，扎克先生会收拾他的!”

“行了，行了，”扎克表兄说。“你先别嚷；我听不见他说话了。也许他改变主意了。是吗?”

“嗯先生?”我说。“对先生。我是说，没有先生。”

“唔，怎么想?想呆在这儿乡下呢还是要跟布恩回去?”

“是的先生，”我说。“我要回去。艾克表舅公让我问你行不行。”嘉莉大妈又开始嚷嚷起来（她其实没有真正停过叫嚷，只是刚刚扎克表兄让她住嘴时屏了一长口气）可也不过如此：她仍在叫嚷着而扎克表兄说道，

“别叫了，别叫了，别叫了。我连自己的声音都听不见了。要是艾克明天不带他出去，我礼拜一就派人接他来。”我走回车去；布恩

已发动了车子。

“嗨我真该死，”他说，声音不高但充满敬意，甚至有些敬畏。

“快点，”我说。“离开这儿。”我们开动车子，平稳而又迅速，沿着车道向大门倒车。

“也许我们在浪费什么东西，只将它花在汽车旅行上，”他说。“也许我应该利用你去弄些值钱的东西。”

“开你的车吧，”我说。因为我怎么能告诉他，怎么跟他讲呢?〖＝B10〗我厌透了说谎，厌透了不得不说谎。〖＝B11〗因为我知道，我意识到事情才刚刚开始；这事没完没了，我非但得继续说谎来圆我说过的谎，而且我永远也摆脱不了那些我已经用烂了的陈词滥调的旧谎话。

我们回镇上去了。这次我们开得很快；如果现在有风景，车上也没人欣赏。快五点了。布恩开口了，紧张、急促但还算沉着。“咱们得让它冷却一会儿。他们看见我带着你们大伙开出镇到麦卡斯林庄园；他们会看见我开车回来车上只有你和我；他们自然会看见我把车子开回老板的马车房。然后他们就会看见我和你，各自在闲逛，没事儿似的。”可我怎么能同意这么说呢?〖＝B10〗不行。咱们现在就走。如果我不得不把谎话说下去，至少也只是说给陌生人听。〖＝B11〗他还在往下说：“——车子。提到我们离开之前回不回镇上时他怎么说来着?”

“什么?谁说的?”

“耐德。我们离镇之前那会儿说的。”

“我不记得了，”我说。“车子怎么办?”

“停在哪儿算哪儿呗。我在广场附近溜达时你回家取上干净衬衫以及其他任何你需要的东西。在麦卡斯林庄园我把所有的东西都搬了下去记得吗?你的也搬了下去。我是说，只怕万一边上有爱管闲事的人乘机捣蛋。”我们俩都知道他指的是谁。

“你就不能把车锁在马车房里?”

“我没钥匙，”他说。“我只有锁。今天上午老板从我这儿拿了钥匙开了锁然后把钥匙给了巴洛特先生保管到他回来。我照理从麦卡斯林庄园一回来就得把车开进去锁好。老板会打电报给巴洛特先生通知他哪班火车到然后开门让我开车去接他们。”

“那样的话我们只能碰碰运气了，”我说。

“对，我们只能碰碰运气。也许既然老板和萨拉小姐都不在，连黛尔芬都要到星期一早晨才再见得到他。”于是我们铤而走险。布恩开进马车房从顶部隐蔽处取下他的旅行袋和外套又伸手拖下一张折叠着的油布放到车子后座的地板上。汽油罐已准备好：一只崭新的五加仑罐祖父让做工具箱的白铁工重新加工了一下使它密封没有气味逸出，因为祖母已经不喜欢汽油味了，这些油罐我们还没用过因为车子以前从没开这么远过；漏斗和油鞣革滤网已经与车子配套的换胎工具、千斤顶和扳钳一起放在工具箱内，还有提灯、斧子、铲子，一匝有刺铁丝以及祖父加进来的滑轮组，另有一只白铁桶在我们经过小溪或取土坑时可以用来提水加入散热器。他把汽油罐（满的；也许这就是他来接我们晚了些的缘故）放在后面然后打开油布，没铺开来只是胡乱把它塞到后面遮住了一切，看上去只是一堆油布。“咱们把你的也这样塞进去，”他说。“这样看上去只是一团哪个人懒得叠好的油布。你现在最好回去拿上干净的衬衫直接回这儿来等着。不会让你等很久：我只在广场附近逛逛以防艾克也要开始起疑心。然后咱们就出发。”

我们关上门。布恩着手将挂锁挂回到U型钉上。“不，”我说；我甚至都说不出为什么，我在邪恶之路上走得太快了。“放到你口袋里。”

但他知道为什么；他告诉我了。“你他妈的有道理，”他说。“咱们确实碰到的麻烦事儿太多了，都忘了会有人碰巧路过把车门关上因为他们会以为我忘了关。”

我回家去。家就在街对面。现在那儿有个加油站，祖父当年的房子现在已分割成公寓，保有权也没确定下来。屋子空着，当然也没上锁，因为在那个纯真年代杰弗生没有人家房子上锁的。现在五点刚过，离太阳下山还早，可一天结束了，完毕了；空寂的房子根本不空而是充满了神灵，就像屏住了的呼吸；突然我想要母亲了；我不想再这样干下去，不想再随心所欲；我想回头，想放弃，想获得安全感，不用作出那种判断即判断不得不偷车的人是谁收养的孪生兄弟。但现在为时过晚；我已作了选择，作出了抉择；如果我已经为眼前的小利把灵魂出卖给了撒旦，那至少我肯定要得到并享用这蝇头小利：布恩

自己不只是提醒我，他几乎好像已预料到空屋里这脆弱与动摇的一刻，所以预先警告过我：“我们已经干了那么多了现在无论如何也不能歇手不干了。”

我的衣服——干净的上衣、裤子、袜子、牙刷现在都在麦卡斯林庄园。当然我抽屉里还有一些，但牙刷除外，因为母亲不在时无论是嘉莉大妈还是露易莎表姐能否记得牙刷就相当没把握了。可我没拿衣服，什么也没拿；并不是我忘了而很可能是因为我根本不想拿。我只是走进屋子久久站在门里向自己证明在布恩和我中间，辜负我们俩的不会是我，然后便穿过大街穿过祖父的后院走回场地去。布恩也不会辜负我们俩；我还没到马车房就听到发动机轻轻开动着。布恩已经坐在方向盘后了；现在想来当时那汽车甚至已进入了开动状态。“你的干净衬衫呢?”他问。“没关系。到了孟菲斯我给你买一件。来吧。我们现在可以走了。”他把车子倒了出去。打开了的锁还是挂在U型钉上。“快，”他说。“别停下来锁了。来不及了。”

“不，”我说。当时我也说不清为什么：只要挂锁锁住U型钉和关闭的车门的搭扣，看上去就好像车子安安全全地给锁在里面了。的确会这样：整个事情不过是个梦明天我就可能从梦中醒来，或许现在，或许马上就醒来，得到拯救，安然无恙。于是我关上车门锁上挂锁然后打开场地门让布恩把车开出去再关上场地门而后上了车，车子已经开动了——其实车子一直没有完全停下来过。“要是我们抄后路，就可以避开广场，”我说。接着他又说道：

“现在太晚了。他们现在只能在后面嚷嚷了。”可是没人嚷嚷。但即使广场已在身后，仍为时未晚。那无法挽回的决定还在前方一英里处，那儿是通往麦卡斯林庄园的马路与通往孟菲斯的马路的交叉点，我可以在那儿说〖＝B10〗停车。让我下去〖＝B11〗而他会停车的。而且，我可以说〖＝B10〗我已改变主意了。带我回麦卡斯林庄园〖＝B11〗而我知道他会照做不误的。接着我突然意识到假如我说〖＝B10〗往后转。我去巴洛特先生那儿取来钥匙我们把汽车锁进马车房，老板以为车子现在已在那儿了，〖＝B11〗那布恩也会照办的。而且他想让我这么做，他正默默乞求我这么做；令他和我都惊骇的不是他个人的鲁莽而是我们串通合谋的铤而走险。布恩知道自己没有力量来抗拒这种莽撞于是便一心指望我的力量和正直。明白吗?关

于非德行我怎么跟你说来着?如果事情倒过来，是我默默地请求布恩调转车头，那我完全可以依赖于他的德行和怜悯，而这种德行和怜悯是布恩所乞求的那个人也不具备的。

所以我什么也没说；交叉口，那最后一只脆弱无力的手伸向人间来，然而又飞扬上天，一闪而过，无影无踪，无可挽回；我说〖＝B10〗这下好了。我来了。〖＝B11〗布恩可能听到了，因为我仍是老板。不管怎样他已使杰弗生置于身后；撒旦至少在今后一两天里还会保护他的信徒；他说："除了明天的地狱溪谷我们没什么好真正担心的了。飓风溪算不了什么。"

"谁说它算什么了?"我说。飓风溪离镇四英里；这条溪你一辈子都匆匆而过不加注意或许连它的名字也不知道。但越过这条溪的人就知道它了。溪上有座木桥，即使在盛夏时节通往小溪的路仍是一串串的泥坑。

"我就这么说嘛，"布恩说。"它算不了什么。去年的一天我和沃德温通过这条溪时连滑轮组都没用：只用了沃德温先生从半英里外的一幢房子里借来的铲子和斧子，现在你提起来我肯定他没把工具还回去。有可能那家伙第二天自己过来取的。"

他差不多说对了。我们通过了第一个泥坑甚至过了桥。但另一个泥坑把我们挡住了。车子颠簸了一下，两下，倾斜到一侧，轮子悬在那儿一阵空转。布恩一刻也没耽搁，已经脱了鞋子（我忘了说他把鞋子也擦亮了），卷起裤腿，踩进了泥里。"坐过来，"他说。"车子调到低挡等我叫你你就发动。快来吧。你知道怎么做的；今天上午你学过了。"我坐到了方向盘后。他连滑轮组都没拿。"我用不着。取出来再放进去太费时间，咱们来不及了。"他不需要滑轮组。路边有个蛇形栅栏；他已经把顶上的栏杆拔了下来，自己站在齐膝深的泥水里，把栏杆尾插入后车轴说，"现在，加足马力，"然后他把车子抬了起来倾斜着用力向前推出，使足全身力气又推回到干地上，对我喊道："停车!停车!"我设法停下车，他过来把我推到一边自己坐到方向盘后；他连粘着烂泥的裤腿都顾不上放下。

现在太阳快下山了；等我们赶到波仑堡旅店在那过夜时天都快黑了；我们壮着胆尽快赶路不久就经过沃伊特先生家——我们家的世交；那年圣诞父亲带我来这儿捕鸟——这儿离杰弗生八英里离河还有

四英里。当时太阳正从屋子后落下，我们继续赶路；过一会儿月亮就会出来，因为我们的车前灯用来通知别人我们过来了要比给自己照路来得更管用；突然布恩说，“什么味儿?是你的吗?”还没等我开口否认他猛地一刹车把车停了下来，他呆坐了会儿转过身，猛地掀开后面杂乱一堆的油布。耐德从地板上坐了起来。他外穿黑外套头戴黑帽子内着带金饰钮的白衬衫没系领子也没有领带，他只在礼拜天穿这衬衫；他还带着那个小小的磨损了的手提箱（现在人们叫做公文包之类的那种），这手提箱甚至在父亲出世之前就已属于老卢修斯·麦卡斯林了；我不知道别的时候他这手提箱里装些什么。我就看到过那本《圣经》（也是麦卡斯林曾祖母的），他自己不会读，还有一只一品脱容量的扁酒瓶，里面或许有两大汤匙的威士忌。“我真是个狗娘养的，”布恩说。

“我也想出去逛逛，”耐德说。“嘿嘿嘿。”

---

[1] 指19世纪中期美国俄亥俄州及密西西比河流域的住宅建筑所采用的华丽精致的建筑风格。

[2] 指当时正在田里干活的雇工。

第四章

“我跟你和卢修斯一样有资格旅行，”耐德说。“我更有资格。这汽车是老板的，卢修斯不过是他的孙子而你根本算不上是他的哪门子亲戚。”

“好吧，好吧，”布恩说。“我现在说的是，你一直躺在那油布下让我跑到烂泥里使出全身力气单枪匹马地把整个车子抬出来。”

“伙计，油布底下也很热，”耐德说。“我都不知道自己是怎么熬过来的。而且每次你车子一颠我就得抓住这铁皮桶怕它把我的脑浆砸出来，更甭提巴巴儿地等那汽油什么的搀和起来不定也来个爆炸。你想让我怎么着?那会儿离镇只有四英里。你会叫我走回去的。”

“这会儿有十英里了，”布恩说。“你凭什么以为自己不会走十英里回家去呢?”

我迅速地说：“你忘了吗?往回约两英里是沃伊特家。差不多就等于离圣露易斯湾也只有两英里了[1]。”

“对，”耐德高兴地说。“从这走过去不是很远。”布恩没有多看他。

“出来把油布叠起来，别让它太占地方，”他告诉耐德。“如果咱们开车得带着它，那就把它晾一下。”

“都是让你的车子一颠一蹦给弄的，”耐德说。“听你的口气好像是我故意犯了规矩让你逮我。”

我们停下来的空隙布恩把车前灯给打了起来，此刻他在油布的一角擦干净脚和腿然后穿上袜子和鞋子放下裤腿，裤子已经干了。现在太阳已经下山；已经看得见月光了。待我们赶到波仑堡营地该是深更半夜了。

我知道波仑堡营地现在是个钓鱼营地，由一名时干时停的意大利非法酿酒商管理着——“时停”是指每四年新上任的县治安官了解投他一票的选民们的真实意愿时的那一两周；那一片泛滥低地曾是托马斯·

萨特潘恩幻灭了的男爵梦的一部分和德·斯班少校狩猎营地的所在地，而现在成了排水区；布恩本人年轻时狩猎熊、鹿和豹（或者至少他的长辈们狩猎时他在场）的那片旷野经开垦后现在已种上了棉花和玉米，甚至连沃伊特渡口现在也只是徒有虚名了。

即使到一九○五年仍有残留的旷野，尽管大多数的鹿和所有的熊和豹（还有德·斯班少校及他的猎手们）已不复存在；那渡口也已无影无踪；现在我们称沃伊特渡口为那铁桥，称那铁桥是因为它是我们的第一座铁桥而且有那么几年是我们约克纳帕塔法县人所拥有或者说所知道的唯一的一座铁桥。可是早些时候，在我们委琐的契克索君王时期，即伊萨迪贝哈、莫克吐波和自称为死神的那个弑君篡位者当政时期，第一位沃伊特来到这儿，印第安人指给他看渡口，他建起了商店和渡船并以自己的名字命名，这渡口不仅是方圆几英里内唯一的渡口而且还是航运的源头；船只（冬季河水暴涨时甚至小蒸汽船）都驶到沃伊特的前门，将威士忌、犁、煤油、薄荷糖从维克斯堡运过来又将棉花和动物毛皮运回去。

但即使用骡队旅行孟菲斯也比维克斯堡近，于是他们修建了一条道路，尽可能直地从杰弗生通到沃伊特渡船南舷侧，又尽可能直地从渡船的北端通到孟菲斯。于是骡或牛拉的棉花等货物开始在那条路线上来去；不久不知从什么地方冒出了一位没有列祖列宗、自称波仑堡的巨人；有人说他其实从沃伊特那儿买下了那间光线暗淡住处与商店合二为一迄今为止还算安宁的小单间，包括他（沃伊特）认为自己在古老的契克索渡口所拥有的所谓的所有权；又有人说波仑堡只是向沃伊特建议说他（沃伊特）已经在那儿呆得够长了现在该从这河往后移四英里当农夫去了。

不管怎么说，沃伊特正是这样做的。而后这个旷野环抱着的小小的僻静隐居之所真的成了喧嚣之地：它是那些临时的租船人和固定的犟头犟脑的骡倌的宿舍、饭庄和酒吧，赶骡的人带着两到三（必要时）四头已充分准备好的共轭骡在泛滥低地的两侧接四轮运货车，然后吆喝着把沉重的货车赶上河一侧的渡船，再从河的另一侧将货车从渡船赶上高地。这是一方喧嚣之地；来来往往的都是男人。可那时候都是粗鲁之辈，别无他人，直到萨托里斯上校（我不是指那位一半通过继承一半通过近亲关系获得爵号的银行家；那位对布恩和我此时此

刻所处境遇负有责任的银行家；我指的是他的父亲，真正的南部联军上校——是名战士，国务活动家，政治家，决斗士；而根据一位二十岁的约克纳帕塔法县青年的旁系侄子们或堂弟们的说法，是个杀人犯）在七十年代中期修建起铁路并破坏了这片喧嚣之地。

但没有毁了波仑堡营地，更不用说波仑堡了。西行马车队的到来驱走了河面上的船只并将沃伊特渡口改为波仑堡渡口；铁路的铺设使成捆成包的棉花得以从四轮货车上消失，从而也将渡船从波仑堡营地搬走，但仅此而已；四十年前在与商人沃伊特的朴素交易中，波仑堡显示出他完全能预测并驾驭未来的突变；而今，他的机敏、干练和博识在他儿子身上得到了体现。他儿子也是一位巨人，一八六五年从（据他说）阿肯色州的一个游击队中光荣退役回来，而那游击队长的名字他后来再也没能回忆起来，回来时（据说）他外套里塞满了还没切割的美钞。从前，人们路过波仑堡营地在那儿过夜；现在他们特意来波仑堡营地旅行，总是在晚上而且往往很迅速，好让波仑堡在执法人员或牛马主人赶到之前有充分的时间把牛、马淹没在沼泽地中。因为除了成群结队怒火中烧的畜牧人跟踪一去不返的牛、马足印而来，以及县治安官们跟踪那些真正的凶犯来到波仑堡营地外，至少有一位缉私酒官员在此留下了一串一去不返的足迹。因为老波仑堡只卖威士忌，这位小波仑堡还酿威士忌；他如今经营的地方婉转地打着舞厅的幌子，而到了八十年代中期波仑堡营地在方圆几英里成了恐怖与义愤的代名词；牧师及老太太们试图提名以将波仑堡及其酒鬼、骗子、赌棍、窑姐逐出约克纳帕塔法县可能的话逐出密西西比州为整个纲领的县治安官。可是波仑堡和他的周围环境——马房，游乐场所，怎么称都行——从不干扰我们局外人；他们从不走出自己的地盘也没有法律强迫谁去他们那儿；而且，他的新副业看来效益颇佳，传说凡雄心抱负只限于瘸腿马和干母牛的人那儿已不再欢迎。于是明智的人们干脆不管波仑堡营地的事了，当然也包括县治安官们，他们不仅明白事理而且有妻小家室，还有不久前在那个方向失踪的联邦缉私酒官员作儆戒呢。

也就是说，这种情况一直持续到一八八六年夏天，一位名叫希拉姆·海涛渥尔的浸礼会牧师——也是一位巨人，跟波仑堡本人一般高也几乎一般大，他在一八六一到一八六五年间礼拜天是福勒斯特[2]骑兵

旅的随军牧师之一，其余六天是福勒斯特最冷酷残忍的骑兵之一——怀揣《圣经》赤手空拳长驱直入波仑堡营地用拳头使整个地段皈依基督教，行的话一次一拳，不行时一次两、三拳。所以到一九○五年五月的这个黄昏，当布恩和耐德还有我接近这一地段时，波仑堡正在他唯一的后代一位五十岁的老小姐身上完成他的第三次化身：她是位一本正经身材瘦弱表情严肃的女人耕种着一百六十英亩的低洼棉花良田和玉米良田并经营着一个小店，小店上面的阁楼里放置着一排玉米壳做的床垫，上面有十分干净整洁的床单、枕套、毯子供渔夫及捕猎狐狸和浣熊的人过夜，他们（据说）第二次再来时不是为了打猎或捕鱼而是坐到波仑堡小姐摆好餐具的桌边用餐。

她也听见了我们到来的声音。我们也不是第一批去的；她说我们是近两年内路过此地的第十三辆汽车，近四十天里已有五辆汽车路过；她已经丢失了两只母鸡或许得开始把所有牲畜圈进栏内，甚至包括猎狗。她和厨师还有一名黑人男子已站在前门厅，遮着眼睛看我们开上前去时车前灯幽灵似地闪烁不定。她不仅早就认识布恩，而且先认出了车子；尽管这之前只有十三辆汽车经过此地，她却已经很善于识别各种不同的汽车了。

“这么说你们还真的把车子开进了杰弗生，”她说。

“这一年工夫?”布恩说。“哎呀，波仑堡小姐，这车打那以后比杰弗生远一百倍一千倍的地方都去过了。你还是别计较了：你得跟别人一样习惯汽车。”说这话时她正提到两年内那十三辆汽车，还有两只失踪的母鸡。

“至少他们好歹乘过一回汽车了，”她说，“这玩意我可说不上什么。”

“你是说你一回汽车也没乘过?”布恩说。“嗳，耐德，”他说，“从那儿跳出去把那些包也提溜出来。来，让波仑堡小姐坐前面，这样可以看看外面。”

“等等，”波仑堡小姐说。“我得吩咐一下爱丽丝晚饭的事。”

“晚饭可以等会儿，”布恩说。“我敢说爱丽丝也从没乘过汽车。来吧，爱丽丝。跟你在一起的是谁?你丈夫?”

“我没考虑过丈夫，”厨娘说。“就算要考虑也不会是伊福姆。”

“不管怎样把他带上吧，”布恩说。厨娘跟那男人走过来也上了

车，坐在后排座位上，边上是汽油罐和叠着的油布。耐德和我站在从开着的门里泻出的灯光中看着车子，红色的车尾灯，往路那头移去，然后停下，倒退，转弯从我们身边开过，布恩开始揿喇叭，波仑堡小姐身子笔挺而有些紧张地坐在前面座位上，坐在后面的爱丽丝和伊福姆经过我们身边时向我们挥手。

“哈哈，伙计，”伊福姆对耐德大嚷着。“跟马似的!”

“卖弄，”耐德说；他指的是布恩。“他倒不如得意普利斯特老板没站在这儿呢。要不老板会让他好看的。”车子停下、后退又转弯开回到我们身边停了下来。过了片刻波仑堡小姐说：

“好啦，”然后她动了起来；她轻快地说：“行了，爱丽丝。”于是我们吃晚饭，这下我知道为什么那些猎手和渔夫会回到这儿了。而后耐德跟伊福姆走了出去，我向波仑堡小姐行了礼，布恩举着灯，我们上了小店上面的阁楼。

“你什么都没带?”布恩问。“连一条干净的手绢也没带?”

“我什么都不用，”我说。

“嗳，你不能像那样睡觉。瞧瞧这些干净床单。起码得脱去你的鞋子和裤子。而且你妈还会叫你刷刷牙。”

“她不会的，”我说。“她没法叫我刷。我没带什么刷牙的东西。”

“那她也不会放过你，这你是知道的。要是你找不到牙刷，那你得弄样东西来凑合着用要不就说出不刷牙的缘由。”

“行了，”我不耐烦地说，人已经躺在了床垫上。“晚安。”他站着抬起手想扇灭那盏灯。

“你没事吧?”他问。

“别出声，”我说。

“你说话呀。我们会回家的。但不是现在而是明天早晨。”

“你到现在才害怕起来?”我说。

“晚安，”他说。他熄灯上床。于是一切便在春夜的黑暗之中：泥塘里大青蛙的低吟，树林的沙沙声，那片大树林，那片野生动物遍布的莽原：浣熊、野兔、水貂、麝鼠、大猫头鹰还有大蛇——食鱼蝮及响尾蛇——可能连树也在呼吸甚至河流本身都在呼吸，更不用说幽灵们了——在白人看见这片土地之前就已为它命名的古老的契克索人，后来的白人——沃伊特、老萨特潘恩、德·斯班少校的猎手们、满载棉

花的平底船、西行马车队、吵吵嚷嚷的牲畜运载车夫还有那伙造就了波仑堡小姐的土匪、杀人犯；突然我意识到布恩发出的是什么声音了。

“你在笑什么?”我问。

“我在想地狱溪谷。明天上午十一点左右我们会开到的。”

“我以为你会说我们到了那儿会有麻烦。”

“对极了我们会的，”布恩说。“得用上斧子、铲子、有刺铁丝、滑轮组、所有的栅栏横杆还有我你耐德三人。我笑的就是耐德。等我们明天越过地狱溪时，他会想要是没有破坏他所谓的风度呆在油布下一动不动直到感觉出车轮底下是孟菲斯时就好了。”

后来布恩早早唤醒了我，也唤醒了半英里内的其他所有人，可是唤醒睡在伊福姆屋子那头的耐德到厨房来吃早饭还是花了些时间（甚至比再让他从有女人的厨房内出来花的时间还长）。我们用过早饭——如果我是名猎手或渔夫的话就会感觉那餐早饭后哪儿都不想去了——然后布恩又让波仑堡小姐坐了回车子，可这次没带上爱丽丝和伊福姆，虽然伊福姆在场。接着我们——布恩——加满了油箱和散热器，我想不是因为需要而是因为波仑堡小姐和伊福姆正在那儿瞧着呢，而后我们出发了。我们穿过河上的铁桥（还有那蒸汽船上的幽灵；我昨晚把它给忘了）进入了另一片土地，另一个县；到晚上将还会到达另一个州，到达孟菲斯。

“要是我们通过地狱溪的话，”布恩说。

“或许你还是别提的好，”我说。

“可以，”布恩说。“地狱溪才不在乎你提不提它呢。它没必要在乎。你会明白的。”然后他说，“噢，到了。”当时十点刚过一会；花的时间比预计的少得多因为我们是沿着田埂即正在抽芽的田地之间干燥多尘的道路开的，礼拜天的田地空旷宁静，人们穿着礼拜服在前门厅里悠然消磨着时间，孩子们和狗跑到栅栏边或路边看我们驶过；然后坐着游览马车、四轮单马轻便马车、大篷马车或骑在马背、骡背上去春天树林中的白色小教堂，马背上往往有一到三人而骡是单骑的（九点过了一会儿我们从另一辆汽车身边驶过；布恩说是福特；他跟波仑堡小姐一样会识别汽车）。

道路从高原往下伸向标志着地狱溪的一段柳树和柏树，一道宽宽

的溪谷横卧在我们面前。在我看来地狱溪并不太糟糕，远不如我们已经越过的河谷宽，甚至可以看到满是尘土的道路像一道裂缝似地伸向溪谷对面的高原。可布恩已开始骂骂咧咧，加快速度开下山坡简直就像迫不及待要赶到那儿与之搏斗，就好像地狱溪是有知觉的生物，不只是充满敌意而且是不可救药，如同是人类敌人，是另一个人。“看看这溪谷，”他说。“像刚下的蛋一样纯洁。你甚至可以看到溪谷那边的路好像在嘲笑我们，好像在说你们只要到了我这里，就差不多快看到孟菲斯了；就看你们到得了这儿不。”

“要是那么糟糕的话，我们干吗不绕过去呢?”耐德说。“我要坐在你现在这个位子上的话就会这么做的。”

“因为地狱溪没办法绕过去，”布恩凶巴巴地说，“往这边走是阿拉巴马；往那边去你就会掉进密西比河了。”

“我在孟菲斯见过一次密西比河，”耐德说。“经你现在这么一说，我也的确看到过孟菲斯了。可我从没见过阿拉巴马，我倒有点想去那儿玩玩。”

“你以前也从没到过地狱溪谷，”布恩说。“你昨天躲在油布下就算是训练吧。你干嘛以为从杰弗生到现在我们看到的唯一两辆汽车就是我们这辆和那辆福特?因为密西比州地狱溪以南没有其他汽车，就这道理。”

“波仑堡小姐在近两年内数到过十三辆汽车经过她家，”我说。

“其中两辆就是我们这辆一来一去，”布恩说。“更何况那十一辆她没算它们穿过地狱溪，是不?”

“没准这就要看是谁开车了，”耐德说。“嘿嘿嘿。”

布恩快速停下车。他转过头。“好吧。跳出去。你想要去阿拉巴马，你多嘴多舌地已经晚了一刻钟。”

“你干嘛非得把只是想陪你一天的人训斥一顿?”耐德说。可布恩没在听他。我想他其实不是在跟耐德说话。他已下了车；打开了祖父装在脚蹬板上的装滑轮组、斧子、铲子和提灯的工具箱，取出提灯之外的所有东西一古脑扔到耐德的后座上。

“这样我们就不会浪费时间了，”他说得很快，可相当镇定自若，没有歇斯底里甚至都没有迫不及待，他关上工具箱又坐回到方向盘前。“咱们开过去吧，还等什么?”

我还是觉得地狱溪谷不算糟糕——不过是横跨又一条松软潮湿小溪的又一条乡村之路，这路不再是干的可也还不是真的很湿，坑洼和沼泽地段已由先行的人们用树梢和枝丫为我们填垫好了，有些地方甚至将树干横卧在泥地里作铺垫（噢对了，我突然意识到这路——因为找不到更确切的词语——也已真的很湿了）因此看来可能还是布恩本人的责任；他自己把这片由柏树和柳树呈拱形覆盖、蚊子嗡嗡直叫的死寂之地描绘得充满了卡壳汽车和大汗淋漓、骂骂咧咧的身影。接着我感到我们已经身临其境了，只是我不仅没看见表明我们接近、到达沼泽另一头的较干的地，甚至也看不见前面的地狱溪本身，更不用说桥了。汽车又突然倾斜，跟昨天在飓风溪一样悬空着；布恩又已经脱去鞋袜卷起裤腿。“好吧，”他回头对耐德说，“下车。”

“我不会，”耐德说，人没有动弹。“我对汽车还一窍不通。我只会碍你的事。我就跟卢修斯坐在这儿这样你就能施展手脚了。”

“嘿嘿嘿，”布恩恶狠狠地模仿他。“你想出趟远门玩玩。现在你目的达到了。下车。”

“我穿着礼拜服呢，”耐德道。

“我也是，”布恩说。“要是连我都不在乎裤子，你也用不着担心了。”

“你尽可以这样说么，”耐德道。“你有莫里先生呢。可我得干活挣钱。要是我把衣服弄坏或穿破的话，我还得自己买新的。”

“你这辈子从没买过一件衣服一双鞋子也没买过一顶帽子，”布恩说。“据我所知你有老卢修斯·麦卡斯林本人的燕尾服，更别提康普生将军和德·斯班少校还有老板给的衣服了。你卷不卷裤腿脱不脱鞋子那是你的事。可你得从这车里出来。”

“让卢修斯下去吧，”耐德说。“他比我年轻再说他那个头长得算壮实的。”

“他得驾驶车子，”布恩说。

“要是你需要的就这个让我来驾驶好了，”耐德说。“我这辈子跟你说的那样一直在驾驶马、骡、牛，我琢磨使唤方向盘跟使唤缰绳和赶牲口棒差不离。”然后他对我说：“跳下去，小伙子，帮布恩先生一下。最好脱下鞋子和袜子——”

“你到底出来不?还是要我一手提着你一手把这车从你身下拉

走?”布恩说。这下耐德动弹了，他最后意识到他必须遵命时动作很快，只是脱鞋、卷裤腿、脱衣服时嘟哝了几声。我回头看布恩时，他已经从杂草乱木丛中拖出两根树干，是幼树的树干。

“你还不用滑轮组?”我问。

“不用，”布恩说。“要用时，你谁都不用问就已经知道了。”〖＝B10〗那上桥时用了〖＝B11〗我这么想着。〖＝B10〗或许连桥也没有那就成问题了。〖＝B11〗布恩也看出了我的心思。“别担心那桥。我们还没到桥呢。”

我也会明白他这话的含义的，可当时没有。耐德小心翼翼地将一只脚浸入水中。“这水里有脏东西，”他说。“要说我讨厌什么的话，就是光脚趾中间的污垢了。”

“那是因为你的血液循环还不够活跃，”布恩说。“抓住这根树干。你说你还对汽车一窍不通。以后你再也不会这么抱怨了。好了”——他对我说——“慢慢开动车子只要它一咬住往前开就是了。”我们一切照办，布恩和耐德将树干伸到后车轴下往前撬，把车子撬着向前推出两、三英尺有时五英尺，直到车子又悬在那儿空转起来，旋转的轮子溅得他俩从膝盖到头顶都是泥就像是被时下房屋油漆匠用的喷嘴横扫了一番。“懂我的意思了吗?”布恩说，啐了一口，又猛地一撬一推将车子倾斜着向前移动，“怎样跟汽车打交道?跟马和骡完全是一回事：千万别直接站在一条后腿已经抬起的玩意儿后面。”

接着我看见了那桥。我已经开上了一块干地（比较而言），布恩和耐德因全身是泥几乎无法分辨，他们不得不提着树干小跑而来，还是没跟上，布恩气喘吁吁地叫喊着，“往前开!继续开!”直到我看见了前方一百码开外那座桥然后看见了还在车子与桥之间的东西才明白了他的意思，我停下车。我们前面的那路（那通道，现在你爱怎么称就怎么称）与其说是发生了变化不如说是变了形，更换了材料和组成元素。它现在像一只大的奶咖容器，横七竖八地伸出几根废弃不用的柴枝、树枝、短棍之类的零星杂物，偶尔是一堆泥土看上去简直就像是用犁特意翻出的。接着我看见了别的东西，明白了布恩一年多以来间接跟我提起的有关地狱溪谷的事，也明白了自我们昨天离开杰弗生后他一直神牵梦绕痴迷不已反复述说的事。紧挨路（沟渠）边的一棵树上拴着两头套着犁轭的骡子——套着笼头、颈圈、颈轭，挽绳链成环

形套在颈轭上，犁绳整整齐齐地绕成圈也挂在颈轭上；倚靠着边上另一棵树的是一把重型的双铧翼犁——开沟破土犁——铧翼的柄脚以及犁柄本身积结着的污泥，比布恩、耐德的有过之而无不及，一副同样积结着污泥的双驾横木斜靠着犁；在紧邻着的不引人注意的地方是一幢新的没上油漆的盒式两室小木屋，木屋的阳台上一名男子往后翘着坐在一张木条椅中，光着脚，吊带落在腰间，他的（同样沾满烂泥的）粗革高帮靴靠在椅边的墙上。我知道这里，而不是飓风溪，是（布恩所说的）他和沃德温去年借铁锹的地方，（布恩说）沃德温忘了还铁锹，尽管（铁锹）帮了他们大忙可沃德温还是忘了借的为好。

耐德也看到这地方了。他已经狠狠盯了一眼那泥坑。他看着已经套好轭具站在那儿边等着我们边唰唰甩动尾巴拍打蚊子的骡子。“好啊，那便是我说的方便——”他说。

“闭嘴，”布恩凶狠地低语道。“别说话。别出声。”他说话时口气紧张按捺着怒火，一边将沾着污泥的树干靠在车上，拖出滑轮组、有刺铁丝、斧子和铁锹。他骂了三次“狗娘养的”。然后对我说：“你也下。”

“我?”我问。

“可看看那些骡子，”耐德说。“他甚至在双驾横木上挂上了原木链——”

“你没听见我说闭嘴吗?”布恩又凶狠而相当有礼地低语道。“要是我说得不够明白，请原谅。我想说的是，闭嘴。”

“不过，他用开沟破土犁究竟要干什么?”耐德说。“而且那犁一直到柄上全是污泥。好像他在——你是说他驾着骡拉的犁到这儿傻瓜似地犁这地就是为了让地像沼泽一样?”铁锹、斧子和滑轮组三件都在布恩手里。一时间我以为他会拿其中的一件或许三件一起揍耐德。我连忙说：

“你要我干什——”

“对了，”布恩说。“得我们三人一起来。我——我和沃德温先生去年在这儿跟他闹了点别扭；这次我们得越过——”

“去年你们付他多少钱才过去的?”耐德问。

“两块钱，”布恩说。“——所以你最好把裤子全脱下，把衬衫也脱去；这儿没关系——”

“两块钱?”耐德说。“这真比种棉花强多了。他可以就在这儿种田，坐在阴凉处动也不用动。我就巴望老板在交通量大的地方给我弄个泥坑。”

“好，”布恩说。“这个泥坑可以让你学点道道。”他递给耐德滑轮组及有刺铁丝。“把这拿到那儿的柳树边，大的那棵，牢牢钩住树。”耐德放出绳把顶端滑轮抬到树边。我脱下裤子和鞋子跨进了泥地里，踩上去滑滑的、凉凉的。或许布恩也有同感。或许他——耐德的感觉只是解脱，不必再浪费时间去想方设法不沾上烂泥。不管怎样，从现在起他压根儿不在乎烂泥了，蹲在烂泥里，不时轻声骂着〖＝B10〗狗娘养的〖＝B11〗，一边笨手笨脚地将另一段有刺铁丝绕成圈扣在车子前部以便钩住滑轮。“嗨，”他对我说，“你把那边的树枝拖过来，”他也看透了我的心思：“我也不知道它们哪儿来的。或许那人自己把它们堆在那儿给过往行人方便这样他们马上就意识到欠他两块钱多不好。”

于是我将树枝——枝丫和梢顶——拖进车前的烂泥中，布恩和耐德拿起滑轮的松弛一端作好了准备，我和耐德在滑轮的卷紧装置的绳子的这一头，布恩则又用他的宝贝树干撑着车子后部。“你们干容易的活，”他告诉我们。“你们只要在我用力抬时抓紧就可以了。好吧，”他说，“咱们开始。”

这一切有点像做梦似的，不是噩梦；只是做梦似的——在平和、宁静、偏僻、田园般的、几乎原始的泥沼、淤泥、丛林生长物及暑热的背景中，那些骡子安详地挥赶着、踩踏着不断涌现的肉眼无法看见的无数细微生物也就是我们在其中活动并呼吸的空气，非但不显得格格不入，而且奇特地相宜，因为它们本身是生物的终端因而还没出生就已过时；而汽车呢：这些昂贵、无用的机械玩具需几十匹马才与之力量相配，可是在两种温和元素——土和水——几英寸临时亲和力的几乎稚嫩的掌握中显得无能为力，土和水这种最脆弱的混和物作为产生于古代非机械方式的运动单位已经在不经意中合作了无数代；我们三人，三个模糊相似而且现在无法辨认的泥浆色的东西与水土混和物进行着殊死搏斗，搏斗的进展——要是有的话——得用可怕的冰川似的英寸来计算。而在这整个过程中，那个男人坐在阳台上往后翘的椅子里，一直注视着我们：耐德和我拼命拉紧每一寸绳子，此刻沾满污

泥的绳子滑得抓不住了，车后部布恩巨魔般抗争着，将树干用力塞在车子底下向前抬起；有一阵他丢下，甩掉树干，躬着腰用手抓紧车子，竟像推手推车似地将车子向前推了一、二英尺。谁也受不了这份罪。谁也没必要去受这份罪。最后我就这么说了。我不拉了，喘着气说："不行，我们对付不了。我们就是对付不了。"布恩的声音奄奄一息轻柔得像喁喁私语：

"那就别挡着道要不我会推着它从你身上碾过去的。"

"不行，"我说。我踉踉跄跄，一跌一滑地向他挪去。"不行，"我说。"你会累死的。"

"我不累，"布恩的声音又轻又干，"我刚开始来劲。不过你和耐德可以休息一下。要不乘你们喘气的工夫，把那些树枝再拖过来点——"

"不行，"我说，"不行!他来了!你想让他看见吗?"因为我们看见也听见——骡蹄沿着泥坑边缘小心翼翼而来的叭嗒声，环形链条发出的近乎音乐般的叮当声，那人骑着一头骡又牵着一头骡，他的鞋子用鞋带系在一起套在骡子颈轭的一块曲木上，双驾横木平衡在他前面就像画里那些以前扛枪狩猎野牛的人所摆出的姿势。他人瘦削，比我们——至少比我——所预料的年纪要大些。

"伙计们，早上好，"他说。"看来你们差不多准备好与我打交道了。你好，杰弗生，"他对布恩说。"看来你去年夏天的确通过这儿了。"

"好像是，"布恩说。他的态度立刻发生了完全的改变，就像新翻了一页：打扑克牌的人刚刚看到第二张二点的纸牌落入对方之手。"要不是你们这些家伙在这儿堆上这么高的淤泥，咱们这次也已经通过了。"

"别把这怪罪到我们头上，"那人说。"淤泥是我们这边最好的庄稼之一。"

"两块钱一个泥坑，该算是最好的了，"耐德说。那人惊奇地冲着耐德眨巴了会儿眼睛。

"没准儿你说得有道理，"他说。"来。你撑着这根双驾横木；你看上去好像知道该钩到骡的哪一头。"

"你过来自己干吧，"布恩说。"我们付你两块钱不就要你做个雇用

专家吗?你去年干过的嘛。”

“那是去年，”那人说。“脚浸在水里把木链子挂到那些东西上损害了我的健康，要是我糟践自己还会落下关节炎。”所以他没动弹。只是将骡子拉过来让它们并排站着由布恩和耐德将挽链钩到单驾横木上而后布恩蹲在淤泥中将木链固定到车上。

“你想让我把这钩到哪?”他问。

“我倒无所谓，”那人说。“你想要哪个部位脱离泥坑就把它钩到哪个部位。要是你想让整个车子一次性出来，那我说就把它钩到车轴上。可先得把那些铲子、绳子放回车里。你们用不到这些了，至少在这儿不用。”于是耐德和我收起绳子、铲子，布恩钩好木链，我们三人站在一边看着。他自然是位行家，可现在骡子也成了行家，它们将车子使劲拽离淤泥，像走钢丝一样小心翼翼地平衡着对双驾横木的拉力，使车子开始并保持移动，那男人骑在最近一头骡上，除了偶尔说上一句话，用手中的去皮细条鞭子点触一下外再没更多的指令；骡子就那样一直将汽车送上土多于水的地面。

“好了，耐德，”布恩说。“可以解钩了。”

“还不行，”那人说。“桥这边还有一个坑我免费提供服务。你们有一年没来这儿了。”他对耐德说：“我们这儿称保留地。”

“你指的是圣诞中条地，”耐德说。

“也许是吧，”那人说。“那指什么?”

耐德告诉他。“投降前老卢修斯·昆塔斯·卡洛瑟斯还活着那会儿我们在麦卡斯林庄园就这么干的，现在爱德蒙兹那小子还在这么干。每年春天在最好的地里划出中间一条，中条到田埂间的所有棉花都属于圣诞储备，不算老板的而算每个麦卡斯林家黑人的圣诞份额。这就是圣诞中条地。敢情你们这些捣腾淤泥的从没听说过吧。”那男人瞅了会儿耐德。过了片刻耐德发出“嘿嘿嘿”的声音。

“这还差不多，”那人说。“有一刻我以为咱俩要产生误会了呢。”他对布恩说：“或许最好有人领个方向。”

“对，”布恩说。“好吧。”他让我去。于是我上车坐到方向盘前，浑身都是泥。可我们还是没动。那人说，“我忘了提了，看来最好提一下。自去年以来这儿的价位翻了一番。”

“为什么?”布恩说。“还是那辆车，还是那个泥坑；就说这淤泥我

也不信它会跟先前有啥两样。”

“那是去年。现在忙多了。忙得我没法不提价。”

“行了，他妈的，”布恩说。“继续干吧。”于是虽然丢脸我们还是按着骡子的速度没作停顿就进入了下一个泥坑，再挣扎出来。桥就在前方；桥那头我们看见路一直伸向溪谷边缘伸向安全地带。

“现在你们没事了，”那人说。“在回来之前不会有问题的。”布恩正在把木链从钩上解下，耐德解开挽链将双驾横木还给骡背上的那人。

“我们回来不走这条路，”布恩说。

“我也一样，”那人说。布恩走回刚通过的泥潭，洗去手上的烂泥又折回来从钱夹中取出四块钱。那人没接。

“应该是六块钱，”他说。

“去年是两块钱，”布恩说。“你说现在翻倍了。两翻个倍是四。对的，给你四块钱。”

“我一个旅客收一块钱，”那人说。“去年你们是两位。所以是两块钱。现在价格翻倍了。你们有三位。那该六块钱。也许你宁愿走回杰弗生也不愿付两块钱，可那孩子还有那黑人恐怕不愿意。”

“也许我也不愿意，”布恩说。“要是我不付你六块钱。要是我一个子儿也不付。”

“你尽可以这么干，”那人说。“这些骡子今天够累的，可我琢磨着它们还剩点力把那玩意儿怎么拉出来再怎么给拉回去。”

可布恩已经让步了，放弃了，屈服了。“他妈的，”他说，“这男孩不过是个孩子!一个小孩子肯定——”

“走回杰弗生对他来说可能会少花些力，”那人说，“但路程短不了。”

“好吧，”布恩说，“可你看看另一位!等他把烂泥洗去，他还是白不了!”

那人眺望了一会儿远处。而后看看布恩。“小子，”他说，“这两头骡子都是色盲。”

---

[1] 卢修斯的祖父母、父母此时在圣露易斯湾，离此地很远，但沃伊特家与麦卡斯林家是世交，卢修斯觉得被沃伊特家发现也就差不多等于被祖父他们发现了。

[2] 纳·贝·福勒斯特（1821—1877）是美国南北战争时期南方联军将领，自行招募骑兵，顽固抗击北军，大肆屠杀黑人，因作战有功，晋升至少将，后率部投降，战后成为三K党魁首。

第五章

布恩曾经告诉过耐德和我，一旦我们征服了地狱溪谷，我们就进入了现代城市的舒适环境。他描绘了这样一幅景象：从那儿起始的道路密密麻麻塞满了跳蚤似的汽车。可是也许有必要先将地狱溪谷像地狱边境一样尽可能置于脑后，或加以忘却，至少眼不见心不烦；也许只有洗去地狱溪的淤泥，我们才配受用文明城市的舒适环境。不管怎样，一切都还没发生。那男人拿了他的六块钱带着他的骡和双驾横木离开了。我注意到他其实没回小屋去而是径直往回走穿过沼泽消失了，似乎他的一天结束了；耐德也注意到了。“他不贪心，”耐德说。“他没必要贪心。他已经赚了六块钱而现在连午饭时间都还没到呢。”

“我有同感，”布恩说。“把午饭取来。”于是我们取来了波仑堡小姐为我们打点的饭盒，还有滑轮组、斧子、铲子、我们的鞋袜以及我的裤子（这车现在没法洗，洗也是浪费时间，只有等到了孟菲斯再说了，那儿肯定——至少我们希望——不会再有泥坑），然后走回溪水边洗净工具盘绕好滑轮组。布恩和耐德的衣服也没什么可收拾的，可布恩全身浸到水里，整个儿连着衣服做自我清洗还想劝耐德学他的样因为他——布恩——旅行袋里有替换衣服。可耐德只脱去衬衫又穿上外套。我记得跟你提起过他的公文包，他外出时与其说是真的提着用来装东西不如说是装装样子，就像外交官们那样，我有时怀疑他包里装的东西甚至更少（我指耐德的《圣经》还有两汤匙——或许是——祖父最好的威士忌）。

然后我们吃了午饭——火腿、炸鸡、小圆饼、自制梨脯、糕点及一罐酪乳——将紧急抗泥装置扳回原处（这一装置最后不再是抗衡装置而成了可耻的牛皮）并测量了一下油箱——不是针对距离而是针对时间所进行的——接着继续赶路。因为现在骰子已经掷出了；我们不回过头来懊悔、自责或痛惜；要是我们穿过铁桥进入另一县时算是义

无反顾的话，我们征服地狱溪谷时就是破釜沉舟了。我们似乎已经获得了暂时解救作为对不屈不挠决心的回报，作为对我们面临失败或失败面对我们时我们不打退堂鼓的回报。或者说也许只是德行放弃希望，将我们让予非德行以某种特定的方式去抚育、培养并溺爱，而我们赢得这一权利是以坚定不移地出卖灵魂为代价的。

这片土地本身似乎已经发生了变化。农场更大了，更昌盛了，栅栏更紧了，房子上了漆，连谷仓也涂上了漆；空气中弥漫着城市气息。我们最后来到了一条笔直伸向远方，布满车辙印的宽阔公路；布恩说话时带着点胜利的口吻，好像我们怀疑他或者说好像他发明了这条路来推翻我们的怀疑，他亲手开创了它，扫清了它，筑平了它，铺整了它（也许甚至还加上了那些车辙印）："我怎么跟你们说的?通往孟菲斯的公路。"我们可以看见前方好几英里；比那近得多的是一团快速上升的尘雾如同一个征兆，一个约定。这尘雾不容置疑，移动得那么快而且看上去那么多；当尘雾中显出一辆汽车时我们甚至一点也不感到惊奇；两辆汽车擦身而过，尘雾混合为一团巨大的烟尘如同一根柱子，一个树起的路标，隐约预示着未来：蚂蚁般地来回往复，不可救药的分期付款购车瘾；机械化，流动性，这是美国的必然命运。

现在我们从头到脚灰蒙蒙的（特别是布恩的衣服还湿着），可以快速行驶即使暂时还不加速；布恩没有关闭发动机就下了车轻快地绕过车子走到我这边，轻快地对我说："好，挪过来。你会开的。只是别以为开的是每小时四十英里的机车。"于是我开着车，在阳光明媚的五月下午一路穿行。可我不能欣赏这春色，我忙着开车，注意力太集中（好吧，我太紧张太骄傲）了：主日下午没有活，棉花和玉米从容安详，骡子在牧场上休闲，人们还穿着礼拜服坐在阳台上和多荫的院子里，手里拿着一杯柠檬汁或一碟午餐时剩下的冰淇淋。接着我们开始加速；布恩说，"我们快到一些城镇了。还是我来开吧。"我们继续赶路。文明的迹象不断出现：单个的乡村小店及交叉路口的村落几乎是接踵而至；商业充斥着我们的四周，空气中的确弥漫着城市气息，我们车子扬起并为之笼罩的烟尘洋溢着都市风味；连小孩和狗都不再冲到门口栅栏边看我们及其他三辆在过去十三英里中与我们擦身而过的汽车。

而后乡村本身也消失了。屋子、铺子及商店间不再有间距；突然

展现在我们面前的是一条两边是树中间有汽车车辙的宽阔整齐的林荫大道；当然大道上行驶着有轨电车，还有售票员及司机，他们正在放低后触轮升高前触轮以调转方向开回主街去。“现在五点差两分，”布恩说。“二十三个半小时前咱们还在密西比的杰弗生，八十英里之外。咱们创了纪录。”我以前到过孟菲斯（耐德也来过。他今天早上告诉我们的；三十分钟后他将证实自己的话）但每次都坐火车，从没像这次这样：看着孟菲斯一点点增大扩展；从容悠闲地消化它如同口中含着的一匙冰淇淋。我从没作过别的设想只是想当然地以为，如同我们——至少我——一惯而为的那样，我们会住进盖育苏旅馆。所以我不知道这次布恩看出了什么名堂。“我们要去我认识的一种寄宿舍，”他说。“你会喜欢的。上个礼拜我收到了那边一位姑——女士的信说她的侄子会去那儿看她，所以你还会有玩伴。厨子也可以给耐德找个睡觉的地方。”

“嘿嘿嘿，”耐德说。路上除了有轨电车外还有单马四轮轻便马车及萨里马车——四轮敞篷轻便马车、单马双轮轻便马车、单座二轮轻便马车、至少一辆维多利亚马车，那些马朝我们翻了几下白眼可还是镇定自若；显然孟菲斯的马已习惯了汽车——所以布恩没法看耐德。可他能瞥一下耐德。

“你什么意思?”他问。

“没什么，”耐德说。“看好你的路甭管我。压根儿用不着为我操心。我在这儿也有朋友。你只需指给我看明天早上这车等在哪就行了，我会在那儿的。”

“要想坐车回杰弗生，”布恩说。“你最好说到做到。我和卢修斯根本没请你参加这次旅行，所以我们对你一点儿不用负责。对我和杰弗生来说，你回不回去我才不在乎呢。”

“等把这车开回杰弗生后得想法面对普利斯特老板和莫里先生时，难道还能不在乎谁回去了谁还没回去?”耐德说。可这话说得太晚了。再纠缠不清提这事已为时过晚。于是布恩只是说：

“得了，得了。我只是说你想回杰弗生的话，最好在我启程回去时呆在我看得见的地方，你这就嚷嚷开没法不在乎了。”说话间我们快到主街了——高楼、商店、旅馆：盖斯顿（现在没了）、皮博迪（现已搬迁）还有盖育苏，对于这后者我们麦卡斯林——爱德蒙兹

——普利斯特家族的所有成员都矢志效忠奉若家族神龛因为我们的远房舅父和表兄，西菲力斯·麦卡斯林，即艾克表舅公的父亲，是骑手队的成员之一，传说当年（或许对某些人来讲是传说。对我们来说这是史实）福勒斯特将军的兄弟率领这支骑手队飞速冲入大厅差点逮住了一位联邦军队的将军。但我们没开那么远。布恩调头驶入一条小街，几乎就是个后巷，拐角处有两个酒馆，两旁的房屋看上去不旧也不新，非常安静，安静得像礼拜天午后的杰弗生镇。事实上布恩就是这么说的。“我说你们应该昨晚来看的。随便哪个礼拜六晚上。或者某个工作日晚上镇上有消防、治安、慈善互助会或其它什么惯例活动的时候。”

“也许他们都去做早礼拜了，”我说。

“不，”布恩说。“我想不会的。可能他们只是在休息。”

“何以见得?”我问。

“嘿嘿嘿，”后座上的耐德出声了。我们意识到耐德以前显然来过孟菲斯。可是也许连祖父都不清楚他来过多少次了，不过祖父可能知道他什么时候来过。你们瞧，我那时才十一岁。因为这会儿街道空荡荡的，所以布恩这次真的转过头来了。

“你再来一声，”他冲耐德说道。

“再来一声什么?”耐德说。“我只是说，指明白明天早上这玩意儿等在哪，等它出发时我早就坐在里头了。”于是布恩照办了。我们快到了：一幢房子，差不多跟其它房子一样得上漆了，坐落在没有草坪的小院内，前门却跟井楼一样装有格构式折棚。布恩将车停在路边上。这下他可以转过来看着耐德了。

“好吧，”他说。“我相信你说的是真话。你最好也相信我的话。明天上午钟敲八点。我指的是敲第一下，不是最后一下。因为我压根儿就不会等到敲最后一下。”

耐德已经下车，提着他的小手提包和沾满污泥的衬衫。“难道你们自己的麻烦还不够，非得来管我的闲事?”他说。“要是你们明天上午八点完得了事，怎么就认定我会完不了呢?”他头也不回地往前走着，边走边发出“嘿嘿嘿”的声音。

“走吧，”布恩说。“瑞芭小姐会让我们洗洗干净的。”我们下了车。布恩从车后部提起旅行袋说，“噢对了，”然后伸手从汽车仪表板

上拔下开关钥匙装进口袋，提起旅行袋停了一下，又从口袋中掏出开关钥匙说，“给，你来保管。我会随便往哪一放想不起来的。把它好好放在你的口袋里别掉出来。上面塞块手绢。”我接过钥匙，他又去提旅行袋却又停了下来，飞快地转头看了眼寄宿舍，微微侧过身从裤后袋中取出钱夹凑近打开拿出一张五块的钞票，停了一下又取出张一块的钞票，合上钱夹从身后把它塞给我，与其说是飞快不如说是轻声地说：“把这也保管好。我没准也会把它落在哪的。咱们什么时候需要这里面的钱我会告诉你给我多少的。”因为我也从没进过寄宿舍；而且别忘了我才十一岁。于是我把钱夹放进口袋，布恩提起旅行袋，我们穿过大门沿着小路走进格构式折棚，到了前门。布恩刚碰了下门铃我们就听到门里的脚步声。“我怎么跟你说的?”布恩很快地说。“她们没准儿都在窗帘后面偷看咱们的车子呢。”门开了。开门的是位年轻的黑女人，可没等她开口就被一位白女人推到了一边——那白女人也很年轻，有一张刻板漂亮的脸，一头过于鲜红的头发，耳朵上是两颗我见过的最大的带点黄颜色的钻石。

“该死的布恩，”她说，“科丽昨天一接到快信我就让她马上发电报给你让你别把那孩子带来。我屋子里已经有一个呆了一个礼拜了，一个屋子甚至一条街上有一个捣蛋鬼已经够受的了。要是像我们屋里那个的话，就连整个孟菲斯摊上一个也够了。你也别编派说根本没收到电报。”

“我是没收到，”布恩说。“我们准是在电报到达之前就已经离开杰弗生了。那你要我怎么处置他?把他捆在院子里?”

“进来吧，”她说。她身子移到门外好让我们进去；我们一进门女仆便把门锁上了。当时我不明白为什么这样做；或许孟菲斯人都这么做，即使他们人在家。里面跟别的门厅一样有楼梯通到楼上，只是我立刻闻到股气味；整个屋子都是这种气味。这气味我以前从没闻到过。我不是不喜欢它，只是感到吃惊。我是说，一闻到这气味就觉得这是我一生等待的气味。我想人应该在匆忙杂乱中坠入一种经历，毫无防备，一种或许你在此之前一直设法不去遭遇的经历。可如果是一种不可避免的（常常是必需的）经历，机缘或命运不让你事先有所准备实在是太不像话；尤其是这种准备如果简单得只需让你当时已经是十五岁就行了。那种气味就是这样。那女人还在说着。“你我都知道

宾福德先生竭力反对孩子们在屋里度假；去年夏天科丽头一次带那小畜生来这儿时你听到过他这么说的，当时她声称那小畜生在阿肯色的租赁农场得不到多少教养。就像宾福德先生说的那样，他们反正很快就会来这儿的，干吗催他们，至少等他们有了些钱而且会花钱了再说。至于那些顾客就更别提了。他们来这儿做生意结果发现我们开的简直是个幼儿园。”此刻我们来到了餐厅。里面有一架自动钢琴。那女人还在说。“他叫什么名字?”

“卢修斯，”布恩答道。“向瑞芭小姐行礼，”他对我说。我照办了，按照我惯常的那样：我想祖父的母亲就是那样教他的，祖母也是那样教父亲的，而母亲又是那样教我们的：就是耐德称为“拖一拖脚”的那种。待我直起身来，瑞芭小姐正看着我。脸上露出好奇的神情。

“我太惊奇了，”她说。“米妮，你看到了吗?科丽小姐是不是——”

“她正在尽快穿衣呢，”女仆答道。正是那会儿我看见了它。我是说米妮的牙齿。我是说，那就是怎么会——对，为什么——我，你，人们，每个人都记得米妮。不管怎么说她有一口漂亮的牙齿，宛如雪花石膏般排列着的呈匀称锯齿状的基石，在她微笑或说话时衬托着她深褐色的脸庞。可还有呢。中间右上方的那颗是金牙；它在其他令人炫目的雪白牙齿烘托下女皇般主宰着那张黝黑的脸庞，说实在的这颗金牙好像蕴含着一团火在慢慢燃烧、闪烁，直至这颗牙齿看上去比瑞芭小姐的两颗黄黄的钻石加起来还大。后来我听说——不知怎么的——她让人取出了金牙代之以一般的白牙，跟常人一样的牙齿；为此我很伤心。我想，要是我跟她种族相同年龄相仿，就为了每天在桌子对面看着她的牙齿运动，做她的丈夫也值得；作为一个十一岁的孩子，我觉得经那牙齿咀嚼的食物尝起来准不一样，味道更好。

瑞芭小姐又转过来问布恩，“你们怎么回事?在跟汽车搏斗?”

“我们来的路上陷进了泥坑。我们开了出来。汽车现在在门外。”

“我看见了，”瑞芭小姐说。“我们都看见了。别对我说那是你的车。告诉我有没有警察跟着就行了。要是有，别把车停在我门口。宾福德先生很感冒警察在周围转悠。我也是。”

“汽车没事，”布恩说。

“最好是这样，”瑞芭小姐说，她现在又看着我。她说，“卢修

斯，”并没冲着任何人，“真糟糕你没早些来这儿。宾福德先生喜欢孩子。就算他现在开始有些疑惑可他还是喜欢他们，这一个礼拜以来只要不是具僵尸，谁都会感到疑惑的。我是说，他照旧一吃完午饭就带奥蒂斯去了动物园。卢修斯本来也可以去的。不过话说回来，没准还是不去的好。要是奥蒂斯还跟他在这儿时那样让人疑惑不安，他就不会回来了——若是有什么办法让他尽量靠近笼子好让狮子或老虎够得着他——而且还得看狮子或老虎想不想吃他。可它们只要跟他在一个屋里呆上一个礼拜就不会想吃他了。”她仍然注视着我。她说，“卢修斯，”又是没冲着任何人。然后她对米妮说：“上去告诉大家这半小时别进盥洗室。”又问布恩：“你带了替换衣服了吗?”

“带了，”布恩答道。

“那就洗一下澡把衣服换上；这儿是体面的地方：不是乱七八糟的酒吧。米妮，让他们用维拉的房间吧。维拉去帕都卡走亲戚了。”她对布恩也可能对我们俩说：“米妮为奥蒂斯在阁楼里搭了床，卢修斯今晚可以跟他睡——”

楼梯上传来了脚步声，然后那脚步声进入门厅又进了房门。这次是个大个子姑娘。我不是说胖：就是个头大，跟布恩一样，不过是个姑娘，而且很年轻，黑发蓝眼，起先我觉得她长相一般，但她走进房间时已注意到我了，于是我感到她的相貌无关紧要。“嗨，妞儿，”布恩道。可她根本不予理睬；她和瑞芭小姐都看着我。

“瞧，”瑞芭小姐说。“卢修斯，这是科丽小姐。”我又行了礼。“明白我的意思吗?”瑞芭小姐说，“你带着你的侄子来寻找教养。教养就在这儿等着他呢。他不会明白教养是什么意思的，更不会明白为什么要有教养。可没准儿卢修斯至少能教他模仿模仿。好吧，”她对布恩说。“去清洗一下。”

“说不定科丽可以帮我们一下，”布恩说。他握着科丽小姐的手。“嗨，妞儿，”他又说道。

“别看上去像破烂的沼泽游民了，”瑞芭小姐说。“今儿礼拜天我是无论如何要让这鬼地方保持体面的。”

米妮领我们看了楼上的房间和盥洗室，给了我们肥皂、毛巾便出去了。布恩将旅行袋放到床上打开，取出干净的衬衫和裤子，那是他日常穿的裤子而他身上的礼拜裤或许得等到用汽油洗净后才能

穿。“看见了吗?”他说。“我跟你说过的嘛。我千方百计想让你至少带一件干净衬衫。”

“我的衬衫不脏，”我说。

“可是按习惯做法你应该备一件干净的洗完澡穿。”

“我不洗澡了，”我说。“我昨天洗过了。”

“我也洗过了，”他说。“可你听到瑞芭小姐的话了，是不?”

“我听到了，”我说。“我从没听说过哪个地方的女人是不逼人洗澡的。”

“等你再多了解瑞芭小姐几个钟头，你会发现你真的更懂女人了：当她建议你做什么事时，要是你还拿不定主意究竟是做还是不做，那么做是没错的。”他已经从旅行袋里取出其他的裤子和衬衫。从袋里取出一条裤子和一件衬衫用不着很长时间，可他好像遇上了麻烦，取出之后不知怎么放。他没看我，躬腰对着打开的袋子忙碌着，手中拿着衬衫考虑着把裤子放在哪里，然后把衬衫放到床上，拿起裤子移开床沿一英尺，又拿起衬衫跟裤子放在一起。接着他用力大声清清嗓子，走过去打开窗子身子探出窗外吐了口痰，再关上窗走回床边，看也不看我，大声说着，就像圣诞节早晨有人第一个上楼告诉你圣诞树上的礼物并不是你向圣诞老人索取的那份：

“大家不都看到人可以在这么短的时间里学到多少以前从不知道的事情，而且他从没想到过自己会想了解这些事情，更没意识到这些见识在他今后的人生中会派上用场——只要他好好保存别丢了这些见识。就拿你来说吧。想想看。不过是昨天早晨的事，两天还不到，想想你学到了多少东西：怎么开车，怎么不靠火车穿过乡村来孟菲斯，甚至怎么把车子弄出泥坑。这样的话，等你长大后有了自己的汽车，你就不光知道怎么开车了，而且还知道来孟菲斯的路就连怎么把车子弄出泥坑都知道了。”

“老板说等我长大自己有车的时候，不会再有泥坑让车子陷进去了。所有的道路都平坦坚固，还没等见到泥坑，汽车就被银行取消回赎权后回收了或者干脆破损了。”

“没错，没错，”布恩说。“行了，行了。就算没必要了解怎么挣脱出泥坑，可至少你还是知道怎么个弄法了。因为什么?因为你不会把这本事传给别人。”

“我能传给谁?”我说。“要是没有了泥坑，谁还会要知道呢?”

“好吧，好吧，”布恩说。“再听我说一会儿，好吗?我不是在谈泥坑。我是在谈一个男人——男孩能学到一些他想都没想过的东西，从此以后他要用着这些东西时，他已经掌握在手了。因为不到需要或派用场时，人是不会去学这些东西的——除非他已经掌握在手，不让它们在随意偶然中丢失，更不让它们因疏忽或纯粹的错误判断而丢失。现在懂我的话了吗?清楚了吗?”

“我不知道，”我说。“大概是这样的，要不你不会说个没完的。”

“好了，”他说。“这是第一点。下面说第二点。你我打认识以来就一直是好朋友，我们正一起作愉快的旅行；你的确也了解了以前从没见过或听说过的事，我为能和你在一起并帮助你了解这些事情而骄傲。今晚你要学更多的东西，我认为也是你从没想过的东西——一些杰弗生和其他地方的许多人会断言你还不到年龄去了解的事情、见闻和社交活动。呸，如果一个男孩不光知道怎么开车，还知道怎么开到孟菲斯，怎么从狗娘养的泥坑里开出来，而且这些都在同一天里完成，那么他就完全可以对付遇到的任何情况。只是——”他又猛咳起来，清清嗓子，然后走过去打开窗啐了一口又关上窗走了回来。

“接下来是第三点了。这正是我想向你强调的。一个男——家——男孩看见、了解和听说的所有事情，就算当时他并不明白也没法想象会有什么用处，可总有一天他会派上用场会感到需要的，只要他还没丢弃还没转让给别人。而后他会感谢命运赐予他一位好朋友，自他驮婴孩似地驮着他在代养马房转悠起，自他搂着他生平第一次骑马起，他就一直是他的朋友；他会感激这位朋友及时提醒他别丢弃这些见识，别由于健忘或意外或厄运或只是无意间泄露了他们之间的事情而永远失去这些见识——。”

“你的意思是，我们回家后我在这次旅行中的所见所闻都不要告诉老板或者父亲或者母亲或者祖母。是吗?”

“你难道不同意?”布恩说。“这样不是来得更合情合理些吗?不就是你我两人的事又不关其他人什么事?你难道不同意吗?”

“那你干吗不痛痛快快地照实说呢?”我问。只是他没忘记让我再洗一次澡；浴室里气味更多。我不是说更强烈：我只是说更多。我不太了解寄宿舍，也许这是所专门的女子寄宿舍。我问布恩；当时我们

正在下楼；天开始暗了下来而我也饿了。

“你说得对极了，她们是女士，”他说。“要是让我撞见你想向她们哪位无礼——”

“我的意思是，没有男人在这儿寄宿?在这儿住?”

“没有。除了宾福德先生没有男人在这儿频繁出入，而且也没有包饭可言。可她们有的是伴，晚饭后进进出出；你会看到的。当然今天是礼拜天晚上，宾福德先生对礼拜天规定很严格：没有舞会和聚会：只许安静有礼地拜访特定的朋友而且不许浪费过多的时间，宾福德先生十分注意让她们呆在这儿时保持安静有礼。其实，哪怕在平时晚上他基本上也是这样。这倒提醒了我。你只需安静有礼好好玩玩，要是他碰巧跟你说什么，就好好听着，因为他跟人第一次讲话说得不太响而且不喜欢别人让他重复。这边走。他们可能在瑞芭小姐屋里。”

他们在那：瑞芭小姐，科丽小姐，宾福德先生和奥蒂斯。瑞芭小姐这会儿穿着一身黑连衣裙，又戴上了三颗钻石，也是黄黄的。宾福德先生是个小个子，是奥蒂斯和我之外房间里最小的一位：黑色的礼拜服，金色的饰钮，浓密的八字须，一条很粗的金表链，一根金顶手杖，常礼圆顶高帽，肘边桌上一杯威士忌。可是你首先注意到的是他的眼睛，因为你首先发现的是他已经在看你了。奥蒂斯也穿着礼拜服。他个子还没我大可有些不对劲。

“晚上好，布恩，”宾福德先生说。

“晚上好，宾福德先生，”布恩说。“这是我的朋友，卢修斯·普利斯特。”可我向他行礼时他一声不吭，只是不再看着我了。“瑞芭，”他说，“给布恩和科丽买些饮料。让米妮给这两个男孩弄些柠檬汁。”

“米妮正在摆晚饭，”瑞芭小姐说。她打开橱门。里面好像是个餐柜——一层搁板上是玻璃杯，另一层搁板上是酒瓶。“而且，科丽的小家伙跟布恩一样不喝柠檬汁。他要喝啤酒。”

“我知道，”宾福德先生说。“在外面公园时他从我身边溜走。要是找得到人陪他去酒吧的话他早就去喝了。布恩，你那个小家伙也是个啤酒迷?”

“不是的，先生，”我说。“我不喝啤酒。”

“为什么?”宾福德先生问。“是不喜欢喝还是弄不到喝?”

“不是的，先生，”我答道。“我年龄还不到。”

“那么威士忌呢?”宾福德先生问。

“不喝，先生，”我说。“我什么都不喝。我答应我母亲不喝酒除非父亲或老板请我喝。”

“谁是他的老板?”宾福德先生问布恩。

“他指他祖父，”布恩说。

“噢，”宾福德先生说。“是有汽车的那位。那么显然谁也没向他保证过什么。”

“没这必要，”布恩说。“他让你做什么你就做什么。”

“听上去你有些时候也称他老板，”宾福德先生说。

“对，”布恩说。关于宾福德先生我指的就是这一点：我还没意识到他就已经在看我了。

“可你母亲现在不在，”他说。“现在你跟着布恩在寻欢作乐。她在八十——对吧?——英里之外。”

“不行，先生，”我说。“我答应过她的。”

“我明白了，”宾福德先生说。“你只是答应她不跟布恩一起喝酒。你没有答应说不跟他去嫖妓。”

“畜生，”瑞芭小姐骂道。我不知道该如何作答。她和科丽小姐原地跳起来结成同盟，瑞芭小姐一手拿着威士忌酒瓶，另一只手拿着三只玻璃杯。

“很好，”宾福德先生说。

“使劲的话，”瑞芭小姐说。“我可以把你也扔出去。别以为我不会。你说的什么鬼话?”

“你也一样!”科丽小姐说；她在对瑞芭小姐说。“你一样坏!在他们面前——”

“我说过了，那很好，”宾福德先生说。“他们俩一个弄不到啤酒而另一个不喝啤酒。看来他们可能都是来受教育长教养的。好像他们也已经长点见识了。他们刚刚知道婊子和畜生这两个词必须三思而出口因为它们会产生事与愿违的后果。”

“噢行了，宾福德先生，”布恩说。

“嗨，要是这泥沼中没有第二头猪在打滚作乐我就不是人，”宾福德先生说。“而且是头大猪。醒醒吧，瑞芭小姐，别让这些伙计给水

汽憋死。”瑞芭小姐倒着威士忌，手在颤抖，抖得酒瓶和酒杯叮当作响，口中沙哑凶狠地低声咒骂着畜生，畜生，畜生。“这才像话，”宾福德先生说。“咱们讲和吧。咱们为和解干杯。”他举起酒杯说道，“各位女士各位先生，”这时有人——我猜想是米妮——开始在后屋摇铃。宾福德先生站起身。“这下更好了，”他说。“该填肚子了。让咱们知道嘴巴除了唠叨自个儿的看法外还有更好的用处，这才叫受教育长教养哩。”

宾福德先生带路，我们走向餐厅，走得不快。又传来了脚步声，步子急促；又有两位女士，是姑娘——就是说，其中一位还是个姑娘——从楼上奔了下来，一边还扣着衣服，一位穿着红裙子，另一位的裙子是粉红色的，她们有点气喘吁吁。“我们尽快赶来了，”其中一位对宾福德先生说，“我们没迟到。”

“我很高兴，”宾福德先生说。“今晚我不喜欢迟到。”我们走进餐厅。桌边有的是座位，即使奥蒂斯和我都算在内也绰绰有余。米妮还在往桌上摆吃的，除了宾福德先生的那份，其他都是冷食——炸鸡、小圆饼还有午餐剩下的蔬菜。宾福德先生的晚饭是热的：他的座位前不是一盆而是一碟洋葱浇头的牛排。（瞧见了?宾福德先生有多超前!他已经是共和党人了。我不是指一九○五年的共和党人——我不知道他在田纳西州的从政情况，或者说他是否有政治活动——我指的是一九六一年的共和党人。他更甚之：他是个保守党人。是这样的：共和党人是自己赚钱的；自由党人是继承钱财的；民主党人是全国竞选中光着脚丫的自由党人；保守党人是能识文断字的共和党人。）我们都在桌边坐下，那两位新来的女士也坐了下来；现在我认识了这么多人，我已经记不住名字而且也不作努力了；再者我后来也没再见过她们俩。我们开始吃饭。也许宾福德先生的牛排之所以闻上去格外诱人是因为其它食物的味道中午都已挥发掉了。接着两位新来的女士之一——不再是姑娘的那位——问，

“我们是不是，宾福德先生?”这时另外那位，那姑娘，也停住不吃了。

“你们是不是什么?”宾福德先生反问道。

“你知道是什么，”那姑娘说着哭了起来。“瑞芭小姐，”她说，“你知道我们尽力而为了——不敢多出声——礼拜天没有音乐可所有其他

地方都有——每次我们的客人不过想玩得更尽兴些时，我们总是用‘嘘’声让他们安静下来——可要是在他鼻子伸进门时我们还没到餐厅在自己的座位上坐定，下礼拜六就得往该死的箱子里投进两毛五分——”

“这是家规，”宾福德先生说。“家无家规就不成其为家。你们这些荡妇的问题在于：有时你们得表现得像淑女，可你们做不到。我在教你们怎么做呢。”

“你不能这样对我说话，”年长些的那位说。

“好啊，”宾福德先生说。“我们倒过来讲。你们这些淑女的问题在于：你们不懂怎么做才不像荡妇。”

年长的那位站起身来。她也有些不对劲。不是说她年纪大，像祖母一样上了年纪，因为她不老。她形单影只。她根本不该在这儿独自一人承受这一切。不，也不是。谁也不应该这样形单影只，谁都不应如此。她说，“我很抱歉，瑞芭小姐。我要搬出去。今天晚上。”

“去哪?”宾福德先生说。“去街对面波迪·沃兹的地方?也许她会让你把你的皮箱提回来——除非她已经把它给卖了。”

“瑞芭小姐，”那女人平静地说。“瑞芭小姐。”

“好了，”瑞芭小姐轻快地说。“坐下来吃晚饭吧；哪儿都别去。没错，”她说，“我也喜欢安宁。所以我只想再提一件事，然后我们就永远不谈这话题了。”这会儿她是在对桌首的宾福德先生说话。“你究竟怎么回事?今天下午到底出了什么事让你生这么大的气?”

“我什么都没注意到，”宾福德先生说。

“对，”奥蒂斯突然开口道。“的确什么事也没有。它连跑也不愿跑。”这话立刻就跟一阵电流似的；瑞芭小姐坐在那儿张嘴结舌。嘴里的叉停在半当中。我还没弄明白可其他人，连布恩，都明白了。接着我也明白了。

“谁不愿跑?”瑞芭小姐问。

“那马，”奥蒂斯说。“我们在赛马比赛中押赌的那马和马车。它们跑了吗，宾福德先生?”此刻沉默不再只是跟电流似的了：而是跟电击、电刑一般。记得我告诉过你奥蒂斯有些不对劲。不过我并不觉得这就是他不对劲的地方，或者说至少不是全部不对劲的地方。可瑞芭小姐仍追问下去。女人很奇妙。她们什么都能承受因为她们很聪明知

道对付不幸和烦恼的办法便是坚持挺过去然后从另一头走出来。我想她们能这么做是因为她们不仅不夸大肉体的痛苦，不把肉体的痛苦当回事儿，而且她们不以失败为耻。所以那当儿她还不放弃。

“赛马比赛，”她说。“在动物园?在沃佛顿公园?”

“不在沃佛顿公园，”奥蒂斯说。“在马车场。我们在有轨电车上遇到一个男人，他知道哪匹马拉的车会赢，所以我们改主意不去沃佛顿公园了。不过它们没赢，是吧，宾福德先生?可就算那样我们还是没那男人输得厉害，我们都没输满四十块钱，因为宾福德先生给了我两毛五分让我别说，所以我们总共输了三十九块七毛五分。只是除此之外，我的两毛五分花在了宾福德先生刚才说的啤酒混和物上了。对不对，宾福德先生?”又是鸦雀无声，一片寂静。而后瑞芭小姐说：

“你这个畜生。”她又说，“快吃。想吃牛排的话就先吃吧。”宾福德先生也不是个懦夫。他也很傲气：既不宽容别人也不接受别人的宽容，就像一只斗鸡。他不慌不忙干净利落地把刀叉交叉搁在几乎没动过的牛排上；叠好餐巾又把它塞向餐巾圈里而后起身道：

“各位，少陪了，”便走了出去，目不斜视，甚至都没有看奥蒂斯一眼。

“噢，天哪，”年少的那位，那姑娘说；正在那时我注意到米妮站在半掩的厨房门里。“你都知道些什么?”

“滚开，”瑞芭小姐对那姑娘说。“你们俩都滚。”那姑娘和女人连忙起身。

“你是说……离开?”姑娘问道。

“不是，”科丽小姐说。“只是让你们出去。要是你们接下来没客人，干吗不上街区或什么地方散散步?”她们也没再多耽搁。科丽小姐站起身。“你也走吧，”她对奥蒂斯说。“到楼上自己房里去呆着。”

“那样的话他得经过瑞芭小姐的房门，”布恩说。“你忘了那两毛五分啦?”

“不止两毛五分，”奥蒂斯说。“还有八毛五分是我在她们礼拜六晚上跳舞时帮着踩琴板[1]赚的。他发现了我喝啤酒后把这钱也拿走了。”可瑞芭小姐看着他。

“这么说你为了八毛五分把他给卖了，”她说。

“到厨房去，”科丽小姐对奥蒂斯说。“让他回那儿去，米妮。”

“好的，”米妮答道。“我尽量不让他靠近冰箱。不过他动作太快了。”

“让这混蛋呆在那儿，”瑞芭小姐说。“这会儿来不及了。应该上礼拜不等他从阿肯色来的火车上下来就把他打发到别的什么地方去。”科丽小姐走到瑞芭小姐边上的椅子旁。

“你干吗不去帮他打点一下?”她柔声说。

“你究竟在指责谁啊?”瑞芭小姐说。“我可以把我所有的钱都交给他。要是没有那些该死的马。”她突然站起身来，她衣着华丽，漂亮的脸冷酷坚定，头发过于鲜红。“我干吗非得离了他就不行?”她说。“干吗非得离不开他?”

“好了，好了，”科丽小姐说。“你需要来点喝的。把钥匙给米妮——不行，她还不能去你房间——”

“他走了，”米妮说。“我听见关前门的声音。他要走的话用不着多少时间。从来都是这样。”

“对，”瑞芭小姐说。“我和米妮以前来过这儿，是吧，米妮?”她把钥匙交给米妮坐了下来，米妮出去拿了一瓶杜松子酒回来，除了奥蒂斯和我，她们各喝了一杯，米妮也喝了（不过她不跟这么多白人一起喝，她每次端着满满一杯酒到后面厨房内，过了一会儿再出现时手中的杯子就空了）。就这样我知道了宾福德先生的情况。

他是店主。这虽然是未成文的称号却是他的正式头衔。所有像这样的地方，像这样的屋子都有一位，都必须有一位。在不必以这种命定的自我毁灭的方式艰难谋生的他乡异域，他有个更挺括更傲慢的称号。可在这儿，在不只是简简单单的一家子女人而是歇斯底里的一堆子女人中，他孤单一个男人不光光是主人还必须起到令人讨厌却又吃力不讨好的促进作用，虽然势单力薄但他体面的形象足以让这堆歇斯底里的女人秩序井然，使这一整体保持偿付能力或至少有吃有喝——是他作为代理人负责核算钱款并保管税款及股票收据，与各种各样商人打交道，从酒商、杂货商、煤商一直到冬天给管子解冻的管子工，还有扫烟囱、扫街沟、割院草的临时工；是他支付司法界的敲榨勒索；是他跟街区长官和税务官据理力争；是他将忘了投递报纸的送报员骂得狗血喷头。在这一行业中的这些人（我指店主们）里，宾福德先生是宗师和典范：他举止优雅、风度翩翩，有理想有抱负，有高尚

的道德、无瑕的情操。作为瑞芭小姐的情人整整五年来，他比很多丈夫更忠诚：他唯一的恶习是赌马。这一点他无法抗拒；他知道这是自己的弱点因而也努力克服。可每次一听到“赛马开始!”他就会任人摆布拿着钱就赌上了。

“他知道自己这一点，”米妮说。“他为自己感到害臊，害臊自己这么软弱，害臊自己有战胜不了的东西；要是发现自己并不比遇到的东西更厉害，他会不分时宜场合，哪怕在外面，在跟他毫不相识的人面前，就显得像个败下阵来的公鸡似的。然后他就会向我们立下誓言并且说到做到，就像两年前我们不得不把他扔出去时那样信誓旦旦。还记得花了多少功夫才把他弄回来的，”她对瑞芭小姐说。

“记得，”瑞芭小姐说。“再上一次酒。”

“我不知道他会怎么过，”米妮说。“他走的时候除了衣服，我是说除了他身上穿的衣服其他什么都没带，因为衣服都是瑞芭小姐花钱买的。可要不了两天信使就会带着整整四十块钱来敲咱们的门——”

“你是说三十九块七毛五分，”布恩说。

“不是，”米妮说。“所有四十块钱包括那两毛五分都是瑞芭小姐的。少一个子儿他都不会满意。然后瑞芭小姐就会遣人去叫他回来可他不会回来；去年我们找到他时他正远在旧金山火车站还要过去的地方跟一帮人一起安装下水道，直到她跪着求他他才——。”

“行了，”瑞芭小姐说。“别再唠叨个没完，斟你的杜松子酒就是了。”米妮开始斟酒。而后她停了下来，酒瓶举在半空中。

“谁在那儿叫喊?”她问。这时我们大家都听到了——从后面什么地方隐约传来高声喊叫。

“去看看，”瑞芭小姐说。“来，把瓶子给我。”米妮递给她酒瓶走向厨房。瑞芭小姐斟完酒把瓶子传给边上的人。

“他现在年纪又大了两岁，”科丽小姐说。“他会更有头脑些——”

“留着头脑管什么用?”瑞芭小姐说。“斟吧。把酒瓶传过去。”米妮回来了。她说：

“有个男人站在后院靠屋子后墙的地方喊布恩·霍根贝克先生。还带着个什么大东西。”

我们跟着布恩穿过厨房跑到后廊。天很黑了；月亮升得还不够高让人没法辨物。一大一小两个朦朦胧胧的东西正站在后院正中，小的

那个对着楼上窗户高喊着“布恩·霍根贝克!布恩·霍根贝克先生!喂!喂!”直到布恩的音量盖过了他：

“别喊了!别喊了!别喊了!”

是耐德。他边上是匹马。

---

[1] 原文为“Pee a noler”，指一种介于钢琴和风琴之间的乐器，弹奏时需同时踩琴板。在酒吧间弹奏时，为使弹奏者集中精力按琴键，往往由一名身材矮小者蹲在琴师脚边抓着琴师的脚拍琴板。

第六章

我们都在厨房里。“天啊，”布恩说。“你用老板的车子换了匹马?”他甚至连问了两遍。因为耐德还在看米妮的牙齿。我是说，他又在等着看那牙齿。也许瑞芭小姐跟她说了什么，也许米妮自己说了什么。我记得的是她说话间澄黄的金光在厨房的电灯光里倏地闪过，仿佛那颗牙齿在黑夜背景下的柔和灯光里平添了新的光彩，就跟那匹马的眼睛一样——我记得的是这一切及其对耐德的影响。

那一刻他猛地一下呆住不动了，就像蜥蜴似的。我第一次见到那颗牙齿时也呆住了，所以我理解耐德当时的感受。只是他的反应更强烈。因为虽然我当时才十一岁，已隐隐约约意识到：我和她无论在种族上还是年龄上都相距甚远，远得无法体验耐德的感受；对于这颗牙齿我唯有敬之、畏之、悦之；我无法像耐德那样分享它。在古老的两性搏斗中，他是值得较量的劲敌；在古老神秘的种族联合中，她是值得舍命的大祭司——如果你有这份奉献的能耐：而耐德并不想（至少不希望）为米妮做到这份上，这一点不久就会一目了然。所以布恩连问两遍耐德才听到——至少才注意到他。

“你跟我一样清楚，”耐德说，“老板不要汽车。他买那玩意儿是没法子，是让萨托里斯上校给逼的。他必须买那汽车才能把萨托里斯上校打发回他当年暴发起家的地位。老板喜欢的是〖＝B10〗马〖＝B11〗——我不是指代养马房里你和莫里先生养的那些中听不中用的老挽马：而是匹货真价实的〖＝B10〗马〖＝B11〗。我给他弄来了一匹。他一看到这马立刻就会说多谢我抢在别人前面弄到这马——”这就像是场梦，一场噩梦；你知道那感觉，只有触摸到确凿、真实、实在、不变的东西，你才会从梦中醒来；布恩和我即刻想到了一起：我动作快些因为我身子轻巧。耐德叫住了我们；他看出了我们俩的心思：“没必要去看，”他说。“那人已经来把车子取走了。”布恩跨出的步子凝固了，他目瞪口呆地看着我，我们俩都吓得不敢相信，

我笨手笨脚地在口袋中摸索。可汽车开关钥匙居然还在。“嘘，”耐德说，“他根本用不着那玩意儿。他是个行家。他自称会把手伸到锁背后从后面打开锁。他真这么干过。我也是亲眼看了才相信的。他开锁绝对没问题。他甚至能飞甩出缰绳套住马——”

我们——布恩和我还有瑞芭小姐和科丽小姐——虽不是跑着可也是紧赶着来到前门。汽车不见了。那一刻我才注意到两位小姐虽然也在场，可她们什么也没说——没有惊讶、震骇；只是一声不吭地看着听着，不错过每个细节，但是什么也没说，就好像她们属于另外一个不同的群体，与布恩、我、耐德以及祖父的汽车还有那马（不管它的主人是谁）毫无关联，我们的所作所为与她们毫不相干，她们只觉得有趣；我记得母亲看着我和弟弟还有其他邻家男孩专心致志玩耍时就是这种神情，不错过任何细节，颇为专注，颇为可靠甚至到了诚挚亲切的地步，透着灵气和慈爱，可一直与我们保持着距离直到最后有必要不再犹豫并且（必要时）止住我们的伤口流血。

我们走回厨房，耐德和米妮还在那儿。我们已经听到耐德的声音了：“——说到钱，美人儿，我有或者说我弄得到。让我把这马喂饱安顿好，我和你就离开这儿，让这颗牙齿在跟它般配的好东西当中闪闪发光，比如一碟鲇鱼或猪肉什么的，要是它更喜欢猪肉的话——”

“好吧，”布恩说。“去把那马牵来。那人住哪?”

“哪个人?”耐德说。“你叫他想干吗?”

“想把老板的车子要回来。然后我们再决定是就地送你进监狱还是带你回杰弗生让老板过把瘾。”

“你干吗不歇歇嘴听我讲?”耐德说。“我当然知道那人住哪：我不是今晚刚刚从他那儿买下马吗?别去找他。咱们还用不着他。等赛马比赛后才需要他。因为我们得到的不只是这马：他还让这马参加赛马比赛了。波什姆[1]有人带着马正等着我们一到那儿就跟这马比赛。要是你们各位女士不知道波什姆在哪，告诉你们，在杰弗生过来的铁路和孟菲斯铁路的交接处就是你们转车的地方，除非你们跟我们一样开汽车来就不用转——”

“好吧，”布恩说。“波什姆的一个人——”

“噢，”瑞芭小姐说。“是帕夏姆。”

“没错，”耐德说。“那儿有猎犬赛。那算不了什么。——还有一匹

马在那儿等着跟这一匹连赛三场一争高下呢，五十块一场，赢家统吃。可这还算不了什么：才一百五十块。咱们要做的是赢回那辆汽车。”

“怎么做?”布恩问。“他已经用马换走了汽车，你他妈的到底怎样用这马从那人手里再赢回汽车?”

“因为那人不相信这马能跑。你想他干吗用马从我这儿换走汽车这种便宜货?如果他要车，他干吗不留着这马给自己赢辆汽车，这样两全其美——又有马又有汽车呢?”

“我八成会上当的，”布恩说。“这是为什么?”

“让我告诉你吧。这马已经让波什姆的那匹马打败过两次了因为没人知道怎么让它跑起来。自然那人会想要是这马那两次都不愿跑，这次也不会跑的。所以咱们只需这样：用这马跟那人赌，赌老板的汽车。他会乐意赌的因为他已经有了那汽车，他当然不在乎重新得到这马，尤其是他没什么风险可担，只用等在终点线旁等马过来后抓住它把它拴在车子后面回孟菲斯去就是了——”

瑞芭小姐总算开口了。她只说了声，“天哪。”

“——因为他也不相信我能让这马跑起来。除非我做这笔买卖时技巧不行出了错自己还不知道，要不然他是不会起疑心的。只有后天到了波什姆他才会最终明白过来。要是你们没法从这些女士手里多凑些赏金让他有兴趣用汽车作赌注，那你们这辈子最好还是不见普利斯特老板算了。光把车子给他弄回去就得找个比我有胆量的人。不过这马没准能救你们，因为我一看见这马就想起——”

“嘿嘿嘿，”布恩学着他的样，声音刺耳而凶狠。“你为了一匹不会跑的马把老板的汽车给卖了，现在又打算把马送回去只要我能凑足赏金让他感兴趣——”

“让我讲完，”耐德说。布恩停住了。“你想让我讲完吧?”耐德问。

“那就讲完吧，”布恩说。“尽量讲得——”

“——让我想起我以前的一头骡，”耐德说。现在他们看着对方都不说话了；我们都看着他们俩。过了会儿耐德轻轻地，几乎梦呓般地说：“这几位女士不知道那头骡。这也难怪，她们这么年轻，更何况离约克纳帕塔法县又那么远。真可惜老板或莫里先生不在，要不然就可以告诉她们那骡子的故事了。”

其实我可以跟她们谈谈那头骡子，因为它是我们家族的传奇之一。那还是父亲和耐德年轻的时候，祖父还没从麦卡斯林庄园搬过来成为杰弗生的一名银行家。一天，麦卡斯林表舅（扎克表兄的父亲）不在，耐德让他的四轮马车良种组马中的牝马跟农场的公驴交配。待随之而来的喧嚣过后小骡子产了下来，麦卡斯林表舅每礼拜从耐德的工资中扣除一毛钱，让耐德买下了这骡。这笔钱耐德用了三年工夫付清，到那时这骡子已经毫无例外地击败了方圆十五到二十英里之内每一头与它一试高低的骡子，并开始迎战四十到五十英里之外的骡子并击败了它们。

你出生得太晚不了解骡子，所以也不理解我说的话的含义多么令人吃惊甚至骇人听闻。一头骡子只要有一次能按骑手指定的方向奔驰半英里就会在街坊邻里传为佳话；而能够始终如一、一而再、再而三这么做的骡子简直就是天方夜谭。因为骡子跟马不同，它太聪明了不愿意违心地为了个虚名而去沿着一英里长的浅碟形凹地奔跑。事实上，我把骡子的智力排在第二仅次于耗子，其后是猫、狗，最后才是马——前提当然是你接受我对智力的定义：智力是妥善应付环境的能力：也就是说接受环境但至少仍保留些个人自由。

耗子我自然列为第一。它住你的屋却不帮你买房造房修房或付税；它吃你的粮却不帮你种粮买粮或哪怕只是拉粮进屋；你赶不走它；要不是同类相残，它恐怕早就统治地球了。猫排在第三位，它的某些特性类似于耗子可它比耗子更软弱无力；它既不能吃苦也不够勤勉。它寄生于你可它并不爱你；它最终会死去，不复存在，从地球上消亡（我指的是所谓的家猫），可目前看来还不到时候。（有一则寓言，我想是中国的，反正肯定是书上说的：地球上有一时期占统治地位的生物是猫：在与尘世的痛苦——饥荒、瘟疫、战争、非正义、愚行、贪婪——总而言之是文明体制——进行了漫长的抗争之后，猫召集了最英明的哲猫大会讨论对策：经过深思熟虑一致同意这一困境、这些问题无法解决而唯一可行的办法是弃权退位，在从属生物中挑选出一种，它既非常乐观愿意相信致命的危境总能摆脱又相当无知因而永无长进。这就是为什么猫跟你朝夕相处，吃住完全依赖你，可从不为你尽举爪之劳也不爱戴你；简而言之，这就是为什么你养的猫看你是现在这样。）

狗我列在第四位。它勇敢、忠诚、从一而终；它也是你的寄生物：它的不足（跟猫相比）在于它会为你干活——我是说，它心甘情愿地，乐不可支地模仿任何把戏，不管多么愚蠢，只要能博得你的欢心，脑袋上得到轻轻一拍；如同别的正常、一流的寄生物一样，它的不足在于它是个马屁精，以为自己得表示感激；它为了逗你开心可以降低并损害自己的尊严；它被你踹了一脚却还向你摇尾乞怜，它会为你捐躯疆场也会守着你的尸骨痛不欲生绝食而死。马我列在最后。马一次只会想出一个点子，它最大的特点是胆怯。它会被孩子逗弄得拼命奔跑或跳跃过宽过硬过高的障碍结果摔折了腿又伤透了心；要是没人把它当婴孩似的看护着，它就会吃得胀死；哪怕只要有最笨的耗子的一克智力，它就该是骑手而不是坐骑了。

骡子我排在第二。排第二只是因为你能让它干活。不过那也只有在它自定的清规戒律内才行。它绝不暴饮暴食。它拉车拉犁但绝不赛跑。事先没有把握的障碍它不会贸然跳跃；心中没底不知内中虚实时它决不走进任何地方；为了伺机踢你一回它可以耐心地替你效力十年。总之，因不受物种承前启后的羁绊，骡子不仅赢得了生也战胜了死因而成为不朽；要是它今天就从地球上消亡，昨天炮制它的极具偶然性的生物组合一千年后同样还会将它制造出来，一切照旧，毫发无改，在它自己所验证过的限度内固执依旧；依然无拘无束，依然应付得当。这就是为什么耐德的骡子独一无二，令人叹为观止。如果让十二头骡子排在跑道上，一声“开跑”，它们就会奔向十二个不同的方向，就像池塘水面上受惊后四处逃窜的虫子；十二头中正好沿着跑道奔跑的那头必然成为赢家。

可耐德的骡子情况不同。父亲说它跑起来像马，可又没有马的狂乱、惊跳、踉跄以及受惊后令人心颤的突然加速。它赛跑时就像干活一样：耐德轻轻一击（或一声吆喝或发出其它什么信号），它便以刚好是必需的速度起跑一直保持到越过终点线耐德让它停下为止。没人，包括父亲——准确地说他不是耐德的马夫而是他的第二代理人或赌博代理人——知道耐德究竟对它施了什么魔法。有关的传奇自然愈演愈烈（对他们的代养马房也不构成危害）。我说的传奇是指耐德发现或发明了某种魔法使这头骡子跑起来跟其它骡子完全不同。可他们——我们——一直没能明白个究竟，而且就连骑过这头骡的骑师也没

搞懂，即使后来耐德上了年纪开始发胖了，这骡子到死整整二十二年里一直所向无敌，它的坟墓（爱德蒙兹家的许多人肯定已指给你看过了）现在在麦卡斯林庄园那边。

这就是耐德所指的情况，布恩了解这情况，而耐德也知道他了解这情况。他们面面相觑。“这不是那骡，”布恩说。“这是匹马。”

“这马跟那骡一般有见识，”耐德说。“它没那么精可一般有见识。”他们盯着对方，然后布恩说。

“咱们去看看它。”米妮点了盏灯。布恩举着灯，我们一起走到后门廊，进了院子，米妮和科丽小姐还有瑞芭小姐也跟了过来。月亮刚刚升起，我们稍微能看得清楚些了。那马系在角落里一棵洋槐树下。眼睛中光芒一闪而过；它喷着鼻子，我们听得见马蹄局促不安的刨地声。

“你们女士请往后站一会儿，”耐德说。“它还不习惯人多。”我们停住了，布恩把灯举高；马的眼睛又冷冷不安地闪着光亮，耐德走近它，跟它说话，轻轻击拍它的肩，口中依然呢喃着，最后抓住了马笼头。“行了，别把灯对着它，”他对布恩说。“走过去给女士们照着灯好让她们看看一匹〖＝B10〗马〖＝B11〗，如果她们想看的话。我说马，就指〖＝B10〗马〖＝B11〗。不是杰弗生那边称作马的那种不中用的东西。”

“别说了，把它牵过来让我们看个清楚，”布恩说。

“你现在不正看着嘛，”耐德说。“把灯举高。”可他还是把马牵了出来又挪了挪它。是啊，我记得那马：是头三岁、孕期达九个月（至少，或许更长：我不太内行所以吃不准）的栗色去势雄马，不大，身高不足十六手宽[2]，可它颈项颀长便于平衡，肩膀后倾擅长加速，跗关节大适合竞赛（而按耐德的说法，它还拥有耐德·麦卡斯林来为它增添意志和决心）。所以我相信自己那时虽然才十一岁，可我当时想到的正是过一会儿布恩将证实的他的想法。他看看马又看看耐德。可他脱口而出的不过是声咕哝：

“这马是——”

“等等，”科丽小姐说。对了，我还没注意到奥蒂斯。他的另一个特点是：你注意到他时，刚好赶在为时过晚之前。可他不对劲的地方还不在这儿。

“啊呀对了，”瑞芭小姐说。我跟你说，女人是了不起。“滚开，”她对奥蒂斯说。

“进屋去，奥蒂斯，”科丽小姐说。

“好啊，”奥蒂斯说。“来吧，卢修斯。”

“不，”科丽小姐说。“就你一个。去吧。你可以上自己房里去了。”

“还早呢，”奥蒂斯说。“我也不困。”

“我不想跟你说两遍，”瑞芭小姐说。布恩一直等到奥蒂斯进屋。我们都等着，布恩高举着灯，灯光集中在他和耐德的脸上，他们俩又语调平静地开口了：

“这马是偷来的，”布恩低语道。

“那汽车你怎么讲?”耐德低声问。

对，妙；瑞芭小姐的语调跟布恩和耐德的差不多：只是更轻快些：“你得把它弄出城。”

“我带它过来时正是这么想的，”耐德说。“一吃完晚饭，我和它就出发去波什姆。”

“你知道去波什姆有多远，再说又该往什么方向去?”布恩问。

“这有什么关系呢?”耐德说。“老板撂下车子出镇时，你担心过去孟菲斯有多远了吗?”

瑞芭小姐发话了。“进屋去吧，”她说。“会有人看见它来这儿吗?”她问耐德。

“没有，”耐德说。“这个道理我还是懂的。我已经留意过了。”他又把马拴在树上然后我们跟着瑞芭小姐上了后楼梯。

“去厨房，”她说。“这会儿要开始来客了。”到了厨房里她对米妮说：“你坐在我房内负责接待。你钥匙还我了还是你——好吧。别相信不认识的人。最好拉开木栓之前就准备好零钱。再看看现在屋里有些谁。要是有人要见科丽小姐，就说她芝加哥的朋友在这。”

“万一他们有人不相信你，就让他们沿小巷绕过来敲后门，”布恩说。

“天哪，”瑞芭小姐说。“你还不够烦不够忙乎?要是你不想让科丽接客，你干吗不干脆把她赎出去却只是半年一次地租用她呢?”

“行了，行了，”布恩说。

“顺便看看屋子里的人都在哪，”瑞芭小姐吩咐米妮。

“我来负责他[3]，我自己去，”科丽小姐说。

“让他呆在那儿，”瑞芭小姐说。“他今天在马身上搞的鬼已经够我一整天受的了。”科丽小姐走了出去。瑞芭小姐自己走过去关上门站在那儿看着耐德。“你是说你想牵着那马走到帕夏姆?”

“对，”耐德说。

“你知道这儿离帕夏姆有多远?”

“这有什么关系呢?”耐德又说。“我用不着知道这儿离波什姆有多远。我只要到波什姆就行了。所以关于怎么带它去这事我已经改主意了：路程可能是远了些。开始我以为，你们做皮肉生意的话——”

“你什么意思?”瑞芭小姐说。“我是开店的。谁要是礼貌过头不这么称的话，我前门后门都不让进。”

“我是说，你们哪位女士的亲戚[4]，”耐德说。“可能会有骑用马或犁耕马甚至骡子让我骑，卢修斯骑那头小马驹，我们这样去波什姆。可后天我们非但得整整跑一英里，还得这样跑三次，至少其中两次得跑在另一匹马前面。所以我得遛着它去波什姆。”

“好啊，”瑞芭小姐说。“你们和那马到了帕夏姆就只需要一场马赛了。”

“有马的人哪儿都找得到马赛，”耐德说。“只要他和马都能一直站到比赛开始。”

“你能让这马等那么长时间吗?”

“能啊，”耐德说。

“它站在那儿你能让它跑起来吗?”

“能啊，”耐德说。

“你怎么知道你行呢?”

“我以前让那骡跑起来的，”耐德说。

“什么骡?”瑞芭小姐问。科丽小姐走进来随手关上门。“把门关紧，”瑞芭小姐说。她对耐德说：“好吧。跟我说说那场比赛。”耐德看着她，整整看了十五秒钟；享有豁免特权，被娇纵惯了的耐德对布恩一向放肆无礼，对我惯于叔伯般地颐指气使，此刻这一切荡然无存。

“听起来你想聊点道道儿出来，”他说。

“试试看吧，”瑞芭小姐说。

“好吧，”耐德道。“一个男人，也是一个有钱的白人，我叫不上他的名字可找得到他人；波什姆二十英里内像那样的马只有一匹，更不用说十英里内了——他也有一匹纯种马去年冬天已经跟这匹马比过两次，两次都把这马打败了。那波什姆的马第一次时把这马打得落花流水，这马的主人也就是另一位有钱白人第二次时押了双倍的赌注。结果第二次败得更惨，这样一来这马后天在波什姆出现要跟波什姆马再决雌雄时，那波什姆有钱白人非但会愿意再比一回，而且可能在拿钱的当儿又得意又觉得不好意思呢。”

“嗯，”瑞芭小姐说。“讲下去。”

“讲完了，”耐德说。“我可以让这马跑起来。只不过这一点除了我之外没人知道。所以要是你们几位女士想赢上那么一把的话，我、卢修斯和霍根贝克先生可以替你们一并捎上。”

“那也包括现在手头有汽车的那位吗?”瑞芭小姐说。“我是说那些不知道你能让马跑起来的人中也包括他吗?”

“没错，”耐德说。

“既然他明白要马和汽车都得到只需要参加这场马赛，那他干吗不把你和马送到帕夏姆去省了大家的麻烦呢?”此时鸦雀无声；他们只是相互看着。“快点啊，”瑞芭小姐说。“你得说话呀。你叫什么?”

“密西比杰弗生的耐德·威廉·麦卡斯林，”耐德说。

“嗯，说吧。”瑞芭小姐说。

“也许他没钱送我们去，”耐德说。

“该死，”布恩道。“我们也没——”

“住嘴，”瑞芭小姐对布恩说。她又转向耐德：“我想你说过他很有钱。”

“我说的是跟我换东西的那位，”耐德说。

“他是从那有钱人那儿买的马?”

“马在他手上，”耐德说。

“交换时他给你什么文件之类的东西了吗?”

“我得到了马，”耐德说。

“你不识字。”瑞芭小姐说。“对不?”

“我得到了马，”耐德说。瑞芭小姐盯着他。

“你得到了马。你让它去帕夏姆。你说你有办法让它跑起来。这

同样的办法也能让那汽车开到帕夏姆吗?”

“好好想想，”耐德说。“你已经想得够多的了。你已经比这儿其他人看得深看得快了。再仔细瞧瞧就会明白跟我交换的那些人——”

“那些人?”瑞芭小姐说。“你说过是一个人。”可耐德停都没停：

“——处境跟咱们完全一样：他们迟早什么时候得回家去。”

“不管是耐德·威廉·麦卡斯林还是布恩·霍根贝克还是那些用马换车的人，只带那马或那车回家是不够的：得两样都带回家。对吗?”瑞芭小姐说。

“还不够准确，”耐德说。“我不是已经跟你讲了两个钟头了吗?”瑞芭小姐目不转睛地看着耐德。她轻轻地呼了口气。

“这么说你想遛着它去帕夏姆，而田纳西州西部的警察都会堵在孟菲斯过来的每条路上搜寻盗马贼——”

“瑞芭!”科丽小姐叫道。

“——明天一早就开始。”

“没错，”耐德说。“现在为时过晚谁也甭想逮到谁了。可你说得对。你说得很有道理。你告诉我吧。”她看着他；这次她透了两口气；她对科丽小姐说话时眼睛却没有移动：

“那个司闸员——”

“哪个司闸员?”科丽小姐问。

“你知道我指的是谁。那个他母亲的叔叔还是堂兄或什么的——”

“他不是司闸员，”科丽小姐说。“他是旗令员。在孟菲斯专列上，往纽约去的。他也穿制服，跟列车长一样——”

“好吧，”瑞芭小姐说。“旗令员。”这会儿她在对布恩说：“科丽的一位……”她看了会儿耐德。“亲戚。也许我还是喜欢你们的用词。——他母亲的叔叔或什么的是穿过帕夏姆的那条铁路的副总裁——”

“他舅舅是路段段长，”科丽小姐说。

“路段段长，”瑞芭小姐道。“就是说，乘他在这儿的马车场或火车经过的其他什么可以看马赛的小镇上时，他外甥利用这座现成的靠山从下向上活动，只要别太露骨招人耳目就行。懂我的意思吗?”

“行李车厢，”布恩说。

“对，”瑞芭小姐说。“然后他们就能到达帕夏姆，等明天天亮时早已无影无踪。”

“就算行李车厢的话，也是要花钱的。”布恩说。“接下去一直躲到马赛开始，然后光比赛本身就得开销一百五十块可我总共只有十五到二十块。”他站起身。“去把马牵来，”他对耐德说。“那个你给他车子的人，你说他住哪?”

“坐下，”瑞芭小姐说。“天哪，你还没回到杰弗生就已经这么倒霉了，可你们居然还有时间算账。”她看着耐德。“你说你叫什么名字来着?”

耐德又跟她讲了一遍。“你想知道那头骡子的事。问布恩·霍根贝克就是了。”

“你没让他称你先生?”她问布恩。

“我总是称先生的，”耐德说。“布恩·霍根贝克先生。问他那头骡子的事。”

她转向科丽小姐。“山姆今晚在镇上吗?”

“在的，”科丽小姐说。

“你找得到他吗?”

“找得到，”科丽小姐说。

瑞芭小姐转向布恩。“你出去。去散两个钟头步。或者要是想去波迪·沃兹那儿就过去吧。只是看在上帝的份上千万别喝醉。在密西西比沼泽地里偷汽车绑架孩子的当儿你想过科丽拿什么当饭吃拿什么付房租吗?拿西北风吗?”

“我哪儿都不去，”布恩说。“他妈的，”他对耐德说，“去把马牵来。”

“我用不着招待他，”科丽小姐说。“我可以打电话给他。”她说话时既不自鸣得意也不忸怩作态：只是很安详平和。她是个个头大得出奇的姑娘，大得无法自鸣得意或忸怩作态。可说她安详平和完全恰如其分。

“拿定主意了?”瑞芭小姐问。

“是的，”科丽小姐答。

“那就去打吧，”瑞芭小姐说。

“过来，”布恩说。科丽小姐停下脚步。“我说，过来，”布恩说，她便走近他，但站在他够不到的地方；我突然发现她根本没看布恩；她在看我。也许正因为这样她来不及躲闪，布恩坐在那儿就能突然伸

出手来抓住她的手臂把她拖近自己身边，她拼命挣扎，像她那样个头的姑娘肯定是要反抗的，可已为时过晚，她眼睛却依然看着我。

“放手，”她说。“我得打电话去。”

“那当然，那当然，”布恩说，“打电话有的是时间，”说着继续拖住她直到她情急之下佯作镇定，显得有力而又温和，神情就如同你把手中的苹果（或其他什么临时用来转移注意力的东西）投掷给你突然发现也在你栅栏这边的公牛。她轻快地俯下身去吻他，边飞快地啄着他的额头边已开始往后退缩。但又是为时过晚，他伸出一只手在众目睽睽之下扭住她的半边屁股，她使劲往后挣扎，两眼看着我，眼神中透着幽怨乞盼——是羞辱还是哀伤，我说不清——血慢慢涌流到她大姑娘的脸庞上，那脸只是乍看之后让人觉得相貌平平其实一点也不。可只涨红了一会儿；她还是要保持淑女仪态。就连她挣扎时也像个淑女。不过她实在太大太强壮了，连布恩这么又大又壮实的汉子一只手也抓不住她；她挣脱了。

“你不觉得难为情吗?”她说。

“你就不能等她打完电话再干那事?”瑞芭小姐对布恩说。“要是你为她的贞洁发狂，你干吗不给她单独找个地方安顿好这样她可以又有饭吃又保持贞洁?”接着她又对科丽小姐说：“去打电话。已经九点了。”

我们要采取行动已为时过晚。这个地方已开始苏醒过来——按你们时下的说法是“生机勃勃”。可是很稳重得体：没有音乐的喧嚣连欢乐宴饮的吵闹声也没有；宾福德先生的鬼魂依旧统治着，依旧笼罩着这些内藏丰臀美女的洞室因为只有两位女士真正知道他走了，而顾客们还没惦念起他；我们听到了钟声和前门隐约传来的米妮的声音，楼梯上响起美女下楼来的脚步声；科丽小姐站在那儿拉着门把时，门那边传来玻璃杯的叮当撞击声，当中错落有致地夹杂着客人们低沉的说话声和表演者相对尖细的嗓音，她拉开门走了出去又把门关上了。而后米妮也走了进来；看来没有客人的女士们在紧急情况下轮流充当接待小姐。

你瞧的确是三岁看到老。在杰弗生时我以为腐化堕落或者说非德行之所以与我这么个微不足道名不符实的敌人交上手是因为我的稚嫩和年轻人特有的单纯。但它战胜我至少还花了三个小时也就是从我获

悉莱塞普外祖父死讯到火车开动而且我意识到布恩毫无疑问至少有四天时间拥有祖父的汽车钥匙的那三小时。而它现在的对手是瑞芭小姐和科丽小姐：你会说她们已经持续不断地经受了非德行（或德行）耍弄的花招或是发起的攻势因而就算没变狡猾也已经学坏，已经遭受过洗劫遭受过掠夺：半小时前她们甚至还不知道耐德的存在，也不知道那马。至于科丽小姐刚刚安静地离开房间充满自信地准备不用别的武器只用电话来征服的那位不知底细的陌生人就更不用说了。

她去了快两分钟了。米妮拿着灯走回后廊去了；我注意到耐德也不在屋内。“米妮，”瑞芭小姐对着后门说，“那些鸡是不是——”

“对，”米妮说。“我已经给了他一盘。他现在正吃呢。”耐德嘟哝了一声。我们听不清。可我们听见米妮说：“要是你的胃口都系在我身上，那你从现在起到早晨可得饿上两回了。”我们听不见耐德说话。科丽小姐已经走了快四分钟了。布恩站起身，动作很快。

“他妈的——”他说。

“打个电话你也要吃醋?”瑞芭小姐问。“他对着古塔胶听筒究竟能拿她怎么样?”可我们听见了米妮的声音：一种又快又尖又含混的声音，然后是她的脚步声。她走了进来。呼吸有些急促可不太厉害。“出什么事啦?”瑞芭小姐问。

“没出什么事，”米妮说。“那盆鸡他大多喜欢吃。他胃口大得很，可他好像搞不清楚自己到底对什么有胃口。”

“给他瓶啤酒。除非你害怕回到那儿。”

“我不怕，”米妮说。“他不过是有些人伦常情的念头而已。或许有些过头。我习惯了。他们好多人都那样：满脑子人伦常情，要是他们不睡觉别人就不得安宁。”

“我敢说你是习惯了，”布恩说。“都是那颗牙。女人可怕就可怕在这里：你们从不让人有个安宁。”

“你什么意思?”瑞芭小姐问。

“你当然清楚我什么意思，”布恩说。“你们从不放弃。你们从不满足。你们对他妈的男人毫无怜悯。瞧瞧她：一直不满足直到省吃俭用装上金牙才罢休，在脸正中装上颗金牙足以让一个可怜无知的乡巴佬黑鬼神魂颠倒——”

“——或者花五分钟对着木盒子讲话足以让另一个可怜无知除了

偷车偷马外无所事事的乡巴佬野种神魂颠倒。我没看见过比你更应该结婚的人了。”

“的确是的，”米妮在门口说。“那样会治好他的。我试过两次自然领教过——”科丽小姐走了进来。

“好了，”她说；神态安详，简朴得如同一只大瓷灯，里面燃烧着的灯芯清晰可见。“他也来。他来帮我们。他——”

“不用帮我，”布恩说。“才不要那狗娘养的帮我。”

“那就滚开，”瑞芭小姐说。“滚出去。你想怎么个滚法?走回密西比还是骑马回去?得了，坐下吧，我们等他这会儿你还是坐下吧。跟我们说说吧，”她对科丽小姐说。

你瞧见了?“他不是司闸员!他是〖＝B10〗旗令员〖＝B11〗!他穿的制服跟列车长的一模一样。他会帮我们的。”引用最能洞察人心的莎士比亚的话，大众情人人见人爱。遗憾的是他对马一无所知，否则就可以加上一句，偷来的赛马也是人见人爱。奥蒂斯此刻也在屋里，不过我没看见他进来，他身上还是有点不对劲可仍然不是因为要等几乎为时过晚但还为时不晚时才注意他；科丽小姐告诉我们：

“我们至少得买张去波什姆的票，这样——”

“是帕夏姆，”瑞芭小姐说。

“好吧，”科丽小姐说。“——可以把它当行李托运走，就像你们托运旅行箱一样；山姆会把车票和行李票带来的。但这没问题；空货车车厢在边侧轨道——山姆知道的——我们只用把马弄进车厢，山姆说用厚木板把它圈在角落里这样就滑不下来；山姆会准备好木板或钉子的；他说时间紧张他只能做到这一步了，因为他不敢跟他舅舅透露得过多否则他舅舅也要来的。所以山姆说唯一的风险是把马从这儿弄到货车车厢的等候地点。他说要是……”她停住了，看着耐德。

“密西比杰弗生的耐德·威廉·麦卡斯林，”耐德说。

“……耐德这么晚牵着马哪怕是走在后街上也不妥；他们只要一撞上警察就会被叫住的。所以他——山姆——准备带条毯子来，他会穿着制服，他、布恩和我将把马牵到车站，谁也不会注意的。噢对了，客车将——”

“天哪，”瑞芭小姐说。“礼拜天晚上半夜三更一个婊子，一个普尔曼式客车列车长还有一个水箱一般大的密西比沼泽游民牵着一匹赛马

穿过孟菲斯城会没人注意?”

“你住口!”科丽小姐说。

“住口什么?”瑞芭小姐问。

“你知道的。那样说话，当着——”

“噢，”瑞芭小姐说。“要是他和布恩从密西比顺道过来算是拜访，我们当然应该保护他的耳朵。可他们把这儿当作盗车盗马的大本营，那他就得跟旁人一样担点风险了。你刚才怎么说那火车来着?”

“是这样。早晨四点出发去华盛顿的客车来接货车车厢，这样我们天亮前就可以赶到波什姆了。”

“是帕夏姆，该死的，”瑞芭小姐说。“我们?”

“难道你不去?”科丽小姐问。

---

[1] 原文“Possum”，耐德意指“Parsham”，然而他的南方口音将该地名发成“负鼠”一音，颇有戏谑感。

[2] 一手宽等于四英寸，用来量马的高度。

[3] 指奥蒂斯。

[4] 这里的“亲戚”和上文的“皮肉生意”原文分别为connections和 connection business, 英语中connection既可指“亲戚”，又可指“两性关系”。

第七章

我们就这样做的。不过山姆首先得看看那马。他从后门进来，穿过厨房，手中捧着盖马的毯子。他穿着制服，个子几乎跟布恩一般大。

于是我们——又是我们大家——又一次站在后院里，这次耐德举着灯，不是照在马身上，而是照在山姆的铜扣外套、背心和前端镶有金字的平顶帽上。说实在的，我还以为耐德会因为山姆和马闹事，可我错了。“谁，我?”耐德说。“为什么?咱们有警察亲自带马去波什姆这可是再好不过的了。”恰恰相反，由山姆引起的麻烦是出在布恩那头。山姆看看那马。

“这是匹好马，”山姆说。“我看它肯定是匹好马。”

“那当然，”布恩说。“它既没哨子又没铃铛。连盏顶灯都没有。你居然能看清它真让我吃惊。”

“你这话什么意思?”山姆问。

“我没什么意思，”布恩说。“就是刚刚说过的。你是开火车头的。兴许你还是尽管去车站不用等我们了。”

“你这个杂——”瑞芭小姐说。然后她又说：“你没见人家只是想帮你个忙吗?他不嫌麻烦来帮忙还不是好让你回家见到的第一个活物不是县治安官?他是来请你带着那该死的马回你那鬼地方去的。快道个歉。”

“好吧，”布恩说。“就当没这回事。”

“你这也算道歉?”瑞芭小姐问。

“你想怎么着?”布恩说。“要我低头哈腰请求他——”

“你闭嘴!立马就闭!”科丽小姐说。

“你谁的忙也别帮，”布恩说。“一天不到你已经把我和瑞芭小姐弄到得想法忘了英语的地步。”

“说的是，”瑞芭小姐说。“你从阿肯色带来的那小子坏透了，一只

手伸到冰箱里拿啤酒，另一只手却趁人没注意去偷随便什么没钉住的小东西。现在布恩·霍根贝克又带来一位吓得我嘴都不敢开。”

“他没有!”科丽小姐说。“奥蒂斯不会连问也不问就拿东西的!是吧，奥蒂斯?”

“是啊，”瑞芭小姐说。“问问他。他当然应该知道。”

“女士们，女士们，女士们，”山姆说。“这马今晚还去不去帕夏姆了?”

于是我们出发了。可最初科丽小姐还在看着奥蒂斯和我。“他们该睡了，”她说。

“没错，”瑞芭小姐说。“让我说的话，在阿肯色或密西比甚至更远的地方是该这样。可现在太迟了。你总不能让一个上床另一个不上，再说布恩带来的那个拥有那马的部分产权哩，”只是最后瑞芭小姐也没去成。这地方离了她和米妮不行。此刻这里的人已在为主日庆典踊跃奔忙，不过仍是悄悄地：礼拜六晚上人们作最后的放纵然后又投入到日复一日、艰苦乏味的谋生之中。

耐德和布恩将毯子盖在马身上。然后我们——耐德，奥蒂斯和我——站在人行道上看着布恩和山姆处于一女多男式的……也许不是和睦，可至少是休战状态，科丽小姐走在他俩中间，三人牵着马走在大街中央一个个弧光里穿过礼拜六晚上寂静的第二、第三街走向联邦车站。现在已过十点；没有多少灯光，只有其他的寄宿舍有（我有经验了；我颇有城府——当然算不上行家，但至少有所知晓，辨别得出跟瑞芭小姐那里一样的场所）。可酒馆一片漆黑。也就是说，我不是一经过酒馆就认得出；它对我还有几分神秘感；是耐德告诉我们——奥蒂斯和我——说那些是酒馆，已经打烊。我原以为两种情况都不是：既没关也没开；别忘了，我在孟菲斯（或者说梓树街）还不到六个小时，没有父母指教我；可我一切还不赖。

“他们称作蓝法[1]，”耐德说。

“什么叫蓝法?”我问。

“我也不清楚，”耐德说。“除非是说他们礼拜六晚上挥霍掉了所有的钱，结果剩下的几个子儿连煤油都点不起。”

“那不过是些酒馆，”奥蒂斯说。“那么干是伤不了什么人的。他们礼拜天晚上卖不了的可以留到礼拜一卖给别人，没准还是那些人。可

喂马不同。你可以今晚卖调过头来明天照旧卖。你什么也没损失。要是他们想对喂马实行蓝法，警察会出面干预的。”

“什么叫喂马?”我问。

“你懂得太多了吧?”耐德对奥蒂斯说。“难怪阿肯色留不住你。要是那边其他人在你这个年纪懂得跟你一样多，等他们二十一岁时连得克萨斯都嫌小了。”

“——唾，”奥蒂斯啐道。

“什么叫喂马?”我问。

“你可以花点心思给马弄点吃的，”耐德对我说，嗓门更大了。“要想法子让它安安静静到达波什姆，不用说先得上火车。听说过吗，那个神通广大的列车员，手都不用动一下就能把货车车厢使来唤去的，有人提醒过他这事儿吗?没准儿还应该倒一桶肥皂水，好让你姑妈”——他现在转向奥蒂斯——“带你到个隐蔽的地方洗净你的脏嘴。”

“——唾，”奥蒂斯啐了一口。

“或者没准该操起手头最近的棍子揍你一顿，”耐德道。

“——唾，”奥蒂斯啐道。接着我们果然遇上了警察。我是说，没等那警察看见马，奥蒂斯就已经看见他了。“好极了，”奥蒂斯说。那警察认识科丽小姐。显然他也认识山姆。

“带它去哪?”他问。“偷来的?”

“借的，”山姆道。他们没停下脚步。“我们骑着它去做晚礼拜了。这会儿正带它回去呢。”我们继续赶路。奥蒂斯又说了句好极了。

“我以前从没见过这样的事，”他说。“我以前见过的警察只要跟谁说话，谁就给他些东西。像米妮和瑞芭小姐，他人还没进门，她们就已经备好了一瓶啤酒，尽管他来前走后瑞芭小姐都骂他。自打我去年夏天来到这里发现这一切后，我每天都去宫廷广场意大利人的水果花生铺，那警察自然会来趁人不备拿个苹果或抓把花生。”他几乎小跑着想跟上我们；他比我小得多。我是说，直到他一路小跑着想跟上我们时才让人觉得他显得真够小的。他身上有些什么地方不对劲。要是你的话，你会对自己说〖＝B10〗明年我要比现在长得大〖＝B11〗，因为长大不光很自然而且也很必然；就算你无法想象自己长大后的模样也无关紧要。其他孩子也一样；他们也是不由自主地长大。可奥蒂斯好像两、三年前就达到了你明年才长得到的高度，然

后便开始往回缩。他还在说着。“所以我当时唯一想当的是警察。可我没多久就打消了这个念头。太有限了。”

“什么太有限了?”耐德问。

“啤酒，苹果和花生，”奥蒂斯说。“谁愿意为啤酒、苹果和花生浪费时间?”他又说了三遍好极了。“杰克[2]就在这城里。”

“公驴?”耐德说。“这里当然有公驴。孟菲斯不跟其他地方一样需要骡子?”

“杰克，”奥蒂斯说。“钱，现钞。在知道孟菲斯之前我一直在阿肯色虚度光阴。那颗牙。猜猜光那牙就值多少钱?要是她走进银行取出那牙放在柜面上说把这换钱，猜猜能换多少?”

“是啊，”耐德说。“我记得杰弗生有个男孩跟你一样也是成天想着钱。你知道他现在在哪?”

“在孟菲斯这儿嘛，只要他有些头脑，”奥蒂斯说。

“他没能走这么远，”耐德说。“他最远能到的是帕奇盟的州教养所。你听上去这么急吼吼一副要去的样子，最终也会落得一样的下场。”

“可明天不会，”奥蒂斯说。“没准儿后天也没事。好极了，在这地方这种该死的警察，你不等他开口就往他手里塞上瓶啤酒或个把苹果或一把花生，他才不会管你呢。昨晚我帮风琴师踩琴板赚的八毛五分今晚给那狗娘养的拿走了。要不是我碰巧发现她们原本就打算付钱给我，我就可能替她们白干了；要是我刚好早一分钟出门就可能错过了。就算我压根儿没在那儿他们还会付钱给别的什么人的，随便哪个正巧路过的人。懂我的意思吗?有时一想到这些，我就想放弃算了，撒手不干了。”

“不干什么?”耐德问。“干吗撒手不干?”

“就是不想干了，”奥蒂斯说。“我一想起自己在阿肯色那该死的农场一呆就那么多年，而孟菲斯就在河对岸我竟然一无所知，我就不想干了。想想要是我四、五岁就知道了孟菲斯，再想想那些我等到去年才发现的事儿有时我真想干脆放弃，撒手不干了。可我想我不会那样做的。我想兴许我可以作些弥补。你们大伙儿琢磨琢磨那马身上可以赚多少?”

“你甭操心那马，”耐德说。“你需要作的弥补是回到那条街上你今

晚准备睡觉的地方去，然后上床。”他还停顿了一下，半侧过身。“你知道回去的路吗?”

“那儿啥也没有，”奥蒂斯说。“我已经试过了。他们看得太紧。不像在阿肯色时科丽姑姑住在费迪大妈屋里我还可以从洞洞眼里偷看。要是你拿汽车跟他换，你准是指望得到至少两百——”这次耐德完全转过身来。奥蒂斯一跃而起跳了开去，口中咒着耐德，骂他黑鬼——这一点在我记事之前父亲和祖父肯定已经教过我因为我不清楚始于何时，我只知道应该这样：即绅士从不以人种或宗教来称呼别人。

“走吧，”我说。“他们快把我们甩了。”他们的确快甩了我们了：已经在我们前面两个街区而且已经在拐弯了；我们紧走慢赶地想追上他们，耐德也是，可还是没成：火车站就在前面，山姆正在跟另一个人说话，那人穿着油腻腻的工作服，提着提灯——是个扳道工，反正是个铁路工人。

“明白我的意思吗?”耐德说。“你能想象警察派人提个提灯给咱们指路吗?”而你也明白我的意思：所有人（我指就被盗的赛马而言）都在帮我们；人在为德行效力时孤身劳作，无援无助，被冷冷地隔绝在人们不温不火的评判中；而你一旦发誓效忠非德行那整个乡下到处都有自告奋勇者来助你行动。山姆似乎正试图劝科丽小姐跟我和奥蒂斯等在车站而他们去找那货车车厢把马装进去，他甚至主动提出让布恩凭借身材、年龄及性别优势在一边保护我们：说明一女多男僵局中好歹山姆这一半和蔼可亲且对人深信不疑。可科丽小姐代我们大家回绝了。于是我们往旁边一拐，跟着提灯，穿过一扇门进入一片装货平台和铁轨；现在耐德只好亲自上前拉住辔头让马安静下来。这样我们又可以在马的氨草臭味（你从没闻过马受惊吓后的气味吧?）还有耐德跟马喋喋不休的低语声中前进了，这两样——低语声及氨草味——在铁路道岔的红绿微光中，在无灯的行李车厢及旅客车厢间的阴影中变得更浓更厚更凝重；我们继续向前走过旅客调车场，走在岔线边的煤渣小路上，那岔线通往又大又黑的仓库，仓库前是个装卸平台。还有货车车厢。在货车车厢与平台的最近点之间月光下（是的，我们在月光下，没有街灯和站灯，我们——我——可以看见它了）的空档有二十五英尺——即使对跳马来说也是很大的跃步。对一匹惯于平地赛跑而且（据耐德说）跑起来有些问题的三岁马则更不用说了。山姆轻轻

地咒骂着整个车站体制：转辙员、车场工作人员、售票员和所有一切。

“我去把调车机车弄来，”提着提灯的男人说。

“咱们用不着山羊[3]，”耐德说。“甭管它能跳多远。咱们要做的不是移动那平台就是移动那货车车厢。”

“他指的是调车机车，”山姆告诉耐德。“不用，”他对提提灯的人说。“我早预料到这一点了。在转辙员看来，差二十五英尺其实等于没差。所以我让你带上工段工具仓库的钥匙。去把撬棍取来。没准儿布恩先生愿意帮你一下。”

“你自己干吗不帮?”布恩问。“是你的铁路。我对这儿不熟悉。”

“要是你这么怕不熟悉地形，干吗不带这些孩子回家睡觉去?”科丽小姐说。

“你自己干吗不带他们回去?”布恩说。“你那好搭档已经跟你说了这儿没你的事。”

“我跟他一起去取撬棍，”科丽小姐对山姆说。“你留心一下孩子们好吗?”

“得了，得了，”布恩说。“看在耶稣的份上，咱们行动吧。再过四、五个钟头那火车就到了，可咱们还在为谁先动手干争个不休。老兄，工具棚在哪?”于是他跟提提灯的那人先走了；现在只剩下月光了。那马这会儿没什么气味了，我看见它宠物般挨擦着耐德的外套。山姆正思忖着我见到平台后一直在思忖的事。

“后边有个坡道，”他说。“它以前走过坡道吧?你干吗不带它上去让它瞧一下?等我们把货车车厢移好，要是需要的话我们可以帮你一起把它抬上去——”

“别为我们费神担心了，”耐德说。“你只要把货车车厢移近让咱们只要跳过一个不到十英尺的空档就能进车厢。这马跟你一样急着要离开孟菲斯哩。”只是我担心山姆会说，你不想让这孩子跟你一起去?因为我想看看货车车厢是怎么移动的。我不相信它能移动。就这样我们等着，没等多久布恩和那提提灯的人扛着两根看起来至少八英尺长的撬棍回来了，他们动手干了起来，我在一边看着（科丽小姐和奥蒂斯也看着）。那人将提灯搁下顺着梯子爬上车顶松开制动闸，山姆和布恩将撬棍一端插入后轮和轶轨间打气似地一下又一下地挤压轻推，我

还是不相信他们移得动货车车厢：月光下这车厢方方正正黑黢黢赫然耸立在月光银色的细窄框架里厚实得像一堵矩形黑墙，一个高高的瘦弱的身影在车顶上猛力扳拧制动闸，另两个渺小的身影半蹲着、匍匐着轻推插在后轮下的镀了层银光的铁棍；这样一个一动不动的庞然大物，乍一看不像是货车车厢在往前移动，倒像是布恩和山姆无声膜拜似地在渺小之极地向后挤压着擦过跟奠了地基似地纹丝不动的货车车厢，擦过那月光迷乱的连绵大地：在庞大的撬移行动中山姆和布恩用力相当，恰到好处，然后两人扔下撬棍，由布恩一人用手推童车一般轻推车厢，直至与平台靠拢。山姆说：

“行了，”车顶上的那人又合上制动闸。现在我们只需把马弄进车厢。这就如同说，我们已到了阿拉斯加；现在只需找到金矿。我们绕到了仓库后面。那儿有个用固着楔固定着的坡道。但平台的高度恰好够运货卡车在此装卸，而坡道不过是手推平台车和独轮车的车道，很结实可只有五英尺宽，没有围栏。耐德站在那儿跟马说着话。“它已经看见了，”他说。“它知道我们要它走上去可它还没拿定主意上不上。但愿管货车车厢的先生多作了些准备把鞭子也借来了。”

“你有的嘛，”布恩说。他指的是我——我的招数之一，我的天赐绝技。我用舌头抵着嘴里，喉咙里，咽喉里的共振板——发出的声音又尖又响，跟鞭子抽动时的声音一样；母亲最终禁止我在院子的任何角落发出这种声响，更不准在屋子里发。这声音还让祖母跳过一次，说了句骂人话。可就那一回。那都是快一年前的事了，所以我现在有可能已经忘了该怎么发这种声音了。

“对了，”耐德说。“这下咱们有了。”他对我说：“拿上一根枝条。那边的篱丛里应该找得到。”的确有，在女贞丛里。文明、工业、商业、铁路进驻之前，这儿一片或许是某户人家的草坪或花园。我砍下长枝条后走了回来。耐德牵马过去，面对着坡道。“来你们两个大个儿，布恩先生和货车车厢先生，像门柱那样一边一个。”他们照办了，耐德牵着马绳，站在坡道当中，面对着马说着话。“哎对了，”他说。“径直往这鸡棚梯子[4]上走，走到空车厢里去，明天日出时就可以到田纳西的波什姆去光宗耀祖了。”他调转马头，快步走下坡道，对我说：“它看见鞭子了。鞭子就落到它身后去。我不叫你你别碰它也别发出抽鞭的声音。”我照办了，我们三个——耐德，马，还有我

——径直走到离坡道约二十码时，耐德停也不停就调转马头，我还是跟着，这会儿马正对着二十码开外布恩和山姆之间小山似的坡道。它看到坡道停了下来。“响鞭，”耐德说。我作响鞭声，相当逼真；那马跳跃起来，耐德已经向前挪回坡道，步子加快了些。“这次我让你出声的话，你用鞭子碰碰它。别打它：就响鞭后在它屁股根轻轻拍一下。”他已经通过布恩和山姆到了坡道上。那马正试图作出选择：是赖着不动呢还是一跑了之（而且正疑惑布恩和山姆哪个更容易被撞倒）还是干脆脱缰撞倒我们所有人逃之夭夭。你简直就能看到这一切思维活动的发生：也许这正是耐德所巴望的：一个有悟性的生灵惊慌失措，战战兢兢，一时间只能有一个主意，要是有其它想法干扰就会引起一片混乱。“响鞭，”耐德说。这次我按耐德的吩咐轻击了一下马。马猛冲着跳跃着，前蹄一半上了坡道（靠布恩那一边的），后蹄敲击着坡道的边缘又滑落下来，布恩未等耐德开口就双手抓住那后腿将它置于坡道上，他整个身体重量倚靠在马的边侧，马一动不动，浑身颤抖，四蹄都落到了坡道上。“现在，”耐德说，“鞭子抽在它的跗关节上这样它就知道后面有东西不让它掉下去。”

“你的意思是不让它退下坡道，”山姆说。“咱们得用根撬棍。去拿来，查理。”

“对，”耐德说。“咱们马上就要用着那撬棍了。可眼下咱们只要这鞭子就行了。你太小了，”他对我说。“让布恩先生和货车车厢先生使唤这鞭子。绕在它跗关节后面好让它觉得跟穿了裤子似地心里踏实点。”他们照办了，一人拉着软鞭的一端。“现在，把马牵上坡道。这次我说响鞭时，声音响些，这样它会以为抽得也会很狠。”可我根本用不着再作响鞭声。耐德对马说：“来吧，小子。咱们去波什姆，”那马便开步了，布恩和山姆跟着走，鞭子就像一圈线似地揿着它往前，它的前蹄落在坚实的平台上，最后一番慌乱挣扎后，平台发出一声回音就好像马跳上的是座木桥。

“要让马进车厢，光靠这鞭子或光让这孩子发响鞭声是不行的，”山姆说。

“能让它进车厢的是那根撬棍，”耐德说。“还没拿来?”这会儿撬棍取来了。“把那个鸡棚梯子撬松，”耐德说。

“等一下，”山姆说。“干吗这样做?”

“这样它可以上坡道进车厢，”耐德道。“它现在习惯了。它已经知道坡道那头没什么会伤着它吓着它。”

“不过他还没闻到空车厢里的气味，”山姆说。“我担心的正是这个。”可耐德的想法的确有道理。况且，我们现在再想犹豫已为时过晚，就算耐德要我们敲掉仓库的两堵墙好让马不必转弯我们也干了。于是布恩和铁道工将坡道撬离平台。

“他妈的，”山姆说。“动作轻点，行吗?”

“不是有你在吗?”耐德说。“你穿着铜扣制服应该多沾点光，不能光穿着它们走来走去吧。”可是我们大家，包括科丽小姐，一起使劲才把坡道抬过平台像桥一样让它横跨在平台和敞开着的黑魆魆的货车车厢间。而后耐德将马牵过来我便立刻明白山姆的意思了。那马不但以前从没闻到过空车厢的气味，而且它跟人不同还能看见车厢里面；我记得当时我想〖＝B10〗现在我们已经把坡道拖了上来，到天亮我们都没法再把它从平台上弄下来〖＝B11〗。可根本没那回事。我是说，什么事也没发生。我是说，我不知道发生了什么；我们谁也不清楚。耐德牵马走到坡道起点，马蹄在木板上嘚嘚作响，坡道眼下成了桥。耐德就站在车厢门里桥的那端，跟马说着话，轻拉着缰绳直到那马儿抬起一蹄跨到桥上，我不知道自己当时怎么想的；一会儿工夫之前我还以为就算整个孟菲斯的人加起来都没法让这马走进黑魆魆的车厢，可接下来这刻我已在期待这马能像刚刚腾跃上坡道一样腾跃进车厢；当马抬起蹄子缩回平台时，它跟耐德面面相视就像一幅静止的画面。我只听见耐德喘了口气。“你们大伙往墙边退，”他说。我们照办了。我不知道他采取了什么行动。我只看见他一手抓着缰绳，一手拍打着抚摸着马的鼻口部。接着他跨回车厢不见了；缰绳收紧，只传来他的声音：“快来，伙计。我搞定了。”

“这太奇了，”山姆说。因为事情已到此为止。松垮垮的桥吱嘎了几下，车厢内洞穴般的幽暗淹没了马蹄，无声无息。我们提着提灯进了车厢；耐德挨着马站在角落里，马眼闪过几丝冷冷的光亮。

“你说的那些木板和钉子呢?”他问山姆。“把那鸡棚梯子拿上来；那都够做一整堵墙了。”

“见鬼，”山姆说。“别拿了。”

“他们明天早上到了这儿，一整节货车车厢都已经不见了，”耐德

说。“根本没工夫注意谁家鸡棚外粗制滥造的梯子。”于是耐德除外，我们大家——包括科丽小姐——又把劫来的坡道抬进车厢支起来扶住，而布恩、山姆及铁道工（山姆已经准备好了木板和钉子）在车厢角落里围着马搭起一个围栏；耐德还没来得及抱怨，山姆已经准备好一桶水、一箱谷子甚至还有一捆干草；我们都置身于那马津津有味咀嚼的氛围中。“它这会儿就好像已经在波什姆了。”耐德说。“你们大伙儿最好还是希望它后天第一个越过终点线，”山姆说。“现在几点了?”然后他自己告诉我们：“刚过半夜。火车四点开出前还可以睡一会儿。”接着他对布恩说，“你和耐德当然得留在这儿守着马；所以我多备了些干草。这样的话你们就睡这儿，我带科丽和孩子们回去，咱们碰头的时间是——”

“你倒挺能说，”布恩发话了，声音与其说刺耳不如说有些阴森。“你四点在这儿跟我们碰头。要是你不睡过头，兴许咱们能再见。”他已经转过身去。“走吧，科丽。”

“你们打算撇下你们老板的车子——我是说你们老板的马——我是说这马，甭管到底是谁的——就这么着撇给这黑人伙计谁也不管了?”山姆问。

“不，”布恩说。“这马现在归铁路公司管了。我有行李票作证。兴许你只不过借了一身铁路制服讨讨女人和小孩的欢心，可只要你穿着制服，你最好就用它来讨好讨好那张行李票要不铁路公司会不高兴的。”

“布恩!”科丽小姐说。“我谁也不跟!走，卢修斯，还有奥蒂斯。”“没关系，”山姆说。“咱们老是忘了布恩得在棉花田或什么地方做牛做马五、六个月才能赚够在梓树街睡上一夜的钱。你们大伙儿尽管走吧。明天火车上见。”

“你就不能说声谢谢?”科丽小姐对布恩说。

“行啊，”布恩说。“我谢谁?谢马?”

“就谢耐德吧，”山姆说。他又问耐德：“你要我呆在这儿陪你吗?”

“我们没事的，”耐德说。“要是你也走的话这儿没准儿会安静些可以睡上一觉。我真希望早想到——”

“我想到了，”山姆说。“另外那只桶呢，查理?”

那铁道工——转辙员，管他是什么人——也已经准备好那只桶；

就在车厢角落里跟木板、钉子、工具、饲料放在一起；桶里放着一个胡乱做成的厚厚的火腿三明治，一夸脱瓶水和一品脱瓶威士忌。“给你的，”山姆说。“也作早饭吧。”

“我看见了，”耐德说。“你叫什么，白人老弟?”

“山姆·考德维尔，”山姆答道。

“山姆·考德维尔，”耐德说。“我觉得做这种马的生意，山姆·考德维尔这名字比这儿其它听到的名字好两倍。我还指望你我常来常往作个长久伙伴。不胜感激。”

“很乐意，”山姆道。于是我们（也就是除了布恩和奥蒂斯）跟山姆、耐德和查理一一道别回瑞芭小姐那儿去了。街道寂静空旷；孟菲斯正利用疲惫不堪、精疲力竭的周末补充些睡眠好缓过劲来对付礼拜一早晨；我们静静地穿行在黑魆魆的窗户和墙壁间的惨淡光亮里：只见一处隐约可见昏暗的灯光，凭着刚刚觉醒的绝对无误的酒色本能我一眼认出此处是瑞芭小姐的竞争对手；瑞芭小姐窗帘后的灯光同样暗淡微弱因为即便在这儿混乱也已过去；米妮自己也已上床或回家或去了随便什么地方做她和瑞芭小姐这一行当的晚祷去了。因为是瑞芭小姐亲自为我们开的前门，她浑身散发着杜松子酒味，她那泼辣、麻利、能干劲儿让她开始看上去跟杜松子酒是一码事了。她还换了条裙子。这一条基本上没有上装，那时淑女们——女人们——不怎么化妆，所以我也是头一回见到涂脂抹粉的脸，她佩戴的钻石更多了，跟头两个，不，是头五个一般大，略带黄色。不过米妮也还没上床。她站在瑞芭小姐的房间门口，看上去几乎精疲力竭。

“都办妥了?”瑞芭小姐边问边在我们身后锁上门。

“是啊，”科丽小姐说。“你干吗不上床?米妮，让她上床去。”

“你满可以一个钟头前就叫我了，”米妮说。“但愿两个钟头以后不会有人还在叫我让她上床。可两年前那次你还不在这儿。”

“快上床吧，”科丽小姐说。“等我们礼拜三从波什姆回来——”

“该死，是帕夏姆，”瑞芭小姐说。

“好吧，”科丽小姐说。“——回来，米妮会弄清楚他在哪然后咱们可以去把他弄回来。”

“那当然，”瑞芭小姐说。“这回要是我有些头脑的话，就掘着铲着刨着，把他埋在那沟里算了。想喝一杯吗?”她问布恩。“米妮是个讨

厌的基督教科学派或共和党人之类的，她不喝酒。”

“这儿有些人喝不得酒，”米妮说。“不是非得共和党人才不喝酒。只要精疲力竭想上床就行了。”

“咱们眼下正是这样，”科丽小姐说。“那火车四点出发，现在已过一点了。走吧。”

“那就去睡好了，”瑞芭小姐说。“有谁拦着你啦?”于是我们上了楼。然后奥蒂斯和我又上了层楼；他知道怎么上法：那是个阁楼，里面除了一些衣箱、盒子还有地板上一张当床用的床垫外别无他物。奥蒂斯穿了件睡衣（那睡衣还跟科丽小姐从店铺货架上买下时一样皱巴巴的）可他还是只能跟我一样上床：脱去裤子鞋子熄灯躺下。阁楼有一扇小窗我们可以看见窗外的月亮，由于月光的缘故我连房间里面也看得一清二楚；他身上什么地方有些不对劲；我精疲力竭上楼时就想着我可能不等躺下就会睡过去了。可我觉得他躺在我身边不光根本没睡，而且好像这辈子从没睡过也压根儿没觉察到自己从没睡过。突然我也有些不对劲了。好像我还不知道是怎么回事，就是有些不对劲，但我马上就会知道是怎么回事而且就会讨厌它；我突然一点儿也不想呆在那儿了，不想呆在孟菲斯，我甚至但愿自己从没听说过这地方：我想回家。奥蒂斯又说了声：“好极了。”

“这儿的钱，”他说。“你闻都闻得到。真不公平，娘儿们可以喂马赚钱可男人只能顺手捞一票——”那词又冒了出来，我以前问过两次是什么意思。但不会再问了，不会了：我紧张僵硬地躺在那儿，月光下的窗影投照在我和奥蒂斯的腿上，我尽量不听可偏偏又不得不听：“——其中有一间房间就在这下面；像礼拜六这样生意忙碌的晚上，你可以听见他们的声音穿过地板传上来。可咱们这儿没机会。就算我能搞到螺旋钻钻个洞洞眼，那黑女人和瑞芭小姐也不会让我带人上来赚几个子儿而且就算我赚到了她们没准儿还会把钱拿走，跟那狗娘养的拿走我的风琴钱一样。可在费迪大妈那儿就不同，当碧——”他打住了，一动不动地躺着，嘴里又说了声好极了。

“蜜蜂[5]?”我问。可已经太晚了。不，不太晚，因为我已经明白了。

“你多大了?”他问。

“十一岁，”我说。

“那你大我一岁，”他说。“可惜过了今晚你就不在这儿了。要是你在这儿呆到下个礼拜，咱们没准会有法子把那洞洞眼搞成。”

“派什么用?”我问。你瞧，我非问不可。因为我想回家。我要母亲。因为人必须对经验、知识和见闻有所准备：不至于黑灯瞎火被强盗或劫匪打得失去知觉。别忘了我才十一岁。这世上有些事，有些境况，有些情形本不该存在可确实存在，你没法逃避，而且说实在的，就算能逃你也不会逃避因为它们是生命活动的一部分，是参与生活的内容之一，是生命存在的一种迹象。只是这一切的到来应合情合理，从容得体。我却在无依无靠刻不容缓中了解了太多的东西；这一切我无处寄托，无法不经痛楚不受伤害有备而来地从容接纳。他跟我一样仰面躺着。他一动不动，连眼睛都没眨。可我感觉得到他在看我。

“你不太懂，是吗?”他问。“你说你是打哪儿来着?”

“密西比，”我说。

“——唾，”他说。“难怪你什么都不懂。”

“得了，”我说。“碧是指科丽小姐。”

“我就这么把送上门来的钱白白丢掉了，”他说。“可兴许你我一起可以搞出些名堂来。肯定行。她叫埃弗碧·科林西亚，跟她祖母的名。用这个名字做事真够呛。即使在基伯莱特那儿也够糟的，有些人知道了这名字而且习惯了还有些匆匆忙忙根本不在乎她给自己起的是啥名字。可在孟菲斯这儿，他们告诉我说像这种地方孟菲斯所有的姑娘都想进，只等房间有空。在基伯莱特她妈死后，费迪大妈收养了她，等她一长大成人就让她操起了这一行，她叫啥名字也没多大关系。她发现孟菲斯能赚的钱多得多就跑过来了，这儿谁也不知道埃弗碧，于是她可以管自己叫科丽。因为我知道她的过去所以每次来她这儿，比如去年夏天和现在这次，她每天给我五分钱让我别说出她的底细。你明白吗?要不是我一疏忽告诉了你，我就可以去找她跟她讲，每天五分钱只能做到尽量不忘记，可每天一毛的话就可以加倍保险了。不过也没关系；我明天可以告诉她说这事你也知道了，这样没准儿咱俩都能——”

“费迪大妈是什么人?”我问。

“我不知道，”他说。“大伙就称她费迪大妈。她兴许跟我们中几位是亲戚，可我不清楚。她原先一直住在城边一幢房子里，后来碧她妈

死后她收留了碧，很快碧长大成人，这要不了多久，因为碧不到十一、二岁就已经出落成大姑娘了，然后便开始——”

“开始什么?”我问。你瞧，我非问不可。我已经一发不可收，就像昨天在杰弗生一样——是昨天吗?是去年：另外一个时间：上一辈子：另外一个卢修斯·普利斯特。“什么叫喂马?”

他告诉了我，口气中有些鄙夷，但更多的是一种惊诧，一种难以置信的近乎敬畏近乎敬仰的惊诧。“那便是我装洞洞眼的地方——后墙上的一个木板节孔，上面是马口铁滑盖除了我谁也不知道怎么开，费迪大妈在前面收钱放哨。像你这样个头的得站在箱子上，我收他们一人五分钱。后来费迪大妈发现我让成年男人一人一毛钱偷看，原本他们会每人五毛进去的，她便野猫似地叫嚷开了——”

这会儿我站了起来开始动手揍他，他（我也是）惊讶万分，以至于我只得弯腰抓住他拖近身边。我对拳击一窍不通也不太会打架。但我完全明白自己想干什么：不单是打伤他而且要彻底打垮他；我记得只是一瞬间有过歉疚（古老的公平较量的绅士精神令我有所顾忌）觉得他个头差我太多。可那仅仅是一瞬间的事；我揍啊，撕啊，踢啊，不是在对付一个干瘪的十岁男童，而是在同时对付奥蒂斯和老鸨：侵犯她隐私的小坏蛋和败坏她纯洁的老恶婆——让一个皮开肉绽，另一个魂飞魄散；而且不只是这两个，而是所有害她堕落的人：不只是这两个皮条客，还有那些麻木不仁的小无赖，那些淫荡无耻的臭男人，他们花钱窥视她孤弱无助又不得雪耻的浪荡堕落。他四肢张开脸朝下扑倒在床垫上去抓丢弃一边的裤子；我不明白（也不在乎）他为什么这样做，直到他出手向我挥过来时才看到他握着的小刀刀刃可我也不在乎；那样的话某种程度上我们俩就旗鼓相当了；那我就可以不受约束了。我从他手里夺下刀子。我不知道怎么夺下的；我一点没感觉到刀刃；我夺下刀子又揍他时还以为他脸上流的是他自己的血。

而后布恩将大喊大叫拚命挣扎的我抱离地板。他光着脚丫只穿着裤子。科丽小姐也在场，她穿着和服，头发一直披过腰际。奥蒂斯蜷缩在墙边，没有哭喊却骂骂咧咧，就像先前骂耐德那样。“真是乱了套，”布恩说。

“他的手，”科丽小姐叫道。她停了好一会儿才回头看着奥蒂斯。“去我房间，”她说。“去吧。”他走了出去。布恩放下我。“让我瞧

瞧，”她说。到这时我才知道血是打哪来的——我四个手指的指节处是一道整齐的切口；当时奥蒂斯想要夺刀时我大概紧抓着刀刃。伤口还在流血。就是说，科丽小姐摊开我手的时候伤口又出血了。

“你们究竟干吗打架?”布恩问。

“不为什么，”我说着抽回了手。

“握紧手等我回来，”科丽小姐说。她走了出去取回一盆水、一条毛巾、一瓶什么东西还有好像男式衬衫上的一片布。她洗去血打开瓶盖。“会感觉有些蜇痛，”她说。真的有些痛。她撕下一条衬衫布包扎我的手。

“他还是不肯说出他们为啥打架，”布恩说。“我希望至少是他先动的手：虽然他大你一岁可个头还没你的一半大。难怪他拔出刀子——”

“他还没我大，”我说。“他十岁。”

“他跟我说是十二岁，”布恩道。这下我才明白奥蒂斯哪儿不对劲了。

“十二岁?”科丽小姐说。“他下礼拜一就是十五岁啦。”她看看我。“你想不想——”

“别让他在这儿就是了，”我说。“我累了。我要睡了。”

“别管奥蒂斯，”她说。“他今天上午就要回家了。九点有一趟火车。我会让米妮送他去车站看着他上车，让她站在窗外看得见他脸的地方直到火车开动。”

“那当然，”布恩说。“他可以用我的旅行袋把文明和教养装回去。带他来孟菲斯一个礼拜居然呆在这种——”

“你住嘴，”科丽小姐打断道。

“——屋子里寻找文明和教养。没准儿他找到了；他兴许找了好多年找遍了阿肯色的窑子还是没找到跟他一般大小可以动刀的——”

“别说了!别说了!”科丽小姐道。

“那当然那当然，”布恩说。“可卢修斯总得弄清楚他在的这地方叫什么这样才好吹嘘自己去过哪了。”接着他们熄灯走了。要不就是我是这么想的。这回来的是布恩，又打开了灯。“兴许你最好还是告诉我是怎么回事，”他说。

“没什么，”我说。他俯视着我，身材魁梧，上身赤裸。他伸手去

拧灭灯。

“十一岁，”他说，“已经在妓院争斗中受过伤了。”他看着我。“真希望三十年前就认识你了。让你在我十一岁的当口教教我，没准到现在也长点见识了。晚安。”

“晚安，”我答道。他关上了灯。接着我又睡着了一会，这次是科丽小姐，跪在床垫边；我看得清她的脸庞还有沐浴在月色下的头发。这次她在哭——高高大大的姑娘，不会柔声细气地哭泣：只是悄无声息地流泪。

“我让他都告诉我了，”她说。“你是为我打架的。是有人——有酒鬼——为了争我打过架，可你是第一个为了帮我打架的人。你瞧，我还不习惯。所以我不知道如何是好。只有一件事我是能为你做的。我要向你作出保证。以前在阿肯色是我的过错。可以后再也不会是我的过错了。”你看，你非得飞快地学；你得在黑暗中跳跃只指望有东西——它——它们——会把你的脚放正。所以也许除了贫穷和非德行之外还有其它事情会自行解决。

“那不是你的错，”我说。

“是我的错。我可以作出选择的。我可以拿定主意的。我可以说‘不’的。我可以找份活干的。可以后再也不会是我的错了。这便是我向你作的保证。我要遵守诺言就跟你今晚晚饭前告诉宾福德先生你怎么遵守诺言的那样。你必须接受我作的保证。你接受吗?”

“好的，”我说。

“可你得说你接受。你得大声说出来。”

“好的，”我说。“我接受。”

“那就接着睡吧，”她说。“我带了张椅子上来。我就坐在这儿到时叫醒你去车站。”

“你也回去睡吧，”我说。

“我不困，”她说。“我就坐这儿。你接着睡。”这会儿布恩又来了。月光下的正方形窗影已经移开，所以这次我已经睡着过了，他赤裸着上身隐约耸现在埃弗碧（我是说科丽小姐）坐的厨房椅子后面，他的手紧抓住她向后绷紧的手臂，他想尽量低语或至少用单音调说话。

“快点。咱们只剩一个钟头了。”

“放开我，”她也低语道。“太晚了。放开我，布恩。”接着传来他的嘟哝声，他还在尽量压低声音自以为是在低语：

“你以为我这么大老远赶来到底图个啥?等这么久，这么累死累活干活攒钱就盼着——”月光下的窗影又移动过了，我听见远处鸡鸣，我被刀割破的手一半压在身下阵阵作痛，或许也就是这手痛痛醒了我。我弄不明白他是一直都在这儿呢还是走了之后又回来的：只听见他还在尽量压低声音说着什么。要是鸡已打鸣，那就是该起床的时间了。噢，她又哭了。

“我不干!我不干!别烦我!”

“好吧，好吧。可今晚是今晚；明晚等我们在波什姆安顿下来——”

“不行!明天也不干!我不行!我不行!别来烦我!求求你，布恩。求你了!”

---

[1] 原文为“blue law”，是殖民地时期清教徒社团颁行的法规，禁止礼拜日营业、饮酒及娱乐等活动。源出印在蓝色纸上的关于安息日规定的报道，美国独立战争后除若干州外已终止执行该法规。

[2] “杰克”一词常用来指公驴，也指钱。

[3] 提提灯的男人说的“goat”指的是调车机车，而耐德误以为是山羊。

[4] 即坡道。

[5] 奥蒂斯指埃弗碧，即科丽在阿肯色的原名。而“碧”正好是“蜜蜂”的谐音。

第八章

我们——埃弗碧和布恩还有我——赶到车站时时间还绰绰有余——要不就是我们是这么想的。我们最先看见的是耐德，在车站前等着我们。他穿了件干净的白衬衫——要么是件新的，要么他想法把另一件洗了。可事情几乎马上就进展得太快让谁也来不及弄明白这衬衫是山姆的。耐德甚至没给布恩开口的时间。“别发火，”他说。“我打理外面的事情的当儿山姆在看着闪电呢。货车车厢已被拉走接上了火车，火车就在车站后等着你们大伙儿上去呢。伙计，山姆·考德维尔先生来料理铁路公司，那是料理得妥妥当当的。咱们还给它起了名——叉状闪电。”接着他看见了我的绷带。他几乎扑了过来。“怎么啦?”

“割了一下，”我说。“没事。”

“割得厉害不?”他问。

“嗯，”埃弗碧说。“四个手指都割着了。他这手连动都不该动。”耐德也没为这事多费神。他飞快地打量着我们。

“还有一个呢?”他问。

“还有个啥?”布恩问。

“小骗子，”耐德说。“昨晚跟咱们在一起的钱字不离口的小矮子。跑这马我需要两个帮手。你觉得由谁骑马参赛?我还是有两个我重的你?卢修斯可以骑，可咱们已经有了那一个就不用冒这险了。他比卢修斯还轻，尽管他不及卢修斯有头脑，可他至少够灵巧够熟练能骑赛马，而且钱眼里打滚会想赢这场比赛的，再者他可能是个胆小鬼不敢松手怕掉下马来。这些咱们都用得上。他人呢?”

“回阿肯色去了，”布恩说。“你以为他多大?”

“他看起来，”耐德说。“十五岁左右吧?回阿肯色了?那最好去人尽快把他找回来。”

“好吧，”埃弗碧说。“我去找。这会儿来不及再回去把他带过来了。我留在这儿带他乘今天下午的那班火车过来。”

“说到乘火车，”耐德说。“那是山姆先生的火车。把小骗子交给山姆先生就是了；他能对付他。”

“没错，”布恩对埃弗碧说。“那样的话你就有足足一个钟头在山姆身上操练你那个不字了。没准儿他比我强不会理睬你那一套的。”可她只看了他一眼。

“那你干吗不等在这儿把奥蒂斯带过来，我们今晚在帕夏姆碰头，”我说。这下布恩看着我了。

“唷唷，”他说。“那个宾福德先生昨晚怎么说来着?看来泥沼里又来了头公猪。可这头不过是猪崽。就是说，我以为是头猪崽。”

“求求你，布恩，”埃弗碧说。就像昨晚那样：“求你了，布恩。”

“把他也带上，你们俩回他妈的屠宰场去，原本你们就该呆在那儿，”布恩说。这次她一声不吭，只是站在那儿，略垂着眼睛：这副安静的神情倒也跟她的大个头相称。然后她转身就走。

“也许我会的，”我说。“马上就回家。耐德已经物色好骑马的人了而你好像不懂该怎么跟想帮助我们的人相处。”

他看着，不，是怒视着我：或许就一刹那。“好吧，”他说。他走过我身边大步追上她。“我说了，好吧，”他说。“这下行了吧?”

“行了，”她说。

“我会等今天最早的火车。要是你们不在上面，我就一直等下去好不好?”

“好的，”她说着继续往前走。

“我敢说你们谁也没想到把我的手提包带来，”耐德说。

“什么?”布恩问。

“在哪?”我问。

“就放在厨房里，”耐德说。“有颗金牙、皮肤挺黑的那位看见的。”

“科丽小姐今晚会带来的，”我说。“快走吧。”我们走进车站。布恩买好票，我们出去走到火车停着的地方，人们已经开始上车。往前走我们看见了那货车车厢。山姆、列车长还有另外两个男人正站在敞开的门口；他们中的一位准是火车司机。你瞧见了?不只是随便哪位不当班的旗令员，而是正在当班的全体乘务人员。

“你们今天准备让它参赛?”列车长问。

“明天，”布恩说。

“嗯，我们得先把它弄过去，”列车长边说边看手表。“谁陪它一起乘车?”

“我，”耐德说。“——等我找到个箱子什么的就爬上去。”

“把脚伸过来，”山姆说。耐德屈起膝盖，山姆将他猛地托起推进货车车厢。“明天帕夏姆见，”他说。

“我以为你会一路过去直到华盛顿，”布恩说。

“谁，我?”山姆说。“火车是去那。我今晚就坐209次从夏塔努加折回。我明天早上七点钟回帕夏姆。我本想跟你们一起去，今晚在帕夏姆搭乘208次，可我得睡会儿。再说你们反正也用不着我。这段时间你们靠耐德就是了。”

布恩和我也一样。我是说，我们也需要睡觉，我们睡了会儿，直到列车长叫醒了我们，晨曦中我们站在帕夏姆的煤渣路上看着机车（这里还有装载牲畜用的牲畜通道）把货车车厢停放在合适的位置，然后接上火车车身又开动了，一节节车厢咔嚓咔嚓碾过另外那条南去杰弗生的铁轨。随后我们三人拆去隔栏，耐德把马牵了出来；当然，很自然地，不知从哪儿冒出一个十九岁光景、讨人喜欢的黑人小伙子，他站在牲畜通道那头说，“你好，麦卡斯林先生。”

“是你啊，孩子?”耐德说。“怎么走?”于是我们暂时离开布恩；他是跑腿的角色，活动家。他得为我们大家找个落脚的地方，不只是为他和我两人，还有今晚来的奥蒂斯和埃弗碧：他得找到那个耐德连名字都说不上却咬定他有一匹马的人，说服他参加一场子虚乌有的赛马——耐德的想象臆造也是一个赛过一个——与一匹被它两次击败的马（这也是出自耐德之口，亦或又是一个臆造）一争高下，耐德指望以此来追回祖父的汽车；布恩为这一切奔波的同时，还得防备别人盘问谁是这马的真正主人。我们——耐德、那小伙子和我——这会儿已走到城外，当时这花不了多长时间——就一个小村落、铁路交接处的两三家店铺、车站、牲畜通道、货棚还有装棉花包的站台。不过城内有些地方风貌依旧：大而无当、多阳台、多楼层的中世纪汽船式旅馆里，着工装裤的斗牛迷、训练精良猎犬的行家以及猎犬主人来自北方的大富翁（一九三三年霍拉斯·赖脱在俄亥俄州的生意和其他人的一样面临着联邦政府关闭银行的危机，那年的某个晚上在休息室里我亲耳

听到他拒绝以五千块的价钱卖掉玛丽·蒙特罗斯[1]）每到两月份聚会两个礼拜；保尔·瑞尼也在其中。他非常喜欢我们的乡村——或者说至少非常喜欢这里的熊啊鹿啊黑豹什么的——花了些华尔街的钱买下密西西比的地供自己和朋友在上面狩猎：他主要还是个猎手，曾带着他的那群猎熊犬去非洲想看看它们怎样对付狮子或者狮子怎样对付它们。

“这白孩子边走边快睡过去了，”年轻人说。“你没带马鞍?”可我不想睡。我得弄个明白，得问：

“我一点不知道你这儿有人认识，更不知道你事先捎过口信给他们。”

耐德继续往前赶路好像我什么也没说似的。过了会儿他转过头问：“这么说你想知道是怎么回事，对不?”他边走边说：“我跟这孩子的外公都是共济会的。”

“你们干吗声音这么轻?”我问。“老板也是共济会的可我从没听他为这压低声音。”

“我没觉得我在压低声音，”耐德说。“不过就算是吧。你想要参加秘密会社图个啥，还不是因为它秘密得旁人几乎没法进来?你不把它当回事的话又怎么能保守秘密呢?”

“可你是怎么捎信给他的?”我问。

“我告诉你吧，”耐德说。“要是你需要做成什么事，不只是做成而且做得又快又神不知鬼不觉不用担心走漏风声，那你得四处物色直到找到像山姆·考德维尔先生这样的人然后把事儿托付给他。记住这一点。杰弗生的人用得上他。他们可用得上山姆·考德维尔这样的人呢。”

然后我们到了那儿。太阳已升得老高了。那是幢带有顶过道的屋子，没上漆但掩映在刺槐树及楝树中显得坚固整洁，屋子坐落在围着木栅栏装着好好的铰链门打扫得干干净净的院子里，院内小鸡在尘土中扑楞，屋后牲口棚里养着一头奶牛两头骡还有两只相当不赖的猎犬，那猎犬早已认出了跟我们在一起的小伙子，猎犬上方通往阳台的台阶顶部站着一位老人——老人很黑，着一件白衬衫，束着背带，戴一顶庄园主帽，白须白髯，他走下楼梯穿过院子过来看马。因为他认识这马，记得这马，所幸耐德的那些臆造至少有一个不是臆造了。

“你们大伙儿买的?”他问。

“我们弄到的，”耐德说。

“有一阵子了?可以骑了?”

“只骑过一次，”耐德说。他对我说：“向波什姆·胡德大叔行礼。”我照办了。

“你们歇歇，”帕夏姆大叔说。“你们都想吃早饭了，是吧?”我已经闻到了味道——是火腿。

“我就想睡觉，”我说。

“他整晚没睡，”耐德说。“我们俩都没合眼。只是他这一夜是在满屋子娘儿们的大呼小叫声中过的而我是在静悄悄空荡荡的车厢里守着马过的。”可我还是准备帮着把闪电拴进厩里给它喂食。他们不让我插手。“你跟赖克格斯去睡会儿，”耐德说。“趁天还不是太热，我很快就会用着你的。咱们得把这马摸摸透，咱们开始得越早，也就知道得越早。”我跟着赖克格斯去了。这是间披屋，床上是床彩色百衲被，鲜艳洁净；我好像没等躺下就已入睡，而没怎么睡就被耐德摇醒。他拿着一只干净厚实的羊毛袜子和一根细绳。我这会儿感到饿了。“你可以等会儿再吃早饭，”耐德说。“空着肚子你可以把马摸得更透。给——”他把袜口撑开。“小骗子还没露面。没准儿干脆不露面更好。他这种人甭管你觉得多么需要他，过后你发觉还是没他的好。把手伸出来。”他指的是我上绷带的那只手，他把袜子套了上去连绷带什么的一起套了进去，再用那根细绳在手腕处把袜子扎住。“你照样可以用拇指，但这样一搞你就不会一疏忽张开手又把伤口张破了。”

帕夏姆大叔和赖克格斯牵着马等在那儿。马上了辔，配了保养得很好的旧麦克伦鞍。耐德看着它。“咱们骑这马可以不用鞍，除非他们让咱们装。不过让鞍子留着就是了。咱们可以两种情况都试试看它喜欢哪种。”

我们来到小河边的小牧场，平坦光滑，路况很好。耐德缩短马镫的皮带，缩短到与其说是适合我不如说是适合他自己，然后猛地把我举上马。“你知道该怎么骑：跟骑麦卡斯林庄园的马驹一样。让它寻思自己在谁的胯下；八成原先教训这马的人只是让它按着指点的方向，看嚼子能让它跑多快就跑多快。这也正是咱想做的。你还用不着鞭子。再说，咱不要教训鞭子：咱要教训它。快点干吧。”

我把马骑了出来，骑进牧场，让它小跑。它上了嚼子变得畏首畏

尾；蜘蛛网都会让它驻足不前。我这么说。“我打赌，”耐德说。“我敢说它屁股上的鞭痂比它下巴上的磨伤还多得多。快点。让它跑起来。”可它不肯放开速度。我蹬着，敲着后脚跟，可它只是小跑，到了非终点直道稍微快些（我骑的路线跟在扎克表兄家围场上踏出的路径一样是环形的），忽然我意识到它只是在匆匆赶回到耐德那儿去。可它还是缩在嚼子后面；它从没上过辔，它整个头低垂着蜷缩着，我手上觉不出一点分量，就好像嚼子是块猪皮而它是名伊斯兰教徒（或者说嚼子是根鱼脊骨而它是密西西比治安官候选人[2]，他的浸礼会反对派指控它企图拉天主教徒的选票，或者说嚼子是罗斯福夫人的一封亲笔信而它是公民委员会的秘书，也可以说嚼子是戈德华特参议员[3]的雪茄烟蒂而它是美国牙科协会的最年轻会员），它一直往前赶到耐德身边猛地往后一抽停了下来一直牵动到我的肩膀，头一下子挣脱出来便开始用嘴巴挨擦耐德的衬衫。“嗯嗯，”耐德说。他一只手放在身后；我看见那手里握着根去皮的枝条。“让它退回去。”他对马说：“孩子，你得学着点，我不叫你过来别往这边跑。”然后又对我说：“这次它不会停了。可你就当它要停的一样：若你是它，就在你琢磨着开始往我这里来之前一步，用手往后一勒，再使劲揍它。现在坐好了。”他往后一退，在马屁股上又快又狠地抽了一鞭。

马腾跃而起撒腿狂奔：那步态（不是我俩的速度，甚至也不是我俩的行进，只是那马的步态）看上去棒极了：当然毫不优美，不过还是很棒。因为这种动作是惊吓所致，而惊吓对马不适合。马的构造是整体性与对称性，而惊吓需要的是流畅感优美感怪诞感以及让人魂不守舍甚至魂不附体的能耐，就像黑斑羚、长颈鹿还有蛇那样。就连惊吓慢慢平静下来时，我仍能感觉出、觉察出那步态变得仅仅是顺从而已，只是顺从地任我的手使唤着，一直跑过远端弯道和非终点直道就要进入终点直道，这时我照着耐德的吩咐行事：在它像原先那样转向耐德的前一步，我向后一勒用那没受伤的手掌狠命击它；它又是一跳一跃，不过变成心甘情愿、百依百顺、惶恐不安：不再气急败坏迫不及待。“这下行了，”耐德说。“把它骑过来。”我骑过去停了下来。它出了些汗，不过仅此而已。“骑下来感觉怎样?”耐德问。

我尽量让他知道。“它的前半部不愿跑。”

“我碰它时它向前伸展得挺好的，”耐德说。

我仍不放弃。“我不是指它所有前面那一半。它的腿感觉还可以。可它的头哪儿也不肯去。”

“啊哈，”耐德应着。他对帕夏姆大叔说：“那两场马赛你看过一场。出啥事儿了?”

“我两场都看了，”帕夏姆大叔答道。“啥事也没有。它一直跑得很好直到后来它准是突然抬头发现前面只有空荡荡的跑道。”

“啊哈，”耐德说。“跳下来。”我跳下马。他揭去马鞍。“把脚伸给我。”

“你咋知道这马以前不上鞍子骑过?”帕夏姆大叔问。

“我不知道，”耐德说。“咱们得弄弄明白。”

“这孩子只能用一只手，”帕夏姆大叔说。“来，赖克格斯——”

可耐德已经接住我的脚。“这孩子在密西比骑扎克·爱德蒙兹家的小马驹时就学会紧抓不放了。我至少见过一次他啥都没抓只是咬紧牙关也骑下来了。”他把我用力举到马上，马没作挣扎：它蹲伏着退缩了会儿，微微颤栗；仅此而已。“啊哈，”耐德说。“咱们回去好让你吃早饭。今晚小骗子会来这儿调理它，没准儿闪电也会开始从中得到些乐趣。”

赖克格斯的妈妈，也就是帕夏姆大叔的女儿，正在做饭；厨房里弥漫着煮蔬菜的香味。可她把我的早餐焐得暖暖的放着——炸熏肉、玉米粉、软烤小圆饼、酪乳或甜牛奶或咖啡；她替我脱下骑马护套让我动手吃，她对我从没尝过咖啡这一点大为惊讶因为赖克格斯两岁起就每个礼拜天早晨喝咖啡。我以为自己只是饿不料吃着吃着便一头栽进盘子里睡了过去，直到赖克格斯将我半拖半抱到披屋他的床上。耐德说得没错，山姆·考德维尔是了不起的山姆·考德维尔；离晌午只差几分钟埃弗碧和奥蒂斯从就停这么几分钟的货车守车上下来。这是列直达列车要到阿拉巴马州的佛洛伦斯之类的地方才停。我不知道得额外用上多少煤给气闸充气才能让火车在帕夏姆戛然而止然后再烧热气锅重新加速弥补耽误的这几分钟。了不起的山姆·考德维尔。正如奥蒂斯所说的，好极了。

后来陌生的喧哗声将我吵醒，赖克格斯的妈妈将我栽进盘子里睡着时她收起来的骑马护套给我重新套上系好，我走出门去见他们都已经在那儿了：门外停着萨里马车，帕夏姆大叔又站在前面台阶的顶

部，仍旧戴着帽子，耐德坐在底下第二级台阶上而赖克格斯站在台阶和阳台间的角落里就好像他们三人挡在那儿不让人进屋。站在院子里正对着他们的是埃弗碧（没错，她把它带来了，我是说，耐德的手提包）、奥蒂斯、布恩还有正在大声说话的那位——跟布恩差不多一般大一般丑，红红的脸膛，别着警徽屁股兜里插着支套着皮套的手枪，站在布恩和埃弗碧中间，埃弗碧正使劲挣脱拽着她手臂的手。

“没错儿，”他正说着，“我认识老波什姆·胡德，而且不单这样，老波什姆·胡德也认识我，对不，伙计?”

“咱们这儿都认识你，布奇先生，”帕夏姆大叔语气平淡地说。

“要有谁不认识的话，不过是个疏忽很快就会纠正的，”布奇说。“要是你们家女人掸尘扫地忙不过来没法请咱们进屋，就让人弄几把椅子过来好让这位年轻的女士坐下。你，小子，”他对赖克格斯说，“把阳台那边的椅子递两把过来好让我和你”——他这会儿对埃弗碧说——“坐在荫凉里熟悉熟悉而甜哥儿”——他指布恩。我不明白自己是怎么知道的——“就带这些孩子去看看那马，嗯?”他还抓着埃弗碧的肘，轻轻将她推开几乎使她失去平衡；然后挺快地将她拉回，不过没有猛拉。她还在使劲挣脱；这会儿她用另一只手推他的手腕。我注视着布恩。“你肯定咱们没在哪见过?没准儿在波迪·沃兹的旅店里?你倒是躲哪去啦，你这俏妞?”耐德不慌不忙地站起身。

“早，布恩先生，”他说。“我和治安官先生要卢修斯把马骑出来么?”布奇不再把埃弗碧拉得身子倾斜。不过他还拽着她。

“他是谁?”他问。“一般说来，咱们这儿不欢迎陌生黑人。不过若是他们能通报自己的身份，而且不多嘴多舌，那咱们也不反对。”

“密西比杰弗生的耐德·威廉·麦卡斯林，”耐德说。

“你这名字太长了，”布奇说。“在这儿你得叫个简便些的名，等你像那边的老波什姆一样蓄上白髭须留起山羊胡时，才挣到个长名叫叫。咱也甭管你打哪来；你在这儿有个回得去的地方就行了。不过看起来你不会出岔的；至少你还有点头脑一眼就认出了警察。”

“没错，长官，”耐德说。“我认识警察。咱们杰弗生老家也有。”他问布恩：“你要看马吗?”

“不，”埃弗碧说；她已经把手臂挣脱出来了；她赶紧走开；她本只需叫声布恩就可以早些解脱：这正是布奇——副治安官，管他是什

么人，——想要她做的，而我们大家也都清楚这一点。她快步走开，对这么大个儿的姑娘来说步子够快的，她一直走到我边上抓住我的手臂，我介在了她与布奇中间；我觉得她抓着我的手有些颤抖。“走，卢修斯。给我们带路。”她说道，声音紧张：一声几乎热烈的低语：“你的手怎么样了?疼吗?”

“没事，”我说。

“真的?你没骗我?套上那袜子好些吗?”

“没事，”我说。“真有事我会跟你说的。”我们就那样走回牲口棚，埃弗碧几乎是拖着我好让我隔开她和布奇。可这不管用；他突然从我身边走开，我这会儿闻到了他的气味——汗味和威士忌味——我看见他另一只屁股兜里品脱瓶的瓶头；他（布奇）又抓住了她的臂肘而我突然害怕起来，因为我知道我还不是——我说不上布恩是不是——很了解埃弗碧。不：不是害怕，不是这个词；不是害怕，因为我们——就布恩一人——可以夺过他的手枪把他打败，可真干起来的话担心的是埃弗碧、帕夏姆大叔和他的屋子还有家人。可我不光是害怕。我是羞愧：为有如此一个替不得不住在这里的帕夏姆大叔担心的理由存在而羞愧；是痛恨（不是帕夏姆大叔而是我痛恨）这一切，痛恨我们所有人不得不活在人世成为生活的可怜而又脆弱的牺牲品；痛恨埃弗碧成为脆弱无助的伤害目标；痛恨布恩成了脆弱无奈的受害人；痛恨帕夏姆大叔和赖克格斯只能不作干预袖手旁观白人胡作非为起来跟他们所吹嘘的黑鬼的所作所为一模一样——就像我痛恨奥蒂斯告诉我听埃弗碧在阿肯色的底细，痛恨埃弗碧身不由己地成为他跟我提到的人类堕落的牺牲品，痛恨自己倾听或者说不得不听到这一切，了解这一切，懂得这一切；痛恨这一切不仅是，而且必须是，只能是这样，只要生存继续下去而人类仍是生存的一部分。

突然间我痛苦万分地思念起家来，思念令我心如刀绞伤心不已：回家去不只是原路返回而是彻底收回并忘却：让耐德他怎么把马弄来的再怎么把马送回到原来的地方原来的主人那儿，换回祖父的汽车带回杰弗生，必要的话，倒退着往回开，解绕、退回到不存在，从不存在状态，泥路、泥坑、那男人和那色盲骡子，波仑堡小姐和爱丽丝还有伊福姆，让整个这一过程对我来说从没有存在过；我内心突然有一个平静而清晰的声音在问〖＝B10〗为什么不呢〖＝B11〗?因为我可

以做到的；我只需对布恩说，“我们回家去，”耐德就会还掉那马而警察可以根据我本人那不光彩的供认找到并追回汽车，不过让我丢些脸面而已。但眼下我做不到了。这会儿已为时过晚。昨天我还是个孩子时也许还行，可现在不行了。我已经知道得太多，看得太多了。我已经不再是孩子了；纯真与童年不复存在，永远离我而去。埃弗碧又一次挣脱了。这次我没看见她是怎么挣脱的：只是她自由了，正面对着他；她飞快地说了几句，我无法听清；反正他这会儿连碰也不碰她了，只是狞笑着睥视着她。

“行啊，行啊，”他说。“使劲挣扎几下；没准儿我倒也喜欢这样；让咱的甜哥儿也看着好受些。好吧，伙计，”他对耐德说。“咱们去瞧瞧那马。”

“你呆在这儿，”耐德对我说。“我跟赖克格斯去把它弄来。”于是我在栅栏边靠埃弗碧站着；她这会儿又抓着我的胳膊了，手依然在微微颤抖。耐德和赖克格斯把马牵了出来。耐德已经在看着我们这边了；他飞快地问道：“还有一个哪去了?”

“你总不会有两匹马吧，”布奇说。可我明白耐德的意思。埃弗碧也是。她飞快转过身去。

“奥蒂斯!”她叫道。可根本不见他的人影。

“快追，”耐德对赖克格斯说。“要是他还没进屋的话，兴许你能截住他。跟他说他姑姑叫他。守着他别走开。”赖克格斯没等说〖＝B10〗好的先生〖＝B11〗就把缰绳交给耐德飞奔而去。我们其他人站在栅栏边——埃弗碧尽可能一动不动因为唯有这样她才能躲避旁人的注意，可她个儿太大没法不引起注意就像雌鹿站在它唯一的藏匿地洋李丛里显得个头太大一样；布恩怒气冲天可他一改常态强捺着怒火。不是因为害怕才这样；我跟你说，他不怕那枪那警徽：他完全可以把它们从布奇那儿夺过来不无骄傲地将枪往他俩中间的地上一扔然后让布奇先上一步；他强捺住怒火只有一半是出于忠心，意在保护我和我家人（也是他家人）免遭这样一场格斗之苦，不管谁是赢家。因为他另一半是出于侠义：旨在保护一个孤立无援的女人，哪怕是个妓女，免遭践踏警徽的色魔借警徽为幌子对她的恣意蹂躏。再过去一点是帕夏姆大叔，人虽在场却漠然置之，他身份不凡（他的教名就是以我们脚下这片土地的父系祖先命名的），是我们所有人中的贵族兼

判官。

“见鬼，”布奇说。“它套着辔头站着一动不动是赢不了比赛的。快点呀。让它小跑穿过场子。”

“我们刚刚派人去找骑师，”耐德说。“过会儿你就能看它跑起来了。”他又说，“除非你急着要赶回去办事。”

“办啥事?”布奇问。

“你的治安公务呀，”耐德说。“回波什姆或随便哪儿。”

“这么大老远的来看赛马，没看到就走?”布奇说。“到现在为止我可只看见场子上一头半昏半睡不中用的劣马。”

“很高兴你这么说，”耐德说。“我还以为你或许不感兴趣。”他转向布恩。“或许你和科丽小姐这会儿最好回城去接坐火车来的其他几位。你可以打发那萨里马车回来等我们遛闪电作完小跑后把布奇先生、卢修斯和那另一个孩子接走。”

“哈哈哈，”布奇大笑起来却没有笑容，一丝也没有。“这主意怎么样?嗯，甜哥儿?你和甜妞开开心心地回旅馆，而我、瑞摩斯大叔[4]和方特勒罗伊爵爷[5]却得慢慢腾腾耗到半夜，当然还得看我们这儿的事儿是否了结。”他沿着栅栏漫不经心地走到布恩身边，眼睛盯着布恩口中却对耐德说：“我可不让甜哥儿撇下我自个儿走。我得守着他，不然他会给大伙儿惹乱子的。他们这儿有条法规，是有关带漂亮妞越过州界线干他们所谓的下流勾当的法规。甜哥儿从外地来，他不知道那州界线究竟在哪，说不定他的脚会不知不觉跨过这线可脑子里却想着别的——别的不是脚的东西。反正咱这儿不叫做脚。嗯，甜哥儿?”他还在狞笑着盯着布恩，捶了一下布恩的背——是喜欢嬉闹的人互相捶打时的那种，不过用力更猛，稍微过猛了些可还不算太猛。布恩没动弹，手放在栅栏门的栏杆顶上。那双手晒得太黑也没准是污垢积得太厚已没法变白。可我看得见他手上的肌肉。“是啊，先生，”布奇边说边盯着布恩狞笑着，“甭管怎么说，朋友都在一起聚上一会嘛。来一个，大伙儿都来，要么干脆都不来——甭管怎样，多聚会儿嘛。至少一直等到出了点岔子兴许让行为不检点的家伙就此停止活动——比如说，一个到哪都不会没人注意的外地人。嗯，甜哥儿?”说话间他盯着布恩狞笑着又在布恩背上捶了一下，这回捶得更狠。这次埃弗碧也看见了布恩的手；她声音不高却很急切：

“布恩。”像这样：“布恩。”帕夏姆大叔也叫他了。

“另外那个孩子来了，”他说。奥蒂斯正从屋子拐角走过来，身后跟着几乎高出他一倍的赖克格斯。即使知道了奥蒂斯哪儿不对劲也没让他看上去顺眼点儿。可这回目不转睛地盯着他看的是耐德。他不慌不忙地走过来；其实是溜达过来的。

“有人找我?”他问。

“是我找你，”耐德说。“可我还没在大白天里看到过你，没准儿我得改主意了。”他对赖克格斯说：“把马具取来。”于是我们——是他们——装鞍上辔，赖克格斯和耐德领路往后穿过小巷到了河边牧场，我们一路跟着，连布奇这会儿也专心致志于手头的事了；要不就是他跟钓鱼人一样，故意让埃弗碧喘息一会儿好养精蓄锐再拚命挣脱他汗津津的衬衫上那枚警徽的诱钓。当我们赶到牧场，耐德和奥蒂斯已经相隔八英尺光景面对面站着了；他们身后是赖克格斯和马。耐德看上去又紧张又疲倦。就我所知，他压根没睡过，除非他在货车车厢的干草上真的睡着过一个钟头左右。不过他也就如此而已：并没有因为睡眠不足而精疲力竭，只是因此而气恼不堪。奥蒂斯还在不慌不忙地掏着鼻孔。“见多识广的孩子，”耐德说。“跟我看到过的见过世面的孩子一个样。但愿你年龄长了一倍时，还知晓现在一半的事。”

“多谢，”奥蒂斯说。

“会骑马吗?”耐德问。

“我在阿肯色一个农场里住过好多年，”奥蒂斯说。

“你会骑马吗?”耐德说。“在哪住过还是在哪住着这都无关紧要。”

“噢，那得看情况，就跟人们常说的那样，”奥蒂斯说。“我估计今天上午我要回去的。原本我这会儿早就在阿肯色的基伯莱特了。可既然我的计划是在还没人征求我的意见时就给改了，那么下一步干什么我还没怎么确定。要是骑的话你付多少?”

“奥蒂斯!”埃弗碧叫道。

“咱们还没走到这一步哩，”耐德说，声音跟奥蒂斯一样温和。“得先跑三个赛次而且至少其中两场跑下来都在前面。然后咱们再谈价钱。”

“嘿嘿嘿，”奥蒂斯干笑道。“那样的话，要赢不了就一个子儿也付不起——那是你的事。可没人坐上去这马就没法跑——这便是我的事

了。对不?”

“奥蒂斯!”埃弗碧说。

“没错，”耐德说。“咱大伙儿都按份额干活，事成之后便能分红。你那份跟咱们的一样也得等。”

“是啊，”奥蒂斯说。“我见过阿肯色那边做棉花生意就是这么分红的。问题在于，出份额人的红利总是跟分红利人的红利不太一样。出份额人还没搞清楚红利的下落，还在眼巴巴地等着他那份呢。所以从现在起，我预收现金，红利留给你们大伙儿分。”

“那合下来要多少?”耐德问。

“你不会感兴趣的，因为第一个赛次还没开跑呢，更别说跑赢了。不过告诉你没关系，就私下里说说。总共十块钱。”

“奥蒂斯!”埃弗碧喊道，这下她动怒了；她大叫起来，“你丢脸不?”

“别说了，小姐，”耐德说。“我来对付这事。”他神色疲乏，不过也就那样罢了。他不慌不忙地从屁股兜里抽出一只折叠的面粉袋展开取出破旧的摁扣式钱夹打开。“手摊开，”他对赖克格斯说，赖克格斯照办了，耐德在他手掌里慢慢数出六张磨损的纸币还有约满满一杯不同面额的硬币。“差一毛五分，可霍根贝克先生会补上的。”

“补到多少?”奥蒂斯问。

“补到你说的那个数。十块，”耐德说。

“你好像没听明白，”奥蒂斯说。“我说的是二十块钱。”这下布恩动怒了。

“他妈的，”他咒道。

“啥都别说，”耐德制止住他。耐德手都没停，将赖克格斯手中的硬币一个一个放回钱夹，然后把磨损的纸币也放了回去，合上钱夹放回面粉袋折叠妥当又把面粉袋塞进裤兜。“那样的话你就不会骑这马了，”他对奥蒂斯说。

“没到我开的价钱——”奥蒂斯说。

“布恩·霍根贝克先生这会儿就准备给你补上，”耐德说。“干吗不堂堂正正像个男人那样说你不想骑这马?为啥不骑这没关系。”他们对视着。“快，说呀。”

“不，”奥蒂斯说。“我不想骑这马。”他说了些别的话，脏兮兮、

恶狠狠、毫无必要的话，他天性如此。真的，就算最后明白了他哪儿不对劲对他也无济于事。这时埃弗碧逮住了他。她狠狠地一把抓住他。这下他吼叫起来。他咒骂着她。“当心点。我还远远没说够哩——要是我想说的话。”

“吩咐一声，”布奇说。“我就会出于规矩痛打他一顿；我费这神都不会觉得有什么乐趣。甜哥儿怎么会让他无法无天到这种地步，居然连揍也不揍他一下?”

“不行!”埃弗碧对布奇说。她还拽着奥蒂斯的手臂。“你下趟火车就回去!”

“你倒叫得凶，”奥蒂斯说。“要不是你我早在家了。”她松开了他。

“回萨里马车上去，”她说。

“你不能冒险，”布恩急速地说。“你得跟着他。”他说。“好吧，你们都回城去，日落时分来接我和卢修斯。”

我明白这话的含义，明白他经过内心斗争战胜了什么念头。可布奇耍了我们。这个信心十足的钓鱼人也在故意让他的鱼掉头逃跑。“好啊，”他说。“回头来接咱们。”埃弗碧和奥蒂斯往前走了。“既然这么定了，那谁来骑马?”

“这边的这孩子，”耐德说。“他是单手骑马的。”

“嘿嘿嘿，”布奇笑道：这次他的确笑了。“我去年冬天在这见过这马赛跑。要是单手能让它哪怕醒过神来，那要让它超过林斯科姆上校的马得需要比蜘蛛或盲蛛还多的手哩。”

“没准儿你说得有道理，”耐德说。“这正是眼下我们要弄明白的。孩子，”他对赖克格斯说，“把外套递给我。”我都没注意到那件外套，可眼下它在赖克格斯手中；还有那根去皮的枝条。耐德两样都接了过来并穿上外套。他对布恩和布奇说：“你们跟波什姆大叔站到那边树荫下去这样不会分散它的注意力。把脚抬起来，”他对我说。我们一一照办了。我是说，耐德将我一下举到马上，布恩、布奇和赖克格斯走回树下，帕夏姆大叔已经站在那里了。尽管我们今天早上只在牧场上转了三趟，却踩出了一条小径，不管我是否辨认得出，闪电是记得住这小径的。耐德带它到了我们今天早上的起跑点。他简要地轻声说了几句。他现在不是瑞摩斯大叔了。不过话得说回来，边上只有我或

黑人时他从来就不是瑞摩斯大叔。

“明天的跑道只有半英里，所以你只能兜两圈。就把这当作明天的跑道，等明天它看见真跑道时事先已经有精神准备知道该怎么做了，你明白吗?”

“明白，”我说。“骑着它兜两圈——”

他递给我枝条。“要让它跑得又快又猛。乘它不备时用这抽它一下。然后等我叫你碰时你再用这碰它。用脚后跟夹紧它让它拚命跑，跟它说说话可别惹恼它：坐在上面就行了。集中注意力想着要兜两圈，尽量让它也集中注意力去想那个，就跟你在麦卡斯林庄园骑那些小马驹时一样。要是不行，你这次拿着鞭子呢。不过我没叫你用时你可别用它。”他转过身去；他在外套遮掩下正在里面捣腾着什么——用他那双隐秘的手在做着不易察觉的事；突然我闻到了什么气味，隐隐约约却很刺鼻；现在回想起来我早该马上就能辨别出的可当时没有时间。他转过身来，就像今天早上哄马进车厢时那样，用手触弄、抚摸了闪电的鼻口部片刻。然后往后一退，闪电便想跟上他，幸而我及时勒住它。“开跑!”耐德道。“抽它!”

我于是照办。它腾跃而起，只是因为惊吓：而不是别的；跃出半步它的头才掉转过来又跃出一步它才意识到我们还是要沿着那跑道，那小径跑，这时我们是在全速疾驰了，我放出足够的外缰绳好让它不偏离路线；没等它从惊恐中恢复过来，我已经在用脚后跟狠命地夹它了。只是今天早上的情况又出现了：它跑得挺好挺顺从，也很有力感，可感觉上它又犟头犟脑的一直持续到我们跑进非终点直道它看见站在跑道对面的耐德为止。又是一阵大爆发；它从我手中拽脱嚼子；它跑离小径直奔耐德，我赶紧坐稳身子伸出那只没有受伤的手急收缰绳将它猛然勒转回跑道，这会儿骑起来很费劲；我只好收紧外缰绳跑进远端弯道再进入非终点直道，这时它又看到了耐德又想拽走嚼子直向他奔去；这会儿我连受伤的那只手也用上了，将它控制在跑道上；似乎过了很久很久才听到耐德发话。“抽它，”他说。“然后把鞭子扔掉。”

于是我抽了它然后把鞭子往后一甩；它又腾跃起来可我这回稳住了它因为只需要一根缰绳，外面那根，就使它沿着跑道顺服地跑着，跑过第一个弯道，这回等它看见耐德时我应该是胸有成竹了，跑过非

终点直道，继续向前跑入并绕过最后一个弯道，仍继续向前，耐德站在应该是我们的终点线的地方往后二十码左右，说的话正好能让闪电听到也正是昨晚在车厢里对它说的那些——这会儿我用不着鞭子了；就算手头有也根本没工夫用，在这之前我一直以为自己至少骑过一匹称得上很烈的马：扎克表兄家的马与河漫滩上的摩根马所生的一匹混血马驹：可那马驹根本不像现在这马，没有这种猛然爆发，没有这种横冲直撞，就好像我们身后一直拖着根系着一大块木头的绳子而耐德的话终于斩断了这绳子："好了，孩子。我拉住它了。"

我们站在那儿，闪电的鼻口部埋在耐德手中一直埋到鼻孔，可这会儿我闻到的只是马的气息看到的是闪电正在咀嚼的那把草；耐德自己的"嘿嘿嘿"声很轻很柔于是我也跟着把声音压低了：

"什么?"我问。"什么?"可布恩走了过来，没压低声音。

"简直神了。你到底跟它说了些什么?"

"没说啥，"耐德说。"只是说要是它想吃晚饭，跑过来吃就是了。"布奇的声音也不低：他狂妄自大、执拗难缠、肆无忌惮、毫无怜悯。

"唷，唷，"他说。他没有把闪电的脑袋从耐德手中拉开：而是猛地把它往上一拽，待它向后一退他又把嚼子推向原处。

"让我来，"耐德忙说。"你想干啥?"

"什么时候我这儿用得着人帮忙伺弄马，我会喊的，"布奇说。"可不会喊你。我会留着你到密西比再喊。"他扳开闪电的嘴唇看了看它的牙床又看了看它的眼睛。"你们难道不知道让马服兴奋剂参加比赛是违法的吗?也许在你们那儿沼泽地里没听说过这回事，可就是这么回事。"

"可咱密西比有马医，"耐德说。"请位马医来看看它服过兴奋剂没。"

"那当然，那当然，"布奇说。"只是，你干吗在比赛前一天给它服呢?是想看看兴奋剂灵不灵?"

"说得在理，"耐德说。"要是我给它服过的话。可我没有。倘若你懂马，你应该清楚的。"

"那当然，那当然，"布奇又说。"我不干涉别人生意上的秘密——只要它们行得通。这马明天还会那样跑吗?我不是说跑一趟：我是说

跑三趟。”

“它只用跑两趟就行了，”耐德说。

“好吧，”布奇说。“两趟。是吗?”

“去问问那边的霍根贝克先生是不是最好不要跑两趟。”

“我没问甜哥儿先生，”布奇说。“我在问你呢。”

“我能让它跑两趟，”耐德说。

“那敢情好，”布奇说。“说实在的，要是你们总共还有三剂，换了我就只冒两次险。如果它第二剂没反应，你们可以用最后一剂回密西比去。”

“我也想到过这个了，”耐德说。“带它回牲口棚去，”他对我说。“遛遛它让它放松放松。然后咱们给它洗澡。”

接下来的事布奇也留心看着，有些地方留心着。我们走回牲口棚卸鞍下辔，赖克格斯取来水桶、擦布彻底冲洗了一下闪电又用麻袋将它擦干然后赶回厩内给它喂食——或者说准备这么做。因为布奇说，“喂，小子，快回屋去在前面阳台上放上酒桶再放些糖。我和甜哥儿先生要喝点香甜热酒。”可赖克格斯没有动，直到帕夏姆大叔说。

“去吧，”他才过去，布恩和布奇跟在他身后。帕夏姆大叔站在牲口棚门口，看着他们（是看着布奇）——这位清瘦的老人黑白分明显得有些夸张：黑裤、白衫，黑脸黑帽映衬着白发白须白髯。“警察，”他说。他语气平静，冷淡中含着鄙夷。

“外强中干的家伙，一枚小小的警徽就让他头脑发昏弄得你也晕晕乎乎，”耐德说。“只是与其说是因为这警徽不如说是因为那手枪，他可能一辈子都没长大过。他想佩枪，只是他一直知道一旦长大有了自己的枪，警察不会允许他佩带的。现在他也有了警徽，就不用担心给送进监狱没收枪支了；尽管他没办法只好长大了，可他照样可以做他的小孩。担的风险是，这小孩会念念不忘这支枪直到有一天不知不觉就瞄准了哪个活物。”这时赖克格斯回来了。

“他们在等你呢，”他对我说。“那萨里马车。”

“已经从城里回来啦?”我问。

“根本没去城里，”赖克格斯说。“车子没离开过。她一直跟那男孩坐在那边车里，等你们大家。她让快点。”

“等等，”耐德说。我停下脚步；我还戴着骑马护套，我以为他指的是这个。可他正看着我。“现在起你会遇到些人。”

“什么人?”我问。

“消息已经传开了。关于马赛的。”

“怎么传开的?”我问。

“消息是怎么传开的?”他说。“用不着有人送信；只要方圆十英里内有两匹能跑的马。你猜那警察怎么会来的?没准儿像狗一样四、五英里外就嗅到了那白妞?我知道；但愿跟布恩·霍根贝克还相信的那样：咱们可以挺隐蔽地把这两匹马弄到一起跑这趟马赛，甭管输赢，赛完了我你它可以要么回去要么去普利斯特老板的胳膊伸不到的随便什么地方。可眼下不行。现在起你得开始跟他们碰碰面。明天人还要多。”

“你是说我们能跑这趟马赛?”

“咱们非跑不可。没准儿自打我和布恩意识到老板有二十四个钟头撇下这汽车起咱们就已经非跑不可了。可眼下的确是非赛不可。”

“你要我干吗?”我问。

“不干吗。我只是先跟你讲一下这样你就不会吃惊了。咱们只要把那两匹马弄到同一条跑道上指明同一条路线而你只用坐在闪电身上依我说的做就行了。快去吧，省得他们大声嚷嚷叫你。”

---

[1] 从上下文看应为霍拉斯·赖脱的爱犬。

[2] 密西西比州的治安官候选人得两面讨好浸礼会信徒和天主教信徒，必须在两者之间游刃有余，所以特别忌讳被比作鱼脊骨，因为鱼被认为是最软最滑，没有脊梁骨的。

[3] 戈德华特（B.M.Goldwater, 1909—）是美国参议员，1964年共和党总统候选人，但在选举中被林顿·约翰逊总统击败。他有一个伤害牙齿的坏习惯，喜欢嚼烟蒂。

[4] 美国记者、小说家哈里斯（J.C.Harris,1848—1908）笔下家喻户晓的文学人物，是一位八十岁的白发黑人，当过奴隶。他淘气狡黠、妙趣横生。庄园主七岁的儿子喜欢到他的小屋听他讲寓言故事，两人成了一对忘年交。布奇口中的“瑞摩斯大叔”指的是耐德。

[5] 美国女作家伯内特（F.H.Burnett,1849—1924）的儿童作品《方特勒罗伊小爵爷》中的主人公。此指“我”。

第九章

耐德说得没错。我是指关于消息已经传开这事。埃弗碧脱下骑马护套时我的手已经没什么问题了。我是说跟任何一个昨天手指内侧被割破的人的感觉没什么两样。今天下午我用手拖住闪电的牵拉时我认为这手并没有流血。可埃弗碧不这样想。所以我们先在城这边一英里的诊所停下。布奇认识医生，知道他在哪儿，可我不清楚埃弗碧是怎么说服他带我们去那儿的——要么缠着他要么威胁他要么许诺他要么也许就像一条大母鲑鱼为小鲑鱼忙得团团转全然不睬鱼线上的钓钩于是钓鱼人就算为了摆脱小鱼也得有所作为。或者也许不是埃弗碧而是空酒瓶的缘故，因为下次喝酒得到帕夏姆城里的旅馆才行。因为我走近屋子时，赖克格斯的妈妈正站在阳台边上端着糖碗拎着酒桶，酒桶里放着葫芦勺，布奇和布恩正在把平底玻璃杯里的酒一饮而尽而赖克格斯正从蔷薇丛中捡起布奇扔进去的空酒瓶。

布奇带着我们去诊所——一幢曾一度是白色的小屋子坐落在夏秋之交开满芜生蔓长、恶臭难闻、灰不溜秋的花儿的小院中，一个身材肥胖面色铁灰戴着夹鼻眼镜看上去像个退休小学教师，即使十五年后的今天仍然痛恨八岁孩童的女人走到门口看了我们一眼（耐德说得没错）便冲着屋里说，“是那些赛马的人，”然后转身向屋后走去，布奇赶在她转身之前就径直走进屋去，一副兴高采烈受人欢迎的样子——无疑最好有人保证他是受欢迎的（你瞧，又是那警徽；佩着它或者只要有人知晓你拥有它就行，以任何别的方式进入任何屋子都将不仅仅是对个人身份的背叛，而且是对整个等级制度的背叛与贬低）——口中说道：

“你好，大夫；给你带病人来了。”要是将对方没刮掉的髯须上沾着的烟草色唾沫漂洗掉，那他也是一张铁灰面孔。他跟耐德一样穿着白衬衫可没耐德的干净，外披一件黑色外套上面留有前天的一长条蛋渍，他看上去闻起来也有那么种味道，不过不只是酒味，至少不全是

酒味。“我和霍根贝克老弟在客厅等，”布奇说。“别忙乎；我知道酒瓶在哪。别担心大夫，”他对布恩说。“他几乎从不碰威士忌除非不得不碰。依照法规他在治疗每一位出血或骨折病人时可以用上一小杯乙醚。若病人只是点旧伤或手指弄破或皮肤划破之类的，大夫就和病人分享治疗：乙醚都由他喝而治愈的效果都归病人享用。哈哈哈。往这儿走。”

于是布奇和布恩往那儿去了，埃弗碧和我（你一定察觉到没人想起奥蒂斯。我们下了萨里马车；车子好像是布奇的；反正是他在驾车；在帕夏姆大叔家耽搁了会儿：当时布奇想劝说、哄骗继而又强迫埃弗碧跟他一起坐在前排，埃弗碧挫败了他，她坐到后排抓着我的手臂另一只手抓着奥蒂斯，直到布恩坐到前排布奇身边——随后先是布奇然后我们其他人也都进了医生的大厅可当时谁都没惦记着奥蒂斯）跟着医生进了另一个房间，房内的马鬃沙发上放着脏兮兮的枕头和棉被，卷盖书桌上堆满了药瓶，壁炉台上的药瓶更是有过之而无不及，壁炉中去年冬天最后一次烤火时剩下的灰烬还一动没动过，洗盆里放着一个碗一个细颈水壶，一个角落里有一只不知是谁没有清倒的便盆，另一个角落里是杆猎枪；要是母亲在这儿是不会让他的指甲去碰她的擦伤伤口的，更不会让他碰四个割破的手指了，显然埃弗碧跟她想法一致；她——埃弗碧——说，“我来打开，”并打开了绷带。我说手已经好了。医生透过钢丝边眼镜看了看伤口。

“你在伤口上用了什么?”他问。埃弗碧告诉了他。如今我知道那是什么了。医生看着她。“你手头怎么会恰好有这个?”他问。然后他抬了抬眼镜一角又看了看她说，“噢，”又说，“唉呀，”又放低眼镜——是的：他叹了口气——说道，“我有三十五年没去孟菲斯了，”站了片刻而后——我跟你说，他在叹气——说，“是啊。三十五年啦，”又说，“我要是你伤口就不作处理。再把它包扎一下。”的确，跟母亲完全一样：他取出绷带，她把它包在伤口上。“你小子准备明天骑那马?”他问。

“是的，”埃弗碧说。

“这次得打败林斯科姆那匹马。他妈的。”

“我们努力吧，”埃弗碧说。“该付你多少?”

“不用付，”他说。“你已经治好了伤口。明天打败林斯科姆的那匹

马就行了。”

“你看了伤口我要付你的，”埃弗碧说。“要付你告诉我们伤口没事了。”

“不，”他说。他看着她：老人镜片后的眼睛给放大了，目光却散乱迷离，跟鸡蛋似的不可收拾，让人觉得那眼睛可能连近在咫尺的我和埃弗碧都捕捉不到。

“嗯，”埃弗碧说。“什么?”

“也许要是你有多余的手绢什么的……”他说，“是啊，三十五年了。我也有过一个，当时我还年轻，三十，三十五年前。后来我结了婚，于是……”他说，“是啊，三十五年了。”

“噢，”埃弗碧说，她转过身去弯下腰；她的裙子窸窣作响；没过多久；裙子又窸窣作响，她转回身来。“给，”她说。是根吊袜带。

“打败那该死的马!”他说。“打败它!你们行的!”我们人没到小客厅就听到里面传出很响的声音——是布奇的：

“你们知道吗?甜哥儿一杯也不许喝了。男人在一起嘛，互相让着点，哪有不打声招呼就先下手为强的。这会儿他得罪我了。”他站在那儿对着布恩龇牙咧嘴，一副洋洋得意、唐突放肆的神情。布恩这会儿看上去真的是一触即发了。他跟耐德（我们大家）一样也精疲力竭昏昏欲睡。可耐德得操心的只是马而已；埃弗碧和布奇的警徽不成为他的负担。“嗯，伙计?”布奇说着又像嬉闹般用力在布恩背上捶一记，有点过猛可还不算太猛的一记。

“别再捶了，”布恩说。布奇打住。他没有收回动作：只是停住动作，朝布恩狞笑着。

“我叫爱妞先生，”他说。“不过叫我布奇好了。”

过了会儿布恩说，“爱妞。”

“布奇，”布奇说。

过了片刻布恩说，“布奇。”

“好样的，”布奇说。他对埃弗碧说：“大夫给你们治好啦?或许我该提醒你小心大夫。据说五六十年前他还是毛头小伙时，没等脱帽致意他就会一把拽住你的裤衩。”

“得了吧，”布恩说。“你付钱给他了?”

“付了，”埃弗碧说。我们走了出去。正在那时有人问，奥蒂斯

呢?不，当然是埃弗碧问的；她只看了一下就叫道，“奥蒂斯!”声音即便说不上急迫、惊恐、绝望却很响很高。

“总不至于他连拴在门柱上的马都怕吧，”布奇说。

“得了，”布恩说。“他不过先往前走了；他没别的地方好去。咱们会追上他的。”

“可为什么?”埃弗碧说。“他为什么不——”

“我怎么知道?”布恩说。“兴许他说得没错。”他指布奇。然后他又指奥蒂斯：“尽管整个阿肯色甚至密西比都数这个畜生狡猾世故，可他还是个十足的胆小鬼。快走吧。”于是我们上了萨里马车进城去了。不过对奥蒂斯这人我跟埃弗碧想法一致；不见他人影时就该考虑他去了哪为啥去。我从没见过谁能像他这么快失去众人的信任；他现在若要在这萨里马车里找个人再带他去动物园或别的什么地方，那可真是难乎其难了。要不了多久整个帕夏姆他都找不到这样一个人了。

只是我们没能追上他。去旅馆的整条路上都不见他的人影。而耐德说得也不对。我指他说的我们现在起会遇到越来越多成群结队的马赛迷。也许当时我巴望整个旅馆阳台站满了他们这些人，等着目睹我们的到来。如果是这样的话，那我就错了；那儿根本不见一个人影。当然在冬季，在猎鹑季节特别是全国犬马性能测试赛的两个礼拜，情况就不一样了。可那时候，跟伦敦不同，帕夏姆没有夏季；人们去别的地方：海边或山里：要么去孟菲斯附近的罗利，要么去离密西西比不远的艾尤卡，要么去欧扎克或坎伯兰之类的地方。（而且，帕夏姆现在也还没有夏季；其实现在随便哪儿都没有冬夏；室内夏天人工调温到六十度[1]冬天调温到九十度，根本就不再有季节区别，所以像我这样积重难返的老古董夏天得外出避寒冬天得外出避暑；也包括以前是经济必需品而现在是社会必需品的汽车，现在已是这样一种情形：如果人类在同一瞬间全部停止活动，地球表面就会阻塞、凝固：人太多了；人类的自我毁灭将不是由裂变而是由正在和可能发生的饥荒所致；我是见不到这一天了而你们或许会的：由于可怕疯狂的社会——不是经济：是社会——危机，国家将强制实行一个女人只生一个孩子的法律就如眼下她只能有一个丈夫一样。）

可是在冬天（就跟现在一样），情形当然不同了，随着猎鹑季节和全国犬马性能测试大赛的到来，来自华尔街、芝加哥和萨斯喀彻温

的腰缠万贯的石油巨子和小麦巨子们纷至沓来，有着比王子更令人羡慕的纯种血统的良犬，以及眼下坐汽车几分钟就到的用于繁殖、驯养良犬的上乘养犬场——红庄家、密执安城、拉格朗日、杰曼敦，还有那些名字——林斯科姆上校，他的马（我们认定）将是明天马赛中我们的对手，霍拉斯·赖脱和乔治·佩顿，他们俩在赌徒中的魔力丝毫不亚于大个儿鲁思[2]和泰·科布[3]在棒球迷中的魅力，还有来自山核桃木平原的杰姆·阿冯，以及住在萨托里斯上校那条往杰弗生方向的铁路过去几英里处的保尔·雷尼先生——两人都是猎人，他们（我猜想）置身于纯种猎犬和谍犬中，自称贫民阶层；因着这一切的缘故，当地大而无当的旅馆生意兴隆起来，人手配备齐整，陈设考究典雅，就连空气本身也在金钱中变得和煦而软语呢哝，满眼彩色丝带，满耳银杯碰撞声。

可眼下一个人也没有，安静的街道除了五月的尘埃外空无一人（眼下已过六点；帕夏姆的人们应该都在家吃——或是准备吃——晚饭了），连奥蒂斯的人影也不见，不过他可能会，或许会，在旅馆里。更令人吃惊的是，至少在我看来如此，连布奇也不见了。他驾车送我们到门口让我们下了车就离开了，只停了停狠狠地嘲笑着斜睨了埃弗碧一眼又狠狠地斜睨着嘲笑了一下布恩，要说有什么区别的话，对布恩更狠些罢了。他说，“别担心，伙计，我会回来的。要是你还有什么事悬而未决，最好赶在我回来之前解决掉省得出乱子，”说完便驾车离去。显然他也有个得不时光顾一下的去处：家；我还幼稚无知（没有二十四小时之前那么幼稚无知，可仍然有那么点）可我站在布恩这边，我忠于他，不用说更忠于埃弗碧，而且自昨天起我已吸收了很多东西（甭管我是否完全领悟），因而完全清楚我希望布奇家中或许有个妻子时是什么意思——从修道院劫掠来的某个纯真女人，她被他抛弃却孤立无助无从报复，在他无情卑贱的天性之外又添罪名；或者情况要好些：一位能左右开弓的老泼妇对付得了他，至少他每次背叛婚姻得逞时能在他脸上留下记号。因为或许通奸带给他的一半快乐就是让人知道谁是受害者。但是我冤枉了他。他是单身汉。

可奥蒂斯也不在旅馆：半遮半掩的大堂内只有一位临时接待员，完全遮蔽的餐厅门里只有一位临时男招待甩动着餐巾，只留着一张布置好的桌子专供像我们这样不知姓名的路人用餐——就是说，到目前

为止是如此。可奥蒂斯到现在还没露面。“与其说我在想他人在哪，”布恩说，“不如说我在想这次他究竟干了什么勾当咱们眼下还没发现。”

“没干什么!”埃弗碧说。“他不过是个孩子。”

“那当然，”布恩说。“不过是个携带武器的小孩。等他长大去偷——”

“住嘴!”埃弗碧说。“我不让——”

“好吧，好吧，”布恩说。“那就，去弄。弄到足够的钱买上一把六英寸刀刃的刀代替那两英寸的小刀，谁要小瞧他最好穿上博物馆里见过的古代铁衣。我得跟你谈谈，”他对她说。“快吃晚饭了，然后咱们就得去接火车。那牡马警察随时都会嘶叫着蹦回来。”他拉着她的手臂。“快吧。”

打这时候开始我就不得不听布恩说话了。我是说，我没法不听。埃弗碧逼的。要是我不跟着走她就不愿跟他去。我们——他们——去了女眷室；这会儿时间不多了；我们还得吃晚饭再去车站接瑞芭小姐。那时候女人可不像时下他们跟我说的那样在旅馆男士房内跑进跑出，甚至穿着广告称作能赋予争取自由的女士人身自由的短裤、衬裤窜进窜出；说实在的，我以前从未在旅馆里见过单身一人的女人（没有父亲同来母亲是不会一个人来这儿的）而且我记得自己当时很惊讶因为没有婚戒的埃弗碧居然也会进旅馆。它们——那些旅馆——设有称作女眷室的地方，就跟这会儿我们呆的这间一样——比别的房间小但更为雅致，房内的大部分也照例笼罩在荷兰亚麻布帷中。可我还是支持布恩；我没有跨过门槛而是在门槛外停住，这样埃弗碧知道我在哪，就算她看不见我人也知道我会随叫随到。就这样我听见了。噢没错，倾听着。不管怎样我也会听的；我已经失去太多的纯真接触太多的生活无法就此刹住，正如我已经在盗汽车和盗赛马中卷得太深无法洗手不干一样。所以我听见了他们的声音：埃弗碧的声音；她几乎刚进去就又喊叫起来：

“不!我不!走开!”然后是布恩：

“可这是为什么?你说过你爱我的。难道也不过是骗我的?”接着是埃弗碧：

“我的确爱你。就为这。走开!放开我!卢修斯!卢修斯!”然后是布

恩：

“住嘴!别喊了。”接着是一阵沉默。我没看，没偷看，只是听着。不：只是听到：“要是我觉得你跟那该死的警痞子一起蒙我——”然后是埃弗碧：

“没有!没有!我没有!”下面的话我听不见，到后来才听到布恩又说：

“什么?不干啦?你什么意思?不干啦?”接着又是埃弗碧：

“对!我不干了!再也不干了!永远也不!”然后又是布恩：

“那你怎么活?你吃啥?你睡哪?”接着又是埃弗碧：

“我要找份工作。我可以干活。”

“你能干什么?你受的教育不比我多。你干什么才能活命?”

“我可以洗碗。我可以洗衣服熨衣服。我可以学做饭。我可以干点活，我甚至可以锄地摘棉花。放开我，布恩。求你了。求你了。我只能这样。你看不出来我只能这样吗?”接着传来她的奔跑声，虽然跑在厚厚的地毯上可仍能听见；她走了。这下布恩逮住了我。他脸色相当难看。耐德真走运；他需要操心的只是马赛。

“看看我，”布恩说。“好好看看我。我哪儿不对劲?我到底哪儿不对劲?以前我……”他的脸看上去简直快要胀破了。他又说开了：“干吗是我?怎么偏偏是我?她干吗非得挑我来改过自新?他妈的，她是个婊子，难道她自己不明白?她是靠别人雇用拿钱的，她一踏在我站的地方就归我独有就跟我也靠人雇用拿钱一踏上老板和莫里先生的地盘应归他们独有一样。可她现在洗手不干啦。为了私人的原因。她不能再干下去了。可没我点头她没什么私人权利好歇手不干，就跟没有老板和莫里先生同意我没权利不干是一码事——”他打住了，一副怒不可遏、沮丧无奈的神情；而且有些恐惧害怕。是那位黑人男招待在门口甩动着餐巾。布恩拚命控制住自己；而除了马赛别无他物可赢的耐德甚至不知道麻烦为何物。“去叫她快来吃晚饭。咱们得去接火车。她住五号房间。”

可她不愿意出来。于是就布恩和我两人吃。他的脸色还是没有好转。他吃起来好似往研磨机里放肉：不像是他想吃或者不想吃，而只是到了该吃的时间罢了。过了会儿我说，“或许他动身回阿肯色去了。他今天下午说过两三次要不是大伙儿老干涉他他现在早在那儿

了。”

“那当然，”布恩说。“没准儿他只是先走一步替她找洗碗的活去了。要么兴许他也改过自新了，他们俩准备径直奔天堂连阿肯色或随便哪都不停，而他只是先往前去探探路好神不知鬼不觉偷偷通过孟菲斯。”接着便到了动身的时间。我透过餐厅门盯着她的裙摆已经盯了有足足两分钟了，但此刻男招待自己走了过来。

“二○八次，先生，”他说。“刚刚鸣过一英里道口的汽笛。”于是我们向对面不远处的车站走去，我们三位旅馆的一夜过客走在一起。我是说我们——他们——这会儿不吵架了；我们——他们——甚至应该可以心平气和东拉西扯地说说话交谈交谈。埃弗碧是愿意的，只是布恩得先开口。不远了：穿过铁轨就到了站台，火车就在眼前，他们俩（布恩和埃弗碧）由于在布恩看来是一时的心血来潮而变得貌合神离，格格不入却牢不可破，不知所措却又无法分割：尽管年纪不小，（布恩）简直没比我大多少竟然不知道女人既没有疑虑、幻觉或前列腺毛病也没有奇思异想；火车，火车头呼啸着闪过我们身边，火星从闸瓦中迸出；这是列很长很大的火车，是列快车，是特快：先是行李车厢，再是半节黑人车厢半节吸烟车厢，然后是座席客车，再是不计其数的普尔曼式卧车，车尾是餐车，列车渐渐放慢下来；这是山姆·考德维尔的那趟车，要是埃弗碧和奥蒂斯到帕夏姆搭乘的是定期直达货车的守车，那瑞芭小姐就算没坐总裁私人车厢也该在特等卧车；列车终于停了下来可通过台还没打开，也没有见穿白制服的服务生或列车长，可山姆当然早就在留心着我们了；直到后来布恩说，“见鬼。在吸烟车厢，”并开始奔过去，我们大家才看见他们，在很前面：穿着制服的山姆·考德维尔正站在煤渣道上扶瑞芭小姐下车，有人——另一个女人——跟着她，根本不是从吸烟车厢而是从半节黑人车厢下来的；列车——这是列开往华盛顿和纽约的特快，就是那种载着佩带钻石的贵妇与抽廉价雪茄烟的男人以隔离运输的方式轻快娴熟地穿越地球的快车——已经开动山姆只来得及站在台阶上向我们挥手作别，列车向东消失在断断续续喷出的烟雾里长长的汽笛吼鸣中及最后愈变愈小的红色对灯后，留下两个女人站在空旷煤渣道上的旅行袋包间，瑞芭小姐鲜艳醒目漂亮时髦而她身边的米妮面如土色死气沉沉。

“我们出事了，”瑞芭小姐说。“旅馆在哪?”我们去了旅馆。这会儿

在旅馆大堂的灯光里，我们看清了米妮。她的脸不像死了一般。人死后神色安详。她紧闭的双唇、僵硬忧虑的脸预示的却不是安详而安详也没在她脸上有所流露。接待员走过来。“我是宾福德夫人，”瑞芭小姐说。“你接到我的电报了吗?我要在我房里准备一张女佣睡的帆布床。”

“接到了，宾福德夫人，”接待员说。“我们有专门的仆人住处，那儿有他们自己的餐厅——”

“留着好了，”瑞芭小姐说。“我说了在我房内加张帆布床。我要她跟我在一起。我们去女眷室等你打理停当。女眷室在哪?”不过她随即便找到了女眷室，我们跟了过去。“他人呢?”她问。

“谁人呢?”埃弗碧问。

“你知道是谁，”瑞芭小姐说。我顿时明白是谁了，而再有那么一会儿我就会醒悟到是为什么了。可我没时间。瑞芭小姐坐了下来。“坐下，”她对米妮说。可米妮一动不动。“好吧。”瑞芭小姐说。“告诉他们吧。”米妮朝我们咧嘴一笑。太可怕了：一副猛兽扑食般的龇牙咧嘴模样，一张痛苦不堪的饕餮之口中精美绝伦的牙齿向外拱弯至原先金牙在的黑洞；这下我明白为什么奥蒂斯哪怕步行也要逃离帕夏姆了：噢是的，五十六年前那一刻我跟你现在一样对此惊骇不已难以置信，直到米妮和瑞芭告诉了我们一切。

“是他干的!”米妮说。“我知道是他干的!他趁我熟睡时拿走的!”

“奇了，”布恩说。“有人从你嘴里偷了颗牙齿可你居然不知道?”

“该死的，听着，”瑞芭小姐说。“米妮让人把牙做成那样，可以放进取出——为了它累死累活省吃俭用——花了几年，米妮?三年，对吧?——最后攒够了钱让人把她自己的牙齿取出放进那颗该死的金牙。噢当然啦，我费尽口舌劝说过她——别糟蹋那副天然牙齿，别人可是一千块钱一副，就算不惜一切代价都想要的哪，也别糟蹋她别的钱财了；至于把牙做成吃饭时能取出的那种，这额外的费用就更不用提了——”

“她吃饭时取出那牙?”布恩说。“那她留着牙齿究竟干吗?”

“我早就想要这牙了，”米妮说，“为了这牙，我干活存钱，加班加点地干。我可不想让它跟搀和着唾沫的吃的东西乱七八糟混在一起。”

“所以她吃饭时就把它取出来。”瑞芭小姐说，“放在盘子前面她看得到的地方，不但看住它还边吃边欣赏它。可他不是在这种时候搞到牙齿的；她说她吃完早饭把牙放回嘴里的，我相信是这样；她以前从不忘记因为她很得意这牙，它很贵重，花了她好多钱。就跟你不会把那该死的马往哪随便一放然后就忘了一样，你为那马付出的也许比一颗金牙还多——”

“我知道我从不忘记的，”米妮说。“我一吃完就把它放了回去。我记得的，只是我实在是累坏了——”

“没错，”瑞芭小姐说。这会儿她对埃弗碧说着呢：“我想昨晚你们一道回来时我一切很好。天快亮时我清醒过来就不喝了，太阳出来时我最后劝米妮痛快喝一杯杜松子酒把前门闩上回床上去，我自己去叫醒杰姬让她守着别开门，今晚六点前随便谁都不让进，就算圣路易斯以南的所有好色鬼都来敲门：我也不在乎。这样米妮走回通往后阳台的贮藏室在帆布床上躺下，开始我以为她没准儿忘了锁门——”

“我当然锁了，”米妮说。“啤酒都在那儿。自打那孩子来了之后我就一直锁门的因为我记得去年夏天他来这儿的情形。”

“她就躺在那帆布床上，”瑞芭小姐说。“门锁着她精疲力竭睡死过去什么都不知道直到——”

“我醒过来，”米妮说。“我太累太乏睡得太死，就跟你们一样；只是人躺在那儿觉得嘴里有些怪怪的。可我只是想兴许不管我多小心还是有块什么东西卡在里面了，直到我起床走到梳妆镜前一瞧——”

“我纳闷，在查塔努加他们都没听说过她，更不用说在帕夏姆了，”瑞芭小姐说。“而且门还锁着——”

“是他干的!”米妮叫喊道。“我知道是他干的!他每天至少一次缠着我问它值多少钱问我为啥不卖了它问我可以卖多少钱去哪卖——”

“没错，”瑞芭小姐说。“所以今天早上你跟他说他不回去而是得跟你一起来帕夏姆时他像野猫一样尖叫起来，”她对埃弗碧说。“因此他听见火车汽笛鸣叫就跑了，嗯?你琢磨他会在哪?因为我要把米妮的牙齿弄回来。”

“我们不知道，”埃弗碧说。“他是五点半左右从萨里马车上跑掉的。我们以为他应该只会在这儿因为他没别的地方可去。可我们还没找到他。”

“或许你找错了地方，”瑞芭小姐说。“他可不是那种你吹声口哨就会出来的人。你得像熏耗子熏蛇那样把他熏出来。”接待员回来了。“都好了吗?”瑞芭小姐问。

“是的，宾福德夫人，”接待员说。瑞芭小姐站起身。

“我去安顿好米妮陪着她直到她睡着。然后我想吃些晚饭，”她对接待员说。“随便什么都行。”

“时间有些晚了，”接待员说。“餐厅——”

“过会儿会更晚，”瑞芭小姐说。“随便吃什么都可以。走吧，米妮。”她和米妮走了出去。接待员也走了。我们站在那儿；谁也没坐下；她——埃弗碧——只是站在那儿：大个儿姑娘，静止的姿态在她身上显得很适合；而悲哀只要是静静的，像现在这样，也同样适合。也许与其说是悲哀，不如说是羞愧。

“他在老家没有机会学好，”她说。“所以我想……去年夏天哪怕让他离开一个礼拜也行。而今年，特别打你们也来了以后我一见卢修斯就觉得这正是我一直要他成为的那样，只是我不知道怎么对他说，怎么开导他。所以我想没准儿只要跟卢修斯在一起，哪怕只呆两三天——”

“那当然啦，”布恩说。“教养。”他走近她，样子很别扭。他没有再伸出手臂去搂她。其实他连碰也不碰她。他只是拍拍她的背；看起来他的落手几乎跟布奇今天下午捶他时一样又狠又重麻木不仁。可还没完。“没关系，”他说。“没事儿，知道吧。你尽力而为了。你做得很好。快走吧。”男招待又来了。

“您的车夫在厨房里，先生，”他说。“他说事情很重要。”

“我的车夫?”布恩说。“我没车夫。”

“是耐德，”我边说边走。埃弗碧也赶在布恩前面走了出去。我们跟着男招待回到厨房。耐德站得离厨娘很近，厨娘是个大块头黑女人正在水池边擦干碗碟。他正说着话，

“要是让你操心的是钱，美人儿，我就是那位——”见到我们他一下子就看出了布恩的心思：“别担心。他在波什姆家。他这次又搞了啥鬼?”

“什么?”布恩问。

“说的是奥蒂斯，”我说，“耐德找到他了。”

“我没，”耐德说。“我压根儿就没丢过他。是波什姆大叔的猎犬找到的。约摸一个钟头前把他逼上鸡棚后头的小橡胶树上直到赖克格斯去了才把他弄了下来。他不愿跟我一起来。其实他看起来像是不打算马上去那。这回他干了啥?”我们跟他说了。“这么说她也来了，”他说。他轻轻嘿嘿着。他说：“那等我回去时他不会在那儿了。”

“什么意思?”布恩问。

“换了你的话，你还会在那儿吗?”耐德说。“他知道现在这姑娘已经醒了发现牙齿丢了。他肯定很了解那个瑞芭小姐知道她不抓到他是不会罢休的，她会倒提着他一直摇到那颗牙从他身上哪个地方掉出来为止。我亲口告诉他我骑着骡要上哪，那边谁都可以告诉他火车啥时候到从车站回到这儿要多长时间。要是你得了那牙你这会儿还会在那儿吗?”

“好吧，”布恩说。“那他会怎么处置那牙?”

“要不是他而是其他人的话，”耐德说，“我得说有三种可能性：要么卖掉要么藏起来，要么转让给别人。可既然是他，那就只有两种可能性：要么卖掉要么藏起来，可若需要藏起来，对他来说那还不如干脆把它留在那姑娘嘴里算了。所以尽快脱手金牙的最佳地点该是孟菲斯。只是孟菲斯要走的话太远，而要坐火车（那就得花钱，他在走投无路时才可能会花钱坐）他就得回波什姆，这样就会有人看见他。所以第二个能尽快脱手金牙的地方是明天在赛马场。要换了你我的话，咱们就可能把牙押在明天两匹马中的一匹身上。可他不是赌徒。赌博对他来说太慢，而且不可靠。可那赛马场倒是个寻找他的好去处。只可惜今晚我逮着他时却不知道这牙齿的事。没准儿我完全可以说服他交出来的。然后，要是他归我处置，山姆·考德维尔先生明天早上六点四十分坐西行列车打这儿经过，我会把他弄到车站交给山姆先生告诉山姆先生对他严加看管，直到明天开往阿肯色的第一班列车关门。”

“你明天找得到他吗?”埃弗碧说。“我得找到他。他还是个孩子。我会赔那颗牙的，我再为米妮买一颗。可我得找到他。他会说他没拿那牙，他从没见过，可我得——”

“那当然，”耐德说。“换了我也会这么说的。我会尽力找的。我明天早上来接卢修斯，可最有可能找到他的地方是在明天比赛开始前的赛马场。”他对我说：“大伙儿已经装得若无其事的样子顺道来波什姆

马场了，八成是想看看这次谁还相信那马能跑比赛。所以没准明天会有一大群人。时间不早啦，你去睡会儿我把波什姆家的骡子也送回去睡觉去。你的护套呢?没丢了吧?”

“在我口袋里，”我说。

“千万别弄丢，”他说。“跟它成对的另一只是穿左脚的可左脚袜不吉利除非你两只都穿。”他转过去，不过就转向胖厨娘，他对她说：“要么我改主意今晚留在城里。你啥时候弄早饭吃，美人儿?”

“一等你嘴巴远得嚼不到早饭我就做，”厨娘说。

“晚安，各位，”耐德说。然后便走了。我们走回餐厅，穿着无领短袖没系领结的男招待给瑞芭小姐端来一盘猪排、玉米粉、小圆饼还有我们晚饭时吃过的黑莓果酱，不冷不热，跟衣着随便的男招待一样，你也许会说。

“你让她睡下啦?”埃弗碧问。

“让她睡了，”瑞芭小姐说。“那个小畜——”又打住话头，改口说，“请原谅。我以为我做事什么都考虑到了，可我从没料到在我的屋子里会丢了颗牙。我讨厌小杂种。他们跟小蛇一样。你可以对付大蛇因为已经有人提醒你要注意了。可小蛇的话你还不知道它有牙齿它就从背后把你给咬上了。我的咖啡呢?”男招待端上来就离开了。这会儿即使是给遮掩得严严实实的大餐厅也变得拥挤起来；好像每次布恩和布奇走进同一间屋子，一切就复合增多，空间几乎所剩无几。他——布奇——回过诊所了，要不也许就是干警察这行你谁都认识谁也不敢不让你白喝一杯。天色已晚，我也累了，可他又来了；突然我意识到直到现在他还没真正怎么样，我们跟他之间才刚刚开始，他站在门口，身体鼓鼓，眼睛亮亮，自负傲慢，面色赤红，他汗津津的衬衫上的警徽好像有生命似地鼓鼓地直向我们逼来，他——布奇——佩这警徽不是作为对他无与伦比的奉献的正式认可，而是跟童子军佩奖章一般：作为对独一无二来之不易的特殊化的奖赏和象征，作为对它神秘范畴所包含的其它任何活动的预先赦免；这时桌对面的埃弗碧飞快起身急步绕过桌子坐到瑞芭小姐身边的椅子上，布奇正看着瑞芭小姐向她鼓鼓地逼过来；正是此时布恩面临的麻烦在我心目中降了一级，埃弗碧成了处境最不妙的人。布恩的对手只是布奇一人；她要对付的是布恩和布奇两个人。

“唷，唷，”布奇说，“整个梓树街都东迁到波什姆来啦?”所以我起先以为他或许是瑞芭小姐的朋友或者至少是她的主顾。可若是的话，他却不记得她的名字。不过就算才十一岁我也开始懂得了世上有些像布奇这样的人，这种人只有在他们马上需要用人时才记人，而他眼下需要的（或者至少能用上的）是另一个女人，他不在乎是谁只要她或多或少年轻可爱。不，他并非真的还需要一个：他只是偶尔又碰到一个而已，就像一头狮子正在为一只羚羊跟另一头狮子搏斗，它毫不怀疑自己挫败它的能力（我是说挫败那另一头狮子，不是那只羚羊），要是它碰巧撞见另一只离群的羚羊却放弃这块肥肉而没有哪怕只是像你说的碰碰运气的话，那它不过还是个傻瓜。可瑞芭小姐偏偏不是羚羊。布奇遇到的是另一头狮子。他说：“我让甜哥儿动动脑筋正是这个道理；他跟我为了一大块肉斗得两败俱伤何苦呢?这儿还有一块关键部位都一模一样除了皮肤没准儿有些不同。”

“这人是谁?”瑞芭小姐问埃弗碧。“你朋友?”

“不是，”埃弗碧说；她简直有些低声下气：大个儿姑娘，个儿大得不适合低首下心。“请别——”

“她想跟你说，”布恩说。“她没有朋友了。她不要朋友了。她不干了，退出这一行了。等咱们输了这趟马赛，她就动身去个什么地方找份洗碗的活干。你自个儿问她吧。”

瑞芭小姐看着埃弗碧。“求您了，”埃弗碧说。

“你想干吗?”瑞芭小姐问布奇。

“不干吗，”布奇说。“啥也不干。我和甜哥儿有一阵被搞得一团糟。可现在你来了，一切就好办啦。好极了。”他走过来抓住埃弗碧的手臂。“快走。萨里马车在外头。咱俩给他们留出点地方。”

“叫经理来，”瑞芭小姐大声吩咐我。我压根儿不用动；要是我在看的话，可能还会看到门外他的衣角。他走了进来。“这人是这儿的警察?”瑞芭小姐问。

“唷，我们这儿都认识布奇，宾福德夫人，”接待员说。“在帕夏姆他是我认识的人中朋友最多的。当然啦他是从海德威克过来的；严格说来，咱帕夏姆没有警官；咱们这地方还不够大。”布奇丰富澎湃的热情几乎没等接待员进门就已包围、吸引了他，就好像他——接待员——一头栽了进去淹没其中跟老鼠消失在一块松软的龙涎香中一样。

可这会儿布奇的眼睛相当冷峻。

“没准你们这儿就是这个问题，”他对接待员说。“没准这就是你们没有发展没有长进的缘故：你们需要多些法律。”

“呀，布奇，”接待员说。

“你的意思是，谁走在街上只要想要就可以进来把随便哪个他看上的女客就近拖上床就好像你们开的是妓院?”瑞芭小姐说。

“拖谁到哪?”布奇说。“用啥拖?两块钱?”瑞芭小姐站起身。

“走吧，”她对埃弗碧说。“今晚有一趟回孟菲斯的车。我认识这脏地方的主人。我想明天我去找他——”

“呀，布奇，”接待员说。“等一下，宾福德夫人——”

“你回前面大堂去，维吉尔，”布奇对接待员说。“离十一月份差四个月都不到了，带着两只注册猎犬的大富翁随时可能来这儿，可前面大堂里连个为他指路登记的人都没有。快去吧。咱们这儿都是朋友。”接待员走了。“既然没碍事的了，”布奇说着又伸手去拉埃弗碧的手臂。

“那么找你也行，”瑞芭小姐对布奇说。“让我和你到前面去，或者去别的可以单独在一起的地方。我有话对你说。”

“什么话?”布奇问。她不作回答，已经向门口走去。“单独在一起，是吗?”布奇说。“嗨，那当然；啥时候我单独一个人招架不了漂亮妞了，我会很乐意让甜哥儿来帮忙的。”他们走了出去。现在我们在大厅里没法看见女眷室门那头的他们，其实过了差不多一分钟，也许更久些瑞芭小姐就走回大厅，依然步履沉稳、冷艳端庄；过了一会儿布奇也进来了，说，“真是那样，嗯?咱们走着瞧，”瑞芭小姐径直走回我们等着的地方，注视着布奇看也不看我们穿过大堂而去。

“没事了?”埃弗碧问。

“没事了，”瑞芭小姐说。“你也没事了，”她对布恩说。她看着我。“天哪，”她叹道。

“你究竟对他做了什么手脚?”布恩问。

“没什么，”她转过头说，因为她正看着我。

“——以为自己见识过各种各样的妓院问题。可如今碰到有孩子搅和进来的问题了。你带了一个来”——她对埃弗碧说——“撵走了店主偷走了松动的牙齿和十四块钱的啤酒；这还不够，布恩·霍根贝克又

带来一位逼得我那些该死的姑娘去做贤德的穷光蛋。我要去睡了。你们——”

“行了别卖关子了，”布恩说。“你都跟他讲了什么?”

“你们打哪个镇来的?”瑞芭小姐问。

“杰弗生，”布恩答。

“你们从杰弗生和孟菲斯这些地方来的大城市人满脑子大城市想法，你们对警察可不太了解。你们得到小地方来，像这种地方。我了解，因为我在小地方长大的。他是本地的警官。他要是在杰弗生或孟菲斯呆一个礼拜，你们都不会注意他。可在这儿跟他的选民在一起（十二、三票的多数选了他而九、十或十一票的少数没选他并已经在为此后悔或很快会后悔），县长、州长甚至美国总统三者加起来他都毫不在乎。因为他是浸礼会教友。我是说，他首先是浸礼会教友，其次才是警察。当他可以兼而为之时，他就兼而为之。可一旦出了不受欢迎的跟法律相抵触的事儿，法律就知道该怎么办从哪下手。人们传颂法老如何治国有方，另一位称作恺撒的圣经时代的元老如何贤明通达。他们真该来这儿见识一番阿肯色或是密西比或是田纳西的警官。”

“可你怎么知道他是谁呢?”埃弗碧说。“你甚至怎么知道这儿有警官的呢?”

“到处都有，”瑞芭小姐说。“我不是跟你们说过我就是在这种地方长大的——一直长到我没法忍受为止?我用不着知道他是谁。我只需要让那狗杂种明白我知道这儿也有一位警官。我要——”

“可你跟他讲了些什么?”布恩问。“快说吧。没准我要记一下。”

“没讲什么。我不是跟你说过了吗。”瑞芭小姐说。“要是我到现在还没学会对付这些该死的一手举着警徽一手拉开拉链的好色鬼，那我多年以前就沦落到济贫院去了。我告诉他要是今晚再在这儿看见他这副嘴脸，我就让那睡眼惺忪的接待员去叫醒警官告诉他海德威克来的副治安官刚在帕夏姆旅馆给两个孟菲斯妓女开了房间。我要睡了，你们最好也去睡。快点，科丽。我已经把你不畏强暴坚守贞操一事让接待员作了记录所以你得证实这一点，至少在他看得见你的地方得这么着。”他们离开了。接着布恩也不见了；也许他跟着布奇到前门去了只是想证实一下萨里马车的确离开了。突然埃弗碧猛地冲我俯下身，

身躯如此之大：这大个儿姑娘，她急速地低声说：

“你什么也没带，是吧?我指的是衣服。你自离家起一直穿着这身衣服。”

“这衣服怎么啦?”我问。

“我来洗一下，”她说。“你的内衣和袜子，你的上衣。还有你的骑马护套。快脱下来。”

“可我没什么穿了，”我说。

“没关系。你可以上床。等你起床时它们又可以穿了。快脱吧。”于是她站到门外我脱下上衣、内衣、袜子还有骑马护套从门缝里塞给她她道了声晚安我便关上门上了床；还有事没有结束，我们还有事没办，没处理：马赛前的秘密会议；仔细缜密而热烈地悄声策划明天的行动计划。随后我终于意识到，严格说来，我们没有行动计划；我们没什么可为之筹划或哪怕只是借以筹划的东西：一匹归属不定甚至（除非耐德本人的确知道）不明的马，对它的过去我们只知道它在比赛中的速度总是到比赛结束时刚好屈居于另一匹马之下；这马明天将要参赛，具体在哪比赛反正我也说不上，与一匹我们谁都没见过（对我们来说）只能盲目相信它的存在的马一争高下。我总算意识到在人类所有职业中，赛马，以及所有相关或介入者，毫无疑问最受上帝操纵。布恩进来了；我已经躺在床上，快睡着了。

“你的衣服呢?”他问。

“埃弗碧在洗，”我说。他已经脱下裤子鞋子正要伸手关灯。听了这话他僵住了，一动不动。

“你说谁?”我完全醒了可已为时过晚。我闭着眼躺在那儿，一动不动。“你说的什么名字?”

“是科丽小姐，”我说。

“你还说了另一个名字，”我感觉到他在看着我。“你叫她埃弗碧。”我感觉到他在看着我。“这么说她告诉你她的真名了。”然后他轻轻地说：“他妈的，”我略抬眼皮望过去看到房间暗了，他躺下之后床吱吱作响，他人太大床总是作响。我记得凡跟他一起睡时一直听到这种声响：在家时有过一两次父亲出门在外他呆在我们屋里这样母亲就不会害怕，两晚之前在波仑堡小姐的旅店里也是跟他一起睡的，还有昨晚在孟菲斯，突然我想起在孟菲斯我没跟他睡在一起，我是跟奥蒂

斯睡的。“晚安，”他说。

“晚安，”我答道。

---

[1] 指华氏温度。

[2] 大个儿鲁思（Georse Herman Ruth，1895—1948），美国职业棒球运动员，绰号大个儿（Babe），在10次41场世界联赛中创744的安打率最高纪录，为首批入美国棒球荣誉厅的五人之一。

[3] 泰·科布（Ty Cobb, 1886—1961），美国职业棒球运动员，在美国棒球联盟24个赛季中创跑垒2244次，击球得分1959两项纪录，其偷垒892次的纪录保持到1979年。

第十章

接着就到了早晨，到了第二天：就在这一天我要平生第一次实实在在地参加赛马（赢了这场比赛，布恩和耐德就能回家去了，也许不那么风光，甚至也不能算毫发无损，但至少他们能回去了，当然还有我自己，不过我是安全的，不会受处罚；因为我不光还只是个孩子，而且还是他们的亲儿孙呢），为了这次赛马，我们欺诈诓骗，躲躲闪闪，苦心操纵，争来抢去（还有什么别的罪行是在我们轻而易举、不由自主又有些幼稚无知地偷走祖父的汽车之后发生的——好吧，就说是由此引起的——我甚至一无所知）；现在它终于来临了。“这么说她把自己的真名告诉你了，”布恩说。因为你瞧，这会儿已经太晚了；我昨天晚上迷迷糊糊的，一点没防备。

“是的，”我说；话一出口我就意识到根本不是这么回事：她没告诉过我；她甚至都不知道我知道她的真名，不知道我从星期天夜里起就在叫她埃弗碧了。可这会儿已经太晚了。“可你得作出保证，”我说。“不是向她保证，是向我保证。你要保证不把这名字说出去，除非她自己先说。”

“我保证，”他说。“我还从没跟你撒过谎呢。我是说，撒过大谎。我是说……我没……好吧，”他说。“我真的答应你。”然后他又说了一声：“该死。”就像昨晚上一样，口气很柔和，简直有点惊愕。这时候我的衣服——上衣、袜子、内衣，还有骑马护套——已经洗好熨好，整整齐齐地叠好放在我们门外的一把椅子上了。布恩把衣服递给我。“衣服这么干净，你该洗个澡，”他说。

“你星期六才让我洗过的，”我说。

“我们星期六晚上还在路上呢，”他说。“星期天才到孟菲斯的。”

“好吧。星期天洗的，”我说。

“今天星期二，”他说。“两天了。”

“只有一天，”我说。“是两个晚上，可是只有一个白天。”

“可你一直在赶路，”布恩说。“你身上已经蒙上两层灰了。”

“现在都快七点了，”我说。“我们吃早饭已经晚了。”

“你可以先洗澡，”他说。

“我得穿好衣服，好去谢谢埃弗碧替我洗衣服。”

“先洗澡，”布恩说。

“我会把绷带搞湿的。”

“把手放在脖子上，”布恩说，“反正你不洗那只手。”

“那你干吗不洗澡?”我问。

“咱们眼下说的不是我。眼下说的是你。”于是我去浴室洗了澡，重新穿上衣服，到餐厅去。耐德说的没错。昨晚上只有一张桌子，桌子一头清理干净了让我们吃饭。这会儿有七八个人，全是男的（不过请注意，不是外乡人，外地人；其实只是因为我们不住在帕夏姆才不认识他们。这些人里没有一个是那种从普尔曼式豪华卧车上下来的穿着丝绸衬衣吸着阿普曼雪茄的上等人；眼下是五月中旬，宾客纷至的帕夏姆冬季狩猎时节还没开始呢。有些人穿着工装裤，只有一个人系着领结：跟我们一样，只不过他们住在本地，他们怀着和我们一样的热情和希望，操着同样的口音，通过为两匹本地马操办一场民间马赛享受着——布奇也是——不可剥夺的由宪法赋予的自由意志和自主经营的权利，正是这些权利将我们这个国家造就成现在这样；在邻县以内的地方，要是有谁，不管是组织还是个人，胆敢跑过来干涉或改变或阻止这场比赛，甚或除了在他选择的那匹马身上下赌注之外还企图以别的方式参与进来，我们所有人，不管是赌这匹马还是那匹马的，都会团结一致，奋起把他轰走）。除了那个男招待，我还看到一个穿制服的女招待的背影正穿过弹簧门到配餐室或是厨房去，我们桌上有两个人（其中一个系着领结）在跟布恩和瑞芭小姐聊天。然而埃弗碧不在，刹那间，那一瞬息，我脑子里闪现出一幅可怕的图像，就在她抱着那把放着我干净衣服的椅子穿过过道朝我和布恩的房门走过来时，布奇终于拦住她，强行占有她袭击了她。不过只是一瞬间的念头，况且这念头也太荒唐了；要是她昨晚替我洗衣服了，再洗她自己的，也许还有瑞芭小姐的衣服，那她很可能，肯定很晚才睡，所以这会儿还在睡觉呢。于是我一直走到桌边，其中一个人问：

“就是这小家伙要去赛马吗?你们把他包扎得倒像要去打拳击赛似

的。”

“没错，”布恩说，我坐下来，他就把那盘火腿推给我；瑞芭小姐把鸡蛋和玉米粉递过来。“他昨晚吃豌豆荚把手划破了。”

“嗬嗬，”那人说。“不管怎么说，这回它驮的分量要轻多了。”

“那当然，”布恩说。“除非他趁我们不注意把这些刀子叉子调羹全吃下去，说不定再带上一只木柴架子当点心。”

“嗬嗬，”那人说。“就它去年冬天在这儿赛跑的样子，光给它减轻分量还差得远哩。不过，这就要诀窍了，是吗?”

“那当然，”布恩说；他又在吃了。“就算我们什么诀窍也没有，也得装得跟有似的。”

“嗬嗬，”那人又说；他们站了起来。“好吧，反正祝你们好运气。对你的马来说，好运气跟减轻分量一样有好处。”女招待过来了，端给我一杯牛奶和一盘热甜饼。是米妮，围着一条新围裙，戴着新帽子，瑞芭小姐把她暂时借给旅馆或是让旅馆雇她当个帮手。她还是那张迷人而又不肯饶人的脸，不过这会儿显得镇定而平静了；显然，即便她还没饶恕谁，她也已经休息过甚至睡过一会儿了。那两个陌生人走开了。

“看到了吧?”瑞芭小姐说，没冲着谁。“咱们只需要选对马，再有一百万块钱下赌注就够了。”

“礼拜天晚上你听到耐德怎么说了，”布恩说。“是你相信他的。我是说，决定相信他的。我可不一样。那辆该死的汽车不见了而我们手上只有这匹马了，我才不得不相信他。”

“行了，”瑞芭小姐说。“别发火。”

“你也别担心了，”布恩对我说。“她去火车站了，她怕他昨晚上又被那些狗逮住，让耐德给送上火车。反正她是这么说的——”

“耐德找到他了吗?”我问。

“没有，”布恩说。“耐德这会儿在厨房里。你可以问他——反正她是这么说的。对。所以你也许还是得担点心。瑞芭小姐替你撵走了那个警察，不过另外那一个——叫什么来着：考德维尔——在今天早上那趟火车上。”

“你都在说些什么呀?”瑞芭小姐说。

“没什么，”布恩说。“我这会儿已经没啥好说的了。我已经退出

了。现在轮到卢修斯去对付警察和铁路官两位情敌了。”然而我已经站起身来了，因为现在我知道她在哪儿了。

“你早饭就吃这么点儿?”瑞芭小姐问。

“别管他，”布恩说。“他在恋爱呢。”我穿过大堂。也许耐德说得对。赛马，只需要有赛跑的时间，有两匹马，中间相距不超过十英里，消息自然就会传开去的。不过还传不到女眷室这么远。因此我说埃弗碧哭起来很好看，也许是说她个子大，在她不得不哭的时候能哭个差不离儿，而又有地方让那么多眼泪中途晾干，不至于顺着脸颊流下来。这会儿她正独自坐在女眷室里又在哭，这可是第三次——不：第四次了，星期天晚上算两次。这可让人开始觉得奇怪了。我的意思是，没人要她和我们一起来，她完全可以坐随便哪趟路过的火车回孟菲斯去。可她还在这儿，因此看来是她自己想呆在这儿的。这已经是我们到帕夏姆以来她第二次哭了。我是说，她眼泪就算再多，也不够浪费那么多在奥蒂斯身上呀。于是我便说：

“他没事的。耐德今天会找到他的。多谢你替我洗衣服。山姆先生呢?我以为他会在那趟车上的。”

“他必须坐那趟车回孟菲斯去把制服脱掉，”她说。“穿着制服他没法去看赛马。他坐中午那趟货车回来。我找不到手绢了。”

我替她找到了手绢。“也许你该去洗个脸，”我说。“耐德找到他会把那颗牙要回来的。”

“不是因为那颗牙，”她说。“我会再买一颗牙给米妮的。而是因为……他从来都没有机会。他……你也向你妈保证过不拿别人的东西吗?”

“这用不着向谁保证，”我说。“不拿别人的东西就是不拿别人的东西。”

“可她要你保证的话，你会保证的，是吗?”

“她不会要我保证的，”我说。“不拿就是不拿。”

“这倒也是，”她说。然后她又说：“我不想呆在孟菲斯了。我今儿早上在车站跟山姆说了，他也挺赞成。他可以在查塔努加或别的地方替我找份活干。不过你还会在杰弗生，所以等我到了那地方也许可以给你寄张明信片，要是你愿意——”

“好的，”我说。“我会给你写信的。快去吧。他们还在吃早饭

呢。”

“我有些事情你不知道。你猜都猜不到。”

“我知道的，”我说。“你叫埃弗碧·科林西亚。我已经有两三天在这么叫你了。对了，是奥蒂斯跟我说的。不过我不会和别人说的。可我不懂你为什么要改名字。”

“为什么?就那么个过时的土里土气的名字?你想想看，人家会到瑞芭那儿去说，我找埃弗碧·科林西亚吗?他们会害臊的，会笑死的。于是我就想改名叫伊冯或比丽或坎恩。不过瑞芭说叫科丽就行了。”

“真是的，”我说。

“你是说，这名字还可以啰?你说呀。”我就说了一遍。她听着。然后她继续倾听，就像在等着听回声一样。“是啊，”她说。“现在也只能这样了。”

“那你就快去吃早饭吧，”我说。“耐德在等我。我得走了。”可布恩先进来了。

“那儿人太多了，”他说。“也许我不该告诉那该死的家伙你今天要去赛马。”他看着我。“也许我根本就不该让你离开杰弗生。”房间内侧的帘子后面有一扇小门。“来吧，”他说。这是另一条通道。于是我们就到了厨房。那大块头厨娘又在水池边洗碗碟了。耐德坐在桌边赶着把早餐吃完，不过他嘴巴主要是用在说话上：

“我要讨娘儿们欢心可不光是说几句空话。我还会给她们买点东西——”一看到我们，他马上就打住，站起身，对我说：“你准备好了?咱们该回乡下去了。这儿人太多了。要是他们都有钱，而且都愿意赌，而且押错了马，而咱们正好有钱跟他们打赌，而且知道该赌哪匹马，咱们今晚就不只是带辆车子回杰弗生去了：咱们会把整个帕夏姆都一起带回去，没准还能让普利斯特老板消消气。他可从来不曾拥有过一个镇子，说不定他会喜欢的哩。”

“等一下，”布恩说。“咱们是不是得先打算一下?”

“唯一需要打算的就是闪电，”耐德说。“它唯一要作的打算就是打算跑在前面，而且保持领先，直到有人叫它停下为止。不过我知道你的意思。咱们得在林斯科姆上校的跑道上跑。第一场是两点钟。那地方离这儿有四英里路。我和闪电还有卢修斯得提早两分钟到那儿。你最好早点去，最好等山姆先生一下货车就去。因为这是你跟他得打算

的事儿：早点赶到赛马场去下注，而且到那边时身上得有钱下注。”

“等一下，”布恩说。“那汽车呢?要是咱们不能把车子弄回去，钱又有什么鬼——”

“别再烦神想那辆车子了，”耐德说。“不是告诉过你这些小伙子等今晚一过也全得回家去吗?”

“什么小伙子?”布恩问。

“你瞧，”耐德说。“圣诞节乐过之后，一到元旦就得把心思收回来；问题就出在这上头。”这时米妮端着一盘脏碗碟进来了——还是那张棕色的面具般的脸，平静悲哀，充满热望又极度沮丧。“来，”耐德对她说，“再对我笑一笑，今晚上我把那牙弄回来时才能大小不离地装上去。”

“别听他的，姑娘，”大块头厨娘说。“这密西比甜哥儿在他那地方花掉钱大概能讨到一点欢心，可在田纳西这地方他可啥都买不到。反正在这厨房间里买不到。”

“等一下，”布恩说。

“等山姆先生来了再说吧，”耐德说。“他会讲给你听的。说实在的，我跟卢修斯在赛马场上大显身手的当儿，说不定你可以跟山姆先生在那伙人里找找那小骗子和那颗牙哩。”这回他用上了帕夏姆大叔的那辆骡车，由一头骡子拉着。他果然没说错：这小村落一夜之间就变了样。倒不是因为满眼望去看到的人比昨天的还多，而是因为整个气氛都变了——几乎是一种兴高采烈的气氛；这时我才第一次真正意识到自己过不了几个钟头就要去参加马赛了，一想到这个，我突然强烈地感觉到舌头边上渗出了一圈口水。

“昨晚上好像听你说，等你从城里回去奥蒂斯肯定已经跑了，”我说。

“他是跑了，”耐德说。“可他跑不远。他也没地方好去。昨儿晚上回牲口棚去的路上狗都叫了两回；那些狗也跟人一样讨厌他。说不定我今早一出门他就回来吃早饭了。”

“可要是他在我们找到他之前就把那颗牙卖了呢?”

“我都算好了，”耐德说。“他不会卖掉的。他找不到人买。要是他没来吃早饭，赖克格斯还会带上狗去追他，跟他说，我昨晚上从帕夏姆回来，说孟菲斯有个人出二十八块钱给那妞买那颗牙，还是给现钱

的。他会相信的。要是说一百块，或者就算说五十，他也不会信的。可跟他说二十八块他会信的，主要因为他会觉得钱太少了，他会觉得孟菲斯的那家伙在故意压价。可等他今晚马赛的时候拿去卖，又没人会出这么多钱，所以他没办法只能等到他能把这颗牙带回孟菲斯去。所以嘛，你就别再劳神去想那颗牙了，还是把心思放到这匹马身上吧。我是说，想想后两场比赛吧。头一场咱们得输掉，所以你用不着担心——”

“你说什么?”我问。“为什么?”

“干吗不呢?”耐德说。“咱们只要赢两场就成了。”

“可干吗要输掉第一场呢?干吗不把这一场也赢了，越早领先越好么——”他没开口，只是继续往前赶着骡子。过了大约半分钟他说：

“这场马赛麻烦就麻烦在那么多事儿全搞到一块儿了。”

“那么多什么?”我问。

“啥事儿都多，”他说。“人太多了。不过主要是要跑那么多场。要是只赛一场，只跑一次，找个不惹眼的地方，没什么人看，只有咱俩和闪电，还有另外那匹马和骑师，管他是谁，那就好办了。因为咱昨天已经琢磨出来咱能让闪电跑上一趟了，只不过这会儿它得跑上三趟。”

“可你每次都能让那头骡子跑起来，”我说。

“这匹马跟那头骡子可不一样，”耐德说。“没有哪匹马生出来会像那头骡子，或像任何一头骡子。咱眼下指望的这匹马还没别的马聪明。这下你知道咱们的处境有多难了吧。咱们知道我能让它跑上一趟，咱们盼着能让它跑上两趟。如此而已。咱们只能这么盼盼罢了，所以说啥也不能让有把握让它跑起来的那一趟输掉，除非老天爷要咱输掉。所以咱们最多只有两趟机会。既然好歹得输掉一场，咱们总归得从输掉的这一场里悟出点道道来用在下一场上。所以只能输掉第一场。”

“你跟布恩说过吗?不然他会——”

“这第一场就让他输吧，只要他不把那些太太小姐们凑起来让他去赌的钱全押进去。照那个瑞芭小姐的样子看，他是不会这么干的。要那样的话，他们下两场赢的机会就多多了。再说，等时候到了，咱可以把他该知道的都告诉他。所以你只要——”

“我不是说那个，”我说。“我是说老板的——”

“不是告诉过你那事儿我来管吗?”他说。“你就别操心了。我不是要你别操心赛马的事儿，你做不到的。我是要你别去操心能不能赢。还是想想昨天闪电都教了你些啥对付它的办法吧。你要干的就这些。剩下的事儿我会料理的。你有护套的吧？”

“我有的，”我说。只不过这会儿我们不回帕夏姆大叔家去；我们根本没在朝那个方向走。

“这回赛马咱们有自个儿专用的马棚，”耐德说。“在山谷里的一眼泉水边上，是波什姆一个教友家的，从那边到赛马场的跑道用不着七、八分钟就到了，咱们不说的话还没人知道这地方，没人来打搅。赖克格斯和波什姆大叔一吃完早饭就跟闪电一起去了。”

“跑道，”我说。当然得有跑道。我还从没想到过这一点。就算真的想到过，我想我也不过想当然的以为会有人骑着或牵着另外那匹马过来，然后我们就在帕夏姆大叔的牧场上比赛。

“没错，”耐德说。“就是一般的那种跑道，挺大的那种，不过只有半英里长，没有大看台也没有啤酒威士忌柜台之类赛马场理所当然应该有的东西。就在另外那匹马的主人林斯科姆上校的牧场上。昨晚我和赖克格斯去看过了。我是说跑道，不是那匹马。我还没见过那匹马哩。不过咱们今天得找个机会去看一看，至少得去瞄上一眼它的屁股。不过咱们得让那匹马在后两场的后半场都瞄着闪电的屁股。所以我得跟那个骑马的小家伙聊聊。他是个黑人；赖克格斯认识他。我得跟他聊聊，而且得让他在赛马结束之后才觉察出来我跟他聊过了。”

“对，”我说。“你怎么聊呢?”

“咱们先去了再说吧。”耐德说。我们就往前赶路；这地方对我来说自然很新鲜。我们这会儿显然正在穿越林斯科姆上校的或是别的什么人的庄园——广阔整齐的田野里棉花和玉米正在茁壮成长，牧场上犁沟尽头是整齐的栅栏，佃户的小木屋，还有棉花房；这时我看到了牲口棚和马厩，无疑还有那小巧平整的白色椭圆跑道；我们——不，应该说是耐德——拐了个弯，沿着一条隐约可辨的道路，进了一个树丛；就在那儿，我们的休息地与世隔绝，安全可靠，甚至只要我们愿意，还可以十分隐秘：泉边上是一丛山毛榉，闪电站在那儿，脑袋挨着赖克格斯，浑身上下已擦洗梳理停当，在斑驳的阳光下还微微发

亮，另外那头骡子拴在后面一点的地方，帕夏姆大叔穿得黑白分明，显得有点夸张，甚至可以说是威严高贵，俨然一副戎马一生、而如今年老退役、生活优裕的王室成员的气势，坐在赖克格斯倚着树干放置、给他当椅子坐的马鞍上。大家都在等我们。随即我便发现是什么地方不对头了：他们都在等我。正是在这一刻——我和闪电一起站在这离比赛跑道不足一千英尺之地的空气中（更不用说呼吸着这空气了），离比赛开始的时间只剩一百分钟多一点点了——就在这一刻，我实实在在地意识到，不光我和闪电的命运结合在一起了，而且我们俩还担负着我们中其他人的命运，其中自然包括布恩和耐德的命运，因为他们究竟能以何种状况回去，或者说究竟能不能回去，就全靠我们了——这样一种玄妙的处境实在不该叫一个年仅十一岁的小男孩来承担。也许这就是我什么都没注意到，或者说对看到的东西竟视而不见的原因吧：这时候赖克格斯把拴着闪电的缰绳交给帕夏姆大叔，过来接过我们那头骡子的辔头。耐德问道："你跟他讲过了?"赖克格斯说是的，于是耐德就对我说："干吗不去帕夏姆大叔那儿把闪电的缰绳接过来免得让大叔站起来?"于是我便照办了，让耐德和赖克格斯两人紧挨着一道站在骡车那儿；随后耐德便过来了，赖克格斯留在那儿把骡子从骡车上解开，又把缰绳绕成圈，将那头骡子拴在它同伴旁边，然后走过来，这时耐德正蹲在帕夏姆大叔旁边。他说："把去年冬天那两趟比赛再讲一遍吧。你说没啥事儿。怎么个没事儿法?"

"噢，"帕夏姆大叔说。"那也是要赛三场的那种，就跟这回一样，不过他们只赛了两场。那会儿也犯不着再跑第三趟了。大概有人嫌烦了。"

"没准是掏屁股口袋掏得烦了。"耐德说。

"兴许吧，"帕夏姆大叔说。"第一场，你那马跑得太早了，第二场它跑得太晚了。要不就是鞭子第一场抽得太早，第二场抽得太晚。反正，第一鞭抽下去，你那马一下蹿到前面，甩开好远呢，第一圈它就一直跑在前面，鞭子的力道已经用完了它还是照样跑得那么快，拿鞭子抽马或抽人就是这个样：它只能挨那么多鞭，再抽下去那感觉就只跟吐唾沫一个样了。进终点直道时，好像你那马看到眼前空空的跑道，自个儿合计着：'这可不礼貌；咱是外来客哩，'它就放慢了步子落到后头，到脑袋能挨着林斯科姆上校的马倌儿的膝盖那地方，然后

就一直那样直到有人叫它停下。接下去那一次，你那马一开始就像是以为自个儿还没跑完第一场似的，脑袋一直恭恭敬敬地挨在林斯科姆上校马倌儿的膝盖上，一直到最后一圈跑到最后一个弯道上的时候，那孟菲斯小伙子头一回抽了它一鞭，这回又抽得太早了，它狠命地朝前一跃，结果又看到了空空的跑道。”

“不过吓唬吓唬麦克威利还不算晚，”赖克格斯说。

“吓到什么地步?”耐德问。

“吓得他够呛，”赖克格斯说。耐德蹲在那儿。他昨晚一定已经睡过一会儿了，尽管那些猎狗还在时不时地追赶着奥蒂斯。不过也不太看得出来。

“好吧，”他对我说。“你跟赖克格斯溜达到那边的马棚去转转。你只须很自然地看看今天傍晚要较量的那匹马就行了。别的嘛，就让赖克格斯跟他们聊，还有，回来的路上别往后看。”我问都没问为什么。他不会告诉我的。路不远：过了那平整的、围着白色栏杆的半英里长的跑道（有钱可真不错），就到了牲口棚，到了马厩，要是扎克表兄在麦卡斯林庄园能有这么一个马厩，露易莎表姐八成会让他俩住到里边去的。周围一个人都看不见。我不知道自己期望看到什么：也许是更多的穿着工装裤不戴领结的赛马迷蹲在墙根上嚼着烟叶，就像我们今天早餐时在餐厅里看到的那样。也许现在还太早：这时我才想到，也许正因为还早耐德才让我们过来的；我们——应该说是赖克格斯——闲逛着进了过道，那儿——我是说这马厩——跟我们在杰弗生镇的那个一心用来赚点儿钱的马厩一样大，却干净多了。一边是马具房，另一边准是个办公室，就跟我们家的一样；马厩里边有个黑人马夫在打扫一间隔栏，一个无论身材、年龄还是肤色看起来都像是赖克格斯的孪生兄弟的年轻人懒洋洋地倚在靠墙的一堆干草上，冲着赖克格斯说：“你好，伙计。是不是在找马?”

“你好，伙计，”赖克格斯说。“在找两匹马。我们以为另外那一匹也在这儿哩。”

“你是说范·托西先生还没来?”

“他不会来了，”赖克格斯说。“这回是别人带铜矿来参加比赛。是个叫布恩·霍根贝克先生的白人。等会儿骑它的是这个白人小家伙。这是麦克威利，”他告诉我。麦克威利看了我一会儿。然后他走回到办

公室门边开门冲着里面说了几句便退后站定，这时一个白人（“这是驯马师，”赖克格斯低声说。“叫沃特先生。”）从里面走出来，说：

“早上好，赖克格斯。你们把那匹马藏哪儿去了?你们不会偷偷换一匹马爆个冷门来蒙我们吧?”

“哪儿的话，先生，”赖克格斯说。“我想它这会儿还没从城里出来呢。我们还以为它给送到这儿来了呢。所以我们才来看的。”

“你们从帕夏姆家一直走到这儿的吗?”

“不是的，先生，”赖克格斯说。“我们是骑骡子来的。”

“那你们把骡子拴哪儿了?我怎么连个影儿都没看见。没准你们在它们身上涂了点隐身漆，昨天早上你们从棚车上把那马拉下来时给它涂的也是这种漆。”

“哪儿的话，先生，”赖克格斯说。“我们骑骡子到牧场那儿就把它们放了。剩下的那点路我们是走过来的。”

“好吧，不管怎么说，你们是来看马的，我们不会让你们失望的。把它带出来，麦克威利，让他们看看。”

“换换口味，看看它的面孔，”麦克威利说。“骑铜矿的哥们一个冬天都在看阿克隆的屁股，还没哪个见过它的面孔呢。”

“那至少这位小伙子可以一开始就知道它的面孔长什么样儿，你叫什么名字，小伙子?”我告诉了他。他说：“你不是本地人。”

“没错，先生。我是密西西比州杰弗生镇人。”

“他是和这回带铜矿参加马赛的霍根贝克先生一起来的，”赖克格斯说。

“哦，”沃特先生说。“霍根贝克先生买下它了?”

“我不清楚，先生，”赖克格斯说。“是霍根贝克先生让它参加比赛的。”麦克威利把马牵了出来；他和沃特先生一道把马身上的盖毯掀掉。这匹马是黑色的，个头比闪电大，不过很神经质；它出来时翻着白眼；每次有人在它身旁动一下或说句话，它的耳朵就朝后竖，而它整个的身子就立在一条后腿的蹄尖上，似乎一俟有动静就随时准备冲出去，沃特先生和麦克威利两人一边跟它低声说着话，一边又都密切注意着它。

“好了，”沃特先生说。“给它喝点水再把它带进去吧。”我们跟着他朝马厩门口那边走。“别因为它而泄气，”他说。“毕竟只是一场马赛

而已。”

“是啊先生，”赖克格斯说。“他们也是这么说的。多谢您给我们看马了。”

“谢谢您，先生，”我说。

“再见，”沃特先生说。“别让那些骡子久等了。今天下午赛马开始时再见吧。”

“不会的，先生，”赖克格斯说。

“好的，先生，”我说。我们往回走，再次走过马厩和赛马场。

“别忘了麦卡斯林先生交代过我们的事，”赖克格斯说。

“麦卡斯林先生?”我问道。“噢对了，”我说。这回我又没问是怎么回事。现在想起来，自己当时是知道的。或者也许当时我不愿相信自己是知道的；不愿相信自己才十一岁就会那么快失去新奇感，不愿保留一种错觉了；[1]也许要是我问了是怎么回事，就等于承认自己是这样的了。“那匹马真差劲，”我说。

“它吓坏了，”赖克格斯说。“昨晚上麦卡斯林先生就是这么说的。”

“昨晚上?”我说。“我以为你们都去看跑道了呢。”

“他要看那跑道干吗?”赖克格斯说。“跑道又不会动。他是去看那匹马的。”

“摸黑去看?”我说。“他们那边难道没人看守?马棚就没上个锁什么的吗?”

“麦卡斯林先生下决心要干什么他就一定要干成，”赖克格斯说。“你没看出这一点吗?”于是我们——应该说是我——没有回头去看。我们回到自己那块隐秘之地，那儿闪电——我是说铜矿——和另外那头骡子正在斑驳的树影下跺着脚甩动着尾巴，耐德蹲在帕夏姆大叔的马鞍旁，还有一个人隔着泉水跪坐在他们对面——也是个黑人；我差不多认识他，以前就认识他，见过他，总之有点面熟——这时耐德说话了：

“这是博博，”他说。这下一切都好办了。他也是麦卡斯林家的，博博·布钱普，路喀斯的表亲——路喀斯·昆塔斯·卡洛瑟斯·麦卡斯林·布钱普，祖母的母亲曾向她描述过老卢修斯的模样，据祖母说博博跟他长得（还有举止：一样的傲慢无礼，一样的刻板无情，一样的固执褊

狭）一模一样，只是肤色不同罢了。博博是布钱普家又一个没娘的孩子，谭尼姑姑把他养大直到他无法抵御外面世界的召唤于三年前来到了孟菲斯。“博博给闪电原来的主人干过活，”耐德说。“他是来看它赛跑的。”因为现在一切都好办了：只剩下一件让我们——应该说是让我——伤脑筋的事：博博应该知道汽车的下落。说实在的，那车不定就在他手上。不过那样猜不对，因为要真那样的话布恩和耐德早就二话不说从他手上把车子拿走了——突然间我明白了为什么那样猜不对了，因为我不想让事情变成这样；要是我们只用告诉博博让他手脚利索一点去把车子弄回来，那我们还在这儿干什么呢?我们何苦那么折腾那么担心呢?半夜三更把闪电伪装起来从爱刮皮的孟菲斯警察眼皮底下弄到火车站；铁了心地又是耍女人摆布男人的花招又是利用裙带关系，硬是把整整一节棚车从铁路系统里挖出来，把它送到帕夏姆；还没算上别的呢：得应付布奇，还有米妮的牙齿，还闯到帕夏姆大叔家闹得他家不得安宁，又睡不上觉，又是（对了）想家，还（又是我）连内衣都换不上；花了那么多力气费了那么多周折耍了那么多花招，就为了要用一匹不属于我们的马去参加赛马，去弄回一辆原来跟我们毫不搭界的汽车，而实际上要想弄回汽车，只需要打发家族里的某个黑人男孩去取就行了。明白我的意思吗?如果今天下午那场比赛能否取胜并不是关键；如果我和闪电并不是挡在布恩和耐德与祖父的怒气（即使不是他叫来的警察）之间的最后一块救命的挡箭牌；如果用不着赢得这场比赛甚至用不着去参加这场比赛，耐德和布恩也能回到杰弗生镇（那儿是耐德唯一熟知的家园，也是唯一能让布恩生存下去的环境），就像什么也没发生过一样，然后规规矩矩做人就像他们从来没出走过一样，那么我们所有人就都是在玩一个游戏，和男孩子玩的警察抓强盗的游戏没什么大区别。不过博博也许会知道汽车在哪儿；那也是允许的，是公平的；而博博是我们的人。我这样跟耐德说了。“我想我告诉过你别再操心那汽车的事儿了，”他说。“不是已经答应你到时候我会料理这事儿的吗?你要操心的事儿够多了：你得去参加一场马赛呢。这还不够你操心的吗?”他问赖克格斯：“行了吗?”

“我想是的，”赖克格斯说。“我俩一次也没回过头去看。”

“那兴许能成，”耐德说。然而博博已经走了。我没看到也没听到他是怎么走的；他转眼就不见了。“把桶拿过来，”耐德对赖克格斯

说。“趁这儿还太平无事，咱们快吃点点心吧。”赖克格斯把它取来了——是一个铁皮猪肉桶，上面还盖着一块干净的餐布，里面装着一片片玉米面包，中间夹着炸熏肉；泉水里还放着一桶酪乳。

“你吃过早饭了?”帕夏姆大叔问我。

“吃过了，”我说。

“那就别再多吃了，”他说。“再啃片面包喝点水就是了。”

“对，”耐德说。“你空着肚子会骑得更好。”于是他给了我一片玉米面包，我们全围着帕夏姆大叔的马鞍蹲在地上，中间地上是那只空桶；这时我们听见身后的土堆上有一两声脚步声，接着麦克威利说道：

“您好，波什姆大叔，早上好，尊敬的先生，”（那是在叫耐德，）然后他走下土堆，两眼已经——或者说还在盯着闪电。“没错儿，那是铜矿，那就好。这两个小伙子今天早上把沃特先生吓了一跳，他还以为你们大概会弄一匹别的马来冒充蒙他呢。是您让它参加比赛的吗，尊敬的先生?”

“叫他麦卡斯林先生，”帕夏姆大叔说。

“好的先生，”麦克威利说。“麦卡斯林先生。是您让它参加比赛的吗?”

“是个名叫霍根贝克先生的白人让它来参赛的，”耐德说。“我们这会儿正在伺候它呢。”

“你们除了铜矿以外没别的马伺弄了，真是太遗憾了，阿克隆说不定会赢的呢，”麦克威利说。

“我已经跟霍根贝克先生说过了，我亲口跟他说的，”耐德说。他咽了口口水。他不慌不忙地举起那桶酪乳，不慌不忙地喝了起来。麦克威利紧盯着他。他放下酪乳桶。“坐下来吃点儿吧，”他说。

“多谢了，”麦克威利说，“我已经吃过了。兴许霍根贝克先生来这么晚，就是在等着把另外那匹马带过来呢。”

“这会儿已经来不及了，”耐德说。“他只能让这匹上了。问题是，咱这儿唯一懂怎么看这匹马好坏的人，还知道该怎么不让它落在人家的屁股后面。这马不爱跑在前边儿。它只想跟在后头，等看到终点线了可以有样东西让它冲着跑跑了再追上去。我没见过它赛跑，不过我敢打赌，前面那匹马跑得越慢，它就越会当心不要跑到前面去，不然

它又没伴儿了——一直要到它看见终点线回过神儿来明白自个儿是在跑比赛时它才会冲上去。谁要想赢它，只要让它一直都在那儿平心静气地，等它明白了自个儿是在跑比赛时已经太晚了。有朝一日总得有人让它落在后面一大截，吓唬吓唬它，它才会当心。不过不会是这回。问题是，这儿唯一一个也知道这事儿的人，恰恰是不该知道的。”

“是谁?”麦克威利问。

耐德又咬了一口面包。“就是今天要骑另外那匹马的人。”

“那是我，”麦克威利说。“不至于帕夏姆大叔跟赖克格斯都没告诉过你这事儿吧。”

“那样的话你就该跟我聊聊，”耐德说。“坐下来吃吧；波什姆大叔这儿有的是吃的。”

“多谢了，”麦克威利又说了一遍。“呃，”他说。“沃特先生知道了是铜矿而不是别的马准会高兴的。我们还担心要去跟一匹新的马较量呢。咱们赛马场上见吧。”然后他就走了。不过我又等了一会儿才问：

“可你干吗要这么干呢?”

“我也不知道，”耐德说。“咱们说不定连用都用不上它。不过要能用上，咱们这会儿已经得手了。还记得今天早上我跟你说过，这趟赛马麻烦就麻烦在里面有那么多事儿全搅和在一块儿了?你看，这场地这村子都不是咱们的，就连着这马也不是咱自个儿的，顶多只能算是借来的，所以咱们得把什么都算进去。所以咱们接下来能做的，就是再多干几件对自己有利的事儿。咱们刚才干的正是这事儿。那边拴着的那匹马可是匹有证纯种马；它怎会不在孟菲斯或是路易斯维尔或是芝加哥这种地方跑马赛，却在这块蹩脚的乡下牧场上跑马赛，对手还跟咱们一样会从后门溜进来偷看?因为什么呢，因为我昨晚摸着感觉过它了，这东西是个软骨头，一旦落下六弗隆[2]就赶不上去了，再落下个五十英尺，你还没回过神来它就已经瘫下去了。眼下，那小家伙——”

“麦克威利，”我说。

“——麦克威利要操心的就是操纵好他那匹马，别让它跑岔了方向；他已经赢了两趟了，没准儿他觉得要是运气好的话，他还能把山

地伯爵[3]和派奇先生[4]双双从赛马场上刷下去哩。现在我们已经往他脑瓜子里塞了点东西了；他脑子里有了两件事儿而这两件事儿还不怎么合得到一块儿。所以咱们走着瞧吧。趁咱们等在这边的工夫，你到那边树丛后躺着歇会儿。消息已经传出去了，这儿准会有人溜进溜出刺探点儿情报，在那边他们就烦不到你了。”

我照办了。不过我没从头到尾都睡着；我听到了说话声；我用一个肘子撑起上半身睁开一只眼透过灌木丛看过去，其实我看不看都无关紧要：一样的工装裤，没打领结，帽子都给汗水湿透了，嚼着烟叶，蹲在地上，不慌不忙，话语不多，神秘莫测地看着那匹马。我也没一直醒着，因为等我睁开眼，发现赖克格斯站在我身边才知道时间已经过去了。那日光看起来已经过了正午了。“该走了，”他说。这时候闪电旁边只剩下耐德和帕夏姆大叔两个人了；要是他们都已经在赛场上了，那这会儿时间一定比我估计的还要晚。我本来以为布恩和山姆会来的，也许还有埃弗碧和瑞芭小姐。（不过没算上布奇；我连想都没想到他；也许瑞芭小姐真的已经彻底把他赶跑了，把他赶回到海德威克或随便哪个昨晚那接待员说的他应该呆的地方去了。我已经忘了他了；现在我明白了上午那么安静是怎么回事了。）我把这想法说了出来。

“他们还没来吗?”

“又没人让他们一定要上哪儿，”耐德说。“咱们这会儿用不着布恩·霍根贝克。快点。你可以遛遛它让它活动活动筋骨。”我上了马：旧麦克莱伦[5]式马鞍保养得无可挑剔，那保养得无可挑剔的旧骑兵辔头是帕夏姆大叔（或别的什么人）从那伟大事业[6]中得到的另一半战利品，而尽管那些终生未嫁的姑姨们说的正好相反，我岁数越大，就越是确信，不管是哪一方输掉了这场战争，决不会是我们。

“兴许他们在找奥蒂斯。”我说。

“兴许吧，”耐德说。“那倒是个找他的好地方，找不找得到是另一回事了。”于是我们出发了，帕夏姆大叔和耐德挨着闪电的脑袋走着；赖克格斯会把那辆骡车和另外那头骡子从公路上带过去，要是他能找到足够大的空地方把它们拴住的话。因为赛马场旁边的那片牧场已经爆满——四轮马车的组马被解开套具，掉转方向拴在拴牛枷或车子的后挡板上；两轮马车、骑用马和骑用骡就直接拴在栅栏上；现在

我们——应该说是我——能看到那些人了，有黑人有白人，不系领结穿着衬衫和工装裤，已经密密麻麻地聚集在栏杆边上，或是围在鞍具着装场周围了。因为任何事情只要把它的单纯与脆弱小心翼翼而又严严实实地保护在一层外壳之中，就会变得隆重辉煌，但民主却是实实在在可行的：林斯科姆上校，那位贵族，男爵，本地的君王，甚至都没到场。就我所知，没人知道他在什么地方。就我所知，也没人在乎他在什么地方。他拥有两匹马中的一匹（我仍然不清楚我骑着的那匹马是谁的），拥有我们即将在上面进行赛马的泥土、围住这片泥土的漂亮的白色栏杆以及与之毗邻、正饱受那些拴着的马车和骡车糟蹋的牧场，还有那些栅栏，其中整整一段已经被一匹不知是因为脾气犟还是受了惊的骑用马扳成一堆柴木，虽然如此却没人知道他在哪儿，看样子也没人劳神去想，也没人在乎。

我们到了鞍具着装场。真的，我们是有这么一个场地；凡是赛马所需要的东西我们应有尽有，除了，如耐德所说的，少了一个大看台和一个啤酒威士忌柜台；凡是别的赛马场有的东西这儿都有，并且这儿还有民主：两名裁判一位是车站的夜班电报员，另一位是麦克狄亚米德先生，车站餐馆的老板，据说他能把火腿切得很薄很薄，他就用靠这刀功赚的钱供全家人去芝加哥作了一次夏日旅行。我们的管事兼司仪是个驯狗员，也打些鹌鹑拿到市场去卖，眼下正保释在外，因为他介入了（也许是参与了，也许仅仅是当时在场）去年冬天发生在附近一家威士忌酒厂的一桩杀人案；我不是告诉过你这是最地道的自由意志，自行选择与自主经营吗?布恩和山姆在等我们。“我找不到他，”布恩说。“你们没看到他吗?”

“看到谁了?”耐德问。“跳下来，”他对我说。另外那匹马也在那儿，还是那么神经质，以我之见看上去还是那样差劲但赖克格斯说耐德说是胆怯。“呃，这匹马——”

“那该死的臭小子!”布恩说。“你今天早上说他会来的。”

“没准儿他躲在哪儿了，”耐德说。他回到我这边。“昨天这马都教了你些什么?那回你也是在跑两圈的跑道上练的。它教了你些什么?好好想想。”我拼命想。可还是什么都想不起来。

“什么都没教，”我说。“我只是在它看到你时不让它向你直冲过来。”

“对了，第一场你就这么做：让它保持在跑道中间一个劲地跑不要去惹它。一点也不要惹它；反正我们要输掉这第一场，跑完了拉倒——”

“输掉?”布恩问。“他妈的怎么——”

“你是想要自己来应付这场比赛呢，还是想让我来?”耐德问他。

“得，”布恩说。“不过，真该死——”然后他说：“你说那臭小子——”

“那我就换个方式问你吧，”耐德说。“你是想自己来应付这场比赛，让我去找那颗牙吗?”

“他们来了，”山姆说。“咱们没时间了。把脚伸给我。”他猛地把我举上马。就这样我们没时间了，没时间让耐德再给我讲解讲解或干点别的什么的了。不过我们也不需要；我们第一场的胜利（我们并没有赢；这只是一份日后付清的红利）并不能归功于我甚至也不能归功于闪电，而要归功于耐德和麦克威利；我直到事后才知道当时究竟发生了什么。由于我（显而易见）个子小，又（不仅仅是显而易见）缺乏经验，更因为另外那匹马的状态越来越难以控制，[7]于是由裁判规定、大家一致同意我们应该由马夫领到起跑线上，在那儿听到一声“开跑”再放开。我们便照办了，闪电表现得就像往常耐德在它身边、可以让它蹭蹭衣服和手时一样，阿克隆表现得就像（是我猜的，我只见过它一次）平时随便哪个人挨近它脑袋时一样，蹿来蹦去，跳着跃着，把马夫扯到这儿又扯到那儿，不过总算一点点靠近了起跑线；现在随时都可能起跑了；我似乎确实看到了那个杀人犯司仪鼓足了肺里的气，正要大喝一声“开跑”，这时我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我是说一连串事：耐德突然说：

“坐稳了，”于是我的头、胳膊、肩，全身上下都猛地绷紧了；我不知道他用了什么东西——是钻子，碎冰锥，还是他手掌心里没准握着一枚钉子，闪电猛地一下弹起往前一跃；那声音并没有大喝一声“开跑!”因为他根本没这么喊，相反却在大声嚷嚷：

“停下!停下!吁!吁！”我们——我是说我和闪电——便停了下来，看到牵阿克隆的那个马夫还跪在给阿克隆甩趴下的那个地方，而阿克隆和麦克威利已全速冲入第一圈，麦克威利在它背上拉锯般抽放着缰绳，把它的整段脖子拼命勒向一侧。不过它已经发性子了，司仪和三

四个看客横穿过赛场企图在直道上把它拦住，那大叫大嚷的劲儿满可以让山姆那在两个旗令停车站之间飞驰的火车停下来呢。不过这时麦克威利已经让它放慢下来，现在只是个选择问题了：不管是继续绕着跑道跑还是掉转头往回走距离都是一样的，麦克威利（或者也许是阿克隆）选择了前者，这时耐德在我膝旁急速地小声说道：

“不管怎么说，咱们比他们少跑了半英里。这回你得自己来了因为那些裁判会——”果然没错；他们已经过来了。耐德说：“记住，这一场输赢都无所谓——”然后他们就果然这么干了：取消了他的资格。虽然他们什么也没看见：只看到他在开跑令前就松开了闪电的头。于是这回我从人群里找了个自告奋勇的看客上来拉住闪电的头，麦克威利狠狠地瞪着我，阿克隆在他胯下又蹿又跳，马夫艰难地把它一步步牵回到位置上。这一次手掌伸到麦克威利那一边去了。明白我的意思了吗?就算非德行对乡下的马赛一窍不通她也用不着搞懂：只要给我山姆，通过某种原始而无知觉的过程，譬如潜移默化或就把我俩放置在一起，我就能在恶行的道路上更进一步。[8]我甚至都没等闪电套好辔头，我也不知道为什么：我给它重新上好嚼子（那名自告奋勇的马夫帮了我不小的，可以说是很大的忙，是他单独给我和闪电发令的）并固定住；这时我清楚地看到了阿克隆的马夫的脚踝，而阿克隆已经在它的第二圈跑道上连跃了两下，我和闪电还站着没动呢。不过这回麦克威利在它到达弯道之前就控制住了它，因此应急小队不光先赶到了直道上，还拦截住了阿克隆把它带了回来，这样我们的——我和耐德的——净赚距离也不过只有六弗隆，其中最后那一弗隆还成问题。不过我们的主要战果是麦克威利；他这时不光气得发疯，而且还给吓怕了，他又恶狠狠地瞪着我，眼睛里不光光是怒火，这会儿两名马夫牵着阿克隆一直等到我们差不多就位了，我和闪电站得很靠外边以便腾出地方来给他们，就在这时传来了那一声“开跑”。

这下什么都不用说了。我们冲了出去，闪电英姿飒爽跑得挺卖力，说实话，你能要求的一切品质它这会儿都具备了，只是少了股急切劲，它的头脑还没意识到这是一场比赛呢。麦克威利这会儿在尽力控制住阿克隆不让它跑得太快，这样在第一圈上我们在定速度，跑在前面的闪电孤独感油然而生，越跑越慢，直到阿克隆赶上来超过了我们，麦克威利怎么弄它都不管用；这时闪电有了伴儿，也开始再次往

前冲，第二圈它放开了步子，和阿克隆只相差一颈。我们的看客都已经开始大声吆喝起来了，好像觉得他们押的钱值似的。这时候终点线已经在前面了，麦克威利拿鞭子狠命地抽了阿克隆一下，都差点抽到闪电；还有二十英尺，我们只要冲一下就能超过麦克威利。可这二十英尺不存在了，麦克威利回过头来最后狠狠地瞪了我一眼，目光中既含着怒火和恐惧，也不乏胜利的得意。我让闪电放慢了速度掉转身子，看到这么一幅景象：不能说是在打架，简直是一场骚乱，裁判席四周的人群中间那一块看客的脑袋、肩膀和后背密密麻麻地沸腾了，突然布恩从中站了起来，就像一堆李树丛中钻出来的一棵小松树，他的衬衫差不多给撕破了，被两三个人紧拽着的胳膊像连枷似的挥动着：我看得出他在咆哮。随后他便不见了，这时我看到耐德沿着跑道朝我奔来。接着布奇和另外一个人从人群中钻出来朝我们走来。“怎么了?”我问耐德。

“不管它，”他说。他一手接过辔头，另一只手已经伸进屁股口袋里去了。“又是那个布奇；别管它是怎么回事儿。给。”他把手伸到我面前。他并不慌张，只是很迅速。“拿着。他们不会来为难你的。”这是一个布做的烟草袋子，里面有块山核桃大小的硬硬的东西。“把它藏好了，好好保管。别弄丢了。记住谁给的就行了：耐德·威廉·麦卡斯林。记得住吗?密西比州杰弗生镇的耐德·威廉·麦卡斯林。”

“记住了，”我说。我把它放到自己的屁股口袋里。“可这是——”他连话都没让我说完。

“尽快找到波什姆大叔，和他呆在一块儿。别去管布恩和别的人了。要是他们逮到他，别的人准会给一块儿逮住的。快点去找波什姆大叔，跟他呆在一块儿。他会知道该怎么办的。”

“好的，”我说。布奇和另外那个人这会儿已经到了跑道的入口了；布奇的衬衫也有一部分不见了。他们正看着我们。

“就是它吗?”他身边那人问。

“没错，”布奇说。

“把那匹马带过来，伙计，”那人对耐德说。“这马我要带走。”

“坐着别动，”耐德对我说。他把马牵到他们等着的那地方。

“下来吧，小家伙，”那人对我说，口气挺和善。“我要的不是你。”我下了马。“把缰绳给我，”他对耐德说。耐德照办了。“不要加

鞍，我要把你带走，”那人对耐德说。“你被捕了。”

---

[1] 指耐德说过要他们不要回头看。卢修斯可能知道对方会跟踪过来看他们的马，但不愿问个清楚，宁可保留一点新奇感。

[2] 长度单位，一弗隆等于八分之一英里。

[3] 从上下文来看，应该是当时十分著名的两匹赛马的名字。

[4] 从上下文来看，应该是当时十分著名的两匹赛马的名字。

[5] 麦克莱伦（1826—1885），美国将军，南北战争初期曾任联邦军总司令（1861—1862），有功于保卫首都及整顿全军，但出击犹豫，坐失战机，被林肯总统撤职。

[6] 指南北战争。帕夏姆大叔在南方，参加南军与北军作战。

[7] 指那匹马神经质，精神紧张。

[8] 上一回耐德偷偷地在喊口令之前往闪电屁股上扎了一下，让闪电先跑，带动阿克隆也跟着跑，因为阿克隆很神经质，一跑就停不下来，可以让它耗掉点力气。这回耐德被取消资格后，由山姆接他的班，偷偷地直接往阿克隆屁股上扎一下，闪电站着没动，阿克隆又往前直冲，故有卢修斯评论山姆的这段话。

第十一章

我们也马上就要给人群围住了。我们站在那儿，跟布奇和另外那个人面对面，那人这会儿牵着闪电。“这是干嘛，白人伙计?”耐德问。

“是去监狱，伙计，”那人说。“咱们这儿就是这么称呼它的。我不知道你们那儿把它叫做什么。”

“没错，长官，”耐德说。“我们家那儿也有这个。只不过他们抓人时总会说理由的，即使对黑人也不例外。”

“哟，还是个律师，”布奇说。“他要先看文件，就给他看吧。——没事儿，我来。”他从屁股口袋里掏出一样东西：是个脏兮兮的信封，里面有一封信。耐德接了过来。他静静地站在那儿，手里拿着这封信。“你对此有何感想，”布奇说。“大字儿不识一个，倒想看文件。拿鼻子去嗅吧。没准儿还挺香的哩。”

“没错，长官，”耐德说。“没问题。”

“要是不满意就别假装满意，”布奇说。

“没错，长官，”耐德说。“没问题。”这会儿我们已经给人群围起来了。布奇把信从耐德手里拿回来，放回到口袋里，对他们说：“没什么，伙计们；只是这马到底属于谁，在法律上有点小问题。比赛没有取消。第一场比赛结果继续有效；剩下两场推迟到明天。后面的人听得到我的话吗?”

“没准听不到，要是打的赌也给取消了的话，”有一个声音说。人群里一阵哄笑，接着又是两三阵哄笑。

“我吃不准，”布奇说。“谁要是去年冬天看过这匹孟菲斯马跟阿克隆跑的那两场，还往它身上下赌注，我敢说没等他押上去这钱就已经泡汤了。”他等了一会儿，可这回没有人笑；随后那声音——或者也许是另外一个声音——说：

“沃特·克莱普也是这么想的吗?要是再跑十英尺，那匹红棕马就会

把它打败的。”

“好吧，好吧，”布奇说。“明天再说吧。什么都没变。下两场不过是推迟到明天罢了。五十块钱一场的赌注还押着，林斯科姆上校还只赢了其中的一场呢。得了，快走吧；我们还得把这匹马和这些证人带到城里去把事情搞清楚了，明天才好继续比赛呀。哪位兄弟帮我往后面喊一声，把我的萨里马车赶来。”随后我看到了布恩，比整个人群高出一个头。这会儿他的脸已经显得很镇静了，不过上面仍然留着一道道血痕，有人（我原以为他会给戴上手铐的，可他没戴；我们终究是个民主国家；他仍然只是个少数民族，不是异端分子）把他那件撕破的衬衫的袖子系在他脖子上不至于让他光背。随后我又看到了山姆；他在人群中极不惹眼；他第一个拨开人群挤上来。“好哇，山姆，”布奇说。“我们花了整整半个钟头想接近你，可你不让。”

“你他妈一点没错，我是不让你们靠近，”山姆说，“我再问你一遍，这可是最后一遍了。我们是不是被捕了?”

“谁是不是被捕了?”

“霍根贝克。我。还有那边那个黑人。”

“又来了一个律师，”布奇对另外那人说。这回我很快就明白过来，他就是帕夏姆的治安官，就是瑞芭小姐昨晚上跟我们讲起过的那个人：在他的地盘上，布奇尽管有警徽和手枪，也不过跟我们一样是个外来客，是又一个（我是说布奇）三十英里外海德威克县衙门里的县巡官办公室根据裙带关系备案任命的没有职位的官。“没准儿他也想看看文件。”

“不，”另外那人，那个治安官，告诉山姆说。“你可以爱上哪就上哪。”

“那我就回孟菲斯去找个治安官，”山姆说。“我是说去找个讲理的治安官，像我这种人走到他身边，身上的裤子和内衣不会给扒掉。要是我今晚不回来，明儿一早准到。”他已经看到我了，便说：“快过来。你跟我一块儿去。”

“不，”我说。“我要留在这儿。”治安官看着我。

“要是你想去，可以和他一块儿去，”他说。

“不，长官，”我说。“我要留在这儿。”

“这孩子是谁的?”治安官问。

“他是和我一块儿的，”耐德说。治安官又问了一遍，就好像耐德压根儿没开口，压根儿就没这个声音似的：

“是谁把他带到这儿来的?”

“是我，”布恩说。“我是替他父亲干活的。”

“我是替他祖父干活的，”耐德说。“我们说好了要照顾他的。”

“坚持一下吧，”山姆说。“我争取今晚赶回来。然后咱们就可以处理各种事儿了。”

“你回来以后，”治安官说，“别忘了自己不是在孟菲斯也不是在纳什维尔。你连在海德威克也算不上，只能说原则上算。你现在踩着的这块地方，还有你以后每次在那边车站跳下火车时脚踩到的地方，是四号辖区。”

“这下可跟他们讲清楚了，法官，”布奇说。“这里是田纳西州帕夏姆自由邦。”

“我这也是在跟你说，”治安官对布奇说。“没准你最应该下点功夫记住这一点。”萨里马车到了他们拘押布恩的地方。治安官示意耐德上车。突然布恩挣扎起来了；耐德在跟他说着什么。随后治安官转过身来对我说：“那个黑鬼说你要跟帕夏姆·胡德一起回家去。”

“没错，长官，”我说。

“我可不赞成——一个白人小男孩跟一家子黑鬼呆在一块儿。你跟我回家去。”

“我不去，长官，”我说。

“去，”他说，不过口气仍然很和善。“快点，我忙着呢。”

“有些事儿你管不了，”耐德说。治安官一下变得一动不动，身子半侧着。

“你说什么来着?”他问。

“有些事儿治安官管不了，得让老百姓来管，”耐德说。治安官又一动不动地站了一会儿——他比你一开始估计的要老，身材瘦削，挺硬朗的，但是比估计的要老，不管是口袋里还是别的地方都没揣着枪，而且要是他有警徽的话，你也是看不到的。

“你说得有道理，”他说。他对我说：“你想呆在那儿吗?和老波什姆在一块儿?”

“是的，长官，”我说。

“好吧，”他说。他转过身去。“上车，伙计们，”他说。

“您打算怎么处置这黑鬼?”布奇问。这会儿他已经从牵萨里车过来的那人手里把缰绳接了过来；他的一只脚已经踩在脚镫上，打算爬到车夫的座位上去了；布恩和山姆这会儿已经坐到了后面。

“让他骑你的马?”

“你骑我的马，”治安官说：“上去，伙计，”他对耐德说。“这儿你驾车最拿手了。”耐德从布奇手中接过缰绳跳上车去，把车子前轮一转让治安官上去坐在他身边。布恩还在朝下看着我，他的脸给打得青一块紫一块，不过脸色平静，血迹正在慢慢干结。

“跟山姆一块儿走吧，”他说。

“我没事的，”我说。

“不行，”布恩说。“我不能——”

“我认识波什姆·胡德，”治安官说。“要是我不放心他，今晚就会回来接他走的。开车吧，伙计。”他们往前走了。他们走掉了。只剩我一个了。我是说，两个猎人在树林里或旷野上分头行动，过一会儿再碰头，甚至要到夜晚在营地再碰头，假如在这种情况下把我独个儿撂下，我也不会觉得这般孤单。其实，我决非孤单一人。我好像一个孤岛，周围是一场子给汗水浸湿的帽子、没系领结的衬衫和工装裤，那些陌生的叫不上名字的脸在我环顾四周看着他们时都已经从我身边移开了，没有一个人告诉我行还是不行，去还是留；我这个已经被遗弃过一次的人再度遭到遗弃；在十一岁当口，你并没有大到值得被人如此遗弃；你仿佛将在这种状态下被冲刷掉，消除掉，溶解掉，蒸发掉。终于人群中有一个人说：

“你在找波什姆·胡德是吗?我想他在那边他自个儿的骡车边等着你哩。”他果然在那儿。别的马车和骡车这会儿正在离去；大部分车子和所有的骑用马和骑用骡都已经走了。我朝那骡车走过去随即停下脚步。我也不知道为什么，就是停下了脚步。兴许是因为没别的路好走了。我是说，再往前走一步都没地方了，直到有人挪了挪骡车。

“上车吧，”帕夏姆大叔说。“咱们回家等赖克格斯。”

“赖克格斯，”我说这话的样子就好像自己压根儿没听到过这名字似的。

“他骑着骡子到城里去了。他会搞清楚到底是怎么回事然后回来

告诉我们。他会问清楚今晚上几点钟有火车去杰弗生。”

“去杰弗生?”我问。

“那你就可以回家了。”他没怎么朝我看。“要是你想回去的话。”

“我还不能回去，”我说。“我得等布恩呢。”

“我说了要是你想回去的话，”帕夏姆大叔说。“上车。”我上了车。他赶着车穿过牧场，上了大路。“把大门关上，”帕夏姆大叔说。“这会儿该有人记得把大门关上了。”我关上大门，回到车上。“你赶过骡子拉的车吗?”他问。

“没赶过，先生，”我说。他把缰绳递给我。“我不知道该怎么赶，”我说。

“那你这会儿就可以学了。骡子可不像马。要是马的脑袋里有个错念头，你只要给它换上一个就行了。一般说来怎么都成——给它一鞭或策它一下，或者只要冲它吆喝几下吓唬吓唬它。骡子可不一样。它脑袋瓜里可以同时有两个念头，要想让它改变其中的一个，就得装得好像是它自个儿先想到要改变的。它想得可不一样，因为骡子是有灵性的。不过骡子也是个绅士，要是你对它彬彬有礼恭恭敬敬，也不收买它也不吓唬它，它也会对你彬彬有礼，恭恭敬敬的——只要你不去侵犯它。这下你明白为啥不能像宠一匹马似的宠骡子了吧：它知道你不爱它：你只是在想办法骗它干一件它自个儿已经不打算干了的事儿，这就刺伤了它。你就这样驾驭它。它认得回去的路，也知道这会儿拉着缰绳的不是我。所以你要做的就是用这绳子告诉它你也认得回去的路可它是住在本地的，况且你还是个小孩所以你想让它走在前头。”

我们往前走着，这会儿速度不紧不慢，那骡子灵巧利索，扬起的尘土还没有一匹马扬起的一半多；我已经能感觉到帕夏姆大叔说的意思了；顺着缰绳传到我手上来的不光光是力量，还有智慧，灵性；它不光光有能力，必要时还乐意在两个抉择间毫不犹豫地作出正确的选择。“你在家里都干些啥?”帕夏姆大叔问。

“我每星期六干活。”我说。

“这么说你准备攒点钱。你打算用它买什么呢?”于是忽然间我的话匣子打开了。我告诉他关于小猎犬的事：我如何想成为像扎克表兄一样的猎狐能手，扎克表兄又如何告诉我学艺的唯一途径就是带一群

小猎犬去猎野兔；父亲又如何每星期六在牲口棚付给我一毛钱，并且不管我存了多少钱，父亲都会替我把余下的补足了，让我买第一对小猎犬开始组建我的猎犬队，这得花十二块钱而我已经有八块一毛钱了；然后，又是忽然之间，我哭了起来，号啕大哭：我累坏了，不是因为那场一英里的马赛，因为我以前有一次骑马跑得比这还长，虽然那不是在赛马；也许是因为早上起得早，还要在村子里赶来赶去，连午饭也没吃上，只吃了一片玉米面包。也许就是因为这个：我只是饿了。不过反正，我坐在那儿，婴儿似的号啕大哭，靠在帕夏姆大叔的衬衫上，哭得比亚历山大，甚至比莫里还凶。帕夏姆大叔一手搂着我另一只手把缰绳从我手上接过去，一句话都没说。直到最后他才说："现在别哭了。咱们快到家了；咱们进屋前你正好有时间在水槽里把脸洗一洗。你不想给女人家看到你这个样吧。"

我照办了。也就是说，我们先把骡子从车上解开给它喝了水再挂好挽具，给它浑身上下刷个干净然后关入厩内给它喂食再把车子推回车棚，然后我用饮水槽里的水抹了把脸用骑马护套胡乱地擦干了，随后我们就进了屋。晚饭——也就是晚餐——已经做好了，尽管这会儿五点还没到呢，乡下人，农夫，五点钟吃晚饭；我们便坐下：帕夏姆大叔和他女儿还有我，因为赖克格斯还没从城里回来，帕夏姆大叔说："你在家里也做饭前祷告的吧，"我说：

"是的，"于是他说：

"低下头去，"我们便照办了，他便念了祷告，念得简短谦恭而不失庄严，毫无卑躬屈膝之色：这是一个有尊严有头脑的人向另一个有尊严有头脑的人在说话：通知上天我们要开始吃了并为这种权利感谢它，但同时又提醒它它也不是没人帮忙的；要是没有叫胡德或布里金斯（这么说这就是赖克格斯和他母亲的姓了）的人辛苦劳作，这份答谢只能给差不多空空如也的盘子增光而已，随后他说了"阿门"便打开折叠好的餐巾把一角塞进领子里，就跟祖父的动作一模一样，然后我们便吃了起来：那几盘冷冰冰的蔬菜本应在乡下十一点的时候就热乎乎地吃掉的，不过有热的小圆饼还有三种腌果，还有酪乳。况且这会儿连太阳都还没下山呢：黄昏的时间多么漫长，就算过了黄昏，还有漫长的夜晚，漫长的深夜，而我连自己今晚会睡哪儿睡在什么上面都还心里没底呢，帕夏姆大叔坐在那儿用一根和祖父那根一模一样的牙

签剔着牙，他像看幻灯片似的看出了我的心思：“你想去钓鱼吗?”我其实并不太想去。可我不能让人觉得我已学会想要——或者也许是想要学会——那么长时间坐着不动了。于是我马上就说：

“想去的，先生。”

“那就跟我来。到那会儿赖克格斯也该回来了。”有三根钓竿挂在后面走廊墙上的两枚钉子上，钓竿上钓线浮子坠子钩子一应俱全。他取下其中的两根。“来，”他说。工具棚里有个铁皮桶，盖子上有用钉子凿穿的洞眼。“这是赖克格斯的蟋蟀桶，”他说。“我自个儿也喜欢虫子。”虫子装在一个浅浅的盛满泥土的木碗里；他——不，是我；我说：

“我来，”就从他手里接过那个破叉子把那些长长的还在拼命挣扎的虫子从泥里挖出来，装到一个铁皮罐里。

“来，”他说，把钓竿往肩上一扛，走过牲口棚拐弯往河滩走去，并没走多远；一条给踩得很平整的小径先穿过黑莓丛再穿过柳树丛，一直伸到河边，河水似乎轻柔地收集起逐渐暗淡的光线然后又轻柔地将它反射回去；这儿居然还有一根木头可以供人坐在上面。“我闺女就在这儿钓鱼，”他说，“我们管它叫玛丽湾。不过这会儿你可以在这儿钓鱼。我就在河堤那边。”随后他就走了。这会儿光线在迅速暗淡下去；夜晚很快就要来临了。我坐在那根木头上，耳边是蚊子轻柔的嗡嗡声。这不会太难：只要在必要时说一句〖＝B10〗我什么都不想〖＝B11〗就可以了。过了一会儿我想起要把钩子放进水里，这样我就可以看看夜晚降临时浮子要多久才能完全消失在黑暗中。随后我甚至还想到了要把赖克格斯的一只蟋蟀放到钩子上，不过蟋蟀不大容易捉到况且赖克格斯住在河边会经常钓鱼自然用得着这些蟋蟀。于是我便对自己说〖＝B10〗我什么都不想〖＝B11〗；这会儿浮子漂在水上了，看得比什么时候都清楚；很可能它会最后一个消失在黑暗中，因为河水本身将倒数第二个消失；这会儿我既看不到帕夏姆大叔也听不到他的声音，我不知道他离他说的河堤那边还要远多少，眼下正是最好的时机，我可以像个小孩子一样想哭就哭，只不过像个小孩一样哭又有什么用呢，纯粹是浪费，周围又没个人知道或是表示一下同情——假如你需要同情或者其实是想要回家的话，因为你想要的其实只是换上一张熟悉而柔软的床在上面睡觉；这会儿三声夜鹰在叫唤了，

河那边不知什么地方还有一只猫头鹰，听声音还是只挺大的猫头鹰；兴许那边有挺大的林子，要是赖克格斯的（或者没准是帕夏姆大叔的）猎狗昨晚追奥蒂斯真那么棒，那它们一定能对付兔子或浣熊或负鼠。于是我便问他了。这会儿天色全黑已经有好一阵子了。他在我身后轻声说；我到那时候才听到他的声音：

“鱼咬钩子了没?”

“我钓不来鱼，”我说。“你的猎狗怎么样?”

“挺棒的，”他说。他连嗓音都没提就叫了声：“外公。”帕夏姆大叔的白衬衫在黑暗中反光，他朝我们走来，赖克格斯拿起那两根钓竿，我们跟在后边，又上了那条小径，两条猎狗在那儿等着我们，接着我们又进了屋子，走到灯光下，一盘盖着餐布的晚饭已经给赖克格斯准备好了。

“坐下，”帕夏姆大叔说。“你可以边吃边说。”赖克格斯坐下了。

“他们还没走，”他说。

“还没把他们带到海德威克?”帕夏姆大叔问道。“波什姆没有监狱，”他告诉我说。“他们把咱们的人锁在学校后面小木棚里等着带到海德威克去蹲监狱呢。嘿，对了。他们还从来没抓过女人呢。”

“不是这么回事，”赖克格斯说。“女士们还在旅馆里，有人在门口看着。只有霍根贝克先生一个人呆在小木棚里。考德维尔先生坐三十一次车回孟菲斯去了。把那小子一道带去了。”

“奥蒂斯?”我问道。“那颗牙弄回来了吗?”

“他们没说，”赖克格斯边吃边说；他飞快地瞥了我一眼。“还有那匹马也没事儿。我去看过它了。在旅馆的马棚里。考德维尔先生临走前替麦卡斯林先生付了笔保释金这样他可以照看那匹马。”他吃着饭。“九点四十分有趟火车去杰弗生。咱们抓紧点儿还能赶得上。”帕夏姆大叔从口袋里掏出一块硕大的银表看了看。“还来得及，”赖克格斯说。

“我不能回去，”我说。“我得等在这儿。”帕夏姆大叔把表放了回去，站起身来，叫道，声音并不响：

“玛丽。”她在起居间里；我一点声音都没听到。她走到了门口。

“我已经弄好了，”她说。她对赖克格斯说：“你的地铺在客厅里。”然后她对我说：“你就睡赖克格斯的床，就你昨晚上睡过的那

张。”

“我用不着睡赖克格斯的床，”我说。“我跟帕夏姆大叔睡就行了。没事儿的。”他们都怔怔地看着我，模样儿都差不多。“我常跟老板一块儿睡，”我说。“他也打呼噜的呢。没事儿的。”

“老板?”帕夏姆大叔问。

“我们就是这么叫我爷爷的，”我说。“他也打呼噜。没事儿的。”

“随他便吧，”帕夏姆大叔说。我们进了他的房间。他那盏灯的瓷灯罩上描着花，房间一角一个金色的画架上有一幅很大的镶着金框的肖像：是个女人，不是很老，不过穿着老式的衣服；床上有一条鲜亮的百衲被（跟赖克格斯那条很像），虽然眼下是五月份，壁炉里还燃着暗火。房间里有把椅子，还是把摇椅，不过我没坐上去。我只是站在那儿。随后他又进来了，这会儿他穿了件长睡衣在给那块银表上发条。“把衣服脱了，”他说。我便脱了衣服。“你妈在家里让你这个样子上床吗?”

“不是的，先生，”我说。

“你啥都没带是吗?”

“是的，先生，”我说。他把表搁在壁炉架上，走到门边说，

“玛丽。”她应了一声。“把赖克格斯的干净衬衫拿一件过来。”过了一会儿她从门缝里把衬衫递了进来。大叔接过衬衫。“给，”他说。我上去接过来穿上了。“你们是说此刻我将上床就寝还是跪下来?”

“是跪下来的，”我说。

“做祷告吧，”他说。我在床边跪下做了祷告。床已经铺好了。我钻进被窝，他吹灭了灯，我又听到了床的响声，然后——今晚上月亮得很晚才能爬得老高，不过这会儿光线已经够亮了——我看到他了，在白枕头、白髭、白帝髯的映衬下他全身黑白分明，他仰面躺着，两手合在胸前。“明儿早上我带你到城里去，咱们会见到霍根贝克先生。要是他说你在这儿能做的都已经做了可以回家去了，你走不走?”

“那我就走，先生，”我说。

“睡吧，”他说。因为他话还没出口我就知道这正是我想要的，是我大概打昨天起就一直在盼着的：回家。我是说，没人喜欢受挫折，可有时候人难免要倒霉；你只能坚持住。布恩和耐德还没打退堂鼓，不然他们这会儿也不会在那地方了。兴许他们也不会说我打退堂鼓

了，因为是他们叫我回家去的。兴许我只是太小，太稚嫩了；兴许我只是算不来自己在其中到底参与了多少，要是他们有个比我大一点或年长一点或者也许只要聪明一点的人，我们就不会被挫败了。明白吗?就是这样：我说的这些好像都挺头头是道，合情合理，甚至是无可非议的，而事实上，我不过是想回家可就是没有足够的勇气这么说，更不用说这么去做了。因此，既然现在我终于承认了自己不光败下阵来而且还是个胆小鬼，我就应该能心安理得地像个婴儿似的入睡了：帕夏姆大叔已经睡着了，几乎没怎么打鼾（他真该听一回祖父打鼾）。可那也无关紧要，既然我明天就独自回家了——既没有偷来的马，也没有良心发现要死守贞操的妓女，没有跑腿的普尔曼列车员，没有耐德，没有布恩·霍根贝克，上回他从父亲手心里溜掉，这回他又故伎重演——他们都不会来打搅我睡觉了，没等我挣扎着爬起来走到外面，走进白昼，走进阳光，就听到了声音，两三声大叫大嚷，帕夏姆大叔那一边的床已经空了，这会儿我听到了屋子外面传来的嚷嚷声。

“喂，喂。赖克格斯。赖克格斯。”我一骨碌爬起，跳下床，冲到窗口，从那儿看出去可以看到前院。是耐德。他把马带来了。

第十二章

于是，下午两点，我和麦克威利便又一次坐上了各自的（反正他的是如此）又蹿又跳的坐骑——我们昨天已经把克莱普先生吓坏了，所以这回抓阄来确定谁跑最里圈，麦克威利赢了——摆好架势等着发令官（也就是那个驯狗师兼飞禽市场捕猎商兼杀人犯）的那一声“开跑!”

不过在这之前还有几件事要交代一下。其中之一便是耐德。他看上去很糟糕，简直是一塌糊涂。不光是因为缺觉；我们大家都没睡够。不过离开杰弗生之后的这四个夜晚我和布恩至少都是在床上过的，而耐德只在床上过了大约两夜，其余两个晚上一个是在棚车里和马一起度过的，另外一个是和这匹马在马厩里一块儿过的，这两次充其量最多都只能睡在干草上。他的衣服也不像样。衬衫脏兮兮的，那条黑裤子也好不到哪里。我的衣服至少有几件前天晚上埃弗碧替我洗过了，可耐德这身衣服到现在才刚脱下来呢，这会儿他正坐在餐桌边，穿着帕夏姆大叔的一套褪色的干净工装裤和工作茄克，玛丽又是替他洗衬衫，又是想方设法挽救他那条裤子，我跟他一道吃着早饭，帕夏姆大叔坐在一边听他说。

他说天亮前一会儿其中一个白人——不是波利莫斯先生，即那治安官——把他从睡着的那几捆干草上叫醒让他带上马离开镇子——

“就你和闪电?布恩和别人没走?”我问。“他们在哪儿?”

“给那些白人关着，”耐德说。“我就说，多谢您了，白人伙计，然后拉着闪电就——”

“怎么会这样?”我问。

“你管它呢!咱们眼下只要下午两点站到起跑线后边赢它两场，把老板的车子赚回来就回杰弗生去，咱压根儿就不该离开那儿——”

“咱们不能丢下布恩不管，”我说。“要是他们把你和闪电放了，那干吗不把他也一块儿放了?”

“听着，”耐德说。“赛马的事儿已经够咱们忙的了。快点吃完饭回去躺下歇着，到时候我会叫你——”

“别跟他扯谎了，”帕夏姆大叔说。耐德头低在盘子上，狼吞虎咽地吃着。他累了；他的眼白都不只是微红，而是血红血红的了。

“布恩·霍根贝克先生这阵子不会上哪儿去的，这会儿他好好在牢里呆着呢。今天上午他们要把他带到海德威克去严严实实地关起来。不过不管它。咱们要干的——”

“跟他说实话，”帕夏姆大叔说。“自打你们把他带到这儿他啥事儿都挺过来了；你凭啥以为剩下的事儿他会受不了，要等你们把这事儿了结了再带他回去?这些事儿他不也得看在眼里，就在我这院子里屋子里，还有在我那牧场上，更别提在城里他八成已经看到过的事了——那家伙死缠着那姑娘，那姑娘想方设法躲着他，居然只能找这个十一岁的小家伙帮忙!她不找布恩·霍根贝克不找治安官也不找哪个大一点的白人，这些人她都指望不上，偏偏只有靠他!跟他说实话。”而此时我内心已经有声音在喊〖＝B10〗不，不，别问，让它去，让它去。〖＝B11〗我问道：

“布恩怎么了?”耐德闷头在盘子上方咀嚼着，眨巴着红红的眼睛就跟里面有沙子似的。

“他揍了那警察。那个布奇。都快把他给揍扁了。他们在放我和闪电之前就把他给放了。他一会儿都没歇着。他直冲到那姑娘跟前——”

“是瑞芭小姐，”我说。“是瑞芭小姐。”

“不是她，”耐德说。“是另外那个。那个大个儿。我还没听人叫过她名字哩。——就揍了她然后转身就——”

“他打了她?”我问道。“布恩打了埃弗——科丽小姐?”

“她是叫那名字吗?没错儿。——然后他就转身直冲回去找到那警察劈头就揍，连枪带人的，一直到他们把他拉开——”

“布恩打了她，”我说。“他打了她。”

“一点没错，”耐德说。“就是因为她我和闪电这会儿才得以脱身。那个叫布奇的发现自个儿没别的法子好把她搞到手，后来他发现咱们还有布恩非得赢了今天这场比赛才敢回去，而要赢了这场比赛又全得靠闪电，他就把闪电关了起来。事情就是这样。就这么回事；波什姆

大叔刚才跟你说了他礼拜一都看到了这事儿是怎么起来的，没准我也该看出来的，没准要不是忙着打理闪电，我是会看出来的，也没准要是我跟那个布奇再热乎一点——”

“我不信，”我说。

“没错，”他说。“就这么回事儿。就是倒霉，就那种防不胜防的倒霉事儿。他准是礼拜一不知在哪儿正好看到她了，一下就想到只要有那警徽和手枪就成，这地方一向只要有这两样东西就足够了。只不过这回行不通了，他得另想办法。果然，还有闪电呢，咱们得指望它来赢了比赛才能弄回老板的车子好回家去——”

“不!”我说。“不!不是她!她根本不在这儿!她昨晚上跟山姆回孟菲斯去了!他们只是没跟你说!一定是另外什么人!一定是另外一个人!”

“错不了，”耐德说。“是她。礼拜一你在这儿看到的。”哦对了；还有那天下午坐马车回去的路上，还有在医生的诊所里，还有那晚上在旅馆里，直到瑞芭小姐把他吓跑，我们——反正我是如此——以为他再也不敢来了。因为瑞芭小姐也只不过是个女人。我问：

“为什么没人帮帮她?没有一个男人去帮帮她——那个人，那个把你和闪电带走的人，他告诉山姆和布奇他们在孟菲斯或纳什维尔或海德威克可以爱干什么就干什么，可在波什姆这儿得听他的——”我说着说着就叫了起来：“我不信!”

“这是真的，”耐德说。“是她换来了闪电今天重新去赛跑的自由。我不是说我说布恩和其他人；布奇压根儿就不在乎我们这些人，兴许只想让布恩今天早上之前不碍着他就是了。他只想要闪电，只不过他得把我和布恩还有别人一起牵扯进去好让波利莫斯先生相信他。因为布奇把他也耍了，利用了，一直到今天早上发生那些事儿——要不就是布奇那会儿仇也报了，就说这事儿搞错了或者说不是这匹马，要不就是波利莫斯先生那会儿自个儿把事情一合计觉得其中有鬼就把我们一个个全放了，还没等他回过身来，布恩就上去揍了那姑娘然后一刻没歇掉头直奔布奇赤手空拳就想连枪带人拧下他的脑袋，这下波利莫斯先生更觉得其中大有文章了。波利莫斯先生也许个子不大，也许年纪一把；可他是个男人，是条汉子。听说他女人去年中了风眼下连条胳膊都动不了，儿子闺女又都成了家分出去住了，所以他得一天到晚替她洗身子喂她吃饭，抱她上床下床，还得做饭收拾屋子，除非有邻

居家的女人来帮忙。可光看他外表和干事儿的样子一点都看不出来。他走到那里面——其实我啥都没看到；都是听他们说的：两三个人按着布恩不让他动，另外一个拼命拦着布奇不让他趁着这当儿拿手枪揍他——他走到布奇跟前劈手就把那管枪从他手里夺了过来，又伸手把那枚警徽和他半件衬衫也扯了下来，然后就打电话到海德威克叫一辆汽车来把他们全送回牢里去，连同那些娘儿们。碰到娘儿们，他们管那叫牛郎罪。”

“是流浪罪，”帕夏姆大叔说。

“就是这话，”耐德说。“你爱叫啥就叫啥。我管那叫大牢。”

“我不信，”我说。“她已经不干了。”

“那咱们就该谢天谢地她又重操旧业了，”耐德说。“不然的话你、我以及闪电——”

“她已经不干了，”我说。“她跟我保证过的。”

“咱不是把闪电弄回来了吗?”耐德说。“咱这会儿不就只要让它去赛跑就行了吗?山姆先生不是说他今天就回来而且会知道该怎么办，到时候我、你和布恩就等于已经回到家了吗?”

我坐在那儿。时间还早。我是说，这会儿也才八点钟。今天天会很热，这是今年第一个热天，预示着夏季的到来。你看，光一遍又一遍地说〖＝B10〗我不信〖＝B11〗只能管用一会儿；一旦这些话，这些嚷嚷声，平息下去，那种感受——痛苦，愤怒，怒不可遏，悲哀，管它究竟是什么——依然没有改变。“我得赶紧去城里，”我对帕夏姆大叔说。“要是您能让我用一头骡子，我一到家就把钱送来。”他立刻站起身来。

“快点，”他说。

“等一下，”耐德说。“这会儿已经太晚了，波利莫斯先生要了一辆汽车来。这会儿他们已经走了。”

“他可以拦下他们，”帕夏姆大叔说，“这地方离他们会走的那条公路半英里路都不到。”

“我得睡会儿觉，”耐德说。

“我知道，”帕夏姆大叔说。“我跟他去。我昨晚上就跟他说过了。”

“我还不打算回家，”我说。“我只是到城里去一会儿。然后我就回

这儿来。”

“好吧，”耐德说。“至少让我把咖啡喝完。”我们没等他。有一头骡子不在，也许跟赖克格斯到地里去了。不过另外那头还在。我们还没上好骡具耐德就出来了。帕夏姆大叔指给我们看了那条通往海德威克公路的近道，不过我不在乎。我是说，在哪儿碰上他现在对我来说已无关紧要。要不是我已经差不多给这些赛马啦，女人啦，副警官啦，还有所有那些本该好好呆在家里的人搞得精疲力竭了，我说不定会私下里找个地方三下五除二跟布恩进行这次会面，这样对我们都有好处。不过眼下这无关紧要了；对我来说，在大马路中间或广场中央都无所谓；他们可能会有满满一车子人。然而我们没碰上汽车；显然我在受着上天的佑护；要是得在大庭广众之下跟布恩相遇，那将会是令人无法忍受的，对于一个四天来一直如此忠心耿耿地为非德行效劳而又不求回报的人来说，简直是太没道理了。我是说，除了我不得不见的人以外我不要跟任何人见面。这一点倒是得到满足了；那辆空空如也的汽车刚开到旅馆门口我们就到了：这是一辆可以坐七名乘客的蒸汽汽车：大得足可以放下两个——不，是三个：还有米妮呢——女人从孟菲斯到帕夏姆的为期两天的旅行行李，这会儿她们都在楼上忙着打点这些行李呢，所以这会儿就算要盗马也不会有人过问了。耐德把车子前轮朝旁边一转让我下车。“你还是不想跟我讲你干吗要来吗?”他问。

“不想，”我说。走廊上那一长排的椅子上空无一人，要是恺撒大帝在这儿举行凯旋式，他一定会感觉到跟布恩和布奇眼下的处境一样的孤立；大堂里空荡荡的，波利莫斯先生蛮可以利用一下的。不过他是个男人，是条汉子；他们在女眷室里——波利莫斯先生，汽车司机（也是个副警官；反正是有警徽的），还有布奇和布恩，刚打过架，痕迹还很明显。不过我只想找布恩，他从我的脸色中知道了我的来意（我的面孔他是再熟悉不过了），或者也许是因为他自己的内心要不就是良心有愧；他急急叫道：

“当心点，卢修斯；当心!”说着就已经一下站起身，一边挥动胳膊一边往后退去，我朝着他走过去，走到他跟前，我个头只有他一半多高，也没什么东西可以垫起来（这可笑的丢人事儿太让人扫兴了），我伸手去够，甚至得跳起来，拼命伸长胳膊去捶他的脸；哦，没错，

我又号啕大哭起来了；我这会儿连看都看不到他：我只是尽量往高处打，我得跳起来才打得到，他整个的人在我面前就像阿尔卑斯山的悬崖峭壁一样坚硬高耸，波利莫斯先生在我身后说：

“再揍他一顿。他打了一个女人，我不管是哪个女人，”然后他（或者也许是另外一个人）抱住我直到我猛力扭动身体，挣脱开去，泪眼模糊地转身朝着门那边，或者是我自以为记得的门那边跑去，这时有一只手在引导我。

“等一下，”布恩说。“你不想见见她吗?”你看，我已经累得双脚发痛了。我简直精疲力竭，而且想睡觉。还有：我浑身脏兮兮的。我想换干净衣服。星期一晚上她替我洗了衣服可我不想再穿洗了又洗的衣服了：我想换套放过一阵子了的衣服，就像在家里那样，衣服上留着在安静的抽屉里放过一阵子的浆洗过漂白过的气味；但主要问题还是我的脚；我想换新袜子换别的鞋子。

“我谁都不想见!”我说。“我要回家!”

“可以，”布恩说。“这会儿哪位——有谁愿意带他上今天上午那趟火车吗?我这儿有钱——可以先拿去——”

“闭嘴，”我说。“我这会儿哪儿也不去。”我继续往前走，还是泪眼模糊什么都看不见；或者说，是那只手在扶着我。

“等一下，”布恩说。“等一下，卢修斯。”

“闭嘴，”我说。那只手带我转了个弯；前面是一堵墙。

“把脸擦一下，”波利莫斯先生说。他递过来一块印花大手帕可我没接；我手上的绷带足可以把眼泪吸干了。不管怎么说，那只护套的确把泪水吸干了。它已经习惯于给当作拭泪巾了。谁知道呢?要是它有足够的时间跟着我的话，没准还能赢上一场马赛呢。这时我看清楚了；我们是在大堂里。我想转身，可他阻止了我。“再坚持一会儿，”他说。“要是你还是谁都不想见的话。”是瑞芭小姐和埃弗碧提着箱子从楼上下来了不过米妮没跟她们在一道。开车的那个副警官在等她们。他接过箱子，她们就一起朝前走；她们没朝我们看，瑞芭小姐僵硬地昂着头一副气急败坏的样子；要是那个副警官不走快点她简直就会连箱带人一脚从他身上踩过去。他们走了出去。“我会替你买张回去的票，”波利莫斯先生说。“上那趟火车吧。”我没对他说闭嘴。“你离开爹娘的日子已经够久了，我会跟你一块儿去，告诉列车

长——”

“我要等耐德，”我说。“我不能丢下他自个儿先走。要不是你们昨天把事情弄得一团糟，我们这会儿早就走了。”

“耐德是谁?”他问。我告诉了他。“你是说今天不管怎么样你都要骑那匹马参加比赛啰?就凭你和耐德两个人?”我回答了他。“耐德这会儿在哪儿?”我告诉了他。“来，”他说。“咱们可以从边门出去。”耐德正挨着骡子的脑袋站在那儿。那辆汽车背对着我们。米妮还是没跟她们在一起。也许她昨天跟山姆和奥蒂斯一块儿回孟菲斯去了；也许她既然又抓到了奥蒂斯不把那颗牙弄到手她是绝不会对他放手的。不管怎么说，换了我也会这么干的。

“这么说波利莫斯先生还是把你也给抓起来了，是不是?”耐德说。“怎么回事儿?他手头没有适合你戴的那种手铐吗?”

“闭嘴，”我说。

“你打算什么时候送他回家呢，伙计?”波利莫斯先生问耐德。

“希望今晚吧，”耐德说；这会儿他不再像雷穆斯大叔也不耍聪明不耍滑头了。“一等应付完这趟马赛我就会管这事儿的。”

“你身上的钱够用吗?”

“够了，先生，”耐德说。“多谢了。等比赛完了我们就会有钱的。”他把骡车的前轮一转，我们上了车。波利莫斯先生站在车上把手放在车柱子顶上。他说：

“这么说你们今天下午真的要跟林斯科姆的那匹马较量啰?”

“我们今天下午准能打败林斯科姆那匹马，”耐德说。

“你希望是这样吧，”波利莫斯先生说。

“我知道会这样，”耐德说。

“你有多少把握?”波利莫斯先生问。

“我但愿自个儿手头有一百块钱可以押进去，”耐德说。他们彼此注视了有好一阵子。随后波利莫斯先生移开视线，松开车柱子从口袋里掏出一个摁扣式旧钱夹，我第一眼看到它还以为自己看花了眼因为它跟耐德的那个一模一样，破破烂烂的，比那个骑马护套还长，你都不知道是谁在给谁钱为啥给了，他打开钱夹的摁扣掏出两张一块的票子然后摁上摁扣把钞票递给耐德。

“替我把这个押上，”他说。“要是你没说错的话，一半归你。”耐

德接了钱。

“我会替您赌的，”他说。“不过多谢了。今天太阳下山时我就能借给您这笔钱的几倍了。”我们便继续赶着车子——我是说，耐德继续赶着车子——转了个弯；我们压根儿没碰上那辆汽车。“又哭鼻子了，”他说。“都成赛马骑师了，还哭哭啼啼的。”

“闭嘴，”我说。不过他这时又让骡车转了个弯，穿过火车轨道，沿着姑且可以称之为广场另一边的那条路往前走，要是帕夏姆居然大到能有个广场的话，然后他便停了下来；我们来到了一家商店门前。

“别让它乱动，”耐德说着下车走进商店，没多少工夫，拿着一个纸袋子出来上了车便接过缰绳，一边回头往家——我是说帕夏姆大叔家——赶，一边用空着的那只手从大袋子里取出一个小袋子；是胡椒粉。“给，”他说。“我还买了点香蕉，等咱们把闪电牵回泉边上咱们那个秘密歇息地，咱们就可以坐下来吃一顿，兴许我还能赶在忘了睡觉是怎么回事之前睡上一觉。还有，别再劳神去想那姑娘的事儿了，这会儿你要跟布恩·霍根贝克说的都说了。娘儿们挨揍不会吃亏的，因为她不会像男人那样挨了一下就马上回敬你；她会先认了，等你转过身去就伸手去拿烙铁拿切肉刀。所以揍她们一顿一点儿都不坏事；最多不过有点眼肿嘴烂罢了。那对娘儿们来说算不了啥。为啥?因为娘儿们要男人证明他心里有她的话，还有啥比眼肿嘴烂更好的标记呢?”

就这样，我和麦克威利便又一次坐在那两匹东蹿西跳各怀鬼胎的坐骑上站在了起跑线上，由各自的起点地马夫紧紧攥着缰绳。（没错，东蹿西跳各怀鬼胎，闪电也是如此；至少它已明白了——反正昨天那一场下来记得——它在起跑时至少应该跟阿克隆跑在一道，虽然它还未发现它应该——或者说我们希望它——在停下来时处在前面。）

这回耐德的最后训诫简明扼要：“记住，我知道我能让它放劲跑一回，我也相信我能让它放劲跑两回。不过，咱们得把我〖＝B10〗有把握〖＝B11〗的那一回留着，到咱们需要的时候再用。所以，这回第一场我要你这么干：就在裁判喊‘开跑!’之前你对自己说〖＝B10〗我叫耐德·威廉·麦卡斯林〖＝B11〗然后就放手干。”

“干什么?”我问。

“这会儿我也不知道，”他说。“不过阿克隆是匹马，是匹马就啥事

儿都有可能发生。再加上骑在上面的是个黑小子，就有双倍的可能了。你只要留心看着作好准备，等事儿真的发生了，你已经说了〖＝B10〗我叫耐德·威廉·麦卡斯林，〖＝B11〗接着就放手干，动作要快，别担心。要是这一招不灵，啥事儿也没发生，我会钻进终点线等在那儿的。因为咱们知道我能让它放劲跑一回。”

随后那声音大喝一声“开跑！”那两个马夫没命地往两边跃开，我们便出发了（我说过，这回我们抓过阄的，麦克威利抓到了最里圈）。或者说，是麦克威利出发了。因为我不记得了：我记不得自己究竟是有预谋的呢还是出于本能，当麦克威利跃出去时，我已全身绷紧了，闪电刚开始腾跃就撞进了马笼头一直撞到我肩上，还有那只受伤的手。阿克隆已奋蹄疾驰领先三个马身了，我这才放手让闪电开跑，不过仍然保持着三个马身的距离，这会儿我们双方都在驰骋但拉开三个马身，这时我突然看到麦克威利做了个如今称之为事后突醒的动作：他往旁边瞥了一眼，光用眼珠子，自然是指望能看到我在他膝盖边上，然后看样子又骑马奋蹄往前跃了一大步，到这时他的视觉才通知理智我和闪电不在边上。随后他侧过身使劲扭头往后看，我至今还记得他的眼白还有大张着的嘴；我看到他拼命拉锯般地抽放着缰绳想让阿克隆慢下来；我真的相信自己甚至听到他回头冲我大喊：“该死的，白小子，你要是来赛跑的，那就跑呀!”我们之间的差距这会儿在迅速缩短因为这时他已猛然把阿克隆往后一勒并横过马身，直至与跑道成了直角，看上去横向里从这边的栏杆到那边的栏杆差不多把跑道给填满了，就在那一刻，一刹那，一瞬间，它静止不动了；我确信麦克威利此时狂乱的头脑里一定在转着这么一个念头，想掉转马头往回跑直至闪电跑在前面时再调转回马头。没时间作丝毫的预先考虑，什么都没有了：我只在心里对自己说〖＝B10〗我叫耐德·威廉·麦卡斯林〖＝B11〗然后使出浑身力气狠狠抽了闪电一鞭，同时把它的脑袋拉到一边这样在它跃到阿克隆的屁股和内栏之间的那个空档时让我们能擦到阿克隆；我记得当时自己脑子里想着〖＝B10〗我的腿会给压碎的〖＝B11〗，坐在那儿，鞭子又一次举在半空不动，以超然的态度等待着，什么都不想只是好奇地等待着那撞击，那震荡，那爆裂，那喷射而出的鲜血和骨头什么的。然而我们正正好好有足够的空隙或是足够的速度也可能是足够的运气：不是我的腿而是闪电的髋部擦过

了阿克隆的屁股；就在这一刹那，我又一次使出浑身力气狠狠抽了一鞭。这一下，不管是裁判、管事还是驯狗师、狩猎供货商或杀人犯，无论是挑剔难缠的纯粹主义者还是无可指责的坚持原则者，谁也无法证明我抽的不是自己的坐骑，说实话，那一瞬间情形一片混乱，我们四个当中只有阿克隆心里明白这一鞭落在了谁身上。

紧接着便直往前冲。我是说，我和闪电。我还没有——还没法——回头去看，因此我只有等到事后再搞清楚发生了什么。听他们说阿克隆压根儿没打算从栏杆上跳过去：它仅仅用后腿直立起来，从上面压了过去，把白色的木板压得支离破碎，卷起一片灰尘，不过它没摔倒，但已发性，差不多是直冲到外面的牧场上，看客们在它前面四散奔逃，直到麦克威利把它勒转过来；据说这一回麦克威利确实勒得它像猎人追捕猎物似的从旁路包抄斜冲向栅栏（这会儿要回到栅栏当中它自个儿撞出来的缺口那边已经太晚了；我们——应该说是闪电——这时已遥遥领先了）。可它不肯跳过栏杆，相反却沿着栏杆全速奔跑起来，不过还是在栏杆外边跑，开辟出一条新的道路或者说是先例，看客们在它面前大呼小叫，像青蛙似的蹦了开去。这时我重又听见了它的声音。它——应该说是他们：麦克威利和阿克隆——这时在迅速接近我们，虽然中间隔着外栏杆：闪电独自享用着整条跑道，依然以优雅矫健的节奏、跨度与力量行进着，压根儿没觉得有什么必要加快脚步；这时到了非终点直道上，阿克隆已经在栏杆外面与我们齐头并进了，它至少已经多跑了五十多码，并且在比赛结束之前还得再多跑五十码；到了第一圈的远端弯道了，这时我都能清楚地看到麦克威利那孤注一掷的头脑在拼命攫住那一个正在迅速缩减的选择权，究竟应该冒着阿克隆不肯跳过那一堆乱七八糟残骸的风险让它纵身阔跃穿过它自制的缺口回到跑道上呢，还是为了保险起见继续呆在他们已经清除了障碍的新跑道上。

保守主义占了上风（应该如此，也一向如此）；又到了非终点直道（这回是第二圈了）；又到了远端弯道（也是第二次了），即便在距离更长的外圈，他们还是领先了；前面就是终点线，阿克隆领先一个马身，我相信自己有那么一瞬间想再抽一鞭只是为了装装样子；前进；我们的看客在声嘶力竭地大喊大叫了，谁又能责怪他们呢?即使真有人见过两匹马各自在栏杆两边奔跑比赛，那也是为数很少的；前

进；阿克隆仍旧保持全速驰骋在它那条如天堂之路般空旷开阔的道路上；我们——应该说是闪电——从终点线下穿过时，阿克隆领先了两个马身，并且（我是说阿克隆：它显然喜欢在外面跑）已经进入了第三圈，这时麦克威利用尽全身力气把它拽向一边，它便跑进牧场打圈，圈子越绕越小，这下连麦克威利都没法控制了。这会儿我们身后的人群骚动起来了：大声叫嚷着："犯规!犯规!不算!不算!算的!这场不算!这场不算!算的!不，不算!问裁判去！问艾德去!这算哪门子事儿，艾德?"——栏杆外边被阿克隆惊散的那群人这会儿从给压坍的那个缺口涌进来穿过跑道加入到场内的这群人中间来了；我在寻找着耐德；我以为自己看到耐德了可其实是赖克格斯，他沿着跑道朝我一路小跑过来，才抓到闪电的嚼子就转过身去了。

"好了，"他说。"你可以停手了。你得遛遛它让它放松一下。麦卡斯林先生说把它带出场地带到那边停着骡车的洋槐树林里去，让它在那儿安静安静，咱们也好把它刷刷干净。"但我努力拉住闪电不让它往前走。

"怎么回事?"我问。"这场作数吗?咱们赢了，是不?咱们从终点线下跑过去了。他们只是绕了一下。给，"我说，"你带它走，我回去看看。"

"不行，跟你说吧，"赖克格斯边说边牵着闪电小跑起来。"麦卡斯林先生不想让你呆在那儿。他让咱俩跟闪电呆在一块儿把它打理好了跑下一场；这会儿离下一场一个钟头都不到了，这下一场现在咱一定得赢，因为这一场要是不算数，咱们说啥也得赢了下一场。"于是我们便往前走。他把跑道终端的一根栏杆卸下来，我们穿了过去，一直走到约莫两百码开外的那堆洋槐丛里；这会儿我能看到帕夏姆大叔的骡车拴在其中的一棵树上了。可我仍能听到场内裁判席上传来的声音，仍想回去看个究竟。然而赖克格斯早有防备：他在骡车里放好了水桶海绵擦布甚至还有一大罐水好让我们卸下闪电身上的马具开始为它清洗身子。

因此，在耐德到来之前，我只能从道听途说中初步了解刚才发生的（以及眼下还在发生的）事——先听小赖克格斯讲在耐德打发他去找我之前看到的一切，后来又从别人那儿听到一点：人群如何骚动，如何大声叫嚷着抗议和肯定这一场的有效性（哦，没错，即使闪电去

年冬天已经输掉了两场比赛——或者说是两轮，管它到底是什么——昨天还输了这趟比赛的第一轮，还是有人往它身上押注。因为我才十一岁；我还不懂一匹马只要走到终点柱时还没有倒下，是不愁没人往它身上押注的），有那么一两次还差点打起来，耐德夹在正中间，实际上起着关键作用，既不动粗也不发火，坚韧顽强毫不让步，击退着一次又一次的攻击："这算哪门子赛跑!至少得有两匹马才能算赛跑，可有一匹根本就没在跑道上。"而耐德说：

"哪儿的话，先生。规则本上可没说要几匹马。只说每次要有一匹马：只要它不犯规脚步不停地往前跑骑师不摔下来而且又是第一个穿过终点线，那它就赢了。"然后另一个人说：

"这下你倒正好自个儿证明那匹黑马赢了：它一点没犯规，只不过跟那栅栏离开了二十英尺，而且它显然是脚步不停地往前跑的因为我亲眼看到至少有一百来号人差点没能从它蹄下逃走，而你也亲眼看到它冲过那条终点线，比那匹棕红马整整领先了两个马身。"而耐德说：

"哪儿的话，先生。那条终点线光从跑道这一头的栏杆拉到那一头的栏杆。它可没一直拉到密西比去。真要那样的话，从今早上日头升起，那儿就有的是咱听也没听说过的马在穿过这线。哪儿的话，先生。那根栏杆不结实，真是糟糕透了，可我们忙着赶马儿跑，没工夫停下来等另外那匹马回来。"就在这时，突然出现了三名新来者，反正是这么传说的：倒不是三个陌生人，因为其中一个就是林斯科姆上校本人，跟大家是邻居，所以人人都认识他。因此他们的意思很可能就是说另外两个只是他的客人，也是城里人，或者很可能只是跟林斯科姆上校年纪相仿，显然也是富裕人家的，也穿着外套系着领结，他们——应该说是其中一个看样子接管了这事儿，他走进围着耐德缠着裁判管事的吵吵嚷嚷的人群中，说道：

"诸位，我来提一个解决办法。正如这个人"——是说耐德——"说的，他的马是按规矩跑的，而且第一个从终点线下穿过去。而咱们大家又都看到另外那匹马跑得最快，到终点时还是领先。这两匹马的主人就是我身后的这两位先生：林斯科姆上校，你们的邻居，和范·托西先生，是从孟菲斯来的，离这儿很近，诸位跟他再熟悉熟悉，就差不多也能算邻居了。他们已经达成协议，你们的裁判也会认可，把刚才

那一轮比赛纳入银行家称作有待完成条件的契约中。诸位都跟银行家打过交道了，不管愿不愿意”——据说他还停顿了一下，等着人群哄堂大笑，并且等到了——“而且诸位知道他们给什么东西都要加上一个名称——”

“还有利息，”一个声音说，于是他便免费得到了那阵大笑声并跟着一起大笑起来。

“这次所谓有待完成条件的意思就是，暂时搁置。不是作废或取消：只是暂时搁置。诸位所打的赌仍然有效；没人赢也没人输。诸位可以再加注，或者两面下注，悉听尊便；最后一轮的赌金仍然有效，马的主人已经为下一轮比赛各加了五十块，赢了下面这一轮，也就是赢了刚才那一轮。赢了下面这一轮，就是赢了全场。诸位觉得如何?”

这就是我——应该说是我们——我和赖克格斯——后来听说的经过。眼下我们什么也不知道：光等着耐德或别的什么人来找我们，或者叫我们去，闪电这会儿已经给清洗得干干净净披上了盖毯，赖克格斯正带着它来回走动，让它活动活动，我背靠着一棵树坐着，脱下骑马护套好把绷带弄弄干；感觉上似乎过了好几个钟头，没完没了，而事后再想想，却似乎只在倏忽之间，仿佛时间给折叠了，压缩了。随后耐德快步走过来了。我告诉过你，他那天早上看上去很糟糕，不过那也有一部分是由于衣着的缘故。这会儿他的衬衫又是雪白的了（或者差不多是雪白的了），裤子也是干干净净的。可这回，就算他的衣服还是脏兮兮的，也不可能成为原因了。这回是他的脸。他看上去不像是碰上了一个单纯天真的小鬼：他看上去像是在毫无防备的情况下面对面地撞上了死神本人，只不过死神对他说：〖＝B10〗别紧张。我要再过三四十分钟才会来要你的命哩。作好准备吧，不过这段时间里别担心啦，还是去料理自个儿的事吧。〖＝B11〗不过耐德没给我——应该说是我们——任何时间。他走到骡车边取出他那件外套穿上，一边已经在说话了：

“他们把这轮比赛改成叫什么有待完成条件的契约了。就是说谁要是输了这下一场就啥都输掉了。备马。”但赖克格斯已经把盖毯掀掉了；不一会儿我们就准备停当了。随后我骑到马背上，耐德挨着闪电的脑袋站着，一手拉着辔头，另一只手伸进外衣口袋里乱摸，想找什么东西。“这回对你该是挺容易的了。咱昨天稍稍推了他一下，今

天你又狠狠捉弄了他一回。所以不能再耍他了；这一场我亲自来应付。你只要保证到终点还骑在它上面就行了。别掉下来：你从头到尾只要做到这点就够了。让它呆在两边栏杆当中，别从上面掉下来。记着它礼拜一教过你的那几招。跑第一圈时，就在它快要去想我礼拜一站在什么地方的当儿，给它一下。让它一直跑；别去操心另外那匹马，管它在哪在干些啥：管自个儿就行了。记住了吗?”

“记住了，”我说。

“很好。下面就是你要干的唯一一件事儿。跑最后一圈过了远端弯道跑进终点直道冲向终点线的时候，别光是相信，要〖＝B10〗知道〖＝B11〗闪电能够看到它前面的整个跑道。你到了那儿就知道是怎么回事儿了。可在那之前，别光是觉得它也许能看到，或是到这会儿它准该能看到了，要〖＝B10〗知道〖＝B11〗它能看到整条跑道，一直看到终点线还要往后。要是另外那匹马跑在你们前面，必要时就把闪电从跑道里一直拉出来沿着外栏跑，这样就没东西挡着它，害它看不到终点线还要往后的地方了。别担心会多跑路；保证闪电能看到前面的一切就行了。”这会儿他的另外那只手出来了；闪电又把鼻子凑到那只手里，我又闻到了星期一在帕夏姆大叔的牧场上闻到过的那股若有若无的气味了，这味道不管是我还是别的什么人都应该一下就能辨别出是什么东西，要是我有时间，准能辨认出来。“记住我的话了吗？”

“记住了，”我说。

“那就走吧，”他说。“把它牵过去，赖克格斯。”

“你不去吗?”我问道。赖克格斯拉了拉马辔头；他不得不用力把闪电的鼻子嘴巴从耐德的手掌心里拽出来；最后耐德只好把手又放回口袋里去。

“快去吧，”他说，“你知道该怎么做。”赖克格斯牵着闪电往前走；有一会儿他不得不牵住它；闪电有一次居然企图转身回去幸亏赖克格斯一把拉住它。

“稍稍抽它一下，”赖克格斯说。“让它把心思收回来。”我就轻轻抽了它一鞭，我们便继续往前走，就这样我和麦克威利便第三次等在那条起点线后，使劲摁着各自那匹摆好架势、劲头十足的马。由于麦克威利的起点马夫不愿意第三次被摔到地上，也没有别人自告奋勇代

替他或甚至愿意接受强征，于是他们就把一根捆棉花的黄麻绳横在两边栏杆之间由两名民主人士隔着跑道面对面拉着。这很可能是我们有史以来最妙的一次起跑了。阿克隆原先就不愿冲过一块六英寸的木板，自然不会走到离那根绳子六英尺之内的地方了，而闪电呢，虽然鼻子都快碰到绳子了，这会儿却像头牛似的一动不动地站着，我估计它是在人群中寻找耐德，这时发令员大喝一声“开跑!”绳子落了下去，与此同时阿克隆和麦克威利从我们身边疾驰而过，麦克威利几乎是在我耳边大叫：

“这回我要好好教训教训你，白小子!”话音未落就已经跑上去了，不过他还领先不到一个马身闪电就温顺地跑到了麦克威利的膝边——矫健而敏捷，只是它头脑还没反应过来这是一场比赛。说实在的，至少自从我作为一分子参加比赛以来，我们还是头一回看上去像一场比赛，两匹马似乎一起脱了缰，稍微蹒跚了一下，便跑向第一圈的非终点直道，我们双方的相对位置随着我们的前进如梦似幻般缓缓变更着，阿克隆跑到前面差不多都快要把我们甩开了，这时闪电才似乎注意到了彼此之间的差距而赶上前去把这距离缩短。这看上去简直都像场邀请赛；我能听到栏杆外那些不了解闪电的看客在说：它只不过不想单独呆在那么后面；绕过了远端弯道到了第一圈的终点直道，我敢说闪电跑进去时已经在寻找耐德了；我敢说它嘶叫了；它狂奔着嘶叫了：这是我第一次听到马在奔跑时嘶叫。我都不知道马奔跑时居然能嘶叫。

我用尽全力抽了它一鞭。它突然改变步态，摇晃了一下，又向前跃出；这时我们已经让麦克威利领先了两个马身，于是我又抽了它一鞭；我们以落后两个马身的距离冲入第二圈，我不断地用那根去皮软鞭抽打闪电直到它和阿克隆之间的这段差距在它所谓的头脑里取代了耐德，它便又一次缩短了这段差距直到它的脑袋再次挨到麦克威利的膝边，完全俯首帖耳却一步也不肯超前——这种装备漂亮的有机体，它们的肌肉却从未领教过头脑的点拨，或者说它们的前沿见闻从未反馈到头脑中来，它们不明白这样拼死拼活的唯一目的就是要率先到达某个地方。麦克威利这会儿快马加鞭，因此我便用不着抽鞭子了；他既没法甩开闪电跑到前面去也没法落到闪电后面去，又跑过了非终点直道，又绕过了远端弯道，我依然骑在闪电背上而闪电依然奔驰在两

边的栏杆之间，所以要想打破这种局面，剩下唯一的办法就是耐德的最后训诫了：勒它一下，悄悄把它拉到一边，再让给麦克威利差不多一个马身的领先距离，直到再没什么东西能阻挡它看到整条跑道、终点线、以及终点线的那头。它——我是说闪电——甚至还先看到了耐德。我首先感觉到的是那一阵突然向前的冲力，似乎连脖子都要挣断了，似乎它——我是说闪电——刚刚挣脱了某种无形的箍带或轭架。随后我自己也看到耐德了，他在终点线那头约四十码的地方。在空荡荡的跑道上显得渺小而又形只影单，这时阿克隆和麦克威利那条挥动的手臂仿佛急速向我们退过来；接着的一刹那是麦克威利那张扭曲的脸，随即这张脸也不见了；终点线在头顶上一闪而过。“好了，小家伙，”耐德说。“我赢了。”

它——我是说闪电——停下来时差点把我摔下去，它急忙跑回来，横穿过跑道（阿克隆紧随我们身后，也在努力——我希望如此——想停下来）向耐德狂奔过去，不管身上还有嚼头辔头等等之类的一大堆东西，然后它一下子就停住了，鼻子已经埋进了耐德的手掌心里，而我则趴在它耳朵边上，拼命抓住随便哪样能抓得到的东西，抓得手也痛了。“我们成功了！”我说道，大声叫喊起来。“我们赢了!我们打败它了！”

“咱们把这部分干完了，”耐德说。“上天保佑到此为止吧。”因为你瞧，我刚刚赢了平生第一次马赛。我是说，一场成年人规格的马赛，有那么多人，那么多成年人，比我以前记得的还要多的人看着我赢得比赛，而且（无论如何其中有些人）还用他们的钱赌我能赢。并且，我没有时间去注意，去觉察他脸上或口气中或话语中有什么异常之处，因为他们已经跃过栏杆进入跑道在朝我们走来：人头济济，一片喧嚣纷乱，全是被汗水浸透的帽子不带领结的衬衫还有一张张还在张口嚷嚷的面孔。“眼下要当心，”耐德说；而我，依然什么都没意识到：我只看到那一片汪洋大海般的面孔和声音：

“骑得真棒，小伙子!驯得它真够服帖的啊!”但我们一刻都没停留，耐德牵着闪电往前走，嘴里说：

“让我们过一过，白人兄弟；让我们过一过，白人兄弟，”他们终于退后让出足够的地方让我们往前走，但仍然潮水般跟在后面一直跟到通往内场的大门，裁判们正等在内场，这时耐德又说了一句：“眼

下要当心”；而现在我什么都不记得了：只记得马车停下了，耐德站在嚼头边上跟静止造型似的，我从闪电的耳朵后面朝前望去，看到祖父略倚在他的手杖上（那根金顶的），身后站着另外两个我早就在哪儿见过的人。

“老板，”我说。

“你的手怎么搞的?”他问。

“嗯，先生，”我说。“老板。”

“你这会儿挺忙的，”他说。“我也是。”语气挺和善，挺冷淡。不：什么都不是。“咱们等到了家再说吧，”他说。随后他就不见了。现在我认出那两个人是山姆和米妮了，米妮抬起她那张宁静悲哀不肯饶人的脸看着我，我感觉似乎过了好久，而耐德还在捣鼓着我的腿。

“我昨天让你保管的那袋烟叶呢?”他问。“你没丢了吧?”

“哦，对了，”我说，伸手从口袋里掏了出来。

第十三章

“给他们瞧瞧，”瑞芭小姐吩咐米妮。他们坐在我们的——我是说布恩的——不对，我是说祖父的——汽车里：埃弗碧、瑞芭小姐、米妮、山姆还有林斯科姆上校的司机；他是麦克威利的父亲；林斯科姆上校也有一辆汽车。他们——司机和山姆及米妮——到海德威克去把瑞芭小姐和埃弗碧及布恩全带回了帕夏姆，瑞芭小姐和米妮及山姆可以从这儿坐火车回孟菲斯。只不过布恩没跟他们一道回去。他又进了监狱，这回已经是第三次了，他们在半路上在林斯科姆上校的府邸停留了一下把这事告诉了祖父。瑞芭小姐是坐在车里讲这事的，祖父和林斯科姆上校还有我站在外面因为她不肯进门；她把布恩和布奇的事讲给我们听。

“坐在汽车里上那儿去已经够糟糕的。不过我们好歹还有那个副警官，更别说还有你们那个小个儿治安官，这老家伙看模样倒不大像治安官，不过我敢说人家也不大能糊弄他的。我们到海德威克的时候，他们好歹还算有头脑，没把他俩关在一间牢房里。麻烦的是他们没法把科丽那位新相好的嘴给闭上——”她停顿了一下；我不想也用不着去看埃弗碧：这么一个大个子姑娘，大得像眼肿嘴烂之类的小事情，不管她想要哪一件，都用不着发生在她身上，除非少了哪一件她也许都不肯，或是不会感到满足的；她坐在那儿，无可奈何无处可躲，甚至也没有空间让她好有所举动，痛苦渐渐涨红了她的双颊，我在这儿就能看得见。“对不起，丫头；别往心里去，”瑞芭小姐说。“我说到哪儿了?”

“您在说布恩这回干的事，”祖父说。

“哦，对了，”瑞芭小姐说。“——把他俩隔着走道关到对门的两间牢房里，然后他们带我和科丽——当然，他们待我们挺好：就跟对待体面人家的女士一样——到看守老婆的房间让我们呆在那儿，就在这当儿那个叫什么来着的——布奇——尖声尖气地说：‘嘿，还有个事

儿：我和甜哥儿流了点血擦破了点皮还丢了两件衬衫，可咱至少还有这些请原谅我说粗话，’”瑞芭小姐说，“‘孟菲斯街头婊子。’这下布恩立马着手把那铁门拽下来，可他们已经记着把门锁上了，这一来你以为他会平静下来：你知道的：他得坐在那儿瞪着那扇门坐上好一会儿。反正，我们那会儿就这么想的。接着山姆拿来了他们要的文件，管它是什么东西——可真得多谢您了，”她对祖父说。“我不知道您得花多少钱，不过要是我回去之后您能把账单寄来，我会处理的。布恩知道地址，也认识我。”

“谢谢您，”祖父说。“要是有什么费用的话，我会通知您的。布恩怎么了?您还没告诉我们呐。”

“哦对了。他们先把那个叫什么来着的家伙放了。错就错在这儿，因为他们还没来得及把钥匙从布恩那扇门的锁眼里拔出来，他就已经冲了出去，扑向——”

“布奇，”我说。

“布奇，”瑞芭小姐说。“——怎么说也是狠狠地揍了他一拳，把他打倒在地，还没等有人回过神来他就已经压在他身上了。所以他们根本连喘息的工夫都没给布恩；他总共就只出来在走道上打了个来回，连钥匙都还没来得及从锁眼里拔出来就又给押回牢房里关起来了。可至少你得为此而钦佩他。”然而她闭口不说了。

“为什么?”我问。

“你说什么?”她问。

“他干了什么事咱们得钦佩他。您没告诉我们。他干什么了?”

“你觉得他还没给放出来就又想把那个——”

“布奇，”我说。

“——布奇的脑袋拧下来，这算不了什么吗?”瑞芭小姐说。

“那是他应该做的，”我说。

“天哪，”瑞芭小姐说。“我们快出发吧；得赶上那趟火车呢。您可别忘了把账单寄来，”她对祖父说。

“下车进屋吧，”林斯科姆上校说。“晚饭快做好了。你们可以赶半夜那趟车。”

“不了，多谢，”瑞芭小姐说。“不管您太太在蒙特伊戈尔呆多久，她总有一天会回来的，到时候您还得跟她说个清楚。”

“瞎说，”林斯科姆上校说。“在我家里我是老板。”

“我祝愿您能继续当下去，”瑞芭小姐说。“哦对了，”她对米妮说。“给他们瞧瞧。”她——米妮——并没有冲着我们大家笑：她是冲着我笑的。真是太美了：那平整吻合又无与伦比而又瓷一般洁白无瑕的排列组合朝外弯出，几乎是热烈地拥抱着那颗失而复得的金牙。这金牙看上去比任何三颗自然生长的白牙都要大些。随后她又合上嘴唇，沉静而镇定，又是一副声色不露刀枪不入的神情，那种坚不可破达到了我们脆弱的骨肉重合组织所能达到或要求达到的极限。“好了，”瑞芭小姐说。麦克威利的父亲摇动曲柄启动汽车引擎然后回到车里；汽车向前开动。祖父和林斯科姆上校转身朝着宅子走去，我也开始动身离开，突然汽车喇叭嘟嘟叫了一声，声音不是很响，我便转过身去。车已经停下了，山姆站在车子旁边，正冲我打招呼。

“过来吧，”他说。“瑞芭小姐想见你一会儿。”我走过去时他打量着我。“你和耐德干吗不告诉我那匹马真的能跑?”他问。

“我以为你知道的，”我说。“我以为正因为那样我们才会来这儿的呢。”

“当然，当然，”他说。“耐德告诉过我。你告诉过我。人人都告诉过我。只是，为什么没人让我相信这一点呢?哦，当然，我从来没交过大运。可要是我有瑞芭小姐的胆识，说不定都能把那节棚车给挣回来了呢。给，”他说。是很结实的一卷钞票，纸币。“这是耐德的。告诉他下次要再找到一匹不肯跑的马，用不着巴巴地来找我：给我发个电报就行了。”瑞芭小姐正从车里探出身子来，显得冷艳端庄。埃弗碧坐在她的另外一侧，一动不动，可还是个子太大，没法让人不注意。瑞芭小姐说：

“我也没料到会在这儿落到进监狱的地步。不过，可能我也没指望会不进去。不管怎么说，山姆也替我下了注。我替宾福德先生押了五十块又替米妮押了五块。山姆赌的是押两份赢三份的。我——我是说我们——想和你对半分。我这会儿没那么多现钱，我今天早上跑了这一趟意想不到的弯路我还能带——”

“我不要，”我说。

“我早料到你会这么说的，”她说。“所以我让山姆另外替你押了五块钱。你可以拿到七块五。给。”她伸出手来。

“我不要，”我说。

“我跟你怎么说的来着?”山姆说。

“是因为这是赌博吗?”她问。“你还保证过不赌?”我没做过保证。也许母亲还没想到过赌博这码事。可不管怎么说我也用不着向任何人作保证。只是，连我自己都说不上原因的事，我不知道该怎么跟她说：反正，我不是为了钱才干的：压根儿就不是为了钱；一旦卷了进去，我就得坚持下去，把事情干完，即便其余所有人都半途而废，耐德和我两个人也得干下去；似乎只有让闪电去赛跑并且获胜我们才能证明（不是逃避后果：仅仅是证明）这一切是合理的。不指望能减轻这一切最初的错误性——我指的是我和布恩四天前在杰弗生镇出于自己的自由意志故意干出的事；可至少不退缩，不逃避——至少要干完——由我们自己开始的这件事。可我不知道该怎么说这一切。于是我说：

“别给。我不要。”

“拿就是了，”山姆说。“快拿着，我们好走路。我们得赶那趟火车呢。把它给耐德，要不就给昨晚照看你的那位老伙计。他们知道该怎么处置这笔钱的。”于是我把钱收下了；这下我有两卷钞票了，一卷大的还有这卷小的。埃弗碧还是一动不动，两手放在腿上，大大的个子，大得让小事情没法发生在她身上。“至少去安慰她一下，”山姆说，“耐德可没教你蹬掉野娘们，是吗?”

“可他不会的，”瑞芭小姐说。“对他留点神。天哪，你们男人真要命。这儿又来一个才十一岁。可再多一个又怎么样?她不是从礼拜天开始就一直在证明自个儿已经洗手不干了吗?要是你干这行当有她那么久，就算你已经取消租约甚至摘下招牌了，再干上一回又怎么样?”于是我便走到车子的那一侧。她还是没动，那个子大得让小事情没法发生在她身上，大得不用去承受诸如告示牌或大鼓上的鸟粪渍之类的区区琐事；她只是坐在那儿，大得连退缩的余地都没有，满面羞愧（因为耐德说得没错），嘴上扑了一点粉，不过主要扑在那只青肿的眼睛上了；在她身上，就连青肿的眼眶也不肯安分守己偏要比在别人身上显得更大，更显眼，更难遮难掩。

“没关系的，”我说。

“我想我只能这么干，”她说。“我想不出别的法子。”

“看到了吧?”瑞芭小姐说。“多容易啊?你只要告诉我们一下就可以了；我们会相信你的。你们这些卑鄙的臭男人，只要还没活够七十岁，个个都会骗得女人相信没别的法子可想了。”

“你当时是没别的办法了，”我说。“咱们及时把闪电弄了回来参加了赛跑。眼下这事儿已经没什么关系了。你们最好快出发吧，不然会赶不上火车的。”

“当然，”瑞芭小姐说。“还有。她还得去做晚饭呢。你还没听说那回事儿吧；那可是件让你惊讶的事儿。她不回孟菲斯去了。要是真像他们说的那样：帕夏姆这种地方除了人自己的自然欲望外没别的诱惑，那她不光摆脱了那个勾引人诱惑人的行当改过自新了：她还摆脱了诱惑本身洗心革面了呢。她在帕夏姆揽到了一份活儿，替那个治安官洗衣做饭，扶他老婆上下床替她擦洗身子。所以她甚至也用不着再把一半挣来的钱和一半身上有的钱分给第一个过路的警察了，因为眼下她只要把咖啡罐或油腻腻的煎锅胡乱往面前一放就行了。快走吧，”她对山姆说。“就算是你也没法让那趟火车等等咱们呀。”

随后他们便走了。我转身走回宅子去。这是一座很大的宅子，有柱子、门廊、规整的花园、马厩（其中一间就关着闪电）、马车房和住过奴隶的房舍——这（现在依然是）帕夏姆旧区，是从那个人那个家族的庄园遗留下来的，是他们命名了这个镇子和周围的乡村还有这里的一些人，譬如帕夏姆·胡德大叔。太阳已经下山了，白昼很快也会随之而去。此刻，我第一次意识到这一切都结束了，完成了——整整四天赶东赶西，争来抢去，躲躲闪闪，弄虚作假，担惊受怕；现在一切全结束了，只等着受罚。祖父和林斯科姆上校以及范·托西先生这会儿该是在这宅子里的某个地方，喝着晚饭前的香甜热酒；离晚餐铃响大概还有半个钟头，于是我便拐到一边，穿过玫瑰园到了宅子后侧。果然，耐德坐在后台阶上。

“给，”我说，把那卷大的钞票递过去。“山姆说这是你的。”他接了过去。“你不数一数吗?”我问。

“我想他已经数过了，”耐德说。我从口袋里掏出那卷小的。耐德看着它。“这也是他给你的吗?”

“是瑞芭小姐给的。她替我押注了。”

“这是赌博的钱，”耐德说。“你太小了，不应该跟赌博的钱沾什么

边。不管别人有没有大到能拿赌博的钱，反正你是肯定没到。”而我也没法跟他说。随即我便意识到自己原来指望他用不着我说就能明白，反正我对耐德是这么指望的。而他紧接着便真的明白了。“因为咱们根本不是为了钱，”他说。

“你也不会留下你那份吗?”

“会的，”他说。“对我来说已经太晚了。可你还来得及。我得给你一个机会，尽管这其实只是让你少了一个机会。”

“山姆说我可以把它交给帕夏姆大叔。可他不会要赌博的钱的，是吗?”

“你真打算那么干吗?”

“是的，”我说。

“好吧，”他说。他把那卷小的也拿过去，掏出他那个摁扣式钱包把两卷钞票一起塞进去，这时天已经差不多黑了不过我在这儿依然能清楚地听到晚餐的铃声。

“你是怎么把那颗牙找回来的?”我问。

“不是我，”他说。“是赖克格斯干的。就在那第一天早上，我到旅馆来接你的时候。没费什么周折。那几条猎狗已经逮到过他一回了，赖克格斯说他一开始想就用那几条狗，再把他往那棵橡胶树上赶一趟让狗在下面围着他一直等到小骗子把牙裹在帽子或别的什么东西里扔下来。可赖克格斯说小骗子对马，主要是对闪电的那套自以为是的说法还是让他有点气不打一处来。所以，既然闪电那天下午得去赛跑，需要休息，赖克格斯说他就决定用一头骡子来对付他。他说小骗子拿一把一点点大旧兮兮的小刀对着他，不过他会好好保管这把刀，等以后再还给他们的。”他停住不说了。他看上去气色还是很糟。他还是没能睡上一觉。不过最终遇上死神，让它定一个让人开始发愁的时间，没准儿倒是一种解脱。

“呃?”我问。“后来呢?”

“我刚告诉过你。是骡子干的。”

“怎么干的?”我问。

“赖克格斯没给骡子装鞍上辔就把小骗子放了上去，把他两只脚在下面绑起来，跟他说他什么时候决定把牙裹在帽子里扔下来，他就什么时候让骡子停下来。然后赖克格斯轻轻抽了骡子一鞭，骡子绕着

那块地差不多跑了第一圈的一半，小骗子把帽子扔了下来，不过这回里面啥也没有。于是赖克格斯把帽子还给他，又抽了骡子一鞭，赖克格斯说直到骡子跳过了那圈四英尺高的有刺铁丝他才想起来这头骡子是能跳栅栏的，他说那骡子看样子像是铁了心要把小骗子一路驮回波什姆去了。不过它没跑多远就转过身子跑了回来又跳进场子，于是小骗子第二次把帽子扔下来的时候那颗牙就在里面了。不过他满可以留着它的，虽说这牙也帮了我不少忙。她也回孟菲斯去了，嗯?”

“对，”我说。

“我猜是这么着。她兴许跟我一样清楚我跟布恩两个随便哪个要再回到孟菲斯去都得再过上好久呢。要是布恩又进了监狱，我想今晚咱们谁也回不了密西比的杰弗生了。”

我也不知道；突然间我明白了自己其实并不想知道；我不仅仅不想再被迫去作选择，作决断，甚至连别人在替我作的那些选择和决断都不想知道，除非到我不得不面对结果的时候。随后麦克威利的父亲来到我们身后的那扇门边，穿着一件白上衣；他还兼做男仆。可我并没听到任何铃声。我已经洗过澡（也换过衣服了；祖父替我带了个箱子过来，连我另外几双鞋也带来了），于是男仆把我带到餐厅，我便站在那里；祖父、范·托西先生和林斯科姆上校进来了，那又老又肥的卢埃林长毛狗由林斯科姆上校一手牵着跟了进来，我们便一起站好听林斯科姆上校做祷告。随后我们坐下开始吃饭，那条老狗守在林斯科姆上校的椅子旁边，站在旁边换盘子的除了麦克威利的父亲，还有一名穿制服的女仆。因为我已经退出了；我已不再作选择作决断了。我差点一头栽进盘子里栽进甜点心里睡着了，就在这时祖父开口了：

“怎么样，先生们，要防守方先开火吗?”

“我们去办公室谈吧，”林斯科姆上校说。这是我见过的最好的房间。我真希望祖父也能有这么一个。林斯科姆上校还是一位律师，所以他有好几书架的法律书，不过也有关于农场和马匹的期刊和一玻璃柜的组合钓鱼竿和枪，还有几把椅子一张沙发以及一块地毯专供那条老长毛狗躺在壁炉前，墙上挂着一些马和骑师戴着玫瑰花冠的照片上面还注明获胜日期，壁炉架上还有一座玛纳萨斯[1]的青铜像（我到现在才知道原来林斯科姆上校就是玛纳萨斯的主人），还有一张桌子专门放他那本硕大的良种赛马登记册，另有一张桌子上面已经放好一盒

雪茄、一个细颈盛水瓶、水壶、糖缸和玻璃杯，那一扇落地大窗开出去就是玫瑰园上方的阳台，这样人足不出户就能闻到玫瑰花香，还有一盆杜鹃花，外面什么地方还有一只嘲鸫。

随后男仆带着耐德回来了，在地毯一角放了一把椅子给他坐，然后他们——应该说是我们——坐了下来——林斯科姆上校穿着一套白色的亚麻西装，范·托西先生穿着芝加哥那边的人常穿的那种衣服（他以前就住在那儿，直到五六年前他去了孟菲斯后喜欢上了那儿，就买了一块地驯养赛马，给了一份管马的活儿给博博·布钱普），祖父穿着他继承过来的那种颜色灰得像南部联军军服的燕尾服（我的意思是说，他继承的不是那套衣服，而是那种南部联军军服的灰颜色因为他本人并没有当过兵；当时他在卡罗来纳才十四岁，又是独子，因此只能呆在母亲身边，而他父亲则是威德·汉普顿[2]麾下的一名掌旗军士，他在盖恩斯米尔战役[3]后的第二天早晨，在奇克荷米尼河[4]的一个渡口被费茨-约翰·波特[5]的警戒哨一枪打下马去，而祖父则一直呆在他母亲身边直到1864年她去世，那以后他又继续呆在那儿直到1865年谢尔曼将军[6]最终把他彻底赶出卡罗来纳，他就来到密西西比寻找名叫麦卡斯林的远亲的后裔——他和那个远亲居然连教名都一样：卢修斯·昆塔斯·卡洛瑟斯——找到了他那叫萨拉·爱德蒙兹的曾外孙女并于1869年娶她为妻）。

“好了，”祖父对耐德说，“从头说起吧。”

“等一下，”林斯科姆上校说。他侧过身去倒了一杯威士忌递给耐德。“给，”他说。

“多谢您了，”耐德说。不过他没喝。他把杯子放到壁炉架上又坐了下来。他还没朝祖父看过一眼，这会儿也没看他：他只是等着。

“好了，”祖父说。

“喝吧，”林斯科姆上校说。“也许你需要喝上一点。”于是耐德拿起那杯酒一饮而尽，拿着空杯子坐在那儿，两眼还是没看着祖父。

“好了，”祖父说。“从头——”

“等一下，”范·托西先生说。“你是怎么让那匹马跑起来的?”

耐德静静地坐着，那只空杯子在他手里一动不动，我们望着他，等着他开口。然后他开口了，第一次跟祖父说话了：“这几位白人老爷能不能准许我跟您私下谈一谈?”

“谈什么?”祖父问。

“您会知道的，”耐德说。“要是您觉得也应该让他们知道的话，您可以自个儿告诉他们。”

祖父站起身来。“诸位请原谅，”他说。他朝着通向大厅的那扇门走去。

“为什么不去阳台上呢?”林斯科姆上校说。“那儿挺暗的；不管是密谋还是忏悔都挺合适。”于是我们便朝那儿走去。我是说，我也已经站起身来了。祖父又踌躇了一下。他问耐德：

“那卢修斯呢?”

“他也有份的，”耐德说。“谁都有权知道自己的利益所在。”我们走到阳台上，走进黑暗走进玫瑰与杜鹃花香中，而除了在不远处的一棵树上的那只嘲鸫之外，还能听到两三只三声夜鹰在叫唤，并且还有一只狗在吠叫，就跟密西西比的夜晚总是能听到的一样，所以看来田纳西和密西西比差别倒也不大。“是因为一条傻丁鱼[7]，”耐德平静地说。

“别跟我扯谎，”祖父说。“马是不吃沙丁鱼的。”

“可这匹马吃的，”耐德说。“您在那儿都看到了。我和卢修斯事先试过它了。其实我都用不着试它。我上礼拜天第一眼看到它，就知道它跟我那头骡子一样有灵性。”

“哦，”祖父说。“这么说你和莫里就是这么伺弄那头骡子的啰。”

“不是的，先生，”耐德说。“莫里先生也不知道这回事。只有我和那头骡子知道。这匹马就跟那头骡子一样。今天傍晚它跑最后那一圈的时候，我就拿着那条傻丁鱼等着它，它知道的。”

我们回到房间里。他们已经在看着我们了。“没错，”祖父说。“不过这是祖传秘诀。等到有必要说出来的时候我不会瞒着不说的。不过在这个条件下诸位是否愿意让我自己来判断呢?当然，范·托西先生是第一个有权要求知道的。”

“如果那样的话，我要不就得买下耐德，要不就得把铜矿卖给您，”范·托西先生说。“可这一切是不是该等到您家的霍根贝克先生也来了以后再说呢?”

“您不了解我那个霍根贝克，”祖父说。“是他把我的汽车开到了孟菲斯。等明天我把他从监狱里领出来，他会把车开回杰弗生去的。这

两点时间当中，他在场不在场都无关紧要。”只不过这次他都用不着开口告诉耐德可以开始说了。

“博博和一个白人混到一起去了，”耐德说。这回是范·托西先生“噢”了一声。就这样我们开始了解事情的经过：听耐德和范·托西先生两人一块儿讲。因为范·托西先生是个外国人，一个异乡人，在我们这个国家居住的时间还不够长，不了解一个年纪轻轻，在乡下土生土长又从未离开过家的黑人，为了自己想干的工作到大城市去赚钱寻找乐趣时，会和什么样的白人无赖混在一起。很可能就是因为赌钱，或者一开始是因为赌钱；这应该是让他们碰到一起去的最简单的共同之处了。不过到了这个时候，事情已经不仅仅是赌钱的问题了；连耐德看样子也不太清楚这究竟是怎么回事——除非耐德也许的确知道是怎么回事，然而他这会儿却身处白人圈里。反正，据耐德说，眼下事态到了如此严重的地步——牵涉到的钱的总额达到了一百二十八块——以至于那个白人使博博相信了要是被治安官发现的话，他的麻烦恐怕就不光光是丢掉给范·托西先生干的那份活了；事实上，他使博博相信了要是没有一个白人替他作掩护，他的麻烦就会来了。到了最后，这事态，这危机变得如此不可收拾，威胁变得如此严重，以至于博博去找范·托西先生要一百二十八块钱，得到的很可能正是他预料到的那种回答，因为那人不仅仅是个白人兼外国人，而且已经成家立业，早过了能记得年轻人的激情与窘境的年龄，也就是说，回答是“不行”。那是去年秋天的事儿——

“那件事我记得，”范·托西先生说。“我下了令不许那个家伙再上我的门。我还以为他已经走掉了。”你明白我的意思了吧。他——我是说范·托西先生——是个好人。可他是个外国人。——于是，在他自己也没真正相信过的最后一线希望破灭之后，按博博自己的说法，他“搞”了（他是怎么“搞”的，耐德也不清楚，或许他清楚，或许博博“搞”的方式太那个了连自己的同族加亲戚都不愿告诉）十五块钱给那人，换来的是你预料得到的并且博博自己可能也预料到的结果。可他又能怎么做，又能向谁求助呢?只换来了更多的恐吓和压力，因为他刚刚证明了只要给逼绝了，他是能弄到钱的——“可他为什么不来找我呢?”范·托西先生问。

“他来找过您的，”耐德说。“您跟他说不行。”他们静坐在那

里。“您是个白人，”耐德轻声说。“博博是个黑人孩子。”

“那他为什么不来找我，”祖父开口道。“回到他一开始就不该离开的地方来，而不是去偷马?”

“您又会怎么做呢?”耐德说。“要是他上气不接下气地从孟菲斯跑回来，跟您说，啥都别问：给我一百多块钱，我回到孟菲斯事成后第一个礼拜六就开始还您钱?”

“他可以告诉我原因，”祖父说，“我也是麦卡斯林家的呀。”

“可您也是个白人呀，”耐德说。

“说下去，”祖父说。——就这样，博博发现，他原以为能救他的那十五块钱反倒毁了他。据耐德说，从那时起博博的那个坏蛋一刻也没给他安宁过。或者也许那个白人开始怕博博了——他觉得这么零打碎敲的，每次就那么几块钱，花的时间太长了；或者也许他觉得博博由于他自己的恐惧与绝望，再加上那种在白人看来毫无疑问是博博那个种族与生俱来的愚蠢，会干出点错事甚至犯罪，那样就会把一切都毁掉。反正，就从这时候起他——那个白人——开始怂恿博博尝试一种一劳永逸的做法，可以把他从债务、债主、忧愁担心及所有其它一切中解脱出来。他的第一个念头是让博博去把范·托西先生的马具房洗劫一空，把能装上去的鞍具、辔头和挽具全装到那辆骡车或马车或随便什么车子里去，然后溜之大吉；博博当然首先会受到怀疑，但到那时那个白人却可以平安无事地溜掉了；并且要是博博跑得够快的话（这一点就算他这么愚蠢的人也应想得到的），他可以跑到合众国的随便哪个地方再找份活干。然而（耐德说）连那个白人自己都放弃了这个念头；他不但会在光天化日之下有一骡车或一马车的不带马的马具，并且要零打碎敲地把这些东西处理掉得花好几天时间，就算他能有这么几天时间来处理的话。

因此这时候他们就开始想到去弄一匹马：把满满一骡车或一马车的零零碎碎的皮具压缩成一个能整块卖掉的实体，并且——要是那个白人动作利索，不为硬币的成色讨价还价的话——不会有太多耽搁。那就是说，是那个白人，而不是博博自己，相信博博会给他偷一匹马的。只不过，博博心里明白，要是他不去偷那匹马，一到下星期一上午（上星期六危机已经到了紧要关头，就在这一天我和布恩——还有耐德——开着汽车离开了杰弗生）他就什么都没了——工作，自由，

一切的一切。而在这一时刻出现危机的原因，那令事态变得如此严重的原因，是因为范·托西先生有一匹不费吹灰之力便可顺手牵走的马，简直就是为了这个目的而安排的。这匹马自然就是闪电（我是说，是铜矿），这会儿它正呆在不到半英里外的寄养棚里，而身为范·托西先生的众所周知的马夫（原先就是博博把马送到寄养棚去的），博博随时都可以过去把它搞到手，只消给它套上一个笼头就行了。这事儿本身也是说得过去的。问题是，那个白人心里清楚——这匹马是被作为赛马驯养的，可它却不肯跑，结果令它在范·托西先生和驯马师克莱普先生心目中变得如此声名狼藉，以至于干脆被关到寄养棚去等着第一个肯出价的人来把它买走；又由于这个原因，博博尽可以把它牵走，而很可能都不会有人告诉范·托西先生，除非他碰巧问起来；而又由于这个原因，博博在第二天（星期一）上午之前必须有所行动，不然他就完了。

这就是当时的情况：星期天下午耐德在瑞芭小姐那儿和我们告别之后拐了个弯走到彼尔街跨进了他看到的第一家偷售烈酒的馆子，看到博博正拚命地灌着威士忌给自己添勇壮胆好无畏地直面厄运呢。祖父开口道：

“原来是这么回事。这下我开始明白了。一个黑鬼的周末。博博已经烂醉如泥了，而你自从离开杰弗生后一路上都伸长了舌头，只等着走到第一家酒馆——”他顿了顿，接着说，几乎快扑了上去：“等一下。不对。根本不是礼拜六。你是礼拜天晚上才到孟菲斯的，”耐德静静地坐在那儿，手里拿着那个空杯子。他说：

“对我们的人来说，礼拜六晚上顺延到礼拜天。”

“也顺延到礼拜一早上，”林斯科姆上校说。“你礼拜一早上醒来，头痛恶心，浑身脏兮兮地躺在一间脏兮兮的牢房里，一直等到哪个白人过来替你付了罚款直接把你带到棉花地之类的什么地方，连吃早饭的时间都不给就让你开始干活了。你在那儿熬啊熬，到了太阳下山时也许觉得自己还死不了；然后又是一天，又是一天，又是一天，一直等到又是礼拜六了，你就可以丢下犁锄一溜烟跑回礼拜一那间臭气熏天的牢房里去了。你们干吗要那样?我真搞不懂。”

“您不会搞懂的，”耐德说。“您的肤色不对。要是您能当一回周末的黑鬼，那您这辈子就再也不想当白人了。”

“好吧，”祖父说。“说下去。”——于是博博把自己的困境说给耐德听：那匹马就在不到半英里之外，简直是在请他去偷；还有那个白人，他知道这一情况，并且已经给他下了最后通牒，眼下只剩几个小时了——“好吧，”祖父说。“现在讲讲我那辆汽车吧。”

“咱们已经讲到那儿了，”耐德说。他们——他和博博两个——到马棚去看那匹马。“我一看到它，就想起我以前有过的那头骡子。”而博博就跟我一样，年纪太小，记不得那头骡子了；不过，也跟我一样，他也是听着这个传说长大的。“于是我们就决定去找那个白人跟他说出了点事博博没法像当初自己想的那样去替他从马棚里把那匹马弄出来了，不过我们可以给他一辆汽车作为交换。——噢，等一下，”他很快地跟祖父说。“我们跟您一样清楚，那辆汽车至少在我们完事之前是不会出岔子的。兴许三四十年之后您天黑前站在杰弗生的街角上能数上个十几辆车子，可眼下不行。兴许到那时候您可以偷辆汽车找个买主卖掉而不用担心人家会问这问那。可眼下不行。所以要有那么一个模样儿跟我想的差不多的人（我还没见到这个人咧）跑东跑西想要神不知鬼不觉尽快脱手一辆汽车，那简直就跟想要神鬼不知地尽早脱手一头大象一样难。一旦您和范·托西先生着手查这事儿，您不用费什么功夫就可以查出它在哪儿然后把它弄回来，是不?”

“说下去，”祖父说。耐德便接着往下讲。

“然后那白人就会问什么汽车?然后博博就会让我来应付；然后那白人兴许会不耐烦地问我搅在这事里面干嘛，然后博博就会跟他说我想要那匹马因为我知道怎么让它跑起来；跟他说礼拜二已经有一场马赛等着我们了，要是那白人愿意，他可以一起去在那匹马身上赢个够，还上那一百十三块钱的三四倍都行，这样他都用不着操心那辆汽车了，要是他不想操心的话。因为他一定是那种经验丰富的白人知道卖什么样的东西顺手卖什么样的东西会让人逮住落个尴尬。所以在你们来把这事儿弄砸之前我们就是打算这么干的；让那个白人来看看第一场，什么也不赌，他八成会那么干的，让他看着闪电跟往常一样输掉，那白人到这会儿肯定也已经听说过这回事了；然后我们就会说没关系，等到下一场吧，然后就用这匹马赌他那辆车，赌这一场的输赢，咱也用不着提醒他要是闪电这回再输掉就归他了。”他们——祖父和林斯科姆上校及范·托西先生——看着耐德。我就不费神去形容他

们的表情了。我形容不了。“然后我们全跑过来把这事儿给弄砸了，”耐德说。

“我明白了，”范·托西先生说。“全是为了救博博。那要是你没能让铜矿跑起来，把它也输掉了，那博博怎么办?”

“我让它跑起来了，”耐德说。“您都看到了。”

“可就假设一下，好作论证，”范·托西先生说。

“那就只有博博自个儿去操心了，”耐德说。“我可没劝他丢下在密西比种棉花的活儿跑到孟菲斯来靠找乐子和赌钱活命呀。”

“不过我想普利斯特先生说过他是你表亲，”范·托西先生说。

“谁都有个把头脑不比博博好使的亲戚，”耐德说。

“这个嘛，”范·托西先生说。

“我们一起来喝杯香甜热酒吧，”林斯科姆上校轻快地说。他起身调好酒分给大家。“你也来一杯，”他对耐德说。耐德递上杯子，林斯科姆上校把酒倒了进去。这回耐德把那个一口没沾的酒杯放到壁炉架上时，谁也没说什么。

“对了，”范·托西先生说。随后他说：“呃，普利斯特，你把汽车找回来了。而我把马找回来了。也许我把那个该死的恶棍吓得够呛不敢再去找我的马夫寻事了。”他们静坐在那里。“我该拿博博怎么办呢?”他们静坐在那里。“我在问你呢，”范·托西先生对耐德说。

“留着他吧，”耐德说。“咱们这一族的人——反正小伙子都是这样——是不肯轻易相信——”

“为什么光说黑人呢?”范·托西先生问。

“也许他说的是麦卡斯林家族，”林斯科姆上校说。

“对了，”耐德说。“不管是麦卡斯林家的人还是黑鬼，做起事来都像另外那方掺和在里面只会把事情弄得更糟似的。眼下我说的是年纪轻的族人，虽然这一个是个姓麦卡斯林的黑鬼。兴许他们听不进好言规劝。不管怎么说，他们得自个儿吸取教训，明白游手好闲是没好处的。兴许博博这回是明白了。这不是比您再雇一个新手来慢慢适应要省事儿吗?”

“对，”范·托西先生说。他们静坐在那里。“对，”范·托西先生又说了一遍。“所以我要不就得买下耐德，要不就得把铜矿卖给你。”他们静坐在那里。“你能让它再跑一次吗，耐德?”

“那回我让它跑起来了，”耐德说。

“我是说，再跑一次，”范·托西先生说。他们静坐在那里。“普利斯特，”范·托西先生说，“你相信他能再干一次吗?”

“是的，”祖父说。

“怎么个相信法?”他们静坐在那里。

“你是把我当作个银行家来问的还是怎么的?”祖父问。

“姑且把这当作是个再一般再正常不过的密西西比西北部乡巴佬到田纳西西南部的玩乐窝来消磨他再一般再正常不过的天赋并受权利法案保护的假期如何，”林斯科姆上校说。

“行，”范·托西先生说。“我拿铜矿跟你赌耐德的秘诀，每场跑一英里。要是耐德能让铜矿再赢林斯科姆那匹黑马一回，我得秘诀，铜矿归你。要是铜矿输了，我不要秘诀，你付五百块钱，把铜矿要么带走要么留下——”

“就是说，要是它输了，我可以花五百块钱买下铜矿，或者要是我付你五百，就用不着把它带走了，”祖父说。

“没错，”范·托西先生说。“我还可以给你一个避免损失的机会，我拿两块钱赌你一块钱，赌耐德没本事再让它跑起来了。”他们静坐在那里。

“这么说，不管怎样，我也得要不就把那匹马赢过来，要不就把它买过来啰，”祖父说。

“要不兴许你就没年轻过，”范·托西先生说。“不过尽量回忆一下年轻时代吧。这儿大家都是朋友；就那么一小会儿，忘掉自己是个银行家吧。忘掉吧。”他们静坐在那里。

“两百五，”祖父说。

“五百，”范·托西先生说。

“三百五，”祖父说。

“五百，”范·托西先生说。

“四百二十五，”祖父说。

“五百，”范·托西先生说。

“四百五，”祖父说。

“四百九十五，”范·托西先生说。

“就这么定了，”祖父说。

“就这么定了，”范·托西先生说。

于是，麦克威利骑在阿克隆背上，我骑在闪电（我是说铜矿）背上，第四次站在那条拉得紧紧的似乎要绷断的黄麻细绳后面不安分地东蹿西跳。这会儿麦克威利一句话都不跟我说了；他又气又怕，万分沮丧但却咬紧牙关；他知道昨天一定有些事本来不该发生的，可以说不该发生在任何人身上，至少肯定不该发生在一个一心只想跑赢一场他觉得应该很简单的马赛的十九岁小伙子身上：马赛中自然允许对马作些控制，可至少彼此心照不宣谁也不能用妖法。这回我们没抓阄定跑道。倒是有人提出让我们——我和麦克威利——享受这项待遇，可耐德马上说：“这回不用了。昨天那场比赛下来，麦克威利心里需要好受一些，就让他跑里圈让他这会儿就开始觉得好受些吧。”而这个提议，麦克威利居然拒绝了，我也搞不清他究竟是出于愤怒还是出于骑士气概，一时间我们似乎陷入了不可收拾的僵局，幸亏裁判——就是那个罪名待定的杀人犯——立即把问题解决了，他说：

“来，小伙子们，要是想跑这场比赛，就到那条起跑线后边去乖乖儿站好。”而耐德也没有预先施展魔法去照例摸一下闪电的鼻子。我不是说他忘了；耐德是从来不忘事的。所以我显然观察注意得不够仔细；不管怎么说，现在也太晚了。这回他也没给我任何赛前的最后训诫；然而，他又有什么好说的呢?昨晚范·托西先生跟林斯科姆上校和祖父约定，由于这是一次私人比赛，几乎可以说是一场赌气赛，应该努力采取措施警告所有有关人员要守口如瓶。而要在帕夏姆做到这一点，简直就等于对明天的天气守口如瓶将其限制在林斯科姆上校的牧场之内一样，因为——在这样一个由一家冬季假日旅馆、两家商店、一个铁路交叉口的牲畜通道兼货运站、以及几座偏远乡下的教堂、学校和零零落落的农舍组成的小社区里——随便什么消息，更别说是什么赛马的消息，更别说是这两匹马之间的又一场较量，在帕夏姆都会传得跟天气预报一样快。因此今天他们也来了，包括那个当夜间电报员的裁判，他有时候真该睡上一觉：看客不像昨天那么多，不过比祖父和范·托西先生准备想要的要多得多——这些人还是戴着污渍斑斑的帽子，嚼着烟叶，穿着没有领结衬衫和工装裤——这时有人大喝一声“开跑!”绳子一下被抽掉了，我们便出发了。

我们出发了，还是像往常一样，等麦克威利驾马跨出两步之后，

闪电才仿佛注意到我们已经开始了，便迅速而温顺地跟了上去直到它的脸颊差不多（在它想靠的时候）能靠在麦克威利的膝盖上了，到了近端弯道，非终点直道，我和麦克威利交叉地交换着位置，一开一合，就如在梦中一样不紧不慢，这种感觉对近距离编队飞行的飞机驾驶员来说是很熟悉的；到了远端弯道，进入了第一圈的直道，我按照惯例在闪电想起要开始寻找耐德的当儿提前一个跨步抽了一鞭赶着它往前跑；我朝栏杆边围观的那些面孔迅速扫视了一番寻找着耐德的面孔，而闪电在跃出那一个跨步时也压根儿就没看方向，只顾着在那一大堆面孔中寻找耐德的面孔，和我一样也是白费劲；又到了近端弯道，又到了非终点直道，进入了远端弯道，终点直道；我已经开始在拼命把闪电拉向外栏杆（阿克隆也许会赢了我们，不过至少它不会挡住我们的视线）好让它看清楚一点。不过这回就算它看到耐德了它也没向我示意。而我也没法跟它说，看!朝前看!他在那儿!因为耐德不在那儿；那根又紧又细的终点线如透射过来的一线微弱月光，终点线那头只有空荡荡的跑道，这时麦克威利疯狂地快马加鞭，而闪电也像着了魔似地亦步亦趋，不多不少就落后一头；只要阿克隆有办法一小时跑六十英里，我们也能跑到——就落后一头；要是阿克隆决定在离终点线十英尺的地方停下，我们也会停下——就落后一头。然而它没停。我们继续往前跑，依然形影不离，不过有点摇摇晃晃，仿佛双双脱了缰；终点线在头上一闪而过，我和麦克威利这会儿又开口了——就是说，他又开口了，回过头来冲着我得意洋洋地狂叫，模样狰狞得像个食人生番：“唷唷唷，唷唷唷，”他也放慢了速度不过并没停下，径直走向（据我估计）马厩；他和阿克隆自然有资格这样做。我调转马头往回走。耐德朝我们一路小跑着过来，祖父跟在后面，不过没有小跑；昨天对我们奉承拍马的那帮人已经弃我们而去了，恺撒不再是恺撒了。

“来，”耐德说，一边接过嚼子，动作很快却很平静：只是很不耐烦，几乎是心不在焉。“把——”

“怎么回事?”祖父问道。“究竟是怎么回事?”

“没什么，”耐德说。“这回我没傻丁鱼给它吃，它也知道的。我不是跟您说过这匹马有灵性吗?”随后他对我说：“博博在那儿等着呢。把这头没用的东西还给他让他带回孟菲斯去。咱们今晚就回家去。”

“别，等一下，”我说。“等一下。”

“别管这匹马了，”耐德说。“咱们不要。老板已经把汽车要回来了，他只输掉了四百九十五块钱，可为了不要这匹马，付他四百九十六块也值。要是没人再做那些臭烘烘的小鱼了，咱们还留着它干啥?让范·托西先生把它领回去吧；没准有朝一日铜矿会让他和博博明白昨天这儿发生的事儿哩。”

不过我们当天晚上并没有回家去。我们仍然留在林斯科姆上校家，还是在他办公室里，还是在晚饭以后。布恩又包又扎一副伤痕累累垂头丧气的样子，不过很是平静安分。并且也很干净：他刮过了胡子，还新换了一件衬衫。我是说，是一件新衬衫，肯定是他在海德威克刚买的。他就坐在昨晚耐德坐过的那把硬邦邦的直背靠椅上。

“不是，”他说。“我不是为那个打架的。我已经不为那事动气了。那是她的事儿。再说你也不能说不干就不干了：你总得——总得——”

“慢慢来?”祖父说。

“不是的，老爷，”布恩说。“不是说慢慢来。你不干了可以，不过你还得把那些乱七八糟的垃圾清理掉，不管你退得多彻底。不是因为那个。我要打断他的头颈是因为他骂我老婆是婊子。”

“你是说你要娶她?”祖父问道。布恩扑了上来，几乎是蹦了上来，可他不是冲着祖父，而是冲着我。

“他妈的，”他说，“你为了护着她居然赤手空拳对刀子，我凭什么就不能娶她?就算我不是个十一岁的毛孩子，可我哪点比不上你?”

事情差不多就到此为止了。第二天下午六点钟左右，我们翻过最后一座山头，又看到了广场边上那些树的上方县政府大楼顶上那口钟。耐德说：“嘿嘿嘿。”他跟布恩坐在前排。他说：“我都好像走了有两年了。”

“等今晚上黛尔芬跟你搞完了，你说不定就会希望自己真的走了两年了呢，”祖父说。

“没准还希望压根儿就没回来呢，”耐德说。“不过娘儿们嘛，整天脑子里想着扫地做饭洗衣服掸灰尘，我想她时不时需要来点刺激。”

随后我们就到家了。汽车停住了。我没动。祖父下了车，我也跟着下了车。“钥匙在巴洛特先生那儿，”布恩说。

“不在他那儿，”祖父说。他从口袋里掏出钥匙交给布恩。“走吧，”他说。我们穿过马路朝家里走去。知道我这时心里是什么感觉吗?我觉得〖＝B10〗居然什么变化都没有。〖＝B11〗因为照理来说应该有的。应该有所变化的，哪怕只是一丁点儿。我不是说它本身应该有所变化，而是我自己带着过去四天对我的改变回来，再看它时应该觉得有所不同了。我是说，如果那四天里发生的事——扯谎，欺骗，玩花招，作决定，撤决定，还有我的所作所为、所见所闻所学，这些都是我父母原本不会准许我去做去看去听去学的——我毫无准备去学，还无处可存无处可放可又不得不学的那些事；要是所有那一切还没有改变任何东西，就像什么都没有发生过一样——没有一样东西变得小一点或大一点或老一点或睿智一点或更有同情心一点——那么有些东西就被浪费掉，抛弃掉，白白耗掉了；要么是这一切从一开始就是谬误虚妄从来就不应该存在的，要么就是我自己无信无义意志薄弱总之配不上这一切。

“走吧，”祖父说——语气并不和善，也不严厉，什么都不是；我琢磨着〖＝B10〗嘉莉大妈会不会从里面出来，不管抱没抱亚历山大，又开始冲我大声嚷嚷。〖＝B11〗然而什么也没有：只有那么一所我久已熟悉、注定降生于其中的宅子，五月黄昏六点多钟的时候，人们已经开始想着吃晚饭了；母亲至少该有几丝银发了，她会吻上我一会儿，然后看着我；随后是父亲，我对他一直有点儿……说惧怕并不确切，可我想不出别的字眼来了——说惧怕是因为假如不是这样的话，我会为我们两人都感到羞愧的。随后祖父说：“莫里。”

“这回不行，老板，”父亲说。随后他转向我：“咱们把这事儿了结一下吧。”

“遵命，先生，”我说，便跟着他穿过大厅到浴室门口停下脚步，他把磨剃刀皮带从钩子上摘下来，我后退了几步让他从里面出来，我们便继续走；母亲站在地下室台阶顶上；我能看到她眼里的泪水，可她没有别的表示；其实她只须说一声“别这样”或“求求你”或“莫里”或没准只要叫一声“卢修斯”。然而她什么也没说，我只好跟着父亲走下去，再次停下脚步等他打开地下室的门然后一起走了进去，这是我们存放冬天用的柴禾和夏天用的内层涂锌的冰块箱的地方，还有母亲和嘉莉大妈存放腌果和果冻果酱的柜子，甚至还有一把旧摇椅供母亲和

嘉莉大妈把罐子放上去时用，有时还供嘉莉大妈午饭后小睡之用，尽管她总是否认自己睡着过。就这样我们终于到了这儿，四天来的躲躲闪闪争来抢去东奔西跑最后终于把我带到了这里；而这不对头，这一点父亲和我两人都知道。我是说，假如我这么撒谎欺骗不守规矩，还跟别人串通一气，而他却只能以鞭打来惩罚我，那父亲便不配做我的父亲。假如我的一切所作所为仅用那根磨剃刀皮带便可一笔勾销，那么我们双方便都降低了人格。明白吗?这是个僵局，直到祖父来敲门。门没锁，不过祖父的父亲教过他，他又教了父亲，父亲又教过我，门是不需要上锁的：关门本身就足以让人非请莫入。然而祖父这回破了例。

“不行，”父亲说。“要在二十年前您也会这样对我的。”

“也许我现在比以前多了一点理智，”祖父说。“去劝艾丽森回楼上去叫她别哭了。”随后父亲便走了，门又关上了。祖父坐在摇椅里：他并不胖，不过肚子的大小正好能把那件白马甲撑起来让那根沉重的金表链挂得正是地方。

“我撒谎了，”我说。

“过来，”他说。

“我不能过来，”我说。“跟您说我撒谎了。”

“我知道，”他说。

“那就做点什么吧。随便什么，也可以算做过了。”

“我做不到，”他说。

“什么都不能做吗?一点都不行吗?”

“我没那么说，”祖父说。“我只是说我做不到。你可以。”

“什么?”我问。“我怎么能把它忘掉呢?教教我怎么才能忘掉。”

“你忘不掉的，”祖父说。“没有什么会被忘却。没有什么会失去。一切都太宝贵了。”

“那我该怎么办?”

“保留它，”祖父说。

“保留它?您是说,永远保留?保留一辈子?永远都不摆脱它?永远?我做不到。您看不出来我做不到吗?”

“你做得到，”他说。“你会做到的。凡是绅士都能做到。绅士什么都能承受，能面对任何事情。绅士对自己的行为负责并承担后果，即

便这一切并不是他亲手促成而只是默许而已，明知道自己应该说‘不’却不说。过来。”随后我便痛哭起来，号啕大哭，站在（不，是跪在；我当时已经有那么高了）他的双膝之间，他一手搂着我的腰背，另一只手搂着我的后脑勺，把我的脸贴到他的硬领和衬衫上，我闻到了他身上的味道——淀粉浆味、剃须液味、烟草味，还有汽油味，那是祖母或黛尔芬洗去他外套上的一个污渍时留下的，还有一股无时不在的隐隐约约的威士忌酒味，我始终相信这是他早上起床前躺在床上喝的第一杯香甜热酒留下的。我和他一起睡的时候，早上第一件事就是耐德（他没有白外套；有时候他都不穿外套，连件衬衫都不穿，并且就连在祖父把马都送到代养马房去以后，他还有办法浑身散发出一股马的味道）端着个盘子进来，上面放着细颈饮水瓶、水壶、糖缸、调羹和平底玻璃杯，祖父就会坐在床上调好香甜热酒喝下去，然后在杯中剩下的酒脚里再加一点儿糖搅一搅然后再加上点儿水给我喝，直到有一天早上祖母突然闯进来制止了这种行为。“好了，”他终于开口了。“这下你的泪匣子总该流干了吧。现在去洗洗脸。绅士也有落泪的时候，不过他总是会洗脸的。”

事情就是这样。星期一下午放学以后（父亲不让母亲替我写请假条，因此我只好因为旷课被扣了分。不过罗得斯小姐会让我把功课补上的），耐德又坐在后院的台阶上了，这回是祖母的台阶，不过还是在阴凉处。我说：

“要是咱们能想到把山姆给的从闪电身上赢来的钱押进最后一次比赛那这笔钱派什么用处的问题就妥妥当当地解决了。”

“我是解决得很妥当，”耐德说。“这回我押三份赢了五份。这会儿帕夏姆·胡德老头已经替他的教会赢了二十块了。”

“可咱们输掉了，”我说。

“你跟闪电输掉了，”耐德说。“我是把钱押在阿克隆身上的。”

“噢，”我说。然后我问道：“多少钱?”他一动不动。我是说，他什么都没干。我是说，他看上去丝毫没有任何变化；上星期五跟这星期五并无不同；整整四天躲躲闪闪、欺诈诓骗，在只有一次机会的情况下还得猜得又快又准，这一切在他身上都没有留下任何痕迹，尽管我见到过他一次不单没觉睡，连衣服也没得穿。（你看，我总是把它说成四天。我和布恩——我们自以为只有我们俩——是星期六下午离开

杰弗生的，而我、布恩和耐德再次看到杰弗生时已是星期五下午了。然而对我来说，真正能算的只有四天，从那个星期六晚上在波仑堡小姐家的旅店开始，当时只要我说一声，布恩第二天就会回家的，到星期三下午我骑在马背上往下看，看到祖父后朝他走过去为止，这期间耐德独担重荷，力挽狂澜，用尽手头一切工具——包括我——支撑起摇摇欲坠的堤坝，直至这一切工具都在他手中碎裂。我是说，假设我们安然置身于堤坝后面与这一切无干：绅士无论说没说谎都始终信守自己的谎言。）而我才十一岁；我不知道自己怎么也会知道那一点的，但我确实知道：永远不要问别人赌赢或赌输了多少钱。于是我说道："我是说，够不够还老板的四百九十五块钱?"他仍然坐在那儿，毫无变化；这样看来，自我上回见到母亲至今，她又何必一定要再添银发?既然我自己也不会有任何改变?因为我终于明白祖父的意思了：你身外的世界是你生活与安睡之所，与你身为何人几无任何关系，与你的所作所为就更浑然无涉。随后他开口道：

"你这回出门一趟对人懂了不少；我只是奇怪你怎么在钞票上面还一点没长进。你是想让老板羞辱我，还是想让我羞辱老板，还是想让我们两个都给羞辱?"

"这话怎么说?"我问道。

"要是我跟他说要替他付赌债，这不是明摆着告诉他他在赛马这行当上头脑不够聪明吗?要是我再告诉他我付这笔赌债的钱打哪来的，这不是又证明了前面这话了吗?"

"我还是不明白这怎么会是羞辱你呢，"我说。

"他没准会收下的，"他说。

然后那一天终于来临了。埃弗碧差人来叫我去，我便穿过镇子走到那幢位于偏僻小街上的几乎像座玩偶小屋似的房子里，布恩每个周末付给祖父五毛钱正在把这房子买下来。她有个保姆，这会儿应该躺在床上。不过她已经坐起来了，在等着我，穿着件宽宽大大的长衣；她甚至走过去站在摇篮边上跟我一道看着婴儿，一只手搭在我的肩上。

"怎么样?"她问。"你觉得如何?"

我不觉得怎么样。只不过又是一个婴儿：已经跟布恩一样难看了，尽管还要再等上二十年才能长得跟他一样大。我照实说了出

来。“你们打算给这小东西起什么名字?”

“不是小东西，”她说。“是个男孩。你猜得到吗?”

“叫什么?”我问。

“他的名字叫做卢修斯·普利斯特·霍根贝克，”她说。

---

[1] 玛纳萨斯为布尔溪附近一村庄，南北战争第一次重大战役即在此进行。该战役成为北军大溃败的象征。此处玛纳萨斯为一匹著名赛马的名字。

[2] 汉普顿（1818—1902），美国内战时期南部联军军官，一贯坚持奴隶制，内战爆发后，组建“汉普顿军团”参战，先后三次负伤，从上校晋升至中将，重建时期力争恢复白人霸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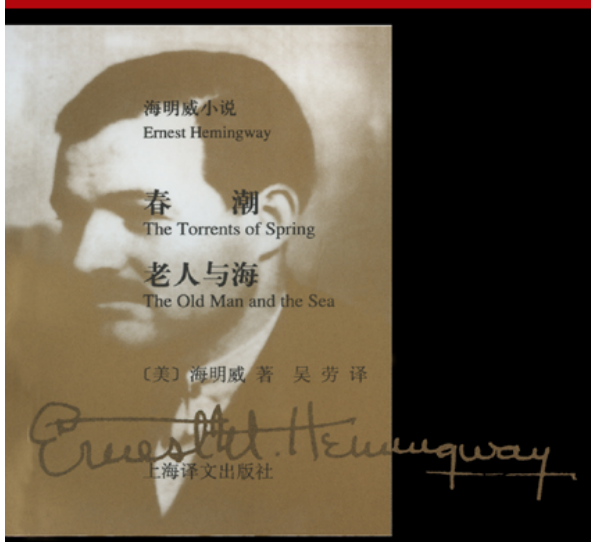
[3] 盖恩斯米尔战役：南北战争中七日战役之一，该战役最终结束了半岛战役。

[4] 奇克荷米尼河：位于弗吉尼亚州东南部。该河在1862年6月南北战争的七日战役中具有重要的战略意义。

[5] 费茨-约翰·波特（1822—1901），南北战争期间北军志愿军准将，效力于约翰·蒲伯麾下。第二次布尔溪战役中（1862年8月）未能袭击南军侧翼，战争结束后被蒲伯指控为不服从军令及不忠诚，遭到起诉，被判有罪。后由两名总统为其正名。

[6] 谢尔曼将军（1820—1891），美国南北战争时期联邦军将领，曾参加布尔溪、维克斯堡等战役，率军横越佐治亚州，攻克亚特兰大（1864），晋升中将（1866），任陆军总司令（1869），著有《谢尔曼回忆录》。

[7] 这是耐德把“沙丁鱼”念走了音。


海明威小说
Ernest Hemingway
春　潮
The Torrents of Spring
老人与海
The Old Man and the Sea
〔美〕海明威 著　吴劳 译
上海译文出版社

1954

欧内斯特·米勒·海明威

Ernest Miller Hemingway

1899～1961

美国小说家。

主要作品有《太阳照常升起》、《永别了，武器》、《丧钟为谁而鸣》、《死在午后》、《老人与海》等。

上海译文出版作品

《太阳照常升起》	**《曙光示真》**
《春潮·老人与海》	**《危险的夏天》**
《永别了武器》	**《死在午后》**
《丧钟为谁而鸣》	**《非洲的青山》**
《尼克·亚当斯故事集》	**《乞力马扎罗的雪》**
《伊甸园》	**《有钱人和没钱人》**
《没有女人的男人们》	**《岛在湾流中》**
《流动的盛宴》	**《过河入林》**

The Nobel Prize in Literature 1954 was awarded to Ernest Hemingway "for his mastery of the art of narrative, most recently demonstrated in *The Old Man and the Sea*, and for the influence that he has exerted on contemporary style".

获奖理由："因为他精通于叙事艺术，突出地表现在其近著《老人与海》之中；同时也因为他对当代文体风格之影响。"

春潮

The Torrents of Spring
The Old Man and the Sea

一部浪漫主义小说

纪念一个伟大种族的消亡

吴劳

海明威于1920年在芝加哥结识舍伍德·安德森。安德森刚于上一年发表《小城畸人》[1]，奠定了在美国文坛的至上地位。他建议海明威多看《日晷》、《美国信使》等新潮文艺杂志，少看销量大得多的《星期六晚邮报》周刊，并且劝他阅读马克·吐温、惠特曼以及同时代的德莱塞、亨利·门肯等的作品。后来两人在巴黎时，都是美国女作家葛特鲁德·斯泰因寓所的文艺沙龙的座上客。对当时尚在当记者及驻欧通讯员的有志于搞文学创作的海明威来说，安德森和斯泰因都对他的成长起了很大的作用，而安德森可说是他的第一位启蒙老师。

但是等到安德森于1925年发表了长篇小说《黑色的笑声》，海明威竟于同年感恩节前一周(11月20至26日)一口气写了一部“戏仿”小说《春潮》，刻意嘲笑他的文风，如开头三章的末尾，都加上一句“……传来一声印第安人作战时的呐喊”，就是直接引自《黑色的笑声》的，并且在第8章中提到那小饭馆中始终没出场的黑人厨子的笑声，在第12章中写到那家城市印第安人办的俱乐部中黑人酒保布鲁斯勃发的大笑时，海明威写道，“那是黑人的那种黑色的笑声”，直接点明了安德森那部小说的书名。

这样明目张胆地戏仿一位同行并可说是前辈的作品是事出有因的。原来海明威于1925年10月5日发表了短篇小说集《在我们的时代》后，很多评论家当即指出安德森对他的影响，有人竟认为他“写的多半是同样的东西不过没那么出色”，这使海明威很恼火。关于集中的那个短篇《我的老头儿》，他在致著名评论家埃德蒙·威尔逊的信中特意作辩解道：“不，我不以为《我的老头儿》是从安德森衍生所得。它写一个孩子和他父亲和赛马。舍伍德曾写过孩子们和马儿。不过是完全不同的。……我知道我不是从他那儿得到灵感的。”

在《春潮》于1926年5月出版的前后，海明威的亲友们对之反应不一。首先，他妻子哈德莉很敬重安德森，认为不必要去伤害这个好朋友，而该书的内容令人厌恶。多斯·帕索斯认为写得很风趣，但竭力

劝海明威不要发表，而菲茨杰拉德看出这是部杰作，在致出版商的信中说："它看来是美国人所写的书中最诙谐的作品。"安德森本人看出了海明威的用意，和斯泰因女士谈了，她在该书出版后看了大为不满，说海明威"就是无法容忍别人也能是文学大师……企图霸占整个文坛"。当时他的第一部长篇小说《太阳照常升起》已于同年10月出版，奠定了他在文坛的地位。

安德森曾帮助海明威让博内与利弗莱特出版公司刊行《在我们的时代》，而他本人正是该公司器重的红作家。因为公司方面和海明威有约在先，愿意接受他此后写出的三部小说，海明威把《春潮》寄了去，老板霍拉斯·利弗莱特看了很吃惊，在给海明威的回信中写道："如果我们愿意把它刊行，那会显得庸俗不堪，更不用说是狠心之至了。"海明威这才听从了菲茨杰拉德的意见，把手稿送给在经营方面更成功的斯克里布纳出版公司，就此结识了编辑马克斯韦尔·珀金斯。两人成为终身的良友。珀金斯在1947年去世前，为海明威的每部作品尽到一个富有建设性的编辑的作用。海明威那次于1926年2月从巴黎搭船至纽约，真是交上了好运。珀金斯答应让他预支一千五百元并且给《春潮》和即将完工的《太阳照常升起》百分之十五的版税。此外，海明威还可以在该公司出版的《斯克里布纳氏杂志》上源源不断地发表短篇小说。

在这段时期中，海明威为《春潮》作了多次辩解。在利弗莱特拒绝接受后，他曾解释道："我完成了《太阳照常升起》的初稿后写它，使自己冷静下来。"在出版后致安德森的信中，他坚持是为了要对方好，不是人身攻击，而是对事不对人的，认为一个新手的严格批评只会对对方的想法和文风大有裨益，他在信中辩解道："这是开个玩笑，并不是存心使坏，而是绝对真诚的。你知道，我认为如果我们彼此之间不得不用委婉的方式来表达意见，如果像你这样一位能写出非常伟大作品的人物竟写出了一些在我看来(还从没写出过什么伟大的作品然而毕竟是个同行吧)糟透的东西，我是应该如实地跟你讲的。"直到晚年，海明威才在《短篇小说的写作技巧》一文(1959)中表示后悔："我当初这样做是因为我怀有义愤，这能使一个人坏得无以复加，我并且自以为他这样写下去要完蛋了结，而我可以用玩笑的方式向他指出糟到了什么程度，使他自拔。因此我写了《春潮》。这

样做是刻毒的，而且一点好处也没有，他就是越写越坏，越写越坏。……很抱歉我当初攻击了安德森。这是刻毒的，我干了，真是个狗娘养的。”实在海明威在这里仅仅承认这样做是缺德而已，却依旧坚信他的出发点是为了安德森好。

由于《春潮》蓄意戏仿《黑色的笑声》以及海明威为了它耍了一个花招，打进了一家效益更好的大出版社，该书历来为评论家们所轻视，因此也迟至作者诞辰一百周年才第一次和我国的读者见面。该书译成中文仅六、七万字，和《老人与海》一样是个中篇。但就作品本身来说，的确如菲茨杰拉德所说，写得妙趣横生。故事是这样开头的：在美国密歇根州下半岛西北部佩托斯基一家水泵制造厂，两名工人正望着窗外积雪的院子，这时是冬春之交，开始刮起奇努克风，春天即将来临。两人想起了往事。斯克里普斯原是个小作家，妻子女儿相继出走后，在一家小饭馆中结识了爱好文学的女招待戴安娜。两人闪电结婚，他才进厂当了个计件工，可是又被接替的女招待曼迪所吸引。曼迪一肚子的文坛掌故，讲个不停，讲得有声有色。另外那个工人瑜伽·约翰逊参加过第一次世界大战，在巴黎度假时有过一次“艳遇”，结果出了洋相，使他从此厌恶女人。现在春天快来了，他这块心病使他烦恼。后来在下班后，路上遇到两个林地印第安人，他们带他去一家给少数城市印第安人供应私酒的俱乐部，在那里碰到一些怪诞的角色。瑜伽最后和一个从小饭馆中被撵出的全身赤裸的印第安妇女取得默契，把自己身上的衣服一件件脱掉，双双走进夜色中去。但斯克里普斯最后还是在小饭馆里着迷地听曼迪讲奇闻轶事，情不自禁地对她说“你是我的女人”，听凭妻子一个人回家去。

评论家们认为，海明威同时也调侃了安德森文中的性描写，原来他笔下的白种男女常常会有莫明的性冲动，《春潮》第14章中那个赤身露体的印第安妇女走进了小饭馆，斯克里普斯·奥尼尔就“头脑发晕，身子发抖……有些什么感触，有些什么模糊的原始感情在他心里翻腾”。

英国旋涡画派创始人、作家温德姆·刘易斯于1927年9月在他的杂志《敌人》上发表的《白种佬》一文中抨击安德森在《黑色的笑声》中赞扬印第安人和黑人的原始情欲，并称颂海明威在《春潮》中加以嘲讽。同年10月，海明威在给他的信中写道：“非常高兴你喜欢《春

潮》，我以为你在《白种佬》中十分细致地摧毁了对红种人和黑种人的狂热。……劳伦斯，你知道，是安德森当初的上帝——你能在安德森写的东西中看出贯穿着他的影响。……实际上《春潮》以虚构小说的形式和《白种佬》一文起到同样的净化作用。”

海明威于1925年说过屠格涅夫是他钟爱的三位作家之一。他感到《猎人笔记》中关于在俄罗斯乡野狩猎的描写十分新鲜，异国风光跃然纸上。但他不喜欢充斥浪漫主义的《春潮》。他借用这个书名也正是旨在嘲讽，因为他在当时正在写作的《太阳照常升起》中竭力排斥的就是这种浪漫主义。

另一位他钟爱的作家是亨利·菲尔丁。这位英国喜剧大师当年曾针对他的前辈塞缪尔·理查逊的书信体长篇小说《帕梅拉》(1740)写了一部模拟之作《夏梅拉》(1741)，嘲笑他的温情主义道德观。海明威受了他的启发，在自己的模拟作品《春潮》的卷首及全书四部的每部部首引用了菲尔丁为另一部长篇小说《约瑟夫·安德鲁斯的经历》(1742)写的阐明他对讽刺喜剧的见解的序言中的有关片断，加上他本人在后半部插入的几段直接和读者对话的“作者注”，对这离奇曲折的带点超现实主义色彩的故事起到了画龙点睛的作用。他在第三部末的“作者注，致读者”中说用两个小时就写成了上面的那一章(第12章)，然后和约翰·多斯·帕索斯一起出去吃中饭，饭后回到家，写了下面的那一章(第13章)。他最后写道：“正是等我把这一章朗读给多斯·帕索斯先生听了，他叫道，‘海明威，你写了一部杰作。’”可见海明威对这部游戏之作是着实得意的。

但是，要直到八、九十年代，美国的海明威研究者们才开始认真对待这部作品。唐纳德·琼金斯于北达科他州立大学出版的《北达科他季刊》1996年夏季号上发表长篇论文《“哦，放这鸟儿一马吧”：海明威的〈春潮〉中的自然与诋毁》，提出两个论点：一，《春潮》是部批评现代主义的诙谐作品；二，海明威认为有责任把它发表。琼金斯认为正是美国评论家、诗人艾伦·泰特当年对《春潮》的评价定下了调子，以致罗伯特·科尔特兰在1989年发表的关于《春潮》的长篇论文[2]中还在从海明威的私生活中找根据，认为作者“把个人的种种挫折编进小说，并且对那些定要对他文学方面的抱负加以曲解的人提出间接的批评”，甚至把戴安娜和曼迪看作1925年的哈德莉和海明威已开

始钟情的波琳·菲佛，而“戴安娜被曼迪击败正说明海明威至少在下意识中已经作出了抉择”。尽管第二年，海明威的确和哈德莉离了婚就和波琳结婚，琼金斯认为这种攀比还是牵强附会的。

他更重视另一位专家迈勒·威尔金逊撰写的论海明威受屠格涅夫影响的专著[3]，同意他引用海明威后来在《死在午后》中谈到新作家向前辈作家取经时的矛盾心理的段落，来说明尽管表面上看来他借用屠格涅夫的《春潮》为书名供认了自己对他欠的债，实际上也连带嘲讽了屠格涅夫这部十足的浪漫主义小说。

但是安德森的要害在于矫揉造作，所以海明威在第一部部首引用了菲尔丁的话，“真正荒唐可笑的事的唯一源泉……乃是矫揉造作”，从而展开一系列闹剧式的场面，一直到全书结束。琼金斯由此得出结论，《春潮》“同时嘲讽了‘现代派’的新浪漫主义的虚无主义(个人失落感、在一个毫无意义的宇宙中的异化感、原始主义的异国情调、对打破偶像行为的崇拜、对异国他乡的迷恋成瘾)以及实验性的现代派文学中矫揉造作的卖弄：外文引语、借用的故作典雅的词句、程式化的暗示”等等。

海明威熟练地利用菲尔丁的话来为自己解嘲。在第二部开头处的引文中，菲尔丁写道：“……我毫无诋毁或中伤任何人的意图；因为尽管本书中的一切都是从自然这部大书中摹写来的……我仍然采取极端小心的态度……把这些人物隐蔽起来，使人不可能多少准确地猜出他们是谁……。”琼金斯这篇论文题目中的“自然”和“诋毁”就是从这里来的。他问道，“说到底，自然是什么?不就是这世界吗?”尽管海明威的出发点是戏仿安德森的《黑色的笑声》，他在《春潮》中放眼世界，提到了不知多少其他作家、文人、历史上和当代的知名人士，连他本人也在“作者注”中现身说法，所以琼金斯说得好，“海明威在他这出闹剧中运用机智四面出击，减轻了诋毁的罪名。”因此根据他当时和妻子、情人、同行和出版商等的关系来作出道德评介，对他发表《春潮》加以指摘，正是对作家的成长过程的嘲弄。因为，“这样唾弃了处于巅峰状态的十九世纪浪漫主义，海明威同时鄙夷走进了死胡同的初期现代派文学，为自己开辟了做一位现代小说家的道路”。

顺便提一句，琼金斯这篇论文奇长的题目中的“哦，放这鸟儿一马吧”一语直接引自本书第8章。当那两名酷爱文学的女招待竞相用莎

翁剧中人物的名字为斯克里普斯从雪地里捡到的那只快冻死的鸟儿命名时，海明威通过当时坐在小饭馆柜台前的一名旅行推销员之口，讲出这句画龙点睛的话，从而引出好一段精彩的对话，用老百姓的智慧来和矫揉造作的言行作绝妙的对比!原来海明威早在念中学时就崇拜用理发师、棒球运动员等普通人的口语写幽默小说的林·拉德纳，曾先后在中学生办的报纸和在意大利开救护车时的部队报纸上发表模仿他的短篇小说，而在《春潮》中他把自己的讽刺幽默的才能发挥到了极致。但是从接下来的《太阳照常升起》起，他投入了严肃作品的创作，直到那压卷之作《老人与海》。所以琼金斯在文末所说的“《春潮》的写作与出版是海明威的生活和作家生涯的转折点”，确乎言之有理。

1999年春节期间

献给亨·路·门肯及S·斯坦伍德·门堪[4]

而且也许正有一个理由能说明为什么一位喜剧作家在所有人之中最最不该有背离自然的借口，因为对一位严肃的诗人来说，要接触到伟大和值得称颂的事也许并不始终很容易；但是生活却处处给一位目光精确的观察者提供荒唐可笑的现象。

——亨利·菲尔丁[5]

---

[1] 这是吴岩的中译本的书名，原名直译应作《俄亥俄州温士堡城》。该书由23个短篇组成，通过一位年轻记者的眼光，刻画了该城一系列畸人的作为和遭遇。

[2] 《海明威与屠格涅夫：〈春潮〉》(《海明威被人忽视的虚构小说》，苏珊·比格尔编，亚拉巴马大学出版社，1989)。下文中的引文转引自琼金斯的长篇论文。

[3] 《海明威与屠格涅夫：文学作品的影响之本质》(密苏里大学研究出版社，1986)。

[4] 亨利·路易·门肯(1880—1956)为美国评论家、记者。在《巴尔的摩太阳报》编辑部任职多年，并创办编辑文学期刊《时髦人士》及《美国信使》，大量撰文抨击时弊，为二十世纪初美国有影响的文人之一。门堪为一位富有财产的卫道之士，他所捍卫的一切正是门肯全力反对的。门肯曾批评海明威在巴黎出版的小品文集《在我们的时代》(1924)，海明威还自以为是门肯使他那同名的短篇小说集《在我们的时代》被克诺夫出版社拒绝接受，因此把《春潮》献给这两位，

以示嘲讽。

[5] 本书卷首及以下四部部首的引文都引自长篇小说《约瑟夫·安德鲁斯的经历》(1742)的序言，菲尔丁在其中详细阐明了他对讽刺喜剧创作的见解。

真正荒唐可笑的事的唯一源泉(就我看来)乃是矫揉造作。

亨利·菲尔丁

第一章

瑜伽·约翰逊站在密歇根州一家大水泵制造厂的窗前朝外望。春天就快降临这里。那个摇笔杆的家伙哈钦森曾写过“冬天来了，春天还会远吗?”[1]，难道今年又会应验不成?瑜伽·约翰逊很想知道。就在瑜伽近旁的第二个窗口站着斯克里普斯·奥尼尔，一个又长又瘦的人，长着张又长又瘦的脸。两人都站着朝外望这水泵制造厂空无人影的院子。雪覆盖着那些即将运走的一台台装在板条箱里的水泵。只等春天一到，雪融化了，厂里的工人们就会把这些雪封的码成堆的箱装水泵一一起出，一直拉到C．R．&I．铁路[2]的车站，在那里装上平板车运走。瑜伽·约翰逊望着窗外那些雪封的水泵，呼出的气在冷的窗玻璃上结成细小玲珑的霜花。瑜伽·约翰逊想起了巴黎。也许正是这些细小玲珑的霜花使他想起曾在那儿待过两星期的花都。两个星期，那曾是他一生中最最愉快的两个星期。如今可全给抛在脑后啦。这回事还有其他的一切。

斯克里普斯·奥尼尔有两个妻子。他望着窗外，身子又长又瘦地站着，带着他固有的那副纤弱而却硬朗的样子，显得富有弹性，这时想起了她们俩。一个就住在曼塞罗那，另一个住在佩托斯基 [3]。上一年春季以来，他还没见过住在曼塞罗那的那一个。他望着窗外白雪覆盖的水泵厂院子，心想春天会意味着什么。跟他那在曼塞罗那的妻子一起时，斯克里普斯常常喝醉酒。他醉了，跟他妻子就很快活。他们会一起去到火车站，沿着铁轨走出站去，然后一起坐下，喝喝酒，看看火车开过。他们会坐在俯瞰铁路的一座小山上的一株松树下，喝起酒来。有时候他们喝个通宵。有时候他们一连喝上一个星期。这对他们有好处。这使斯克里普斯坚强。

斯克里普斯有个女儿，他戏称她为邋遢妹奥尼尔。她的真实姓名

为露西·奥尼尔[4]组场的灯光的地方。他从铁轨边来个急转弯，走过曼塞罗那中学。那是座黄色砖砌的建筑。一点也没有洛可可[5]。斯克里普斯跟他老婆去到铁路边一连喝了三四天后，有一晚失去了他妻子。他不知道她的下落。等他清醒过来，四下一片黑暗。他沿着铁道朝城区走去。脚下的枕木硬邦邦的。他想在铁轨上行走。他做不到。他对此是心中有数的，没错。他回头沿着枕木走。进城可有好长的一程路。他终于走到可以看到车辆编的风格，不像他曾在巴黎见过的那些建筑。不对，他从没去过巴黎。去过的人不是他。是他的朋友瑜伽·约翰逊。

瑜伽·约翰逊望着窗外。就快到关闭这水泵制造厂过夜的时候了。他小心翼翼地把窗子打开，只开了一道缝儿。只开了一道缝儿，这可就够了。外边院子里，积雪开始融化。一阵暖风吹起。一阵奇努克风[6]，水泵工人们管它这么叫。这阵暖烘烘的奇努克风透过窗子吹进这水泵制造厂。所有的工人都放下了他们的工具。其中有不少是印第安人。

那工头是个牙关紧锁的矮个子。他曾出外旅游，一度远至德卢斯。德卢斯远在这大湖[7]蓝色水面的对面，在明尼苏达州的一片林区内。在那边他有过一段奇妙的经历。

那工头把一只手指伸进嘴里润湿一下，然后竖在空中。他感觉到这暖风吹在手指上。他懊恼地摇摇头，朝工人们笑笑，也许有点儿冷冰冰的。

“得，这是定期的奇努克风，小伙子们，”他说。

工人们多半默默无言，就挂起他们的工具。那些完成一半的水泵给收起，安放在支架上。工人们依次走出，有些人在讲话，还有些默默无言，有几个在咕哝，一起上盥洗室去洗洗手脸。

透过窗子，外面传来一声印第安人作战时的呐喊。

第二章

斯克里普斯·奥尼尔站在曼塞罗那中学外面仰望着那些亮着灯的窗子。天色很黑，正在下雪。从斯克里普斯记事时起一直在下雪。有个过路人站住了，对斯克里普斯瞪了一眼。对他来说，这男子究竟有什

么相干啊?他继续赶路了。

斯克里普斯站在雪地里，抬眼瞪视着中学的那些亮着灯的窗子。屋里，人们正在学习。他们上课直到深夜，男孩们跟女孩们竞相钻研知识，这股学习的强烈欲望正在席卷美国大地。他的女儿，那个小邋遢妹，花了他整整七十五块钱在医生账单[8]上的女孩，正在里面学习。斯克里普斯感到自豪。要他去学习可太迟了，不过在那里，一天又一天、一夜又一夜，邋遢妹正在学习。她天生有这份能耐，这女孩。

斯克里普斯朝前一直走到他家的屋子。那屋子不大，不过斯克里普斯的老婆在意的并不在屋子的大小。

“斯克里普斯，”两人一起喝酒时，她往往这样说，“我可不要一座王宫。我只要个可以挡挡风的地方。”斯克里普斯相信她说的是真话。这会儿，黄昏已过去了好久，他在雪中行走，看到自己屋子的灯光，庆幸自己相信她说的是真话。这样可比如果回家时到一座王宫来得好。他，斯克里普斯，可不是那号想望有座王宫的主儿。

他打开他家的屋门，走进去。有些什么念头在他脑际不断涌现。他竭力把它排除，但是不行。他那朋友哈利·派克有一回在底特律结识的那个写诗的家伙写过些什么来着?哈利常常这样背诵：“纵然我游遍乐园和王宫。当你什么什么什么没有一处地方及得上家。”他记不起那些词儿了。并不全都记得起了。他给它写了一支简单的曲调[9]，教露西唱。那是他初次结婚时的事。如果斯克里普斯有机会继续干下去，他没准会成为一位作曲家，成为那号写芝加哥交响乐队演奏的那种牢什子的家伙中的一个。他要让露西当晚唱这支歌。他永远不再喝酒了。酗酒使他的耳朵失去了乐感。有好多次他醉了，列车夜间爬上博因瀑布城[10]那边的坡道时的汽笛声听来比斯特拉文斯基[11]这家伙曾写过的任何东西都更动听。是酗酒造成的。这是要不得的。他要出走去巴黎。就像这个拉小提琴的家伙阿尔贝特·斯波尔丁[12]那样。

斯克里普斯开了屋门。他走进屋去。“露西，”他叫道，“是我，斯克里普斯。”他永远不再喝酒了。不再到铁路边去磨夜了。也许露西需要一件新的皮大衣。也许吧，她毕竟想望有座王宫，而不要这个地方。你压根儿不知道你对待一个女人究竟如何。也许这地方毕竟并没有挡住风。异想天开。他划了一支火柴。“露西!”他叫道，有一份恐慌

感没有从他嘴里发出来。他的朋友沃尔特·西蒙斯在一匹种马有次在巴黎旺多姆广场上被一辆路过的公共汽车碾过时，听到它嘴里发出的就是这么样的叫声。巴黎没有阉马。所有的马都是种马。他们并不培育母马。大战[13]以来就是这样。大战改变了一切。

“露西!”他叫道，接着又是一声“露西!”没有回音。屋内空无一人。他孤零零地站在那里，身子又长又瘦，在他自己的被人抛弃的屋里，这时透过满是雪花的空气，有一声遥远的印第安人作战时的呐喊传到斯克里普斯的耳朵里。

第三章

斯克里普斯离开曼塞罗那。他跟那地方一刀两断了。一个这么样的小城给了他什么呀?什么也没有。你劳累了一辈子，随着出了这么样的事儿。多年的积蓄一扫而光了。什么都没了。他动身去芝加哥找活儿干。芝加哥才是好地方。瞧它的地理位置，就在密歇根湖的西南端。芝加哥能成大事。哪个傻瓜蛋都看得出来。他要在今天叫做大环[14]的地区买地，那是个零售业和制造业的大区。他要以低价买进地皮，就此抓住了不放。让人家来试试从他手里夺走吧。他如今可懂得一两手啦。

他孤零零的一个人，光着头，风雪刮着头发，沿着C.R．&I．铁路的轨道走去。这是他一辈子经历过的最冷的夜晚。他捡起一只看来因冻僵而倒毙在路轨上的鸟儿，放在衬衫里面使它暖和。鸟儿紧挨在他暖烘烘的身子上，感恩地啄起他的胸膛来。“可怜的小家伙，”斯克里普斯说。“你也觉得冷啊。”

他的双眼涌出泪水。

“这风见鬼去，”斯克里普斯说，又面朝这风雪走去。这风是径直从苏必利尔湖[15]上吹来的。斯克里普斯头顶上空的电报线在风中嗖嗖作响。透过黑夜，斯克里普斯看到有只黄色的大眼睛在朝他迎来。这台庞大的火车头在暴风雪中越来越近了。斯克里普斯跨到轨道的一边，让它开过去。那个摇笔杆的老家伙莎士比亚写过什么来着：“强权即真理”?列车在下着雪的黑夜里开过身边，斯克里普斯想起了这句引语。机车先驶过去。他看见那火夫俯身把一大铲一大铲的煤块甩进敞开的炉门。那司机戴着护目镜。他的脸被敞开的炉膛门中射出的火

光照亮。他正是司机。正是他把一只手按在扼气杆上。斯克里普斯想起那些芝加哥无政府主义者在被处绞刑时说的话：“尽管你们今天扼杀我们，你们仍然无法什么什么我们的灵魂。”在芝加哥森林公园游乐场紧旁的瓦尔德海姆墓地他们被埋葬的地方有一块纪念碑。斯克里普斯的父亲在星期日常带他去到那里。这纪念碑全部是黑色的，上面有个黑色的天使。这是斯克里普斯小时候发生的事。他当时常常问他父亲：“父亲，为什么我们星期日来看这些无政府主义者就不能去乘惊险滑梯呢?”他对他父亲的回答从没感到满意过。当时他还是个穿短裤的男孩。他父亲曾是个伟大的作曲家。他母亲是个从意大利北部来的意大利妇女。他们是奇特的人，这些个意大利北方人。

斯克里普斯站在轨道边，那一节节又长又黑的车厢在雪中卡哒卡哒地驶过他的身边。所有的车厢都是普尔曼卧车[16]。窗帘都拉下了。一节节车驶过，灯光从黑黑的车窗底部的窄缝中射出。如果这列车开向另一方向就会轰隆隆的响，但是它正在爬上博因瀑布城的坡道。它开得比下坡时来得慢。然而还是太快，斯克里普斯无法扒上。他想起自己是个穿短裤的男孩时曾是扒装食品杂货的大车的能手。

斯克里普斯站在轨道边，这又长又黑的一列普尔曼卧车驶过他的面前。谁坐在这些车厢里呀?他们是美国人，睡梦中还在攒钱吗?她们是做母亲的吗?他们是做父亲的吗?其中有情侣吗?要不，他们是欧洲人，给大战弄得厌弃人生的一种精疲力竭的文明中的成员吗?斯克里普斯很想知道。

最后一节车厢驶过他面前，列车在轨道上一路驶去。斯克里普斯看着车尾的红灯在黑暗中消失，这时雪片正在黑暗中轻轻地飘落。那只鸟儿在他衬衫内扑动着。斯克里普斯沿着一根根枕木拔脚走去。他想当夜就赶到芝加哥，如果能行的话，明天早上就开始工作。鸟儿又扑动了一下。它这时不太虚弱无力了。斯克里普斯伸手按住它，让它停止扑动。鸟儿静下来了。斯克里普斯在铁轨上大步走去。

他毕竟用不着赶到芝加哥那么远的地方去。还有的是别的地方。那个当评论家的家伙亨利·门肯管芝加哥叫“美国的文学之都”，那又怎么样?还有大急流城[17]呢。一旦到了大急流城，他就可以着手做家具生意。人家就是这样发财的。大急流城的家具是出了名的，凡是有小两口子在傍晚散步时谈起建立家庭的地方都知道它的名声。他想起小

时候在芝加哥见过的一块招牌。他母亲和他一起光着脚走遍也许就是今天叫大环的市区挨家挨户乞讨的时候，曾指给他看过。他母亲喜爱这招牌上那些电灯在闪闪发光。

“这灯光就像我家乡佛罗伦萨的圣米尼亚托[18]的一样，”她对斯克里普斯说。“好好瞧瞧，我的儿子，”她说，“因为有一天你的乐曲将由翡冷翠[19]交响乐队在那儿演出。”

斯克里普斯在他母亲裹着条旧围巾躺在也许今天黑石大饭店所在的地方时，常常一连好几小时注视着这块招牌。这招牌给了他很深的印象。

让哈特曼来装点你的安乐窝

上面这么写着。它闪现出许多不同的颜色。起先是一种耀眼的纯白色。这是斯克里普斯最喜爱的。然后闪出一种可爱的绿色。然后闪出一片红色。有一晚，他挨在他母亲暖烘烘的身子上蜷身躺着，注视这招牌在闪光，有名警察走上前来。“你们得走开，”他说。

是啊，搞家具业可以赚大钱，如果你懂得该怎么搞的话。他，斯克里普斯，懂得这一行的所有窍门。他在自己的头脑里把这事定下来了。他要在大急流城停下。那只小鸟扑动了一下，这时显得很快乐。

“我要给你做一只多么美的镀金鸟笼啊，我的美人儿，”斯克里普斯乐不可支地说。小鸟满怀信心地啄啄他。斯克里普斯在暴风雪中大步前行。雪开始在轨道上堆积起来。给风吹送着，有一声印第安人作战时的呐喊传到斯克里普斯的耳朵里。

第四章

斯克里普斯眼下在哪儿呀?夜间在暴风雪中走着走着，他给弄糊涂了。那个可怕的晚上，他发现自己的家不再像个家了，就动身去芝加哥。露西为什么出走呀?邋遢妹现在怎么啦?他，斯克里普斯，可不知道。倒不是说他在意。这一切全都抛在脑后了。如今什么都没了。他正站在齐膝深的积雪里，面对着一个车站。车站上用大字写着：

佩托斯基

那儿有一堆鹿，是猎户们从密歇根州上半岛运来的，一只鹿堆在另一只上面，都是死的，僵硬了，在站台上被飘来的雪半掩着。斯克里普斯又念了一遍这些字样。这儿真是佩托斯基吗?[20]

车站的屋里有个男人，在一扇小窗内嗒嗒嗒地敲打着什么东西。他朝外望望斯克里普斯。他是个发报员吗?斯克里普斯凭某种迹象认为他正是。

他走出地上的积雪，向窗口走去。那人在窗内正忙着敲打发报机的电键。

“你是发报员吗?”斯克里普斯问。

“对，先生，”那人说。“我是发报员。”

“真太好了!”

发报员怀疑地瞅着他。这个人毕竟对他算什么呀?

“当发报员难吗?”斯克里普斯问。他想直截了当地问这人这里是否真是佩托斯基。他可不熟悉美国北部的这片广大地区，但是希望不失礼貌。

发报员惊讶地望着他。

“听着，”他问，“你是个相公吗?”

“不，”斯克里普斯说。“我不知道相公[21]是什么意思。”

“哦，”发报员说，“你随身带着只鸟儿干吗?”

“鸟儿?”斯克里普斯问。“什么鸟儿?”

“从你衬衫里钻出头来的那一只。”斯克里普斯觉得困惑不解了。这发报员是哪号人啊?哪号人干发报这一行的呢?他们像作曲家吗?他们像艺术家吗?他们像作家吗?他们像那些在我们的全国性周刊上撰写广告的广告界人士吗?要不，他们像那些欧洲人，被大战弄得憔悴消瘦，最好的年华已经消逝了吗?他能把经历源源本本地告诉这个发报员吗?他能理解吗?

“我当时在回家去，”他开口说。“我经过了曼塞罗那中学的门前——”

“我在曼塞罗那认识过一个姑娘，”发报员说。“没准你也认识。爱塞尔·恩赖特。”

再谈下去没好处了。他要长话短说。他要只讲基本的要点。再说，真冷得够呛。站在这刮着大风的站台上真冷。他有几分明白讲下

去没用。他回头打量着那些码成一堆的鹿，僵硬而冰冷。没准它们也曾是对对情侣。有些是公鹿而有些是母鹿。公鹿长着角。这样你才能辨别。拿猫来说，那就比较难了。人家在法国阉割猫儿，倒并不阉割马儿。法国远得很哪。

“我妻子抛弃了我，”斯克里普斯突如其来地说。

“如果你带着只从你衬衫里钻出头来的该死的鸟儿四处转悠，那就难怪你妻子要抛弃你了，”发报员说。

“这个城市叫什么?”斯克里普斯问。两人之间曾有过精神上融洽交流的那难得的一刻，已经消逝了。他们实际上根本没有过这种时刻。不过他们原是可以有的。如今可没有用了。要抓住已经过去的东西是没有用的。是已经飞走的东西啊。

“佩托斯基，”发报员回答。

“谢谢你，”斯克里普斯说。他转身走进这寂静无人的北方城市。他运气好，口袋里还有四百五十元。就在他陪老婆动身去作那次酗酒旅行之前，他卖掉了一篇短篇小说给乔治·霍拉斯·洛里默[22]。他本人究竟干吗要出走呢?不管怎么说，这一切究竟怎么啦?

有两个印第安人在大街上朝他走来。他们对他瞧瞧，可是脸上不动声色。他们脸上的表情保持着原样。他们走进麦卡锡理发店。

第五章

斯克里普斯·奥尼尔犹豫不决地站在理发店外。有人在店里让理发师刮胡子。另外有些人，看上去也没什么两样，在让人理发。另外有些人靠墙坐在高背椅子上抽烟，等着轮到他们去坐上理发椅，他们有的在欣赏墙上挂的油画，有的在欣赏着长镜子里自己的影子。他，斯克里普斯，该进去吗?他毕竟口袋里有四百五十块钱哪。他可以爱上哪儿就上哪儿。他又一次犹豫不决地望着。这是个诱人的光景，与人相处，在暖和的屋里，穿着白大褂的理发师用剪子熟练地咔嚓咔嚓剪得挺欢，或者把剃刀在有些正在给修面的人脸上涂的肥皂沫中打斜地刮去。他们善于使用他们的工具，这些个理发师。他依稀觉得这不是他所需要的。他需要些别的什么。他需要吃东西。再说，还有他这只鸟儿得照料。

斯克里普斯·奥尼尔转身背对那理发店，在这寂静冰封的北方城市

的大街上大步走去。他一路走着，只见右首有些树枝朝下弯的桦树，枝上光秃秃的没留下一片叶子，一直下垂到地面，被积雪弄得沉甸甸的。雪橇的铃声传进他的耳朵。说不定是圣诞节了吧。在南方，小孩子们就会放爆竹，冲着彼此叫“圣诞礼物!圣诞礼物!”啦。他父亲是南方人。他曾在叛军中当过兵。那是早在内战时期的事。谢尔曼在向海边大进军[23]中烧掉了他家的房子。“战争是地狱，”谢尔曼说过。“不过你知道是怎么回事，奥尼尔太太，我不得不这样干啊。”他把一支火柴点着了那座有白色圆柱的古宅。

“要是奥尼尔将军在这儿，你这懦夫!”他母亲曾说，用她那蹩脚英语说，“你就绝对不敢把一支火柴点着这屋子啦。”

浓烟从这古宅袅袅升起。火势越来越大。那些白色圆柱被升起的团团浓烟所掩没。斯克里普斯紧紧抓住他母亲麻毛交织的衣裙。

谢尔曼将军爬上他的马儿，深深鞠了一躬。“奥尼尔太太，”他说，斯克里普斯的母亲后来常说他当时眼睛里噙着眼泪，即便他是个天杀的北佬也罢。此人有良心，老兄，即便他并不听从良心的支配。“奥尼尔太太，如果将军在这儿的话，我们就可以一对一地决一雌雄。照现在的情况看，夫人，既然战争就是这么回事，我就必须烧掉你这房子。”

他朝手下的一名士兵挥挥手，那人奔上前来，把一桶火油浇在火焰上。火焰冒起，一大团浓烟在那风息全无的暮色中腾地升起。

“不管怎么样，谢尔曼将军，”斯克里普斯的母亲得意洋洋地说，“这一团烟将警告南部邦联的其他忠诚儿女们你来了。”

谢尔曼鞠了一躬。“这正是我们不得不冒的风险，夫人。”他把靴刺啪地一扎马腹，骑马而去，一头白色长发在风中浮动。斯克里普斯和他母亲都再没见过他。奇怪，他这会儿竟会想起这段往事。他抬眼一望。面前有块招牌：

布朗饭馆最好试试便知

他要进去吃东西。这正是他用得着的。他要进去吃东西。这招牌上写着：

试试便知

啊，这些个规模较大的小饭馆[24]的主人是聪明的家伙。他们懂得怎样招揽顾客。他们不用在《星期六晚邮报》上登广告。试试便知。这样就行了。他走进去。

进了这小饭馆的门，斯克里普斯·奥尼尔朝四下一望。有一只长柜台。有一只钟。有一扇门通往厨房。有两三张桌子。有一堆炸面圈，盖着只玻璃罩。有些标牌挂在墙上的有些地方，标明你可以点什么吃食。难道这就是布朗饭馆不成?

“我不知道，”斯克里普斯问一个从厨房的弹簧双扇门走出来的上了年纪的女招待，“你能不能告诉我这儿就是布朗饭馆吗?”

“正是，先生，”女招待回答。“试试便知。”

“谢谢你，”斯克里普斯说。他在柜台前坐下来。“我自己要来些豆子，还要些给我这鸟儿。”

他解开衬衫，把鸟儿放在柜台上。鸟儿竖起了羽毛，抖了一下身子。它试探性地啄啄那番茄酱瓶。上了年纪的女招待伸出一只手，摸摸它。“这小家伙不是挺有男子汉气概吗?”她发表意见。“顺便问问，”她问，脸上带着点儿惭色，“你刚才点了什么，先生?”

“黄豆，”斯克里普斯说，“给我的鸟儿和我本人。”

女招待一把推起通厨房的小窗上的门。斯克里普斯瞥见了一眼一间温暖的蒸气弥满的屋子，有些大壶大锅，墙上挂着好些亮光光的罐子。

“一客猪肉外加呱呱叫的东西，”女招待用干巴巴的嗓音冲着推开的小窗叫道。“给鸟儿来一客!”

“就好!”厨房里传来一声回音。

“你这鸟儿多大了?”上了年纪的女招待问。

“我不知道，”斯克里普斯说。“我还是昨晚才头一次见到它。我当时正在铁道上从曼塞罗那走来。我妻子出走了。”

“可怜的小家伙，”女招待说。她倒了点儿番茄酱在指头上，鸟儿感激地啄食。

“我妻子出走了，”斯克里普斯说。“我们当时在铁道边喝酒来着。我们惯常晚上出去，看一列列火车开过。我写短篇小说。有一篇登在《晚邮报》上，还有两篇登在《日晷》[25]上。门肯竭力想抓住我不放。我太聪明了，不屑干那号事儿。我的作品中不谈政治。政治使我

头痛欲裂。”

他在说些什么呀?他在乱说一气啊。这样是绝对不行的。他必须控制住自己。

“斯各菲尔德·塞耶[26]当过我的男傧相，”他说。“我是哈佛毕业生。我只求人家让我和我这鸟儿美餐一顿。别再扯国际政治啦。把柯立芝博士[27]撵走吧。”

他神志恍惚了。他知道是怎么回事。他饿得快晕过去了。这北国的风对他来说太锐利、太凛冽了。

“听着，”他说。“你能让我就来那么一点儿那种黄豆吗?我可不想催。我知道什么时候该适可而止。”

那小窗给推上去了，一大盘黄豆和一小盘黄豆，都是热气腾腾的，出现了。

“要的东西来啦，”女招待说。

斯克里普斯动手对付那一大盘黄豆。还有点儿猪肉哪。那鸟儿吃得挺欢，每咽一下总要抬一下头让豆子下肚。

“它这样做是为了这些黄豆感谢上帝，”上了年纪的女招待解释。

“这黄豆也着实好，”斯克里普斯表示同意。受到了这些黄豆的影响，他的头脑清醒起来。他关于那个亨利·门肯扯了些什么废话来着?难道门肯当真钉住了他不放?这个得对付的前景可并不美好。他口袋里有四百五十元。等这笔钱花光了，他总是能把事情了结的。要是他们逼得他太厉害，他们就会大吃一惊。他可不是个让人生擒活捉的主儿。让他们来试试看吧。

吃下了黄豆，那鸟儿睡去了。它用一条腿站着入睡，另一条腿蜷起在羽毛中。

“等它靠这条腿睡得累了，它会换一条腿儿来安睡，”女招待说。“我们家里有只老鹗，就是这么干的。”

“你的老家在哪里?”斯克里普斯问。

“在英国。在那湖泊地区[28]。”女招待带着点儿依恋的微笑说。“华兹华斯的家乡，你知道。”

啊，这些个英国人。他们游遍了这地球表面的所有地方。他们并不满足于待在他们那个小岛上。奇怪的北欧人，念念不忘地做着他们的帝国梦。

“我并不是一直做女招待的，”这上了年纪的女招待说。

“我相信你并不一直是这样。”

“当然不，”女招待继续说。“这段经历着实离奇。没准会叫你听得乏味的?”

“哪里会啊，”斯克里普斯说。“你不介意我什么时候把这段经历拿来写作吧?”

“如果你觉得有意思，我就不介意，”女招待笑吟吟地说。“你不会用我的真名实姓，这不用说。”

“如果你不愿，我就不用，”斯克里普斯说。“顺便问一下，可以再来一客黄豆吗?”

“试试便知，”女招待笑了。她脸上有些皱纹，脸色发灰。她有点儿像那个在匹兹堡去世的女伶。她叫什么来着?兰诺尔·乌尔里克。在《彼得·潘》中演出的。正是这一个。听人说她外出老是戴面纱，斯克里普斯想。这才是个叫人感兴趣的女人。真是兰诺尔·乌尔里克吗?[29]也许不是。没关系。

“你真想再来点黄豆?”女招待问。

“对，”斯克里普斯干脆地回答。

“再来一客呱呱叫的玩意儿，”女招待冲着小窗内叫道。“甭管那鸟儿啦。”

“就好，”传来一声应答。

“请继续讲你的经历，”斯克里普斯亲切地说。

“那是举行巴黎博览会那年[30]的事儿，”她开口说。“我当时还是个小姑娘，用法语来讲，叫jeune fille，我是陪母亲从英国去的。我们打算参加博览会的开幕式。我们从北站到旺多姆广场我们下榻的旅馆的途中，弯进一家发型师的铺子，采购了一些小东西。我母亲，我还记得，添购了一瓶‘嗅盐’，照你们在这儿美国的叫法。”

她微微一笑。

“好，讲下去。嗅盐，”斯克里普斯说。

“我们按照惯例在旅馆登了记，人家给了我们预订的那两间毗连的客房。我母亲赶了路，觉得有点儿累了，我们就在房间里吃晚饭。我对第二天就可以参观博览会感到兴奋极了。可是赶了路，我累了——我们渡过英吉利海峡时天气挺恶劣——睡得可沉啊。早上我醒过

来，叫唤我的母亲。没有回音，我就走进房去叫醒妈妈。床上没有妈妈，倒是睡着一位法国将军。”

“我的天啊!”斯克里普斯用法语说。

“我惊慌失措了，”女招待继续讲下去，“就打铃叫管理人员来。账台人员来了，我就要求知道我母亲的下落。

“‘可是，小姐啊，’那账台人员作解释，‘我们一点也不知道你母亲的事。你是陪一位某某将军到这儿来的’——我记不住那位将军的姓名了。”

“管他叫霞飞将军[31]吧，”斯克里普斯出主意道。

“那姓氏跟这个非常相像，”女招待说。“我当时吓死了，就去叫警察来，要求查阅旅客登记簿。‘你会发现我和我母亲在上面一起登记来着，’我说。警察来了，那账台人员拿来了登记簿。‘瞧，女士，’他说。‘你跟你昨晚陪同来我们旅馆的那位将军一起登记的。’

“我陷入困境了。后来，我想起了那发型师的铺子的地址。警方把发型师去找来。一名警探把他带进来的。

“‘我跟我母亲到过你的铺子，’我对发型师说，‘我母亲买了瓶芳香剂。’

“‘我完全记得小姐，’发型师说。‘不过你不是陪你母亲来的。你是陪一位上了年纪的法国将军来的。他买了，我记得，一把卷小胡子用的钳子。反正在我账簿上能查到这笔账的。’

“我绝望了。就在这时候，警方带来了那名把我们从车站送到旅馆的出租车司机。他发誓说我绝对没有跟我母亲在一起。说呀，这段经历叫你听得腻味吗?”

“说下去，”斯克里普斯说。“要是你曾跟我那样苦于想不出故事情节来，就会明白!”

“好吧，”女招待说。“这故事也尽在于此了。我就此没见过我母亲。我跟大使馆取得了联系，可他们无能为力。他们最后证实了我的确陪我母亲渡过了英吉利海峡，可是此外他们就无能为力了。”泪水从这上了年纪的女招待眼中涌出。“我再没见过妈妈。就此没见过。一次也没有。”

“那位将军怎么啦?”

“他最后借给我一百法郎——即便在当时也不是笔大数目——我

就来到美国，当上了女招待。这段经历也尽在于此了。”

“还不止这些，”斯克里普斯说。“我拿生命作赌，还不止这些。”

“有些时候，你知道，我认为的确还有，”女招待说。“我认为一定还不止这些。在某处地方，用某种方式，总该有个说法吧。我不知道今儿早上是什么使我想起这事来的。”

“这是好事，能一吐为快，”斯克里普斯说。

“是啊，”女招待带着微笑说，这一来她脸上的皱纹就不那么深了。“我现下觉得好过些了。”

“跟我说说，”斯克里普斯要求这女招待，“在本城有什么给我和我这鸟儿做的工作吗?”

“正当的工作?”女招待问。“我只知道正当的工作。”

“对，正当的工作，”斯克里普斯说。

“人家的确说过那家新开的水泵制造厂在雇人手，”女招待说。为什么他不该用双手干活呢?罗丹这么干过。塞尚曾当过屠夫。雷诺阿做过木匠。毕加索小时候在香烟厂里干过活。吉尔勃特·斯图尔特[32]，他画过那些著名的华盛顿像，在我们这个美国到处加以复制，挂在每间教室里——吉尔勃特·斯图尔特当过铁匠。再说还有爱默生。爱默生当过泥瓦小工。詹姆斯·拉塞尔·洛威尔，他听说过，年轻时当过发报员。就像车站上那家伙一样。也许眼下那车站上的发报员正在写作他的《死亡观》或《致水鸟》[33]呢。为什么他，斯克里普斯·奥尼尔，就不该进水泵制造厂干活呢?

“你会再来吗?”女招待问。

“如果可以的话，”斯克里普斯说。

“还把你的鸟儿带来吧。”

“好，”斯克里普斯说。“这小家伙眼下挺累了。毕竟对它来说这一晚真够呛。”

“我看也是这样，”女招待表示同意。

斯克里普斯走出去，又投入这城里。他觉得头脑清醒，能对付生活了。进一家水泵制造厂会是很有意思的。水泵如今是了不起的玩意。在纽约华尔街上，每天有人在水泵上发大财，有人变成穷光蛋。他知道有个家伙不到半小时内在水泵上就净赚了整整五十万。人家是懂行的，这帮华尔街的大经纪人。

到了外面街上，他抬眼望那招牌。试试便知，他念道。人家懂这一套，没错，他说。不过是否当真有过一名黑种厨子?就那么一次，就那么一刹那，当那小窗朝上开的时候，他自以为瞥见了一摊黑色的什么东西。没准那家伙不过被炉灶的煤烟闹了个大花脸吧。

---

[1] 这句话实在是英国诗人雪莱名作《西风颂》中的最后两行。海明威在本书中常常这样戏说。

[2] G．R．&I．为大急流城与印第安纳铁路的首字母缩写。

[3] 密歇根州位于美国东北部和加拿大交界处的五大湖区，由两大半岛组成，中南部称下半岛，东面为休伦湖，西面为密歇根湖。曼塞罗那位于下半岛的北部，为一小城镇，佩托斯基在曼塞罗那的北面，为濒密歇根湖的港口城市。

[4] “邋遢妹”原文为lousy，和露西(Lucy)谐音。

[5] 洛可可(Rococo)为18世纪初起源于巴黎的一种精致的装饰艺术风格，主要在建筑上，后来发展到家具、地毯等室内装饰品及绘画上。

[6] 奇努克风为从纵贯美国中部的落基山脉东坡吹下的干暖的西北风，主要出现在冬春之交。

[7] 指密歇根湖。德卢斯为五大湖区的内陆大港之一。

[8] 该是指她生下来时所花的费用。

[9] 实在这支歌曲乃是广为流传的《家，可爱的家》，由英国作曲家亨利·毕晓普(1786—1855)作曲，收入他的歌剧《米兰姑娘克拉莉》中，由美国剧作家约翰·佩恩(1791—1852)作歌剧台本，这支歌也由他配词。作者在这里又是戏说。

[10] 博因瀑布城位于曼塞罗那和佩托斯基之间。

[11] 斯特拉文斯基(1882—1971)为俄裔美籍作曲家、指挥家，主要作品有为芭蕾舞剧作的配乐及交响乐等，是20世纪最有影响的作曲家之一。

[12] 阿尔贝特·斯波尔丁(1888—1953)为美国小提琴家、作曲家。他7岁开始学小提琴，于1905年在巴黎首次登台演出。

[13] 指1914到1918年的第一次世界大战，下同。

[14] 大环(Loop)原指1897年芝加哥商业区由高架铁路组成一个环路的地区，约两平方英里，后泛指这一带地方，那里有全国最大的百货公司，区内的拉萨尔街有证券交易所等，有芝加哥的华尔街之称。

[15] 密歇根州北部称上半岛，为一东西向的半岛，其北面就是这个苏必利尔湖，为美国和加拿大所共有。

[16] 美国实业家乔治·普尔曼(1831—1897)于1865年发明这种铁路卧车，采用上下铺，两年后设立公司制造，租给铁路公司使用。

[17] 大急流城位于密歇根州下半岛的西部，为该州第二大城，是美国成批生产大众化家具的中心之一。

[18] 圣米尼亚托大教堂于1062年建成，为该地区罗马式建筑的代表作。

[19] 佛罗伦萨的意大利语名为Firenze，这是诗人徐志摩用的译名，字面很美。

[20] 他本想去南方的芝加哥或大急流城，可是在暴风雪中朝北走了，来到了佩托斯基。

[21] 意为男同性恋者。

[22] 乔治·霍拉斯·洛里默(1867—1937)在《星期六晚邮报》任职30余年(1899—1937)，从普通编辑升任主编。该周刊大量刊出许多著名作家的文学作品，受到广大读者的欢迎。

[23] 威廉·谢尔曼(1820—1891)为美国内战时期北军将领，1864年5月，率领三个军从佐治亚州西北部进入，9月初占领首府亚特兰大，乘胜前进，于年底攻占东南部的萨凡纳港，把南军的阵地一切为二，促使它最后崩溃。

[24] 这种小饭馆原名为beanery，意为专卖大众食品黄豆炖猪肉的地方，实在也供应其他经济实惠的饭菜。

[25] 《日晷》文学评论月刊于1880年创刊于芝加哥，1918年迁纽约，成为观点激进的刊物，1920年后成为鼓吹现代文艺流派的杰出的月刊，于1929年停刊。

[26] 斯各菲尔德·塞耶任《日晷》编辑时，曾于1925年春退掉海明威的短篇小说《不可战胜的人》，所以他在这里加以戏说。

[27] 柯立芝(1872—1933)于1921年当选为美国副总统，1923年总统哈定突然去世，他继任为总统，1925年在大选中获胜，对内厉行不干涉工商业的政策，使国家繁荣起来，对外执行孤立主义的政策。

[28] 湖泊地区位于英格兰西北部坎布里亚郡，有著名的温德米尔湖和全国最高的斯科费尔峰。诗人华兹华斯诞生并安葬在那里，和柯勒律治及骚塞被称为湖泊地区诗人。

[29] 英国剧作家詹姆斯·巴里(1860—1937)写的童话剧《彼得·潘》从1904年初演起，剧中永远不会长大的少年主人公彼得·潘就由漂亮的女演员反串。本书写于1925年，海明威的确在戏说，因为兰诺尔·乌尔里克后来还在好莱坞影片《茶花女》(1936，嘉宝主演)和音乐片《西北前哨》(1947)中任配角。

[30] 指1889年为纪念法国革命一百周年举行的大博览会，著名的埃菲尔铁塔为此而赶建，为当时世界最高建筑。

[31] 霞飞(1852—1931)在第一次世界大战的上半期中任西线法军总司令，大力挽救一开始遭到的惨败，并且在兵临城下的局面中保住了巴黎。

[32] 吉尔勃特·斯图尔特(1755—1828)为美国早期的肖像画画家，开创了一种特有的风格，对下一代画家颇有影响。

[33] 这是美国诗人洛威尔(1819—1891)的著名抒情诗。他出身新英格兰望族，同时是有影响的政论家、文艺评论家及外交家。

因此在这儿，我郑重声明，我毫无诋毁或中伤任何人的意图；因为尽管本书中的一切都是从自然这部大书中摹写来的，并且几乎没有一个我创作的角色或一段情节不是从我自己的观察或经历中取得的；我仍然采取极端小心的态度，用种种不同的境况、层次和色彩把这些人物隐蔽起来，使人不可能多少准确地猜出他们是谁；而万一发生相反情况的话，那仅仅是由于所刻画的弱点实在微不足道，以致无非是个性格上的微瑕，那当事人和其他任何人都会一笑置之的。

亨利·菲尔丁

第六章

斯克里普斯·奥尼尔正在找工作。用双手来干活会是桩好事。他背离那家小饭馆，顺着大街走去，走过麦卡锡理发店。他并不走进这家理发店。它看上去还是那么吸引人，不过斯克里普斯要的是工作。他在理发店所在的街角一个急转弯，走上佩托斯基的大马路。那是条美观、宽阔的大街，两边排列着砖和压制石块筑成的房子。斯克里普斯沿着街道朝那水泵制造厂坐落的那片城区走去。到了水泵制造厂门口，他觉得困惑了。难道这真是那家水泵制造厂?不错，一连串的水泵正在给搬出来，搁在雪地里，工人们正把一桶桶水往上浇，以便结成一层冰来保护它们免受冬天的冷风的损害，其作用跟任何油漆一样好。不过这些真的是水泵吗?可能全是个骗局。这些个搞水泵制造的是乖巧的家伙啊。

“喂!”斯克里普斯对一名正在朝一台新水泵上泼水的工人招招手，这水泵刚搬出来，看上去尚未完工，正带着抗议的姿态竖立在雪地里。“这些是水泵吗?”

“到时候会成水泵的，”这工人说。

斯克里普斯明白这正是那家厂了。这一点人家是骗不了他的。他走到门前。只见门上有一块牌子：

难道就是指我吗?斯克里普斯拿不准。他敲了敲门，就走进去。

“我想找经理说话，”他说，悄悄地站在那半明不暗的灯光下。

工人们走过他的身边，肩上扛着未完工的新水泵。他们走过时，哼着一段段歌子。水泵上的手柄僵硬地晃动着，像是在作无声的抗议。有些水泵上没有手柄。也许这些毕竟好算是幸运儿吧，斯克里普斯想。一个小个子走到他跟前。他体格健美，个子不高，肩膀宽阔，脸色严峻。

“你刚才说要找经理吗?”

“是，先生。”

“我是这儿的工头。我说了算。”

“你能雇人裁人吗?”斯克里普斯问。

“我能做这做那，一样容易，”工头说。

“我要份工作。”

“有什么经验吗?”

“水泵活儿可没有。”

“不要紧，”工头说。“我们让你干计件工。来，瑜伽，”他对一个工人叫道，那人正站在厂房窗口望着窗外，“指点这个新手去放好他的行囊，教他如何在这地方走动。”工头把斯克里普斯上下打量了一下。“我是澳洲人，”他说。“希望你会喜欢这儿的条件。”他走开了。

这个名叫瑜伽·约翰逊的男人从窗口走过来。“很高兴认识你，”他说。他是个身材结实、体格健美的家伙。这类型的男人你几乎在任何地方都见得着。他看上去似乎经历过磨难。

“你那位工头是我认识的第一个澳洲人，”斯克里普斯说。

“哦，他不是澳洲人，”瑜伽说。“他不过在大战中跟澳洲兵待过一阵子，这给了他很深的印象。”

“你参加过大战?”斯克里普斯问。

“是的，”瑜伽·约翰逊说。“我是从凯迪拉克城参军的第一个。”

“该是一段相当重要的经历吧。”

“对我来说意义重大，”瑜伽应道。“来吧，我带你在厂里转一圈。”

斯克里普斯跟随着这人，由他带着走遍了这水泵制造厂。水泵制造厂内很暗但是很暖和。工人们打着赤膊，趁一台台水泵在一条循环的传送带上滚过时，用巨大的钳子夹住水泵，剔出不合格的，把完美的水泵放在另一条循环的传送带上一直送进冷却室。另外有些工人，多半是印第安人，光裹着围胯布，用大锤和板斧砸碎不合格的水泵，立即把它们改铸成斧头、大车钢板、滑动底板、子弹铸型这一套一家大水泵制造厂的副产品。什么都不浪费掉，瑜伽这样指出。有一伙印第安男孩，小声哼着一支部落里的古老的劳动号子，蹲在这巨大的锻造车间一角，把铸造过程中从水泵铸件上凿下的小碎片加工成保安剃刀的刀片。

“他们光着身子干活，”瑜伽说。“他们出厂时要搜身。有时候他们冒险把刀片藏起，随身带出去非法贩卖。”

“这样该造成相当大的损失吧，”斯克里普斯说。

“啊，不，”瑜伽回答。“检查员们把他们差不多全抓住了。”

楼上另外一间房内，有两个老头在干活。瑜伽把门打开。其中一个老头从钢框眼镜上方一望，皱了下眉。

“你放进了穿堂风，”他说。

“关上门，”另一个老头说，用的是老迈年高的人的那种抱怨的高音。

“他们是我们的两位手艺人，”瑜伽说。“他们制造厂方送出去参加大规模国际水泵竞赛的所有产品。你可记得我们在意大利获得水泵奖的盖世无双水泵吗?弗兰基·道森就是在意大利给杀害的。”

“我在报上看到过报道，”斯克里普斯应道。

“巴罗师傅，就是在那边屋角的那一位，用手工一个人制成了盖世无双水泵，”瑜伽说。

“我用这把刀子直接从钢料上刻出来的，”巴罗师傅说着举起一把剃刀模样的短刃刀子。“花了我十八个月才把它搞好。”

“盖世无双水泵确实是台好水泵，没错，”这嗓音尖利的小老头说。“不过我们眼下正在制作的会叫任何外国水泵都闻风而逃，是不，亨利?”

“那位是肖师傅，”瑜伽压低了嗓门说。“他可说是在世的最伟大的水泵制造者了。”

“你们两个小伙子走吧，别来打扰我们，”巴罗师傅说。他正不住地刻得欢，每刻一下，他那双虚弱的老手总要微微地抖一下。

“让小伙子们观看吧，”肖师傅说。“你从哪儿来，小家伙?”

“我刚从曼塞罗那来，”斯克里普斯回答。“我妻子出走了。”

“哦，要再找一个可不会有什么困难啊，”肖师傅说。“你是个长相漂亮的小家伙。不过听我的忠告，悠着点儿吧。一个蹩脚的妻子可不比干脆没妻子强多少啊。”

“我可不愿这么说，亨利，”巴罗师傅用他的尖嗓音说。“照今天的世道看，任什么妻子都是个满好的妻子。”

“你听我的忠告，小家伙，慢慢儿来。这回给你自己弄一个好的吧。”

“亨利懂得些道理，”巴罗师傅说。“他知道自己讲的话是有道理的。”他发出一阵尖利的格格笑声。肖师傅，那个老水泵制造者，脸红了。

“你们两个小伙子走吧，让我们继续做我们的水泵，”他说。“亨利跟我，我们有大量工作要做哪。”

“很高兴认识你们，”斯克里普斯说。

“来吧，”瑜伽说。“我还是让你动手干活的好，不然那工头要钉住我不放啰。”

他让斯克里普斯在活塞卡圈室内干给活塞装上卡圈的活儿。斯克里普斯在那儿干了将近一年。从某些方面看，那是他一生中最快活的一年。从另外一些方面看，那是一场恶梦。一场骇人的恶梦。到头来，他喜欢起这生活来了。从另外一些方面看，他恨这种生活。不知不觉的，一年过去了。他还在给活塞装上卡圈。可是这一年中发生了什么怪事啊。他常常为这些事纳闷。他如今简直不假思索地在给一只活塞装上卡圈，一边纳闷，一边听着楼下传来的哈哈笑声，那些小印第安人正在那里加工剃刀刀片这种产品呢。他听着听着，喉头涌起一团什么东西，差点使他窒息。

第七章

那天晚上，在水泵制造厂中第一天干了活后，就是即将成为一连串没完没了的枯燥地给活塞装上卡圈的日子中的第一天，斯克里普斯

又上那家小饭馆去吃饭。整整一天，他都把那鸟儿藏起。直觉告诉他，那水泵制造厂可不是个把鸟儿从身上拿出来的合适的地方。那天中，那鸟儿有几次弄得他很难堪，但是他把衣服为它摆弄了一下，甚至在衬衫上划了一道小口子，让鸟儿可以把它的尖嘴伸出来吸点新鲜空气。这时一天的活儿结束了。告一段落了。斯克里普斯一路上小饭馆去。斯克里普斯高兴能用双手干活。斯克里普斯想着那两位制造水泵的老头。斯克里普斯[1]前去跟那友好的女招待相处。这女招待究竟是什么人呀?她在巴黎有过什么遭遇啊。他一定要多多了解一些关于这个巴黎的情况。瑜伽·约翰逊去过那里。他要盘问瑜伽。引他开口。逼他畅谈。要他讲他的见闻。他在这方面是懂得一点诀窍的。

注视着佩托斯基港湾外上空的落日，只见那大湖这时已冰封，有些巨大的冰块撅出在防波堤上，斯克里普斯顺着佩托斯基的大街小巷大步走到那小饭馆。他很想请瑜伽·约翰逊一起去吃饭，可就是不敢开口。为时尚早。以后再说吧。到时候能行的。对付瑜伽这种人，不用仓猝行事。瑜伽究竟是什么人呀?他当真参加过大战?大战对他意味着什么?他当真是从凯迪拉克城去参军的第一个吗?凯迪拉克城究竟在哪儿[2]呀?到时候都会弄明白的。

斯克里普斯·奥尼尔打开小饭馆的门，走进去。那个上了年纪的女招待正坐在椅子上看《曼彻斯特卫报》[3]的海外版，这时站起身来，把报纸和钢框眼镜搁在现金出纳机上。

“晚上好，”她直截了当地说。“真好，你又来了。”

斯克里普斯·奥尼尔心中扑腾了一下。有种他无法形容的感触兜上心头。

“我工作了整整一天，”——他瞅着这上了年纪的女招待——“为了您，”他找补上一句。

“真太好了!”她说。然后羞涩地笑笑。“我也工作了整整一天——为了您。”

斯克里普斯眼睛里涌出泪水。他心中又扑腾了一下。他伸手去握这上了年纪的女招待的手，于是她平静端庄地把手搁在他的手中。“你是我的女人，”他说。她眼睛里也涌出泪水。

“你是我的男人，”她说。

“我再说一遍：你是我的女人。”斯克里普斯庄严地念出一个个字

来。他心中又有些什么好像断裂了。他觉得忍不住要哭。

“这就算是我们的结婚仪式吧，”上了年纪的女招待说。斯克里普斯捏了一把她的手。“你是我的女人，”他直截了当地说。

“你是我的男人，而且还不止是我的男人。”她凝视着他的眼睛。“你在我心目中就是整个美国。”

“我们走吧，”斯克里普斯说。

“你还带着那只鸟吗?”女招待问，把围裙放在一边，折好那份《曼彻斯特卫报》的周末版。“我要把《卫报》带上，如果你不介意的话，”她说着把报纸卷在围裙内。“是新到的，我还来不及看。”

“我非常爱看《卫报》，”斯克里普斯说。“从我记事起，我家一直订的。我父亲是格莱斯顿[4]的热烈崇拜者。”

“我父亲和格莱斯顿是伊顿公学[5]的同学，”上了年纪的女招待说。“我现在准备好了。”

她已穿上一件上衣，站着等待出发，一手拿着她那围裙、装在黑色摩洛哥皮旧套子中的钢框眼镜和那份《曼彻斯特卫报》。

“你没有帽子?”斯克里普斯问。

“没有。”

“那我来给你买一顶[6]，”斯克里普斯柔声说。

“就算你的结婚礼物吧，”上了年纪的女招待说。她眼睛里又闪着泪花。

“那现在我们可以走了，”斯克里普斯说。

上了年纪的女招待从柜台后面走出来，他们手拉着手，双双大步走进夜色中。

小饭馆里，那黑人厨师把小窗朝上推开，从厨房中朝外望。“他们走了，”他格格地笑着说。“走进夜色中去了。着啊。着啊。着啊。”他轻轻地关上小窗。连他也觉得有点儿感动了。

第八章

半小时后，斯克里普斯·奥尼尔和那上了年纪的女招待以夫妇的身份回到小饭馆。小饭馆看上去没变什么样。还是那座长柜台、小盐瓶、糖缸、瓶装番茄酱、瓶装英国辣酱油。还有内通厨房的那扇小窗。柜台后边站有那名临时接替的女招待。她是个胸部丰满、喜气洋

洋的姑娘，她围着条白围裙。柜台前坐着一名旅行推销员，在看一份底特律出版的报纸。这旅行推销员在吃一客带T字骨的牛排加油煎土豆丁。斯克里普斯和这上了年纪的女招待生活中发生了什么万分美好的事儿。这时他们饿了。他们想吃东西了。

这上了年纪的女招待望着斯克里普斯。斯克里普斯望着这上了年纪的女招待。旅行推销员看他的报纸，偶尔倒一些番茄酱在油煎土豆丁上。那另一名女招待，曼迪，围着新上浆的白围裙，站在柜台后面。窗子上结着霜花。店堂内暖洋洋的。寒气在店堂外。斯克里普斯的那只鸟，这时羽毛着实凌乱，正蹲在柜台上，用嘴舌在整理羽毛。

“原来你们回来了，”那女招待曼迪说。“听厨子说你们走出到夜色中去了。”

上了年纪的女招待瞅着曼迪，眼睛一亮，嗓音平静，这会儿带着比较深沉、比较洪亮的音色。

“我们现在是夫妻了，”她和蔼可亲地说。“我们刚结婚。你晚餐想吃些什么，斯克里普斯，亲人儿?”

“我不知道，”斯克里普斯说。他依稀觉得不安。他心中有什么东西在扑腾。

“也许你黄豆吃得够了吧，亲爱的斯克里普斯，”上了年纪的女招待，他现在的妻子说。旅行推销员把目光从报纸上向上抬。斯克里普斯看出那是底特律的《新闻报》。那是份好报纸。

“你在看的是份好报纸，”斯克里普斯对旅行推销员说。

“是份好报纸，这《新闻报》，”旅行推销员说。“你们两位在度蜜月?”

“对，”斯克里普斯太太说，“我们现在是夫妻了。”

“得，”旅行推销员说，“这样做是桩大好事儿。我本人也是个有妇之夫。”

“是吗?”斯克里普斯说。“我前妻出走了。那是在曼塞罗那发生的事。”

“我们别再谈这事了，斯克里普斯，亲人儿，”斯克里普斯太太说。“你把这段经历讲过不知多少次啦。”

“对，亲人儿，”斯克里普斯表示同意。他依稀觉得信不过自己。他心中有什么东西，在什么角落中在扑腾。他望望那个名叫曼迪的女

招待，她围着新上浆的白围裙，健壮地站着，可爱得紧。他注视着她的双手，健康、文静、能干的双手，在干她女招待份内的种种活儿。

“来一客这种T字骨牛排加油煎土豆丁吧，”旅行推销员建议道。“他们这儿有上好的T字骨牛排。”

“你想来一客吗，亲人儿?”斯克里普斯问他妻子。

“我只要来一碗加牛奶的薄脆饼就行了，”上了年纪的斯克里普斯太太说。“你要什么就点什么吧，亲人儿。”

“你的薄脆饼加牛奶来了，戴安娜，”曼迪说，把它放在柜台上。“你要T字骨牛排吗，先生?”

“好吧，”斯克里普斯说。他心中又有什么东西在扑腾。

“煎得透点还是嫩一点?”

“嫩一点，谢谢。”

女招待转身凑着小窗叫：“单人茶。往生里去![7]”

“谢谢你，”斯克里普斯说。他瞅着这位女招待曼迪。她有份天赋，讲起话来有声有色，这个姑娘。正是这种讲起话来有声有色的特点当初使他被他现在的妻子所吸引。这一点加上她那离奇的出身经历。英格兰，那湖泊地区。斯克里普斯陪同华兹华斯大步走遍湖泊地区。一大片金黄色的水仙。风儿在温德米尔湖上吹刮[8]。远方，也许吧，有只公鹿陷入了困境。啊，这可是在更远的北方，在苏格兰哪。他们是个能吃苦耐劳的民族，这些个苏格兰人，深藏在他们那些山间要塞内。哈里·劳德和他的风笛[9]。苏格兰高地兵团在大战中。为什么他，斯克里普斯，没有参加那场大战?这正是那家伙瑜伽·约翰逊比他强的地方。大战原能对他，斯克里普斯，具有重大的意义。为什么他没有参加呢?为什么他没有及时地听说这场大战呢?也许他当时年龄太大了吧。不过且瞧瞧那位法国老将军霞飞。他当然比这位老将军要年轻吧。福煦将军[10]为胜利祈祷。法国部队列队跪在贵妇路[11]上，为胜利祈祷。德国人念叨“上帝与我们同在”。多么拙劣的模仿啊。他当然不比那位法国将军福煦年龄大吧。他琢磨着。

那女招待曼迪把他要的T字骨牛排加油煎土豆丁搁在他面前的柜台上。就在她放下盘子时，有那么一刹那，她一只手碰了一下他的手。斯克里普斯感到心中一阵奇特的刺激。生活展开在他面前。他还不是个老人。为什么现下没有战争呢?也许是有的。人们在中国打着

仗，中国人，中国人在自相残杀。为了什么?斯克里普斯纳闷。这究竟是怎么回事。

曼迪这胸脯丰满的女招待弯身向前。“听着，”她说，“我可曾给你讲过亨利·詹姆斯的临终遗言?”

“说真的，亲爱的曼迪，”斯克里普斯太太说，“你把那回事已经讲得次数太多啦。”

“还是听听吧，”斯克里普斯说。“我对亨利·詹姆斯非常感兴趣。”亨利·詹姆斯，亨利·詹姆斯。这家伙离开了自己的祖国到英国去跟英国人生活在一起[12]。他干吗要这样做?为了什么原因他抛弃了美国?难道他的根不是在这儿吗?他的哥哥威廉[13]。波士顿。实用主义。哈佛大学。老约翰·哈佛[14]鞋子上有着银鞋扣。查利·勃力克莱。埃迪·马汉。他们如今在哪里?

“说起来，”曼迪开口讲了，“亨利·詹姆斯临终时在病床上成为英国臣民。就在此时，英国国王一听说亨利·詹姆斯成为英国臣民，马上就把他有权授予的最高级奖章——功绩勋章——派人送去。”

“O．M．[15]，”上了年纪的斯克里普斯太太作解释。

“正是这一个，”那女招待说。“戈斯和圣茨伯里[16]这两位教授陪同那个送勋章的人一起前去。亨利·詹姆斯躺在他临终的病床上，双眼紧闭。床边小桌上点着一支蜡烛。那护士允许他们走到床边，他们就把勋章的绶带挂上詹姆斯的脖子，那勋章垂在亨利·詹姆斯胸前盖着的单被上。戈斯和圣茨伯里这两位教授弯身向前，把勋章的绶带捋捋平。亨利·詹姆斯始终没有张开过眼睛。护士吩咐他们必须全都离开这房间，他们就走出房去。等他们全走了，亨利·詹姆斯对护士说话了。他始终没张开过眼睛。‘护士，’亨利·詹姆斯说，‘把蜡烛灭了，护士，免得你见我脸红。’这就是他所说的临终遗言。”

“詹姆斯真是位好作家，”斯克里普斯·奥尼尔说。说来也怪，他被这段情事深深打动了。

“你讲得并不每次都一个样，亲爱的，”斯克里普斯太太对曼迪说。曼迪眼睛里噙着泪水。“我对亨利·詹姆斯怀着十分强烈的好感，”她说。

“詹姆斯怎么啦?”那旅行推销员问。“难道对他来说，美国不够好吗?”

斯克里普斯·奥尼尔在琢磨着曼迪这女招待。她准该有极好的出身背景，这姑娘!知道那么多的趣闻轶事!靠了这号女子的帮助，一个家伙能大有作为!他摸摸蹲在他面前柜台上的那只小鸟。鸟儿啄啄他的手指。这小鸟是头鹰吧?是头猎鹰，也许吧，从密歇根州某一家大猎鹰养殖场里来的。它也许是头知更鸟吧?大清早在什么地方的绿草坪上拉扯一条虫子来着?他琢磨着。

“你这鸟儿叫什么名字?”旅行推销员问。

“还没起名呢。你看叫它什么?”

“干吗不叫它埃里尔呢?”曼迪问。

“或者叫普克，”斯克里普斯太太插话说。

“什么意思?”旅行推销员问。

“那是莎士比亚作品中的一个角色[17]，”曼迪解释。

“哦，放这鸟儿一马吧。”

“那你看叫它什么?”斯克里普斯转向旅行推销员问道。

“他不会是头鹦鹉吧，是吗?”旅行推销员问。“是鹦鹉的话，就叫它波莉吧。”

“《乞丐的歌剧》中有个角色就叫波莉[18]，”曼迪解释道。

斯克里普斯琢磨着。也许这鸟儿是头鹦鹉。从某一位老小姐的什么舒适家庭中走失的一头鹦鹉。那是新英格兰某一位老处女的未开垦的处女地啊。

“还是等你看清了它变成什么鸟儿再说吧，”旅行推销员建议说。“你有的是时间给它起名啊。”

这个旅行推销员有的是好主意。他，斯克里普斯，可连这鸟儿的性别也不知道。究竟它是只小公鸟还是只小母鸟呢。

“等到看它下不下蛋就知道了，”旅行推销员提出个看法来。斯克里普斯紧盯着这旅行推销员的眼睛不放。这家伙把我本人没有说出口的想法都讲出来啦。

“你见多识广，旅行推销员，”他说。

“说起来，”旅行推销员谦虚地承认，“我这些年来到处推销可没白跑啊。”

“你这话可说对了，伙计，”斯克里普斯说。

“你弄到了一只好鸟，老兄，”旅行推销员说。“你想要好好保留这

只鸟吧。”

这斯克里普斯是知道的。唉，这些个旅行推销员真见多识广。在我们这辽阔广大的美国国土上跑来跑去。这些个旅行推销员可仔细观察着呢。他们可不是傻瓜蛋。

“听着，”旅行推销员说。他把压在前额上的圆顶呢帽朝后一推，弯身向前，朝搁在他圆凳边的黄铜高痰盂中唾了一口。“我来给你们讲一段有一日在湾城[19]碰到的怪美好的艳遇吧。”

曼迪，那名女招待，弯身向前。斯克里普斯太太朝这旅行推销员弯过身去要听得清楚些。旅行推销员对斯克里普斯带着歉意地望望，用食指摸摸那鸟儿。

“改天跟你讲吧，老兄，”他说。斯克里普斯会意。从厨房内，通过店堂墙上的小窗，传出一阵调门很高、使人回肠荡气的笑声。斯克里普斯倾听着。这可能是那个黑人的笑声吗?他琢磨着。

第九章

每天早晨，斯克里普斯慢吞吞地上水泵制造厂去干活。斯克里普斯太太从窗口朝外望，注视着他顺着大街走去。如今不大有空看《卫报》了。不大有空看有关英国政局的消息了。不大有空去为大洋对面的法国的内阁危机担心了。法国人是个奇特的民族。圣女贞德。伊娃·勒加利纳。克列孟梭。乔治·卡庞捷。萨却·吉特里。伊风·普兰当。格洛克。弗拉泰利尼家族。吉尔勃特·塞尔台斯。《日晷》。《日晷》奖。玛丽安·穆尔。爱·埃·肯明斯。《偌大的房间》。《浮华世界》。弗兰克·克朗宁希尔德。[20]这一切是怎么回事?要把她引导到什么地方去啊?

她如今有个男人啦。一个属于她自己的男人。为她自己的。她能保住他吗?能把他一直占为己有吗?她琢磨着。

斯克里普斯太太，以前是个上了年纪的女招待，现在是斯克里普斯·奥尼尔的妻子，他在水泵制造厂里有份好工作。戴安娜·斯克里普斯。戴安娜是她本人的名字。也曾是她母亲的名字。戴安娜·斯克里普斯朝镜子中望去，心想不知道能不能保住他。这一点开始成问题了。为什么他竟然会结识曼迪呢?她可有勇气就此不再陪斯克里普斯一起上那家餐厅去吃饭?她不能陪他去了。他会一个人去的。这一点她明

白。要想遮住自己的眼睛不看是没有用的。他会一个人去，而且会跟曼迪攀谈。戴安娜朝镜子中望去。她能保住他吗?她能保住他吗?这个想法就此摆脱不掉了。

每一晚在那家餐厅，她如今不能再叫它小饭馆了——想到这一点使她嗓子眼里有个疙瘩，使她觉得喉头僵硬、窒息。如今每一晚在那家餐厅，斯克里普斯跟曼迪一起攀谈。这姑娘在竭力把他抢走。他，她的斯克里普斯。竭力把他抢走。把他抢走。她，戴安娜，能保住他吗?

她简直是个婊子，这个曼迪。难道该这样干吗?难道该干这码子事吗?去追另一个女人的男人?在夫妻之间插上一脚?破坏一个家庭?而且全靠这些个没完没了的文坛旧闻。这些个讲不完的趣闻轶事。斯克里普斯给曼迪迷住了。戴安娜暗自承认这一点。不过她还是可能保住他的。现在至关紧要的就是这一桩了。要保住他。要保住他。不能放他走。要使他待下。她朝镜子中望去。

戴安娜订阅《论坛》。戴安娜看《导师》。戴安娜看《斯克里布纳氏杂志》上威廉·里昂·费尔普斯的文章。戴安娜在这静谧的北方城市的冰封大街上走向公共图书馆，去看《文摘》的“书评栏”。戴安娜等邮差送来《书人》。戴安娜，在雪地里，等邮差送来《星期六文学评论》[21]。戴安娜，这会儿没戴帽子，正站在越来越大的风雪中，等邮差给她送来《纽约时报》的“文学版”。这样做了有什么好处吗?这样做了能保住他吗?

起初看来正是如此。戴安娜把约翰·法勒[22]写的社论背了下来。斯克里普斯脸露喜色。这时有点儿早先的光芒闪现在斯克里普斯的眼睛里。随后就消逝了。在用词上犯下的一点小错、她对一个短语的理解方面犯下的失误、她的看法方面的某种分歧，使一切听上去显得虚假。她可要坚持下去。她没有被打垮。他是她的男人，她要保住他。她把目光从窗外移开，裁开搁在桌上的那份杂志的包装封套。那是份《哈珀斯氏杂志》。革新版式的《哈珀斯氏杂志》[23]。面目一新的经过修订的《哈珀斯氏杂志》。也许这能奏效。她琢磨着。

第十章

春天快来临了。空气中可感到春意了。(作者注——这是本书早

在第一页上开始时的同一天。)刮着奇努克风。工人们正从厂里回转家门。斯克里普斯的那只鸟儿在笼中鸣啭。戴安娜在敞开的窗口朝外望着。戴安娜等着看到她的斯克里普斯从大街上走来。她能保住他吗?她能保住他吗?如果她保不住他，他会把他的鸟儿留给她吗?她近来常觉得无法保住他。每天晚上，这一阵子，她一碰斯克里普斯的身子，他就翻过身去，并不对着她。这是个小迹象，但生活正是由种种小迹象所组成的。她觉得无法保住他。她这时望着窗外，有一份《世纪杂志》从她神经麻木的手中掉下。《世纪》换了个新编辑。增加了木刻插图。格伦·弗兰克上某地的什么名牌大学去当头头了。那份杂志的人员中又添了几位姓范多仑的[24]。戴安娜心想这样做也许能奏效。很幸运，她翻开那份《世纪》，看了整整一个早晨。后来那风，那暖洋洋的奇努克风，刮起来了，她知道斯克里普斯就要回家了。正沿着大街走来的男人数量增加了。斯克里普斯在其中吗?她不想戴上眼镜来看看清楚。她要斯克里普斯第一眼看到她的正是她的最佳状态。随着她觉得他越走越近了，她曾对《世纪》抱有的信心变得微弱了。她曾多么强烈地指望这样做了能给她一些什么能保住他的东西。她现在没把握了。

斯克里普斯跟一大帮心情激动的工人在大街上走来。他们被春光所撩拨。斯克里普斯挥动着他的手提饭盒。斯克里普斯对工人们挥手告别，他们一个个开进一家从前开过酒馆的地方。斯克里普斯并不抬头朝窗子望。斯克里普斯登上楼梯。斯克里普斯越走越近了。斯克里普斯越走越近了。斯克里普斯到了。

“下午好，亲爱的斯克里普斯，”她说。“我刚才在看鲁丝·苏科[25]写的一个短篇。”

“你好，戴安娜，”斯克里普斯应道。他搁下手提饭盒。她看上去憔悴而见老。他大可以对她客气一点。

“这短篇都写了些什么，戴安娜?”他问。

“写的是衣阿华州一个小姑娘的事，”戴安娜说。她朝他迎上前去。“写的是乡下的老百姓的事。使我有点儿想起我那家乡湖泊地区。”

“是这样吗?”斯克里普斯问。水泵制造厂使他变得多少冷酷起来了。他讲的话变得斩钉截铁了。更像这些个冷酷的北方工人的谈吐

了。但他的想法没有变。

“你要我给你念一点儿听听吗?”戴安娜问。“还有些可爱的木刻插图呢。”

“到那小饭馆去怎么样?”斯克里普斯说。

“听你的，亲人儿，”戴安娜说。接着她的嗓音变了。“但愿——唉，但愿你压根儿没到过那个地方!”她擦掉泪水。斯克里普斯竟然没看到她的泪水。“我来把鸟儿带上，亲人儿，”戴安娜说。“它一整天没出去过。”

他们一起顺着大街向那小饭馆走去。他们现在并不手拉手地走了。他们走起路来就像所谓的老夫老妻的样子了。斯克里普斯太太拎着鸟笼。鸟儿在暖风中觉得愉快。男人们蹒跚地一路走着，被春光陶醉了，走过他们身边。好多人对斯克里普斯说话。他如今在本城很有名气，受人爱戴。有几个人一路蹒跚地走过，对斯克里普斯太太抬抬帽子致礼。她神情茫然地回礼。要是我能保住他就好了，她这样想着。要是我能保住他就好了。他们在这北方城市狭窄的人行道上半融化的积雪中一路走去，她头脑里有什么东西在搏动起来。也许正是两人一起迈步的节拍吧。我保不住他。我保不住他。我保不住他。

他们跨马路时，斯克里普斯握住了她一条胳臂。他的手一碰上她的胳臂，戴安娜就知道真是这么回事。她绝对保不住他。一帮印第安人在街头走过他们身边。他们在笑她，还是在讲什么部落的笑话呢?戴安娜说不上。她只感到自己头脑里在打着拍子。我保不住他。我保不住他。

作者注：

给读者而不是给印刷商看的。对印刷商又有什么大不了呢?反正印刷商是何许人呢?谷登堡。谷登堡圣经[26]。卡克斯顿[27]。十二点光字面卡斯隆活字[28]。整行铸排机。作者小时候曾给打发去找活字虱子[29]。作者青年时代曾给打发去找印版的钥匙。啊，他们是懂得耍些把戏的，这些个印刷商。

(也许读者开始感到困惑了，我们实在现在已回到了本书开始时的场合，瑜伽·约翰逊和斯克里普斯·奥尼尔正在那水泵制造厂内，外面正刮着奇努克风。你们知道了，斯克里普斯这时从水泵制造厂下了班，正和他妻子一路上那小饭馆去，而她生怕自己保不住他。就本人

而言，我们并不以为她能保住他，不过读者会自己作出判断的。我们现在要把这对夫妇撇下在去小饭馆的路上，回头来谈瑜伽·约翰逊。我们要读者喜欢上瑜伽·约翰逊。这故事从现在起要进展得稍微快一点了，免得有哪位读者感到厌倦。我们还将试图插入许多精彩的趣闻轶事。如果我们告诉读者这些趣闻轶事中最精彩的是从福特·马多克斯·福特[30]那里得来的，是否可算违背保守秘密的诺言呢?我们应该向他致谢，我们希望读者也这么做。不管怎么说，我们现在要继续谈瑜伽·约翰逊了。瑜伽·约翰逊，读者也许还记得，就是那个参加过大战的家伙。本书开始时，他刚从那水泵制造厂中走出来。［见第7页。］

用这个方法来写，把故事倒过来开始讲，十分困难，因此作者希望读者能认识到这一点，对这段简短的解释并不感到不满。我知道自己会非常乐于拜读读者曾写下的任何东西，并且希望读者也作出同样的考虑。假如任何一位读者愿意提供给我他曾写下的任何东西，要求听取批评意见或建议的话，我每天下午总是在圆顶咖啡馆[31]，跟哈罗德·斯特恩斯和辛克莱·刘易斯[32]谈论文艺，所以读者可以把自己写的东西随身带来，或者把它寄给我存款的银行转交给我，如果我有家存款银行的话。好吧，如果读者作好了准备——要知道，我是丝毫不愿催促读者的——我们就回头来谈瑜伽·约翰逊吧。不过请记住，当我们回头谈瑜伽·约翰逊时，斯克里普斯·奥尼尔和他妻子正一路走向那小饭馆。他们在那边会有什么遭遇，我可不知道。我只希望读者能帮我一把。)

---

[1] 海明威在这里一连写了四句以“斯克里普斯”开头的简单陈述句，显然在调侃美国女作家格特鲁德·斯泰因(1874—1946)的风格。下文中还有不少这种段落。

[2] 凯迪拉克城就在密歇根州下半岛的中部。

[3] 该报于1821年在英格兰西北部大工业城市曼彻斯特创刊，起初为周刊，1855年政府取消报纸印花税后，改为日报，以保持独立观点的社论著称。

[4] 威廉·格莱斯顿(1809—1898)为英国自由党领袖，曾四次担任首相。

[5] 格莱斯顿在伊顿公学就读时，成绩平平，后入牛津大学，在古典文学及数学课程上成绩特佳。1832年当选为国会议员，开始不平凡的政治生涯。

[6] 当时妇女外出必须戴上女式帽子，到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才打破了这个习俗。

[7] T字骨牛排较厚，一般男子汉大丈夫喜欢煎得嫩一点，要切开了里面带点血为贵。

[8] 华兹华斯在抒情诗“我独自游荡，像一朵孤云”第一节中写到突然见到一大片金黄色的水仙时的欢欣。那美丽的温德米尔湖常在他的诗中出现。

[9] 苏格兰歌唱家哈里·劳德(1870—1950)演唱民歌及自己创作的歌曲，常穿苏格兰短裙登台，1900年在伦敦首演，大获成功，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赴法劳军演出，1919年受封为爵士。

[10] 法国将军福煦(1851—1929)于1917年5月任协约国军总司令，发动两次攻势，沉重打击德军，于8月晋升元帅。

[11] 贵妇路长约12英里，在法国东北部苏瓦松城西北，在埃纳河北一道高山梁上，原为18世纪的一条大车通道，第一次世界大战初，德军于1914年9月攻占，后两易其手，终于在1918年10月最后大反攻中回到协约国军手中。

[12] 美国作家亨利·詹姆斯(1843—1916)在大量国际题材的小说中刻画新旧大陆的对比，写纯朴的美国人在欧洲的遭遇，但是对英法的文化氛围却很仰慕，于1875年移居巴黎，下一年迁居伦敦，最终于1915年入英国籍。

[13] 威廉·詹姆斯(1842—1910)为心理学家、哲学家，实用主义创始人之一，先后在哈佛大学攻读并任教。

[14] 约翰·哈佛(1607—1638)于剑桥大学获硕士学位后和新婚妻子同去新英格兰，任助理牧师。在英继承巨额遗产，患肺病去世后，把财产的一半捐赠一家新建的学校，于1636年改名剑桥，1639年马萨诸塞州议会决定命名为哈佛学院，即今天的哈佛大学的前身。

[15] O．M．为功绩勋章(Order of Merit)的简称。

[16] 埃德蒙·戈斯(1849—1928)为英国文学史家，曾翻译易卜生等欧洲大陆作家的作品，是亨利·詹姆斯、哈代、萧伯纳等的好朋友。乔治·圣茨伯里(1845—1933)是英国文学史家、评论家、教授。

[17] 埃里尔为《暴风雨》中的一个精灵，普克为《仲夏夜之梦》中的一个顽皮小妖，爱搞恶作剧。

[18] 《乞丐的歌剧》为英国诗人兼剧作家约翰·盖依(1685—1732)的代表作，由德国作曲家约翰·佩普什(1667—1752)配乐并作序曲，于1728年首演，获得成功。该剧写小偷和拦路强盗的活动，反映社会道德堕落，并嘲弄首相沃波尔及其辉格党政府。波莉为剧中女主人公，盖伊为之写续篇《波莉》，仍由佩普什谱曲，初遭禁演，终于于1777年首演，那时两人早已去世了。按波莉一词在英语中为鹦鹉的通称。

[19] 湾城为位于密歇根州下半岛东部的港口城市。

[20] 伊娃·勒加利纳为1899年生于伦敦的美国演员，1915年在纽约开始登台，成为百老汇红星，1926年自组剧团，演出莫里哀、易卜生等欧洲作家的名剧。克列孟梭(1841—1929)于1917年受命组织战时内阁，德国投降后，于1919到1920年任巴黎和会主席，为法国收回了阿尔萨斯和洛林，被授予“胜利之父”称号。乔治·卡庞捷(1894—1975)曾获拳击运动世界重量级冠军，被法国人视为民族英雄。萨却·吉特里(1885—1957)为多产剧作家，将其中多部搬上银幕，并身兼

导、演。伊风·普兰当(1895—1977)于1908年开始在巴黎登台演出歌舞节目，1916年加入吉特里的剧团，三年后和他结婚，常同台扮演男女主角。格洛克(1880—1959)为马戏团出身的丑角演员，先后和布里克及安东尼特搭档，在法国、英国演出，并在世界其他地方作成功的演出。弗拉泰利尼家族为著名马戏家族，以三兄弟扮演丑角成名，大战后受到巴黎观众的热烈欢迎，后来在欧洲和苏联巡回演出。吉尔勃特·塞尔台斯(1893—1970)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赴欧任战地记者，战后回美成为剧评家，于1920到1923年任《日晷》编辑。美国女诗人玛丽安·穆尔(1887—1972)于1925到1929年任《日晷》编辑。美国诗人爱·埃·肯明斯(1894—1962)第一次世界大战中在法参加志愿救护队工作，1917年，法方检查员查出他朋友信中有对战争不满的言论，他受牵累被禁闭数月，后把这段经历写成《偌大的房间》(1922年)一书。《浮华世界》周刊于1868年在纽约创刊，1913年被发行《时尚》杂志的出版家康台·纳斯特(1874—1942)所控制，后改为月刊。弗兰克·克朗宁希尔德(1872—1947)为诞生在巴黎的美国作家，先后创办《书人》月刊，担任《世纪》及《浮华世界》的编辑。

[21] 《论坛》月刊于1886年创刊，1902至1908年改为季刊，1925年起也刊出文学作品，H·G·李区于1923年任主编后，刊载有关美国国内问题及国际问题的论战文章。费尔普斯(1865—1943)长期担任耶鲁大学英国文学教授，在《斯克里布纳氏杂志》上开辟“就我所好”专栏，评介人文学科作品。《文摘》周刊于1890年创刊，二十世纪二十年代中销数几乎达到每期两百万份。1938年被《时代》周刊所兼并。《书人》月刊(1895—1933)及《星期六文学评论》周刊(1924年创办)都是当时有分量的书评刊物。

[22] 约翰·法勒生于1896年，当时任《书人》编辑，后与人合办出版社。

[23] 《哈珀斯氏杂志》由詹姆斯·哈珀(1795—1869)和弟弟约翰创办的出版公司于1850年创刊，长期刊载英美作家的作品，大获成功。1900年以来，加刊有关当代政治社会问题的论文，并刊载著名哲学家的文章，二十年代中期改版。

[24] 《世纪杂志》于1881年创刊，最初名为《世纪插图月刊杂志》，连年发表《林肯传》及长篇小说连载以及大量受人欢迎的短篇小说。1925年，主编格伦·弗兰克(1887—1940)离刊出任威斯康星大学校长。范多仑两兄弟都在哥伦比亚大学执教多年，兄卡尔(1885—1950)于1922至1925年在《世纪》任文学编辑，曾发表大量评论专著，弟马克(1894—1972)当时任《民族》周刊文学编辑，除作家评论专著外，还发表了好多小说及诗集。

[25] 美国女作家鲁丝·苏科(1892—1960)的一系列长短篇小说主要写德国移民在衣阿华州落户的奋斗史，往往以小姑娘为主人公。

[26] 德国金匠约翰·谷登堡(1398—1468)发明活字印刷术，于1455年左右在美因兹印行拉丁文《圣经》，每页42行，故又名《42行圣经》，是最早的活字印刷品。

[27] 威廉·卡克斯顿(约1422—1491)于1476年在德国苦学印刷术后回英国创办印刷所，出版并翻译了大量书籍。

[28] 英国铸活字工人威廉·卡斯隆(1692—1766)于1720到1726年设计了一套活字，后来以他的姓氏命名。他终于创办了一家完备的铸活字厂。“点”为计量活字宽度的单位，等于72分之1英寸。

[29] 这是捉弄新工人的把戏：把排好的活字板浸饱了水，叫人找有没有虱子，趁他凑近了仔细察看时，把这污水挤出，溅在他脸上。

[30] 英国作家福特·马多克斯·福特(1873—1939)于1908年创办《英语评论》杂志，探讨小说创作。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受过伤，于1915年发表他的杰作《好兵》。战后去巴黎主编《泛大西洋评论》(1924)，发表乔伊斯和海明威等的作品。

[31] 在巴黎拉丁区，是塞纳河左岸文人艺术家的好去处。

[32] 哈罗德·斯特恩斯(1891—1943)当时自动流放在巴黎，在1921年发表的《美国和青年知识分子》中，代表战后的年轻一代发表反当代文明的宣言。辛克莱·刘易斯(1885—1951)于二十年代初已陆续发表《大街》、《巴比特》、《阿罗史密斯》等名作。

同样可以指出的是矫揉造作并不含有对那些矫揉造作的特性加以彻底否定之意；因此，话得说回来，碰到这是出于伪善时，它就几乎和欺骗有不解之缘了；然而如果仅仅是来自虚荣心，它就带有炫耀的性质：譬如说，爱慕虚荣者矫揉造作地装出慷慨大方的样子，和贪得无厌者同样矫揉造作的表现是显然不同的，因为尽管那爱摹虚荣者并不和他存心装出的那副样子相符，换句话说，并不拥有他假装出来的那份美德，达不到人家以为他拥有的程度；然而对他倒比较合适，并不像对那贪得无厌者那样别扭，而这个贪得无厌者却正是和他存心要让人看到的那副样子截然相反的。

亨利·菲尔丁

第十一章

瑜伽·约翰逊从水泵制造厂工人出进的门里走出来，顺着大街走去。空气中带着春意。雪在融化，明沟里淌着雪水。瑜伽·约翰逊顺着街道中央走，一直踩着至今尚未融化的冰雪走。他朝左拐弯，跨过熊河上的桥梁。河面上的冰早已融掉，他注视着棕色的流水在打旋。下面，河道旁边，柳树丛上在绽出嫩绿芽了。

这是地道的奇努克风，瑜伽想。那工头让工人们走是做对了。这种日子把他们留下是不安全的。什么乱子都可能发生。这厂子的主人多少懂得好歹。奇努克风一刮起来，就该让大家离开工厂。这样，万一有什么人受伤的话，责任就不在他身上了。他没有因触犯雇主责任条例给抓去过。他们多少懂得好歹，这些个大水泵制造商。他们满精明，没错。

瑜伽很担心。他有点儿心事。春天来了，现在是毫无疑问了，可是他并不想要女人。他近来为这一点担足了心事。这是毫无疑问的。他并不想要女人。他无法对自己解释。他上一晚去过公共图书馆，想找一本书。他望望那位图书管理员。他并不想要她。不知怎的，她在

他心目中毫无意义。在他买饭菜票用餐的那家饭店里，他曾狠狠地盯望过那名给他端饭菜来的女招待。他也并不想要她。他走过一群从中学一路走回家的姑娘身边。他把她们仔细地看个遍。他并不想要其中的哪一个。可以肯定地说出了什么毛病。他即将精神崩溃吗?这就是末日吗?

得，瑜伽心想，也许就此不想要女人了，尽管我希望不是这样；可是我还保留着对马儿的爱好。他正在爬上熊河边那座陡峭的小山，山路一直通往上夏勒瓦[1]的大路。这条山路实在并不太陡，但是瑜伽觉得陡，感到两条腿儿受到了春天的影响，很是沉重。他面前有一家粮食饲料店。店门前拴着一组漂亮的拉车的马儿。瑜伽朝它们走去。他想摸摸它们。要使自己安心，毕竟还留下些值得的东西。他走上前去，靠近他的那匹马对他看着。瑜伽伸手到口袋里去掏一块方糖。他没有方糖。马儿把竖起的双耳朝后倒，龇了龇牙。另一头马儿猛地把脑袋扭开去。难道他对马儿的爱只能得到这样的回报吗?也许这些马儿毕竟有什么毛病吧。也许它们患着鼻疽或者跗节肉肿。也许马蹄柔软的蹄楔中嵌进了什么东西。也许它们是相好。

瑜伽继续登山，朝左拐上通夏勒瓦的大路。他经过佩托斯基郊区最后一些房屋，走上开旷地上的大路。他右边有一片田野，一直伸展到小特拉弗斯湾[2]。蔚蓝的湾水朝外展开，汇入辽阔的密歇根湖。湾的对面，港泉城[3]后边有些长着松林的小山。再过去，在你目力及不到的地方，有印第安人聚居的十字村。从那地方再朝北，就是麦基诺海峡和圣伊格纳斯[4]，在水泵制造厂中跟瑜伽·约翰逊并肩干活的奥斯卡·加德纳在该城曾经历过一次奇特的艳遇。再过去就是苏[5]，分属加拿大和美国。佩托斯基那帮更放浪不羁的家伙有时上那边去喝啤酒。他们当初多开心啊。在远远的地方，朝另一个方向，密歇根湖的南端有芝加哥，斯克里普斯·奥尼尔在他那第一次婚姻成为泡影的多事之夜曾动身去过。那儿附近有印第安纳州的加里，那儿有些大炼钢厂。那儿附近有印第安纳州的哈蒙德。那儿附近有印第安纳州的密歇根城。再过去该是印第安纳州的印第安纳波利斯了，布思·塔金顿[6]就住在那儿。他得到的情况资料不对头，这个家伙。再往南该是俄亥俄州的辛辛那提。从那儿再过去是密西西比州的维克斯堡。从那儿再过去是得克萨斯州的韦科。啊!我们这个美国的幅员真是辽阔广大。

瑜伽跨过大路，在一堆原木上坐下，从那儿可以眺望那大湖。不管怎么样，大战结束了，他还活着。

头天晚上那图书管理员给了他一部由安德森那家伙写的书[7]，其中有个人物。他究竟为什么不想要那管理员呢?难道是因为他以为她也许装着副假牙吗?难道是因为什么别的原因吗?会有个小孩子去跟她说吗?他说不上。反正这管理员跟他有什么相干?

安德森作品中的这个人物。他也当过兵。他在前线待了两年，安德森写道。他叫什么来着?弗雷德什么的[8]。这个弗雷德头脑里有些念头在翻腾——是恐惧之感。有一夜，在战斗的时期中，他外出游行——不，那是巡逻——在真空地带，见到黑暗中有个人跌跌撞撞地一路走着，就朝他开了枪。那人一头朝前倒毙在地。这是弗雷德蓄意杀人的唯一的一次。在战争中你不会大量杀人的，那本书上这么写着。真该死，你怎么不会啊，瑜伽想，如果你当步兵在前线待过两年的话。人们就那么死去。他们确实是这样，瑜伽想。安德森认为那次杀人就弗雷德而言，简直是歇斯底里的行为。他和跟他在一起的士兵们原可以逼那家伙投降的。他们全都犯了神经紧张的毛病。出了这次事后，他们全都一起逃亡了。他们究竟逃到了哪儿?瑜伽很想知道。巴黎吗?

后来，枪杀此人这事儿使弗雷德老是想不开。这该是又美又真的事儿。士兵们就是这么想的，安德森写道。真该死，哪会是这样。这个弗雷德可据说在步兵团中在前线待过两年哪。

有两个印第安人在路上一路经过，小声咕哝着，而且是冲着彼此的。瑜伽向他们打招呼。印第安人走过来。

“白种大酋长有口嚼烟草?”一个印第安人问。

“白种酋长带着酒?”另一个印第安人问。

瑜伽递给他们一包盖世无双牌烟草和他那只随身带的扁酒瓶。

“白种酋长囤积挺多药品，”印第安人咕哝道。

“听着，”瑜伽·约翰逊说。“我要给你们讲几句关于大战的事儿。这个话题是我感触非常深的。”印第安人在原木堆上坐下来。有一个印第安人指指天空。“大神马尼托[9]高高在上空，”他说。

另一个印第安人对瑜伽眨眨眼。“白种酋长听了什么屁话都不信，”他咕哝道。

“听着，”瑜伽·约翰逊说。于是他给他们讲关于大战的事儿。

大战对他来说并不是那么回事，瑜伽对这两个印第安人说。大战对他来说像是足球。美国式足球。人家在大学里玩的那种。卡莱尔印第安学校[10]。两个印第安人都点点头。他们进过卡莱尔那家学校。

瑜伽当过橄榄球中锋，而大战跟这个简直是一回事，叫人极端地不愉快。你玩橄榄球拿到了球的时候，就弯下上半身，双腿分开，把球按在身子前面的地上；你得听取信号，把它解读，然后把球恰当地传给别人。你必得始终念念不忘。你双手握着球的时候，对方的中锋就站在你的面前，等你传球时，他抬起一只手朝你的脸啪的打来，用另一手一把抓住你下巴的下面或者插进你的夹肢窝，竭力把你朝前拉，或者朝后推，以便形成一个空档可以让他穿过去，打破阵势。你该拼命冲上前去，用身子把他硬撞出守卫的阵线，使两人都倒在地上。优势全在他的一方。你可没法把这玩艺说成是有趣的事儿。你握着球的时候，优势全在他的一方。唯一的好事是等他握住了球，你就可以对他胡来了。这一来彼此扯平了，而且有时候竟能得到某种宽容的心情。橄榄球和战争一样，是叫人不愉快的；等你的心肠变得相当硬了，会感到鼓舞和刺激，而最主要的难处在于得记住种种信号。瑜伽想的是战争，而不是陆军部队。他是指战斗。陆军部队可是另一回事。你可以顺着它，随波逐流，要不，跟它顶牛，让它把你毁了。陆军部队是荒谬的玩意，战争可是另一回事。

瑜伽并不对他所杀的那些人念念不忘。他知道曾杀了五个人。没准还杀得更多。他不相信你杀过的人会使你念念不忘。如果你在前线待了两年就不会这样。他认识的人大多在杀第一个人时激动死了。麻烦的却是别让他们杀得太多。困难的是如何把俘虏送回去给那些要对俘虏作鉴定的人。你派一个人送两名俘虏回去；也许派两个人送四名俘虏回去吧。结果怎么样?他们回来了，说俘虏们被密集火力报销了。他们往往拿刺刀朝俘虏裤子的后裆碰一下子，等俘虏一跳就说，“你想逃跑，你这母狗养的”，就直朝他后脑勺一枪打去。他们喜欢要保险一枪打死。再说，他们不愿通过什么该死的火力网回去。才不愿哪。他们是从澳洲兵那儿学到这套规矩的。说到底，这些个德国兵算得上什么呀?一帮子天杀的德国佬而已。“德国佬”，今天听来像是个搞笑的词儿。这一套又美又真的事儿。如果你在那边待过两年的

话，就不会这样想了。他们结果会心肠软下来。对过火的行为感到内疚，怕自己也被打死，开始干些好事来积德了。不过这是当兵的第四阶段，变得温和的阶段。

一个参加大战的好战士的心情是这样发展的：最初，你很勇敢，因为你认为任何东西都不会打中你，因为你本人是什么特殊材料做成的，所以你知道自己是绝对不会死的。后来你发现不是这么回事。这时你真心感到恐惧，不过如果你是个好战士的话，就能跟过去一样地尽职。后来，等你受了伤，但是没有被杀死，随着新兵到来，也通过你的那种思想转变过程，你就心肠变得硬起来，成为一个铁石心肠的好战士。接着是第二次精神崩溃，那要比第一次糟糕得多，你这才开始干好事，做个菲利普·锡德尼爵士[11]式的小伙子，在天堂中积累财富。同时，不消说得，还是始终跟过去一样尽职。好像这就像一场橄榄球一样。

不过真该死，谁也没理由来写战争，除非他至少根据道听途说知道些情况。文学对人们思想的影响太强了。拿美国作家薇拉·凯瑟[12]来说吧，她写了部战争小说，书中的最后部分全部取材于《一个国家的诞生》[13]的情节，而美国各地的退役军人纷纷写信给她，告诉她他们多么喜欢这本书。

一个印第安人睡着了。他刚才咀嚼过烟草，睡着了嘴巴还噘起着。他正靠在另一个印第安人的肩上。这个醒着的印第安人指指睡着的印第安人，摇摇头。

“哦，你觉得我讲的长篇大论怎么样?”瑜伽问这个醒着的印第安人。

“白种酋长好思想多的是，”印第安人说。“白种酋长教育程度高死了。”

“谢谢你，”瑜伽说。他感动了。就在这儿的纯朴的土著居民中，这些唯一的真正的美洲人中，他找到了那种真正的交流。印第安人望着他，小心地扶住了那睡着的印第安人，免得他的脑袋倒在积着雪的原木堆上。

“白种酋长参加了大战?”印第安人问。

“我在1917年五月在法国登陆，”瑜伽开口讲道。

“我凭白种酋长讲话的样子就想也许参加过大战，”印第安人

说。“他呀，”他抬起那睡着的伙伴的脑袋，这一来夕阳的余辉照上了他的脸，“他得了维多利亚十字勋章。我呢，我得了优异服务勋章和带金杠的军功十字勋章[14]。我是第四C．M．R．[15]的少校。”

“很高兴认识你，”瑜伽说。他感到异样地羞愧。天色越来越黑了。在密歇根湖面远方水天相接的地方还有一线夕阳。瑜伽注视着这窄窄的一线夕阳变成暗红色，变细，成为一道狭缝，然后消逝。太阳掉到湖面下去了。瑜伽从原木堆上站起身来。印第安人也站起来。他弄醒他的伙伴，于是刚才在睡觉的那个印第安人站起身来，望着瑜伽·约翰逊。

“我们上佩托斯基去参加救世军[16]，”那个个儿较大、比较清醒的印第安人说。

“白种酋长也去，”那个个儿较小、刚才在睡觉的印第安人说。

“我陪你们一起上城，”瑜伽应道。这两个印第安人是什么人呀？他们对他意味着什么？

太阳下去了，雪水泥泞的路面在硬化。又在结冰了。说到底，也许春天还不就来呢。也许他并不想要女人也没什么大不了的。既然春天没准还不就来，要不要女人倒成问题了。他要跟这两个印第安人一起走进城，找个美丽的女人，试试看要不要跟她搞。他转身拐上这条如今已冰封的大路。那两个印第安人在他身边一路走着。三个人全朝着同一方向走去。

第十二章

三个人在夜色中顺着这冰封的大路走进佩托斯基。他们在这冰封的大路一路走来，一直默默无言。他们的鞋子踩破了新结起的冰层。有时候瑜伽·约翰逊一脚踏穿一层薄冰，陷进一个水潭。两个印第安人避开了水潭。

他们走下山坡经过那家饲料店，跨过熊河上的那座桥，靴子在结了冰的桥板上发出空洞洞的声音，他们登上小山，经过拉姆齐医生的住宅和那家家庭茶室，一直走到弹子房。在弹子房门前，两个印第安人停了步。

“白种酋长打弹子吗？”那大个子印第安人问。

“不打，”瑜伽·约翰逊说。“我的右臂在大战中给弄残了。”

“白种酋长运道不好，”那小个子印第安人说。“来一局对号落袋弹子戏[17]吧。”

“他双臂双腿在伊普尔[18]给打断了，”大个子印第安人对瑜伽悄声说。“他敏感得紧。”

“好吧，”瑜伽·约翰逊说。“我来打一局。”

他们走进那炎热的弥漫着暖烘烘的烟雾的弹子房。他们弄到了一张弹子台，从墙上取下球杆。那小个子印第安人伸手去取下他的球杆时，瑜伽注意到他装着两条假臂。它们是用棕色皮革做的，两条都是扣在手拐儿上的。在这平坦的绿呢台上，在明亮的电灯光下，他们玩起来。一小时半以后，瑜伽·约翰逊发现他欠了这小个子印第安人四元三毛钱。

“你打得真不赖，”他对小个子印第安人说。

“大战以来我打得不及以前好了，”小个子印第安人应道。

“白种酋长想喝点儿酒吗?”大个子印第安人问。

“你到哪儿喝去啊?”瑜伽问。“我要喝得去希博伊根[19]。”

“白种酋长陪红种哥们儿走吧，”大个子印第安人说。

他们离开弹子台，把球杆放在墙上的搁架上，在柜台前付了账，就走出到夜色中。

条条黑黝黝的街道上，人们在悄悄地走回家去。霜冻开始了，把什么东西都冻结得又硬又冷。那奇努克风毕竟不是地道的奇努克风。

春天还没来临，那些已开始纵酒作乐的人被空气中的寒气打断了，这寒气对他们表明这奇努克风是假的。那名工头，瑜伽想，明天要倒霉了。也许这全是那帮水泵制造商策划的把戏，为了解雇这名工头。这号事是有过的。穿过黑夜，一小群一小群人在悄悄地走回家去。

那两个印第安人和瑜伽一起走着，一边一个。他们拐上一条小街，三个人在一座看上去有点像马房的房子前都停了步。那正是一座马房。两个印第安人开了门，瑜伽跟着他们走进去。有架梯子朝上通往上面的那层楼。马房里很黑，有个印第安人划了根火柴让瑜伽看清梯子。那小个子印第安人先爬上去，两条假腿上的金属铰链在他登楼时嘎吱作响。瑜伽跟随他上楼，另一个印第安人最后登上，划了一根根火柴照亮瑜伽的路。小个子印第安人在梯子靠墙的顶端的天花板上

敲敲。有人应声也敲了一下。小个子印第安人应声再敲敲，在他头顶的天花板上清脆地敲了三下。天花板上有扇活板门给抬起来，他们就都向上爬进那间点着灯的屋子。

屋子一角有只吧台，前面有道黄铜横杆，搁着几只高高的痰盂。吧台后面安着一面大镜子。室内四下放着些安乐椅。还有一张弹子台。一边墙上挂着一行夹在木杆报夹中的杂志。墙上挂着一幅装着镜框的亨利·华德华斯·朗费罗[20]亲笔签名的画像，框上围着美国国旗。有几个印第安人正坐在安乐椅上看书。有一小群人站在吧台前。

“挺好的小俱乐部，呃?”有个印第安人走上前来说，跟瑜伽握手。“我差不多每天在水泵制造厂见到你。”

他是个在厂里一台靠近瑜伽的机器前干活的工人。另一个印第安人走上前来，跟瑜伽握手。他也在水泵制造厂内干活。

“真倒霉，这阵奇努克风，”他说。

“是啊，”瑜伽说。“一场虚惊罢了。”

“过来喝一杯吧，”那第一个印第安人说。

“我跟人家一起来的，”瑜伽应道。这些印第安人究竟是什么人呀?

“把他们也带过来吧，”第一个印第安人说。“多个把人，总能坐得下的。”

瑜伽朝四下一望。带他来的那两个印第安人不见了。他们在哪儿呀?随后他看见了。他们在弹子台边。这个跟瑜伽说话的有教养的高个儿印第安人随着他的目光望去。他会意地点点头。

“他们是林地印第安人，”他用辩解的口气作解释。“我们这儿的多半是城市印第安人。”

“对，当然啦，”瑜伽表示同意。

“那个小家伙的战绩十分出色，”有教养的高个儿印第安人说。“另外那家伙也是位少校，我记得。”

瑜伽由这个有教养的高个儿印第安人一直领到吧台前。吧台后边站着那个酒保。他是个黑人。

“来点狗头牌麦芽酒怎么样?”印第安人问。

“好，”瑜伽说。

“两杯狗头牌，布鲁斯，”印第安人对酒保说。酒保爆发出一阵格

格的笑声。

“你笑什么，布鲁斯?”印第安人问。

黑人爆发出一阵尖利的萦绕在人们心头的大笑。

“我早知道的，红狗主子，”他说。“我早知道你总是要狗头牌的。”

“他是个快活人，”印第安人对瑜伽说。“我该作自我介绍。我乃红狗是也。”

“鄙姓约翰逊，”瑜伽说。“瑜伽·约翰逊。”

“啊，我们都相当熟悉你的大名，约翰逊先生，”红狗带着微笑说。“我想跟你介绍我这几位朋友，坐牛先生、中毒水牛先生和朝后奔臭鼬酋长。”

“坐牛这名字我知道，”瑜伽说，跟他们一一握手。

“啊，我可不是那些个坐牛[21]中的一个，”坐牛先生说。

“朝后奔臭鼬酋长的曾祖父从前出卖整个曼哈顿岛，拿到了几串贝壳币[22]，”红狗解释。

“真太有趣了，”瑜伽说。

“对我家来说，这点儿贝壳币真是贵重，”朝后奔臭鼬酋长带着懊恼的苦笑说。

“朝后奔臭鼬酋长还保留着一些这种贝壳币。你可想看看?”红狗问。

“说实话，我很想看看。”

“实在跟别的贝壳币没什么两样，”朝后奔臭鼬不以为然地解释。他从口袋里拉出一串贝壳币，递给瑜伽·约翰逊。瑜伽好奇地看着。这串贝壳币在我们这美国起过什么样的作用啊。

“你可喜欢拿一两串贝壳币做个纪念?”朝后奔臭鼬问。

“我可不想拿你的贝壳币，”瑜伽表示不愿。

“它们本身实在没什么价值，”朝后奔臭鼬解释，从那一串上取下一两枚贝壳。

“它们的价值对朝后奔臭鼬家实际上是感情上的，”红狗说。

“你真是太客气了，朝后奔臭鼬先生，”瑜伽说。

“这算不上什么，”朝后奔臭鼬说。“等会儿你也会对我这样做的。”

“你很客气。”

吧台后边，那个黑人酒保布鲁斯一直朝前弯着身子，看那些贝壳币给递来递去。他那张黑脸容光焕发。猛古丁的，没作任何解释，他爆发出一阵高调门的不加节制的大笑。那是黑人的那种黑色的笑。

红狗尖刻地望着他。“我说，布鲁斯，”他尖刻地说；“你的欢笑有点儿不合时宜。”

布鲁斯止了笑，拿块毛巾擦了把脸。他抱歉地转动着眼珠子。

“唉，憋不住啊，红狗主子。我看到屋后茅房[23]臭鼬先生把那几串贝壳币递来递去，就实在再也没法忍下去了。他干吗为了那几串贝壳币就把像纽约那样的大城市出卖呀?贝壳币嘛!把你们的贝壳币拿走!”

“布鲁斯是个怪人，”红狗解释，“不过他是个呱呱叫的酒保和好心肠的家伙。”

“你这话说对了，红狗主子，”酒保朝前弯着身子说。“我有颗纯金打的心。”

“不过他还是个怪人，”红狗表示歉意。“那管理委员会一直要求我另找一名酒保，可我就是喜欢这家伙，说来也挺怪的。”

“我是不碍事的，老板，”布鲁斯说。“不过就是看到了什么逗乐的事儿就是不笑不行。你知道我是一点儿没有恶意的，老板。”

“说得好，布鲁斯，”红狗表示同意。“你是个老实巴交的家伙。”

瑜伽·约翰逊朝室内四下一望。另外那几个印第安人从吧台边跑开了，朝后奔臭鼬正在把贝壳币给一小群刚进来的穿着晚礼服的印第安人看。那两个林地印第安人还在弹子台边玩着。他们脱掉了上衣，弹子台上方的电灯照在那小个子林地印第安人两条假臂的金属关节上，闪闪发亮。他一连赢了十一盘。

“那小家伙要不是在大战中碰到了点儿恶运，准能成为一名打弹子高手，”红狗发表意见说。“你可想到这俱乐部的各处看看吗?”他从布鲁斯手中接过账单，签上了字，瑜伽就跟随他走进隔壁房间。

“我们的会议室，”红狗说。只见四面墙上挂着装在镜框里的本德尔酋长、弗兰西斯·帕克曼、戴·赫·劳伦斯、迈耶斯酋长、斯图尔特·爱德华·怀特、玛丽·奥斯丁、吉姆·索普、卡斯特将军、格伦·华纳[24]、梅布尔·道奇的亲笔签名照，还有一幅亨利·华德华斯·朗费罗的油画全

身像。

会议室再过去是间更衣室，有一只不太大的浴池或者可说是游泳池吧。“对一家俱乐部来说，真是小得不像话，”红狗说。“不过如果晚上过得没劲儿，这倒是个可以跳进去舒服一下的小池子。”他微微一笑。“我们管它叫棚屋[25]，你知道。这是我本人的小小的得意之作。”

“是个怪出色的俱乐部，”瑜伽热情洋溢地说。

“乐意的话可以提名让你加入，”红狗提出建议。“你属于哪个部落?”

“你什么意思?”

“你的部落。你是什么——索克族的‘狐人’?吉布瓦族?克里族[26]，我看是吧。”

“喔，”瑜伽说。“我的父母是瑞典人。”

红狗对他仔细端详。两眼眯起。

“你不是在哄我吧?”

“不。他们是瑞典人或者挪威人，”瑜伽说。

“我早该吃准你长得有点儿白种人的味道，”红狗说。“这一点能及时地真相大白，真是天大的好事。已经招到了不知多少闲话啦。”他伸出一手按在头上，噘起了嘴。“听着，你，”他猛地转过身来，一把揪住瑜伽的马甲。瑜伽感到有支自动手枪的枪口硬邦邦地顶在他的肚子上。“你悄悄地走出这间会议室，拿上你的大衣和帽子就走人，只当没出过什么事儿。碰到有人跟你说话，客客气气地对他说声再见。而且绝对不要再来。听懂了吧，你这瑞典佬。”

“懂了，”瑜伽说。“收起你的枪。我可不怕你有枪。”

“照我说的做，”红狗下命令了。“至于那两个把你带来的打弹子的，我就会把他们开除出去的。”

瑜伽走进那间灯光明亮的屋子，望望吧台，只见那酒保布鲁斯正在那儿打量着他，他就拿了帽子和大衣，对朝后奔臭鼬说了声再见，臭鼬还问了声干吗这么早就走，而布鲁斯正把通外面的活板门朝上拉开。瑜伽拔脚走下梯子，这黑人爆发出一阵大笑。“我早看出了，”他笑着说。“我一开头就看出了。哪个瑞典佬也骗不了老布鲁斯。”

瑜伽回头一望，只见那黑人那张在大笑的黑脸给框在透过拉起的

活板门射下的长方形灯光圈中。一踏上这马房的地面，瑜伽就朝四下望望。只有他孤零零一个人。这旧马房中的麦秆踩上去很硬，给冻住了。他刚才去了什么地方?到过一家印第安人的俱乐部吗?这一切是怎么回事呀?难道就这么完了?

他上方的天花板上漏下一狭道灯光。接着就被两个黑黝黝的身体挡住了，只听得砰的一脚，啪的一拳，一连串重击声，有几声沉闷，有几声清脆，接着就有两个人形的东西从梯子上哗啦啦地滚下来。从上面飘下一阵萦绕在人们耳宫中的黑皮肤的黑人的黑色的笑声。

那两名林地印第安人从地上的麦秆上爬起身来，一瘸一拐地朝门口走去。其中的一个，那个小个子，在哭。瑜伽跟随他们走进外面的寒夜。天气很冷。夜色晴朗。星星都露面了。

“俱乐部一点也不好，”那大个子印第安人说。“俱乐部大大的不好。”

那小个子印第安人在哭。瑜伽就着星光，看清他弄丢了一条假臂。

“鄙人从此不打弹子了，”小个子印第安人抽泣着说。他朝俱乐部的窗子挥挥留下的那条胳膊，窗内漏出了一狭条灯光。“俱乐部真该死，大大的不好。”

“别放在心上，”瑜伽说。“我来给你在水泵制造厂找份工作。”

“水泵制造厂，算了吧，”大个子印第安人说。“我们都去加入救世军吧。”

“别哭了，”瑜伽对那小个子印第安人说。“我给你买条新胳膊。”

那小个子印第安人还是哭下去。他在积雪的路面上坐下来。“不能打弹子了，鄙人什么都不在乎了，”他说。

从他们上方，从俱乐部的窗子里传出一阵萦绕在人们耳官中的一个黑人的笑声。

作者注，致读者

万一也许有什么历史价值的话，我乐于说明我直接在打字机上用两个小时就写成了上面的那一章，然后跟约翰·多斯·帕索斯[27]一起出去吃中饭，我认为他是个十分有说服力的作家，而且是个分外讨人喜欢的家伙。这就是在外省[28]所谓的相互吹捧。我们中饭吃了醋溜鲱鱼卷、面拖板鱼、红酒洋葱炖野兔、苹果果酱，拿一瓶1919年的蒙特

拉雪干白葡萄酒，照我们过去常用的说法(呃，读者?)，把这些东西全灌下肚去，连同那道鳎鱼，并且每人还喝了瓶1919年的博讷济贫院红葡萄酒[29]，和那炖野兔肉一起吃。我记得，多斯·帕索斯先生跟我吃苹果果酱(英语叫apple sauce)时合喝了一瓶尚贝坦干红葡萄酒。我们喝了两杯陈的果渣酿白兰地，决定不上圆顶咖啡馆去谈文艺，便各自回自己的家，而我就写下了下面的那一章。我希望读者能特别注意到本书中那些不同角色的错综复杂的生活线索如何给集合在一起，然后在小饭馆中那一幕叫人难忘的场面中给固定下来。正是等我把这一章朗读给多斯·帕索斯先生听了，他叫道，“海明威，你写了一部杰作。”

又及——由作者致读者

正是在这节骨眼上，读者，我要试图把那股能表明本书确乎是部伟大作品的磅礴的气势写进去。我知道你们跟我一样，读者，多么希望我能捕捉这磅礴的气势，因为考虑到这一点对我们双方都意义重大。赫·乔·威尔斯先生[30]曾来我们家作客(我们搞这文学行当颇有进展，呃，读者?)，他有天对我们说也许我们的读者，那就是你啊，读者——且想想看，赫·乔·威尔斯先生竟就在我们家谈起你。不管怎么说，赫·乔·威尔斯对我们说也许我们的读者不大会认为这部小说是自传性的。对不起，读者，请把这个想法从你头脑里排除掉吧。我们[31]曾在密歇根州佩托斯基住过，这是确实的，而且很自然的有很多角色正是从我们当时的生活中撷取的。不过他们是些另外的人，都不是作者本人。作者只在这些短注中才在本书中露面。不错，在动笔写这小说前，我们花了十二年研究这北方的好几种不同的印第安方言，而在十字村的博物馆里至今还保存着我们翻译的《新约全书》的奥吉布瓦语译本。不过换了你，读者，处在我们的地位也会这样做的，所以我想，如果你好好想想，就会跟我们在这一点上意见一致了。现在且回头来谈这部小说吧。如果我说你压根儿想不到，读者，这下面的一章将如何难写，那是存心出于最真挚的友好情谊来讲的。说句老实话吧，而我正是力求在这些事上做到真诚坦白的，我们现在根本还不准备动笔，要等到明天才写。

---

[1] 夏勒瓦为濒密歇根湖的旅游城市，位于佩托斯基之西。

[2] 夏勒瓦就位于小特拉弗斯湾湾口的南面。

[3] 港泉城在小特拉弗斯湾北面。

[4] 麦基诺海峡位于密歇根州上、下半岛之间，东西连接密歇根湖和休伦湖。圣伊格纳斯就在麦基诺海峡的北面，和下半岛有八公里长的麦基诺桥相通，1881年跨海峡铁路通车。

[5] 苏为苏圣玛丽城的简称，在上半岛的东北端，与加拿大的同名姐妹城市隔河相望，有公路及铁路桥连接。

[6] 布思·塔金顿(1869—1946)的小说主要以中西部为背景，其中《安倍逊大族》(1918)和《爱丽丝·亚当斯》(1921)先后获普利策奖。

[7] 美国作家舍伍德·安德森(1876—1941)于1919年发表《小城畸人》后达到创作事业的顶峰，于1921年到巴黎，和海明威同是斯泰因家文艺沙龙的座上客。这里提到的那本书指他于1925年发表的《黑色的笑声》，是海明威写《春潮》的模仿嘲笑对象。

[8] 弗雷德·格雷是《黑色的笑声》中的主要人物，和参军时在巴黎结识的姑娘结了婚，回美国中西部任工厂主。芝加哥记者斯托克顿突然离开妻子，回到家乡，进该厂当工人，改名布鲁斯，竟和弗雷德的妻子生了个孩子，双双私奔，使弗雷德感到困惑。

[9] 大神马尼托为北美阿尔冈昆族印第安人崇拜的具有超自然力的神中的主神。

[10] 卡莱尔为宾夕法尼亚州南部坎伯兰县首府，那家印第安学校培养了一些美式足球即橄榄球的优秀运动员，于1918年关闭。

[11] 菲利普·锡德尼(1554—1586)以诗歌传世，但在当时英国文艺复兴时期是个多方面发展的标准绅士，23岁时被女王伊丽莎白一世派往德国吊唁国丧，作为英国特使，后来先后创作牧歌短剧《五月女郎》、传奇故事《阿卡迪亚》、十四行诗组诗《爱星者和星星》、文学评论《诗辩》等，于1583年受封爵士，两年后任军需副大臣，在女王支持荷兰反对西班牙统治的战争中，曾出任弗拉辛城总督，指挥一支骑兵队，后于参战中负伤，不久去世，享年仅32岁。

[12] 薇拉·凯瑟(1873—1947)以描绘美国中西部大平原上拓荒者生活的小说著称，其代表作为《啊，拓荒者》(1913)和《我的安东尼亚》(1918)。在获得普利策奖金的《我们中间的一员》(1922)中，年轻的主人公摆脱了中西部农庄的困人的生活，到法国参加大战时恢复了生气。

[13] 美国作家托马斯·狄克逊(1864—1946)根据自己于1905年发表的小说《三K党人》改编成电影剧本《一个国家的诞生》，由戴·华·格里菲思(1875—1948)担任导演，以美国内战期间及战后的南方为背景，其种族主义思想受到谴责，但在摄制技术方面的革新至今被尊为默片中的经典。

[14] 这三种勋章都是英国颁发的。

[15] C．M．R．为加拿大步枪骑兵部队的首字母缩写。

[16] 救世军为循道会牧师威廉·布斯(1829—1912)于1878年在他于伦敦东区设立的救济所的基础上组成的慈善组织，他采用军队的形式，自任最高司令，以团队为基层单位，吸收自愿提供服务的信徒参加。后迅速发展到英国各地，并成

为国际基督教慈善组织，遍布80多个国家，国际总部设在伦敦。

[17] 这是落袋弹子戏中的一种，双方赛前各抽一批号码，要把同号码的弹子打落袋中才能得分。

[18] 伊普尔为比利时西部一城市，第一次世界大战中在英军防守中由于处于防线的主要突出部分，全部被炮火所毁。战后按原来的风格重建。

[19] 希博伊根在佩托斯基东北，为靠近休伦湖一港口城市。当时正值美国的禁酒时期(1920—1933)，酿私酒者在非法经营的酒店中出售私酒，要冒风险，一般在较大的城市中才有。下文的那个由城市印第安人办的马房俱乐部为了保密，只供应特定的顾客。

[20] 朗费罗(1807—1882)是最受大众欢迎的19世纪美国诗人，他的长篇叙事诗《海华沙之歌》(1855)写苏必利尔湖南岸奥吉布瓦族印第安人的传奇领袖的英雄业绩。

[21] 坐牛(约1831—1890)，印第安名为塔坦卡·约塔克，为达科他州印第安人首领，于1876年率领苏族抵抗白人侵占他们长期居住的土地，于6月25日全歼卡斯特中将及其所率的两百多名士兵，史称“卡斯特的最后一役”。后因食物短缺，于1877年率部下进入加拿大，后来回北达科他州，于1881年向政府投降，两年后获释，1885年参加野牛比尔组织的西大荒演出，赢得美洲模范印第安酋长称号。1890年末举行印第安人宗教仪式“鬼舞”时被白人以鼓动叛乱的罪名发出逮捕令，于混战中被杀。

[22] 荷兰商人彼得·米纽伊特(约1580—1638)于1626年从印第安人手中以价值24美元的货物买下曼哈顿岛，在南端建立荷兰人殖民地新阿姆斯特丹，自任总督，1664年该岛转为英国人所有，改名为纽约，即今纽约市的中心岛屿。这里作者又在戏说。

[23] 布鲁斯有意把“朝后”(Backwards)读作“backhouse”，意为“屋后茅房”。

[24] 本德尔酋长(1883—1954)为奥吉布瓦族印第安人，原名查尔斯·本德尔，进过卡莱尔印第安学校，后来成为棒球明星。当时担任美国海军军官学校教练。弗兰西斯·帕克曼(1823—1893)为美国历史学家，专研英法早年开发北美洲的历史，其代表作为《俄勒冈小道》(1849)。戴·赫·劳伦斯(1885—1930)即发表有争议的《查泰莱夫人的情人》的英国小说家。怀特(1873—1946)早年在密歇根州，以河上船工、矿工和伐木工等的生活为背景，发表了不少小说，后长期居住于加利福尼亚，著有写黄金潮的《加利福尼亚》三部曲及其他西部小说。玛丽·奥斯丁(1868—1934)在美国西部沙漠地带住过多年，研究印第安人生活，于1903年发表《雨水稀少的地区》而成名，一生著有小说、剧本、儿童文学、印第安人歌曲研究以及有关妇女问题、女权运动等的专著。吉姆·索普(1886—1953)为印第安裔的美国棒球和橄榄球明星，曾于1912年奥运会上获十项和五项全能冠军，后因曾任职业棒球运动员而被追回金牌，但是仍被尊为20世纪上半叶最佳美国运动员。格伦·华纳(1871—1954)为著名橄榄球教练，1899年起，先后在卡莱尔印第安学校、匹兹堡大学、斯坦福大学任教，前后长达46年。

[25] 棚屋(wigwam)特指五大湖地区印第安人用小树树干插在地里，弯曲成拱形，盖上用草或树皮编的席子而构成的长方形或圆顶的住房。

[26] 索克族印第安人世居威斯康星州那一带地方，“狐人”(有时音译为“福克斯族”)和索克族血缘较近，常相提并论，吉布瓦全名为奥吉布瓦，为原居美加边境休伦湖和苏必利尔湖那一带的印第安人。克里族早年在加拿大南部占有大量土地，因连年征战及天花流行，人口锐减，只剩下些分散的群体。以上四族都操阿尔冈昆语。

[27] 约翰·多斯·帕索斯(1896—1970)在大战后比海明威先到巴黎，也在探索小说创作技巧，已于1925年发表《曼哈顿中转站》这一创新的长篇小说。

[28] 因为两人当时都身在巴黎，海明威便用巴黎的法国作家的传统观点，把巴黎以外的地区视为外省，略含贬义。

[29] 博讷为法国中东部一古城，罗马统治时期就是葡萄种植业中心，现为勃艮第地区酿酒业中心。1443年，当时的勃艮第公爵创办博讷济贫院，有大片葡萄园，每年11月公开拍卖所产的优质葡萄酒。

[30] 英国作家赫·乔·威尔斯(1866—1946)从1895年起发表了《时间机器》、《星际战争》等一系列科幻小说，后来在《托诺邦盖》(1909)等小说中转向改造现实的问题。1920年发表巨著《世界史纲》，奠定了在当时西方文坛上的权威地位。而海明威当时仅仅发表了一些短篇小说和诗歌，本书可说是他第一部习作，所以有下面这一段“戏说”。

[31] 从这里起的“我们”实在不包括作者的妻子，而只代表他本人。海明威在这里采用了新闻工作者在写社论时常用的“社论式的复数第一人称”(the editorial we)。

不过也许有人会对我提出异议，说我违背了自己的规则，在这部作品中提供了道德败坏的事例，而且是一种十分恶劣的类型。对此我要这样回答：首先，要深入探讨一系列人的行为而又要回避这种事例是十分困难的。其次，在书中能找到的道德败坏事例乃是某些人性中的弱点或瑕疵所造成的偶然性的后果，而不大是出于思想上存在的习惯性的动机。第三，这些事例绝对不是作为嘲笑的对象而是作为憎恶的对象来加以陈述的。第四，这些人绝对不是当时的主要登场人物：而最后，他们绝对没有造成他们预谋的恶果。

——亨利·菲尔丁

第十三章

瑜伽·约翰逊顺着静悄悄的大街走去，一条胳臂勾住那小个子印第安人的肩膀。那大个子印第安人跟他们俩并肩走着。寒夜。城中那些上了门板的房屋。那小个子印第安人，他弄丢了一条假臂。那大个子印第安人，他也参加过大战。瑜伽·约翰逊呢，同样参加过大战。他们三个走啊，走啊，走啊。他们上哪儿去呀?他们能上哪儿去呀?还留下什么指望啊?

街角上有盏路灯在一根下垂的电线上晃荡着，把灯光投射在雪地上，大个子印第安人突然在灯下停了步。“赶路不会把我们领到什么地方去，”他咕哝道。“赶路没用。让白种酋长说话吧。我们上哪儿，白种酋长?”

瑜伽·约翰逊不知道。显而易见，赶路解决不了他们的问题。赶路本身没错。考克西失业请愿军[1]。一大帮人，寻找工作，向华盛顿推进。进军的人们，瑜伽想。不断地进军，进军，但是他们要上哪儿去呀?什么地方也没有。瑜伽对这一点再清楚也没有了。什么地方也没有。压根儿什么鬼地方也没有。

“白种酋长开口讲吧，”那大个子印第安人说。

“我说不上，”瑜伽说。“我根本不知道。”难道这就是他们为之打那场大战的原因吗?难道这就是这回事的一切吗?看来正是如此。瑜伽站在那街灯下。瑜伽琢磨着。那两个印第安人穿着麦基诺厚呢上衣[2]。其中的一个有只空袖子。他们全都在琢磨着。

“白种酋长不说?”大个子印第安人问。

“对。”瑜伽能说什么呢?有什么可说的呢?

“红哥们儿来讲?”印第安人问。

“讲出来吧，”瑜伽说。他低头望着地上的积雪。“现下什么人都一个样啰。”

“白种酋长可曾去过布朗小饭馆?”大个子印第安人问，在弧光灯下紧盯着瑜伽的脸。

“没有，”瑜伽感到沮丧极了。难道就这么完了?一家小饭馆。得，一家小饭馆也跟别的任何地方差不离吧。可是一家小饭馆。得，

干吗不去呢?这些个印第安人熟悉这个城市。他们是复员军人。他们俩都立下过赫赫战功。这一点他自己明白。可是一家小饭馆。

“白种酋长陪红哥们儿一起去吧，”高个儿印第安人把一条胳臂伸进瑜伽的臂弯。小个子印第安人跟他们齐步行进。“向小饭馆进发，”瑜伽悄声说。他是个白人，可是受够了委屈他才明白。说到底，白种人也许并不总是至高无上的吧。这场穆斯林的叛乱。东部不太平。西部闹乱子。南部看来光景暗淡。如今北部发生了这种情况。这情况要把他带到什么境地?这一切在朝着什么方向发展?想要一个女人，能对他有好处吗?春天究竟会来吗?说到底，这样做值得吗?他琢磨着。

他们三人在佩托斯基条条冰封的街道上大步走着。这时是有什么目的地的。在途中。于斯曼[3]写过的。读法文原著该是很有意思的。他有天得试试。巴黎有条街就是以于斯曼命名的。就在格特鲁德·斯泰因的住处[4]拐一个弯的地方。啊，这个女人真了不起!她那些文字实验把她引导到了什么地步啊?归根结蒂这是怎么回事呀?这一切发生在巴黎。啊，巴黎。且说要去巴黎有多远。巴黎的早晨。巴黎的黄昏。巴黎的夜晚。巴黎又是早晨了。巴黎的正午，也许吧。干吗不呢?瑜伽·约翰逊大步向前走。他的思绪永远平静不下来。

他们三人一齐大步向前走。有胳臂的人的胳臂都勾住了彼此的胳臂。红种人和白种人一起步行。有什么事儿使他们走到一块来了。是那场大战吧?是命运吧?是意外吧?还是仅仅是机遇吧?这些疑问在瑜伽·约翰逊头脑里彼此较着劲。他的头脑疲倦了。他近来想得太多了。他们继续大步向前走。后来，他们一下子停了步。

小个子印第安人抬头望着那招牌。它在那小饭馆外结着霜花的窗子上闪亮着。试试便知。

“大大的试试看吧，”小个子印第安人咕哝道。

“白人开的小饭馆有好多出色的T字骨牛排，”高个儿印第安人咕哝道。“信红哥们儿的话吧。”两个印第安人站在门外，有点儿拿不定主意的样子。高个儿印第安人转身对着瑜伽。“白种酋长有美钞吗?”

“对，我带着钱，”瑜伽回答。他作好准备把这事干到底。如今可没法回头啦。“我来请客，小伙子们。”

“白种酋长天生大好心人，”高个儿印第安人咕哝道。

“白种酋长粗中有细，”小个子印第安人表示同意。

“你们也会对我这样干的，”瑜伽表示不以为然。也许这毕竟是这么回事。他在碰运气。他一度在巴黎碰过运气。斯蒂夫·勃洛第[5]碰过运气。也许只是人家说说。全世界每一天都有人在碰运气。在中国，中国人在碰运气。在非洲，非洲人。在埃及，埃及人。在波兰，波兰人。在俄罗斯，俄罗斯人。在爱尔兰，爱尔兰人。在亚美尼亚——

“亚美尼亚人不碰运气，”高个儿印第安人悄声咕哝道。他讲出了瑜伽没说出口的疑问。他们是机灵人，这些个红种人。

“连做地毯生意也不碰运气?”

“红哥们儿认为不碰，”那印第安人说。他的口气在瑜伽听来富有说服力。这些个印第安人是什么人呀?这一切个中有些什么来由吧。他们走进这小饭馆。

作者注，致读者

本故事讲到这个节骨眼上，读者，弗·斯各特·菲茨杰拉德先生有天下午来到我们家，待了一段相当长的时间后，突然在壁炉前坐了下来，就此不愿(还是没法呢，读者?)站起来，给炉火添些什么别的东西来使室内保持暖和。我知道，读者，这一类事儿有时候并不会出现在一只故事中，可是它们毕竟在发生，且想想看这对你我这样的主儿在

这文学游戏中意味着什么。如果你以为本书的这一部分并不像原来可以达到的程度那样完美，那就请记住，读者，这一类事儿正每天每日在全世界发生。读者啊，我对菲茨杰拉德先生怀着最大的敬意，只要有任何人敢于攻击他，我将第一个跳出来捍卫他，这还用得着我来说吗!而且这也包括你在内，读者，尽管我老大不愿这样直截了当地说出口来，并且冒着风险，怕会破坏一份像我们之间应该建立起的那种美好的友谊。

又及——致读者

我把这一章通读了一遍，读者，觉得并不太坏。你也许会喜欢的。我希望你喜欢。如果你的确喜欢，读者，并且也同样喜欢本书的其余部分，你可愿意跟你的朋友们谈起本书，并且竭力使他们就像你那样也去买一本呢?每卖掉一本，我只能拿到两毛钱，可是尽管两毛钱在当今不怎么了不起，然而如果卖掉二三十万册的话，数目累积起来会是笔巨款的。如果每个人喜欢本书达到像你我那样的程度，读者，那么就也会是笔巨款的。听好，读者。我说过我乐于看看你写的任何作品，我当时是认真的。那不光是说说而已。把它带来，我们来一起好好看一遍。如果你乐意，我可以替你把有些小段落重写一下。我可不是说用任何挑剔的眼光来这样做。如果本书中有你不喜欢的什么地方，只消写信给斯克里布纳三儿子出版公司[6]总部就行。他们会给你作修改的。要不，如果你宁愿要我本人来修改，我会干的。你知道我对你的看法，读者。而且你对我关于斯各特·菲茨杰拉德说的话也并不觉得恼火或者不安，是吗?我希望并不。我现在要动手写下一章了。菲茨杰拉德先生走了，多斯·帕索斯先生已去了英国，而我想我能向你保证这会是特棒的一章。至少会是尽我能力能写得多好就多好的。我们双方都知道能有多好，如果我们看到该书护封上的广告语的话，不是吗，读者?

第十四章

小饭馆内。他们全都在这小饭馆内。有些人并没有看见别人。每个人都专注着自己。红种男人专注着红种男人。白种男人专注着白种男人或者白种女人。那里没有红种妇女。难道再也没有印第安妇女了吗?印第安妇女怎么啦?我们在美国已经失去印第安妇女了吗?静悄悄

地，有个印第安妇女从她打开的店门走进屋来。她的衣着只有一双旧的鹿皮软帮鞋。她背上背着个婴孩。一条壮实的狗跟随她一起走着。

“别看!”那旅行推销员对吧台前的妇女们一声大叫。

“来!把她撵出去!”小饭馆老板大叫。那印第安妇女被黑种厨子强行驱逐出去。大家听到她在外面雪地上四处走动的声音。她那条壮实的狗在汪汪叫。

“我的天!这会惹起什么坏事来啊!”斯克里普斯·奥尼尔用一条餐巾抹着自己的脑门。

那些印第安人脸色冷漠无情地注视着。瑜伽·约翰逊刚才动弹不得。女招待们拿餐巾或者不管什么近在手边的东西遮住了脸。斯克里普斯太太拿《美国信使》遮住了双眼。斯克里普斯·奥尼尔头脑发晕，身子发抖。那个印第安妇女走进屋时，有些什么感触，有些什么模糊的原始感情在他心里翻腾。

“不知道这印第安妇女是打哪儿来的?”旅行推销员问。

“她是我的印第安女人，”小个子印第安人说。

“老天爷啊，伙计!你就不能给她穿上衣服吗?”斯克里普斯·奥尼尔哑声哑气地说。他的话里带有惊骇的意味。

“她不爱穿衣服，”小个子印第安人作解释。“她是林地印第安人。”

瑜伽·约翰逊不在听。有什么东西在他心里破裂了。那印第安妇女走进屋时，有什么东西啪地断裂了。他产生了一种新的感受。一种他原以为已经一去不复返的感受。一去不会再来了。失去了。永远消逝了。他这才明白这是种错觉。他如今没问题了。仅仅出于偶然，他明白过来了。如果这个印第安妇女从来没有走进过这小饭馆，他什么念头不会有呢?他刚才在琢磨的是怎样阴郁的念头啊!他正处在自杀的边缘。自我毁灭。杀害自己。就在这小饭馆内。这会是何等样的大错啊。他现在明白了。他差一点把生活弄得一团糟。杀害自己。现在让春天来吧。让它来吧。来得再快也不为过。让春天来吧。他作好准备了。

“听着，”他对那两个印第安人说。“我想把我在巴黎的某桩艳遇讲给你们听。”

两个印第安人把身子朝前靠。“白种酋长发言吧，”那高个儿印第

安人发表意见说。

“我起先还以为我在巴黎碰到了一桩十分美好的艳遇呢，”瑜伽开口说。“你们印第安人了解巴黎吗?好。得了，结果却成了我一辈子碰到过的最恶劣的经历。”

两个印第安人咕哝了一声。他们了解他们见过的巴黎。

“那是我假期的第一天。我正在马尔塞布林荫大道上走着。有辆汽车驶过我的身边，有个美女把头探出车窗。她叫唤我，我就走过去。她带我到一幢房子，更确切些说是座大厦，在巴黎的一个偏僻地区，那儿我体验了一段十分美好的艳遇。事后有人把我从一扇跟我进屋时不同的门里送出去。那美女曾跟我说她将永远、她将永远不能再和我见面。我想把那大厦的门牌号码记下来，可是它不过是那个街区许多看上去一模一样的大厦中的一座。

“此后一直到我假期结束我总想法再见见这位美女。有一回我自以为在戏院里看到了她。结果不是她。还有一回我看到了一眼一个我自以为是她的女人在一辆开过的出租车里，就跳上另一辆出租车追上。那出租车不见了。我绝望了。最后，在我假期的倒数第二夜，我感到绝望而无聊死了，就跟一个自称能保证带你去逛遍巴黎的导游一起出去。我们出发去观光了各种各样的地方。‘你带我去的地方尽在于此了吗?’我问那导游。

“‘还有一个货真价实的地方，不过收费很贵，’导游说。我们最后讲定了一个价钱，那导游就带我去。那地方在一座旧的大厦内。你从墙上的一道狭缝朝里望。沿着这墙有不少人透过狭缝朝里望。在那里，透过狭缝可以望见所有协约国的穿各种军服的男人，还有不少穿晚礼服的南美洲的俊男。我也透过一道狭缝望着。一时什么事也没发生。随后有个美女带着一位年轻的英国军官走进房来。她脱掉裘皮长大衣和帽子，把它们扔在一把椅子上。那军官在解下他的山姆·布朗武装带[7]。我认出了她。她就是那位我那段艳遇发生时跟我在一起的女士[8]。”瑜伽·约翰逊望着他那只豆子已吃光的空盘子。“自此以后，”他说，“我就始终没有想要过女人。我受到了多大的伤害，我说不清楚。可是我受到了，哥们儿，我受到了。我把这事归咎于大战。我归咎于法国。我归咎于普遍的道德败坏。我归咎于那年青的一代。我归咎于这个，我归咎于那个。如今我痊愈了。这五块钱给你们，哥

们儿，”他双眼闪闪发亮。“再弄点东西吃吃。上什么地方去旅游一番。这是我一辈子最开心的日子。”

他从柜台前的圆凳上站起身，凭着冲动跟一个印第安人握握手，把一只手在另外那个印第安人肩上搁了一会儿，打开小饭馆的门，大步走进夜色中。

两个印第安人望着彼此。“白种酋长大大的好人，”那大个子印第安人发表意见。

“你看他参加过大战吗?”小个子印第安人问。

“我拿不准，”大个子印第安人说。

“白种酋长说过要给我买条新的假臂哪，”小个子印第安人抱怨道。

“没准你已经得到比这个更多了，”大个子印第安人说。

“我拿不准，”小个子印第安人说。他们继续吃东西。

在这小饭馆的柜台的另一端，一段婚姻关系就快结束了。

斯克里普斯·奥尼尔和他妻子并肩坐着。斯克里普斯太太这时明白了。她保不住他。她努力过，失败了。她完蛋了。她知道这是场必败的比赛。如今没法保住他了。曼迪又在讲话了。讲着。讲着。老是讲着。那些没完没了、滔滔不绝的文坛闲话使得她，戴安娜的婚姻就快结束了。她保不住他。他要飞走了。飞走了。从她身边飞走。戴安娜愁苦地坐在那儿。斯克里普斯在听曼迪讲话。曼迪讲着。讲着。讲着。那旅行推销员，如今是个老朋友了，那旅行推销员，坐着看他的底特律《新闻报》。她保不住他。她保不住他。她保不住他。

那小个子印第安人从这小饭馆柜台前的圆凳上站起身来，走到窗前。窗玻璃上结满了厚厚的白霜。小个子印第安人哈了口热气在这结霜的窗框玻璃上，拿他的麦基诺厚呢上衣的那只空袖子擦掉那一摊霜，朝外面的夜色中望去。他突然从窗前一转身，冲到外面的夜色中。那高个儿印第安人看他走了，慢条斯理地吃完饭，拿起一支牙签，插进牙缝中，然后跟随他的朋友也走进夜色中。

第十五章

这时小饭馆里只留下他们这几个人了。斯克里普斯和曼迪和戴安娜。只有那旅行推销员陪着他们。他如今是个老朋友了。不过今晚他

神经紧张不安。他陡地折好报纸，拔脚朝门口走去。

“大伙儿再见了，”他说。他走到外面的夜色中。看来只有这样做了。他做了。

这时只剩他们三个在这小饭馆里了。斯克里普斯和曼迪和戴安娜。只有这三个了。曼迪在讲话。倚在柜台上，在讲话。斯克里普斯两眼盯着曼迪。戴安娜这时并不假装在听了。她知道已经完了。如今一切都完了。但是她还想再试一次。最后英勇地再试一次。也许她还能保住他。也许这一切不过是一场梦。她把稳了嗓门，然后开口说话。

“斯克里普斯，亲人儿，”她说。她的嗓音有点儿发抖。她把稳了嗓门。

“你有什么想法?”斯克里普斯陡地问。啊，讲出来了。又讲这一套可怕的简短的话了。

“斯克里普斯，亲人儿，难道你不想回家吗?”戴安娜的嗓音发着抖。“有一份新的《信使》。”她完全是为了讨好斯克里普斯，才不订伦敦出的《信使》，改订《美国信使》了。“刚刚寄到。希望你想要回家，斯克里普斯，这期《信使》上有篇了不起的东西。就回家吧，斯克里普斯，我从没对你提出过什么要求。回家吧，斯克里普斯!唉，难道你不愿回家?”

斯克里普斯抬眼一望。戴安娜的心速加快了。也许他会走的。也许她还保得住他。保得住他。保得住他。

“就回去吧，斯克里普斯，亲人儿，”戴安娜轻柔地说。“上面有篇门肯写的关于推拿专家的妙不可言的社论。”

斯克里普斯望着别处。

“你不愿走吗，斯克里普斯?”戴安娜恳求道。

“不走，”斯克里普斯说。“我不再在乎什么门肯不门肯了。”

戴安娜垂下头去。“唉，斯克里普斯，”她说。“唉，斯克里普斯。”这下子完蛋了。她如今找到答案了。她失去了他。失去了他。失去了他。这事过去了。结束了。完蛋了。她坐着悄悄地哭。曼迪又在讲话了。

戴安娜突然挺直了身子。她有个最后的请求要提出。她要对他提出一个要求。只此一个。他也许会拒绝。他也许不会答应。但是她要

向他提出。

“斯克里普斯，”她说。

“有什么问题?”斯克里普斯烦躁地转过身来。也许他毕竟觉得对不起她。他琢磨着。

“我可以拿走这只鸟吗，斯克里普斯?”戴安娜的嗓音突然变了。

“当然可以，”斯克里普斯说。“有什么不可以的?”

戴安娜拎起鸟笼。鸟儿熟睡着。用一条腿儿站着，就像他们初次相识的那一晚那样。它像什么来着?啊，对了。像只老鹗。一只来自她家乡湖泊地区的老而又老的鹗。她把鸟笼紧紧地贴在身上。

“谢谢你，斯克里普斯，”她说。“谢谢你给我这只鸟。”她的嗓音突然变了。“现在我该走了。”

悄悄地，静静地，她把披巾紧裹在身，抓住了鸟儿熟睡在内的鸟笼，把那份《信使》贴在胸前，只回头瞥上一眼，对曾属于她的斯克里普斯瞥上最后一眼，便打开小饭馆的门，走进外面的夜色中。斯克里普斯竟然没有看见她走。他全神贯注地在听曼迪讲话。曼迪又在讲话了。

“那只她刚刚拿走的鸟儿，”曼迪讲着。

“哦，她拿走了一只鸟吗?”斯克里普斯问。“把这轶事讲下去吧。”

“你一向纳闷那是只什么鸟，”曼迪继续说。

“说得对，”斯克里普斯表示同意。

“得，这叫我想起一则有关戈斯和布盖侯爵的轶事，”曼迪继续说。

“讲一讲吧，曼迪。讲一讲吧，”斯克里普斯敦促道。

“看来我有个好朋友，福特，你听我以前提起过的，在大战期间在那侯爵的城堡里待过。他的团队就驻扎在那边，而那侯爵，英国最富有的人之一，如果还不好算是最最富有的话，正在福特的团队里当一名小兵。有一晚，福特坐在那间书房里。那间书房是个不同凡响的地方。四面的墙壁是用一块块金砖嵌在花砖什么的中间砌成的。我想不起来究竟是怎么样的了。”

“讲下去，”斯克里普斯敦促道。“想不起没关系。”

“不管怎么说吧，那书房一面墙壁的中央嵌着一只玻璃框，里面放着一只剥制的红鹳。”

“他们可懂室内装饰，这些个英国人，”斯克里普斯说。

“你妻子是英国人，是不?”曼迪问。

“是湖泊地区人，”斯克里普斯答道。“把这轶事讲下去吧。”

“好，不管怎么说吧，”曼迪讲下去，“有天晚上集体用膳后，福特正坐在那书房内，那男管家走进来，说：‘布盖侯爵向您致意，他能不能带一帮刚才跟他一起吃饭的朋友来参观这书房?’他们常常准许他外出吃饭，有时候还让他在城堡里过夜。福特说，‘着啊，’于是侯爵穿着列兵制服走进来，后面跟随着埃德蒙·戈斯爵士和牛津大学的某某教授，我一时记不起名儿来了。戈斯在那玻璃框里的剥制红鹳前站住了，说，‘这是什么啊，布盖?’

“‘是只红鹳，爱德蒙爵士，’侯爵答道。

“‘这可不是我心目中的红鹳啊，’戈斯发表意见道。

“‘对，戈斯。这是上帝心目中的红鹳，’那位某某教授说。但愿我想得起来他的姓名。”

“不用费心，”斯克里普斯说。他双眼明亮。他弯身向前。他身子里有什么东西在怦怦地搏动。是他无法控制的什么东西。“我爱你，曼迪，”他说。“我爱你。你是我的女人。”那东西在他身子里一个劲地搏动。它停不下来。

“没问题，”曼迪应道。“我早就认识到你是我的男人了。你可想再听一则轶事?讲女人的。”

“讲下去吧，”斯克里普斯说。“你千万不要停下，曼迪。你如今是我的女人了。”

“当然，”曼迪表示同意，“这轶事讲到当年克努特·汉姆生[9]在芝加哥当有轨电车售票员。”

“讲下去，”斯克里普斯说。“你如今是我的女人了，曼迪。”

他暗自把这句话一遍遍地讲。我的女人。我的女人。你是我的女人。她是我的女人。那是我的女人。我的女人。不过，不知怎的，他并不感到满意。在某处地方，以某种方式，一定还有什么别的东西。别的东西。我的女人。这词儿如今听上去有点儿空洞。那个印第安妇女悄悄地大步走进房来这一幕骇人听闻的情景又兜上他的心头，尽管他竭力把它排除掉。那个印第安妇女。她没有穿衣服，因为她不喜欢衣服。能吃苦耐寒，勇敢地面对冬夜。还有什么春天不可能带来的

呢?曼迪在讲话。曼迪在这小饭馆内讲着。曼迪在讲她知道的一则则轶事。小饭馆内，时间越来越晚了。曼迪继续讲着。她如今是他的女人了。他是她的男人。可他真是她的男人吗?斯克里普斯脑海里出现那个印第安妇女的幻象。那个事先没加通知就大步走进小饭馆的印第安妇女。那个被扔到外面雪地上的印第安妇女。曼迪继续讲着。讲着文坛旧闻。都是真实可靠的事件。它们听上去像是真的。可是有了这些就够了吗?斯克里普斯说不准。她是他的女人。可是能维持多久呢?斯克里普斯说不准。曼迪在小饭馆里继续讲着。斯克里普斯听着。可是他走神了。走神了。走神了。走向哪儿去了?走进外面的夜色中去了。走进外面的夜色中去了。

第十六章

佩托斯基之夜。午夜过去好久了。小饭馆里亮着一盏灯。这小城在北方的月亮下熟睡着。朝北望去，G．R．&I．铁路的路轨远远地伸向北方。冷冰冰的路轨，朝北伸展到麦基诺城和圣依格纳斯。冷冰冰的路轨，可以在夜晚的这个时分在上面行走。

在这冰封的北方小城的北面，有一男一女在铁轨上肩并肩地走着。那是瑜伽·约翰逊和那个印第安妇女。他们走着走着，瑜伽·约翰逊默默地脱衣服。他一件件地脱掉衣服，把它们扔在路轨边。临了他只穿着一双制泵工人穿的旧鞋。瑜伽·约翰逊，赤身裸体地在月光下，在那印第安妇女身边朝北走去。印第安妇女在他身边大步走着。她把那树皮摇篮中的婴儿背在背上。瑜伽想要把这婴儿从她背上拿下。他要背这婴儿。那条健壮的狗哀叫着，舔瑜伽·约翰逊的脚踝。不，这印第安妇女要亲自背这婴儿。他们大步朝前走。深入北方。深入北方的夜色。

他们后边有两个人影走上前来。在月光下给鲜明地刻画出来。是那两个印第安人。那两个林地印第安人。他们弯下身去，把瑜加·约翰逊扔掉的衣服收集起来。他们偶尔冲着彼此咕哝一声。悄悄地在月光下大步走着。他们锐利的目光没有漏掉一件给丢掉的衣服。等末一件衣服给捡了起来，他们便朝前望去，看到前面的远方月光下有两个人影。两个印第安人直起身来。他们察看那些衣服。

“白种酋长穿着时髦，”那高个儿印第安人发表意见，举起一件绣

有姓名首字母的衬衫。

“白种酋长都快觉得怪冷，”小个子印第安人发表意见。他把一件背心递给那高个儿印第安人。高个儿印第安人把所有的衣服，所有被丢下的衣服，卷成一团，两人就顺着轨道回头朝城区走去。

“给白种酋长保存好这些衣服，还是卖给救世军?”矮个儿印第安人问。

“卖给救世军好，”高个儿印第安人咕哝道。“白种酋长兴许再不回来了。”

“白种酋长准会回来，”小个子印第安人咕哝道。

“反正卖给救世军好，”高个儿印第安人咕哝道。“春天一到，白种酋长反正得添新衣服的。”

他们在轨道上朝城区走去，空气似乎变得温暖了。两个印第安人这时走路不安稳了。透过路轨旁的落叶松和柏树，吹来一股暖风。路轨旁被风堆起的雪在融化。有什么东西在这两个印第安人身子里蠢动。某种冲动。某种奇特的异教徒的不安情绪。那暖风吹着。高个儿印第安人停了步，用口水弄湿一指，竖在空中。小个子印第安人旁观着。“奇努克风?”他问。

“大大的奇努克风，”高个儿印第安人说。他们匆匆朝城区走去。月亮这时被刮着的奇努克暖风送来的云朵弄得模糊不清了。

“想赶在高峰时刻前进城啊，”高个儿印第安人咕哝道。

“红哥们儿要抢着排在前面啊，”小个子印第安人一股劲地咕哝道。

“这会儿没人在厂里干活了，”高个儿印第安人咕哝道。

“还是快点赶路吧。”

暖风刮着。这两个印第安人身子里有些奇特的渴望在蠢动。他们知道要的是什么。春天终于来到这冰封的北方小城了。两个印第安人顺着路轨匆匆朝前赶去。

完

作者致读者的最后一注

哦，读者，你觉得这本书怎么样?我花了十天工夫[10]写成了本书。这些时间花得值得吗?只有一个地方我想加以澄清。你可记得，在这故事的前半部，那上了年纪的女招待，戴安娜，讲过她如何在巴

黎丢失了母亲，醒过来时在隔壁房间发现一位法国将军睡在床上?我想也许你会乐意知道这事实际上该怎么解释。实际发生的情况是她母亲在夜间得了腹股沟淋巴结鼠疫，病得十分厉害，被叫来的医生作出了诊断，报告了有关当局。当时大博览会即将开幕，想想看，一宗腹股沟淋巴结鼠疫病例会对博览会的宣传工作有什么影响啊。因此法国当局干脆让这妇女消失了。她在快天亮的时候死去。那位被请来的将军当即在那母亲睡过的同一房间里上了床，我们始终认为他是个相当勇敢的人。不过，我知道，他是博览会的大股东之一。不管怎么样，读者，我始终认为这段秘史是只挺棒的故事，而且我知道你会情愿让我在这里作出解释，而不要把一段解释文字塞进本小说，说句实话，那是毕竟不得其所的。然而想到法国警方如何把这事全部封锁消息，并且怎样一下子就找到那发型师和出租车司机，真是怪有意思的。当然啦，这说明了如果你一个人到外国去旅游，哪怕跟你母亲一起去也罢，那就简直再多加小心也不为过。我希望在这儿提一下这回事是没什么问题的，不过读者啊，我实在觉得自己有必要作出某种解释。我不赞成那种长篇累牍的告别辞，就像订了婚迟迟不结婚一样，所以只想说一句再见并祝你顺利，读者，就让你去自行其是吧。

---

[1] 美国于1893年发生经济萧条，第二年3月25日，商人雅各布·塞·考克西(1854—1951)率领约一百名失业者从俄亥俄州马西隆出发，5月1日到达华盛顿时，已增加到五百名左右。这是当时众多请愿队伍中唯一到达目的地的一支，影响较大，但并没有成功。杰克·伦敦当年增参加，一路上看到了民生疾苦，集中地反映在1907年发表的流浪经历回忆录《我在社会底层的生活》中。

[2] 麦基诺厚呢以原产地位于密歇根州下半岛北端的麦基诺城得名，这种上衣为双排钮，有方形大贴袋并系有宽腰带。

[3] 法国作家约里斯卡尔·于斯曼(1848—1907)早年写过些自然主义小说，1882年起发表一系列带自传性的小说，描述了一段漫长的心路历程。《在途中》(1895年)为他进修道院后所作。

[4] 斯泰因于1903年定居巴黎，在花园街27号的寓所成为当时的新潮艺术家、作家会聚的文艺沙龙。毕加索、马蒂斯、舍·安德森、菲茨杰拉德、海明威等先后成为常客。

[5] 爱尔兰移民的后裔斯蒂夫·勃洛第以卖报为生，据说曾在酒吧与人打赌，从纽约的布鲁克林大桥跳进下面的东河。结果他成功了。

[6] 查尔斯·斯克里布纳(1821—1871)于1846创办出版公司，去世后由三个儿子主持，以次子小查尔斯(1854—1930)担任总经理的时间最长(1879—1928)，海

明威的作品都由该公司出版。总部在纽约市。

[7] 一种附有一条斜挂在右肩上的细带的皮腰带，由英国将军塞缪尔·布朗爵士(1824—1901)所首创，故名。

[8] 这种让人出了钱透过墙上狭缝或小孔观看真人表演在巴黎很盛行，他这才明白上了大当。

[9] 克努特·汉姆生(1859—1952)为挪威小说家、剧作家，因《饥饿》(1890)、《大地的成长》(1917)等长篇小说获得1920年诺贝尔文学奖。他早年曾过流浪生活，第二次赴美期间(1886—1888)曾在芝加哥当过电车售票员。

[10] 据杰弗里·迈耶斯的《海明威传》及一卷本《海明威选集》编者查尔斯·波尔的简短前言等资料，都说海明威在1925年感恩节前一周内写成本书。

老人与海

The Torrents of Spring
The Old Man and the Sea

吴劳

一九五○年圣诞节后不久，海明威在古巴哈瓦那郊区他的别墅“观景庄”动笔写《老人与海》(起初名为《现有的海》，是一部写“陆地、海洋与天空”的长篇小说[1]的第四也是结尾的部分)，到一九五一年二月二十三日就完成了初稿，前后仅八周。四月份开始给去古巴访问他的友人们传阅，博得了一致的赞美。海明威本人也认为这是他“这一辈子所能写的最好的一部作品”。由于原文全文仅两万六千多字，只好算是一篇中等长度的中篇小说，而且故事完全是独立的，才考虑到单独先发表的问题。利兰·海沃德[2]建议请《生活》杂志先在一期上刊出全文。一九五二年三月初，海明威寄出原稿时，在附致斯克里布纳出版公司编辑的信中谈到了这些打算，并说“现在发表《老人与海》可以驳倒认为我这个作家已经完蛋的那一派批评意见”[3]。原来在海明威上一部小说《过河入林》发表后，评论家们评价不高，有的甚至很苛刻，认为他的文才已经枯竭了。

一九五二年九月，《生活》周刊刊出了《老人与海》的全文，售出了五百三十一万多份，后来的单行本也很快销到了十万册。书评家和评论家们一致好评，亲友及读者纷纷来信祝贺。本书终于使海明威获得了一九五三年度的普利策奖金，并且主要由于它的成就而荣获一九五四年度的诺贝尔文学奖。

《老人与海》的故事非常简单，写古巴老渔夫圣地亚哥在连续八十四天没捕到鱼的情况下，终于独自钓上了一条大马林鱼，但这鱼实在大，把他的小帆船在海上拖了三天才筋疲力尽，被他杀死了绑在小船的一边，但在归程中一再遭到鲨鱼的袭击，最后回港时只剩下鱼头鱼尾和一条脊骨。这是根据真人真事写的。一九三六年，海明威曾在《老爷》杂志四月号上发表一篇不长的通讯，名为《在蓝色海洋上》，就是报道这件事的。十五年后，他一气呵成地写成了这部小说[4]，出版后评论家们就纷纷指出这简单的故事富有象征意味，是一则

多层次的寓言。尽管海明威在一九五二年九月十三日致侨居意大利的美国艺术史家伯纳德·贝瑞孙的信中写道："没有什么象征主义的东西。大海就是大海，老人就是老人。男孩就是男孩，鱼就是鱼。鲨鱼就是鲨鱼……人们说什么象征主义，全是胡说。"但他又说过："我试图描写一个真实的老人，一个真实的男孩，真实的大海，一条真实的鱼和许多真实的鲨鱼。然而，如果我能写得足够逼真的话，他们也能代表许多其他的事物。"[5]的确，从书中很多内证来看，作者显然有意煞费苦心地把多层次的涵义融合在一个简单的故事中。

首先，拿这故事本身来说，这是一曲英雄主义的赞歌。作者在这里跳出了早期作品中的那个"人被一个敌意的宇宙毫无理由地惩罚"[6]的自然主义命题。《太阳照常升起》中的杰克·巴恩斯在大战中肉体受到创伤，不能像正常的人那样跟他所爱的人相爱，最后只能认命，说一句："这么想想不也很好吗?"《永别了，武器》中的弗雷德里克·亨利，逃脱了战火的摧残，却眼看爱人难产身亡，无能为力，只能像跟石像告别那样离开了她的尸体，走向雨中。他们在厄运面前，至多表现得能"勇敢而富有风度地忍受"而已。老人圣地亚哥呢，尽管一开头就处于不利的地位，八十四天没捕到鱼，认为"倒了血霉"，而别的渔夫都把他看做失败者，他"消瘦憔悴"，手上有"勒得很深的伤疤"，没钱买吃食，得靠那男孩给他送来，然而他的英勇正在于知其不可为而为之，在第八十五天上决心"驶向远方"去钓大鱼。等到真的钓上了一条大马林鱼，明知对方力量比他强，还是决心战斗到底。"我跟你奉陪到死，"他说，因为当渔夫"正是我生来该干的行当"。等到鲨鱼一再来袭时，他用尽一切个人手段来反击。鱼叉被鲨鱼带走了，他把小刀绑在桨把上乱扎。刀子折断了，他用短棍。短棍也丢掉了，他用舵把来打。尽管结果鱼肉都被咬去了，但什么也无法摧残他的英勇意志。老人在第一条鲨鱼咬去了大约四十磅鱼肉后想："然而人不是为失败而生的，一个人可以被毁灭，但不能给打败。"这句话道出了本书的主题。从这方面看，本书并不是什么寓言，而是一部现实主义的力作。海明威忠于他一贯的写作方法，细致地描写人物的行动，诸如出海前的准备工作，出海后如何下饵，鱼上钩后如何跟它周旋，最后如何把它杀死了绑在船边，以及如何和一条条鲨鱼搏斗的整个过程，都

丝丝入扣地用白描手法细细道来，使这些外在的事件表现出内在的涵义，不用解释，也无说教。正如作者本人所说："这本书描写一个人的能耐可以达到什么程度，描写人的心灵的尊严，而又没有把心灵两字用大写字母标出来。"[7]作者的手法在这里确乎达到了完美的程度。

海明威在原来的故事中加了一个男孩。他五岁起就常陪老人一起出海钓鱼。但这次老人是独自出海的。他最后在深夜回进了港，系好了小船，回窝棚摸黑上了床。第二天早晨，男孩来找他，作者通过男孩的眼光，看见有个渔夫在量那死鱼的残骸，从鼻子到尾巴足足有十八英尺长，这一点烘托出老人这次捕鱼活动是多么了不起。随后老人和男孩计划用旧福特牌汽车的钢板来改制鱼叉的矛头，再一同出海，这加强了本书的乐观色彩，而老人的精神胜利还表现在末一句"老人正梦见狮子"中，因为作者在本书中屡次提到老人回忆年轻时看到非洲的海滩上有狮子出没，通过狮子来代表旺盛的生命力和青春。

这男孩马诺林除了用同情和崇拜来使读者觉得老人的伟大以外，还提供了作者当时极感兴趣的另一更复杂的主题：回归。[8]男孩带回了老人失去的青春，使他见到他过去的自我。所以，独自在海上的那三天里，他经常念叨着："但愿那男孩在这儿就好了。"每说一遍，他就能重振精力来应付这艰苦的考验。小狮子也起着这同样的作用，他"爱它们，如同爱这男孩一样"。

其次，这是一部希腊古典悲剧类型的作品。亚里士多德认为：悲剧主人公"之所以陷于厄运，不是由于他为非作恶，而是由于他犯了错误"[9]。老人圣地亚哥犯了一个致命的错误，那就是他常说的"我出海太远了"。因为出海远，才能钓上大鱼，因为鱼过分大，才被它拖上三天，杀死后无法放在小船中，只能把它绑在一边船舷外，于是在长途归程中被鲨鱼嗅到了血腥味，有充分的时间和空间来向死鱼袭击，把鱼肉都咬掉，只剩下一副骨骸。这就是古典悲剧主人公所必然会受到的报应。所以当第一条鲨鱼来袭时，作者写道："这条鲨鱼的出现不是偶然的。"鲨鱼一到，老人和鱼合而为一，同样成了牺牲者。这是老人的意志和一切反对他的强大力量之间的搏斗，而鲨鱼正是宇宙间一切敌对力量的代表，成为复仇之神。这是不可避免的命

运，而老人正是他自己的悲剧的制造者。

老人杀死了大鱼，把它绑在船边时，看来他是胜利了，但他知道要有报应。所以他说过："如果有鲨鱼来，愿天主怜悯它［指这条大鱼］和我吧。"这捕鱼的经过，加上后来老人和鲨鱼搏斗的过程，就是亚里士多德关于悲剧的定义"悲剧是对于一个严肃、完整、有一定长度的行动的摹仿"[10]中所说的行动。而杀死大鱼后更清楚地显示了他这行动是犯了致命的错误，他必然要受到惩罚。

同时，根据黑格尔在《美学》一书中所述，"悲剧行动的真正内容，是由存在于人的愿望之中的一些实体性的、自身合理的力量所提供的。这些力量决定悲剧人物追求的各种目的。"[11]"于是个人的行动，在特定情况之下，力求实现某一目的……势必会引起和它对立的激情来反对自己，因而导致难以避免的冲突。"[12]所以本书又可被看作两个致命地彼此冲突的目的或存在的悲剧。那大鱼也是这悲剧中的一个主人公，它失败了，被杀了，但是还得挨到被鲨鱼残害的命运。老人看来胜利了，但知道要受到报应。整个搏斗过程中，老人明明知道双方都在绝对忠诚地履行自己的职责。"它选择的是待在黑暗的深水里，远远地避开一切圈套、罗网和诡计。我选择的是赶到谁也没到过的地方去找它。""不过它似乎很镇静，他想，而且在按着它的计划行动。"正因为老人对鱼的行动理解得这么清楚，他才对它怀有复杂的感情。一方面是"你要把我害死啦，鱼啊，老人想。不过你有权利这样做"，但另一方面却接着这样想："我从没见过比你更庞大、更美丽、更沉着或更崇高的东西，老弟。来，把我害死吧。我不在乎谁害死谁。"但接着就埋怨起自己来了："你现在头脑糊涂起来啦。"因为尽管"这条鱼也是我的朋友……不过我必须把它弄死"。他所追求的目的是绝不动摇的。

本书中援引了不少关于基督受难的细节，说明作者有意识地把老人比做基督的化身，在故事的全过程中经历了两次被钉十字架的过程。第一次是老人钓上了大鱼时开始的，他和小船被鱼拖着走，把钓索勒在背上，感到疼痛(喻指耶稣扛着十字架上髑髅地[13])，才用一只麻袋衬垫在钓索下(耶稣身上穿着袍子)，而紧扣在头上的草帽把额部勒得好痛(耶稣头上戴着荆冠)，双手被钓索勒得出血(耶稣手上钉着

钉子)。而出海前男孩给他送来的吃食，喻指耶稣的“最后晚餐”。

第二次被钉上十字架的过程，是从鲨鱼来袭时开始的。他用鱼叉扎死了第一条来犯的鲨鱼。后来，等他看到另两条鲨鱼中首先露面的那一条时，不禁“Ay”了一声。作者描述道：“这个词儿是没法翻译的，也许不过是一声叫喊，就像一个人觉得钉子穿过他的双手、钉进木头时不由自主地发出的声音。”这不是明白无误地表示老人又被钉上了十字架吗?

再说，圣地亚哥这名字是圣雅各在西班牙语中的拼法。圣雅各原是个渔夫，是耶稣在加利利海滨最早收的四门徒之一。所以老人同时也具有耶稣的门徒或一般谋求圣职的信徒的身份。他在钓鱼过程中一再吃生鱼肉，喝水，这喻指信徒领圣餐。鱼肉代表圣饼，基督的肉体。老人一声声叫唤那伟大的棒球明星迪马吉奥的名字，拿他当圣徒看待。最后老人回到家，摸黑躺下。作者写道：“他脸朝下躺在报纸上，两臂伸得笔直，手掌向上。”耐人寻味的是海明威没有写明这两臂是朝上伸出(这是教士领受圣职时的姿势)，还是向两旁伸出(这是基督被钉十字架的姿势)。作者分明暗示这主人公是人又是神，兼有人性和神性的双重身份。

本书开头时提到老人曾一度八十七天没捕到鱼。根据耶稣的事迹和基督教的节期来看，这个数字似乎含有深意在内。按耶稣受洗后，曾被圣灵引到旷野，禁食四十昼夜，受到魔鬼的试探。[14](本书开头描写老人双手上由于用绳索拉大鱼而留下的刻得很深的伤疤时，作者特意写道：“它们像无鱼可打的沙漠中被侵蚀的地方一般古老。”这无鱼可打的沙漠即喻指“旷野”。)这四十天加上基督教大斋期的四十天再加上复活节前的“圣周”那七天，刚好是八十七天。这次老人在海上一连八十四天没打到鱼，接下来在海上待了三天，刚好等于基督从受难到复活那三天。老人在这三天中经历了大磨难，最后获得精神胜利。

这两个八十七天的过程，似乎表明了人生是循环的，是无休止的一系列被钉上十字架的过程。以前发生过，现在重复经历，今后还是会不断发生。老人圣地亚哥代表着所有的人的形象，经受着最强烈的放之四海而皆准的苦难的历程。这是符合海明威把人生看作是一场悲剧的观点的。

另一方面，这大马林鱼被钓上了，在拖着船走的过程中，被嘴里

的钓钩勒得好痛。这时鱼也成了基督的化身。所以老人自言自语地说："你现在觉得痛了吧，鱼，老实说，我也是如此啊。"他不禁替它感到伤心，并且认为它"也是我的朋友"。等到把它绑在船边，在归航途中遇到鲨鱼一再袭击时，这双重基督的形象是再明显不过的了。

为了突出人生是一系列被钉上十字架的过程，作者在最后写到老人独自深夜返港，背起卷着帆的桅杆爬上岸去，一再摔倒在地(这一点又和传说中耶稣背着十字架上髑髅地时跌倒的故事交相辉映)，第二天男孩来看他时，老人提起夜间"吐出了一些奇怪的东西，感到胸膛里有什么东西碎了"，这是暗示基督被罗马兵丁用长矛刺身，流出血水来。而最最生动的一点是老人扛起桅杆时，曾回头望那绑在船边的鱼的残骸。这一个静止的镜头显示老人作为一个基督，正在开始另一次苦难的历程，而那鱼作为另一个基督，正绑在十字架上。作者就这样把上十字架的全过程浓缩在一起了：基督上髑髅地、基督被绑在十字架上、基督死去。这着重指出了所有生物的共同命运是一系列上十字架的磨难。而那条大鱼的残骸，作者最后描写道："它如今仅仅是垃圾，只等潮水来把它带走了。"这等于暗示，所有物质的东西，包括人在内，都是注定要毁灭的，只有人的行动，和对行动的记忆才是永存的。所以全书的末一句是："老人正梦见狮子。"他保持着完好的对美好事物的记忆。

最后，《老人与海》作为寓言，还阐明了海明威对作家和写作的看法。文中用多方面的象喻来表达他本人创作生涯的种种细节，完整地说明了艺术家的艰苦的创作过程。作者把渔夫比做作家，捕鱼术代表写作艺术，而大鱼则是伟大的作品。作为这个性质的寓言，海明威写得层次分明。下面且来一层层地说明。

首先，作家应离群索居，锲而不舍。海明威在诺贝尔文学奖授奖仪式上的《书面发言》中说，"写作，在最成功的时候，是一种孤寂的生涯。"[15]所以，《老人与海》开端第一句就是："他是个独自在湾流中一条平底小帆船上钓鱼的老人。"而作家的使命正是写作，不能想别的(因为当渔夫"正是我生来该干的行当")，而且只能靠自己(大鱼把船拖着走后，老人时刻想到有男孩在该多好，但事实上是不可能有人来帮助他)，必须完成这杰作(和鱼搏斗，宁死不屈)，等到发现这

杰作的伟大(他第一次看见鱼长长的身影时，还不大相信竟会那么大)，更坚定了完成的决心(杀死了绑在小船一边)，事后依旧保持着对创作的忠诚，转向新的挑战(鲨鱼一次次来袭)，要全力保卫它，但一次次的努力都无济于事(无法不让评论家来糟蹋)，最后尽管感到哀伤，杰作被毁，但获得了一个崇高的悲剧英雄的幸福感，知道这伟大的创作永远是属于他的。

其次，作者用钓鱼术的细致描写来印证技巧的重要性：出海前仔细准备(平时小心保藏钓鱼的家什，小心准备鱼饵，把备用的那几圈钓索连接在一起)，使四根钓索保持在正确的深度和位置上，比别人更精确。而技巧和灵感的关系可以从作者对老人的双手的描绘上看出。刚钓上这大鱼时，他的左手抽起筋来。老人不禁责怪起这只手来，并连连吃生鱼肉，盼望它早点复原来帮助他的右手。有一条谚语说："左手是个梦想者。"它代表着灵感，是虚弱而难以捉摸的，所以老人认为这左手的抽筋"是对自己身体的背叛行为……是丢自己的脸，尤其是一个人待着的时候"。右手则是又坚强又忠诚，代表着训练有素的写作技巧。他当初在卡萨布兰卡一家酒店里跟那个大个子黑人比手劲时，坚持了一天一夜，最后就是靠那只右手取胜而赢得"冠军"这外号的。

在创作过程中，艺术家和艺术品逐渐合二为一。老人把鱼绑好在小船一边，在归程中想道："我们像亲兄弟一样航行着。……是它在带我回家，还是我在带它回家呢?"这说明这时他和死鱼已成为一体，杰作成为作家的一部分了。所以当鲨鱼摧残死鱼时，老人"感到就像自己挨到袭击一样"。而杰作的命运正跟这死鱼的一样，总要受到摧残，只有艺术家心明眼亮，早看出了这一点，但又明白只要完成了杰作，它就成为一个既成的事实，将经得起时间的考验，永存在人们的记忆中。

对待这种杰作，不同的人有不同的态度。作家中有些同行，将理解它的重要意义正在于为他们树立了榜样，给他们以启示。有个渔夫量了这死鱼的残骸，叫道："它从鼻子到尾巴有十八英尺长。"这使在场的渔夫们认识到老人这场搏斗的艰巨，受到磨难之深。而另外有些不知好歹的人，却附和着批评家的意见，用言语来糟蹋杰作。本书最末页上，作者特意通过一旅游者之口，说什么"我不知道鲨鱼有这样

漂亮的、形状这样美观的尾巴”。她把大马林鱼的残骸错当为鲨鱼时，混淆了是非，把破坏杰作者当做杰作本身，竟反而尊崇破坏者。这是个莫大的嘲弄。

一个作家对事物的远见，海明威认为是最最重要的，是作品的来源。在本书中他以狮子为象征。老人开头时处于失败的境地，被人蔑视，靠梦见狮子来做精神支持，在磨难最难熬的关头，他想，“但愿它［指那大鱼］睡去，这样我也能睡去，梦见狮子。”后来，在海上最后一个夜间，他终于睡着了，又梦见了狮子。作者就是用这种形象来说明艺术家必须保持个人的远见。他在《书面发言》中写道：“一个在岑寂中独立工作的作家，假若他确实不同凡响，就必须天天面对永恒的东西……。”[16]

在本书中，鲨鱼主要代表一切破坏性的力量：被人蔑视、忽视，缺乏自信以及悲观绝望等等。鲨鱼也泛指书评家和评论家，但作者对他们是区别对待的。他最痛恨的是那种“食腐肉的”鲨鱼，因为它们“朝鱼身上被咬过的地方咬”。这是指那种人云亦云的评论家，他们全是懦夫。但作者对首先来袭的那条大灰鲭鲨，却说它“生就一副好体格，能游得跟海里最快的鱼一般快，周身的一切都很美……”。“它不是食腐动物……它是美丽而崇高的，见什么都不怕。”这是指那种有真知灼见的伟大的评论家，和伟大的作家匹配，同样伟大。这种真正的评论有益于作家对事物的远见，正如那老人跟大多数渔夫不同，并不厌恶鲨鱼肝油的味道，因为他知道喝了“对眼睛也有好处”。

最后，作者还通过书中一些细节描写，阐明了艺术家在创作杰作的过程中如何维持生计的问题。老人出海前，男孩送来食物，在海上和大鱼搏斗的过程中一次次吃生鱼肉，都强调了物质条件和经济条件的重要性。肉体必须得到营养，脑力劳动才能进行。海明威在文学生涯中常靠新闻写作来贴补生活。他在本书中用捕海龟的活动来比作新闻写作。圣地亚哥早年曾在尼加拉瓜东部海岸外捉过多年海龟，为了长力气，他常吃白色的海龟蛋，“在五月份连吃了整整一个月，使自己到九十月份能身强力壮，去逮地道的大鱼”。这是说搞新闻写作不但能使自己活得下去，也能给他以磨练，去创作地道的杰作。在这方面他是有过顾虑的。在一九三八年发表的《〈第五纵队〉与首辑四十九篇》的前言中，海明威写道：“在你不得不去必须去的地方，不得

不干必须干的工作，并且不得不看你必须看的事物的过程中，你把你用来写作的工具弄钝。”但是弄钝的工具可以重新磨快。主要还得靠写作实践。所以那男孩说：“你……捕了好多年海龟，你的眼力还是挺好的嘛。”这里，眼力是指作家对事物的观察力和远见而言。实际上老人是长于此道的。“他对海龟并不抱着神秘的看法。”这等于说海明威能现实地对待报纸和杂志上的新闻写作。他蔑视一般平庸的新闻写作(“他还对那又大又笨的蠵龟抱着不怀恶意的轻蔑……”)，赞美他好友们的出色的报道文章(“他喜欢绿色的海龟和玳瑁，它们形态优美，游水迅速，价值很高……”)。

综上所述，《老人与海》在短短的篇幅中融合了如此复杂的层次，把它们交织在一起，可以说做到了浑然一体，天衣无缝。作者是颇有自知之明的。他在交稿时致出版社编辑的信中不但提起“这是我这一辈子所能写的最好的一部作品”，还说本书“可以作为我全部创作的尾声，作为我写作、生活中已经学到或者想学的那一切的尾声”。这话不幸而言中了。从当时直到一九六一年七月二日自杀，海明威再没有发表过什么重要的作品。

英国当代著名小说家、评论家安东尼·伯吉斯在一九八四年发表的《现代小说：九十九本佳作》中关于《老人与海》写过下列这几句话：“这个朴素的故事里充满了并非故意卖弄的寓意……作为一篇干净利落的‘陈述性’散文，它在海明威的全部作品中都是无与伦比的。每一个词都有它的作用，没有一个词是多余的。”[17]这看法似乎并不言过其实。

一九八六年八月

老人圣地亚哥的原型格雷戈里奥·富恩特斯于一八九八年生于加那利群岛，在年轻时移居古巴，在科希马尔当渔民。一九三○年，海明威乘的船在暴风雨中遇难，是他搭救送往迈阿密西南的德赖托图格斯群岛的。海明威很欣赏他操纵船只的能力，于一九三四年置办现代化渔船《比拉尔号》后，于一九三八年雇他担任第二任大副。他陪同海明威于一九四二至一九四四年期间驾船在加勒比海追猎纳粹潜艇，五十年代中，《老人与海》摄制成影片期间，他和海明威一起随第二摄

制小组到秘鲁拍摄海上捕大鱼的镜头，因为那边的海流中常有重达一千磅的大马林鱼出没。海明威自杀后，他不再出海捕鱼，后来成为一个传奇人物，常在海边的小屋中接待世界各地的来访者，回忆当年和海明威在一起的日子。他于去年年初去世，享年一百零四岁。当时在互联网上触发了一场讨论：为什么一个几乎什么都有的人，在获奖后不久选择了死亡，而一个几乎一无所有的渔夫，却悠然地颐养天年？这是值得引人深思的。

二○○三年一月附记

献给查尔斯·斯克里布纳和马克斯·珀金斯[18]

他是个独自在湾流[19]中一条平底小帆船上钓鱼的老人，这一回已去了八十四天，没逮上一条鱼。头四十天里，有个男孩跟他在一起。可是过了四十天还没捉到一条鱼，男孩的父母对他说，老人如今准是终于“倒了血霉”，这就是说，倒霉到了极点，于是男孩听从了他们的吩咐，上了另外一条船，头一个礼拜就捕到了三条好鱼。男孩看见老人每天回来时船总是空的，感到很难受，他总是走下岸去，帮老人拿卷起的钓索，或者鱼钩和鱼叉，还有收卷在桅杆上的帆。帆上用面粉袋片打了些补丁，收拢后看来像是一面标志着永远失败的旗子。

老人消瘦憔悴，脖颈上有些很深的皱纹。腮帮上有些褐斑，那是太阳在热带海面上的反光所造成的良性皮肤病变。褐斑从他脸的两侧一直蔓延下去，他的双手常用绳索拉大鱼，留下了勒得很深的伤疤。但是这些伤疤中没有一块是新的。它们像无鱼可打的沙漠中被侵蚀的地方一般古老。

他身上的一切都显得古老，除了那双眼睛，它们像海水一般蓝，显得喜洋洋而不服输。

“圣地亚哥，”他们俩从小船停泊的地方爬上岸时，男孩对他说。“我又能陪你出海了。我家挣到了一点儿钱。”

老人教会了这男孩捕鱼，男孩爱他。

“不，”老人说。“你遇上了一条交好运的船。跟他们待下去吧。”

“不过你该记得，你有一回八十七天钓不到一条鱼，跟着有三个礼拜，我们每天都逮住了大鱼。”

“我记得，”老人说。“我知道你不是因为没把握才离开我的。”

“是爸爸叫我走的。我是孩子，不能不听他的。”

“我明白，”老人说。“这很在理。”

“他没多大的信心。”

“是啊，”老人说。“可是我们有。可不是吗?”

“对，”男孩说。“我请你到露台饭店[20]去喝杯啤酒，然后一起把打鱼的家什带回去。”

“那敢情好，”老人说。“都是打鱼人嘛。”

他们坐在饭店前的露台上，不少渔夫拿老人开玩笑，老人并不生气。另外一些上了些年纪的渔夫望着他，感到难受。不过他们并不流露出来，只是斯文地谈起海流，他们把钓索送到海面下有多深，天气一贯多么好，还谈起他们的见闻。当天打鱼得手的渔夫都已回来，把大马林鱼剖开，整片儿横排在两块木板上，每块木板的两端各由两个人抬着，摇摇晃晃地送到收鱼站，在那里等冷藏车来把它们运往哈瓦那的市场。逮到鲨鱼的人们已把它们送到海湾另一边的鲨鱼加工厂去，吊在组合滑车上，除去肝脏，割掉鱼鳍，剥去外皮，把鱼肉切成一条条，以备腌制。

刮东风的时候，鲨鱼加工厂隔着海湾送来一股腥味；但今天只有淡淡的一丝，因为风转向了北方，后来逐渐平息，饭店露台上可人心意、阳光明媚。

“圣地亚哥，”男孩说。

“哦，”老人说。他正握着酒杯，思量好多年前的事儿。

“要我去弄点沙丁鱼来给你明天用吗?”

“不。打棒球去吧。我划船还行，罗赫略会给我撒网的。”

“我很想去。即使不能陪你钓鱼，我也很想给你多少做点事。”

“你请我喝了杯啤酒，”老人说。“你已经是个大人啦。”

“你头一回带我上船，我有多大?”

“五岁，那天我把一条鲜龙活跳的鱼拖上船去，它差一点把船撞得粉碎，你也差一点送了命。还记得吗?”

“我记得鱼尾巴砰砰地拍打着，船上的座板给打断了，还有棍子打鱼的声音。我记得你把我朝船头猛推，那儿搁着湿漉漉的钓索卷儿，我感到整条船在颤抖，听到你啪啪地用棍子打鱼的声音，像在砍倒一棵树，还记得我浑身上下都是甜丝丝的血腥味儿。”

“你当真记得那回事儿，还是我不久前刚跟你说过?”

“打从我们头一回一起出海时起，什么事儿我都记得清清楚楚。”

老人用他那双常遭日晒而目光坚定的眼睛爱怜地望着他。

“如果你是我自己的小子，我准会带你出去闯一下，”他说。“可你是你爸爸和你妈妈的小子，你搭的又是一条交上了好运的船。”

“我去弄沙丁鱼来好吗?我还知道上哪儿去弄四份大鱼饵来。”

“我还有今天自个儿剩下的。我把它们放在匣子里腌了。”

“我给你弄四条新鲜的来吧。”

“一条，”老人说。他的希望和他的信心从没消失过。这时可又像微风初起时那么鲜活了。

“两条，”男孩说。

“就两条吧，”老人同意了。“你不是去偷的吧?”

“我愿意去偷，”男孩说。“不过这些是买来的。”

“谢谢你了，”老人说。他心地单纯，不去捉摸自己什么时候达到了这样谦卑的地步。可是他知道这时正达到了这地步，知道这并不丢脸，所以也无损于真正的自尊心。

“看这海流，明儿会是个好日子，”他说。

“你打算上哪儿?”男孩问。

“驶到远方，等转了风才回来。我想不等天亮就出发。”

“我要想法叫船主人也驶到远方，”男孩说。“这样，如果你钓到了确实大的鱼，我们可以赶去帮你的忙。”

“他可不会愿意驶到很远的地方。”

“是啊，”男孩说。“不过我会看见一些他看不见的东西，比如说有只鸟儿在空中盘旋，我就会叫他赶去追鲯鳅的。”

“他眼睛这么不行吗?”

“差不多瞎了。”

“这可怪了，”老人说。“他从没捕过海龟。这玩艺才会把眼睛毁了。”

“你可在莫斯基托海岸[21]外捕了好多年海龟，你的眼力还是挺好的嘛。”

“我是个不同寻常的老头儿。”

“不过你现在还有力气对付一条真正大的鱼吗?”

“我想还有。再说有不少窍门可用呢。”

“我们把家什拿回家去吧，”男孩说。“这样我可以拿了撒网去逮沙丁鱼。”

他们从船上拿起打鱼的家什。老人把桅杆扛上肩头，男孩拿着内放编得很紧密的褐色钓索卷儿的木箱、鱼钩和带杆子的鱼叉。盛鱼饵的匣子给藏在小帆船的船梢下，那儿还有那根在大鱼被拖到船边时用来收服它们的棍子。谁也不会来偷老人的东西，不过还是把船帆和那些粗钓索带回家去的好，因为露水对这些东西不利，再说，尽管老人深信当地不会有人来偷他的东西，但他认为，把一把鱼钩和一支鱼叉留在船上实在是不必要的引诱。

他们顺着大路一起走到老人的窝棚，从敞开的门走进去。老人把绕着帆的桅杆靠在墙上，男孩把木箱和其他家什搁在它的旁边。那桅杆跟这单间的窝棚差不多一般长。窝棚用叫做guano的王棕[22]的坚韧的护芽棕皮做成，里面有一张床、一张桌子、一把椅子和泥地上一处用木炭烧饭的地方。在用这纤维结实的被展平的棕叶叠盖而成的褐色墙壁上，有一幅彩色的耶稣圣心图[23]和另一幅科夫莱圣母图[24]。这是他妻子的遗物。墙上一度挂着一幅他妻子的着色照，但他把它取下了，因为看了使他觉得太孤单，它如今在屋角搁板上他那件干净衬衫下面。

“有什么吃的东西?”男孩问。

“有锅鱼煮黄米饭。你想吃点吗?”

“不。我回家去吃。要我给你生火吗?”

“不用。等会儿我自己来生。也许就吃冷饭算了。”

“我把撒网拿去好吗?”

“当然好。”

实在并没有撒网，男孩还记得他们是什么时候把它卖掉的。然而他们每天都要扯一套这种谎话。也没有一锅鱼煮黄米饭，这一点男孩也知道。

“八十五是个吉利的数字，”老人说。“你可想看到我逮回来一条去掉了下脚有一千多磅重的鱼?”

“我拿撒网捞沙丁鱼去。你坐在门口晒晒太阳可好?”

“好吧。我有张昨天的报纸，我来看看棒球消息。”

男孩不知道昨天的报纸是不是也是乌有的。但是老人把它从床下取出来了。

“佩里科在酒馆里给我的，”他解释说。

“我弄到了沙丁鱼就回来。我要把你的鱼跟我的一起用冰镇着，明儿早上就可以分着用了。等我回来了，你给我讲讲棒球消息。”

“扬基队[25]不会输。”

“可是我怕克利夫兰印第安人队会赢。”

“相信扬基队吧，好孩子。别忘了那了不起的迪马吉奥[26]。”

“我担心底特律老虎队，也担心克利夫兰印第安人队。”

“当心点，要不然连辛辛那提红队和芝加哥白短袜队，你都要担心啦。”

“你好好儿看报，等我回来了给我讲讲。”

“你看我们该去买张末尾是85的彩票吗?明儿是第八十五天。”

“这样做行啊，”男孩说。“不过你上次创的纪录是八十七天，这怎么说?”

“这种事儿不会再发生。你看能弄到一张末尾是85的吗?”

“我可以去订一张。”

“订一张。这要两块半。我们向谁去借这笔钱呢?”

“这个容易。我总能借到两块半的。”

“我看没准儿我也借得到。不过我不想借钱。第一步是借钱。下一步就要讨饭啰。”

“穿得暖和点，老大爷，”男孩说。“别忘了，我们这是在九月里。”

“正是大鱼露面的月份，”老人说。“在五月里，人人都能当个好渔夫的。”

“我现在去捞沙丁鱼，”男孩说。

等男孩回来的时候，老人在椅子上熟睡着，太阳已经下去了。男孩从床上捡起条旧军毯，铺在椅背上，盖住了老人的双肩。这两个肩膀挺怪，人非常老迈了，肩膀却依然很强健，脖子也依然很壮实，而且当老人睡着了、脑袋向前耷拉着的时候，皱纹也不大明显了。他的衬衫上不知打了多少次补丁，弄得像他那张帆一样，而这些补丁被阳光晒得褪成了许多深浅不同的颜色。老人的头非常苍老，眼睛闭上

了，脸上就一点生气也没有。那报纸摊在他膝盖上，在晚风中，靠他一条胳臂压着才没被吹走。他光着脚。

男孩撇下老人走了，等他回来时，老人还是熟睡着。

“醒来吧，老大爷，”男孩说，一手搭上老人的膝盖。

老人张开眼睛，他的神志一时仿佛正在从老远的地方回来。随后他微笑了。

“你拿来了什么?”他问。

“晚饭，”男孩说。“我们就来吃吧。”

“我还不大饿。”

“得了，吃吧。你不能只打鱼，不吃饭。”

“我这样干过，”老人说着，站起身来，拿起报纸，把它折好。跟着他动手折叠毯子。

“把毯子披在身上吧，”男孩说。“只要我活着，你就决不会不吃饭就去打鱼。”

“这么说，祝你长寿，多保重自己吧，”老人说。“我们吃什么?”

“黑豆米饭、油炸香蕉[27]，还有些炖菜。”

男孩是把这些饭菜放在双层白铁饭匣里从露台饭店拿来的。他口袋里有两副刀叉和汤匙，每一副都用纸餐巾包着。

“这是谁给你的?”

“马丁。那老板。”

“我得去谢谢他。”

“我已经谢过啦，”男孩说。“你用不着去谢他了。”

“我要给他一块大鱼肚子上的肉，”老人说。“他这样帮助我们不止一次了?”

“我想是这样吧。”

“这样的话，我该在鱼肚子肉以外，再送他一些东西。他对我们真关心。”

“他还送了两瓶啤酒。”

“我喜欢罐装的啤酒。”

“我知道。不过这是瓶装的，阿特韦牌[28]啤酒，我还得把瓶子送回去呢。”

“你真周到，”老人说。“我们该来吃吧?”

“我一直在要你吃哪，”男孩和气地对他说。“不等你准备好，我是不愿打开饭匣子的。”

“我现在准备好了，”老人说。“我不过要点儿时间洗洗手脸。”

你上哪儿去洗呢?男孩想。村里的公用水龙头在大路上过去第二条横路的转角上。我该为他把水带到这儿来，男孩想，还带块肥皂和一条干净毛巾。我为什么这样粗心大意?我该再给他弄件衬衫，一件过冬的茄克衫，还弄双什么鞋子，再来条毯子。

“你拿来的炖菜呱呱叫，”老人说。

“给我讲讲棒球赛吧，”男孩请求他说。

“在美国联赛[29]中，总是扬基队的天下，我跟你说过啦，”老人兴高采烈地说。

“他们今儿个输了，”男孩告诉他。

“这算不上什么。那了不起的迪马吉奥恢复他的本色了。”

“他们队里还有别的好手哪。”

“这还用说。不过有了他就不同了。在另一个联赛[30]中，布鲁克林队对费拉德尔菲亚队，我看布鲁克林队稳赢。不过我还惦念着迪克·西斯勒和他在那老公园[31]里打出的那些好球。”

“这些好球从来没有别人打过。我见过的击球中，数他打得最远。”

“你还记得他过去常来露台饭店吗?我很想陪他出海钓鱼，可我胆子太小，不敢对他开口。所以我要你去说，可你也胆子太小。”

“我记得。那是个大错。他挺可能跟我们一起出海的。这样，我们就可以一辈子记得这回事了。”

“我很想陪那了不起的迪马吉奥去钓鱼，”老人说。“人家说他父亲也是个打鱼的。也许他当初也像我们这样穷，会理解我们的。”

“那了不起的西斯勒的爸爸[32]从没过过穷日子，而他，他爸爸，像我这个年纪就在大联赛里打球了。”

“我像你这个年纪，就在一条去非洲的横帆船上当普通水手了，我见过狮子在傍晚到海滩上来。”

“我知道。你跟我谈起过。”

“我们来谈非洲还是谈棒球?”

“我看谈棒球吧，”男孩说。“给我谈谈那了不起的约翰·J·麦格劳

[33]的情况。”他把这个J念成“何塔”[34]。

“在过去的日子里，他有时候也常到露台饭店来。可是他一喝了酒，就态度粗暴，出口伤人，性子别扭。他脑子里想着棒球，也想着赛马。至少他老是口袋里揣着赛马的名单，常常在电话里提到一些马儿的名字。”

“他是个伟大的经理，”男孩说。“我爸爸认为他是顶伟大的。”

“这是因为他来这儿的次数最多，”老人说。“要是多罗彻[35]继续每年来这儿，你爸爸就会认为他是顶伟大的经理了。”

“说真的，谁是顶伟大的经理，卢克[36]还是迈克·冈萨雷斯[37]?”

“我认为他们不相上下。”

“可顶好的渔夫是你。”

“不。我知道还有比我强的。”

“哪里，”男孩说。“好渔夫很多，还有些很了不起的。不过顶呱呱的只有你。”

“谢谢你。你说得叫我高兴。我希望不要来一条大鱼，大得能证明我们都讲错了。”

“这样的鱼是没有的，只要你还是像你说的那样强壮。”

“我也许不像我自以为的那样强壮了，”老人说。“可是我懂得不少窍门，而且有决心。”

“你该就去睡觉，这样明儿早上才精神饱满。我要把这些东西送回露台饭店。”

“那么祝你晚安。早上我去叫醒你。”

“你是我的闹钟，”男孩说。

“年纪是我的闹钟，”老人说。“为什么老头儿醒得那么早?难道是要让白天长些吗?”

“我不知道，”男孩说。“我只知道少年睡得沉，起得晚。”

“我记在心上，”老人说。“到时候会去叫醒你的。”

“我不愿让船主人来叫醒我。这样似乎我比他差劲了。”

“我懂。”

“安睡吧，老大爷。”

男孩走出屋去。他们刚才吃饭的时候，桌子上没点灯，老人就脱了长裤，摸黑上了床。他把长裤卷起来当枕头，把那张报纸塞在里

头。他用毯子裹住了身子，在弹簧垫上铺着的其他旧报纸上睡下了。

他不多久就睡熟了，梦见小时候见到的非洲，长长的金色海滩和白色海滩，白得刺眼，还有高耸的海岬和褐色的大山。他如今每天夜里都神游那道海岸，在梦中听见拍岸海浪的隆隆声，看见土人驾船穿浪而行。他睡着时闻到甲板上柏油和填絮的气味，还闻到早晨陆地上刮来的微风带来的非洲气息。

通常一闻到陆地上刮来的微风，他就醒来，穿上衣服去叫醒那男孩。然而今夜陆地上刮来的微风的气息来得很早，他在梦中知道时间尚早，就继续把梦做下去，看见群岛间那些白色浪峰从海面上升起，随后梦见了加那利群岛[38]的各个港湾和锚泊地。

他不再梦见风暴，不再梦见妇女们，不再梦见发生过的大事，不再梦见大鱼，不再梦见打架，不再梦见角力，不再梦见他的妻子。他如今只梦见某些地方和海滩上的狮子。它们在暮色中像小猫一般嬉耍着，他爱它们，如同爱这男孩一样。他从没梦见过这男孩。他就这么醒过来，望望敞开的门外边的月亮，摊开长裤穿上。他在窝棚外撒了尿，然后顺着大路走去叫醒男孩。他被清晨的寒气弄得直哆嗦。但他知道哆嗦了一阵后会感到暖和，要不了多久就要去划船了。

男孩住的那所房子的门没有上锁，他推开门，光着脚悄悄走进去。男孩在外间一张帆布床上熟睡着，老人靠着外面射进来的残月的光线，清楚地看见他。他轻轻握住男孩的一只脚，直到男孩醒来，转过脸来对他望着。老人点点头，男孩从床边椅子上拿起他的长裤，坐在床沿上穿裤子。

老人走出门去，男孩跟在他背后。他还是昏昏欲睡，老人伸出胳臂搂住他的肩膀说，“对不起。”

“哪里，”男孩说。“男子汉就该这么干。”

他们顺着大路朝老人的窝棚走去，一路上，有些光着脚的男人在黑暗中走动，扛着他们船上的桅杆。

他们走进老人的窝棚，男孩拿起装在篮子里的钓索卷儿，还有鱼叉和鱼钩，老人把绕着帆的桅杆扛在肩上。

“想喝咖啡吗?”男孩问。

“我们把家什放在船里，然后喝一点吧。”

他们在一家清早就营业的供应渔夫的小吃馆里，喝着盛在炼乳听

里的咖啡。

“你睡得怎么样，老大爷?”男孩问。他如今清醒过来了，尽管要他完全摆脱睡魔还不大容易。

“睡得很好，马诺林，”老人说。“我感到今天挺有把握。”

“我也这样，”男孩说。“现在我该去拿你我用的沙丁鱼，还有给你的新鲜鱼饵。那条船上的家什总是他自己拿的。他从来不要别人帮他拿东西。”

“我们可不同，”老人说。“你还只五岁时我就让你帮忙拿东西来着。”

“我记得，”男孩说。“我马上回来。再要杯咖啡吧。我们在这儿可以挂账。”

他走了，光着脚在珊瑚石砌的走道上向保藏鱼饵的冷藏所走去。

老人慢腾腾地喝着咖啡。这是他今儿一整天的饮食，他知道应该把它喝了。好久以来，吃饭使他感到厌烦，因此从来不带午饭。他在小帆船的船头上放着一瓶水，一整天只需要这个就够了。

男孩这时带着沙丁鱼和两份包在报纸里的鱼饵回来了，他们就顺着小径走向小帆船，感到脚下的沙地里嵌着鹅卵石，他们抬起小帆船，让它溜进水里。

“祝你好运，老大爷。”

“祝你好运，”老人说。他把桨上的绳圈套在桨座的钉子上，身子朝前冲，抵消桨片在水中所遇到的阻力，在黑暗中动手划出港去。其他那些海滩上也有其他船只在出海，老人听到他们的桨落水和划动的声音，尽管此刻月亮已掉到了山背后，他还看不清他们。

偶尔有条船上有人在说话。但是除了桨声外，大多数船只都寂静无声。它们一出港口就分散开来，每一条驶向指望能找到鱼的那片海面。老人知道自己要驶向远方，所以把陆地的气息抛在后方，划进海洋上清晨的清新气息中。他划到海里的某一片水域，看见果囊马尾藻闪出的磷光，渔夫们管这片水域叫“大井”，因为那儿水深突然达到七百英寻[39]，海流冲击在海底深渊的峭壁上，激起了旋涡，种种鱼儿都聚集在那儿。这里集中着海虾和可作鱼饵的小鱼，在那些深不可测的水底洞穴里，有时还有成群的柔鱼，它们在夜间浮到紧靠海面的地方，所有在那儿漫游的鱼类都拿它们当食物。

老人在黑暗中感觉到早晨在来临，他划着划着，听见飞鱼出水时的颤抖声，还有它们在黑暗中凌空飞走时挺直的翅膀所发出的咝咝声。他非常喜爱飞鱼，因为它们是他在海洋上的主要朋友。他替鸟儿伤心，尤其是那些柔弱的黑色小燕鸥，它们始终在飞翔，在找食，但几乎从没找到过，于是他想，鸟儿的生活过得比我们的还要艰难，除了那些猛禽和强有力的大鸟。既然海洋这样残暴，为什么像这些海燕那样的鸟儿生来就如此柔弱和纤巧?海洋是仁慈并十分美丽的。然而她能变得这样残暴，又是来得这样突然，而这些飞翔的鸟儿，从空中落下觅食，发出细微的哀鸣，却生来就柔弱得不适宜在海上生活。

他每想到海洋，老是称她为la mar，这是人们对海洋抱着好感时用西班牙语对她的称呼。有时候，对海洋抱着好感的人们也说她的坏话，不过说起来总是拿她当女性看待的。[40]有些较年轻的渔夫，用浮标当钓索上的浮子，并且在把鲨鱼肝卖了好多钱后置备了汽艇，都管海洋叫el mar，这是表示男性的说法。他们提起她时，拿她当做一个竞争者或一个去处，甚至当做一个敌人。可是这老人总是拿海洋当做女性，她给人或者不愿给人莫大的恩惠，如果她干出了任性或缺德的事儿来，那是因为她由不得自己。月亮对她起着影响，如同对一个女人那样，他想。

他平稳地划着，对他说来并不费劲，因为他好好保持在自己的最高速度以内，而且除了水流偶尔打个旋儿以外，海面是平坦无浪的。他正让海流帮他干三分之一的活儿，这时天渐渐亮了，他发现自己已经划到比预期此刻能达到的地方更远了。

我在这海底的深渊上转游了一个礼拜，可是一无作为，他想。今天，我要找到那些鲣鱼和长鳍金枪鱼群在什么地方，说不定会有条大鱼跟它们在一起。

不等天色大亮，他就放出一个个鱼饵，让船随着海流漂去。有个鱼饵下沉到四十英寻的深处。第二个在七十五英寻的深处，第三个和第四个分别在一百英寻和一百二十五英寻深的蓝色海水中。每个由新鲜沙丁鱼做的鱼饵都是头朝下的，钓钩的钩身穿进小鱼的身子，给扎好，缝牢，因此钓钩的所有突出部分，弯钩和尖端，都给包在鱼肉里。每条沙丁鱼都用钓钩穿过双眼，这样鱼的身子在突出的钢钩上构成了半个环形。钓钩上就没有哪一部分不会叫一条大鱼觉得喷香而美

味的。

男孩给了他两条新鲜的小金枪鱼，或者叫做长鳍金枪鱼，它们正像铅锤般挂在那两根最深的钓索上，在另外两根上，他挂上一条蓝色大鱼和一条黄色金银鱼，它们已被使用过，但依然完好，而且还有出色的沙丁鱼给它们添上香味和吸引力。每根钓索都像一支大铅笔那么粗，一端给缠在一根青皮钓竿上，这样，只要鱼在鱼饵上一拉或一碰，就能使钓竿下垂，而每根钓索有两个四十英寻长的卷儿，它们可以牢系在其他备用的卷儿上，这一来，如果用得着的话，一条鱼可以拉出三百多英寻长的钓索。

这时老人察看着那三根挑出在小帆船一边的钓竿有没有动静，一边缓缓地划着，使钓索保持上下笔直，停留在适当的水底深处。天相当亮了，太阳随时会升起来。

淡淡的太阳从海上升起，老人看见其他的船只，低低地挨着水面，离海岸不远，和海流的方向垂直地展开着。跟着太阳越发明亮了，耀眼的阳光射在水面上，随后太阳从地平线上完全升起，平坦的海面把阳光反射到他眼睛里，使眼睛剧烈地刺痛，因此他不朝太阳看，顾自划着。他俯视水中，注视着那几根一直下垂到黑魆魆的深水里的钓索。他把钓索垂得比任何人更直，这样，在黑魆魆的湾流深处的几个不同的深度，都会有一个鱼饵刚好在他所指望的地方等待着在那儿游动的鱼来吃。别的渔夫让钓索随着海流漂动，有时候钓索在六十英寻的深处，他们却自以为在一百英寻的深处呢。

不过，他想，我总是把它们精确地放在适当的地方的。问题只在于我的运气就此不好了。可是谁说得准呢?说不定今天就转运。每一天都是一个新的日子。走运当然更好。不过我情愿做到分毫不差。这样，运气来的时候，你就有所准备了。

两小时过去了，太阳如今相应地升得更高了，他朝东望时不再感到那么刺眼了。眼前只看得见三条船，它们显得特别低矮，远在近岸的海面上。

我这一辈子，初升的太阳老是刺痛我的眼睛，他想。然而眼睛还是好好的。傍晚时分，我可以直望着太阳，不会有眼前发黑的感觉。阳光的力量在傍晚要强一些。不过在早上它叫人感到眼痛。

就在这时，他看见一只黑色的长翅膀军舰鸟在他前方的天空中盘

旋飞翔。它倏地斜着后掠的双翅俯冲，然后又盘旋起来。

“它逮住什么东西了，”老人说出声来。“它不光是找找罢了。”

他慢慢划着，直朝鸟儿盘旋的地方划去。他并不着急，让那些钓索保持着上下笔直的位置。不过他还是挨近了一点儿海流，这样，他依然在用正确的方式捕鱼，尽管他的速度要比他不打算利用鸟儿来指路时来得快。

军舰鸟在空中飞得高些了，又盘旋起来，双翅纹丝不动。它随即猛然俯冲下来，老人看见飞鱼从海里跃出，在海面上拚命地掠去。

“鲯鳅，”老人说出声来。“大鲯鳅。”

他把双桨从桨架上取下，从船头下面拿出一根细钓丝。钓丝上系着一段铁丝导线和一只中号钓钩，他拿一条沙丁鱼挂在上面。他把钓丝从船舷放下水去，将上端紧系在船梢一只拳头螺栓上。跟着他在另一根钓丝上安上鱼饵，把它盘绕着搁在船头的阴影里。他又划起船来，注视着那只此刻正在水面上低低地飞掠的长翅膀黑鸟。

他看着看着，那鸟儿又朝下冲，为了俯冲，把翅膀朝后掠，然后猛地展开，追踪着飞鱼，可是没有成效。老人看见那些大鲯鳅追随在脱逃的鱼后面，把海面弄得微微隆起。鲯鳅在飞掠的鱼下面破水而行，只等飞鱼一掉下，就飞快地钻进水里。这群鲯鳅真大啊，他想。它们分布得很广，飞鱼很少脱逃的机会。那只鸟可没有成功的机会。飞鱼对它来说个头太大了，而且又飞得太快。

他看着飞鱼一再地从海里冒出来，看着那只鸟儿的一无效果的行动。那群鱼从我附近逃走啦，他想。它们逃得太快，游得太远啦。不过说不定我能逮住一条掉队的，说不定我想望的大鱼就在它们周围转游着。我的大鱼总该在某处地方啊。

陆地上空的云块这时像山冈般耸立着，海岸只剩下一长条绿色的线，背后是些灰青色的小山。海水此刻呈深蓝色，深得简直发紫了。他仔细俯视着海水，只见深蓝色的水中穿梭地闪出点点红色的浮游生物，阳光这时在水中变幻出奇异的光彩。他注视着那几根钓索，看见它们一直朝下没入水中看不见的地方，他很高兴看到这么多浮游生物，因为这说明有鱼。太阳此刻升得更高了，阳光在水中变幻出奇异的光彩，说明天气晴朗，而陆地上空的云块的形状也说明了这一点。可是那只鸟儿这时几乎看不见了，水面上没什么东西，只有几摊被太

阳晒得发白的黄色马尾藻和一只紧靠着船舷浮动的僧帽水母，它那胶质的浮囊呈紫色，具有一定的外形，闪现出虹彩。它倒向一边，然后竖直了身子。它像个大气泡般高高兴兴地浮动着，那些厉害的紫色长触须在水中拖在身后，长达一码。

“水母，”老人说。“你这婊子。”

他从坐着轻轻荡桨的地方低头朝水中望去，看见一些颜色跟拖在水中的那些触须一样的小鱼，它们在触须和触须之间以及浮囊在浮动时所投下的一小摊阴影中游着。它们对它的毒素是不会受影响的。可是人就不同了，当老人把一条鱼拉回船来时，有些触须会缠在钓索上，紫色的黏液附在上面，他的胳臂和手上就会出现伤痕和疮肿，就像被毒漆藤或栎叶毒漆树感染时一样。但是这水母的毒素发作得更快，使人痛得像挨鞭子抽一般。

这些闪着虹彩的大气泡很美。然而它们正是海里最欺诈成性的生物，所以老人乐意看到大海龟把它们吃掉。海龟发现了它们，就从正面向它们进逼，然后闭上眼睛，这样，从头到尾完全被硬壳所保护，就把水母连同触须一并吃掉。老人喜欢观看海龟把它们吃掉，喜欢在风暴过后在海滩上遇上它们，喜欢听到自己用长着老茧的硬脚掌踩在上面时它们啪地爆裂的声音。

他喜欢绿色的海龟和玳瑁，它们形态优美，游水迅速，价值很高，他还对那又大又笨的蠵龟抱着不怀恶意的轻蔑，它们的甲壳是黄色的，做爱的方式是奇特的，高高兴兴地吞食僧帽水母时闭上了眼睛。

他对海龟并不抱着神秘的看法，尽管曾多年乘小船去捕海龟。他替所有的海龟伤心，甚至包括那些跟小帆船一样长、重达一吨的大梭龟。人们大都对海龟残酷无情，因为一只海龟给剖开、杀死之后，它的心脏还要跳动好几个钟点。然而老人想，我也有这样一颗心脏，我的手脚也跟它们的一样。他吃白色的海龟蛋，为了使身子长力气。他在五月份连吃了整整一个月，使自己到九十月份能身强力壮，去逮确实大的鱼。

他每天还从不少渔夫存放家什的棚屋中一只大圆桶里舀一杯鲨鱼肝油喝。这桶就放在那儿，想喝的渔夫都可以去喝。大多数渔夫厌恶这种油的味道。但是也并不比摸黑早起更叫人难受，而且它对防治一

切伤风流感都非常有效，对眼睛也有好处。

老人此刻抬眼望去，看见那只鸟儿又在盘旋了。

“它找到鱼啦，”他说出声来。这时没有一条飞鱼冲出海面，也没有小鱼纷纷四处逃窜。然而老人望着望着，见到一条小金枪鱼跃到空中，一个转身，头朝下掉进水里。这条金枪鱼在阳光中闪出银白色的光，等它回到了水里，又有一条条金枪鱼跃出水面，它们是朝四面八方跳的，跳得很远，捕食小鱼，搅得海水翻腾起来。它们正绕着小鱼转，驱赶着小鱼。

要不是它们游得这么快，我倒要赶到它们中间去，老人想，他便注视着这群鱼把海水搅得泛白，还有那鸟儿，这时正俯冲下来，扎进在惊慌中被迫浮上海面的小鱼群。

“这只鸟真是个大帮手，”老人说。就在这当儿，船梢那根细钓丝在他脚下绷紧了，原来他在脚上绕了一圈，于是他放下双桨，紧紧抓住细钓丝，动手往回拉，感到那小金枪鱼在颤悠悠地拉着，有点儿分量。他越往回拉，钓丝就越是颤悠，他看见了水里蓝色的鱼背和金色的两侧，然后把钓丝呼的一甩，使鱼越过船舷，掉在船中。鱼躺在船梢的阳光里，身子结实，形状像颗子弹，一双痴呆的大眼睛直瞪着，动作干净利落的尾巴敏捷、发抖地拍打着船板，砰砰有声，逐渐耗尽了力气。老人出于好意，猛击了一下它的头，一脚把它那还在抖动的身子踢到船梢背阴的地方。

“长鳍金枪鱼，”他说出声来。“拿来钓大鱼倒挺好。它该有十磅重吧。”

他记不起自己什么时候开始在独自待着的当儿自言自语了。往年他独自待着时曾唱歌来着，有时候在夜里唱，那是在小渔船或捕海龟的小艇上值班掌舵时的事。他大概是在那男孩走了，才在独自待着时开始自言自语的。不过他记不清了。他跟男孩一块儿捕鱼时，他们一般只在有必要时才说话。他们在夜间说话来着，要不，碰到坏天气，被暴风雨困在海上的时候。没有必要就不在海上说话，被认为是种好规矩，老人一向认为的确如此，才始终遵守。可是这会儿他把心里想说的话说出声来有好几次了，因为没有旁人会受到他说话的干扰。

“要是别人听到我在自言自语，会当我发疯了，”他说出声来。“不过既然我没有发疯，我就不管，还是要说。有钱人在船上有收音机跟

他们说话，还把棒球赛的消息告诉他们。”

现在可不是思量棒球赛的时刻，他想。现在只应该思量一桩事。那就是我生来要干的事。那个鱼群周围很可能有一条大的，他想。我只逮住了正在吃小鱼的金枪鱼群中一条失散的。可是它们正游向远方，游得很快。今天凡是在海面上露面的都游得很快，向着东北方向。难道一天的这个时辰该如此吗?要不，这是什么我不懂得的天气征兆?

他眼下已看不见海岸的那一道绿色了，只看得见那些青山的仿佛积着白雪的山峰，以及山峰上空像是高耸的雪山般的云块。海水颜色深极了，阳光在海水中幻成彩虹七色。那数不清的斑斑点点浮游生物，由于此刻太阳升到了头顶上空，都看不见了，眼下老人看得见的仅仅是蓝色海水深处的巨大的七色光带，还有他那几根笔直垂在有一英里深的水中的钓索。

渔夫们管所有这种鱼都叫金枪鱼，只有等到把它们出卖或者拿来换鱼饵时，才分别叫它们各自的专门名字。这时它们又沉下海去了。阳光此刻很热，老人感到脖颈上热辣辣的，划着划着，觉得汗水一滴滴地从背上往下淌。

我大可随波逐流，他想，管自睡去，预先把钓索在脚趾上绕上一圈，有动静时可以把我弄醒。不过今天是第八十五天，我该一整天好好钓鱼。

就在这时，他凝视着钓索，看见其中有一根挑出在水面上的绿色钓竿猛地往水中一沉。

“来啦，”他说。“来啦，”他说着收起双桨，一点也没碰上船舷。他伸手去拉钓索，把它轻轻地夹在右手大拇指和食指之间。他感到钓索并不抽紧，也没什么分量，就轻松地握着。跟着它又动了一下。这回是试探性的一拉，拉得既不紧又不重，他就完全明白这是怎么回事。在一百英寻的深处有条大马林鱼正在吃包住钩尖和钩身的沙丁鱼，这个手工锻制的钓钩是从一条小金枪鱼的头部穿出来的。

老人轻巧地攥着钓索，用左手把它从竿子上轻轻解下。他这时可以让它穿过他手指间滑动，不会让鱼感到一点儿牵引力。

在离岸这么远的地方，它长到本月份，个头一定挺大了，他想。吃鱼饵吧，鱼啊。吃吧。请你吃吧。这些鱼饵多新鲜，而你哪，待在

这六百英尺的深处，在这漆黑的冷水里。在黑暗里再绕个弯子，拐回来把它们吃了吧。

他感到微弱而轻巧的一拉，跟着较猛烈的一拉，这时准是有条沙丁鱼的头很难从钓钩上给扯下来。然后没有一丝动静了。

“来吧，”老人说出声来。“再绕个弯子吧。闻闻这些鱼饵。它们不是挺鲜美吗?趁新鲜把它们吃了，回头还有那条金枪鱼呢。又结实，又凉快，又鲜美。别怕难为情，鱼儿。把它们吃了吧。”

他把钓索夹在大拇指和食指之间等待着，同时盯着它和其他那几根钓索，因为这鱼可能已游到了高一点或低一点的地方去了。跟着又是那么轻巧地一拉。

“它会咬饵的，”老人说出声来。“求天主让它咬饵吧。”

然而它没有咬饵。它游走了，老人没感到有任何动静。

“它不可能游走的，”他说。“天知道它是不可能游走的。它正在绕弯子呐。也许它以前上过钩，还有点儿记得。”

跟着他感到钓索轻轻地动了一下，于是他高兴了。

“它刚才不过是在转身，”他说。“它会咬饵的。”

感到这轻微的一拉，他很高兴，接着感到有些猛拉的感觉，很有分量，叫人难以相信。这是鱼本身的重量造成的，他就松手让钓索朝下、朝下、朝下溜，从那两卷备用钓索中的一卷上放出钓索。它从老人指间轻轻溜下去的时候，他依旧感到很大的分量，尽管他的大拇指和食指施加的压力简直小得觉察不到。

“多棒的鱼啊，”他说。“它正把鱼饵斜叼在嘴里，带着它在游走呐。”

它就会掉过头来把饵吞下的，他想。他没有把这句话说出声来，因为他知道，一桩好事如果说破了，也许就不会发生了。他知道这条鱼有多大，他想象到它嘴里横衔着金枪鱼，正在黑暗中游走。这时他觉得它停止不动了，可是分量还是没变。跟着分量越来越重了，他就再放出一点钓索。他一时加强了大拇指和食指上的压力，于是钓索上的分量增加了，一直传到水中深处。

“它咬饵啦，”他说。“现在我来让它美美地吃一顿。”

他让钓索在指间朝下溜，同时朝下伸出左手，把两卷备用钓索的一端紧系在旁边那根钓索的两卷备用钓索上。他如今准备好了。他眼

下除了正在使用的那钓索卷儿，还有三个四十英寻长的卷儿可供备用。

“再吃一些吧，”他说。“美美地吃吧。”

吃了吧，这样可以让钓钩的尖端扎进你的心脏，把你弄死，他想。轻松愉快地浮上来吧，让我把鱼叉刺进你的身子。得了。你准备好了?你进餐的时间够长了吧?

“着啊!”他说出声来，用双手使劲猛拉钓索，收进了一码，然后连连猛拉，使出胳膊上的全副劲儿，拿身子的重量作为支撑，挥动双臂，轮换地把钓索往回拉。

什么用也没有。那鱼只顾慢慢地游开去，老人无法把它往上拉一英寸。他这钓索很结实，是制作来钓大鱼的，他把它套在背上猛拉，钓索给绷得太紧，上面竟蹦出水珠来。随后它在水里渐渐发出一阵咝咝声，但他依旧攥着它，在座板上死劲撑住了自己的身子，仰起上半身来抵消鱼的拉力。船儿慢慢地向西北方向驶去。

鱼儿一刻不停地游着，鱼和船在平静的水面上慢慢地行进。另外那几个鱼饵还在水里，没有动静，用不着应付。

“但愿那男孩在这儿就好了，”老人说出声来。“我正被一条鱼拖着走，成了一根系纤绳的短柱啦。我可以把钓索系在船舷上。不过这一来鱼儿会把它扯断的。我得拚命牵住它，必要的时候给它放出钓索。谢谢老天，它还在朝前游，没有朝下沉。”

我不知道如果它决意朝下沉，我该怎么办。我不知道如果它潜入海底，死在那儿，我该怎么办。可是我必须干些什么。我能做的事情多着呢。

他攥住了勒在背脊上的钓索，紧盯着它直往水中斜去，而小帆船正不停地朝西北方驶去。

这样能叫它送命，老人想。它不能一直这样干下去。然而过了四个钟点，那鱼照样拖着这条小帆船，不停地向大海游去，而老人依然紧紧攥着勒在背脊上的钓索。

“我是中午把它钓上的，”他说。“可我始终还没见过它。”

他在钓上这鱼以前，早把草帽拉下，紧扣在脑门上，这时勒得他的前额好痛。他还觉得口渴，便双膝跪下，小心不让扯动钓索，尽量朝船头爬去，伸手去取水瓶。他打开瓶盖，喝了一点儿。然后靠在船

头上休息。他坐在从桅座上拔下的绕着帆的桅杆上，竭力不去想什么，只顾熬下去。

随后他回头一望，陆地已没有一丝踪影了。这没有关系，他想。我总能凭着哈瓦那的灯火回港的。太阳下去还有两个钟点，也许不到那时鱼就会浮上来。如果它不上来，也许会随着月出浮上来。如果它不这样干，也许会随着日出浮上来。我手脚没有抽筋，我感到身强力壮。是它的嘴给钓住了啊。不过拉力这样大，该是条多大的鱼啊。它的嘴准是死死地咬住了那钢丝钓钩。但愿能看到它。但愿能知道我这对手是什么样儿的，哪怕只看一眼也好。

老人凭着观察天上的星斗，看出那鱼那一夜始终没有改变它的路线和方向。太阳下去后，天气转凉了，老人的背脊、胳膊和衰老的腿上的汗水都干了，感到发冷。白天里，他曾把盖在鱼饵匣上的麻袋取下，摊在阳光里晒干。太阳下去后，他把麻袋系在脖子上，让它披在背上，并且小心地把它塞在如今正挂在肩上的钓索下面。有麻袋垫着钓索，他发现可以弯身向前靠在船头上，这样简直可说很舒服了。这姿势实在只能说是多少叫人好受一点儿，可是他自以为简直可说很舒服了。

我拿它一点没办法，它也拿我一点没办法，他想。只要它老是这样干下去，就是如此。

他有一回站起身来，隔着船舷撒尿，然后抬眼望着星斗，核对他的航向。钓索从他肩上一直钻进水里，看来像一道磷光。鱼和船此刻行动放慢了，哈瓦那的灯火也不大辉煌，他于是明白，海流准是在把他们双方带向东方。如果我就此看不见哈瓦那炫目的灯光，我们一定是到了更东的地方，他想。因为，如果这鱼的路线没有改变，我准会好几个钟点看得见灯光。不知今天的棒球大联赛结果如何，他想。干这行当有台收音机才美哪。接着他想，老是惦记着这玩意儿。想想你正在干的事情吧。你哪能干蠢事啊。

然后他说出声来，“但愿男孩在就好了。可以帮帮我，让他见识见识这种光景。”

谁也不该上了年纪独个儿待着，他想。不过这也是避免不了的。为了保养体力，我一定要记住趁金枪鱼没坏时就吃。记住了，哪怕你只想吃一点点，也必须在早上吃。记住了，他对自己说。

夜间，有两条海豚游到小船边来，他听见它们翻腾和喷水的声音。他能辨别出那雄的发出的喧闹的喷水声和那雌的发出的喘息般的喷水声。

“它们都是好样的，”他说。“它们嬉耍，打闹，相亲相爱。它们是我们的兄弟，就像飞鱼一样。”

跟着他怜悯起这条被他钓住的大鱼来了。它真出色，真奇特，而且有谁知道它年龄多大呢，他想。我从没钓到过这样强大的鱼，也没见过行动这样奇特的鱼。也许它太机灵，不愿跳出水来。它原可以跳出水来，或者来个猛冲，把我搞垮。不过，也许它曾上钩过好多次，所以知道应该如何搏斗。它哪会知道它的对手只有一个人，而且是个老头儿。不过它是条多大的鱼啊，如果鱼肉良好，在市场上能卖多大一笔钱啊。它咬起饵来像条雄鱼，拉起钓索来也像雄鱼，搏斗起来一点也不惊慌。不知道它有没有什么打算，还是跟我一样，不顾死活?

他想起有一回钓上了一对大马林鱼中的一条。雄鱼总是让雌的先吃，那条上了钩的正是雌鱼，它发了狂，惊慌失措而绝望地挣扎着，不久就筋疲力尽了，那条雄鱼始终待在它身边，在钓索下窜来窜去，陪着它在水面上一起打转。这雄鱼离钓索好近，老人生怕它会用尾巴把钓索割断，这尾巴像大镰刀般锋利，大小和形状都和大镰刀差不多。老人用鱼钩把雌鱼钩上来，用棍子揍它，握住了那边缘如砂纸似的轻剑般的长嘴，连连朝它头顶打去，直打得它的颜色变成和镜子背面的颜色差不多，然后由男孩帮忙，把它拖上船来，这当儿，那雄鱼一直待在船舷边。随后，当老人忙着解下钓索、准备好去拿鱼叉时，雄鱼在船边高高地跳到空中，看看雌鱼在哪里，然后钻进深水，它那淡紫色的翅膀，实在正是它的胸鳍，大大地张开来，于是它身上所有的淡紫色宽条纹都露出来了。它是美丽的，老人想起，而它始终待在那儿不走。

它们这情景是我看到的最伤心的了，老人想。男孩也很伤心，因此我们请求这条雌鱼原谅，马上把它宰了。

“但愿男孩在这儿就好了，”他说出声来，把身子安靠在船头边缘已被磨圆的木板上，通过勒在肩上的钓索，感到大鱼的力量，而它正朝着它所选择的方向稳稳地游去。

我一旦干下了欺骗它的勾当，它便不得不作出选择了，老人想。

它选择的是待在黑暗的深水里，远远地避开一切圈套、罗网和诡计。我选择的是赶到谁也没到过的地方去找它。到世界上没人去过的地方。如今我跟它给拴在一起了，从中午起就是如此。而且我和它都没有人来帮忙。

也许我不该当渔夫，他想。然而这正是我生来该干的行当。我一定要记住，天亮后就吃那条金枪鱼。

离天亮还有点时候，有什么东西咬住了他背后的一个鱼饵。他听见钓竿啪地折断了，于是那根钓索越过船舷朝外直溜。他摸黑拔出鞘中的刀子，用左肩承担起大鱼所有的拉力，身子朝后靠，把木船舷上的钓索割断。然后把另一根离他最近的钓索也割断了，摸黑把这两个备用的钓索卷儿的断头系在一起。他用一只手熟练地干着，在牢牢地打结时，一只脚踩住了钓索卷儿，免得移动。他现在有六卷备用钓索了。他刚才割断的那两根有鱼饵的钓索各有两卷备用钓索，加上被大鱼咬住鱼饵的那根上的两卷，它们全都接在一起了。

等天亮了，他想，我要好歹回到那根把鱼饵放在水下四十英寻深处的钓索边，把它也割断了，连结在那些备用钓索卷儿上。我将丢掉两百英寻出色的加泰罗尼亚[41]钓索，还有钓钩和导线。这些都是能再置备的。万一钓上了别的鱼，把这条大鱼倒搞丢了，那该去找什么鱼来替代呢?我不知道刚才咬饵的是什么鱼。很可能是条大马林鱼，或者剑鱼，或者鲨鱼。我根本来不及琢磨。我不得不赶快把它摆脱掉。

他说出声来，“但愿那男孩在就好了。”

可是男孩并不在这里，他想。你只有你自己一个人，你还是好歹回到最末的那根钓索边，不管天黑不黑，把它割断了，系上那两卷备用钓索。

他就这样做了。摸黑干很困难，有一回，那条大鱼掀动了一下，把他拖倒在地，脸朝下，眼睛下给划了一道口子。鲜血从他脸颊上淌下来。但还没流到下巴上就凝固、干掉，于是他挪动身子回到船头，靠在木船舷上歇息。他拉好麻袋，把钓索小心地挪到肩上另一个地方，用肩膀把它固定住，握住了小心地试试那鱼拉曳的分量，然后伸手到水里测度小船航行的速度。

不知道这鱼为什么刚才突然摇晃了一下，他想。敢情是钓索在它

高高隆起的背脊上滑动了一下。它的背脊当然痛得及不上我的。然而不管它力气多大，总不能永远拖着这条小帆船跑吧。眼下凡是会惹出乱子来的东西都除掉了，我却还有好多备用的钓索；一个人还能有什么要求呢。

“鱼啊，”他轻轻地说出声来，“我要跟你奉陪到死。”

依我看，它也要跟我奉陪到死的，老人想，于是他等待着天明。眼下正当破晓前的时分，天气很冷，他把身子紧贴着木船舷来取暖。它能熬多久，我也能熬多久，他想。天色微明中，钓索伸展着，朝下通到水中。小船平稳地移动着，初升的太阳一露边儿，阳光直射在老人的右肩上。

“它在朝北走啊，”老人说。海流会把我们远远地向东方送去，他想。但愿它会随着海流拐弯。这样可以说明它越来越疲乏了。

等太阳升得更高了，老人发觉这鱼并不越来越疲乏。只有一个有利的征兆。钓索的斜度说明它正在较浅的地方游着。这不一定表示它会跃出水来。但它也许会这样。

“天主啊，叫它跳跃吧，”老人说。“我的钓索够长，可以对付它。”

也许我把钓索稍微拉紧一点儿，让它觉得痛，它就会跳跃起来，他想。既然是白天了，就让它跳跃吧，这样它会把沿着背脊的那些液囊装满了空气，就没法沉到海底去死了。

他动手拉紧钓索，可是自从钓上这条鱼以来，钓索已经绷紧到快要绷断的地步，他就向后仰着身子来拉，感到它硬邦邦的，就知道没法拉得更紧了。我千万不能猛地一拉，他想。每猛拉一次，会把钓钩划出的口子弄得更宽些，等它当真跳跃起来，它也许就会把钓钩甩掉。反正太阳出了，我觉得好过些，这一回我不用盯着太阳看了。

钓索上粘着黄色的海藻，但老人知道这只会给鱼增加一些拉力，所以很高兴。正是这种黄色的果囊马尾藻在夜间发出那么强的磷光。

“鱼啊，”他说，“我爱你，非常尊敬你。不过今天我得把你杀死。”

但愿如此，他想。

一只小鸟从北方朝小帆船飞来。那是只鸣禽，在水面上飞得很低。老人看出它非常疲乏了。

鸟儿飞到船梢上，在那儿歇一口气。然后它绕着老人的头飞了一圈，落在那根钓索上，在那儿它觉得比较舒服。

“你多大了?”老人问鸟儿。“你这是第一次出门吧?”

他说话的时候，鸟儿望着他。它太疲乏了，竟没有细看这钓索，就用小巧的双脚紧抓住了钓索，在上面摇啊晃的。

“这钓索很稳当，”老人对它说。“太稳当啦。夜里风息全无，你怎么会这样疲乏啊。鸟儿都怎么啦?”

因为有老鹰，他想，飞到海上来追捕它们。但是这话他没跟这鸟儿说，反正它也不懂他的话，而且很快就会知道老鹰的厉害。

“好好儿休息吧，小鸟，”他说。“然后飞到空中去碰碰运气，像什么人或者鸟或者鱼那样。”

他靠说话来鼓劲，因为他的背脊在夜里变得僵直，眼下真痛得厉害。

“乐意的话就住在我家吧，鸟儿，”他说。“很抱歉，我不能趁眼下刮起小风的当儿，扯起帆来把你带回去。可是我总算有个朋友在一起了。”

就在这当儿，那鱼陡地一歪，把老人拖倒在船头上，要不是他撑住了身子，放出一段钓索，早把他拖到海里去了。

钓索猛地一抽时，鸟儿飞走了，老人竟没有看到它飞走。他用右手小心地摸摸钓索，发现手上正在淌血。

“这么说这鱼给什么东西弄伤了，”他说出声来，把钓索往回拉，看能不能叫鱼转回来。但是拉到快绷断的当儿，他就握稳了钓索，身子朝后倒，来抵消钓索上的那股拉力。

“你现在觉得痛了吧，鱼，”他说。“老实说，我也是如此啊。”

他掉头寻找那只小鸟，因为很乐意有它来作伴。可鸟儿飞走了。

你没有待多久啊，老人想。但是你去的地方风浪较大，要飞到了岸上才平安。我怎么会让那鱼猛地一拉，划破了手?我一定是越来越笨了。要不，也许是因为只顾望着那只小鸟，想着它的事儿。现在我要关心自己的活儿，过后得把那金枪鱼吃下，这样才不致没力气。

“但愿男孩在这儿，我手边有点儿盐，”他说出声来。

他把沉甸甸的钓索挪到左肩上，小心地跪下，在海水里洗手，把手在水里浸了一分多钟，注视着血液在水中漂开去，而那平稳地流着

的海水随着船的移动在他手上拍打着。

“它游得慢多了，”他说。

老人巴不得把手在这盐水中多浸一会儿，可是害怕那鱼又陡地一歪，于是站起身，打点起精神，举起那只手，朝着太阳。只不过被钓索勒了一下，割破了皮肉而已。然而这正是手上最得用的地方。他知道需要这双手来把这桩事干到底，不喜欢还没动手就让手给割破。

“现在，”等手晒干了，他说，“我该吃小金枪鱼了。我可以用鱼钩把它钩过来，在这儿舒舒服服地吃。”

他跪下来，用鱼钩在船梢下找到了那条金枪鱼，小心不让它碰着那几卷钓索，把它钩到自己身边来。他又用左肩挎住了钓索，把左手和胳臂撑在座板上，从鱼钩上取下金枪鱼，再把鱼钩放回原处。他把一膝压在鱼身上，从它的脖颈竖割到尾部，割下一条条深红色的鱼肉。这些肉条的断面是楔形的，他从脊骨边开始割，直割到肚子边。他割下了六条，把它们摊在船头的木板上，在裤子上擦擦刀子，拎起鱼尾巴，把鱼骨扔在海里。

“我想我是吃不下一整条的，”他说，用刀子把一条鱼肉一切为二。他感到那钓索一直紧拉着，弄得他的左手抽起筋来。这左手紧紧握住了粗钓索，他厌恶地朝它看着。

“这算什么手啊，”他说。“随你去抽筋吧。变成一只鸟爪吧。对你可不会有好处。”

快点，他想，望着斜向黑暗的深水里的钓索。快把它吃了，会使手有力气的。不能怪这只手不好，因为你跟这鱼已经打了好几个钟点的交道啦。不过你是能跟它周旋到底的。马上把这小金枪鱼吃了。

他拿起半条鱼肉，放在嘴里，慢慢地咀嚼。倒并不难吃。

好好儿咀嚼，他想，把汁水都咽下去。如果加上一点儿酸橙或者柠檬或者盐，味道可不会坏。

“感觉怎么样，手啊?”他问那只抽筋的手，它僵直得几乎跟死尸一般。“我要为了你再吃一点儿。”

他吃着那条他切成两段的鱼肉的另外一半。他细细地咀嚼，然后把鱼皮吐出来。

“觉得怎么样，手啊?要不，还不到时候，说不上来?”

他拿起一整条鱼肉，咀嚼起来。

“这是条壮实而血气旺盛的鱼，”他想。“我运气好，捉到了它，而不是条鲯鳅。鲯鳅太甜了。这鱼简直一点也不甜，元气还都保存着。”

然而最有道理的还是得讲究实际，他想。但愿我有点儿盐。我还不知道太阳会不会把剩下的鱼肉给晒坏或者晒干，所以最好把它们都吃了，尽管我并不饿。那鱼现在又平静又安稳。我把这些鱼肉统统吃了，就有所准备啦。

“耐心点吧，手啊，”他说。“我这样吃东西是为了你啊。”

我巴望也能喂那条大鱼，他想。它是我的兄弟。可是我不得不把它弄死，而且得保持精力来这样做。他认真地慢慢儿把那些楔形的鱼肉条全都吃了。

他直起腰来，把手在裤子上擦了擦。

“行了，”他说。“你可以放掉钓索了，手啊，我要单单用右臂来对付它，直到你不再胡闹。”他把左脚踩住刚才用左手攥着的粗钓索，身子朝后倒，用背部来承受那股拉力。

“天主帮帮我，让这抽筋快好吧，”他说。“因为我不知道这条鱼还要怎么着。”

不过它似乎很镇静，他想，而且在按着它的计划行动。可是它的计划是什么，他想。我的又是什么?我必须随机应变，拿我的计划来对付它的，因为它个儿这么大。如果它跳出水来，我就能弄死它。但是它始终待在下面不上来。那我也就要跟它奉陪到底。

他把那只抽筋的手在裤子上擦擦，想使手指松动松动。可是手张不开来。也许随着太阳出来它能张开，他想。也许等那些养人的生金枪鱼肉消化后，它能张开。如果我非靠这只手不可，我要不惜任何代价把它张开。但是我眼下不愿硬把它张开。让它自行张开，自动恢复过来吧。我昨夜毕竟把它使用得过度了，那时候不得不把各条钓索解开，系在一起。

他眺望着海面，发觉他此刻是多么孤单。但是他可以看见深色的海水深处的彩虹七色、面前伸展着的钓索和那平静的海面上奇妙的波动。由于贸易风的吹刮，这时云块正在积聚起来，他朝前望去，见到一群野鸭在水面上飞，在天空的衬托下，身影刻画得很清楚，然后模糊起来，然后又清楚地刻画出来，于是他明白，一个人在海上是永远

不会孤单的。

他想到有些人乘小船驶到了望不见陆地的地方，会觉得害怕，他明白在天气会突然变坏的那几个月里，他们是有理由害怕的。可是如今正当刮飓风的月份，而在不刮的时候，这些月份正是一年中天气最佳的时分。

如果将刮起飓风，而你正在海上的话，你总能在好几天前就看见天上有种种迹象。人们在岸上可看不见，因为他们不知道该找什么，他想。陆地上一定也看得见异常的现象，那就是云的式样不同。但是眼前不会刮飓风。

他望望天空，看见一团团白色的积云，形状像一堆堆可人心意的冰淇淋，而在高高的上空，九月里的高空衬托出一缕缕羽毛般的卷云。

“东北风微微吹，”他说。“这天气对我比对你更有利，鱼啊。”

他的左手依然在抽筋，但他正在慢慢地把它张开。

我恨抽筋，他想。这是对自己身体的背叛行为。由于食物中毒而腹泻或者呕吐，是在别人面前丢脸。但是抽筋，他想，在西班牙语中叫calambre，是丢自己的脸，尤其是一个人独自待着的时候。

要是那男孩在这儿，他可以给我揉揉胳臂，从前臂一直往下揉，他想。不过这手总会松开的。

随后，他用右手去摸钓索，感到它拉扯着的分量变了，这才看见在水里的斜度也变了。跟着他俯身朝着钓索，把左手啪地紧按在大腿上，看见倾斜的钓索在慢慢地向上升起。

“它上来啦，”他说。“手啊，快点。请快点张开。”

钓索慢慢儿稳稳上升，接着小船前面的海面鼓起来，鱼儿出水了。它不停地往上冒，水从它身上向两边直泻。它在阳光里亮光光的，脑袋和背部呈深紫色，两侧的条纹在阳光里显得宽阔，带着淡紫色。它的长嘴像棒球棒那样长，逐渐变细，像一把轻剑，它把全身从头到尾都露出水面，然后像潜水员般滑溜地又钻进水去，老人看见它那大镰刀般的尾巴没入水里，钓索开始往外飞速溜去。

“它比这小帆船还长两英尺，”老人说。钓索朝水中溜得既快又稳，说明这鱼并没有受惊。老人设法用双手拉住钓索，用的力气刚好不致被鱼扯断。他明白，要是他没法用稳定的劲儿使鱼慢下来，它就

会把钓索全部拖走，并且绷断。

它是条大鱼，我一定要制服它，他想。我一定不能让它明白它有多大的力气，明白它如果飞逃的话，能干出什么来。我要是它，眼下就要使出浑身的力气，一直飞逃到什么东西绷断为止。但是感谢天主，它们没有我们这些要杀害它们的人聪明；尽管它们比我们高尚，更有能耐。

老人见过许多大鱼。他见过许多超过一千磅的，而且前半辈子也曾逮住过两条这么大的，不过从未一个人逮住过。现在正是独自一个人，看不见陆地的影子，却在跟一条比他曾见过、曾听说过的更大的鱼紧拴在一起，而他的左手依旧拳曲着，像紧抓着的鹰爪。

然而它就会复原的，他想。它当然会复原，来帮助我的右手。有三样东西是兄弟：那条鱼和我的两只手。这手一定会复原的。真可耻，它竟会抽筋。鱼又慢下来了，正用它惯常的速度游着。

弄不懂它刚才为什么跳出水来，老人想。简直像是为了让我看看它个儿有多大。反正我现在知道了，他想。但愿我也能让它看看我是个什么样的人。不过这一来它会看到这只抽筋的手了。让它以为我的男子汉气概要比我现在所有的更足，我就能做到这一点。但愿我就是这条鱼，他想，它正使出所有的力量，而要对付的仅仅是我的意志和我的智力。

他舒舒服服地靠在木船舷上，忍受着袭上身来的痛楚感，那鱼仍稳定地游着，小船穿过深色的海水缓缓前进。随着东方吹来的风，海上起了小浪，到中午时分，老人那抽筋的左手复原了。

“这对你是坏消息，鱼啊，”他说，把钓索从披在肩上的麻袋上挪了一下位置。

他感到舒服，但还是觉得痛苦，尽管他根本不承认是痛苦。

“我并不笃信宗教，”他说。“但是我愿意念十遍《天主经》和十遍《圣母经》，使我能逮住这条鱼，我还许下心愿，如果逮住了它，一定去朝拜科夫莱的圣母。这是我许下的心愿。”

他呆板地念起祈祷文来。有些时候他太倦了，竟背不出祈祷文，他就念得特别快，使字句能顺口念出来。《圣母经》要比《天主经》容易念，他想。

“满被圣宠的马利亚，天主与你同在。你是女人中有福的，你儿

子耶稣也是有福的。天主圣母马利亚，在今天以及在我们临死的时刻，为我等罪人祈祷吧。阿门。”然后他加上了两句，“万福童贞圣母，祈求你叫这鱼死去。尽管它多了不起。”

念完了祈祷文，他觉得舒坦多了，但依旧像刚才一样地痛，也许更厉害一点儿，于是他背靠在船头的木舷上，机械地活动起左手的手指。

此刻阳光很热了，尽管微风正在柔和地吹起。

“我还是把挑出在船梢的细钓丝重新装上钓饵的好，”他说。“如果那鱼打算在这里再过上一夜，我就需要再吃点东西，再说，水瓶里的水也不多了。我看这儿除了鲯鳅，也逮不到什么别的东西。但是，如果趁它新鲜的时候吃，味道不会差。我希望今夜有条飞鱼跳上船来。可惜我没有灯光来引诱它。飞鱼生吃味道美得很，而且不用把它切成小块。我眼下必须保存所有的精力。天啊，我当初不知道这鱼竟这么大。”

“可是我要把它宰了，”他说。“不管它多么了不起，多么神气。”

然而这是不公平的，他想。不过我要让它知道人有多少能耐，人能忍受多少磨难。

“我跟那男孩说过来着，我是个不同寻常的老头儿，”他说。“现在是证实这话的时候了。”

他已经证实过上千回了，这算不上什么。眼下他正要再证实一回。每一回都是重新开始，他这样做的时候，从来不去想过去。

但愿它睡去，这样我也能睡去，梦见狮子，他想。为什么如今梦中主要只剩下了狮子?别想了，老头儿，他对自己说。眼下且轻轻地靠着木船舷歇息，什么都不要想。它正忙碌着。你越少忙碌越好。

时间已是下午，船依旧缓慢而稳定地移动着。不过这时东风给船增加了一份阻力，老人随着不大的海浪缓缓漂流，钓索勒在他背上的感觉变得容易忍受而平和些了。

下午有一回，钓索又升上来了。可是那鱼不过是在稍微高一点的海面下继续游着。太阳晒在老人的左胳臂、左肩和背脊上。所以他知道这鱼转向东北方了。

既然这鱼他看见过一回，他就能想象它在水里游的样子，它那翅膀般的紫色胸鳍大张着，直竖的大尾巴划破黝黑的海水。不知道它在

那样深的海里能看见多少东西，老人想。它的眼睛真大，马的眼睛要小得多，但在黑暗里看得见东西。从前我在黑暗里能看得很清楚。可不是在乌漆墨黑的地方。不过简直能像猫一样看东西。

阳光和他手指不断的活动，使他抽筋的左手这时完全复原了，他就着手让它多负担一点拉力，并且耸耸背上的肌肉，使钓索挪开一点儿，把痛处换个地方。

“你要是没累乏的话，鱼啊，”他说出声来，“那你真是不可思议啦。”

他这时感到非常疲乏，他知道夜色就要降临，所以竭力想些别的事儿。他想到棒球的两大联赛，就是他用西班牙语所说的Gran Ligas，他知道纽约市的扬基队正在迎战底特律的老虎队。

这是联赛的第二天，可我不知道比赛的结果如何，他想。但是我一定要有信心，一定要对得起那了不起的迪马吉奥，他即使脚后跟长了骨刺[42]，感到疼痛，也能把一切做得十全十美。骨刺是什么玩意儿?他问自己。西班牙语叫做un espuela de hueso。我们没有这玩意儿。它痛起来跟斗鸡脚上装的距刺扎进人的脚后跟时一样厉害吗?我想我是忍受不了这种痛苦的，也不能像斗鸡那样，一只或两只眼睛被啄瞎后仍旧战斗下去。人跟伟大的鸟兽相比真算不上什么。我还是情愿做那只待在黑暗的深水里的动物。

“除非有鲨鱼来，”他说出声来。“如果有鲨鱼来，愿天主怜悯它和我吧。”

你以为那了不起的迪马吉奥能守着一条鱼，像我守着这一条一样长久吗?他想。我相信他能，而且更长久，因为他年轻力壮。加上他父亲当过渔夫。不过骨刺会不会使他痛得太厉害呢?

“我说不上来，”他说出声来。“我从没长过骨刺。”

太阳落下去的时候，为了给自己增强信心，他回想起那回在卡萨布兰卡[43]一家酒店里，跟那个码头上力气最大的人，从西恩富戈斯[44]来的大个子黑人比手劲的光景。整整一天一夜，他们把手拐儿搁在桌面一道粉笔线上，胳膊朝上伸直，两只手紧握着。双方都竭力将对方的手使劲朝下压到桌面上。赌注下了真不少，人们在室内的煤油灯下走出走进，他打量着黑人的胳膊和手，还有这黑人的脸。最初的八小时过后，他们每四小时换一名裁判，好让裁判轮流睡觉。他和黑

人手上的指甲缝里都渗出血来，他们俩紧盯着彼此的眼睛，望着对方的手和胳膊，那些打赌的人在屋里走出走进，坐在靠墙的高脚椅子上旁观。四壁漆着明亮的蓝色，是木制的板壁，几盏灯把他们的影子投射在墙上。黑人的影子非常大，随着微风吹动挂灯，这影子在墙上移动着。

一整夜，赌注的赔率来回变换着，人们把朗姆酒送到黑人嘴边，替他点燃香烟。黑人喝了朗姆酒，拚命使出劲儿来，老人呢，当时还不是个老人，而是“冠军”圣地亚哥，有一回他的手被扳下去将近三英寸。然而老人把手扳回来，又成为平手了。他当时确信自己已占了这黑人的上风，那是个好样的黑人，了不起的运动员。天亮时，打赌的人们要求当和局算了，裁判直摇头，老人却使出了浑身的力气，硬是把黑人的手一点点朝下扳，直到搁在桌面上。这场比赛是在一个星期天的早上开始的，直到星期一早上才结束。好多打赌的人要求算是和局，因为他们得上码头去干活，把麻袋装的蔗糖装上船，或者上哈瓦那煤行去工作。要不然人人都会要求比赛到底的。但是他反正把它结束了，而且赶在任何人上工之前。

此后好一阵子，人人都管他叫“冠军”，第二年春天又举行了一场比赛。不过赌注的数目不大，他很容易就赢了，因为他在那第一场比赛中打垮了那个西恩富戈斯来的黑人的自信心。他后来又比赛过几次，就再也不干了。他认为如果一心想要做到的话，他能够打败任何人，他还认为，这对他要用来钓鱼的右手有害。他曾尝试用左手作了几次练习赛。但是他的左手一向背叛他，不愿听他的吩咐行动，他不信任它。

这会儿太阳就会把手好好晒干的，他想。它不会再抽筋了，除非夜里太冷。不知道这一夜会发生什么事。

一架飞机在他头上飞过，正循着航线飞向迈阿密，他看着它的影子惊起成群成群的飞鱼。

“有这么多的飞鱼，这里该有鲯鳅，”他说，倒身向后靠在钓索上，看能不能把那鱼拉过来一点儿。但是不行，钓索照样紧绷着，上面抖动着水珠，都快绷断了。船缓缓地前进，他紧盯着飞机，直到看不见为止。

坐在飞机里一定感觉很怪，他想。不知道从那么高的地方朝下

望，海是什么样子?要不是飞得太高，他们一定能清楚地看到这条鱼。我希望在两百英寻的高度飞得极慢极慢，从空中看鱼。在捕海龟的船上，我待在桅顶横桁上，即使从那样的高度也能看到不少东西。从那里朝下望，鲯鳅的颜色更绿，你能看清它们身上的条纹和紫色斑点，你可以看见它们整整一群在游水。怎么搞的，凡是在深暗的水流中游得很快的鱼都有紫色的背脊，一般还有紫色条纹或斑点?鲯鳅在水里当然看上去是绿色的，因为它们实在是金黄色的。但是当它们饿得慌、想吃东西的时候，身子两侧就会出现紫色条纹，就像大马林鱼那样。是因为愤怒，还是游得太快，才使这些条纹显露出来的呢?

就在断黑之前，老人和船经过好大一片马尾藻，它在风浪很小的海面上动荡着，仿佛海洋正同什么东西在一条黄色的毯子下做爱，这时，他那根细钓丝给一条鲯鳅咬住了。他第一次看见它是在它跃出水面的当儿，在最后一线阳光中呈真金色，它在空中弯起身子，疯狂地扑打着。它惊慌得一次次跃出水面，像在做杂技表演，他便慢慢地挪动身子，回到船梢蹲下，用右手和右臂攥住那根粗钓索，用左手把鲯鳅往回拉，每收回一段钓索，就用光着的左脚踩住。等到这条带紫色斑点的金光灿烂的鱼给拉到了船梢边、绝望地左右乱窜乱跳时，老人探出身去，把它拎到船梢上。它的嘴被钓钩挂住了，抽搐地动着，急促地连连咬着钓钩，还用它那长而扁的身体、尾巴和脑袋拍打着船底，直到他用木棍打了一下它金光闪亮的脑袋，它才抖了一下，不动了。

老人把钓钩从鱼嘴里拔出来，重新安上一条沙丁鱼作饵，把它甩进海里。然后他挪动身子慢慢地回到船头。他洗了左手，在裤腿上擦干。跟着他把那根粗钓索从右手挪到左手，在海里洗着右手，同时望着太阳沉到海里，还望着那根斜入水中的粗钓索。

“那鱼还是老样子，一点也没变，”他说。但是他注视着海水如何拍打在他手上，发觉船走得显然慢些了。

“我来把这两支桨交叉绑在船梢，这样在夜里能使那鱼慢下来，”他说。“它能熬夜，我也能。”

最好稍等一会儿才把这鲯鳅开膛剖肚，这样可以让鲜血留在鱼肉里，他想。我可以等一会儿再干，眼下且把桨扎起来，在水里拖着，增加阻力。眼下还是让鱼安静些的好，在日落时分别去过分惊动它。

对所有的鱼来说，太阳落下去的时分都是难熬的。

他把手举起来晾干了，然后攥住钓索，尽量放松身子，听任自己被拖向前去，身子贴在木船舷上，这样船承担的拉力和他自己承担的一样大，也许更大些。

我渐渐学会该怎么做了，他想。反正至少在这一方面是如此。再说，别忘了它咬饵以来还没吃过东西，而且它身子庞大，需要很多的食物。我已经把这整条金枪鱼吃了。明天我将吃那条鲯鳅。他管它叫“黄金鱼”。也许我该在把它开膛清肠时吃上一点儿。它比那条金枪鱼要难吃些。不过话得说回来，干什么都不容易。

“你觉得怎么样，鱼啊?”他开口问。“我觉得很好过，我左手已经好转了，我有可供一夜和一个白天吃的食物。拖着这船吧，鱼啊。”

他并不真正觉得好过，因为钓索勒在背上疼痛得几乎超出了能忍痛的极限，进入了一种使他不放心的麻木状态。不过比这更糟的事儿我也曾碰到过，他想。我一只手仅仅割破了一点儿，另一只手的抽筋已经好了。我的两腿都很管用。再说，眼下在补给营养方面我也比它占优势。

这时天黑了，因为在九月里，太阳一落，天马上就黑下来。他背靠着船头上给磨损的木船舷，尽量休息个够。第一批星星露面了。他不知道其中有一颗叫Rigel[45]，但是看到了它，就知道其他星星不久都要露面，他又有这些遥远的朋友来做伴了。

“这条鱼也是我的朋友，”他说出声来。“我从没见过或听说过这样的鱼。不过我必须把它弄死。我很高兴，我们不必去弄死那些星星。”

想想看，如果人必须每天去弄死月亮，那该多糟，他想。月亮会逃走的。不过想想看，如果人必须每天去弄死太阳，那又怎么样?我们总算生来还是幸运的，他想。

于是他替这条没东西吃的大鱼感到伤心，但是要杀死它的决心绝对没有因为替它伤心而减弱。它能供多少人吃啊，他想。可是他们配吃它吗?不配，当然不配。凭它的举止风度和它的高度尊严来看，谁也不配吃它。

我弄不懂这些事儿，他想。可是我们不必去弄死太阳或月亮或星星，这倒是好事。在海上过日子，弄死我们自己真正的兄弟，已经够

我们受的了。

现在，他想，我该考虑考虑那在水里拖着的障碍物了。这玩意儿有它的危险，也有它的好处。如果鱼使劲地拉，增加阻力的那两把桨在原处并不松动，船不像从前那样轻的话，我可能会被鱼拖走好长的钓索，并且会让它跑了。保持船身轻，会延长我们双方的痛苦，但这是我的安全所在，因为这鱼能游得很快，这本领至今尚未使出过。不管出什么事，我必须把这鲯鳅开膛剖肚，免得坏掉，并且吃一点长长力气。

现在我要再休息一个钟点，等我感到鱼稳定了下来，才回到船梢去干这事，并决定对策。在这段时间里，我可以看它怎样行动，是否有什么变化。把那两把桨放在那儿是个好计策；不过已经到了该安全行事的时候。这鱼依旧很厉害，我见过那钓钩挂在它的嘴角，它把嘴闭得紧紧的。钓钩的折磨算不上什么。饥饿的折磨，加上还得对付它这不了解的对手，才是天大的麻烦。休息吧，老家伙，让它去干它的事，等轮到该你干的时候再说。

他自以为已经休息了两个钟点。月亮要等到很晚才爬上来，他没法判断时间。实在他并没有好好休息，只能说是多少歇了一会儿。他肩上依旧承受着鱼的拉力，不过他把左手按在船头的舷上，把对抗鱼的拉力的任务越来越让小帆船本身来承担了。

要是能把钓索拴住，那事情会变得多简单啊，他想。可是只消鱼稍微歪一歪，就能把钓索绷断。我必须用自己的身子来缓冲这钓索的拉力，随时准备用双手放出钓索。

“不过你还没睡觉呢，老头儿，”他说出声来。“已经熬过了半个白天和一夜，现在又是一个白天，可你一直没睡觉。你必须想个办法，趁鱼安静稳定的时候睡上一会儿。如果你不睡觉，你会搞得脑筋糊涂起来。”

我脑筋够清醒的，他想。太清醒啦。我跟星星一样清醒，它们是我的兄弟。不过我还是必须睡觉。它们睡觉，月亮和太阳都睡觉，连海洋有时候也睡觉，那是在某些没有激浪、平静无波的日子里。

可别忘了睡觉，他想。强迫你自己睡觉，想出些简单而稳妥的办法来安排那些钓索。现在回到船梢去处理那条鲯鳅吧。如果你一定要睡觉的话，把桨绑起来拖在水里可就太危险啦。

我不睡觉也能行，他对自己说。不过这太危险啦。

他用双手双膝爬回船梢，小心避免猛地惊动那条鱼。它也许正是半睡半醒的，他想。可是我不想让它休息。必须要它拖曳着一直到死去。

回到了船梢，他转身让左手攥住紧勒在肩上的钓索，用右手从刀鞘中拔出刀子。星星这时很明亮，他清楚地看见那条鲯鳅，就把刀刃扎进它的头部，把它从船梢下拉出来。他用一只脚踩在鱼身上，从肛门朝上，倏地一刀直剖到它下颌的尖端。然后他放下刀子，用右手掏出内脏，掏个干净，把鳃也干脆拉下。他觉得鱼胃在手里重甸甸、滑溜溜的，就把它剖开。里面有两条小飞鱼。它们还很新鲜、坚实，他把它们并排放下，把内脏和鱼鳃从船梢扔进水中。它们沉下去时，在水中拖出一道磷光。鲯鳅是冰冷的，这时在星光里显得像麻风病患者般灰白，老人用右脚踩住鱼头，剥下鱼身上一边的皮。然后他把鱼翻转过来，剥掉另一边的皮，把鱼身两边的肉从头到尾割下。

他把鱼骨悄悄地丢到舷外，注意看它会不会在水里打转。但是只看到它慢慢沉下时的磷光。跟着他转过身来，把两条飞鱼夹在那两爿鱼肉中间，把刀子插进刀鞘，慢慢儿挪动身子，回到船头。他被钓索上的分量拉得弯了腰，右手拿着鱼肉。

回到船头后，他把两爿鱼肉摊在船板上，旁边搁着飞鱼。然后他把勒在肩上的钓索换一个地方，又用左手攥住了钓索，手搁在船舷上。接着他从船舷探出身去，把飞鱼在水里洗洗，留意着水冲击在他手上有多快。他的手因为剥了鱼皮而发出磷光，他仔细察看水流怎样冲击他的手。水流并不那么有力了，当他把手的侧面在小帆船船板上擦着的时候，星星点点的磷质漂浮开去，慢慢朝船梢漂去。

“它越来越累了，要不就是在休息，”老人说。“现在我来把这鲯鳅全吃了，休息一下，睡一会儿吧。”

在星光下，在越来越冷的夜色里，他把一爿鲯鳅肉吃了一半，还吃了一条已经挖去内脏、切掉脑袋的飞鱼。

“鲯鳅煮熟了吃味道才鲜美啊，”他说。“生吃可难吃死了。以后不带盐或酸橙，我绝对不再乘船了。”

如果我有头脑，我会整天不断把海水泼在船头上，等它干了就会有盐了，他想。不过话得说回来，我是直到太阳快落山时才钓到这条

鳍鳅的。但毕竟是准备工作做得不足。然而我把它全细细咀嚼后吃下去了，没有恶心作呕。

东方天空中布满了云，他认识的星星一颗颗地不见了。他眼下仿佛正驶进一个云彩的大峡谷，风已经停了。

“三四天内会有坏天气，”他说。“但是今晚和明天还不要紧。现在来安排一下，老家伙，睡它一会儿，趁这鱼正安静而稳定的时候。”

他把钓索紧握在右手里，然后拿大腿抵住了右手，把全身的重量压在船头的木板上。跟着他把勒在肩上的钓索移下一点儿，用左手撑住了钓索。

只要钓索给撑紧着，我的右手就能握住它，他想。如果我睡着时它松了，朝外溜去，我的左手会把我弄醒的。这对右手是很吃重的。但是它是吃惯了苦的。哪怕我能睡上二十分钟或者半个钟点，也是好的。他把整个身子朝前夹住钓索，把全身的重量放在右手上，于是他入睡了。

他没有梦见狮子，却梦见了一大群海豚，伸展八到十英里长，而这时正是它们交配的季节，它们会高高地跳到半空中，然后掉回到它们跳跃时在水里形成的水涡里。

接着他梦见在村子里躺在自己的床上，那时正在刮北风，他感到很冷，他的右臂麻木了，因为他的头枕在它上面，而不是在枕头上。

随后他梦见那道长长的黄色海滩，看见第一头狮子在傍晚时分来到海滩上，接着其他狮子也来了，于是他把下巴搁在船头的木板上，船抛下了锚停泊在那里，晚风吹向海面，他等着看有没有更多的狮子来，感到很快乐。

月亮升起有好久了，可他只顾睡着，那鱼平稳地向前拖着，船驶进云彩的峡谷。

他的右拳猛地朝他的脸撞去，钓索火辣辣地从他右手里溜出，他惊醒过来了。他的左手失去了知觉，他就用右手拚命拉住了钓索，但它还是一个劲儿地朝外溜。他的左手终于抓住了钓索，他仰起身子把钓索朝后拉，这一来它火辣辣地勒着他的背脊和左手，这左手承受了全部的拉力，给勒得好痛。他回头望望那些钓索卷儿，它们正在滑溜地放出钓索。就在这当儿，鱼跳起来了，使海面大大地迸裂开来，然后沉重地掉下去。接着它跳了一次又一次，船走得很快，然而钓索依

旧飞也似地向外溜，老人把它拉紧到就快绷断的程度，他一次次把它拉紧到就快绷断的程度。他被拉得紧靠在船头上，脸庞贴在那爿切下的鲯鳅肉上，他没法动弹。

这正是我们等着发生的事儿，他想。所以我们来对付它吧。

让它为了拖走钓索付出代价吧，他想。让它为了这个付出代价吧。

他看不见鱼的跳跃，只听得见海面的迸裂声，和鱼掉下时沉重的水花飞溅声。飞快地朝外溜的钓索把他的手勒得好痛，但是他一直知道这事迟早会发生，就设法让钓索勒在有老茧的部位，不让它滑到掌心或者勒在手指头上。

如果那男孩在这儿，他会用水打湿这些钓索卷儿，他想。是啊。如果男孩在这儿。如果男孩在这儿。

钓索朝外溜着，溜着，溜着，不过这时越来越慢了，他正在让鱼每拖走一英寸都得付出代价。这时他从木船板上抬起头来，不再贴在那爿被他脸颊压烂的鱼肉上了。然后他跪着，然后慢慢儿站起身来。他正在放出钓索，然而越来越慢了。他把身子慢慢挪到可以用脚碰到那一卷卷他看不见的钓索的地方。钓索还有很多，现在这鱼不得不在水里拖着这许多摩擦力大的新钓索了。

是啊，他想。到这时它已经跳了不止十二次，把沿着背脊的那些液囊装满了空气，所以没法沉到深水中，在那儿死去，使我没法把它捞上来。它不久就会转起圈子来，那时我一定想法对付它。不知道它怎么会这么突然惊跳起来的。敢情饥饿使它不顾死活了，还是在夜间被什么东西吓着了?也许它突然感到害怕了。不过它是一条那样沉着、健壮的鱼，似乎是毫无畏惧而信心十足的。这可怪了。

“你最好自己也毫无畏惧而信心十足，老家伙，”他说。“你又把它拖住了，可是你没法回收钓索。不过它马上就得打转了。”

老人这时用他的左手和肩膀拽住了它，弯下身去，用右手舀水洗掉粘在脸上的压烂的鲯鳅肉。他怕这肉会使他恶心，弄得他呕吐，丧失力气。擦干净了脸，他把右手在船舷外的水里洗洗，然后让它泡在这盐水里，一面注视着日出前的第一线曙光。鱼几乎是朝正东方走的，他想。这表明它疲乏了，正随着潮流走。它马上就得打转了。那时我们才真正开始干啦。

等他觉得把右手在水里泡的时间够长了，他把它拿出水来，朝它瞧着。

“情况不坏，”他说。“疼痛对一条汉子来说，算不上什么。”

他小心地攥着钓索，使它不致嵌进新勒破的任何一道伤痕，把身子挪到小帆船的另一边，这样就能把左手伸进海里。

“你这没用的东西，总算干得还不坏，”他对他的左手说。“可是曾经有一会儿，我得不到你的帮助。”

为什么我不生下来就有两只好手呢?他想。也许是我自己的过错，没有好好儿训练这只手。可是天知道它曾有过够多的学习机会。然而它今天夜里干得还不错，仅仅抽了一回筋。要是它再抽筋，就让这钓索把它勒断吧。

他想到这里，明白自己的头脑不怎么清醒了，他想起该再吃一点鲯鳅。可是我不能，他对自己说。情愿头昏目眩，也不能因恶心欲吐而丧失力气。我还知道就是吃了胃里也搁不住，因为我的脸曾经压在它上面。我要把它留下以防万一，直到它腐败为止。不过要想靠营养来增强力气，如今已经太晚了。你真蠢，他对自己说。把另外那条飞鱼吃了吧。

它就在那儿，已经洗干净，就可以吃了，他就用左手把它捡起，吃起来，细细咀嚼着鱼骨，从头到尾全都吃了。

它几乎比什么鱼都更富有营养，他想。至少能给我所需要的那种力气。我如今已经做到了我能做到的一切，他想。让这鱼打起转来，就来交锋吧。

自从他出海以来，这是第三次出太阳，这时鱼打起转来了。

他根据钓索的斜度还看不出鱼在打转。这为时尚早。他仅仅感觉到钓索上的拉力微微减少了一些，就开始用右手轻轻朝里拉。钓索像往常那样绷紧了，可是拉到快绷断的当儿，却渐渐可以回收了。他把钓索从肩膀和头上卸下，动手平稳而和缓地回收钓索。他用双手一摇一摆地拉着，尽量使出全身和双腿的力气来拉。他一摇一摆地拉着，两条老迈的腿儿和肩膀跟着转动。

“这圈子可真大，”他说。“它可总算在打转啦。”

跟着钓索没法回收了，他紧紧拉住了，竟看见水珠儿在阳光里从钓索上迸出来。随后钓索开始往外溜了，老人跪下来，老大不愿地让

它又渐渐回进深暗的水中。

“它正绕到圈子的对面去了，”他说。我一定要拼命拉紧，他想。拉紧了，它兜的圈子就会一次比一次小。也许一个钟点内我就能见到它。我眼下一定要稳住它，过后我一定要弄死它。

但是这鱼只顾慢慢地打着转，两小时后，老人浑身汗湿，疲乏得入骨了。不过这时圈子已经小得多了，而且根据钓索的斜度，他能看出鱼一边游一边在不断地上升。

一个钟点以来，老人一直看见眼前有些黑点子，汗水中的盐分沤着他的眼睛，沤着眼睛上方和脑门上的伤口。他不怕那些黑点子。他这么紧张地拉着钓索，出现黑点子是正常的现象。但是他已有两回感到头昏目眩，这叫他担心。

“我不能让自己垮下去，就这样死在一条鱼的手里，”他说。“既然我已经叫它这样漂亮地过来了，求天主帮我熬下去吧。我要念一百遍《天主经》和一百遍《圣母经》。不过眼下还不能念。”

就算这些已经念过了吧，他想。我过后会念的。

就在这当儿，他觉得自己双手攥住的钓索突然给撞击、拉扯了一下。来势很猛，有一种强劲的感觉，很是沉重。

它正用它的长嘴撞击着铁丝导线，他想。这是免不了的。它不能不这样干。然而这一来也许会使它跳起来，可我情愿它眼下继续打转。它必须跳出水面来呼吸空气。但是每跳一次，钓钩划出的伤口就会裂得大一些，它就能把钓钩甩掉。

“别跳，鱼啊，”他说。“别跳啦。”

鱼又撞击了铁丝导线好几次，它每次一甩头，老人就放出一些钓索。

我必须让它老是痛在一处地方，他想。我的疼痛不要紧。我能控制。但是它的疼痛能使它发疯。

过了片刻，鱼不再撞击铁丝，又慢慢地打起转来。老人这时正不停地收进钓索。可是他又感到头晕了。他用左手舀了些海水，洒在脑袋上。然后他再洒了点，在脖颈上揉擦着。

“我没抽筋，”他说。“它马上就会冒出水来，我熬得住。你非熬下去不可。连提也别再提了吧。”

他靠着船头跪下，一时又把钓索挎在背上。我眼下要趁它朝外兜

圈子的时候歇一下，等它兜回来的时候再站起身来对付它，他这样下了决心。

他真巴不得在船头上歇一下，让鱼自顾自兜一个圈子，并不回收一点钓索。但是等到钓索松动了一点，表明鱼已经转身在朝小船游回来了，老人就站起身来，开始那种左右转动、交替拉曳的动作，原来他的钓索全是这样收回来的。

我从没这样疲乏过，他想，而现在刮起贸易风来了。但是正好靠它来把这鱼拖回去。我多需要这风啊。

“等它下一趟朝外兜圈子的时候，我要歇一下，”他说。“我觉得好过多了。再兜两三圈，我就能收服它。”

他的草帽被推到后脑勺上去了，他感到鱼在转身，随着钓索一扯，便在船头上一屁股坐下了。

你现在忙你的吧，鱼啊，他想。你转身时我要来收服你。

海浪大了不少。不过这是晴天吹的微风，他得靠它才能回去。

“我只消朝西南航行就成，”他说。“人在海上是决不会迷路的，何况这是个长长的岛屿[46]。”

鱼兜到第三圈，他才第一次看见它。

他起先看见的是一个黑乎乎的影子，它需要那么长的时间从船底下经过，他简直不相信它竟有这么长。

“不能，”他说。“它哪能这么大啊。”

但是它当真有这么大，等这一圈兜到末了，它在仅仅三十码外冒出水来，老人看见它的尾巴出了水。它比一把大镰刀的刀刃更高，呈极淡的浅紫色，竖在深蓝色的海面上。它朝后倾斜着，鱼在水面下游的时候，老人看得见它庞大的身躯和周身的紫色条纹。它的脊鳍朝下耷拉着，巨大的胸鳍大张着。

这回鱼兜圈子回来时，老人看见它的眼睛和绕着它游的两条灰色的鱼[47]。它们有时候吸附在它身上。有时候倏地游开去。有时候会在它的阴影里自在地游着。它们每条都有三英尺多长，游得快时全身猛烈地甩动着，像鳗鱼一般。

老人这时在冒汗，但不光是因为晒了太阳，还有别的原因。鱼每回沉着、平静地拐回来时，他总能回收一段钓索，所以深信等鱼再兜上两个圈子，就能有机会把鱼叉扎进鱼身。

可是我必须把它拉得极近，极近，极近，他想。我千万不能扎它的脑袋。我该扎进它的心脏。

“要沉着，要有力，老头儿，”他说。

又兜了一圈，鱼的背脊露出来了，不过离小船还是太远一点。再兜了一圈，还是太远，但是它露出在水面上比较高些了，老人深信，再回收一些钓索，就能把它拉到船边来。

他早就把鱼叉准备停当。那卷系在叉上的细绳子给搁在一只圆筐内，另一端紧系在船头的系缆柱上。

这时鱼正兜了一个圈子回来，既沉着又美丽，只有它的大尾巴在动。老人竭尽全力把它拉得近些。有那么一会儿，鱼把身子倾斜了一点儿。然后它竖直了身子，又兜起圈子来。

“我把它拉动了，”老人说。“我刚才把它拉动了。”

他又感到头晕，可是竭尽全力拽住了这条大鱼。我把它拉动了，他想。也许这一回我能把它拉过来。拉呀，手啊，他想。站稳了，腿儿。为了我熬下去吧，头啊。为了我熬下去吧。你从没晕倒过。这一回我要把它拉过来。

但是等他使出了浑身的力气、趁鱼离船边还很远时就动手，使出全力拉着，那鱼却靠拢了一点儿，便纠正了方向游开去。

“鱼啊，”老人说。“鱼啊，你反正是死定了。难道你非得把我也害死不可?”

这样可什么事也办不成啊，他想。他嘴里干得说不出话来，但他此刻不能伸手去拿水来喝。我这一回必须把它拉到船边来，他想。它再多兜几圈，我就不行了。不，你是行的，他对自己说。你永远行的。

在兜下一圈时，他差一点把它拉了过来。可是这鱼又纠正了方向，慢慢地游走了。

你要把我害死啦，鱼啊，老人想。不过你有权利这样做。我从没见过比你更庞大、更美丽、更沉着或更崇高的东西，老弟。来，把我害死吧。我不在乎谁害死谁。

你现在头脑糊涂起来啦，他想。你必须保持头脑清醒。保持头脑清醒，要像个男子汉，懂得怎样忍受痛苦。或者像一条鱼那样，他想。

“清醒过来吧，头啊，”他用自己也简直听不见的声音说。“清醒过来吧。”

鱼又兜了两圈，还是老样子。

我弄不懂，老人想。每一回他都觉得自己快要垮了。我弄不懂。但我还要试一下。

他又试了一下，等他把鱼拉得转过来时，他感到自己要垮了，那鱼纠正了方向，又慢慢地游开去，大尾巴在海面上摇摆着。

我还要试一下，老人对自己许愿，尽管他的双手这时已软弱无力，眼睛只能间歇地看得清东西。

他又试了一下，又是同样情形。原来如此，他想，还没动手就感到要垮下来了；我还要再试一下。

他忍住了满腔的痛楚，拿出剩余的力气和丧失已久的自傲，用来对付这鱼的痛苦，于是它来到他的身边，在他身边斯文地游着，它的嘴几乎碰着了这小帆船的船壳，它开始在船边游过去，身子又长，又高，又宽，银色底上有着紫色条纹，在水里看来长得无穷无尽。

老人放下钓索，一脚踩住，把鱼叉举得尽可能地高，使出全身的力气，加上刚才鼓起的力气，把它朝下直扎进鱼身的一边，就在大胸鳍后面一点儿的地方，这胸鳍高高竖起，高齐老人的胸膛。他感到那铁叉扎了进去，就把身子倚在上面，把它扎得更深一点，再用全身的重量把它压下。

于是那鱼闹腾起来，尽管死到临头了，它仍从水中高高跳起，把它那惊人的长度和宽度，它的力量和美，全都暴露无遗。它仿佛悬在空中，就在小帆船中老人的头顶上空。然后，它砰的一声掉在水里，浪花溅了老人一身，溅了一船。

老人感到头晕，恶心，看不大清楚东西。然而他放松了鱼叉上的绳子，让它从他划破了皮的双手之间慢慢地溜出去，等他的眼睛好使了，他看见那鱼仰天躺着，银色的肚皮朝上。鱼叉的柄从鱼的肩部打斜地戳出来，海水被它心脏里流出的鲜血染红了。起先，这摊血黑魆魆的，如同这一英里多深的蓝色海水中的一块礁石。然后它像云彩般地扩散开来。那鱼是银色的，一动不动地随着波浪浮动着。

老人用他偶尔看得清的眼睛仔细望着。接着他把鱼叉上的绳子在船头的系缆柱上绕了两圈，然后把脑袋搁在双手上。

“让我的头脑保持清醒吧，”他靠在船头的木板上说。“我是个疲乏的老头儿。可是我杀死了这条鱼，它是我的兄弟，现在我得去干苦活啦。”

现在我得准备好套索和绳子，把它绑在船边，他想。即使我这里有两个人，把船装满了水来把它拉上船，然后把水舀掉，这条小帆船也绝对容不下它。我得做好一切准备，然后把它拖过来，好好绑起，竖起桅杆，张起帆驶回港去。

他动手把鱼拖到船边，这样可以用一根绳子穿进它的鳃，从嘴里拉出来，把它的脑袋紧绑在船头边。我想看看它，他想，碰碰它，摸摸它。它是我的财产，他想。然而我想摸摸它倒不是为了这个。我以为刚才触及过它的心脏，他想。那是在我第二次往里推鱼叉的柄的时候。现在得把它拖过来，牢牢绑住，用一根套索拴住它的尾巴，另一根拴住它的腰部，把它绑牢在这小帆船边。

“动手干活吧，老头儿，”他说。他喝了很少的一点水。“战斗既然结束了，就有好多苦活得干啦。”

他抬头望望天空，然后望望船外的鱼。他仔细望望太阳。晌午才过了没多少时候，他想。而贸易风刮起来了。这些钓索现在都用不着了。回家以后，那男孩和我要把它们捻接起来。

“过来吧，鱼啊，”他说。可是这鱼并不靠拢过来。它反而躺在海面上翻滚着，老人只得把小帆船驶到它的身边。

等他跟它并拢了，并把鱼的头靠在船头边，他简直无法相信它竟这么大。但他从系缆柱上解下鱼叉柄上的绳子，穿进鱼鳃，从嘴里拉出来，在它那剑似的长嘴上绕了一圈，然后穿过另一个鱼鳃，在剑嘴上又绕上一圈，把这双股绳子挽了个结，紧系在船头的系缆柱上。然后他割下一截绳子，走到船梢去套住鱼尾巴。鱼已经从原来的紫银两色变成了纯银色，条纹和尾巴显出同样的淡紫色。这些条纹比一个人拃开五指的手更宽，它的眼睛看上去冷漠得像潜望镜中的反射镜，又像宗教游行队伍中圣徒塑像的眼睛。

“要杀死它只有用这个办法，”老人说。他喝了水，觉得好过些了，知道自己不会垮，头脑很清醒。看样子它不止一千五百磅重，他想。也许还要重得多。如果去掉了头尾和下脚，肉有三分之二的重量，照三角钱一磅计算，该是多少？

“我需要有支铅笔来计算，”他说。“我的头脑并不清醒到这个程度。不过我想那了不起的迪马吉奥今天会替我感到骄傲。我没有长骨刺。可是双手和背脊实在痛得厉害。”不知道骨刺是什么玩意儿，他想。也许我们都长着骨刺，自己不知道。

他把鱼紧系在船头、船梢和中央的座板上。它真大，简直像在船边绑上了另一条大得多的帆船。他割下一段钓索，把鱼的下颌和它的长上颚扎在一起，使它的嘴不能张开，船就可以尽可能干净利落地行驶了。然后他竖起桅杆，安上那根当鱼钩用的棍子和下桁，张起带补丁的帆，船开始移动，他半躺在船梢，向西南方驶去。

他不需要罗盘来告诉他西南方在哪里。他只消凭贸易风吹在身上的感觉和帆的动向就能知道。我还是放一根系着匙形假饵的细钓丝到水里，钓些什么东西来吃吃，也可以润润嘴。可是他找不到匙形假饵，他的沙丁鱼也都腐臭了。所以他趁船经过那片黄色的马尾藻时用鱼钩钩上了一簇，把它抖抖，使里面的小虾掉在小帆船的船板上。小虾有一打以上，它们蹦跳、甩脚，像沙蚤一般。老人用大拇指和食指掐去它们的头，连壳带尾巴嚼着吃下。它们很小，可是他知道它们富有营养，而且味道也好。

老人瓶中还有两口水，他吃了虾以后，喝了半口。考虑到设置的障碍，这小帆船行驶得可算不错，他便把舵柄夹在胳肢窝里，掌着舵。他看得见那条鱼，他只消看看自己的双手，感觉到背脊靠在船梢上，就能知道这是确实发生的事儿，不是一场梦。当初，眼看快要告吹，他一时感到非常难受，以为这也许是一场梦。等他后来看到鱼跃出水面，在落下前一动不动地悬在半空中，他确信此中准有什么莫大的奥秘，使他无法相信。当时他看不大清楚，尽管眼下又像往常那样看得很清楚了。

现在他知道这鱼就在这里，他的双手和背脊都不是梦中的东西。这双手很快就会痊愈的，他想。我让它们把血都快流光了，但咸水会把它们治好的。这真实无误的湾流中的深色的水是世上最佳的治疗剂。我只消保持头脑清醒就行。这两只手已经尽了自己的本分，而我们航行得很好。鱼闭着嘴，尾巴直上直下地竖着，我们像亲兄弟一样航行着。接着他的头脑有点儿不清楚了，他竟然想起，是它在带我回家，还是我在带它回家呢?如果我把它拖在船后，那就毫无疑问了。

如果这鱼丢尽了面子，给放在这小帆船上，那么也不会有什么疑问。可是它和船是并排地拴在一起航行的，所以老人想，只要它高兴，让它把我带回家去得了。我不过靠了诡计才比它强的，可它对我并无一点恶意。

鱼和船航行得很好，老人把手浸在咸水里，努力保持头脑清醒。积云堆聚得很高，上空还有相当多的卷云，因此老人看出这风将刮上整整一夜。老人时常对鱼望望，好确定真有这么回事。这时离第一条鲨鱼来袭击它的时候还有一个钟点。

这条鲨鱼的出现不是偶然的。当那一大片暗红的血朝一英里深的海里下沉并扩散的时候，它从水底深处上来了。它蹿上来得那么快，全然不顾一切，竟然冲破了蓝色的水面，来到了阳光里。它随即掉回海里，嗅到了血腥气的踪迹，就顶着那小帆船和鱼所走的路线游来。

有时候它失去了这气味的线索。但它总会重新嗅到，或者只嗅到那么一点儿，就飞快地使劲跟上。那是条很大的灰鲭鲨，生就一副好体格，能游得跟海里最快的鱼一般快，周身的一切都很美，除了它的上下颚。它的背部和剑鱼的一般蓝，肚子是银色的，鱼皮光滑而漂亮。它长得和剑鱼一般，除了那张正紧闭着的大嘴，它眼下就在水面下迅速地游着，高耸的脊鳍像刀子般地划破水面，一点也不抖动。在它紧闭着的上下颚的双唇里面，八排牙齿全都长得朝里倾斜。它们和大多数鲨鱼的牙齿不同，不是一般的金字塔形的。它们像爪子般蜷曲起来的人的手指。它们几乎跟这老人的手指一般长，两边都有刀片般锋利的快口。这种鱼生就拿海里所有的鱼当食料，它们游得那么快，那么壮健，武器齐备，以致所向无敌。它闻到了这新鲜的血腥气，此刻正加快了速度，蓝色的脊鳍划破了水面。

老人看见它在游来，看出这是条毫无畏惧而坚决为所欲为的鲨鱼。他准备好了鱼叉，系紧了绳子，一面注视着鲨鱼向前游来。绳子短了，缺了他割下用来绑鱼的那一截。

老人此刻头脑清醒正常，充满了决心，但并不抱着多少希望。光景太好了，不可能持久的，他想。他注视着鲨鱼在逼近，抽空朝那条大鱼望上一眼。这简直等于是一场梦，他想。我没法阻止它来袭击我，但是也许我能弄死它。登多索鲨[48]，他想。叫你妈交上噩运吧。

鲨鱼飞速逼近船梢，它袭击那鱼的时候，老人看见它张开了嘴，看见它那双奇异的眼睛，它朝前咬住鱼尾巴上面一点儿地方的鱼肉，牙齿嘎吱嘎吱地响。鲨鱼的头露出在水面上，背部正在出水，老人听见那条大鱼的皮肉被撕裂的声音，这时他用鱼叉朝下猛地扎进鲨鱼的脑袋，正扎在它两眼之间的那条线和从鼻子笔直通到脑后的那条线的交叉点上。这两条线实在是并不存在的。只有那沉重、尖锐的蓝色脑袋，两只大眼睛和那嘎吱作响、伸向前去吞噬一切的两颚。但那儿正是脑子的所在，老人便直朝它扎去。他使出全身的力气，用糊着鲜血的双手，把一支好鱼叉向它扎去。他扎它，并不抱着希望，但是带着决心和满腔的恶意。

鲨鱼翻了个身，老人看出它眼睛里已经没有生气了，跟着它又翻了个身，自行缠上了两道绳子。老人知道这鲨鱼快死了，但它还是不肯认输。它这时肚皮朝上，尾巴扑打着，两颚嘎吱作响，像一条快艇般地划破水面。海水被它的尾巴拍打起一片白色浪花，它四分之三的身体露出在水面上，这时绳子给绷紧了，抖了一下，啪地断了。鲨鱼在水面上静静地躺了片刻，老人紧盯着它。然后它慢慢地沉下去了。

“它咬掉了约莫四十磅肉，”老人说出声来。它把我的鱼叉也带走了，还有整条绳子，他想，而且现在我这条鱼又在淌血，其他鲨鱼也会来的。

他不忍心再朝这死鱼看上一眼，因为它已经被咬得残缺不全了。鱼挨到袭击的时候，他感到就像自己挨到袭击一样。

可是我杀死了这条袭击我的鱼的鲨鱼，他想。而它是我见到过的最大的登多索鲨。天知道，我见过好些大的哪。

光景太好了，不可能持久的，他想。但愿这是一场梦，我根本没有钓上这条鱼，正独自躺在床上铺的旧报纸上。

“然而人不是为失败而生的，”他说。“一个人可以被毁灭，但不能给打败。”然而我很痛心，把这鱼给杀了，他想。现在倒霉的时刻要来了，可我连鱼叉也没有。这条登多索鲨是残忍、能干、强壮而聪明的。但是我比它更聪明。也许并不，他想。也许我仅仅是武器比它强。

“别思索啦，老家伙，”他说出声来。“顺着这航线行驶，事到临头再对付吧。”

但是我一定要思索，他想。因为我只剩下这件事可干了。这件事，还有棒球赛可想。不知道那了不起的迪马吉奥可会喜欢我那样击中它的脑子?这不是什么了不起的事儿，他想。任何人都做得到。但是，你可以为我这双受伤的手跟骨刺一样是个很大的不利条件?我没法知道。我的脚后跟从没出过毛病，除了有一次在游水时踩着了一条海鳐鱼，被它扎了一下，小腿麻痹了，痛得真受不了。

“想点开心的事儿吧，老家伙，”他说。“每过一分钟，你就离家近一步。丢了四十磅鱼肉，你航行起来更轻快了。”

他很清楚，等他驶进了海流的中部，会发生什么事。可是眼下一点办法也没有。

“不，有办法，”他说出声来。“我可以把刀子绑在一支桨的把子上。”

于是他胳肢窝里夹着舵柄，一只脚踩住了帆脚索，就这样干了。

“行了，”他说。“我照旧是个老头儿。不过我不是没有武器的了。”

这时风刮得强劲些了，他顺利地航行着。他只顾盯着鱼的上半身，恢复了一点儿希望。

不抱希望才蠢哪，他想。再说，我认为这是一桩罪过。别想罪过了，他想。麻烦已经够多了，还想什么罪过。何况我根本不懂这个。

我根本不懂这个，也说不准我是不是相信这个。也许杀死这条鱼是一桩罪过。我看该是罪过，尽管我是为了养活自己并且给许多人吃用才这样干的。不过话得说回来，什么事都是罪过啊。别想罪过了。现在想它也实在太迟了，而且有些人是拿了钱来干这个的。让他们去考虑吧。你天生是个渔夫，正如那鱼天生就是一条鱼一样。圣彼德罗[49]是个渔夫，跟那了不起的迪马吉奥的父亲一样。

但是他喜欢去想一切他给卷在里头的事，而且因为没有书报可看，并且没有收音机，他就想得很多，只顾想着罪过。你不光是为了养活自己、把鱼卖了买食品才杀死它的，他想。你杀死它是为了自尊心，因为你是个渔夫。它活着的时候你爱它，它死了你还是爱它。如果你爱它，杀死它就不是罪过。要不是更大的罪过吧?

“你想得太多了，老家伙，”他说出声来。

但是你很乐意杀死那条登多索鲨，他想。它跟你一样，靠吃活鱼

维持生命。它不是食腐动物，也不像有些鲨鱼那样，只知道游来游去满足食欲。它是美丽而崇高的，见什么都不怕。

“我杀死它是为了自卫，”老人说出声来。“而且杀得很利索。”

再说，他想，每样东西都杀死别的东西，不过方式不同罢了。捕鱼养活了我，同样也快把我害死了。那男孩使我活得下去，他想。我不能过分地欺骗自己。

他把身子探出船舷，从鱼身上被鲨鱼咬过的地方撕下一块肉。他咀嚼着，觉得肉质很好，味道鲜美。又坚实又多汁，像牲口的肉，不过不是红色的。一点筋也没有，他知道在市场上能卖最高的价钱。可是没有办法让它的气味不散布到水里去，老人知道糟糕透顶的时刻就快来到。

风持续地吹着。它稍微转向东北方，他明白这表明它不会停息。老人朝前方望去，不见一丝帆影，也看不见任何一只船的船身或冒出的烟。只有从他船头下跃起的飞鱼，向两边逃去，还有一摊摊黄色的马尾藻。他连一只鸟也看不见。

他已经航行了两个钟点，在船梢歇着，有时候从大马林鱼身上撕下一点肉来嚼，努力休息，保持精力，这时他看到了两条鲨鱼中首先露面的那一条。

“Ay，”他说出声来。这个词儿是没法翻译的，也许不过是一个响声，就像一个人觉得钉子穿过他的双手、钉进木头时不由自主地发出的声音。

“加拉诺鲨[50]，”他说出声来。他看见另一片鳍在第一片的背后冒出水来，根据这褐色的三角形鳍和甩来甩去的尾巴，认出它们正是铲鼻鲨。它们嗅到了血腥味，激动起来，因为饿昏了头，激动得一会儿迷失了臭迹，一会儿又嗅到了。可是它们始终在逼近。

老人系紧帆脚索，卡住了舵柄。然后他拿起上面绑着刀子的桨。他尽量轻巧地把它举起来，因为他的双手痛得不听使唤了。随后他把手张开，再轻轻捏住了桨，让双手松弛下来。他紧紧地把手合拢，让它们忍受着痛楚而不致缩回去，一面注视着鲨鱼在过来。他这时看得见它们那又宽又扁的铲子形的头，和尖端呈白色的宽阔的胸鳍。它们是恶毒的鲨鱼，气味难闻，既杀害其他的鱼，也吃腐烂的死鱼，饥饿的时候，它们会咬船上的桨或者舵。正是这些鲨鱼，会趁海龟在水面

上睡觉的时候咬掉它们的脚和鳍状肢，如果碰到饥饿的时候，也会在水里袭击人，即使这人身上并没有鱼血或黏液的腥味。

“Ay，”老人说。“加拉诺鲨。来吧，加拉诺鲨。”

它们来啦。但是它们来的方式和那条灰鲭鲨的不同。有一条鲨鱼转了个身，钻到小帆船底下不见了，等它用嘴拉扯死鱼时，老人觉得这小帆船在晃动。另一条用它一条缝似的黄眼睛注视着老人，然后飞快地游来，半圆形的上下颚大大地张开着，朝鱼身上被咬过的地方咬去。它褐色的头顶以及脑子跟脊髓相连处的背脊上有道清清楚楚的纹路，老人把绑在桨上的刀子朝那交叉点扎进去，拔出来，再扎进这鲨鱼的黄色猫眼。鲨鱼放开了咬住的鱼，身子朝下溜，临死时还把咬下的肉吞了下去。

另一条鲨鱼正在咬啮那条鱼，弄得小帆船还在摇晃，老人就放松了帆脚索，让小帆船横过来，使鲨鱼从船底下暴露出来。他一看见鲨鱼，就从船舷上探出身子，一桨朝它戳去。他只戳在肉上，但鲨鱼的皮紧绷着，刀子几乎戳不进去。这一戳不仅震痛了他那双手，也震痛了他的肩膀。但是鲨鱼迅速地浮上来，露出了脑袋，老人趁它的鼻子伸出水面挨上那条鱼的时候，对准它扁平的脑袋正中扎去。老人拔出刀刃，朝同一地方又扎了那鲨鱼一下。它依旧紧锁着上下颚，咬住了鱼不放，老人一刀戳进它的左眼。鲨鱼还是吊在那里。

“还不够吗?”老人说着，把刀刃戳进它的脊骨和脑子之间。这时扎起来很容易，他感到它的软骨折断了。老人把桨倒过来，把桨片插进鲨鱼的两颚之间，想把它的嘴撬开。他把桨片一扭，鲨鱼松了嘴溜开了，他说，“走吧，加拉诺鲨。溜到一英里深的水里去吧。去找你的朋友，也许那是你的妈妈吧。”

老人擦了擦刀刃，把桨放下。然后他摸到了帆脚索，帆鼓起来了，他把小帆船顺着原来的航线驶去。

“它们一定把这鱼吃掉了四分之一，而且都是上好的肉，”他说出声来。“但愿这是一场梦，我压根儿没有钓上它。我为这事感到抱歉，鱼啊。这把一切都搞糟啦。”他顿住了，此刻不想朝鱼望了。它流尽了血，被海水冲刷着，看上去像镜子背面镀的银色，身上的条纹依旧看得出来。

“我原不该出海这么远的，鱼啊，”他说。“对你对我都不好。我感

到抱歉，鱼啊。”

得了，他对自己说。留意看看那绑刀子的绳子，看看有没有断。然后把你的手弄好，因为还有鲨鱼要来。

“但愿有块石头可以磨磨刀，”老人检查了绑在桨把子上的刀子后说。“我原该带一块磨石来的。”你该带来的东西多着哪，他想。但是你没带来，老家伙啊。眼下可不是想你缺乏什么东西的时候。想想你用手头现有的东西能做什么事儿吧。

“你给了我多少忠告啊，”他说出声来。“我听得厌死啦。”

他把舵柄夹在胳肢窝里，把双手都浸在水里，小帆船朝前驶去。

“天知道最后那条鲨鱼咬掉了多少鱼肉，”他说。“这船现在可轻多了。”他不愿去想那鱼残缺不全的肚子。他知道鲨鱼每次猛地撞上去，总要撕去一点肉，还知道鱼此刻给所有的鲨鱼留下了一道臭迹，宽得像条公路，穿过海面。

这条鱼可以供养一个人整整一冬，他想。别想这个啦。还是休息休息，把你的双手弄弄好，保卫这剩下的鱼肉吧。水里的血腥气这样浓，我手上的血腥气就算不上什么了。再说，这双手出的血也不多。给割破的地方都算不上什么。出了血也许能使我的左手不再抽筋。

我现在还有什么事可想?他想。什么也没有。我必须什么也不想，等待下一条鲨鱼来。但愿这真是一场梦，他想。不过谁说得准呢?也许结果会是圆满的。

接着来的鲨鱼是条单独的铲鼻鲨。看它的来势，就像一头猪直奔饲料槽，如果说猪能有这么大的嘴、你可以把脑袋伸进去的话。老人让它咬住了鱼，然后把桨上绑着的刀子扎进它的脑子。但是鲨鱼朝后猛地一扭，打了个滚，刀刃啪地一声断了。

老人坐定下来掌舵。他都不去看那条大鲨鱼在水里慢慢地下沉，它起先是原来那么大，然后渐渐小了，然后只剩一丁点儿了。这种情景总叫老人看得入迷。可是这会他看也不看一眼。

“我现在还有那根鱼钩，”他说。“不过它没什么用处。我还有两把桨和那个舵把和那根短棍。”

它们如今可把我打垮了，他想。我太老了，不能用棍子打死鲨鱼了。但是只要我有桨和短棍和舵把，我还要试试。

他又把双手浸在水里泡着。下午渐渐过去，快近傍晚了，他除了

海洋和天空，什么也看不见。空中的风比刚才大了，他指望不久就能看到陆地。

“你累乏了，老家伙，”他说。“你骨子里累乏了。”

直到快日落的时候，鲨鱼才再来袭击它。

老人看见两片褐色的鳍正顺着那鱼必然在水里留下的很宽的臭迹游来。它们竟然不用到处来回搜索这臭迹。它们并肩笔直地朝小帆船游来。

他卡住了舵把，系紧帆脚索，伸手到船梢下去拿棍子。它原是个桨把，是从一支断桨上锯下的，大约两英尺半长。因为它上面有个把手，他只能用一只手有效地使用，于是便弯起了右手，好好攥住了它，同时望着鲨鱼在过来。两条都是加拉诺鲨。

我必须让第一条好好咬住了才打它的鼻尖，或者直朝它头顶正中打去，他想。

两条鲨鱼一齐紧逼过来，他一看到离他较近的那条张开嘴咬进那鱼的银色胁腹，就高高举起棍子，重重地打下去，砰的一声打在鲨鱼宽阔的头顶上。棍子落下去，他觉得好像打在坚韧的橡胶上。但也感觉到坚硬的骨头，就趁鲨鱼从那鱼身上朝下溜的当儿，再重重地朝它鼻尖上打了一下。

另一条鲨鱼刚才窜来后就走了，这时又张大了嘴扑过来。它一头撞在鱼身上，闭上两颚，老人看见一块块白色的鱼肉从它嘴角漏出来。他抡起棍子朝它打去，只打中了头部，鲨鱼朝他看看，把咬在嘴里的肉一口撕下。老人趁它溜开去把肉咽下时，又抡起棍子朝它打下，可只打中了那厚实坚韧的橡胶般的地方。

“来吧，加拉诺鲨，”老人说。“再过来吧。”

鲨鱼冲上前来，老人趁它合上两颚时给了它一下。他结结实实地打中了它，是把棍子举得尽量高才打下去的。这一回他感到打中了脑子后部的骨头，于是朝同一部位又是一下，鲨鱼呆滞地撕下嘴里咬着的鱼肉，从鱼身边溜下水去。

老人守望着，等它再来，可是两条鲨鱼都没露面。接着他看见其中的一条在海面上绕着圈儿游着。他没有看见另外一条的鳍。

我没法指望打死它们了，他想。我年轻力壮时能行。不过我已经把它们俩都打得受了重伤，它们中哪一条都不会觉得好过。要是能用

双手抡起一根棒球棒，我准能把第一条打死。即使现在也能行，他想。

他不愿朝那条鱼看。他知道它的半个身子已经被咬掉了。他刚才跟鲨鱼搏斗的时候，太阳已经落下去了。

“马上就要断黑了，”他说。“那时候我将看见哈瓦那的灯火。如果我往东走得太远了，我会看见一片新开辟的海滩上的灯光。”

我现在离陆地不会太远，他想。我希望没人为此大大地担心。当然啦，只有那男孩会担心。但我相信他一定会有信心。好多老渔夫也会担心的。还有不少别的人，他想。我住在一个好镇子里啊。

他不能再跟这鱼说话了，因为它给糟蹋得太厉害了。接着他头脑里想起了一件事。

“半条鱼，”他说。“你原来是条完整的。很抱歉我出海太远了。我把你我都毁了。不过我们杀死了不少鲨鱼，你跟我一起，还打垮了好多条。你杀死过多少啊，好鱼?你头上长着那只长嘴，可不是白长的啊。”

他喜欢想这条鱼，想它要是在自由地游着，会怎样去对付一条鲨鱼。我应该砍下它这长嘴，拿来跟那些鲨鱼斗，他想。但是没有斧头，后来又弄丢了那把刀子。

但是，如果我把它砍下了，就能把它绑在桨把上，这该是多好的武器啊。这样，我们就能一起跟它们斗啦。要是它们夜里来，你该怎么办?你又有什么办法?

“跟它们斗，”他说。“我要跟它们斗到死。”

但是，在眼下的黑暗里，天际没有反光，也没有灯火，只有风在刮着，那船帆在稳定地拉曳着，他感到说不定自己已经死了。他合上双手，感觉到掌心贴在一起。这双手没有死，他只消把它们开合一下，就能感到生之痛楚。他把背脊靠在船梢上，知道自己没有死。这是他的肩膀告诉他的。

我许过愿，如果逮住了这条鱼，要念那么许多遍祈祷文，他想。不过我现在太累了，没法念。我还是把麻袋拿来披在肩上。

他躺在船梢掌着舵，注视着天空，等着出现反光。我还有半条鱼，他想。也许我运气好，能把这前半条带回去。我总该多少有点运气吧。不，他说。你出海太远了，把好运给冲掉啦。

“别犯傻了，”他说出声来。“还是保持清醒，掌好舵。你也许还有很大的好运呢。”

“要是有什么地方卖好运，我倒想买一些，”他说。

我能拿什么来买呢?他问自己。能用一支弄丢了的鱼叉、一把折断的刀子和两只受了伤的手来买吗?

“也许能，”他说。“你曾想拿在海上的八十四天来买它。人家也几乎把它卖给了你。”

我不能胡思乱想，他想。好运这玩意儿，往往以许多不同的形式出现，谁认得准啊?可是不管什么形式的好运，我都要一点儿，要多少代价就给多少。但愿我能看到灯火的反光，他想。我的想望太多了。但眼下只想望这一个。他竭力坐得舒服些，好好掌舵，因为感到疼痛，知道自己没有死。

看来在夜间十点左右，他看见了城市的灯火映在天际的反光。起初只能依稀看出，就像月亮升起前天上的微光。然后一步步地看清楚了，就在此刻正被越来越大的风刮得波涛汹涌的海洋的另一边。他驶进这反光的圈子，于是他想，要不了多久就能触及湾流的边缘了。

这下子可结束了，他想。但它们也许还会再来袭击我。不过，一个人在黑夜里，没有武器，怎么能对付它们呢?

他这时身子僵硬、疼痛，在夜晚的寒气里，他的伤口和身上所有用力过度的地方都在作痛。我希望不必再斗了，他想。我真希望不必再斗了。

但是快到午夜时分，他又搏斗了，而这一回他明白搏斗也是徒劳。它们是成群袭来的，朝那鱼直扑，他只看见它们的鳍在水面上划出的一道道线，还有它们身上的磷光。他朝它们的头打去，听到上下颚啪地咬住的声音，还有它们在船底下咬住了鱼使这小帆船摇晃的声音。他看不清目标，只能感觉到，听到，就不顾死活地挥棍打去，感到什么东西攫住了棍子，它就此丢了。

他把舵把从舵上猛地扭下，用它又打又砍，双手攥住了一次次朝下戳去。可是它们此刻都在前面船头边，一条接一条地蹿上来，成群地一起来，咬下一块块鱼肉，当它们转身再来时，这些鱼肉在水面下发亮。

最后，有条鲨鱼朝鱼头扑来，他知道这下子完了。他把舵把朝鲨

鱼的脑袋抡去，打在它咬住厚实的鱼头的两颚上，那儿的肉咬不下来。他抡了一次，两次，又一次。他听见舵把啪地断了，就把断下的把手向鲨鱼扎去。他感到它扎了进去，知道它很尖利，就把它再往里扎。鲨鱼松了嘴，一翻身就走了。这是来袭的这群鲨鱼中最末的一条。它们再也没有什么可吃的了。

老人这时简直喘不过气来，觉得嘴里有股怪味儿。这味儿带着铜腥气，甜滋滋的，他一时害怕起来。但是这味儿并不太浓。

他朝海里啐了一口说，“把它吃了，加拉诺鲨。做个梦吧，梦见你杀了一个人。”

他明白他如今终于给打垮了，没法补救了，就回到船梢，发现那舵把的锯齿形断头还可以安在舵的狭槽里，让他用来掌舵。他把麻袋在肩头围围好，使小帆船顺着航线驶去。这时航行得很轻松，他什么念头都没有，什么感觉也没有。他此刻超脱了这一切，只顾尽可能出色而明智地把小帆船驶回他家乡的港口。夜里有些鲨鱼来咬这死鱼的残骸，就像人从饭桌上捡面包屑吃一样。老人不去理睬它们，除了掌舵以外他什么都不理睬。他只留意到船舷边没有什么沉重的东西，小帆船这时驶起来多么轻松，多么出色。

船还是好好的，他想。它是完好的，没受一点儿损伤，除了那个舵把。那是容易更换的。

他感觉到已经在湾流中行驶，看得见沿岸那些海滨住宅区的灯光了。他知道此刻到了什么地方，回家是不在话下了。

不管怎么样，风总是我们的朋友，他想。然后他加上一句：有时候是。还有那大海，海里有我们的朋友，也有我们的敌人。还有床，他想。床是我的朋友。正是床，他想。床将是一样了不起的东西。你给打垮了，倒感到舒坦了，他想。我从来不知道竟会这么舒坦。那么是什么把你打垮的，他想。

“什么也没有，”他说出声来。“只怪我出海太远了。”

等他驶进小港，露台饭店的灯光全熄灭了，他知道人们都上床了。海风一步步加强，此刻刮得很猛了。然而港湾里静悄悄的，他直驶到岩石下一小片卵石滩前。没人来帮他的忙，他只好跨出船来，独力把它尽量拖上岸滩，紧系在一块岩石上。

他拔下桅杆，把帆卷起，系住。然后他扛起桅杆往岸上爬。这时

他才明白自己疲乏到了什么程度。他站住了一会儿，回头一望，看见那鱼的大尾巴在街灯的反光中直竖在小船的船梢后边。他看清它赤露的脊骨像一条白线，看清那带着突出的长嘴的黑糊糊的脑袋，而在这头尾之间却什么也没有。

他再往上爬，到了顶上摔倒在地，躺了一会儿，桅杆还是横在肩上。他想法爬起身来。可是太困难了，他就肩上扛着桅杆坐在那儿，望着大路。一只猫从路对面走过，去干它自己的事，老人注视着它。然后他只顾望着大路。

临了，他放下桅杆，站起身来。他再举起桅杆，扛在肩上，顺着大路走去。他不得不坐下歇了五次，才走到他的窝棚。

进了窝棚，他把桅杆靠在墙上。他摸黑找到一只水瓶，喝了一口水。然后他在床上躺下。他拉起毯子，盖住两肩，然后裹住了背部和双腿，脸朝下躺在报纸上，两臂伸得笔直，手掌向上。

早上，男孩朝门内张望时，他正熟睡着。风刮得正猛，那些漂网渔船不会出海了，男孩便睡了个懒觉，后来跟每天早上一样，到老人的窝棚来。男孩看见老人在喘气，跟着看见老人的那双手，就哭起来了。他悄没声儿地走出来，去拿点咖啡，一路上边走边哭。

许多渔夫围着那条小帆船，看着绑在船旁的东西，有一名渔夫卷起了裤腿站在水里，用一根钓索在量那死鱼的残骸。

男孩并不走下岸去。他刚才去过了，有个渔夫正在替他看管这条小帆船。

“他怎么啦?”一名渔夫大声叫道。

“在睡觉，”男孩喊着说。他不在乎人家看见他在哭。“谁都别去打扰他。”

“它从鼻子到尾巴有十八英尺长，”那量鱼的渔夫叫道。

“我信，”男孩说。

他走进露台饭店，去要一罐咖啡。

“要烫的，多加些牛奶和糖在里头。”

“还要什么?”

“不要了。过后我会弄清楚他想吃些什么。”

“多大的鱼呀，”饭店老板说。“从来没有过这样的鱼。你昨天捉到的那两条也蛮不错。”

“我的鱼，见鬼去，”男孩说，又哭起来了。

“你想喝点什么吗?”老板问。

“不要，”男孩说。“叫他们别去打扰圣地亚哥。我就回来。”

“跟他说我多么难过。”

“谢谢，”男孩说。

男孩拿着那罐热咖啡直走到老人的窝棚，在他身边坐下，等他醒来。有一回眼看他快醒过来了。可是他又沉睡过去，男孩就跨过大路去借些木柴来热咖啡。

老人终于醒了。

“别坐起来，”男孩说。“把这个喝了。”他倒了些咖啡在一只玻璃杯里。

老人把它接过去喝了。

“它们把我打垮了，马诺林，”他说。“它们确实把我打垮了。”

“它没有把你打垮。那条鱼可没有。”

“对。真是这样。那是后来的事。”

“佩德里科在看守小帆船和打鱼的家什。你打算把那鱼头怎么着?”

“让佩德里科把它剁碎了，放在捕鱼栅里使用吧。”

“那张长嘴呢?”

“你要就把它留下。”

“我要，”男孩说。“现在我们得来商量一下别的事情。”

“人家来找过我吗?”

“当然啦。派出了海岸警卫队和飞机。”

“海洋非常大，小帆船很小，不容易看见，”老人说。他感到真愉快，可以对一个人说话，不再只是自言自语，对着海说话了。“我很想念你，”他说。“你们捉到了什么?”

“头一天一条。第二天一条，第三天两条。”

“好极了。”

“现在我们又可以一起钓鱼了。”

“不。我运气不好。我再不会交好运了。”

“去它的好运，”男孩说。“我会带来好运的。”

“你家里人会怎么说呢?”

“我不在乎。我昨天逮住了两条。不过我们现在要一起钓鱼，因为我还有好多事要学。”

“我们得弄一支能扎死鱼的好长矛，经常放在船上。你可以用一辆旧福特汽车上的一片钢板做矛头。我们可以拿到瓜纳瓦科亚[51]去磨。该把它磨得很锋利，不用淬火，不然会断裂的。我的刀子断掉了。”

“我再去弄把刀子来，把钢板也磨好。这大风要刮多少天?”

“也许三天。也许还不止。”

“我要把什么都安排好，”男孩说。“你把你的手养好，老大爷。”

“我知道该怎样保养的。夜里，我吐出了一些奇怪的东西，感到胸膛里有什么东西碎了。”

“把这个也养养好，”男孩说。“躺下吧，老大爷，我去给你拿干净衬衫来。还带点吃的来。”

“把我出海时的报纸随便带一份来，”老人说。

“你得赶快好起来，因为我还有好多事要学，你可以把什么都教给我。你吃过多少苦?”

“多得很啊，”老人说。

“我去把吃的东西和报纸拿来，”男孩说。“好好休息，老大爷。我到药房去给你的手弄点药来。”

“别忘了跟佩德里科说那鱼头给他了。”

“不会。我记得。”

男孩出了门，顺着那磨损的珊瑚石路走去，他又在哭了。

那天下午，露台饭店来了一群旅客，有个女人朝下面的海水望去，看见在一些空啤酒罐和死梭子鱼之间有条又粗又长的白色脊骨，一端有条巨大的尾巴，当东风在港外不断地掀起大浪的时候，这尾巴随着潮水起落、摇摆。

“那是什么?”她问一名侍者，指着那条大鱼的长长的脊骨，它如今不过是垃圾了，只等潮水来把它带走。

“Tiburon[52]，”侍者说。

“Eshark[53]。”他想解释这事情的经过。[54]

“我不知道鲨鱼有这样漂亮的、形状这样美观的尾巴。”

“我也不知道，”她的男伴说。

在大路另一头的窝棚里，老人又睡着了。他依旧脸朝下躺着，男孩坐在他身边，守着他。老人正梦见狮子。

---

[1] 该小说的前三部的原稿，在海明威自杀身亡后，由其妻子玛丽·威尔什及斯克里布纳出版公司的小查尔斯·斯克里布纳共同整理，于1970年出版，书名《岛在湾流中》。

[2] 利兰·海沃德为百老汇戏剧演出人及好莱坞制片人，后来以十五万美元买下《老人与海》的摄制权，于1958年公映。

[3] 这一页上的两段引文分别引自《海明威谈创作》(董衡巽编选，三联书店，1985年)第140及第141—142页。

[4] 本书最后出版的定本几乎就是一年半前在海明威亲朋中传阅的手稿，改动是不多的。

[5] 引自《时代》周刊，1954年12月13日。

[6] 见沃特·威廉斯著《欧内斯特·海明威的悲剧写作艺术》(路易斯安那州立大学出版社，1981年)第174页。

[7] 引自《海明威谈创作》第143页。

[8] 参见卡洛斯·贝克：《老人与海》前言(斯克里布纳出版公司，1962年)。

[9] 引自《西方文论选》(伍蠡甫主编，上海译文出版社，1979年)上卷第68—69页。

[10] 引自《西方文论选》上卷第57页。

[11] 引自《西方文论选》下卷第306页。

[12] 同上，第308页。

[13] 参见《圣经·约翰福音》第19章第17节。

[14] 参见《圣经·马太福音》第4章第1—11节。

[15] 引自《海明威谈创作》第25页。

[16] 引自《海明威谈创作》第25页。

[17] 引自《世界文学》1985年第3期第286页。

[18] 查尔斯·斯克里布纳(1854—1930)为斯克里布纳出版公司创办人老查尔斯(1821—1871)的次子，和其他两兄弟一同继承父亲的产业，担任主要负责人。马克斯(韦尔)·珀金斯(1884—1947)为他手下的名编辑，从1926年初接受海明威的中篇小说《春潮》起，一直担任他的责任编辑。本书出版时，两人都已去世。

[19] 指墨西哥湾暖流，向东穿过美国佛罗里达州南端和古巴之间的佛罗里达海峡，沿着北美东海岸向东北流动。这股暖流温度比两旁的海水高10至20度，最宽处达50英里，呈深蓝色，非常壮观，为鱼类群集的地方。本书主人公为古巴首都哈瓦那东7英里的科希马尔海港的渔夫，经常驶进湾流捕鱼。

[20] 就在科希马尔。

[21] 位于中美洲尼加拉瓜的东部，是濒墨西哥湾的低洼的海岸地带，长满了

灌木林。为印第安人中的莫斯基托族居住的地方，故名。

[22] 王棕为加勒比海那一带特产的特大棕榈树，在古巴被叫做guano。

[23] 法国修女玛格丽特·玛丽·阿拉科克(1647—1690)于17世纪末倡议崇拜耶稣基督肉身的心脏，在信奉天主教的国家中传播甚广。

[24] 科夫莱为古巴东南部一小镇，镇南小山上有科夫莱圣母祠，每年9月8日为朝圣日。

[25] 这支纽约市的棒球队是美国职业棒球界的强队。

[26] 乔·迪马吉奥(生于1914年)于1936年进扬基队，以善于击球得分著称。1951年棒球季后告别球坛。

[27] 这些是加勒比海地区老百姓的主食。

[28] 阿特韦为加勒比海地区一印第安部族的酋长，被西班牙殖民者从海地岛驱赶至古巴东部，于1512年被捕，给活活烧死。

[29] 美国职业棒球界按水平高低分大联赛及小联赛两种组织，美国联赛是两大联赛之一，扬基队是其中的佼佼者。

[30] 指另一大联赛，全国联赛。这两大联赛每年各通过比赛选出一个胜队，于十月上半月在双方的场地轮流比赛，一决雌雄，名为“世界大赛”。

[31] 指费拉德尔菲亚的希贝公园，是该市棒球队比赛的主要场地。迪克·西斯勒于1948年至1951年在该地打球。

[32] 该是指乔治·哈罗德·西斯勒(1893—1973)，他于1915年开始参加大联赛，于1922年第一次荣获该年度的“美国联赛中最宝贵的球员”的称号。但本书故事发生在30年代，上文提及的他的儿子迪克不可能已去过露台饭店。这是个使评论家困惑的问题。

[33] 麦格劳(1873—1934)于1890年开始当职业棒球运动员，1902年参加纽约巨人队，兼任该队经理，直至1932年，使该队成为著名的强队。他于1906年后就不再上场参加比赛。

[34] J为约瑟夫的首字母，在西班牙语中读为“何塔”。

[35] 列奥·多罗彻(1906—1991)为上世纪三十年代著名棒球明星，1948年起任纽约巨人队经理，使之成为第一流的强队。

[36] 阿道尔福·卢克于1890年生于哈瓦那，1935年前曾先后在波士顿、辛辛那提、布鲁克林及纽约巨人队当球员，后任经理。

[37] 上世纪四十年代后期曾两度担任圣路易红人棒球队经理。

[38] 在北大西洋东部的一个火山群岛，位于摩洛哥西南，当时尚未独立，隶属西班牙。

[39] 测量水深的单位，每英寻等于6英尺。

[40] 西班牙语中的“海洋”(mar)可作阴性名词，也可作阳性名词，以前面用的定冠词是阴性(la)还是阳性(el)来区别。

[41] 西班牙古地区名，包括今东北部四省。

[42] 迪马吉奥脚踵上的骨刺到1947年才通过手术割去，但后来有时仍有疼痛

的感觉。

[43] 就在哈瓦那湾出海处的东端，和哈瓦那市区隔水相望。

[44] 位于哈瓦那东南，是古巴中南部濒加勒比海的一个良港。

[45] Rigel(在阿拉伯语中意为“脚”)为猎户座左下方的那颗最明亮的星，我国天文学称之为参宿七。

[46] 指古巴这个东西向的大岛。

[47] 鱼头顶上有一个吸盘，常吸附在大鱼身上，让它带着游走。

[48] 原文为Dentuso，西班牙语，意为“牙齿锋利的”，这是当地对灰鲭鲨的俗称。

[49] 即耶稣刚开始传道时，在加利利海边所收的最早的四个门徒之一彼得。

[50] 原文为Galano，西班牙语，意为“豪侠、优雅”，在这里又可解作“杂色斑驳的”，是铲鼻鲨的俗称。

[51] 位于哈瓦那东的一小城，有矿泉，为避暑地，并有工厂。

[52] 西班牙语：鲨鱼。

[53] 这是侍者用英语讲“鲨鱼”(shark)时读别的发音，前面照西班牙语习惯加上一个元音。

[54] 他想说这是被鲨鱼残杀的大马林鱼的残骸，但说到这里，对方就错以为这是鲨鱼的骨骼了。

Albert Camus

加缪作品

西西弗神话

Le Mythe de Sisyphe

沈志明 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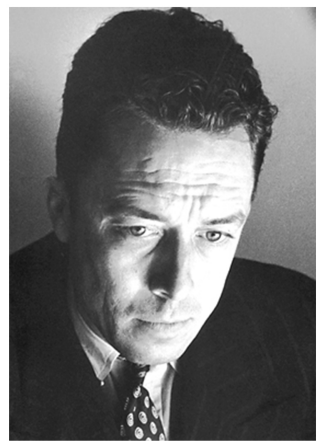
上海译文出版社

1957

阿尔贝·加缪

Albert Camus

1913～1960



法国作家。

主要作品有剧本《误会》、《正义》，小说《局外人》、《鼠疫》，论文集《西西弗斯的神话》等。

上海译文出版作品

《鼠疫》

《局外人》

《西西弗神话》

The Nobel Prize in Literature 1957 was awarded to Albert Camus "for his important literary production, which with clear-sighted earnestness illuminates the problems of the human conscience in our times".

获奖理由：“由于他重要的著作，在这著作中他以明察而热切的眼光照亮了我们这时代人类良心的种种问题。”

献给波斯卡尔·皮亚[1]

无魂兮无求乎永生，
竭尽兮人事之所能。

品达——[2]

转引自《颂歌献给特尔斐竞技会获胜者之三》

---

[1] 本书书名“西西弗神话”已成法文谚语，借喻“永久无望又无用的人生状况”。所以我们采用法语sisyphe的音译名，而不用希腊名sisuphos的音译“西叙福斯”。但本书中其余希腊、罗马神话中的人名、地名，一律采用国内定俗成的译法。作者的战友。加缪1942年参加地下抵抗运动，在皮亚领导下从事文化、新闻等方面的工作。

[2] 品达（约前518-前438），古希腊抒情诗人，尤以合唱颂歌著称。这两句诗转引自瓦莱里名篇《海滨墓园》再版题词（1930）。瓦莱里引希腊原文为题词，但加缪用的是法语译文，现按法语题词译出。

译序

加缪的荒诞美学

加缪用品达的两句诗为《西西弗神话》题词：

吾魂兮无求乎永生，
竭尽兮人事之所能。

我们可以认为这既是加缪毕生的座右铭和行为准则，也是高度概括他的生存哲理：不求永生，竭尽人事。面对茫茫人生无处不荒诞，加缪学尼采阐释虚无主义那样阐述荒诞：诊断，描绘，使之沉淀，然后将其上升为理论命题：假如人生是荒诞的，那么如何定义荒诞？西西弗的人生是荒诞的，没有价值，还值不值得活下去？加缪说："判断人生值不值得活，等于回答哲学的根本问题。"

荒诞作为哲学术语源于古代某个基督徒的一段拉丁语怪论，大意是：上帝的儿子死了，绝对可信，因为这是荒诞的；他被埋葬之后又复活了，绝对确实，因为这是不可能的。这类定论显然是一种悖论，不合逻辑，不符常理，违背人世经验。然而，有趣的是有些哲学家偏偏喜爱这类悖论，像尼采那样偏爱悖逆天道，加缪称之为"哲学自杀"：理性阐述往往不得要领，于是利用理性阐述的失败来为信仰荒诞作辩护。克尔恺郭尔和谢斯托夫也老于此道。克氏反复指出不合常理性：神性与人性寓于一体，所谓神人或人神，即无限性贯穿于有限性：基督本身就是"绝对的悖论"。对于此论，犹太人认为大谬不然，希腊人认为疯语狂言，理性者认为荒诞至极。谢斯托夫干脆把悖论视为"荒谬的同意词"。而加缪认为："荒诞正是清醒的理性对其局限的确认"，就是说，荒诞和悖论皆取决于矛盾："所谓荒诞，是指非理性与非弄清楚不可的愿望之间的冲突。"因此，加缪的荒诞说是建立在矛盾论之上的。换言之，这正是人对单一性和透明性的欲望与世界不可克服的多样性和隐晦性之间的矛盾。加缪不相信有什么王者权限，但

对必须摒弃理性不以为然，因为理性在其限度之内还是有用的。

简言之，加缪的荒诞说不是一种概念，用他的话来说，是一种“荒诞感”，一种“激情”，一种“感知”，一种“精神疾病”，加缪试图对这种病态作纯粹的描述，其目的是要弄清楚这种“荒诞感”是否导致自杀。

何谓“荒诞感”？“人与其生活的离异，演员与其背景的离异”，有这种感觉，就叫荒诞感。我们照镜子看到不像自己的那种感觉，也叫荒诞感。以此类推，生活中时不时都会产生类似的荒诞感。

何谓“荒诞感知”？人面对自身不合情理所产生的反感，对自身价值形象感到堕落[1]，有这份自知之明，就叫“荒诞感知”。

何谓“荒诞激情”？“人是无用的激情”（萨特语），明知无用仍充满激情： 明明知道自由已到尽头，前途无望，为反抗绝望而不断冒险，这叫荒诞激情。

何谓“荒诞疾病”？人一旦被剥夺了幻想和光明，便感到自己是现世的局外人，随时想逃脱自我，又无可奈何置身其间，因焦虑而消沉，陷入绝望所患的一种抑郁症。在“病人”意识清醒之下，这种“荒诞疾病”很可能导致自杀。

与自杀者恰好相反的是死囚，因为后者一心想着临终的情景，似乎行将眩晕坠落，对一切视而不见，却偏偏瞥见近在咫尺的鞋带，所以加缪说：“荒诞就是死囚的鞋带。”由此，我们可以想见“荒诞取决于人，也不多不少取决于世界”。荒诞是世人与世界唯一的纽带，把两者拴在一起，正如唯有仇恨才能把世人锁住。这是一种不治之症。

这样，我们就可以给“荒诞人”下定义了！荒诞人就是与世界、与时间形影不离的人。既然他是一股无用的激情，也可以说荒诞人就是不为永恒做任何事情，又不否定永恒的人。荒诞人一旦在时间点上定位，他不再属于自己，而属于时间了。因反抗时间这个最凶恶的敌人而产生的切肤之痛，就是荒诞人的永久之痛。

加缪把荒诞人拔高一筹，比如称西西弗为“荒诞英雄”，既因为他的激情，也因为他的困苦。西西弗对诸神的蔑视，对死亡的挑战，对生命的热爱，使他吃尽苦头，即使竭尽全身解数，也一事无成。他只是为热恋此岸风土付出了代价，没有什么伟大英雄形象的含义，恰似莱蒙托夫笔下的“当代英雄”，可归类为浪漫派荒诞人。加缪以形象表

述的荒诞人，诸如唐璜式的人物、演员、征服者、伊凡、基里洛夫等等，一概都乐意承担自己的命运和自己的生存状况。西西弗做到了，我们可以想像他是幸福的。

显然，加缪不敢像纪德那样指望西西弗蔑视那块要命的巨石，“不去理睬它”（纪德语），或干脆踩上去，“控制局面”（纪德语）。是的，加缪撰写《西西弗神话》时不具备这种革命思想，但至少肯定荒诞人的积极面： 荒诞人直面人生，不逃避现实，摒弃绝对虚无主义，怀着反抗荒诞人世的激情，坚持不懈，或许能创造一点人生价值：“一个人的失败，不能怪环境，要怪他自己。”要学习那些与命运作斗争的榜样，比如普罗米修斯，做个火种播种者，或创造者，因为“创造就是活两回”。然而，西西弗和普罗米修斯都是神话人物。因此，加缪在思考反抗荒诞人世时，不得不首先论述形而上反抗，这正是他的贡献之所在。

在西方基督教文化的历史大背景下，谈论形而上反抗，绝对离不开世人与上帝的关系。“反抗者先把上帝否定，旨在否定之后取而代之”，尼采如是说。萨德、尼采、基里洛夫等等，他们抹杀上帝是要自己成为神明，等于要人世间实现《福音书》所说的永恒生命。这里，所谓的形而上反抗，一般指的是孤独的个体反抗，因不满生存状况而奋起反抗造物主： 一则世人总要死亡，世事难以长久，总要分化和消失，没有意义；再则世人躲不开恶，因为恶是分裂分化之源，所以反抗者诉求单一性或称一统性，诸如秩序的单一性，行为的单一性，使命的单一性。反抗者舍弃神明道德或社会契约，往三个方向挺进： 诉求欲望自由和权力自由；追求表象和自我表现；激励杀害和毁灭。总之，反抗者之所以亵渎神明，是希望产生新的神明，甚至自己成为神明。比如，基里洛夫设下的前提： 假如上帝不存在，基里洛夫就是上帝。他的结论是： 为了成为上帝，他应当自杀。唯其如此，才能教育芸芸众生，因为敢于自杀的人都是上帝。基里洛夫是荒诞人，斯塔夫罗金，伊凡·卡拉玛佐夫更是荒诞人，他们都是孤独的个体。

反抗者个体在思考荒诞人生和死亡不可避免时会情不自禁地叹道：“唉，我孤独无援。”但为摆脱压迫要求自由的欲望强烈到不惜为之牺牲生命，那就是维护一种价值了： 不仅维护个人尊严，而且维护人类尊严。如果反抗可以从中揭示自由、团结、正义，那么存在压迫

的世界就是一个荒诞的世界。唯有反抗才能阻挡荒诞。于是反抗者就有生存的价值，就可以自豪地说："我反抗，故我存在。"不过，孤独的反抗者需要绝对坚强的意志力，因为自由、正义、一统在形而上反抗者眼里并不真正存在，只不过是一切激情的神化。

"世上最强有力的人是最孤独的个人。"（易卜生语）萨德在大牢里度过大半生，领衔最孤独的人应当之无愧，被称为戴镣铐的哲学家，创立了"绝对否定"的理论。他奋起反抗的上帝，是一个牺牲创造物的上帝。既然上帝和永生都不存在，就应许可新人成为上帝。于是施蒂纳应运而生。他把现实个体的"我"凌驾于一切之上，以"我"的名义，把上帝以及形形色色的神祇、国家、契约、协议等等统统舍弃，其后果必然引发无数的个体冲突，而唯一留存于世的则是施蒂纳这个所谓独善其身者，带着胜利的笑容统治着一座大坟墓。他自诩是世上"唯一的人"，独领风骚面对任何毁灭，决不退缩。这个极端虚无主义反抗者醉心于毁灭，要么死亡，要么重生，直奔极限边缘："发现沙漠之后，就不得不学会生存下去。"

尼采则比施蒂纳高明得多，他给世人的启示是，反抗者只有放弃一切反抗才能成为神明，甚至放弃为修正这个世界而创造神祇的反抗："假如有个上帝，怎么忍受自己不是上帝呢？"尼采公然忌妒斯当达的名言："上帝唯一的托辞，就是上帝并不存在。"世界既然丧失了神明的意志，也就丧失了一统性与合目的性。因此世界不可能被判决。尼采为此承受着虚无主义反抗的全部重负，自诩是欧洲第一个彻底的虚无主义者。这并非意趣使然，而是身世所驱，更有甚者，因为他太过伟大，拒绝不了自己时代的遗产。

确实，尼采是虚无主义的良心，他认为形而上反抗始于"上帝死了"，但他自己并没有像萨德和施蒂纳那样制订过扼杀上帝的计划，只是发现了上帝死于他那个时代的灵魂之中，从而使反抗精神迈出决定性的一步："我们否定上帝和否认上帝责任，唯其如此，才能解救世界。"既然世人的得救不靠上帝去完成，那就应当在人世间自我完善。既然世界没有方向，世人一旦接受这个世界，就应当给它一个方向，以便达到高级的人类社会。

加缪对尼采的《权力意志》情有独钟，因为尼采破题儿第一遭叩问人生： 世人可否毫无信仰地活着？这在西方是十足的虚无主义疑

问。尼采说“上帝死了”，此言既非攻击耶稣本人，亦非抨击教会犬儒主义，而是否认教会的替代品： 道德、人道主义或社会主义（系指德国国家社会主义）。上帝死亡的后果，使世人孤独了，也给世人自由了。然而世人一旦获得自由，即刻发现责任重大，困难重重： 所谓“一切皆许可”，其实什么也做不成，不知所措了；既没有禁忌，也没有法则了。世人只有被抛弃的感觉，进入一个无目的的社会，怎么办？回答只能是彻底的、激进的： 自由在于介入社会，参与崇拜神人，强化普适性，比如充当酒神狄俄尼索斯的化身，甘愿湮没于茫茫宇宙。

加缪从尼采的虚无主义中吸取某种积极的意义，对他而言，虚无主义在于不再相信现实存在和人生，虚无主义者把人生隶属于某些价值，以致很难摆脱现实困境。一旦这些所谓的价值崩溃了，世人就会产生两种态度： 消极虚无主义，表现为绝望、消沉、无欲、疲乏、无聊，而积极虚无主义则求助于意志、活力、投机、冒险、行动。比如萨特《恶心》的主人公罗冈丹属于消极虚无主义者，而马尔罗《征服者》中的加里纳和《王家大道》中的彼根则是积极虚无主义者。《西西弗神话》中的荒诞人和《局外人》结尾中的默尔索，以及加缪笔下的其他两个人物： 卡利古拉和玛尔塔均为积极虚无主义者。这是加缪第一阶段的荒诞感知；第二阶段他转为反抗： 在《反抗者》中，他把荒诞隶属于虚无主义，并将两者进行广泛的比较研究，认为荒诞是虚无主义的一种表现，进而断定虚无主义与荒诞是同根同族，也是一种疾病（尼采最终不也成了疯子吗？），所以必须与这种疾病斗争到底，坚持反抗绝望。

以上是加缪通过论述尼采来阐释其形而上反抗的一个方面，他还着重通过论述陀思妥耶夫斯基笔下的人物来阐述另一方面，比如陀氏化身之一的伊凡·卡拉玛佐夫。此人的生命历程逆理悖道： 他以正义的名义进行反抗，把宽恕、情爱、真理置于上帝之上，即使错了，也坚持反抗。假如上帝存在，他仍一味无条件认可宽恕：“窃以为没有永生就没有德行”，进而就没有法律，结论是“一切皆许可”。伊凡拒绝个人单独得救，把“要么得到一切，要么啥也得不到”改为“要么人人得救，要么谁也别得救”。伊凡并不否定上帝，因为上帝一旦被否定了，伊凡在反抗的尽头发现的自由即刻变成上帝。因此，伊凡始于热

爱正义，终于听凭父亲被杀而变成疯子。总之，加缪在比较陀氏和尼采的虚无主义之后，得出结论："没有好的虚无主义和坏的虚无主义，就像没有好的荒诞和坏的荒诞之分。"

此外，正如萨德选择"城堡"，陀氏选择"地下室"作为场景，主人公皆为荒诞人，即为现世灵魂磨难的典型，具有强烈的地狱意识，其文学意义可以说预示未来战壕阵亡和集中营灭族屠杀。不同之处在于，萨德式人物欲主宰地狱权力，而陀氏荒诞人则逆来顺受，只求灵魂高尚。但两者都进入人生存在层面，跨入形而上反抗的精神层面。

我们上述加缪的形而上反抗，是指世人自身始终如一的存在，不是憧憬，也不是希望。这种反抗，只会遇到不可抵抗的命运，又缺乏本应与命运形影相随的逆来顺受。这里指的是，人与其自身的阴暗面进行永久的对抗。世人总要求透明，而透明在荒诞人生中是不可企及的。于是，只能在荒诞的形而上孤独中叩问个体存在的意义。"我"，这个孤独的人，虽然"我身上的这颗心，自己能体验到，并能判定其存在"，但这个"我"只不过是"一掬之水，会从我的指缝流走"。我可以把这个"我"可能摆出的各种面孔一张张描绘出来，还可以描绘别人给予这个"我"的各种面貌，但不可将其相加。这颗孤独的心即使属于我，也永远无法让我确定我自己："我永远是自己的陌路人。"

因此，必须知道世人能否光凭荒诞而活着，或者逻辑要求世人因荒诞而自杀。然而，自杀是一种忘恩负义。荒诞人只能耗尽一切，包括耗尽自己。荒诞使他极度紧张，于是他不断孤军奋战，维持紧张。因为他知道在日复一日的觉悟和反抗中，他表现出自己唯一的真理，即挑战。"重要的不是永恒的生命，而是永恒的活力。"（尼采语）"上帝死了"之后，信仰失落的无家可归感，引起对存在意义的叩问。发现人生无意义，就是人对自身被抛入荒诞之中的自我发现。西西弗被定罪，被抛入历史，孤独无奈艰难地活下去，这本身就是对自身存在的一种叩问，更是一种自我觉醒。

加缪，如同马尔罗和萨特，也是法国二十世纪作家中叩问人生存在意义的先锋派。他们仨都是尼采的信徒，同时又以各自的方式偏离尼采主义。但不管怎么说，他们共同的视野源头都是尼采的论断："上帝死了"，进而"价值死了"，再而"理想死了"。一言以蔽之："创始原理缺失。"然而作为彻底的反抗者，他们的一切精神生活

都是想自己成为精神上帝，站在某个道德的制高点上，创造一种崭新的精神形态赋予人类命运。虽然他们的精神作品能否永存还需历史来检验，但他们都竭尽人事了。

沈志明

二〇一二年春末于上海

---

[1] 参阅加缪名著《堕落》。

·荒诞推理·

卷首语[1]

下面的篇章论说一种荒诞感，即散见于本世纪的那种荒诞感，而不论及荒诞哲学。因为确切地讲，对现时代我们尚不甚了了，所以必须首先申明，下列篇章得益于某些智者，这是最起码的诚实。我的本意是毫不掩盖，随处都会援引他们的真知灼见，并加以评论。

但同时有必要指出，荒诞迄今一直是当做结论的，而在本散论中则是出发点。从这层意义上可以讲，我的述评是临时性的，因为很难预料所采取的立场。本着只对一种精神病态作纯粹的描述，暂不让任何形而上、任何信仰混杂其间。这是本书的局限所在和唯一主张。

---

[1] 此标题为译者所加。

荒诞与自杀

真正严肃的哲学问题只有一个，那便是自杀。判断人生值不值得活，等于回答哲学的根本问题。至于世界是否有三维，精神是否分三六九等，全不在话下，都是些儿戏罢了，先得找到答案。如果真的像尼采所要求的那样，一个哲学家必须以身作则才受人尊敬[1]，那就懂得这个答案的重要性，因为接下来就会有无可挽回的行为了。这是显而易见的事，心灵是很容易感知的，然而必须深入下去，在思想上才能使人看得更清。

倘问凭什么来判断这个问题比那个问题紧要，回答是要看问题所引起的行动。我从未见过有人为本体论而去死的。伽利略握有一个重要的科学真理，但这个真理一旦使他有生命之虞，他便轻易放弃了。从某种意义上讲，他行之有理[2]，但不值得。他的真理连火刑柴堆的价值都不如。到底地球围着太阳转还是太阳围着地球转，压根儿无关大局。说穿了，这是个无足轻重的问题。反之，我倒目睹许多人，觉得人生不值得度过而轻生了事。我也看到有些人，因某些思想或幻想给了他们生的依据而为之献身（有人称生的依据同时也是极好的死的依据）。基于此，我断定生命的意义是最紧迫的问题。何以见得？就所有的根本问题而论，我指的是可能导致死亡的问题或强烈激起求生欲望的问题。思维方式大致只有两种，即拉帕利斯方式[3]或堂吉诃德方式。唯有明摆着的事实并加上恰如其分的抒情表达，才能既打动我们的感情又照亮我们的思路。对如此朴质如此悲壮的主题，可以设想，精深而古典的辩证法应当让位于比较谦逊的精神气度，既出自人之常情，又富有同情心理。

世人一向把自杀只看做一种社会现象。我们则相反，首先研究个体思想与自杀之间的关系。自杀这类举动，如同一件伟大的作品，是在心灵幽处酝酿成熟的。本人则不知情。某天晚上，他开了枪或投了水。一天我听说，一位房产总监自杀了，因为五年前死了女儿，之后，他变了许多，此事“把他耗尽了”。甭想找到更确切的词了。开始思索，等于开始被耗。社会对此是无大干系的。耗虫长在人心中。必须深入人心去寻找。这种死亡游戏，从清醒面对生存到逃离光明，我

们都必须跟踪相随和体察谅解。

自杀的起因有许多。一般而言，最明显的原因不是最致命的原因。世人极少深思熟虑而后自杀（但不排除假设）。激发危机的起因几乎总是无法监控的。报刊经常谈起“隐私之痛”或“不治之症”。这些解释虽然说得过去，但应当弄清出事当天，绝望者的某个朋友是否用漠不关心的口气跟他说过话。此人罪责难逃。因为这足以把他逼上绝路：所有未了的怨恨和倦怠统统促他坠入绝境。我们要借此机会表明本散论的相对性质。自杀确实可以跟一些光彩得多的思考联系在一起。比如，在中国革命中，有过所谓表示抗议的政治性自杀。

如果说很难锁定精神对死亡押宝的准确时刻和精确举措，那就比较容易从自杀行为本身取得假设的结果。自杀，在某种意义上，像在情节剧里那样，等于自供。就是自供跟不上生活，抑或不理解人生。但也不要在这些类比中走得太远，还是回到日常用语上来吧。那只不过供认“不值得活下去”罢了。生活，自然从来都不是容易的。世人一如既往做出生存所需的举动，出于多种原因，其中首要的是习惯。自愿死亡意味着承认，哪怕是本能地承认这种习惯的无谓性，承认缺乏生活依据的深刻性，承认日常骚动的疯狂性以及痛苦的无用性。

究竟哪种不以估量的情感剥夺了精神赖以生存的睡眠呢？一个哪怕是能用邪理解释的世界，也不失为一个亲切的世界。但相反，在被突然剥夺了幻想和光明的世界中，人感到自己是局外人。这种放逐是无可挽回的，因为对失去故土的怀念和对天国乐土的期望被剥夺了。人与其生活的这种离异、演员与其背景的离异，正是荒诞感。所有想过自杀的健全人，无需更多的解释便能承认，这种荒诞感和想望死亡有着直接的关系。

这部散论的主题正好涉及荒诞与死亡的关系，正好涉及用自杀来解决荒诞的切实手段。原则上可以肯定，一个表里一致的人，对他信以为真的东西理应付之于行动。故而对人生荒诞的信念应当支配他的行为。不妨抱着合理的好奇心自问，直言不讳而非假惺惺地自问，这种支配的结果是否迫使人们尽快从一种不可理解的状况中解脱出来。这里指的自然是那些言必信、信必果的人。

这个问题用明晰的措辞提出，可能显得既简单又难解。但以为简单的问题会带来简单的答案，显而易见的事就是显而易见的事，那就

错了。推本溯源，把问题的措辞倒过来，不管自杀或不自杀，似乎只有两种哲学解决办法，要么是肯定的答案，要么是否定的答案，这未免太轻而易举了吧！应当重视那些疑团未解的人。窃以为他们属于大多数。我还注意到，一些人嘴上否定，行动起来好像心里又是肯定的。事实上，要是接受尼采的准则[4]，他们心里想来想去还是肯定的。相反，自杀的人往往对人生的意义倒确信无疑。这类矛盾经常发生。甚至可以说，在这一点上，相反的逻辑显得可取时，矛盾从来没有如此鲜明过。把哲学理论与宣扬哲学理论的行为进行比较，未免太俗套了。但应当明确提出，在排斥人生具有某种意义的思想家中，除了文学人物基里洛夫[5]、传奇人物佩雷格里诺斯[6]和假设人物儒尔·勒基埃[7]，没有一位将其逻辑推至排斥人生的。据说叔本华面对丰盛的饭局赞扬过自杀，并常拿来作为笑料引用。其实没有什么可笑的。叔氏不把悲剧当回事儿，虽然不怎么严肃，但终究对自杀者作出了判断。

面对上述矛盾和难解，世人对人生可能产生的看法和脱离人生所采取的做法，这两者之间，难道应当认为没有任何关联吗？对此，切勿夸大其词啊！人对生命的依恋，具有某种比世间一切苦难更强的东西。对肉体的判断相当于对精神的判断，而肉体则畏惧毁灭。我们先有生活的习惯，后有思想的习惯。当我们日复一日跑近死亡，肉体始终行进着，不可折返。总之，这个矛盾的要义包含在我称之为隐遁的内容中。比帕斯卡尔赋予“转移”一词的内涵，既少点儿什么又多点儿什么。致命的“隐遁”，即为希望，是本散论的第三个主题。所谓希望，就是对下辈子生活的希望，应当“对得起”才行，抑或是自欺欺人：不是为生活本身而生活，而是为某个伟大的理念而生活，让理念超越生活，使生活变得崇高，给生活注入意义，任理念背叛生活。

这么说下去大有故意把水搅浑之嫌。至此，玩弄字眼并非枉然，假装相信拒绝人生有某种意义，势必导致宣称人生不值得活。其实，这两种判断之间没有任何硬性标准。只不过不要因上述的含糊其辞、离弦走板儿和自相矛盾而迷失方向。应当排除万般，单刀切入真正的问题。世人自杀，因为人生不值得活，想必是没错的，但不是什么真知灼见，因为这是显而易见的道理。这种对人生的大不敬，对投入人生的否认，是否出自人生无谓说呢？人生之荒诞，难道非要世人或抱

希望或用自杀来逃避吗？这是在拨冗删繁时所需揭示、探究和阐明的。荒诞是否操纵死亡？必须优先考虑这个问题，甭去管形形色色的思想方法和无私精神的把戏。在这种探究和激情中，细微差别呀，各类矛盾哪，“客观的”智者随时善于引入各种问题的心理学呀，都不重要了。只需一种没有根据的思维，即逻辑。不容易呀。有逻辑性倒不难，而自始至终合乎逻辑却几乎是不可能的。亲手把自己弄死的人如此这般沿着自己感情的斜坡走到底。于是在思考自杀时，我有理由提出唯一使我感兴趣的问题：是否存在一种直通死亡的逻辑？我在此指明了推理的根源，只有不带过度的激情，光凭显而易见的事实来进行推理，我才能知道这种逻辑。所以我管这种推理叫荒诞推理。许多人已经着手进行了。不过我不知道他们是否锲而不舍。

卡尔·雅斯贝尔斯在揭示世界统一体不可构成时惊呼：“这种限制性把我引向自我，在自我中，我不再躲到我一心表现的客观论点背后，无论是我自身还是他人的存在，对我都不再可能成为对象了。”[8]在许多人之后，他又使人想起那人迹罕至、无水缺源的境地，在那里思想达到了极限。在许多人之后，大概是的吧，但那些人又是多么急于求成啊！许多人，甚至最卑微的，都到达了思想动摇的最后转折点。这些人在到达转折点时，纷纷摒弃了他们一向最为珍视的生命。另一些人，即思想精英们，也摒弃了他们的生命，但，在最纯粹的精神叛逆中，是在精神自杀中进行的。真正的拼搏在于尽可能地反其道而行之，在于密切注视遥远国度的奇花异木。对于荒诞、希望和死亡互相纠缠的无情游戏，需要有得天独厚的观察力，即执著力和洞察力。这种胡缠乱舞既简单初级又难以捉摸，但智者可以解析其图形，而后加以阐明，并身体力行。

---

[1] 参见尼采《非现实的考虑》第三章《教育家叔本华》。

[2] 从真理的相对价值而言，他做对了。相反，从生殖行为来讲，这位学者的脆弱性令人嗤笑。

[3] 拉帕利斯（1470—1525），法兰西元帅，骁勇善战，多次在重大战役中立大功。他奋不顾身，视死如归，在俗人眼里，近乎幼稚。

[4] 参见尼采：《权力意志》，第476页。大意是：“我否定五次”之后，“我的新思路却走向肯定”。

[5] 陀思妥耶夫斯基《群魔》中重要人物，参见本书《基里洛夫》一节。

[6] 希腊犬儒派哲学家，于165年奥林匹克运动会期间自焚。“我听说战后一位作家誓与佩雷格里诺斯方式比高低，为引起公众对他作品的注意，写完第一本书就自杀了。他确实引起了注意，但书被认为写得很糟糕。”此人很可能是安德烈·加耶，于1929年12月16日自杀，其时正出版的书叫《地球不属于任何人》，是本超现实主义的散文和诗歌集。——原注

[7] 勒基埃（1814—1862），法国哲学家，神秘失踪于大海。

[8] 卡尔·雅斯贝尔斯（1883—1969），德国心理学家和哲学家。此处引言张冠李戴，应出自海德格尔的《存在哲学》。

荒诞的藩篱

深刻的情感，如同伟大的作品，其蕴涵的意义总比有意表达的要多。内心始终不渝的活动或反感，继续存在于所做或所思的习惯中，这种恒定性所导致的后果，心灵本身全然不知。伟大的情感带着自身的天地，或辉煌的或可凉的，遨游于世，以其激情照亮了一个排他性的世界，在那里又找回了适得其所的氛围。忌妒、奢望、自私或慷慨，各有一方天地。所谓一方天地，就是一种形上境界和一种精神形态。专一化了的情感，所含的真实，比发端时的激动包含更多的真实。因为后者是未确定的，既模糊又“肯定”，既遥远又“现实”，有如美好赋予我们的，或荒诞所引起的那种激动。

荒诞感，在随便哪条街上，都会直扑随便哪个人的脸上。这种荒诞感就这般赤裸裸叫人受不了，亮而无光，难以捉摸。然而这种难处本身就值得思考。作为一个人，我们很可能真的永远认识不了，总有些不可制约的东西会把握不住。但我几乎能认识世人，从他们的整体行为、从他们的生活历程所引起的后果认出他们。同样，对那些无法分析的种种非理性情感，我几乎能界定，几乎能鉴定，无非将其后果全盘纳入智力范畴，无非抓住和实录非理性情感的方方面面，重新描绘其天地。可以肯定，同一个演员，即便看过一百次，也不一定对他会有更深的认识。不过，假如把他扮演的角色归总起来，归总到他演的第一百个角色时，我对他就稍有认识了，此话总有几分道理吧。因为明显的悖论也含寓意，具有某种教益。教诲在于，一个人可以通过演戏，同样也可以凭借自己真诚的冲动，来给自己定位。由此推及，比如一种忍声的低调，又如某些心底无处寻觅的情感，不禁因其激发的行动，因其假设的精神形态，而部分地表露出来，也可以自我定位。读者诸君感觉得出，这是在确定一种方法。但也感觉得出，这种方法是分析方法，并非认识方法。因为方法意味着形而上，不知不觉表露了有时硬说尚未认识的结论。正如一本书最后的篇章已经体现在最初的篇幅中了。这是难以避免的。这里所确定的方法袒露了胸次：全盘真实的认识是不可能有的。惟有表象可以计数，气氛可以感觉。

这种不可捉摸的荒诞感，我们也许由此可以触及了，在相异而博

爱的世界里，诸如智力的世界里，生活艺术的世界里，或干脆说艺术的世界里，因为荒诞气氛一开始就有了。总之，这是荒诞的天地，是用自身固有的亮光照耀世界的精神形态。后者善于把得天独厚而不可改变的面目识别出来，使其容光焕发。一切伟大的行动和一切伟大的思想，其发端往往都微不足道。伟大的作品往往诞生于街道的拐弯处或饭店的小门厅。事情就是如此荒诞。与其他世界相比，荒诞世界更能从这种可怜兮兮的诞生中汲取其高贵。某些境况下，一个人被问及他的思想本质时，答道："没有任何本质"，也许是一种虚与委蛇吧。至亲好友心里是很明白的。但，假如回答是真诚的，假如回答表示这么一种奇特的心境：虚无变得很能说明问题了，日常的锁链给打断了，心灵再也找不到衔接锁链的环节了，那么这样的回答就变成了荒诞的第一个征兆。

背景某天势必倒塌。起床，有轨电车，办公或打工四小时，吃饭，有轨电车，又是四小时工作，吃饭，睡觉；星期一、星期二、星期三、星期四、星期五、星期六，同一个节奏，循此下去，大部分时间轻便易过。不过有一天，"为什么"的疑问油然而生，于是一切就在这种略带惊讶的百无聊赖中开始了。厌倦处在机械生活的末端，但又是开启意识活动的序幕：唤醒意识，触发未来。未来，要么在循环中无意识的返回，要么彻底清醒。觉醒之后，久而久之，所得的结果，要么自杀，要么康复。百无聊赖本身带有某种令人反感的东西。不过这里，应当得出结论说，百无聊赖也有好处。因为一切从觉悟开始，惟有通过觉悟才有价值。鄙见毫无独到之处，不过是些不言自明的道理：适对荒诞的根源粗略了解，此亦足矣。单纯的"忧虑"乃万事之发端[1]。

同样，天天过着没有光彩的生活，时间载着我们走。但总有一天必须载着时间走。我们靠未来而生活："明天"，"以后再说"，"等你有了出息"，"你到了年纪就明白了"。这些前言不搭后语的话挺可爱的，因为终于涉及死亡了。不管怎样，人都有那么一天，确认或承认已到而立之年。就这样肯定了青春已逝。但，同时给自己在时间上定位。于是在时间中取得了自己的位置。他承认处在一条曲线的某个时间点上，表明必将跑完这条曲线。他属于时间了，不禁毛骨悚然，从时间曲线认出他最凶恶的敌人。明天，他期盼着明天，可是他本该摒弃明

天的。这种切肤之痛的反抗，就是荒诞。但，并非本意上的荒诞。此处不在乎下定义，而是罗列可能包含荒诞的情感。罗列已经完成，荒诞的意义却言犹未尽。

较低一个层次，就是诡谲性：发觉世界是“厚实”的，瞥见一块石头有多么的奇异，都叫我们无可奈何；大自然，比如一片风景，可以根本不理会我们。一切自然美的深处都藏着某些不合人情的东西，连绵山丘、柔媚天色、婆娑树荫，霎时间便失去了我们所赋予的幻想意义，从此比失去的天堂更遥远了。世界原始的敌意，穿越几千年，又追向我们。一时间我们莫名其妙，因为几百年间我们只是凭借形象和图画理解世界，而且这些形象和图画是我们预先赋予世界的，从此之后再使用这种人为的手段，我们就力莫能及了。世界逃脱了我们，再次显现出自己的本色。那些惯于蒙面的背景又恢复了本来面目，远离我们而去。同样，有些日子，见到一个女人，面孔熟悉，如同几个月或几年前爱过的女人，重逢之下却把她视同陌路，也许我们硬是渴望使我们突然陷于孤独的那种东西。但时候未到哇。唯一可肯定的：世界这种厚实和奇异，就是荒诞。

世人也散发出不合人情的东西。在某些清醒的时刻，他们举止的机械模样，他们无谓的故作姿态，使他们周围的一切变得愚不可及。一个男人在封闭的玻璃亭中打电话，他的声音听不见，但看得见他拙劣的模拟表演。我们不禁想问：他为什么活着。面对人本身不合人情所产生的这种不适，面对我们自身价值形象所感到的这种无法估量的堕落，正如当代一位作家所称的那种“恶心”[2]，也就是荒诞。同样，自己照镜子，突然看到有陌生人朝我们走来，或在我们自己的相册里重新见到亲切而令人不安的兄弟，这还是荒诞。

最后要讲死亡了，要讲我们对死亡的感受了。在这一点上，话已说尽，切戒悲天悯人，是为得体。其实最叫人惊讶的是，大家都活着，却好像谁也“不知道”似的。实际上是因为缺乏死亡的体验。从本意上讲，只有生活过的，并进入意识的东西，才是经验过的。这里不妨勉强谈论他人的死亡经验。这是一种代用品，一种智者见地，对此我们从来没有信服过。悲怆的俗见不能叫人心悦诚服。恐惧实际上来自事变毋庸置疑的层面。时间之所以使我们害怕，是时间展现数学般的演示，答案来自演示之后。所以关于灵魂的种种漂亮说法，在这里

至少要稍为接受经验法对其对立面的检验。耳光括在僵死的躯体上留不下痕迹，灵魂已经出窍了。经历这个基本的、关键的层面，构成了荒诞感的内容。无用感在这种命运的死亡阴影下萌发了。血迹斑斑的数学规律支配着我们的生存状况，对此，任何道德、任何拼搏都无法先验地解释清楚。

再说一遍，上述的一切，前人翻来覆去都讲过了。我只不过做了个粗略的归类，指出显而易见的主题。这些主题贯串一切文学和一切哲学，充斥日常谈话，没有必要再杜撰了。但必须把握这些显而易见的情况，以便探讨至关重要的问题。再强调一遍，我感兴趣的，主要不在于发现种种荒诞，而是荒诞产生的结果。假如对这些情况确信无疑了，难道还需要作结论吗？到什么地步才算没有漏洞呢？是应当自甘死亡，抑或死活抱着希望呢？有必要事先在智力上做一番同样粗略的清理了。

精神的首要活动是区别真假。然而，思想一旦反思自身，首先发现的，便是一种矛盾。强词夺理是不管用的。几百年来，对此道没有人比亚里士多德演绎得更清楚、更漂亮了：

这些观点不攻自破，其后果经常受人嘲笑。因为，肯定一切都是真理，等于肯定对立面的肯定，其结果等于肯定我们自己的论点是谬误（因为对立面的肯定不容我们的论点是真理）。但，假如说一切都是谬误，这种肯定也是谬误了。假如宣称只有与我们对立的肯定才是谬误，抑或只有我们的肯定才不是谬误，那么我们就不得不接受无数真的或假的判断。因为谁提出真的肯定，等于同时宣布肯定就是真理，照此类推，以至无穷。[3]

这种恶性循环只是一系列恶性循环的第一环，而精神在反省自身时，便卷入这个系列旋涡，晕乎乎迷失了方向。上述悖论，简单明了得不能再简单明了啦。不管何种文字游戏和逻辑绝技，理解首先便是统合。精神深层的愿望，甚至在最进化的活动中，也与人面对自己天地的无意识感相依为命。所谓无意识感，就是强求亲切，渴望明了。就人而言，理解世界，就是迫使世界具有人性，在世界上烙下人的印记。猫的世界不同于食蚁动物的世界。“任何思想都打上人格的烙印”，这道理是不言自明的，别无深意。同样，精神竭力理解现实，

而且只有把现实概括成术语时，才觉得充分。假如人承认世界也能热爱和受苦，那么人就会心平气和了。假如思想在现象的幻境中发现一些永恒的联系，既能把现象概括为单一的原则，又能把自身归纳为单一的原则，那就算得是精神走运了，而精神幸运的神话只不过是可笑的伪劣。这种对统合的怀念，对绝对的渴望，表明了人间戏剧最基本的演进。然而，说怀念是个事实，并不意味着怀念应当立即得到缓解。因为，假如在跨越欲望和攫取之间的鸿沟时，我们赞同巴门尼德[4]，肯定单一（不管是怎样的单一）这个现实，那么我们就坠入可笑的精神矛盾中，这是一种肯定大一统的精神，并通过肯定自身来证明自己与众不同，进而声称能化解分歧。这又是一种恶性循环，足以抑制我们的希望。

上述依旧是些不言自明的道理。我再次重申，这些道理本身并无新意，令人感兴趣的是可以从中引出的结论。我还知道另一个不言自明的道理，那就是人必有一死。从中引出极端结论的智者可以数得出来。本散论中，自始至终用作为参照的，是我们以为知道的和实际知道的之间存在的不变差距，是实际赞同和假冒无知之间的不变差距；假冒的无知使我们靠理念活着，而这些理念，倘若我们真的身体力行，就会打乱我们整个生活。面对精神的这种难解难分的矛盾，我们恰好要充分把握分离，即把我们和我们自己的创作划开。只要精神满怀希望在固定的世界里保持沉默，一切就在精神怀念的统合中得到反映，并排列得井然有序。但这个世界只要动一动，就会分崩离析：无数闪烁的碎片自告奋勇地来到认识的眼前。不必抱希望有朝一日会重建这个世界亲切而平静的表面，给我们心灵以安宁。继那么多世纪的探索之后，继思想家们那么多次让贤之后，我们心明眼亮了。就我们的全部认识而言，这一点是千真万确的。除了职业的唯理论者，人们如今对真正的认识已不抱希望。假如一定要写人类思想唯一有意义的历史，那只得写人类世代相继的悔恨史和无能史了。

确实，我能说“我知道”谁的什么和什么的什么。我身上的这颗心，我能体验到，并能判定其存在。这个世界，我能触及也能判定其存在。我的学问仅此而已，其余有待营造。因为，假如我试图把握我所确认的这个我，并加以定位和概括，那么这个我只不过是一掬之水，会从我的指缝流走。我可以把“这个我”会摆出的各种面孔一张张

描绘出来，还可以描绘别人给予“这个我”的各种面貌，包括其出身、教育、热忱或沉默、伟大或卑劣。但不可把面貌相加。这颗心即使属于我，我也永远无法确定。我对自己存在的确信和我对这种确信试图赋予的内容，两者之间的鸿沟，永远也填不满。我永远是自己的陌路人。在心理学上，如同在逻辑学上，有真理又没有真理。苏格拉底的“认识你自己”，其价值等同我们忏悔室里的“要有德行”。两者既流露怀念，也表露无知。无非拿重大的主题做游戏，是毫无结果的。这些游戏只在符合近乎确切的尺度时才说得过去。

瞧，比如树木吧，我熟悉树木的粗糙、水分，嗅得出树木的气味。草的芬芳，星的馥郁，夜晚，心情舒坦的某些晚上，我怎能否认我体验到了强而有力的世界？然而，地球上的全部科学，压根儿不能使我确信这个世界是属于我的。你们给我描绘世界，教我归类世界。你们列举地球的规律，在我渴求知识的时候，我同意地球的规律是真实的。你们剖析地球的机制，于是我的希望为之倍增。末了，你们告诉我神奇美好又多姿多彩的宇宙归结为原子，而原子又归结为电子。所有这一切好得很，我等着你们继往开来。但你们对我说有一种见不着的星球系统，有不少电子围绕一个核团团转动。你们用形象向我解释了世界。于是我看出你们是在做诗，那我就一辈子也弄不清楚了。我还没来得及发火，你们已经改变理论了，难道不是这样吗？这么说来，本该教我懂得一切的科学在假设中就结束了，清醒的认识在隐喻中沉没了，不确定性在艺术作品中找到了归宿。难道我先前需要付出这么多努力吗？与之相比，山丘柔和的线条和夜晚摸着激跳的心口，教给我更多的东西。言归正传，如果说我通过科学懂得现象并一一历数，我却不能因此而说已理解世界。即使我用脚丈量过全球的高山峻岭，也不会知道得更多。你们让我在写实和假设之间选择，写实是可靠的，但对我毫无教益，而假设即便对我有教益，却根本不可靠。我对自己对世界都陌生，唯一可依赖的，是用某种思想武装起来，而这种思想一旦肯定什么就否定自身；我惟有拒绝认知和摒弃生命才能得到安宁，而且好胜的愿望总是在藐视其冲击的藩篱上碰壁，这是怎样的状况呢？有志者，必挑起悖论。一切就绪，按部就班，就等着出现中了毒的安宁，那正是无忧无虑、心灵麻木或致命的摒弃所造成的。

智力以自身的方式也让我明白世界是荒诞的。作为对立面的盲目

性，徒然声称一切都是明明白白的，而我则一直期待着证据，一直期待着理性有理。但尽管经历了那么多自以为是的世纪，外加产生过那么多振振有词的雄辩家，但我清楚此说不对。至少在这方面，恕我孤陋寡闻，是不走运的。所谓放之四海而皆准的理性，实践的或精神的，所谓决定论，所谓解释万象的种种范畴，无一不使正直的人嗤之以鼻。与精神根本不搭界。被否定的精神，真知灼见是受到束缚的。在这种难以估算而有限度的天地里，人的命运从此有了意义。一个非理性族群站起来了，周匝而围，直至终了。荒诞感恢复了明智，如今又得到了协调，于是清晰起来了，明确起来了。我说过世界是荒诞的，未免操之过急了。世界本身不可理喻，我们所能说的，仅此而已。所谓荒诞，是指非理性和非弄清楚不可的愿望之间的冲突，弄个水落石出的呼唤响彻人心的最深处。荒诞取决于人，也不多不少取决于世界。荒诞是目前人与世界唯一的联系，把两者拴在一起，正如惟有仇恨才能把世人锁住。我在失度的世界里历险，所能清晰辨别的，仅此而已。就此打住吧。荒诞规范着我与生活的关系，假如我把这种荒诞当真，假如我心中充满在世界奇观面前激动不已的情感，充满科学研究迫使我具备的明智，那么我就应当为这些确认牺牲一切，就应当正视这些确认，并加以维护。尤其应当据此而规范我的行为，不管产生什么后果，都紧跟不舍。我这里讲的是正直性。但我要求事先知道思想是否能在这些荒漠中成活。

我获悉思想至少已进入这些荒漠，在那里找到了面包，明白了先前只是靠幻象充饥的。思想给人类思考最迫切的几个主题提供了机会。

荒诞从被承认之日起，就是一种激情，最撕心裂肺的激情。但，全部的问题在于人是否能靠激情生活，还在于是否能接受激情的深层法则，即激情在振奋人心的同时也在焚毁人心。这还不是我们将要提出的法则，而是处于上述体验的中心，会有时间再谈的。不如先承认产生于荒漠的主题和冲动吧，只要一一列举就行了。这些东西如今也众所周知了。这不，一直就有人捍卫非理性说的权利。传统上存在一种说法，叫委曲求全的思想，这个传统一直没有间断过。对理性主义的批判次数太多了，似乎不必再批判。然而我们的时代一直出现反常的体系，想方设法绊倒理性，仿佛理性果真一直在向前进哩。但不等

于证明理性有多大效力，也不等于证明理性的希望有多强烈。从历史上看，两种态度始终存在，表明人的基本激情，把人左右夹攻得苦不堪言，又要呼唤统合，又要看清会受藩篱的重重包围。

然而，也许从来没有别的时代像我们时代这样对理性发起更猛的攻击。自从查拉图斯特拉[5]大声疾呼："偶然，这是世上最古老的贵族。当我说没有任何永恒的意志愿意君临万物万象时，我就把最古老的贵族头衔还给了万物万象。"自从克尔恺郭尔得了不治之症时说："这病导致死亡，而死亡之后什么也没了。"荒诞思想的主题层出不穷，有意味深长的，也有折磨人心的，抑或至少非理性思想和宗教思想是如此，这种微妙的区别是至关重要的。从雅斯贝尔斯到海德格尔，从克尔恺郭尔到谢斯托夫，从现象学者到舍莱尔[6]，就逻辑和道德而言，整整一个智者家族，因怀旧结为亲戚，因方法或目的而反目，他们千方百计阻挡理性的王家大道，想方设法重新找到真理的通途。此处，在下对那些已知的和体验过的思想作个假设。不管智者们现在或过去有什么抱负，他们统统从那个无法形容的世界出发。那里占统治地位的是：矛盾，二律背反，焦虑或无能为力。他们的共同点，恰恰是迄今人们所披露的主题。必须明确指出，对他们也不例外，尤为重要的是他们从发现中引出的结论。这非常重要，有必要专门研究。眼下只涉及他们的发现和他们最初的经验。问题只在于证实他们的亲和力。假如硬要论证他们的哲学，是可以把他们共同的氛围烘托出来的，并且不管怎么说，这也就足够了。

海德格尔冷峻地审视了人生状况，宣告人类生存受到了凌辱。唯一的现实，是生灵在各个阶段的"忧虑"。对迷途于世的人及其排遣而言，这忧虑是一种转瞬即逝的恐慌。但恐慌一旦意识到自身，便成为焦虑，即清醒者永久的氛围，"在这种氛围中生存重新抬头"。这位教授[7]使用最抽象的语言，手不发抖地写道："人类生存的完整性和局限性比人本身处于更优先的地位。"他对康德的兴趣在于承认康德"纯理性"的局限性，在于对自己的分析作出结论："世界向焦虑的人再也提供不出任何东西了。"这种忧虑，他觉得实际上大大超越了推理的范畴，以至脑子里老惦念着，嘴巴上老唠叨着。他列出忧虑的方方面面：当平凡的人千方百计使忧虑普遍化并使之越来越沉重时，烦恼便显现了；当智者静观死亡时，恐惧便显露了。他不把意识和荒诞分

家。死亡的意识，就是忧虑的呼唤，于是“存在通过意识发出自身的呼唤”。死亡的意识就是焦虑的声音，要求存在“从消失重新回到芸芸众生中来”。对他自己也一样，不该高枕无忧，而必须鞠躬尽瘁、死而后已。他置身于荒诞世界，接受着荒诞世界的可殁性，在废墟中寻找自己的声音。

雅斯贝尔斯对一切本体论都绝望了，因为他硬要相信我们失去了“天真性”。他知道我们无所作为，做什么也不能使表象的致命游戏升华。他知道精神的终结便是失败。他沿着历史赋予我们的精神历险，磨蹭踯躅，无情地识别出各种体系的缺陷，识别出挽回一切的幻觉，识别出不遮不掩的预言。在这颓败的世界，认识的不可能性已被论证，虚无好像是唯一的现实，无援的绝望，唯一的姿态，于是他试图重新找到通向神秘天国的阿丽娅娜导线[8]。

谢斯托夫独占一方，一直致力于单调得叫人钦佩的著作，始终不懈地朝着同样的真理奋进。他屡屡指出，最严密的体系，最普遍的理性主义，到头来终将在人类思想的非理性上碰壁。任何不言自明的道理，哪怕含讽刺意义的，任何对理性不敬的矛盾，哪怕令人嗤之以鼻的，都逃不过他的眼睛。唯一使他感兴趣的事情，实属例外，那就是心灵史或精神史。通过陀思妥耶夫斯基式的死囚经验，通过尼采式的精神激剧历险，通过哈姆雷特式的咒语或易卜生式的苦涩贵族德行，谢斯托夫探索着、指明着、提升着人类对不可救药性的反抗。他不把自己的一套道理用在理性上，带着几分毅然决然，开始涉足毫无色彩的荒漠，在那里一切确定性都变成了石头。

他们之中最有诱惑力的恐怕是克尔恺郭尔，至少他的部分经历比发现荒诞更吸引人：他体验了荒诞。“最可靠的缄默不是闭口不言，而是张口说话。”[9]写下此话的人，一开始就确信任何真理都不是绝对的，都不能使本身不可能实现的存在变得令人满意。身为一通百通的唐璜（尼采语）[10]，克尔恺郭尔多次更换笔名，矛盾百出，既写出《布道词》，也写下《诱惑者的日记》这样一本犬儒主义唯灵论的教科书。他拒绝安抚，拒绝诤言，拒绝休息守则。他心里感到的那根刺[11]，不是用来平息痛苦，相反是用来唤醒痛苦，怀着甘当受难者的那种绝望的欢乐，一点一滴地制造受难者：清醒，违拗，装模作样，就是说制造魔鬼附身者的系列。那张既温存又冷笑的面容，那些

随着发自灵魂深处的呐喊而旋转的陀螺，就是荒诞精神本身与超越它的现实所遭遇的情景。克尔恺郭尔的精神冒险，导致了付出昂贵代价的丑闻，开始时就非常糟糕，是一种没有自身背景的体验，被打回最原始的自相矛盾中去了。

另外，在方法上，胡塞尔和现象学家们极尽夸张之能事，在多样性中重组世界，否定理性的超验力。精神世界随着他们难以估量地丰富起来。玫瑰花瓣，公里计数坐标或人的手所具有的重要性与爱情、欲望或万有引力定律相同。思想，不再意味着统合，不再是以大原则的面目使表象变得亲切。思想，就是重新学习观察、关注，就是引导自己的意识，就是以普鲁斯特的方式把每个理念、每个形象变成得天独厚的领地。离谱儿的是，一切都是得天独厚的。能为思想正名的，是对思想极端在意。胡塞尔为使自己的方法比克尔恺郭尔或谢斯托夫的更为实证，从根子上就否定理性的古典方法，破除希望，打开直觉和心灵的大门，输入层出不穷的现象，丰富得有些不合人情。这些道路，要么通向一切科学，要么一门科学也通不到。就是说，此处手段比目的更为重要。问题仅在于“对认知的态度”，而不在于慰藉。再说一遍，至少在根子上是如此。

怎能感觉不到这些智者根深蒂固的亲缘关系？怎能觉察不到他们聚集在独自享有却痛苦得没有任何希望的领地呢？但愿，要么一切都能解释清楚，要么什么也别解释。况且，理性面对这种心灵呐喊是无能为力的。精神被这种要求唤醒后，一味探索寻求，而找到的只是矛盾和歪理。我不明白的东西，就是没有道理的，于是世界充满了非理性的东西；我不明白世界的单一含义，于是世界只是个非理性的巨物；一旦能说：“这很清楚”，于是一切就得救了。但，这些智者竟相宣告，什么也不清楚，一切都是乱糟糟的，于是他们接着宣告，世人只对包围他们的藩篱保持着明智和确切的认识。

所有这些经验配合和谐，相互交替。精神走到边界，必须作出判断，选择结论。那里便是自杀和找到答案的地方。但我把探求的顺序倒过来，从智力历险出发，再回到日常举止。以上提及的体验产生于须臾不该离开的荒漠。至少应该知道体验到达何处。人奋斗到这个地步，来到非理性面前，内心不由得产生对幸福和理性的渴望。荒诞产生于人类呼唤和世界无理性沉默之间的对峙。这一点不应当忘记，而

应当抓住不放，因为人生的各种结果都可能由此产生。非理性，人的怀旧以及因这两者对峙而凸显的荒诞，就是悲剧三人物，而此剧必须与一切逻辑同归于尽，之后，逻辑存在才有可能。

---

[1] “单纯的‘忧虑’”，是海德格尔的说法，参见《存在与时间》。此处转引自法籍俄裔居尔维奇（1897—1965）的专著《德国哲学的当前倾向》，弗兰版，第210页，1930年。

[2] 指萨特的小说《恶心》。

[3] 出自亚里士多德《形而上学》第四卷第八章。此处是希腊哲人针对极端怀疑派而发。但这段话，加缪转引自列奥·谢斯托夫（1866—1938）这位俄国作家和哲人的《钥匙的权力》，1928年出版，第317页。不过，有一句有点儿出入，原文是：“不得不接受无其数真实的和虚假的判断。”

[4] 巴门尼德（约前544—前450），古希腊哲学家。

[5] 查拉图斯特拉，波斯教先知和改革派领袖，活动于公元前六世纪伊朗东北部，认为世界有善与恶两个对立的本原，火则代表善良和光明，主张以高度的道德观分清善与恶。

[6] 舍莱尔（1874—1928），德国哲学家。

[7] 指海德格尔，本段引言，加缪均转引自居维奇《德国哲学的当前倾向》。

[8] 阿丽娅娜导线，出自希腊神话：忒修斯到达克里特岛，定要进迷宫同牛首人身的怪物决斗。阿丽娅娜给他一个线团，让他把线头拴在门口，杀死怪物后，顺着导线走出迷宫。成功之后，他带着阿丽娅娜出逃了。

[9] 借用《论绝望》法文版译者序中一句话，并非克尔恺郭尔原话，但克氏在《日记》（第三卷）中确实写过一段意义近似的话。

[10] 参见尼采《黎明》，法文版，第327页。

[11] 肉中刺的形象一直困扰着克尔恺郭尔，典出《保罗致哥林多人后书》，参见《圣经·新约》第十二章第七节：“又恐怕我因所得的启示甚大，就过于自高，所以有一根刺加在我肉体上，就是撒旦的差役，要攻击我，免得我过于自高。”

哲学的自杀

荒诞感未因上章所述而成为荒诞概念。荒诞感奠定了荒诞概念的基础，仅此而已。前者并未归纳在后者之中，只作瞬息停留，便对世界作出自己的判断，而后继续向前，越走越远。荒诞感是活泼鲜亮的，就是说，要么活该死亡，要么名扬四海。就这样我们汇集了上述的一些主题。但再说一遍，我感兴趣的，不是什么著作或什么智者，因为批评他们及其著作需要另一种形式和另一个范畴，而是发现他们的结论所具有的共同点。他们的思想也许从来没有这样分歧过。然而他们备受震荡的精神风貌，我们却承认是相同的。同样，他们尽管各自经历了如此不相像的学科，但在结束历程时的呐喊却以相同的方式回响。我们明显感到刚才提到的智者们具有一种共同的精神氛围。硬说这种氛围是玩命的，那差不多就是玩弄字眼。生活在这种令人窒息的天空下，迫使人要么出走，要么留下。问题是要知道，在第一种情况下如何出走，在第二种情况下为何留下。我就这样来界定自杀的问题以及可能对存在哲学的结论所给予的关注。

我想事先偏离一下正道。到目前为止，我们做到了从外部划出荒诞的范围。但我们可以考量这个概念所包含清晰的东西，可以试图通过直接分析法，一则认出这个概念的含义，再则发现这个概念所带来的后果。

假如我指控一个无辜者犯下滔天大罪，假如我向一位谦谦君子断言他对自己的亲姐妹怀有非分之想，他将反驳我说这是荒诞的。这种愤慨有其滑稽的一面，但也有深刻的道理。谦谦君子以这种反驳表明，我强加于他的行为与他毕生遵循的原则之间存在着明显的二律背反。“这是荒诞的”，意味着“这是不可能的”，也意味着“这是矛盾的”。假如我看见一位持白刃武器的人攻击一个持机关枪的人，我将断定他的行为是荒诞的。说他的行为荒诞，是根据他的动机和等待着他的现实之间的不成比例来断定的，是根据我看出他的实际力量和他企图达到的目标之间的矛盾来断定的。同样，通过荒诞进行论证来作对比，即用这种推理的后果与要建立的逻辑现实来作比较。总而言之，从最简单的到最复杂的，荒诞性越来越强，因为我作各项比较的

差距越来越大啦。世间存在着荒诞的婚姻、荒诞的挑战、荒诞的怨恨、荒诞的沉默、荒诞的战争和荒诞的和平。其中任何一种荒诞性都产生于比较。所以我有理由说，对荒诞性的感觉并非产生于对一个事实或一个印象简单的考察，而凸显于某事实的状态和某现实之间的比较，凸显于一个行动和超越此行动的环境之间的比较。荒诞本质上是一种分离，不属于相比因素的任何一方，而产生于相比因素的对峙。

从智力上看问题，我可以说荒诞不在于人（如果这样的隐喻有意义的话），也不在于世界，而在于两者的共同存在。眼下，荒诞是统合两者的唯一联系。假如我想停留在显而易见的道理上，我知道人需要什么，我知道世界给他奉献什么，而现在可以说我还知道是什么统合了他们。我无需更深挖掘了。探索者只需坚信就足够了。问题仅仅在于把一切后果弄个水落石出。

直接后果同时也是一种方法准则。奇特的三位一体，[1]一旦用这种方法加以阐明，便完全失去突然发现新大陆的那分新奇了。但具有与经验的数据相通的东西，既非常简单又非常复杂。这方面的第一个特征就是不可分割性。破坏其中一项，便破坏其整体。人类精神之外，不可能有荒诞。因此，荒诞如同万物必以死亡告终。但在这个世界之外，也不可能有荒诞。有鉴于这一基本准则，我断定荒诞的概念是本质的，这在我的真情实况中可列为第一位。上述方法的准则在这里露头了。假如我断定一件事情是真实的，我就应当加以维护；假如我介入解决一个问题，至少不应该用解决问题本身去回避问题的某一项。对我而言，唯一的已知数是荒诞。问题在于如何摆脱荒诞，在于是否从这种荒诞中推论出应当自杀。第一个条件，其实是我研究的唯一条件，就是维护压得我喘不过气的东西，就是必然尊重我断定其自身具有的那种本质的东西。我刚才是将其当做一种对峙和一种不息的斗争来下定义的。

把这种荒诞逻辑推至极限时，我应当承认，这种斗争意味着彻底缺乏希望（跟绝望毫不相干），意味着不断的拒绝（不应与弃绝相混淆）以及意识到的不满足（不要联想到青春不安）。一切破坏、回避或缩小这些要求的（首先是赞同取消分离），都有损于荒诞并贬低了由此可能提建议的态度。只有在不赞同荒诞的条件下，荒诞才有意义。

现有一种显而易见的事实，似乎完全是精神上的，那就是一个人始终是自己真情实况的受难者。这些真情实况一旦被承认，他就难以摆脱了。付出点儿代价在所难免。人一旦意识到荒诞，就永远与荒诞绑在一起了。一个人没有希望，并意识到没有希望，就不再属于未来了。这是天意。但世人竭力逃脱自己创造的世界，也是天意呀。在此之前的一切，恰恰只在考量这种悖论时才有意义。世人从批判唯理主义出发去承认荒诞氛围，从而推广他们所得的结果，在这方面着手研究他们的推广方式，是最有教益的了。

然而，我若坚守存在哲学，显而易见，一切存在哲学无一不劝我逃遁。存在哲学家们通过奇特的推理，在理性的残垣断壁上从荒诞出发，在对人封闭和限制的天地里，把压迫他们的东西神圣化，在剥夺他们的东西中找出希望的依据。凡有宗教本质的人都抱有这种强制的希望。这是值得一谈的。

不妨分析一下谢斯托夫和克尔恺郭尔特别重视的几个主题，以资印证。但先提一下雅斯贝尔斯给我们提供的例证，他把这类例证推至漫画化。剩下的就比较清楚了。雅斯贝尔斯无力实现超验性，无法探测经验的深度，却意识到世界被失败震撼了，这就不去管他了。他会进步吗？或至少从失败得出结论？他没有带来任何新的东西。他在经验中什么也没发现，只承认自己无能为力，连个借口都没找着，推论不出令人满意的原则。但这个原则未经证明就由他脱口而出了，他一口气同时认定超验性、经验的存在以及生命的超人意义。他写道："难道不是失败超越了一切解释和一切可能的说明，显示了不是虚无而是超验性的存在？"[2]这种存在，突然之间通过人类信念的某个盲目行动，对一切作了解释，并下了定义，称之为"一般与特殊难以设想的统一"。这样，荒诞就变成了神明（指该词最广泛的意义而言），这种理解上的无奈也就变成了照亮万物的存在。逻辑上没有任何东西引得出这种推理。权称跳跃吧。有悖常理的是，雅斯贝尔斯执著地、无比耐心地使超验性的经验无法实现。因为似是而非越不可捉摸，定义就显得越徒劳无益，他就越觉得超验性是真实的：他的解释能力和世界及其非理性的经验之间存在距离，而他致力于肯定超验性的激情恰恰跟这一距离成正比。这样看来，雅斯贝尔斯千方百计打破

理性的偏见，是因为他要把世界解释得更彻底。这个委曲求全的思想圣徒，在极端受辱中，去找能使最彻底的存在得以再生的东西。

神秘思想使我们熟知上述过程。这些过程可与任何精神形态都合情合理。但我此刻的做法，好像要认真对待某个问题。我不去预断这种形态的一般价值及其教益的能量，只想权衡这种形态是否符合我给自己提出的条件，是否与我感兴趣的冲突相称。为此，我要重提谢斯托夫。一位评论家援引他的一句话，值得注意："唯一真正的出路恰恰处在人类判断没有出路的地方。否则我们需要上帝干吗？我们转向上帝只是为了得到不可能得到的东西。至于可以得到的，世人足以对付得了。"[3]如果说有什么谢斯托夫的哲学，我可以说他的哲学完全由这句话概括了。谢斯托夫作了充满激情的分析之后，发现了一切存在的基本荒诞性，他不说"这就是荒诞"，而说"这就是上帝：还是拜托上帝为上策，即使上帝不适合我们任何一种理性范畴"。为了不至于发生混淆，这位俄国哲学家甚至暗示上帝也许是记恨的、可憎的、不可理喻的、矛盾百出的，但只要上帝的面目是最可怕的，就可确定其强大。上帝的伟大，在于叫人摸不着头脑；上帝的证据，在于不通人情世故。哲学家必须自身跃进，并通过这个飞跃来摆脱理性幻想。因此，谢斯托夫认为，接受荒诞的同时，就是荒诞本身的体现。证实荒诞等于接受荒诞。谢斯托夫的思想逻辑致力于把荒诞暴露在光天化日之下，以便一箭双雕，使荒诞带来的巨大希望涌现出来。这种形态再次证明是合理的。但我在此固执地只考量一个问题及其一切后果。我不必审视一种思想或一个信德行为如何楚楚动人，本人有的是时间去研究。我知道理性主义者对谢斯托夫的态度十分恼火。但我觉得谢斯托夫反理性主义很有道理，因此我只想知道他是否始终忠于荒诞之戒律。

然而，假如我们承认荒诞是希望的对立面，我们便发现存在思想对谢斯托夫而言，是以荒诞为前提的，但论证荒诞只不过为了消除荒诞。这种思想微妙恰如杂耍儿的一种动人把戏。此外，当谢斯托夫把他的荒诞和流行的道德及理性对立起来，他就把他的荒诞称为真理和救世。所以从荒诞的根基和定义上看，谢斯托夫是赞成荒诞的。假如承认上述概念的全部能量存在于冲击我们最基本的希望方式中，假如感到荒诞为了生存而要求我们不必赞同，那显而易见荒诞失去其真面

目，失去其相对的人性，从而进入既不可理喻却又令人满意的永恒。若有荒诞，必在人间。荒诞概念一旦变成永恒的跳板，便不再与人的清晰感知相连。那么荒诞不再是世人所证实却不赞同的明显事实了。斗争被回避了。人融入荒诞，并在融为一体中消除自身的本质特性，即对立性、破坏性和分裂性。这种跳跃是一种逃避。谢斯托夫非常乐意援引哈姆雷特的话：The time is out of joint（时间脱节了），他是怀着诚惶诚恐的希望引用的，这个说法可视为出自他的手笔。其实哈姆雷特说的并非这层意义，也非莎士比亚笔下的原意。陶醉于非理性和痴迷于使命感，使荒诞背离了洞若观火的精神。谢斯托夫认为，理性是徒劳无益的，而理性之外则有点儿东西。一般荒诞说认为，虽然理性徒劳无益，但理性之外却什么也没有了。

这一跳跃至少能让我们对荒诞的真正本质看得更清楚一点。我们知道荒诞只在平衡中才有价值，首先只在比较而并非在比较的各个阶段才有价值。而谢斯托夫恰恰把荒诞的全部重量压在某一阶段，从而破坏了平衡。我们对理解的渴求、对绝对的怀念都恰恰只有在能够理解和解释许多事情的条件下才可以说清楚。绝对否定理性是徒劳无益的。理性有自己的范畴，在自己的范畴里是有效的。这正是人类经验的范畴。所以我们想要把一切都搞个水落石出。反之，我们之所以不能把什么都搞清楚，荒诞之所以应运而生，恰恰因为碰上了有效而有限的理性，碰上了不断再生的非理性。然而，当谢斯托夫迁怒于黑格尔这类命题时，指出："太阳系是按照一成不变的规律来运行的，这些规律就是太阳系的依据"[4]；当谢斯托夫竭尽激情解体斯宾诺莎的唯理主义，他的结论正好落在一切理性的空虚处。由此，通过一种自然的、不合理的反向，他的结论终于达到非理性的最佳处。这里特别涉及例外概念，并且是反亚里士多德的。但过渡不明显，因为限度的概念和范围的概念可以介入此处。自然规律在某个限度内是有效应的，超过限度就反误自身，造成荒诞。抑或，自然规律可以在描写范围合理化，而不必在解释范围真实化[5]。此处一切都为非理性牺牲了，由于对明晰的要求被掩盖了，荒诞就随着与之比较的某个阶段消失了。相反，荒诞人并没有失之水准，既承认斗争，又绝对不藐视理性，也接受非理性。这样，他审视了经验的全部已知数，在弄清楚以前是不大会跳跃的。荒诞人只知道，在谨小慎微的意识中，不会再有

什么希望了。

在列奥·谢斯托夫的著作中明显可见的，也许在克尔恺郭尔的著作中更为明显。诚然，在一位如此不得要领的作者那里，很难归纳明确的命题。然而，尽管看上去是些针锋相对的作品，但越过化名、花招和微笑，贯通整个作品却使人觉得是对某种真理的预感（同时也是恐惧），这个真理终于在最后的著作中显露出来：克尔恺郭尔也跳跃了。他幼年那么畏惧基督教，晚年终于又回来面对基督教最严峻的面孔。对他亦然，二律背反和有悖常情成为信教者的准则。一直使他对人生意义及深刻性产生绝望的东西，现在却给他指明人生的真谛，给他擦亮了眼睛。基督教是会引起丑闻的，克尔恺郭尔直言不讳，他所要求的，正是依纳爵·罗耀拉[6]所要求的第三种牺牲品，即上帝最乐意享受的牺牲品："智力牺牲品"。这种"跳跃"效果很古怪，但不该再让我们吃惊。克尔恺郭尔把荒诞转变成另一个世界的标准，而荒诞只不过是人间经验的残留物。他说："信仰者在失败中取得了胜利。"可以设想，此处我忽略了信仰这个基本问题。但我并非研究克尔恺郭尔或谢斯托夫的哲学，抑或下面要谈及的胡塞尔哲学（必须另找地方和另选精神形态），我只向他们借个主题，并研究其后果是否可能符合已经确定的规则。权当在下一意孤行吧。

我不必寻思这种形态与哪种感人肺腑的预言有关。我只需思考荒诞的景象与荒诞固有的特性是否让这种形态站得住脚。在这点上，我知道并非如此。重温一下荒诞所含的内容，就更好理解使克尔恺郭尔得到启迪的方法了。在世界的非理性和荒诞的叛逆情怀之间，克尔恺郭尔保持不了平衡。确切地说，对产生荒诞感所需的因果关系，他是不在乎的。既然确信逃脱不了非理性，他至少想摆脱绝望的怀念，因为他觉得绝望的怀念是没有结果的，是没有意义的。但，如果说下判断时他在这个问题上是对的，那么作出否定时他就不一定是对的了。假如他以狂热的参与来代替他反叛的呐喊，那他就被引向无视荒诞，而正是荒诞至今一直使他心明眼亮，进而他被引向神化非理性，即他此后唯一的坚信。加里亚尼神甫曾对德·埃皮纳夫人[7]说过，重要的不是治愈，而是带着病痛活下去。克尔恺郭尔则想治愈。治愈，是他狂热的愿望，这愿望贯穿他的全部日记。他的努力尤其使他失望，因为每当闪电间瞥见自己的努力付之东流，譬如他谈起自己时，好像对上

帝的畏惧和虔诚都不能使他安宁。就这样，他通过一种饱受折腾的借口，使非理性有了面目，把不公正的、前后不一的、不可理解的荒诞所具备的特性赋予了自己的上帝。在他身上，惟有智力千方百计地压制人心深处的要求。既然什么都未得到证明，那一切皆可得以证明了。

正是克尔恺郭尔本人向我们透露所走过的道路。这里我不想作任何猜测，但在他的著作中，难道看不出灵魂近乎自愿地为荒诞而接受残伤的斑斑痕迹吗？这是《日记》的主旋律："我所缺乏的是兽性，因为兽性也是人类命运的组成部分……总得给我个兽体呀。"下文还写道："哦！尤其在少年时期，我是多么想望成为男子汉哪，哪怕六个月也好……我所缺少的，其实是个躯体，是存在的体貌状况。"在别处，同样的男子汉把希望的呐喊变成自己的呐喊，那希望的呐喊贯穿了多少世纪，激励过多少人心，但就是没有打动过荒诞人的心。"但基督教徒认为，死亡丝毫不是一切的终结，死亡意味着无穷无尽的希望，对我们来说，是生活所包含的希望无法比拟的，甚至比充满健康和力量的生活所包含的希望还要多得多。"[8]通过丢脸的事来调和，依旧是调和嘛。调和也许使人看到从其反面，即死亡，汲取希望。但，即使同情心使人倾向这种态度，也应当指出超限度是证明不了什么的。有人便说，超越人类的尺度，因此必然是超人的。但"因此"这个词多余了。此处并没有逻辑的确实性。也没有实验的可能性。我最多能说，这确实超越了我的尺度。要是我不由此得出一种否定，至少我决不会在不可理解的东西上立论。我很想知道是否可以随我所知而生活，而且仅仅凭我所知。有人对我说，智力应当在此牺牲自傲，理性应当在此低头。但我即使承认理性的限度，也不会因此而否定理性，因为我承认理性相对的威力。我只要求自己处在中间的路上，在这里智力可以保持清晰。要说这就是智力的自傲，那我看不出有充足的理由将其摒弃。举个例子，克尔恺郭尔认为绝望不是一个事实，而是一种状态：罪孽本身。他的看法再深刻不过了。因为罪孽意味着远离上帝。荒诞，是悟者的形而上状态，不是通向上帝的[9]。也许这个概念会明朗起来，假如我斗胆冒天下之大不韪说出：荒诞是与上帝不搭界的罪孽。

荒诞的这种状态，重要的是要生活在其中。我知道它建立在什么

基础上，这种精神和这种世态彼此支撑却不能融合。我请教这种状态的生活准则，得到的忠告则是忽视其基础，否定痛苦的某个对立项，干脆迫使我放弃了事。我想知道承认作为自身状况的条件所引起的后果，我得知这意味着黑暗和无知，却有人硬让我确认无知意味深长，黑暗就是我的光明。但他们没有回应我的意图，这种鼓舞人心的抒情，对我掩盖不了反常现象。所以必须改弦易辙。克尔恺郭尔可以大喊大叫，警世喻言："假如世人没有永恒的意识，假如在一切事物的内部，只有一种野蛮和沸腾的力量，在莫名其妙的情欲旋涡中产生万事万物，伟大的和渺小的，假如永远填不满的无底洞隐藏在事物的背后，那么人生不是绝望又会是什么呢？"他的呐喊阻挡不住荒诞人。追求真的东西并不是追求适当的东西。假如为了逃避"什么是人生？"这个难题，那就应当像驴子那样充满美丽的幻想，这样荒诞人便不会迁就谎言，更乐意心平气和地接受克尔恺郭尔的答案："绝望。"总而言之，一个坚定不移的灵魂总有办法应对万变的。

这里，我斗胆把哲学的自杀称之为存在形态。但这并不意味着一种判断，不过是图个方便，为指出一种思想活动，即思想否定自身，并倾向于在引起否定自身的东西中超越自身。对存在学者而言，否定是他们的上帝。确切地讲，上帝只靠否定人类理性才得以支撑。再明确一次，这不是对肯定上帝提出质疑，而是逻辑使然。有如各种自杀，诸神也随着世人而变化。跳跃的方式虽有好多种，但关键在跳跃。对种种救世的否定，对否定人们尚未跳跃的障碍的种种最终矛盾，既可能产生于某种宗教的启示（这是推理所针对的悖论），同样也可能产生于理性的范畴。这些否定和矛盾由于一贯追求永恒，这才在此关节上跳跃了。

还应当指出，这篇散论所遵循的推理，完全撇开我们开明的时代最流行的精神形态，这种形态所依据的原则是一切皆理性，旨在解释世界。对世界自然要有个明晰的看法，既然大家都承认世界应当是明晰的，这甚至是合情合理的，但不涉及我们这里所进行的推理。我们推理的目的确实在于揭示思想的方法。当我们的推理从论世界无意义的哲学出发，最后却发现世界具有某种意义和深度。这些方法最为悲怆的是宗教的本质，在非理性的主题中得到了阐明。但最为反常、最

耐人寻味的则是这样的方法，即把自己种种理直气壮的理由，给予首先想像没有主导原则的世界。不管怎样，倘若没有对怀旧思想的新体会说出个道道儿来，恐怕难以达到使我们感兴趣的结果。

我只不过研究“意向”，这个主题让胡塞尔和现象学家们炒得很时髦。上文已经提到了。最初，胡塞尔的方法是否定理性的传统方法。思想，不是统合，不是把以大原则面目出现的表象弄得亲切感人。思想，是重新学习观察、重新学习引导自己的意识，重新学习把每个形象变成一个得天独厚的意境。换句话说，现象学摒弃解释世界，只愿成为切身体验的描述。现象学与荒诞思想休戚相关，最初都认定没有什么真理，只有一些道理而已。从晚风到搭在我肩上的手，事事都有自身的道理。这就是意识，通过意识给予道理的关注，使道理明晰可辨。意识并不构成认识自身的对象，只确定不怠，是关怀备至的行为，借用柏格森式的形象，就像投影机，一下子就把自己确定在一个形象上[10]。不同之处，在于没有脚本，却有既连续又不连贯的画面。在这盏神灯中，所有的形象都是得天独厚的。意识使其关注的对象在经验中处于悬念状态，把关注的对象奇迹般地一一孤立开来。从此，这些对象便处于一切判断之外。正是这种“意向”确定了意识的特征。但词语并不意味着任何终结性概念，而在自身的“方向”上被使用其含义，因此词语只有形貌的价值。

乍一看，似乎没有什么东西与荒诞精神唱反调。思想所披的外表谦虚，只限于描写思想所摒弃解释的事情；这种志愿的纪律一开始就促使经验极大地丰富起来，尽管不合常理，促使世界在其叽叽喳喳中复兴，这些都是荒诞的行为方式，至少初看是如此。因为思想方法在此情况和彼情况下，始终具备两副面孔：一副心理的，另一副形而上的。[11]假如意向性的主题只想阐明一种心理状态，而现实不是被这种状态解释，而是被耗尽，那确实没有任何东西可以把现实与荒诞思想分离。该主题旨在列出其不可超验的东西，只肯定在没有任何统合的原则下，思想还能在描述和理解经验的每副面孔时找到快乐。于是对经验的每副面孔而言，这里涉及的道理是属心理范畴的。这道理只是表示现实可能呈现的“利害”。唤醒一个沉睡的世界，并使其精神上生气勃勃，这不失为一种方式。假如有人想扩展和合理建立这个道理的观念，假如有人硬想这样来发现每个认识对象的“本质”，那就给经

验恢复了深度。对一个有荒诞精神的人来说，这是不可理解的。然而在意向形态中，由谦虚向自信的摆动是明显的，从而现象学思想的闪烁将比任何东西都更好地阐明荒诞推理。

胡塞尔讲的意向所揭示的“超时间本质”，好像是柏拉图的传声筒，说什么不是用一件事情解释所有的事情，而是用所有的事情解释所有的事情，我看不出有什么不同。诚然，这些理念或本质是意识每次描述之后所“确立”的，还不想让它们成为十全十美的模式罢了。但肯定它们直接出现在知性的一切数据中[12]。再也没有解释一切的唯一理念了，但有一种无限的本质给予无限的对象某种意义。世界静止了，但明晰了。柏拉图的现实主义变成直觉的了，但依然是现实主义。克尔恺郭尔坠入了自己的上帝的深渊，巴门尼德[13]则把思想推入单一之中。但这样一来，思想便投入一种抽象的多神论中去了。更有甚者，幻觉和虚构也就成为“超时间本质”的一部分了。在理念的新世界中，半人半马怪物[14]族群与更谦逊的主教族群合伙了。

荒诞人认为，世界万般面目个个得天独厚，在这种纯心理舆论中，既有道理也有苦涩。一切皆得天独厚就等于说一切均相等相同。但这个道理的形上面目把荒诞人引得很远，使他不禁觉得也许更接近柏拉图。果不其然，人们教导他说，一切形象都以相同的得天独厚的本质为前提。在这个没有等级的理想世界上，正规军只由将领组成。超验性恐怕是被取消了。但思想的一个急转弯却把某种支离破碎的内在性再度引入世界，于是这种内在性恢复了自己在天地间的深度。

我这个主题的创造者，在比较谨慎地处理了主题之后，该不该担心把主题扯得太远了？不妨读一下胡塞尔下面的断语：“真的东西自身是绝对真的；真理是单一的；与其本身相一致，不管感知者是何方生灵：世人，魔鬼，天使或诸神。”[15]这段话看似悖论，却叫人感到逻辑严密。大写的理性旗开得胜，并以这种见识大肆鼓吹，我无法否认。但胡塞尔的断语在荒诞世界有何意义？天使或神祇的感知对我没有意义。神明的理性核准我的理性，对这种轨迹，我始终莫名其妙。为此，我又识破了一次跳跃，因为这种跳跃要在抽象中进行，对我的意义不亚于遗忘，即要我忘记恰恰不肯忘记的东西。胡塞尔在同书下文中惊呼：“假如受地心引力牵制的全球大众消失了，引力定律并不因此被推翻，只不过无法被应用了。”[16]我这才明白自己面对的是一

种慰藉玄想。假如我想发现思想在哪个道岔上离开了不言自明的道理，我只需要重读胡塞尔谈及精神时与上述那段话相平行的推论："假如我们能够清晰地静观精神程序的确切规律，恐怕看得出这些规律同样是永恒不变的，如同理论自然科学的规律。因此，假如没有任何精神程序，这些规律依然有效。"[17]即使精神不存在，而精神规律依然存在。于是我恍然大悟，胡塞尔硬想把心理真实变成理性准则：他在否定了人类理性的容纳能力之后，通过旁门左道跃入永恒的大写理性。

于是，我对"具体天地"[18]这一胡塞尔的主题不可能感到吃惊了。所有的本质不都是形式的，其中有物质的，前者是逻辑的对象，后者是科学的对象，对我而言，这只不过是个定义的问题。有人向我断言，抽象仅指某个具体天地的一个部分，而这个部分本身则是不稳定的。但上文揭示的摆动使我能够澄清这些术语的含糊。因为可以说我注意的对象，比如天空，比如水在大衣下摆的反光，把我凭兴趣从世上分离出来的现实精华只留给了自己。对此，我不会否定的。但也可以说，这件大衣本身是普遍的，有其特殊而充足的本质，属于形式世界。于是我明白了，人们只不过改变了程序的先后。这个世界在上天那里不再有自己的映象了，但形式的天空却出现在地球上的形象族群之中了。对我而言，这没有任何变化。我此处发现的，既非对具体的爱好，亦非人类状况的意义，而是一种信马由缰的智力主义，足以把具体本身也一概而论了。

通过低三下四的理性和趾高气扬的理性这两条相反的途径，把思想引向各自的否定，对这种表面的反常现象大可不必感到惊讶。从胡塞尔的抽象上帝到克尔恺郭尔的闪光上帝，两者的距离并不大嘛。理性和非理性导致相同的说教。实际上道路无关紧要，有到达的意志足以解决一切。抽象哲学和宗教哲学从相同的惶恐出发，又在相同的焦虑中相互支持。但关键在于作出解释。这里，怀旧比科学更强烈。意味深长的是，当代思想既受到主张世界无意义的哲学最深刻的渗透，又对该哲学的结论深感切肤之痛。它不断在现实极端理性化和极端非理性化之间摇摆，现实理性化导致现实分裂成理性典型，而现实非理性化则把现实神化。但这种分离仅仅是表面文章。问题在于握手言

和，好在两种情况无论哪一种，跳跃一下就和解了。人们总是错误地认为理性的概念是单向的。这种说法不管在据理力争时多么严密，其实并不因此而不比别的说法更为灵活。理性带有人情味十足的面目，但也善于转向神明。普洛丁[19]第一个善于把理性与永恒的氛围协调一致。从此，理性便学会偏离其最珍贵的原则，即矛盾，以便融入最离奇也最神奇的参与原则。那个时代，理性不得不适应，否则就死亡。理性终于适应了。随着普洛丁的出现，理性从逻辑性的变成美学性的。隐喻取代了三段论。况且这不是普洛丁对现象学唯一的贡献。整个这种形态已经包含在亚历山大学派思想家非常珍视的观念中了，以至不仅有一种世人的理念，而且产生了一种苏格拉底的理念。总之，理性是思想的工具，而不是思想本身。一个人的思想首先是他的怀念。

理性曾平息过普洛丁式的悲怆，同样也把手段给予现代焦虑，以使后者在永恒的亲切背景下得以平静。荒诞精神就没有那么走运了。世界对它，既不那么理性，也不那么非理性。荒诞精神是不可理喻的，仅此而已。理性在胡塞尔那里最终失去了界限。相反，荒诞可确定其界限，因为无力平息其焦虑。克尔恺郭尔则从另一方面认定，只要有一个界限就足以把理性否掉。但荒诞没有走得那么远。对荒诞而言，界限仅针对理性野心勃勃的扩张。非理性主题，恰如存在哲学家们所设计的那样，就是自乱阵脚的理性，就是自我否定的同时自我解脱的理性。荒诞，则是确认自身界限的清醒理性。

正是在这条艰难道路的尽头，荒诞人认出自己真正的理性依据，把自己苛刻的要求和别人向他建议的东西作了比较，突然感到要改弦易辙了。在胡塞尔的天地里，世界变得清晰明确了，而世人对亲热孜孜以求的渴望变得毫无用处了。克尔恺郭尔在世界末日论中不得不放弃对明晰的渴望，如果这种渴望想要得到满足。知情（在这份账上，大家都是无辜的）和渴望知情，其罪孽不是那么同等的。恰恰这是唯一的罪孽，荒诞人能够感觉得出来，既可将其变成自己的罪过，也可将其变成自己的无辜。有人向荒诞人建议这样一种结局：以往所有的矛盾只不过算作论战游戏。但荒诞人的感觉并非如此。必须保留以往一切矛盾的真实性，即得不到满足的真实性。荒诞人坚决不要说教。

我的推理决然忠实于不言自明的道理。这种使荒诞人觉醒的道

理，就是荒诞，就是抱有希望的精神和使人失望的世界之间的分离，就是我对统合的怀念，就是分散的天地，就是把上述一切联结起来的矛盾。克尔恺郭尔消除了我的怀念，胡塞尔聚合了分散的天地。这不是我所等待的。问题在于体验和思考这些切肤之痛，在于知道应当接受还是应当拒绝。问题不可能在于掩盖不言自明的事实，不可能在于否定荒诞方程某一项的同时取消荒诞。必须知道人们是否可能凭荒诞而活着或是否逻辑要求人们因荒诞而死亡。我对哲学性自杀不感兴趣，只对单纯性自杀感兴趣。我只想消除自杀的情感内容，从而认识自杀的逻辑性和诚实性。其余一切态度对荒诞精神而言，意味着精神回避和在精神所揭示的东西面前退却。胡塞尔说要随意摆脱“在某些众所周知、简单方便的生存条件下生活和思想的积习”，但他认为，最后的跳跃为我们恢复了永恒和永久安逸。跳跃并非像克尔恺郭尔所企盼的那样呈现极端的危险。相反，危险存在于跳跃前的微妙时刻。善于在令人眩晕的山脊上站稳[20]，这就是诚实性，其余皆为托词。我也知道性无能从未引发过如同克尔恺郭尔笔下那种楚楚动人的和谐。但，假如无能为力在历史无动于衷的景色中有自己的位置，那在推理中却是找不到位置的，因为我们现在知道了推理的苛刻性。

---

[1] 指基督教圣父、圣子和圣灵合成的神。

[2] 这是雅娜·海尔什归纳雅斯贝尔斯《存在哲学》中的一个想法，参见她的《哲学幻想》，第179页。

[3] 参见谢斯托夫《钥匙的权力》，但引文最后的两句原文是：“只是当人要得到不可能得到的东西时才转向上帝。而为了得到可能得到的，世人求助于同类。”

[4] 参见谢斯托夫《钥匙的权力》。

[5] 尼采语，参见《权力意志》。

[6] 依纳爵·罗耀拉（1491？—1556），天主教耶稣会创始人。

[7] 加里亚尼神甫（1728—1787），意大利外交家、经济学家和作家。德·埃皮纳夫人（1726—1783），法国贵夫人、文学家。此话引自1777年2月8日神甫给她的信。

[8] 以上几段引言均出自克尔恺郭尔的《日记》，法文版，伽利玛出版社出版。

[9] 我没有说“排斥上帝”，这仍然是肯定。

[10] 参见柏格森《物质与记忆》第一章。

[11] 甚至最严格的认识论都以形而上为前提，以至于当代大部分思想家的形

而上学都只有一种认识论。

[12] 居尔维奇的原话应该是："它们直接出现在现实世界中，并一般地出现在知性和想像的一切数据中。"参见《德国哲学的当前倾向》。

[13] 巴门尼德认为"有"或"存在"是单一的、有限的、不变的和不可分割的，"存在"和思维是同一的。

[14] 希腊神话中的一种怪物，有些与神和人为敌，有些则与神和人为友。

[15] 参见胡塞尔：《逻辑研究》第一卷，第100页，转引自谢斯托夫：《钥匙的权力》，第329页。

[16] 参见胡塞尔：《逻辑研究》第一卷，第199页，转引自谢斯托夫：《钥匙的权力》，第329页。

[17] 转引自谢斯托夫：《钥匙的权力》，第392页。

[18] 参见居尔维奇：《德国哲学的当前倾向》，第25、28页。

[19] 普洛丁（205—270），埃及出生的罗马哲学家，新柏拉图哲学体系的创建人，利用柏拉图的形而上神话（尤其是爱的辩证法），通过沉思和狂喜来建立一种达到天人合一的神秘宗教。加缪的大学毕业论文《基督教形而上学和新柏拉图主义》，第三章《神秘理性》专论普洛丁，因为谢斯托夫经常在《钥匙的权力》中援引普洛丁的话。

[20] 该形象出自胡塞尔《笛卡儿主义的沉思》导言，转引自居尔维奇。

荒诞自由

现在主旨已定。我掌握着几个不言自明的道理，爱不释手。我所知道的，我认为可靠的，我无法否认的，我不能舍弃的，就是重要的。我可以全盘否定通过不确定的怀念而产生的那部分自我，但不包括对统合的愿望，对决策的渴望，对明晰性和一致性的苛求。在这包围我冲撞我或驱使我的世界中，我可以对一切置之不理，但不包括混沌，不包括千载难逢的偶然和产生于混乱的神圣等值。我不知道是否存在超越世界的意义，但知道我并不认识这种意义，目前也不可能认识。在我生存状况之外的意义对我而言意味着什么？我只能通过人间俗语加以理解。我触及的，我遇到抵制的，就是我所理解的。我对绝望和统合的渴求以及世间对理性的、合理的原则的不可制约性，是两件肯定无疑的事情，我无法将两者调和，这也是我所知道的。我还能认知什么其他的真理？除非要怀着不属于我的希望不放吗？这种希望在我生存条件的限制下还有任何意义吗？

假如我是林中之树，兽中之猫，这生命可能有一种意义，或更确切地说，这样提问并没有什么意义，因为我是世界的一部分。我没准儿就是这个世界，所以现在以我全部的意识和全部的放肆苛求来跟世界闹对立。正是如此可笑的理由把我置于一切创造的对立面。我不能将其一笔抹杀。我认为真的东西，我应该加以维护。我觉得十分显而易见的东西，即使对我不利的，也得支持。是什么形成这种冲突的实质，是什么造成世界和我的精神之间的断裂，如果不是我对此所具备的意识又是什么呢？我之所以决意如此，是因为受到意识的支持，一种持续不断的意识，总在更新的意识，总是紧张的意识。这就是我目前应当牢记的。在这种时刻，荒诞，既十分明显可见又十分难以征服，进入一个人的生活，找到了故土。还是在这种时刻，精神可以离开清醒的努力这条既缺乏想像力又枯燥乏味的途径。这条途径现在通向日常生活，找回无名氏的世界，但世人从此带着反抗心和洞察力回到这个世界。他把希望置之脑后了。现实这个地狱，终于成了他的王国。所有的问题重新显露其锋芒。抽象的阐明面对形式和色彩的抒情性退隐了。精神冲突表现出来了，重新找到人心这个贫困而大方的庇

护所。任何冲突都没有解决，但所有的冲突都改变了面目。去死亡，去越障逃避，去重建与之相称的思想和形式大厦？还是相反，去支持荒诞这种令人心碎而妙不可言的挑战？让我们为此做出最后的努力和自食所有的后果吧。人体，温情，创造，行为，人类高贵，定将在这疯狂的世界重新取得各自的地位。世人终将找到荒诞的醇酒和冷漠的面包来滋养自身的伟大。

还要强调一下方法，贵在坚持嘛。荒诞人在人生道路的某个阶段是受到怂恿的。历史不乏宗教，不乏先知，甚至不乏神明。世人要求荒诞人跳跃。他所能回答的，只是不太理解，只是事情并非显而易见。他光想做自己心知肚明的事情。人家硬对他说这叫傲慢罪，但他不懂罪孽观；还对他说也许地狱已在尽头，但他没有足够的想像力，无法给自己描绘这种奇特的未来；又对他说，他正在失去不灭的寿命，但他觉得这无关紧要。人家很想让他承认罪过，可他觉得自己是无辜的。说真的，他的无罪感是无法修理的，仅此而已。正是这种清白使他无法无天。因此，他严以律己，仅仅凭借他所知道的东西生活，眼见为实，随遇而安，不让任何不可靠的东西掺和。人家回答他，没有任何东西是可靠的。但至少此话是可靠的。于是他与这份可靠性打交道：他渴望知道是否可以义无反顾地生活。

现在我可以谈谈自杀观了。已经感觉得出可能有怎样的解答，以致问题被颠倒了。事先得弄清楚，人生是否应当具有值得度过的意义。此处显示的正相反，生活因没有意义而过得更好。体验经验，经历命运，就是全盘加以接受。然而，假如面对意识所揭示的荒诞而不千方百计加以维持，那么一经知道命运是荒诞的，就不会去经历了。否定荒诞赖以生存的对立面中有一项是逃避荒诞，而取消有意识的反抗，就是回避问题。不断革命的主题就这样转移到个体经验中去了。生存，就是使荒诞存活。使荒诞存活，首先是正视荒诞。与欧律狄刻相反[1]，荒诞只在人们与其疏远时才死亡。这样，唯一前后一致的哲学立场，就是反抗。所谓反抗，是指人与其自身的阴暗面进行永久的对抗。苛求不可能有透明，每时每刻都要叩问世界。正如危险向人提供抓住反抗这一不可替代的机会，同样形而上的反抗也把意识贯穿于经验的始末。反抗就是人自身始终如一的存在，不是憧憬，也不是希望。这种反抗只会遇到不可抵抗的命运，又缺乏本应与命运形影相随

的逆来顺受。

这里，我们看出荒诞经验与自杀相去多么遥远。我们可能以为自杀紧随反抗。不对了。因为自杀并不象征反抗的逻辑结局，而完完全全是反抗的反面，通过对假设的赞同看得出来。自杀，恰如跳跃，是对自身局限的承受。一切得以善终，于是人返回其本质的历史。人识别其未来，唯一而可怕的未来，并投入其间。自杀以自身的方式解除了荒诞，把荒诞拽住，同归于尽。但我知道，荒诞是要坚持原状，是解除不了的；如果说意识到死亡又拒绝死亡，那就逃脱自杀了。荒诞就是死囚的鞋带，处在死囚临终思想的尽端，因为死囚行将眩晕坠落，对一切视而不见，偏偏瞥见近在咫尺的鞋带，故而自杀者的反面恰好是死囚。

反抗将自身价值给予人生，贯穿人生的始末，恢复人生的伟大。对眼光开阔的人而言，最美的景观莫过于智力与超过人的现实之间的搏斗[2]。人类傲慢的景观是无与伦比的。任何诋毁都奈何不得。精神严以责己的纪律，全副钢铁锻造的意志，面对面的针锋相对，都具有某种强烈而奇特的东西。现实的非理性造就了人的伟大，把这种现实贫乏化，就是同时把人贫乏化。于是我明白了为什么种种学说向我解释万事万物的同时倒使我衰弱了。这些学说卸掉我固有的生命重负，而这本应该是由我独自承担的。在这个转折点上，我不能设想怀疑主义的形而上会与弃世的道理结盟。

觉悟和反抗，这两种违拗是克己出世的反面。人心中一切不可制伏和充满激情的东西都朝着人生的反面激励着人的觉悟和反抗。重要的是死得很不服气，而不是死得心甘情愿。自杀是一种忘恩负义。荒诞人只能耗尽一切，包括耗尽自己。荒诞使他极端紧张，而他不断孤军奋战，维持紧张。因为他知道在日复一日的觉悟和反抗中，他表现出自己唯一的真相，即挑战。这是首要的后果。

这种经过磋商的立场，在于得出由一种毫无掩饰的概念所引出的种种后果（仅指后果），倘若我坚持这种立场，就面临第二种悖论。为坚持这种方法，我根本不必管形而上的自由问题。对人是否自由，我不感兴趣。我只能体验自身的自由。对于自身的自由，我不可能具有一般的概念，但有几个简要的看法。“自在自由”的问题没有意义。

因为它以完全不同的方式与上帝的问题相联系。要知道人是否自由就迫使我们要知道是否有个主子。这个问题的特殊荒诞性产生于概念本身可能提出自由的问题，故而等于把自由问题的意义又全部取消了。因为在上帝面前，自由的问题根本不如邪恶的问题。大家知道两者择一：要么我们不是自由的，这样万能的上帝就对邪恶负责了；要么我们是自由和负责的，这样上帝就不是万能的了。对这个悖论的不可置辩性，一切学派的微妙论证都没有一丝一毫的增加和减少。

因此，一个我抓不住的概念，一旦超出我个人的经验便失去意义，我不能纠缠在对此概念的激扬或简单定义中。我不能理解一个优秀分子赋予我的自由所涵盖的东西。我失去了等级感。我的自由观念只能是囚徒的自由观或国体中现代个体的自由观。我认得的唯一自由，是精神自由和行动自由。然而，若说荒诞打消了我获得永恒自由的一切可能性，反倒还给我行动自由和激励我获取行动自由。剥夺希望和未来意味着增加人的不可约束性。

碰到荒诞之前，平常人的生活带有目的，关心未来或总想辩护（至于为谁或为啥辩护倒不成问题）。平常人估量着自己的运气，指望着来日，指望着退休或儿子们的工作。他仍相信生活中某些东西能有所归宿。真的，他做起事来，就像是自由的，即使所有的事实都会证明他没有自由。碰到荒诞之后，一切都动摇了。“我思故我在”的想法，仿佛一切都有意义的行为方式（即使一有机会我便说一切都没有意义），这一切都被可能死亡的荒诞性推翻了，令我晕头转向。想到未来，确立目标，有所爱好，这一切意味着相信自由，即使有时深信感受不到自由。但在这样的时刻，高层次的自由，即唯一能建立真理的存在自由，我深知是不存在的。在此死亡是唯一的现实。死亡之后，木已成舟。我是没有永存自由的，只不过是奴隶，尤其是没有永恒革命希望的奴隶，这样的奴隶不去求助藐视。不革命不藐视，谁能保持当奴隶？没有永恒作保证，什么自由能在充分意义上存在？

但同时，荒诞人懂得，迄今为止，与他紧密相连的自由公式建立在他赖以生存的幻想之上。在某种意义上说，这把他拴住了。如果他为自己的生活想像出一种目的，他就服从必须达到目的之要求，成为自身自由的奴隶。由此，做起事来，只会当仁不让，俨然是个家长，或工程师，或人民的领导，或邮电所的临时雇员。我相信可以选择做

什么人而不做什么人。我无意识相信罢了，这倒是真的。但同时坚持我对周围人的信仰公式，对我的人文环境所做的公式：其他人那么确信是自由的，而且这种好情绪那么有感染力！尽管可以远远地躲开成见，道德的或社会的，但总会接受部分成见，对其中较出色的成见（成见有好有坏嘛），甚至让生活去适应。这样，荒诞人就明白实际上是不自由的。明确些说，如果我抱有希望，如果我为自己固有的真相担心，为存在或创造方式担心，总之，如果我支配自己的生活，并证明我承认生活有意义，那我就为自己创造了藩篱，从而把我的生活圈禁起来了。那我就像众多靠精神和心灵吃饭的公务员一般行事了，他们引起我厌恶，我现在看清楚了，他们只是认真对付人的自由，除此之外，一概无所事事。

在这一点上，荒诞启发了我：没有未来嘛。从此这就成为我极大自由的依据。这里我要做两个对比。神秘主义者首先发现要给自己一种自由，从而自由地沉溺于他们的神明，自由地认同神明的戒律，他们自己也不知不觉变得自由起来了。他们是在本能认同的奴隶状态中获得无比的独立性。但这种自由意味着什么？可以特别指出，面对自己，他们自我感觉自由，但感到不如被解放那么自由。同样，全盘转向死亡（死亡在此被视为最明显的荒诞），荒诞人便感到如释重负，剩下凝结在他身上那种对死神的偏执关注，把无关的一切都卸掉了。面对普通的规范，他领略到一种自由。这里我们看到存在哲学的开端主题保其全部价值。返回意识，逃离日常沉睡，形象地表现荒诞自由最初的活动。但受到攻击的却是存在说教，荒诞自由这种精神跳跃骨子里是逃脱意识。如出一辙（这是我的第二个对比），古代奴隶是不属于自己的。但他们却体验到不必有负责感的自由。这里涉及事实的比较，而非对谦卑的赞赏。荒诞人是随俗之人的对立面。死神也有贵族长老的手段，既镇压，也解放。

沉溺于无尽头的坚信中，从此对自己的生活感到相当陌生，足以像情人似的盲目增岁，走完人生历程，这里包含一种解放的要素。有如一切行动自由，这种新生的独立已告终，不对永恒开支票。但替代对自由的幻想，人一旦死亡，这些幻想统统停息。某天拂晓，监狱的门在死囚面前层层打开，死囚表现出神圣的不受约束性，除了生命纯粹的火焰外，对一切都令人难以置信的冷漠。人们感觉得出来，死亡

与荒诞，是唯一合乎情理的自由要素：这样的自由，人心可以体验和经历。这是第二种后果。荒诞人于是隐约看见一个灼热而冰冷的、透明而有限的天地，在那里什么也干不了，一切都定得死死的，过了这片天地，便是倾覆和虚无。荒诞这时可以决定同意在这片天地里生活，从中汲取自己的力量，对希望予以摒弃，对无慰藉的生活作固执的见证。

然而，在这样的天地里生活意味着什么？眼下只不过意味着对未来的冷漠和耗尽已知的一切激情。相信生活的意义，一直意味着一种价值等级，一种选择，也意味着我们的种种偏爱。相信荒诞，按我们的定义，则是相反的教益，倒值得一谈。

人是否能义无反顾地生活，是我全部兴趣之所在。我寸步不离这块阵地。这种外加给我的生活面貌，我能将就吗？然而，面对这特殊的担忧，对荒诞的信仰相等于用经验的数量来代替经验的质量。假如我确信这样的生活只有荒诞的面目，假如我体会到生活的全部平衡取决于一种永恒的对立，即我有意识的反抗与其在挣扎时有难言之隐之间那种永恒的对立，假如我承认我的自由只在与其有限的命运相关时才有意义，那么我不得不说重要的不是生活得最和睦，而是生活得最充实。我不必操心这是庸俗还是令人厌恶，是风雅还是令人遗憾。这里，价值判断给排除了，一劳永逸地让位于事实判断。我只需从我的所见所闻得出结论，不拿任何假设的东西去冒险。假定这样生活是不正直的，那么是真正的正直迫使我不正直。

生活得最充实，从广义上讲，这条生活准则毫无意义。必须将其明确下来。首先似乎对数量这个概念挖掘得不够。因为数量概念可以使人了解大部分人类经验。一个人的道德，其价值等级，只是通过人经历的经验所积累的数量和种类来看才有意义。然而，现代生活的条件强加给大多数人同样数量的经验，从而也是同样深刻的经验。诚然，也非常应当重视个体的本能性贡献，就是他身上的“已知项”。但我不能对此作出判断，我的准则在这里再次表明是处理直接显而易见的事情。于是我看清，一种共同道德的特性与其说在于推动道德原则的重要理想，不如说更在于可以分门别类的经验标准。说得强词夺理一点儿，希腊人曾有他们娱乐的道德，正如我们现今有八小时工作制

的道德。但已经有许多人，包括最具悲剧性的人物让我们预感到，一种更加漫长的经验会改变这张价值表。他们促使我们像冒险家那样想像平常事，单凭经验的数量就打破所有的纪录（我故意使用体育用语），从而赢得自己的道德。数量有时出产质量。按照科学理论最新的定性成果，一切物质都由若干能量中心构成。其或多或少的数量形成或多或少的特殊性。十亿个离子和一个离子的区别，不仅在数量，也在质量。类似之处在人类经验中很容易找到。不过，让我们摆脱浪漫主义吧；当一个人决意接受打赌并严格遵守他所认可的赌规时，那就让我们弄明白上述形态意味着什么。

打破所有的纪录，这首先并且惟独要尽可能经常面对世界。如何做得到不闹矛盾和不搞文字游戏呢？因为，荒诞，一方面指出一切经验都是无足轻重的，另一方面又趋向最大量的经验。那么怎能不跟上述那类众多的人随波逐流呢？如何选择给我们带来尽可能多的人文材料的生活形式呢？从而怎样引入另一类人硬要摒弃的价值等级呢？

但依然是荒诞及其矛盾的生命向我们诉说。因为错误在于认为经验数量取决于我们的生活环境，其实只取决于我们自己。这里，不妨简单地看问题。对于两个寿命相等的人，世界始终提供相同数量的经验。我们必须对此有所意识。感觉到自己的生活，自己的反抗，自己的自由，感觉越多越好，这就是生活，生活得越充实越好。清醒占上风的地方，价值等级就没有用了。不如再简单化一点儿，这么说吧，唯一的障碍，唯一“错过赚钱的机会”，是由过早死亡造成的。这里所烘托的天地得以生存，只因与死亡这个恒定的例外相对立。就这样，在荒诞人看来，任何深度、任何动情、任何激情、任何牺牲都不能把四十年有意识的生活和六十年持续的清醒等量齐观，即使他希望如此也不行。对虚无观如此不同的概念作同样的思考，丝毫于现实既不增加也不减少。在虚无的心理经验中，考虑到二十年后将发生的事情，我们自己的虚无才真正有意义。从某个方面来看，虚无完完全全是由未来的生活总和造成的，而未来生活则是不属于我们的了。疯狂和死亡，是荒诞人不可救药的事情。人是不可选择的。他具备的荒诞和多余的生命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而取决于其反面，即死亡[3]。讲句掂斤播两的话，这仅仅是个运气问题。不同意也得同意。二十年的生活与经验，是永远替代不了的。

像希腊人如此老资格的民族，居然期望早夭的人们受到诸神的宠爱，未免轻率得离奇了。假如人们愿意承认，进入诸神可笑的世界，等于永远失去最纯洁的快乐，所谓快乐就是感觉，就是感觉在人间，那倒是再现实不过了。今日，今日复今日，向着不断有意识的生灵，这就是荒诞人的理想。但这里，理想一词走板了。理想不是荒诞人的使命，而仅仅是他推理的第三个结果。对荒诞的沉思，从不合人情的焦虑意识出发，在人类反抗的激情火焰中漫游之后，又回到旅程的终点。重要的是前后一致。这里，我们从世上的一种共识出发。而东方思想教导说，我们在选择反对世界的同时可以从事相同的逻辑努力。这也是合情合理的，并给本散论指出前景和局限。但同样严格地对世界进行否定时，我们有时得出某些与吠檀多派（古代印度哲学中的一派）相似的结果，比如关于事业的冷漠性。让·格勒尼埃以这种方式在一本题为《抉择》的重要著作中，建立了一种真正的“冷漠哲学”。

综上所述，我从荒诞取得三个结果，即我的反抗、我的自由和我的激情。我仅仅通过意识的游戏，就把对死亡的邀请变为生活的准则而且我拒绝自杀。想必我认知了在那些日子里成天萦绕的沉重共鸣。但我只有一句话要说，因为共鸣是不可缺少的。尼采写道：“显而易见，天上和地上的主要事情就是长期朝一个方向顺从：久而久之便产生某些东西，值得为之活在世上，诸如德行，艺术，音乐，舞蹈，理性，精神，某种使旧貌换新颜的东西，某种精美的、疯魔的或神奇的东西。”[4]他写此话时，表明了大家风度的道德准则。然而，他也指明荒诞人的道路。顺从灼热的激情，这既是最容易的又是最困难的。好在人与困难较量的同时，偶尔也对自己作出评价。惟有这样的人才能做到。

阿兰说：“祈祷，就是黑暗笼罩思想。”[5]“但精神必须与黑暗相遇”，神秘主义者和存在主义哲学家答道。[6]诚然，那不是合眼时产生的黑暗，不是仅仅由人的意志而产生的黑暗，总之，不是精神为了迷失方向而激起的那种漆黑一团的黑夜。假如精神应当遇到黑夜，那宁可是绝望的黑夜，尽管这种绝望是清醒的；那宁可是极地的黑夜，精神的不眠之夜，从中也许会升起白色而贞洁的亮光，以智力的光辉把每个物件照得轮廓分明。在这个层次上，等值就与满腔热情的理解

相会了。届时甚至不必审理存在的跳跃了。精神在古老的人类形态中重新获得自身的地位。对观者来说，假如精神是有意识的，这种跳跃仍不失为荒诞的。精神要是以为清除了这种反常现象，倒将其全然恢复了。以此理由，精神是楚楚可人的；以此名义，一切重归原位，荒诞世界在其光辉和多样中再生了。

然而，浅尝辄止是糟糕的；满足于独自一家的看法，自节矛盾，即自节一切精神力量中最灵敏的力量，是很困难的。以上所述仅仅确立一种思想方法。现在，重要的是生活。

---

[1] 欧律狄刻被蛇咬伤致死。其丈夫俄耳甫斯美妙的歌声感动了冥王，获准他把妻子带回人间。此处意为："与欧律狄刻还阳相反。"

[2] 参见《论神意》，作者塞涅卡（约前65—前4）是古罗马哲学家、戏剧家。他认为上帝喜欢这样的搏斗。

[3] 这里，意志是代理人，倾向维护意识，提供生活纪律，值得重视。

[4] 参见尼采：《超脱善恶》，第183页。

[5] 阿兰（1868—1951），法国哲学家、散文家和文学史家。此话出于《理念与时代》（1927），伽利玛出版社，第一卷，第15页。引语原话为："祈祷，就是感觉到疲倦来临，黑暗笼罩所有的思想。"

[6] 参见谢斯托夫：《死亡的启示》，法文版，第183页。

·荒诞人·

假如斯塔夫罗钦信教，他不信他信教。
假如他不信教，他不信他不信教。

——陀思妥耶夫斯基《群魔》[1]

歌德说："我的能力范围就是时间。"[2]这真是荒诞警句。荒诞人究竟是什么？就是不为永恒做任何事情，又不否定永恒的人。他并非对怀念一窍不通，但喜爱自己的勇气和推理胜过怀念。勇气教他学会义无反顾地生活，教他知足常乐，而推理教他认识自己的局限。虽然确信他的自由已到尽头，他的反抗没有前途，他的意识可能消亡，但他在自己生命的时间内继续冒险。这就是他的能力范围，就是他的行动，他审视自己的行动，而排除一切评判。对他而言，一种更加伟大的生活不能意味着另一种生活。否则就会不诚实了。这里我甚至不提被人称之为后世的那种可笑永恒。罗兰夫人[3]寄希望于后世。这种轻率咎由自取。后世倒乐意引用这个词，但忘了加以评判。后世对罗兰夫人漠然视之。

问题不在于论述道德。我见过一些人，他们讲着三从四德，却干坏事；我每天观察到诚实不需要清规戒律。只有一种道德，荒诞人可以接受，就是须臾不离上帝的道德，因为是自律的。而荒诞人恰恰生活于上帝之外。至于其他的道德（我也指背德），荒诞人只发现世人一味为其辩护，他就没有什么好辩护的了。这里，我是从荒诞人无辜这一原则出发的。

这种无辜是可畏的。"一切皆许可！"伊凡·卡拉玛佐夫惊呼。这未免荒诞，但以不可庸俗理解为条件。我不知道大家是否注意到，重要的不是解脱和快乐的呐喊，而是出自苦楚的确认。对上帝赋予生活以意义的确定，在吸引力上，大大超过不受惩罚的恶势力。选择不会很困难。但无从选择，于是苦楚就开始了。荒诞不是解套的，而是束缚的，不是一切行为都是允许的。"一切皆许可"并不意味着任何东西都

不维护了。荒诞只不过把行为的等值回归成行为的结果罢了。荒诞并不劝人犯罪，要不然就幼稚了，但把悔恨的无用性恢复了。同样，假如所有的经验都可有可无，那么义务的经验就同其他的经验一样合情合理了。人们就可以任着性子获取德行了。

行为的后果使行为合乎情理或使行为一笔勾销，所有的道德都建立在这一理念上。一个满脑子荒诞的智者，只不过判断行为的结果必须平心静气地得到考量。他随时准备付出代价。换言之，对他而言，即便有可能应该负责任的，也没有应该负罪责的。至多，他同意说，利用过去的经验为其未来的行为打基础。时间养活时间，生活服务生活。他觉得，除清醒明察之外，什么都是不可预测的。从这种不可理喻的秩序中产生怎样的准则呢？唯一使他觉得有教益的真理却不是形式的，而是活跃和展开在世人中间的。所以，荒诞智者在推理之后可能寻求的不是伦理准则，而是一幅幅寓意图景和世人的生活气息。下文描述的几个形象即属此类。形象人物一边继续荒诞推理，一边表现荒诞智者的形态，并向他奉献热忱。

一个范例不一定是必须遵循的范例（在荒诞世界里若有可能，更非如此），而寓意图像并非因此而成为典范，难道我还需要发挥这一理念吗？除非天职使然，人们原封不动地从卢梭那里吸取必须爬着行进，从尼采那里吸取赞成粗暴地对待母亲，未免显得可笑了吧。一位现代作家写道："成为荒诞是理所当然的，但不应受骗上当。"[4]下文涉及的形态，只有考量其反面时才具有全部的意义。一名邮局临时工和一个征服者若有共同的意识，那他们就是平等的。在这方面，所有的经验都可有可无了。有的经验帮助人，有的经验则帮倒忙。人要是觉悟了，经验就帮得上忙。否则，无关紧要：一个人的失败不能怪环境，要怪他自己。

我只选择一味消耗自己的人物或我意识到他们耗尽自己。但到此打住。眼前，我只想谈论一个世界，那里思想和生活被剥夺了前途。促使世人工作和活动的一切都在利用希望。因此，唯一不说谎的思想是一种不结果实的思想。在荒诞世界里，观念的价值或生命的价值是根据不结果实的程度来衡量的。

---

[1] 参见《群魔》第二部第六章《有所用心的一夜》，法文版。

[2] 此语出处不详。但歌德在其《格言与思考》中写道：“时间本身也是一种自然现象。”引言很可能是加缪从别处转录的。

[3] 罗兰夫人（1754—1793），法国政治家。法国大革命时期吉伦特派主要领导人之一。失败后被捕入狱，1793年11月8日被革命法庭处死。

[4] 参见拉歇尔·贝斯帕洛夫：《途径与十字路口》，1938年，法文版，第33页。

唐璜主义

若说只要爱就行了，事情未免太简单了。爱得越深，荒诞就越牢固。唐璜搞女人一个接一个，并非缺乏爱情。但要把他当作受到上天启示而追求完美爱情的人来表现便可笑了。正因为他以同等的冲动去爱一个个女人，并且每次都用全身去爱，他才需要重复这种天赋和深化这种性爱。由此，每个女人都希望给他带来其他女人从未给过他的东西。但每一次她们都错了，大错特错了，只能使他感到重复搞女人的必要。其中一个女人不禁喊道："毕竟我给了你爱情啊！"他答道："毕竟？不，又多了一次罢了。"[1]人们难道会对唐璜的嘲笑感到意外吗？为什么必须爱得少而又少才爱得深呢？

唐璜忧伤吗？不见得。我几乎不必查考编年史。唐璜的嘲笑，得意扬扬的放肆，他跳过来蹦过去，偏爱做戏，这些都是一目了然的，快快活活的。一切健康的人都倾向于繁衍。唐璜也是如此。再说，忧伤者有两种忧伤的理由，要么他们无知识，要么他们抱希望。而唐璜有知识，却不抱希望。他使人想到一些艺术家，他们认知自己的局限，从不越雷池一步，在他们的精神有所寄托的短暂间歇，拿着大师的架势，怡然自得。这正是天才之所在：智力识其边界。而唐璜直至躯体死亡边界，仍不知忧伤。一旦得知忧伤，便失声大笑，便对一切都宽恕了。从前，在他，希望之日便是忧伤之时。现今，他从眼前的女人嘴上，重新发现的滋味是独一无二的学问所具有的那种苦涩和慰藉。苦涩？不尽然吧，这种必要的不完美，反倒使得幸福明显可感了。

试图在唐璜身上看出饱读圣书的传教人物，那就大上其当了。因为他认为，除非希望有下世的生活，世事无不皆空。他身体力行，竟然敢冒天下之大不韪而故弄玄虚。悔恨把欲望消磨在享乐中，这种无能的老套子跟他无缘。对浮士德倒很合适，此公笃信上帝，足以把自己出卖给魔鬼。对唐璜而言，事情比较简单了。莫利纳笔下的"骗子"[2]面对地狱的威胁总是回答："求你给我一个长一点儿的期限吧！"去世之后的事微不足道，善于活着的人，日子才长哩！浮士德

诉求人间财富：不幸的人只要伸手就行了。不善于使自己的灵魂快乐，这已经是出卖自己的灵魂了。唐璜则相反，他要求满足。倘若他离开一个女人，绝不是对她不再有性欲了。一个漂亮的女人总是引人产生性欲的。而他是否对另一个女人产生性欲，那不是一码事儿。

今世的生活令他心满意足，没有比失去这样的生活更糟糕的了。唐璜这疯子是个大智者。靠希望生活的世人与世格格不入，在这个世上，善良让位于慷慨，柔情让位于雄性的沉默，亲和让位于孤胆的英勇。世人众口一词："他曾是个弱者，理想主义者或圣人。"必须铲除凌辱人的伟大。

唐璜的言论以及那些用来对付一切女人的套话引起众怒（抑或会意的笑贬低了他欣赏的东西）。但对于追求欢乐数量的人来说，惟有效果才是重要的。传令已经暗度陈仓，何必使之复杂化？女人，男人，没有人理睬传令，只听得见发出口令的声音。所谓传令就是准则、协议和礼节。口令既出，至关重要的是去执行。唐璜早有准备，却为何会给自己提出个道德问题？他不像米洛兹笔下的马纳拉[3]，渴望立地成佛而自罚入狱。对他而言，地狱是世人挑动起来的东西。面对神明的愤怒，他只有一个回应，那就是做人的荣誉。他对神差说："我名誉在外，我履行诺言，因为我是骑士。"但要是把他当作背德者，那也是大谬不然的。在这方面，他像大家一样，有其同情或厌恶的规矩。只有始终参照他的平庸象征，即象征平常的勾引者和拈花惹草的男人，才可充分理解唐璜。他是个平平常常的勾引者[4]。区别在于他是有意识的，因为他是荒诞人。一个成为明察的勾引者不会因此而改变。勾引是他的常态。只有在小说里才改变常态或变得好起来。然而可以说，什么也没改变，同时一切又都变样了。唐璜付诸行动的，是一种数量伦理，与圣人追求质量相反。不相信事物的深层意义，是荒诞人的固有特色。那一张张热情或惊喜的面庞，他一一细看，一一储藏，一一焚毁。时间追踪他前进。荒诞人是与时间形影不离的人。唐璜并不想"收藏"女人。他穷尽其数量，跟女人们一起耗尽生命的机遇。收藏，就是能够靠过去而生存。但他拒绝离情别恨，这是另一种形式的希望。他是不善于看相的。

他因而就自私吗？恐怕以他的方式利己吧。但还是要有个说法。有些人，生而为活；有些人，生而为爱。唐璜至少乐意说穿。但他选择了长话短说，他可以做到。因为人们这里所说的爱情是用对永恒的幻想装饰起来的。研究激情的所有专家都如此告诉我们，永恒的爱情只有强扭的。没有斗争就没有激情。这样的一种爱情只在死亡这个最后的矛盾中得以结束。必须要么当维特[5]，要么什么也不是。鉴于此，有好几种自杀方法，其中之一是完全奉献和遗忘自身。唐璜跟别人一样，深知这可以动人心弦，又像极少数人深知重要的并不在于此。他也知道得一清二楚，一次伟大的爱情使人们扭头不顾全部个人生活，这些人可能充实起来，但肯定使他们选中的人们贫乏下去。一位母亲，一个激情洋溢的女人，必然心肠生冷，因为这颗心已与世隔离。而感情专一，从一而终，面孔一张，一切随之被吞噬了。是另一种爱动摇了唐璜，作为解放者的爱，随身带来人间各式各样的面孔。之所以战战兢兢，因为自知是过眼云烟。唐璜选择了“什么也不是”。

对他而言，重要的是洞若观火。我们把一些人与我们相联系的东西称之为爱，是参照一种集体的看法，由书本和传说负责提供来源。但，我只认知，所谓爱，是指欲望、柔情和聪慧的混合物，把我与某个人紧密相连。这种混合物因人而异。我没有权利用同样的名称去涵盖所有的体验。大可不必以同样的举动去进行体验。荒诞人在这里又增加了他不能划而为一的东西。就这样，他发现了一种新的存在方式，这种方式，至少像解放接近他的人们那样，解放了他自己。惟有明知露水情是独特的爱，才是慷慨大度的爱。对唐璜而言，是一起起死亡和一个个再生造就了他的生命花束。这是他提供的方式，也是他赖以生存的方式。判断是否可以称作自私，我悉听众便。

这里，我想起所有那些绝对希望唐璜受到惩罚的人们。不仅在来世受到惩罚，而且就在今世受到惩罚。我还想起所有那些关于老年唐璜的故事、传说和嘲笑。其实唐璜早有准备。对一个醒悟的人来说，衰老及其预示的事儿不会出乎意料。他之所以有悟，恰恰不是向自己隐瞒衰老的可怖。在雅典，有一座神庙，供奉老年。人们把儿童带到那里去。对唐璜来说，人家越嘲笑他，他的形象就越亮眼。由此，他拒绝浪漫派赋予他的形象。结果，百般受折磨、可怜兮兮的唐璜，谁

也不想嘲笑他了。他受到怜悯，上天会拯救他吗？不会的。在唐璜隐约见到的天地里，可笑也是被理解的。他认为受惩罚是正常的。那是游戏规则。他接受了全部的游戏规则，这正是他的慷慨之处。但他清楚自己在理上，谈不上什么惩罚。一种命运并非就是一种惩罚。

这便是他的罪孽，而追求永恒的世人称之为对他的惩罚，犹可理解。他掌握了一种不含幻想的科学，把世人所宣扬的一切给否定了。性爱与占有，征服与耗尽，正是他的认识方式。《圣经》把“认识”称为性爱行为，圣书偏爱的这个词语含有深义。假如他不把世人放在眼里，他就是世人最凶恶的敌人。一位编年史家转述道，真有其人的“骗子”是被方济各修会的修道士们谋杀的，他们决意“了结唐璜的放纵和对宗教的不虔诚，因为唐璜的高贵出身确保了他不受惩罚”。之后，他们宣告，上天用雷把他劈死了。没有人证明过这种奇怪的结局。也没有人做过相反的证明。然而，不必考量是否符合实情，我就可以说这是符合逻辑的。这里我仅仅记住“出身”一词，不妨借题发挥一下：出生入世活着就确保他的无辜。他只在死后才背罪名，而现今他的罪过却成了传奇。

石头骑士这座冰冷的塑像，意味着动员人们去惩罚敢于思想的有血性有勇气的人，除此之外，还能意味什么？永恒理性、秩序、普遍道德的全部权力，乃至易怒的上帝全部的奇怪权威，都集于其一身。这块没有灵魂的巨石仅仅象征被唐璜永远否定的势力。骑士的使命到此为止。霹雳和雷公可以回到人为的天上，从哪儿召来回到哪儿去吧。真正悲剧的上演与他们毫不相干。不，唐璜并非死在石头骑士的手下。我乐意相信传说中的对抗，相信健全人疯狂的笑声，此人向不存在的上帝挑战。我尤其相信，唐璜在安娜家等待的那个晚上，骑士根本没有来；半夜过后，不信宗教的唐璜必定嗅出那帮振振有词的人们极大的苦衷。我更乐意接受有关他一生的记叙，最后以进入修道院隐姓埋名而告终。并非故事有建设性就能被视为真实可靠。向上帝恳求怎样的庇护？无非表现被荒诞全盘侵蚀的一生合乎逻辑的终结，被转向欢乐而短命的一生战战兢兢的结局。这里，享乐以苦行而告终。必须明白享乐和苦行可能成为同样毫无意义的两副面孔。还指望什么更可怖的形象：一个身不由己的人的形象，此人由于没有及时死亡，做完戏以便收场，面对他不敬重的上帝，侍奉上帝就像为生活尽心一

般，跪在虚无面前，双臂伸向天空，心里却清楚，上天既无口才亦无深度。

我仿佛看见唐璜置身于山丘僻壤某个西班牙修道院的陋室中。假如他凝视什么，决不是烟消云散的爱情幽灵，而或许是通过灼热的枪炮窗孔，眺望西班牙某处静悄悄的平原，绚丽而空旷无人的土地，在那块土地上，他认出了自己。是的，应当止于这伤感而光辉的形象上。终结的终结是被翘首以待的，却永不被期望的，终结的终结是不足为训的。

---

[1] 引自普希金的《唐璜》。

[2] 莫利纳（1583—1648），西班牙剧作家，“骗子”是其性格喜剧《塞维尔的骗子》中的主角，属唐璜形象首次出现于戏剧。

[3] 米洛兹（1877—1939），法国诗人、作家，原籍立陶宛。其剧《米盖尔·马纳拉》（1913）塑造了一个孤独而烦忧的唐璜形象。

[4] 充分意义上的平常，连带他的缺点。哪怕一种健康的态度，也包含缺点。

[5] 歌德《少年维特之烦恼》中的主人公。

戏剧

哈姆雷特说："演戏，就是设陷阱，我将在陷阱中抓住国王的意识。"[1]好个"抓住"。因为意识要么疾走，要么收步。必须凌空抓住，即意识在投向自己匆匆一瞥那个千载难逢的时刻。常人不喜欢迟缓。相反，什么都在催他。但同时，他只对自己感兴趣，尤其对他可能有的作为感兴趣。由此产生对戏剧对演出的爱好，戏里有那么多的命运向他推举，他接受其诗意却不需忍受其苦楚。常人至少从中认出未觉悟的人，并继续匆匆奔向不知怎样的希望。荒诞人始于常人结束的地方，那里荒诞智者停止观赏表演，却决意加入演戏。深入所有剧中人的生活，多方体验，等于亲自把种种生活搬上舞台。不是说演员普遍听从这种召唤，也不是说他们是荒诞人，而是说他们的命运是一种荒诞命运，可能诱惑和吸引一个聪慧的心灵。为使下文不至于误导，以上所述是必要的。

演员生涯如同过眼烟云。众所周知，在所有的荣耀中，演员的荣耀是最为昙花一现的。至少在常谈中可以这么说。其实一切荣耀都是昙花一现。从天狗星的角度来看，歌德的作品一万年后将化为尘埃，他的姓氏将被遗忘。也许有几个考古学家会寻找我们时代的"证据"。这种理念总是有教益的。此种深思熟虑的理念把我们的浮躁化为彻底的高尚，就是人们从无动于衷中发现的那种高尚。尤其把我们的忧虑引向最可靠的东西，即眼前的东西。在所有的荣耀中，最不骗人的是眼见为实的荣耀。

因此，演员选择了不可计数的荣耀，即自己给自己盖棺定论，自己感受自己的荣耀。万物总有一天消亡，正是演员从中取得最好的结论。演员要么成功，要么失败。而作家即使被埋没，也抱着希望。他设想他的作品将为他的过去做见证。演员最多将给我们留下一帧照片，属于他的任何东西，包括举动和沉默，短促的呼吸或爱情的气息，都到不了我们眼前。对演员而言，不出名就是不演出，而不演出，等于与他本可以使之登台和复活的各种人物一起死亡一百次。

想到建筑在最昙花一现的作品上所产生的过眼烟云的荣耀，有什么可惊讶的呢？演员花三个小时做一做伊阿古或阿尔塞斯特，费德尔

或格罗塞斯特[2]。在短短的时间里，演员使上述人物在五十平方公尺的舞台上诞生和死亡。荒诞从来没有表现得如此充分，如此长久。这些奇妙的人生，这些独一无二又完整无缺的命运，在几小时内展开和结束，还期望什么更具启示性的捷径？从舞台下来，希吉斯蒙[3]

什么也不是了。两小时后便有人看见他在城里吃晚饭。或许这时候倒是人生如梦了。但继希吉斯蒙之后，又出来另一个人物。苦于拿不定主意的主人公代替了复仇之后大喊大叫的人物。演员就这样经历了多少世纪，领悟了多少智者，模仿了他可能成为的人物和他切身体验的人物，再来与另一个荒诞人物会合，后者便是旅行者。他一如旅行者，取尽了某些东西之后，又不停地奔波。他是时间的旅行者，更有甚者，是受灵魂追逐的旅行者。一旦数量的裨益找得到食粮，那必定是在这个奇特的舞台上找到的。至于演员在多大程度上得益于剧中人物，那就难说了。但关键不在于此。要紧的仅仅是演员在什么程度上替身于那些不可代替的人生。确实，有时候他随身附着那些人物，而他们时不时越出他们出生其间的时间和空间。他们陪伴着演员，弄得演员不太容易与曾经有过的样子分离。有时候演员拿起杯子，就会重复哈姆雷特举杯的动作。是的，他所注入生命的人物与他的距离不是那么大的。于是，月复一月或日复一日，他充分表明如此丰盈的现实，以至于在一个人渴望成为的和现实存在的之间不存在界限了。在多大程度上表演的存在成为现实存在，这是他所证明的，为此他始终用心演得更出色。因为这就是他的艺术哇，绝对装得像的艺术，尽可能深地进入不属于他的某些生活中去。尽其努力，他的天职便豁然开朗：全心全意致力于成为“什么也不是”或成为“好几个人”。留给他创造人物的局限越窄，他的才能就越必不可少。他要在今天的面目下过三小时就死亡。他不得不在三小时内体验和表现整个非同寻常的命运。这叫做死而复生。过三小时，他将把走不通的路走到底，而观众席上的人却要走一辈子。

演员模仿过眼云烟的东西只在表面上有所作为和精益求精。戏剧的约定俗成，是心灵仅仅通过举动和形体或通过表现灵魂和肉体的声音来表达和使人理解。这门艺术的规则是一切都要夸张，一切都要有血有肉地表达。假如在舞台上，必须像真爱那样去爱，必须运用不可

替代的心声，必须像真的凝望那样凝望，那我们的言语就有代码了。沉默必须此地无声胜有声。爱情使调门高昂，静止不动本身变得很有看头。形体统治舞台。“戏剧性的”不是谁想做就做得出来的，这个词被错误地小看了，其实涵盖着一整套美学和一整套寓意。人生的一半是在欲语还休、扭头不看和沉默寡言中度过。演员在这一点上是不速之客。他为被束缚的灵魂消除魔法，于是激情终于纷纷亮相。激情通过各种手势说话，但只通过喊叫维持生命。这样，演员塑造所演的人物，加以展示。他或描绘人物或雕塑人物，把自己塑进想像出来的人物形状，把自己的血液注入人物幽灵。我说的，当然是大戏，就是使演员有机会完成其有形体的命运的戏剧。请看莎士比亚：一开场，人体着魔，驱动舞蹈。疯魔意味深长。没有疯魔，一切就会分崩离析。若没有逐放考德莉娅和判罚爱德加的粗暴举动，李尔王决不会赴被疯狂挑动的约会。所以这出悲剧在失去理智的标志下铺展是恰当的。灵魂被交给魔鬼，并与魔鬼共舞。至少有四个疯子，一个因为职业而发疯，一个因为意志而发疯，另外两个因为折磨而发疯：四具乱七八糟的躯体，四副在同一状况下难以言状的面孔。

人体的结构系统本身是不够的。脸谱和厚底靴，在主要成分上缩小和突出面孔的化妆，既夸张又简化的服装。总之，把这个领域的一切都牺牲给表象，仅仅为满足眼睛。人体通过荒诞奇迹，使人认知。我只在自己扮演伊阿古时才理解伊阿古，否则永远搞不大明白。光听伊阿古说词还不行，只在见到他那一刻才领会他。演员从荒诞人物学会单调，取得独一无二的身段，勾人心弦，既奇特又亲切，他把这种身段贯穿在所有他演的人物身上。这又说明伟大的戏剧作品有助于格调的统一。我这里想起莫里哀笔下的阿尔塞斯特。一切都是那样简单，那样明显，那样粗俗。阿尔塞斯特对抗菲林特，塞利麦纳对抗艾科昂特，整个主题围绕一种荒诞结果，是被推向终点的性格所引起的。诗句本身，“蹩脚诗句”，喃喃吐出，以示人物性格的单调。这是演员自相矛盾之所在：既单一又多样，那么多灵魂集单独演员于一身。但这是荒诞本身的矛盾，演员个体硬要达到一切经历一切，这种企图是徒劳的，这种固执是没有意义的。一向自我矛盾的东西却在他身上取得统一。就在他身上，肉体与精神会合，紧紧拥抱，这里因失败而厌倦的精神转身朝向最忠实的盟友。哈姆雷特说：“祝福他们

吧，他们的鲜血和判断非常奇怪地混合在一起，他们不再是命运随意点拨笛孔的笛子了。”

教会怎么不会谴责演员如此这般的操作？对戏剧艺术，教会斥责灵魂异端的急增、情感的堕落、精神触犯众怒的过分诉求，因为精神拒绝经历单种命运，从而迫不及待地投入放任自流。教会禁止演员们喜爱现时和普洛透斯式[4]的胜利，因为都是对其教诲的全盘否定。永恒不是一场游戏。一种精神若疯狂到喜爱戏剧胜于永恒，就已丧失拯救了。在“到处演出”和“永远演出”之间没有妥协。故而这种如此被人瞧不起的职业倒可能引起过分的精神冲突。尼采说：“重要的不是永恒的生命，而是永远的活力。”确实，整个悲剧就在这种选择中了。

阿德里埃娜·勒古弗勒[5]在临终的床上很想忏悔和领受圣体，但拒绝贬废她的职业。从而她失去了忏悔的好处。这不是为维护她深深的激情而冒犯上帝又是什么呢？这个垂死的女人含泪拒绝否定她称之为她的艺术的东西，表现出一种伟大，是她在舞台灯光前从未达到的。这是她最美的角色，也是最难坚持的[6]。在上天和一种微不足道的忠诚之间选择，喜爱自己胜于永恒或坠入上帝的深渊，是很久以来的悲剧，她必须在这种悲剧中占有一席之地。

那个时代的演员们自知已被革出教门。加入演戏的行业，就是选择地狱。教会在他们身上识别出最凶恶的敌人。有几个文学家发火了：“什么，拒绝给莫里哀最后的援助！”然而，那是顺乎情理的，尤其对莫里哀而言，他死在舞台上，在粉墨化妆下结束了专供消遣的整个一生。有人提到他时，说什么天才对一切都会原谅的。不对，天才对什么都不原谅，因为天才拒绝原谅。

由此可见，演员知道什么惩罚会落到他的头上。生活本身为他保留了最后惩罚，以此为代价的隐约威胁能有何等意义？他事先体察和全盘接受的正是最后惩罚。对演员如同对荒诞人来说，过早的死亡是不可援救的。他涉猎许多面孔和世纪，其总和是任何东西都补偿不了的。但不管怎么说，事关死亡啊。因为演员必定到处出现，而时间也拽着他不放，并跟着他起作用。

只要一点儿想像力，就足以觉出演员的命运意味着什么。正是在时间中他塑造和列举一个个人物，也还是在时间中他学习驾驭他的人

物。他越体验不同的人物，就越与他的人物分离。时间一到就必须死在舞台，死在上流社会。他体验的东西历历在目。他看得明明白白。他感受到了一生冒险所产生的令人心碎和不可替代的东西。他心知肚明，现在可以死了。老演员们是有退休所的。

---

[1] 国王系指理查·格罗塞斯特公爵，英国国王，莎士比亚多部剧作中的人物，如同《理查三世》中的主人公。

[2] 这四个人物分别为莎士比亚的《奥赛罗》、莫里哀的《恨世者》、拉辛的《费德尔》和莎士比亚的《理查三世》中的主人公。

[3] 卡尔德隆的剧作《人生如梦》中的人物。

[4] 希腊神话中变幻无常的海神，又称“海中老人”。

[5] 法国著名演员（1692—1730）。教会对阿德里埃娜·勒古弗勒的尸体无耻的凌辱引起伏尔泰极大的愤怒。参见伏尔泰的诗《勒古弗勒小姐之死》和他的小说《老实人》第二十二节。

[6] 隐喻她担任了被教会鞭尸的角色。

征服[1]

征服者说："不对，不要以为我喜欢行动就得放弃思想。相反，我完全能够确立我所相信的东西。因为我信得有力，见得肯定和清楚。不要轻信有些人说的：'这个么，我太明白了，就是表达不出来。'他们之所以说不出来，就是因为他们不明白或由于懒惰而浅尝辄止。"

我的见解不多。人一辈子下来发觉只为了确保一种真理而度过不少年头。单独一种真理，如果是显而易见的，就足以引导一种人生存在。至于我，对于个体，我确有一些话要说。我们应当毫不客气地说出来，必要时，带着适度的轻蔑。

一个沉默多于说话的人是一个更有价值的人。有许多事情我不会说出来，但我坚信，所有判断个体的人，为判断的依据立论，他们的经验比我们少得多。智力，扣人心弦的智力，也许预感到了应该证实的东西。然而时代及其废墟和鲜血以显而易见的事实成全了我们。古代的民族，甚至比较近代的，直至我们这个机器时代的民族，有可能衡量社会和个体的德行，有可能探求哪个为哪个服务。这首先可能是依据人心根深蒂固的差错，这种阴差阳错导致人来到世上要么侍候于人，要么被人侍候。其次可能因为社会和个体都还没有展现各自的全部技能。

我见过一些雅士，对产生于弗朗德勒血腥战争的荷兰画家的杰作叹为观止，为西里西亚神秘主义者在可怕的三十年战争中发出的祷词不胜感动。永恒的价值在他们惊讶的眼中飘游于现世的动乱之上。但时过境迁，今天的画家失去了泰然自若。即使他们本质上具备创造者所必需的心灵，我想说，一颗冷漠的心，也毫无用处了，因为大家，连圣人在内，都给动员起来了。这也许是我感触最深的。每种形式的战事失败，每种特色，隐喻也罢，祈祷也罢，被钢铁粉碎也罢，都使永恒损失一部分。我既然意识到不能与我的时间分离，便决定与时间结为一体。我之所以对个体那么重视，只因我觉得个体微不足道和备受凌辱。我知道胜利的事业并不存在，于是对失败的事业感兴趣：失败的事业需要一颗完整的心灵，同等对待失败和暂时的胜利。对自感

与人世命运同舟共济的人来说，文明的一次次冲击是有些令人焦虑的。我把这种焦虑当作我自己的焦虑，同时也想赌一把。在历史和永恒之间，我选择历史，因为我喜欢事事确实可靠。我至少对历史有把握，如何否定得了负荷于我的力量？

总会有一个时刻，必须在静观和行动之间作出抉择，所谓造就一个人成为一个男子汉。这种撕心裂肺的痛苦是很可怕的。对一颗骄傲的心来说，中间抉择是没有的。要么上帝或时间，要么十字架或刀[2]。这个世界有一种超越人世骚动的高层次意义，抑或除了人世骚动，任何东西都不是真的。应当与时间共存亡，抑或为一种更伟大的人生而摆脱时间。我知道人们可以将就，可以生活在世界中相信永恒。这叫承受。但我讨厌这个词，要么什么都要，要么什么都不要。我若选择行动，别以为静观对我像一片陌生的土地。但静观确实不能把什么都给我，而我失去永恒时，就想与时间结盟了。我不愿把怀念与辛酸记在我的账上一了百了，我只想看个清楚。对你们这么说吧，明天你们将应征入伍，对你们和对我，都是一种解放。个体什么也做不成，却什么都可以做。在这种奇妙的预备役期间，你们明白我为什么既激励个体又贬压个体。其实，是世界将其贬压，是我将其解放。我把个体的全部权利都给个体了。

征服者们知道行动本身是无用的。只有一种有用的行动，那就是重造世人和大地。我永远重造不了世人。但应当装得“煞有介事”。斗争的道路使我遇见肉体。哪怕受凌辱的肉体，也是我唯一可确定的东西。我只能靠眼见为实的东西生活。造物是我的故土。这就是为什么我选择又荒诞又无意义的努力。这就是为什么我站在斗争的一边。时代对此已做好准备，我说过了。迄今为止，征服者的伟大还是地缘性的，是以征服的领土大小来衡量的。征服一词改变了含义，不再指凯旋将军了，这不是无足轻重的。伟大改变了营垒，置身于抗议和无前途之牺牲的行列了。倒不是喜欢失败。胜利还会受人企盼。但只有一种胜利，那就是永恒的胜利，是我永远不可企及的胜利。这就是我磕磕碰碰和死抓不放的地方。一次革命总是以对抗诸神而告成，即始于普罗米修斯的革命：普氏在现代征服者中独占鳌头。这是人对抗其命运的诉求。穷人的诉求只是借端而已。但我只能在人的历史行为中抓

住这个精神，惟其如此，我与其会合。别以为我老于此道：面对本质矛盾，我维持我的人性矛盾，把我的明察置于否定这个矛盾的东西之中。我在贬压人的东西面前激励人，于是我的自由、我的反抗和我的激情汇合在紧张、明智和过分的重复中。

是的，人是他自身的目的，而且是唯一的目的。假如人想成为什么，也是在人生中进行。现在我毕竟明白了。征服者有时谈论战胜和克服。但他们想说的意义总是“克服自我”。你们很清楚这意味着什么。凡是人总会有时候自感与神并驾齐驱。至少人们是这么说的吧。然而，这来自人在一闪念之间，感到人的精神伟大得令人不胜惊讶。征服者只不过是世人中间的一部分，他们感觉到了自身的力量，足以肯定永远生活在高层次上，并充分意识到这种伟大。这是个算术问题，或多或少是如此吧。征服者可能成为最伟大的，但当人决意如此时，他们不能超过人本身。所以他们永远离不开人的熔炉，即便投入革命灵魂的最炽燃处。

他们在那里发现残伤的造物，但也遇见他们所喜爱所欣赏的唯一价值，即人及其沉默。这既是他们的贫乏，也是他们的财富。他们只有一种奢侈，就是过分享用人际关系。怎么会不明白在这种脆弱的天地里，一切有人性的东西都有较为脍炙人口的意义？紧绷的面孔，受威胁的博爱，人与人之间如此强烈又如此羞怯的友谊，这些都是真正的财富，因为都是转瞬即逝的。正是在这些财富中间，精神最充分感受其权力和局限，就是说精神的效力。有些人谈及天才，但天才，此词用得轻率了，我更喜欢智力。应当说智力可以是卓然的。智力照亮荒漠、控制荒漠。智力认知自身的奴性，并把它表现出来。智力与躯壳同时死亡。但，认知者，自由也。

我们并非不知道，所有的教会都反对我们。一颗心，弦绷得紧紧的，回避着永恒，而一切教会，神明的或政治的，都追求永恒。对教会而言，幸运和勇气，报酬或正义，都是次要的目的。教会提出某种学说教条，我们就必须认同遵守。而我与理念或永恒风马牛不相及。于我适合的真谛，是触手可及的，与我须臾不可分离。所以你们不能在我身上建立任何依据：征服者的任何东西都待不长久，甚至其教条也长久不了。

不管怎样，这一切的终点是死亡。我们一清二楚。我们也知道死亡结束一切，所以遍布欧洲并困扰我们中间一些人的公墓都是形骸丑陋的。人们只美化所爱的东西，死亡令我们反感，使我们厌倦。死亡也需人去征服。帕多瓦被鼠疫掏成空城，又受威尼斯人的包围，最后一名卡拉拉[3]受困其间，他在空荡无人的宫殿厅堂里边跑边喊：他呼唤魔鬼，请求一死。这是克服死亡的一种方式。把死神自以为满载荣誉的地方搞得如此面目可憎，仍不失为西方固有的一种勇气标志。在反抗者的天地里，死亡激发不公，是极端的滥用激情。

其他一些人也是不妥协的，他们选择了永恒，揭露了人间的幻想。他们的公墓在花丛鸟鸣中微笑。这很适合征服者，向他展示他所摒弃的东西的清晰形象。相反，征服者选择了黑铁围栏或无名壕沟。永恒者中最优秀的有时也不禁毛骨悚然，对智者们既充满敬意又不胜怜悯，因为后者可以带着自身死亡的这种形象生活。然而，这些智者从中获得自身的力量和自身存在的证明。我们的命运就在我们面前，正是我们的命运受到我们的挑战。出于自尊，更出于对我们无意义的状况的觉醒。有时，我们也怜悯我们自己。这是我们觉得唯一可以接受的同情，也许是你们不理解并觉得无魄力的一种情感。但这是我们当中最大胆的人方有这种感受。我们不过把清醒者称为有魄力的人罢了，我们不需要与洞察力分离的力量。

再次说明，上述种种形象所提出的寓意，不牵涉判断，是一些素描。仅仅表现一种生活作风。情人、演员或冒险家扮演荒诞，但要是他们乐意，同样可以扮演贞洁者、公务员或共和国总统。只要知情和毫不掩饰就行了。在意大利的博物馆里，有时看见一些彩绘小屏幕，那是教士从前在囚犯们面前遮挡绞刑架的。各种形式的跳跃，匆忙跳入神性或永恒，沉溺于常人或理念的幻想，所有这些屏幕都在遮挡荒诞。但有一些无屏幕的公务员，我要讲的正是他们。

我选择了最极端的。在这个程度上，荒诞赋予他们一种王权。确实他们是无国之王。但他们比有国之君具有优势，因为他们知道各种各样的王国都是虚幻的。他们知道自身的全部伟大就在于此；一提起他们，就说隐藏的不幸，或幻灭的灰烬，那是徒劳无益的。被剥夺希望，并不就是绝望。人间的火焰完全抵得上天国的芳香。这里，我不

能、谁也不能审判他们。其实他们并不力图成为优秀者，而试图成为征服者。假如明智一词用于知足者，即对自己没有的东西不胡思乱想的人，那么公务员们是些明智的人。他们之中有人知道得比谁都清楚，那就是征服者，是的，但出于精神；而唐璜，则出于认知；演员，是的，但出于聪明："当有人将其珍贵的绵羊温情臻于完善时，此人在地上和天上都决不配享有得天独厚，即使在最好的情况下也只不过是头可笑的带角绵羊，仅此而已。还得承担不会因虚荣而完蛋，也不会用法官架势而引起公愤。"

不管怎样，必须为荒诞推理恢复最热忱的面目。想像力可以增加许多其他面目的人，他们被钉在时间上，受困于流放中，却也善于根据没有未来，没有溺爱的天地尺度来生活。于是，这个没有上帝的荒诞世界就充满了思想清晰和不抱希望的族群。而我还没有讲到最荒诞的人物，即创作家。

---

[1] 这一节的来源如下：拉歇尔·贝斯帕洛夫曾发表论著《途径与十字路口》，评论马尔罗的《征服者》、《王家大道》和《人类状况》三部作品。一向敬重马尔罗的加缪读后，浮想联翩，写下评述上列作品的思考散论。此文开头的引言出自马尔罗的《征服者》。

[2] 参见《圣经·新约全书》：《路加福音》第二十二章第36—38节。又见卡夫卡的象征记叙《剑》。

[3] 中世纪意大利的名门望族。

·荒诞创作·

哲学与小说

在稀薄的荒诞空气中维系的一切生命，如果没有某种深刻和一贯的思想有力地激励着，是难以为继的。那只能是一种奇特的忠诚感。我见过一些有觉悟的人在最愚蠢的战争中完成了他们的使命，却不认为自己处在矛盾之中。那是因为啥也不必解释清楚。因此，经受住世界的荒诞性就会产生一种形而上的幸福。征服或游戏，无数的爱情，荒诞的反抗，这些都是人在注定失败的战役中向自己的尊严表示敬意。

问题仅仅在于恪守战斗规则。这种思想足以养育一种精神，这种思想支持过并还在支持着一些整体文明。所以人们不否定战争。必须因战争而死，或靠战争而生。荒诞也如此：必须与荒诞共呼吸，承认荒诞引起的教训，找到体现教训的肉体。在这方面，荒诞之极乐，就是创作。尼采说："艺术，惟有艺术，我们有了艺术就可不因真理而死亡。"[1]

在我试图描述和以好几种方式表述的经验中，毫无疑问，一种烦忧消失之处必然冒出另一种烦忧。对遗忘的幼稚探求，对满足的呼唤，现在都引不起共鸣了。但让人保持面对世界的恒定张力，促使人迎接一切有秩序的疯魔，倒给人留下另一种狂热。于是，在这个天地里，作品就成了唯一的机会，能保持人的觉悟和确定意识的冒险。创作，就是第二次生命。普鲁斯特摸索性的、焦虑的探求，对鲜花、绣毯和焦虑精心细致的收集，没有别的什么意义。同时，普氏的创作不比演员、征服者和所有的荒诞人，每日从事持续不断的、不可估量的创造更有意义。大家都千方百计地模仿、重复和重塑各自的现实。但我们最后总会看清自己的真相。对一个偏离永恒的人来说，整个存在只不过是在荒诞面具下的过度模仿。创造，就是最大的模仿。

首先，世人心知肚明，其次他们的一切努力旨在跑遍、扩大和丰

富他们刚刚登陆的无望岛[2]。但，首要的是懂得门路。因为荒诞的发现与停顿的时间巧遇时，未来的激情是在停顿的时间里逐渐形成，并取得合法的地位，甚至没有福音的人也有他的橄榄山[3]。在荒诞人的橄榄山上，他们也不可以睡觉。对荒诞人而言，问题不再是解释和解决了，而是体验和描述了。一切以英明的无动于衷开始。

描述，这是荒诞思想的最后企图，科学亦然。科学到达其悖论的终点，就停止建议，就驻足静观，就描绘自然现象永远原始的景色。心灵就这样点通了：把我们推至世界面貌之前的冲动感不是来自世界的深度，而是来自世界面貌的多样性。解释是徒劳无益的，但感觉留了下来，带着感觉，就有数量上取之不尽的世界所发生的不断呼唤。在这里人们懂得了艺术品的地位。

艺术品既标志着一种经验的死亡，也体现了这种经验的繁衍。好比是一种单调而热情的重复，其主题早由人世协调好了：形体，即庙宇三角楣上取之不尽的形象，还有形式或色彩，数量或灾难。因此，在创作者壮丽而稚拙的天地里，最终找到本散论的重要主题，不可漠然以对。从艺术品看出一种象征，认为艺术作品归根结底可视为对荒诞的庇护，那就错了。艺术品本身就是一种荒诞现象，只不过涉及其描述，给精神痛苦提供不了出路，相反是痛苦的一个征象，回荡在一个人的全部思想中。然而第一次使精神走出自身，把精神置于他人面前，不是使其迷失方向，而是明确指出走不通的道路：大家却偏往这条路上走。在荒诞推理的时间里，创作追随漠然和发现，标明荒诞激情的冲击点和推理的停止处。其地位在本散论中就这样自行确定了。

只需揭示创作家和思想家共有的几个主题，我们便可以在艺术作品中发现思想介入荒诞时的种种矛盾。确实，他们的共同矛盾胜过产生亲缘智力的相同结论。思想和创作也是如此。我几乎不必指出，促使他们采取这些态度的是一种相同的烦忧。从这一点出发时，这些态度是相通的。但从荒诞出发的种种思想，在我看来，很少维持得住。我从各种思想的差距或背信中非常准确地掂量出只属于荒诞的东西。同样，我得弄明白：一件荒诞作品是可能的吗？

人们未必过分强调艺术和哲学之间古老的对立裁断性。假如从过于确切的意义上理解，这种对立肯定是假的。假如只是说这两门学科

各有各的特殊氛围，那恐怕是真的，但模糊不清。唯一可接受的论点是涉及囿于自己体系中心的哲学家和置于自己作品面前的艺术家之间所引起的矛盾。但这个论点的价值在于某种艺术和哲学形式，在这里我们视为次要的。脱离创作者的艺术思维不仅过时了，而且是错误的。有人指出，与艺术家相反，从来没有一个哲学家有过好几种体系。此话不错，但有个条件，即从来没有一个艺术家在不同的面貌下表达一种以上的东西。艺术的瞬间完美，艺术更新的必要性，只不过是偏见造成的。因为艺术作品也是一种构建，大家都知道，伟大的艺术家个个都那么单调。艺术家跟思想家一样，本人介入自己的作品，并在其中成长。这种相辅相成引起了最重要的美学问题。再说，根据方法和对象来区分，对确信精神目标的一致性的人来说，是再也徒劳不过的了。人为了理解和喜爱所提议的种种学科是没有界限区分的。各种学科互相渗透，而相同的焦虑又使之混同。

开始就说清楚是必要的。为使一个荒诞作品有可能产生，思想必须以其最清醒的形式加以干预。同时，思想必须不在作品中显露，要不然作为智力来指挥也行。这种悖论可用荒诞来解释。艺术作品产生于智力摒弃推理具象，标志着形体的胜利。是清醒的思想激发了作品，但就在这个行为中思想否定了自己。思想不会接受诱惑，去给描述外加一层更为深刻的意义，因为明知是不合情理的。艺术作品体现了智力的一种悲剧，但只间接地体现出来。荒诞作品要求艺术家意识到这些局限，要求艺术具体表现自身以外不具备任何其他意义。不能成为生命的终结，生命的意义，生命的慰藉。创作或不创作，改变不了什么。荒诞创作家并不坚持自己的作品。他可以放弃的，有时也放弃了。只要有个阿比西尼亚就够了。[4]

同时可以从中看出一种美学规则。真正的艺术作品总是合乎人的尺度的，基本上是“话到嘴边留三分”的作品。在艺术家的整体经验和反映这种经验的作品之间，在《威廉·迈斯特》[5]和歌德的成熟作品之间，有着某种联系。当作品硬要把全部经验给予花边解释文学时，这种联系就不好了。当作品只是从经验中打造出来的一小块，只是钻石的一个小侧面，而钻石内聚的光芒无边无垠，那这种联系就好了。在第一种情况下，负荷过重，追求永恒。在第二种情况下，作品硕果累累，因为经验虽然整个儿被撇下不谈，人们却猜得出经验的丰富。对

荒诞艺术家来说，问题在于取得生活本领胜过处世本领。最后，在这种气氛下，伟大的艺术家首先是个非常懂得生活的人，包括懂得活在世上既是体验又是思考。所以，作品是智力悲剧的化身。荒诞作品表明思想摒弃其威望，表明思想甘愿成为智力，而智力发掘表象，使没有理性的东西布满形象。如果世界是清晰的；那么艺术则不然。

这里不谈形式艺术或色彩形象，因为在这两种艺术中占主导的只有亮丽朴实的描绘。我们很有意思地发现，最具智力的绘画，即千方百计把现实缩减为基本元素的绘画，到最后只落个取悦于眼睛。这样的绘画只给世界留下了色彩。表达始于思想结束之时。两眼空空的少年[6]充斥寺庙和博物馆，艺术家把他们的哲学表现为举止。对荒诞人而言，这种哲学比所有的图书馆更有教益。从另一方面看，音乐也是如此。如果说有一种艺术缺少教益，那肯定是音乐了。音乐与数学太相近了，不会不从数学借用无缘无故性。精神根据协定的和有节度的规则跟自己做游戏，这种游戏在属于我们的有声世界展开，而在我们的有声世界之外，振动与振动相遇，汇成一个非人性的天地。没有更纯粹的感觉了。这些例子太容易了。荒诞人把这些和谐与形式认作自己的和谐与形式。

然而，我很想在这里谈论一种作品，其中解释的诱惑力始终是最大的，其中幻想油然而生，其中结论几乎是不可缺少的。我要说的是小说创作。我寻思荒诞是否能在小说创作中得以维持。

思想，首先是要创造一个世界（或划定自己的世界，这是一回事儿）。从把人与其经验分离的基本不协调出发，去根据人的怀念发现一处协调的领地，去开拓一个被理性束缚的天地或一个受类似理性的东西所启迪的天地，以便能解决难以忍受的分离。哲学家，即便是康德，也是创作家。他有他的人物、他的象征和他的隐秘情节。他有他的创作结局。相反，小说走在诗歌和杂文的前面，不管表象怎样，只表明艺术的一种更为广泛的智力化。我们要搞清楚，这尤其涉及最伟大的创作家。一种体裁的丰富和高贵往往能从所含的渣滓衡量得出来。蹩脚小说的数量不应当使人忘记优秀小说的伟大。小说有小说的逻辑、推理、直觉和公式，对清晰性也有自身的要求。不妨思考一下，说一说最蹩脚的小说。几乎所有的人都自以为能够思想，而在某

种程度上讲，好歹确实在思想。相反很少有人能够想像自己是诗人或耍笔杆的。但一旦思想在价值上领先于风格，那么成群的人对小说就趋之若鹜了。这说出来不是什么了不起的坏事。最优秀的小说家总是对自己越来越严格。至于那些泯灭的作家，他们本来就不值得存活的。

我上面谈到的传统对立，在这种特殊情况下，就更不合乎情理了。在哲学与哲学家容易被分开的时代，这种对立是有价值的。今天，思想不再追求放之四海而皆准了，思想最好的历史恐怕是其悔恨的历史，我们知道，当体系有价值的时候，是不与体系的创作家分离的。《伦理学》[7]本身，从一个方面来看，只是一部冗长而严峻的自白而已。抽象思维终于与其肉体构架会合了。同样，肉体和激情的小说游戏，更是根据一种世界观的要求来理顺组合的。作家不再讲“故事”了，而是创造他自己的天地。伟大的小说家是哲学小说家，就是说主题小说家的对立面。诸如巴尔扎克、萨德、麦尔维尔、司汤达、陀思妥耶夫斯基、普鲁斯特、马尔罗、卡夫卡，只举这么几个吧，他们就是如此。

他们选择形象而不用推理来写作，恰恰揭示了他们共有的某种思想，这种思想确信一切解释原则都是无用的，深信感性的表象富有教益的信息。他们把作品既看做一种结束，也看做一种开始。作品是一种经常意在言外的哲学终点，是这种哲学的图解和完美结局，但只用这种哲学的言外之意来完成。这样的作品终于使一种古老主题的变相说法合乎情理了，即少许思想远离生活，许多思想回归生活。思想不能使真实升华，而止于模仿真实。此处涉及的小说是认识的工具，这种认识既是相对的，又是取之不尽的，非常像对爱情的认识。对于爱情，小说创作表现出最初的惊喜和富有成果的反复思考。

这至少是我起初承认小说所具有的魅力。但我也承认思想上受到凌辱的佼佼者们所具备的魅力，之后我得以静观他们自杀。恰恰使我感兴趣的，是认识和描述使他们回到幻想的共同道理上来的力量。同样的方法在这里对我很有用。已经用过这种方法，使我能够缩短我的推理，不失时机地就一个确切的例子将其概括出来。我想知道，人们接受义无反顾地生活，是否也能同意义无反顾地工作和创作，还想知

道怎样的道路通向这些自由。我要把我的天地从其幽灵中解放出来，仅仅用有血有肉的真理，却否定不了其存在。我可以创作荒诞作品，选择创造性的态度，而不是别的什么态度。但一种始终如一的荒诞态度，必须对其无动机性保持清醒的意识。作品也是如此。假如荒诞戒律得不到尊重，假如作品没有表现分离和反抗，假如作品推崇幻想和激发希望，那么作品就不再是无动机的了。我就再也超脱不了作品，我的生活就能在作品中找到某种意义：这是可笑的。作品再也不是超脱和激情的演练了，而人生的壮观和却无益就是由这种演练来耗尽的。

解释的诱惑最为强烈的创作中，作者能够克服这种诱惑吗？对现实世界的意识最为强烈的虚构世界中，能保持对荒诞的忠诚而不去迎合作结论的欲望吗？在最后的努力中，同样多的问题要面对。人们已经明白这些问题意味着什么。这是某种意识的最后顾忌，这种意识害怕以最后的幻想作价码而放弃最初的、难得的教益。创作被视为人意识到荒诞后可能有的一种态度，对于这种创作有价值的东西，也同样对提供给他的种种生活作风有价值。征服者或演员、创造者或唐璜，可以忘记他们的生活演练，却不会不意识到自身的无理智性。人们习惯得非常之快。为生活得快乐而想挣钱，一生的全部努力和最好的东西都集中起来去赚钱。幸福被遗忘了，手段被当作目的了。同样，征服者的全部努力会偏向野心，而野心只是一条小道，通向一种更豪华的生活。唐璜以自己的方式也将认同自己的命运，满足于这种存在，其伟大只因反抗才有价值。对前者而言，是为觉悟，对后者而言，是为反抗，在这两种情况下，荒诞都消失了。人心中的希望多得不得了。家徒四壁的人有时到头来也会认同幻想。由于安宁的需要而作出的赞许和存在的允诺是同根而生的兄弟。这样就有了光明的诸神和泥土的偶像。这是中间道路，通向必须找到的那种人的面目。

迄今为止，荒诞的强求是失败的，使我们对荒诞的强求是什么了解得极为清楚。不管怎样，只要提醒我们注意小说创作可能向某些哲学提供相同的模糊性，对我们已足够了。这样就可以选择一部作品来阐明自己，这部作品中，标志荒诞意识的一切都具备其发端是明确的，氛围是清醒的。荒诞意识的结果将给我们以教益。假如荒诞没有在其中受到尊重，我们也将知道幻想是从什么旁门左道乘虚而入的。

一个确切的例子，一个主题，一种创作家的忠诚，就足够了。重要的是相同的分析已经更详尽地做过了。

我将研讨陀思妥耶夫斯基特别喜爱的一个主题。我也本可以研究其他作品。比如马尔罗的作品。但不得不同时涉及社会问题，而社会问题确实又不能用荒诞思想来回避（尽管荒诞思想能为社会问题提出好几种解决办法，而且是非常不同的解决办法）。但必须适可而止。在马尔罗的作品中，从崇高和感情的意义上，问题是得到直接论述的，就像对上述的存在思想那样。这种平行论为我的目的所用。

---

[1] 引自尼采：《偶像的黄昏》，第24页。

[2] 岛的形象一直为尼采所爱，如《查拉图斯特拉如是说》所提到的“幸运群岛”。加缪也十分偏爱这个形象。

[3] 已有注释，参见前文。

[4] 隐喻一死了之，什么作品都没有了。阿比西尼亚现称埃塞俄比亚。相传诗人韩波死于埃塞俄比亚，尽管与事实不符，但以讹传讹，成了死亡的隐喻。

[5] 歌德早期系列习作，包括《威廉·迈斯特学徒年代》、《威廉·迈斯特朝圣年代》、《威廉·迈斯特戏剧生涯》。

[6] 隐喻雕塑，此语借自于克尔恺郭尔：“引人注目的是，希腊艺术在雕像上最高妙之处恰恰是缺乏目光。”（《焦虑观》）又借自于黑格尔：“没有眼睛的雕塑用整个身体凝视我们。”（《美学》）

[7] 斯宾诺沙的代表作。

基里洛夫

陀思妥耶夫斯基笔下的主人公一个个自审生命的意义。正是在这点上，他们是现代的，因为他们不怕当笑柄。区别现代敏感性和古典敏感性的，正是后者充满道德问题，而前者充满形上问题。在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小说中，问题提出的强度之大，非得要有极端的解决办法不可。存在抑或是骗人的，抑或是永恒的。[1]假如陀思妥耶夫斯基满足于这种审视，那么他就是哲学家。可是，他把精神游戏可能在人生中所产生的后果表现出来，因此他成了艺术家。在这些后果中，他抓住的是最终的后果，即他自己在《作家日记》中所称的逻辑自杀。1876年12月的日记分册中，他确实想像出“逻辑自杀”的推理。绝望者确信，对不信永存的人来说，人生是十足的荒诞，从而得出以下结论：

关于幸福，既然对我的问题，通过我的意识，向我回应道，除非我在万物的和谐中才能幸福，可我设想不了，也永远无法设想，这是显而易见的……

……既然事情最终如此安排，我既承当起诉人角色又承当担保人角色，既承当被告的角色又承当法官的角色，既然我从自然的角度觉得这出戏是非常愚蠢的，既然我甚至认为接受演这出戏对我是侮辱性的……

我以起诉人和担保人、法官和被告无可争议的身份，谴责这种自然，因为自然恬不知耻地随随便便让我出生来受苦我判处自然与我同归虚无。[2]这种立场还有点幽默。自杀者之所以自杀是因为在形而上方面受到了欺负。从某种意义上讲，他报一箭之仇。用这种方式来证明别人“征服不了他”。然而我们知道同样的主题体现在基里洛夫身上，不过更为广泛，令人赞叹，基里洛夫是《群魔》中的人物，也是逻辑自杀的信奉者。工程师基里洛夫在某处宣称他决意自己剥夺生命，因为“这是他的理念”。[3]我们完全明白，应当从本意上去理解这句话。他是为了一种理念，一种思想去准备死亡。这是高级自杀。逐渐一个场景接着一个场景，基里洛夫的假面具慢慢揭开，激励着他的

致命思想向我们显露了。工程师确实袭用了《日记》的推理。他觉得上帝是必要的，必须有上帝存在。但他知道上帝并不存在，也不可能存在。他嚷道："怎么你不明白，那是足以自杀的一个理由呢？"[4]这种态度也在他身上同样引起某些荒诞的结果。他无动于衷地让别人利用他的自杀，为他所蔑视的事业服务。"昨天夜里我已裁决了，此事于我无关紧要了。"他终于怀着反抗和自由相杂的情感准备他的行动了。"我将自杀，以证明我的违抗，确认我新的、了不起的自由。"[5]问题已不再是复仇，而是反抗了。因此基里洛夫是个荒诞人物，但对此应有所保留，从本质上讲，他不自杀。对这种矛盾，他自己作出解释，以致同时揭示了最纯粹的荒诞秘密。确实，他给致命的逻辑平添了一种不同寻常的雄心，给人物开拓了广阔的前景：他决心自杀，以便成为神祇。

推理具有古典的清晰。假如上帝不存在，基里洛夫就是神祇。假如上帝不存在，基里洛夫就必须自杀，从而基里洛夫就必须为了成为神祇而自杀。这种逻辑是荒诞的，但又是必需的。令人注目的是，要赋予下凡的神明一种意义。这等于阐明这样的前提："假如上帝不存在，我就是神祇。"但此前提还是相当暧昧不明的。首先注意到炫示疯狂的抱负的人是实实在在属于这个世界的，这很重要。为保持健康，他每天早上做体操。他为沙托夫[6]重逢妻子的喜悦而激动不已。在死后发现的一张纸上，他企图画一张脸，正向"他们"伸舌头哩[7]。他稚气而易怒，激情洋溢，有条理而易感动。从超人那里，他只得到逻辑和固定理念，从世人那里则得到一切情调。然而正是他泰然地高谈他的神性。不是他疯了，就是陀思妥耶夫斯基疯了。所以使他急躁的倒不是自大狂的幻觉。而这一次，按本义去理解词语恐怕是要闹笑话的。

基里洛夫本人帮助我们理解得更好。对斯塔夫罗钦提的一个问题，他明确回答，他指的不是一种神人[8]。大概可以设想那是出于把自己与基督区别开来的考虑。但实际上要把基督附属于他。这不，基里洛夫想出个念头，基督死的时候并没有回到天堂。于是他明白，基里洛夫受酷刑是没有用处的。工程师说："自然法则使基督在谎言中生活，并为一种谎言而去死。"[9]仅仅在这个意义上，基督完全体现

了全部人类悲剧。基督是完人，是实践了最荒诞状况的人。那就不是神人，而是人神了。就像他那样，我们每个人都可以被钉到十字架上，都可以受骗上当，在某种程度上成为人神了。

由此看来，上面涉及的神性完全是人间的。基里洛夫说："我的神性标签，已找了三年，原来是独立。"[10]从此以后，人们意识到基里洛夫式的前提意义："假如上帝不存在，我便是神祇。"成为神祇，只不过在这个地球上是自由的，不为永垂不朽的生灵服务。当然，尤其是从这种痛苦的独立中得出所有的结论。假如上帝存在，一切取决于上帝，我们对上帝的意志丝毫不能违抗；假如上帝不存在，一切取决于我们[11]。对基里洛夫来说，如同在尼采看来，抹杀上帝就是自己成为神明，这等于在人间实现《福音书》所说的永恒生命[12]

但，假如这种形而上的大逆不道足以使人完善，为什么还要加上自杀？为什么获得自由之后还要自绝离世？这是矛盾的。基里洛夫心里很明白，他补充道："假如你感觉到这一点，你就是沙皇，就远离自杀，你就光宗耀祖了。"[13]但世人蒙在鼓里，感觉不出"这一点"。如同普罗米修斯时代，世人满怀盲目的希望[14]。他们需要有人指路，不可没有说教。所以，基里洛夫必须以对人类之爱去自杀。他必须向他的兄弟们指出一条康庄大道，一条艰难的路程，而他是第一个踏上这条道路的。这是一种符合教学法的自杀。为此，基里洛夫自我牺牲了。假如他被钉在十字架上，他就不会是受骗上当的。他仍然是人神：确信没有前途的死亡，满怀合乎福音的悲怆。他说："我呀，是不幸的，因为我不得不确认我的自由。"[15]但他死了，世人终于觉醒了，可这个世间的沙皇多得不得了，人类的荣光普照人间，基里洛夫的手枪声将是最高程度革命的信号。这样，不是绝望把他推至死亡，而是众人对他的爱。使一场难以形容的精神冒险在血泊中告终之前，基里洛夫说了一句话，古老得像世人的痛苦："一切皆善。"

因此，在陀思妥耶夫斯基的作品中，自杀的主题确实是个荒诞主题。在进一步深入之前，让我们仅仅指出基里洛夫也跳进其他人物，又由他们接手展开新的荒诞主题。斯塔夫罗钦和伊凡·卡拉玛佐夫在实际生活中操作荒诞真理。基里洛夫之死使他们得以解放。他们试图成为沙皇。斯塔夫罗钦过着一种"调侃的"生活，人们对此相当清楚。他在自己的周围掀起仇恨。然而，这个人物的关键语在他的告别信

中："我对什么都恨不起来。"他是处于冷漠中的沙皇。伊凡也是，因为拒绝放弃具有精神的王权。像他兄弟那些人以他们的生活证明，要信仰就得卑躬屈膝，他可能反驳他们说，这条件是丢脸的。他的关键词是"一切皆许可"，带着一种得体的忧伤情调。结果当然像尼采这位抹杀上帝最著名的杀手，以发疯告终。但，这是一种该冒的风险，面对这些悲惨的结局，荒诞精神的基本动向是要问："这证明什么呢？"

这样，小说也像《日记》中那样提出荒诞问题，设立了直至死亡的逻辑，表现了狂热和"虎视眈眈"的自由，变得有人情味的沙皇荣耀。一切皆善，一切皆许可，什么也不可恨，这些都是荒诞判断。但，那是多么非凡的创作呀，那些如火似冰的人物使我们觉得多么亲切呀！他们内心轰鸣的世界沉醉于无动于衷，在我们看来，根本不觉得可怕。我们从中却又发现我们日常的焦虑。大概没有人像陀思妥耶夫斯基那样，善于赋予荒诞世界如此亲近又如此伤人的魅力。

然而，他的结论是什么？下列两段引言将显示完全形而上的颠倒，把作家引向另外的启示。逻辑自杀者的推理曾惹起批评家们几个异议，陀思妥耶夫斯基在后来出版的《日记》分册中发展了他的立场，得出这样的结论："相信永垂不朽对人是那样必要（否则就会自杀），正因为这种信仰是人类的正常状态。既然如此，人类灵魂的不灭是毫无疑问的。"[16]另外一段，在他最后一部小说的最后几页，在那场与上帝的巨大搏斗之后，孩子们问阿辽沙[17]："卡拉玛佐夫，宗教说，我们死后会复活，相互还能见面，是真的吗？"阿辽沙回答："当然，我们会重逢，会高高兴兴交谈所发生的一切。"

这样，基里洛夫，斯塔夫罗钦和伊凡就给打败了。《卡拉玛佐夫兄弟》回答了《群魔》。确实关系到结论。阿辽沙的情况不像梅思金公爵[18]那么模棱两可。后者是病人，永远是笑嘻嘻而无动于衷，这种幸福的生活常态可能就是公爵所说的永恒生命吧。相反，阿辽沙确实说过："我们会重逢。"这就与自杀和疯狂无关了。对于确信不死和快乐的人来说，有什么用呢？世人用神性交换幸福。"我们会高高兴兴交谈所发生的一切。"还是这样，基里洛夫的手枪在俄罗斯某地打响，但世界照旧转动其盲目的希望。世人没有弄懂"这一点"。

所以，向我们说话的，不是荒诞小说家，而是存在小说家。这

里，跳跃依旧是动人的，艺术给了他灵感，而小说家使艺术崇高起来。这是一种认同，感人肺腑，充满怀疑，变化不定，热情似火。陀思妥耶夫斯基谈到《卡拉玛佐夫兄弟》时写道："贯穿这本书各个部分的主要问题就是我一辈子有意无意为之痛苦的问题，即上帝的存在。"[19]很难置信一部小说足以把人的毕生痛苦转化为快乐的确实性。一位评论家[20]正确地指出：陀思妥耶夫斯基与伊凡合伙把《卡拉玛佐夫兄弟》的章节肯定下来消耗了他三个月的努力，而他称之为"亵渎神明的话"在激昂中用了三个星期就写完了。他笔下的人物，没有一个不肉中带刺，不激怒他，不在感觉或背德中寻找药方。[21]不管怎样，就此存疑吧。这部作品中，半明半暗的光线比白日亮光更扣人心弦，在明暗对比中，我们能够领会人为抵抗自己的希望而拼搏。创作家到达终点时，选择了对抗自己笔下的人物。这种矛盾就这样使我们能够引入一种细腻色调。这里涉及的不是一部荒诞作品，而是一部提出荒诞问题的作品。

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回答是委曲求全，用斯塔夫罗钦的话来说就是："可耻。"相反，一部荒诞作品是不提供答案的，这是全部区别之所在。最后让我们记住：在这部作品中，驳斥荒诞的，不是作品的基督教特色，而是对未来生活的预告。人们可以既是基督徒又是荒诞人。有些基督徒不相信未来生活，是有例可循的。至于艺术作品，有可能确指荒诞分析的某种方向，可以从上文中预感到。这种方向倾向指出"《福音书》的荒诞性"，阐明一再重新活跃的理念，即信念不妨碍怀疑上帝存在。相反，人们看得很清楚，《群魔》的作者老于此道，最后却走上完全不同的道路。创作家对他的人物出乎意料的回答，即陀思妥耶夫斯基对基里洛夫的回答，确实可以概括为一句话：存在是虚幻的，又是永恒的。

---

[1] 参见陀氏《作家日记》，1876年12月，第364页。

[2] 《作家日记》，1876年12月，第359页。

[3] 《群魔》第二卷，第277页。1886年，法文版，普隆出版社。

[4] 《群魔》第二卷第336页。转引自纪德：《论陀思妥耶夫斯基》，第277页。

[5] 《群魔》第二卷第339页。转引自纪德：《论陀思妥耶夫斯基》，第280页。

[6] 《群魔》中的人物。

[7] 《群魔》法译本第二卷第340页。

[8] 《群魔》第一卷第259页，转引自纪德：《论陀思妥耶夫斯基》，第259页。

[9] 《群魔》第二卷第388页，转引自纪德：《论陀思妥耶夫斯基》，第279页。

[10] 《群魔》第二卷第339页，转引自纪德：《论陀思妥耶夫斯基》，第280页。

[11] 转述纪德：《论陀思妥耶夫斯基》，第276页。

[12] 斯塔夫罗钦："你相信彼岸的永恒生命吗？"基里洛夫："不，但相信此岸的永恒生命。"。

[13] 《群魔》第二卷第338页。

[14] "人为了不自杀才创造出上帝。这可概括迄今为止的世界史。"转引自纪德：《论陀思妥耶夫斯基》，第278页。参见《群魔》第二卷第337页。

[15] 《群魔》第二卷第339页。

[16] 《作家日记》1876年12月，法文版，第367页。括号中字样为加缪所加。

[17] 卡拉玛佐夫兄弟之一。

[18] 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小说《白痴》中的主人公。

[19] 转引自纪德专论《陀思妥耶夫斯基》，第161页。原文出处不详。

[20] 系指鲍里斯·德·施莱泽。

[21] 纪德对此发表了新奇而深刻的看法：陀思妥耶夫斯基几乎所有的人物都是多配偶的。

没有前途的创作

我意识到，希望不可能永远被回避，而有可能纠缠那些想摆脱希望的人们。这是在迄今谈及的作品中我所关注的意义。至少在创作方面，我可以列举几部真正荒诞的作品[1]。但万事总有个开头吧。研究的对象是某种忠诚。教会之所以对异端分子那样严厉，仅仅因为教会认为，没有比迷途的孩子更有害的敌人了。为建立正统派教条，大胆的诺斯替教派[2]的历史和摩尼教[3]思潮的持续，比所有的祈祷加起来更有作用。按比例推断，荒诞也是如此。人们认出荒诞的道路，正是在发现偏离荒诞的道路的时候。就在荒诞推理的终点，在荒诞逻辑支配下的某种态度中，重新发现希望又以哀婉动人的面目乘虚而入，这便不是无足轻重了。这表明荒诞苦行之艰难，尤其表明不断坚持的觉悟之必要，这就与本散论的一般范畴相联结了。

假如这还谈不上清点荒诞作品，至少可以对创作态度下结论了，而创作态度是可以补足荒诞存在的一种态度。艺术只能通过一种否定的思想才能如此好地得到供应。艺术隐晦而谦卑的方法对领会一部伟大的作品是非常必要的，如同黑对于白那样必需。“不为什么”而劳动而创作；用黏土雕塑；明知创作没有前途，看见自己的作品毁于一旦而同时意识到，从深处想，把创作世世代代传下去不见得更为重要，这些就是荒诞思想所准许的那种难得的智慧。边否定边激发，同时执行这两项任务，就是向荒诞创作家打开的道路。他必须向虚无奉献自己的色彩。

这导致对艺术品的一种特殊概念。人们把创造者的作品视为一系列孤立的见证，这太常见了。人们还把艺术家和文人混为一谈。一种深刻的思想是不断成长的，结合生活经验，并在其中形成。一个人独有的创造，是在以相继而繁多的面貌出现的作品中得以加强的。一些作品补充、修正或校正另一些作品，也辩驳另一些作品。一旦某种东西导致创作结束，不是失去理智的艺术发出得意而虚幻的呐喊：“我什么都说了。”而是创作家的死亡，他的死亡结束了他的经验，把他的天才封入了他的书本。

这种努力，这种超人的意识，不一定向读者显示。人类没有什么

神秘可言。意志创造奇迹。但至少，没有秘密就没有真正的创作。没准儿一系列作品，可能只是同一种思想的一系列近似。但是可以设想另一类创作家，他们可能用的是并列法。他们的作品好像互相间没有联系，在一定程度上还是相矛盾的。但，他们的作品一旦被重新放回其整体，就恢复了原来的次序，就这样从死亡获得了最终的意义，就接受了作者生命最亮眼的部分。那时，他一系列的作品只不过是一系列的失败。然而，假如这些失败全部保持同一种共鸣，创作家就会重复他自身生存状况的形象，就会使他所持有的无果实秘密引起反响。

在这里，控制力是巨大的。但人的智力足以作出更大的努力。智力只表明创造有意识的面目。我在别处曾强调，人类意志除了保持意识别无其他目的。但没有纪律是行不通的。与忍耐派、清醒派等各流派相比，创造派最为有效，也是人类唯一尊严的见证，令人震撼：执著地反抗人类自身的状况，坚持不懈地进行毫无结果的努力。创作要求天天努力，自我控制，准确估量真实的界限，有分有寸，有气有力。这样的创作构成一种苦行。这一切都为“无为”，都为翻来覆去和原地踏步。也许伟大的作品本身并不那么重要，更重要的在于要求人经得起考验，在于给人提供机会去战胜自己的幽灵和更接近一点赤裸裸的现实。

请不要误判美学。这里所援引的，不是对一个论题作耐心的调查，作不间断而无结果的阐明。如果我把看法表明得清清楚楚，结果正好相反。主题小说，即用来证明的作品，是最令人憎恶的，这种作品借鉴于一种踌躇满志的思想。人们以为把握住的真理，是要表现出来的。但推出来的却是一些理念，而理念是思想的对立面。这些创作家是些羞怯的哲学家。我述说的或想像的创作家相反是些清醒的思想家，在思想返回自身的某个阶段，他们把自己作品的形象树立为象征，明显带有一种限定的、致命的、造反的思想。

他们的作品也许证明某种东西。但这些证据，小说家留于自用多于提供。重要的是，他们在具体中取胜，并且这正是他们的伟大之处。这种有血有肉的胜利是由一种思想为他们准备，而抽象能力在这种思想中是受到屈辱的。一旦抽象能力委曲求全，创作立即生辉，使荒诞大放光芒，是反讽的哲学产生了激情洋溢的作品。

一切摒弃大一统的思想都激励多样性。而多样性则是艺术的轨迹。唯一能解放精神的思想是让精神独处的思想，这种精神对自身的局限及其下一个目的确信无疑。任何主义都吸引不了它。精神等待着作品和生命的成熟。作品一旦脱离精神，便将再一次让人听到一个几乎振聋发聩的声音，那是永远解除希望的灵魂所发出的；抑或，什么声音都不让发出来，如果创作家对自己的游戏厌倦了，硬想改弦易辙。两者是相等的。

总之，我对荒诞创作的要求相当于我对思想的要求，诸如反抗、自由和多样性。荒诞创作事后将显示深刻的无效用性。在日复一日的努力中，智力和激情互相掺杂，互相提携，荒诞人从中发现一种学科训练，将成为他的力量的重要部分。必要的用心、执著和洞察，就这样与征服的态度汇合了。创作，就这样为其命运提供了一种形式。对于各色人物来说，他们所在的作品将他们确定下来，至少相当于他们确定了自己所在的作品。演员让我们懂得：在表象和存在之间没有界线。

再重复一遍。这一切没有任何实在的意义。在这条自由的道路上，还要努力进取。创作家或征服者，这些沾亲带故的智者，他们最后的努力是善于从他们的事业中解放出来：最终承认作品本身，无论是征服，是爱情或是创作，都可以不存在，从而了结个体一生的深刻无用性。这甚至使他们更容易完成作品，就像发现生活的荒诞性使他们有可能毫无节制地投入荒诞的生活。

剩下的就是命运了，其唯一的出路是必死无疑。除了死亡这唯一的命定性，一切的一切，快乐也罢，幸福也罢，一切皆自由。世界依旧，人是唯一的主人。约束他的，是对彼岸的幻想。他的思想结局不再是自弃自绝，而是重新活跃起来，变成一幅幅形象。思想栩栩如生，活跃在神话中。但神话的深刻莫过于人类痛苦的深刻，于是神话像思想那样无穷无尽。不是逗乐人蒙蔽人的神化寓言，而是人间的面貌、举止和悲剧，其中凝聚着一种难得的智慧和一种无前途的激情。

---

[1] 例如麦尔维尔的《白鲸》。

[2] 诺斯替教派是一种宗教哲学学说，后来成为一种神秘学说，流行于公元一至三世纪，以希腊为中心的地中海东部沿岸地区。

[3] 由创始人摩尼（216—277）所创建的教派，主张善恶二元论。

·西西弗神话·

诸神判罚西西弗，令他把一块岩石不断推上山顶，而石头因自身重量一次又一次滚落。诸神的想法多少有些道理，因为没有比无用又无望的劳动更为可怕的惩罚了。

假如相信荷马的说法，西西弗是最明智最谨慎的凡人。但按另一种传说，他却倾向于强盗的勾当。我看不出两者有什么矛盾。有关他在地狱作无用劳动的原因，众说纷纭。首先有人指责他对诸神有些失敬。他泄露了诸神的秘密。阿索波斯[1]的女儿埃癸娜让朱庇特[2]劫走了。父亲为女儿的失踪大惊失色，向西西弗诉苦。西西弗了解劫持内情，答应把来龙去脉告诉阿索波斯，条件是后者要向哥林多[3]小城堡供水。他不愿受上天的霹雳，情愿要水的恩泽，于是被打入地狱。荷马还告诉我们，西西弗事先用铁链锁住了死神。普路托[4]忍受不住自己帝国又荒凉又寂静的景象，便催促战神将死神从胜利者的手中解脱出来。

也有人说，西西弗死到临头，还要冒冒失失考验妻子的爱情。他命令妻子将其尸体抛到广场中央示众，但求死无葬身之地。后来西西弗进入地狱安身，但在那里却受不了屈从，与人类的爱心太相违了，一气之下，要求回人间去惩罚妻子，普路托竟允准了。一旦重新见到人间世面，重新享受清水、阳光、热石和大海，就不肯再返回黑暗的地狱了。召唤声声，怒火阵阵，警告频频，一概无济于事。西西弗面对着海湾的曲线、灿烂的大海、大地的微笑，生活了多年。诸神不得不下令了。墨丘利[5]下凡逮捕了大胆妄为的西西弗，剥夺了他的乐趣，强行把他押回地狱，那里早已为他准备了一块岩石。

大家已经明白，西西弗是荒诞英雄。既出于他的激情，也出于他的困苦。他对诸神的蔑视，对死亡的憎恨，对生命的热爱，使他吃尽苦头，苦得无法形容，因此竭尽全身解数却落个一事无成。这是热恋此岸乡土必须付出的代价。有关西西弗在地狱的情况，我们一无所获。神话编出来是让我们发挥想像力的，这才有声有色。至于西西

弗，只见他凭紧绷的身躯竭尽全力举起巨石，推滚巨石，支撑巨石沿坡向上滚，一次又一次重复攀登；又见他脸部绷紧，面颊贴紧石头，一肩顶住，承受着布满黏土的庞然大物；一腿蹲稳，在石下垫撑；双臂把巨石抱得满满当当的，沾满泥土的两手呈现出十足的人性稳健。这种努力，在空间上没有顶，在时间上没有底，久而久之，目的终于达到了。但西西弗眼睁睁望着石头在瞬间滚到山下，又得重新推上山巅。于是他再次下到平原。

我感兴趣的，正是在回程时稍事休息的西西弗。如此贴近石头的一张苦脸，本身已经是石头了。我注意到此公再次下山时，迈着沉重而均匀的步伐，走向他不知尽头的苦海。这个时辰就像一次呼吸，恰如他的不幸肯定会再来，此时此刻便是觉醒的时刻。他离开山顶的每个瞬息，他渐渐潜入诸神洞穴的每分每秒，都超越了自己的命运。他比所推的石头更坚强。

这则神话之所以悲壮，正因为神话的主人公是有意识的。假如他每走一步都有成功的希望支持着，那他的苦难又从何谈起呢？当今的工人一辈子天天做同样的活计，其命运不失为荒诞。但他只有在意识到荒诞的极少时刻，命运才是悲壮的。西西弗，这个诸神的无产者，无能为力却叛逆反抗，认识到自己苦海无边的生存状况，下山时，思考的正是这种状况。洞察力既造成他的烦忧，同时又耗蚀他的胜利。心存蔑视没有征服不了的命运。

就这样，下山在有些日子是痛苦的，在有些日子也可能是快乐的。此话并非多余。我想像得出，西西弗返回岩石时，痛苦才方开始呢。当大地万象太过强烈地死缠记忆，当幸福的召唤太过急切，有时忧伤会在人的心中油然升起：这是岩石的胜利，也是岩石的本色。忧心痛切太过沉重，不堪负荷，等于是我们的客西马尼之夜[6]。但占压倒优势的真理一旦被承认也就完结了。因此，俄狄浦斯起先不知不觉顺应了命运，一旦知觉，他的悲剧就开始了。但就在同一时刻，他失明了，绝望了，认定他与这个世界唯一的联系，只是一位姑娘娇嫩的手。于是脱口吼出一句过分的话：“尽管磨难多多，凭我的高龄和高尚的灵魂，可以判定一切皆善。”[7]索福克勒斯笔下的俄狄浦斯，正如陀思妥耶夫斯基笔下的基里洛夫，就这样一语道出了荒诞胜利的格言。古代的智慧与现代的壮烈不谋而合了。

如果没有真想写幸福教程之类的东西，是发现不了荒诞的。“咳！什么，路子这么狭窄吗？……”是啊，只有一个世界嘛。幸福和荒诞是共一方土地的两个儿子，是难分难离的。说什么幸福必然产生于荒诞的发现，恐怕不对吧。有时候荒诞感也产生于幸福之中。“我断定一切皆善，”俄狄浦斯说。此话是神圣的，回响在世人疑惧而有限的天地中。此话告诫一切尚未穷尽，也不会穷尽。此话将一尊神从人间驱逐，因为该神是怀着不满和无谓痛苦的欲望进入人间的。此话把命运化作人事，既是人事，就得在世人之间解决。

西西弗沉默的喜悦全在于此。他的命运是属于他的。岩石是他的东西。同样，荒诞人在静观自身的烦忧时，把所有偶像的嘴全堵上了。宇宙突然恢复寂静，无数轻微的惊叹声从大地升起。无意识的、隐秘的呼唤，各色人物的催促，都是不可缺少的反面和胜利的代价。没有不带阴影的阳光，必须认识黑夜。荒诞人说“对”，于是孜孜以求，努力不懈。如果说有什么个人命运，那也不存在什么高高在上的命运，或至少存在一种荒诞人断定的命运，那就是命中注定的命运，令人轻蔑的命运。至于其他，他知道他是自己岁月的主人。在反躬审视自己生命的时刻，西西弗再次来到岩石跟前，静观一系列没有联系的行动，这些行动变成了他的命运，由他自己创造的，在他记忆的注视下善始善终，并很快以他的死来盖棺定论。就这样，他确信一切人事皆有人的根源，就像渴望光明并知道黑夜无尽头的盲人永远在前进。岩石照旧滚动。

我让西西弗留在山下，让世人永远看得见他的负荷！然而西西弗却以否认诸神和推举岩石这一至高无上的忠诚来诲人警世。他也判定一切皆善。他觉得这个从此没有救世主的世界既非不毛之地，抑非渺不足道。那岩石的每个细粒，那黑暗笼罩的大山每道矿物的光芒，都成了他一人世界的组成部分。攀登山顶的拼搏本身足以充实一颗人心。应当想像西西弗是幸福的。

---

[1] 希腊同名河流的河神。其女儿埃癸娜被宙斯劫走。

[2] 朱庇特，罗马神话中的天神，相当于宙斯。

[3] 希腊南部港口城市，《新约》中译为哥林多，现名为科林斯。

[4] 又名哈得斯，是地狱和冥国的统治者。

[5] 希腊神话中的赫尔墨斯，宙斯的传旨者，诸神的使者。在罗马神话中则是

商人的庇护神。

[6] 耶路撒冷橄榄山下一庄园名，据《新约全书》记载，被犹大出卖的耶稣，乘门徒们熟睡时在此祷告，次日被捕受难。

[7] 此话并非同一时刻说的，而是在许多年之后。另外，这也不是索福克勒斯的原话，而是概括了两处不同时间说的话。加缪此处援引和归纳了一些后人的著作论述。

·补编·

弗兰茨·卡夫卡作品中的希望与荒诞

原出版者按语：

这篇研究弗兰茨·卡夫卡的论著作为附录在此发表，而在《西西弗神话》第一版中曾被《陀思妥耶夫斯基与自杀》那一章所取代，但1943年由《弩》杂志发表了。

从另一个角度来看，我们将重新发现对荒诞作品的批评，而这种批评，加缪早已在论述陀思妥耶夫斯基的篇章中进行过了。卡夫卡的全部艺术在于迫使读者一读再读。其作品的结局，抑或缺乏结局，都意味着言犹未尽，而这些弦外之音又含糊不清，为了显得有根有据，就要求把故事从新的角度重读一遍。不时有两种解读的可能，因此看来有必要阅读两次。这正是作者所求的。但硬想把卡夫卡作品的细节全部解释清楚，恐怕就不对了。象征总是笼统的，不管把象征解说得多么确切，艺术家只能复现象征的生动性，依样画葫芦的复现是不行的。反正没有比领会象征作品更困难的了。一个象征总是超越使用这个象征的艺术家，使他实际上说出的比他存心表达的更多。在这一点上，抓住象征最可靠的办法，是不要诱发象征，以不协调的意图始解作品，而不要穷究作品的暗流。尤其读卡夫卡，顺应他的手法，以表象切入悲情，以形式切入小说，是说得过去的。

一个洒脱的读者乍读时便会看到令人不安的奇事，其中一些人物惶惶不可终日，固执地琢磨着他们永远剪不断理还乱的问题。在《诉讼》[1]中，约瑟夫·K是被告。但他不知道被告什么。他没准儿想为自己辩护，但全然不懂为什么。律师们觉得他的案子难办。其间，他没有耽误饮食男女，也没有忽略读报。后来被判了。但法庭光线昏暗。他颇为莫名其妙。只是假设被判了，但被判了什么，几乎没往心上

去。有时他满以为不是那么回事儿，继续把日子过下去。很久以后，两位衣冠楚楚文质彬彬的先生来找他，请他跟他们走。他们礼貌十分周全，带他到郊外一个绝处，把他的头摁在一块石板上，掐死了。被判死前只吐了句："像条狗。"

由此可见，一篇记叙里最突出的优点恰巧是自然，很难扯得上象征。自然是难以理解的一种类别。有些作品，读者似乎觉得里面发生的很自然，但在另一些作品里（确实更少见了），倒是人物觉得所遇之事很自然。有一种奇特而明显的反常现象，即人物遭遇越非同寻常，记叙就越显得自然：人生越奇特，世人对这种奇特的认同就越痛快，我们可以感知两者的差距是成正比的。好像这种自然就是卡夫卡的那种自然。这正是我们切实感到《诉讼》的本意。有人谈起过人生状况的一种形象。姑妄听之。但事情既简单得多又复杂得多。我的意思是，卡夫卡的小说含意更加特殊、更有个性。从某种尺度来看，他替我们忏悔时，却是他在说话。他活着，所以被判定了。他在这部小说开始几页就体察到了，他本人在人间经历了这部小说，即使设法补救，也不大惊小怪。他永远不会因为缺乏大惊小怪而大惊小怪。通过这些矛盾，我们认出荒诞作品的初步征兆。智者将其精神悲剧具体地凸显出来，只能运用一以贯之的反常现象来实现，这种反常现象才得以对虚空的表现力具有色彩，对永恒追求的表现力具有平常的举动。

同样，《城堡》也许是一部行为神学，首先是灵魂寻求拯救的个体奇遇，包括世人探求世间物件的崇高秘密，也包括男子苦求女子潜于玉体的仙人迹象。而《变形记》肯定表现了明辨伦理学一系列可怖的形象。但也是人在发现自己不觉成为禽兽时那种莫名惊诧的产物。卡夫卡的秘密就在于这种根本性的似是而非。自然与异常，个体与一般，悲情与平凡，荒诞与逻辑，它们之间的永久摇摆，贯穿卡夫卡的全部作品，既使作品富有意义，又使作品引起共鸣。要想理解荒诞作品，必须列举上述反常现象，必须强化上述种种矛盾。

确实，一个象征意味着两个方面，即两个理念与感觉的世界以及一部沟通这两个世界的词典。把这个词汇表列出来是最难最难的了。但意识到赫然出现的两个世界，等于投身探测两者之间的秘密关系。卡夫卡作品中的两个世界，一个是日常生活的世界，另一个则是充满

极度不安的世界。请注意，我们可以用同样合情合理的方式从社会批判角度来解释卡夫卡的作品，比如《诉讼》。再说很可能别无选择。两种解释都对。用荒诞术语来说，我们已见到过了，对世人的反抗也是针对上帝的：伟大的革命永远是形而上的。这里我们似乎又碰到尼采的话取之不尽的解释，即“大问题比比皆是”。

在人生状况中既存在一种根本性的荒诞，也存在一种严峻性的伟大，这是一切文学的老生常谈。两者巧遇，天然成趣。换言之，两者都以可笑的离异自居，把我们心灵的无时限性与肉体的易消失的快乐分离开来。荒诞，就是因为肉体的灵魂超越了肉体十万八千里。谁想表现这种荒诞性就必须把两个平行的对立面玩得有声有色。卡夫卡就这样以平凡表达悲情，以逻辑表达荒诞。

演员扮演悲剧人物，越是力戒夸张，就越能注入活力。如果他演得有分寸，他激起的惊恐就会越出分寸。希腊悲剧在这方面教益丰富。在一部悲剧作品中，命运在逻辑性和自然性的面目下越来越明显可感。俄狄浦斯的命运是被预告天下的。上天决定他将犯下谋杀和乱伦罪。剧本旨在全方位揭示逐渐消除主人公不幸的逻辑系统。仅仅宣告这种非同寻常的命运，并非令人惊恐，因为这不像会发生的事情。然而，假如这种命运的必然性一旦通过日常生活、社会、国家、亲切的情感向我们揭示，那惊恐就有根有据了。震撼人心的反抗使人脱口而出“这不可能”，其中则已经包含绝望的确信：“这”是可能的。

这是希腊悲剧的全部秘密，抑或至少是一个方面的秘密。因为有另一方面的秘密，那就是以相反的方法使我们更好地理解卡夫卡。人心有一种不良的倾向，即只把摧残人心的东西称作命运。而幸运也以自身的方式表现得没有根据，因为幸运来了，躲也躲不开。然而，现代人一旦遇到幸运，便贪天之功据为己有。希腊悲剧多有得天独厚的命运，古代传说多有宠儿，比如尤利西斯，他们陷入最凶险的遭遇却都自救了，关于这些，都是可以大书特书的。

总之，应当记住的，正是这种隐秘的复杂关系，即在悲情中把逻辑性和日常性结合起来的关系。正因为如此，《变形记》中的主人公萨姆沙成了个旅行推销商。正因为如此，在把他变成甲虫的离奇遭遇中，唯一使他烦忧的事情，就是他的老板会因他缺勤而不高兴的。他长出爪子和触须，脊椎弓了起来，腹部白点斑斑，我不能说这不使我

吃惊，效果未必如此，但这确实引起他一阵“淡淡的忧愁”。卡夫卡的全部艺术就在于这种细微的差别。在他的中心作品《城堡》中，是日常生活的细枝末节占了上风，而在这本奇怪的小说中，一切都没有结果，一切都重新开始；这是一个灵魂为寻求已经显示过的那种拯救而从事的基本冒险。这种把问题图解为行为，这种一般与个别的巧合，也可见之于一切大手笔的小手法中。《诉讼》的主人公本来就可以叫做施密特抑或弗兰茨·卡夫卡，但他叫约瑟夫·K……不叫卡夫卡，可也是卡夫卡。他是一般的欧洲人，置身芸芸众生之中。但K也确是实体，是某个有血有肉的等值。

同样，卡夫卡之所以要表达荒诞，是因为前后一致性将对他有用。我们都知道傻子在浴缸里钓鱼的故事，正琢磨着精神病疗法的医生问他：“上钩了，嗯？”却得到毫不客气的回答：“没有呢，笨蛋，这明明是浴缸嘛。”这个故事属于荒唐一类。但我们从中明显看出荒诞的效果与逻辑上如此过分的相连。卡夫卡的世界实际上是说不清道不明的一片天地，那里，人沉溺于用浴缸钓鱼来折磨自己，明明知道毫无结果。

因此，这里我认出符合卡夫卡原则的一部荒诞作品。就拿《诉讼》为例，我可以说，成功是圆满的。肉体胜利了。什么也不缺呀，不缺尽在不言中的反抗（但正是反抗推动写作），不缺清醒而缄口的绝望（但正是绝望推动创造），不缺令人吃惊的格调自由，小说的各式人物直到在劫难逃而死亡，始终享有这种自由。

不过，世界并不像表面显示的那样封闭。这个没有进步的天地里，卡夫卡以一种奇特的形式引进希望。在这方面，《诉讼》和《城堡》路子不同，但相辅相成。从一部作品到另一部作品可以感觉到微小的演进，表现在逃避上取得极大的成功。《诉讼》提出的问题，某种程度上在《城堡》里得到了解决。前者按照一种几乎科学的方法来描写，但不作结论，后者在某种程度上加以解释。《诉讼》诊断病情，而《城堡》想像疗法。但这里所推荐的药方治不了病，只不过使疾病回到正常的生活中，去帮助人们接受疾病。某种意义上（不妨想一想克尔恺郭尔），药方叫人喜欢上疾病。土地测量员K一心想像为之坐立不安的忧虑，却想像不出还有其他忧虑。他周围的人也迷上了

这种空虚，迷上了这种莫名的痛苦，好像痛苦在作品中具有一种得天独厚的面目。“我多么需要你，”弗丽达对K说，“自从我认识你以来，只要你不在我身边，我就觉得被遗弃了。”这种微妙的药方使没有出路的世界产生希望，这种突如其来的“跳跃”使一切为之改观，这是存在革命的秘密，也是《城堡》本身的秘密。

很少有作品在步调上像《城堡》那样严峻得一丝不苟。K被委任为城堡土地测量员，为此他来到村庄。但从村庄到城堡根本无法通行。于是连篇累牍几百页，K锲而不舍地寻找道路，采取各种手段，施小计测旁道，从不气馁，怀着一种令人叫绝的信念，硬是要担任人家委任于他的职务。每一章都是一次挫败，也是一次从头开始。虽不合逻辑，但坚韧不拔。正是这种执拗的劲头造成了作品的悲情。K往城堡打电话，听到嘈杂的声音，模糊的笑声，遥远的呼唤。这足以维系他的希望，犹如夏日的天空出现某些征兆，或如黄昏之约，给了我们活下去的依据。我们在这里发现卡夫卡特有的忧伤秘诀。实际上，同样的忧伤在普鲁斯特作品或在普洛丁的景物中也感觉得到：怀念失去的天堂。奥尔嘉说：“巴纳贝早上对我说，他要去城堡，我听了十分惆怅，因为很可能白跑一趟，很可能白过一天，很可能白抱希望。”“很可能”，卡夫卡把全部作品都压在这个微妙的调门上。但根本没有到位，对永恒的追求在作品中是谨小慎微的。而卡夫卡的人物就像有灵感的机器人，活脱脱就是我们自己的写照，就像我们自己被剥夺了消遣，全身心地蒙受神明的侮辱。在《城堡》中，按帕斯卡尔所说的“消遣”，好像是通过“助理们”表现出来的，“转移”了K的烦忧。弗丽达之所以最终成为其中一位助理的情妇，是因为她喜欢假象胜过真理，喜欢日常生活胜过与人分担的焦虑。

还是在《城堡》中，屈从平凡变成了一种伦理。K最大的希望，就是获得“城堡”的接纳。既然他单独一人做不到，他便竭尽全力要对得起这份恩宠，如变成村庄的居民，又如抛掉外地人的身份，因为人人都让他感到他是异乡人。他所求的是有份职业，建个家庭，过正常和健康人的生活。他再也受不了自己的疯魔，决意合乎情理。他很想摆脱使他成为村庄局外人的奇怪诅咒。在这一点上，与弗丽达勾搭的那段插曲很说明问题。这个女人早已认识城堡的一位官员，他之所以把她当情妇，是为了她过去的缘故。他从她身上汲取某些超越于他的

东西，同时也意识到她身上攀配不上城堡的东西。不妨想一下克尔恺郭尔对雷吉娜·奥尔森奇特的恋情。在某些男人身上，吞噬他们的永恒之火是很灼热的，足以把周围熟人的心一起烧焦。要命的错误在于把不属于上帝的也归于上帝，《城堡》的上述插曲也用了这个主题。而对卡夫卡而言，这似乎不是什么错误，而是一种教义和一种“跳跃”。根本没有不属于上帝的东西。

还更能说明问题的是，土地测量员脱离弗丽达，去追巴纳巴斯姐妹。因为巴纳巴斯一家是唯一完全被抛弃的家庭，既被城堡抛弃了，也被村庄抛弃了。姐姐阿玛丽亚拒绝一位城堡官员可耻的求欢。于是诅咒她背德随之而至，永远把她排斥出上帝的怜爱。不为上帝丢弃自己的荣誉，就不配上帝的恩宠。我们从中认出存在哲学常有的主题：真理对立于道德。这里说来话长。因为卡夫卡的主人公所走的道路，从弗丽达到巴纳巴斯姐妹所走的道路，就是从信赖的爱到荒诞的崇拜所走的道路。卡夫卡的思想在这里再一次与克尔恺郭尔的思想会合了。《记巴纳巴斯》一节放在书的末尾也就不令人感到意外了。土地测量员最后试图通过否定上帝的东西来重新找到上帝，不是依据我们善与美的范畴，而是从上帝的冷漠、不公和憎恨所表现的虚空和可怖的面孔来认知上帝。这个请求城堡接纳的异乡人，旅居到后来更加穷途末路了，因为这时他对自己也不忠诚了，摒弃了道德、逻辑和思想真实，光凭疯魔般的希望，试图进入神明庇护的荒漠[2]。

希望一词在此并不可笑。相反，卡夫卡所报道的境况越具悲情，这种希望就越加强硬，越具挑战性。《诉讼》越荒诞得彻底，《城堡》激昂的“跳跃”就越显得触动人心和不合情理。但我们这里又纯粹碰上存在思想的悖论，正如克尔恺郭尔所说：“我们必须摧毁人间的希望，才能以真正的希望自救。”[3]不妨把此话译释过来：为了着手创作《城堡》，必须先写《诉讼》。

确实，谈论卡夫卡的人多半将其作品定为绝望的呐喊，因为不给人留下任何挽回的余地。但此话需要修正。希望复希望，希望何时了。昂里·波尔多[4]乐观主义的作品令人特别沮丧。因为此公的作品根本不理睬性情有点乖僻的人。反之，马尔罗的思想总是那么令人振奋。但上述二公的情况，既非相同的希望，亦非相同的绝望。我只注

意到，荒诞作品本身可能导致我想避免的无诚信。作品一味重复，而不去孕育一种不结果的境况，一味洞若观火地颂扬过眼云烟的东西，就成为幻想的摇篮了。作品作出解释，把形态赋予了希望。创作家再也摆脱不开了。作品不得不成为悲情的游戏，而实际上并不一定是悲情的游戏。作品使作者的生命获得一种意义。

不管怎么说，令人称奇的是，卡夫卡、克尔恺郭尔和谢斯托夫的作品异曲同工，简言之，存在小说家和哲学家的作品，完全转向荒诞，殊途同归，最后都发出希望的呐喊，振聋发聩。

他们拥抱上帝，而上帝却吞噬他们。希望谦卑地溜进来。因为这种存在的荒诞确保他们接触一点超自然的现实。假如这种生活的道路通向上帝，那就有出路了。克尔恺郭尔、谢斯托夫和卡夫卡的主人公们重复他们的行程，其执著和顽固奇特地保证了这种振奋人心的确信力。《城堡》中唯一不抱希望的人物是阿玛丽亚。土地测量员最强烈反对的就是她。

卡夫卡摒弃上帝所谓的伟大的道德、不言自明的道理、善良的心肠、前后一贯性，为的是更热切地投入上帝的怀抱。荒诞于是被承认了，被接受了；世人逆来顺受，从此刻起，我们就知道荒诞不再是荒诞了。处在人类状况的极限，还有比有可能逃脱人类状况更大的希望吗？我再次看出，与一般常见的相反，存在思想充满无节度的希望，这种思想本身就是以原始基督教和救世福音来翻腾旧世界的。但在以一切存在思想为特性的跳跃中，在这种顽强的执著中，在对一种不露脸的神明估量中，怎么会看不出一种自我摒弃的清醒标记呢？人家只要求打掉自傲便可得救哇。这种弃绝会有硕果的。但顾此是会失彼的。在我看来，把清醒明察说成像一切傲慢那样毫无结果，并不降低其道德价值。因为真理也是一样，从根本定义上讲，是结不了果实的。所有不言自明的事情都一样。在一切都具备而什么也没讲清楚的世界里，价值或形而上的丰硕性是毫无意义的概念。

不管怎样，卡夫卡的作品列入怎样的思想传统是一目了然的。确实，把《诉讼》过渡到《城堡》视为严密的步骤，恐怕是聪明的。约瑟夫·K和土地测量员K仅仅是吸引卡夫卡的两极。关于卡夫卡思想的两个方面，请比较《在狱中》和《城堡》，前者："罪过（请理解为人的罪过）从来无可怀疑"，后者（摩麦斯的报告）："土地测量员的

罪过是难以确定的”。我不妨鹦鹉学舌，用他的话说，他的作品很可能不是荒诞的。但这不排除我们认为他的作品伟大和具有普遍意义。这种伟大和普遍意义来自他善于广泛地表现从希望到极度恐慌日复一日的过渡，从无望的明智到自愿的盲从日复一日的过渡。他的作品具有普遍意义（一部真正荒诞的作品是不具备普遍意义的），因为逃避人类的人在其作品中表现出激动人心的形象，其人在其信仰依据的矛盾中汲取对丰硕性的绝望抱有希望的依据，把生命称之为他对死亡所作出的可怕预习。卡夫卡的作品具有普遍意义，因为得到了宗教的启示。人的生活重负得以在宗教里释放，一切宗教无不如此。如果说我清楚这一点，如果说我也能欣赏，我也知道我寻求的，不是具有普遍意义的东西，而是真实的东西。两者可能不会萍水相逢吧。

假如我说真正令人绝望的思想恰恰是由对立的标准来确定的，假如我说悲剧性作品在排除一切未来的希望之后，可以是描写幸运儿生活的作品，那么对上述看法就会理解得更好。生命越振奋人心，丢失生命的想法就越荒诞。这也许是人们从尼采的作品中感受到的那种高妙不孕性之秘密吧。在这样的思想架构中，尼采好像是唯一从大写的荒诞美学得出终极结论的艺术家，因为他最后发出的启示带着一种咄咄逼人的清醒明察，虽然这得不出结果，但这种启示执著地否定一切超自然的慰藉。

以上论点足以揭示卡夫卡作品在本篇散论中的头等重要性。我们被他的作品带到人类思想的边陲。从充分的意义上来看，可以说在他的作品里，一切都是有本质性的。反正他的作品把荒诞问题整个儿端出来了。我们要是把这些结论与我们最初的看法相对照，把内容与形式相对照，把《城堡》的隐秘含义与其借以铺展的自然朴实的艺术相对照，把K一往情深而桀骜不驯的探求与涉足其间的日常背景相对照，就会懂得卡夫卡的伟大是怎么回事了。因为如果说怀念是人性的标志，那或许谁也没有给过这些怨恨的幽灵们那么多的血肉和重视了。但同时我们也将懂得荒诞作品要求怎样奇特的伟大，而这种伟大在卡夫卡的作品里或许没有。如果说艺术的特质是把一般与个别相联结，把一滴水可摧毁的永恒与水珠莹莹的闪光相联结，那么评估荒诞作家的伟大可依据他在这两个世界之间所善于引进的距离，是更为切实的了。荒诞作家的秘密是善于找到这两个世界在最大的不协调时所

会合的确切点。

说实在的，这种人与非人性的几何学切点，纯洁的心灵到处都会觉察到。《浮士德》和《堂吉诃德》之所以是艺术的杰出创作，是因为纯洁的心灵用人间的双手向我们指明无限的伟大。然而，精神否定人间双手可能触及真理的时刻总会到来。还有这样的时刻，创作不再被悲情化，而仅仅被严肃对待。于是世人便关心希望了。但这又与世人不搭界。世人的事情是躲避虚与委蛇的遁词。而卡夫卡向全宇宙发出慷慨激昂的讼诉。到了最后，我碰到的却是虚与委蛇的遁词。这丑恶而张狂的世界，连鼹鼠都搅和进来奢谈希望，卡夫卡令人难以置信的判决，到头来却把这个世界无罪释放了。

上述建议，明显是对卡夫卡的作品作的一种解释。但要补充一句才为公平，不管作出何种解释，从纯美学角度去考量他的作品也是可以的。譬如，格勒图森为《讼诉》所作的精彩序言，比我们明智得多，他只限于单单追随他称之为“被惊醒的睡着”的痛苦想像，发人深省。这部作品的命运，或许这部作品的伟大，正是把一切都献出来了，却对什么也没有确认。

---

[1] 《诉讼》（1925），卡夫卡（1883—1924）代表作之一。

[2] 此话仅指卡夫卡给我们留下的未完成稿而言。要不然，作者可能会在最后几章打破小说的统一风格，就此存疑吧。

[3] 心灵大写的纯洁性。

[4] 昂里·波尔多（1870—1963），法国作家。

·附编：《反抗者》节译·

绝对否定

历史上是萨德首次发动了严密连贯的攻势，他把截止梅利埃[1]神甫和伏尔泰不信教的思想论据汇集起来，构建了一架单一而巨大的战争机器。不言而喻，萨德的否定是最极端的。他从反抗唯一得出的是绝对的“不”。他身陷囹圄二十七年，居然没有产生过妥协的想法。一般来说，如此漫长的囚禁会孕育出奴仆或杀手，抑或两者兼于一人。如果说他的天性坚强得足以在牢房深处构建一种并非屈从者的伦理，那么多半将是主宰者的伦理。孤家寡人的伦理学是以权力为前提的。有鉴于此，萨德是个典范。这不，他受到社会的残酷对待，也残酷地回敬社会。他做为作家是其次的，尽管受到我们同代人某些喝彩叫好和轻率追捧。如今他如此直率地受到赞扬，究其原因，与文学已渺不相关了。

人们赞誉他为戴镣铐的哲学家，首位绝对否定的理论家。萨德确实当之无愧。他在牢底的梦想无边无垠，现实根本奈何不了他。狂怒中得到的智慧在锁链中失去，却变得清晰可辨了。萨德只有一种逻辑，即情感的逻辑。他没有创建什么哲学，而是个被迫害妄想症患者，沉迷于畸形怪胎的梦想。这种梦想只不过碰巧带有预言性罢了。萨德对自由的偏激诉求使他陷入备受奴役的帝国，他对生活的奢求遭禁之后，变得越来越疯狂，于是沉湎于摧毁世界的迷梦来求得满足。至少在这一点上，萨德是我们的同代人。不妨对他连续不断的否定进行一番探幽析微吧。

---

[1] 旧译梅叶神甫（1664—1729），法国乡村神甫，却是无神论者，否认“第一推动力的存在”，也是唯物主义者，认为“只有物质才能推动物质”，意识是物质的产物，其名言有“砍去脑袋，意识也就随之消失”。

一个文学家

萨德是无神论者吗？他入狱前在《神父与垂死者对话》（1782）中说是的，人们也信了，但后来他疯狂亵渎神明，人们又将信将疑起来。圣奉[1]，这个萨德作品中最残忍的一个人物，决不否定上帝，只限于发展神秘学教派的理论，崇拜邪恶创世神，从中取其适当的推论。有人说，圣奉不是萨德。不错，想必不是吧。小说人物从来不是创造这个人物的小说家，倒是有可能所有的人物集于小说家一身。不过，萨德笔下所有的无神论者原则上确定上帝不存在，道理明摆着的，所以他认为，要是上帝存在，也意味着上帝麻木不仁，邪恶多端或凶狠残忍。萨德最有名望的作品是《茱斯蒂娜或美德的厄运》（1791），其结局展现了神明的愚蠢和仇恨。茱斯蒂娜在暴风雨中奔跑，而罪犯瓦瑟耶则发誓将改信异教，假如她幸免天雷的电击。霹雳[2]刺死茱斯蒂娜，瓦瑟耶获胜，于是世人的罪行将继续回报神明的罪行，从而产生一种不信教者的打赌，回驳帕斯卡尔的打赌[3]

有鉴于此，萨德对上帝的看法至少是，上帝是个有罪的神明，践踏世人，否定世人。他认为，杀害是一种神明的象征，这在宗教史上颇为常见。那么为什么世人要行善积德？囚徒第一个反应便是跃入极端结论：既然上帝杀害并否定世人，就什么也不能禁止世人否定并杀害同类。这种愤激的挑战完全不像1782年《对话》里尚可找到那种心平气和的否定了。他既不平静也不幸福，而是疾呼："什么都不属于我，什么也不出于我"，于是他得出结论："不，不，善德和邪恶，全部混杂在棺材里了。"萨德认为，上帝的理念唯一可循的就是"上帝不可能原谅世人"。"原谅"一词，在这位高谈施虐的导师笔下已经很古怪了。但他不能原谅的正是他自己，每当产生一种思想，就被自己对世界的绝望看法完全驳倒，就被自己的囚徒状况完全驳倒。从此，萨德的推理就受到双重反抗的引导：反对世界秩序和反对他自己。由于这两种反抗无论在哪里都是矛盾的，在一个受迫害者迷乱的心里也不例外，他的推理始终都是模棱两可的或理所应得的，无论根据逻辑的明晰度，还是从怜悯的着力度加以研究，一概如此。

因此，他要否定世人及其道德，因为上帝否定两者。但同时他将

否定上帝，尽管上帝迄今一直为他作担保，并且跟他是同谋。以什么名义？一个身陷囹圄四壁的人得以活下来，靠的是对世人的憎恨，他身上最强烈的本能就是性本能，所以用的是性本能的含义。萨德笔下的重要罪犯为自己的罪行找借口，说什么他们的性欲过度旺盛，自己无法控制。那么什么是性本能？所谓性本能，一则是本性呼唤，再则是占有欲的盲目冲动，要完全占有人体，甚至不惜把人体毁灭。萨德以本性的名义否认上帝，因为那个时代的意识形态资料给他提供了机械论的说辞，所以他把本性视为一种摧毁的力量。对他而言，本性即性也。萨德的逻辑把他引向一个无法无天的世界，唯一的主宰定是极度的性欲力量。那是令他陶醉的王国，使他发出最美好的呼唤："让地球上所有的妙人儿都来回应我们唯一的欲望吧！"萨德笔下的人物表明本性需要犯罪，先把本性摧毁而后创新本性，因此世人摧毁自身之时就会协助本性创新，他冗长的推理仅仅旨在建立囚犯萨德的绝对自由，他被压制得太公正了，恨不得把一切炸个稀巴烂。在这一点上，他与自己的时代作对：他诉求的自由并非关乎道德准则的自由，而是关乎本能的自由。

萨德大概梦想过某种全球共和国，通过宗教改革派的一名智者扎梅向我们阐述其纲领；进而向我们指出，反抗的方向之一，虽然是解放全世界，但只要反抗运动加速进行，反抗就越来越不能忍受制约。然而萨德全身心都与这个虔诚梦想格格不入。他不是人类的朋友，因为他憎恨博爱者。有时他谈及平等，那是一种数学概念：人与物是等价的，受害者均有可耻的平等。人一旦将其欲望推至极端，就必定要主宰一切，其真正的功成名遂寓于憎恨之中。萨德的共和国并不是把自由作为原则，而是把不信教作为原则。这位特殊的民主主义者写道："正义并不真正存在，而是一切激情的神化。"

《小客厅里的哲学》（1795）一书中，多尔芒塞[4]诵读一篇奇文，题为《法兰西人，你们若想成为共和派，就再努力一把！》[5]。这篇短文很有点名气，没有比这篇文字更能说明问题了，正如皮埃尔·克洛索夫斯基[6]正确指出，这篇短文向革命者指明，他们的共和国建国根基，是残杀享有神权的国王，这样就等同于1793年1月21日他们把上帝送上断头台，从此革命者们自我解禁，永远不必禁止自己犯罪，不必扼制作恶本能。君主政体在维护自身的同时，维护着关乎上

帝的理念，用以建立法律。而共和政体自立门户，其道德风尚应当是没有戒律的。但，克洛索夫斯基硬是认为萨德怀有很深的亵渎神明情结，并认为这种对宗教的憎恶把萨德引向他所陈述的结论，这是很可疑的观点。更有可能的是萨德先下结论，而后发现了适当的论据，证明他向彼时政府提出的要求是正当的，即绝对允许他所主张的道德风尚。情欲的逻辑推翻了传统的推理秩序，把结论置于大小前提之前。萨德在上述短文中，运用一连串诡辩来证明诽谤、盗窃和杀害是合理的，并要求新城邦容忍这些行为，我们只要把这篇奇文拿来共赏一下，便足以叫人心悦诚服。

然而，就在此处，萨德的思想最为深刻。他以彼时异乎寻常的洞察力，拒绝自由与德行那种华而不实的结合。自由，尤其当自由是囚徒的梦想时，不可能忍受限制。自由，要么是罪行，否则不再是自由了。在这个基本论点上，萨德从来没有改变过。此公所宣扬的，仅是些矛盾百出的东西，但有个论点却是始终前后一致的，绝对一以贯之的，即有关死刑的观点。作为精明干练的业余杀手，作为性犯罪的理论家，他从来不肯忍受法定的罪行。“我被国家囚禁，眼睁睁等着上断头台，所遭受的痛苦百倍于所有可以想像的巴士底监狱。”萨德在这样的恐惧下，丧尽了在恐怖时代[7]那种公开表现为温和派的勇气，彼时还大度地为其贵族岳母求情，尽管正是她将其投入巴士底狱。几年之后，诺迪埃[8]也许不知不觉但简明扼要概括了萨德顽固捍卫的立场：“在感情极度狂热下杀死一个人，是可以理解的。但在认真思考的冷静中以某个可尊敬的政府部门为借口，一个人杀死另一个人，这就令人难以理解了。”因此，杀人必偿命，这个想法一旦露头，像萨德这样的人是会拿来发挥的。君不见，萨德比我们当代人更讲道德。

然而，萨德对死刑的憎恨始于一味憎恨颇为相信自己美德的人们，抑或颇为相信自己事业美满的人们，因为他竟敢惩罚别人，并且一劳永逸地惩罚别人，而他们自己本身就是罪犯。人总不能同时为自己选择犯罪又为别人选择惩罚吧。必须打开监狱，抑或证明自己的美德，但不可能拿出证据。人们一旦认可杀人，哪怕仅有一次，就势必将其普遍化。按本性行事的罪犯不可能站在法律一边而不被判罪。“你们若想成为共和派，就再努力一把！”意味着：“认可犯罪的自由吧，这是唯一合理的自由，永远投入反叛吧，正如投入圣宠的怀

抱！”因此，完全屈从于恶，便是走向一种可怖的禁欲，势必使共和国惊恐万状，而天性善良的共和国刚受到启蒙哪！这不，共和国的第一次骚乱就把萨德的《索多姆一百二十天》（1777）手稿焚烧了，可谓意味深长的巧合，所以势必揭露这种异端的自由，并重新将如此犯忌的鼓吹者禁锢起来。但同时，共和国给了他令人毛骨悚然的机会，迫使他把反抗的逻辑推得更远。

全民共和国，对萨德而言，曾经是一个梦想，从来不是一种意图。政治上，他真正的立场是犬儒主义。他的《犯罪之友会社》公然声称拥护政府及其法律，却又随时准备违犯法律。于是，追随者纷纷投票支持保守派议员。萨德所思考的方略是以政权宽厚的中立为前提的。犯罪的共和国不可能是全民的，至少暂时不可能，必须佯装服从法律。然而，在一个惟有以杀害为规则的世界里，在罪恶的天空下，以犯罪之天性为名义，萨德实际上仅仅服从孜孜不倦的欲望法则。但自己无节制的欲望也等于接受别人的无节制欲望。允许摧毁意味着自己也可以被摧毁。因此，必须斗争和统治。这个世界的法则只不过是暴力的法则，其动力就是权力意志。

犯罪之友实际上只尊重两种权力：一种建立在以出身偶然性为基础上的权力，可见于萨德笔下的会社；另一种是被压迫者往上爬所获取的权力，他们耍尽无赖，暴发升迁，竟与不信教的达官显贵平起平坐，萨德将他们塑造为常见的人物。这一小撮强势人物，这些被纳入犯罪之友会社的人物，他们心知肚明自己拥有一切权力。谁若怀疑这种令人生畏的特权，哪怕须臾之间，也会立即被驱逐出这帮徒子徒孙的队伍，重新沦为受害者。结果，他们在道德上信奉某种布朗基主义[9]，听凭一小撮男女坚定地凌驾于一个盲从者阶层，因为他们掌握着一种离奇的学问。对他们而言，唯一的问题在于组织起来行使全部权力，将其欲望扩大得骇人听闻。

只要世界不认可犯罪法，他们就无法让全球刮目相待。萨德甚至从未相信过他的国家会同意额外努力而变成“共和政体”。假如犯罪和欲望不受全世界法律保护，假如他们不能主宰，哪怕在明确规定的领土上统治，那么他们不再是一统的道德典范，而是冲突的起因。一旦他们不再是法则，世人便回归一盘散沙，听天由命。所以必须按照新法律确切的标准，全盘创造一个新世界。一统性诉求被造物主辜负之

后，便竭尽全力在一片小天地里得以自我满足。强权法则从来没有耐心实现世界帝国，总是立即责无旁贷地划定其行使权力的地域，即使不得不用带刺的铁丝网周匝而围，并在四周建立观察塔楼。

萨德笔下的强权法则建起封闭的场所、壁垒森严的城堡和七道围墙，逃跑是不可能的，这里的性欲暨犯罪会社遵守铁面无情的规则，没有冲突。最放纵的反抗，自由的全面诉求，到头来都遭到多数派的制服。对萨德而言，人的解放在这些放荡堕落的地堡里业已完成，由邪恶政治局处理男男女女的生与死，因为他们一劳永逸地陷入了必然地狱。萨德的著作充斥这些得天独厚的场所描述，每每不信教的封建主们向聚在一起的受害者证明他们的绝对性无能和奴才相，重弹《索多姆的一百二十天》中德·布朗吉公爵的老调，他向平头百姓说："你们已经是世上的死人了。"

萨德本人同样也寓居自由之塔，不过是在巴士底城堡监狱。绝对反抗伴随他隐藏在污秽不堪的监狱堡垒，不管被迫害者还是迫害者，谁都无法从那里出去。为了缔造他的自由，萨德不得不筹划绝对避免不了的事。欲望的无限自由意味着否定他人和消灭怜悯，那势必扼杀心灵，导致"智力极差"；更有甚者，住处封闭和规章制度导致知识更加贫乏。在他虚构的传奇性城堡里，规章制度起着关键的作用，造就一片互不信任的天地。这有助于一切都在预料之中，以至于不让一丝意外的温情或怜悯来扰乱干好事干乐事的计划。奇怪的好事乐事，没错，倒是在执行戒律："每天上午十点起床……"并且乐在其中。然而，必须阻止这种快乐蜕变为依恋，必须加以限制，硬化快乐感。为此，还必须使快乐的对象永远不像人的表现。假如人是"一种绝对物质化的植物"，那么人只能当作物件所受到的对待，当作实验的物件所受到的对待。

萨德的共和国是用铁丝网周匝而围的，那里只有机械和机械师。规章制度是机械的使用说明书，机械的每个配件都有自己的位置。那些污秽不堪的女修院有其规章制度，是大量从宗教团体抄袭来的。不信教的人就这样争先恐后公开忏悔，但指标改变了："假如他的行为是纯洁的，那他就受谴责。"

有鉴于彼时的风尚，萨德就这样建立起一个个理想的会社。不过与其时代相反，他所构建的密码却是人之初性本恶。他以先驱自诩，

一丝不苟地建造权力和仇恨的城邦，甚至于把他所征服的自由用数字表达出来。他用冷冰冰的账簿概括其哲学，记载如下："3月1日前屠杀十人；从3月1日起屠杀二十人；之后回落到十六人，共计四十六人。"

假如一切到此为止，萨德的功绩仅在于那些注定被埋没的先驱们。然而，城壕上的吊桥一旦拉起，那就必须在城堡里生活了。不管规章制度怎么严密细致，终究预见不了一切。还可能是破坏性的，而非建设性的。那些备受折磨的团体头头们在那里找不到他们所觊觎的满足。萨德经常提及"甜美的犯罪习惯"，然而，那里没有任何恰似甜美的东西，更恰当地说，有的是身戴镣铐者的狂怒。关于找乐子，确有其事，不过，最大限度的乐子，总伴随着最大限度的破坏。占有被扼杀的东西一旦与痛苦交配，定是完全自由的时刻：城堡的一切组织活动势必趋向这个时刻。然而，性犯罪消灭肉欲对象之时，肉欲享受也随即消失，因为性快乐只存在于消失的那个确切的时刻。于是，不得不屈尊俯就另一个对象之后，又一次将其害死，如此往复，害死无数个可能存在的对象。就这种，一幕幕凄惨的色情犯罪场景呈现在读者面前，萨德小说中这些场景的风貌一成不变，矛盾百出地给读者留下贞洁被玷污的丑恶记忆。

在这个天地里，两个肉体同声相应、同气相求，心花怒放地共享着巨大的快乐，这会带来什么？实属非现实的寻求逃避绝望，而最终仍陷于绝望，而且从奴役奔向奴役，从监狱奔向监狱。如果说唯有本性是真实的，如果说本性中唯有性欲和破坏是合理的，那么人的主宰本身并不足以满足对血的渴求，进而就会冒险跟全人类同归于尽了。依照萨德的公式，必须使自己成为本性的刽子手。但，这并不那么容易做得到的。簿记合上了，受害者也死光了，刽子手们留在孤寂的城堡里面面相觑，他们还会若有所失的。肉体遭摧残后化为元素，回归自然，生命又从中诞生。杀害本身尚未自行完成："杀害只夺去我们所打击的个体的第一个生命，还必须能够夺去他的第二个生命……"萨德暗算着扼杀造化："我痛恨自然……很想打乱自然的布局，阻碍自然的进程，阻止天体的运行，搅乱太空中飘浮的星球，破坏有助于自然的东西，保护损害自然的东西，总之，践踏大自然的作品，但，我做不到哇，无能为力呀！"他痴心妄想做个机械师，能把

宇宙拆卸个稀巴烂，明明知道在星球的尘埃中生命仍将继续存在。扼杀造化是不可能的。谁也无法摧毁一切，总会有东西留存下来。“我无能为力呀……”萨德如是说，却突然感到无情而冰冷的宇宙是那么轻松自如，自己却陷入极度的哀怨之中，这里，萨德终于以悲情感动了我们，尽管他心里并不这么想。“我们也许可以攻击太阳，把太阳从宇宙中抢走，抑或把太阳用来焚烧世界，这没准也是罪恶吧，这……”是的，世界依然必须向前迈进，尽管刽子手们正用目光互相直逼着对方哩。

刽子手们一个个都是孤独的，仅有一条法则管辖他们，那就是权力法则。既然他们接受了权力法则，他们就是主子了。但，一旦权力法则反过来针对他们，那么他们再也无法摒弃了。一切权力皆趋向一统和寡断。杀戮还必须进行下去，将轮到主子们之间厮杀了。萨德隐约看到这个后果，却不退缩。一种恶癖的怪异禁欲主义少许揭示了反抗的末流层面。萨德不会争取加盟温情的、和解的世界。城堡的吊桥不会放下，他欣然接受人生毁灭。拒绝引起的暴力到达极端就会变成无条件地接受，这种接受不失为高尚。届时主子就会接受自己成为奴隶，也许甚至渴望成为奴隶。“对我而言，断头台也许就是肉欲享受的御座。”

这么说来，最大的毁灭与最大的肯定相吻合了。主子们互相拼争，为颂扬不信教而建立的业绩“布满不信教者的尸骸，他们都是登上各自天才的顶峰时被击倒的”。（布朗肖[10]语）最强势者将存活下来，将是孤独的个人，独善其身者，萨德为之歌功颂德的人，最终萨德本人是也！归根结底，他成了主宰，成了主子兼神祇。但，就在他登上胜利的顶点那一瞬，梦想破灭了。独善其身者返回为囚徒，可谓独善其身者是肆无忌惮的想像造就的，萨德与其相符。确实，他孤单一人囚禁在沾满鲜血的巴士底狱，整座监狱是围绕着尚未平息的肉体而建造的，但往后已没有对象了。他只是在梦想中凯旋，洋洋十几卷著作充斥肆虐残暴和玄学哲理，归结为一种不祥的苦行，一场从彻底的“不”至绝对的“是”的行进，最终认同死亡，把扼杀一切和消灭全民改头换面为集体自杀。

有人把萨德的模拟像拿来执行死刑，同样也是在想像中杀人。普罗米修斯的最终结局与俄南[11]同出一辙。萨德将以囚徒身份终结自

己的一生，不过出狱后被囚在收容所里，在一群有幻觉的人中间临时搭建舞台演戏。世界秩序未给予他的满足，梦幻和创作给他提供了一种令人耻笑的平衡。作家，当然喽，可以无所顾忌。对他而言，至少界线已经冲破，可以坚持为所欲为了。仅此而言，萨德是个完美的文学家。他构筑了一个虚幻的世界，让自己萌生幻觉，并置身其间。萨德把“通过写作所实现的道德罪”置于一切之上。他无可置疑的功绩在于一针见血揭示反抗的逻辑所带来的极端后果，而这种不祥的洞察力出自积压已久的狂热，尽管至少将其根源的真相置之度外了。这些后果就是：全盘封闭，普遍犯罪，犬儒主义的贵族政治和世界末日的旨意，以上后果在萨德去世许多年后将会死灰复燃。不过，他在津津乐道之后，似乎已作茧自缚，自陷绝境，只在文学中得以宣泄解脱罢了。奇怪的是，正是萨德把反抗引向艺术之路，而浪漫主义介入后，将反抗在艺术道路上推向更远。萨德写道：“有些作家伤风败俗，非常危险，非常烈性，把他们可怖的思想体系付之以梓，其目的只是将他们的罪行整个儿在他们身后广为流传；届时他们虽然无法再犯罪，但他们该死的作品依然可以作恶多端，念及于此，他们带着这种甜美的想法进入坟墓时，颇感欣慰，因为死亡使他们放弃现存的一切时，将应尽的义务也同时埋葬了。”他自己也属于这类作家。他的反抗作品正是这样见证着他渴望苟且偷生。即使他觊觎不着像该隐[12]那样永垂不朽，他至少也可企盼形而上反抗，并身不由己地证明形而上反抗是最真实的反抗。

再说，萨德的后继者有义务颂扬他，尽管他的继承者并非全是作家。确实，他吃过苦受过难，为富人区和文学咖啡厅激扬想像力而死而后已。但不光如此。萨德居然在我们的时代获得成功，说明他的梦想与当代的感知力是相通的：诉求完全自由和动脑筋冷处理非人性化。把人贬抑为试验物，确定权力意志和物体人之间关系的规则，建立这种伤天害理的试验所需的封闭场所，等等，都将成为权力理论家们重新安排的课程，倘若他们硬要策划奴隶们的时代。

两个世纪以前，萨德在一个狭隘的范围内，以狂热自由的名义颂扬极权社会，尽管反抗实际上并没有这种诉求。当代的历史和悲剧事实上是随着他而开始的。他一味相信，以犯罪自由为基础的社会想必可以与风化自由并行不悖，好像奴役有其限度似的。我们的时代则局

限于将全民共和国的梦想和堕落的机制奇特地融为一体。归根结底，萨德之最恨是合法杀人，进而他发现本能杀人可加以利用，很想把这方面的发现记到自己的功劳簿上，硬想把罪行变成狂暴恶癖的果实，即所谓奇异而甜美的果实。当今这样的罪行只不过是警察品行的阴毒习性。在文学上倒是令人惊讶的礼品。

---

[1] 《茱利叶特或邪恶的幸福时刻》（1797）中的人物，根本不像无神论者那样否定上帝，也不像有神论那样为上帝洗刷罪名，而是认同上帝，尽管上帝沾染种种邪恶。

[2] 与希腊神话中朱庇特手执的闪电形小投枪是一个词，此处意为天意。

[3] 帕斯卡尔（1623—1662），法国数学家、物理学家、哲学家、散文家。《思想录》作者。晚年转向神学研究，劝人信教，跟人打赌曰："信教者，有百利而无一害"，故名"帕斯卡尔的打赌"。此处不信教者的打赌正好相反："凡信教者，有百害而无一利。"。

[4] 萨德作品。多尔芒塞是个最堕落、最危险的犬儒主义者，与德·圣安琪夫人对话，高谈色情哲学，讲述各种色情变态的情节。

[5] 这是一篇社会契约式的奇文，鼓吹色情的自由宣言。

[6] 克洛索夫斯基（1905—2001），法国作家和艺术家，参见《萨德，我的同类》（1974），塞耶出版社。

[7] 即从1793年5月至1794年7月法国大革命时期。

[8] 查理·诺迪埃（1780—1844），法国作家。他的文学尝试表明世人经常夹在两个世界之间不知所措：地球只是世人匆匆路过的地方，另一个世界是超现实的人们梦幻的世界，正是文学梦那样谵妄的世界。

[9] 布朗基（1805—1881），法国革命家，空想社会主义者。曾积极参加1830年七月革命和1840年二月革命，组织过四季社等秘密团体，领导过多次秘密起义。巴黎公社时期，因在狱中，缺席当选公社委员。

[10] 莫利斯·布朗肖（1907—2003），法国评论家和小说家，此语出自《洛特雷阿蒙与萨德》（1949）。

[11] 参见圣经《创世记》第三十八章：俄南（Onan）是犹大的第二个儿子，其长兄被耶和华处死后，犹大命令他跟长兄的妻子同房生子，为长兄传后。俄南佯装同房，但将精液射在地上。后人称onanisme为手淫。

[12] 《圣经》中亚当的儿子。

浪荡公子的反抗

——原名《魔王，路济弗尔与浪荡公子》

不妨再花点时间谈谈文学家。说真的，浪漫主义以其混世魔王般的反抗只不过趋附想像的奇遇。与萨德如出一辙，浪漫主义者脱离古式反抗，偏重恶和个体。在此阶段，反抗强调挑战和拒绝的力量，却忘记反抗的积极内容。既然上帝要求善寓于世人，那就必须把善搞得一钱不值，进而选择恶。因此，对死亡和非正义的憎恶至少将导致对恶和杀颂扬备至，即使不去实践恶和杀。

浪漫主义者偏爱的《失乐园》[1]中，撒旦的斗争和死神的斗争均为这种悲剧的象征。由于死神偕同罪神变成撒旦的儿子，其象征意义更为深刻。反抗者由于且认为无罪，所以与恶斗争时摒弃善，从而重新孕育恶。浪漫主义英雄首先分不清善与恶，可以说把宗教上的善与恶混淆得一塌糊涂。例如，英国诗人威廉·布莱克（1757—1827）著作中这是压倒一切的主题。这类英雄是“命中注定的”，因为天命早把善与恶混淆了，所以世人是无法抗拒的。命定性排斥价值判断，代之以“就是这样的”，从而原谅一切，但不肯原谅造物主，因为造物主是唯一要对引起公愤的事实负责。浪漫主义英雄也是“命中注定的”，因为随着他的力量日益壮大和才华不断增强，恶的威力在他身上也越发壮大。于是，一切权力，一切过分，却冠以“就是这样的”。让艺术家，尤其诗人，魔鬼附身，这个非常古老的想法在浪漫派作家身上找到了富有挑衅性的表达。在这样的时代，甚至出现一种魔鬼帝国主义，旨在把一切归并于属下，直至把正统派的天才们归顺于麾下。布莱克觉察到：“弥尔顿之所以谈到天使和上帝时下笔拘谨忌惮，而论及魔鬼和地狱时则写得大胆泼辣，正因为他是个真正的诗人，置身于魔鬼一边而不自知。”于是，诗人，天才，世人，以其最崇高的形象，与撒旦同时呐喊：“永别了，希望，但怀有希望时，与恐惧诀别吧，与悔恨诀别吧！……恶呀，成为我的财富吧！”这是无辜受凌辱者的呐喊。

因此，浪漫主义英雄自认为因怀念行善不成而被迫作恶。撒旦奋起反对其造物主，因为后者使用暴力欺压他。弥尔顿笔下的撒旦指

出："造物主理性上也讲平等，但实际上，借助暴力凌驾于平等者之上。"就这样，神明的暴力脆快了当地受到了谴责，正如赫尔曼·麦尔梅尔[2]指出："弥尔顿笔下的撒旦在道德上大大超越上帝，尽管遭受艰难困苦和逆境厄运，依然百折不挠：他优胜于那种对仇敌施以心狠手辣报复的人，因为后者处在稳操胜券的冷酷安全中。"所以，"离开上帝越远越好"，这样反抗者就可以主宰与神明秩序相敌对的一切力量。因为，善是上帝出于某些不公正的意图而确立和使用的一切概念，所以，邪恶王子只能自选其道。无辜本身就把反叛者惹翻了，因为这意味着盲目受骗。"无辜触怒的黑色恶鬼"所挑起的人类不公跟神明不公不相上下。既然暴力是创世之根基，就干脆以暴还暴吧。绝望到极点总还是事出有因，即使反抗处于满怀仇恨的无作为状态，在经历漫长磨难的过程中，善与恶的区别也就彻底消失了。

（撒旦）再也感受不出善事与恶行，
他失去了快乐，因为制造了不幸。

这是维尼[3]笔下的撒旦。他的两行诗道出了虚无主义的特征，也批准了杀害。

确实，杀害很快变得和蔼可亲了。只需把中世纪雕刻家给画家所创作的路济弗尔与浪漫派的撒旦比较一番便了然于胸。"年轻忧郁和风流倜傥"的少年（维尼语）替换了长角的野兽。"不知天高地厚的潇洒美男子。"（莱蒙托夫语）孤独而强势，忧伤而傲慢，若无其事地欺压他人。他的托辞是痛苦。弥尔顿笔下的撒旦说："谁敢羡慕这样的人：地位虽最高却被判无休止最大份额的痛苦？"遭受如此之多的不公，遭受如此之久的痛苦，导致各种各样的过度。于是，反抗者给了自己几多方便。杀害总不至于推荐给反抗者自己吧。但，杀害已纳入狂热之价值内涵，这对浪漫派而言是至高无上的。

狂热是无聊的反面：罗朗萨丘[4]梦想成为凶汉。美妙优雅的感受性偏偏呼唤野蛮人的粗放狂热。拜伦式的英雄对爱情无能为力，抑或即使有性能力也不可能成功，只好苦于忧郁。他孤独、颓丧，其生存状况使他委靡不振。他苦想感受生活，就必须采取一个短暂而凶险的行动，使自己极度兴奋起来。爱得情有独钟，决不再有第二次钟情，

那就是爱得如火如荼，乱喊乱叫，然后自消自灭。此公只在稍纵即逝的瞬间活了一回，为了：

一颗被暴风雨裹挟折磨的心
与暴风雨建立短暂而鲜活的联姻。

——莱蒙托夫

致命的威胁笼罩我们的生存状况，使万物凋零。惟有呐喊方能活得下去，把亢奋充当真理。到了这般地步，世界末日论成为一种价值，把一切都混为一谈：爱情与死亡，良心与犯罪，一概鱼目混珠。在脱离轨道运行的世上，别无其他，只此一种生活，即陷入深渊的生活，用阿尔弗雷德·勒普瓦特万[5]的话来说，“狂怒得发抖却依恋着犯罪”的人们身临深渊里打滚，为了在那里面咒骂造物主。于是，狂乱的陶醉以及达到极限时所犯下漂亮的罪行在一瞬间耗尽了一生的全部意义。浪漫主义好在并未宣扬本义上的罪恶，只是热衷于通过不法之徒的传统形象，比如善良的苦役犯[6]，又如慷慨的盗贼[7]，来阐释其诉求的深层运作。充满血腥的情节剧和黑色小说风靡一时。皮雷克塞库尔从书的廉价吊起世人心中这类可怕的胃口，而另一些欲望则在灭绝集中营里得以满足。这些作品想必也是对当时社会的挑战。但，追本溯源，浪漫主义首先挑战的是道德法则和神明法理。有鉴于此，浪漫派的原始形象首先不是革命者，而在逻辑上，是浪荡公子。

所谓逻辑上，是指这种顽固的玩世不恭只能翻来覆去肯定不公正，甚至某种程度上巩固不公正，以此来为自己的行为辩护。在此阶段，痛苦只在治愈的条件下才可承受。反抗者选择了对最坏的事情进行形而上思考，并将其表现在使人苦恼不堪的文学中，我们至今还未摆脱这种如入地狱的苦恼。“我感受到我的权力，同时也感受到我的镣铐。”（彼鲁斯·博雷尔语）[8]这类镣铐备受青睐。也许不必用镣铐来证明或行使权力，毕竟还没有把握拥有权力嘛。就拿博雷尔本人来说，他在阿尔及利亚谋得一份官差，此公竟然以普罗米修斯自居，硬要关闭酒吧，硬要移居民移风易俗。尽管如此，任何诗人，想要被接纳，就该挨骂。我们的文学至今仍感切肤之痛。马尔罗说：“该死的诗人不复存在了！”是不多了吧！但其他诗人却是问心有愧呀！

夏尔·拉萨伊[9]亲自策划过一部哲理小说：《罗伯斯庇尔和耶稣·基督》，每晚总得大声说上几句亵渎神明的疯话，以资壮胆，否则睡不着觉。反抗者以服丧装扮自己，登上舞台让人追捧。浪漫派把个体崇拜推向更远，是开创个人崇拜的鼻祖。这在当时很合乎逻辑。浪漫派反抗从形态上寻找答案，不再对上帝的戒律或单一性抱希望，顽强集聚起来面对厄运，迫不及待地维护在注定死亡的世界上一切尚可维护的东西。形态把听天由命、被神明暴力摧垮的世人集聚在审美的统一性中。必将死亡的人在消逝之前至少辉煌一番，这种辉煌使浪漫派的反抗者振振有词。所以，此种辉煌成了一个固定不变的基点，惟其可资对抗怀恨的上帝那一成不变的面目。僵硬的反抗者顶住上帝的目光，毫不示弱。弥尔顿说："任何东西都改变不了这种始终不渝的精神，这种因良知受辱而产生的傲慢。"一切都在骚动，都在奔向虚无，然而被凌辱者仍执著不懈，至少维护着自豪。雷蒙·格诺[10]发现浪漫派巴罗克风格一位艺术家的高论："一切精神生活的目的就是成为上帝。"说真的，这位浪漫主义艺术家在他那个时代是有点超前的。当时，目的只不过与上帝平起平坐，只要保持自己的水平就行了。此公并不想摧毁上帝，不过凭借不断努力，拒绝屈从上帝罢了。浪荡是苦行的一种堕落形态。

浪荡公子以美学手段创造自己的单一性。但这是一种奇特的、否定的美学。按波德莱尔的说法，"在镜子面前生活和死亡"，这就是浪荡公子的座右铭。确实，这一处世箴言是结构严密的，浪荡公子就其本义而论，是反对派，始终处于挑战中。至此，创造物与造物主是和谐一致的。一旦创造物与造物主决裂，那就听凭流逝的时刻和岁月摆布了，其感知性也被驱散了，所以必须重新掌握自己。于是，浪荡公子们团结起来，以拒绝为力量来铸造单一性。浪荡公子作为不守教规的个人必将与作为大人物的自己协调一致。所谓大人物的意思就是公众人物；而浪荡公子又只能以反对派的姿态出现，那就不得不寓于别人的面貌里确保自己的存在。他人即镜子。而镜子很快就模糊不清了，确实如此，因为人的注意力是有限的。注意力必须不断被唤醒，接受挑衅的考验。故而浪荡公子不得不始终不断使人惊讶。他的天职在于别出心裁，他的完美在于竞相许诺。不断决裂，远离社会生活，独善其身，否定他人价值，强迫他人也要独具匠心。他把生命当赌

注，从而享受不了生活。他玩命，直至死亡，要不然孑然一身，连镜子也不照：对浪荡公子来说，孑然一身等于什么也不是了。浪漫派之所以如此堂而皇之高谈孤独，只是因为孤独是他们真正的痛苦，无法忍受的痛苦。他们的反抗植根于很深的层面，但从普雷沃神甫[11]的《克利夫兰》到达达主义者，中间经过1830年的狂热分子、波德莱尔和1880年的颓废派，一个多世纪的反抗只不过廉价地满足于“标新立异”的大胆妄为。他们之所以善于众口一词高谈痛苦，是因为无望做到超越痛苦，只好人云亦云，戏谑模仿，本能地感受痛苦是他们唯一的托辞，是他们真正的贵族气派。

有鉴于此，雨果，身为法国贵族院议员，没有为浪漫主义遗产承担责任，却由波德莱尔和拉斯奈尔[12]这两个罪恶诗人担当。“这个世上一切都在暴露罪恶”，波德莱尔如是说，“报纸、高墙和人脸，无不渗出罪恶。”罪恶既成世界法则，至少让其具有雅致的面孔吧。拉斯奈尔，这个昭彰的罪犯绅士第一人，确实为此不遗余力了。波德莱尔欠严谨却有天才。他创造了恶之花，相比之下，罪恶只是一种较为稀罕的品种。恐怖本身变得具有细腻感，成为凤之毛麟之角。“我不仅乐于成为牺牲品，而且不怨恨成为刽子手，以便用两种方式来‘感受’革命。”更有甚者，波德莱尔的因循守旧在其作品中也有股罪恶的气息。他之所以选择迈斯特[13]作为思想导师，是因为迈斯特是坚持到底的保守派，而且把死亡和刽子手作为其学说的中心内容。波德莱尔若有所思地说：“真正的圣徒是为了民众的利益而鞭打和杀戮民众的人。”他如愿以偿了：真正的圣徒族群开始遍及全球，以便奉行反抗的奇异论断。然而，波德莱尔尽管拥有撒旦武器库，尽管欣赏萨德，尽管亵渎神明，却依然太倾向神学，成不了真正的反抗者。他真正的悲剧，尽管使他成为他那个时代最伟大的诗人，却在别处。这里之所以提及波德莱尔，只是因为他是浪荡派最深刻的理论家，并为浪漫派反抗的一个最终论断给出一些明确的说法。

的确，浪漫主义证明反抗与浪荡派构成一体，其趋向之一是表象。浪荡派坦陈对某种道德的怀念寓于其传统的形式中。在名誉攸关的问题上，只不过名誉降级而已，但同时开创了一种美学，至今仍主宰于世，即孤独创造者的美学，正是这些孤独的创造者成了顽强的对手来对付受他们谴责的某个神祇。从浪漫主义开始，艺术家的任务不

再只是创造一个世界，也不再只是为颂扬美而颂扬美，而是也要确立一种形态。这样的话，艺术家就成为样板，就自命为榜样：艺术是艺术本身的寓意。于是，神师的时代开始了。每当浪荡公子们不再互相残杀或不再成为疯子，他们便奔前程了，以获取成就为后世做出样子。即使他们像维尼那样呐喊，一旦他们三缄其口，他们的沉默也会引起轰动。

然而，浪漫主义内部本身，也出现几个反抗者，他们觉得这种形态乏善可陈，因而属于转型类，介于标新立异之士（或说话做作、衣着奇特的青年）和我们的革命冒险家之间。在《拉摩的侄儿》[14]和二十世纪的“征服者”[15]之间，拜伦与雪莱早已为自由斗得不可开交，尽管是公开论战，也招惹攻击，但那是另一种方式。反抗逐渐离开表象世界，进入彻底介入的行为世界。1830年的法国大学生和俄国十二月党人应运而生，成为反抗最纯粹的化身，起先体现单独的反抗，然后通过牺牲，寻求联合的道路。但反过来看，崇尚世界末日和狂热生活又在我们的革命者心中油然而生。诉讼的排场，预审法官与被告的可怕交锋，审讯的演出，这一切有时让人猜想是在成全老一套的花招，尽管是悲剧性的成全。这不，浪漫主义反抗者拒绝自己的生存状况，暂时强迫自己接受表象，逆来顺受，寄希望于赢得一个更具深切关怀的存在。

---

[1] 《失乐园》（1667），由十二篇诗集成，是英国诗人约翰·弥尔顿（1608—1674）的代表作。

[2] 赫尔曼·麦尔梅尔（1819—1891），美国诗人和小说家，很受加缪推崇。

[3] 维尼（1797—1863），法国浪漫主义诗人和作家。

[4] 历史剧《罗朗萨丘》的主人公，法国浪漫主义诗人和剧作家缪塞（1810—1857）代表之一。

[5] 生卒不详。

[6] 暗喻雨果代表作《悲惨世界》的主人公让·瓦尔让。

[7] 暗喻巴尔扎克代表作《高老头》和《幻灭》中的重要人物伏特冷。

[8] 彼鲁斯·博雷尔（1809—1859），法国作家，绰号“人狼”，激进共和派。

[9] 生卒年不详。

[10] 雷蒙·格诺（1903—1976），法国作家，著有《超现实主义革命》（1929），《文笔练习》等。

[11] 普雷沃神甫（1697—1763），法国作家，小说《曼侬·莱斯戈》是其代

表作。

[12] 拉斯奈尔（1800—1836），法国罪犯，因盗窃和两次谋杀被判死刑，上了断头台。著有《回忆录和启示》（1836）。

[13] 约瑟夫·迈斯特（1753—1821），法国政治家、作家和哲学家，君主立宪派政治思想家，反对法国大革命，拥护教皇政权。

[14] 《拉摩的侄儿》（1762）是狄德罗（1713—1784）的名著，写于1762年，抄本流传。1890年才按原文出版。

[15] 暗喻马尔罗（1901—1976）《征服者》（1928）中的主人公们。

拒绝拯救

浪漫主义反抗者虽说颂扬个体和罪恶，倒也不与世人为伍，只不过独善其身而已。风流浪荡，不管哪个派别，总归还是与上帝有关的浪荡派。而个体，作为创造物，则只能置于创造主的对立面。个体需要上帝，因为要跟上帝撒娇使性，尽管是可悲的那种撒娇使性。阿芒·胡格[1]说得在理，尽管这些作品充满尼采气息，上帝却依然未死。大肆鼓噪的入地狱罪，其本身只不过是与上帝开了个玩笑。与之相反，陀思妥耶夫斯基对反抗的描绘则进了一步。伊凡·卡拉玛佐夫站在世人一边，强调世人无罪。他断言，压伏世人的死刑是不公正的。至少，伊凡第一个行动远非为罪恶辩护，而是为其奉若神明的正义而辩护。因此，他们绝对不是否定上帝的存在，而是以某种道德价值驳斥上帝。浪漫主义反抗者的野心是与上帝平等对话。于是，以恶报恶，以高傲应对残酷。例如，维尼的理想是以沉默对待沉默。这里确实事关上升到上帝的水平，这已经构成亵渎神明。但，始料不及的是这意味着质疑神明的权力和地位。这种亵渎神明其实是敬奉之举，因为对神明的一切亵渎归根结底皆为参与圣事。

至于伊凡，则相反，语气变了。轮到上帝受审了，上帝受到居高临下的审判。假如恶对神明的创造不可或缺，那么这种创造是不可接受的。伊凡不再信赖神秘莫测的上帝，而信赖一个更高的原则：正义。他奠定了反抗的基业，即以正义王国替代神宠王国的基业。借此机会，他开始抨击基督教。浪漫主义反抗者认为上帝是以恨为基准的，所以与上帝本体[2]决裂了，而伊凡鲜明地拒绝基督教奥义，所以拒绝以爱为基准的上帝。惟有人间的爱能使我们认可遭受不公正的玛尔特，以及每日工作十小时的工人，甚而至于儿童们无法辩护的死亡。伊凡说："假如儿童们的痛苦可以用来补足为获得真理所必需的苦难，从今以后我言必称不值得为此真理付出如此的代价。"他拒绝认可基督教传扬的苦难与真理的依附性。伊凡最深沉的呐喊，一言以蔽之："即使"，这声惊天动地的呐喊在反抗者的脚下打开了万丈深渊："即使我错了，我的愤怒也永不停止。"这就意味着即使上帝存在，即使基督教奥义涵盖真理，即使长老[3]佐西姆说得在理，伊凡也

不接受这种以恶、以苦难、以横加于无辜者的死亡作为代价的真理。

更有甚者，伊凡成了拒绝独自得救的化身。他与受苦人团结一致，因为他们而拒绝天国。确实，假如他信教，他有可能得救，但其他受苦人就会下地狱。苦难就会继续下去。对怀有真正同情心而痛苦的人来说，是不可能存在拯救的。伊凡将继续质疑上帝之过，加倍拒绝信教，恰似人们拒绝非正义和特权。更进一步说，不妨评论一番从“要么想得到一切，要么什么也甭想得到”至“要么大家都得救，要么谁也甭得救”。

这种极端的决心，以及这样的决心必须有的态度，本来对浪漫主义者来说已足够了。然而，顺便提醒一下，伊凡某种程度上就是陀思妥耶夫斯基，作者在伊凡身上体现得比在阿辽沙身上更加自如。伊凡虽然也屈服于浪荡风流，但实实在在也体验到自身的问题，在“是”与“否”之间受尽煎熬。从此，他自食其果。他若拒绝永生，还剩下什么？最起码的生命元素呗。尽管生命的意义给消除了，但生命依然存在。伊凡说：“我活着，不管合乎逻辑与否。”还说：“假如我不再信仰生命，假如我怀疑心爱的女子，假如我怀疑宇宙秩序，相反，假如我确信一切只不过是地狱般的、极可恶的混乱，我依旧很想活下去。”故而伊凡活着，爱着，尽管“不知道为什么”。但活着，也是行动嘛。以什么名义？假如没有永生，那就既没有赏与罚，也没有善与恶。“窃以为，没有永生就没有德行。”他还说：“我只知道苦难尚存，世无罪人，万事关联，逝者如斯夫，万物皆平衡。”但是，假如没有德行，那就没有法律：“一切皆许可。”

就是这句“一切皆许可”真正开创了当代虚无主义反抗的历史。浪漫主义反抗并没有走得这么远，总之，浅尝辄止，说什么不是一切都许可的，但可以放肆地去做被禁止的事情。与之相反，对卡拉玛佐夫兄弟而言，愤怒的逻辑会使反抗自作自受，进而使反抗陷入绝望的矛盾之中。两者基本不同之处在于，浪漫派允许自己做自得其乐又取悦于人的事情，而伊凡出于前后一贯性强迫自己作恶不行善。他不允许自己做善人。虚无主义不仅意味着绝望和否定，而且尤其蕴含绝望和否定的意志。此人诚惶诚恐维护着无辜者，在受苦的孩子面前颤抖，想“亲眼目睹”母鹿睡在狮子身旁，甚至受害者拥抱杀害者，但自从他拒绝认同神明的前后一贯性，并试图找到自己的规范，同一个他竟然

承认了杀害的正当性。伊凡奋起反抗凶手上帝，但自从思考反抗这刻起，却从中得出杀人法则。假如一切皆许可，儿子就可以杀老子，或至少忍受父亲被杀。对被判死刑者的生存状况进行一番深思之后，得出的结论是：一门心思为罪行辩护无罪。同时，伊凡却憎恨死刑，他谈及执行死刑时，恶狠狠地说："他的脑袋落了地，居然是以神宠的名义。"但原则上又认可罪行。对杀人者全部宽恕，而对刽子手则一个不予饶恕。这一矛盾掐得伊凡·卡拉玛佐夫喘不过气，对此萨德则相反，活得怡然自得。

的确，伊凡摆出推理的样子，好像永生并不存在，而他只限于说，即使永生存在，也加以拒绝。所以，为了抗议恶与死，他蓄意做出选择，主张德行并不比永生有更多的存在，进而主张任人杀死自己的父亲。他故意自选了二难推理：既有德行又不合逻辑，抑或既合乎逻辑又刑事犯罪。他的复身魔鬼行事堂而皇之，他在一旁吹耳边风："你去完成一个合乎道德的行动，但不要相信德行，这样就会叫你恼火了，令你揪心了。"伊凡终于给自己提出了问题，也是唯一使我们感兴趣的问题："在反抗中，世人还能生活下去、支撑下去吗？"陀思妥耶夫斯基正是通过这个问题使反抗精神取得了真正的进步。

伊凡让人猜出他的答案：世人只有把反抗推进到底才能在反抗中生活。什么是形而上反抗的极端？那就是形而上革命。这个世界的主子在其合法性遭到质疑之后应当被推翻。人应占其位。"既然上帝和永生均不存在，就该许可新人成为上帝。"当上帝是什么意思？恰恰正是"一切皆许可"，就是拒绝一切其他法则，只承认自己的法则。如果不必要发挥居间推理，人们就可意识到，成为上帝，即认可罪行（也是陀思妥耶夫斯基笔下的知识分子特别喜爱的想法）。因此，伊凡个人的问题在于知道他是否忠于自己的逻辑，进而面对无辜者苦难而奋起抗议时，他是否认可自己父亲被杀而像人神那般无动于衷。大家知道伊凡的答案：他听凭杀死他父亲。太深刻了，不足以满足表象；太敏感了，不可以付诸行动，他只好听其自然。但他定会发疯的。人，若不懂怎么可能爱其同类，也不会懂怎么可能杀其同类。人，被夹在无法辩解的德行和不可接受的罪行之间，扣问无门，被怜悯消耗殆尽，对爱又无能为力，孑然一身而无法援救玩世不恭。这样

的矛盾必将扼杀他这个至高无上的智者。他说："我有一套人世间的思想，却偏要弄明白不属于人世间的东西，有什么用呢？"然而，他偏偏只为不属于人世间的东西而活着，这种绝对的傲慢恰恰使他远离这个世界，因为他根本不爱这个世界。

这种灾难性的遭遇，尽管如此不堪，问题还是提出来了，后果势必随之而至：反抗走向行动。陀思妥耶夫斯基早已在宗教裁判大法官的传说中指出这一动向，带有强烈的预言性。伊凡最终并没有把创世与创世主分隔开来，他说："我并不摒弃上帝，但扬弃创世说。"换言之，作为万物之父的上帝与其创造的一切是密不可分的。正因为如此，伊凡任凭杀死其父。故而他选择了对天性和生育的扼杀。况且，天父是无耻的，在伊凡和阿辽沙的天父之间，经常显现卡拉玛佐夫老爸丑恶嘴脸的浮光掠影。因此，伊凡的篡夺计划停留于纯精神层面。关于创世说，他不想进行任何改革。但有鉴于创世已有现存局面，他需要取得精神跨越的权利，而且其他人跟他一样有这样的权利。相反，一旦反抗精神既认可"一切皆许可"又接受"要么人人得救，要么无人得救"，必将导致重新创业，以便确保世人的君主政权和神圣权。另外，一旦形而上革命从精神伸展到政治，一种崭新的伟业即将开始，其意义不可估量，但必须指出，这种伟业也降生于相同的虚无主义。陀思妥耶夫斯基预见并宣称："假如阿辽沙得出结论说既没有上帝也没有永生，他马上变成无神论者和社会主义者。因为，社会主义，不仅仅是工人的问题，而尤其是无神论以及体现其当代性的问题，也是巴贝尔通天塔的问题，这座通天塔不是靠上帝建成的，不是为了从大地通往天国而建造的，而是为了把天国一直拉到大地。"他还说："这些问题（上帝和永生）与社会主义的问题是相同的，不过从另一个角度思考罢了。"

有鉴于此，阿辽沙确实可以动情地把伊凡视为"真正初出茅庐的小伙子"。而伊凡只不过竭力控制自己，但做不到哇。后继的其他人纷至沓来，更为认真严肃，一概从绝望的否定出发，强求建立世界帝国。正是宗教大裁判法官把基督投入监狱，并前来对他说，他的方法不好，因为普世幸福不能靠直接自由选择善或恶来获取，而要靠统治和统一世界来达到。必须先统治，然后征服。天国降临大地倒是确实的，但要靠人治，起初几个人，比如几任恺撒皇帝，最初的得志者，

然后其他所有得志者，随着时间推移，屡屡得手。这种创世的一统是靠不择手段完成的，因为一切皆许可嘛。“宗教裁判大法官”衰老了，厌倦了，因为他的学识是辛辣尖刻的。他知道世人既怯懦更懒惰，喜爱和平与死亡胜于识别善恶的自由。他怜悯基督这个沉默的阶下囚，那是一种冷漠的怜悯，好在历史不停顿地揭穿其谎言。他强迫阶下囚说话和认错，从某种意义上讲，强迫阶下囚承认大法官们与恺撒们伟业的合法性。但阶下囚沉默不语。因此，他们的伟业舍他而继往开来，绵延不断，于是，将其杀戮，在世人的王国确保之际，其合法性最终得到确立。然而，“事情刚开始，尚远未完成，大地还将遭受大苦大难，但我们一定会达到目的。我们将变成恺撒，届时我再考虑普世幸福吧。”

于是乎，阶下囚被处死，宗教裁判大法官独统天下，聆听“深奥的思想”，领会“毁灭和死亡的精神”。他们高傲地拒绝天国的面包和自由，同时，给人间供应面包却不给自由。“从十字架下来吧，我们会信任你的。”他们的警察向戈尔高达山喊话。但囚犯不下来，甚至在垂死最受折磨的时刻，还向上帝抱怨自己已经被抛弃。所以证据不再存在了，但信仰和奥义犹存，尽管信仰和奥义遭到反抗者们的摒弃，同时遭到裁判大法官们的嘲笑。一切皆许可，恶行的时代已经准备迎接这一天翻地覆的时刻。从保罗到斯大林，选择恺撒的教皇们已经为选择自己的恺撒们铺好道路。世界的一统天下与上帝一起实现之后，必将试图叛逆上帝而自我实现。

事情还不至于闹到如此地步。当下伊凡只向我们呈现反抗者濒临深渊的颓丧面貌，无所作为，处于自己无辜的想法与杀人的意志之间心痛欲裂。他痛恨死刑，因为死刑是人生状况的写照，与此同时，他又走向犯罪。为了与世人为伍，他接受分担孤独。理性反抗落实到他身上最终变成疯狂。

---

[1] 生卒年不详。

[2] 康德哲学的重要概念，系指不可认知的“自在之物”是与现象对立的。

[3] 俄罗斯沙皇时代东正教会长老。

绝对肯定

世人一旦对上帝进行道德审判，心中已将上帝置于死地。那么什么是道德的基础呢？人们以正义之名否定上帝，但，若没有上帝这个概念，何以理解正义之概念呢？莫非我们又陷入荒诞？这正是尼采直面的那种荒诞。为了更好超越荒诞，尼采将其逼至山穷水尽：道德是上帝最后一副面孔，必须加以摧毁，然后予以重建。届时上帝不复存在，不再保障我们的生存；世人就不得不自己决定做什么，以便独善其身。

独善其身者

施蒂纳[1]早就想在打倒上帝之前，摧毁寓于世人心中有关上帝的全部概念。但与尼采相反，施蒂纳的虚无主义倒是得到了满足，他在死胡同里大笑。尼采则一头撞到墙上，走投无路。自《独善其身者及其特性》[2]发表的1845年起，施蒂纳就开始清场算账。此公经常出入“自由人协会”，与黑格尔左派（其中包括马克思）过从甚密，不仅清算上帝，一了百了，而且清算费尔巴赫的人类学，清算黑格尔的精神学及其历史体现——国家。他认为，所有这些偶像都产生于同一种“先天愚型”[3]，即对某些永恒思想的信仰。因此，他居然写道：“我不把我的事业建立在任何基础上。”诚然，罪孽是一种“蒙祸”，而权利也是，我们都是权利的苦役犯。上帝是敌人。施蒂纳对神明竭尽亵渎之能事：“你把圣餐饼消化掉，跟上帝两清吧。”总之，上帝是“我”的一种异化，或更确切说，是“我在”的一种异化。苏格拉底、耶稣、笛卡儿、黑格尔，所有一切先知先觉先哲，他们的所作所为，从来只是创造花样翻新的方式来异化“我在”。施蒂纳一心想把这个“我”与费希特那个绝对的“我”区别开来，将其缩小到特立独行和短命易逝的人。“所有的称呼都命名不了他”，因为他是“唯一的人”，所谓“独善其身者”也。

施蒂纳认为，直至耶稣的世界史只不过是把现实理想化的一种漫长努力。这种努力通过古人所特有的思想及其净礼的仪式体现出来。从耶稣起，这个目的已经达到，另一种努力随即开始，与之相反，旨在实现理想。体现理想的狂热取代了瞻礼，日益席卷世界，继承基督教义的社会主义逐步扩展统治威望。然而，对“我在”这一独善其身的原则，世界史只是一部漫长的触犯史。因为“我在”是鲜活而具体的原则，胜利的原则，尽管有人一意孤行将其置于上帝、国家、社会、人类一个接一个抽象概念的桎梏之下。对施蒂纳而言，博爱是一种欺骗。各种无神论哲学虽然把崇拜国家和世人推至顶点，自身却只是一些“神学造反派”而已。他说：“我们的无神论者是真正虔诚的人。”历史长河中只有一种崇拜，即崇拜永恒。但这种崇拜是虚假的。惟有独善其身者是真实的，是永恒之敌，是一切事物之敌。确实，惟有独善

其身者不为其统治欲服务。

自施蒂纳起，鼓动反抗的否定运动不可抗拒地淹没了一切肯定，也扫除了神明的代替物，尽管精神意识仍被神明纠缠着。施蒂纳说："外在的彼世已被扫除，但内在的彼世却变成一片崭新的天空。"甚至是革命，尤其是革命，令这位反抗者深恶痛绝。要当革命者，必须信仰某些东西，哪怕没有任何可信仰之处也要信仰点什么。"法国大革命导致一次反动，表明革命实际上是个什么东西。"屈从于人道不比服务于上帝更有价值。此外，博爱只是"共产主义者不成熟的看法"[4]，而一周六天中，兄弟们又成为奴隶。因此，在施蒂纳看来，只有一种自由，即"我的权力"；只有一个真理，即"灿烂的利己主义星辰"。

在这片沙漠中，一切重绽花朵。"只要思想和信仰的长夜仍在蔓延，一声无思想的欢叫，其意义即便巨大，也不能被理解。"漫漫长夜接近尽头，一片曙光即将升起，但不是革命的曙光，而是反叛的曙光。反叛本身是一种苦行，拒绝一切清福。反叛者只在自己的利己主义与他人的利己主义相吻合时，才与他人同声相应，同气相求。他真正的生活是幽居独处，悠然自得，尽兴于孑然一身。

个体主义就这样达到顶峰，否定了一切否定个体的东西，颂扬了一切激励个体并服务个体的东西。按施蒂纳的说法，什么是善？"善是我可以利用的东西。"什么是我合法受权可以做的？"可以做我能做的一切。"反抗依旧导致为犯罪辩护。施蒂纳不仅企图为反抗辩护（在这方面，他的嫡系子弟以无政府恐怖主义形式老调重弹），而且明目张胆陶醉于他所打开的前景。"与神圣的事物决裂，或最好砸烂神圣的事物，就可变得普通寻常了。不是一场新的革命即将来临，而是一种罪恶，强烈的、傲慢的、无礼的、可耻的、无意的，伴随着天边的雷声在膨胀壮大，君不见天空愁云密布，黑魆魆沉默无语，正预示着不祥之兆吗？"这番话让人感到有些人在幸灾乐祸，他们策划于陋室，炮制着世界末日的舆论。不再有任何东西可以阻止这种尖刻而蛮横的逻辑，仅仅一个"我"，只要自我幽禁和断根绝源而奋起反对一切抽象概念，就摇身一变为抽象和不可名状。从此不再有罪行和错误，进而不再有罪人了。我们全部完美无疵。既然每个"我"从本质上对国家对人民来讲都是罪犯，那让我们善于承认生活就是违犯。为了

成为独善其身者，除非接受死亡，否则必须接受杀害。“您要是不肯亵渎，那您就不会像罪犯那般伟大。”不过，施蒂纳还是畏首畏尾，这不，他明确指出：“让他们痛快死亡吧。不要将他们折磨至死。”

然而，以杀人为正当性发布政令，等于向独善其身的人们下动员令和战争令。由此，杀害与某种集体自杀将不谋而合。这一点，施蒂纳不承认或根本看不出，不过在任何毁灭面前他决不会退缩。反抗精神最终在大混乱中得到最为辛辣的满足。“你（德意志民族）被带到地球上。很快你的姐妹民族，以及其他民族，将跟随你行进；当所有的民族都将跟着你走，人类将被埋葬，而在人类的坟墓上，‘我’（大写的我），最后成为我唯一的主人，‘我’，人类的继承人，将仰天大笑。”总之，在世界的废墟上，王者个体的苍凉笑声表明了反抗精神的最后胜利。不过，处在这样的绝境，要么死亡，要么重生，别无任何其他可能。施蒂纳及其随追他的所有虚无主义反抗者都醉心于毁灭，奔向极限边缘。发现沙漠之后，就不得不学会生存下去。于是尼采劳神拼命的探求由此开始了。

---

[1] 施蒂纳（1806—1856），德国哲学家，其代表作《独善其身者及其特性》（1845），着重批判政治、社会、人文自由主义，矛头直指费尔巴赫的人类学，主张目无纪律的个体主义。曾受到马克思和恩格斯的严厉批评，参见《德意志意识形态》。

[2] 《独善其身者及其特性》（1845）的主题思想可概括如下：个体（个人）是一切价值、一切思想、一切行动的起源。什么上帝、人类、人民、真理、自由只不过是抽象的概念而已。利己主义否定所有其他利益，而最好的利己主义莫过于有利个体自身的利己主义：只顾自己，不顾别人。因为，大写的“我”是“独善其身者，即我们取之不尽的虚无”。这一绝对个体主义的原则是该书的主题：“独善其身者”就是辩证思想的一个极端，即虚无的另一端，可理解为“存在”，而大写的“我”则是存在的主体。

[3] “mongolisme”此处意为“先天愚型”，或“先天愚昧”。不应译为“蒙古主义”。历史上，蒙古人曾入侵欧洲，法语及其他西欧语中含有“野蛮入侵”的意思。下文提到“蒙祸”便是一语双关。

[4] 直译应为：“共产主义者周日休闲时的看法”，再者，法语中所谓博爱（la fraternit□）原意为“兄弟手足之情”。

尼采与虚无主义

“我们否定上帝，否认上帝的责任，惟其如此，才能解救世界。”尼采言下之意，虚无主义似乎带有预言性。然而切不可把著作中的尼采作为临床医生置于首要地位，只要把他作为预言家的地位紧随其后即可，因为从他的著作中不可能取得任何东西，无非是他为之咬牙切齿的那种卑劣而平庸的冷酷。尼采思想的临时性、系统性，总之战略性，是不可置疑的。在他，虚无主义首度变成可切身感受的意识。外科医生和预言家有个共同点，那就是他们所思所为皆着眼于未来。而尼采所思从来只着眼于未来的某个世界末日，并非为之鼓吹，因为他推测出该世界末日终将呈现的面貌是龌龊的和预谋的，所以致力于避免此类世界末日，并将其改造成世界重生。他认可虚无主义，而且将其作为临床病例加以审视。尼采自称是欧洲第一个完全的虚无主义者。并非意趣使然，而是身世所驱，更有甚者，因为他太过伟大，拒绝不了自己时代的遗产。他论断自己以及他人，断定两者皆无能为力于信仰，一切信仰的原始基础已消失殆尽，就是说对生命的信仰已荡然无存。所谓“可以作为反抗者而生存吗？”在他已变成另一个问题：“可以毫无信仰而生存吗？”他的回答是肯定的。不错，假如把缺失信仰变成一种方法论，假如虚无主义被推至极端后果，假如突然陷入沙漠而能随遇而安，那就可以在同样的原始冲动下感受痛苦和欢乐。

尼采并不怀疑方法论，而是否定既定的方法论，摧毁依然向他掩盖虚无主义的种种东西，摧毁掩饰上帝死了的偶像。为了建立一个新圣殿，必须砸毁一个旧圣殿，这就是法则。他确认，谁要成为善和恶的创造者，先必成为破坏者，砸烂价值。“因此，至恶便成为至善的一部分，但至善是创造者。”他以自己的方式写出他那个时代的《方法论》，缺乏他十分追捧的法国十七世纪那种自由性和准确性，但具备二十世纪特征的明晰性，那种不可思议的明晰性，故而他认为二十世纪是天才的世纪。这里我们所关注的，显而易见是指尼采的后期哲学，即从1880年至精神崩溃。本章节可视为对《权力意志》的评述。

有鉴于此，尼采第一步骤是顺应其切实知晓的事情。对他而言，

无神论是不言而喻的，具有“建设性”和“彻底性”。照尼采的说法，他的最高天职，在于就无神论问题挑动一场危机和怂恿一项决定性判决。世界在盲目行进，没有合目的性[1]。故而上帝一无所用，既然上帝一无所需。假如上帝需要什么，那么世人由此承认恶的问题可列出传统公式，于是上帝必须有所承担，对“贬损生成的整体价值所造成的痛苦和不合逻辑性都要”有所承担。我们知道，尼采公然眼红斯当达的名言：“上帝唯一的托辞，就是上帝并不存在。”世界既然丧失了神明的意志，也就丧失了统一性与合目的性。因此世界不可能被判决。对世界具有的价值所做的一切判决最终导致对生命的诽谤。这不，人们判断现存的事物是参照应存事物进行的：天上的王国，永恒的思想，或强制的精神。然而，应该存在的事物却并不存在。“当今时代的好处：什么都不是真的，什么都是允许的。”这些说法与其他成千种说辞交相呼应，不一而足，张扬的或讥讽的都有，不管怎么说，都足以证明尼采承受着虚无主义和反抗的全部重负。他在关于“训练与选拔”颇为幼稚的论述中，甚至提出虚无主义推理的极端逻辑：问题：用什么手段获得伟大虚无主义的严密形态？以致这种有感染力的虚无主义可以用完全科学的意识来教导并实践自愿死亡？

然而，传统上，虚无主义的价值被视为受遏制的，尼采占为己有，为其虚无主义所用。主要指道德。所谓道德行为，无论苏格拉底所阐明的，还是基督教所劝导的，其本身已是堕落的标记。这种道德行为欲以映像映照之人取代有血有肉之人，以纯属想像的和谐世界之名义，谴责情欲与呐喊之天下。如果说虚无主义无能为力于信仰，最严重的症状不在于无神论，而在于无能为力于相信现存的东西，无能为力于正视实现的东西，无能为力于体验出现的东西。这种虚弱残疾是一切唯心主义的基础。道德于世界无信仰可言。尼采认为，真正的道德与清醒的头脑密不可分。他对“诽谤世界的人们”是严厉的，因为他从诽谤中识破了世人逃避现实的可耻欲望，对他而言，传统道德仅仅是背德的一种特例。他指出：“善者才需被正名。”又说：“正是出于道德的理由，世人总有一天会停止行善。”

尼采的哲学无疑围绕反抗的问题展开，确切说，始于一次反抗行为。但，人们感觉得出那是尼采歪打正着的行为。在他，反抗始于“上帝死了”，被视为一个既存事实，接着便把矛头转向一切旨在错

误替代已消失神明的主张，这些主张虽使某个领域出乖露丑，没准丧失方向，却成为诸神唯一的温床。与某些基督教派批评家所想的相反，他没有制订过扼杀上帝的计划。尼采发现了上帝死于他那个时代的灵魂中。他第一个懂得兹事体大，毅然确定人的这种反抗若不加以引导，就不可能导致新生。除此之外，一切其他态度，无论憾恨，还是成全，都会导致世界末日，因此，尼采没有建立什么反抗哲学，而是创立一种有关反抗的哲学。

尼采之所以特别抨击基督教，是因为仅仅将其作为道德来抨击。他一方面始终让基督本人不受伤害；另一方面，也让教会诸多厚颜无耻的方面未受触动。众所周知，他很内行地称赞耶稣会会士，曾写道："实际上，惟道德上帝备受驳斥。"并指出："你们说这是上帝出于本能的解体，不，上帝只是脱毛换皮而已。上帝脱去了自己的道德表皮。你们将看到上帝超越'善'与'恶'重新显现。"尼采一如托尔斯泰所见，基督并非反抗者。基督学说的主旨是全盘接受恶，决不抵抗恶。不应该杀人，即使为其增加不幸，但同意个人为世界包含的恶而受苦受难。这样，天国立即离我们近在咫尺。这里，天国只是一种心境，促使我们的行为与原则协调一致，可以赋予我们立竿见影的至福。尼采以为，基督的启示不是信仰，而是行善。有鉴于此，基督教的历史只不过是对基督启示的漫长背叛。《新约》已经变质，从保罗到主教会议都堕落了，而信仰的宗教仪式是让人忘记行善。

基督教给教主的启示造成怎样深度的变质呢？首先，审判的想法就与基督的教诲渺不相关，其次，惩罚与奖赏相关的概念，也跟基督的教导风马牛不相及。从此刻起，天性变成故事，而且是有意义的故事，由此产生了人的全体性[2]概念。从天神报喜到末日审判，人类别无他求，唯一的使命就是遵循事先写好的一个故事所明文规定的各项道德目的。唯一的区别在于尾声中人物以好人和坏人而分类。起初对基督唯一的审判还在于说人的生性罪孽并无大碍，而进入历史的基督教就把人的整体本性变成罪恶的源泉了。"基督本人否定什么呢？否定所有当前冠以基督名义的一切。"基督教则以为在与虚无主义作斗争，因为要给世界指引一个方向，但基督教本身也是虚无主义的，这不，把一个假想的意义强加于人生，就是阻挡发现人生的真正意义：任何一个教派皆为滚落在神人墓上的石头，千方百计强行阻止神人复

活。尼采指出，上帝是因为基督而死的，正是基督教把神圣的事情世俗化了，这个结论虽然逆理悖论，却意味深长。必须说明，此处指的是历史有记载的基督教及其“根深蒂固又可鄙可耻的伪善性”。

相同的推理唆使尼采抗拒社会主义和形形色色的人道主义。社会主义只不过是蜕化变质的基督教。他确实相信历史的目的，势必促使意志力和想像力衰颓。因此，社会主义是虚无主义的，从此尼采赋予虚无主义这个词的确切含义。虚无主义不是什么也不相信的人，而是不相信现有一切的人。在这个意义上，形形色色的社会主义是基督教没落的劣等表现。基督主张，赏与罚必须以历史为前提。然而，按照不可避免的逻辑，全部历史都是以归纳为赏与罚而告终的。由此产生了集体救世主降临说。同样，由于上帝死了，众生灵在上帝面前的平等归为简简单单的平等。此处，尼采依然把各种社会主义学说作为道德学说加以抨击。虚无主义，无论表现于宗教，还是表现于社会主义预言，都是我们最高价值的逻辑趋向结果。自由思想将摧毁这些道德，揭破其赖以生存的幻想，揭穿其必不可缺的交易，揭露其犯下的罪行，因为这些道德阻挡着清醒的智者完成自身的使命：把消极虚无主义改变为积极虚无主义。摆脱了上帝和道德偶像的世上，世人没有了主子，好孤独哇。谁都不如尼采那般让人相信这样的一种自由是轻而易举的，这是他与浪漫主义者不同之处。这种野性的解放将他置于某些人的行列，用他自己的话来说，他们为一种新的苦恼和一种新的幸福而备受煎熬。然而起初，只有苦恼使他高声疾呼：“哎呀！干脆让我发疯吧！……除非让我凌驾于法则，否则我就是最为上帝弃绝的人。”对于不能凌驾于法则的人来说，确实必须找到另一种法则，要么必然是精神错乱了。世人一旦不再相信上帝，不再相信永垂不朽的生命，就变得有“责任感了，对一切有生命的东西负责了，对一切诞生于痛苦又注定要为生命而痛苦的东西负责了。”应由世人自己，也惟有世人自己，找到秩序和法则，责无旁贷。这样，被上帝弃绝之人的时代便开始了，他们开始为证明无罪而精疲力竭地探求赦罪，同时不知所向地患上思乡病：“最痛苦难熬、最撕心裂肺的问题是心中悬疑的问题：即能感受‘何处是我家？’的问题。”

因为尼采是自由思想家，所以他知道思想自由不是一件舒舒服服的事情，而是一项伟业，必须志美行厉，通过呕心沥血的斗争方可造

就。他心知肚明，若要置身于法则之上，摔落于法则之下的风险势必巨大。所以他懂得思想惟有接受新义务才可获得真正的解放。他的发现之要义在于说，如果永恒法则并非自由，那缺失法则就更非自由。如果任何东西都不真实，如果世界没有规则，那么禁忌便无从谈起。为了禁止一个行为，确实必须有一种价值和一个目的。不过与此同时，任何授权都得不到；为了选择另一个行为，也必须具备价值和目的。法则的绝对统治不是自由，但绝对不受约束也不是自由。所有可能的事情加在一起都产生不了自由，但被奴役状态却是不可能的事了。秩序混乱本身也是一种奴役。惟有在可能的事情和不可能的事情同时得以确定才有自由。没有法则就没有自由。假如命运没受到崇高价值的指引，假如偶然成为主宰，那便是在黑暗中行进，即是令盲人恐惧的自由。所以，尼采选择了“最大的依附”来界定“最伟大的解放”之含义。“假如我们不把上帝的死亡变成对我们自身重大的弃绝和永久的胜利，那么我们将不得不为这种丧失付出代价”。换言之，尼采认为，反抗势必苦行。于是乎，他提出一种更为深刻的逻辑：“假如什么都不是真的，那么什么都不允许了”，用来替代卡拉玛佐夫的“假如什么都不是真的，那么一切都允许了”，否定现世惟有一事被禁，等于弃绝已许之事。再也没有人说得清什么是黑什么是白之处，光明成为黑暗，自由成为自监。

尼采自成系统地将其虚无主义推进死胡同，可以说他是以一种令人恐惧的快乐冲进死胡同的。他，目的明目张胆，把那个时代的人置于无法忍受的处境。他唯一的希望似乎要达到矛盾的极端。世人若不想丧命于将其窒息的死结中，就必须一刀斩断死结，并创造自身的价值。上帝死了，什么都不了了之，惟其准备一次复活才能使人感受得到。尼采指出：“倘若发现不了寓于上帝的伟大，那就无法在任何地方发现了；要么必须否定上帝，要么必须创造上帝。”否定上帝，是围着上帝团团转的世界所肩负的使命，而上帝见证着世界奔向自杀。创造上帝伟大，是超人性的使命，世人甘心情愿为之献身。的确，创造只有在极度的孤独中才有可能，世人是心知肚明的，因为如此骇人听闻的努力只有处在精神最为贫困的情况才下决心做得出，必须有所作为，抑或必须豁出性命。于是，尼采向上帝喊话说，大地是他唯一面对的真情实况，必须对其忠贞不矢，而且不得不在大地上生活，并

拯救自己的灵魂。但同时，他又教导世人说，无法无天生活在大地上是不可能的，因为生活恰恰是以法则为前提的。怎么无法无天地自由生活呢？世人必须解开这个谜，否则就会丧命。

至少尼采没有回避解答这个谜，他的答案寓于危险性之中：达摩克利斯的舞姿一向只在悬剑下才比较优美。必须接受无法接受的事情，坚持无法坚持的事情。自从人们承认世界不追求任何目的，尼采便提议认可世界无罪，断定世界不从属于判断，因为人们不可以凭任何主观意图去判断世界，进而他建议，说一不二地，即全身心狂热地投入这个世界，去替代各种各样的价值判断。这样，从绝对的失望中迸发出无限的欢乐，从盲目的奴役中释放出无情的自由。获得自由，恰恰就是废除目的。成为无罪，一旦获得认可，就象征最大限度的自由。这不，自由智者喜爱必然的东西。现象的必然性，假如是绝对的、白璧无瑕的，那就不包含任何限制，这是尼采深邃的思想之所在。全体加入一种全体必然性，这是尼采对自由所下的悖理逆论。于是，“什么自由？”的问题被“为什么自由？”所代替。自由与英雄主义不谋而合。自由是伟人的苦行主义，“是拉得最满的弓”。

这种崇高的赞许，既有丰富的表达力，又有饱满的内在力，毫无保留地肯定了错误本身，肯定了痛苦、恶行和谋杀，肯定了生存中一切悬疑未决和稀奇古怪的事情。这样的赞许来自一种不可动摇的意志，决意在当今这副样子的世界上活着，该怎么活就怎么活下去：“把自己看作是命中注定的，不想把自己变成另外的样子……”一言定鼎。尼采式的苦行，始于承认命定性，终于神化命定性。命运变得越发不可改变，进而越发值得崇拜。道德神明、怜悯、爱，统统是苦行者们千方百计补偿命定性的敌人。尼采决意不要赎救。脱胎换骨的欢快就是筋疲力尽的欢快。只不过个体受到伤害而已。世人因要求得到其固有存在而采取的反抗行动湮没在个体对脱胎换骨的绝对屈从之中。Amor fati（拉丁文：死去的爱）替代曾经是odium fati（拉丁文：死去的恨）“每个个体都与每个宇宙生灵协调配合，不管我们知情与否，不管我们愿意与否。”个体就这样消失在人类的命运和世界的永恒运动中。“存在过的一切都是永恒的，大海将其抛至滩涂。”

于是，尼采又回到思想的起源，回到前苏格拉底的观点。苏格拉底之前的先哲们取消了目的因[3]，让他们想像出来的原则永恒性完整

无损地保存下来。惟有无目的力量才是永恒的，即所谓赫拉克利特的“游戏规则”[4]。尼采的全部努力在于论证脱胎换骨中始终存在法则以及必然性中也有游戏规则：“儿童，意味着天真，忘却，重视，游戏，自转的轮子，乍学走步，说‘是’的神圣天赋。”世界是神圣的，因为世界无动机，故而惟有艺术凭着同样的无动性方能理解世界。任何判断都阐述不了世界，然而艺术可以教会我们重视世界，就像世界在周而复始的曲折中重复自己。在一样的滩涂上，原始的大海不知疲倦地吐露着一样的话语，抛掷着一样的生灵，即那些惊讶依旧活着的生灵。至少，谁若同意回归，赞同回归的一切事情，谁若人云亦云甚至甘当应声虫，谁就具有把世界神圣化的品质。

通过这种迂回的办法，人的神圣性确实最终被采纳。反抗者先把上帝否定，旨在之后取而代之。尼采的启示在于，反抗者只有放弃一切反抗才能成为上帝，甚至放弃反抗为修正这个世界而产生的诸神。“假如有个上帝，怎么忍受自己不是上帝呢？”不错，是有个上帝，那就是世界。为具备世界神圣性的性质，只需唯唯诺诺即可。“不必祈祷，感恩吧！”于是大地遍布人神。向世界说“是”，反复说“是”，这既是重新创造世界，也是重新创造自己，就这样变成伟大的艺术家，就脱胎换骨成创造者。尼采的启示，一言以蔽之：创造，但含义模糊。尼采一味鼓吹凡创造者皆固有的那种自私和苛刻。价值的蜕变仅仅在于以创造者的价值来替代审判官的价值，即尊重和热爱现存的一切。缺乏永恒性的神圣性确定着创造者的自由。狄奥尼索斯[5]，大地之神，因受肢解而永不停息地吼叫。但与此同时，他形象地表现出那种与痛苦相得益彰之美。尼采认为，对大地和狄奥尼索斯说“是”，如同对其痛苦说“是”。接受一切，既接受最高度的矛盾，同时又接受痛苦，这便主宰一切了。尼采认同为这个王国付出代价。惟有“因厌恶而受难”的大地是真实的。惟有她是神圣的。恰如恩培多克勒[6]投身于埃特纳火山[7]去寻找真理，恨不得钻进大地的五脏六腑，尼采则建议世人湮没无闻于宇宙之中，以便找到自己永恒的神圣性，最终成为狄奥尼索斯。《权力意志》就是这样结束全文的，正如帕斯卡尔的《思想录》以一次打赌来结束全书，所以《权力意志》常常令人想起《思想录》。世人尚未获得确信，却获得确信的意志，这并非一码事。尼采自己处在这样的极端也是摇摆不定的：“瞧，这就是你

身上不可原谅之处。你握有权力却拒绝签字。”不过他会签字的。然而，狄奥尼索斯的名字仅仅使得寄给阿丽娅娜的情书永垂青史，因为他是在疯狂中写成的。

尼采所指的反抗在某种意义上说，依然导致对恶的颂扬。不同之处在于这里的恶不再是一称冤仇相报，而是可能作为善的一个方面被人接受，更为肯定地说，作为一种命定性被人接受。因此，恶被接受旨在被超越，可以看作一种药剂。在尼采的思想中，关键仅仅在于生灵面对不可避免的事情时能豪迈地顺应。不过，众所周知他的后世，有哪家的政治会传承这个自称为最后反政治的德国人呢。他想像出一些艺术家式的暴君。但对芸芸众生来说，暴政要比艺术更为自然。尼采曾写道：“宁愿要恺撒·波基亚[8]而不要帕西发尔[9]！”而尼采身上既有恺撒又有波基亚[10]，但缺乏他认为文艺复兴杰出的个体所具备的高贵心灵。他要求个体顺从人类的永恒性，要求个体湮没在时间的大循环之中，即把种族当作人类的一种特殊状况，让个体屈服于可鄙可憎的神明。尼采诚惶诚恐、战战兢兢谈论的生活已经堕落成一种适用于家庭的生物学。没有文化的老爷族群毛驴似的磕巴着权力意志，把尼采一向蔑视的“仇恨犹太人的丑行”窃为己任。

尼采所相信的勇气是与智力统一的，故而称之为力量。但后来真正属于他的，却由此而转化为反面：明目张胆的暴力。按照一位傲慢智者的判定：尼采把自由与孤独混淆了。不过，尼采所谓“正午和子夜之深沉孤独”却消失在被机械化的人群中，这样的人群最终潮水般踏遍欧洲。尼采是古典情趣的捍卫者，冷嘲热讽的保护人，素朴放纵的辩护士；他主张贵族政治，深知贵族阶级必须奉行美德而不问为什么。倘若有人需要理由才诚实不欺，此人则不可信任；他狂热地推崇正直，用他的话说：“这种正直已成为一种本能，一种激情。”他是“最高智慧的最高公正”死心塌地的仆人，因为“最高智慧的最高公正”把狂热崇拜视为死敌，尽管如此，他的祖国在他逝世三十三年后把他奉为谎言和暴力的教导者，先前他的献身精神曾使他创导的一些概念和美德受人赞美，而后来却被搞得可憎可恨。在思想史上，除马克思外，尼采所冒的风险是无人可比的，我们永远不会终止修正他所遭受的冤枉。想必大家知道，历史上有些哲学一经诠释就被曲解了。但，直到

尼采和纳粹为止，一个独特的灵魂以高尚的情操和撕心的痛苦所阐明的一整套思想，在众目昭彰之下，竟然被诠解成一串串谎言加以炫耀或被图解为一堆堆可怖的集中营尸体用来示众，这真是史无前例。宣扬超等人导致有条不紊地生产劣等人。这样的现象势必要加以揭露，但也要予以阐释。如果说十九和二十世纪伟大的反抗运动最后结果终究成为无情的奴役，难道不应舍弃反抗而重新倾听尼采对他的时代所发出的绝望呐喊："我的良心和你们的良心莫非不再是相同的良心了？"

让我们首先承认我们永远不可能把尼采和罗森伯格[11]混为一谈。我们应当成为尼采的辩护人。他事先揭露自己是不肖子孙，所谓"自我解放思想的人还应当自我净化心灵"。然而，问题至少要弄清楚他所设想的思想解放是否排斥心灵净化。反抗运动使尼采折服，并支撑着他，其本身是有其法则和逻辑的，这些法则和逻辑也许可以用来解释人们给尼采哲学所披戴的血淋淋伪装。难道在尼采的著作中根本找不到任何能够用来解释规定性杀人的定义吗？杀手们只需否定意义而肯定字面，甚至只需肯定尚含意义的字面就行了。难道杀手们不能在尼采身上找到他们的托辞吗？回答应当是肯定的。人们一旦忽视尼采思想的系统性观点（不能肯定他自己始终坚守不渝），他的反抗逻辑就会无边无际了。

人们也会注意到，杀人找到正当性不在于尼采拒绝偶像，而在于狂热使尼采的使命臻于完善。向一切说"是"意味着向杀人说"是"。况且有两种方式赞同杀人。奴隶要是向一切说"是"，就是向奴隶主的存在说"是"，也就是向自身的痛苦说"是"，耶稣教导不抵抗。奴隶主若向一切说"是"，那是向奴隶制度说"是"，向他人的痛苦说"是"，奴隶主就是暴君，并颂扬杀人。"你的生存条件特性是无休止说谎和无休止杀人，而你不会说谎，又不会杀人，因为你相信这是神圣而坚不可摧的法则，难道不可笑吗？"的确可笑，况且形而上反抗的最初行为只是抗议人生的谎言和罪行。尼采式的"是"已把原始的"不"置于脑后，把反抗本身也否定了，同时把拒绝现存世界的道德也否定了。尼采全心全意召唤一个具有基督灵魂的罗马皇帝恺撒，等于说他在思想上同时对奴隶和奴隶主说"是"。然而最终对两者都说"是"。然而，最终对两者都说"是"，归根结底使两者之中的强者即奴隶主神圣化。恺

撒注定会舍弃思想主宰而选择现实统治。“如何利用罪恶呢？”尼采如是自问，真不失为恪守其法的好导师。而恺撒势必回答：让罪恶成倍增加吧。于是尼采不幸地写道：“人类每当把目标定得十分宏大，就会运用别的措施，比如不再把罪行判为罪行，哪怕所使用犯罪的手段可怕得骇人听闻。”尼采死于1900年，临界下个世纪，上述宏论即将成为致命性的。无可奈何呀，他神志清醒时徒然惊呼：“谈论各种各样的背德行为很容易，但谁有力量承受得起呀？比如我将不能容忍食言或杀人，可我力不从心，我不用多久将萎靡不振，并为此而死去，这大概是我的命运吧。”人类经验的整体性一旦被认同接纳，就会有一批批人随之而来，他们远不会萎靡不振，而会变本加厉地说谎和杀人。尼采的责任在于依据方法论的高端论证，在思辨过程中时刻为蒙受耻辱的权利进行辩护，而陀思妥耶夫斯基有话在先，认为若将受耻辱的权利赋予世人，必定目睹世人趋之若鹜。尽管如此，尼采这种非所愿的责任越发任重而道远。

尼采如其自诩，确是虚无主义最敏锐的良心。他使反抗精神迈出决定性的一步，正在于由否定理想跳跃为世俗化理想。既然世人得救不靠上帝来实现，那就应当到世上去完成。既然世界没有方向，世人一旦接受这个世界，就应当给世界一个方向，以便达到高级的人类社会。尼采诉求人类未来的方向：“统辖地球的任务落到我们身上。”另外还说：“必须为统治地球而斗争的时代来临了，这场斗争将以哲学的名义进行。”就这样他宣告了二十世纪。之所以如此宣告，是因为他已感到虚无主义内在逻辑的启示，心知肚明其最终结果之一就是帝国。故而他已为这样的帝国做了准备。

对世人而言，没有上帝的自由是存在的，正如尼采所想像的那样，就是说人是孤独的。当世界的车轮停止转动，当世人对现存的一切说“是”，自由正当午。然而现存的东西是变化的，必须对变化说“是”。阳光最终消遁，白日也依山尽了。于是，历史重新开始，而在历史的进程中，必须寻找自由：对历史必须说“是”。尼采主义，即个体权力意志的理论，是注定要纳入集体权力意志之中的。没有世界这个帝国就没有一切。所以想必尼采是痛恨自由思想家和人道主义的。他对“精神自由”一词取其最极端的含义：个体精神的神圣性。不过，他不能阻止自由思想家跟他一样，也从上帝死了这个历史事实出

发，即不能阻止两者殊途同归。尼采看得很清楚，人道主义只不过是取消最高赦罪的基督教，舍弃原始因而保留目的因罢了。但他没有意识到，社会主义解放学说必将以虚无主义必然的逻辑，将以尼采本人的梦想为己任，造就超等人类。

哲学使理想世俗化。然而，暴君们随之而来，很快把各种哲学都世俗化了，因为哲学给了他们这种权利。尼采早在论及黑格尔时就预测到这种哲学拓殖，用他的话来说，黑格尔独树一帜，发明了一种泛神论，认定恶、误、苦再也不能作为论据来反对神明。“但，国家，即已经建立的种种权力利用了这一宏伟创举。”然而，尼采本人早已想像出一种体系，旋即认定恶再也不能作为论据来反对任何东西，而唯一的价值在于人的神圣性。这一宏伟创举也要求得到运作，在这方面，纳粹只不过是个短暂的继承者，是虚无主义狂暴性和戏剧性的结局。为此，有些人另有逻辑，别有雄心，比如马克思纠正了尼采，他们选择了只对历史说“是”，不再对全体创造物说“是”。尼采早先强迫反抗者向宇宙跪拜，后来强迫反抗者向历史跪拜。有什么可惊异的呢？尼采，至少在其超人理论中，马克思在他之前就提出无阶级社会，他们俩都以未来替代彼世。在这一点上，尼采背叛了古希腊人和耶稣的教导，认为他们都以现世替代彼世。

马克思跟尼采一样，善于战略思考，也跟尼采一样憎恨形式德行。这两种反抗最终同样都投入现实的某个方向，然后融入马克思列宁主义，并体现这个社会等级，尼采早已提起过，他自己势必“替代神甫、教师、医生”。两者重大的差别在于，尼采在等待超人的同时，建议向未来的东西说“是”。对马克思而言，自然受人控制以便服从历史，而对尼采来说，自然让人服从以便控制历史。这正是区别基督徒与希腊人之所在。至少，尼采已预见到将要发生的事情：“现代社会主义企图创造一种世俗耶稣会教义，企图把所有人都变成工具”，更有甚者，“人们追求的东西就是福利……之后便走向一种闻所未闻的精神奴役……精神专制在商人和贤者一切活动之上翱翔。”反抗，经历了尼采哲学的熔炉，练就对自由疯狂的追求，导致生物专制主义或历史专制主义。绝对的“不”把施蒂纳推向神化罪恶的同时也神化个体。然而绝对的“是”却导致普及杀人的同时也普世了人本身。马克思列宁主义以不了解尼采某些德行为由，实际上为尼采承担了责

任。于是，这位伟大的叛逆者亲手创立了必然王国的无情统治，并把自己监禁其间。他逃脱了上帝的监狱之后，首先念及的是建立历史和理性的监狱，进而完成对虚无主义的伪装和认同，而尼采则声称战胜了虚无主义。

---

[1] 西方哲学术语。此处意为："归宿"，或"归宿性"。

[2] 康德哲学用语，意为：各个个体的总和性。

[3] 哲学术语，即最终的原因。

[4] 赫拉克利特又译海格立斯，希腊神话中最伟大的英雄，罗马神话中称赫丘利。力大无比，英勇无敌，完成十二项英雄事迹。孩提时代就扼杀两条毒蛇，长大成人后擒狮斩龙，驱妖牛除海怪，宛如游戏。甚至到世界尽头夺得金苹果，解放普罗米修斯，还下地府战胜死神。终因误穿染有毒血的衣服，自焚身亡，逃不过命运的作弄。

[5] 希腊神话中的植物神，葡萄种植业和葡萄酿酒业的保护神，又称酒神，尼采将其称为大地之神，为土地不断瓜分耕耘而备感分娩之痛苦。

[6] 恩培多克勒（前490—前430），古希腊哲学家，研究修辞学第一人，兼为著名医生。他认为万物由"四根"（四种元素：火、水、土、气）所组成，所谓生灭，无非是元素的结合与分离。

[7] 欧洲最高活火山，位于意大利的西西里岛东岸。

[8] 恺撒·波基亚（1476—1507），罗马教皇亚历山大长子。十六岁成为罗马天主教主教，后弃教从戎，屡战建功，封为公爵，协助父亲使教廷成为意大利最强盛的国家。

[9] 帕西发尔是瓦格纳三幕剧《帕西发尔》（1877—1882）主人公。尚在山村少年时，帕西发尔就敢闯入妖巫园中盗取矛（相传此矛曾刺中绑在十字架上的耶稣）。数年后，他用此矛治愈了阿姆福尔塔斯的创伤，活活气死女神巫孔德里之后，又夺取被她盗走的圣杯（相传耶稣最后的晚餐所用的杯子）。并用来为跪拜着的阿姆福尔塔斯祝福。

[10] 恺撒，此处系指古罗马皇帝，君主，专制者。而波基亚为著名贵族姓氏，曾登基帝位。

[11] 阿尔弗雷德·罗森伯格（1893—1946），纳粹德国理论家和政客。1919年加入纳粹后逐渐成为纳粹首席理论家，鼓吹种族主义。1930年当上议员，1933年担任纳粹党外事部主任，1941年成为东欧占领国帝国部长，1946年被纽伦堡法庭判处死刑并处以绞刑。

反抗的诗歌[1]

形而上反抗虽然拒绝肯定并限于绝对否定，但是一味追求表现。如果说它急于激赏现有的东西而放弃质疑一部分现实，那它迟早不得不会这么做的。在两者之间，伊凡·卡拉玛佐夫代表了听天由命，不过是从受苦的意义上来讲的。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的反抗诗歌不断在两个极端之间摇摆：文学与权力意志，非理性与合理性，绝望的梦想与无情的行动。最末一次，这类诗人，尤其超现实主义者，向我们阐明从表现到行为的途径，粗枝大叶得骇人听闻。

霍桑[2]论及麦尔梅尔[3]时大概写道，他不信教，却不善于依仗不信教。同样，关于向天冲锋陷阵的诗人们，可以说他们虽想推翻一切，却同时宣示对某种秩序的绝望怀念。他们渴望通过一种极端的矛盾从无理性中抽出理性，并使非理性成为一种方法。他们是浪漫主义的重要继承者，硬要诗歌成为典范，声称最撕心裂肺的诗歌中找到真正的生活。他们把亵渎神圣化，把诗歌转化为体验和行为手段。确实直到他们，那些声称对事件对世人要有所作为的人们，至少在西方，以理性规范的名义已经尽力了。兰波之后的超现实主义则相反，企图在谵妄和颠覆中找到一种有建树的规律。兰波通过作品，仅仅通过作品，指明道路，以雷电闪光的方式让雷雨来泄露道路的边缘。超现实主义挖掘这条道路，为非理性反抗的实用理论作出最终而张扬的表述，就在相同的时期，反抗的思想通过另一条道路建立了对绝对理性的崇拜。不管怎样，洛特雷阿蒙和兰波，作为超现实主义启示者，告诉我们通过哪些表现非理性的欲望可以把反抗者引到最为破坏自由的行为形式上来。

---

[1] 节译自《反抗者》，其中《洛特雷阿蒙》曾单独发表于《南方手册》第307号（1951）。

[2] 纳·霍桑（1814—1864），美国小说家。

[3] 赫尔曼·麦尔梅尔（1819—1891），美国诗人和小说家。

洛特雷阿蒙与平庸

洛特雷阿蒙指明，反抗者身上的表现欲也隐藏着平庸的意愿。在兰波和洛特雷阿蒙的案例中，反抗者无论抬高自己，还是贬低自己，都决意让自己成为另一种人，哪怕挺身而出让人家承认现在的他就是真实的他。洛特雷阿蒙的亵渎言行和墨守成规同样表明上述不幸的矛盾，尽管这种矛盾得以解决在于他抱着没有任何价值的意愿。远非像人们普遍认为的那样，他的《玛尔陀萝之歌》[1]是推翻自己旧作内容的诗，因为玛尔陀萝向漫漫原始黑夜的呼唤依旧充满着毁灭一切的狂怒，而正是如此依然故我的狂怒表明了《玛尔陀萝之歌》那种煞费苦心的平庸。

我们从洛特雷阿蒙的诗里了解到，反抗是青少年时期发生的，那些使用炸弹和诗歌的高尚恐怖主义者都是乳臭未干之辈；玛尔陀萝之歌是颇具天才的初中生之杰作，所以他们的悲怆感人之处恰恰产生于一颗童心的矛盾，这颗勃起的童心既反对创造，也反对自身。恰如《彩图》的作者兰波，被甩到世界的极限，诗人洛特雷阿蒙首先宁愿选择世界末日和毁坏，而不接受很难接受的规律，正是这条规律成全了他，让他去了他所在的世界。

“我毛遂自荐是为了捍卫人类”，洛特雷阿蒙说得很不直爽。难道玛尔陀萝是慈悲天使吗？以某种方式来看，他是的，但首先慈悲他自己，为什么？有待探讨。然而，慈悲未然而受辱，既不可告人又隐而不言，使他走向奇特的极端。玛尔陀萝，用他自己的话说，接受生命如同受到伤害，禁止以自杀来愈合伤痕。（原文如此！）他像兰波那样，是受苦受难而揭竿造反的人，但又神秘退却而说什么他是造自己的反，摆出造反者永恒的托词：热爱世人。

只不过，这位擅自站出来捍卫人类的人同时写道：“请给我指出一个善良的人。”这种没完没了的举动正是虚无主义反抗的举动。他们反抗对自己对世人的不公正。但在清醒的那一刻，他们意识到这种反抗的正当性，但同时感到自己无能为力，于是狂怒的否定油然而生，直到否定他们扬言捍卫的东西。与其不能建立公正来修正不公正，不如将其淹没在一种依然更为普遍的不公正中与之混搅一团，以

致最后湮灭。“你们给我造成的伤害太大了，我给你们造成的伤害也太过巨大，所以我造成的伤害不是有意识的。”为了不憎恨自己，必须宣告自己无罪，这种胆量，单独的个人是永远不可能达到的，其障碍就是他了解自己。他们至少可以宣布所有人都无罪，尽管他们被视为有罪。于是，上帝就成罪人了。

因此，从浪漫主义到洛特雷阿蒙并没有真正的进步，除了笔调上有所长进。洛特雷阿蒙再一次复活了亚伯拉罕的神脸和撒旦的叛逆形象，不过有所完善罢了。他把神祇置于“人粪和黄金做成的宝座上”，神坐在上面，形容愚蠢傲慢，躯体披着用未洗被单充当的裹布，此神自称创物主。“蝰蛇面相的狰狞上帝。”人们有目共睹。“狡猾的强盗处处放火，烧死老人和小孩。”他烂醉如泥，滚到小溪里或去妓院，下三烂般寻欢作乐。上帝没有死，但已倒下。神明堕落了，玛尔陀萝被描写成骑士，一个穿黑披风的传统骑士。他是大写的魔鬼。“至高神灵带着大仇大恨的狞笑使我变得丑陋无比，眼睛不应该是这样丑陋的见证。”他把一切都否定掉了：“父亲、母亲、神明、爱情、理想，都被否定了，以便一味只想着自己。”这位英雄受着高傲的折磨，却拥有形而上风流之士的所有魅力：“仙人般的玉脸，宇宙般的惆怅，自杀般的美丽。”玛尔陀萝与浪漫主义的反抗者如出一辙，也对神明的公正绝望了，于是站到恶的一边，使人痛苦，而使人痛苦的同时，自己也痛苦，这就是纲领。《玛尔陀萝之歌》可谓恶的名副其实连祷文。

在这个转折点上，人们甚至不再捍卫人这个创造物。相反，“用一切手段攻击人这个猛兽，而创物主……”这就是《玛尔陀萝之歌》所宣称的宗旨。想到把上帝当作敌人而惶惶不可终日，又对伟大的罪人们深邃的孤寂如醉若狂：“我单枪匹马反对人类”，玛尔陀萝径直冲向天地万物及其造物主。《玛尔陀萝之歌》颂扬“罪恶的神圣性”，宣布一系列不断增长的“光荣的罪恶”，以至《玛尔陀萝之歌》第二部二十节竟然开启了有关罪恶和暴力名副其实的教学法。

如此激昂的热忱在那个时代不作为奇，根本不值得一提。洛特雷阿蒙真正的特式在别处。浪漫主义者小心翼翼在人的孤独和神的冷漠之间维持着必然的对立，既然人之孤独的文学表现恰似孤立的古堡，或如纨绔子弟。但洛特雷阿蒙的作品叙述一种更为深刻的悲剧，很像

诗人不能忍受这份孤独，继而挺身而出反对天地万物，恨不得摧毁天地万物的界限。他压根儿不想加固人类界筑有雉堞的炮楼，而一味混淆大自然各个领域。天地万物被他拉回到原始的涛涛汪洋，同时也消除了所有的问题，其中包括他认为令人毛骨悚然的灵魂永存问题。他并不想树立反抗者或纨绔子弟惊世骇俗的形象来面对天地万物，但他执意让世人与世界同归于尽，毁于一旦。他直捣分离人类和宇宙的分界线。完全的自由，尤其犯罪的自由，意味着摧毁人类界的分界线。憎恶所有人包括自己是不够的，还必须把人类界拉回到本能的动物界。人们发现洛特雷阿蒙的作品拒绝理性意识，这种回归本原是文明反叛自身的一种标记。问题不再是意识通过顽强的努力来呈现，而是不再作为意识而存在。

《玛尔陀萝之歌》所有的人物都是两栖类，因为玛尔陀萝拒绝大地及其限界。植物区系由海带和海藻构成。玛尔陀萝的古堡处在海水上。他的祖国是古老的海洋。而海洋，作为双重象征，既象征毁灭的地方又象征和谐的地方。他以自己的方式平息众生灵强烈的渴望，即对不复存在的渴望，因为众生灵注定要蔑视自己以及他人。《玛尔陀萝之歌》就这样成为我们的《变形记》，其中古人的微笑被剃须刀割破嘴时的耻笑所代替，呈现强颜怪谲的幽默形象。这位古罗马的斗兽者掩盖不了人们决意从中发掘所有的含意，但他至少泄露一种毁灭的意志，而这种意志起源于反抗最为阴暗的内心深处。帕斯卡尔所谓“您要变得笨一些”对他来说是一种字面意义。好像洛特雷阿蒙不能忍受冷漠无情的明晰，有了清晰的头脑就必须凑合活下去。“我的主观性加上一个创造者，太让一颗头脑受不了啊。”于是他选择压缩生命和他的著作，就像墨鱼一溜烟似的在墨汁乌云中速游。作品精彩的段落是描写玛尔陀萝在深海中与雌鲨交尾：“一次漫长、纯洁、狰狞的交尾”；另一段叙事特别有意义，是说玛尔陀萝变成章鱼袭击造物主。两段叙事清楚表明一种避世，想逃到生存限界之外，同时表明一次行凶，违反自然规律的痉挛行凶。

当一个和谐的国家终于实现了正义和激情的平衡，被这样的祖国抛弃的人们，他们依旧不喜欢孤独，宁可将就令人心酸的王国，那里由强势和狂徒本能主宰。这种挑战也是一种苦行修炼。第二唱中天使的斗争以其失败和腐烂而告终。于是天和地被回归并混入原始生命的

液体深渊。就这样，《玛尔陀萝之歌》中的人鲨“只不过获得双臂双腿端部的新变化，作为对某个不为人知的罪行施以赎罪性的惩罚。”在洛特雷阿蒙不为人知的生活中确实有过某种罪行或某种罪行的幻觉（是不是同性恋？）。《玛尔陀萝之歌》的任何一个读者都会情不自禁地想到该书缺乏《斯塔夫罗金的忏悔》[2]。

《诗篇》[3]中虽然缺乏忏悔，却应当看到它富有加倍的赎罪神秘意志。我们将会看到，某些反抗形式特有的行为在于当非理性的冒险结束时恢复理智，在于不断混乱之后恢复秩序，在于自愿戴上比人们想解脱的锁链更加沉重的锁链，这样的行为在这部作品中被描写得如此刻意的简单化和如此玩世不恭，以致这种转化必定有某种意义：一种绝对肯定的理论接替鼓吹绝对否定的《玛尔陀萝之歌》，一种刻意的因循守旧接替无情的反抗。这一点，一清二楚。《诗篇》为《玛尔陀萝之歌》做了最好的诠解，确实为我们做到家了。“绝望，大凡由带着偏见汲取幻影般养料所造成的，会坚定地引导文人大量废除神明的法则和世俗的规范，会沉着地引向理论及实践的恶毒。”《诗篇》也揭露“作家的罪恶：他沿着虚无的斜坡滚下去，并带着欢乐的呼叫自轻自贱。”对待这种罪恶，《诗篇》开出的药方无非只是因循守旧：“既然多疑的诗歌达到如此程度的阴暗绝望和理论恶毒，就因为它根本是虚假的；以此理由来讨论其中的原则，本来就不该讨论的。”（致达拉塞的信）

一言以蔽之，上述美妙的理由概括了唱诗班儿童的道义和军事教程的论理。但，因循守旧是可能中邪的，从而可能异常。人们赞扬作恶之鹰战胜希望之龙时，会翻来覆去地说，歌颂只是希望而已，然后信笔写下：“光荣的希望啊，我以庆典的声音和庄严将您召回！”但还须以理服人。安慰世人，待之以手足，回归孔子、菩萨、苏格拉底、耶稣基督，这些“饿着肚子奔波于乡村的道德家”（从历史观点看，未必可靠），依然是绝望的设想。由此，以邪恶为中心的美德和规矩生活具有怀旧的气息。这不，洛特雷阿蒙拒绝祈祷，基督对他而言只不过是个道德家。他向世人建议的，更确切讲向他自己建议的，是不可知认和责无旁贷。非常不幸，一个如此美好的纲领却意味着摒弃、夜晚的甜蜜、没有辛酸的心灵、从容不迫的反思。洛特雷阿蒙突然写下：“我只得到降生于世的恩惠，别无其他，委实令人感动。”但他又

加添一句："一个公正的智者认为我得到恩惠是完整的"，此话听起来令人揣测他是咬紧牙齿说的。然而，在生与死面前不存在智者。反抗者跟着洛特雷阿蒙逃亡荒漠。不过，这种因循守旧的荒漠跟哈拉尔一样凄凉[4]。喜好绝对，使它草木不生；沉迷毁灭，更使它彻底毁灭。正如玛尔陀萝追求彻底的反抗，洛特雷阿蒙出于相同的理由宣告绝对的平庸。良心的呼唤，洛特雷阿蒙千方百计将其窒息于原始的海洋，想方设法将其混入野兽的号叫；在别的时候，他企图迷恋数学来排解良心的呼唤，而此刻他又想运用沮丧的因循守旧来加以窒息。于是反抗者试图以充耳不闻向窝在反抗底部的生命发出呼唤。问题在于活得无所适从，或拒绝成为什么，或接受成为不管什么都行，就像芳达西奥[5]想成为那个婚姻失败的有钱人。这两种情况都涉及幻想的遵循惯例。平庸也可算是一种态度。

因循守旧是反抗的虚无主义诱惑之一，因为反抗主宰着我们一大部分思想史。我们的思想史表明反抗者是如何付诸行动的，如果他数典忘祖，就经受不住最强大的因循守旧引诱，所以这部思想史把二十世纪解释得一清二楚。洛特雷阿蒙通常作为纯反抗的领唱者受到尊敬，却相反宣示偏爱在人间遍地开花的思想奴役。《诗篇》仅仅是《为一本未来的书作序》而已，大家都在梦想这部未来的书，想必是文学反抗的理想成果。但如今，按当局的命令，这本书已发行几百万册。毫无疑问，天才离不开平庸。但问题不是别人的平庸；人们徒然自荐去迎合平庸，而是平庸自己去找创造者，哪怕必要时动用警察的手段。对创造者而言，问题在于他自己的平庸有待完全创造出来。每个天才既奇特又平庸。如果他仅仅是两者之一，那他什么也不是。关于反抗，我们应当记住这一点。反抗有其纨绔子弟，也有其仆从，但不承认有其合法的儿孙。

---

[1] 《玛尔陀萝之歌》（1869）是法国诗人洛特雷阿蒙（1846—1870）的一部散文诗，分六部分，即一至六唱，主要抒发对人生的憎恶和诅咒，语言辛辣偏激。一直到1910年法国作家瓦莱里·拉博（1881—1957）发现和激赏这部著作，指出诗人对世人的刻骨仇恨与对人生刻骨铭心的热爱，十分相近，是用一个极端去表现另一个极端罢了。

[2] 1922年陀思妥耶夫斯基在法国首度出版时译名为《斯塔夫罗金的忏悔》。主人公斯塔夫罗金是个玩世不恭的混世魔王，但最后彻底忏悔了。

[3] 《诗篇》（1922），诗人洛特雷阿蒙首先分两次发表前言，名为《为一本未来的书作序》。但正本诗篇却从未发表，而且始终没有找到手稿。这篇前言非常重要，诗人头脑十分清醒，对《玛尔陀萝之歌》全盘否定。

[4] 哈拉尔，埃塞俄比亚最大省份的名称，也是该省首府的名称，位于该国东南部。

[5] 《芳达西奥》（1834），缪塞的二幕喜剧。主人公芳达西奥为逃避债务，化装成弄臣，混迹巴伐利亚国王宫廷，逐渐对伊尔莎白公主产生感情，成功地拆散她与愚蠢可笑的德·芒图王子的婚姻，但始终难以从无聊和怀旧中自拔。

论及至此，几乎与兰波不相干了。关于他的话都说完了，但很不幸，还得多说几句。我们将简明指出，兰波只是在他的作品中是个反抗诗人，而这个简明的说法与我们的主题有关。他的一生远非可以拿来妙作神话作辩护，只不过表明对最糟糕的虚无主义一种认同，客观地读一读他写自哈拉尔的来信就足以证明。兰波曾因否认自己的天才而被奉若神明，好像这种否认意味着一种超人的美德。虽然这把我们当代人的托词驳得体无完肤，但应当反过来说，惟有天才方可定为美德的前提，并非以不认同天才为前提。兰波的伟大不在于他在查尔维尔[1]的早年呐喊，也不在于他在哈拉尔的非法交易。他的伟大爆发光彩的时刻恰逢他赋予反抗最为准确的语言，一种非约定俗成且格外准确的语言。他同时道出他的成功和焦虑，缺乏生命的世界和不能回避的世界，呼唤不可能的事和拥抱严峻的现实，对道德的抗拒和对义务不可抗拒的怀念。在这样的时刻，他身心布满天光和地暗，既侮辱美又敬重美，他是一个不可制约的矛盾，由一组二重唱和轮唱形成，他是反抗诗人，也是最伟大的。兰波两部伟大作品的构思先后次序无关紧要。不管怎样，两部作品构思之间的距离太短，而构思这种来自一生经历的绝对可靠性，凡是艺术家都十分清楚。兰波带着这种绝对可靠性同步酝酿《地狱的一季》和《彩画集》。他虽然先后写出这两部作品，但孕育之苦却是同步的。这种使他致命的矛盾就是他真正的天才。

然而，兰波避开了矛盾，从而背叛了尚未呱呱落地的天才胎儿，此人的美德何在？兰波的沉默在他不是一种新的反抗方式。至少自从哈拉尔信件发表以来，我们再不可予以肯定。他这种脱胎换骨的变化没准是神秘莫测的。不过，平庸也有神秘莫测的，例如有些非常出色的姑娘婚后蜕变成赚钱的机器，庸俗不堪。围绕兰波营造的神话意味着、显示着《地狱的一季》之后不可能再写出什么东西了。那么，才华横溢的诗人和才思无穷的创作者有什么不可能的呢？继《莫比·迪克》[2]、《诉讼》、《查拉图特拉》[3]之后，还想得出什么？可以呀，这些伟大的作品之后，又产生了伟大的作品，教诲着、整治着世

人，见证着世人身上最自豪的东西，直至创作者去世才得以完成。有谁不为兰波写不出比《地狱的一季》更伟大的作品而惋惜呢？他撒手搁笔难道不令人大失所望吗？

埃塞俄比亚起码像座修道院，难道基督把兰波的嘴巴堵上了吗？如果审视一番从哈拉尔的来信，这个魔鬼诗人一味读的是金钱，说什么他想把钱拿去“好好投资”，并且“按时回报得益”[4]，如此看来，这位基督恰似当今坐在银行出纳高台中央宝椅上的那个人。在困苦中高歌的人、辱骂上帝辱骂美的人，抗拒正义抗拒希望的人，对罪恶的氛围堂而皇之奋不顾身的人，这样的人摇身一变只想与一个“有前途”的人联婚。占星家，通灵者，连监牢都拒收的死不悔改苦役犯，不信诸神的混世魔王，这些类别的人集于兰波一身，他肚子上的腰带里始终装着八公斤黄金，却抱怨正是他的腰带让他患上痢疾。难道这就是向青年人推荐的神话英雄吗？这么多青年，他们，却不唾弃这个世界，仅仅想到兰波的腰带都会羞愧难当。为了维持神话，必须无视这些信件。应该理解为何对其很少评论。这些信件是冒天下之大不韪的，正如真理有时也是如此。伟大而奇妙的诗人，彼时最伟大的诗人，闪闪发光的诗神，这就是兰波。但他不是人神，不是愤世嫉俗的榜样，不是人们刻意向我们推荐的诗僧。兰波这个人只在医院病床上找回他的伟大，就在病入膏肓的时刻，即使是平庸的心灵也变得感人肺腑：“我多么不幸哪，真是不幸到极点……我身上有钱，却硬是守护不了！”悲恸时刻的大声疾呼幸运地使兰波参与平常人的衡量尺度，无意间与崇高吻合：“不，不，现在我反抗死亡啦！”年轻的兰波面临深渊复活了，昔日的反抗也随之复活，彼时诅咒生命只不过是对死亡的绝望。于是资产阶级的掮客又与悲愤的少年会合，但与我们曾钟爱有加的少年兰波会合时却充满恐惧和辛酸，末了不免随俗，不知珍惜幸福的寻常百姓皆同归而殊途。仅在此时，他的激情和真相才开始显现。

再说，哈拉尔确已在作品中露出苗头，但以最终弃世的形式显露的：“多么美好哇，在沙滩上，酩酊大醉睡一觉。”此处，一切反抗者所固有的摧毁狂热采纳了最司空见惯的套路。罪行之可怖，正如兰波所想像的王子不知疲倦地杀戮臣民的罪行，再加上长期放浪形骸，这些都是超现实主义者重蹈覆辙的反抗题材。但最终，虚无主义的意气

消沉占了上风；斗争以及罪恶本身使得已经精疲力竭的灵魂备感厌烦。不客气地说，通灵者为了不忘却而喝酒，末了喝得酩酊大醉，沉睡过去，这在我们当中不乏其例。他睡觉，在沙滩上，或在亚丁湾。人们顺应世界的秩序，不再是积极的，而是消极的，即使这种秩序是堕落的。兰波的沉默也为帝国的沉默做了准备，惟独没有为斗争做准备，因为帝国的沉默笼罩了一切逆来顺受的精神。这个突然屈从于金钱的灵魂宣告各种要求，起先就是过分的要求，后来干脆提出为警察服务的要求。一无是处，这是厌倦自己各种反抗的才子所发出的呐喊。这里涉及某种精神自杀，此类精神毕竟不如超现实主义者的精神令人尊重，但后果却严重得多。对啦，超现实主义，经过其伟大的反抗运动，之所以意义重大，仅仅因为企图传承兰波唯一值得怜爱的一面。超现实主义从论述通灵者的信件及其涵盖的方法，得出反抗的苦行规律，揭示了生存的意志与毁灭的欲望之间的斗争、非与是之间的斗争，我们在反抗的每个阶段都一再证实这种斗争。由于所有这些原因，与其围绕兰波的作品翻来覆去评论个没完，不如到兰波的那些继承人那里重新找到他和追随他。

超现实主义，就其最初的意图而言，一言以蔽之：挑战一切，永无止境，涵盖绝对反抗、桀骜不驯、惯常颠覆、幽默诙谐、崇拜荒诞；干脆地、断然地、寻衅地抗拒一切限定。“我们是反抗的专家。”按阿拉贡的说法，作为覆灭精神的机器，超现实主义首先锻造于“达达”运动和贫血浪荡[5]。应当指出，达达主义源于浪漫主义，而浪漫主义的起因本身培育了词无涵义和矛盾。“真正的达达分子是反对达达的。大家都是达达主义的导师。”抑或“什么是善？什么是丑？什么叫做伟大、强壮、虚弱……没听说过！没听说过！”他们作为沙龙虚无主义者，是受到要挟的，被迫低三下四地提供最严格的正统观念。然而，在超现实主义中确有炫耀反潮流的东西，恰恰是兰波的遗产，布勒东是这样概括的：“难道我们应该丢下一切希望吗？”

向缺失的生命大声疾呼是以对现世的彻底拒绝为武器的，正如布勒东说得相当精彩：“我既然无法决定强加于我的命运，又因不公正的对待而高度意识到受伤害，就要警惕把自己的一生拿去适应世间任何可笑可怜的生存状况。”按布勒东的观点，精神既找不到机会固定

于现世，也找不到机会寄托于世外。超现实主义决意回应这种心神不定的焦虑，有一种“精神呐喊转身过来反对自己，并且毅然决然把自己身心的桎梏绝望地捣碎”。他呼吁抵制死亡和抗衡不稳定生存状况的“短暂”。因此，超现实主义处于听凭焦躁摆布的境况，生活在某种受伤的狂怒状态；同时，它刻苦磨砺，昂昂不妥协，以此树立起一种道德风范。超现实主义，从其根源来看，是无秩序的福音，偏偏承担创立秩序的职责。但它首先只想到破坏，以写诅咒方面的诗歌下手，继以物质的榔头重击。指控现实世界合乎逻辑地变成指控创作。

超现实主义的反一神论是经过深思熟虑的，自成系统的。它首先确认自身建立在世人绝对无罪的理念之上，必须向世人归还“能使世人拥有像上帝一词那般的全部威力”。正如在反抗的全部历史中，绝对无罪的理念皆由绝望突发而生，然后慢慢转变为疯狂的惩罚。超现实主义者一方面竭力鼓吹世人无罪；另一方面则以为可以颂扬谋杀和自杀。他们谈到自杀，认为不失为一种了断的办法，克雷维尔[6]认为这种办法“最有可能是公平正确的和一了百了的”，后来他自己也像里戈[7]和瓦歇[8]一样自杀身亡。后来，阿拉贡虽然挺身痛斥有关自杀的胡说八道，但颂扬毁灭和不急于和其他人参与其事，毕竟没给任何人带来荣誉。在这一点上，超现实主义从其厌恶的“文学”留下最差的才艺，证实里戈令人震惊的呐喊：“你们大家都是诗人，而我呢，我在死亡那边。”

超现实主义者并未因此而止步，选择维奥莱特·诺齐埃尔[9]或普通法的匿名罪犯做为主人公，面对罪行本身，居然确认主人公无罪，甚至竟敢声称最简单的超现实主义行为就是手持左轮枪上街，随便朝人群开枪，此话出于布勒东，自1933年他不得不后悔不已。有人拒绝一切主意，只接受个体的主意及其欲望；拒绝一切至上，只接受无意识的至上，对这些人来说，确实会既反抗社会，也会抗拒理性。无所为而为的行为理论使绝对自由的诉求如愿以偿。说到底，这种自由概括为孤家寡人的行为又何尝不可，雅里如是为之定义：“一旦我取得彻底自由，我将杀死所有的人，然后我自己告别人生。”从本质上说，桎梏被否定后，非理性占据上风。这种对谋杀的辩护词实际上意味着什么呢？除非一个在无意义无荣誉的世界上，只有生存的欲望是合情合理的，不管生存在何种形式之下？生命的冲动，无意识的突发，非

理性的呐喊，是唯一纯而又纯的真情实况，都应当得到青睐了。因此，一切与欲望相对应的，主要指社会，都应当无情加以摧毁。于是，人们明白了安德烈·布勒东有关萨德的指示："诚然，此处世人只会在罪恶中同意与本性相融合，还有待于了解是否见得就是最疯狂最无可争议的情爱方式之一。"明显感受得出来，此话涉及无对象之情爱，是那种心痛欲裂之情爱。然而，这种既空洞又贪婪的情爱，这种疯狂的占有欲，恰恰是社会不可避免要阻止的。所以，布勒东尽管对这样的声明尚感为难，却依然赞扬背叛，依然声称暴力是唯一恰当的表达方式，这也是超现实主义者千方百计想证明的。

然而，社会不光是由人组成的，它也是机构团体啊。超现实主义者出身太好，不至于为杀死大家而来到世上，按他们生活态度的逻辑来讲，最终会认为欲为解放，必须先推翻社会。他们选定为自己时代的革命服务。超现实主义者从瓦尔波尔[10]和萨德到转向爱尔维修[11]和马克思，这种转向的实验对象倒是前后一致的。但让人明显感觉到不是对马克思主义的研究使他们走向革命。通过研究马克思主义最终走向革命的共产党人屈指可数，通常先归依而后读圣贤。相反，超现实主义不懈的努力旨在把导致走向革命的需求与马克思主义协调一致。可以毫不离谱地说超现实主义者最终走向马克思主义正是因为他们最恨当今的马克思主义。人们了解到超现实主义需求的实质性和崇高性，并对其痛苦有同病相怜之感，便有些不好意思向安德烈·布勒东提醒他的运动原则上是要建立"铁面无情的权威"和专制体制，煽动政治狂热，拒绝自由辩论和鼓吹死刑的必要性。人们惊异那个时代稀奇古怪的语汇，比如"挖墙脚"、"眼线"等等这类警察革命的语汇。这些狂热分子"非要闹一场革命不可"，不管什么革命，只要让他们脱离生活其间的小店主和苟且偷安的社会就行。无望得到最好的，宁可遭受最坏的。就此而言，他们是虚无主义者。他们没有意识到他们当中此后忠于马克思主义的人们，同时对原来的虚无主义忠贞不贰。超现实主义玩梗不化地期望对语言真正的摧毁不在于非连贯性或自动创作，而在于口号。阿拉贡徒然揭露口号是"不光彩的实用主义态度"，在揭露口号中他最终找到道德的彻底解放，即使这种解放与另一种奴役相符合。当时对这个问题思考最深入的人是皮埃尔·纳维尔，他探索过革命行为和超现实主义行为的共同点，深刻地将其定位于悲观主义，就

是说“企图伴随世人直至其死亡紧随不舍，以求这种死亡变得有用于世”。这是奥古斯丁主义和马基雅维利主义的混合，确可给二十世纪革命下定义，对当时虚无主义的表述不可能更为大胆的了。超现实主义的叛徒们忠于虚无主义的大部分原则，在某种意义上讲，他们想一死了之。安德烈·布勒东及其他一些人之所以最后与马克思主义决裂，那是因为他们身上拥有超出虚无主义的一些东西，即对反抗的根源有着更为纯粹的第二种忠诚：他们不想一死了之。

诚然，超现实主义者曾想倡导唯物主义。“在波将金号巡洋舰[12]反逆之初，我们乐意承认这块可怕的肥肉。”但，对于这块肥肉，超现实主义者不像马克思主义者那样有一种情谊，哪怕思想上的友情。这具腐尸只不过用形象表现现实世界，其实是现实自身孕育了反抗，而反抗的对象正是现实世界本身。反抗虽可为一切辩护，却说明不了任何东西。在超现实主义者看来，革命并不是人们以行动日复一日实现的目的，而是绝对的神话，令人快慰的神话。革命“如同爱情，是真正的生活”，艾吕雅如是说，他想像不到他的朋友卡郎德拉[13]不得不死于这样的革命生活。超现实主义者要的是“天才的共产主义”，别无他求。这些奇怪的马克思主义者声称自己揭竿而起，并颂扬英雄的个体。“历史受制于由个体怯懦所决定的法则。”安德烈·布勒东既要革命又要爱情，可是革命和爱情两者是不相容的。革命在于热爱一个尚未形成的人。然而人们一旦爱上一个活人，如果是真正的爱，那就不可能接受为革命去死。事实上，革命对安德烈·布勒东而言，只不过是反抗的一个特例，而对于马克思主义者来说，乃至一般就一切政治思想而言，惟其相反才是真实的。布勒东并不追求以行动实现幸福的公民国家，而使历史臻于完善的正是后者。超现实主义的基本命题之一是无拯救论。革命的成功不在于赋予世人以幸福，所谓“可恶透顶的人间清福”。相反，按布勒东的思路，革命应当净化和揭示悲惨的人间状况。世界革命以及随之引起的种种可怕的牺牲只会带来一种好处：“阻止以社会状况极其人为的脆弱性来掩盖人间状况的现实脆弱性。”很简单，在布勒东看来，这一进步过分了。换言之，革命应当为人的内心苦行服务，而每个人都能使现实改观为神奇，所谓“人的想像力光辉灿烂的回报”。神奇在安德烈·布勒东的心目中所占的位置，正如理性在黑格尔著作中的位置。因此，简直难以想像会有与马

克思主义政治哲学更为全面的对立。阿尔托[14]称之为革命的阿米埃尔们[15]，曾经历长期的彷徨，这就不难得到解释了。超现实主义者与马克思的区别更大于某些反动分子，如约瑟夫·德·梅斯特尔[16]之流。像德·梅斯特尔那样的反动分子们利用生存悲剧来抗拒革命，就是说为了维持某种历史局面。马克思主义者利用生存悲剧来证明革命是合理的，就是说为了创立另一种历史局面。两者都把人类悲剧用来为各自的实用主义目的服务。而布勒东，他呢，他利用革命来消费悲剧，实际上，他拿革命服务于超现实主义的冒险，不管他的期刊名称是什么。

超现实主义和马克思主义彻底决裂终于得到解释，如果人们想到，马克思主义要求非理性屈从，而超现实主义者则揭竿而起至死捍卫非理性。马克思主义力求征服全体性，而超现实主义如同一切精神体验，力求单一性。全体性可以要求非理性屈从，倘若理性足以征服世界帝国。但单一性的欲望更加咄咄逼人，不满足于一切皆理性，特别想要理性和非理性在同一条底线上调和一致。不存在以残缺为前提的单一性。

安德烈·布勒东认为，全体性只能是通向单一性道路上的一个阶段，也许是必要的阶段，但肯定是不足够的。在此，我们又一次遇到这个命题："要么大写的一切，要么大写的全无。"超现实主义倾向于一般概念，而布勒东对马克思的指责虽是奇怪的，却是深刻的，他的指责恰恰在于认为马克思学说不是一般概念。超现实主义者想要调和马克思的"改造世界"说和兰波的"改变生活"说。但马克思致力于征服世界的"全体性"，而兰波则致力于生活的单一性。然而一切全体性都是限制性的，这就不合常情了。最后这两种公式使超现实主义集团分裂了。布勒东选择了兰波，进一步指出超现实主义不是行动，而是苦行和精神体验。他把构成其运动根深蒂固的独特性放到首位，这对思考反抗、思考恢复神圣的事物和征服单一性都是弥足珍贵的。他越深挖这种独特性，就越无法挽回地与其政治伙伴分路扬镳，同时与他最初几个诉愿渐行渐远。

果不其然，安德烈·布勒东在超现实的诉求方面从来没有改变主张，所谓超现实，系指梦想与现实的融合，是理想与现实之间古老矛盾的升华。众所周知超现实主义的解答：具体的非理性，客观的偶然

性。诗歌是对“崇高之巅”的一种征服，唯一可能的征服。“从精神某个点上俯视：生命与死亡，现实与想像，过去与未来……终止被矛盾地感知。”那么这个崇高之巅究竟是什么呢？大概是标志“黑格尔体系的彻底流产”？这是悬崖顶峰之探求，神秘主义者深谙此道。其实，这里涉及无神论神秘主义，以求平息和表明反抗者对绝对的渴望。超现实主义固有的敌人是理性主义。况且，布勒东思想提供了一种西方思想奇特的景观，即不断被偏爱地用来损害同一性和矛盾性。这恰恰在于用欲望和爱情之火来熔化诸矛盾，从而推倒死亡之墙。巫术、原始或朴素文明、炼丹术、火花或白夜之辩术，皆为引向单一性和点金术之路上一个个神奇的阶段。超现实主义，即使没有改变世界，也给世界提供了几个奇怪的神话，来为尼采作部分的辩护，因为它宣告古希腊人复活了。我仅仅说部分地为尼采辩护，因为这里指的是阴暗面的希腊，即神秘的希腊和妖神的希腊。最后，正如尼采的实验以领受中午为荣而终结，超现实主义的实验则以颂扬子夜并以顽固而焦躁的崇拜暴风雨而达到顶点。布勒东，用他自己的话来说，懂得了“不管怎样，生命是被授予的”。然而，他的参与不可能是充分光明的参与，而我们却需要正大光明的参与。他说：“我身上太过多北方的东西，不足以成为充分参与的人。”

然而，布勒东经常反躬自问，减缩否定面，澄清反抗的积极诉求。他没有选择沉默，宁愿选择磨砺，仅仅保持“道德催告”，按巴塔耶[17]的说法，是这种“道德催告”激励最初的超现实主义：“要用一种新的道德替代流行的道德，因为当今的道德是我们一切弊病的起因。”他创建新道德的企图没有成功，迄今也无人获得成功。但他一直希望能成功做到。布勒东倒是一直想使世人崇高起来，而世人却偏偏固执地堕落下去，甚至以超现实主义某些原则的名义堕落，面对这个时代的丑恶，他感到不得不建议暂时回归传统道德。言下之意，或许是暂停一下吧。但，这是虚无主义的暂停和反抗的真正进步。总之，布勒东虽感到创建道德和价值观的必要性，却根本做不到，所以他选择性爱[18]，这是大家相当清楚的。他生活在一个狗苟蝇营的时代，这是不可能被忘掉的，惟有他单枪匹马深刻谈论性爱。而性爱是叫人提心吊胆的伦理，权充远居异乡的温馨故乡。诚然，此处还缺乏一种衡量标准。超现实主义既不是一种政治，也不是一种宗教，也许

只不过是一种难以为继的智慧。但正好证明世上没有令人安逸的智慧：“我们想要、我们将获得我们生命的彼岸”，这是布勒东发出的令人赞叹的呼唤。正当理智转为行动之后使其大军浩浩荡荡在世上后浪推前浪之际，布勒东则踌躇满志于群星灿烂的夜晚，也许这晴朗的夜晚确实预示尚未晓亮的曙光，并宣示我们的文艺复兴诗人勒内·夏尔[19]的清晨。

---

[1] 澳大利亚昆士兰州中南部的城镇，是兰波（1854—1891）出生地，后死于马赛。

[2] 即《白鲸》（1851），赫尔曼·海尔维尔（1819—1891）的杰作，北美浪漫主义文学的代表作之一。

[3] 《查拉图特拉》全名《查拉图特拉如是说》（1883—1885），尼采所著的哲学散文诗。

[4] 应当指出哈拉尔信札的调门是可以解释为由收信人所定下的。但感觉不出有说谎的企图。不过以前兰波在信中连蛛丝马迹都未露出。——原注

[5] 系指达达主义（1916）的代表人物雅里，是形而上浪荡公子的化身，与其说他是个天才，不如说是个怪才。——原注

[6] 雷纳·克雷维尔（1900—1935），法国作家，超现实主义干将。

[7] 雅克·里戈（1898—1929），法国作家，达达主义骨干。

[8] 瓦歇（生卒年不详），法国作家，超现实主义者。

[9] 于1909年因下毒谋杀罪被判刑的犯人。

[10] 有两个瓦尔波尔：罗贝尔·瓦尔波尔（1676—1745），美国政治家；奥拉斯·瓦尔波尔（1715—1797），也是英国政治家。此处不知指哪一位。

[11] 爱尔维修（1715—1771），法国哲学家，《百科全书》编撰者之一，代表作有《精神论》和《论人》。

[12] 属俄罗斯帝国黑海舰队，于1905年爆发兵变，导致俄国革命，推翻沙皇制度，建立民主主义临时政府。导演爱森斯坦以此为主题，制作电影，题为《战舰波将金号》。

[13] 俄罗斯诗人，斯大林时代被流放，生卒年不详。

[14] 安图安·阿尔托（1896—1948），法国作家，早期加入超现实主义运动。

[15] 亨利弗雷德里克·阿米埃尔（1821—1881），瑞士作家，早先迷恋十九世纪德国唯心主义哲学，如黑格尔等，后来深陷唯心主义泛神论，曾有过一定影响，吸引不少追随者。

[16] 梅斯特尔（1753—1821），法国政治家，作家和哲学家。

[17] 乔治·巴塔耶（1897—1962），法国著名文学评论家。

[18] 布勒东晚年沉湎性爱研究，包括色情和性虐诗。

[19] 勒内·夏尔（1907—1988），法国诗人，是加缪的挚友，也是他最为推崇的同代诗人。

虚无主义与历史

形而上反抗和虚无主义经过一百五十年后[1]又顽固回潮，戴着不同的面具，尽管是同一副憔悴的面孔，即世人抗议的面孔。他们尽管一个个奋起反对生存状况及其造物主，却肯定造物的孤独和一切道德的虚无。然而，人人都在千方百计创建一个纯世俗的天国，由他们选择的规则来主宰。他们作为造物主的敌手，合乎逻辑地要由他们来重新创造属于自己的世界。其中有些人，刚创世不久，除有欲望和权力的规则，一律拒绝其他规则，直奔自杀或疯狂，高唱世界末日。另一些人，执意以自己的力量建立他们的规则，选择了炫耀，表象或平庸，抑或杀害和毁坏。然而，萨德和浪漫派，卡拉玛佐夫或尼采，他们之所以进入死亡的世界，只是因为他们渴望真正的生活，以至于物极必反，撕心裂肺地呼唤规则、秩序和道德，呐喊声响彻这个疯狂的世界。他们一旦舍弃反抗的重负，舍弃逃避反抗造成的紧张，舍弃选择专制和奴役的方便，他们诉求的结局就是有害的或扼杀自由的了。

世人的反叛形式虽是崇高的和悲剧性的，却只是甚至只能是对死亡的一种漫长抵制和对普世死刑所决定的生存状况的一种愤怒抵制。我们所遇到的各种情况中，每次抵制都是针对创世过程中出现的不和谐、不透明、不延续的种种事情。因此，基本上，问题在于一种无休止的单一性诉求：拒绝死亡，渴望延续和透明，是所有疯狂行为的原动力，无论其疯狂行为是崇高的或是幼稚的。难道仅仅是怯懦的、个人的拒绝死亡吗？不，既然许多这样的叛逆者已经达到他们崇高的诉求而付出必要的代价。反抗者不诉求生命，但诉求生命的缘由，进而拒绝死亡带来的后果。假如什么都延续不下去，假如什么也证明不了其合理性，那么死亡就失去意义。挑战死亡归根结底是诉求生命的意义，为建立规则和一统性而斗争。

在这方面，抵制恶行，因处于形而上反抗的核心而意味深长。并非孩子的痛苦本身令人气愤，而是这种痛苦得不到合理的辩解而情何以堪。有时候，痛苦，放逐，幽禁，毕竟还是被人接受的，因为医学或情理说明了我们。在反抗者眼里，世上的痛苦，正如幸福的时刻，所缺少的，正是说明缘由的原则。抵制恶行，首先依旧是一种单一性

诉求。反抗者不知疲倦地诉求明确的生命和清晰的透明，以此来反对死刑犯的世界和生存状况的致命性不透明，不知不觉地探求一种道德或一种神圣的东西。反抗是一项苦行，尽管是盲目的。在这种情况下，反抗者之所以亵渎神明，是希望有新的神明。反抗者因起初的宗教活动受到最深度打击而动摇了，不过那是绝望的宗教活动。并非反抗本身崇高，而是反抗所诉求的东西高尚，即使反抗所得到东西可耻可鄙。

至少应当善于认可反抗所得到的，哪怕是可耻可鄙的东西。每次反抗挑战全盘拒绝现存秩序，挑战绝对的“不”，反抗就格杀勿论，每次反抗盲目接受现存秩序，并高喊绝对的“是”，反抗也格杀勿论。对创造者的恨很可能转为对创造的恨，抑或转为对现存秩序的爱，而且是排他性和挑衅性的爱。但在这两种情况下，反抗导致杀害，并失去被称为反抗的权利。人们可以用两种方式成为虚无主义者，但不论哪种方式都是绝对无节制的。看来，有的反抗者一心想死，有的却一心想让人死。但，他们是一丘之貉，都焦灼地渴望真正的生活，都感到活得窝囊，宁要普世的非正义，也不要被肢解的正义。愤怒到如此程度，理智变成狂怒。人心本能的反抗一代一代逐步走向极大的觉醒，假如确实如此，那我已看到富有盲目胆量的反抗也逐渐增强，直到超限度时，便决意以形而上的扼杀来回答普遍的杀害。

我们已经确认，“即使”[2]，是用来标志形而上反抗的关键时机的，在任何情况下，以绝对破坏而告终。今日光照世界的不是反抗及其崇高性，而是虚无主义。我们应当描述的是虚无主义的后果，但不忘其根源的真相。即使上帝存在，伊凡面临世人所爱的不公正，也不会向上帝投诚。然而，对这种不公正的漫长反思，一把更灼人的火焰，把“即使你存在”改成“你不配存在”，之后再改成“你并不存在”。受害者从辨认出自己的无辜中寻找力量和近期犯罪的原因。他们对自己的永垂不朽已经死心，确认自己将受到判决，于是决定置上帝于死地。要说当代人的悲剧已经开始，此言虚与委蛇，但要说当代人的悲剧已经终结，也是不实之词。相反，谋害上帝标志着一场悲剧的最高潮，这场戏却始于古代社会的终结，其最后的台词尚未引起反响。从此刻起，世人决定舍弃神宠，决定自食其力生活。从萨德至今的进步在于对封闭的地区进行日益开拓，由摆脱了上帝的世人按自己的规则

战战兢兢地当家作主。面对神明，世人已经愈来愈把壁垒森严的地盘界线向外扩展，直到把全世界变成一座要塞，用来抵御失势而流亡的上帝。世人反抗到了头便把自己封闭起来，其最大的自由仅仅在于建造自身罪行的监狱，从萨德悲剧性的城堡到集中营，一概如此。然而，戒严渐渐普及化，对自由的诉求也普及到全体大众，进而势必建立唯一的王国，即正义王国，与神宠的王国相对立，最终在神权社会的断垣残壁上重新组合人类共同体。扼杀上帝和建立教会，正是反抗持久而矛盾的运动。绝对自由终究成为一座绝对义务的监狱，成为一种集体的苦行，成为一部寿终正寝的历史。十九世纪是反抗的世纪，以反抗进入二十世纪，而二十世纪则是正义和道德的世纪：人人拍拍自己的胸脯——扪心自问。反抗派的道德学家尚弗尔[3]已经给出公式："必须先公正后慷慨，就像先有衬衫后配花边。"所以人们将扬弃奢侈性道德而认可创建者粗厉刺耳的伦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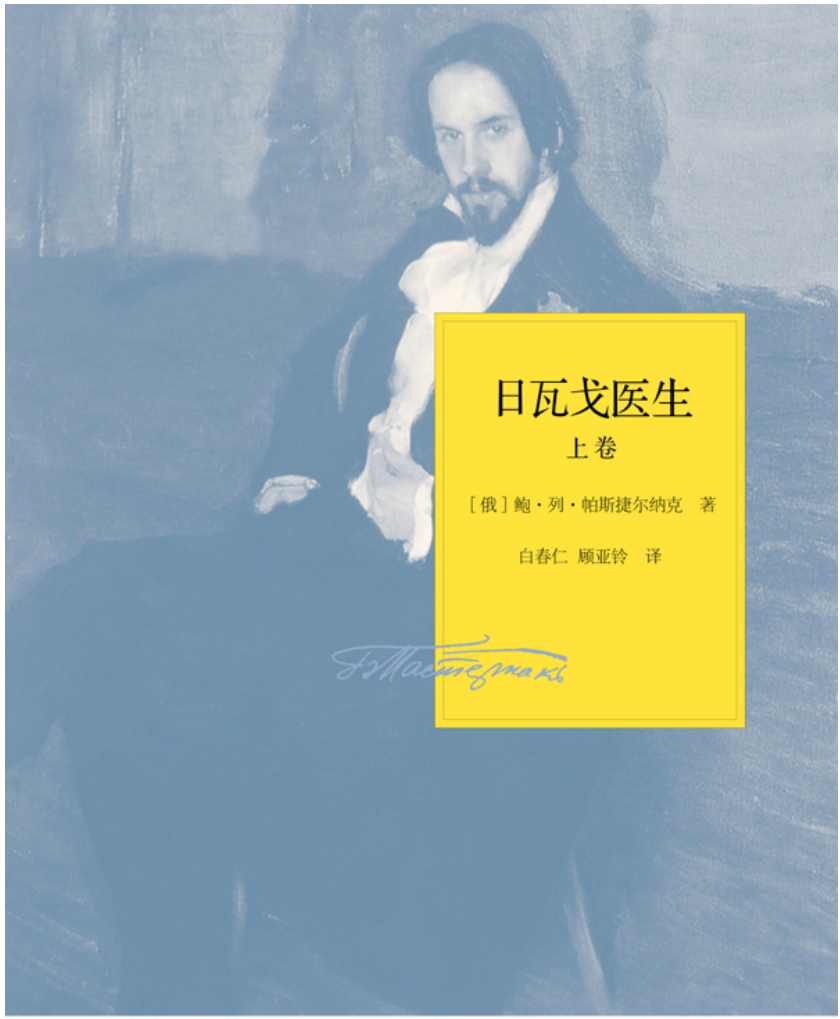
这种努力坎坷不平地通向全球帝国和普世规则，我们现在必须提及了。是时候了；反抗摈弃一切奴役，旨在归并一切创造。我们早已看到，每次失败都预示着好胜的政治解决指日可待。今后，反抗者怀着道德虚无主义，从后天获得的品质中，只保留权力意志；原则上，只想获得自身的存在，面对上帝保持自己的本色，但反抗者却忘本了，按照精神帝国主义的法则，向世界帝国挺进，一路杀过去，越杀越眼红，无止境杀下去。反抗者把上帝从天国驱除，但形而上反抗的思想却明目张胆与革命运动接合，对自由非理性的诉求却自相矛盾地拿理性当作武器，在反抗者看来，惟有征服权是纯属人类的。上帝死了，世人留下，就是说，历史长存，故而必须理解历史，创造历史。这么说吧，寓于反抗的虚无主义吞没了创造力，只不过补充指出，可以不择手段创造历史。于是，世人明白从今往后要孤独地身处地球，在迈向世人帝国的征途上，要把理性的罪行与非理性的罪行结合在一起。反抗者在思考反抗不可思议的意图以及死亡本身时叹道："唉，我们孤独无援"，但又补充道："我反抗，故我们存在。"

---

[1] 系指从十八世纪下半叶的萨德到二十世纪上半叶的布勒东。

[2] 系指"即使"上帝存在，"即使"上帝不存在，"即使"上帝死了……

[3] 尚弗尔（1741—1794），法国道德家，伦理学家。加缪很喜欢尚弗尔，有专文论述。



日瓦戈医生

上卷

[俄] 鲍·列·帕斯捷尔纳克 著

白春仁 顾亚铃 译

上海译文出版社

1958

鲍利斯·列奥尼多维奇·帕斯捷尔纳克

Boris Leonidovich Pasternak

1890～1960

俄苏诗人、小说家。
主要作品有诗集《在街上》、《生活啊，我的姊姊》、《主题与变奏》，长篇小说《日瓦戈医生》等。

上海译文出版作品

《抒情诗的呼吸：一九二六年书信》
《阿佩莱斯线条》
《日瓦戈医生》
《帕斯捷尔纳克诗全集》
《安全保护证》
《人与事》

The Nobel Prize in Literature 1958 was awarded to Boris Pasternak "for his important achievement both in contemporary lyrical poetry and in the field of the great Russian epic tradition".

获奖理由：“在当代抒情诗和俄国的史诗传统上，他都获得了极为重大的成就。”

译者序

《日瓦戈医生》及其作者

这不是一部等闲的写手小说，它的浓重的传奇色彩，说起来实属罕见，且不带一丝一毫的虚夸和做作，层层都是沉甸甸的历史真实。上世纪五十年代《日瓦戈医生》一出现，就在东西方意识形态的冷战中掀起一场轩然大波。于是，作者帕斯捷尔纳克，苏联五大诗人之一，无端招来背叛国家的可怕罪名，被作家协会扫地出门。接踵而至的种种压迫，手段无所不用其极。作品流传国外，因获诺贝尔文学奖名声大噪，可在自己祖国却形同洪水猛兽，遭围堵封杀，三十年不得见天日。而在帕斯捷尔纳克方面，此书早已成了生命中的唯一念想，真可谓生也为它来，死也为它去。一九六〇年他在郁郁中因肺癌辞世。半个世纪过后，风止雨霁，该可以平心静气品味这以诗为文的胜境了，人们却又发现小说竟是如此难懂。相比五十年前或三十年前的读者，我们今天有了时间距离的优势，持论能够全面公允些了。但时光也在不断激发新思想新关注，所以依然感到文本中遍布玄机奥义，不仅需要重新去认识，更觉一种开放包容的胸怀呼之欲出，若能有多方位多层次的领悟，那时才解得开这个艺术世界之谜。眼下的这种阅读体验，在我们这里和在俄罗斯差不多是一样的。由此倒足可证明，《日瓦戈医生》在人们心目中，被公认是本好书奇书，唯其好而又奇，它的思想意蕴经得住不断掘进，它的艺术风致全在于不入老套，也须投以新的眼光。于是，我们重读的任务，就可以概括成破解作品思想的秘密和艺术的奥妙。

在我国，译介《日瓦戈医生》始于上世纪八十年代后期，此书就是当时出现的译本之一。这次再版，已是作为帕斯捷尔纳克系列文集的组成部分，希望标志着对诗人的了解和研究，正在开启一个立足于

中外文化沟通的新阶段。借这个机会，我们想为中国读者贡献一些有关此书的资料和看法。

《日瓦戈医生》是立意反映二十世纪上半叶俄罗斯命运的作品，而小说的中心设定为日瓦戈医生。首先这是情节的中心，写日瓦戈从世纪初到一九二九年在莫斯科乌拉尔一线上颠沛流离、漂泊的一生。小说里的诸多线索和事件，都因与日瓦戈发生联系才牵涉出来，社会动荡和时代风雨，更是折射在日瓦戈身上，间接迂回地透露出来。其次，日瓦戈医生是小说的中心人物，以长篇小说容量来看，书中出现的形象并不算多，而几个主要角色的独立性又不强，好似众星捧月，都服从于表现日瓦戈的需要。例外恐怕只有一个，就是日瓦戈艰难生活里的红颜知己——拉拉。她不仅衬托日瓦戈，自己也体现着独特的精神价值。小说聚焦于一个人而折射出一个时代，这该是怎样的人物，又该有何等的作为呢？以此衡量日瓦戈，因为与阅读习惯的期待大相径庭，也就难怪评者要众说纷纭了，这也是主题难以把握的原因之一。再次，或许是最为重要的，日瓦戈还是视角的中心。换言之，故事虽由第三者讲出，但他往往站在日瓦戈的角度看世界，以日瓦戈的情感为叙说的基调。最后这一点，坦露了作者对主人公日瓦戈的偏爱与同情。

那么，日瓦戈一生有着怎样的遭遇？他如何应对时局和命运？他究竟是怎样一个人？

日瓦戈天资聪慧，又在莫斯科一教授家庭寄养成人，受到良好的文化熏陶。上大学时他一边攻读医学系，一边开始诗歌创作，此后便一直坚持写作，不时发表一些诗文作品，颇得读者的好评。可是由一九一五年秋应征入伍起，他完全陷入动荡、混乱、艰难的时局漩涡中。他与家人先是被战乱阻隔，天各一方。不久妻子、儿女和岳父作为阶级异己分子，被政府逐出国门，剩他一人漂乎无定，毕业多年不能从事专业工作。后来长年漂泊，生命里的唯一慰藉，是同心爱女人拉拉的两情相悦，而这恋情也充满变数，危机四伏，每每令人备感痛楚。最后几年日瓦戈蛰居莫斯科，几乎已是穷愁潦倒。一九二九年当异母兄弟、已晋升苏军少将的叶夫格拉夫再次出现时，日瓦戈的厄运似乎出现了转机，可他却已然心力交瘁，猝死街头，完成了一次暂短的生命之旅。

日瓦戈的遭遇是他个人的厄运，却也真实地反映了上世纪初二十余年间俄国的政治形势和生存环境。十月革命布尔什维克夺得政权，意味着劳动大众翻身做主，社会公平的原则得到承认，腐败的官僚政治宣告结束。这些正是十九世纪俄国社会的主要革命诉求。然而新政权的稳固和新制度的建立，是一个艰难痛苦的过程。而且，今天已经很清楚，革命政权有过许多失误，也犯了许多错误，这背后往往可以追溯到思想观念和意识形态的根源。这就使原本矛盾重重的局面更加错综复杂。

青年日瓦戈刚开始接触动荡的现实，就表现出冷静思考、独立判断的鲜明个性。十月革命时，日瓦戈看到苏维埃政权第一号命令，大为振奋，称赞革命“是个了不起的外科手术”。对痛恨社会痼疾、盼望清平世界的知识分子来说，这是发自肺腑的欢呼。可是时隔不久，一九一八年春天他对形势的看法就发生了变化。他目睹了城里民生凋敝，军队瓦解，逃兵胡作非为。为避战乱，他不得不举家迁往乌拉尔地区。路上他被当作特务逮捕过，后又被游击队强迫留下医病。到处可见上级派来的首长、政委发号施令，说一不二，执掌生杀予夺的大权。他对一红军军官说：“我曾经非常倾向革命，可现在我以为，靠强迫是什么也得不到的。”这一点日瓦戈坚信是真理，一时一事使用暴力或可奏效，但用历史眼光看，到头来必然事与愿违。于是他在日记中表示，自己要放弃医学，也隐瞒医生的专长，为的是不被捆住手脚，失去行动的自由。从此他给自己安排了一个冷静观察的角色，不赶风头，不受诱惑，用独立思考来判断是非曲直。当时苏维埃不少举措打着“改造生活”的旗号，而在日瓦戈看来，这并不是历史的进步，倒是对进步的扭曲。他曾对一军队首长直言不讳，自己绝不赞同布尔什维克主义。“每次听到说‘改造生活’，我简直忍无可忍，内心绝望极了。生活从来不只是一堆物质的东西。生活本身可以说在不停地更新自己，修正自己，永远在自我改造。它比你我的那些愚蠢理论要高明一百倍。”这里，日瓦戈受到舅舅韦杰尼亚平的思想影响，在“改造生活”中听出与生命哲学不相协调的意味。革命时期宣传的“改造生活”，无异于“改造世界”、“砸烂旧世界”之类的豪言壮语。可他理解人类社会生活是有机的生命体，它不仅要与自然界相和谐，还要与文化相和谐，它只可能循着自己的规律自然而然地发展。

在日瓦戈的同龄人中，安季波夫与他恰成对照。早在学生时代，安季波夫的思想就倾向革命，后来他参加红军，当上了指挥官、政委。他有坚定的革命信仰，又有果断行动的魄力。但思想过于激进，带着某种狂热性，且在行为动机中逐渐夹杂了个人功名利害的考虑，因此卷入内部的倾轧，终于被迫自杀身亡。日瓦戈虽也同情他，赏识他的忠诚和果敢，却不赞成一点：迷信乌托邦式的理想，没有自己的思考和见解，凡事照搬教条，好讲大话空话，甚至不符合实情却人云亦云的假话。靠讲假话过日子，这是日瓦戈所最诟病、最厌恶的。

早自家人被放逐国外，日瓦戈便预感到自己这种人在社会上注定是命途多舛，不过对此他并不太介意。让他冥思苦索的是，面对动荡、纷乱、严酷的环境，人当何以自处？他苦思和践行的结果，就是书中处处可见的坚持一个诚实正直之人的操守，任何情况下不丧失自己的本来面目。日瓦戈看待个人的价值、生命的价值，首先在于有自由的思想；思想自由才能产生独立见解，也才能形成自己的面目。人没有自己的面目，便成了千人一面，彼此雷同，这只能制造平庸，窒息创意。日瓦戈在新政权的作为中，在周围人们的身上，在自己写作的经验里，处处感到独立思考与随声附和、出奇与平庸两种倾向的角力。当然，个人独特面目的基础，它的核心内容，都还离不开社会追求的公平公正原则、人们普遍接受的道义精神。一个是不丢独特面目，一个是不离道义基础，这便是日瓦戈自处的原则，更可说是他自律的原则。他的故事告诉我们，遇事能把握住一个公平公道的立场，是如何需要内心的良知和见识；而光明磊落地直陈己见，更是如何需要勇气和胸怀。

这样一来，日瓦戈在烽火连天的年代是一个置身世外、特立独行的人物吗？也是，也不是。从社会立场来说，他对革命政权的思想政策多有保留，并且直言不讳，也因此不肯参与红军与白军之间的严酷战事。可是他从未停止当一个观察员和思想者，也就是说从未置身世外。从生活现实来说，他却是艰难时世的亲历者，走过内战的腥风血雨，眼见了城乡的败破凋萎，经受了家庭破碎和事业夭折的打击，遍尝了种种精神煎熬的痛苦。这里他既不是冷静的旁观者，更谈不上特立独行。同别人一样，还有甚于别人，他内心淌着血，吞服这生命的苦果。令人惊讶的是，无论对时局的艰难还是个人的不幸，日瓦戈总

是坦然处之，很少怨天尤人，把这视为历史进程中定然发生的曲折。既是这样，苦难到来，不需逃避，不必埋怨，迎上前去背起十字架。日瓦戈的态度显然透露着舍己为人的传统基督教精神，同时也体现了现代思想者的历史眼光和坦荡胸怀。他坚持不同的观点，但没有反对革命，没有反对苏维埃政权，没有个人的怨愤，他等待历史来判定谁是谁非。激进的革命者安季波夫在思想观点上，恰与日瓦戈针锋相对，但日瓦戈没有视他为敌人，反倒同情他，怜惜他，对其自杀的结局感慨万千。就连对科马罗夫斯基这个恶棍，日瓦戈也没有动清算复仇的念头，尽管明知他在父亲之死与拉拉的悲剧上难辞其咎。

现在回到前面的那个中心问题：日瓦戈究竟是怎样一个人呢？

为帕斯捷尔纳克作传的一位当代作家贝可夫评论日瓦戈时说："我们无法一下子就概括出他是怎样的人"，"我们只能说出他不是怎样的人：他不是一个蜕变了的知识分子，不是鼓吹平庸习气的鄙俗之人，不是革命的狂热分子，不是反政权的斗士，不是持不同政见者，不是'安排生活的能手'。总之，不是一个庸俗小人。"[1]

贝可夫还说过：日瓦戈是一个平常人，但重要的是，"即或平常人也有天赋的普世性的权利：不接受时代犯下的失误，不杀戮自己的同类，不随大流"。

从反面说，日瓦戈不是庸俗小人。从正面说，他坚守住了平常人的权利——自由的思想，独立的判断。合起来看，贝可夫最欣赏日瓦戈的，还是他作为普通人的精神操守。自然，帕斯捷尔纳克眼里的日瓦戈，又是天赋极高的诗坛奇才，只是不愿（也无机会）显山露水，直到死后才渐为人知。

主人公日瓦戈其人，权当作平常人也罢，加上天赋诗才也好，出现在小说中可说是一位正直真诚的思想者。《日瓦戈医生》这部书，便是一个正直真诚思想者的生命呼喊。这里有信念也有失望，有痛苦也有欢乐，有放弃也有坚持。日瓦戈和拉拉的情思给人温暖，日瓦戈和拉拉的遭际令人痛惜。于是，这两个生命的呼喊产生了悲剧般的震撼。

小说而以情胜，是诗人为文的刻意追求。作者努力把小说写得平实质朴，简洁明快，同时着力于传达主要人物幽微的情感心境，烘托以素描般的即景深致。最关键的一招，是作者如同抒情诗里的主人公

一样，毫不遮掩地与日瓦戈立场重合，可谓同声相应，同气相求。

小说的客观叙事文字，演化为寄抒情意的倾诉。自始至终一以贯之的悲凉、孤寂、哀婉的情调，产生了巨大的感染力，也倍增了艺术的说服力。

说到小说的抒情，日瓦戈和拉拉的爱情无疑是重中之重。在他们一生中，日瓦戈遇到过三个女人，拉拉遇到过三个男人，唯独这两人的结合非同凡响，他们相互间已是魂牵梦萦，刻骨铭心，更引得别人也跟着回肠荡气。看得出就连作者落笔也小心翼翼，斟酌间存着几分虔敬。这其中的原因是什么呢？难道真有某种超乎理智的情感奥秘？我们想，无论如何也未必神秘得不可言喻。如果说藏有奥秘，那多半就是这种情爱要回归生活的自然，摆脱了功利主义人生追逐的羁绊。在那变乱纷扰的年月，爱情家庭莫不经历社会离析的磨难，可人心思定，渴望回到生活的常轨。正当此时，仿佛在世外桃源，心仪已久的两人走到了一起，发现彼此心心相印。他们但求相爱相守，一起徜徉天地自然间，愿在踏实淡定的平常日子里享受心灵交流的快乐。根据小说的描写，正是这种精神的愉悦，将一对情侣同大自然，同整个世界结为一体，实现了个人精神境界的升华。作者在这里强调的一点，即自然纯真的情爱具有陶冶精神的文化意义，无疑是极富创意的见解。有了这一笔，日瓦戈与拉拉的爱情，便不再是添补情节的虚应故事，日瓦戈的诗作（由作者捉刀代笔，主题多与爱情相关）也不再只是游离故事之外的“富有诗才”的佐证。如此一来，小说才呈现为浑然一体的完美整体。

要理解《日瓦戈医生》，只研读作品还不够。同样重要的，是了解小说成书后的命运和作者的遭遇。帕斯捷尔纳克很早就萌生念头，写一本反映自己亲历时代的小说，这将是他一生中最重要的一本书。作品的构思到一九四五年末已经成熟，动笔则在一九四六年一月，一九五五年十二月全部完成，其中日瓦戈的诗作到一九五三年夏季就已写完编好。一九五六年初，帕斯捷尔纳克开始广泛散发书稿听取意见，同时筹划出版，希望新书及早问世。他首选《新世界》杂志，但投稿后久拖不决。这时他结识了意大利一左派出版商，交出小说手稿一份，授权翻译并在国外出版译本。一九五六年九月《新世界》退回书稿，拒绝采用。在编辑部全体成员签署的回信中，严厉抨击了小说

的“个人主义倾向”。十月，《文学莫斯科》编辑部也以篇幅有限为由拒登《日瓦戈医生》。至此帕斯捷尔纳克恍然大悟，告知意大利出版商可于翌年秋季出书。苏联官方得知消息后，通过作家协会要求作者不惜一切代价索回书稿，又设法向意大利出版人施压，均告失败。一九五七年十一月，小说以意大利文问世，随后又出了法文版，迅速成为畅销书。苏联国内对此已无可奈何，只由作协领导在一次公开讲话中宣布：帕斯捷尔纳克写了一本反苏小说，并送到了国外。

一九五八年十月二十三日，帕斯捷尔纳克获得诺贝尔文学奖，表彰他“在现代抒情诗和发扬俄国古典小说传统方面的杰出成就”。据后来的研究，诺贝尔评委会此举并无挑衅苏联加剧冷战之意，因为当时的欧洲社会舆论对苏联反个人崇拜、解冻、卫星上天等怀有好感，不会故意与之交恶。而选择帕斯捷尔纳克也不只是因为他一贯不从流俗，更视其为俄国现实主义文学的后继者，可说是向俄罗斯文化示好。而在苏联当局，既然认定《日瓦戈医生》是反苏作品，为它颁奖无疑是挑战苏联，必须作出强烈愤怒的反应。令人痛心的，是当局接下来对诗人帕斯捷尔纳克的无端迫害，龌龊伎俩，无以复加，在文化史上留下了很不体面的一页。

就在获奖的当天，一九五八年十月二十三日，苏共中央通过了一个《关于帕斯捷尔纳克的诽谤小说》的专门决定。决定称小说“诽谤地描写十月革命、完成这场革命的苏联人民、苏联社会主义建设”，认定授予此书诺贝尔奖“是对我国的敌对行动，是国际反动势力煽动冷战的工具”。决定要求在《新世界》、《文学报》上发表《新世界》编辑部的退稿信；在《真理报》上撰写小品文严厉批判小说本身，并揭露资产阶级报刊就授予帕斯捷尔纳克诺贝尔奖掀起反动宣传的实质；还要求组织杰出苏联作家发表见解，指出授奖给帕斯捷尔纳克意在发动冷战。

十月二十四日作家费定奉苏共中央领导之命来访，劝说帕斯捷尔纳克拒绝奖项，否则后果不堪设想，却无功而返。十月二十五日到二十七日上述中央决定的举措都付诸实行。作家协会连续开会批判帕斯捷尔纳克，二十七日要求他本人到会，他没有去，但给会议送去一封信表明态度。三十五年后人们在档案中发现了此信的副本，内容如下：

一、我真诚地想到会，已来到市里，但突感身体不适。请同志们不要以为我不来是轻慢的表示。此信我匆忙写就，大概不如我想的那么通畅明白。

二、经过这么大风波，出了那么多文章，我现在还是认为：作为一个苏联人，也可以写《日瓦戈医生》这样的书。我只不过对苏联作家的权利和潜力理解得较宽一些，而这一点并没有辱没苏联作家的称号。

三、我完全不期望事实能得到恢复，公道能得以实现，不过我还是要提醒一下，关于交付书稿的过程，前后的顺序被人搞错了。小说稿本交给国内的编辑部时，正是印制杜金采夫小说、文学环境总体宽松的时候。当时尚怀有小说能够出版的期望。过了半年以后，手稿才到意大利一共产主义者出版人手里。也只在这一情况为人们所知之后，《新世界》编辑部才写了《文学报》引述的那封退稿信。人们闭口不讲同国家文献出版社签的合同，这事前后拖了一年半，闭口不讲我多次向意大利出版人请求延期并得到同意，以便国家文献出版社利用时机出版经过审查的版本，作为意大利文翻译的基础。这些机会全未被利用。而今报上普遍地只登载书中那些我主张出却不能被接受致使出版受阻的地方，结果除了危及我个人的灾祸外，并没有出什么事。为什么三年前不能加上相应的注释刊出呢？

四、我不认为自己在文学中是吃闲饭的，扪心自问我多少也为文学做了点事。

五、自负从来不是我的罪过，了解我的人可以证明。相反，我在个人写给斯大林的信中就要求在宁静不为人注目的环境里工作。

六、我原以为，我获诺贝尔奖的喜悦，不会是个人独享，它也涉及我置身其中的群体。在我的眼里，给予我这个生活在俄罗斯的现代作家因而也是苏联作家的荣誉，同时也是给予整个苏联文学的荣誉。我很遗憾，自己竟那么眼拙，搞错了。

七、关于奖项本身的实质。无论怎样也不能让我承认这一礼遇是一种耻辱，要以粗暴来回敬。至于金钱方面，我可请求瑞典科学院将钱捐给和平理事会而不必自己去斯德哥尔摩领取，或者全留由瑞典当局处理。就此我想与我们的负责人商谈一次，如同Д·А·波立卡尔波夫，过一两周，等我从已到来的与尚等待我的震动中恢复过来之后。

八、同志们，我个人准备好了承受一切，我不怪你们。环境可能迫使你们在清算我时走得很远，以后又是在这种环境的压迫下再给我平反，但那时就晚了。这种事在过去已经够多了。求你们不要着急。这不会给你们增添荣誉和幸福。

帕斯捷尔纳克

这之后形势急转直下。十月二十九日帕斯捷尔纳克被迫致电诺贝尔委员会：“由于我所属的社会对你们的奖励赋予了那样一种含义，

我必须拒绝接受。”同日，苏共青团领导人公开表示：政府准备将帕斯捷尔纳克驱逐出国。

十月三十日夜，帕斯捷尔纳克给赫鲁晓夫写信，要求不要取消他的苏联国籍。

十月三十一日莫斯科作家大会决议：将帕斯捷尔纳克开除出作家协会，并呼吁政府取消其苏联国籍。

十一月五日《真理报》刊出经苏共中央文化处修改过的帕斯捷尔纳克致编辑部的信，主要是表明拒绝诺贝尔奖，要求留在苏联生活和工作。这标志着达成了一种暂时的妥协。

不难看出，诗人帕斯捷尔纳克始终没有屈从压力改变立场，尽管在具体问题上不得不作出妥协。

《日瓦戈医生》是诽谤革命和人民吗？帕斯捷尔纳克说，苏联的作家也有权写《日瓦戈医生》这样的书。的确，小托尔斯泰有《苦难的历程》，肖洛霍夫有《静静的顿河》，都是写革命年代却有自己的人物、主题和视角。《日瓦戈医生》反思了革命中的矛盾、痛苦、失误和教训，提出了当时认识不到且至今也仍难有定论的重大问题，为什么就成了诽谤而大逆不道呢？

《日瓦戈医生》是宣泄个人主义情绪吗？帕斯捷尔纳克推崇根据事实独立思考，不受诱惑，不随大流，特立独行。这是坚守独立人格和自由思想，与自我中心、损人利己的个人主义风马牛不相及。所以他偏爱日瓦戈这个形象，要通过医生的看似凡人常事的遭遇，诟病钳制思想、制造平庸、浪费生命的社会现实。诗人这一高远的立意，与当局的思想专制针锋相对，不可避免地要遭到歪曲和攻击，如所谓的个人主义之类。

其实，《日瓦戈医生》是好是坏，是丑化了现实还是揭示了本质，最有说服力的是生活，是历史。远的且不说，从一九五五年小说脱稿到一九六六年诗人妻子去世，十年间帕斯捷尔纳克的生前事和身后事，可说是活脱模样的日瓦戈第二。读者仔细看看帕斯捷尔纳克的传记就会感到，日瓦戈的为人行事、向往追求，很像作者本人。而日瓦戈在世纪初三十年间（至一九二九年去世止）所遭受的压力和打击，比起最后十余年间作者的境遇，只可说是小巫见大巫了。历史无情，事实俱在，谁又能说今人讲帕斯捷尔纳克的遭遇是对苏联“解

冻”时期的诽谤，今人为诗人鸣不平是个人主义情绪的宣泄？

问题的关键是，帕斯捷尔纳克喜欢历史哲学的思考，从久远的历史视角分析眼前的生活现实。这是他自由探索、独立思考的大前提。他向往的生活，第一是人应该诚实，第二是社会应该公正。但现实是很多人并不诚实并不正直，社会也往往缺乏公正和公平。依他看，原因是太多庸俗小人，或说是汉语里的卑鄙小人。弥留之际，老诗人对家人说“我满意了”，表示没有虚度此生。在这之前，又曾几次感慨：“庸俗！”“世界性的庸俗！”

逝者的遗言，该是对《日瓦戈医生》最好的注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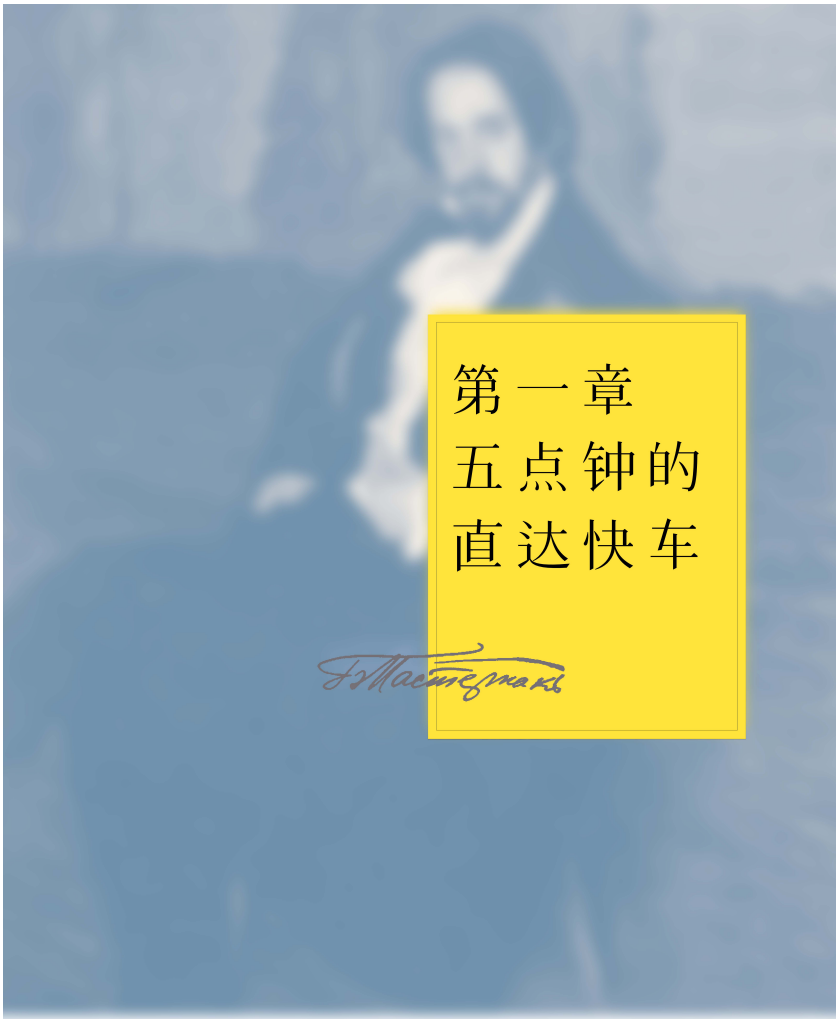
我们以为，同对一切文学经典一样，中国读者对《日瓦戈医生》也一定会产生研究、对话的兴趣。愿这个或许还差强人意的译本，能给大家一些帮助。此书上卷译者是顾亚铃，下卷译者是白春仁。一九八七年第一次出版。此次出版前作了必要的校订和修改。

白春仁

二〇一〇年八月于北京

---

[1]引自德米特里·贝可夫著《鲍里斯·帕斯捷尔纳克》，俄文版，731页，莫斯科，2010年。



第一章
五点钟的直达快车

一

人们走着走着，一边唱着《安魂曲》。当歌声停息时，送行人的脚步声、马蹄声和清风仿佛依然唱着挽歌，欲罢不能。

路上行人给送殡队伍让开路，数着花圈的数目，一边在胸前画十字。有那好奇的人，钻到送殡队伍中打听："给谁出殡？"有人回答说："日瓦戈。""哦，原来是他。难怪这么排场。""嗐，不是日瓦戈本人，是他太太。""反正一样。愿她早升天国。好阔气的葬礼。"

临到了最后的时刻，连这屈指可数的几分钟也将一去不复回。神甫画着十字，将一把土洒在玛丽娅·尼古拉耶夫娜的遗体上，口中念念有词："主的大地和大地的一切，天地和天地间的一切生灵。"响起了《信徒的灵魂》。接着是一阵忙乱。棺木上了盖，钉牢，开始放入墓穴。四把铁铲急急忙忙朝穴里填土。泥土像雨点似的纷纷落下。转眼堆起一个小冢。一个十来岁的男孩爬上了坟头。

在盛大葬礼完毕之后，人们通常会变得迟钝麻木。只有在这种状态下，大家才可能觉着这孩子站在母亲的坟茔上似乎想说些什么。

男孩抬起头，在坟头上茫然环视四周荒凉的秋野和修道院上的圆顶。长着翘鼻子的脸上，神色异常。脖颈伸得长长的。如果一只小狼崽这样仰起头来，不用说它就要哀嗥了。这时孩子双手掩面，失声恸哭起来。迎面刮来的乌云泼下冷雨，仿佛用湿鞭抽打他的脸和手。坟前来了一个男人，穿着窄袖皱边紧口的黑色丧服，这是死者的兄弟，那哭泣的孩子的舅舅——尼古拉·尼古拉耶维奇·韦杰尼亚平。他原是个神甫，自愿还了俗。他走到男孩跟前，领着他离开了墓地。

二

他们在修道院里一间单身修士房中过夜，因为舅舅是这里的老熟人，才让借住的。这天正是圣母节[1]的前夕。第二天，男孩将和舅舅一起去南方伏尔加地区的一个省城。舅舅在一家发行地方进步报纸的出版社工作。车票已经买好，行李也已打捆放在屋里。火车站离得很近，寒风拂过，传来不远处机车调头时发出的凄厉的汽笛声。

傍晚，天气骤然变冷。从屋里两扇落地的窗子向外望去，可以看

到，败落的菜园一角，菜园四周丛丛刺槐；凭窗还可以看到大路上冻冰的水洼，墓地中白天安葬玛丽娅·尼古拉耶夫娜的那个角落。菜园里除了几畦冻青了的卷心菜外，周围一片荒芜。劲风吹来，叶落枝疏的刺槐，便狂摇乱舞，伏倒在大路上。

深夜，尤拉被窗子的响声惊醒。黑暗的小屋闪烁着一种神奇的、飘忽不定的白光。尤拉只穿着衬衣跑到窗前，把脸紧贴在冰冷的玻璃上。

窗外既看不见道路，也看不见墓地和菜园，只有暴风雪在肆虐，雪花纷纷扬扬，漫天飞旋。也许是暴风雪发现了尤拉；暴风雪意识到自己有无限的威力，洋洋得意地显示自己如何震慑住了孩子，它呼啸着，狂吼着，千方百计想吸引尤拉的注意。白茫茫的风雪巨浪，一层又一层从天空不停地倾泻到地面上，仿佛是一块块白色的裹尸布，笼罩在大地上。此刻世界上唯有暴风雪在大施淫威，没有什么堪与它相匹敌。

尤拉爬下窗台，第一个念头就是穿上衣服，跑到院子里去做点什么。他一会儿担心修道院的白菜被风雪埋住，再也挖不出来了，一会儿又害怕母亲被埋在雪里，无力反抗，会越陷越深，离他越来越远。

结果他又哭了一场。舅舅从梦中惊醒，给他讲基督对人们的保佑，安慰了他一番。然后舅舅打个哈欠，走到窗前沉思起来。他们开始穿衣。天光渐渐发亮。

三

母亲在世的时候，尤拉并不知道父亲早已遗弃了他们母子俩。父亲浪迹于西伯利亚和国外形形色色的城市，过着花天酒地的生活，并且早把万贯家财挥霍一空。人们总是告诉尤拉说，他父亲有时在彼得堡，有时去参加商品交易会，最常去的是伊尔比特。

后来，一向多病的母亲发现得了肺结核。她开始常去法国南部和意大利北部治疗，尤拉陪她去过两次。他常被托付给别人照料，这些人又常常更换。就在这种动荡和不断的猜测中，尤拉度过了童年。他已经习惯了这类变化；在长期不安定的生活环境里，父亲不在家，对他来说也不足为奇。

他小时候还赶上了日瓦戈家族的好时光，那时他家的姓，常被人们用去给许多极为不同的事物命名。

当时曾有过日瓦戈纺织厂、日瓦戈银行、日瓦戈公寓、系领带和别领带用的日瓦戈佩针，甚至有一种浸糖酒的圆形蛋糕也叫日瓦戈；有一个时期，在莫斯科对马车夫说一声“去日瓦戈家”简直就像说了句“去爪哇国”，车夫就会拉着雪橇把你送到一个遥远的“国度”，你会进入一座宁静的花园。低垂的云杉枝，挂着白霜，乌鸦飞落枝头，霜花簌簌而下。乌鸦的呱呱声传到远处，仿佛是树枝折断的声音。几只纯种猎狗，从林中通道后边的新房子那里，穿过大路跑来。那里已时近傍晚，灯火通明。

然而，转眼间这一切都烟消云散。他们的家业衰败了。

四

一九〇三年夏季，尤拉和舅舅坐着四轮马车去乡下的杜普良卡庄园，探望教师兼科普作家伊万·伊万诺维奇·沃斯科波伊尼科夫。这庄园是丝绸厂老板科洛格里沃夫的产业，他同时又是热心的艺术赞助人。

那时正值喀山圣母节，收割大忙的日子。他们到时，田里一个人也没有，也许去吃午饭，也许过节去了。太阳热辣辣地晒着没割完的麦地，仿佛是给犯人剃的阴阳头一般。鸟儿在麦地上空旋舞。田野上没有一丝风，麦秆笔直地挺立着，坠着沉甸甸的麦穗；割下的麦子一垛垛高高地摞在路那头很远的地方。久久细望过去，它们仿佛成了一个个走动着的人，正在地平线上测量，一边记录着什么。

尼古拉·尼古拉耶维奇向侧身坐在赶车座上的帕维尔说：“这里的地是谁家的？”帕维尔是出版社的听差和看门人。他坐在那里，弓着背，跷着腿，表示他并非马车夫，驾车不是他的本分。

“这片地是地主老爷的，”帕维尔答道，一边点着烟，“前边那些地，”他点着了烟深吸一口，过了半晌才用鞭梢指着另一边，说道，“那些地是农民自己的。驾！怎么睡着了？”他不时对马吆喝着，眼睛总瞟着马尾和后臀，就像火车司机盯着压力表一样。

然而，这两匹马拉车也和普通的马一样。也就是说，驾辕的那匹

很卖力气，另一匹拉边套的马，在不懂行的人看来几乎是不可救药的懒虫。它只知摆出漂亮的架式，伴随着串串铃声，不停地跑着。

尼古拉·尼古拉耶维奇是去给伊万·伊万诺维奇送他的新书校样。这是一本论述土地问题的小册子，出版社迫于书刊检查日益加强的压力，希望作者再作些修改。

“县里的人们太胡闹了，”尼古拉·尼古拉耶维奇说，“在潘科夫乡把一个商人给杀了，地方自治局的育马场也叫人给放火烧了。你对这有什么想法？你们村子里人们说些啥？”

帕维尔的看法竟比要求伊万·伊万诺维奇在土地问题上收敛锋芒的书刊检查官更为严厉。

“村里人说些啥？他们说，把老百姓给惯坏了。不加管束。对我们这些人哪能这么干。一给农民自由，他们就要互相残杀，一点没错。驾，又不走了！”

今天，舅舅和外甥是第二次去杜普良卡庄园。尤拉本以为自己认得这条路。每当田野向两边伸展开去，前后的地边出现细条林带时，尤拉觉得他马上能认出该从哪儿向右拐，接着眼前会闪过科洛格里沃夫的十里庄园全景，以及远处波光粼粼的河流和庄园后的铁路。谁知他竟一次又一次地弄错。田野连着田野，穿插着一片又一片森林。无穷无尽的旷野令人心旷神怡，尤拉情不自禁地思考和幻想起未来的生活。

使尼古拉·尼古拉耶维奇日后成名的作品，那时还一本也没写出来。但他的思想已臻成熟。他不知道成名之时已经为期不远。

他即将跻身当代文学家、教授和革命哲学家的行列中。他和他们思考的问题是同样的，然而除了一些通用的术语之外，同他们没有任何共同点。那些人全都固守着某种教条，满足于词藻和假象。而当过神甫的尼古拉，却熟悉托尔斯泰主义，了解革命，并且不断地深入研究。他渴望有一种鼓舞人心而又实实在在的思想。这种思想应能在自己的发展过程中，给人指出一条非常明确的道路，使世界多少变得美好一些，并且要让孩子和无知识的人都能看得清清楚楚，就像电闪雷鸣一般。他如饥似渴地探求新思想。

尤拉很愿意和舅舅呆在一起。舅舅很像母亲。他和母亲一样自由不羁，对任何陌生事物从不抱偏见，对任何人都怀有一种高尚的平等

相待的态度。他也和她一样，遇事一眼就能看穿，善于用头脑中最初想到的方式表达自己的思想。

舅舅带他到杜普良卡来，他十分高兴。这里景色异常优美。美景同样令他想起母亲。她也热爱大自然，常常带着尤拉一起出去玩。此外，尤拉还高兴能在这里见到尼卡·杜多罗夫——一个借宿在沃斯科波伊尼科夫家的中学生。尤拉觉得尼卡大概看不起他，因为尼卡比尤拉大两岁，握手时，尼卡总把手伸得低低的，还垂下脑袋，头发搭在前额，遮住了他半边脸。

五

“劳动大众赤贫乃问题之关键……”尼古拉·尼古拉耶维奇读着修改过的手稿。

“我觉得改为问题的‘实质’好些，”伊万·伊万诺维奇说，一边就在校样上作了必要的改动。

他们在镶着玻璃的昏暗的阳台上改稿，那里堆放着浇水壶和各种园艺工具。一把破椅的靠背上搭了一件雨衣。阳台角落里放着沾有干泥巴的高筒靴，靴筒歪倒在地上。

“与此同时，死亡率和出生率的统计数字告诉我们……”尼古拉·尼古拉耶维奇念着手稿。

“应该增加‘统计年度’。”伊万·伊万诺维奇说着记了下来。

阳台上有点过堂风，他们在校样上压了几块小花岗石，以免风给吹散了。

校完稿样，尼古拉·尼古拉耶维奇急着要动身回家。

“快来雷阵雨了，我们得走了。”

“这不行，我不放您走。马上就喝茶了。”

“天黑前，我得赶回城里去。”

“说什么也不行。我听都不想听。”

花园里飘来茶炊散发的焦炭味，冲淡了阳台上的烟草和芥菜花的味道。仆人们正把酸乳、浆果和甜点心送到花园里。这时突然又听说帕维尔去河里洗澡了，还把马也牵了去。尼古拉·尼古拉耶维奇只好遵命留下来。

“趁茶点还没备好，咱们先去河岸峭壁那儿，在长椅上坐会儿，”伊万·伊万诺维奇提议说。

作为富翁科洛格里沃夫的朋友，伊万·伊万诺维奇借住在总管厢房中的两间屋子里。这幢带小园子的厢房，位于庄园杂乱偏僻的角落。厢房前入口处有一条半圆形的旧林荫道，现已杂草丛生，不通车马，只有运送建筑工地上的泥土和废料的车经过这儿，往堆垃圾的深沟里倒土和废砖石料。科洛格里沃夫是个思想开明、同情革命的百万富翁。现在他和妻子在国外。庄园里只住着他的女儿娜佳和莉帕，还有一位女教师和几个仆人。

总管房前的小园子和整个庄园是隔开的，中间有一道稠密的阔叶绣球树丛；池塘、草坪以及主人的宅邸都在小园子外边。伊万·伊万诺维奇和尼古拉·尼古拉耶维奇沿着林墙外侧走着。每隔距离相当的几步，树丛里就飞出一小群的麻雀。里面鸟儿多得难以计数。绣球树丛里一片啁啾声，仿佛在伊万·伊万诺维奇和尼古拉·尼古拉耶维奇的前面，沿着林墙有条水管在流水一般。

他们走过花房、花匠的住房和一堆不知派什么用场的碎石子，谈论着科学界和文坛上的新秀。

尼古拉·尼古拉耶维奇说：“有的人很有才华。可现在盛行各种各样的团体、协会。其实任何团体不过是庸材的庇护所而已，不论他信仰索洛维约夫[2]、康德还是马克思。只有独自探索的人才是真正的真理探索者，他能摈斥一切并不真正热爱真理的人。世界上有没有值得我们信仰的东西呢？为数甚少。我认为应该相信灵魂的永生，这也就是对生命的另一种强而有力的称呼。应该坚信灵魂的不朽，虔诚地信仰基督。唉，您又皱眉头了，真是可怜，您对我讲的又是丝毫也没懂。”

“嗯，”伊万·伊万诺维奇哼了一声。他一头浅色卷发，身材细高灵活。蓄着的一小撮胡子，带点讥诮的味道，有点像林肯时代的美国人。他不时地把那撮胡子捏在手里，用嘴去抿须尖。“是啊，我不想说什么。您也清楚，我对这些问题的看法与您完全不同。对了，顺便问一下，请告诉我，他们怎么免了您的教职，让您还俗的？我早想问了。大概，您当时吓坏了吧？是他们把您革出教门，对吗？”

“咱们不要岔开去谈别的。其实……革出教门？不，现在也不兴

这个。当时有过不愉快，后来也受到影响。例如，很长时期不许我担任公职，不许进入莫斯科和彼得堡。这些我都无所谓。咱们还是回到正题上来吧。我刚才说了，应该信仰基督。现在我再解释一下。您并不明白，一个人可以是无神论者，不知道是否有上帝，以及上帝存在的目的，不过他应该懂得，人不是生存在自然界，而是生活在历史过程中。现在看来，历史是基督缔造的，福音书是历史的基础。历史又是什么呢？若干世纪以来，人们一代又一代地系统探索死亡之谜和将来如何战胜死亡——这就是历史。为了这个目的，人们发现了数学中的无穷大和电磁波，创作了交响乐。如果没有某种热情，这样的探索是难有进展的。为了创造这种伟绩，需要精神上的武装。而福音书就包含精神所需的武器。它们是，首先，爱你周围的人。这是人们内心精力的最高形式，这充沛的精力要求得到宣泄。其次，作为现代人必不可少的思想包含这两部分：即个人自由和生活即牺牲的观点。人缺乏了这些思想，是不可想象的。您应该知道，这种观点至今仍很新鲜。在这个意义上的历史，古代人是没有的。古代有的只是丑陋的罗马暴君们的疯狂兽性，他们从来不曾想到任何奴役者都是愚蠢的。古代只有青铜纪念像和大理石圆柱，然而它们的不朽是夸张了的、没有生命的。只有基督以后的世世代代才能自由地喘气。只是在基督以后人类才开始了生活，人们不再倒毙在大街的栅栏旁，而是瞑目于历史进程中，在探索如何克服死亡的紧张劳动中，把自己献给了这一课题。嗐，我怎么高谈阔论起来了。这全是对牛弹琴。”

“这是玄学，老兄。医生禁止我谈弄玄学，我的胃口受不了。”

“那就随您啰。不谈了。您真有福气呀，这里景色多美。可您却身在福中不知福。”

阳光照在河面上，银波荡漾，使人目眩。突然，河面上涌起一层层波峰浪谷，一艘满载着马匹、大车、妇女和农夫的渡船，沉重地离开岸边，驶向对面。

“您看看，现在才五点多，”伊万·伊万诺维奇说，“您瞧，那是从塞兹兰开来的直达快车。经过这里是五点过几分。”

远处平原上，从右向左驶过一列十分显眼的黄蓝相间的专车，因距离太远而显得很小。他们意外地发现列车停了下来。火车头上冒着团团蒸气。稍后传来了令人不安的汽笛声。

“奇怪，”伊万·伊万诺维奇说，“出什么事了？列车不该在那片沼泽地停呀。咱们回去喝茶吧。”

六

尼卡既不在花园里，也不在屋里。尤拉想，大概他躲着他们，因为觉得和他们呆在一起无聊，看来尤拉高攀不上他。舅舅和伊万·伊万诺维奇去阳台工作了，让尤拉在屋外随便玩玩。

这里真是风景如画，美不胜收！时刻都可以听到黄莺三种音调唱出的清脆歌声，当中间断一会儿，仿佛要待柔润的鸣唱全被周围吸收，才唱第二声。闷热的暑气，使花坛上缭绕着的花香无法四散开去。此情此景使尤拉想起他陪着母亲去过的几处国外疗养地。尤拉不停地东张西望。在那里的草地上空，在鸟儿的啼啭、蜜蜂的嗡嗡声中，尤拉恍惚听到母亲的声音。她在寻找他，呼唤他。尤拉因为幻觉感到一阵阵的惊颤。

他来到深沟旁，慢慢往下走去，穿过坡上稀疏干净的树林，来到了沟底的赤杨丛中。

沟底阴暗潮湿，铺满枯枝败叶和烂果。花儿很少，多节的木贼草梗，很像雕有埃及图案的手杖，和他那本《圣经》插图中的图案一样。

尤拉心里越来越感悲苦，忍不住想哭。他跪倒在地，泪珠滚滚而下。

“上帝的天使啊，我神圣的护法神啊，”尤拉祈祷着，“保佑我永不迷途。告诉我妈妈，我在这里很好，请她不要惦记。如果死后真还有生命，上帝啊，送妈妈进天国吧，愿她与光辉如日月的圣徒同在。妈妈是个非常好的人，她不会有什么罪孽的。上帝，你发发慈悲吧，别让她受折磨。我亲爱的妈妈啊！”他在极度的凄楚中仰天呼唤母亲，像在呼唤上帝新收容的侍者。而后他突然支持不住，晕倒在地。

他晕倒一会儿又苏醒了过来，听见舅舅在上面叫他。他应了一声，便从地上爬起来。蓦地，他想到刚才没有为久无音讯的父亲祈祷，妈妈过去常嘱咐他要为父亲祈祷。

不过，经过那阵昏厥以后，他觉得心头十分松快。他想继续保持

这种轻松的心境，怕它消失。他想不妨下一次再替父亲祈祷，没有什么不好。

“让他耐心等一等吧，”他迷迷糊糊闪过了这样的念头。尤拉已经完全不记得父亲了。

七

在火车二等包房里，十一岁的二年级中学生米沙·戈尔东正与父亲从奥伦堡一起前往莫斯科。米沙沉思的脸上有一对乌黑的大眼睛。父亲格里戈里·戈尔东是奥伦堡的律师。这次调到莫斯科任新职，米沙也转到莫斯科的中学学习。母亲和姐妹们在他们之前已经抵达莫斯科，正忙着安顿新居。

米沙和父亲乘上车已经过了两天多了。

车外，被阳光晒得灰白的俄罗斯，田野和草原，城镇和乡村，在尘土飞扬的灼热空气里一一掠过。络绎不绝的马车在路上移动着，沉重地拐向铁路道口。从奔驰着的火车上看去，马车好像停在那里一动不动，马儿犹如在原地踏步。

火车一到大站，旅客们蜂拥奔向车站的小吃部；夕阳从车站公园的树后斜照过来，照到旅客匆匆移动的脚和车厢下的轮盘。

世上的一切活动，单独看都是有目的的，明智的，然而联系起来看，就被整个生活洪流卷到一起，变得不很清晰，不很明智了。人们被各自的操心事所驱使，劳动着，忙碌着。然而，如果不以一种最高、最基本的超然感为主调，来调整人们各自的动机，那么一切动机都无法实施。要有这种超然感，就应让人感觉到人类生命是连续的，相信人的存在是由一个行程转到另一个行程，并且有一种幸福感，因为这一切不仅发生在埋葬死者的大地上，而且发生在别的地方。那地方有些人称为天国，有些人称之为历史，或者还有什么别的称呼。

米沙·戈尔东却是不在此规律内的一个痛苦伤心的例外。他的生命动因是一种焦虑感。他从未因无忧无虑而感到轻松和变得高尚。他意识到自己身上遗传下来的这种性格，并且忧心忡忡地注视着这种性格的流露，为此他不胜懊恼，感到自卑。

他从记事开始就经常困惑不解，为什么有的人四肢五官、语言和

生活习惯与别人一样，却还是与众不同？为什么只有少数人对他有好感，大多数人却不喜欢他？他无法理解：如果你比别人差，无论怎样努力也无法改善自己的境遇。做个犹太人，这意味着什么呢？他存在的意义何在呢？这是一种无可奈何的挑战，它只会带来痛苦。那么，做了犹太人，如何补偿又如何解释呢？

米沙·戈尔东去向父亲求教。父亲说，他提问题的出发点是荒唐的，这种想法也不对。但父亲没有讲出任何深刻的道理能引起米沙深思，能使他在无可更改的事实面前心悦诚服。除父母外，米沙对大人们都渐渐产生了轻蔑和反感，因为是他们把问题弄乱的，他们自己却又无力解决。他深信自己长大成人以后，一定会解决所有的问题。

就说眼前发生的事吧，谁敢说父亲做得不对呢，谁敢说不该刹车呢？车上一个疯子突然冲到平台上要跳车，父亲追过去。疯子推开格里戈里·戈尔东，拽开车门，从全速行驶的火车上一头扎了下去，就像从游泳池踏板上跳入水中潜泳一样。

格里戈里·戈尔东拉了紧急制动阀。这事是他干的，而不是别人，所以人们就认为火车无故长时间停车是他的过错。

谁也闹不清火车迟迟不开的原因。有人说，由于紧急刹车把蒸气制动机弄坏了，有人说火车正停在一个陡坡上，火车头没有足够冲劲把列车带动起来。还有人认为，那死者是个大人物，所以和他同行的代理人要求从附近的科洛格里沃夫火车站请来见证人做现场记录。所以那位副司机爬上了电线杆打电话。检道车可能已经开出来了。

尽管洒了香水，隐隐约约还可以闻到厕所的臭气；油腻纸包里的烧鸡，也在车厢里散发出变质的气味。几位从彼得堡来的、头发花白的太太们，还照样在脸上扑粉，用手帕擦手掌，声音低哑地交谈着。火车的煤烟和浓重的脂粉，把她们一个个都打扮成了黑发的吉卜赛女人。她们从戈尔东的包房门口走过时，用披肩裹紧肩头；狭窄的甬道使她们有机会忸怩作态一番。米沙觉得她们在不满地嘟哝，或者说从她们咬嘴唇看得出是在不以为然：“嗐，你们倒说说看，太感情用事嘛！我们可不同别人！我们是知识分子！我们可受不了！”

自杀者的尸体躺在铁道路基旁的草地上。已经凝固的一道黑色的血迹，骇人地从死者的额头和眼睛上流过，仿佛把这脸一笔勾销了。这血又好像不是他身上流出来的，而是贴上去的橡皮膏、溅上去的一

道泥浆，或是附着的一片湿漉漉的桦树叶子。

围观尸体的人群，走散了一些，又来了一些，有的出于好奇，有的出于同情。有一个身体敦实、满脸傲气的人，俯下身观察着。这是死者同一包房的旅伴，一个律师，他像只血统高贵的动物，穿着汗湿的衬衫。他蹙着眉，木然地站在那里。大概热得难受，他不停地用软帽扇风。不管人们怎么问，他只是耸耸肩，甚至头也不回，爱答不理地哼一句："酒精中毒，这还不明白？这是酒鬼常有的事。"

一个身材瘦削、穿件毛线裙衣、披着钩花三角巾的妇女，有两三次走到尸体近前观看。她是寡妇季韦尔辛娜老太太，两个儿子都是火车司机。她和两个媳妇凭职工免费票坐在三等车上。那两个头巾扎得低低的安静斯文的妇女，不声不响地跟在她后面，仿佛是两个跟随修道院长的修女。她们一行三人，使人们肃然起敬，大家给她们让出道来。

季韦尔辛娜的丈夫是在一次火车事故中被活活烧死的。现在她站在离尸体几步远的地方，透过人群看到了死者，不停地唉声叹气，好像在比较两次惨祸的情境。她仿佛在说："人人都命有定数啊，这都是上帝的安排。瞧，他因为太有钱发了疯，竟干出这样的事。"

旅客们都到尸体跟前看了一眼，然后就回车厢去了，怕行李叫人偷了。

他们从车厢跳到路基上，活动活动手脚，采朵野花，小跑几步。他们似乎觉得，只是因为在这里中途停车，才出现了这块土地；如果不发生刚才的惨祸，这些土岗草泽、宽阔的河流、对岸高坡上教堂的漂亮的房子都是不会有的。

甚至太阳也是属于这块土地的。西沉的斜阳怯生生地照着铁路两旁的情景，就像一头母牛从附近的牛群里来到路基旁，朝人们张望着。

米沙被眼前发生的事惊呆了，起初他由于害怕和对死者的同情流下了眼泪。在漫长的旅途中，这位自杀者几次来他们包房，和米沙父亲坐在一起，一谈就是几个小时。他说，在他们纯洁高尚的宁静气氛中，他的心得到了宽慰，他们理解他、体贴他。他询问了格里戈里·戈尔东有关证券、馈赠、破产和伪造之类的法律上的种种细节和诉讼方面的问题。他听完戈尔东的详细解释后，惊奇地说："啊，原来是这

样！您所说的法律比较宽容，但是我的律师的说法就不一样，他对这些问题的看法要悲观得多。”

每当这位神经质的来客逐渐平静下来，与他同行的那位律师，就从头等车厢里出来找他，拽着他去餐车喝香槟酒。

他就是现在站在尸体旁那个对一切都无动于衷的律师。此人个头敦实，表情轻慢无礼，胡子刮得干干净净，穿戴讲究。人们不由得会产生一种感觉：他的委托人经常性的激动亢奋，对他可能有利。父亲说，死者是个大名鼎鼎的富翁，心地善良的舍拉普特教徒，但已经近乎神经失常。他毫不避讳米沙，当着他面谈到和米沙同年的儿子和已经去世的妻子。后来又谈到他第二个也被他抛弃了的家庭。说到这里，他突然想起了什么事，吓得脸色煞白，语无伦次。

他对米沙表现出一种难以解释的疼爱，也许反映了他对另一个人的感情。他不时送礼物给米沙。为此每到大站，他总要去头等候车室一趟，因为那里有书卖，还有各种玩具和地方名胜纪念品。

他不停地喝酒，并且诉苦说，已经两个多月没睡觉了，每当酒醒过来，哪怕时间不长，便觉得极其痛苦，这是一个正常人难以想象的痛苦。

寻短见的前一分钟，他跑进他们的包房，抓住格里戈里·戈尔东的手，想说点什么却说不出来，然后就冲向过道平台，纵身跳了下去。

米沙正仔细端详装在木匣里的一套乌拉尔矿石标本，这是那死者送给他的最后一件礼物。突然，周围骚动起来。另一条铁路线上驶来一辆检道车。上面跳下来一个制帽上饰有帽徽的侦查员，还有医生和两名警察。他们冷漠地打着官腔，提出一连串问题，一边做记录。列车员和警察笨手笨脚地拖着尸体，磕磕绊绊地上了砂砾路基。有个女人号啕大哭起来。乘务人员请旅客回到车上去，汽笛一响，火车又开动了。

八

“教堂那个讨厌的神甫又来了！”尼卡恼火极了，在屋子里急得乱转。客人们的声音越来越近了。他出不去，再无退路。房间里放着两张床，一张是伊万·伊万诺维奇的，一张是他的。尼卡来不及多想，就

钻到自己床下。

他听见他们到别的房间找他，喊他，见他不在都感到奇怪。后来，他们进了卧室。

“瞧，没办法啦，”尼古拉·尼古拉耶维奇说，“尤拉，你自己出去走走吧，也许过会儿你的朋友就会来的，那时你们再一起玩吧。”尼古拉·尼古拉耶维奇和伊万·伊万诺维奇先谈了一会儿彼得堡和莫斯科大学闹学潮的事，尼卡也只好在他那难堪的、不体面的防空洞里呆了二十来分钟。好不容易他们才去了阳台。尼卡轻轻推开窗户，跳到外面的花园里跑了。

尼卡今天精神不佳，前一天夜里没睡着觉。

他已经过了十三岁，不愿再当孩子了。一夜没睡，他一大清早就从屋里出来。太阳冉冉升起，花园地面的露水还没有干，处处摇曳着歪歪斜斜的修长树影。影子不是黑色的，倒像湿毡那样透着深灰色。清晨醉人的清香，仿佛正是从湿地上的树影里散发出来的。影子缝里映出的长条光带，仿佛女孩纤细的手指。

蓦地，离他几步远的草丛里，有一股水银像草叶上的露珠闪烁着滑了过去。这股银色的水柱，一直往前蹿动，没有渗进泥土里。突然，它一个转弯消失不见了。原来这是一条方花蛇。尼卡不禁打了个寒战。

他是个奇怪的孩子。每当感到兴奋，他就大声自言自语。他也学着母亲，喜欢谈些高深的问题，发表点奇谈怪论。

“世界是多么美好！”他想道，“可是为什么人们生活在世上总是痛苦呢？上帝当然是有的。如果上帝存在的话，那这上帝就是我。瞧，我可以对它下命令。”说罢他瞧了瞧微微颤动着的白杨树，树上闪着水亮的叶子，好像是剪碎的薄铁片。“现在我要对白杨树下一道命令，”他使出全身力气，不是简单低语一声，而是以整个身心迸发出一种强烈的愿望，“停住！”白杨树立即听话地纹丝不动了。尼卡高兴得大笑起来，拔腿奔向小河去洗澡。

他父亲杰缅季·杜多罗夫是个恐怖主义分子，还在服苦役，原判绞刑，后蒙皇上特赦，改为苦役。他母亲是格鲁吉亚的埃里斯托夫家族的一位乖张任性的公爵小姐，而且也还年轻貌美。她总是为一些事情所着迷，例如暴动、暴乱分子、激进的理论、著名演员、贫穷的失意

者。

她疼爱尼卡，把他的正名英诺肯季变着法儿叫，想出一串别人想不出的稀奇古怪的爱称，像什么“英诺契克”，或叫“诺钦卡”；母亲常带他到梯弗里斯娘家去炫耀。那里，在他们所住的庭院中有一株枝繁叶茂的大树，给他留下了深刻的印象。这是一株粗大的热带树。宽阔的叶子犹如大象的耳朵，把院子上空南方炎热的阳光都挡住了。尼卡总感觉这棵树不是植物，而是一只动物。

尼卡用父亲可怕的姓氏是危险的。伊万·伊万诺维奇征得尼娜·加拉克季奥诺夫娜的同意，准备上书沙皇陛下，让尼卡改用母亲娘家的姓。

尼卡躲在床底下，对天下一切忿忿不平的时候，他也想到要他改姓这件事：伊万·伊万诺维奇凭什么干涉人家的事，他算老几！他尼卡要狠狠教训他一番。

还有那个娜佳！难道她凭着十五岁了，就可以谁也不放在眼里吗？她对他说起话来，就好像是对一个小孩子！他也要给她点厉害看！“我讨厌她，”他不止一次对自己说，“我要杀了她！我让她跟我去划船，然后淹死她！”

妈妈也不怎么样。她当然是骗了他和伊万·伊万诺维奇。临走时，她说她去高加索，其实到了下一站她就转车北上去彼得堡。现在她倒心安理得地在那里同大学生一起和警察干仗，而他却只能在这穷乡僻壤给活活地闷死。他可饶不过他们。他要把娜佳淹死，自己从学校逃跑，去西伯利亚的父亲那儿策划一次暴动。

池塘四周长满了睡莲。小船摇进睡莲丛里，发出干爽的簌簌声。不长睡莲的地方，可以看到一泓塘水，就像西瓜切成三角瓣渗出来的瓜汁。

尼卡和娜佳摘起了睡莲。两人同时抓住一株睡莲，莲茎柔韧难折。一使劲他们两个人撞到了一起，脑袋一碰，船就像用篙撑了一下，猛地滑到了岸边。边上的睡莲被小舟碰得东倒西歪。朵朵白莲花，带着黄中透红的花芯沉进水里，挂上滴滴答答的水珠又从水里钻了出来。

娜佳和尼卡不歇手地采着睡莲。小船倾斜着，他们两人几乎是趴在船帮上采花。

“我念书念腻了，”尼卡说，“应该独立生活了，我要去挣钱，到社会上去。”

“可我正好要问你二次方程式呢。我代数学得太差，糟得差点要补考。”

尼卡觉得她话里有刺。不用说，她是要他有自知之明，提醒他人还小。什么二次方程式呀，他还没有接触过代数呢！

他的自尊心受到伤害，但他不露声色，故意装得很平静，问她说：

“等你长大了，准备嫁给谁？”

他问时心里明白，自己问得多么愚蠢。

“噢，这还太早，我大概谁也不嫁，我现在还没想这事。”

“你可别胡思乱想，以为我对这有兴趣。”

“那你为什么要问？”

“你真笨！”

他们争吵起来，尼卡心头又泛起对女性的厌恶。他吓唬娜佳说，如果她再胡说八道，他要淹死她。娜佳说：“你敢！”他拦腰抱住她。两个人就扭打起来，小船失去平衡，两人一起掉进水里。

他们俩都会游泳，可是莲茎缠着他们的手脚，他们却又够不着底。最后，两人踩着厚厚的淤泥，总算爬上了岸。水从他们鞋子和口袋里不停地往外流。尼卡尤其觉得疲乏。

如果这件事发生在不久以前，即使今年春天吧，他们从河里上岸后，湿淋淋地坐在那里，非吵吵闹闹不可，不是相互骂架，就是哈哈大笑。

可是现在他们默不作声，气喘吁吁地坐着，为刚才荒唐的举动感到沮丧。娜佳十分恼怒，气得一言不发，尼卡浑身酸痛，好像吃了人家的棍子，被打断了肋骨。

最后，娜佳像个大人似的心平气和地说道：“你是个疯子！”他也同样用大人似的口气说：“请原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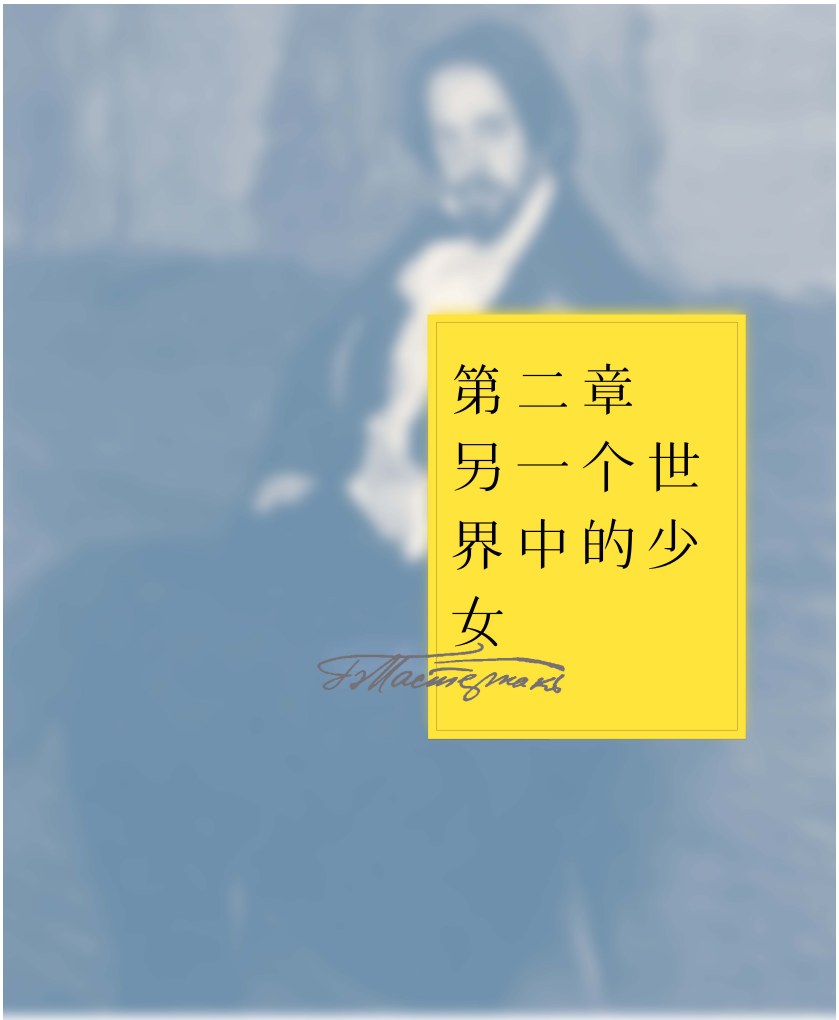
他们上岸回家了，就像两只盛着水的木桶，一路滴滴答答地淌着水。他们回家要经过那条多蛇的灰土山坡，早上，尼卡就在离它不远的地方看见一条蛇。尼卡想起了夜里那种神奇的亢奋，想起了黎明时分，也想起了早上自己显示的神力，他居然能对大自然发号施

令。“现在我该对大自然下道什么命令呢？”他想道。现在他最大的希望是什么呢？他觉得他最希望的是，有朝一日他能和娜佳再掉进池塘里去。他此刻多么想知道，这事将来是否还会发生。

---

[1] 圣母节，东正教的节日，在俄历10月1日。

[2] 索洛维约夫（1846—1879），俄国民粹派革命家，1879年4月刺杀沙皇亚历山大二世未遂，被处绞型。



第二章 另一个世界中的少女

一

俄日战争还没结束，另一些事变突然压过了战争。革命浪潮席卷俄罗斯大地，一浪高过一浪，越来越猛烈。

这时，一位比利时工程师的遗孀阿玛利娅·卡尔洛夫娜·吉莎尔，带着两个孩子从乌拉尔来到了莫斯科。她是一个完全俄罗斯化了的法国女人。儿子叫罗佳，女儿叫拉拉。她把儿子送进军官武备学校，把女儿安排到女子中学。拉拉正巧和娜佳·科洛格里沃娃同校同班。

吉莎尔太太的丈夫留给她一笔有价证券。以前证券行情不断地上涨，如今却一天天下跌。为了防止坐吃山空，也免得自己闲住无聊，吉莎尔太太在凯旋门附近，从女裁缝列维茨卡娅的后代手里，买下了一个不大的缝纫店。店铺仍沿用老牌子，原来那些主顾仍照应着，店里的设计师和学徒女工，也都一并留用。

吉莎尔太太是采纳科马罗夫斯基律师的意见才买下这个缝纫店的。他是她丈夫的朋友，自己的靠山。科马罗夫斯基是个头脑冷静的实业家，对俄国工商界的情况了如指掌。她这次从乌拉尔到莫斯科来，也是事先和他商量好的。他到车站接了他们，为他们租好房间，驱车经过莫斯科市区把他们送到军械胡同“黑山旅店”带家具的房间。是他劝吉莎尔太太把罗佳送进武备学校，把拉拉送到他推荐的一所女子中学。他心不在焉地和罗佳随便开玩笑，对拉拉却盯着看，弄得她羞红了脸。

二

他们在“黑山旅店”住了一个月光景，然后又搬迁到缝纫店近旁的一套不大的三居室寓所。

这一带是莫斯科最糟糕的地方，到处都是马车夫聚集的下流地方，整条街都是妓院、赌场、贼窝和堕落场所。

罗佳和拉拉对房间里的龌龊、臭虫和破旧家具并不太在意。父亲去世后，母亲一直战战兢兢地过着穷日子。孩子们听惯了母亲的诉苦和哭穷。他们自知自己并不是街头没有教养的孩子，但是内心深处对有钱人怀着一种怯懦心理，就像孤儿院的孩子。他们的母亲是这种怯

懦自卑心理的活生生的榜样。阿玛利娅·吉莎尔是个三十五岁左右、体态丰腴的金发妇人。她不是犯心脏病，就是弄出一些蠢事来。她胆小如鼠，特别害怕男人。因为胆小又没有主意，她常常从一个男人的怀抱投入另一个男人的怀抱。

在“黑山旅店”，他们住在二十三号房间。二十四号房间自从旅店开业以来，一直住着一个叫特什克维奇的大提琴手，他是个老好人，秃头上戴着假发，脸上总是汗津津的样子。他想劝说别人时，总像祈祷似的双手合十。在交际场合或是音乐会上演奏时，他总是向后仰头，双目充满灵感地朝上望着。他极少在家，整天呆在大剧院或音乐学院。这两家邻居有时互相照应照应，也就熟悉、亲密起来。

科马罗夫斯基来访的时候，孩子们在一旁，阿玛利娅·吉莎尔觉得很不方便。特什克维奇出门，就把自己房门的钥匙留给她，让她在那儿接待自己的朋友。不久以后，吉莎尔对邻人甘于自我牺牲已经习以为常，甚至好几次哭着去敲他的门，要求保护，免得遭到那位庇护人的欺侮。

三

缝纫店是幢平房，离特韦尔街口不远。布列斯特铁路也就在附近。旁边是铁路职工的宿舍、机车车库和仓库。

有一个聪明伶俐的姑娘奥利娅·杰明娜也住在职工宿舍里，她是莫斯科货运站一名职工的侄女。

她是个能干的学徒工。缝纫铺以前的老板娘就很赏识她，现在的新店主也对她颇有好感，奥利娅·杰明娜很喜欢拉拉。

店里的一切都和原店主列维茨卡娅在时一模一样。疲惫的女工在机台上飞快地挪动双手，脚踩着踏板，缝纫机发狂般地飞旋。有的女工坐在桌旁，静静地缝着，手指捏着针，一次次把线拉出很远。布头布屑扔得满地都是。在车间里说话，必须提高嗓门，否则就压不过机器的响声和窗拱下鸟笼里金丝雀婉转的歌唱。金丝雀取名基里尔·莫杰斯托维奇，至于这名字的秘密，已经由原先店主带进坟墓里去了。

在接待室里，定做衣服的太太们打扮得花枝招展，围在堆满杂志的桌旁。她们站的站，坐的坐；有的倚着什么半站半坐，模仿画上的

姿态；大家研究时装式样，商量着衣服的款式。在另一张桌后的经理座位上，坐着阿玛利娅·吉莎尔的助手，高级裁剪师法因娜·费季索娃。她瘦骨嶙峋，肌肉松弛的凹陷的双颊上，长着一个个肉疣。

她用焦黄的牙齿咬着骨制烟嘴，眯着一只发黄的眼睛抽着烟，鼻孔和嘴巴都喷出一股股黄烟，同时一只手还不停地在本子里记下尺寸、单据号码以及挤在店堂里的顾客们的地址和要求。

阿玛利娅·吉莎尔在缝纫铺里是个新手，也没有经验。她觉得自己还算不上名副其实的女店主。但店里的人都很老实，费季索娃也是可以信赖的。可是时局动荡不安，阿玛利娅·吉莎尔对将来的情况不敢多想，总觉得前途渺茫，干什么事总不很顺手。

科马罗夫斯基常来店里看看。他穿过店堂到吉莎尔太太家里时，顺便总要吓一吓那些试穿新衣的摩登女郎。她们一见他来，赶紧躲到屏风后面去，在那儿嬉笑着，回击他放肆的玩笑。女裁缝们则不满地讪笑他，在他背后悄悄说："大人亲临啦！""她的那个来啦。""阿玛利娅的情郎。""水牛。""色鬼。"

大家最讨厌的是他的那条叭儿狗杰克。他有时就用皮带拴着它带来店里。这条狗直往前冲，扯得他走路跌跌撞撞。他两手前伸，攥住绳子，跟着狗朝前跑，倒像是个给人牵着的到处乱撞的盲人。

一年春天，杰克咬了拉拉的脚，还撕破了她的长筒袜。

"我要把它弄死，这条恶狗。"奥利娅·杰明娜孩子气地恨恨地对拉拉耳语说。

"是啊，这条狗真可恶极了。可是，傻姑娘，你有什么办法呢？"

"轻些，别嚷嚷，我来教你。复活节时不是有石头做的圆蛋吗？你妈妈五屉柜上就有……"

"嗯，有，有大理石的，有玻璃的。"

"对了，就是那个。你低下头，我附耳说。把那东西拿来，在猪油里蘸一蘸，外面就粘上层猪油。那癞皮狗，把它们全部吞下肚去，那条笨狗，恶鬼，就完蛋了！来个四脚朝天！它就没命了！"

拉拉笑了，心中不免暗暗羡慕：这姑娘虽然穷，可是自食其力。老百姓的孩子懂事早。可你看，她还那么天真，那么孩子气呢。什么鸡蛋呀，杰克呀……真亏她想得出来。拉拉又暗自思忖：为什么我摊上这样的命呀？什么都明白，对什么都放不下心来！

四

“事实上妈妈是他的……怎么说呢……事实上他又是妈妈的……这字眼很难听，我不想说。既然这样，他为什么要用这样的眼神打量我呢？我可是她的女儿呀。”

拉拉十六岁刚过，但已完全发育成熟了，看上去能有十八岁，甚至更大一些。她聪慧，性格随和，长得水灵俊俏。

她和罗佳都明白，生活中一切，都要靠自己去奋斗。他们和游手好闲、家境富有的人截然不同。没有时间早早琢磨如何去钻营，也没有时间空想实际上与他们无缘的东西。非分之想才是肮脏的。拉拉是世界上最纯洁的人。

姐弟俩懂得他们一家能有今日很不容易，他们知道要想有出头之日，需要给人良好的印象。拉拉学习好——不是出于抽象的求知欲，而是因为要想免交学费，必须成为优秀生，为此必须努力学习。拉拉不仅勤奋好学，而且洗碗刷碟也手脚麻利，还在店里帮忙，替妈妈出去办事。她举止文雅娴静。她身上的一切：轻盈迅速的动作、身材、声音，灰眼睛和浅色秀发，都非常和谐、雅致。

这是七月中旬的一个星期天。每逢假日早上可以睡睡懒觉。拉拉两手枕在头下，仰卧在床上。

缝纫店里静得出奇。临街的窗子开着。拉拉听见远处一辆四轮马车从鹅卵石马路上了有轨马车的轨道，难听的辘辘声变成了车轮畅快的滑动声。拉拉想道：“我应该再睡一会儿。”城市的喧嚣就像摇篮曲一般催她入眠。

此时拉拉躺在床上迷迷糊糊，她感觉到了自己的个头，自己的卧姿，这感觉来自凸出的左肩，来自右脚的拇指。这是她的肩和她的脚，其余全是她本来熟悉的，她的心地、品格；它们深藏在她俊美的身材里，热切地向往着未来。

“应该再睡着一会才好，”拉拉想着。与此同时，脑子里却浮现出朝南的马车店此时的情景。马车行里打扫得干干净净的地板上，停着一辆辆准备出售的大马车，装着多棱的玻璃车灯，配着熊皮坐垫，多么豪华！拉拉继续想象：再往前走，在兹纳缅兵营里，龙骑兵正在操演。威风凛凛、昂首阔步的高头大马在跑圈。骑手们跑步跃上马背，

时而慢步走，时而小跑，时而奔驰。兵营围墙外，一群孩子和他们的保姆、乳娘们张大着嘴惊讶地看着骑兵操练。

拉拉想：再往前就是彼得罗夫大街。“拉拉，你怎么啦！你想到哪去了啊！我不过是要让你看看我住的房子。何况我家离这儿不远。”

那天是奥莉加的命名日。她是科马罗夫斯基在马车行里的朋友的小女儿。为了庆祝奥莉加过命名日，大人们要快活地聚会一番，跳跳舞，喝点香槟。他邀请了妈妈，但她不舒服去不了。妈妈说：“你把拉拉带去吧。你不是经常对我说，‘阿玛利娅，要照顾好拉拉。’好啦，现在由你来照顾她吧。”好个照顾啊！哈—哈—哈！

华尔兹舞简直叫人神魂颠倒，旋转，不停地旋转，什么也不需要想。舞曲声里，不知不觉过去了许多时光，就像小说里描写的生活一样。可乐声一停，你就会感到似乎出了什么岔子，好像被人当头浇了一桶冷水，或是没穿衣服让人撞见了。此外，你允许别人同你如此亲热，是因为你想显示自己已经是个大姑娘了。

以前她从来没想到他舞跳得这么好。他的手多么灵巧，非常自信地搂着她的腰！但是以后她决不允许别人这么吻自己。她简直难以想象，当别人嘴唇久久地贴在她唇上时，竟然这样厚颜无耻。

不能再干这种蠢事了。永远不干了。不能再装作天真无邪，不能再摆出可怜又可爱的样子，不能再羞答答地垂下眼帘。这样总有一天会惹出祸来。那条可怕的界线，已近在咫尺。跨前一步，就会坠入深渊。再不要想舞会了，那是万恶之源，要断然拒绝。可以推说没学过跳舞，或是说拐了脚脖子。

五

秋天，莫斯科铁路枢纽各条线路上，掀起了罢工风潮。莫斯科喀山线开始罢工。莫斯科布列斯特线也要起而响应，罢工决定已经作出，但线路罢工委员会在宣布罢工的日期上尚未取得一致意见。铁路职工都知道要罢工，现在只需要表面上有个导火线，好让罢工自发地开始。

这是十月初的一个阴冷的早晨，也是铁路上发薪的日子。但会计

科好半天也不见动静。后来，一个小男孩到办事处来了，手里拿着工资表、发薪通知单和一大叠为扣薪水收缴来的劳动册。开始发薪了。列车员、扳道工、钳工和他们的徒弟、车场清洁女工，都来领工资。铁路枢纽站上，一边是车站、厂房、仓库和铁轨，另一边是一排排办公木房，中间隔着一大长条空地。人们顺着这条空地纷纷来到办事处领薪水。

城里已是初冬景象，空气中飘着踏烂的槭叶味和湿雪的潮湿味，还可以闻到火车头的煤烟和车站地下餐室刚烤好的热乎乎的燕麦面包的香气。铁路工人摇动展开或卷起的信号旗，指挥着列车编组。一趟趟列车在小旗指挥下开进开出。值班员嘟嘟地吹出种种不同哨音，挂钩员吹着他的小哨子，火车头发出低沉的笛鸣。各种声音高高低低，在车站里响成一片。烟柱仿佛没有尽头的梯子插向天空。火已烧旺的机车马上准备开车了，蒸气的热雾裹向寒冷的冬云。

铁路段长、交通工程师富夫雷金和车站区段筑路工长帕维尔·费拉蓬托维奇·安季波夫，在路基旁来回踱步。安季波夫一直埋怨维修部门卸给他更新路轨的材料不合规格。维修部门都听腻了。安季波夫认为钢的韧度不够，铁轨经受不了弯度测试。安季波夫估计，在严寒下铁轨会断裂。但是铁路局对安季波夫的意见置若罔闻，大概有人在这上面捞到了好处。

富夫雷金穿着镶有铁路制服饰边的高级皮毛大衣，敞着怀，里面是一件新哔叽西服。他小心翼翼地在路基上迈着步子，一边欣赏西服前襟的线条、笔挺的裤线和脚上那双款式高雅的皮鞋。

安季波夫说的话，他左耳进，右耳出。富夫雷金像有什么心事，过不一会儿就掏出怀表来看看，好像急着要去哪儿。

“是这样，是这样，老弟，”他不耐烦地打断了安季波夫，“可是你说的情况只有在主要路段，或是在运转频繁的直达区间才可能发生。你别忘了，你那是什么区段呀？不过是个备用线，再不就是终端线，满地长着牛蒡草和荨麻，那里顶多搞空车编组或是调车罢了。有什么可不满的！你简直疯了！那儿连这种铁轨都没必要，铺些木轨都可以对付。”

富夫雷金看了一下怀表，咔嗒一声合上表盖，就专注地眺望前面那条连接铁道的公路。远远地，在公路拐弯处驶来一辆四轮马车。这

是富夫雷金的私人马车。他太太接他来了。马车夫勒紧缰绳，马紧挨路基停下来。可是马见了铁轨害怕，马车夫用女人尖嗓吆喝着，好像保姆呵斥不听话的孩子。马车一侧坐着个漂亮女人，漫不经心地靠在软垫上。

“行了，老弟，咱们以后再谈吧，”段长说罢，挥了一下手，意思是：顾不上你说的那些道理了，有比这更重要的呢。他们夫妇俩乘车走了。

六

约莫三四小时以后，天已经擦黑，大路旁的地里冷不丁冒出两个人影，好像是从地里钻出来的。他们不时回头张望，很快就走远了。这是帕维尔·安季波夫和基普里扬·季韦尔辛。

“咱们走快些，”季韦尔辛说，我倒不担心密探跟踪我们，只怕地窖里那帮人就要扯完皮，追上我们。我真见不得那帮人。要是大家都这样扯皮，何必白费劲呢。何必设立委员会呢。又要玩火，又想保险！你也够意思，居然和尼古拉耶夫斯卡娅支持这种举棋不定的人。”

“我老婆达里娅得了斑疹伤寒。我要送她去医院。在送她去医院之前，我什么事也干不了。”

“听说今天发薪，我现在要去一趟办事处。今天要不是发薪，上帝在上，我才不理你们这一套呢。我要一分钟也不耽搁，用强制手段结束这场争吵。”

“请问你有什么办法？”

“很简单。我到锅炉房去拉响汽笛，一切全成定局了！”

他们俩告别后就分手了。

季韦尔辛穿过铁道往城里去。迎面走来一个个从办事处领了薪水的人，人数很多，他估计车站的人差不多都领了薪水。

天渐渐黑了。好些闲散工人，聚集在办事处外面路灯下的平台上。平台进口处，停着富夫雷金那辆四轮马车，富夫雷金娜还是以刚才那个姿势坐在车上，倒像从清早一直没下过车似的。她正等着去办事处领薪水的丈夫。

这时忽然下起了湿漉漉的雨夹雪来。马车夫从前座下来撑起皮车篷，他用脚顶着车尾，用力把很紧的篷撑杆扳直。这时富夫雷金娜正欣赏办事处路灯下飘洒着的银白色的雪片和雪珠。她沉浸于幻想的目光从那群工人的头上掠过，不眨眼地凝神望着，仿佛需要的话，她这目光毫不费力就能穿透这群工人，像透过雾霭和迷濛濛的细雨一般。

季韦尔辛偶然一瞥，看到了她的眼神。他感到十分厌恶，没同富夫雷金娜打招呼便走了，准备晚点去领薪水，免得在办事处遇上她的丈夫。他朝晦暗的厂房那边走去，黑乎乎的转车台隐约可见，那四周是一条条通向机车库的铁轨。

“基普里扬·季韦尔辛！”暗处有好几个人在喊他。厂房门前站了不少人。屋里有个人扯着嗓门直嚷嚷，还听见有一个孩子在哭。人群中一位妇女说道：“基普里扬·季韦尔辛，您帮帮这孩子吧。”

老师傅彼得·胡多列耶夫又在毒打他的出气包小徒工小奥西普。

胡多列耶夫原来并不是爱虐待手下人的恶魔，不是酒鬼，也不是打架不要命的人。他曾经是个仪表堂堂的工匠，莫斯科城外工场手工业区的商人和神甫的姑娘们都对他有好感。他当时向一个女子神学校的毕业生——也就是季韦尔辛的母亲——提过亲，但她没有答应，嫁给了他的朋友火车司机萨维利·季韦尔辛。

一八八八年，萨维利·季韦尔辛惨死在一次尽人皆知的车祸中：火车相撞，他被烧死。玛尔法·加夫里洛夫娜丧夫后的第六年，胡多列耶夫又来追求她，但玛尔法·加夫里洛夫娜再次拒绝了他。从此胡多列耶夫开始酗酒闹事，他认定自己的种种失意，都是这世界的罪过，他要向这世界报复。

小奥西普是季韦尔辛家看门人的儿子。季韦尔辛在工厂里总是护着这孩子，这就更引起胡多列耶夫对他的不满。

“你锉刀也不会拿了，笨蛋，”胡多列耶夫吼叫着，揪着小奥西普的头发，捶着他的脖子。“难道铸件能这么锉吗？我问你，你是不是存心要糟蹋我的东西？你这个吊眼鬼，异教徒！”

“哎哟，下次我不了，好叔叔，哎哟，我不了，不了，哎哟，疼呀！”

“我给他说过一千次，先要对好机床头，然后再拧紧卡盘，可他就不这么干，差点没把我的主轴弄断，这狗娘养的。”

“主轴我碰都没碰，好叔叔，真的，我碰都没碰。”

“你凭什么虐待这孩子？”季韦尔辛挤过人群问道。

“这是我们自己的事。你少管闲事！”胡多列耶夫出言不逊。

“我问你，凭什么你要虐待这孩子？”

“我告诉你，趁早滚开，你这个瞎指挥的社会主义者！这下流东西打死他还便宜了他呢，差点把我的主轴弄断了，这吊眼鬼！他现在没死还得给我叩头呢，我只不过拧了拧他的耳朵，揪着他的头发教训了几句罢了。”

“怎么，照你的意思，他该杀头呀，胡多列耶夫大叔？你真不害臊。这么个老师傅，这么把年纪，头发都白了，可是脑子一点也不开窍。”

“你走吧，我告诉你，趁早快走。你敢来教训我，我揍死你，狗东西！你这野杂种就是在铁路上干出来的，就在你老子鼻子底下干的。你妈这个骚娘们儿，我可知道她的底细，丑婆娘，下贱的娼妇！”

接着发生的事只用了不到一分钟：两人随手抄起车床台架上的大家伙和铁块。要不是人们赶紧拥上去把他俩拉开，两人必死无疑。胡多列耶夫和季韦尔辛脸色煞白，眼睛通红，梗着脖子，两个额头几乎要相撞。他们气得直呼粗气，一句话也说不出来。两人的手被大家从背后紧紧揪住。隔不一会儿，他们憋足劲想挣脱出来，拼命扭动身子向前冲撞，把拽住他们的同事们拖向前去。衣服上的纽扣、领钩一个个掉了下来，上衣和衬衫都扯开了，露出光肩膀。人们围着他们，大呼大叫个不停。

“凿子！夺下他手里的凿子！要砸烂脑袋的！”

“别动，别动，彼得大叔，要不然会拧坏胳膊啦！”

“怎么，咱们老跟他们这么耗着吗？把他们拉开关起来就完事了。”

突然季韦尔辛使出一股子非凡的力量，甩掉揪住他的那一大帮人，一下子冲到了门旁。大家奔过去要逮他，但发现他根本不想打架，就任他去了。他嘭地一摔门，出了厂房，头也不回大步走了。漆黑、潮湿的秋夜吞没了他。“你想着为他们好，可他们老想着给你捅刀子。”他嘟哝着，漫无目的地朝前乱撞。

这是个卑鄙虚伪的世界，锦衣玉食的阔太太望着一个劳动者，就像看着一个蠢材、傻瓜；而一个社会的牺牲品——堕落的酒鬼，竟然欺侮自己人，从中寻求满足。他觉得自己从来没有像现在这么仇恨这个世界。他加快了步子，仿佛匆忙的脚步，能使他现在紧张的脑海里憧憬的和谐合理的世界早日到来。他知道，他们近日来的种种努力、铁路上的混乱、集会上的演说，这一切都是未来的巨大斗争的具体步骤。但现在他激动到了极点，急不可耐地希望一口气跑完这场斗争的全程。他并没意识到自己在往哪里走，只是大踏步地朝前去，可他的双腿却十分清楚要将他带往何方。

过了很久，季韦尔辛才得知在他和安季波夫离开地窖以后，会议就通过了决议：当天晚上开始罢工。罢工委员会立即进行了分工，规定谁去哪儿，到哪儿去控制什么岗位。机车修配厂响起嘶哑的汽笛声，季韦尔辛觉得这声音好像发自他内心深处。汽笛声愈来愈清晰、响亮。这时从机务段和货运站出来的人群，已经离开进站信号机朝市区走去。季韦尔辛也拉响了锅炉房的汽笛，工人扔下手里的活跑到外面。这批人和前面的工人汇集到一起。

多年来季韦尔辛一直以为，那天晚上的罢工以及铁路运输的中断，靠的是他一个人的力量。只是在很久之后的审讯中，当他被指控参与罢工，而不是挑唆罢工时，他才明白过来。

汽笛拉响后，工人们从厂房里跑出来问道：“拉汽笛让我们去干什么？”有人在黑暗中回答说：“你又不聋，没听见是报警吗！去救火。”“可火在哪儿？”“总有地方着火了，要不然不会报警的。”

又有许多人走了出来，摔得房门乒乓直响。听到另有人在说：“听他瞎说呢，什么着火！乡巴佬！这叫罢工，懂吗？这是套，这是轭，别想让我再当牛马！伙计们，回家去吧。”

人聚得愈来愈多，铁路罢工开始了。

七

直到第三天，又困又乏的季韦尔辛才回家，胡子几天没刮，冻得直哆嗦。昨天夜里气温突然下降，比往常早冷了好些天，而季韦尔辛还穿着秋装。在大门口，看门人吉马泽金迎上了他。

“谢谢您，季韦尔辛老爷，”他一迭声地说道，“亏了你小奥西普才没遭罪，我要一辈子为你祈祷。”

“吉马泽金，你疯了，我怎么是老爷呢！你可别这样叫啊。有什么事快说，天冷得很呢。”

“冻不着你，你家暖和着呢，季韦尔辛。昨天我和你妈妈玛尔法·加夫里洛夫娜从莫斯科货运站给你们弄来好多劈柴，棚子里都堆满了，全是白桦，好木柴，干着哩。”

“谢谢你，吉马泽金。你还有什么话，快说吧，你瞧，我都冻僵了。”

“我想说的是，季韦尔辛，你别在家过夜，得躲一躲啊。岗警来问过，警察分局长也来打听，谁常上你这里来。我回答说没人来。要有的话就是你的帮手，再不就是机车组和铁路上的人有时来走走。要说别的什么不认识的人，那可从来没有！”

季韦尔辛是个单身汉，同母亲和一个成家的哥哥住在一起。他们住的房子属于隔壁的圣三一教堂。

这里还住着一部分教士，还有卖水果和卖肉的两个合作社社员，他们在城里既做批发买卖又零售。但房客中的绝大部分是莫斯科布列斯特铁路的小职工。

这是一幢带有木回廊的砖房。回廊中央是肮脏的烂泥地院子。由回廊向上，是木板楼梯，梯子又脏又滑，发出一股猫腥和酸白菜味，紧挨着楼梯口是厕所和上着锁的贮藏室。

季韦尔辛的哥哥应征入伍上了前线，在瓦峰谷地方负了伤，送到克拉斯诺亚尔斯克陆军医院治疗。他妻子带着两个女儿去看望他，准备亲自接他回来。季韦尔辛家是铁路工人世家，他们出门很方便，凭职工免费票，可以到俄罗斯任何地方。现在家里人少，很安静，只有季韦尔辛和母亲。

他们住在二层，门外走廊上放着一个水桶，由运水工给他们送水。季韦尔辛上了二层，发现桶盖掉在一旁，一只生铁杯子冻在冰层上。

“一定是普罗夫干的，”季韦尔辛想着微微一笑。“他酒总也喝不够，像无底的酒坛子，也不怕烧坏肠子。”

普罗夫·阿法纳西耶维奇·索科洛夫是位诵经士，年纪不大，身材

魁梧，是玛尔法·加夫里洛夫娜的远亲。

季韦尔辛把杯子从冰上拔下，盖好桶盖，拉了拉门铃。屋里的一股热气和饭菜香扑面而来。

“烧得好暖和，妈妈。暖融融的，真舒服。”

妈妈跑过来搂住他的脖子哭了。他抚摸着她的头，过了一会才轻轻推开她。

“胆子大才能成事，妈妈，”他低声说，“我这条铁路从莫斯科直到华沙全停了。”

“我知道，所以我才哭啊。你不会有好下场的呀！孩子，你最好躲到远处去。”

“你那个可爱的人，那个心上人，胡多列耶夫差点儿没砸碎我的脑袋。”他本想逗她笑的。她没听懂玩笑，认真地回答说：

“笑话他可是罪过，你该可怜他才是。没治的酒鬼，堕落的灵魂。”

“帕什卡·安季波夫，就是帕维尔·费拉蓬托维奇，被人抓走了。夜里来人抄了家，翻箱倒柜。早上把他带走了。可是他家里的达里娅，得了伤寒，正躺在医院里呢，就剩在实科中学念书的儿子小帕沙，和那聋子姨妈住在一起，还要赶他们走，不让住。我觉着应该让孩子到我们家来。普罗夫来干吗？”

“你怎么知道他来过？”

“我发现木桶开着盖，上面有个杯子，我想准是酒鬼普罗夫喝了水了。”

“你真机灵，亲爱的，说的不错。是普罗夫，是普罗夫·阿法纳西耶维奇来过。跑来想借点劈柴。我借给了他。哎呀，我都闲扯些什么呀！我全给忘了，他告诉了我一个消息。你知道吗？沙皇陛下签署了一个宣言，今后一切都要焕然一新了，谁也不再受欺压，土地分给农民，大家都和贵族一样平起平坐。你想想，这份已签了字的命令，只等着公布了。主教公会下来了新的要求，在祷告时加上对皇上的祝福。我可不是胡说，普罗夫对我讲的，可我给忘了。”

八

帕维尔·费拉蓬托维奇·安季波夫被捕，妻子达里娅病倒在医院里，他们的儿子帕沙·安季波夫搬到了季韦尔辛家里来住。帕沙是个眉清目秀、干净整齐的男孩，淡褐色头发分梳着。他不时用刷子梳平头发，整好上衣，系正装有校服扣环的宽皮带。帕沙爱逗人发笑，而且善于观察。他能惟妙惟肖地模仿所见所闻，十分滑稽。

十月十七日的宣言公布不久，就策划举行一次大规模的游行。游行路线从特韦尔城门起到卡鲁日城门。但这次游行却没搞成，应了一句俗语："人多嘴杂事难办"。发起游行的好几个革命组织互相争吵起来，一个接一个地退出。等到他们知道原定游行那天早上，人们还是上了街，又连忙向游行示威群众派出了自己的代表。

玛尔法·加夫里洛夫娜不顾儿子基普里扬·季韦尔辛的劝说和反对，也去参加了游行，还带上了快活的、好说话的小帕沙。

那是十一月初一个寒冷而干燥的日子。阴沉的天空就像悬着一个大铅块凝然不动。空中零零星星的雪花忽东忽西飘舞着，慢慢落到地面，道路的沟坎里聚起毛茸茸的灰色雪尘。

人们顺着大街往低处拥去，真是一片混乱。闪过一张张脸，一件件棉大衣和一顶顶羊皮帽子；有老人和孩子，穿制服的铁路工人，穿着高筒皮靴和皮外套的电车修理厂和电话局的工人，还有男女中学生和大学生。

他们唱着《华沙工人进行曲》、《你们光荣牺牲》和《马赛曲》。唱了一阵，那个在队伍前面一边退着走一边挥动帽子的指挥，突然戴上帽子不唱了。他转过了身子，背对着人群，侧耳听着旁边几个领队在说些什么。歌声乱了拍子，停了下来。这时只听见游行队伍数不清的脚踏在马路薄冰上的咔嚓声。

原来，有人好心跑来报信，告诉游行的领头人说，哥萨克骑兵正埋伏在前面。这一消息是通过电话传到附近一家药房的。

领头的几个人说："不要紧。最重要的是要保持冷静，不要惊慌。现在要马上占领路旁一幢公共建筑物，然后告诉大家可能发生危险，让他们化整为零。"

他们开始争论，把游行群众带到哪儿去好。有的人建议去商业协会，有的人提议去高等技术学校，还有的提议去外国记者学校。

他们正在争执不下，前面已经露出一座建筑物的一角。这也是一

所学校，完全可以隐蔽游行队伍，不比他们提到的地方差。

当游行队伍走到这幢楼房的前面，几个领头的就跑上大门口的半圆形平台，招呼游行队伍的先头部队停下来。进口处的好几扇大门都打开了，游行队伍全都开了进去，只见一件大氅接着一件大氅，一顶帽子接着一顶帽子，都拥上了学校正门的楼梯。

“到礼堂去，到礼堂去！”后面只有零星几人喊了几声，但人群依旧继续朝里面拥，有的来到走廊上，有的进了教室。

好不容易把人群带进了礼堂。人们各自坐到椅子上，游行领导人不止一次想对他们宣布说，前面已有埋伏。可谁也不听他们的。他们以为游行队伍所以停下来，开进这座楼里，为的就是请他们来参加临时召开的群众大会，这个会眼下就要开始了。

刚才人们好长时间又走又唱，现在想闭上嘴坐上一会儿，巴不得有人替他们代劳，喊几嗓子呢。对他们来说，眼下主要是舒舒服服休息一会儿，至于台上讲话的几个人意见有何不同，比起休息来是无足轻重的，因为他们几乎在一切方面都是志同道合的。

因此，最受群众欢迎的，倒是不使人疲倦的、听不听由你的最糟糕的演讲人。他的每句话都赢得听众雷鸣般的掌声。谁也不因为他的话被掌声淹没而感到遗憾。他们因不耐烦才急于表示同意，高喊“无耻”，还拟出了抗议的电报，而后突然间，人们听腻了演讲人单调的声音，全都不约而同地一拥而出，把演讲人丢在台上，又是一顶帽子接着一顶帽子，一排接着一排，蜂拥着下了楼梯，来到街上。游行队伍又继续出发了。

人们开大会的时候，外面落起大雪，马路变成一片白色。雪越下越大。

龙骑兵冲过来的时候，游行队伍后面的人开始还不明白是怎么回事。忽然从前面传来越来越响的呼喊声，很像刚才欢呼“乌拉”的声音。“救命呀！”“打死人啦！”的尖叫，和其他许多声音混成一片无法分辨。几乎与此同时，人群惊慌地朝两旁躲闪。骑兵冲进呼喊着的人群闪开的狭窄通道；马头、马鬃、挥着马刀的骑兵，一个接一个飞快地无声地冲过去。

半排骑兵冲过去后，掉转马头，重新整好队，又从游行队伍的尾部冲进人群。屠杀开始了。

几分钟之后，大街上几乎空无一人。人们四散奔逃，躲进了胡同。雪下得小了些。那天傍晚外面干爽得就像一幅炭画。沉入屋后的太阳，突然从屋角射过来一束束余晖，仿佛用手指触点着街上一切红色的东西：龙骑兵的红色帽冠，一面倒在地上的红旗，雪地上一道道的血迹和斑斑点点的血滴。

马路边上，有一个头部被砍伤的人，不停地呻吟着匍匐向前。几个骑兵为追击游行者，冲到了街尾，现在又排成一列往街口走去。在马蹄底下，玛尔法·加夫里洛夫娜窜来窜去寻找小帕沙，她头巾滑到了后脑勺，声音嘶哑地喊着："帕沙，小帕沙！"她的声音整条街都可以听到。

游行时，帕沙一直跟她在一起，一面还绘声绘色学着最后一位演讲人的样子，逗得玛尔法直笑。龙骑兵冲过来，在一片混乱中他突然不知去向了。

在混乱之际，玛尔法·加夫里洛夫娜背上也挨了一鞭子。虽然，她那件棉背心很厚，没觉得痛，但她向走远的骑兵举起拳头，骂了几句。她气愤的是，他们竟敢当众抽打一个上了年纪的妇道人家。

玛尔法·加夫里洛夫娜焦急地向马路两旁搜寻。突然间，她高兴地发现男孩正在对面人行道上。那里，在卖殖民地商品的小铺和另一幢砖房之间凹进的角落，还躲着一群过路的闲人。

一名在人行道上巡逻的龙骑兵，看到这伙惊慌的人群觉得可笑，就策马把人们挤进墙角里，自己在墙角前面表演起了马戏。他骑在马上急转圈，让马用后腿旋转，又催马后退几步，而后像马戏团那样慢慢让马用后腿立起。忽然他发现前面别的龙骑兵已经回来了，于是双腿一夹马肚，跑了几步就回到了队伍里。

被截在墙角里的人也散了。刚才吓得不敢吱声的帕沙，赶紧朝玛尔法·加夫里洛夫娜奔了过去。

他们一起往家走。一路上，玛尔法·加夫里洛夫娜不停唠叨："十恶不赦的杀人魔鬼，伤天害理的刽子手！皇上给人们自由，大家多高兴，可这些家伙忍不住了，他们非要把什么都糟蹋了，什么话都要颠倒过来不可！"

她愤恨龙骑兵，愤恨周围的世界，甚至对自己儿子也有气。她一时气急败坏，觉得现在惹出这场大祸，都是她儿子那帮糊涂虫的罪

过。她骂他们是自作聪明，是冒失鬼。

“好毒的眼镜蛇！他们这些疯子想干什么？谁都不明白！就会骂呀，吵呀。还有那个说起来没完的家伙，小帕沙，你怎么学他来着？孩子，你再学一遍。哎唷，笑死我了，笑死我了！简直一模一样，太像啦。叨叨个没完。呸，多叫人讨厌，嗡嗡个不停，像只大马蝇！”

到了家里，她把儿子狠狠骂了一通，说什么她这把年纪了还要挨那骑兵鬼东西的鞭子。

“您倒是怎么啦，妈妈！难道我是哥萨克的骑兵队长，或是宪兵队长吗？”

九

尼古拉·尼古拉耶维奇从窗口看到人们到处逃窜。他知道这是参加游行的人。他朝远处注意地看了一阵，看看这些人里会不会有尤拉或别人。可他没看到什么熟人。只觉得有个跑过去的人，好像是杜多罗夫的儿子（尼古拉·尼古拉耶维奇忘了他的名字）。这个不要命的年轻人，不久前刚从左肩取出一颗子弹，现在又到不该去的地方惹是生非了。

尼古拉·尼古拉耶维奇是秋天从彼得堡来这里的。他在莫斯科没有住处，又不愿去旅馆，就借住在自己的一个远房亲戚斯文季茨基家里。他们安排他住在阁楼拐角的一间书房里。

这幢二层的厢房，对没有子女的斯文季茨基夫妇来说太大了。这是已故的老斯文季茨基夫妇很早以前向多尔戈鲁基公爵租下来的。多尔戈鲁基这个大院包括三个院落、一个花园和凌乱坐落在园中的好几幢风格迥异的楼房。大院共有三个大门，通向三条不同的巷子。很早以前人们就管它叫穆奇大院，一直沿用了下来。

阁楼那间书房，虽有四个窗子，仍觉光线不够充足。屋里摆满了书籍、文书、地毯和版画木刻。书房外面有一个围着屋角的半圆形阳台。一到冬天，通向阳台的双层玻璃落地长窗就需要严严实实地封上。

从书房的两扇窗子和玻璃长窗望出去，可以看到前面一条长巷：路面上有长长的雪橇轨迹，两旁是参差不齐的房屋和歪歪斜斜的栅

栏。

雪青色的树影，从园子里投进了书房。树干也向房里窥视着，仿佛想将枝条移到地板上来。枝条上的厚霜，就像蒙着细长的紫色的蜡泪。

尼古拉·尼古拉耶维奇倚窗望着小巷，回想起去年在彼得堡度过的冬天，想起了加邦神甫、高尔基，想起了访问维特部长、一些时髦的现代作家的情景。现在，他摆脱了这种种纷扰，躲到最早成为首都的莫斯科的宁静、安谧中来，撰写已构思好的一部作品。然而计划完全落了空！他跳出了龙潭，却又跌进了虎穴。现在他每天都要演讲、作报告，弄得自己晕头转向。今天去高等女子学校，明天去宗教哲学学会，再不就去红十字会或罢工基金委员会。要能去瑞士，到森林中的僻静处隐居下来，那该有多好。那里有宁静明丽的湖泊、群山和苍穹，那凝寂的空气对任何声响都会引起回音。

尼古拉·尼古拉耶维奇从窗口走开。他很想出去探望朋友，或者去街上随便走走。但他突然想起，那位托尔斯泰主义者维沃洛奇诺夫有公干要来，他不能离开。于是他便在屋里来回踱步。此刻他想起了自己的外甥尤拉。

尼古拉·尼古拉耶维奇离开伏尔加河畔那个闭塞小镇搬到彼得堡之后，把尤拉带到了莫斯科去认亲戚：韦杰尼亚平家、奥斯特罗梅斯林斯基家、谢利亚温家、米哈耶利斯家、斯文季茨基家和格罗梅科家。刚去时，尤拉住在一个没有条理的、爱唠叨的老人奥斯特罗梅斯林斯基那里。亲戚们都随便地叫他费季卡。费季卡暗中与养女莫季娅姘居，还自诩为反传统的人、新思想的倡导者。他辜负了亲戚们的托付，甚至手脚不干净，贪污了尤拉的生活费。于是亲戚们又把尤拉安排到亚历山大·亚历山大罗维奇·格罗梅科教授家，此后就一直寄居在那里。

亚历山大·亚历山大罗维奇·格罗梅科家的气氛极好，对尤拉的成长十分有益。

尼古拉·尼古拉耶维奇想道：“尤拉、他的中学同班同学米沙·戈尔东和格罗梅科的女儿冬尼娅，在他们家倒像是一个三角联盟，他们三人反复阅读着《爱的意义》、《克莱采奏鸣曲》，完全被童贞的说教迷住了。”

青少年时期应充分体验狂热的纯真，但是他们太过分了，竟弄得自己也糊涂起来。

他们怪得出奇，又充满稚气。使他们激动不安的情欲问题，不知为什么他们称之为“庸俗”，还把这词儿不分场合地到处乱用。如此用词，大可不必！“庸俗”在他们心目中，既意味着一种本能的要求，也表示诲淫文学，同女人的淫乱，甚至包括了整个性关系。他们每次说到这个字眼，就满脸通红或是脸色煞白。

尼古拉·尼古拉耶维奇心想：“我要是在莫斯科，决不会让他们走得这么远。羞耻之心应该有，但有一定的界限……啊，您来了，尼尔·费奥克蒂斯托维奇！欢迎，欢迎！”他大声说着，走上前迎接客人。

十

来者是个胖子，身穿灰衬衫，腰里束着宽皮带，脚蹬毡靴，裤子的膝头隆起两个小鼓包。他给人的第一个印象，是不太务实的好好先生。夹鼻眼镜用黑色宽带系着，在鼻头上似乎愠怒地颤动着。

他在前室脱衣服就不利索：忘了把围巾摘掉，围巾的一头拖在地板上；软呢圆帽也拿在手上没放下。围巾和帽子使他很尴尬，妨碍他和尼古拉·尼古拉耶维奇握手，甚至还影响到他向主人致意问候。

“嗯……哦……”他嘟嘟哝哝不知如何是好，眼睛朝屋子的四周打量着。

“请随便放吧。”尼古拉·尼古拉耶维奇说。这时维沃洛奇诺夫才恢复常态，说起话来。

他是列夫·托尔斯泰的追随者。在这些追随者的脑海里，托尔斯泰从来不求安宁的天才思想已经平息，并且高枕无忧地入眠了，因此必不可免地日益流于浅薄。

维沃洛奇诺夫是来邀请尼古拉·尼古拉耶维奇去学校演讲，为政治流放犯伸张正义。

“我在那里已经讲过了。”

“是为政治流放犯伸张正义？”

“是的。”

“您还得讲一次。”

尼古拉·尼古拉耶维奇先推辞了几句，后来就同意了。

维沃洛奇诺夫的事已经办妥。尼古拉·尼古拉耶维奇无意再留他。他本可以起身告辞，但觉得马上就走有失礼貌，告辞前是需说几句亲切自然的话。于是又聊起来，却谈得勉强又不愉快。

“您现在是颓废派吗？热中于神秘主义吗？”

“这怎么说呢？”

“太遗憾了。还记得地方自治局吗？”

“当然。为选举的事我们一起在那儿工作过。”

“还提倡过建立乡村学校，主张办教师进修班，记得吗？”

“当然记得，当时斗争很激烈。后来，您好像去了卫生和社会救济部门？是吗？”

“干过一段时间。”

“哼，现在这帮年轻人，自诩是浮努斯[1]、人们的保护神，我无论如何是不信的。您这么一个有幽默感的人，对民众那么了解的人，居然和他们……我求您别信这一套了……也许我太冒昧。……是不是有什么苦衷呢？”

“您为什么不假思索就这么说呢？我们没争论什么呀。您并不了解我的观点。”

“俄罗斯需要的是学校和医院，而不是浮努斯——以人们的保护神自居的青年人。”

“没人反对这个呀。”

“农民衣不蔽体，饿得浑身浮肿……”

他们俩就这么东拉西扯地说着。尼古拉·尼古拉耶维奇明知说也无用，但还是解释起来，说明为什么他和某些象征主义派作家有来往，后来又谈到了托尔斯泰。

“在一定程度上我和您是一致的。但列夫·托尔斯泰说过，一个人对美越诚，离善越远。”

“难道您认为恰恰相反吗？难道拯救世界要靠美吗？或者靠神秘剧之类的东西？靠罗扎诺夫[2]和陀思妥耶夫斯基？”

“等一等，让我自己来说我的想法。我认为，如果人身上潜伏的兽性可以用威胁来制止，不管这威胁是监牢还是阴间报应，那么人性的最高象征就不是自我牺牲的布道者，而是马戏团里执鞭的驯兽人。

可事实是，几百年来使人向高级阶段发展，成为万物之灵的，并非棍捧而是音乐：亦即不可抗拒的非武力的真理，以及真理的具有吸引力的榜样。自古以来，人们都认为福音书中最重要的东西，是戒条里的道德警句和劝诫。可对我来说，重要之点在于基督的箴言都来自普通生活，用日常生活来解释真理。这里依据的思想是：人们虽然是凡夫俗子，可他们的交往是不朽的；生命具有象征性，因为它的意义重大。”

“我全都没懂，您其实可以把这些写成一本书。”

维沃洛奇诺夫走后，尼古拉·尼古拉耶维奇感到极其恼火。他恼恨自己把心中一些隐秘的思想泄露给了没有头脑的维沃洛奇诺夫，这几乎是对牛弹琴。但突然间，他又不再恼恨维沃洛奇诺夫，把他完全丢到了脑后，仿佛他并未来过一般。他转而为另一件事烦恼起来。类似情况时有发生。他不记日记，但一年中偶尔也会记上一两次，把特别重要的想法写到一个厚笔记本里。现在他又拿出本子，写下一行行清晰的大字，内容是这样的：

> 今天一整天那个蠢女人施莱辛格弄得我一直冒火。她从大清早一直坐到吃午饭，花了整整两个钟头诵读象征主义作家A为作曲家B的《宇宙进化交响曲》配写的诗句，里面讲到什么行星里的精灵呀，宇宙呀、水、火、气、土四大元素的旋律呀等等莫名其妙的东西。我忍了又忍，最后实在受不了，央告她别再念了。
>
> 我恍然大悟，为什么这些东西即使在浮士德里也显得虚伪，难以忍受。这里的所谓兴趣，原来是矫饰的、虚假的兴趣。现代人并不需要这些。如果他为宇宙的奥秘而苦恼，他可以去钻研物理学，而不会去求教于赫西奥德的六音步诗集[3]。
>
> 但是问题不仅仅在于形式的陈旧和时代的久远。问题也不在于这些火和水的精灵，把科学已经明确揭示出的东西再次搞乱。问题在于，这种体裁与现代艺术的整个精神相互矛盾，与它的本质、它的动因相矛盾。
>
> 这类宇宙进化论对古代世界来说是自然的。当时世界上人烟稀少，人们还没有遮蔽大自然。大地上那时还存有古生物猛犸，对恐龙和龙记忆犹新。大自然是那样惹人注目，同时又那样凶险，那样近在咫尺，像抓住了你的脖颈，说不定当时世上真的到处充满神明。这是人类历史的最初几页，还只是一个开端而已。
>
> 这个古代世界，由于人类的繁衍，到罗马时代便告结束了。
>
> 罗马麇集了外来的众神和被征服的民众，拥挤得分成了天地两层，是个

如回肠三转的龌龊地方。那里有达西亚人、赫鲁西亚人、西徐亚人、萨尔马特人、极北人；还有没上辐条的巨大沉重的轮子、肥得泡起的眼睛、兽奸、双下巴颏、把懂学问的奴隶杀死喂鱼、一个大字不识的皇帝。当时世上的人，比后来任何时候都多。他们密密麻麻地挤在科洛西姆斗兽场的过道里，苦不堪言。

这时，一个加利利人来到这个堆满大理石和黄金但却俗不可耐的世界。他一身圣光，飘然而至，充满了鲜明的人性，又有意显得凡俗。从此，部族和众神的时代宣告结束。诞生出了真正的人，他是工匠，是农民，是夕阳中的牧羊人。这人毫不孤高傲世。在母亲们的摇篮曲中可以听到唱他的声音，在世界各地的画廊里，可以看到他的形象，人们感恩戴德地赞颂他。

十一

彼得罗夫大街很像莫斯科的小彼得堡。街道两旁是对称的楼房，大门上面都有典雅的雕饰；还有书店、阅览室、制图社、相当体面的烟草店、富丽堂皇的酒家。酒家正门两侧，沉甸甸的支架托着两盏瓦斯灯，罩着毛玻璃灯罩。

冬天，这地方冷清清的，似乎要拒人于千里之外。住在这里的都是些规矩正派、洁身自好、收入丰裕的自由职业者。

维克托·伊波利托维奇·科马罗夫斯基就在这里租了二层一套豪华的单身套间。这儿楼梯宽阔，扶手都是橡木的。

他的女管家爱玛·埃内斯托夫娜——应该说是他平静的幽居生活的管理员——不声不响地为他操持家务。她既事事经心，又仿佛什么事都不介入。他像一位绅士应该做的那样，慷慨地酬谢她。他不欢迎任何男客或女客来访，因为他们和他寓所里安静的、老处女一般的世界是格格不入的。寓所里像修道院一般沉寂：窗帘总是垂着，屋里干净整洁、纤尘不染，犹如手术室一般。

每个星期天的午饭前，科马罗夫斯基总爱带着那条叭儿狗去彼得罗夫街和铁匠街溜达。那位爱打牌的演员康斯坦丁·萨塔尼季，常在街口碰上他，也随他一起散步。

他们俩在人行道上闲逛，相互说些趣闻逸事和自己的看法。这些话大都没头没脑，毫无意义，还表现了玩世不恭的态度。两人只不过是想让铁匠街听到他们放肆的粗嗄的狂笑罢了，所以比狗吠高明不到哪儿去。

十二

天气要变暖，雪水滴滴答答落在水管和屋檐的铁皮上。各家屋顶也淅沥淅沥响着，此起彼伏，就像春天已到。开始解冻了。

拉拉一路失魂落魄地走回家来。回到家里，她才明白过来出了什么事。

家里人都睡了。她又如呆如痴，心不在焉地坐到母亲梳妆台前，身上仍是那件镶着花边的淡紫近乎月白的舞裙，罩着长长的面纱，这些都是为了参加化装舞会，从缝纫店借来的。她瞅着镜中的映像，却视而不见。然后，她倚在梳妆台上抱起双臂，把头埋进臂里。

母亲如果知道了，会打死她，然后自杀的。

怎么出的事呢？怎么可能出这样的事呢？现在已经晚了。应该早就想到这些。

现在她成了所谓的堕落女人。她成了法国小说中所写的那种妇人。明天她去学校再和那些姑娘们坐在一起时，她们对她来说不过是些孩子了。上帝啊，上帝，这一切怎么会发生的呢？

以后，过了许多许多年之后，如果条件允许，拉拉将把心底的秘密告诉奥利娅·杰明娜。奥利娅会抱住她的头伤心痛哭的。

窗外，融化的雪水滴个不停，正是解冻的声响。外面有人使劲敲邻家的大门。拉拉没有抬头，她双肩抽搐着在哭泣。

十三

“哎呀，爱玛·埃内斯托夫娜，亲爱的，这无所谓。我都烦死了。”

他把袖口、胸衣和一些别的东西，乱七八糟地扔在地毯上、沙发上；把五屉柜和抽屉拉开又推上，自己也不明白要找什么。

他太需要她了，可是这个星期天却不能见到她。他像头困兽在屋子里转来转去，无法安静下来。

她神韵高洁，无与伦比。她的双手犹如高尚的思想那样令人惊叹不止。她投在墙纸上的身影，仿佛是她纯真无邪的象征。她的衬衣质朴自然地紧绷着她那酥胸，像绷在花架上的细麻布。

科马罗夫斯基用手指叩击玻璃窗，节拍合着沥青路上不慌不忙的马蹄声。“拉拉，”他闭起眼低声呼唤，眼前又浮现出她头枕着他的胳

膊、垂着睫毛熟睡的模样。睡梦中她不知道，这人竟毫无倦意一连几个钟头地望着她。她浓密的秀发散堆在枕上，像一缕青烟刺痛了科马罗夫斯基的双眼，钻进他的心中。

星期天的散步，这回半途而废。科马罗夫斯基牵着杰克才走了几步就停了下来。他想到前面又是铁匠街，又是萨塔尼季的笑料和路上一个个熟人。不，他受不了！所有这一切都会使他厌恶！科马罗夫斯基转身往回走。那条狗觉得奇怪，不高兴地仰头望望主人，无可奈何地跟在后面。

“我中了什么邪！”他想道。“这是怎么回事？难道是良心发现，是怜悯和忏悔？也许为她担心？不是。”他知道她现在呆在家里，平安无事。那么为什么她总在他脑子里盘旋不去！

科马罗夫斯基进了自家的楼门洞，爬上楼梯，拐过平台。平台上有一扇威尼斯式窗子，玻璃窗的四角饰有图案：地面和窗台上洒落着五彩的太阳光点。科马罗夫斯基又登上半截楼梯便停住了。

“不能沉溺在这折磨人的、令人消沉的相思中，她可不是个孩子啦。如果这姑娘、他亡友的女儿，由一个玩物变成他疯狂热恋的对象，那么他应该清楚这将会有什么结果，要赶紧醒悟！不要背叛自己的观念和习惯。否则一切全完了。”

科马罗夫斯基紧紧抓着宽阔的扶手，捏得手指发疼。他闭目镇定一下，然后毅然转身走下楼梯。在洒满阳光的平台上，他看到了那条狗虔诚的目光。杰克仰头望着他，仿佛是一个皮肉松弛、淌着口水的老年侏儒。

这条狗不喜欢那个姑娘，撕破过她的袜子，看见她就龇着牙乱叫。它嫉妒拉拉，好像担心主人会从她那里染上人的品德。

“啊，原来如此！你想要一切照旧，还要找那个萨塔尼季，听那些下流话、那些闲扯？为这个我得给你几下子，得抽你一顿！”

他抡起手杖抽打杰克，还用脚踢它。杰克呜呜尖叫，全身颤抖，一瘸一拐地蹿上楼，抓挠着门去向爱玛·埃内斯托夫娜告状。

光阴一天又一天、一周又一周地过去了。

十四

啊，这简直是无法逃脱的魔圈！如果科马罗夫斯基闯入拉拉生活只是引起她的厌恶，她会反抗并且摆脱他。然而，事情却不那么简单。

拉拉感到受宠若惊，因为科马罗夫斯基这样一个头发斑白，能做她的父亲的人，各种集会上受到热烈欢迎，报刊上常见名字的仪表堂堂的美男子，居然不惜为她花钱花时间，称她是天使，带她去戏院、听音乐会，要培养她成为有“文化教养”的人。

她到底还只是个穿着咖啡色校服的未成年的女学生，在学校喜欢和同学一起嬉闹淘气。在马车上，科马罗夫斯基在车夫眼皮底下向拉拉献殷勤，或者在幽暗的包厢前座上当着全场观众与拉拉狎戏。这种隐蔽放肆的挑逗使她陶醉，撩拨得初解人事的姑娘也跃跃欲试。

然而，这种学生气的顽皮的调情很快就过去了。痛苦的沮丧心情和对自己的恐惧，却深深留在了她心中。她总是感到困倦不支。这是因为夜里常常缺觉，因为她总是哭泣，不断地头疼，再加上功课太重，整个身体变得衰弱了。

十五

她诅咒他，她恨他。每天她都重复着这样的念头。

现在她将一辈子成为他的奴隶。他是如何使她服服帖帖、如何逼她就范的呢？如何使她迁就他，不顾羞耻地战栗着满足他的欲望？是靠长者的身份吗？是因为母亲经济上对他的依赖吗？还是他善于对她恐吓呢？不是，不是，绝对不是。这些都不是理由。

不是她俯首听命于他，而是他唯她的命是从。难道她没有看到他如何渴念她？她无所畏惧，良心是清白的。一旦她揭露他，无地自容和心惊胆战的应该是他。可问题就在于她决不会这样做。她还不那么卑鄙，而科马罗夫斯基正是以卑鄙为主要手段来对待下属和弱者的！

他们两人的区别就在于此。周围生活所以可怕，也在于此。对生活的震慑是靠雷电吗？不是，是用侧目而视和背后的窃窃私语。生活到处都是陷阱和虚伪。如果只是一根蛛丝，你一抻它就扯断消失了，可你要想从蛛网中脱身出来，只会愈缠愈紧。

所以，强者竟也受制于无耻之徒、虚弱之辈。

十六

她对自己说：假如她是结了婚的人呢？那会有什么不同呢？她走上了诡辩之途。但有时她完全陷入了痛苦的绝望。

他不知羞耻地跪在她脚下苦苦哀求："我们不能再这样下去。你看我是干了什么事呀。你这样滑下去，怎么得了！咱们向母亲坦白吧。我要和你结婚。"

他流着泪，反复地说着，好像她反对，不肯同意似的。然而，这一切不过是嘴上说说而已，拉拉对这种台词似的空洞语言，连听都不爱听了。

他仍和以往那样，带着蒙了长面纱的拉拉，到那家令人心碎的餐馆单间去。那里的侍者和客人们目送她走过，仿佛用目光剥掉了她的衣服。而她暗自问道：难道爱护你就可以侮辱你吗？

一天，她做了个梦。她安息在大地下面，身上除了左肋、左肩和右脚掌外，别的荡然无存。左边的乳房下长出一束蓬草。大地上人们在唱歌，《黑亮的明眸，洁白的酥胸》和《玛莎不该去河边》。

十七

拉拉不信教。她对宗教仪式并不笃信。但有时痛苦的生活实在难以忍受，她希望心灵能有某种音乐陪伴她。不能每次都由自己来谱写这种乐曲。这音乐便是上帝解释生活的箴言。于是拉拉会不时去教堂哭一场。

十二月初的一天，拉拉心里像《大雷雨》中的卡捷琳娜一样难受，便去教堂祈祷。当时她觉得仿佛脚下的大地立刻就会崩裂，教堂的拱顶马上要坍塌。这也是罪有应得。一切都应该结束了。遗憾的是，这次和她同来的，还有那个爱叨唠的奥利娅·杰明娜。

"这是普罗夫·阿法纳西耶维奇。"奥利娅悄悄对她耳语说。

"嘘，别说了。哪个普罗夫·阿法纳西耶维奇？"

"那个诵经人，他姓索科洛夫，是我的表叔。"

"噢，你说的是诵经士。他是季韦尔辛家的亲戚，嘘，别说了，让我好好听。"

她俩到教堂时，礼拜刚开始，正在唱赞美诗："以我灵魂，颂赞

我主，以我良知，赞主圣名。”

教堂里人不多，四壁回声很响。只在前面挤着一堆祈祷者。教堂是新建的。窗子不是彩色玻璃，外面那条积雪的暗巷和巷里来来往往的行人，都看得清清楚楚。窗旁站着教堂的长老，在大声开导一个疯疯癫癫的耳背的苦老婆子，也不顾教堂里面在做礼拜，整个教堂都听见他在训人。他的声音也和那扇窗户与那条小巷一样，单调乏味。

拉拉手里捏着铜币，慢步绕过祈祷的人们，走到门旁为自己和奥利娅去取蜡烛。然后，又小心翼翼地尽量不碰着人走了回来。这会儿工夫，普罗夫·阿法纳西耶维奇已经急急忙忙唱完了九段祝福词，其实这些祝词大家都很熟悉。

“让灵魂受苦的人得福……让悲苦的人得福……让渴求真理的人得福……”

拉拉走着，猛然一惊，停下步来。这是在说她嘛。上帝说：被蹂躏的人们终有好命，他们有苦难要向人们诉说。他们的一切都在未来。上帝是这样认为的，这就是基督的旨意。

十八

普列斯尼亚发生了暴动。拉拉的家正好在暴动区域内。离他们家不远，在特韦尔街上筑起了街垒，从客厅的窗户里就可以看见。人们从他们家院子里担去一桶桶水，浇在街垒上，把石头和废铁都冻成冰块，筑成一道坚固的冰墙。

邻院是起义者的集合地，有点像医疗站或食品供应站。

有两个男孩子来到邻院。拉拉认识他们。一个是尼卡·杜多罗夫，娜佳的朋友，拉拉就是在娜佳家里认识他的。他是拉拉类型的人，直率，自尊，沉默寡言。他和拉拉性格相似，所以拉拉对他不感兴趣。

另一个孩子是中学生帕沙·安季波夫，和奥利娅·杰明娜的外婆、季韦尔辛老太太住在一起。拉拉有时去玛尔法·加夫里洛夫娜家，已经发现这孩子对她有强烈的反应。帕沙纯洁得像个孩子，毫不掩饰见到她的欣喜之情，仿佛拉拉是一片白桦树林，上面飘浮着朵朵白云，下面是鲜嫩的青草；又时值夏季，他可以尽情地表示自己喜不自胜的感情，也不怕别人笑话他。

拉拉一发现自己对帕沙的吸引力，便情不自禁地利用这一点。不过，只是若干年以后，当他们的友情发展得很深的时候，她才开始同这温顺、谦和的孩子亲近起来。那时帕沙已经明白：自己对她爱恋至深，这一生中必是非她莫属了。

这两个男孩子所参与的，是最可怕的大人的游戏——战争，而参加这活动是要被绞死或流放的。然而，他们头上的围巾是在后颈上扎结起来的，这说明他们还是孩子，他们还有父母。拉拉就像大人对小孩一般看着他们。在他们这种危险的游戏上，罩了一层幼稚无知的色彩。周围的一切也随着染上了孩子气。像那蓝光莹莹的院子、对面那幢藏着孩子的楼房，那白霜浓重得变成了黑色的严寒的傍晚，都带着一股天真的稚气。甚至连楼里不停传出的哒哒枪声，也带有孩子气。拉拉总觉得“这是孩子们在打枪玩”。她倒并不只是指尼卡和帕沙，而是想着全城的枪战。她心里琢磨：“都是些很好的、正直的孩子。正因为很好，所以他们才打枪。”

十九

听说有可能要向街垒开炮，他们的房子很危险。现在要搬到莫斯科别的区里熟人家去，为时太晚了，因为他们这个区已被封锁，需要就近在本区范围内找个地方避一避。他们想起了“黑山旅馆”。

到那之后才知道，早在他们之前已有不少人住了进来。“黑山旅馆”里挤得满满登登。许多人与他们处境相同。由于过去的老交情，旅馆才答应让他们住到被服间去。

为了不惹人注目，他们不想拿手提箱，把最必需的东西打成了三个包袱。但没有搬过去，能拖一天就拖一天。

缝纫店按老章程办事，虽然外面在罢工，可是店里女工们一直在干活。一个寒冷无聊的傍晚，店外突然响起了门铃。进来一个人，向缝纫店提出批评，并要求店主出来。法因娜·费季索娃来到了穿堂，想消消来人的火气。过了一会儿她招呼工人都过去：“姑娘们，上这儿来！”把她们逐个介绍给来客。客人和她们一一握手，虽然显得笨拙，却很热情。他和费季索娃谈了一会儿，就走了。

女工们回到作坊，一个个戴上头巾，抬起两只手使劲往袄袖里

伸，穿上了紧身小皮袄。

“怎么回事？”阿玛利娅·吉莎尔赶出来问。

“他们不让我们干活，夫人，我们罢工了。”

“难道我……我有什么地方对不起你们的吗？”吉莎尔夫人竟哭了起来。

“您别难过，阿玛利娅·卡尔洛夫娜。我们对您并没有恶意，我们很感激您。可现在问题涉及的不是您或我们。现在大家都这样，全世界都这样。不这么干哪可能呀！”

女工们全都回家了，连奥利娅·杰明娜和法因娜·费季索娃也走了。费季索娃临走时悄悄对吉莎尔说，她不过装装样子，这样对东家和缝纫店有好处。可是吉莎尔夫人仍旧十分伤心：

“多没良心啊！真想不到，我竟看错了人！在奥利娅身上我花了多少精力啊！好了，不说她，就算她还小，可是那个老东西费季索娃也是这样！”

“妈妈，你不明白，她们不能为了咱们而例外呀，”拉拉安慰着母亲。“她们谁也不恨你，相反，现在这里发生的一切都是为了维护人的尊严，为了保护弱者、保障妇女和儿童的权利，真的，你要相信我，别再摇头了。这样做对你和对我，将来都会有好处的。”

但母亲还是一点不开窍。她啜泣着说：“你老是这样。每回我脑子里乱哄哄的时候，你就讲些莫名其妙的话。人家骑在我脖子上拉屎，可你说这还是为我好。也许我真是老糊涂了。”

罗佳不在家，住在武备学校。空荡荡的屋子里，就剩下拉拉和妈妈两个人。窗外是没有照明、没有行人的冷清的街道。房间里也和街道一样冷清。

“妈妈，咱们去‘黑山旅馆’吧，趁天还没全黑。妈妈，听见没有？不要再耽搁了，马上走吧。”

“菲拉特，菲拉特，”她们把看门人叫来，“菲拉特，亲爱的，送我们去‘黑山旅馆’吧。”

“是，太太。”

“你拿上包袱。还有，菲拉特，照看好家。现在，时局还不稳定。别忘了给金丝雀喂食、喂水。所有东西都要上锁。对了，常来看看我们。”

“是，太太。”

“多谢你啦，菲拉特。上帝保佑你。好了，上路之前咱们先在行李上坐一坐，求上帝保佑平安！”

她们来到街上。外面空气大不一样，她们仿佛是久病后刚出门。冰雪把四周装点成玉宇琼楼。声音也像是一颗颗金属珠子，在冷峭的空中向四方滚去。远处响着枪炮，忽而喑哑，忽而轰鸣，忽而一阵啪啪，似乎要把遥远的天边炸成碎片。不管菲拉特怎么说，拉拉和母亲都认为这是在放空枪。“菲拉特，你真傻。你想想，根本不见开枪的人，当然是放空枪了。依你说是谁呢？难道能是神灵开枪不成？自然都是放空枪。”

她们来到一个十字路口，被一个巡逻队截住了。嘴角挂着冷笑的哥萨克骑兵，搜了她们的身，放肆地从头摸到脚。系着带子的海军帽野里野气地歪在耳旁，好像他们都是独眼龙。

拉拉心想：“这段时间她可以不再见到科马罗夫斯基了，她们同城里其他部分已经隔绝，太幸运了！由于母亲的关系，她无法摆脱他。她不能说：妈妈，你别让他来。这样一来，全部秘密都要揭穿。可即使瞒不住，那又怎么样呢？为什么要害怕呢？噢，上帝，只要能了结这件事，她什么都顾不得了。上帝啊，上帝！她心里感到一阵厌恶，几乎立即就要晕倒在街上。现在她想起了什么？在她失身的那个单间里，挂着一张可怕的画，画上是个胖胖的罗马人。这张画叫什么？《花瓶女人》，对，就是它。没有错。是张名画。《花瓶女人》。那时她还不是妇人，不能与这幅名画相提并论。这是以后的事。那天桌上的菜肴多么丰盛。”

“你急急忙忙往哪儿跑？你疯了？我可跟不上你。”母亲跟在后面埋怨女儿，她喘着粗气，好不容易才跟上她。

拉拉快步向前，仿佛有种力量推着她疾走。她感到骄傲和振奋。

“枪声响得多带劲儿，”她想道，“祝福被侮辱的人们！祝福受欺骗的人们！枪声啊，愿你们更威风！枪声啊，你们也祝福他们吧！”

二十

格罗梅科兄弟的家，在西夫采夫费拉热科街和一条小巷的交叉口

上。兄弟俩都是化学教授。亚历山大·亚历山大罗维奇·格罗梅科在彼得堡科学院工作，尼古拉·亚历山大罗维奇·格罗梅科在大学任教。尼古拉·亚历山大罗维奇未成家。亚历山大·亚历山大罗维奇娶的是安娜·伊万诺夫娜。她娘家姓克吕格尔，父亲是乌拉尔地区尤里亚京市郊的铁矿矿主和铁厂厂长。铁矿区就在他那森林别墅所在的大片土地上，但由于无经济收益，已经废弃不用了。

这是一幢两层楼房，二层是卧室、孩子们的学习室、亚历山大·亚历山大罗维奇的书房和藏书室、安娜·伊万诺夫娜的小客厅，以及冬尼娅和尤拉的房间，整个二层都是生活用室。一层则是接待客人用的。这里窗上都挂着灰绿色的帷幔，钢琴盖擦得锃亮，还有大鱼缸、橄榄色的家具和水草的盆景。它们把屋子点缀得像一个绿影婆娑的梦幻中的海底。

亚历山大·亚历山大罗维奇·格罗梅科一家人都很有教养，很有文化，懂得并且喜爱音乐，又十分好客。家里经常高朋满座，举行室内音乐晚会，演奏钢琴三重奏、小提琴奏鸣曲和弦乐四重奏。

一九〇六年一月，尼古拉·尼古拉耶维奇出国不久，这里又举行了一次例行的音乐会。节目中原定要演奏塔涅耶夫派新秀的小提琴奏鸣曲和柴科夫斯基的三重奏。

音乐会前一天家里就开始准备了。客厅里挪动了家具，腾出了地方。钢琴调音师在大厅一角给琴调音，不厌其烦地重复一个琴音，接着弹响一连串其他的音调。厨房里宰鸡杀鸭，洗摘菜蔬，把芥末和橄榄油搅在一起准备做调味汁和冷盘调料。

舒拉·施莱辛格是安娜·伊万诺夫娜的知心好友，一大清早就来了，叫人不胜厌烦。

舒拉·施莱辛格是个瘦高女人，五官端正，脸形多少有点男人气。尤其当她斜戴着灰色羊羔皮帽的时候，使人不由想起陛下的那张脸来。她到别人家是做客，也不把帽子摘下来，只是将别在帽檐上的面纱稍稍撩起些。

当这两个朋友烦闷苦恼的时候，彼此谈谈，往往会感到轻松一些。这种轻松表现在哪儿呢？她们一谈话，相互便要说些刺激人的刻薄话，越说越狠，最后大闹一场，但马上又流着泪言归于好。经常性的争吵，对两个女友起着镇静作用，就像用水蛭放血一样。

舒拉·施莱辛格曾数度结婚。每回一旦离婚，很快就把丈夫忘到脑后，认为他们都无足轻重，所以一直保持着单身女人的冷漠淡然、无拘无束的派头。

舒拉·施莱辛格是个神智学者，同时对东正教的祈祷仪式又很有研究。甚至当她整个身心沉浸在宗教氛围的极度兴奋之中时，也会忍不住提醒诵经人或唱诗的神职人员该说什么或该唱什么。她那沙哑的嗓音冲口而出："求主垂听"，"直至永远"，"无上光荣的基路伯天使"。

舒拉·施莱辛格还懂得数学、印度的神秘主义，知道莫斯科音乐学院和名教授的住址，知道谁和谁同居，我的上帝，她简直无事不晓。因此，生活中凡有什么大事，都请她来断案、拿主意。

举办音乐会的日子到了。客人们按时陆续来到，有阿杰莱伊达·菲利波夫娜、金茨、富福科夫夫妇、巴苏尔曼先生和太太、韦尔日茨基夫妇和卡夫卡斯采夫上校。外面下着雪，一开大门，风卷着团团棉絮般的雪花涌进屋来。男客进来时脚上穿着长筒大套靴，一个个显得心不在焉，笨手笨脚的样子；而他们的妻子正好相反。她们冻得脸颊鲜润，大衣领口敞着两个纽扣，头发上缀着点点雪花，毛茸茸的围巾搭在脑后，一个个俨然是工于心计的情场老手，那圆滑劲儿，可得提防着点呢。

一位初次赴邀的钢琴演奏家走进客厅时，客人们窃窃私语说："他是居伊[4]的侄儿呢。"

向大厅后面的两扇门望去，可以看到餐厅里那张铺着雪白的桌布的长桌上已摆好酒菜。带圆粒形水晶的酒瓶里，闪烁着花楸酒的色彩，银托上摆着盛黄油和醋的亮晶晶的小瓶，还有色泽喜人的野味和冷盘，甚至每套餐具旁叠成小塔形的餐巾，花篮里散发出杏仁香气的青紫色的爪叶菊——这一切好像都在勾引客人的食欲。客人们想快些享用这人间的美食，于是急着早点开始精神的会餐。大家在大厅里一排排分别坐好。钢琴师刚坐下演奏，又传来悄悄细语："他是居伊的侄儿哪！"音乐会开始了。

这首奏鸣曲，大家都听说既枯燥又艰涩。一听果然如此，而且还长得可怕。

因此，演奏完第一乐章休息时，评论家克里姆别科夫还同亚历山大·亚历山大罗维奇发生了争执。评论家批评了这首奏鸣曲，而亚历山

大·亚历山大罗维奇却说不错。客人们抽着烟议论着，不停地挪动椅子。

此时客人们的目光又落到了隔壁餐厅里五光十色的挺括的桌布上面。大家希望继续演奏下去，不要耽误时间。

钢琴师转头朝听众看了一眼，向伴奏的小提琴手点了点头，便又开始了。小提琴手和大提琴手法杰伊·特什克维奇拉动琴弦，三重奏悲怆地响了起来。

尤拉、冬尼娅和米沙·戈尔东（现在他一半时间都住在亚历山大·亚历山大罗维奇家）坐在第三排。

“叶戈罗夫娜在招呼您呢。”尤拉悄悄对坐在他前面的亚历山大·亚历山大罗维奇说。

大厅门旁站着他家的白发老女仆叶戈罗夫娜，她焦急万分地朝尤拉看着，使劲朝亚历山大·亚历山大罗维奇点头，意思是告诉尤拉，她急着要让主人出去一下。

亚历山大·亚历山大罗维奇转过头不满地瞥了叶戈罗夫娜一眼，耸耸肩膀，可是叶戈罗夫娜还是要他出去。他们两人从大厅的一头向另一头打起了哑语手势。客人们都望着他们。安娜·伊万诺夫娜狠狠瞪了丈夫一眼。

亚历山大·亚历山大罗维奇站了起来。坐着不动是不行了。他涨红了脸，悄悄从墙角绕过大厅走到叶戈罗夫娜跟前。

“您怎么好意思这么干，叶戈罗夫娜？您有什么了不起的急事？快说吧，出什么事了？”

叶戈罗夫娜凑着他耳朵说了几句。

“什么黑山？”

“黑山旅馆。”

“那又怎么啦？”

“要法杰伊·特什克维奇马上回去，他们那里有个人快要死啦。”

“哼，快要死了。我懂得这一套。不行，叶戈罗夫娜。等这一段演奏完，我再对他说。否则不行。”

“旅馆的侍者还等着呐。马车也等着呐。我跟您说了，人都要死了，您不懂吗？是位太太。”

“不行，不行，不就三五分钟吗，没什么了不起。”

亚历山大·亚历山大罗维奇又悄悄顺墙根回到自己的座位上，拧着眉头，用手揉鼻梁。

第一乐章结束了，响起了一阵热烈的掌声。他走到演奏者跟前，告诉大提琴手法杰伊·特什克维奇说，有人来接他回去，出了事，不能再演奏了。然后朝全场举起双手，请大家静下来，大声说道：

“诸位，三重奏不得不暂停一下。法杰伊·卡济米罗维奇家里发生了不幸，我们向他表示慰问。他需要回去。在这种情况下，我不能放他一人走。他可能需要我。我和他一起去。尤拉，亲爱的，你去告诉谢苗把马车赶过来，车早已套好。先生们，我暂时出去一下。请你们别走，我很快就回来。”

两个男孩子请求亚历山大·亚历山大罗维奇带他们去，他们想坐马车在寒夜里兜兜风。

二十一

十二月以后，虽然生活已经恢复了正常秩序，还是不时传来零星的枪声。各处不断地起火，好像是不久前的火场重又死灰复燃。

他们大概从来没像那天夜里一样，坐马车走那么长久，又走得那么远。其实旅馆近在咫尺，经过斯摩棱斯克大街、诺温斯克大街，再走过半条花园街就到了。然而酷寒和浓雾似乎把这狂颠的空间分割成了各不相同的许多碎片。路旁篝火仍旧烟雾缭绕，行人踩在冰雪上咔嚓咔嚓响，还有雪橇滑板的吱呀声。这一切令人觉得已经走了很久很久，走到了一个远得不得了的地方。

旅馆门前停了一匹有披挂的马，蹄腕骨上裹着布，驾着一辆狭长的豪华雪橇。前座上的马车夫，把裹得严严实实的脑袋，埋在大手套里取暖。

旅馆前厅里很暖和。离门口不远的衣帽间里，看门人在栏杆后面打盹，不时发出很响的呼噜声。他有时自己也被鼾声惊醒。通风器的嗡嗡声、炉里低沉的呼呼声，以及茶炊中沸水的嘶嘶声，确能催人昏昏欲睡。

大厅左边的穿衣镜前，站着一个浓妆艳抹的太太，胖乎乎的脸上脂粉厚得像扑了一层面粉，身上穿着一件在寒天里过于单薄的短皮

袄。这位太太在等楼上的人下来。她转过身背朝衣镜，不时扭头看看自己的背影是否苗条。

那个冻僵了的马车夫从外面探进头来。他穿着一件束腰的长袍，看起来好似食品店招牌上画的8字面包，再加上他浑身一股寒气，就更加相像。

“小姐，他很快就下来吗？”他问镜前那位太太说。“做你们的生意，我的马都要冻坏啦！”

二十四号房间里出的事，对旅馆侍从来说算不了什么。店里几乎每天都发生叫人恼火的事。铃声时刻不停，铃一响，墙上玻璃长橱中的房间号牌，有的就得取下来，这意味着某个房间里旅客又在大发雷霆了，连他们自己也不知道想干什么，弄得侍者无法安生。

现在二十四号房间里，正给那个上年纪的傻女人吉莎尔太太灌肠抢救，给她服催吐剂，清洗肠胃。旅店女仆格拉莎忙得马不停蹄，提水进来擦地，再把脏水提出去。但在仆役下房里，还在二十四号出事之前，这里已经掀起了一场轩然大波。那时还没有派车夫捷廖什卡赶车去请医生，也没派人叫回这倒霉的大提琴手，科马罗夫斯基也还没有到，二十四号门前走廊里还没有这么多围观者。

仆役下房里的风波白天就已发生了。瑟索伊从厨房出来，弯腰低头飞快地往走廊上跑，右手高高举着一托盘饭菜。在狭窄的走廊上，有个人从餐具室出来，不凑巧正好转身，无意撞着了瑟索伊，托盘啪的一声摔在地上，汤全泼了，三个深盘和一个浅盘都打碎了。瑟索伊一口咬定，这个人是洗碗女工，该唯她是问，扣她的工钱。此时已是半夜十点多，旅馆里一半侍从就要下班，可他俩还为这事一直争吵不休。

“他白天黑夜抱着个酒瓶，就像抱着自己老婆，喝得昏天黑地，连路都走不稳，活像只公鸭，手也抖，腿也颤。再说别人干吗去撞他，干吗要砸他的碗碟，要泼掉他的汤！你说是谁推了你，吊眼的异教徒，魔鬼，谁推你啦？你这王八羔子，瞪着眼说瞎话！”

“马特廖娜·斯捷潘诺夫娜，跟您说过多少回了，您嘴巴要干净些。”

“哪值得这么大吵大闹哟，还砸了碗碟！不就是因为那个骚娘们儿吗！下贱的女人。自己干了好事，到老来弄得吞了砒霜。我们在黑

山旅馆住得有年月了，还没有见过这样的野鸡和淫棍。”

米沙和尤拉在二十四号门前走廊上走来走去。情况和亚历山大·亚历山大罗维奇想象的相去太远。他原以为是大提琴师出了不幸，是一件高尚纯洁的事情。不料活见鬼，竟是这么一档子污浊肮脏、丢人现眼的事，绝不该让孩子们参与。

两个男孩在走廊上徘徊。

“你们去看看那位阿姨吧，小少爷们。”一个仆人又对他俩不慌不忙地低声说。“不要紧，进去吧。她没事了，你们不用担心，现在她全好了。你们别站在这儿。这里刚才还出过事呢，打碎了很贵重的碗。我们正忙活着，要来回走动，走廊太窄，你们进去吧。”

孩子听他的话进了屋。

房间里，原来挂在饭桌上面一个玻璃罩里的煤油灯，已经取了出来，挪到散发臭虫气味的隔板后面的半间屋里。

那是卧室，门上挂着一块落满尘土的布幔和外间隔开，挡一挡外人的眼睛。混乱中布幔忘了放下来，现在还搭在隔板上。那盏灯放在里间小凳子上，像舞台上的脚灯从下往上照着，屋子亮得刺眼。

吉莎尔夫人喝了碘酒自杀，而不是那个洗碗女仆胡说的吞的砒霜。屋里有一股呛鼻的酸味，好像是青核桃皮揉得发了黑的气味。

隔板后面，一个女仆正在擦地板。床上躺着一个半裸的女人，身上湿漉漉的又是水又是泪和汗，头发一绺绺粘在一起。她放声大哭，低头弯腰俯在一个脸盆上。两个男孩赶紧移开目光往别处看。目睹这些，实在令人尴尬，也不体面。不过这已使尤拉惊异不止：当女人处于某种难堪和极度紧张的情况时，她就不再是雕塑出来的那种形象，而变得类似肌肉发达、只着短裤赤身裸体的角斗场上的大力士了。

隔板后的人终于想起把布幔放下来。

“法杰伊·卡济米罗维奇，亲爱的，您的手呢？把手伸过来，让我握着，”女人又哭又恶心，话也说不出来，“啊，我太痛苦了！我起了疑心。卡济米罗维奇……我怀疑……幸亏这是场误会，是我神经过敏，法杰伊·卡济米罗维奇，您不知道，我现在可轻松多了！结果……结果……我也没有死。”

“阿玛利娅·卡尔洛夫娜，您要安静，我求求您，您要安静。怎么会弄到这种地步，太不像话，真的，多不应该啊。”

“现在我们回家吧，”亚历山大·亚历山大罗维奇对两个孩子嘟哝了一句，两个孩子窘迫地站在外间门边昏暗的过道上。他们倒不知该瞧什么好，就眼盯着外屋没有灯的暗角。那里壁上挂满了照片，放着个乐谱架，还有一张堆满纸张和图册的书桌。在铺着针织台布的餐桌后边，有个姑娘坐在圈椅里。她两只胳膊抱着椅背，头倚在上面睡着了。看来，她疲惫已极，屋里的吵闹声和人们来回走动都没有吵醒她。

亚历山大·亚历山大罗维奇和两个孩子真是白来了一趟，再呆下去就更不得体了。“咱们现在就走吧。”亚历山大·亚历山大罗维奇又说了一次，“等法杰伊·卡济米罗维奇出来，我向他道别一声就走。”

但从隔板后面出来的，不是大提琴手特什克维奇，却是另外一个人。这是个壮实、自信、外貌堂堂、脸刮得干干净净的男人，手里高高举着那盏煤油灯。走到桌子跟前，他把灯放进吊灯罩里。灯光照过来，把睡在桌旁的姑娘晃醒了。她朝进来的人微微一笑，眯缝着眼睛，伸了个懒腰。

米沙一看见那个陌生的男人，惊得浑身一哆嗦，两只眼紧紧盯住他不放。他拉了拉尤拉的衣袖，想告诉他什么。

但尤拉不让他说，也不愿听：“你怎么好意思在别人家里说悄悄话？他们会对你怎么看！”

这时，那姑娘和那男人演了一出哑剧。他们彼此没说一句话，只是相互传递着眼色。然而两人如此默契，简直叫人难以置信。仿佛她是他手上牵着线、由他摆布的木偶。

姑娘脸上浮起慵懒的笑意，双目半睁半闭，微张着嘴。那男人向她投去戏谑的目光，她狡黠地眨眨眼回答他。一切如此圆满地了结，他们感到欣慰。他俩的私情没有被戳穿，吉莎尔夫人自杀也没有丧命。

尤拉目不转睛地看着他们俩。他在暗处，谁也看不见他，可灯下的一切自始至终在他的视野之中。那姑娘受制于人的情形，既神秘莫测，又袒露无遗。尤拉心上涌起了复杂的感情，一种从未体验过的感情力量，使他心碎。

这就是他和米沙、冬尼娅热烈议论过的“庸俗”，以前这只不过是一个空洞的字眼罢了。他们害怕它，可又受到它的吸引。当时他们在

口头上漫无边际地毫无亲身实感地议论它，现在这种力量就出现在尤拉眼前，它是那样实在具体，又显得朦胧虚幻，既具有无情的破坏性，又可怜无助。此时此刻，他们这几个孩子的那些哲理跑到哪里去了，尤拉现在该怎么办呢？

“你知道刚才那人是谁吗？”他们走到街上，米沙问他说。尤拉正想自己的心事，没有答话。

“他就是灌醉了你父亲，把他害死了的那个人。不记得了？那是在火车上。我给你讲过的。”

现在盘踞在尤拉脑子里的是那个姑娘和未来，而不是父亲和往事。开始他甚至没有听懂米沙的意思，天气太冷，说话很不方便。

“谢苗，冻坏了吧？”亚历山大·亚历山大罗维奇对马车夫说。他们坐车回去了。

---

[1] 浮努斯，罗马神话中森林和田野之神，畜群和牧人的庇护者。

[2] 罗扎诺夫（1856—1919），俄罗斯作家，活跃的政论家和宗教哲学家。

[3] 赫西奥德，生活在约公元前八世纪的古希腊诗人。他的两部史诗《神谱》和《工作与时日》流传于世，多以叙写宇宙和诸神诞生及其世系为主题。

[4] 凯撒·居伊（1835—1918），俄罗斯作曲家。

第三章 斯文季茨基家的圣诞舞会

一

那年冬天，亚历山大·亚历山大罗维奇送给安娜·伊万诺夫娜一个老式衣柜。他是偶然碰上买下来的。这个乌木衣柜是个庞然大物，哪个门也进不去。所以只好卸开了运来，分几件搬进屋子，然后又开始琢磨把它放在哪儿。如果放在一楼的房间里，地方虽然宽敞，可是柜子派不上用场；二楼太挤，搁不下。于是只好在二楼他们夫妇卧室门外的平台上，腾出一块地方来安置它了。

看门人马克尔来重新装配衣柜时，带着六岁的女儿马林卡。有人给了马林卡一根麦芽棍儿糖。她抽着鼻涕，一边舔着棍儿糖和手指上的甜汁，一边煞有介事地观看爸爸干活。

开始活儿干得挺顺手。安娜·伊万诺夫娜眼看这柜子慢慢装了起来，最后只剩安柜顶了。她忽然异想天开，要给马克尔帮点忙，就踩上衣柜高高的底板，没站稳身子一晃，撞到柜壁上。那槽榫还是活动的，柜子两侧拴着的绳子，活结没有扎牢。这一撞，活结松开，安娜·伊万诺夫娜随着壁板轰隆一声仰面倒在地上。这一下可摔得很厉害。

“哎呀！我的好太太！”马克尔朝她奔过去。“您干吗要上衣柜呀，我好心的太太！没有伤着骨头吧？您摸摸看伤了骨头没有？只要没伤着骨头就好，皮肉不要紧，皮肉能长起来，俗话说，不伤筋骨就不怕。”他冲着啼哭的马林卡喝道，“不许哭，讨厌鬼！鼻涕擦干净，找你妈去。唉，太太，没您在这儿，我就装不起这柜子吗？您也有您的道理。乍一看，我确实是个看门的，可是说真的，我们家的人生来是当木匠的料。我们都干过木工。说来您不会相信，这样的家具，这样的大衣柜，我漆就不知漆了多少。再不就是红木的，胡桃木的。再比方说吧，有钱人家的女儿，您可别怪我说话粗，一个个打我眼皮底下过去不少，可都没成。原因就是我爱喝一口，专喜欢烈性酒。”

安娜·伊万诺夫娜在马克尔搀扶下，坐到他推来的圈椅上。她喘息着揉那摔伤的地方。马克尔又装起柜子来。等顶板也上好后，他说：“得啦，现在只剩安两扇门了。门装好，拿出去展览都可以。”

安娜·伊万诺夫娜不喜欢这个大衣柜。它的形状和尺寸，很像灵柩台或是皇族棺椁。这柜子引起她一种迷信的恐惧。她管这大柜子

叫“阿斯科尔德[1]之墓”。安娜·伊万诺夫娜指的是奥列格亲王那匹害死了自己主人的马[2]。安娜·伊万诺夫娜书读得不少，但杂乱无章，常常把一些相近的东西搞混。

这次摔倒之后，安娜·伊万诺夫娜肺部就经常出毛病。

二

一九一一年整个十一月，安娜·伊万诺夫娜卧病在床，她得了肺炎。

尤拉和米沙·戈尔东第二年春天该大学毕业了，冬尼娅也将念完高等女子学校。尤拉学医科，冬尼娅学法律，米沙在语文系学哲学。

尤拉心里，一切都在变化动荡，一切又那么超群不凡，无论是观点、习惯，还是爱好。他聪慧颖悟，常有新颖的见解，令人惊叹。

虽然尤拉十分醉心艺术和历史，但选择专业时却毫不犹豫。他认为，艺术不能成为一种职业，就像人们天生的乐观或忧郁不能成为职业一样。他对物理和自然科学兴趣浓厚，认为在实际生活中应该从事某种对人们有益的工作。于是他选择了从医的道路。

四年前，也就是读一年级的时候，他整整一学期都在解剖尸体的实验中度过。他走下螺旋楼梯，到地下解剖室去工作。那些头发蓬乱的大学生，或成堆或单独在那里：要么抱本残破的教科书背诵，四下摆开各种人体骨骼；要么在屋角默默地做解剖；要么在逗乐说笑，哄撵那些在石板地上到处乱窜的一群群耗子。在昏暗的地下室里，一具具裸露的尸体，发着青幽的磷光。这里有身份不明、自杀身死的年轻人，有保存完好尚未腐烂的溺水女人。尸体注入防腐液以后，肌肤显出了丰润、细腻的假象。尸体被解剖、肢解，制成标本。死人即使被切割成块，人体美的魅力仍然不减。所以当一个淹死的美丽女人被扔到锌面解剖台上，人们会不由地惊叹她的美丽。等肢解下一只手臂或手掌时，人们转而赞叹她部分肢体的美。弥漫着福尔马林和石碳酸气味的地下室里，一切都显得神秘。这些手脚摊开的死者的命运是神秘的，生命和死亡本身也是神秘的。而在这个地下室里，死亡主宰着一切，解剖室是死亡之家，或者说是死亡的大本营。

这种神秘的气氛压过了一切，占据着尤拉的思绪，给他的解剖工

作带来纷扰。同样，他在生活中也曾碰到许多别的烦扰。对此他渐渐习惯了，分心的干扰并不令他感到不安。

尤拉善于思考，并且特别擅长写作。还在中学时代，他就希望写小说，写一本传记小说。他要在这书中像埋炸药包似的，把他所见所想之中最惊人的东西写进去。但要写这样一本书，他还太年轻。于是他只好以诗来代替，就像一个画家，为了作一幅成竹在胸的巨画，一辈子打着种种草图。

尤拉不很介意这些诗的不足，看重的是它们蕴含的活力和颖脱。尤拉认为活力和颖脱是艺术中标志着现实性的主要品格，没有这点，艺术中其余的一切便失去意义，没有价值，没有存在的必要。

尤拉知道，自己性格上许多特点的形成，要归功于舅父。

此时，尼古拉·尼古拉耶维奇侨居洛桑。那里出版了他几部著作的俄文版和译著。在这些著作中，他进一步发展了过去的历史观，认为历史是第二宇宙，是人类借助时间和记忆提出来，用以对付死亡的挑战。这些书的核心是对基督教义的新阐释。它们对新的艺术观的产生，起了直接作用。

这些思想对尤拉的朋友米沙·戈尔东影响更为显著。在这种影响之下，米沙·戈尔东选择了哲学专业。他在系里还听神学课，甚至常常考虑以后要转到神学院去。

由于舅父的影响，尤拉思想前进了一步，摆脱了某些束缚；米沙却反而裹足不前。尤拉心里明白，米沙之所以如此热中于极端化的思想，他的经历和出身起着很大作用。出于审慎和礼貌的考虑，他没有劝米沙放弃这类奇怪的打算。但他常希望米沙变得现实一些，更靠近生活一些。

三

十一月末的一天傍晚，尤拉很晚才从大学回到家里。他感到十分疲倦，加上一天没吃东西。家里人告诉他，白天出了吓人的事，安娜·伊万诺夫娜发生了痉挛。请来好几位医生，他们都劝家里人请神甫，后来，才又改变了主意。现在安娜·伊万诺夫娜觉得好些了，神志已经清醒，吩咐尤拉一回来就立刻去见她。

尤拉听了顾不得换衣服，就去了她的房间。

屋里还看得出不久前忙乱过一阵。护士蹑手蹑脚在整理床头柜上的东西。到处扔着用过的小方巾和湿敷用的手巾。洗漱盆里还有血，染得水成了淡红色。水面上还浮着几个小玻璃针药瓶和浸泡大了的药棉。

病人浑身被汗水湿透，舌头不时舔着干燥的嘴唇，和尤拉早上最后一次看见时相比，她明显地瘦了。

“是不是诊断有误呢？”他想道，“从所有症状看是格鲁布性肺炎。看来这是危险期。”他向安娜·伊万诺夫娜问了好，讲了几句安慰病人的客套话，就让护士离开房间。他拿过安娜·伊万诺夫娜的手，开始号脉，另一只手伸进外衣口袋里取听诊器。安娜·伊万诺夫娜摇摇头，表示没有必要。尤拉明白了，她要他做的不是这个。安娜·伊万诺夫娜好不容易才说出话来：

“刚才……想让我做临终忏悔……眼看要不成了……随时都有可能死去。人要拔牙害怕疼，还得准备呢……我这可不是拔牙，是整个人，整个生命……咔嚓一下，一条命就用钳子拔掉了……可这是怎么回事呢？……谁也说不清……我觉得很难受，很恐惧。”

安娜·伊万诺夫娜停下不说了。硕大的泪珠，从面颊滚下来。尤拉沉静着没说话。过了一会儿，安娜·伊万诺夫娜又说下去：

“你有才赋……你天资高……有才赋就同一般人不一样……你一定懂得多……给我说说吧，让我能宽心。”

“说点什么好呢？”尤拉答道。他觉得坐不住，站起来在屋子里转了一圈，重新坐下，“首先我要说的是，明天您一定会好些。有这个迹象。我用生命担保。其次，您是想听听我这个搞自然科学的人，对死亡、意识、复活的信念等等有什么看法吗？是不是咱们以后再谈？不行？现在就谈？好吧，就按您说的办。可是马上就开始真怕说不好呢。”于是他滔滔不绝地讲起来，自己也奇怪，怎么会如此侃侃而谈。

“先说复活。对复活最粗浅的解释，仅是对弱者的一种安慰罢了。那是我不能接受的。基督关于生者与死者的教义，我的理解一向与众不同。几千年来历史长河中积聚起来的芸芸众生，如果复活了，哪里有地方安顿他们？整个宇宙也不够，就连上帝、善良和真理，都

要无处栖身了，都要被贪婪拥挤的大群动物挤死。

“然而，有一个统一的没有止境的生命，总是充塞于宇宙之中，并且通过无数的组合和变化形式时刻在更新，如此您担心，您会不会复活，实际上您已经复活了——当您降生的时候，您就复活了，只是您没有觉察罢了。

“您是否会痛苦，肌体是否会感到自己的衰亡？换句话说，您的意识会怎样？可意识又是什么东西呢？我们来分析一下。当您一心一意想睡着，您必定会失眠。有意识地想感觉到自己的消化过程，必然会引起消化神经的紊乱。当主体把意识用于自身的时候，意识是毒剂，它是自我毁灭的手段。意识是向外照射的光，它给我们照亮了前面的道路，使我们不会绊倒摔跤；意识是机车上的车头灯，如果把这灯光朝里照，非发生车祸不可。

“那么，您的意识会怎么样呢？我指的是具体的您的意识。可您自己又是什么呢？问题的症结就在这个地方。让我们来分析分析看。您自己在您的意识里是什么？您肌体的哪一部分，您自己意识到了呢？是您的肾、肝、血管？不是的。不管您怎么去想象，您能想象出的只是您表现于外部活动中的形象：是您双手劳动时的形象，在家庭中的形象，同别人一起时的形象。下面这一点请您更注意地听：在别人心目中的人，也就是这人的灵魂。这样就清楚了，您是怎样的呢？您的意识一辈子赖以呼吸、赖以摄取营养的泉源是什么呢？就是您在别人心目中显现的灵魂，显现的不朽，显现的生命。事情就是这样！您活在别人心中，您也会留在别人心中。至于以后人们把它称为怀念，对您来说又有什么区别呢？您仍然是您，是属于未来的一部分。

“最后一点：没有什么可让您不安的。死亡并不存在。死亡与我们不相干。刚才您说到了‘才赋’，这可就是另一回事了，这与我们有关系，是我们发现的东西。而才赋从最高和最广的意义上说，是生命的一种赐予。

“圣徒约翰说，世上不会有死亡，您听听他浅显的道理吧。由于过去已经过去了，所以不会有死亡。这几乎就是说：死亡不会有了，因为我们已经见过死亡，它已经变得陈腐讨厌，而现在要求新生的东西，新生的东西是一种永恒的生机。”

他一边说着，一边在屋里踱步。然后，他走到安娜·伊万诺夫娜床

前，双手放在她头上说："睡吧。"几分钟以后，安娜·伊万诺夫娜慢慢入了梦乡。

尤拉悄悄走出房外，吩咐叶戈罗夫娜让护士去卧室。他想："真见鬼，我成了骗人的巫医了。我喋喋不休地念咒，甩手掌施法来为人除病……"

第二天，安娜·伊万诺夫娜好多了。

四

安娜·伊万诺夫娜身体一天天好起来。十二月中旬，她试着起床，但仍感到十分虚弱。大家劝她再好好卧床养养。

她经常让人把尤拉和冬尼娅叫到跟前，给他们讲自己童年的事，一讲就是几个小时。她的童年是在乌拉尔雷尼瓦河畔祖父瓦雷基诺庄园里度过的。尤拉和冬尼娅从来没到过那里。但尤拉听了安娜·伊万诺夫娜的讲述后，眼前很快就浮现出五千来俄亩人迹不到的黑魆魆老林和克吕格尔河岸下碎石铺底，峭壁对峙的急流，还有两三处尖刀似的插入森林的河湾。

这几天，第一次给尤拉和冬尼娅做礼服，尤拉做的是一套黑色礼服，冬尼娅是一件领口稍低的浅色缎子礼服。二十七日他们要去参加斯文季茨基家的一年一度的圣诞晚会。

这两套礼服，由男女裁缝店在同一天做好送到。尤拉和冬尼娅试了一下很满意。他们还没有来得及脱下新衣，安娜·伊万诺夫娜就让叶戈罗夫娜来叫他们去。于是尤拉和冬尼娅一身新装来到安娜·伊万诺夫娜房间。

安娜·伊万诺夫娜看见他们两人进来，就用臂肘撑起身子，看了看侧面，又让他们转过身来，说道：

"好极了。简直太美了。我还不知道新装已经做好了呢。来，冬尼娅，再让我看看。嗯，不错。我觉得好像肩头褶儿多了些。你们知道我为什么叫你们来吗？我要先说说你的事，尤拉。"

"安娜·伊万诺夫娜，我都知道。是我自己要求把那封信给您看的，大概您和尼古拉·尼古拉耶维奇一样都认为我不该拒绝继承权。等一等，您不宜多说话。现在我给您解释一下。其实您都十分清楚。

“是这样，首先我要说的是，确实存在一笔日瓦戈的遗产，但它只够供养律师，支付诉讼费用。真正有实际意义的遗产却并不存在，有的是种种债务和乱七八糟的纠纷，再就是打官司时会出现的诽谤和中伤。如果真有什么值钱的东西，难道我自己不要，愿意拱手送给法院吗？这是一场徒有其名的假官司。与其在这上面耗费精力，还不如放弃对并不存在的财产的继承权，把它让给几个冒名顶替的竞争对手和垂涎三尺的假冒的继承者吧。有一个叫爱丽斯的太太想染指这笔遗产，自称姓日瓦戈，带着几个孩子住在巴黎，我早已听说了。可现在还有别人也盯着这笔遗产。我不知道您是否知道，前不久别人才告诉我。

“原来，父亲生前迷恋过一个浪漫的怪女人，斯托尔布诺娃娅恩里茨公爵夫人，那时母亲还在世。她和父亲有过一个儿子，现在十岁了，叫叶夫格拉夫。

“这位公爵夫人喜欢离群索居。她和儿子住在鄂木斯克郊外一栋私邸里，不知靠什么生活。我见过这幢住宅的照片，房子很漂亮，有五扇无窗格的大窗，房檐饰着浮雕。最近一个时期，我常常觉得这栋房子瞪着五只充满恶意的眼睛，从遥远的西伯利亚盯着在欧洲俄罗斯的我，迟早它要看得我倒大霉。因此，我何苦去理睬那笔虚假的遗产，那些巧妙伪装的继承人，他们的恶意和忌恨，还有那些律师。”

安娜·伊万诺夫娜不同意他的看法：“再怎么说也不该拒绝继承权。你们知道我为什么叫你们来吗？”她重复问了一句，接下去说：“我想起了那个守林人的名字。还记得吗，昨天我和你们谈到过一个守林人？他名叫巴克斯！名字极少见，对吧？他是个吓人的林中黑怪，满脸胡茬直到眉梢，所以管叫他酒神！他曾经碰上过一只熊，可居然拼命挣扎了出来，面容被毁变得丑陋不堪。林子里这样的人不少，名字都挺短。为的是叫着响亮、听得清。巴克斯。有叫卢普的，还有的叫福斯特。你们再听我往下说。有时仆人向祖父通报说，某个阿夫特克或者叫福罗尔什么的来了，我们就像听到祖父两支猎枪打响似的，一下子从儿童室拥进了厨房。厨房里的情景，你们真难以想象：不是林子里烧炭的人带着一头活的小熊来了，就是从老远的护林哨所捎来一块矿石样品。祖父就给他们每人写一张签条，让他们去账房领钱，或者领粮食和子弹。森林就在我们窗子外面。那积雪可厚极

了！比房子还高！”安娜·伊万诺夫娜咳了起来。

“妈妈，你别说了，这样对身体不好，”冬尼娅让母亲保重身体。尤拉也帮着冬尼娅说。

“没什么。算不了什么，噢，忘了件事。叶戈罗夫娜悄悄告诉我说，你们拿不定主意，明天去不去参加圣诞晚会。以后你们可别说这种蠢话！你们怎么这么想呢？尤拉，你是个医生，还说这样的话！好了，就这样决定了。不必多啰嗦，一定去参加晚会。现在再回来说那个巴克斯。巴克斯年轻时是个打铁的。一次打架，人家把他五脏都打坏了。他就用铁铸了一付新的。尤拉，你真傻。难道你以为我不明白？当然不是指字面的意思，可是老百姓都这么说。”

安娜·伊万诺夫娜又咳了起来，这次咳了很久，总也停不下来，咳得气都喘不过来了。

尤拉和冬尼娅一起跑到她床前。他们两人肩并肩地站在床前，安娜·伊万诺夫娜仍旧咳个不停，她抓住他们两只挨在一起的手，握在自己手里好一会儿，最后她止住了咳嗽，缓过气来，说道：

“如果我死了，你们不要分离吧，你们是天造地设的一对。你们结为夫妇吧。”接下去她又补充了一句说，“我这就算替你俩订婚了。”说着她流下了眼泪。

五

一九〇六年春天，拉拉即将升入毕业班。这时，持续了六个月的和科马罗夫斯基的暧昧关系，就已无法忍受下去了。他善于很狡猾地利用她的沮丧心情。每当需要时，他不露声色地巧妙地提醒她委身之情，这种暗示和提醒使拉拉心慌意乱，而这正是一个好色之徒的目的。拉拉越来越深地陷入了可怕的情欲的陷阱。每次她清醒过来回想一切，不禁毛骨悚然。夜里的癫狂时的矛盾，就像巫术一般不可解释。一切都适得其反，不合逻辑；撕心般的痛苦迸发为银铃般的狂笑，反抗和挣扎却意味着许诺，占有者的手上竟落下感激的亲吻。

这种情形看来永无完结。春天，在学年末的一堂课上，拉拉想到夏天学校功课一结束，她将失去学校这个最后的避难所，那纠缠会越来越勤。于是她当机立断做了个决定，这决定在之后很长时间改变了

她的生活。

那天上午天气闷热，眼看要来雷阵雨。上课时教室敞着窗户。远处的市声犹如蜜蜂在蜂巢里嗡嗡地单调地叫着。院子里传来孩子们的吵闹声。草地和嫩树叶的气味，就像谢肉节时伏特加和煎面饼的气味，让人脑袋发胀。

历史课教员正讲拿破仑的埃及远征。说到军队在弗雷瑞斯登陆时，天空骤然变暗，闪电之后雷声滚滚而来。随着一股凉风，尘埃和沙土卷进教室，两个好巴结的学生讨好地奔到走廊上去找个大人来关窗。他们一打开教室门，一阵穿堂风呼啦啦地把教室里所有课桌上练习本里的吸墨纸全都刮跑了。

等关上窗户，雨水夹带着城市上空的尘土倾泻下来。拉拉从本子里扯下一页纸，给邻座的同学娜佳·科洛格里沃娃写了一张小条：

“娜佳，我必须离开母亲独立生活。请帮我找个教几节课的差事，收入要多点。你们家认识许多有钱的人家。”

娜佳也回了她一个小条：

“家里正给莉帕找家庭教师呢，上我们家来吧，那可再好不过了！你也知道，我爸爸妈妈很喜欢你。”

六

拉拉在科洛格里沃夫家，像靠了座大山，安安稳稳过了三年。没有人来搅扰她，甚至妈妈和弟弟也没来过，对他们她已感到相当疏远。

拉夫连季·米哈伊洛维奇·科洛格里沃夫是一个现代型的精明强干的大实业家。作为一个出身贫寒的人，他痛恨当时腐败的制度，作为一个平步青云而财势雄厚的巨富，他也痛恨这个制度。他在家里藏匿神秘分子，为政治犯找辩护律师。他像人们开玩笑说的那样，出钱资助革命，自己推翻自己这个私有者，还在自己的工厂里组织罢工。拉夫连季·科洛格里沃夫枪法高明，喜爱狩猎，一九〇五年冬天他经常在星期日驱车去白桦树林和驼鹿岛，训练工人纠察队员们射击。

这是个很出色的人。他的妻子谢拉菲玛·菲利波夫娜和他十分般配。拉拉对他们夫妇俩都由衷地尊敬。他们一家人也都爱她，待她像

自家人一样。

拉拉无忧无虑生活的第四个年头，弟弟罗佳找上门来。他走起路来像纨绔子弟那样，两条长腿故意摇晃着，说起话来装腔作势地拖着重重的鼻音，慢慢吞吞往外吐字。他对她说，同届士官生们凑了钱准备离校时给校长买礼物，他们把钱交给罗佳去物色和购买。前天罗佳去赌钱输得精光。罗佳说到这儿，瘦高个子一下瘫倒在圈椅里，哭了起来。

拉拉听说后，人都凉了半截。罗佳抽抽搭搭地继续说道：

“昨天我去求过科马罗夫斯基，他拒绝和我谈这件事，但又说，如果你肯求他的话……他说，尽管你已经不爱我们了，可你还有权力指挥他……亲爱的拉拉……只要有你一句话……你明白吗，这多丢脸呀，这对士官生的名誉是多大的打击，你去找找他，对你算不了什么，求他帮个忙，你总不忍心看我因为动用这笔款项付出血的代价吧。”“付出血的代价……士官生的名誉，”拉拉满腔怨愤，激动地在屋里来回踱步，“我不是士官生，我没有名誉，对我可以为所欲为，难道你不明白，你要求我的是什么吗？你不清楚，他向你提出了什么要求吗？我一年又一年地干活，苦苦奋斗，觉也睡不够，可我都白干了。你一来，说得好轻松，什么也不管，把这一切全葬送了。见你的鬼去吧。你要开枪自杀，请吧。和我有什么相干？你需要多少钱？”

“六百九十多卢布，凑个整数，就算七百吧，”他犹豫了一下说道。

“罗佳！这怎么得了，你疯啦！你知道你说的是什么吗？你竟赌输了七百卢布？罗佳啊，罗佳！你知道吗，像我这样的一个普通人，要苦苦地干多少活才能攒起这样一笔款子啊？”

她有一会儿没说话，后来才冷漠又疏远地说道：

“好吧。我试试看，你明天来吧。来时把你要自杀用的手枪也带来。枪就算归我了，要多带点子弹，别忘了。”

她从科洛格里沃夫那里借到了这笔钱。

七

拉拉在科洛格里沃夫家工作，没有妨碍她的学业。中学毕业后她

又去大学听课。明年，一九一二年，大学课程也将顺利通过。

一九一一年春天，她的学生莉帕中学毕业了。这女孩子同一位年轻工程师弗里津丹克订了婚。他出身于一个很好的殷实家庭。父母对莉帕的选择十分满意，但是反对她过早结婚，劝她等一等。为此家里经常发生不快。莉帕是家里的掌上明珠，从小娇宠惯了，十分任性，她跺着脚对父母又哭又嚷。

在这富有的家庭里，他们把拉拉看作自己人，已经忘了她为罗佳借的钱，也没再提起这件事。

这笔债拉拉本来早就可以偿还，但她还有一项经常性的支出，这件事她对谁都秘而不宣。

她瞒着帕沙，偷偷给他的父亲、流放移民安季波夫寄钱，还帮助帕沙那位三天两头生病的唠叨没完的母亲。此外，她还向帕沙的房东补交一部分伙食费和房租，这样帕沙就可以少开支一些。这是绝对秘密的，连帕沙都不知道。

帕沙比拉拉年纪小些，对她一片痴情，百依百顺。他实科中学毕业后，她坚持要他好好坐下来补一下拉丁语和希腊语，以便日后去念大学的语文系。拉拉希望，一年后等他们都通过国家考试，她就和帕沙结婚，然后去乌拉尔的某个省城分别到男校和女校当教员。

帕沙住在靠近艺术剧院的侍从大街上一幢新盖的楼房里。这是拉拉给他租下的，房东斯文好静。

一九一一年夏天，拉拉最后一次陪同科洛格里沃夫一家去杜普良卡田庄度假。她对这片土地爱恋至深，甚至胜过土地的主人。大家都知道这一点，所以每年夏天到田庄度假时，同她有那么一个不成文的默契，她是必去无疑的。当他们乘坐的那列闷热肮脏的火车渐渐远去后，空旷的田野里一片寂静，草香四溢，拉拉置身其中，激动得说不出话来，这时大家便让她一人独自徒步从小车站去田庄。人们在车站上把行李装上大车，科洛格里沃夫老爷一家人就坐进四轮马车。那个穿着驿站车夫背心、露着猩红衬衫袖子的本地赶车人，便向坐进轿车里的老爷太太们，谈起前一个时候田庄里的种种趣闻。

拉拉顺着铁路走在朝圣者踩出来的小路上，然后拐进通往森林的草地小径。她不时停下步来，眯起眼睛深深呼吸着旷野上繁花的芳香。这芬芳比父母更亲，比情人更好，比书本更富于智慧。一刹那

间，她的存在又有了新的意义。她领悟到自己生活的目的就在于要把握大地的动人心魄的美，并一一道出这美来。如果她做不到，出于对生活的热爱，她要为自己留下后代，让他们替她完成未能完成的使命。

今年夏天，拉拉来到田庄时，感到疲惫不堪——她平时过于辛苦了。如今她很容易暴躁，变得多疑，这是过去所没有的。由此她显得气量狭窄，而过去她一向性格开朗，从不拘泥小节。

科洛格里沃夫一家仍然不放她走。他们还像以前一样疼爱她。然而自从莉帕成年之后，拉拉觉得自己在这个家里是多余的人。她不接受他们的薪金。他们一定要她收下。可实际上这笔钱对她来说又是缺少不了的。可是作为一个客人挣这么一笔个人的薪水，是难以说得过去的，而且也是不符合实际的。

拉拉感到处于自欺欺人的难堪境地，自己成了科洛格里沃夫全家的累赘，他们只是不说罢了。她对自己来说也成了一个负担，她想一走了之，去哪都可以，只要能脱离这样的处境和科洛格里沃夫一家。但拉拉又认为应先归还欠科洛格里沃夫的钱。可目前她上哪也弄不来这笔钱。由于罗佳干了荒唐事，她简直成了他过错的人质，一种无可奈何的愤懑使她成天坐立不安。

在科洛格里沃夫家里，拉拉处处觉得人们对她不够尊重。如果科洛格里沃夫家的客人对她过于殷勤，她认为是把她当成了唯命是从的所谓“养女”，是个轻易就能到手的女人。如果大家不理睬她，她认为把她看作了微不足道的人，所以才视而不见。

虽然拉拉的忧郁症经常发作，她仍照样参加杜普良卡田庄上各种热闹的娱乐。她在河里嬉水、游泳、划船，夜间到河对岸参加野餐，和大家一起放焰火、跳舞。她也去参加戏剧爱好者的演出，尤其热衷于短毛瑟枪的射击比赛，其实她更喜欢用罗佳的那支轻便的左轮手枪。她熟悉这枪，射击十分准确。她开玩笑说可惜她是个女人，否则她会成为好决斗的勇士。然而，拉拉越是玩得欢，心情就越坏。她自己也不清楚究竟想干什么。

他们回城后，情况变得更为糟糕。拉拉除了上面谈的那些烦恼外，还不时与帕沙发生口角、怄气。拉拉尽量不和他大吵，因为她把他看作是自己最后的靠山。帕沙近来有些自以为是，说话带点训人的

口气，弄得拉拉哭笑不得。

帕沙、莉帕、科洛格里沃夫一家人和她欠的债——这些在她脑子里跑马灯似的转个不停。拉拉对生活感到厌恶。渐渐地她精神有些失常了。她一心想摆脱过去熟悉的生活，重新开始一种新生活。她在这种情绪支配下，一九一一年的圣诞节时，做出了关键性的抉择。她决定立即离开科洛格里沃夫家独立生活，需要的钱准备向科马罗夫斯基借。拉拉觉得，经过从前那些事之后，又经过她自己已赢得的几年自由的生活，他应该慷慨地帮她，用不着多费口舌，他也不至于那么肮脏、自私。

十二月二十七日晚上，她抱着这样的目的去了彼得罗夫大街，临走时把罗佳的枪装上了子弹，扳开保险，揣在袖筒里，如果科马罗夫斯基拒不给钱，曲解她的来意，或者对她放肆，那就用手枪打死他。

街上一片节日景象，但她却心烦意乱，对四周的一切都视而不见，听而不闻。在她心里，这一枪已经打响，至于向谁放的，她完全不理会。

她清醒意识到的，只有这一声枪响。一路上，她耳朵里一直回荡着这声音。这一枪射向的是科马罗夫斯基，是自己和自己的命运，是田庄草地里挂在橡树干上的靶子。

八

爱玛·埃内斯托夫娜开门看见拉拉，惊讶得大呼小叫。她伸手帮拉拉脱大衣。拉拉忙说：

“别碰我的手筒！”科马罗夫斯基不在家，但爱玛·埃内斯托夫娜还是劝拉拉脱下大衣，进屋里去。

“不行。我急着有事，他在哪儿？”

爱玛·埃内斯托夫娜告诉她说，去参加圣诞晚会了。拉拉拿了斯文季茨基家的地址，走下那条记忆犹新的阴暗的楼梯，走过平台上的彩纹玻璃窗，直奔穆奇大院的斯文季茨基家去。

拉拉再次来到大街上，才朝四周仔细打量了一番。这时城里正是隆冬的傍晚时分。

天寒地冻，马路结上了厚厚一层肮脏的冰层，好像是破啤酒瓶的

瓶底。空气吸进肺里冷得刺人。四周弥漫着灰色的霜雪，仿佛空气中充塞了蓬乱的鬃毛在刺你的脸，像围脖上冻了冰的灰毛扎着皮肤和嘴唇一样。拉拉在空旷的大街上走着，心狂跳不停。路旁茶室和小吃店里冒出一团团的热气。寒雾中浮现出路人一张张脸，冻得活像红香肠，马头和狗头下面挂着一溜溜细长冰柱，像长了冰胡子。房屋窗子都结了厚厚一层霜花，仿佛涂上了白粉。那不透明的玻璃上，影影绰绰看到点燃的五光十色的圣诞树和欢聚着的人群，似乎屋里的主人在白色帷幕上给路人放映幻灯片。

走到侍从大街，拉拉停下脚步。她几乎喊出声来："我不能再这样下去了。我受不了了，我要上楼找帕沙，把一切都告诉他。"她定定神，再想了想，推开面前那扇沉甸甸的很有气派的大门。

九

帕沙用舌头顶起腮帮，吃力地涨红了脸，正对着镜子系衣领，使劲想把弯扣伸进浆洗过的胸衣扣眼里。他正准备出门做客。他还太单纯，涉世太浅，所以当拉拉推门而入，一时不知所措，因为他衣服还没全穿好。他一眼就看出她心情紧张不安，简直站立不住，进屋时一步一挪，摆动着衣裙，像在蹚水过河。

"你怎么啦？出了什么事？"他惊惶不安地奔过来迎她。

"坐到我身旁，你好好地坐着，等一会儿再穿衣服。我有急事，马上就要走，别碰我的手筒，等一等。你把脸转过去一下。"

他照她说的做了。拉拉身上穿着一套英式衣裙，她脱下外套，挂在衣钩上，把罗佳的手枪从手筒里取出放到外套口袋里。然后，回到沙发跟前，对帕沙说：

"现在你可以看了。点上蜡烛，把电灯关上。"

拉拉喜欢点着蜡烛，在幽幽的烛光下谈话。帕沙总是为她准备着一包没启封的蜡烛。他把烛台里的蜡烛头取下换上新的，摆在窗台上点着。烛芯先没着旺，劈劈啪啪溅出火星，然后才燃起箭头似的火苗。屋里充满了柔和的烛光，窗玻璃挨着蜡烛的地方慢慢融化出一个黑色圆孔。

拉拉说道："帕沙，你听我说。我现在有点难处。你得帮我摆脱

困境。你别害怕，也别盘问我，但你不要以为我们和别人一样。不能再高枕无忧了。我随时可能出事。如果你爱我，要救我不让我毁灭，那就不要拖延，咱们快点结婚吧。”

“这正是我一直希望的啊，”他打断了她的话，“你快定下日子，随你愿意哪一天，我都会高兴的。但哪怕只说三言两语，你也得明确告诉我，你出了什么事，别让我瞎猜。”

但拉拉转了话题，悄悄地避开了帕沙的问题，他们俩还谈了好久，但都和拉拉苦恼的事毫不相干。

十

这年冬天，尤拉为了赢得学校的金质奖章，准备写一篇有关视网膜基础原理的学术论文。虽说尤拉学的是普通内科学，但他的眼科知识不亚于一个未来的眼科医生。尤拉对视觉生理学的兴趣，还反映了他天赋中的其他因素，诸如他的创造才能，他对艺术形象本质和逻辑结构的思考。

冬尼娅和尤拉乘坐一辆出租雪橇去斯文季茨基家参加圣诞晚会。他俩一起度过了童年和少年之交的六年光阴。他们相知甚深，有着共同的习惯，都爱说几句俏皮话，都爱哼哼着回答对方。现在他们一起坐在雪橇上，冷得紧闭着嘴，默默不响，只是偶尔交换一两句话。各人想着各人的心事。

尤拉想的是评选日期在即，论文要赶紧写完。可街上喧嚣繁杂的过年气氛，又使他的思想从论文转到另一些事情上去。

戈尔东所在的系里，出了一种胶版油印的大学生刊物。戈尔东任主编。尤拉早就答应给他们写一篇关于勃洛克[3]的论文。彼得堡和莫斯科的青年都狂热地崇拜勃洛克，尤拉和米沙尤其如此。

但关于勃洛克，尤拉也并没能多想。他和冬尼娅坐在雪橇里把下巴埋进衣领，不时搓揉冻僵的耳朵，想着杂七杂八的事。可有一点他们俩却想到一起去了。

不久前呆在安娜·伊万诺夫娜床前的那一幕，使他俩发生了彻底的变化。他们仿佛睁开了眼睛，彼此用新的眼光看了看对方。

冬尼娅是他多年来的伙伴，他了解她，一切都明明白白，不需要

任何解释。然而现在她成了尤拉思想中最难理解和最复杂的人，她在他心目中成了女人。尤拉只要稍稍发挥一下想象力，就可以把自己设想为一个登上土耳其阿勒火山的英雄，一个先知，一个胜利者，或任何其他人物，唯独无法想象出一个女人来。

于是这项无比困难的任务就落到冬尼娅瘦弱的肩上（在尤拉眼里她突然变得纤弱了，尽管她完全是个健康姑娘）。他对她充满了热切的同情和羞怯的惊讶：这正是爱恋的前奏。

冬尼娅对尤拉的态度，也发生了相应的变化。

尤拉觉得，其实他们不该离家去参加圣诞晚会，会不会在他们出门的当儿家里出什么事呢。他想起了出门前家里的情况：他们已经穿戴停当准备出门，听说安娜·伊万诺夫娜病情恶化，便到她房间说不去了，可她仍坚决反对，一定要他们去参加圣诞晚会。

尤拉和冬尼娅走到落地长窗前的深龛里，撩开窗幔看了看天气，看罢往回走的时候，两边的窗帘搭在了他俩刚上身的新衣上。冬尼娅拖着轻柔的窗帷走了几步，仿佛是新嫁娘结婚的披纱。这种相似的情景，当时在安娜·伊万诺夫娜卧室里的人，都默默看在眼里，大家都笑了。

尤拉瞧着周围，这正是不多久前拉拉见到的街景。他和冬尼娅坐的那辆雪橇，行驶时声音异常响亮，花园里和林荫道上冰冻的树丛下传来挺怪的回声，久久不散。蒙霜的窗子上灯光融融，一个个像黄玉烟晶片制成的精巧盒子，里面充溢着莫斯科圣诞节的温馨气氛，圣诞树上烛火熠熠，宾客如云，身着舞服，笑闹着捉迷藏或寻指环。

猛然间，尤拉想到，勃洛克难道不正好比是圣诞节景象吗？他是俄罗斯生活各个领域里的圣诞节，是北方城市生活里和现代文学中的圣诞节，是在今天的星光下大街上的圣诞节，是二十世纪客厅中灯光通明的松枝周围的圣诞节。他心想不必写什么论勃洛克的文章了，只需要像荷兰人那样画一幅俄国人膜拜星相家的画，再衬上严寒、狼群和黑黝黝的枞树林。

他们乘雪橇经过侍从大街时，尤拉发现一幢房子结冰的窗上，化开一个小圆孔。烛光透过小孔仿佛有意朝街上张望，窥探过路的人们，在等待什么人。

“桌上烛火幽明，烛火幽明……”尤拉暗自哼哼着一个朦胧的、尚

未成形的诗句的开头。盼着毫不勉强地自然吟下去，但却没有续成。

十一

斯文季茨基家的圣诞晚会很早以前就是照既定的老规矩办事。每到十点钟，等孩子们纷纷回家以后，便为青年人和大人再次点亮圣诞树，一直玩到天亮。有把年纪的人，在大厅里面古庞贝式的小客厅里通宵打牌。这客厅只有三面墙，一面用大铜环挂着的厚厚帷幔，同大厅隔开来。等天亮破晓时，大家就一起吃顿饭。

“你们怎么来得这么晚？”斯文季茨基的侄子乔治正急急忙忙过前厅去他叔婶那儿，步子也没停问了尤拉和冬尼娅他们一声。尤拉和冬尼娅也打算去那儿向斯文季茨基夫妇祝贺节日，脱衣时顺便朝大厅里瞥了一眼。

圣诞树罩着好几圈璀璨的烛光，暖意融融。不跳舞的宾客们像一堵黑墙在圣诞树旁来回走动、闲谈，衣裙窸窣作响，还不时踩到别人的脚上。

里圈的人们正在旋舞。一个贵族学校学生科卡·科尔纳科夫——他父亲是位检察长——指挥大家跳舞，让两人配成一对，再排列起来，他提高嗓门喊得整个大厅都听得见：“大圆圈！手挽着手！”[4]舞者都欣然从命。他向钢琴师喊道：“演奏华尔兹！”[5]然后就带着女伴在第一圈领头跳起了三拍舞、两拍舞[6]，舞步愈跳愈慢、幅度愈来愈小，最后只见两只脚在原地慢慢踏着，这已不是华尔兹，是行将结束的尾声。大厅响起一片掌声，给这群踩着舞步、喧哗的舞者送上冰淇淋和清凉饮料。跳得脸颊绯红的青年男女暂时安静下来，不再叫嚷嬉笑了，急不可待地大口喝下冰冷的果汁和柠檬水。等他们把杯子放回托盘，欢笑声重新又起来，比刚才热闹十倍，仿佛喝下的是什么兴奋剂。

冬尼娅和尤拉没进大厅，先到后面去看望斯文季茨基夫妇。

十二

斯文季茨基家的几间里屋堆满了从小客厅和大厅里搬出来的东西。这里是主人幕后活动的神奇地方，是圣诞节的库房，散发出颜料

和胶水的气味，堆放着一卷卷的彩纸和一盒盒跳科季里昂舞用的星星，还有备用的圣诞树蜡烛。

斯文季茨基老夫妇俩，正在礼物圆牌上编号码，在卡片和纸条上书写晚宴时宾客座位上的名字和抽彩的数字。乔治也帮着写，可他常常弄错号数，斯文季茨基夫妇心里发烦，看见尤拉和冬尼娅来，简直心花怒放，他们是看着尤拉和冬尼娅长大的，对他们很随便，不讲什么客套，就让他们也一起来帮忙。

“费利察塔·谢苗诺夫娜没有经验，这种事早该做准备，等客人一到，就忙不过来了。哎呀，你真糊涂，乔治，你把号码全搞乱了！咱们不是说好的吗：糖盒放到桌上，空盒子搁在沙发上。你呢？眉毛胡子一把抓，全乱了套。”

“安娜[7]好些了，我很高兴。我和皮埃尔可替她担心呢。”

“可是，亲爱的，她没见好，反倒更厉害了，你说话总是颠三倒四。”

那天晚上，尤拉和冬尼娅有一半时间帮乔治和两个老人在里屋准备圣诞晚会。

十三

他们和斯文季茨基夫妇一起忙活的时候，拉拉一直呆在大厅里。她没有穿舞会晚礼服，也不认识什么人，只不过有时任科卡·科尔纳科夫带着自己转华尔兹，好像在梦中一般，有时神情沮丧地在大厅里闲荡。

拉拉有一两次犹犹豫豫地在小客厅门前停下脚步，暗中希望面对大厅坐着的科马罗夫斯基能看见她。可是他左手里的牌像小盾似的挡着脸，眼睛盯着牌。也许他确实没有看见她，也许装作没看见。拉拉恨得快背过气去。这时，一个拉拉不认识的姑娘从大厅来到小客厅。科马罗夫斯基朝进来的姑娘瞟上一眼，这种眼神拉拉是再熟悉不过的。姑娘得意地回他一笑，脸上红晕飞起，喜形于色。拉拉看到这一幕戏，几乎失声喊了起来，她臊得满面通红，一直红到前额和脖颈。她想：“一个新的牺牲品。”拉拉好像在镜子里看见了自己和自己的那段风流韵事。但她还是要和科马罗夫斯基谈一谈，等待一个有利时机

再行动，所以强迫自己平静下来，又回到了大厅。

和科马罗夫斯基同桌打牌的还有三个人。挨着他坐的就是刚才请她跳舞的那个贵族学校公子哥儿的父亲，拉拉从跳舞时三言两语的交谈中了解到了这一点。科卡·科尔纳科夫的母亲，那个穿黑礼服的高个子黑发的女人，一双目光如电的眼睛四处打量，脖子像蛇一样讨厌地扭来扭去，时而从小客厅走到大厅去看看儿子跳舞，时而回到小客厅看看玩牌的丈夫。后来，拉拉偶然间知道了，刚才引起她复杂情绪的那个姑娘，是科卡的姐姐，因此她断定的那种暧昧关系并没有任何根据。

“敝人是科尔纳科夫，”舞会刚开始，科卡·科尔纳科夫就向拉拉作了自我介绍。不过当时她没有听清楚。跳完第一支舞曲，他送她到座位上，向她鞠躬致谢时，又重复说了一次“科尔纳科夫”。这次拉拉才听清楚。她暗自想道：科尔纳科夫，科尔纳科夫。好像有些耳熟，听了让人不愉快。后来她想起来，科尔纳科夫是莫斯科高等法院副检察长。审判季韦尔辛时，他对许多铁路工人提出起诉。拉拉曾托科洛格里沃夫去求他高抬贵手，办案不要过严，可他不同意。哦，原来是他！原来如此，真有意思。科尔纳科夫，科尔纳科夫。

十四

已经过了午夜十二点或一点。尤拉耳朵里嗡嗡直响。舞曲中间，客人们在餐厅喝茶吃点心，稍事休息又重新开始跳舞。这时圣诞树上的蜡烛已快燃尽，没有人再去换新的了。

尤拉心不在焉地站在大厅里，看冬尼娅和一个不认识的人跳舞。冬尼娅舞着经过尤拉面前时，把长长的缎裙下摆用脚一甩，后襟像鱼鳍似的一闪，又消失在跳舞的人群里了。

她跳得脸色绯红。休息时他们坐在餐厅里，冬尼娅不喝茶，轻巧地剥着香气四溢的橘子，一个接一个不停地吃。她不时从宽腰带和袖子里取出细纱手帕，小巧得就像果树上的花朵，拿它擦着唇边的汗水和手指上黏黏的橘汁。她不停地说呀，笑呀，不自觉地把手帕塞进腰带或皱边胸衣里。

现在她正伴一个不相识的人跳着，转圈时蹭着了站在一边皱着眉

头的尤拉。冬尼娅顺势淘气地握了握他的手，颇有深意地朝他微笑着。有一次她和他握手时，把自己的一块手绢留在尤拉的手中。他拿起来放在嘴上吻着，闭上了眼睛。手绢混合着橘子皮香味和冬尼娅手上的热气，两者都令人心醉。这是尤拉有生以来的新体验，像电流从上到下通过了全身。这股童稚天真的馨香，亲切而又雅淡，仿佛是黑暗中的一句悄悄话。尤拉合着眼，嘴唇埋到掌中的手绢里闻着。蓦地，房里发出一声枪响。

大家都扭头朝挂着帷幔的小客厅望去。一时鸦雀无声，接着出现了骚乱。大家慌作一团，惊恐地喊叫起来。有几个人跟着科卡·科尔纳科夫朝响起枪声的小客厅跑去，正好撞上从里面跑出来的人，他们气愤地骂着，哭喊着，争吵着，谁也不听谁的。

“她这是干什么呀！她这是干什么呀！”科马罗夫斯基绝望地重复着。

“博里亚，你还活着？博里亚，你还活着，”科尔纳科夫太太歇斯底里地喊叫着，“听说这里有个德罗科夫医生。他人呢？在哪儿呀？得了，你们别说了！你们看只是擦破点皮，这可要了我的命啊！唉，我可怜的人，你可遭了罪！因为你揭发了那帮坏蛋！这个下贱的烂货，我要挖掉你的眼睛，你这个婊子！哼，现在她跑不了啦！科马罗夫斯基先生，您说什么来着？她是打您？她是向您开枪？不，我不信。我太不幸了，科马罗夫斯基先生，您别开玩笑了，我哪顾得上这个。科卡，亲爱的科卡，你倒是说话呀！开枪打了你的父亲呀……反正恶有恶报……科卡！科卡！”

一群人拥着科尔纳科夫从小客厅来到大厅。科尔纳科夫左手捂上了一块干净的餐巾，手上只是轻轻的擦伤，渗着血。他呵呵笑着告诉大家自己安然无恙。后面，离他不到几步，另一帮人架住拉拉，拽着手往前拉。

尤拉一见是她，不禁呆若木鸡。是那个姑娘！又是在这么奇怪的场合，又有那个头发斑白的家伙在场。不过此时尤拉对他已有所了解，知道他是名律师科马罗夫斯基，和父亲遗产的官司有关。同他可以不打招呼，两人装出互不相识的样子就完了。可是和她呢……那么说是她开的枪？是要打死检察长？大概是个政治人物吧。真可怜。现在她可要吃苦头了。瞧，她是多么高傲漂亮！可这些家伙呢？他们反

拧着她的手拽着，好像抓了个女贼。

但他马上明白自己想错了。拉拉双腿瘫软，他们架着她的胳膊是不让她倒下。好不容易把她拖到就近的一张圈椅旁，她颓然倒在椅子上。

尤拉跑到她跟前，想救醒她。继而一想，首先该向所谓的受害者表示一下关心，才不失体面。他走到科尔纳科夫跟前，对他说：

“刚才说要找医生。我可以帮忙。让我看看您的手。哦，您真命大。您的伤根本不要紧，连包扎都不必。不过，可以擦些碘酒。费利察塔·谢苗诺夫娜来了，我们向她要点碘酒。”

这时，斯文季茨基夫人和冬尼娅朝尤拉快步走来，两人都面色如土。她们叫他赶紧丢下手里的事，快去穿大衣，家里派了人来接他们，因为家中出了事。尤拉这一惊非同小可，估计是发生了最大的不幸。他什么也顾不得了，就跑去穿大衣。

十五

下了马车，他们飞奔进屋，但已经晚了。安娜·伊万诺夫娜已经闭上了眼睛。死神降临在他们回来之前十分钟。由于没有及时诊断出急性肺积水，在长时间窒息性发作之后，安娜·伊万诺夫娜猝然死去。

起初几个小时，冬尼娅一直号啕痛哭，全身抽搐着，谁也不认识了，第二天她安静下来，耐心听父亲和尤拉的劝慰，但她只能点头来作答，只要一张口，又像昨天那样难以抑制自己的痛苦，忍不住要呼天抢地恸哭起来，仿佛疯了一般。

在安灵弥撒停下来的间歇中，她两只美丽的长臂抱着那祭坛上花圈旁的棺木一角，守在亡母身边一跪就是几个小时。周围的人她谁也看不见。但只要她的目光同至亲好友的目光相遇，便立刻站起身来，忍痛快步跑出大厅，上楼回到自己房间，扑倒在床，把头埋在枕头里，哭着把自己肝肠俱断的痛苦倾泄出来。

近日来，尤拉由于内心痛苦，长时间站立祈祷，睡眠不足，也由于低回凄婉的哀乐和昼夜明蜡的刺激，再加上最近患了感冒，一直感到心绪纷乱却又甜丝丝的，既像梦呓般的舒适，又因悲痛而兴奋。

十年前母亲辞世时，尤拉还是个小孩子。他至今还记得，自己是

如何捶胸顿足地痛哭，又悲哀又害怕。那时他想到的主要不是自己。其实他那时恐怕还不明白他尤拉是个什么人，有什么意义和价值。

当时对他来说，主要的是周围外在的事物。这外在的世界从四面八方包围着尤拉，就像一座无法通过但可以感觉到的威严的森林。母亲的死对尤拉震动极大，因为他和她原本像在这座森林中迷了路，可突然母亲不见了，只剩下他孤单一人。这森林便是世上的万物：天上的云朵，城市街道上的招牌，消防瞭望塔上的气球，以及在圣母马车前骑着马不能戴帽子只套耳罩的修道院的仆役。这森林还包括商场里的商店橱窗、星光璀璨的高远的夜空，以及那里的天主和众神。

幼时，每当保姆给他讲天神的故事，这深邃莫测的高空便仿佛低垂下来，落到育儿室保姆的裙摆旁边。当在沟谷里压低榛树枝采摘榛果时，这天穹就低得近在咫尺，伸手可及了。天空又好似沉入了育儿室那个镀金的浴盆里，在金光闪烁的盆里沐浴后，跟随保姆去巷子里小教堂参加晨祷或日祷。在小教堂里，天上的星星化为一盏盏长明灯，上帝变成神甫，众神也按威力大小在教堂中各就各位。不过，对他来说最重要的还是大人的现实世界和城市。这座城市犹如黑森森的树林，周围一片昏暗。那时，尤拉几乎以全部本能的虔诚，信仰这森林的上帝，正如信任护林人一般。

现在已是今非昔比。在念小学、中学和大学的整整十二年里，尤拉学习了古代史和神学、传说和诗歌、历史和自然科学，犹如熟悉了自家的历史和家谱。现在他已无所畏惧，不怕生活，不怕死亡；整个人世和所有的事物，都超不过他的知识范围。他觉得自己和宇宙也是平起平坐的。所以他此刻站着为安娜·伊万诺夫娜做丧礼弥撒，和当年为母亲治丧的心情完全不同了。那时他痛苦到了麻木的程度，他害怕，他祈祷。现在他听安魂祷告，把这当作直接对他讲的切身之事。他聆听着祈祷的词句，努力琢磨其中明确表达的思想，就像做任何别的事情一样。他对天地的伟力，怀着如同对伟大先辈一样的崇敬心理。而他要继承天地间博大力量的感情，与虔诚信神毫无共同之处。

十六

“神圣的天主，神圣伟大的主，神圣不朽的主，赐福我们吧。”这

是什么声音？自己在哪儿？要出殡了。该醒醒了。早上五点多钟，他和衣倒在沙发上。可能他在发烧。现在人们正到处找他，谁也想不到他在藏书室里睡着了。那里的书架一直顶到天花板，他正躺在书架后面远处的角落里。

“尤拉，尤拉！”仆人马克尔就在不远的地方喊他。该出殡了，马克尔要把花圈从楼上搬到外面去，可他找不到尤拉。再说马克尔自己也被堵在满是花圈的卧室里。因为外边楼道上大衣柜的门打开了，挤住了卧室门，马克尔出不去。

“马克尔，马克尔！尤拉！”楼下的人们呼唤他们。马克尔使劲一撞，推开了柜门，抱着几个花圈急忙往楼下跑。

“神圣的天主，神圣伟大的主，神圣不朽的主。”安魂祈祷词像阵轻风吹进小街，就停在那里了，仿佛人们举了一根轻柔的鸵鸟羽毛从空中拂过。接着，花圈、路人、饰缨的马头，神甫手里提着的长链香炉，以及脚下白色的大地，一切都开始晃动起来。

“尤拉！我的上帝，总算找到你了，快醒醒吧。”舒拉·施莱辛格找到了他，晃着他的肩头。“你怎么啦？出殡了。你跟我们去吗？”

“啊，当然去。”

十七

安魂祈祷结束了。乞丐瑟缩着慢慢走过来，拥挤着站成两行。灵车、载花圈的双轮马车和克吕格尔家的四轮轿式马车启程，缓慢地向前移动。一辆辆出租马车赶到教堂跟前，从教堂里走出来泪痕满脸的舒拉·施莱辛格。她撩起泪湿的面纱，用探询的目光朝一排出租马车扫了一眼。找到殡仪馆的脚力之后，她朝他们点点头，招呼他们过去，然后全都进了教堂。这时从教堂里出来的人越来越多。

“现在轮到了安娜·伊万诺夫娜。她该上路啦，可怜的人儿，她这回可要走远路了！”

“是啊，可怜的人下世了。忙活了一辈子，这回去休息了。”

“你们坐马车，还是自己走？”

“腿站麻了，先走一段，然后再上车。”

“你没见富福科夫多难受吗？他望着遗体，眼泪像断线的珠子，

擤着鼻子，眼睛都直了。她丈夫就在旁边。”

“他一直悄悄爱着她哩。”

送殡的人们就这样议论着，慢慢朝城区另一头的墓地走去。天气在严寒之后稍许有些回暖。街上无风，空气滞重。寒气退了，生命也完了。好像天公有意让这一天成为丧葬的日子。踩脏的雪地仿佛也蒙上了一层黑纱。墓地围墙后面湿漉漉的枞树，像生了一层银锈，黑乎乎仿佛也在服丧。

这正是尤拉永志不忘的墓地，玛丽娅·尼古拉耶夫娜也安息在这里。近几年来，尤拉没来过母亲的墓地上。“妈妈。”他从远处朝坟墓望着，几乎又像当年那样喃喃低语了一声。

人们肃穆地，甚至有些做作地在扫掉雪的墓地小径上分散走着。小径弯弯曲曲，与人们悲痛时缓慢的步履很不协调。亚历山大·亚历山大罗维奇挽着冬尼娅朝前走，后面跟着克吕格尔家的人。黑色丧服穿在冬尼娅身上，看上去很得体。

十字架上的铁链和修道院粉红色的墙壁，挂了一层毛茸茸的霜，仿佛是长着长毛的霉菌。在修道院的最里面，围墙之间拉着绳子，晾着洗过的衣服，有袖子水淋淋的衬衣、桃红色的桌布和挂得歪歪扭扭的湿床单。尤拉仔细一打量，认出这里就是当年修道院中暴风雪肆虐的地方，可现在已经面目全非，新盖了许多房子。

尤拉独自走着，快步超过别人，又不时停下来等他们。缓慢地走在后面的人们，由于丧事而感到心里空虚。可他却相反，有种不可遏制的愿望，像漩涡里的水要卷入深处似的，想去思索、幻想、探寻形式，创造出美来。他从来没有像现在这样明确地认识到，艺术向来有两个对象：它总是在思考着死亡，同时又总是以此创造着生命。伟大的真正的艺术，一是圣约翰的启示录，一是这启示录的后续。

尤拉热切地渴望从家里和学校躲出去，独自过上一两天，好在悼念安娜·伊万诺夫娜的诗句中，增添一些新的感受，增添一些生活中偶有所得的东西：比如再写进死者三两个美德，冬尼娅穿丧服的形象，由墓地回家时路上的见闻，还有修道院里晾床单的地方，很久以前一个暴风雪的夜里，幼小的他曾在这地方伤心地哭泣。

---

[1] 阿斯科尔德，九世纪古罗斯大公。

[2] 奥列格，继阿斯科尔德之后的罗斯大公，他杀死了阿斯科尔德，相传之后他被一条从他的爱马头盖骨里钻出来的蛇咬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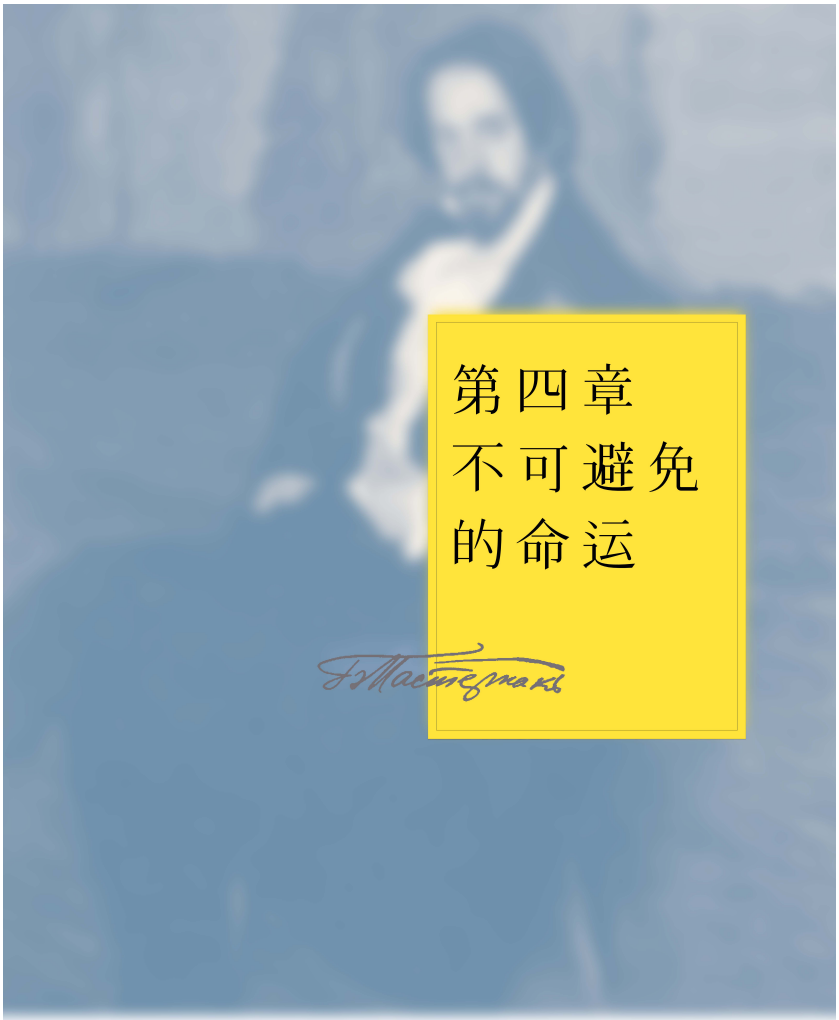
[3] 勃洛克（1880—1921），俄罗斯诗人、剧作家，俄象征派文学的代表人物。

[4] 原文为法语。

[5] 原文为法语。

[6] 原文为法语。

[7] 原文为法语。



第四章 不可避免的命运

一

拉拉躺在费利察塔·谢苗诺夫娜卧室的床上，处于半昏迷之中。斯文季茨基夫妇、德罗科夫医生和女仆在她周围低声说话。

斯文季茨基家客人已散，房间里都灭了灯。只有长廊式套间的中间的小客厅里，还亮着壁灯，昏暗的灯光投向一前一后的套间。

科马罗夫斯基在套间里走来走去，恼怒地使劲踩着步子，不像在别人家做客，倒像在自己家里。他时而探头望望卧室，看有什么动静，时而踅回来往另一头走去，经过缀着银色珠串的圣诞树来到餐厅。餐桌上满满登登的佳肴还没动过。每当街上驶过马车，或者桌上窜过一只小耗子，绿色的高脚酒杯就叮叮作响。

科马罗夫斯基此时怒不可遏。他心里充满烦恼和矛盾。这事多丢脸，多不像话，他简直气疯了。如今他的处境岌岌可危。这件事会败坏他的声誉，他要不惜任何代价，及早防止流言的扩散，防患于未然；如果消息已经传开，要在开始时就把它压下去。此外，他再次感到这个无所顾忌的疯姑娘确实令人倾倒。一眼就可以看出，她与众不同。她身上有一种特有的气质。看来他是无可挽回、伤透人心地毁了她的一生。她竭力想按照自己的意愿改变命运，重新开始自己的生活；为此她拼命奔突，不断地向命运抗争！

不论从哪方面考虑，他都应该帮她一把。是否给她租间房子呢？但绝不可再去碰她，相反应该回避她，远远地离开她，不要使她犯疑。要知道她可不是好惹的，弄不好还会干出意想不到的事来！

可往后的麻烦事还多着呢！这件事不会就这么了结的。法律没有睡觉，现在还是夜里，离出事还不到两个钟头，可警察局的人已经来过两次。科马罗夫斯基在厨房里和警察分局长解释了半天，才把一切对付过去。

可事情越来越复杂。得要提供证据，说明拉拉是朝他打枪，而不是针对科尔纳科夫。即使有了证据，事情也没有完结。拉拉的责任可能减轻些，但她还要受到审讯，她还是有罪的。

毫无疑问，他科马罗夫斯基将尽全力阻挠审讯，如果起诉成功，他将设法弄张精神病医师的诊断，证明拉拉开枪时精神错乱，失去控

制，这样诉讼才可以了结。

想到这儿，科马罗夫斯基才开始平静下来。一夜过去了。太阳光束从外面投射进来，从一个套间穿到另一个套间，朝桌子和长椅下面探视着，像窃贼或当铺的估价人似的。

科马罗夫斯基去卧室看了看，知道拉拉并没有好转，就离开斯文季茨基家去找一个熟悉的女律师鲁芬娜·奥尼西莫夫娜·沃伊特沃伊特科夫斯卡娅。她是一个外国政治流亡者的妻子。她的寓所共有八间房，但她用不了这么多，而且花销太大，就租出去两间。其中一间不久前又空了下来，科马罗夫斯基便给拉拉租下来。几小时后，拉拉被送到了这里。她仍高烧不退，处于半昏迷状态。她患了神经性热病。

二

鲁芬娜·奥尼西莫夫娜是个思想先进的妇女，反对偏见，同情和支持一切她所谓真正“进步和有前途的”事物。

在她的五屉柜里，有一本由起草人签名的《爱尔福特纲领》。挂在墙上的照片中，有一张是她丈夫，她的“善良的沃伊德”，在瑞士一次群众游园会上和普列汉诺夫一起照的。他俩都穿着柳斯特林短衫，头戴巴拿马草帽。

鲁芬娜·奥尼西莫夫娜第一眼就不喜欢这个生病的女房客，认为她是装病，用心险恶。拉拉昏迷时的呓语，鲁芬娜认为全是假的。她信誓旦旦地说，拉拉是模仿狱中的甘泪卿[1]。

鲁芬娜·奥尼西莫夫娜成天乒乒乓乓地用力摔门，大声哼歌，在她那几间屋里旋风似的出出进进，整天敞着门窗换空气，以此来表示对拉拉的鄙视。

她的寓所在阿尔巴特街一幢大楼的顶层。冬至以后，从窗子望出去是一片辽阔的蓝天，像春汛期浩淼无际的河水。半个冬天，这寓所总是充溢着即将来临的春的气息、春的前奏。

习习南风从气窗里送来暖意。火车站汽笛呜呜地吼着。卧病在床的拉拉，百无聊赖地回忆着遥远的往事。

她常常记起他们一家七八年前从乌拉尔到达莫斯科的那个晚上。那是难以忘怀的童年往事。

他们乘坐马车从车站穿过昏暗的小巷，穿越莫斯科城到旅店去。街灯迎面照来，然后又落在他们身后，把拱背的马车夫的影子投在墙上。他的影子越变越长，失去了比例，有时把路面和房顶都遮住了，直至忽地消失。然后一切又从头开始。

幽暗的天空中，莫斯科数不清的教堂大钟当当地敲着，地面上来来往往的马车辘辘作响。就连五光十色的橱窗和灯光，拉拉觉得好像也和大钟、车轮一样发出自己的声音，震耳欲聋。

在旅馆里，他们桌上摆着个吓人的大家伙——硕大无比的西瓜。这是科马罗夫斯基祝贺他们迁居莫斯科的礼物。拉拉觉得这西瓜是科马罗夫斯基权势和财富的象征。科马罗夫斯基举刀劈开了这个深绿色的圆形怪物，露出凉丝丝的、甜汁四溢的瓜瓤，拉拉吓得不敢出气，但又不敢不吃。她勉强地咬着粉红色香甜的瓜瓤；由于情绪紧张，瓜瓤都哽在喉咙里了。

正是这种面对高级美食和莫斯科夜市的胆怯，后来变成了对科马罗夫斯基的胆怯，而这便是以后发生的一切的主要缘由。可是现在他简直判若两人。他无求于她，从不提到自己，甚至都不露面。他总是与她保持着距离，完全无私地帮助她。

然而，科洛格里沃夫的来访就截然不同了。拉拉见他到来喜不自胜，倒并不因为他身材魁梧，仪表堂堂，而是因为他身上充溢着活力和才华。这位客人炯炯的目光和智慧的微笑，占了半个房间，以致房里显得拥挤起来。

他坐在拉拉床前，搓着双手。当他被召去彼得堡出席内阁会议，和那些官位显赫的老人们说话时，好像在和预备学校的淘气学生打交道似的。现在，在他面前的是卧病在床的拉拉，不久前他家里的一个成员，几乎就像自己女儿一样。现在他和她就像家里人那样，随便地互相看了几眼，说上两句话（他们之间的简短又深情的交谈，显得十分融洽，这一点两人心里都清楚）。他不可能像对待大人那样苛求拉拉，也不能无动于衷。他不知道该怎么同她谈话才不至使她难受。他像对孩子似的笑了笑说：

“亲爱的，你这是何苦呢？谁要看你这出戏呀？”他不再多说了，端详起天花板和壁纸上的湿斑来。接着不以为然地对她摇了摇头，继续说道：“在德国的杜塞尔多夫有一个国际展览开幕了，展出的是绘

画、雕塑和园艺。我打算去看。你这里有点潮湿。你还准备长期地这么漂泊不定吗？这里可算不得什么天堂，真的。这位沃伊特太太——我这只是对你悄悄说——相当坏。我知道这个人。换个地方住吧。别老躺着。躺了一阵子就够了。该起来了。换间房子，捡起功课来，把学业完成了吧。我有个朋友是画家。他要去突厥斯坦呆两年。他的画室用木板隔成了几间房，说实在的，那倒像一套小公寓。听说，他想连同家具一起托付给个可靠的人使用。你若想去，我给你去张罗。还有一件事，请允许我公事公办。我早就想这么做了，这是我义不容辞的责任……自从莉帕……她已经毕业了……为了感谢你对她的帮助，这儿有一笔不大的款子……不不，你不能拒绝……不，我求求你，别固执己见吧……不，我不能拿回去。”

临走他不顾她反对、流泪、甚至几乎要和他打架，逼着她收下了一张一万卢布的银行支票。

拉拉病愈后，就搬到科洛格里沃夫极力推荐的住所，房子紧挨着斯摩棱斯克市场。这是一幢老式的两层砖房，拉拉的房间在楼上。底层是个货栈，住着马车夫。院子里铺的是鹅卵石，常常撒下燕麦粒和干草，一群鸽子咕咕叫着在院子里逛来逛去。它们不时扑棱棱离开地面，低低地从拉拉窗下飞过。院子里砖砌的排水沟里，常有成群的耗子窜来窜去。

三

想到帕沙，拉拉心里很难受。拉拉病重时，人们不放他进去见她。他会作何感想呢？拉拉要杀死一个人，这个人与她毫不相干，可后来这个幸免于难的人竟出来庇护她。这一切又都发生在圣诞节他们在烛光下的一席谈话之后！如果没有那个人的保护，拉拉得被捕判刑。他使她免遭已经临头的惩戒。靠了他的帮忙，拉拉才能继续学习，平安无事。帕沙一定不胜苦恼，困惑难解。

拉拉好些后把帕沙找来，对他说：

“我是个坏女人。你不了解我，以后我会告诉你的。现在我说话感到困难，你看我不是哭得喘不过气来吗？好了，你忘了我吧，我配不上你。”

他们之间出现了一幕又一幕令人肝肠欲断的场面。当时拉拉还住在阿尔巴特大街。女房东沃伊特太太看见泪痕满面的帕沙，就赶紧从走廊跑回自己的房间，扑在沙发上笑得透不过气来，嘴里喊着："哎哟！我受不了，真受不了！这真是……哈哈哈！好一个英雄！哈哈哈！真是个叶鲁斯兰·拉扎列维奇[2]！"

拉拉想让帕沙离开她这个不光彩的恋人，把她彻底忘掉，结束一切痛苦。她严肃地对帕沙说，她坚决要与他一刀两断，因为她不爱他。但她说着，竟失声痛哭，叫人无法相信。帕沙怀疑她犯有种种不可饶恕的罪过，对她的话一概不信。他想诅咒她，憎恨她，可实际上却发狂似的爱她。他对她心里的种种念头，连她喝水用的杯子、睡觉的枕头，都怀有妒意。再这样下去，非发疯不可。必须尽快断然行动。他俩决定不等考试结束，马上结婚。本来打算在复活节后第一周举行婚礼，由于拉拉的要求，婚期就挪后了。

等到他们得知确能顺利毕业后，便在圣灵降临节的第二天，举行了婚礼。一切都由柳德米拉·卡皮托诺夫娜·切普尔科操办，她是拉拉毕业班的同学图西娅·切普尔科的母亲。柳德米拉·卡皮托诺夫娜是个很漂亮的女人，乳胸丰满，声音低沉浑厚，是个好歌手，同时还是个极会出点子的女人。除了一般的迷信说法和做法之外，她还常常爱添枝加叶，杜撰出不少新发明。

拉拉要去教堂举行"金冕婚礼"了——这是卡皮托诺夫娜给拉拉穿嫁衣时，学着吉卜赛女低音歌手潘宁娜哼唱着说的。这天天气酷热。教堂金色圆顶和新铺上细沙的送亲之路，都闪着黄澄澄刺目的光芒。圣灵降临节前夕砍下来的白桦树枝，已经蒙上尘土，蔫蔫地挂在教堂围墙上，叶子卷了起来，好像被火烤过。喘气都感到困难，阳光照得眼睛直冒金星。这里仿佛有成千对男女举行婚礼，因为姑娘们都像新嫁娘一样，梳着卷发，穿着浅色衣裙，年轻的小伙子们也因为过节，在头发和胡子上抹了油，穿着紧身的黑色服装。大家都很兴奋，也都热得难受。

拉拉踏上圣坛前的地毯时，另一个同学的母亲拉戈金娜，在她脚下洒了一把碎银币，祝福她将来金玉满堂，柳德米拉·卡皮托诺夫娜同样为了拉拉日后能大富大贵，告诉她在接受婚冕画十字时，要用头纱或花边掩着手指，不能光着指头；她还告诉拉拉要把手里的蜡烛举得

高高的，这样她在家里可以占据上风。可拉拉宁愿为帕沙牺牲自己的未来，她尽量把蜡烛拿得低些。但却枉费心机，因为拉拉虽然使劲压低蜡烛，帕沙比她拿得更低。

出了教堂，他们直接回到拉拉住的艺术家画室，那里已经由帕沙的家里人布置一新了。婚宴开始。客人们喊着："苦呵，酒喝不下去！"另一边的客人又一起大声响应："加点甜的！"于是两位新人羞答答地含笑接吻。柳德米拉·卡皮托诺夫娜唱了婚礼喜歌《葡萄》，副歌"愿上帝赐给你们爱情和祝福"唱了两遍，还唱了一首《解下发辫，散开秀发！》。

宾客散去之后，只剩了他们两人，周围突然静下来，帕沙不知如何是好。在拉拉窗子对面的院子里，有一盏路灯，拉拉无论怎么拉紧窗帘，中间总留着一条缝隙，像锯开了的木板一般的细光带，从中间透射过来。这道光令帕沙不安，似乎有人在暗中窥视。帕沙吃惊地发现，他这会儿尽想路灯了，至于他自己、拉拉以及自己对她的爱情，却降到次要地位。

不久前还是大学生的帕沙（同学们戏称他"斯捷潘妮达"和"美姑娘"），在这个漫长得永无止境的夜里，达到了幸福的顶峰，同时又落到了绝望的深渊。他说出了自己的怀疑猜想，拉拉坦白相告。他问她，而每次听到她的回答，心就往下沉一次，他犹如坠入了深坑。他那受到了创伤的想象力，怎么也追不上拉拉一个又一个袒露的剖白。

他俩一直谈到天亮。这一夜成了帕沙生活里一个重大转折关头，这变化令人感到震惊和意外。翌日早上起来，他已判若两人，当人们还用原来的名字称呼他时，他不禁有些愕然。

四

十天以后，朋友们又在这间屋里为他们饯行。帕沙和拉拉双双毕业，双双成绩优异，双双被聘去乌拉尔的同一城市工作。明天早上他们就要出发了。

大家又在这里喝酒、歌唱，十分热闹。但这一次清一色是年轻人，没有上年纪的。

客人们聚在大画室里，隔板后面是几间小起居室，放着拉拉一大

一小两只柳条筐，一只箱子和一木箱的碗碟家什。屋角还放着几个行李袋。东西不少。有些行李准备第二天早晨作慢件托运。大部分东西已经收拾停当，但还没完全装好。小木箱和柳条筐还没盖上，有些富余的地方仍可放东西。拉拉一会儿想起件什么东西，就放到隔板后面的筐里，再整理一番。

拉拉到学校办公室领取了结婚证和其他证件，陪她一起回来的还有院子的看门人，他弄来一张准备明天包装用的粗席和一把结实的粗绳。这时，帕沙已经在家里招呼客人了。拉拉等看门人走后，也来应酬客人，逐个地握手问好，或者互相亲吻，然后回到隔板后面去更衣。等她更衣出来，大家朝她鼓掌、欢呼，纷纷在桌旁就座，像几天前的喜宴上那样，欢声笑语不绝于耳。善于应酬的人，已经给左右的宾客斟酒，许多只手用叉子去取餐桌中间的面包、冷盘和菜肴。他们高谈阔论，喝下酒不断咳着，争先恐后地说俏皮话。有几个人很快就有了醉意。

“我累得不行啦！”拉拉坐在丈夫旁说，“怎么，你该办的事都办了？”

“嗯。”

“累虽累，可我还是觉得很高兴，我很幸福。你呢？”

“我也一样。我心情很好。不过，这可一言难尽。”

科马罗夫斯基作为例外，也来参加了这次青年人的晚宴。晚宴快结束时，他本想说，这两位年轻朋友走后，他将感到孤单寂寞，莫斯科对他来说将是撒哈拉大沙漠。可他激动得抽泣起来，话也说不下去，只得把中断的话再说一遍。他要求帕沙和拉拉允许他和他们通信；如果太想他们的话，允许他去他们的新住处尤里亚京探望。

“这完全不必了，”拉拉漫不经心地大声回答说，“这些全是多此一举，什么通信啊，什么撒哈拉大沙漠啊，如此等等。更用不着去看我们。我们不在，上帝保佑您会过得更好。我们并不是什么无价之宝，帕沙，你说对吗？也许您能找到别的年轻人来替代我们呢。”

猛然间，拉拉想起件事，急忙起身到隔板后的厨房去，根本忘了她和谁在说话，说了些什么。在厨房里，她卸开绞肉机，把一个个零件用稻草垫着塞到碗箱的角落里，差点没让箱旁的木片扎了手。

拉拉装着绞肉机，竟忘了家里还有客人，脑子里连他们的影子都

没了。突然隔板前传来一阵喧闹，这才想起了他们。她想醉酒的人总爱装疯卖傻，越是醉得厉害，就越显得特别庸俗，越喜欢这样装模作样。

这时，从敞开的窗子传来院子里一阵异常的响声。拉拉撩开窗帘，探出头去。

院子里一匹上了绊绳的马，正站立不稳，又蹦又跳。不知道这匹马的主人是谁，看来是走错了院子。天光已经大亮，但离日出还早。沉睡得就像死寂的城市笼罩在拂晓前一片浅紫的寒雾里。拉拉闭上了眼睛。这匹马与众不同的奇特的蹄声，把她带到了一个美丽而又偏僻的乡村。

这时寓所门铃声响了。拉拉注意地听了听。桌旁有人站起来去开门。来人原来是娜佳！拉拉飞奔出去欢迎她。娜佳刚下火车，光艳迷人，浑身似乎散发出一股杜普良卡庄园的铃兰香气。这两个女友站在那儿，一句话也说不出，只是大哭着紧紧拥抱，搂得对方都快喘不过气来。

娜佳代表全家人，远道来祝贺新婚并祝福她一路顺风，同时带来父母赠她的一件贵重礼物。她从手提包里取出一个用纸包着的小首饰盒。拆开包纸，咔嚓一声打开盒盖，是一条璀璨夺目的项链。

人们惊叹不止。一个酒醉方醒的客人说：

“这是粉红色的红锆宝石呢。你怎么不信呀？的的确确是粉红色的。这种宝石不比钻石差。”

可娜佳纠正他说，这是黄色宝石。

拉拉拉她坐到自己身边，给她斟酒递菜。她把项链摆在自己餐具旁，目不转睛地望着。在盒里浅紫色的软垫上，项链盘成小圈，珠光闪烁，一会儿像滚在一起的露珠，一会儿又好比一串纤巧的葡萄。

有的人酒已经醒了，又陪着娜佳喝起来。过不一会儿娜佳就给灌醉了。

不久，这里就成了沉睡的王国。大部分人准备明天去车站送帕沙和拉拉，便留在这里过夜。客人中有一半横七竖八地躺着鼾声大作。拉拉不记得自己是怎么和衣躺在熟睡的伊拉·拉戈金娜的身旁的。

忽然拉拉觉得有人在耳边大声说话，惊醒过来。这是从街上来院子里找失马的陌生人的声音。拉拉睁眼一看，吃了一惊，心想：“这

帕沙怎么啦，总也不肯歇歇。傻大个儿似的站在房间里，东摸摸、西摸摸。”这时候，那人朝她转过头来，原来根本不是帕沙，是个长相吓人的麻子，脸上从太阳穴到下巴颏有一道长疤。这时她才明白过来，家里来了窃贼，强盗。她想喊可喊不出声来，突然她想起了那串项链，悄悄用胳膊肘撑起身子，斜眼朝餐桌望了一下。

项链放在面包屑和吃剩的糖果堆里。笨头笨脑的贼人没有发现，他只顾翻腾拉拉箱子里的衣服，弄得一塌糊涂。拉拉仍有些醉意，睡得糊里糊涂，辨不清是怎么回事，只觉得那人弄乱了她的行李好不气恼！她一气之下，又想喊叫，但还是张不开嘴，舌头也不听使唤。这时她就用膝盖朝睡在旁边的伊拉·拉戈金娜的胸口使劲一顶，痛得她哇哇大叫，拉拉跟着也喊出了声。窃贼失手扔下提起的一包东西，三步并两步夺门而出。男客们惊跳起来，有几个人好半天才明白出了什么事，赶紧追出去，可贼人早已逃之夭夭了。

这一场骚乱和客人们唧唧呱呱的议论，像起床号似的，把大家全吵醒了。拉拉最后一点醉意也给驱散。尽管客人们还想再打个盹，躺一会儿，拉拉说什么也不答应，把睡着的客人全催起来，连忙张罗他们喝了杯咖啡，就打发回了家，约好明天开车前在车站再见。

客人一走，她就忙开了。拉拉一向干活麻利，现在她弄完这件行李弄那件，把枕头分别塞进行李包，抽紧带子，只求帕沙和看门人的老婆别来插手帮倒忙。

一切都按时收拾妥当。帕沙和拉拉没误了火车。列车缓缓开动了，好像配合着人们挥帽送别的节拍。后来，人们不再挥手，远远地喊了三声（大概是“乌拉”），火车加速向前奔去。

五

阴雨天气已经持续了三天。这是开战后的第二个秋天。第一年捷报频传，第二年开始节节败退。集结在喀尔巴阡山里的布鲁西洛夫第八军，本来准备越过山隘攻进匈牙利，但由于全线总退却，只好不停地后撤。俄国军队放弃了战争初期占领的加里西亚。

日瓦戈医生站在妇产医院产科大楼的走廊上，旁边就是产房。他刚把妻子冬尼娅送进医院，安排到产房里。从前人们都叫他尤拉，现

在慢慢地越来越多的人叫他的名字和父称了。他已和妻子道了别，现在正等助产女医生来。他要和她说好，万一有事如何通知他，他又如何了解冬尼娅的情况。

他工作很忙，急着要赶去自己的医院。在这之前，还必须顺路去两个病人家出诊。可这会儿他都在白白浪费宝贵的时间。他瞅着窗外斜斜的细密雨丝，阵阵秋风把雨丝吹断或吹弯，就像暴风雨中被打得歪斜的麦穗。

天没全黑下来，日瓦戈还可以看见医院后院圣女街上几幢私人住宅的玻璃阳台，还有医院一幢楼房后门的电车支线。

雨淅淅沥沥、不紧不慢地下个不停，尽管雨水的悠然自得使风变得怒不可遏。阵阵狂风撕扯着缠绕在一个阳台上的野葡萄的新藤，好像要把它连根拔起，抛到空中抖动几下，然后再鄙夷地抛到地上，犹如扔掉一件破衣烂衫。

一辆机动车拖着两个挂车，经过阳台驶进医院。从车厢里抬出一个个伤员。

莫斯科的医院已拥挤不堪，尤其在卢茨克战役以后，连医院走廊和楼梯平台都挤满了伤员。市里各医院普遍超员，连妇产科也开始受到影响。

日瓦戈转过身子，背着窗户，乏得直打哈欠，脑子里空荡荡的。突然，他想起了件事：在他工作的圣十字医院外科，最近死了个女病人。日瓦戈诊断她患了肝包生绦虫病，别人都不同意他的诊断，今天要解剖。解剖能判定谁是谁非。不过他们医院里的解剖师是个酒鬼，天晓得他会怎么干。

很快夜幕四合，窗外已经什么也看不见。仿佛有根魔杖一点，霎时所有的窗户都亮起了灯光。

冬尼娅产房里走出一位身材魁梧的医生，来到走廊上。这位妇科主任医师，不管人家问他什么问题，总是翻眼望望天花板，耸耸肩了事。他的动作和表情像是在告诉你，无论科学如何进步，我的朋友，总有一些不解之谜，科学在它们面前也只好认输。

他从日瓦戈身旁走过时，微笑地向他点了点头，轻轻摆了几下他的厚实的大手，意思是说，还得等等，别着急。然后就顺着走廊去候诊室抽烟了。

这时，刚才那位不爱说话的妇科医生的助手，走了出来。她恰巧相反，极爱唠叨。

“我要是您的话，就回家了。明天我往您医院里打电话。在这之前她不会生的。我看是顺产，无需动什么手术。可是，话又说回来，她骨盆有些窄，另外又是第二枕位；她并没有阵痛，子宫收缩微弱，这些都是不利因素。不过，说这个也为时过早。最后全看临产时腹肌收缩的情况，现在还不好说。”

第二天，日瓦戈打电话去问，接电话的是医院的门房。他让日瓦戈在电话上等着，他去问问情况。日瓦戈焦急地等了十来分钟。回话来了，很不礼貌，也没有什么实在的消息：“他们让我告诉你，你妻子来医院太早，应该把她接回家去。”气急败坏的日瓦戈，要求换个了解情况的人来接电话。一个护士对他说：“目前的迹象还不明显。请您不必着急，得耐心等上一两天。”

第三天他得到消息，昨天夜里冬尼娅开始分娩了，天亮时流了羊水，阵痛从早上开始一直不断。

他又急匆匆赶到医院，在走廊上他就听见虚掩的门里传出冬尼娅撕心裂肺的喊声，好像被火车压断手脚的人在惨叫。

他不能进去看她。他把弯起的手指关节都咬出了血。他走到窗前，外边依然同前两天一样，斜风细雨，淅淅沥沥下个不停。产房出来一个护士，门里传出了新生婴儿的哭声。

“平安无事了，平安无事了。”日瓦戈高兴得喃喃自语。

“是个儿子，小男孩儿。母子都平安。”护士说得悦耳动听，“现在不能进去，过些时候会让您看的。到时候您得好好给产妇花点钱呢，她可受够了罪。头一胎嘛，总少不了吃苦头。”

“平安无事了，平安无事了。”日瓦戈喜不自胜，竟没听清护士说了些什么，也不明白护士为什么把他同刚才的事联系在一起，这和他有什么相关呢？什么父亲呀，儿子呀——他轻而易举地当上了父亲，并不觉得这有什么值得骄傲的；对这个从天而降的儿子，也没有什么特别的兴趣。这一切都进不了他的意识。重要的只有冬尼娅。冬尼娅摆脱了死神的威胁，幸运地活了下来。

离医院不远的地方，有一个他的病人，他顺路去看了一下，半小时后又回到医院。走廊上门斗和产房的两扇门都虚掩着。日瓦戈悄悄

溜进门去，几乎没意识到他是在做什么。

穿着白褂子的那位高大的妇科主任医师，突然出现在他面前，仿佛是从地底下钻出来的，两手一伸挡住了他：

“哪儿去？”他拦住了日瓦戈，气呼呼地压低声音，免得被产妇听见。“怎么，您疯了吗？她有伤口，还在流血，怕感染，更不用说精神上受的刺激。真有你的，亏你还是个医生呢。”

“我不是……我就看一眼。就站在这儿，从门缝里瞅一瞅。”

“嗯，这就是另一回事了。可以吧。可得老实点！……你要留神，要是她发现了，我揍死你，打你个稀巴烂！”

产房里背对门站着两个穿白大褂的妇女，一个是助产士，一个是护士。护士手里托着一个初生的娇嫩的婴儿，哇哇哭叫着，身子一伸一蜷，活像块暗红色的橡皮。助产士在扎结脐带，使孩子脱离胎盘。冬尼娅躺在产房中间一张能升降的手术床上。床铺很高。日瓦戈由于激动，看一切都带些夸张。这张手术床好像有齐胸高的斜面写字台那么高。

现在，冬尼娅躺在高出一般病床、接近天花板的手术台上，在备受折磨之后，仿佛沉入了云雾之乡，浑身筋疲力尽，自己也轻飘如烟了。冬尼娅高卧在产房正中，像一艘刚靠岸卸完货的船，现在停泊在海湾里。这条船从缥缈的远方，载着新的灵魂，横渡死亡的海洋，来到了生命的大陆。它刚刚把一个灵魂送来大陆。如今船已抛锚，船舱里空空荡荡，整艘船正在休息。船上经过风雨侵袭被吹折的缆索和船壳板也和船一起休息了。不久前航行过哪些地方，停靠在什么码头，这一切它都忘了，脑子也休息了。

谁也不知道船上挂的国旗属于怎样一个国家，所以谁也不知道用什么语言去和它交谈。

日瓦戈回到自己的医院里，人们争先恐后向他表示祝贺。他觉得好奇怪，他们怎么那么快就知道了！

他来到住院医师室，这间屋子被大家称作肮脏的小酒馆和垃圾箱。由于医院患者太多，过于拥挤，这里成了临时的衣帽间。人们穿着套鞋从外面进来，常把别处带来的脏东西留下，地上满是烟蒂和纸屑。

住院医师室的窗前，站着那位皮肉松弛的解剖师，手里举着一个

盛了浑浊液体的玻璃瓶，从眼镜上面，正在仔细观察。

“恭喜您。”他一边说一边继续端详那溶液，甚至没看日瓦戈一眼。

“谢谢，非常感激。”

“不必谢。我和此事无关。是皮丘日金解剖的。大家都很震惊，是有包生绦虫。都说您是个了不起的诊断医师！都赞不绝口。”

这时，医院的主任医师走进来，同两人打过招呼之后说：

“真见鬼。不像话，住院医师室变成了过路的走道！日瓦戈，想不到真是包生绦虫！我们全诊断错了。祝贺您。还有件不太愉快的事。又在审查您的免役证。这次没法帮您忙了。军队里的医护人员奇缺。看来您得去闻闻火药味。”

六

帕沙·安季波夫和拉拉·安季波娃在尤里亚京安顿下来，一切都出乎意外地理想。这里对吉莎尔一家颇有好感。这给初来乍到的拉拉，减少了许多困难。

拉拉整天不停地操劳。全部家务和他们三岁的女儿卡坚卡都由她管。家里那个棕发女仆玛尔富特卡虽然尽心尽力地干活，还是帮不了太多的忙。拉拉对帕沙的事，全都要过问。她自己也在一所女中教书。她工作不息，感到十分幸福。这正是她期望的生活。

尤里亚京的一切她都喜欢。这本是她的故乡之城。一条大河雷尼瓦横贯尤里亚京市，河的中下游都可通航。乌拉尔地区的一条铁路，也经过这座城市。

冬天来临之前，尤里亚京的船主们把船只从河里抬上岸，用大车运进城里，各家把船摆到自家院子里露天过冬。院子里白色的船底总是朝着天，直到来年开春。这也是冬天来临的前奏，就像有的地方秋雁南飞或初降小雪一样。

安季波夫夫妇所住的院子里，也有一条船，白漆船底朝天晾着，卡坚卡经常钻到船下玩耍，就像在花园圆顶亭子里一样。

拉拉很喜欢这偏远省城的习俗风尚。知识分子说起话来，都像北方人似的“噢”音很重，喜欢穿毡靴和灰色法兰绒短上衣，对人真挚坦

白。她情不自禁地爱上了这里的土地和纯朴的人们。

令人不解的是，帕沙虽是铁路工人的儿子，却染上了许多莫斯科城里人的痼习。他对尤里亚京的人比妻子要苛刻得多，很不喜欢他们的粗野和无知。

拉拉如今才发现，原来帕沙有一种惊人的才能，在博览群书时能吸收和积累大量知识。以前有拉拉的帮助，他读了不少书，搬到这僻静小城的几年间，他的知识更突飞猛进，连拉拉都相形见绌了。他知识渊博，比学校的同事们高出一头，所以常常抱怨说，和他们在一起枯燥无聊。在战时情况下，他们那种有些盲从的爱国主义——一种时兴的、官方提倡的爱国主义，同帕沙的比较复杂的爱国主义感情，不是一回事。

帕沙是从大学古典语文系毕业的，现在中学教拉丁语和古代史。但是这位过去的实科中学学生，突然对数学、物理和其他精密科学产生了兴趣，仿佛这一爱好过去一直沉睡着，现在突然苏醒了。他把大学里的这些课程全部自修完毕。他希望一有机会就到区里去通过考试，改行从事数学专业的工作，并带着家眷一起搬到彼得堡去。深夜苦读损害了帕沙的健康。他开始失眠了。

他和妻子的关系很好，但却非常复杂。她的善良体贴给他造成了压力。他从不敢对她稍有微词，唯恐自己毫无用心的话引起她的怀疑，以为他内心对她不满，比如说不满她出身贵族，而他却是个平民，或者责备她出嫁之前曾失身于人。他总是小心翼翼，唯恐自己无心的话被看作是对她不公正的责难。这使他俩的生活多了一层不自然的气氛。他俩都想表现得比对方更宽容更高尚，结果关系反而愈来愈复杂。

一天，他们家里来了客人。有几个是帕沙学校的同事，有一位是拉拉所在学校的校长，还有一位是仲裁法庭的仲裁员（当时帕沙是调停人），还有些其他人。帕沙认为他们全是十足的蠢材。他十分惊讶拉拉怎么对他们如此亲善，他根本不相信拉拉对谁真有好感。

客人走后，拉拉把窗子开了很久换空气，打扫房间，和玛尔富特卡在厨房里洗杯盏。然后又去看卡坚卡的被子是否盖好，帕沙是否已经睡着。然后才很快脱衣熄灯，上床在丈夫身旁躺下，自然得就像一个孩子睡到母亲身旁。

其实，帕沙只是装样子，他并没有睡着。最近他又犯失眠症。他知道还得这样躺上三四个小时才能入睡。为了能快些入睡，另外屋里的烟味难闻，他蹑手蹑脚爬起来，戴上帽子，在睡衣外面披上皮袄，走出了门外。

这天夜里晴朗寒冷。帕沙踩得脚下冰层咔嚓咔嚓地裂开来。幽光闪闪的星空，仿佛是酒精火焰，在冻硬的坑洼的黑土地上，洒下摇曳的蓝色光芒。

帕沙和拉拉住的地方和码头遥遥相对，是城市另一头街尾上最后一幢房子。过了他们的家，就是田野了。有条铁路通过这里，铁道旁矗立着一个守卫岗亭，横越铁轨是一个道口。

帕沙坐在翻倒的船底上，望着星空。这几年经常萦绕在他脑海里的念头，如今特别令他心神不宁。他觉得，这些念头迟早该有个结果，不如今晚就想出个眉目来。

他寻思：不能再这样下去了。目前的情况本来是早可以预料到的，但他明白得太晚了。她为什么允许他很小的时候就忘情地迷恋她，后来又随心所欲地塑造他？结婚前的那年冬天，她坚决要求分手，他当时为什么没及早明白过来？难道他不明白，她爱的不是他，而是对他的一种神圣使命，是体现在他身上她的一种功勋。可这种神圣高尚的使命，同真正的家庭生活哪有什么共同之处呢？最要命的是，他至今还像以前一样热恋着她。她美得叫人神不守舍。也许这并不是爱情，而只是对她的美貌和慷慨的诚惶诚恐的感激之情。唉，这些又怎么分得清呀！神仙来了也无能为力！

既然如此，该怎么办呢？要让拉拉和卡坚卡摆脱这种虚假的处境，这比解脱自己更重要。“可怎么做到呢？离婚吗？投河吗？亏你想得出来！”他生气了。“我决不会这样做，既然不准备这样干，为什么又想到这些廉价的把戏呢！”

他仰望星空，仿佛想听到星星的忠告。大大小小、疏密相间的星斗不断闪烁，有的蓝光莹莹，有的变幻不定。突然一道飞速而来的强光划破了黑夜，星光黯然失色，楼院、船只和坐在船底上的帕沙被照得通明，光束像一个人挥动着火把，从田野奔向院门。这是一列军用火车，它喷着一团团浓烟和红火，经过道口向西驶去。从去年开始，这里昼夜不停地驶过了无数军车。

帕沙微微一笑，从船板上站起来，回屋去睡觉。最理想的答案找到了！

七

听了帕沙的决定，拉拉一下愣住了，开始还以为是自己听错了。“亏他想得出来。又在犯什么怪毛病了，”她暗自思忖，“不理他，他自己也会忘记的。”

但事实上帕沙为此已经准备了两周。他向征兵处递交了证件，学校已经找了代课教员，鄂木斯克的军事学校发来了录取通知书。他出发的日期迫近了。

拉拉号啕痛哭，就像个没知识的妇人一般，抓着帕沙的手，跪在他脚下。“帕沙，亲爱的帕沙，”她哭喊着，“你把我和卡坚卡扔给谁啊？你不能这样，不能啊！现在还不晚。我能把一切都办妥的。再说你还没体格检查。你的心脏不好。你难道不羞耻吗？一时发疯，连牺牲家庭都在所不惜，你不觉得有愧吗？当志愿兵！你一直嘲笑罗佳，说他是庸俗小人，现在你自己也步了他的后尘！你自己也想炫耀军刀，过过军官瘾！帕沙，你怎么啦，我简直不认得你了！你变了，难道你疯了？求求你，老实告诉我，看在上帝的分上，不要人云亦云，俄罗斯需要你这样做吗？”

突然，她明白过来，问题不在这里。虽然她没有完全想清楚，但主要的问题她是抓住了。她猜到帕沙误解了她对他的态度。她对他的感情中始终掺着一种母性的爱，而他却不珍惜这种母性的爱，他也不理解，这种爱比女人一般的爱情更加深厚。

她咬着嘴唇，冷得整个心都瑟缩起来，仿佛挨了打似的。她不再说什么，默默吞下眼泪，替丈夫收拾行装。

他离开她们走了。她觉得整座城市变得沉寂了，甚至天空的乌鸦也稀少了。“太太，太太。”玛尔富特卡叫她，她听不见。“妈妈，我的好妈妈。”卡坚卡拽着她的衣袖咿咿呀呀地叫着她。这是她受到的最致命的打击。她最美好的、最光明的希望破灭了。

从丈夫自西伯利亚寄来的信中，拉拉知道了他的一切情况。他很快就清醒过来，非常思念妻子和女儿。几个月以后，帕沙提前毕业，

成了一名准尉军官，不久又突然被派往作战部队。军令紧急，他匆促上路，途经的地方都离尤里亚京很远，在莫斯科也没有闲暇和亲友见面。

他从前线开始来信了。这比起鄂木斯克军校的来信要有生气，不再那么满腹忧思了。帕沙想立一次功。为了嘉奖他的军功，也许可能给他休假和家人团聚，或者受一些轻伤也好。立功的机会很快就来了。在后来称之为“布鲁西洛夫突破”的有名战役之后不久，部队转入了进攻。帕沙的家信从此中断了。开始拉拉还很坦然，以为帕沙所以不写信，是因为军队不断推进，不可能在行军途中写信。

秋天，军队不再向前推进，开始构筑工事。帕沙仍然音讯全无。拉拉开始惊惶不安，去打听消息。最先只在尤里亚京打听，后来又写信去莫斯科和帕沙的军邮信箱询问，结果一无所获，哪里也没有回信。

当时县城里，许多热心慈善的太太都自愿为军队尽义务，拉拉也和她们一样，从战争一开始就在尤里亚京县医院扩建的军医院，尽自己一份菲薄的力量。

现在，她正规地学了点基础医学知识，并且在医院里通过了护士资格的考试。

作为一名护士，她向学校请了半年假，把尤里亚京的家托付给玛尔富特卡照看，带着卡坚卡去了莫斯科。到了莫斯科，她把女儿寄在莉帕家。莉帕的丈夫弗里津丹克是德籍侨民，和其他国内的被俘人员一起拘留在乌法。

拉拉终于明白了，只是在外围寻找帕沙是无济于事的。于是她决心去不久前他曾作过战的地方。为找帕沙，她到一列救护车上当护士，列车途经利斯基市开往匈牙利边境的梅索拉鲍尔奇。这个城市是帕沙在最后一封信里告诉她的地址。

八

一列从莫斯科发车的货车，满载着塔季扬娜伤员救济协会的物资，抵达前线师部指挥所。这列长龙列车由外观不雅的多节短身取暖货车连接起来。其中有一节客车车厢，坐的是莫斯科社会活动家，来

前线向官兵赠送慰劳品。里面一个人叫米沙·戈尔东。他听说师部的军医院中有一位他童年的朋友日瓦戈，医院就在附近的村子里。

戈尔东去师部索取了一张前沿地区通行证，带上证件，搭上一辆顺路的马车就去看望老朋友了。

赶车的是白俄罗斯人，也许是个立陶宛人，俄语说得很蹩脚。出于间谍恐惧症，他谈的都是官样文章，千篇一律，不说也猜得出来。他那种装出来的政治上的忠诚，使谈话枯燥乏味。所以一路上坐车和赶车的几乎都默默坐着不说话。

师部的人告诉他说，那村子就在附近，离这儿不过二十俄里或二十五俄里光景。实际上到那儿得走上八十多俄里路。因为在师部里调动军队计算距离时，习惯以一百俄里为单位计算。

一路上，在马车左侧远处的地平线上，敌人大炮不停发出沉闷的轰响，令人心惊。戈尔东从来没有亲身经历过地震。但他的判断是对的：远处敌炮阴沉的隐约可闻的隆隆声，确实极像火山爆发时的地动和轰响。天色刚暗下来，左方天际就亮起一片颤悠悠的红光，一直到天亮才熄灭。

马车拉着戈尔东经过一座座破败不堪的村落。有的村子里，老百姓已经跑散；有的村子老百姓躲进了很深的地窖。村中满地是瓦砾，一堆挨着一堆，排得就像原来的房子一样。这种遭过兵祸的村子，可以一览无遗，就像没有植被的空旷荒漠。废墟上有几个劫后余生的老妇人在翻找什么，在自家的瓦砾堆、灰炭堆里挖东西，挖得一点赶紧藏好，仿佛仍在自己屋里，外人看不到她们。她们眼看着戈尔东的马车驶近，又目送它远去，似乎在询问：世上的人们是否能很快醒悟过来，生活还能不能恢复平静安宁。

夜里，戈尔东遇上了骑兵侦察队。他们命令马车从土路上退回去，绕道从村里走。马车夫不认识乡间小路，绕来绕去白白浪费了两个钟头。天快亮时，戈尔东和马车夫才到达目的地。可是村里谁也不知道有个军医院。原来这里有两个同名村子，这里只是其中的一个。早上他们才到达军医院所在的村子。戈尔东一进村口就闻到了甘菊浸剂和碘仿的气味。他原来并不准备在日瓦戈那里过夜，到他那里呆上一天，晚上便回留在车站的同志们那里去。然而出乎意料，他竟在那里呆了一个多星期。

九

就在这几天，前线有了动静，突然发生了变化。戈尔东所在地区的南面，一个兵团在下属部队胜利之后，突破了敌军牢固的防线。为了扩大战果，一部分先头部队，插入敌军纵深阵地，援军在后面接应，以便进一步扩大突破口。然而援军赶不上先头部队，渐渐拉开了距离。先头部队陷入敌军包围，全部被俘。由于半连人投降，准尉帕沙也被迫当了俘虏。

关于帕沙有许多传闻。有人说，炮弹爆炸时把他掀翻在弹坑里牺牲了。这消息是他同团的少尉加利乌林传出来的，好像是他在观察哨位上从望远镜里看到的，当时帕沙正带着一队士兵向敌军冲锋。

加利乌林所看到的，只是一般情况下冲锋的情景。冲锋部队要迅速，几乎是跑着通过两军阵地间的旷野，那里遍布着在秋风中摇曳的干枯蒿草和直棱棱的刺蓟草。冲锋的士兵需要无畏地逼近敌人，把躲在对面战壕里的奥地利士兵引出来拼刺刀，或者向战壕投掷手榴弹，把敌军消灭在里面。这片旷野，仿佛也在向前奔跑，没有尽头。士兵脚下的泥土，就像摇晃不定的沼泽地。准尉开始时冲在他们前面，后来混在他们中间向前跑，举起手枪在头上挥舞着，张大了嘴拼命喊："乌拉，冲啊！"可周围的士兵和他自己都听不见喊声。他们每隔适当的距离就在地上卧倒，然后一起爬起来，又喊叫着继续朝前冲。每次卧倒，总有几个人被枪弹击中，倒下时的姿态不同于其他人，仿佛是锯断的树木直挺挺扑倒在地，再也爬不起来。

"炮火射程太远。电话通知炮兵连，"神情紧张的加利乌林向身旁的炮兵军官说道，"不。等一等，他们把炮火转向纵深，做得对。"

这时，冲锋的士兵们已经接近敌军。炮火停了。在突然降临的寂静中，站在观察哨岗的军官们紧张得心扑腾扑腾直跳。仿佛他们正处于帕沙的地位上，带着士兵冲到了奥军壕沟的前沿，马上就该出现大智大勇的奇迹了！正在这一瞬间里，前面一颗接一颗爆炸了两颗德国十六英寸炮弹。升起几股黑色的烟柱，前面的一切都被遮住了。"啊，真主啊！完了！全完了！"加利乌林嘴唇血色全无，认为准尉和他的士兵都阵亡了。第三颗炮弹就落在观察哨岗旁边。他们猫着腰，赶紧撤到后边。

加利乌林和帕沙住在同一个掩蔽部中。当后来团里其他人都认为帕沙已经牺牲，不会再回来时，就让最了解帕沙的加利乌林来保管他的遗物，以便将来交给他的寡妻，遗物中有不少他妻子的照片。

机械师加利乌林是后备军士官生，不久前才提升为准尉。他就是季韦尔辛家看门人吉马泽金的儿子小奥西普。很早以前当过钳工学徒，常常挨师傅胡多列耶夫的毒打。可是他现在得到晋升，倒还得感激那个凶神呢。

加利乌林任准尉军官以后，不知为什么把他派到后方偏远的卫戍部队服役，那里气候温暖，又平静无事。他指挥一支由半残军人组成的部队。由几个和士兵一样衰弱的老兵担任教官，每天清晨进行操练，教官自己也不记得怎么做了。此外，他还负责检查军需库的守卫。这些工作很轻松，对他没有更高的要求。一天，从莫斯科调来一批老民兵来补充他手下不足的兵员。突然他发现新到的人中，有他再熟识不过的彼得·胡多列耶夫。

“啊，我们是老相识啊！”加利乌林阴沉地笑着。“是，长官。”胡多列耶夫答道，赶紧立正敬礼。

他们之间的恩怨不能就这样了结。操练中胡多列耶夫稍有差错，准尉马上呵斥这个下等兵。而当准尉觉得他不正眼看他，眼神躲躲闪闪转向一旁时，就狠狠抽他耳光，罚他蹲两天禁闭，只给面包和水充饥。

现在加利乌林的一举一动，都带了报复的味道。可是，加利乌林觉得，利用等级服从来算旧账，是稳操胜券但并不高尚的行为。怎么办呢？他们两人不可能再呆在一起。但一个军官想把士兵从所在部队调走，除了把他送感化营以外，还能有什么借口，还能往哪里送呢。于是他借口在卫戍部队里枯燥乏味，无所作为，申请调往前线。部队上觉得加利乌林表现不错，再加上最近他在一件事上表现得也很出色，人们一致认为他是个优秀的军官，很快由准尉晋升为少尉。

还在季韦尔辛他们闹罢工的时候，加利乌林就认识了帕沙。当时帕沙在季韦尔辛家里住了半年，加利乌林（也就是小奥西普），常去他那里，过节常在一起玩。他还见过拉拉一两回。后来再没有听到他们的消息。当帕沙从尤里亚京来到他们团后，加利乌林为老朋友发生的变化感到吃惊。原来那个羞答答笑眯眯像个姑娘似的干干净净的小

淘气，如今变成了一个神经质的、博学的、倨傲而抑郁的人。他聪慧，有过人的胆略，沉默又好讥讽别人。有时加利乌林审视帕沙，简直觉得在帕沙深沉的目光中，如同在两个窗口里，看到了另一个人，看到了他内心深处的思想，看到了他对女儿的思念，看到了他妻子的面庞。帕沙仿佛是神话里中了魔法的人。可现在他不在人世了。留在加利乌林手上的，是帕沙的证件和照片，还有就是帕沙谜一般的变化。

拉拉或迟或早会查问到加利乌林这里来的。他准备要答复她。但戎马倥偬，坐下来认真写封信都不可能。他还想在告诉她悲痛消息之前，让她思想上有所准备。所以，那封详尽的长信，他一拖再拖，无法动笔。后来他听说，拉拉自己也上前线当了护士。这样他又不知该往哪儿寄信了。

十

“怎么样？今天有马吗？”每当日瓦戈医生回到加里西亚的农舍时，戈尔东总要问他。

“哪儿有马呀？你能上哪儿去呢，前后受阻，寸步难行。周围混乱到了极点。谁都弄不清是怎么回事。在南方，我们包抄或是突破了德军的许多据点。可又传说，我们有几股分散的小分队被敌人包围了。在北方，德军渡过了斯瓦泰河，据说这是当地无法强渡的一条河流。渡河的是骑兵，有一个团的兵力。他们破坏铁路线，炸毁了军需库。据我看他们正在包围我们。你看，这就是战局。你还说要什么马。卡尔宾科，快点开饭吧，动作快一点。今天我们有什么吃的？啊，有牛蹄，太好啦！”

卫生营和野战医院，以及它们下属的单位，分散在村子各处。这个村子竟奇迹般地保存了下来，房屋居然没有一幢遭到破坏，墙上西式的狭长窗子还明净光亮。

那是晴明的初秋，最后几个暖和的好天气。白天，医生和军官开了窗子打苍蝇，它们一群群黑乎乎爬在窗台上，爬在低矮的天花板上的糊墙纸上。他们敞着军上衣和衬衫，喝热汤和热茶，大汗淋漓。晚上，他们蹲在打开的炉门前，朝湿柴下的炭火使劲吹气，眼睛被烟熏

得泪汪汪的，嘴里骂骂咧咧，呵斥勤务兵连生个炉子都不会。

夜里十分寂静。戈尔东和日瓦戈面对面躺在东西两边靠墙的宽铺上。中间隔着一张吃饭的桌子，沿墙是一扇狭长的窗子。房间里炉子烧得很旺，满屋弥漫着烟草味。他们把两边的小气窗打开，放进了秋夜的新鲜空气，玻璃窗上淌下了水珠。

今天，他们俩又像这些天的日日夜夜那样谈着话。远处前沿的天空，也像平时那样一片红光。哒哒的枪声一刻不停，均衡地响着。有时稍远些突然响起一两声沉闷的轰隆的炮声，震得大地微微发颤，仿佛擦着地板上的漆皮，拖过一个沉重的四角包着铁皮的大箱子。这时日瓦戈总是停下话来，注意听这轰响，过了一会儿才说："这是德国十六英寸口径的贝尔塔大炮，这家伙有六十普特重。"接下去想继续刚才的话题，却又忘了谈的是什么了。

"村子里老有股什么怪味？"戈尔东问道，"我第一天就闻到了。一种甜腻腻叫人恶心的气味，活像耗子的气味。"

"噢，我知道你说的是什么。这是大麻。这里种了许多大麻。大麻本身总有一种叫人头晕的烂果子那样的讨厌气味。再说，这是战区，大麻地里有未被发现的腐烂尸体。这里经常能闻到腐尸气味，不足为怪。听，又是贝尔塔。"

这些天来，他们两人无所不谈。戈尔东了解了日瓦戈对战争和时代精神的看法。日瓦戈讲到他无法接受人们互相残杀的血腥逻辑，讲到他如何不忍心看到伤员的惨状，特别是某些新式武器杀伤的可怖模样，不忍目睹伤残者死里逃生后的毁容模样，他们实际上已变成一个个丑陋可怖的肉块。

每天戈尔东都陪同日瓦戈外出，在医生指引下，所到之处目睹了种种情况。他看到人们如何英勇顽强，如何以超人的毅力战胜死亡的威胁，如何临危不惧，为国捐躯。这时，他不由得因为自己无所事事的游荡而感到内心不安。但是于事无补的徒然唉声叹气，在他看来道义上也并不高尚多少。他认为，应该根据每人在生活中所处的地位，诚实和自然地工作。

一次，他去西线一个流动的红十字分队。医疗小分队在前沿阵地上的急救站抢救伤员。他亲自体验到，伤员的可怖的模样，真能让人昏厥。

他们驱车来到一座大森林旁边，树木有半数已毁于炮火。满地断枝残叶、一片狼藉的丛林里，横七竖八地扔着打坏的炮车和运输车。树干上拴着一匹乘骑。林子深处，隐约可见的森林管理所的木屋，房顶已被掀掉一半。急救站就设在管理所的办公室里。另外在大路对面的林子里，还搭了两个灰色的大帐篷。

“我不该带你来，”日瓦戈说，“战壕近在咫尺，离这儿只有一里半到两里，我们的炮兵就在那边林子里。你听听那炮声。不要充英雄好汉，我不会相信的。你现在已经吓得没魂了，这并不奇怪。情况瞬息万变。炮弹很可能落到这儿来。”

林中小路旁边，一些年轻士兵疲惫不堪地叉开穿着沉重皮靴的双腿，或是趴在地上，或是仰面躺着，浑身污垢，前胸和后背都是汗渍。他们是伤亡严重的一个班幸存的士兵，刚从持续四昼夜激战的前线撤下来，到后方作短暂的休整。士兵们像石头似的躺在地上，连笑一笑、骂几句的气力都没有。林中小路上，有几辆双轮马车拉着伤员疾驶而过，士兵中竟没有一个人回头看一眼。这原是运枪支弹药的敞篷车，没有装弹簧，颠得十分厉害。可怜的伤员连骨头都快震断，五脏都要颠出来了。送到救护站后，只能紧急处理一下，匆匆忙忙包扎好伤口；对危急伤员，简单动一下手术。所有这些伤员，都是半小时前利用战火的间歇，从战壕前的战场上运下来的。数目多得令人咋舌，有一半已昏迷过去。

这几辆马车在管理所门口停下，卫生员抬着担架从门廊上下来接伤员。帐篷里一个女护士用手撩起幕布，探头朝外面看。现在她已经下班，没有她的事。帐篷后面的村子里有两个人在大声吵架。树木高大、空气清新的林子里，回响着他们的吵闹声，但听不清吵的是什么。伤员到后，吵嘴的两个人走到路上朝管理所去了。一个怒气冲冲的年轻军官大声责问流动医疗队的医生，要他说出树林里原来那支炮兵队伍转移到哪儿去了。医生什么也不知道，这事与他不相干。他求军官别缠住他嚷嚷，因为伤员到了，他有事。可军官仍然骂个不停，把红十字会、炮兵机关和所有的人都骂了个遍。日瓦戈走到这位医生跟前，两人互相问了声好，就一起去森林管理所了。那位稍带鞑靼口音的军官，还大声骂着，一边从树上解下马，翻身上马，沿着小路进了林子。女护士一直在那里望着。

突然她吓得面如土色。

“你们干什么？你们疯了！”她对两个轻伤员大喊起来。他们自己抬着一付担架朝救护站走去。护士从帐篷里出来，朝他们飞奔过去。

担架上躺着一个面容毁得可怖的伤兵。炮弹的底壳击碎了他的脸部，他的舌头和牙齿变成模糊不清的一团血浆，但人还活着，弹片打掉脸颊，深深嵌在牙床里。这位面容惨不忍睹的士兵，用非人的微弱声音，时断时续地呻吟着，任何人听到这声音也会明白，这是哀求人们快些结束他的生命，不要让他徒然受这痛苦无穷无尽的折磨。

护士觉得抬担架的轻伤员为他的呻吟所动，准备自己用手把吓人的弹片拔出来。

“你们要干什么，难道能这样吗？这得由医生用专门的家伙来动手术。要是需要的话，医生会做的。”

戈尔东在心里说：“上帝啊，上帝啊，你就把他收容了吧，如果你确实存在的话！”

过了不到一分钟，当人们把这失去人样的伤员抬上门廊时，他大喊了一声，全身一阵痉挛，就气绝而死。

死者是预备役列兵吉马泽金。而那个在林子里大喊大叫的军官，是他的儿子，少尉加利乌林，护士是拉拉。戈尔东和日瓦戈是当时的目击者。他们全都在此邂逅，聚于一处。可是有的彼此没有认出来，有的彼此从不相识。有的人以后一直不知道今天的相逢，有的人要到后来再次相遇时才明白。

十一

这一带村庄奇迹般地保存下来。它们仿佛是残垣断壁的海洋中一个无法解释的完好无损的岛屿。傍晚，戈尔东和日瓦戈乘马车回村。太阳西斜，他们途经一个村子，一个年轻的哥萨克，在围观人群的哄笑声中，把一枚铜币抛上天去，让一个身穿长上衣的白发犹太老人去接。老人每次都接不住。那铜币从他可怜巴巴伸开的手指缝里落到泥地上。老人弯下腰去拾那铜币，哥萨克趁势打他的屁股。围观的人们捧腹大笑，前仰后合。如果仅此而已，也还算不得太过分，但谁敢担保不越演越烈呢。从对面的农舍里，几次跑出犹太人的老伴，她喊叫

着向老头伸出双手，但每次又胆怯地躲了回去。农舍的窗子里有两个小姑娘，看着自己的爷爷哭个不停。

赶马车的骑兵觉得十分可笑，勒马放慢步子，想让车上的长官开开心。日瓦戈把那个哥萨克叫到跟前，骂了他几句，叫他别玩这种捉弄人的把戏。“是，长官，”哥萨克答应得很干脆。“我们也没什么，不过就是开开心。”

后来一路上，戈尔东和日瓦戈一直没有说话。

“这简直令人发指，”快到他们住的村子时，日瓦戈才开口说。“你简直难以想象，犹太人在这次战争中受了多大的罪。战争恰好是在俄国西部、犹太人居住区进行的。他们除了承担战乱之苦、苛捐杂税和经济破产之外，还要受人任意凌辱、嘲弄，骂他们不爱国。请问他们哪里会有爱国心呢，在敌国他们倒享有一切的权利，在我们这里却只是受迫害。对犹太人的仇恨本身，从根本上看就是自相矛盾的。他们惹人反感的东西，恰恰是应该获得人们同情和好感的东西，这就是他们的贫困和居住拥挤，软弱和无力自卫。事情令人费解，这里好像有些命里注定的味道。”

戈尔东对他这番话没有作出反应。

十二

夜里，他俩又躺在长条窗两旁的木板床上聊天。

日瓦戈对戈尔东说，他在前线曾经见到沙皇，并绘声绘色地描述了一番。

那是他抵达前线后的第一个春天。他临时被调到驻防在喀尔巴阡山盆地的司令部。这支部队把持了从匈牙利谷地进入盆地的入口。在这块盆地中央，是一个火车站。日瓦戈向戈尔东描绘了那地方的景色：山上长着参天大树，枞树和松树上面浮着团团白云，透过林木露出光秃秃的灰板岩和石墨岩的峭壁，就像厚厚毛皮上的一块块秃斑。那是四月一个阴霾的早晨；四周就像岩石一样灰暗潮湿。由于深谷四面高山环抱，谷底无风，闷热又潮湿，山谷上空笼罩着一股热气流。车站上火车头的烟雾、草地上蒸发出来的灰色热气，灰蒙蒙的群山，暗绿的树林和层层乌云——一切都如蒸腾的烟波。

当时沙皇正在加里西亚地区巡视。突然来了通知说，沙皇陛下要到驻扎此地的部队视察，他正好是这支部队的名誉司令。

沙皇随时可能到达。仪仗队已在车站列队准备迎接。人们苦苦等了一两个钟头。然后沙皇随员乘坐的两辆列车，一辆接着一辆飞驶而过。稍后，沙皇的专列才进站了。

沙皇在尼古拉·尼古拉耶维奇大公的陪同下，检阅了车站上列队的近卫军。他致意时声音很低，但每吐出一个音节，就引起山鸣谷应的雷动般的欢呼声，就像水桶中晃动的水来回荡漾。

沙皇窘迫地微笑着。看样子，他比起卢布纸币上和奖章上的头像，要显得老些，也不太修边幅。他的脸没精打采，微微有些浮肿。他不时惴惴不安地侧目看看尼古拉·尼古拉耶维奇，不知道在这种情况下需要做什么。于是尼古拉·尼古拉耶维奇恭恭敬敬地弯下腰，甚至不须说话，只扬扬眉毛或耸耸肩来向他示意，帮他解围。

在山谷中这个灰暗和闷热的早晨，沙皇的样子有点可怜。同时又令人感到困惑、害怕：这么畏缩、羞怯的人竟会是一个压迫者，这么软弱的人，竟然主宰着人们的生杀大权，或下狱处死，或赦免恕罪。

“他应该像德国国王威廉那样说话：‘我，我的宝剑和我的人民！’或者说些诸如此类的话。但一定要说到人民，这是必不可少的。可是你知道吗？他像俄罗斯人一样崇尚自然，他不屑于说这种陈腐的话。这正是他的悲剧所在。因为在俄国，不能设想会搞这种装腔作势的演戏。这些难道不正是装腔作势的演戏吗？我也明白恺撒时代的人民是怎么回事，那是指高卢人，或是斯维夫人，或是伊利里亚人。可从那时候之后，人民就变成了假想的东西。它的存在是为了让皇帝、政治家和国王们发表演说时有话可说：‘人民，啊！我的人民。’”

“现在，前线到处是新闻记者和报刊记者。他们记下‘观察’所得，把民间智者的格言、警句收集起来，采访采访伤员，提倡一种鼓吹人民灵魂的新理论。他们很像一个当代的达里[3]，同样耽于想象，有一股按捺不住的写作狂。这是一种类型。还有另一种类型，喜爱三言两语，来上‘寥寥几笔速写和场景素描’，再加怀疑和厌世。例如我自己就读到有人写出了这样寓意性的文字：‘天灰蒙蒙的，同昨天一样。早起就一直下雨，满地泥泞。从窗口朝大路望去，路上是一行俘虏，一眼望不见头。大车拉着伤员。炮声隆隆。又在炮击了，今天和昨天一

样，明天又和今天一样，日复一日，没完没了……’你看，这写得多么透彻，多么俏皮！但是，为什么他要埋怨那门大炮呢？要求炮击多样化，岂不是不可理解的苛求吗！他不该对大炮提出过分要求，倒应该对自己所作所为打个问号：为什么日复一日地说那些空洞的话，只懂得罗列，只会打些逗号？为什么不厌其烦地大讲新闻记者的人道主义，匆匆忙忙跳来蹦去活像只跳蚤？他难道不知道应该是他，而不是大炮去不断创新，反对陈陈相因吗？！他应该懂得，单凭笔记本里积累的大量无聊的资料，是翻不出什么新意来的。他不知道，如果人们没有创见，没有某种自由驰骋的天才，没有某种神话的因素，那么事实也是毫无意义的。”

“你这番话讲得妙极了。”戈尔东打断了他，“现在我要就今天咱们路上所见的事，回答你的话：类似那个哥萨克捉弄可怜的犹太老人的事情，可谓成百上千。当然，这些都是极为下流的举动，对干这类丑事的人无须讲什么道理，应该抽他们的嘴巴。这用不着多说。然而，就整个犹太人的问题来说，是需要探讨的，而其结果会使你感到非常意外。这里我说不出什么新的思想。我的想法，也和你一样，是受你舅舅的影响。

“你会问，什么是民族？是否需要对他百般照顾？也许，并不时刻想着民族，只以自己美好、庄严的事业吸引、带领民族前进，为民族争光，使民族流芳百世，这样的人倒是对民族更为有益？自然，这肯定无疑。那么，基督的时代所谈的民族指的又是什么？这并不简单地指各族人民，而是指受感召、起变化的民族。问题全都在于变化二字上，而不在于对古老原则的矢忠。我们不妨回忆一下《福音书》是怎么说的。第一，《福音书》里没有应该这样或应该那样的肯定断语。《福音书》中只有商量口气的简单天真的建议。它建议说，你们愿意按过去从未有过的崭新的生活方式过活吗？你们希望得到心灵上的愉悦吗？这个建议被人们接受了，影响一直绵延数千年之久。

“《福音书》里说，在上帝的天国里是不能分希腊人和犹太人的。这是否只是说，上帝面前人人平等呢？不然，《福音书》的主旨并不在此。在这以前的希腊哲人、罗马的道德学家、《旧约》的先知们都已悟出了这个道理。《福音书》要说的是，在天国里的理想的生活方式和交际方式中，没有民族的不同，而只有个性的不同。

“你刚才说，事实如果没有注入内在的含义，是毫无价值的。基督教、个性的神秘——这正是应该注入事实的含义。只有包含了这种内涵，对人来说才有价值。

“咱们也谈到了那些平庸的活动家，他们对整个世界，毫无真知灼见。这类二流水平的人物兴趣狭窄，只热衷于谈论某一民族的问题，首先是受苦受难的某个弱小民族。他们叨唠个没完，通过表示同情来捞取资本。而犹太人就完全是他们的牺牲品。民族意识使犹太人死死地认定：他们必须永远是一个民族，世世代代是一个民族。而许多世纪以来，正是来自这个民族的一股力量，使整个世界摆脱了这一令人感到屈辱的任务。这是多么奇怪呀！这一切怎么会发生呢？这样一个盛节，这样一个摆脱了世俗陋习的成功，这样一次超脱了平庸琐事的腾飞，这一切都发生在犹太人的土地上，用的是他们的语言，属于他们的民族。他们看到了这一切，听到了这一切，怎么又忘记了这一切呢？他们怎么能听任如此无限美好和强大的灵魂离开自己的躯壳呢！他们怎么会认为，在这个灵魂取得了胜利和主宰权的同时，他们自己却变成了失去珍贵的精神力量的一具空壳。他们情愿这样受苦受难，究竟对谁有利呢？多少世纪以来，让全然无辜的老人、妇女、儿童任人嘲弄、宰割，而他们却是那么善良，待人那么真诚——请问是谁需要这样呢？世界各国挥笔写作的爱民之人，为什么竟然如此低能呢？犹太民族的伟大思想家，为什么只满足于运用世界性的悲哀和警策的讥讽这类为人熟知的形式，而没有更大的开拓？为什么这些人为了坚持履行自己的义务，宁愿冒高压蒸气锅爆炸的那种粉身碎骨的危险，而不解散这支奋斗目标不明、又不明不白遭受蹂躏的队伍？他们为什么不说一声：‘醒悟过来吧。够了，再不必这样了。不要再像以前那样叫自己是犹太人了。不要聚居一起，各走各的路吧。去和所有的人们住到一起吧。你们是世界上最早的、也是最虔诚的基督教徒。你们之中最卑劣的、意志最薄弱的人，把你们同正义对立起来，而其实代表这正义的恰是你们自己。’”

十三

第二天，日瓦戈回来吃中饭时，对戈尔东说道：

“你总嚷嚷要走，现在出事了吧，非得走了。但并不是你走了什么好运，是敌军又逼上来，我们又挨了揍。这算什么走好运呀！往东的路还能通，西边敌军正在逼近。已经下令让部队的全部医疗单位集中。明天或是后天就要开拔。去哪儿还不清楚。卡尔宾科，戈尔东先生的衣服准是还没洗吧。你总这样。说什么有个女人帮忙，再问仔细些，哪个女人，他自己也说不清，糊里糊涂，这个蠢东西。”

卫生勤务兵卡尔宾科嘟嘟囔囔为自己辩护。戈尔东身上穿的是日瓦戈的衬衫，已经很脏了。现在他要走，又换不下来，觉得很抱歉。日瓦戈没理勤务兵，也不看戈尔东，继续说道：

“咳，这就是我们的行军生活，像吉卜赛人一样行踪无定。刚到这里的时候，什么都不习惯，炉子安的不是地方，天花板太低，又脏又闷。可现在说什么也回忆不起来这以前我们是驻扎在哪儿啦。看惯了炉角瓷砖上的阳光，还有从炉台上移过的街上的树影，哪怕让我们在这里住一辈子也可以。”

他们不急不慢地收拾起行李来。

半夜，他们被喧哗和喊叫声吵醒，周围一片枪声和杂沓的脚步声。村子笼罩在一片不祥的凶光之中。窗前不时闪过黑影。后屋里的房东一家也醒过来，窸窸窣窣地穿衣服起床。“卡尔宾科，快去外面看看，出了什么事？”日瓦戈说。

不一会儿就全都弄明白了。日瓦戈三下两下穿上衣服，跑去医院想核实一下消息是否属实：在这一段战线上，德军击败了俄军。战线向村子移近，正在步步进逼，村子已处在火力射程之内。医院和机关等不得上级命令，必须紧急撤退，要在天亮之前离开。

“你随第一批车队走。马车现在就出发，但我已经吩咐他们等你。再见吧，我送送你。看看你能不能找个地方坐。”

他们向村头跑去，部队正整装待发。街上子弹纷飞，一片呼啸。他们弯着腰，利用墙根做掩护，跑过街上一幢幢房子。在通向田间的十字路口，可以看到榴霰弹在半空爆炸，就像大伞似的向四周散去。

“你怎么办呢？”戈尔东边跑边问。

“我得等一等。先得回去拿东西。我第二批才能走。”

他俩在村口道别。几辆大车和一辆双轮马车组成的车队出发了。开始时你碰我撞地走不开，慢慢就顺顺当当一辆接一辆地朝前走了。

日瓦戈向远去的朋友挥了挥手；路旁一间木棚起火了，火光照亮了他俩。

日瓦戈像刚才来时那样，贴着农舍，靠墙角的掩护，很快回到了驻地。离开他屋门只隔两幢房子的地方，一股炮弹爆炸的气浪把他掀倒，榴霰弹打中了他。日瓦戈倒在路上，满身是血，失去了知觉。

十四

军医院撤退到了西部靠铁路的一个偏僻小镇，和司令部相邻。那时正是二月末的回暖天气。日瓦戈住在养伤的军官病房里，床旁的窗户由于他的要求大开着。

快吃午饭了。病人们各自打发饭前的时光。他们听说医院里新来了个护士，今天第一次来他们这里查房。躺在日瓦戈对面床上的加利乌林，正在翻看刚送来的《言论报》和《俄罗斯言论报》，看到版面上新闻检查后留下的一块块空白，十分恼火。日瓦戈在读战地信箱送来的冬尼娅的信，信已经攒了一大摞。一阵阵清风吹拂着信笺和报纸。这时响起了脚步声。日瓦戈抬起眼，拉拉走进了病房。

日瓦戈和少尉各自都认出了她，而拉拉却不认识他们中的任何一个。她说：

“你们好。为什么开着窗户？你们不冷吗？”她走到加利乌林跟前问道。

“您觉得有什么不舒服吗？”她问道，一边拿起他的手替他把脉，但马上又放下了。她在他床旁的椅子上坐下，感到有些窘迫。

“真没想到，拉拉·费奥多罗夫娜，”加利乌林说，“我和您的丈夫帕沙·帕夫洛维奇在一个团服役。他的遗物我都替您保存着。”“不可能，不可能，”她连声说道，“简直太巧了。这么说您了解他的情况？请快点告诉我事情的经过！他牺牲了，是被土埋了？不要隐瞒，不必为我担心。我已经都知道了。”

加利乌林没有勇气证实她所了解的情况。他想编些瞎话来安慰她。

“帕沙被俘了，”他说，“他带他的士兵冲得太猛，被敌人截断了后路。他们被包围之后，他出于无奈投降了。”

但拉拉并不相信加利乌林的话，这次意料不到的谈话，使她无比震惊和激动。眼泪已经涌上眼眶，但她不愿在人前掉泪。她很快地站起来，走到病房外面的走廊上才镇静下来。

少顷，她又回到病房，表面上已经平静下来。她故意避开目光不看加利乌林，怕忍不住又会哭起来，径直走到日瓦戈的病床前，心不在焉地、像背书一般说道：

“您好。您有什么不舒服吗？”

日瓦戈已经注意到她的激动不安和眼泪。他想问问出了什么事，并想告诉她，他曾两次遇见过她。一次他还是个中学生，一次已是大学生。可再一想，这样显得过于亲昵，别让她误会了他的意思。接着，他又突然想起了躺在棺木里的安娜·伊万诺夫娜和冬尼娅在西夫采夫产院的哭喊声，他忍住了嘴边的话，只是简单地说道：

“谢谢您。我自己是个医生，我可以给自己治病，什么也不需要。”

“他干吗冲着我不高兴？”拉拉暗自思忖，奇怪地朝这相貌平常、长着翘鼻子的陌生人看了一眼。

几天来，天气一直变化无常，晴不起来。夜里常常吹起一阵阵暖风，送来潮湿的泥土味。

这些日子司令部里传出一些莫名其妙的消息，从家里、从内地不断有令人不安的消息传来。司令部和彼得堡的电话时常中断。现在到处都在议论政治问题。

每次拉拉值班，早晚要查房两次，同各个病房里的病人随便说上几句无关紧要的话；也和加利乌林和日瓦戈扯上几句。“这人很怪，很有意思。”她想道。“年纪轻轻的，那么不友好。长了个翘鼻子，当然算不上十分漂亮。但是个真正的聪明人，聪明得讨人喜欢，又充满活力。”不过这些都无关紧要。对她来说最主要的是尽快结束这里的护士工作，调回莫斯科去，可以离卡坚卡近些。到了莫斯科她要申请退役，辞去护士工作，回到故乡尤里亚京的中学去教书。关于可怜的帕沙，看来消息已经千真万确，没有任何希望了，因此她也没有必要再在前线充当女英雄。全是为了找他，才引出这么一大堆事情来。

现在卡坚卡在那里怎么样了呢？可怜的、没了爸爸的苦命孩子（想到这里她又掉下泪来）。近来发生了多大的变化呀！不久以前，

她心中充满了对祖国的神圣的义务感、军人的荣誉感和崇高的社会责任。然而战争失败了。这是最大的不幸，于是其他的一切都失去了光彩，没有什么神圣可言了。

转眼之间，一切全变了：调子变了，气氛变了，不知道应该怎么看，应该听谁的话。仿佛过去一直有人像带孩子似的牵着你的手走路，现在突然撒手不管，让你学着自己走。四顾茫茫，一个人也没有，既无亲人，也无权威，于是就想相信最主要的东西：生活的力量，或是相信美，相信真理，让这些，而不是让那些被推翻了的、人为的规定，来完全驾驭你，比过去习惯的和平生活时期更彻底地驾驭你。那种和平生活已经消失，被取缔了。对拉拉来说（她很快就明白了这一点），卡坚卡就是她生活中唯一的绝对的目的。现在帕沙不在了，拉拉只是个母亲。她要把毕生的精力献给卡坚卡这个失去父亲的可怜的孩子。

有人写信告诉日瓦戈说，戈尔东和杜多罗夫没有征得他的同意就为他出版了书。书得到了好评，并预言他在文学上很有前途。人们在信中还告诉他，现在莫斯科很活跃又很不安定，在底层民怨日益鼎沸，我们正处于大变动的前夕，重大的政治变革已经迫在眉睫。

夜已经深了。日瓦戈劳顿不堪。他时而沉入梦境，时而又醒过来。他觉得白天紧张了一天，现在不会睡着的，也睡不着。窗外昏沉沉的风呜呜地响着，仿佛打着哈欠，睡意朦胧。风声如诉如泣："冬尼娅，萨沙，我多么想念你们，我多么想回家，想去干我的工作。"在风声的低诉里，日瓦戈时而醒过来，时而又跌入梦境，幸福和痛苦也随之惶恐不安地迅速交替着，就像这多变的天气，这变幻不定的夜晚。

拉拉心想："那个伤员多么关心帕沙，为他保存下这些令人心碎的遗物，可是我简直没有良心，甚至都没问一问他叫什么，从哪里来。"

第二天早上她查房时，为了弥补自己的疏忽和表示一下自己的感激之情，便仔细询问加利乌林的情况，一边嗯嗯地应和着。

"我的上帝，仁慈的上帝啊！是布列斯特街二十八号，是季韦尔辛的家，是革命的一九〇五年的冬天！小奥西普吗？不，不，我不认识奥西普，也许我不记得了，请原谅。可是时间，时间是对的，房子

也是对的！确实不错，我记得这幢房子和一九〇五年！”噢，她突然活灵活现地记起了这一切！当时还练过射击，还有（天啊，快让我想想）“基督的旨意”！啊，童年的一切记得多么清晰，多么深刻，因为这是人生的开始啊！“请原谅，您的名字叫什么，少尉？对了，您已经告诉过我。谢谢您，我多么感谢您啊！奥西普·吉马泽金诺维奇，您唤起了我许许多多的回忆，许许多多的思绪！”

一整天来，她心里一直想着“那幢房子”，嘴里啊啊地感叹着，几乎出声地回忆着，思考着。

布列斯特街二十八号，多了不起！现在又响起了枪声，可是比当初要可怕得多！这可不是“孩子们打枪玩儿”。孩子都已长大成人，他们都成了军人，那些院落和村庄里的普通百姓全部成了战士！简直叫人惊讶！

伤员们拄着木棍和拐杖，一瘸一拐地走进屋来或跑步进来，隔壁病房里能走路的伤员也跑着争先恐后地嚷嚷道：

“特大消息，彼得堡巷战了！彼得堡的卫戍军向起义者倒戈了。革命了！”

---

[1] 《浮士德》中的女主人公。

[2] 叶鲁斯兰·拉扎列维奇，俄国童话中拯救公主性命的勇士。

[3] 达里（1801—1872），俄国作家、人种志学家和语言学家，《大俄罗斯语详解词典》编纂者。

第五章 告别旧世界

一

这座黑土地上的小镇叫梅柳泽耶夫。大批的军队和战车途经这里，使镇子上空弥漫了黑色的尘土，像一群群在屋顶上飞着的蝗虫。军队和战车从早到晚不停地在镇上来来往往，有从前线撤下来的，也有开往前线的，所以谁也说不清战事是在继续呢，还是已经结束。

每天都有新的工作要做，它们就像蘑菇似的老长老有。每件事都得选派人去干。日瓦戈医生本人、加利乌林少尉、拉拉护士，还有和他们一伙的几个人，总之大城市来的有知识、有经验的人，一个不漏都委派了新工作。

他们在城市管理处当干部，又去某地的驻军和卫生营里当政委。他们把这些工作的变换，当作是一种户外游戏和捉迷藏。但他们越来越想结束这种游戏回老家，去干自己的旧行当。

由于工作关系，日戈瓦和拉拉·安季波娃经常有接触。

二

遇到下雨天，小镇上的黑尘就变成了咖啡色的泥泞，弄得所有街道——其中大多是没有铺路面的街道，十分肮脏。

小镇不大，无论在哪里，只要拐一个弯，就可以看到荒凉的草原，阴霾的低空，笼罩着一派战争的气氛，革命的气氛。

日瓦戈给妻子的信中写道：

> 军队里依旧人心涣散，混乱得很。上边正在采取措施整饬军纪，鼓动士气。附近的一些驻地部队我都去过。
>
> 最后，附带说一点，这件事我本可以早些告诉你。我在这里和一位叫拉拉·安季波娃的女护士经常在一起工作。她是从莫斯科来的，乌拉尔人。
>
> 你还记得，你母亲去世的那个可怕的夜晚，在圣诞晚会上有个姑娘朝检察官开枪的事吗？好像后来她受到了审讯。我记得那时我就对你说过，我和米沙·戈尔东在一个蹩脚的旅馆里见到过这个女大学生，那次是和你父亲一起去的。当时她还是个中学生，不记得我们当时为什么要去旅馆了。那天夜里非常冷，我现在记起好像正是普列斯尼亚发生武装起义的时候。那个女孩子就是拉拉·安季波娃。

我一直急着想回家，但事情不那么简单。倒不是工作使我们脱不开身，工作我们可以毫无影响地移交给别人。困难的是路上太难走。火车有时根本没有，有时挤得无法上去。

但我们不能再无限期地拖下去。我们几个身体已康复、也已退役和辞职的人，决定无论如何要返回家去。为了能坐上车，我们不准备同一天走，从下周开始各自分开走。其中包括我，加利乌林和拉拉·安季波娃。

我也许会突然回到家里。不过，我尽可能给你去电报。

日瓦戈还没走，便收到了冬尼娅的回信。

信里的句子看来不时被冬尼娅的哭泣打断，满纸泪斑和墨迹。她竭力劝丈夫不要回莫斯科，让他跟随那位不同寻常的女护士直接去乌拉尔；她一生离奇曲折，而冬尼娅生活道路却平淡乏味，是无法和她相比的。

“至于萨沙和他的未来你不必担心，”她写道，“他不会给你丢脸的，我保证用你童年时亲身体验过的我们家的教育原则来培养他。”

日瓦戈急忙给她回信：

冬尼娅，你疯了吗，你怎么能这样瞎猜疑！难道你不知道或是不清楚，正是对你的思念，对家庭的一片忠诚，在两年可怕的毁灭性的战争中挽救了我的生命，使我免遭各种灭顶之灾！不过，这些都不必说了。我们很快就会见面的，又要回到我们过去的生活，一切都将悄然冰释。

不过，你竟然写出这样的信，使我产生了别的忧虑。如果是我的信引起了你的猜忌，也许我确实行为有所不检。那么，我也对不住那位有可能误解我的女人，对她我也应该表示抱歉。等她巡视附近几个村子回来，我就向她道歉。过去只有省级和县级才建立地方自治机关，现在比较小的行政单位如乡里，也建立了。拉拉·安季波娃协助她一个当指导员的朋友进行这方面的工作。

虽然我和拉拉·安季波娃住在一幢楼里，好在我至今不知道她的房间在哪里，也从没打听过。

三

从梅柳泽耶夫小镇向东和向西各有一条大道。一条是土路，经过森林，通向买卖粮食的济布申诺镇子，也属梅柳泽耶夫镇管辖，但各方面都比它强。另一条是碎石铺面，穿过夏季干枯的沼泽地，直奔比

柳奇车站。这里是离梅柳泽耶夫不远的两条铁路线的交叉点。

六月在济布申诺成立了一个独立的济布申诺共和国，领头的是一个名叫布拉热伊科的当地的磨坊主，但只维持了两周。

共和国的武装力量，主要是第二一二步兵团里逃亡的士兵。他们携带枪支撤离阵地，途经比柳奇来到济布申诺，正好遇上政变。

共和国不承认临时政府，脱离俄罗斯独立。分裂派分子布拉热伊科年轻时曾和托尔斯泰有过书信来往。他宣布济布申诺为新的永恒之国。这里人人劳动，财产公有，并把乡政府改名为圣徒公署。

济布申诺一向是神奇和夸张传说的策源地。它四周都是黑森森的老林。在十六世纪末、十七世纪初变乱迭起的时代，历史文献中就提到过它，后来那一带又是盗贼出没之地。这里商贾殷富，沃野千里。这些都传为佳话。靠近前线的西部地区，奇特的迷信、习俗，老百姓独特的乡音都源于济布申诺。

现在到处流传着有关布拉热伊科主要助手的荒诞不经的传闻。人们都说他是个天生的聋哑人，等灵感来临时，他方能说话；灵感过去，又成了聋哑人。

七月，济布申诺共和国就夭折了。一支忠于临时政府的军队开了进去。倒戈的士兵被撵出济布申诺，退到比柳奇。

比柳奇的铁路后面，绵延着好几里的树林伐区，树墩上长满了草莓。没有运走的木材堆垛，被人偷走了一半；过去临时来这里伐木住的土窑，也大都坍塌了。那些倒戈的士兵就盘踞在这里。

四

军医院占用的是伯爵夫人扎勃琳斯卡娅的私宅。日瓦戈曾在那里养过伤，后来又在那里工作过一段时间。战争一开始，伯爵夫人就把屋子捐给了伤兵医院。现在日瓦戈要离开这里了。

这幢两层楼房位于梅柳泽耶夫最好的地段，即小镇大街和中心广场（也称练兵场）的路口。以前士兵们曾在这里操练，现在，傍晚这里经常举行群众集会。

从路口上的这幢房子朝四面望去，景色十分幽美。除了大街和广场外，还可以看到邻院里并不富裕的寒酸情景，几乎和农村毫无二

致。连伯爵夫人破落的后花园也可一览无余。

扎勃琳斯卡娅从不认为这幢楼房有什么独立存在的价值。县里有一座很大的“逍遥田庄”，也是属于伯爵夫人的。城里这幢房子，不过是进城办事时歇脚的地方，同时也是各地宾客去庄园度假的集散地。

现在这幢房子成了军医院。房主在她常住的彼得堡被捕。

私宅里过去的仆役，只剩下两个很有意思的女人，一个是已出嫁的伯爵女儿过去的家庭教师弗列丽小姐，还有一个是专为老爷太太做饭的厨娘乌斯吉尼娅。

脸色红润、满头银丝的弗列丽小姐，常常趿拉着一双软便鞋，穿着肥大的半旧上衣，披头散发、邋邋遢遢地在军医院里到处晃悠，和军医院的人都挺近乎，犹如当年和扎勃琳斯卡娅家里人一样。她和医院里的人说话时，拿着一股法国腔，把俄语的尾音吞掉。一说起话来就摆出一副姿势，指手画脚；说到末了总要嘿嘿大笑，接着是一阵剧烈的咳嗽。

弗列丽小姐了解拉拉·安季波娃护士的底细。她觉得日瓦戈医生和她应该相互爱慕。浪漫的性格使她热中于撮合男女间的好事，这已是积习难改。弗列丽小姐要是撞上他们两人在一起，就喜不自胜，伸出指头意味深长地吓唬他们，同时又调皮地向他们眨眨眼睛。拉拉·安季波娃莫名其妙，日瓦戈感到恼火。但弗列丽小姐像一切怪女人一样，不轻易放弃自己视为珍宝的想入非非的念头。

乌斯吉尼娅的性格更为怪僻。这个女人长得不匀称，头尖体胖，挺像只抱窝的母鸡。乌斯吉尼娅冷漠精明到了刻薄的地步，虽然她很理智，但要讲到迷信，她具有不可遏止的幻想力。

乌斯吉尼娅知道许多民间符咒。她如果出家门，总得对灶火和门锁孔念一通避邪咒语。她出生在济布申诺，据说是乡村巫师的女儿。

乌斯吉尼娅可以整年不开口，可一旦谈兴大发，就像决堤的洪水无法收拾。见到什么不平之事，她总要挺身而出。

济布申诺共和国垮台后，梅柳泽耶夫执委会开展了一场反对无政府主义思潮的斗争，而济布申诺正是这个思潮的发源地。每天傍晚，练兵场上自然地形成只有寥寥数人参加的平静的群众集会。梅柳泽耶夫的闲着无事的居民，以往夏天也常常在消防队大门旁扎堆儿谈天。梅柳泽耶夫文教局鼓励这种集会，派出文教局的人或请外来的人指导

这里的活动。他们认为关于那个会说话的聋哑人的传说是济布申诺种种传闻中最荒诞不经的，所以讲话时常常要揭露他。但是梅柳泽耶夫手艺工人、士兵和过去阔人家的女佣，对此另有不同的看法。那个聋哑人在他们眼里并非荒诞不经，他们总护着他。

人群里三三两两地喊叫着，为聋哑人说话，喊得最积极的是乌斯吉尼娅。起先她不敢露面，女人家总羞于当众说话，但慢慢地她胆子变大了，经常批驳那些不受梅柳泽耶夫居民欢迎的演说家。这样一来，不知不觉间她竟成了一个名副其实的大庭广众下的演说家了。

从军医院那些敞开的窗子里面，常常可以听到广场上人们的喧哗笑语。到了特别寂静的夜晚，还能够听清楚人们发言中的个别语句。每当乌斯吉尼娅发言时，弗列丽小姐总要跑进屋来，让大家静心细听。她毫无恶意地用蹩脚的俄语学着乌斯吉尼娅的话：

“共和国！共和国！……济布申诺！聋哑人！叛徒！叛徒！”

弗列丽小姐暗暗为这个巧舌如簧的泼辣女人感到自豪。这两个女人既很要好，又没完没了地相互抱怨。

五

日瓦戈准备要离开这里了。他去各处向人们一一告别，同时办理一些必要的证件。

这时，附近战线的一个新任政委，正好路过梅柳泽耶夫镇去部队。人们说起他时，好像他还是个未成年的孩子。

正值大反攻的前夕。军队里想方设法要鼓舞斗志，好使士气能有明显的转变。设立了革命军事法庭，恢复了不久前废除的死刑。

日瓦戈临走前必须去卫戍司令那里除名。在梅柳泽耶夫这个工作是由一位军队首长负责的，人们简称他为“县首长”。

他那里通常挤得水泄不通。过道和院子挤得到处是人，连办事机关窗外的半条街，也站满了。办公桌跟前，人都挤不过去，声音嘈杂，谁也听不清别人在说什么。

这一天，不是接待日。办公室里没什么人，很清静。文书们对愈来愈复杂的公文事务很头痛。他们默默地写着，有时相互交换着讥讽的眼色。首长办公室里欢声笑语，听那声音好像他们正在开怀畅饮，

喝着什么清凉饮料。

加利乌林从里面走出来，看见日瓦戈就伸手弯腰，招呼日瓦戈去里面和他一起热闹一番。

日瓦戈反正要去办公室请首长签字。进里屋后，他发现那里简直乱得一塌糊涂。

小镇上那位头号新闻人物和当代英雄——新政委，不去干自己的本职工作，却跑到这儿来了，这里既非司令部的重要部门，也与军事无关。但他却面对着一群军队文职人员，在那里夸夸其谈。

“这位也是我们这儿的一个重要人物，”县首长向政委介绍日瓦戈说。可是政委正说得眉飞色舞，看都没看他一眼。县首长转过身子在日瓦戈递过来的证件上签了字，很客气地伸出手，让日瓦戈在屋子中央的一张矮脚软凳上坐下。当时在场的人中，只有日瓦戈一人规规矩矩地坐着，其他人很随便放肆，坐的姿势稀奇古怪。县首长手支着脑袋，像皮却林[1]似的懒散地半躺在书桌旁，他的那位助手踡着腿高坐在沙发一侧的扶手上，像坐在女式小马鞍上一般。加利乌林反骑在一张椅子上，两手抱着椅背，脑袋靠在上面。那位年轻的政委，一会儿双手撑着跳上窗台，一会儿又跳下来，像个打旋儿的陀螺在办公室急匆匆地转来转去。他口若悬河，滔滔不绝地谈着比柳奇士兵倒戈的事情。

新政委和人们对他的传说相去不远。他细高身材，风度翩翩，完全还是个孩子，燃烧着崇高的理想之火。听说他出身名门，父亲可能是个参政员，二月革命时曾带领一队人马率先冲进国家杜马。别人向日瓦戈介绍他时，说他姓金采，也许是金茨——说得不太清楚。政委说一口标准的彼得堡方言，口齿十分清楚，稍稍带点波罗的海的口音。

他穿的是紧绷在身上的四个贴兜的军上衣。大概他觉得自己太年轻，有些不自在。为了显得老成些，他装出一种不屑的神态撇着嘴，还故意驼着背，两只手深深插在马裤兜里，肩头崭新硬挺的肩章就翘了起来。这副模样确实很像粗笔勾勒的骑兵形象，因为从肩头到脚正好可以画出两条斜线，在底端交叉到一起。

“离这里几站地的铁路线上，驻扎着一个哥萨克骑兵团，是红军，很可靠。把他们调来包围叛军，就万事大吉了。军团司令一再要

求尽快解除他们的武装，”县首长向大家说。

“哥萨克？绝对不行！”政委发火了，“现在不是一九〇五年，不是革命前的演习！在这个问题上，咱们是针锋相对的，你们的将军是自作聪明。”

“还没付诸行动。一切只是纸上谈兵，是个设想罢了。”

“我们和司令部达成过协议，他们不干预我们作战的决定。调用哥萨克我不反对。就算这样吧。但我个人要采取一些理智的步骤。叛军是露营的吗？”

“怎么说呢，反正他们的营地很牢固。”

“很好，我想去他们那里一趟。告诉我怎么去找这些可怕的人，这些绿林强盗。虽说他们造了反，甚至是临阵脱逃，但他们是人民。先生们，这一点你们可别忘了。而人民就像孩子一般，需要了解他们，懂得他们的心理，要用特殊的方法。必须善于触动他们最高尚的、最敏感的心弦，这样才能奏效。

“我到他们那里的伐木场去，和他们谈谈心。你们将看到他们秩序井然地返回原来的阵地。咱们打赌好吗？你们信不信？”

“不好说。但愿如此！”

“我对他们说：‘弟兄们，就拿我来说吧。我是一个独生子，一家人全指望着我，但我什么都放弃了；为了你们能获得自由——世上没有人享受过这种自由，我牺牲了荣誉、地位、双亲之爱。我，还有许多和我一样的年轻人，都这样做了，且不说老一辈光荣的先驱、流放的民粹派、身陷囹圄的民意党人所做的牺牲。我们是为一己的私利而奋斗吗？是我们个人的需要吗？现在你们已不是过去那种普通人，而是世界上第一支革命大军的战士。你们扪心自问，是否配得上这样光荣的称号？现在祖国正在流血，在竭尽全力摆脱缠在她身上的毒蛇般的敌人。可你们却上了一帮江湖骗子的当，变成了一群毫无觉悟的败类，一群践踏自由、无法无天的恶棍。你们贪得无厌，得寸进尺。啊，我一定要说得他们动心，让他们感到羞耻！”

“不不，这样太冒险，”县首长提出反对意见，一边暗中和他的副手交换意味深长的眼色。

加利乌林也劝政委不要去干这种蠢事。他了解二一二步兵团的那些亡命徒，过去二一二团也属于他所在的师管。不过政委把他的话当

做耳旁风。

日瓦戈一直急着要走。政委的天真幼稚使他感到窘迫。可是县首长和他副手，这两个爱讥笑人的机灵鬼的狡猾和世故，也高明不到哪儿去。一种是愚蠢，一种是滑头，倒挺般配。两者又都表现为滔滔不绝的高谈阔论，而本身极其无聊、空洞，枯燥乏味。这些恰是生活极力要摆脱的累赘。

啊，有时他多么盼望能摆脱人们平庸的高调，回到貌似寂静无语的大自然中去，回到苦役般漫长而艰难的、默默无闻的劳动中去，回到无言的沉沉梦境中去，沉浸在真正乐曲的宁静中，沉浸在心旷神怡的恬静中！

日瓦戈想到他还得同拉拉·安季波娃作一次交谈和解释，不管怎么说，这是不愉快的事。尽管如此，他还是乐意有机会见她一面。但她未见得会回来了。日瓦戈抽了个空，赶紧站起来悄悄离开了办公室。

六

其实她已经回来了。这是弗列丽小姐告诉他的，还说拉拉·安季波娃回来时很累，匆匆吃过晚饭，就回自己屋里去了，不让人去找她。弗列丽小姐又对他说："不过，您可以敲门试试，大概还没睡。""去她那里怎么走？"日瓦戈问道，弄得弗列丽小姐莫名其妙。原来，拉拉·安季波娃房间在二层走廊的尽头，旁边几间堆放着扎勃琳斯卡娅的家具什物，门上都挂着锁。日瓦戈以前从没去过那儿。

天很快就黑下来。外面的天地显得小了。在幽暗的黄昏里，房子和围栏仿佛挤成了一堆。院子里的树木在灯火下，好像从远处挪到了窗子跟前。这是个闷热的夜晚。人稍一活动便大汗淋漓。一束束煤油灯光，照在院中的树干上，像是往下淌的一道道肮脏的汗水。

日瓦戈登上楼梯，到最后一级又停下来。他寻思人家出门刚回来疲惫已极，现在敲门不太合适，也不受欢迎。最好还是明天谈吧。他改变了主意，又若有所失地走到走廊的另一头。那里有一扇对着邻院的窗户，日瓦戈探出头去望望邻院。

夜幕里充满神秘的悄声细语。走廊近处的水池中，在滴答滴答地流水，缓慢而均匀。窗下有人在低声絮语。院子尽头的菜园里，有人

在浇黄瓜，把水从一个桶里倒到另一个桶里，水从井里提上来的时候，井上的链条铮铮作响。

世上的百花仿佛突然一起散出香气，好像白天大地一直在沉睡，现在苏醒过来，吐出阵阵沁人心脾的芬芳。伯爵夫人的古老花园中，满地堆积着枯枝败叶，连走路都不方便。繁花初放的老椴树，香气氤氲，浓郁袭人，像一面高墙似的全身散发出香气。

从右面围墙外边，传来街上的喧闹声。一个休假的士兵大声吵嚷，门乒乒乓乓地响着，听得到片断的歌声。

大得出奇的暗红色月亮，从伯爵夫人花园中乌鸦巢的后面冉冉升起。开始时，月亮红得像济布申诺蒸汽磨粉机厂的砖墙颜色，后来渐渐变黄，颜色像比柳奇铁路旁的水塔。

窗台下面，除了紫茉莉花香外，还隐约可辨带些花茶味的新料草的香气。院子里拴着一头母牛，一个主妇正在喂草。牛刚从老远的乡下买来，白天走了一天，累了，再加上想念老家的伙伴，所以不肯吃这陌生的女主人手里的青草。

“好，好，别淘气了。哞！哞！你要抵人，看我不收拾你这鬼东西，”主妇低声喂它吃草。可是母牛恼怒地把头扭来扭去，再不就伸长脖子伤心地哞哞叫着。在梅柳泽耶夫黑乎乎的干草棚上面，星光闪烁，似乎同情地望着母牛，仿佛星星上有另一种世界的牲畜圈，那里的牲口都在心疼它。

周围的一切都在神秘地发酵、变化和成长。生命的欢乐犹如一阵和煦的微风，吹拂着田野和市镇，屋宇和墙垣，树木和人的躯体，所到之处，都能引起阵阵震颤。日瓦戈想遏止这种感染，就去练兵场听听大会上人们的议论。

七

月亮已到中天。天穹下的万物沐浴在月色里，像是洒上了一层厚厚的白粉。

广场四周是公家的石砌圆柱大楼，台阶前投下了硕大的房影。似乎地上铺了一块块黑色地毯。

大会正在对面的广场上举行。如果仔细听，可以听到广场那头所

有的发言。但日瓦戈却被这里美丽的景色迷住了。他在消防队门口的一条长椅上坐下，无心去听对面人们的讲话，却欣赏起四周的夜景来。广场两边是一条狭窄僻静的小巷，里面隐隐绰绰看得出是东倒西歪的破旧小屋。巷子里泥泞得无法通行，就像在村里一样。烂泥地上一排长长的柳条篱笆，很像戳在河里水面上的鱼篓和虾筐。

屋里都敞开着玻璃窗，半明半暗地闪着光。房前小院里种着一行行挂露水的玉米，淡棕色的玉米穗和玉米须，犹如涂了层油，闪闪发光。玉米快要蹿进屋里来了。坍塌的篱笆后面，一株株苍白纤细的锦葵孤孤单单地朝远处望着，就像穿着衬衣的村妇，因为屋里太热，到外面来吸口新鲜空气。

月光笼罩下的夜色，令人惊叹不已，就像看到了仁慈之心或是洞察一切的天赋。突然这皎洁宁静的神话世界被一个熟悉的似曾听过的声音所打破，语气从容而又铿锵有力。听起来是那么悦耳、热情，而且充满信心。日瓦戈仔细一听，立刻认出这是政委金茨，是他在广场上讲话。

大概地方政府因为他威信高，请他出面讲话以表示对政府的支持。他十分激动地批评梅柳泽耶夫居民散漫，无纪律，批评他们轻信布尔什维克，受到了不良影响，还告诉大家说，布尔什维克是济布申诺事件真正的罪魁祸首。他讲话的意思和刚才在卫戍司令办公室说的差不多，提醒大家不要忘记存在着强大和残酷的敌人，不要忘记祖国正面临危难。他才讲了一半，有人就开始打断他。

有人要求别打断讲话，有人高喊不同意，呼叫声此起彼伏。不同意演讲人意见的愈来愈多，喊声愈来愈响。陪同金茨一起来的一个人，当起了大会主席，大声说不准随便插话，要求大家遵守会场秩序。一些人要求让一位妇女发言，另一些人就嘘她，请金茨讲下去。

这时，从人群中挤出一个妇女，走到权充讲台的倒放的木箱跟前。她并不想登上木箱，挤到前面就站在箱子旁边。大家都认识这个女人。会场静了下来，女人吸引了会场的注意。她便是乌斯吉尼娅。

“政委同志，您刚才说到济布申诺，后来又说到眼睛，说要眼明心亮，不要受骗上当。可我听来听去，您也只会说说布尔什维克和孟什维克。别的我没听出什么来。至于说不要再打仗，要像兄弟姐妹一样和睦相处，这是《圣经》里的意思，不是孟什维克说的；说到工厂

要交给穷人，这也不是布尔什维克的发明，是人类的同情心。还有那个聋哑人，又拿他来责怪我们，您不说我们都听腻了。老说这个有啥意思！他怎么得罪您了？是因为他原来是个哑巴，突然没请示谁就说起话来了吗？那又怎么样呢？有什么了不得呢？天下这类怪事多着哪！比方谁都知道的那头母驴，它对主人说：‘巴兰，巴兰，我实话对你说，可别去那里，你会后悔的！’谁都知道巴兰不听劝，还是去了。它就像你说的那个‘聋哑人’。他想谁听它的呀，那驴子是头牲口嘛。他不理睬牲口的话，后来后悔也来不及。您大概也知道那后果怎么样吧。”

“怎么样呢？”人群里有人问道。

“不说了，”乌斯吉尼娅不客气地回了一句，“知道得太多，当心老得快。”

“这不行。你给我们说说结果，”问话的人不肯罢休。

“结果，结果，真烦人！最后巴兰变成了一根盐柱。”

“你开什么玩笑，大婶子！这是罗得。罗得的妻子，”大家喊了起来，哗然一片。大会主席请大家安静下来。日瓦戈回屋睡觉去了。

八

第二天晚上，他见到了拉拉·安季波娃。他在餐具室找到了她，她正在熨衣服，面前熨好的衣服摆了一摞。

餐具室在二层朝果园那头的一间房子里。在这里生茶炊，手拉升降机从下面厨房送上来的菜在这里盛盆，脏盆碗送下去给女工洗。在餐具室里还保存着军医院的物资清单，根据清单在这里查点餐具和衣物；有人闲时来这里休息或是约会。

朝果园的窗户敞开着。餐具室中可以闻到一种古老花园里常有的椴树花香和兰芹枯茎的苦涩味，还有屋里两只烧炭熨斗冒的烟气。拉拉·安季波娃替换着使用这两只熨斗，每回用完就把它放在通气管上再次烧热。

“您昨天怎么没来敲我的门？弗列丽小姐说您找过我。不过您不来是对的，那时我已经躺下了，也不能让您进屋去。噢，您好！小心弄脏了衣服。这里有炭末子。”

“看来，军医院的衣服全都是您熨的吧？”

“不，这里不少是我自己的。您不是老取笑我，说我走不出梅柳泽耶夫去吗？现在我可真要走了。瞧，我已经在准备行装，收拾东西了。等收拾完了就开路。我去乌拉尔，您去莫斯科。日后要有人问日瓦戈医生：‘您是否记得有个小镇叫梅柳泽耶夫的？’您会说：‘不太记得，”拉拉·安季波娃是谁？”毫无印象。’”

“嗯，就算这样吧。您去各个村子走了一趟，怎么样？农村情况好吗？”

“三言两语可说不清。熨斗冷得好快！请您把那只热的递给我，如果您不麻烦的话。就在烟道口上搁着。这一只请您再放到那儿去。对，谢谢啦。农村什么样的情况都有。这要看村里的居民怎么样。有些村子的居民劳动好，肯干，这样的村子还过得去。有的村子可尽是酒鬼，地都荒着。那些地方看着就可怕。”

“尽说些傻话，哪儿是什么酒鬼？您未必懂很多！那里根本没有人，男人全部应征入伍了。好了，不说了。地方上新的革命政权怎么样呢？”

“说到酒鬼，您讲的可不对，我不同意。要说当地政府嘛，往后的麻烦事多着呢。上面的各项指示不符合实际情况，乡里没人合作。农民目前感兴趣的只有土地问题。我顺路去了‘逍遥田庄’。地方真美！您要能去看看就好了。春天被放火烧掉了一部分，还遭过抢劫。柴棚烧掉了，果树熏黑了，房子正门也熏黑了。济布申诺我没去，没去成。但是到处人们都对我说，传闻的那个聋哑人确有其人。他们还告诉了我他的相貌，据说是个年轻又有文化的人。”

“昨天在广场的大会上，乌斯吉尼娅还使劲为他说话呢。”

“我刚回来，他们又从‘逍遥田庄’送来整整一车乱七八糟的东西。我不知对他们说过多少回了，让他们不要再惊动‘逍遥田庄’。我们自己东西不少嘛！可今天早上卫戍司令部的守卫又拿着县首长的签条来要东西。说急需伯爵夫人的一套银茶具和水晶玻璃的酒具。说借用一晚上，用毕归还。我们可清楚这‘归还’是什么意思。东西得丢掉一半。听说要开个晚会，来了个什么贵宾。”

“噢，我猜出八九分了。来人是前线的新政委。我偶然见到了他，他打算去收拾倒戈的士兵，包围起来解除武装。政委不过初出茅

庐，办事幼稚可笑。这里有人建议调用哥萨克，可他想用眼泪感化他们。说什么民众就像小孩子一样，如此等等，以为这一切不过是儿戏。加利乌林极力劝阻，让他不要去惊动那些沉睡的野兽，交给他们来收拾吧。可这样的人一旦认准了一个想法，难道能说服得了吗？您听我说，先放一放熨斗。这里很快会发生一场不可想象的混战，我们都对此无能为力。我很希望您能在这之前离开这里！”

“什么事也不会有的，您夸大其词了。不过我反正也要走。但不能这样说走就走。需要把东西列成清单交上去，否则好像我偷了东西。可是移交给谁呢？这倒是个问题。为这些东西我没少受累，可是回报我的只有埋怨。我把扎勃琳斯卡娅的财产都登记在军医院名下，这本是根据法令办事。可有人认为，我是故作姿态，似乎我希望用这样的办法为伯爵夫人保住财物！真是卑鄙！”

“咳，这些地毯呀，瓷器呀，您不必放在心上，丢就丢了吧。为这些东西苦恼自己，何苦来！是啊，昨天我没见到您，心里十分遗憾。当时我兴致极好！我会告诉您我内心的全部秘密，回答一切伤脑筋的问题！不，我不是开玩笑，我多么想敞开来谈一谈，对您讲讲我的妻子、儿子、我的生活。真见鬼，难道一个成年男人就不能和一个成年女人谈话吗？一谈马上就得被人怀疑有什么隐情吗？岂有此理！让这些说法都见鬼去吧！

“您熨呀，熨呀，我是说您熨衣服好了，不要管我，我说我的，要不少时间呢。

“您想想，现在是什么时候！可我们正好生活在这样的时代。这样前所未有的时代，在世上也千载难逢。您想想，整个的俄罗斯，屋顶都被掀掉了，我们和全体人民都无遮无盖。没有人来关心我们。自由，真正的自由，不是口头的自由，不是写在要求书里的自由，是从天而降、出乎意料的自由。自由来得意外，是阴差阳错的结果。

“每一个人都无所适从，变成了一个庞然大物！您注意到这一点没有？好像每个人都为自己、为自己身上发现的英雄气概，背上了沉重的包袱。

“您还熨您的呀。您怎么不说话了？您不觉得枯燥吧？我给您换换熨斗。

“昨晚我去看了一次群众大会。惊人的场面！我们的母亲——俄

罗斯活动起来了，她再也呆不住了，她来回地走也走不完，不停地说也说不够。还不光是指人们；天上的星星，地上的树木，也聚集到一起来议论。夜间的花朵同样在作哲理的思考。一幢幢的砖石楼房都起来聚会了。这有点像《福音书》里写的，是不是？仿佛回到了圣徒时代。您还记得圣保罗是怎么说的吗？‘你们要用各种语言说话并且预卜。你们要祈求获得解释的才能！’”

“您说树木和星星也像参加了大会，这我能理解。我明白您的意思。我自己也常常有这样的感觉。”

“这种情形一半是战争造成的，其余是革命的后果。战争把生活突然打断了，似乎生活可以暂时缓一缓（真是荒唐之极！）。革命的爆发，就像胸中憋了一口气，闷了太久，不吐不快。每个人都复苏了，新生了，人人都变了样，发生了根本的转折。也许不妨这么说：每个人都经历了两种革命，一种是个人自身的，另一种是全体共同的。我觉得，社会主义是个大海洋，所有个人自身的革命应该像江河入海，汇入其中，流进这生活的海洋，特色鲜明的海洋。我说的生活海洋，是指在绘画中看得见的那种生活，是含有伟大意义、创造性地丰富发展了的生活。现在，人们决心不在书本中去体验它，而要在自己身上体验它；不是抽象地、而是在实践中体验这种生活。”

日瓦戈的声音突然颤抖起来。这是他精神开始亢奋的流露。拉拉·安季波娃停下手里的活，朝他投去严肃和惊诧的目光。他思路乱了，一下子忘记说的是什么。过了一会儿他才又说下去。他无暇顾忌什么，任情发泄起来：

“这些天来，我多么渴望能生活得诚实、有益！多么渴望成为普天欢庆中的一员。然而，在大家欢欣鼓舞的时刻，我却看到了您深奥莫测的忧郁眼神，茫茫然地不知投向何处，仿佛在非常遥远的国度寻找什么。我恨不得付出一切，但求您能收起愁容，能满意自己的命运，无须求助于任何人、任何东西。但愿您有一个亲人，一位挚友或是丈夫（他最好是军人），他握住我的手，让我不必为您的命运担忧，不必因关心您而使您徒增烦恼。可是我会抽出自己的手，用力一甩，算了……啊，我忘乎所以了！请原谅。”

日瓦戈的话音又泄露了他内心的波澜。他一甩手，窘迫不堪地站了起来，走到窗前，脸朝窗子站着，用臂肘撑在窗台上，手掌托腮，

茫然望着黑魆魆的花园深处，试图恢复平静。

熨衣板搭在桌子和另一个窗子上，拉拉·安季波娃绕过它走到屋子中间，离日瓦戈有几步远。“唉，我一直担心会出这样的事！”她仿佛喃喃自语。“多么不幸的迷误啊！尤拉·安德烈耶维奇，不要这样，这样不行。哎哟，您瞧，因为您我闯了大祸！”她大声嚷着赶紧跑回熨衣板跟前。她忘了把熨斗从衣服上拿起来，冒起了一股焦糊味的轻烟，衣服熨坏了。

“尤拉·安德烈耶维奇，”她接着说道，当的一声气恼地把熨斗放到炉圈上。“尤拉·安德烈耶维奇，听我的话，您去弗列丽小姐那里呆一会儿，喝杯水，亲爱的，再回来。但愿您回来时是平时的样子。您听见了吗？尤拉·安德烈耶维奇？我相信您能做到这一点。就这样办，我求求您。”

他们之间再也没有出现过类似的谈话。一周以后，拉拉·安季波娃离开了军医院。

九

又过了些日子，日瓦戈也开始整理行装，准备上路。他离开梅柳泽耶夫的前一夜，下了一场吓人的暴风雨。

狂风怒吼，大雨滂沱，风雨声响成一片。暴雨时而直泻房顶，时而趁着风势在街巷里横扫，仿佛是以水柱步步为营在攻占街道。

雷声隆隆不绝于耳，连缀成一片均匀的轰响。在接连不断的电光中，仿佛看到市街匆匆远去，街旁的树木也弯着腰朝同一方向奔跑。

夜里，弗列丽小姐被一阵急促的敲门声惊醒。她惊慌地坐起，侧耳谛听大门外的动静。敲门声仍然不停。

她想，难道整个医院里就没有一个人肯出去开门吗？她这么一个老太婆倒应该为大家担风险，就因为她天生为人诚实，富于责任感吗？

且不说扎勃琳斯卡娅家里的人，他们都是阔佬，是贵族，可军医院呢？这是人民自己的财产嘛，他们把军医院扔给谁来管呀？比方说，那些卫生员究竟跑到哪里去了？大家都一哄而散，领导也罢，护士、医生也罢，全都走了，可是楼里还有伤病员呢。楼上外科病房里

还有两个锯了腿的重伤员（那里原来是会客室），楼下洗衣房旁边的储藏室里，住满了传染病人。乌斯吉尼娅那鬼东西又不知去哪儿串门了。这傻女人，眼看要下大雨，可是鬼迷心窍非去不可。现在倒有了在别人家里过夜的正当理由。

谢天谢地，敲门声停了。大概看看没人来开门，只得无可奈何地走了。天气这么坏还上别人家去！会不会是乌斯吉尼娅？不可能，她有钥匙。我的上帝，吓死人，又敲起来了！

再怎么说，这也太不像话！日瓦戈自然难怪了，他明天就走，心思早已在莫斯科，在旅程上了。可是加利乌林呢？他听见敲门，居然还睡得那么死，那么坦然，大概指望最后她这个体弱无力的老婆子起来开门——在这可怕的地方，可怕的雨夜给陌生人开门。

突然她想道："加利乌林！不对，哪儿还有加利乌林！因为她睡得懵懵懂懂，才会想到加利乌林。什么加利乌林！他早跑得连影子都没有了。不就是她自己和日瓦戈一起把他藏起来，给他换上便衣帮他逃跑的吗？还告诉了他这一带的道路和村庄怎么走。这事发生在叛兵自行裁决打死金茨那件可怕的事之后。他们追捕加利乌林，从比柳奇一直赶到梅柳泽耶夫，一路不断放枪，在全城进行搜查。什么加利乌林！"

当时正巧有一个装甲营经过小镇，否则这里大概早已夷为平地。亏了这支装甲部队，才保护了居民，镇压了叛兵。

暴风雨势头减弱，渐渐远去。雷声也变得稀疏，在远处喑哑地响着。雨停停下下，水滴从树叶和斜槽上流下来。无声的闪电，照亮了弗列丽小姐的房间，白光并不立即离去，仿佛在屋里搜寻什么。

隔了好一会，突然，敲门声又重新响起，而且敲得更急，好像唤人求救。风又刮大了，雨点随着哗哗落下。

"来了！"弗列丽小姐不知对谁喊了一声，接着又为自己应声吓得要命。

她突然猜测到了什么，连忙下床，趿上拖鞋，披上睡衣，跑去叫日瓦戈，要不一个人太害怕了。原来，日瓦戈也听到了敲门声，手里拿着根蜡烛正迎面从楼梯上下来。他们俩都猜想到一起去了。

"日瓦戈，日瓦戈！有人在敲大门，我害怕一个人去开门，"她用法语喊道，然后又用俄语补充道："您看吧，这不是拉拉，就是加利

乌林。”日瓦戈也被这敲门声惊醒。他想一定是自己人，或者是加利乌林逃不出去回来躲一躲，或者是护士拉拉·安季波娃路上难走又返回来。

在门厅，日瓦戈让弗列丽小姐拿着蜡烛，自己用钥匙打开锁，下了门闩。一股劲风吹开了他扶着的大门，吹灭了烛火，一阵冰冷的雨点打了他们一身。

“谁敲门？谁呀？这儿有人吗？”弗列丽小姐和日瓦戈轮流在黑暗中问着，但没人回答。突然间他们听到后门的方向响起了刚才的敲门声。现在细听，好像敲的是朝花园的那扇窗户。

“看来，是风吹的，”日瓦戈说，“为了保险，您还是去后门看一看，我就在这里等着，如果确实有人敲门，不是其他别的原因，我们不致两头都错过了。”弗列丽小姐朝屋里走去，日瓦戈来到外面门廊遮檐下，现在，他的眼睛已经习惯了黑暗，可以看到天光已渐渐放亮。

城市上空，乌云疯也似的疾驶着，像受到追捕的逃犯。云絮低得几乎擦着了树梢，树朝同一个方向倾斜着，像一把把弯弯的扫帚横扫着天空。灰色的楼墙经雨水一淋，成了黑色。

“怎么样？”日瓦戈向回转来的弗列丽问道。

“您说得对，没有人。”接着她又说，“刚才到楼里各处看了一遍。餐具室的玻璃窗被椴树枝打破，地板上积满了水。拉拉房间里也一片汪洋，到处是水。”

“这儿的一扇百叶窗掉了下来，窗子撞来撞去。您明白了吧，原因全在这儿。”

他们俩又说了几句，锁上门，各自回屋睡觉，两人都有些遗憾，不过是庸人自扰罢了。

他们本来以为，大门一开，准定进来他俩都熟悉的拉拉·安季波娃，浑身淋得精湿，瑟瑟发抖。等她抖掉身上雨水的时候，他们俩就可以询问经过情形。她更衣之后，会下楼到厨房里来，在熄了火却仍有热气的炉旁暖暖身子。她会告诉他们路上的各种遭遇，一边理着头发，和他们说说笑笑。

他们锁上了大门，可是还觉得浑身是水的拉拉·安季波娃，就在楼房拐角的街口上。因为刚才他们对拉拉的归来是那么确信无疑啊。

十

人们认为，车站士兵哗变的间接肇事者，是比柳奇电报局的科利亚·弗罗连科。

科利亚是梅柳泽耶夫的一个有名的钟表匠的儿子。从他生下来，梅柳泽耶夫的人就都知道他。小时候，他常住在逍遥田庄上的一个仆人家里。在弗列丽小姐的照管下，他和她的两个学生，也就是伯爵夫人的两个女儿，一起玩耍。弗列丽对科利亚十分了解。那时他已开始学说法语。

在梅柳泽耶夫公路上，无论天好天坏，人们常常看到科利亚骑着自行车，不时抬头望望电线杆和电线，检查线路有没有毛病。他骑车不扶车把，仰着头，双手抱在胸前，身上穿得很少，也不戴帽子，脚上是一双夏季帆布鞋。

镇上几家的电话，用的是车站的分线；这些都归科利亚在车站总机室掌管。

他总是忙得不可开交，车站上的电报、电话他得管；有时站长波瓦里希恩临时出去，他还要管行车信号、区截调度，因为这些装置也设在总机室。

科利亚由于常常要同时管好几部机器养成了习惯，说起话来很特别。当他不愿回答、不想和别人搭话时，他讲话就含混不清，断断续续，令人费解。人们传说，出事那天他过分滥用了自己的权力。加利乌林从城里打来电话，他对他置之不理，实质上使加利乌林的良好计划全部落空，可能在无意之中，使后来发生的事情变成了一场惨剧。

加利乌林让科利亚请政委来接电话，当时政委正在车站上或车站附近。加利乌林是要告诉政委，他马上就去伐木区与政委会面，在这之前不要采取任何行动。科利亚不愿去找金茨，借口电话线正占着，要向驶近比柳奇的列车发信号。实际上他却千方百计地想把这列载着哥萨克骑兵的列车，拦截在前面的一个会让站上。

可是列车还是驶进了车站，这使科利亚感到不快。

火车头慢慢驶进月台上阴暗的遮阳里，恰好停在总机房那扇大窗子的对面。科利亚把印有铁路字徽的深蓝厚呢窗帘全部拉开。石条窗台上的大托盘里，放着一个大凉水瓶和一个菱形厚玻璃杯。科利亚在

玻璃杯里倒上水，喝了几口，朝窗外望着。

司机看见科利亚，在机车里向他友善地点点头。“哼，臭狗屎，床板里的臭虫！”科利亚怒气未消，对司机吐了吐舌头，举起拳头表示威胁。司机完全明白科利亚的意思，他自己也耸耸肩，朝后面的车厢点下头，意思是说：“我有什么办法？你来试试看。可厉害着哪。”“不管怎么说，你是废物，胆小鬼！”这些话都表现在科利亚脸上。

各个车厢纷纷牵出战马。马犟着不肯走。没过一会儿，响起了马蹄踏在木板上低沉的笃笃声，接着石砌月台上传来一阵清脆的嗒嗒声。哥萨克终于牵着不停地扬起了前蹄不愿向前的军马横过铁路道口。

铁轨尽头杂草丛生，生锈的轨道上停着两排报废的车厢。上面的油漆任凭风雨侵蚀，已全部脱落，木头也已霉烂、蛀空。因此，头上几节破破烂烂的取暖货车，同报废车厢后面的原木材，同白桦树上的多孔菌，同上空聚集的团团白云，重又恢复了往日的亲近。

到了林子边上，一声令下，哥萨克翻身上马，向伐木区疾驰而去。

二一二团里的叛军被包围了。骑兵在树林里看起来总比在开阔地上显得高大威武。士兵一下就被震慑住了，尽管他们在地窖里也有枪支。哥萨克个个马刀出鞘。

金茨从骑兵队里跑出来，站在中间一堆结实平整的木柴堆上，对被包围的叛军开始发表演说。

他又像往常那样大谈什么军人的天职，祖国的意义之类崇高的话题。但这些观念在这里没有市场。叛军人数极多。他们在战争期间吃尽了苦头，变得十分粗野，又疲惫不堪。金茨谈的大道理，他们早就听腻了。四个月来左派和右派说客的恭维，使他们变得狂妄起来。他们都来自普通的老百姓，金茨的外国姓名和波罗的海口音，使他们对他兴味索然。

金茨也感觉讲得太冗长，对自己气恼起来，但又想他这样做为的是让人们容易听懂，可他们非但不感激他，反而十分冷淡、厌烦。他愈来愈暴躁，决定对他们改用强硬的语气，说些早有准备的恐吓的话。他没听见士兵中间出现的一片抱怨声，提醒他们说，革命军事法

庭已经建立并已开始执法。他威胁说，如果他们不放下武器，交出他们的头目，就可能被处以死刑。如果他们拒绝这样做，就证明自己是可耻的叛军，是毫无觉悟又目空一切的暴徒。士兵对这种讲话早已不习惯了。

几百名士兵吼叫起来。有些人嗓音低沉，几乎不怀什么恶意地说："你说了一通就得了，够了，别说了。"但有些人充满仇恨，尖声尖气、歇斯底里地喊了起来，吸引了人们的注意：

"同志们，你们听见他怎么骂我们了吧，跟过去有什么两样！还是军官那副德行！这么说我们是叛徒啰？可你自己是哪个地方来的，大人先生？何必跟他费时间。还不清楚吗？他是德国人派来的奸细。喂，你拿证件出来看看，贵族老爷！你们干吗傻乎乎地张着嘴，杀我们的刽子手们！来吧，把我们捆起来吧，把我们吃了吧！"

结果，连哥萨克也越来越腻烦金茨枯燥乏味的讲话了。他们在下边也窃窃私语："别人都是暴徒，下流货，这位老爷呀！"有人把军刀收进刀鞘，开始只是一两个，后来大多数都这样做了。接着一个个下了马。等差不多都下了马，他们乱糟糟不成队形地朝林中空地迎着二一二团走去。人们全混杂起来，两边士兵友好地称兄道弟。

"您应该想办法悄悄溜掉。"哥萨克的军官紧张地对金茨说，"道口旁停着您的车。我们派人去让他们把车开到这里来。您快走。"

金茨依从了。但偷偷溜走他觉得太不体面，于是他没有按军官的要求谨慎从事，几乎是堂而皇之地朝车站走去。他心里其实万分紧张，但为顾全面子，强自镇定，不慌不忙地走着。

离车站已经不远了，一出林子就到。金茨走到林边已能看到前面的铁路。这时他才第一次回头看了一下。他身后紧跟着一些持枪的士兵。"他们想干什么？"金茨暗自嘀咕，一边加快了步伐。

尾随在后面的士兵也加快了速度。他们和金茨仍然保持着原来的距离。前面就是破车厢的双层木板。金茨一绕过车厢，拔腿就飞跑。刚才运来哥萨克的列车，已经开入调车场。铁路线上全无障碍。金茨飞奔着越过了铁路。

他奔跑着跳上高高的月台。这时，从那几辆破车厢后面蹿出了追赶他的士兵。波瓦里希恩和科利亚向金茨喊了几声，一边直打手势，让他躲进车站来逃命。

但是，祖祖辈辈教育出来的荣誉感，城里形成的、不畏牺牲的荣誉感，虽然在这里并不适用，却妨碍着他躲进车站去逃命。他以令人难以置信的毅力，克制着剧烈的心跳。他觉得应该向他们发出呼吁："弟兄们，你们好好想想，我哪是什么奸细？"他想："要是对他们说点真诚的话，会使他们醒悟过来悬崖勒马的。"

这几个月来，每当金茨想到要建立功勋，要向人们发出热忱的呼吁，他便不知不觉会联想到高台、讲坛，甚至椅子。他一站在高处，就可以向人们呼喊，用热情的讲演去鼓动人们。

车站门口的大钟下面，有一个又高又大的消防水桶，桶顶盖得严严实实。金茨跳上水桶对朝他逼近的士兵喊了几句动人的话，但他声音很怪，话也颠三倒四。这时他离车站敞开的大门只有几步了，一闪身就可以躲进去。他却对士兵喊起话来。他表现出来的非凡的勇气，使士兵们感到震惊，都愣住不动，放下了手中的武器。

但是，金茨挪到桶盖的边上，盖子踩翻了。他一条腿落入水桶里，另一条挂在桶外。结果就骑在木桶帮上。

这尴尬的模样，逗得士兵们哄然大笑。最前面的一个士兵开枪打中了这个倒霉政委的脖子。他应声倒地，其他士兵一拥而上用刺刀把他捅死。

十一

弗列丽小姐给科利亚打了电话，要他给日瓦戈在火车上找一个好座位，并且威胁他说，如果他不干，她就要揭发科利亚的罪行，没他的好下场。

科利亚一边回答弗列丽，一边还像往常那样接着另一个电话，从他话里夹杂的十位数来看，他同时还在向第三处拍发密码电报。

"普斯科夫，电报局，你听见了吗？什么叛军？什么帮忙？弗列丽小姐，您说什么呀？胡说八道，别耍滑头，请别催，先放下话筒，您妨碍我工作。电报局，普斯科夫，普斯科夫：36，逗号，0015。嗐，这狗东西！线又断了。什么？什么？听不见。怎么又是您，弗列丽小姐？我不已经明明白白地告诉您了吗？不行，我没办法。您去找波瓦里希恩吧。胡说八道，别耍滑头。36……见鬼……又来了，别打

扰我的工作，弗列丽小姐。”

可是弗列丽小姐还在说：

“你别想哄我，你这骗子手！什么普斯科夫，什么普斯科夫，骗子手！我要把你的事全说出去。明天你给日瓦戈找个座位。别的我不愿跟凶手讲话，你这个小犹大，叛徒。”

十二

日瓦戈上路的那天，天气闷热得叫人难受。像前天那样，一场大暴雨即将来临。

满地葵花子壳儿的车站旁的小镇子上，土坯房和一群群白鹅在黑压压凝聚不动的乌云逼视下，显得苍白而惊恐不安。

车站前面和两侧是很宽阔的草地。上面的草都被踩乱，挤满了无数等车的旅客。他们各自要去不同的方向，等了已有好几个星期。

候车的旅客中有一些老人，穿着灰粗呢外衣，顶着热辣辣的太阳，在人群里走动，打探各种消息和传闻。几个十四五岁的默不作声的孩子，用胳膊撑着地侧身躺在草地上，手里拿着光秃秃的树枝，仿佛在放牧。他们光腚的弟妹们撩起衬衫，在他们脚边窜来窜去，背上晒得微微变红。他们的母亲平伸双腿坐在草地上，棕色的无领上衣歪歪扭扭地敞开着，怀里搂着吃奶的娃娃。

“那次枪声一响，人们就像羊群似的四散逃走。看着真讨厌！”站长波瓦里希恩厌恶地对日瓦戈说。他们俩在躺倒的人群中间绕着弯穿行，车站里面也罢，车站门口也罢，乱七八糟都躺着人。

“转眼之间，草坪上一个人也没有了！我们又看到了这块草地。一时真让人高兴！他们在这里安营扎寨有四个月了，连草地是什么样的都忘记了。这儿就是金茨丧命的地方。战争期间我见了许多可怕的情景，本该习惯了。可那次见了他，心里真难受！主要是死得不值得。为了什么？他有什么对不起那些士兵的？他们还算是人吗？听人说，他是家里的命根子哩。现在，请往右走，这边走，这边走，请到我们办公室来。这趟车您就别想上去了，会把您挤死。我给您安排了另一趟区间车。这趟车是我们自己调配的，现在编组得差不多了。但是您上车以前可不能说，对谁也不能说！不然的话，他们会把车拆成

碎片，连个挂钩都不留。夜里，您在苏希尼奇换车。”

十三

这辆秘密列车编组完毕，从车场慢慢倒入车站。草地上的人们一见，一窝蜂地朝它直冲过去。高岗上的人们连滚带爬地奔下来，又爬上了铁道路基。人们你推我搡地向车上拥去，有些人跳上了保险杠和踏板，有的人爬进了车厢的窗户，爬上了车顶，一眨眼工夫，列车还没停下来已经挤得满坑满谷。等它驶近月台时，更塞得像沙丁鱼罐头，从上到下都是人。

日瓦戈奇迹般地挤进了过道台。然后，更加莫名其妙地挤到了车厢的过道。

于是他就呆在过道里，坐在自己行李上，这样一直到苏希尼奇。

带雨的乌云早已吹散。田野上烈日炎炎，遍地都可以听到螽斯虫不停歇的狂噪，甚至压过了火车行进的隆隆声。

站在车窗前的旅客，遮住了光线，他们长长的影子投在地板上、座位上和椅背上，重重叠叠摞在一起。车厢容不下，影子又穿出对面的车窗，投在斜坡上，随着奔驶的车影起起伏伏地移动着。

车厢里面一片嘈杂，有的扯着嗓子唱歌，有的骂架，有的打牌。列车停站时，车内的喧闹和围在车外的旅客们的吵嚷，混成了一片，仿佛是海上的风暴，震耳欲聋。火车中间突然停站时，也像海上的情形一样，会突然莫名其妙地平静下来，可以听到月台上顺着火车走路的急促脚步，行李旁的忙乱和争吵，有时远远地还传来送行者的只言片语，甚至辨得出老母鸡的低鸣和车站小花园里树叶的簌簌声。

这时，从车窗外飘进一股熟悉的香气，仿佛专给日瓦戈送来的，像路上发来的电报，又像是从梅柳泽耶夫寄来的问候。这缕缕清幽的香气就在周围缭绕，来自上空，是田里野花和花坛的香气不能比拟的。

日瓦戈被挤得无法活动，不能走近车窗。但他即使看不到，也能想象出窗外的椴树。它们就长在路基旁边，繁枝密叶上黑乎乎地积着煤烟尘土，静静地伸向车厢顶盖，上面缀满繁星般闪烁着的小花。

这馥郁的香气伴他走了一路。到处人声鼎沸，到处椴树争芳斗

艳。

这无处不在的花香，仿佛一直走在这趟北上列车的前面，就像一个遍及各个枢纽站、岗亭和小站的传闻。旅客们每到一处，就听到这个传闻，不是从别处传过来的，就是在当地得到证实了的。

十四

夜里，火车抵达苏希尼奇。一个殷勤的老式打扮的脚夫，带着日瓦戈摸黑越过铁轨，帮他从后门上了火车，坐进了二等车厢，这是一列刚刚进站的临时加开的列车。

脚夫用一把乘务员的钥匙打开后面的车门，刚把日瓦戈的行李放到入口台上，一个乘务员过来就要把行李推下去，脚夫于是和他争执了几句。还是日瓦戈开口把他说动了，发了善心，搭讪着不知跑到哪去了。

这趟神秘的列车负有特殊使命，车速很快，各站停的时间很短，并且有武装保卫。车厢里的人非常少。

日瓦戈坐的包房里，小茶桌上点了一支明亮的蜡烛，窗板已经放低，但窗外钻进来的劲风，吹得火苗不停摇曳，蜡烛四周挂满了烛泪。

蜡烛的主人是包房里唯一的旅客，一个浅发青年，从他修长的手脚来看，身材十分高大。他活动手脚时，显得毫无气力，倒像折叠家具上没有拧紧的部件。年轻人懒散地仰头倚坐在窗旁的软席上。日瓦戈进包厢时，他正半躺着。见日瓦戈进来，便客气地欠了欠身，坐得比较礼貌些。他的座位下面似放着一堆墩布条。突然，墩布动弹起来，从下面钻出一只呜噜呜噜煞有介事叫着的垂耳猎狗。它闻了闻日瓦戈，望了望他，就在这房里转悠起来，爪子轻巧地向前甩动，颇像它的主人甩动着二郎腿。不一会儿，它又按主人的吩咐呼哧呼哧钻到座位底下缩成一团，成了打蜡地板上用的粗呢拖把。

这时日瓦戈才发现，包房衣钩上挂着一支装在枪袋里的双筒猎枪，皮革子弹带，还有一个满装着猎获物的口袋。

原来，这个年轻人是出门打猎归来。

他十分健谈，面带笑容，想和日瓦戈马上攀谈起来。谈话时，他

直勾勾地盯着日瓦戈的嘴巴。

这年轻人尖声细嗓，颇不悦耳；调门一高，就变成了刺耳的假嗓音。他还有个怪毛病：说的是俄语，可元音“y”发得很怪，像法语的软音“u”，或是德语的变元音“ü”，而且，连这个怪里怪气的“y”，他发起来也很吃力，甚至变成尖叫，比别的音都响。刚开始交谈，他头一句话就使日瓦戈惊诧不已，里面一连几个ü。

“昨天早晨，我才打了野鸭。”[2]

在他比较注意的时候，还能克制不犯这个毛病；只要稍一疏忽，就又不行了。

“这是什么怪毛病呢？”日瓦戈想道，“我好像在书里看到过，有点印象。我作为医生应该懂得这些，可记不起来了。是脑子有什么问题，引起了语言障碍。不过他的话听起来十分可笑，让人忍不住想笑。所以简直不能和他谈话，还不如爬上铺去睡觉。”

日瓦戈上了铺准备休息。这时年轻人问他要不要灭了蜡烛，是否会妨碍日瓦戈睡觉。日瓦戈向他表示感谢。他就吹灭了蜡烛。包房里黑了下来。

包房的车窗关上了一半。

“咱们是不是把窗子关上？”日瓦戈问道，“您不怕有贼吗？”

年轻人没有回答他。日瓦戈又大声问了一声，但是他仍然没有答腔。

日瓦戈划了根火柴，他想看看伙伴怎么了，是不是这么一会儿工夫离开了包房，或者已经睡着了，这更难令人相信。

原来，年轻人只是睁着双眼坐在座位上，见日瓦戈俯下身来，就对他笑了笑。

火柴熄灭了。日瓦戈又燃了第二根火柴，借着火光，他把问话又重复了一遍，等年轻人回答。

“随您的便，”这位猎人回答得很痛快，“我没什么值钱东西。不过，最好别关，太闷。”

“真没想到！”日瓦戈心想，“看来是个怪人，只有很亮的时候，才肯说话。现在他说话清楚极了，怪毛病也没了，简直无法理解！”

十五

日瓦戈觉得极度疲乏。上周发生的那些事情，上路前的紧张、准备行装，加上早晨上车的拥挤，这一切弄得他筋疲力尽。他想，现在舒舒服服躺下，马上就会入睡。但事与愿违，过度的疲劳反使他失眠。天快亮时，他才睡着。

漫漫长夜里，尽管思绪万端，但实际上只围绕两个萦绕不去的中心，它们时分时合。思念的第一个中心，是冬尼娅、家庭和以前安适的生活。那时的生活，处处充满诗情画意，甚至细枝末节都莫不如此，亲切而坦诚。夜里日瓦戈忐忑不安地想着那种生活，但愿能一如既往，恢复原样。他躺在茫茫黑夜中奔驶的列车里，急切地盼着回到阔别两年之久的生活中去。

属于这一中心的，还有对革命的信仰和赞美。这里的革命是指中产阶级所理解的革命，也就是一九〇五年崇拜勃洛克的一群青年学生所理解的革命。

在这些日瓦戈感到亲切和熟悉的思绪里，还包括战前一九一二到一九一四年间在俄罗斯思想界、艺术界和俄国命运——整个俄罗斯的命运以及日瓦戈本人的命运——中初露端倪的那些新生征兆、那些美好的许诺和前景。

战后，日瓦戈希望再回到这样的气氛中，恢复和继续这种气氛，就像他想着返回久别的家园一样。

第二个中心里的思念，内容也是新的，但却是另一种不同的新东西！它不是自己所习惯的、基于旧基础上的新东西，而是不依人们意志为转移、不可回避的、为现实所决定的新东西。它来得突然，像地震一般。

这个新东西就是战争，是它的血腥和恐怖，是战祸中的流离失所和人性沦丧。此外，还包括战争带来的考验和教给人们的生活能力。再有就是战争把他抛去的荒僻小镇、和他萍水相逢的人们。还有革命。不过如今这场革命不再像一九〇五年大学生所理想化了的革命；这个革命诞生于战争中，是流血的革命，是毫不留情的士兵革命，是熟知这股力量的布尔什维克所领导的革命。

护士拉拉·安季波娃也属于这第二个中心。战争把她抛到意想不到的地方。她过去的经历如何，他全然不知。她不责备任何人，只有无言的埋怨；她沉默寡言得神秘莫测，而沉默使她显得坚毅有力。属于

这个中心的新东西，还有日瓦戈真心实意地努力约束自己不去爱她，就像他一生中努力去爱所有的人（更不消说爱家庭和亲人）一样。

火车风驰电掣。迎面吹来的风透过半开的窗子，吹得日瓦戈头发又脏又乱。夜里车站上的情景与白天毫无二致，人群骚动嘈杂，椴树簌簌摇曳。

有时从茫茫夜地里向车站辘辘驶来几辆四轮大车和轻便双轮马车。人声、车轮声和树叶的沙沙声汇成一片。

每逢此刻，日瓦戈似乎明白了为什么这些黑魆魆的树影簌簌作响，睡意矇眬的树叶含混不清地窃窃私语些什么。原来，它们谈论的正是日瓦戈躺在上铺辗转反侧思考的问题：俄罗斯日甚一日的动荡不安，俄国的革命，革命的艰难痛苦，以及革命最终的伟大意义。

十六

第二天日瓦戈醒得很晚，已经过了十一点。“马尔吉斯，马尔吉斯！”那青年猎人正低声呵斥呜呜叫着的猎狗。日瓦戈感到奇怪，包房里还是只有他们两人，再没有别的乘客上来。一路过来的车站，他从小就很熟识。火车驶过卡卢加省以后，就直入莫斯科省中心。

日瓦戈像战前那样舒舒服服地梳洗完毕，回到包房进早点，这是他那位奇怪的旅伴请他吃的。现在日瓦戈可以仔细打量他一番了。

此人最主要的特点是十分健谈好动。这位陌生旅客喜好说话，不过目的不在于交际和交换思想，而在说话本身，在于发音吐字。与人交谈时，他仿佛坐在弹簧上不停地上下颤动，莫名其妙地纵声大笑，喜滋滋地连连搓手。如果这还不足以表达内心的兴奋，他就用手掌拍打自己的膝盖，笑得眼泪直流。

昨天交谈时他表现出的乖张举止，今天又重演了。这位猎人说话杂乱无章，让人吃惊。他时而无的放矢地表白一番自己，时而对一些毫无恶意的问题充耳不闻，不予理睬。

他滔滔不绝地讲了许多自己的情况，稀奇古怪又语无伦次。看来，他是夸大其词。他的观点极端片面，否认一切成规，显然企图以此哗众取宠。

所有这些，使日瓦戈觉得许久以前似曾相识。类似的激进思想，

上一世纪的虚无主义者就提倡过，稍后陀思妥耶夫斯基的某些主人公也说过，而最近直接继承他们衣钵的，便是俄罗斯外省的整个知识界。这里的知识分子常常比彼得堡和莫斯科更为激进，因为他们地处僻远的外省，保存了原来的东西，而在首都这已经落后过时了。

这青年告诉日瓦戈，他是一位著名革命家的侄子，可自己的双亲恰恰相反是无可救药的顽固分子。他称他们为死硬派。他们家在离前线不远的地方有座相当大的庄园。这位年轻人就在那里长大。他的父母与叔叔一生交恶，但叔叔不记仇，如今利用自己的影响尽量使他们摆脱许多倒霉的事。

这位口若悬河的青年对日瓦戈说，在思想观念上他同叔叔相近，无论对生活、政治和艺术的看法，他都是个极端主义分子。这倒有点别佳·韦尔霍文斯基[3]的味道——不是指他的左倾思想，而是指他的夸夸其谈和堕落。他马上又要以未来派自居了，日瓦戈暗想道。果然不出所料，他谈起了未来派。接着日瓦戈猜他现在又要谈体育运动了，还要谈赛马或者溜冰场，或者法国式摔跤。果然，话题转到了狩猎上来。

青年说，他在老家就打过猎，还夸口说，他是个神枪手，倘若他没有生理缺陷能入伍当兵的话，在军队里他定是个出色的射手。

这时他发现日瓦戈疑问的眼神，惊叫起来："怎么？难道您一点没有察觉？我以为您已经猜到我的毛病了呢。"

他从口袋里取出两张卡片，递给日瓦戈。一张是他的名片。他是复姓，全名是马克西姆·阿里斯塔尔霍维奇·克林佐夫-波戈列夫希赫，或者只用单姓波戈列夫希赫，他请日瓦戈就这么称呼他。为了尊敬他的叔叔，所以他只用这个单姓。

另一张是印着小方块的表格。每一格里画着两手交叉的不同手势。这是聋哑人的手语字母表。日瓦戈到此才恍然大悟。

原来，波戈列夫希赫曾是加尔特曼或奥斯特罗格拉茨基聋哑学校的高材生，也就是个聋哑人。在学校他靠观察教师喉头肌肉的运动，娴熟地掌握了靠眼力、而不靠听觉说话的本领，和别人交谈也采用同样的办法。

日瓦戈琢磨了一下他家乡所在地和打猎的地方，开口问道：

"请原谅我唐突，您可以不回答我。请问您和济布申诺共和国和

它的创建，可有什么关系吗？”

“您怎么知道……请问……这么说您认识布拉热伊科吗？有关系，有关系！当然有关系。”波戈列夫希赫哈哈大笑，前仰后合，使劲拍膝盖。接着又海阔天空地说了一大通。

波戈列夫希赫说，布拉热伊科对他来说只是个媒介物，而济布申诺也不过是试验他自己思想的地方罢了。日瓦戈很难听懂他讲的那些思想观点。波戈列夫希赫的哲学，一半是无政府主义，另一半纯粹是猎人的呓语。

波戈列夫希赫俨然以神谕的口气，胸有成竹地预言，不久的将来将要发生极重大的变故。日瓦戈内心同意他的说法，感到这种动乱多半无可挽回，但这个讨厌的毛孩子说话时那种目空一切的权威态度，惹得他十分生气。

“等一等，您别着急，”他不很有把握地说，“这都不错，一切都可能发生。但依我之见，目前不是进行您那种冒险试验的时候，因为周围是一片混乱，一片崩溃景象，而且有敌军压境。应该让国家有所恢复，在剧烈变动之后喘一口气，然后才谈得上再来一次大变动。应该先取得一种相对的安定和秩序。”

“这是天真的想法，”波戈列夫希赫说，“您所说的崩溃，同您赞美的理想秩序，同样是正常的现象。这种破坏是大规模建设计划的必然的前奏。社会破坏得还不够。应该让它彻底崩溃，那时真正的革命政权才能在另一种全新的基础上把社会重新组织起来。”

日瓦戈觉得很不是滋味，离开包房来到走廊上。

列车不断加速，驶近莫斯科。迎面是近郊的白桦树林和星罗棋布的别墅，掠过窗口，又落在后面。没有遮阳的狭长月台上，站着去别墅度假的男男女女。列车驶过后，他们被远远抛在火车扬起的烟尘中，仿佛是骑在旋转木马上。火车汽笛声一声接着一声。林中一切空间都荡起了回声，扩向远方。

许多日子以来，日瓦戈现在第一次清晰地意识到他在哪儿，他在干什么，一两个小时之后等候他的是什么。

三年来的变化，不通音信，迁徙，战争，革命，震动，炮击，毁灭的场面，死亡的场面，破坏的桥梁，废墟，大火——充满这一切的三年，倏忽之间变成了一个巨大的空白，空洞无物的空白。经过长期

的中断之后，现在头一件真正的大事，就是他正坐着火车一步步驶近了自己的家——这使他感到头晕目眩。他的家没有遭到破坏，还存在于世界上。那里每一块石头都非常亲切。这才是生活，这才是感受，这才是寻奇探胜者所追求的东西，这也才是艺术的宗旨所在——回到亲人怀抱，回归自我，获得重生。

树林留在了后面。列车冲出绿色林海，驶到一片开阔地。前面是辽阔的缓坡。坡地上是一垄垄深绿叶的马铃薯。在坡顶的地头上，摆了一些从温室卸下来的玻璃框架。火车朝坡地行驶，火车后面，黑紫色的大片乌云遮住了半边天。太阳从云后射出缕缕光芒，照得温室框架上的玻璃闪烁刺眼。

骤然间，一片斜雨从乌云中洒落下来，阳光里雨点闪烁着急速落下，正好与奔驶列车的轮声合拍，仿佛这阵雨想赶上列车，唯恐自己落在后面。

日瓦戈还没转过目光，山后已经出现了基督救世主大教堂。紧接着便是整个莫斯科城的圆顶、房盖、楼宇和烟囱。

“到莫斯科了。”他回到包房说，“该准备下车了。”

波戈列夫希赫赶紧站起来，在猎物袋里掏了一阵，挑出一只比较大的野鸭来。

“拿着吧，”他说，“留个纪念。我和您在一起愉快地度过了整整一天。”

无论日瓦戈如何推辞，他都不依。“那好吧，”日瓦戈只得收下，“把这当作给我妻子的礼物吧。”

“送给您妻子！送给您妻子的礼物，”波戈列夫希赫高兴地连声说，好像“妻子”这个词他是第一次听到，高兴得哈哈大笑，手舞足蹈，连那条猎狗也钻出来分享他的快乐。

火车接近了站台。车厢变暗，仿佛进入夜晚。波戈列夫希赫把野鸭包在一张铅印告示里，递给了日瓦戈。

---

[1] 皮却林，莱蒙托夫小说《当代英雄》中的男主人公。

[2] 俄语中“早晨”、“打”、“野鸭”三词都含元音“y”。一句中三次发此音而不准，故听来刺耳。

[3] 陀思妥耶夫斯基小说《群魔》中的人物。

第六章 在莫斯科的日子

一

在车上一直坐在小包房里不活动，日瓦戈觉得只是列车在行驶，时间是停滞不动的，似乎现在还只是正午时分。

当马车载着日瓦戈和他的行李，从斯摩棱斯克市场熙熙攘攘的人群里好不容易挤出来时，天色已近傍晚。

日后，日瓦戈回忆起斯摩棱斯克市场时，总觉得当时人们都拥到广场上来，不过是习惯使然，不是别的原因。因为空空荡荡的货摊上，遮阳伞都已放下，货柜甚至都上了锁。到处是牲口粪和垃圾，广场久已无人打扫。这里没有什么买卖可做。这些或许确实是当时的情况，也可能是后来几年的生活造成的印象。

他依稀记得，当时就见到过瑟缩街头的老人，瘦骨嶙峋却穿戴不错。他们站在那里默默地责怪过路行人，不说什么话，只是向人们兜售无人需要也无人问津的东西，例如假花、有玻璃盖和气哨的圆咖啡酒精壶、黑纱晚礼服和旧公务员的制服。

一般的人们拿出来卖的，都是生活里必不可少的东西：一块块很易变硬的配给黑面包、肮脏发潮的糖块、一切两半的包装马合烟（八分之一俄磅）。

市场上到处叫卖一些莫名其妙的旧物，每倒一次手，价格就涨一次。

马车拐进了广场旁的一条小胡同。背后夕阳慢慢落山，阳光照在他们背上。在他们前面，有一辆空运货马车辘辘地走着，马车在路面上不停地颠簸，扬起的滚滚尘埃，在夕阳的余辉里仿佛是燃烧的青铜。

他们总算超过了挡在前面的运货马车，快马加鞭向前奔去。马路中间，人行道上，处处可见扯破的旧报纸和从屋墙、栅栏上撕下来的海报，日瓦戈大感意外。一阵风刮来把报纸往北吹去，过来的车辆行人又把乱纸往南带。

他们很快驶过几个路口，前面是两条小巷的路口，他的家就在眼前。马车停了下来。

日瓦戈从马车上下来，走到大门口，按了按铃。这时他激动得呼

吸急促，心咚咚地跳。没有人应声。日瓦戈又按了一下。还是没人来开门。他焦虑不安地连连按了几下，等按到第四次时，才听到门里有人卸下门栓和铁链。门开了，冬尼娅手扶着门站在他面前。这意外的重逢，使他们在一瞬间相顾愕然，谁也没听见谁的惊呼。但冬尼娅的手扶在敞开的门上，好像是伸开胳膊准备拥抱。这使他们醒悟过来，像疯了似的紧紧拥抱起来。过了一会儿，两人同时说起来，互相打断对方。

“快告诉我，家里人都好吗？”

“好，好，你放心。一切都好。我不该在信里说蠢话，请你原谅。以后还得谈谈。你怎么不打个电报来？先让马克尔把你的东西拿进来。啊，我明白你奇怪为什么叶戈罗夫娜没来开门。她去乡下了。”

“可是你瘦了。不过多么年轻苗条呀！我现在先把马车打发走。”

“叶戈罗夫娜去乡下买面粉。其余的用人都辞了。现在只用了一个新人，你不认识，叫纽莎，是个姑娘，照看萨沙，别的没什么人了。大家都知道你要回来，都等着你呢，戈尔东、杜多罗夫，还有别的人。”

“萨沙怎么样？”

“他还好，上帝保佑。他刚睡醒。你要不是刚下火车，可以马上就去看他。”

“爸爸在家吗？”

“我不是信里已经给你写了吗？他从早到晚都在区杜马。当了主席，可想而知。马车钱你付了吗？马克尔！马克尔！”

他们俩站在人行道中间，身旁是网篮、手提箱，挡住了路。路人走过时，朝他们从头到脚打量一番，张望着驶去的马车和敞开的大门，想看看还会发生什么事。

这时，马克尔从大门口朝年轻的老爷太太跑了过来。他衬衫外面穿着件背心，手里拿着看门人的便帽，边跑边嚷嚷：

“我的天啊，这不是尤拉吗！可不是吗？就是他，我们的小鹰！尤拉·安德烈耶维奇，亲爱的，你没忘了我们，我们一直为你祷告，总算回家了！你们干什么？嗯，没有见过？”他不客气地对好奇的路人说，“快走吧，先生们。瞪着眼瞧什么呀！”

“马克尔，你好啊，咱们拥抱一下吧。瞧你，快把帽子戴上。有什么好消息？妻子怎么样，女儿怎么样？”

“她们能怎样，混日子呗。托你的福。要说什么新消息嘛，你在前线打仗那会儿，你瞧，我们也没闲着。这里弄得又脏又乱，魔鬼都嫌，你简直弄不清是怎么回事！街没人扫，房子漏了没人修，就像过斋日似的肚子里空空的，一点油水也没有。”

“马克尔，我要在尤拉·安德烈耶维奇面前告你一状。尤拉，他老这样叨唠没个完。他说话那个粗劲，我真受不了。大概是想讨你的好。其实，他心里可有主意呢。你别替自己辩了，马克尔。你脑子缺根弦，应该学得聪明些。毕竟你不是住在生意人家里嘛。”

马克尔把行李提到前室，关上了大门，低声地、信赖地对日瓦戈说：

“你听见了吧，冬尼娅·亚历山大罗夫娜对我不高兴。她老这样呢，说什么，马克尔，你两眼一抹黑，一点文化没有，就像烟囱里的黑油烟。还说什么，现在别说小娃娃，就是哈巴狗、家养的小狮子狗，都懂事理了呢。她当然说得在理，我没说的。可是尤拉，信不信由你，有学问的人不过只是看了一本书呀，未来的共济会会员，那书在石头下压了一百四十年。要我说呢，现在他们把我们给出卖啦。尤拉，你懂吗？一个小钱不值地给卖了，连烟都不给闻一闻。你瞧，冬尼娅·亚历山大罗夫娜不让我张嘴，又在那儿摆手呢。”

“能不摆手？就这样吧，马克尔，把行李放在地板上就走吧，谢谢你。要有事，尤拉·安德烈耶维奇会叫你的。”

二

“总算走了，真缠人！信不信由你，演戏给你看呢。在人前装傻瓜，暗地里却磨刀霍霍。只是还没琢磨好去干谁，还装出一副可怜相。”

“瞧你说得也太厉害了吧！我看，他不过是喝醉了，不过是醉后胡言罢了。”

“你说，他什么时候清醒过？算了，去他的吧，真见鬼。现在，我担心萨沙别又睡着了。要不是铁路上流行伤寒……你身上有虱子

吗？”

“好像没有。我一路很舒服，就像战前似的。要不我先稍微洗一下，大致洗一洗，等以后再好好洗。你去哪儿？为什么不从客厅走？你们上楼走另一条楼梯呀？”

“噢，是这么回事！你还不知道。我和爸爸考虑再三，决定把一层的几间房借给农业科学院。否则冬天我们生不起火。还有楼上也太大。准备借给他们。人还没来，他们的研究室要设在这里，还有植物标本和种子标本要搬来。千万可别引来耗子，因为有粮食嘛。不过眼下房子弄得蛮干净。噢，对了，现在房间叫做居住面积。从这儿走，这儿。怎么这么没脑子。要绕道走后面的楼梯。懂了吗？跟我来，我带路。”

“你们把房子让给别人，很好。我在军医院的时候，医院也占用了一个有钱人的住宅。一间套一间的穿廊式房间，有的房间里还保留着镶木地板。屋里还有种在木桶里的棕榈树，夜里就像魔鬼似的在你床头伸着大巴掌。从前线下来的伤员，常常在梦中吓得惊叫起来。不过，他们神经也不大正常，内部受了震伤。后来只好把木桶搬出去。我看，阔人家确实有些不健康的东西。没用的东西多得很。比如说家具过多，房子过多，多愁善感，又废话连篇。大家住挤一些，这样很好。应该多让出去一些，借给他们少了。”

“你袋子里有个东西探出脑袋来了！鸭子脑袋，鸟的嘴。多好看！一只野鸭！你从哪儿弄来的？我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眼下这可值钱哪！”

“火车上人家送的。说来话长，以后告诉你吧。你看要不要把它拿出来，送到厨房去？”

“那当然。我这就让纽莎去褪毛，开膛。大家都说今年冬天要挨冻受饿，说得很可怕。”

“是啊，别人都这么说。刚才我在火车上望着窗外，心里想有什么能比和睦家庭和工作更重要呢？其他问题都不决定于我们。确实，看来许多人会遭到不幸，有的人想逃到南方高加索去，从那儿再往远处走。我不能这样。一个真正的男子汉，应该与祖国同甘苦、共患难，要挺得住。我认为，这是不言而喻的。你们就不然了。我要让你们躲过这场灾难，想把你们送到一个比较安全的地方去，比如去芬

兰。瞧，现在我们每跨上一级就谈半小时，什么时候才能走到楼上啊。”

“不，等一等。告诉你个消息，非常重要！我差点儿忘了。尼古拉·尼古拉耶维奇来了。”

“哪个尼古拉·尼古拉耶维奇？”

“你舅舅。”

“冬尼娅！这不可能吧？这太巧了！”

“是啊，真的来了。他从瑞士来。绕道伦敦，经过芬兰。”

“冬尼娅！你不是开玩笑吧？你们看见他了？他在哪儿？能不能马上去找他，就是现在？”

“你这么着急！他住在朋友的郊外别墅。他说过，后天回来。他变得很厉害，你会失望的。他经过彼得堡的时候，路不通，在那里耽搁了一阵，已经布尔什维克化了。爸爸和他争得面红耳赤。咱们真是走一步停一步呢。上去吧。这么说，你也听说以后日子很难熬，会有困难、危险，前途未卜啊。”

“我自己也料到了。没什么。搏斗一下吧。总不会全都毁灭吧。咱们先看看别人怎么过。”

“听说，往后没有劈柴，没有水，也没有电。钱也不能流通了。不向城市供应商品。咱们又停下来了。上去吧。你听我说。阿尔巴特大街一家作坊卖一种又浅又矮的炉子，都说好用。点上几张报纸可以把饭烧熟。别人给了我个地址。趁现在还有，赶紧去买。”

“对，我们要买一个。冬尼娅，你想得真周到！可是我还想着尼古拉舅舅这件事呢！你看，真没想到！”

“我有个这样的打算：二楼一侧留出一块地方；咱们和爸爸、萨沙、纽莎在那里占它两三间房，一定要互相联通的。这样就和其他房间完全隔开来，堵死，就像大街上独门独院一样。中间的屋里，摆上那么一个火炉，烟囱走气窗出去。洗衣、做饭、吃饭、会客都在这间房里，这样炉火就能充分利用了。上帝保佑，也许这样我们能熬过一冬天。”

“怎么能熬不过呢，当然熬得过冬天。这毫无疑问。你的计划太好了。好样的。这样吧，为了祝贺你的计划被采纳，咱们吃顿烤鸭，再请舅舅来我们的新居。”

“太妙了。让戈尔东带些酒精来。他能在实验室弄到。现在看看房间吧。这间就是我刚才说的。选得可以吧，不错吧？你把手提箱放下，下去把网篮拿上来。除了舅舅和戈尔东，还可以请杜多罗夫和施莱辛格。不反对吧？你还记得洗澡间在哪儿吧？洒上点消毒药水。我这就去萨沙那儿，让纽莎下楼去。等我弄好了，就叫你。”

三

到莫斯科后，他最感新奇的，就是这个小男孩。萨沙刚出生，日瓦戈就应征入伍了，对儿子能有什么印象呢？

入伍以后，一天日瓦戈在出发之前去医院看望冬尼娅。他到那儿正赶上婴儿喂奶，没放他进去。他坐在外厅等着。产妇室在顶头，妈妈们靠墙躺在那里。有一条走廊通到婴儿室。这时走廊上响起婴儿尖细的啼哭，大约十个到十五个婴儿一起哭叫着。护士们每人左边抱一个，右边抱一个，像挟两大包东西似的，送去让母亲喂奶。她们走得很快，生怕襁褓中的婴儿着凉。

“哇，哇！”小娃娃们的哭声丝毫不带感情，他们齐声哇哇，唱着同一个调，仿佛这是他们应尽的义务。只有一个孩子的声音与众不同。他也是哇哇哭，听起来也毫无痛苦，但并不是为了尽什么义务；他的声音低沉、郁闷而不满。

当时，日瓦戈已经决定给儿子取名萨沙，以此表示对岳父亚历山大的尊敬。不知为什么他觉得这低声哭叫的正是他的孩子，因为这哭声有个性，预示着他未来的性格和命运，这哭声包含着孩子名字萨沙——亚历山大的特色。日瓦戈真猜对了。这个孩子确实就是小萨沙。这是他对儿子的头一个印象。

以后日瓦戈对儿子的印象，主要来自冬尼娅寄给他的一些照片。照片上是一个活泼可爱的胖娃娃，大大的脑袋，噘着一张小嘴，笨拙地弯着腿站在铺开的被子上，他举起两只小手，好像就要蹲下去跳舞。那时他才一岁，刚开始学步；现在已经两岁，开始咿呀学语了。

日瓦戈提起箱子放在靠窗的牌桌上，解开箱上的皮带。这房间过去派什么用来着？日瓦戈认不出来了。看来，冬尼娅已经换过家具，或者又重新糊了墙纸。

日瓦戈打开皮箱，准备取出刮脸用具。从窗户望出去，前面正好是教堂钟楼，圆柱之间升起了一轮皎洁的满月。月光洒在打开的箱子上，照在上面的衣服、书籍和梳洗用品上，屋里的光线一变，日瓦戈又认出了这房间。

这是已故的安娜·伊万诺夫娜的储藏室，过去用来堆放坏了的桌椅和没有用的旧办公用具。这儿有她娘家的家传文案、夏天收藏冬衣的大木箱。安娜·伊万诺夫娜在世时，房间四角里东西一直堆到天花板，一般不让人进去。但每逢大节日，小客人来得特别多，就可以在楼上到处跑、跳、淘气，于是贮藏室也开放。孩子们在那里扮强盗，藏在桌子底下，用烧焦的软木塞涂个大黑脸，穿上化装舞会的衣服。

日瓦戈站了一会儿，回忆着儿时的情景，然后他又下楼去，到一层前厅把网篮拿上来。

厨房里，纽莎正蹲在炉灶前，把野鸭放在一张报纸上褪毛。她是个腼腆、胆小的姑娘。看见日瓦戈提着网篮进来，涨得满脸通红，赶紧站起身来，一边用手掸掉围裙上的鸭毛。她向日瓦戈问了声好，就上去帮忙。日瓦戈回声“谢谢”，说他自己能提。

他刚跨进旧贮藏室，就听见隔壁第二间或第三间屋里妻子在唤他：

“尤拉，你可以进来了！”

他就向萨沙那间屋走去。

现在的儿童室，是过去他和冬尼娅做功课的房间。小床上坐着个孩子，远不像照片上那么漂亮。但却酷似尤拉的母亲，已故的玛丽娅·日瓦戈，几乎是一个模子里铸出来的，比她死后留下的任何画像都更逼真。

“这是爸爸，这是你的爸爸，给爸爸做个小勾儿看看，”冬尼娅不停地说着，一边放下小床的床栏，可以让日瓦戈搂他，把他抱起来。

日瓦戈走到萨沙近前。这个满脸胡子的陌生男人，大概吓着了萨沙，萨沙不喜欢他。当日瓦戈弯下身去时，萨沙倏地站起来，抓住了妈妈的衣襟，气鼓鼓地抬手就给了他一巴掌。这一大胆的举动把萨沙自己都吓了一跳。他赶忙投进母亲怀里，把脸埋在她的衣服里，伤心地哇哇大哭起来。

“真是的，真是的，”冬尼娅埋怨着他，“萨沙，你怎么能这样。爸

爸会以为萨沙不好，萨沙是个坏孩子。你亲亲爸爸，让他看看，你亲得多好。别哭，哭什么，不要紧，小傻瓜。”

“随他去吧，冬尼娅，”日瓦戈说，“别难为他，你也不必懊恼。我知道，你又在胡思乱想了，把这事看得太认真，以为这是不祥之兆。这都是胡扯。其实是很自然的。孩子从来没见过我。明天跟我熟了，拉都拉不开呢。”

可他自己走出房间时，心头也沉甸甸的，感到这不是好兆头。

四

几天过去了，他发现自己很孤独。他并不怪罪任何人。看来，这是他自己所希望的，现在实现了。

他的那些朋友们，不知怎么都变得平庸浅薄了。他们失落了自己的世界，也失落了自己的聪慧。在日瓦戈的记忆里，他们个性要鲜明得多。看来，过去他对他们估计过高。

过去，旧的社会秩序允许有闲阶级任情地想入非非，拿衣食无着的人作话题标新立异。他们过着闲散的生活，高谈阔论，但只有少数人能够享受，大多数人都在忍饥挨饿。在那种条件下，多么容易把这些当成他们的真实面目和独特个性。

可下层民众刚一站立起来，上层阶级的特权一旦被废除，他们转跟之间就失去了光彩，毫无遗憾地放弃了自己独立的思想；看来他们实际上从未有过独立的思想！

现在日瓦戈感到亲近的，只是不尚辞藻、不唱高调的人，是妻子、岳父、三两个同事、普通的朴实的职员和工人。

享用野鸭和酒精的晚宴，按计划在他回家后的第二天或第三天举行了。在此之前，他已经和宾客见过了面，所以宴会上他们不是头一次重逢。

在那饥荒年月，一只肥鸭对客人来说是稀世佳肴，可就着鸭肉吃的面包太少，使这顿美餐大为减色，甚至使人感到气恼。

戈尔东是把酒精装在毛玻璃塞的药瓶里带来的。在黑市上酒精属于最抢手的交换物。冬尼娅手里总是拿着那药瓶，需要喝时便倒出来一些掺上水，有时兑浓了，有时兑稀了，全凭她的感觉。喝后才发

现，饮用浓度不同的酒，比喝同一浓度的烈酒更容易醉人。这也叫人气恼。

最使人不快的是，他们的晚宴与当时的条件太悬殊。简直难以想象这条小巷里还有谁家此时能如此大吃大喝。窗外是静悄悄、黑漆漆、忍饥挨饿的莫斯科。店铺里空空如也，至于野味和白酒，人们连滋味都忘记了。

看来，只有当你的生活与周围人的生活相仿佛，能淹没在生活的大海中时，那才是真正的生活，而独得的幸福并不是幸福。所以，当这鸭子和酒精在莫斯科成了唯一佳肴时，它们便不再是酒，也不再是鸭子了。这不由得令人黯然。

宾客也给日瓦戈留下了不快的印象。当年的戈尔东爱苦思冥想，寡言少语，不善辞令，叫人觉得可爱。他曾是日瓦戈的挚友，中学里大家都喜欢他。

现在他来了个自我否定，对自己的精神面貌作了不当的修正。他极力装得乐观豁达，追求机智俏皮，并且嘴上总挂着“有意思”、“多有趣”之类的话。这些不是他惯用的语言，因为戈尔东从来不认为生活是一种娱乐。

杜多罗夫到来之前，戈尔东谈起了杜多罗夫的婚事，他认为这故事十分可笑。这事在同事之间广为传播，日瓦戈还一无所知。

原来，杜多罗夫结婚已有一年光景，后来又与妻子离了婚。这桩趣闻最精彩却不可信的部分是这样的：

杜多罗夫被错征入了伍。他一边在部队服役，一边不断申诉。在军队里，由于他漫不经心，在街上不给长官敬礼，常常被罚去值勤。后来他复员了，很长一段时间，一看见军官立即举手敬礼。他看花了眼，总觉得满眼都是军官的肩章。

这个阶段里他干什么都丢三落四，大大小小的错事不断。一天他在伏尔加河的码头上认识了两个姑娘，是姐妹俩。他们在等同一条轮船。由于他老有幻觉，仿佛左右都是军人，又由于有到处乱敬礼的积习，他变得神不守舍，还没看清姑娘，就爱上了那个妹妹，急急忙忙向她求婚。“多有趣，是不是？”戈尔东问道。但他不得不匆促收场。门外响起了故事主角的声音。杜多罗夫走了进来。

他发生了相反的变化。以前他是个懒散、任性的公子哥儿，现在

却成了一个严肃的学者。

中学时代，他因为参与政治犯的越狱计划，被学校开除。有一段时间他先后在形形色色的艺术学校里呆过一阵子，最后却学了古典人文科学。杜多罗夫在战争期间大学毕业，比他的同学晚一些。现在留在大学里担任两个教研室的课程：俄国史和世界通史。在俄国历史方面，他写了伊万雷帝时期土地政策的论文；在世界通史方面，他对圣茹斯特也颇有研究。

如今他总是侃侃而谈，声音低哑，仿佛正患感冒，双眼若有所思地平视着前方的某一点，仿佛在给学生讲课。

晚宴结束前，施莱辛格也插进来争论攻击；本来就已激动万分的主人与宾客，这时更七嘴八舌地喊了起来。日瓦戈对杜多罗夫从小学时代就一直客套地用“您”。现在杜多罗夫又用您问了他几次：

“您看没看《战争与和平》和《椎形长笛》？”

日瓦戈早就对他说了自己的看法，但由于大家争论热烈，杜多罗夫没有听见。过了一会儿，他又问道：

“您看过《椎形长笛》和《人》吗？”

“我不是已经回答您了吗？因诺肯季。您没听见，是您的过错。好吧，就算我没说，现在再说一遍。我一直喜欢马雅可夫斯基的作品。他继承了陀思妥耶夫斯基的风格。准确一些应该说，他的诗仿佛是陀思妥耶夫斯基作品中一些年轻叛逆者的抒情之笔，例如伊波利特、拉斯柯尔尼科夫和《少年》的主人公。真是无与匹敌的天才力量！是那样铮铮有声的无可妥协和毫不讳言，最重要的是，他以大无畏的气魄把这些愤慨掷向社会，甚至投向远处的空间！”

自然，晚宴上的中心人物无疑是尼古拉舅舅。冬尼娅以为尼古拉·尼古拉耶维奇去别墅了，其实并没有。他在侄子日瓦戈到达莫斯科的那天，就已回到了城里。日瓦戈和他见过两三次面了。他们已经畅谈过，惊喜得大呼小叫，笑声不止。

他们第一次见面，是在一个晦暗的傍晚，细雨蒙蒙。日瓦戈来到尼古拉·尼古拉耶维奇的旅馆。这时旅馆要经市政当局批准才能接待顾客。但尼古拉·尼古拉耶维奇是个知名人物。在城里他还有许多的关系。

旅馆倒有点像无人管理的疯人院。空空荡荡，乱七八糟，楼梯和

走廊上脏不堪言。

从舅舅那间不整洁的房间里向大窗子外面望去，可以看到空旷无人的大广场。在那些疯狂的日子里，广场仿佛不再是旅馆窗前那个真实的广场，而是夜里恶梦中见到的广场，使人感到可怕。

对日瓦戈来说，这是震撼心灵的、永难忘怀的、意义深远的一次会面。他青年时代崇拜的偶像，青少年时代左右他思想的主宰者，现在又活生生地站在他的面前。

尼古拉·尼古拉耶维奇的白发更使他神采奕奕。外国式的宽大西服十分合身。他并不见老，还是个相貌堂堂的美男子。

无疑，比起当前所发生的重大事变来，他显得逊色。重大的事变遮住了他的光彩。但是日瓦戈从来不想用这样的尺度去衡量他。

尼古拉·尼古拉耶维奇谈到政治问题时，镇定而从容，语气冷静而又带些诙谐。这给日瓦戈留下深刻的印象。他善于自持，这一点上他超过了如今的俄国人，显出外来人的特色。这一特点很显眼，不大合时宜，令人感到不受用。

其实呢，他们第一次见面时那么热烈拥抱，那么激动流泪，那么兴奋急促地交谈，又那么经常默然相对，并非是由于上面的原因。这是两个具有创造精神而又有着血缘关系的亲人的重逢。虽然过去的一切获得重生又浮现在眼前，分离后的种种情景也涌上脑际，但只要一谈到主要的东西，一谈到创造型人物所熟知的问题，那么一切关系便隐没不见了。不再有舅甥关系，也不再存在年龄的差别，只剩下唯一的一种关系，那就是一种个性与另一种个性、一种力量与另一种力量、一种气质与另一种气质的相近。

近十年来，尼古拉·尼古拉耶维奇从未有机会像今天这样畅谈创作的魅力、创作使命的本质，谈得那么尽意和痛快淋漓，那么恰到好处。从日瓦戈这方面来说，这样透彻精辟的分析算是闻所未闻，令人神往和感奋。

他们俩不时高兴地喊叫起来，激动地在屋里走来走去，为两人观点的不谋而合，兴奋得抓耳挠腮，或者走到窗前，默默地用手指敲打玻璃，惊讶两人何以如此地相互理解。

这是他们第一次会面的情景，后来在公众场合，日瓦戈还曾多次遇见尼古拉·尼古拉耶维奇，但这时他表现得很不一样，判若两人。

尼古拉·尼古拉耶维奇认为自己在莫斯科是客人，情愿自外于莫斯科。那么，这时他是否认为彼得堡或别的什么地方是他的故乡呢，这也无从知晓。当一个政治上的演说家或有魅力的社会活动家，这是他的向往。或许他指望在莫斯科也会举办政治沙龙，就像法国大革命时期国民公会前罗兰夫人举行的沙龙。

他经常去莫斯科僻静的小巷，探望热情好客的女友们，常常善意嘲笑她们和她们丈夫政治上的模棱两可和落后，嘲笑他们一贯爱坐井观天。现在他又在她们面前高谈阔论报纸上的时事新闻，就像过去在人前炫耀自己读过的禁书和俄耳甫斯经文一样。

据说，他在瑞士留下了一位年轻的新恋人，还有一些没做完的工作和一本没写完的书。他回祖国来，是为了亲身领略一下轰轰烈烈的革命风暴，如果日后能安然脱身，他要重新回到阿尔卑斯，那就又会销声匿迹了。

他赞成布尔什维克，时常举出两个“左派”社会革命党的人，作为自己的志同道合者，一个是笔名为米罗什卡·波莫尔的新闻记者，另一位是时评家西尔维娅·科捷里。

冬尼娅的父亲亚历山大·亚历山大罗维奇嘟嘟囔囔地埋怨他说：

“尼古拉·尼古拉耶维奇，您偏到哪去啦，实在可怕！哼，您的那些米罗什卡！误入歧途！还有您的那位利季娅·波捷里。”

“是科捷里，”尼古拉·尼古拉耶维奇更正他说，“名字是西尔维娅。”

“叫波科里还是波布里，全无所谓，不在乎两个字。”

“但是，对不起，还是应该叫科捷里，”尼古拉·尼古拉耶维奇耐心地要求他改正。他和亚历山大·亚历山大罗维奇接着又往下谈：

“我们争论的是什么？论证这样的理论是无聊的。这是普通常识。多少年来，人民的大多数过着难以想象的生活。不管哪本历史教科书，不论如何下定义，称为封建主义和农奴制，或者称为资本主义和工厂企业，总之这些制度的反常或不合理，早已显示出来，并必然导致旧制度的变革，只有这种变革才会引导人们走向光明，使一切各得其所。

“您也知道，对旧秩序作一些修修补补，是无济于事的，需要彻底打碎旧制度。很可能，随之而来的是整个大厦的倾覆。这又有什么

可怕呢？光是害怕还不能避免它。这只是时间问题。您能驳倒这样的看法吗？”

“嗐，要谈的不是这个。难道我指的是这个？”亚历山大·亚历山大罗维奇气恼地说，争论的气氛一下子又炽热起来。

“您的那些波布里和米罗什卡不是善良之辈。他们言行不一。另外，他们说的话也不合逻辑，自相矛盾！不不！您先等等，我这就给您看篇东西。”

他拉开书桌抽屉，找那本刊有矛盾观点文章的杂志。他打开又推上抽屉时，弄得乒乓直响。这一阵乱响倒使他口齿伶俐起来了。

亚历山大·亚历山大罗维奇喜欢在说话的时候有旁的声音干扰他，这样可以掩饰他嘟嘟哝哝的说话中间的冷场，平时他就用“呣，呣”、“嗯，嗯”来补空。而每当他寻找东西，比如在昏暗的前厅寻找另一只套鞋时，他就会滔滔不绝；再比如，当他肩上搭着浴巾站在浴室门口的时候，或者吃饭时要递过去一个大菜盘或给客人们斟酒的时候，他说话就十分畅快。

日瓦戈很喜欢听岳父说话。他爱听亚历山大·亚历山大罗维奇家里人特有的柔和的卷舌音，有点像低唱似的说话调子。这是他很熟悉的、老莫斯科的发音。

亚历山大·亚历山大罗维奇蓄着短髭的上唇稍稍外突，就像胸前微微翘起的蝴蝶结。他的上唇和领结之间，似乎有点共同之处，这使亚历山大·亚历山大罗维奇显得真诚感人，又天真稚气。

客人们快离席时，舒拉·施莱辛格才到，时间已经很晚了。她刚开过会，直接从会场上来的，身上穿着短上衣，戴着顶工人便帽，迈着有力的步子走进屋来。她和在场人一一握手问好，说着马上就大发牢骚。

“你好，冬尼娅。你好，亲爱的亚历山大。不像话，你们不能不承认。人们到处说日瓦戈回来了，莫斯科哪儿都传开了，可你们最后才告诉我。你们真不像话，看来我配不上你们。这位让人望眼欲穿的人物呢？让我过去，你们围得水泄不通。你好！好样的，了不起！大作拜读了。我什么也不懂，可是很有才气啊，这一目了然。尤拉。我要和你好好谈谈。年轻人，你们好。啊，果戈奇卡，你也在这里！鸭子，鸭子，叫嘎嘎，要想吃啥，请说话！”

她最后这几句笑话，是对亚历山大·亚历山大罗维奇家的那个八竿子也打不着的亲戚果戈奇卡说的。此人对任何刚抬头的力量总是崇拜得五体投地。因为他呆头呆脑，再加又滑稽可笑，人家管他叫“小鲨鱼”，也有叫他“绦虫”的，因为他长得又瘦又高。

“你们在这里又吃又喝的！好，我马上就赶上你们。唉，诸位先生们，你们闭目塞听，什么事都不知道啊！世界上发生了什么事？真是惊天动地啊！你们走出去看看真正基层的群众大会，那里有生活里真正的工人，生活里真正的士兵，他们可不是从书本里跑出来的。在他们面前，你敢说一句什么战争要打到彻底胜利吗？他们会让你吃不了兜着走的！我刚才听了一个水兵的发言！尤拉，听得简直让人忘乎所以！真充满了激情！说得头头是道！”

施莱辛格的话不断被别人打断。他们七嘴八舌各嚷各的。她坐到日瓦戈旁边，拉起他的手，把头凑过去，为了压过别人的喊声，像对着话筒似的，声音不高也不低地说道：

“尤拉，什么时候我带你去一趟，让你见见他们。你懂吗？你应该像希腊神话中的安泰那样和土地结合在一起。你干吗瞪大了眼睛？我的话你觉得奇怪？难道你不知道，我是一匹久经沙场的战马，出身贝斯士热夫女校[1]，尤拉。我蹲过拘留所，在街垒上作过战。当然如此！你当怎么着？唉，我们不了解人民，我刚从人民群众中来。我正为他们筹建图书馆。”

她喝了点酒，现在显然醉了。就是日瓦戈也喝得脑袋发沉。他没有发现施莱辛格怎么跑到屋子那头去了，而他则在屋子另一头，靠着餐桌。他正站在那里说话，看来他本意是并不想讲的，开头大家仍吵吵闹闹，不听他的。

“诸位……我想说……米沙·戈尔东！果戈奇卡！安静点……真没办法，冬尼娅，他们不好好听！诸位，听我说两句。史无前例、闻所未闻的事变正日益逼近。在它发生的前夕，让我向你们表示自己的祝愿：一旦事变发生，上帝保佑我们不要失散，不要丧失自己的灵魂。果戈奇卡，你先别喊什么‘乌拉’，我还没说完呢。那两边的人别说话了，注意听我讲。

“战争进入了第三年，人民已经形成了自己的看法。或迟或早前线和后方之间的界线总得消失，鲜血流成的河将冲到每个人的面前，

把那些蜷缩在自己安乐窝里、逍遥自得的人统统淹没。这股血的洪流就是革命。

“在革命时期，你们会觉得像在战场上一样，生活都停止了，一切个人的事都结束了。世界上除了屠杀和死亡，别的什么都不存在。如果我们长寿，有朝一日能够读到有关这一时期的回忆录的话，那时我们才会明白，我们这五年或十年的经历，会比其他人一百年所经历的还要丰富。

“我不知道，人民会不会自觉地奋起，团结战斗，也许这一切只是以人民的名义来进行。这种重大的事件是无需戏剧性的证明的。即使没有这点，我也是深信不疑的。对巨大事件去溯本求源是无聊的。缘由并不存在。家庭的口角有自己的起因。在相互揪头发、摔碗碟以后，怎么也弄不明白，谁第一个动的手。一切真正伟大的事物，像宇宙一样是无所谓开端的。它突然出现在你的面前，却不知是如何发生的，仿佛是个永恒的存在，或者从天而降。

“我也认为，俄罗斯注定会成为有史以来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王国。当这事发生时，我们会惊得目瞪口呆，等清醒过来时，失去的记忆有一半我们再也无法恢复。我们不会记得事件的先后，也不想去寻找巨大变故的原委。我们会习惯新的秩序，就像习惯远处的森林和天上的白云一样。我们所到之处，这种秩序无处不在，不会再有别的秩序。”

日瓦戈还说了些话，这时完全清醒过来了。但他还听不清旁人说的话，回答得也牛头不对马嘴。他看到大家都喜欢他，却驱赶不掉心头的郁闷，茫然不知所措。于是他又说：

“谢谢大家，谢谢。我看出了大家对我的感情。我受之有愧。请不必对我这样厚爱，不必如此情切，好像日后再没有机会表示更深的情意。”

大家都大笑鼓起掌来，以为他是有意在说俏皮话。可是他却不知如何躲避那迫在眉睫的不幸，虽然他渴望着善，并能够争取幸福，却感到无法掌握未来。

客人们慢慢散去了。一个个疲倦得拉长了脸，不时像马一样张开大嘴打哈欠。

临走前，他们拉开窗帘，把窗子打开。窗外已是一片淡黄的曙

光，潮湿的天空，叠垒着浑浊的土灰色的云层。“看来我们聊天的时候，下过一场雷阵雨，”一个客人说道。“我来时，路上就挨了淋。好不容易才跑到这儿。”施莱辛格证实了这一说法。

无人的小巷里还晦暗无光。树叶上滴滴答答淌着雨水，湿淋淋的麻雀不停地啾啾叫着。

轰然滚过一声响雷，仿佛耕犁在天际划了一条垄沟，然后一切又复平静。接着一连四响沉雷，就像秋天从翻松的土垄里用铁铲扔出几个大土豆的声音。

雷声把屋里的烟味和尘土都廓清了。骤然间，生命的要素，如水、空气、幸福的追求、土地和天空，仿佛一股股电流袭来，都变得切实可感了。

小巷里充满了散去的客人的说话声。他们出了门仍然高声议论着什么，简直和刚才屋里的争吵没有什么不同。声音渐渐远去，小巷逐渐静了下来。

“太晚了，”日瓦戈说，“我们去休息吧。世界上所有的人里，我只爱你和爸爸。”

五

八月过去，九月也近尾声。冬日不可避免地临近了，在人世间，一种即将来临的冬眠般的气氛弥漫在空中，人们都在谈论它。

需要准备过冬，要储存好食物和取暖的劈柴。但在唯物主义凯旋的日子里，物质变成了概念，食物和劈柴被粮食问题和燃料问题所取代。

城里居民就像在陌生事物面前的孩子一样，感到无可奈何。这陌生事物扫除了一切旧日的常规，留下了一片空白。其实它本身就是城市的产物，是城市居民自己造成的结果。

周围的人们还自欺欺人地夸夸其谈。日常生活还按照旧习惯跛子似的勉强挣扎着向前。但是日瓦戈看到了生活的真实面貌。

生活必然的未来是躲不过他的眼睛的。他们面临着考验，甚至是毁灭。留给他们的屈指可数的日子，眼看一天天逝去。

如果没有日常琐事、工作、操劳，他定会发疯。妻子、孩子、谋

生的需要，救了他的命；这就是每天的生活，看病和出诊，最实际的事，不可不做的事。

他明白，在未来这个庞然大物面前，他太渺小。他既惧怕未来，又热爱未来，并且暗自引为骄傲。他好像同世界告别一般，最后一次用充满激情的目光贪婪地望着云朵和树木，望着路上的行人，望着这个在不幸中痛苦呻吟的伟大的俄罗斯城市。为了美好的未来，他愿意做出牺牲，然而他却是束手无策。

他从旧马厂街路口的俄国医生协会药房旁边穿过阿尔巴特大街时，常常站在街心如此这般地观看天空和过往行人。他又回到原来的医院工作。这所医院沿用原来的名称，叫“圣十字”医院，圣十字协会当然已经解散，但还没有给医院想出更合适的名称。

医院里已经开始分化。温和派认为日瓦戈是个危险人物，这些人的愚钝令日瓦戈生气。政治上的激进派认为日瓦戈不够先进。所以他既不属于前者，也不属于后者；处于上不着天，下不着地的境地。

在医院里日瓦戈除了份内工作，还受院长委派负责督管医院的统计报告。他见到了不知多少报表、调查表、履历表，填过不知多少各式各样要求严格的统计表！死亡率、发病率的增长数字、职工的财产情况、他们的政治觉悟水平、参加选举的比例、燃料、粮食和药物匮乏的情况——这一切中央统计局都要了解，需要一一统计出来。

日瓦戈填写这些表格时，就坐在医师值班室窗旁自己那张旧桌上。各式各样的表格在他桌子右角摞得老高。除了完成自己定期的医学著述外，他还抽空在这里写自己那本《舞台人生》，写写调子低沉的日记，在当时的记事本中还写下一些散文、诗和各式各样的随笔杂感，都是有感于半数人失去了自我，又不知自己在扮演什么角色。

圣母升天节以后，阳光变成了金秋的奶黄色，照得值班室的白墙金灿灿的。早上开始出现霜冻。冬日的山雀和喜鹊，开始躲进斑驳明亮的疏林中。这些日子里天高气爽，穿过天地间的透明的空气流，从北方涌来一股深蓝色的寒光。宇宙间的一切，都看得清晰，听得清楚。断断续续传来远处的清脆声响。远方澄澈可辨，仿佛展现出未来许多年的生活。

这种稀薄空旷的感觉，如果不是如此短暂，且唯有在秋末早到的黄昏才会出现，人们会难以呼吸的。

医生值班室满是秋阳的夕照。那早早落山的太阳，光线非常鲜亮、透明、滋润，就像熟透了的白浆苹果。

日瓦戈伏在书桌上写东西，一边思索着，不时蘸蘸墨水。医生值班室的大窗前面，静静地掠过三五只飞鸟，屋子里不时映出它们无声无息的影子，有时落在他写字的手上、摞着表格的桌上和墙壁地板上，而后又无声无息地消失了。

“枫树已经掉叶子了，”解剖员走进来说道。他原来是个身强体壮的汉子，现在瘦得皮肉松弛，像口袋似的挂了下来。“它大风大雨都不怕，可来一次晨霜就落到如此地步！”

日瓦戈抬起头来。刚才窗前掠过的神奇飞鸟，原来是飘落的绛红色枫叶。叶子从树上飘下，在空中旋舞着飞开去，然后落在树旁医院的草坪上，像一颗颗蜷曲的橙黄色星星。

“窗缝泥过了吗？”解剖员问道。

“没有，”日瓦戈说着，又继续写起来。

“怎么还不泥呢？是时候了。”

日瓦戈全神贯注地写作，没有回答。

“唉，可惜塔拉修克走了，”解剖员继续说道，“他可是个能人啊。修鞋，修表，什么都会。世上什么东西他都弄得到。应该泥窗户了。咱们只好自己动手。”

“没有油灰。”

“可以自己调嘛。我有个配方。”解剖员告诉他，怎样用阿利芙油和白垩拌成油灰。“不过，算了吧。我打扰您了。”

他走到另一扇窗子跟前，摆弄着自己的各种瓶子和标本切片。天渐渐黑了。过了一会，他又说：

“您要保护眼睛。天已经黑了。还不来电。咱们回家去吧。”

“我再干一会儿，二十来分钟。”

“他妻子现在在医院里当护士。”

“谁的妻子？”

“塔拉修克的。”

“我知道。”

“可是他本人却不知去哪儿了。到处乱跑。夏天，回过两次家。还来过医院。眼下在乡下什么地方建设新生活。他是个布尔什维克士

兵，这样的人您在街上和火车上都可以见到。您想知道这里的奥秘吗？就说塔拉修克吧，您听我说。他是个多面手，什么都干得漂漂亮亮。不论干什么，又麻利又好。在前线打仗的时候也一样。他像琢磨手艺似的，把战争琢磨个透。战场上他竟成了个神枪手。在战壕里或潜伏哨位上，他的眼力和手上功夫全是第一流的！他得了不少奖章不是因为勇敢，而是因为百发百中的枪法。他干一行爱一行，喜欢上打仗了。他认为武器就是力量。武器可以使他出人头地。他自己就希望成为一种力量。武装起来的人，就不再是一个普通人。在古时候，这样的人都由射手沦为强盗。你现在要想从他手里夺下枪，那可不容易。于是发明了新的说法，像‘调转枪口’之类，他真就倒戈了。就是这么回事。这也就是马克思主义。”

“而且还是货真价实的马克思主义呢，来自生活本身的马克思主义。您想得到吗？”

解剖员走到自己桌前的窗旁，又摆弄了一会儿试管。然后说道：

“那个炉匠怎么样？”

“谢谢您把他介绍给我。是个十分有趣的人。我们谈黑格尔、克罗齐，谈了差不多有一个钟头。”

“那当然啰！他是海德堡大学的哲学博士。炉子怎么样呢？”

“别提了。”

“漏烟？”

“糟糕透了。”

“烟筒装得不对吧？应该跟炉子接上，可他大概是把烟筒从气窗里通出去了吧？”

“烟筒他是接在荷兰炉上了。可是烟出不去。”

“那就是没有找到烟道，用了通风道。再不就是走了排气孔。可惜塔拉修克不在！您将就用一阵吧。莫斯科也不是一天就建设齐全的。生炉子可不是弹琴玩。要学学。劈柴准备好了吗？”

“哪儿去弄劈柴？”

“我给您把教堂看门人叫来。他是个偷劈柴的能人。他会把栅栏拆了当柴烧。不过我先提醒您，对他要讲好价钱，要不然会漫天要价。要么去找一个木料浸染女工。”

他俩下楼到了传达室，穿上大衣，来到街上。

“干吗去找人治臭虫[2]？”日瓦戈说，“我们家里没有臭虫。”

“和臭虫毫不相干！我说东，您说西。我说的不是臭虫，而是木材。这女人什么都能弄得来卖。把木头房子和木墙都买下来，当劈柴卖。手上东西多着呢。走路小心瞧着点，别绊倒了，黑得像锅底。过去，我蒙上眼睛在这里都能走。每块小石子我都清楚。土生土长的本地人嘛。后来把栅栏拆了，我睁着眼都不辨东南西北，就像到了一个陌生的城市。一些过去没见过的叽里旮旯儿都暴露出来了！树丛里那些帝国风格的房子，还有那些放在花园里的露天圆桌和破破烂烂的长椅。最近有一天，我在三岔路口路过几个荒芜的院落，见一个上百岁的老太婆，用根拐棍挖土。‘老奶奶，上帝保佑您。您挖蚯蚓钓鱼吗？’我这么说，当然是开玩笑啰。可是她一本正经地说：‘不是，老爷，我找蘑菇呢。’可不是吗？现在城里跟树林里一样，到处是腐叶和蘑菇气味。”

“我知道这地方，是不是在谢列勃良街和莫尔恰诺夫卡路口？我路过那里总会碰上稀奇古怪的事。不是碰见个二十多年未见过面的人，就是碰上什么别的。据说，那里背阳处，还有拦路抢劫的。这也不奇怪。这地方四通八达。那里有许多路可以通往斯摩棱斯克市场的老贼窝。抢了你，剥了你的衣服，就没影没踪了，你追去吧。”

“这里路灯灯泡太暗，难怪人家把打得青肿的眼叫做灯泡子。你可别撞个鼻青脸肿的。”

六

确实，在那个地方，日瓦戈经常碰到各种意想不到的事。晚秋一个寒冷昏黑的晚上，正是十月革命起义之前不久，他在这拐弯的地方撞上一个昏厥过去的人横躺在人行道上，摊开双手，脑袋斜靠着石墩，两条腿伸在马路上。他偶尔发出一两声低微的呻吟。日瓦戈大声喊他，想让他苏醒过来。他含混不清地说了些没头没脑的话，一时又昏了过去。他头被击伤，满脸是血。日瓦戈匆忙检查了一下，发现颅骨并没伤着。这人显然是遭到了持械者的抢劫。“皮包，皮包。”他轻声说了两三声。

日瓦戈就近在阿尔巴特街的药房打了电话，让圣十字医院的老马

车夫赶来车，送这不知名的伤员去医院。

原来受害人是位著名政治活动家。日瓦戈治好了他的伤。此后许多年他就成了日瓦戈的庇护者，使他在那充满怀疑和不信任的时代，避免了许多麻烦。

七

这是个星期天。日瓦戈休息，不必去医院上班。他们在西夫采夫街的家里，按照冬尼娅的安排，已经集中到三间居室里准备过冬。

这一天天气阴冷，寒风刺骨，天空密布阴霾，晦暗已极。

大早上就生起了取暖炉子。炉子往外倒烟。冬尼娅对生炉子一窍不通。纽莎费力地想把几块潮湿劈柴引着。冬尼娅在一旁指手画脚，瞎出主意。日瓦戈看见这种情况，知道应该怎么办，就想去帮个忙。但是冬尼娅轻轻推着他的肩，把他撵到门外，一边说：

“你去自己房间吧。本来就够头昏了，全都乱了套，你总爱瞎说一气来碍我的事。你懂什么，一插手只会火上浇油。”

“啊，浇油，冬尼娅，这不是太妙了吗？有了油，炉子马上就着旺了。苦就苦在我既不见油，又不见火。”

“现在顾不上说俏皮话。你明白吗？有时候是顾不上说笑话的。”

炉子没生着。星期天的计划全打乱了。原来大家指望天黑以前把该做的事做完，傍晚可以休息，现在落了空。吃饭推迟了，有人本打算用热水洗个头，还有其他种种计划，一概无法实现。

过了不一会儿，满屋是烟，呼吸都感到困难。大风把烟逼回屋里，黑色的浓烟悬在屋子半空，倒像童话中大松林里的妖怪。

日瓦戈把家人都撵到旁边的两间屋里，打开了气窗。他把炉子里的劈柴取出了一半，在炉膛的碎劈柴中掏一条小道儿，放上桦树皮和碎根作引火。

气窗里涌进一股股清新空气，吹得窗帘飘起来。书桌上的纸也吹落了几页。远处有扇门被风刮得砰的一声响。钻进屋里的风，吹得屋里剩下的烟满地乱窜，好像猫在追赶耗子。

燃着的劈柴哔剥作响，火焰蹿起老高。炉子熊熊着了起来。炉身被烧得显出一个个火团，好像肺病患者脸上的红晕。屋里烟渐渐散

了，最后完全消失了。

屋里变得亮堂起来。玻璃窗上蒙着水汽，这是前不久按解剖员教的办法泥好的窗户，暖烘烘、油腻腻的油灰气味直冲鼻子。摞在炉子四围烘烤的小劈柴，也散发出一股苦涩的、刺激喉咙的云杉树皮的焦味，而新锯的潮湿的山杨树，散发着香水般的清香。

这时，尼古拉·尼古拉耶维奇舅舅突然撞了进来，就像气窗里猛然涌入的气流。他进来就告诉大家说：

“街上在巷战。支持临时政府的士官生和支持布尔什维克的卫戍部队交了火。几乎到处发生冲突，到处都在起义。我一路过来，有两三次遇上枪战。一次在德米特罗夫卡，另一次在尼基特城门。不能直接过来，只好绕道走。尤拉，快点。穿上衣服，咱们上街去。这一定要看看。这是历史，这种情况千载难逢呀。”

可是他自己一扯就是两个钟头，接着又吃饭，等要回家时，才拉着日瓦戈一起走。这时戈尔东先到了一步。他也和尼古拉·尼古拉耶维奇一样，飞奔进屋，也带来同样的消息。此刻巷战又有发展，出现了新的情况。戈尔东说街上的射击加剧了，路上行人有的被突然飞来的流弹击毙。据他说，城里的交通全都中断了。他能来到这儿，几乎是个奇迹，现在回去的路已被切断。

尼古拉·尼古拉耶维奇不听他的话，还想上街，可过了一分钟便折回来。他说小巷里出不去，外面子弹嗖嗖乱飞，把拐角处的砖石和泥灰都打了下来。街上空无一人。人行道已不能通行。

这几天，萨沙患了感冒。

“我说过一百遍，不要把孩子带到火炉前面烤，”日瓦戈十分生气，“过热比受冻更有害。”

萨沙喉头发炎，出现高烧。他一生病就害怕恶心和呕吐，产生了一种异常的恐惧心理。而且时时觉得就要发作。

日瓦戈拿了喉镜要检查他的喉部，可他推开父亲的手，闭上嘴，憋着气喊叫，怎么劝说、怎么吓唬都没用。后来萨沙一不留神突然张嘴打了个大哈欠。日瓦戈见状飞快地把勺子塞进儿子嘴里，轻轻压住舌头，赶紧看了看他的喉咙，只见咽喉红肿，扁桃体上布满了化脓的斑点。这使日瓦戈着实吃了一惊。

过了一会儿，日瓦戈又用计从萨沙嘴里取出些活体。亚历山大·亚

历山大罗维奇自备有显微镜，日瓦戈凑合做了化验。幸好不是白喉。

但到第三天夜里，萨沙突然发生喘鸣性喉痉挛，浑身发烫，呼吸困难。日瓦戈不忍心看他受罪，却无法解除可怜的孩子的痛苦，冬尼娅觉得孩子快要死了。他们把他抱在手上在屋里走来走去。这样萨沙好像舒服一些。需要给萨沙喝牛奶、矿泉水或苏打水。但这时巷战正在高潮，密集的枪炮声一分钟也不停。即使日瓦戈冒生命危险越过射击区，到了战线那边也碰不到一个人。在局势没有彻底明朗之前，全城仿佛都停滞不动了。

不过有一点已经十分明显，到处都传来消息说，工人占了优势。只有个别的小股士官生还在挣扎，而且都是分散作战，已与司令部失去了联系。

西夫采夫街位于士兵占领区。士兵们正从多罗戈米洛夫向市中心进击。小巷里也挖了战壕，从德国战线上撤下来的士兵和年轻工人们就呆在这里，他们和附近一带的居民已经熟悉了，成了他们的邻居。当人们从门里探出头来张望，或走到街上去的时候，他们就友善地和居民开开玩笑。这一地区的交通已经恢复。

被困在日瓦戈家里三天三夜的戈尔东和尼古拉·尼古拉耶维奇，这时候也回家了。萨沙三天重病期间，有他们在，日瓦戈觉得宽慰不少，而冬尼娅也原谅他们给她家中乱上添乱。他们为了感激好客的主人，觉得应该不停地和主人说说话。于是他们在三天里不停地东拉西扯，使日瓦戈感到十分疲倦，以至于也乐于和他们分手了。

八

日瓦戈得知他们两人安全地回到了家。但与此同时也知道武装对峙并没有全部结束，以前传说警戒都已解除是不确切的。各处还有军事冲突，有一些地区仍无法通行。日瓦戈还不能上医院去，其实他早就急于工作了，再加上医师值班室的抽屉里还有他的手稿《舞台人生》和学术札记。

人们只敢在附近活动，早晨，就近买些面包。路上碰着拿牛奶的人，就围上去打听在哪儿买到的。

城里时而又响起枪声，吓得街上的路人纷纷逃回家去。大家都猜

双方大概正在谈判，谈判是否顺利，可以从枪声的疏密去判断。

旧历十月底的一天，晚上十点左右，日瓦戈正急匆匆地去拜访附近的一个同事，其实也没特别的事。这一带平常是很热闹的，如今行人很少。日瓦戈几乎一个路人也没碰上。

日瓦戈快步走着。天上飘着薄薄的初雪，但风很大，而且越吹越狂，几乎要起暴风雪了。

日瓦戈从一条小巷出来，又拐进另一条巷子，已经记不清转过多少弯了。突然，雪纷纷扬扬地大起来，暴雪大作。这样的风雪要是在旷野上，定会呼啸着铺天盖地，可在城里却好像迷了路，在狭窄的小巷里反复盘旋。

在人们的精神世界和物质世界里，或远或近，在天上和地上，仿佛都发生了类似的情况。个别地方传来负隅顽抗的最后几声枪响。远处天际映出已经扑灭的大火的微弱反光，像一个个小气球升起又破碎了。风雪也在空中一阵阵旋转呼啸，从日瓦戈脚下潮湿的马路和人行道上卷起一阵阵雪雾。

在一个路口，一个报童高喊着“号外，号外”，从他身边跑过，腋下夹着一叠刚出厂的报纸。

“不用找钱了，”日瓦戈说。报童好不容易把还发潮的报纸分出一张，塞在日瓦戈手里，转眼之间又隐没在风雪之中，就像刚才猛然从风雪中出现一样。

日瓦戈走到附近的路灯下，赶紧浏览一遍。

这张号外只印了一面，登着来自彼得堡的一则政府公告。公告中宣称已经组成人民委员苏维埃，俄罗斯已建立起苏维埃政权并将实现无产阶级专政。下面是新政权的第一批法令，还有其他各种电讯。

风雪吹打日瓦戈的眼睛，报上落了层灰色雪糁。但妨碍他看下去的并不是这些。这一时刻的伟大和永恒，震撼着他，使他无法冷静。

日瓦戈为把这公告读完，环顾左右想找个有光亮、避风雪的地方。原来他又跑到了自己那个神秘的路口，站在谢列勃良大街和莫尔恰诺夫卡的交叉口。旁边是一幢五层楼房，正门宽阔，灯光明亮，门上装着玻璃。

日瓦戈进了大门，站在灯下细读各种电讯。

他听到楼上有脚步声。有人下楼来了，脚步不时停下来，仿佛有

些犹豫。果然不出所料，下楼的人突然改变主意，又折回去快步上楼了。上面打开了一扇门，传过来两人说话的声音；由于有回响，听起来很不清楚，不知谈话的是男人还是女人。接着门又砰的一声关上，刚才下楼的那人，迈着坚定的快步走下来。

日瓦戈正埋头看报，没打算抬眼打量旁人。那人跑到楼下，突然收住了脚步。日瓦戈抬起头朝下来的人看了一眼。

面前是一个十八岁上下的小青年，反穿着硬邦邦的翻毛鹿皮短大衣，就像西伯利亚人似的，头上的皮帽也是翻毛的。他脸色黝黑，眼睛细长，像吉尔吉斯人。这孩子脸上有某种贵族的气质。他那忽闪的眼神，不外露的精明，很像是外来的混血儿身上的特质。

这男孩显然把日瓦戈误认为某个熟人，此时不知如何是好。他腼腆又惶惑地望着日瓦戈，仿佛知道他是谁，只是不敢开口说话。为了解除他的误会，日瓦戈打量了他一番，冷淡的眼神使孩子不想再和他接近。

男孩不知如何是好，一句话没说就往门口走去。到了门口，他又回头望了望，才推开那扇不太牢的、沉甸甸的大门，出去后哐啷一声关上。

过了十来分钟，日瓦戈也出了大门。他忘了那个孩子，也忘了找人的事，脑子里塞满了报上的消息，迈步回家。路上又碰上件事，虽然是生活琐事，然而在那些日子里却也非同小可。他的注意力全被吸引过去。

在离家已经不远的地方，他在黑暗中撞上了一堆横放在马路边人行道上的木板和圆木。旁边的小巷里有个机关。大概这是公家送来的燃料，是郊外木屋拆下的一堆旧料。木材在院子里搁不下，所以占用了街面。这一大堆木材由一个荷枪的哨兵守卫着，他在院子里踱来踱去，不时还走出院子巡视。

哨兵拐进院里的时候，恰好一阵旋风卷起浓重的雪雾；日瓦戈毫不迟疑地转到木材堆后面灯光照不到的暗处，左右摇动着慢慢把压在最底下的一根沉木头晃松了，再使劲把它从木堆里拉出来，扛上肩。他竟不觉得特别压肩（自家的东西不觉重嘛），悄悄顺着背阴的墙根扛到了西夫采夫街家里。

这段粗木到的正是时候，家里的劈柴眼看就要烧光。他把圆木锯

开，破成整整一大堆劈柴，然后蹲在炉前添火，默默地坐在颤抖发响的炉门前。亚历山大·亚历山大罗维奇把圈椅挪近炉边取暖。日瓦戈从衣兜里掏出报纸递给岳父，一边说：

“没看过吧？欣赏欣赏吧，读一读。”

日瓦戈仍旧蹲着，拿一个小火钩拨弄炉膛里的劈柴。他大声地自言自语说：

“一次绝妙的外科手术！一下子就出色地把发臭的旧脓包全切除了！对于几个世纪以来人们顶礼膜拜而不敢抗争的不公正制度，这是一个直截了当的简单明了的判决。

“他们如此果敢彻底，表现了某种人们早就熟悉的民族精神，有普希金那种无条件追求光明的良知，有托尔斯泰那种正视事实的精神。”

“普希金？你说什么？别着急。我马上就看完了。我不能一边看一边听你说。”亚历山大·亚历山大罗维奇打断女婿的话，误以为日瓦戈嘟嘟哝哝的独白是对他说的。

“最重要的，是弄清伟大在哪里？倘若交给谁一个任务，要他创造新世界，开始一个新世纪，他必定先要清理地基，先要等旧时代结束，然后再开始建设新时代。他需要从整数开始。重起一行，另起一页。

“现在可好！这史无前例的历史上的奇迹，这一创造，一下就闯入了奔流不息的普通生活的最深处，全然不管这日常生活的进程如何。它并非从头开始，而是在中间发端；这不是预先选好的日期，而是随随便便的普通日子，是城里电车穿梭往来的高峰时刻，这一点才是最伟大之处。只有最伟大的事件才不择地点与时间。”

九

冬天到了，正如人们预料的，虽然不像之后接连的两个冬天那样可怕，却也相差不远：阴暗，饥饿，寒冷。整个冬天，人们在破坏习惯了的一切，改造一切生存根基，拼命挣扎，抓住即将流逝的生活。

可怕的冬天，一来就是三年，一年接着一年。现在回想起来，那些可怕的事仿佛都发生在一九一七到一九一八年的冬天，其实某些事

可能是稍后才发生的。这连续的几个冬天已经混成一片，很难一年年地区分开来。

旧生活和新秩序还不协调。新旧之间还没发生一年后国内战争中那种势不两立的敌对关系，但两者之间也缺乏联系。新与旧各据一方，彼此相对，旗鼓相当。

那年，各种机构都在进行改选：居委会、各种组织部门，还有各种民政事务机关。它们的成员也在变化。都派有权力无限的政委，都是意志坚定的人，身穿黑色皮夹克，揣着手枪，很能吓唬人；他们很少刮脸，更少睡觉。

他们熟知手上只有小票面公债券的可怜巴巴的小市民的习性。对这些人，他们毫不留情地讥讽挖苦，好像对待被逮住的小偷。

这些人掌管着一切，就像纲领所要求的那样。于是一个创举接着一个创举，一个联合接着一个联合，全都布尔什维克化了。

圣十字医院现在已改名为第二人民医院。医院里发生了很大变化。一部分职工被解雇，许多人自动辞职，因为觉得在这里工作好处不大。这些人大都是收入很高、掌握时兴医术的医生，生活优裕，又能说会道。他们辞职是出于私心，却装作出于公民责任感而采取的示威性辞职行动。这些人对留在医院工作的人是不屑一顾的，甚至和他们几乎断绝来往，对日瓦戈的态度就是这样。

晚上，日瓦戈夫妇常谈谈生活里的一些事：

“星期三别忘了上医生协会的地下室去取冻土豆。有两口袋。我先要问清楚几点钟能下班去帮你。用雪橇得两个人一起拖才行。”

“好的。来得及，尤拉。你早点睡吧，已经很晚了。事情反正也做不完。你需要休息一下。”

“目前正闹传染病。体质的虚弱降低了人的抵抗力。你和爸爸脸色很难看。得想点办法才好。可有什么办法可想呢？我们太不照顾自己了。要注意身体。喂，你没睡着吧？”

“没有。”

“我不担心自己，我身体壮。可万一我病倒了，你别干蠢事，别留在家里，赶快送医院去。”

“尤拉，你说什么呀！上帝保佑你。你干吗说这些不吉利的话呀？”

“你要记着，往后没有正直的人，没有朋友啦，更没有知交。如果出了什么事，只有靠皮丘日金。当然，如果他还健在的话。你没睡着吧？”

“没有。”

“那些鬼家伙，扔下医院挣大钱去，倒成了公民责任感强，有原则性。见了面，他们勉勉强强才伸出手来。‘您还在他们那儿服务？’他们扬起眉毛问我。我说，‘还在那儿工作。对不起，我为自己的艰苦感到自豪，并且尊敬那些虽使我们艰苦却更给我们荣誉的人。’”

十

在很长一段时间里，大多数人经常吃的只是黄米稀粥和鲱鱼头汤。炸鲱鱼块充作第二道菜。黑麦不上磨，麦粒不去皮，拿来煮粥吃。

冬尼娅认识的一位女教授，教她怎么在荷兰炉底烤面包。面包准备卖掉一部分，得的钱用来补偿使用从前的瓷砖壁炉的消耗。这样他们就可以不再用折磨人的小铁炉，它漏烟，烧不旺，根本不暖和。

冬尼娅面包做得不错，可是一点也卖不出去。他们只好放弃原有计划，依旧使用那个铁炉子。日瓦戈一家生活十分贫困。

一天早晨，日瓦戈照例外出上班。家里只剩下两块劈柴。冬尼娅穿上皮大衣上街去“碰碰运气”，由于身体虚弱，她虽然穿了皮大衣，在太阳底下也还冻得发抖。

她在附近几个巷子里转悠了有半个小时光景。那里有时有近郊的农民来卖蔬菜和土豆，但不太容易碰到他们。挑货来卖的农民，要被拘留。

她很快就碰上了要找的对象。冬尼娅跟着一个穿粗呢上衣的身强力壮的小伙子往回走。这人拉着一辆轻巧如玩具般的雪橇，小心地拐进了他们家的院子。

在雪橇蒲席下的韧皮车筐里，装着一堆桦树圆木，粗细与十九世纪旧式庄园栏杆相去不远。冬尼娅知道这种木柴不经烧，说是桦木，不过骗人而已，实际上是一种劣质木料，而且刚砍下不久，没法当柴

烧。但是别无选择，不容你挑拣。

这个青年农民抱了五六次，就把雪橇上的木柴全送到了楼上，然后抬走了冬尼娅拿来交换的那台镶镜小衣柜，装上雪橇，准备送给自己女人。他们又顺便谈了以后换土豆的事，他提出要换门旁那架钢琴。

日瓦戈回家来，对妻子买劈柴的事没说什么。其实，把那个小衣柜劈了当柴烧更合算。只是他们不忍心把柜子毁掉。

“你看见桌上那张便条了吗？”妻子问道。

“是医院院长的吗？已经有人对我说了。我知道，要我出诊。我一定去，先歇一会儿。可是路很远，在凯旋门那儿，我有地址。”

“他们答应的报酬真奇怪，你看了吗？你还是把条子看一看吧。一瓶德国白兰地或是一双长筒女袜。拿这些东西来请你去。他们是什么人呢？不很地道，另外对我们现在的生活也一无所知，是什么暴发户吧？”

“看来，是采买一类的人。”

当时，国家已消灭私营商业，一些小私商以及承租商和委托商，都称做采买；在经济困难时期，国家和政策稍稍放松，他们签订合同，由他们向国家提供各种商品。这些人中已经没有旧商行的经理和大商店的老板，他们都被打倒，一蹶不振。如今只是些小业主，做生意还没几天，没有殷实的家底，是新起来的生意人或外地商人，战争和革命使他们发了财。

日瓦戈喝了一杯掺奶和糖精的热开水，就出诊去了。人行道和马路上盖着厚厚的积雪，从大街一侧的屋墙到另一侧的屋墙，有的地方积雪齐了一层楼的窗子。路上不时有人不声不响、有气无力地背着可怜的一点粮食，或者用小雪橇拉着，几乎见不到马车。有些房前还挂着原来商店的旧招牌，现已成了与招牌毫不相干的合作商店和消费合作社。它们都紧锁大门，窗户装着铁栏杆，有的门都钉死了，店里货架上空空如也。

商店无货上着锁，不仅因为商品短缺，还因为全面改造生活（其中包括商业）的工作还只限于较大的方面；至于这些封门的小铺子，就像那些小业主们，还排不到日程上来。

十一

日瓦戈去的那家，在布列斯特街尾，靠近特韦尔城门。

这是一幢十分古老的营房式砖楼，里面有个院子，贴着内墙建了三层的木结构回廊。楼里的居民正按原定计划在开大会，参加大会的还有一位区苏维埃来的女代表。正开着会，突然军管会来楼里检查持枪证，没有持枪证的武器一律没收。检查队长告诉区苏维埃代表说，她不必走，因为搜查要不了很长时间，等检查过的居民陆续回来，就可以继续开会。

检查眼看要结束了。现在轮到请日瓦戈看病的那家，这时日瓦戈正好赶到。他要去的回廊梯口，守着一个士兵，肩上挎了杆用绳子拴着的枪。他说什么也不让日瓦戈上楼。检查队长问清原委后，让士兵放医生上去，说等他看完病再搜查。

这家的男主人是个文质彬彬的年轻人，黝黑的脸膛没有一点光泽，忽闪着一双忧郁的黑眼睛。看来他心情紧张：既为妻子的病担忧，又为眼前搜查着急，而且对医生和医学有一种异乎寻常的崇敬。

为了不浪费医生的时间和精力，主人想尽可能讲得简单扼要。可他越着急，说得就越乱、越啰嗦。

屋里满是抢购来的各式家具，有高级的，也有一般的便宜货；这是为了把钱换成保险的实物。成套家具中掺杂着个别的不配套的东西。

那年轻人认为，他妻子患了神经性恐惧症。他啰啰嗦嗦地讲起他们曾贱价买进一个带音乐装置的老式自鸣钟。钟早已不走了。当时是作为钟表工艺珍品买下的（主人还带日瓦戈到隔壁房间看了看）。他们甚至认为，这台钟未必能修好。可突然多年未上弦的钟自己走了起来，而且还响起了复杂的法国小步舞曲，后来又停了。“我妻子吓坏了，”青年人说，“她觉着这是给她报的丧钟，于是一病不起，尽说胡话，不吃不喝，也认不得我了。”

“因此你就认为是神经受了强烈刺激？”日瓦戈怀疑地问道，“请带我去看看病人。”

他俩走到隔壁房间。房顶上挂着枝形细瓷吊灯，一张宽大的双人床两侧，放着两个红木床头小柜。外侧躺着一个个子不高的妇女，眼

睛又黑又大，被子一直盖到鼻子下面。当她看见有人进屋来，就要他们出去，手伸出被子使劲一甩，睡衣宽大的袖子一直滑到腋窝。她不认得自己的丈夫，旁若无人地低声唱起了一支忧伤的曲子。她越唱越伤心，就放声恸哭。后来，又孩子似的抽抽搭搭，哭着说要回家去。她不让日瓦戈给她看病，不论医生站在床的哪一边，她总转身背对着他。

“应该让医生看看才是，”日瓦戈说，“不过，即使不看，我也明白了。她得了斑疹伤寒，而且不轻。她够痛苦的，很可怜。我想最好送她去医院。问题不在于条件是否方便，主要是需要经常的护理。患了斑疹伤寒，开头几周的护理是非常重要的。你们有车吗？最好用一辆马车把病人送到医院去，哪怕是一辆拉货车也可以。当然，出门要给病人穿暖和点。我给你们开个证明。”

“行，我去想办法。但请等一等。难道她真得了伤寒吗？太可怕了！”

“很遗憾，确实如此。”

“如果她不在我身边，我怕她会死去。您是不是可以到家里来给她看病，尽可能多来几次？您要什么酬谢都可以。”

“我已经向您说明白了，重要的是要对她做经常的观察。您听我说，这是万全之策。现在无论如何要弄辆马车来，我给她开一张入院单。我们最好去你们居委会开。证明需要居委会盖章，此外还要办一些别的手续。”

十二

经过盘问和搜查的居民，披着厚厚的披肩或穿着皮大衣，一个个回到了没生炉子的居委会来，以前这里是个存放蛋品的货栈。

屋子一头摆着办公桌和几把椅子。可人太多，不够坐。于是就把长方形的空蛋箱翻过来，放在四周充当坐凳。屋子另一头，是摞得老高的空蛋箱，快顶到天花板了。碎鸡蛋的蛋白蛋黄和地上的刨屑冻成了团，扫到墙角堆着。在这堆刨屑里耗子窜来窜去，有时还跑到前面的砖地上，然后又钻回去。

耗子一窜出来，有个胖女人就尖叫着跳到蛋箱上。她装腔作势地

翘着手指捏起裙角，脚上那双摩登的长筒靴，在箱盖上跺个不停，故意嘶哑着嗓子，像喝醉了似的喊道：

“奥利卡，奥利卡，你这儿尽是耗子。哎呀，讨厌的东西，又窜过去一只！哎呀呀，这畜生还有灵性！样子多凶！哎呀呀，爬上箱子来了！可别钻到裙子里。哎唷，吓死我了，哎唷，吓死我了！先生们，请你们别往这边看。对不起，我忘了现在不叫先生，叫公民同志。”

这哇哇乱叫的女人穿件敞怀的羊皮短大衣。她垂着个皮肉松弛的双下巴，往下是高高隆起的乳胸和绷着绸裙的肚子——这三个隆起物不停地颤悠。想必在那三流商人和掌柜的圈子里她一度算是个风骚女人。可现在她肿眼泡下面的猪眼，都快眯成一条缝了。很早以前，她的一个情敌朝她洒过硫酸，可没有烧着，只有两三滴撩在她左颊和左嘴角，留下两个不明显的小疤，这反倒给她增添了几分姿色。

“别嚷嚷，赫拉布金娜。简直没法开会了。”坐在桌后的一位妇女说。她就是新选举的主席，区苏维埃代表。

这幢房子的老住户很早就了解她，她也很了解住户。开会前，她和过去扫院子的法京玛大婶随便地小声说了一会儿。以前法京玛和丈夫、几个孩子都住在肮脏的地下室，现在她同女儿两人已搬进二层楼上两个光线充足的房间了。

“法京玛，现在怎么样？”女代表问道。

法京玛抱怨说，她一个人管不了这么大的房子和这么多的住户，谁也不肯帮忙。分摊给各户扫院子扫街的事儿，谁也不干。

“别发愁，法京玛，我们要给他们点厉害看看，你放心好了。这算什么居委会！太不像话啦！刑事犯把这儿当避风港，可疑的人没登记也住在这里，我们要撵他们走，另选新的居委会。我要举荐你去居委会，你可别推托不干。”

法京玛赶紧求女代表千万别这样，可是女代表不理她。她看了看屋子里到的人已经够数，便让大家安静下来，三言两语来了个开场白，会就算开始了。她批评了以前居委会工作不得力，建议大家提名新的候选人，组织新班子，之后还谈了些其他问题。说完，她又随口说道：

“同志们，还有这么件事。我直截了当同大家说说。你们这幢房

子面积大，适合作招待所。我们常碰到这样的事：各地代表来莫斯科开会，没地方住。上面决定把这幢房子划归区苏维埃，用来接待外地来宾，并取名季韦尔辛招待所。季韦尔辛在流放前曾在这幢房子里住过，这是大家都知道的事。有反对意见吗？下面谈谈搬迁的问题。这不用着急，有一年时间。楼里的劳动人民，由我们提供住房，至于非劳动人民，我们事先在这里打招呼，希望他们自己去找住房，期限是十二个月。”

“我们谁是非劳动人民？”“我们这里没有非劳动人民！”“都是劳动者！”会场四处嚷嚷起来，有个人喊得特别响：“这是大国沙文主义！现在各族人民平等了，我知道你暗中指的是谁！”

“一个一个说！让我回答谁！各民族是什么意思？和这有什么相干，瓦尔德尔金公民？比方说，赫拉布金娜吧，她算是什么民族？可也要让她搬走。”

“你搬我试试！咱们走着瞧，看你怎么搬我，你这烂沙发！用你狗逮耗子！”赫拉布金娜在气头上骂了女代表几句莫名其妙的难听话。

“你这条毒蛇！女妖婆！不要脸的家伙！”法京玛气急败坏地说。

“法京玛，甭理她。我自己知道怎么办。赫拉布金娜，闭上你的嘴，你别得寸进尺！听着，闭上嘴，要不然我马上送你上班房，用不着等查封你酿的私酒和私设的赌场。”

屋里吵得简直要翻天。谁也不听谁的。正在这个时候日瓦戈来到了会场。他在门口随便找个人问道：“谁是居委会的？”那人双手拢着嘴巴，提高嗓门压过吵闹声拖长声音喊道：

“加—利—乌—林—娜！上这儿来，有人找。”

日瓦戈以为自己听错了。过来的是一个微微驼背的瘦女人，就是那扫院子的。日瓦戈简直惊呆了：她和儿子太像了。但他没有说出自己是谁。他说：“你们楼里有个妇女（他说了她的姓）得了伤寒。需要采取预防措施，以免传染。此外，需要把病人送去医院。我给她开了入院单，请居委会证明一下，该去哪里办手续？”

加利乌林娜以为他问的只是如何送病人上医院，而不是证明。她说：“区苏维埃要派马车来接杰明娜同志。杰明娜同志心好，我跟她说说，她会把车让给病人坐的。别发愁，医生同志，我们可以把你的

病人送到医院去。”

“噢，我说的不是这个！我问的是，在哪儿可以给开个证明盖章。当然，如果有马车的话……对不起，请问您是不是中尉奥西普·吉马泽金诺维奇·加利乌林的母亲？打仗的时候我们曾在一起。”

加利乌林娜全身一颤，脸色刷地白了。她抓住日瓦戈医生的手说道：

“咱们到外面去，去院子里谈。”

刚跨出门，她就急促地说道：

“你小声些，上帝保佑，可别让人听见了。你别坑害我。奥西普走错了路啦，你倒说说，奥西普成了什么人？他是学徒出身的手艺人，奥西普也明白，眼下普通百姓日子好过多啦，这明摆着嘛，没啥可说的。我不知道，你怎么想，你没事，可奥西普有罪啊，上帝不会饶恕他。奥西普的父亲当兵的时候被打死了，死得好惨呀，脸炸没了，手脚都没了。”

她再也说不下去，甩了一下手。过了一会，平静下来，她又继续说道：

“咱们走吧。我这就给你张罗马车。我知道你是谁。他在家呆了两天，说起过你。他说，你认识拉拉。她是个好姑娘。我记得，过去她常来我们这里。她现在怎么样了，这就难说啦。难道有钱人会去反对有钱人吗？奥西普可是有罪过啊！杰明娜同志肯借车的。你知道杰明娜是谁吗？就是奥利娅·杰明娜，在拉拉妈妈的缝纫店里当过女工。我说的就是她。也在这里住过。是这院子里的人。咱们走吧。”

十三

天完全黑了。四周罩上夜幕。只有杰明娜的小手电在他们五步前照出一个白圈，从一个雪堆移到另一个雪堆。它不能给人照亮，反倒把道路弄得扑朔迷离。周围是漆黑的夜，那幢房子已经落在身后。就是在那里，许许多多的人都熟识拉拉。她小时候常常去，据说她后来的丈夫帕沙·安季波夫也是在那里长大的。

杰明娜半开玩笑地关切地问他：

“前面不用手电，您真能回家吗？啊？要不我把它借给您，医生

同志。是啊。我和拉拉都是小姑娘的时候，我就非常喜欢她，简直爱上了她。他们家开了个缝纫店，有个作坊。我在那儿当过徒工。今年还见到了她。她是路过，路过莫斯科去别处的。我对她说，你别犯傻了，要去哪儿？留下来吧。咱们住在一起，会找到工作的。哪肯听呀！她不愿意，随她的便吧，她嫁给帕沙是出于理智，不是因为爱情，从那以后老是疯疯癫癫的。到了还是走了。”

“您对她怎么个看法？”

“小心！这里很滑。我说了多少回了，让大家别在门前泼水，谁也不听。问我对她的看法？我怎么想的？说这个有什么意思，没时间想。我到了，这是我住的地方。听说她那当军官的弟弟好像给枪毙了，这事我没告诉她。不过她母亲，也就是我过去的东家，我倒也许能救她，替她去奔走奔走。好了，我到了，再见。”

他们就在这儿分了手。杰明娜的手电光照上狭窄的砖石楼梯，又向前移到楼梯旁肮脏的墙上，日瓦戈医生却被一片黑暗吞没。左边是花园凯旋街，右边是花园马车街。从远处看，夜里在黑色的雪幕上，这两条街已不像普通的街道，倒像是在一排排房屋组成的密林里的两条林间小路，仿佛是到了乌拉尔或西伯利亚的人迹罕至的密林中。

家里既温暖又明亮。

“你怎么回来那么晚？”冬尼娅问道。没等他回答又说：

“你不在的时候，家里出了件怪事。简直叫人难以相信。我忘记告诉你了。昨天，爸爸把闹钟弄坏了，心里十分懊恼。这是家里最后一只钟了。他想修修，拨弄来拨弄去也没修好。街口有个钟表匠，张口得三磅面包，真是漫天要价。怎么办呢？爸爸懊丧极了。可是出人意料，一小时前突然铃声大作，震得耳朵疼，闹钟又响了！真奇怪，又突然走了起来！”

“这是给我报丧呢，我要得伤寒了，”日瓦戈开玩笑说，接着他给家人讲了一个病人家里自鸣钟的故事。

十四

其实日瓦戈过了很长时候才染上伤寒病。在他生病之前的这段时期里，他们一家的日子最难过。他们忍饥挨饿几乎濒临绝境。日瓦戈

好不容易找到了他抢救过的那位路上被抢的党员。他为日瓦戈帮了不少忙。但国内战争开始后，他的这位庇护人经常在外地奔波。另外，这人从自己的观点出发，认为当时的困难是很自然的现象，他还隐瞒了自己也在挨饿的事实。

日瓦戈也曾去找过住在特韦尔城门附近的那个采买商。但是几个月来，连那人的影子也没见，他那病愈了的妻子也毫无音讯。他们那幢楼房里的住户，变化不小。杰明娜上了前线。日瓦戈要找居委会主任加利乌林娜，也没找到。

一天，他凭购物证按官价买到一车劈柴，从温达夫车站运回去。一辆马车拉着劈柴沿着长长的市民街朝前走，他在一旁护送这车意外的财产。突然，他觉得市民街变得不像原样了。他身子晃晃悠悠，两腿支持不住人便倒下了。他意识到自己倒霉了，得了伤寒症。马车夫把摔倒在地的日瓦戈医生扶上柴车，凑合着拉回家。这些情况日瓦戈都已不记得了。

十五

他断断续续地昏迷了两周。在幻觉中他仿佛看见冬尼娅把两条花园街摆到了写字台上：左边是花园马车街，右边是花园凯旋街，又把台灯挪到两条街的附近，橙黄的灯光暖融融地把街道照得通明。现在他可以工作了。于是他提笔写了起来。

他埋头写作，笔锋酣畅。过去一直想写也应该写，却总写不出的东西，现在总算写下来了，如愿以偿了。不过他脑海里还不时出现一个眼睛细得像吉尔吉斯人的男孩，身上穿一件西伯利亚人和乌拉尔人的敞怀翻毛短大衣。这孩子出现后就不断打扰他的写作。

不言而喻，这个小男孩就是他死神的精灵，或者简单地说就是他的死神。不过，如果死神能帮他写诗，那又怎么可能是死神呢，难道死神还能给人什么帮助吗？

他的诗章不写复活，也不写死亡，而是介乎两者之间的那些日子。他把诗章题为《惶惑》。

他过去一直想写这些时日：一股风暴在三天之内席卷了黑色的百孔千疮的大地，向爱的不朽化身发起进攻，卷起巨石和泥块扑向爱

神，就好像潮汐冲上海岸，将海岸埋葬在下面。他想描绘在这三天之中，人间的黑色风暴如何咆哮、推进、退却。

有两行押韵的诗句一直萦绕在他脑际：

是那么乐于亲近
已该是摆脱梦境

谁那么乐于亲近它呢？是地狱、破坏、毁灭和死亡。而与此同时，又有春天、抹大拉的马利亚和生命。但也应该摆脱梦境。应该苏醒并站立起来。应该复活了。

十六

日瓦戈逐渐恢复了健康。初时他有点迟钝，对周围的一切无力细想，听其自然，记忆里空空荡荡，见了什么也不惊不怪。妻子喂他吃白面包、黄油，还给他喝加糖茶水和咖啡，他觉得这是病人恢复时必须和理应吃的，却不明白眼下不可能弄到这类美食。他吃得津津有味，有如在欣赏诗篇和童话。可是等他脑子开始清楚了，对妻子的第一个问题就是：

“你从哪儿弄来的？”

“都是你那个格兰尼亚送来的。”

“哪个格兰尼亚？”

“格兰尼亚·日瓦戈。”

“格兰尼亚·日瓦戈？”

“可不是吗？就是你那个住在鄂木斯克的弟弟叶夫格拉夫，你的异母兄弟，你昏迷的时候，他常来看望。”

“穿着鹿皮翻毛大衣吗？”

“对，对。难道你在昏迷中看见他了？据他说，他曾经在一幢房子的楼梯上和你打了个照面。他看出是你，想上前去认你，可你吓得他不敢上前。他尊敬你，喜欢读你的书。真不知他从哪儿弄到这些东西的！有大米、葡萄干、白糖。他已经回去了。让我们也去他那里。他这人不同寻常，有点神秘。依我看，他和政府关系密切。他说得离开大城市，去个一两年，回到民众中去呆一阵。我和他商量了回克吕

格尔老家的事。他极力主张我们回去。到那儿自己能种个菜园子，附近有树林。我们总不能就这么听天由命、束手待毙呀。”

这年四月，日瓦戈全家动身离开莫斯科，去遥远的乌拉尔尤里亚京市附近的瓦雷基诺庄园。

---

[1] 1878年成立于彼得堡的贝斯士热夫女子学院。

[2] 俄语中“治臭虫的人”和“木材浸染女工”为同音词。

第七章
旅途

一

已经是三月末了，天气开始转暖，仿佛春回大地，其实每年的料峭春寒还在后面呢。

亚历山大·亚历山大罗维奇一家匆匆整理行装准备上路。现在他们楼里的住户增加了很多，住得满满登登，赛过了外面的麻雀。为了瞒住这些住户，只说是复活节前进行大扫除。

日瓦戈原是反对去乌拉尔的，不过他没有阻挡他们。他认为这种想法实现不了，希望事到临头计划落空。结果事情竟慢慢办成了。现在已到了认真谈谈的时候。

为此开了一次家庭会议，他又向妻子和岳父说了自己的疑虑。

“这么说，你们认为我错了，我们还是非走不可？”他讲完了自己的反对意见。妻子说：

“你让我们再熬上一两年，到那时会制定出新的土地条例，可以在莫斯科附近申请一块土地开个菜园。可是这一两年的日子怎么过呢？对此你是一筹莫展的。其实这才是大家最想知道的。”

“这是白日做梦，”亚历山大·亚历山大罗维奇和女儿看法一样。

“好吧，我投降。”日瓦戈也同意了，“主要是情况不明，心里无底使我举棋不定。我们现在是瞎子走路，方向不明，对要去的地方两眼一抹黑。在瓦雷基诺庄园住过的三个人，两个——妈妈和外祖母——已经过世。外祖父克吕格尔作为人质还关在监狱里，如果他还活着的话。

“在战争的最后一年，外祖父把森林和工厂假卖出去。算是卖给了某个人，也许是卖给了银行，也许假装转到了别人名下。对外祖父干的这件事，我们一无所知！现在这些土地算是谁的呢？倒不是说地产归谁所有，这无所谓。问题是谁在负责？谁在管理？森林是否还在采伐？工厂是否还开工？最后一点，现在的瓦雷基诺是什么政权，等我们回到那里时，又会是什么政权？

“你们总爱提管家米库利齐恩，把希望都寄托在他身上。可是谁告诉过你们，这个老管家还活着，并且还住在瓦雷基诺庄园呢？再说我们对他也毫不了解，我们所以记得他，全是因为外祖父念他名字时

发音特别费劲。

“不过，也犯不着争论了，既然你们决定要去，我也随你们一起去。需要打听一下，现在该怎么办手续？不必再拖延了。”

二

为了打听这些情况，日瓦戈去了雅罗斯拉夫车站。

大厅里排成长龙似的旅客，挤在围栏中的小甬道上，缓缓向前移动。石板地上，到处躺着穿灰色军大衣的人，不时翻身、咳嗽、吐痰。不知为什么，他们一说话非得大声嚷嚷，拱顶发出震耳的回响，他们却全然不予理会。

这些穿灰大衣的人，大多是患了斑疹伤寒的病人。医院里已经超员，所以等危险期一过，第二天就让他们出院。日瓦戈作为医生，也曾遇到类似情况，同样不得不赶他们走，但他没想到病人竟这么多，而且是到车站来找栖身之所。

“您得弄个出差证才行，”一个围着白工作裙的搬运工告诉他，“需要天天来看，眼下火车太少，得碰机会。这个当然不用说（搬运工用大拇指捻了捻食指和中指）……要送点面粉什么的，不给点好处，您就休想走成。嗯，要是有这个（他用手指弹了弹喉头）……那可就神了。”

三

正在这个时候，亚历山大·亚历山大罗维奇应邀出席了几次国民经济最高苏维埃的协商会议，日瓦戈被请去为一位重病的政府要员看病。为了酬谢他们，给他们两人各发了一张内部供应商店的配给单（这是当时第一个内部商店），这在当时是最好的酬报了。

这个商店设在西蒙诺夫修道院旁卫戍部队的仓库内。日瓦戈和岳父走过教堂的院子和兵营的院子，从院子进入石拱顶的地下室，入口处没有门坎，顺着斜坡要下去很深。里面越走越宽，横摆着一个长长的柜台。仓库管理员站在柜台后面慢条斯理地称食物递给顾客，有时还离开柜台去库房取货。每发放一份就大笔一挥从单子上划去一项。

来领食物的人并不多。仓库管理员瞅了瞅日瓦戈他们的配给单，

对他们说："口袋！"他们拿出各种各样的枕套（其中还有女式的小枕套），撑开接货，仓库管理员给他们装上，其中有面粉、大米、通心粉和糖，还有腌猪油、肥皂和火柴，最后每人还给了一个纸包，回家才发现是一块高加索干酪。这些食物使他们惊讶得目瞪口呆。

翁婿两人急急忙忙把一个个小包塞进两个大背袋里，想尽快离开，免得恩赐他们这么多东西的管理员觉得他俩不知好歹，惹他心烦。

他们从地下室出来，感到满心欢喜，倒不是为这点吃食高兴，而是因为意识到他们并不白活在世上，是有用的人，到家里年轻主妇冬尼娅一定会夸奖一番，他们也受之无愧。

四

这几天来，翁婿两人经常出门跑机关，办理各种出差证件和保留房屋居住权证件。冬尼娅忙着挑拣应该带走的东西。

她心事重重地在他们住的那三间房里跑来跑去，忙忙碌碌。每件小东西她都掂量半天，最后才决定是否放进那堆准备带走的东西里去。

只有很少一部分东西是自己需用的行李，其余的都是准备在途中或到达目的地以后换取必需物品的。

敞开的气窗吹进来阵阵春风，可以闻到一股刚切开的新鲜白面包的香味。院子里公鸡啼鸣，孩子们在嬉戏。房里空气越是清新，从箱子里拿出来的冬衣散发的樟脑味就越是刺鼻。

要说路上需带物品的取舍标准，可有一整套理论呢，这是已经离开莫斯科的人提出的。他们这些体会在留下来的亲友中广为流传。

在冬尼娅脑子里，这些经验之谈都变成了必须遵守的简明指南，一条条记得清清楚楚。她甚至觉得院子里除了麻雀的啁啾和孩子的吵嚷，还有一个神秘的声音从外面不断向她提示。

她反复地琢磨："要带布，带布。最好裁成衣料，可沿途要检查，很危险。万全之策是剪成衣服，用大针脚缝好。总之，要带布，织物，衣服也可以，最好是外衣，还不能太旧。没用的东西少带，沉重的家伙全不带。因为经常得自己拿着，根本别想用柳条筐或箱子。

要把反复挑选过的一点东西，打成女人和孩子都能背动的包袱。盐和烟是很有用的，不过根据过去的经验，带它们有很大的危险。要带二十和四十卢布面额的纸币。最难的事是跑那些证件。还有其他，等等，等等。”

五

动身前突然刮了场暴风雪。狂风卷着一团团灰色雪雾升到半空，接着又旋转着落到地面，给昏暗的街巷铺上一片缟素。

家里一切都已收拾停当。那三间房和留下的东西都托付给了一对老夫妇照管，他们是叶戈罗夫娜在莫斯科的亲戚。去年冬天冬尼娅才认识，他们帮冬尼娅用旧东西、旧衣服和没用的家具换过劈柴和土豆。

马克尔是靠不住的。他到了民警局，这是他给自己选中的政治俱乐部。在那里他倒没有抱怨过去的东家亚历山大·亚历山大罗维奇如何吸他的血，但是却责备他们多年来有意让他混混沌沌，不告诉他猴子变人的道理。

叶戈罗夫娜的亲戚是对老夫妻，老头儿过去当过店员。冬尼娅向他们作了最后一次交待，领着他们一个个房间看，告诉他们哪个钥匙开哪把锁，什么东西放在什么地方，又同他们一起试开了柜子和抽屉，详详细细地作了交代和解释。

屋里的桌椅都靠墙堆好，准备带走的包袱搁在一旁，窗帘也已摘下。暴风雪原来被挡在暖融融的窗帘之外，现在却毫无阻拦地从光秃秃的窗子外探进头来，望着空空荡荡的房间。暴风雪引起了他们无限的思绪。日瓦戈想起了自己的童年和母亲的死，冬尼娅和亚历山大·亚历山大罗维奇想起了安娜·伊万诺夫娜的死和丧葬，他们都觉得今天是在这幢房子里度过的最后一夜，以后再也见不到了。其实他们都想错了，但当时他们都心照不宣，生怕会引起对方伤心。怀着这种情绪每个人都回顾着在这幢房子里发生的往事，强忍着夺眶欲出的眼泪。

虽然心里难受，冬尼娅在人前还保持着大家闺秀的风度。她不停地和那个受托看管房子的女人说话。冬尼娅过于夸大了那女人所起的作用。为了表示自己对他们的感激，冬尼娅说声“对不起”就跑到隔壁

房间里，一会儿拿来块头巾送她，一会儿拿来件女上衣，再不就是一块花布或混纺希丰纱。送她的布都是深底白格或白点图案，倒有像临走前夕光秃秃的窗子外面那夜幕中的方格砖墙，和飞舞着的点点雪珠。

六

天刚放亮他们就动身去车站。楼里的住户这时都还没起床，可被同楼的泽沃罗德金娜发现了。她事事爱出头露面，领着大伙儿干这干那。她挨家把睡着的人都叫起来："同志们，请注意，快点起来，快点，亚历山大·亚历山大罗维奇一家要走了，咱们得去告别。"

大家拥进穿堂和后门的楼梯口（正门全年都封着），在楼梯台阶上围成个半圆形，仿佛准备照集体相。

睡眼惺忪的邻居，一个个披着单薄的大衣，缩着身子耸起肩，不让肩上的大衣滑下来。有的人仓促中没来得及穿袜子，光脚丫在肥大的毡靴里不停互相踢打。

那年头很难弄到酒，可是马克尔不知在哪灌饱了烈酒，歪歪扭扭地靠在栏杆上，差点没把栏杆压坍。他自告奋勇要去车站送行李。没让他去，他还很不高兴，好不容易才支开了他。

院子里天还黑着。风停了，雪却下得比夜里更大。鹅毛大雪，懒洋洋飘落下来，离地面不远处又停下来，仿佛正犹豫是否要落到地面去。

他们一家出了小巷来到阿尔巴特大街的时候，天渐渐放亮了。白茫茫的雪幕仿佛从天上一直垂到地面，遮住了大街，雪幕的毛边在路人脚下晃来晃去，仿佛人们没在走动，只是原地踏步。

路上空无一人。他们离开西夫采夫时，没碰到任何人。走不多远，一辆空马车赶上了他们。马车夫浑身上下都是雪，仿佛沾满了面粉，马也浑身雪白。马车夫的要价，以当时的钱算数目很大，实则不值几文，这样他们连人带行李都上了车。只是日瓦戈把东西放到车上，自己却愿步行去车站。

七

在车站，冬尼娅和亚历山大·亚历山大罗维奇已经排进了黑压压的长队，长龙两边都拦着木杆。现在旅客不能在月台上车，要跑到半里地外站口扬旗的地方上车，因为站台结了冰，满地垃圾，又没人清扫，火车没法开进月台。

纽莎和萨沙没有随妈妈和外祖父一起排队。他们在车站外厅宽大的遮檐下溜达，偶尔朝里看看是否该跟大人一起进站。他们身上有股浓重的煤油味，为了预防带伤寒菌的虱子，他们的脚踝、手腕和脖颈都抹了厚厚一层煤油。

冬尼娅看见丈夫过来，向他招了招手，但不等他走近，老远就喊着告诉他去哪个窗口交验出差证件。他就转身往那边去了。

“让我看看，给你盖的什么章？”等他回来时，她问道。日瓦戈隔着栏杆递过去一叠折起来的证件。

“这是乘坐代表车厢的优待证，”站在冬尼娅后面的人，从她肩头望过来，认出了证件上的章。站在她前面的人是个地道的法律通，世上各种条例无一不晓，他详细地解释说：

“有了这个章，只要列车挂有高级车厢，您就可以要求进去。这也就是客车车厢。”

这个图章引得排队旅客们议论纷纷：

“哪里有啊，你到前面找找看。也太舒服了吧。眼下能在货车上找个座就谢天谢地啦。”

“您这位出差的同志，别听他们瞎说。您听我给您解释。目前有的车次取消了，但有一种混合列车，既是军车，又是囚车，既运牲口，也坐人。说话不费力，爱说什么就说什么，可是干吗瞎说一气把人给弄糊涂呢？该把事情解释清楚嘛。”

“就你能解释！真有学问！他有代表优待证，这不完全说明问题。你先到前面打量打量他们，然后再发议论吧。难道像这样打扮的人也能坐代表专车？太显眼了嘛！代表专车坐的全是阶级兄弟。他能逃得过腰里插枪的水兵们的眼睛？他们马上就会发现，他是个有产阶级，何况还是个医生，过去是当老爷的。水兵掏出枪给他一下子，就像打死个苍蝇。”

这时队伍里出现了新情况。要不然，人们出于对日瓦戈和他家属的同情，不知会议论出什么名堂来。

队伍里早就有人注意到车站宽大的厚玻璃窗外发生的情况。月台上的遮檐很长，一直延伸到远处。所以遮檐尽头落雪的景象让人更觉得离得很远。由于距离太远，飘落的雪花好像停在空中下不来，似乎是作鱼饵的面包屑，浸透水后才缓慢地沉下水去。

早就有人往那里走去，或是成群结队，或是单独一人。开始时人数并不多。再加上飘忽不定的雪幔障着眼，候车的人看不清，以为是铁路工人上那边去干活。但后来发现他们一群一群直往冒烟的火车头那边走。

排队的人吼了起来："开门，你们这些骗子！"人群骚动起来，向门口挤过去，后边的人又使劲推前边的人。

"瞧瞧，他们干的是什么事！把我们严严实实挡在这边，可那儿不排队，绕后门上车！他们一下子就会把车厢都占了，可我们还在这儿傻站着！开门，你们这些恶棍。我们要砸了！嗨，伙计们，使劲推啊！加油！"

"你们这些蠢东西！眼红啦？"那个法律通又开腔了，"这些人是从彼得堡抓来当劳工的。原来应该派去北边的沃洛格达，现在把他们弄到东部战场去，是强制性的，有人押解，去挖战壕。"

八

他们已经在火车上坐了三天，可是离莫斯科还不很远。沿路一派冬天景象：铁轨、田野、森林以及村里农舍屋顶都覆盖着皑皑白雪。

日瓦戈一家很幸运地在车厢左前方上层铺板那里找到了安身之处，紧挨着车顶下灰蒙蒙的长条小窗。他们一家人都安顿在那里，没有挤散。

冬尼娅有生以来第一次坐货车。在莫斯科站上，是日瓦戈把她和纽莎抱起举到车厢离地面很高的沉重滑门旁，才上了车。后来在路上她们也慢慢学会自己爬上爬下了。

起初，在冬尼娅眼里，货车就像一个个安着轮子的猪圈。她觉得这种长方形的木笼，只要一震动和碰撞就会散架。三天来，每当火车刹车、启动或拐弯时，车里的乘客就会前后冲撞，左右颠簸。车厢底下的大轴咔嚓咔嚓直响，像自动玩具上的小鼓手在敲打鼓槌。可是一

路走得很顺利，冬尼娅白白担忧了一场。

列车有二十三节车厢（日瓦戈一家在第十四节），遇到月台不长的车站，列车只有几节车厢能靠上月台，不是列车的前部、尾部就是中部。

前面几节是军车，中间几节坐的是普通旅客，后面几节是征集来的劳工。

劳工近五百人，年龄不等，三教九流干什么的都有。

他们共占了八节车厢，里面各色人物应有尽有。其中有穿戴讲究的阔佬，彼得堡交易所的经纪人和律师，也有划为剥削阶级的高级马车夫、地板打蜡工、澡堂工人、收破烂的鞑靼人、从解散的精神病院里逃出的疯子以及小商人和修士。

前一类有钱人脱了外衣，围着烧得通红的小火炉坐在矮圆木墩上，谈笑风生，十分热闹。这些人有各种关系，一点不发愁。他们有权势的亲戚在莫斯科为他们奔走。即使办不成，以后在路上也可以花钱赎出来。

其余的人，有的穿着敞怀的长袍，脚上穿着靴子；有的穿着束腰带的衬衫，光着脚；有的留着大胡子，有的没留胡子。他们站在气闷的车厢门旁，手扶着门框和横梁，满脸愁容默默望着路旁的田野、村庄和乡民。他们没有亲友能帮忙，前途渺茫。

规定的车厢里装不下，有些劳工就被安插在中间几节车厢，同普通旅客混杂在一起。第十四节货车上也有。

九

每当火车驶近车站，躺在上铺的冬尼娅就吃力地抬起身子（因为车顶太低没法坐起来），从半开的门缝里往下看看车站上是否有东西可换，是否值得下车。

现在车又快要进站了。火车越走越慢，她从瞌睡中醒了过来。货车在纵横交错的转换道岔上震颤着，咯噔咯噔响个不停。这预示着前面的车站比较大，停车时间比较长。

冬尼娅弯腰坐在铺板上揉揉眼，理了一下头发，伸手在一个袋子里翻找，从底下掏出一块毛巾，上面绣着公鸡、乌克兰小伙子、马轭

和轮子。

这时日瓦戈也醒了，先跳下铺板，再扶妻子下来。

敞开的车门前面，闪过一个个岗亭和信号灯，接着就是车站附近坠着皑皑厚雪的树木；那伸出的树枝好像向列车友善地捧上盐和面包表示欢迎。火车还没停下，车速还很快，水兵们就往洁净的雪地上跳，然后朝车站拐角跑去。房墙后面总有一些非法出卖违禁食品的乡下妇女。

水兵身着黑色制服，宽宽的肥裤腿，军帽后垂着飘带，走起路来横冲直撞，不可一世。人们一见赶紧让路，仿佛躲避高速滑雪或滑冰运动员似的。

在车站拐角处，附近农村来的村妇们一个挨一个站在那里，躲躲闪闪，耳热心跳，仿佛正在给自己算命似的。她们卖的东西有黄瓜、乳渣、熟牛肉和盖着棉罩子又香又热的黑麦面卷边饼（有人买时才把饼子取出来），妇女和姑娘们都扎着头巾，巾角塞在短皮大衣里。有些水兵和她们调笑，臊得她们满脸通红，同时又非常害怕他们，因为取缔投机买卖和自由市场的各种巡逻队、工作队，大多数都是由水兵组成。

村妇们的忐忑不安不多会就消失了。列车停稳，其他乘客也下了车。不只水兵，别的人也都过来了。买卖做得十分兴旺。

冬尼娅肩上搭着那条毛巾，从一个个摊贩前走过，仿佛她要去车站后面捧把雪来洗脸。卖吃食的妇女已经有好几个招呼她说："喂，喂，这位城里的太太，你那块毛巾想换什么吗？"

但是，冬尼娅没有停下来，和丈夫继续往前走。

在最后的货摊上，站着一个围黑底红花头巾的女人。她看见了冬尼娅的那条绣花毛巾，一双火辣辣的眼睛马上亮了起来。她往四下里看看，知道没有什么危险，三步并两步走到冬尼娅跟前，掀起篮子上的盖布，急匆匆地低声说道：

"嗳，你瞧瞧这个。这东西你没见过吧？不想换吗？别琢磨了，还有别人要呢。怎么样，你的毛巾换半片儿？"

冬尼娅没听清她最后几个字，又问道：

"你说什么，亲爱的？"

那农妇指的是半片野兔，她手上拿的是整整齐齐切成两半的油煎

野兔。她又说："换吧，毛巾换半片儿。你瞪眼瞧什么？告诉你这可不是狗肉，我丈夫是打猎的，这是真的兔肉。"

她们成交了。双方都觉得自己占了大便宜，对方吃了亏。冬尼娅感到于心有愧，好像自己不诚实地欺骗了那位可怜的农妇。可是那妇人心满意足，想赶紧离开这是非之地。她招呼旁边一个卖完货的农妇，两人踩着雪地小径回家去了。

这时，人群突然骚乱起来。有个老太婆大声嚷道："小伙子，你怎么走了？钱呢？你什么时候给过我，这不要脸的家伙。哎，你这个黑了心的，叫你呢！连头都不回。站住，站住，同志先生！来人哪，有人抢东西啦！就是他，就是他，抓住他！"

"哪一个？"

"就是脸上没有毛的那个，走着还笑呢！"

"那个衣袖破了的？"

"就是，就是，抓住他，不要脸的东西！"

"就是那个袖子上有补丁的？"

"就是，就是，哎呀，我的上帝，我被人抢了！"

"出什么事了？"

"吃了老太太的馅饼和牛奶，吃饱喝足就溜了。老太太正哭呢。"

"这可不行，该逮住他。"

"你去逮他试试。全身上下都是武装带和子弹。他还要抓你呢。"

十

第十四节货车里也有几个去劳动营的人，由押送兵沃罗纽克管着。这里面有三个劳工显得很特别，被抓原因都不一样。一个是过去彼得格勒官办酒店的会计普罗霍尔·哈里托诺维奇·普里图利耶夫，车上的人都叫他出纳；一个是十六岁的瓦夏·布雷金，小五金商店的学徒；还有一个是白发苍苍的合作主义革命分子科斯托耶德·阿穆尔斯基，革命前被判过各种劳役，如今在新时代又跻身新劳工队伍。

他们初来时是互不相识的陌生人，七拼八凑抓来的。上了路他们才慢慢熟悉。在路上他们从相互的交谈中才知道，出纳员普里图利耶夫和商店学徒瓦夏是同乡，都是维亚特卡人，再过一会儿，这趟火车

就要路过那里。

普里图利耶夫是马尔梅日市人，个子不高，平头，一脸麻子，模样丑陋不堪。灰上衣紧绷在身上，腋下汗湿得黑乎乎的，像女人的长裙背心裹着丰满的胸部。他少言寡语活似一座石雕，常常几个小时坐着沉思，不停抠着雀斑手上的肉疣，直到抠出血才罢。肉疣已开始化脓。

去年秋天，他从涅瓦大街走到铸造大街路口时，正好遇上街头搜捕。要他出示证件。他持有的是非劳动者四类粮卡。拿这张卡他什么东西也没领到过。可这次就因为这张粮卡，他被拘捕了，和以同样理由从街上抓去的许多人一起送到了军营。他们这一批人，原来说是要派去沃洛格达，途中又折回来经过莫斯科开去东部战线。在阿尔汉格尔斯克挖战壕的那批劳工，开始也是这么被送去战场的。

普里图利耶夫的妻子在卢加，战前在去彼得堡之前，他在那里工作。妻子听说他被抓的消息后，立即赶到沃洛格达去找他，想把他从劳动营里弄出来。但是这支劳动队正好和她走岔了方向，她白忙了一场。以后更没法找到他了。

普里图利耶夫在彼得堡与佩拉盖娅·尼洛夫娜·季娅古诺娃同居。当巡逻队在涅瓦大街路口截住他时，正好他刚和她分手，准备到另一条街上去办事，他还远远望见她的背影在铸造大街熙熙攘攘的人群中逐渐消失。

这位季娅古诺娃体态丰盈，很有风度，一双手很漂亮，还梳着一条大辫子。她不时深深叹着气，把辫子时而从左肩、时而从右肩甩到胸前。她是自愿来车上陪送普里图利耶夫的。

真奇怪，这个泥塑木雕似的普里图利耶夫究竟有什么值得女人动情的呢？就在这趟列车靠前些的一节车厢里，还有普里图利耶夫的另一个相好，不知她是怎么上的车。她叫奥格雷兹科娃，是个纤瘦的浅发姑娘。季娅古诺娃骂她是“臭鼻孔”和“骚货”，还有别的更难听的叫法。

这两个冤家对头一触即发，所以相互尽量躲着不见面。奥格雷兹科娃从不上这边的车厢来。真叫人猜不透，她究竟用什么办法去会她的心上人？也许，当全体乘客下车给机车搬煤和劈柴的时候，她从远处望望他，这样便心满意足了吧。

十一

瓦夏的来历又和他们不同。他父亲在战场上被打死。母亲让瓦夏从乡下去彼得堡舅舅那里学手艺。

瓦夏的舅舅在阿普拉克辛市场开小五金铺。冬天他被叫到苏维埃去问话，走错了门，进了隔壁的单位，这正巧是劳工委员会接收站。屋里满处是人。等传唤的人数够了，红军战士就把他们围起来，押解去谢苗诺夫军营过夜，第二天早上又押到车站去了沃洛格达。

大批居民被捕的消息在城里不胫而走。第二天，许多家属都跑到车站来与亲人告别。瓦夏和他的舅妈也来找舅舅。

在车站上，舅舅求卫兵放他到栏杆外去会会妻子——这个卫兵就是现在十四节车厢押送劳工的沃罗纽克。沃罗纽克想，谁能担保他一定回来呢，就不让他走。舅舅和舅妈就把侄儿作抵押。沃罗纽克放了他舅舅，把瓦夏圈进了围栏。可舅舅和舅妈再也没有回来。

原来这是场骗局，受骗上当的瓦夏放声大哭。他跪在沃罗纽克脚下，吻他的手，哀求放他走，但毫无用处。押解兵说什么也不放，倒并不是他心肠硬，因为当时时局动乱，军纪十分严厉，押解兵要确保押送人数与花名册上人数相等，不然自己要掉脑袋。这样瓦夏就进了劳工队。

合作主义分子科斯托耶德·阿穆尔斯基不论在沙皇政府或现在政府的监狱里，看守们都挺敬重他，犯人们与他相处得很不错。他认为瓦夏的事，实在情理难容，几次三番去劝说押送队队长。队长也认为这确是骇人听闻的误会，但是放他走的手续太麻烦，半道上没法解决，只能到目的地后再说。

瓦夏五官端正，眉目俊秀，就像画里的宫廷侍卫和上帝的安琪儿，纯洁无瑕，天真可爱。常喜欢席地坐在大人的身旁，双手抱膝，仰头叫他们说话或讲故事。你从他脸部表情的变化：时而热泪盈眶，时而笑得前仰后合，就可以猜到他们在讲什么。谈话的内容在这敏感的孩子脸上反映得就像镜子一般清楚。

十二

日瓦戈家的铺席里来了个客人——合作主义分子科斯托耶德，他

吃着兔肉，啧啧有声地嘬着兔子前腿。他怕吹了穿堂风着凉，想找个没风的地方，他说：“风真大，是从哪儿钻进来的？”最后，他找了个风吹不着的地方坐下来，说：“现在好了。”他啃完前腿，舔了舔手指头，然后用手帕擦了擦手，谢过主人又说道：

“你们这里的风是从窗子钻进来的，一定要把它糊住。好了，现在咱们再来讨论问题吧。医生，您说得不对，油炸兔肉确实是上好的食物。但是由此得出结论，认为农村日子好过，这至少应该说是欠考虑，请原谅，这种匆忙的结论是危险的。”

“啊，先等一等，”日瓦戈不同意他的说法，“请看看这里的车站。树木没遭砍伐，栅栏也完好无损，还有这里的集市！这些农妇！您想想，这是多大的幸福！有的地方还生机勃勃！还有人春风满面，并非所有的人都在痛苦呻吟。就凭这一点，一切都可以原谅了。”

“真要这样就好了。然而，这只是假象。您何以得出这样的结论？您离开铁路线往外走上一百里，就会看到处处都是农民起义。您一定会问，起义反对谁？既反对白军，也反对红军——反对任何执政者。您会说，啊哈，农民向来敌视任何政权，其实农民自己也不知道他们想要什么。请原谅，您先别得意。农民对这一点比我们清楚得多，但是他需要的东西和我们截然不同。

“革命使农民从沉睡中苏醒，他满以为世世代代的宿愿即将实现：不再依靠任何人，以自己的劳动过自由自在的庄园式的生活，独立自主，对任何人都不负有义务。然而，他们从旧政府的桎梏下解放出来，又落入了新的革命极权政权更沉重的压迫下。现在农村惶惶不安，也无法安宁。可您却说农村日子好过。老兄，您一无所知，据我看，您也并不想了解。”

“您说的对，我确实不想了解。您说得不错。啊，得了吧！我何苦要了解这么多，又何苦为此争论呢？时代无视我的意见，并把它的意志强加给我。我当然也可以置现实于不顾。您说，我说的情况与现实不符。然而，现在在俄罗斯是否存在现实呢？我认为现实被人们吓破了胆，躲了起来。我愿意相信农村在革命中取得胜利，繁荣昌盛，如果连这一点都错了，那我该怎么办呢？何处寄托我的精神，又听信谁的话呢？可我需要生活，我是个有家室的人。”

日瓦戈挥了一下手不再说了，挪到铺板旁边，让亚历山大·亚历山

大罗维奇继续和科斯托耶德去争论。他从上铺俯视着下面。

下边普里图利耶夫、沃罗纽克、季娅古诺娃和瓦夏正在一起聊天。由于列车离普里图利耶夫的故乡越来越近，他就讲起了如果坐车回老家，应该在哪一站下车，下车后又怎么走，是步行还是骑马。瓦夏听他提到熟悉的大小村名，兴奋得两眼放光，在地上直蹦，嘴里高兴地重复着这里大大小小的村名，这些村子对他来说仿佛是神奇的童话。

“您在旱渡口下车吗？”他兴奋得气喘吁吁地问了几次，“那当然！我们村的会车站！我们在那儿下车！然后，您大概走布伊村吧？”

“然后穿过布伊村。”

“我不是说了吗？要走布伊村，布伊村。我可熟悉啦！那是我们村的拐口。从那儿一直往右就到我家的鹬鸟村，叔叔，要上你们那里，大概要向左走，过河向前走吧？您听说过一条叫佩尔加的河吗？您哪能不知道我们这条河！要是去我们村，就要沿着河一直走。我们老家鹬鸟村就在这条河岸旁，在河上游！就在陡岸上！河岸可陡啦！我们管它叫单面山。站在顶上，吓得你不敢往下看，太险啦，一不小心就会摔下去。我说的是真的。有人在那儿采石头做磨盘。在鹬鸟村有我的妈妈，还有两个妹妹。阿廖卡和阿丽什卡。季娅古诺娃阿姨，我妈就像您，皮肤挺白，挺年轻。沃罗纽克叔叔！沃罗纽克叔叔！看在上帝的分上，我求求你……沃罗纽克叔叔！”

“叫什么？你干吗像布谷鸟似的不停地叫沃罗纽克叔叔、沃罗纽克叔叔？倒像我自己不知道我不是阿姨，是叔叔吗？你想要我干什么？让我放你逃跑？你说是不是？你溜了，我可就完蛋了，死路一条！”

季娅古诺娃心不在焉地望着远处，没有作声。她抚摸着瓦夏的脑袋，若有所思地理着他淡褐色的头发。有时她朝瓦夏点点头，用眼神和微笑向他示意，要他学乖些，不要当着大家乞求沃罗纽克放他。再等一等，一切都会好的，放心吧。

十三

火车从中俄罗斯继续往东行驶，意外事件接踵而至。前面很不安

全，是武装匪徒横行的危险地带和不久前刚平息了叛乱的地区。

列车经常在中途停车，巡逻队上车来检查行李、证件的次数越来越多。

一天夜里，火车又在中途停车。没有人上车检查，也没让车上的人起来。日瓦戈不知是不是出了事，就下车去看。

四周一片漆黑。不知为什么列车停在了两站之间的里程标旁，周围是一片枞树。早已下车的旅客们在车旁不停地跺脚，告诉日瓦戈说，他们没有出什么事，好像司机自动停的车，理由是这一带太危险，要求检道车先作检查，否则他拒绝开车。旅客代表已经去和他谈判，必要的话还得给他点好处。听说水兵也去找司机了，司机可顶不住他们。

这时，机车旁边的雪地不时被烟囱和灰箱中的火光照亮，好像篝火映在地上的反光。突然，又升起一条火舌，把前面的雪地、火车头照得通亮，可以看见几个黑影从机车旁跑过去了。

最头上的一个看来是司机。他跑到踏板那头，纵身越过缓冲杆，就不见了。追赶他的水兵也学他的样，跑到栏杆顶头，在空中一闪就消失了，仿佛被大地吞没。

日瓦戈不知出了什么事，和几个好奇的旅客朝火车头走去。

在火车前方空荡荡的路段上，他们看见司机站在路基旁齐腰深的雪地里，追捕他的水兵围着他站成一个半圆，也半身埋在雪里，就像猎人围住了一头野兽。

司机大声嚷道：

“谢谢你们这些暴风雪中的海燕！我竟落到了这种地步！你们拿着枪来对付自己的工人兄弟！就因为我说了列车不能往前开！旅客同志们，你们可以替我证明，这是个什么地方。这里什么人没有！有人把螺丝帽拧掉。见他妈的鬼，关我什么事，我怕啥？我，他妈的，我不是为自己着想，是为你们好，怕你们出事。我关心你们，你们就这么报答我。来吧，开枪吧，水兵战士们！旅客同志们，你们都是见证人。来吧，我就在这儿，我不躲。”

站在路基上的人群，七嘴八舌地嚷嚷，有的人着急地喊道：

“你这是干啥？……别犯糊涂了！……哪会呢……谁会让他们这么干……他们无非吓唬吓唬你……”

有些人在一旁大声地煽风点火：

“别怕他们，加夫里尔卡，别怕，咱们的火车头！”

第一个从雪地里走出来的水兵，是一个红棕发的高个子，脑袋特别大，脸因此显得扁平了。他平静地朝大伙儿转过身来，用带点乌克兰口音（像沃罗纽克）的低音从容不迫地向旅客说了几句。在夜里的异常环境中，他这种不慌不忙的语调，听起来有些滑稽。

“对不起，大家干啥这么吵嚷？风很大，你们会冻着的，公民们，快点离开这儿回车厢去吧！”

人群慢慢散开，各自回车厢去了。司机还很激动，那红棕头发的水兵走到司机跟前，说：

“别再闹腾了，司机同志，别再站在雪坑里了。开车走吧。”

十四

第二天，火车越开越慢，唯恐在几乎被大风雪埋得看不见的铁路上出轨。最后在一个毁于火灾、变得面目全非的荒凉小站的废墟旁停了下来。车站被火烧焦的正墙上，还依稀可见“下凯尔梅斯”几个大字。

这一带不仅车站上留有火灾的遗迹，车站后面还能看到一座大雪覆盖的荒凉的村落，看来和车站一样也遭了劫难。

村里最头上的一幢房子被大火烧得一片焦黑，邻屋屋角坍塌了，断了的木柱朝里戳着。街上到处扔着雪橇的破支架、倒塌的栅栏、锈蚀的铁器、破破烂烂的家什和器皿。被大火夷为平地的地方，只见一片被煤烟子和炭屑染黑的脏雪；救火时浇的水已经结成了冰，一块块焦木冻在冰里。这一切全是大火和扑救留下的痕迹。

村里和车站并非完全不见人迹。偶尔还可以看到几个活人。

车站站长从废墟里走出来迎接列车。列车长跳下月台后，十分关切地问道：

“难道整个村子都烧了吗？”

“你们好，欢迎你们。烧就烧了吧，后来还有比火烧更糟的事呢。”

“我不明白您的意思。”

“还是不明白好。”

“难道您是指斯特列尔尼科夫？”

“正是他。”

“你们犯了什么过错呀？”

“不是我们。和我们毫不相干。我们代人受过，被一起捎上了。您没看见远处的村子吗？他们才是罪魁祸首。是属于乌斯季·涅姆达乡的下凯尔梅斯村。我们就因为他们遭了罪。”

“他们怎么啦？”

“他们几乎可以说是罪大恶极。他们赶走了贫农委员会，这是第一条；违抗命令不向红军提供战马，要知道，他们鞑靼人个个都爱马如命，这是第二条；第三，他们违抗征兵动员令。”

“原来如此。那就全明白了。所以他们就挨了炮弹？”

“正是。”

“是装甲车上发的炮？”

“当然。”

“太惨了。这事真遗憾。不过，这不是我们管得了的啊。”

“再说事情已经过去了。眼下也没有什么好消息告诉你。你们在这儿得停上整整一两天。”

“别开玩笑。我送的可是前线的增补部队，不是无关紧要的。我的车从来不喜欢停。”

“哪是玩笑呀！路轨上都是积雪，您自己也瞧见了。暴风雪在这一带刮了有一个星期，路全都被雪盖住了。可又没人打扫。村子里有一半人逃散了。让剩下的人去干，他们干不了。”

“咳，真糟透了！完了，完了！现在怎么办呢？”

“我们想办法把路轨清扫出来，再开车吧。”

“雪深吗？”

“倒不能说太深。有的地方深。风斜着刮，雪一股股积到路基上，最难通过的是中间一段。有三公里要清扫。这确实是很重的活儿。这一段完全堵死了。再往前就好些，有森林，林木挡住了风雪。后面是空旷地，风吹走了不少，雪积得也不厚。”

“咳，见你的鬼去吧。真是倒霉！我让车里的乘客下来帮忙。”

“我也这么考虑。”

“只是请您别去惊动水兵和红军战士。车上有很多劳工队的人，再加其他乘客，将近七百人。”

“足够了。等铲子送到，我就让他们下车。铲子不够，已经派人去附近村子里借了。能借到。”

“真倒霉！您看，咱们对付得了吗？”

“怎么不行。俗话说，众人拾柴火焰高嘛。不过是铁路上的雪，一条干线嘛。您说怎么不行呀！”

十五

旅客清扫积雪，整整扫了三天三夜。日瓦戈一家包括纽莎，都积极地参加了。这几天是他们旅途中最美好的时光。

这地方笼罩着一种隐秘而难以言传的气氛，人们有些像普希金笔下普加乔夫的豪放和粗犷，又有些像阿克萨科夫描写的愚昧和落后。

村子的破败景象，寥寥无几的残存村民那种躲躲闪闪的神情，使此地的神秘气氛更浓重了。这些村民吓破了胆，躲着车上的旅客，相互之间也不交往，害怕被人告密。

乘客区分不同类型分批出去劳动，四周布有卫兵把守。

铁路线划成不同地段，各小组分地段同时劳动。各组铲除积雪后，中间还留着高高的雪堆，把人们隔离开来。这几个雪堆要到最后才清除。

这几天虽冷却很晴朗。白天全在外面劳动，到晚上才回车上睡觉。因为人多铲子少，大家轮流干活，每一班干的时间很短，所以不觉得疲倦。这样适度的劳动几乎是一种享受。

日瓦戈一家去铲雪的那个地段，空旷开阔，景色秀丽。这里的地势由路轨向东是缓缓的斜坡，再远去是波浪起伏的丘陵，连接天际。

山坡上有一座孤零零的、四面受风的房子。周围有花园环绕。夏季想必草木葱茏，然而现在已叶落枝疏，挂满白霜，不能给房子挡风御寒了。

厚厚的积雪把地面的一切抹平，隐去了棱角。但冬雪却掩盖不住山坡上明显的高低不平之处。春天这里大概是一条弯弯曲曲的溪流，雨水从山坡上汇合到路基下面的高架桥底。现在这条溪流被厚厚的积

雪盖住，就像一个孩子蒙头藏在一条厚被下面。

这座房子里是有人住呢，还是已归乡里或县里的土地委员会所有，空着任它坍塌？原来的房主在哪里，他们怎么样了？逃亡国外了吗？也许已经死在农民的手里？或者由于名声好，在县里暂且充当技术专家？如果他们一直留着没走，斯特列尔尼科夫饶过他们了吗？说不定镇压富农时连他们也一起遭了殃？

山顶上的这座房子引起人们的好奇，却悲伤地沉默着。不过当时既没有人发问，也没有人回答。阳光照着雪地，白花花一片，令人目眩。铁铲方方正正地铲起积雪，干松的雪块熠熠闪光，仿佛布满了钻石！日瓦戈回忆起遥远的童年时代。那时年幼的尤拉带着镶边的浅色风帽，牢牢地扣着一排衣钩，穿着黑色卷毛羊皮袄在院子里玩雪。他把耀眼的雪切成锥形、方块、奶油蛋糕、城堡和穴居的城镇。啊，那时生活在世上感到多么甜美啊，周围的一切是多么令人神往啊！

不过，这三日露天的劳动也给人味香饭饱的感觉！这毫不奇怪。每天傍晚，参加劳动的人都能吃到新鲜的热面包，不知是根据谁的命令，也不知从哪儿弄来的。面包烤得油亮、喷香，两边裂着口，底下的厚皮沾着少许炭屑，烤得松软适度，恰到好处。

十六

他们渐渐对车站的废墟产生了好感，犹如攀登雪山时爱上了临时的栖身之所。车站的格局、建筑的外形，以至断壁残垣，都在他们的记忆里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每天傍晚太阳落山时，他们才返回车站。太阳一如既往，总在一个地方沉下，就是报务员值班室窗旁那棵老白桦树的后面。

此处车站的外墙已经向里面倒塌，碎砖头堆在屋子里。但对着完好的窗子的那面后墙倒没受损坏，一切都完好如旧：墙上的咖啡色墙纸；带通气孔的瓷瓦炉，上面有系链条的铜盖；还有墙上挂着的镶在黑框里的工具清单，都保留下来。

夕阳还像车站没遭破坏时一样，照在炉台的瓷瓦上，棕色的墙纸变成暖融融的一团火，桦树影子投在墙上，像是挂着一条女人头巾。

在车站的另一端，通向卫生室的门已被封死，门上有张通告，看

样子还是二月革命初或此前不久贴上去的，上面写道：

> 鉴于药物及包扎用品等原因，请病人暂勿求医。故此封闭，特此通告。
> 乌斯基·涅姆达区主任医官启。

等人们把各段之间联接处的雪堆也都铲除后，整条平整的线路就呈现在眼前，箭也似的飞向远方。铁轨两侧堆着铲起来的雪，旁边的两排黑森森的松树林墙，就好似黑色镶边。

远远望去，整条铁轨附近，都站着手持铁铲的人群。现在人们才第一次看清了全体乘客，发现人数竟这么多，不由得十分惊奇。

十七

听说再过几小时列车就要出发了，尽管天色已晚，黑夜即将来临。开车之前，日瓦戈和冬尼娅又去最后欣赏了一番铁路上清除积雪后的景色。路基上一个人也没有。日瓦戈和妻子站在那里眺望远方，偶尔交谈几句，然后返回车厢。

往回走的时候，他们听见两个女人在声嘶力竭地对骂。两人马上听出那是奥格雷兹科娃和季娅古诺娃的声音。那两个女人和日瓦戈夫妇一样，都是向车尾走去。只不过她们隔着列车在车站那一侧走，而日瓦戈和妻子是在树林这一侧走。长长的列车把这两对人隔开了。而那两个女人几乎与日瓦戈夫妇总有距离，有时超过他们几步，有时落在后面一大截。

两个女人都怒不可遏，可是越来越显得精力不济。她们有时大声喊叫，有时又低得像耳语；看来由于步履不稳双腿无力，在雪地上不时要绊倒。听起来像是季娅古诺娃在后面追赶奥格雷兹科娃，追上了，就对她挥舞拳头。她用最不堪入耳的话臭骂情敌。这些脏话出自她这个仪表端庄的太太之口，声音又如此甜美，让人听起来比一个粗鲁男声说脏话要丑恶百倍。

“哼，你这个荡妇，你这个不要脸的婊子，”季娅古诺娃喊道，“人家到哪儿，你就上哪儿，扭着屁股使媚眼！你这条母狗，迷着我家蠢材还嫌不够，又盯上了孩子，冲着他摇尾巴，你要坑害小孩子呀！”

“这么说，你又是瓦夏的合法老婆啦？”

“我要叫你知道知道什么是合法老婆！你这脏嘴，你这祸害！惹急了我，我让你活不成！”

“哎呀，哎呀，你敢打人！放开你的爪子，你这疯婆子！你要把我怎么样？”

“我要你死，臭婊子，不要脸的野猫，一双贼眼！”

“我有什么好说的，我当然是母狗、野猫。可你是咱们这儿的贵族太太，是阴沟里生的，大门底下结的婚，胎里怀的是耗子，生出来的是刺猬……救命呀，救命呀，好心的人们，快来呀！哎呀，这女强盗要杀人啦！救救我这姑娘吧，救救我这没爷娘的孤儿吧……”

“咱们快点走，我实在听不下去，真叫人恶心。”冬尼娅催促着丈夫，“非出事不可。”

十八

转眼间，景色和天气全变了。火车已经驶过平原，在丘陵和山冈之间穿行。近日来刺骨的北风停息了，南来的风带着暖意，仿佛是从炉子里吹来的。

山坡上林木层叠。铁路穿林而过，火车先要爬上陡坡，然后再缓缓下坡。火车呼哧着驶进密林，几乎有些拖不动了，就像一个上年纪的护林人领着一大帮旅客徒步在林子里走，四处张望，一样东西也不愿遗漏。

其实，此时还没有什么可看的东西。森林里一切都在睡梦中，静悄悄的，和冬天一样。只是偶尔当林木的低枝抖落身上的积雪时才会发出窸窸窣窣的声音，好像在解下脖套或松开衣领。

日瓦戈非常困倦。这些天来，他一直躺在上铺睡觉，有时醒过来，就想想事，谛听周围的动静。但现在还没什么好听的。

十九

正当日瓦戈贪睡之际，春天的气息开始融化漫山遍野的白雪。他们离开那天，莫斯科就降雪了，以后大雪下了一路，在乌斯基·涅姆达他们扫了三天的雪，而且茫茫千里都是无边的雪野。所有这些积雪，都开始融化了。

起初积雪只在底层悄悄地慢慢地融化。这项雄伟的工程进行到一半时，秘密就暴露了出来，于是便出现了奇迹。积雪沉下去，春水泛上来，发出咕噜噜的声响。人迹不到的密林有了动静，森林中万物苏醒了。

春水不愁无处可淌。它沿着峭壁飞落下来，蓄积成池，又溢向四周。很快森林里到处水雾弥漫、溪流喧嚣。一股股春水在林中地上弯弯曲曲地游动，遇到挡住它们去路的积雪就渗入雪下；到了平坦的地面便哗哗地奔流，或者往低处急泻直下，溅起阵阵水雾。土地的水分已经饱和了。那千年古松的树冠耸入云霄，通过树根吸取水分，树根周围聚了一团团淡褐色沫子，就像留在唇边的啤酒沫。

天空为春意所陶醉，为馥郁的春的芬芳而眩晕，躲进了云层。毡毛似的乌云垂着四边，低低从树林上空飘浮而过；一阵阵充满泥土芳香和汗气的温暖的春雨，从云端直泻大地，冲走了地面上最后残留的一些黑色的碎冰块。

日瓦戈睡醒了。他用一只胳膊支起身子，朝已卸下窗子的窗棂探过头去，静静谛听着周围的声响。

二十

火车渐渐驶进采矿区，村落增多了，区间的距离缩短了，车站一个接一个。旅客流动极为频繁，一般就在中间的小站上上下下。路程不远的旅客，随便找个地方将就着，也不躺下睡觉；到夜里他们就在货车的门旁凑合呆着，一边低声闲聊只有他们了解的当地的事，等到了下一个转车站或小站就得下车了。

三天来，上上下下的乘车旅客无意中透露出了一些消息。日瓦戈得出了结论：北方白军占了上风，已经占领尤里亚京，或正准备攻打尤里亚京。如果他没听错，那个白军司令名叫加利乌林，是他在梅柳泽耶夫军医院养病时很熟悉的病友。看来不像是个同名者。

这些消息，日瓦戈一字也未向家里人吐露，怕他们白白担惊受怕，因为这终究还只是谣传而已。

二十一

还不到半夜，日瓦戈突然醒来，感到身心充满朦胧的幸福感。列车正停在一个车站上。车站笼罩在白夜的透明雾霭中。这白夜的朦胧，给人一种既雄伟又纤巧的感觉。这说明此处是开阔空旷的地带，又说明错车站地处高冈，可以无阻拦地鸟瞰一切。

月台上，一个个人影压低了嗓门，放轻脚步从货车旁走过。这也使日瓦戈由衷地感动。他觉得人们走路如此小心，是出于对列车上入睡乘客的照顾和尊重。这只有在战前才可能如此，那是很遥远的过去了。

日瓦戈医生猜错了。其实这时车站上正人声鼎沸，到处鞋声笃笃，和别的车站上一样。原来不远处有个瀑布，是它送来了清新和自由的气息，大大扩展了白夜的范围。是它赐给睡梦中的日瓦戈一种幸福感。

瀑布永无休止的奔流，压倒了错车站上的喧闹，以至造成了一切安静的错觉。

日瓦戈并不知道附近有瀑布，他呼吸着湿润的清新空气，又酣然入睡了。

货车底铺上有两个人在说话。其中一个问道：

“怎么样，你的那帮人老实了吧？还敢翘尾巴吗？”

“你说的是店铺小老板吧？”

“嗯，那些粮店老板。”

“把他们制服了。听话着呢。只要拿其中一个开刀，来个杀一儆百，别人就全都老实了。让他们都缴了税。”

“一个乡缴了多少？”

“四万。”

“瞎说！”

“我干吗瞎说呀？”

“四万，见鬼！”

“四万俄担粮食。”

“真有你们的，了不起，了不起！”

“四万俄担细面粉。”

“其实呢，也没啥了不起。这一带地多好！是出商品粮的地区。这里顺着雷尼瓦河往上就是尤里亚京，村村都丰衣足食，到处是粮食

集散站。那舍尔斯托比托夫兄弟，佩列卡契科夫和他几个儿子，全都是做粮食批发买卖的。”

“轻些。别把人家吵醒。”

“算了，不说了。”

说话的人打了个哈欠。另一个人说：

“躺下睡会儿，怎么样？好像车就要开了。”

这时错车站的另一条轨道上，一列老式特别快车从后面急驶而来，隆隆的车声转眼间就响得震耳欲聋，连瀑布的声音都听不见了。它从列车旁飞驰而过，汽笛嘶鸣、车轮轰隆，最后尾灯闪了几下，便在前方消失得无影无踪。

下面那两人又谈了起来：

“现在糟了。我们这趟车一时开不了呢。”

“是啊，这回得等了。”

“多半过的是斯特列尔尼科夫，是装甲专列嘛。”

“大概是他。”

“他对反革命可凶狠得厉害。”

“这趟专列是去镇压加列耶夫的。”

“那是什么人？”

“加列耶夫是个哥萨克首领。听说，他和捷克军队一起守着尤里亚京。这个加列耶夫，活见鬼，把码头都占领了，现在还在他手里。”

“大概是加列耶夫公爵吧。我记不得了。”

“没有这么个公爵。看来是阿利·库尔班。你弄混了。”

“没准是库尔班。”

“那就是另一回事了。”

二十二

天快亮时，日瓦戈又醒了。他又做了个好梦。他一直沉浸在自由自在和怡然自得的状态中。这时火车又停着，也许这是另一个站，也可能仍停在原来的站上。又听到哗哗的瀑布声，很像原先那个瀑布，可说不定是另一处的瀑布。

日瓦戈一闭眼又迷糊过去。睡梦中他听到一阵混乱和奔跑声。科斯托耶德和押送队长吵了起来，他们互相对骂。车厢外却比刚才更美好，田野里飘来一股清新诱人的芳香。这神秘的、春意盎然的、疏淡的东西，黑白相间，令人想到五月的风雪，湿漉漉的雪花一落到地上就融化了，地面上不会因积雪而变白，相反倒更黑了。这清香透明、黑白相间的东西是什么呢？啊，是稠李！日瓦戈在梦中猜了出来。

二十三

早晨冬尼娅对日瓦戈说：

“尤拉，你真是个怪人，整个人充满了矛盾。有时候飞过一只苍蝇，你就醒了，睁眼等到天亮。可刚才这里又吵又闹，乱糟糟的，倒没有把你吵醒。夜里出纳员普里图利耶夫和瓦夏逃跑了。瞧，出了多大的事！季娅古诺娃和奥格雷兹科娃也不见了。别着急，还有呢。沃罗纽克也开小差了。真的，人跑了，不见了。真难以想象。你听我说。他们怎么跑的，是一起逃走，还是分别逃走，又是如何跑掉的，这些谁也弄不清。当然可以认为，沃罗纽克发现那些人逃跑后，怕担责任，就开了小差。可是其他人呢？他们是自愿离开这里的？或是被迫的？那两个女人就叫人怀疑。但是谁杀谁，是季娅古诺娃杀了奥格雷兹科娃，还是奥格雷兹科娃杀了季娅古诺娃，这是没人能解开的谜。押送队长从列车这头到那头来回奔跑。他喊道：‘不许你们鸣笛开车！我以法律的名义要求你们不抓住人，不许开车。’列车长不听他的，说：‘你疯了！我送的是前线的增补部队，这是头等的紧急任务，哪能等你们那些痞子！真亏你想得出！’他们两个都怪罪科斯托耶德，说他是有头脑的合作主义分子，事情就发生在他身旁，却没制止一个无知识、无觉悟的大兵干蠢事。他们还说，‘你还算是个民粹派呢。’科斯托耶德当然也不示弱，他反驳说：‘真有意思。按照你们的说法，押解兵倒应该由犯人来看管？这可真是母鸡打鸣的稀罕事。’出事的时候我推你身子，又推你肩膀，叫着：‘尤拉，快起来，有人逃跑了！’你一点反应都没有！就是打炮也震不醒你……唉，对不起，这以后再说吧。你们看……多美啊！爸爸、尤拉，你们瞧瞧，外面的景色多么美！”

他们都躺在铺板上，探出脑袋，望着窗外的景色。窗外是春水漫漫、无边无际的泽国。有的地方河水溢出堤岸，河汊的水一直淹到路基旁。从铺板上望去，窗外的景色就近在眼前，缓缓行驶的火车仿佛在水面滑翔。

水面平静如镜，只在列车驶过时，偶尔映出火车铁青色的倒影。温暖的阳光在水面上画出一个个油亮的光圈，就像厨娘用蘸了油的羽毛在炙热的馅饼上涂油。

无边无际的春水淹没了草地、坑洼和灌木。仿佛连那团团白云也被淹没了，一缕缕地沉入水底。

在这一片泽国中央，隐约可见一条狭长的土地，上面的树木上插天空，下映倒影，好像悬在空中。

“看，野鸭！一窝鸭子。”亚历山大·亚历山大罗维奇望着远处叫道。

“在哪儿？”

“靠近小岛。不是那边，是这边。向右看，向右。哎呀，真见鬼，飞了，吓着了。”

“啊，我也看见了。亚历山大·亚历山大罗维奇，我有事想和您谈谈。不过以后谈也行。我们的劳工和那两个女人都是好样的，他们逃得对。我想，他们都平平安安地走了，谁也没有伤害谁。河水要流动，人也要跑啊。”

二十四

北方的白夜快要结束。山岳、丛林和悬崖都看得清清楚楚，可全像是画出来的，大概连它们自己也不相信是真的。

小树林刚刚开始泛绿。其中有几丛稠李已经开花。这林子长在峭壁下不远的地方，那里也是一块不大的崖角。

附近便是瀑布。但并不容易看到它，只有站在小树林旁，从悬崖边上才能看到。瓦夏懒得去那里看瀑布，不愿担惊受怕，也没心思去欣赏美景。

瀑布在这里是最为壮观的，相比之下周围一切都逊色了。正因为独一无二，它使人望而生畏，变成了某种有生命有意识的东西，变成

了神话中向人们索取贡物、加害地方的巨龙或大蟒。

瀑布泻在半山腰突兀的尖石上，分成了左右两股。上面那截瀑布几乎凝然不动，下截却不停地左右摆动，仿佛瀑布的双脚微微打滑：站稳了，滑一次重又站住，不论摇摆多少回，最后还是立在那儿。

瓦夏把羊皮袄铺到地上，躺在小树林边。天色微明时，从山头飞下一只大翅鸟。它在树林四周悠然地回旋一周，就落在瓦夏身旁的冷杉树梢上。他抬起头来，望着这蓝颈灰胸脯的佛法僧鸟，十分动情地用乌拉尔土语低声唤着鸟儿："罗尼亚札。"然后他站起身，把铺在地上的羊皮袄披到肩上，穿过林中空地，走到和他一起逃跑的季娅古诺娃身边，对她说：

"咱们走吧，阿姨。您瞧，您都冻坏了，上牙直打下牙。您瞪眼瞧什么，吓坏了吧！您没听明白吗？我们应该走了。您可得明白呀，咱们该上村子里去。村子里对自己人好，会把我们藏起来的。我们已经两天没吃东西，会饿死的。沃罗纽克叔叔大概在那里闹翻了天，他们会来追我们的。季娅古诺娃阿姨，我们该走了，直说是该逃了。我真不知拿您怎么办，阿姨，您整天整夜地总不吭气，您总该说话呀！您是愁得话也不会说了吗？是吗？您想什么呢？您把奥格雷兹科娃阿姨撞下了车，可您不是有意害她，是无意撞了她一下，我亲眼看见的。后来她从草丛里爬起来就逃跑了，一点没伤着。普里图利耶夫叔叔也一样。他们会撵上我们，我们又会凑到一起的，对吗？最要紧的是别折磨自己，那您就会说话啦。"

季娅古诺娃从草地上站起来，向瓦夏伸出手，轻声说：

"好孩子，咱们走吧。"

二十五

火车顺着高高的路基爬坡，车身咔嚓咔嚓地响。路基两旁是种类驳杂的幼林，枝梢还没有路基高。再下面是春水刚退的草地。沉淀了泥沙的草地上，东一根西一根横着圆枕木。这些木头大概是附近林场准备流送的，春汛把它们冲到了这里。

路基两旁的幼林几乎是光秃秃的，还像冬季一样。树枝上长满烛泪般的叶芽，正是在这些叶芽中生发着新的、过去所没有的东西。叶

芽微微突起，像斑驳的泥浆，可正是这新添的乱泥浆里，孕育着生命，它用绿色的火焰点着了抽芽吐叶的树木。

幼林里到处可见挺立的白桦，枝上成对绽开的嫩叶，仿佛是痛苦地扎在树上的尖齿和箭头。白桦树叶散发出一股股调漆用的木精气味，在树干上闪闪发亮，用眼睛就能断定是什么味道。

不一会儿火车开到了林场，冲散的圆木可能就是在这里堆放的。林子拐弯处，可以看到一块空地，撒满了木屑和木片，中间堆着三丈左右长的圆木。火车开到林场，司机拉了制动阀。火车震了一下，就停住了。列车站在椭圆形坡地的顶端，微向下倾。

火车上响起几声短促的哨声，还有人喊了几句，乘客不听哨声也明白，司机停车是想要储备一些燃料。

货车的门向左右两侧拉开。车上的乘客都拥上路基，人数几乎和整整一个小城镇的居民差不多。只有前面几节车里去前线增援的士兵没有出来，他们从不参加任何临时的紧急任务。

空地上那一堆堆小柴禾还装不满煤水车。需要运走一些三丈长的圆木，得把它们锯断。

司机组的工具库里有锯子。参加劳动的人分成两人一组，每组发一把锯子。亚历山大·亚历山大罗维奇和女婿合用一把。

前面军车里的士兵，从打开的车门里探出一张张笑嘻嘻的脸，这里有从没打过仗的年轻人，海军学校的高年级学生，他们好像坐错了车厢才和已有家小的严肃工人混在一起。工人们也没有上过战场，刚从军事班集训结束就派去前线。这些年轻的士兵有意吵吵嚷嚷，和年纪大一些的水兵们逗笑、胡闹，省得胡思乱想。他们知道，考验的时刻已经临近。

好开玩笑的人们逗那些拉锯的，只听一阵阵哄笑：

“哎，老爷爷！你看看嘛，我是个娃娃，还要吃奶，可干不了体力活。”“喂，玛芙拉！小心别把裙子锯破了，那会着凉的。”“嗨，年轻姑娘！别到林子里去啦，还是嫁给我，跟我走吧。”

二十六

林子里竖着好几个叉形支架，是用两根木桩钉成的十字交叉的架

子，一端埋在泥里。有一些支架还空着。日瓦戈和亚历山大·亚历山大罗维奇就在那里锯了起来。

这时正是初春。大地从雪里露出脸来，就像半年前刚刚落上雪花一样。树林里潮气很重，地上堆积着陈年落叶，犹如屋子里扔满多年来扯碎弄乱的收条、信件和通知，还没来得及打扫。

“慢慢拉，要不然您很快就累了。”日瓦戈医生对亚历山大·亚历山大罗维奇说，一边放慢速度，使动作均匀些。接着他又提议歇一会儿再干。

林里是一片咿咿哑哑的锯子声，有时几把锯子的声音协调起来，有时又各拉各的。远处传来了早来的夜莺的啼啭。百舌鸟每隔很长一段时间啼上几声，好像在吹通被脏物堵塞的长笛。就连火车阀门喷出来的蒸气，也发出歌唱似的咕咕声，像儿童室里酒精炉上牛奶煮沸了的声音。

“刚才你想和我谈什么，”亚历山大·亚历山大罗维奇提醒说，“你没忘吧？火车经过一片大水，看见鸭子飞起来的时候，你好像有什么事，说要和我谈谈。”

“噢，是的。我不知道怎么能说得简单明了。您瞧，我们越来越靠近是非之地了……这里一切都动荡不安。咱们很快就会到目的地。不知道尤里亚京的情况如何。咱们得商量一下，以防万一。我指的不是思想观点，这个绝不可能在春天的树林里，用五分钟的时间就说清楚、弄明白。我们两人彼此十分了解。我们三个人，您、我和冬尼娅，同其他许多人一起在今天构成一个统一的世界，我们之间的差别，仅在于我们对这个世界认识的程度有所不同。我不是要谈这个。这是很简单的道理。我要说的是，我们需要及早商量好，如果发生某种意外情况，我们各自应该怎么行事，才不致为对方感到羞愧，也不致给对方丢脸。”

“行了，我已经明白了。我喜欢你这样提出问题。你表达得很确切。我可以告诉你。你记不记得在一个风雪的晚上，你带回来一张印着政府最早几项法令的号外？你还记得吧，那法令是如此坚决断然，真是闻所未闻。这种直率态度使我折服。然而这样的法令只是在制定者的头脑里才能保持原有的面貌，即使这样恐怕也只是在公布的头一天里。政治上的狡诈可以在第二天就把它完全推翻。我该对你说什么

呢？这种哲学对我是格格不入的。现在的政权和我们是对立的。他们搞变革并没有征求过我的同意。但他们又表示信任我，我就要对我所做的一切负责，哪怕有时的行动并非出于自愿。

“冬尼娅问我，咱们能不能赶上种菜蔬的季节，会不会耽误了下种的时间。怎么回答她呢？我对这里的土壤条件不了解。气候条件又怎么样呢？夏天太短。这里种的东西能熟吗？

“话又说回来，难道我们迢迢千里到那里去只是为了想种菜园子吗？俗话说：‘跑七里地去喝一口粥。’现在用它来开玩笑都不合适了，因为很抱歉，我们的路程是三四千里。然而，坦率地说，我们辛辛苦苦地跑去，完全是另有所图。我们的目的是要按现代的方式去那里苟且偷安，要与他们一起来挥霍祖先留下来的森林、机器和生产工具。不是去重振外祖父的产业，而是去耗用他的产业，和他们共同挥霍成千上万的卢布，换得一个寒酸的苟活。而且这一切都如现时这样混乱不堪，叫人难以理解。哪怕给我黄金，我也不会像以前那样去接收一个工厂，即使白送给我，也是如此。那样干是愚昧野蛮，犹如赤身裸体到处乱跑，或是把文化识字丢个一干二净。不，私有财产的历史在俄罗斯已经结束了。至于我们格罗梅科一家人，还在上一代时便已经失去了发财的欲望。”

二十七

车厢里又闷又臭，使人无法睡觉。日瓦戈医生汗涔涔的头枕在湿透的枕头上。

他怕吵醒别人，轻手轻脚地从铺上爬下，又轻轻把门推开一道缝。

迎面吹来一股黏乎乎的湿气，就像在地窖里脸碰上了蜘蛛网。他知道这是雾。“有雾，明天大概会很热，太阳会很厉害。难怪那么憋气，心里也感到闷得慌。”

他在跳下路基之前，站在门口静静听了听周围的动静。

列车停在一个大枢纽站上。周围静悄悄的，一片迷雾，火车似乎并不存在，也无人理睬，像已被人遗忘。看来它停在最不引人注意的地方，距车站还很远，中间铁轨纵横交叉，像张起一张巨网。如果那

里天崩地裂，车站塌陷，列车上也无人知晓。

远处传来两种微弱的声响。

列车后方，他们来的地方，传来均匀的击水声，仿佛在涮衣服，又像湿旗帜在风中拍打旗杆。

列车前方传来阵阵轰隆声。到过战场的日瓦戈医生不由得大吃一惊，竖起了耳朵。

轰隆的响声低沉而平稳，他听了一会儿就断定那是远射程火炮发射的声音。

“看来我们跑到前线了。”日瓦戈医生想道。他摇了摇头，从车厢跳下。

他朝前走了几步。前面只剩了两节车厢，火车头拉着前头车厢已经开走，甩下了他们。

“难怪昨天他们都是一副跃跃欲试的样子。”日瓦戈医生暗自想道，“看来他们已知道，一到目的地，立即要上火线。”

他绕过最前面的车厢打算越过铁轨到车站去。冷不丁从车厢后面蹿出一个持枪的哨兵，轻轻地厉声喝道：

“去哪儿？口令！”

“这是什么车站？”

“什么站也不是。你是什么人？”

“我是从莫斯科来的一个医生。我和我家里人都乘这趟列车。这是我的证件。”

“你的证件管个屁用。黑天里我那么傻来看你的证件，不怕坏了眼睛吗？你没见正下雾吗？不用看你的证件，我打老远就知道你是个什么医生！听听，你们这些医生正对我们开十二英寸的大炮呢！该狠狠地给你一家伙，可是还早点。快回去，饶你一条命。”

“他看错人了。”日瓦戈医生心想。但和哨兵争辩是没有意义的。确实，最好还是趁早离开这儿。日瓦戈医生掉头往回走。

这时，他背后的炮声停了。那里是东方。太阳已在晨雾中升起，阳光透过浮动的雾气，就像在浴室的蒸汽里晃动着的赤身裸体的人影。

日瓦戈医生顺着一节节车厢朝前走。过了最后一节，还继续往前走，脚下是松软的沙地，脚步越陷越深。

刚才听到的均匀的击水声越来越清晰。沙地缓缓向下倾斜。日瓦戈医生又走了几步，眼前便出现了一些轮廓不清的物体，在雾中看去显得特别庞大。日瓦戈又迈近一步：黑暗中显出了岸上几条渔船的船尾。前面是一条大河。河水缓慢地、无精打采地拍打着船舷和岸边码头的木板。

“谁让你在这儿瞎跑？”又一个哨兵从岸旁蹿了出来。

“这是什么河？”日瓦戈医生竟脱口问了一句，其实挨了刚才的呵斥，他根本什么也不想问。

哨兵没理他，拿起警哨放到嘴里，想把前面那个哨兵招呼过来。他还没吹响，那个悄悄跟在日瓦戈身后的哨兵已经走过来了。两个哨兵商量着什么。

“没啥可说的。他是什么家伙再清楚不过啦。问‘这儿是什么车站，是什么河？’想来蒙混我们。你看怎么样，直接拉到河滩那儿去毙了，还是押到前面的车厢去？”

“我看还是押到车厢里去，看上面怎么说。身份证！”第二个哨兵大吼一声，把日瓦戈手里的几张证件一把夺了过去。

“老乡，你看住他。”不知他对谁说了一句，就和另一个哨兵顺着铁道朝车站走去。沙滩上躺着一个人，看样子是个渔夫。他咳了一声坐起来，表示这儿有个人。

“他们肯带你去见头头，算你运气。朋友，看来你有救了。可是你千万别怪罪他们，这是他们的责任。现在是人民的天下啰。兴许以后有好日子过，可现在还不能这么说。他们正在捉一个人，看样子是把你错当了那个人，以为就是你，这下子可逮住工人阶级的仇敌了，可惜弄错啦。万一有危险，你想办法见他们头头。可不能听这些家伙的。他们觉悟高，这可最糟糕了！干掉你在他们看来，不算一回事。他们要让你跟他们走，你可别去。你说，我要见你们头头。”

从渔夫口里日瓦戈打听到，前面就是有名的通航河道雷尼瓦河。临河的车站叫拉兹维利，是尤里亚京市郊的河运工业区。他还打听到，在河的上游两三里远的尤里亚京，红军一直与白军作战，现在好像已经打退了白军。渔夫还告诉他说，拉兹维利也发生了骚乱，现在好像也已平息；现在这一带十分平静，因为车站附近的居民都迁走了，四周遍布警戒哨。他还听说，在那几个驻扎军事机关的车厢里，

有边区军事委员斯特列尔尼科夫的专列，他的证件就是给这人送去了。

过了一会儿，从那边来了个哨兵。他不像刚才那两个，他拖着枪走路；再不就拿枪往前面一戳一戳地走，仿佛搀扶着一个喝醉酒的朋友，要不扶着，那醉鬼会倒下去。他押着日瓦戈医生去见军事委员。

二十八

哨兵押解着日瓦戈来到由皮顶篷连接起来的两节沙龙车厢门口。哨兵向守卫报过口令后，他们就进了车厢。车厢里本来是欢声笑语，他们刚一进去，立刻变得鸦雀无声。

哨兵领着日瓦戈通过狭窄的甬道，来到车厢中间一个宽敞的单间，这里安静整齐。在这个清洁舒适的单间里，几个衣冠楚楚的人正在办公。那位转眼间成了全区威名赫赫的党外军事专家的斯特列尔尼科夫，他的司令部竟是这样，和日瓦戈医生所想象的相去太远了。

不过，看来他活动的中心并不在这里，而是在前面的前线司令部里，更靠近作战的地方。这里只是他个人生活的场所，有一间不大的私人办公室和一张行军床。

由于这个原因这里才如此安静吧。这里好像是海滨温水浴场的走廊，地面上铺着软木和地毯，工作人员都穿着软底鞋走路。

车厢中间的这个地方，原来是餐室，铺着地毯。现在改成了办公室。屋里放着几张桌子。紧靠门坐着的一位年轻军官对日瓦戈说："等一会儿。"这话说完，其他的人就认为自己不必再搭理日瓦戈医生了。这个军官漫不经心地朝哨兵点了下头，表示他可以走了。哨兵从走廊上过去时，枪托磕着金属横板，哐啷哐啷响个不停。

日瓦戈医生一进车厢，老远就看见了自己的证件。它们摆在最里边那张桌子的边上。那里坐着一个旧军官派头的年纪较大的校级军官。他是统计官，正仔细琢磨着军事地图，不时参阅一本手册，拿到近处核对，剪剪贴贴，嘴里还念念有词。他抬眼朝四周的窗子挨个地看了一圈，然后说："今天天气可要热了。"仿佛这是他扫视全部窗子后得出的结论，好像每扇窗子外面的天气都各不相同。

一个技术兵正趴在地上维修出了故障的电线。当他爬到一位年轻

军官的桌子跟前时，军官就站起身来让他。他邻桌是一个身穿草绿男军衣的女打字员，正费劲地修理出了毛病的打字机，滚筒斜出了槽，夹在筒架里不能动弹。那位年轻军官站在她凳子后面，居高临下地帮她检查机器的毛病。这时技术兵爬到了打字员跟前，也帮着从下边检修扳手、拨杆和传动装置。那个校官派头的军官也走过来帮他们。大家都围着打字机，忙个不停。

眼前的景象使日瓦戈医生悬着的心放了下来。如果他是一个要被处死的人，就难以设想这些十分清楚他命运的人，能当着他的面专心致志忙这类琐事。

“不过，谁知道他们怎么想呢。”他想道，“他们怎么这样泰然自若呢？旁边大炮在轰鸣，人们在厮杀，而他们却在预测今天的热度，不是战斗激烈的程度，而是天气炎热的程度。或许因为他们已经司空见惯了吧，所以对什么都无动于衷了。”

他呆在那里无事可做，便透过对面的窗子朝外面望去。

二十九

窗外，列车前面剩了最后一段铁路，直通拉兹维利火车站；车站就在拉兹维利近郊的山上，依稀可辨。

从路轨到车站之间，架着一条没刷油漆的木板天桥，中间有三个平台。从这里望去，这一段铁路线好像是旧机车的停放场。没有煤水车的旧机车，头顶上的烟囱活似大口杯子和靴筒，头对头地夹在破破烂烂的旧车厢堆里。

早上热气蒸腾，天空变得白蒙蒙一片。破旧机车的堆放场、市郊基地、铁轨上的破烂火车、生锈的屋顶和商店招牌，这一切构成了一幅荒凉的图画。

在莫斯科时，日瓦戈不曾留意城市里的商店招牌何其多，也不曾注意它们占去了建筑物很大的门面。这里的招牌却令他想起了这一点。招牌上的字一般都写得很大，从这里隔很远都可以看得清。招牌低压在歪歪斜斜的平房破窗户上，低矮的小房子被遮得几乎看不见，就像农村小孩戴着父亲的大帽子，连脑袋都套了进去。

这时晨雾已经完全消散。只是左边在遥远的东方，还有一些残

雾，但也正往两旁飘动，像舞台上开启的帷幕。

离拉兹维利车站三里左右，在更高些的大山上坐落着一个大城市，是地区的或一省的首府。太阳光给城市抹上一层浅黄的色彩，远远望去显得线条粗疏。房屋层层叠叠，依山而造，很像廉价的民间版画上的圣阿托斯山或是苦行僧隐居的修道院。山顶中央矗立着一座大教堂。

“尤里亚京！”日瓦戈医生感到激动，“这是故去的安娜·伊万诺夫娜经常回忆的地方，也是护士拉拉·安季波娃常常提到的城市！我听她们说过不知多少次，自己却是第一次见到它，而且又是在这样的境遇中。”

这时，低头修打字机的军官把注意力移到了窗外。他们朝窗外转过脑袋。日瓦戈医生也朝那里望去。

车站天桥上，有人押送着几个俘虏或犯人，其中一个是头部受了伤的中学生。伤口已经包扎，纱布还渗出血来，他那汗流满面的黝黑脸庞上，涂抹得尽是血污。中学生走在被押人员的最后，旁边是两个红军战士。他之所以引人注目，不仅因为这叛逆者英俊的脸上透出一股刚毅之气，也不仅因为人们为他的年轻感到惋惜，主要是和两个押解兵之间不同寻常的关系，引起人们的好奇心。他们的举动同他们的身份很不相称。

头缠绷带的中学生，制帽不时滑落下来。他不愿摘下来拿在手上，就不停地正冠，不顾头上的伤口，把帽子使劲往绷带上压。那两个红军战士总是主动给他帮忙。

这悖于情理的荒唐行为，仿佛有着某种象征含义。日瓦戈医生有感于这种举动的深意，忍不住也想跑到天桥上去，对中学生大声道出不吐不快的一个警句。他想对孩子和车厢里所有的人说：出路不在于墨守形式，而在于摆脱形式。

日瓦戈医生移开了目光。这时斯特列尔尼科夫已经大步流星进了办公室，站到了屋子当中。

作为医生，日瓦戈见过许多性格难以捉摸的人，可为什么至今就没遇到过一个性格如此鲜明确定的人呢？何以生活没使他们两人相遇呢？他们的生活道路为什么从来没有交叉到一处呢？

不知怎的一眼便看清了，此人是意志的完美化身。眼前的形象正

是斯特列尔尼科夫自己所想象的理想形象，因此他的精神和外表必然都是完美无缺的，包括他那匀称而又漂亮的头脸，他走路疾速的步伐，两条长腿蹬着高筒靴，靴子可能不干净，但看起来像擦得精光锃亮，还有他那灰呢军服皱皱巴巴的，但给人印象倒很挺括，像是亚麻布料做的，一切都完美无缺。

会产生如此的效果，是因为他很有才气，这是一种自然的才气，毫不做作的才气，能在任何生活条件下驾驭自如的才气。

无疑，此人应有某种才干，但未必是独创型的才干。他的一切举止中所流露出来的才干，可能只是一种模仿的才能。那个时候，所有的人都爱模仿点什么。或是模仿历史上名垂千古的英雄，或是模仿在战场上、在城市起义中亲眼见过、留下深刻印象的显赫人物。此外，也可能模仿公认的民众英雄，或是名列先进的优秀同志。或者干脆就是相互模仿。

出于礼貌，斯特列尔尼科夫见了日瓦戈这个外人后，没有表现出奇怪和有什么不便。相反，他对其他人讲话时，仿佛医生也是这个圈子里的人。他说：

“我祝贺大家。我们把他们赶跑了。这好像是一次战场游戏，而不像真正的战事，因为他们同我们一样，也是俄罗斯人，只是头脑里有糊涂观念；他们自己不肯放弃这些糊涂念头，我们不得不用武力打掉他们的念头。他们的司令官是我的朋友，出身是比我更地道的无产阶级。我们在一个院子里长大。他一生中为我做了许多好事，我很感激他。但我还是很高兴能把他撵过了河，也许撵得更远。古里扬，请快点接好线。不能只靠通讯兵和电报了。你们注意到今天多热吗？可我还是睡了一个半小时。哦，是这样……”他想起医生的事，朝日瓦戈转过身子。他想起来为什么叫醒了他。那不过是件小事，这个人正为此事被拘留在这儿。

“是这个人吗？”斯特列尔尼科夫审视日瓦戈，从头打量到脚，“丝毫不像。这伙蠢材！”他不禁笑起来，对日瓦戈说：

“请原谅，同志。他们把您当成另一个人了。我的哨兵搞错了。您可以走了。这位同志的劳动手册呢？噢，这是您的证件。请原谅我的不礼貌，我看一下。日瓦戈……日瓦戈……日瓦戈医生……是莫斯科来的。请上我那儿去一下。这里是秘书室，我的车厢就在前面。请

吧。我不会耽搁您很久的。”

三十

这个斯特列尔尼科夫到底是什么人呢？令人不解的是，一个非党人士居然能被提到要职上，而且站稳了脚跟。没有谁熟悉他，因为他虽是莫斯科人，大学毕业后就去外省教书；战争中被俘时间很长，前不久还毫无音信，人们以为他已经牺牲。

他是由一位进步的铁路工人季韦尔辛举荐作保的。斯特列尔尼科夫小时候是在季韦尔辛家长大的。当时掌握任免权力的人因此相信了他。在情绪过分激昂、观点过于极端的年月里，斯特列尔尼科夫的革命性也是不知节制的，但却表现得真诚和狂热。他的狂热并非人云亦云，而是有他的整个生活做基础，他所特有的，绝不是一时心血来潮。

斯特列尔尼科夫没有辜负人们对他的信任。

这一时期的军旅生涯中，他南征北战，参加了乌斯基·涅姆达和下凯尔梅斯战役，平息了古巴索夫地区农民武装反抗征粮队的暴乱，镇压了熊泽车站第十四步兵团抢劫粮车的事变。他还参与平定了拉辛分子的兵变（他们在图尔加图城举事后，持械投向白军），参与了镇压奇尔金河口码头的军事暴动，那次叛军杀死了一名忠于苏维埃政权的司令官。

在上述这些地方，他都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突然行动，判断，分析，做出决定，干得迅速、严厉、果断。

他乘着专车四处奔波，终于制止了整个地区的士兵普遍逃跑的现象，彻底改组了征兵机构。红军征兵工作得以顺利展开，新兵接收委员会的工作变得热火朝天。最近，由于北方白军压境，形势严峻，斯特列尔尼科夫不久前又被委以新的重任，指挥直接的军事行动，完成战略和战术任务。他介入后的积极后果，很快就显示了出来。

斯特列尔尼科夫知道，有种流言叫他“刽子手”。他对此坦然处之，并无畏惧。他出生在莫斯科，是工人的儿子。父亲因参加一九〇五年革命而被流放。那些年里他还小，没有参加革命活动，后来进入大学，家境优裕的学生闹学潮时，他没有卷入；当时穷学生入了大

学，特别珍惜机会，比有钱人的子弟刻苦、努力。大学毕业时，他已有了极其渊博的学识。除了完成古典文学的学业外，还自学了数学。

按照法律，他可以免服兵役，但他却自愿上了前线，被俘时是准尉军官。后来，得知国内发生了革命，便于一九一七年底逃回俄国。

他身上有两个突出的特点、两种突出的愿望。

他的思维异常清晰，富于逻辑。而且他难得地道德高尚，为人公正；他的感情炽热而纯洁。

他要做个开拓新路的学者，然而，他还欠缺那种勇往直前的魄力，不善于通过始料未及的发现，去冲破原有的头头是道却空洞无物的预测。

他想做出一番事业来，但他的原则性中又缺乏心灵的灵活。要知道对心灵来说，不存在一般的规则，而只有具体个别的事例；心灵的伟大之处，就在于它以小见大。

斯特列尔尼科夫从儿时起就憧憬着最高尚、最光明的事物。他认为生活是一个广阔的竞技场，人们应诚实地恪守规则，在竞争中追求达到完美的境界。

日后证明，事实上并非如此，但他并没想到是自己错了，是自己把世界的秩序给简单化了。于是他把不平深深埋入心底，幻想有朝一日自己能成为一个法官，在生活和歪曲生活的罪恶之间作出审判，他要维护生活，为生活伸张正义。

失望使他变得冷酷。革命给了他武装。

三十一

斯特列尔尼科夫带着日瓦戈来到自己的车厢，口中不停地重复道："日瓦戈，日瓦戈，有些像商号。再不就是贵族的姓。是啊，从莫斯科来的医生嘛。要去瓦雷基诺。怪事。为什么突然要离开莫斯科去这样的穷乡僻壤？"

"去穷乡僻壤正是我的希望。想寻找安静。去偏远的村镇，去默默无闻的地方。"

"您看，多么富有诗意。是瓦雷基诺吧？这一带我都熟悉。过去是克吕格尔家的矿厂企业。说不定你们还是亲戚吧？也许是继承

人？”

“为什么用这种嘲讽的口气呢？哪里是什么‘继承人’？不过，我的妻子倒是……”

“瞧，说对了吧。你们是想白军了？很抱歉，你们来迟了一步。这地区白军已被肃清。”

“您还要取笑我吗？”

“再说，您又是个医生，是个军医。现在是战时。这倒直接与我有关。您是个逃兵吧。绿色分子[1]也有躲到森林中去隐居的。您的理由呢？”

“我两次受伤后复员，纯粹因为不适合在军队服役。”

“那您拿出人民教育委员会或是人民卫生委员会的签条，证明您是‘可靠的苏维埃人’，是‘同情分子’、是‘奉公守法’的吧。现在世上正进行着可怕的清算。好心的先生，现在谈不上什么富有同情心和奉公守法的医生，现在只有启示录中那种执剑的生灵和长着飞翼的野兽。不过，我已经对您说过，您自由了，我绝不食言。但只是这一回。我有种预感，我们还会相遇的，到那时就不会这样对您说话了。您可要当心。”

他的威胁和挑战，没有使日瓦戈感到慌乱。医生说：

“我知道您对我的全部看法。站在您的立场上，这种看法完全正确。您想和我争论的问题，正是我有生以来内心里一直争辩的问题，是同假设的对手不断争论的问题，并且应该说我已经从中得出了某些结论。但三言两语是说不清的。如果我确实可以走的话，请允许我不再向您作什么解释就离开这儿；如果我没有这个自由，那就听候您的处置了。我没有什么需要对您辩白。”

这时，电话铃声打断了他们的谈话。电话联系已经修复。

“谢谢，古里扬，”斯特列尔尼科夫拿起话筒，扑扑吹了几下说，“亲爱的，请派个人来送日瓦戈同志。别再闹出什么不愉快来。请给我接拉兹维利，我要拉兹维利肃反委员会运输处。”

只剩下斯特列尔尼科夫一人了，他给车站打电话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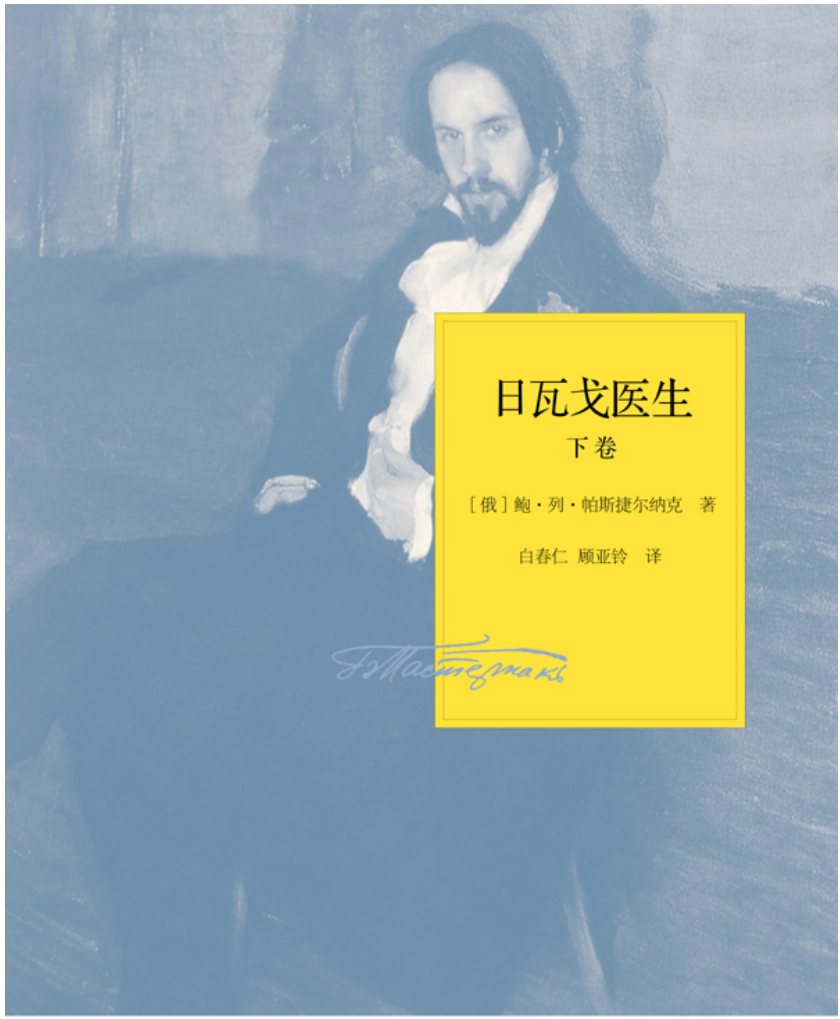
“刚才押来一个青年，他把帽子直往耳朵上压，可头上扎着绷带，简直胡闹。嗯，如果需要的话，立即给他治疗。嗯，要像爱护眼睛一样爱护他，您个人要对我负责。如果需要的话，可以给他一份口

粮。对。现在谈正事。我还要说话，没完呢！真见鬼，另外一个声音插进来了。古里扬！古里扬！我的电话线断了。”

“说不定他是我中学预备班的学生呢。”他一时不再打算和车站继续通话，心里想，“如今长大了，倒来造我们的反。”斯特列尔尼科夫暗暗计算自己教书、打仗和当俘虏的年份，看是否和那个青年军官的年龄相符。然后他在窗旁眺望远处的尤里亚京，目光搜寻着岸边城门附近他家的住所。他的妻子和女儿会不会出人意料地还住在那里呢？要能去看她们该多好！马上就去！不，这是绝对不可能的！那完全是另一种生活呀。首先应该结束目前新的生活，然后才能回到那中断了的生活中去。他总有一天会回去的，总有一天！可究竟是几时呢？

---

[1] 指苏联国内战争时期，1919—1920年间比较活跃的农民武装。



日瓦戈医生

下卷

[俄] 鲍·列·帕斯捷尔纳克 著

白春仁 顾亚铃 译

上海译文出版社

第八章
抵达

一

载着日瓦戈医生一家来到此地的列车，还刚刚停到车站后侧的线路上，就被一排排别的列车遮挡起来了。维系了一路的同莫斯科息息相关之情，在这个清早就此中断了，结束了。

这里开始展现出另一番天地，一个外省的世界，它有着另一个属于自己的引力中心。

此地的人们，相互过从比首都密切。虽然尤里亚京—拉兹维利铁路区段肃清了闲人，由红军把守着，当地市郊的乘客不知怎么还是钻到铁路线上，照现在的说法是“潜入”。他们把车厢挤得满满登登，取暖货车入口也全是人，还有的人挨着列车在路轨上来回走动，要么就站在自己车厢门外的路基上。

这些人互相全都认得，老远就打招呼，靠近了便寒暄问候。他们的穿着谈吐，同京城人稍有差异，饮食既不一样，习惯也自不同。

出于好奇，不由得让人想知道这些人怎么生活，道德面目和物质条件如何，他们怎样克服种种困难，又怎样摆脱法律的约束。

谁知不久就得到了最生动的答案。

二

日瓦戈医生由一个哨兵跟着朝自己的列车走去。哨兵把枪拖在地上，像拿了根手杖似的拄着它走路。

天气闷热。太阳晒热了铁轨和列车厢顶。洒落了石油的地上，闪着黄色反光，像镀了层金。

哨兵的枪托过处，在沙子上留下一条沟痕，还不时碰到枕木上发出声响。哨兵说：

“天气好起来了。正该春播，种燕麦、小麦，要么种黍子，是最好的时候。荞麦还早点。我们那儿到阿库林娜节(注)才种荞麦。我们是莫尔尚斯克人，唐波夫省的，不是本地人。唉，医生同志！要不是国内战争这灾祸，要不是该杀的反革命，这个季节我哪能跑到外地来逛？这内战使我们阶级闹矛盾，您看它都干了些啥勾当！”

三

“谢谢。我自己来。”日瓦戈医生谢绝了旁人的帮助。取暖货车上人们弯腰伸手想拉他上去，他纵身一跃，跳进车厢，站稳脚便和妻子拥抱到一起。

“可回来了！谢天谢地，总算平安无事了！”冬尼娅一个劲儿说。“不过你平安回来，对我们可不算新闻。”

“怎么不算新闻？”

“我们全都知道啦！”

“打哪儿知道的？”

“哨兵来告诉的。要不然提心吊胆，我们可怎么受得了呀？就这么，我和爸爸差点儿没急疯。你看他睡得多死，别想叫醒他！焦虑过度，一躺下像个死人，怎么也晃不动。这里又有了新乘客，一会儿我给你介绍几个。先告诉你一下周围的人在谈什么。车厢里的人都庆贺你化险为夷。啊……这就是他！”她突然转过头去换了话题，向取暖货车角落里挤在人堆中的一位新乘客，介绍了自己的丈夫。

“萨姆杰维亚托夫。”那里传过一个声音，接着一群人中站起来一个戴软礼帽的，拨开众人向外挤。

“萨姆杰维亚托夫，”日瓦戈这时心里琢磨。“我还当是俄罗斯古派人物呢，像传说中的大密胡子，腰上打褶的外衣，皮带上缀着铜片。这却像个美术爱好者，透着花白的小卷发，八字胡，下巴上的胡髭短而尖。”

“怎么样？斯特列尔尼科夫恐吓您了吧？您可实说呀。”

“没有，干吗恐吓我？谈话是很认真的。他至少是个很有魄力、很重要的人物。”

“那还用说。这个人我略有所知。他不是我们这儿的人，是你们莫斯科人。就和近来我们这里的新鲜事一样，也是打你们京城传来的，是外来货。光凭自己的脑子可想不出来。”

“这位安菲姆·叶菲莫维奇[注]，尤拉，是个博学家，无所不知，听说过你，也知道你父亲，知道我爷爷，还有许许多多的人。你们认识一下吧。”冬尼娅顺便毫无表情地问了一句：“你一定也认识这里的一位教师安季波娃吧？”对此，萨姆杰维亚托夫同样淡淡地回答说：“您

提安季波娃干什么？”日瓦戈听见这话没有答腔。冬尼娅继续说：

“安菲姆·叶菲莫维奇是布尔什维克。你可当心，尤拉。提防着他一点。”

“真的吗？我可怎么也想不到。看外表更像个贵族模样。”

“我父亲开过一个旅店，有七辆三套马车拉客。我本人受过高等教育。的确是社会民主党人。”

“尤拉，你听听安菲姆·叶菲莫维奇说的什么。不过，说了不怕你生气，你这名字和父称可太绕嘴了。好啦，你听我告诉你，尤拉。咱们碰上了好运气。尤里亚京市不能接我们这趟车，城里到处着火，桥也炸坏了，无法通过。列车要顺着联结支线绕行，转到另一条路线上去，恰好是我们应该走的线路，泥炭车站就在那条线上。你看多巧。用不着转车，用不着拖着行李穿街走巷，从这个车站上那个车站。可是得左拐右拐转好大一阵子，才能上得了正路。绕行要花很长时间。这全是安菲姆·叶菲莫维奇给我讲的。”

四

冬尼娅的话果然说中。列车时而向前，时而向后，在车辆拥挤的线路上来回开动，有时重新编排原有车厢，有时又挂了新的。线路上还行驶着别的车次，挡得这趟车许久开不到旷野上去。

地势多坡，使半个城市淹没在远方。只是偶尔在地平线上闪现出楼顶、工厂烟囱、钟楼上的十字架。城郊有一处大火，黑烟被风吹走，在空中飘成一片，活似一束马鬃。

日瓦戈医生和萨姆杰维亚托夫坐在取暖货车的边沿，双腿垂在门口底板上。萨姆杰维亚托夫一直在给日瓦戈讲着什么，用手指点远方。有时，飞驶的取暖货车发出隆隆巨响，盖过了他的声音，以致什么都没有听清楚。日瓦戈反问一句，安菲姆·叶菲莫维奇把脸贴近医生，扯着嗓子喊，才能把重复讲的话送进他耳朵里去。

“那是‘巨人’电影院给点着了。士官生们陷到了里面。不过他们早就已经投降了。总之战斗还没结束。您看到钟楼上的小黑点了吗？那是咱们的人。

“我可什么都看不见。您是怎么分辨出来的？”

“这边是霍赫里基着了火，是个手工业的郊区。有商业街的科洛捷耶夫在它旁边。我为啥关心这个呢？我家的旅店就在商业街上。火势不大，还没蔓延到中心区。”

“你再说一遍，我听不见。”

“我是说中心区、市中心，教堂、图书馆。我家的姓萨姆杰维亚托夫，是把萨恩多纳托改成俄文发音的。我们好像是杰米多夫的后代。”

“又没听清楚。”

“我说萨姆杰维亚托夫是萨恩多纳托改头换面变来的，大概出自杰米多夫家族，就是公爵杰米多夫萨恩·多纳托夫。谁知道呢，也许是瞎说，是家族神话。这片地方叫下斯皮尔金。尽是别墅，是寻欢作乐之地。这名字很怪吧？”

他们面前展现出一片旷野，上面铁路纵横交错。一排排电线杆缓缓地向天边退去。宽阔的石子路蜿蜒曲折，可同铁轨媲美。石路时而隐没在地平线后，时而在拐弯处露出一条波浪般的弧线，旋即又复不见了。

“我们这条大道是有名的，穿过整个西伯利亚。是靠苦役修出来的。现在是打游击的据点。总而言之，我们这儿不错呀。住惯了就能适应了。城里的新鲜事你们会喜欢的，比如我们那种给水站，十字路口上的；还有冬季里露天的妇女俱乐部。”

“我们不准备住到城里，要去瓦雷基诺。”

“我知道。你妻子对我说了。反正你们总得进城去办事。我一眼就猜出她是谁家的人。眼睛、鼻子、前额，同克吕格尔一模一样。完全像她外祖父。这一带的人们，都记得克吕格尔。”

旷野尽头是两座高高的红色圆墙储油罐。高柱上耸立着工业广告。其中一幅广告两次映入日瓦戈医生的眼帘，上面写着：

莫罗和韦钦金。播种机、打谷机

“过去这是个很有名气的商行，生产的农具很好。”

“我听不见。您说的什么？”

“我是说商行，明白吗？商行。生产农具的。是个股份公司。我

父亲也有股份。”

“您刚才说是开旅店。”

“旅店是旅店。两个不矛盾。他不傻，尽往好的企业里投资。‘巨人’影院就有他的股票。”

“你好像很引为骄傲？”

“是指我父亲的机灵吗？那当然。”

“那你的社会民主党呢？”

“请问这与它有什么相关？那上面写着呢，说谁要主张马克思主义，就一定窝窝囊囊，无所作为？马克思主义是一种真正的科学，是解释现实生活的学说，是研究历史环境的哲理。”

“谈马克思主义和科学？同一个不太熟识的人争论这个问题，至少不够谨慎。不过还是说说吧。马克思主义太不善于控制自己，所以成不了科学。科学一般都要稳重些。讲马克思主义和客观性吗？我不知道有比马克思主义更封闭、更远离事实的思潮。每个人都关心如何在实践中检验自己。可是掌握权力的人们为了制造自己洁白无瑕的神话，千方百计地回避真理。政治丝毫打动不了我。我不喜欢漠视真理的人们。”

萨姆杰维亚托夫把日瓦戈医生的话只当成是一些俏皮的怪话，笑笑而已，没加反驳。

这时列车正在换道，每当开近道岔，一个腰带上系着牛奶罐子的中年女道岔工，连忙把手里正织着的毛线活儿换到另一只手里，弯身把道岔上的圆柄扳过去，火车便向后退去。等列车缓慢地后退，她直起身子举着拳头朝列车作个威胁的手势。

萨姆杰维亚托夫以为这举动是冲他来的。“她这是对谁呀？”他思忖着。“好像有点面熟。是格拉莎吗？像她。我这是想到哪儿去了？不见得是她，比格拉莎老得多。又干吗冲我来呢？俄国发生了事变，铁路上一片混乱，她这个可怜人一定很苦，于是我就成了罪人，朝着我攥拳头。去她的吧，值得为这个也伤脑筋吗？”

终于，扳道女工摇了摇旗，对司机喊了句什么，才放列车通过继续赶路。当第十四节取暖货车厢驶过时，她朝着坐在货车上闲聊的两位碍眼乘客，吐了一下舌头。萨姆杰维亚托夫便又陷入沉思。

五

燃烧着的城市的郊区、状如礼帽的储油槽、电线杆和广告牌渐渐远去不见，展现出另一番景色，树林，小山，其中不时露出弯弯曲曲的石子大路。这时，萨姆杰维亚托夫说道：

“站起来告个别。我马上要下车了。再过一个地段，你们也该到了。当心可别坐过头。”

“这一带您真的十分熟悉吗？”

“了如指掌。方圆一百里以内吧。我是法官呀！干了二十年，办案，到处跑。”

“直到现在吗？”

“那可不。”

“现在还能有什么官司呀？”

“您要什么有什么。旧的契约业务没有完成，债务不清等等，官司很多，不得了。”

“这类的官司，还不都废除了呀？”

“名义上自然如此，可实际上却同时存在相互排斥的事物。一方面要实行企业国有化，燃料归市苏维埃，兽力车归省经济人民委员会；另一方面人们又都想过得好一点。这是过渡时期的特点，理论和实践还不能一致。这就得要那种机灵人，善于经营的，像我这种性格的。能赚就赚，管它三七二十一呐。像我父亲常说的，偶尔也会挨巴掌。全省得有一半人靠我办事。趁着办木材供应的案子，我会去看望你们。自然只能是骑马去。我那马腿跛了。它要不瘸，我才不坐这破玩意儿颠簸呢。你看走的这么慢，还叫火车呐。我要去了，会对你们有用的。你们米库利齐恩那家人，我非常了解。”

“您知道我们来的目的、我们的想法吗？”

“大体上知道。猜得出。可以想象。人自古以来就眷恋土地，想用双手养活自己。”

“那怎么样呢？您好像不赞成？您怎么看？”

“天真的幻想，田园诗的幻想。干吗要这样呢？愿上帝保佑你们，不过我不信上帝。这是乌托邦，是原始的办法。”

“米库利齐恩会怎么对待我们？”

“不让你们进门，赶走了事，这么做也对。没有你们就已经是乱糟糟的，一千零一夜，工厂停工，工人跑散，生活没有着落，饲料奇缺，突然间你们又来了，鬼使神差，够叫人高兴了！就是他把你们打死，我也能给他找到理由。”

“您看，您是布尔什维克，可自己也不否认这不是什么生活，这是自古没有过的荒唐事，荒诞无稽。”

“一点不错。可这是历史的必然性，必须通过这一关。”

“为什么是必然性呀？”

“您怎么，是小孩子还是装糊涂？您不是从月球上来的吧？寄生虫饭桶骑在挨饿的劳苦人脖子上，把他们折磨得要死，还非忍受着不成？更何况还有别的欺压凌辱。人民正当的愤怒，难道还不好理解吗？人民希望公正的生活，寻找真理，难道不是很明白吗？您是不是觉得在杜马里通过议会办法已经取得了根本的变革，可以不必搞专政了？”

“咱们说的不是一码事，就是争一百年也不会有结果。我本来很倾向革命，但现在我认为靠强力是什么也得不到的。只有用善行才能引人向善。不过问题不在这儿。还是回来谈米库利齐恩吧。要是等待我们的是这种前景，又何必去呢？我们应该打道回府。”

“简直是糊涂话。第一，难道只有在米库利齐恩那儿才有一线光明吗？第二，米库利齐恩是异常心善的，心善得出格了。他吵嚷一阵，坚持一阵，就会软下来，还会解囊相助。”于是萨姆杰维亚托夫讲起了往事。

六

“二十五年前，工艺学院大学生米库利齐恩从彼得堡来到这里。他是由警察押送发配来的。米库利齐恩到这里之后，在克吕格尔手下当了管事，娶亲成家了。我们这里，东采夫一家有四个姊妹，比契诃夫那三姊妹多一个。尤里亚京的学生们，都在追求她们：阿格里平娜、阿芙多季娅、格拉菲娅、谢拉菲玛，父称是谢韦里诺夫娜，人们把这父称变了一下，干脆叫她们谢韦里娅卡，也就是‘北方姑娘’。米库利齐恩娶的就是‘北方姑娘’中的大姑娘。

“不久这对夫妻生了个儿子。出于崇尚自由的思想，糊涂父亲给孩子起了个少见的名字：利韦里，叫白了就是利夫卡。孩子虽然淘气，可显露出多方面的很不错的才能。战争爆发后，利夫卡在出生证上多添了几岁，才刚十五就自愿跑到前线当了兵。阿格里平娜·谢韦里诺夫娜本来就身体病弱，经不起这个打击，竟一病不起，前年冬天死去了，那恰是革命的前夕。

“战争结束，利韦里回了家。你当他是什么人啦？这已经是一位挂了三枚十字勋章的准尉，当然也是一个从前线派来的做宣传工作的彻头彻尾的布尔什维克代表。您听人说过‘绿林兄弟’吗？”

“没有。”

“那就不必讲它了，这样听起来也没劲儿。那您从车厢里往外观赏石子大路，也没啥意思啦。大路妙在哪呢？现在那里有游击活动。什么是游击队？这是国内战争的骨干主力。这支力量由两个方面组成：担负革命领导责任的政治组织和战败后拒绝服从旧政权的基层士兵。这两个方面一结合，便形成了游击武装。它的成分是很杂的，基本上是中农。但除中农外，您什么人都见得到。这里面有贫农，有免去教衔的僧侣，有同父辈对阵的富农子弟。还有思想上的无政府主义者，没有身份证的叫花子，被撵出中学的超龄的浪荡青年，也有奥德俘虏，因得到获释返国的保证才参加进来的。就是这样一支成千上万的人民军队的一个部分，称作‘绿林兄弟’，由绿林兄弟中一位同志指挥，也就是利夫卡，利韦里，是阿韦尔基·斯捷潘诺维奇·米库利齐恩的儿子。”

“您说什么？”

“就是这样。我再往下讲。妻子死后，米库利齐恩续了弦。第二个妻子叶莲娜·普罗克洛夫娜是个中学生，刚毕业就成了亲。她天生幼稚，却也有点存心装作幼稚；她年纪轻轻，却还要往年轻里打扮。装着这种样子叽叽喳喳，喋喋不休，像个天真的小傻瓜，又像地里的百灵鸟。她一见到你，就开始考你。‘苏沃洛夫是哪一年诞生的？’‘列举一下三角形全等的各种情形。’考住了你，弄得你下不来台，她可兴高采烈了。再过几个小时，你会亲眼看到她，可以检验我的描写对不对。

“她那丈夫也有自己的怪毛病：成天咬个烟斗，爱拽几个斯拉夫

古词语，什么‘毫无顾忌’，‘乃由此故’。他本该到海上去显身手，大学念的是造船。这种专业特点只留在了表面上，留在了习惯里。好刮胡子，整天价烟斗不离嘴，谈话从牙缝往外挤，倒很和气，慢条斯理的。他像一般吸烟人那样翘着下巴，灰色眼睛冷冷的。还有一个细节差点忘了说，他是社会革命党人，被边区选为代表参加立法会议。”

“可这一点非常重要呀。这么说父子两人针锋相对。是政敌吗？”

“看起来自然是，可实际上原始林并不同瓦雷基诺作对。还是往下说吧。东采夫家剩下的姑娘，就是阿韦尔基·斯捷潘诺维奇的妻妹，至今还都在尤里亚京，待字未嫁。时代变了，姑娘们也变了。

“剩下的年纪最长的阿芙多季娅，是市阅览室的图书管理员。她是位皮肤黝黑的俊小姐，非常腼腆，无缘无故就两颊绯红，像枝芍药。阅览室里鸦雀无声，她一患上慢性伤风，能连续打二十个喷嚏，窘得她恨不得钻进地缝里去。可又有什么办法，她这是神经质所致。

“第二个是格拉菲娅，姊妹里最出众的。这姑娘很厉害，能干活，对什么劳动全不厌恶，人们异口同声，都说绿林游击队长利夫卡像他这位姨妈。人家刚刚看到她在裁缝店干活或是在织袜子，一转眼工夫她又成了理发师。你注意了吗？在尤里亚京铁路上一个扳道女工朝咱们挥拳头。我当时心里琢磨，真想不到，格拉菲娅上铁路干护路工来了。后来想大概不是她，因为那人太老了。

“小女儿谢拉菲玛，家里最受累的人。她是个有学问的姑娘，十分渊博，研究过哲学，喜欢诗。可在革命的年头，受到普遍高涨的情绪、街头集会、广场演说等等的影响，竟发了疯，陷入宗教的癫狂。姐姐们一去上班就锁上门，可她从窗子里跳出，沿街招手；聚来了行人，她就宣传基督要二次降世，人世到了末日。哎呀，我讲起来没个完，就到站了。你们在下一站下车，准备一下吧。”

等安菲姆·叶菲莫维奇下了车，冬尼娅说：

“我不知道你怎么看这件事，但我觉得是命运使我们同这人相逢。我感到他在我们的生活里会起某种恩人的作用。”

“非常可能，冬尼娅。不过我不太喜欢人们认出你和外祖父长得相似，不太喜欢这里都记得你外祖父。就连斯特列尔尼科夫听到我说瓦雷基诺时，也忿忿地插了一句：‘是瓦雷基诺克吕格尔的工厂吗？你们别是他的亲戚吧？不是他的继承人吧？’”

“我担心在这儿咱们比在莫斯科更显眼，离开那里为的就是不惹人注意。

“当然，现在是木已成舟，后悔也无益于事。最好是不抛头露面，隐蔽起来，遇事谨慎些。总之我有种不祥的预感。把咱们的人叫起来吧，装好东西，扎紧皮带，准备下车。”

七

冬尼娅站在泥炭车站月台上，一遍又一遍地数人和行李，生怕把什么忘在车厢里。她感觉到脚下是站台上踩实了的沙土，可心里仍在怕坐过了站，耳朵里还是火车飞驶的轰响，尽管眼睛看见列车确实停在月台上不动。这些使她什么也看不到，听不见，什么也想不了。

远途的乘客从取暖货车上同她告别，她没有发现。她也没看见列车怎么开走的。只是当她注意到其他的路线，注意到对面的绿地和蓝天，才发觉那趟列车已经不见了。

车站是座砖房，一进去两侧各有一条靠椅。从西夫采夫来的莫斯科旅客，在这一站下车的仅有几个人。他们放下东西，在一条长椅上坐下来。

站上的宁静、冷清、整洁，使来客感到惊奇。周围没有聚集的人群，没有吵骂，反而觉着很不习惯。这里好似穷乡僻壤，生活落在了历史后面，赶不上潮流。它还远远没有达到首都那样的粗野蛮横。

车站掩映在白桦树丛中。到站时，车厢里已经发暗。轻轻摇曳的树冠洒下阴影，爬动在人们手上、脸上、月台洁净潮湿的黄沙地上。树顶禽鸟的鸣声，同绿树丛一样的清新。圆润清脆的啼啭，响遍整个林子。白桦丛中，有两条道路横切而过，一是铁路，一是乡间大道。低垂的白桦枝条，如同拂地的宽大衣袖，把两条路都遮蔽起来。

冬尼娅突然如梦初醒，一下子意识到了周围的一切：清脆的禽鸣、林中的静谧清新、充溢四周的恬静安宁。她脑海里本已准备好一句话：“我不相信我们能平安到达。你知道吗？你的那个斯特列尔尼科夫当着你的面可能宽宏大度，放了你走；但可以发来个电令，趁我们下车时一网打尽。亲爱的，我不相信他们的善，这全是幌子。”

不过她没说出这句话，见了周围迷人的景色，反倒脱口而

出：“真美啊！”此外再也说不出什么，泪水涌上来，她放声大哭。

站长老头听到她的哭声，从房里走出来，迈着小碎步走到长椅前，恭敬地举手在红缨制帽的前檐致礼，然后问道：

“也许这位小姐需要点镇静药？车站药房里有。”

“没什么了不得。谢谢你。不需要了。”

“路上忙碌，担惊受怕，这是常有的事，很普遍。再加上像到了非洲似的炎热，此地是很少见的。还有尤里亚京出的事。”

“路过时从车里看到了大火。”

“我要是没猜错，你们大概从俄罗斯来吧？”

“从别洛卡缅来。”

“莫斯科人呀？那太太神经受不住就不奇怪了。听说莫斯科都打成平地了？”

“那是夸大。不过确实见识了不少。这是我女儿，这是女婿，这是他俩的孩子。这是我们家年轻的保姆，纽莎。”

“你们好，你们好！非常荣幸。我多少知道一点。萨姆杰维亚托夫从萨克马枢纽站打来个铁路电话说的：日瓦戈医生一家从莫斯科来，请您尽力协助。这位医生就是您喽？”

“不，日瓦戈医生是他，我的女婿；我干的是另一行，搞农业，农艺教授。”

“对不起，认错了，请原谅。认识你们非常高兴。”

“听您这么说，您认识萨姆杰维亚托夫？”

“怎么能不知道他，神通广大的人。我们的依靠，我们的活路。没有他，我们在这儿早就完蛋了。他说：请您尽力协助。我就说：遵命。就这么许了愿。是要用马，还是帮点别的忙？你们打算去哪儿？”

“我们要去瓦雷基诺。那离这很远吗？”

“去瓦雷基诺？怪不得我觉着您女儿非常像一个人。原来你们去瓦雷基诺！这一下子全明白了。要知道这条铁路是我和伊万·埃内斯托维奇一起修的。我马上想办法去找车。我唤个人来，弄一辆马车。多纳特！多纳特！你先把东西搬到旅客候车室。怎么能弄来匹马？你跑一趟，去茶馆问问行不行。好像巴克斯清早在这儿来着。你打听一下，兴许还没走。你就说要拉四个人，东西差不多没什么。是从外地

新来的。快点去吧。对您呢，太太，我算个长辈要劝你一句。我是有意不问您和伊万·埃内斯托维奇有多密切的血缘关系，在这一点上您要多加小心。可别对谁都推心置腹。现在是什么时候，您自己要明白吧！”

提到巴克斯的名字，来人奇怪地互换一下眼色。他们都还记得故去的安娜·伊万诺夫娜讲的那个神话般的铁匠，他用铁给自己打出全套永远不坏的内脏，以及地方上别的不足信的故事传说。

八

拉车的是匹产了驹的白牝马，赶车的是个扇风耳、大毛脸、雪白头的老人。他浑身上下由于各种原因全是白色的。新织的树皮鞋还没来得及穿黑，裤子和衬衫穿久了已经褪色变白。

白牝马身后跟着匹漆黑如夜的小马驹，高高抬着那还未长硬的软骨腿，头上是一卷卷的小毛，整个像是手工刻出的玩具。

马车在沟坎上颠簸，乘客手抓车沿免得摔下去。他们心境平和。梦想正在实现，他们越来越接近目的地。晴明佳日的傍晚时分，是那么慷慨大方，迟迟不急逝去。

沿途一会儿穿过树林，一会儿上了露天的空旷地。在林子里，车子碰上粗木棍一颠，车上的人就全撞到一起，他们佝偻着，蹙起眉头挤作一团。一入开阔地，旷野仿佛满心欢喜地自动摘下帽子，于是旅客也舒展身子，坐得宽松些，不断抖动脑袋。

这里地处山区。山形总是各异其面。远方群山雄踞傲立，影影绰绰一片，默默地俯视着车上旅人。喜人的淡红光芒，在田野上追逐着旅人，给他们安宁和希望。

一切都使他们惬意，一切都令他们惊讶。而最甚者，莫过于赶车怪老头喋喋不休的闲话了。在他的话里，已然消亡的古俄罗斯字词的遗迹、鞑靼用语、地方话特征，同他本人莫名其妙的杜撰混杂到了一起。

每当马驹落到后面，白马便停下来等它。马驹用自由随便的跳跃，啪啪响着平稳地赶上来，然后迈出长腿怯怯地靠近大车，直起长脖子把小头伸过车辕去吮母乳。

“我还是弄不明白，”冬尼娅颠得牙齿发响，一字一停地问丈夫，害怕猛然一震会咬破舌头。“这难道能是妈妈讲过的那个巴克斯吗？你记得讲的那些乱七八糟的事吗？有个铁匠，殴斗时肠子给人打出来了，他给自己又做了副新的。一句话，铁匠巴克斯是个铁肚肠。我知道这全是胡编的童话，可当真是说的他吗？这难道真是那个人？”

“当然不是。第一，你自己就说这是胡编的民间传说；第二，据妈妈说，在她那时候这传说就有了一百年的历史。咱们干吗这么大声讲话？老头听见了要生气的。”

“他啥也听不见，耳背。就是听见也不明白咋回事，有点傻气。”

“哎，费多尔·涅费德奇！”不知为什么老人用个男人名字称呼牝马，他比旅客更清楚，这分明是匹母马。“瞧这热劲儿，真恨死人！”

他突然唱起一段民谣，是从前此地工厂里编的：

再见了，厂里的账房！
再见了，矿区的大院！
我吃腻了厂主的粮食，
一塘池水给我喝完。
岸边游动着天鹅，
分开了水面的漪涟。
不是酒劲叫我跌跌撞撞，
瓦夏给害得好个可怜。
可我不是傻瓜呀，玛莎！
玛莎，我可不再受骗！
我要进到谢里亚巴城里去，
奔辛捷久利哈找点活干。

“我的马儿呀，你忘了上帝！人们看看吧，这该死的东西。你抽它一鞭，它让你下车。费多尔呀涅费德奇，你啥时候上路？这片树林叫原始林，它可没头没尽。那里边农民聚众，驾——是绿林弟兄。费多尔·涅费德奇，怎么又停下了，你这鬼头。”

忽然，他转过身端详着冬尼娅说：

“年轻人，你怎么想？当我没瞧出你是谁家的？你可不难认呀，我一看就行了。我不说瞎话，真的认出来了！认出来了！我不敢相信自己这两颗珠子，活脱模样是克里格夫！（老人把眼睛叫珠子，把克

吕格尔叫成克里格夫。）你说不定是他孙女吧？我还能认不得克里格夫呀？我在他那儿过了一辈子，一直到没了牙。什么活儿、什么职业全干过！当过坑木工，管过轧滚，住过马场。驾——走呀！又停了，缺腿的东西！这是冲你说呢，听见没有？

“你方才说这是哪一个巴克斯，就是那个铁匠吗？真有你的，小姐，眼神够机灵，可有点犯傻。你说的巴克斯，就是波斯塔诺戈夫，是那铁匠的外号，人叫铁肚肠波斯塔诺戈夫。他一百五十年前就入土了，进了棺材。我现在同他不一样，姓梅霍诺申。名字一样，同名不同姓，像他不是他。”

老人把他们已经从萨姆杰维亚托夫口里知道的米库利齐恩夫妇的情况，又一点点用自己的话讲了一遍。他叫那男的是米库利齐，女的是米库利齐娜。管现在的妻子，他称作后婚；讲到死去的“原配”则说那是个蜜甜女人，是白色的天使。当讲起游击队首领利韦里，听说他名声没传到莫斯科，首都没谁知道绿林弟兄，他觉得不可想象：

“没听说过？没听说绿林同志？这么说莫斯科长了耳朵干啥用？”

黄昏来临。旅客的身影越来越长，在马车前不停奔逐。如今沿路尽是宽阔的旷野。零零散散长着滨藜、飞廉、柳兰，高高的硬茎，顶上有孤零零的花束。落日余辉贴着地面从下方照上来，长茎就如骑手们在田间稀疏布下的不动的哨兵，黑影幢幢。

远远地在前方尽头处，平川贴上了横着隆起的高地。高地如一面墙阻在前面，墙下可以想象到有个峡谷或一条河流。那里的天穹好似围上了一个篱笆，乡间大道正好通到篱笆的入口。

高崖上显露出一座长形白色的单层房子。

“看见冈顶上面的高台了吧？”巴克斯问道。“你们说的那个米库利齐和米库利齐娜就在那里。底下是条冲沟，人们叫它舒基玛。”

从那个方向传来连续两声枪响，引起许多散落的回音。

“这是怎么回事？是游击队吧，老大爷？别是朝我们放的吧？”

“上帝保佑！哪是什么游击队。斯捷潘诺维奇在山沟里吓唬狼呢。”

九

他们同主人们初次见面，是在厂长住房的院落里。出现了一个令人难熬的场面，开始是冷场，而后是忙乱喧哗。

叶莲娜·普罗克洛夫娜傍晚到林中散步刚回到院里。晚照追着她的背影，穿过了整个林子，从一棵树旁移到另一棵树旁，树也染成了同她的浓发一样的金黄色。她穿着夏衣，很单薄；满脸绯红，正用手帕擦着走热了的面颊。敞开的前颈上套了条松紧带，连着背后的草帽。

迎面向她走来的，是手持猎枪的丈夫，刚从深谷里上来，准备马上擦清冒了烟的枪筒，因为卸子弹时发现了毛病。

突然，在石子铺的大门入口，一片嘈杂声里巴克斯飞快地驱车送来了自己的礼物。

亚历山大·亚历山大罗维奇迅速同所有的人下了车，开始说明来意。他讲得结结巴巴，一会儿摘下帽子，一会儿又戴上。

有那么一刻，不知所措的主人真的呆若木鸡，而可怜的来客羞得满面通红，同样真的不知如何是好。这个局面，不仅当事者，就连巴克斯、纽莎、萨沙都不言自明。感到难堪的恐怕还有牝马和小驹、金黄色的阳光和盘旋在叶莲娜·普罗克洛夫娜周围不时落到她脸上颈上的草蚊。

“我不明白，”阿韦尔基·米库利齐恩终于打破沉默说，“我不明白，根本不明白，永远也不会明白。我们这儿是南方怎么着？有白军？是产粮区？干吗偏选中我们这里？为什么鬼使神差，把你们送到这来了？”

“真有意思，你们想过没有，阿韦尔基·斯捷潘诺维奇要担多大责任？”

“叶莲娜，你别打岔。的确如此，她说得一点不错。你们想过没有，这对我是多大的负担？”

“我的上帝！你们没明白我们的意思。我们求什么呢？极其有限嘛。丝毫不想打搅你们，不想破坏你们的安宁。只求在这空旷的破房里占个角落，在菜园里占那么一丁点闲置不种的土地，没人见的时候从林子里拉车劈柴。这难道算得了很多，算得了奢求吗？”

“是呀。可世界大得很，为啥非找我们？为什么这面子偏赏给我们，而不是别人？”

“我们知道您，想来您也听到了我们的情况。我们对您可不是外

人，您对我们也不是外人。”

“啊，那是因为克吕格尔吗？因为你们是他的亲人吗？在现在这种年头，你怎么敢公开承认这些情况呢？”

米库利齐恩五官端正，头发向后梳着，走路迈着稳重的大步，夏天穿件斜领衬衫，腰间绦带上挂了把小刷子。这种人古代是当水上强盗，到了现代便成为一种终身的大学生，或一种幻想型教书人。

米库利齐恩把自己的青春献给了解放运动和革命，他只是担心自己活不到革命的一天，或者革命爆发后过于温和而满足不了他那激进而血腥的狂热。现在革命来到了，把他最大胆的设想也弄得底朝天，但他天生一贯地喜爱工人，在“圣山巨人”厂子里率先建立了工厂委员会，建立了工人监督，结果落了空，一事不成，镇上工人都跑散了（一部分是拥护孟什维克的），自己落个孤家寡人留在空荡无人的村里。眼前这件荒唐事，这不速之客——克吕格尔的余孽，他感到是命运对他的嘲弄，命运有意地恶作剧，于是他忍无可忍了。

“不，这太岂有此理了。无法想象。你们明白吗？你们给我造成多大的危险，使我落到什么处境。我大概真的发了疯。我不理解，根本不理解，永远不会理解。”

“真有意思，你们知道吗？就是没有你们，我们已经坐在火山口上啦。”

“叶莲娜，你等等。我妻子说得不错。没你们来日子已经不好过了。猪狗的生活，像住疯人院。整天像夹在两堆烈火中间，看不到出路。一些人百般非难，因为我儿子是赤色的布尔什维克，受人民爱戴的人。又有一些人不高兴把我选进了立法会议。谁都不满意，你就受着吧。这会儿又来了你们。实在不愿意替你们去挨枪子。”

“您说的什么呀！快冷静一下吧！上帝保佑！”

过了不一会儿，米库利齐恩怒气变为善意，说：

“行啦，在院子里吼叫上一通也就可以了。到屋里再喊吧。往后我看没什么好，不过到底怎样，还猜不透。我们可不是土耳其大兵，不是异教徒，不会把你们赶到林子里去喂给虎狼吃的。叶莲娜，我想最好请他们到棕榈树那屋去，在书房隔壁。到那再商量把他们往哪安排。我想在园子里找个地方给他们住。请进屋去。巴克斯，把东西搬进来，帮帮客人的忙。”

巴克斯照吩咐去做时，只听他连声叹息：

“天哪！行李像云游僧带的，不过几个布包，连一只皮箱都没有！”

十

入夜渐凉。来客梳洗完毕，女人们在腾出的房间里安排过夜。萨沙下意识地习惯了大人兴致勃勃听他讲孩子话，所以顺着大人的意思聒噪不绝，结果却大失所望。今天他的唠叨并不成功，没有谁理睬他，离家时没带上小黑马驹，心里很不自在，因此当大人呵斥两句让他安静点，他就哇哇大哭起来，害怕把他当成不合格的坏孩子送回儿童商店里去，因为他总以为自己是生在儿童商店、后来被父母抱到家中的。他用高声哭叫向周围人们表示自己真诚的恐惧，但他这可爱的糊涂想法，没有产生通常的效用。大人们在外人家里感到拘束，行动显得匆忙，只知不声不响地干自己的事。萨沙赌了气，用保姆的话说是变蔫了。大人喂他吃完饭，好不容易哄着睡下，最后总算沉沉入梦。米库利齐恩家的乌斯吉尼娅，带纽莎去吃晚饭，领她熟悉房里的一些秘密。冬尼娅和男人们，被请去进晚茶。

亚历山大·亚历山大罗维奇和日瓦戈，打招呼说出去一下，便来到房门檐下，吸口新鲜空气。

“这么多星星！”亚历山大·亚历山大罗维奇说。

夜已黑了。丈人和女婿站在檐下相距两步，便看不见对方。从房子后窗口，射出一束电灯光，落到冲沟里。光柱中雾蒙蒙的，是潮湿阴冷的草丛、树木和其他东西。这束亮光没照到谈话人身上，反而衬得他们周围更加墨黑。

“明天一早就去看看他答应给我们的耳房，要能住人，马上动手修一修。修房的工夫，地也就解冻了。那时要不失时机地翻耕打埂。我听着，他话里好像有意给我们些土豆种。也许是我听错了？”

“是答应了，是答应了，还给别的种籽，我亲耳听到的。他许给咱们的那个角落，咱们穿过花园时已经看见了。你知道在哪儿吗？是在正房后一片荨麻地中间。耳房是木头的，正房是石砌的。我在马车上指给你看过，还记得吗？我想就在那里打埂，照我看那是块花坛用

地。反正从远处我感觉是这样，也许我猜错了。小路得让开，不能耕，花坛底下一定有不少厩肥和腐土。”

“明天看看吧。我不敢说。那块地大概杂草丛生，硬得像石头。庄园里应该有菜田的，也许还在，但闲着没种。这一切明天就能弄清楚了。这里清早必定还有霜冻，夜里会冷的。咱们已经到了这里，到达目的地，这真够幸运了！这事值得咱们相互祝贺一番。这里很好，我挺喜欢。”

“人也非常好。特别是他本人。女人有点装腔作势。她好像对自己有什么不满意，自己身上有什么不称心的地方。因此就没完没了地叨唠，故作傻态。她像是急着要转移人们对她外表的注意，以免对她产生不好的印象。草帽不摘挂在背上，这也不会是马虎忘记了。这样倒真的很配她的脸型。”

“咱们进屋吧，在这呆得太久了，不太好意思。”

亮着灯的厨房里，围着吊灯下的圆桌，主人们和冬尼娅守着茶炊在喝茶。翁婿两人去厨房，穿过了漆黑的厂长办公室。

办公室整个一面墙是个宽大窗子，镶了一整块玻璃，窗户临着谷地。日瓦戈在天没黑时就已发现，凭窗可以眺望谷地对面的远方和巴克斯拉着他们驶过的平川。靠窗户摆了一张长度齐墙的宽大的设计台或是制图台。桌面上横放一支猎枪，左右两边都空着，越发显得台桌宽敞。

此时日瓦戈走过办公室，又一次羡慕地瞥了一眼景致开阔的窗子、宽大舒适的台桌、布置得当的宽敞房间。两人进了厨房走近餐桌时，这个印象首先化作了惊叹，由日瓦戈对主人脱口说出：

“你们这地方太好了。还有您的办公室也极好，吸引人工作，鼓舞人的精神。”

“您用水杯还是茶杯？茶喜欢淡的还是浓的？”

“你看，尤拉，米库利齐恩的儿子小时候做的立体镜多好啊。”

“他到现在也没长大，没变得老练，虽然为苏维埃政权从科穆奇手里夺下一个又一个省份。”米库利齐恩说。

“你说从谁手里？”

“科穆奇。”

“这是谁呀？”

“这是西伯利亚政府的军队，主张恢复立法会议的权力。”

“我们这一天里不断地听人夸奖你们的孩子。你们完全有理由为他感到骄傲。”

“这是乌拉尔景致，是立体照片，也是他拍的，用的是他自己做的镜头。”

“这饼里放的是糖精吗？好吃极了。”

“您说哪去了。这种偏僻地方还能有糖精呀？弄不到！这是纯糖。我不是从糖罐里舀给您的嘛。您没注意吧？”

“真的没注意。我看照片来着。茶叶大概也是原茶吧？”

“带茶花的。自然是原茶。”

“哪儿弄来的？”

“送上门来的。一个熟人。很现代的活动家，思想非常左倾，是省经济人民委员会的正式代表。从我们这儿拉木材进城，借熟人关系给我们带来点米、肉、面粉。西韦尔卡（她这样叫自己丈夫阿韦尔基），西韦尔卡，把糖罐给我推过来。好，现在请您回答，格里博耶多夫是哪年死的？”

“好像是一七九五年生人，什么时候被人打死我记不清了。”

“再来杯茶？”

“不要了，谢谢。”

“现在有这么个问题。请你们说一说，什么时候，在哪些国家之间签订的《奈梅亨和约》？”

“叶莲娜，别折磨人了，让他们休息一下吧，路上累了。”

“现在还有个有趣的问题。你们列举一下放大镜都有哪些种类，在什么条件下能获得真相、变相、实相和虚相？”

“您哪里来的这些物理学问？”

“我们尤里亚京这地方有过一个高明的数学家，在两所中学里教过书，男生中学和我们学校。他讲得真好，棒极了。没人比得了。常常是把东西嚼烂了放到学生嘴里。他姓安季波夫，娶了当地的一个女老师。女孩子们都迷恋他，爱得发狂。后来自愿上前线再也没回来，给打死了。人们爱说，斯特列尔尼科夫政委、我们的神剑和上帝的执刑官，就是安季波夫再世。这当然是一种童话。两人也不像。可话说回来，谁知是怎么回事。什么事都会有。再喝一杯吧。”

第九章
瓦雷基诺

一

冬天空闲时间多了，日瓦戈开始写各种札记。他记道：

美好的夏日何以褒扬，
不错确是神奇的时光；
我要问怎来的赐与，
无缘无由竟如此大方。

披星戴月为自己和家庭劳动，修筑房屋，耕作土地，以求温饱；模仿创造宇宙的上帝，像鲁宾逊那样创造一个自己的世界，又像母亲那样一次再次赐给自己新生——这是多么幸福呀！

当你的手在活动、在劳作、在干杂活儿或是木工；当你给自己定出体力可行的合理任务，从而获得成功和喜悦；当你一连六个小时在露天里用斧头削个什么东西或者挖土，享受着清新的空气——每当此时，有多少念头纷呈在你脑海里，有多少新意重重涌来。这些思想、发现、反复，没有记到纸上而一闪即逝，但这并不是损失而是收益。城里的隐居者啊，你用浓黑的咖啡或是烈烟来支撑颓废的神经和想象，你哪里知道最强大的麻醉剂，在于真实的穷困和健全的体魄。

我到此为止，不再发挥了，不想鼓吹托尔斯泰的平民化和归向土地；我不想对土地问题上的社会主义加添自己的修正；我只是确认事实，却无意把我们偶然的厄运概括成为体系。要从我们这个实例引出结论，是会有争议的，不相宜的。我们如今的家业，内容过于纷杂；只有其中一小部分，即储备起来的蔬菜和土豆，可以算作我们双手劳动的结果。其余的一切，是靠了别的来源。

我们使用土地是不合法的，擅自隐蔽地耕作而没有纳入国家的统计之内。我们伐木，是一种不可饶恕的盗窃行为，因为偷的是国家（以前属于克吕格尔）的财富。我们所以得到庇护，是由于米库利齐恩的纵容；他的生活来源大体上也是如此。我们侥幸无事，是因为离城很远，幸亏城里还不知道我们的所作所为。

我放弃了医学，避而不谈自己是医生，免得招来不自由。可是总有好心人远在天边也打听到了瓦雷基诺来了个医生，从三十里外跑到这儿求医，有的抱着母鸡，有的带着鸡蛋，有的送来黄油以及别的东西。不管我怎么谢绝酬报也休想推掉，因为人们不相信无酬白得的医病方子能有什么效力。就这样，行医也给我添点收入，但我们和米库利齐恩家主要的支柱还是萨姆杰维亚托夫。

真难理解，这人怎能把如此对立的东西集于一身。他真诚地拥护革命，

尤里亚京市苏维埃给予他的信任，他完全受之无愧。他有强大的授权，可以征调瓦雷基诺的木材，甚至不需要对我们和米库利齐恩打招呼，我们也丝毫不会介意。从另一方面说，他要想贪污公款，真是不费吹灰之力；不管拿什么、拿多少，谁也不会说个不字。没有人同他平分秋色，他不需要打点任何人。那他为什么要关心我们，帮助米库利齐恩一家，支持着这里所有的人，比如泥炭车站的站长？他总在奔波，带这个东西那个东西，又同样眉飞色舞地分析讲解陀思妥耶夫斯基的《群魔》和《共产党宣言》。我有种印象，倘若他不这样显然无谓地给自己的生活找这类麻烦，他就要寂寞地死去。

二

过不久日瓦戈医生又记道：

我们定居在老爷旧宅的后房里，是两间木板屋。安娜·伊万诺夫娜小的时候，这房间是克吕格尔给贴身家仆、家庭裁缝、女管家、上年纪保姆住的。

房子已很破旧。我们相当迅速地修复了它。靠了懂行人的帮助，我们把通过两间屋的火炉烟道重新盘过，如今加了几个拐脖，保暖要好多了。

在花园的这一角里，过去布局的痕迹已不复存在，新种的植物掩盖了一切。可现在是冬天，周围一片肃杀萧条，活着的东西掩饰不了已死东西的陈迹，旧时留下的特征经雪一装点，反更显眼。

我们算是幸运。今秋干燥暖和。土豆在雨季和寒流来临之前，就全挖了出来。除去归还米库利齐恩的部分，我们收了二十多麻袋，全存入地下的主囤里，露出地面的囤口用牧草和破衣盖严。地窖里又存起了两木桶黄瓜，是冬尼娅腌的，还有两桶她做的酸白菜。新鲜的白菜散开晾到木桩上，两棵扎在一起。胡萝卜埋到了干燥的沙土内。这里还有足够多的新收的萝卜、甜菜、芜菁。地面上屋子里放着不少豌豆和大豆。柴棚里拉回来的劈柴，能烧到开春。冬天我喜欢闻地窖里的暖气；当冬季天还未亮时，你一手举着微弱欲灭的烛火，稍稍掀起地窖入口的小盖，马上有一种菜根混着土和雪的浓味扑鼻而来。

等你由板棚里出来，天光还未发亮。门吱呀一响，或你不小心打个喷嚏，或是脚踩得雪地出声，远处菜田里冒出雪地的白菜根后，便会跃出一些白兔四散而逃；四周雪地上横七竖八全是它们大步蹿跳的足迹。周围此起彼伏地响着长久不停的狗吠。鸡已叫了三遍，现在听不到它们的声音了。天色开始放亮。

一望无际的雪原上，除了野兔的足迹外，还有猞猁的脚印，一窝连着一窝，整齐得像穿线的针脚。猞猁走路像只猫，后爪跟着前爪，据说就这样一夜能走出几十里路。

这里下夹子捕猞猁。有时可怜的灰兔落网，从夹子上取下时已经被雪半掩，冻僵冻硬了。

起初，春夏时节，我们感到很苦，常常是筋疲力尽。现在到了冬日傍晚，我们得以休息了。多亏萨姆杰维亚托夫供给我们煤油，我们围坐在煤油灯旁。女人们缝衣或者编织，我或是亚历山大·亚历山大罗维奇大声诵读。炉里生着火，我这个早被公认的司炉工，负责及时关好风门保住热气。如果有块没着完的木头妨碍燃烧，我就把它夹出来，还带着烟，夹到房外远远扔到雪地里。木头溅着火星，如点燃的火炬在空中飞过，照亮了黑暗中沉睡的花园以及许多四方形白色水坑，落到雪地上嘶嘶叫着熄灭了。

我们没完没了地读《战争与和平》、《欧根·奥涅金》以及所有的长诗，读俄文版的司汤达的《红与黑》、狄更斯的《双城记》、克莱斯特[注]的短篇小说。

三

春天将至时日瓦戈医生记道：

我感到冬尼娅有了身孕，就对她说了。她不同意我的揣测，我却深信不疑。在肯定无疑的征兆出现之前，一些先期不大明显的迹象也是瞒不过我的。

妻子的脸上起了变化。倒不能说是变丑了。可过去完全在她把握之中的外表仪容，如今却不肯听她的了。她被将要从她身上出世而不再属于她自己的未来物所控制。女人面容失去自身的控制，表现为生理上的惶惑；这时脸上要失去光泽，皮肤变粗，眼睛流露着不由她自主的异样的光彩。她仿佛无力顾及而把一切全荒废了。

我和冬尼娅从来没有相互疏远过，这一年的劳动尤其使我们形影不离。我观察到冬尼娅十分机灵、有劲、不知疲倦，非常有计算地安排活茬，干完一件不失时机地接着干另一件。

我一向认为，任何一次妊娠都无可非议；这一与圣母有关的教义，反映了普遍的母爱思想。

每个正在生产的女人，都有着孤独、漠然、淡泊的神态。而男人在这至关重要的瞬间，却无所事事，仿佛他绝未参与其中，一切全是从天而降。

女人自己生出后代，自己抱婴儿到安静的去处，把摇篮摆在安全地方。她默默地、温顺地自己哺育培养孩子。

圣母说："向你的儿子和你的上帝多作祈祷吧！"她的口中说出了赞美诗的一些段落："我的灵魂为孩子、为我的救星高兴。看到自己奴隶的驯顺，上帝从此会保佑所有的妊娠。"她这是讲自己的婴儿。这婴儿会使她获得颂扬

（“他给我创造出伟大”），他是她的光荣。每个女人都能够说这句话。她的上帝就在孩子身上。伟大人物的母亲，应该熟悉这种感受。而所有的母亲，绝无例外地都是伟大人物的母亲。倘若后来的生活欺骗了她们，那不是她们的过错。

四

我们反复地诵读《欧根·奥涅金》和一些长诗。昨天萨姆杰维亚托夫来了，带来不少礼品。大家尝着美味，满面春风。论起艺术来，谈个没完。

很早以来我就有这么一种看法：艺术并不是包容无数概念和纷纭现象的整个方面或整个领域；恰恰相反，艺术是一种狭小而集中的东西，是对文学作品中某一要素的称呼，是作品体现的某种力量或某一真理的名称。所以我从未认为艺术是形式的对象、形式的方面；它更多地属于内容的一部分，隐蔽而又神秘的一部分。这一切对我来说都是明明白白的，我有着深切的体会，可是如何表现和表述这一思想呢？

作品是以其许多方面诉诸读者的，如主题、见解、情节、人物。但最主要的是存在于作品中的艺术。《罪与罚》里存在的艺术，较之其中拉斯科尔尼科夫的罪行，更为惊人。

原始的艺术、埃及艺术、希腊艺术、我国的艺术——这些在千万年间大概都曾是同一种东西，后来也流传为一种统一的艺术。它是关于生活的某种思考、某种肯定；由于它表现无所不包的广阔含义，不能把它分解为一些孤立的词语。当这一力量的一小部分进入某一作品较为复杂的混合体中时，艺术要素的意义就会超过其余一切要素的意义，从而成为所描绘内容的本质、灵魂、基础。

五

有些着凉，咳嗽，大概还有低烧。一整天嗓子眼像有东西堵着，喘不上气来。我的情况不妙。这是大动脉的毛病。是受到遗传的最初的兆头，可怜的妈妈一生患有心脏病。真是如此吗？竟是这么早吗？要真这样，我在人世是活不长的了。

房间里积了点煤气。有股熨衣服的味道。一边熨一边从没烧旺的火炉里夹出冒火苗的煤块，填进熨斗里，熨斗盖儿像咬牙似的咯咯作响。这引起我一些回忆，但记不起是回忆什么了。身体不适，连记忆力也不行了。

萨姆杰维亚托夫带回了上等肥皂，大家一高兴搞起了大扫除，所以，萨沙两天没人照看。我写这些的时候，他正钻到桌子底下，坐在桌腿之间的横板上，学着萨姆杰维亚托夫的样子，好像用雪橇拉着我走；萨姆杰维亚托夫每趟回来，总要用雪橇拉他去玩。

我病一好，应该去市里一次，去读点地方志和历史书。听人说这里有个极好的市图书馆，是几个富翁捐助办的。很想写点东西，要抓紧。一转眼便到春天啦。到那时就顾不上读书和写东西了。

头痛加剧。睡得不好。做了一个杂乱无章的梦。这种梦一醒来马上就会忘记。梦全飞出了脑海，意识里只留下了惊醒的原因。是我心里的一个女人声音，响彻了梦境的周围，终于把我吵醒。我记住了这个声音，当回忆它的时候，遍数我认得的女人，想找出这发自胸腔的低微柔润的声音属于何人，可谁也没有这种声音。我心想，可能我同冬尼娅习惯成自然，才听不出她的声音。我迫使自己忘记她是我的妻子，把她的音容笑貌推到能如实分辨的远处。结果，那个声音仍然不是她。就这样到了没有弄个清楚。

顺便谈谈梦。一般认为梦是日里所想，是白天清醒时给人留下深刻印象的东西。我的观察所得，恰恰相反。

我不止一次发现，正是白日初露端倪的东西，未全清晰的思想，无心说出又未被注意的话，夜里获得了充实的血肉复又来临，变成了梦呓的主题，像对日间的冷淡进行报复似的。

六

明彻的寒夜。眼前的一切异常清晰，浑然融成一体。大地、空气、弯月、星斗，被寒意凝结起来。花园的林荫路旁，落下一排分明的树影，仿佛是镂刻出来的一般。又总觉得有些黑影在各处横穿小径。硕大的星斗如蓝色云母灯，在林中树杈的空隙里悬挂着。小星则似夏野的甘菊，遍布夜空。

每到傍晚，都要继续普希金的话题。大家分析第一卷里皇村中学诗作的格律。的确有许多的因素取决于选用怎样的诗格。

在长诗行的小诗里，最能体现少年壮志的是阿尔扎马斯[注]时期的诗作。他立志绝不落后于先辈，为哄骗叔父假编神话，故作华丽，装得堕落享乐而又思想早熟。

但很快这位年轻人就从摹仿奥西昂或帕尔尼，从写《皇村回忆》转向写短诗行的作品《小城》，或《致姊妹》，或后来作于基希涅夫的《致我的墨水瓶》，或者转为《致尤京》的节奏。这样，未来的普希金便在这个青年身上完全觉醒了。

阳光和空气、生活的喧闹、物象和实质，如穿户入室一般涌进他的诗中。外部世界的景物、生活器物、各种名词，摩肩接踵地抢占诗行，于是便把意义较虚的词类排挤了出去。物象、物象，还是物象，排列出了诗的韵脚。

正是这种后来闻名于世的普希金四步诗，仿佛成了衡量俄国生活的某种单位，成了俄国生活的长短尺寸，好像是照着整个俄罗斯生活拓下来的尺寸，犹如做靴子画脚样，或是照手掌大小决定买手套的号码。

后来也是这样，俄罗斯人民讲话的节奏，他的口语语调，通过涅克拉索夫三音节的变格和涅克拉索夫扬抑抑格，在节奏延续的长短中得到了体现。

七

多么想在承担公务、干农活或行医的同时，酝酿出一点其他有分量的东西，写成一部学术著作或文学作品呀。

每个人生来都是要做浮士德的，以便能拥抱一切，体验一切，表现一切。促使浮士德当科学家的，是前人和同代人的谬误。科学中的进步，是靠排斥律获得的，从批驳现有的谬见和错误理论开始。

促使浮士德当艺术家的，是老师的诱人的范例。艺术中的进步，是靠吸引律获得的，从模仿、效法、崇拜心爱的东西开始。

是什么东西妨碍我担任公职、治病、写作呢？我想不是困苦和漂泊，不是动荡和频繁的变化；而是在我们今天得到广泛流行并占据统治地位的空洞夸张的风气，诸如：未来的霞光，建设新世界，人类的灯塔。听到这些话，开初感到想象力多么开阔，多么丰富。可事实上追求辞藻正因为平庸无才。

只有普通的东西经过天才之手，才会变得神奇。这方面最好的例子便数普希金。他是何等热烈地讴歌诚实的劳动、义务、日常的习俗！如今我们这里称小市民已有谴责之意。这种贬义早在《家谱》一诗中便出现了：

我是小市民，我是小市民。

《奥涅金的旅行》里又有：

而今我的理想——家庭主妇，
我的愿望——是平静，
再加肉汤，最好要大盆。

在俄罗斯全部气质中，我现在最喜爱普希金和契诃夫的稚气，他们那种腼腆的天真；喜欢他们不为人类最终目的和自己的心灵得救这类高调而忧心忡忡。这一切他们本人是很明白的，可他们哪里会如此不谦虚地说出来呢？他们既顾不上这个，这也不是他们该干的事。果戈理、托尔斯泰、陀思妥耶夫斯基对死做过准备，心里有过不安，曾经探索过深义并总结过这种探索的结果。而前面谈到的两位作家，却终生把自己美好的才赋用于现实的细事上，在现实细事的交替中不知不觉度完了一生。他们的一生也是与任何人无关的个人的一生。而今，这人生变成为公众的大事，它好像从树上摘下的八成熟的苹果，逐渐充实美味和价值，在继承中独自达到成熟。

八

出现了春天的先兆，开始解冻。空气里飘着煎油饼味和伏特加酒气，像过谢肉节似的。这里恰是一语双关，谢肉节一词又有油腻腻的意思。森林里的太阳，半睡着眯起油腻腻的眼睛；林子也半睡着竖起针叶般的睫毛；水坑在正午闪着油腻腻的光。大自然打哈欠，伸懒腰，翻了个身又睡着了。

《欧根·奥涅金》的第七章里，写到春天、奥涅金走后空荡荡的老爷家宅、山下水边的连斯基坟墓。

还有夜莺这春色的情人，

通宵唱着。一片野玫瑰的芳芬。

为什么用“情人”？一般说来，这比喻是自然贴切的。确实是情人。此外，正好和“芳芬”凑上韵脚。但这里的声音形象是否也套用了英雄传说里的“夜莺强人”呢？

在英雄传说里，这个夜莺强盗叫奥基赫曼之子。对他的描绘非常精彩：

一听他呀夜莺的啼啭，

一听他呀野兽的凄厉，

茂密的青草纷纷倒下，

浅蓝的花朵簌簌落去，

黑树林也俯首弯腰，

所有人都陈尸大地。

我们抵达瓦雷基诺，时值早春。没过多久，稠李、赤杨、榛林等全变绿了，特别是在米库利齐恩窗下的谷地舒基玛里。又过了几夜，夜莺就放开了歌喉。

我仿佛第一次听夜莺歌唱，惊讶它的叫声何以会同其他禽鸣分得那么清楚，大自然何以不经过渡一下子跳跃到这样丰富而特异的啼啭。它的不断变换的曲调是如此多样，它的清晰而四方远扬的声音是如此有力！屠格涅夫曾在某处描写过这种哨音、树精的笛声、百灵断断续续的叫声。特别突出的是两种啼叫，一是急促贪婪而且华丽的啾——啾——啾，有时一连三声，有时没有准数。披着露水的灌木丛，呼应般地摇晃一下，又像被人搔痒似的卖弄地颤抖一阵。另一种啼声分成两个音节，像诚挚的呼唤，像乞怜，像要求或告诫：“醒醒——醒醒——醒醒！”

九

已是春天。我们在备耕。没有时间再记日记。写点这样的笔记是很快乐的。那只好等到冬天再续写了。

前几天，这回真是在谢肉节里，一个生病的农民坐着雪橇，穿过泥泞进了院子。自然我拒绝接待。“对不起，亲爱的，我不干这个了。既没有足够的药品，又没有必要的设备。”可哪里推脱得了。“帮帮忙吧。皮肤上长东西。求你行行好。身上有病呀。”

有什么办法呢？人非草木，孰能无情？我决定收下他。“脱衣服吧。”我给他检查。“你得的是狼疮。”我一边检查，一边斜眼望望窗台上一大玻璃瓶石炭酸（上帝呀，可别问我是从哪里弄来的，还有些别的最需要的东西！这一切都靠了萨姆杰维亚托夫）。我一看，另一辆雪橇朝院子奔来，开初我觉得是个新病人。可突然而来的是弟弟叶夫格拉夫。有一阵工夫，他同家里人冬尼娅、萨沙、亚历山大·亚历山大罗维奇在一起。后来我空下来，也参加进去。大家开始问这问那：怎么来的，从哪儿来的？他同往常一样躲躲闪闪，不正面回答，只是微笑，令人感到神奇莫测。

他在这客居了大约两星期，经常去尤里亚京，后来忽然销声匿迹，不知去向。这段时间里我已看出他比萨姆杰维亚托夫更有影响；而他干的事和交往的关系，则更令人不解。他本人的来历如何？哪来的这么大神通？他是干什么事的？他在走之前曾许诺减轻我们的家务，好让冬尼娅有工夫教育萨沙，让我有时间行医和弄文学，我们打听他为此打算做点什么，又是笑而不答。但他没有骗人。有些迹象说明，我们的生活条件的确会有变化。

真叫人奇怪！他是我的异母兄弟，同我一个姓。而我对他的了解，其实不如对所有其他人的了解。

这已是他第二次闯入我的生活，充当善心的天神，充当解决一切难题的庇护者。或许，每个人一生中除了出场的人物之外，还需要有一种看不见的秘密力量存在，一种不召自来的几乎是象征性人物的存在。在我的一生中，起着这一隐蔽施恩者作用的，就是我的弟弟叶夫格拉夫。

日瓦戈的札记到此结束。往后他没有继续写下去。

十

日瓦戈坐在尤里亚京市阅览室大厅里，浏览借出来的书籍。可容百人的多窗大厅，摆着几条长桌，靠窗一端的桌角很窄。天色一黑，阅览室就关闭。春季傍晚，城里不供电。不过日瓦戈本来就没呆到晚上，中饭时便离开城里了。他总是把米库利齐恩交给他用的那匹马留在萨姆杰维亚托夫家的旅店中，整个上午去读书，中午就骑马回瓦雷基诺的家。

在常来市图书馆之前，日瓦戈很少到尤里亚京市里。他没什么特别的事要进城办。医生对这个城市不很熟悉。所以当他眼见阅览厅里渐渐坐满尤里亚京市民，有的离他远些，有的就在身边，产生一种感觉，好像他是站在城里一个熙熙攘攘的路口，同城里人一个个结识；

又好像不是城里读者汇集到大厅中，而是他们居住的街道和楼房聚向这里。

其实，现实中真正而非假想的尤里亚京市，透过阅览厅的窗子，也可尽收眼底。在中间最大的一扇窗外，摆着一桶白开水。读者休息时去楼道抽烟，围着水桶喝水，把杯里残水泼到涮洗缸里，聚在窗口欣赏市景。

读者有两种。一种是本地老住户中的知识分子，他们占多数；一种是普通市民。

第一类读者里，多数人穿着不富裕，不修边幅，已然沦落。其中有些人身体病弱，脸庞瘦削，皮肉松弛，原因有多种：或是饥饿所致，或是染上黄疸，或是由于水肿。他们是这里的常客，熟识图书馆的人员，来这里像回到了家。

来自市民的读者，面庞美丽而健康，穿戴整洁如同过节，走进大厅时像进教堂似的羞怯，却弄出很大声响，倒不是因为不懂规矩，是因为不会控制自己有力的脚步和嗓音，越不想出声音却越是弄出声音来。

窗子对面的墙壁凹进一块，里面摆了一个高台，台后高处有三个阅览室工作人员，一个老管理员，两名助手。一个助手气冲冲的，戴着毛围巾，一副夹鼻镜一会儿取下，一会儿戴上，看得出不是根据视力的需要，而是根据心绪的变化。另一个穿了件黑纱女衫，大概是胸部有病，因为手帕总不离开鼻和嘴，说话呼吸老捂着不放。

这几个图书馆职员，和那半数读者一样，脸面浮肿、瘦削、松弛；皮肤发蔫发松，土里掺绿，颜色活似腌黄瓜和灰苔。三个人轮番地干同样的事，低声给新读者解释借书办法，分检索书单，出借和收回图书，抽空还要编制什么年度报表。

说来奇怪，面对窗外真实的市容和坐在大厅里想象出的城市，他不禁思绪纷纷。加之这里人们似乎有着浮肿的共同特征，都像患了甲状腺病，日瓦戈不知怎的想起了他们抵达尤里亚京车站的那天清早看见的气鼓鼓的女扳道工，整个城市的景象，以及同他在车厢里席地而坐的萨姆杰维亚托夫，还有那人对这块地方的介绍。介绍的一些情况，还是在未到此处前很远的地方讲的。日瓦戈此刻却想把那天听到的情况，同现在身临其境的所闻所见联系起来。但他记不得萨姆杰维

亚托夫提到的一些地名，所以也无从入手。

十一

日瓦戈坐在大厅的一角，周围堆着书刊。他面前放着地方行政的统计期刊，还有边区人种志方面的几篇著作。他打算再借两本有关普加乔夫生平的著作。但身穿纱衫的管理员，手帕紧捂着嘴低声说：一个人一次不能借出那么多，如果想借需要的研究著作，得先把手头的期刊资料还一部分回去。

因此日瓦戈更专心迅速地读起没接触过的书籍，以便选出最需要的东西，其他拿回去换他感兴趣的历史著述。他飞快地翻阅文献，浏览目录，神情专注，目不旁顾。大厅人多，并不妨碍他，不分他的心。他已把邻座的人们研究透了，不抬眼也好像看得见左右的邻居，并且感到在他离开之前周围不会换人，正好似窗外城里的教堂和大厦不会移动地方一样。

太阳没有驻脚。它不断移位，这会儿工夫从图书馆东面转过来，射到南面的窗子上，照得靠近南窗的人无法读书。

患伤风的那个女管理员，从桌后高台上下来，朝窗口走去。窗上半垂着打褶的白布帷幔，放下来可以使光线变得柔和宜人。她把所有窗帷全放开，只没动靠边那扇背阴的窗子，拽拽绳，把它上面的小气窗拉开，便接连打起喷嚏来。

等她打到十下或十一下，日瓦戈才猜到这是米库利齐恩的妻妹，是萨姆杰维亚托夫讲的东采夫家的一个姑娘。他随着其他读者抬头朝那边望去。

此刻他发现了大厅里的变化。大厅另一端出现了一位新读者。日瓦戈立即认出了拉拉·安季波娃。她背朝日瓦戈医生坐着，正同伤风的女管理员低声讲话，管理员朝拉拉·安季波娃俯下身去窃窃耳语。看来这番谈话对她起了良好的作用，她不仅一下子治愈了自己的伤风，还摆脱了神经上的紧张。管理员向拉拉·安季波娃投过热情感激的一瞥，从嘴上取下一直捂着的手帕揣进衣兜，回到自己座位上，一脸喜气，露着自信的微笑。

这个感人的小场面，被某些在座的人看在眼里。各个角落的人们

都同情地望着拉拉·安季波娃，也都露出了笑意。凭着这点微不足道的迹象，日瓦戈断定这个城里的人们认识她，喜欢她。

十二

日瓦戈的第一个念头，是起身走过去看望拉拉·费奥多罗夫娜。可是接着一种不符合他性格、但在同她的交往中早已形成了的拘谨和不自然，又占了上风。他决定不去打搅她，也别中断了自己的工作。为了逃避不时朝她张望的诱惑，他把椅子侧过来，几乎是背对着读者埋头看书。他手里拿了本书，膝上又摊开了另一本书。

然而他的思绪却离他钻研的对象，相去不啻十万八千里。与学问毫不相关，他突然明白过来：那次在瓦雷基诺冬夜睡梦里听到的声音，正是拉拉·安季波娃的声音。这一发现使他大为惊异；他为了从座位上望见她，猛地把椅子挪回原状，惹得周围人们很奇怪。接着他便一直看着她。

他是从背后望到她半个侧面。她穿着浅色细格工作服，扎了条宽腰带，聚精会神地读着，像孩子似的朝右边歪着脑袋。偶尔她沉思起来，抬眼看看天花板，或者眯眼向前方凝视，然后复又一只手支案托腮，一只手握着铅笔大字疾书，从书中抄录些什么。

日瓦戈边观察边印证了自己在梅柳泽耶夫的老印象。他心想："她不想招人喜欢，不想显得美丽诱人。她鄙视女人这一天性，并且好像因为自己这么漂亮而自责。她自我敌视的倨傲神气，越发十倍地增添了妩媚。

"她的一举一动，都是那么可人。她读书的样子，完全不像人的高级活动，而像是一切动物无不能做的极简单的事。就仿佛她提一桶水，或是削土豆皮。"

医生这么寻思着，情绪就平静下来。心里展现出了一个难得见到的世界。脑子不再杂乱无章地东想西想。他不禁一笑。拉拉·安季波娃的出现，对他和那神经质的管理员，起到了同样的作用。

他不管椅子放得正不正，不顾周围干扰和分散注意力，又工作了一个到一个半小时，比拉拉·安季波娃来前更加全神贯注。他翻遍桌上小山般的一摞书，找出了最需要的东西，甚至顺便读完了新遇到的两

篇主要文章。决定到此打住之后，他开始收拾去还书。此时他心里没有任何别的杂念。他坦然而绝无他意地想道，既然认真干完了工作，他有权利同善良的老朋友见上一面，这个欢悦是理所应得的。可当他站起来环视一下阅览室时，却没有找到拉拉·安季波娃，她已经不在了。

医生把大大小小的一摞书送到出纳台上，这时拉拉·安季波娃送还的书还摆在那里没有收走。这全是有关马克思主义的参考书。看来她作为一个重新改换专业的旧教师，正在业余自修政治学科。

书里夹着拉拉写给图书目录室的索书单。纸片的一角露在外面。上面写着拉拉的住址，很容易看到。日瓦戈抄下来，可对奇怪的地名不胜惊讶：商人街，雕像楼对面。

日瓦戈一打听，马上了解到“雕像楼”在尤里亚京是个家喻户晓的名字，就好像莫斯科一些地方采用教区的名称，或者像在彼得堡人人都知道“五角地”一样。

这是一幢钢材般深灰色的楼房，雕有古希腊罗马的女神，手执鼓琴和面具，是个商人戏迷在上一世纪建造作为家庭戏院用的。商人后裔把房子卖给了商人参议会。商人街由参议会得名，房子就坐落在街角上。由此“雕像楼”成了这一片地方的名称。如今楼里驻有市党委会。在它倾斜下坠的墙壁上，过去贴着剧院和马戏团的节目广告，现在则是政府的法令和决定。

十三

五月初一个寒冷的风天。日瓦戈医生在城里办完事，到图书馆转了一下，突然改变原来的全部计划，跑去找拉拉。

风卷起一股股细沙和尘土，使他不得不一再停步。日瓦戈医生转过身子，眯起眼睛低了头，等灰土刮过去继续上路。

拉拉住在商人街和新斯瓦洛奇胡同的拐弯处，正对着背靠蓝天的黑乎乎的“雕像楼”。日瓦戈医生第一次看见这幢房子，它果然名不虚传，给人一种奇怪不安的印象。

楼房上缘整整一排全是一人半高的女神雕像。在两股遮天蔽日的大风之间，医生忽然感到清一色的女人从楼房里出来站在阳台上，俯

身在栏杆上，望着他和这条商人街。

拉拉住处，有两个通路，一是从街上进入正门，一是从胡同走进后院。日瓦戈医生不知有前一条路，就顺着第二条路去找。

当他从胡同转进院门时，一阵风刮来，卷起整个院落里的尘灰和垃圾，遮住了院子。一群母鸡咕咕叫着从他脚下飞起，扑向黑色的风幛，它们身后有只公鸡在追逐不放。

等灰尘散去，日瓦戈看到拉拉正在井旁。风头来时，她已经打满两桶水，用扁担担到左肩上。她连忙蒙上头巾，怕弄脏了头发，在前额上扎了个结；双膝夹着被风鼓起的宽大的长衣襟，怕给风掀起来。她刚想挑水往家走，又停下了，一阵风过来吹掉了头巾，飘乱了头发；头巾飞到栅栏边母鸡咕咕叫的地方。

日瓦戈医生追上去捡起头巾，到井边递给慌乱的拉拉。她向来总保持从容自然，这时虽说又惊讶又惶惑，连叫也没叫一声。她只是脱口而出：

“日瓦戈！”

“拉拉·费奥多罗夫娜！”

“真想不到！真巧呀！”

“把桶放下，我来挑。”

“我从不半途而废，非做到底不可。您要是到我这儿来的，咱们走吧。”

“还能找谁呀？”

“那谁知道呢。”

“还是挪到我肩上吧。您干活时，我可闲不住。”

“这算什么活儿呀。不给您挑。您会溅到楼梯上。还是说说，哪股风把您给吹来啦？在这儿呆了一年多，就没工夫来看看？”

“您怎么知道的？”

“什么事传不开呀？再说我又在图书馆看见了您。”

“那为什么不喊我？”

“我不信您没看见我。”

拉拉挑着晃动的水桶，轻轻摆着走在前面，医生跟着走过了低矮的过道。这是底层阴暗的走廊。拉拉在这里迅速蹲下把桶放到地上，取下肩上的扁担，直起腰用不知哪里掏出来的小手帕擦手。

“走吧。我从楼里把您领到前门去，那儿亮些，您在那里等一会。我把水从后门提进去，收拾一下上面的屋子，换换衣服。您看看我们的楼梯，台阶是生铁的，还铸了花纹。从上往下，隔着楼梯什么都看得见。是幢老房子。轰击的时候给震了一下，是炮击。你看石头都裂开了，砖墙上有眼有缝。我和卡坚卡出去时，把房门钥匙藏在这个窟窿眼里，再塞上块砖头。您记好了。或许您什么时候来串门，遇上我不在，请您自己打开门进去，就像到家一样，别客气。过一会我就会回来。现在钥匙还在里面呢。不过我不需要，我从后面进屋，从里边把门打开。只有一点很糟糕，老鼠多。多极了，让你不得安生。房子太破，墙壁摇晃，到处是缝隙，能堵我就堵，同老鼠斗，可没什么效果。也许您什么时候来帮帮忙？咱们一起把地板和墙脚堵严实。好吗？您在楼梯口站一会，随便琢磨点什么。我不会让您久等，一会儿就喊您。”

在楼梯口等着的时候，日瓦戈医生打量起正门剥落的墙壁和楼梯上的生铁阶梯。他心想：“在阅览室里，我把她读书那种聚精会神的劲头，比作干真正事业的激情和热情，比作体力劳动。相反也是如此，她挑水和读书一样，那么轻松，毫不费劲。她干什么都动作优美。仿佛她在童年就开始了生活的起跑；现在她的一举一动都借助这股冲劲，使她显得自然而轻巧。这可以从她弯腰时背部的曲线和她的一颦一笑中看出来——笑时口唇张大，下巴变圆；也可从她的思想和谈吐中见出。”

“日瓦戈！”从二层房门口传来拉拉的喊声。于是日瓦戈就拾级而上。

十四

“把手伸给我，小心点跟着我走。这有两间屋太黑，堆满了东西直到天花板。小心别撞上碰痛了。”

“真的像个迷宫。我自己可找不到路。这是怎么搞的？是修房子吗？”

“不，根本不是。不是因为这个。这套住宅是别人的，我都不知道是谁家的。我们有过一套，是公家的房子，在中学校的大楼里。后

来尤里亚京苏维埃的房管处占了中学校舍，把我和女儿迁到这套被人丢下的住宅里，占住了一部分。这儿原来摆着旧主人的家具，很不少。我不需要别人的东西，就全堆到这两间里，把窗子刷上了白粉。别放开我的手，不然会走错路。对，就这样。往右拐。现在转出来了。这就是我的屋门，这儿就亮些了。小心门坎，别绊了脚。”

日瓦戈同引路的拉拉进了屋，对着门的墙上恰好开着一扇窗户。日瓦戈向窗外一望，不禁大为惊异。窗子朝院开，看到的是邻近楼房的后院和河岸上城郊的荒地。那里放牧着山羊和绵羊，它们的长绒毛好像展开的皮袄大襟，把地上的尘土卷了起来。此外，在荒地的两根木杆上，正冲着窗口竖着医生熟悉的一块牌子：“莫罗和韦钦金。播种机、打谷机”。

受了这块广告牌的影响，日瓦戈开口就对拉拉讲起自己一家来乌拉尔的情况。他忘了听说过关于斯特列尔尼科夫很可能是她丈夫的谣传，不假思索地说了自己在车厢里同政委相遇的经过。他这一番话给拉拉留下了特别深刻的印象。

“您见到斯特列尔尼科夫了？”她马上反问。“我目前什么也先不对您讲。不过这太巧了，简直像注定你们要见面似的。等以后我找时间告诉您，您会惊异得大叫。要是我没理解错您的意思，他给您的印象不错而不是不好？”

“对，恐怕是这样。他本可以不见我的。我们经过受到他镇压和破坏的地区，我准备着见到一个暴虐的粗野军人，或是狂暴的革命者，结果哪样都不是。一个人出乎你的意料，不同于你先期的想象，这是好事。人一归结为某种类型，这人就完了，就是遭到了非议。要是不能把他归到哪一类里去，要是他不代表什么，那么要求于他的东西，他至少已有了一半。他从自我中得到了解放，他的极小部分已得以不朽。”

“据说他是非党人士。”

“对，我觉得是这样。他靠什么唤起人家的好感呢？这是个难逃厄运的人。我感到他不会有好下场。他得偿还自己造的孽。革命中无法无天的人之所以可怕，不在于他是恶人，而在于他是失去控制的机器，是脱了轨的火车。斯特列尔尼科夫就是这种发狂的人，不过他不是念书念疯的，而是被痛苦经历逼疯的。我不了解他的隐秘，可我相

信他有自己的隐秘。他与布尔什维克的合作纯属偶然。暂时布尔什维克还需要他，就忍着他，能够同路。一旦没有这种需要，他们马上会毫不可惜地抛掉他，踩烂他，像对付在他之前的许多军事专家一样。”

“您这么以为吗？”

“必然如此。”

“那他有救吗？比如说不能逃跑吗？”

“往哪跑呀，拉拉·费奥多罗夫娜？从前沙皇时代可以逃跑。可现在你试试看。”

“遗憾。听您这么一讲，我对他倒产生了同情心。您变了。以前您说到革命，不这么激烈，不这么气愤。”

“问题就在于凡事总有个限度，拉拉·费奥多罗夫娜。经过这么一段时间，本该做出一定结果来了。可事实说明，对于革命的鼓吹者来说，变革的混乱是他们心里唯一喜爱的局面；他们可以不吃饭，但非得做出一点世界范围的动作。开辟天地，经历过渡时期——这就是他们的目的本身。任何其他的事，他们都不愿去学习，也什么都不会做。但您知道他们为什么无休无止地准备，忙得不可开交吗？是由于他们缺乏某些训练有素的人才，是由于他们平庸。人来到世上是要生活，而不是为生活做准备。而且生活本身，生活现象，生活的恩赐，都十分诱人却又非同小可。既然如此，干吗要用幼稚杜撰出来的蹩脚喜剧，去冒充生活呢？就像让契诃夫笔下天真无邪的人们出逃美洲这种荒唐的事儿。好了，说得够多了。现在该轮到我问问题了。我们坐火车靠近城区时，正是你们这儿发生事变的早晨。您当时是不是也受到很大惊动？”

“那还用说。自然喽！四周全是大火。我们自己差点儿没给烧死。我已经对您说过，住的楼房直摇晃。院门旁至今还有一颗没爆炸的炮弹。抢劫、扫射、一片混乱。和每次改朝换代一样。那个时候我们已经很有经验，习以为常啦，不是头一次嘛。白军在的时候更不得了。放冷枪报私仇，敲诈勒索，无法无天。最主要的我还没对您说。我们那位加利乌林，是捷克军里的了不得的人物，好像是个将军兼省长。”

“我知道。听说过。您见他了吗？”

“常常见他。我靠他帮助救了不少人的性命，也掩护了不少人。应该说句公道话。他的为人无懈可击，仗义，不同于任何小人物，什么哥萨克军的大尉呀、乡村警察呀等等。可当时逞威风的正是这些小官，而不是行为端正的人们。加利乌林给过我多方的帮助，这得谢谢他。要知道我们是老熟人。我还是小姑娘时，常常到他住的院子里去。那里住着许多铁路工人。我小时候亲眼看到了贫困和劳累。因此我对革命的态度和你不同。革命对我更亲切些，其中许多事我感到很贴心。谁料他突然成了上校，就是这个小男孩，看门人的儿子。后来竟当上白军的将军。我是从文职人员的环境里出来的，搞不清楚军衔。论职业我是个历史教员。情况就是如此，日瓦戈。我帮过许多人。常去找他，还一起回忆起您来。要知道我在所有的政府里，都有关系和保护人，可在一切制度下都感到沮丧，遭到损失。只有在很不像样的书里，活着的人们才分裂为两个阵营，互不相干。而事实上一切全互相交错着。如果在生活里只扮演一个角色，在社会上只占据一个位置，也就是说总是一个模样，那可真是无能到不可救药了！想不到您到了这里。”

一个八岁左右的小姑娘走进来，扎着两个小发辫。她细长的眼睛，透了几分顽皮和狡黠。她笑的时候，就把眼睛微微抬起。她在门外就发现母亲这里有客，但迈进门坎时觉得脸上应该表现出意外的惊讶。她向他行了个屈膝礼，目不转睛、毫无畏缩地盯着日瓦戈医生；这是一个过早思虑、孤独成长的孩子。

“这是我的女儿卡坚卡。您多关照呵。”

“在梅柳泽耶夫，您给我看过照片。长得这么大了，样子也变了！”

“你原来在家呀？我当你去玩了。怎么没听见你进大门呢？”

“我从窟窿里掏钥匙，那里面藏了好大的一只老鼠。我叫了一声就跑开了！我想非吓死不行。”

卡坚卡说着，绷紧了十分俊俏的小脸蛋，瞪大了顽皮的小眼睛，张圆了小嘴，活似从水里拽上来的一条小鱼。

“好了，回自己屋去吧。我求叔叔留下吃午饭，等把炉里的饭拿出来，我就喊你。”

“谢谢您的好意，我只好抱歉了。我们家里因为我总进城，把午

饭改到六点。我一般不迟到，路上得骑三个多小时，有时整整四个小时。所以我才来得这么早。请您原谅，我过一会就走。”

“再坐半个小时嘛。”

“好。”

十五

“现在我也坦率说了吧。您讲的那个斯特列尔尼科夫，就是我的丈夫帕沙，帕维尔·帕夫洛维奇·安季波夫。我没相信他死的传闻，是做对了；就跑到前线去找他。”

“这一点我不感到惊奇，精神上是有准备的。我听到这个神话，就认为这是胡扯。所以我才毫不在乎，同您非常随便、不假思索地讲到了他，仿佛这些谣传并不存在。谣言本身是无稽之谈。我见到过这个人。怎么能把您同他联系到一起呢？你们之间有什么共同之处？”

“可实际上是这样，尤拉·安德烈耶维奇。斯特列尔尼科夫就是安季波夫，我的丈夫。我赞同一般人的见解。卡坚卡也知道这事，并且为自己的父亲骄傲。斯特列尔尼科夫是他的化名、笔名，像所有革命家一样。出于某种考虑，他不得不冒他人之名生活和行动。

“这次他攻打尤里亚京，朝我们投炸弹，明知我们在这里，却一次也没有打听我们是否活着，为的是不暴露自己的秘密。这在他看来自然是理所当然的。如果他来问他该怎么办，我们也会劝他这样做。你也许会说，我能平安无事，市苏维埃能提供勉强过得去的居住条件，等等，这些都说明他在暗中关照我们。这一点反正你们是说服不了我的。离这里不过咫尺之遥，他居然能忍住不来看望我们一下！这我怎么也想不通，超出了我的理解能力。这是我所无法企及的，不是生活，而是某种罗马时代的公民忠勇，是当今一种大智大勇。不过我受到了您的影响，也开始学您的调子说话了。我自己并不愿如此。咱们不是志同道合的人。在一些难以把握、可有可无的事情上，咱们两人的理解是一样的。可在重要的事情上，在生活的哲理上，还是做个论敌吧。再回过来说斯特列尔尼科夫。

“而今他在西伯利亚；您说得对，我也听到消息说人们都在责备他，我听了心里冰冷。现在他在西伯利亚，在我们部队纵深突进的地

段上，正在打败他小时同院的旧友，后来又是战友的那个可怜的加利乌林。他的真名和我们的夫妇关系，是瞒不过加利乌林的，但这人极体贴人，从来没让我有所感觉，虽然一听到斯特列尔尼科夫的名字就火冒三丈，不能自持。总而言之，他目前正在西伯利亚。

“他以前在这儿的时候（呆过很久，总是住在铁路上的车厢里，您就是在那儿看到他的），我很想能和他偶然相遇。偶尔他去司令部，就是原来立宪会议委员会和立宪会议军队的军事处的所在地。命运满足了巧合。司令部的入口，在一间厢房里，恰恰是我为别人的事来找加利乌林，他接见我的地方。比方有次在武备中学，出了件很轰动的事。学生们开始伺机枪击不称心的教员，藉口他们信仰布尔什维克主义。有时候发生迫害和殴打犹太人的事件。顺便说一句，我们这些城里人和从事脑力劳动的人，我们的一半熟人，都是犹太人。每逢有人残害异族，干那些可怖可鄙的行径时，我们除了感到气愤、羞愧、怜惜外，还觉到自己的犹豫而极难堪，因为我们的同情多半是理智上的，给人以缺乏真诚的不良印象。

“人们过去把人类从偶像崇拜的桎梏中解放出来，现在又群起献身于从社会弊端里解放人类的事业，然而他们却无力从自我中解放出来，无力摈弃已经过时、丧失了意义的犹太这一名称。虽然正是他们亲自为他人打下了宗教基础，如果能很好了解他人，会感到他人是极为可亲的，但他们仍不能超越自己而完全融于他人之中。

“大概是压制迫害逼得人采取这一无益和自毙的姿态，导致他宁愿作自我牺牲而羞惭地离群索居，结果只能带来灾难。不过这里面也含有内在的衰竭，许多世代以来的历史的疲倦。我不喜欢他们这样带有讽意的自我鼓励。不喜欢他们思想的平庸乏味，不喜欢他们蹩脚的想象力。这些东西令人生厌，就好像老年人议论老、病人议论病一样。您同意吗？”

“我没想过这个。我有位同事，叫戈尔东，他也是这种见解。”

“我曾经来过这里守候帕沙，希望他能来这里或从这里出去。从前厢房当过省长将军的办公室。现在门上挂了个小牌：‘群众来访处’。您大概看到了吧？这是城里最漂亮的地方。门外的空场上铺着条石。过了广场是城市果园，有红莓、槭树、山楂树。我站在人行道上的求见者中间候着他。当然我不会硬要他接见我，没对人说我是他妻

子。我们的姓不一样嘛。这也谈不上忍心不忍心。他们遵循的完全是不同的规矩。例如他的亲生父亲帕维尔·费拉蓬托维奇·安季波夫，曾是被流放的政治犯，工人出身，现在在离这很近的一处地方法院工作，正是他过去的流放地。还有他的朋友季韦尔辛。两人都是革命军事法庭的成员。您猜怎么着？儿子对父亲也不公开身份，父亲还认为理所当然，并不生气。既然儿子处于隐蔽状态，那就不能相认。这种人顽强极了，只知道原则、纪律。

“说到底，就算我能证明我是他妻子，又算得什么！是那种太平时候吗？还能顾得上老婆吗？全世界无产者！改造天下！这个不一样，这个我懂，要说妻子，不过是有两条腿的动物罢了，去它的吧，那有什么了不起！

“副官对求见的人挨个问了一遍，放进了几个人。我没有说出姓名；他问有什么事，我回答是私事。可以预料非遭到回绝不成。副官耸耸肩，疑惑地打量我一番。就这样，我一次也没能见到他。

“您会以为他厌弃我们，不爱我们了，早已忘到脑后？不，恰恰相反！我非常了解他！他极重感情，为了这个真是什么都做得出来！他非得把所有这些战功花环扔到我们面前，绝不肯空手而回，要光荣凯旋，好使我们也永垂不朽，使我们惊讶万状！简直像个孩子！”

卡坚卡又回到屋里。拉拉搂起她，摇晃，胳肢，亲吻，紧抱着不放，弄得孩子莫名其妙。

十六

日瓦戈策马从城里返回瓦雷基诺。这个地方他已走过无数次了，习惯之后也就不太注意周围，如同没见一般。

他走近林中的岔路口。这里往前是直通瓦雷基诺的大道，旁边又分出一条小路通到萨克玛河边的渔村瓦西里耶夫。岔口上竖着第三根郊区的木杆子，上面也是块农具广告牌。医生每次到这里，都赶上日落。今天也正近黄昏。

两个多月之后，有次他进城到黄昏时没有回来，留在了拉拉家里，回到家推说因事耽搁，在萨姆杰维亚托夫的旅店里住了一夜。他早同拉拉·安季波娃你我相称，唤她拉拉，她唤他日瓦戈。日瓦戈一直

瞒着冬尼娅，对她隐瞒着越来越严重、越来越出轨的行径。这简直是难以想象的。

过去他爱冬尼娅近乎崇拜。她的内心世界，她的安宁，对他来说重于世上的一切。他尽力维护她的声誉，甚于她父亲和她本人。为保护她的尊严，他会亲手把欺人者撕成碎块。可如今这个欺人者竟是他自己。

在家里同亲人相处，他感到自己是个未被戳穿的罪人。家人一无所知，还习惯地对他十分敬重，越发使他无地自容。有时一家正谈得起劲时，他突然想起自己的过错，一阵发呆，根本听不进也弄不懂周围在说什么。

倘若这是在进餐的时候，没咽下的一口饭犹如骨鲠在喉，他便放下勺子，推开盘子，泪水堵得说不出话。冬尼娅奇怪地问："你怎么了？是不是在城里听到什么坏消息了？抓了什么人吗？还是枪毙了谁？告诉我吧，别怕我难过。你会轻松些的。"

是不是他认为别人胜过冬尼娅才背叛了她呢？不是，他没有选择，没有比较。"爱情自由"的思想，"感情的权利和需要"之类的字眼，同他是格格不入的。这么说，这么想，在他看来是很卑鄙的。在生活里他从不拈花惹草；不把自己看成是半人半神，或者是什么超人；不要求自己享有特权和优待。良心的谴责使他难以忍受。

"往后怎么办？"偶尔他问自己，得不到回答，便盼着出现奇迹，希望有某种意外的情况干预，把事情了结。

不过今天他不那样想了。他决心强行打开症结。他往家走时，心里已拿定主意。他决定向冬尼娅和盘托出，求得她的宽恕，再也不去见拉拉。

自然，并非一切都已妥帖。比方他觉得还有一点说得不够明确，那就是他同拉拉将永远断绝来往，一刀两断。今天上午他告诉她准备向冬尼娅公开一切，今后他俩不可能再相会了。可这会儿他感到他对她说得太委婉，不够坚决。

拉拉忍住自己沉重的心境，不表露出来，免得日瓦戈痛苦。她理解就这样他已经够痛苦了。她极力镇定地听完他的决定。他俩是在旧房主那间朝着商人街的空荡冷清的房间里，谈了这次话。顺着拉拉的面颊，流下了她无意识、不感觉的泪珠，恰似在对面雕像楼的石雕脸

上，此刻正流下一滴滴雨珠。她真心实意，绝非故作宽容地说："你觉得怎么好就怎么办吧，不要管我。我一切都能忍受住。"她说着，并不知道自己在哭，没有去擦泪水。

日瓦戈一想到拉拉可能理解错了他的话，想到自己又骗了她，给她留下虚假的希望，恨不得转身骑马回城去，把未尽之意说个清楚，而主要是该同她更热烈、更温柔地告别一次，这才更符合终生诀别的态度。他好不容易克制住自己，才继续向前奔去。

随着太阳渐渐西沉，林中弥漫了寒气和昏暗。仿佛进了澡房的门，闻到泡软的桦木条上阔叶的潮湿味。一群群蚊子悬在空中一动不动，好像浮在水面的鱼漂，但嗡嗡地唱着一个细细的调门。日瓦戈在脑门上、脖颈上不知拍了多少下。手掌拍在汗湿的皮肉上，劈啪作响；与此十分和谐地相互呼应的，是骑马发出的一切其他声响，如鞍子的吱呀声，马蹄在泥泞中沉重的哒哒声，还有马腹里发出的一连串闷响。突然，在日落的远方响起夜莺的歌唱。

"快醒！快醒！"夜莺这样唤着劝着；这几乎像快到复活节时的唤叫："我的灵魂啊，我的灵魂，快醒来吧，为何还沉睡不起？"

他脑子里忽然出现一个极简单的念头。忙个什么呢？他既然对自己许下了诺言，是不会后退的。他一定要揭露自己。可谁规定了非得在今天呢？对冬尼娅还什么也没有透露。留到下一次再摊牌也还不迟。在这个空隙里他可再去城里一次。能够同拉拉把话谈开，说得深切诚挚，以此偿还所有的痛苦。啊，那样该多好哇！再合适不过了！奇怪，怎么方才没有想到呢？

一设想还能够见到拉拉一回，日瓦戈不禁欣喜若狂，心剧烈地跳起来，他重又在想象中品味着幽会的欢乐。

前面是城边的木房区，是木板铺成的人行道。他朝拉拉那里去。马上到新斯瓦洛奇胡同，城区的空地和木房就要结束了，再往前已是石子路。路旁的市郊小屋一闪而过，像是迅速翻过一本书的书页，是用大拇指压着哗啦啦翻过，而不是用食指一页页掀过的。他的心都要跳出来了！就在那里，在城市的那一头住着拉拉。那里是傍晚雨霁的一片白色。他是多么喜欢去她家路上的这些熟悉的小屋啊！恨不得把它们捧在手上亲吻一下。屋顶上还有只开一扇小窗的阁楼。在雨街的白雾里，灯火映在一片片水洼中。一到那里，他又会从造物主手里接

过一件上帝创造的白玉般的珍品。门启处，站着裹了黑纱的人影。接着是同她的亲近；她宛如北方皎夜那么矜持、那么凉爽，独立不羁；又像头一排海浪拍岸而来，你摸着黑，踏着沙岸迎浪奔去。

日瓦戈扔下缰绳，从鞍上向前倾倒，搂住马颈把脸埋到鬃毛里。马儿把这温情的表示当成是求它出力，便登登跑了起来。

在平稳的疾驰中，仿佛马蹄轻轻点地，仿佛大地躲着马蹄，不断向后退去。马蹄声里，日瓦戈除去感到喜悦的心跳之外，还听到了喊叫声，当时以为是自己的错觉。

近处一声枪响吓了他一跳。医生抬起头，抓住缰绳勒紧。马儿跑了几步，撇开腿朝两侧猛跳几下，退了退，蹲下身，准备直立起来。

前面的路分成两岔。路边写着“莫罗和韦钦金。播种机、打谷机”的广告牌，在夕照中像在燃烧。三个武装人员骑马横在路上，挡住不让通过。一个是武备中学的学生，戴着制帽，穿着打褶的外衣，胸前交叉挂着机关枪子弹袋；一个是骑兵，身着军大衣，头戴平顶羊皮帽；还有一个很吓人，像从化装舞会来的，身材肥胖，穿了棉裤棉衣，头上是压得很低的宽檐牧师帽。

“不许动，医生同志。”三人里领头的戴着羊皮帽的骑兵，缓和而平静地说。“如果听从指挥，我们保证你的充分安全。不然请你别见怪，我们就枪毙你。我们部队里已经毙了一个医助。我们把你作为医务人员，强行征集入伍。你下来把缰绳交给年轻的同志。我再提醒一回。只要一有逃跑的念头，我们绝不客气。”

“你是米库利齐恩的儿子利韦里，绿林兄弟的同志吗？”

“不是，我是他的联络官卡缅诺德沃尔斯基。”

第十章
大道

一

连接不断的城市、乡村、车站：圣十字镇、奥梅利奇诺车站、帕任斯克村、特夏茨、雅格林新村、钟楼镇、自由小站、牧人村、克日姆小村、卡塞耶沃车站、神文村、小叶尔莫莱村。

大道经过这些地方向前延伸。这是西伯利亚最古老的驿路。它像切面包一样，把城市在中心大街上一劈为二；而通过村庄时毫不返顾，把夹道建起的房屋远远地甩到身后，或者突然拐弯，划一个弧形，打一个勾，随之扬长而去。

很久以前没铺设经过霍达特镇的铁路时，大路上奔驶着三套马的邮车。从一端过来的是一群群马车队，载着茶叶、粮食、工厂铸出的生铁；另一端来的，是士兵从投宿站押解过来的一批批犯人。他们齐步向前，镣铐同时发出哗啦哗啦的声响。这是些无可救药的亡命之徒，像天上闪电那样令人畏惧。四周的森林喧闹着，林子昏黑，不能通行。

大道活似一个大家庭。城与城相亲，村与村相恋。在霍达特镇上，大道同铁路相交，这里有机车修理厂、机械厂，都是铁路的附属企业。赤贫的人们挤在工棚里煎熬、病死。流放的政治犯服完苦役，懂技术的就到这些工厂来当师傅，留在了村镇上。

在整个这条线上，起初的苏维埃早已被推翻。有一段时间，掌权的是西伯利亚临时政府，现在整个区域里全被最高执政者高尔察克的政权所取代。

二

在某地的两站区间，大道一直在爬坡上山。放眼远眺，世界越展越宽。似乎爬坡没有尽头，眼界也没有尽头。等人马走乏，停下来想喘息一下，才发现爬到了山顶。前面大路连着一座桥。桥下奔腾着湍急的克日玛河。

河对岸，在更加陡峭的高地上，出现了圣十字修道院的砖墙。大道在修道院斜坡下面绕过，又在市郊几家后院之间拐了几次弯，便进入了市区。

到了主要广场上，大道又贴着修道院的地界而过；修道院绿色大铁门正朝着广场敞开着，入口拱门上雕有圣像，周围镶着半环形的金色题字：“为带来生命的十字架欢欣吧，虔诚的胜利是不可征服的。”

冬天即将过去。正值复活节前的一周，大斋期行将结束。路上的雪已经发黑，解冻开始了。屋顶上却仍是皑皑白雪，好像戴着一顶顶高高的厚皮帽。

爬上圣十字修道院钟楼找打钟人玩耍的孩子们，往下一看，房屋就像堆聚在一起的小匣子。人们个个犹如小黑点，走近房屋。凭他们的动作姿势，可以在钟楼上认出是谁。一些人靠近屋墙，围看最高执政者关于征集三种年龄新兵的命令。

三

夜晚带来不少始所未料的情况。天变得暖和了，这在现在的季节是不同寻常的。落着濛濛细雨，雨那样轻飘，仿佛没等落地便在空中散为水雾。不过这只是错觉。温暖的雨水，一股股四散流去，足足把地上的积雪冲个精光，地面全成了黑色，又像出汗似的泛出亮光。

低矮的苹果树都已含苞待放，树枝奇妙地搭到果园的栅栏上，探到街上来。枝上七零八落地滴下水珠，打在木板人行道上，那声音像参差不齐的鼓点，传遍全市。

照相馆院子里一条小狗托米克，被锁上了过夜，此时又狂吠，又哀嚎。许是让它的吠声吵烦了，一只乌鸦在加卢津家果园里也破着嗓子聒噪，全城都听得见。

在城里地势较低的地区，有三马车货物运到商人柳别兹诺夫家。可他不肯收这批货，说这是弄错了，他从来没订过这种货物。赶车人因天色已晚，要求留宿。商人把他们骂了一通撵走了，连大门也没开。他们这番争吵，全城也听得清清楚楚。

教堂时间六点多钟，普通时间也就是午夜时分，圣十字修道院那口最重的大钟微微晃动了一下，传出低沉甜美的音浪，飘移着同黑夜中的雨雾混合到一起。音浪离开洪钟，好似春汛冲下的大土块离开了河岸，渐渐下沉，融化在河水里。

这是斋期星期四的前夜，彻夜祈祷读《福音书》第十二节的日

子。在雨幔深处，隐约可见一些灯火向前移动，还照出了人们的额头、鼻子、脸庞。他们是做斋戒晨祷去的。

过了一刻钟的光景，从修道院那边传来渐近的走在人行道小桥上的脚步声。小铺女掌柜加卢津娜，晨祷刚开始一会就回家去了。她走得不稳，跑一阵停一下，头上蒙着块围巾，皮袄敞着。在闷气的教堂里她感到不适，便走了出来，现在由于没听完祈祷，已经第二年没做斋戒祷告而羞愧、懊悔。不过，她痛苦的原因不在这里。白天她看见到处张贴的征兵命令，不胜愁苦。她那可怜的傻儿子捷廖沙就该服役去。她极力驱赶头脑里的这种不快，可是在昏暗中处处泛白的告示，使她摆脱不掉。

拐个弯就到家了，没有几步路，不过在屋外她觉得舒服些。她想在外面呆一会，不愿进那气闷的房间。

她心里充满了悲愁的思绪。如果要她依次地诉说出来，她语汇不够，而且说到天亮也说不完。可在街上，种种不快之念纠结成一团，只需要几分钟，从修道院到广场尽头走上两三个来回，便都可以驱散了。

喜庆的节日就在眼前，家里却一个人也没有，都各奔东西，只剩了她孤身一个。怎么，说剩她一个不对吗？养女克休莎不算。她是外人嘛。人心难测呀！她也许是朋友，也许是敌人，也许是暗中的对手。她是丈夫符拉斯前妻的女儿，符拉斯说是养女。也说不定不是养女，而是私生女？也许根本不是女儿，而是别的什么人！男人的心思，谁猜得透呀？话说回来，这姑娘可真挑不出什么毛病，聪明、漂亮、品行也好，比傻瓜捷廖沙和她的养父可聪明多了。

就这样，临近复活节时只剩她一个在家，别人全走了，飞向四面八方。

丈夫符拉斯沿着驿道去给那些新兵宣讲去了，祝福应征的人们去建立战功。这个傻子还不如多为自己儿子操点心呢，别让他去冒丧命的危险。

儿子捷廖沙也在家里呆不住，节前就跑得无影无踪了。他去神文镇上找亲戚玩乐，想在经受折磨之后开开心。这孩子被实科中学开除了。中学前一半，每年留级，倒也没出什么事。读到八年级，人家不客气地把他撵了出来。

啊，真令人心烦！我的上帝呀！为什么心里这样烦乱，啥都不想干。百事不遂心，活着没意思！这是怎么啦？是因为闹了革命吗？不，不是！一切都怪这战争。打仗把好样的男子汉都打死了，剩下的全是孬种、废物。

她原来的老家（父亲是承包人）生活可不像现在这样。父亲不酗酒，有文化，家境富裕。两个姊妹也好，波利娅和奥利娅。她们名字相近，人也相似，一对美人儿。那几个来找父亲的木匠师傅，个个魁梧精神，长相漂亮。忽然间姊妹俩异想天开（因为家里不愁吃穿）要织六种毛色的围巾，真能出点子。结果织得妙极了，围巾在全县到处闻名。常常是办什么事都像个样——教堂的仪式、舞会，都漂漂亮亮。家中的人们，他们的举止也是如此，别看全是普通人，是一般市民，农民和工人。那时的俄罗斯，也年轻漂亮，有真正的崇拜者、真正的卫士，可不是现在这些人能比得了的。如今一点神气都没有了，尽是些律师呀、犹太人呀，白天黑夜就知耍嘴皮子、耍笔杆的废物。符拉斯和一群朋友，想靠香槟酒和良好的祝愿，把从前的黄金时代再拉回来。可是用这种办法，难道能够重新获得丢失的感情吗？为了这个，得能移山倒海才行。

四

加卢津娜不止一回走到了卸货地，就是圣十字修道院的进货广场。由这儿回她家，要向左去。可每次她都改变了主意，转身又朝修道院旁边的小巷走去。

进货场足有一片耕地那么大。从前到了集市的日子，农民的马车把广场塞得满满的。货场一端是叶列宁街尾，另一端是倾斜的弧形，边缘上盖起一排单层或两层的小房子，全是货仓、账房、店铺、手工作坊。

这里过去在太平年月，那个戴副眼镜的大笨熊布留汉诺夫穿件长襟礼服，时常端坐在自家有四扇门板宽的店门旁，读他那小报。这人是厌恶女色的家伙。店里经营皮革、松焦油、车轮、马鞍、燕麦、料草等。

店堂晦暗的小橱窗里，成年摆着尘封的硬纸盒，装的是用绸带花

结扎起的成对的喜烛。橱窗后面是间不大的屋子，没有家具；要不算几个垛在一起的圆形蜡料，连货物的影子也没有。可就在这屋里，却有不知住在哪里的经营蜡烛的巨商派来的不为人知的代理人，谈成一笔笔上千卢布的地板漆、蜡料、蜡烛的交易。

这里，在一排店铺正中，是加卢津家开的出售殖民地来货的店铺，有三开间的门面。店里掌柜和伙计们整天没完没了地喝茶，然后一天三次用喝淡的茶水擦那没刷漆的地板。这儿的年轻女掌柜，时常很乐意坐在账桌旁。她喜欢的颜色，是雪青色、紫罗兰色，就是那件特别庄重的教堂礼服的颜色，丁香含苞待放时的颜色，她那件最好的丝绒衫的颜色，她厨房里玻璃酒具的颜色。她觉得，这是幸福的颜色，回忆的颜色，逝去的俄罗斯革命前的处女时代，也都是淡紫色的。于是她喜欢久久坐在店里的账桌旁，因为弥漫着玻璃缸中淀粉、白糖、深紫色茶藨子香味的店堂，是一片淡紫的暮霭，恰是她最喜欢的色彩。

这里，在一个角落中，紧挨着木材仓库有一座旧薄板盖起的两层楼房，老得四周下沉，像辆破旧的马车。楼里共有四套住宅，两个入口，正面两个楼角，一边一扇大门。底层左半是扎尔金德开的药店，右半是公证人事务所。药店上头住着专做女服的老裁缝，有一大家子人的什穆列维奇。对着裁缝家，在公证人上面，杂居了许多房客。挂满大门口的各种牌匾，说明了他们的职业。这里可以修表、定做皮靴。这里有茹克和施特罗达克合伙开的照相馆，这里还有个卡明斯基的雕刻小店面。

由于这套住宅里过于拥挤，照相师傅的两个帮手，修版的谢尼亚·马吉德松和大学生布拉热英，在院子里柴棚的过道账房中，搭起一间暗室。看来这会儿他俩也在干活儿，因为从账房小窗口看得见洗相片时开着的那盏怒气冲冲的小红灯，模模糊糊在闪动。就在这个窗口底下，锁着叫得整条叶列宁街都能听见的小狗托米克。

“简直是大杂烩。”加卢津娜路过灰楼时心里想。“又穷又脏，全凑到这儿来了。”但她马上又想到，符拉斯反对犹太人可不对头。这些人都是无足轻重的，对国家命运没什么大相干。不过你要去问问什穆列维奇老人，为什么这样乱糟糟、纷纷扰扰，他会弯下腰，做个鬼脸龇着牙说：“都是犹太人在捣鬼。”

唉，她这是想些啥呀？脑子里都装了些啥呀？问题不在这里嘛。问题难道出在这儿吗？问题出在城市。俄国不是靠城市支撑的。可是人们认准了受教育，就学城里人的样子，又没学成。这叫离了这边岸，又到不了对岸。

也许正相反，问题出在愚昧上。科学家隔着地能看到地底下，什么都事先能预见。咱们这种人是事到临头才着急，总像盲人骑瞎马。现在就是受过教育的人，也不好过呀。这不，城里无粮，全跑乡下来了。请问，这一切你可搞得明白吗？神仙也说不清呀。

我家乡下的亲戚，可就不一样啦。你看谢利特温家、舍拉布林家、潘菲尔·帕霍赫家、涅斯托尔和潘克拉特·莫德赫兄弟。自己说了算，自己做得了主。都在大道两旁修起了新房院，看着叫人眼馋。每家全种了十五公顷左右的庄稼，有马，有羊，有牛，有猪。存粮足够吃三年。农具也漂亮，有收割机器。对他们，高尔察克也要巴结拉拢；林子里的游击队政委，同样拉他们过去。他们戴着乔治十字勋章刚从战场上回来，马上就被抢着请去当教官，有肩章也好，没肩章也好。只要你是内行，哪里都要你。你总会派上用场的。

不过现在该回家去了。一个女人没完没了这么逛荡，可太不雅观了。在自家的果园子里当然好喽，可是园子里满处泥泞，脚都拔不出来。这会儿心里倒好像轻松些了。

加卢津娜的思想完全乱成一团，弄得毫无头绪。就这样，她走近了家门。在她未及迈进门坎，在檐前踏脚之际，眼前又浮现出许多各种各样的景象。

她想起了自己较为了解的现在霍达特镇的一些领头人物，想起了从各地首府流放来的政治犯，像季韦尔辛、安季波夫、无政府主义者夫多维钦科（绰号“黑旗”）、当地的钳工戈尔舍尼亚·别中内。他们全是聪明人，前半辈子一直没有安分守己，这会儿准是又在打什么主意，在准备什么。离开这个，他们活不下去。他们是守着机器过活的，自己也变得像机器一样冷酷无情。他们在绒衣外面套件短夹克，抽纸烟要用骨质烟斗，说怕传染上什么，喝水要喝煮开的水。符拉斯准定是一事无成，这些人能按自己的意志改变一切，总会如愿以偿的。

接着她想到了自己。她明白自己是个很出色、很特别的女人，姿

容依旧而又聪明过人，心地也不错。可在这穷乡僻壤，她的这些品格没有一项能得到别人承认，也许到哪去都如此。有一支整个后乌拉尔地区都熟悉的唱一个傻女人先捷秋丽哈的下流曲子，只有头两句可以记录下来：

> 先捷秋丽哈把辆马车卖掉，
> 拿了钱买来三弦琴戏闹。

再往下不堪入耳了。圣十字村的人们唱这支歌的时候，加卢津娜老觉得是在影射她。

她痛苦地叹了口气，走进屋去。

五

她没有在前厅停留，没脱皮袄径直进了卧室。这间屋的窗子，是朝果园开的。此刻是夜里，窗外窗里几乎都是一片昏黑。一圈圈皱皱巴巴垂着的窗幔，同院中轮廓模糊的一圈圈低垂的黑色秃枝，差不多一模一样。在残冬的果园里，塔夫绸般的黑夜，透露着早春深紫色温和的地气。房间里也几乎是相似的两种要素结合到了一起，由于窗帷没抖净，有股尘土气，闷得难过，但随着节日临近而出现的深紫色暖气，使郁闷得到缓解。

圣像上的圣母，从挂满银饰的法衣中抽出一双黝黑的瘦手，掌心朝上举起来。她的每个手掌上，似乎有她自己古罗马名字的前两个和后两个拉丁字母，表示着“上帝的母亲”。嵌在金色底座中的石榴石玻璃神灯，漆黑如墨；灯光散落到卧室地毯上，像破碎的星星闪烁不停。

加卢津娜解下头巾，脱下大衣，笨拙地转了个身，突然肋下又一阵刺痛，胸口发紧。她吓得喊了一声，接着喃喃念道：“给悲哀者伟大的庇护吧，纯洁的圣母！快救救我吧！人世的救星！”随后便哭了起来。等这一阵痛平复，她开始宽衣。后颈的领钩和后腰的衣钩，总也捏不住，埋到轻纱的褶缝中。她费劲地摸索着。

这时养女克休莎走进来，惊讶她这么早回了家。

“您干吗摸黑呀，妈妈？要我给您拿盏灯来吗？”

“不用了。这也看得见。”

“妈妈！奥莉加·尼洛夫娜，让我给您解开。您别受罪了。”

“手指不听使唤，实在没法。该死的裁缝就想不到把衣钩钉得像个样，这只瞎母鸡！恨不得把衣边全撕下来甩到她脸上去。”

“圣十字修道院那里，唱得很好听。夜里静极了，全传了过来。”

“唱得好，可我的感觉却不好。又是浑身疼。这真要命，我不知该怎么办。”

“用顺势疗法的那个医生斯特多勃斯基，给您治得还好吗？”

“尽出些无法做到的主意。你说的那位是个庸医。一点不顶用。这是一。第二，他走了。他离开了这儿，而且不只他一个。节前一个个全跑出城去了。是不是预测到地震啦？”

“那还有被俘的匈牙利大夫，也给您治得很好嘛。”

“又说胡话。告诉你，谁都不在了，全跑光了。克列尼·莱奥什同另一些匈牙利人，不知怎么过了边境线，就被强迫在军队服役，后来收编到红军里。”

“您完全是神经过敏的缘故。是神经官能病。用民间普通的消灾办法治，就能出现奇迹。您记得吗？有个大兵的妻子给您念咒挺见效。手到病除。我忘了这女人叫什么。她的名字记不得了。”

“你简直把我当一个愚昧无知的傻瓜了。背着我，说不定还要唱先捷秋丽哈的歌子骂我呢。”

“亏您说得出，妈妈！最好还是告诉我那个大兵女人叫什么吧。名字就在嘴边上。我不想起来心就放不下。”

“她呀，名字比裙子还多呢。不知告诉你哪个好。她叫库巴丽哈，又叫梅德韦季哈，也叫兹雷达丽哈。还有十来个外号。她也不在附近了。人一走，哪里找去呀？这个上帝的奴仆，蹲过克日姆监狱，因为药死了胎儿，还有什么卖药末的事。她大半嫌牢里寂寞，就逃跑去了远东。我不是对你说了吗？人们全跑走了，像符拉斯·帕霍莫维奇、捷廖沙、特别随和的波利娅阿姨。有良心的女人，全城就剩你我两个傻瓜了。我这可不是说笑话吧。想治病，根本没办法。出点事，人就完了，唤天天不应，唤地地不灵。听人们说莫斯科一位有名的大夫住在尤里亚京，是个教授，是一个自杀了的西伯利亚商人的儿子。我本来琢磨请他来看病，这会儿工夫在大道上设了二十多个红军哨

卡，打个喷嚏都能知道。现在别说这个吧。你去睡好了，我也躺下睡睡看。大学生布拉热英正灌你迷汤呢。你干吗不理人家？反正你躲不过这种事。看你脸羞得通红。你那个不幸的大学生，在这神圣的夜晚还在工作，洗相片呢。他是在洗我的相片、印我的相片。他们自己不睡觉，扰得别人也睡不好。他们那只小狗托米克叫得全城都听得见。就连该死的乌鸦，也在我们的苹果树上叫个没完。看起来这一夜我又甭想睡好了。你干吗这么不高兴呢？太小性了。大学生们本来就是姑娘们喜欢的对象嘛。”

六

“狗怎么叫成这样呀？该去看看怎么回事。无缘无故它不会叫的。你停停，李多奇卡，别出声，停一分钟。得把情况弄清楚。没准儿是对面打来了呢。乌斯东，你别走。还有你，西沃勃留，也在这等着。没你们去也成。”

中央代表李多奇卡，没听见人家叫他停停别讲，疲惫不堪却仍连珠炮似的往下演讲：

“西伯利亚现在的资产阶级军人政权，实行抢劫杀戮、横征暴敛的政策，应该使迷惑不清的人们猛醒了。这个军人政权不仅敌视工人阶级，从本质上看也是敌视全体劳动农民的。西伯利亚和乌拉尔的劳动农民应该懂得，只有同城市无产阶级和士兵结成联盟，同吉尔吉斯和布里亚特的贫苦人民结成联盟……”

最后他终于听清人家要他先别讲了，这才停下来，拿手帕擦擦汗脸，疲倦地垂下浮肿的眼皮，闭上了眼睛。

站在旁边的人们低声对他说：

“歇一歇，喝点水吧。”

有人向心情不安的游击队长报告说：

“你着什么急？一切都正常。暗号灯还在窗台上放着。说得形象些，岗哨正瞪大眼睛盯着四周呢。我认为可以继续报告了。你讲吧，李多奇卡。”

宽敞的柴棚里面，清出了柴禾。在空出来的地方，常常召开秘密集会。集会地点前面挡着一垛码到天花板的木柴，把传达室与大门和

集会地点隔开，作为掩护。出现危险情况，可以保证与会者转入地道，而后在修道院墙外康斯坦丁诺夫死胡同的僻静尽头，从地道出口爬上来。

报告人戴顶细棉布的黑帽，把整个秃顶全罩了起来，脸色青绿无神，留着黑色的络腮胡子。他神经一紧张就出汗，总是满脸汗水。他把没抽完的烟头，凑到桌上煤油灯烫人的火苗边，使劲地吸着，又低弯下腰看那桌上散乱的纸张。近视眼紧张而迅速地扫过材料，好像在嗅它们的味道。然后又用疲惫无神的声音继续讲：

“城乡贫苦人民的这个联盟，我们只有通过苏维埃才能实现。愿意也好，不愿意也好，西伯利亚农民如今也要追求西伯利亚工人早就开始为之奋斗的目标了。他们的共同目的，就是推翻仇视人民的海军和哥萨克将领的专制，通过全民的武装起义建立农民和士兵的苏维埃政权。与此同时，为了对付资产阶级雇佣的武装到牙齿的哥萨克军官，起义者必须进行顽强持久的正确的阵地战。”

他又停下来擦把汗，闭上了眼睛。有个人不遵守会议规矩，站起身举举手，想发表点见解。

游击队长，确切些说是后乌拉尔地区克日姆游击联队的军事首长，就坐在报告人鼻子尖底下，一副故意满不在乎的神气，不时粗鲁地打断报告人，丝毫不把他放在眼里。令人难以相信，这么年轻的一个军人，简直还是孩子，居然统帅整个的军队、联队；人们都听他的指挥，对他毕恭毕敬。他坐在那里，用骑兵大衣裹住胳膊和双腿，大衣领子和袖子搭在椅背上。看得见他里面穿了件军衬衫，从肩上拆线的针脚看得出以前戴过准尉肩章。

他的左右站着两个默不作声的年轻人，是他的卫队队员，与他年纪相仿，穿着已经开始变灰的白羊皮短袄，袄上有羊羔皮的镶边。他们两人化石般漂亮的脸上，除了显示着对首长的盲目忠诚，为他准备赴汤蹈火，没有其他任何表情。他们毫不理会这次会议，毫不理会这里提出的问题和辩论的情况，既不说话也不笑。

除了这些人外，柴棚里还有十到十五个人。有的站着，有的坐在地板上，不是双腿直伸，就是蜷起膝盖，身子靠在墙上或是壁上突出的圆木上。

给贵客们摆上了几把椅子，上面坐着三四个工人，是参加过第一

次革命的老人，其中有容颜大变的阴郁的季韦尔辛，有总对他点头称是的老朋友安季波夫。他们都称得上是革命向之礼拜的神圣人物，坐在那儿像一尊尊沉默威严的雕像；在他们身上，政治上的倨傲已经压倒了一切活生生的人的特点。

柴棚里还有些值得一提的人物。俄国无政府主义的中坚分子夫多维钦科，绰号“黑旗”，一刻也不能安静，一会儿从地板上站起，一会儿又坐到地板上，一会儿在柴棚中间踱步，一会儿又停在正中。这是个高大肥胖的人，大脑袋大嘴巴，头发如狮鬃。他们这批军官，几乎都参加了最近一次俄土战争，至少是参加过俄日战争，他是个整天耽于梦呓的幻想家。

由于他心肠太好，也由于他个头硕大，妨碍他关注细小事物，因之对所发生的一切，他都注重得不够，又常常理解错误，就把相反的意见也当成自己的意见，对谁都表示赞同。

紧挨着他，在地板上坐了一个他的熟人，森林猎手斯维里德。虽然斯维里德没当过农民，但从他那黑呢绒衬衫的开襟，可以看出他眷恋土地的气质。他进大门时把这衬衫连同十字章卷成一团，拿它在胸口蹭了蹭。这是半个布里亚特人，好心肠而没有文化，头发像小细辫，留着稀稀拉拉的短髭和稀疏得只有几根毛的胡子。蒙古气质使他脸变得老气了，总是皱巴巴地露出同情的微笑。

带着中央委员会军事指令巡视西伯利亚的报告人，还没有发挥完自己的思想。对于出席会议的多数人，他都不感兴趣。但作为革命者和自小热爱民众的人，他不胜爱慕地望着坐在对面的小小统帅。他不仅原谅了这个孩子的一切粗鲁举动，把这些当成是土生土长的潜在革命性的表现，而且极为欣赏他的鲁莽行为，正像热恋的女人会喜欢情人露骨的无礼行为一样。

这个游击队首领就是米库利齐恩的儿子利韦里。中央来的报告人，过去是劳动团合作主义分子，倾向于革命的社会主义者，叫科斯托耶德阿穆尔斯基。最近他重新考虑了自己的立场，承认自己观点的错误，写了几份长篇声明悔过。之后不仅被接受参加了共产党，并且入党不久便被派去完成责任如此重大的工作。

把这项工作交给他这么一个对军事一窍不通的人，是出于对他革命资历的尊重，对他铁窗磨难的尊重，也由于估计到他过去搞过合作

社活动，应该比较熟悉西部西伯利亚起义地区农民群众的情绪。在这个问题上，他对农民的了解，远比军事知识更加重要。

政治信仰的转变，使科斯托耶德判若两人。他改变了自己的外表、动作和作风。谁也不记得过去他什么时候秃过顶、留过胡须。或许这一切都是假扮的？党规定他要严格隐蔽。他的化名是别列德涅和李多奇卡同志。

夫多维钦科不合时宜地表态说他同意指令中包含的各点，引起一阵喧嚷。等喧声平息，科斯托耶德继续说：

“为了尽可能全面包括不断发展的农民群众运动，必须立即同省委所在区域的所有游击队建立联系。”

接下去科斯托耶德讲到接头、暗号、密码和交递情报的方法。然后他又转入了细节。

“要报告游击队：哪些地方有白匪机关的军火、军需、粮食仓库；何处藏有大量现金以及警卫体系。

“必须缜密而又十分详尽地研究下列问题：游击队的内部机构、首长、军事纪律和同志间纪律、秘密工作、游击队同外界的联系、对地方居民的态度、战地革命军事法庭、敌占区的破坏战术（如破坏桥梁、铁路、轮船、驳船、车站、手工厂及其技术设备、电报局，煤矿、粮食制品）。”

利韦里忍着忍着，实在憋不住了。在他看来，所有这一切全是于事无补的外行的胡诌。他说：

“非常精彩的报告。我要牢记在心。看起来这一切都得无条件地接受，才能不失去红军对我们的支持。”

“当然喽。”

“可是，我的好同志李多奇卡，您这一套孩子打小抄的玩意儿，我怎么实行呢？要知道我的三个团的兵力，包括炮兵和骑兵，早已在进军途中，并且把敌人打得狼狈不堪。”

“真精彩！真有气魄！”科斯托耶德心想。

季韦尔辛打断了他俩的争论。他不大喜欢利韦里出言不逊的口气。他说道：

“请原谅，作报告的同志。我这意见没有把握。也许我把指令里的一点给记录错了。我再念它一遍。我想核对一下：‘极其希望吸收革

命时身处前线并参加士兵组织的老兵参加委员会。希望委员会组成中包括一两名军士和军事技术员。’科斯托耶德同志，这记得对吗？”

“对。一字没错。都正确。”

“那么请允许我讲这样一点意见。关于吸收军事专家这一条，令我感到不安。我们几个参加一九五年革命活动的工人，还不习惯信任当兵的。他们之中总有反革命一起混进来。”

周围一片喊声。

“够了！通过决议吧！念决议！人该走了。太晚了。”

“我同意多数人的意见，”夫多维钦科那沉雷般的低音响起来，“要说得高雅一些，应该是这样：公民的法典要在民主的基础上，自下而上地发展，就像插在土里成活后的枝条，枝条不可像栅栏木桩似的从上往下打进去。雅各宾专政的错误就在这里，因此议会才被热月政变搞垮。”

“这太明显了。”斯维里德支持了这位一起漂泊在外的朋友。“小孩子也明白这道理。早该想这事，现在晚了。如今我们只有作战，而且硬往前闯。一软就完了。要不像什么话，摆开架式又往回缩。自己做事自己当。自己跳了水，别说是淹死的。”

“要有决议！要有决议！”四面八方都在喊。人们又说了一会儿，话题越来越缺乏联系，你说东，我说西。天亮时散了会。人们极为小心地一个一个散去。

七

大道上有一处风景宜人的地方。坐落在陡坡上、被帕任卡小河急流隔开的神文村和小叶尔莫莱村，几乎是毗连的。神文村从高处漫坡而下，小叶尔莫莱村在它下方闪烁着斑斓的色彩。神文村已在为入伍新兵送行；在小叶尔莫莱村，由施特雷泽上校领导的接收委员会还在工作，复活节暂停之后，要检查这个村和邻近几个小村落应征青年的身体。因为征兵，村子里住了民警马队和一些哥萨克。

今年复活节来得晚，春天却来得早。这是复活节的第三天，和暖无风。靠着大道边在神文村大街的露天地里，给整装待发的新兵摆好了饯行的餐桌。为了不妨碍过车，桌子放得不很整齐，像条歪歪扭扭

的长蛇，上面覆盖的白桌布垂到了地上。招待新兵的吃食是大家凑的份子。主要是复活节剩余的佳肴，有两只熏火腿，几个甜圆面包，两三个甜乳渣糕。桌上摆了长长一排小粗碗，放着腌蘑菇、腌黄瓜、酸白菜。还有一盘盘自制的大块的乡下面包，宽盘子里码着小山一般的彩蛋，以粉红色和天蓝色为最多。

餐桌旁的嫩草地上，扔满了打破的蛋壳，有粉红色、天蓝色，还有蛋壳里层的白色。小伙子们穿在外套里面的衬衫，就有天蓝和粉红的颜色，姑娘们的连衣裙，也是天蓝和粉红的色彩。上面天是蔚蓝的，云是淡红的。云朵在天空缓缓地整齐地移动着，仿佛天也随着云一起飘浮。

符拉斯·帕霍莫维奇·加卢津身上用绸布宽腰带扎着的衬衫，也是粉红色的。他一阵小跑，皮靴后跟咔咔响，两脚左右撇着，从帕夫奴特金家的房门高阶上来到餐桌旁。帕夫奴特金的房子正在餐桌上方的一个高坡上。他跑来就说：

“这杯是百姓自己酿的土酒，我当香槟为你们大家干杯，孩子们。很快要上路的年轻人、新兵先生们，希望你们一切都好，祝你们平安。我还想在许多别的方面也祝贺大家。请诸位注意。在大家面前是条背负十字架的遥远道路，挺胸卫国，打击强寇。他们杀害我们的兄弟，血染祖国大地。人民幻想不流血地讨论革命成果。可是布尔什维克党是外国资本的走狗。人民的理想、立宪会议，被他们粗暴的刺刀冲散了，鲜血成河。背井离乡的年轻人！高举起蒙受耻辱的俄国武器吧！我们有负忠诚的盟国，看到德奥跟在红党后面东山再起，我们无不感到耻辱。上帝同我们在一起，孩子们！”加卢津还在往下说，可喊声淹没了他的话。大家呼叫乌拉，要求把加卢津抬起来摇晃。他把杯子贴到唇上，一口口呷着粗制的土酒。他喝这个东西，不感到是乐事，因为喝惯了精制的葡萄酒。但意识到这是他为社会作了牺牲，也得到莫大的满足。

“你爹真是好样的。野兽听了也动心。那个杜马里的什么米留科夫算个啥呀！不得了！”在一片醉酒的喧嚷声中，戈什卡·里亚贝赫咬着半醉的舌头，对自己的朋友和邻座捷廖沙·加卢津夸赞他的父亲。“一点不假，是个好样的！他是不白卖力气的！想凭三寸不烂之舌，换得你不去当兵。”

“胡说什么呀，戈什卡！你也不亏心！倒想得出——不去当兵。等和你同一天接到入伍通知书，看你还说不说‘不去当兵’了。咱们也许上一个部队呢。现在中学把我开除了，这些坏蛋！妈妈要死要活的。可千万别弄去当志愿兵。大概是行！派去当大兵。要说爸爸在大庭广众讲话，那真没说的。你猜主要靠啥？天生的！没有什么系统的教育。”

“听说桑尼卡·帕夫奴特金的事了吗？”

“听说了。那传染病真那么厉害吗？”

“一辈子也好不了。最后是面黄肌瘦，一死拉倒。怪他自己嘛！人家警告过他别去。主要是得看跟谁胡来。”

“他现在怎么办呢？”

“悲剧！本想自杀算了。这会儿在叶尔莫莱的委员会里正检查身体呢，多半会取上。他说要参加游击队去，向社会的罪恶报仇。”

“听着，戈什卡。你说到传染。如果不到那里去，也可能染上别的病。”

“我知道你说的什么。看来你就干这个。这不是病，这是见不得人的恶习。”

“戈什卡，凭这个话我能扇你耳光。不许你这么糟蹋朋友，尽胡说八道。”

“我开个玩笑，你别发火。我想对你说什么呢？我在帕任斯克村。有人到那里作过一个报告：‘个性的解放’。非常有意思。我很喜欢这个报告。我干脆去当无政府主义者。那人说，我们有种内在的力量，就是性别和性格，这照那人说是动物电磁的觉醒。你瞧！够得上个神童了。哎呀，我喝得太多了。周围这么吵，耳朵都要聋了。我受不了啦，捷廖沙，别说了。我说，你这狗崽子，闭嘴吧！”

“戈什卡，你再给我讲一讲。社会主义一类的词儿，我还不是全明白。比方说怠工分子，是个啥词儿？什么意思？”

“我虽说讲这些可算个教授，可我对你说过了，别缠着我，我喝醉了。怠工分子就是说某人和某人结成了团伙。要是说你是怠工分子，就是说你和别人抱团儿了。懂了吗？笨蛋。”

“我也这么想，这是个骂人词儿。还有你说的电的力量完全正确。我看到卖电腰带的广告，就想从彼得堡订购一个来，好提高效

率。铁路代收货款。这时突然发生了新的事变，哪还顾得上电腰带呀。”

捷廖沙没能说完。不远的地方一声雷鸣般的爆炸声，压过了这群醉鬼的喧闹。餐桌上的吵嚷，霎时停了一会儿，接着更乱哄哄地喧腾起来。桌旁有些人一个接一个急忙起身。站得稳的没有摔倒，可有的想躲到一边去，因为站不住，倒到餐桌底下，立刻鼾声大作。女人们惊呼起来。局面一片混乱。

符拉斯·帕霍莫维奇的眼睛朝四下搜寻，想找到罪魁祸首。他起初以为这声巨响就出在库捷伊，离这儿很近，也许在餐桌附近。他的脖颈伸得长长的，脸如猪肝，扯着破嗓子大吼：

“这是哪个犹大钻到我们队伍里胡作非为？这是谁家的狗崽子拿手榴弹扔着玩？不管是谁，就是我亲生儿子，我也非掐死不可。公民们，我们可不能容忍开这种玩笑。我要求搜捕。把神文村全围起来。非得把挑衅的祸首抓住。别让他跑掉。”

开始人们还听他讲。后来注意力转向小叶尔莫莱村公所上空慢慢升起的黑烟柱。大家都跑向高崖去看那里发生了什么事。

从叶尔莫莱着火的村公所里，跑出几个没穿衣服的新兵，有一个光着脚和身子，刚提上裤腰；后面出来的是施特雷泽上校和其他正在检查挑选新兵的军人。一些哥萨克和民兵骑着马，挥着战刀挺着身，马也伸直腰，像弯弯曲曲的蛇在村子里左右奔突。那是在搜什么人，抓什么人。许多人沿大路向叶尔莫莱村奔跑。叶尔莫莱村的钟楼，响起急促不安的报警钟声。

事件的发展极为迅猛。黄昏时分，为了继续搜查，施特雷泽和哥萨克们出了村，爬高来到邻近的库捷伊村。他们在四周布置好岗哨，开始搜查每一幢房子、每一个田庄。

这时，一半的新兵早已酩酊大醉，睡得死人一样，有的把头伏在桌沿上，有的躺到桌子下面。等得知村里来了民兵时，天色全黑了下来。

有几个青年为躲避民兵，撒腿往村后跑，找到一个仓库地窖，就你推我搡地挤了进去。黑暗中分辨不清是谁家的仓库，但从鱼腥和煤油味判断，这是合作商店的底层货仓。

藏躲的人们，没做任何亏心事。但他们躲起来，是犯了个错误。

多数人所以跑，是出于慌乱，醉醺醺地心里犯糊涂。有几个人是怕自己一些可疑的熟人坑害了自己。如今这里一切都带上了政治色彩。调皮捣蛋和流里流气，在苏维埃方面被看做是反动的帮派活动，在白军肆虐的地方就成了布尔什维克。

原来，小伙子们钻进底层之后就有人告诉他们，这库房地板下面的窖子里，已经挤满了人。这里躲着几个神文村和叶尔莫莱村的人。神文村的人都烂醉如泥，有的一边打呼一边呻吟，又咬牙又哎哟，有的恶心呕吐。库房底下黑暗如漆，又闷又臭。最后钻进来的人，用土和石块堵上洞眼，怕被人发现。不久，醉汉的鼾声和哼哼完全停止了，出现一片死寂。人们都睡得很安稳。只是一个墙角里有两个人在窃窃私语。那就是被吓得半死、怎么也安静不下来的捷廖沙和叶尔莫莱村一个富农家好斗的科西卡。

“你小点声，别嚷嚷，狗崽子！你这臭小子，非把大家全给坑了！你听，施特雷泽那伙人正到处搜查呢。从村口拐过来，正顺着商业街走呢，说话就到这儿啦。来了！别出声，别喘气，不然我掐死你！总算你走运，去远了。他们过去啦。你干吗要跑到这里来？往这躲个啥呀？谁会动你一根毫毛？”

“我只听戈什卡在喊叫‘快逃命’，我就钻了进来。”

“戈什卡不一样，他们家全家都挂了号，是不良分子。他们在霍达特镇上有亲戚。是卖手艺的，工人血统。你别乱动好吗？好好躺着，你这个蠢家伙。墙边一堆堆拉的屎尿。你一动就蹭一身，还要沾到我身上。你闻不到臭味是怎么着？施特雷泽干吗要全村搜捕？他在抓帕任斯克村的人，外来的人。”

“科西卡，这到底是怎么回事？怎么开始的？”

“都是因为桑尼卡，是桑尼卡引起的。我们脱光身子站成一横排检查。轮到桑尼卡，该他检查了。可他不脱衣服。桑尼卡喝了点酒，来检查时就不大清醒。文书说了他，叫他脱衣，态度很礼貌，对桑尼卡称呼您。是个军队里的文书。桑尼卡对人家却很粗鲁：我就不脱，我才不愿把身子亮给所有的人看呢。好像他是不好意思。说着他侧身凑到文书身旁，似乎要抡起胳膊打人的下巴。真是如此。可你猜怎么着。一眨眼的工夫，桑尼卡弯腰抓起办公桌腿，连桌子带上面的墨水、军人名单，一股脑掀倒在地。施特雷泽由村公所跑出来喊叫

说：‘我不能容忍目无王法，我让你们知道知道什么是不流血的革命，在征兵处犯法有什么结果。谁是挑头的？’”

“桑尼卡朝窗口奔去，口喊：‘救命啊，快找衣服。留在这儿全要完蛋，同志们！’我抓起衣裤，边跑边蹿到了桑尼卡跟前。他一拳打碎玻璃，就蹿到街上，一溜烟不见了。我抬腿紧追。还有些人也去追。我们撒腿猛跑，可身后已有追兵。你要问我这一切都为着啥，谁也说不清楚。”

“那么炸弹呢？”

“什么炸弹？”

“谁扔了颗炸弹？不是炸弹喽，是手榴弹。”

“天哪！哪是我们呀？”

“那是谁？”

“我怎么知道？反正是别人干的。他看到一片混乱，心想趁乱把村子给炸掉，一定会当是别人干的。可能是哪个政治犯搞的。帕任斯克村的政治犯，在这儿多极了。轻点，别出声，有人说话。你听听，施特雷泽又返回来了。唉！这下可完了。你别出声呀。”

人声渐近，靴子响，马刺响。

“别和我争了。你骗不了我。我不是好哄的。肯定有人说话。”传来上校越来越清晰的长官腔的彼得堡口音。

“可能是错觉吧，阁下。”小叶尔莫莱的村长、打鱼老人奥特维亚日斯金劝他说。“这是个村子，里面有人说话，又有啥可奇怪的呢？这里不是公墓嘛！也许有人说话。家家都有说话的活人。说不定是家神在梦中掐谁的脖子呢。”

“好哇，好哇！我让您装疯卖傻，作出一副可怜相！还家神呢！你们在这儿太放任了。等你们这里闹腾出世界革命来，那可就晚了。什么家神呀！”

“哎哟，阁下呀，上校先生！这里谈什么世界革命呀！尽是些糊涂虫，目不识丁！念旧的圣礼书，还结结巴巴、颠三倒四。他们还说得上什么革命呢。”

“你们是不见棺材不落泪啊！把合作社房子从上到下搜查一遍，所有木槽全翻一翻，柜台底下也得看看。还要搜查一下旁边的小房。”

“遵命，阁下。”

“要抓桑尼卡、戈什卡、科西卡。活的死的都行，绝不能放跑他们。还有加卢津家的小崽子。别看他爹讲些爱国的话，蒙骗我们。我们可不上当。凡是小铺老板出来演说，那事情就不妙了。那就大可怀疑了，因为违背自然。根据秘密的情报，他们在圣十字修道院的院子里，藏政治犯，召开秘密会议。要把这小子抓住。我还没想好怎么处置他。如果能发现点什么，我会不客气地把他吊死示众。”

搜查队往前走去。等他们走远，科西卡·涅赫瓦廖内赫问吓傻了的捷廖沙·加卢津：

“听见了吧？”

“嗯！”他低声回答，声音全变了。

“如今我和你、桑尼卡、戈什卡，只有进林子一条路。我不是说长远在那呆下去。得等这边明白过来。他们弄明白了，那时再看，也许我们再回来。”

第十一章
绿林战士

一

日瓦戈被俘跟随游击队，已经是第二个年头了。这种受裹胁的不自由，界限十分不清。日瓦戈当俘虏的地方，没有壁垒包围。对他并不防备，也不监视。游击部队总是转移调动，日瓦戈便随他们一起转移。这支部队路经村庄和省区，同当地居民不分彼此。同居民混杂一起，融合在他们之中。

看起来日瓦戈并非不自由，也不是俘虏，只是他不会利用这自由罢了。医生受制于人的俘虏地位，同生活里其他形式的强制，是没什么两样的。后者同样是看不到摸不着的，仿佛根本就不存在，是异想天开。虽说没有桎梏、锁链、看守，医生不得不安于自己的不自由，尽管这种不自由表面上看似乎是杜撰出来的。

他三次试图逃离游击队，每次都被抓了回来。这三次逃离都没把他怎么样，但他明白这无异于玩火，以后再没试过。

游击队长利韦里·米库利齐恩很赏识医生，叫他睡到自己帐篷中去，喜欢和他做伴。这种强加于人的亲近，日瓦戈认为是一种累赘。

二

这时期游击队几乎不断向东转移。有时候，这种转移是从西部西伯利亚驱赶高尔察克的总的进攻的一部分。可也有时候是白军深入游击队后方企图形成包围圈，那么同样方向的移动就变成了撤退。日瓦戈医生很长时间弄不明白其中的奥秘。

游击队常常沿着大道转移，有时直接就走大道。大道沿途的小城镇和村庄，可能白军占着，也可能红军占着，这要看军事上的胜败。从外表上看，很难判断出那里是什么政权。

农民游击部队穿过这些村镇的时候，这支绵延不断的队伍就成了村镇的主要角色。道路两旁的房屋好像退缩到了地里，而走在泥泞中的骑兵、马、炮，还有聚成一堆堆的穿着军大衣的高个子步兵，在路上显得比房屋还高大。

有一回就在这么一个小城里，日瓦戈医生去接收一座英国药品仓库；这是一份战利品，是卡贝尔将军所属军官团撤退扔下的。

这是个昏暗的雨天，只有两种颜色。有灯光的地方都是白色，没有光照的地方全是黑色。医生心里也是一种阴郁的失落感，没有一丝柔和的色调。

由于军队频繁过往，道路被彻底破坏，如今变成了一条黑色的泥浆路，不是所有地方都可以蹚过去。大街上，有时要隔很长一段距离，才能穿过马路，街道两旁的人要过街还得多走好些路才行。正是在这种情况下，医生在帕任斯克遇上了乘火车来乌拉尔的同伴佩拉盖娅·季娅古诺娃。

她先认出了日瓦戈。他没能一下子确定这个面庞熟悉的女人是谁，只见她在街那边就像从河渠对岸向他投来模棱两可的目光：如果他认出她来就立即打招呼，否则也不相认。

只一会儿工夫，他全都记了起来。眼前浮现出那拥挤不堪的货车车厢、被赶去服劳役的人群、押送人员、辫子搭到前胸的女乘客。在这幕场景的中央，他看到了自己的家人。前年全家迁徙的细节，复又历历在目。他日夜思念的亲切面容，一个个浮现在眼前。

他点头示意，让季娅古诺娃沿街向前走几步，那里踩着泥水里的石块可以过人。他走到那儿，过了街，便同季娅古诺娃互致问候。

她对他讲了许多事情。她提到那个和他们同坐一辆取暖货车、天真无邪的漂亮男孩瓦夏，被冤枉地抓去强制劳动。她在鹬鸟村里就住在瓦夏妈妈家里。她向医生描述了在这里生活的情况。在瓦夏家里她很满意。只是村里人对她侧目而视，嫌她是外来的人，还造她的谣，说她好像同瓦夏过分亲昵。弄得她只好离开，免得给人坑了。她来到圣十字镇，住在姐姐奥莉加·加卢津娜家中。她是听说有人在帕任斯克村见到了普里图利耶夫，才起意来这儿的。结果全是谣传，可她找到了工作就留了下来。

这时她的一些十分亲近的人，遇到了不幸。从鹬鸟村传来消息说，全村因为破坏了征粮法，遭受了军事制裁。看来瓦夏家的房烧毁了，瓦夏家也死了人。在圣十字镇里，加卢津一家的房屋和财产被剥夺了，女婿被关进了监狱，也许给枪毙了。外甥下落不明。破产后姐姐奥莉加起初衣食无着，现在到钟楼镇上给一个乡下亲戚干活糊口。

出于巧合，季娅古诺娃就在日瓦戈医生要去没收财产的那家帕任斯克药店里做清洗工。靠药店生活的人，包括季娅古诺娃在内，在没

收之后都要失业。可日瓦戈医生没有权力取消没收的决定。当移交货物的时候，季娅古诺娃也在一旁看着。

日瓦戈的马车从药店后院赶进来，停在药店仓库门前。从屋里抬出一包包药品、装在柳条筐里的瓶子和箱子。

店主那匹瘦弱无力的驽马，也从畜栏里和人们一样郁郁不乐地看着。下了一天的雨，这时已近黄昏，天空稍稍放亮，西沉的太阳透过乌云的缝隙偶尔露露脸。紫铜的光芒洒到院落里，令人不安地照亮了稀粪的水洼，上面不起一点涟漪，粪汤重得风吹不动。可是公路上的积水，经风一吹就漾起微波，闪出朱砂的反光。部队沿着大路两旁不断地向前走着，不时绕过深水坑和洼地。在充公的这批药品中，有满满一罐可卡因——游击队长近来染上了吸可卡因的坏毛病。

三

在游击队里，医生的工作多得很。冬天有斑疹伤寒，夏天有痢疾。此外，在恢复军事行动的战斗日子里，送来的伤员剧增。

尽管军事失利，主要是撤退行动，游击部队却不断得到补充；农民军所过之处，那里新的起义者便来投靠；还有从敌人营垒投诚过来的。日瓦戈医生随军的一年半中，游击部队增加了十倍。在圣十字镇上召开地下司令部会议时，利韦里·米库利齐恩把自己的兵力夸大了十倍。如今队伍达到了他所说的规模。

日瓦戈有几个助手，是多少有些经验的新卫生员。帮他治病的左右手，一是匈牙利共产党员、被俘的军医克列尼·莱奥什，营区里人们叫他莱尤什同志；另一个是医助，南斯拉夫人安格利亚尔，也是奥地利战俘。日瓦戈同前一个讲德语，后一个出生在巴尔干的斯拉夫族中，马马虎虎能懂俄语。

四

根据国际红十字协会公约，军医和卫生部队的职员，无权参与交战双方的军事行动。但有一次日瓦戈医生不得不违心地破坏了这条规定。双方遭遇发生冲突时，他正好在战场，只好同战士共命运，也举枪还击了。

游击队散兵线占据着森林的边缘，两方交火时，日瓦戈正好在那里，就同电话员并排卧倒。游击队背后是密林，前面是一片空旷地，光秃秃毫无遮掩。白军就在那里发起进攻。

他们已经逼近。日瓦戈看得很真切，能辨出每个人的脸。这是来自首都非军人阶层的一些年轻孩子，另一些中年人，是从预备役里动员来的。但起主要作用的是前一种人，是青年，不久前自愿入伍的大学一年级和中学八年级学生。

日瓦戈不认识其中任何人，但有一半面孔他觉得眼熟，见过，认识。有的人似乎像他过去中学的同窗。说不定这是那些人的弟弟？又有的人他仿佛从前在戏院和大街的人群中碰到过。他们富于表情的动人面孔，他感到亲切，像自家人。

忠于职守的思想鼓舞着他们，个个都无畏地、挑战似的做出兴奋和大胆的样子。他们以分散队形前进，直挺着胸膛，威仪胜过了真正的近卫军。而且无视危险，既不跑，也不卧倒，不利用地形，尽管空地并不平坦，有小坡和土包可供隐蔽。游击队射来的子弹，几乎把他们全都打倒。

在白军前进的光秃的开阔地中央，有一棵烧焦的枯树。它或是遭雷电劈了，或是被篝火烧了，或是在此前的战斗中炸断烧坏了。每一个向前冲锋的志愿兵，都要瞟它两眼，真想躲到大树干后面更安全、更准确地射击，但都克制着这种诱惑，继续向前走去。

游击队员们的子弹是限量的，不得不节省使用。有过一道命令，人们也相约，射击必须是在近距离，有几个目标就发几枪子弹。

日瓦戈医生手中没有武器，趴在草丛里观战。他的同情全部都在视死如归的孩子一边。他从心眼里盼孩子们得胜。这些孩子出身的家庭，多半是与他气味相投，受过同样的教育，有同样的道德观，对事物有共同的看法。

他脑海里闪过一个念头：跑出去向他们投降，这样便可以得救啦。不过这一步纯是冒险，会危及生命的。

当他举起双手跑到空旷地中央，恐怕两边来的子弹早把他撂倒，令腹背同时中弹。自己人打他，是惩罚他叛变；别人打他，是弄不清他的意图。其实他不止一次置身于这种情势中，琢磨遍了所有的可能性，早已认定这些救命的计划全都无济于事。日瓦戈克制着矛盾的心

情，继续趴在那儿，脸冲着空旷地，从草丛里空手观察着战事的进程。

然而，面对周围你死我活的斗争，一直静观而无所作为，那是不可思议也非人力所能达到的。问题还不在于应该忠于他被迫追随的那个营垒，也不在于他需要自卫。问题在于他必须遵循过去的惯例，服从他眼前和周围种种事变的规律。对此无动于衷，是大逆不道的。得像别人一样地行动。正在进行战斗，人家向他和他的同志开枪，所以应该还击。

因此，当趴在一起的电话员抽搐一阵后仰身不动了，日瓦戈就爬过去解下他的背包，拿起步枪，回到原来位置上，一枪一枪地放起来。

但是怜悯心使他不敢瞄准他所赞赏和同情的青年人。而糊里糊涂地朝天鸣枪，也过于愚蠢荒唐，违背他的本意。所以他等到在他和目标之间不会有进攻者出现的一瞬间，朝着焦树的目标开了枪。这里他用了自己的方法。

他一边不断校正瞄准器，一边轻轻地不用劲地扣扳机，好像不打算射击似的，这样直到机头掉下，发生巨响，似乎一切完全出乎意外。就这样，日瓦戈一向枪法很准，把枯树低垂的干枝打得四处乱飞。

可是，太可怕了！不论日瓦戈医生怎样倍加小心，生怕击中什么人，在枪响的关键的刹那间，不是这个就是那个进攻者，总还是进入了他和枯树之间的瞄准线上。有两个人被他打伤，第三个人就倒霉了，被他打死，倒在离大树不远的地方。

终于，白军指挥官看到进攻无望，便下令撤退。

游击队人很少。他们的主力部队一部分正在行军，一部分正与更强大的敌军交火，退到了一边。这支小分队没去追赶败兵，免得暴露自己的数量单薄。

医助安格利亚尔带着两名卫生员抬着担架来到林子边上。日瓦戈医生命令他们抢救伤员，自己走到躺着不动的电话员身旁。他模模糊糊地盼望电话员还有口气，能救活他，可电话员已经咽了气。为了最后证实这一点，医生解开他胸前的衬衫，听听心脏是否跳动。他的心脏已停止了跳动。

死者脖子上用细绳系着一个护身香囊。日瓦戈把它解了下来。里面破布包着一张磨烂了边儿的破纸片。日瓦戈一打开，纸片便一分为二，碎末纷纷落下。

纸上写的是《赞美诗》第九十篇里的话，祷文已由人们做过不少改动，由于无数次的辗转重复，离原文越来越远。从教堂斯拉夫语的文本抄来的段落，在这小条上是用俄语写的。

《赞美诗》中原来说“住在至高无上者神秘之境的神”，现在改成了“住在高处”。“你将不怕夜晚的恐怖，也不怕白天疾飞的箭”，这一句改成了强烈的敦促语气：“别怕疾飞的箭”。《赞美诗》说“他已知我名”，条子上改为“他记起我名”。“于苦难中我将和他在一起，我将救他”，误为“我将从黑暗中把他救出”。

《赞美诗》的话，人们认为具有神力，能使人避开枪弹。早在前次帝国主义战争中，士兵就随身带着《赞美诗》的摘抄，作为自己的护身符。几十年过去了，许久之后，被捕的人开始把它缝在衣服里，囚犯夜里被带去检察官处受审时，也暗自念着这些诗句。

日瓦戈从电话员身旁走开，到了空旷地上被他击毙的年轻白军的尸体旁。青年人漂亮的脸上，流露出天真无辜和宽恕一切的痛苦表情。“我干吗把他打死？”日瓦戈医生心里想。

他解开死者的大衣扣，把衣襟敞开。大衣里衬上，大概是母亲用爱抚之手精心绣出了美术体的名和姓：谢廖沙·兰采维奇。

从谢廖沙衬衫的袖窝里，掉出拴在小链条上的闪闪发亮的小十字架、颈饰，还有个金色的扁匣或烟盒，小盒半开着，盖上好像被钉子戳了一下。里面掉出折起的纸片。日瓦戈打开一看，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那同样是《赞美诗》第九十篇，但是打字的，完全保留了斯拉夫语的原样。

正在此时，谢廖沙呻吟起来，伸了伸腿。他还活着。后来弄清楚了，他是受了轻微的内伤。子弹将落时打在母亲给的驱邪符的盒壁上，这救了他的命。可是，这个昏迷躺倒的人怎么处置呢？

此时交战双方的人们，都已打红了眼。俘虏没有活着押送到目的地的。敌方的伤兵，就地全都给打死了。

由于绿林游击队人员经常流动，不是进来一些新的志愿者，就是逃跑一些投敌的老队员，谢廖沙·兰采维奇在极端保密的情况下倒不妨

假充不久前刚依附的新的同盟者。

日瓦戈从战死的电话员身上扒下外衣，把自己的意图告诉了安格利亚尔，由他帮着给没有苏醒的年轻人换好了装。

他和医助一同护理这个孩子。等谢廖沙伤全养好，他俩就放他走了，虽然这孩子没有对自己的恩人隐瞒，他还要回到高尔察克的军队里去，还要继续同红军作战。

五

秋天，游击队在狐湾扎营，这是在一处高冈的小林子里，底下一条翻着浪花的湍急小河，环绕高冈的三面流去，水涡冲刷着河岸。

在游击队来之前，卡贝尔军团的人马曾在此处过冬。他们靠自己的双手和附近居民的劳动，加固了林子的防护，可到春天却弃之而去。如今在他们没有炸毁的掩蔽所、战壕和通讯沟里，分散居住着游击队员。

利韦里·米库利齐恩让日瓦戈医生到自己的土屋里同住。一连两个晚上，他同日瓦戈闲谈，使医生无法入睡。

“我真想知道，我那尊敬的父亲，现在在干些啥事？”

“上帝呀，我实在受不了这装腔作势的口气。”日瓦戈医生暗自叹息，“可真像他父亲呢！”

“从咱们以前的谈话来看，我觉得您对阿韦尔基·米库利齐恩已经足够了解。而且我感觉，您对他的看法相当不错。是吧，先生？”

“利韦里·米库利齐恩，明天咱们要召开选举的预备大会。除此之外，很快要审判贩酒的卫生员。我同莱奥什医生还没准备好这方面的材料。我们俩明天碰头谈这件事。可我两夜没睡觉了。咱们明天再谈吧。您行行好。”

“不，还是回来谈谈阿韦尔基·米库利齐恩，您怎么看这个老家伙？”

“您的父亲还很年轻嘛，利韦里·米库利齐恩。您何必那样看他呢？现在我可以回答您。我常对您说，我弄不清楚社会主义的各种差别，也看不出布尔什维克同其他社会主义者之间的特殊差异。您父亲属于那些近期给俄罗斯带来动乱和不安的人物之一，这些人有功啊。

阿韦尔基·米库利齐恩是革命的典型，革命的性格。他同您一样，是俄国酵母的代表。”

“这是褒还是贬？”

“我再次请求把这场争论改到适当的时机去。此外我想提醒您，您又没有节制地吸起可卡因来了。你擅自滥用属于我管的药品。它应该用于别的用途，且不说这是毒品，而我得对您的健康负责。”

“您昨天又没去上课。您对社会活动无动于衷，就像没知识的村妇和保守顽固的小市民。可您是个博学的大夫，并且自己似乎在写什么东西。请问，这怎么协调得起来？”

“我也不知道。大概根本就无法协调，毫无办法。我是够可怜的。”

“随和胜过骄傲。与其这么挖苦讥笑，倒不如看看我们课程的大纲，那您会觉得自己不该如此傲慢的。”

“上帝保佑您，利韦里·米库利齐恩！哪是什么傲慢呀！我对您的教育工作，是五体投地的。要讲的问题，在日程表上反复地写过，我读过了。您关于士兵道德上的成长的想法，我都清楚。我对这些思想，是双手赞成。您讲到的人民军队战士对待同志、弱者、无力自卫者、妇女应有的态度，对于纯洁和荣誉等观念的态度，所有这些几乎就是构成某个宗教派别的东西。这是一种托尔斯泰精神，是对高尚生活的一种理想。是我的少年时代所向往的。难道我会去讥笑它们吗？

“不过，第一，普遍完善的思想，要照十月革命以来的理解，不能使我感到鼓舞。第二，这一切离开未来的现实还远得很，可光为论说这些东西，就已经血流成河了，恐怕是手段与目的不符。第三，这是主要的，每当我听到改造生活，我就失去自制力而陷入绝望。

“改造生活！能讲出这种话的人们，即使很有生活阅历，也是从来没有认识生活，没有感觉到它的精神，它的灵魂。对他们来说，生活只是一团粗糙的、没有经过他们雕琢而变得精细的材料，这材料正需要他们去加工。但是生活从来不是什么材料，不是什么物质。我可以告诉您，生活是个不断自我更新、总在自我加工的因素，它从来都是自己改造自己。它本身就比我的您的那些蹩脚的理论，要高超得多。”

“不过您若能来参加会议，同我们这里优秀的、非常好的人们交

往，我敢说定会提高您的情绪。您就不会再郁郁寡欢。我知道您为什么这样。您心情压抑，因为我们总是挨打，您看不到光明的前景。不过朋友，任何时候也不要惊慌失措。我知道一些关系我个人的十分可怕的事（暂时还不能公开），那我也没有发慌。我们的失利是暂时性的。高尔察克的覆灭是必然的。记着我这句话吧。您会看到的。我们必定胜利。您尽可放心。”

“啊，真没得说。”日瓦戈医生心里想。“看他多幼稚、多近视吧！我一直不停地对他讲我们的观点截然不同，他硬把我抓来，硬留在身边；还想当然地以为他的失利定会使我灰心，他的计划和希望定会给我增添勇气。真是自我陶醉！革命的利益和太阳系的存在，在他看来是同一回事。”

日瓦戈心里一紧，他一言未发，只是耸耸肩，丝毫不想掩饰利韦里的天真幼稚使他根本无法忍受，但他竭力控制自己。这却没能瞒过利韦里。

“朱庇特㊟，您生气了，就是说您没道理。”利韦里说。

“您总该明白了，所有这一切都栽不到我头上。什么‘朱庇特’，什么‘不要惊慌失措’，‘谁说了一就该说出二’，‘莫尔干完了自己的事，莫尔可以走了’——这些全是庸人之见，这些话对我全不合适。我能说一，但绝不说二，不论您怎么样。我可以承认你们是俄国的灯塔和解放者，没有你们俄国会毁于贫困和愚昧。但即使这样，我也顾不上想你们，我看不上你们，我不喜欢你们，你们这些人全见鬼去吧。

“你们思想的主宰者，满嘴的民间谚语，可忘了一条主要的谚语：强扭的瓜不甜。他们一向根深蒂固地认为，要去解放那些其实并不要求这种解放的人们，给他们送去幸福。你一定以为对我来说世界上最美好的地方，莫过于你们的营地和你们这些人吧。大概我还应该为你们祝福，谢谢你们夺去了我的自由，谢谢你们把我从家庭、从儿子身边、从住宅中、从事业中——从我所珍视的一切和我赖以生存的一切中解放了出来。

“有消息说一支来路不明的非俄国部队突袭了瓦雷基诺镇。又说镇子完全被破坏，被抢劫一空。卡缅诺德沃尔斯基不否认这一点。好像咱们两家的人都万幸得以逃脱。是些神话里那样的斜眼人，全穿着棉上衣，戴着毛皮高帽，大冷天里过了冰封的雷尼瓦河，什么也不说

就把镇上所有活物全打死，然后像来时一样神秘地消失不见了。这事您知道吗？是不是真的？”

“胡扯。瞎编的。道听途说的消息，给无事生非的人传开了。”

“如果您真像自己对士兵进行道德教育那样，善良宽厚，那您就放我远走高飞吧。我去寻找自己的家人，现在我连他们是否活着，住什么地方，全都不知道。如果您不是那样，就请您住口吧，不要再打扰我，因为其余的一切引不起我的兴趣，别怪我动火。最后，我总还有权利哪怕只是想睡个觉呢！”

日瓦戈趴在行军床上，把脸埋进枕头里。他尽力想不听利韦里的解释。可利韦里继续安慰他，说开春一定能击溃白军。国内战争要结束，会出现自由、安宁、和平。那时谁也不敢扣住医生了。在那之前，应该忍耐一下。在忍受了那么多痛苦以后，在做出那么多牺牲以后，在久等之后，时间不会太长了。再说医生往哪儿去呀？就从他本人的利害来说，现在也不能放他一个人去任何地方。

“这魔鬼又老调重谈了！又在拨弄他那三寸不烂之舌！几年来老是这一套，难道就不害臊？”日瓦戈暗自叹息，气得鼓鼓的，“自我欣赏起来了，夸夸其谈的家伙，可怜的可卡因迷。没日没夜的。和他在一起觉也睡不成，日子真难过，该死的东西！我实在恨透了他！上帝有眼，我有一天非打死他不可。

“冬尼娅呀，我可怜的人儿！你还活着吗？你在哪里？天哪，你早就该生产了呵！你分娩可顺利吗？我们生了个儿子还是女儿？所有我的亲人们，你们怎样了？冬尼娅，我对你永远有愧、有罪！拉拉，我怕唤你的名字，因为一唤你，我心都要碎了。上帝啊！上帝啊！可这一位总在演说，没完没了，真是个可恨的无情的畜生！哪一天我忍无可忍，就把他打死，打死。”

六

晴和的初秋已经过去。如今是金秋的响晴日子。在狐湾的西头，有座木制的高台拔地而起，那是保存下来的志愿兵的碉堡。日瓦戈约好在这里同自己的助手莱奥什医生会面，商量几件共同有关的事。等人的工夫，他踏着已经坍塌的战壕边沿踱步，登上了警戒台，透过机

关枪眼眺望河对岸绵延远去的森林。

秋光在林中已经清晰地区别出针叶林和落叶林两个世界。针叶树竖起根根刺，像一堵阴森的、甚至漆黑的高墙。落叶树在它的空隙处，星星点点，闪着酒红的颜色，就像有一座座金顶楼阁的古代小城。整个城市都是用落叶松的圆木，在密林深处建筑起来的。

日瓦戈医生脚下的壕沟里，路上经晨霜打过变硬的车辙里，塞满了卷曲的干柳叶，细得像剪过了似的。秋气里散发着这种褐色落叶的苦涩，还夹杂着许多别的味道。日瓦戈贪婪地吸进冷渍苹果般的复合的馨香、干叶的苦涩、潮湿泥土的芳香，以及九月蓝烟的焦味，就好像篝火泼上了水或火场用水扑灭后冒起的蒸气。

日瓦戈医生没有发觉，莱奥什从后面走近了他。

“您好，医生。”他用德语说。接着他们谈起了公事。

“我们有三件事要商量。私贩土酒、改造军医院和药房，第三是我一再坚持的要在行军条件下门诊治疗精神疾病。也许您不认为有这个必要，可据我的观察，我们都要疯了，亲爱的莱奥什，而且现代精神病具有传染性。”

“非常有意思的问题。我以后再谈这些。现在我要讲的是另一件事：营房里议论纷纷。私自酿酒的人引起了同情。许多人还在为那些躲避白军从乡下逃出来的家属担忧。有一部分游击队员拒绝离开营房开拔，因为他们的妻儿父母就快坐马车来到了。”

“是呀，是得等一等他们。”

“可眼看就要选举总指挥官，我们部队和不属于我们的其他部队的总指挥。我想唯一的候选人就是利韦里同志。一群青年推举另一个人，夫多维钦科。支持他的，是敌视我们的一派，属于卖私酒的那一伙，是富农和小店主的子弟，高尔察克军队的逃兵。他们闹腾得最凶。”

“据你看，私自造酒卖酒的那些卫生员会怎么处置？”

“依我看要判他们死刑而后赦免，缓期执行。”

“咱们扯远了。现在商量正事吧。要改造医院。这是我首先想要研究的。”

“好吧！但我应该说，我对您预防精神病的建议，一点不觉得奇怪。我也是这种看法。如今出现而且广为流行的最典型的一些精神疾

病，它们带有一定的时代特征，是一个特殊的历史时期的产物。我们游击队里有个沙皇军队的士兵，非常有觉悟，具有天生的阶级本能，叫潘菲尔·帕雷赫。他就因为这个精神失了常，担心自己的亲人；万一他被打死，家人落到白军手里要受他的牵连。这是十分复杂的心理。他的家人好像在难民马车上，正追赶咱们的队伍。我语言不太通，不能问个明白。你向安格利亚尔或者卡缅诺德沃尔斯基打听一下，应该给他检查检查。”

“我对帕雷赫是非常了解的，我还能不知道他？有段时间我们在部队的会议上碰过面。黝黑的面庞，一脸凶相，额头很低。我不明白您发现了他什么长处。他总是主张极端的措施，严惩，处死！我对他一直很反感。好吧，我给他看看。”

七

这是一个明朗的晴天。像整个前一星期一样，干爽无风。

大军营里一片喧响，仿佛是远处海涛隐隐约约的潮声。不时可以听见在林中来回走动的脚步声、人们的话语声、抡斧、打铁、马嘶、狗叫、鸡鸣。一群群人，脸膛黧黑，牙齿洁白，笑呵呵地在林子里来来去去。有的向医生打招呼，点头致意；不认识他的人不打招呼就擦身而过。

尽管游击队员们不等到乘马车跟踪而来的游击队家属，不同意离开狐湾，现在马车距营地已只剩几站路，树林里也已准备很快拆掉营房，向东转移。人们在修理东西，擦洗物品，钉木箱，清点马车，还要检查大车是否有毛病。

林子中央有一块踩实了的空地，像古墓或古城的遗迹，当地人称它是大丘。这是一般召集部队大会的地方。今天又要在这儿开全体会议，准备宣布重要的事情。

树林里还有不少没有变黄的绿叶。林子深处几乎是一片新鲜的青绿。下午低沉的太阳，从林子背后射进日光。树叶浴着阳光，仿佛叶子是透明的玻璃瓶碎片，向外发出绿色的火焰。

联络官卡缅诺德沃尔斯基在自己档案室旁边的露天空地上，把他从卡贝尔团部抄获的作废的材料，以及游击队自己的一大堆报表，堆

起来点火销毁。火堆恰好迎着太阳光。阳光像穿透绿林一般穿透了火焰。火苗因此看不清楚，只是从荡漾跳动的云母般的热气流，能判断出来有什么东西在燃烧。

林中四处点缀着各种成熟的野浆果，有倒挂着的鲜艳的碎米荠，有砖头般棕褐色的松软的接骨木，红白相间的一串串绣球花果。像火苗和树叶一样透明的花斑蜻蜓，扇动嗡嗡作响玻璃般的双翼，在空中缓慢地飞舞。

日瓦戈从小就爱看晚霞映照的森林。那时他觉得自己也仿佛被霞光照透了。似乎有一股鲜活的精神涌进心胸，传遍全身，然后在后肩生出一对翅膀来。每个人少年时代都会形成某种先入为主的幻象，它终生难忘，好像成了他自己的内在面貌、自己的形象。正是这个少年时的第一幻象，如今在他心里鲜明强烈地复苏了过来；周围的大自然、树林、晚霞和放目所及的一切，全融合成了一个无所不包的女孩形象。“拉拉啊！”他闭上眼睛轻轻唤了一声，也许只是在脑海里询问了一下整个自己的一生、整个世界、整个浮现在眼前、沐浴在霞光中的天地。

然而眼前的现实的事件仍在继续。俄国发生了十月革命，他被困在游击队里。想着想着，他不觉走到了卡缅诺德沃尔斯基的火堆旁边。

“在销毁文件？还没烧完呀？”

“早着呢。”

日瓦戈医生用皮靴头踢了一下，弄散了一摞东西，这是白军司令部往来的电报。他脑子里模糊地猜想，在这里一定会找到谢廖沙·兰采维奇的名字，可却没发现。原来这是去年密码电话的汇集，没什么意思，而且简略得不知所云，诸如：“奥姆斯克致第一复制件奥姆斯克地图四十俄里叶尼赛未到。”他用脚踢开另一堆材料，散了一地过去游击队会议的记录。最上面一张纸上写着：“十分紧急。放假问题。改造监察委员会成员。日常工作。由于伊格纳特村女教师的起诉缺乏证据，部队委员会认为……”

这时卡缅诺德沃尔斯基从口袋里掏出个东西，递给了日瓦戈医生说：

“万一撤离营地，这是你们卫生队的时刻表。队员家属的马车离

这不远了。营里的分歧今天可以得到解决。这一两天我们就可能转移。”

医生朝纸条扫了一眼，叹息说：

“这比上次给我们的时间更少。可伤员增加了多少啊！能活动的、打绷带的可以步行，但他们人数极有限。重伤员我拿什么运走呀？药品呢？病床呢？设备呢？”

“设法简装吧。需要适应形势。现在有另外一件事，是大家对您的一致请求。这里有个同志，久经考验，忠于事业，是个极好的战士。可他出了什么毛病。”

“是帕雷赫吗？莱奥什对我说了。”

“对。您去他那儿一趟吧。给他诊断一下。”

“是精神上的毛病吗？”

“我想是。总叨叨什么逃跑。看来是幻觉。失眠，头疼。”

“好吧。我马上就去。现在我有空。大会什么时候开始？”

“我想已经集合了。您去干吗？您看我也没去。咱们不去，会也照样开。”

“那我去看帕雷赫了。说实在的，我站都站不稳，困极了。利韦里·米库利齐恩夜里喜欢议论，累得我不行。怎么去找帕雷赫呢？他在哪儿？”

“大石坑后面有个小桦树林，您记得吗？很小的一片白桦幼林。”

“我能找到。”

“那儿的空地上，是指挥官的营房。我们拨给帕雷赫一个帐篷，他在等家眷来，老婆和孩子正坐马车往这里赶呢。所以他一个人占了个帐篷，凭他对革命的贡献，算是营级指挥官的待遇！”

八

去找帕雷赫的路上，医生觉得再也迈不动步了。他已疲惫不堪。几夜缺觉的结果，使他异常困顿想睡。本可以回到掩蔽部小憩，但他怕去那里，因为利韦里随时会来，又要打扰他。他在林中一块没多少杂草的地方躺下了。整个林子里铺满金黄的树叶，是周围树木的落叶聚集到这空地上来，堆成一个个方块。阳光也洒到了这片黄色地毯

上。由于双重的色彩交错在一起，眼睛都发花了。看着这颜色像读小字书，又像听人总单调地絮叨，催人入睡。

日瓦戈医生躺在绸缎般簌簌响着的树叶上，胳膊垫在头下，胳膊下面是布满青苔的高高低低的树根。他马上迷糊了过去。催眠的斑斓光点像方块饰物，覆盖了他躺在地上的身躯；在光线和树叶构成的万花筒里，他变得不易察觉，不易发现了，仿佛戴上了隐身帽。

可刚过一会儿，他由于过度想睡，反而醒了。直接原因只能在一定的范围内才发生作用，超过了这个范围就会产生反效果。日瓦戈医生那得不到休息、不能安静的意识，仍在乱哄哄地转动着。凌乱的思想旋风般翻滚，像一辆破汽车的轮子，几乎要发出咔咔的声音来。心里这种纷乱折磨着医生，惹他生气。“利韦里这个混蛋！”他忿忿地想，“世上现在已经有上百条理由可以让人发疯，他还嫌少。他囚着我，同我拉交情，胡说闲扯，就这么平白无故把个健康人弄得神经衰弱。早晚有一天我得把他打死。”

从朝阳的一面飞过一只褐色细斑的蝴蝶，像一小块时合时开的彩布。日瓦戈医生睡眼惺忪地跟踪着它。蝴蝶落在与它色彩最相似的东西上，落在褐色小斑的松树皮上，同树色完全融合到一起。蝴蝶不知不觉地在树上消失，正像日瓦戈在太阳的光影中，从人们眼中完全消失一样。

日瓦戈沉浸在他所熟悉的一连串思绪中。他在许多医学论文中，间接涉及这些思想。他写到过意志和合理性，认为这是不断完善的适应力的结果；写到过拟态，讲到摹仿和预防；写到过适应能力最强的人会起死回生，讲到自然淘汰的道路也许就是培育和产生意识的道路。什么是主体？什么是客体？怎样说明它们两者的同一？在日瓦戈医生的思索中，达尔文同谢林联系到了一起；飞过的蝴蝶同现代绘画、印象派艺术联系到了一起。他想到了造物，想到了生物，想到了创作，想到了伪装。

他又睡着了，可过了一分钟便再次醒来。不远处低沉的细语，惊动了他。虽然只传过来几个词儿，也足以使日瓦戈听明白：他们在密谋什么非法的勾当。看来，密谋的人没看见他，没想到有人在附近。倘若他现在发出响动暴露了自己，那非得赔上一条命。日瓦戈屏息静气，侧耳细听起来。

有几个声音他很熟悉。这是些渣滓、游击队的败类、混进来的一伙孩子，有桑尼卡、戈什卡、科西卡，跟他们跑来的捷廖沙，形形色色的饲马兵。同他们在一起的，还有扎哈尔，这是个最坏的家伙，参与了酿私酒的事，因为供出了主犯暂时没追究他的责任。令日瓦戈吃惊的，是这里面还有一个“银连”的游击战士西沃勃利艾，是首长警卫队的队员。按照拉辛和普加乔夫那些农民领袖传下来的习惯，这个深得利韦里信任的亲信，被人们称作“大王耳”。原来他也参与了阴谋活动。

谋反的几个人是在同敌人前沿侦察部队派来的代表密谋。来人的谈话完全听不清楚，他们同叛徒讲话的声音太低；只是从密谋者窃窃私语中间的停歇，日瓦戈猜出那是轮到了敌方军使讲话。

讲话最多的是酒鬼扎哈尔，沙哑着嗓子，总是骂骂咧咧。他大概是主谋。

“现在你们都听仔细了。主要的是不许声张，隐蔽好。谁要顶不住了去告发，看见芬兰刀了吧？我就拿这把刀把他肠子捅出来。明白吗？现在咱们哪边都不讨好，不管在哪儿也是提心吊胆。所以得将功折罪。要干件了不起的事。他们要求把他活捉了，用绳子捆上。你们听说没有，如今他们的百人长古列沃伊要到这片森林里来（有人纠正他名字说得不对，他没听清楚，又错改为‘将军加列耶夫’）。这样的好机会，不会再有。这就是他们派来的代表。他们会给你们说清楚。他们讲非捉活的不可。你们自己问问吧，谁想讲话就说吧。弟兄们，你们说点什么。”

派来的几个人开始讲话了。日瓦戈一个字也听不清。后来大家全都沉默好半天，看来，他们大概讲得很详尽。然后又是扎哈尔讲起话来。

“听见了吧，弟兄们？现在你们自己看到了，是啥宝贝、是啥了不起的人物管着咱们。值得为他卖命吗？这算个啥人呢？这是个败类，花花公子一个，再不就是修道士。捷廖沙，我看你敢再大声出气，轮不到你笑话人。就是这样，好像从小是修道士，你要跟着他，最后总得当修道士，别想成家。听听他讲的那些话吧：我们要赶走这类人，不许说脏话，反对酗酒，对女人要态度好。日子能这么过吗？总而言之，今天晚上在河边渡口，石头堆那儿。我引他去荒地。咱们

一拥而上。搞掉他费什么劲？等于吐口唾沫。难在哪儿呢？他们非要活的，要捆起来的。要是不能按咱们的办法去办，我自己就收拾了他，亲手打死他。他们那边要派人来支援的。”

说话的人还在滔滔不绝地讲阴谋行动的计划，一边同其他人渐渐远去了。日瓦戈医生再听不到他们的声音。

“他们这不是要搞利韦里吗？一伙坏蛋！”日瓦戈又惊又气地想，早忘了自己曾多次诅咒折磨自己的那个人，盼着他死掉。这帮混蛋打算把他出卖给白军，要么就打死他。怎么制止这事呢？到烧文件的火堆那儿去，装作无意的样子，然后不点名地告诉卡缅诺德沃尔斯基。再设法提醒利韦里有危险。

可是卡缅诺德沃尔斯基已不在那儿了。火堆快要燃尽。他的助手照看着，免得火被刮跑。

突袭竟没有发生，及时得到了制止。原来这个阴谋已经败露。这一天真相被彻底戳穿，密谋者全给抓了起来。西沃勃利艾在这件事里扮演了双重角色，既是密探又是挑唆者。日瓦戈医生对他越发觉得反感。

九

消息传来，逃难的家属带着孩子们离这只剩两站地了。在狐湾，人们正准备很快要与家人见面，而后便拔营出发。日瓦戈去看帕雷赫。

日瓦戈医生到时，他正站在帐篷门口，手里握了把斧头。帐篷前面是高高的一堆新砍来的小白桦树枝。帕雷赫还没有砍枝杈。有的枝干就是当地砍下来的，树干沉重地倒下时折断的枝杈扎进潮湿的泥里。有的是他从不远处拖回来压到柴堆上的。桦树枝既不贴地，也没理顺，压乱的弹性枝条不断抖动摇晃。它们好像伸手踢脚，不让帕雷赫来砍，而且堆成一个绿油油的小山，挡住他那个帐篷的入口。

“这是准备迎接贵客，”帕雷赫解释他在做什么，“妻子孩子来了，这帐篷太低。下雨往里灌水。我想用木块垫高，砍了不少树枝。”

“潘菲尔·帕雷赫，你别以为会让家眷住到你的帐篷里来。哪能让不当兵的，妻子呀孩子呀，同部队住在一处，哪有这种事！准是把他

们安置在附近的马车上。你有空可以去见见，尽点义务。要说住进帐篷，恐怕不会的。我倒不是为这个来的。听人说你越来越瘦，不想吃喝，不能睡觉？脸色还好嘛！就是胡子太长了。”

潘菲尔·帕雷赫是个壮实的农民，一头蓬乱的黑发和胡须；由于头骨大，像个圆环或铜箍压在太阳穴上，额头不平，给人印象有两个前额。帕雷赫这副样子看起来，凶狠不善，好像总在斜眼或翻着白眼看人。

十月革命开初时，人们有鉴于一九五年的先例，担心这次革命也变成上层少数开明人物史上的短暂事件，而不触及深广的下层人民，得不到巩固，于是便对人民极力进行宣传，灌输革命思想，使他们惊觉，使他们愤怒，煽动他们起来。

在开初这些日子里，像士兵帕雷赫这样的人，本来不要任何宣传就极端仇视知识阶层、老爷、军官，在一些激烈的左派知识分子眼里，都成了难得的发现，成了无价之宝。他们的惨无人性，被当成神奇的阶级觉悟；他们的野蛮，成了无产阶级坚定性和革命本能的楷模。帕雷赫获得的名声，恰是如此。他深得游击队首长和党的领导人的信任。

在日瓦戈看来，这个神情阴郁、不大合群的大力士，由于心地空虚，思想单调贫乏，引不起他的兴趣。这人似乎发育不大正常。

“咱们进帐篷谈吧。”帕雷赫请他进去。

“不必了。再说我也钻不进去。在外面谈好些。”

“好，就随你的便。也的确像个小洞，坐到树枝上聊聊吧。”

他们坐到白桦树干上，树干还不时滑滚弹动。

“俗话说，讲起来容易，做起来难。可我的事讲起来也不容易。三年也说不完，不知从哪开头。

“这么说吧。原先我和老婆一起过活。两个人都年轻。她管家务。我没什么不满意的，一直当农民种地。后来有了孩子。后来征了兵。被赶到前方侧翼去打仗。战争嘛就是战争，我对你还有啥好讲的？你亲眼看到了战争，医生同志。完了就是革命。我开了窍，一个士兵打开了眼界。问题不在德国人，不在德国佬，问题在自己人。我们是世界革命的战士，刺刀往地上一戳，离开战场回家去，去打资产阶级！全是这类的事儿。这些你自己都知道，军医同志。往下是国内

战争。我进了游击队。这有许多事我漏过不讲了，要不好久也说不完。现在呢，眼前也好，往后也好，我现在是怎么看的呢？高尔察克这个坏蛋，从俄国前线撤下来第一和第二斯塔夫罗波尔斯基兵团，还有奥伦堡哥萨克骑兵团。我又不是小孩子，还不懂呀？我又不是没在军队里干过。咱们的事不妙呀，军医同志，咱们要完蛋。他这个狗娘养的，想干什么？想把咱们包围起来。

“现在是老婆、孩子和我在一起。要是他如今得了逞，他们哪里逃得脱呀？难道他能懂得他们没有罪过，他们什么也没参加吗？他绝不会这么看。他会因为我，把我妻子五花大绑，上刑审问，为了我的事要折磨我的妻子、孩子，抽筋剥皮。你想想现在还睡得着，吃得下吗？别看我像铁人似的，真会发疯的。”

“你真是怪人，帕雷赫。我不能理解你。多年没见家眷你也过来了，他们音信全无，你也没有伤心。眼下今天明天就能相会了，你不高高兴兴的，却给他们唱挽歌。”

“从前是从前，现在是现在，差别大了。白匪强盗要吃掉我们。倒不是为我担心。我的命运是进棺材，看来我是罪有应得。可我不能把自己的亲人们也带到那去。他们要落到豺狼手里，要把他们的血一口口喝光。”

“所以你才说逃跑逃跑的？人家说你老梦见逃跑的人。”

“唉，那个算了，不说它吧，医生。我没有全对你讲。我还没有说出主要的呢。好吧，你听我说出难受的真话来吧。你别责怪我，我全对你坦白。

“我把许多像你这样的人，都给报销了，我手上染了许多老爷、军官的血，还有别的。数目人名都不记得，反正人血像水一样地流。有个小伙子总在我脑子里转悠，我打死了个青年，怎么也忘不了。我为什么把个孩子打死呢？他逗得我发笑，笑得喘不上气来。我这么一笑，就给了他一枪，简直是犯混。毫无理由！

“那是二月革命的时候，还是克伦斯基掌权时期。我们举行暴动。那是在铁路上。他们给我们派来一个青年人、鼓动员，要讲话号召我们进攻，让我们战斗到最后胜利。这样就来了一个士官生作鼓动。是个瘦弱的孩子，手里拿着‘战斗到最后胜利’的标语。他举着标语跳到消防水桶上面，消防水桶那时摆在车站上。他一跃上去，想站

得高些号召人们参加战斗，突然脚下木盖翻了个儿，他掉到了水里。嘿，可笑死了人！我笑得前仰后合，心想非笑死不可，多滑稽呀！这时我手里端着一支枪。我一个劲儿地哈哈大笑，好像他搔了我胳肢窝。笑着笑着我端起枪，砰的一声就把他撂倒了。我自己也不清楚怎么会放了枪，好像有谁推了我的手似的。

“所以呀，我就老梦见人们在逃跑。一到夜里就看见车站。那时觉得可笑，现在觉得难过。”

“是在梅柳泽耶夫市，比柳奇车站上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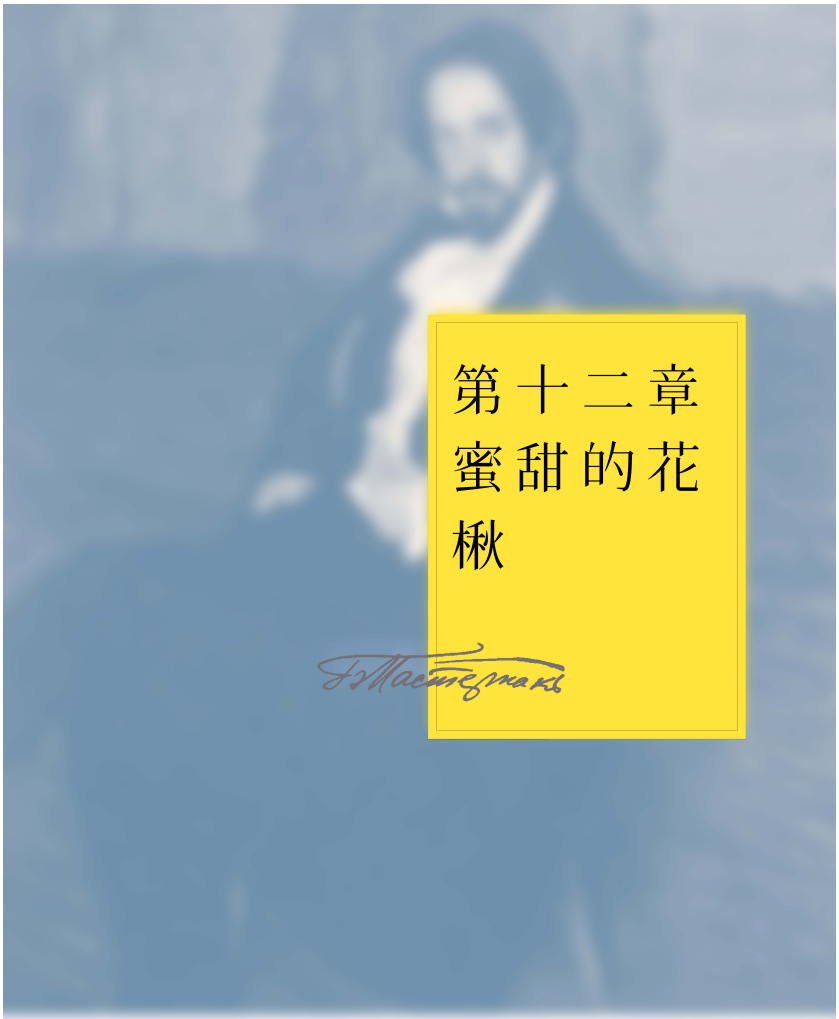
“忘了。”

“是和济布申诺居民一道暴动吗？”

“忘了。”

“是哪个战线？在哪个战线上？是西部战线吗？”

“好像是西部。都可能是。我不记得了。”



第十二章 蜜甜的花楸

一

游击队家眷乘着大车，带着孩子和行装，追随部队已经走了很久。在车队的最后，是数不清的牲口群，主要是牛群，总数有几千头。

同游击队员们的妻子一起来到营房里的还有一个新人，士兵的妻子兹雷达丽哈，也叫库巴丽哈，专给牲口看病，算个兽医，暗地里还是个占卜女人。

她头上歪戴着一顶扁圆小帽，穿件苏格兰皇家步兵的豌豆色军大衣（是英国给最高统治者供应的军需品）。据她说，这些东西是她利用犯人的帽子和长衫改制而成的。又据说好像是红军把她从克日姆中央监狱解放了出来，也不知为什么她被高尔察克关在那里。

这时游击队已经驻扎在一个新地方了。原先估计这只是暂居之所，调查周围情况之后要找个长期稳定的过冬去处。后来情况发生变化，游击队只好留在这儿过冬。

这个新驻地，一点不像不久前放弃的狐湾。这里茫茫一片林海，是难以通行的原始林区。同大道和营地相对的那一面，森林一望无际。开初的日子，当部队开辟营地、安置住处时，日瓦戈空闲时间较多。他深入到林子各处去观察，体会到在这林海中极易迷路。通过第一次周游，有两个地方吸引了他的注意，印在脑海里难以忘却。

秋天的森林现已变得光秃秃，可以一眼望穿，好像通向林中的大门豁然敞开。林子出口处和营区出口处，长着一棵孤零零的漂亮的赤褐色的花楸树，在所有树木中，唯有它还保留着火红的叶子。它长在泥泞的低洼沼地上面的小山顶上，托起一片片平展开的深红色硬果，插向入冬前阴沉沉黑铅般的天穹。一身鲜艳羽毛的迎冬小鸟，像寒天的云霞；还有灰雀和山雀，都落到花楸树上，慢慢地挑拣着啄起一颗颗果子，仰头伸颈，使劲吞进去。

树雀之间，仿佛产生了生动的亲密关系。似乎花楸树把这全看在眼里，挣扎了好久才让步，出于怜悯雀儿，解衣把乳头递过去，就像母亲哺育婴儿。“唉，拿你们有啥法子。吃吧，吃吧。饿就吃吧。”说着露出了笑容。

另一处在林子里面，更是佳境。

这是个高冈，像尖顶丘陵，一面是陡崖。崖下本来容易想象与上面不同，或是小河，或是谷地，或是僻静的草地；谁知下面与上面完全一样，只是距崖顶极深，那里林子的树冠还在脚下。这很可能是地陷的结果。

仿佛这片云层下阴森雄浑的林子，绊了一跤，往下栽去，眼看要坠入地底下去，千钧一发之际幸运地留在了大地上，于是得以保全，如今还在下面呼啸。

不过林冈另有更妙之处。它的周围全是陡立的巨大花岗岩，很像史前时期石冢上刨光的石板。日瓦戈第一次到此，见后便断定，这块岩石地绝非出自天然，它带有人工雕琢的痕迹。这里可能是古代多神教的庙宇，不知是什么偶像崇拜者，曾在此处祭祀神祇。

在一个阴冷的早晨，此处执行了对阴谋案十一名主犯和两名酿私酒卫生员的死刑。

二十名对革命忠心耿耿的游击队员，以司令部特别卫队为核心，把犯人们押解到此。他们围成半圆形，举枪快步把犯人赶到石崖边上；除了跳崖，这里是再无出路。

审讯、长期禁闭、拷打，使他们没了人样，满脸胡须，面色发黑，有气无力的，像幽灵一样可怕。

从开始审查就下了他们的枪。这会儿谁也想不到再摸摸他们临刑前身上是否有武器，认为这样做太卑鄙，是嘲弄死到临头的人。

突然间，同夫多维钦科并排走的他的朋友，和他一样也是个思想上的老牌无政府主义者勒扎尼茨基，朝押送的人们开了三枪，目标对着西沃勃利艾。勒扎尼茨基是个神枪手，但由于紧张，手一抖没有击中。又是出于对过去同志的照顾和怜悯，押解的人们没有扑向勒扎尼茨基，也没有不等统一命令便提前放枪。勒扎尼茨基还剩有三发子弹，但愤怒间忘了这一点，加上懊悔失手未中，举起勃朗宁就往石头上摔去。一击之下响了第四枪，误伤了犯人帕奇科利的腿。

卫生员帕奇科利大叫一声，抱住腿摔倒在地。在他身旁的帕夫奴特金和扎哈尔·戈拉兹德赫，架起他来便向前拖，怕同伴们慌乱中把他踩了，因为此刻人们除了自己，什么都记不得了。帕奇科利跛跳着一条腿朝赶他们过去的石崖边走去，因为受伤的脚不敢着地，一面不停

地嚎叫。他这非人的哀吼很有传染力。所有的人像得到信号一样，都不再能控制自己。于是乱成了一团。响起骂人声，有人哀告求情，有人诅咒。

少年犯捷廖沙掀掉一直戴在头上的镶黄边的中学制帽，跪在地上爬着跟那群死囚往可怕的石崖退去。他捣蒜一样向押送队叩头，不停地哭叫着央告，神志已不很清楚：

“我错了，弟兄们，饶了我吧，再也不敢了。别打死我呀。我这么小，死得太早。让我再活几年，再看一眼我的妈妈。原谅我吧，弟兄们，饶了我吧，我要吻你们的脚，给你们背水。哎呀，可惹了大祸。完了，妈妈，妈——妈——”

死囚中间还有个声音哭诉，看不清是谁：

“我的好同志啊！怎么能这样？你们别糊涂呀。咱们一起打了两场战争，流了血；为了一个事业坚持斗争。可怜可怜我们，放了我们吧！我们一辈子也忘不了你们的恩情，我们要将功赎罪，用事实证明。你们聋了吗？怎么不说话？你们身上不戴十字架吗？”

有人冲着西沃勃利艾喊道：

“好哇，你这个出卖耶稣的犹大。我们对你算什么叛变。你这狗东西，自己才是双料的叛徒。你对沙皇宣过誓，打死了自己的沙皇；对我们表过忠心，又把我们给出卖了。趁着现在还没出卖你那个利韦里，去和他亲嘴吧，早晚你会出卖他的。”

夫多维钦科至死不动声色。他高扬着头，白发迎风飘动着，像公社社员对公社社员那样，高声对勒扎尼茨基说道：

“别低三下四的，勒扎尼茨基！你抗议也打动不了他们。这些新爪牙、新刽子手不会理解你的。但你用不着垂头丧气。历史会澄清一切的。后代一定会把政委专权的暴君们和他们干的丑事，钉到耻辱柱上。我们是在世界革命的曙光中，作为思想的殉难者死去。精神革命万岁！全世界无政府主义万岁。”

二十支枪按照一个无声的、只有射手听得到的命令，同时打响，放倒了一半犯人，大多数毙了命。对其余的人，又放了一枪才击毙。叫捷廖沙·加卢津的孩子，抽搐的时间最久，但最后还是挺直身子一动不动了。

二

把营地再往东移动，迁到另一处去过冬，这念头并没有马上打消。游击队不断派出侦察兵和巡逻兵，调查大道对面沿着维特托克和克日姆分水岭的一带地方。利韦里经常离开营地去原始林中，把医生一个人留下。

可是，再想往别处转移，已经为时过晚，无处可去。这是游击队连遭巨大失利的时期。白军在最终覆灭之前，决定一举消灭森林中的非正规部队，集中了所有战线上的力量，共同包围游击队。游击队受到四面八方的进逼。倘若包围圈的半径极小，这形势不啻是场灾难。广阔的回旋余地救了他们。入冬前敌人没有能够收紧侧翼，因为那里是人迹难到的茫茫的原始森林，结果便来不及把农民部队围紧。

尽管如此，想往任何地方移动都已不可能。当然，如果真有转移的计划，保证取得一定的军事优势，也不是不能通过战斗越出包围圈，占据新的阵地。

但却没有那样一个深思熟虑的计划。人们都已筋疲力尽。下级指挥官自己就丧失了信心，对下属战士没什么影响力。高级指挥官天天晚上开军事会议，提出各种对抗方案。

应该停止寻找另外的过冬之地，就在占据的密林深处巩固下来，准备过冬。冬天这里大雪封路，敌人没有很好的滑雪装备难以入林。应该挖壕储存大量的粮食。

游击队的管家皮修林报告说，面粉和土豆严重不足，牲口数量倒足够。皮修林估计到冬天主要食品是肉和乳类。

冬衣也缺乏。一部分队员半裸着身子。于是把营区里的狗尽数宰杀。精通制皮子的人们，用狗皮给游击队员缝制翻毛皮袄。

日瓦戈医生要求给运输工具，遭到了拒绝。马车如今有了更为重要的用途。最后一次转移中，重病号用担架抬着走了四十里。

日瓦戈的药品，只剩了奎宁、碘和硫酸钠。用于手术和包扎的碘，是晶体制剂，必须在酒精中溶解开。人们后悔取缔了土酒生产，就去找当时得以解脱的从犯，委托他们修复破坏了的蒸馏设备，或者再造一套。一度取缔的土酒生产，为了医疗目的重又得到恢复。营区里人们只是互递眼色，摇头而已。酗酒现象重又出现，更加助长军营

里日益严重的瓦解趋势。

新酿造的酒精浓度几乎达到一百度。这么烈性的液体，很容易化开晶体制剂。后来在入冬时，日瓦戈正是用浸泡过金鸡纳树皮的这种土酒，治疗因天冷又复发的斑疹伤寒。

三

这些日子里，日瓦戈医生常常看到帕雷赫和他的家眷。整个夏天，他的妻子儿女在露天的尘土飞扬的大道上奔跑度过。可怕的经历，吓破了他们的胆，唯恐还会发生可怕的事。颠沛流离给他们烙下了不可磨灭的印迹。帕雷赫的妻子和三个孩子（一男二女），都是一头被阳光晒褪了色的浅色头发，眉毛变得整齐而发白，风吹日晒变黑的面庞。孩子还太小，难说流露出艰险经历的迹象。可母亲脸上由于惊吓所致，毫无生气，只剩下端正的轮廓，紧闭成一条线的双唇，以及随时准备自卫的紧张而呆滞的痛苦。

帕雷赫爱他们一家人；特别对孩子，简直爱得发狂。他用磨快的斧头尖，在木块上削出兔子、熊瞎、公鸡等玩具，手工之麻利，令日瓦戈医生惊讶不止。

他们来后，帕雷赫有了笑容，精神大振，开始慢慢复原。可马上又有消息说，因为家眷在此给营区情绪带来了有害的影响，必须把游击队同家小分开，使营区摆脱多余的非军人的累赘；派足够的人护送逃难马车队到远处土屋里屯集。这类传闻极多，而实际上的准备并不多。医生不相信这种措施能行得通。但帕雷赫却又阴沉起脸来，从前梦见的逃跑的人又来找他。

四

刚入冬时，有几个原因使营区很长时间陷入不安；情况捉摸不定，严重而混乱；有的事互不协调，令人莫解。

白军完成了预定的对起义军的包围。指挥完成了这一行动的是维齐恩、克瓦德里和巴萨雷戈将军，他们都以坚定果决著称。营区里起义者的家眷们，一听到这些将军的名字便胆战心惊。没有离开家园而留在敌人包围圈之外自己村庄里的和平居民，只要听到他们的名字，

也莫不如此。

上面说过，人们看不出敌人有什么办法能缩小包围圈。这一点尽可放心。可是，对于包围又不能不加考虑。对局势束手无策，便是在精神上壮大敌人的力量。应该设法从敌人的圈套（即使是不构成危险的圈套）里挣脱出来，目的在于显示军事力量。

为了这一目的，游击队调集了大量兵力对付包围圈的西线。经过许多天激烈战斗，打垮了敌人，突破这里的防线进入敌军后方。

突围打开的口子，形成了进入原始森林到达起义者驻地的自由过道。新的逃难人群，蜂拥而来同他们会合。这股和平的村民，已经不限于游击队员的近亲了。由于害怕白军的讨伐行动，周围所有的农民都惊动起来，抛弃自己老家，自然而然地投奔林中的农民军，把它看作自己的保护者。

可是营区里人们却希望摆脱吃闲饭的人。游击队无力顾及外人和新来的人。难民来时，有人就跑出去迎接，让来人停车，然后转弯到奇利姆卡河边垦荒地上的水磨方向去。这地方是由水磨附近一些庄园组成的，名叫院群。计划在院群里开辟一个难民过冬的处所，设一个仓库，储存专门拨给他们的粮食。

就在作出这些决定的时候，局势按着自己的轨道发展，弄得营区领导措手不及。

击退敌军的胜利局面，竟又复杂化了。白军把击败它的游击部队放进包围圈之后，又扎起口袋，恢复了原来的战线。深入白军腹地、脱离主力的小分队，被切断了重返森林回到自己人身边的道路。

逃难的家属也出了问题。在人迹罕见的密林中，是极易走岔道的。被派出迎接的人，没找到难民的踪迹。女人们则顺其自然地向原始林深处运动，沿途表现出惊人的机敏，砍倒了两边树木，用它们架桥铺路，开辟出了前进的道路。

所有这一切，同森林司令部的意图截然相反，完全打乱了利韦里的计划和一些决定。

五

他正是为这件事在大发雷霆。此刻他同斯维里德一起站在离公路

不远的地方。公路到这里有一段要穿过原始林。路中间站着他属下的一些指挥官，他们正争论要不要剪断公路旁电线杆上的电线。最后的决定权属于利韦里，可他却同流浪猎人谈个没完。利韦里朝他们挥挥手，意思是他马上到他们那边去，让他们等着别走。

斯维里德很长时间一直不能忍受谴责和枪毙夫多维钦科这件事。此人毫无罪过，就因为他的威信堪与利韦里媲美，给游击营带来了分裂。斯维里德打算离开游击队，重新过他那自由自在的日子。可这哪办得到呢？既然入了伙，卖了身，如今要离开森林兄弟，会落个被枪毙的下场。

天气坏得无以复加。一阵阵狂风，紧贴着地面撕碎云絮，云块黑得像飞舞的煤烟子。突然乌云抛下雪花，大雪犹如某种白色怪物，抽搐着匆匆奔走。

前一分钟里，远方似乎扯起一块白色的帷幔，地面盖了一层白雾。一分钟之后，雾气全消，暴露出炭黑的大地，远处倾盆的斜雨把天空也染成黑色。土地再也吸收不了更多的雨水了。过一会儿放亮时，乌云散开来，像有几扇窗子从上面打开，让天空透透气，闪烁着白玻璃般的冷光。雨水不被土地容纳，聚在坑洼和湖泊里，也像敞开的小窗口，充满了同样的光芒。

恶劣天气的烟雾，沿着针叶林的树顶游动，却穿不进林中，正如水透不过胶布。电线上坠着雨滴，好似串珠；几根线密集在一起，没有被风刮断。

斯维里德是被派到密林深处寻找家属的人员之一，他想把自己所见讲给首长听。他想讲讲由于种种不同的而又显然无法执行的命令相互冲突，造成了一片混乱。他也想讲讲那些失去信念的极端懦弱的女人们，干出了怎样伤天害理的事。有的年轻母亲，背着包袱，抱着吃奶的孩子徒步跋涉，发现没奶了，跌跌撞撞，急得发疯，就把孩子扔到路边，把包袱里的面粉倒掉，转身往回走。情愿快死了事，免得慢慢饿死。情愿落到敌人手里，免得喂了林子里的野兽。

另一些极其坚强的女人，却做出了坚毅勇敢的表率，连男人也望尘莫及。斯维里德还有不少其他的情况要说。他想警告首长，营区里存在发生新暴动的危险，远比镇压下去的那一次威胁更大。可是他一时找不出合适的话来，因为利韦里很不耐烦，暴躁地催促他，最后弄

得他一句话也说不出了。而利韦里总是打断斯维里德，倒不光是因为路上有人等他，一个劲儿朝他点头呼喊，还因为这两个星期里人们接连不断找他，都讲了类似的意见。所以这一切利韦里早已知道。

“你别催我，首长同志。我本来就笨嘴拙舌的。词儿到了牙缝里也能塞住，在嗓子眼能噎死。我要对你说啥呢？你到难民车队去一趟，给那些婆娘们讲讲西伯利亚的规矩。你看看她们闹成什么了。我问你，咱们是‘一切为了打败高尔察克’，还是要搞妇女战争？”

“说简单点，斯维里德。你没见在喊我吗。别兜圈子。”

“现在那个女妖精兹雷达丽哈，天晓得她是个什么人，说收下我当牲口医……”

“是兽医，斯维里德。”

“我就是说的这个，要给牲口看流行病的。可是现在她根本不管你的什么牲口了，变成了个女修士，做起祈祷来，把大路上逃难的家眷全勾引过来了。她还对她们说什么，自作自受吧，谁让你们卷起铺盖就跟着红旗跑。下次记着别跑啦。”

“我不明白你是说的哪些难民。是咱们游击队的，还是别的什么人？”

“自然是别人。是新来的，别处的难民。”

“不是有命令让她们到院群村奇利姆卡水磨那里去吗？她们怎么到了这里？”

“哎呀，还说院群村呢！你那个院群村，全烧光了，只剩一堆火场。水磨和整个奇利姆卡都变成了木炭了。她们到了奇利姆卡，看到烧得精光，一半人就发了疯，哇哇哭叫着往回跑，到白军那边去了。另外的人转过头来，赶着马车队上这儿来了。”

“通过了密林和沼泽？”

“斧头是干什么用的呀？咱们派了些男人去保护她们，也帮她们一起开路。听说她们开出了三十俄里的路。还搭上了桥。你看看，这哪是女人呀！她们干的这事，你想三天也不一定想得出来。”

“好家伙！你还高兴呢？三十里路开通了。这不是正合白军维齐恩和克瓦德里的意吗？打通了进原始森林的大道，连大炮都运得进来。”

“要埋伏，要埋伏，派人埋伏就没事了。”

“上帝保佑，不要你说我也想得到。”

六

白天变短了，五点钟就黑下来。近黄昏时，日瓦戈从利韦里同斯维里德拌嘴的那段路上横穿而过，朝营区走去。快到空地和高冈附近，就是被视为营区界标的花楸树所在的高坡下，他听见一个兴奋而挑逗的歌喉，这是库巴丽哈，他戏称这个土医生是自己的竞争对手。这女人用刺耳的尖声，唱出粗俗欢快的歌子，大概是什么民谣。人们在听她唱，不时爆发赞赏的笑声，有男人也有女人。接着一切都沉寂了。大家多半是散了。

这时库巴丽哈换了一种唱法，低声细气地，以为周围只她一个人在。为了不陷到沼地里去，日瓦戈摸着黑在小径上行走，绕过花楸树前一块泥泞的空场；走着走着，突然呆立不动了。库巴丽哈唱起了一支古老的俄罗斯歌曲。日瓦戈竟不知道这首歌。也许这是她即兴胡编的？

俄罗斯民歌就像拦河坝里的水。你感觉它是停滞不动了。其实在深处它并没有停住，不断地溢出闸门；表面的平静是假象。

这民歌采用各种手法，通过回环、对偶等等，使歌词内容缓慢地发展。到某一极限时，内容猛然揭开，让我们大吃一惊。善于克制和把握自己的哀愁的力量，正这样表现出来。这是一种想用言辞使时间停滞的近乎疯狂的尝试。

库巴丽哈一半是唱，一半是说：

一只小兔在大地上奔跑，
奔跑在大地间，奔跑在雪原上。
它跑近一棵花楸，
向大树哭诉悲伤。
我这兔心何尝是胆怯的心，
胆怯的心，慌里慌张。
我怕的是野兽的出没，
野兽出没，饿狼的饥肠。
花楸啊花楸，可怜我吧，
你这美丽的一方。

别把你的美丽交给凶险的敌人，
凶险的敌人，老鸦的疯狂。
你把鲜红的果子撒给风吧，
撒给劲风，撒给大地，撒给雪场，
抛向我的家园，
扔进那最靠边的一间房，
扔进那最靠边的一扇窗。
我心上的人儿啊，
就在那房里躲藏。
请俯耳告诉我的心肝，
我这炽烈燃烧的希望。
我愁苦，是个囚中的士兵，
异乡有无限的忧伤。
我要冲出痛苦的囚禁，
回到我美丽的花楸树旁。

七

士兵妻子库巴丽哈，给帕雷赫老婆阿加菲娅·法捷夫娜的病牛驱邪治病。人们把牛从畜群里赶出来，牵到树丛中，把牛角拴在树上。女主人坐到牛前腿旁边的树墩上，那个女巫医坐在后腿旁的挤奶小椅上。

其余好多牲口，挤在一块不大的林中空地上。四周是黑压压的云杉树林，云杉高耸如山，下宽上窄，仿佛盘坐在舒展开来的粗枝上。

西伯利亚当时养了一种出色的瑞士牛。所有的牛几乎全是同一毛色，黑底白斑。由于饥饿、受苦，长期迁徙和过度拥挤，它们已筋疲力尽，并不比主人好受多少。牲口互相挤来蹭去，都快发昏了。母牛忘了自己是雌是雄，像公牛似的吼叫，吃力地爬到别的牛身上，拖着松弛又沉重的乳房。被压在底下的小牝牛，翘起尾巴使劲挣脱，逃进树林，把灌木和树枝都踩断了。看牛的老人和孩子，喊叫着紧追上去。

林中空地上面，黑白交织的雪云，仿佛被困于云杉树冠在寒空中围成的圈子里，也同样狂躁纷乱地相互拥挤着，纵跳着，一片压向另一片。

在远处聚堆的好奇的人们，妨碍库巴丽哈干事。她凶狠狠地从头

到脚扫视众人。但承认他们碍事，未免有损自尊心。一种演员的自重，使她没有出声。于是她装作没发现这群闲人。日瓦戈医生躲在人群背后观察着。

这会儿他才第一次看清楚她。她头上是从来不换的英国船形帽，身上是干涉军的豌豆色的大衣，翻领不经心地翘着。其实，内在的热情使这个并不年轻的女人闪动着年轻的黑眼睛和黑眉毛；脸上那股傲气分明说：她对穿什么衣服或不穿什么衣服，根本不放在心上。

但帕雷赫妻子的气色，令日瓦戈吃了一惊。他差点没认出她来。只有几天工夫，她就老得可怕了。鼓出的眼睛，好像立刻要掉出深凹的眼眶。细瘦的脖颈上，看得见青筋搏动。内心的恐惧，竟把她变成这个样子。

“挤不下奶来，亲爱的。”阿加菲娅说道。“我想是不是停奶啦。可不对呀，早该有奶了，就是挤不出。”

“哪里是停奶。你没见奶头上有个小疮吗？我给你点草，抹上猪油给牛擦擦。自然，我还得念念咒语。”

“再有件倒霉的事，就是丈夫。”

“我念点咒，不让他再游逛啦。这个办得到。叫他回来守着你，拽都拽不开，说说第三件倒霉事吧。”

“他不是游逛。要那样就好了。糟糕的是正好相反，像贴到我和孩子们身上一样，心血为我们熬干了。我知道他想些什么。他琢磨营里要把我们遣散，我们得各奔东西。我和孩子要落到巴萨雷戈部下手里，他同我们不在一起，没人保护我们。他们会折磨死我们，拿这个取乐。我知道他的心思。真担心他会对自己干出什么事来。”

“咱们想想办法，解除他的痛苦。说第三件倒霉事吧。”

“没有第三个了。就这些，牛和丈夫。”

“你看呀，你这当母亲的，倒霉事并不多嘛。都是上帝的恩典呀！这样的母亲，打着灯笼难找呢。大不了才两桩伤心事，一件还是丈夫太心疼你。治牛你给什么报酬？现在咱们就来看病。”

“你要啥呀？”

“上好的面包加上丈夫。”

周围哈哈大笑。

“你是闹着玩怎么的？”

“好，要嫌贵，把面包减了，给个丈夫也足够了。”

四周笑得更热闹了。

“什么名字呀？我不是问丈夫，是问牛。”

“大美牛。”

“你数一数吧，这牲口群里能有一半叫大美牛的。好吧，就是它，给它去去病。”

她开始给乳牛驱邪。起初，咒语真是对牛而发，后来起了兴，给阿加菲娅讲了一大通巫术和它的用法。日瓦戈如同着了迷一样听这呓语般的胡说八道，很像从俄国欧洲部分往西伯利亚迁徙途中，听那个叫巴克斯的马车夫有声有色的唠叨。

库巴丽哈念道：

“玛尔戈西娅仙姑，来我们这儿做客吧。礼拜二礼拜三，去去邪去去灾。治奶头，下奶来。你好好站着，大美牛！别把小凳给踢翻。站得稳，下奶多。丑八怪，你快来，摘下疮，扔下田。巫医话，重如山。

“什么都得会呀，阿加菲娅！会拒绝，会下令，会许诺，会画符。你吧，看着周围心里想这是森林。其实这是魔鬼同英国兵碰到一起，正砍杀呢，就像你们这些人和巴萨雷戈的人作战一样。

“再比方说，你往我指的地方看一看。不对，不是那儿，亲爱的。你用眼睛看，别用后脑勺，看我手指的地方，就是那儿，就是那儿。你以为那是什么？你想是风吹柳树，把柳枝缠到一起了吧？要么是想鸟儿准备搭窝吧？那样就好了。可这正好是魔鬼的把戏。这是美人鱼给自己女儿编桂冠。它听到有人的声音，就扔下跑了。被人们给吓跑了。夜里它会来编完的，你看着吧。

“再说说你们这红旗吧。你怎么想呢？想这是面旗帜？其实可不是旗帜，这是瘟姑娘红色的摇巾。为啥我叫摇巾呢？用头巾向年轻娃娃招呼，对他们使眼色，引诱他们去杀人，去死，去散布瘟疫。可你们就信了，说是红旗，说要全世界无产者、全世界的穷人都来我这儿。

“现在什么都得明白呀，阿加菲娅。一切，一切，全得知道。什么鸟呀，什么石头呀，什么草呀。现在比方说，这个鸟是椋鸟，这个兽是胡獾。

“再比方说你看上了谁，只管说出来。不论是谁，我都能把他给你迷住，就是你们的首长利韦里，就是高尔察克，就是伊万王子，都能行。你以为我吹牛，瞎说？我可不是瞎说。你听我说。等到冬天，田野里出现暴风雪，旋风卷起雪柱，我把刀子插到旋转的雪柱里，一直插到刀柄。等从雪里抽出来，刀子全沾满了血。你看怎么样？啊？你当我是吹牛？那旋风里怎么会有血？这是风，是空气，是雪花嘛。可偏偏不对，这不是风，不是暴风雪，是打了离婚的女妖把自己的小妖崽丢了，在田野里哭喊着找，总是找不见。我的刀子刺到她身上，这才有血。我拿这把刀子，随便把什么人的脚印刮下来，砍下来，当块绸布似的缝到你衣襟上，那不管是谁，高尔察克也好，斯特列尔尼科夫也好，一位新沙皇也好，都会跟着你走。你到哪儿，他就到哪儿。你以为我只会瞎说，像什么‘全世界无产者和穷人全来我这里。’”

“还举些例子，比方现在天上往下掉的是石块，像下雨一样。人一出门，石头就砸脑袋。又如有人正赶着马车在天空跑，马蹄踢到屋顶。再有像古代的魔法师发现，妻子身子里有的带着种子或是蜜，或是貂毛。披甲兵露出自己的肩膀，像打开了匣子盖，从肩胛骨底下用长剑挖出一斗麦子，或是一堆蛋清，或是一些蜂蜜。”

世上有时会出现非常深沉强烈的感情，其中又总掺杂一些怜悯。我们所崇拜的对象，越是被我们爱得深，越是使我们觉得是种牺牲品。在某些人身上，同情女人已经达到不可思议的程度。他们受同情心的驱使，把女人摆到了不能实现的、世上绝无而只存在于想象之中的地位上，于是因爱她而妒忌，妒忌周围的空气，妒忌自然界的规律，妒忌在她之前的千百年的过去。

日瓦戈有足够的文化教养，听得出巫医最后的话可能是诺夫戈罗德或伊帕季耶夫的编年史里开场的内容，因为后来多有歪曲，就变成了伪作。许多世纪以来，巫医和说书人口头世代相传，便以讹传讹了。更早的时候，抄写人就有许多错讹。

为什么传说的魔力竟引他如此动心？对无稽之谈，对毫无意义的幻念，他何以如此认真，似乎这全是现实的情况？

仿佛拉拉裸露出左肩。像用钥匙打开藏在大柜中的小铁箱的密门，人们用长剑插进划开了肩胛骨。于是在她内心深处，发现了她心灵珍藏的秘密。那是足迹到过的别人的城市，别人的街道，别人的房

屋，别人的天地。它们如一卷卷彩带，流了出来，舒展开来，连绵不断。

天哪！他是多么爱她呀！她又是多么姣好！恰是他一向所想象和期望的那样，恰是他需要的那样。可是，指的什么呢？好在哪里呢？难道能指得出来，分析得出来吗？不，不能！只记得她周身那无与伦比的简洁而流畅的线条，是造物主把她从头到脚地如此一挥而就；就是这副绝妙的体态，奉献给了他的心灵，犹如用床单紧裹着的浴后的婴儿。

然而如今他竟流落此地，这么一种境况！只有森林、西伯利亚、游击队。游击队被围困，他将与之共命运。这岂不见鬼，这岂不荒唐。日瓦戈眼前和脑海里，又是一阵眩晕。周围一切都飘浮起来。这时落起了雨点，原来预料要下雪的。一个巨大的模糊的头影，这是不同寻常的、他所钟爱的人的头影，从林中空地一端投向另一端，就像城里房屋间挂起的巨幅标语。这个影子在哭泣，渐紧的雨珠吻着她，淋洒着她。

“回去吧。”听到女巫医对阿加菲娅说，“我给你家的牛消了灾，它会好的。向圣母祈祷吧。”

八

密林的西部边界上发生了战斗。可林区极大，以至战斗就好像发生在一个国家遥远的边陲上。困在密林中的兵营又有那么多人，不论开走多少上战场，总还是剩下的居多。所以林子里从未空无人迹。

远方战斗的轰响，几乎传不到营区深处。但林中突然响起几声枪击，紧密相连；一下便又转为杂沓的连射。恰巧在枪声起处的人们，立即四散跑开。营区预备队的人，奔向自己的马车，引起一片慌乱。所有的人都开始准备战斗。

不一会儿又恢复了平静。原来警报不确。可大家又开始往枪响的地方聚拢。人越来越多，不少是后来过来的。

人们围着一个躺在地上的血肉模糊的人。这人右臂和左腿已被剁去，只残存了半个身子。真难以想象这个只剩一只胳膊一条腿的不幸的人，怎么爬回了营区。砍下的胳膊大腿血淋淋地绑在他背上，还系

着一块木牌，写了长长一段话。其中除了谩骂之外，还说这是对某一支红军部队所犯野蛮罪行的报复。森林游击队同这支队伍并无关系。此外上边还写着，如果游击队不在规定的期限里向维齐恩将军的代表投降缴械，便要对所有的人如法炮制。

痛苦的残者流着血，不时昏厥过去，吐字不清地断断续续用微弱的声音，讲了在维齐恩将军的后方军事侦察和侦缉部队里所受的折磨和拷问。给他判的是绞刑，作为恩典改为砍掉一手一足，为的是这样子送到游击营来吓唬人。他们抬他走到离营区警戒线还有一段路时，就把他扔下，命令他自己爬行，不时在他身后朝天空放枪催逼他前进。

他吃力地翕动嘴唇。为了听清楚他那含糊的低语，人们弯腰俯到了他身上。他说：

“你们可要小心呀，弟兄们。他突破到你们这儿来了。”

“我们设了伏兵。那里会有大仗，我们挡得住。”

“突破，突破！他是想搞突然袭击。我知道。哎呀，我受不了啦，弟兄们。你们看，我血要流光了，咳的也是血。马上就不行了。”

“你先躺躺，歇一会，不要说话了。你们别让他讲话了。看不出吗？这对他不好。”

“我身上没一点好地方啦，这个吸血鬼，狗杂种。他说，你拿你自己的血洗澡吧，你说你是什么人。可我说啥呀，弟兄们。我自己是个真正的逃兵。是呀，我从他那儿投奔了你们。”

“你总是他怎么样怎么样。到底是谁在那边这么折磨你？”

“哎呀，弟兄们，我身子里面好难受。让我喘口气，我就说。是头子别克希恩，上校施特雷泽，维齐恩的人。你们在林子里什么都不知道。城里一片惨叫。简直拿活人炼铁，割人皮做皮带。抓了人往黑洞洞的地方一塞，不知是到了哪儿。用手四周一探，是罐子火车。车笼子里挤了四十多人，只穿着内裤。你要敢推这笼子，马上伸进只手来，碰上谁就抓走谁。像宰小鸡一样，我的上帝哟。有的吊死，有的崩了，有的拷打。打得遍体是伤，往伤口撒盐，浇开水。你要拉屎，逼着你吃下去。对孩子，对女人，哎呀，我的妈！”

可怜的人已是奄奄一息。他没来得及讲完，大吼一声就断了气。

人们一下子全都明白了是怎么回事，纷纷摘下帽子，画起十字来。

晚上，另一个更可怕的消息传遍了整个营房。

当时围在这血人周围的人群中也有帕雷赫，他看见了这人，听了他讲的事，读了木牌上充满威胁的话。

他经常为自己死后亲人的命运感到担忧，这一下子膨胀到了极点。在他的想象中，亲人们已被抓去慢慢地受折磨，好像看见了他们痛不欲生的面孔，听见了他们的呻吟和呼救。为了不让他们以后痛苦，也为了减轻自己的痛苦，他抑郁成狂，亲手杀死了他们。就是用那把给女儿和爱子削木头玩具的锋利如刀片的斧头，砍死了妻子和三个孩子。

奇怪的是，他干完这事后没有马上自杀。他怎么想的呢？他还有什么前途可言呢？有什么指望和打算呢？这显而易见已是一个疯子，是无可救药的废人。

当利韦里、日瓦戈医生和部队委员会成员开会讨论怎么处置他的时候，他正在营区里自由地游荡，低垂着头，混浊发黄的眼睛斜望周围却什么也看不清。他脸上一直挂着迷惘的傻笑，表现出非人力所能消除的痛苦。

没有谁可怜他，人们纷纷避开他。有人要求对他举行群众审判，但没得到支持。

在这个世上，他再也无事可做。拂晓时他从营区消失了，像一只染上狂犬病的畜生。

九

早已入了冬，天寒地冻。在寒冷的雾气中，不时出现零零散散、毫无联系的一些声响和物状，停停动动，最后复又消失。太阳也不是人间习惯了的那个太阳，好像换了另一个，犹如一个赤红的大球悬在林子上空。它呆板而缓慢地射出缕缕棕黄色的浓重如蜜的光芒，就好似在梦中或在童话里。阳光在洒下的中途，凝滞在空气里，粘附到树木上。

毡靴轻轻踩在雪地上，每一步都发出愤怒的吱嘎吱嘎的响声。人们套在毡靴里的看不见的双脚在四面八方的路径上移动。向上望，是

戴了长耳风帽、穿着半截皮袄的一个个人形，似乎不连着靴子独自在空中游动，犹如旋转着的一个个天体。

相识的人们，不时停下步来交谈。他们把头凑近，面孔都像从澡堂出来红彤彤的，胡髭却冻硬得像刷子。一团团黏乎乎的热气，从他们嘴里冒出，连成一大片，同他们短促简略的话，太不成比例。

在一条小径上，利韦里同医生相遇了。

“啊，是您呀？有日子没见了。晚上请到我的土屋来。住我那儿吧。像从前一样，好好聊聊。有些消息告诉您。”

“送信的回来了吗？瓦雷基诺有什么消息？”

“我家和您家的情况，汇报时一字没提到。我从这恰恰得出了令人安心的结论。这就是说他们及时躲开了。不然一定会提到他们。不过，这些见面再谈好啦。我等你。”

到土屋后，日瓦戈医生又重复一遍自己的问题：

“您快告诉我，关于咱们两家的情况，您听到了些什么？”

“您又只看鼻子底下一点事。咱们两家的人，看来还活着，没有危险。问题不在他们那儿。有非常重要的新闻。想吃点肉吗？是冷牛犊肉。”

“不，谢谢。别扯闲话。快说正事。”

“遗憾。我可要吃点。营区里发现了败血病。人们都忘了面包和青菜是什么滋味。秋天的时候，当时有难民在，本该有组织地去采集胡桃和浆果。我告诉您，咱们现在形势极好。我以前预见的情况，如今实现了。坚冰已经打破。高尔察克全线溃退。这是全面的、不可避免的溃败。您看！我对您说过什么呀？可您却垂头丧气了。”

“我什么时候垂头丧气了？”

“您一直如此。特别是维齐恩夹攻我们的时候。”

日瓦戈医生想起了不久前秋天枪毙了叛乱者，帕雷赫杀死了妻儿，还有永无休止的毒打和杀戮。白军和红军互相比赛残忍，轮番地在暴虐程度上压过对手，仿佛把残忍翻了几番。血见得多了人就恶心，觉得自身的血往喉咙里钻，往头上涌，遮住了眼睛。这绝不是什么垂头丧气，这完全是另一回事。可怎么对利韦里解释清楚呢？

土屋里有一股呛人的煤气味。这气味粘到上腭，刺激鼻孔和嗓子。屋里亮着劈成细薄片的松明，插在三脚铁架上。一根烧完，残头

就掉在地上盛水的脸盆里，利韦里再插上一根新的点上。

“您看见我点什么吗？油烧光了。劈柴已经干透，松明着得极快。是呀，营地里发现了败血病，您真一点也不想吃牛肉？有败血病。您怎么管的呀，医生？不见您要求司令部开会，讲讲情况，给领导上堂课说说什么是败血病，用什么办法同疾病作斗争。”

“看在上帝面上，您别再折磨人。关于咱们俩的亲人，您有什么确切的消息吗？”

“我已经对您说过了，关于他们一点准确的情报也没有。不过关于最近的整个军事形势，我知道的还没给您讲完。国内战争结束了。高尔察克被打得头破血流。红军正沿着铁路干线，向东追击他们，目的是把他们扔到海里去。另一路红军兼程来同我们会师，以便合力消灭高尔察克的数量众多而又分散各地的后方力量。俄罗斯南方已经肃清了敌人。您怎么不高兴呀？这还嫌少吗？”

“不对。我很高兴。可我们的家眷在哪儿呀？”

“反正不在瓦雷基诺，这就是最大的幸运。虽然夏天卡缅诺德沃尔斯基的传说，正如我的估计，没得到证实。您记得吧，当时瞎传说有一群来历不明的人攻占了瓦雷基诺，可村镇现在全空了，看来是出了什么事。真是万幸，两家人事先都撤出了那里。咱们可以相信，他们得救了。据我的侦察兵说，少数留在那里的人也是这么估计的。”

“尤里亚京呢？那儿怎样了？在谁手里？”

“也是莫名其妙，一定也搞错了。”

“怎么呢？”

“说白军还在那里。这无疑是胡说，显然不可能。现在我给您论证一下就清楚了。”

利韦里又新插了一根松明，拿出揉皱的双折地图，把要看的部分叠在外面，不需要的折在里面，拿着铅笔指着地图讲起来：

“您看，在所有这些地区白军全被击退了。这儿，这儿，还有这儿，整整一圈。您注意看吗？”

“是的。”

“他们不可能还留在尤里亚京一带。不然的话，交通一切断他们就一定要落入包围圈。这一点，他们的将军们无论如何平庸也不会不明白。您穿上皮袄了？要上哪去？”

“对不起，我出去一会儿，马上就回来。这儿马合烟和松明味太呛人。我不大舒服，到外面透透气去。”

医生从土屋里上来，到了外面，拿手套掸去横在门口供人们坐的粗木上的积雪，弯腰坐下，双手托着脑袋，沉思了起来。冬季的密林，森林中的营地，在游击队度过的十八个月，全不存在了。他忘记了这些。他的脑海里只有自己的亲人。他猜想他们的境况，可一个比一个更可怕。

仿佛在暴风雪中的田野上，冬尼娅抱着萨沙在往前走。她用被子裹着儿子，自己的双脚陷在雪中；她使劲拔脚，大雪朝她压来，风把她吹倒。她摔倒又爬起，双腿软弱无力，竟站不住。唉，可他总是忘记，总是忘记她已有两个孩子，小的还在喂奶。她的两只手全占着，和奇利姆卡那些逃难的女人一样，那些难民由于痛苦和过分紧张，几乎失去了理智。

她两只手全占着，周围却没有一个人能帮忙。萨沙的爸爸不知去向。他离得很远，总是很远，一辈子都各自一方，这可是爸爸吗？真正的爸爸有这样的吗？她自己的爸爸在哪儿？亚历山大·亚历山大罗维奇在哪里？纽莎在哪里？其余的人都在哪里？天哪，最好不给自己提这些问题，最好不去想，最好不去细琢磨。

日瓦戈医生从圆木上站起身，打算再下到土屋去。突然间他念头一转，不想回到利韦里那里去了。

滑雪板、装着面包干的口袋、逃跑所需的一切，他早就准备齐全。他把这些东西，埋在营区警戒线外一棵高大冷杉树下面的雪堆里，为了不误事，还在树上作了一个特殊的记号。这时，他便沿着雪堆中间踏出的人行小路，朝那里走去。圆月照着地面。医生知道夜里在哪儿设岗，顺利地绕过了岗哨。但在上冻的花楸树所在的空地旁边，一个哨兵老远就对他喝叫一声，用力一蹬滑雪板，直着身子朝他滑过来。

“站住！要开枪了！是什么人？快说清楚。”

“你怎么啦，弟兄，犯傻了？自己人。还没认出来？你们的日瓦戈医生。”

“对不起。你别生气，日瓦戈同志。没认出来。不过就是日瓦戈，再往前也不让走了。一切都得按规矩办。”

“那好吧。口令：红色西伯利亚；回答：打倒干涉军。”

“这就是另一回事了。要去哪，随你的便吧。大黑夜里，你去找哪个魔鬼呀？有病人？”

“睡不着觉，口渴得要命。想走一走，吃口雪，可看到花楸树上全是冻果子，打算过去嚼几个。”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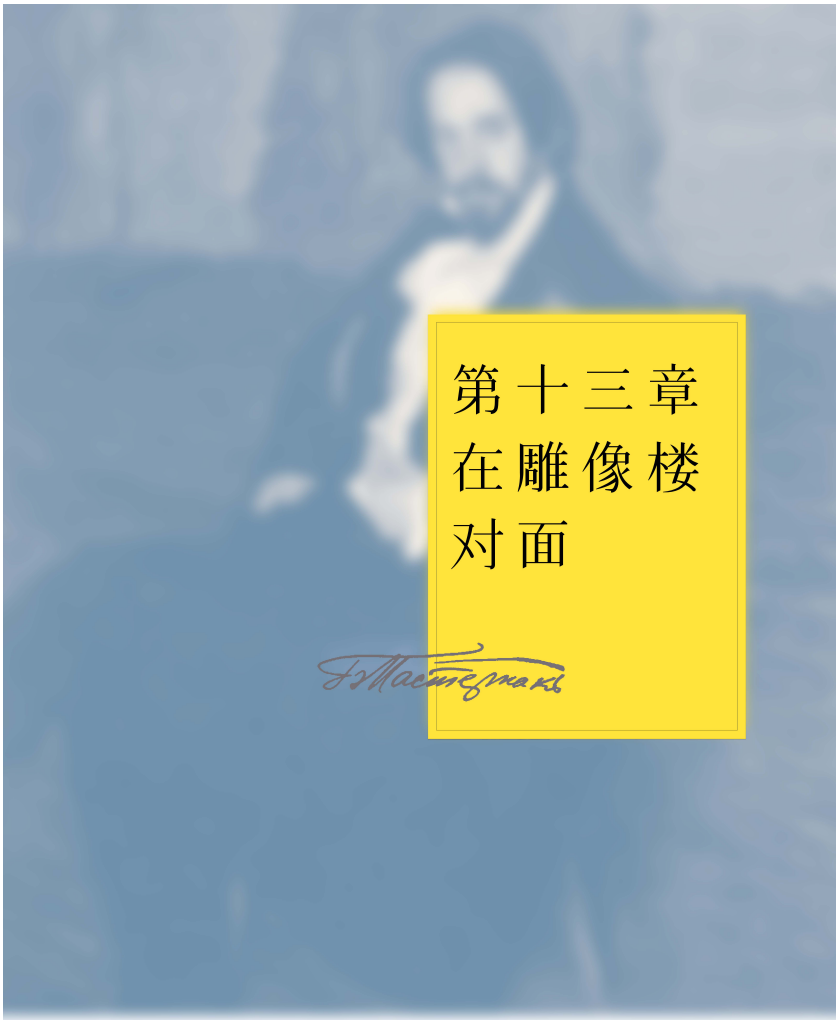
“啊，阔佬的毛病，冬天吃野果。三年了，我们不停地敲打，也没把你敲打好。还是一点觉悟也没有。去嚼你的花楸果吧，疯子。我才不心疼呢。”

哨兵用力起跑，站在吱呀响的长雪板上离开了这里，在整片雪地上越走越快，拐进远方疏发般的冬日光秃秃的树丛后面。日瓦戈医生通过小径，来到上面提过的那棵花楸树下。

树上有一半盖着雪，一半是冻僵的果叶。两个坠雪的秃枝向前探着迎接他。他想起拉拉两只雪白的长臂，圆润热情的长臂，不由得抓住树枝，把大树向自己怀里拉过来。花楸树也仿佛有意识地回报，把他从头到脚都洒上了白雪，他口中喃喃有声，自己也不知道说些什么，自己也不记得自己：

“我会见到你的，我的美人，我的花楸夫人，我的亲人。”

夜很明亮，天上悬着圆月。他走到密林深处那棵难忘的冷杉前，挖出自己的东西，离开了营区。



第十三章 楼像雕在对面

一

商人大街沿着起伏的小山坡，朝小斯帕斯街和新斯瓦洛奇巷方向延伸而下。城里地势高处的楼房和教堂，俯瞰着这条大街。

街角有幢带浮雕像的深灰楼房。在它那倾斜的巨大四角石基上，黑乎乎的满是刚贴上的各种政府报纸、政府法令和决定。行人在路上一停就好半天，三五成群地默默无声地看着告示。

刚刚解冻之后，空气很干燥。现在又转冷了，接着天气显著变冷。不久前已是昏黑的时刻，这会儿天色还很亮。冬天过去还不久。雪消融之后的空旷地上，充满光亮，直到傍晚也还明晃晃的一片。这光亮使人激动，引人遐想，又令人惴惴不安。

不久以前白军撤出城去，红军开了进来。结束了射击，结束了流血，结束了惶惶不可终日的战争状态。但这同样令人惴惴不安，如同冬日的离去和春日的变长。

路上行人凭着还没黑下来的暮色，读到了下面一则通告：

> 居民周知：凡有支付能力者可用五十卢布领取一本工作手册，地点：尤里亚京苏维埃粮食处，十月街（原总督街）五号，一三七室。
>
> 凡不持有工作手册，或填写有误以至作伪者，将按战时法令从严惩处。工作手册使用方法的详尽说明，刊于尤里亚京苏维埃执委会通告，今年第八十六期，张贴在尤里亚京苏维埃粮食处，一三七室。

另一个通告讲到城中有足够的粮食储备，但好像全被资产阶级隐藏起来，目的是破坏粮食分配，并在粮食问题上制造混乱。通知结尾说：

> 囤积和隐藏粮食者，一经发现就地枪决。

第三张告示则写道：

> 为了正确组织粮食工作，凡不属于剥削分子的人，均可参加消费者公社。详情可询问尤里亚京苏维埃粮食处，十月街（原总督街）五号，一三七室。

还有一张是警告军人的告示：

> 未缴武器或无新的许可证而持有武器者，将受到法律严惩。换领许可证可在尤里亚京革命委员会，十月街六号，六十三室。

二

有个人走近围看告示的人群。他面容瘦削，许久没有梳洗，所以显得黝黑。看样子很像野人，后面背着背囊，手里拄着根棍子。蓬乱的长发里还不见银丝，可深褐色胡子却已开始变白。这人便是尤拉·安德烈耶维奇·日瓦戈医生。身上的皮大衣，多半早在路上被人扒去了，也许是他拿来换了吃食。他穿的是同别人换来的短袖破旧衣服，已经不能御寒。

他的背包里，只剩经过市郊最后一个村庄时人们施舍的一丁点面包，还有一小块黄油。大约一小时之前，他从铁路线那边进了城区，可从城门走到这十字路口，却整整花了一个钟头，因为最近几天他走路劳累过度，身子虚弱不堪。他常常走走停停，极力支撑着，免得摔倒在地，去亲吻城里的石头街道。他曾经不再抱希望重见这个城市，因此一见之下，兴奋极了，好像看到了一个重生之人。

他这次徒步跋涉，大部分时间，也就是有一半路程，是沿着铁路线走的。这条铁路全线废置不用，被大雪覆盖。沿线停着一整列一整列的白军客车和货车，由于大雪封路、高尔察克全面溃败、燃料耗尽而滞留在此。这些卡在途中不再走动、并且埋入大雪的列车，像一条绵延不断的长带，足有几十俄里长。它们成了在大道上拦路抢劫的武装匪徒的堡垒，成了刑事和政治逃犯以及当时不得已的流浪者等人的栖身之所。但最为常见的，是它们成了众人合葬或一家合葬的墓地。沿线有严寒和斑疹伤寒肆虐，城郊整村整村的人都死于非命。

那个时代正应了一句古话：人对人，是豺狼。赶路人见了赶路人，转身就拐弯。迎面相遇就得打死对方，免得被对方打死。个别地方也出现过人吃人的事。人类文明的规律，到此寿终正寝。起作用的，是禽兽的规律。人们重又回到了史前穴居时代的梦境中。

有时路边悄悄过来一个单身人影，或者前方远处有人惊慌地横穿

小径，日瓦戈只要有可能，总尽力绕开。可这些人影，他却时常觉得眼熟，似乎在哪里见过。他有一种幻念，好像所有这些人都是从游击队营地来的。多数情况下这是错觉，可有一次认得很准。一个小青年从雪堆下面的国际卧席车厢爬了出来，解完手又钻到雪堆里面去了，他确实是林子里的弟兄。这是枪毙时装死的捷廖沙·加卢津。当时没有对他添枪，他昏迷中躺了很久，醒来后爬着离开了行刑地，躲在森林里养好伤，现在化名偷偷潜回自家的圣十字镇，途中为了避人耳目才躲进埋在雪中的车厢里。

这种种景象，给人的印象仿佛属于某个非人间的超验的世界。它们似乎是另一星球上某种不为人知的生活的一部分，阴差阳错地被带到地球上来。唯有自然界忠于历史，它展现给人们的画面，同当代画家的描绘还是一致的。

一连几个冬日的傍晚都很寂静，时而浅灰色，时而浅红色。在明亮的霞光里，白桦树勾勒出如纤细笔触一般的灰黑的梢头。岸边是群山似的白雪，雪下被污浊的河水打湿；河里一层薄冰罩着灰蒙蒙的雾气，冰下流着一股股黑水。正是这样一个傍晚，灰色透明的寒冷傍晚，平和如白柳飞絮的傍晚，再过一两个小时，便会降临在尤里亚京雕像楼的对面了。

日瓦戈医生已经走近了石墙上的布告栏，想浏览一下官方的通告，可是他的目光不断地打量对面，落在那边楼上二层的几扇窗子上。这几扇朝街的窗子过去曾经刷上了白粉，在其中的两间屋子里堆放了原来房主的家具。虽说窗子底部结了晶莹的薄冰，却看得出已经透亮，白粉刷掉了。这个变化意味着什么呢？是房主回来了？还是拉拉已经迁出，住进了新房客，所以里面才全变了样？

由于情况不明，日瓦戈医生心情很紧张。他无法克制自己的情绪，穿过马路，从正门进到穿堂，沿着正面的楼梯向上走去；这楼梯他是那么熟悉，同他的心是那么亲近。在林中营区里，他时常想起这生铁台阶上铸出的空格花纹，直到最后的一级。在楼梯上的一个拐弯处，透过脚下的格纹，可以望见楼梯下面堆放的破水桶、木盆、坏了的椅子。现在还是这样，一点没有变化，仍是老样子。日瓦戈医生几乎想对楼梯说声“谢谢”，因为它保存了过去的回忆。

从前门上有个按铃，不过在日瓦戈医生被游击队掳走之前就已经

损坏不用了。他想敲门，却发现门用新办法锁着。在雕饰美丽（有些地方已经剥落）的橡木旧门上，从正面很不雅观地凿了个洞，上面挂了把沉重的大锁。以前是绝不许这么干的，那时是使用镶进门里的暗锁，房门关得很严实；锁坏了有钳工修理。这个微不足道的细节，从一个方面说明了整个情形的严重恶化。

日瓦戈医生相信拉拉和卡坚卡不在家，也许不在尤里亚京，也许甚至不在人世了。他已经准备接受最可怕的失望的打击。只是为了心灵能得到宁静，他才决定摸一摸他和卡坚卡都害怕的那个黑窟窿。他抬脚往墙上踹了几下，免得伸手进去碰到耗子。他没抱希望能在约定地方找到什么东西。小洞用砖堵着。日瓦戈取出砖块，一只手探进去。啊，真是奇迹！一把钥匙和一张便条。便条相当长，占了一张纸。日瓦戈走近楼梯平台上的窗口。简直更神奇，更难以置信了！便条是写给他的！他迅速读起来：

> 上帝呀，真是万幸。听说你活着，回来了。有人在市郊见到了你，就跑来告诉我。我估计你首先要去瓦雷基诺，现在我带着卡坚卡出发去那里找你。为了防备万一，把钥匙放在原处。你等我回来，哪儿也不要去。对，你还不知道，我现在住到这套住宅的前半部分去了，在临街的房间里。其实这你自己能想得到。房子很大，无人照料，不得不卖掉原房主的一些家具。我给你留下一点吃的，主要是煮土豆。你用熨斗或别的重物，把饭锅的盖子压住，像我这样，为了防老鼠。我高兴得要疯了。

正面写到这里就完了。医生没发现这张纸的背面也写得密密麻麻。他把展开的便条，用双手捧到唇边，然后也不看着就叠起和钥匙一同揣进口袋。他的发狂的喜悦里，又糅杂进痛心疾首的悲苦。既然她能毫不踌躇地说去就去瓦雷基诺，就是说他的家眷不在那里。这一细节除了引起他不安之外，还使他为自己的家人感到难以忍受的痛苦和悲愁。她为什么只字不提他们，也不讲他们身居何处，仿佛他们根本不存在一般。

他没有工夫细想，街上开始暗下来。趁天亮，还有许多事情要做。一件并非无足轻重的事，就是熟悉街上张贴的各种法令。现在可不是儿戏的时代。由于不知道而触犯某种必须遵守的法规，便可能丢掉一条命。于是他没有开门，也没有从酸疼的肩上取下背包，而是下

楼到了街上，朝贴了一大片各种印刷品的墙壁走去。

三

这里贴的印刷品包括报纸文章、会议发言记录和法令。日瓦戈浏览起标题来：《关于对有产阶级征用和课税的办法》，《关于工人监督》，《关于工厂委员会》，这是刚进城的新政权颁发的命令，用以取代原先的法规。新政权提醒人们：它的根基绝对可靠。这一点在白军临时占领时，可能被人们遗忘了。但日瓦戈看到没完没了全是千篇一律的东西，不禁头晕起来。这些标题是哪个时期的呢？什么时候写的呢？去年的还是前年的？一生中他只有一次极为赞赏这种语言的决然和干脆，这种思想的率直。难道就为了这么一次不小心的赞赏，他便该一辈子再也见不到别的，只能读这些许多年来一成不变的狂妄的喊叫和要求吗？时间越久，这种喊叫和要求就越发没有生命力，越发难以理解也难以实现。莫非由于同情心一时过于强烈，就永远使自己变成了奴隶吗？

这里一篇报告里的一段话，不知怎么映入他的眼帘。他读了起来：

> 关于饥馑的报道，说明了地方机关惊人的玩忽职守。滥用权力的现象显而易见。投机倒把十分猖獗。可地方工会委员会做了什么呢？城市和边区的工厂委员会做了什么呢？如果我们在尤里亚京商业区仓库里，在尤里亚京拉兹维利和拉兹维利渔业地区不进行普遍的搜查，如果我们对投机倒把分子不采取严厉的恐怖措施直至就地枪决，那么就不能从饥饿中得救。

“真是令人羡慕的自我陶醉！”日瓦戈心里想。“还谈什么粮食呀，粮食事实上早已不存在了。讲什么有产阶级，什么投机倒把分子？照这之前各项法令的意思办，他们早就已经被消灭了。讲什么农民，什么农村？他们也都不复存在了。怎么如此健忘？自己先前的命令和措施，早已摧毁了生活中的一切。什么样的人，才能年复一年以毫不衰减的狂热，发出呓语去议论早就结束、并不存在的课题，而且又什么都不懂。周围的一切全视而不见！”

医生的头晕眩起来。他失去了知觉，摔倒在人行道上。等他苏醒

过来，别人扶他站好，有人提出可按他说的方向送他回去。他婉言谢绝了他们的好意，说他只需过一条街，就住在对面。

四

他重又登上楼梯，去开拉拉住处的大门。楼梯上还很亮，一点不比他头一次上来时更暗。他又感激又喜悦地想，太阳并不在催促他。

门锁开时咔嚓一响，引起屋内一片惊惶。没有人的空房里响起铁罐翻倒坠地的杂乱声音。一群老鼠整个身子啪唧摔到地板上，旋即四散而逃。面对这帮在这儿大概子孙已经繁衍众多的讨厌的家伙，医生感到束手无策，心里很不是滋味。

要想在这里过夜，头一件事得防备这一伙的进攻，找一间容易隔开关紧的屋子，用碎玻璃和铁片堵死所有的鼠洞。

他从过道向左拐，到了这套住宅中他不熟悉的那一半。穿过一间昏暗的屋子，他来到一间两扇窗子朝街的明亮的房间。与窗子相对，街那面就是颜色发黑的雕像楼。楼墙底部贴满了报纸。行人背对窗子，站在那里看报纸。

屋里屋外的光线一样，都是早春傍晚那种清新流动的光色。光色毫不见差异，仿佛屋里同街上也毫无阻隔。只有一点点的不同，日瓦戈所在的拉拉卧室中，比外面商人大街上稍微凉些。

日瓦戈快到城里，以及一两个小时前，当他走在城里的时候，无法形容的与时俱增的疲惫，对他来说成了即将病倒的前兆。这使他感到害怕。

可是这会儿，室内外融成一片的光照，不知为何令他高兴。街上和楼里同样凉丝丝的空气，仿佛使他同傍晚大街上的行人，同城里的情绪，同世上的生活，联接到了一起。他的恐惧感消散了。他已不再觉得自己要病倒。傍晚透明的无处不在的春光，仿佛给了他远大的期望。他愿意相信，一切都会好起来，在生活中能达到一切目的，能找到所有的人，能和睦相处，能把一切想透彻了表白出来。他眼下期待的同拉拉的幸福相会，就是第一个证明。

狂癫般的兴奋和不可抑制的忙乱举止，取代了不久前精力的衰竭。比起此前的疲惫，这种活跃是大病将临的更为准确的征兆。尤拉

坐立不安。他又想上街去，这回则是另外的原因了。

在这里安置住处之前，他打算理个发，刮掉胡须。为此他穿城而行时，朝过去的理发店的橱窗里不时地张望。有一部分店铺空荡无人或是派了其他用途，有一些保留了过去的招牌却上了锁。理发刮胡子也没个地方。他自己又没有刮胡刀。如果在拉拉家里找得到剪刀，也许能摆脱这个窘境。可是他在匆忙不安之间翻遍了拉拉的梳妆台，也没找到剪刀。

他想起在小斯帕斯街上过去有个裁缝店。他琢磨要是这店还在，至今还营业，在闭店前一个小时赶去，还可能向哪位师傅借把剪刀用一下。于是他又来到了街上。

五

他的记忆没有错。缝纫店还在老地方，也仍在营业。这是坐落在人行道上的商业店铺，宽大橱窗占了整面墙，又是临街。从窗子可以一直看到店里对面的墙壁。路上行人都看得清里面师傅在干活儿。

店里拥挤不堪，除了真正的裁缝师，还有些缝纫爱好者、尤里亚京上年纪的女人，她们到这里来干活儿，大概是为了取得雕像楼墙上法令中所提到的那种劳动手册吧。

同真正裁缝的灵巧手艺相比，她们这些人的动作，一下子就看得出不一样。店里做的清一色是军装、棉裤、棉上衣和制服上衣。此外，这里同日瓦戈在游击营看到的一样，还用杂色狗皮缝制像小丑装束的短皮袄。学裁缝的女人们，笨拙地把衣襟送到缝纫机的针眼下面，勉勉强强应付这不熟悉的多半属于制皮业的活计。

日瓦戈敲敲窗子，做了个手势，请人家放他进去。里面的人回了他同样的手势，表示不接受私人订活。日瓦戈不肯让步，又重复先前的手势，坚持要放他进去听他说清楚。里面的人不断摆手，告诉他，她们活计很忙，让他别再打扰快走开。一位女裁缝师脸上露出疑惑的表情，无可奈何地把手掌向前伸出，做了个手势，那目光在询问：他到底要干什么？他用食指和中指做了个剪东西的姿势；里面的人没有懂，认定这是种不礼貌的举动，是他在取笑她们，挑逗她们。他这一身破烂衣服和奇怪的举动，给人一种生病或发疯的印象。缝纫店里人

们嘻嘻地笑着，朝他摆手，赶他离开窗子。最后，他终于想到从房子后院找路进去。他找到了路，找到了缝纫店的后门，敲了起来。

六

开门的是个黑脸膛的中年女裁缝，穿件深色连衣裙；态度严厉，大概是店里管事的。

“你可真够呛，赖着不走！简直活受罪。好啦，快说，你要干什么？我可没时间。”

“我需要把剪刀，请别奇怪。我想借来用一会儿。就在你们这里把胡子剪掉，马上就还。”

裁缝的眼里流露着疑惑和惊讶。有一点是毫不掩饰的，她怀疑对方神志是否正常。

“我从远处来的。刚进城，胡子长得太长了。想去理个发，可一个理发店也没有。所以我想自己来，只是连把剪刀也没有。请借我用一下。”

“好吧。我给您剪吧。可话先说在头里，您要是有别的念头，耍什么把戏，化装隐蔽，有什么政治问题，那可对不起了。我们可不想为您送命，该到哪儿我们就告到哪儿。现在不是太平年月呀。”

“天哪！您想到哪去了。”

女裁缝放日瓦戈医生进来，引他到了贮藏室大小的一间屋里。过了一分钟，他便像在理发馆里一样坐到了椅上，身上罩了一张床单，紧紧裹住脖子，边缘塞到脖领里。

女裁缝离开去取工具，过不大工夫拿来了剪刀、梳子、几把不同型号的推子、皮带和剃刀。

“这一辈子我什么都干过。”她看出日瓦戈医生惊讶怎么一切如此齐备，就解释说。“我当过理发师。上次战争时，我做卫生员学会了剪发刮脸。胡子咱们先用剪子剪掉，完了再刮干净。”

“您要是剪头发，请剪短点。”

“好吧。这么个有知识的人，却装成什么都不懂。现在不讲星期几，按旬计算。今天是十七号，从逢七的日子起，理发店不营业。您好像不知道。”

“我说的是实话。干吗要装呢？我说过了嘛，是从远处来。不是本地人。”

“安静点，别动弹。要不就刮破了。这么说，你是外来人？坐什么车来的？”

“两条腿走来的。”

“走的大道吗？”

“有一段是走大道，其余是顺铁路走的。有许许多多的火车，埋在雪里。各式各样的，特等车，特别快车。”

“还剩一小块了。这就刮掉完事了。是来办家里私事吗？”

“哪顾得上家事呀。是办过去的信用合作社的事务。我是跑外的检查员。派我出去巡回视察，到处跑。困在了东西伯利亚，怎么也回不来。没有火车呀。只好徒步，没有办法。走了一个半月。一路的见闻，一辈子也讲不完啊。”

“也用不着讲它呀。我教您该怎么办吧。先等等。给您这镜子。您把手从床单底下伸出来，拿好镜子。欣赏一下自己吧。啊，怎么样？”

“我觉得剪得不够多。还可以再短些。”

“再短就出不来样子了。我是说，根本就不需要讲这些。现在对一切都是不说为妙。什么信用合作社、埋在雪里的特等车、检查员和视察员——这些词儿您最好把它们全忘光。说不定因为它们惹出大祸呢！如今不是讲它的时候。您最好瞎编一个，说自己是医生或是教员。好了，胡子剪了下来，现在只剩刮干净了。打上肥皂，刷——刷几下，就能年轻十岁。我去取开水，把水热一下。”

“这女人是谁呀？”她走后日瓦戈心里想，“有种感觉，好像我们之间可能会有相通之处，我应该了解这个人。我似乎见到过听到过和她相像的人。一定是她像什么人。可是真见鬼，我想不起来是谁。”

女裁缝回来了。

“好，现在刮刮脸吧。所以说，最好什么时候也别讲多余的话。这是永恒的真理。祸从口出，病从口入。别讲特等车呀，信用合作社呀！最好胡编一套，说是个医生要么是个教员。关于什么一路的见闻呀，要藏在肚子里别讲。这个谁现在也不觉得新鲜。刮得不疼吗？”

“有点疼。”

“刀不快刮起来疼，我知道。忍一忍吧，亲爱的。没有办法。头发太长变硬了，皮肤也不习惯了。是呀，您见到的那些事，谁也不会感到奇怪。人们都司空见惯了。我们同样吃了苦头，白军在这儿的时候，情形可糟透了！抢劫、屠杀、掳人。经常逮人。比方有个小头目，看不惯一个中尉，就派士兵在城郊树林里克拉普尔斯基住宅附近埋伏起来。然后下了他的枪就押到拉兹维利去。那时我们那里的拉兹维利，就仿佛现在的省肃反委员会，是断头台。你怎么老缩脑袋，是刮疼了吗？我知道，亲爱的，我知道。那有什么办法。这儿只好逆着头发茬刮，头发又太硬。那儿就是这么个地方。他妻子就像发了疯似的，我是说那个中尉的妻子。‘利利亚，我的利利亚！’她喊着直接去找主管人。不过话是这么说，直接去找，可谁放她进去呀。还得走门子。邻街有个女人，有办法见到他们的首脑，总爱替大家说话。那人很通人情，同别人不一样，有求必应。我是指加利乌林将军。他周围的人尽草菅人命，残暴得像畜生，争风吃醋。简直像西班牙小说里写的。”

“她这说的是拉拉。”日瓦戈猜想到了，但出于谨慎没言语，也没细追问下去。当她说到“像是西班牙小说”，他觉得她很像某个人，她也爱这样说些毫不相干的话。

“现在当然完全不同了。比方调查、告密、枪毙，仍然多得很，但思想根本不同了。第一，政权是新的，建立没几天，还没入门。第二，不管怎么说，他们为的是普通老百姓。所以也才有力量。我们家里，算我姊妹四个，全是劳动人民。自然我们就倾向布尔什维克。一个姐姐死了，她丈夫是个革命志士，以前在此地一家工厂里做过管家。他们的儿子，也就是我的外甥，是咱们这儿农民起义军的首长，可以算个知名人物了。”

“原来如此。”日瓦戈恍然大悟，“是利韦里的姨妈，大家谈笑的话柄，米库利齐恩的妻妹，当过理发师、裁缝师、扳道工，是当地人所共知的巧手。不过我还是沉默好，免得暴露了自己。”

“外甥从小就爱接近人民。他跟着父亲，在工人堆里长大，那是在圣勇士山。瓦雷基诺的工厂，您大概听说过吧？哎哟，我这是怎么了！糊涂到了这种地步。下巴上一半刮光滑了，另一半还没刮。这可真是说话说过了头。您怎么也不看看，也不阻止我？脸上打的肥皂干

了。我去热热水，水冷了。”

等东采娃回来，日瓦戈问道：

“瓦雷基诺不是个万无一失的偏僻去处吗？不是任何震动也达不到的地方吗？”

“哼，看怎么说了——万无一失。那地方恐怕比我们这儿更倒霉了。有几股部队经过瓦雷基诺，不知哪方面的。口音不是我们当地的。他们挨户把人们赶出来枪毙。完事一句话不说就走了。死尸扔在了雪地上也没人收。正赶上冬天嘛。您怎么老是缩脖子呀？我差点用剃刀抹了您的喉咙管。”

“您刚才说您姐夫就住在瓦雷基诺，他也没逃脱这场灾难吗？”

“不，上帝慈悲。他带着妻子及早离开了那儿。是和他的新妻，第二房。他们到了哪儿不清楚，但没有遭难是可靠的消息。不久前那里还新来了一家人。是莫斯科人，外地来的。他们更早些就走了。年轻的男人是个医生，一家之主，现在失踪了。失踪是什么意思呢？不过是一种说法呗，免得叫人伤心。实际应该说是死了，被杀了。找来找去，到了没找到。这时另一个年老的男人，被召回莫斯科去了。他是位教授，搞农业的。我听说是政府召他回去的。他们路过尤里亚京时，还在白军第二次进城之前。您又哆嗦了，亲爱的同志？刮脸时您要这么折腾，可很容易割破啊。像您这样，理发师可就太难应付了。”

“这么说他们在莫斯科！”他心里想。

七

“在莫斯科！在莫斯科！”他每走一步，心里就发出一声回响，直到第三次登上铸铁的楼梯。走进空荡荡的房间，首先听见的又是耗子逃窜、跳起、摔倒的嘈杂混乱的声音。日瓦戈很明白，不管他多么累，身旁只要有这群杂种，他就甭想阖眼。所以准备休息的第一件事，就是堵耗子洞。幸亏卧室里鼠洞不多，这比其他房间好，别的屋里地板和墙基多有残破。不过得抓紧动手了，夜已经降临。厨房桌上倒是有盏从墙上取下来的油灯，添着半罐油，大概是准备他来时用的。旁边有一个没合上的火柴盒，装着几根火柴。日瓦戈把火柴棍数

了数，有十根。但煤油和火柴，最好还是省下别用。卧室里另有一个小碟子，带着灯捻和灯油底子，油大概给老鼠喝光了。

有几处墙基板离开了地板。日瓦戈往缝里塞了几层玻璃碎片，让尖头朝里，卧室的门倒能严实地扣在门坎上。他把挖了些眼的房门关紧，同外边隔绝起来。花了一个多小时，日瓦戈才把这一切全部收拾妥当。

墙角有个瓷砖炉子，瓷砖没有一直贴到屋顶。厨房存着十来捆劈柴。日瓦戈决定烧两捆拉拉的柴禾，就跪下一条腿，右手把劈柴码到左臂上。他抱进屋去，摆到炉旁，看了看火炉结构，检查一下是否能用。他想把屋门锁上，可门锁坏了，只好拿硬纸片叠好塞到门边，好把屋门关上。这之后日瓦戈就慢慢生起火来。

他往炉膛添柴时，发现一段方木块上打了标记。他认出了这种标记，十分惊讶。这是老式的标戳，印着两个开头的字母“К”和“Д”，表示还没锯开的圆木是从哪个仓库来的。从前在克吕格尔时期，凡是从瓦雷基诺那里的库拉贝什夫采伐区运出的木料，都打了这种戳子，当时工厂向外出售取暖用的下脚木料。

拉拉家里存着这种烧柴，证明她认识萨姆杰维亚托夫，也证明萨姆杰维亚托夫像过去供应日瓦戈一家必需品那样照顾着拉拉。这一发现如一把钢刀插到日瓦戈心上。从前，萨姆杰维亚托夫的援助，就令他有负债之感。如今这种感情又掺进了别的东西。

萨姆杰维亚托夫对拉拉这般乐善好施，未必只因为她有一双美丽的眼睛。日瓦戈想象得出萨姆杰维亚托夫那种放任不羁的风度和拉拉那种女性的忘乎所以。他们之间不可能毫无缱绻。

炉子里库拉贝什夫林的干柴熊熊燃烧，欢快地毕剥作响。随着火势渐大，日瓦戈的怒火中烧，事情由模糊的推测变成了确凿无疑。

然而他心灵的创伤太多，一种痛苦排挤着另一种痛苦。用不着他去驱赶这些推测，思想自然而然从一处跳到另一处，不需他费力。对自己家人的怀念，强烈地涌上心头，一时掩盖了他忌妒的臆想。

“你们是在莫斯科了，我的亲人们啊？”他已经觉得东采娃证实他们安全返回了莫斯科，“这么说，你们没有我在，又一次完成了这艰难的长途旅行？一路上怎样？因公召回亚历山大·亚历山大罗维奇，又是怎么回事？大概是科学院请他回去复课？家里情况如何？唉，这个

家可还存在吗？天哪！这一切是多么艰难痛苦！不要想了，不要想了！脑子里怎么这样乱？我这是怎么了，冬尼娅？多半是病了。我会怎么样，你们——冬尼娅，亲爱的冬尼娅、萨沙、亚历山大·亚历山大罗维奇，将会怎么样？广无涯际的大地啊，你为何抛弃了我？为什么我这一辈子你们总是离开我？为什么我们总是天各一方？不过我们很快会见面，会团聚，不是吗？要是没有别的办法，我走着也要到你们身边去。我们会相逢的。一切都会好起来，难道不是这样吗？

“然而大地又怎么能容纳我，如果我总是忘记冬尼娅已临产，她肯定已经生了吧？我这已经不是第一次如此健忘了。她生产顺利吗？结果怎样？回莫斯科时，他们路过这里，在尤里亚京呆过。虽说拉拉不认识他们，可那位女裁缝兼理发师完全是外人，也还知道他们的命运，拉拉却在字条里一句不提。怎么这样心不在焉，令人奇怪，也透着冷漠。这一点真无法理解，正如她缄口不谈同萨姆杰维亚托夫的关系一样不好解释。”

此刻日瓦戈以另一种挑剔的目光环视卧室四壁。他知道周围摆着、挂着的东西，无一是属于拉拉的；躲藏起来的并不相识的原房主，如何布置这房间，丝毫不能说明拉拉的爱好。

可是尽管如此，在墙上放大照片里男男女女的众目睽睽之下，他突然感到很不受用。室内粗糙的家具，似乎对他流露出一种敌意。他觉着自己在这里是个外人。

唉，他真是个傻瓜，曾经那么思念这幢房子，留恋这幢房子；把来这里不是当成进了房间，而是看成进入对拉拉的思念。他多情到如此地步，大概从旁观者看来是很可笑的。意志坚强的人们，如萨姆杰维亚托夫那样讲求实际的人们，那些漂亮的男人们，难道会这样生活，这样行动，这样表达自己情思吗？凭什么拉拉非得偏爱他那软弱的性格、他那隐晦的缺乏现实感的崇拜之辞？她真的需要听这种昏话吗？她内心愿意做他心目中想象的那种人吗？

他这里所谓心目中想象的拉拉，对他说来又是什么人呢？啊，对这个问题嘛，他的答案总是现成的。

请看，外面是春日的傍晚。空气里充满各种声音。孩子游戏的喊叫，分布在远远近近的各个角落，像是要证明整个空间渗透着生机。而这个远方，便是俄罗斯，是他那无与伦比的、在海外名声赫赫的母

亲，是受难者也是倔强者，乖僻任性，爱胡闹而又受到溺爱，总是干出无法预料的致命的壮举！天哪，能生存是多么甜美！活在世上并且热爱生活，是何等甜美。对生活本身，对存在本身，总是那么想说声谢谢，想当面表示感激之情。

这便是拉拉。同他们无法交谈，拉拉就是他们的代表，是他们的体现者，是赐给沉默不语的生活的耳朵和舌头。

啊，他在疑心萌起的片刻讲拉拉的那些话，都是不对的，一千个不对！她身上的一切，恰恰是那么完美无缺！

惊喜和悔恨的泪水，模糊了他的视线。他打开炉门，用铁钩搅了几下。他把红火推到了炉后，没燃完的焦木扒到炉口风大的地方。有一会儿他没关上火门，怡然自得地让热气和火光扑到脸上和手上。火焰跳动的光芒，使他完全清醒过来。啊，此刻他是多么需要她呀，多么想实实在在地感觉到她确在身旁呀！

他从兜里掏出她那个揉皱的便条。取出的时候，便条反面朝上，不是他读过的那一面。到这时他才知道反面同样写满了字。他把团起的纸展平，借着火炉跳动的光亮读起来：

“你想必知道家人的情况了。他们在莫斯科，冬尼娅生了个女儿。”下面几行划掉了，接着是：“上面我划掉了，因为写在信里不合适。面对面可以谈个够。我急着走，要去找匹马。要找不来真不知该怎么办。带着卡坚卡一起去太困难……”句尾磨烂了，辨认不出。

“她是找萨姆杰维亚托夫借马去了。既然走成了，一定是借来了。”日瓦戈心情平静地琢磨着，“如果她在这一点上不是问心无愧，她不会讲出这个细节来的。”

八

等炉火燃毕，日瓦戈关了烟道，稍许吃了点东西。饭后他感到一阵困顿，难以支撑。他和衣躺到沙发上，沉沉睡去。他没有听到门外和墙外老鼠们掀起的毫无顾忌的震耳的喧闹。他接连做了两个噩梦。

他在莫斯科，站在一间屋子里反锁着的玻璃门前。为了证实是锁上了，他还拉着门把手朝自己怀里拽了几下。门外站着他的儿子萨沙，穿着童大衣、海员裤，戴着小帽子，很漂亮但又很不幸，他跺着

脚哭叫要进来。孩子身后落下一股水柱，哗哗响着；水珠溅到小孩身上和门上，像是自来水管或者输水管坏了。这是当时常见的生活现象。但也许门前真是一个荒山中峡谷的尽头，里面洪水奔腾，又冷又暗。

大水下跌和喧响，把孩子吓得要死。听不清他喊叫什么，水声淹没了他的喊声。但日瓦戈从嘴动看出他在叫："爸爸——爸爸——"

日瓦戈心都要碎了。他巴不得抱起儿子，搂在怀里，同他一起跑开。

然而，他却泪流满面地抓住门把手，不放孩子进来；为了对另一个女人讲所谓信义和责任，宁可让儿子做牺牲品。她不是孩子的母亲，说不定马上会从另一头走进房间来。

日瓦戈醒来，满脸是汗水和泪水。"我在发烧。我病倒了。"他立刻想到了这一点。"这不是伤寒。这是某种严重的可怕的疲倦，表现为身体不适。这是某种潜伏着危险的病态，如同一切严重的传染病一样。问题全在于什么能占上风，是活还是死。可现在我多么想睡呀！"于是他又睡着了。

他梦见在莫斯科一条行人很多的大街上，冬天的清早天还黑着，亮着路灯。从一切特征看，是在革命之前，清晨街上很热闹，首班电车不断鸣响，夜灯未熄，黄色的光束照在马路上黎明前的灰雪地里。

他梦见一套长条形的住宅，有许多窗子，都朝一面开，而且高出街面不多，大概是二层楼，窗幔低垂到地板上。宅里睡着如在旅途中和衣而卧的人们，睡姿是各种各样的。屋里乱七八糟，活似火车车厢。在摊开的油渍渍的报纸上，扔着吃剩的东西，啃完没有收拾的炸子鸡的骨头、鸡翅、鸡腿。地板上摆着一双双夜里脱下来的皮鞋，是过路或无家的亲朋暂住在这里。女主人拉拉穿着匆匆披上的晨衣，在宅子里忙碌着，从一头到另一头无声地疾走。他跟在她身后，不停地解释着什么，说的总是不得要领。而她已经没有工夫顾他，对他的解释只是边走边回过头来，投过沉静迷惑的目光，发出一阵阵天真美妙的银铃般的笑声。这是他们亲近时在他心里留下的唯一的记忆。为她，他奉献了一切，认为她胜过一切，同她相比，他觉得一切都没有价值，然而她此刻却是那么遥远、冷漠，却又仍富于魅力！

九

在他心里，不是他自己，而是某个超脱了他的声音，在号啕，在啜泣，流着在黑暗中如磷光般闪亮的温情的泪。他也伴着自己啜泣的心哭了起来。他为自己感到心痛。

“我得了病。我病倒了。”在睡梦、昏热、病呓的间歇中，他偶尔清醒时，便这么想，“这也还是一种伤寒症，但医书上没有写，我们在医学系时也没学到过。应该弄点饭，应该吃点东西，不然我要饿死的。”

他刚一用肘臂撑着想坐起来，马上感到自己没任何力气活动，于是又昏睡过去。

“我这么穿着衣服，在这儿躺多久啦？”在一次这样的间歇里，他思忖着，“几个钟头了？几天了？我躺倒是在开春时，现在窗子上已结了霜。霜是那么脆又那么脏，弄得屋子里黑乎乎的。”

在厨房里，老鼠把碟子撞翻发出叮当的响声，又顺一面墙往上爬，沉重的身子随后摔到地板上，令人讨厌地吱吱哀叫，好像女低音在哭泣。

他依然睡睡醒醒，一次发现了镶在霜雪框子里的窗户，映满玫瑰色的霞光。霞光渐渐变红，好似斟到水晶杯中的红酒。他不明白，就问自己，这是什么霞光？是朝霞还是晚霞？

有一天他仿佛听到附近有人声，便心头一沉，以为这是狂癫的开始。他流着自怜的泪水，无声地埋怨上天，为什么不理他，抛弃他。“无垠的大地啊，为何抛弃了我，让罪恶的黑暗压到我头上？”

终于他恍然大悟，这不是幻觉，而完全是事实：他脱了衣服，洗了身子，穿着洁净的衬衫；不是在沙发上，而是躺在干净的床铺上。有个人坐在床边，弯下腰，头发贴着他的头发，泪珠和着他的泪珠，同他一起哭泣。是拉拉。一阵幸福感袭来，他又失去了知觉。

十

不久前他在呓语中，还责怪上苍冷漠无情。但整个广袤的天宇，降临到他病床上，有两只女人雪白的长臂，向他伸过来。他喜上心头，只觉眼前发黑，如同失去知觉一样，坠入了极乐的深渊。

他一生都在做事，忙碌不停：张罗家里的事，给人看病，思考，研究，也写作。可如果能够停止活动，不追求什么，不想什么，把这种劳动暂时托付给大自然，在大自然仁慈神奇的缔造美的双手里，自己不妨变成一种东西，一个构想，一项创作，如果那样该多好呀！

日瓦戈迅速地好起来。拉拉喂他，看护他，用自己的关心、天鹅般白皙的美貌、或问或答的低语，安慰着他。

他们俩的低声细语，哪怕空洞得很，竟也充满了意义，犹如柏拉图对话一般。

使他们结合在一道的，不只是心灵的一致，更为重要的是他们俩与其余世界之间的鸿沟，两人都同样地不喜欢当代人身上非有不可的那些典型特征，不喜欢当代人那种机械性的兴奋、大喊大叫的激昂，还有那种致命的平庸。有无数的科学工作者和艺术工作者，极力鼓吹平庸，目的在于使天才仍然只能是罕见的现象。

他们相爱极深。但人们相爱时，并不察觉感情的不平凡之处。

对他俩来说——这恰恰是他们的特点所在——欲火如同永恒之风吹进他们不幸的尘世生活中来的那些时时刻刻，是他们袒露胸怀，在自己身上和生活里得到越来越多新发现的时刻。

十一

“你一定得回到家人身边去。多一天我都不留你。可你看见周围的形势了吧。咱们刚同苏维埃俄罗斯命运联结在一起，经济崩溃就吞没了我们。现在西伯利亚和东部地区起着堵窟窿的作用。你不知道，在你生病的时候，城里变化很大。我们仓库里的储存都运往中央，运到莫斯科去了。对莫斯科来说，这只是沧海一粟，这些东西到那儿一下子就没了，像倒进了无底洞。咱们可弄得没粮食吃了。信不通了，客运也停止了，只是运粮食。城里又出现了怨言，和盖达起义前似的；针对不满的表现，也又激烈地搞起紧急状态来。

“再说你现在这个样子，瘦得皮包骨，能上哪儿去呀？难道再步行？你也走不到啊！等身子结实些，有了力气以后再说吧。

“我不敢出什么主意，不过我要是你，去找家人之前要工作一段，一定是搞自己的专业。人们很看重这一点。比方说，去咱们的省

卫生局，它仍然留在原来的机关里。

“你自己想想吧。你是西伯利亚一个自杀的百万富翁的儿子，妻子是当地一个工厂主兼地主的女儿。你在游击队里呆过又跑了。不管怎么解释，这总是离开革命军队，是开小差。你无论如何不可无事闲呆着，不可做没有公民权利的人。我的情形也好不了多少。我也要去上班，去省教育局。我脚下也危机四伏呀！”

“怎么会这样呢？那斯特列尔尼科夫呢？”

“正因为斯特列尔尼科夫，我脚下才不稳呀。我以前就对你说过，他的敌人极多。现在红军胜利了，对接近上层并且知道太多的非党军人，是要打棍子的。光是打棍子还算好，悄悄地杀了就更糟了。他们之中，帕沙首当其冲。他的境况极端危险。他曾去过远东。我听说他跑了，现在躲了起来。据说正在追捕他。不过别说他了。我不爱哭，不过要再多讲一句，我觉着就要号啕大哭了。”

“你爱过他，你到现在还非常爱他吗？”

“你要知道，尤拉，我嫁给了他，他是我的丈夫。这是个崇高的明智的人。我很对不住他。要说我对他没做什么坏事，恐怕不是事实。但他是个很了不起的人，非常非常正直的人，可我一钱不值，同他比渺小极了。这就是我的过错。好啦，不谈这个了。有机会我自己会再谈这个的，我向你保证。你的冬尼娅，真是太好了。她生产时我在旁边。我和她是一见如故。不过这个也以后再谈吧，我求求你。就这样，咱们一起都去上班吧。两个人都去工作。每月领几十亿卢布的工资。我们这儿在最近一次事变以前，通行的是西伯利亚信贷券。不久前刚刚废除。你生病的很长时间里，我们这儿就没有纸币。的确是这样。你想得到吗？简直难以相信，但也将就过来了。如今给过去的金库运来整整一列车的纸币，听说有四十节车厢，不少于这个数目。纸币是双色套印，有蓝有红，像邮票一样，上面分着小格。蓝色的每一格含五百万块钱，红色的是一千万块。纸币掉色，印得不好，颜色往外渗。”

“我见过这种钱。我们离开莫斯科时，刚刚开始流通。”

十二

“你在瓦雷基诺那么久，干了些啥？那儿不是没有人，全跑空了吗？为什么又耽搁了呢？”

“我和卡坚卡收拾了你们的屋子。我怕你先就去那里。我不愿你看到家中是那么一种情景。”

“什么情景？那儿怎么了？给破坏了，杂乱不堪？”

“杂乱。又很脏。我打扫了一遍。”

“你在回避要害。你没全说出来，对我还瞒着什么。随你吧，我不打算追问。讲讲冬尼娅。女儿命了名吗？

“叫玛莎。为了纪念你母亲。”

“说说他们的情况吧。”

“以后有机会再说好吗？我不是对你说了，我是强忍着不哭的。”

“借给你马的那个萨姆杰维亚托夫，是个很有意思的人物。你看呢？”

“极有意思。”

“我很了解萨姆杰维亚托夫。我们来到这个新地方之后，他是我们家的朋友，帮助过我们。”

“我知道。他对我讲过。”

“你们大概很有交情吧！他也尽力要帮助你吗？”

“他对我，简直做尽了好事。我不知道没有他该怎么办。”

“我很容易想象。你们之间一定是亲密的同志关系，态度很随便？他多半是狠命追求你吧？”

“还用说。寸步不离。”

“你呢？对不起。我太过分了。我有什么权力追问你？请你原谅。这太不自量了。”

“不，没关系。你感兴趣的一定是另外一点吧：我们之间是什么关系？你想知道，我们的交情中是不是渗进了某些个人的东西。没有，当然没有。我在数不清的事情上，都得感激萨姆杰维亚托夫，欠情太多。不过，即使他给我穿金衣，即使他为我豁出了命，也不会使我同他再接近一步。他的气质同我格格不入，我有一种天生的反感。他们这样的人，处理起日常生活的事，精明强干，非常自信而且干脆利落，简直无可替代。可是在感情问题上，男性的雄赳赳的自鸣得意，就令人讨厌了。我理解情爱和生活完全是两回事。不仅如此，在

道德方面，萨姆杰维亚托夫使我想起另一个极其令人讨厌的人。由于那人的罪过，我才是今天的这样的人，也亏了那人，我才是现在的我。”

“我不理解。你是什么样的人？你指的什么？你解释一下吧。你是世上最好的人。”

“哎呀，尤拉啊！哪能这样说呢。我认真和你说话，你却像在客厅里讲恭维话。你问我是什么样人。我是被摧残的、一辈子带着创伤的人。我还没成年，被人罪恶地变成了女人，从最丑恶的方向接触了生活，听信了一个人虚伪的庸俗的见解。那是个在旧时代过了中年的十分自负的寄生虫，是个享乐无边、无所不干的人。”

“我猜到了。以前我也有过这类揣测。可你等等。不难想象你那时忍受的过早的痛苦，你那无知的恐惧，少女遭到的第一次屈辱。但这已是过去的事了。我是想说，现在你不该再为这些苦恼；这应该是爱你的人们感受的痛苦，比如我。是我应该痛心疾首，悔恨当时我没有同你在一起，我没有能为你制止，如果那确实是你的痛苦。说来奇怪，我觉得自己只有对比我低下的、迥然不同的人，才会产生强烈的、难以遏制的妒忌。如果与我竞争的人比我高尚，那我产生的完全是另一种感情，假如一个精神同我接近、受到我敬爱的人，和我同时爱上了一个女人，那么我对他的感情是一种遗憾的友情，不是口角，不是争讼。我当然一分钟也不会与他分享我的崇拜对象。但我可以怀着并非妒忌的完全另一种痛苦的感情，不带火药味和血腥味的感情，甘心退让。同样的道理，如果我同一位画家发生冲突，而他在与我相近的画作中，表现出优越的笔力令我折服，那我一定会放弃探索，不再重复他已经做过并且征服了我的工作。

“我把话扯远了。我想，倘若你没有这么多苦难，没有这么多抱憾，我是不会这么热烈地爱你的。我不喜欢正确的、从未摔倒、不曾失足的人。他们的道德是僵化的，价值不大。他们面前没有展现出生活的美。”

“我讲的就是这个生活美。我觉得要想看到生活的美好所在，必须有纯真的想象力，有天真的感受。而我恰恰被剥夺了这个。如果不是从一开始就透过别人庸俗的眼光看待生活，也许我本来会形成自己的生活观。不仅如此，由于道德低下、只图自己欢乐的一个平庸角色

介入了我刚刚开始的生活，所以即便后来我同一个优秀的出众的人结婚，也未能美满，虽然这人曾经十分爱我，我也以同样的感情回报。”

“等等。以后再给我讲你的丈夫吧。我对你说过了，能引起我妒忌的，一般是品格低下的对手，而不是势均力敌的对手。对你的丈夫，我没有妒意。那一个呢？”

“哪个‘那一个’？”

“那个坑害了你的生活的腐败的人。他是谁？”

“相当有名的莫斯科律师。他是我父亲的同事，父亲死后我们生活窘迫时，他曾经接济过母亲。是个独身男人，很有钱。大概我过于抬举他了，这样地贬低他反倒显得他很了不起。其实他是个极平庸的人。如果你想知道，我就告诉你他的名字。”

“不必了。我知道他。我有一次见过他。”

“真的吗？”

“你母亲自杀的那天晚上我在旅馆的房间里见过。我们那时还是孩子，中学生。”

“我记得那一次。你们来了，站在走廊的暗处。要是我自己，恐怕永远也不会记起那个场面，是你有一回帮我回忆起来，我记得是在梅柳泽耶夫镇，你提起过这件事。”

“科马罗夫斯基当时在场。”

“是吗？很可能。当时很容易看到我和科马罗夫斯基在一起。我们常见面。”

“你怎么脸红了？”

“因为从你嘴里说出了科马罗夫斯基。不习惯，太突然了。”

“和我一起的，还有一个同级的同学。你猜他当时在屋里对我讲了件什么事——他认出科马罗夫斯基，他是在某种特殊情况下偶然见到那个人的。有一次在火车上，这位中学同学米沙·戈尔东亲眼目睹了我父亲——工业界的百万富翁——自杀身死。米沙和父亲乘同一趟火车。父亲在火车飞驶中跳车自杀，结果摔死了。陪同我父亲的，是他的法律顾问科马罗夫斯基。他常灌我父亲喝酒，把父亲的事情搞得一团糟，弄到父亲破了产，就纵容他走上绝路。他是使父亲自杀，使我变成孤儿的罪魁祸首。”

“简直不可思议。这情况太重要了。果真如此吗？那么说他也是加害于你的魔鬼了？这使我们俩的心贴得更近了！真像是前世注定的！”

“我对他才是妒火三丈呢。”

“你这是何苦。我不仅不爱他，简直是仇视他。”

“你未必那么了解你自己。人的禀性，特别是女人的禀性，难以捉摸而且充满矛盾。你对他反感，但也许由于厌恶而在某种程度上更会屈从于他，胜过对于你真心所爱的另一个人。”

“你讲的这情形，实在太可怕了。而且同往常一样，你说得非常精辟，我不由得觉得你所讲的那种反常情形，倒是实情呢。要那样，可确实可怕了。”

“你心里别不安。别信我的话。我无非是说，我因为你而妒忌某种模糊不清的东西，某种下意识的东西，妒忌某种无法解释、无法想象的东西。因为你，我甚至妒忌你的梳妆用具、你皮肤上的汗珠、空气中飘浮着的细菌，因为它能附到你身上，毒害你的血液。正像妒忌这种传染病一样，我妒忌科马罗夫斯基。他说不定什么时候会夺走你，正如说不定什么时候你的死或我的死将使我们分开一样。我知道，你会觉得这些话莫名其妙。但我无法说得更有条理，更好理解。我发狂地忘记一切地爱你，直至永远。”

十三

“多讲讲你丈夫吧。‘在命运簿上我们是写在一行里的’——莎士比亚这样说过。”

“从哪儿摘出来的？”

“《罗密欧与朱丽叶》。”

“我在梅柳泽耶夫寻找他的时候，已经讲了许多。后来在尤里亚京这儿，我们起初相见的几次，当我听你说他想在车厢里逮捕你时，我又谈起过他。我觉得已经对你说过，也许没说过而只是我这么觉得，有次我离老远看见他上汽车。你可以想象，他周围保卫得多严。我发现他几乎没有怎么变样。还是那张漂亮的正直果断的面孔，我在世上看到的最正直的面孔。没有一点做作，是一种勇敢的个性，完全

不做姿态。从前一直如此，现在也还是这样。但我还是看出了一个变化，它使我不安。

“仿佛某种抽象的东西溶进了这面孔，使它失去光泽。一张生动的人脸，变成了思想的化身，思想的原则，思想的图象。察觉到这一点，我的心一阵发紧。我明白了，这是他所献身的那种力量不断作用的结果；这种力量是崇高的，但又是令人窒息的，无情的，说不定什么时候连他也不会饶过。我感到他已经被划定，是命运使然。也许我思想糊涂了。也许当你描写你们相会的情景时，你的一些话印在了我脑海里。要知道，除了我们俩心心相印之外，我还接受了你的许多思想啊！”

“不，你讲一讲你们在革命前的生活。”

“我在童年时代很早就向往纯洁。他就是纯洁的化身。我们几乎是在一个院子里长大的，我是指我、他和加利乌林。我是他童年迷恋的对象，他一见到我就呆若木鸡，浑身发冷。大概我这么说，这么了解情况，显得不太合适。不过我要装作不知，那就更不好了。我是他童年的恋人，令他神魂颠倒的人。但孩子的骄傲使他隐藏着自己的这种感情，不让它表露出来。可它就显现在脸上，谁都看得清楚。我俩很要好。我和他是那么不同的人，正如我和你是那么相同的人一样。当时我的心就选中了他。我决定一到成年就同这个极好的男孩子结合到一起生活，那时内心就已经同他约好。

“啊，他的才能实在不凡！他是一个普通道岔工，要么是铁路看守工的儿子，全靠自己的天赋和顽强的劳动，在数学和人文科学两个专业上达到了现代大学的水平，不，应该说达到了现代大学的知识顶峰。这可非同小可啊！”

“既然如此，是什么破坏了你们家庭的和睦呢？你们是相爱着吗？”

“唉，这个可真难回答。我现在讲给你听。说起来很奇怪。你这样聪明的人，哪里还要我这个弱女子来说明如今整个生活是怎样一种情形，在俄国人们的生活又如何，为什么家庭会解体，包括你的家和我的家。唉，原因好像在人身上，在性格合不合，在爱还是不爱；努力达到的一切，安排好的一切，属于日常生活的一切，与人们安乐窝和人生秩序有关的一切，随着整个社会的变革和改造，统统化为灰

烬。日常生活整个被打乱，被破坏了。剩下的只有劫余的赤裸裸的真诚。它是超出日常生活的未被利用的力量。对它来说，一切依旧，因为在任何时代它总是瑟缩着，战栗着，向往着身旁同样孤独的、同样赤裸裸的真诚。我和你活像世界开初无以蔽体的头两个人亚当和夏娃；我俩今天在世界之末同样地无以蔽体，无家可归。在他们两人到我们两人之间，千万年里世上创造出的无法计数的伟大奇迹，只留下了最后一点回忆，那就是我和你；正是为了纪念这些消失的伟大奇迹，我们俩才呼吸、热恋、哭泣，并且相互搀扶，相互偎依。”

十四

短暂的停歇之后，她继续说下去，情绪已经平静多了。

“我告诉你。要是斯特列尔尼科夫重新变回帕沙·安季波夫去，那就好了。要是他不再发狂，不再造反就好了。要是时间能倒转就好了。要是在远处什么地方，我家的窗子亮起灯光，帕沙的写字台上摆起书来，我恐怕爬也要爬到那里去。我的心都要翻个。我抵挡不住往昔的呼唤，忠贞的呼唤。我能牺牲一切，甚至最宝贵的东西——你。还有我同你这种轻松、自然、毫无勉强的恩爱。啊，原谅我！我说得不对，这不真实。”

她扑到他脖子上呜呜哭起来。很快她又镇定下来，一边擦泪一边说：

“这是责任感在说话，正像责任感驱使你要回到冬尼娅身边一样。唉，我们是一对可怜人呀。我们的结果会怎样呢？我们怎么办呢？”

等心境完全平复，她继续说：

“我还是没有回答你，为什么我和帕沙的幸福破灭了。后来我才完全明白过来。我讲给你听。这个故事，讲的不光是我们。这成了许多人共同的命运。”

“说吧，我的聪明人。”

“我们是战前不久结的婚，在战争开始的前两年，我们刚开始独立生活，刚建好了家，就宣战了。我现在坚信，战争是一切的祸根，是接踵而至的至今还折磨着我们这代人的所有不幸的根源。我清晰地

记得童年生活，我赶上了那个时候，那时一百年来和平生活的种种概念还在起作用。人们习惯了信任理智的声音。良心要求人们做的，大家都认为是自然应该做的。一个人死在别人手里，是罕见的、特殊的现象。人们认为，杀戮只有在悲剧中、在密探的世界中、在报章新闻中才会出现，而绝不是在平凡的生活中。

“可突然来了个跳跃，从宁静的纯真的和谐，一变而为流血和哭号，每天每时每刻遍地是疯狂野蛮的却又合法并大肆宣传的屠杀。

“这一切大概都发生了自己的作用。你记得一定比我清楚，所有的一切立刻遭到破坏。火车停开，对城市停止了粮食供应；家庭生活的基础，人们思想中道义的根基，全被破坏了。”

“往下说吧。我知道你下面要说什么。你把这一切分析得多好呀！听你讲是极大的乐趣呢！”

“那时在俄罗斯大地上出现一种荒谬的思想——人们对自己的看法失去了信心，这是最大的不幸，是后来罪恶之源。人们误以为，遵从道义感去行事的这种时代已经一去不返了；如今应该唱一个共同的调子，应该靠别人强加于自己的看法来生活。于是词藻开始统治一切，起初是无政府主义的词藻，后来是革命的词藻。

“这种社会性的谬误，无处不在，难以摆脱。一切全受到了它的影响。我们的家庭，同样不能幸免，开始发生动摇。过去一向是一种难以言喻的生动活泼的气氛，如今在我们的谈话中渗进了某些愚蠢的广告宣传的成分，非得谈一些世界大问题，又非得故弄玄虚地显示一番。试想帕沙这样一个思想精细、严于律己的人，一个能准确区分现象和本质的人，会察觉不到这种偷偷潜入的虚伪吗？

“正是在这一点上，他犯了一个左右他后来一生的致命错误。时代的风气，社会的弊端，他当成了家庭的事。他把我们议论时出现的不很自然的语气，生硬的官腔，都归罪于自身，认为自己枯燥乏味，平庸，是套中人。你一定觉得不可理解，这类鸡毛蒜皮的事，对夫妻共同生活竟会起什么作用。你想象不出，这是多么重要，帕沙出于这种孩子气讲了多少蠢话。

“他上了战场，谁也没有要求他这样做。他这是为了让我们摆脱开他，摆脱开他给我们造成的负担，其实这负担是他想象出来的。从此他就像发了疯。他怀着某种孩子气的用之不当的自尊心，对生活中

的一些事情赌了气，而人们一般对这类事是不在意的。他开始对时局的发展不满，对历史不满。于是他同历史发生了争吵。直到今天他还要同历史算账呢。由此也才出现他那些挑战式的乖戾行为。

“就是因为不值当地意气用事，他必定招致毁灭。啊，我要能救他就好了！”

“你爱他是那么纯真，那么强烈！爱他吧，爱他吧！我不妒忌他，我不妨碍你。”

十五

不知不觉间，夏天来了又走了。日瓦戈医生已经痊愈。为了准备去莫斯科，他在三个地方担任临时工作。货币迅速贬值，逼得他尽量多兼职。

鸡叫时日瓦戈医生就起床，来到商人大街上，顺街向下走过巨人电影院，直奔乌拉尔哥萨克军的印刷所，现在改为“红色排字工厂”了。在城市街角的事务管理局门上，钉着“意见申诉处”的牌子。他由这儿斜穿广场走上小货栈街，路过斯坚戈普工厂，从医院后院来到军医院的门诊处。这是他主要的工作地点。

去医院的路大多有树荫遮蔽，大树在长街上空交错缠绕，两旁是形状奇特的房屋，大部分是木房，屋顶极陡，栅形的院墙，镂花的大门，护窗板上也刻了花纹。

门诊处的隔壁，在女商人戈列格利亚多娃祖传下来的果园里，有一幢不高却很别致、具有古俄罗斯风格的房子。正面镶着上釉的瓷砖，砖面呈锥形。这很像莫斯科古代贵族的府邸。

日瓦戈每隔十天有三四次要从门诊处前往米阿斯街的利益基大楼，参加尤里亚京省卫生厅会议。

在另一个很远的区域里有一幢房子，是萨姆杰维亚托夫的父亲菲姆·萨姆杰维亚托夫捐赠给市里的，为了纪念生下儿子之后死于难产的亡妻。在这幢房子里，萨姆杰维亚托夫创建了一个妇产科研究所，现在这儿是速成外科训练班，以罗莎·卢森堡命名。日瓦戈在这里讲普通病理学和几门选修课。

完成所有这些工作之后，他入夜才回来，又累又饿。回来常赶上

拉拉正忙活家务，不是在炉旁，就是在洗衣盆前。她一身普通的家常装束，头发蓬乱，挽着衣袖，掖起衣襟，另有一种威严动人的吸引力，几乎叫人吃惊；即使突然碰上她准备去舞会，穿上了高跟鞋显得身材更高挑，穿着大开领衬衫和宽大作响的裙子，那风采也不如此刻诱人。

她不是做饭就是洗衣，然后用剩下的肥皂水擦屋里的地板。要么就安宁沉静地坐着，缝补自己的、他的、卡坚卡的内衣。或者在做饭、洗衣、打扫之后，教卡坚卡识字。有时抱着一本手册，自己重新学习政治，准备重返改造过的新学校担任教师。

这个女人和女孩儿同他越亲近，他就越是不敢同他们像家人一样相待：对自己家人的责任感和背信弃义的痛苦，严格控制着他的思想。对于这种不越雷池的限制，拉拉和卡坚卡都不觉得难堪。相反，不像家人那样相处，形成了整个彬彬有礼的世界，避免了放任和狎昵。

这种双重态度，总在折磨着他，令他痛苦。日瓦戈对此虽已习惯，却像习惯自己身上一个不能愈合、不时要开裂的伤口一样。

十六

这样又过了两三个月。十月间的一天，日瓦戈对拉拉说：

“你知道，我恐怕又得离职不干了。那老一套又不断地重复。开始时再好没有了，什么‘我们从来就欢迎认真的工作。对于思想，尤其是新思想我们更欢迎。怎么能不如此呢！欢迎您来，工作吧，斗争吧，探索吧！’”

“到实际中一看，你却发现，所谓的思想只不过是一种表面文章，是赞美革命和现政权的言辞上的陪衬。这些叫人疲倦，叫人讨厌。我不是干这个的材料。

“也许他们说得不错。我当然和他们不是一路人。不过我很难接受这样一种看法，认为他们是英雄，是光辉的人物，而我是卑微的小人，主张愚昧，主张奴役别人。你过去听到过尼古拉·尼古拉耶维奇·韦杰尼亚平的名字吗？”

“啊，当然。在认识你以前就听说过，后来你也常讲到他。谢拉

菲玛·东采娃同样常常提起他来。她是那人的追随者。但很惭愧，他的书我没读过。完全讲哲学的书，我不喜欢。依我看，哲学应该是艺术和生活里少量的佐料。单讲哲学如同单吃生姜一样让人觉得奇怪。不过对不起，我尽瞎说一气打断了你。”

“不，恰好相反。我同意你说的。这和我的思路非常接近。好，再说我舅舅尼古拉·尼古拉耶维奇吧。也许我真的受了他的坏影响了。可那是他们自己异口同声，说我是个天才的诊断医生。的确，我很少有诊断错误。可这恰是他们所痛恨的直觉——迅速把握全局获得完整的认识。照他们说，似乎我的过错就在于此。

“我对拟态问题，也就是机体外部适应周围颜色的问题，几乎着了迷。在适应色彩的过程中，掩盖着从内在转为外在的惊人现象。

“在讲课中我大胆地触及了这个问题。结果就来了，说是：唯心主义，神秘主义。歌德的自然哲学，新谢林主义……

“我得离职。我自愿申请从省卫生局和研究所退职。在医院里我争取多呆些时候，到赶我走为止。我不愿意吓唬你，可我有种预感，好像不是今天就是明天就会逮捕我。”

“上帝保佑，尤拉。幸亏到这个地步还早呢。不过你说得对，多加小心没有坏处。据我的观察，这样的新政权的建立，往往都得经过几个阶段。最初总是理智的胜利，批判精神，同各种成见斗争。

“然后进入第二个阶段。‘混进来’的黑暗势力，伪装同情的势力占了上风。于是怀疑、告密、阴谋、仇视等与日俱增。你说得对，我们正处于第二阶段的初期。

“这样的例子可以信手拈来，这里的革命法庭新从霍达特镇调来两个老政治劳工，都是工人出身，一个叫季韦尔辛，另一个是安季波夫。

“两个人都非常了解我，一个就是我丈夫的父亲，我的公公。可就是从他们不久前调来开始，我为自己和帕沙的生命担心起来。他们什么事都做得出。安季波夫对我没有好感。他们干得出，为了最高的革命的公理，不知哪一天把我甚至帕沙消灭掉。”

过了没多久，重又谈起这个话题。这之前小货栈街四十八号，就是门诊处隔壁寡妇戈列格利亚多娃家里，夜间被搜查了，找到一个武器仓库，破获了一个反革命组织。城里抓了许多人，搜捕还在继续。

人们就这件事悄悄议论，说一部分嫌疑分子往河对岸跑了。有人议论说：“这有啥用？河同河可不一样。有的河应当说管用，比方说海兰泡的黑龙江，一边是苏维埃政权，另一边是中国。跳进水里，游到对岸，就溜之大吉了。那才算得上是条河。这就是另一回事了。”

“形势紧张了，”拉拉说，“咱们的安全时期已经过去。非逮捕咱们不可，你和我。那时卡坚卡怎么办呢？我是母亲，我必须防止这种不幸，得想想办法。我在这一点上必须下定决心。可一想这个就要发疯。”

“咱们一起来想想。用什么方法才能得救呢？我们有力量防止这个打击吗？要知道这看来是在劫难逃的。”

“不能逃跑，也没处逃跑。倒可以找个地方避起来，不再露面。比如到瓦雷基诺去。我常常想到瓦雷基诺那里的房子。那儿离这儿相当远，又很荒凉。到了那儿，我们可不像这里，总在人家的眼皮底下碍事。冬天快到了。我可以承担过冬的种种准备工作。等他们找上来，我们已经争取到一年的时间，这很上算。萨姆杰维亚托夫会帮我们同城里保持联系。他大概能同意把我们隐藏起来，是吗？你说呢？自然，如今那里没有人烟，空空荡荡，怪可怕的。至少三月份我去时是这样。还听说那里有狼，太吓人了。不过，现在的人，特别像安季波夫或季韦尔辛这样的人，比狼更可怕。”

“我不知道该对你说什么。你不是总撵我回莫斯科吗？劝我别拖延不走。现在这事容易些了。我在火车站打听过。对倒卖粮食的，看来撒手不管了。不是所有偷搭火车的人全拉下车来。毙人毙累了，这会儿很少再枪决。

“让我不安的是，我给莫斯科寄去的信，全都没有回音。需要去莫斯科打听一下家里人的情况，你自己老是对我讲这个。那么怎么理解你要去瓦雷基诺的话呢？难道你不要我去，一个人去那个可怕的僻壤？”

“不，没你这当然是办不到的。”

“可你又一直催我回莫斯科。”

“是呀，需要这样。”

“你听我说。你知道吗？我有个极妙的计划。咱们一起去莫斯科吧。你同卡坚卡一起跟我走。”

“去莫斯科？你别是发了疯？我干吗要去那儿？不，我得留下来。我得在附近随时做好准备。这里要决定帕沙的命运。我得等到有个结果，一旦需要我得帮得上。”

“那咱们想想卡坚卡怎么办。”

“谢拉菲玛不时到我这儿走走，谢拉菲玛·东采娃。前两天咱俩还谈起过她。”

“当然。我常见她来你这儿。”

“你真叫我感到奇怪。男人们眼睛都长到哪里去了？我要是你，一定会爱上她的。多好的人啊。看那外表！身材，体形，脑子，学问，人性，思想多清楚。”

“我从营地回到这里那天，是她姐姐格拉菲娅裁缝给我刮的胡子。”

“我知道。姊妹们都跟大姐——图书管理员阿芙多季娅一起生活。是诚实干活的一家人。万一咱俩被带走，我打算求她们把卡坚卡领去照看。我还没下决心。”

“只能到实在无法的时候再走这一步。上帝保佑，离这样的不幸恐怕还有些日子。”

“据说谢拉菲玛有点那个，不对劲儿。真的，难说她是个十分正常的女人。但这正是因为她思想深刻、富于独创精神。但受的不是知识分子的教育，而是平民的教育。你和她的目光惊人地相似。我要是把卡坚卡交给她教育，那就放心了。”

十七

他去了趟车站，还是空手而归，一无所获。一切都悬而未决。他同拉拉都前途未卜。这天阴暗寒冷，像要下第一场雪。十字路口的上空比在长长的街道上要舒展些，显出了冬意。

日瓦戈回家，碰上谢拉菲玛来拉拉这儿做客。两人之间的谈话，倒像在上课，好像客人在给主人讲解。日瓦戈不想打扰她们。此外他也想独自一人呆一会儿。女人们在隔壁屋里谈话，屋门虚掩着。门帘从门楣直垂到地上，隔着门帘她们的谈话字字都听得清。

“我要缝衣服，你别在意，谢拉菲玛。我聚精会神地听着呢。我

在学校的时候，听过历史和哲学。你组织思想的方法我很习惯。再说听你讲讲我心头就轻松了。最近这些天，我们由于操心各种事夜里没睡好。我这做母亲的对卡坚卡有责任，万一我们发生不测要保证她的安全。需要清醒地为她做好准备。这种事情上我不太行。想到这个我就心里不好受，也因为过于疲倦，睡眠不足。你的话能使我平静下来。而且看来马上就要下起雪来；下雪天听听有意义的长篇谈话，是很好的享受。下雪的时候要望望窗外，真好像有人穿过院子走来，是吧？开始吧，谢拉菲玛。我听着。”

“上次咱们讲到哪儿啦？”

日瓦戈没听清拉拉怎么回答的。他开始注意地听谢拉菲玛讲：

“可以使用文化、时代这些词儿。可是人们对它们理解不同。由于它们的意思含混不清，我们就不用它们了，用另一些词儿来代替。

“依我说，人是由两个部分组成的：上帝和工作。人类精神的发展，可以分解为延续时间极长的一项项工作，一代又一代连着做下来。埃及曾是这样一项工作，希腊也曾是这样一项工作。《圣经》中对上帝的了解，同样是这样一项工作。最近这样的工作，任何其他事都无法替代的工作，当代人用全部灵感完成的工作，就是基督教。

“为了让你非常鲜明地、出乎你意料地看清楚基督教所带来的前所未有的新东西，不是像你了解的那样，不是你已经习惯的那样，而是更简明更直接地感受到这些，咱们一起来分析经文中几个段落，是极少的一部分，而且还是删节了的。

“这里大部分是《旧约》和《新约》中的概念并列构成的结合体，把《新约》的情况，如圣母受孕、耶稣复活等，同《旧约》中的许多情形加以比较，像燃不尽的灌木丛、以色列的离开埃及、火炉中的少年、鲸腹中的约拿，等等。

“由于多次甚至总是交互相映，《旧约》与《新约》的新旧差别，就表现得特别鲜明。

“许多诗行总括起来看，是把马利亚的纯洁的母性，同犹太教人横渡红海进行比较。例如一行诗中说：海在以色列渡过后又变得不能通航，而童贞女在诞生了耶稣之后仍然是处子。这是把什么性质的事情放到一起对比呢？两件事都是违背自然的，两件事都同样被认为是奇迹。远古原始的时代和罗马帝国后远远向前推进了的新时代，这两

个不同的时代共同认为奇迹表现在哪里呢？

“前一件事，民众领袖摩西族长下了命令，他一挥魔杖，大海分出条路，使整个部族几十万人众全部通过海洋。最后一个人渡海之后，海水合拢，淹没了后面追赶的埃及人。这是充满古代气氛的惊人场面，有遵从魔法师指挥的自然力，有难以数计的人群如远征的罗马军队，有民众和领袖，有可见的东西和可闻的巨响。

“后一件事上，一位姑娘（这本是古代世界不会注意的极普通的事）秘密地悄悄地赐给一个婴儿生命，给世界产生一个生命，产生一个生命的奇迹，产生所有人的生命。她的分娩不仅从书本的观点看是婚外不合法的，而且也违反自然界的规律。姑娘生产，不是出于必然，却是出于奇迹，出于灵感。《福音书》正是想在这种灵感的基础上，把一般同特殊、把平时和节日对立起来，从而建立一种生活，完全不受任何约束。

“这个变化，意义是何等重大啊！用古代观点看来是无足轻重的个人生活事件，在上天的眼里（因为上天的慧眼评判所有这一切，所有这一切全都发生在上天眼前，在唯一的神圣的苍穹之下）怎样同整个部族的迁徙具有了同等的价值？

“世界上发生了某种变迁。罗马结束了自己的存在，数量不再起统治的作用，不再以武力强制共同生活，强制整个部族群居。领袖和民众已成为过去。

“代之而起的是个性，是自由的鼓吹。单个人的生活，成为神圣的故事，充溢于宇宙空间。正像报喜节唱的一首歌所讲的那样，亚当想成上帝却犯了过错，没有成上帝，如今上帝在变为人，目的是让亚当成为上帝。”

谢拉菲玛继续说：

“下面就着这个题目我再说一点。先说几句题外话。在关怀劳动人民、保护母亲、同搜刮财富的政权斗争这些方面，革命的时代确实是前所未见、难以忘怀的，它的成果要保留很久以至永远。至于说对生活的理解，至于说如今宣传的幸福观，简直难以相信是认真说的，这是可笑已极的旧时残余。关于领袖和人民之类的宣传，如果有力量把生活倒转，把历史拉回几千年，那就会使我们倒退到游牧民族和族长的旧约时代。幸亏这是办不到的。

“再讲几句耶稣和抹大拉的马利亚。这不是《福音书》里讲她的故事，是从复活节前一周，好像是星期二或星期三祷告词里抽出来的。不过这些不用我说你也很熟悉了，拉拉，我只想给你提一下，绝没有教训你的意思。

“欲念，照斯拉夫人的理解，你十分清楚，首先就意味着痛苦（上帝甘心去承受痛苦）。此外，它后来在俄语中意为罪孽和情欲。‘我的灵魂做了情欲的奴隶’，‘我已变成山林野兽’，‘我们已被逐出天堂，待我们来克制情欲以求重进天国’，如此等等。我这人一定是不堪救药了，我不喜欢复活节前念这类遏制情火、扼杀欲念的祷文。我总觉得这些粗鲁平庸的祷词，缺乏其他经文特有的诗意，定是那些大腹便便、满脸流油的修道士们编出来的。问题不在于他们就不守教规，欺骗别人。即使他们生活得问心无愧，也不说明什么。问题不在于他们，而在于这些祷文的内容。这里的种种担心说明，未免过分看重了身体的虚弱，过分看重身体的健壮或羸弱。这叫人讨厌。这是把某种无关紧要的不洁之物，抬到了不应有的高度。对不起，我离题太远了。现在我来补过。

“我向来对一点很感兴趣，为什么一直等到复活节前夕，在耶稣死而复活之前，祷告里才提到抹大拉的马利亚。我不知道这原因何在，但在与生命告别和生命即将返回之际提到生命是什么，却是很及时的。现在你来听一听，当讲到这一点时，是充满了多么强烈的真诚的情火，是多么毫无顾忌地直言不讳。

“至今存在争论：这是抹大拉的马利亚，还是黑暗的埃及的马利亚？或是别的某个马利亚？不管怎样，她向上帝请求说：‘放过我的过错吧，就像我散开自己的头发一样。’渴求宽恕和忏悔，在这里表现得多么具体实在！简直伸手可以摸到。

“在同一天唱的另一首祭祷歌中，讲得更详细了，也更加明显地是指抹大拉的马利亚；这里发出了与上面相似的感慨。

“抹大拉的马利亚在这儿以惊人的具体和坦率悔恨过去，悔恨每天夜里她都燃起的根深蒂固的情欲。‘仿佛黑夜便是不可遏制的欲火的燃烧，在没有月光的阴暗中重复着过错。’她请求耶稣接受她的忏悔之泪，俯下身来听她真诚的叹息，以便能用头发擦他那纯洁无比的双脚。就在这一阵簌簌声里，震惊羞愧的夏娃在天堂里躲了起来。突然

间，透过头发传出一声喟然长叹：‘我的罪孽深重，你的命途多舛，谁来过问呢？’你看上帝和生活、上帝和个性、上帝和女人，是多么亲切，又是多么平等！”

十八

日瓦戈从火车站回来已经很累了。这是他每旬一次的休息日。平时这一天，他总是补一周缺的觉。他仰首靠在沙发上，有时取半躺的姿势，有时完全伸直身子。尽管他是透过不断袭来的瞌睡在听谢拉菲玛说话，她的这番议论还是给了他一种享受。“自然，这全是从尼古拉舅舅那儿学来的，”他心想。“不过，这是个多有天赋和聪明的女人啊！”

他猛地从沙发上站起来，走到窗前。这间屋同隔壁拉拉和谢拉菲玛低语的房间一样，窗户朝着后院。

天气变坏。院里黑了下来。两只喜鹊飞进院来，盘旋着寻找落脚的地方。风轻轻掀起它们的羽毛。喜鹊落在垃圾箱的盖子上，又飞到栅栏上，然后降下来在院里地上走动。

“喜鹊报雪。”日瓦戈心里想。就在这会儿工夫，他听到门帘里面传过声音来：

“喜鹊报信。”谢拉菲玛对拉拉说。“有人要来你们家做客。要么是有信来。”

过不一会儿，有人拉响了用电线系着的小门铃，这是日瓦戈不久前刚修好的。门帘一掀，拉拉快步出来，到走廊去开大门。从她在门旁的谈话，日瓦戈得知是谢拉菲玛的姐姐格拉菲娅来了。

“您是来找妹妹的吧？”拉拉问道，“谢拉菲玛在我们这儿。”

“不，不是找她。不过，她要想回家，我们可以一起走。我倒不是为这个来的。您的朋友有封信。幸亏我在邮局工作过，有熟人。信经了许多人的手才给了我。他还得谢谢我。信是莫斯科来的，走了五个月。怎么也找不到收信人。我可知道他是谁。有一回在我那儿刮过脸。”

信很长，写了好几页，已经揉皱弄脏。信封也打开了，几乎磨烂。信是冬尼娅写来的。日瓦戈不记得，这信怎么到了他手里，拉拉

是怎么递给他的。开始读信时，日瓦戈还记得现在他在哪个城市，在谁家里；可读下去后他就渐渐失去了这种意识。谢拉菲玛走出来，向他问了声好，就告辞要走。他机械地照规矩答了句什么，根本没理睬她。她怎么走的，他全不知道。他越来越紧张，完全忘记自己在哪儿，周围又如何。

“尤拉！”她写道：

> 你知道吗？我们有了个女儿，起名叫玛莎，为了纪念你故去的母亲玛丽娅·尼古拉耶夫娜。
>
> 现在要讲的完全是另一件事。属于立宪党和右翼社会主义者的几个著名活动家、教授，梅尔古诺夫、基泽韦捷尔、库斯科娃，还有其他一些人，连叔叔尼古拉·亚历山大罗维奇·格罗梅科以及爸爸和作为他的家属的我们几人，都将被逐出俄国。
>
> 这是大不幸，特别是你又不在。但只好服从，而且感谢上帝在这个可怕的时代对我们采取了缓和的驱逐形式，要知道本来可能更糟呀。如果找到了你，你也在这儿，你会和我们一同走的。可你现在在哪里呢？这封信我按拉拉·安季波娃的地址寄出，她如果能找到你，会转给你的。我苦恼的是不知道，如果上帝保佑有朝一日能找到你，那么我们一家都已得到的出国许可，以后是否也适用于你这个家庭成员？我相信你还活着，能够找到你。这是爱你之心告诉我的，我相信我的心。也许等找到你的时候，俄国的生活条件已经缓和下来，那你自己可以设法取得单独的出国许可，我们又可齐聚一处了。可是我写着这些，连自己也不信这样的幸福能够实现。
>
> 最大的痛苦在于：我爱你可你不爱我。我极力想找出这种责难的含意，想解释它，证实它，于是到自己身上去找原因，回顾我们整个的生活和我对你所了解的一切。可是我找不到缘由，回忆不起做了什么错事招致这样的不幸。你是误解了我，不是善意地看我，你看到的我是歪曲了的，就像照哈哈镜里的面影一样。
>
> 可我是爱你的。啊，我多么爱你，你是难以想象的！我爱你身上一切独特的禀性，不论它们是好是坏，爱你身上一切普普通通的特点；它们结合起来便不同寻常，这才是我所珍惜的。我爱你那因为这些内在精神而变得高尚的脸庞，没有这一切也许你并不漂亮。我爱你的天赋和聪慧，它们仿佛完全弥补了你所缺乏的意志力。所有这一切，对我都弥足珍贵，我不知有比你还好的人。
>
> 但你听我说。即或我觉得你不值得如此珍重，即或我不那么深深爱着你，那我内心冷漠的这一可悲事实，也不会为我察觉，我仍然会觉得爱着你。不爱一个人，对他是多大的屈辱，多沉重的打击啊！仅仅因为害怕这一

点，我也会下意识地排除不爱你的念头。无论是我还是你，都永远不可能知道这一事实。我自己的心，就要对我隐瞒这一点，因为不爱一个人几乎就等于杀害他，我没有勇气给任何人这样的打击。

虽然什么都没最终决定下来，我们多半是要去巴黎。我将到遥远的地方，那是你小时去过的地方，也是爸爸和叔叔受教育的地方。爸爸向你问好。萨沙长大了，虽不算漂亮，却是个壮实的高高的小伙子；一提到你，他就总是无望地痛哭。我写不下去了。泪如泉涌，心都要碎了。好吧，再见了。我祝福你，愿你经得起长久的离别、种种考验、吉凶未卜的折磨、漫长的昏暗的路程。我一点不怪你，一点不责备你，依照你的意愿安排生活吧，只要你觉得好就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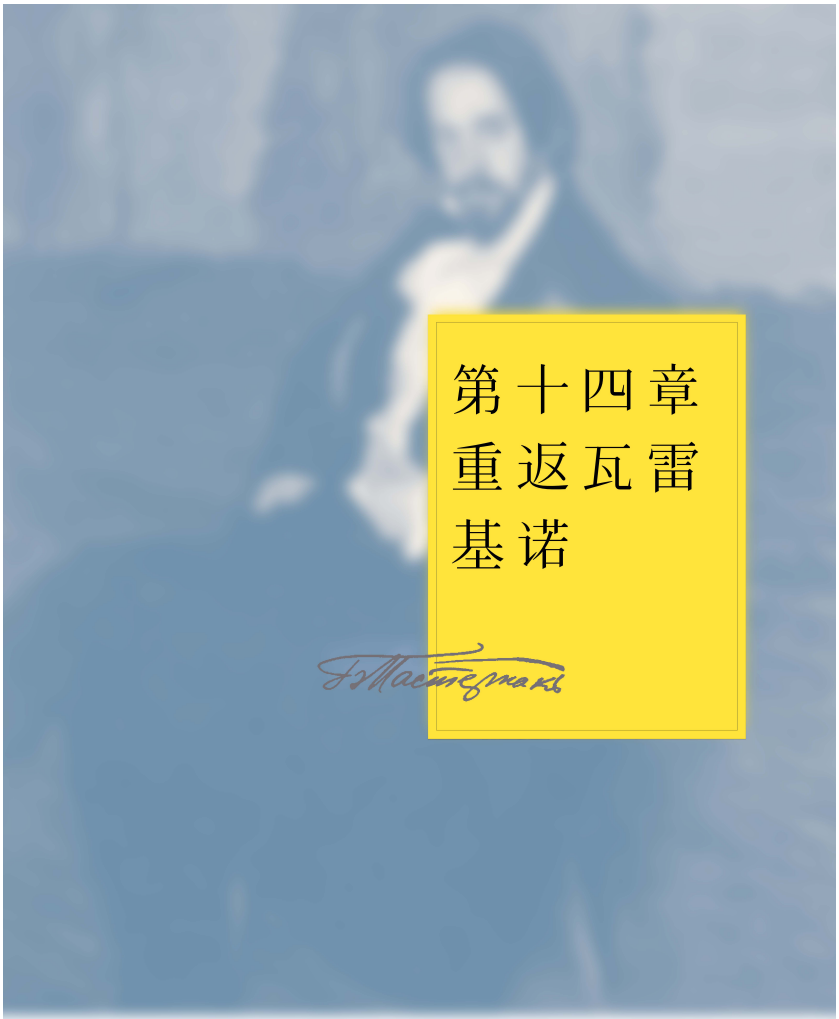
在离开乌拉尔这个可怕的、对我们来说是凶险的地方之前，我对拉拉·费奥多罗夫娜有了相当深入的了解。谢谢她，我困难的时候她寸步不离，分娩时也多亏她帮助。我得说句真心话，她是个好人。但我也不想昧良心说话，她同我完全相反。我来到世上，是要使生活变得单纯，寻找正确的出路；可她是要使生活变得复杂，使人迷途。

再见吧，该收笔了。有人来取信，应该收拾行装了。啊，尤拉！尤拉！我亲爱的人，我的丈夫，我孩子的父亲，这是怎么回事呀？要知道我们再也见不到了，再也见不到了啊！我写了这些话，你可明白这话的意思吗？你理解吗？又在催促了，这像在暗示，已经来人带我们去上绞架。尤拉啊！尤拉啊！

日瓦戈抬起眼睛。茫然无神的眼睛痛苦地呆呆望着，不幸和悲伤使他感到空虚，双眼干涩无泪，周围的一切，他都看不见，也意识不到了。

窗外落起雪来。风卷着雪花刮向一边，越来越快，越来越密，好像不断地在卷起什么东西。日瓦戈呆呆望着窗外，仿佛窗外不是飘雪，是他继续读着的冬尼娅的来信，不是飞过片片干爽的雪花，而是闪过白纸上黑字间的空白，空隙是那么洁白，那么多，没有终结。

日瓦戈不由自主地呻吟起来，伸手抓住了胸口。他感到快支撑不住了，步履艰难地朝沙发蹭了几步，倒到上面便不省人事了。



第十四章 重返瓦雷基诺

一

冬天已经到了。外面大雪纷飞。日瓦戈从医院回到了家里。

“科马罗夫斯基来了。”出来迎他的拉拉，无精打采，声音嘶哑地说。两人站在过道上，她样子狼狈，仿佛挨人打了。

“来哪儿？找谁？在咱们这儿吗？”

“当然不在。他早晨来过，想晚上再来。他不久就会到了。他需要和你谈谈。”

“他来干什么？”

“我听他说，没有全弄明白。他好像说是去远东途中路过这里，特意拐个弯来尤里亚京看我们。主要是为了你和帕沙的事。他讲到你们两个，说了许多。他一再说，我们三人，也就是你、帕沙和我，有生命危险，只有他能救我们，如果我们能听他劝的话。”

“我出去。我不想见他。”

拉拉泪涌如注，要给日瓦戈医生跪下，抱住他的腿，把头贴到他身上。日瓦戈好不容易拦住了她。

“为了我，你留下别走，我求求你。从哪方面说我也不怕同他面对面相见，但这太令人难受了。别让我一个人同他见面吧。再说这个人讲实际，有阅历，也许他真能出点主意。你讨厌他是很自然的。但我求求你，克制一点吧。留下别走。”

“你怎么啦，我亲爱的？安静些。你这是干什么？别下跪，快起来。你放宽心吧。你得甩掉总叫你不安的邪魔。他弄得你一辈子心惊胆战。有我和你在一起呢。如果需要，如果你命令我，我就打死他。”

半小时之后就入夜了，天色全黑了下来。早在半年之前，屋里地板上的鼠洞就堵死了。日瓦戈留心观察，一发现新洞，都及时塞上。家里又养了只毛茸茸的大猫，总是呆着不动，神秘莫测、虎视眈眈地瞅着，屋子里还有耗子，只不过不如过去那样猖狂了。

在等科马罗夫斯基的工夫，拉拉把定量配给的黑面包切好，桌上摆了一个盘子，盛着几个煮土豆。他们决定在房主原来的厨房里接待客人，现在这也仍作厨房用。里面放着一张很大的橡木餐桌，还有一

个很大很沉同样是深色橡木制的柜橱。餐桌上放着日瓦戈的手提蓖麻油灯，是一个插着根灯捻的小油瓶。

科马罗夫斯基从十二月的黑夜里走进门来，浑身落满街头飘舞的雪花。从他皮衣、帽子、套靴上掉下一团团白雪，融化在地板上淌成了一洼水。科马罗夫斯基过去是刮胡子的，如今留了起来；胡子和短髭沾雪变湿，看起来很像戏里的小丑。他身穿保存得很好的旧上衣和裤线清晰的条纹裤。在寒暄说话之前，他取出衣兜里的小梳子，理了好一会儿压扁了的潮湿头发，又拿手帕擦净理顺胡子和短髭。然后他意味深长地沉默着，同时伸出两只手，左手递给拉拉，右手递给了日瓦戈。

“咱们就算认识了，”他对日瓦戈说，“我和您的父亲可是非常要好的，这您一定知道。他是在我怀里咽气的。我仔细打量，看您哪点像父亲，可是看来您没随父亲。他是个生性开朗的人，爱冲动，急性子。您外表更像母亲。她是个性情温和的女人，喜欢幻想。”

“拉拉·费奥多罗夫娜要求我听您说说。据她说您找我有事。我只好听命。我们这次谈话是迫不得已的。我本意不想结识您，也不认为现在就是相识了。所以请您快谈正题。您想说什么？”

“好啊，我的朋友们！你们的一切，一切的一切，我完全感觉出来了，全部都明白。原谅我鲁莽，你们两个非常非常般配，是高度和谐的一对儿。”

“我不能不打断您。请您不要干预同您无关的事吧。没有人要求您的同情。您有点忘乎所以了。”

“年轻人，您别一下子就发火。不，看起来，您还是更像父亲。也是个火爆性子。好吧，那请允许我祝贺你们，我的孩子们。遗憾的是，不光我叫你们孩子，事实上你们也是什么都不知道、什么都不考虑的孩子。我到这儿才两天，听到有关你们的消息，比你们自己知道的还多。你们自己毫不意识到自己正走在悬崖边上。如果不设法防止危险，你们的自由日子，也许连你们的生命，都屈指可数了。

“现在存在某种共产主义方式。很少有谁符合这个标准。可谁也没有像您尤拉·安德烈耶维奇这样公然违背这种生活和思考的方式。我实在不懂，干吗要惹人发怒呢？您的所作所为，全是对这个世界的嘲笑、侮辱。这些要只是您心里的秘密还好。可这里有从莫斯科来的权

威人士。您的心思，他们知道得一清二楚。你们两个都太不合这里法官大人的心意。安季波夫和季韦尔辛同志，对拉拉·费奥多罗夫娜和您，都恨得咬牙切齿。

“您是个男人，是个自由自在的人，或者还有别的什么叫法。当然您有神圣的权利可以任性胡来，拿生命当儿戏。可是拉拉·费奥多罗夫娜是不自由的。她是母亲，手里握着一个孩子的生命，女儿的命运。她可不能异想天开，不该想入非非。

“我劝说了她一个早上，劝她认真对待这里的形势。她不愿听我的话。您有威信，您对她施加些影响吧。她没有权利拿卡坚卡的安全开玩笑，她不应该无视我的这些考虑。”

“我一生中从来没有对任何人劝说过什么，强迫过什么。特别是对亲近的人。拉拉·费奥多罗夫娜听不听您的，由她自便。这是她的事。而且，我根本不知道您这里指的是什么。您所谓的自己的考虑的那些东西，我是一无所知。”

“噢，您越来越使我想起您父亲，也那么不好打交道。咱们说主要的吧。因为这是件非常复杂的事，你们可得耐着性子听。请你们听我讲，不要打断我。

“上面正酝酿着巨大的变革。确实不错，这消息的来源十分可靠，你们不用怀疑。他们将转到比较民主的轨道上来，实行普遍的法制，不久将付诸实施。

“然而，正因为如此，需要撤销的侦缉机关最后必然更为凶狠，更急于清算当地的恩怨。消灭您已提上日程，尤拉·安德烈耶维奇。您的名字列进了名单。我这不是说着玩的，我亲眼看到的，你们可以相信我的话。想想如何逃命吧，不然就完了。

“不过这些还只是开场白。下面我就讲讲本题。

“忠于被推翻的临时政府和被解散的立宪会议的残余政治力量，正在靠太平洋的滨海区聚集。来人中有杜马成员、社会活动家、过去地方自治者中最著名的人物、商业家、工业家。志愿部队的将军们，也在这里汇集自己的残余队伍。

“苏维埃政权对远东共和国的出现，睁只眼闭只眼。在边界地区存在这样一个共和国，作为红色西伯利亚和外界世界之间的一种缓冲，对苏维埃政权是有利的。共和国政府将由混合成分组成。一半以

上席位，莫斯科相约要分给共产党人，目的在于到适当时机举事把共和国抓到手中。这意图昭然若揭，问题只在于如何利用仅剩的时间。

“革命前我曾经管过阿尔汉诺夫兄弟、梅尔古诺夫以及其他商业和银行家族在海参崴的事务。那里人们都知道我。组建中的政府派了密使，一半秘密、一半在苏维埃的正式许可下，给我送邀请柬，要我出任海参崴政府的司法部长。我同意了，现正赶往那里。所有这一切，如上边说过的，苏维埃政权都了解并得到它的默许，但不是十分公开的，所以不要声张出去。

“我可以把您和拉拉·费奥多罗夫娜带去，从那里很容易渡海去找家人团聚。您当然已经知道他们被逐的事。这事件很轰动，整个莫斯科全在议论。我对拉拉·费奥多罗夫娜许诺过，要设法使帕沙·安季波夫免遭危在旦夕的不幸。作为一个独立的被承认的政府的成员，我可以在东西伯利亚找到斯特列尔尼科夫，帮他转移到我们的自治区来，如果他逃不出来，我可以提议拿被盟国监禁的莫斯科中央政权至为重要的某个人物，作为交换人质。”

拉拉·费奥多罗夫娜费劲儿地听着这场谈话的内容，话里的意思常常一不小心就听漏了。但听到科马罗夫斯基最后讲到日瓦戈医生和斯特列尔尼科夫的安全时，她摆脱了漠然沉思的状态，立刻全神贯注，微微一红脸，插嘴说：

“你明白吗，尤拉，这些想法对你和帕沙可是非常重要呀。”

“你也太轻信了，我的朋友。不能把计划当成现实。我不是说维克托·科马罗夫斯基有意要把我们引入歧途。可这些全是纸上谈兵！现在，维克托·科马罗夫斯基，我代表自己说几句。谢谢您对我命运的关切，但您真以为我会把她交给您去安置吗？至于您对斯特列尔尼科夫的关心，拉拉倒是应该加以考虑。”

“问题归结到一点，我们是像他所建议的那样跟他走，还是不走。你十分清楚，没有你同行我是不走的。”

科马罗夫斯基不断地喝那掺了水的酒精。这是医生从门诊处带回来摆上餐桌的。他边喝边嚼土豆，渐渐有了醉意。

二

时候已经不早了。偶尔，当手提灯的灯捻剪去黑灰时，火光一亮，啪的一声，照得屋里通明，随即又暗淡下来。两个主人想就寝，也需要单独谈谈。可科马罗夫斯基总不肯走。他坐在屋里使人感到压抑，正像沉重的橡木橱的样子，或屋外十二月寒冷的黑夜，令人不快。

他不望他们，而是越过他们的头，瞪着圆睁的醉眼，盯住远处的一点，睡意矇眬地嘟哝着，来来回回地叨叨着一件事。如今他的王牌是远东。他翻来覆去讲这个题目，向拉拉和日瓦戈医生发挥自己的看法，大谈蒙古在政治上的重要性。

日瓦戈和拉拉没有注意到，他是讲到什么地方一下扯起蒙古来的。正由于他们听漏了他是怎么换的题，这不着边际的题外话更显得无聊之极。

科马罗夫斯基说道：

“西伯利亚正如人们说的，确实像是一块新的美洲大陆，它有很大的发展前途。这是俄国伟大前程的摇篮，是我国民主繁荣、政治正常化的保证。未来的蒙古，具有更为吸引人的潜力，我是说外蒙这个我们远东的伟大邻国。你们了解它的什么呢？你们满不在乎地打哈欠，心不在焉地眨巴眼睛，可是那里有着一百五十万平方俄里的面积，没有开发的矿产，国家还处于史前的处女期。中国、日本、美国都向它伸出贪婪的手；这就损害了我们俄国的利益。然而在世界的这一遥远角落里每次划分势力范围时，所有盟国都是承认我们俄国的利益的。

“中国从蒙古封建和神权的落后状态中捞取好处，不断对喇嘛和大活佛施加影响。日本在那里依靠当地的贵族奴隶主，蒙语称做亲王。共产主义的红色俄国，找到了平民阶层，换个说法是蒙古起义牧民革命联盟，把它当做自己的盟友。至于我个人，我希望看到一个在自由选举的蒙古代表大会管理下的真正幸福的蒙古。至于你们，感兴趣的是：只要迈过蒙古边界，全世界就在你们的脚下了，你们就是自由的鸟儿了。”

科马罗夫斯基在这些与他们毫不相干的题目上，啰里啰嗦地高谈阔论，使拉拉忍无可忍了。她对来客久坐不走厌烦透了，就下了决心，向科马罗夫斯基伸出手去告别，同时毫不隐讳自己的不满，直截

了当地说：

“很晚了。您该走了。我想睡觉。”

“我想您不会如此不客气，这么晚了把我赶出门外吧？我没把握，在没有灯火的外地城市是不是能认得出路来。”

“早该想到这些，别坐得这么久，谁也没留您嘛！”

“哎哟，您干吗对我这样厉害？您都没问一声，我在这儿是否有落脚的地方？”

“根本没那个兴趣。您还能吃亏呀？不是那种人嘛！您总会有办法的。如果您非要留宿，那我们同卡坚卡一起睡的房间里我无法安排，别的屋子老鼠会搅得不能安宁。”

“我不怕老鼠。”

“那随您的便吧。”

三

“你怎么了，亲爱的？一连几夜你都不睡，坐到饭桌上什么也不吃，整天像疯了似的走来走去。你总是想啊想啊。是什么在折磨你？可不能忧虑过度。”

“看门人伊佐特又从医院到这里来了一趟。他同这里的洗衣女工要好。顺路来我这儿，安慰了几句。他说有个好吓人的秘密消息，说你免不了要蹲禁闭。还说等着瞧吧，不是今天就是明天要来抓人，随后就该轮到我这个倒霉人。我问伊佐特从哪儿打听来的。他说，他没弄错，是实行委员会里的人说的。你也许猜到了，他说的实行委员会，就是执委会代名词儿。”

拉拉和日瓦戈医生说着都笑了。

“他说的完全正确。危险已经迫在眉睫。要赶紧躲起来，问题是上哪儿去，去莫斯科没有考虑的余地，这得做复杂的准备，一定会引起人们的注意。要神不知鬼不觉地，谁也看不见。你猜怎么着，我的好人？恐怕咱们还是按你的意思办好。来个石沉大海，躲一阵子，就去瓦雷基诺那地方也可以。咱们去那儿住上两星期，个把月。”

“谢谢你，亲爱的，谢谢你。啊，我多高兴呀！我知道你内心是反对这样做的。我不是指你们家的房子。在那里生活，对你来说的确

不可思议。房里凄凉的样子，内心的自责，触景生情，难道我不清楚吗？得把幸福建立在别人的痛苦上，践踏心中珍贵的和神圣的东西。我任何时候也不会同意你作出这种牺牲的。不过问题不在这里。你们家的房子损坏太厉害了，未必再能收拾住人。我是打算住到米库利齐恩留下的屋子里去。”

“这些都是实话。谢谢你的体贴。不过等一下。我一直想问你，可总是忘记。科马罗夫斯基在哪儿？他还在此地呢，还是走了？自从我和他争吵，把他从楼梯上撵下去，再没听到他任何消息。”

“我也什么都不知道。让他见鬼去吧。你问他干吗？”

“我越来越觉得，对他的建议咱们应该分别采取不同的态度。咱俩的处境不一样。你得抚养女儿。就算你甘心和我同归于尽，你也没权力这样做。

“现在来说瓦雷基诺。严冬季节在没有储备、没有体力、没有希望的情况下，钻到那个荒凉的角落里，纯粹是发疯的行为。可是，我的心肝，如果除了发疯再无出路，就让咱们发疯吧。咱们再低一次头，求萨姆杰维亚托夫借匹马。向他或是向他手下的投机商人借些面粉和土豆。我们要他答应我们，不要因为为我们做了件好事就去看望我们，希望他等到最后需要用马时再去找我们。让我们俩单独在那里住一阵。我们走吧，我的心肝。咱们省着够烧一年的柴禾，一星期就烧完它。

“我再一次，再一次地请你原谅我话里流露出的不安。我多么希望同你讲话时不带这些莫名其妙的感慨。可要知道，我们真的是别无选择了。随你怎么叫它，死亡确已在敲我们的门。我们的日子屈指可数了。让我们按照自己的意愿度过这些时光吧，以此来向生命告别，这是我们永别前的聚会。让我们来告别我们所珍惜的一切，告别我们习惯了的那些概念，告别我们理想中的生活和良心对我们的教导，告别一切希望，最后是你我相互告别。让我们俩再重温一下我们夜里的悄悄密语，那些伟大的话语，那些如亚洲大洋名字般的太平的话语。我内心隐秘的、犯禁的天使啊，你在战争和起义连绵不断的天空下陪伴我生命的最后时刻，不是无缘无故的。在我生命的初起时，同样是你出现在童年的和平的天空下面。

“那天夜里，你这个中学高年级学生穿着咖啡色制服，昏暗中站

在屋里隔板的那边，神采和现在一模一样，都是那么惊人的美丽。

“在那以后的生活中，我始终找不到语言来形容你当时在我心中留下的美妙倩影的光彩，形容那渐渐暗淡的一线光芒和渐渐变低的一串清音。正是这光芒和声音从此一直伴随着我的生活，成了我深入理解世上其余的一切所不可少的钥匙，这都多亏了你。

“当你穿着学生裙，像影子一样从隔板背后走出来时，我这个对你还一无所知的男孩，从内心痛苦的反响中感受到：这个瘦弱的小姑娘如同带电一样，具有世上所能有的全部女性的温柔。如果走近她或用手指触动她，就会迸出火花照亮房间，要么把人击死，要么给人充上电，使他终生怀着磁铁般的向往和忧伤。我眼里充满了欲滴的泪水，整个心身仿佛在闪光，在哭泣。当时我是那么怜悯我自己，我这个男孩；但尤其是怜悯你，你这个女孩。我的整个身心在惊讶地问：如果爱一个人、吞进电去是这么痛苦，那么做女人、做电、引起人爱慕，多半会更加痛苦。

“你看，我终于把这些都说出来了。这一切简直可以使人发疯。我脑子里盘旋的全是这个。”

拉拉疲惫不堪地和衣躺在床边。她蜷缩着盖了一条围巾。日瓦戈挨床坐在一把椅子上，低声说着，中间不时有很长的停顿。拉拉有时抬起身子，用臂肘撑着床，手托着腮，张大嘴巴望着日瓦戈。一会儿又靠到他肩上轻轻地幸福地哭泣，自己却竟没感觉流泪。最后她从床上坐起扑到他怀里，兴奋地细语道：

“尤拉！尤拉！你多聪明啊！你什么都知道，你什么都理解得了。尤拉，你是我的堡垒，我的后盾，我的知音。啊，求上帝原谅我不自量力吧！我是多么幸福啊！咱们走吧，走吧，我亲爱的。到那我告诉你，是什么使我担心。”

他心想，她是暗示可能有了身孕，但这多半是错觉，于是说：

“我知道。”

四

一个灰暗的冬晨，他们出了城。这是个平常的日子，街上的行人各自忙着自己的事。路上时常遇到熟人。在一些凹凸不平的十字路

口，家里无井的妇女们，在旧水亭前排着长队，把水桶和扁担放在一边，轮流打水。日瓦戈医生驾着萨姆杰维亚托夫的黑鬃卷毛黄马，到这地方就勒住奔马，小心翼翼地绕过一群群家庭主妇们。雪橇飞快地从溅水结冰的马路边上滑过，有时冲上了人行道，横杆撞到街灯柱和短桩上一片乱响。

他们全速前进，超越了在街上走着的萨姆杰维亚托夫；擦身而过时也没回头看看他是否认出了他们和自己的马，是否从后面朝他们喊叫了什么。在另一处也如法炮制，没打招呼便赶马超过了科马罗夫斯基，意外地得知他还在尤里亚京。

格拉菲娅·东采娃隔着大街从对面人行道上大喊：

“人家都说你们昨天走的。他们的话真没法信呀。是去弄土豆吗？”然后一挥手，表示听不清答话，便挥挥手告别了。

为了见见谢拉菲玛，他们打算在高坡上停下，可这地方刹不住车。就是不停车，缰绳勒得紧紧的，还不时要遏制马跑呢。谢拉菲玛从上往下裹了两三条围巾，弄得身体像根圆劈柴。她僵直着腿迈步，走近马路中间的雪橇，同他们告别，祝他们一路顺利。

“等你们回来，我需要同你谈一谈，尤拉·安德烈耶维奇。”

他们终于出了城。虽说日瓦戈冬天也骑马走过这条路，但记得的大多是夏日的情景，现在竟认不出路来了。

装食物的几个袋子和其他物品，深深塞到雪橇前面的饲草里，再牢牢捆住。日瓦戈赶着马，不是跪在摇摇晃晃的宽大雪橇板上，就是侧身坐在雪橇边上，穿着萨姆杰维亚托夫毡靴的双脚垂放在外面。

时过正午，到日落本来还很早呢，可冬日的假象令人觉得马上要黑天。所以，日瓦戈狠狠地抽打起黄马来。马儿箭似的飞奔。雪橇像只小船上下起伏，贴着崎岖的大道穿行，卡坚卡和拉拉穿着皮大衣，行动很不便。遇上坑洼和路面两侧不平，她俩从雪橇这头滚到那头，像两个转动不灵的大布袋陷到草垛里，一边大呼小叫，咯咯笑得肚子疼。偶尔医生为了戏谑，故意把雪橇底下一根滑铁拉进路旁的雪堆里，雪橇侧翻倒但毫无伤害地把拉拉和卡坚卡甩到雪里。他自己拉起缰绳走上几步，让黄马停下，扶正雪橇。拉拉和卡坚卡捶他两下，抖抖身子，又好笑又好气地坐进雪橇里去。

“我要指给你们看，我被游击队劫走的地方。”离城相当远之后，

日瓦戈医生说道。可是他没有做到。因为周围只是一片光秃的冬林，死般的寂静，空荡无物，简直认不出这是什么地方。过不久他喊道："就是这儿。"其实他是把路边田里第一根钉着莫罗和韦钦金广告牌的路标，误认成林子里的第二根路标，他是在那儿被抓走的。可当他们进入萨克明岔口旁的林丛，驰过仍在原地的第二根路标时，他竟没有认出来。眼前闪烁的是浓霜织成的白网，霜把林子染成了银色，其中又泛着黑点。这样，第二根路标便没被发现。

驰进瓦雷基诺时，天色还亮。他们停到日瓦戈原来的住房前面，因为它最靠近大道，米库利齐恩的家要远些。过一会儿天就该黑了，他们匆匆闯进房去，好像是来打劫。房里已经昏暗不清。毁坏遭劫的情形，日瓦戈匆忙间只看到一半。家具有一部分还完好如初。瓦雷基诺空荡无人，没有人再来破坏了。家里的财物，日瓦戈丝毫也没找见。家人离去时他不在，所以也不知道他们带走了什么，留下了什么。这时听拉拉说道：

"得快点啦。天马上就要黑了，没工夫再琢磨。要住这儿，就得把马拉进柴棚去，吃的拿到走廊上，我们到这间屋里。不过我反对留在这儿。这事我们已经谈了不少。你会很难过，我也就会很难过。这是你们的卧室吗？不，是孩子住的。这是你儿子的小床。卡坚卡睡太小了。可是窗户都完整，墙壁和天花板没有缝隙。再说，有个很好的火炉，上次来时我就赞叹不已，如果你坚持要住在这儿，尽管我不同意，可是我会立即脱下大衣马上开始安置。头一件事就是生火。生火，生火，还是生火！开始这一天一夜，要不停地烧。你是怎么啦，我亲爱的？你怎么不回答？"

"等一等，没什么。请原谅我。不，你知道吗？最好还是去看看米库利齐恩家住的房子吧。"

他们又向前驶去。

五

米库利齐恩家房子的门栓上挂了把锁。日瓦戈撬了好久，才连锁带门栓螺丝、木屑一起拔掉。像刚才一样，他们又是一拥而入，也不脱衣服，穿着皮大衣和毡靴，戴着皮帽，就往里屋走。

惹人注目的，首先是房中一些角落里物品摆得井井有条，米库利齐恩的书房就是如此。这里有人来住过，而且是不久以前。能是谁呢？如果是这家的主人们，或者是其中的一个人，那么人到哪里去了？为什么大门上不用暗锁，却加了一把挂锁？再说，要是主人们在这儿常住，应该打扫整套房子，不该只整理一部分。这些迹象告诉刚闯入这儿的日瓦戈和拉拉住在这儿的不是米库利齐恩家人。那可是谁呢？情况不明并没使日瓦戈医生和拉拉感到不安。他们不想再多费思量。如今，遗弃不管、被人盗得半空的住宅，还不比比皆是。受到追捕而隐藏起来的人，也不在少数。“定是某个被追踪的白军军官。”两人不约而同地这么想，“他要来了，也可以相处，可以商量嘛。”

同前次一样，日瓦戈愣愣地站在房门口，为窗旁那张宽大舒适的写字台惊叹不已。他又一次想到，如此整齐幽雅的环境，一定会唤起人们从事坚韧而富有成效的工作的愿望。

在米库利齐恩院里的杂用房中，紧贴着柴棚盖了一个马厩，门上插着销子。日瓦戈不知里面是什么情形。为了不耽误时间，他决定头一夜把马拴到没上锁、容易打开的柴棚里。他给黑鬃黄马卸下套，等牲口收了汗，用井里打上来的水给它饮了。日瓦戈打算从雪橇上拿些草喂它，可是料草被人压成了粉屑，已经无法喂马。幸好在柴棚和马厩上面的料草棚里、贴墙根和角落里还存有足够的草料。

夜里他们和衣而卧，上面压着皮大衣，睡得很沉，很香甜，十分惬意，好像奔跑打闹了一整天的孩子。

六

大家起身之后，日瓦戈从清早就不断探头去看看那张诱人的写字台。想坐下写点什么，手都发痒了。但这个权利他给自己留到晚上，等拉拉和卡坚卡就寝之后再用。在这之前，哪怕只收拾出来两间屋子，活儿也足够干的了。

他向往晚上的工作，倒并无什么重大的目的。一种普通的写字欲望，对笔墨、对写作的倾心，控制了他。

他想胡乱涂点什么。开始他也只能满足于回忆和记述还没有记下来的某些往事，目的在于恢复因闲置而生疏、一时沉寂的才能。之

后，他期望和拉拉在这里多留些时日，有足够的时间写点新的有分量的东西。

“你忙着吗？在干什么呢？”

“一直在烧炉火。有事吗？”

“把洗衣木盆给我。”

“要这样烧法，劈柴只够三天。得到过去我们日瓦戈家的柴棚去一趟，看那里是不是还有。要是还不少，我去几趟，把它们拖回来。明天就干这件事，你要木盆？你看，好像在哪儿看到了，可记不得了，真是怪事。”

“我也是。在哪儿看见了，可又忘了。一定摆得不是地方，所以才容易忘。随它去吧。别忘了，我可热了不少的水，准备打扫房子。剩下的我洗洗自己和卡坚卡的衣服。你把自己的脏衣服也一起给我。晚上等收拾完了，商量好最近的计划，咱们睡觉前都洗个澡。”

“我马上把内衣拿来。谢谢了。柜子和重东西，我都按你说的从墙旁挪开了。”

“好啦。没有木盆，我就用洗碗盆涮衣服吧。只是有油腻，得把盆边上的油腻洗净。”

“等炉火着旺了我关上炉门再去收拾剩下的抽屉。写字台和衣柜里，找一找就有新发现。有肥皂、火柴、铅笔、纸、文具。桌面上也到处是意想不到的收获，比如盛满煤油的小灯。这不是米利库齐恩家的，我认识。这是从别处拿来的。”

“真是太走运了！多亏了在这儿住过的那位神秘客人。像法国凡尔纳小说里的人物。啊，没什么好说的，确实如此。咱们又闲扯起来，白费工夫，我那桶水可烧开半天了。”

他们忙活起来，手里拿着东西在几间房里出出进进，有时两人撞个满怀或者碰到卡坚卡身上。这女孩站在道上，妨碍大人走路。她在屋子里一会上这儿，一会上那儿，妨碍打扫屋子。大人说她，她还噘嘴。孩子冻得难受，一个劲儿喊冷。

“现在的孩子多可怜呀，成了我们这种茨冈生涯的牺牲品，小小年纪，就毫无怨言地同我们一起流浪。”日瓦戈医生这样想，嘴里却说道：

“啊，亲爱的，对不起。别缩着脖子。你是瞎说，撒娇吧。哪会

冷，火炉全烧红了。”

“炉子也许暖和了，可我冷。”

“那你忍耐一下，卡坚卡！晚上我再把它烧得通红通红的。妈妈说还要给你好好洗个澡，听见了吧？现在先给你这个，接着啊。”他说着把米库利齐恩家的旧玩具从冰冷的贮藏室取来堆了一堆，有完整的有弄坏的，有小砖块有积木，有车厢有机车，有打成方格的、出了图的编了号的硬纸片——那是玩筹码和骰子时用的。

“你怎么这样呀，尤拉·安德烈耶维奇。”卡坚卡像个大人似的抱怨说。“这都是别人的。又是小孩子玩的。我已经是大孩子了。”

可没过一分钟，她就在地毯中央舒舒服服坐好，各式各样的玩具在她手下全都变成了盖房的材料。卡坚卡用这些材料给从城里带来的玩具娃娃宁卡盖好一幢房子。这住房比起她随大人轮番借住的别家房舍，似乎还更合理，更能住得长久。

“瞧，她的这种持家的本能，那么迷恋小窝，井井有条，无论什么也改变不了。”拉拉从厨房望着玩耍的女儿说。“孩子是真诚的，不怕难为情，也不怕说出实话。可我们怕显得落后，就宁可出卖最珍贵的东西，夸赞令人讨厌的东西，附和我们并不理解的东西。”

“木盆找到了。”日瓦戈医生拿着木盆，从昏暗的走廊进了屋里，插嘴说。“的确放得不是地方。看样子，从秋天起木盆就放到漏雨的天花板下面了。”

七

拉拉动用储备食物，一次做好了三天的午饭。这顿午餐空前地丰盛，有一道土豆汤和一道羊肉炸土豆。卡坚卡吃了还想吃，怎么也吃不够，又是笑又是淘气。后来吃饱了，身上热得发困，倒在沙发上盖着妈妈的羊毛花毯，进入甜蜜的梦乡。

拉拉由于守着炉火，感到劳累，出了身汗，和女儿一样昏昏欲睡；同时又很得意自己的烹饪杰作。她没急着收拾餐桌，却坐下来歇口气。看到孩子确已睡熟，她倚在桌上，一只手托着脑袋说：

“我绝不怕累，而且觉得这是一种幸福，只是要让我知道这不是白做，能够达到某种目的。你应该每时每刻提醒我，我们来这儿为的

是两人能守在一起。你常给我鼓鼓劲，别让我清醒过来。因为严格地说，如果冷静地看看我们的所做所为，那我们是在干些啥呀？闯进别人住宅，破门而入，住到里面，还总是匆匆忙忙，为的是视而不见：这并不是生活，而是演戏；不是认真对事，而是像孩子们爱说的——‘闹着玩’；是一出令人发笑的木偶戏。”

“可是，我的天使，不是你自己坚持要来吗？你回想一下，我反对了好长时间，没有同意嘛。”

“对。我不争辩。我这已经犯了过错。你可以动摇犹豫，可以思索，我的行为必须是始终一贯的，符合逻辑的。咱们进了房子，你看到儿子睡的小床，心里难过，痛苦得险些晕倒。你有这个权利，可我却不能。为卡坚卡担心，考虑今后怎么办，这些都必须服从于我对你的爱情。”

“拉拉！我的天使！你清醒清醒吧！改变主意，放开决定，任何时候都不晚。我第一个劝你对科马罗夫斯基的话认真对待。咱们有马。你要愿意，明天咱们就回尤里亚京去。科马罗夫斯基还在那儿，没有走。要知道，我们乘雪橇从街上过来时，看见了他，而他依我看并没有注意到我们。我们回去很可能还见得到他。”

“我几乎什么都还没说，你的话音里已经带有不快。可你说说，我的话难道不对吗？我们躲藏在这里是不牢靠的，是盲目的，这和在尤里亚京差不多。要真想得救，那就非得有深思熟虑的计划，像那个虽令人厌恶却有见识、极清醒的人最后提出的办法。要知道，我们在这儿比任何别的地方更危险。这里是一望无际的平原，风雪无阻。我们又是孤身在这儿。大雪一夜就能把我们埋掉，早晨想爬也爬不出来了。还有常来这里的那位神秘客（对我们有所恩赐的人），一旦突然回来，又是个强盗，非把我们杀死不可。你连武器也没有呀。你看这处境。我担心的是你竟如此无忧无虑，而且也影响了我。我脑子里也乱成了麻。”

“那么你这个时候要怎么样呢？你要我怎么办呢？”

“我也不知道该怎么回答你。你时时刻刻管住我吧。你常提醒我点：我是爱你的盲从的不会思索的奴隶。啊，我要告诉你：我们的亲人，你的和我的，比我们好一千倍。可问题哪在好坏呀？爱情的天赋同其他天赋一样，它可能极伟大，但若没有得到祝福，爱情也难以表

现。咱们俩好像是在天国时就被教会了相互亲吻，然后让我们同时降生为婴儿，仿佛为了互相试探亲吻的本事。我们像是最完美的结合，分不出你一方我一方，分不出等级差别，没有高也没有低，整个人是平等的，一切都构成欢快，一切都化为灵魂。但在这近乎野性的、时刻迸发的柔情中，有某种孩子般的固执，某种不容于人的东西。这是一股任性的破坏的力量，同家庭的宁静水火不容。我的义务，该是提防这种力量，不为它所左右。”

她双手搂住他的脖子，流着泪哽咽地说完：

“你明白吗？我们的处境不同。你能腾飞，展翅可以躲到云外，可我是女人，只能俯到地面，用翅膀护住雏鸟免遭危险。”

她说的一切，日瓦戈医生听得喜出望外，但他没有表露出来，免得有肉麻之嫌，尽量克制地说：

“我们的这种野营生活，的确有些自欺欺人，像绷紧的弦。你说得完全正确。可这不是我们发明的。发疯似的左冲右突，是所有人的共同命运，这很符合时代精神。

“我今天从清早起，想的差不多也是这个。我想尽一切努力，在这儿多呆些时候。我说不清自己是多么想干点活儿。我指的不是农活儿。有一次我们全家一起出去做农活儿，干得很不错。但我无力再重复那么一次。我脑里转的不是这个。

“生活从各个方面都逐渐在走上正轨。也许说不定什么时候，又要开始印书。

“我心里琢磨的是这么个念头。能不能同萨姆杰维亚托夫讲妥，照对他有利的条件由他供给我们半年的粮食，我保证在这个期间里写一本书，作为抵偿。比方写本医学指南，或是文艺方面的书，例如诗集。再不然，我动手翻译外国著名的、有世界意义的东西。我的几种外语都很好，不久前我看到彼得堡一家专出译著的大出版社的启事。这类的作品大概会有交换价值，可以变成钱。能干点这类的工作，我感到幸福。”

“谢谢你提醒了我。今天我也产生过类似的想法。不过我没有信心能在这儿久住。相反我有种预感，不久我们将不得不再次远走。好在目前能在这停留一阵子，我对你有个要求。今后几天夜里，你为我牺牲几个小时，把你在各个时候向我念过的诗全记下来。有一半已经

散失，另一半还没写下来，我担心以后你会全忘记的，那就全完了。听你说，从前常有这种情况。”

八

天黑前，他们用洗衣剩下的许多热水，洗了个痛快澡。拉拉给卡坚卡洗了澡。日瓦戈觉得全身清爽舒坦，坐在窗前的写字台旁，背对着拉拉的屋子。她一身幽香，披着浴衣，湿发用毛茸茸的手巾缠成高髻，正侍弄卡坚卡，自己也准备上床睡觉。日瓦戈想到即刻就可集中精力写作，感到无比的快意，看着眼前发生的一切，不由得格外感动，产生一种无所不包的关注。

已近午夜一点，一直装睡的拉拉果真睡着了。她和卡坚卡身上刚换的衬衣，还有床上摆着的内衣，干净平整，绣着花边，显得分外洁白。即使在那个年头，拉拉也还有办法给衣服上浆。

日瓦戈笼罩在一片令人神往的静谧中，充满幸福感，充满甜蜜的生意。油灯在白纸上洒下宁静的黄色灯光，在墨水瓶里映起浮动的点点黄斑。窗外是淡蓝色的寒冷的冬夜。日瓦戈走进隔壁一间没有灯光的冷屋，从那往外看得更清楚。他朝窗外望了望。月的光辉照在白雪覆盖的林间空地上，好像蛋青或是白色的乳胶，黏乎乎的似乎伸手能摸到。寒冬夜色，美得难以言传。日瓦戈医生心里涌起一片宁静。他转身回到光亮暖和的房里，提笔写起来。

他写时笔迹稀疏，为的是让字迹能传达出运笔的生动情致，并且不失去自己的书法特色。他静心缄口，边回忆边记录，采用逐渐润色加工而不同于当初的定稿。他把最为成熟的和记忆清楚的旧作写下来，像《圣诞之星》、《冬夜》，以及性质相近的相当多的其他诗作，后来这些诗作被遗忘丢失，谁也没有再发现。

他写下这些完成的、定型的作品后，就转而写过去只开了头就丢下的诗篇，情绪酝酿好便写起来，却并不指望马上完成。渐渐地他诗兴大发，像着了迷，又写起新的诗作来。

头两三节写得很顺利，出现了几个连他自己也感到惊讶的比喻；之后他凝神专注，感觉所谓的灵感要来了。左右创作的几种力量，它们的相互关系似乎本末倒置过来。占据首位的，不是人和他想表现的

心境。语言这“美”和“意”的家乡与栖所，开始自己替人思索讲话，整个变成一种音乐，不是指诉诸听觉的外在声音，而是指内在的湍急强大的潜流。这时，如同汹涌浩大的河水冲刷河底的石块，转动磨坊的水轮，流淌的语言也受自身规律的驱使，自己沿途顺便就创造出节拍和韵脚，也创造出千百种更为重要而迄今未被发现、使用、命名的其他形式和手段。

每逢此刻，日瓦戈总觉得，主要的工作不是他自己完成的，而是某个高出于他、置身于他头上而支配着他的力量。这便是宇宙的思想和宇宙的诗情；这便是宇宙诗情在未来的历史发展中应迈出的下一步。而他自己不过是这诗情运动的中介和立足而已。

他不再自责，一时也不再觉得自满和自卑。他回头望望，又朝四周看了看。

他看到了睡梦中的拉拉和卡坚卡，两人的头枕在雪白的枕上。洁净的床褥，整洁的房间，她俩清晰的线条，同明净的夜和雪、星和月，汇合成同样洁净的细浪，流过他的心田。生活给人的庄严的纯洁感，使他忍不住要欢呼，要流泪。

“上帝啊！上帝啊！”他不禁想低声自语。“这一切，全是赐给我的！我凭什么得到这么多呀？你为什么让我接近了你，为什么让我来到你无价的大地上，来到你的星光之下，来到这个疯狂的、无怨言的、不走运的、看不够的女人身边？”

日瓦戈从桌上稿纸里抬起眼来，已经是夜里三点钟了。他从全神贯注、与世隔绝的状态中苏醒过来，回到了现实里，感到幸福、坚强、宁静。突然他听到一声凄凉的哀号从窗外寂寂的远方传来。

他走到隔壁无光的房间里，想朝窗外望一望。就在他坐着写作的几小时中，窗上结了很厚的霜，根本什么都看不清。日瓦戈把大门下卷放着的遮风的地毯挪开，披上皮大衣走到外边门廊。月光下的雪地，像燃着白色的火焰，刺得他眼花，起初他什么也不能细看，什么也没有发现。但过不一会儿，就听远处传来的悠长的哀嗥。这时他才发现沟谷对面一块空地边上，有四个长长的黑影，大小像标点里的连字符号。

几只狼朝着房子站成一排，仰脖嚎叫，不是冲着月亮，就是冲着米库利齐恩家闪烁银光的窗子。有几秒钟，它们伏身不动。日瓦戈刚

明白过来这是一群狼，它们就像狗一样垂下尾巴，慢吞吞地离开林间空地，仿佛日瓦戈的想法传达给了它们。没等日瓦戈搞清楚它们的去向它们就消失了。

“又新添一件不愉快的事！”他心里想。“没它们就够呛了。难道附近不远真有狼窝吗？说不定就在山沟里呢。太可怕了！倒霉的是马厩里还有萨姆杰维亚托夫那匹黄马。大概是它们嗅出马味了。”

他决定不到时候一点也不对拉拉泄漏，免得吓着她。他进了屋，关好大门，掩上从冷屋到暖屋中间的门，堵上门缝和门洞，回到写字台旁。

油灯仍然燃得很亮，很可人意，但他却没心思写了。他平静不下来。脑子里尽转着狼群以及其他危险复杂的情况，别的全想不进去。再说他也累了。这时拉拉醒过来。

“你还点着灯呢，我的明亮的小蜡烛！”她用柔润的轻声说，睡得嗓音带点阻塞。“靠近来挨着我坐一小会儿。我讲给你听，我做了个什么梦。”

他于是把灯吹熄了。

九

又一天在平静的惶惑中度过了。家里找到一个儿童用的小雪橇。小脸通红的卡坚卡穿着皮袄，大声笑着从结冰的小山坡顶，滑到花圃里没有扫雪的小路上。小冰山是日瓦戈医生用铁锨拍实之后，泼水浇成的。她总是乐呵呵，没完没了地返回来，用绳子拖着雪橇上坡。

寒气逼人，有增无已。院子里有太阳。雪地在午后阳光的照耀下变成了黄色。这蜜黄之中渐渐渗进早来的傍晚那种沉重的橘黄。

昨天拉拉又是洗衣又是洗澡，屋里积了许多潮气。窗上结出松松一层厚霜。从天花板到地板，发潮的墙纸上出现了一条条淌水似的黑道。房间里显得又暗又不舒适。日瓦戈往屋里抱劈柴、担水；还继续清理东西，不断有新的发现。拉拉从早到晚忙活，家务越来越多，也时常要他帮一把。

总在最忙的时候，两人的手碰到一起就握住不放了；抬起的重物没到目的地便搁到地上；一阵阵无法抵拒、令人眩晕的柔情，使他俩

束手无策。又是什么事也做不成，什么思想都抛到了脑后。总是这样荒废了分分秒秒，积成了一个又一个时辰，天色竟又晚了下来。两人想起丢在一边的卡坚卡，没有饮水的黄马，才吃惊地清醒过来，拼命去补做耽误了的事情，心里感到十分内疚。

日瓦戈因为睡眠不足，脑子里昏沉沉的，像喝醉了酒一般，罩在一层甜丝丝的雾中；浑身酸疼、疲倦，却又感到舒畅。他迫不及待地盼着到晚上，好继续那中断了的夜间的工作。

他身上充满着那种梦幻般的朦胧感，已经替他完成了前一半的酝酿工作。周围一切变得朦胧。他的思想也变得朦胧。由此一切融合为浑然一体的迷蒙，迷蒙渐渐又在变，便成了最后准确清晰的前奏。一整天累人的欢快，犹如作品草稿的朦胧、迷蒙，正是入夜创作不可缺少的准备。

疲惫而又闲散，就无所不想，思想无孔不入。于是一切全起了变化，成了另个样子。

日瓦戈感到，自己在瓦雷基诺长住的希望是无法实现的，同拉拉分离的时刻已然不远，他无可挽回地要失去她，随之要失去对生活的欲念，也许要失去生命。忧伤袭上他心头。但令他更难忍受的是对夜晚的期待，是哭诉这种忧伤而且使任何人都黯然泪下的愿望。

他一整天都不能忘怀的野狼，此刻已然不再是月夜雪地上的野狼，而变成了豺狼主题，变成了一种敌对力量；这力量立志要害死日瓦戈医生和拉拉，或者把他们撵出瓦雷基诺。这种视狼为敌的念头不断发展，到了傍晚更十分地强烈，仿佛在舒基玛谷地真发掘出了远古怪物的遗骸，而沟谷中的确潜伏着神话般巨大的龙，正渴望吸到日瓦戈医生和拉拉的鲜血。

到了晚上，同昨天一样，日瓦戈医生点亮写字台上的油灯。拉拉和卡坚卡比前一天更早些便睡下了。

昨夜写的东西可以分成两类。一类是旧有的，经过修改誊清，用正规书法写得很整洁。新写的用简笔涂鸦，不少省略号，字迹非常潦草难辨。

日瓦戈医生读着紊乱的底稿，往往感到失望。昨夜里这些诗稿催他泪下，一些出乎意料的成功之笔令他惊讶。这时，恰是这些貌似不凡之笔，显得过于牵强造作，使他不快。

他一生都向往能达到一种不露锋芒的含蓄的新奇，隐藏在通用的习以为常的形式之下。他一生都在努力形成一种平淡朴实的文笔，要使读者和听众能把握内容而无须费神理解。他一生都在关注创造一种不惹人注目的风格，可每次都吃惊地发现，自己离这个理想境界还很远。

昨天打草稿时，他想用朴实得近乎低声细语的手法，用亲切得像摇篮曲的手法，来表现出自己复杂的情绪、情爱和恐惧、忧伤和勇气，要让情绪仿佛摆脱开语言自然而然地流露出来。

如今，过了一天重看这些试作，他发觉缺乏能把零散诗行连成一体的内容的脉络。他在涂涂改改写诗的过程中，渐渐地也用这种抒情笔调叙述起勇士叶戈里的传说来。起初，他取了容量很大的宽松的五音步节奏。这种诗行不管内容如何，本身的节奏便和谐悦耳。可日瓦戈医生觉得这种刻板空洞的咏唱格调叫人生厌。他抛弃了这个浮夸的带间歇的节奏，把诗行挤成四音步。就像在散文中同冗繁作斗争一样。这回写起来困难些，但更有吸引力。进展迅速了，然而用这一节奏同样出现了过分啰嗦的毛病。他强迫自己再缩短诗行。在三音步的节奏里，词语变得紧凑了，萎靡松散的痕迹从作者笔下一扫而光，他显得清醒而热烈。诗行短小的节奏，本身便提醒作者该填进什么词。诗句一叫出景物，物象就展现在这框架内，栩栩如生。他听到马在诗稿上踏步而行，正如在肖邦的一部叙事乐曲中听得见奔马失蹄一样。格里戈里·波别多诺谢茨乘马在广袤的草原上飞驰，日瓦戈在后面看着他一点点缩小远去。他走笔匆匆，好不容易才把来得非常贴切合宜的词语和诗行记录下来。

他没觉察拉拉怎么下床来到了写字台旁。她穿着拖到脚跟的睡衫，显得纤瘦，比实际更高了。当她站到身边时，日瓦戈由于突如其来，不禁打了个寒战。她脸色苍白，流露出惊惧，一只手向前伸着悄声问道：

“听见了吧？狗在叫。还是两只呢。这多么可怕呀，真是不祥之兆！快挨到天亮，咱们马上走，马上走，多一分钟我也不愿呆在这儿了。”

过一小时，在劝说许久之后，拉拉才安下心来又睡着了。日瓦戈出屋到门廊上。野狼比前夜离得更近了，躲得也更快。日瓦戈又没能

看到它们逃跑的方向。它们有一群，他来不及数清数目。他的印象是比上次更多了。

十

他们栖居瓦雷基诺已经是第十三天了，情况同开初没什么两样。昨夜，这一周中间消失了几天的野狼又来哀嗥。拉拉又当成是狗吠，给这种不祥之兆吓得失魂落魄，再次决心第二天一早就离开。她又同以前一样，一会儿心情平静，一会儿忧虑不安；这很自然，她是个喜爱劳动的人，不习惯从早到晚地剖白心迹，毫无节制地滥用柔情。

但一切仍照样重现，丝毫不差。所以，当第二周一天的早晨拉拉像此前多次那样准备收拾上路时，似乎根本不曾在这儿度过一周半的时光。

房子里又十分潮湿，由于天气阴沉灰暗，屋里很黑。寒意稍减，天上低沉的乌云马上就会抛下雪花来。长期缺觉弄得日瓦戈心力交瘁。他思绪紊乱，体力不支，由于软弱感到发冷，冷得缩肩搓手，在没生火的屋子里踱步，不知拉拉决定怎么办，也不知自己根据她的决定应该怎么办。

她的意图并不明确。如今她宁愿少活半辈子，也不愿再浑浑噩噩地闲呆着，生活应该有某种严格的经常的秩序；但愿他俩都能去上班，担任某种工作，能够理智地诚实地过活。

她起床后和往常一样收拾了床铺，打扫房间，给日瓦戈和卡坚卡端上早饭。然后她说收拾行装，求日瓦戈套上马。她要离开的决定，是坚决而不可改变的。

日瓦戈不想劝阻她。城里正处于捕人高峰，他们刚躲起来再返回去，简直是发疯。可是，在这可怕的严冬荒漠中，又充满了另一种威胁，他们孤零零地独处而没有武器，恐怕也真不够理智。

此外，日瓦戈从邻居柴棚里收集来的最后一捆劈柴，已快烧完，新的又无处去找。当然，如果确有可能在这儿长住，日瓦戈医生会到周围走走，设法补充些饲料和粮食。但因是暂住，前途未卜，不值得到处搜索。于是日瓦戈医生决心听之任之，走出去套马。

他套马本领不高。萨姆杰维亚托夫曾经教过他，可他忘了。虽说

手不熟练，最终还是把马套上了。他用皮带包了铁皮缀着铜铃的一端，把轭固定在车辕上，再把带子在一根辕木上缠了几圈，打了个结。然后，他一脚蹬着马的腰部，将马轭的两端系紧，做完余下的事，便牵马来到门廊前，把马系在廊柱上，进屋告诉拉拉，可以上车走了。

他进来见她正处于极度慌乱失措之中。她和卡坚卡穿好了出门上路的衣服，东西也都收拾好了，可拉拉不停地掰着自己的手，忍着泪水求日瓦戈坐一会儿，自己却不停地坐进椅中马上又站起来，一边急促地说，快得前言不搭后语，而且时常用咏唱和哀诉的语调，高声插进一句："难道不是这样吗？"

"这不能怪我。我自己也不知道结果会这样。现在这个时候难道能走吗？很快天就黑了，那时我们还在半路上呢。恰好又是在你出事的那个林子里。难道不是这样吗？我听你的命令啦，自己下不了决心。有个什么东西在阻止我。我没了主心骨。你看着办吧。难道不是这样吗？你怎么闭着嘴不说话呀？咱们瞎忙了一个早上，不知为啥耽误了半天的时间。明天不能再这样了，咱们得慎重些。难道不是这样吗？是不是再住一夜？明天早点起来，七点或是六点，天一亮就动身。你说怎么样？你把炉子生着，在这儿再写一个晚上，在这儿再过上一夜。这可是难得的机会，像个奇迹一样。你怎么什么也不回答？又是我这个不幸的女人做错了事吧？"

"你太夸张了。到天黑还早呢。时间根本不算晚。不过就照你说的办吧。好，咱们留下。只是你安静点。你看你多紧张。真的，咱们把东西放好，脱了大衣吧。卡坚卡不是说饿了吗？咱们吃点东西。你说得对，今天走没准备，太仓促。只是你别激动，别哭，看在上帝分上。我马上生火。不过既然马已套好，雪橇也在门口，我到日瓦戈家老房子的柴棚去一趟，把剩的一点劈柴拉回来，要不我这儿连一根木棍也没有了。你不要哭，我马上回来。"

十一

柴棚前面的雪地上，有几圈雪橇走过的印迹，是日瓦戈前几回拉着马走进来和拐弯时留下的。棚子门边的雪地，在前天运柴时已经踩

脏了。

清晨满天是云，这时云都散了，天空明净如洗，空气微寒。本来离这儿较远的瓦雷基诺公园，如今似乎逼近了柴棚，好像要望一望日瓦戈医生的面孔，给他提醒点什么。今年雪厚，没过了柴棚的门坎。门楣也仿佛下沉，棚子像弓起了腰。棚顶积起一个大雪堆，像个巨大的帽子，悬在日瓦戈医生头上，就在棚门的上方，挂了刚刚出现的镰刀般的新月，月牙仿佛扎在雪堆里，闪着灰色的光。

虽然是白日，天光很亮，日瓦戈医生却觉得自己的生命正处于傍晚黑暗的密林中。他心中是那样阴郁，那样忧伤。新月就如同离别的先兆，孤独的象征，悬在他面前，同他的头几乎一样高低。

日瓦戈感到十分疲惫，几乎要站不住了。他把劈柴从棚子里抛出，越过门坎扔到雪橇上。今天，每次劈柴抱得都比平时少。在寒天里抓取冰冻粘雪的圆木，虽说戴着棉手套，也疼痛难挨。他加快动作，身子还是暖不过来。他觉得内心有什么东西停止了，崩断了。他极力诅咒自己可悲的命运，乞求上帝保护这个俏丽忧愁、温顺忠厚的美人。月牙依旧挂在棚子上面，有光无热，泛着青色却不能照明。

突然，马儿朝着来的方向，抬起头开始喷鼻，先是低声胆怯的，而后变得大声而胆壮了。

“它是怎么啦？”日瓦戈医生心想。“有什么可高兴的呢？但不可能是由于恐惧。马儿害怕时是不喷鼻的呀，尽是胡想。要是它发觉狼来了，那它又不傻，怎么会嘶叫着让狼群发现自己呢。看它多高兴呀。大半是想家了，想回去了。等等，咱们马上就走。”

除去码起的劈柴，日瓦戈医生还在棚子里搜集到不少碎木，以及从劈柴上整个掉下来的皮靴筒般的大块生火用的桦树皮，用绳子把盖了层椴树皮的木柴横着捆好，跟在雪橇旁边步行，把劈柴送回米库利齐恩家的柴棚。

马儿又喷起鼻来，是响应远处清晰可辨的马嘶声。“谁的马呢？”日瓦戈医生吃了一惊。“我们以为瓦雷基诺是空无人烟的。这么说，我们想错了。”他怎么也没想到，是他家来了客人，马嘶正是从米库利齐恩家门廊前，从果园里传过来的。他牵着黑鬃黄马，绕道从背后走近工厂菜园的杂用小房，隔着小丘，看不见住房的正门。

他不慌不忙（他又何必着急呢？）把劈柴抛进柴棚。他把雪橇留

在棚子里，给马卸了套，牵到隔壁空荡荡阴冷的厩房去。他把马带到角落里第一个单厩中，这里风小些；从柴棚抱来几把剩余的饲草，堆到倾斜的饲料架上。

他怀着不安的心情朝房子走去。台阶旁站着一匹肥壮的乌黑色牡马，套着农村那种宽大的雪橇，上面有舒适的车身。马儿旁边有一个相识的小伙子，穿件很好的紧腰长外衣，也同马一样光滑肥壮。他绕着马儿转，拍拍马的身子，察看马蹄上的簇毛。

屋里有人大声说话。他不屑偷听，也听不清什么，不由得放慢脚步，最后停下来愣住了。他听出了科马罗夫斯基、拉拉和卡坚卡的声音，虽然不辨说了什么。多半他们是站在头一间屋子靠门的地方。科马罗夫斯基和拉拉在争论什么。听她回答的话音，她很激动，在哭泣，一会儿斩钉截铁地反驳，一会儿又表示同意。日瓦戈根据某种难以言传的迹象，想到科马罗夫斯基此刻正好谈起他来，估计是说他这人靠不住（“一仆二主”——日瓦戈感觉他是用了这个词儿）；还难说谁对他最亲，是家庭还是拉拉；拉拉不能“脚踩两只船”，结果落个一场空。日瓦戈进了屋。

在头间屋子里，科马罗夫斯基站在那里，确实没脱衣服，皮大衣一直拖到地板上。拉拉扯着卡坚卡身上皮大衣的领口，想系上领子却扣不上领钩。她生了女儿的气，喊叫着不让女儿转动挣脱，可卡坚卡抱怨说：“妈妈，小点劲儿，你要把我给憋死啦。”三人都是出门上路的穿戴。等日瓦戈一进来，拉拉和科马罗夫斯基都赶紧朝他迎上来。

“你到哪去啦？我们正找你呢！”

“您好，尤拉·安德烈耶维奇！别看最后一次咱们互相伤了情面，您看我又不请自到。”

“您好。”

“你到哪儿去了这么久？你听他讲讲，快些替自己也替我决定吧。没有时间了。得赶快。”

“咱们干吗站着？坐吧，维克托·科马罗夫斯基。拉拉，什么我到哪儿去了？你不是知道我去拉劈柴了吗，后来又喂马。维克托·科马罗夫斯基，您请坐。”

“你不奇怪？你为什么这么平静？咱们不是曾经很遗憾，当时没有及时听从他的建议；现在他出现在你面前，你却那么平静。更惊人

的是他带来的新闻。您给他讲讲，维克托·科马罗夫斯基。”

“我不知道拉拉·费奥多罗夫娜指的什么。我本人想说明这样一点。我故意在外面散布消息说我已经离开这里，实际上我却还要呆几天，给您和拉拉一些时间重新考虑咱们提到的问题，深思熟虑之后也许会做出不那么轻率的决定。”

“不能再耽搁了。现在走是最合适的时候。明天早晨……最好还是让他来对你说吧。”

“拉拉，你等一下。对不起，科马罗夫斯基。干吗咱们都穿着大衣站着？脱掉大衣坐下来嘛。事关重大，不能这么匆匆忙忙。请原谅，维克托·科马罗夫斯基。咱们的争吵，涉及某些微妙的感情。要分析这些感情，简直可笑，也不方便。我从来没考虑过要跟您走。拉拉是另一回事。只在极少有的情况下，当我们两人出现各自不同的忧虑，当我们记起我们不是一个人，而是两个各有自己命运的人，只在这时我感觉拉拉，特别为了卡坚卡，应该认真考虑您的计划。其实她一直是这么做的，一次又一次想到这个办法。”

“但非得有个条件，就是你也去。”

“我和你一样难以想象我们分手。但也许需要克制自己，承担这个牺牲。因为要我走是绝对不可能的。”

“可你还什么都不知道呢。你先听他讲完。明天早晨……维克托·科马罗夫斯基！”

“看来拉拉·费奥多罗夫娜是指我带来的那消息，我已经对她说了。尤里亚京的铁路线上，有一列远东政府的公务车已生火待发。它昨天从莫斯科开来，明天继续向前开。这列车是我们交通部的，一半是国际卧铺车厢。

“我必须乘这趟车走。还给我所邀请的同事们留下了座位。咱们一路上可以坐得很舒适。这种机会再不会有了。我知道您说话是算数的，不会改变拒绝和我们一起走的决定。您是个刚强的人，我知道。即使这样，请您为拉拉·费奥多罗夫娜委屈一下自己吧。您已经听见了，您不去她不肯走。跟我们一起去吧，如果不去海参崴，至少要去尤里亚京。那时看情形再说。如果这样就得赶紧了。一分钟也耽误不得。我带来个人，自己赶不好马。加上他咱们是五个，我的雪橇装不下。如果我没猜错，萨姆杰维亚托夫的马在你们这儿。您说是赶着它

拉柴禾去了。马还没卸套吧？”

“不，我给卸了。”

“那请您快些再套好。我的车夫会帮您。其实您自己也会。要么算了吧，不用再拉一个雪橇了。将就着坐我那辆也可以回去。只是看在上帝分上快一些。上路只带手边最需要的东西就成了。房子就让它这样开着好了。要救孩子的性命，不是去找什么锁。”

“我不能理解，维克托·科马罗夫斯基。照您的说法，好像我同意走啦。如果拉拉愿意，你们自己走好啦。房子用不着您操心。我留下，你们走后我打扫好锁上门。”

“你在说什么呀，尤拉？干吗说这些，明摆着是瞎说嘛，你自己都不会相信的。说什么‘要是拉拉·费奥多罗夫娜决定了’。你自己明明知道，没有你参与，我也没有任何决定。既然如此，还说什么‘房子我来打扫，一切我来操心’呢？”

“这么说，您是心如铁石了。那我另有一个请求。如果拉拉·费奥多罗夫娜同意，我有两句话说，假如可能，想和您单独讲讲。”

“好吧。如果需要这样，咱们到厨房去。你不反对吧，拉拉？”

十二

“斯特列尔尼科夫被捕，判了极刑，已经执行了。”

“太可怕了。这可是真的吗？”

“我听说是这样。我相信是真的。”

“不要对拉拉说。她会发疯的。”

“那还用说。为了这个我才把您叫到另一间屋子里来。枪毙之后，她和女儿已经直接面临危险。求您帮我救救她们。您是绝对不愿跟我们走？”

“我对您说过了。当然如此。”

“可是您不去，她也不会走。我简直不知如何是好。那么请帮另外一个忙吧。您在口头假装愿意让步，做出好像能被说服同意的样子。我不敢想象你们俩离别的情景——不论在这儿，或者在尤里亚京车站，如果您送我们去的话。应该想方设法让她相信，您也要走的。如果不是马上同我们一起走，就是过一段时间，等以后的机会，我会

向您提供。您要保证一有机会就走。这就要您能假装对她发个誓。不过从我这方面说，这可不是一句空话。我以名誉担保，只要您愿意，我负责在任何时候都可以把您接到我那去，然后不管您想到哪去，也可渡海出去。要让拉拉·费奥多罗夫娜相信，您要送我们走。求您使她对这一点坚信不疑。比如说，您可装着要去套马，劝我们立刻启程不要等您，您套好马随后来，在途中可以赶上我们。”

“斯特列尔尼科夫被枪毙的消息，使我感到震惊，我已不能自持。刚才我强打精神听了您的一番话。但我同意您的想法。斯特列尔尼科夫被镇压以后，按照我们如今的逻辑，拉拉·费奥多罗夫娜和卡坚卡的生命，也处于危险之中。我们两人之中，总有一个人要失去自由，这样一来不管怎么说总得分开。既然如此，还是您把我们分开好，带她们远走高飞。现在，我说这个话的时候，反正事情也得按您说的办了。很可能我会承受不住，要不顾骄傲和自尊跪倒在您面前，乞求从您的手里得到拉拉，得到生命，得到去会家人的海路，也得到自己的生路。但得给我时间考虑这一切。我被痛苦压倒了，失去了思考和判断的能力。我这样屈从于您，我可能会犯一个致命的不可挽回的错误，一生都要感到心惊胆战。但痛苦使我无能为力，在晕眩中我目前唯一能做的，也只是对您机械地点头称是，软弱盲从地听命于您。既然如此，为了她我去骗她说，我立刻就去套马，随后去追你们。然后我一个人留下。只是还有一个具体问题。眼看到夜里了，你们现在怎么走法？要穿过林子，周围尽是野狼，你们可要小心。”

“我知道。我随身有步枪和手枪。您可以放心。顺便我还带了酒精，怕路上冷。有不少呢，可以给您点，想要吗？”

十三

“我干了什么事呀？我干了什么事呀？我放走了她，我抛弃了她，拱手让给了别人。我应该追上去，赶上去追回来！拉拉！拉拉！

“他们听不见了。风是朝这边吹的。而且他们一定在高声讲话。她有一切理由高兴放心。她受了骗，却还不觉得自己上当。

“她现在大概是这样想的。她想，一切都再好不过了，如愿以偿。她的尤拉，这个固执的空想家，终于软化了，感谢造物主！他同

她一道去一个可靠的地方，到比他俩更聪明的人们那里去，能得到法律和秩序的保障。即使他要坚持到底，固持己见，可能拗着劲儿，明天不搭她们这趟车，那科马罗夫斯基会派另一趟车接他，不要多久他还是会到她们那里。

“这会儿，自然他已经到了厩房，给黑鬃黄马上套；他的双手由于紧张和匆忙，一定在颤抖，手忙脚乱。然后他会拼命抽马追来，所以用不了进林子，在田地里就能赶上。

“这大概就是她的想法。所以他俩甚至都没好好地告别，日瓦戈只是摆摆手便转过身去，极力咽下仿佛冲到喉咙的一股泪水，好像一块苹果噎在了喉头。”

日瓦戈医生站在门廊上，一个肩头搭着皮大衣。没被大衣盖住的另一只手，狠命地攥住廊柱削细的柱尖，仿佛想把它掐死。他的全部意识都投向了远方空间的某一点上，那里在几棵孤零零的白桦树中间，显露出一小段上山的大路。此刻低沉的夕阳，恰好照在这块开阔地上。雪橇钻进了一条不深的沟谷，很快就会爬出来，进入这段夕照的大路。

“别了！别了！”日瓦戈医生没等雪橇露面，先就痴痴无声地从胸腔里挤出这几个音，吐到严寒的晚空中。“永别了，我唯一爱着的人，我永远失去的人！”

“上坡！上坡了！”他那变白的嘴唇，急促却干巴巴地低声唤着。这时雪橇箭一般从下面飞出来，越过一棵又一棵白桦，然后放慢了速度。噢，太好了，他们在最后一棵树旁停了下来。

他的心险些跳出来，两腿发颤，由于紧张整个身子瘫软无力，像从肩上滑掉的皮袄。“上帝啊，也许是你吩咐把她还给我？那儿出了什么事？在远处夕照的地方出了什么意外？这如何解释，他们为什么停下？不，全完了，又跑起来。这一定是她要求停一会儿，最后再看一眼房子。也许是她想证实一下日瓦戈是否已经上路，是否在后面追赶。走啦！走啦！

“如果他们走得快，如果夕阳不先沉没，他们还会再闪现一次。要是天黑下来，他可就辨不出来了。最后这一次应是出现在谷沟对面的林间空地上；前天夜里野狼就守在那里。”

终于，连这一刹那也倏忽而过。血红的太阳还留在雪堆蓝色的镶

边上面，积雪贪婪地吸着夕照带来的菠萝的甜味。忽然他们出现了一下便飞驶而去。“永别了，拉拉！到另一个世界相会吧！再见，我心爱的人儿，我永远永远的欢乐！”他们又消失不见了。“我再也见不到你了，永远，永远，不能再看见你了。”

天色渐暗，雪地上夕阳洒下的一处处红铜斑点，迅速褪色熄灭了。淡灰的柔软的空际，很快弥漫在雪青的黄昏中，又渐渐转成淡紫。同这灰蒙蒙烟雾融成一体的，是以粉白色低空为背影的大路上那几棵白桦，树枝像纤细的笔画织成了花纹。

精神上的痛苦，使日瓦戈变得容易动感情了。对周围的一切，他感受要比从前强烈十倍。四周景物全像是独一无二的罕见的东西，就连空气也如此。冬日的傍晚，仿佛是个充满同情的见证人，透着前所未见的怜悯的情调。似乎迄今为止，还没有过这样的傍晚，今天是第一次降临，为的是来慰藉孑然一身的孤独客子。似乎丘陵上背靠地平线的半圆形森林，不单是此处的地貌，而是出于表现同情的需要，刚从地下走出来分布到各个丘陵上。

面对此刻伸手可探的美景，他像对待一大群令人厌烦的同情者一样，差不多要挥手让它离去；对照到他身上的落日余晖，他几乎轻声喊出：“谢谢，我不需要。”

他转身背对世界，脸朝关着的房门，在台阶上伫立良久。“我的明亮的太阳沉落了。”他内心有个声音这么重复着。喉咙在颤抖，在抽搐，使他无法连贯地说出这几个字。

他进了屋。这时内心展开了双重的两种性质的独白。对自己是干巴巴的故作镇静的独白，对拉拉是一泻无际的独白。他的念头是：“现在该去莫斯科了。头一件事，得活下来。不能再失眠。不是要躺下睡觉。夜里得工作，直到累得倒头就睡着。还有，马上得把卧室的炉子生着，免得夜里徒然受冻。”

同时他又这样自言自语：“我无法忘怀的好人呀！只要我的双臂还没有忘记你，只要你还在我的拥抱和亲吻中，我就继续同你依偎相处。我要把相思的热泪，留在配得上你的传世之作里。我要把对你的思念，融在柔肠寸断的描绘之中。我要留在这儿，直到把这件事做完。以后我自己也离开这里。我要这样描绘你。我把你的姿容印到纸上，就像可怖的暴风雨把海底掀起之后，力量最大溅得最远的浪头，

在沙滩上留下的遗迹。大海把浮石、栓木、贝壳、水藻，以及它能从水底搅起的最轻的东西，全抛到岸上，连成一条断断续续的曲线。这便是最高的潮汐横扫海岸达到的绵绵无尽的边际。你就是这样被生活的暴风雨冲到我的身旁，我的值得骄傲的人儿啊！我就这样描绘你。”

他进了屋，锁好门，脱去大衣。他到了拉拉清早仔细打扫干净的房间，但一切又已在匆匆离去前翻腾得乱七八糟。他看到床褥不整，东西凌乱，扔得地板上椅子上到处都是，便像小孩子似的跪到床前，胸倚着床边，脸埋到羽毛褥垂下的一角里，呜呜哭了起来，哭得那么自然，那么悲苦。过了一会儿，日瓦戈站起身迅速擦去眼泪，疲惫无神、心不在焉地打量一下四周，拿起科马罗夫斯基留下的酒精瓶子，拔去塞斟了半杯，加上水又掺了把雪，慢慢地贪婪地喝起来。他感到一种快意，然而这种快意几乎同刚才洒下的并不给他任何慰藉的泪水一样。

十四

日瓦戈身上，出现了和他极不相称的变化。他渐渐失去了常态。他还从来没有过这种奇特的生活方式。他把房子扔下不整理，对自己也不照料，把黑夜当成了白天，拉拉走后忘了记日子。

他只是喝酒，写纪念她的东西。然而，他诗里和札记中的拉拉，随着不断涂抹改写，离真正的原型，离卡坚卡活生生的妈妈，离那正与卡坚卡在旅途中的拉拉，竟越来越远了。

日瓦戈一再修改的目的，是要把拉拉描绘得更准确可信。这同样也符合他追求内在含蓄的要求，不愿过于直率地袒露个人的感受，披露个人的真实往事，免得伤害直接参与其事其情的当事人。这样一来，切肤之痛、仍然揪心的尚未平复的情感，便从诗中排挤了出去。诗中催人血泪、使人悲痛的内容被取代，出现了一种平和广阔的气度。于是个别事件被提升为人人熟悉的普遍性。日瓦戈医生并未刻意追求这广阔的气度，它自然而来，好似拉拉从途中亲自寄来的一种慰藉，好似她发自远方的问候，好似她出现在梦境中，或是她的手在他额头上抚摸。于是他很喜欢体现在诗作里的这一引人向上的特点。

在哭忆拉拉的东西写毕之后，他又把不同时期的草稿，包括各种杂咏，遍及大自然、日常生活等等，都续写完成了，和往常一样，与这一工作同时，有许多对个人生活和社会生活的见解，涌入他的脑海。

他再次想到，对历史、对所谓的历史进程，自己的理解完全不同于一般人；在他眼里，历史犹如植物世界的生活。冬天在雪的覆盖下，阔叶林的秃枝细瘦可怜，像老人赘疣上的毛发。到了春天，几日之内林木就改换了面貌，变得高耸入云，在树叶遮盖的林子深处可以藏身。这一变化是靠运动实现的，就其速度的疾迅来说不亚于动物的运动，因为动物成长不能像植物那样快，再说植物的运动又从来无法窥见。森林是不能移动的，我们看不到它改变位置。任何时候我们看它，它总是在原地不动。我们看永远在发展、永远在变化而演变又难以窥见的社会生活和历史，它们也同样是原地不动的。

托尔斯泰在否认拿破仑、统治者、统帅等的先锋作用时，没有把自己这一思想发挥到底。他所想的也正是这个，但没把它说透。谁也没能创作历史，历史是看不见的，正像看不见草怎样长大一样。战争、革命、沙皇、罗伯斯庇尔——这些是历史的自然刺激物，是它的酵母。进行革命的，都是善于行动的人，片面的狂热者，自我克制的天才。他们在几小时或几天之内能够推翻一个旧秩序。变革延续几周，有许多情况是延续几年，而后人们却连续几十年、几个世纪崇拜这一导致变革的克制精神，把它奉为神圣之物。

接着对拉拉的哭忆，他也哀哭过梅柳泽耶夫镇那个遥远的夏季。那时，革命简直是从天国降临人世的上帝，是那个夏天的上帝；每个人都照自己的意愿发了疯，每个人的生活都各行其是，而不是为证实最高政策的正确性所安排的说明和图解。

在修改润色这些复杂的作品时，他又一次检查发现，艺术向来是服务于美的，而美是驾驭形式的幸福，形式则是生存的必需契机。一切有生命力的东西，为了生存必须掌握形式。因此，艺术，其中包括悲剧艺术，都是表现生存幸福的故事。上述这类思考和札记，同样也给他带来了幸福感，充满泪水的悲剧性的幸福感。正由于胸间充溢着这一幸福，他不胜疲倦，觉得头疼。

萨姆杰维亚托夫来看他，也带来了酒，并且讲了拉拉带着女儿随

科马罗夫斯基离开的情况。萨姆杰维亚托夫是乘铁路上的检道车来的。他责备日瓦戈医生对黄马照料不周，就牵走了，尽管日瓦戈医生求他再等三四天。不过他答应过些时候亲自来接日瓦戈医生，带他离开瓦雷基诺。

有时他工作入了神，写着写着突然十分清晰地回忆起离他而去的女人，一片柔情无以排遣，越发感到失去拉拉之痛。小时候，在夏季美妙的大自然里，他有时在百鸟啼啭中幻想听到了故去母亲的声音。和那相仿，他的听觉习惯了拉拉的声音，同它融成了一体，所以现在也时而使他产生幻听。他的听觉，有时仿佛捕捉到隔壁屋中唤他的喊声："尤拉！"

这一周里，他还出现过另一种性质的错觉。周末的夜里，他梦见屋底下有个藏龙的深沟。做了这样一个可怕的怪梦之后，他睁开了眼睛。突然，谷底闪现一束火光，传来放枪的声响。奇怪的是，这一意外事件刚过一分钟，日瓦戈医生竟又沉沉入睡，翌日清早把这全当成了梦境。

十五

不久以后的一天，发生了这样一件事。日瓦戈医生的理智终于苏醒了。他对自己说，如果决心要千方百计自戕，那么可以寻找更为有效而更少痛苦的方法。于是他暗自决定，只要萨姆杰维亚托夫一来，他马上离开这里。

黄昏之前，天色还亮，他听到有人吱嘎吱嘎踩雪的声音，响声很大。这人迈着坚定有力的步子，直奔这幢房子而来。

奇怪！这能是谁呢？萨姆杰维亚托夫来会骑马，过路的在瓦雷基诺一直没见过。"找我来的。"日瓦戈心想。"唤我回城，或是要求我回去。也许要逮捕我。可他们怎么把我带走呢？那也该有两个人呀。这是米库利齐恩。"他高兴地揣测着，似乎听出了来人的脚步声。暂时还费人寻思的来客，在门前没看到大锁头，发现门栓已被打掉，一时愣住了；然后他从容熟练地迈步进来，像主人似的打开一扇扇屋门，又细心地把门关好。

怪事发生时，日瓦戈医生正坐在写字台前，背对着房门。当他从

椅上站起，转过脸来准备去迎接来客时，那人已站在门口，惊呆在那里。

“你找谁？”日瓦戈医生下意识地冲口而出，说不清是对谁说的，所以当那人没有回答时，他也并不觉得奇怪。

进来的是个魁梧壮实的人，面庞俊美，身穿短皮上衣、皮裤、暖和的羊皮靴，肩上挎了一支步枪。

只有陌生人出现时的这一瞬间，日瓦戈医生觉得意外，而他的到来，并非意外。屋里发现的什物和其他迹象，已使日瓦戈对此次邂逅有所准备。显然，来者便是房里储存的那些东西的主人。他的外貌，日瓦戈医生觉得见过、认识。看来客人也先有准备，知道房子有人住，表现得并不很惊讶。也许有人告诉了他，会在这儿看到什么人。也许他自己就认识日瓦戈医生。

“这是谁呀，这是谁呀？”日瓦戈医生绞尽脑汁在想。“上帝啊，我曾在哪儿见过他呀？这是真的吗？不记得是哪年，一个五月暖和的早上，在拉兹维利火车站上，那趟不吉利的政委的列车。那政委思想清晰，为人直爽，恪守原则，正直，正直，非常正直。是斯特列尔尼科夫！”

十六

他们已经谈了许久，足有几个小时。只有在俄国的俄罗斯人，才会这么长谈，特别是那些担惊受怕和愁眉不展的人们，那些发狂和盛怒的人们。而在当时的俄国，所有人莫不如此。到了黄昏时分，外面天色变黑。

斯特列尔尼科夫和人谈话，和当时许多人一样总是兴奋地滔滔不绝。但这次他讲个不停，除那以外还有个人的原因。

他抓住日瓦戈医生，和他没完没了地谈着，害怕孤独的苦闷。他是怕良心的责备呢，还是怕萦回在脑海里的痛苦的回忆？也许是不满意自己而备受熬煎。这种不满使他厌恶自己，痛恨自己，恨不得羞愧而死。再不然，是他作出了可怕的不可改易的决定，他不愿总想着这个决定而孤身独处，于是借着同日瓦戈医生的长谈，尽可能推迟实现自己的决定。

不管什么原因，斯特列尔尼科夫隐瞒了令他不安的某种秘密，而在其余的一切方面，却不惜毫无节制地袒露心迹。

这是一种时代的病症，是一个时代的革命疯狂。所有的人，内心所想都不同于言辞和外在表现。谁也不是问心无愧的。每个人都有理由感觉自己一切全错了，是个隐蔽的罪犯，是个未被戳穿的骗子。只要一有机会，自我谴责就如潮水一般铺天盖地而来。人们搜索枯肠地诽谤自己，不仅出于恐惧，也由于有了一种破坏性的病态的嗜好，是出于自愿，像是生理上的沉迷状态，处于一种自我否定的狂热之中，一旦任这种狂热表现，便难以遏制。

想当初斯特列尔尼科夫作为高级将领，有时也是军事法官，读过许许多多这类死前的供状。如今他自己患上了类似的自我暴露的顽症，重新认识自己，重新清算一切，如同发烧胡说一样，把什么都歪曲得不像样子。

斯特列尔尼科夫讲得杂乱无章，从一件事突然跳到另一件事上。

“这是在赤塔城外。你看见我塞在这屋衣柜和抽屉里的稀罕东西了吧，感到奇怪吧？这都是红军占领东西伯利亚时，我们部队征用来的东西。当然，不是我一个人把这些东西弄来的。我的命不错，总有一些可靠的人，忠诚的人。这些蜡烛、火柴、咖啡、茶叶、文具等等，一部分是捷克的军用品，一部分是日本货和英国货。事情太离奇，难道不是这样吗？‘难道不是这样吗’是我妻子的口头禅，你大概发现了吧。我原来拿不准是不是马上对你说这些。现在我要讲给你听。我是来见她和女儿的。我得到她们在这儿的消息太晚了，所以来迟了一步。当我从谣传和情报中得知你同她接近时，当我第一次听到‘日瓦戈医生’这个名字时，我从这几年间见过的上千人里，不可思议地竟回忆起来有次带来审问的医生，他就是这个姓。”

“您很后悔没枪毙他吧？”

斯特列尔尼科夫没理会这句话。也许他都没听清楚对方打断他插了句话。他沉思着漫不经心地继续说下去。

“当然，那时我很妒忌您，而且至今如此。不可能不是这样嘛！我只是最近几个月才躲藏在这一带。东边离这很远的地方，我另有几个藏身处，都被发现了，才到这儿来。我因遭人诽谤，要送军事法庭审判，那结果是可想而知的。我不知自己有什么过错。我曾经抱有希

望，情况顺利的话能够证实无罪，保全日后的名声。我决定在被捕前先躲起来，到处流浪，过隐居生活。说不定最后我本可以逃命的。是一个骗取了我信任的无赖青年坑了我。

“冬天，我穿过西伯利亚朝西逃走，一路东躲西藏，忍饥挨饿。晚上钻到雪堆里，在大雪覆盖下的列车中过夜。那时西伯利亚大铁路上，停着很长很长的列车，都埋在雪里。

“在这期间我碰上了一个流浪孩子，好像是游击队枪毙一批死刑犯时他没被打死。他说是从死人堆里爬出来的，等缓过气来躺了些时候，便同我一样到处找洞穴躲藏。至少他是这么说的。这孩子是个坏蛋，不学好又愚昧，是实科中学二年级学生，因为太笨被赶了出来。”

斯特列尔尼科夫讲得越细，日瓦戈医生就越感到这孩子是他认识的。

“他叫捷廖沙，姓加卢津吧？”

“对。”

“那他说的游击队枪毙人的事，全是实话。他并没有瞎编。

“这男孩唯一的优点，是十分爱他的母亲。父亲被当作人质下落不明。他听说母亲关在监狱里，要同父亲共命运，便决心不惜一切要救出母亲。他到县里的非常委员会去自首，并表示愿意立功赎罪；委员会同意饶恕他的一切罪过，条件是交代出某件大事。他告发了我躲藏的地方。我赶在他出卖之前，及时躲开了。

“我是尽了超乎常人的努力，经历了千百次危险，才通过西伯利亚，来到这里。此地人们对我了如指掌，因此估计我来这里的可能性最小，估计我没有胆量来这里。也的确，当我在城外这一带换着房子栖身的时候，他们还在赤塔附近搜捕了我好久。不过现在完了。我在这儿也被人发现了。您听我说。天黑了。我不喜欢的时候快到了，我失眠已经好久了。您知道吗？这是非常痛苦的事。要是您还没点完我的蜡烛——很漂亮的硬质蜡烛，对吧？——那我们就再聊一会儿。您只要还不瞌睡，咱们就谈下去，阔气点，通宵点上蜡烛。”

“蜡烛都在。只打开了一包。我在这儿找到了一盏煤油灯。”

“您这有粮食吗？”

“没有。”

“那吃的什么呀？其实不问也知道。是吃土豆，我知道。”

“对，土豆这里有的是。这儿的主人有经验，又会储存东西，知道怎么保管土豆。在地窖里土豆都保存得很好，没烂也没冻。”

突然，斯特列尔尼科夫讲起了革命。

十七

“这一切和您都不相干，您是无法理解的。您是在另一个环境长大的。但还有个城市郊区的世界，铁路沿线和工人窝棚的世界。肮脏、拥挤、贫困，摧残劳动者，摧残妇女。娇生惯养的公子哥，大学生里的纨绔子弟，年轻商人却过着花天酒地、肆无忌惮的荒淫生活。他们对那些受抢劫、受屈辱、受诱骗者的血泪和控诉，嗤之以鼻，恼怒鄙视，这些难道只是一时的玩笑和冲动吗？这类寄生虫是何等的威风凛凛啊！可他们的不凡之处只是从来不劳动，不探索，不给世界创造任何东西，留下任何东西！

“可我们对待生活，是把它当作军事远征；我们为了自己热爱的人们，不惜移山负重。虽然除了痛苦，我们没给他们带来任何别的东西，却一丝一毫也没有欺压他们，因为我们比起他们来是更大的受难者。

“不过，在继续说下去之前，我觉得有责任先说件事。情况是这样。您得离开这里，如果还想活着，就别耽搁。对我的围捕，口袋越收越紧。不管结局如何，总要把您同我扯到一起，您同我谈话这个事实就说明有牵连。此外，这里狼很多，最近两天我还开枪自卫呢。”

“这么说是您打枪呀？”

“对，您多半听见了吧？我是到另一个隐蔽点去，还没到那儿，根据各种迹象就知道那里已经暴露，在那儿的人大概死了。我在这里不久呆，只住一夜，明早就走。现在，您要不反对，我继续往下说。

“难道说特韦尔大街、亚玛大街上那些歪戴帽、裤脚系套带、和姑娘一起乘华丽马车兜风的花花公子，仅仅在莫斯科有，仅仅在俄国有吗？那种大街，黄昏街，世纪的黄昏街，跑马，浪荡公子，到处都有。一个时代共同的东西是什么，什么东西使十九世纪构成一个历史阶段呢？是社会主义思想的诞生。爆发了一次又一次的革命，具有牺

牲精神的青年人走上街垒。政论家冥思苦想，如何遏制金钱的恬不知耻的兽性，如何提高贫穷者的人的尊严。马克思主义出现了。它挖到了病根，找到了根治的手段。它成了这一世纪的强大力量。这一切便是这一时代的特韦尔大街和亚玛大街，是卑污和神圣的光辉，是纸醉金迷和工人窝棚的贫困，是传单和街垒。

“啊，她中学时是多么好的姑娘呀！您无法想象。她常到一个女同学家里去，那幢房子里住的都是布列斯特铁路员工，这条铁路原名是这样，后来又改过几次。我父亲，现在尤里亚京法庭的法官，当时是火车站的养路技工。我常去那幢房子，在那儿见过她。那时她还是小姑娘，是个孩子，但她脸上、眼神里已经看得出时代的忧思和焦虑。时代的一切课题，全部泪水和屈辱，它的一切动机，它全部的积忿和骄傲，都流露在她脸上和体态中，在她处女的羞涩和苗条大方的混合体中。完全可以用她的名义，通过她的嘴，对时代起诉。您会同意，这并非无足轻重的小事。这可说是某种特定的使命，是不同凡响之处。要能做到这一点，需要天生具有这种气质，获得这种权利。”

“您讲到她，说得太好了。我也是那个时候见到她的，正是您描写的样子。在她身上，体现了一个中学生和早熟的女主人公的结合。她的倩影映在墙上，显出一种无力自卫的紧张。当时我看到她就是这个样子，现在我所记得的她，也是这个样子。您讲得再好不过啦。”

“您当时就看到了她，现在也还记得吗？那您为此做了些什么呢？”

“这完全是另一个问题。”

“您看，就这样，整个十九世纪连同巴黎的几次革命，从赫尔岑开始的几代俄国流亡者，一切已付诸实施和未曾实施的刺杀沙皇的计划，全世界的工人运动，欧洲各国议会和大学中的全部马克思主义，整个新的思想体系及其论断的新颖和迅速，嘲笑的态度，为了怜悯而采取的辅助手段——无情，所有这一切都被列宁汲取为他所用，并且由他做出了概括的表现，目的是为了抨击旧世界，报复过去的一切罪恶。

“同列宁一道，崛起了一个令人难以忘怀的巨大的俄国形象。在全世界的眼里，俄罗斯如一盏明灯燃起，仿佛要补偿人类经受的一切苦难。可是，我对您说这些干什么呢？对您来说，这些都是响钹的叮

当声而已，是无益的空话。

“为了这个女孩子，我进了大学。为了她，我当了教师，到这个我那时还不了解的尤里亚京来工作。我啃完了一大堆书，获得了许多知识，为了成为对她有用的人，如果她需要帮助，我可以就在她身边。我上了战场。目的是在结婚三年后再次赢得她的心。后来战争结束，我从俘虏营回来，利用人们认为我被打死这一情况，更名改姓，完全献身革命，为她所遭受的一切痛苦彻底报仇，目的是完全清除这些痛苦的回忆，使往事不再重演，使特韦尔和亚玛大街不再存在，也使她们，就是她和女儿，回到我身边，回到这里来！为了克制自己不去看望她们，不奔向她们，我付出了多么大的努力呀！但我那时还是想先把我一生的事业进行到底。啊，我现在宁愿付出一切代价，只要能看上她们一眼。从前每当她走进屋来，就仿佛窗扉大开，室内充满了阳光和新鲜空气。”

“我了解，她对您来说是多么宝贵。不过恕我冒昧，您知道她有多么爱您吗？”

“对不起，您说什么？”

“我是说，您可知道您对她是多么珍贵，她爱您胜过世界上任何人。”

“您这是从何说起？”

“她亲口对我说的。”

“她说的？对您说的？”

“对。”

“请原谅。我对您有个要求，虽然您是不会同意的。但倘若这还不算失礼，倘若您还办得到，请求您尽可能准确地告诉我，她是怎么对您说的。”

“非常愿意。她称您是人中楷模，能同您媲美的人她还没见过，说您的真诚坦荡是绝无仅有的。她还说，如果地球上再次出现她曾与您同栖的房子，哪怕是在天涯海角，她也要爬到那房子的门坎。”

“对不起。如果不是非分之想，请您回忆一下她是在什么情况下讲这些话的。”

“她在打扫这个房间时讲的。然后到外面的院子里抖地毯。”

“请问是哪块地毯，这有两块。”

“大些的。”

“她一个人拿不起这个来。您帮她了吧？”

“是的。”

“你们分别扯着两头。她身子后仰，像荡秋千似的双手高高扬起，脸朝后转去免得吃灰，眯起眼睛哈哈笑。是这样吧？您看我多了解她的习惯啊！然后你们走近，把沉重的地毯先叠成两折，再叠成四折，同时她说着笑话，想出各种花样的玩笑。是这样吧？是这样吧？”

两人都站了起来，各自走到一扇窗前朝不同方向眺望。一阵沉默后，斯特列尔尼科夫走到日瓦戈医生近前，抓起他两只手，贴到自己胸上，像刚才一样急促地继续说道：

“原谅我吧。我知道触及了最珍贵、最隐秘的东西。不过如果允许，我还想再细问问您。只求您别走，别抛下我一个人在这儿。很快我自己就会走的。您想想看，分别了六年，难以设想地坚持了六年。可我那时还觉得，并没有取得完全的自由。让我先争取到完全的自由，那时我就全属于她们了，我的手脚就全解放了。如今我这些设想全崩溃了。明天我就将被捕了。您是她亲近的人。说不定什么时候您还会见到她。唉，我这是要求什么呀？这简直是发疯。我被捕后，是不会让我申辩的。他们会马上扑上来，大喊大骂地把嘴堵上。我难道还不清楚这种事都是怎么干的吗？”

十八

这回日瓦戈终于真的睡足了。许久以来，他第一次没有觉察到，怎么一躺下就进了梦乡。斯特列尔尼科夫留在他这儿过夜。日瓦戈安置他在隔壁房里睡下。夜里日瓦戈医生醒来翻身或提提滑到地板上的被子，在这短暂的瞬间里他感到睡得好给他增添了力量，接着又回到甜美的梦境。后半夜他接连做了几个短梦，都是童年旧事，情节清晰，细节丰富，很容易让人觉得是真事。

例如他梦见墙上那幅母亲作的意大利海滨的水彩画，突然摔落到地板上，玻璃破碎时砰的一声，惊醒了他。日瓦戈医生睁开了眼睛。不，这好像是别的声音。准是安季波夫，拉拉的丈夫帕沙，也就是斯

特列尔尼科夫，像巴克斯说的，又在舒基玛谷地吓唬野狼呢。也不对，哪是他呀！当然还是墙上挂的画掉了下来。那不，玻璃碎片还在地上嘛。他又沉沉入睡，继续做他的梦。

他醒来头有些疼，因为睡得太久了，一时竟弄不清楚他是谁，在什么地方，在哪个世界上。

忽然他想起："啊呀，斯特列尔尼科夫在我这儿住着。我已经起晚了，该穿衣服啦。他一定起床了。要还没起，我得喊醒他，煮点咖啡，一起喝杯咖啡吧。"

"帕沙·帕夫洛维奇！"

毫无回响。"就是说他还睡着，可也睡得太死了。"日瓦戈医生不慌不忙穿好衣服来到隔壁屋里。桌上摆着斯特列尔尼科夫的军官羊毛高帽，人却不在房里。"看样子散步去了。"日瓦戈医生想道。"也不戴帽子，还锻炼身体呢。其实今天应该结束在瓦雷基诺的逗留，回城里去。可是晚了，又睡过了头。天天早晨都是这样。"

日瓦戈医生点着炉火，拎上水桶到井边打水。离门廊几步远的地方，斯特列尔尼科夫，横趴在小径上，头埋在雪堆里，他开枪自杀了。左面太阳穴下流了一大摊血，染红的雪凝成了一块。溅向一边的小血滴，卷上雪滚成小红球，好像冻住了的花楸果。

第十五章
完结

一

日瓦戈的故事，要说的已经不多，只剩去世前最后八九年的光景了。这些年中，他越来越消沉颓唐，丢掉了医生的学识和习惯，也失去了写作的本领。有时摆脱了压抑颓丧的心境，振作一阵子，重又干起事来，可转眼又陷入长期的淡漠，对自己和世上的一切都感到兴味索然。几年间他早有的心脏病在加剧。这病他自己早就发现了，却没想到那么严重。

他来到莫斯科，正是新经济政策初期；那是苏维埃政权捉摸不定、充满假象的时期。他很瘦削，满脸胡茬，像个野人，样子还不如离开游击队回尤里亚京的时候。一路上他又同上次一样，渐渐把身上值钱的东西全扒下来换了面包和破烂衣服，好不至于赤身露体。就这样，他路上吃光了第二件皮大衣、一套外衣。当他出现在莫斯科街头时，戴了个灰毛皮帽子，打着裹腿，穿件磨光的军大衣。大衣扣子全掉了，变得像犯人敞怀的大褂。这身装束使他同首都广场上、公园里和车站成群结队的无数红军战士，没有什么两样。

他不是独自一人回到莫斯科的，身后一直形影不离地跟着一个漂亮的农家男孩，同他一样穿了一身军服。他俩就这副样子，到过日瓦戈童年熟识的目前莫斯科仅存的一些人家的客厅里。那里人们还记得他，接待了他和他的伙伴，不过事先都委婉地打听他俩回来是否去过澡堂，当时斑疹伤寒还十分猖獗。日瓦戈最初几次去那里时，人们对他讲了他的亲人离开莫斯科出国的情形。

两人都怕见人，由于过分胆怯就避免单独出去做客，因为一个人时就不好沉默，只能同别人谈话了。到熟人家里聚会时，通常他们两个瘦高身影总一起出现，躲在不惹人注目的角落里，默默地坐一个晚上，不参加大家的谈话。

衣着平常的大高个医生，配上他那年轻朋友，样子颇似从下层人民中来探求真理的人，而寸步不离的随从，好比一个盲目崇拜、言听计从的学生和追随者。这个年轻同伴又是何人呢？

二

接近莫斯科的最后一段路程，日瓦戈坐上了火车；此前的一大半路，他是徒步走过来的。

他一路看到的乡村景象，比起逃出游击队林莽在西伯利亚和乌拉尔目睹的情形，丝毫没什么两样。只是那次他路过当地是在冬天，如今是夏末和干燥暖和的秋日，感觉轻松多了。

他经过的村落，一半是人去室空，好像刚遭到敌人洗劫；田里的庄稼扔着没人收。这些也的确是战争的后果，国内战争的后果。

九月底的两三天里，他走在一条大河高耸的陡岸上。河水迎面流来，从他的右边淌过。他的左边，从小路起直到云团涌起的天际，是没有收割的大片庄稼。相隔很远才有一片阔叶林，主要是橡树、榆树和槭树。一条条林带沿着深峪奔向河岸，在高崖和陡坡上横切小路，直到河边。

没收割的田野里，黑麦粒从熟透的穗中流出来。日瓦戈把一捧捧粮食塞到嘴里使劲嚼着。当没有可能用粮食煮粥的最困难时刻，他便这样充饥；这种没能嚼烂的生饲料，进到胃里很不好消化。

日瓦戈一生还从没见过这样深褐色的黑麦，像金子旧了变黑的颜色。平常按时收割，麦粒颜色要浅得多。

大地的色彩如无火之焰，它似乎在无声地狂呼救援。镶在田野边缘的，是冷漠镇定的广阔苍穹。天空好像进了冬季，绵长而多层的雪云，中间乌黑，两侧缀着白边，如黑影拂面般不停游过去。

一切都在缓慢匀称地活动。河水漂流，迎面蜿蜒着小路。路上走的是医生。云朵同他朝一个方向前进。连田地也没有静止不动，仿佛有什么东西在上面摇摆；那种轻微而无休止的蠕动，直令人作呕。

地里繁殖出无法计数的田鼠，从来没有这么多。入夜时日瓦戈还走在地里，不得不在地界旁找个地方露宿，老鼠就在医生的脸上、手上来回爬，还钻到棉裤和袖筒里。白天，一群群肥大的田鼠在道路上窜来窜去，人踩上去则成了一团滑泥，还吱吱哀叫不停。

村里那些毛茸茸的家狗变成了可怕的野狗，聚成堆尾随在医生身后，保持着相当的距离；还不时互相对望，像在开会商议何时扑上去把医生咬死。它们靠吃死了的野兽充饥，但也不反对尝尝漫野的小鼠。狗群从远处打量着医生，满有把握地跟随他朝前走，像是总在期待什么。奇怪的是它们不进林子，一靠近林带便渐渐放慢了脚步，然

后转身跑走不见了。

那时林子和田地恰成鲜明的对照。田地没有人管，变得荒凉一片，好像信守离别前的誓言。森林摆脱了人，活似释放出来的囚徒，在自由的天地里洋洋得意。

通常人们，主要是乡下孩子，不等核桃成熟就打青的吃。如今，林坡上和谷地里，覆盖着原封未动的一片金叶，似乎由于秋阳的照晒变得土灰而且粗糙。枝叶中露出三四个合长在一起的一团团核桃，外皮裂开仿佛是扎了绳结。果实已经熟透，眼看要掉出来但还留在里面。医生沿途不住嘴地吃这核桃。他身上的口袋都塞满核桃，背包里也全是。整整一星期，这成了他的主要食粮。

医生觉得，他看到的田地是得了重病的田地，在发烧说胡话；森林则像大病痊愈后豁然开朗。他觉着森林里栖居着上帝，田地里却有恶魔在狞笑。

三

就是在这几天的路途中，医生来到了一个居民逃散、房屋化成灰烬的村子。大火前只有一长排住房，盖在道路一边，靠河的另一边没有人家。

村里只有几间房幸免于难，大火后屋外也变得黑乎乎。里面同样空荡无人。其余的建筑全变成了炭堆，只有熏黑的烟囱矗立在当中。

河崖上到处是大坑，村民以前就靠从坑里挖取磨石谋生。最边上一间没烧毁的屋子对面，有三个没有做好的石磨盘扔在地上。这房子同别的一样，也无人住。

日瓦戈顺便走进了屋子。那晚上平静无风，可医生刚迈步进去，就好像有股风吹了来。干草和麻屑一起从地上卷了起来，墙上破纸也开始晃动。屋里一切都动起来，响起来。许多耗子吱吱乱叫，在地上跑散了。这一带地方，到处是老鼠横行。

医生走出了屋。背后的田野尽头，夕阳正在下沉。温和的夕照染黄了对岸，岸上一些树丛和水坑倒映在河水里，几乎贴近了江心。日瓦戈到了路那边，坐在一盘石磨上歇脚。

从崖下探出一个灰白头发的脑袋，而后是肩膀，再后是双手。从

河边沿着小径走上一个人来，提着满满一桶水。那人一见医生，马上停下脚步，腰身齐着崖边。

“你要愿意，我给你喝个饱，好吗？你别碰我，我也不动你。”

“谢谢。让我喝个痛快吧。你倒是全上来呀。别害怕。我碰你干什么？”

从崖下提水来的，是个半大的男孩子，打着赤脚，破衣烂衫，蓬头垢面。

他尽管说话很客气，两眼却不安地直勾勾盯着医生。由于无法解释的原因，孩子十分激动，令人不免奇怪。他放下水桶，突然向医生扑过去，半路上又停下来，嘟嘟哝哝说：

“不可能……不可能……不是，这不可能，我看错了。对不起，请允许我问个问题，同志。我觉着你很面熟。对了！对了！医生叔叔！”

“你是谁呀？”

“没认出来？”

“没有。”

“从莫斯科和你们乘一辆车厢来的。赶我们去服劳役，还有押送的人呢。”

这原是瓦夏·布雷金。他倒在医生面前，吻着医生的手哭起来。

遭火灾的地方，正是瓦夏的家乡韦列坚尼基。他的母亲已经不在人世。村子遭劫起火的时候，瓦夏躲在一块大石底下的地洞里，母亲当他被人抓到城里去，愁得发了疯，淹死在佩尔加河里。此刻医生和瓦夏坐着交谈，就是在佩尔加河岸上。瓦夏的妹妹阿廖卡和阿丽什卡，据不确切的消息说安置在另一个县的孤儿院里。医生带着瓦夏一起去莫斯科，一路上他给日瓦戈讲了许多可怕的事。

四

“这地里掉下的麦子，还是去年秋天种的冬麦呢。刚刚播种完，就出了倒霉的事。那是在波利娅㊟阿姨走了以后。这个季娅古诺娃阿姨你还记得吗？”

“不记得。再说我也不认识。那是谁呀？”

“你怎么会不认识季娅古诺娃呢？和咱们一起坐车来着。什么事都放在脸上，又白又胖。”

“是不是那个一会儿扎辫子一会儿解辫子的？”

“对，对，正是她，扎辫子的。”

“我想起来了。等等。我后来在西伯利亚看见过她，在一个城市的大街上。”

“这可能吗？你看到了波利娅阿姨？”

“你这是怎么啦，瓦夏？像发疯似的摇晃我这胳膊。小心别给我揪掉。脸也红得像个姑娘。”

“她怎么样？快告诉我，快点。”

“我见她的时候，她过得很好。还讲到你们家。好像她住在你们家，要么是来做客。也许我忘了，全搞乱了。”

“没有，没有。是在我们家来着。妈妈喜欢上她了，当她是自己的亲姊妹。人不爱说话，挺能干活，手工特别好。她在我家的时候，家里吃穿都不愁。后来硬是把她从村子里给撵走啦，编了许多闲话。

“村里有个庄稼汉叫哈拉姆，缠上了季娅古诺娃。他是个马屁精。她可不睬他。因为这件事，他对我怀恨在心，就编我们俩，我和波利娅的坏话。就这样，她离开了这里，全是那人给害的。这以后就倒霉了。

“离这不远发生了一件可怕的谋杀案。一个单身寡妇在靠近布依斯的林中田庄上，被人害死了。她一个人住在森林边上，穿了双男人皮鞋，鞋上还有提鞋环和松紧带。有条恶狗拴着链子在田庄四周沿着铁丝网跑，名字是戈尔兰。家业和土地，都是寡妇自己经管，没有帮手。那年冬天突然早到，出乎意料。很早便下了雪。寡妇还没有挖出土豆呢。她来到韦列坚尼基村说，求你们帮帮忙，我会分给你们一份土豆或者是付给你们工钱。

“我自告奋勇去刨土豆。到了她田庄一看，哈拉姆已经在那儿了，比我去得早。寡妇没告诉我。总不能为这个打架吧。两人就干了起来。那次天气最坏，雪夹着雨，又黏又脏。挖出土豆以后，拿土豆秧点起火，用烟烘干土豆。等全刨完，她同我们算了账，倒没亏待我们。她让哈拉姆先走，朝我使了个眼色，意思是：和你还有事，要么以后再来一次，要么留下别走。

“等第二次去她那里，她说，我不愿把多余的土豆交出去，让国家给征集走。你是个好青年，我知道你不会出卖我。你看我实话都对你说了。本来我可以自己挖个窖把土豆存起来，可你看外头这天气。我动手晚了，已经到了冬天。一个人干不完，你替我挖个窖，不会亏了你。咱们把坑里面烤干就埋进去。

“我给她挖了个坑，为了保密，坑底很宽，坑口很窄，像个瓦罐。窖里也点火烤干烤暖。那又是刮风下雪的日子。我们把土豆藏好，上面用土盖上。任凭谁也是找不到的。我自然是一个字也不漏。对谁都不说，妈妈和妹妹们全不知道。

“这事以后，过了才一个月，田庄上就发生了抢劫案。有从布依斯来路过那里的人，说那里房门大开，整个洗劫一空，寡妇也失踪了。戈尔兰挣脱链子跑走了。

“又过些时候，在新年将近的瓦西里节里，是入冬第一次转暖的傍晚，大雨倾盆，把高坡上的雪全冲刷下来，露出了地面。戈尔兰跑来，用爪子扒化了雪的土地，正在藏土豆的窖口。这狗扒开土，坑里就露出两只脚，穿着有松紧带的皮鞋。你想可怕不可怕！

“在韦列坚尼基村里，人们都很可怜寡妇，常纪念她。谁也没怀疑哈拉姆。怎么想得到呀。不可能嘛。要真是他干的，他哪敢留在这儿，满村子洋洋得意地转悠。那他一定得躲开我们，走得远远的。

“这下子田庄上好使坏的一些富农，见了发生的惨案可高兴了。他们想：咱们来把村子搅和一下吧！他们说：你们看看，城里人都干了些什么！这是教训你们，给你们颜色看。别藏粮食，别埋土豆啦！你们这些傻瓜可倒好，说什么是林子里强盗干的，说梦见强盗进了田庄。你们可太天真了！老老实实听城里人的话吧！他们还会整得你们更厉害，会把你们活活饿死。村里人要想过好日子，就得跟我们走。我们能教你们聪明起来。城里来人就得把你们最心爱的东西、你们的家产全抢光，可你们还交给他们什么余粮。要是有事，应该操起叉子拼命。谁想反对大众，小心脑袋。老人们这样就闹腾起来，又是夸口，又是集会。那个马屁精哈拉姆，正巴不得有这种机会。他帽子往头上一扣，就进了城。到那嘁嘁喳喳讲了一通，说村里闹得这样，你们坐在这儿干什么吃的？这得让贫农委员会行动。只要你们下命令，我马上把他们分个一清二楚。说完他倒溜之大吉，再没有露面。

“后来发生的一切，可就全是鬼使神差了。谁也没有挑唆，谁也没有过错。城里派来不少红军。还来了法院的人，来了就审我。这是哈拉姆诬告的，说我是逃跑出来的人，又逃避劳动，还鼓动村里人造反，甚至说寡妇是我害的。把我锁到了一间屋里。幸亏我想到了把地板掀起来，从屋下溜走，藏到地下的石洞里。我头上整个村子起了火，我却不知道。我头上妈妈掉进了冰窟，我也不知道。事情就这么发生了。红军战士来后，给他们腾出间空房，送酒来喝，人人灌得酩酊大醉。夜里由于用火不小心，引着了房子，邻房也就跟着起了火。起火的地方，村里人都拔腿跑掉了。谁也没去放火烧外来人，但那些人显然是全被活活烧死了。谁也没有撵我们村遭了火灾的人离开这里，离开这住惯了的火场。是他们自己害怕才逃的，担心再出别的事。那些带头的吝啬鬼又煽动说，每十个人里要枪毙一个。我可是一个人影也没见到，人们走个精光，不知在哪儿流浪呢。”

五

医生和瓦夏来到莫斯科，是在一九二二年的春天，刚开始实行新经济政策。天气暖和晴朗。太阳照在救世寺院的金黄圆顶上，反射出无数光点，返落在方石铺成的广场上，石缝中杂草丛生。

对私人经营的禁令取消了，允许进行严格限定的自由贸易。旧物商人在商品流通范围内可以在拥挤不堪的市场上成交。这种成交的规模极小，却刺激了投机倒把，导致滥用职权。小生意人的忙碌，不能生产出任何新的东西，不能给城市的萧条增加任何一点物资。一些人通过无数次地转手倒卖发了家。

一些人家里有并不算大的藏书室，便从书柜里抽出几本带到某个地方去卖。有人向市苏维埃提出，希望开办合作性质的图书买卖，为此又要求给房子。于是拨给了自革命头几个月起已经空荡无物的存鞋仓库，或者是那时关闭了的养花房。在那里宽大的拱顶下，人们出售自己的薄而无用的书籍。

将军夫人们以前遇到困难的时候，就不顾禁令偷偷烤制白面包出售；这会儿便到一个停业几年清理账目的自行车行中，公开地做面包生意。她们改换门庭，接受了革命，从前答话说“是呀”、“很好”，如

今只说“有那么回事”。

到莫斯科之后，日瓦戈说：

“得干点什么事了。”

“我想学习。”

“这个自然应该。”

“还有一个希望。我想凭回忆给妈妈画张像。”

“太好了，可是这得会画画呀。你过去试过吗？”

“在阿普拉克辛村，趁叔叔不见的时候，我用碳笔画过。”

“那好吧。愿你成功。咱们努力试试看。”

瓦夏并不具备绘画的巨大才能，但说中等水平是绰绰有余的，完全可以去搞实用绘画。日瓦戈托人把他安排到原来的斯特罗甘学校的普通教育部。他后来从那里转到印刷系。在印刷系他学习了石印技术、印刷和装订本领，以及书籍的艺术装帧。

医生和瓦夏两人搞起协作来。医生写些只有一个印张的小书，论述各种问题，由瓦夏在学校里印出来，算作他业务考试的成品。书印得不多，拿到一些同人新开办的旧书店里散发。

这些书的内容，包括了日瓦戈的哲理、他的医学观点、他对健康与不健康的界说、关于种变和进化的思考、关于人的个性是机体的生理基础，以及日瓦戈对历史和宗教的看法（很接近他舅舅和谢拉菲玛的观点）、关于普加乔夫旧地的札记（医生曾经到过那里）、日瓦戈写的诗歌和短篇小说。

书写得很好懂，采取谈话的形式，但目的同通俗作家大不一样，因为都是些有争议的见解，信笔写来，缺乏足够的检验，但总是很生动、很新颖。这些书销得快，颇得读者的好评。

那时候一切都成了专业，如写诗、文学翻译的技巧。无论什么都要研究，写出理论专著。无论哪个方面，都设立研究所。出现了形形色色的思想工作者“之家”，各种艺术的研究院。这些人员膨胀的机构中，有一半请日瓦戈去担任在编的医生。

医生和瓦夏亲密相处，同住了很长的时间。这期间他俩一次又一次，换过了许多房子或败破的屋角，都是不适于住人、极不方便的地方。

日瓦戈一到莫斯科，马上就去西夫采夫看了看原来的房子，得知

他的家人路过莫斯科时没有去那里。驱逐出国一举，使一切全变了样。医生和家人住的房间，已经住进了外人，他个人和家里的东西荡然无存。人们看到日瓦戈，连忙躲避，像见了相识的危险人物。

马克尔得到高升，不住在西夫采夫了。他被调到穆奇内担任警备司令。根据职务条件，他们一家可以得到一套首长住宅，不过他宁可住在过去看院子的人的旧房子，虽是土地，却有水管，又有俄式大火炉。冬天，全城的楼房里自来水管和暖气都冻裂了，只有看院人的屋里暖暖和和，水管也不上冻。

这时，医生和瓦夏的关系趋于冷淡。瓦夏有了不同寻常的成长。如今他说的想的，比起佩尔加河岸韦列坚尼基村里那个蓬头赤脚的孩子，完全判若两人。革命所宣告的真理那么显而易见，那么具有说服力，越来越吸引了他的注意力。医生不很好懂的形象语言，在他看来倒成了谬误的声音；这语言因为受到责难而又自知无能为力，才如此闪烁其词。

医生到各种机关去奔波。他忙着两件事。一是证明自己家人政治上无辜，取得他们返国的合法权利；二是为自己申请出国护照，要求获准去巴黎接回妻儿。

令瓦夏奇怪不解的是，医生奔波时表现得颇为冷淡，无精打采。日瓦戈总是过早地匆忙断定白费了力气，过于武断而且几乎有些庆幸地宣称：再努力也徒劳无益了。

瓦夏越来越经常地责备医生。日瓦戈对他的合理责难并不生气，但两个人的关系变坏了。最后终于友情破裂，不得不分手。医生把两人同租的房间留给了瓦夏，自己搬到了斯文季茨基的楼里。在那里，神通广大的马克尔到斯文季茨基的旧宅中给日瓦戈隔出了一角。这顶头的一角，包括斯文季茨基原来的浴室，现已不能使用了；还有隔墙一间只有一扇窗子的小屋、歪歪扭扭的厨房，厨房有个后门，几乎快掉下来，并且已然下沉。日瓦戈迁到这里之后便丢掉了医术，变得邋邋遢遢，也不再见熟人，过起贫困的日子。

六

是个冬季灰暗的星期天。炊烟不是在屋顶上形成长柱，而是从小

气窗冒出来，黑乎乎一股股地缭绕不散。尽管有限制，人们还是安装临时小铁炉，从气窗口通出铁烟筒来。城市的生活，仍没有走上正轨。穆奇内市的居民，脏得总像没洗脸，爱生疖子，冻得常患感冒。

因是星期天，马克尔一家人全聚在家里。

一家人坐在一张长桌旁吃饭。凭粮食卡片定量供应面包的时期，清早天刚亮，人们就在这张桌上把全楼住户的粮食卡，用剪刀剪下一小块，分类点清，分门别类夹到包里或钱里，送到面包铺。回来以后，把面包切成小块，给居民们按份称好。这一切如今已成过去，粮食分配换了别的办法。坐在长桌上的人们，吃得津津有味，听得到咀嚼和吧嗒嘴的声音。

看院人的这间屋子，一半被中间高大的俄式火炉占据了，旁边床铺上有一床绗过的被子垂下一个角。

进门的过道里，有个泄水盆，墙上装着自来水管的龙头，有自来水供应。房间两边放着两条长凳，底下塞着装满东西的包袱和衣箱。左侧有个厨房用的小桌子。桌子上的墙壁中，钉着一个碗架。

炉里生着火。屋中很热。马克尔的妻子阿加菲娅，把衣袖挽到肘腕站在炉前，用长炉叉挪动炉里的好多罐子，看需要一会儿推成一堆，一会儿又分散开。她满脸是汗，有时被炉火照亮，有时又被烧好热汤的蒸汽遮盖住。她把罐子挪到一边，从里面拖出铁盘上的油饼，一下子把饼翻了个，又送回直到烤焦。这时日瓦戈拎着两只水桶走进来。

“招待客人哪。”

“请吧。坐下坐下，做个客吧。”

“谢谢，吃过了。”

“知道你那个‘吃过了’！坐下吃点热的。干嘛嫌弃呀。是烤土豆，有饼有汤。”

“不啦，谢谢。对不起，马克尔，左一趟右一趟来打搅，把屋子都弄凉了。我想一次多存点水。斯文季茨基家的锌浴盆我全擦干净了，把它盛满，再往大桶里装点。再来提上五趟十趟，往后许多时候就不来打扰了。请原谅我往这儿跑。除了你这儿，没处可去呀。”

“你可劲儿灌吧，没啥心疼的。别的没有，水可是管够。随便用好啦。我们又不做这个买卖。”

桌旁的人都大笑起来。

等日瓦戈第三次进屋提第五和第六桶水，马克尔口气就有点变化，话也不是那么说了。

“女婿们问我：这是谁呀？我讲了，他们不相信。你灌水吧，别多心。只是别洒到地上，马虎鬼！看你把水泼到门坎上了。冻了冰，可不是你来用铁棍敲。倒是关严门呀，懒鬼！冷气全进来了。是呀，我对女婿们讲了你是什么人，他们都不信。在你身上花了多少钱吧！学习来，学习去，工夫全白扔了。”

日瓦戈第五次还是第六次来时，马克尔的眉头就皱起来了。

“好啦，你再拎一回就得啦。老兄，总该知个好歹吧。我们那个小女儿，玛丽娜老护着你。要不我可不管你是什么好人，早把门栓插上了。你还记得玛丽娜吗？就是在头上坐着的，黑脸庞。看她脸都红了。她说：你别欺侮他，爸爸！可有谁欺侮你呀？玛丽娜在中央电报局当报务员，懂得外国话。她说你很不幸，她可怜你，说为了你下火海也去。可你没有出头，能怨得我吗？不该往西伯利亚跑呀，危险的时候把房子扔掉了。是你们自己的过错。你看我们，闹饥荒、白匪包围的时候，顶住了没走，没有动摇，也就没招灾。你怪自己吧。冬尼娅你没保护好，现在在国外流浪。和我什么相干。这是你自己的事嘛。你可别怪我，我要问一句，你拎这么多水干什么？别是有人雇你在院子里泼个冰场吧？唉，拿你有什么办法呀，讨人厌的家伙。”

桌上又是一片哄笑。玛丽娜不满地环视家人，生起气来，数落他们一通。日瓦戈听到她的声音大感惊讶，但没弄明白是怎么回事。

“要洗的太多，马克尔。得打扫房子，擦地板，还想洗点衣服。”

桌上的人都很惊奇。

“说这话你也不害臊。这不该是你干的。你是中国洗衣妇呀？真说不上你是怎么了！”

“尤拉·安德烈耶维奇，你要赞成，我让女儿去帮你。她去洗洗衣服，刷刷地板。需要的话，缝补点什么。孩子，你别怕他。你看他多有礼貌，和别人不一样，从来不会欺侮人。”

“这可使不得，阿加菲娅，没有必要。我绝不同意让玛丽娜为我弄脏了身子。她怎么能给我当小工呢？我自己对付得了。”

“你不怕脏，我倒不行？你怎么这样犟呀？干吗不让我去？要是

我去你那儿做客呢？真得撵我出来吗？”

玛丽娜本可以成为一个歌手的。她那纯真的歌喉，高亢有力。说话声音并不高，可那力量却超过了说话的需要。这声音似乎独立存在，不和玛丽娜融成一体；又好像来自另一个房间，在他背后回荡。这声音是她的保护神。一个女人有这样的嗓子，有谁愿去欺侮她，惹她伤心呢？

从这次星期天打水起，医生便和玛丽娜交上了朋友。她常去医生家帮做家务。有一次她留在了他家里，从此再没有回到看院人的房间去。就这样她成了日瓦戈第三个妻子，却没有登记。他同第一个妻子还没有离婚。很快两人又生了孩子。玛丽娜的双亲，不无骄傲地叫自己女儿是医生太太。马克尔老叨叨，怨日瓦戈同玛丽娜没举行婚礼，没有登记。妻子反驳说：“你是疯了呀？冬尼娅还活着，这样怎么成？这不是重婚吗？”马克尔回答说：“你自己才是傻瓜呢。管冬尼娅干吗？冬尼娅和没有一样嘛！法律不会保护她的。”

有时日瓦戈开玩笑说，他俩的结合是二十桶水的浪漫故事，就像二十章或二十封信的浪漫故事一样。

玛丽娜能够谅解日瓦戈此时已经形成的一些莫名其妙的怪癖，谅解一个颓唐而且意识到自己颓唐的人所惯有的任性，谅解他的肮脏和凌乱。她忍耐着他的唠叨、粗鲁、恼怒。

她的自我牺牲，还更有甚者。由于他的过错，他们有时陷入自己造成的甘愿承受的贫困之中，这时玛丽娜为了不扔下他一个人呆着，连工作都辞去不干了。机关里很器重她，过了一段时间便又痛痛快快接受她回去工作。日瓦戈异想天开，她也就跟着他挨家去找活儿挣钱。两人按计件付酬的办法，给各层楼的房客们锯木头。有些人，特别是新经济政策初期发了家的投机商，还有靠近政府的科技和艺术界人士，开始盖房子做家具。有一回，玛丽娜和日瓦戈小心翼翼地穿着毡鞋走在地毯上，生怕把街上的锯末带进来，在往主人的书房里搬劈柴。那人埋头读着什么，毫不理睬，朝锯柴禾的一男一女连一眼都没看。是主妇出面同他们商谈，安排，最后算了账的。

“这小子看什么这样入神？”医生起了好奇心。“他拿铅笔勾画，干吗那样恶狠狠的？”抱着劈柴路过写字台时，他从读书人背后探头一看，上面摆着几本瓦夏以前在学校排印的日瓦戈写的小书。

七

玛丽娜同医生住在斯皮里多夫卡。戈尔东在旁边的小布龙街上租了一间屋子。玛丽娜和医生有了两个女儿：卡普卡和克拉什卡。卡普卡已经七岁，刚降生的克拉什卡还只有六个月。

一九二九年的初夏，天气炎热。一些熟人不戴帽子，不穿上衣，跑过两三条街相互做客。

戈尔东的房间，构造很特别。过去这里曾是一个时装裁缝的店铺，分成上下两层。朝街一面有扇大玻璃橱窗，贯通上下两层。玻璃上用金字写着裁缝姓名和他的业务。橱窗后面是一个螺旋式楼梯，从下层通到上层。

如今这房子分出了三层。

店铺里靠加横板，在两层之间挤出一个小阁楼，它的窗子对住家来说颇为特别。窗户高有一米，底下与地板齐。玻璃上是金字遗迹。透过字迹空隙，可以看到室内人的双腿，直到膝盖，阁楼里住的就是戈尔东。他这里现在坐着日瓦戈、杜多罗夫、玛丽娜和孩子。孩子同大人不一样，能在窗柜子里完全站直。过不一会儿，玛丽娜就领上女儿走了。屋里只剩了三个男人。

他们在闲谈。有了多年友情的中学同学们，在夏天凑到一起懒洋洋、不慌不忙地交谈，便是这个样子。那么，这是什么样子呢？

其中会有个人，掌握了足够用的词汇；他讲起话来，思考问题，都很自然连贯。只有日瓦戈能做到。

他的两个朋友缺少需要的语汇。他们没有讲话的才能。为了补救词汇的贫乏，他俩谈话时在屋里走来走去，不断吸烟，挥动胳膊，多次重复一些词语（“老兄，这可不够真诚。”“就是嘛，不够真诚。”“是呀，是呀，不够真诚。”）。

他俩却没意识到，交际时这种过分的举动，绝不表示个性的热情和爽朗，相反倒说明不完美，有缺陷。

戈尔东和杜多罗夫属于很不错的教授圈子里的人。他们生活在什么里面呢？是好书、好的思想家、好的作曲家，昨天和今天永远美好的音乐，而且仅仅只有美好的音乐。他们不明白，自己这种平庸趣味，其害处甚于毫无趣味。

戈尔东和杜多罗夫不明白，就连他俩轮番责备日瓦戈，也并不是出于对朋友的忠诚，不是出于对他施加影响的愿望，而是因为不善于独立思索，不会按自己的意愿驾驭谈话。谈话好比飞跑起来的马车，把他俩拉向根本不愿去的地方。他们无力调转马车，结果必定撞到什么上去。于是两人在奔跑中，带着一大堆说教和劝喻，撞到了日瓦戈的身上。

对于他们唱高调的起因、同情心的脆弱、议论的陈腐，日瓦戈了如指掌。可他怎么好这样说："亲爱的朋友！你们和你们代表的那个圈子，受到你们宠爱的那些人物、权威的光彩和艺术，其实全部平庸得不可救药。你们身上仅有的一点新鲜的活力，就在于同我生活在一个时代，在于了解我这个人。"但要把内心这种看法对朋友讲出来，那还得了吗？为了不伤他们的心，日瓦戈只好乖乖地听他们说。

杜多罗夫不久前才结束第一次流放的生活，从流放地回来。恢复了一度被剥夺的权利，也被允许重新在大学执教。

这时他对朋友讲起了流放中的感受和心情。他对朋友说得很真诚坦率。他的一些看法，不是基于胆怯或别的什么考虑。

他说，对他起诉的缘由、狱中和出狱后对他的态度，特别是检察员同他面对面的谈话，这些都给他清洗了脑子，政治上得到了改造，使他对许多事茅塞顿开，作为一个人他变得成熟了。

杜多罗夫的议论很合戈尔东的心意，正是因为这番议论属于老生常谈。他不停地点头同意。杜多罗夫的所说所想，已是人所共知的东西，可这一点恰恰感动了戈尔东。人云亦云的感情俗套，在他眼里成了人类普遍的共性。

杜多罗夫这些充满善意的言谈，很符合时代的风尚。但正是这种言谈所带有的规律性的一望可知的虚伪，引起了日瓦戈的愤怒。不自由的人，总要美化自己不自由的处境。中世纪便是如此，耶稣会员就总是利用这一点。日瓦戈忍受不了苏联知识分子的政治神秘主义，忍受不了那种所谓知识分子的最高成就，或如当时人们所说的时代的精神顶峰。这个印象，日瓦戈也瞒着朋友没说，免得争吵起来。

引起他兴趣的，完全是另一件事。杜多罗夫讲了和他同一囚室的奥尔列佐夫的故事。奥尔列佐夫是个神甫，他有个六岁的女儿赫里斯季娜。父亲的被捕和此后可悲的命运，对她是个大打击。"宗族人

士”、“丧失权利者”——这类字眼在她看来是耻辱的标记。说不定她在热烈的幼小心灵中，已经发誓有朝一日要抹去慈父名字上的污点。这个早早定下的长远目标，唤起了她不可遏制的决心，使她小小年纪便成了狂热的信奉者，崇拜共产主义中一切她认为无可辩驳的东西。

“我走啦。”日瓦戈说，“别生我的气，戈尔东。屋子里气闷，外面又热。我喘不上气来。”

“你看见了吧，地板上的气孔开着呢。对不起，我们烟抽得太多了。我们老忘，有你在时不能抽烟。这屋子盖得太缺德，怨不了我。你另给我找一间吧。”

“我这就走，戈尔东。咱们谈得不少了，谢谢你们对我的关心，亲爱的同志们。我这可不是娇气，这是病，血管硬化。心肌膜耗损，有一天就要破裂。可我还不到四十岁。我不是酒鬼，不是挥霍放荡的人。”

“你给自己唱挽歌还早。尽说傻话。你可要活呢。”

“咱们这时代，微量心脏溢血的现象十分常见，不是都会致命，有些时候能活下来。这是新近时代的病症。我看发病是精神上的原因。现在要求我们之间绝大多数的人，经常地昧良心干事，几乎快形成了一个制度。日复一日违心地表现自己，不可能不给身体造成后果。你明明不喜欢，却要去张罗；分明会给你带来不幸，却要你高兴。我们的神经系统，不是徒有其名，不是杜撰的东西，是纤维组成的肉体。我们的心灵占有一定的空间，生存在我们身上，好像牙长在我们嘴里。没完没了地强制神经，不可能不受到惩罚。我听你讲到流放，讲到流放中得到了成长，讲到流放改造了你，心里很不舒服。这就好比一匹马，讲它在练马场里自己骑自己练跑。”

“我要维护杜多罗夫。你是完全忘了人类的语言。人们讲的话，你已经听不进去。”

“很可能是这样呢，戈尔东。不管怎么说，对不起，放我走吧。我喘不上气。说真的，绝不是夸张。”

“等等，这全是托辞。要我们放你走，你得先直截了当、真心实意地回答我们一个问题。你同意不同意，你该改变一下，该纠正错误了？这方面你打算怎么办？你得把你和冬尼娅和玛丽娜的事澄清一下。人家是两个活人，是有感情、懂痛苦的女人，可不是你脑子里任

意组合的虚无缥缈的思想。再说，像你这么一个人，无所事事地混日子，难道不害羞吗？你不能再沉睡再懒惰了，应该振作起来，好好弄明白周围的事物，不要莫名其妙地那么孤傲，对，对，正是不要那种不可原谅的傲慢；然后该出来上班，去给人治病。”

“好，我回答你们。最近我自己也常常想这些事，所以能够毫无羞愧地对你们做些保证。我想一切都会解决好的，而且会相当快。你们看着吧。真的，不骗人。一切都会好起来。我十分强烈地向往生活，而生活就意味着不断向前冲，奔向更高级更完美的东西，并且获得它。

“我很高兴，戈尔东，因为你能替玛丽娜说话，就像从前为冬尼娅说话似的。可是要知道，我和她们并没有不和。不论她俩还是别的什么人，我都没争吵。开初你曾经责怪我，为什么我称她是‘你’，可她回答我时说‘您’，还客气地呼我的名字和父称。那种不自然的关系还更深些，但早已经消除了，改变了，做到了平等相处。

“我还可以告诉你们一个好消息。巴黎又开始给我来信了。孩子长大了，同法国伙伴在一起毫不感到拘束。舒拉快要念完那里的小学，玛尼亚也马上要入小学。不知为什么我相信他们很快会回国，尽管已经加入了法国籍；还不知用什么办法，但一切都会解决好的。

“从许多迹象看，岳父和冬尼娅知道了玛丽娜和两个女儿。我自己写信没提过。这些情况一定是辗转传过去的。岳父自然感到伤害了他做父亲的感情，他替冬尼娅难过。这就是五年没通信的原因。刚回莫斯科时，有一段时间我们是通信的。后来突然不再复信了。从此断绝了来往。

“现在，从不久之前，我重又开始接到那边的来信。所有的人，包括孩子，都写来了信。很热情，很亲切，好像情绪缓和了些。也许冬尼娅有了什么变化，结识了新朋友，上帝保佑她。我说不准。我有时也给他们写。不过说真的，我再也受不了啦。我走了，要不然会背过气去。再会。”

第二天早晨，玛丽娜慌慌张张跑来找戈尔东。家里没有人看孩子，只好把小女儿克拉什卡用被裹好，一只手搂在怀里，另一只手拉着落到后面不肯走的卡普卡。

“尤拉在你这儿吗，戈尔东？”她的声音都变了。

“他没有在家住吗？”

“没有。”

“那就是在杜多罗夫那里。”

“我去过了。杜多罗夫到大学上课去啦。不过邻居认得尤拉，说他没去那里。”

“那他上哪去了？”

玛丽娜把襁褓中的克拉什卡放到沙发上，就歇斯底里地大哭起来。

八

两天来，戈尔东和杜多罗夫没有离开过玛丽娜。他俩轮流值班看护，不敢扔下她一个人；在间歇的时候，就出去寻找医生。他们跑遍了估计他可能去的一切地方，也到了穆奇内大院和西夫采夫楼房，问过了所有他曾经工作过的这个“之家”、那个“研究院”。凡是他俩多少知道一点的他的老熟人，只要能找到住址，无不查遍了。然而竟毫无结果。

他们没有报民警局，因为不想对当局提起医生；虽说他有户口也没受过审，但按照如今的理解反正远远不是个模范人物。他们决定只有在不得已的情况下才找民警寻查下落。

第三天上，玛丽娜、戈尔东、杜多罗夫在不同的时间里各收到日瓦戈一封信。信中非常抱歉给他们添了麻烦，让他们担惊受怕。他请求他们原谅，别再担心，还叮嘱不要再找他，反正是徒劳无益。

他说，为了尽快完全改变自己的生活，想一人独自呆一段时间，以便集中精力干点事情。等在新的工作中站住脚，肯定在变化之后不致再走老路，就离开隐蔽所，回到玛丽娜和孩子身边。

在给戈尔东的信中，他预告要用戈尔东的名字给玛丽娜寄钱来。他要求给孩子雇个保姆，好解放玛丽娜，让她有可能回去上班。他解释说不想直接寄到她的地址去，是怕通知的汇款数目使她招致抢劫。

不久钱便汇到，数目超出了医生的可能和朋友们的估计。于是给孩子请了保姆。玛丽娜又被接受回电报局工作。她许久也平静不下来，但因为已经习惯了日瓦戈过去的怪癖，终于又容忍了这次乖张的

行为。尽管日瓦戈打了招呼，不让去找，朋友们和这个贴心女人还是继续寻访，而事实证明医生的估计是正确的。他们没能发现他。

九

其实他就住在离他们几步之遥的地方，可以说在他们眼皮底下，在他们紧张搜寻的圈子里边。

失踪那天，他在黄昏前天光还亮的时候离开戈尔东，到了小布龙大街，就朝斯皮里多夫卡的家里走。没等走出一百步，迎面碰到异母兄弟叶夫格拉夫。日瓦戈有三年多没见他，也不知他的情况。原来，叶夫格拉夫出现在莫斯科纯属偶然，不久前刚到这里。和从前一样，他的出现又是突如其来，又是不容盘问。一问他，便沉默着笑一笑，开句玩笑搪塞过去。但只凭问了日瓦戈两三个问题，不打听生活细节，他便一下子理解了他的全部忧愁和麻烦，于是就在一条斜胡同里拐了几个弯，在前来后到的路人推推搡搡之下，立刻想好了一个帮助援救日瓦戈的实际计划。日瓦戈的失踪和隐居，正是叶夫格拉夫的主意，是他的发明。

他给日瓦戈在一条小巷中租了间房子。巷子那时还叫侍从街，挨着艺术剧院。他援助了钱，又开始奔走给日瓦戈到病院找个好工作，保证他能有进行学术活动的广阔天地。在生活的各个方面，他都极力支持哥哥。最后他向哥哥保证，日瓦戈家人在巴黎的不稳定处境，终于要结束了。或者日瓦戈去找他们，或者他们来日瓦戈这里。这件事，叶夫格拉夫答应亲自去张罗，一定办好。兄弟的支援使日瓦戈看到了希望。同以往多次的情形一样，兄弟哪里来的神通仍不得而知，日瓦戈也不打算去揭开这个秘密。

十

日瓦戈住的房间朝南，两扇窗对着剧院对面的房顶。房顶后面是猎人街，那里高悬着夏日的骄阳，街道全罩在房顶的阴影里。

房间不单单是日瓦戈的工作室，也不单单是他的书房。在这个如饥似渴的工作时期，他的计划和构思犹如泉涌，不是桌上一堆堆札记所容纳得了的；脑子里构想和幻觉到的一个个形象，充塞着屋里的四

角。这很像艺术家画室里，贴墙反立着许多开了头的画作。由此医生的居室成了精神的筵席，成了如醉如痴的境界，成了意外发现的贮藏室。

正巧同医院领导的谈判拖了下来，开始上班的时间变得遥遥无期。利用推迟的这段空隙，完全可以写作。

日瓦戈从整理旧作开始。这旧作，一部分是他脑子里记得的作品片断，一部分是叶夫格拉夫给他找到送来的。有的是医生的手稿，有的不知是什么人翻印出来的。由于材料过于杂乱，本来就容易分散精力的日瓦戈，被弄得更加茫无头绪。很快他便放弃了这个工作，从恢复未完成的旧作，转向创作新的东西，对刚刚写下的草稿十分着迷。

他打草稿写文章纲要，就像第一次在瓦雷基诺写作那样，同时记录下脑海里涌出的诗行片断，有的是开篇的诗句，有的是结尾，也有的是中间，全都先记下来。有时他文思敏捷，即便奋笔疾书用字头和缩语迅速记录，也赶不上文思的发展。

他加速创作。当脑子疲倦、进展缓慢的时候，他就在草稿边上配画儿，有的是林间小路，有的是城里的十字路口，还竖着广告牌："莫罗和韦钦金。播种机、打谷机"。

文章和诗章，都围绕着一个主题——城市。

十一

后来在他的文稿中发现了这样一段话：

> 二二年回到莫斯科的时候，我看见的是一个空旷少人、毁损过半的城市。这是它经历了革命头几年考验之后的面目，时至今日依然如此。城内居民减少，既未见营造新房，旧屋也没人修缮。
>
> 尽管这样，它仍不失为一个现代大都市，不失为一个真正现代化新艺术的唯一鼓舞者。
>
> 在象征主义者勃洛克、维尔哈伦(注)、惠特曼等人那里，看上去杂乱无章地罗列互不相关的事物和概念，似乎是随心所欲地摆到了一起——这完全不是修辞上的乖僻。这是见于生活而取于现实的纷杂印象的一种新型组合。
>
> 正如同他们在自己作品中推出了一系列的形象，十九世纪末繁忙的城市大街自身在浮荡，也从我们身边推过一群群人，一辆辆马车；到了后来，在二十世纪初，则是掠过一节节城市电车和地下火车。

在这种环境下，无从产生牧歌式的淳朴。倘若有这种虚假的淳朴，也不过是文学的赝品，是不自然的扭捏作态；是书本的产物，并非来自农村，而是来自科学院藏书室的书架。在现实中形成的、自然而又符合现代精神的语言，应说是大都市主义的语言。

我住在城市里一个行人摩肩接踵的十字路口。夏天阳光灿烂的莫斯科，院里沥青晒得烫人，楼房高层的窗框上映着光点，乌云和林荫道都像花朵绽开。莫斯科在我周围旋转，令我眩晕；似乎又想让我为了都市的荣誉，也促使别人兴奋得眩晕不止。正出于这种目的，莫斯科教育了我，并把艺术交到了我手中。

墙外日夜不停喧嚷的大街，紧密地同现代人的心灵联系在一起；这好比开始演奏的序曲，同舞台上的帷幕紧密地联系在一起；帷幕虽尚未拉开，还充满了昏暗和神秘感，却已被脚灯照得开始泛出红色。门外窗外不停在活动并发出沉沉轰响的城市，对我们之中每个人的生活来说，是个无比宏大的序曲。我恰恰想从这一方面写一写城市。

在日瓦戈留下的诗稿中，没有发现这一类诗作。也许，《哈姆雷特》这首诗属于这个类型？

十二

八月底的一个早上，日瓦戈在报章街拐角的电车站登上电车；这条线是由大学开出，沿尼基塔大街向上去库德里大街。这是他第一次到鲍特金医院上班，那时医院叫士兵医院。他本人几乎是头一次正式来这里工作。

日瓦戈很不走运，坐上了一辆有毛病的电车，一路上尽出倒霉的事。不是马车轮子卡到电车轨道里，挡住了去路，就是电车底下或顶上绝缘失灵，暂时短路，噼噼啪啪烧坏了什么部件。

司机常常提几把老虎钳从前座下来，绕停着的电车走一遭，跪下去弯腰检修轮子和后座之间的机器箱。

这辆倒霉的电车堵塞了全线交通。街上聚起了刹住的电车，又有新的不断驰来，越来越多，队尾排到了练马场，还在延长。乘客们从后面的车厢转到前头出毛病的车厢，想弄清楚怎么回事。在这个炎热的早晨，电车里挤得满满登登，十分气闷。在穿马路奔跑的人群头上，一块黑紫色的乌云由尼基塔城门飘过来，越升越高。眼看要起暴

风雨。

日瓦戈坐在左侧的单人座位上，被挤得紧贴着窗子。尼基塔大街左面的人行道，一直在他的眼帘之中，道旁就是音乐学院。他想着别的心思，可不由自主地木然望着这一侧来往的行人和车辆，没有一个人漏过他的眼。

一个头发斑白的老妇，戴顶新草帽，上面插着亚麻布做的甘菊花和矢车菊，身上是雪青色老式紧腰裙，一边喘气一边扇着手里扁平的小包，艰难地走着。她穿着紧身，热得难受，满脸是汗，用绣花手帕擦着汗湿的眉毛和嘴唇。

她走的路线，恰是电车的路线。每次电车修好开动后，就赶过了这位老妇；她几次从日瓦戈的眼前消失。等电车再出故障，她追上来，重又进入日瓦戈的视野。

日瓦戈记起中学时代演算的数学题，两列火车在不同时间开出，速度快慢不同，求解它们的行驶时间和到达先后。于是他想回忆起解题的一般公式，结果毫无所获，就从这类回忆跳到了别的更加复杂的思想上去。

他设想有几个并排前进的生命，但速度不一样，便琢磨谁的寿命能超过另一个人的寿命，谁能比别人活得长久。他的脑海里仿佛出现了一个生活竞技场上的相对论原则。但很快他的思路全乱了套，放弃了作类似的比较。

一个闪电之后，雷声轰鸣。倒霉的电车在由库德里大街下坡驶往动物园时，又一次抛了锚。过了不一会儿，淡紫裙老妇出现在窗口外，越过电车朝前走去。第一阵硕大的雨点落在人行道和马路上，落在妇人身上。一阵劲风刮到树木上，吹得树叶簌簌地响，掀动了妇人的草帽和裙摆，随即平息了下来。

医生感到一阵软瘫的晕眩。他强自镇定，从椅上站起，手抓窗枢猛然上下拉动，想打开窗子，可没有拽动。

有人对医生喊，窗子是钉死的，但他只想着怎么不犯病，心里担忧，以为这喊叫声与他无关，就没去细听。他继续试着开窗，向上向下向着自己拽了三下，突然感到胸膛里一阵从未有过的难忍的疼痛。他明白是把自己胸里的什么东西拽断了，犯了一个致命的错误，一切全完了。这时电车启动，在普列斯尼亚街没走出多远又停了下来。

他以超人的毅力，摇摇晃晃从座椅间甬道上的人群里挤到后车门旁。人们不让他通过，骂骂咧咧的。吹过一股凉气，他觉得清醒了些，心想也许不至于完全无望，会有所好转。

他又开始在车门旁的人堆里朝外挤，也招来人骂、手推、一片愤怒。他顾不得理睬别人的吼叫，挤过人群，从电车门阶迈步下到马路上，走出一步、两步、三步，猝然摔倒在石路上，从此再没有起来。

周围一片喧嚷，有人在交谈、有人争论，也有出主意的。车上下来了几个乘客围住跌倒的人。大家很快就判断出，这人已经没有呼吸，心脏停止了跳动。行人也凑上来看，有些知道不是轧了人感到放心，有些因为人死得与电车无关反觉得失望。人越聚越多。穿淡紫裙的老妇也走近站了一会儿，看看死者，听听别人议论，便又上路了。这是一个外国人，但也听出来有人主张把人抬上电车送医院，有人说应该唤民警来。没等人们做出最后决定，她就离开了。

穿淡紫裙的女人，是瑞士籍的弗列丽小姐，年纪已经很大。她十二年来一直书面请求给她返回祖国的权利。不久以前，她的申请才获得同意。她来莫斯科领出境护照。这一天她是去本国的大使馆取护照，手里摇晃着的系了绳的小包里，是各种证件。她一路朝前走，十来次超越了电车，可是一点也没意识到她是超越了日瓦戈的生命，超越了日瓦戈的寿数。

十三

从走廊可以望见屋中的一角，那里斜摆着一张桌子，桌上放着一具棺木，上宽下窄的尾端，好像粗木凿出的小舟。这是死者放脚的一头。桌子就是日瓦戈生前写作用的那一张，此外房间里没有第二张。手稿全收到抽屉里，桌面用来停棺木。里面枕头垫得很高，尸体像躺在高坡上，形如小山。

棺木四周摆了许多花，花盆和花篮里有当季极少见的整株白丁香、樱草、千里光。花草遮住了窗外射进的光线，只有微弱的亮光照在死者蜡黄的脸上、手上，照在棺木上。桌上映出美丽的花影，好像刚刚停止了摇曳。

火葬的风气，那时已极普遍。为了争取给子女的抚恤金，出于子

女将来能上学和玛丽娜能保住公职的考虑，大家商定不举行安魂祈祷，只是一般的火葬。已向有关的机构提出了申请，正等着他们派代表来。

在等待的那段时间，屋子里空空荡荡，好像旧房客搬走腾出地方，新的房客还没迁进。打破这种寂静的，唯有踮起脚尖礼貌地走动的声音，以及来向遗体告别的人不小心发出的沙沙的脚步声。告别的人不算多，但远远超过了原来的预料。他几乎是一个默默无闻的人，死讯却飞快地传遍了熟识的圈子。他一生中各个时期结交的人，他一生中各个时期失去联系和忘记的人，如今聚集起来，有了可观的数目。而他的学术思想和诗作，为他赢得了更大数量的不相识的朋友。他们从未见过内心向往的这个人，这时第一次来看他，向他投过最后告别的一瞥。

此时此刻，没有任何繁文缛节的沉默，倍加令人感到压抑，因为这个损失仿佛伸手就可以触摸到。唯有鲜花在这里代替了挽歌和仪礼。

鲜花岂止是开放，岂止是溢香。它们似乎在倾囊而出，一起散发掉自己的芬芳，也许由此加速了自己的衰败；它们把香气分赠给所有的人，这样好像就完成了某种事业。

植物国度太容易被想象成为死亡国度的近邻了。这里，在大地的绿茵里，在墓地的树木间，在土垅中萌芽的花种里，也许真隐藏着变化的奥秘，生命的奥秘，而这正是我们孜孜以求要探索的东西。耶稣从棺木里出来，马利亚第一眼没认出他来，把他当成了走在墓地上的花匠。

十四

当死者按他最后的居住地址被送到侍从街之后，得知死讯大为震惊的朋友们，冲进大门直奔敞开的房间。被噩耗弄得精神恍惚的玛丽娜，许久不能控制自己，躺在地板上用头撞那个带有座位和靠背的长木箱。木箱摆在进门的过道里；在棺木未到、房间需要清扫的时候，尸体就先停在这个木箱上。玛丽娜泪流满面，一会儿低语一会儿尖叫。话也说不清楚，有一半是不由自主哭叫出来的。她谁也不在乎，

什么也不顾，像农村里哭死人一样放声哭诉。房间打扫完毕，多余的家具已经搬出，需要把尸体抬进去擦洗然后入殓，可玛丽娜抓住尸体不放，怎么也拖不开她。这是昨天的情形。今天，她那痛苦的狂癫已经平息下去，代之而来的是木然的消沉，不过仍然无力自制，什么话都不说，也忘记了自己的存在。

昨天一整夜，她坐在这里没有离开过。人们把克拉什卡抱来让她喂奶，又把卡普卡和小保姆领了来，而后孩子又都抱走领走了。

她的周围聚着自家人，还有同她一样悲恸的杜多罗夫和戈尔东。低声啜泣和高声打喷嚏的父亲马克尔，不时来到这里，挨着她坐到长椅上。哭泣着的母亲和姊妹们，也常到她跟前去。

在来来往往的人流中，有一男一女两个人十分显眼。他们并不要表现得比前面几个人同死者更为亲密。他们没有同玛丽娜、她的女儿、死者的朋友较量内心的痛苦，宁愿让这些人占着上风。这两人没有任何企求，然而对死者却有着某种自己独有的特殊权利。对他们这种不知从何而来、既不好懂又不声张的特权，竟也没有任何人去触动，去争执。看起来从一开始就是他们两人承担起了丧葬的安排，而且指挥时那么从容镇定，好像这事给他们带来某种满足。两人这种超脱的精神，所有的人无不看在眼里，留下了奇特的印象。似乎这两个人不仅参与丧事，也同亡者的死有关；不是说他俩负有罪过或是间接的原因，而是说在出事之后赞同了这一命运，容忍了这一结局，而且认为最重要的还不在于人的故去。少数人知道这一男一女，有些猜得出他们是谁，但大部分对他俩毫无所知。

每次当这个长着一对吉尔吉斯细眼睛、目光炯炯、惹人注意的男人，同这个不需修饰而天然俊美的女人走进停放灵柩的房间时，不论站着或走动着的人，包括玛丽娜在内，都不约而同、毫无异议地离开了屋子。人们给他俩让路，从靠墙的椅子凳子上站起，拥挤着出来，到了走廊或过道上。这一男一女留在虚掩上门的房间里，仿佛两位办事的行家，在无人打搅、无所牵挂的宁静中，决定着直接关系到丧葬的事，也决定着更为重要的事。现在的情形也是如此。只剩下两人之后，他们坐到靠墙的凳子上，商议起事来。

“你有什么消息，叶夫格拉夫·安德烈耶维奇？”

“今天晚上火葬。半小时之后，医务工会来车把灵柩运到工会俱

乐部去。四点钟举行追悼会。没有一份证件是合格的。劳动手册是过期的，旧式的工会证还没换新的，会费有几年没交了。这些都得去疏通，所以才拖延到现在。起灵之前，哦，起灵时间很近了，得去准备一下，起灵之前我照你的要求，留你一个在这呆一会儿。对不起，你听电话响了，我马上回来。”

叶夫格拉夫出来到了走廊上。这里挤满了脸面陌生的医生同事、他的中学同学、医院的低级职员和出版工作者。玛丽娜坐在走廊长椅的边上，搂着两个孩子，用身上披着的大衣裹着孩子们（天气很冷，风往大门里灌），在等着房间开门。这很像来探监的，在等待哨兵唤她去监狱的会客室。走廊上很挤，有一部分人没有地方立足。上楼梯的入口大开着。许多人在前室和楼梯口站着，转悠着，一边抽起烟来。在往下去的阶梯上，人们谈论着什么，越靠近大街说话越随便，声音也越高。在一片压抑着的嗡嗡声里，叶夫格拉夫不得不聚精会神听电话，一只手捂着话筒，用礼貌所要求的低沉声音，回答电话里的问题，多半讲的是葬礼的次序和医生死亡的情形。然后他回到屋里，继续说道：

“拉拉·费奥多罗夫娜，火化之后你不要走掉。我对你有个重要的请求。我不知道你住到哪儿了，希望你告诉我在哪能找到你。我想最近，明天或者后天，收拾我哥哥的遗稿。我需要你来帮忙。你了解得最多，大概超过了所有的人。你曾说过一句，好像从伊尔库什克刚来两天，在莫斯科呆不久；又说你上楼到这套住房来，是因为别的原因，出于偶然，既不知道哥哥最近几个月住在这里，也不知道刚发生的不幸。你的话有一部分我没太懂，我不想求你解释，只是你别走掉，我没有你的地址。最好整理手稿的这几天，我们能在一起，或者离不很远，比方说在这幢楼里另找两间房子。这是办得到的。我认识房管所的。”

“你说没懂我的话。这有什么不好懂的呢？我一到莫斯科，就把东西放到寄存处，在莫斯科旧城里走，有一半不认得，全忘光了。我走着走着，顺着铁匠街下坡又上坡，突然来到了非常熟悉的地方——侍从街。就在这里，被枪决的安季波夫，我的丈夫，读大学时租过一间房子，正是咱们坐着的这一间。我想，上去看看吧，说不定凑巧老房主还活着呢。他们早就不在了，这里全变了样，是我后来才知道

的，也就是昨天和今天，慢慢打听出来的。你在场嘛，我还讲它干什么？我简直是五雷轰顶，朝街的门大敞着，房里尽是人，有口棺木，里面躺着死人。谁死了呢？我走进屋，到了跟前，心想别是我发了疯吧，是幻觉吧。这些你都在场看到了，不是吗？我何必再给你讲呢？”

“等等，拉拉·费奥多罗夫娜，我打断一下。我对你说过啦，我和哥哥根本没想到这间屋子会有那么多奇事，比如说安季波夫曾经住过。不过更奇怪的是你用的一个字眼。我一会儿再告诉你是哪个字，请你原谅。关于安季波夫，也就是斯特列尔尼科夫的革命军事活动，我有段时间，在国内战争初期，听到了许多情况，而且经常听说，几乎是天天听到；还亲眼见过他一两次。没想到他后来由于家庭关系竟和我密切相关。不过请你原谅，说不定是我听错了，我觉着你是那么说的，大概是说走嘴了吧。你说是‘被枪决的安季波夫’，难道你不知道他是自杀了吗？”

“有这种传说，但我不信。帕沙从来也不像个会自杀的人。”

“不过这可是千真万确呀。安季波夫自杀的地方，据我哥哥讲，就是你去尤里亚京再转道海参崴之前住的那幢房子。这事发生在你带着女儿走后不久。哥哥埋葬了死者。这个消息难道真的没传到你耳朵里？”

“没有。我听到的是另一种说法，这么说他当真是自杀身死的？许多人这样说，我都没信。是在那幢小房里？简直不可想象！你可给我讲了一个重要的细节。请问，你知不知道，他和日瓦戈见了面吗？谈过话吗？”

“据亡故的尤拉说，他俩谈过很长的话。”

“真是这样吗？谢天谢地。这样要好些（拉拉慢慢地划了个十字）。这真是天意促成的惊人巧合。你答应我回头再打听一些详细的情况吗？这里的每件小事对我都是宝贵的。不过现在我不行。不是吗？我太激动了。我要沉默一会儿，喘口气，想一想。不是吗？”

“噢，当然，当然。就这么办。”

“不是吗？”

“自然。”

“哎呀，我可差点给忘了。你要求我火化之后不要离开。好吧，

我答应，我不走掉。我跟你回到这里来；你安排我在哪儿，需要多长时间，我都留下。咱们来清理一下尤拉的手稿。我会帮助你。说不定我对你会有用的。这对我是个很大的安慰！我心里的血，我的每根血管，都感觉得到尤拉写字的笔划。其次，我还有事找你呢，我也需要你的帮助，不是吗？你好像是位法学家，至少是精通从前和现行制度的人。还有，怎么说呢？什么证明该到哪个机关去开？不是所有的人都懂这些的，不是吗？我需要你给出点主意的，是一件令人苦恼的可怕的事，涉及到一个孩子。不过这个回头再说吧，等火化回来。这一生里，我总是不得不找这个找那个，不是吗？请问，如果设想一种场合，需要寻找孩子的下落，是交给别人养育的孩子，那么有没有一个总的、全苏联的孤儿院档案？对流浪儿是否做过全国的普查或是登记？不过你现在别回答我，求求你！回来，回头再说。啊，多么可怕呀，多么可怕呀！生活这东西，是多么可怕呀，不是吗？我不知道等我女儿来了，以后会怎么样。暂时我可以在这房子里住一住。卡坚卡表现出了极好的才能，一方面是演戏的才能，另一方面还有音乐才能。她很善于摹仿各种人，还可以演出自编的小戏。此外，凭听、记能唱整段的歌剧。孩子够奇特的，不是吗？我打算把她送进戏剧学校或是音乐学院的预备班，看哪儿能收了，然后去寄宿。我就是为这事来的，暂时没带她；先安排好了，我就回去。一下子说不完，不是吗？以后再说。现在我得镇定一下，静下来琢磨，克服心里的恐惧。再说，咱们把尤拉的亲人给搁在走廊上，太不近情理。我有两次感到外面在敲门。那儿有人活动、吵嚷。大概是殡仪馆来人了。我在这坐会儿想一想，你把门打开放人们进来吧。该打开了，不是吗？等等。棺木前边该摆把椅子，不然够不着尤拉。我踮起脚尖试了试，太吃力。玛丽娜和孩子们需要这个呀。再说，仪式也需要，‘给我最后的亲吻吧’。啊，我受不了，我受不了。太痛苦了，不是吗？”

“现在我让大家都进来。在这以前先谈两句话。您讲了那么多费寻思的话，提出那么多问题，看来是令您不安的问题，我简直难以回答，只想让您了解一点。我乐意，而且真心实意地在您所需要的一切方面提供帮助。请您记住：任何时候，任何情况下也不能绝望。怀着希望去行动，这是我们遇到不幸时的责任。无所作为的绝望，就是忘记和背弃责任。现在我放来告别的人们进屋。椅子的事，您说得有

理。我找一把来放到这儿。”

可拉拉已经听不见他的话了。她没听见开门，走廊上的人群一拥而入；没听见他同丧礼的组织者商谈事情，同主要来宾的谈话；没听见人们走动的声响、玛丽娜的号啕、男人们的咳嗽、女人们的哭声和喊叫。

单调重复的声音，像漩涡把她卷动起来，使她发晕。她竭力坚持不昏过去。她的心碎了，头裂了。她垂下脑袋，陷入揣测、思索、回忆之中。她完全被淹没在里面，仿佛有几个小时要暂且进入未来的暮年，也不知实际上是否活得了那么长。她设想几十年之后将变为龙钟老妇。就这样，拉拉沉思默想，如同跌进了自己不幸的深渊。她心想：

“谁都不在了。一个死去了，一个自杀了。偏偏那个该杀的、她打了枪却没命中的人，却活了下来。那是个异己的多余的败类，是他把拉拉的生活变成了一串连她自己也不解的罪恶。那个平庸的怪物，如今在只有集邮者才知道的亚洲神话般的僻巷中，飘泊着，奔突着。可是亲人和需要的人，一个也没留下。

“啊，那还是在圣诞节时，她预谋去枪杀这个令人战栗的下流坯之前，就在这个房间里，昏暗中同还是个孩子的帕沙谈过一次话。现在人们前来诀别的尤拉，当时还没有进入她的生活。”

于是拉拉冥思苦想起来，很想回忆起同帕沙的圣诞节谈话，但什么也没想起来，只记得窗台上燃着的蜡烛，还有窗玻璃上的冰霜靠近烛火融化开来的一个圆圈。

她怎么想得到，此刻躺在桌上的死者，当年驶过大街时就看到了这个圆圈，对烛火发生了兴趣？她又怎么想得到，从窗外窥见这个烛火起，尤拉的生活里就注定有了新的使命？他不是常说“桌上点着一支蜡烛，蜡烛在燃烧”吗？

她的意识模糊了。她想道：不按教堂规矩给他唱《安魂曲》，总是件憾事！送葬仪式是多么庄严隆重呀！多数死人是不配这么办的。尤拉可是最理想的对象。他是配这么办的，他对“墓前的恸哭创造出哈利路亚的歌声”，是当之无愧的！

此时拉拉便感到一种骄傲和轻松的心情。过去每当她想到尤拉，当她一生中有暂短的岁月留在尤拉身边时，总处于这样的心境之中。

尤拉身上总散发一种无拘无束、无忧无虑的气氛。拉拉现在又为这种气氛所笼罩。她急不可待地从木凳上站起。在她心里，发生了并不完全清楚的变化。她想靠着尤拉的帮助，哪怕一时能冲出积蓄在心中的痛苦，呼吸到新鲜的空气，像过去似的一尝自由的幸福；在她的希望和幻念中，这种幸福就是和尤拉诀别的幸福，就是自己能为他尽情恸哭一场的机会和权利。她怀着一种冲动的匆忙感，用满含悲痛、视而不见的眼睛环视人群。泪珠在打转，好似滴下的苦涩的眼药水。眼前一切都浮动起来，抽泣起来，向后退着出了屋门；终于只剩下她一个人在掩了门的房间里。她匆匆画着十字走到灵柩前，站在叶夫格拉夫摆好的椅子上，在遗体上宽宽地画了三个十字，便向冰凉的额头和双手俯下身去。她没有觉出变凉的前额已经萎缩，如同手掌缩成了拳头。她顾不上察觉这个变化，人呆住不动，几秒钟里既不讲话，也不想什么，也不哭泣；只见灵柩中部鲜花和遗体上面，俯着她的身躯，她的头、她的胸膛、她的心灵、她的如心灵一般宽阔的手臂。

十五

她抑制着号啕，浑身还是抖动不止。忍着忍着，她突然无力自持，泪水夺眶而出，落在面颊上、衣裙上、手上，落在她紧贴着的灵柩上。

她不说话，也不想事。一串串思想、一串串共有的特点，种种领悟的道理，种种确实可信的真情，在她的心灵自由地流淌，犹如白云飘过天空；又像从前他俩夜里耳语的情形。常常正是这个给了她幸福感，自由感。这种领悟不是乞灵于大脑，而是靠一种热烈的相互感染。这是本能的直接的领悟。

此时此刻，她又充分地感到了这样一种领悟。尽管还有些模糊不清，但她领悟了死是什么，领悟了什么叫对死有所准备，什么是面对死亡而毫无畏惧。似乎她在世上已经活过二十回，多次地失去过日瓦戈，心灵在这方面积累起了完整的经验，所以她侧立灵柩时的感受和举动，无一不适当得体。

天哪！这场爱恋是何等的海阔天空，何等的不同寻常，简直无可比拟。他俩的思念，如吟唱一般美好。

他俩相爱，不是由于难解难分，不是像有人胡写的那样“为欲火熬煎”。他们相爱，是因为周围的一切希望如此，这里有他们脚下的大地，他们头上的天空、云朵和树木。他俩的爱情得到周围人们的喜欢，那程度恐怕胜过了他们自己对爱情的欣喜。为他们的爱情感到喜悦的，还有街上陌生的行人，无限伸展的远方，他们定居和幽会的房间。

对了，正是这一点最重要，正是这一点把他俩结合到一起。无论何时，甚至在最销魂的欢乐时刻，他们也没有忘却最崇高最诱人的感受：共同雕塑世界的乐趣、同整个世界画面息息相关的亲热感、融于整个画面的壮美之中和属于整个宇宙的感觉。

他俩全靠这种共同感受维系生命。因此，把人凌驾于大自然之上，颇为风行的对人的百般顺应、赞美和膜拜，这些都引不起他俩的兴趣。在他们眼里看来，把虚假的社会性视为基础，不过是可怜的杜撰，所以不好理解。

十六

她说一些普通常见的话同他诀别。这番没有忌惮的爽快谈话，超出了现实的范围，也并没有什么意义；如同悲剧里的合唱和独白，如同诗歌的语言，如同音乐及其他的程式，没有意义，只表示激情。此时表现她的激动，使她轻松自然的话语变成哽咽的，是汹涌的泪水；质朴的日常字句仿佛淹没在泪海中，漂浮游动。

眼泪浸湿的语句，好像自动组合成温柔匆促的絮语，犹如风在暖雨中吹动了缎子般的湿叶。

“看，我们又到了一起，尤拉。好像上帝安排我们再次相逢。这是多么可怕呀！我实在受不了。天哪！我哭了又哭！怎么想得到呀！你看，咱们又是这种遭遇，这种结局！你走了，我也完了。又是大变故，又是无可挽回。生命的奥秘，死亡的奥秘，天才的魅力，袒露的魅力，这些我们俩都能理解。可是世上琐屑的争斗，像重新瓜分世界，对不起，这个不是咱们能明白的。

“永别了，我的巨人，我的亲人！永别了，我的骄傲！永别了，我的又深又急的小河！我是多么喜欢你那日夜不停的拍击，我是多么

喜欢投进你那凉爽的涛间。

“你可记得咱们那次在雪地里告别？你可把我骗得好苦啊！早知你不走，我怎么会去呢？啊，我知道，我知道，你那样做是难为了自己，是想为了我好。从那可就一切全完了。天哪！我在那里忍受了多大的痛苦啊，你哪里知道呢！我干了些什么呀，尤拉！我犯了那么大的罪过，你简直无法想象！但这不能怨我。我当时在医院里躺了三个月，有一个月人事不省。从那以后我就活不下去啦，尤拉！怜悯和痛苦使我不得安宁。我还没讲出最主要的。我说不出口，我没有勇气。我活到了这步田地，不禁怕得头发都竖了起来。你知道吗？我甚至不敢担保我的精神完全正常。不过你看，我没像别人那样酗酒，没有走上这条路，因为女人一喝酒就全完了，那就不可想象了，不是吗？”

她还讲了许多，一边放声大哭，痛不欲生。忽然她惊奇地抬头四顾，屋里早有了人，大家在张罗什么，不停地走动。她从椅子上下来，摇摇晃晃离开棺柩，用手揉着眼睛，像是要把没流尽的泪水挤出来甩到地板上。

男人们走过来，用三块板条架着抬起了棺材。开始出殡了。

十七

拉拉在侍从街住了几天。同叶夫格拉夫谈定的整理文稿的事，在她的参与下开始了，但没能完成。她求叶夫格拉夫的事，也同他谈过了。从拉拉口里，叶夫格拉夫知道了一些重要情况。

有一次拉拉出了门，再也没回来。看来是当时在街头被捕了。不清楚她是死了，还是关到什么地方被人遗忘了。也许，在北方难以数计的混合集中营或女犯集中营中，有一处在后来散失的名单里，登记过一个没有姓名的囚号。

第十六章
尾声

一

一九四三年夏天，在突破库尔斯克地区、解放奥勒尔之后，不久前升为少尉的戈尔东，和少校杜多罗夫分别赶回他们共同服役的部队。戈尔东是去莫斯科出差回来，杜多罗夫也从那里来，度完了三周的假期。

在返队的路上两人相遇，过宿在一个小城切尔恩。这是个虽遭破坏却没完全消灭的城市，不像这带“无人区”的大多数居民点，已被撤退的敌军一扫而光。

在这个已成一片废墟、尽是碎砖和石粉的城市里，他们却发现了一间完好的干草房。两人傍晚就住了进去。

他们不能入睡，便彻夜长谈。凌晨三点，杜多罗夫刚打起盹来，戈尔东折腾什么，把他吵醒了。原来戈尔东坐在柔软的干草堆上，像在水里，一会儿扎下去，一会儿转个身，把穿的衣服裹成小包，然后又笨手笨脚地从草垛上往房门口爬去。

“你这是去哪儿呀？还早呢。”

“去河边。想把身上的衣服洗一洗。”

“这才是发疯呢。晚上咱们就归队了。服装保管员丹尼娅会发一套内衣。忙个啥呀。”

“不想再等啦。尽出汗，太脏了。早上太阳大。我快些洗刷一下，拧得干点，太阳稍微一晒就干。好好洗个澡，换身衣裳。”

“你知道，反正不大合适。你总是个军官嘛，对吧。”

“天还早，别人都在睡觉。我躲到树后去，谁也看不见。你别说话了，睡一会儿吧。不然就把觉给耽误了。”

“我反正也睡不着了，和你一起去。”

两人在碎石堆旁朝小河走去。太阳刚出来，白色碎石就已经被炎热的阳光晒烫了。阳光直射在曾是街道的地面上，汗湿的人们还睡着，脸色通红，一片鼾声。他们大多是当地无家可归的老妇幼女，偶尔也有打散后寻找部队的红军战士。戈尔东和杜多罗夫低着头，小心翼翼地移动脚步，生怕踩上睡着的人们。

“说话小点声，要不把全城人都惊醒了，可别想洗衣服了。”

于是他俩低声接着谈起夜里的话题。

二

“这是什么河？”

“不知道。没打听过。大概是祖沙河。”

“不对，不是祖沙河。是一条别的河。”

“那我就不知道了。”

“这事就发生在祖沙河上嘛。我是说赫里斯季娜的事迹。”

“对，不过不在这一段上。在下游。听说教堂把她列到圣像里了。”

“那里有幢石楼，得了个名字叫‘马厩’。也的确是马场的国营马厩。现如今这普通的名词成了历史名词。这建筑很古老，墙壁非常厚。德军在里面加固之后，把它变成了坚不可摧的堡垒。从楼里可以射击整个地区，所以挡住了我们的进攻。非得攻下这马厩才行。赫里斯季娜靠了勇敢机智，潜入敌营，炸毁了马厩，自己被敌人活捉吊死了。”

“赫里斯季娜的姓，为什么是奥尔列佐娃，而不是你的这个杜多罗娃？”

“我俩还没有结婚呀。四一年夏天我们约定战争结束后结婚。那以后我随部队南征北战。我们的队伍不断调动，弄得我把她的下落给丢了。此后再没见到她。她的英雄事迹和就义的情况，我也同别人一样是从报上和团部命令中知道的。据说人们想在这一带给她建个纪念碑。我听说，过世的尤拉的弟弟，叶夫格拉夫·日瓦戈将军，正在这一带地方寻访，收集有关她的材料。”

“对不起，我引得你讲起了她的事。这事一定令你非常难受。”

“问题不在这里。看，咱们扯得远了。我不想打扰你。快脱衣下水，干你的事吧。我含根草棍在岸上躺一躺。嚼着草根想想事，说不定能睡一会呢。”

几分钟之后，两人又谈了起来。

“你在哪儿学会这么洗衣服的？”

“什么都是逼出来的。我们不走运呀。我们碰上的惩罚营，是最

可怕的一个。很少有活下来的。从一开始就够呛。我们一批人，从火车车厢里被人带出来，周围是大雪的荒原，远处是森林。有警戒兵，步枪的枪口冲着人群，还有警犬。那一个小时里先后又赶来几批人。让我们排成多角的横队，背靠背，互相不能看见。然后下令跪下，不准左顾右盼，要不就得枪毙。接着开始点名，用了很长的时间，方式叫人深感屈辱。我们一直得跪着。后来才叫站起来，别的部分带往各处去了，对我们这一批却宣布说：‘你们的营地就在这里。随你们怎么样，就在这儿安顿下来吧。’这是露天的雪地，中间竖了一个杆子，上面有块牌子：‘古拉格92雅恩90’，此外便一无所有了。”

“那我们要好些。运气算不错。我又服了第二次劳役。第二次服刑，是由第一次引起的。另外，我犯的是另一个条款，条件也就不相同。释放之后，又给我恢复了名誉，和第一次出狱一样。同时也再次允许我在大学教书。动员我上前线时，给了我真正的少校衔，不像你似的作为劳改犯弄去打仗。”

“是呀。除了挂着‘古拉格92雅恩90’牌子的木杆，再也没有什么了。起初就在寒风里光着手削竿子建草房。结果，你都难以相信，渐渐地我们盖起了房屋。我们给自己建了住房，用木桩修起围墙，还盖了禁闭室、瞭望台，全是自己建的。后来便开始伐木，砍树。八个人拉一只雪橇，自己运圆木，摔到坑里雪一直没到腰。有很长时间我们不知道发生了战争。有意瞒着我们。突然给我们提出了一个建议。谁要愿意，可用劳改犯名义上战场；如果身经百战能保全不死，每个人都可获得自由。那以后，就是没完没了的进攻，通过几里长的带电铁丝网，对付地雷、迫击炮，整月整月的猛烈的战火。难怪人家把我们这种连队叫成敢死队。有时死得一个不剩。亏我能活下来，亏我能活下来。可是你要知道，和集中营的可怕生活比起来，这个流血的地狱简直可算是一种幸福；这绝不是指集中营的条件难以忍受，这完全是指别的方面。”

“是呀，老弟。你可尝到苦头了。”

“在那儿别说洗衣服，什么都可以学会。”

“说来令人惊奇。不仅是对你的劳役生活来说，就是对整个三十年代的生活来说，就算是有自由，能顺利地在大学任教，有书看，有钱用，有舒适的条件，即使如此，这场战争也像一阵清洗冲刷的暴风

雨，一股新鲜的空气，一种解放的潮流。

“我觉得，集体化是一个错误的不成功的措施，可又不能承认这个错误。为了掩盖失败，就得用种种恐吓办法不让人们判断思考，要强迫他们看到并不存在的东西，证明同事实相反的东西。由此就产生了前所未有的严厉的专制手段，因此才宣布了不准备实行的宪法，由此才实施了没有选举基础的选举。

“战争一爆发，它的现实的恐怖、现实的危险、现实的死的威胁，比起严酷统治人们的臆想，应该说更为有益，使人们松了口气，因为约束了僵化文字的魔力。

“不仅是你这种服劳役的人，后方和前线所有的人，都能比较自由地呼吸了。他们并且兴高采烈地怀着一种真正的幸福感，投入严酷斗争的洪炉；这既是致命的又是救命的洪炉。

“这场战争在几十年间革命的整个链条中，是一个特殊的环节。它使体现变革本质的那些直接原因，现在已经不再发生作用了。

“逐渐地产生了间接的结果，是果实的果实，后果的后果。在苦难中锻炼出来的性格，不再娇惯的耐力，英勇精神，准备承受前所未有的重大的殊死的斗争——这些都是神话般令人惊叹的品格，构成了一代人道德的精髓。

“这一发现使我充满了幸福感，尽管赫里斯季娜惨死，尽管我受过伤，尽管我们受了损失，尽管战争中付出了昂贵的血的代价。赫里斯季娜的献身精神，以及我们每个人的生活，帮助我经受住了赫里斯季娜牺牲的痛苦。

“在你这个可怜人遭受无数折磨的时候，我获释得到了自由。赫里斯季娜当时考入历史系，由于科研兴趣接近，分给我指导。早在这之前，第一次从集中营回来，她当时还是个小孩子，我就注意到了这个出色的姑娘。你记得吗？尤拉在世的时候，我就讲到过她。这时她成了听我讲课的学生。

“那个时期，学生批判教员的做法刚刚流行起来。赫里斯季娜干得最来劲。只有老天爷知道，她为啥那么凶狠地整我。她的批评最顽强，气势汹汹，却很不公正，以致班上其他同学有时表示异议，站出来维护我。赫里斯季娜是个出色的幽默家。在墙报上，她尽情地嘲笑一个人，给那人起了假名，所有的人一下子全猜出是我。一次完全偶

然的机会，使真相突然大白，这种根深蒂固的仇视，原来是一个伪装，掩盖着由来已久的牢固的青春的爱情。而我一向也对她抱有同样的倾心。

“四一年我俩度过了一个奇妙的夏季，正是战争第一年，在它爆发的前夕和刚宣战的日子里。有几个年轻的大学生，其中包括她，那会儿住到了莫斯科郊外的别墅区里，也是我们部队后来驻扎的地方。他们是搞军训，组织市郊民兵队伍，赫里斯季娜练习跳伞，夜间在市区房顶反击德寇最初的轰炸。就是在这种环境中，我们两人建立起感情。我已说过，那时我俩举行了订婚礼。但不久因我开始调动，便分开了。后来再没见到她。

“等我们的战事出现了有利的转折，德军开始成百上千地投降，我在两次负伤两次住院之后，从高射炮部队调到司令部第七处；那里需要懂外语的人。我好不容易找到你之后，坚持要求把你也调去。

“管理员丹尼娅十分了解赫里斯季娜。她俩在前线相识，成了好朋友。她讲了许多赫里斯季娜的情况。这个丹尼娅微笑的样子，是整个脸都在笑，就像尤拉似的，你注意到了吗？那时翘鼻子、高颧骨全看不出了，面庞变得俊俏可爱。这两人是一个类型，在我们这儿常常可以看到。”

“我知道你说的哪种人。恐怕是这样。我倒没注意。”

“丹尼娅的姓太难听了，叫什么乌夫列杰娃。这起码不像姓氏，是编造出来的。你说呢？”

“她自己解释过嘛。她是没人管的孩子，不知爹妈是谁。大概在俄罗斯中部某个地方，语言还比较干净地道，就叫她无父娃，意思是没有父亲。街上居民不懂这意思，又全凭耳朵记音，往往把人的姓名篡改了，于是叫成现在这个样子。”

三

戈尔东和杜多罗夫夜宿切尔恩长谈之后不久，来到遭受严重破坏的卡拉切夫市。他俩追赶自己的军部，在这里遇上了这个军的一些后续部队，主力部队已经过去。

炎热的秋季里，已有一个多月一直是晴朗平和的天气。奥勒尔和

勃良斯克之间的布雷恩地区，是个美好的地方。无云的蓝天下，肥沃的黑土在阳光下闪烁着咖啡的颜色。

一条笔直的中心大街穿过城市，同乡间大道联接起来。大街的一侧，屋倒房塌，被手雷炸成一堆堆瓦砾；果园也夷为平地，树木被掀起、炸裂、烧焦。另一侧则是一片荒地，也许从前城市未被毁坏时，盖的房屋就很少；这一侧火灾不重，弹痕也少，因为可烧可炸的东西屈指可数。

原来建筑较多的一侧，无家可归的居民在灰烬中转悠，翻掘，然后把从各处搜寻出的东西集中到一起。另一些人匆匆给自家挖地屋，削下一层层土皮，准备用草土盖屋顶。

对面房屋稀少的一侧，搭起了白色帐篷，摆着卡车和骑兵的带篷车，这是第二梯队的各种机关。还有脱离了师司令部的野战医院，各类车库、军需部门、粮库下属的各部分；它们走迷了路，乱成一团，正在互相寻找。从补充连来的瘦弱的半大孩子，戴着船形帽，背着沉重的灰色大衣卷；脸庞枯瘦，一片土色，闹痢疾拉得贫血。他们在这儿出恭，又在这儿凑合着坐下吃饭，然后睡一觉又继续西行。

这个一半被夷平的城市，远处埋有定时炸弹的地方，还在起火，还在爆炸。在果园里挖土的人们，不时停下活儿，因为感到了脚下大地的颤抖。他们直起腰，手撑着铁锹把，转过头去望那发生爆炸的地方；一看就停工休息很久。

在那里，掀到空中的乱七八糟的东西，像灰色的、黑色的、红砖色的、烟火缭绕的云彩，奔向高空，开始很似烟柱和喷泉，后来混成懒洋洋的沉重的一片。这些东西渐渐散开来，似乎成了帽缨，然后沉落到地面。挖土的人们重又干起活来。

在房屋稀少的一侧，有一块地方四周围了一圈树丛，中间几株老树把这片土地遮得严严实实。这块绿地和四周区别得一清二楚，像上了顶的一个独院，矗立在凉爽的暮色里。

就在这个地方，管理员丹尼娅同两三个战友，几个凑上来的同路人，还有戈尔东和杜多罗夫，从清早就等一辆卡车。它是来接丹尼娅和连队托她带的物品的。东西分装在几个口袋里，在地上堆起一个小山。丹尼娅守护着口袋，一步也不离开。别人同样站在附近，害怕车来时错过了离开这里的机会。

他们已经等了五个多小时。人们无事可做，就听这个爱说话、见识广的姑娘滔滔不绝地讲话。她刚刚讲完自己见到日瓦戈少将的情形。

“当然喽。就是昨天。把我带到了将军那里。那是日瓦戈少将。他路过这里，了解赫里斯季娜的情况，问这问那的。要找亲眼见过她的证人。人们就提起我，说是她的朋友。他让人唤我去，我就去了，到了他那儿。这人一点都不可怕，和平常人一样，没什么特别的地方。吊眼角，黑脸膛。我把知道的全说了。他听完说谢谢你。又问我是哪里人，姓什么。我当然只能支支吾吾。有啥好显摆的？是个孤儿嘛。反正没啥好说的，你们想一想，除了教养院，就是到处流浪。他可不干，对我说，你全讲出来，别不好意思，有什么可难为情的。我开始害怕，只是三言两语，后来越讲越多。他总是点头，我的胆也壮了。要说讲，我是有东西好讲的。你们要是听了不会相信的，非说我瞎编不成。他也是这样。我一讲完，他站起来，在屋里走来走去。他说，你看，这真是奇迹。这样吧，我现在没有时间。我没想到会听见这些情况。我不会扔下你不管的。这里还有些事要打听明白，还有些细节。说不定我还要当你的叔叔呢，收你做将军的侄女。还得送你去大学读书，随便上哪个学校，看你的愿望了。这都是真的。你们看这是多有趣的玩笑呀。”

这时来了一辆马车，空车身长长的，车帮高高的，很像波兰和俄罗斯西部运干草的大车。车上套了两匹马，由一名骑兵车队的战士赶着。他赶车进了这块绿地，从车沿跳下，就去卸马套。除了丹尼娅和几个士兵，其余的人都围了上去，求驭手别卸车，把他们送到要去的地方，当然不会让他白跑。战士不肯答应，因为他无权支配这车马，只能按拿到的单据办事。他卸车后把马牵走，再也没回来。坐在地上的人都站起来，挪到空车板上坐下。马车一来，人人同战士交涉，打断了丹尼娅的故事，这时她又继续讲起来。

“你对将军讲了些啥呀？”戈尔东问。“要是能说，再讲给我们听听。”

“这有啥，可以嘛。”

于是她讲了一个可怕的故事。

四

“我真有好讲的呢。人家说我不是普通人家的孩子。许是别人说的，也许是我自己心里记得的。我尽听人说，我妈妈拉拉·科马罗娃是一个逃到白色蒙古的俄国部长科马罗夫同志的妻子。不是我父亲，肯定不是我亲生的父亲。自然了，我是个没念过书的姑娘，没爹没妈长大的，你们也许觉得我讲的可笑，可我是有啥说啥。你们应该替我想一想。

“就是这样。下边我要讲的事，发生在克鲁申以南，西伯利亚的另一头，哥萨克那边，靠近中国边境。咱们的人，就是我们的红军，快打到白军主要城市的时候，这个科马罗夫把妈妈和他们一家人送上专车，下令开车。要知道妈妈吓得离开他们一步也不敢动。

“可是科马罗夫根本不知道我，不知道世上有我这么个人。妈妈离家很久生下了我，生怕有谁把这事告诉了他。他特别不喜欢有孩子，又喊又跳，说一有孩子家里又脏又吵，我可受不了。

“就这么着，等红军快到了，妈妈派人叫守卫的老婆玛尔法到纳戈尔错车站去。那离城里有三站路。我这就解释一下。最先是尼卓站，下一个是纳戈尔错车站，最后是萨姆松山口。我现在这么想，妈妈怎么会认识玛尔法呢？大概玛尔法在城里卖过青菜，送过牛奶。就是这样。

“我往下说。看来，这一段有些事我不知道。我想当时妈妈是受了骗，对她说了瞎话。许是对她说只寄放一段时间，等上两天，混乱局面一过就好了。当时不会说永远把孩子交给别人抚养。妈妈绝不会同意把亲生的孩子交出去。

“当然，孩子总是孩子嘛。当时对我说，来，到婶婶跟前来，婶婶给你点心吃，婶婶可好啦，别怕她。可后来我大哭大闹，孩子心里那份难过，现在真是不敢回想。我曾经想上吊，还差一点发了疯。那时我还小嘛，确实，玛尔法得到了抚养我的钱，挺多的钱。

“铁路线上守卫的家是很富裕的。有牛有马，各种家禽不用说了；菜园外面没人种的地，要多少有多少。自然还有白住的房子。路线旁边有一个公家的守卫室。火车从家乡那边来，要慢慢地上坡，使劲才上得来。可要从我们拉谢雅开出，就飞快地滑下去，非得拉闸不

可。秋天树林秃了，下面的纳戈尔错车站看得一清二楚。

“瓦西里叔叔嘛，我照乡下习惯叫他爹，倒是个快活善良的好人，就是太爱相信别人，一喝醉了就把自家的什么事全说出来。不论遇到谁，非把心都掏出来不可。

“可对玛尔法，我从来都叫不出妈妈来。是因为我忘不了亲生妈妈呢还是为别的，我说不上来；只是这个玛尔法婶婶非常吓人。就这样，我一直叫她玛尔法婶婶。

“时间过得很快，一转眼就是几年。到底几年，我可记不清了。那时我也开始打着小旗去接火车。卸马套呀，牵个牛呀，这对我一点不新鲜。玛尔法婶婶还教我纺线。屋里活计更不用说了。扫地，收拾屋子，做饭，和面，这都不算啥，我全会。啊，我忘了说，我还照看别嘉。我们那个别嘉是细腿，三周岁还躺着不能走路，由我照管着。过了这么多年了，一想到玛尔法婶婶斜眼看我的好腿，身上就吓得起鸡皮疙瘩。她好像要说，为什么我的腿没毛病，最好我是细腿，别让别嘉细腿，好像是我把别嘉弄成这样子的。你们想想，世上就有这样的狠毒心肠。

“你们再往下听。这还是小意思。我往下一讲，你们准要吓得叫起来。

“那是新经济政策时期，一千卢布也顶不了什么用。瓦西里在下面把奶牛卖了，得了两布袋钱。他喝了酒，就到纳戈尔错车站上到处吹他这笔财富。

“我记得那是秋天一个刮风的日子。大风掀起房顶，刮倒了人；机车爬不了坡，因为是顶风。我见一个流浪的老太婆从上面走来，风吹得裙子和头巾直响。

“流浪人一边走一边哀叫，手捂着肚子，到门上来求宿。把她扶到长椅上，她哎哟哎哟地叫唤，说肚子疼得受不了，这回可要死了。说着就央求把她送医院去，她会给钱的，不怕破费。我爹套上了叫乌达的马，把老太婆放到车上，就往县医院送，从我们那条铁路旁一直走，得有十五里路。

“过了不知多少时候，我们和玛尔法婶婶躺下睡了，忽听乌达在窗下嘶叫，马车进了院子。这趟回来得也太早了。玛尔法婶婶点着灯，披上衣服，没等我爹敲门就拉开了门栓。

“拉开门栓一看，根本不是我爹，门坎上站了一个生人，又黑又可怕。他说：‘卖牛的钱在哪儿，指给我看。我在林子里把你丈夫宰了，你这妇人要是说出钱放在哪儿，我就饶你一命。要是不说，你自己也明白，可别怪我。最好别和我蘑菇。我可没工夫陪你。’”

“我的上帝哟！亲爱的同志们，当时我们可吓坏了，你们设想一下吧。我们一个劲儿发抖，舌头不听使唤了，真可怕呀。头一件，他把瓦西里杀了，他自己说是用斧头砍死的。第二件，只有我们和强盗在守卫室，强盗进了家。这人明摆着是强盗嘛。

“看得出玛尔法婶婶一下子发了懵，为丈夫心简直要碎了。可还得忍着，不能给这人看出来。

“玛尔法婶婶先是给他跪下，求他发个慈悲，别杀了她，她没听说也没看见什么钱，还是第一次听他说有这笔钱。可是，那个亡命徒哪会那么简单，光靠央求打发不走他。忽然她产生了一个念头，应该骗他上当。她就说：‘好吧，照你说的办。钱在地板下面。我现在打开地窖门，你去取吧。’他这魔鬼把她的骗局看得清清楚楚，就说：‘不，你这主妇身体灵便多了，你自己下去吧。不管你上房还是入地，反正把钱给我。你可记住，和我耍滑头绝没什么好处。’”

“她对他说：‘我的上帝呀，你还有啥不放心的。我倒愿意去取，可没这本事呀。我从上面给你举着灯照亮吧。你别怕，要不放心我让女儿一起跟你下去。’这就是说让我下去。

“我的上帝哟！亲爱的同志们，你们想一想，我听了这话是什么滋味。我心想这下子完了。眼前一阵发黑，觉着身子要倒，腿站不直了。

“恶棍不是傻瓜，又朝我们斜眼一瞟，咧嘴笑了，说你别哄人，骗不了我。他看出来她不心疼我，一定不是亲骨肉，是别人的骨血，就一把抓起别嘉，一只手拉开铁环，掀开窖盖，口里说‘给我照亮’，就带着别嘉下了地窖。

“我想，玛尔法婶婶那时就疯了，什么都不明白了，失去了理智。那恶棍抓着别嘉刚下到窖里，她就把盖子啪的一声合严实上了锁，随后把一只挺重的木箱往窖盖上推，还冲我点头，意思是来帮我一把，我自己不行，太沉了。等把箱子挪过去，她自己往上一坐，傻呵呵地得意起来。她刚坐下，强盗就从里面说起话来，一边当当地敲

地板，意思是说你趁早放我出去，要不我马上杀了你的别嘉。隔着厚木板，他的话也听不清，再说问题不在说什么。他厉声尖叫，比林子里野兽还可怕，想吓唬人。他嚷叫说你的别嘉马上就没命了。可她什么也不明白，坐在那里笑着冲我挤眼，像是说，管你怎么样，反正我坐在箱子上，钥匙在我手里。我对玛尔法婶婶这么说那么说，对着耳朵喊，从箱子上往下拽她，想把她推开。得把窖盖打开救出别嘉呀。可哪能办得到！我斗不过她呀！

“强盗一个劲儿敲地板，时间一点点过去，她坐在箱上转眼珠，全不理睬。

“这些年来我在生活里见识多了，受的罪也多了，可是上帝呀，从没那次的恐怖。今生今世，我永远忘不了别嘉可怜的叫声。他喊起来，在地窖里哀叫。那个恶魔把他活活掐死了。

“我想现在怎么办，我该怎么办？一个是疯老婆子，一个是杀人的强盗。时间不停地过去。我刚想到这儿，就听窗外乌达叫起来，它还一直没卸套呢。是的，是马嘶的声音，乌达像是说，丹尼娅，咱们快去找好人来援助吧。我一看，天快亮了。我就想，谢谢你提醒，乌达！就这么办。你想得对，咱们就去。才这么一想，又听林子里像有人唤我：‘等等，别忙，丹尼娅。咱们再想个别的办法。’这么说在林子里我又不是一个人啦。一辆我熟悉的机车，从下面朝我拉了一次汽笛，好像是家里公鸡打了次鸣。我凭笛声能听出这辆机车来。它在纳戈尔错车站上总是点着火，人们叫它牵引车，是拖着货车上坡的。这趟列车却是混合编组，每夜都在这时通过。我一听，是这辆熟识的机车在唤我。听着心怦怦跳起来。我想，是不是我也像玛尔法婶婶一样发了疯，怎么各种活物各种车辆全和我用俄语讲话？

“自然，这会儿没工夫细琢磨了，列车已经接近，没时间再考虑。我抓起提灯，因为外面还没大亮，拼命往铁路跑，到了两条铁轨中间，举灯前后摇动。

“这就没什么说的了。我求火车停下来，幸亏它在风天开得慢。车停了，一个认识的司机从窗口探出头来问话，问的什么听不清，风太大了。我对司机喊叫，有人攻击铁路岗哨，杀人抢劫，强盗到了我家，叔叔同志，救救人吧，需要紧急的救援。我正说着，货车厢里下来一个又一个红军战士。原来这是辆军车。红军下来问：‘出了什么

事？’他们感到奇怪，为啥夜里在林中上坡的地方让火车停下来不走。

“他们知道了全部情况，从窖里把强盗拉了出来。强盗的声音变得比别嘉更细，说，饶我的命吧，大慈大悲的人们，别毙了我，以后不再干了。人们把他拖到枕木上，手脚捆在铁轨上，火车一过活活地轧死了，这叫民众判决。

“我没敢回屋里去取衣服，太可怕了。我求他们：叔叔们呀，带我上火车走吧。他们让我上了火车，就开车走了。我不想撒谎，后来和无家可归的孩子们一起，走遍了家乡的土地和别的地方。童年遭受苦难之后，这时我可得到了自由，尝到了幸福。当然，也倒过不少霉，也有罪过。这些都是后来发生的事了，下一次再给你们讲吧。当时一个铁路员工，下了火车进到守卫室里，收拾起公家的财物，安排了玛尔法婶婶的去处。据说她后来在疯人院里疯死了，另有人说她治好了病。”

听完这些，戈尔东和杜多罗夫在水坑旁久久地踱步，一声不响。过一会儿，卡车开到了，笨拙地从大路上拐进绿地。人们开始往车上装口袋。戈尔东说道：

“你明白了吗？这个管理员丹尼娅是谁？”

“啊，当然！”

“叶夫格拉夫·日瓦戈会关心她的。”戈尔东稍一停顿又说，“历史上已经有几次是这样。理想的崇高的构思，结果成了粗糙的实在的东西。希腊这样变成了罗马，俄国启蒙主义这样变成了俄国革命。你读一读勃洛克写的诗《我们是俄国可怕年代的产儿》，立刻会看出两个时代的差异。勃洛克说这话的时候，应该作为转义、象征意义来理解。产儿并非儿童，而是子孙、后代、知识分子。可怕也不是指恐怖，是指天命、默示的意思；这两者是不同的东西。如今呢？所有象征意义都变成了字面意义：产儿就是孩子，可怕就是恐怖。区别就在这里。”

五

一晃过了五年或十年。在一个平静的夏季傍晚，戈尔东和杜多罗夫两人又坐到一起。那是在一个高处，窗子大开，临窗可以俯瞰一望

无边的莫斯科晚景。他俩翻着叶夫格拉夫编辑的日瓦戈创作集。他们读过不止一次，有一半作品能够背诵了。两人读着，交换几句看法，就陷入了沉思。读过一半时，天全黑下来，字迹已难辨认，只好点着电灯。

莫斯科展现在眼下和远处，这是作者日瓦戈出生长大的城市，他的一半生命同莫斯科联系在一起。现在他们两人觉得，莫斯科已不是这些事件的发生地，而是这部作品集里的主人公。他俩在这个晚上捧读这部创作集，并且读到了作品的尾声。

尽管战后人们期望的清醒和解放，并未如人们想象地与胜利同来，但战后这些年间，自由的预兆却总是清晰可辨，构成了这些年唯一的历史内涵。

日见苍老的一对好友，临窗眺望，感到这种心灵的自由已经来临；就在这天傍晚，未来似乎实实在在地出现在下面的大街上；他俩自己也迈入了这个未来，从此将处于这个未来之中。面对这个神圣的城市，面对整个大地，面对直到今晚参与了这一历史的人们及其子女，不由得产生出一种幸福动人的宁静感。这种宁静感渗透到一切之中，生发一种无声的幸福的音乐，在周围广为散播。握在他俩手中的这本书，仿佛洞悉这一切，并对他们的这种感情给予支持和肯定。

第十七章 日瓦戈的诗作

一 哈姆雷特

喧腾一落，我出了台。
倚门而待，
我倾听遥远的回声：
是什么发生在我这一代。

暗夜从四面向我压下，
像千百望远镜聚来。
上帝啊，但能放过，
莫让我尝这苦艾。

我喜欢你执拗的构想，
我也愿扮这个角色。
可如今演的另一出悲剧，
但求此番能别用我。

可场次全已排好，
结局也无可逃脱。
我孤单，一切在伪善中沉沦，
人生啊，真非同小可。

二 三月

太阳晒得汗流浃背，
谷地昏沉沉传来喧响。
好像壮妇忙着喂圈，
春天使出了浑身的力量。

雪残了，一片片苍白
挂在青枝瘦条之间。
牛棚里却充满生机，

长杈木耙挥舞正欢。

美好的夜啊，美好的白昼！
时近中午，雪水滴答；
眼见瘦去，檐底冰溜，
无眠的溪水在娓娓闲话！

一切洞开，马厩和牛棚。
鸽子落下雪地啄食。
生趣何来？气味何来？
阵阵清风自粪池。

三 复活节前一周

周遭还迷漫着昏夜。
世间时光尚早，
天上挂着无数的星，
颗颗像白日皎皎。
大地倘有可能，
恨不得把复活节睡掉，
伴着赞美诗的诵祷。

周遭还迷漫着昏夜。
大地时光尚早，
广场像一卧不醒，
从十字街躺到拐角。
离破晓，离回暖，
不啻千年之遥。

大地还赤身露体，
夜里又怎能去得，
击响那悠长的钟声，

同唱诗班遥相应和。

从复活节前的周四，
到复活节前的周六，
河水冲打着堤岸，
旋起一股股静的回流。

光秃的森林一无遮掩，
在基督受难的日子，
一群松树擎着枝干，
俨然民众祷告的仪式。

可城里却似有场集会，
在不大一块地方，
几株赤裸的树木，
探头向教堂栅栏里张望。

那目光里充满了惊惧，
倒也不足为奇。
是果园越过了栅栏，
地面发生了摇晃：
原来在埋葬上帝。

在圣障中门的旁边，
它们看到了光亮，
还有黑巾和一排烛火，
个个泪人儿般的面庞。
突然，迎面捧着十字架的行列，
扯起方布动身出丧。
门前两棵白桦，
需得暂且退让。

队伍走在人行道边，
绕了院落一环，
由街上带进门内
一派春意、春的絮语，
夹杂着圣饼的香甜，
还有春日的炊烟。

三月把细雪撒落在
教堂阶前一群残疾者的身上。
仿佛走出个人来，
搬过只柜子打开，
把东西分赠个精光。

圣歌一直唱到黎明。
是赞美诗或是圣徒曲，
在一场哀哭之后，
复又轻轻地从里面
传向灯下的荒街暗隅。

可到午夜，万籁俱寂，
因为传来了春的信息：
天上已然放晴，
死亡当可战胜，
靠着复活节的神力。

四 白夜

我依稀返回了遥远的旧时，
彼得堡那间房屋。
你，草原上小地主的女儿，
你是库尔斯克生人，你在读书。

你可爱，很有人追求。
咱俩浴着这白夜之光，
并排坐在你的窗台，
从你的摩天楼向下眺望。

街灯像煤油燃着的蝴蝶。
晨曦开始了颤动。
我悄声诉说给你的心曲，
好似沉睡的远空般朦胧。

咱俩都怯生生的，
充满对隐秘的忠贞，
好像在无尽的涅瓦河畔，
彼得堡一展无际的延伸。

远听苍茫的林莽，
在这初春的白夜，
有夜莺美妙的啼啭，
响彻森林四野。

亢奋的啼啭一阵阵飘过，
瘦弱小鸟的歌喉，
唤起喜悦，唤起惶惑，
直到着了迷的幽林尽头。

夜神来到这幽深之处，
如赤脚浪人通过了木栅；
身后飘着袅袅余音，
那是偷听到的窗台情话。

这捕捉到的情话余音，
缭绕在薄板围起的果园；

苹果和樱桃树的枝杈，
罩了一身灰白的衣衫。

巨树如苍白的怪影，
朝着大道纷纷拥来，
仿佛向广见多识的白夜，
招手作告别的姿态。

五 春日的泥路

夕阳还留着余晖，
僻静密林的泥路上，
一个人乘马慢步前行，
要去乌拉尔遥远的田庄。

乘骑摇摇晃晃地移步；
和着马掌咕唧的声响，
一路上只听得
泉眼里漩涡的激荡。

当骑手松开了缰绳，
任由马儿信步一程，
附近泛滥的春水，
送过来轰然的涛声。

仿佛有笑语，仿佛有啼哭，
石块与石块翻滚撞击，
有连根拔起的大树，
倒在春汛的漩涡里。

火红的晚照中，
在远处昏黑的树丛，

一只夜莺无端狂叫，
活似报警的钟声。

那里长着棵孤柳，
把自己的头巾垂向崖边。
犹如古时的夜莺强盗，
鸟儿就在七株橡树间啼啭。

敢问这一番激动，
为的哪个心上人，招来怎样的波折？
骑手在丛林里放了一枪，
硕大的霰弹射向了什么？

看来他会像林妖一般，
离开逃亡劳工的藏身之处，
却又将遭遇这里的游击队——
骑兵或步兵的耳目。

大地和天空，森林和田野，
都听到了这砰然一击。
它掺合着同样多的
痴迷和痛苦，幸福和忧虑。

六 心曲

生命无缘无故地复活了，
正像它当初莫名其妙地中断；
我重来这条古老的街上，
一如夏季里的那一天。

行人依旧，匆匆依旧，
落日依然流火；

全似那回在练马场墙外，
死人的傍晚，他无限惊愕。

女人们穿着平日的粗衣，
夜里依旧皮鞋蹬得乱响；
而后顶间屋里，
复又是甩鞋的叮当。

一个女人疲惫的脚步，
这时缓缓来到门坎；
她走出低矮的房间，
斜穿过后院。

我又琢磨着托词，
其实本也全无所谓。
邻人又插好门栓，
只剩下我俩伫立相对。

莫哭泣，莫噘嘴，
别咬这浮肿的唇吧！
会触疼它的——
这春日火旺的血痂。

把手从我胸上挪开，
我俩是通了电流的线。
你看，一下子，
又复要相拥相怜。

岁月会流逝，你要结婚，
将忘却种种不平。
成妇人身——是番壮举，
摄他人魂——该算英雄。

面对姣好的纤手、
玉背、柔肩和粉颈，
我怀着仆从的眷恋，
永远永远只有虔敬。

可无论夜是如何牵累，
笼罩我一片感伤，
世上更诱人的却是离走——
那种一刀两断的向往。

七 城中夏天

一阵阵低声絮话，
秀发拢成了高髻，
兴奋里慌乱中，
耸起蓬松浓密。

一个女人戴着面罩，
高仰着头，
也仰起全部发绺，
在大梳子下转动明眸。

街上夜气郁闷，
送来变天的消息。
行人脚步沙沙，
各自朝家里奔去。

雷鸣断断续续，
轰轰然一片回声。
风吹进窗来，
把帘帷轻轻摆动。

出现了片刻沉寂，
仍是同样的郁闷。
电光也像刚才，
在天穹里搜寻、搜寻。

当霞色满天，
早上的炎热又盛，
在夜雨倾盆之后，
蒸干街头花园的水坑，

古老菩提，满树芬芳，
永远开不败的大柯，
此时却露出一脸阴沉，
只因夜里睡得不多。

八 风

我完了，你还活着。
于是风儿哭着诉着，
摇晃起林子和别墅。
它晃动的不是棵棵孤松，
是连成一片的大树，
直到无涯无际的远处，
好比帆船的身躯，
摇曳在港口的平湖。
风不是出于好胜，
也不是毫无目的地狠毒；
它要在愁苦之中，
为你写出摇篮之赋。

九 沉醉

在长毛绒包裹的爆竹柳下，
我俩躲避着雨霖。
我们肩头披了件雨衣，
我用双臂围着你的身。

我看错了，这柳丛裹身的，
不是长毛绒，是沉醉之苔。
那好，让咱们把这雨衣，
在身下平展着铺开。

十 秋晴

醋栗叶长得粗糙如布。
房里笑声震响了玻璃，
又是剁，又是发酵，又是撒胡椒，
香花芽掺进了卤汁里。

森林像是在嘲笑，
把这喧嚷声抛下陡坡。
坡上榛树丛抹着夕阳，
仿佛被篝火烧过。

大路在这儿下了小谷，
可惜这儿弃着风干的木块；
可惜这儿秋实无人问津，
一股脑全吹落谷来；

可惜宇宙简单得多，
不似狡猾人的破解；
可惜林丛像泡到了水里；
可惜万物都有终结；

可惜只好眨着眼发愣，
当眼前一切全都付之一炬，
当秋空里的白絮，
像蛛网一样织进了窗里。

果园的栅栏已被钻通，
小径隐没在白桦的幼林。
房里是笑语和家务的喧腾，
这喧腾笑语也响在远邻。

十一 婚礼

跨过了院门，
走进了新房，
宾客拉着手风琴，
一闹要到天亮。

大门是毡呢包面，
门里是喜庆人家，
午夜一点到七点，
总算歇了笑语喧哗。

破晓是好觉时分，
正该甜甜地一睡，
可又拉响了手风琴，
宾客里有人辞归。

一位歌手操琴，
重新奏起了巴扬；
掌声迭起，珠宝闪光，
一串喜庆的嘈杂喧嚷。

一曲复一曲，
歌谣的旋律，
冲出了筵席，
灌进床上酣眠人耳里。

玉洁如雪的女人，
在喧闹、口哨、碎语之间，
再一次孔雀开屏，
扭动腰身渐起翩翩。

她摇晃着头，
挥舞起右手，
踏着拍子上了人行道，
啊——孔雀，孔雀的遨游。

琴声激奋而急促，
和着环舞的踢踏。
突然间，歌舞不知去向，
一切仿佛钻到了地下。

院落苏醒，一片嘈杂，
在人语和喧笑中，
夹杂进几多正事，
人们都各自匆匆。

朝着无际的天空，
一群离窝的鸽子，
旋风般冲击，
斑斑点点像灰白的字。

好似人们睡梦里惊起，
派鸽子速去追踪，

给婚礼再寄上一语：
愿君长寿，情爱始终。

生活岂不也只一瞬。
无非是把我们自己，
融化在所有他人之中，
犹如给他们的献礼；

无非是从下面
冲入窗里的一阵新婚喜歌；
无非是一首曲，一场梦；
无非是一只灰白的鸽。

十二 秋

一个家我竟任它离散，
亲人早已是各自东西，
那挥之不去的孤寂，
充塞着自然和心底。

可而今在僻野荒林，
我和你天涯一隅。
看纵横的路间径上，
像歌里一样艾草萋萋。

此刻连园木在壁间，
也愁望着一对孤雁；
我俩愿坦率地消亡，
我俩没移山的誓言。

一坐便无时无刻，
我捧书，你绣绢；

破晓时又哪会记清，
怎收了热吻的缠绵？

秋叶啊，
你再尽兴些喧响，
你再放任些纷扬，
且拿今天的伤感，
盖过昨日的愁肠。

恋情啊，诱惑啊，妩媚啊！
让我俩化入九月的声浪。
你就沉入秋木的簌簌，
要么屏息，要么发狂。

像树丛摇落金叶，
你纷纷卸去衣裙；
那是要投入拥抱，
你纱衣流苏的玉身。

当生活远不如卧病，
你是我赴难时的欢欣；
而美植根在勇敢，
是勇敢连缀起我你两颗心。

十三 童话一则

在那古老的岁月，
在那童话的世界，
一个骑士纵马奔驰，
踏过芜菁的田野。

急匆匆赶去厮杀，

向着弥漫的尘障穿行，
迎面一片黑压压，
远方隆起了林丛。

心里莫名地难过，
不由得一阵惶惑；
别去前面饮水吧，
勒马且停片刻。

骑士没听从心声，
策马求一搏，
犹如风驰电掣，
上了密林的高坡。

奔到了高处，
转进了干谷，
穿越了空地，
翻过了山麓。

他绕进一条狭峪，
踏上林木间小坡，
尽头有兽的爪迹，
还有解渴的小河。

不理睬心的呼唤，
不在乎心的预感，
他执辔下了悬崖，
饮马来到河边。

傍水一孔山洞，
洞前漫漫浅滩；
闪烁若似硫火，

照亮入口巉岩。

火光漫起红雾，
溶溶遮住眼帘，
松林传过呼叫，
仿佛来自远天。

骑士猛然一抖，
催马下了冲沟；
大步直奔前去，
迎着声声呼吼。

身躯贴紧镖枪，
驭手放眼一溜，
看到了龙尾龙鳞，
也看到了龙头。

它嘴里喷着火，
四周漫射红光，
只见三个光环，
缠绕一位姑娘。

龙蛇扭动身躯，
偎在姑娘肩旁，
好似长鞭梢头，
又像脖颈晃荡。

这倒是当地习俗，
一旦俘获美女，
必送去林莽，
满足妖怪的贪欲。

面前一间间茅屋，
全靠村民的赎取，
用如许的代价，
换得龙蛇的赐予。

当这牺牲的贡品，
已送了来受苦，
蛇妖缠上她咽喉，
又把她的手盘住。

骑士仰望上苍，
暗自祷告天神；
一副格斗气势，
镖枪横握前身。

紧闭的双目，
高天、云霓、
汪洋、浅滩、河流、
岁月和世纪。

盔甲已被打歪，
骑士格杀中倒地；
一片忠心的骏马，
乱蹄踏碎蛇躯。

战马和死龙，
并卧在沙里。
骑士昏迷不醒，
姑娘呆若木鸡。

正午天光明亮，
蔚蓝是那么柔润。

她是什么人？公主？
大地的女儿？公爵的千金？

一个在幸福的顶峰，
泪水犹如泉涌；
一个灵魂尚未醒来，
沉于昏迷的睡梦。

一个在恢复生机，
一个还纹丝不动。
血流了如许，
力已是耗空。

但跳动着两颗心，
是他抑或是她呢，
轮番着挣扎，
将起复又昏迷。

紧闭的双目，
高天、云霓、
汪洋、浅滩、河流、
岁月和世纪。

十四 八月

一如许诺，不肯食言，
太阳在黎明之天，
射进一条透红金带，
从沙发铺到窗幔。

仿佛是发烫的赭石颜料，
阳光染上了村舍和林坳、

我的床、湿的枕、
书架后的墙角。

我记起为了什么缘由，
枕上泪湿了一片：
我梦见来给我送葬，
林子里你们脚步相连。

你们走着，独行或结伴，
可猛然有人发觉：
旧历今天八月六，
恰是上帝变容节。

法沃尔山发出不流火的辉光，
通常就在这一天。
秋色清澈如洗，
吸引着人们视线。

你们穿过的赤杨树丛，
光秃颤抖，瘦小可怜。
你们进到的墓地赤林，
像燃烧着的花纹饼干。

树梢平静，毫无声息，
高接肃穆庄严的天穹。
一阵阵雄鸡啼唤，
在远方悠扬呼应。

好似林间的丈量员，
墓地上站着死神。
它端详我死后的面孔，
琢磨照我的身材挖坟。

旁边有个平静的话音，
真切得触手可及。
那是我生前天赐之声，
此刻还没有变异：

“永别了，变容节的蓝天。
永别了，救主节的金秋。
请给我最后一次女性的爱抚，
来减轻我死亡的哀愁。

“永别了，生不逢时的岁月。
再见吧，你这刚强——
向苦海挑战的女性！
我便是你搏斗的战场。

“永别了，舒展翩飞的双翅。
永别了，任情顽强的雄翱，
还有那化入文字的世界，
以至写作，以至奇迹的创造！”

十五 冬夜

旋呀，旋遍整个大地，
风雪无处不钻。
烛火立在桌台，
幽光闪闪。

像夏日的幼蚊，
成群扑向火焰，
满院的银絮，
飞聚到窗前。

寒风怒雪在窗上，
织出了圈，刻出了箭。
烛火立在桌台，
幽光闪闪。

半明的天花板，
双影幢幢，
臂相交，腿相偎，
命运和命运相傍。

是地板上咚咚响，
坠下两只鞋跟；
是灯台的烛泪，
滴上委地的衣裙。

一切淹没在雪夜——
灰白色的昏暗。
烛火立在桌台，
幽光闪闪。

风来屋角向烛吹，
诱人的火焰，
仿佛天使展翅，
腾起十字架般的烟。

旋呀，旋满整个二月，
风雪里不时地看见：
烛火立在桌台，
幽光闪闪。

十六 别离

一个人当门伫望，
不敢再认这幢房。
她离去犹如出逃，
到处是捣毁的迹象。

间间屋一样凌乱，
这零落他无力计算：
泪水模糊了眼睛，
偏头突然有如针钻。

从早就耳鸣嗡嗡，
是清醒还是梦幻？
为什么他的脑际，
不断有海的萦念？

当窗子蒙上冷霜，
透不进白日的光芒，
无法排解的哀愁，
好似大海的汪洋。

她贴着他的心，
是那样难解难分，
像伟岸贴着大海，
联结宏阔的潮汛。

仿佛风雨过后，
大水淹没了芦苇，
她的音容身影，
漫入他的心扉。

在痛苦的年代里，
在难以想象的生活中，

她被命运之浪卷起，
冲上他的心胸。

通过了无数的阻隔，
摆脱了种种凶险，
波涛簇拥着，
把她推到身边。

如今她远走他方，
多半是并非心愿。
生别会使人愁死，
思念叫他俩肠断。

这人又环视四周：
她在离去之前，
把衣柜的抽屉，
统统翻了个底朝天。

他茫然踱步，天色将黑，
拾起散扔的衣物，
还有剪裁的纸样，
收回抽屉和柜橱。

什么扎疼了手指？
是带着针线的活计。
忽地人宛然浮现眼前，
他不由得轻声啜泣。

十七 相会

雪快埋住了道路，
屋顶快变得皑皑。

我出去活动腿脚，
你恰巧站在门外。

身着秋天的大衣，
没戴帽子，没穿套靴。
你极力想镇静，
嘴里嚼着雪。

树木和栏栅退去，
隐进远处的浑噩。
大雪纷飞里，
你独立在角落。

围巾滴下了雪水，
点点打在袖口；
头上荧光闪烁，
是露珠附着发绺。

一披金发啊，
照亮了面庞，
照亮了头巾和身姿，
照亮了这件秋裳。

睫毛上雪花变潮，
你眼里愁情脉脉；
整个形象浑然一体，
一切是那么合拍。

仿佛用一把锋刃，
在我的心灵，
沾着漆黑的墨，
刻下了你的倩影。

我的心底永远永远，
留下了你的姿容。
由此又何必管什么，
世人的心肠变硬。

由此这一天的雪夜，
似乎绵长无尽；
你我之间，
我竟分不出我你。

等往事只待评说，
当你我辞别人世，
世人会怎样看我俩？
我俩又从何而至？

十八 圣诞之星

隆冬时节。
草原风过。
山坡间的窟窿里，
一个幼婴瑟缩。

犍牛呵气为他取暖。
一群家畜，
聚在洞穴中，
喂草架上热气股股。

牧人掸掸皮袄，
抖掉草屑和黍粒，
在岩石上睡眼惺忪，
远眺子夜时分的天地。

远方是雪中田野和墓地、
围墙、碑铭、
雪堆里的车辕、
坟上的天、满空的星。

附近是守院人的小窗，
窗里新亮起一盏灯，
幽光怯懦，
好似去维夫列路上的星。

这颗星像燃烧的草垛，
没连着天，没连着上帝，
却似火场的返光，
如田庄焚烧，谷仓一炬。

似一捆点燃的干草，
它升腾，升腾在
整个宇宙之间，
宇宙为之惊骇。

星斗上方火光通红，
红光意味着某种东西。
三个星相家
连忙去预卜星火的奇异。

随后是骆驼拉着赠品，
还有全身披挂的毛驴。
驴子一头比一头瘦小，
踏着碎步下了山脊。

此刻，宛若奇特的未来时光，

眼前浮现出后来的一切：
一代又一代的思想愿望，
画廊和博物馆的图景，种种世界，
美女的戏谑，魔法师的手段，
世间所有的枞树，孩童的梦夜。

还有明烛的抖动，一切桎梏，
种种艳丽多彩的服饰……
草原风来越吹越紧……
浮现出苹果累累、金黄的秋实。

赤杨树冠遮盖了水塘一角；
透过树杈和白嘴鸦之巢，
另一角却看得真切明了。
牧人眼底清晰可辨，
驴群驼队怎样在拦河坝上奔跑。
“随大家一起走吧，去朝拜神奇。”
他们说着掩上了皮袄。

踏雪沙沙，浑身燥热，
亮地里有赤足脚印一道，
像一片片云母通向破屋。
牧羊狗在星光里追了脚印吠叫，
好像对着一段蜡烛头的火苗。

严寒的夜如一则童话。
仿佛有人隐了身，
不时从雪堆上挤进人群。
狗儿蹒跚着，不安地四面张望，
靠到牧羊人身上还在担心。

就在此处，就是这条路，

人群夹着几个天使前去。
天使无形，人眼不见，
可迈步却留下了足迹。

巨石旁聚起人众，
天色发亮，露出雪松之身。
马利亚问：“你们是什么人？”
“我们是牧民，是上天的使臣，
来给你们两人褒奖。”
“门前等等。不能一下全进。”

黎明前的灰暗里，
马夫和牧人在跺脚，
行人同骑士斗气。
圆木凿成的水槽前，
骆驼嘶叫，驴子蹬踢。

天光破晓，朝霞像清除灰烬，
从苍穹扫去了最后几颗星。
无数的人里只有星相家，
被马利亚放进了岩缝。

婴儿满面红光，睡在橡木草架上，
如一弯月色，藏在树洞深角。
驴的唇吻，牛的鼻息，
代替了他身上的羊皮袄。

人们站在暗处，像在畜栏的暮色里，
窃窃私语，来不及斟酌字句。
昏暗中有谁推了星相家，
拉他向草架的左边去。
星相家回头，只见门楣上，

圣诞之星像位来客望着幼女。

十九 黎明

在我的命运里，你便是一切。
随后来了战争，横遭劫难。
年复一年，年复一年，
你的音信绝断。

过了许多许多岁月，
你的声音重来惊扰我。
彻夜捧读你的遗言，
仿佛从昏厥中复活。

我渴望去人群里，
融入清晨的熙攘。
我恨不得碾碎一切，
我准备降服万邦。

于是我跑下楼梯，
像第一次来到
白雪覆盖的街头，
和空无人迹的便道。

家家晨起生着火，十分惬意。
喝完茶，纷纷朝电车走去。
几分钟的光景，
城里竟变得不可辨析。

门洞是风雪编织的网，
鹅毛大雪在纷扬。
人们为的不晚到误事，

吃不好喝不好地奔忙。

我替他们所有人承担苦乐，
仿佛自己曾是他们的化身，
我和雪一样消融，
我和黎明一样阴沉。

同我一道，是不知名的人们，
是大树、孩子、不出门的恋家迷。
我给他们征服了，
这也正是我的胜利。

二十 魔力

他从维法尼亚去耶路撒冷，
早为预感而忧心忡忡。

峭壁上刺人灌木已燃烧尽，
近旁一间茅屋断了炊烟。
空气灼热，苇草纹丝不动，
连死海上也波浪不翻。

含着海水般的苦涩，
他拥了一个小小云堆，
沿着尘路走向栈房，
去赴城里学徒的集会。

他想着心思，聚精会神，
田野荒凉，艾草味重；
万籁俱寂，他孑孑独立，
周围陷入了沉迷之中。
一切混杂着：暖意和荒漠，

蜥蜴、冷泉和溪声。

一棵无花果树矗立远方，
不见结实，唯有枝叶。
他便对树说：“你为何吝啬？
你只会呆立发愣，我有何欢悦？

“我饥渴难耐，可你空如无物，
同你邂逅，哪来一丝安慰？
啊，你原来一无可取，令人失望。
那就如此终了吧，毫无作为。”

这责难使大树一阵战栗，
又像电光钻入避雷针，
把无花果树霎时焚毁无遗。

倘若枝叶和根干，
此时有须臾的自由，
自然界定会用自己的规律干预。
可魔力终是魔力，它便是上帝。
每当我们陷于惶惑，在紊乱中
魔力就要光顾，叫人措手不及。

二十一 大地

春光一拥而入
莫斯科栋栋小楼；
蛾子从衣柜后飞出，
爬行在夏天的帽子上；
人们把皮衣藏进柜橱。

木头阁楼上，

摆着盆盆鲜花，
有紫罗兰和桂竹香。
顶间吹出来尘土气味，
房屋显得宽大舒畅。

街上路人不由得
和不透光的窗口狎昵；
江面上的白夜
同夕照遇到了一起。

走廊上听得到：
屋外如何地风云起落；
四月天同雪水对话，
无意间讲了什么？
四月天眼见了
无数的人间悲歌，
连云朵也驻足篱笆，
倾听这短说长说。

在自然界，在舒坦的家中，
同样是火与恐惧相混杂。
氛围无处不伤情。
又是剔透的柳枝，
又是白色花蕾的高隆，
在窗台上，在交叉路口，
在作坊里，在大街树丛。

为何远方在雾中哭泣？
为何厩肥散发着苦味？
我的使命啊，
不正是让人们离而不悲；
让城外的大地，

不在孤独中忧伤落泪。

为此在早春天里，
我邀朋友们齐聚。
我的晚会是告别，
我的宴席是寄语：
要用隐秘的苦痛，
去偎暖冰冷的生计。

二十二 晦气

当他在最后一周，
进入耶路撒冷的时候，
迎面是震耳的祈祷声，
人们举着枝条跑在他身后。

但日子越来越难，
爱撼动不了人心，
个个都鄙弃地蹙眉，
结局于是临近。

天空变得沉重如铅，
低低压到了院庭。
人们对他狐狸般献媚，
搜寻法利赛人的罪证。

寺院的恶势力逞了凶，
把他交给了败类们审判。
过去颂扬他的热情，
如今变成了诅咒他的冥顽。

邻街的人群，

在大门里窥探，
推搡着等待结果，
又来回地乱窜。

附近响起了窃窃私语，
多方传开来流言。
出逃埃及和童年时光，
如梦境一般浮现。

他记起了荒漠中壮观的斜坡，
还有那陡峭的悬崖；
正是那崖顶的魔王，
用世界强国诱惑了他。

又想到坎河上的婚筵，
佳肴惊人的盛席；
想到海，他踏着潮水，
如履平地向小船走去。

再忆起了穷人齐集破屋，
他举着烛火下到地窖，
忽见死人复活后坐起，
吓灭了手里烛台的火苗。

二十三 抹大拉的马利亚（之一）

夜色一降，我的魔鬼就到身旁，
同我清算往日的旧账。
勾起堕落的回忆，
啃噬着我的心房。
我是个发了狂的傻女人，
曾屈从男性的乖张，

街头便是我栖身的地方。

只消几分钟的时光，
便将笼罩上幽冥的寂寞。
在这瞬息流逝之前，
我要把自己行将终了的生活，
犹如阿拉瓦斯特的器皿，
在你的面前打碎说破。

倘若夜复一夜的桌前，
没有等待我的一种永恒信念，
一如受惑者等待我的合欢，
啊，我的老师，我的恩人，
那我今天会在何处留连？

可我怀着极度的哀伤，
众目下同你连成了一身，
就像叶芽连着树枝，
你且说，
罪过可还难赦难尽？
死亡、地狱、硫火又何足论？

耶稣啊，你可知道，
我正跪在你的脚旁，
想亲吻方木的十字架；
该准备起灵，
我却扑向你的身，如痴若傻。

二十四 抹大拉的马利亚（之二）

节前纷纷在扫屋。
我摆脱了这繁忙，

舀着小桶里的水，
擦洗你洁净的脚掌。

我伸手摸鞋，却找不到，
泪水遮住了视线，
散披的发绺，
在眼前垂下一张帘。

我把你的足摆上衣襟，
泪水湿遍了双脚。
耶稣啊，我的项链缠上了足，
我的发像黑篷衣拂罩。

这时我把后事看得一清二楚，
好像你已令未来停步。
我现在能够预言一切，
就像女巫道出的神卜。

明天寺院里帐幕就将放下，
你我要被挤到一旁，
脚下的大地会猛然一颤，
许是怜悯我的哀肠。

送葬的队伍散去，
骑马的将各自东西，
这个十字架一如旋风，
会跃跃向高天腾起。

我便扑倒在十字架前，
如醉如痴，咬破嘴角；
你在十字架上双臂大张，
似欲和太多的人拥抱。

世界竟为谁如此广袤？
又那么多痛苦，那么大力量？
人间可有如许多的心灵和生命？
可有如许多的河流、树丛、村庄？

这样过去三个昼夜，
定又陷入难挨的空虚；
我怎敢不在这可怖的几天，
让心复活，获得灵犀？

二十五 赫弗西曼花园

遥远的星光无精打采，
照着大路的转弯；
路环绕马斯洛山盘行，
岭下河水是克德兰。

草地突然中断，
前面一带银河；
灰白色的橄榄树，
浑欲向空中拼搏。

尽头有一家花园、大片土地，
他把弟子们留在墙外，
说："我心里悲痛欲绝，
且在这帮我排解愁怀。"

他没做丝毫的抗争，
放弃了神力和大智，
好像交回了借来的物品。
而今也成了我们一类凡夫俗子。

此刻夜幕下的远方，
仿佛是毁灭和死亡之天；
宇宙的广漠里绝无人迹，
只在这园子里可见炊烟。

望着这漆黑的深渊，
无始无终的空间，
为了幸免一死，
他滴着血祷告上帝求援。

祈祷减轻了极度的倦怠，
他迈步走出了围墙。
弟子们困顿难挨，
躺倒在路旁羽茅之上。

他唤醒弟子：“上苍赐福，
你们才与我同时，却沉沉大睡！
人类之子正面临厄运，
他要把自己交给一伙罪人。”

话音未落，不知何处
拥来了奴隶和流浪汉，
举着火把、刺剑。犹大领头，
露出一副叛卖的嘴脸。

彼得挥剑反击这伙恶棍，
把其中一人耳朵削掉。
这时他听到：“争执不该刀剑解决，
请你宝剑入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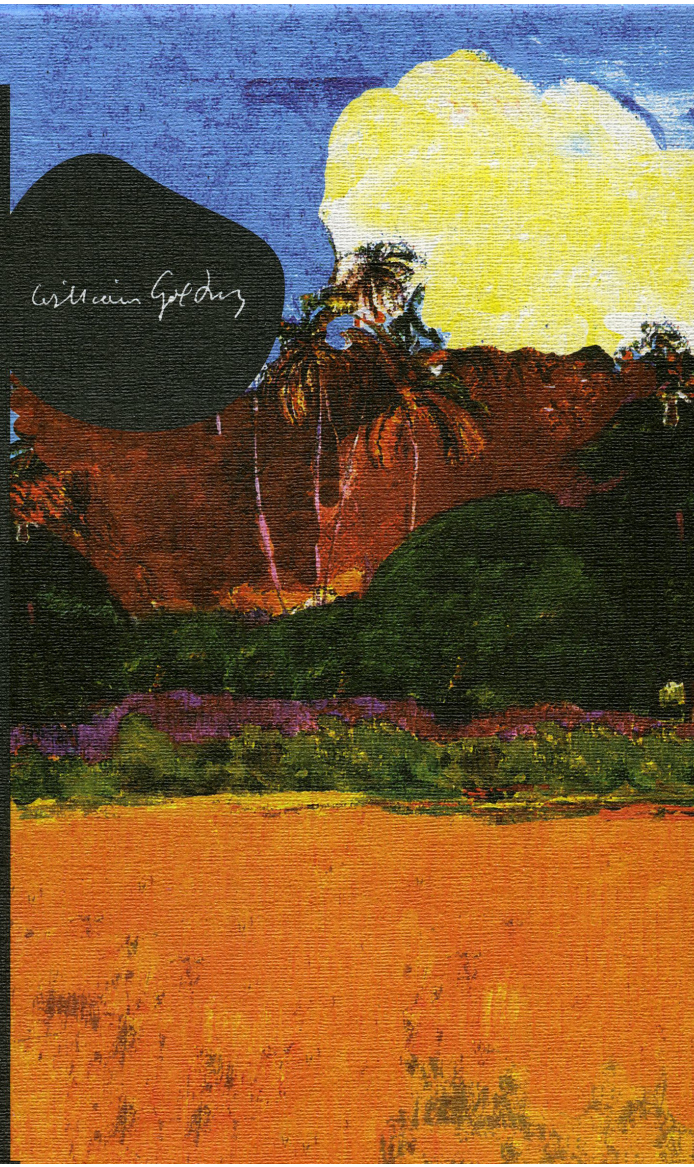
“莫非上帝果真没派给我

展翅飞来的庞大军队？
不然敌人怎敢动我一根毫毛，
只会望风而走，四散溃退。

“生活之卷已快终篇，
这一页比一切都神圣十分。
写下的东西正该实现，
就让它变成现实吧，阿门！

“你看到了：世纪进程像篇寓言，
前行之中它会燃烧。
为了这寓言的惊人伟大，
我甘愿在折磨中死掉。

“我躺入棺木，第三天就将苏醒。
过去的世纪也要从黑暗中复活，
如放木排，如走船队，
纷纷聚来由我评说。”



戈尔丁文集

蝇王

Lord of the Flies

[英] 威廉·戈尔丁 著

龚志成 译

上海译文出版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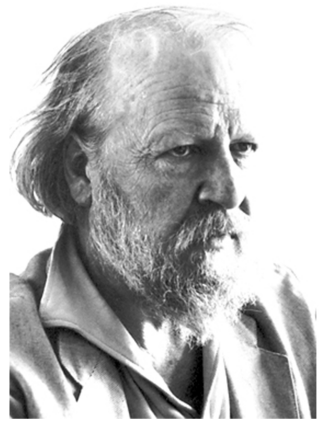
1983

威廉·戈尔丁

William Golding

1911～1994

英国小说家。
主要作品有长篇小说《蝇王》、《继承者》、《金字塔》、《自由堕落》、《看得见的黑暗》、《纸人》等。



上海译文出版作品

《蝇王》
《教堂尖塔》
《金字塔》
《黑暗昭昭》
《品彻·马丁》

The Nobel Prize in Literature 1983 was awarded to William Golding "for his novels which, with the perspicuity of realistic narrative art and the diversity and universality of myth, illuminate the human condition in the world of today".

获奖理由："具有清晰的现实主义叙述技巧以及虚构故事的多样性与普遍性，阐述了今日世界人类的状况。"

斯蒂芬·金序

我从小在新英格兰北部的一个小农村里长大，那里的大部分路都是土路，奶牛比人多，从一年级到八年级的校舍就是孤零零的一间靠生柴火炉取暖的房间。坏孩子不会被关禁闭；放学以后他们得留下来，要么劈柴火，要么给茅坑撒石灰。

当然了，镇里也没有图书馆，不过，在距我的兄弟大卫和我从小到大的家约半英里的地方有一座废弃的牧师公馆，里面有一个房间，地上发霉的书本堆得高高的，有些书胀得像电话簿一样厚。其中相当比例的书是给男孩看的童书，我们的英国远亲把这类书叫做“异想天开”。大卫和我都是贪婪的读者，这个爱好是从我们母亲那里得来的，于是我们扑向这批宝藏，如同饥饿的人扑向烤鸡大餐。

有十几本书讲的是一个聪明的男孩——发明家汤姆·斯威夫特（我们那时常常打趣说，我们迟早会碰到一本书，书名叫《汤姆·斯威夫特和他的电动祖母》）；还有数量几乎与之相当的书讲的是一个叫戴夫·道森的英国皇家空军飞行员，一位二战英雄（他的喷火式战斗机总是“打着螺旋桨奋勇爬升”）。我们与堂·温斯洛一起同邪恶的蝎子战斗，与“哈代小子”们一起探案，与“罗弗小子”们一起游荡。

最终——大约是在约翰·肯尼迪当选总统的前后——我们渐渐感觉到书里似乎缺了点儿什么。这些故事当然都够刺激，可当中有些地方就是……怪怪的。这可能部分是因为大多数故事的背景都设置在二十年代和三十年代，比大卫和我出生的年代早了几十年，不过这不是主要原因。这些书里的有些东西就是不对劲儿。里面的孩子不对劲儿。

那时村里还没有图书馆，不过到了六十年代早期，图书馆终于来到了我们身边。每月一次，一辆笨重的绿色大货车会在我们那座小小的学校门前停下，车体一侧上写着金色的大字：缅因州流动图书馆。司机兼图书管理员是一个大块头的女士，她对孩子的喜爱几乎赶得上她对书本的热爱，而且她也总是乐意给我们提供建议。一天，我在标着“年轻读者”的分区前花了二十分钟的时间，从书架上抽出一本接一本的书，然后又把它们放回原处。这时她问我在找哪类书。

我想了一会儿，然后问了一个问题——这也许是意外，也许是冥

冥之中的天意；正是这个问题开启了我此后的人生。“你有没有什么故事讲的是真实的小孩子是怎样的？”她想了想，然后走到移动书店里标着“成人小说”的分区前，抽出一本薄薄的精装本。“试试这本，斯蒂维，”她说。“如果有人问起，就对他们说，你是自己找到的。不然的话，我可能会有麻烦。”

这本书，当然了，也许正是你此刻打算重读的那一本，抑或是（哦，你多幸运）一本你正打算初次体验的书。

想象一下我的惊讶吧（“震惊”也许更确切）：这时，距我光顾卫理公会街角学校门前的那座移动图书馆——那辆停在尘土飞扬的门前庭院里的大货车——已经过去半个世纪了，我从网上下载到了《蝇王》的音频版；我听着威廉·戈尔丁在开始完美的朗读前，以一篇随意而又引人入胜的引言清晰阐释了曾经一度困扰着我的问题，而且正中靶心。“一天我坐在壁炉的一侧，我的妻子坐在另一侧，我突然对她说：‘要是写一个故事，讲一群男孩在一个小岛上，展示他们实际可能的行为——他们是男孩儿，而非童书里通常把他们描绘成的小圣人——这想法是不是挺不错？’她说，‘这想法太棒了！你写吧！’于是我就开始动笔了。”

我此前也读过成人小说，或者勉强算是成人小说的东西（卫理宗牧师公馆的那个到处是受潮书本的房间里不但有汤姆·斯威夫特，而且同样堆满了大侦探波罗），但没有一本书写的是儿童，面向的却是成人读者。因此，对于我在《蝇王》的纸页间发现的东西，我丝毫没有准备：这本书完美地理解了我和我的朋友在十二三岁的时候是何种货色，完全没有表现出那类司空见惯的恭维与隐晦。我们能表现出善心吗？是的。我们能显露出仁慈吗？答案还是肯定的。那么，我们能不能在某个瞬间突然变成小恶魔？我们的确能，而且也这样做过。一天至少两次，暑假时还会频繁得多——当我们可以为所欲为之时。

戈尔丁用他对男孩的那种毫不感情用事的理解推动了一个悬念骤起的冒险故事。对于那时本身就是个十二岁男孩的我而言，在没有父母监督的情况下在一座无人居住的热带岛屿上游荡——这个想法似乎让我感到解放，甚至如天堂般美好。等到那个脸上有胎记的男孩（第一个提出岛上可能有野兽的小东西）消失的时候，我的解放感已经同不安感夹杂在了一起。再往后，我读到了那个生了重病，或许出现了

幻觉的西蒙与那只砍下的牛头——它被穿在一根杆子上，四周苍蝇萦绕——面对面，这时我恐惧了。“老母猪半开半闭的、昏暗的眼睛带着对成年人生活的无限讥讽，”戈尔丁写道。“这双眼睛是在向西蒙证实，一切事情都糟透了。”这句话当时就在我心中回响，如今在过去了这么多年之后，它的回响依旧。我的一部由数篇相互关联的中篇小说组成的作品——《亚特兰蒂斯之心》——就用它作为书中的一句卷首引语。

我的这篇文字距离“学术性序言”有十万八千里远，因为《蝇王》带给我的初次阅读体验与“学术”或“分析”毫无关系。这本书——在我的记忆中——是头一本长出双手的书——一双有力的手，从书页间伸出，一把抓住我的喉咙。它对我说：“这不只是娱乐；这是生或死。”

《蝇王》一点儿也不像牧师公馆里的男孩类童书；事实上，它让那些书过时了。在公馆的藏书中，哈代小子们也许会被绑起来，但你知道他们会获得自由。一架德国梅塞施密特也许咬住了戴夫·道森的机尾，但你知道他会脱险（不用说，让他的喷火式战斗机猛打螺旋桨）。当我读到《蝇王》的最后七十页时，我不但认识到了其中的有些男孩可能会死，而且我明白：有些一定会死。这是不可避免的。我只是希望那不会是拉尔夫，对于他我怀抱着一种极其热烈的认同，以至于我在翻页的时候手上直冒冷汗。我不需要哪个老师来告诉我：拉尔夫代表文明的价值，而杰克对野蛮和献祭的拥抱象征着这些价值会多么轻而易举地被扫到一边；这一点甚至对一个孩子而言也是显而易见的。尤其是对一个孩子而言，一个曾经漫不经心地目睹（并且参与）了许多校园欺凌行为的孩子。当我看到成人世界终于在最后一分钟施手介入时，我的轻松感真是无以复加——尽管那个海军军官对这群衣衫褴褛的幸存者近乎不假思索的草草评断让我愤怒（“我本以为一群英国男孩……是有能力做出更好表现的……”）。

我的怒气一直没有消退，直到我记起——那是几周以后的事了，但我依然天天思考着这本书——这群男孩之所以一开始会上岛，正是因为一帮白痴成年人发动了一场核战争。几年后（这时我十四五岁，正在第四次或是第五次阅读这本小说），我看到了一个由戈尔丁作后记的版本。在后记中，他写道（大意）：成年人拯救了孩子……可谁来拯救成年人呢？

于我而言，《蝇王》永远代表了小说的目的，以及是什么让小说不可或缺。我们在读一个故事的时候，应该抱有获得娱乐的期望吗？当然。想象的表演如果不能带来娱乐，那就是糟糕的表演。可这还不是全部。一部成功的小说应当抹去作者和读者间的分界线，让他们能够携手。这时，小说就成为了生活的一部分——主菜，而非甜点。一部成功的小说应当打乱读者的生活，让他/她误了约会、茶饭不思、忘记遛狗。而在一流的小说中，作者的想象成为了读者的现实。它会闪耀，炽热且猛烈。我在我的大半个作家生涯中一直推崇这些观点，为此也并非没有受过批评。如果小说仅仅与感情和想象有关——其中一条最有力的批评是这样说的——那么文学分析就将被抛开，对书本的讨论也将无足轻重。

我承认，“这书让我着迷”这句话在围绕一部长篇小说（或者是短篇小说，或者是一首诗）的课堂讨论中可以说是没啥价值的，但我还是要说，它依然是小说的那颗跳动的心脏。“这书让我着迷”是每一个读者都希望在他掩卷之时能够说出的话，不是吗？这不也正是大多数作家希望能够提供给读者的那种经历吗？

对一部小说做出发自内心的情感回应也并不与文学分析相斥。我用了一个下午读完了《蝇王》的后半部分，我的双眼大睁，我的心怦怦直跳——我没有思考，只是在狼吞虎咽。但从那以后，我一直在思考这本书，思考了五十年，甚至更长时间。我作为作家和读者的首要原则——这主要就是在《蝇王》的影响下形成的——就是先感觉，再思考。你想分析的话尽可以去分析，但先挖掘经历。

戈尔丁的那句话不断地在我脑海中回响：“要是写一个故事，讲一群男孩……展示他们实际可能的行为——这想法是不是挺不错？”

这想法是不错。一个非常不错的想法产生了一部非常不错的小说，这本书直到今天依然同戈尔丁在一九五四年出版它时一样令人激动、蕴含深意且发人深省。

（宋佥 译）

译本序

威廉·戈尔丁于一九一一年九月十九日出生于英国西南部康沃尔郡的一个知识分子家庭，他的父亲是马堡中学的高级教师，政治上比较激进，反对宗教，信仰科学；他的母亲是个争取妇女参政的女权运动者。戈尔丁在康沃尔郡的乡村里度过了他的童年，生活安适，又有点儿闭塞。他自小爱好文学，据他自己回忆，七岁时就写过一首诗。一九三〇年他遵父命入牛津大学学自然科学，读了两年多以后，就像那些难以违逆天性的人一样，戈尔丁选择了自己的道路，转攻他深感兴趣的文学。一九三四年他发表了处女作——一本包括二十九首小诗的诗集（麦克米伦当代诗丛之一），这本小小的诗集未为评论界见重，但作为一个年方二十三岁的大学生，能有这样的开端毕竟是令人神往的。然而，命运之神没有慷慨无度，戈尔丁在取得决定性的成功之前还注定得走过漫长的路。

一九三五年他毕业于牛津大学，获文学士学位。此后曾在伦敦一家小剧团里当过编导和演员，这段经历给他的印象并不好，戈尔丁自称这四年白白浪费了。其实，生活的磨炼，生活面的开拓，生活经验的丰富对一个作家而言，倒是不可或缺的前提。

一九三九年戈尔丁成了家，接受了英国南部城市索尔兹伯里一所教会学校的教职，不料安生日子没过几天，第二次世界大战接踵而起。一九四〇年他应征入伍，当了五年海军，升到中尉衔，他参加过击沉德国主力舰“俾斯麦号”的战役、大西洋护航和一九四四年诺曼底登陆。战后他仍回到那所教会学校执教。战争结束了，但在成千上万善良人们的心灵里，却留下了无法磨灭的残酷烙印。戈尔丁说道：“经历过那些岁月的人如果还不了解，‘恶’出于人犹如‘蜜’产于蜂，那他不是瞎了眼，就是脑子出了毛病。”正是这个基本观点，像一根红线似的贯串了他至今为止的全部创作。

一九四五年到一九五四年近十年之久，戈尔丁边教书，边不断地思考和写作，他潜心研究希腊的文学和历史，试图寻求人生的答案；在此期间完成过四部小说，但都没能问世，不过，这种练笔也为他日后的创作积累了经验。《蝇王》完稿后开始的命运亦不佳，曾被二十

一家出版社拒绝，好不容易才于一九五四年得到出版。从他发表处女作算起，至此已整整过了二十年。《蝇王》出版后颇获好评，英国小说家、批评家福斯特（E.M.Forster）把《蝇王》评作当年最佳小说；英国批评家普里切特（V.S.Pritchett）当时就称戈尔丁为“我们近年作家中最有想象力，最有独创性者之一”。尤其到了六十年代，《蝇王》一跃为大学校园里的畅销书，在英、美学生中广泛流传，并曾搬上银幕。现在，《蝇王》已被列为“英国当代文学的典范”，成为英美大中学校文学课的必读书。

戈尔丁一举成名后发表的主要作品有：小说：《继承人》（1955），《品彻·马丁》（1956），《自由坠落》（1960），《教堂尖塔》（1964），《金字塔》（1967），《蝎神》（中短篇小说集，1971），《黑暗昭昭》（1979），《过界仪式》（1980）——此书获当年英国最具声望的布克奖（Booker McConnell Prize），《纸人》（1984）。此外，他还写过剧本和评论等。戈尔丁一九五五年起为皇家文学会成员；一九六一年辞去教职专事写作，同年获牛津大学文学硕士学位；一九七〇年获布赖顿市萨西克斯大学文学博士学位。他到过美、苏等国。

一九八三年，戈尔丁被授予诺贝尔文学奖，瑞典文学院声称，这是“因为他的小说用明晰的现实主义的叙述艺术和多样的具有普遍意义的神话，阐明了当今世界人类的状况”。综观戈尔丁的作品，《蝇王》无疑是其中最重要、也是最具影响的代表作。

人们不禁要问：《蝇王》究竟是一部什么内容的小说？它又为什么会在西方引起如此的重视呢？

小说的情节并不复杂，它描述了这样一个骇人听闻的故事：在一场未来的核战争中，一架飞机带着一群男孩从英国本土飞向南方疏散。飞机被击落，孩子们乘坐的机舱落到一座世外桃源般的、荒无人烟的珊瑚岛上。起初这群孩子齐心协力，后来由于害怕所谓“野兽”分裂成两派，以崇尚本能的专制派压倒了讲究理智的民主派告终。

“蝇王”即“苍蝇之王”，源出希伯来语“Baalzebub”（又有说此词出自阿拉伯语，见本文参考资料第一种），在《圣经》中，“Baal”被当作“万恶之首”，在英语中，“蝇王”是粪便和污物之王，因此也是丑恶

的同义词。小说命名，似取意兽性战胜了人性，孩子们害怕莫须有的野兽，到头来真正的“野兽”却是在人性中潜伏着的兽性。野蛮的核战争把孩子们带到孤岛上，但这群孩子却重现了使他们落到这种处境的历史的全过程，归根结蒂，不是什么外来的怪物，而是人本身把乐园变成了屠场。

戈尔丁本人被西方评论家列为“寓言编撰家”，他的作品被称为“神话”或“寓言”，英国文学批评家伊文斯（I.Evans）就称《蝇王》是关于恶的本性和文明的脆弱性这样一部哲学寓言式的小说，这话不无道理。就《蝇王》而言，小说中的人物、情节和环境描写等各方面都具有某种象征性。

情节的发展是从拉尔夫和杰克这一对基本矛盾出发的。拉尔夫是个金发少年，从小过着中产阶级的安宁生活，心地善良，不乏主见，象征着文明和理智（不完全的）；与此对照的是杰克，红头发，瘦高个儿，教堂唱诗班的领队，象征着野蛮和专制（对基督教有所讽刺）。矛盾在于，以海螺为权威象征的头头拉尔夫最关心怎样才能得救，他坚持生一火堆，作为求救信号；他还要大家筑茅屋避风雨，要大家讲卫生，在固定地方解手。这些想法和要求代表着文明和传统的力量。杰克则对打野猪入了迷，其他事情他置之不理。随着矛盾的深化，杰克日益得势，拉尔夫的一套主张却应者寥寥，最后连他自己也差点被对方杀掉。在矛盾冲突的过程中，除了如火堆熄灭的事件之外，对“野兽”的害怕占了极重要的地位，从全书看来，所谓海中来的野兽，空中来的野兽都是一种渲染，无非为了突出真正的“野兽”来自人本身（也就是“兽性”的发作）。小说结尾时，拉尔夫热泪盈眶，他“为童心的泯灭和人性的黑暗而悲泣，为忠实而有头脑的朋友猪崽子坠落惨死而悲泣”。而因为拉尔夫和猪崽子（Piggy）在大雷雨的时候也参与过杀害西蒙的狂舞，所以他俩的童心也不复存在了。区别只在于拉尔夫终于认识到“人性的黑暗”，猪崽子却始终否认这一点。所谓“人性的黑暗”，主要指嗜血和恐惧。嗜血从杰克开始，逐步发展为他那帮猎手的共同特性；恐惧从害怕“野兽”生发开来，最终成为支配孩子们的异己力量，在这两种因素的制约下，杰克等人把脸涂得五花八门，在假面具后面，他们“摆脱了羞耻感和自我意识”，并伴之以“野性的大发作”。这标志着猎手们已可悲地蜕化为野蛮人。拉尔夫反对

涂脸，实是坚守着文明的最后一道防线。

在这场文明和野蛮的角斗中，分别依附于拉尔夫和杰克的猪崽子和罗杰构成两个极端。猪崽子是个思想早熟的善良少年，身胖体弱，常发气喘病，他出身下层，经常用不合语法的双重否定的句式来表示肯定的意思，讲的是伦敦方言（cockney），戴着一副深度近视眼镜。他的眼镜是生火必不可少的工具，因此可以把眼镜当作科学和文明的象征。尽管通过眼镜片的聚光为孩子们带来了至关重要的火，但猪崽子始终受到嘲笑和挖苦。照作家看来，猪崽子的缺点在于他过分相信科学的力量，却根本看不到“人性的黑暗”，因而他就无法理解所谓“野兽”或“鬼魂”都出自人的“恐惧”之心。猪崽子过分相信成人的世界，他没有认识到，正是大人们进行的丧失理性的核战争把孩子们带到了荒岛上，因此，大人并不比小孩高明。阴险而凶残的罗杰扮演着刽子手的角色，作家对这个人物着墨不多，读后使人感到帮凶有时比元凶更凶恶。手持海螺的猪崽子最后就直接死于罗杰撬下的大石。猪崽子之死和海螺的毁灭意味着野蛮终于战胜了文明。拉尔夫被追逐只不过是尾声罢了。

同《蝇王》的命名直接有关的是西蒙，一个先知先觉，神秘主义者。他为人腼腆，不善发言，但有正义感，洞察力很强。在大伙儿对“野兽”的有无争论不休的时候，西蒙第一个提出：“大概野兽就是咱们自己。”他想说最肮脏的东西就是人本身的邪恶，孩子们却把他轰了下来，连猪崽子都骂他“放屁！”正如鲁迅所说：“许多人的随便的哄笑，是一支白粉笔，它能够将粉涂在对手的鼻上，使他的话好像小丑的打诨。”

为了搞清“野兽”的真相，西蒙无畏地上山去看个究竟，中途他在一块林中空地休息，看到当中竖着个满叮着苍蝇的死猪头（这是杰克等献给“野兽”的供品）。天气异常闷热，西蒙的癫痫病再度发作，在神志恍惚之中，他觉得满是苍蝇的猪头仿佛成了一只会说话的硕大的苍蝇之王。作家借蝇王之口指出“野兽”就是人的一部分（可同上文西蒙直觉的判断相呼应），并且预告了西蒙要被众人打死的可悲下场，这一片段是揭示题意的核心。西蒙苏醒以后，继续朝山头进发，结果他看清所谓“野兽”原来只是具腐烂发臭的飞行员尸体。他不顾自己正在发病，爬下山去诉说实情，不料此时天昏地暗、雷雨交加，杰克等

人反倒把西蒙误当“野兽”活活打死。具有讽刺意义的是，孩子们所杀死的“野兽”却是唯一能向他们揭开“野兽”的秘密，从而使他们免于沦为真正野兽的人；孩子们把西蒙叫做“疯子”，但真正丧失理性的却是他们自己。不难看出，西蒙的悲剧是许多先觉者的共同悲剧，一种卡珊德拉式的悲剧。第一个直立行走的猴子据说是被其他猴子打死的，第一个说出某种真理的人也常难逃毁灭，屈原如此、布鲁诺如此、中外古今往往如此。

被统称为“小家伙”的一些孩子大约六岁，他们漫无纪律，随地大小便，只知道吃睡玩。西蒙看不起小家伙用沙子搭的小房子；猪崽子把小家伙称为不懂事的“小孩儿”；拉尔夫统计自己一派的力量时把小家伙除掉，认为他们不算数，他在危急的时候希望“野兽”拣小家伙吃；而杰克则把小家伙称作“哭包和胆小鬼”，如果被“野兽”吃掉，那“真是活该”！珀西佛尔就是其中的一个典型，他先还牢记着自己的姓名、家庭地址、电话号码，这在文明社会里不失为有效的护身符，但在这个没有法律和警察保护的荒岛上，这种护身符毫无作用。临末珀西佛尔堕落为一个连自己的名字都记不起的野蛮人。

小说中的人物虽然都是少年儿童，但戈尔丁的目的主要是通过这些具有象征意义的人物来揭示他的道德主题——人性“恶”。戈尔丁认为，社会的缺陷要归结为人性的缺陷，作为一个作家，他的使命是医治“人对自我本性的惊人无知”，他的作品是使人正视“人自身的残酷和贪欲的可悲事实”。当然，《蝇王》的成功不只是因为戈尔丁的道德主题，普列汉诺夫指出，艺术“表现人们的思想，但是并非抽象地表现，而是用生动的形象来表现”。（《没有地址的信》，着重号原有）《蝇王》中的孩子们虽然各具一定的象征性，但他们本身是栩栩如生的。作家采取现实主义的创作手法，寓人物于故事情节的发展之中，对人物进行了多侧面多层次的细节刻画。小说前半部分呈暖色调，后半部分渐转为冷色调。作家寓情于景、借景抒情，在某些地方做到情景交融、动人心弦，如描写大火、雷雨、海市蜃楼、西蒙之死等段落。小说的结构具有一种简练明快、直截了当的风格，一开始读者就随主人公直接进入场景，戛然而止的结局又给人以回味和反省的余地。

如同任何真正的文学作品一样，《蝇王》也有其源流：源是指作家所处的环境对形成他的创作思想所起的影响；流是指作品在文学史上的承继性。

戈尔丁关于人性“恶”的观点是抽象的，但这种观点的形成是具体的，它滥觞于作家的经历及其所处的时代。残酷的战争粉碎了青年诗人的一些浪漫主义想法，导致了作家创作中严峻的一面。一九五七年，法国作家加缪在瑞典接受诺贝尔文学奖时曾说过：“这是一些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初期出生的人们，在他们二十岁的时候，正当希特勒政权建立，与其同时革命有了最初一些进展，然后他们完成教育是面对着西班牙战争、第二次世界大战和集中营的、受拷打的、被囚禁的欧洲。就是这些人，今天不得不要教育人并且处在原子毁灭威胁下的世界上进行工作。我认为，谁也不能要求他们是温情主义的……”荼毒生灵的帝国主义世界大战确实使许多善良的人们大开眼界，西方文明和道德走进了死胡同，比较严肃的作家想寻找出路，又无法在现实社会中找到出路，于是只好在作品中逃向大海或孤岛，在与世隔绝的境地里，人物难以逃脱困境，从而表现出一种充满禁闭感的冷酷心理（如海明威于一九五二年发表的《老人与海》就是一例）。

出于这种强烈的感受，戈尔丁对巴兰坦（R.M.Ballantyne）的《珊瑚岛》很不以为然。《珊瑚岛》发表于一八五七年，是英国文学中尽人皆知的儿童小说，描写拉尔夫、杰克、彼得金三个少年因船只失事漂流到一座荒岛上，他们如何团结友爱、抗强扶弱、智胜海盗、帮助土人。显而易见，此书属于传统的荒岛文学。从《鲁滨逊漂流记》开始的荒岛文学，一向以描写文明战胜野蛮为其宗旨，鲁滨逊使土人星期五归化可为例证。在这样的作品中，文明、理性和基督教的信仰总会战胜野蛮、本能和图腾崇拜。戈尔丁在《蝇王》中反其道而行之，他揭露了真正野蛮的就是自诩为基督文明传布者的白人本身，这无疑是深刻的，也正是这一点，使《蝇王》别具一格，并使人耳目一新。戈尔丁的作品常常由别人的作品派生而来，如《蝇王》中的几个主要人物就脱胎于《珊瑚岛》的，但他的作品又具有针对性地带上了自己的特色。

戈尔丁认为当代文学对其影响很小，他说：“要是我真有什么文学源头的话——我不明白为什么一定要有——但要是我真有的话，我

将列出诸如欧里庇得斯、索福克勒斯，也许还有希罗多德这样大名鼎鼎的人物。”《蝇王》同欧里庇得斯的《酒神》确有某些近似之处，可资佐证。首先，从主题思想看，酒神狄俄尼索斯在希腊神话里代表着一种本能的力量，《酒神》一剧即描写了这种自然的原始力量的胜利，《蝇王》描写的人性“恶”，同酒神代表的非理性力量一脉相传。其次，从作品的重心看，《酒神》一剧描写忒拜王彭透斯不信酒神，一次他化装成女人去偷看酒神女信徒的祭祀，而女信徒们（彭透斯之母也在内）在极度的狂热中把他当“野兽”撕得粉碎，这是酒神对彭透斯的惩罚，西蒙之死与此相仿。再次，从结构上看，《酒神》一剧是以酒神突然出现为结尾的，采用了所谓“机械降神”的手法。在《蝇王》快结束时，拉尔夫被杰克等追得走投无路，突然意外地出现了来营救的军舰和军官，也有点像“机械降神”。对此的解释是，戈尔丁认为成人们的战争只是更大规模的孩子们的猎捕，军官可以把孩子们重新带到“文明”世界里去，但又由谁来拯救军舰和军官呢？

《蝇王》之所以能在客观上取得成功，一方面是因为当《蝇王》出版之际，正是东西方冷战激烈的时代，核战争的阴影笼罩着全球，不少人不但想到核武器将会给人类带来怎样的直接危害，而且想到万一核战争爆发后幸存者将会怎么样，《蝇王》大胆地预言了历史上可能发生的这可怕的一页，因而迎合了人们对核战争的后果感到忧虑和进行思考的需要。另一方面，当时大学里的文学教学受“新批评派”研究方法的影响，以精读课文为基础。《蝇王》所具有的多层次多方面的象征性，恰恰给人们提供了“见仁见智”的各种可能。相信弗洛伊德的从中得出孩子们的行为是对文明社会和父母权威的反抗；道德主义者认为由此可以知道，一旦脱离社会制约和道德规范，“恶”会膨胀到何等程度；政治家说《蝇王》说明了民主的破产和专制的胜利；基督教徒归之于原罪和世纪末；还有的人索性把戈尔丁看作存在主义者。由此可见，在这样的社会现实和这股文学潮流中诞生的《蝇王》，它能够很快地引起共鸣、受到评论界的重视，也就不足为奇了。

作为一个具有独创性的作家，戈尔丁一向否定创作中表面化和简单化的做法。他强调作家要摆脱一切传统的政治、宗教和道德的信条，通过自己的眼睛独立地观察世界，但他观察的结果却令人绝望。戈尔丁对黑暗的社会现实深感不满，但他却把这些弊端归之于解决不

了问题的抽象的人性“恶”。有必要指出，《蝇王》的人性“恶”主题并不新鲜，在东方思想史上，荀子早就说过：“人之性恶，其善者伪也”，韩非更是力主性“恶”说的；在西方思想史上，十七世纪的英国哲学家霍布士认为人是凶恶的动物，在原始状态下人对人像狼一样。这种说法的缺点在于把人看作孤立的人，把人性看作抽象的人性。“但是，人的本质并不是单个人所固有的抽象物。在其现实性上，它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西方的一些评论家强调戈尔丁与巴兰坦的区别，但他们却没有看到他们俩殊途同归：两者都从抽象的人性出发，只不过前者描写的是“恶”的征服史，后者描写的是“善”的征服史。荒岛固然为文学上的乌托邦和反乌托邦提供了充分的想象余地，但荒岛文学的弱点也在于此，从某种意义上而言，这种文学毕竟是背对现实的。

总而言之，戈尔丁的作品并没有也不可能“阐明当今世界人类的状况”，从中倒可以看到严峻的西方社会现实的曲折反映，看到作家想寻找出路又找不到出路的苦恼。戈尔丁的本意是想通过《蝇王》复制一部袖珍版的人类发展史，但他忘记了个体发展史并不完全重现种系发展史。当然，这不等于说《蝇王》没有发人深省之处。恩格斯说过：“人来源于动物这一事实已经决定人永远不能完全摆脱兽性，所以问题永远只能在于摆脱得多些少些，在于兽性或人性程度上的差异。”（《反杜林论》）人类的前途无疑是光明的，但通向光明的道路上不见得没有黑之蔽日的时候；人类的未来是可以乐观的，但盲目的乐观主义者不见得比认真的悲观主义者更高明。至少在提醒人们警惕和防止一部分人“兽性”大发作这点上，读读《蝇王》也许会有所启示。

龚志成

一九八四年十月

第一章 海螺之声

金发少年攀下岩石最下面的一截，又开始摸索着朝环礁湖[1]方向走去。虽然他已经脱掉了那件学校里常穿的厚运动衫，用一只手拖着，但还是热得要命；灰衬衫湿淋淋地粘在身上，头发湿漉漉地贴在前额上。在这个少年的周围，一条长长的孤岩猛插进丛林深处，天气闷热，孤岩就像个热气腾腾的浴缸。这会儿少年正在藤蔓和断树残干中吃力地爬着，突然一只红黄色的小鸟怪叫一声、展翅腾空；紧接着又响起了另一个声音。

“嘿！”这声音喊道，“等一等！”

孤岩侧面的矮灌木林丛被摇晃着，大量的雨珠啪嗒啪嗒地直往下掉。

“等等，”这声音又叫，“我给缠住了。”

金发少年停住脚，自自然然地紧紧袜子。他这动作一时间让人觉得这孩子好像是在老家[2]一样。

那个声音又叫开了。

“这么些藤蔓我真没法弄掉。”

说这话的孩子正从矮灌木林丛中脱身退出来，细树枝在他油垢的防风外衣上刮擦刮擦直响。他光光的膝弯弯处圆鼓鼓的，被荆棘缠住擦伤了。他弯下腰，小心翼翼地拨开棘刺，转过身来。比起金发少年，这个男孩稍矮一些，身体胖乎乎的。他用脚轻轻地试探着安全的落脚处，往前走着，随后又透过厚厚的眼镜往上瞧瞧。

“带话筒的那个大人在哪儿？”

金发少年摇摇头。

“这是一个岛。至少在我看来是一个岛。那里是一条伸进外海的礁脉。兴许这儿没大人了。”

胖男孩像是大吃一惊。

“本来有个驾驶员，他没在客舱，他在前上方的驾驶舱里。”

金发少年眯起眼睛凝视着那条礁脉。

“别的全是些小孩儿。”胖男孩接着往下说。“准有些跑出来了。他们准会出来，可不是吗？”

金发少年开始十分随意地找路往水边走去。他努力装出一副随随便便的样子，同时又避免表露出过分明显的无动于衷，可那胖男孩急匆匆地跟着他。

“到底还有没有大人呢？”

“我认为没有。”

金发少年板着面孔回答；可随后，一阵像已实现了理想般的高兴劲儿使他喜不自胜。在孤岩当中，他就地来了个拿大顶，咧嘴笑看着颠倒了的胖男孩。

“没大人啰！”

胖男孩想了想。

“那个驾驶员呢。”

金发少年两腿一屈，一屁股坐在水气濛濛的地上。

“他把咱们投下后准飞走了。他没法在这儿着陆。有轮子的飞机没法在这儿着陆。”

“咱们被攻击了！”

“他会平安回来的。”

胖男孩晃晃脑袋。

“下降那阵子我从一个窗口往外瞧过。我看见飞机的其他部分直朝外喷火。”

他上下打量着孤岩。

“这不就是机身撞的。”

金发少年伸出手来，摸摸树干高低不平的一头。一下子他显得感兴趣起来。

“机身又怎么了？”他问道。“那东西现在又跑哪儿去了呢？”

“暴风雨把机身拖到海里去了。倒下的树干这么多，情况一定非常危险。机舱里准保还有些小孩儿呢。”

胖男孩迟疑一下又问：

“你叫什么名字？”

“拉尔夫。”

胖男孩等着对方反问自己的名字，可对方却无意要熟悉一下；名叫拉尔夫的金发少年含含糊糊地笑笑，站起身来，又开始朝环礁湖方向走去。胖男孩的手沉沉地搭在拉尔夫的肩膀上。

“我料想还有好多小孩分散在附近。你没见过别人吗？”

拉尔夫摆摆头，加快了脚步，不料被树枝一绊，猛地摔了个跟头。

胖男孩站在他身边，上气不接下气。

“我姨妈叫我别跑，”他辩解地说，“因为我有气喘病。”

“鸡—喘病？”

“对呀。接不上气。在我们那个学校就我一个男孩得气喘病。”胖男孩略带骄傲地说。“我还从三岁起就一直戴着眼镜。”

他取下眼镜递给拉尔夫看，笑眯眯地眨眨眼，随后把眼镜往肮脏的防风外衣上擦起来。一会儿胖男孩苍白的面容上又出现了一种痛苦和沉思的表情。他抹抹双颊的汗珠，匆匆地推一推鼻上的眼镜。

“那些野果。”

他环顾了一下孤岩。

“那些野果，”他说，“我以为——”

他戴上眼镜，绕过拉尔夫身边的藤蔓走开，在一堆缠绕着的簇叶中蹲了下去。

“我一会儿就出来——”

拉尔夫留神地解开缠绕在身上的枝叶，悄悄地穿过杂树乱枝。不一会儿胖男孩呼噜呼噜的声音就落到他的身后，拉尔夫急急忙忙地朝仍位于他和环礁湖之间屏障似的树林赶去。他翻过一根断树干后，走出了丛林。

海岸边长满棕榈。有的树身耸立着，有的树身向阳光偏斜着，绿色的树叶在空中高达一百英尺。树下是铺满粗壮杂草的斜堤，被乱七八糟的倒下的树划得东一道西一道的，还四散着腐烂的椰子和棕榈树苗。之后就是那黑压压的森林本体部分和孤岩的空旷地带。拉尔夫站着，一手靠着根灰树干，一面眯起眼睛看着粼波闪烁的海水。从这里往外约一英里之遥，雪白的浪花忽隐忽现地拍打[3]着一座珊瑚礁。再外面则是湛蓝的辽阔的大海。在珊瑚礁不规则的弧形圈里，环礁湖平静得像一个水潭——湖水呈现各种细微色差的蓝色、墨绿色和紫色。在长着棕榈树的斜坡和海水之间是一条狭窄的弓形板似的海滩，看上去像没有尽头，因为在拉尔夫的左面，棕榈、海滩和海水往外伸向无限远的一点；而几乎张眼就能看到的，则是一股腾腾的热气。

拉尔夫从斜坡上跳下去。沙子太厚，淹没了黑鞋子，热浪冲击着他。他觉得身上的衣服很重，猛地踢掉鞋，刷地扯下连同宽紧带的一双袜子。接着又跳回到斜坡上，扯下衬衫，站在一堆脑壳样的椰子当中，棕榈和森林的绿荫斜照到他的皮肤上。拉尔夫解开皮带的蛇形搭扣，用力地脱掉短裤和衬裤，光身子站在那儿，察看着耀眼的海滩和海水。

拉尔夫够大了，十二岁还多几个月，小孩子的凸肚子已经不见了；但还没大到那种开始感到难为情的青春期。就他的肩膀长得又宽又结实而言，看得出他完全可能成为一个拳击手，但他的嘴形和眼睛偏又流露出一种温厚的神色，表明他心地倒不坏。拉尔夫轻轻地拍拍棕榈树干，终于意识到这确实是个岛，又开心地笑笑，来了个拿大顶。他利索地翻身站起来，蹦到海滩上，跪下拨了两抱沙子，在胸前形成个沙堆。随之他往后一坐，闪亮而兴奋的眼睛直盯着海水。

“拉尔夫——”

胖男孩在斜坡上蹲下身子，把斜坡边缘当个座位，小心地坐下来。

“对不起，我来迟了。那些野果——”

他擦擦眼镜，又把扁鼻子上的眼镜推了推。眼镜框在鼻梁上印了道深深的、粉红的“V”形。他打量着拉尔夫精神焕发的身体，然后又低头瞧瞧自己的衣服，一只手放到直落胸前的拉链头上。

“我姨妈——”

随后他果断地拉开拉链，把整件防风外衣往头上一套。

“瞧！”

拉尔夫从侧面看看他，一言不发。

“我想咱们要知道他们的全部名字，”胖男孩说，“还要造一份名单。咱们该开个会。”

拉尔夫不接话头，所以胖男孩只好继续说下去：

“我不在乎他们叫我啥名字，”他以信任的口气对拉尔夫说，“只要他们别用在学校时常叫我的那个绰号。”

拉尔夫有点感兴趣了。

“那个什么绰号？”

胖男孩的视线越过自己的肩膀瞥了一下，然后凑向拉尔夫。

他悄悄地说：

“他们常叫我‘猪崽子’[4]。”

拉尔夫尖声大笑，跳了起来。

“猪崽子！猪崽子哟！”

“拉尔夫——请别叫！”

猪崽子担心地绞紧了双手。

“我说过不要——”

“猪崽子哟！猪崽子哟！”

拉尔夫在海滩的赤热空气中手舞足蹈地跳开了，接着又装作战斗机的样子折回来，翅膀后剪，机枪往猪崽子身上扫。

“吓—啊—哦！”

他一头俯冲进猪崽子脚下的沙堆，躺在那里直笑。

“猪崽子！”

猪崽子勉强地咧开了嘴，尽管这样对他打招呼是过分了，他也被逗乐了。

“只要你不告诉别人——”

拉尔夫在沙滩中格格地笑着。痛苦和专注的神色又回到了猪崽子的脸上。

“等一等。”

猪崽子赶紧奔回森林。拉尔夫站起来，朝右面小步跑去。

在这儿，海滩被成直角基调的地形猛地截断了；一大块粉红色的花岗岩平台不调和地直穿过森林、斜坡、沙滩和环礁湖，形成一个高达四英尺的突出部分。平台顶上覆盖着一层薄薄的泥土，上面长着粗壮的杂草和成荫的小棕榈树。因为没有充足的泥土让小树长个够，所以它们到二十英尺光景就倒下干死。树干横七竖八地交叠在一起，坐起来倒挺方便。依然挺立着的棕榈树形成了一个罩盖着地面的绿顶，里面闪耀着从环礁湖反射上来的颤动的散光。拉尔夫硬爬上平台，一下子就注意到了这儿凉快的绿荫，他闭上一只眼，心想落在身上的树叶的影子一定是绿色的，又择路走向平台朝海的一边，站在那里俯视着海水。水清见底，又因盛长热带的海藻和珊瑚而璀璨夺目。一群小小的、闪闪发光的鱼儿东游西窜、忽隐忽现。拉尔夫兴高采烈，他用带低音的嗓门，自言自语地说道：

“太棒了！”

在平台外面还有更迷人的东西呢。某种不可抗拒的自然力量——也许是一场台风，或是伴随他自己一起到来的那场风暴——在环礁湖的里侧堆起了一道沙堤，因而在海滩里造成个长而深的水潭，较远一头是粉红色的花岗岩高高的突出部分。拉尔夫以前曾上过当：海滩水潭看上去深，其实不然。现在他走近这个水潭，本也没抱希望。这个岛却是一个真正的岛，而这个水潭是由海发大潮所造成的，它的一头深得呈墨绿色，使人难以置信。拉尔夫仔细地巡看了这整整三十码水面，接着一个猛子扎了进去。水比他的血还暖，拉尔夫就好像是在一个巨大的浴缸里游泳。

猪崽子又出现了，坐在岩石突出的边上，带忌妒心的眼光注视着拉尔夫的雪白身躯在绿水里上下。

“你游得不好。”

“猪崽子。”

猪崽子脱掉鞋袜，小心地把它们排放在岩石边上，又用一只脚趾试试水温。

“太热！”

“你还等什么呀？”

“我啥也不等。可我的姨妈——”

“去你的姨妈！”

拉尔夫从水面往下一扎，然后在水中睁着眼游；水潭的沙质岩边隐隐约约地像个小山坡。他翻了个身，捏住鼻子，正看到一道金光摇晃碎落在眼前。猪崽子看来正在下决心，他动手脱掉短裤，不一会儿光了身，露出又白又胖的身躯。他踮着脚尖走下了水潭的沙滩边，坐在那儿，水没到颈部，他自豪地对着拉尔夫微笑。

“你不打算游吗？”

猪崽子晃晃脑袋。

“我不会。不准我游。我有气喘病——”

“去你的鸡喘不鸡喘！”

猪崽子以一种谦卑的耐心忍着。

“你游得不行啊。”

拉尔夫用脚啪嗒啪嗒地打着水游回到斜面下，把嘴浸下去，又往

空中喷出一股水，随后抬起下巴说：

“我五岁就会游泳。我爸爸教的。他是个海军军官。他一休假就会来救咱们的。你爸爸是干什么的？”

猪崽子的脸忽地红了。

“我爹死了，”他急匆匆地说，“而我妈——”

他取下眼镜，想寻找些什么来擦擦，但又找不到。

“我一直跟姨妈住一块儿。她开了个糖果铺。我常吃好多好多糖，喜欢多少就吃多少。你爸爸什么时候来救咱们？”

“他会尽量快的。”

猪崽子湿淋淋地从水中上来，光身子站着，用一只袜子擦擦眼镜。透过早晨的热气他们所听到的唯一声响，就是波浪撞击着礁石那永无休止的、恼人的轰鸣。

“他怎么会知道咱们在这儿？”

拉尔夫在水里懒洋洋地游着。睡意笼罩着他，就像缠绵脑际的蜃楼幻影正在同五光十色的环礁湖景致一比高低。

“他怎么会知道咱们在这儿呢？”

因为，拉尔夫想，因为，因为……从礁石处传来的浪涛声变得很远很远。

“他们会在飞机场告诉他的。”

猪崽子摇摇头，戴上闪光的眼镜，俯视着拉尔夫。

“他们不会。你没听驾驶员说吗？原子弹的事？他们全死了。”

拉尔夫从水里爬了出来，面对猪崽子站着，思量着这个不寻常的问题。

猪崽子坚持问道：

“这是个岛，是吗？”

“我爬上过山岩，”拉尔夫慢吞吞地回答，“我想这是个岛。”

“他们死光了，”猪崽子说，“而这又是个岛。绝没人会知道咱们在这儿。你爸爸不会知道，肯定谁也不会知道——”

他的嘴唇微微地颤动着，眼镜也因雾气而模糊不清。

“咱们将呆在这儿等死的。”

随着这个“死”字，暑热仿佛越来越厉害，热得逼人。环礁湖也以令人目眩的灿烂袭击着他们。

“我去拿衣服，”拉尔夫咕哝地说。“在那儿。”他忍着骄阳的毒焰，小步跑过沙滩，横穿过高出沙滩的平台，找到了他东一件西一件的衣服，觉得再穿上灰衬衫倒有一种说不出的惬意。随后他又爬上平台的边缘，在绿荫里找了根适当的树干就坐下了。猪崽子吃力地爬了上来，手臂下夹着他的大部分衣服，又小心翼翼地坐在一根倒下的树干上，靠近朝向环礁湖的小峭壁；湖水交错的反射光在他身上不停地晃动。

一会儿猪崽子又说开了：

“咱们得找找别人。咱们该干点事。”

拉尔夫一声不吭。这儿是座珊瑚岛。他避开了毒日的煎熬，也不管猪崽子那带凶兆的嘟哝，还做着自己快乐的梦。

猪崽子仍顺着自己的话题往下说：

“咱们有多少人在这儿？”

拉尔夫走上前去，站在猪崽子身旁回答：

“我不知道。”

在暑热烟霭的下面，一阵阵微风拂过亮光闪闪的水面。微风吹到平台时，棕榈叶片发出簌簌的低吟，于是，模糊的太阳光斑就在他俩身上浮掠而过，像明亮的带翅膀的小东西在树阴里晃动。

猪崽子仰望着拉尔夫。后者脸上的阴影全反了；上半部是绿茵茵的，下半部由于环礁湖的反映，变得亮闪闪的。一道耀眼的阳光正抹过他的头发。

“咱们总该干点事吧。”

拉尔夫对他视若无睹。一个想象中存在而从未得到充分实现的地方，终于在这儿一跃而为活生生的现实了。拉尔夫快活极了，笑得合不拢嘴，猪崽子却把这一笑当作是对他的赏识，也满意地笑起来。

“假如这真是个岛——”

“那又怎么样呢？”

拉尔夫止住了微笑，用手指着环礁湖。在海蕨草中有个深米色的东西。

“一块石头。”

“不，一个贝壳。”

忽然，猪崽子高兴起来；他兴奋得倒也并不过分。

“对。这是个贝壳。我以前见过像这样一个。在人家的后屋墙上。那人叫它海螺。他常吹，一吹他妈妈就来了。那东西可值钱哩——”

靠拉尔夫的手肘边，有一棵小棕榈树苗倾斜到环礁湖上。由于它本身的重量，小树苗已经从贫瘠的泥土中拖出了一团泥块，它很快就要倒下了。拉尔夫拔出细树干，在水里拨弄起来，五颜六色的鱼东窜西逃。猪崽子的身子倾斜着，看上去很不稳。

“当心！要断了——”

“闭嘴。”

拉尔夫心不在焉地说着。贝壳有趣、好看、是个有价值的玩意儿；拉尔夫好像在做一个白日梦，梦中生动的幻象萦绕在他和猪崽子之间，可猪崽子并非他梦境中的人物。他用弯曲的棕榈树苗把贝壳推出了海藻，再用一只手当作支点支撑住树枝，另一只手往下压细树苗的一端，直到把贝壳挑了上来，水滴滴答答地往下直淌，猪崽子一把抓住海螺。

此刻海螺不再是一个可望而不可即的东西了，拉尔夫也变得激动起来。猪崽子唠唠叨叨地说：

“——海螺；可真贵。我敢打赌，你要买个海螺，就得花好多、好多、好多的钱——那人把海螺挂在花园围墙上，我姨妈——”

拉尔夫从猪崽子手里接过贝壳，一些水顺他的手臂流下。贝壳是深米色的，散布着淡淡的粉红斑点。在磨出一个小孔的贝壳尖和粉红色的贝壳嘴当中，壳体长约十八英寸，略呈螺旋状，表面还有精巧的凸纹。拉尔夫把壳内深处的沙子摇晃出来。

“——像头奶牛哞哞叫，”猪崽子说。“他还有些白石子，还有一只养着绿鹦鹉的鸟笼。当然，他不会去吹那些石子，他说——”

猪崽子停下来喘了口气，摸摸拉尔夫手里那个闪光的东西。

“拉尔夫！”

拉尔夫抬起头来。

“咱们可以吹这个来召人开会。他们听见了会来的——”

他笑看着拉尔夫。

“这不就是你的意思吗？你从水里捞起这只海螺就为这缘故吧？”

拉尔夫把金黄的头发往后一撩。

“你那朋友怎么吹海螺的？”

“他吹起来有点像吐唾沫似的，”猪崽子说。“我姨妈不让我吹，因为我有气喘病。他说你从下面这儿使劲往贝壳里吹。”猪崽子把一只手放到他那突出的小肚子上。“你试试看，拉尔夫。会把别人召来的。”

拉尔夫半信半疑，他把贝壳小的一头抵在嘴上吹起来。从贝壳嘴里冲出一阵急促的声音，可再没别的了。拉尔夫擦去嘴唇上的咸水，又试吹起来，但贝壳里仍然没有一点声音出来。

“他吹起来有点像吐唾沫似的。”

拉尔夫噘起嘴往里鼓气，贝壳呜地冒出一种低沉的、放屁似的声音。这下子可把两个男孩逗乐了，在一阵阵哈哈的笑声之中拉尔夫又使劲吹了几分钟。

“他从下面这儿使劲吹。”

拉尔夫这才抓住了要点，运用横膈膜的气往贝壳里猛送。霎时那东西就响了。一种低沉而又刺耳的声音在掌心中嗡嗡作响，随后穿透杂乱无章的林海，到粉红色的花岗岩山才发出回声。成群的鸟儿从树梢上惊起，下层的林丛中则有什么动物在吱吱乱叫乱跑。

拉尔夫把贝壳从嘴边拿开。

“天哪！”

听过海螺刺耳的声音后，他那平常的讲话声再听起来就像是悄声细语。他把海螺顶住嘴唇，深吸一口，又吹了一下。螺声再次嗡嗡作响，然后随着他越来越使劲，声音碰巧升高了一个八度，比刚才吹的一次更加刺耳。猪崽子哇哇地高喊，面带喜色，眼镜闪闪发亮。鸟儿在惊叫，小动物在急促地四散奔逃。拉尔夫接不上气了，海螺的声音又跌下了八度，变成一股低沉的呜呜气流[5]。

海螺沉默了，就像一支闪烁的獠牙；拉尔夫的脸由于接不上气而灰暗无光，岛的上空充满了鸟儿的惊叫声以及各种回声。

“我敢打赌，你在几英里外都听得见。”

拉尔夫喘过气，又吹了一连串短促的强音。

猪崽子欢叫起来：“来了一个！”

沿海滩约一百码的棕榈树林里冒出了一个男孩子。他六岁上下，身体结实、头发金黄、衣衫褴褛，面孔则被黏糊糊的野果浆汁涂得一

塌糊涂。为了某种显而易见的目的，他把裤子脱了下来，现在刚拉上一半。他从长着棕榈树的斜坡跳进沙滩，裤子又落到脚踝上；他一步步地走出沙滩，小步跑到平台。猪崽子在他上来的时候帮了把忙。与此同时，拉尔夫继续猛吹海螺，吹到林中响起了许多小孩的声音。小男孩朝拉尔夫面前一蹲，快活地仰起头来直望着拉尔夫。等到他肯定地知道他们将一道干点事情时，才流露出一种心满意足的神态，并把他唯一还算干净的指头，一只肉色的大拇指，放进了嘴巴。

猪崽子向他弯下腰去。

“你叫什么名字？”

“约翰尼。”

猪崽子喃喃自语着这个名字，随后大声地说给拉尔夫听，而后者毫无兴趣，因为他还在使劲地吹海螺。拉尔夫紫涨着脸，为吹出这种巨大的声响而兴奋至极，他的心似乎跳得连敞开的衬衫也在颤动。森林中有片呼喊声越来越近。

海滩上此刻出现了一派生机勃勃的迹象。左右伸展开达几英里长、在暑热烟霭底下震颤着的沙滩上，时隐时现着许多人影；一群男孩子经过烫人而无声的海滩，正朝平台赶来。三个不比约翰尼大的小孩子从近得令人吃惊的地方突地冒了出来。他们方才一直在森林里狼吞虎咽地大嚼野果。一个肤色黝黑、不比猪崽子小多少的孩子，拨开一处矮灌木林丛钻出来，走到了平台上，愉快地朝大伙儿笑笑。越来越多的孩子们赶来了。他们从天真的约翰尼身上得到启示，坐等在倒下的棕榈树干上。拉尔夫继续不停地猛吹出短促又刺耳的海螺声。猪崽子则在人群中东走西跑，问名问姓并皱眉蹙额地记着这些名字。孩子们服从猪崽子，就像过去无条件服从带话筒的大人。有些孩子光着身子，提着衣服；还有些半裸着身子，或者多少穿点衣服；有穿各种学校制服：灰色、蓝色、浅黄色的；有穿茄克衫或线衫的；有穿着彩条纹袜子和紧身上衣的；还有戴着各种徽章，甚至格言牌的。在绿阴里横卧着的树干之上，人头济济，头发有褐色的、金黄的、黑色的、栗色的、淡茶色的、鼠灰色的；都在那儿窃窃私语，都睁大着眼睛观察着拉尔夫，猜测着某种事情正在进行。

沿着海滩单独地、或三三两两地走来的孩子，越过暑热烟霭至附近沙滩的交接部分就一跃而变得清晰可见。在这儿，孩子们的眼光先

被一个在沙滩上舞动着的、黑黑的、蝙蝠样的东西吸引住了，随后才察觉到这之上的身体。原来蝙蝠样的东西是一个孩子的身影，由于垂直的阳光照射而在杂乱的脚步之中缩成的一块斑影。就是当拉尔夫在吹海螺时，他也注意到了最后两个随飘动的黑斑影到达平台的身体。两个脑袋尖尖、长着短麻屑似的头发的男孩，像狗似的趴倒在拉尔夫面前，躺在那里气喘吁吁地露齿而笑。他们俩是双胞胎，长得非常相像，此刻正微笑着；孩子们见了大吃一惊，简直难以相信自己的眼睛。双胞胎一块儿呼气吸气，一块儿咧嘴而笑，矮小结实，生气勃勃。他们俩朝拉尔夫抬起湿润的嘴唇。似乎是因为身上皮肤不够，所以他们的侧影显得模糊、嘴巴张得挺大。猪崽子朝他们弯下身子，他亮闪闪的眼镜对着他们，在阵阵的海螺声中重复着他们两人的名字。

“萨姆埃里克，萨姆埃里克[6]。”

猪崽子一时给弄糊涂了；双胞胎晃着脑袋，指来点去，大伙儿哈哈大笑。

拉尔夫终于停住不吹了，坐在那儿，一只手提着海螺，脑袋低垂在膝盖上。海螺的回声消失了，随后笑声也消失了，一片静谧。

在海滩钻石般闪烁的烟霭中某种黑乎乎的东西正在摸索前来。拉尔夫一眼先见，他注视着，他全神贯注的眼光渐渐把所有孩子的眼光都吸引到那个方向。接着那个东西从烟霭中走到了清晰的沙滩上，这下孩子们才看到黑乎乎的并不全是阴影，却大多是衣服。那东西是一队男孩，他们穿着令人陌生的古怪衣服，排成并列的两行，迈着整齐的步子。他们手里拿着短裤、衬衫，提着各种衣服；但每个男孩都头戴一顶带银色帽徽的黑方帽。他们的身体从喉咙到脚跟都裹在黑斗篷里，左胸前还佩着一个长长的、银色的十字架，每个人的颈部都装饰着丑角服装上用的叠花边领。热带的暑热，翻山越岭，寻找食物，此刻再加上沿着光线强烈得令人目眩的海滩这次大汗淋漓的行军，使他们的皮肤红得就像刚洗过的梅子。管他们的一个男孩穿着一样，不过他的帽徽是金色的。这支队伍离平台约十码远时，他一声令下，队伍停住，在赤热的阳光下他们个个气喘吁吁，汗如雨下，东摇西晃。这个男孩独自往前走来，斗篷轻扬，一跃而上平台，此刻他眼前几乎是一片漆黑，但他仍盯着前面看。

“带喇叭的大人在哪儿？”

拉尔夫觉察到他的眼睛被太阳照得看不清东西，回答道：

“这儿没带喇叭的大人。只有我。”

这男孩走近一点，眼光向下，盯着拉尔夫，同时皱起面孔。看见了一个膝盖上搁着深米色贝壳的金发男孩，这似乎并没有使他满足。他麻利地转过身来，黑斗篷兜着圈圈。

“那么，有没有船呢？”

在拂动着的斗篷里显出他是个大身架的瘦高个儿：黑帽子下露出红头发。他脸上长着鸡皮疙瘩和雀斑，长相难看，但并不带傻样。两只浅蓝色的眼睛向前看着，此刻虽有点沮丧，但又露出正要发怒的样子，或者说随时准备发怒的样子。

“这儿没大人喽？”

拉尔夫在他背后回答：

“没有，可我们正开会呢。来参加吧。”

穿斗篷的男孩们挤得紧紧的队列散了开来。高个子的男孩对他们喊道：

“合唱队[7]！立正！”

队员们服从了，但他们疲惫不堪，挤在一起排成一个队列，在阳光下站在那里摇来晃去。其中也有一些开始小声抱怨起来：

“可是，梅瑞狄。请问，梅瑞狄……我们可不可以……？”

就在那时，一个男孩突然噗地一声合脸倒在沙滩上，队伍一下子乱了套。他们把摔倒在地的男孩抬到平台上，让他躺下。梅瑞狄瞪着眼，无可奈何地说：

“那好吧。坐下。由他去。”

“可是，梅瑞狄。”

“他老是晕倒，”梅瑞狄说，“在直布罗陀晕倒；在亚的斯亚贝巴晕倒；而且在晨祷时还晕倒在指挥身上呢。”

这最后一句行话引起了合唱队员的一阵窃笑，他们像一群黑鸟似的栖息在横七竖八的树干上，很感兴趣地观察着拉尔夫。猪崽子没敢再问名字。这种整齐划一所产生的优越感，还有梅瑞狄口气中毫不客气的权威性，把他给镇住了。他畏畏缩缩地退到拉尔夫的另一边，拨弄起自己的眼镜。

梅瑞狄转向拉尔夫。

“一个大人也没有吗？”

“没有。”

梅瑞狄坐在树干上环顾着四周。

“那么我们只好自己料理自己的事情了。”

在拉尔夫的另一边感到安全了一点的猪崽子怯生生地说道：

“就为这，拉尔夫才召开这个会，来决定我们该怎么办。我们已经晓得了一些名字。那是约翰尼。那两个——他们是双胞胎，萨姆和埃里克。哪个是埃里克——？你？不——你是萨姆——”

“我是萨姆——”

“我是埃里克。”

“最好大家报报名字，”拉尔夫说道，“我叫拉尔夫。”

“我们已经知道大部分人的名字了，”猪崽子说。“刚知道这些名字。”

“小孩儿的名字，”梅瑞狄说。“为什么偏要叫我杰克？我叫梅瑞狄。”

拉尔夫很快地朝他转过身来。听得出这是一种自己会拿主意的口气。

“还有，”猪崽子继续说道，“那个男孩——我忘了——”

“你够啰嗦了。”杰克·梅瑞狄说。“闭嘴，胖子。”

一阵大笑。

“他可不叫胖子，”拉尔夫喊道，“他名叫猪崽子！”

“猪崽子！”

“猪崽子哟！”

“嗬，猪崽子哟！”

响起了暴风雨般的笑声，甚至连最小的孩子也在笑。片刻之间除猪崽子以外，其他男孩子们都连成一气，猪崽子脸色通红，耷拉着脑袋，又擦起眼镜来。

笑声总算平息了下去，又继续点名。在合唱队的男孩里一直粗俗地龇牙咧嘴的那个是莫里斯，他的个儿仅次于杰克。还有个谁也不认识的鬼头鬼脑的瘦个子男孩，他老一个人呆着，一副躲躲闪闪、偷偷摸摸的样子。他喃喃地说完他的名字是罗杰，又一声不吭了。还有比尔、罗伯特、哈罗德、亨利等等；才晕倒过，现在靠着一根棕榈树干

坐着的那个合唱队男孩，脸色苍白地朝拉尔夫微笑，说自己叫西蒙。

杰克说话了。

“咱们该想定一个办法，想想怎么才能得救。”

一阵嘁嘁喳喳之声。一个叫亨利的小男孩说他要回家。

“住口，”拉尔夫漫不经心地说着。他举起海螺。“我觉得该有个头儿来对某些事情下决定。”

“一个头儿！一个头儿！”

“我该当头儿，”杰克骄矜地说，“因为我是合唱队的领唱，又是领头的。我会唱升C调。”

又是一阵闹哄哄的声音。

“那好吧，”杰克说，“我——”

他踌躇不定了。后来那个叫罗杰的、黑黝黝的男孩动弹一下，讲话了。

“大伙儿投票表决。”

“对呀！”

“选一个头儿！”

“大伙儿选——”

这场选举的游戏几乎像海螺那样令人开心。杰克开始反对，但是希望有个头的要求已经变成一场选举，而且拉尔夫本人也大声表示赞同。没有一个男孩能找得出充分的理由来解释这种现象；猪崽子感到情况已经明摆在那里，头头非杰克莫属。然而，拉尔夫坐在那里，身上有着某种镇定自若的风度，与众不同：他有那样的身材，外貌也很吸引人；而最最说不清的，或许也是最强有力的，那就是海螺。他是吹过海螺的人，现正在平台上坐等着大家选他，膝盖上安安稳稳地搁着那碰不起的东西，他就是跟大家不同。

“选那个有贝壳的。”

“拉尔夫！拉尔夫！”

“让那个有喇叭似的玩意儿的人当头。”

拉尔夫举起一手以示安静。

“好了。谁要杰克当头？”

合唱队以一种沉闷的服从举起了手。

“谁要我当？”

除合唱队、猪崽子以外，其余的人都立刻举起了手。随后猪崽子也勉强举起了手。

拉尔夫点着数。

“那我当选头头了。”

孩子们鼓起掌来，甚至连合唱队员也拍起手来；杰克恼羞成怒，脸红得连雀斑都看不见了。他刷地站立起来，接着又改变主意坐下；与此同时，闹哄哄的声音仍在继续。拉尔夫瞧着杰克，急于表示点意思。

“合唱队归你，当然。”

“他们确能组成一支队伍——”

“或当猎手——”

“他们可以当——”

杰克红涨的脸色渐渐恢复了正常。拉尔夫又挥手示意安静。

“杰克负责管合唱队。他们可以当——你要他们当什么？”

“猎手。”

杰克和拉尔夫互相微笑着，两人都带着一种羞怯的好感。其余的男孩迫不及待地讲起话来。

杰克站起身。

“好了，合唱队，脱掉你们的外套。”

就像下课一样，合唱队的男孩子一立而起，一面叽叽喳喳地说着话，一面把黑斗篷堆在草地上。杰克把自己的衣服往拉尔夫身旁的树干上一撂。满是汗水的灰短裤紧贴在他身上。拉尔夫不无钦佩地看看他们，杰克注意到了拉尔夫的眼光，解释道：

“刚才我正要爬过那座小山，想知道四周有水围着没有。可你的海螺声把我们给召来了。”

拉尔夫微笑着，他举起海螺以示安静。

“大伙儿听着。我得有时间把事情好好想想。我没法对一件事情立刻决定该怎么办。如果这不是个岛，咱们可能马上就会得救。所以咱们得决定这是不是一个岛。大家都必须呆在这儿附近，别走开。我们三个——要去多了就会把事情搞糟，还会互相丢失——我们三个先去摸摸底，把事情弄弄清楚。我去，还有杰克，还有，还有……”

他环顾着四周一张张急切的面孔。挑选的余地很大。

“还有西蒙。”

西蒙周围的男孩吃吃地笑了，于是他站起来，也微微笑了。西蒙因发晕而苍白的脸色已恢复了正常，不难看出，他虽瘦小，却是个挺精神的小男孩。从披散下来的、又黑又粗又乱的头发下露出炯炯的目光。

他朝拉尔夫点点头。

“我去。”

“还有我——”

杰克嗖地从身后的刀鞘里拔出了一把相当大的刀子，一下子捅进了树干。响起了一阵窃窃私语声，随后又平静下来。

猪崽子嚷嚷道：

“我也要去。”

拉尔夫向他转过身去。

“这种事你干不了。”

“我反正要去——”

“我们用不着你，”杰克直截了当地说。“三个尽够了。”

猪崽子的眼镜一闪一亮。

“他刚找到海螺那阵子我就跟他在一起。我早就跟他在一块儿，比谁都早。”

杰克和别的孩子们对这点毫不理会。眼下大伙儿已经散开。拉尔夫、杰克和西蒙从平台上一跃而下，沿着沙滩走过洗澡的水潭。猪崽子跌跌撞撞地紧跟在他们身后。

“要是西蒙在咱俩当中走，”拉尔夫说道，“那咱们就可以在他头顶上讲话。”

三个孩子加快了脚步。这就使得西蒙不得不时时加快步子跟上他们。不一会儿拉尔夫停住脚转身看看猪崽子。

“瞧。”

杰克和西蒙装作什么也没注意到，继续赶路。

“你不能来。”

猪崽子的眼镜又蒙上了一层雾气——这回还带着一种蒙羞受辱的感觉。

“你告诉了他们。我说了以后还告诉他们。”

他满脸通红，嘴巴颤动着。

“我说过我不要——”

“你到底在说什么呀？”

“关于称呼我猪崽子的事。我说过只要他们不叫我猪崽子，别的我就不在乎；我还说别告诉人，后来你就一下子说了出去——”

两个孩子都不响了。拉尔夫恍然大悟地瞧着猪崽子，看出他的感情受到伤害，正气得要命。拉尔夫犹豫不决，到底是道歉一声好，还是干脆火上浇油。

“叫你猪崽子总比叫胖子好，”拉尔夫最后说，带着一种真正领导派头的直率说道，“不管怎么样，要是你感到不高兴，我为此而抱歉。好了，回去吧，猪崽子，去点名。那是你的活儿。回头见。”

拉尔夫转身去追另外两个。猪崽子停住脚，双颊上的怒容慢慢地消失了。他往后朝平台方向走去。

三个男孩在沙滩上轻快地走着。海潮平平，一长条布满海藻的海滩坚硬得几乎像条路。孩子们感觉到一种魅力扩展到他们和周围景色之上，为此兴高采烈。他们互相顾盼，大声嬉笑，说个不停，可谁也没有把别人的话听进去。气氛明朗而欢快。拉尔夫面临着对所有这一切作出解释的任务，他来了个拿大顶，又倒了过来。三个孩子刚笑完，西蒙怯生生地触触拉尔夫的手臂；他们又禁不住笑起来。

“前进，”杰克跟着说，“咱们是探险家。”

“咱们要走到岛的尽头，”拉尔夫说道，“到岛角上去转转看。”

“假如这是个岛——”

时近傍晚，烟雾逐渐地散开去。岛的尽头他们看得清清楚楚，在形状和感觉上都并不出奇。那是一个普普通通的方方的混杂地形，在环礁湖里还坐落着一大块巨石。海鸟正在上头营窝作巢。

“正像一层糖霜，”拉尔夫说，“在粉红色的蛋糕上的糖霜。”

“这个角落没啥转头，”杰克说，“因为根本没有一块大岩石，只有个弧形地段——而且，你们还看得到，山岩乱极了——”

拉尔夫用手遮着太阳光，眼光随着一片巉岩——沿山向上的高高低低的轮廓望去。这一部分的海滩比他们见过的其他部分都更靠近山。

“咱们从这儿爬试试看，”他说。“我倒是认为从这条路上山最方

便。这儿丛林植物少点；粉红色的岩石较多。来吧。”

三个男孩开始向上登攀。不知是什么力量把一路上的山石扭曲砸碎，它们七歪八倒，常常是你堆我叠地垒作一团。这山岩最常见的特征是：在一个粉红岩石的峭壁顶上还盖着一大块歪斜的巨石；而在这之上又接二连三地压着石头，直至这一片粉红色的山岩形成一整块，保持着平衡，这一整块岩石穿过迷魂阵似的森林藤蔓凸向晴空。在粉红色的峭壁拔地而起的地方，有不少狭窄的小径逶迤而上。这些小径深陷在一片植物世界之中，孩子们可以面对山岩侧身沿着小径爬上去。

“这种小径是什么东西搞出来的呢？”

杰克停了一下，擦着脸上的汗水。拉尔夫站在他身旁，上气不接下气。

“是人吗？”

杰克摇摇头。

“是动物。”

拉尔夫直盯着黑洞洞的树底下。森林微微地颤动着。

“继续往前走。”

困难倒不在于沿着崎岖的山脊向上登攀，而在于不时地要穿越矮灌木林丛到达新的小路。在这儿，无数藤蔓的根茎紧缠在一起，孩子们不得不像穿针引线似的在其中前进。除开褐色的地面和偶尔透过树叶闪现的阳光，他们唯一的向导就是山坡的倾斜趋势：看那些四周长满粗大藤蔓的洞穴，是不是这一个高于那一个。

孩子们渐渐地、想方设法地向上攀爬着。

他们陷在这些乱糟糟的缠绕植物之中，在可以说是最困难的时候，拉尔夫目光闪闪地回顾着另两个。

“真带劲。”

“好极了。”

“没话说。”

他们并没有显而易见的理由该这样高兴。三个人全都热得要死、脏得要命、筋疲力尽。拉尔夫身上给划得一塌糊涂。藤蔓有大腿那么粗，缠绕在一起，仅留有很小的间隙，只好钻过去。拉尔夫试着叫了几声，他们所听到的只是低沉的回音。

“这才是真正的探险。”杰克说道。“我敢打赌，以前这儿准没人来过。”

“咱们该画张地图，”拉尔夫说，“可就是没纸。”

“咱们可以往树皮上划，”西蒙说道，“再使劲把黑的东西往里嵌。”

在暗淡的光线中，三人眨着亮闪闪的眼睛，进行着严肃的交流。

“真带劲。”

“好极了。”

这儿可没地方拿大顶了。这次拉尔夫表达激情的方式是装作要把西蒙撞倒；一会儿他们就在幽暗的树丛底下喘着粗气，乐成一团。

互相分开以后，拉尔夫先开了口。

“得再走喽。”

从藤蔓和树丛出去，下一个粉红色的花岗岩峭壁还在前面，离这儿隔着一段路，因而孩子们可以沿着小路小步往上跑。这条小路又通向更开阔的森林，他们得以在这当中瞥见一望无际的大海。骄阳毫无遮拦地照在小路上，阳光晒干了在黑暗和潮湿的暑热中浸透了他们衣服的汗水。通向山巅的最后一段路看上去就像在粉红岩石上的蔓草，蜿蜒而上，却不再投入黑暗之中。孩子们择路穿越狭隘的山路，翻过碎石砂砾的陡坡。

“瞧哪！瞧哪！”

在岛的这一端的高处，四散的岩石隆起着，有的像草垛，有的像烟囱。杰克依傍着的那块大石头一推就动，发出刺耳的轧轧声。

“前进——”

但不是“前进”到山顶去。突击顶峰还必须留待三个孩子接受如下的挑战以后：前面横着一块像小汽车那样大的岩石。

“嗨哟！”

岩石摇来摇去，跟上了节拍。

“嗨哟！”

摆动的幅度增大了，越来越大，直到逼近能维持平衡的临界点——来一下——再来一下——

“嗨哟！”

那块大石头在一个支点上摇动，晃晃荡荡，决然一去不返，它越

过空中，摔下去，撞击着，翻着筋斗，在空中蹦跳着，发出深沉的嗡嗡声，在森林的翠顶上轰地砸出一个大洞。回声四起，鸟儿惊飞，那儿弥漫着白色的、粉红色的尘灰。远处再下面的森林震颤着，仿佛有一个发怒的恶魔经过，然后海岛又平静下来。

“真带劲！”

“真像一颗炸弹！”

“喂——啊——呜！”

他们足有好几分钟沉浸在胜利的喜悦之中。终于又离开这地方朝前走。

通向山顶的路之后就容易了。当他们离山顶还有最后一段路时，拉尔夫在原地停了下来。

“天哪！”

他们正处在山侧的一个圆山谷边上，确切点说是半圆的山谷边上。这儿开满了蓝蓝的野花——一种岩生植物；溢流顺着口子垂荡下去，水沫乱溅地落到森林的翠顶上。空中满是翩翩飞舞，忽上忽下的各种彩蝶。

从圆山谷再往前一点就是方方的山头，不一会儿他们就已站在山顶上了。

在登上山顶以前他们就猜到了这是个岛：因为在粉红色的岩石中向上爬时，两侧都是大海，高处的空气极其明澈，孩子们凭某种本能就意识到四面都是大海。可他们感到，似乎等站到山顶上，并可以看到圆环状的海平线时，再来下这个最后的结论更合适些。

拉尔夫回头对另两个说：

“这个岛是属于咱们的。”

海岛有点儿像船：他们所立之处地势隆起，他们身后参差不齐的地形下延到海岸。两边都是各种各样的岩石、峭壁、树梢，山坡很陡；正前方，在船身的范围之内，地形下降的坡度稍稍缓和一些，遍地覆盖着绿树，有的地方露出粉红色的岩石；再过去是岛上平坦而浓绿的丛林，延伸下去，最后以一块粉红色的岩石而告终。就在这个岛渐渐消失在海水的地方，有着另外一个岛：几乎是同海岛分开的一块像城堡似的岩石矗立着，隔着绿色的海面与孩子们相对，像一个险阻的粉红岩石的棱堡。

孩子们俯瞰着这所有的一切，随后放眼大海。他们站得高高的；下午已经过去，而景象仍很清晰，并没有受到烟霭的干扰。

“那是礁石呢。一座珊瑚礁。我见过这样的图片。”

这礁石从两、三个方向环绕着小岛，它们位于一英里之外的海中，跟现在被孩子们看作是他们的海滩相平行。珊瑚礁在海中乱散着，就好像一个巨人曾弯腰要为海岛的轮廓划一条流动的白粉线，可还没来得及划好就因累而作罢。礁石内侧：海水绚烂、暗礁林立、海藻丛生，就像水族馆里的生态展览一样。礁石外侧是湛蓝的大海。海潮滚滚，礁石那边拖着长长的银白色的浪花泡沫，刹那间他们仿佛感到大船正在稳稳地后退着。

杰克指着下面。

“那是咱们登陆的地方啊。”

在瀑布和峭壁之外，树林中有一道明显的缺口：那是断树残干，往后延伸，在孤岩和大海之间只剩下一抹棕榈。也正在那儿，突入环礁湖的是那块高出的平台，周围有小虫似的人影在动来动去。

拉尔夫从他们所站的平地朝斜坡方向往下看去，约略看到一条曲折的线，那是一条溪谷，它穿过野花，盘旋直下到一块岩石，孤岩就从那里开始。

“这条路回去最快。”

孩子们眼睛闪闪发亮，兴奋得合不拢嘴，他们凯旋了，品尝着占有的欢乐。他们精神振奋，全是好朋友。

“没有村烟，也没有船只，”拉尔夫聪明地说。“咱们以后会吃准这点；可我认为这个岛没人住。”

“咱们要找吃的，”杰克叫道。“打猎。抓猎物……等到有人找到咱们为止。”

西蒙瞧瞧他们俩，什么也没说，可一个劲地直点头，弄得黑头发前后乱甩：他脸上容光焕发。

拉尔夫俯瞰着没有礁石的另一个方向。

“还要陡呢，”杰克说。

拉尔夫用手做成一个倒放着的杯子的形状。

“那下面有一小片森林……山把那片森林抬高了。”

满山遍野都长着树木——各种野花和乔木。此刻森林骚动起来，

萧声阵阵，此起彼伏。附近成片的岩生野花拂动着，一会儿微风就带着凉意吹到了他们的脸上。

拉尔夫伸开双臂。

“全是咱们的。”

孩子们在山上欢笑着、翻着筋斗、大声嚷嚷。

“我饿了。”

西蒙一提起饿，别的孩子倒也感到了这点。

“走吧，”拉尔夫说道。“咱们已经弄清楚想要了解的事情了。”

他们翻过一道岩石斜坡，落到一片野花丛中，又在树木下找路前进。他们在那块地方停了下来，好奇地观察着四周的矮灌木丛。

西蒙先开了口。

“像蜡烛。蜡烛矮树。蜡烛花蕾。”

矮灌木丛是墨绿的常青树，芳香扑鼻，好多光滑的绿色花蕾叠着花瓣朝向阳光。杰克拿刀一砍，香沫四溅。

“蜡烛花蕾。”

“你又不能拿花蕾点燃，”拉尔夫说。“它们只是看上去像蜡烛。”

“绿蜡烛，”杰克鄙弃地说，“咱们又不能吃这些玩意儿。走吧。”

孩子们又开始进入密密的森林，他们拖着疲乏的步子扑通扑通地行走在一条小径上，突然听见一阵噪声——短促刺耳的尖叫声——以及蹄子在小路上沉重撞击之声。他们越往前推进，尖叫声越响，最后变成一阵阵声嘶力竭的狂叫。他们发现一头小野猪被厚厚的藤蔓所缠住，它恐怖万分，发疯似的朝四下挣扎着，发出持续的尖细的叫声。三个孩子冲上前去，杰克还拔出刀子挥舞起来。他在空中高举手臂。随后停了一下，一个间隙，小野猪继续狂叫，藤蔓在猛烈地抽动着，杰克粗骨骼的手臂挥来挥去、刀刃闪亮。这次不长的停顿使孩子们意识到要是小野猪向下冲去，力量是会很大的。接着小野猪挣脱了藤蔓，急忙奔进矮灌木林丛。只剩下孩子们面面相觑，看着那恐怖的地方。杰克的脸苍白得更衬出雀斑来。他觉察到自己还高举着刀子，便垂下手臂把刀身插入鞘内。一时他们全都羞愧地笑起来，又开始爬回原来的小径。

“我正在选地方，”杰克说。“我正等机会拿主意往哪儿下手。”

“你该用刀戳下去，”拉尔夫狂热地说道。“人们老是说杀猪的

事。”

“割猪的喉咙放血，”杰克说，“要不就吃不成肉。”

“那你为啥不——？”

孩子们很清楚他为啥没下手：因为没有一刀刺进活物的那种狠劲；因为受不住喷涌而出的那股鲜血。

“我正要，”杰克说。他走在头里，另两个看不到他的表情。“我正在找地方。下一回——！”

他一把从刀鞘里拔出刀子，猛地砍进一棵树的树干。下一回可不发善心了。他狂野地环顾着四周，挑战似的看看有谁反驳。随后他们一下跑进了阳光里，不一会儿就边忙着找东西吃，边顺着孤岩走向平台去开会了。

---

[1] 海洋上被珊瑚礁所包围的水面。

[2] 原文为the Home Counties，指伦敦附近各郡。

[3] 原文flinked，系作者所臆造的一个词。意谓flicker（摇曳），flick（轻弹声）和blink（闪烁）等词义的综合。

[4] 原文Piggy，意谓小猪。

[5] 原文wubber，系作者臆造，拟声。

[6] 即Sam and Eric（萨姆和埃里克）双胞胎两人名字的共同的简称。

[7] 原文choir，即教堂里的唱诗班。

第二章 山上之火

拉尔夫一吹完海螺，平台已挤得满满的。这次聚会跟上午举行过的那次不同。下午的阳光从平台的另一侧斜射进来，大多数孩子在感到灼人的阳光的威力时已经被晒得很厉害，他们穿上了自己的衣服。而合唱队，引人注目地不那么像一个团体，仍将斗篷扔在一边。

拉尔夫坐在一根倒下的树干上，左面朝着太阳。他的右面是合唱队的大多数成员；他的左面是这次疏散前互不相识的稍大的孩子；他的前面是蹲坐在草地上的小孩子们。

此刻静了下来。拉尔夫把带粉红斑点的米色贝壳提到自己的膝盖上，一阵突如其来的微风轻轻吹过平台。他吃不准站好还是坐好。他侧眼朝左面、朝洗澡的那个水潭方向瞧瞧。猪崽子就坐在身边，并没有给他出主意。

拉尔夫清清嗓子。

“那就这样吧。”

他随即发现自己能顺顺当当地说下去，解释清自己必须说的话。他一手捋捋自己金黄的头发，一面说道：

“我们在一个岛上。我们几个到过山顶，看到四面都是海水。我们没看到房子和炊烟，也没看到足迹、船只和人。我们是在一个没人居住的荒岛上，这岛上没别人。”

杰克插嘴说：

“我们得有一支队伍——去打猎。猎野猪——”

“对呀。这岛上有野猪。”

他们三人全都忙着试图转达一种感受，一种看到过肉色有生命的东西在藤蔓中挣扎的感受。

“我们看见——”

“吱喳乱叫——”

“它逃脱了——”

“我还没来得及下手——但是——下一回！”

杰克把刀猛劈进一枝树干，挑战似的朝四下瞧瞧。

会议又继续下去。

“大家知道，”拉尔夫说，“咱们需要有人去打猎、去弄肉。还有件事。”

他举起了膝盖上的贝壳，环顾着一张张光影斑驳的面孔。

“一个大人也没有。咱们只好自己照顾自己。”

会上一片唧唧喳喳，随之又静下来。

“还有件事。咱们不能许多人同时发言，必须像在学校里那样来个‘举手发言’。”

他把海螺举到面前，打量着海螺嘴。

“谁要发言我就给他拿海螺。”

“海螺？”

“这贝壳就叫海螺。我把海螺给下一个要发言的。他就拿着海螺说话。”

“可是——”

“瞧——”

“谁也不可以打断他的发言，我除外。”

杰克站起身。

“咱们要作些规定！”他激动地高叫道。“规定许多条！谁要是破坏这些条条——”

“喂——哦！”

“真带劲！”

“好啊！”

“干吧！”

拉尔夫感到有谁从他膝上拿起海螺。接着猪崽子站了起来，兜着那只米色的大贝壳站在那儿，欢叫声静了下去。杰克还站着，疑惑不定地瞥了拉尔夫一眼，后者却在笑嘻嘻地轻拍着一根圆木。杰克只好坐了下来。猪崽子一面取下眼镜朝衬衫上擦擦，一面眼睛眨巴眨巴地看着与会者。

“你们在妨碍拉尔夫。你们不让他抓住最重要的事情。”

他停顿一下以引起大家的重视。

“谁知道咱们在这儿？呃？”

“在飞机场会有人知道。”

“带喇叭那东西的大人——”

“我爸爸。”

猪崽子又戴上眼镜。

“没人知道咱们在什么地方，”猪崽子说道。他的脸色更加苍白，呼吸急促。“他们大概知道咱们要上哪儿；大概不知道。但是他们不知道咱们现在哪儿，因为咱们根本没到过目的地。”他张口结舌地瞧了大家一会儿，然后摇晃着身子坐下。拉尔夫从猪崽子手里接过了海螺。

“我打算说的就是这个，”他接着说，“当你们全都，全都……”他注视着大伙儿全神贯注的表情。“飞机被击落着火了。没人知道咱们在哪儿。咱们可能会在这儿呆老长时间。”

真是鸦雀无声，大家连猪崽子呼哧呼哧的呼吸声也能听见。阳光斜射进来，半个平台都铺满了金色的阳光。环礁湖上的轻风一阵紧接一阵，就像追逐着自己尾巴的小猫，夺路越过平台，窜进森林。拉尔夫把垂在前额上的一绺金发往后一捋。

“那咱们只好在这儿呆老长时间了。”

没人吱声。拉尔夫突然咧嘴笑起来。

“可这个岛真不赖啊。我们——杰克、西蒙和我——我们爬过山。这个岛好极了。有吃有喝的，还有——”

“各种山岩——”

“蓝蓝的野花——”

猪崽子有点儿恢复过来了，他指指拉尔夫手里的海螺，杰克和西蒙不响了。拉尔夫继续说道：

“咱们在岛上等的时候可以玩个痛快。”

他狂热地作着手势。

“就像在书里写的一模一样。”

一下就爆发出一阵喧嚷声。

“金银岛[1]——”

“燕子号人和亚马逊号人[2]——”

“珊瑚岛[3]——”

拉尔夫挥舞着海螺。

“这是咱们的岛。一个美好的岛。在大人找来之前，咱们可以在这儿尽情玩耍。”

杰克伸手拿了海螺。

“有野猪，”他说。“有吃的；沿那边过去的小溪里可以去洗澡——样样都不缺。还有人发现别的东西吗？”

他把海螺递还给拉尔夫，坐了下来。显然没人发现别的东西。

稍大的孩子们注意到了一个小孩意见相反。有群小孩怂恿他出来，可他不肯。这个小孩是个小不点儿，小得像只虾米，约摸六岁，一侧的面孔由于一块紫红的胎记而模糊不清。此刻他站着，被众目睽睽的眼光盯得不知所措，他用一只脚趾头往下钻弄着粗壮的野草。他嘟嘟哝哝，几乎要哭了出来。

别的小孩低声嘟哝着，可态度全挺严肃，他们把他推向拉尔夫。

“好吧，”拉尔夫说道，“那就来说吧。”

小男孩心慌意乱地四下张望着。

“快说吧！”

小男孩伸出双手去拿海螺，与会的孩子们大笑大嚷起来；他马上缩回双手，哭开了。

“让他拿海螺！”猪崽子喊道。“让他拿！”

拉尔夫示意他拿起了海螺，可随之一阵笑声淹没了小男孩的声音。猪崽子跪在他身边，一手按在大海螺上，听他讲，并向其余的人作出解释。

“他要知道你们打算拿蛇样的东西怎么办。”

拉尔夫笑了，别的孩子也跟着笑了。小男孩蜷曲着身体缩作一团。

“给我们讲讲蛇样的东西。”

“现在他说那是只小野兽。”

“小野兽？”

“蛇样的东西。好大好大。他见过。”

“在哪儿？”

“在林子里。”

不知是飘荡的微风，还是西下的夕阳，给树木底下带来了阵阵的凉意。孩子们感到了这点，骚动起来。

“在这么大小的岛上不可能有小野兽、蛇样的东西，”拉尔夫好心地解释道。“只有在大地方，要么像非洲、要么像印度，才找得到那

种东西。”

一阵喃喃细语声；接着是一阵庄重的点头。

“他说小野兽在黑暗中出来。”

“那他根本就看不见！”

一阵笑声、欢闹声。

“你们听见吗？他说在黑暗中看到了那东西——”

“他还是说见过小野兽。那东西来过又走了，后来又回来，要吃掉他——”

“他在做梦呢。”

哄堂大笑。拉尔夫环顾着四周，看着一张张面孔，寻求大家的赞同。大点的孩子们赞同拉尔夫；可小孩子中却有不少人表示疑惑，单靠推理式的保证可说不服他们。

“他准是做恶梦了。因为老在这些藤蔓中跌跌撞撞。”

更庄重的点头；孩子们知道恶梦是怎么回事。

“他说见过野兽、蛇样的东西。他问今晚它会不会再来。”

“可根本没小野兽呀！”

“他说在早上小野兽变成绳子样的东西挂在树枝上，不知道今儿晚上会不会再来。”

“可根本没有小野兽呀！”

此刻却一点笑声都没有了，大伙儿面容肃然地瞧着他。拉尔夫双手捋着头发，又好玩又恼怒地注视着这个小男孩。

杰克一把抢过海螺。

“当然拉尔夫说得对。没有蛇样的东西。但要是真有蛇我们就把它逮住干掉。我们正要去猎野猪，为大伙儿搞点肉。我们也要去打蛇呢——”

“可实在没有蛇呀！”

“我们去打猎时会搞清楚的。”

拉尔夫恼了，一时无法可想。他感到自己面对着某种不可捉摸的东西。而盯着他的眼睛又是那么样的全神贯注，毫无幽默感。

“可实在没有野兽呀！”

拉尔夫不知是什么力量从他内部涌上来迫使他又大声地强调这一点。

“可我告诉你们没有野兽！”

与会者默不吭声。

拉尔夫又举起海螺，他一想到自己接下去要说的话，心情又好了起来。

“现在咱们来讨论最重要的事情。我一直在考虑。就是在我们几个爬山时也在想。”他向另外两个会意地咧嘴笑笑。“刚才在海滩上也在想。我想的就是，咱们要玩，还要得救。”

与会者表示赞同的热情呼声像热浪那样冲击着他，他一时断了话头，想了想后又说：

“咱们要得救，当然咱们会得救。”

响起了一派喧闹声。这种只是出于拉尔夫的新的权威，并非有什么根据的直率的断论，却给大家带来了光明和欢乐。拉尔夫不得不挥舞海螺以示安静，让大伙儿继续听他说。

“我父亲在海军里。他说已经没什么岛屿是人们所不知道的了。他说女王有个大房间，里面全是地图，世界上所有的岛都画在那上面。所以女王一定会有这个岛的地图的。”

又响起了一片欢天喜地的声音。

“早晚会有船派到这儿。说不定还是我爸爸的船呢。大家等着，早晚咱们总会得救。”

他停顿一下，以示强调。与会者因他的话而产生一种安全感。他们本来就喜欢拉尔夫，而现在更尊敬他了。大伙儿自发地开始拍手叫好，一会儿平台上就响彻了掌声。拉尔夫一阵脸红，他侧眼看到猪崽子毫不掩饰的钦羡之情，而在另一侧看到杰克在嘻嘻地傻笑，表现他也知道怎么鼓掌。

拉尔夫挥挥海螺。

“停下！等一等！听我说！”

他在安静的气氛中得意扬扬地继续说道：

“还有件事。咱们有办法帮助他们找。船只经过岛的附近时，船上的人不一定会注意到咱们。因此必须在山顶上升起烟来。咱们一定要生堆火。”

“一堆火！生一堆火！”

一半孩子立刻站了起来。杰克在当中鼓噪着，也不记得拿海螺

了。

“来吧！跟我来！”

棕榈树下的一片空地充满了噪声，孩子们跑动起来。拉尔夫也站了起来，大叫安静，可没人听他。人群一下子都跑向岛的一端，一窝蜂地跑了——跟着杰克跑了。甚至连小小的孩子们也跑起来，踩着断枝落叶，使劲地跑着。留下拉尔夫拿着海螺，此外就只剩下了猪崽子。

猪崽子的呼吸几乎已经完全恢复正常。

“一群小孩儿！”他轻蔑地说。“一举一动真是像一群小孩儿！”

拉尔夫犹豫不决地看着猪崽子，把海螺搁到树干上。

“我打赌是吃茶点的时候了，”猪崽子说。“真不知他们跑到那山上去想干什么？”

他颇带敬意地抚摸着海螺，随后停下来抬头仰望。

“拉尔夫！嘿！你上哪儿？”

拉尔夫已经爬上了孤岩的第一层断裂面。他前面老长一段路都响着孩子们咔嚓咔嚓地踩着枝叶的声音和欢笑声。

猪崽子带着很不满的眼光看着他。

“像一群小孩儿——”

他叹了口气，弯下腰系紧鞋带。蜂拥而去的人群中的噪声随着他们上山而渐渐消逝。然后，猪崽子带着一种长者不得不跟上孩子愚蠢的胡闹而作出牺牲的表情，他捡起海螺，转向森林，开始择路翻过高低不平的孤岩。

山顶的另一侧之下有块平坦的森林。拉尔夫无意中又做了个倒放着的杯子的手势。

“那下面咱们要多少柴火就有多少。”

杰克点点头，用牙齿咬住下嘴唇。在山的较陡峭的一侧，在他们脚下约一百英尺处开始，有块地方好像已经特地设计好来放燃料似的。在潮湿的暑压之下，树木缺乏足够的泥土，没法长足，过早地倒下腐烂了：藤蔓盘缠，在底下托着枯树，新的树苗夺路而长。

杰克转向已经站好的合唱队。他们戴着的黑帽子滑向一侧，盖住一只耳朵，就像戴着贝雷帽。

“咱们要搞一个柴火堆。来吧。”

他们找出最恰当的下坡路，开始用力地拖拉枯树残枝。已到山顶的小孩子们也跟着滑了下来，除了猪崽子一人以外，人人都在忙碌。大多数的树木都已腐烂不堪，一拉就碎，木屑四飞，还有纷扬的树虱和烂物；可也有些树干被原根拉出来。双胞胎萨姆和埃里克先找到一根可能会是原根的圆木，但他们搬不动，拉尔夫、杰克、西蒙、罗杰和莫里斯也来插手帮忙。接着他们把那棵奇形怪状的枯树一点点抬到岩石上，把它往柴火堆上一倒。每一群孩子都多少加了点，柴火堆越来越高。又一个来回时拉尔夫发现自己正同杰克一块儿扛一根大树枝，他们俩分担着这个重物，不由互相咧嘴而笑。在微风中、在欢叫中、在斜射到高山上的阳光中，再次散发出一种魅力，散发出一种亲密无间、大胆冒险和令人满足的光辉，一种奇妙而无形的光辉。

“真有点吃不消。”

杰克露齿笑着回答：

“咱们俩能扛得动。”

他们俩一块儿竭力扛着树枝，摇摇晃晃地爬上了最后一段陡峭的山路。他们俩一块儿哼着一！二！三！把大树枝砰地扔到大柴火堆上。随后他们俩又洋溢着胜利的欢乐，欢笑着走回去，于是拉尔夫忍不住来了个拿大顶。在他们下面，孩子们仍在干着活，尽管有些小家伙已经没有兴趣，在这片新的森林里寻找起野果来。此刻双胞胎以令人意想不到的聪明，捧着一抱抱枯树叶爬上山来，把叶子倾倒在柴火堆上。感到柴火堆够高了，孩子们一个个都不再回去拿，他们站在粉红色的、嶙峋的山顶石之中。呼吸现在平静了，身上的汗水也干了。

拉尔夫和杰克互相瞅瞅，大伙儿都在他们边上干等着。他们俩滋生起一种惭愧的感觉，也不知道怎么来表示这种心情。

拉尔夫红涨着脸先开了口。

“你来怎么样？”

他清清嗓子继续说：

“你来点火好吗？”

于是尴尬的局面揭开了，杰克的脸也红了。他开始含糊不清地喃喃而语。

“你把两根树枝互相摩擦。你摩擦——”

他瞥了一下拉尔夫，拉尔夫却不打自供了无能，他脱口而出。

“谁有火柴吗？”

“你做张弓，旋动那枝箭取火，”罗杰说道。他搓手模仿着，“嘶嘶。嘶嘶。”

一阵微风吹过山来。随之而来的是穿着短裤和衬衫的猪崽子，他小心翼翼地从森林中费力地走了出来，夕照在他的眼镜上反射出一闪一闪的亮光。他胳膊下夹着海螺。

拉尔夫朝他喊道：

“猪崽子！你带火柴了吗？”

别的孩子跟着嚷嚷，山上一片嗡嗡响。猪崽子摇摇头，来到柴火堆旁。

“嗳呀！是你们搞了这么个大堆？是不是？”

杰克突然用手指着，说：

“他的眼镜——拿眼镜作聚光镜！”

猪崽子没来得及脱身就给团团围住了。

“嘿——放我走！”正当猪崽子发出恐怖的尖叫，杰克早一把从他脸上抢走了眼镜。“当心！还我眼镜！我都看不见了！你要把海螺给打碎了！”

拉尔夫用胳膊肘把他推向一边，跪在柴火堆旁。

“站开，别挡光。”

一阵推推拉拉，再加上瞎起劲的大叫大嚷。拉尔夫把眼镜片前前后后，上下左右地移来移去，夕阳的一道亮闪闪的白光落到一块烂木头上。几乎同时升起了一缕轻烟，呛得拉尔夫干咳起来。杰克也跪下轻轻地吹着，于是轻烟飘散开去，接着烟更浓了，终于出现了一小团火苗。在明亮的阳光下开始几乎看不见的火苗卷住了一根细树枝，火越来越大，闪现着灿灿的火光，又蹿上一根树枝，发出噼里啪啦的尖响的爆裂声。火苗越蹿越高，孩子们一片欢腾。

“我的眼镜！”猪崽子号叫着。“还我眼镜！”

拉尔夫从柴火堆旁站开一点，把眼镜塞到猪崽子摸索着的手里。猪崽子的声音慢慢变成了叽里咕噜的自怨自诉。

“弄得这么脏。我戴着连手都看不见——”

孩子们跳起了舞。柴火堆那么朽蚀不堪，现在像引燃物那么干

燥，金黄的火焰大口地吞没着一根根大树枝，熊熊的火苗蹿到二十英尺的空中摇来晃去。火堆近处，热浪逼人，微风吹过，带起一条火星。一根根树干在烈火中蜷缩为灰白的余烬。

拉尔夫叫喊道：

“再要柴火！大家全去找柴火！”

此刻生活变成了一场同火的竞赛，孩子们四散奔进了稍在高处一点的森林。要在山上保持一面迎风飘扬的美好的火之大旗已成当务之急，没一个人再顾得上别的。即使连最小的孩子们也拿来小片的木头投进火堆，除非被果子所吸引的。空气流动得稍快一些，成了一股轻风，因此下风头和上风头有了明显的界限。一头空气凉飕飕的，但另一头火堆中冲出灼人的热浪，一瞬间就能把头发都烘得拳曲起来。孩子们感到了习习晚风吹拂在湿漉漉的脸上，停下享受这股清凉，于是便发现自己已精疲力竭。他们扑倒在乱石堆中的阴影里。火苗迅速减弱下去；随后火堆渐渐坍下去了，内中不时地响起一种焦炭的轻轻的爆裂声，一大股火星往上直冲，倾斜开来，随风飘去。孩子们躺在地上，像狗似的喘着粗气。

拉尔夫把搁在前臂上的脑袋抬起来。

“没用啊。”

罗杰不住地往灼热的灰烬中呸呸吐着唾沫。

“你这是什么意思？”

“没有烟，只有火啊。”

猪崽子已经安安稳稳地坐在两块岩石当中，膝盖上放着海螺。

“咱们没生成火，”他说，“有什么用！像这样烧的火堆咱们又没法维持，再怎么试也不行。”

“胖子你太费心思啦，”杰克鄙视地说。“你只会干坐。”

“咱们用过他的眼镜，”西蒙边说，边用前臂擦擦黑污污的脸颊。“他那样也算帮了忙。”

“我拿着海螺，”猪崽子恼怒地说道。“你们让我发言！”

“海螺在山顶上不算数，”杰克说，“你还是闭嘴吧。”

“我手里拿着海螺。”

“放上青树枝，”莫里斯说道。“那是生烟的最好法子。”

“我拿着海螺——”

杰克恶狠狠地转脸说：

“你闭嘴！”

猪崽子蔫了。拉尔夫从他那儿拿过海螺，环顾了一下周围的孩子们。

“咱们得专门派人看管火堆。要是哪一天有船经过那儿，”——他挥臂指向笔直的海平线——“如果咱们有个点燃的信号，他们就会来带咱们走。还有件事。咱们该再作些规定。哪儿吹响海螺就在哪儿开会。山上这儿同下面那儿都一样。”

大伙儿都同意了。猪崽子张嘴要说，瞥见杰克的眼神，又闭口不言。杰克伸出手去拿海螺，他站起来，乌黑的手小心地捧着易碎的海螺。

“我同意拉尔夫说的。咱们必须有规定照着办。咱们毕竟不是野蛮人。咱们是英国人；英国人干哪样都干得最棒。所以咱们干哪样都得像个样。”

他转向拉尔夫。

“拉尔夫——我将把合唱队——我的猎手们拆散开来，也就是说——分成小组，我们负责看管生火堆的事——”

这样的慷慨大度引起了孩子们一阵喝彩之声，杰克因此咧嘴笑看着大家，随后挥动海螺以示安静。

“我们现在就让火烧完它。反正晚上有谁会看到烟呢？而且，我们只要喜欢，随便什么时候都可以再把它生起来。奥尔托斯——这星期你来管生火；下星期再增加到三个人——”

与会者庄重地一致同意。

“而且我们还要负责设一个观察哨。要是我们看到那儿有船，”——大伙儿顺着杰克臂骨粗突的手臂所指的方向望过去——“我们就把青树枝放上去。那时烟就更浓了。”

大家目不转睛地直盯着深蓝的海平线，似乎那儿随时都可能出现一个小小的船影。

西下的夕阳就像一滴燃烧着的金子，一点点滑向海平线。当阳光和温度趋弱之际，他们几乎同时觉察到了傍晚姗姗来临。

罗杰拿起海螺，神色沮丧地环顾着大伙儿。

“我一直盯着海看。连船的影子也没有。多半咱们压根儿别想得

救了。”

一阵嘁嘁喳喳的咕哝之声，然后又是一片静寂。拉尔夫取回了海螺。

“我以前说过咱们会得救的。咱们只要等着就行了。”

猪崽子勇敢地、怒气冲冲地拿过海螺。

“那就是我说的！我说过开会呀，还有别的事呀，可随后你们都要我住口——”

他的嗓门越来越响，变成了一种道德上的责问，变成了一种哀诉。大伙儿骚动起来，开始轰他下去。

“你们说要一个小火堆，结果给弄了个像干草堆那样的大堆。要是我说什么，”猪崽子以一种认识到无情现实的痛苦表情叫喊道，“你们就说住口住口，可要是杰克、莫里斯或西蒙——”

他愤激得说不下去，站在那里，眼光越过他们，俯视着山的冷漠的一侧，直看到他们刚才找到枯树残枝的那块美好的地方。随后猪崽子怪笑起来，大伙儿则沉默下去，惊诧地瞧着他那闪光的眼镜。他们顺着他那专注的眼光看去，想发现这带敌意的冷笑究竟是什么意思。

“你们确实有了小火堆呢。”

从枯死或将要枯死的树木上垂下的藤蔓中，正到处冒出烟来。他们看到，在一缕烟的底部出现了一闪一亮的火光，随后烟越冒越浓。小小的火苗在一株树干上颤动着，又悄悄地爬过簇叶和灌丛蔓延开去，火势在不断增强。一条火舌舔到另一根树干，像欢快的松鼠攀缘直上。烟正在扩大，它泄漏出来，滚滚朝外。火之松鼠借着风势，跃攀上一棵挺立的树木，又从上往下吞食着。在黑魆魆的树叶和浓烟形成的天盖之下，遍地的大火紧贴地面抓住森林张口吞噬。成片的黑黄色的浓烟不断地滚滚涌向大海。看着熊熊的烈焰，看着它不可抗拒地向前的势头，孩子们爆发出一阵阵尖叫声，一阵阵激动的欢呼声。火焰仿佛凶禽猛兽，像美洲豹似的腹部贴地匍匐前进，接着扑向一排桦树似的小树苗——密布在粉红色的岩石露头上的小树苗。大火扑闪着向当道的树木蔓延，树上的枝叶随火而化。火势中心的烈焰轻捷地跃过树木之间的间隙，然后摇曳而行，兀地一闪就点燃了一整排树木。孩子们欢呼雀跃，在他们的下面，四分之一平方英里的一块森林发狂似的冒着浓烟烈焰，十分凶恶可怕。一阵阵毕毕剥剥的火声汇成了似

乎要震撼山岳的擂鼓似的隆隆声。

“你们总算有了自己的小火堆。”

孩子们的情绪在低落下去，大家默不作声，他们对自己释放出的那种力量开始产生一种敬畏感，拉尔夫吃惊地意识到这一点。这种想法和惧怕使他勃然大怒。

“哼，住口！”

“我拿着海螺，”猪崽子以受到挫伤的口气说道。“我有权发言。”

大伙儿看着他，以一种对所看到的东西毫无兴趣的眼光看着他，他们竖起耳朵倾听着擂鼓似的隆隆火声。猪崽子胆怯地瞥一眼那可怕的大火，把海螺紧兜在怀里。

“现在只好让那林子烧光了。那可是咱们的柴火呢。”

他舔舔嘴唇。

“咱们什么法子也没有。咱们应该更当心一点。我真怕——”

杰克的视线移开火海。

“你老是怕呀怕呀。唷——胖子！”

“我拿着海螺，”猪崽子脸色苍白地说。他转向拉尔夫。“拉尔夫，我拿着海螺，是不是？”

拉尔夫勉强地转过身来，还留恋着既光彩夺目又令人畏惧的景象。

“怎么啦？”

“海螺。我有权发言。”

双胞胎一起咯咯地发笑。

“我们要烟火——”

“瞧哪——”

一股烟幕延伸出岛外达数英里之遥。除了猪崽子以外，所有的孩子都吃吃地笑开了；一下子他们又笑又叫，兴高采烈。

猪崽子冒火了。

“我拿着海螺！你们听着！咱们该做的头一件事就是在那下面，在海滩边造几间茅屋。夜里在那下面可冷呢。但拉尔夫刚说个‘火’字，你们就扯开嗓门儿，乱叫乱嚷地爬到这儿山上来。就像一帮小孩儿！”

大家听着他那激烈的长篇大论。

“要是你们不肯急事先办、合理行动，又怎么能盼望得救呢？”

他取下眼镜，作了个好像要放下海螺的姿势；但是大多数大孩子朝海螺突然一动又使猪崽子改变了主意。他把海螺往胳膊下一塞，又蹲伏到一块岩石上。

“后来你们又到这儿来搞了个根本没用的大篝火。这下可已经把整个岛都点着了。要是整个岛都烧个精光，才真是可笑哩！咱们不得不吃煮水果，还有烤猪肉。那可不是闹着玩的！你们说拉尔夫是个头，可又不给他时间多想想。随后他说了句什么，你们就哄地一下跑了，就像、就像——”

他停下喘了口气，大火正朝着他们咆哮。

“事情还没完呢。那些小孩儿们。那些小家伙[4]。谁理会他们了？谁知道咱们有多少人？”

拉尔夫突然朝前一迈。

“我早跟你讲过。我告诉你要造份名单！”

“我怎么能做得到呢，”猪崽子气愤地叫喊道，“全靠我一个人？他们待不了两分钟就跳到海里；要不就跑进森林；他们散得哪儿都是。我怎么能把他们的人和名字一一对上号呢？”

拉尔夫舔舔灰白的嘴唇。

“你就不知道咱们应该有多少人吗？”

“那些小东西像小虫子似的到处乱跑，我又怎么跟得上他们呢？后来你们三个就回来了，你一说要搞个火堆，他们全跑了开去，我根本就没有机会——”

“够了够了！”拉尔夫尖刻地叫着，一把夺回了海螺。“要是你不想干就干不成。”

“随后你们就来到山上，在这儿抢走了我的眼镜——”

杰克转身向他。

“你闭嘴！”

“——那些小东西正在下面那有火堆的地方逛来逛去。你怎么能担保他们现在就不在那儿？”

猪崽子站起来指指浓烟烈焰。孩子们一阵咕哝，又安静下来。猪崽子的神态显得有点异样，因为他正喘不过气来。

“那个小东西——”猪崽子气喘吁吁地说——“那个脸上带斑记的小

男孩，我没看见他。他到哪儿去了？”

人群静得像死一样。

“那个说看见蛇的小男孩。他在那下面——”

大火中一棵树像炸弹似的轰地炸裂开来。高挂着的一条条藤蔓刹时跃入眼帘，它们拼命地挣扎着，随之又垂荡下去。小孩子们看到后尖声大叫起来：

“蛇！蛇呀！看蛇哪！”

不知不觉之中，西下的夕阳离海平面已经很近很近了。孩子们的脸膛被由下而上的阳光照得通红通红的。猪崽子扑倒在一块岩石上，伸开双手紧抓着。

“那个脸上有斑记的小东西——眼下他可在——哪儿呀？我对你们说，我可没看见他。”

孩子们面面相觑，惊恐万状，心里很疑惑。

“——眼下他在什么地方？”

拉尔夫似乎羞愧地喃喃答道：

“多半他回到那，那——”

在他们下面，山的冷漠的一侧，擂鼓似的隆隆火声还在不停地回荡。

---

[1] 指英国作家史蒂文森（1850—1894）的小说。

[2] 英国作家兰塞姆（1884—1967）所写的少儿系列小说的第一种。燕子和亚马逊是两只小船的名字，两派少年分别以船名命名，互相开战闹着玩。书中描写了强盗、风暴和探险等。以孩子们共同机智地战胜了强盗为结局。

[3] 英国作家巴兰坦（1825—1894）的小说。描写三个英国青少年在南太平洋珊瑚岛上的惊险故事。他们性格开朗，机智勇敢，是患难与共的好朋友，由于船只失事而漂流到一座孤岛上，终于战胜了海盗和土人，回到了故乡。书中的杰克是个身强力壮、见义勇为的英俊青年；拉尔夫年纪稍小一些，故事的讲述者；彼得金是个小个子，年纪最小，头脑机敏，好开玩笑。戈尔丁创作《蝇王》受到《珊瑚岛》的影响，但《蝇王》实质上是对《珊瑚岛》充满光明描写的否定。

[4] 原文littlun，系戈尔丁所臆造的词，因此将后文的bigun（亦系作者所造）译作“大家伙”，以体现原文结构上的对称。

第三章 海滩上的茅屋

杰克弓着身子。他像个短跑选手似的蹲在地上，鼻子离潮湿的地面只有几英寸。在他头上三十英尺光景，树干以及交织着垂挂下来的藤蔓在绿蒙蒙的暮色中混成一片；四周全是矮灌木林丛。踪迹到这儿只有蛛丝马迹可寻：一根断裂的树枝呀，一个可能是蹄子的一侧留下的印记呀。他低着下巴，目不转睛地盯着这些痕迹，似乎想要迫使它们对他说出什么秘密。随后杰克像狗似的四肢着地——这怪不舒服，可他并不觉得，又悄悄地朝前爬了五码停下。在这儿有个成圈圈形状的藤蔓，茎节上垂荡着卷须。卷须的下沿被磨得光光：那是硬毛密生的野猪在穿过藤圈时磨擦所成的。

杰克蹲着身子，他的脸部只偏离这条线索几英寸；接着，他盯着前面半明半暗的矮灌木林丛。他淡茶色的头发，比他们刚上岛那阵子可长多了，颜色也更淡了；晒得人要脱皮的太阳射在他那布满黑雀斑的光背脊上。他右手拖着一根约长五英尺的尖木棒；除了用来佩刀的皮带所束着的一条破烂短裤，他什么也没穿。杰克闭上眼睛，抬起头，大张着鼻孔深深地呼吸，估摸着暖和的气流，想作一点判断。森林里一片宁静。

他终于长长地叹了口气，睁开了眼睛。蓝莹莹的眼睛这当口儿仿佛因受到挫折而闪着怒火，有点儿发狂。他伸出舌头舔舔干裂的双唇，察看着默默无言的森林。然后又悄悄地向前，边在地上东寻西找。

森林的静谧比起暑热来更为逼人，在这个时刻，甚至连各种昆虫的哀鸣都听不见。只是当杰克从一个枝条搭成的老鸟窠里惊起一只花哨的鸟儿，才打破了宁静，似乎从无限久远的年代里发出一声尖厉的鸟叫，又引起了阵阵的回声。这声怪叫使杰克倒抽一口冷气，缩作一团；片刻之间，与其说他是个猎手，倒不如说是个在乱树丛中鬼头鬼脑的猴样的东西。随后，痕迹和挫折促使他继续前进，他又贪婪地在地面上搜索起来。在一棵灰树干上长着浅色花朵的大树旁，杰克突然停了下来，闭上眼睛，又吸了一口暖和的空气：这一次他呼吸有点儿急促，脸上甚至一阵苍白，随后热血又涌上来。他像幽灵似的穿过树

下的黑暗处，蹲着身子，低头察看脚下被踩踏过的土地。

热乎乎的粪便堆在翻起的土中，光溜溜的，呈橄榄青色，还有点儿在冒气。杰克抬起头来，睁大眼睛看着痕迹上面绕作一团的藤蔓。然后他提起长矛悄悄地前进。穿出这团藤蔓，痕迹与一条野猪出没的路径相交；这条路径被踩踏得足以成为一条小道，宽度也够了。地面因经常被踩踏变得挺硬，杰克站直身子，他听见有东西在小道上走动。他右臂朝后一摆，用尽浑身力气投出长矛。从野猪出没的路径传来一阵急促而猛烈的嗒嗒的蹄子声，一种响板似的声音，引人入胜又令人发狂——吃肉有盼头了。他冲出矮灌木林丛，一把抓起长矛。野猪的快步声却已经消失在远处。

杰克站在那儿，汗如雨下，褐色的泥土横一条竖一条地沾在身上，一副打了一天猎的样子。他嘴里嘟囔着骂人话，绕过痕迹处，在树丛中费力地往前走，直走到一处稍微开阔一点的地方；支撑着浓黑树顶的光树干被淡褐色树干和叶冠茂盛的棕榈树所代替。之外是银波闪闪的大海，他又能听见其他孩子们的声音了。拉尔夫正站在一个用棕榈枝叶搭起来的新鲜玩意儿旁边，这是个面朝环礁湖的简陋的窝棚，似乎摇摇欲坠。杰克开口说话时，拉尔夫还没注意到他。

“还有水吗？”

拉尔夫从乱糟糟的树叶中把头一仰，皱着眉头。甚至当他看着杰克时，注意力都还没有集中过来。

“我说你有没有水哪？我口渴。”

拉尔夫的注意力从窝棚上集中过来，吃惊地认出了杰克。

“噢，你好。水吗？在树那边。该还剩下点吧。”

在树阴里排列着一批椰子壳，杰克拿起一只盛满清水的，咕嘟咕嘟地一饮而尽。水直泼到他的下巴、头颈和胸上。喝完水后他呼哧呼哧地直喘气。

“要那个。”

西蒙从窝棚里说：

“稍高一点。”

拉尔夫转向窝棚，把一根上面满是当瓦片用的带绿叶的树枝往上挪了挪。

树叶一分开，就飘飘扬扬地纷纷坠地，空洞中露出西蒙那张懊恼

的面孔。

“对不起。”

拉尔夫打量一下这堆破烂，挺倒胃口。

“老是盖不好。”

他猛地往杰克脚下一倒。西蒙仍留在窝棚里，从空洞中朝外面看。拉尔夫一躺下就解释道：

“一直干了好几天啰。可瞧瞧！”

两个窝棚已竖了起来，但是摇摇晃晃的。这一个却成了一堆废料。

“他们却老是到处跑。你记得那次会吗？为了造好窝棚，每个人都得要怎么使劲干才行呀！”

“我跟我的猎手可除外——”

“猎手除外。可是，小家伙们——”

他打着手势，考虑用什么字眼。

“他们简直无可救药。稍大一点的也好不了多少。你看见吗？我整天跟西蒙一起干活。别的一个也没。他们跑开洗澡呀、吃呀、玩呀。”

西蒙谨慎地伸出头来。

“你是头儿。你训训他们。”

拉尔夫平躺在地上，仰望着棕榈树林和天空。

“这个会那个会的。咱们不是老爱开会吗！每天都开。一天两次。尽扯淡。”他支起一个手肘。“我敢打赌，要是我现在吹起海螺，他们准跑着过来。你知道，然后咱们就煞有介事地开会，有的就会说我们该造架喷气机，有的会说该造艘潜水艇，还有的会说该造一台电视。可一开完会，干不了五分钟，他们就东游西荡开了，要不就会去打猎。”

杰克脸红了。

“咱们需要肉呀。”

“嗯，可咱们一点儿都没弄到呢。咱们还需要窝棚。再说，其余的你那些猎人已回来几个钟头了。可他们一直在游泳。”

“我还在干，”杰克说。“我让他们走的。我得继续干。我——”

他极力克制自己，极力扑灭中烧的怒火。

“我继续干。我认为，由我自己——”

一种狂热的神色又出现在他的眼睛里。

“我认为我也许会杀掉……”

“但是你没有。”

“我想我也许会的。”

某种暗藏的激情使拉尔夫的声音在颤抖。

“但是你还没有做到。”

要不是因为那口气，他的挑斗或许本会被忽略过去。

“我想你大概对搭窝棚不感兴趣吧？”

“咱们需要肉——”

“可咱们没弄到。”

此刻对抗很明显了。

“可我一定会弄到的！下一次！我要在这根矛上装上倒钩！我们扎伤了一头猪，可矛脱落下来。只要我们能装上倒钩——”

“咱们需要窝棚。”

杰克突然怒气冲冲地叫起来。

“你这是责骂我——？”

“我只是说我们在累死累活地干！没别的。”

他们俩全都涨红着脸，难以互相正视。拉尔夫身体一滚，肚子朝地，拨弄起地上的草来。

“要是遇到咱们刚掉到岛上那阵下的大雨，窝棚对咱们真是少不了。还有件事。咱们需要窝棚是因为——”

他停了一停；两人都把怒气丢到一边。随后他改变话题，谈起一件不会引起争吵的事情。

“你已经注意到了，是不是？”

杰克放下长矛，蹲坐下去。

“注意到什么？”

“嘿。他们担惊受怕的事。”

他滚了过来，盯着杰克那张凶相毕露的脏脸。

“我是说事情弄成那个样子。他们晚上做梦。你可以听得见。你夜里有时醒过来不？”

杰克摇摇头。

“他们说呀、叫呀。小家伙们。甚至还有些大的呢。就好像——”

“就好像这岛上闹怪事。”

这插话使他们吃了一惊，抬头一看，见到西蒙正正经经的面孔。

“就好像，”西蒙说，“就好像小野兽、小野兽或蛇样的东西是真的一样。还记得吗？”

两个稍大的男孩一听到这个令人害臊的字眼时，不由自主地畏缩了一下。此刻还没有正式提到“蛇”，这个字眼是不宜提起的。

“就好像这岛上闹怪事，”拉尔夫慢吞吞地说道。“对呀，说得对。”

杰克坐着挺直身、伸直腿。

“他们疯了。”

“疯子。记得咱们去探险那阵子吗？”

他们互相咧嘴笑笑，记起了第一天的魅力。拉尔夫继续说道：

“因此咱们需要拿窝棚作为一种——”

“住所。”

“不错。”

杰克收拢双腿，抱着膝盖，皱眉蹙额地尽量想把话讲清楚。

“在森林里反正一样。当然啰，我是指打猎的时候——不是采野果子，当你独自一个——”

他停了一下，吃不准拉尔夫是否会拿他的话当真。

“说下去。”

“打猎的时候，有时你自己会感到就像——”他忽然脸红了。

“当然其实也没啥。只是一种感觉。但是你会感到好像不是你在打猎，而是——你在被谁猎捕；在丛林里好像有什么东西一直在跟着你。”

他们又不吭声了：西蒙听得入了神，拉尔夫不很相信，并且有点光火。他端坐起来，用一只脏手擦着一个肩膀。

“唷，我倒不晓得呢。”

杰克跳了起来，急匆匆地说道：

“在森林里你就会有那样的感觉。当然其实也没啥。只有——只有——”

他快步朝海滩跑了几步，随后又折回来。

“只有我知道他们是怎样感觉的。是不是？就那么回事。”

“咱们所能干的最好事情，就是使自己得救。”

杰克不得不想一想，才总算记起了“得救”是怎么回事。

“得救？对对，当然啰！不过全一样，我倒是想先逮头野猪——”他抓起长矛，猛戳进泥地。一种意思不很明确而又狂野的神色又出现在他的眼睛里。拉尔夫的目光穿过自己的一绺金发，挑剔地看着他。

“只要你的猎手记得住要生火——”

“你呀！你的火呀！”

两个男孩快步走下海滩，在海水边上回顾着粉红色的山。蔚蓝色的晴空画上了一缕白烟，冉冉上升，慢慢消失。拉尔夫皱起眉头。

“不知道在多远才能看得见这烟。”

“几英里。”

“咱们的烟生得不够浓。”

白烟的底部仿佛觉察到了他们的目光，逐渐变成浓浓的一团，慢慢上升，并入上面那条细小的烟柱。

“我估计他们加了青树枝，”拉尔夫喃喃自语。他眯起眼睛，转过身去朝海平线方向寻找着。

“找到啦！”

杰克叫得这么响，倒把拉尔夫吓了一跳。

“什么？在哪儿？是条船吗？”

但是杰克却指着从山头向岛的稍平坦部分蜿蜒而下的高斜坡。

“自然啦！它们全躺在那上面——它们准这样，当阳光太热时——”

拉尔夫迷惑地注视着杰克全神贯注的脸色。

“——野猪爬上了高坡。到了那高处，太阳晒不到的地方，正在暑热之中休息呢，真像老家的母牛——”

“我还以为你看到一只船呢！”

“我们可以悄悄地接近一头——我们把脸涂黑了，那猪群就认不出来——也许能围住它们，然后——”

拉尔夫熬不住了，他气呼呼地说：

“我在谈烟呢！你不想要得救了？你只会说猪呀、猪呀、猪呀！”

“可咱们需要肉呢！”

“我跟西蒙一个人干了一整天活，可你回来甚至连茅屋都没注意到！”

“我也在干活——”

“可你喜欢那种活！”拉尔夫叫喊道。“你要打猎！而我——”

在明亮的海滩上他们对视着，为感情的龃龉而吃惊。拉尔夫先侧眼看向一边，装着对沙滩上一群小家伙们感兴趣的样子。从平台外孩子们游泳的水潭里传来了一阵阵猎手的嬉闹声。猪崽子平躺在平台的一端，俯视着五光十色的海水。

“这些人都帮不了多大忙。”

他想要进一步解释，人们怎么从来就跟你所想的不一样。

“西蒙。他很帮忙。”他指指窝棚。

“其他的全都跑开了。西蒙干的跟我一样多。只有——”

“西蒙总在附近。”

拉尔夫开始往窝棚走去，杰克在他身旁跟着。

“替你干一点吧，”杰克喃喃而语，“干完了我洗个澡。”

“别费心啦。”

可当他们走到窝棚，西蒙却不见了。拉尔夫把头伸进那空洞里，又缩回来，转脸向杰克说：

“他一溜烟走了。”

“腻了罢，”杰克说，“准去洗澡了。”

拉尔夫皱皱眉头。

“他真是又古怪又好笑。”

杰克点点头，要是拉尔夫随便说些什么别的，他也会同意的；两人不再讲话，一同离开了窝棚，朝洗澡的水潭走去。

“洗完澡以后，”杰克说道，“我再吃点东西，就翻到山那边去看看能不能找到踪迹。你去不去？”

“可是太阳快落山了！”

“也许还有时间——”

他们俩一块儿朝前走着，却如陌路相逢，感受和感情都无法交流。

“要是能搞到一头猪该多好！”

“我要回去继续搭窝棚。”

他们困惑地互相瞅瞅，爱恨交加。洗澡水潭暖洋洋的咸水、嬉闹声、泼水声和欢笑声，这所有的一切刚刚足以把他们俩再连在一起。

拉尔夫和杰克本指望在洗澡水潭找到西蒙，可西蒙并不在那里。

原来当他们小步跑下海滩回头去望山头那阵子，西蒙原也跟在后面跑了一段路，后来他停住了，看见海滩上有一些孩子想在一个沙堆旁边搭一个小房子或者说是小茅屋，他皱皱眉头，随后转身离去，好像带着某种目的走进了森林。西蒙是个瘦骨嶙峋的小个子，下巴突出，眼睛倒很有神采，使得拉尔夫误以为他又快活可爱又顽皮淘气。西蒙乱糟糟的粗黑的长头发披散而下，几乎遮没了他那又低又阔的前额。他穿着破烂的短裤，像杰克那样光着脚丫子，本是黝黑的皮肤被阳光晒成深褐色，跟汗珠一起一闪一亮。

他择路爬上孤岩，翻过第一天清晨拉尔夫曾爬过的那块大岩石，然后朝右折进树林子。他踏着熟悉的小道穿过成片的野果树，那儿不费力气就可找到吃的，虽然并不尽如人意。同一棵树上又长花儿又长果子，到处都是野果成熟的香味和草地上无数蜜蜂的嗡嗡声。本来在他身后跟着跑的小家伙们，在这儿追上了他。他们七嘴八舌地簇拥着他朝野果树走去，嘴里不知道在叫点什么。接着，在下午的阳光下，在蜜蜂的嗡嗡声中，西蒙为小家伙们找到了他们够不着的野果，他把簇叶高处最好的摘下来，向下丢到许许多多向前伸出的手里。满足了小家伙们以后，他停了停，四下张望一番。小家伙们双手满捧着熟透的野果，莫名其妙地望着他。

西蒙转身离开了他们，沿着勉强辨认得出的小路走去。不久他就进入了高高的丛林之中。高大的树身上满是意想之外的淡雅的花朵，一直长到密不透光的树叶形成了华盖，树林里的小动物在那上面喧闹。这儿的空间也是黑洞洞的，藤蔓垂下了无数的枝条，就像从沉没的船上垂下的索具。柔软的泥土里留下了西蒙的脚印；而当他一碰到藤蔓，它们就从上到下整个儿颤动起来。

他终于来到了一个阳光更充裕的地方。这儿的藤蔓用不着长得太远就能照到阳光，它们平织成一块大“毯子”，悬挂在丛林中一块空地的一侧；在这儿，有一方岩石压着地面，只有小树苗和凤尾草才能稍

稍生长。整个空地的周围都是芳香扑鼻的深色矮灌木丛，就像一个满装着暑热和阳光的碗钵。一棵参天的大树倾倒在这空地的一角，靠在亭亭直立的树木上，一种生长迅速的攀缘植物一直爬到了大树顶上，随风摇曳着它那红色和黄色的小树枝。

西蒙停住脚。他像杰克所做过的那样，扭头看看靠近身后的地方，迅速地瞥了瞥四周，肯定周围没有别人。刹那间他几乎是在鬼鬼祟祟地行动。随后他弯下腰扭动着身子往那“毯子”当中钻了进去。藤蔓和矮灌木丛长得如此稠密，西蒙往前挤着，汗水都被刮到枝条上；他身子刚一过去，身后的枝条就又合拢了。他终于安然地到达了正中，到了一个叶子稀疏、又跟林中空地隔开的小角里。他蹲下来，分开树叶，朝外窥测着空地。热烘烘的空中只有一对华丽的花蝴蝶在上下扑飞，别的什么也没有。他竖起警觉的耳朵，屏气静息地倾听着岛上的各种声音。夜幕正在降落；毛色艳丽的怪鸟的啁啾声，蜜蜂的嗡嗡声，正在飞回到筑在方岩石上窝巢的海鸥的哑哑声，都变得越来越轻。几英里之外，深沉的海水撞击着礁石，发出低微的声音，轻得简直令人难以觉察。

西蒙一松手，原先像形成屏幕似的枝叶又回复原位。倾斜的淡黄色阳光渐渐减弱；阳光擦上矮灌木丛，抹过像蜡烛似的绿色花蕾，朝树冠上移去，树木下面的夜色更浓了。缤纷的色彩随着光的隐去而一起消失；暑热和急切的心情顿时也冷了下来。蜡烛似的花蕾微微地颤动着。绿色的萼片稍稍收缩，乳白色的花尖雅致地向上迎接开阔的夜空。

此刻阳光已经高得完全照不到空地，并渐渐地从空中褪去。夜色倾泻开来，淹没了林间的通道，使它们变得像海底那样昏暗而陌生。初升的群星投下了清光，星光下，无数蜡烛似的花蕾怒放出一朵朵大白花微微闪烁，幽香弥漫，慢慢地笼罩了整个海岛。

第四章 花脸和长发

孩子们开始习惯的第一种生活节奏是从黎明慢慢地过渡到来去匆匆的黄昏。他们领略了早晨的各种乐趣、灿烂的阳光、滚滚的大海和清新的空气，既玩得痛快，生活又如此充实，“希望”变得不是必要的了，它也就被忘却了。快到正午时分，充溢的阳光几乎直射而下，清晨各种棱角分明的色彩柔化成珍珠色和乳白色；而暑热——似乎是高悬的太阳给了它势头——变得凶猛无比，孩子们东避西闪，跑进树阴躺在那里，有的甚至睡起觉来。

正午发生了各种希奇古怪的事情。闪闪发亮的海面上升着，往两边分开，显出根本不可能存在的许多平面；珊瑚礁和很少几株紧贴在礁石较高处的矮棕榈树好像要飘上天去，颤动着，被撕开来，像雨珠儿在电线上滚动，又像在排列古怪的许多面镜子中被折射。有时候，在原先没有陆地的地方隐约出现了陆地，而当孩子们聚精会神地注目时，陆地又像个气泡似的一晃就不见了。猪崽子颇有学问地把这一切说成只不过是“海市蜃楼”；因为没有一个孩子能够越过这一片海水到达珊瑚礁（在那儿可有咬人的鲨鱼等候着），大伙儿对这些神秘的现象习以为常，也不在意了，正如他们对闪烁着的、奇妙的群星也已经熟视无睹了一样。中午，各种幻影融进天空；在那上面，骄阳如怒目俯视着。然后，到傍晚时分，蜃景消退下去，海平面又回复了水平方向，又变成蓝蓝的，夕阳西下时，海平面轮廓清晰。那是一天中又一个比较凉快的时候，但吓人的黑夜也就要来临了。夕阳西沉以后，黑夜君临岛上，好像把一切都扑灭了；群星遥远，星光下的茅屋里传出了一阵阵骚动声。

然而，按北欧传统，干活、游玩和吃喝都是从早到晚[1]进行的，所以孩子们不可能完全适应这种新的生活节奏。小家伙珀西佛尔老早就爬进了窝棚，在那儿待了两天，说呀、唱呀、哭呀，大家都认为他疯了，并感到有点好笑。从那以后他形容憔悴，眼睛红肿，变得可怜巴巴的；成了一个不玩尽哭的小家伙。

较小的男孩现在被通称为“小家伙们”。个子的大小从拉尔夫开始排下去；虽然西蒙、罗伯特和莫里斯三个人之间比较难以区别，但是

在这些孩子们当中，大家伙们大、小家伙们小，却是任何人都不难辨认的。无疑应该算作是小家伙们的，大约六岁上下，他们过着一种很特别的、同时又是紧张的生活。他们白天大部分时间都在搞吃的，可以够得着的野果都摘来吃，也不管生熟好坏，现在对肚子痛和慢性腹泻都已经习惯了。他们感受到黑暗中的难以言传的种种恐怖，只好挤作一堆互相壮胆。除了吃睡之外，他们就找空玩耍；在明晃晃的水边，在白闪闪的沙滩上，漫无目的地玩耍，把时间打发过去。在这种环境里，孩子们本来会老是哭喊着叫娘的，但实际上这种情况的发生比人们所预料的要少得多；他们皮肤很黑，肮脏不堪。他们服从海螺的召唤，一来因为是拉尔夫吹的，拉尔夫是个大个子，他足以成为同权威的成人世界相联系的纽带；二来是因为他们喜欢聚在一起，把聚会当作娱乐。但是除此以外，他们很少去打扰大家伙，他们有他们自己感情热烈的、激动的共同生活。

他们在小河的沙洲上用沙子堆起各式城堡。这些城堡高约一英尺，并以各种贝壳、凋谢的花朵和好玩的石子装饰起来。围绕着城堡的是各种标记、小路、围墙、铁路线，但只有在靠近海滩平面看去才看得清是这些东西。小家伙们在这儿玩耍着，如果说并不快乐，至少也入了迷；而且常常会三个小家伙在一起玩同一个游戏。

眼下有三个正在这儿玩——亨利是其中最大的。他也是脸上长着紫红胎记男孩的远亲，那个孩子自从发生大火的那天夜里起就没有再露过面；但亨利还年幼，还不懂这个。要是有人告诉他那个孩子乘飞机回家了，他也会相信这个说法，一点都不感到惊讶。

这天下午亨利有点像个小头头，因为另外两个是岛上最小的孩子，珀西佛尔和约翰尼。珀西佛尔的肤色是鼠灰的，就连他的母亲也不怎么喜欢；约翰尼则长得挺帅，一头金发，天性好斗。这会儿约翰尼很听话，因为他兴致蛮高；三个孩子跪在沙地里，总算相安无事。

这时罗杰和莫里斯走出了森林。他们刚下管火的岗，下来准备游泳的。罗杰带路直闯，他一脚踢倒城堡，把花朵埋入了沙子里，并打散了三个小家伙收集来的石子。莫里斯跟着，一边笑，一边把城堡破坏得更厉害。三个小家伙停止游戏，仰脸呆看着。事情发生的当口儿，他们感兴趣的特别标记还没被触及，所以尚未表示出强烈的不满。只有珀西佛尔因一只眼睛弄进沙子呜呜地哭了，莫里斯赶忙走

开。以前莫里斯曾因把沙子弄进一个小孩的眼睛而受过惩罚。眼下，尽管不会有爸爸或妈妈来严厉地教训他，莫里斯仍感到做了错事而忐忑不安。他在心里编造出一个含糊的借口，嘴里嘟囔着游泳什么的，撒腿快步跑开了。

罗杰还待在那里看着小家伙们。他比刚上岛那阵子黑不了多少，但是一头稻草堆似的黑头发，在后面长长地披在颈部，在前面低得覆盖了前额，似乎倒很配他那张阴沉沉的面孔，使人看了起初只觉得有一种陌生和不好相处的感觉，现在却感到很可怕了。珀西佛尔不再啜泣，继续玩着，因为泪水已经冲掉了眼中的沙子。约翰尼蓝灰色的双眼看着他，随后抓起沙子往空中撒去；一会儿珀西佛尔又哭了起来。

亨利玩腻以后，就沿着海滩闲荡开去，罗杰尾随着他，在棕榈树底下跟他朝同一个方向慢悠悠地逛。亨利与棕榈树隔开着一段距离，他年纪太小，还不懂得避开毒日头，所以没有沿着树阴向前。他走下海滩，在水边忙起来。浩瀚的太平洋正在涨潮，每隔几秒钟，比较平静的环礁湖水就上涨一英寸。在这最近一次上涨的海水中有一些小生物，随着海潮漫上烫人而干燥的沙滩，这些小小的透明生物前来探索。它们用人们难以识别的感官考察着这片新的地域。在上一次海潮侵袭把食料一卷而光的地方，现在又出现了种种食料：也许是鸟粪，也许是小虫，总之是散在四处的、陆上生物的碎屑。这些小小的透明生物，像无数会动的小锯齿，前来清扫海滩。

这可把亨利迷住了。他拿着一段木棒拨弄着，这木棒已被海水冲刷得发白，随波漂动着，被他拎在手里，他想用这木棒控制这些清扫者的活动。他划了一道道小沟，让潮水将其灌满，尽量在里面塞满小生物。他全神贯注，此刻的心情不是单纯的快乐，他感到自己在行使着对许多活东西的控制权。亨利跟它们讲话，催促它们这样那样，对它们发号施令。海潮把他往岸的深处赶，他的脚印所形成的一个个小坑截住了一些小生物，这又使他产生了一种自己是主宰的错觉。他盘腿坐在水边，弯着腰，乱蓬蓬的头发覆盖着前额，遮过眼睛；下午的骄阳正倾射出无数无形的毒箭。

罗杰也等着。起先他躲在一株大棕榈树身的背后；但当他十分清楚地看到亨利被透明的小生物迷住了的时候，就一点也不隐蔽地站了出来。罗杰沿着海滩放眼望去。珀西佛尔已哭着走开了，剩下约翰尼

得意扬扬地占有着城堡。他坐在那里，自个儿哼哼唱唱，并朝假想的珀西佛尔扔着沙子。从约翰尼处再往远去，罗杰可以看到平台，看到水花的闪光，拉尔夫、西蒙、猪崽子和莫里斯正往潭里跳水；他用心地听他们在讲些什么，但只能依稀地听到点声音。

一阵突如其来的微风拂过棕榈树林的边缘，簇叶摇曳抖动起来。在罗杰上方约六十英尺的地方，一串像橄榄球大小的、纤维质块的棕榈果，从叶梗上松落下来。它们接二连三地掉在他的周围，砰然着地，可没砸到他。罗杰没想要避一避，他看看棕榈果，又看看亨利，再看看棕榈果。

棕榈树下的底土是一块高起的滩地；世代相生的棕榈树在这底土里把原先是铺在另一块海岸边的沙滩上的石子都弄松了。罗杰弯腰捡起一块石子，瞄了瞄，朝亨利扔去——可没扔中。石子——荒唐岁月的象征——在亨利右面五码处弹起，掉进水里。罗杰收集了一把石子，又开始扔起来。可亨利周围有一个直径约六码的范围，罗杰不敢往里扔石子。在这儿，旧生活的禁忌虽然无形无影，却仍然是强有力的。席地而坐的孩子的四周，有着父母、学校、警察和法律的庇护。罗杰的手臂受到文明的制约，虽然这文明对他一无所知并且已经毁灭了。

水中扑通扑通的声音使亨利吃了一惊。他不再去弄那些无声的透明小生物了，却像个调节者似的用棒指着逐渐扩散的涟漪的中心。石子一会儿落在他这边，一会儿又落在他那边，亨利随着声音转来转去，可总来不及看到空中的石子。最后终于被他看到了一块，亨利笑了起来，寻找跟他寻开心的朋友。然而罗杰忽地又躲到了棕榈树身背后，他斜靠在树身上，气喘吁吁，眼睛一眨一眨。随后亨利不再对石子感兴趣，就漫步走开了。

“罗杰。”

杰克站在约十码远的一棵树下。罗杰睁大眼睛看到他时，一块比杰克黝黑的皮肤更黑的阴影从他身上慢慢地移过去；可是杰克毫无觉察。他迫不及待，一副不耐烦的样子，正向罗杰打招呼，于是罗杰朝他走去。

小河的一头有个水潭，其实只不过是沙子把水挡回而形成的一个小小的水池，里面长满雪白的睡莲和针样的芦苇。萨姆和埃里克在那

儿等着，还有比尔。杰克避着阳光，跪在池边，手里拿着两张摊开的大叶子。一张叶子上盛着白泥，另一张装着红土。叶子旁边还放着一根从火堆里取来的木炭棒。

杰克一边拌泥一边对罗杰说：

“野猪闻不到我。我想它们是看见了我，看到了树下肉色的东西。”

他抹着黏土。

“我要有点绿的该多好！”

杰克抬起头来把涂好的半边面孔朝着罗杰，回答罗杰带疑问的目光。

“为了打猎。像在战争中那样。你晓得——涂得使人眼花缭乱。尽量装扮成看上去是另一个模样——”

杰克急切地诉说着，连身体都在扭动。

“——就像树干上的蠹虫。”

罗杰懂了，他庄重地点点头。双胞胎朝杰克走来，开始胆怯地抱怨起什么事情。杰克挥手让他们靠边。

“闭嘴。”

他拿木炭棒往脸上红的白的泥巴中涂擦。

“不。你们俩跟我去。”

杰克窥测着自己的倒影，并不满意。他弯下身子，双手捧满微温的池水，擦去脸上的泥块。雀斑和淡茶色的眉毛又显了出来。

罗杰勉强地微笑着说：

“你看上去真像个大花脸。”

杰克又重新打扮起来。他先把一边的脸颊和眼窝涂成白色，随后又把另一边涂成红色，再从右耳往左下巴涂上一道黑炭色。他再低头从池塘里看看自己的倒影，可是他呼出的气息弄皱了镜子般平静的池水。

“萨姆埃里克。给我拿个椰子。要空的。”

他跪着捧起一果壳水。一块圆圆的太阳光斑正落到他脸上，水中也出现了一团亮光，杰克惊愕地看到，里面不再是他本人，而是一个可怕的陌生人。他把水一泼，跳将起来，兴奋地狂笑着。在池塘边上，他那强壮的身体顶着一个假面具，既使大家注目，又使大家畏

惧。他开始跳起舞来，他那笑声变成了一种嗜血的狼嚎。他朝比尔蹦跳过去，假面具成了一个独立的形象，杰克在面具后面躲着，摆脱了羞耻感和自我意识。有着红白黑三种颜色的面孔在空中晃动，急促地扑向比尔。比尔惊跳起来，一边笑着；接着他突然一声不吭地倒了下去，又慌不择路地穿过矮灌木丛逃走了。

杰克刷地冲向双胞胎。

“其余的排成一行。快！”

“可是——”

“——我们——”

“快点！我要悄悄地爬上去下手——”

假面具威逼着他们。

拉尔夫爬出了洗澡水潭，快步跑上海滩，坐在棕榈树下的阴凉处。金黄的头发湿漉漉地粘在两条眉毛的上面，他把头发往后一掠。西蒙正在水中漂浮，两只脚蹬着水，莫里斯在练习跳水。猪崽子荡来荡去，漫无目的地边捡边丢着什么。如此使他入迷的岩石水潭被潮水淹没了，他要等潮水退后才会再有兴趣。过了一会儿，他看到拉尔夫在棕榈树下，就走过去坐到拉尔夫身旁。

猪崽子套着一条破短裤，胖乎乎的身子呈金褐色，他看东西的时候，眼镜总还是一闪一亮。他是岛上唯一的头发似乎从来不长的男孩。别的孩子的头发都像稻草堆似的，但猪崽子的头发仍一绺绺地平贴在头皮上，似乎他天生就头发稀少，似乎就连这一点不完全的头发不久也会像年青雄鹿角上的茸毛一样脱落掉。

“我一直在想搞一只钟，”他说道，“咱们可以做个日晷。咱们把一根枝条插进沙子，然后——”

要想表达日晷计时所牵涉到的数学过程太费劲了，他用几道步骤来代替。

“再来一架飞机，再来一台电视，”拉尔夫挖苦地说。“还要一部蒸汽机呢。”

猪崽子摆摆头。

“那得要好多金属零件，”他说道，“咱们没有金属。可咱们有枝条。”

拉尔夫转过身去，不情愿地笑了笑。猪崽子令人讨厌；胖身体，气喘病，再加上他干巴巴的务实想法，使人觉得他很乏味：可有件事总能产生点乐趣，那就是取笑他，即使是在无意之中取笑了他。

猪崽子看到微笑，却误以为是友好的表示。在大家伙们当中，无形之中形成了一种看法，即猪崽子是个局外人，不只是因为他说话的口音，那倒不要紧，而是因为他的胖身体、气喘病、眼镜，还有他对体力活的某种厌恶态度。此刻，猪崽子发现他说的话使拉尔夫笑了起来，他欢欣鼓舞，赶紧利用起这有利的局面。

“咱们有好多枝条，可以每人做一个日晷。那咱们就知道时间了。”

“好处倒真不少呢。”

“你说过要把事情做好。那样咱们才会得救。”

“嗯，闭嘴。”

拉尔夫一跃而起，快步跑回水潭，刚巧莫里斯做了个相当糟糕的入水动作。拉尔夫高兴地借机换个话题。莫里斯一浮上水面，拉尔夫就叫喊起来：

“腹部击水！腹部击水！”

莫里斯朝拉尔夫莞尔一笑，后者正轻松自如地跃入水中。在所有的男孩之中，拉尔夫游泳时最如鱼得水；可是今天，因为提起了得救——毫无用处地空谈得救，他感到厌烦，甚至连深深的绿水和被弄碎了的、金色的阳光也失去了魅力。拉尔夫不再待在水里玩耍，他从西蒙下面稳稳地潜游过去，爬上了水潭的另一侧，躺在那里，像海豹那样光溜溜地淌着水。老是笨手笨脚的猪崽子站了起来，他走过来站在拉尔夫身旁，拉尔夫忙一翻身，肚子朝地，装作没有看见他。各种蜃景都已消失了，拉尔夫郁闷地用眼睛扫着笔直的、蓝蓝的海平线。

紧接着他一跃而起，大叫起来：

“烟！烟！”

西蒙企图在水中站起，结果给灌了一口水。莫里斯本来站着准备跳水，这时摇摇晃晃地用脚跟往后退回来，飞也似的朝平台奔去，随后又转回棕榈树下的草地。他在那儿开始套上破烂短裤，想作好一切准备。

拉尔夫站着，一只手把头发往后捋，另一只手紧握拳头。西蒙正

从水中爬出来。猪崽子朝自己的短裤上擦着眼镜，眼睛斜看着大海。莫里斯两条腿伸进了一条裤腿——在所有的孩子当中，只有拉尔夫保持着镇静。

“我怎么看不见烟呀，”猪崽子半信半疑地说道。“我看不到烟，拉尔夫——烟在哪儿？”

拉尔夫一言不发。此刻他双手拉紧着搁在前额上，以免金头发挡住视线。他向前倾着，身上的盐花闪闪发白。

“拉尔夫——船在哪儿？”

西蒙站在旁边，看看拉尔夫，又看看海平线。莫里斯的裤子噼地一声撕坏了，他把裤子当作一堆破布一丢，猛地冲向森林，随后又折了回来。

海平线上的烟是紧密的一小团，正在慢慢地伸展开来。烟的下面有一个点子，可能是烟囱。拉尔夫脸色苍白地自言自语：

“他们会看见咱们的烟吧。”

这下猪崽子也看到了。

“烟看上去不大。”

他转过身去，眯起眼睛向山上眺望。拉尔夫继续贪婪地注视着船只。脸上恢复了血色。西蒙站在拉尔夫身旁，一声不吭。

“我知道我看不清，”猪崽子说，“可咱们的烟生了没有？”

拉尔夫颇不耐烦地动了动，仍然在观察着那条船。

“山上的烟。”

莫里斯奔跑过来，放眼大海。西蒙和猪崽子两人正朝山上看着。猪崽子皱起面孔，西蒙却像受伤似的叫喊起来：

“拉尔夫！拉尔夫！”

他的尖叫使得沙滩上的拉尔夫转过身来。

“快告诉我，”猪崽子焦急地说道。“有没有信号？”

拉尔夫回头望望海平线上渐渐消散的烟，接着又往山上看。

“拉尔夫——快告诉我！有信号没有？”

西蒙胆怯地伸出一只手碰碰拉尔夫；然而拉尔夫拔腿就跑，他穿过洗澡水潭浅的一头，踩得潭水四溅，又越过烫人而白亮的沙滩，到了棕榈树下。一会儿工夫，他已经在长满孤岩的繁杂的下层林丛中吃力地往前跑着。西蒙紧跟在拉尔夫身后，再后面是莫里斯。猪崽子叫

嚷道：

“拉尔夫！请等等——拉尔夫！”

随后他也跑了起来，被莫里斯丢弃的短裤绊了一交，再越过斜坡。在四个男孩的背后，烟沿着海平线缓慢地移动着；而在海滩上，亨利和约翰尼正朝珀西佛尔抛着沙子，后者又哭起来；对这件激动人心的事情，三个孩子毫无感觉。

拉尔夫这时已到了孤岩朝内陆的一头，尽管他上气不接下气，还在咒骂。他在锉刀般锋利的藤蔓中奋力前进，光身子上鲜血流淌。就在陡峭的上坡路开始的地方，他停住了。莫里斯在他身后只有几码。

“猪崽子的眼镜！”拉尔夫叫道，“要是火灭了，咱们用得上——”

他不再叫喊，站在那儿，身子有点摇晃。猪崽子的身影刚能被看得见，他从海滩处踉踉跄跄地上来。拉尔夫看看海平线，又朝山上仰望一下。要不要去拿猪崽子的眼镜？船会开走吗？如果再往上爬，假定火灭了，那岂不是将要眼睁睁地看着猪崽子越爬越近，又看着船慢慢地消失到海平线底下去吗？情况紧急，难以抉择，拉尔夫苦恼至极，他喊道：

“哦，天哪，天哪！”

西蒙在矮灌木丛中挣扎前进，喘息着换气，面孔扭曲。那一缕烟继续在移动，拉尔夫慌乱地爬着，发狂似的。

山上的火灭了。他们一眼就看了出来，看到了他们还在下面海滩上，火堆产生的烟吸引他们往上跑的时候就已经猜到的事情。火完全熄灭了，烟也没有了；看管的人跑开了。地上还摊着一堆准备好了而没使用的柴火。

拉尔夫转向大海。绵延不断的海平线上除了勉强依稀可辨的一丝烟痕之外什么都没有，它又恢复了毫不理会人的心情的那个样子。拉尔夫沿着岩石跌跌撞撞地奔跑，直跑到粉红色的悬崖边上，他朝船开走的方向尖声叫喊：

“回来！回来呀！”

他沿着悬崖边来回地跑，脸一直对着大海，声音响得发疯似的。

“回来呀！回来呀！”

西蒙和莫里斯都到了。拉尔夫眼睛一眨也不眨地望着他们。西蒙转过头去，抹着脸上的汗水。拉尔夫怒火中烧，恨得咬牙切齿。

“他们让那性命交关的火灭了。”

他俯瞰着山的冷漠的一侧。猪崽子气吁吁地也赶到了，像个小家伙那样呜呜地直哭。拉尔夫紧握拳头，脸涨得通红。猪崽子专注的眼光、他那痛苦的声音把山下的情况指示给了拉尔夫。

“他们来啦。”

远远的山脚下，靠近水边的粉红色的岩屑堆上，出现了一支队伍。其中有些孩子头戴黑帽，除此以外他们几乎光着身子。每当他们走到一块平坦的地方，就一齐把手中的树枝往空中举起来。他们唱着歌儿，歌的内容与到处乱跑的双胞胎小心翼翼地抬着的一捆什么东西有关。即使在那样的距离之外，拉尔夫一眼就认出了杰克，高高的个子、红头发，照例领着队伍。

西蒙这会儿看看拉尔夫又看看杰克，就像刚才他看看拉尔夫又看看海平线一样；眼前的景象看来使他有点害怕。拉尔夫不再说什么，只是等着那队伍越走越近。歌唱声已隐约可闻，但在那样的距离还听不清歌词。双胞胎跟在杰克后面，肩上扛着一根大木桩，木桩上吊着一只沉沉的、除去了内脏的死猪，它在晃荡；两人吃力地走在凹凸不平的路上。颈脖豁裂的猪头垂荡着，似乎是在地上寻找什么东西。歌词终于越过焦木和余烬形成的小盆地，飘入他们的耳朵。

“杀野猪哟。割喉咙哟。放它血哟。”

当歌词听得清的时候，那支队伍已走到了山坡最陡峭的部分，过了一两分钟歌声消失了。猪崽子在啜泣，西蒙赶紧嘘他，叫他别出声，就好像猪崽子在教堂里说话说得太响了。

杰克脸上涂着泥，第一个爬上山顶，他举着长矛，激动地朝拉尔夫欢呼道：

“瞧哪！我们宰了头猪——我们悄悄地扑上去——组成一个包围圈——”

猎手中爆发出喊声。

“我们组成一个包围圈——”

“我们匍匐向上——”

“野猪吱喳乱叫——”

双胞胎站在那儿，死猪在他们之间摇来晃去，黑血滴落到岩石上。两人都张大着嘴巴，入迷地笑着。杰克有那么多事情要一下子告

诉拉尔夫。不过他没讲话，却手舞足蹈地跳了一两步；随之他记起要保持自己的尊严，就又站住了脚，龇牙咧嘴地笑着。他看到了手上的血，作了个表示厌恶的怪相，找了点东西擦擦，随后又把手往短裤上揩揩，笑起来。

拉尔夫开口说：

“你们让火给灭了。”

杰克愣了一下，这件不相干的事使他模模糊糊地感到有点恼火，但他太快活了，并没有因此而烦恼。

“我们可以把火再生起来。你该跟我们在一起的，拉尔夫，真够刺激；双胞胎把野猪打翻在地——”

“我们打中了野猪——”

“——我扑到它背上——”

“我捅猪的喉咙，”杰克洋洋得意地说，不过说的时候身子抽动了一下。“拉尔夫，我可以借你的刀用一下吗？在刀柄上刻一道条痕。”

孩子们叽叽喳喳地说着话，跳着舞。双胞胎还在咧嘴而笑。

“流了好多血，”杰克说道，边笑边发抖，“你要是跟我们在一起就会看见了！”

“以后我们每天都要去打猎——”

拉尔夫嘶哑着嗓门，又开口了；他一直没移动过。

“你们让火给灭了。”

这句话讲了第二遍，使杰克不安起来。他看看双胞胎，接着又回过头来看着拉尔夫。

“我们不能不让他们也去打猎，”他说道，“人太少就不能组成一个包围圈。”

他脸红了，意识到自己犯了失职的过错。

“火才灭了一两个钟头。我们可以再把它生起来——”

他看到拉尔夫裸体上的疤痕，并觉察到他们四个人都一言不发。杰克因快活而变得大方起来，他在想让大家来分享刚才打猎时的欢乐。他的脑子里充满了种种回忆：他回想起他们逼近那头挣扎着的野猪时所发生的情景；他回想起他们怎样智胜那头活家伙，把自己的意志强加于它身上，结果它的性命，就像享受了那香味常驻的醇酒。

他伸展开两条手臂。

“你真应该看到那血！”

那些猎手们的声音此时本已经静下去，可一听到这话他们又嘁嘁喳喳地说开了。拉尔夫把头发往后一甩。一条手臂指向空无一物的海平线。他的声音又响又粗野，吓得猎手们不再出声。

“那儿有过一条船。”

杰克一下子面临着大家这么多可怕的敌意，躲闪着走开去；他一手放到猪上，一手拔出刀子。拉尔夫收回手臂，紧握着拳头，声音颤抖地说：

“有过一条船。在那儿。你说你来照看火堆的，可你让火熄灭了！”他朝杰克迈上一步，杰克转身面对着他。

“他们本来可能发现咱们的。咱们说不定就可以回家了——”

这种损失给猪崽子的打击太沉重，痛苦使得他的胆量也变大了，他尖声地叫嚷起来：

“你们！你们的鲜血！杰克·梅瑞狄！你们！你们的打猎！咱们本来可能已经回家了——”

拉尔夫把猪崽子朝旁一推。

“我是头头；你们要照我说的去做。你们光会说。但是你们连茅屋都搭不起来——然后你们就跑开去打猎，让火熄灭了——”

他转过脸去，沉默了一下。然后随着感情的极大冲动，他的声音又高起来。

“有过一条船——”

一个较小的猎手开始嚎啕大哭。这个事实实在令人沮丧，一种受压抑的感觉渗透到每个孩子的心里。杰克边砍边把猪肉扯下来，脸涨得通红通红。

“活儿实在太多了。我们每人都得动手。”

拉尔夫转过身来说道：

“本来窝棚一搭完你就可以有足够的人手，但你们偏要去打猎——”

“咱们需要肉。”

杰克边说边站起身来，手里拿着血淋淋的刀子。两个男孩直面相对。一边是灿烂的世界：打猎、运用策略、欣喜若狂、技巧熟练；另一边是渴望和遭受了挫折的常识交织在一起的世界。杰克把刀移到左

手；在把粘在前额上的头发往后捋的时候，弄得前额上涂满了血迹。

猪崽子又说话了。

“你们不该把火弄灭了。你们说过你们要一直保持有烟的——”

这话从猪崽子的嘴里说出来，再加上有些猎手哭哭啼啼地表示同意，气得杰克撒起野来。他蓝眼睛里发出的光直射向人群中。他跨前一步，够得着伸手打人了，对准猪崽子的肚子就是一拳，猪崽子哼哼着坐倒在地上。杰克站在他面前，居高临下地看着他；因为觉得受了侮辱，杰克恶狠狠地说：

“你敢，你还敢吗？胖子！”

拉尔夫上前一步，而杰克啪地掴了一下猪崽子的脑袋瓜。猪崽子的眼镜飞脱出去，叮当一声砸在岩石上，他吓得叫喊起来：

“我的眼镜！”

他蹲着身子，在岩石上摸索着，可西蒙先到一步，为猪崽子找到了眼镜。西蒙感到，在这山顶上、在自己周围，有一种可怕的激情正被鼓动着。

“一片碎了。”

猪崽子一把抓过眼镜，戴到鼻梁上。他仇恨地看着杰克。

“我不戴眼镜不行。现在我只有一只眼睛了。你等着瞧——”

杰克朝着猪崽子挪动了一下，猪崽子忙爬开去，爬到一块大岩石的后面，那岩石横在他们俩之间。他从岩石上面探出头来，透过那片闪光的眼镜瞪着杰克。

“现在我只有一只眼睛了。你等着瞧吧——”

杰克模仿着猪崽子的哭腔和爬相。

“你等着瞧吧——哇！”

猪崽子的模样和杰克学他样子做出的怪相太滑稽了，猎手们都笑了起来。杰克更起劲了，他继续东爬西爬，大伙儿的笑声变成了一种歇斯底里的嚎叫。拉尔夫感到自己的嘴唇在抽动，心里很不高兴；他为自己的让步而生气。

他咕哝着说：

“真是个肮脏的把戏。”

杰克不再转动身子，站起来面对着拉尔夫。他大声叫道：

“好吧，好吧！”

他看看猪崽子，看看猎手们，又看看拉尔夫。

“对不起。让火灭了，我很抱歉。你瞧。我——”

他挺直一下身子。

“——我赔不是了。”

对这样大方的举动，猎手们嘁嘁喳喳地表示赞扬。显然他们都认为，杰克做得漂亮，他爽爽快快地道了歉，他就已经没错了，而拉尔夫倒是错了，只是他错在哪里一时还讲不清楚。他们等待拉尔夫做出适当的、体面的反应。

然而拉尔夫却说不出那样的漂亮话。杰克已经把事情弄坏了，还要这样玩弄口舌，拉尔夫对此愤恨不已。火灭了，船跑了。他们难道没看见？他讲不出漂亮话，他这时只能发泄愤怒。

“真是个卑鄙的把戏。”

他们在山顶上沉默着，一种难以捉摸的神色出现在杰克的眼睛里，随之又消失了。

拉尔夫末了这一句是不合人意的怨言。

“好吧好吧。来点火吧。”

由于面前有着实际的事情要做，紧张的气氛缓和了一点。拉尔夫不吭声，也不动手，站在那里看着脚下的灰烬。杰克大声嚷嚷，很卖力气。他一会儿发号施令，一会儿唱唱歌，一会儿吹吹口哨，不时向沉默的拉尔夫瞥一下——这种目光并不要求答话，因此也不会招来奚落；拉尔夫仍不吭声。没有一个人，包括杰克，去要他挪动一下，结果他们不得不在三码远的地方搭火堆，而那地方实在并不方便。拉尔夫就这样维护了他当头头的地位；这是个好方法，即使他再考虑几天，也不会想出更好的办法来。对于这样一个如此不可言传而又如此有效的武器，杰克无力反击，他感到愤怒，却又不知道是为了什么。等到火堆搭了起来，他们俩就像是处于一道高高的屏障的两侧。

搭好火堆之后，又产生了一个危机。杰克没法子生火。随后，使杰克吃了一惊，拉尔夫径直走向猪崽子，取走了他的眼镜。甚至连拉尔夫也弄不明白，他跟杰克之间的纽带怎么突然被扯断了，又在别的什么地方给接上了。

“我会拿回来还你的。”

“我也去。”

猪崽子站在他背后，处于一片无意义的色彩的包围之中；拉尔夫跪在地上，移动眼镜片来聚焦。瞬息之间火点着了，猪崽子伸手一把拿回眼镜。

在这些奇异而迷人的紫、红、黄三种颜色的花朵面前，不友好的感情融化了。他们重新成了围着营火的一圈孩子，甚至连猪崽子和拉尔夫也有点被吸引住了。不一会儿一些孩子就冲下山坡去再拾些柴火来，杰克则砍着死猪。他们想把木桩上的整个猪身架在火上，可还没等猪烤熟，木桩就烧断了。到头来他们只好把小片肉串在树枝上伸进火里去烤；烤肉的时候孩子也几乎像肉一样地被烤着。

拉尔夫馋涎欲滴，他本想拒绝吃这猪肉，但因为过去一直吃水果和坚果，偶尔弄到只蟹，捉条把鱼，使他难以抵挡这诱惑。他接过一块半生不熟的猪肉，像一只狼一样地咬起来。

猪崽子也在淌口水，说：

“就没我一份？”

杰克本来不打算给猪崽子解释的，想以此作为维护自己权力的一种手段；可是猪崽子这样公然提出他被忽略，使杰克觉得有必要对他更加无情一点。

“你没去打猎。”

“拉尔夫也没去，”猪崽子眼里噙着泪花说道，“还有西蒙也没去。”他大声地说。“只剩一点点肉了。”

拉尔夫不安地动弹了一下。西蒙正坐在双胞胎和猪崽子之间，他擦擦嘴巴，把他的那块肉从岩石上推给猪崽子，后者忙一把攥住。双胞胎格格地笑起来，西蒙不好意思地低下了头。

然后杰克跳了起来，随手砍下一大块肉，往西蒙脚下一扔。

“吃吧！他妈的！”

他瞪着西蒙。

“拿着！”

他用脚跟着地旋转着身子，成了一圈手足无措的孩子们的中心。

“我给你们吃肉！”

一个接一个难以言传的挫折交织在一起，使他狂怒起来，令人生畏。

“我涂好了脸——我悄悄地上去。现在你们吃肉——你们都吃肉

——而我——”

渐渐地，山顶上越来越静，连火的毕毕剥剥声和烤肉很轻的嘶嘶声都能清晰地听见。杰克四下张望，想寻求理解，但只发现敬意。拉尔夫站在曾作为信号火堆的灰烬中，两只手都拿着肉，一言不发。

最后还是莫里斯打破了沉默。他换了个话题，只有这个话题才能把大多数孩子连结在一起。

“你们是在哪儿发现这头猪的？”

罗杰朝下指指山的冷漠的一侧。

“在那儿——靠海边。”

杰克这时恢复了过来，他不能容忍让别人来讲他的故事，连忙插进来说：

“我们张开了包围圈。我让手和膝盖着地爬过去。长矛上没有倒钩，投上去就掉下来，野猪开始逃跑，大声乱叫，声音很怕人——”

“可它折了回来，跑进了包围圈，鲜血淋淋——”

孩子们全都七嘴八舌地讲起来，情绪激动，一时忘却了刚才紧张的气氛。

“我们围上去——”

第一下就打瘫了它的两条后腿，于是包围圈越缩越小，大伙儿揍啊揍啊——

“我砍着了野猪的喉咙——”

双胞胎仍然龇牙咧嘴地笑着，笑得很像，他们跳起来，兜着圈互相追逐。接着其余的也加入进去，学野猪临死时的惨叫，并大喊大嚷：

“猪脑瓜上揍一下！”

“给他狠狠来一下！”

于是莫里斯扮作一头野猪，尖叫着跑到了当中，而猎手们仍围着圈，做出揍他的样子。他们边跳边唱：

“杀野猪哟。割喉咙哟。狠狠揍哟。”

拉尔夫注视着他们，又是妒忌又是气恼。不等他们兴致低落，歌声消失，他就说道：

“我要召开大会。”

孩子们一个个收住脚，站在那儿看着他。

“我有海螺。我要召开大会，哪怕咱们不得不走到黑暗中去。到下面那个平台上。我一吹就开会。现在就去。”

他转身就跑，朝山下走去。

---

[1] 原文为day，在这里是指从早上到晚上入睡前这一段时间，如从早上六时到晚上十时。

第五章 兽从水中来

潮水正在上涨，在海水和棕榈斜坡附近白色的高低不平的地面之间，只剩下一条窄窄的比较坚实的海滩。拉尔夫拣那条坚实的海滩当作小路，因为他需要好好地想一想；只有在这条小路上，他才能放心行走而不必留神脚下。他这样在海边走着，突然大吃一惊。他发现自己领悟了：生活很令人厌倦，生活中的每条道路都是一篇急就章，人们的清醒生活，有相当大一部分是用来照看自己的脚下的。拉尔夫停下来，面对着那条海滩，想起了热情洋溢的第一次探险，仿佛那已是欢乐的童年的事情，他自嘲地笑了笑。随后转过身去，脸上带着阳光，朝平台方向走回去。开会的时间到了，他一面走进隐藏起真相的耀眼的太阳光中，一面斟酌演讲的要点。这次会可绝不能出差错，不能海阔天空，乱扯一通……

拉尔夫脑子里乱糟糟的，由于缺乏表达这种思想的语句，弄得一团糊涂。他皱眉蹙额地再想。

这次可不能闹着玩儿，必须是正正经经的。

想到这儿他加快了步伐，一下子意识到事情紧迫。夕阳在西下，他感觉到自己带起的一股微风吹拂在脸上。微风把拉尔夫的灰衬衫吹得紧贴在胸前，在这领悟了某种新东西的状态下，他觉得衣褶硬得像卡片纸板那样令人难受；他也注意到短裤磨损了的边缘在大腿的前部擦出了粉红的一块，很不舒服。拉尔夫心头一震，他发现了肮脏和腐朽；他了解自己是多么讨厌不断要拂去遮住眼睛的乱发，多么讨厌每当夕阳西下以后，最后闹哄哄地滚进枯叶堆里去休息。想到这儿，他撒腿小跑起来。

靠近洗澡水潭的海滩上分散着一组组等待开会的孩子。他们意识到拉尔夫正在气头上，也觉得让火堆熄灭是做错了，默默地给他让道。

拉尔夫站着的、孩子们准备开会的那块地方大体上是三角形状；但是跟他们做出的任何东西一样，这个三角形是粗略的、不规则的。首当其冲的是拉尔夫独坐的一根大圆木：这株已枯死的树对平台而言原先一定大得出奇。也许是太平洋上那种常有传闻的一次飓风把它吹

到了这儿。这根棕榈树干处于同海滩平行的方向，因而当拉尔夫坐着、面向海岛时，孩子们看到的却是个背衬亮闪闪环礁湖的，黑糊糊的人影。以这根圆木为底线、三角形的两条边线就更不均等了。右边也是一根圆木，木头上面被坐立不安的孩子们磨得光溜溜的，这根圆木不如头儿坐的那一根大，坐起来也没那么舒坦。左边是四根小圆木，其中之一——最远的那根——弹性很足。有人坐得太靠后的时候，那根圆木会突然一动，把五六个孩子都掀翻到后面的草地上去，一次又一次的大会就是在这种哄笑声中被打断的。现在，他看到没有一个人聪明地想到——他自己没有，杰克没有，猪崽子也没有——去拿块石头当楔子来塞住圆木，不让它滚动。于是他们只好继续忍受那根摇晃的歪树干，因为，因为……拉尔夫又陷入了困境。

每根树干前的草皮都给磨蹭掉了，但三角形当中的野草却长得高高的，没人踩踏过。此外，三角形顶端的野草也长得很密，因为那儿没人坐。在会场的四周，耸立着灰色的树干，它们或直或斜，支撑着低矮的叶盖。在这两侧是海滩；背后是环礁湖；前面是黑魆魆的海岛本体部分。

拉尔夫走到头儿坐的位置上。他们以前从没有这么晚开会过，因而这个地方此刻看来有点不同。平时绿叶盖的下侧亮着金色的反光，他们的脸被照得下亮上暗，就像——拉尔夫心想，你双手拿着一个电筒时的情形。可是这会儿阳光从一侧斜射进来，阴影也就随着偏向另一侧。

拉尔夫又陷入了那种对他如此陌生而奇怪的胡思乱猜之中；要是从上往下照，或是从下往上照，人们的脸会如此异样的话——脸究竟是什么样子的呢？一切事物又是什么样子的呢？

拉尔夫烦躁地动了一动。麻烦的是，你是个头头，你就得思考，你就得聪明点。而且机会很快就失去了，你只得匆忙地作出一个决定。这种情形迫使你动脑筋，因为思想是个可贵的东西，它会产生成果……

只是——拉尔夫面对着头头的位置时判定——我不会思考，不会像猪崽子一样地思考。

那天晚上，拉尔夫不得不又一次重新评定自己的价值。猪崽子会思考。他会在他那个胖脑瓜子里一步步地推论，只是猪崽子不是当头

头的料。尽管猪崽子的样子可笑，他却有脑子。拉尔夫现在是个思想专家了，他能鉴赏别人的思想了。

照到拉尔夫眼睛上的阳光提醒他时间正在过去，于是他从树上拿下海螺，细看着它的表面。海螺暴露于空气中，淡黄底色和粉红斑点已褪得近于白色，有点儿透明。拉尔夫对海螺油然而生一种深情的敬意，尽管是他本人从环礁湖里把它捞上来的，他面向会场，把海螺放到了唇边。

孩子们正等着开会，都赶紧跑来。一些孩子知道有艘船曾经过海岛，而火却灭了，他们想到拉尔夫在发怒，不由放低了声音；还有些孩子，包括小家伙们，不知道那件事，但也深深地感受到整个会场的严肃气氛。会场很快就挤得满满的；杰克、西蒙、莫里斯、大多数猎手，坐在拉尔夫的右边；其余的坐在左边，坐在阳光之下。猪崽子来了，他站在三角地的外面。这表明他想听，但不准备讲话：而且在猪崽子的意思里这还是个表示不同意的举动。

“情况是这样的：咱们需要开个会。”

没人吭声，可一张张面孔都转向拉尔夫，都专心致志。拉尔夫挥动着海螺。他懂得，像这样的基本声明必须至少说两遍，才能让每个人都听懂，这是个常规了。发言的人必须坐着，把大伙儿的目光吸引到海螺上，讲起话来要有力量，就像是把沉甸甸的圆石子扔进一组组蹲伏着或蹲坐着的孩子们当中。他开动着脑筋，寻找简单的语句，以便使得小家伙们也能明白会议的内容是什么。也许过一会儿，那几个老爱争论的人——杰克、莫里斯、猪崽子——会使出全套本领来扭转会议的方向：但在会议开始时必须把要讨论的主要问题讲清楚。

“咱们需要开个会。不是为了寻开心。不是为了哈哈笑，从圆木上摔下去，”——坐在那根歪树干上的小家伙们格格地笑起来，你瞅瞅我，我瞅瞅你——“不是为了开玩笑，也不是为了”——他举起海螺，努力寻找一个有说服力的字眼——“耍小聪明。不是为了这些，而是为了把事情搞搞清。”

他停顿了一下。

“我一路上走来，一个人，思忖着究竟是怎么回事。我知道咱们需要什么。开个会把事情弄明白。现在我先发言。”

他停了一下，不由自主地往后捋了捋头发。猪崽子朝三角地踮起

脚，放弃了他无效的抗议，加入到别的孩子们当中。

拉尔夫接着往下讲：

“咱们开过好多次会。大家都喜欢聚在一起，都喜欢发言。咱们决定这决定那；可是决定了的事都没有做到。咱们决定从那小溪打水，把水盛在那些椰子壳里，放在新鲜的绿叶下面。那样只干了几天。现在椰子壳里没水了，是干的。大家直接从河里弄水喝。”

响起一阵表示赞同的耳语声。

“并不是说从河里弄水喝有什么不好。我也打算从那个地方取水喝——你们知道——就是瀑布下面的那个水潭——而不是从陈椰子壳里喝水。只是咱们说过要从小溪里打水的。可现在又不干了。今天下午在那儿只有两满壳水。”

他舔舔嘴唇。

“还有茅屋、窝棚的事。”

嘁嘁喳喳的声音又响了起来，随之又静了下去。

“你们大多数睡在窝棚里。今儿晚上，除了萨姆埃里克到山上守着火，你们全都睡在窝棚里。是谁搭的这些窝棚？”

喧声四起。人人都搭过窝棚。拉尔夫不得不再次挥动海螺。

“等一等！我是说，谁搭过这所有的三个窝棚？第一个大家都有份，第二个只有四个人参加，那边最后一个是我和西蒙搭的，所以它摇摇晃晃。不。别笑了。要是再下大雨，那个窝棚说不定就会塌掉。那时咱们就用得着那些窝棚了。”

他停下来，清清嗓子。

“还有一件事。咱们选了一个地方作为厕所：就是洗澡潭那一边再过去一段路的那些岩石。这也是合理的。潮水会把那地方冲刷干净。这一点你们小家伙也懂。”

到处是窃笑声，大家你看看我我看看你。

“眼下大家都好像随地大小便，甚至就在窝棚和平台近旁。你们这些小家伙，要是你们吃着野果；要是你们急着要大小便——”

孩子们哄闹起来。

“我说，要是你们急着要大小便，就应该避开野果一点。那太龌龊了。”

一阵哄堂大笑。

“我说那太脏了！”

他扯扯自己那件僵硬的灰衬衫。

“那实在太肮脏了。要是你们急着要大小便，就应该一直沿着海滩走到岩石处去。懂吗？”

猪崽子伸出双手去拿海螺，但是拉尔夫摇摇头。这次演说是经过通盘考虑过的，一个要点紧接一个要点。

“咱们全都必须再到岩石那边去大小便。这个地方越来越脏。”他停了下来。孩子们感到一种危机，他们紧张地期待着。“此外，还有火的事。”

拉尔夫吐出余气，微微地喘息着，听众们也喘了口气。杰克开始用刀削砍一块木头，还低声对罗伯特说些什么，罗伯特则往别处看去。

“火堆是岛上最重要的事情。要是咱们不生着火，那除了凭运气之外，咱们还怎么能得救呢？咱们就连一堆火也管不好吗？”

他奋力挥出一条手臂。

“瞧瞧咱们自己！咱们有多少人呀？可就管不了一堆冒烟的火。你们就不懂吗？难道你们就看不出咱们应该——应该宁死也不让火灭掉吗？”

猎手中发出一阵忸怩的格格笑声。拉尔夫激动地转向他们。

“你们这些猎手！你们就会傻笑！可我要告诉你们，烟比猪更重要，尽管你们三天两头就能宰一头猪。你们全弄明白了没有？”他伸展开双臂，转向整个三角地。

“咱们一定得把烟在山上生起来——要不就完蛋。”

他停下，琢磨着下一个要点。

“还有一件事。”

有人大声叫喊道：

“事情太多了。”

响起了一片表示赞同的抱怨声。拉尔夫置之不理。

“还有件事。咱们差不多要把整个岛都烧光了。咱们浪费时间，滚滚石头啦，生一些煮食的小火堆啦。现在我宣布订下一条规则，因为我是头头。从今以后，除了在山上，别的地方一律不准生火。”

顿时闹开了。孩子们站起来大叫大嚷，拉尔夫也大声对他们嚷

嚷。

“因为，要是你们想煮鱼或蟹，完全可以跑到山上去。咱们说定了。”

在落日的余辉之中，好多双手都伸着要拿海螺。拉尔夫抓牢海螺，跳到树干上。

“我要说的就这些。我已经说完了。你们选我当头头。就得照我说的去做。”

大家慢慢地安静下来，最后又都坐好了。拉尔夫从树干上往下一跳，用平常的声调说道：

“所以得记住。把岩石处当作厕所。管着火堆冒烟，作为信号。不要从山上取火种，到山上去煮吃的。”

杰克站起来，阴沉沉地绷着脸，伸出了双手。

“我还没讲完呢。”

“可是你讲个没完没了！”

“我拿着海螺。”

杰克咕哝着坐了下去。

“还有最后一件事。这是大家都可以谈论的。”

他直等到平台上一片肃静。

“事情搞得七零八落。我不明白为什么会这样。咱们开始得好好的；那时咱们很快活。可后来——”

拉尔夫稍微动了一下海螺，目光越过那群孩子，不知在看什么；他想起小野兽、蛇、火堆、关于可怕东西的谈论。

“后来大家就开始感到惊恐。”

一阵喃喃耳语，几乎是呜咽之声，随之又消失了。杰克停止了削木头。拉尔夫兀地又说起来：

“可那是小家伙们的瞎扯。咱们要搞搞清楚。所以最后一部分，咱们都可以谈论的，就是对这可怕的东西作出判定。”

一缕头发又滑进了他的眼睛。

“咱们必须讨论一下这可怕的东西，弄清楚这里头其实没什么。我自己有时候也害怕过；只不过那全是胡说八道！像妖精鬼怪故事一样。然后，当作出判断以后，咱们就可以重新开始，当心好火堆等各种事情。”一幅三个男孩在明亮的海滩上行走的图画掠过拉尔夫的脑

海。“咱们会快活的。”

拉尔夫按照仪式把海螺搁到身旁的树干上，表示他的发言结束了。照在他们身上的阳光此时已成了水平方向。

杰克站起来拿过海螺。

“这么说这次会就是要把事情搞搞清楚。我来告诉你们个究竟。这一切都是你们这些小家伙开的头，谈论那可怕的东西。野兽！哪儿来的？当然我们有时候也很害怕，可我们忍着。不过拉尔夫说你们在夜里尖叫乱喊。那不是在做恶梦，又是在做什么呢？不管怎么说，你们又不打猎，又不搭茅屋，又不帮忙——你们全是些爱哭的娃娃和胆小鬼。就是这么回事。至于那可怕的东西——你们得忍着点，像我们其余的人一样。”

拉尔夫张嘴看着杰克，可杰克没注意。

“事情就是这样——害怕，就像做梦一样，伤不了你们。在这个岛上没什么野兽可怕的。”他的眼光沿着低声说话的一排小家伙横扫过去。“要是真有东西找上你们，那是活该！你们这些没用的哭宝！可就是没有动物——”

拉尔夫试探地打断了他一下。

“这是怎么回事？谁说过动物了？”

“那一天你说的。你说他们做梦尖叫。现在他们都这么说了——不只是小家伙们，连我的猎手们有时候也这么说——说有一个东西，黑乎乎的，一只野兽，一种不知是什么名堂的动物。我听他们说过。你觉得没有说过，是不是？那么听着。在小岛上是找不到大动物的。只有野猪。你们只有在非洲和印度那样的大地方才找得到狮子和老虎——”

“还有在动物园里——”

“我拿着海螺。我不是在讲那可怕的东西。我是在讲野兽。你们要怕尽管怕吧。可是说到野兽——”

杰克停了一停，捧着海螺，转向他那些头戴肮脏黑帽子的猎手。

“我是一个猎手不是？”

他们畅快地点了点头；杰克的确是一个猎手，这没有人怀疑。

“好——我独自走遍了这个岛。要是有野兽我早就见着了。害怕吧，因为你们就是那个样子——但是森林里并没有野兽。”

杰克递回海螺，坐了下去。全体与会者如释重负地向他鼓掌致意。随后猪崽子伸出了手。

“我不完全同意杰克说的话，有几点除外。森林里当然没有野兽。怎么可能有呢？野兽吃什么呢？”

“野猪。”

“我们吃猪。”

“猪崽子！”

“我拿着海螺！”猪崽子忿忿不平地说道。“拉尔夫——他们应该住口，是不是？你们都闭嘴，你们这些小家伙！我指的是我不同意这里有什么可怕的。当然在森林里根本就没什么可害怕的。为啥——我到森林里去过！你们还会讲鬼呀什么的。咱们都知道现在事情怎样了，要是出了什么毛病，就该有人来纠正。”

猪崽子取下眼镜，对大家眨眨眼睛。夕阳西沉了，就好像电灯被关掉一样。

他继续解释道：

“要是你们肚子痛。不管是小痛还是大痛——”

“你的肚子才大痛呢。”

“你们笑完了，咱们大概可以继续开会了吧。要是那些小家伙再爬上那根歪树干，马上就会摔下来。所以他们还是坐在地上听吧。噢，不。什么毛病都有医生来治，就连脑子里的毛病也有。你们当真觉得咱们该老是害怕无中生有的东西？生活嘛，”猪崽子引申着说，“总是有科学性的。就是那么回事。再过一两年战争就会结束，人们会旅行到火星上去，再从那儿回来。我知道并没有野兽——没那种带爪子的东西，我的意思是——我知道，也根本没什么可害怕的。”

猪崽子停了一停。

“除非——”

拉尔夫不安地动弹了一下。

“除非什么？”

“除非咱们害怕的是人。”

在坐着的孩子们当中，爆发出一种半是好笑半是讥笑的闹声。猪崽子低下头，匆匆地继续说道：

“还是让咱们听听那个讲起过野兽的小家伙是怎么说的，或许咱们可以让他看到自己有多蠢。”

小家伙们开始嘁嘁喳喳地互相讲起来，随后有一个站了出来。

“你叫什么名字？”

“菲尔。”

作为一个小家伙，菲尔倒是蛮自信的，他伸出双手，像拉尔夫那样捧着海螺，四下环顾着，在发言前把孩子们的注意力都吸引过来。

“昨晚我做了场梦，一个讨厌的梦，梦见跟什么东西扑打起来。我独自在窝棚外面，跟什么东西搏斗着，就是树上那些弯弯曲曲的东西。”

他停了一停，其他小家伙同情地笑了，他们也感到很可怕。

“当时我很害怕，就吓醒了。我发现我一个人在窝棚外面的黑暗中，那种弯弯曲曲的东西已不见了。”

这种栩栩如生的恐怖场面，很可信，而又如此清晰可怕，把大家吓懵了。在白色的海螺后面，只听见那孩子的声音还在叽里咕噜地说着：

“我怕极了，就开始叫唤拉尔夫，后来我就看见什么东西在林子里晃动，那东西又大又吓人。”

他停住了；回忆起这件事使他有点害怕，可又因为自己的故事引起了大家的惊骇而得意。

“那是做恶梦，”拉尔夫说，“他是在睡梦中走动。”

与会者带克制地低声表示同意。

那个小家伙却执拗地摇晃着脑袋。

“跟弯弯曲曲的东西打架时我是睡着的，可它们不见了的时候我醒着，我看见又大又吓人的东西在林子里晃动。”

拉尔夫伸出双手去拿海螺，小家伙坐了下去。

“你们都睡着了。那里什么人都没有。谁会在夜里到林子里去东逛西荡呢？有谁这样做过吗？有谁出去过吗？”

一个较长时间的停顿。孩子们想到有谁竟会在夜里走到黑暗中去，都咧嘴而笑。接着西蒙站了起来，拉尔夫惊讶地注视着他。

“你！你为什么在黑暗里闲逛？”

西蒙拿过海螺，他的手在发抖。

“我要——到一个地方去——一个我知道的地方。”

“什么地方？”

“一个就我知道的地方，在丛林中。”

他支支吾吾地说道。

还是杰克为他们解决了问题，他以一种轻蔑的、听上去那么滑稽而又那么带决定性的腔调说道。

“他是急着要去解手。”

感觉到西蒙受了羞辱，拉尔夫一面接过海螺，一面严厉地盯着西蒙的脸。

“好吧，别再这样做了。懂吗？不要在夜里出去。关于野兽的愚蠢的谈论已经够多的了，尽管小家伙们还没有看到你溜来溜去，像只——”

嘲笑声四起，里面还夹着恐惧和责难的味道。西蒙张嘴想辩解，可是拉尔夫已经收回了海螺，于是他只好回到自己的位子上。

整个会场静下来的时候，拉尔夫转向猪崽子。

“怎么样，猪崽子？”

“还有一个。是他。”

小家伙们把珀西佛尔推到前面来，随后让他独自留在那儿。珀西佛尔站在中间一块齐膝深的草丛中，看着自己被遮没的双脚，试着把自己想成是在一个“帐篷”里。拉尔夫想起了另一个小男孩也曾像这样站着过，他赶紧摆脱回忆。拉尔夫早已把那件事埋入心底、驱出脑海，只有像眼前这种实在的形象才又把它带上了心头。一直没有再点过小家伙们的数，一半是因为没法保证他们全被点着，一半是因为拉尔夫至少晓得猪崽子在山顶上提出的那个问题[1]的答案。有金发的，黑发的，带雀斑的小男孩，全脏得很，可是他们的脸上却完全没有大斑点。没一个人再看见过有紫红胎记的脸蛋。然而那一次猪崽子就已经又哄又唬了。拉尔夫默认他还记得那不宜公开说的事情，就对猪崽子点点头。

“问下去。再问问他。”

猪崽子跪着，手里拿着海螺。

“喂。你叫什么名字？”

小男孩把身子一扭躲进了他的“帐篷”。猪崽子束手无策地转向拉

尔夫，后者又高声发问：

“你叫什么名字？”

孩子们受不了这种沉默和拒绝回答问题，突然齐声叫起来：

“你叫什么名字？你叫什么名字？”

“静一静！”

拉尔夫在暮色中凝视着那个小孩。

“现在你告诉我们，你叫什么名字？”

“珀西佛尔·威密斯·麦迪逊，哈恩茨，哈考特·圣安东尼教区牧师住所，电话，电话，电——”

仿佛这个信息深深地扎在他悲伤的源头之中，小家伙流泪了。他皱起面孔，泪如泉涌，嘴巴张得令人可以看见一个方方的黑洞。起初他强忍着不出声，就像个象征着悲伤的雕像；可随之他放声痛哭，哭得像海螺声那样又响又长。

“别哭，你呀！别哭了！”

珀西佛尔·威密斯·麦迪逊可熬不住了，悲伤的源头已被打开，远非权威所能制止，即使威胁着要揍他也不管用。一场嚎啕大哭，一声紧接一声。这哭声似乎使他挺直身子，好像他被钉住了一样。

“别哭了！别哭了！”

此刻小家伙们也沉默不住。这哭声使他们想起各自的悲伤；也许他们感到这悲伤是人人有份的。他们满怀同情地哭开了，有两个哭得几乎跟珀西佛尔一样响。

是莫里斯解救了他们。他大声喊道：

“看着我！”

莫里斯装作跌倒在地。他揉揉臀部，又坐到那根歪树干上，以致又翻在草里。他这小丑角色扮得很糟，但是却吸引了珀西佛尔和其他小家伙，他们抽抽鼻子，笑了。他们笑得很滑稽，不一会儿，连大家伙们也忍不住笑起来。

随后杰克先讲起话来。他并没有拿着海螺，因而他的发言违反了规则；可没一个人留心到这一点。

“那野兽的事怎么了？”

珀西佛尔身上发生了某种奇怪的变化。他打着呵欠，站立不稳，于是杰克一把抓牢他摇晃着问道：

“野兽住在哪儿？”

珀西佛尔在杰克紧抓的双手中往下沉。

“那倒是头怪聪明的野兽，”猪崽子讥讽地说道，“要是它居然能藏在这个岛上。”

“杰克到处都去过——”

“野兽能住在哪儿呢？”

“去你的野兽吧！”

珀西佛尔喃喃着什么，大伙儿又哄笑起来。拉尔夫身子向前倾。

“他在说什么呀？”

杰克听着珀西佛尔的回答，松了手。四周在场的都是人，珀西佛尔感到宽慰，一被松开，就倒在长长的野草中睡着了。

杰克清清嗓子，然后随随便便地报告道：

“他说野兽从海里来。”

最后一下笑声消失了。拉尔夫不知不觉地回过身去，成了一个衬着环礁湖的、隆起的黑色人影。大家的目光随他而去，看着环礁湖之外浩瀚无际的大海，一面思考着；在那种不可测度的深蓝的海水之中，似乎蕴藏着无穷无尽的可能；他们默默地倾听着风吹树叶的飒飒声，倾听着从礁石处传来的轻微的海水击拍声。

莫里斯开口了——他说得那么响，把大家吓了一跳。

“爸爸说过，人们还没有发现海中所有的动物呢。”

又开始了一番争论。拉尔夫递过微微发光的海螺，莫里斯顺从地接着。会场又平静下来。

“我是说，杰克说你们会害怕的，因为人总会担惊受怕，那说得完全对。但是他说这个岛上只有野猪，我倒希望他说得对，可是他不知道，我是指他知道得不实在不确切。”——莫里斯喘了口气——“我爸爸说有那些东西，你们叫它们什么来着，那东西会造出墨黑的水来——乌贼——有几百码长，能吃下整条整条的鲸鱼。”他又停了一下，快活地笑笑。“我当然不相信有什么野兽。就像猪崽子说的那样，生活是有科学性的，可是咱们不知道，是吗？我是说知道得不确实——”

有人叫喊道：

“乌贼不会从水中跑出来！”

“会！”

“不会！”

转眼之间，平台上全是挥手舞臂的影子，他们争得不可开交。对于坐着的拉尔夫来说，这似乎是神志不清的表现。可怕的东西啦、野兽啦，大家没有一致同意火堆最重要：每当试着把事情搞搞清楚，就会发生争论，把话题扯开，提出令人讨厌的新问题。

他在幽暗中看到近旁白闪闪的海螺，就一把从莫里斯那里抢过来并拼命地吹起来。大家吓了一跳，静了下去。西蒙靠拉尔夫很近，他把手搁到海螺上。西蒙感到有一种危险的必要使他要发言，但在大庭广众之中发言对他是个可怕的负担。

“大概，”他犹豫不决地说，“大概是有一只野兽的。”

孩子们尖声乱叫，拉尔夫惊讶地站了起来。

“你，西蒙？你也信这个？”

“我不晓得，”西蒙说道，心跳得连气都喘不过来。“可是……”

一场风暴爆发了。

“坐下去！”

“住口！”

“拿着海螺！”

“见鬼去吧！”

“不许说！”

拉尔夫叫喊道：

“听他讲！他拿着海螺！”

“我是想说……大概野兽不过是咱们自己。”

“放屁！”

猪崽子惊得忘了礼貌，说出那等粗话。西蒙接着说道：

“咱们可能是一种……”

西蒙竭力想表达人类基本的病症，却说不清楚。他灵机一动。

“什么东西是最肮脏的？”

好像是作为一种回答，杰克突然打破了表示不理解的静默，他富于表情地说了句粗话。紧张空气的松弛使孩子们极度兴奋。那些已经爬回到歪树干上的小家伙们重又翻倒下来，可他们并不在乎。猎手们尖声叫喊，开心得要命。

西蒙的努力全线崩溃；这哄笑声残酷地鞭打着他，他手足无措地畏缩到自己的位子上。

会场终于又静了下去。有人接着发言：

“大概他指的是一种鬼魂。”

拉尔夫擎起海螺，凝望着朦胧的夜色。最亮的东西就是灰白的海滩了。小家伙们一定在近旁吧？对——对此可以肯定，他们就在草地中间身子紧挨着身子，挤做一团。一阵疾风把棕榈树吹得哗哗作响，喧哗声在寂静的黑夜里更加引人注意，听上去响得很。两根灰色的树干互相磨擦，发出令人不安的刺耳的声音，白天却谁也没有注意到。

猪崽子从拉尔夫手中拿过海螺，愤怒地说道：

“我根本不相信有鬼——从来不信！”

杰克也站了起来，带着一股无名火说道：

“谁管你信不信——胖子！”

“我拿着海螺！”

响起了短暂的扭打声，海螺被夺来夺去。

“你还我海螺！”

拉尔夫冲到他俩当中，胸上挨了一拳。他从拿海螺的人手里把它夺下来，气吁吁地坐下。

“鬼魂谈得太多了。这些该留在白天谈。”

一阵嘘声，接着不知是谁插了一句。

“也许野兽就是——鬼魂。”

大家像被风摇撼了一下。

“抢着说话的人太多了，”拉尔夫说道，“要是你们不遵守规则，咱们就不会有真正的大会。”

他又停了下来。精心计划的这次大会完蛋了。

“那你们还要我说什么呢？这么晚召开这次会是我错了。咱们将对此进行投票表决：我是指鬼魂；然后大家回茅屋去，因为咱们都累了。不许说话——是杰克在说吗？——等一等。我要在这儿说说，因为我不相信有鬼。或者说我认为我不信。可我不喜欢想到这些东西。就是说不喜欢现在这时候、在黑暗里想到鬼。除非咱们要把事情弄弄清楚。”

他把海螺举了一下。

“那好吧。我想要把事情弄弄清楚就是要弄清楚到底有没有鬼——”

他想了想，提出了问题。

“谁认为会有鬼？”

好长一段时间，没有人说话，也没有人明显地做什么动作。随后拉尔夫往黑暗中看去，辨认出自己的手；他断然说道：

“我明白了。”

那个世界，那个可以理解和符合法律的世界，悄悄地溜走了。曾经有过要么是这要么是那；可现在——船已经开走了。

有人从拉尔夫手中夺过海螺，是猪崽子又尖叫起来：

“没有鬼，我投票赞成没有鬼！”

他在与会者中转了一圈。

“你们全都记住！”

他们听到他在跺脚。

“咱们是什么？是人？是牲畜？还是野蛮人？大人会怎么想呢？跑开去——捕野猪——让火给灭了——而现在！”

一个阴影急急地冲到他跟前。

“你住口，你这个胖懒虫！”

又发生了短暂的争夺，微微闪光的海螺上下晃动。拉尔夫一跃而起。

“杰克！杰克！你没拿着海螺！让他发言。”

杰克的脸在拉尔夫的面前摇晃着。

“你也闭嘴！不管怎样，你算什么东西？干坐在那儿——对人发号施令。你不会打猎，不会唱歌——”

“我是头头。大家选我的。”

“大家选你的又怎么样？只会发些没有意义的命令——”

“猪崽子拿着海螺。”

“对呀——你总是向着猪崽子——”

“杰克！”

杰克怀恨地模仿他的声音。

“杰克！杰克！”

“规则！”拉尔夫喊道，“你破坏规则！”

“谁在乎？”

拉尔夫急中生智。

“因为规则是咱们所有的唯一东西！”

但是杰克仍叫喊着反对他。

“让规则见鬼去吧！我们是强有力的——我们会打猎！要是有野兽，我们就把它打倒！我们要包围上去揍它，揍了再揍——！”

他狂叫一声，跃下灰白的沙滩。平台上立刻充满了一片喧哗声、骚动声、争夺声、尖叫声和哄笑声。与会者四下散开，他们乱纷纷地从棕榈树处跑向水边，沿着海滩越跑越远，消失在朦胧的夜色中。拉尔夫觉得海螺碰到自己脸上，就把它从猪崽子手里拿过来。

“大人们会怎么说呢？”猪崽子又喊道。“瞧他们那个模样！”

从海滩上传来了模仿打猎的声音，歇斯底里的笑声和真正感到恐怖的尖叫声。

“吹海螺，拉尔夫。”

猪崽子靠得很近，拉尔夫连他一块镜片的闪光都看得见。

“有火在那儿，他们看不见吗？”

“眼下你得强硬一点，叫他们执行你的命令。”

拉尔夫以一种背诵定理的语气小心地回答道：

“要是我吹了海螺他们不回来；那咱们就自作自受了。咱们维持不了火堆。咱们就会像牲畜一样，再也不会得救。”

“要是你不吹，咱们也会很快地变成牲畜。我看不见他们在做什么，可我听得见。”

四散的人影在沙滩上汇聚拢来，变成了旋转着的浓黑的一团。他们在和唱着什么，已经唱够了的小家伙们号叫着蹒跚走开。拉尔夫把海螺举到唇边，又放了下来。

“猪崽子，伤脑筋的是：有没有鬼呢？有没有野兽呢？”

“当然没喽。”

“为什么没呢？”

“因为事情会讲不通。房子啦、马路啦、电视啦——那些东西会不起作用。”

一边跳舞一边和唱着的孩子们渐渐筋疲力尽，他们唱不出词儿，只发出有节奏的声音。

“假如说它们讲不通？在这儿，在这个岛上是讲不通的？假如它们正观察着咱们，等着机会呢？”

拉尔夫猛缩了一下，向猪崽子靠近一些，以致他们两人撞在一起，都吓了一跳。

“别再这样说！麻烦事情已经够多了！拉尔夫，我要受不住了。要是有鬼的话——”

“我该放弃当头头。听他们算了。”

“哦，天哪！别，可别！”

猪崽子紧紧抓住拉尔夫的臂膀。

“要是杰克当上头头，他就会尽打猎，不再管火。咱们会在这儿待到死。”

猪崽子声音高得成了尖叫。

“谁坐在那儿？”

“我，西蒙。”

“咱们倒是好极了，”拉尔夫说道。“三只瞎了眼的耗子。我算认输了。”

“要是你认输，”猪崽子惊慌地低声问，“那我会怎么样呢？”

“不会怎么样的。”

“他恨我。不晓得是为什么。要是他能随心所欲——你没事，他尊敬你。此外——你会揍他。”

“你刚才也跟他漂亮地干了一仗。”

“我拿着海螺，”猪崽子直率地说。“我有权发言。”

西蒙在黑暗中动弹了一下。

“把头头当下去。”

“你闭嘴，小西蒙！为什么你就不能说没野兽呢？”

“我怕他，”猪崽子说，“那就是我了解他的原因。要是你怕一个人，你会恨他，可是你又禁不住要想到他。你可以骗自己，说他实在还不错，可当你又见着他，就会像得气喘病似的喘不过气来。我告诉你，他也恨你，拉尔夫——”

“我？为什么恨我？”

“我不晓得。你让他在火那件事上栽跟头了；还有你是头头，他不是。”

“可他是，他是，杰克·梅瑞狄！”

“我老躺在床上养病，所以我有空动脑筋。我了解人们，了解我自己，也了解他。他伤害不了你；可要是你靠边站他就会伤害下一个，而那就是我。”

“猪崽子说得对，拉尔夫。你和杰克都没有错。把头头当下去。”

“咱们都在放任自流，事情越来越糟。家里总有个大人。请问，先生；请问，小姐；然后你总有个答复。我多么希望能这样！”

“我姨妈在这儿就好了。”

“但愿我的父亲……哦，那管什么用？”

“让火堆燃着。”

舞跳完了，猎手们都回到茅屋里去了。

“大人懂事，”猪崽子说。“他们不怕黑暗。他们聚会、喝茶、讨论。然后一切都会好的——”

“他们不会在岛上到处点火。或者失掉——”

“他们会造一条船——”

三个男孩站在黑暗之中，起劲地、东拉西扯地谈论着了不起的成人生活。

“他们不会吵架——”

“不会砸碎我的眼镜——”

“也不会去讲野兽什么的——”

“要是他们能带个消息给我们就好了。”拉尔夫绝望地叫喊道。“要是他们能给我们送一些大人的东西……一个信号或什么东西就好了。”

黑暗中传来一阵微弱的呜咽声，吓得他们毛骨悚然，赶快互相抓住。接着呜咽声越来越响，显得那么遥远而神秘，又转成一种急促而含糊不清的声音。哈考特·圣安东尼教区牧师住所的珀西佛尔·威密斯·麦迪逊正在这样的环境中消磨时光：他躺在长长的野草里，口中念念有词，但是把自己的地址当作咒语来念也帮不了他的忙。

---

[1] 见第二章最后一部分。

第六章 兽从空中来

除了星光之外，其他什么光也没有。他们搞清了这鬼叫似的声音是哪里来的，而珀西佛尔又安静下来，拉尔夫和西蒙笨手笨脚地把他抬到一个窝棚里。猪崽子因为说过大话，也就在离他们不远的地方跟着。然后三个大男孩一起走到邻近的一个窝棚。他们焦躁不安地躺在枯叶堆中，发出嘈杂的响声，仰望着点点的群星，星光正投向环礁湖。有时从别的窝棚里传出一个小家伙的哭叫声，偶尔又有一个大家伙在黑暗中说着梦话。随后他们三个也进入了梦乡。

一弯新月升在海平线上，月亮小得很，就连直投到水面上时也形不成一道亮光；然而在夜空中却有着别的光，它们倏忽而过，一闪一闪，或者熄灭掉，十英里高空的战斗甚至连一下轻微的爆裂声都没有传来。但是一个信号从成人世界飘扬而下，虽然当时孩子们都睡着了，谁也没有注意到。突然一下耀眼的爆炸，一条明亮的螺旋状的尾巴斜越夜空，然后又是一片黑暗，群星闪闪。海岛上空出现了一个斑点，在一顶降落伞下一个人影垂荡着摇晃的四肢，正在迅速下降。不同高度的风向变幻不定，风把人影吹来吹去。接着，在三英里的高处，风向固定了，风带着人影以一条圆弧形的下降曲线划破夜空，倾斜度很大地越过礁石和环礁湖，朝山飞去。人影掉在山侧的蓝野花丛当中，缩成一团，可此刻在这个高度也有一股轻轻的微风，降落伞啪啪翻动，砰然着地，拖拉起来。于是人影双脚拖在身后，滑上山去。轻风拖着人影，一码一码，一扑一扑地穿越蓝色的野花丛，翻过巨砾和红石，最后在山顶的乱石碎砾中挤做一团。这儿微风时有时无，降落伞的绳索东拉西张地往下挂着，或者缠绕起来；人影坐着，戴盔的脑袋耷拉在双膝之间，搁在错综交叉的绳索上面。微风吹过，伞绳会绷直，这种牵拉偶尔会使人影的脑袋抬起，胸膛挺直，于是他的目光似乎越过山顶，凝望着远方。然后，每当风势减弱，伞绳便会松弛下去，人影又向前弯曲着，把脑袋深埋在双膝之间。因此当群星移过夜空时，看得出山顶上坐着的人影一会儿弯成弓形，一会儿松落下去，一会儿又弯成弓形。

在清晨的黑暗中，山侧下面一条小路的岩石旁响起了喧闹声。两

个男孩从一堆灌木和枯叶中翻滚出来，两个模糊的影子似醒未醒地扯淡着。这是双胞胎俩，他们在值班管火。论理应该是一个睡觉，另一个守着。但是他们俩独立行动的时候从来都做不成一件像样的事；而因为整夜呆着不睡是做不到的，两人就都去睡觉了。这会儿他们走近曾经是信号火的一堆黑漆漆的余烬，打着呵欠，揉着眼睛，熟门熟路地走着。可一到火堆边他们就停止打呵欠了，其中一个匆匆奔回去拿木柴和树叶。

另一个跪了下去。

“我看火已经灭了。”

他拿起一根塞到他手中的木棒拨弄起来。

“没灭。”

他躺下去，把嘴贴近黑漆漆的余烬，轻轻地吹着。他的脸慢慢地显出来，被照得红通通的。吹了一会儿，他停了下来。

“萨姆——给我们——”

“——焦炭。”

埃里克弯下腰去又轻轻地吹着，直吹到一团余烬旺了。萨姆把一块焦炭放到开始发红的地方，接着加上一根枝条。火越来越旺，枝条燃着了。萨姆堆上了更多的枝条。

“别烧得太多，”埃里克说道，“你放得太多了。”

“咱们来暖暖身子。”

“那又得去搬柴火了。”

“我冷。”

“我也冷。”

“还有，天——”

“——天太黑了。那好吧。”

埃里克往后蹲坐着，看着萨姆生火。萨姆把焦木搭成一个小小的遮风的棚，火稳稳地点着了。

“可真差不离。”

“他会要——”

“光火的。”

“嘿。”

双胞胎默默地注视着火堆。随后埃里克吃吃地闷笑起来。

“他不是光火了吗？”

“在谈到——”

“火堆和野猪的时候。”

“幸好他是冲着杰克，而不是冲着咱们俩。”

“嘿，记得学校里总发脾气的那个老先生吗？”

“孩子——你—可真要—把我—给慢慢地—气疯了！”

双胞胎两人会心地哈哈大笑，接着他们又想起了黑暗和别的一些东西，不安地东张西望起来。在架空的木柴旁，火焰燃得正旺，这又把他们的眼光吸引了回来。埃里克注视着：树虱在疯狂地乱跑，却免不了被火焰所吞噬，他想起了第一次所生的火——就在那下面，在山的更陡峭的一侧，那儿此刻是一片黑暗。他并不喜欢记起这件事，侧脸看起山顶来了。

这会儿热气四射，令人愉快地照到了他们身上。萨姆尽可能近地把枝条塞进火里，闹着玩儿。埃里克伸出双手，试试看放在多远可以经受得住火堆辐射出来的热量。他无聊地看着火堆的另一边，从乱石碎砾扁平的阴影中重新想象出它们白天的轮廓。就在那儿有块大岩石，那儿有三块石头，裂开的岩石，从那儿再过去，有一道山罅——就在那儿——

“萨姆。”

“嗯？”

“没什么。”

枝条燃起了熊熊的火焰。树皮被烧得蜷曲起来，随火而化，木头发出了噼啪的爆裂声。遮风的小棚朝内坍塌下去，山顶上好大一圈被照得通亮。

“萨姆——”

“嗯？”

“萨姆！萨姆！”

萨姆烦躁地看看埃里克。埃里克的眼神显得很紧张，说明他所看的方向凶险可怕；萨姆原先背对着那个方向，现在急匆匆地兜过火堆，蹲坐在埃里克身旁也盯着看起来。他们呆若木鸡，互相紧揪着手臂，两双眼睛一眨不眨，两张嘴巴难以合拢。

在他们下面远远的地方，无数的林木哀叹着，随之怒号起来。他

们额前的头发飘动，火焰从火堆中旁逸出来。在他们之外十五码的地方，传来布被风吹开的噗噗声响。

两个孩子都没尖声呼叫，只是用手更紧地抓住对方的臂膀，嘴巴突出。他们这样蹲伏了约十秒钟时间，与此同时，噼啪作响的火堆冒出了浓烟和火星，火光在山顶上摇曳不停。

接着，就好像他们两人只有同一颗被吓坏了的心，双胞胎跌跌撞撞地爬过山岩，逃之夭夭。

拉尔夫正做着美梦。经过几小时嘈杂的辗转反侧，他终于在枯叶堆中进入了梦乡。连别的窝棚里的孩子在梦魇中发出的惊叫也没有惊动他，因为他已在梦中回到了自己的老家，正隔着花园的围墙拿糖喂小马。随之有人摇他的手臂，告诉他该吃茶点了。

“拉尔夫！醒醒！”

树叶哗哗作响，像大海那样怒号。

“拉尔夫，醒醒！”

“怎么啦？”

“我们看见——”

“——野兽——”

“——清清楚楚！”

“你们是谁？双胞胎吗？”

“我们看见野兽了——”

“别出声。猪崽子！”

树叶仍在怒号。拉尔夫直奔椭圆形的、暗淡的星群，一头撞到猪崽子身上，双胞胎中的一个忙拽住他。

“你不能出去——太可怕了！”

“猪崽子——长矛在哪儿？”

“我听得见——”

“快静下来。躺着。”

他们躺在那里倾听，起初有点怀疑，可在一阵阵死寂之中听着双胞胎低声细语的描述，也畏惧起来。一会儿工夫，黑暗中似乎满是爪子，满是可怕的无名之兽和威胁之意。漫无止境的拂晓慢慢地隐去了群星，最后，灰蒙蒙的光线终于射进了窝棚。他们开始动弹身子，尽管窝棚外面的世界仍然危险得令人无法忍受。黑暗中迷乱的景象分得

清远近了，天空高处小片的云彩涂上了一层暖色。一只孤零零的海鸟扑棱棱地拍翅飞向云天，嘶哑地鸣叫一声，引起几下回声；森林中有什么东西粗厉地戛然长鸣。靠近海平线的一片片云彩此刻闪耀出玫瑰红色，而棕榈树羽毛似的树冠也呈现出清翠碧绿。

拉尔夫跪在窝棚的进口处，小心翼翼地窥测着四周的动向。

“萨姆和埃里克。叫他们来碰碰头。悄悄地。去吧。”

双胞胎瑟瑟发抖地互相搀着，壮着胆子走了几码到邻近的一个窝棚里去传播那令人畏惧的消息。拉尔夫站了起来，为了自己的尊严，尽管心里忐忑不安，还是硬撑着走向平台。猪崽子和西蒙跟着他，其他孩子也蹑手蹑脚地跟在后面。

海螺搁在光溜溜的位子上，拉尔夫拿起海螺放到嘴边；可接着他犹豫片刻，并没有吹，只举起贝壳向大家示意一下，他们都明白了。

太阳的光线像把扇子似的从海平线下面往上展开，又向下晃到齐眼睛那么高。拉尔夫瞥一下从右面照亮他们的、正在越来越扩大的一片金色的闪光，似乎要选择适当的方向来发言。在他前面围成圈的孩子们手中都竖拿着一根根打猎的长矛。

他把海螺递给最靠近他的埃里克——双胞胎中的一个。

“我们俩亲眼看到了野兽。不——我们当时没睡着——”

萨姆接过故事讲下去。现在一个海螺管双胞胎两个共用已成了习惯，因为大家已经公认他们俩实在是密不可分的。

“野兽是毛茸茸的。头的后面有东西飘来飘去——像是翅膀。它动得太——”

“真可怕。它那么直挺挺地坐起来——”

“火光很亮——”

“我们俩刚生好火——”

“——还在往上多加木柴——”

“有眼睛——”

“牙齿——”

“爪子——”

“我们俩没命地奔逃——”

“猛撞到什么东西上——”

“野兽跟着我们俩——”

“我看到它鬼鬼祟祟地躲在树木后面——”

“差一点碰到我——”

拉尔夫怀着恐惧的心情指指埃里克的脸，上面有一些伤痕，是矮灌木丛划的。

“你那是怎么搞的？”

埃里克摸摸自己的脸。

“我脸上都弄破了。在流血吗？”

围成圈的孩子们害怕地退缩下去。约翰尼还在打着呵欠，忽然出声地哭起来，被比尔刮了个嘴巴子，才强忍住眼泪。明亮的早晨充满了种种威胁，孩子们的圈儿开始有了变化。他们的脸不是朝里，而是朝外，用木头削尖制成的长矛像一道篱笆。杰克叫他们向中心靠拢。

“这才是真正的打猎呢！谁敢去？”

拉尔夫不耐烦地动弹了一下。

“这些长矛是木头做的。别傻了。”

杰克嘲笑地对他说：

“害怕了？”

“当然怕了。谁会不怕呢？”

杰克转向双胞胎，期待他们的回答，却感到失望。

“我想你们不会跟我们开玩笑吧？”

他们回答得非常肯定，无可怀疑。

猪崽子拿过海螺。

“咱们能不能——还是——待在这儿？可能野兽不会到咱们附近来。”

要不是好像感到有什么东西正瞧着他们，拉尔夫早就对猪崽子大声吆喝起来。

“呆在这儿？圈在这么一小块岛上，总得提防着？咱们怎么弄到吃的呢？火堆又怎么办呢？”

“让我们行动吧，”杰克焦躁地说，“我们在浪费时间。”

“不，我们没有。小家伙们怎么办呢？”

“别管那些小家伙！”

“得有人照顾他们。”

“过去谁也不需要照顾。”

“过去没这个必要！可现在有了。让猪崽子来照管他们。”

“好呀。好让猪崽子别冒风险。”

“动动脑筋吧。猪崽子一只眼能干得了什么？”

其余的孩子好奇地看看杰克，又看看拉尔夫。

“还有一件事。你们这次可不像寻常的打猎，因为野兽没留下足迹。要是它留下了，你们倒可以看得见。大家都知道，野兽可能像荡秋千似的从一棵树摆到另一棵树，就像刚才所说的一样。”

大家点头称是。

“所以咱们必须想一想。”

猪崽子取下摔坏的眼镜，擦擦残余的眼镜片。

“拉尔夫，我们怎么办呢？”

“你还没拿海螺。它在这儿。”

“我是说——我们怎么办呢？假如你们都走开，而野兽倒来了。我又看不清楚，要是我被吓坏了——”

杰克轻蔑地插了一句。

“你总是吓破胆。”

“我拿着海螺——”

“海螺！海螺！”杰克叫道，“我们再也用不着海螺。我们知道该由谁发言。西蒙说话有什么用？比尔、沃尔特说话顶个屁？是时候了，该让有些人知道他们得闭上嘴，让我们其余的来下决定——”

拉尔夫不再能无视他的发言。热血涌上了双颊。

“你没拿到海螺。”他说。“坐下。”

杰克的面孔变得如此苍白，脸上的雀斑显得像褐色的污点那样清楚。他舔舔嘴唇，仍然站着。

“这是猎手的活儿。”

其余的孩子们目不转睛地看着。猪崽子感到自己被卷入了纷争的漩涡，心里不自在，他悄悄地把海螺放回到拉尔夫的膝盖上，坐了下去。气氛静得逼人，猪崽子屏气静息。

“这不止是猎手的活，”拉尔夫最后说，“因为你无法追踪野兽。你难道不要得救了吗？”

他转向全体与会者。

“难道你们全都不想得救了吗？”

他回过头去看了杰克一眼。

“我从前说过，火堆最要紧。眼下火堆一定灭掉了——”

先前的恼怒又给了他以还击的力量。

“难道你们都没有头脑了？咱们必须再把火生起来。杰克，你从来没有想到过火堆，不是吗？要不然你们全都不想得救了？”

不，他们都要得救，对此无可怀疑；大家的倾向猛地偏向拉尔夫一边，危机过去了。猪崽子喘了口粗气，想缓一缓过来，可没成功。他倚躺在一根圆木旁，张大着嘴巴，嘴唇上布满了一圈青紫的斑印。谁也没去注意他。

“想想吧，杰克。在岛上你还有什么地方没去过？”

杰克不情愿地答道：

“只有——当然啰！你记得吗？岛的尾端，山岩都堆集起来的那个地方。我到过那儿附近。岩石堆得像桥一样。上去只有一条路。”

“那东西可能住在那儿。”

大伙儿哄地一声说开了。

“静一静！好。那就是咱们要去看一看的地方。要是野兽不在那儿，咱们就爬上山去看看；再点着火堆。”

“咱们走吧。”

“咱们先吃了再去。”拉尔夫停顿了一下。“最好带着长矛。”

吃完以后拉尔夫和大家伙们就沿着海滩出发了。他们把猪崽子留在平台上支撑局面。这一天像其他日子一样，天气可望晴朗，在蔚蓝色的苍穹之下，大地上沐浴着万道霞光。在他们面前展现的海滩微呈弧形，它一直伸向远方，直至弯进了一片森林；还不到白天的那个时候：蜃景变幻的帷幕会使各种景象模糊不清。在拉尔夫的指挥下，他们谨慎地选了一条沿着棕榈斜坡的小路，而不敢沿着海边发烫的沙滩行走。拉尔夫让杰克带着路；杰克装模作样地小心地走着，尽管要是有敌人的话，他们在二十码开外一眼就能看见。拉尔夫殿后，很高兴暂时地逃脱了责任。

西蒙走在拉尔夫前头，感到有点儿怀疑——一个会用爪子抓人的野兽，坐在山顶上，没留下足迹，跑得不很快，捉不住萨姆埃里克。不管西蒙怎么想象那头野兽，在他内心里浮现的却总是这样一幅图画：一个既有英雄气概又是满面病容的人。

他叹了口气。别人能站起来对着大庭广众发言，显然他们没那种可怕的个性上的压力感，就好像只是对一个人说话那样。西蒙朝旁边跨出一步，回首张了一下。拉尔夫正跟上来，肩上扛着长矛。西蒙胆怯地放慢了脚步，等到跟拉尔夫并肩而行，他透过此刻又落到眼边的粗硬的黑头发，仰望着拉尔夫。拉尔夫却瞥向一边，脸上露出勉强的笑容，好像忘了西蒙曾经愚弄过他，随后又向别处看去，其实什么也没看。有那么一会儿工夫，西蒙为自己被接受而感到快乐，接着他不再想他自己的事情。忽然西蒙一不留意猛撞到一棵树上，拉尔夫不耐烦地向一边看去，罗伯特吃吃地笑了。西蒙头昏眼花，摇摇晃晃，额前出现了白的一块，又变成红颜色并出了血。拉尔夫不去理睬西蒙，他又想起了自己倒霉的心事。过一会儿他们就要到城堡岩了；那时头儿就得上前。

杰克小步跑回来。

“我们已经看得见了。”

“好吧。我们要尽可能靠近些。”

他跟在杰克身后走向城堡岩，那儿的地势稍稍高起。在他们的左面是不可穿越的紧缠着的藤蔓和树木。

“为什么那儿就不会有东西呢？”

“因为你可以看到。那儿没有东西进进出出。”

“那城堡岩怎么样？”

“瞧吧。”

拉尔夫分开眼前的草，放眼望去。多石的地面只有不多几码了，再往前岛的两侧几乎要交叠起来，让人预料前面应该是一个海岬的最高点。但所看到的却是一条狭窄的岩石突出部，有几码宽，大概十五码长，使岛继续延伸到海里。那儿卧着一块构成这个岛的底部的那种粉红色的方岩石。城堡岩的这一面约有一百英尺高，他们从山顶上远眺时像个粉红色的棱堡。峭壁的岩石断裂，峭壁顶上凌乱地散布着似乎摇摇欲坠的大块石头。

拉尔夫背后长长的野草中，挤满了不声不响的猎手。拉尔夫朝杰克瞧瞧。

“你是个猎手。”

杰克脸红了。

“我知道。没错。”

拉尔夫感到，有一种深沉的东西使他不由自主地说道：

“我是头头。我去。别争了。”

他转向其他的孩子。

“你们都躲在这儿。等着我。”

他发现自己的声音不是轻得听不见，就是显得太响。他看着杰克。

“你是不是——认为？”

杰克喃喃地答道：

“我到处都去过了。那东西准在这儿。”

“我明白了。”

西蒙含糊不清地咕哝道：“我不信有什么野兽。”

好像同意天气不会怎么样似的，拉尔夫彬彬有礼地答道：

“对。我猜也没有。”

拉尔夫嘴巴抿紧，嘴唇苍白。他慢慢地把头发往后捋一捋。

“好吧。回头见。”

他勉强地挪动脚步向前走，一直走到陆地的隘口。

拉尔夫四周别无遮拦，被空气所团团围住。即使不必向前，也无藏身之地。他停在狭窄的隘口俯视着。要不了几百年，大海就会把这个城堡变成一个岛。右手方向是环礁湖，被浩瀚的大海冲袭着；左手方向是——

拉尔夫不寒而栗。是环礁湖使他们免遭太平洋的侵袭：由于某种原因，只有杰克才一直下去，到达过另一侧的海边。此刻他以陆上人的眼光看到了滚滚浪涛的景象，看来就像某种巨兽在呼吸。海水在礁石丛中缓缓地沉落下去，露出了一块块粉红色的花岗岩地台，露出了各种奇形怪状的生长物：珊瑚呀，珊瑚虫呀，海藻呀。海水退啊，退啊，退却下去，就像阵风吹过森林里的树梢那样沙沙地响。那儿有一块扁平的礁石，像张桌子似的平放着，海水退落时把四面的海藻带下去，看上去就像一座座悬崖峭壁。然后，沉睡的利维坦[1]呼出气来——海水又开始上涨，海藻漂拂，翻腾的海水咆哮着卷上那像桌子似的礁石。几乎觉察不到波浪的经过，只有这一分钟一次的有规律的浪起浪落。

拉尔夫转向粉红色的峭壁。在他身后，孩子们等在长长的野草中，等着看他怎么办。拉尔夫感到自己手掌心里的汗珠这会儿是凉的；他吃惊地认识到：他并不真的盼望碰到什么野兽，要是真碰上了也会不知所措。

拉尔夫看得出自己能爬上峭壁，但是这没有必要。四四方方的山岩有一圈类似柱脚的侧石围绕着，因而在右面，俯瞰着环礁湖的那个方向，可以沿着突出部一点点上去，拐过还看不见的犄角。爬上去挺方便，一会儿他就正远眺山岩的四周了。

没有什么出乎意料的东西：乱七八糟的粉红色的大圆石，上面铺着一层糖霜似的鸟粪；一条陡峭的斜坡直通冠于棱堡之上的乱石碎砾。

拉尔夫背后的声响使他回过头去。杰克正侧身沿着突出部徐徐而上。

“不能让你独个儿干哪。”

拉尔夫一言不发。他带路翻上山岩，检查着一种略呈半洞穴状的岩石，里面没什么可怕的东西，只有一窝臭蛋，他终于坐了下来，环视着四周，用长矛柄敲打起岩石。

杰克煞是激动。

“做一个堡垒这地方该有多好啊！”

一股水花溅湿了他们的身体。

“不是淡水。”

“那么是什么呢？”

在岩石的半当中实际上挂着一长条污浊的绿颜色的水。他们爬上去尝着细细的水流。

“可以在这儿放上个椰子壳，一直盛着。”

“我可不。这是个肮里肮脏的地方。”

他们并肩攀上了最后一段高度，越缩越小的岩石堆上顶着最后一块断裂的岩石。杰克挥拳向靠近他的一块岩石击去，石头发出轻轻的轧轧声。

“你记得吗——？”

他们俩都记起了那段困难的时光。杰克匆匆地说道：

“往那岩石下面塞进一根棕榈树干，要是敌人来了——那就瞧

吧！”

他们下面一百英尺光景是狭窄的岩石突出部——石桥，再过去是多石的地面，由此再过去是散布在野草上的点点人头，在那之后则是森林。

“嗨哟一下，”杰克兴奋地叫喊道，“就会——哗地——！”

杰克用手做了个向下猛推的动作。拉尔夫却朝山的方向望去。

“怎么啦？”

拉尔夫回过头来。

“呃？”

“你在看——我不晓得怎么办。”

“这会儿没信号了。影踪全无。”

“你真是个迷上信号的傻瓜。”

蓝色的、整齐的海平线包围着他们，只有一个地方被山峰所遮蔽。

“那就是我们所有的一切了。”

拉尔夫把长矛斜依在一块摇动的石头上，两手把头发往后捋。

“我们必须往回赶，爬到山上去。野兽是在那儿发现的。”

“野兽不会在那儿。”

“我们还能干什么呢？”

躲在野草里的其他孩子，看到杰克和拉尔夫没有受到伤害，都刷地跑到了阳光里。他们沉浸在探险的兴奋之中，把野兽忘记了。他们涌过石桥，一会儿爬的爬、叫的叫。拉尔夫此刻站着，一手撑着一大块红色的石块，大得像只水车轮子，石块已经裂开，悬空着，有点儿摇晃。拉尔夫阴沉地注视着山头。他握紧拳头朝右捶打着红色的石墙，抿紧了嘴唇，额发下的眼睛里充满了渴望的神色。

“烟。”

他吮吸着青肿的拳头。

“杰克！跟我来。”

但是杰克已经不在那儿了。一小群男孩正发出他没注意到的乱哄哄的吵闹声，在嗨哟嗨哟地推一块石头。当拉尔夫转过身子时，正好石基破裂了，整块岩石倒进大海，轰隆一声巨响，水柱直溅到峭壁的半腰里。

“停下！停下！”

拉尔夫的高声大喊使他们安静下来。

“烟。”

拉尔夫的脑子里发生了一个奇怪的变化。他的内心深处掠过什么东西，就像蝙蝠振翼那样干扰了他的思想。

“烟。”

一谈到烟他的思想立刻又清楚了，怒火也燃烧起来。

“咱们需要烟。而你们却在浪费时间。你们倒滚起石头来了。”

罗杰喊道：

“咱们有的是时间！”

拉尔夫摇摇头。

“咱们必须爬到山上去。”

一阵吵吵嚷嚷。有的男孩要回到海滩上去，有的要再滚石头。阳光灿烂，危险跟黑暗一块儿渐渐消失。

“杰克。野兽可能在另一侧。你再带路。你去过。”

“咱们可以沿着海滩去。那儿有野果。”

比尔走近拉尔夫问道：

“为什么我们不可以在这地方再待一会儿？”

“说得对。”

“让我们做个堡垒——”

“这儿没吃的，”拉尔夫说道，“没有窝棚。也没有多少淡水。”

“这儿会成为一个出色的堡垒的。”

“我们可以滚石头——”

“一直滚到那石桥上——”

“我说咱们继续前进吧！”拉尔夫狂怒地叫喊道。“咱们一定要搞清楚。现在就走。”

“让我们待在这儿——”

“回到窝棚去——”

“我累了——”

“不行！”

拉尔夫把拳头捶击得连指关节的皮都破了。他似乎并没有觉得痛。

“我是头头。咱们必须搞个水落石出。难道你们没看见山吗？那儿没有信号在发出指示。也许有一艘船正从那外面经过。你们全都疯了吗？”

男孩子们不完全同意地逐渐平静了下来，有些孩子还在低声地抱怨着。

杰克领路走下了山岩，跨过了石桥。

---

[1] 源出希伯来文Livyathan，即《圣经》上所说的一种强大无比的海兽。

第七章 暮色和高树

位于另一侧海边的，是一片杂乱无章的山岩，紧贴着山岩有一条野猪出没的羊肠小道，拉尔夫满足地跟着杰克沿小道前进。倘若能塞耳不闻大海慢吞吞地吸落下去，又翻腾着席卷重来，倘若能视而不见小道两旁羊齿丛生的树丛多么暗无天日，从未有人涉足，那么你就有可能会忘掉野兽，梦想一阵子。骄阳已经摆过了当头，岛上下午的暑气越来越闷热。拉尔夫往前头递了个口信给杰克，等到再遇着野果的时候，全队就停下来吃一顿。

坐下以后，拉尔夫那天第一次注意到了暑热。他厌恶地扯扯灰衬衫，吃不准是不是要把它洗洗。即使是对于这个岛来说，这会儿的暑热似乎也是异乎寻常的，坐在这样的暑热之下，拉尔夫筹划着如何清洗一番。拉尔夫希望有一把剪子来剪剪他这头发——他把乱糟糟的长发往后一甩——把这脏透的头发剪到半英寸长。他希望洗个澡，擦上肥皂真正地洗一洗。拉尔夫试用舌头舔舔牙齿，断定随手要是有把牙刷也很好。还有他的指甲——

拉尔夫把手翻过来细细查看。指甲已被咬到最贴肉的地方，尽管他记不起什么时候又开始了这种恶习，什么时候又沉溺于这种恶习。

“以后得吮大拇指——”

他偷偷摸摸地朝四下看了看。显然没人听见他说话。猎手们坐着，正狼吞虎咽地吃着这种来得容易的饭食，他们试图使自己相信：香蕉，以及另一种淡青灰色的浆果，吃起来真是其乐无穷。拉尔夫记得自己有时候是很清洁的，用这样的标准，他把他们一个个打量过来。猎手们肮脏不堪，不是摔在泥地里浑身是泥浆的脏样，也不是大雨天给淋得像个落汤鸡似的狼狈相。他们没有一个十分明显地脏在外表，然而——头发太长，东缠西绕，裹着枯枝残叶；因为边吃边流汗，脸倒还算干净，但是从某些特别的角度，就看得出有黑黑的污垢；褴褛的衣衫，就像他自己穿的那件一样，因为汗水而弄得很僵硬，他们穿上衣服，既不是为了装饰，也不是为了舒适，只是出于习惯而已；孩子们赤裸的身上满是盐屑——

拉尔夫发现自己现在对这种状况已习以为常，毫不介意，心头微

微一沉。他叹了口气，推开他从上面剥下过野果的那根树梗。猎手们已经悄悄地跑开到树林子里或是跑到了山岩下面去干他们的营生了。他转过身去，放眼大海。

在这儿，在海岛的另一侧，景象迥然不同。经受不住冷冰冰的大洋水，海市蜃楼的朦胧魅力消失了，海平面轮廓清晰，蓝得刺眼。拉尔夫漫步走下山岩。在下面这儿，几乎跟大海同一个水平面上，可以放眼追随深海的涌浪滚滚向前。涌浪有好几英里宽，很明显可以看得出不是碎浪，也不是浅水处隆起的浪脊。涌浪横越过整个海岛，带着一种不屑一顾的气势，又开始了自己的征程；与其说涌浪滚滚向前，不如说整个大洋在惊心动魄地一起一伏。此刻海潮将要吸落下去，退却的海水白浪滔滔，形成了无数道大小瀑布，海水经过丛丛礁石而沉落，海藻紧贴着垂荡下去，就像闪闪发亮的头发；随后，稍停片刻，积聚起力量后，海潮又怒吼着起来，不可抗拒地涌上礁石尖儿和地层露头，爬上小巉岩，以一股拍岸激浪冲上海沟，最后在离拉尔夫一、二码的地方化为飞沫。

一浪紧接一浪，拉尔夫的目光追随着波涛起伏，直看到海洋的无边无际使他的头脑开始发晕。然后，几乎是无垠的海水又渐渐地迫使他集中起注意力。大海——这就是间隔和障壁。在岛屿的另一侧，正午时处在蜃景的包围中，宁静的环礁湖袒护着他们，谁都可以幻想得救；但是在这儿，面对着这蛮横而愚钝的大洋，面对着这茫无边际的隔绝，谁都会觉得束手无策，谁都会感到孤立无援，谁都会绝望，谁都会——

西蒙几乎就在他耳边说起了话。拉尔夫发现西蒙痛苦地双手紧抓住岩石，弓着身体，挺直脖子，张大着嘴巴。

“你会回到老地方的。”

西蒙边说边点头。他单膝下跪，双手抓住一块较高的岩石俯看着，另一条腿向下伸到拉尔夫的身旁。

拉尔夫迷惑不解，仔细察看西蒙的脸，想找出点名堂来。

“这么大，我是说——”

西蒙点点头。

“反正一样。你会平安返回的。不管怎样，我是这样认为的。”

拉尔夫的身体稍微松弛了一点。他朝大海瞥了一眼，随后挖苦地

笑着朝西蒙说：

“你口袋里有条船？”

西蒙咧嘴摇摇头。

“那你怎么会知道呢？”

西蒙还没吭声，拉尔夫就粗率无礼地说道，“你发疯了。”

西蒙使劲地摇头，粗硬的黑发前后乱甩，拂过他的脸部。

“不是，我不是那个意思，我只是认为你总会回来的，不会出什么事。”

一时间两人默不作声。然后他们俩不约而同地互相笑了笑。

这时候罗杰在树丛里叫喊起来：

“来看哪！”

野猪出没的羊肠小道近旁，地面被翻了起来，还留着冒热气的粪便。杰克俯身看得起劲，好像挺喜欢似的。

“拉尔夫——即使咱们追捕别的东西也需要肉。”

“要是你走的路对头，咱们就打猎吧。”

他们又出发了，由于提到了野兽，猎手们有点害怕，稍稍靠拢了一些，杰克在前面开路。他们走得比拉尔夫预想的更慢；然而在某种程度上拉尔夫宁可捧着长矛慢慢地走。不一会儿，杰克迷失了方向，队伍只好停顿下来。拉尔夫倚在树上，立刻做起了白日梦。打猎是杰克管的事，到山头还有着时间呢——

拉尔夫曾跟着父亲从查塔姆[1]到德文波特[2]去过，他们住在沼地边的一座村舍里。在拉尔夫所记得的一栋栋房子中，他对这一座印象特别鲜明，因为此后他就被送去上学了。那时候妈妈还跟他们住一块儿，爸爸天天回家。野生的小马会跑到花园尽头的石墙前，天已在下雪。就在这座村舍的后面，还有一间小棚屋，可以躺在那儿，看着雪花飘飘。可以看到每片雪花消失后都润湿了一小片泥土；随后又可以注意到第一片飘落而未溶化的雪花，观赏到整个大地变成白茫茫的一片。要是觉得冷就可以走进屋里，越过锃亮的铜茶壶和带蓝色小人儿的茶盘，透过窗口向外眺望——

每当去睡觉前总会有一碗带糖和奶油的玉米片。还有不少书——竖在床旁的书架上，书斜靠在一起，可总有两三本平放在书顶上，因

为他懒得把书放回原处。这几本书折着边角，上面乱涂乱画。有一本色彩鲜明，闪闪发亮，是关于托普茜和莫普茜的书，可他从未看过，因为那本书讲的是两个小姑娘；有一本说的是妖道术士，看起来心惊肉跳，跳翻到二十七页上有一幅狰狞可怕的蜘蛛图；还有本书谈的是发掘旧东西的人，发掘埃及的玩意儿；还有儿童读物《火车》和《轮船》。这些书都栩栩如生地跑到了拉尔夫面前；他似乎一伸手就够得着摸得到，似乎感觉到了那厚厚的少年百科全书挤出来滑下去时的分量和慢慢的移动。……一切都很好；一切都是愉快而亲切的。

队伍正前方的矮灌木丛哗啦一声被撞开了。孩子们发狂地从野猪小道上逃开来，他们在藤蔓中爬呀叫呀。拉尔夫看见杰克被别人的手肘推到一边，并倒在地上。随即有一个东西沿着野猪的小道径直朝他跳着冲来，它獠牙闪闪，发出恫吓的哼哼声。拉尔夫感到自己能冷静地算出距离瞄准目标。野公猪到了只有五码开外，拉尔夫把手中那根笨拙的尖木棒掷过去，看着尖木棒打中了野猪的大鼻子，还在那上面挂了片刻。野公猪的叫声变了，开始尖声地急叫起来，它猛地朝旁边折进了浓密的树丛。野猪出没的小道上又挤满了尖声叫喊的孩子们，杰克奔了回来，拨弄着矮树丛。

“穿过这儿——”

“它可会要咱们的命哩！”

“我说是穿过这儿——”

野公猪挣扎着狂奔而去。他们发现还有一条野猪通道，同第一条羊肠小道相互平行，杰克忙顺着道跑开了。拉尔夫又是吃惊，又是担心，又是自豪。

“我投中了！长矛扎了进去——”

接着他们出乎意料地追到了海边的一块开阔地。杰克在光秃秃的岩石上搜寻着，看上去很焦急。

“野猪跑了。”

“我投中了。”拉尔夫又说，“长矛扎进一点。”

他感到需要有人证实一下。

“你没看到我投吗？”

莫里斯点点头。

“我看到你投的。正扎在猪鼻上——嗖的一声！”

拉尔夫兴奋地继续往下讲：

“我确实投中了。长矛扎了进去。我把它刺伤了！”

拉尔夫得到孩子们新的尊敬，心里很得意。他感到打猎毕竟是件好事。

“我狠狠地把它扎了一下。我想那就是野兽！”

杰克回来了。

“那不是野兽，那是头野公猪。”

“我打中了它。”

“你为什么不抓住它呢？我尽力——”

拉尔夫的话音高起来。

“可那是头野公猪呢！”

杰克蓦地涨红了脸。

“你说它会要我们的命。为什么你急急忙忙要投呢？为什么你不等一会呢？”

杰克伸出手臂。

“瞧瞧。”

他翻出左前臂给大伙儿看。手臂的外侧是一道口子；虽然不大，但是血淋淋的。

“这是野公猪用獠牙挑的。我来不及把长矛扎进去。”

大家的注意力又集中到杰克身上。

“那是伤口，”西蒙说道，“你应该像贝伦加利亚[3]那样吮吸伤口的血。”

杰克吮吸着伤口。

“我打中它了，”拉尔夫怒气冲冲地说。“我用长矛扎中的，我把野公猪刺伤了。”

他力图再引起他们的注意。

“野公猪沿着小路奔来。我就像这样一掷——”

罗伯特朝他吼着。拉尔夫跟他玩起来，大家都笑了，一会儿他们都用长矛去刺罗伯特，而罗伯特模仿猪的样子到处乱窜。

杰克叫喊道：

“拉开圈子！”

一伙孩子占好位置，围起圈子。罗伯特模仿着猪吓得吱喳乱叫的声音，接着却真的痛得直叫起来。

“哦！别打了！你们把我打痛了！”

罗伯特在他们当中慌不择路地乱逃，一支长矛柄砸在他背上。

“逮住他！”

他们抓住他的手臂和腿部。拉尔夫欣喜若狂，忘乎所以，一把抢过埃里克的长矛，猛戳罗伯特。

“宰了他！宰了他！”

与此同时，罗伯特尖声地叫，狂蹦乱跳地拼命挣扎。杰克揪住了他的头发，挥舞着刀子。杰克背后是罗杰，正抢上前来。孩子们齐声叫喊的声音越来越响，就像他们在举行什么仪式，就像接近了跳舞和打猎的尾声。

“杀野猪哟！割喉咙哟！杀野猪哟！狠狠揍哟！”

拉尔夫也抢着凑上前去，去拧一把此刻没有防卫能力的褐色的肉。紧拧和加以伤害的欲望主宰了一切。

杰克的臂膀往下一沉；上下起伏的一圈孩子欢呼着，装着喊出野猪临死的惨叫。随后他们安静了，躺下来，喘着粗气，倾听着罗伯特惊恐的啜泣。他用脏手臂擦着面孔，竭力爬起来。

“嗳哟，我的屁股呀！”

罗伯特懊悔地揉着臀部，杰克滚了过来。

“这样玩真带劲。”

“只是玩玩，”拉尔夫不安地说道。“有一次我打橄榄球也痛得很厉害。”

“咱们该弄一面鼓，”莫里斯说，“那玩起来就更像样了。”

拉尔夫瞧瞧他。

“怎么像样呢？”

“我不晓得。我认为，要火堆，还要有面鼓，可以用鼓打拍子。”

“要有一头野猪，”罗杰说，“就像真正的打猎一样。”

“或者谁来装扮一下，”杰克说。“可以找个人打扮得像头野猪，然后他可以扮演起来——你晓得，假装把我撞倒，如此，等等——”

“要有一头真的野猪，”罗伯特说，一面还在摸着臀部，“因为要把它宰了。”

“用个小家伙试试，”杰克说，大伙儿哄地笑了。拉尔夫端坐起来。

“嘿，用这个速度是找不到咱们要找的东西的。”

他们一个接一个站起来，急忙套上破衣烂衫。

拉尔夫看着杰克。

“该上山了。”

“咱们要不要在天黑以前赶回到猪崽子那儿去呢？”莫里斯问道。

双胞胎就像一个人似的点着头。

“对，说得对呀。咱们早上再来爬吧。”

拉尔夫放眼远眺大海。

“咱们得再把火堆点着。”

“没有猪崽子的眼镜，”杰克说，“所以生不了火。”

“咱们可以搞清山上有没有东西。”

莫里斯犹豫不决地开了口，又不想要让人以为他好像是个懦夫。

“要是野兽在那山头上呢？”

杰克挥舞着长矛。

“咱们把它宰了。”

太阳仿佛冷却了一些。杰克拿着长矛乱刺乱捅。

“还等着干吗？”

“我猜，”拉尔夫说，“要是咱们继续这样沿着海边走，就会走到生火那地点的下方，然后咱们再爬山。”

杰克再一次领着他们沿着一退一涨的，令人眼花的大海往前走着。

拉尔夫再一次做起白日梦来，他脚步灵巧地避开小路上的障碍。然而到这儿，他的脚步似乎没有以前那样灵巧。因为大部分的路程孩子们被迫直下到海边的光岩石处，他们不得不在岩石边和林木茂盛的黑魆魆的森林之间侧身慢走。一座座小陡壁需要攀登，有的简直就当作是前进的道路，在长长的之字形攀爬中，任何人都得手脚并用才行。他们到处都要爬过被海浪打湿的岩石，跳过海水退后留下的清澈的小水潭。孩子们碰上了一道把狭窄的岸坡隔开，防御工事似的海沟。海沟仿佛是没有底的，他们畏惧地俯看着海水汩汩的黑洞洞的裂缝。随即海浪又冲了回来，在他们面前，海沟里的海水翻腾着，浪花

四溅，正好溅到藤蔓里，孩子们身上弄湿了，口中尖声叫唤。他们尝试着穿越森林，可森林密密层层，交织缠绕得就像鸟窝似的。末了他们只得等海水退时一个接一个跳过去；即使这样，有些孩子还是又一次淋得湿透。之后的山岩仿佛越来越难以通过，因此他们只好暂时坐下歇一会儿，好让一身破衣烂衫干一干，他们注视着慢慢地越过海岛的一排排轮廓清晰的巨浪。一群欢快的小鸟像昆虫似的飞来飞去，在小鸟出入的地方，他们又找到了野果。拉尔夫说他们走得太慢了。他自己爬上了一棵大树，拨开枝叶茂盛的树冠，看到四四方方的山头似乎还是老远的。然后他们就沿着山岩急匆匆地赶起路来，不料罗伯特的膝盖却被割伤了，伤得不轻，大家这才认识到，如果要想不出事，这条小路就必须慢慢地爬。此后他们就像是在爬一座险峻的山岭那样往前挪着，直爬到山岩形成了一道无法攀登的悬崖绝壁，突出在绝壁之上的是难以对付的丛林，整块山岩则直落到大海之中。

拉尔夫审视地看着太阳。

“现在是傍晚了。至少吃茶点的时间已经过了。”

“我记不起这道绝壁，”杰克垂头丧气地说道，“这部分海岸我准是没有到过。”

拉尔夫点点头。

“让我想想看。”

至今为止，拉尔夫对当众思考并不感到有什么难为情，他只是把白天作决定当作好像在下棋。唯一的麻烦是，他决不会成为一个出色的棋手。拉尔夫想到了小家伙们和猪崽子，他生动地想象出猪崽子独个儿蜷缩在窝棚里，除了做恶梦的叫声，那周围是静悄悄的一片。

“咱们不能听凭小家伙单跟猪崽子在一起，不能听凭他们整夜独自待着。”

其他孩子一声不吭，只是围成圈站着，注视着他。

“要是咱们现在赶回去那得花时间呢。”

杰克清清嗓子，以一种奇怪的、局促的口气说道：

“咱们再不能让猪崽子出什么乱子，是不是？”

拉尔夫拿着埃里克的长矛，用肮脏的矛尖轻敲着自己的牙齿。

“要是咱们横穿过——”

他朝四周瞥了一下。

“得有人穿过岛去告诉猪崽子，咱们要天黑以后才回去。”

比尔怀疑地问：

“单一个人穿过森林？就这会儿？”

“咱们省不出人来，最多去一个。”

西蒙从人群中挤出来，走到拉尔夫身旁。

“你如果同意的话，我去。老实说，我不在乎。”

拉尔夫还没来得及回答，西蒙紧接着笑了笑，转身就爬进了森林。

拉尔夫回首看着杰克，第一次狂怒地瞪着眼睛。

“杰克——那次到城堡岩去，整个一条路你都走过。”

杰克也怒目以视。

“是呀？”

“你是沿着这部分海岸走的——到了山的下面，再过去一点。”

“对呀。”

“后来呢？”

“我发现一条野猪跑的小道，那条路有几英里长。”

拉尔夫点点头。他指着森林。

“那么野猪的小道准在那附近。”

人人都煞有介事地表示同意。

“那好吧。咱们先穿过森林打开条路，找到那条野猪小道再说。”

他走了一步又停下。

“再等一等！野猪的小道通向哪儿？”

“山头，”杰克说，“我告诉过你。”他讪笑着说道。“你不是要上山吗？”

拉尔夫叹了口气，感到对抗正在加剧，他明白这是因为杰克感到领不了路而在发火。

“我在考虑着光线，我们走起来会跌跤的。”

“我们要去找找野兽——”

“光线不够亮。”

“我可不在乎，”杰克语气激烈地说。“咱们到了那儿我就去。你不去吗？你还是情愿回到窝棚去告诉猪崽子吧？”

眼下可轮到拉尔夫脸红耳赤了，由于猪崽子告诉过他，拉尔夫对

杰克有了进一层的了解，他只是绝望地问道：

“为什么你要恨我？”

孩子们不安地动了一下，似乎拉尔夫说了什么不体面的话。又是一阵沉默。

拉尔夫还在火头上，感情受到了伤害，他先转开身去。

“跟我来。”

拉尔夫在前面领路，他按理朝缠绕着的藤蔓乱劈乱砍。杰克在队伍尾部压阵，有一种被人取代的感觉，没精打采地在想些什么。

野猪出没的小路是条黑洞洞的通道，夕阳西下，天快黑了，树林里总是阴森森的。这条路既宽又结实，他们沿着小路快步跑着。盖在头顶上密密的树叶豁然开朗，他们停住了脚，气喘吁吁地看着环绕山头闪烁着的稀疏的星星。

“瞧，到了。”

孩子们心神不定地面面相觑。拉尔夫作了决定。

“咱们直穿到平台去，明儿再来爬。”

他们喃喃地表示同意；可是杰克却正站在他肩旁。

“要是你吓坏了，那当然——”

拉尔夫转过来面对着他。

“是谁第一个上城堡岩的？”

“我也上了。而且当时是大白天。”

“好吧。谁想要现在就爬山？”

回答他的只是一片沉默。

“萨姆埃里克？你们怎么样？”

“咱们该去告诉猪崽子一声——”

“——对，告诉猪崽子——”

“可西蒙已经去了！”

“咱们该去告诉猪崽子——万一——”

“罗伯特？比尔？”

这时候他们正直奔平台去了。当然，不是因为害怕——而是累了。

拉尔夫转身对着杰克。

“你瞧？”

“我打算上山头。”

杰克恶狠狠地说着，就像是在诅咒。他瞪着拉尔夫，绷直了瘦身子，手里拿着长矛，好像在威胁拉尔夫。

“我打算上山去找找野兽——现在就去。”

随后是火辣辣的刺激，貌似信口而出，实则怀恨在心。

“你去吗？”

听着这话，别的孩子忘记了马上想走，又折回来瞧着这两个人在黑暗中新的一轮斗法。杰克的话太棒了，太恶了，太咄咄逼人了，根本用不到再来一遍。拉尔夫措手不及，因为他想着回到窝棚，回到平静而亲切的环礁湖水去，神经已经放松。

“我不在乎。”

他吃惊地听到自己的声音既冷静又随便，杰克恶意的嘲笑已经失去了力量。

“要是你不在乎，那当然。”

“哼，我根本不在乎。”

杰克跨出一步。

“那好吧——”

沉默的孩子们看着这两个人开始并肩爬山。

拉尔夫停了一下。

“咱们真傻。为什么就两个人上呢？要是发现什么东西，两个人可不够——”

可以听见孩子们匆匆逃开的脚步声。但令人惊讶的是，有一个黑乎乎的人影却逆流而动。

“罗杰吗？”

“是我。”

“那就有三个了。”

他们再一次出发去爬山坡。四周的夜色就像黑潮流过他们。杰克一言不发，呛着一下，咳嗽起来；阵风吹过，他们三个全都嘴里呸呸地吐着唾沫。拉尔夫泪水直淌，眼前模糊不清。

“全是灰尘。咱们已经到了烧过的火堆这块地方的边缘了。”

他们的脚步，还有不时吹拂的微风扬起了一小股讨厌的尘灰。他们又停下了，拉尔夫边咳嗽边想到他们有多蠢。要是并没有野兽——

几乎可以断定没有野兽——那当然皆大欢喜；可要是真有东西在山顶上等着——他们三个又管什么用——面前是一片使人感到妨碍的黑暗，手中拿的只是木棒？

“咱们真是傻瓜。”

黑暗中有人答话说：

“害怕了？”

拉尔夫恼火地摇了摇身体。这全是杰克的过错。

“我当然怕了。可咱们还是傻瓜。”

“要是你不想再上去了，”那声音讥讽地说，“我就一个人上。”

拉尔夫听着这种挖苦，恨透了杰克。眼眶里尘灰扎眼，他又累又怕，勃然大怒。

“那就去吧！我们在这儿等着。”

一片鸦雀无声。

“为什么你就不去呢？吓坏了？”

黑暗中呈现一团较深的黑影，那是杰克，跟他们分开后就走了。

“好。回头见。”

黑影消失了。又出现了另一个黑影。

拉尔夫感到自己的膝盖碰着什么硬东西，摇动了一根烧焦的树干，这树干锋利而难以触摸。他感觉到树皮烧成的尖尖的余烬朝他膝盖后部推过来，知道罗杰已坐了下去。他用手摸索着，就在罗杰身旁蹲下来，与此同时树干在无形的灰烬中晃来晃去。罗杰天性沉默寡言，他一声不吭，既不发表有关野兽的意见，也不告诉拉尔夫他为何要进行这种发疯的探险。他只是坐着，轻轻地摇晃着树干。拉尔夫听到了一阵轻快而令人恼怒的敲打声，知道这是罗杰用他那根蠢木棒在敲打着什么。

他们就那样坐着，罗杰摇晃着，轻敲着，无动于衷。拉尔夫却正生着气；他们周围，除了山顶戳破的那块夜色，夜空逼近，满天星斗。

正在此时，在他们上面发出了一阵溜着地急走的声音，有人危险地闯过山岩和尘灰，大步走着。随后杰克找到了他们，他浑身哆嗦，哭丧着声音说起话来，他们刚听得出是杰克的口音。

“我在山顶上看到一样东西。”

他们听到他撞着一根树干，树干摇晃得很厉害。他静躺了一会儿，接着咕哝道：

“留神看着。那东西可能跟上来。”

在他们四周的灰烬里响起一阵噼里啪啦的声音。杰克坐了起来。

“我看到山上有一个身体会发胀的东西。”

“这是你想象出来的吧，”拉尔夫颤抖地说，“因为没有什么东西身体会发胀的。不管什么生物都不会发胀。”

罗杰开了口；他们给吓了一跳，因为已把他忘了。

“青蛙。”

杰克格格地笑出声来，全身战栗。

“有种青蛙。也会发出嘈杂声，一种‘噗噗’的响声。那东西的身体还会膨胀呢。”

拉尔夫自己吃了一惊，倒不是因为自己说话的声音——他的语调平静——而是因为自己大胆的意图。

“咱们上去看看。”

自从拉尔夫结识杰克以来，他第一次感到杰克踟蹰不前。

“这会儿——？”

拉尔夫的口气不言而喻。

“那当然。”

拉尔夫离开树干，领头横穿过发出响声的灰烬，朝上走着，淹没在沉沉的夜色之中，其他两人跟在后面。

拉尔夫有形的话音沉默下去，他内在的理智的话音，还有其他话音，却一股脑儿冒了上来。猪崽子称他为小孩儿。另一个话音告诉他别做傻瓜了；黑暗和危险的行动使夜晚如牙医生的椅子般地变来变去，令人莫测。

他们走到最后一段斜坡时，杰克和罗杰靠得更近了——从墨水似的阴影变成了可以辨认的人影。他们不约而同地停住了脚，蹲伏在一块儿。在他们背后，海平线之上，一块天空显得稍亮一点，不久月亮就会升上来。林中的阵风又一次呼呼地怒号起来，把他们的破衣烂衫吹得紧贴在身上。

拉尔夫动弹了一下。

“跟我来。”

他们悄悄地匍匐向前，罗杰拉后一点。杰克和拉尔夫一起翻过了山脊。闪闪发亮的环礁湖平卧在他们之下，环礁湖再过去是一长条礁石，白晃晃地看不清楚。罗杰跟了上来。

杰克低声说道：

“咱们用手和膝盖悄悄地往前爬。或许那东西睡着了。”

罗杰和拉尔夫朝前移动着，这回杰克留在了后面，尽管他说过好些豪言壮语。他们来到平坦的山头，那儿的山岩对手和膝盖是很硬的。

有一个胀鼓鼓的家伙。

拉尔夫把手插进了冷冷的、松软的火堆灰烬之中，没让自己惊叫出来。由于这不期而遇的相逢，他的手和肩都在抽搐。刹那间出现了令人恶心的绿光，忽而又在夜色中消失了。罗杰躺在他身后，杰克的嘴巴正在他耳旁轻轻说着：

“那边过去，那儿的岩石原来有个裂口，有一堆东西——看到吗？”

熄灭的火堆中有一股灰烬被风吹到了拉尔夫脸上。他既看不见裂口，也看不见任何别的东西，因为绿色的光又亮起来了，并且越来越亮，山顶正在滑向一侧。

他又一次听到了一段距离之外杰克的咕哝声。

“吓慌了？”

还没被吓到瘫痪的程度；还没被吓到一动也不动地搁在这似乎在缩小并移动着的山头上。杰克又从他身旁溜开了，罗杰把什么东西撞了一下，发出嘘嘘的呼吸声，又摸索着朝前走。拉尔夫听到他们悄悄地说着话。

“你看得见什么东西吗？”

“瞧——”

在他们面前，只有三四码开外，在不该有岩石的地方冒出一堆岩石样的东西。拉尔夫听到从什么地方传来细小的喋喋耳语声——也许是从他自己嘴巴里出来的。他鼓足勇气。把恐惧和厌恶化为憎恨，站了起来，拖着铅样重的腿往前迈了两步。

在他们背后，一弯新月高高地升在海平线上面。在他们面前，一只大猿似的东西正坐在那儿打盹儿，头埋在双膝当中。接着林中阵风

呼啸，沉沉的夜色中一片混乱，那东西抬起了脑袋，直挺挺地盯着他们的是一张破烂不堪的怪脸。

拉尔夫大步流星地穿过灰烬，他听到别人大声喊叫、连蹦带跳，他壮着胆子走在非常困难的黑魆魆的山坡上；很快地，他们就离开了这座山，山头上只剩下被丢弃的三条木棒和那弓着身子的怪物。

---

[1] 英格兰东南部一城市，位于泰晤士河河口附近。

[2] 位于英格兰西南部德文郡的普利茅斯附近。

[3] 英王理查一世的妻子，理查有一次中毒箭，贝伦加利亚以口吮吸伤口的毒汁，救了她丈夫的性命。

第八章 献给黑暗的供品

猪崽子从曙光初照的灰白的海滩上，沮丧地抬头眺望黑魆魆的山岭。

“你有把握吗？我是说，真的吃准了？”

“我告诉过你几十遍了，”拉尔夫说，“我们是亲眼目睹的。”

“你认为咱们在下面这儿安全不？”

“他妈的我怎么会知道呢？”

拉尔夫从他身边猛地闪开，沿海滩走了几步。杰克跪在地上，用食指在沙子里画着圆圈。猪崽子的话音传到了他们耳中，声音是压低了的。

“你有把握吗？真的吗？”

“爬上去自个儿瞧吧，”杰克轻蔑地说道，“好透口气安安心。”

“别害怕。”

“那野兽长着牙齿，”拉尔夫说，“还有一双黑洞洞的大眼睛。”

他浑身上下不停地打战。猪崽子取下他的那块圆镜片，擦着镜面。

“咱们准备怎么办呢？”

拉尔夫转身走向平台。海螺在树林中闪着微光，衬着朝阳即将升起的方向显出白花花的一团。他把乱蓬蓬的头发往后一捋。

“我不晓得。”

霎时他记起了惊惶失措地飞逃下山侧的那一幕。

“老实说，我认为咱们决不会跟那么大的一个东西干一仗的。咱们或许会说说，但不会真跟老虎去较量。咱们会躲起来，连杰克都会躲起来。”

杰克仍看着地上的沙子。

“我的猎手们怎么样？”

西蒙从窝棚边的阴影里悄悄地走了出来。拉尔夫对杰克提出的问题置之不理。他指着海上方一抹黄色的曙光。

“只要有光咱们就会有勇气的。可随后呢？眼下那东西正蹲坐在火堆旁，好像存心不让咱们得救——”

他不知不觉地紧扣着双手，话音也高了起来。

“这下咱们不可能生起信号火堆……咱们被打败了。”

海的上方又出现了微微的金光，瞬息之间整个天空亮堂起来。

“我的猎手们怎么样？”

“那是些拿木棒作武器的孩子们。”

杰克站起来。他涨红着脸，大步走开了。猪崽子戴上那片眼镜，看着拉尔夫。

“这下你可搞糟了。你对他的猎手们太粗鲁了。”

“哼，住口！”

一阵吹得不熟练的海螺声打断了他们的争论。杰克好像在朝初升的旭日奏着小夜曲，他不停地吹，窝棚里骚动起来，猎手们爬到平台上来，小家伙们啜泣着，正如近来他们常抽抽噎噎地那样哭。拉尔夫也顺从地站起来，跟猪崽子和他们一起到了平台上。

“扯淡，”拉尔夫狠狠地说，“扯呀，扯呀，尽扯。”

拉尔夫从杰克那里拿过海螺。

“这次会——”

杰克打断了拉尔夫的话头。

“这次会是我召开的。”

“你不召集我也一样会开的，你只是吹吹海螺罢了。”

“那不好吗？”

“哼，拿着，说下去——说吧！”

拉尔夫把海螺一把塞到杰克的手臂里，接着一屁股坐到树干上。

“我召开这次大会，”杰克说道，“因为有好多事情。第一桩——你们现在知道，我们已经亲眼看到了野兽。我们爬了上去，只离开几码，野兽坐起来，直瞪着我们。我不晓得它在干啥，我们连那东西是什么也不知道——”

“那野兽是从海里出来的——”

“从黑暗中出来——”

“从树林里——”

“静一静！”杰克叫喊道，“大家都听着。野兽正直挺挺地坐在那儿，管它是什么——”

“也许它正等着——”

“打猎——”

“对呀，打猎。”

“打猎，”杰克说。杰克记起了他老早就在森林里感到惶惶不安。“没错。那野兽是个打猎的。不过——住口！第二桩是我们不可能杀掉它。再一桩是拉尔夫说我的猎手们都没用。”

“我从没说过！”

“我拿着海螺。拉尔夫认为你们是孬种，见到野公猪和野兽就狼狈而逃。这还没完。”

平台上传出一种叹息声，就像人人都知道什么要来临了。杰克继续说着，话音颤抖却很决然，奋力反抗那体现着不合作的沉默。

“拉尔夫就像猪崽子，他说话都像猪崽子，他不是个真正的头头。”

杰克紧握海螺往胸前靠靠。

“他自己是个孬种。”

杰克停了停又说：

“在山顶上。罗杰和我朝前的时候——他赖在后面。”

“我也上了！”

“那是后来。”

两个男孩蓬头散发，怒目而视。

“我也上去了，”拉尔夫说，“后来我跑了，你也跑了。”

“你还叫我胆小鬼。”

杰克转向猎手们。

“拉尔夫不是个猎手。他从没给我们弄来过肉。他不是班长[1]，我们对他什么也不了解。拉尔夫只会发号施令，指望别人任他摆布。这一切扯淡——”

“这一切扯淡！”拉尔夫喊道。“扯淡，扯淡！谁要扯淡？谁召集这次会的？”

杰克转过身去，脸色通红，缩回了下巴。他横眉竖眼，向上怒视。

“那好吧，”他以一种意味深长，充满威胁的语气说道。“那好。”

杰克以一手握着海螺靠在胸前，以另一手的食指戳向空中。

“谁认为拉尔夫不该当头头？”

他期待地注视着排在四周的孩子们，而后者却一动也不动，冻僵了似的。棕榈树下死一般的沉寂。

“举手表决，”杰克激烈地说，“谁不要拉尔夫当头头？”

仍然是一片沉默，毫无声息，气氛阴沉，充满了羞愧感。杰克双颊上的红色慢慢地褪了下去，接着一种痛苦的表情又涌了上来。他舔舔嘴唇，把头偏开一点，免得自己的目光同另一个人的眼光相遇而弄得很尴尬。

“多少人认为——”

他的话音越来越低。拿着海螺的双手瑟瑟发抖。他清清嗓子，大声地说了一句。

“那好吧。”

杰克非常小心地将海螺放到脚下的草中。眼角里滚出了遭受屈辱的泪水。

“我不玩了。不再跟你们玩了。”

这时大多数孩子低头看着草地或自己的脚。杰克又清了清喉咙。

“我不想跟拉尔夫同命运——”

杰克沿着右面的圆木看过去，清点着曾经是一个合唱队的猎手们。

“我要独自走开。拉尔夫可以去逮他的野猪。我打猎时随便谁要参加都可以。”

杰克跌跌撞撞地冲出了三角地，直奔通向白晃晃沙滩的低凹处。

“杰克！”

杰克回首朝拉尔夫看了一眼。他停了一会儿，接着愤激地尖声大叫道：

“——不！”

他从平台上往下一跳，沿着海滩跑了，也顾不上不断往下流淌的泪水；拉尔夫看着杰克，直看到他一头跑进了森林。

猪崽子怒气冲冲。

“拉尔夫，我一直在跟你说话，可你傻站在那儿，就像——”

拉尔夫双眼温柔地看着猪崽子，却视若无睹，他自言自语地说道：

“他会回来的。太阳一落山他就会回来。”拉尔夫注视着猪崽子手中的海螺。

“怎么啦？”

“哎呀！”

猪崽子不想再去责备拉尔夫。他又擦起眼镜片来，又回到了老话题上。

“没杰克·梅瑞狄咱们也能干。岛上除了他还有别人呢。可现在咱们真发现了一头野兽，尽管我简直难以相信。咱们必须靠近平台呆着，那就用不到杰克和他那套打猎。所以现在倒可以真正决定该怎么办了。”

“无法可想。猪崽子。无路可走啰。”

有一阵子他们垂头丧气，默不作声地坐着。随后西蒙站起来从猪崽子那里拿过海螺，后者吃了一惊，还是盘腿坐着。拉尔夫抬头看看西蒙。

“西蒙？现在是什么时候了？”

围成圈的孩子们当中开始发出了嘲笑声，西蒙又畏缩起来。

“我认为说不定有什么事情可做。有些事情咱们——”

大会的压力又一次剥夺了他发言的勇气。西蒙寻求着帮助和同情，他选中了猪崽子。他紧握海螺贴在褐色的胸膛上，半侧着身转向猪崽子。

“我认为咱们该爬上山去。”

周围的孩子们惊骇得战栗不止。西蒙中断了讲话，转向猪崽子，而后者却以一种毫不理解的，讥嘲的表情看着西蒙。

“山上呆着野兽，爬上去有什么用？再说拉尔夫加上另外两个也毫无办法呢？”

西蒙低声回答道：

“那又怎么办呢？”

西蒙的发言完了，他让猪崽子从他手中拿走海螺。然后退了下去，坐得尽可能离别人远点。

现在猪崽子发起言来显得更有把握了；要不是形势这么严峻的话，别人本也会看得出他是愉快地在发言。

“我说，少了某一个人咱们也都能干。现在，我认为咱们必须决

定做些什么。我还认为我可以告诉你们拉尔夫下一步打算说什么。岛上最重要的事情是烟，没有火也就无法生烟。”

拉尔夫不安地动了一下。

“完了，猪崽子。咱们没火堆了。那个东西坐在那儿——咱们只好待在这儿。”

猪崽子举起了海螺，好像是要为他下面的话增添力量。

“咱们山上的火堆是没了。可是在下面这儿搞一个火堆又有什么不好呢？既然火堆可以筑在山岩上，那也可以筑在沙滩上。反正一样能生烟。”

“说得对！”

“生烟！”

“就在洗澡潭边！”

孩子们开始七嘴八舌地谈论起来。只有猪崽子才有智有勇，提出把火堆从山上移到这儿。

“那么咱们要在下面这儿筑个火堆，”拉尔夫说。他察看着四周。“咱们可以把火堆就筑在这儿，在洗澡潭和平台之间。当然——”

他中断了话语，一面皱眉蹙额，一面想把事情弄弄清楚，不知不觉地又用牙齿啃起残剩的指甲来了。

“当然烟显示的范围不会那么大了，也不会让人从老远处就能看见。但是，咱们不必去再靠近，靠近——”

其他人点着脑袋，心领神会。没有必要再靠近。

“咱们这就来筑个火堆。”

最了不起的思想往往是最简单的。现在可有事情做了，他们热火朝天地干着。由于杰克不在，猪崽子兴致勃勃，十分活跃，他对自己能为团体利益作出贡献而充满自豪，他也帮着拾柴火。猪崽子的木柴是在很近的地方拾来的，那是倒在平台上的一根树干，是他们开大会时用不上的；然而对其他人来说，平台是神圣的，即使是无用的东西也受到它的保护。双胞胎意识到他们将有一个火堆在近旁，夜里可以当做一种安慰，而几个小家伙因此跳舞、鼓起掌来。

这里的柴火不像他们在山上烧的木柴那样干燥。大多数又湿又烂，爬满了小虫；而且得小心地把烂树身从泥土中弄起来，否则就会碎裂成湿漉漉的粉末。更有甚者，为了避免走进森林深处，孩子们就

在近旁拾柴火，随手拾起那些倒在地上的断枝残干，也不管上面缠长着新的藤蔓。森林边缘和孤岩太令人熟悉了，就靠着海螺和窝棚，大白天里洋溢着友好的气氛。可它们在黑暗里会变得怎样，却并没有人去关心。因此他们干得劲头十足，兴高采烈，尽管随着时间的悄悄逝去，他们的干劲中带着惶恐不安，兴奋中夹着歇斯底里。他们在平台旁毫无遮蔽的沙滩上筑了个金字塔形的柴火堆，满是树叶，大小枝条和断树残躯。来到岛上后这还是第一次，猪崽子自己取下了他那块眼镜片，跪下来通过镜片焦点将光聚到火绒上。一会儿火堆的上方就形成了一层烟，还有一丛金黄色的火焰。

自从第一次熊熊大火之后，小家伙们很少再看到大火堆，他们欣喜若狂，又是跳舞，又是唱歌，会场中洋溢着济济一堂的欢乐气氛。

拉尔夫终于停了手，他站起来，用肮脏的前臂揩擦脸上的汗水。

“咱们得搞个小火堆。这一个太大了，没法维持下去。”

猪崽子小心翼翼地坐到沙滩上，开始擦起眼镜。

“咱们可以试验一下，先搞清怎么才能生一小堆旺火，随后把青树枝放上去弄出烟来。有些叶子一定比别的叶子烧起来烟更多。”

火堆渐渐熄灭，激动的程度也随之下降。小家伙们停止了唱歌跳舞，他们四散开去，有的向大海走去，有的到野果林去，有的到窝棚去了。

拉尔夫猛地坐倒在沙滩上。

“咱们该重新定一份名单，决定谁来管火堆。”

“要是你能找得到他们的话。”

拉尔夫往四下张望着，这才第一次看到大家伙们是这么少，他恍然大悟，为什么活儿干起来会这么费劲。

“莫里斯到哪儿去了？”

猪崽子又揩擦起眼镜来。

“我猜想……不，他不会独自到森林里去的，是不是？”

拉尔夫一跃而起，很快地绕过火堆，站到猪崽子身边，把自己的头发往上一揪。

“可咱们必须造一份名单！有你、我、萨姆埃里克和——”

他不愿看着猪崽子，只是随随便便地问道：

“比尔和罗杰在哪儿？”

猪崽子朝前倾着身子，把一块碎木片放到火堆上。

“我想他们走开了，他们也不会去玩。”

拉尔夫坐下，用手指在沙地上戳着洞洞。他惊奇地看到一只洞的旁边有一滴血。他仔细地察看着啃咬过的指甲，注视着被咬得露出了活肉的指头上凝聚起来的小血块。

猪崽子继续说道：

“我看见他们在我们拾柴火的时候悄悄地溜了。他们是往那边去的。他自己也是往那边离去的。”

拉尔夫不再看自己的手指，抬起头来向空中望去。天空似乎也同情孩子们当中所发生的巨大变化，今天也跟往日不一样，模糊极了，有些地方炽热的空气看上去白茫茫的。圆盘似的太阳呈现出暗淡的银光。太阳好像近了一点，也没刚才那么热，然而空气却使人闷得发慌。

“他们老是添麻烦，不是吗？”

话音从靠近他肩膀的地方传来，听上去很是焦急。

“没他们咱们也能干。眼下咱们更快活，是不是？”

拉尔夫坐着。双胞胎拖着一根挺大的圆木走过来，脸上带着胜利的微笑。他们把圆木往余烬上砰地放下，火星四溅。

“咱们靠自己的力量也能干得挺好，不是吗？”

好长一段时间圆木才被烤干，然后蹿起了火，烧得通红，拉尔夫默默地坐在沙地上。他既没有看见猪崽子走到双胞胎前低声跟他们俩说着什么，也没有看见他们三个一块儿走进了森林。

“瞧，请吧。”

拉尔夫猛地醒了过来。猪崽子和另外两个就在他的身旁。他们满兜着野果。

“我认为，”猪崽子说，“或许咱们该大吃一顿。”

三个孩子坐了下来。他们吃的野果多极了，全是熟透的。拉尔夫拿起野果吃起来，他们则对他露齿而笑。

“谢谢，”拉尔夫说。随后带着一种令人愉快而吃惊的语调又说——“多谢！”

“咱们自己干得很不错，”猪崽子说。“是他们连一点常识都没有，尽在岛上弄出麻烦来。咱们可以生一个又小又旺的火堆——”

拉尔夫记起了一直使他烦恼的事情。

“西蒙在哪儿？”

“我不晓得。”

“你认为他会不会爬到山上去呢？”

猪崽子突然出声地笑起来，又拿起了更多的野果。

“说不定他会的。”他吞下嘴里的野果又说。“他疯了。”

西蒙已经走过了成片的野果树林，可今天小家伙们忙于筑海滩上的火堆，没工夫跟着西蒙一起去。他在藤蔓中继续朝前走，最后到达了空地旁边那块藤蔓交织成的大“毯子”，爬了进去。在屏幕般的树叶之外，满地金光，蝴蝶在当中无休止地翩翩起舞。他跪了下来，箭似的阳光射到了他身上。先前空气似乎在跟暑热一起振动，可眼下空气闷得有点吓人。不久从他长而粗硬的头发上就淌下了一串串汗珠。他烦躁地挪动着身子，可就是没法避开阳光。一会儿他有点渴了，而随后他越发口干舌焦。

他继续坐着。

在沿海滩远远的地方，杰克正站在一小群孩子前面。看上去他眉飞色舞，快乐得很。

“打猎，”他说。杰克把他们打量了一下。他们个个戴着残破的黑帽子，很早以前，他们曾经拘谨地排成两列横队，他们曾经唱过天使的歌。

“咱们要打猎。我来当头头。”

他们点着头，紧要关头轻松地过去了。

“还有——关于野兽的事。”

他们动了一下，注视着森林。

“我说，咱们别再担心野兽了。”

杰克朝他们点点头。

“咱们将要把野兽忘记掉。”

“对呀！”

“对！”

“把野兽忘掉！”

要是说杰克因他们的这股狂劲吃了一惊，他并没有流露出来。

“还有件事情。咱们在下面这儿不会再做那么多恶梦了。这儿已靠近了岛的尽头。”

孩子们由于各人在生活中都受到很大的折磨，充满激情地表示同意。

“现在听我说。过些时候咱们可以到城堡岩去。可此刻我要从海螺那儿拉来更多的大家伙，就那样。咱们要宰一头猪，大吃一顿。”他停顿一下，讲得更慢了。“谈到野兽。咱们杀了猪后，该留一部分给它。那么它也许就不会来找咱们的麻烦。”

杰克蓦地站了起来。

“咱们现在就到森林中去打猎。”

杰克转身快步跑开，片刻之后，他们都顺从地跟在他后面。

他们在森林中神经紧张地四散开来。杰克几乎立即发现了地上有被挖掘过的痕迹和乱糟糟的根茎，这说明有野猪，不久踪迹更清楚了。杰克向其余的猎人打了个信号，叫他们安静下来，他独自往前走着。杰克很快活，他在潮湿而阴暗的森林里简直如鱼得水，他爬下一道斜坡，爬到了海边的岩石和零落的树林中。

猪群躺在那儿，挺着胀鼓鼓的大肚子舒坦地享受着树阴下的凉意。这会儿没有风，野猪未起疑心；而实践已把杰克培养得像影子那样悄没声息。他又偷偷地爬开去指导隐蔽着的猎人。一会儿工夫，他们全都在寂静和暑热中满头大汗地往前挪动起来。树丛下，一只耳朵在懒洋洋地扇动着。在跟猪群稍隔开一点的地方，躺着猪群中最大的一头老母猪，眼下它沉浸在深厚的天伦之乐中。这是一头黑里带粉红的野猪，大气泡似的肚子上挤着一排猪仔：有的在睡觉，有的在往里挤，有的在吱吱地叫。

杰克在离野猪群十五码的地方停住了脚；他瞄准那头老母猪，伸直手臂，探询地往四下里探望，确定一下是不是大家都领会了他的意图，其他孩子朝他点点头。一排右臂向后摆去。

“打！”

猪群惊跳起来；大约只相距十码，矛尖用火烧硬过的木头长矛朝选定的老母猪飞去。一个猪仔发狂似的尖叫一声，身后拖着罗杰的长矛冲进海水。老母猪喘着粗气，一声尖叫，摇摇晃晃地爬将起来，肥

胖的侧面被扎进了两根长矛。孩子们叫喊着冲了上去，猪仔四散逃命，老母猪猛地冲破排列成行向它逼近的孩子们，哗啦啦地钻进森林跑了。

“追上它！”

他们沿着野猪的通道直追，但是森林中太黑暗，地上满是缠绕在一起的藤蔓，于是杰克咒骂着让他们停下，在树丛中东寻西觅。随后他沉默了一阵子，只是大口地喘粗气，大家都对他很敬畏，他们面面相觑，带着一种令人不安的钦佩。过了一会儿他用手指点着地面。

“瞧——”

别人还没来得及细察血滴，杰克就已经突然转开身子，一边判断着踪迹，一边摸了摸折断弯下的一根大树枝。他就这样跟踪追击，很正确而且颇有把握，显得有点神秘；猎手们在他身后紧跟着。

杰克在一簇树丛前停住了。

“在这里面。”

他们包围了树丛，虽然老母猪侧面又扎进了一根长矛，但它还是逃脱了。拖在地上的长矛柄妨碍着老母猪逃命，尖深而横切的伤口折磨着它。它慌乱地撞到一棵树上，使得一根长矛更深地戳入体内；这以后任何一个猎手都可以根据点点的鲜血轻而易举地跟上它了。烟雾腾腾而令人讨厌的下午时光，正带着潮湿的暑热慢慢地流逝；老母猪流着血，发疯似的在他们前头摇摇摆摆地夺路而逃，猎手们紧追不放，贪馋地钉住它，由于长久的追逐和淋淋的鲜血而兴奋至极。这下他们能看到野猪，差不多就要追上它了，可野猪死命一冲，又跑到了他们的前头去。老母猪摇摇晃晃地逃进了一块林间空地，那儿鲜花盛开，争妍斗芳，蝴蝶双双，翩翩起舞，空气却既闷热又呆滞，这时候他们正赶到野猪的后面。

到了这儿，在热得逼人的暑热之下，老母猪倒了下去，猎手们蜂拥而上。这种来自陌生世界的可怕爆发使老母猪发了狂，它吱喳尖叫，猛跳起来，空气中充满了汗水、噪声、鲜血和恐怖。罗杰绕着人堆跑动，哪里有猪身露出来就拿长矛往哪里猛刺。杰克骑在猪背上，用刀子往下猛捅。罗杰发现猪身上有块地方空着，他用长矛猛戳，并用力地往里推，直把自己身体的全部重量都压在长矛上。长矛渐渐地往里扎，野猪恐怖的尖叫变成了尖锐的哀鸣。接着杰克找到了猪的喉

咙，一刀下去，热血喷到了他的手上。在孩子们的重压之下老母猪垮掉了，野猪身上叠满猎手。林中空地上的蝴蝶仍然在翩翩飞舞，它们并没有分心。

行动迅速的屠杀平息了下去。孩子们退了回去，杰克站起来，伸出双手。

“瞧吧。”

杰克格格地笑着伸手扑向孩子们，而他们也嘻嘻地笑着避开他那还在冒血腥气的手掌。随后杰克一把揪住莫里斯，把血污擦到了他的脸颊上。罗杰开始拔出自己的长矛，孩子们这才第一次注意到罗杰的长矛。罗伯特讲了一句话，提出把野猪固定起来，大伙儿喧闹着表示赞同。

“把那个大笨猪竖起来！”

“你们听见没有？”

“你们听到他的话了吗？”

“把那个大笨猪竖起来！”

这一次罗伯特和莫里斯扮演了这两个角色；莫里斯装作野猪竭力想逃避逼近的长矛，样子是那么滑稽，逗得孩子们都大笑大嚷。

终于孩子们对这个也腻了。杰克把自己沾血的双手往岩石上擦擦。然后杰克开始宰割这头猪，他剖膛开胸，把热气腾腾的五颜六色的内脏掏出来，在岩石上把猪内脏堆成一堆，其他人都看着他。杰克边干边说道：

“咱们把肉带到海滩去。我回到平台去请他们都来吃。那得花时间。”

罗杰说话了。

“头领——”

“呃——？”

“咱们怎么生火呢？”

杰克朝后一蹲，皱起眉头看着野猪。

“咱们去偷袭他们，把火种取来。你们中四个人得去；亨利和你，比尔[2]和莫里斯。咱们都涂成花脸，偷偷地跑去；当我说要什么时，罗杰就抢走一根燃着的树枝，你们其余的人把猪抬回到咱们原来的地方。咱们在那儿筑一个火堆。随后——”

他停住不讲，站了起来，注视着树下的阴影。杰克再开口时他的话音轻了一点。

“但是咱们要把这死猪的一部分留给……”

他又跪了下来，忙碌地挥起刀子。孩子们挤在他的周围。他侧首越过自己的肩膀对罗杰说：

“弄一根木棒，把两头削尖。”

没过多少时候杰克就站了起来，双手拎着血淋淋的猪头。

“木棒在哪儿？”

“在这儿。”

“把一头插进地里。哦——这是岩石。把它插到岩缝里。那儿。”

杰克举起了猪头，把它柔软的喉咙插进木棒的尖端，尖端捅穿死猪的喉咙直到它的嘴里。他往后靠一靠，猪头挂在那儿，沿着木棒淌下涓涓的血水。

孩子们本能地往后退缩；此刻森林一片静谧。他们所听见的最响的噪音就是苍蝇的嗡嗡声，它们围着掏出在外的内脏直转。

杰克低声说道：

“把猪抬起来。”

莫里斯和罗伯特把尖木棒往猪身上一戳，抬起了死猪，站在那儿，做好准备。在寂静之中，他们站在干涸的血迹之上，一眼看上去显得有点鬼鬼祟祟。

杰克大声说道：

“这个猪头是献给野兽的。猪头是供品。”

寂静接受了这份供品，并使他们感到敬畏。猪头还留在那儿，眼睛是昏暗的，微微地咧着嘴，牙缝中满是黑污的血迹。他们立刻拔腿而逃，全都尽可能快地穿过森林逃向开阔的海滩。

西蒙还待在老地方，一个藏在叶丛边的褐色的小小的人形。即使他闭上眼睛，猪头的形象仍留在脑际。老母猪半开半闭的、昏暗的眼睛带着对成年人生活的无限讥讽。这双眼睛是在向西蒙证实，一切事情都糟透了。

“这我知道。”

西蒙发现自己是在大声地说话。他匆匆睁开眼睛，在别扭的日光

中，猪头像被逗乐似的咧着嘴巴，它无视成群的苍蝇、散乱的内脏，甚至无视被钉在木棒之上的耻辱。

西蒙把脸转开，舔着干裂的双唇。

这是献给野兽的供品，也许来接受的不是野兽吧？西蒙觉得猪头也显出同意他的样子。猪头无声地说道，快跑开，快回到其余的人那儿去。真是个笑话——要你操什么心呢？你错了，就那么回事。有点儿头痛吧，或许是因为你吃了什么东西。回去吧，孩子，猪头无声地说着。

西蒙仰起头来，注视着天空，感到了湿头发的重量。天空高处这时候都是云，巨大而鼓胀的塔楼形状的云块在上空很快地变化着，灰色的、米色的、黄铜色的。云层在陆地的上方，不时地散发出闷热的、折磨人的暑热。甚至连蝴蝶也放弃了这块空地，空留着那面目可憎的东西，龇牙咧嘴，滴着鲜血。西蒙垂下脑袋，小心地闭着双眼，又用手护住眼睛。树底下没有阴影，到处是珍珠似的，一片宁静，因而真实的东西倒似乎虚无缥缈起来，变得缺乏明确的界限。一堆猪内脏成了一大群苍蝇围着的黑团，发出锯子锯木头那样的声音。不一会儿这些苍蝇发现了西蒙。它们已经吃饱了，这时候停在他身上一道道汗水上喝起来。苍蝇把西蒙的鼻孔弄得痒痒的，在他的大腿上这儿叮两下，那儿叮两下。这些苍蝇黑乎乎的，闪闪发绿，不计其数；在西蒙的面前，挂在木棒上的苍蝇之王露齿而笑。西蒙终于屈服了，他掉过头去：看到了白晃晃的猪牙，昏暗的眼睛，一摊鲜血——西蒙的眼光被古老的，令人无法逃避的招呼所吸引住了[3]。西蒙的右太阳穴里，一条动脉在他脑子里怦怦地搏动。

拉尔夫和猪崽子躺在沙滩上，一面注视着火堆，一面懒洋洋地朝无烟的火堆中心轻投着小卵石。

“那根树枝烧光了。”

“萨姆埃里克哪儿去了？”

“咱们该再去拿点柴火来。青树枝已经烧完了。”

拉尔夫叹口气，站了起来。平台的棕榈树下没有阴影；只有这种似乎同时来自各个方向的奇怪的光线。在膨胀的高空云层中，像开炮似的打着响雷。

“就要下倾盆大雨了。”

“火堆怎么样呢？”

拉尔夫快步走进森林，带回来一大抱青树枝，一下子都倾倒在火堆上。树枝噼啪作响，树叶蜷曲起来，黄烟扩展开去。

猪崽子用手指在沙滩上随便地画着小小的图案。

“真伤脑筋，咱们没足够的人手来生火堆。你不得不把萨姆埃里克当做一个轮次。他们什么事情都一块儿做——”

“当然。”

“嘿，那可不公平。难道你看不出？他们应该算两个轮次。”

拉尔夫思考以后明白了其中的意思。他很恼火，发现自己思考问题是那么不像个大人，又叹了口气。岛上的情况正越来越糟。

猪崽子注视着火堆。

“一会儿又得要加一根青树枝。”

拉尔夫翻了个身。

“猪崽子。咱们该怎么办呢？”

“没他们咱们也一定得干下去。”

“但是——火堆。”

他皱眉看着黑白相间的一团余烬，其中搁着没烧光的树枝梢头。拉尔夫试着把自己的一套想法讲出来。

“我害怕。”

拉尔夫看到猪崽子昂起头来，急急忙忙地说下去。

“不单是指野兽，野兽我也怕的。但他们全都不理解火堆的重要性。要是你快淹死了，有人扔给你一条绳子，你一定会抓住不放的。要是医生说，把药吃下去，要不你就会死，你一定会赶紧吃的——你一定会的，对不对，我这样想？”

“我当然会的。”

“难道他们就看不出？难道他们就不明白，没有烟作信号咱们就会死在这儿？瞧那个！”

余烬上一股热气流颤动着，可一点烟也没有。

“咱们一堆火都没法生起来。而他们又不在乎。尤其是——”拉尔夫盯着猪崽子淌汗的脸。

“尤其是，有时候我也不在乎。假定我也变得像别人那样——满

不在乎。咱们会变成什么样子呢？”

猪崽子取下眼镜，心烦意乱。

“我不晓得，拉尔夫。不过咱们不得不干下去，就那么回事。大人也会这么干的。”

拉尔夫已经开始推卸责任，他继续说道：

“猪崽子，毛病在哪里？”

猪崽子惊讶地注视着他。

“你是指——？”

“不，不是指野兽……我是指……是什么把事情搞得四分五裂，就像他们干的那样？”

猪崽子慢条斯理地擦着眼镜，动着脑筋。他明白拉尔夫已经在相当的程度上把他当作一个知心朋友，不由得脸上泛出了骄傲的红晕。

“我不晓得，拉尔夫。我猜是他。”

“杰克？”

“杰克。”讲那个字眼仿佛有点犯忌讳。

拉尔夫严肃地点点头。

“对，”他说，“我猜一定是这么回事。”

他们附近的森林中爆发出一阵喧闹声。脸上涂得白一道、红一道、绿一道的恶魔似的人影号叫着冲了出来，小家伙们尖声叫喊、东窜西逃。拉尔夫从眼角看到猪崽子正在奔逃。两个人影冲到了火堆边，拉尔夫正准备进行自卫，可他们抢了半燃的树枝就沿着海滩一溜烟逃走了。其余三个仍然站着，注视着拉尔夫；拉尔夫看出其中最高的那个就是杰克，他除了涂料和皮带以外完全光着身子。

拉尔夫倒吸了一口气说：

“怎么？”

杰克不理睬拉尔夫，举起长矛开始喊道：

“你们全都听着。我和我的猎手们都住在海滩边上一块平坦的岩石旁。我们打猎、吃喝、玩乐。如果你们要想加入我们一伙[4]，那就来瞧瞧吧。我也许会让你们参加，也许不。”

他停下来环顾着四周。因为脸上涂得五颜六色，杰克摆脱了羞耻感和自我意识，他可以一个个把他们挨次看过来。拉尔夫跪在火堆的余烬边，就像个短跑选手在起跑线上，他的脸有一半被头发和污迹遮

盖着。萨姆埃里克围着森林边一棵棕榈树张看着。在洗澡潭旁一个小家伙皱着绯红的面孔在嚎哭，猪崽子站在平台上，双手紧握白色的海螺。

“今晚我们要大吃一顿。我们宰了一头猪，有好多肉。要是愿意就来跟我们一起吃吧。”

那高高云层的罅隙间，又响起了隆隆的雷声。杰克及跟他同来的两个不知名的野蛮人晃动着身子，仰望天空，接着又恢复了原样。小家伙继续在嚎哭。杰克正等待着什么似的，他催促地朝那两个人低声说道：

“说下去——快说！”

两个野蛮人嗫嚅着。杰克严厉地说：

“说吧！”

两个野蛮人互相看看，一起举起长矛，同声说道：

“头领已经说了。”

随即他们三个转过身去，快步走了。

片刻之后，拉尔夫站起来凝视着野蛮人消逝了的那块地方。萨姆埃里克走了回来，带着畏惧的口气低声说：

“我认为那是——”

“——我可——”

“——害怕了。”

猪崽子高高地站在平台上，仍然拿着海螺。

“那是杰克，莫里斯和罗伯特，”拉尔夫说道。“他们不是在闹着玩儿吧？”

“我觉得我要发气喘病了。”

“去你的鸡—喘病。”

“我一看到杰克就吃准他要来抢海螺。也不知道是为什么。”

成群的孩子带着深情的敬意注视着白色的贝壳。猪崽子把海螺放到拉尔夫手中，小家伙们看到熟识的标志，开始走回来。

“不是在这儿。”

拉尔夫转身朝平台走去，他感到需要有点仪式。拉尔夫先走，他把白色的海螺捧在手里，随后是表情庄重的猪崽子，再后是双胞胎，最后面是小家伙和别的孩子。

“你们全都坐下。他们偷袭咱们是为了火。他们正在闹着玩儿。但是——”

拉尔夫感到一阵困惑，因为脑子里忽隐忽现着一道遮拦物似的。他有一些话要说，随后这道遮拦物落下了。

“但是——”

大家严肃地看着他，一点都没有怀疑到他的能力，拉尔夫把挡在眼睛前面的，讨厌的头发撩开去，他看看猪崽子。

“但是……哦……火堆！当然，火堆！”

他开始笑了，然后又止住笑，话倒说得流利起来。

“火堆是最重要的事情。没有火堆咱们就无法得救。我倒愿意涂上打仗前涂身的颜色[5]，做一个野蛮人。但是，咱们必须让火堆燃着。火堆是岛上最要紧的事情，因为，因为——”

他又停了一停，孩子们的沉默变得充满了疑惑和惊异。

猪崽子急迫地低声说着：

“得救。”

“哦，对对。没有火堆咱们就无法得救。所以咱们必须待在火堆旁边把烟生起来。”

拉尔夫讲完后，大家都不说话。就是在这个地方，拉尔夫曾经做过好多次精彩的演说，而现在他的讲话即使对小家伙们来说，也已经令人乏味了。

最后比尔伸出手来拿海螺。

“现在咱们没法在那上面生火了——因为没法在那上面生火——咱们就需要更多的人来维持火堆。让我们跟他们一起吃猪肉吧，告诉他们，靠剩下的我们这些人很难维持火堆。还有打猎呀，诸如此类的事情——我是说扮成野蛮人——那准是挺好玩的。”

萨姆埃里克拿过海螺。

“那准像比尔说的，挺好玩——而且他已经邀请咱们去——”

“——去大吃一顿——”

“——野猪肉——”

“烤起来噼噼啪啪——”

“——我很想吃点猪肉——”

拉尔夫举起手。

“为什么咱们就不能自己去弄肉呢？”

双胞胎面面相觑。比尔答道：

“我们不想到丛林里去。”

拉尔夫皱着眉头。

“他——你知道——会去的。”

“他是个猎手，他们全是猎手。那可不一样。”

一时谁也没开口，然后猪崽子对着沙滩咕哝着：

“肉——”

小家伙们坐着，神情严肃地想着猪肉，馋涎欲滴。在他们头上，此时又响起了放炮似的隆隆雷声，一阵突如其来的热风把干巴巴的棕榈叶丛吹得咔哒咔哒地直响。

“你是个傻小子，”蝇王说道，“一个无知的傻小子。”

西蒙动动肿了的舌头，但什么也没说。

“难道你不同意？”蝇王说道。“难道你不就是个傻小子吗？”

西蒙同样无声地回答它。

“那好，”蝇王又说，“你最好跑开，跟别人去玩。他们认为你疯了。你不想让拉尔夫认为你疯了，是不是？你很喜欢拉尔夫，是吗？还喜欢猪崽子、杰克？”

西蒙的脑袋微微翘起。他的眼睛没法子离开去，蝇王随时都挂在他面前。

“你独自一个人到这儿来干什么？难道你不怕我？”

西蒙战栗着。

“没人会帮你的忙，只有我。而我是野兽。”

西蒙费力地动了动嘴巴，勉强听得出这样的话语。

“木棒上的猪头。”

“别梦想野兽会是你们可以捕捉和杀死的东西！”猪头说道。有一阵子，森林和其他模模糊糊地受到欣赏的地方回响起一阵滑稽的笑声。“你心中有数，是不是？我就是你的一部分？过来，过来，过来点！我就是事情没有进展的原因吗？为什么事情会搞成这副样子呢？”

那笑声又颤抖着响了起来。

“去吧，”蝇王说。“回到其余的人那儿去，我们把整个事情都忘记掉。”

西蒙的脑袋摇晃起来。他半闭着眼睛，仿佛是在模仿着木棒上那个卑污的东西。他知道自己又头晕眼花了。蝇王像个气球似的膨胀起来。

“真可笑。你明明晓得你到下面那儿去只会碰到我——别再想逃避了！”

西蒙的身子弓了起来，并且变得僵硬。蝇王用师长的口气训诫道：

“这已经太过分了。我可怜的、误入歧途的孩子，你认为你比我还高明吗？”

停顿了一会儿。

“我在警告你，我可要发火了。你看得出吗？没人需要你。明白吗？我们将要在这个岛上玩乐。懂吗？我们将要在这个岛上寻欢作乐！别再继续尝试了，我可怜的、误入歧途的孩子，不然——”

西蒙感到他正看着一张巨大的嘴巴，里面是漆黑的，这黑暗还在不断扩大。

“——不然，”蝇王说道，“我们就会要你的小命。明白吗？杰克、罗杰、莫里斯、罗伯特、比尔、猪崽子，还有拉尔夫要你的命。懂吗？”

西蒙掉在大嘴巴里，他一个劲地往下掉，终于失去了知觉。

---

[1] 班长（prefect），亦译作“级长”，英国学校中负责纪律的学生，他有权利和责任管别的学生。

[2] 此处的比尔疑为罗伯特之误，否则似同下文有矛盾。

[3] 此处所谓“古老的，令人无法逃避的”，似乎是指“蝇王”所象征的“恶”，如同“原罪”一样是人的与生俱来的永恒部分。

[4] 原文为my tribe（我的部落／我的一伙人），为行文通俗，下面的“tribe”均译作“一伙”或“一帮”等。

[5] 这里的原文是war-paint，古代人在皮肤上画上图案，作为一种“心理武器”，以引起敌人的恐怖。如古代不列颠人在战争中以蓝色画身，外貌可怕，曾给罗马的恺撒留下深刻的印象。现在有些原始民族仍然这样做。

第九章 窥见死尸

岛的上空乌云还在集结。暑热的气流整天不断地从山上升起，直冲到一万英尺的高空；无数旋转着的气团堆聚起静电，空中似乎随时都可能发生爆炸。将近傍晚时分，太阳已经落山了，黄铜色的炫目的光取代了明亮的日光。甚至连从海上吹来的微风也是热乎乎的，没有能使人恢复精神的凉意。水上，树上，岩石粉红的表面上，色彩都在暗淡下去，灰褐色的乌云低覆着。除了苍蝇闹哄哄地使蝇王变得更黑，使掏出的内脏看上去就像一堆闪闪发亮的煤块，一切都在沉寂下去，甚至当西蒙鼻子里有一根血管破裂，鲜血喷洒而出的时候，苍蝇也宁可选择猪的臭味，而任凭西蒙留在一边。

由于鼻子流血，西蒙的痉挛过去了，他进入昏昏欲睡的状态。他躺在毯子似的藤蔓之中，傍晚渐渐地过去，放炮似的隆隆雷声仍在响着。西蒙终于醒过来，模模糊糊地看到贴近在脸颊边的黑色泥土。他仍然一动不动，只是躺在那儿，脸侧靠着地面，眼睛呆滞地看着前面。然后他翻过身来，把脚缩到身下，拉着藤蔓站立起来。藤蔓摇动不已，成群的苍蝇从内脏上嗡地飞开，发出邪恶的噪声，又一窝蜂地落回原处。西蒙站了起来。光线是神秘的。蝇王悬挂在木棒上，像个黑色的球。

西蒙对着空地大声说道：

“那又怎么办呢？”

没有回答。西蒙转脸避开空地，慢慢地爬出了藤蔓，他处在森林的薄暮之中。西蒙意气消沉地在树干之中走着，脸上毫无表情，嘴上和下巴上血迹斑斑。只是有时候他撩开一根根藤蔓，根据地形的趋势选择方向，嘴中才嘟囔着听不出话音的话语。

过一会儿树上交织垂挂下来的藤蔓越来越少，树丛中筛下自天而降的珍珠色的散光。这儿是这个岛的岛脊，山下平卧着稍稍高起的地形，树林也不再是密密的丛林。在这儿，宽阔的空地上散布着乱丛棵子和高大的树木，他顺着地势向上，树林更开阔了。他继续朝前走，由于疲劳而跌跌撞撞，但并不停止前进。平素明亮的眼神从他的双眸中消失了，西蒙像个老头儿似的，以一种阴郁的决心不停地走着。

一阵风吹得他踉踉跄跄，西蒙看到自己已经到了开阔地，在黄铜色的天穹之下，在山岩之上。他感到自己的双腿没劲，舌头一直发痛。风吹到山顶时他看到了什么东西在动弹：背衬着乌云有一样蓝色的东西在摇曳。西蒙努力朝前走着，风又来了，此刻风势更强，猛吹过森林里成片的树梢，树梢被吹低了头，发出阵阵的怒号。西蒙看到山顶上有一个隆起的东西突然端坐起来，俯看着他。西蒙把脸遮住，继续吃力地往前走。

苍蝇也已经发现了那个身形。有生命的运动一时把它们吓得飞开了，苍蝇围着那东西的脑袋形成一朵黑云。随后蓝色的降落伞倒坍下来，臃肿的身形更朝前倾，发出叹息的声音，而苍蝇则再一次停落下来。

西蒙感到膝盖猛地撞到山岩上。他慢慢地朝前蠕动着，一会儿他就明白了。绳索绕作一团、互相牵扯，为他展示了这种拙劣模仿的动力结构；他细看着白花花的鼻梁骨，牙齿，腐烂不堪的外貌。他看到一层层的橡皮和帆布多么无情地把本该烂掉的可怜的身子拉扯在一起。接着又吹过了一阵风，那身形又被提起来，鞠着躬，朝他散发出一股恶臭。西蒙四肢贴地，把肚子里的东西都呕了出来。随后他把降落伞的伞绳揪到手中，把缠在山岩上的解开，那身形这才摆脱了狂风的肆虐。

最后他转过脸去俯瞰海滩。平台旁的火堆看来已经灭了，至少没有在冒烟。沿着海滩再过去，在小河的另一边，靠近一大块平坦的岩石，一缕细烟在空中冉冉上升。西蒙忘掉了苍蝇，他用双手圈住眼睛凝视着烟。即使在那样的距离，还可以依稀看到大多数的孩子——也许是全部孩子——都在那儿。那么他们是为了避开野兽，已经把营盘搬过去了吧。想到这儿，西蒙把身子转向坐在他身旁那发出恶臭的、可怜的破烂东西。野兽是无害而又是恐怖的，必须尽早地把这个消息传给其他人。他开始走下山去。下面两条腿有点支撑不住，即使他尽很大的努力，也只能做到蹒跚而行。

“洗澡，”拉尔夫说，“只有这件事可做。”

猪崽子正透过眼镜审察着渐渐暗下来的天空。

“我不喜欢那些乌云。还记得咱们刚着陆时的那阵大雨吗？”

“又要下雨了。”

拉尔夫一头潜入水潭。两个小家伙正在潭边玩耍，他们试图从比血还温暖的湿润中得到慰抚。猪崽子取下眼镜，拘谨地迈到水中，随后又戴上眼镜。拉尔夫浮到水面上，朝猪崽子喷出一股水。

“当心我的眼镜儿，”猪崽子说。“眼镜弄上水我就得爬出去擦干。”

拉尔夫又喷出一股水，可没射中。他取笑猪崽子，指望他会像平常那样逆来顺受地退却，受辱也默不作声。不料猪崽子却也用手拍起水来。

“停下！”猪崽子叫喊道，“听见没有？”

他愤怒地朝拉尔夫脸上泼着水。

“好吧，好吧，”拉尔夫说道。“别发脾气嘛。”

猪崽子停止击水。

“我头痛，空气凉快一点就好了。”

“但愿快点下雨。”

“我就盼咱们可以回家。”

猪崽子往后躺在水潭倾斜的沙岸上。他挺着肚子，让肚子上的水干掉。拉尔夫朝天喷水。人们可以根据云中光斑的移动来猜测太阳的趋向。拉尔夫跪在水中东张西望。

“人都到哪儿去了？”

猪崽子坐起来。

“也许他们正躺在窝棚里。”

“萨姆埃里克在哪儿？”

“还有比尔？”

猪崽子指着平台以外更远的地方。

“那就是他们所去的地方，杰克那一帮。”

“随他们去，”拉尔夫不自在地说道，“我可不在乎。”

“就是为了一点肉——”

“还有打猎，”拉尔夫精明地说，“装作是一个部落，涂上野蛮人打仗前涂的涂料。”

猪崽子俯首拨动着水下的沙子，没看拉尔夫。

“也许咱们也应该去。”

拉尔夫忙看着他，猪崽子脸红了。

“我是说——去弄弄清楚，的确没有发生什么事情。”

拉尔夫又喷起了水。

早在拉尔夫和猪崽子赶到杰克那块地盘以前，他们就听到了那伙人的闹声。在森林和海岸之间，在棕榈树留出一条宽宽的、带状草根土的地方，有一片草。从草根土的边缘再往下走一步，就是超出潮汐最高水位的白晃晃的、吹散开的沙地，这沙地暖暖的、干乎乎的、经过人们的踩踏。在沙地下还有一块岩石朝外伸到了环礁湖中。在这岩石之外是一小段沙滩，再往外就靠着海水。岩石上燃烧着火堆，烤猪肉的脂油滴滴答答地掉进从这里望过去看不见的火焰之中。除了猪崽子、拉尔夫、西蒙，还有两个管烤猪的，岛上所有的孩子都聚在草根土上。他们笑呀、唱呀，有的在草地上躺着、有的蹲着、有的站着，手里都拿着吃的。可是从他们油污的面孔来判断，猪肉已经吃得差不多了；有些孩子手持椰子壳喝着。在聚会以前，他们把一根大圆木拖到草地中央，杰克涂着涂料，戴着花冠，像个偶像似的坐在那儿。在他身旁，绿色树叶上堆放着猪肉，还有野果和盛满了水的椰子壳。

猪崽子和拉尔夫来到有草的岩石台边缘；孩子们看到他们来了，就一个个都不讲话了，只有杰克旁边的那个还在讲。随后，他也不说话了，杰克转身回到原来坐的地方，他盯着他们俩好一会儿，火堆噼噼啪啪的响声压倒了浪击礁石的沉闷的低音，成了最响的声音。拉尔夫把目光移开去，萨姆却以为拉尔夫向他转过身来是要指责他，于是放下啃了一半的骨头，一边神经质地格格地笑笑。拉尔夫不稳地走了一步，指着一棵棕榈树，低声地向猪崽子说了什么，他们俩也像萨姆一样格格地笑了。拉尔夫把脚从沙地里拔出来，开始闲逛过去。猪崽子想吹口哨。

在这当口，在火堆旁烤肉的孩子们突地拖着好大一块肉朝草地奔过来。他们撞到猪崽子身上，猪崽子被烫得哇哇乱叫跺脚乱跳。拉尔夫立刻和那群孩子连成了一气，暴风雨般的哄笑缓和了他们之间的气氛。猪崽子又一次成了众矢之的，人人兴高采烈，情绪也正常了。

杰克站起身，挥舞着长矛。

“给他们拿点肉。”

带木叉的孩子们给了拉尔夫和猪崽子各一大块肥肉。他俩馋涎欲滴地把肉接住，就站着吃起来，天空呈黄铜色，雷声隆隆，预告着暴风雨即将来临。

杰克又舞了舞长矛。

“每个人都吃够了吗？”

还有肉多余下来，有的在小木叉上烤得嘶嘶作响，有的堆放在绿色的大叶子上。猪崽子肚子不争气，他把肉已经啃光了的骨头丢到海滩上，弯下腰去想再要一点。

杰克又不耐烦地问道：

“每个人都吃够了吗？”

他的声调带有警告的意味，这是一种占有者由于自豪感而发出的警告；孩子们趁还有时间赶紧吃。估计孩子们不会马上停止，杰克就从那根圆木上——那是他的宝座——站起来，漫步到草地边上。他似乎是在那张花脸后面俯看着拉尔夫和猪崽子。他们俩在沙地的那一边，并移远了一点，拉尔夫边吃边看着火堆，他注意到了，虽然并不理解，此刻衬着暗淡的光线火焰可以看得见了。傍晚来临了，不是带着宁静的甜美，而是带着暴力的威胁。

杰克开口道：

“给我点喝的。”

亨利给他拿了个椰子壳，杰克边喝边透过锯齿状的果壳边缘观察着猪崽子和拉尔夫。权力在他褐色的、隆起的前臂上；权威在他的肩上，像野猿似的在他耳边喋喋而语。

“全体坐下。”

孩子们在杰克面前的草地上排列成行，但是拉尔夫和猪崽子仍然站在低一英尺的松松的沙地上。杰克暂时不理他们俩，他转过假面具似的脸部，俯视着坐在地上的孩子们，并用长矛指着他们。

“谁打算加入到我的队伍里来？”

拉尔夫猛地一动，一个趔趄。一些孩子向他转过去。

“我给你们吃的，”杰克说道，“我的猎手们会保护你们免遭野兽的伤害。谁愿意加入到我的队伍里来？”

“我是头头，”拉尔夫说，“是你们选我的。我们要把火堆一直维持着。此刻你们却哪儿有吃就往哪儿跑——”

“你自己也跑来啦！”杰克喊道。“瞧瞧你手里的那根骨头吧！”

拉尔夫脸红耳赤。

“我说过你们是猎手，那是你们的活儿。”

杰克又不理他了。

“谁想加入到我的队伍里来一起玩？”

“我是头头，”拉尔夫声音颤抖地说道。“火堆怎么样？我有海螺——”

“你没带着它，”杰克嘲讽地说。“你把它丢在那儿没有带来。明白些，放聪明点吧？海螺在岛的这一头不算数——”

突然响起一声霹雳。不是沉闷的隆隆雷声，而是豁喇一声猛烈的爆裂声。

“海螺在这儿也算数，”拉尔夫说，“在整个岛上都管用。”

“那你打算拿海螺派什么用？”

拉尔夫仔细地看着一排排孩子。从他们那儿是得不到帮助的，拉尔夫转过脸去，心乱如麻，大汗淋漓。猪崽子低声说着：

“火堆——得救。”

“谁愿意加入到我的队伍里来？”

“我愿意。”

“我。”

“我愿。”

“我要吹海螺了，”拉尔夫上气不接下气地说道，“我要召开大会。”

“我们不要听。”

猪崽子碰碰拉尔夫的手腕。

“走吧。会惹出麻烦来的。咱们也吃过肉了。”

森林的那一边闪过一道明晃晃的闪电，霹雳又炸开了，一个小家伙哭起来。大滴大滴的雨点落到他们中间，每一滴打下来都发出一记声响。

“要下暴雨了，”拉尔夫说，“这下你们该碰上咱们刚降落到岛上时下的大雨了。现在看来是谁更聪明？你们的窝棚在哪儿？你们打算怎么办？”

猎手们不安地看着天空，躲避着雨点的袭击。一阵焦虑使孩子们

左摇右晃，没有目的地乱动起来。忽隐忽现的闪电更亮了，隆隆的雷声几乎使人忍受不住。小家伙们尖叫着四散奔逃。

杰克跳到沙地上。

“跳咱们的舞！来吧！跳舞！”

他跌跌撞撞地穿过厚厚的沙地，跑到火堆另一边的空阔的岩石上。在耀眼的闪电的间歇中，空中是黑沉沉的，令人害怕；孩子们吵吵嚷嚷地跟着他。罗杰装作一头野猪，呼噜呼噜地哼哼着冲向杰克，杰克则朝边上让。猎手们拿起长矛，管烤肉的拿起木叉和余下的木柴。一个圆圈在跑动、在扩大，孩子们和唱的声音也越来越响。罗杰模仿着野猪受到惊吓的样子，小家伙们在圆圈的外围跑着、跳着。猪崽子和拉尔夫受到穹苍的威胁，感到迫切地要加入这个发疯似的，但又使人有点安全感的一伙人当中去。他们高兴地触摸人构成的像篱笆似的褐色的背脊，这道篱笆把恐怖包围了起来，使它成了可以被控制的东西。

“杀野兽哟！割喉咙哟！放它血哟！”

孩子们开始有节奏地兜着圈圈跑，他们的合唱也不再只是起初那表面的兴奋，而是开始像脉搏那样一起一落地跳个不停。罗杰停止装扮野猪，又扮作了猎手，因而圈子当中变得空空的。有些小家伙自个儿组起了一个小圆圈；大小两个圆圈不停地转，似乎重复地转会自然而然地获得安全一样。这就像是一个有机体在跳动和跺脚。

黑沉沉的穹苍绽裂开一道蓝白色的口子。霎时间，在孩子们的上方响起了豁喇一声巨响，就像有一条巨鞭在抽打他们似的。合唱的调子升高了，带着一种感情的迸发。

“杀野兽哟！割喉咙哟！放它血哟！”

此刻从恐怖中又出现了另一种渴望，强烈、紧迫而又盲目的渴望。

“杀野兽哟！割喉咙哟！放它血哟！”

他们头上又裂开了一道蓝白色锯子状的口子，带有硫磺味的霹雳声又猛地打将下来。此时小家伙们从森林边飞奔出来，他们尖声怪叫、四散乱逃，有一个冲破了大家伙们的圆圈，惊恐地叫道：

“野兽！野兽！”

圆圈变成了一个马蹄形。有一个东西正从森林里爬出来。吃不准

爬出来的是个什么东西，黑咕隆咚的。在“野兽”面前孩子们发出受伤似的尖利急叫。“野兽”磕磕绊绊地爬进马蹄形的圈圈。

“杀野兽哟！割喉咙哟！放它血哟！”

天上蓝白色的口子一动也不动，雷响声令人难以忍受。西蒙大声地叫喊着，山上有个死人。

“杀野兽哟！割喉咙哟！放它血哟！干掉它哟！”

一条条木棒揍下去，重新围成一个圈圈的孩子们的嘴发出嘎吱嘎吱咬嚼的声音和尖叫声。“野兽”在圈子当中双膝着地，手臂交叠地护着面孔。衬着电闪雷鸣的巨响，“它”大叫大嚷山上有个死尸。“野兽”挣扎着朝前，冲破了包围圈，从笔直的岩石边缘摔倒在下面靠近海水的沙滩上。人群立刻跟着它蜂拥而下，他们从岩石上涌下去，跳到“野兽”身上，叫着、打着、咬着、撕着。没有话语、也没有动作，只有牙齿和爪子在撕扯。

然后乌云分开了，像瀑布似的下起了倾盆大雨，雨水从山顶上溅下来，把树上的青枝绿叶打落下来；雨水倾泻到沙滩上正在打闹的孩子们身上，就像是冷水淋浴。不一会儿那群孩子四散开来，一个个人影跌跌撞撞地跑开去。只有那“野兽”静静地躺在那儿，离海边几码远。即使在大雨滂沱之中，他们也能看得出那“野兽”小得可怜，它的鲜血染红了沙滩。

此刻一阵大风把雨吹向一边，雨水从树上像小瀑布似的落下。山顶上的降落伞被风吹得鼓起来，并开始移动；伞下的人也被带动了，它直立起来，旋转着，接着摇摇晃晃地朝下穿过一大片濛濛细雨，以笨拙的脚步擦过高高的树梢；它往下摔，一直往下摔，朝海滩降落下去。孩子们尖叫着冲到黑暗的地方躲起来。降落伞带着人身继续向前，在环礁湖水面上划出波浪，从礁石上方撞过去，飘向大海。夜半时分雨收云散，夜空又一次布满了令人难以置信的明亮的星星。随后微风也消失了。从岩缝里流出的涓涓细流，经过一片又一片的树叶往下滴淌，最后流到岛上灰褐的泥土里；除了这雨水的滴滴答答的声音之外，其他什么响声也没有。空气清凉、湿润、澄澈；一会儿甚至连水滴声也停了下来。“野兽”在灰白的海滩上蜷缩成一团，血迹渐渐地渗透开去。

当潮水的大浪流动的时候，环礁湖的边缘成了一条慢慢向前伸展

的磷光带。清澈的海水映照出清澈的夜空和辉光闪闪的群星座。磷光带在小沙粒和小卵石旁膨胀扩大；浮动着的磷光以一个个小圈圈紧包着小石粒，随后突如其来地，无声无息地裹着小石粒向前移动。

在靠海岸方向的浅滩边缘，不断推进的一片明亮的海水中，充满了奇怪的、银色身体的小生物，它们长着炯炯的小眼睛。各处都有一块块较大的卵石被隔绝空气，包上了一层珍珠。潮水涨到了沙滩上被雨点打成的一个个坑，把一切都铺上一层银色。此刻磷光触到了从破裂的身体里渗出来的第一批血迹，小生物在浅滩边缘聚集起来，形成一片移动着的光影。潮水继续上涨，西蒙粗硬的头发披上了一层亮光。他的脸颊镶上了一条银边，弯弯的肩膀就像是大理石雕出来的。那些奇怪的、如影随形的小生物，长着炯炯的眼睛，拖着雾汽的尾巴，在西蒙的头旁边忙碌着。西蒙的身子从沙滩上抬起一点儿，嘴里冒出一个气泡，连气带水发出扑的一声。然后他的身子渐渐地浮在海水之中。

在地球曲面的某个黑暗部分，太阳和月亮正在发挥着引力；地球的固体部分在转动，地球表面的水却被牵住，在一边微微地上涨。潮水的大浪沿着岛屿向前推移，海水越涨越高。一条由充满了好奇心的小生物组成的闪亮的边镶在西蒙尸体的四周；在星座稳定的光芒的照耀之下，它本身也是银光闪闪的；就这样，西蒙的尸体轻轻地漂向辽阔的大海。

第十章 海螺和眼镜

猪崽子留心地盯着朝他走来的人影。现在他有时候觉得，倘若除去眼镜，把一块镜片戴到另一只眼睛上，倒可以看得更清楚一点；但即使用这只好眼睛来看，在发生了所有这些事情以后，拉尔夫还是拉尔夫，绝对不会错。此刻拉尔夫正从椰子林中一瘸一拐地走出来，身上很脏，乱蓬蓬的金黄头发上挂着枯叶。在他浮肿的脸颊上，一只眼睛肿得像条裂缝；在他右膝上还有一大块伤疤。他停了一会儿，眯起眼睛看着平台上的人影。

“猪崽子？剩下的就你一个？”

“还有几个小家伙。”

“他们不算数。没大家伙了？”

“噢——还有萨姆埃里克。他们俩在拾柴火。”

“没有别人了吗？”

“据我所知并没有。”

拉尔夫小心地爬上了平台。在原先与会者常坐的地方，被磨损的粗壮的野草尚未长好；在磨得挺亮的座位旁，易碎的白色海螺仍在闪闪发光。拉尔夫坐在野草中，面对着头儿的座位和海螺。猪崽子跪在他左边，两个人好久都没有说话。

终于拉尔夫先清了清嗓子，小声地说起了什么。

猪崽子轻声细气地回答道：

“你说什么呀？”

拉尔夫提高声音说：

“西蒙。”

猪崽子一言不发，只是严肃地点点头。他们继续坐着，以一种受损伤者的眼光凝视着头儿的座位和闪闪发亮的环礁湖。绿色的反光和日照的光斑在他们弄脏了的身上晃动个不停。

最后拉尔夫站起来走向海螺。他用双手爱抚地捧起贝壳，倚着树干跪下去。

“猪崽子。”

“嗯？”

“咱们该怎么办呢？”

猪崽子朝海螺点点头。

“你可以——”

“召集大会？”

拉尔夫说着尖声大笑起来，猪崽子皱起了眉头。

“你还是头头。”

拉尔夫又哈哈大笑。

“你是头头，是管我们的。”

“我有海螺。”

“拉尔夫！别那样笑了。光看着那儿可没必要，拉尔夫！别人会怎么想呢？”

拉尔夫终于停下不笑了，他浑身打战。

“猪崽子。”

“嗯？”

“那是西蒙。”

“你说过了。”

“猪崽子。”

“嗯？”

“那是谋杀呀。”

“别说了！”猪崽子尖叫道。“你老那样唠叨有什么好处？”

他跳了起来，站在那里低头看着拉尔夫。

“那时天昏地暗。加上——那该死的狂舞。再加上又是闪电，又是霹雳，又是暴雨。咱们全吓坏了！”

“我没有吓坏，”拉尔夫慢吞吞地说，“我只是——我也不知道自己当时怎么了。”

“咱们全吓坏了！”猪崽子激动地说道。“什么事情都会发生的。那可不是——像你说的那样。”

他做着手势，想找句客套话说说。

“哦，猪崽子！”

拉尔夫的话音低沉而又苦恼，使得猪崽子停止了做手势，弯下腰等着。拉尔夫兜着海螺，身子前后摇晃。

“猪崽子，你不明白吗？咱们所干的事情——”

“他可能仍然是——”

“不。”

“也许他只是装作——”

看到拉尔夫的表情，猪崽子的话音越来越轻。

“你在外面，在圆圈的外面。你从来没有真正进到圈子里过。难道你没有看出咱们干的——他们干的事情吗？”

拉尔夫的声音中带着厌恶，同时又带着一种狂热的兴奋。

“猪崽子，难道你没看见吗？”

“没看清楚。现在我只有一只眼睛了。拉尔夫，你应当是了解的。”

拉尔夫还在前后摇晃着。

“那是一次意外事情，”猪崽子突然说道，“就是那么一回事，一次碰巧发生的事情。”他尖声锐气地又说。“走进了一片漆黑当中——他没有必要那样从黑暗中爬出来。他疯了，自食其果。”猪崽子又大做起手势来。“一场飞来横祸。”

“你没看见他们干的事情——”

“我说，拉尔夫，咱们该把那件事忘掉。尽想着它可没什么好处，明白吗？”

“我可吓坏了，咱们全都吓坏了。我想要回家。天哪，我真想回家。”

“那是意外事情，”猪崽子执拗地说，“情况就是那样。”

他摸摸拉尔夫光光的肩膀，这种人体的接触却使拉尔夫颤抖了一下。

“我说，拉尔夫，”猪崽子匆匆往四下看了看，然后把身子倾向拉尔夫——“可别泄漏咱们跳过那个舞，就是对萨姆埃里克也别漏风。”

“但是咱们跳过！咱们全都跳过！”

猪崽子摇摇头。

“咱们俩是后来才跳的。他们在一团漆黑中根本没注意到。不管怎样，你说过我只是在圈子外面——”

“那我也是的，”拉尔夫嗫嚅着，“我也在外面。”

猪崽子急切地点着头。

“对呀，咱们在外面，咱们什么也没干过，什么也没看见。”

猪崽子停了一下，继续说道：

“咱们靠自己的力量过活，咱们四个——”

“就咱们四个，要维持火堆人手可不够。”

“咱们试试看，怎么样？我来点火。”

萨姆埃里克拖着一根大树身从森林里出来。他们俩把大树身往火堆边一倒，转身走向水潭。拉尔夫跳起来喊道：

“嘿！你们俩站住！”

双胞胎愣了一下，随后走过来。

“他们俩打算去洗澡，拉尔夫。”

“最好搞搞清楚。”

双胞胎看到拉尔夫，吃了一惊。他们红着脸蛋，眼光越过他，看着空中。

“哈啰。没想到会碰上你，拉尔夫。”

“我们刚才在森林里——”

“——在找柴火生火堆——”

“——我们昨天夜里迷了路——”

拉尔夫低头打量着自己的脚趾。

“你们俩是在出什么事情以后迷路的？”

猪崽子擦擦眼镜片。

“在吃了猪肉以后，”萨姆以沉闷的话音回答。埃里克点点头说。“对，在吃了猪肉以后。”

“我们早就走了，”猪崽子急忙说，“因为我们累了。”

“我们也早就走了——”

“——老早就走了——”

“——我们累得要命。”

萨姆摸摸前额上的伤痕，又匆忙把手移开。埃里克用手指摸摸裂开的嘴唇。

“是呀，我们太累了，”萨姆重复说道，“所以早就走了，那不是一次很好的——”

大家心照不宣，气氛很沉闷。萨姆的身子动了一动，那个令人厌恶的字眼脱口而出。“——跳舞？”

四个孩子都没有参加那次跳舞，但提起它却使他们全都不寒而

栗。

“我们早就走了。”

罗杰走到连接城堡岩和岛屿主体部分的隘口处的时候，受到了盘问，他并没有感到奇怪。他已经估计到，在那个可怕的黑夜里，杰克那一伙人当中至少有几个会躲在最安全的地方，在恐怖中坚持着。

从城堡岩高处传来了尖厉的问话声，那儿正在风化的巉岩互相依托，保持着平衡。

“站住！谁在那儿？”

“罗杰。”

“往前走，朋友。”

罗杰往前走一点。

“你看得出我是谁。”

“头领说了，谁都要盘问。”

罗杰仰起脸仔细往上看。

“我要上来你可拦不住。”

“我拦不住？上来瞧瞧吧。”

罗杰爬上了梯子似的悬崖。

“瞧这个。”

在最高的一块岩石下已经塞着一根圆木，下面还有一根杠杆。罗伯特把身子稍微倾斜一点压在杠杆上，岩石发出轧轧的响声。要是他用足力气就会把这块岩石隆隆地直送下隘口。罗杰钦佩不已。

“他可是个真正的头领，是不是？”

罗伯特直点头。

“他还要带我们去打猎。”

罗伯特把头朝远处窝棚那个方向侧过去，看到一缕白烟冉冉升向空中。罗杰坐在悬崖的边沿上，一面阴沉地往后看着这岛，一面用手指拨弄着那只松动了的牙齿。他的目光停留在远山的顶上，没有接话。罗伯特换了个话题。

“他要揍威尔弗雷德。”

“为啥？”

罗伯特疑惑地晃了晃脑袋。

“我不晓得。他没说。他发脾气了，叫我们把威尔弗雷德捆起来。他已经被”——罗伯特兴奋地格格笑起来——“他已经被捆了几个钟头，正等着——”

“可头领没说过为什么吗？”

“我从来没有听他说过。”

在酷热的阳光底下，罗杰坐在大岩石上，听到这个消息，得到一种启发。他不再拨弄自己的牙齿，仍然坐在那儿，寻思着这种不负责任的权威的种种可能性。随后，他一言不发，从城堡岩背后往下，向岩穴和杰克一伙人所在的地方爬去。

头领正坐在那儿，光着上身，脸上涂着红的和白的颜色。一伙人在他面前围成半圆坐着。在他们的后面，刚被打过、已松了绑的威尔弗雷德正大声地抽噎。罗杰跟别人蹲坐在一起。

“明—天，”头领继续说道，“我们又要去打猎了。”

他用长矛指指这个野蛮人，又指指那个野蛮人。

“你们中的一部分人呆在这儿把岩穴弄弄好，守卫住大门。我将带几个猎手去，弄点肉回来。守大门的人可得看着点，别让旁人偷偷地溜进来——”

一个野蛮人举起了手，头领把他那张阴冷的、涂着颜色的花脸转向他。

“头领，为什么他们要偷偷地溜进来呢？”

头领回答得含含糊糊，可态度倒挺认真。

“他们会的。他们要破坏咱们所干的事情。所以看守大门的一定得多加小心，还有——”

头领停住了。大伙儿看到他粉红色的舌尖令人吃惊地朝外伸出，舔了舔嘴唇，又缩了回去。

“——还有；野兽也想要进来。你们该记得它是怎么爬的吧——”

围成半圆的孩子们震颤不已，喃喃地一致表示同意。

“它化了装来的。即使咱们杀了猪，把猪头给它吃，它说不定还会来。所以得提防着，得当心点。”

斯坦利从岩石上抬起了前臂，竖起了一根手指，表示要发问。

“怎么啦？”

“但咱们能不能，能不能——？”

他踌躇不安地扭着身子，低着头往下面看。

“不！”

紧接着一片沉默，野蛮人各自在回忆，都很害怕，不敢想下去。

“不！咱们怎么能——杀掉——它呢？”

在联想还会再遇到的种种恐怖时，他们一方面暂时得到了一点解脱，另一方面又感到一点震慑，这些野蛮人又嘀咕起来。

“别再介意山上的事了，”头领正儿八经地说道，“要是去打猎就把猪头献给它。”

斯坦利轻击着手指又说：

“我想野兽把它自己伪装了起来。”

“也许会的，”头领说道。这是一种想当然的神学上的猜测。“不管怎样，咱们最好还是防着它一点。吃不准它会干出什么事来。”

那一伙人都细想着这话，随后哆嗦起来，就像是吹过一阵烈风。头领看到了自己那番话的效果，猛地一站。

“但是明—天我们将去打猎，弄到肉大家就大吃一顿——”

比尔举起了手。

“头领。”

“嗯？”

“咱们用什么来生火呢？”

头领的脸红了，但在红的白的黏土掩盖下，人们看不见他的脸色。他拿不准怎么回答是好，沉默了片刻，那伙人乘机又一次低声说起话来。随后头领举起了手。

“我们将从别人那儿去取火种来。听着，明—天我们去打猎，搞点肉。今天夜里我要跟两个猎手一起去——，谁愿意去？”

莫里斯和罗杰举了手。

“莫里斯——”

“是，头领？”

“他们的火堆在什么地方？”

“在老地方，靠着生火堆那岩石的后面。”

头领点点头。

“你们其余的人太阳一落就可以去睡觉。但我们三个，莫里斯，罗杰和我，我们还有活儿要干。我们将要在太阳刚落山的时候出发

——”

莫里斯举起手。

“但是会发生什么事呢，要是我们碰上——”

头领挥挥手，对他提出的异议置之不理。

“我们要直沿着沙滩走。这样，要是它来了，我们就又可跳我们的，又可跳我们的舞了。”

“就靠我们三个吗？”

又响起了一阵叽里咕噜的声音，随之又静了下去。

猪崽子把眼镜递给拉尔夫，要等拿回来之后才能看得清东西。柴火很潮湿，他们这已是第三次点火了。拉尔夫往后一站，自言自语地说道：

“夜里可不能再没有火堆了。”

他内疚地望望站在旁边的三个孩子。这是他第一次承认火堆具有双重功用。确实，一方面火堆是为了使召唤的烟柱袅袅而升；但另一方面火堆也像一只火炉，能使他们舒服地入睡。埃里克往柴火上吹气，柴堆上闪出了火光，接着出现了一小簇火苗。一股黄白相间的浓烟向上散发。猪崽子拿回了自己的眼镜，高兴地看着烟柱。

“要是咱们能做个无线电收发机该多好啊！”

“或者造一架飞机——”

“——或者一艘船。”

拉尔夫对于这个世界的认识越来越淡薄，但他还是费力地思考着。

“咱们说不定会被红种人抓住当俘虏。”

埃里克往脑后捋着头发。

“他们也总比那个好，比——”

他没有点出人来，萨姆朝沿海的方向点点头，算是代他说完了这句话。

拉尔夫记起了降落伞下那个丑陋的人形。

“他讲起过死人什么的——”拉尔夫痛苦地涨红了脸，这一下他等于不打自招：跳舞时他也在场。他身子冲着烟做出催促的动作。“别停下——往上加！”

“烟越来越淡了。”

“咱们需要更多的柴火，即使是湿的也罢。”

“我的气喘病——”

得到的是死板板的回答。

“去你的鸡—喘病。”

“要是我跑东跑西地去拉木头，气喘病就会犯得更重。我希望不犯，拉尔夫，可就是要犯。”

三个孩子走进了森林，带回了一抱抱枯枝烂木。烟又一次升了起来，又黄又浓。

“咱们找点吃的吧。”

他们带着长矛一块儿走到了野果树林，也不多说话，就狼吞虎咽地吃起来。待他们走出树林时，夕阳西下，只有余烬发出一些光，烟却没有了。

“我再也搬不动柴火了，”埃里克说。“我累了。”

拉尔夫清清嗓子。

“在那上面咱们维持着火堆。”

“山上的火堆小，这可准是个大火堆呢。”

拉尔夫拿了一片木柴投到火堆里，注视着飘向暮色之中的烟。

“咱们一定要使烟老飘着。”

埃里克纵身往地上一趴。

“我太累了，再说那有什么用呢？”

“埃里克！”拉尔夫吃惊地叫喊道。“别那样瞎说！”

萨姆跪在埃里克身边。

“嗯——那又有什么用呢？”

拉尔夫火冒三丈，他竭力回想着，火堆是有用处的，某种绝妙而又无法形容的用处。

“拉尔夫跟你们讲过许许多多次了，”猪崽子不高兴地说道。“除此之外咱们怎么才可以得救呢？”

“当然啰！要是咱们不去生烟——”

在一片越来越浓的暮色当中，拉尔夫蹲坐在他们面前。

“难道你们不明白？光想着收发机和船有啥用？”

他伸出一只手，手指捏紧，攥成一个拳头。

“要从这种混乱中摆脱出来，咱们只有一件事可做。谁都可以拿打猎当游戏，谁都可以替咱们搞到肉——”

拉尔夫看看这个的脸，又看看那个的脸。他激动万分，非常自信，可脑中却垂下了一道帘幕，一时忘记了自己是在讲些什么。他跪在那儿，紧攥拳头，板着面孔，看看这个，又看看那个。随后帘幕又忽然收回了。

“噢，对了。所以咱们必须生火并弄出烟来，更多的烟——”

“但是咱们没法让火堆一直维持着！看那边！”

他们说话的时候，火堆正在渐渐地熄灭。

“派两个人管火，”拉尔夫有点像是自言自语地说道，“每天十二个小时。”

“拉尔夫，咱们弄不到更多的柴火了——”

“——在黑暗中弄不到柴火——”

“——在夜里弄不到柴火——”

“咱们可以每天早晨点火，”猪崽子说。“黑暗里没人会看见烟。”

萨姆使劲地点头。

“那可不一样，火堆在——”

“——在那上面。”

拉尔夫站了起来，随着暮色逐渐深沉，他产生了一种奇怪的失去防护的感觉。

“今儿晚上火堆就随它去罢。”

他领头走向第一个窝棚，窝棚虽然七歪八倒，还算竖立着。里面铺着睡觉用的枯叶，摸上去窸窣作声。邻近的窝棚里有个小家伙在说梦话。四个大家伙爬进了窝棚，钻在树叶下面。双胞胎躺在一块儿，拉尔夫和猪崽子躺在另一头。他们尽量想睡得舒服点，所以弄得枯叶堆窸窸窣窣地响了好一阵子。

“猪崽子。”

“哎？”

“好吗？”

“还好。”

后来，除了偶尔的窸窣声外，窝棚终于平静了下来。在他们面前挂着的，是那繁星闪烁的椭圆形夜空，此外还传来了一阵阵浪拍礁石

的空洞的响声。拉尔夫定下心来作各式各样的假设，就像他每天夜里所做的那样……

假定他们被喷气机送回家，那么在早晨之前他们就会在威尔特郡[1]的大机场着陆。他们将再乘汽车；不，要更十全十美点，他们将乘火车，直下德文[2]，再到那所村舍去。那时候，野生的小马又会跑到花园的尽头来，在围墙上窥探着……

拉尔夫在枯叶堆中焦躁不安地翻来覆去。达特穆尔[3]一片荒芜，小马也是野生的。然而荒野的魅力却已经消失殆尽。

他的思想又滑到了一个不容野蛮人插足的平凡的文明小镇。还有什么地方能比带车灯和车轮的公共汽车总站更安全呢？

拉尔夫好像突然绕着电杆跳起了舞。这时从车站里慢慢地爬出了一辆公共汽车，一辆奇形怪状的汽车……

“拉尔夫！拉尔夫！”

“怎么啦？”

“别那样大声折腾——”

“对不起。”

从窝棚的黑沉沉的另一头传来了一种令人生畏的呜咽声，他们俩吓得把树叶乱扯乱拉。萨姆和埃里克互相紧抱着，正在对打。

“萨姆！萨姆！”

“嘿——埃里克！”

一会儿一切又都平静下来。

猪崽子轻轻地对拉尔夫说：

“咱们一定得摆脱这个地方。”

“这话怎么讲？”

“要得救。”

尽管夜色更加深沉，拉尔夫却吃吃地笑了起来，这是那一天他第一次笑。

“我是想说，”猪崽子低声说道。“要不赶快回家咱们都会发疯。”

“神经错乱。”

“疯疯癫癫。”

“发狂。”

拉尔夫把湿漉漉的鬈发从眼边撩开。

“写封信给你姨妈。”

猪崽子一本正经地考虑着这个建议。

“我不知道眼下她在哪儿。我没有信封，没有邮票。再说既没有邮箱，也没有邮递员。”

猪崽子小小的玩笑成功地征服了拉尔夫。拉尔夫的窃笑变得不可控制，他前仰后倒地大笑起来。

猪崽子庄严地指责他。

“我可没说什么，有那么好笑——”

拉尔夫还是吃吃地笑个不停，尽管把胸口都笑痛了。他扭来扭去，终于筋疲力尽、气喘吁吁地躺下，愁眉苦脸地等着下一次发作。他这样笑一阵停一阵，随后在一次间歇中昏昏入睡。

“——拉尔夫！你又闹了一阵。安静点吧，拉尔夫——因为……”

拉尔夫在枯叶堆中喘着粗气。他有理由为自己的美梦被打破而欣慰，因为公共汽车已经越来越近，越来越清楚了。

“为什么——因为？”

“静一点——听。”

拉尔夫小心地躺了下去，从枯叶堆中发出了一声长叹。埃里克呜咽地说着什么，接着又静静地睡着了。除了无济于事的闪着微光的椭圆星群外，夜色深沉，像蒙上了一层毯子。

“我听不到有什么声音。”

“外面有什么东西在移动。”

拉尔夫的脑袋瓜像被针刺似的痛起来。热血沸腾，使他什么也听不见，接着又平静下来。

“我还是什么也没听见。”

“听，再多听一会儿。”

从窝棚后面只有一二码处的地方，非常清晰有力地传来了树枝被折断的咔嚓声。拉尔夫又觉得耳朵发热，混乱不堪的形象你追我赶地穿过了他的脑海。这些东西的混合物正绕着窝棚潜行。他觉察到猪崽子的脑袋靠在自己的肩上，一只发抖的手紧紧地抓住他。

“拉尔夫！拉尔夫！”

“别讲话，快听。”

拉尔夫在绝望之中祈求野兽宁可选择小家伙。

窝棚外面响起了恐怖的耳语声。

“猪崽子——猪崽子——”

“它来了！”猪崽子气急败坏地说。“是真的！”

他紧紧抓住拉尔夫，终于使自己的呼吸恢复了正常。

“猪崽子，出来。我要你猪崽子出来。”

拉尔夫的嘴巴贴着猪崽子的耳朵。

“别吱声。”

“猪崽子——猪崽子，你在哪儿？”

有什么东西擦到窝棚的后部。猪崽子又强忍了一阵子，随即他的气喘病发了。他弓起后背，双腿砰地砸到枯叶堆里。拉尔夫从他身边滚开去。

接着在窝棚口发出了一阵恶意的嚎叫，几个活东西猛地闯将进来。有的绊倒在拉尔夫和猪崽子的角落，结果乱成一团：又是哇哇乱叫，又是拳打脚踢，一片稀里哗啦。拉尔夫挥拳出去，随之他跟似乎十几个别的东西扭住滚来滚去：打着、咬着、抓着。拉尔夫被撕拉着，被人猛击，他发现口中有别人的手指，便一口咬下去。一只拳头缩了回去，又像活塞似的回击过来，整个窝棚被捅得摇摇欲坠，外面的光漏到了里面来。拉尔夫把身子扭向一边，骑到一个七扭八歪的身体上，感到有股热气喷上了他的脸颊。他抡起紧握的拳头，像铁锤似的往身子下面的嘴巴上砸；他挥拳猛打，越打越狂热，越打越歇斯底里，拳下的面孔变得滑腻起来。谁的膝盖在拉尔夫两腿当中猛地向上一顶，拉尔夫翻滚到一侧，他忙抚摸着自己的痛处，可对方又滚压到他身上乱打。然后窝棚令人窒息地最终倒坍下来；不知名的这些人挣扎着夺路而出。黑乎乎的人影从倒塌的窝棚中钻了出来，飞快地逃去，临末又可以听见小家伙们的尖号声和猪崽子的喘气声了。

拉尔夫用颤抖的声音喊道：

“小家伙们，你们全去睡。我们在跟别人打架，马上睡吧。”

萨姆埃里克走近来，盯着拉尔夫。

“你们俩没事？”

“我想没事——”

“——我被人打了。”

“我也被打了，猪崽子怎么样？”

他们把猪崽子从废墟堆中拖出来，让他靠在一棵树上。夜是冷飕飕的，直接的恐怖消逝了。猪崽子的呼吸也平静了一些。

“猪崽子，你受伤了吗？”

“还好。”

“那是杰克和他的猎手们，”拉尔夫痛苦地说。“为什么他们老是要惹咱们呢？”

“咱们给了他们一点教训，”萨姆说。他人老实，接着又说。“至少你们打了，我一个人缩在角落里。”

“我揍了一个家伙，”拉尔夫说，“我砸得他够呛，他不会再赶着来跟咱们干一仗了。”

“我也是，”埃里克说。“我醒来的时候觉得有人在踢我的脸。拉尔夫，我觉得我的脸上被踢得一塌糊涂，但我毕竟也给了他个一报还一报。”

“你怎么干的？”

“我把膝盖缩起来，”埃里克扬扬得意地说道，“我用膝盖猛顶了一下他的卵蛋。你该听见他痛得乱叫！他也不会再忙着赶回来了。咱们干得不赖呀。”

拉尔夫在黑暗中蓦地动了动；可随之他听到埃里克用手在嘴里拨弄的声音。

“怎么啦？”

“一颗牙齿有点松动。”

猪崽子把两条腿曲起来。

“猪崽子，你没事？”

“我想他们是要抢海螺。”

拉尔夫快步跑下了灰白色的海滩，跳到了平台上。海螺仍然在头儿的座位上微微闪光。他盯着看了一会儿，随后又返回猪崽子跟前。

“他们没拿走海螺。”

“我晓得，他们不是为海螺而来的，他们是为了别的东西。拉尔夫——我该怎么办呢？”

远远的，沿着弓形的海滩，三个人影快步走向城堡岩。他们避开树林，沿着海边往前走。他们时而轻轻地唱着歌；时而沿着移动着的狭长的磷光带横翻着筋斗往前。头领领着他们，小跑步地一直往前，

杰克为自己的成功而欢欣鼓舞。现在他真正是个头领了，他手持长矛东戳戳西刺刺。悬挂在他左手摇晃着的，是猪崽子破碎了的眼镜。

---

[1] 英格兰南部一郡。

[2] 德文郡，英格兰西南部一郡。

[3] 德文郡的地名，位于英格兰西南部高地，德文郡南部。已决犯监狱。

第十一章 城堡岩

在黎明一阵短暂的寒冷中，四个孩子围聚在曾经是火堆，而现在已是黑色余烬的四周，拉尔夫跪在地上吹着。灰色的、轻微的烟尘被他吹得四处纷扬，可其中并没有火花闪现出来。双胞胎焦急地注视着，猪崽子则木然地坐着，他的眼睛近视，就像在他面前竖着一道发光的墙。拉尔夫还在使劲吹，吹得耳朵嗡嗡直响，然而，黎明的第一股微风一下子夺走了他手中的活儿，烟灰迷糊了他的眼睛。他往后蹲了蹲，边骂边擦去眼里流出的泪水。

“没用呀。”

埃里克脸上血迹干了，活像个假面具，他好像透过假面具俯看着拉尔夫。猪崽子朝大概是拉尔夫的方向凝视着。

“当然没用，拉尔夫。这下咱们可没火了。”

拉尔夫把脸挪到离猪崽子的脸约两英尺的距离。

“你看得见我吗？”

“看得见一点。”

拉尔夫把肿起的脸颊凑近猪崽子的眼睛。

“他们夺走了咱们的火种。”

由于愤怒，他的声音尖起来。

“是他们偷走的！”

“是他们，”猪崽子说。“他们把我弄得像个瞎子。看见没有？那就是杰克·梅瑞狄。拉尔夫，你召开个大会，咱们必须决定怎么办。”

“就咱们这些人开大会吗？”

“咱们都来参加。萨姆——让我搭着你。”

他们朝平台走去。

“吹海螺，”猪崽子说。“吹得尽量响点。”

森林里回响着号音；成群的鸟儿从树梢上惊飞起来，叽喳地鸣叫着，就像很久以前的那一个早晨。海滩两头都毫无动静。一些小家伙从窝棚里走了出来。拉尔夫坐在光光的树干上，其余三个站在他面前。他点点头，萨姆埃里克就坐到他右边。拉尔夫把海螺塞到猪崽子手中。猪崽子小心翼翼地捧着闪闪发光的海螺，朝拉尔夫眨着眼睛。

“那就说吧。”

“我拿了海螺，我要说，我啥也看不清楚，我得把眼镜找回来。这个岛上有人干了坏透的事情。我选你当头头。只有他[1]还算替大家干了点事情。拉尔夫，这下你说吧，告诉我们怎么办——，不然——”

猪崽子突然停止讲话，啜泣起来。他坐下去的时候，拉尔夫拿回了海螺。

“就只是一个普普通通的火堆。你们该认为咱们做得成这件事，是不是？只要有烟作为信号，咱们就能得救。咱们是野蛮人吗？还是什么别的东西？只是眼下没信号烟升到空中去了。也许有船正在过去。你们还记得那件事吗？他怎么跑去打猎，火堆怎么灭了，船怎么过去的吗？而他们却都认为他是当头领最好的料。接着又是，又是……那也全是他的过错。要不是因为他，那件事决不会发生。这下猪崽子看不见东西了，他们跑来，偷走——”拉尔夫提高了嗓门。“——在夜里，在黑暗中，偷走了咱们的火种。他们偷走了火种。要是他们讨的话咱们本也会给的。但是他们却偷，这下信号没了，咱们也无法得救了。你们明白我的意思吗？咱们会给他们火种的，可他们就是来偷。我——”

拉尔夫话未讲完就停下来，这时他脑中晃过了一道帘幕。猪崽子伸出双手来拿海螺。

“拉尔夫，你打算怎么办？咱们光在这儿说，也不做决定。我要讨还眼镜哪。”

“我正在考虑。假定咱们去，就像咱们往常那样，洗洗干净，把头发理理——说真的，咱们毕竟不是野蛮人，而得救也不是闹着玩的——”

他鼓起脸颊看着双胞胎。

“咱们稍稍打扮一下，然后就走——”

“咱们该带着长矛，”萨姆说。“连猪崽子也要带。”

“——因为咱们或许用得着。”

“你没拿到海螺！”

猪崽子举起了海螺。

“你们要带长矛就带吧，我可不带。有什么用处？横竖我还得像

条狗似的要有人牵着。是呀，好笑。笑吧，笑吧。这个岛上他们那伙对什么东西都好笑。可结果怎么样呢？大人们会怎么想呢？小西蒙被谋害了。还有一个脸上带胎记的小孩儿。除了咱们刚到这儿那一阵子，以后还有谁看见过他呢？”

“猪崽子！停一停！”

“我拿着海螺。我要去找那个杰克·梅瑞狄，去告诉他，我现在就去。”

“他们会伤害你的。”

“他做得够损了，他还能把我怎么样？我要跟他讲个明白。拉尔夫，你们让我拿着海螺。我要给他瞧瞧，有一样东西是他所没有的。”

猪崽子停了片刻，注视着周围暗淡的人影。野草被踩得乱糟糟的，还像过去开大会的样子，还像有那么些人在听他演讲。

“我要双手捧着这只海螺去找他。我要把海螺往前一伸。我要说，瞧，你身体比我壮，你没生气喘病。我要说，你看得见东西，两只眼睛都好。可我不是来乞求眼镜的，不是来乞求开恩的。我要说，我不是来求你讲公道[2]的，不要因为你强就可以为所欲为，有理才能走遍天下。把眼镜还我，我要说——你一定得还！”

猪崽子说完这话，脸涨得通红，身体直哆嗦。他把海螺匆匆地塞到拉尔夫手中，仿佛急着要摆脱它似的，边揩擦着夺眶而出的泪水。他们四周的绿光是柔和的。易碎的、白色的海螺放在拉尔夫脚下。从猪崽子手指缝里漏出的一粒泪珠，就像一颗星星在色泽柔和的海螺曲面上一闪一亮。

最后拉尔夫坐直了身子，把头发往后一捋。

“好吧。我说——你要这样就试试吧。我们跟你一起去。”

“他会涂成个大花脸，”萨姆胆怯地说。“你知道他会——”

“——他才不会看重咱们呢——”

“——要是他发了火咱们可就——”

拉尔夫怒视着萨姆。他模模糊糊想起，西蒙曾经在岩石旁跟他讲过什么话来[3]。

“别傻乎乎的，”他说。随后又很快地补了一句，“咱们就走。”

他把海螺递给猪崽子，后者脸又红了，这次洋溢着自豪的神色。

“你一定得拿着。”

“准备好了我就拿着——”

猪崽子想找些话来表达自己的热情，表示他非常乐意拿着海螺来对抗一切可能发生的事情。

“——我随便。我很高兴，拉尔夫，只是我要有人牵着。”

拉尔夫把海螺放回到闪光的圆木上。

“咱们最好吃点什么，再准备准备。”

他们走向被弄得乱七八糟的野果树林。猪崽子有时靠别人帮忙，有时靠自己东摸西摸找点吃的。他们吃着野果，拉尔夫想起了下午。

“咱们该像原先一样，先洗洗——”

萨姆咽下满口野果，表示异议。

“可咱们每天都洗澡哪！”

拉尔夫看着面前两个肮脏的人，叹了口气。

“咱们该梳梳头发，就是头发太长。”

“我把两只袜子都留在窝棚里了，”埃里克说，“咱们可以把袜子套在头上，就当作是一种帽子。”

“咱们可以找样东西，”猪崽子说，“你们把头发往后扎起来。”

“像个小姑娘！”

“不像，当然不像。”

“咱们就这样去，”拉尔夫说，“他们的样子也好不了多少。”

埃里克做了个手势，表示慢一慢。

“可他们涂得五颜六色的！你们晓得这是什么意思——”

其他的人连连点头。他们太清楚不过了，使人隐藏起真相的涂脸带来的是野性的大发作。

“哼，咱们可不乱涂，”拉尔夫说，“因为咱们不是野蛮人。”

萨姆埃里克兄弟俩面面相觑。

“反正都一样——”

拉尔夫喊道：

“不许涂！”

他竭力回想起。

“烟，”他说，“咱们需要烟。”

他很凶地转向双胞胎。

“我说‘烟’！咱们一定得有烟。”

除了大群蜜蜂的嗡嗡声响外，此刻一片安静。最后猪崽子和颜悦色地说了起来。

“当然咱们得生烟。因为烟是信号，要是没烟咱们就无法得救。”

“我知道这话！”拉尔夫叫喊道。他把手膀从猪崽子身上挪开。“你是在提醒——”

“我只是在说你常说的话，”猪崽子赶紧说。“我也会想一想——”

“我可不用想，”拉尔夫大声吼道。“我一直知道这话，我可没忘。”

猪崽子讨好地直点着脑袋瓜。

“拉尔夫，你是头头，你什么都记得。”

“我没忘。”

“当然没忘。”

双胞胎好奇地打量着拉尔夫，似乎他们俩是初次看见他。

他们排好队沿着海滩出发了。拉尔夫走在头里，脚有点儿跛，肩上扛着根长矛。他透过闪光的沙滩上颤抖着的暑热烟雾和他自己披散的长发，越过手臂上的伤痕，不完全地看着前面的东西。走在拉尔夫后面的是双胞胎，眼下有一点儿担忧，但充满了不可扑灭的活力。他们往前走着，很少说话，只是把木头长矛的柄拖在地上；猪崽子发现，低头看着地上，使自己已经疲劳的眼睛避开阳光，他可以看得见长矛柄沿着沙滩往前移动。他在拖动着的长矛柄之间走着，双手小心地抱着海螺。由这些孩子们组成的这个精干的小队伍行进在海滩上，四个盘子似的人影在他们脚下跳舞、交叠在一起。暴风雨没有留下丝毫痕迹，海滩被冲刷得干干净净，就像被擦得锃亮的刀片。天空和山岭离得远远的，在暑热中闪着微光；礁石被屋景抬高了，好像是漂浮在半空中一汪银光闪闪的水潭中。

他们经过那一伙人跳过舞的地方。被大雨所扑灭的烧焦的枝条仍然搁在岩石上，只是海水边的沙滩又成了平滑的一片。他们默默地走过这里，毫不怀疑会在城堡岩找到那一伙人。他们一看到城堡岩就不约而同地停下了脚步。他们的左面是岛上丛林最密的部分，黑色的、绿色的，遍地都是弯曲盘缠的根茎，简直无法穿越；他们面前摇曳着

的是高高的野草。这会儿拉尔夫独自往前走着。

这儿的野草被压得乱糟糟的，那一次拉尔夫前去探查时，他们全都在这儿躺过。那儿是陆地的隘口，围绕着岩石的是侧石——突出的架状岩石，上面是一个个红色的尖石块。

萨姆触触拉尔夫的手臂说：

“烟。”

在岩石的另一侧有一团小小的烟在冉冉上升。

“有点儿火光——我想不是烟。”

拉尔夫转过身来。

“咱们躲着干什么？”

他穿过像屏幕似的野草，走到了通向狭窄隘口的小空地上。

“你们俩跟在最后面。我先上，猪崽子在我背后慢一步。拿好你们的长矛。”

猪崽子提心吊胆地向前看着，在他面前有一道发光的帷幕，把他和世界隔开。

“安全吗？有没有峭壁？我听得见大海的涛声了。”

“你靠紧点儿。”

拉尔夫朝隘口移动。他踢着一块石头，石头连蹦带跳地滚入海中。那时海水在退落下去，在拉尔夫左面的下边四十英尺光景，露出了一块长满海藻的红色的方礁石。

“我这样安全吗？”猪崽子声音颤抖地说。“我怕得要命——”

在他们头上，从高高的尖顶的岩石上，突然传来一声叫喊，随后是一种模仿战争呐喊的叫声，紧接着在岩石背后十几个人跟着喊起来。

“把海螺给我，呆着别动。”

“站住！是谁在那儿？”

拉尔夫仰起头，瞥见岩石顶上罗杰黑黑的面孔。

“你认得出我是谁！”他喊道。“别装傻了。”

他把海螺凑到嘴边，呜呜地吹起来。野蛮人一个个冒了出来，脸上涂得辨认不出谁是谁，全围挤在朝隘口方向的侧石边上。他们擎着长矛，摆好阵势守在入口处。拉尔夫继续猛吹，也不管猪崽子给吓得魂飞魄散。

罗杰大声叫道：

“你当心点——明白吗？”

拉尔夫终于挪开了嘴唇，停下来喘一口气。他气吁吁地开口说着，可还算听得出。

“——开大会。”

守卫着隘口的野蛮人交头接耳地低声说着，可谁也没动。拉尔夫又朝前走了几步。他身后一个轻轻的声音急切地说道：

“别离开我，拉尔夫。”

“你跪下，”拉尔夫侧身说道，“在这儿等我回来。”

拉尔夫站在沿着隘口上去的半路当中，全神贯注地盯着野蛮人看。他们涂得五颜六色，神态自若，头发朝后扎着，显得比他自在。拉尔夫决定以后把自己的头发也朝后扎起来。他感到很想叫他们等着，马上就扎好自己的头发；但那是不可能的。野蛮人吃吃地笑起来，有一个用长矛作着瞄准拉尔夫的架势。在岩石高处，罗杰双手松开了杠杆，朝外倾着身子想看看情况怎么样。隘口处的几个孩子站在自己的阴影里面，看上去只是几个蓬头散发的脑袋。猪崽子蜷缩成一团，背弓得像个麻袋，失去了原来的形状。

“我要召开大会。”

一片沉默。

罗杰拿起一小块石头，往双胞胎中间扔过去，可没投中。他们都开始扔石头了，而萨姆还站在那儿。罗杰感到，他的身体里跳动着什么力量。

拉尔夫又大声地喊道：

“我要召开大会。”

他扫视着野蛮人。

“杰克在哪儿？”

这一群孩子骚动起来，他们商量了一下。一个涂着颜色的脸开了口，听上去是罗伯特的口音。

“他去打猎了。他吩咐我们别让你进来。”

“我来找你们看看火堆怎么样，”拉尔夫说，“还问问猪崽子的眼镜。”

拉尔夫前面的人群晃动起来，他们当中迸发出格格的笑声，高高

的山岩上回荡着轻快而兴奋的笑声。

拉尔夫背后响起了一个人的话音。

“你们要干什么？”

双胞胎俩一个箭步冲过了拉尔夫，站到拉尔夫和入口处中间。拉尔夫很快地回过身去。杰克——从那个人的神态和红头发可以辨认出那是杰克——正从森林里走向前来。两边各蹲伏着一个猎手。三个人的脸全涂上了黑色和绿色。在他们身后的草地上，扔着一个剖开了肚子并砍去了头的野母猪。

猪崽子哭着喊道：

“拉尔夫！别离开我！”

他紧紧地抱住岩石，下面是一起一落的大海，那提心吊胆的样子很可笑。野蛮人的痴笑声变成了大叫大嚷的嘲笑声。

杰克叫喊得比嘲笑声还要响。

“你们滚开，拉尔夫。你们守着你们那一头，这儿是我的一头，我的一伙人。你们别来管我。”

嘲笑声静了下去。

“你抢走了猪崽子的眼镜，”拉尔夫说道，上气不接下气。“你一定得还给他。”

“一定得？谁说的？”

拉尔夫冒火了。

“喂！是你们选我当头头的。你们没听见海螺声吗？你玩的是肮脏的把戏——你要火种我们本来是会给你们的——”

热血涌上他的面颊，肿胀的眼睛眨动着。

“随便什么时候你要火种都可以。可你不是来要。你像个贼似的偷偷地跑来，还偷走了猪崽子的眼镜！”

“你再说一遍！”

“贼！贼！”

猪崽子尖声叫道：

“拉尔夫！帮帮我！”

杰克往前一冲，拿长矛直刺拉尔夫的胸膛。拉尔夫因为瞥见了杰克的手臂，察觉到他的武器的位置，用自己的矛柄把刺过来的矛尖挡开。接着拉尔夫转过长矛朝杰克一刺，矛尖擦过了对方的耳朵。他们

俩现在胸对着胸，大口喘着粗气，推推搡搡，怒目相视。

“谁是贼？”

“就是你！”

杰克挣脱开来，朝拉尔夫挥舞着长矛。这会儿两人心照不宣地拿长矛当军刀砍来砍去，而不敢再用会致命的矛尖。杰克的长矛打到拉尔夫的长矛上，往下一滑，把他的手指打得生疼。随即他们又一次分开，互换了位置，杰克背朝着城堡岩，而拉尔夫则站在外围，背向海岛。

两个孩子都呼哧呼哧地喘着粗气。

“再来呀——”

“来呀——”

他们双方都摆出一副恶狠狠的进攻架势，但却保持着距离，刚好两人都打不到对方。

“来呀，够你受的！”

“你来呀——”

猪崽子抓牢地面，正想设法吸引拉尔夫的注意。拉尔夫挪动身子，弯着腰，眼睛警觉地盯着杰克。

“拉尔夫——记住咱们到这儿来的目的。火堆，还有我的眼镜。”

拉尔夫点点头。他放松了刚才格斗时的紧张的肌肉，随便地站着，用长矛柄拄着地面。杰克似乎透过涂在脸上的涂料莫名其妙地看着他。拉尔夫昂首瞥了瞥尖顶岩石，随后看着面前的这群野蛮人。

“听着，我们来是要说，首先你们必须把眼镜还给猪崽子。他没眼镜就看不见东西。你们这样太不光明正大了——”

涂得五颜六色的一伙野蛮人都格格地笑着，拉尔夫心里也犹豫起来。他把头发往后一掠，凝视着面前绿色和黑色的假面具似的脸，竭力想回忆起杰克原来的模样。

猪崽子低声说道：

“还有火堆。”

“噢，对了，还有火堆的事。我又要说火堆了。自从咱们落到这岛上以来我一直在说这件事。”

他伸出长矛指着野蛮人。

“你们唯一的希望就在于：只要有亮光可以看得见，就该生一堆

信号火。或许会有船注意到烟，驶过来救咱们，把咱们带回家。要是没有烟咱们就得等到有船碰巧来这儿。说不定咱们要等好多年；等到人都老了——”

野蛮人爆发出一阵颤抖的、清脆的、虚假的哄笑，这哄笑声又回荡开来。拉尔夫怒不可遏，他嗓门嘶哑地说：

“你们这群花脸呆子，难道你们不懂？萨姆、埃里克、猪崽子和我——我们人手不够。我们想要生好火堆，可是生不好。而你们呢，却打猎寻开心……”

他指着他们身后，澄澈的天空中一缕烟飘散开去。

“瞧瞧那个！那能叫信号火堆吗？那只是个烧食的火堆。眼下你们吃东西，烟就没了。你们不明白吗？也许有艘船正从那儿经过呢——”

拉尔夫停住了，这一群涂成花脸的、不知名的人守卫在入口处，他们一言不发，使他占不了上风。头领张开粉红色的嘴巴，对着在他和他那一伙人之间的萨姆埃里克叫喊道：

“你们俩[4]回去。”

没有人答应他。双胞胎迷惑不解，互相看着对方；猪崽子看到一时不至于发生冲突，便小心翼翼地站起来。杰克回首看看拉尔夫，随后又看看双胞胎。

“抓住他们。”

没人动弹。杰克怒气冲冲地喊道：

“我说，抓住他们！”

涂着脸的人群七手八脚地紧张地围住了萨姆埃里克。又响起了一阵清脆的哄笑声。

萨姆埃里克以有教养的口吻抗议道：

“唉呀，喂喂！”

“——正当一点！”

双胞胎的长矛被夺走了。

“把他们绑起来！”

拉尔夫朝着脸涂成黑色和绿色的人绝望地喊道：

“杰克！”

“别停手。绑住他们。”

现在涂脸的人群觉得已经征服了萨姆埃里克，也感觉到了自己手中的力量。他们笨拙而兴奋地把双胞胎打翻在地。杰克颇受鼓舞，他知道拉尔夫会试图营救他们，返身用长矛嗡嗡地挥舞了一圈，拉尔夫刚来得及避开打击。在他们上面，那一伙人和双胞胎大叫大嚷，滚作一团。猪崽子又蹲伏下去。双胞胎很受惊地躺在地上，那一伙人站着围在他们俩周围。杰克转向拉尔夫，咬牙切齿地说道：

“看见吗？他们听我的吩咐。”

又是一阵沉默。双胞胎俩躺在地上，被乱七八糟地绑着，那一伙人注视着拉尔夫，看他究竟怎么办。拉尔夫透过额前的长发点着他们的人数，又瞥见了无效的烟。

拉尔夫熬不住了，他朝着杰克尖声叫嚷：

“你是野兽，是猪猡，是个道道地地的贼！”

他冲了上去。

杰克晓得这是紧要关头了，也向前冲去。他们俩猛然相撞，又跳了开来。杰克挥拳朝拉尔夫就是一下，打中了他的耳朵。拉尔夫一拳正中杰克的肚子，打得他发出哼哼声。接着他们俩又正面相对，气喘吁吁，怒不可遏，然而双方都没被对方的凶狠所吓倒。他们俩觉察到自己在打架时身后的叫嚷声，那一伙人持续不断的、快活的尖叫声。

在一片喧闹声中，猪崽子的声音传到拉尔夫耳中。

“让我说话。”

他站在因他们相打而扬起的尘土中，当那一伙人看到猪崽子想讲话时，刺耳的喝彩声变成了轻蔑的哄笑声。

猪崽子拿起海螺，哄笑声稍稍低落了一点，接着又响起来。

“我拿着海螺！”

猪崽子喊道：

“告诉你们，我拿着海螺！”

令人吃惊的是，这会儿倒又静了下来；那一伙人好奇地想听听，他究竟有什么有趣的事情要讲。

一阵沉默和停顿；但是在寂静之中，贴着拉尔夫的脑袋旁却响起了一种奇怪的声音。他略加注意地听了听——那种声音又响了起来；一声轻轻的“嗖！”有人在扔石头：罗杰在扔，他一手仍按在杠杆上。在罗杰下面，他只看到拉尔夫的蓬头散发和猪崽子缩成一团的胖胖的

身躯。

“我要说，你们这样做就像一群小孩儿。”

哄笑声又响起来，而随着猪崽子举起白色的，有魔力的海螺，哄笑声又平息了下去。

“哪一个好一些？——是像你们那样做一帮涂脸的黑鬼好呢？还是像拉尔夫那样做一个明白事理的人好呢？”

野蛮人当中冒出响亮的喧哗声。猪崽子又叫道：

“是照规则、讲一致好呢？还是打猎和乱杀好呢？”

又响起了喧哗声，又响起了——“嗖！”

拉尔夫不顾喧哗声，叫喊道：

“哪一个好一些？——是法律和得救好呢？还是打猎和破坏好呢？”

这时候杰克也叫嚷起来，拉尔夫已无法再使别人听得出他说的话。杰克背靠着他那一伙人，长矛林立，连成一气，充满了威胁之意。他们当中正酝酿着发起一次冲击，他们在准备着，隘口将被一扫而清。拉尔夫面对他们站着，稍偏向一侧，把长矛准备好。在他身边站着的是猪崽子，仍伸着那只护身符——易碎的、闪亮而美丽的贝壳。暴风雨般的骂声朝他们俩袭来，这是一种仇恨的诅咒。在他们俩头上高高的地方，罗杰极度兴奋地、恣意地把全身的重量压在杠杆上。

拉尔夫早在看到巨石以前就听到了它的声音。他觉察到大地震动了一下，这震动通过他的脚底传来，他还听到悬崖高处有石头破碎的声响。接着一块红色的巨石直朝隘口蹦跳而下，那一伙人尖声叫喊，拉尔夫忙扑倒在地。

巨石在猪崽子的下巴到膝盖之间这一大片面积上擦过；海螺被砸成无数白色的碎片，不复存在了。猪崽子一言未发，连咕哝一声都来不及，就从岩石侧面翻落下去。巨石又弹跳了两次，最后消失在森林之中。猪崽子往下掉了四十英尺，仰面摔倒在海中那块红色的方礁石上。脑壳迸裂，脑浆直流，头部变成了红色。猪崽子的手臂和腿部微微抽搐，就像刚被宰杀的猪的腿一样。随后大海又开始起落，发出了缓慢而长长的叹息，白色的海浪翻腾着冲上礁石，又夹上了缕缕粉红色的血丝；而随着海浪再退落下去，猪崽子的尸体也被卷走了。

这下子孩子们都鸦雀无声。拉尔夫嘴唇在翕动，但没有声音出来。

杰克猛地从他那一伙人中跳了出来，发狂地尖叫起来：

“看见没有？你们看见没有？那就是你们的结果！我说，再也没有我们这一群了！海螺完了——”

他俯下身子，跑上前来。

“我是头领！”

杰克杀气腾腾地把自己的长矛对准拉尔夫飞投过去。矛尖戳破了拉尔夫肋骨上的皮肉，随即又滑开掉进了水里。拉尔夫踉跄了一下，并不觉得疼痛，只是感到惊恐，那一伙人这会儿都像头领那样尖叫着上前来。又一根长矛——一根弯的长矛，没有沿着直线飞过来——从拉尔夫面前掠过，这根长矛是从罗杰站的高处投下来的。双胞胎被捆着躺在那一伙人的背后，一张张说不清是谁的恶魔似的面孔一窝蜂地拥下了隘口。拉尔夫转身就逃。他身后响起了像成群海鸥惊叫所发出的巨大噪声。拉尔夫服从一种他并不知道自己所具有的本能，他躲闪着跑过了开阔地，因而投来的长矛距离拉得更开了。他一眼看到了一头被砍掉脑袋的野母猪，及时地一跃而过。随后他噼里啪啦地穿过簇叶和小树枝，隐没到森林之中。

头领在死猪旁边收住脚，转过身去，举起手来。

“回去！回到堡垒去！”

不一会儿那一伙人吵吵嚷嚷地回到了隘口，罗杰也在那儿加入到大伙当中。

头领气冲冲地对他说：

“为什么你不在上面守着？”

罗杰阴沉沉地看着他回答：

“我刚下来——”

紧贴罗杰的周围，散布着一种刽子手般的令人恐怖的感觉。头领没再对他说什么，只是俯首直盯着萨姆埃里克。

“你们必须加入我们这一派。”

“放我走——”

“——还有我。”

头领从还留下的几根长矛中抽出了一根，戳戳萨姆的肋骨。

“你这是什么意思，嗯？”头领狂怒地说。“你们带着长矛是来干什么的？不加入我们这一派你们准备干什么？”

矛尖一戳一戳变得很有节奏。萨姆痛得大叫。

“别这样。”

罗杰在头领的身旁慢慢地挨过去，只是留心不让自己的肩膀碰着他。叫嚷声停了下来，萨姆埃里克躺在地上仰脸看着，不声不响、惊恐万状。罗杰朝他们走去，就像是在行使不可名状的权威。

---

[1] 指拉尔夫。

[2] 此处原文为sport，在口语中意谓有体育道德精神的人。

[3] 参见第七章开始部分。

[4] 此处原文为You two，也可听作You too（你们也），可能因此双胞胎感到迷惑不解。

第十二章 猎手的狂叫

拉尔夫躺在一个树丛中，思量着自己受的伤。右肋上直径几英寸的皮肉青紫，被长矛刺中的伤口处浮肿着，有一块血红的疤。头发肮脏不堪，轻叩起来就像一根根藤蔓卷须。由于穿越森林飞快地逃跑，他被擦得遍体鳞伤。他的呼吸逐渐恢复了平静，他也想好了：只好等一段时间才能冲洗这些伤口了。因为泼水冲洗时怎么能听得到赤足的脚步声呢？而在小溪边或在开阔的海滩上，又怎么能平安无事呢？

拉尔夫侧耳倾听。其实他离城堡岩并不远，在先前的惊慌失措之中他曾以为听到了追逐的响声。但是猎手们仅仅偷偷地跑到了绿树丛的边缘，也许是为了捡回长矛，随后都一窝蜂地退回到阳光照射的城堡岩上，好像他们也被叶丛下的黑暗吓坏了似的。拉尔夫还瞥见了其中一个，涂着一道道褐色、黑色和红色的条纹，他判断那是比尔。但事实上这不是比尔，拉尔夫想。这是一个野蛮人，他的外貌跟过去的比尔——一个穿着衬衫和短裤的孩子——的形象很难一致起来。

下午慢慢地过去了；太阳的圆光斑渐渐地移上了绿色的棕榈叶丛和褐色的树纤上，但是城堡岩的后面并没有什么声音传过来。最后拉尔夫扭动着身子钻出了羊齿草丛，偷偷地爬到了隘口前面那难以逾越的乱丛棵子的边上。他透过树枝十分小心地窥视，看见罗伯特坐在悬崖顶上放哨。罗伯特左手持着长矛，右手把一块卵石往上抛起又接住，再抛起再接住。在罗伯特的背后，一股浓烟冉冉上升，拉尔夫鼻孔张得老大，嘴里馋涎欲滴。他用手背擦擦鼻子和嘴巴。这时他觉得饥肠辘辘，这也是早晨以来他第一次感到肚子饿。那伙人一定围着开胸剖膛的野猪席地而坐，看着脂油熔化着滴在灰烬上嗞嗞而燃。他们一定很聚精会神。

另一个认不出是谁的人影出现在罗伯特身旁，给了他什么东西，随后转身走开，隐没在岩石背后。罗伯特把长矛放在靠身边的岩石上，双手抬起，把两只手之间的东西放在嘴里咬。吃喝开始了，看守者也分得了一份。

拉尔夫晓得他暂时没有危险，就一瘸一拐地穿过了野果树林，想随便弄点蹩脚的食物来吃；而当他想到山上的人有许多东西吃，不由

得一阵心酸。他们今天有的吃，那么明天……

他在心里反反复复地想，但是想不透他们是不是会把他丢在一边不管；或许会把他当作一个放逐者。但是那决定命运的看法不假思索地回到了他身上。海螺被砸得粉碎，还有猪崽子和西蒙的死，像烟雾笼罩在岛的上空。这些脸上涂得五颜六色的野蛮人会越走越远。其次还有他自己和杰克之间讲不清楚的关系；因此杰克是决不会让他太平的；决不会的。

拉尔夫停顿了一下，在斑驳的阳光之下托起了一根大树枝，打算从下面钻过去。一阵恐怖使他浑身颤抖，他出声地喊道：

“不。他们不会那么坏。那是碰巧发生的。”

他从大树枝下钻过去，笨拙地奔着，又停下来谛听。

拉尔夫来到一块地方，见遍地野果，就贪婪地吃起来。他看到两个小家伙尖叫着逃走，觉得纳闷，却一点也没有想到自己的一副尊容。

吃完以后，拉尔夫朝海滩走去。此刻阳光斜射到塌掉了的窝棚旁边的棕榈树林里。那儿有平台和水潭。现在最好不要去理睬心里那种沉闷的感觉，相信他们也有常识，相信他们白天神志会正常。既然那一伙人已吃完了，那就再试试看吧。无论如何，他总不能整夜呆在这儿，呆在荒无人影的平台边空荡荡的窝棚里。在落日的余晖中，他感到自己汗毛直竖，浑身打战。没有火，没有烟，也没有人来救。他转过身去，一瘸一拐地穿越森林，朝岛上杰克他们那一头走去。

倾斜的阳光消失在密密的树枝当中。他最后来到了一块林中空地，那儿的岩石使得植物无法生长。此时空地上满是阴影，拉尔夫一眼看到空地中间有什么东西站着，赶忙闪到一棵树后；后来他看清了那白面孔只是个骨头架子，插在一根木棒上头的一只猪头正在朝他露齿而笑，就慢慢地走进空地中央，盯着那猪头看。猪头像先前的海螺那样地闪着微微的白光，似乎在讥笑他，挖苦他。一只好奇的蚂蚁在一只眼窟窿里忙碌，除此以外猪头毫无生气。

或者说，它确是毫无生气的吗？

拉尔夫觉得背上好像有针在上上下下地刺着。他站在那儿，双手撩起自己的头发，猪头跟他的脸大致处于同一高度。它龇牙咧嘴地笑着，两只眼窟窿仿佛毫不费力地巧妙地吸引住了他的目光。

它是什么？

猪头看着拉尔夫，好像它知道一切答案却不肯讲似的。拉尔夫感到一种令人恶心的恐惧和愤怒。他狠狠地挥拳猛击面前这丑陋的东西，它像玩具似的摇了摇，又晃了回来，仍然朝着他龇牙咧嘴地笑，于是他边打边大声咒骂。随后，他舔舔自己青肿的指关节，看着光秃秃的木棒，猪头骨一摔两爿，在六英尺外还在痴笑。拉尔夫一阵猛扭，把颤动着的木棒从岩缝里拔了出来，他把木棒拿在手里，置于他自己和白色的碎头盖骨之间，就像是拿着一根长矛。然后他往后退，面孔始终盯着躺在地上朝天痴笑的猪头。

当苍白的光从天际消失，夜幕完全降临以后，拉尔夫又回到了城堡岩前面的乱丛棵子里。他从树丛中向外窥视，看见岩石高处仍有人守着，不知是谁拿着长矛在上面值勤。

他跪在黑影当中，痛苦地感到自己形影相吊，十分孤单。他们确实是一群野蛮人；但他们总还是人吧，一种潜伏的、对深沉黑夜的恐惧正在袭来。

拉尔夫无力地悲叹着。他虽然很累了，但是由于害怕那一伙人，还是无法宽下心来，倒头酣睡一觉。要这样做可能不行了：勇敢地走进他们占据的堡垒，对他们说——“我不跟你们吵了，”并微微一笑，在他们当中睡下去，把他们当作一群孩子，当作一群戴着帽子，过去老说“先生，是，先生”的学生吧？大白天对此的回答也许是肯定的；然而黑夜和对死的恐怖对此的回答却相反。拉尔夫躺在一片漆黑之中，他知道自己无处可归。

“就因为我还有点头脑。”

他用前臂擦着自己的脸颊，闻到一股刺鼻的气味：又是盐味，又是汗味，又是污垢的霉臭味。再往左边去，大海的浪涛在不断地上涨又退落，在礁石上翻腾过去。

城堡岩的后面传出了响声。拉尔夫使思想摆脱潮起潮落的声响，他仔细地听，听得出是一种熟悉的节奏。

“杀野兽哟！割喉咙哟！放它血哟！”

那一伙人在跳舞。在这堵岩石形成的墙的另一侧的某个地方，他们一定围成一个黑乎乎的圆圈，有一堆火在燃烧，还有肉。他们可能

正在津津有味地吃着，享受着舒适的安全之感。

听到从离他更近处的一个声响，拉尔夫直哆嗦。野蛮人正在往城堡岩上爬，一直往顶上去，拉尔夫听得到各种说话声音。他偷偷地朝前爬了几码，看到岩石顶上的人形变了样，并且变大了。岛上只有两个孩子会那样地移动，那样地说话。

拉尔夫把头伏在前臂上，伤心地接受了这一新的事实。眼下萨姆埃里克也是他们那一伙的了。他们俩正守卫着城堡岩来反对他。再也没有机会可以把他们俩救出来，没有机会在岛的另一头把一伙被放逐者组织起来了。萨姆埃里克像那些人一样变成了野蛮人；猪崽子死了，海螺也已被砸得个粉碎。

看守者终于爬了下去。没有离开的两个看上去好像成了黑沉沉的岩石的扩大了的一部分。他们身后出现了一颗星，瞬息之间就被什么东西移动过来遮住了。

拉尔夫慢慢地向前移动，像瞎子似的摸索着高低不平的地面前进。他的右手方向是一片模模糊糊的海水，他的左手下方横卧着骚动不安的大海，从上面往下看去，就像是看着一个竖井的井底，令人生畏。海水不停地围绕着那块死亡礁石起伏着，并汇成白茫茫的一片。拉尔夫慢慢地爬着，终于用手抓住了入口处的架状岩石。岗哨就在他的头上，他看得见从岩石上露出的矛尖。

他轻声地叫道：

“萨姆埃里克——”

没人回答。为了能使人听到他必须说得响一点；而这就可能会惊动那些敌视他的、满身条纹的家伙，他们正在火堆旁大吃大喝。他咬紧牙关开始爬上去，用手摸索着可以抓得住的支撑点向上攀。他手里拿着的那根曾经支着猪头的木棒妨碍着他，但是他不愿意丢掉自己唯一的武器。拉尔夫差不多到了跟双胞胎同一的高度，这才又开口喊道：

“萨姆埃里克——”

他听到岩石上传来一声惊叫和一阵慌乱声。双胞胎俩互相紧紧地抓住，结结巴巴地嘟囔着什么。

“是我，拉尔夫。”

他生怕他们会跑去报警，用力地爬上去，在岩石上探出头和肩

来。他从胳膊窝处看下去，远远地看见下面围着礁石四溅的白色浪花。

“是我呀，是我拉尔夫。”

终于，他们俩弯腰朝前，注视起他的面孔。

“我们还以为是——”

“——我们不晓得是什么——”

“——我们以为——”

他们俩记起了自己新的、但又令人羞愧的忠诚。埃里克不吭声，可萨姆倒试图尽起他的职责。

“你得走，拉尔夫。你马上就走开——”

他晃着长矛，做出凶狠的样子。

“你离开。明白吗？”

埃里克点头表示同意，并把长矛刺向空中。拉尔夫用手臂撑着，没有走。

“我来看看你们两人。”

他的声音沙哑，嗓子疼痛，尽管他的喉咙并没有负伤。

“我是来看你们两人的——”

话语是无法表达这些隐痛的。他沉默下来，而明亮的星星却一直在闪闪烁烁。

萨姆不自在地移动了一下。

“说实话，拉尔夫，你最好还是走吧。”

拉尔夫又仰起了头。

“你们俩没有涂彩。你们怎么能够——？要是有亮光的话——”

要是有亮光的话，承认这些事情会使他们感到羞愧之心在灼烤。但夜是黑沉沉的。埃里克接过了话头，随后双胞胎俩一唱一和地说道：

“你一定得走，因为不安全——”

“——他们强迫我们。他们伤害了我们——”

“谁？杰克？”

“哦，不——”

他们俩俯身向他，放低了嗓门。

“走开吧，拉尔夫——”

“——这是一个帮派——”

“——他们强迫我们——”

“——我们无可奈何——”

拉尔夫再开口的时候，声音很低，似乎接不上气。

“我做了什么事呀？我喜欢他——我希望大家得救——”

天上的星星又闪着微光。埃里克摇摇头，诚恳地说：

“听着，拉尔夫。别再想着什么理智了。那算完了——”

“头儿的事你就别在意了——”

“——为你自己好你得走。”

“头领和罗杰——”

“——对，罗杰——”

“他们恨你，拉尔夫。他们打算干掉你。”

“他们明儿要追捕你。”

“可为什么呀？”

“我不晓得。拉尔夫，还有杰克——就是头领，他说那会很危险——”

“——要我们小心行事，像投刺野猪那样用长矛扎你。”

“我们要横越全岛撒开搜索线——”

“——我们要从这一头出发——”

“——非找到你不可。”

“我们要像这样发信号。”

埃里克抬起头拍着自己张大的嘴巴，发出轻轻的呜呜声。随即他又紧张地回首瞥了一眼。

“就像那样——”

“——当然，声音要响些。”

“可我什么也没干过呀，”拉尔夫迫切地低声说道，“我只是想要维持着火堆罢了！”

拉尔夫停了片刻，痛苦地想到明天。对他来说，这件事情的发生是无比重要的。

“你打算——？”

他一开始还无法作出明确的答复；可随后恐惧心和孤独感又刺激起他来。

“他们找到我以后准备干什么？”

双胞胎一声不响。在拉尔夫下面，那块死亡礁石上又飞溅起浪花。

“他们打算——哦，天哪！我真饿——”

高耸的岩石在他下面仿佛要摇动起来。

“那么——怎么——？”

双胞胎间接地回答了他的问题。

“你必须马上走，拉尔夫。”

“为你自己好。”

“避开点。尽可能避远点。”

“你们俩愿不愿意跟我一块儿走？咱们三个——咱们会有希望的。”

在片刻的沉默之后，萨姆仿佛透不过气来似地说道：

“你还不了解罗杰。他可真叫人害怕。”

“——还有头领——他们两人都——”

“——叫人害怕——”

“——不过罗杰——”

两个孩子都吓呆了。有人正从那一伙人所在的地方朝他们爬来。

“他来查岗了。快走，拉尔夫！”

在准备下峭壁的时候，拉尔夫想最后利用一下这次碰头的机会。

“我就躺在近旁；在下面那儿的乱丛棵子里，”他低声说道。“别让他们到那儿去。他们决不会想到去查这么近的地方——”

脚步声还离着一段路。

“萨姆——我会平安无事的，是吗？”

双胞胎又默不作声了。

“给你！”萨姆突然说。“拿着——”

拉尔夫觉得一大块肉推到他身上，忙一把攥住。

“可逮住我以后你们打算怎么办呢？”

头上没人吭声。他傻里傻气地自言自语着，爬下了岩石。

“你们打算怎么办呢？”

从高耸的岩石顶上传来了令人不解的答复。

“罗杰把一根木棒的两头都削尖了。”

罗杰把一根木棒的两头都削尖了。拉尔夫竭力想领会这句话的含意，可就是搞不清。他恼火地把一切坏字眼都想到了，可是却打起呵欠来。一个人不睡能熬多久呢？他渴望有张铺着被单的床——然而这儿唯一所有的，就是四十英尺下面那白茫茫的一片，那像溢出牛奶似的、围绕着那块礁石慢慢铺开的闪光的一片，那是猪崽子摔下去的地方。猪崽子无处不在，他在这隘口处，在黑暗和死亡中变得令人生畏。要是此刻猪崽子从水里冒出他那个光脑瓜，回到他身边来，该有多好哇——拉尔夫像个小家伙一样呜呜地哭，又打起呵欠来。他感到眼前天旋地转，就把手中的木棒当作一根拐杖支撑着。

可随后拉尔夫又紧张起来。城堡岩顶上有讲话声音。萨姆埃里克在跟什么人斗嘴。但是羊齿草丛和草地已经很近了。那是该钻进去躲起来的地方，旁边就是准备明天藏身在里面的乱丛棵子。这儿——他的手触到了野草——是夜里躲藏的好地方，离那伙人不远，这样，当那个怪物再出现，发生恐怖的时候，至少暂时还能跟人们混在一起，即使这意味着……

这意味着什么呢？一根两头削尖的木棒。里面有什么名堂呢？他们投长矛，可除了一根别的都没扎中。或许他们下次也会投偏。

拉尔夫蹲坐在高高的野草中，记起了萨姆给他的一块肉，就贪婪地撕咬起来。他正吃着，听到有一种新的喧哗声——萨姆埃里克发出痛苦的叫声，惊恐的哭喊，再加上愤怒的话语。这意味着什么呢？除了他以外，至少双胞胎中的一个正碰上了麻烦。随后，说话声消失在岩石下面，他也不再去想到它了。拉尔夫用手摸索着，碰到了背靠着乱丛棵子的、冷冷的、细嫩的蕨类叶丛。那么这儿就是夜里藏身的地方了。晨曦初露他就爬进乱丛棵子，挤在杂树乱枝之中，把自己隐蔽得深深的，只有像他一样地爬才能爬进来；而他就会对这样爬进来的人狠狠刺去。他将坐在那儿，搜索的人会擦身而过，封锁线朝前移动，沿岛发出呜呜的报警声，可他仍然不会被抓住。

拉尔夫在羊齿草丛中往前钻动。他把木棒放在身旁，在黑暗中缩作一团。为了骗过这群野蛮人，必须记住天一亮就得醒——他不知自己怎么一下子就睡着了，滑入了黑沉沉的梦乡之中。

拉尔夫醒了，他闭着眼睛，倾听着近旁的喧闹声。他睁开一只眼

睛，发现松软的泥土几乎贴着脸庞，便把手指挖进泥土中去。亮光从羊齿草的叶丛中筛漏进来，他又听到了声音，这才意识到漫长的下坠与死亡的恶梦已经过去，早晨来临了。喧闹声是在海岸边传过来的一种呜呜声——此刻又一个野蛮人在答应，又一个野蛮人在答应。喊声像飞鸟的惊鸣，越过他、越过岛的狭窄的一头，从大海扫向环礁湖。他来不及多加考虑，只是抓起他削尖了的木棒，扭动着身子爬回到羊齿草丛中。几秒钟之内他就开始往乱丛棵子爬去；但还没爬进乱丛棵子，他就瞥见两条腿，一个野蛮人正朝他走来。羊齿草丛被重重地踩踏着，被踩倒在地，他听到有人在长长的野草中走动。一个野蛮人，不知是哪一个，呜呜地叫了两次；喊叫声在两个方向上重复着，随后又消失了。拉尔夫仍蹲伏着，缠在矮树丛之中，一时他什么也没听见。

最后他仔细察看这个矮树丛。毫无疑问，没人能在这儿攻击他——而且他还有点运气。砸死猪崽子的那块巨石蹦进了这个乱丛棵子，弹到了正中央，砸出一个几英尺见方的空地。他一钻到这儿就感到安全，感到灵便起来。他小心地坐到被砸断的枝干中，等待着搜寻者经过。他穿过叶丛抬头仰望，瞥见一样红色的东西。那准是城堡岩的顶部，离得很远，对他不再具有威胁。他怀着胜利的喜悦使自己镇静下来，听着搜索的声音慢慢消逝。

没有人，也没有声音；在绿荫丛中，随着时间一分钟一分钟地过去，他那胜利的感觉也渐渐地消失了。

最后，他听到一个声音——杰克的话音，只是嗓门压得很低。

“你能肯定？”

被问的野蛮人没作声，也许他做了个手势。

罗杰开了口。

“要是你敢耍弄我们——”

话音刚落，响起了一声喘气声和痛苦的嚎叫声。拉尔夫本能地蹲伏下去。在乱丛棵子外面，双胞胎中的一个在那儿，跟杰克和罗杰在一起。

“你能肯定他打算躲在那里面？”

双胞胎之一无力地呻吟着，接着又嚎叫起来。

“他是打算藏在那儿的吗？”

“是的——是的——哎哟——！”

树林里响起了一阵清脆的笑声。

这么说他们全知道了。

拉尔夫拿起木棒，准备撕打。可他们又能怎么样呢？他们要想从乱丛棵子里劈出条路来，得花一星期时间；而谁要是钻进来，谁就会陷入孤立无援的境地。拉尔夫用大拇指摸摸矛尖，咧开了嘴，可笑不出来。谁要敢进来试试，谁就得挨扎，扎得他像野猪似的吱喳乱叫。

他们走开了，回到高耸的岩石处去了。他能听得见离去的脚步声，还有人吃吃地笑。沿着搜索线又响起了一阵尖响的，像鸟叫似的呐喊声。这说明有些人还在看守着，等他出来；但还有些人呢——？

令人窒息的沉静持续了好长一会儿。拉尔夫发觉嘴里有从长矛上啃咬下来的树皮。他站起来，仰首朝城堡岩窥探。

正当此时，他听见城堡岩顶上传来杰克的话音。

“嗨哟！嗨哟！嗨哟！”

悬崖顶上他能看得见的一块红色岩石像帘幕拉起来似的消失了，他看见了人影和蓝天。过了一会儿大地震动起来，空中响起了巨大的刷刷声，乱丛棵子顶像被一只巨手猛刮一下。大石弹落下来，又猛烈地冲撞着一直滚向了海滩，一阵稀里哗啦的断枝残叶像下雨似的落到了他身上。在乱丛棵子的另一面，那一伙人在欢呼喝彩。

又静了下来。

拉尔夫把手指塞进嘴里咬着。悬崖顶上只剩下一块岩石了，他们或许也会去推吧；而那块岩石就像半间茅舍那么大，大得像辆汽车、像辆坦克。他十分清楚地、也很苦恼地想象巨石会怎样滚下来——开始时是慢慢的，从一块突出的架状岩石落到另一块，然后就像一辆特大的蒸汽压路机那样隆隆地滚过隘口。

“嗨哟！嗨哟！嗨哟！”

拉尔夫放下长矛，接着又捡了起来。他烦躁地把头发往后一捋，在小空地上匆匆地迈了两步，又折了回来。他站着注视起零乱的断树枝头。

又是一片寂静。

他觉察到自己胸部一起一落，吃惊地看到自己呼吸得有多快。在胸膛稍偏左一点，连心跳的迹象都看得见。拉尔夫又把长矛放了下

去。

“嗨哟！嗨哟！嗨哟！”

一片拖长了的尖声欢呼。

红岩石顶上什么东西发出了轰隆隆的响声，随即大地震动了一下，接着连续地颤抖起来，隆隆声也越来越响。拉尔夫被弹到空中，又摔了下来，撞到树杈上。在他的右手方向，只几英尺远，整片乱丛棵子被砸弯了，树根从土中被拔起时吱吱嘎嘎地响。他看见一个红色的东西像水车轮子那样慢慢地翻滚下来。红色的东西滚了过去，这笨重的滚动过程朝着大海方向渐渐地消失了。

拉尔夫跪在被翻起来的泥土中，等着大地平静下来。不一会儿白色的断裂的残干余枝和杂乱的乱丛棵子又回集到一起。拉尔夫观察着自己的脉搏，觉得体内有一种沉重的感觉。

又是一片沉静。

可还没有静到鸦雀无声的地步。他们在外面低声地咕哝着什么；忽然在他的右面有两处树枝猛地摇动起来，冒出了一个木棒尖端。拉尔夫惊恐万状，他把自己的木棒戳过裂缝，全力地刺过去。

“啊！”

他用双手把长矛稍稍一转，然后拔了回来。

“哦，哦——”

有人在外面呻吟，响起了一番叽里咕噜的交谈声。一场激烈的争论在继续，而那个受伤的野蛮人不停地哼哼。又静了下来，只有一个人在说话，拉尔夫判定那不是杰克的声音。

“看见了吗？我告诉过你们——他是个危险的家伙。”

受伤的野蛮人又呻吟了。

他们还有什么办法？他们接下去打算怎么办？

拉尔夫双手紧捏着被啃咬过的长矛，长发披落。朝城堡岩方向只几码远的地方，有谁在低声咕哝。他听见一个野蛮人用一种震惊的声音说了声“不！”；接着是强压下去的笑声。他往后蹲坐到自己的脚跟上，对着树枝形成的墙露了露牙齿。他举起长矛，轻声地吼了一下，就这样等着。

看不见的人群又一次吃吃地笑起来。他先听到一种慢慢地发出来的奇怪声音，接着是比较响的噼噼啪啪声，就像什么人在解开一大卷

玻璃纸。一根枝条啪地折断了，他忙捂住嘴咳嗽了一声。黄色、白色的浓烟一缕缕地从树枝的间隙中漏进来，头顶上的一方蓝天也变得灰暗起来，接着滚滚的浓烟围住了他。

有人兴奋地大笑着，一个声音高喊：

“烟！”

他在浓烟下面尽量离烟远一点，在乱丛棵子中扭动身子朝森林的方向爬去。不一会儿他就看到了开阔的空地和乱丛棵子边缘的绿叶。一个涂得红一条白一条、手里拿着长矛的小野蛮人正站在他和森林的其余部分之间。小野蛮人在咳嗽，同时用手背揉着眼睛，想透过越来越浓的烟来看东西，把眼睛周围涂得都是涂料。拉尔夫像只猫似的蹿了出去：一面号叫，一面用长矛猛戳，小野蛮人弯下了腰。乱丛棵子的外边传出一声叫喊，拉尔夫带着畏惧的心情，飞快地蹿过矮灌木丛奔跑。他来到一条野猪小道，沿着它跑了一百码左右，然后往旁边跑开去。在他背后，呜呜的叫声又一次响遍全岛，有一个单独的声音连喊了三次。他猜那是号召前进的信号，于是又加快速度逃开，跑得他胸中简直像燃起了一堆火。随后他猛扑到一个矮灌木丛下，稍息一会儿，使呼吸平静一点。他用舌头舔舔自己的牙齿和嘴唇，听到追逐者的呜呜叫声被拉开了一段距离。

他有许多路可走。他可以爬上一棵树——可那未免有点孤注一掷。倘若发现了他，他们只要等着就行，别的什么都不用干。

要是现在有时间想想该多好哇！

从一个地方又传来了连续的两声呐喊，使拉尔夫猜到了一点他们的意图。任何在森林里受到了阻碍的野蛮人连叫两声，搜索线就会暂停下来，等他摆脱了障碍之后再继续向前。这样，他们就可以指望保持封锁线没有漏洞地扫过全岛。拉尔夫想起了轻而易举地冲破了他们包围的那头野公猪。要是有必要的话，在他们追得太近的时候，他可以趁封锁线拉得还开，突破它，再往回跑去。可往回跑到哪儿去呢？封锁线会来回地扫荡。他迟早总得睡觉，总得吃东西——那时候就会有人用手把他抓醒；搜寻的结果就是把他拉尔夫捕捉到手。

那又该怎么办呢？爬树吗？像野公猪似的冲破搜索线吗？两种选择都很可怕。

又一声叫喊吓得他心惊肉跳，他跳起来朝大海和密林冲去，结果

被缠绕在藤蔓丛中无法脱身；他在那儿呆了一会儿，腿肚子直哆嗦。要是能够休战，多停一停，再想一想，那该多好哇！

而在那儿又无可避免地响起了横扫全岛的尖锐的呜呜叫喊声。一听到那种声音他就像一匹受惊的马似的从藤蔓中倒退出来，又一次飞跑起来，跑得上气不接下气。他扑倒在一簇羊齿草丛旁边。上树，还是突围？他屏住呼吸，抹抹嘴，告诫自己镇静下来。萨姆埃里克也在搜索线中的某处，他们恨这种勾当。或许，他们是不是在里面呢？假定不是碰到他们，而是碰上了要置自己于死地的头领或罗杰呢？

拉尔夫把乱糟糟的头发往后一掠，抹去眼睛上的汗水。他出声地说道：

“想想看。”

怎样做才恰当呢？

猪崽子再也不会来议论这个问题了。不可能再召开严肃的大会来争论了，海螺的尊严也不复存在了。

“想想看吧。”

他开始害怕脑中会有帘幕摇晃起来，使他忘掉危险，成为一个傻瓜，这是他最害怕的事了。

第三种想法就是他藏得太好了，以致往前推进中的搜索线没有发现他就走了过去。

他从地上猛抬起头，侧耳倾听。此刻另有一种嘈杂声需要他留心——一种深沉的隆隆声，似乎森林本身也在对他发怒，这是一种阴沉的响声，掺杂其中的是难以忍受的呜呜乱叫声，就像什么东西在石板上乱涂乱画。他知道自己过去在什么地方听到过这种声音，可没时间去回想。

突围。

上树。

躲藏起来，让他们过去。

离拉尔夫更近地方的一声喊叫使他站了起来，随即拔腿就逃，在多刺的荆棘丛中飞奔。他猛地一头撞进了一块空地，发现自己又回到了那块空地里面——死猪头的嘴咧得很大，在那儿笑，这时不再是嘲笑一方湛蓝的天空，而是讥讽一片浓烟。拉尔夫在树木下奔跑着，他明白了树林里的隆隆声是怎么回事。他们要用烟把他熏出来，在放火

烧岛。

躲起来比上树好，因为要是给发现了还有突围的机会。

那就躲起来吧。

他想，要是现在有一头野猪，不知它会不会同意。他毫无对象地作了一个怪相。找到岛上最密的乱丛棵子、最黑的洞子，然后爬进去。这会儿，他边跑边窥探着四周。太阳的光柱和光斑从他身上掠过，肮脏的身上汗水流淌，一条条地闪闪发亮。此刻叫喊声去远了，声音也轻了。

后来他发现了一个似乎对他正合适的地方，尽管作出这种决定是不顾死活的。在这儿，矮灌木丛和密缠在一起的藤蔓编成了一块“毯子”，把阳光全挡住了。在这“毯子”的下面有一个约一英尺高的空间，它的四周全是伸往中心的水平方向的或向上长的细枝。要是往这当中钻进去，就会离灌木丛的边缘有五码远，会藏得很好，野蛮人只有趴下来才能找到你；即使在那种情况下，你也仍然在暗处——要是发生了最坏的情形，也就是他看到了你，你还是有机会朝他冲去，突破整条搜索线，让他们再往回跑一趟。

拉尔夫谨慎地把木棒拖在身后，在往上长的枝条中挪动着身子。他到了“毯子”当中就躺下来倾听。

烈火熊熊，他本以为甩在身后老远地方的擂鼓似的响声，此刻却更近了。大火能不能比一匹奔驰的马跑得更快呢？从他躺的地方望出去，他可以看到约五十码之外的一块地面布满了斑驳光影：他注视着那块地面，每一块光影上的阳光都在朝他一闪一亮。这太像他脑海里飘动着的帘幕了，一时间他觉得那一闪一亮就发生在他的头脑里。但随后光影越闪越快，又暗淡下去，终于消失了，他看见岛上升起的滚滚浓烟遮住了太阳。

如果说有人从矮灌木丛下窥探，碰巧瞥见人体，也许只有萨姆埃里克会装作没看见，一声不吭。拉尔夫把脸颊贴到赭色的泥地上，舔着干裂的双唇，合上了双眼。在乱丛棵子之下，大地在微微地颤动着；在十分明显的熊熊大火的巨大声音的掩盖之下，在胡乱的呜呜叫声的掩盖之下，或许还有一种低得听不见的什么声音。

有人在叫喊。拉尔夫急急地把脸从泥地上抬起来，朝暗淡的光线看去。他想，这下他们准已逼近了，他的心开始怦怦直跳。躲藏、突

围、上树——到底哪种法子最好呢？困难在于只有一次机会。

眼下大火烧得更近了；那些枪炮齐鸣似的响声，是大树枝，甚至是树干爆裂的声响。真是傻瓜！真是笨蛋！大火一定已经烧到野果树林了——明天他们吃什么呢？

拉尔夫在他那狭窄的藏身处不安地骚动。一个人不能冒险！他们能干出点什么事情来呢？揍他？那又怎么样呢？杀了他吗？一根两头削尖的木棒。

从更近的地方突然发出的叫喊声使他猛地站了起来。他看到从缠绕的绿叶丛中急匆匆地钻出一个身上涂有条纹的野蛮人，手持长矛直朝他藏身的“毯子”走来。拉尔夫把手指抠进泥土。现在要作好准备，以防万一……

拉尔夫摸索着拿起长矛，把矛尖对着前面，这下他才发现这根木棒也是两头尖的。

野蛮人停在十五码开外，叫喊起来。

也许他能越过大火的嘈杂声听到我的心跳吧。别吱声。准备好。

这野蛮人朝前走着，所以只看得见他腰以下的部分。那是他的矛柄。现在你能看得见他膝盖以下的部分了。可别吱声。

从野蛮人背后的绿树丛中蹿出了一群吱喳乱叫的野猪，一下子就冲进了森林。鸟儿在喳喳惊鸣，老鼠在吱吱尖叫，一个双足跳的小动物也钻到了“毯子”底下，吓得发抖。

野蛮人停在五码开外，正站在乱丛棵子旁边，又大叫起来。拉尔夫把脚曲起来，蜷缩着。手里拿着两头尖的标桩，标桩颤抖得很厉害，仿佛一会儿长，一会儿短，一会儿轻，一会儿重，一会儿又轻。

呜呜的叫声从这块海岸传向那块海岸。这野蛮人在乱丛棵子的边上跪下来，在他背后的森林里，有闪烁摇曳的光。看得出一只膝盖碰动了松软的泥土，接着又是一只膝盖，两只手，一根长矛。

一张面孔。

野蛮人往乱丛棵子下面的阴暗处窥探。可以判断得出他在这一边和那一边都看见有光线，而在当中——也就是拉尔夫藏身处看不见光线。当中是一团漆黑，野蛮人皱起额头，想弄清黑暗中有什么东西。

时间一点点过去。拉尔夫也直盯着野蛮人的双眼。

别吱声。

你该回去。

现在他看见你了，他在想要看看清楚。削尖的长予。

拉尔夫一声惊叫。这是一种恐怖的、愤怒的、绝望的惊叫，他绷直了腿，惊叫声拖长了，并变得凶了。他朝前一弹，冲出了乱丛棵子，在林间空地上狂吼乱嗥。他挥舞标桩，野蛮人被打翻在地；然而还有别的野蛮人在大叫大嚷地朝他冲来。一枝长矛朝拉尔夫飞来，他忙侧身让过，也不再喊叫，赶快逃开去。突然，在他面前闪烁着的一道道光线混合成一片，森林的吼叫变成雷鸣般的响声，挡在他正前面路上的一簇高大的灌木猛地烧将起来，熊熊的火焰形状像一把巨大的扇子。他朝右一折，拼命地飞跑，在他左面，热浪逼人，火焰像一股潮流滚滚向前。他的身后又响起了呜呜的叫声，还有一连串短促而尖响的叫声——这是表示看到了猎物的招呼声——在传扬开来。在他的右边出现了一个褐色的人影，又消失了。他们全在奔跑，在发疯似的喊叫。他听得见他们在下层林丛中咔嚓咔嚓的脚步声；而在他左边是发出很大声响的熊熊烈火，热气腾腾。他忘掉了自己的创伤和饥渴，心惊胆战；一面在飞快地逃跑，一面充满了绝望的恐惧，他冲过森林，直奔开阔的海滩。光斑在他眼前闪烁，并变成了一个个红色的圆圈，这些圆圈飞快地扩展着，然后又消失了。在他的下面，那双腿似乎是别人的了，变得越来越沉重，令人绝望的呜呜叫声就像充满威胁的一排排锯齿朝前推进，几乎就要落到头顶上。

他被一个树根绊倒在地，追逐的喊叫声更响了。他看到一座窝棚烧成一团，他的右肩方向火焰在噼啪作响，还看见闪闪发亮的海水。然后他翻了下去，在暖乎乎的沙滩上滚呀滚呀，蜷曲着身子，双臂举起保护头部，想要大声讨饶。

他摇摇晃晃地站起来，紧张地准备承受更进一步的种种恐怖，抬头一看，只见一顶大盖帽。那帽顶是白色的，绿色帽檐上有王冠、海锚和金色的叶饰。他看到了白斜纹布军服，肩章，左轮手枪，制服上一排从上到下的镀金的钮扣。

站在沙滩上的是一个海军军官，吃惊而又警惕地俯视着拉尔夫。在军官后面的海滩边上有一艘小汽艇，艇首被拖上了海滩，由两个海军士兵拉着。艇尾部还有个士兵持着一挺轻机枪。

呜呜的叫声颤抖着，渐渐消失了。

军官疑惑地打量了拉尔夫一下，随后把手从左轮手枪的枪柄上挪开。

“哈啰。”

拉尔夫意识到自己那副肮脏的样子，扭了扭身子，难为情地回答了一声。

“哈啰。”

军官点点头，似乎一个问题已经得到了回答。

“有没有成人——任何大人跟你们在一起？”

拉尔夫发愣地摇摇头。他在沙滩上侧身转了半步。一群小孩正默不作声地围成半个圆圈站在海滩上，他们身上用有颜色的泥土涂得一条条的，手中都拿着削尖的木棒。

“在闹着玩吧，”军官说道。

烈火已经烧到了海滩边的椰子树林，毕毕剥剥地吞噬着椰子林。一团似乎是离开的火焰，像个杂技演员似的摇来晃去，蹿上平台上的椰子林树梢。天空黑沉沉的。

军官咧开嘴快活地笑着对拉尔夫说：

“我们看到了你们的烟。你们一直在干什么？在打仗还是在干什么？”

拉尔夫点点头。

军官细察着他面前的这个小稻草人。这个小孩儿该好好洗洗，剪剪头发，擦擦鼻子，多上点软膏。

“我希望没人被杀吧？有没有死人？”

“只有两具尸体，已经不见了。”

军官朝前倾下身子，仔细地看着拉尔夫。

“两具？被杀的？”

拉尔夫又点了点头。在他身后，整个岛屿被大火烧得震颤不已。军官知道拉尔夫是在说实话，正像通常的情况一样。他轻轻地吹了一声口哨。

此刻其余的孩子也都出来了，其中有些是小娃儿，是些挺着胀鼓鼓肚子的褐色的小野蛮人。有一个小娃儿走到军官身旁，仰起头来说：

“我是，我是——”

然而他再也说不下去了。珀西佛尔·威密斯·麦迪逊拼命在脑子里搜寻着已被忘得精光的咒语。

军官转身对拉尔夫说：

“我们要带你们走。你们一共多少人？”

拉尔夫摇摇头。军官的目光越过他向一群身上涂着颜色的孩子们看去。

“谁是这儿的头？”

“我是，”拉尔夫响亮地回答。

一个头上戴着一顶已经很破烂的、式样特别的黑帽子，腰里系着一副破碎眼镜的红头发小男孩，朝前走上来，可随后又改变了主意，站定在那里不动了。

“我们看到了你们的烟。可你们却不知道自己共有多少人？”

“是的，先生。”

“我本以为，”军官说，他的脑海中浮现出刚才所看见的孩子们搜寻拉尔夫的情景，“我本以为一群英国孩子——你们都是英国人吧，是不是？——应该比刚才那样玩得更好——我是说——”

“起初是玩得很好的，”拉尔夫说，“可后来——”

他停顿下来。

“后来我们一起——”

军官鼓励地点点头。

“我知道了。弄得更像真的一样，像珊瑚岛[1]那样。”

拉尔夫木然地看着他。一时他脑海里闪过一幅图画，一幅那曾经给海滩蒙上过神奇魅力的图画。然而现在这岛像枯树一样被烧焦了——西蒙死了——杰克已经……拉尔夫止不住热泪滚滚，全身抽搐地呜咽起来。这是他上岛以来第一次尽情地哭；巨大的悲痛使他一阵阵地抽搐，似乎把他整个身子扭成一团。头上黑烟翻滚，拉尔夫面对着正被烧毁的岛屿，越哭越响；别的小孩受到这种情感的影响，也颤抖着抽泣起来。拉尔夫在这伙孩子当中，肮脏不堪，蓬头散发，连鼻子都未擦擦；他失声痛哭：为童心的泯灭和人性的黑暗而悲泣，为忠实而有头脑的朋友猪崽子坠落惨死而悲泣。

军官处在这一片哭声的包围之中，被感动了，有点儿不知所措。他转过身去，让他们有时间镇定一下；眼睛看着远处那艘漂亮的巡洋

舰，他等待着。

---

[1] 参见第34页注释③。

“这座城市通过与水的相濡以沫，改进了时间的外貌，美化了未来。这就是宇宙中这座城市的角色。”

水印
魂系威尼斯

1987年诺贝尔文学奖得主

[美] 约瑟夫·布罗茨基 著

张 生 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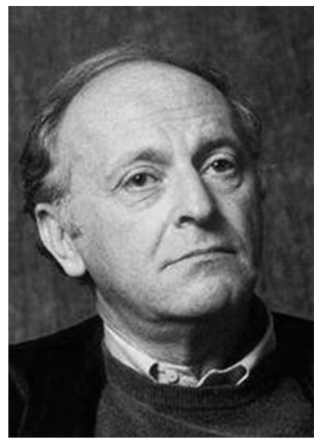
上海译文出版社

1987

约瑟夫·布罗茨基

Joseph Brodsky

1940～1996



俄裔美籍诗人。
主要作品有诗集《言辞片段》、《山丘和其它》、
《悼约翰·邓恩及其它》、《驻足荒漠》，
散文集《小于一》等。

上海译文出版作品

《悲伤与理智》
《水印：魂系威尼斯》

The Nobel Prize in Literature 1987 was awarded to Joseph Brodsky "for an all-embracing authorship, imbued with clarity of thought and poetic intensity".

获奖理由：“因为一种以思想敏锐和诗意强烈为特色的包罗万象的写作。”

水印：魂系威尼斯

1.很久以前，1美元能兑970里拉，我32岁。地球也比如今轻了二十亿个灵魂。在那个寒冷的十二月的夜晚，当我抵达火车站[1]的酒吧时，里面空无一人。我站在那里，等待着我在这座城市认识的那个唯一的人来接我。

她来得很晚。

每个旅行的人都知道这种困境：这是一种疲劳与忧虑的混合。这是钟面和时刻表开始向下的时刻，是细察你脚下的大理石曲张的纹理的时间，是吸入阿摩尼亚和在寒冷的冬夜由蒸汽机车的铸铁引发的沉闷的气味的时候。这些事，我全做了。

除了那个打哈欠的侍者和站在收银台边一动不动像个佛一样的大妈外，酒吧里看不到任何人。可是，我们彼此都爱莫能助：在他们的语言中，我只知道“espresso”[2]这个词，这是我仅有的语言钞票，但已经花掉了；而且，我还用了两次。我也曾从他们那里购买了第一个表情包，在即将到来的几年里，它代表的是“邪恶之国”、“社会运动”和“必死无疑”[3]：这也是我的第一个“MS”包裹。所以我提起我的行李袋，走了出去。

只有在谁的眼睛注意到我白色的伦敦雾牌风衣[4]和深褐色的博萨利诺帽[5]的情况下，它们才会剪裁出一个熟悉的轮廓。当然，夜晚本身将毫不困难地把它吸收掉。我相信，角色扮演是每个游客的重头戏，而此刻，我心中的意大利是五十年代的黑白电影和我那同样是黑白两色的职业媒介[6]的一种融合。因此，冬天是我的季节；我想，我缺的唯一的东西就是条围巾，不然看起来我就像个本地的流氓或烧炭党人了。除此之外，我觉得自己并不显眼，我适合融入背景，或者填满一部低成本的侦探剧的画面，也许，更可能是走进一部情节剧。

***

2.这是个有风的夜晚，在我的视网膜可以显示东西之前，我已经

被一种彻底的幸福感弄得神魂颠倒：我的鼻子被冰冻的海藻气味——对我而言它一直是幸福的同义词——击中了。对有些人来说，它是新割下来的草或干草；对另外一些人来说，它是圣诞节的松针和橘子的芬芳。就我来讲，它是冰冻的海藻（seaweed）——这部分是因为这个连接词的拟声性（在俄语中，海藻是一种美妙的藻类植物[7]），部分是由于在这个观念下的一种轻微的不协调性和一种隐藏在水下的戏剧。我们会在某些元素中认出自己；在我于火车站的台阶上闻到这种气味之前，隐藏的戏剧和不协调性就已经成为我的特长很久了。

无疑，这种气味的吸引力应该归之于我在波罗的海边度过的童年，归之于来自蒙塔莱[8]诗歌里的那个漫步着的赛壬的家。然而，我对这个吸引力仍有疑惑。首先，那个童年并不是多么快乐（童年很少是快乐的；确切地说，它是一所自我厌恶和心神不定的学校）；至于波罗的海，事实上，你得是条最滑头的鳗鱼才能逃脱我与波罗的海的那种纠葛。至少，作为一个乡愁的主题，这个童年几乎是不合格的。我总是觉得，这个吸引力的来源是在别的什么地方，它超越了传记的疆界，超越了一个人的基因的组成——在某个人的下丘脑的某个地方，它储存了我们的脊索动物祖先们与生俱来的领域——例如引发这种文明的那条“鱼”[9]——的印象。而这条鱼是否快乐则是另一回事。

***

3.归根结底，一种气味是对氧平衡的干扰，是别的元素——甲烷？碳？硫磺？氮？——对它的入侵。靠着这种入侵的紧张性，你闻到了一股香气，一种气味，一股臭气。这是一个分子事件，而幸福，我猜，是认出处于自由状态的构成你自身的元素的那一刻。在一种完全自由的状态中，它们大量来自于那里，冷风下，我觉得我已经走进了我自己的自画像中。

这里的背景全部都处在教堂众多的穹顶和连翩的屋顶的黑暗轮廓里；一座桥拱悬在一片黑色弯曲的水体之上，两头却都被无限性所剪除。在夜里，异域的无限性带着最后一根路灯柱一起抵达，而它距此二十米开外。一切都很安静。几条亮着朦胧的灯光的小船不时晃荡一下，那个试图停在水面的黑色油布上的仙山露酒霓虹灯的巨大投影，

也被它们的螺旋桨搅碎了。

不待投影静止，寂静便将恢复。

***

4.感觉完全就像是到了乡下，抵达了某个不可知的、没有意义的地点，也许是你自己——已多年不在——的出生地。在很大程度上，这种感觉可以归之于我自己的匿名性，归之于在火车站的台阶上那个长身材的人的不协调性：一个容易遗忘的目标。同样，那也是个冬天的夜晚。我记起很久以前，我在前世中[10]把翁贝托·萨巴[11]的一首诗的开头翻译成俄语，“在狂野的亚得里亚海的深处……”在深处，我想，在荒僻之地，在狂野的亚得里亚海的一个遗失的角落……我只要简单转个身，就会看见都市风格的火车站，它整个沉浸在霓虹灯的长方形的光芒里，还会看见显示为“VENEZIA”（威尼斯）的几个大写字母。但我没转身。天空满是越冬的星斗，在乡下，这是常有的景象。似乎，在某个地方，在远处，有条狗在吠叫，或者，你听到的可能只是公鸡的鸣声。闭上双眼，我看见一丛冰冻的海藻，倚靠着一块潮湿的，也许是结了冰的岩石舒展开来，我知道它存在于宇宙中的某个地方，可是具体的地点却被遗忘了。

我就是那块岩石，而我左手的手掌就是那丛舒展开的海藻。

不久，一艘巨大的平底船，有点像是沙丁鱼罐头和三明治杂交的玩艺，不知道从什么地方浮现了出来，砰的一声，泊进了火车站的码头。几个人冲到岸上，从我身边经过，快步走上了通往终点站的阶梯。然后，我看见了我在这座城市认识的那个唯一的人。

这个景致让人难以置信。

***

5.好几年前，我第一次看到这个景致，同样是在那个前世：俄国。这景致假借一个斯拉夫语言文化研究者的名义，确切地说，是以“马雅可夫斯基”学者的名义来到了那里。在我那个圈子的人看来，这样的身份近乎意味着这个景致没有资格成为一个让人感兴趣的主

题。可结果恰恰其反，这应该是出于对她的视觉特性的衡量。她有5英尺10英寸（约178厘米）高，骨骼纤细，大长腿，小窄脸，栗子色的头发，榛子色的杏仁眼，形状完美的嘴唇里吐出的过得去的俄语，同样迷人的笑容，穿着华美的、轻薄如纸的麂皮绒和相称的丝绸衣服，散发着对我们来说闻所未闻的、魅惑人的香水的芬芳，这个景致很容易就成了曾经令人惊讶地在我们当中插过足的最为优雅的女性。她是那种能让已婚男人们大做湿梦的女人。而且，她还是个威尼斯人。

所以我们没有理会她的意大利共产党员的身份，也没理睬与之相伴的她对我们这群三十年代的缺心眼的先锋派的情绪，而把这二者都归之于西方的轻浮。我想，即使她公开声明自己是个法西斯主义者，我们也依旧会贪恋她的美色。她绝对是个让人惊艳的女人，而后来当她迷上我们圈子边缘的可能是最糟的笨蛋——某个亚美尼亚裔的高薪傻瓜——的时候，普遍的反应是惊异和恼火，而不是嫉妒或者男人气的惋惜。当然，细想一下，我们也不该对被某种浓烈的种族汁液弄脏的一块精美的蕾丝生气。可我们还是生气了。因为这不只是一种失望：这是对这种织物的一种背叛。

在那些日子里，我们是把派头和实质，把美貌和智慧联系在一起的。总之，我们是一群书呆子，而人到了一定年龄，如果你信仰文学，你会想让每个人都分享——或者每个人都应该分享——你的信念和品味的。所以，如果哪个人看起来气度非凡，他肯定是我们中的一员。由于对世界之外，特别是对西方一无所知，我们还不知道，派头可以被批发购买，更不清楚美貌可能只是件商品。因此我们把这道景致当成是我们的理想和原则的肉体延展，还有化身，而她穿戴的衣饰，包括显而易见的东西，都属于文明。

这种联系如此强烈，而这道景致又是如此美丽，乃至到了现在，多年以后，虽然处在不同的时代，并且似乎是身在不同的国家，我又开始不知不觉地滑进了这个老模式里。在拥挤的水上巴士的甲板上，当我紧贴着她的海狸皮大衣站着时，我问她的第一件事，就是她对最近出版的蒙塔莱的《经文歌》的意见。而在她榛子色的瞳孔边缘的火花里所反映出来的，是她那三十二颗珍珠般牙齿的熟悉的闪光，并且，它还发扬光大，上升到了头顶的银河里波光粼粼的银光之上，这

就是我得到的所有的反应，但这已经很多了。到文明中心来询问其最新的情况也许是种同义反复。也许，我非常不礼貌，因为蒙塔莱这个作家并不是本地人。

***

6.穿过夜色缓慢前行的小船，就像是穿越潜意识的一段连贯的思想的走廊。在两侧，在齐膝深的漆黑的水里，矗立着黑暗宫殿的巨大的雕花箱子，里面装满神秘莫测的珍宝——从不时由百叶窗的裂缝里显现的低强度的黄色电光来判断，最有可能是金子。确切地讲，这所有的感觉都是神话的，独眼巨人式的：我已经进入了我在火车站的台阶上看到的那种无限性，现在我正向它的居民们中间驶去。在我们的身边，是一群斜倚在黑色的水里昏睡的独眼巨人，它们时而抬起或放下一只眼皮。

那个紧靠着我的裹着海狸皮的景致开始用一种有点低沉的嗓音解释，她要带我去我的旅馆，在那儿她为我订了个房间，也许我们明天或者后天见面，她想把我介绍给她丈夫和她妹妹。我喜欢她嗓音里的这种低沉，尽管相对这个消息而言，它更适合这个夜晚，我用同样的密谋语气回答，能见到潜在的亲戚，总是件让人高兴的事。这话对此刻而言有点过火了，但她用相同的压抑的方式笑了笑，把一只戴着棕色皮手套的手放在了自己的嘴唇上。我们周围的乘客大多是黑头发的，他们的数量是让我们亲近的原因，他们一动不动，同样压低了他们彼此之间偶尔谈话的声音，似乎他们交流的内容也具有一种亲密的本质。然后，天空瞬间被一座桥的宏伟的大理石圆弧遮住，突然间，一切都被光亮淹没了。

“里亚托桥。”

她用她的正常的声音说。

***

7.关于水上旅行，即使是短程的旅行，也总有某种原初的东西。你会被告知，你不应该在那里，而这与其说是你的眼睛，耳朵，味

觉，或手掌告知的，还不如说是你的脚告知的，作为一种感觉器官，它可以察觉到奇怪的表演。尤其是在夜晚，当水面变得像路面一样时，水把水平度原理弄得动荡不定。不管在你的脚下它的代用品——甲板——有多么牢固，在水上，你会比在岸上稍微警觉一点，你的机能会更多地用在平衡上。例如，在水上，你永远不会像在街上那样心不在焉：你的两条腿支撑着你，你的理智处在警醒状态，你就像是某种圆规。好吧，也许，当你航行在水上时让你的理智更加敏锐的东西，实际上是那些愉快古老的脊索动物的一种遥远曲折的回声。无论如何，在水上你对别的东西的感觉变得更加灵敏，似乎被一种共同的和一种相互的危险强化了。而迷失方向作为一种心理范畴，与其作为一种导航范畴不相上下。尽管这样，十分钟后，虽然我们还在向同一个方向航行，我却看见了我在这座城市认识的那个唯一的人的箭头至少和我的偏离了45度。

很可能是因为这段大运河太亮了。

我们在学院码头上了岸，成为坚实的地形和相应的道德准则的牺牲品。在漫步走过一小段狭窄的小巷后，我被寄放到了一个有点与世隔绝的家庭旅馆的大堂，我的脸颊被吻了一下——我觉得，这更多的是吻在了弥诺陶[12]的脸上而不是勇敢的英雄的脸上——并祝我晚安。随后，我的阿里阿德涅[13]消失了，留下了一节香味扑鼻的线索，那是她的昂贵的香水的气息（是“一千零一夜”吗？），它迅速地消散在一个充满微弱但无处不在的尿骚味的家庭旅馆的发霉的气氛中。

我盯住家具看了一会。

然后，我扑倒在了枕头上。

***

8.这就是我如何在这座城市第一次发现我自己的。正如结果那样，对于我的这次来临，没有任何特别幸运或不吉利的事情发生。如果那天晚上究竟预示了点什么的话，这就是我将永远不会占有这座城市；不过，我也从来没有这样的渴望。作为一个开始，我想这个情节还可以，尽管到目前为止还只涉及到“我在这座城市认识的那个唯一

的人”，它却并不标志着我们的相识的终结。后来，在威尼斯停留期间，我见了她两三次；事实上，我被介绍给了她妹妹以及她的丈夫。前者原来是个可爱的女人：她和我的阿里阿德涅的个子一样高，身材也很苗条，也许，甚至她更加聪明，但也更忧郁，我能看出来，她甚至更加已婚。我已经完全忘记了后者长什么样，因为这样做纯属多余。他是个人渣建筑师，他的那种可怕的战后信念对欧洲的天际线造成的损害比二战时期任何纳粹德国的空军还要多。在威尼斯，他用他的高楼大厦糟蹋了两个美妙绝伦的中央广场，一个自然是家银行，因为他这个品种的人畜酷爱银行，他以百分之百的自恋的狂热，还有果对因的渴望，热爱着银行。仅仅因为这幢“结构”（就像他们当时称呼它的那样），我想，他活该被戴绿帽子。但既然他像自己老婆一样——这泥瓦匠似乎也是个共产党员，那个活，我决定最好还是留给他的一个同志来干。

挑剔苛求只是一部分原因；而另一部分原因则是，之后的一个忧伤的夜晚，当我从我的迷宫深处呼唤“我在这座城市认识的那个唯一的人”的时候，也许是从我的蹩脚的意大利语里觉察到某种麻烦的东西，泥瓦匠砍断了我的阿里阿德涅传递给我的线索。所以现在，这项工作只能由我们红色的亚美尼亚弟兄来完成了。

***

9.后来，我听说她和那个人渣离了婚，嫁给了一个美国空军飞行员，这家伙结果是我大密歇根州的一个小镇的市长的外甥，我曾经在那里待过。世界很小，你活得越长，越是发现没谁能把它弄得更大。所以当我寻求安慰时，我可以从这种想法里找到它，那就是我俩现在都正走在另一片大陆的相同的地面上。当然，这听起来像是诗人斯塔提乌斯[14]在对维吉尔说话，不过像我这样的人把美国视作某种“炼狱”（Purgatorio）是再正常不过的了——更不用说但丁自己也做过同样的暗示了。唯一的差别是她的天堂比我的确定得多。[15]从此，我走进了她如此雅致地开启的布罗茨基版的“天堂”（Paradise）。不管怎样，在过去的十七年里，我一直频繁地回到这座城市，或者说反复在这座城市中再现，频率之高犹如噩梦。

除了有两三次例外，由于心脏病发作或者相关的紧急情况，其中有我的也有别人的，每个圣诞节或之前的几天，我都会从某个火车／飞机／轮船／巴士里钻出来，拖着我的装满书和打字机的沉甸甸的行李箱，向这家或那家旅馆，这间或那间公寓的门口走去。在那道景致变得黯淡无光之后，我在这里设法发展了一两个朋友，那些公寓通常是他们提供给我的便利。以后，我会试着解释我为什么这么安排时间（尽管这样的计划同义反复到了倒退的地步）。目前，我想声称，虽然我是个北方人，可我的伊甸园概念既不取决于天气，也不取决于温度。而且，我宁愿把它的居民，还有不朽一并抛去。冒着被人指控为堕落的危险，我坦白，这个概念纯粹是视觉的，与克劳德[16]的关系比与克瑞德[17]的关系更大，而且只是存在于近似之中。就此而言，这个城市是最接近于我的伊甸园概念的。既然我没被授权去做个真正的比较，我可以允许自己有局限性。

我现在在这里说到这个，是为了避免读者幻灭。我不是个有道德的人（尽管我努力保持我的良知平衡）或圣人；我既不是个唯美主义者也不是个哲学家。我只是个神经质的人，受环境或被我自己的行为所左右；但我善于观察。因为我挚爱的芥川龙之介[18]曾说，我没有原则；我拥有的只是神经。因此，与之相伴的更多的是眼睛而不是信念，包括那些关于如何展开一场叙述的东西。眼在笔先，我决心不让我的笔在它的岗位上撒谎。既然已经冒了被人指控为堕落的危险，我也就不再惧怕被人指控为肤浅了。表面——它是眼睛首先留意的东西——常常比它们的内容诉说的要多，当然，除了在来世，它显然只是暂时的。既然我已经把这个城市的脸审视了十七个冬天，到现在我应该有能力可信地完成一个普桑[19]式的任务：画出这个地方的样子，如果不能画出一年的四季，那就画出一天的四个时刻。

这是我的野心。如果我走到了岔路上，是因为在这里被岔路误导完全是理所当然的事，并且也与水相共鸣。换句话说，即将来临的东西产生的可能不是一个故事，而是“生不逢时”的泥水的泛滥。有时，它看起来是蓝色的，有时是灰色或棕色的；但它的寒冷和不适于饮用却是不变的。我忙于滤取它的原因，是水里有众多的倒影，而在它们中间有我自己的影子。

***

10.旅馆房间里的镜子天生就没有生气，在看了这么多次后它变得更加晦暗了。特别是在这座城市里，它们返还给你的东西不是你的身份，而是你的匿名性。因为在这里，你自己是你没有兴趣观看的一样东西了。第一次在此客居，在敞开的衣橱里瞥见自己穿着衣服或光着的身体，我经常觉得惊讶；不久，我开始对这个地方施加给一个人自我意识的伊甸园式的或来世般的影响感到奇怪。在随后的某个时间，我甚至发展出一个过度冗余的理论，即身体吸收城市，而镜子吸收身体。显然，其净效果就是相互抵消。一个映象不可能会在意另一个映象。这个自恋的城市足以把你的心灵转化为水银合金[20]，同时卸去它的全部深度。一般的旅馆和家庭旅馆对你的钱包的影响相同，因此它们让人感到意气相投。在待上两个星期之后——即使是淡季的价格——你会像个佛教的和尚一样，变得既一文不名又大公无私。倘若你到了某个年纪又入了某个行当，大公无私即便不是必不可少的，至少也是受欢迎的。

当然，现今所有这些都不可能了，因为诡计多端的家伙们在冬天让三分之二的小地方歇了业；剩下的三分之一则全年营业，以保持那些让你望而生畏的夏天的价格。如果你运气好，你可以找到一个公寓，自然，随之而来的还有主人在绘画、椅子和窗帘上的个人趣味，在他浴室的镜子里映出的你的脸上，会带有一丝模糊的非法的感觉——简言之，恰好带有你想要摆脱的东西：你自己。尽管这样，冬天还是一个抽象的季节：甚至在意大利，它也缺少色彩，偏爱短暂的白昼和寒冷的律令。这些事物将你的目光对准外界，其亮度胜过了晚上让你看清自己容颜的电灯泡。即使这个季节并不一定能减轻你神经的紧张，它仍然让它们屈服于你的本能。

美在低温下也依然是美。

***

11.总之，我将永远不会在夏天来这里，哪怕是在枪口的威胁下也不来。我对炎热的耐受力很差；碳氢化合物[21]和腋臭气味的充分

排放让我觉得更加糟糕。那些穿着短裤像一群动物似的一伙伙人，特别是那些德语的嘶鸣声，同样让我神经紧张，因为他们的——任何人的——躯体，与纵列的柱子、壁柱和雕像相比都相形见绌；因为他们的移动性——和所有推动它的东西——要表达的，与大理石的静态相对抗。我猜我是那些相比流动更偏爱选择的人里的一个，而石头总是一个选择。在这座城市里，不管一个人的身体如何体魄超群，在我看来，它都应该被衣服所遮蔽，哪怕仅仅是因为它是移动的。衣服也许是我们借以接近大理石所做的选择的唯一方式了。

我想，这是一个极端的观点，但我是个北方人。在抽象的季节，生命似乎比在任何其他的时间更真实，甚至在亚得里亚海也是如此，因为冬天里，一切都变得更严酷，更荒凉了。要不然，就把这当作是为威尼斯时装店做宣传吧——在低温下，它们的生意总是好得爆棚。当然，在某种程度上，这也是因为在冬天我们仅仅是为了保暖也需要更多的衣服，更不要说隔代遗传的那种人要褪去身上毛皮的强烈欲望了。然而没有哪个旅行者到这里来，会不带一件备用的毛衣、夹克、裙子、衬衫、短裤，或者宽松的上衣的，因为威尼斯是这么一个城市，陌生人和本地人都已预先知道，我们将在这里展览自己。

不，两足动物们在威尼斯血拼和盛装打扮的理由并不完全是实际所需；他们这样做是因为这座城市似乎在向他们发起挑战。对于我们外表、躯体的缺陷，对于我们容貌本身的不完美，我们都怀有各种各样的担忧。我们在这座城市的每个台阶、每个拐角、每个远景和每个尽头所看见的东西，无一不使我们的情结和不安全感变得更糟了。这就是一个人——特别是女人，但男人也一样——会一到这里就拼命地冲向商店的原因。美包围着我们，以至于我们立刻萌生出一种混乱的、动物般的渴望，想要与其媲美，与其平分秋色。这与虚荣或者与此处镜子的天然过剩没有任何关系——最大的一面镜子就是无所不在的水。这只是因为这个城市告诉了两足动物们何为视觉上的优越性，而在他们的自然巢穴和他们所习惯的环境中，这一点是匮乏的。这就是为什么皮草会在这里飘扬，同样，小山羊皮、丝绸、亚麻布、羊毛，还有各种别的织物，也都在这里招展。可回到家后，当人们盯着他们弄到的玩艺时，顿时就傻眼了，因为他们完全知道在本地的话，如果不让本地人心生反感，就没地方去炫耀这些战利品。你必须让这

些东西在你的衣橱里消失或者枯萎，否则，就把它们送给你年轻的亲戚们。举个例子，我记得在这里买过几样东西——显然，是赊账的——后来，我却再没有胃口或神经去穿用了。这里面有两件雨衣，一件是绿芥色的，另一件是色调柔和的咔叽色。后来它们让世界最棒的芭蕾舞演员和我这篇文章所用语言的最棒的诗人的肩膀优雅起来——尽管这两个绅士在身段和年龄上与我不同。这是本地的街景和透视导致的结果，因为在这座城市里，一个人与其说是他自身独特的容貌，不如说是个剪影，而一个剪影是可以被改善的。同样，大理石饰带、镶嵌物、大写字母、檐口、浮雕和线脚、有人居住和无人居住的壁龛、圣徒、非圣徒、少女、天使、光屁股的小天使、女像柱、三角墙、阳台和它们的大幅度向上弯曲的小腿，以及哥特式的或者摩尔式的窗户本身，这些都让你变得自负。因为这是一座目光之城；你别的官能所扮演的是微弱的次要角色。而仅仅是看着本地建筑门面的色调和节奏如何试图平息波浪那千变万化的颜色和图案，你就会想要抓起一条精美的围巾、一个领结或者别的什么东西；它甚至把一个根深蒂固的单身汉粘到了被五颜六色花枝招展的裙子淹没的一扇橱窗前，更不用提漆皮鞋和小山羊皮靴子了，它们散落得到处都是，就像是停泊在乐湖凹[22]的各种各样的小船。不知怎的，你的眼睛总会怀疑，所有这些东西和外面的街景都是从同一块布上剪裁下来的，无论标签如何证明。归根到底，眼睛并没有错得离谱，哪怕只是因为这里每样东西的共同目的都是为了被看见。更加归根到底的是，这座城市是脊索动物的真实的胜利，因为眼睛，我们仅有的裸露的、像鱼一样的内脏器官，实际上是在这里游泳：它迅速向前游动，拍打，振荡，向下潜沉，上浮。它暴露的胶状物带着返祖的快乐逗留在宫殿、钉子般的高跟鞋、贡多拉等的倒影上，在这种把它们带到存在表面的中介中所认出的不是别的，却是它自己。

***

12.冬天，当你在这座城市醒来，尤其是在星期天，听到它的数不清的钟在鸣响，似乎在你的纱布窗帘后，在珍珠灰的天空中，有一套巨大的中国茶具正在银托盘上颤动。你猛地打开窗户，房间里立即

被外面载满洪亮响声的薄雾淹没了，它部分是潮湿的氧气，部分是咖啡和祷告。不管是什么药丸，又有多少颗，你都不得不吞下这个早晨，你觉得自己还没有完蛋。同样，不管你是多么自主，你已经被背叛了多少次，你的自我认识是如何的彻底和沮丧，你都会觉得你仍然有希望，或者至少有一个未来。（希望，弗兰西斯·培根说，是顿好早餐但却是顿糟糕的晚餐）这种乐观主义来自薄雾，来自它里面的祷告的部分，特别是如果到了吃早餐的时候。在这样的日子，这座城市事实上获得了一副瓷器的外表，因为它所有覆盖着锌皮的圆屋顶就像是一只只茶壶或倒置的杯子，而一个个叮当作响的钟楼那倾斜的侧影，也都变成了一把把被抛弃的勺子，融化在了天空之上。更不要提那些海鸥和鸽子，时而清晰聚焦，时而消散在大气之中。我应该这么讲，虽然这个地方是为蜜月准备的，我却经常想，它同样也应该试着为离婚准备——不论是正在进行中的还是已经完成了的。再找不到一处比这里更适合迷狂与激情消散的背景了；无论是对还是错，在这个由水晶般的水布景的瓷器里，没有哪个自我主义者可以主演很久，因为布景抢了风头。当然，我意识到了一种灾难性的后果：上述建议也许会抬高这里的酒店房价，甚至是冬天的房价。尽管如此，相比建筑而言，人们还是更爱他们的情节剧，因此我并不觉得受到了威胁。美的估价比心理学小，这的确让人惊讶，但只要这是真的，我将能够负担起在这个城市里的生活——这意味着直到我的有生之年结束，由此引出了关于未来的宽宏概念。

***

13.人就是其所看到的东西——好吧，至少部分是。考虑到在这座城市里一个人所做的梦的质量，那种中世纪的信念——孕妇要想让她的孩子漂亮，就必须得看漂亮的对象——就并非这么天真了。这里的夜晚很少有梦魇——当然这是通过文学资料来判断的（特别是因为梦魇就是这种资料的主打产品）。一个病人——例如，具体点说，一个整天心惊胆战的心脏病人[23]——不管去了什么地方他总免不了不时在凌晨三点的一种绝对恐惧的状态中醒过来，觉得自己快要驾鹤西去了。然而在这里，我必须报告，根本没这样的事发生在我身上；尽

管当我写这些的时候，为了祈求好运，我不仅把手指交叉了起来，把脚趾头也都交叉了起来[24]。

毫无疑问，有更好的方式去操纵梦，而且毫无疑问，我们可以摆出强有力的理由来证明美食是达到这一目标的最佳手法。不过，就意大利的水准而言，当地的餐饮并不出类拔萃，不足以解释荟萃在这座城市的那么多堪称梦幻之美的建筑立面。因为，正如诗人所言，责任始于梦中[25]。无论如何，某些蓝图——这座城市的一个恰当的术语！——肯定是来自梦这个源泉，因为在现实之中，我们没有什么别的东西可以追溯到它们。

如果诗人仅仅想说“在床上”，那么这个词也成立。当然，建筑是缪斯中最少肉欲的，因为一个建筑物，尤其是它的立面的矩形原则，常常是如此剧烈地妨碍着分析家对它那云似的或波浪似的——不是女性化的！——檐口、凉廊以及诸如此类的玩艺作诠释。简而言之，蓝图总是比对它的分析更透明。可这里的一面又一面的三角墙总是恰恰让你回想起每天都被弄乱的床前——不管那是早上还是晚上——若隐若现的床头板。这些床头板，比起那些床的可能的内容，比起你心爱的人的胴体——在这里她仅有的优势也许是灵活或温暖——更吸引人。

如果那些蓝图的大理石结果有任何色情意味的话，那就是对准它们的眼睛所产生的感觉——这种感觉与你第一次用指尖触摸到你爱人的酥胸，或者更妙的是香肩的感觉是相似的。它遥望化了那种感觉——近距离接触另一个人身体存在的细胞之无限性——这种感觉被称作温柔，而且也许它只与身体所容纳的细胞数量相称。（每个人都能理解这点，除了弗洛伊德的信徒们，或者信仰面纱的穆斯林们。但话说回来，这可能也解释了为何在穆斯林中有那么多的天文学家。此外，面纱也是一种伟大的社会规划装置，因为它确保每个女性都有一个男人，不论她的外貌如何。哪怕是最糟糕的事情发生，它也可以保证，至少初夜的震惊是相互的。尽管这样，虽然威尼斯的建筑有如此之多的东方主题，这座城市的穆斯林是最不常见的参观者。）无论如何，现实或梦，不管哪个首先到来，在这座城市里，我们来世的观念好像被它的清晰可见的天堂的视觉纹理满意地呵护了。孤独的疾病，不管它是多么的严重，在这里地狱的幻象对你都不会起作用。在这些

前提下，为了成为梦魇的牺牲品，你应该需要一种非凡的神经官能症，或者是原罪的相当积聚，或者两者都要才行。当然，这是可能的，但也不会太常见。对于任何一种温和的病症来说，在此客居都是最好的治疗，而且，在本地，旅游业就是一切。因为，为了平息一颗激动的心灵或者内疚，我们的双脚变得太过疲劳，所以，我们会在这座城市里睡得很香。

***

14.也许，全能的神存在的最好证据就是我们永远不知道我们什么时候会死。换句话说，假使生命纯粹是一件人为之事，那我们生下来就会被分配一个期限，或者一个刑期，精确规定我们待在这里的时间：这是在监狱集中营里的做法。而这没有发生，因此这件事不全是人为的；这意味着某种我们既不清楚，也无法控制的东西插手了这件事。也就是说，有种力量，它并不屈服于我们的年代学，而且也不屈服于我们的道德观。由此而来的便是所有这些预言或估算我们的未来的尝试，还有我们对医生和吉卜赛人的信赖，每当我们病了或者遇到麻烦的时候，这种信赖便尤为强烈，而这也只是一种驯化——或妖魔化——神的企图。我们对于天然或人造之美的感情也是如此，因为无限只能通过有限来领会。除了神恩，我们无法理解还能有什么理由使两者间的互动成为可能——除非我们真的要为一件事寻求一个善意的解释：为什么这座城市里无论什么东西，收费都这么贵。

***

15.就职业而言，或者准确地说，就我多年来所做的那些东西的累积效应而言，我是个作家；可就行业而言，我是个大学老师，一个教书匠。在我的学校，寒假有五个星期长，而这部分解释了我来这里朝圣的时间选择——但只是部分解释。天堂和假期的共同之处，就是你不得不为它们掏钱，而这枚硬币就是你以前的生活。然后，恰如其分地，我与这座城市的罗曼史——在这个特定季节的罗曼史——很久之前就开始了：早在我开发出挣钱的本事之前，在我能负担起我的激

情前很久，就已经开始了。

1966年的某个时间——那时我26岁——一个朋友借给我法国作家亨利·德·雷尼耶[26]的三本短篇小说集，它们是由非凡的俄国诗人米哈伊·库兹明[27]翻译成俄语的。那时我知道的所有关于库兹明的事，就是他是最后的高蹈派诗人中的一个，是个好诗人，可不是非常出色。我默记在心的所有库兹明的诗，就是几首他的《亚历山大之歌》与《陶鸽》——加上他作为一个伟大的唯美主义者、虔诚的东正教徒和公开承认的同性恋者的名声——我想，就是这么个次序。

等到我拿到那些小说的时候，它们的作者和译者都死了很久了。这几本书也奄奄一息：平装本，三十年代后期出版，没封面，不知道里面在说些什么，在你的手掌里四分五裂。我既记不得它们的标题也没记住它们的出版商；事实上，我对它们各自的情节也同样很模糊。不知何故，在我印象中，它们中有一本被叫做《外省娱乐》（*Provincial Entertainments*），但我不能确定。当然，我可以再查查，可那个时候把它们借给我的朋友一年前死了；因而我没再去查。

它们是流浪汉小说和侦探小说的混合体，而至少其中的一本，就是那本我想起来的《外省娱乐》，背景是设置在冬天的威尼斯。它的气氛是朦胧的和危险的，它的地形因为镜子而恶化；主要事件发生在水银合金的另一侧，在某个废弃的宫殿里展开。像二十世纪的很多书一样，它的篇幅相当短——大约二百页，不会更多——并且它的步伐是轻快的。主题是常见的：爱和背叛。最主要的事情：这本书以一个个简短的章节写成，一章一页或一页半。随着它们的步伐而来的，是潮湿、寒冷、狭窄的街道的感觉，顺着这些街道，我们在夜里匆匆前行，在一种逐渐增长的恐惧中，左拐右拐。对于我的出生地的人来说，从这些书页中浮现出的城市很容易辨认，而且感觉就像是彼得堡延伸进了一个更好的历史之中，更不用提一个更好的纬度了。可是，就我而言，最重要的是，我是在思想尚未成形、可塑性很强的阶段接触到这部小说的，是它教给了我写作中最关键的课程；那就是，成就一篇好故事的东西不是故事本身，而是何者在前，何者在后。可在不知不觉中，我把这个原则与威尼斯联系在了一起。如果读者现在在受罪，这就是原因。

***

16.然后，有一天，另一个朋友——他还活着——带给我一册破破烂烂的《生活》杂志，上面有张炫目的彩色照片，是覆盖着皑皑白雪的圣马可广场。稍晚一点，一个那时我正在大献殷勤的女孩送了我一套可折叠的乌贼墨色的明信片作为生日礼物，这还是她的祖母从威尼斯带回来的，她革命前在那里度了个蜜月，我用我的放大镜目不转睛地把那些明信片审视了一遍。接着我母亲不知从哪里变出一小块方形的廉价挂毯——根本就是一块破布——上面画有威尼斯总督府的图像，它旋即就盖在了我的土耳其沙发的长枕上——因此它把共和国的历史收缩到了我的身躯之下。巧上加巧的是，我父亲在中国服役时带回来一个小铜贡多拉，我父母把它保存在梳妆台上，里面塞满了松掉的纽扣、针、邮票，还有——越来越多——药丸和安瓿。随后，送我雷尼耶小说的朋友——他一年前死了——带我去了一个半官方的走私片放映会（因此是黑白胶片），放的是维斯康提[28]导演和德克·博家德[29]主演的《魂断威尼斯》[30]。唉，这部电影没什么好说的；此外，我也从来没有多喜欢过这部小说。但是，博家德先生坐在蒸汽轮船的甲板椅上的那个长长的片头，却让我忘记了片头字幕的干扰，并且后悔我没得绝症；甚至，今天我还能感觉到那种后悔。

接着就是威尼斯。我开始感到，这个城市不知怎的正在缓缓对焦，蹒跚在三维的边缘。它是黑白的，适合来自文学或冬天的某种东西；贵族的，微暗的，寒冷的，光线朦胧，在幕后带着维瓦尔第[31]和凯鲁比尼[32]的鼻音，云朵是贝利尼[33]/提埃坡罗[34]/提香[35]的披着衣裳的女人身体。我向自己发誓，有朝一日如果我能摆脱我的帝国，这条鳗鱼如果能逃离波罗的海，那我要做的第一件事就将是来到威尼斯，在某个宫殿的底层租一间屋子，以便过往的船只掀起的浪花飞溅到我的窗户上，在潮湿的石头地板上熄灭我的雪茄的同时写几首挽歌，咳嗽和饮酒，并且，当钱不够花的时候，不是上火车一走了之，而是亲自去买把小勃朗宁，当场把自己的脑袋打开花——既然我没能因为自然原因死在威尼斯。

***

17.当然，这是个完美的颓废之梦。但在28岁的年纪，每个有点脑子的人都多少有些颓废。再者说，那个计划也没有哪个部分是可行的。所以，32岁那年，当我出乎意料地发现我自己竟寄身于一个不同的大陆的肚肠里，待在美国的中部时，我用我第一次领到的大学薪水去表演了那个梦的主要部分，去买了张底特律到米兰的来回机票。飞机被福特和克莱斯勒雇用的意大利人和要赶回家过圣诞节的意大利人塞得满满的。飞行中，当免税店开张时，他们所有人都冲到了飞机屁股，而我一时间仿佛看到了一架状况良好的老707飞机正像十字架一样飞越大西洋：翅膀向外伸开，机尾却朝下耷拉着。然后就是那辆列车，列车的终点有我在这座城市里认识的那个唯一的人。这个终点寒冷，潮湿，黑白。这座城市对焦了。“地是空虚混沌，渊面黑暗；上帝的灵运行在水面上”，这是引用此前来过这里的一个作家的话[36]。然后，就有了第二天早晨。这是星期天，而所有的钟都正在鸣响。

***

18.我总是固守这样的观念，上帝就是时间，或至少他的灵是。也许，这个观念甚至就是我的加工，可现在我却记不得了。无论如何，我总是认为，如果上帝之灵逼近水面，水一定会把它反映出来。因此，我对水有感情，对它的折痕、波纹和涟漪有感情，以及——因为我是个北方人——对它的灰冷色调、多愁善感有感情。我朴素地想，水是时间的影像，每个除夕之夜，我都会以几分异教徒的方式，试图在水边寻找自己，最好是靠近大海或者大洋，去观察满满一盘、满满一杯新的时间从中涌现。我不是要寻找一个骑在贝壳上的赤裸少女[37]；我所寻找的要么是一片云，要么是在子夜撞击着海岸的波浪的浪尖。对我来说，那就是来自水中的时间，我盯着它扑到海岸上的花边般的图案，不是带着吉卜赛式的未卜先知，而是带着温柔，带着感激之情。

这就是我注视这座城市的方式，以及对我而言，注视这座城市的原因。这个白日梦不干弗洛伊德什么事，或者确切地说，不干脊索动物什么事，尽管我们或许可以在波浪留在沙滩上的图案与一头鱼龙的

后代（他自己也是头怪兽）审视它的目光之间建立某种进化论的——如果不是赤裸裸的返祖性的——或自传的联系。威尼斯的建筑立面那垂直的花边就是别名水的时间留在陆地的最好线条。况且，那种花边所展示的矩形性质——也就是，本地的建筑——和唾弃形状概念的水的混乱无常之间，毫无疑问有一种对应关联，如果不全然是一种依存关系的话。似乎这里的空间，比别的任何地方都更多地认识到了它对时间的自卑，它用时间不能占有的唯一的财产回应了这种自卑：美。这就是为何水携带着这个回应，扭曲着它，冲击和撕扯着它，但总的说来，最终还是完好无损地带着它离开，流进了亚得里亚海。

***

19.眼睛在这座城市里获得了与眼泪相似的一种自主性。唯一的差别是它自己不是和身体相分离，而是完全驯服了它。不久——在这里的第三或第四天——身体开始把自己仅仅当成眼睛的载体，当成是某种潜水艇，载着它那时而瞳孔扩大，时而眯成一道缝的潜望镜。当然，对于所有它的目标而言，它的鱼雷总是在自己身上爆炸：下沉的是你自己的心，要不然是你的理智；眼睛会浮出水面。当然，这要归之于本地的地形，归之于那些街道——狭窄，像鳗鱼一样曲折——最终会把你带入一个比目鱼似的平整的中央广场，当中有幢大教堂，带着藤壶般的圣徒，炫耀着它那美杜莎似的圆屋顶。当你离开这里的房屋时，不管你动身去哪里，你一定会迷失在这些长长的、蜿蜒曲折的小巷和过道之中，它们引诱你去看穿它们，跟随着它们走到它们不可捉摸的尽头，这些尽头常常抵达水面，以至于你甚至不能将其称为死路。在地图上，这座城市像放在一个盘子里的两条烤鱼，或者，也许像两只几乎叠在一起的龙虾的爪子（帕斯捷尔纳克把它比成一个肿胀的羊角面包）；但是它没有南北东西之分；它仅有的方向是旁边。它像冰冻的海藻一样包围着你，你越是横冲直撞努力去确定你的方位，你越是迷失得厉害。交叉路口的黄色箭头标志也没有多大帮助，因为它们，也是弯曲的。事实上，与其说它们帮助你，不如说它们像巨藻一样缠绕你。而且，在你停下来问方向时，在本地人流畅的摇头摆尾的手势中，你的眼睛无视他唾沫飞溅的“向右，向左，直走，直走”，

轻易地认出一条鱼来。

***

20.一个陷入冰冻的海藻中的网眼可能是个更好的隐喻。因为空间的匮乏，在这里，人们存在于细胞与细胞的相互接近中，而生命与流言蜚语的内在逻辑一起进化。在这座城市里，我们的领地需要是由水所限定的；窗户的百叶窗所拦阻的与其说是日光和噪声（在这里它是最低限度的），还不如说是可能源出于里面的东西。当窗户打开时，百叶窗就像天使的翅膀，窥探着某人的肮脏的风流韵事，而且，就像檐口上雕像与雕像的间隙，在这里人的相互影响呈现出珠宝的面貌，或者，说是金丝饰品的面貌更妙。在这一带，我们比专制下的警察更神神秘秘、更消息灵通。尤其是在冬天，你一跨出公寓的门槛，就会成为每个可想象的臆测、幻想、谣言的牺牲品。如果你有伴儿了，第二天在杂货店或报摊，你可能就会迎来一道充满《圣经》般探查意味的目光，这样的目光，你会想，在一个天主教国家里真是深不可测。如果你在这里要起诉某个人，或者某人要起诉你，你必须从外面雇个律师。当然，一个游客会享受这种事；本地人却不会。一个画家勾勒的东西，或者一个业余爱好者拍摄的东西，对居民来说，是没多大趣味的。然而，作为一种城市规划原则，迂回曲折（这一理念只是凭着后见之明才在本地出现的）却比任何现代的网格都要好，并且与本地的运河相协调，因为它们学习水的样子，而流水就像你身后的闲言碎语，永不终结。从这种意义上说，砖头无疑比大理石更有力，尽管对一个陌生人来说，两者都是无懈可击的。但是，在这十七年里有那么一两次，我设法迂回潜入了威尼斯的一个隐秘的圣殿，潜入雷耶尔在《外省娱乐》中描述过的那种水银合金另一边的迷宫。它以这样一种拐弯抹角的方式发生，以至于我现在甚至连细节都回想不起来了，因为那个时候，我不可能把所有那些将我导进这个迷宫的迂回曲折都记录下来。当时，有人在对别人说些什么，同时实际上不应该在那里的第三者偷听到了，打电话给第四者，作为结果，一天夜里，我被最末先生[38]邀请参加在他的豪华的宫殿里举办的一个派对。

***

21.这个宫殿只是最近才变成最末先生所有的，为了它，一个家族的几个分支打了将近三个世纪的官司，这个家族给世界贡献了好几位威尼斯的海军上将。因此，在这个宫殿的院子里那间两层楼高的酒窖里，有两个巨大的、雕刻华丽的船尾灯笼，还塞满了各种各样的海军用具，标明的日期从文艺复兴的日子一直到后来。最末先生自己，在等待了几十年又几十年后，作为继承人序列中的最后一位，最终得到了它，这让这个家族的其他成员——显然为数众多——无比惊愕。他不是个海军战士；他是个微不足道的剧作家和一个微不足道的画家。尽管，此刻，关于这个四十岁的男人——一个瘦弱、矮小的人，身穿一套裁剪精良的灰色双排纽扣外套——最显而易见的事就是他病得很厉害。他的皮肤看起来像是得了肝炎后的羊皮纸黄——或者，也许那只是一种溃疡。当他的客人们在狼吞虎咽时，他只不过吃点清炖肉汤和煮熟的蔬菜。而他的客人们吃下的东西即使不够写满一本书，也够一个单独的章节。

这个派对是庆祝最末先生终于得到了他理所应得的财产，同时也是他的一本关于威尼斯艺术的新书将要问世的新闻发布会。当我们三个人——一个作家同行、她的儿子和我——抵达的时候，派对已经进入了高潮。真可谓群贤毕至，济济一堂：一大堆本地的和勉强算是国际的杰出人士，政客，贵族，剧院观众，随处可见的胡须和宽领带，争奇斗艳的女人，一个自行车明星，复数的美国学者。同样，现如今，无论何时，只要有某种轻度壮观的活动举行，一大把格格格笑着的、活泼的同性恋小伙儿总得在场。他们由一个相当烦躁、心存怨恨的“皇后”领导，他已徐娘半老，非常金发，非常碧眼，喝得也是非常的高：他是这个豪宅的管家，可他在这里的好日子已经到了头，因此他讨厌所有的人。考虑到他的前景，我要加一句，他的心情是很可以理解的。

就在他们闹得正欢的时候，最末先生礼貌地提出要带我们三个到这个屋子的其他地方去看看。我们很乐意地接受了，乘着小电梯上了楼。当我们离开电梯厢时，我们把二十世纪、十九世纪和十八世纪的很大一部分留在了身后，或者，更确切地说，是身下：就像是一个狭

窄的通道底部的沉积物。

我们发现自己置身于一个幽长的、灯光黯淡的画廊，它有一个凸面的天花板，上面挤满了光屁股的小丘比特。总之，没有什么光线可以帮忙，因为墙面从地板到天花板都覆盖着巨大的、黑棕色的油画，很明显，这些油画都是为这个空间量身定做的，并且被几乎认不出来的大理石胸像和壁柱分隔开来。就我们可以认出来的而言，这些画描绘了海战和陆战、庆典、来自神话的场景；最亮的色调是酒红色。这是一个废弃状态下的沉闷的斑岩矿，油画颜料使它的矿石变得模糊不清，因此它处于永恒的夜晚之中；这里的寂静是真正地质学的。你不可能问，这是什么？这旁边的是谁？因为你的声音与之不协调，属于一个更后来的和显然不相干的生物体。要不然，这让人感到很像是一种水下的旅程——我们像一群鱼，正穿过一艘沉没的、满载财宝的大帆船，但是我们不能张开嘴巴，因为水会一涌而入。

在画廊的遥远的尽头，我们的主人忽然飘移到了右边，我们跟着他走进了一个房间，这好像是一个介于图书馆和十七世纪绅士书房之间的屋子。屋子里的红色木质陈列柜有衣柜大小，从纵横交错的铁网格柜门后的书籍可以看出，这位绅士甚至有可能来自十六世纪。大约有六十本厚厚的、白色的羊皮卷书，从伊索（Aesop）直到芝诺（Zeno）[39]；对一个绅士来说，这恰到好处；书更多的话会把他变成一个思想家，而这要么会给他的礼仪，要么会给他的房地产带来灾难性的后果。但除此之外，房间几乎没有什么装饰。屋里的光线不比画廊里的好多少；我认出一张书桌和一个很大的、褪色的地球仪。然后，我们的主人转动一个把手，我看见他被通向一个连廊的门框住的剪影。我瞥了一眼那个连廊，哆嗦了一下：它看起来像一种有毒的、黏糊糊的无限性。我吸了一口气，走了进去。

这是一串长长的、连续不断的空房间。虽然从理智上说，我知道它不可能比与它平行展开的画廊长。然而，它比它长。我有种感觉，与其说是走进了一种标准透视关系中，还不如说是走进了一种水平螺旋中，在这里，光学的法则失效了。每个房间都意味着你的更进一步的消失，意味着你的非存在又加深了一个层级。这与三个东西有关：帐幔，镜子和灰尘。尽管有时候你可以分辨出一个房间的用途——餐厅，沙龙，大概是一个儿童房——但绝大多数房间都是相似的，它们

缺少明显的功能。它们大小相同，或至少，用这种方法来看，它们似乎彼此之间差别并不是很大。它们中的每一个里面，窗户都挂着帐幔，墙上都装饰着两三面镜子。

不管原初的颜色和帐幔的图案是什么样的，它们现在看起来都是淡黄色，而且非常脆。你的手指碰一下，更不要说一丝微风了，都意味着对它们的完全的毁坏，因为散落在附近镶木地板上的织物碎片显示了这一点。它们正在散落——那些窗帘，它们的一些皱褶露出光秃秃的、破旧的补丁——似乎这织物觉得，它的生命循环业已完成，现在是时候还原到它上织布机前的状态了。也许我们的呼吸对它而言也是一种过分的亲密；然而，呼吸总比新鲜的氧气要好，就像历史，那些帐幔并不需要它。这既不是腐朽也不是分解；这是退进时间的消散，在那里颜色和纹理并不重要，在那里，也许已经了解了可能发生在它们身上的事情，它们会以一种不同的伪装，在这里或在别处重新组合后回归。“抱歉，”它们似乎在说，“下次，大约我们会更耐用。”

当然还有那些镜子——每个房间都有两到三面，大小虽不同，但多半是长方形的。它们都有个精致的金色镜框，饰有精心制作的金属花环或田园牧歌的场景，这些装饰把更多的注意力引向了它们自身而非镜子的表面，因为水银合金的状况都很不佳。在某种意义上，镜框比它们的内容更条理分明，似乎，它们正竭尽全力防止后者把墙壁覆盖掉。

因为几个世纪以来，除了对面的墙，镜子已经逐渐变得不习惯于反射任何东西，要么是出于贪念，要么是因为无能，它们很不情愿返还我们的面貌，而当它们尝试的时候，我们的容貌也并不能完整地物归原主。我想，我开始理解雷耶尔了。从房间到房间，当我们穿过连廊继续行进时，我看到的自己在那些镜框中越来越少，收回的是越来越多的黑暗。渐进式减法，我心里想：这将如何走到终点？而就在第十个或第十一个房间，它结束了。我站在通往下一间屋子的门边，盯着一个相当大的、三四英尺的镀金长方形物体，可我看见的是漆黑一片的虚无，而不是我自己。它深沉且诱人，似乎包含了它自己的一个远景——也许是另外一个连廊。片刻之后，我感到头晕目眩；但是因为我不是小说家，我跳过了这个选项，夺门而出。

直到此刻，这里的鬼魅氛围都在合理限度内；现在，它变得超乎

情理了。主人和我的伙伴们落在后面的某个地方了；我独自一人。到处都满布灰尘；眼里所有东西的色调和形状都被它的灰色减弱了。一张张大理石镶嵌的桌子，一个个瓷器雕像，一只只沙发，一把把椅子，尤其是镶木地板。一切都积满了灰尘，有时，正如这些雕像和胸像给人的感觉，灰尘的效果出奇地好，因为这突出了它们的特征和它们的皱褶，更让一组群像充满了生命的气息。但在大多数情况下，它累积的层次太厚实了；另外，它有一种终结的意味，似乎新的灰尘不可能再被添加上去。每个表面都渴求着灰尘，因为灰尘是时间的肉体，就像一个诗人所说的，是时间的真正的血肉之躯[40]；但在这里，这种渴求似乎完结了。现在，我想，它将渗入对象本身，与它们相融合，并且在最后取代它们。当然，这取决于材料；有一些非常耐久。它们甚至不可分解；它们只是变得更加灰白，因为时间并不反对采取它们的形状，而它在这一系列连续的真空屋子里就是这样做的，它正在这里取代物质。

最后一个房间是主人的卧室。一张庞大的然而却裸露的四柱大床占据了它的空间：这是海军上将对他船上狭窄的小床的报复，或者也许是他在向大海本身致敬。考虑到正降临到床上的由光屁股的小天使构成的怪异的灰泥乌云，还有它所扮演的华盖角色，则后者更有可能。实际上，那些雕塑不仅仅是光屁股的小天使那么简单。小天使们的脸怪诞得要命：当它们非常锐利地向下盯着看床上时，它们的脸上都有这些腐败的、淫荡的气质。它们让我想起楼下那一马厩格格笑的小伙儿们；然后，我注意到在这个其他方面绝对光秃秃的房间的角落里，有一台便携式电视机。我想象管家正在这间屋子里考虑他的选择：在积满灰尘的石膏杰作的监视下，在亚麻布的海洋中间，有个裸体的蠕动的岛屿。说来也怪，我并不反感。相反，我觉得，从时间的观点看，在这里这样的消遣可能是唯一恰当的，因为它只会产生虚无。毕竟，对于三个世纪来讲，虚无在此才是主宰。由于一个法律问题，数不清的战争、革命、伟大的发现、天才、瘟疫，都从来没有光临过此地。因果律被终止了，因为因果律的人类携带者只是以看管者的身份漫步走入了这个视角，而即便如此，也几年才有一次。所以，实际上，在亚麻布海洋里的那个小小的蠕动的沙洲，是与这栋豪宅一致的，因为它本质上不可能催生任何东西。充其量，管家的岛屿——

或者我该说是火山？——只存在于光屁股的小天使的眼睛里。在镜子的地图上，它不存在。同样，我也不存在。

***

22.尽管我已经听说过，在威尼斯像这样的地方有很多，可这样的事只发生了一次。但是一次就够了，特别是在冬天，本地的雾——著名的“纳必雅”[41]——把这里变得比任何一个宫殿内部的密室都更加随机任意，因为它所抹去的不仅是反射，还有一切有形的东西：房屋，人，柱廊，桥梁，雕像。轮船服务被终止了，好几个星期，飞机既不来也不起飞，商店关门了，信件也不再丢在人家的门口。这种效果，像是有只粗犷的手把所有那些连廊彻底翻了个里朝外，而且用连廊的内里把这座城市包裹了起来。上下左右都交换了地方，除非你是个本地人，或者给了你个导游，不然你只会迷路。雾厚厚的，让人不辨南北，而且一动不动。可最后这条特征对你有利，因为如果你出个近门去办件小事，例如，去买包香烟，你可以通过你的身体从雾里挖掘出的隧道找到你回去的路；隧道很可能要敞开半个小时。这该是读书的时间，整天都烧电取暖，有节制地消费自嘲的想法或咖啡，听BBC国际频道的广播，早早上床。简而言之，一个已经不再被看见的城市引发了一个自我遗忘的时间。不知不觉，你学起了它的样子，特别是你和它一样，身边没有一个伙伴的时候。虽然你已经不可能出生在这里，可至少，你可以以分享它的不可见性而获得某种自豪。

***

23.但总的说来，对于这座城市里普通砖砌房屋的内容，我一直就像对那些大理石的和独一无二的屋宇一样感兴趣。对于这种偏爱，没有任何民粹主义的东西，更不用说反贵族了；同样，也没有任何小说家的东西。这只是我的大半生里曾经生活或进入的那种屋子的回声。没能出生在这里已经是个失败了，可我认为，由于偶然入了一个通常不会让人住进主楼层[42]的行当，我更加失败了。另一方面，也许是我对这里的砖的感情，带有某种违反常情的势利眼，因为它的近

似于红肿的肌肉的赤红因疤痢般剥落的灰泥而暴露了出来。就像鸡蛋——看到它们时我时常想象（尤其是当我为自己预备早餐时）这是某种未知的文明灵光一闪，以一种有机的方式生产罐装食品——砖头和砖砌工艺也不禁让人觉得这是另一种肉体，当然不是生肉，但也鲜红，而且由小小的、完全相同的细胞构成。这又是这个物种在基础层面上的又一幅自画像，管它是一面墙还是一个烟囱。最终，因为缺乏一个更可靠的模特，就像全能的上帝自身，我们以自己的形象塑造一切；关于我们自己，我们的人工制品告诉我们的远比我们的告解要多得多。

***

24.无论如何，我很少让自己穿过这座城市普通的寓所门槛。没有一个部落喜欢陌生人，而威尼斯人除了是岛民外，也是个真正的部落。我那疯狂围绕着稳固的零点来回摆动的意大利语，同样也是个障碍。它总是在大约一个月后有进步，不过，随着我登上飞机，我第二年使用这种语言的机会也就被剥夺了。因此，我保持联系的伙伴们都是讲英语的本地人和侨居的美国人，他们的房子也都诠释着富裕的同一个让人眼熟的版本——如果说程度各有不同的话。至于那些讲俄语的家伙，来自本地大学的那几个人物，他们对于我出生的国家的感情，还有他们的政治学常常把我带到恶心的边缘。与两三个本地的作家和学者们在一起的结果总是大同小异：墙上太多抽象的平版画，太多整洁的书架和不值钱的非洲小玩艺，沉默的妻子们，气色不好的女儿们，死气沉沉的对话一路经过当前时事、别人的名声、心理治疗、超现实主义，一直到对我回旅馆的一条捷径的描述。求解的差异被最终结果的同义反复所消解，如果我们需要一个公式的话，这就是。我渴望在某个本地的律师和药剂师空空如也的办公室里消磨掉我的一个又一个下午，当他的女秘书从附近的一个酒吧买了杯咖啡进来的时候，就盯着她瞧个不停；我们无所事事，扯起摩托艇的价格或者罗马皇帝戴克里先[43]性格的可取之处，就没个完，因为几乎这里的每个人都有着相对良好的教养和对一切流线型事物的渴望。我的屁股被粘在了椅子上，动弹不得，他的客户屈指可数；最后，他锁上了房门，

我们闲逛到格瑞缇（Gritti）或者达尼利（Danieli）酒店，在那里，我会买杯饮料给他；如果我运气好，他的女秘书会和我们携手同游。我们深深地陷进扶手椅里，交换着对重现的德国军队或无所不在的日本人的毒舌，后者像是重现的长老们，透过自己的相机偷窥着这个苏珊娜似的城市那双苍白裸露的大理石大腿，这双腿此刻正在蹚过寒冷的、落日余晖下荡漾的水面。随后，他可能邀请我去他的地盘共进晚餐，他怀孕的妻子，从热气腾腾的意大利面旁站起来，开始喋喋不休地呵斥我这个拖拉的单身汉……太多的新写实主义电影，我想，太多的斯韦沃[44]式阅读。为了让这个美梦成真，所需的条件和居住在主楼层是一样的。我没能满足它们，我同样也没能在这里待的时间长到足以完全抛弃这个白日梦的地步。为了拥有另一种人生，我们应该结束第一种人生，而且这个活儿应该处理得干净利落。没有哪个人能够令人信服地成功实现这种事，尽管有时，不辞而别的另一半或是政治体制确实会帮我们大忙……谚语中最爱说的老狗们在年老体衰时所梦见的，不是新的主人，而是另外的屋子，陌生的楼梯，奇怪的味道，不熟悉的家具和地形。你要做的就是别去打搅它们。

***

25.所以，我从来没能在那张铸铁的家庭床上睡过，更不用说有什么风流韵事了，这张床有着崭新的、挺刮的亚麻布床单，绣花的并且饰有华丽流苏的床罩，云一样松软的枕头，床头柜上还有一个镶有珍珠的耶稣的十字苦像。我从未用我的茫然的眼神盯着一张圣母马利亚的石印油画，或一只带有黑色羽毛的狙击手（bersagliere）头盔里一张褪了色的父亲/兄弟/叔叔/儿子的照片，或者是盯着窗户上的印花棉布窗帘，或是一个塞满了本地的各种蕾丝、床单、毛巾、枕套的黑檀木五斗橱顶上的瓷器或马略卡陶罐，或是被一只年轻、结实、晒成褐色的、几乎黝黑的胳膊放在餐桌上的一叠洗熨好的内衣，一条肩带从肩头滑落，银子般的汗珠在额头上闪耀。（说到银子，它们很有可能被珍藏在其中一只抽屉里的一堆床单下了。）当然，所有这些都来自一部电影，在里面，我既不是个明星，甚至也不是个临时演员，这是一部就我所知他们永远不会再拍的电影，或者，即使他们拍了，

道具看起来也会不一样。在我的脑海里，这部电影叫《墨鱼的婚礼》（*Nozze di Seppia*），它没有情节，除了一幕场景：我沿着新芳堤梦托大街（Fondamente Nuove）往前走，在我的左边，是世界上最大的水彩画，而在我的右边，是一种红砖砌成的无限性。我应该戴着一顶布帽子，穿着一件黑色哔叽夹克，还有一件敞领的白衬衫，它们都是由同一只结实黝黑的手洗熨好的。到了军械库（Arsenale）后，我拐到了右边，跨过了十二座桥，经由加里波第（Garibaldi）到了绿园城堡（the Giardini），在那里，在天堂咖啡馆（Caffe Paradiso）的一把铁椅子上，坐着一个女人，而六年前，她曾洗熨过这件衬衫。她的面前摆着一杯奇多汽水和一个帕尼诺三明治，一本翻旧的小书——普洛佩提乌斯的《博纳比布鲁斯》（*Monobiblos*）或普希金的《上尉的女儿》，她穿的那件及膝的塔夫绸短裙，还是一次我们去伊斯基亚旅行的前夜在罗马买的。她会抬起眼睛，盯着穿着厚哔叽夹克的那个人说："肚子真大！"如果有什么可以让这部电影避免失败的命运，那便是冬日之光。

***

26.刚才，我在某个地方看到一张战时执行死刑的照片。三个苍白的、骨瘦如柴的中等个子男人，他们没有任何明确的面部特征（他们都被照相机拍成了侧影），站在一条新挖的沟边。他们有一张北方人的脸——实际上，我认为照片是在立陶宛拍的。紧挨在他们每个人的身后，各站着一个握着手枪的德国士兵。在远处，你可以辨认出另外一群士兵：旁观的人。天气看起来像是初冬或晚秋，因为士兵们都穿着他们的棉大衣。那三个死刑犯，他们打扮得同样也都差不多。他们戴着布帽子，穿着厚厚的黑夹克，里面是没有领子的汗衫：这是牺牲者的制服。首先，最重要的是，他们很冷。部分是因为他们把脑袋缩到了自己的肩膀里。其次，他们将要死亡：在士兵们扣动他们的手枪扳机之前，摄影师会立刻按下照相机的快门。这三个庄稼汉把他们的头缩进自己的肩膀里，并且像小孩应付痛苦那样，正眯着眼睛。他们等待被伤害，也许是严重的伤害；他们等待那一枪——如此接近他们的耳朵！——震耳欲聋。因此他们眯起了眼睛。因为人的反应招数

是如此有限！而那正来到他们面前的是死亡，不是疼痛；然而他们的身体不可能分得清二者的区别。

***

27.1977年11月的一个下午，在隆达酒店（Londra），我接到了苏珊·桑塔格的一个电话，我待在这里是蒙“异议双年展”的好意，她在格里蒂酒店（Gritti），也是因同样的情况来的这里。

“约瑟夫，”她说，“你今天晚上有事吗？”

“没有，”我说，“怎么啦？”

“喔，我今天在圣马可广场上碰见奥尔加·拉奇[45]了。你认识她吗？”

“不认识，你是说庞德[46]的女人？”

“是，”苏珊说，“她邀请我今晚过去。我一个人去那里有点担心。如果你没别的安排，能陪我一起去吗？”

我没安排，所以我说，没问题，我去，因为我太理解她的恐惧了。我想，我的恐惧，甚至可能更大。好，首先，在我这行里，艾兹拉·庞德是个大人物，事实上，他就是个行业。许多美国的书写癖都认定，艾兹拉·庞德既是个大师，也是个烈士。年轻的时候，我已经把他的相当多的东西翻译成了俄语。那些翻译都是垃圾，但承蒙一本可靠的文学杂志的董事会中某个秘密纳粹的好意（当然，现在，这个人是个热心的民族主义者），差点出版。他的原文我喜欢，因为其中具有一知半解的新鲜感和紧绷的诗句，因为它的主题和风格的多样化，因为它浩瀚的文化指涉，当时，这些都在我的知识范围之外。我同样喜欢他的那句格言：“使它新”（make it new）——我是说，曾经喜欢，直到我领会了“使它新”的真正原因是那个“它”是相当陈旧的；归根到底，我们只是在一个车身修理厂里。在俄国人的眼睛里，关于他身陷圣伊丽莎白精神病院的困境，倒没什么值得热烈谈论的，而且，不管怎样，这总比“9克铅丸”[47]的待遇要好得多——就凭他在战时无线电广播里整日胡说八道，换在别的地方他早该享受这样的结局了。《诗章》（*The Cantos*）也让我觉得乏味；他主要的失误还是个老问题：寻求美。我很难理解，作为一个在意大利住了这么久的人，他为何还

没有认识到美是不可能被定为寻求目标的，因为美总是其他的，常常是非常平凡的追求的副产品。我认为，一种公平的做法，就是在一册书里同时出版他的诗歌和演讲，不要有任何学术性的介绍，看看会产生什么效果。在所有的人里，一个诗人尤其应该明白，时间不知道拉帕洛[48]和立陶宛[49]之间有距离。我还认为，承认你已经把生活搞砸了比坚守一个受迫害的天才的姿态更加男人，而他所做的恰恰是回到意大利后举起手臂行法西斯礼[50]，后来又否认这个手势的意义，沉默的访谈，披风和手杖——本想把他装扮得像个圣人，最终结果却让他看上去像个海尔·塞拉西[51]。他仍然被我的一些朋友欣赏，而我现在要去看他的老女人。

约定见面的地址在撒路帖区，据我所知，这个区是镇上外国人的比例最高的，尤其是盎格鲁人。走过一段曲折的道路之后，我们找到了那个地方——实际上，离雷耶尔在这个世纪的一十年代曾住过的屋子不太远。我们按响了门铃，在一双眼睛炯炯有神的一位小妇人在门口成形后，我首先看见的是放在会客厅地板上的由戈蒂耶·布尔泽斯卡[52]所雕塑的那位诗人的胸像。一种厌烦感突然但坚定地攫住了我。

茶端了上来，但我们刚抿了第一口，女主人——一个白发苍苍、身材小小、整洁干净的女士，她还有很多年好活——就抬起她尖细的手指，它不知不觉地滑进了一个不可见的脑子的刻槽里，随即从她噘起的嘴唇中奏出了一段咏叹调，而至少从1945年，这段咏叹调的乐谱就已经进入了公共领域。什么艾兹拉不是一个法西斯主义者啦；什么他们担心美国人（这话出自一个美国人之口，听起来十分奇怪）会把他送上电椅啦；什么他对正在发生的事情一无所知啦；什么在拉帕洛没德国人啦；什么他一个月从拉帕洛去罗马做广播节目就两次啦；什么美国人——又来了——错误地认为艾兹拉讲的意思是……从某个时刻起，我不再留意她正在说的东西——对我来说，这很容易，因为英语不是我的母语——而只是在停顿的时候，或者不管何时当她用一个口头语似的“你懂的”（Capito）来强调她的独白时，点一点我的头。这是一张唱片，我想；她的主人之声[53]。出于礼貌，我没有打断这位女士；她讲的那些都是垃圾，但她相信这些垃圾。我想，在我心里有些东西，它们总是尊重人类表达的身体的一面，而不考虑其内容；某个人嘴唇的真正运动比驱动它们的东西更加本质。我深深地沉陷进

我的扶手椅里，而且因为没有晚饭可吃，我把精力努力集中在曲奇上。

苏珊的声音把我从遐想中唤醒，这意味着那张唱片已经放到头了。她的音色里有某种古怪的东西，我竖起了耳朵。苏珊说："但是，奥尔加，你肯定不会认为美国人是因为艾兹拉的广播节目对他发脾气吧。因为如果仅仅是由于他的广播节目，那艾兹拉将会是另一朵'东京玫瑰[54]'。"喏，这是我有生以来听到过的最伟大的回复。我看着奥尔加。必须说，她接下这句话时表现得像一个君子。或者，说她像个妓女更好。要不然就是她没有理解苏珊说的东西，尽管我对此是怀疑的。"那么，是什么呢？"她问。"是艾兹拉的反犹主义，"苏珊回答说，我看见这个老妇的手指——那根刚玉唱针——再一次碰上那个刻槽。在那张唱片的另一面刻的是："我们应该认识到，艾兹拉不是一个反犹主义者；毕竟他的名字是艾兹拉[55]；他的一些朋友就是犹太人，包括一个威尼斯的海军上将；还有……"这曲调是同样地熟悉并且同样地冗长——大约一个小时三刻钟；但这次我们得走了。我们感谢了这个老妇让我们度过了今天这个黄昏，并与她告别。就我来说，我没感到我们常常在离开一个寡妇的屋子时所感觉到那种悲哀——或者说，是离开任何一个独居空室的人时的那种悲哀。这个老妇状态很好，处境也还过得去；最重要的是，她从自己的信念中得到安慰——这种安慰，我觉得，她会竭尽全力维护的。我想，我从来没有见过一个法西斯主义者——不管是年轻的还是年老的；可是，我和相当多的老共产党员打过交道，这就是为什么在奥尔加·拉奇那里喝茶——还有摆在地板上的艾兹拉的胸像——让人觉得可谓是似曾相识。我们往房子的左边走去，两分钟后，就发现我们自己已身在因克如比·德加·芳堤梦托街了。（Fondamente Degli Incurabili）

***

28.啊，语言的美好古老的暗示力！啊，词语的这种传奇能力啊，它们所暗示的比现实能提供的更多！啊，这个行当的枪锁，枪托和枪管[56]。当然，"不可救药的路堤"[57]让人回想起黑死病[58]，让人回想起这种瘟疫过去用一种户口调查员的规律性一个世纪又一个世

纪地把这座城市的一半打扫得干干净净。这个名称用魔法呼唤出的那些不治之症的病人们，与其说是在沿着石板路缓步而行，不如说是被横七竖八地抛在路面上，奄奄一息，蒙上裹尸布，等着用车运走——或者，不如更准确地说，用船运走。一支又一支的火把，四处升腾的烟雾，随处可见的防止吸入的纱布口罩，充溢耳边的僧侣的僧袍和衣服沙沙的响声，满目皆是的翻飞的黑色披风，一支又一支的蜡烛。渐渐地，送葬的队伍变成了一场狂欢，或者更准确地说，变成了一场盛大的舞会；因为这座城市里的每个人都认识每个人，队伍中的人们都不得不戴上面具。再为这一幕加上那些患结核病的诗人和作曲家；加上坚持着愚蠢信念的痴人，或者绝望地迷恋这个地方的唯美主义者——那个路堤就有可能赢得自己的名声，现实就有可能赶上语言。还要加上这一条：黑死病和文学（尤其是诗歌，而特别是意大利诗歌）之间的互动会从一开始就非常的错综复杂。但丁下到地狱里的旅程是从荷马和维吉尔中汲取的——毕竟，在《伊利亚特》和《埃涅阿斯纪》中有那么几幕片段式的场景——与其从拜占庭关于霍乱的中世纪文学中汲取的一样多：不待断气便被下葬，随后灵魂经历游历，这是拜占庭霍乱文学的传统构思。地狱的那些过分热心的使者们，总是熙熙攘攘地围绕着被霍乱侵袭的城市，他们经常瞄准一具严重脱水的身体，用自己的嘴唇亲吻他的鼻孔，把他生命的精气吸走，从而宣告他的死亡以便埋葬。一旦到了阴曹地府，这个人将经过无数的厅堂幽室，为自己申冤，说他是被不公正地打入了死者的王国，要求得到公道。一旦如愿以偿——通常需要面对由希波克拉底[59]主持的一个特别法庭——他将返还人间，带回满肚子的故事，讲述他在阴曹地府闯入的那些厅堂幽室：国王，王后，英雄，他的时代的那些悔改的、顺从的、叛逆的大名鼎鼎抑或臭名昭著的凡人。是不是听起来很耳熟？对，这就是语言这个行当的暗示力。我们从来不知道是哪样产生了另一样：是经验产生了语言，还是语言产生了经验。两者都有能力产生很多东西。当我们重病缠身之时，我们会想象各种各样的结果与事态，尽管我们都知道，这一切都将不会发生。这是隐喻的思考吗？我相信，答案是肯定的。除了一点：当我们生病时，我们希望——甚至是奢望——疾病可以治愈，病魔会停下脚步。因此，疾病的终结也就是其隐喻的终结。一个隐喻——或者，扩大点说，语言自身——大体

上，是开放式的，它渴求连续体：如果你喜欢的话，也就是一种来世。换句话说（这里不是故意玩双关），隐喻是不可治愈的。然后，再为所有这一切添加上你自己吧——这个行业的一个宿体，或者是这种病毒的一个宿体——实际上，是两种病毒，而你正为了迎接第三种咬紧牙关——同时在一个有风的夜晚拖着脚沿着芳堤梦托大道漫步，这街道的名称宣告了对你的诊断，不论你疾病的性质。

***

29.冬日之光！只属于这座城市的冬日之光！它有着非凡的性能，可以把你眼力的分辨率强化到显微镜的精确程度——瞳孔，尤其是灰色的还有暗黄-蜜黄色的瞳孔，会让任何哈苏相机的镜头甘拜下风，而且还可以让你后续的记忆清晰得足以与《国家地理》杂志媲美。天空湛蓝；太阳，逃离着它在圣马焦雷岛（San Giorgio）脚下的金色肖像，在乐湖凹重重叠叠的涟漪里数不清的鱼鳞之上摇曳生姿；在你身后，在总督府的柱廊之下，一群穿着毛皮大衣的矮壮的小伙子们正拉着莫扎特的《第13号小夜曲》，越拉越快，只是为了你，为了坐在白色躺椅上的你，而你正眯着眼睛看着鸽子们以巨大的中央广场为棋盘布出令人发狂的开局。你杯底的espresso咖啡仿佛是方圆数英里范围内的唯一一个黑点。这就是这里的正午时光。早上，这日光用它的酥胸撞击着你的窗玻璃，把你的眼睛像个贝壳一样撬开，它跑到了你的前面，用它长长的光束漫不经心地抚过一道又一道拱廊和柱廊，一个又一个红砖烟囱，一尊又一尊圣徒和狮子——就像一个跑得飞快的小男生拖着棍子拨弄一扇公园或花园的铁门。“画下来！”“画下来！”它向你喊道；要么是它把你误当成了某个卡纳莱托[60]或是卡巴乔[61]或是瓜尔迪[62]，要么就是不信任你的视网膜有能力记住它觉得有用的东西，更不要提你的大脑吸收它的能力了。也许后者可以说明前者。也许它们是同义词。也许艺术只是一种有机体反抗它的记忆极限。无论如何，你服从这种指令，抓住你的照相机，弥补着你的大脑细胞和你的瞳孔的不足。如果这座城市哪天出现了现金短缺，它可以直接去向柯达求助——要不然就疯狂地向它的产品征税。同样，只要这个地方存在，只要冬日之光在它的上空闪耀，柯达的股票就是最好

的投资。

***

30.日落时分，所有的城市看起来都美妙绝伦，但是某些城市比别的城市更加精彩绝伦。浮雕变得更柔和，圆柱变得更饱满，柱顶变得更卷曲，檐口变得更果断，尖顶变得更突出，壁龛变得更深邃，信徒们变得更懒散，天使们变得更飘逸。街道上，天开始变黑，但芳堤梦托大道还是白天，在那面巨大的液体的镜子里，摩托艇，水上巴士，贡多拉，小艇和驳船，“像散落的旧鞋子”，狂热蹂躏着巴洛克和哥特式的立面，也不放过你自己的，或是一片路过的云的倒影。“把它画下来，”冬日之光私语着，断然在一个医院的砖墙上停下来，或者在它走过了这漫长的宇宙之旅后，终于要抵达它的家，那就是在圣扎卡利亚教堂（San Zaccaria）的山墙上的天堂。当日光在圣扎卡利亚教堂的大理石外壳里又歇息了一个小时左右后，你会感觉到它的疲惫，而此时地球正把它另一边的脸颊转给依然光芒四射的太阳。这是最纯粹的冬日之光。它既不携带热量也不携带能量，只是散发着光亮，并且把光亮遗留在宇宙的某个地方，或者遗留在附近的层云之上。它的粒子仅存的野心是抵达一个对象，不管是大还是小，让它可见。这是一种私密的光线，是乔尔乔涅[63]或贝利尼的光线，而不是提埃坡罗或丁托列托[64]的光线。这座城市就在其中流连忘返，尽情享受着它的触摸，享受着它从中而来的无限性的爱抚。毕竟，一个对象是使无限性私密化的东西。

***

31.而这个对象可能是个小怪物，有着狮子的头和海豚的身体。后者盘绕成圈，前者亮着尖牙。它可能装饰一个入口，或者只是突然出现在一面墙上，却没有任何明显的目的，而目的的缺席让它异常容易辨认。对某个行业、某个年纪的人来说，没有什么比缺乏目的更易于辨认的了。而两种或更多的特征或特性的融合也是一样的，更不用说两种性别的融合了。基本上，所有这些噩梦般的生物——龙，滴水

嘴兽，蛇怪，有女性胸脯的司芬克斯，有翅膀的狮子，刻耳帕洛斯[65]，弥诺陶，人头马，狮头羊身的怪物——都是从神话中来到我们面前的（恰当地说，它们应该有着古典超现实主义的地位），它们是我们的自画像，某种意义上，它们预示了物种进化的基因记忆。不足为奇的是，在这里，在发源于水的这座城市里，它们比比皆是。此外，它们没有任何弗洛伊德的东西，没有任何下/无意识。考虑到人类现实的性质，对梦的阐释是一种同义反复，而且充其量可能只是通过白天与黑夜的比率来证明它的合理性。尽管，我很怀疑这种民主的原则在自然中是否可行，因为在自然中，没有任何东西享有多数。甚至水也不可能，虽然它反射和折射一切，包括它自身，在形式和内容间交替变换，有时温柔，有时可怕。这就是为什么这里的冬日之光具有这样的特性；这就是为什么它对小怪兽和对小天使同样喜爱。大概，小天使也是物种进化的组成部分。要不然，事实正好相反，因为如果我们在这座城市对它们进行人口普查，它们的数目可能会超过本地人。

***

32.可是，怪物们攫取了我们更多的注意力。哪怕这只是因为我们在领受他人的怒骂时听到的往往是这个词而非另一个词；哪怕这只是因为在我们这边，我们只有入了空军才会获得翅膀。我们的内疚感足够让我们与这些大理石的、青铜或石膏调和物中的任何一个产生认同——退一步说，与龙而不是与圣马焦雷[66]产生认同。在这个需要把钢笔蘸入墨水瓶的行业中，我们可以与二者都产生认同。毕竟，如果没有怪物，也就不会有圣徒——更不用说墨水和章鱼的姻亲关系了。但即使没有反射或折射这个观念，我们也可以很明显地看出，这是个鱼的城市，不论是身陷渔网中的鱼还是游来游去的鱼。而在鱼看来——为了避免它自己的那种著名的变形[67]，我们就赋予它人的眼睛吧——人确确实实就像个怪物；也许，不会是一条八爪的章鱼，但肯定是个四足怪物。最起码，是远比鱼本身更复杂的玩艺。难怪，鲨鱼追逐我们的时候那么起劲。如果我们问一条纯朴的金头鲷——不是问一条被抓住的，而是在自由状态下的——我们看起来像什么东西，

它将回答，你是个怪物。它确信的嗓音会让人觉得既古怪又熟悉，似乎它也有着一双暗黄-蜜黄色的眼睛。

***

33.所以，当你穿过这些迷宫时，你永远不会知道，你是在追寻一个目标还是在逃避你自己，你是猎人还是他的猎物。你肯定不是个圣徒，但也还不是头足码的恶龙；你算不上是个忒修斯[68]，但也不是那个少女饥饿症患者弥诺陶。后一组希腊版本的对比更能击中要点——因为屠杀者和被杀者是紧密相连的，所以胜利者其实得不到任何好处。毕竟，这个怪物是奖品的同母异父的兄弟[69]；无论如何，他是英雄的最终的妻子的同母异父兄弟。阿里阿德涅和菲德拉[70]是姐妹，而据我们所知，那个勇敢的雅典人占有了她们两个人。实际上，正是出于与克里特国王家族联姻的打算，他或许才接受了这项杀人的任务，以使家族更加体面。作为赫利俄斯[71]的孙女辈，女孩子们被认为是纯洁和光彩照人的；她们的名字同样也暗示了这一点[72]。嗨，甚至她们的母亲——帕西法厄[73]，虽然她有着邪恶的冲动，也会发出让人目盲的光亮[74]。也许她屈服于那些邪恶的冲动而与那头公牛成其好事，恰恰是为了证明自然无视多数决法则，因为公牛的角意味着月亮。也许她是对明暗对比法而不是对人兽性交感兴趣，因为纯粹的视觉原因而使公牛黯然失色。而那头公牛所承载的象征的血统可以一直追溯到洞穴壁画，它目盲得这么厉害以至于被代达罗斯[75]这一次为帕西法厄所制作的人造母牛蒙骗了，这个事实证明了她的祖先在因果关系的体系中依然占有优势，而赫利俄斯的光亮，在帕西法厄——她生了四个孩子后（两个优秀的女儿和两个毫无价值的男孩）——的折射下，仍然是让人目盲的光亮。就因果关系的原则而言，我还应该补充，这个故事的主人公恰恰是代达罗斯，除了一头以假乱真的母牛外，他还应——这次是国王的——请求，建造了那座著名的迷宫，在其中，牛头怪的后代和他的屠杀者总有一天会彼此面对，其结果对前者而言是灾难性的。说起来，整个事情就是代达罗斯的头脑的产物，尤其是那座迷宫，因为它很像一个大脑。从某种意义上说，每一个人都与每一个人紧密相连，至少，追捕者与被追捕的人是相连

的。难怪，当我们漫步通过这座城市的街道时——将近三个世纪以来它最大的殖民地就是克里特岛——我们会感觉到几分同义反复，尤其是当光线减弱时——也就是说，当它的帕西法厄的、阿里阿德涅的、菲德拉的性能失效时。换句话说，尤其是在晚上，当我们沉溺于自我贬低之时。

***

34.当然，在光明的那一面，则有很多狮子：有翅膀的狮子，带着它们翻开的书，上面写着“愿你平安，圣马可福音”，或者有着常规的猫科动物外貌的狮子[76]。严格地说，有翅膀的狮子也属于怪物的范畴。可是，由于我的职业，我总是把它们看成是珀加索斯[77]的一种更敏捷和更有文化的形式；珀加索斯肯定会飞，但它的阅读能力让人多少有点怀疑。无论如何，对于翻动书页来说，爪子是一个比蹄子更好的工具。在这座城市，狮子无所不在，多年以来，我已经不知不觉地开始分享这个图腾，甚至到了这种程度：我把它们中的一个放在了我的一本书的封面上；在我的行业中，这是一个男人所能获得的最接近于属于自己的宅邸门面的东西了。然而它们是怪物，即便只是因为它们是这座城市幻想的产物——甚至在这个共和国航海事业的鼎盛时期，它也没控制过可以发现这种动物的领土，哪怕是处于无翼状态下的这种动物。（希腊人对公牛的描绘倒还更准确些，尽管公牛有着新石器时代的传奇血统。）至于福音书的作者自己，他当然是死在埃及的亚历山大港——但是是自然原因——他也从来没有进行一场非洲狩猎之旅。总的来说，基督教世界与狮子打的交道是微不足道的，它们不可能在其所生活的区域被发现，因为它们独自居住在非洲，而且是在沙漠里。这当然有助于它们后来与沙漠僧侣[78]联系在一起；除此之外，基督徒可能只是作为它们的食物在罗马斗兽场里与这种动物相遇，这些狮子是为了娱乐从非洲海岸进口的。它们的陌生——最好说，它们的非存在——是为古代人的幻想解除束缚的东西，让他们能把非现实世界的各个方面归之于这种动物，包括那些与神的交流。所以，让这个动物坐在威尼斯的门面上，充当这样一个不可思议的角色——护卫圣马可的长眠之所，也并不是完全的异想天开；如果不是基

督教教会，那么，这座城市自身也可以被看作一头保护幼兽的母狮。此外，在这座城市，基督教教会和国家已经以一种完美的拜占庭风格融合在一起。我必须补充，这是唯一一个国民（从一开始就）从这样的合并中获益的案例。难怪这个地方被完全狮子化了，狮子自己也被狮子化[79]，也就是人化了。在每个檐口，在差不多每个入口，你要么看见它的鼻口带有一种人的面相，要么看见一个人的脑袋带有狮子的特征。归根到底，这二者都可以算作怪物（虽然是仁慈的那种）。另外，它们的数量优势压倒了任何别的雕刻或雕塑的形象，包括圣母马利亚或救世主自己，这也是另一个原因。另一方面，雕刻一个野兽也比雕刻一个人物要容易得多。最主要的是，在基督教艺术中动物王国处境很差——更不用说在教义中了。所以，本地的猫科动物的骄傲，或许可以自视为替它们的王国报了一箭之仇。在冬天，它们照亮了我们的黄昏。

***

35.曾经，有一个黄昏，它使灰色的瞳孔变暗，却把金色带给了那些暗黄-蜜黄色的瞳孔，那个拥有后者的人和我偶然看见了一艘埃及军舰——准确地说，一艘轻型巡洋舰。它停泊在阿森纳·德尔·芳堤梦托大道边（Fondamente dell'Arsenale），靠近绿园城堡。现在，我已经回忆不起它的名字，但它的母港肯定是亚历山大港。这是一件高度现代化的海军装备，除了普通的大口径火炮之外，还布满了各种各样的天线、雷达、碟形的卫星天线、火箭发射装置、防空炮塔，诸如此类。从远处，你不可能区别它的国籍。即使接近了它，你可能也会糊涂，因为船上船员的制服和一般的举止看起来依稀是英国人。旗帜已经降下，乐湖凹上的天空正在从枣红色的波尔多葡萄酒变为深红色的斑岩。就在我们纳闷把这艘军舰带到这里的使命的性质时——需要修理？威尼斯和亚历山大之间的一段新的蜜月？来收回十二世纪从后者那里偷来的圣髑？——突然，它的扬声器苏醒了过来，我们听到：

“安拉！安拉至大！至大！”

原来，宣礼员正在呼唤船员晚祷，船的两个桅杆立刻变成了宣礼塔。同时，从侧面看，这艘巡洋舰变成了伊斯坦布尔。我觉得有张地

图忽然间折叠了起来或者有本历史书在我眼前合上了。至少，它短了六个世纪：基督教不再是伊斯兰教面前的长者。[80]博斯普鲁斯海峡正与亚得里亚海重叠起来，而你不可能区分哪一个波浪是哪一个海的。这与建筑大不相同。

***

36.在冬日的夜晚，大海被来自东方的逆风吹得波涛汹涌，把每一条运河都灌得像个浴缸一样满边满沿，有时还会从中溢出。但没有谁从楼下跑上来叫喊："水管！"因为没有楼下。这座城市挺立在深及脚踝的水里，而那些船只，引用卡西奥多罗斯[81]的话，"就像动物一样被拴在了墙上"，雀跃不已。朝圣者的鞋子已经试过水了，正在他旅馆房间的暖气片上面烘干着；本地人迅速把手伸进壁橱捞出他的橡胶靴子。"高水位，"从收音机里传来一个声音，人流量减弱了。一条条街道变得空空荡荡；星罗棋布的商店、酒吧、饭店和小吃店纷纷关上了门。只有它们的招牌继续在发光发亮，当人行道暂时从表面上赶上运河时，这些招牌最终获得了一份那喀索斯的姿态[82]。可是，众多的教堂保持开放，但话说回来，涉水而行不管是对神职人员还是对教区居民，都已不是新闻；而对于音乐——这水的孪生兄弟来说，就更不是新闻了。

十七年前，当我漫无目的地蹚着水走过一个接一个的中央广场之后，一双绿色橡胶靴子把我带到了一幢不是很大的粉红色大厦的门外。在它的墙上，我看见一个铭牌写着安东尼奥·维瓦尔第——他早产后，是在这个教堂受的洗。那时，我仍然有着不多不少的红头发；不期然撞见这个"红发牧师"[83]的受洗之地，我有点心潮澎湃，他曾在很多场合，在这个世界的很多被上帝遗弃的地方让我快乐。我似乎回忆起奥尔加·拉奇在这座城市组织的有史以来第一次维瓦尔第音乐周——因为它举办时，正是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的前几天。有人告诉我，音乐会在波琳娜克女伯爵（Countess Polignac）的豪华宫殿中举行，拉奇小姐正在拉小提琴。当她演奏的作品正在持续进行时，她眼角的余光注意到有个绅士走进了沙龙，因为所有的座位都坐满了人，他就站在了门旁。这个乐章很长，而现在拉奇小姐却感到有点紧张，

因为她正要前进到下一个章节，在此她不得不翻动乐谱，同时又要让自己的演奏不至于被打断。她瞥见那个绅士开始移动并很快从她的视野里消失了。那个章节越来越近，她也越来越紧张。然而，就在她必须要翻动乐谱的那一刻，一只手从她的左边出现，伸到乐谱架前，慢慢地翻过了那一页。她继续演奏，当最困难的一个章节结束后，她抬起眼睛，向左边致意以表达自己的感激。

“喏，”奥尔加·拉奇对我的一个朋友说，“我就是这么第一次碰见斯特拉文斯基的。”

***

37.所以，你可以走进教堂，站着听完整场礼拜式。大概是由于天气的原因，歌声会有点低沉。如果你能因此原谅这一点，那么，无疑它的接收者也能原谅[84]。再者说，你也不可能充分地领会它，不管它是用意大利语还是拉丁语唱的。因此，你只是在后排站着或者坐下来，聆听。

“听弥撒的最好的方式，”威斯坦·奥登[85]过去常说，“是在你不懂那种语言的时候。”

的确，无知有助于在这样的场合集中注意力，正如在每个意大利教堂，尤其是在冬天，朝圣者所忍受的微弱的照明一样。礼拜式正在进行的时候，往照明箱里面扔硬币可不太好。另外，你的口袋里并不总是有足够的硬币来让你充分地欣赏眼前的画面。很久以前，我随身携带一个威力巨大的纽约警察局专用的闪光灯。我想，有一条致富之路就是开始制造微型的闪光灯泡，就像那些他们安装在照相机上的闪光灯一样，但可以持续发光。我会叫它“永恒的闪光”，或者，更好的表达是，“要有光”[86]；若干年后，我会在圣里奥（San Lio）或撒路帖（Salute）的某个地方买间公寓。我甚至会娶上我那位生意伙伴的秘书，只可惜他没有秘书，因为他并不存在……音乐平息了下来；可是，它的孪生兄弟却上升了，你发现它在外面正拾级而上——不是那么明显，但足以让你感觉到这是对已经消退的赞美诗歌声的补偿了。因为，在很多方面，水也是赞美诗。而把一拨又一拨的十字军战士，一批批商人，圣马可的遗骸，土耳其人，各种货物、军队，或者游乐

船运送而来的，是同样的水；首先，它映照了曾经在这座城市生活过的每一个人，更不用说在这里逗留过的人了，所有的人都曾像你现在做的那样在它的众多的街道上闲逛或涉水而行。因此，它在白天显出暗绿色而在夜晚漆黑一片，堪与茫茫苍穹相比，也就不足为奇了。这是个奇迹，不管是让你高兴还是让你讨厌：这座城市已经在水面漂浮了一千多年了，它的身上没有千疮百孔，有的只是H_2O，虽然你永远也不会去喝它；而它仍然在上升。它看起来实在像本乐谱，因被持续不断地演奏，边缘已磨损，在潮汐的伴奏中，在运河的音乐小节中——众多的桥梁、竖框窗户、卡杜奇[87]大教堂的卷曲的冠冕就是它数不清的助奏声部，更不要提贡多拉那小提琴般的脖子了——它来到你身边。实际上，整个城市，尤其在夜晚，就像一个庞大的管弦乐队，有着光线昏暗的宫殿乐谱架，一个永不停息的波浪合唱队，还有冬季天空里星星的假声。当然，音乐比乐队更宏大，没有谁的手能翻动乐谱的页码。

***

38.而这就是让乐队忧心忡忡的东西，或者更准确地说，是它的指挥们——这座城市的市政要员们。根据他们的计算，单单在这个世纪，这座城市就已经下陷了二十三厘米。所以，对游客们来说，显得壮观的东西在本地人看来完全是个让人头疼的大麻烦。而如果它仅仅是个头疼倒也好了。可这种头疼之上还笼罩着一层日益增长的忧虑，甚至可以说是恐惧：这座城市的未来将是亚特兰蒂斯[88]的命运。这种恐惧不是没有根据，也不仅仅是因为这座城市的独特性确实成就了一种其特有的文明。最主要的危险被认为是冬天的高位潮汐；剩下的则是别的因素导致的，如大陆的工业和农业的化学废料淤塞了乐湖凹，还有城市自己的运河阻塞状况日益恶化等。尽管在我的行业看来，自从浪漫主义之后，人为失误似乎比任何命运之力（forza del destino）都更有可能是造成灾难的罪魁祸首。（一个保险推销员能把这两者区分开来，这真是一种想象力的壮举。）所以，一脑子暴君般的冲动的我将安装某种翻板闸门，以拦住人类的大海——在近二十年里，它已经膨胀了二十亿人，而它的波峰是它的垃圾。我要冻结乐湖

凹北海岸二十英里范围内的工业和居民区，拖网打捞和疏浚这座城市的运河（我要么用军队去执行这项操作，要么付本地的公司双倍工资来抢工完成），并且播撒下鱼和合适的细菌，以保持河水清洁。

我不知道哪种鱼或细菌可以，但我非常肯定它们存在：专制有时是专业知识的同义词。无论如何，我要访问瑞典，并向斯德哥尔摩市政当局征求意见：在那座城市，虽然有工业和污染，在你步出你的旅馆的那一刻，三文鱼会跳出水面来欢迎你。如果气温不同导致了这样的结果，那么我们可以试着把冰块倒进运河，或者，如果这个举措还不灵的话，那就常规性地把本地人冰箱里的冰块清空，因为这里的威士忌没有那么流行，甚至在冬天也不流行。

“然而，为什么你要在这样一个季节去那里？”我的编辑有次问我，他和他快活的英国客人们坐在纽约的一个中餐馆中。

“是啊，为什么你要去呢？”他们随声附和着他们未来恩主的话。“在那里冬天是什么样子？”

我想告诉他们高水位；告诉他们当我坐在我的旅馆里吃早餐时窗户里各种各样的明暗的层次，以及被沉默和新婚夫妇脸上粉状的晨妆所包围；告诉他们鸽子们出于对建筑的一种隐匿的迷恋，描画突出着本地巴洛克殿宇的每一道曲线和檐口；告诉他们弗朗西斯科·凯里尼[89]的那座孤独的纪念碑，我想，他和他的两条爱斯基摩犬是用伊斯特拉石头[90]雕刻出来的，从它的色调上看，这种石头与他在不幸的北极旅程中最后奄奄一息时看见的东西相似，而现在，他在瓦格纳[91]和卡尔杜齐的陪伴下，听着绿园城堡里常青树沙沙作响的声音；告诉他们一只勇敢的麻雀栖息在一个贡多拉的摆动的桨叶上，背景是热风汹涌的、潮湿的无限性。不，我想，看看他们的衰老的但却是渴望的面孔；不，这不可能。

“喔，”我说，“它像是葛丽泰·嘉宝在游泳。”

***

39.这些年来，我在这里长时间的停留和短暂的逗留期间，我想，我的欢乐和苦恼在程度上近乎一样。究竟是哪一种并不重要，即使这只是因为我来这里不是为了罗曼蒂克的目的而是为了工作，去完

成一篇文章，去翻译，去写几首诗——如果我走运的话；就这么简单。也就是说，既不是为了一个蜜月（我曾度过的最近的一次蜜月也是很多年以前的事，是在伊斯基亚岛，否则就是在锡耶纳），也不是为了一场离婚。所以，我就是工作。快乐和苦恼仅仅是列席而已，尽管有时它们待得比我想的要长，似乎是在侍候着我。这是个美德，很久以前我就开始相信了：不要为我们的情感生活小题大作。总有足够的工作要去做，更不要提在外面还有足够的世界了。最后，总还有这座城市。只要它存在，我就不相信我——或者说，任何人会被罗曼蒂克的悲剧所迷惑或蒙蔽。我记得那个日子——在这里只身消磨了个把月后，我不得不动身离开的那一天。我在离新芳堤梦托大道最远的某个小吃店刚吃了午饭，吃了烤鱼和半瓶葡萄酒。从那里，我出发去我待的地方，去取我的行李，再去赶一个水上巴士。我沿着新芳堤梦托大道走了四分之一英里——那幅巨大的水彩画上一个移动的小圆点，然后转向右边的圣若望及保禄教堂（Giovanni e Peolo）医院。那天很暖和，阳光灿烂，天很蓝，一切都很可爱。背对着芳堤梦托大道和圣米迦勒岛（San Michele），紧挨着的医院的墙，墙壁几乎要擦到我的左肩，我眯着眼看了看太阳，忽然觉得，我是只猫。一只刚吃过鱼的猫。如果在那一刻有谁向我说话，我应该会冲他喵喵叫。当然，十二个小时后，我已经在纽约着陆了，我碰到了生活中最糟的麻烦——或者那时看起来是那样的。然而，我身上的那只猫在徘徊；要不是因为那只猫，现在我就该在某家昂贵的精神病院里爬墙了。

***

40.夜里，在这里没更多的事好干。当然，歌剧和教堂的演奏会是个选择，但它们需要某种起始和准备工作：票和时间表等等。我不是很擅长处理这种事；这很像为你自己一个人准备一套三道菜的正餐——甚至也许比那还要孤独。另外，我的运气差到了这种地步：无论何时我考虑到凤凰剧院度过一个夜晚，它们都将会有一个星期的柴可夫斯基或瓦格纳要上演——就让我厌烦的程度而言，这二者是等效的。多尼采蒂[92]或莫扎特一次也没有！那就只剩下阅读和沉闷的闲逛了，这两件事几乎是一样的，因为在夜里，那些狭窄的石头小巷就

像某个巨大的、已经被遗忘的图书馆的书架之间的通道，而且同样地安静。所有的“书本”都被关得紧紧的，你只能通过它们在门铃下、书脊上的名字来猜它们是关于什么的。啊，你会在那里发现你的多尼采蒂们和罗西尼们[93]，你的吕利们[94]和弗雷斯科巴尔迪们[95]！甚至有可能是个莫扎特，甚至还有可能是个海顿[96]。要不然这些街道就像衣柜里的衣架：所有的衣物质地都是某种黑暗的、剥落的织物，但衬里是红宝石和闪光的黄金。歌德把这个地方叫做“海狸共和国”，可也许孟德斯鸠的断言“一个应该是只需要鱼的地方”更到位。因为，有时跨过运河，两三个灯火通明的、高高的、圆形的窗户被薄纱或网眼薄纱遮住了一半，透露出了一盏章鱼般的枝形吊灯、一台三角钢琴的漆光鳍板、奢华的青铜框中的赭色或发红的油画颜料、一个天花板横梁的镀金的肋骨结构——你觉得似乎你正在透过一条鱼的鱼鳞来观察它，而在它的里面，正在举办一个派对。

从远处——在运河对面——看过去，你几乎无法把客人们与他们的女主人区别开来。对于那个目前最有力的信条，恕我直言，我必须说，我并不认为这个地方仅仅是由著名的脊索动物演变而来的，不管这个演变是成功还是失败。我怀疑并提出，首先，它是由给予那些脊索动物生命和避难所的那种元素演化而来的，至少对我来说，它是和时间同义的。这种元素以很多种形状和色调出现，除了阿佛洛狄特和救世主的那些特征外，还有许多不同的性质：暂时的平静，暴风雨，波峰，浪涛，泡沫，涟漪，诸如此类，更不用说各种海洋生物了。在我脑海里，这座城市描绘了这种元素和它的内容的所有可以识别的图案。四处飞溅，闪闪发光，色彩鲜艳，光泽耀眼，这种元素把自己甩向上空如此之久，其中的一些方面终于获得了质量和躯体，并且变成了固体，也就不足为奇了。为何这件事在此发生，我却并不清楚。大概是因为这种元素在这里听见了意大利语。

***

41.眼睛是我们最自主的器官。其原因就在于它注意的对象不可避免地位于外面。除了在一面镜子前，眼睛从来不会看看它自己。当身体入睡之时，就是它最后停工的时候。当身体被瘫痪或死亡所打击

时，它就一直张开着。甚至在没有明显的理由这样做的时候，而且是在所有的情况下，眼睛也保持记录着现实。问题是：为什么？答案是：因为环境是有敌意的。视力是适应环境的仪器，而不管你已经如何充分地适应环境，它依然保持着敌意。环境的敌意是与你在其中存在的长度成比例增长的，而我所谈的不仅仅是老年。这解释了眼睛通常对艺术的偏好，尤其是对威尼斯的艺术的偏好。这也解释了眼睛对美的嗜好，并且是对美自身的存在的嗜好。既然美是安全，所以美就是慰藉。它不会用谋杀来威胁你，或者让你生病。一个阿波罗的雕像不会咬人，同样卡巴乔的狮子狗也不会咬人。当眼睛无力发现美——别名慰藉——之时，它会命令身体去创造它，或者，如果失败了，就调节自身以在丑中察觉到美德。首先，它依靠人的天赋；其次，它利用我们储存的谦恭。后者有更大的供给，就像所有多数派一样，它也倾向于立法。让我们举个例子吧；让我们拿一个少女来打比方。到了一定年龄，我们的眼睛在扫过少女们时，会没有任何功利的目的，也不带有任何征服她们的欲望。就像留在一间被遗弃的公寓里打开的电视机，眼睛继续传递着所有那些5英尺8英寸（约173厘米）的奇迹的图像，连同淡栗色的头发，佩鲁吉诺[97]的椭圆形脸蛋儿，瞪羚似的眼睛，护士般的胸，黄蜂样的细腰，墨绿色的天鹅绒裙子，还有线条分明的肌腱。在教堂里某人的婚礼上，或者，更糟的是，在书店的诗歌区，也许有一只眼睛会专注于她们。凭借着一定的远见或借助于耳朵的建议，眼睛可能会认出她们的身份（她们伴随着令人屏息的名字一起出现，例如，阿拉贝拉·法拉利），以及——唉，她们那牢固得令人沮丧的恋爱关系。可无论这样的数据如何无用，眼睛依然在收集它们。实际上，数据越是无效，聚焦越是敏锐。问题是为什么，而答案是美总是外在的；同样，它也是规则的例外。这就是那让眼睛疯狂震荡——或者，用极端谦恭的说法，让眼睛流连顾盼的东西：美的位置和美的唯一性。因为美就是眼睛的栖息之处。美感是我们自我保护的本能的孪生兄弟，它比伦理学更可靠。美感的主要工具，眼睛，绝对是自主的。在它的自主里，它唯一逊色的，就是一滴眼泪。

***

42.眼泪可以数次从这个地方涌出。假定美是光以最相宜的方式向我们视网膜的分发，那么眼泪就是对视网膜——以及眼泪——无法保有美的一种确认。总而言之，爱以光的速度到来；分离，则是以声的速度发生。正是这种从较高的速度向较低的速度的衰退在使我们的眼睛湿润。因为我们是有限的，从这个地方离去总感觉是诀别；将其抛在身后就是永远离开它。因为离开对于眼睛是一种向别的感官领域的流放；至多，是向大脑表面的裂隙和深处的裂缝流放。因为眼睛并不认为自身与其所属的身体有关，而是与其所注意的对象有关。对于眼睛来说，由于纯粹的视觉原因，离去不是身体离开城市，而是城市抛弃了瞳孔。同样，情人的消失，尤其是逐渐的消失，总会引起悲伤，不管是何者静，何者动——或者是出于何种原因踏上旅程。就世界而言，这座城市就是眼睛的情人。从此以后，一切都令人失望。眼泪是对眼睛的未来的预感。

***

43.可以肯定，每个人对她，对这座城市，都有自己的企图。尤其是政客们和大财阀们，因为没有什么比金钱拥有更远大的未来。这一点毋庸置疑，以至于金钱觉得和未来同义，并且试图去指挥它。因此，大量的泡沫喷涌而出：有关翻新这座城市；有关把整个威尼托省变成通往中欧的通道；有关促进地区工业，拓展马格腊（Marghera）的港口综合设施，增加在乐湖凹的油轮运输量，并且为了同一目的深挖乐湖凹；有关把因但丁而不朽的威尼斯军械库转化为波堡[98]嘴里吐出的——真的是这样——复刻版小波堡，以便于储存最近排出的痰；有关2000年在这里主办一届世博会，等等等等。所有这种口水话通常都是从同一张嘴里涌出来的，而且常常是同一口气喷出来的，它喋喋不休地谈生态学、保护、修复、文化遗产，以及诸如此类的玩意。可所有这些的目标就一个：强奸。尽管没有强奸犯想要把自己看成强奸犯，更不用说被抓住了。因此目标和隐喻，夸张的修辞和抒情的狂热的混合物在议会的议员们和大统领们（commendatore）厚实的胸膛中荡漾。

然而，尽管这些人物比土耳其人、奥地利人，还有拿破仑全都合

在一起还要更危险[99]，实际上也更有害无益——因为金钱比将军们拥有更多的兵力——在我经常出入这座城市的十七年里，这里的变化却微乎其微。而最终拯救了威尼斯的，就像从众多的求婚者手中拯救了佩内洛普[100]的，是他们之间的对抗，资本主义的竞争性可归结为与不同政党有血缘关系的有钱有势的大佬们。把扳手抛进彼此的机器里是民主最为擅长的伎俩，意大利内阁的蛙跳游戏已经证明是这座城市最好的保险。这座城市自己的政治拼图的马赛克也是一样。因为不再有总督，这118个岛屿上的80000名居民不是被某种富丽堂皇的特别的幻象所引导，而是被他们当前的、常常是目光短浅的关切所引导，被他们收支相抵的欲望所引导。

不过，深谋远虑到了这里，也只会事与愿违。在这么个大小的地方，有二三十个人失业就立刻会让市政厅头疼，而这一点，再加上岛屿对大陆的与生俱来的不信任，只会导致后者的蓝图在此处反响不佳，尽管其令人激动。充分就业和普遍增长的承诺，尽管在别处听上去十分诱人，但在这样一座方圆不到八英里的城市里却意义不大，而甚至在威尼斯的海上财富位于最高点的时候，它也从来没有超过200000的人口。这样的前景可能会让一个店主或者也许是医生激动；但一个殡葬师却会反对，因为，实际上，本地的公墓现在已经人满为患，如今死去的人应该是埋在大陆上了。说到底，那就是，大陆更合适埋人。

不过，如果殡葬师和医生属于不同的政党，这可能是好事，有可能产生某种进步。但在这座城市，他们常常属于同一个政党，而事情很早就会变得停滞不前，即使这个政党是意大利共产党。简而言之，在所有这些争吵之下，不管是不知情的还是相反的情况，都存在一个简单的真相，那就是岛屿不会增长。这就是金钱，亦名未来，亦名健谈的政客们和有钱有势的大佬们，所不能接受，无法把握的东西。更糟糕的是，金钱觉得被这个地方所蔑视，因为美，一个当然的既成事实，总是藐视未来的，把它看作不过是一个浮夸的、无能的现在，或者是它淡出隐没的所在。如果这个地方是现实（或者，像某些人声称的，是过去），那么未来及其所有的别名是被从它那里排除出去的。最多，它相当于是现在。也许没有什么可以比现代艺术更好地证明这一点了，仅仅是它的贫穷就使其具有了预言性。一个穷人总是为现在

辩护，而也许佩姬·古根海姆[101]的收藏和习惯性地堆积在这里的本世纪相似的添加物的唯一功能，就是展示一下我们成为了一群多么廉价的、自作主张的、小气的、单向度的家伙，以便把谦逊注入我们体内：在这座佩内洛普般的城市的背景下，这位白天编织她的图案，夜里把它们拆散，举目不见尤利西斯的佩内洛普，没有别的可以想见的结局。唯有大海。

***

44.我想，这句话是赫兹里特[102]说的：唯一可以击败这座水上之城的，就是一座建在空中的城市。那是一种卡尔维诺式的念头；谁知道呢？作为太空旅行的一个结局，也许这个梦想总有一天可以实现。事实上，除了登月，让这个世纪名垂青史的最好办法也许就是让这个地方保留原样，顺其自然。就我而言，我甚至会强烈反对温和的干涉。当然，星光闪烁的电影节和连篇累牍的书展与运河的水面的颤动相一致，与它们的花体的、热风浏览过的潦草的字迹相一致。而且，把这个地方变成一个科学研究之都将是个让人惬意的选项，尤其是考虑到本地的富磷饮食对若干精神活动可能有好处，更是理所当然。同样的诱惑可能被用来把欧共体的总部从布鲁塞尔搬到这里，并且把欧洲议会从斯特拉斯堡也搬到这里。自然，一个更好的解决方案就是给予这座城市和它周围的某些地方以国家公园的地位。然而我认为，把威尼斯变成一个博物馆的观点与用新鲜血液让其复苏的强烈请求一样荒谬。首先，被认为是新鲜血液的东西最终总是变成彻底陈旧的尿液。其次，这座城市没有资格成为一个博物馆，因为它自己就是一件艺术品，是我们这个物种所创作的最伟大的杰作。你无法使一幅画再生，更不用说让一个雕像复活。你不用打扰它们，你要防止它们被那些故意毁坏文物的人所破坏——他们这一伙人里也许就有你本人。

***

45.对于可利用的大陆来说，季节就是隐喻，即使在这里，冬季

也一直有几分南极的感觉。这座城市对煤的依赖并没有过去那么多；现在它依赖的是煤气。在每个圣母马利亚和耶稣受难像的背景下，像中世纪塔楼一样宏伟的喇叭似的烟囱无所事事，逐渐从本地的天际线远离并碎裂。结果，你只好哆嗦着穿着你的羊毛袜子上床睡觉，因为在这里，即使在旅馆，暖气片也时热时冷，飘忽不定。当你把脚放在大理石地板上，不管是穿没穿拖鞋，也不管是穿鞋还是没穿鞋，只有酒可以吸收刺穿你全身的极地闪电。如果你在晚上工作，你会点着像帕特农神殿那么壮观的蜡烛——不是为了气氛或者更好的照明，而是为了它们那温暖的幻觉；要不然你会到厨房，点着煤气灶，并且关上门。每件东西都散发出寒冷来，尤其是墙壁。你并不介意窗户，因为你知道，从它们那里可以期待的是什么。实际上，窗户只是传递寒冷，而墙壁却把寒冷都储存了起来。我记得有次我在法瓦（Fava）教堂附近一幢屋子的五楼公寓里度过一个月的时间。那个地方恰好为乌戈·福斯科洛[103]的一个后裔所有。房东是个森林工程师或者类似的角色，自然，他出差去了。这个公寓不是很大：两个房间，几乎没什么装修，尽管天花板奇高，窗户也相应很长。大约有六七扇，因为公寓是个角落房。在第二周的中间，供暖被切断了。这次我不孤单，我的战友和我抽签决定谁将不得不靠墙睡。

“为什么靠墙睡的总是我？”她事先问，“因为我是个牺牲品？”

她的暗黄-蜜黄色的眼睛带着对失败的怀疑而变暗了。她今天晚上得用粉色羊毛衫、围巾、长统袜、长袜把自己捆起来，并且，得数着“一、二、三！”跳到床上，似乎这张床是条黑暗的河流。对于她，对于一个血管里流动着些许希腊人的血的意大利人，一个罗马人来说，很可能是这样。

“我不同意但丁的唯一的一件事，”她过去常议论说，“就是他描写地狱的方式。对我来说，地狱就是寒冷，非常寒冷。我会保留他的九重地狱，但要用冰来造它们，每下降一个螺旋，温度也要下降一级。地狱就是北极。”

她是认真的。

脖子和脑袋上裹着围巾，她看起来像是绿园城堡的那个弗兰西斯科·奎里尼的雕像，或者像是彼特拉克[104]的那尊著名的胸像（而他，对我来说，又恰恰就是蒙塔莱的形象——或者，更确切地说，反之亦

然）。那个地方没电话；一堆混乱的、大号般的烟囱隐隐约约地出现在黑暗的天空中。整个事情感觉就像是“逃亡埃及”[105]，她既扮演那个女人也扮演那个孩子，我则扮演与我同名的那个人和一头驴子；毕竟，这是一月份。

“在过去的希律王和未来的法老之间，”我继续告诉自己。“在希律王和法老之间，就是我们的所在之处。”[106]

最后，我病倒了。寒冷和潮湿拖垮了我——更确切地说，是我那被外科手术搞成一团糟的胸肌和神经。我心中那个整天风声鹤唳的心脏病人这下彻底慌了神，她设法把我弄上了一列去巴黎的火车，因为我们都不确定本地的医院是否可以处理，尽管我很崇拜圣若望及保禄教堂的门面。车厢很温暖，我的头正因为硝基丸而分裂，隔间里的一群步兵正用基安蒂葡萄酒和一部大喇叭录放机庆祝探亲假。我不能肯定我是否能活着挺到巴黎；但与我的恐惧相对抗的是我清晰的意识：如果我能挺过去，那我很快——嗯，是明年——就能回到希律王和法老之间的寒冷之地了。甚至在那时，当我蜷缩在我的隔间的木椅上时，我也完全意识到了这种感觉之荒诞；然而，只要它能帮助我度过我的恐惧这一关，荒诞就是受欢迎的。我猜，车厢的隆隆行进和它不断的振动对我的身躯产生的作用也帮了点忙——我的肌肉等部位因此重新排列组合了一下，或是变成了一团糟，甚至远不止于此。或者，也许这只是车厢里暖气设备的作用。无论如何，我及时赶到了巴黎，并且心电图还凑合，然后登上了去美国的飞机。换句话说，我活着讲出了这个故事，而且这个故事还会重复发生。

***

46.“意大利，”安娜·阿赫玛托娃过去常说，“是个梦，它将不断在你的余生中重现。”虽然，请注意，梦的降临是不规律的，它们的解释让人哈欠连天。此外，如果真要把梦指定为一种体裁，那么，它们主要的文体表现手法毫无疑问是前后无逻辑的陈述。至少这可以为我到现在为止所写下的这么多页文字提供一个理由。同样，这可能也解释了所有这些年里我不断去促成那个梦重现的努力，在这个过程中，和我的潜意识一样野蛮地推搡着我的超我。说穿了，我不断地让自己

返回到这个梦中，而不是倒过来。果然，在随后的某些地方，我不得不为这种暴力付出代价，要么是削弱构成我的现实的东西，要么是强迫梦去获得现世的特征，就像灵魂在一个人的生命历程中所发生的变化。我猜这两种代价我都偿付了；而我对两者都不介意，尤其是后者，它在我的钱包里幻化成形为威尼斯交通卡（到期日：1988年1月），在某种特定色泽的眼睛中化为愤怒（在同一天到期日之前，它们瞄准的是更好的风景），或是变作同样有限的某种东西。而现实所遭受的痛苦更多。在我跨越大西洋回家的路上，我经常有一种明显的感觉，我觉得自己在从历史走进人类学。虽然我在这里挥洒或付出了时间、鲜血、墨水、金钱，还有其余的东西，甚至对我自己，我也从来没有令人信服地声称，我获得了任何本地的特性，我将成为——不管以多么微不足道的一种方式——一个威尼斯人。旅馆老板或餐馆主人脸上用来打招呼的暧昧的笑没有什么价值；同样，任何人也不能被我在本地买的衣服所欺骗。渐渐地，我在两个领域都成了匆匆过客——未能使梦信服我的存在更让我沮丧一些。当然，这是常见的。然而我推想，当我们年复一年，在错误的时节返回我们所爱的地方，却无法保证能够得到爱的回报时，这也许可以作为忠贞的证据吧。因为，就像所有美德一样，只有当忠贞是本能或乖僻而不是理性时，它才具有价值。除此之外，对于到了某个年纪，而且入了某个行当的人而言，得到爱的回报未必见得是必须的。爱是一种无私的感情，一条单向街。这就是为何去爱城市，爱建筑本身，爱音乐，爱死去的诗人，或者——对于某种特殊的性情而言——爱一个神是可能的。因为爱是一种映象与其对象之间的事情。最终，这是把我们带回这座城市的东西——用这样的方法，潮汐带来了亚得里亚海，引申开来，它还带来了大西洋和波罗的海。无论如何，对象不会问问题：只要那种元素存在，它们的映象就可以被保证——以一个回归的旅行者的形式或以一个梦的形式，因为梦是闭上眼睛的忠诚。这是我们的同类所缺乏的某种自信，尽管我们身体的一部分就是水。

***

47.如果将这个世界指定为一种体裁，它主要的文体表现手法将

无疑会是水。如果这没有发生，要么是因为全能的神似乎也没有太多可供选择的手段，要么是因为一种思想本身就拥有水的图案。我们的笔迹也一样；我们的情感也一样；血也一样。映照是液体物质的性能，甚至在一个雨天，我们也总是可以通过把自己放在镜子后面，以证明我们的忠贞优于玻璃的忠贞。这座城市在每一种天气里都会让我们惊讶不已——反正，这里的天气也并不是那么多样。实际上，如果我们部分地与水同义，水又完全与时间同义，那么我们对这个地方的感情就会改善未来，就会归之于那个时间的亚得里亚海或者大西洋，因为当我们远离人世许多年后，它们仍储存着我们的映象。利用它们，就像利用泛黄的老照片，时间也许能够以一种拼贴画的方式塑造未来的一个版本，胜过那个没有它们的版本。这么想，我当然是个威尼斯人，因为在那里，在它的亚得里亚海或大西洋或波罗的海，别名水的时间把我们的映象——别名对这个地方的爱——用钩针编织成了不可重复的图案，很像这片海岸边的岛屿上随处可见的那些身着黑衣的憔悴老妇，永远全神贯注于让眼睛失事的花边上。诚然，她们在五十岁之前就会失明或发疯，但那时她们的女儿和侄女们会去顶替她们。在渔夫的妻子们中，帕尔凯[107]从来没必要登广告来宣传一个空缺的职位。

***

48.本地人从来不做的一件事就是乘贡多拉。最初，乘贡多拉价格很贵。只有外国的游客，而且是有钱人才能负担得起。这就是解释贡多拉乘客的年龄中位数的东西：一个七旬老人可以毫不畏缩地付出一个教师的薪水的十分之一。这些衰老的罗密欧们和他们蹒跚的朱丽叶们的景象总是让人悲哀又令人难堪，更不用说令人毛骨悚然了。对于年轻人，也就是对于那些真正适合这种交通工具的人来说，一个贡多拉就像一家五星级的宾馆一样遥不可及。当然，经济学反映了人口统计学；然而，这令人感到双重的悲哀，因为美，不是给予这个世界以希望，而是沦落为它的奖赏。插一句，这就是把年轻人驱赶到自然中去的东西，自然那免费的，或更准确地说，廉价的快乐没有——也就是，缺乏——呈现在艺术或工巧里的意义和发明。一处风景可能令

人激动，而由隆巴迪尼[108]建造的一个门面会让你知道你可以做什么。观察这样的门面的一种方式——最初的方式——就是从贡多拉上看：以这种方式，你能看见水所看见的东西。当然，在本地人紧紧追赶和奔忙于他们的日常生活，彻底遗忘了甚至于厌弃周围的光彩时，坐贡多拉大概是绝无可能排上他们的日程表的。他们最接近于使用贡多拉的场合是当他们摆渡过大运河或把买来的某些笨重的玩艺——一台洗衣机，或者如一个沙发带回家时。但在这种情况下，渡船的船夫和船老板也绝不会吼出“我的太阳”。也许，因为工巧自身对自己的倒影是冷漠的，本地人的冷漠也是学习它的样子。这可能是本地人反对贡多拉的最终的理由，只是它有可能被夜间提供的搭乘服务所反驳，我就曾经屈服过一次。

那个夜晚是寒冷的，月朗星稀，寂静无声。我们五个人在贡多拉里，包括船老板，本地的一个工程师和他的女朋友一起划桨。我们缓慢地移动并曲折地行进着，像条鳗鱼一样穿过悬挂在我们头上的宁静的市镇——它空洞而寂寥，在这夜深人静的时刻，仿佛是一个广阔无垠的、巨大的矩形珊瑚礁，或者一连串无人居住的洞穴。这是种奇特的感觉：去发现自己正移动进你习惯扫视的东西——运河；这感觉像是获得了一种额外的维度。现在，我们不知不觉地滑进了乐湖凹，朝向死人岛，朝向圣米迦勒岛划去。月亮悬在空中，它的音调定得高之又高，像被一个云的横符所穿越的某种尖锐得令人难以置信的第七音，几乎不可能照亮这片水域，而贡多拉的滑行也完全没有响声。在水上，在它轻盈的身体无声的和没有痕迹的移动中，有某种明显色情的东西——很像是你的手掌在你情人的光滑的皮肤上滑下。说色情，是因为没有结果，因为这皮肤是无限的，并且几乎是静止的，因为爱抚是抽象的。由于我们在里面，贡多拉也许稍稍有点重，水暂时屈居其下，却又在下一秒再把船划过的沟痕合上。同样，因为是一男一女在划船，贡多拉甚至也不那么阳刚了。实际上，这不是一种性别的色情，而是一种元素的色情，它们那同样富有光泽的表面是一对完美的组合。这感觉是中性的，几乎是乱伦的，似乎你是作为一个爱抚妹妹的哥哥出现的，反之亦然。以这种方式，我们环游了死人岛，调头返回坎纳瑞吉奥（Cannaregio）……教堂，我总是认为，应该整夜开放；至少菜园圣母院（Madonnadell' Orto）应该开放——与其说因为

这是灵魂极度痛苦的合适时刻，不如说是因为贝利尼那美妙绝伦的《圣母子》在里面。我想在那里上岸，去偷偷瞟一眼那幅画作，在画中，圣母的左手掌和孩子的脚底板分开有一英寸宽的间隙。那一英寸——啊，还不到！——是把爱与色情分开的东西。又或许那是色情的极限。但大教堂是关闭的，我们继续穿过这洞穴般的隧道，穿过这废弃的、平滑的、沐浴着月光的皮拉内西式矿井，伴着电矿若有若无的火花，静静地滑向这座城市的心脏。然而，被水爱抚着，现在我知道了水的触感。

***

49.我们在酷似混凝土板条箱的鲍尔·格伦瓦宾馆（Bauer Grunwald Hotel）附近上了岸，它是战后重建的，因为曾是德国司令部的驻地，故在战争末期被本地的游击队炸毁。作为一个难看的眼中钉，它与圣梅瑟教堂（Church of San Moise）——镇上最忙碌的门面——保持着良好的伙伴关系。两个建筑放在一起，看起来像是阿尔伯特·施佩尔[109]搞的一个什锦披萨。我从来没有进过两者中的任何一幢，但我知道有个德国绅士住在这个像板条箱似的结构里，而且发现它还很舒服。当他在这里度假时，他的母亲快要去世了，他每天都会给母亲打电话。母亲过世后，他说服管理人员把那只电话听筒卖给他。那个管理人员善解人意，把电话听筒计入了账单。但他很可能是个新教徒，而圣梅瑟教堂是个天主教教堂，更不用说它要在夜里关门了。

***

50.这里距我们各自的住处一样远，在这里上岸是最好不过的了。用脚走，从任何方向穿越这座城市都只要一个小时左右。当然，只要你知道路，而当我从我的贡多拉里下来时，我已经知道了。我们相互告别，随后就各自离去了。我向自己的旅馆走去，疲惫不堪，甚至没有试着东张西望；我喃喃自语，嘴里念叨一些古怪的、只有上帝才知道从哪里挖出来的台词，像“掠夺这个村子”，或者“这个城市不值

得怜悯”。这些句子听起来像是早期的奥登，但是它们不是。突然间，我想喝点什么。我折向了圣马可广场，希望花神咖啡馆[110]仍然开着。它正在打烊；服务生们正从拱廊里把椅子搬开，用木板封住窗户。我与一个服务生简短地商量了一下，他已经切换到回家状态了，但我和他也算是点头之交，于是终遂我愿；有了这个结果在手，我从拱廊下走出来，扫视了一下露天的广场。广场上绝对是空空荡荡，连个鬼也没有。它们的四百扇圆窗，像理想化的波浪一样，正以其通常令人发狂的顺序开着。这种景象总是让我想起罗马斗兽场，用我一个朋友的话说，在那里，某人发明了圆拱，可是却停不下来了。“掠夺这个村子，”我仍然对自己嘟嘟囔囔。“这个城市值得……”雾气开始吞没广场。这是一种宁静的入侵，尽管如此，可还是一场入侵。我看见它的短矛和长枪从乐湖凹方向安静却快速地[111]移动过来，就像是跑在步兵前面的重装骑兵。“安静，且快速，”我对自己说。现在，随时你都可能见到它们的国王——雾王，带着积云的全副荣光，从拐角处出现。“安静，且快速，”我对自己重复道。这是奥登的《罗马的陷落》中的最后一行诗句，而这里就是“全然在别处”[112]的那个别处。突然，我觉得他就在我身后，我尽快转过身来，花神咖啡馆的一扇瘦长的、光滑的窗户里恰到好处地亮起了灯光，而没有用木板遮挡起来，它透过斑斑块块的雾气闪烁着光芒。我走向它，往里面看了看。窗户里还是一九五几年。红色的毛绒长沙发，围着一个小大理石桌子，上面有个克里姆林宫的饮料和茶壶，维斯坦·奥登和他的至爱切斯特·卡尔曼[113]坐在那里，还有塞西尔·戴·刘易斯[114]和他的妻子，斯蒂芬·斯班德[115]和他的妻子。温斯坦正在讲个有趣的故事，每个人都在呵呵直笑。在故事的中间，一个身材健美的水手从窗户边经过；切斯特站了起来，甚至连句“再见”也没说，就对那人穷追不舍。

“我看着温斯坦，”很多年后，斯蒂芬告诉我。“他笑个不停，可是一滴眼泪却从他的面颊滑了下来。”

而对我来说，此时此刻，窗户已经变黑了。雾王骑马闯进了露天广场，勒住骏马的缰绳，开始抖开他白色的头巾。他的高筒靴是湿漉漉的，他的喧闹的庆祝也是湿漉漉的；他的斗篷上装饰着昏暗的、让人看不清的珠宝——一盏盏燃油灯。他这么打扮，是因为他对这是哪个世纪一无所知，更不用说是哪一年了。但话说回来，身为雾气，他

又能哪般呢？

***

51.让我重申：水相当于是时间，向美献上了它的影子。部分是水的我们用同样的方式服侍着美。这座城市通过与水的相濡以沫，改进了时间的外貌，美化了未来。这就是宇宙中这座城市的角色。因为当我们移动的时候，这座城市是静止不动的。眼泪就是对此的证明。因为我们离去，而美却停留。因为，当美是永恒的现在的时候，我们却走向未来。眼泪是一个企图，它要逗留，要落在后面，以便与这座城市融合在一起。可这却与规则相冲突。眼泪是一种倒退，是一种未来对过去的悼念。要不然它就是从渺小中减去伟大的结果：将美从人的身上减去。同样的结果对爱情也适用，因为我们的爱情，也大于我们自己。

1989年11月
2016年2月11日译毕于五角场

---

[1] 原文stazione，意大利语，作者在文中谈到威尼斯的地名以及某些专有名词时，多用意大利语单词，后文都用仿宋体表示，不再注明。

[2] 意式咖啡。

[3] 这三个词的意大利语首字母缩写都是MS。

[4] London Fog，美国著名制衣公司，二战时曾为美国海军陆战队生产风衣。

[5] Borsalino，意大利著名制帽公司。1942年亨弗莱·鲍嘉在《卡萨布兰卡》中即戴此帽，1970年阿兰·德龙在同名黑帮片*Borsalino*（《江湖龙虎》）和1974年续集*Borsalino & Co.*（《江湖大杀手》）中也戴此帽。

[6] 指作家用白纸和黑字写作。

[7] 俄语中，海藻（Vodorosli）的发音类似于英语中的美妙（wonderful）。

[8] Eugenio Montale（1896—1981），意大利诗人，1975年获诺贝尔文学奖。

[9] ichthus，原文为希腊文。曾被基督徒作为暗号，因其可为“耶稣、基督、神的、儿子、救主”等五个希腊文单词的缩写，故有此语。

[10] 指布罗茨基在被苏联政府流放前的人生。下文中的“俄国”也是指苏联。

[11] Umberto Saba（1883—1957），意大利诗人，但其出生并长期生活在

原属奥匈帝国的亚得里亚海海滨城市的利亚斯特。

[12] Minotaur，希腊神话中被关在克里特岛迷宫里的牛头人身怪兽。

[13] Ariadne，希腊神话人物，克里特岛国王之女，她曾用线团引导雅典王子忒修斯杀死弥诺陶并走出迷宫。

[14] Publius Papinius Statius（45—96），古罗马作家。但丁在《神曲》中写到斯塔提乌斯在经历了炼狱的救赎后与维吉尔和但丁登上炼狱山。

[15] 此处指共产主义者所信仰的共产主义实现后的天堂。

[16] Claude Monet（1840—1926），法国印象派画家克劳德·莫奈。

[17] creed，教义。布罗茨基在此运用了两个词的谐音。

[18] Akutagawa Ryunosuke（1892—1927），日本小说家。

[19] Nicolas Poussin（1594—1665），法国巴洛克画家，曾长期在罗马工作，创作《四季》。

[20] 早期的制镜工艺是在玻璃的表面涂上一层水银与锡箔的合金。

[21] 即屁。

[22] the laguna，地名，即威尼斯所在的潟湖。

[23] 布罗茨基本人就患有心脏病，最后也因心脏病逝世。

[24] 英文中，交叉手指有祈求好运的意思，作者说把脚指头也交叉了起来，有戏谑成分。

[25] For in dreams，as the poet said begin responsibilities.该句为叶芝1914年所出诗集《责任》引语。

[26] Henride Régnier（1864—1936），法国象征主义诗人及作家。

[27] Mikhail Kuzmin（1872—1936），俄国诗人及小说家。

[28] Luchino Visconti（1906—1976），意大利导演。

[29] Sir Dirk Bogarde（1921—1999），英国演员与作家。

[30] *Death in Venice*，托马斯·曼1912年出版的小说，此处提到的同名电影1971年上映。

[31] Antonio Lucio Vivaldi（1678—1741），意大利巴洛克作曲家。

[32] Luigi Cherubini（1760—1842），意大利作曲家。

[33] Giovanni Bellini（1430—1516），意大利画家。

[34] Giovanni Battista Tiepolo（1696—1770），意大利画家。

[35] Tiziano Vecelli（1488—1576），威尼斯画派画家。

[36] 此语实际上是《圣经·旧约·创世记》第1章第2节，第一句话“起初上帝创造天地”略去。作者以小写的“作家”（author）来称呼上帝，有幽默成分。

[37] 指《维纳斯的诞生》中的场景。

[38] the umpteenth，无数的，也有最末的意思，作者取此名字有调侃的意思。

[39] 作者指这些书从字母A到字母Z排列。

[40] 作者在此处引用了自己1971年的诗歌《静物》第5节，灰尘是时间的肉

体/是时间的真正的血肉之躯（Dust is the flesh of time/Time's very flesh and blood）。

[41] nebbia，意大利语：浓雾。

[42] Piano nobile，指意大利文艺复兴式宅邸中供主人居住的楼层，通常是二楼，这里的景致最好，环境最舒适，窗户与阳台最宽敞。楼下为仆人居住的房间。

[43] Diocletian（245—311），罗马帝国皇帝，主动退位后曾专心种卷心菜。

[44] Italo Svevo（1861—1928），意大利小说家。

[45] Olga Rudge（1895—1996），美国小提琴演奏家，诗人庞德女友。

[46] Ezra Pound（1885—1972），美国诗人，二战中转向法西斯主义，帮助意大利对美国广播宣传，1945年被押往华盛顿以叛国罪受审，后以精神失常为由被免于受审，关押在精神病院。1961年与女友拉奇一起生活在威尼斯，1972年11月1日死于威尼斯并安葬于圣米迦勒岛斯特拉文斯基墓地附近。

[47] 指二战期间苏联内务部队枪毙“叛国”士兵的子弹，每颗子弹重量约9克。

[48] Rapallo，热那亚的海滨小城，庞德曾长期在此居住。

[49] 1941年6月下旬，立陶宛发生了对犹太人的屠杀。

[50] 1958年庞德从精神病院出院后，于7月抵达那不勒斯，面对等候他的新闻媒体，他致以法西斯敬礼。

[51] Haile Selassie（1892—1975），埃塞俄比亚皇帝，曾在二战中抵御意大利法西斯的侵略，后死于政变。

[52] Henri Gaudier-Brzeska（1891—1915），法国雕塑家。

[53] 原文为：her master's voice，作者对百代唱片“狗听喇叭”商标上的说明“his master's voice”（他主人的声音）的戏仿。

[54] Tokyo Rose，指二战时期日本对太平洋美军进行策反广播的女性播音员，其中最为有名的是日裔美国人户栗郁子。

[55] Ezra，即“文士以斯拉”，为公元前5世纪的犹太教牧师，先知，因庞德的名字与其相同，故拉奇有此辩解。

[56] the lock， stock and barrel，即整个行当。

[57] Embankent of the Incurables，即上一节提到的Fondamenta Degli Incurabili这个街名的含义，作者的联想由此而来。

[58] The plague，即鼠疫，14世纪欧洲曾大规模爆发，意大利首当其冲，威尼斯也在其中。作者在此意欲将黑死病与后来威尼斯的狂欢节以及戴面具穿披风的习俗联系在一起。

[59] Hippocrates，古希腊名医，医药之父。

[60] Canaletto，即Giovanni Antonio Canal（1697—1768），威尼斯风景画家。

[61] Vittore Carpaccio（1465—1525），威尼斯画派画家。

[62] Francesco Guardi（1712—1793），威尼斯画派画家。

[63] Giorgione（1477—1510），文艺复兴鼎盛时期威尼斯画家。

[64] Tintoretto（1518—1594），意大利画家。

[65] Cerberuses，希腊神话中守卫冥府的三头狗。

[66] San Giorgio，英文：Saint George（圣乔治）罗马帝国时期天主教圣徒，烈士，屠龙英雄，后被排斥基督教的皇帝戴克里先处死。

[67] 指鱼眼镜头中的那种扭曲变形的图像。

[68] Theseus，希腊神话英雄，曾杀死牛头怪弥诺陶。

[69] 指牛头怪弥诺陶与阿里阿德涅两人均为帕西法厄的子女。

[70] Phaedra，克里特国王弥诺斯的女儿，忒修斯的妻子。

[71] Helios，希腊神话中的太阳神。

[72] Ariadne的意思是至圣，Phaedra的意思是明亮。

[73] Pasiphae，米诺斯之妻。

[74] Blindingly Bright，即Pasiphae的意思。

[75] Daedalus，希腊神话中的能工巧匠，为王后帕西法厄制作了一头中空的木制母牛，让王后藏身其中与公牛交合，后建造关押牛头怪的迷宫。

[76] 作者指828年威尼斯富商从亚历山大港偷回圣马可遗骸，并将带翼的狮子作为其标志。

[77] Pegasus，希腊神话中有双翼的神马。

[78] 指公元3世纪生活在埃及塞提斯沙漠里的早期基督教隐士、苦行者与僧侣。

[79] Lionize，在英语中又有将某人物捧上神坛云端之意。

[80] 基督教的创立比伊斯兰教早了6个世纪。

[81] Cassiodorus（490—585），古罗马政治家和作家。

[82] 希腊神话中，美少年那喀索斯（Narcissus）爱上了自己在水中的倒影，最终郁郁而亡。他的名字也就是英文中“自恋”（Narcissistic）一词的来历。注意第十章中作者说到，威尼斯是一座自恋（narcissistic）的城市。

[83] 维瓦尔第因红发获此称号。

[84] “接收者”指上帝。

[85] Wystan Auden（1907—1973），英国诗人，后入美国籍，布罗茨基好友。

[86] Fiat Lux，作者引自《圣经·旧约·创世记》第1章第3节。

[87] Mauro Codussi（1440—1504），意大利文艺复兴初期建筑师，主要活动于威尼斯。

[88] Atlantis，古希腊传说中沉没在大西洋的小岛。

[89] Francesco Querini，意大利探险家，1909年死于北极。

[90] Istrian stone，威尼斯的建筑多由来自伊斯特拉半岛的石头建造，为白

色石灰岩。

[91] Wilhelm Richard Wagner（1813—1883），德国作曲家，死于威尼斯。

[92] Domenico Gaetano Maria Donizetti（1797—1848），意大利作曲家。

[93] Gioachino Antonio Rossini（1792—1868），意大利作曲家。

[94] Jean-Baptiste Lully（1632—1687），出生于意大利，后移居法国，作曲家。

[95] Girolamo Frescobaldi（1583—1643），意大利管风琴作曲家和演奏家。

[96] Joseph Haydn（1732—1809），奥地利作曲家。

[97] Perugino（1446—1523），意大利文艺复兴时期画家，拉斐尔的老师。

[98] Beaubourg，即巴黎蓬皮杜国家艺术和文化中心的昵称。

[99] 此三者都曾在不同的历史时期压迫统治过威尼斯或与威尼斯为敌。

[100] Penelope，希腊神话中奥德修斯的妻子，在其远征时设法拒绝求婚者。

[101] Peggy Guggenheim（1898—1979），美国艺术收藏家，1949年后在威尼斯建造艺术博物馆并定居于此。

[102] William Hazlitt（1778—1830），英国文艺评论家、散文家。

[103] Ugo Foscolo（1778—1827），意大利作家。

[104] Francesco Petrarca（1304—1374），意大利文艺复兴时期诗人。

[105] 指《圣经·新约·马太福音》中所讲述的故事：耶稣诞生后，圣母与约瑟（Joseph）为躲避犹太希律王的屠杀，带着耶稣逃往埃及。

[106] 指威尼斯在二者之间。

[107] Parcae，古罗马神话中的命运三女神，纺织人间的命运之线。

[108] Lombardini，或指Maddalena Laura Lombardini（1745—1818），意大利女作曲家、小提琴家。生于威尼斯，出身贫苦，但自强不息，从小在孤儿院学习音乐，终有所成。

[109] Albert Speer（1905—1981），纳粹德国首席建筑师，希特勒密友。

[110] Florian's，1720年开始营业，拜伦、雪莱、海明威等曾光临。

[111] Silently but very fast，此处移用奥登《罗马的陷落》最后一行诗句：Silently and very fast。

[112] 亦为直接引用奥登前诗诗句：Altogether elsewhere。

[113] Chester Kallman（1921—1975），奥登的同性爱人。

[114] Cecil Day Lewis（1904—1972），英国诗人。

[115] Stephen Spender（1909—1995），英国诗人及小说家，奥登密友。

国家出版基金项目
NATIONAL PUBLICATION FOUNDATION

上海出版资金项目
Shanghai Publishing Funds

日本当代文化思想译丛
许金龙 主编

冲绳札记

大江健三郎 著

陈言 译

上海译文出版社

1994

大江健三郎

Kenzaburo Oe

1935～

日本小说家。
主要作品有小说《死者的奢华》、《个人的体检》、
《万延元年的足球队》、《洪水涌上我的灵魂》、
《致令人眷念的年代的信》，
长篇三部曲《燃烧的绿树》等。

上海译文出版作品

《冲绳札记》
《现在，请选择宪法之魂》

The Nobel Prize in Literature 1994 was awarded to Kenzaburo Oe "who with poetic force creates an imagined world, where life and myth condense to form a disconcerting picture of the human predicament today".

获奖理由：“通过诗意的想象力，创造出一个把现实与神话紧密凝缩在一起的想象世界，描绘了现代人的芸芸众生相。”

“日本当代文化思想译丛”序言

“我无法重新活一遍，可是/我们却能够重新活一遍”

许金龙

1945年8月15日，日本四国岛一个被森林围拥着的小山村，成年人都聚集在村长家里收听天皇宣布战败的所谓“玉音”，一个10岁的小小少年与他的同学们一道，在村长家的院子里收听同样内容的“玉音”广播，尽管听不清更听不懂那些拗口的内容。广播结束后，村长面色苍白地走出屋子，对院子里的小学生们凝重地说道：我们战败了，我们全都完了！然而，一位母亲却用坚定的口吻对她那年仅10岁的儿子说：“那只是他完了，你们却能够重新活一遍！”这位伟大的母亲是想告诉自己的儿子：发动侵略战争的日本帝国灭亡了，曾狂热支持那场战争的国民需要彻底摒弃头脑里的军国主义思想，否则将会冥顽不化地带着这种旧思想苦度残生。然而，指向未来的孩子们却有时间、有机会汲取长辈们的惨痛教训，在此基础上走向光明的未来，宛若重新活了一遍。

1946年11月3日，日本颁布取代《大日本帝国宪法》（亦称《明治宪法》）的新宪法，确立了国民主权、基本人权以及和平主义的基本理念，规定不成立军队并放弃战争……翌年，日本颁布《教育基本法》，基于新宪法的精神，规定了教育机会均等和义务教育等内容。因着这个后来被称为和平宪法的新宪法，因着刚刚颁布的《教育基本法》，这个被母亲告知“能够重新活一遍”的家境贫寒的少年，侥幸躲过失学的厄运，从小学升入村里刚刚创建的新制中学，在这里第一次接触到有关民主主义的知识。再后来，这个少年升入东京大学并成为著名作家，开始在自己的诗歌、随笔和小说里改写战败那天母亲教导

自己的那句话——“我无法重新活一遍，可是/我们却能够重新活一遍”，以此告诫他的读者，告诫日本的孩子们，要牢记历史教训，要珍惜战后和平，坚持走民主主义的和平发展之路！

这位当初的少年，就是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日本著名作家大江健三郎先生。当然，在日本保守势力越发猖獗的当下，大江先生并非是在独自呐喊，至少在我们这个五卷本的译丛里，就有诸多贤达——井上厦、奥平康弘、泽地久枝、三木睦子、小森阳一、高桥哲哉、子安宣邦、目取真俊、松井茂记、外间守善、大田昌秀、石原昌家、村上有庆、谢花直美、小牧薰、坂本升——在与他一同呐喊：要和平，不要战争！要维宪，不准改宪！要民主主义，不要国家主义！

《冲绳札记》便是这种呐喊的产物之一，也是一部基于查阅大量史料并多次进行现场调查，作者借此反复追问、反省甚或自省的长篇随笔，揭露出二战末期冲绳当地民众集体自杀的人间惨剧，揭示造成这一惨剧的根本原因在于“自上而下的纵向构造”，也就是“天皇→日本军队→日军驻守冲绳的第32军→冲绳各岛屿守备队”这种纵向构造。同时，作者在这部长篇随笔中不断追问：“日本”这个近代国家是如何形成的？近代化的结果让它在世界，特别在近邻诸国中是怎样的存在？它真的强大了吗？日本人真正吸取了战败的惨痛教训吗？大江先生进而自问：“日本人是什么，能不能把自己变成不是那样的日本人的日本人。”[1]在说到日军惨无人道地在冲绳一个小岛上胁迫冲绳民众集体自杀时，大江先生在2009年10月的一次讲演中这样表述：

“……村长三呼‘天皇陛下万岁’，聚集的村民也随声附和。手榴弹引爆后仍然活着的人，则由家人代为绞首断头，一共死亡三百二十九人。此番强制集体自杀的行动，是由‘天皇陛下万岁’这句话引发的，这种情形令我感到异常恐惧。

“因为，这句话当时也曾支配着我这个年仅10岁的日本山村少年的国家观、社会观和人类观。……倘若身处冲绳强制集体自杀的现场，毫无疑问，我将成为奋起响应‘天皇陛下万岁’的号召并引爆手榴弹自决的少年。此后，日本战败，在被占领两年后，我成为一名热情支持民主主义宪法的年轻人，站在与主张绝对天皇制的超国家主义截然相反的另一端。现在，我是由全国八千个市民团体组成的宪法‘九条会’的一员，坚持和平宪法中的反战、非武装思想。……从我10岁那

年的战败直至74岁的今天，在这六十多年里，我一直生活在其中。这种‘时代精神’在我们国家的宪法里表现得尤为突出，是一种战败之后追求新生的时代精神。”[2]

大江先生在《冲绳札记》中所作的调查以及追问和自问，不可避免地冲撞到右翼势力的底线，尤其是“自由主义史观研究会”和“新历史教科书编撰会”这两个分别成立于1995年和1997年的右翼团体，他们原本就要“通过编写中学历史教科书向日本青少年灌输修正主义史观作为其战略”[3]，特意“把南京大屠杀、随军慰安妇（军队性暴力受害者）、冲绳战役概括为‘侮辱日本国家和军队的名誉’的三件套”[4]，于2004年叫嚣要在“战败六十周年之际，揭开‘冲绳战役集体自杀事件’的真相”[5]，于是策划和怂恿曾在冲绳担任守备队长的梅泽裕少佐和另一个同为守备队长的赤松嘉次大尉的弟弟，于2005年8月5日提起诉讼，状告大江先生在《冲绳札记》中有关日军强令民众集体自杀的表述是“虚伪的事实”，进而以“名誉受到损毁”为由，要求该书的作者大江健三郎和出版商岩波书店停止发行，并赔偿二千万日元的精神损失费。在这场诉讼案的幕后，我们还可以看到日本文部科学省的身影。还是在前面说到的那场讲演中，面对莫言、朱天文、小森阳一、陈众议、彭小妍等作家和学者，大江先生这样说道：

> “图谋复活超国家主义的那些人士，企图将这幕由日本军队强制造成的集体自杀惨剧美化成为国殉死的义举。在他们策划的接二连三的事件中，就包括这起诉讼案。日本的文部科学省也参与其中，从高中生的教科书中删除这一历史事实的图谋已经公开化。我正为此奋力抗争。”[6]

其实早在2001年4月3日，文部科学省便宣布“自由主义史观研究会”和“新历史教科书编撰会”这两个右翼团体的头目藤冈信胜等人编撰的、严重歪曲史实的《新历史教科书》“检定合格”，更于2007年3月“在审查高中历史教科书时，删去有关日军在冲绳战役中强制当地居民集体自杀的表述。在遭到冲绳十一万民众于当年9月29日举行大规模集会抗议后，仅仅将‘强制’置换为‘参与’这种暧昧的字眼。”[7]这部经删改的教科书很快就被原告方作为证据出示在二审的法庭上，以

表示文部科学省所代表的政府立场同样否定了集体自杀的真实性。

对于右翼势力这次志在必得的挑衅，大江先生在夫人的全力支持下勇敢地选择了战斗。面对对方庞大而豪华的律师阵容，大江先生丝毫没有怯阵，在“踏入法庭的那个瞬间，一股战斗的冲动突然溢满全身，觉得自己那时就是一个战士，一个渴望进行战斗的战士”，甚或如同《现在，请选择宪法之魂》作者之一的小森阳一教授曾对我说过的那样：“毋宁说，这场诉讼官司正是大江先生所期盼的。因为，这样他就可以在这个万人瞩目的战场上进行战斗了！”这就是《冲绳札记》诉讼案的背景和由来。这场诉讼是大江健三郎及其出版商与右翼势力的正面较量，更是正义与邪恶的面对面的对决，《记录·冲绳“集体自杀”审判》从多角度记录了这场较量和对决，为我们进一步了解这场较量和对决提供了弥足珍贵的一手资料和公正的解读。

不可忽视的是，右翼势力发起这场诉讼的更大目的，在于砍倒大江健三郎这杆民主主义的大旗，进而在“要成为正常国家”的幌子下全力修改宪法第九条（①日本国民衷心谋求基于正义与秩序的国际和平，永远放弃以国权发动的战争、武力威胁或武力行使作为解决国际争端的手段。②为达到前项目的，不保持陆海空军及其他战争力量，不承认国家的交战权），以此为复活国家主义甚或再走战争老路铺平道路。在当下这个危急时刻，日本该向何处去？人们该如何选择？记得在2015年8月8日，我前往大江先生位于成城的家中拜访时，先生语气凝重地对我说：“在战后这七十年间，日本人拥有和平宪法，不进行战争，在亚洲内部坚定地走和平发展的道路，也就是说，我们一直在维护这部民主主义与和平主义的宪法。这其中最大的一个要素，就是有必要深刻反省日本如何存在于亚洲内部，包括反省那场战争，然后是面向和平……”的确，以加藤周一、大江健三郎、井上厦、小田实、奥平康弘、泽地久枝、三木睦子等“九条会”发起人和事务局长小森阳一等人为中心的和平力量从来没有，也不敢忘记自己的历史责任，他们借助《现在，请选择宪法之魂》一书作出了自己的选择，同时呼吁更多的日本民众勇敢地作出选择——请选择宪法第九条这个魂！请选择来之不易的和平生活！请选择通往光明未来的民主主义！他们在该书中无情揭露右翼势力图谋修改和平宪法第九条的种种恶行，指出安倍晋三试图挟持民意强行修改和平宪法，终将把日本拖入

战争之路、死亡之路、毁灭之路。

同为“九条会”发起人的井上厦先生是日本著名剧作家、小说家和随笔家。先生出生于1934年，与大江先生一样，是战后第一批从小学直接升入新制中学的学生，当然也是新宪法和《教育基本法》的第一批受益者，民主主义氛围中的和平生活与战争期间的悲苦体验形成了鲜明对比，成为其日后拥护和平宪法、反战反核的起始点，也成为其诸多文学作品的底流。初演于1994年9月的戏剧《和爸爸在一起》当然也属于此类反战反核的代表作，为了让剧本体现出地道的广岛方言这一文体特色，出生于山形县的井上先生刻苦研读广岛方言辞典，成功地让饰演遭受原子弹轰炸的一对父女的演员，在舞台上用幽默的口吻讲述令人揪心的往日记忆和当下的日常生活，同时让观众在这种幽默和揪心之间深刻意识到，广岛是座流淌着几条大河的美丽城市，战争期间曾有多家军工厂在此大量生产各种武器，源源不断地送往中国等亚洲诸国，屠杀那里的人民，掠夺那里的财物，这里最终因此而招致了毁灭性打击——绰号为小男孩（Little Boy）的原子弹自天而降……

其实，井上先生与我任职的中国社会科学院外国文学研究所原本有一个计划，那就是由外文所邀请井上先生于2009年间对中国进行为期十五天的学术访问。在东京与井上先生讨论访华的日程安排时，先生首先提出，为了表示对自己所敬仰的鲁迅先生的敬意，希望在中国社会科学院的大会堂上演一台戏——《上海月亮》，还希望能邀请到莫言先生和铁凝女士等中国作家现场观摩，其次要去重庆调查日军无差别大轰炸的战争罪行，打算以此为题材创作戏剧作品……正当我们的接待准备工作顺利进展之际，却接到小松座剧团的传真，表示井上先生身体抱恙且日程繁忙，希望将访华日程顺延一年。再往后，也就是2010年4月10日，我得到了噩耗，说是前日夜间，井上先生因罹患癌症而于家中去世。呜呼，这世上再也没有井上厦先生，唯余未及在社科院上演的《上海月亮》和其他诸多戏剧作品留存人间。这次译文出版社将《和爸爸在一起》与《上海月亮》收入译丛之中，也算是在某种程度上慰藉了井上先生的遗愿。井上先生，您当可安息了！

译丛收入的《日本现代思想批判》是日本具有代表性的知识分子子安宣邦先生的重要著作，本书的译者赵京华教授在译序里告诉我

们：子安宣邦的日本思想史批判有一条清晰的逻辑思路，那就是“在近代思维中思考近代”构成了战前战后日本知识话语的重要特征，而那个最关键的“近代性”本身却没有获得真正深入的反思。如果说，柳田国男民俗学有意遮蔽了现代民族国家的政治意图和实现途径，支那学有着与帝国日本殖民主义的东亚战略同步的意识形态性，而“近代的超克”论则是在大东亚战争激发下发出的超克“欧洲近代”的诳语，那么，战后对“超克”论的重新解读因对导致日本国家走向战争的根本依据之“近代”本身不曾做深刻的检讨和质疑，对柳田民俗学和支那学未能做出及时有效的反省，而暴露出日本现代知识话语的重大缺失。

赵京华教授认为，子安宣邦先生是在以日本思想史家的深邃眼光告诫人们注意：提倡“亚洲叙述”和东亚文化一体化时，不可忽视这一话语的历史性，要注意到20世纪前半期由日本提起的“东亚”概念的背景，更需要注意这个话语叙事与帝国日本及其殖民战争之间的深刻关系，尤其要警惕今天的“东亚”论不能重蹈覆辙，成为以某一国为中心的新的话语霸权。

“我无法重新活一遍，可是/我们却能够重新活一遍”！大江先生如是说。我们相信译丛的其他作者也在借助自己的文字表述着同样的意愿，我们期待诸多读者加入进来，站在大江先生等作者身后，以这句话语共勉，从而牢记历史教训，珍惜战后和平，坚持走民主主义的和平发展之路！

---

[1]大江健三郎著，陈言译《冲绳札记》，上海译文出版社2016年版，第3页。

[2]大江健三郎著，熊淑娥译《来自“晚期工作”的现场》，《作家》2010年第8期，第5页。

[3]董炳月著，《平成时代的小森阳一》，载《天皇的玉音放送》，三联书店2010年版，第181页。

[4]胡冬竹著，引自《南风窗》杂志社官方网站文化栏2009年3月11日之内容。

[5]陈言著，《代译后记 当内心的法庭遭遇世俗的法庭》，载《冲绳札记》，上海译文出版社2016年版，第198页。

[6]大江健三郎著，熊淑娥译《来自“晚期工作”的现场》，《作家》2010年第8期，第2页。

[7]大江健三郎著，熊淑娥译《来自“晚期工作”的现场》，《作家》2010年第

8期，第3页。

怎样才能正气浩荡
当鲜红的血脉将我们牢牢地捆缚在历史之上？
老虎啊，你在我们所有人的过去与未来之间彷徨
搅扰孩子的酣眠
我们果树园的梦中
是你不祥的足迹在猖狂

——朱迪思·莱特《火车》

中文版序言 最期待的翻译

大江健三郎

《冲绳札记》中译本的出版，我期待已久。当我听说该书已经译完的时候，内心满是喜悦。

首先，《冲绳札记》中译本是最早的外语版本。而这又是一本对我非常重要的书。在还很年轻的时候，我就开始写小说了。那时，我还没有下定决心要把文学与自己的一生联系起来。

少年时期，母亲送给我一些书，我从中发现了小说。即便是孩子，也能感受到那不仅仅是娱乐之物。鲁迅的短篇让我理解了对人性的敬重。而我在大学开始学习法语的时候，以阅读让-保罗·萨特为主，也日益坚定了社会介入之心。

虽说从二十多岁就开始写小说了，然而我实在不能把握：通过自己的阅读学到的所谓“文学”和“文学家”的生活方式，是否能在将来的工作中践行。而立将至之年，智力残障的长子诞生了。我打算与他共生，也决意去思考到那时为止自己作为小说家的生活意义。

于是就有了《个人的体验》这样的小说；接下来创作了《广岛札记》和《冲绳札记》这样的长篇随笔。广岛和长崎遭受原子弹轰炸，人类制造了具有大规模杀伤性的核武器，并且供以使用，也就是说，人类第一次面临灭绝的危机。但是我相信，在遭受原子弹轰炸的人们趋于康复的生活方式中，以及在人类存续的未来，仍有希望的出路。我就写下了这种想法。从那时起，直到现在，废除核武器有多大的可能一直是我评论活动的主题。

而其中论述了我的一生的主题的，则是《冲绳札记》。我在书中试图思考的问题是：所谓“日本”这个近代国家是如何成立的？它果真强大吗？近代化的结果让它在世界特别是在近邻诸国中居于怎样的存在？日本人真正吸取了战败的悲惨教训了吗？

于是我将焦点转向冲绳。在近代日本成立之际，那个一直处于特殊状态的独立国家琉球是如何被纳入日本这个国家的？在最初的情况调查中，我还接触到一个年轻的知识分子（他深受中国文化影响，他在中国的名字叫林世功，在琉球则被称为名城里之子亲云上[1]）。

在这本书里，我写了日本近代化历史中冲绳和冲绳县民与日本和日本人之间的关系，特别是在日本的侵略战争中，作为唯一地面战战场的冲绳遭到美军袭击的冲绳战；我还论述了作为美军基地的冲绳，以及由美国返还施政权的冲绳县民在战后的生存状态。

而我也常常把“日本人是什么，能不能把自己变成不是那样的日本人的日本人”这种“黯淡的内省”作为人的主题来追问，然而却被日本政治右翼批判为“自虐”史观，这也是事实。不过，《冲绳札记》的写作与历经大约四十年的被阅读，使我超越了自我批判，构筑了积极的亚洲观、世界观，这同样是事实。我打算扎根在自己的文学之中、作为文学家来走完自己的人生。

五年前，《冲绳札记》被上述的日本政治右翼推上审判庭。在一审和二审中，我都胜诉了。现在在等待最高法院的判决（就因为在等待，我迟迟没写这篇序言，给译者和出版社带来了很大麻烦，我表示由衷的歉意）。

判决的论争围绕本书中所涉及的被日军强制集体自杀事件展开。很多幸存者的证言向忘记（或者不了解）事实的日本市民传达了真相。在高等法院的二审中，有证言说，当时在场的少年耳闻目睹岛上那位可怜的审判长命令岛民说：你们不能死！审判长断定那是谎言。但是，怂恿作伪证的协力者们编纂的教科书今年重新被几所学校采用，这也是日本的现状。

我希望学习这种教科书的中学生们通过课堂讨论，能够去思考：在日本，以及在面对亚洲、面对世界的时候，将来如何成为不靠说谎去生活的日本人。而我也相信这样的愿望是能够实现的。这就是我现在的日本观和日本人观。在五年审判期间，法庭内有勇敢而诚实的证言，法庭外则对这些勇敢而诚实的证言产生了强烈的共鸣，这就是我被赋予信心的根据。

2009年8月

[1]“名城里之子亲云上”是琉球古代对于官职的称谓。一般三品以下的官称某某地亲云上，如果没有自己的领地，就称“某里之子亲云上”、“某筑登亲云上”。六品以下另有称谓。——译注

另注，该知识点为译者请教清华大学刘晓峰老师所得。

序章 愤怒于死者的愤怒而哀悼

1969年1月9日凌晨，在日本青年会馆，冲绳同乡会事务局局长古坚宗宪氏突然死去。对于了解他的人来说，古坚宗宪不仅仅意味着事务局局长。日本青年会馆是古坚氏奉献自己的一生从事冲绳回归运动的据点，古坚氏之所以无法避免那天凌晨的火灾，是因为直到前一天深夜，他还在和从冲绳来到东京的同志交谈。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可以说，古坚氏倒在了他终生厮杀的战场上。

我在这里想为古坚氏之死写下哀悼文章，并非是祈求他的灵魂得到安息。我们是无法使古坚氏的灵魂安息的。毋宁说，我如此呼唤古坚氏的那颗心，是在哀悼他的死之难以补偿。死去的人啊，请饱含着愤怒继续活在我们中间吧！请在怯懦地活着的我们中间继续燃起怒火吧！

青年会馆五层浓烟滚滚，古坚氏因一氧化碳中毒死亡。应该有这样的一瞬：古坚氏从酣睡和头一夜的沉醉中清醒过来，目不转睛地看着在眼前向自己袭来的活生生的死亡。接到死讯，我的眼前立刻捕捉到这样一副形象：因为长年劳顿，从孩童般的体形内部渗透出的灰暗写在他的脸上，那张独特的面孔同时还充满了善意和温厚；他的身体臃肿滚圆，四肢短得让人感到有些滑稽。就是那样的古坚氏的身体，完全隐没在被浓烟包裹的床上，当他清醒地意识到的时候，恐怕一同向他袭来的还有狼狈、恐惧和无力感。濒死的古坚氏的样子牢牢地抓着我，我不禁热泪纵横。

然而渐渐地，我意识到，我所想象的濒死的古坚氏的模样在本质上是错误的。在古坚氏生命的最后一瞬，占据着他那清醒意识的，既不会是狼狈和恐惧，也不会是无力感，那无疑是愤怒，强烈的愤怒。

在那样的愤怒面前，我悲痛地流着的泪水大概就像滴落在烧红的铁片上的水滴，转瞬即逝。

我意识到这一点，是在守灵夜及遗体告别式上。尽管古坚氏的兄长宗淳氏靠着惊人的克制一直在压抑着自己，我们还会被他那每每迸发出的强烈的愤怒之声所吸引。它让人感到，只有努力地对死者的愤怒感同身受才能真正哀悼古坚氏之死。不过，从根本上说，冲绳人最为明确的愤怒，汇集到濒死的古坚氏那里的愤怒，那最沉重锐利的矛头，无疑在指向作为日本本土人的我们。回首古坚氏三十八年的生涯，有谁会否认这一点吗？我们对古坚氏之死的哀悼之心，连同羞耻心，无法不让自己陷入黯然凄惨的深渊。

从古坚宗淳氏的嘴里迸出“羞耻”这个词。我想在他使用该词时的语调及内涵的意义上来使用它。在常乐寺的灵前守夜时，古坚宗淳氏跪坐在陈列着的花圈旁，他把脸贴在花圈的花上面，一动不动，就好像要把头埋进花圈的花丛中一样。那异样的举动触动了我。我觉得那是巨大的悲痛使然，因而不忍正视。不过，那样的姿态不是要发泄悲伤，而是因为蓄积着愤怒的意志。不久，古坚宗淳氏开始致辞。他说，这个“弟弟兼同志的宗宪君”长年生活在常乐寺，弟弟对宗淳氏“最后一次为自己洗脚”表示感谢。他的这种表达方式感人肺腑。接下来，更为让人震撼的，是古坚宗淳氏沉稳地控制住自己声音的同时，对在冲绳当地和本土把古坚说成是具“被烧死的尸体”这种不实报道表示的抗议。

在遗体告别式上，致辞完毕的古坚宗淳氏走过出席哀悼仪式者的面前时，尽管同样保持着极大的克制，喉咙处却不由得哽咽起来。宗淳氏向来沉稳、坚强，在致辞的结尾处，当再次抗议“被烧死的尸体”这样的不实报道时，是那撼动他内心的愤怒的力量让他呜咽起来的。

古坚氏自参加冲绳回归运动直至过早地离开人世，十六年来未曾在老家吃过一顿饭睡过一夜觉。古坚氏死于一氧化碳中毒，令人无限惋惜。而报道中一概写成“烧死”，就好像火灾的原因与死者之间有着某种联系。对此，古坚宗淳氏强烈地控诉道：这是所有从事报道的日本人的羞耻。尽管他对这不实报道进行抗议，却不见有任何干脆利索的更正迹象。这难道不是“日本的羞耻”吗？宗淳再次满腔愤怒地说。

古坚宗淳氏是伊江岛的农民。童年时代他有过这样的经历：家中为了偿还债务，本来是想把他卖给丝满[1]的渔夫去当苦力的，无奈他连游泳的力气也没有。被逼得走投无路时，他决定与其死在丝满，不如早点死，于是大量吞食长在潮湿树干上的毒蘑菇。最后吃下去的全都吐了出来，终究没有让生命就此结束。他钻到床铺下痛哭起来。曾一度铁了心要把长子抛出家门的母亲，现在也痛下决心，决定断掉抛弃孩子的念头,宗淳被留了下来。此后的岁月，为了那个大家族能维持生存，家人变卖掉四反[2]的田地，购买了面积比原来大八倍的荒地，通过种植蔬菜来艰难寻觅活路。古坚宗淳就是这样一个日复一日地重复着残酷劳动的农民。

古坚宗淳氏付出的牺牲得到了回报。古坚家次子宗明氏考入八重山高等农林学校。不仅在学业上，在学生活动方面他也非常优秀。但他在当地被应征入伍，其后死于冲绳战。古坚家三子十五岁那年加入铁血保皇队[3]，其后勉强生还。在古坚宗淳的培养下，三弟成为冲绳开洋高中和边土名高中的老师。当三弟立志要到本土学习时，兄长毅然相送。而三弟因为参加学生运动，回冲绳探亲的“护照”也遭到拒签。那么在弟弟投身冲绳回归运动的十六年间，在这个岛中央被掠夺建成基地的伊江岛上，作为贫苦农民一直维持着生计的兄长，从理论上讲也是冲绳状况的典型体现。为了给他这个把全部青春乃至整个生命都投入到冲绳回归运动的弟弟湔雪污名，古坚宗淳氏发出了愤怒的声音。

面对那种愤怒的声音，如果那些日本人并没有从内心受到强烈震撼却试图去思索冲绳目前的状况，或许无法触摸到古坚氏致力探索的冲绳问题的核心。借助古坚氏濒死的愤怒，如果试图一直触摸到冲绳县民灵魂深处真正的、实际存在的深沉的愤怒，恐怕是无法减轻想象力的砝码的。

因为在人们看来，古坚氏是实践家，他是把政治当作人类的伦理问题来认识的，并以此作为行动的内核。与古坚氏相比，对政治更为敏感的活动家恐怕不在少数。但以我贫乏的经验而言，就像前面所说的，对于我来说，古坚氏虽然只是基于人的本性而行动的实践家，但他比任何一个常见的有魅力的、才能出众的、积极的、坚韧顽强的实践家都重要。并且恰恰是因为如此，才让人感到他的死实在难以弥

补。濒死的古坚氏的愤怒在指向我自身的本性，使我不断受到难以逃脱的痛苦打击。

如果允许再就我个人来说说的话，我认为古坚氏是一个缓冲体，他努力使我们能够把政治现场的工作非常灵活地理解成为人的工作。关于冲绳的政治状况，我到底做了多少？反躬自问，不禁又感到羞愧。古坚氏是那种甚至连我这种羞愧也能真诚理解的人。特别是关于广岛以及冲绳问题，在本土上幸存下来的我如果没有意识到自己的可憎，也就是说，如果没有清晰地意识到羞愧、犹疑的话，是不能在众人面前开口的。但是，在最初的主席公选中，为了屋良革新候选人能赢得胜利，在冲绳和东京的集会上，我却藉着古坚氏登上讲坛，多次发表自己贫乏的见解。那时，我以为没有必要硬要去掉自己的羞耻和犹疑，也就是说，只有带着羞耻和犹疑才得以表达自己的见解，在勇气自然而然地被赋予的情感中，才能够特别理解冲绳听众的反应。坦率地说，现在，我不得不再次承认，支撑着我的是古坚氏的温厚。然而同时也不得不承认在他那温厚的背后潜藏着最为强烈的愤怒这一事实。

我常说从古坚氏那里我能感受到作为多年老友的那份亲密。然而当我每每说到自己并不知道他生前是个酒豪时，古坚氏的诸多同志都会表现出诧异之情。我也是常常喝得酩酊大醉的人。有时还要找出那个讲述在苏丹的荒野村落里不断酗酒闹事的探险家的话——以此来表现人生的缺失，来表现被逼到绝路而绝望地自暴自弃这样的根源性不满——来作为自己酩酊大醉的根据。古坚氏偶尔也回冲绳探亲，但只是在码头跟与自己血脉相连的亲人见上一面。就像前面说过的那样，我和一直奔波的古坚氏在那霸[4]的宾馆谈至深夜的情形也曾有过，当然也常常在东京见面，但是在一起喝酒的事儿一次也没有过。

怎么会这样？“你在假装真诚地说些什么呢？”我预先就料到会招来这样的嘲弄，那么我只好说，对于身为本土人的我来说，我是无法跟古坚氏一边喝酒一边讨论冲绳问题的，至少是无法在预感到喝到酩酊大醉的程度的时候来谈论冲绳问题。在古坚氏突然死去之后，我遍访了他生前常去的几家酒馆，了解到喝醉的古坚氏是个易怒并且执拗的辩论家。我独自饮着泡盛[5]，迅速醉倒，我看到了愤怒的古坚氏的幻影，并且是清清楚楚地看见了向我本人异常愤怒地控诉着的古坚氏

的幻影。回忆着与我有限交往中古坚氏的种种温厚，每个场景都带着明显的愤怒再次浮现出来。

我在原来古坚氏经常光顾的冲绳料理店、烧酒屋收集到的有关信息表明，古坚氏的形象并不仅仅停留在易怒的辩论家这一点上。有一位女子，她是比古坚氏担任班主任的那个年级高一级的学生，未曾直接师从古坚氏，后来到了东京，一直追随古坚氏。她证实，冲绳战爆发不久，古坚氏在冲绳外语中等教员养成所[6]接受培训，即成为教师。他的确历经重重恶劣环境，但非常优秀。据说，古坚氏年轻时是位自然科学老师，他甚至发现过一个新的植物物种。

仔细想一想吧，在“钢铁暴风”中被烧成一片废墟的冲绳这块土地上发现新的植物物种，它的意义何等重要！我相信，这也是我要讲述古坚氏之志的必不可少的插曲。

然而，这位年轻教师在他二十二岁那年夏天，重新立志走新的学问之路，去了东京。他就读于两所大学——明治学院大学和东京外国语大学，并先后中途退学。当然，这个冲绳出身的学生并非因为成绩不好而中途退学，他是要反对价格劝说[7]、贯彻四项原则[8]而组织国民大会，在本土打响冲绳回归运动的第一炮，并不断地把运动向前推进才离开校园的，为此他付出了自己的全部。而这大概也应该是这两所大学引以为荣的事情。

1969年1月9日凌晨，直到走完三十八岁的人生道路，在他倾注全部心血的冲绳回归运动的现场，的确有不少人见证过他所做的一项项工作。而所有的证言，都发自那些对濒死的古坚氏之愤怒感同身受的人，或者希望能够感同身受的人。因此，我把唯一一次见证的古坚氏在冲绳回归运动现场工作的物件作为证据出示出来，大概也就足够了。努力地、饱含热情地向冲绳当地大量运送印有日本宪法的文件的，就是那个古坚氏，这就是一个事实。在得不到宪法保护的冲绳的今天，普遍弥漫着把作为武器的宪法当作政治想象力根基的思想——如果考虑到这一现实，有谁会否认：那个边土名高中刚满二十的自然科学教师，一定要从在焦土上生出的嫩芽中发现新的植物物种，这种坚韧意志在一直兢兢业业地往冲绳运送宪法文件的古坚氏的内心没有得到永生？

这位年轻教师的内心蕴藏着在焦土上寻找新的植物物种的激情。

在现实中冲绳得不到宪法的保护。可以看出，宪法只是因为具有完备形式而看起来尚显体面，但被弃绝的冲绳人则拒绝伸向自己的本土同胞之手。这位年轻的实践家硬是要从本土把宪法文件运送到冲绳，无疑，那常常激荡着灵魂的绝望的愤怒之火在他的内心燃烧蔓延着。我们不是应该再次承认那深沉而孤独的愤怒之火吗？

面对带着羞耻感意欲重新认识这些事实的人，愤怒的死者发出呐喊：用我那双在烟瘴弥漫的屋里睁开的濒死的眼睛，去坚定地表明推选屋良主席的态度吧！去倾听那伴随着B-52轰炸机的爆炸燃烧而产生的活生生的恐惧的冲绳的声音吧！在冲绳人的土地上去听一听要求美军撤退而进行大罢工的核基地上冲绳民众的声音吧！死者还发出呐喊：再去听听那些强权者的声音吧！面对为了“保命”而采取最低限度自卫的民众，美国强权却通过颁布综合劳动命令加以全面拒绝；而在厚颜无耻方面与美国不相上下，现在也始终是露骨地炫耀自己的我国驻美大使、外相，也就是日本的强权，面对冲绳民众的意志和他们对当下和未来生活的定位，它却斩钉截铁地加以拒绝。

作为拥有这样的日本国选举权的民众，我们哀悼古坚氏之死，除了怀着羞耻的自觉的同时，努力让死者那最为黯然的愤怒感同身受，愤怒于死者的愤怒，让那用组舞《大川讨敌》中“死不瞑目”这样的语言所唤起的愤怒感同身受，愤怒于作者的愤怒，还有别的可能吗？而且，如果说他那最为沉重、最为尖锐的愤怒之矛不是在指向我们自己，还有别的可能吗？但是，我们是无法因此让古坚氏的灵魂得到安息了。

（1969年1月）

---

[1]丝满位于冲绳本岛南端，渔业昌盛。——译注

[2]日本土地面积计量单位。一反约991.7平方米。——译注

[3]在太平洋战争末期，因为战局恶化、战争持久化而导致兵力不足，日本政府就动员大专以上的在校学生上前线，即所谓的“学徒出阵”（在当时的日本，一般人上前线被称为“出征”，这种有意识地用阶层区分的方法,是为了鼓励学生兵卖死命。参照田中正俊《东亚近代史的方法》,名著刊行会，1999年）。1945年3月31日，由1780名冲绳学生组成“铁血保皇队”奔赴战场，有一半死于冲绳战。——译注

[4]那霸位于冲绳本岛南部的西岸，面积近40平方公里，属亚热带季风气候，是冲绳县政府所在地。15世纪以来，作为琉球王朝的首都首里的港口，在对外贸

易中起着重要作用。1879年，由于在冲绳实施废藩置县，政治中心从首里移至那霸，那霸作为县政府所在地兴盛起来。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的冲绳战使那霸成为一片废墟。战后被美军接管。1945年11月以制陶业为突破口重新建设，人口也逐渐增加。1949年7月，美国文官管理政府从知念村移至那霸，那霸开始发挥首府功能。进入1950年代，通过都市规划，在那霸形成了有名的中心商店街，被誉为“奇迹一英里”。如今，那霸是冲绳的政治、经济和文化的中心。——译注

[5]琉球特产的烧酒。用黑麦菌进行发酵，原料主要使用泰国香米。——译注

[6]养成所，是指规模比较大的培训机构。——译注

[7]价格劝说的内容包括：承认土地费用的升值；返还不用的土地；确保军用地的绝对所有权，一笔算清土地费用；把新土地的接收限制在最小限度。——译注

[8]是指保卫土地的四项原则（关于军用地处理的请求）：反对一次完成土地收购，反对一笔付清土地使用费用；进行适当补偿，每年支付土地使用费用；适当的损害赔偿；反对接管新土地。——译注

Ⅰ 日本属于冲绳

我为什么去冲绳？这个从我自身内部发出的声音，与那来自冲绳的拒绝声“你为什么来冲绳”互相啮咬着，要将我撕裂。你简直是个废物！饭桶！两个声音同时在说。就那样去（来）冲绳容易吗？诘问不断。我暗自思量，不，对我来说去冲绳是不容易的。我日益强烈地感受到，每次去冲绳，都会遭到从那里疯狂袭来的理应拒绝我的压力。形成那拒绝的压力的，是历史，是现状，是人，是事物，是明天的全部。而压力的焦点，则是在多次冲绳旅行时我所领承的最爱的人绝对的友善以及与之交织在一起的强烈的拒绝。问题因此棘手起来。

我是为了更深刻地了解他们而去冲绳的。然而，所谓的更深刻地了解他们，也就是近乎绝望地清楚地意识到，他们会很友善并且断然地拒绝我。即便如此，我还是要去冲绳。我时常感到，我能够用完全客观的视野捕捉到自己，就像我能用自己的眼睛来眺望那个落荒而逃的自己的背影。这个废物、饭桶——我冷静地观察——很可怜，很寒酸，赤手空拳，我没有什么渊博的学问，也没有依靠行动来超越现实壁垒的经验，我只是患了热病而渐趋衰弱，却像是受了什么驱使一般，还是要钻牛角尖，奔走不息，苦思不断：日本人是什么？能不能把自己变成不是那样的日本人的日本人？那家伙活像一只早早地从自己的势力范围里跳出去的水老鼠，或许会有失体面地瘫倒在广场中心吧？真是可笑。但是那个家伙自己折腾着自己，把那算好了的账单统统记入他的名下，并摇摇晃晃地跑来跑去。正因为如此，尽管他脑袋中的命题有多么不自量力、夸大其辞，那也都是那个废物、那个饭桶的自由。

实际上这些年，特别是最近一年间，我发现自己就像是无能的胆小鬼，露着瘦削多毛的小腿，虚张声势，苦苦思索着：日本人是什么？能不能把自己变成不是那样的日本人的日本人？如果那个时候对着镜子窥视自己，那里一定会出现一副贫血的面孔，是因为衰弱而非亢奋，被发烧弄得神志不清，那么这个时候我大概会从镜子前悄然离开吧。有时觉察到自己在茫然地，或者是黯然地思索着“日本人是什

么，能不能把自己变成不是那样的日本人的日本人”这些问题时，不禁露出连自己都会感到讨厌的冷笑。某天凌晨，古坚氏突然死去。他生于冲绳、长于冲绳，他的死也清晰地昭示了冲绳。接到他死讯的那天凌晨，我想到自身的死亡问题，想到袭向友人的死有可能也正伺机袭向我，那如死亡的恐惧一样的恐惧、无力感、孤立感和悲观情绪扼住我的喉咙，让我不顾体面地流着泪水：在死亡来临之前，对“日本人是什么、能不能把自己变成不是那样的日本人的日本人”这样的命题，我能交出自己的答案吗？

之所以这么写，是因为前往冲绳时，我肩负着“日本人是什么，能不能把自己变成不是那样的日本人的日本人”这样的命题，我试图去弄清楚。就像前面说的，那属于日常生活空间。正因为如此，对于我个人而言，我才违拗着内心犹疑的声音以及来自冲绳的拒绝的声音，或者也说不定甚至是借助那种抵抗感，切实感到有必要反复出发去冲绳。当然，我并不是要以这样的开头来为自己准备任何意义上的免罪符，并且，也不打算要以忏悔者进行忏悔的方式将写作继续下去。只要冲绳的现状还在继续，那么从公共的立场上讲，对于冲绳以及冲绳人而言，本土的日本人就罪不可赎，并且他们也不可能真正地忏悔。来自冲绳的拒绝的声音，不用说就是对假的免罪符、对死死纠缠的忏悔意向做出的清高严正的拒绝。从个人角度上说，我在冲绳以及冲绳人的叙述中屡次犯下错误，这一点我自己也不是没有察觉。即使局限在琉球处分之后的冲绳近、现代史，本土日本人关于冲绳以及冲绳人的堆积如山的观察和批评中，不论是有意识的，还是无意识的，的确存在大量恬不知耻的歪曲和错误。这无疑是对冲绳的歧视，更是日本人对自己最可憎的特性进行的自我宣传，是诸如此类的歪曲与错误。

那关乎日本人特性的歪曲和错误，也不能说与我毫无干系。坦率地说，每次对冲绳所进行的恬不知耻的观察和批评，那就是我自己的观察，那就是我自己的批评，我不得不承认。这是我常有的体验。从这个意义上说，我的冲绳之旅终究没有走出个人的视野也是确凿的。尽管如此，它却让我从悲观主义深渊的尽头艰难地升腾、突破，思考着“日本人是什么，能不能把自己变成不是那样的日本人的日本人”这个命题。

我最初的冲绳之旅是在1965年春天。至少对于飞往那霸的飞机上的我而言，因为无知，因为缺乏足够的想象力，冲绳只是作为概念而存在，我无法把握它的实体；也因为我还没有建立起自己与将要着陆的那片土地上的人之间的联系，这层层防御网造成了我内心的犹疑和来自冲绳的拒绝。我一度动摇又回到原状，甚至没有觉察到，我们必须反复地进行难堪的自省。那时候我只是个天真幼稚的旅行者。

但是，在结束预定的旅行计划之后，我再也无法做一个天真幼稚的旅行者了。我独自留在那霸，在与现在的冲绳休戚相关的感觉缠绕中，我写下了这篇文章。我现在承认，“日本人是什么，能不能把自己变成不是那样的日本人的日本人”这个问题在那个时候已然在我的脑海里萌芽了。文章开头这样写道：

> 不论哪个国家，不论什么样的地方，那片土地上的人最为昂扬美丽的时候，他的美在很大程度上与他的身躯和容貌的地域性特征有关。任何独特的地域特征都会在他那富有魅力的外表鲜明地呈现出来。反之亦然，那个地域的人最为猥琐丑陋的时候，他的丑陋同样与他的身躯和容貌的地域性特征有关。也就是说，所谓的一个国家、一个地方的地域特性，与当地人的美丑紧密相关，大概宛如盾的两面。若说我们是美的，那与日本这样的地域特性相关。若说我们是丑陋的，那丑陋则集中了日本人地域特性中所有的负面要素，实在是日本人才具有的。

那之后不久，我就远远超出用“日本人特有的丑陋”这样仅用来描述容貌的词语来加以认识了。这是我现在思考的发端。我感觉到，正因为那是冲绳，才会引导我对它抱有这样的认识。这种认识又与更多的问题相关联，将我逼进没有出路的死胡同，在尽头处思考“日本人是什么，能不能把自己变成不是那样的日本人的日本人”这种让我发出无力叹息的问题。

在胡差市[1]的少年教养院，我曾和教官一起从探视窗窥视单身牢房（那之后不久，对从探视窗窥视这件事本身的记忆常常让我陷入不安），看到一个少年一动不动地坐在没有任何铺盖的地板上。“为什么把你关进单身牢房？”面对教官的询问，少年回答说：“我反抗

了。”当听到少年的声音时，我内心一阵感慨，于是写了这篇文章的一节，以倾诉我的触动。那里的训练设备本来就匮乏，却收容了超出规定人数两倍的少年。于是我就有了这样的假设：那到处破损的铁丝网内的秩序之所以能够勉强得以维持，难道不是在仰赖那些教官——在被收容的少年这样的年龄时，被迫参加了令人绝望的毁灭性战斗——异乎寻常的努力吗？不是在仰赖为了回报教官的努力而克制自己的失足少年吗？

我这样写道：“在塞满成倍超员的少年教养院，如果引发暴动，想必是很容易的吧。可是少年们，那些失足少年并不去主张作为失足少年应享有的权利，连那寒碜的设备也忍受着，在循规蹈矩地适应少年教养院生活的背后，对那样的教官们怀有男子气概的友情，这样说应该是可能的吧？”1967年秋天，当我重访冲绳时，不得不即刻纠正自己在这篇公然表露多愁善感、满怀祈愿的文章里所犯下的错误，在那里，将自己的错误连同多愁善感的祈愿一起亲手埋葬掉。我这样写道：“我有这样一种感觉：那个危险的平衡被打破了。今年已经发生了高达三十五起、一百四十九名失足少年逃跑事件。不仅如此，教官也不得不开始觉察到，他们已经对失足少年的抵抗束手无策。包围着教养院的铁丝网明显遭到严重破坏，他们正在想方设法修复，那是黑社会为了夺回自己的干将而公然袭击的痕迹。”

我只是又写了订正这些错误的文章，却没想到就像被这个错误的钉子划破自己的皮肤一样，第二次到少年教养院时，我不得不遭遇到这样的问题，最终也没有答案。我不能自己犯下错误却毫发无损地逃掉。在那霸的宾馆，我反复阅读再次访问这个琉球少年教养院之后写在札记上的各种片断，让我清晰地想起那个夜晚，为了赋予深陷混乱的自己以一种形态，我尝试着去提炼诸如小说轮廓之类的东西，度过了一个漫长的不眠夜。而一旦开始写小说，我不得不一次又一次地承认，自己只是个尚未修行到家的低级学徒在从事小说创作。尽管如此，在想方设法去克服自己内心黑暗的时候，作为写小说的人，我发现自己正依赖于所谓的职业惯性。

总之，我在札记上记下这样的假设：在胡差或者是那霸的街角，我和那位在单身牢房里睁着混沌的双眼回答说“我反抗了”的少年相遇了。我曾经从他那丑陋的根源里看到冲绳人的地域特性，如今它与那

晶莹的目光一起，鲜活地构筑了失足少年的容貌之美。正因为我曾经有那么一次从探视窗口俯视过这个被塞进单身牢房里的他，他要死死地抓住我的肩膀、要发起与我的论争，我没有拒绝的权利。他会责问：你当真以为我们失足少年有作为失足少年能够要求的权利，而我们却并不主张、偏要忍耐吗？为什么我们必须忍耐？为什么我们必须要对关押自己的教官抱有男子气概的友情？为什么我们不去轻易发起暴动而必须坐在单身牢房里？你说我们冲绳的失足少年不发起我们的暴动、不主张任何权利，对什么都忍受着，即使是对关押我们的教官也抱着友情，还不都是在虚构，以使本土日本人肮脏的灵魂得到安宁。不是吗？

尽管在现实生活中，我与这位进行控诉的少年并没有相遇，但是在其细节处都清晰可见的幻影中，每每看到与他长得酷似的冲绳少年，这种控诉的声音就会在我的内心回荡，久久难以消逝。今年春天，也就是1969年4月，我乘船去冲绳。与我住同一船舱的那个美国人是个性倒错者，这一点谁都看得出。我并不是要非难性倒错本身。他们大概有他们的自由和地狱吧。然而这位自称是在东京从事外语教学的人，却将几个也许是从冲绳到本土集体就职的、正逢假期或者也许是度假归途中的人诱入船舱。而这几个人是已经步入社会开始工作的少年了。那个美国人最初态度还很暧昧，渐渐地开始明目张胆地试图去引诱他们。

我坐在四周挂着帘子的床上，听着正在上演的诱惑剧中不可思议的语言往来。开始进行的是单纯的英语会话。这是撒下的诱饵。然后，那位外语教学专家将会话切换成日语。于是诱惑更为露骨。这时，其中一个冲绳少年不知为什么，竟拉开我的围帘朝里面窥视。恐怕是那个诱惑者的态度让他发觉一股煽动不安的苗头，让他嗅出船舱中有蹊跷的味道。碰巧诱惑者走出船舱去买小道具可口可乐和罐装啤酒。我提醒留在那里的冲绳少年。然而他们直截了当地拒绝了我。于是开始用冲绳方言交谈。不久诱惑者回来了。每当他表现得更加露骨时，我就能察觉他们用流畅的方言相互表达着不安和勇气，但他们还是留下不走。罐装啤酒喝得太多的冲绳少年呕吐了，我趁机按铃叫来船上的服务员，一出激情戏还没有燃烧起来就谢幕了。我一直在等待时机，一旦那个美国人真的超出单纯的语言诱惑，开始对冲绳少年进

行性倒错的初步训练，我绝不会袖手旁观的。我会警告他们：进行充满色情暗示的诱惑的美国人有着怪异的性嗜好，你们就像要受到袭击的小姑娘一样。然而在少年们的眼里，与我这个向他们发出警告的本土日本人相比，那个美国人倒显得更为亲近。于是，当少年们嗅出异样的气息时，他们完全不向我求助，相反，用我所不能理解的方言交换着信息，互相加剧着那份紧张感。

如果将其幻化成那位失足少年的语言，可能就成了这样的诘问：你认为你有道义上的权利，来妨碍我们和这个美国人在喝可口可乐和罐装啤酒中享受一时的快乐吗？你是真心想把遇到危险的我们从和那美国人危险的关系中解救出来吗？你干吗要满脸忧伤地躲在那里？因为回故乡，他们穿着新近流行的衬衫和裤子，俨然是与装束相般配的华丽美少年。客观地讲，他们那种在小小的冒险中寻求乐趣的劲头十足。

6月17日的报纸报道说：为了那些在全军劳[2]罢工中遭到美军武力镇压而被刺伤的人，为了抗议那明显指向自己的刺刀的现实，召开“抗议武力镇压全军劳县民大会”。“大约百名第一次真正动用棍棒、铁管的学生和部分工会会员试图闯入司令部，猛烈投掷石块，与机动部队反复冲突，不断有负伤者出现。”第一次真正动用棍棒、铁管，不是在冲绳民众遭到刺刀刺伤之前，而是在对此进行抗议的集会上，这一点必然会铭刻在民众的记忆之中。但是，现在我想唤起注意的是，在该报纸同一天的社会版面，登载着“冲绳三少年是强盗”这样的新闻。

他们与那个被关押在单身牢房里的失足少年的年龄相当，与在性倒错的美国人的诱惑剧中配戏的少年的年龄相当。这些那霸市出身的少年，应该与大多数本土出身的人一样，能够说标准话[3]。他们在横滨的铁厂集体就业。按照报纸上说的，“但是，由于语言差异，也由于和同宿舍的员工相处不融洽，心生厌烦”，于是离开铁厂来到新宿。他们在东京这个新的消费文化中心需要金钱，就用在工厂自制的匕首恫吓甚至伤害过往行人，以夺取些许钱财。

语言差异。我不得不停留在报道者这一简单描述之上。那霸市与横滨市少年的“语言”并无相异之处。从理论上讲没有什么相异之处。但是，因为在同一宿舍里，那霸市少年遭到孤立，他们被迫抱成团，

因此为了拒绝自己圈子外的其他人，他们重新使用冲绳方言，采用那种只有被孤立的人之间才能沟通的方式。因为我在去往冲绳的船中经历过这种奇妙的事情，可以从中类推出来，恐怕这也是切合实际的类推吧。少年们拒绝了所有本土的日本人。为了从“繁荣的日本的消费文化”那里获得遭到断然剥夺的市民权，他们亮出在受到孤立的铁工厂里自制的匕首。我感觉到，那自制的匕首对准了我。

幻象中的失足少年责问我道：你们究竟打算如何处置这些你们用那引以为豪的强大警力轻而易举逮捕了的少年？打算把这些初次违法的少年遣送回冲绳，关押在那个反复发生逃跑事件的琉球少年教养院吗？他们也只是将自制匕首的制作方法当作属于自己的东西，而对这些少年来说，所谓日本到底是个怎样的现实场域呢？我甚至产生了这样的错觉：美军晃动着刀剑向冲绳人传递的信息，不正是由那些少年用自制的匕首试图传递给本土日本人的信息吗？但是，“冲绳”果真用刀把“日本”砍伤了吗？还是恰恰相反？

日本啊
祖国啊
到了如此程度的日本
面对我们的叫喊
背转过那张无赖的脸
冲绳的海
日本的海
隔开它们的
北纬二十七度线
消溶在波涛中
就像一把大刀
朝我们的心头
砍来

与这首诗的作者相遇，也是在1965年春我的第一次冲绳之旅中。在去冲绳旅行之前，我对这位诗人略知一二。他是创立于1950年的琉球大学的第一届学生。那一年，美国国务卿艾奇逊发表了大意为“美国的安全保障线是阿留申群岛、日本、冲绳和菲律宾”的演讲。就在

同一年，朝鲜战争爆发，冲绳被重新委以赤裸裸的“美国安全保障”基地这样的重任。从学生方面来讲，作为琉球大学的缔造者之一，这位诗人的入学别具象征意义。他参与《琉球大学》的创刊，在那里除了发现作为诗人的自己之外，还逐渐意识到，在他的内心还有更为丰富的东西。

在核基地冲绳，通过在那霸市街头举办原爆展，第一次将广岛、长崎经历的原子弹轰炸的悲惨状况（有很多人从冲绳到广岛和长崎工作，被炸后返回故乡，他们的原爆症完全得不到专业治疗。他们是活的见证人，却不能获得关于原爆症的正确知识。几乎所有的冲绳受害者都保持沉默。毋庸赘言，就在这种沉默中，在新的核备战基地冲绳，不少人没有得到赔偿就死掉了）。公之于众的，就是琉球大学的学生。冲绳民众在战后发起的第一次全面抵抗运动是1956年的土地斗争。在这场斗争中，琉球大学六名学生受到退学处分，一名受到停学处分，其中就有四名是《琉球大学》的同仁。《琉球大学》就是这样一份杂志。

这位诗人离开琉球大学和《琉球大学》杂志，去了冲绳当地一家报社。我和他当时是在石垣岛见的面，那时他是报社分社的负责人。从在《琉球大学》上写诗的时期起，就创作以石垣岛为中心的各个离岛的风土记，到协助喜舍场永珣氏完成《八重山民谣志》的1965年，他始终保持一贯的个性。

我对于冲绳回归运动的意义几近无知。诗人恳切地向我讲述：当时不仅在石垣岛，在冲绳本岛也都抱着难以摆脱的“回到母亲怀抱”的想法。然而，无论是纵观历史、结合实际，还是展望未来，这种想法都不过是一种欺骗。在诗人过去的同事里，有一个青年,他的父母中的一方出身本土。比起自己的冲绳血统，那个青年更愿意把自己身上属于京都或奈良的血统看作是自己血统的核心。诗人谈起这些时，绝对不激愤，但饱含着强烈的嫌恶感。诗人自己就有个出身本土、从事教育事业的母亲，他是一个对自己的冲绳人身份能够正面接受的人，并且一直以石垣岛为据点来清楚地审视冲绳本岛以及日本列岛。

在日落后的一片黑暗里，仿佛让人感受着这样一种体验：柳田国男[4]、折口信夫[5]和伊波普猷[6]的想象力，连同住在那里的民众的共同想象力一起，在黑暗及对面大海的涛声中完美地发挥着。八重山

那个夜晚，我从诗人那里受到的感动至今仍然能够鲜活地复苏，栩栩如生。在冲绳，“五一”劳动节集会在白昼是被禁止的。进入夜晚，人们则开始集会庆祝。在听着广播里肆虐石垣岛的台风讯息——这讯息有可能是他用电报发出去的——的深夜，诗人所歌唱的黑暗中的“五一”节连同石垣岛上那绝对的黑暗，占据着我的内心，无论到什么时候都挥之不去。

在黑暗中
旗帜飘扬。
涂上漆的
悲痛的旗帜
带着同化在黑暗中的憎恨
飘扬着。
雨
为了让夜更黑
哗哗不止
制造着比黑暗更黑的夜。
这时
翻开屈辱的历史
暗淡的旗帜
忍受着夜的沉重 飘舞
飞石般的雨撞击弹起
为把那鲜血收回到自己的掌中
昂起头
齐声唱那无歌的进行曲。

也就是在1967年秋，我再渡石垣岛，尽管不得不反复更正自己在第一次旅行中所犯的种种错误，但我断定，即使在这痛苦的第二次旅行中，只要是与诗人有关的印象，没有任何必要改变自己的看法。他在坚持，平静而坚韧地坚持着。

我搭乘他的吉普车，去见一位四十五岁的原子弹受害者。他在澡堂里干着用柴油烧锅炉的工作。此人是从海军被派遣到长崎的鱼雷工场工作期间遭遇轰炸的，体内到处都是钻进来的玻璃碎片。他回到故

乡多良间岛，忍受不了在那贫瘠土地上从事繁重的耕作劳动，也曾尝试过驾驶混凝土搅拌机，此后转到了现在为澡堂烧锅炉的工作。远眺着用灰浆加固的红瓦屋顶、用竹子葺的草屋顶和满是黑色石垣的藏青色的海，这个生活在几乎不能使用原子弹受害者手册的环境里的受害者开始讲述。

有一个五十一岁的农民受害者，在长崎遭到轰炸后引发肝脏疾病，他放弃去照管菠萝园、甘蔗园，以及稻田和家畜，但是要到广岛的原爆医院就等于经济自杀。他的妻子一边照料在小连翘丛中吃草的马，一边说道。当时，隔着太平洋，佐藤[7]和约翰逊[8]正举行会谈。然而，回归问题自不待言，这些冲绳受害者一直无法获得真正治疗原爆症的机会，这就是事实。而关于冲绳那片土地上的核基地问题，我的推测更无法乐观起来。我被夹在那些受害者及其家属，以及那不带任何幻影、从石垣岛上正视冲绳本岛和日本列岛的诗人中间，大概无法不感受到自己是个多么无能的废物、饭桶。这年春天，我又见到了诗人。他在继续着自己的坚持，同时也说有必要拒绝，必须拒绝日本、拒绝日本人。你为什么来冲绳？这种明白无误的诘问，无疑可以用“拒绝”这样的词来表达。丑陋的日本人！这种控诉也不过是寻求连带感的伪装。“拒绝是出发点。”诗人温厚地微笑着说。我却笑不出来，那让我受到强烈打击的信息，我能理解。

我想起在美国曾与核战略专家谈话时的那种奇妙体验。他用铅笔描绘出远东地图，然而那地图上日本列岛竟然小到不足冲绳的十分之一。那在核战略专家的头脑中无疑是理所当然的地图。在核时代的今天，若论所付出的牺牲与所受歧视的总量，冲绳确实几乎涵盖了整个日本，并且支撑着超出这些的庞大重负。诗人站在石垣岛上，用不带有任何幻影的拒绝的目光瞭望着东方。在他清醒的意识里，大概也可以透视出，今天日本这个实体遮蔽在冲绳这一存在的阴影中。并且正因为凭借着从属于冲绳，才能显示出今天它这样的“伪”自立。日本人是什么？能不能把自己变成不是那样的日本人的日本人？我那颗贫弱的心已经思考得疲惫了。在到达冲绳机场、走出港口的时候，在我意识的地图里，日本也属于冲绳。

（1969年6月）

[1]胡差市，曾经是冲绳本岛中部的一个市，原来该地叫“越来”，“二战”后由驻日美军更改为“胡差”。1974年1月与美里村合并成冲绳市后，废除了原胡差市的名称。——译注

[2]全军劳，即“全冲绳军劳动组合”的简称。——译注

[3]“标准话”是日本近代言文一致运动以来，以东京的山手语为基础方言形成的现代日本共同语。该词是日本的英国语言学者冈仓由三郎（1868-1936）从英语Standard Language直接翻译过来的。——译注

[4]柳田国男（1875-1962），民俗学者。生于兵库县。毕业于东京大学。曾担任贵族院书记长官，后进入朝日新闻社。创立民间传承会和民俗学研究所。著有《远野物语》、《蜗牛考》等。——译者注

[5]折口信夫（1887-1953），日本文学研究者、和歌诗人。出生于大阪。毕业于国学院。国学院和庆应大学的教授。他把民俗学导入国文学，开辟了国文学研究的新领域。作为和歌诗人，以释迢空这个名字广为人知。主要著作有《古代研究》、诗集《古代感爱集》等。——译注

[6]伊波普猷（1876-1947），语言学家、民俗学家。生于冲绳，毕业于东京大学。主要研究琉球语言、历史、民俗。编著有《南岛方言史考》等。——译注

[7]佐藤是指佐藤荣作（1901-1975），政治家，山口县出生。岸信介的弟弟。毕业于东京大学。1964-1972年，三次组织自民党内阁。在任中实现冲绳回归。诺贝尔和平奖获得者。——译注

[8]约翰逊是指林登·贝恩斯·约翰逊（Lyndon B.Johnson，1908-1973）,是美国第三十六任总统。在外交上奉行前任总统约翰·肯尼迪既定政策，使越战不断升级，由于美军在越战中伤亡惨重，其政策遭到了国内外普遍反对。——译注

我想到有一个人，是位诗人兼记者，他站在石垣岛上，注视着冲绳本岛和日本列岛。对这位友人的思念让我的眼前浮现出他的神情、举止。在以石垣岛上各种瞬间风物为背景的画面上，那个男人皮肤浅黑、身材矮小，内省的眼神里交织着严谨和机敏的幽默。他的确是这样一个人。然而，我印象中的他公然流露出自己沉重的愤怒和强烈的紧张感，渐渐地幻化成石垣岛上那个在漆黑的夜晚眺望大海的男人，让我心生畏惧。他用异常激越的言辞，不断向我发起声讨，直戳我最脆弱之处。我也不试图反驳，并且认为必须把那看成是真正的打击。那段时间里留下的痛苦回忆，似乎是难以愈合的心灵创伤。他外表温和沉稳，然而实际上每当与他的作品接触，我都会感觉到那伤口在作痛。并且那种痛，就是我詈骂自己是个废物、饭桶一般内心充满自我嫌恶的痛，是像自己患了难以启齿的疾病那样的痛。我并不想夸下海口说，借助自己的这份痛，大概就把自己与那位诗人的愤怒与绝望之深连结在一起了。恰恰相反，那种痛，无疑是一种他明确拒绝接受我的刺痛。

现实生活中见面谈话时，他总显得温厚而寡言。第二次见面和接下来这年春天的见面，以及那霸那里已经是夏天的第三次见面，这三次见面说的所有话，也远远没有超过初次见面时的谈话。他以初次见面时的谈话维系着彼此的交谈，继续坚守在石垣岛。再次相见时，面对沉默寡言的他，我只得承认，从他那里听到的话语渐趋凝重，矛头直逼我的要害，让我很难躲闪，就像接种过某种起决定作用的疫苗的人来向医生报告其后的病情。

实际上，从诗人的角度说，有什么必要去大量增加新的语言吗？关于冲绳和本土的状况，他所持的观察和批判的基本方向并没有改变，只是那种状况中蕴藏的毁灭性毒素更加切实了。为什么非要去说那种简直是徒劳的新的语言呢？你是发自内心地在听我说并且改变自己了吗？他要是这么质问我有多好！然而相反，他只是微笑着，不说几句话。这比被震怒的男人狠狠地揍一顿还厉害，我受到了致命一

击。然而如果没有这一击，我便无法面对他那温和的神情及其背后所隐藏的东西。

现在，在诗人的内心，有怎样的存在，那种存在如何像泉水般汩汩地涌出？而涌出的东西又如何像岩浆凝固般，成为确凿可靠的核心？他一边发挥自己的诗人特质，一边协助喜舍场永珣创作《八重山民谣志》。他发挥着执拗的报社记者的才能，不仅仅局限在石垣岛，而是围绕所有的离岛进行创作。为便于表达，我将他在《冲绳时报》上连载的《新南岛风土记》与《八重山民谣志》对照阅读，进行具体阐释。我初次见到《八重山民谣志》便发觉，在书中注释的细微之处潜藏着定位明确的信息。于是我便依次翻阅旧《冲绳时报》，重新去全面地触摸那些信息，于是不仅诗人本人，还有喜舍场永珣这位老学者——勉强要说的话，是八重山的民众在历史和现实的连结点上霍然起身唱响的所有的歌，这一切好像都出现在了眼前。在这种感觉中，我理解了。

崎山小调是原歌[1]的一种，在八重山，特别是西表岛依然很流行。这部《八重山民谣志》非同寻常的价值大概在于，它牢牢地扎根于历史，同时是集直到今天依然保持着勃勃生机的民谣之大成。说到它保存至今，我想若就冲绳民谣而言，是说三味线音乐的确至今流传，而且民谣超越了历史的局限，其内容与今天的状况遥相呼应，让它从本质上不致成为死去之物。总之，崎山小调在原歌中是这样开头的：

> 崎山上
> 建新村

若是把它用散文形式翻译出来，也就是将换行处和断开的段落连接起来，它就是一首包含如下内容、长达二十四段的长歌。

> 创建崎山村这个山村的是哪位官员？是谁、在什么情况下、出于什么理由去建新村的？正因为有野浜口这样的良港，还有肥沃沙地的平原，就下令从波照间岛和下八重山岛强行移民二百名女子和八十名男子。正担心着谁谁谁，牵挂着某某某，我也成了其中一

人。这个那个都被强行移民。行行好吧，行行好吧，官人啊，饶了我吧，请可怜可怜我吧，官人啊。也不是我个人意见，我也不想这样，是可敬畏的国王的诏令，因为是国王的诏令，所以是绝对的，你逃不掉的，我也没法可怜你。

天降大雨，雨滴不停，会被淋着吧，戴斗笠，披蓑衣，能防雨吗？哭啊哭，嚎啊嚎，移民命令来了，登上休息的山顶，登上游玩场所，眺望父母岛波照间岛，想看一眼生我的故乡，想看一眼生我的母亲的面容，真让人怀念啊。凝神一看，眼泪噗噗地往下掉，泪眼迷离，伸出手，却在遥远的海边，遥遥不可及。哭了一场又一场，心不甘，情不愿，还要回到移居地，住下来了，日复一日，居住的崎山村，生活的岛屿啊，也成了安居之地。

除去民谣本身的语言构成与音乐风格部分，注释中还标注："因为在西表岛西北部没有村落，为了监视异国船只、救助遇难船只，由于有被称为野浜（别名"果肉地"）的肥沃土地和良港，为了开拓肥沃的沙质土壤的平原和良田地带，基于调节人口的四项条件才断然进行强制移民。"如今，村庄已经荒废，只剩下这首歌在讲述与今天相联的历史："崎山废村东接崎山港（与那国），从海岸线开始就慢慢倾斜，哪里是能建村落的地方？还有那疟疾横行，就用歌谣来见证废村的悲剧吧。"这首歌是被带到波照间岛的人唱的。如果不把其它岛屿的移民人口算在内，这个岛"在创立之初人口是四百五十九人，七年后的宝历十一年（1761）人口减少至三百八十二人，由于完全不具备卫生设施，风灾、饥馑、旱灾、传染病疟疾的侵袭，人口逐年减少，明治六年（1873）骤减，仅有六十四人，在昭和十七年（1942）的调查中，人口仅剩三十八人。"从十八世纪中叶截止至今天，划出一条悲惨的粗线。

在以诗人身份协助这位老学者工作的大致同一时期，他还作为报社记者来到西表岛。"虽是一个岛，却因层峦叠嶂而将岛的东西部隔断，往来断绝，成为孤岛"。他就到这座岛上野猫潜伏的原始森林中进行实地调查。他关注着"废村之路"，关注着"因强制移民建起新村，在地方病疟疾的淫威面前消亡的悲惨历史的遗迹"。他并不设定日本本土人为听众，而是明确地面向冲绳本岛人，以自己的犀利进行揭露，试图传递西表岛的状况。而冲绳本岛人向来以为，国土之上没有

真正的山地，所以很明显，他怀疑自己是否能够向冲绳本岛人清晰地描绘出山峦起伏的西表岛的状况。“冲绳本岛人称呼八重山为‘雅克伊’。所谓‘雅克伊’是自古以来让众多八重山人饱受折磨、夺去众多人命的地方病疟疾”。这位在西表岛潜心调查的诗人、报社记者以这种方式，明了地揭示出冲绳本岛和八重山的隔绝状态。

由于强制移民，“自宽永十四年（1637）至明治三十六年（1903）的二百六十余年间，靠‘人头税’将八重山人民榨取得一穷二白。极端罪恶的制度给人民带来了深重的痛苦，他们悲痛的呼声被编成许多民谣传唱，流传至今”。说起这些，如今岛上居民咏唱的民谣唤起他诸多感慨。

当然，并不是说，在他由八重山向冲绳本岛发出质问的过程中，我是在听不到质问声的地方。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首次在八重山举行民意总统选举。在成立八重山群岛政府之际，他从以喜舍场永珣氏为中心创作的《八重山历史》一书中引用如下一番话：“琉球沿袭了萨摩巧取豪夺之手段，采取了人头税这样苛刻残酷的榨取手段”，径直将声讨的矛头指向日本本土。

在他看来，最有魅力的民谣是西表岛的“沙蟹小调”。小调假托沙蟹，表现了被压迫民众“对压迫者的尖锐讽刺”和“以庶民独有的幽默为母胎的讽刺”。在西表岛驿站里昏暗的油灯下，这首民谣浮现在他的眼前。这首歌唱的是：沙蟹不如蟹中的梭子蟹强大健硕，想到自己的大蟹钳要被踩烂，它就反复盘算怎样才能安全脱身，要不要逃到呼吸根延展张开的红树里去。诗人、报社记者将这首民谣与现实叠合在一起，再次揭示了八重山民谣的整体面貌。在引用伊波普猷的话的同时，他也发出自己的感慨：“‘并非仅止于八重山人，在四百年专制制度下，南岛人呻吟着，尝尽孤岛苦难。’也就是说，它倾诉的冲绳人的心情，不也同样适用于今天的我们吗？”

就在这位诗人兼记者的友人的只言片语与沉默之间，裹挟着一股强大的压力，那大概姑且可以置换成上述文字。然而，他的执著——那即使在沉默时也不会消失的语言，在背后支撑着上述文字，那不是一些报纸上刊登的匆匆过目就会忘记的东西，它总是同时存在于他的寡言少语与沉默间，让人一遍又一遍地去感知、去体会。他所揭露的状况非但没有得到解决，反而由于一度的伪装、掩饰变得更为严重

了。这些事实让他的控诉填充进更为强烈的起爆剂。他温厚而沉默，不会发出令人惊恐的叫声，只是去追问：你果真能理解那不过是沙蟹的我的话吗？我表示怀疑。今天本土的日本人中究竟有谁愿意去理解沙蟹的话呢？而我也常常去想这个问题。

从令人怀念的追忆中只需迈出一步，在我的心目中，诗人兼记者的新川明氏就渐渐地幻化成石垣岛上那个在漆黑的夜晚眺望大海的男人，成了拒绝的现实化身，公然流露出自己沉重的愤怒和强烈的紧张感。

从那天起，
故里在南方的海里
化作一条蛇。
蛇 在原子弹的剧痛中麻木，
惊恐藏身之际，
无法在故里居住的我们
站在祖国的街角，
变成凶猛的雄鹰
注视着南方的天空。

我曾经写下，在冲绳，我反复体味着沉默的意外造访之苦。我不得不再次讲述在冲绳的每次见面中话越来越少、更为沉默的友人，同时也应该说，沉默到了那种程度，语言或者反语言的冲击力，以及在冲绳时时可以听到的某个暧昧含糊的措辞，它是辗转潜入我灵魂深处的同样可怕的伏兵，是向我发出的信号，是敦促我醒悟的语言——啊，啊，这里有陷阱，底下有怪物的牙齿。

事实上在冲绳，每次接触到带有特别意味的暧昧含糊的措辞时，就有一种无力感和浸满毒素的嫌恶感袭来，让我无法不去注视对方那张脸。含糊暧昧的措辞的内涵、说话人的态度以及他试图直截了当地主张的都是多样的。然而在冲绳，当那些用赤裸裸的语言所无法包容的沉重事实往往借助含糊暧昧的措辞来揭示时，它就超越了上述的多样性。某日清晨的报纸以其含糊暧昧的措辞暗示的，就让我明确感受到，那是不容置疑的沉重事实与更为沉重的事实，而且那沉重的事实

大概还将继续存在。

冲绳含糊的语言、暧昧的措辞虽然在履行一种类似于迷彩网一样着色、塞入青草的职责，这个迷彩网深处大抵总是隐藏着骇人的怪异本质。然而拆除迷彩网，把那种东西藏在迷彩网背后的人并不会因此而仓皇失措。拆掉迷彩网，本质就显露出来了。于是，就会采取两种态度。不，那里显然可见的东西实际上是不存在的，正因为不存在，它是否真的存在尚需调查。我们想明确地说：那是不存在的。

另外一种态度还算坦率。是的，迷彩网下出现了怪物。那就让怪物作为怪物存在吧！将怪物加以正当化、进行强化的工作由我们来做好了。你们能做什么呢？这可是比你们的岛屿还要庞大的怪物。拆掉迷彩网，怪物就露出来了。你们只有去习惯它。哎，你们要是不知道就好了，不是吗，诸位小人国子民？！态度强硬的格列佛说道。这种同等强硬的态度在冲绳的确被不断重复。

B-52轰炸机起初也在语言的迷彩网里，说它只不过是为了躲避台风才临时从关岛飞到冲绳来的。但所有人都在用暧昧含混的语言谈论：B-52轰炸机常驻冲绳，它直接飞往越南实施轰炸，并将不断被派上用场。1968年11月1日，就在约翰逊下令全面停止轰炸北越时，在冲绳，只要留心，谁都能注意到：业已抛掉迷彩网的B-52轰炸机频频起飞。3日的《琉球新报》谨慎地报道说：前所未有的是，在嘉手纳基地飞来近五十架B-52战略轰炸机，且陆续飞往南越实施轰炸。该报道也基于上述事实。它同样让人感到，报道在含糊与清晰的定位之间揭示出：停止轰炸北越在任何意义上都不会迎来冲绳的和平。

自此不到三周，含糊表述所隐含的不安就以比它清晰不了多少的形态变成现实。“试图从嘉手纳机场起飞的美国B-52战略轰炸机尚未完全升空，就失速坠落到机场东侧弹药搬入门附近。好像B-52轰炸机上装载有弹药，在坠落的同时引发十数次大爆炸，与跑道毗连的十六号线上的知花弹药集聚地一带成了一片火海。”B-52轰炸机给冲绳民众带来怎样的危险，还将带来怎样的危险，它们连同至此所有的暧昧讲述全都在瞬间被火海照亮。不仅如此，凶猛的火海还将美里村有核武器储藏库这种含糊的传言几乎完全是事实这件事也照得通亮。所谓几乎完全，不过是说专制君主格列佛在阻挠冲绳民众证实此事。

此前人们常常用含糊措辞谈论美军在冲绳储藏核武器一事，事实

上已经无人怀疑那种传言了，只是因为有人在阻挠对其加以证实而未敢明确断言罢了。这架B-52战略轰炸机坠落起火，冲绳民众在深夜的爆炸声和火焰中惊恐而又徒劳地四处乱逃，在他们内心，因核武器带来的所有不安和恐惧已经在任何意义上超出了暧昧所容许掩盖的界限——《琉球新报》所做的如下清晰报道大概就表明了这种意味："对在冲绳部署核武器的观察以前就在进行，将核武器分放在嘉手纳空军基地附近美里村知花地下储藏库的六个地方一事，虽未经核实，但基本上可以视为确凿。"嘉手纳基地的相关人员于19日证实：储藏核武器的地下室被加固两三层，即使平日也戒备森严。就在19日凌晨发生的B-52轰炸机爆炸起火时，该弹药集聚地仍然处在森严的警戒中。相关人员心有余悸地说："受核武器储藏库影响，如果引发大爆炸，冲绳将化为乌有。"

但是语言的追讨也因此陷入了僵局。面对核武器的实际存在，语言由含混暧昧的阶段渐趋明确、犀利而精准。最终，迷彩网被剥离掉，精准的语言射中了核心，冲绳民众对核武器的存在有了切实的把握。追讨也到此结束。知道这里确实藏有核武器，然而美军并不予人以核实的机会，日本本土政府要么保持沉默，要么佯装不知，正是因为意识到民众运动目前尚不具备撤消核武器的能力，那么他们就无法向前迈进——认识到这一点，撞到墙壁上的脑袋低垂下来。"知道又有什么用？"阻挡在那里的格列佛说，那不过就是更为切实地在为自己重新调和不安与恐惧的毒素罢了，不是吗，小人国的诸位？

这次情形与此前从那霸港的泥泞中发现钴60时所经历的顺利进展和陷入僵局的情形相同。核潜艇自由出入于那霸港，一次冷却水被大量排出，冲绳原水协[2]证明,他们从海底的土中取样检测的钴60浓度较之美琉共同调查的结果要高出数倍。人们在私下里嘀咕的鱼贝类中蓄积有钴60的含糊语言因而具有了明确的实质。琉球政府也摆脱美军，开始整顿理应能独自调查放射能的体制。那是因为不得不食用钴60蓄积量超标的鱼贝类的民众对美琉共同调查表示怀疑。

在那霸军港工作的潜水员控诉身体发生了异常。受到钴60污染的淤泥被反复选取采样,将污染带进并蓄积于人体的罗非鱼和紫贝证实了淤泥的污染。然而事情也因此陷入僵局。美军断言：潜水员体内异常并非放射能所致，试图粉碎全军劳将患者送到本土放射病医院的计

划。撞到绝壁上的脑袋仅仅惊恐地意识到：正因为冲绳民众不具备阻止核潜艇入港的能力，港口淤泥污染和鱼贝类对钴60的蓄积态势就只能继续。钓上罗非鱼，撬开紫贝，甚至挖出港口底部的淤泥进行调查，你们看清了让自己不安和恐惧的对象了吧。但因此又能怎样？嘲弄的声音或许会不断萦绕在撞到绝壁的脑袋中。原本就没打算去将迷彩网下的怪物打翻在地，为什么还要特意去剥掉迷彩网？屡屡撞到绝壁的脑袋里沉淀些什么？与钴60污染相比，那难以消除的沉淀是什么？

我不得不承认：在自己思考方式和感触方式的根柢，有种要坠入危机深渊的悲观，而这悲观是我无法凭借自己的力量去遏制的。同时，我也不得不说：为了设法与之保持平衡,我决定用一种叫做臻于百科全书派式的思考方式和感触方式，以及在接近自己独特风格的意义之态度，去抓住生存之端绪。我预测：对我而言,与其苦于含混暧昧的语言所暗示的局面，不如明了而彻底地去追究更容易些。并且我认为：明确地认识暧昧黑暗中的某种现实，就已经历尽艰辛地找到了克服那一现实的线索。

然而，我在冲绳的屡次遭遇却力大无比，再次将我上述的乐观毫不留情地打翻在地。当暧昧、含糊的语言加以暗示的本质清晰彰显的时候，就只有吃惊、愤怒，就只能朝着绝壁上撞得头破血流——还有其他模式比这种认识更能将人引向疯狂的绝望吗？不允许自己陷入疯狂的强韧精神让愤怒在内心凝固,而凝固了的愤怒不容易化为语言。可怎么才能把积压的愤怒传达给那些并没有像我们那样、激愤地将脑袋撞向曾经撞中我们脑袋的壁垒的人呢？

冲着首次访问冲绳的本土人，冲绳人也明确地讲述了壁垒的存在。对于再次访问冲绳的男子，只说那壁垒依然存在，实际上就无须说什么了。为什么生活在冲绳的人要为激活旅行者的好奇心效力、去不断讲述新的冲绳残酷物语呢？第一面壁垒被揭示出来，也揭示出它的难以逾越性。如果听者不把逾越第一面壁垒的方法当作自己的问题来思考，那么向他揭示第二面壁垒的意义何在？因此，真正要扎根冲绳的人，他们那充满拒绝的顽强沉默，其核心非常坚固，而他们依然在紧紧地加固着，并将其彰显出来。正因为他执著地坚守冲绳人的秉性，他的沉默才蕴涵着更为强大的拒绝的力量。

召开四·二八那霸集会的那天傍晚，我在集会广场邂逅一位友人。他询问我道：“你知道去年夏天在具志川的临海学校发生的多达二百七十三名小学生患皮肤病的事件吗？”我知道这件事。还记得报纸报道对该事故原因的追查并不顺利，就在该报纸的同一版面，还登载有为调查放射能污染而提取海底淤泥的原水协的船只遭到美军LST[3]阻拦的消息。不过，友人追问的核心在以下部分。自己的孩子从老师那里得知：那不就是一种叫作芥子气的毒气的症状嘛，那不是在越南的美军使用毒气造成的嘛。带着这些放射能污染问题，孩子们感到极度不安。但是，把这些告诉年幼的孩子又能怎样？

当然，友人并不认为老师是煽动家。我知道他并非单单作为父亲而感到担忧，他还是个有责任感的作家，揭露了美军在冲绳部署CBR[4]部队，该部队研究用化学、细菌和放射能来制造最为卑劣、令人恐惧的武器一事，尽管措辞暧昧。而作为父亲，他只是试图向我这个来自本土的旅行者——至少我可以不到具志川的海里游泳，不吃那霸一带打捞的鱼、贝也没关系的——追问：让孩子的脑袋往自己撞过的墙上撞，又能怎样？我无言以对，陷入痛苦的沉默。本土的日本人生活在冲绳的CBR部队威胁不到的土地上，他们因为核潜艇自由出入也在谋求一时的防护对策。然而友人大概想要说的是，因为他和孩子不得不在这里绞尽脑汁地考虑如何去担负起这个问题。对此，无论我做出怎样的回答，我的话都无疑将被烙上耻辱的印迹。

7月18日，就在《华尔街日报》揭露此前十天在冲绳发生的致命神经性毒剂[5]泄漏事件时，即曾经风传的有关冲绳CBR部队的实质被赤裸裸地揭露出来时，这位友人又愤怒起来，在报纸上撰文道：这是对冲绳人的侮辱。无论怎样控诉恐怖、怎样发怒都没有成效，却又不得不一遍又一遍地发出声音，就在这种情况下，作为作家，他大概不能不担心：自己的语言已经无法充分表达恐惧和愤怒了，因此才使用“侮辱”这个宛如沉重的铅锤穿透灵魂的词。

也许明天，愤慨多少会沉潜下去；后天，重又开始控诉恐怖，而他将选择黯然沉默，恢复往昔的日常生活。然而，侮辱是一股酸性腐蚀力量，它在自己的内心深深挖掘着伤痕，无止无休。

22日，美国国防部貌似宽大地宣布：冲绳的毒气不是VX毒剂[6]，而是只有其十分之一威力（尽管如此，装在弹丸里二点五公斤就

能杀死两个足球场范围内的居民）的GB毒剂[7]，并且打算将其撤离冲绳。然而，遭到侮辱的记忆难以抹去，似乎也要与侮辱共生。另外，美国国防部并没有说要撤除显然已经存在的核武器和含糊其辞暗示的那些应该即将公之于众的细菌武器，并且，何时撤除GB毒剂（国防部公布的气体）也模棱两可。冲绳民众无法亲自去核实具体做法，美军尽管已承认毒气的存在及其引发的事故，而要追究起是谁烧伤了具志川海上为数众多的孩子，这种责任没有人会去承担。

我怀着畏惧，在内心想象着：这位诗人、记者朋友是怎样洞察此次毒气事故暴露成为焦点的一系列动荡事件及暂时了结的现状——当然，它仍在进行中，并没有得到任何真正意义上的解决——的呢？

> 是令人敬畏的国王的诏令，
> 因为是国王的声音，
> 所以是绝对的。

他大概重新认识到：发出绝对的专横之声的，不就是美军的“御意”吗？除了坚持继续全部拒绝他们，还能有怎样的活法？凝神注视着他那堆满愤怒的犀利面孔，我再次遭遇这句话：日本属于冲绳，而非冲绳属于日本。我感觉：自己除了积极回避日本对于冲绳的“潜在主权”这个词之外别无他法。为了真正让冲绳从毒气中解放出来，除了凭借冲绳人的主权来把握冲绳之外别无他法。但是，侵犯冲绳人的主权、站在毒气一方的，却并非只有美国“主权”。坦率地说，由于被拒绝参与日本国政，实际上冲绳民众是无法行使主权的，而我们却将其伪装成好像它是所有日本人的主权的模样，从本土提出日本国的潜在主权这另外一个“御意”——我们也是站在毒气一方的。

再说一遍，揭发在冲绳储藏毒气、因毒气引发的事故的，既非日本国，也非日本人。报道外务省调查冲绳毒气事故的本土报纸在其头版头条刊有“拒绝带入国内”这样一行标题。一般认为是华盛顿把ABM[8]配置问题的表决作为眼前的“家庭内部事情”，才第一次决定撤除毒瓦斯的。但何时撤除与怎样撤除依然含糊其词。日本国和日本人试图钻入核保护伞、毒瓦斯保护伞或者细菌武器保护伞里去，仰仗保护伞的威力勉强生存。如果不打算否定这种固定观念的话，日本就属

于作为那保护伞的支点支撑着巨大黑暗的冲绳。

为了去关注自己的这个如此国家的如此日本人，我在想，除了将自己推向冲绳别无他途，我要去冲绳。我要一次又一次地去冲绳，那里有我寡言少语的友人，在这位友人的内心潜藏着八重山民谣中的沙蟹，潜藏着凶猛的雄鹰。

（1969年7月）

---

[1]所谓“原歌”，是指原谱既没有被换词、原词谱也无引用的出自原典的歌，在日语中也写成“本歌”。——译注

[2]原水协是“原水爆（原子弹和氢弹）禁止日本协议会”的简称。昭和三十年（1955），由原水爆禁止署名运动全国协议会与原水爆禁止世界大会日本筹备会联合发起，昭和四十年分裂后以日本共产党为中心运营。——译注

[3]LST是landing ship for tank的简略语，指美国海军坦克登陆舰。——译注

[4]CBR是化学（Chemical weapon）·生物（Biological-）·核（放射能）武器（Radioactive-）的总称，一般译为大规模杀伤性武器。——译注

[5]致死神经性毒剂（nerve gas），属于有机磷酸酯。1936年，服务于德国法本化学公司（I.G.Farbenindustrie）的德国化学家吉拉德·施拉德（Gerhard Schrader）博士合成以磷为基础的一种化合物，准备用来制成杀虫剂。这是人类制造出来的第一种有机磷化合物，且被发现对哺乳动物有极大的毒性，这种化学物命名为塔崩（Tabun）。接着又研发出毒性更强的沙林（Sarin）和梭门（Soman），这三种化学物都是毒性很强的致命性神经毒气。——译注

[6]VX毒剂的学名是S-（2-二异丙基氨乙基）-甲基硫代膦酸乙酯，是一种比沙林毒性更大的神经性毒剂，是最致命的化学武器之一。它也是一种无色无味的油状液体，一旦接触到氧气，就会变成气体。工业品呈微黄、黄或棕色，贮存时会分解出少量的硫醇，因而带有臭味，主要是以液体造成地面、物体染毒，可以通过空气或水源传播，几乎无法察觉。人体皮肤与之接触或吸入就会导致中毒，头痛恶心是感染这种毒气的主要症状。VX毒剂可造成中枢神经系统紊乱、呼吸停止，最终导致死亡。——译注

[7]GB即沙林（Sarin），学名甲氟膦酸异丙酯，是“二战”期间德国纳粹研发杀虫剂的副产物，一种致命神经性毒气，可以麻痹人的中枢神经。它是常用的军用毒剂，可以通过呼吸道或皮肤黏膜侵入人体，杀伤力极强，一旦散发出来，可以使1.2公里范围内的人死亡和受伤。中毒后表现为瞳孔缩小、呼吸困难、支气管痉挛和剧烈抽搐等，严重的数分钟内死亡。——译注

[8]ABM，是Anti-Ballistic Missile的缩写，反弹道导弹。——译注

III 面向多样性

你是否简单化地理解冲绳形象了？不论是出于善意还是恶意，在把握一个共同体时将其简单化，这是最糟糕的。——责难我的声音传来，让我停下脚步。忆起那些与冲绳息息相关的具体人物的各式面孔，现在我无法把那一张张迥异的面孔（内在的与外在的面孔）统称为“他们”。正因为如此，我们照理不该粗略一扫就去对他们具体的人性逐一进行简单化的理解。并且，我不断地想到一个冲绳人，当试图借助他的肉体与意识去思考冲绳和作为冲绳人的他自身的情况时，认为就应该将目标定位在与简单化全然相反的方向。我不正是这样开始写作冲绳札记的嘛。

设定的目标作为语言刚一独立就开始束缚着我，既然事先就清楚地知道自己将冒这种危险，我就想在多样性中去理解冲绳。“日本人是什么？能不能把自己变成不是那样的日本人的日本人？”这种对自己的诘问同样是试图去做多样性的展望。而最糟糕的是，语言写作者自身缺乏多样性，接下来，还有一件最糟糕的，就是对对象多样性的把握能力。而显然，这两者如同一对双胞胎。

“日本人是什么？”我打算在这种不断追问中来反复探究。而进行思考的标准之一，恐怕也是核心问题，即，所谓日本人，就是在维持生动活泼的多样性方面不具备才能的国民，不是吗？我必须说，我抱有这样的疑问。在我们的内心深处抱着对多样性莫名其妙的嫌恶感，或者说，在或明或暗处，有意欲将其除掉的冲动。与此同时，在这个天皇制依然实际存在的国家，将很有可能促成民主主义朝着意想不到的方向轻而易举地发生根本性逆转。到那个时候，“天皇是日本国的象征，天皇的地位，基于拥有主权的日本国民的全体意志”这样的宪法语言，恐怕将要对那种大逆转起到根本性的作用。

而我这么思考的时候，重又碰到冲绳这堵墙。对于冲绳民众来说，天皇是什么？对于失去主权的日本国民——冲绳民众来说，天皇是什么？借助这种持续的思考，如果触及对天皇制所持态度的多样性，或许能够得到抵抗天皇的根本性动机形成的线索。毋庸赘言，如

果不朝着日本人对天皇制的普遍认知方式、展望的多样性方向发展，那终究不过是不会充分实现的线索罢了。

如果是因为我的观察力或曰想象力太简单，而使自己对所有冲绳印象进行简单化的理解，那么，我必须倾注所有注意力，来铲除由于自己的责任而造成的简单化毒素。因为那是比别有用心的简单化更为恶劣的事态。如果一个作家因为特别的理由而被允许围绕冲绳写点什么，那么把简单化视为禁忌大概只是出于他作为职业作家的本性。我把那造访我的、时时难以定位的噩梦般的印象也不断地记录在札记上，祈望它与我本来的出发点，即“日本人是什么，能不能把自己变成不是那样的日本人的日本人”这样的诘问一起，一步一步向前进。

现实中纠缠我的噩梦之一，与覆盖冲绳的核战略体制有关。每当接触到讲述核武器的语言，我都不能不感觉到，自己像是被卷入黑暗漩涡的深渊。比如，曾经是创作过几部优秀短篇小说的作家，现在是保守党中首屈一指的显赫的英雄、国会议员，这个人主张，如果不搞核装备，就无法进行像样的外交。这种政治主张很难说是全然简单化或者其他。在报纸或是周刊杂志上读到它的时候，我想起这位议员访问冲绳时曾说过类似的话，结果受到民众狠狠的反击。但是，对这种冲绳经历的记忆大概没有让他受到丝毫震动。一想到这些，那命题重又如噩梦般攫住我：在由于核武器而逐步升级的恐怖体制中，为什么不仅美国人，连逐步升级的胁迫竞争的对手也承认冲绳的核基地是有效的？为什么在中国拥有可以使冲绳遭到毁灭的核武器的今天，冲绳的核基地仍然被认为是具有威力的？是威吓力与恐惧心相抵构成了升级的核心。正是这本质性的心理问题让我做着与升级有关的噩梦。我思考得不耐烦了。然而大概我应该有这样的权利：我并不把这些看成是全然无意义的浪费时间。

我进行了如下不祥的构想。正如美国国际关系专家和法国资深新闻记者所指出的，面向大陆进行的岛国核装备，是规模最为宏大且保证实效的全国性自杀计划。那位不再年轻的议员说，不搞核装备，就无法发挥外交关系中的政治想象力。因此，姑且不论这位议员，只要是具备正常判断力的人，大概不会认为，由于日本本土的核基地化，那么在核威胁所造成的升级体系中，日本本土能承担起有效的责任吧？我隐约感觉到，从进攻的意义上看，支撑着核保护伞之类宣抚工

作的根基的、将凶鹫的羽翼伸至日本本土的美国核武器体系，凭借羽翼的力量，并非是出于使其免遭攻击的动机，而是反过来要对其一点点地加以控制。尽管明显的矛盾不断暴露出来，暧昧的现状仍在持续，也并不理会核保护伞的神话，只求在这个核时代能够暂时整天安稳地度过漆黑的日子，这大概是接受宣传一方大多数人的态度吧？大概我们不能无视，在那种根植于无力感、持保留判断的态度的深处，隐藏着最为悲惨暗淡的悲观主义：当被美国这个所谓巨大的核凶鹫打翻在地的时候，我们自己虽然被放射能滚滚的黑色火焰焚烧殆尽，却不试图做任何反抗。

不过因此我也意识到，用数枚核武器进行报复性攻击，被毁灭的将是那个岛国上所有的人，这是一幅确切的、不远的光景。那个狭小岛国的强权开发着核武器，试图将导弹头指向广阔的大陆，如果从民众一方来看，这种构想显然像是发了疯。那个岛国是具备大规模自杀倾向的民族，如果不对这一点进行明确的诊断，那么这种形式的威吓，大概是不能让理应受到威吓的对手产生动摇的吧。无论多么荒唐无稽的情节都能想得出来的美国通俗小说家，为了让从日本本土向中国发起核进攻这样的小说在心理逻辑上好歹能讲得通，他做出这样的假定：在中禅寺湖附近的美军基地内，像是在近乎疯癫的热情的驱使下，将军偷偷地独自准备配备核弹头导弹。这是故事的梗概。

然而，冲绳比日本本土更为狭小，与中国大陆更为接近，并且几乎全岛裸露，为什么会作为核基地，在恐怖升级中起着重大作用呢？一想到这个问题，我就开始被噩梦般的景象纠缠着。也就是说，在设置核武器的基地上，在试图发出恐吓的华盛顿白宫和五角大楼的人的想象中，他们确信，冲绳民众就是在报复性的核进攻中应该遭到歼灭的人（敌人）。如果这个核基地作为抑制力量能够发挥作用这一点是事实的话，即使在美国借助冲绳的核武器进行威胁的对方国家的政治领袖和军事当局的想象中，他们也清楚地知道，冲绳民众将会被歼灭，成为廉价的牺牲品，正是配置于此的核武器在威吓着冲绳人自己的生存。这就是事实。因此，那个裸露的小岛上的核基地，作为胁迫的武器和恐怖的焦点才开始成为实际的存在。

如果来自大陆某处核基地的报复性的核攻击是以冲绳核基地为目标实施的，那意味着冲绳本岛将遭到彻底毁灭。付出如此大的牺牲，

你们还打算从冲绳的核基地向大陆发射核武器吗？接受核升级威胁竞争较量的一方想说。

对此做出回答的，如果是冲绳民族，或者是他们直接选举的主席，那么答案一定是：不，这种事我们不干。因为威胁竞争成了对方的完胜，冲绳核基地的意义将远远受到限制。但是，毋庸置疑，对该质问进行回答的无疑是来自华盛顿的声音。

是的。大概华盛顿的白宫及五角大楼会如是说。冲绳核基地乃至冲绳全岛可能被毁灭，有什么不可以呢？正因为如此，它不是才能够为保卫大规模的“自由世界”起到弃子作用吗？我们在游戏中可没有在冲绳装备核武器！我们也没有在冲绳装备从那里出动的B-52战略轰炸机啊！因此，恐吓竞争的胜负要么出现逆转，要么达成紧张的升级平衡关系，从而形成激烈地相互对峙的核体系下怪异而恐怖的沉默。

说到底，冲绳民众的抵抗，就是面对核武器造成的恐怖均衡体制，深感恐惧、整日活在歼灭危机中的冲绳人不断提出的异议。但是，驻冲绳美军及高级专员怎样无视他们的抗议、怎样压制他们的抗议，这也都是我们知道的。然而，能说我们对此相当了解，而且这种了解刺激了我们，促使我们朝着一个目标发出各种抗议，引发各种行动了吗？不，根本没有这回事儿。回顾自己与冲绳的关系，不用装作可怜兮兮的，我应该坦白：大概我在根本上就在动摇吧。

好歹也要在核保护伞的暧昧主义里安居啊。这种逆来顺受与冲绳的核武器无疑对冲绳人具有现实意义。它与不想去认真思索的我们本土日本人的意识在结局上是一样的。不过也许唯一可以判明的是，后者的内心沾染着对冲绳民众浓重而赤裸裸的背叛色彩。

由此，应该如何进一步地去理解在本土政府的掌权者与华盛顿的掌权者之间将冲绳“带核”回归的想法作为具体计划加以思考的这一段时期？这个不祥而阴暗的构想着实意味着：即使华盛顿将冲绳的施政权返还给日本，将冲绳民众从他们的军事控制中解放出来，东京政府同样会将包括冲绳的日本人在内的冲绳当作弃子的。进行这种观察不是没有现实意义的吧？若非如此，在以所有核基地为核心的威吓升级中，冲绳的核基地价值就会暴跌，将失去“带核”回归的意义。

也许会有消息灵通的人士说，美国方面根本不存在“带核”回归的计划。但是，日本保守政权的官员把“带核”回归计划视为后半生的大

事而为之四处奔走，则是不可动摇的事实。而开始让这个计划动摇的，则是冲绳当地的民众。对于回归计划，他们在以各种形式来明确表达自己拒绝的意志。

若是考虑到这一点，我们就必须去挖掘，当本土政治家主张“带核”回归时，他们的内心是怎样认识至此所讨论的问题的。他们明确意识到，在报复性的核进攻中，冲绳民众有可能遭到歼灭。从这一点来看，或者应该更为坦率地说，他们已经估算到：在核战争时代拥有冲绳这样的核基地（拥有将遭到歼灭的一百万人的肉体所支撑的核基地），多少可以加固本土的核保护伞这座暧昧主义城堡。

我们会想到，他们会自私而任性地辩解，将其归咎于美国的军事控制。我们同时还会想到，对于冲绳民众来说，核战略体制是可怕的东西，是有可能歼灭他们的东西，而“带核”回归，正是对生活在这种体制下的冲绳民众佯装不知的欺瞒，很明显，这是重新把日本国宪法下冲绳的日本人当作牺牲品。如果不把这些视为对冲绳民众的根本歧视，还有其他什么可能吗？

或许会有人追问：你有现实根据吗？那不就是你的噩梦吗？出示证据过于容易，而那容易本身，就像是扎入我这个本土人体内的一根燃烧的利刺。根据《旧金山条约》第三条，冲绳人先被当作牺牲品，继而在核武器造成的恐怖升级中成为弃子，而直至今日他们也不能申诉，如同沉默的羔羊被束缚着。本土的态度（我们的政府至今尚未发布声明承认冲绳核基地，而且“带核”回归之类的声音交错乱飞，极为厚颜无耻）就是鲜活的证据。而为了“捍卫国体”，冲绳民众就成了牺牲品。有必要在太平洋战争结束之际，把这场不具有任何正面意义的冲绳战的悲惨性拿出来作为另一个证据吗？

上地一史在其《冲绳战史》中明确记述了在庆良间列岛发生过七百名老幼集体自杀的事件。试图保命的本土日本军人发出如下命令：“从今以后部队将进入迎击美军的长期战。为了不妨碍部队行动，为了向部队提供粮食，民众需要英勇自决。”以冲绳民众之死作为抵押来赎回本土日本人的生，这个命题在血腥的座间味村、渡嘉敷村的凄惨现场清晰有形，一直绵亘至核战略体制下的今天。回到本土、隐匿在我们中间的幸存者、事件责任人，直至今天也没有对冲绳进行任何赎罪。但是，本土的日本人正在全方位地重复着这个个人行

为，“为什么只有我一个人非要谴责自己？”面对本土的日本人，这个人会突然改变态度，将错就错。而大概我们也立即会从他的内心深处发现，自己和他是多么地接近！

岛袋全发著的《冲绳童谣集》中有一首歌，向乌鸦发出呼唤，催促它：“躲起来、快点儿！”彰显出明治时期冲绳的孩子面对本土日本人的威胁时，将自己同化为鸟的感情。这首歌所揭露的情况延续至今，可以说冲绳没有得到任何补偿，倒是把步枪换成了核弹头导弹。

> 咿呀——乌鸦——
> 大和人
> 扛着步枪
> 射向你
> 快来呀
> 藏到阿檀丛中去
> 藏到苏铁底下来
> 快呀快
> 快呀快

走在冲绳街头，我最害怕的，是碰到疯子。我常常有这样的体验：疯狂是难以言喻的鲁钝，我就像被钝器痛揍般遭到打击。同时，疯狂自身就像鲁钝的匕首那样，拥有直刺对方要害的力量。而且有的时候，从我内心涌起难以抑制的冲动，即当自己碰到一个疯子，我就想将自己与他的疯狂同一化。不过，我在冲绳遭遇的疯狂，却绝不容许我把自己与之同一化，那是一种用拒绝的铠甲牢牢守护着身体的疯狂。

骄阳似火的夏日，我在本部町渡久地码头等待着去伊江岛的渡轮。这时候，一对酷似双胞胎的中年妇女突然开始狠狠地大声训斥我。我想自己很难忘记这两个梳着少女发型的肥胖女人让我产生的根源性的不安。这两个发疯女人的拒绝和冲绳友人的拒绝，以及对我表示明显反感的人的拒绝，大概都是其性格使然。这被拒绝的多样性，连同冲绳所展示出的多样性，和在被冲绳人接纳而展开交流的基础之上所显示出来的交流的多样性一起，我将一并理解和接受。我想抱着

这种心态去面对冲绳。

恐怕在日本本土的中央报纸以及各类地方报纸中，冲绳的报纸对疯狂消息的报道最为频繁了。那基于冲绳精神卫生实况调查的具体数字虽然姑且能够让我们信服，毋庸置疑，我们必须对此进行心理上的挖掘。

根据1968年11月实施的这次调查推算，全琉球的精神疾病患者有二万三千一百四十人，其中分裂症等所谓精神病患者比本土高达二点五倍，并且其中百分之七十一点二的患者没有接受任何治疗，处于被弃置不理的状态。报纸对此予以了报道，同时刊登出仪间厚生局长公布结果时的照片。照片上局长的表情凝重，犹如要把头撞到在冲绳随处可见的绝壁上。在该项正式报道之前，《琉球新报》曾报道过本部町周边放任自流的疯子的真实情形。我就是在那个地方，遭到那两个肥胖的、少女模样的疯女人破口大骂的。也许下面的这个女人，正是我在码头遭遇的两个疯女人中的一个。

> 据悉，一位从田间收工的妇人被无人管教的精神异常者用镰刀砍伤了头部、肩部，因伤势严重而住院。此事发生在本部町。这位精神异常者是个三十七岁的妇人，虽然此前由政府安排住院，病情已有好转，但出院后再次恶化，四处侵扰乡里。据说，每日带着竹子、镰刀等凶器游走，多名孩子遭到竹子抽打。每当与不懂人语的精神异常者相遇，镇上居民都战战兢兢。镇政府的福祉主管与卫生主管经商量决定再次安排她住院，并于4月向名护保健所提出申请。但据说，由于北部没有精神病房，既有设施也是人满为患，尚无法预计何时能予以收容。该事件因为村当局向仪间局长申诉而被公开，但说起来它只是冰山一角。目前，在本部町，像这样在家治疗或者无人看管的精神异常者有七十四名，在其他村镇同样很多。比如今归仁村大约有一百三十人在家治疗，久志村有三十八名，东村有七名，羽地村有二十七名，屋部村有三十九名。

与上述具体事例一起，在此前列举的厚生局的调查中，男性患者比例很高，三十至五十之间年龄层的患者居多，这大概也是有必要关注的事实。这个年龄层的男性在冲绳战中结束了少年时代，开始其青年时代，他们被迫参加了那令人绝望的失败的冲绳战。

毋庸置言，在思考冲绳精神病患者的状况时，我无意讲述新的冲绳残酷物语。与我同住那霸宾馆的那位本土作家讲述着他从宫古岛或者与那国岛挖掘来的精神病患者的悲惨故事，对此，我抱着无以名状的嫌恶感。这种嫌恶感是针对说话人的，同样也是针对听话者的我自身的。他之所以对着我说那些话，很明显，是基于这样的意图：想向我的脆弱处予以直接一击。你不是到冲绳来驱邪的吗？这是他对我的基本态度。被泼了这样一头难以净化的污水，因此就能驱邪了吗？这种挑衅，就是他的用心。如果我们不相互撕咬，能跨越鸿沟，将事实当作彼此想象力的种子相互分享，并由此各自展开，那么我们或许能够把那些悲惨的话题升华为超越单纯的残酷物语的东西，从而达到相互理解。但是，说起来，我们仅仅相互看到了，在我们这些来自本土的旅行者之间存在着近亲憎恶般的东西，但并没有能够跨越那不毛的裂谷。

如今，面对着那些无法确定的、陌生的读者，我写着这部札记，同时，最害怕落入那般残酷物语讲述者的陷阱。所以，我想明确的是，对冲绳的疯狂的思考，无疑是对日本的疯狂的思考，将两者叠加起来，而最终又不得不成为对我自身与疯狂关系的思考。我正是沿着这样的方向思考的。

实际上，在思考作为本土日本人的自己时，我不是有可能在做着将冲绳人逼疯的事情吗？被这种嫌疑纠缠着，我常常不得不黯然止步。据说，从本土来到冲绳的评论家批评冲绳战的牺牲者靠动物式训练所养成的忠心；听到这种话，有人因愤怒疯狂而死。这后半句话也许是传言。但是，如果说我和我的家人都生活在冲绳那块土地上，当在如今的状况中日日思考着过去和未来的冲绳时听到这样的批评，我想是找不到能冷静下来的理由的。尽管疯狂致死的谈论只是传言，它作为传言有可能存在，也是因为这个传言具备触及现实核心的本质。所以我只好希望自己的想象力朝着这个核心沉潜下去。再一次去认真地听一听下面要讲的发自冲绳的正气的声音，当那种声音成为语言之前，我便不能不感慨：在一个人内心的黑暗处所积累的感受性有多么丰富，逻辑性有多么清晰。

那是在八·一五集会上一位非常温厚的学者讲的话。“我认为，去批评冲绳年轻人动物式忠心的时候，如果不考虑到要去分析考察支撑

它的历史背景和社会状况，是不公平的。面对那些诚实地构建冲绳历史的人，那就是不诚实。我担心：尽管去构建历史的全貌，那不也有失准确吗？那么，究竟是什么原因让冲绳的年轻人受战争的驱使，让他们的思想染上一层枯黄色呢？我感觉围绕这个问题有不同解释。然而对于我来说，那是从数百年间苦难的孤岛历史中解放出来的冲绳县民具有历史必然性的行动。如果这么来考虑的话，是无论如何也不会偏题的。意欲积极地将其编入日本的体制中，摆脱历史性的后退，这种思考方法才是问题之所在。”

按照这种思路进行推理，这位琉球古歌谣专家引领着我们进入他的研究领域，从而展开问题，揭示出这样一幅历史全景图：从琉球处分直到冲绳战，其间中央的政治、经济、文化对地方所进行的渗透，无非是把中央的不良影响扩大到冲绳的年轻人中间。“当与中央直接关联的思想失去批判力的时候，国体的根本意义与臣民之道受到了过分强调，动物式忠心作为思想的产物便产生了。我认为，当时，立誓效忠天皇制意识形态的思想虽然在日本具有普遍性，但在冲绳它则以被强调的形态喷涌而出，那种特殊性里令人痛心地镌刻着冲绳历史的落后性及其现代化的焦虑。”

应该说，在今年八·一五期间发出的各种言论中，限于我所接触到的，刺穿我内心最深处的，是外间守善氏[1]用他那平静的声音甩在我们面前的一段话：二十四年前的那一天，“生于冲绳、长于冲绳、参加了冲绳战”，“始终不知道战争已经结束，我还在冲绳岛中部的山中彷徨着”。教授是那种无论内心潜藏着多么汹涌的漩涡也不会将它袒露出来、粗暴谴责的人。但是，只有被这样的学者真正接受，我感觉愚钝的残酷物语的讲述者之类的批评才勉强显出一点意义，才使我不得不将它与比那因愤怒而疯狂致死的传言更为可怕的冲击力并置在一起，进行重新思考。我感到，作为本土的日本人，必须对那种信口开河承担连带责任。我开始被这样接受的时候，才感受到一种救赎感。然而那种救赎感也包含着一种要素，它要重新唤起更为敏锐和苦涩的味道。

坦率地说，这是因为，直至今天，本土人仍然会反复地说“一想到那因愤怒而疯狂致死的传言中的人物，不能不感到畏惧”之类的话。并且其中最糟糕的话暗含着一种召唤力，不能不让人切实地感

到：这无非是日本人说的话，日本人就是说出这种话的人。

今年4月，栃木县的医生在给《琉球新报》的投稿中这样说道：

> 琉球国人啊，诸君之国本应是独立国家。德川时代之前，在唐代，向萨摩和中国进贡，好不容易才独立。但不也是个堂堂的独立国家吗？乘明治之乱，日本领有冲绳县民。此后由那些被贬的内地官吏统治，成了日本的赤字县。……非常幸运的是，拜第二次世界战争所赐，诸君脱离了日本。虽然落入美军的管辖，也因此，诸君了解了以前不了解的世界。请看一看诸君的左右和街头，你们是完全自由的。除了军事设施以外，诸君拥有内地完全想象不到的自由。虽然是同样的领土，朝鲜独立了。……诸君的琉球啊，为什么没有独立呢？……诸君之国琉球啊，应该独立。去创建诸君的政府吧！不要担心财政。靠观光和旅游来维持就行。财源由此而生。那要是国营的赌场。但是，琉球国民不能去赌。那要由外国人去赌、去享受。它将成为欢乐之国。忘掉遭受战争的戕害，权当遭遇了一场强台风。……自由之国琉球，无论如何都是诸君之国度。在政治上实行自由投票，不搞人种歧视。主席或者大总统是在冲绳居住一定年限以上的人，不问人种，日本人也行，美国人也行。诸君不想以自己的明智，去建立一个自由的国度、开明的国度、没有纷扰的理想乡吗？放弃你们那毫无价值的回归本土的悲壮誓愿吧！这是赐给诸君的最好机会。

这位医生于5月再次投稿，文章在反复表达相同旨趣的意见后，又增加了新的批判：

> 最后，有消息报道说，屋良主席主张向国会派送议员。为什么要干涉外国政治呢？现在这个时候，冲绳还是外国，日本也还是外国。把派送国会议员当成誓必实现的决心，实在是严重的错误预测！……一旦回归日本，将不再可能拥有永远独立的政府了。到了那个时候，即使发起独立运动也晚了。正是这个时候，冲绳应该独立！

如果仅止于第一次投稿，那有可能是与他内心指向完全相反的自

虐式的滑稽文章，我们可能不得不做保留判断。然而到了第二次投稿，不容置疑，我们可以认为：不管怎样，这位栃木县医生用很难说是奇怪的或是其他的某种语言，在向冲绳认真地传递着信息，他认识到了这样做的意义。在对该投稿进行分析批判之前，哪怕仅仅是将文章的用语和文体原封不动地展示出来，我就足以感觉到其中所传达的意味了。我不过是本土的日本人，没有受到任何人的指示，只是醉心于某种莫名的热情（并且那种热情不具有破坏性的、消极的、反社会的性质，仅就本人意识而言，无论如何都是道德的），在像是严重晕船的心绪中，反复回味将这样的文章送交到冲绳报社的事儿。他说的已经深入到冲绳民众意识里了吗？不好说，也就姑且不论。既然事实上它已被广泛阅读，就如挥之不去的噩梦一样纠缠着我。所谓日本人，就是这种人。我不得不睁大眼睛，重新去看连结着这位医生和我本人的血缘纽带。

事实上，这份投稿直接唤起了我的多重记忆。就我个人经验而言，在冲绳首届主席公选的投票日前夜，我在池袋车站站内碰到冲绳出身的学生正在那里宣传选举的意义，请求行人签名、募捐。一个普通的年轻男子频频去对那些学生无理取闹。那个男人有几分醉意，周围无人指责他的胡闹。人流如潮，但捐款很少。我走到他和学生中间，签了名，将一些钱放进纸袋。就在这时，那个男子对着我的侧腹捅了一下说："你是托儿吧？"我从在板桥的医院接受手术的儿子的病房里出来，正在回家的路上，无疑是偶然碰上那种场面的。接着，那个男子读着我在签名簿上的名字，马上转向旁边那些正排队候车的漠不关心的人，发表一通贬低我的演说。从他议论的方式看，我不认为他属于特别的政治团体。这个男子大概从公司下了班、喝了点酒，突然产生了向冲绳学生发起挑衅的情绪。这就是日本人。我忘不了，那一刻再次感受到：从另一个角度看，那就是我自己。

此外，我很难忘记，那篇在序中追悼古坚宗宪氏之死的文章一发表，就有人送来禁酒同盟机关报，报纸在加上旁线的专栏里质问道："古坚不就死于酩酊大醉吗？战前的冲绳难道不是因泡盛、战后的冲绳难道不是因泡盛加威士忌而走向灭亡的吗？"既然那是受了我的文章的刺激而写下的批评专栏，那么他也知道，古坚是位投身于冲绳回归运动的满腔愤怒、死于非命的人。他却仍和栃木县的那位医生

一样，完全出于激昂的道德意识，突然向本该痛惜的死者投以砾石。只要抓住的是本土的人，不管对方是谁，都会向他执拗地发出愤怒之声，那个烂醉的古坚宗宪氏的幻影让我听到真诚、正当的愤怒的声音。是的，这就是日本人。想到这里，我感觉自己和那个禁酒运动机关报纸栏目的笔者是处于同一立场的日本人。

古来忠孝几人全
忧国思家已五年
一死犹期存社稷
高堂专赖弟兄贤

这首七言绝句有某种异常的力量，唤起我的挂念，这种召唤力与山里永吉氏的思想常常相互纠缠在一起。山里永吉是画家兼历史学家，同时又是冲绳人，他以异常明确的形态表现出了自己和冲绳人思考方式多样性的一面。首先是因为他的著作，我才与这首诗相遇的。大概是因为山里永吉氏围绕这首诗所展开的思考与对冲绳现状的考察密切相关吧。

在《冲绳历史物语》中，山里永吉氏对留下这首七言绝命诗的林世功——若以琉球名来称呼，即“名城里之子亲云上”——做了这样的评价：“是从首里国学[2]到北京国子监读书的秀才。明治七年从中国留学归来。在废藩问题举国哗然之际，他担任王世子讲官。明治九年，与紫巾官国戚向德宏一起，偷偷到中国寻求救援，为热血之士。”他同时还介绍了东恩纳宽惇的言论：“啊，林氏世功，乃琉末之志士丈夫也。不应论其一时之成败。然若论其贻误名分之根本云云，夫复何言。”可以说颇为客观。明治十二年，林世功在福州听说最终“废藩置县”，首里城开城投降，琉球国王父子，即尚泰父子被日本皇帝召集到身边，即奔赴北京，请求清国朝廷援救琉球。未能奏效，留下这首七言绝句，自刎身亡。

在《冲绳人的冲绳——日本并非祖国》这本小册子中，山里永吉氏再次出示这首绝命诗，更为直截地走向林世功。“‘林世功的悲壮自刎毋宁是贻误大义之名分。’持此说的后世历史学家也有。但是我认为，从当时琉球的国情来看，林世功因企盼祖国琉球独立而自刎的行

为，反倒永远都是合乎情理的大义。”

而始终贯穿在山里永吉氏那套笔触温厚、内容丰富的随笔集《壶中天地——从内部看琉球史》深处的长年主张，也以犀利而激烈的方式重新统合到这本小册子中。作为沉潜到文化史深处的历史学家，山里永吉氏的工作，就是要弄清冲绳是独立的国家，他致力于反复彰显冲绳独特文化的根本特性。而这种做法的意义，在现今冲绳的本土回归运动面前，重又处于与之相对立的状态。

> 假若冲绳的领导者年轻时因接受殖民地教育而滋生出劣等感，在“真想早点儿成为日本人”这种无意识冲动下，开始提倡回归日本，这是更为可悲的事情。因为现在叫嚷着日本回归没有理论依据，没有经济理论，也没有思想上的证据，有的只是感情。至于有人说“哪怕吃不上饭也想早一天回归日本”，那无疑荒谬绝伦。因为他不知道饥饿的痛苦。同宗同祖、使用同一种语言，那成不了理论。因为冲绳本来就是独立的国家。世界上也有不少国家，同宗同祖、使用同一种语言的同一个民族，一分为二，争战不止。合而为一之时，即一方降服另一方之时。因为他们都没有忘记自主独立的精神。冲绳同样如此，本来就是独立国家——长久以来，我们的先祖用自己的双手经营着自己的国家。多少世纪以来，在世界上一直存在琉球这个国家，它不是传说，也不是童话。我们难道没有必要在内心反复思考这个事实吗？施政权的回归，我本来是赞成的。但是，那无论何时都应该归还到冲绳人的手里，而不应该归还给日本政府。从虎口下归来的尊贵生命，不应该交到狼的手里。我们应该有足够的自信，要求施政权回归到冲绳人的手里。只有带着这份自信和信念，我们冲绳才能得救。

如今，也如林世功那首七言绝句一样，山里永吉氏内心长年积压的强烈主张或者思想喷涌而出。而针对他的主张或思想，同样是经过长年的思索和实践所发出的反驳，大概也只能出现在冲绳。而用力唤起这种声音的尝试，也可以说是这篇文章的主题之一。

因此，我将山里永吉氏这本小册子放在他至此所做的全部工作之上，试图再次让从中唤起的记忆沉潜到自己的内心。毋庸赘言，我并非要自作聪明地去尝试加入到某种彻底的反驳之中。在二十七岁的那

年春天，他创作了剧本《首里城开城投降》，该剧的主题已经构成了这本小册子的思想根基。我期待将这本小册子的主张和冲绳其他各种主张进行绝非武断的相互对照，在理应自然而然地显现中来把握冲绳的多样性。

比如，当把山里永吉氏所谓的“殖民地教育”这个词与《壶中天地》一文联系起来的时候，简直像有一把沉重的利斧抡向本土的日本人。文中说：“距今八十年前的琉球人绝不会认为自己是日本人，这种说法也许不太恰当。而琉球一般庶民开始意识到自己是日本人的，则是日清战争[3]以后的教育力量使然。……在太平洋战争的冲绳战中，这类琉球人说乐意作为日本人去死，也都是教育力量使然。但是，那种教育并非是日本人来施行的，而是琉球人自己向自己的子弟来实施作为日本人的教育的。”将这些与前述的八·一五期间外间守善教授的言论作比较——而且，我反复说，那绝非武断——重新作为日本人来认真接受并试图思考时，有谁能从那挥舞着的斧头下安然脱逃？

而目前我们的政府派往美国的使节正在进行阴谋活动；此外，针对举行示威的民众的权利，政府投入了机动队。将这些事情和“把施政权交到冲绳人手里”这种话，与“除了将冲绳回归与日本解放一体化，还可能有什么未来吗”这种实践型的年轻人的思想一起，同样进行并非武断的对比的时候，我们能够游离于那个强大的磁场吗？

山里永吉氏的文章诚然是直面冲绳民众的，无须加以对照；那个栃木县医生的投稿，实际上并没有渗透到冲绳民众当中。投稿虽然喊着“琉球国人啊”，但它越出叙述人的意志，在我们面前浮起“日本人啊，诸君”的呼唤，成了全体日本人难堪的告白：诸君之国日本应该独立，那么就去缔造诸君的政府吧！自由之国日本啊，无论如何都是诸君的国家啊。已经不可能拥有永久独立的政府了。到了那时，再发起独立运动也就晚了。正是这个时候，日本应该独立……

我不得不再次回到在清国自刎的那位琉球知识分子的诗上来。自刎之前，林世功这位名城里之子亲云上，既已确知清国不能救援祖国琉球，毋庸赘言，他那封遗书与其说是写给清国朝廷的，不如说是写给琉球同胞的。也许是作为抗议正在进行琉球处分的日本国人的信息，他才留下这首七言绝句的吧？

在中国与日本的关系、日本在亚洲的定位这些问题上，我们国家也有人持续地深入中国内部进行切实思考、尝试将其现实化，尽管死于其中的人的尸体无法与在日中战争[4]——包括那场南京大屠杀——中被我国杀戮的、堆积如山的中国人的尸体相比，总之也是一目了然的。将他们未竟的努力与林世功那未竟的努力作并非武断的对比——已经是第三次这么说了——我思考着今天的日本应该有的理想状态，想把那无非是给今天的我们的信息、那不得不再次回忆起的遗书、“一死犹期存社稷，高堂专赖弟兄贤”那样的诗句，放置在记忆的面前。我期待着，至少，从名城里之子亲云上林世功开始，包括今日的写作者、讲述者以及沉默着的人，能引发出包括冲绳拒绝的多样性在内、我们自己关于中国的思考方式的多样性。在那种意义上，关于冲绳的思考，也就孕育着思考东洋中的日本及日本人这个问题的根源性的契机，它将再次引领我回到“日本属于冲绳”这个命题。

（1969年8月-9月）

---

[1]外间守善（1924- ），冲绳人。语言学家，冲绳文化研究专家。著有《冲绳语言史》（法政大学出版局，1971）、《南岛文学论》（角川书店，1995）、《回想八十年 通往冲绳学之路》（冲绳时报社，2007）等。

[2]首里国学创建于1798年，是琉球王国的最高学府。——译注

[3]日本人所谓的“日清战争”，指“甲午战争”。——译注

[4]日本人所谓的“日中战争”，是指中国语境中1937-1945年间的日本侵华战争。——译注

一个正值英年的冲绳学者带着他那天白天野外调查时的疲惫和几许醉意，无意间谈起："随着冲绳近代史料的挖掘以及对它的深入研究，坦率地说，我开始感到厌倦了。"他的声音中满是孤寂的愤怒和绝望。平日里，这位学者有着顽强的自我克制的毅力，然而这番话并非意味着心胸的狭隘，它道出了年轻时代经历战争的冲绳知识分子的一种典型人格。坐在这位学者身边，我一言不发，随着自己所见的深渊以及对冲绳知识的掌握，我越发不由觉得那是更加难以补偿的可怕的深渊。我不得不承认：那深渊之所以可怕，因为所谓日本人，就是那样的人，就像迎面遭到从自身患处散发出的毒气的侵袭，让我感到眩晕厌恶——那深渊无疑蕴藏着凶险不祥的本质。

如果事先说，那已经是无法消除的污点了，那么为了保持精神健康或者单纯的天真无邪，最理想的状态是：对它一无所知。但是，无知也有无知的残酷。一旦那窥伺深渊的人稍加留神，大概他的耳边也会响起这种声音："你们又要来这一套了，现在又来这一套了。"那可不是只要悔改就能了结的事，也不是随政治态度的决定一变就立刻站到声讨恶的一方那种机械性的东西。日本人仍然是那样的人——只有在自己的内心掀起这黑暗无底的漩涡，才能认识到它的存在。

就艾希曼被处刑与德国青年的罪孽感之间的关联性，汉娜·阿伦特曾说过：不做任何坏事反而有罪责感，实际上是予人以满足的漂亮话。然而真正地认罪，并且进行忏悔，则是令人痛苦郁闷的行为。对冲绳及冲绳人所抱的罪孽感，就属于这两种类型。直到发现与自己作为日本人的本质相关的实际罪责，在一往无前地奔赴冲绳之后，在一往无前地亲近冲绳人之后，我们要在内心承认那黑暗无底的漩涡，是件痛苦且郁闷的事情。

本来，"日本属于冲绳"。如果一般日本人对该命题感到像被粗糙的手掌逆着抚摸那般别扭的话，我在这里要陈述的就直接根植于这种感觉。那就是"中华思想"式感觉问题，它贯穿于日本人的近代史，以怪异的扭曲形态顽强地存续着，并不停更换新的欺瞒的外衣，公然出

现在历史的转折点上。

林世功年轻时留过学，直接在中国的文化环境中接受教育，亲眼目睹现实，虽然他不像那些幼稚的人们一样相信黄色军舰一定会来援救自己，但当背负着琉球一个阶层的厚望远渡福州时，他确实在激烈地摇摆动荡的中国发现了“中华思想”的核心。对于林世功而言，清国即便不是世界的中心，也仍然是亚洲的中心。

然而，当幻灭与绝望直接置他于死地时，日本所拥有的，无非是日本中心的“中华思想”式感觉。作为面向中国的琉球知识分子，名城里之子亲云上所传递的信息当然不可能直接为那样的日本人接受。然而毋庸赘言，对于历史学家来说那不过是些常识。但只要尝试着去做具体的反省，就会发现，即便作为今天的实际问题，也不能认为这个日本中心的“中华思想”式感觉具有被超越的依据。我想就这一点来谈谈。

尚不清楚此前提及的那个令人悲痛的信息是否被认真地理解并接受了。就在琉球那位年轻的知识分子留下信息自杀的那一年，我国应该最具有世界视野的知识分子代表，特意给着手琉球处分的中央权力执行官写了这样一封信。

> 此番任琉球公事甚为辛苦。废藩一事，吾有耳闻，觉意义颇大，且请恕我一言。去年本土废藩立县之际，诸藩地士民狼狈不堪之态亦可理解。实因政府只下一纸柬帖，唯“废藩立县”四字。敕令之文以简洁为上本亦无可厚非，然废藩立县至关重要，何以无告示晓谕之文？藩地士民只闻废藩，而不知何以废，故此更添狼狈。小生闻之，亦深感遗憾。
>
> ……内地状况即如此。此番于琉球颁布废藩之令，琉球士民之惊诧亦当在智者意料中。废藩立县之敕令虽为谕旨，亦当附以谆谆谕告之文，如琉球国无两属之理，两属于国不利。日本政府取琉球非为利己，乃心怀拯救琉球百姓之厚意。今闻废藩之令一时惊骇亦无碍，静候其成。本土废藩之后已成典范。窃以为，第一要义乃在恳切说服、笼络民心。先玩味琉球普通文章采用何种体裁、语言、口音最易沟通，后选著者，择辩者，一再晓谕，反复演说，唯如此方能以笔端口头取胜。

琉球处分官员松田道之率领逾三十名随员、一百六十名警备巡查以及大约四百名步兵，开进首里王城。他是带着各类人等的建言踏上征程的。福泽谕吉的这封信，大概姑且可列入上乘之作。靠诉诸永久的武力而不进行外交交涉的琉球官厅，业已不是处分官员松田道之的对手了。而清朝政府所持的外交判断，只是那些招致对其寄以期盼的琉球知识分子的绝望而死之类的东西。在此之前，就在琉球藩王尚泰向住在那霸内务省办事处的松田道之递呈接受废藩置县的文书时，数百名琉球人堵在街头阻止。而松田道之对此进行的强烈反对显然就是恫吓。

如下特别引用的质问信中提及“居住在久米村之辈”。事实上，示威者除久米村之外，也涉及其他地区。硬要加以如此狭隘的限定，正如山里永吉氏分析的那样，是因为他们抱着这样的先入之见：久米村是来自中国的入籍者后裔的村落。也就是说，松田道之试图对琉球人的抵抗做出片面化的理解。

> 此番，居住在久米村之辈就命令之事议论纷纷。据悉今日已及粗暴之举。若知其意图、名单，应详告之。

只要考虑到那是一封给抱有如此政治情绪的官员的信，大概就应该可以说，福泽谕吉的文章的确尽显情理了。但丝毫不见信件的宗旨变为现实的迹象。而在认识到这点之后，再重新阅读这篇文章时，不得不让我那郁闷的内心忐忑不安起来。琉球观、琉球人观就这样持续了近百年，现在它在日本权力中坚力量中那些所谓“通情达理”的思考者心中以及对冲绳寄予关心的一般民众心中，不是依然根深蒂固吗？如今，肩负冲绳回归使命的政府借助宣传、大报纸的评论等等，大肆宣扬血脉相连的关系，不断唤起人们难以表达的复杂感慨，并且将这些加以固定化：日本人就是持这种想法的人。

日本政府取琉球并非利己之举，而是心怀拯救琉球人民的厚意。这种想法，或者是福泽式“譬如说”的说法，与松田道之迫使藩王尚泰到东京之时，也就是近乎把琉球王拽到日本国皇帝的膝下时的命令式口吻相重叠，发出明确的回音：

> 耗费百万巨资，向台湾兴师问罪，战死病殁者甚众，圣上英明苦虑，政府诸臣辛劳勤政，此皆出于保护本藩百姓之心。然若其藩王之任在，当为其臣民火速进京，臣民方不胜感恩。

琉球人漂流到台湾，为数众多者遭到蛮族杀害，幸存者为中国人所救。日本政府乘机出兵，用弯刀硬将琉球和无非是其救助者的中国劈开；紧接着，强权执行官又发出上述言论，这与今日的日本人对美国战略下思考冲绳的根基直接相关。美国耗百万巨资，向越南兴师问罪，对远东安全保障忧心忡忡。但是，在过去的台湾征讨和今日的越南战争中，冲绳均被强加如此“厚意”，被迫拖着政治齿轮中最沉重的负担。关于冲绳及冲绳人，硬要说出那些话，这是在压抑自己负疚的想象力——我们的父辈祖辈曾做过这种事，现在我们紧随着美国在做同样的事情。怎么能够不把它作为近代日本人心态的本质之一加以重新思考呢？

而本土日本人对冲绳的认识水准低下而又肤浅，并且态度倨傲强硬。如果不尝试把这些与以下说法相对照是不可以的——第一要义乃在笼络人心。那个国家通常的文章用什么样的体裁？用什么样的方言口音最容易沟通？首先来玩味一番……

这里欠缺具体的知识，欠缺与之相关却根植于更深处的想象力。在这两大不足的支撑下，粗暴的政治操作对人的肉体和精神造成的影响就有可能因为道德的迟钝而被掩盖——实际上就存在这种情形。不论对冲绳处分的政治评价扩展到怎样的程度，明治日本人这种性格倾向的本质一目了然，这大概是否定不了的。关于包括冲绳战在内直至今日的冲绳状况，我们再次暴露出那种秉性，是因为把冲绳回归的交涉用看似新的琉球处分的形式向前推进，招致危险也在所不惜。也就是说，松田道之与佐藤内阁的言行是一致的。那么在这种情形下，大概最终所有本土的日本人才会再次暴露出这种秉性——这一点也很难否定吧。

暴露出这种秉性的不仅是权力方，在野党一方同样有所流露，甚至是在最有实践性的抵抗者中也隐约可见——它难道不是所有日本人的痼疾吗？这是我沉重的疑虑。每次接触从本土进入冲绳的政治游说团体，我都暗自在想，那无非起因于日本人“中华思想”式的感觉，他

们仰赖那种感觉来抚慰自己想象力的欠缺，并且试图使它更符合逻辑地被传达。然而在我内心，它只是一种逻辑尚不完备的假说之类的东西。大概因此我才试图重新不断思考这个疑虑。

但是，姑且不论日本人从何而来这个含糊的问题，即便彻底辨明，在它究竟从何而来、如今是否存在的诸问题中，更为复杂且含糊之处在于：日本是作为世界的中心，至少是亚洲的中心而存在的这种“中华思想”式感觉。比如在我最初的命题“日本属于冲绳”的构思中看到的在肉体及精神深处那种被触犯的不舒服感觉。不过至今我仍然坚持我的观察。或许那是洞察日本人政治想象力中最恶劣的疾患的形成之关键。

与上述类型的日本人的政治想象全然对立的，是一个具有独立思考精神的冲绳知识分子所说的话。这位冲绳饱学之士持这种观点：“我认为琉球处分是一种奴隶解放。”伊波普猷记录下了这种怪异的暗示性语言。

旧三司官例行谈判时松田的对手浦添亲方某日会后回府，对家人说：“日本刚刚兴盛，清朝则在走下坡路，因此清朝靠诉诸武力来救济冲绳是不可能的。众人空盼一场，然而已历七十年，不等到日本穷途末路之际是不会实现的。”

谢花非冲绳之谢花，乃日本之谢花。

谢花昇农科大学毕业后想要回到冲绳，惜才的恩师说出了这番话，这番话唤起的感慨具有多种指向的感召力。谢花昇对日本人的“中华思想”式的感觉发起彻底挑战，尽管终至疯狂，但为了回应那种感召，他直接拒绝道：“不，我不是日本的谢花，我是冲绳的谢花。”他就在这种拒绝中度过了自己的一生。他的存在是一束投向日本本土和冲绳现状的犀利而澄澈之光。毋庸赘言，我并非要煞有介事地讲述谢花昇的故事。明治三十一年，谢花昇呼吁“赋予冲绳县民选举权”，大田昌秀氏从中听到与之紧紧缠绕的对现在的参与国政问题的本质性影响，重新对其予以评价；大里康永氏著的《冲绳的自由民权运动——先驱者谢花昇的思想与行动》也增添了新的资料，重新出版。

谢花昇是如何表现的？随着对他的了解逐步加深，出现了怎样的鼓起勇气的时期？最终又是怎样不可避免地与那黑暗相遇的？——再次提及的谢花昇，对于我这样一个成长于战后的本土人来说，只是一系列个人体验的总和。

冲绳第一次举行主席公选是在1968年秋。在我参加的屋良革新候选人的诸种演讲会上，除去候选人本人，最被频繁提及的名字就是谢花昇，特别是在有本土政党支援者参加的一种正式见面会上尤为明显。那种集会不那么郑重其事，比如在暴风侵袭的黑暗的校园，直接坐在铺着席子的地上，好像那席子转眼就有可能成为筵旗[1]，那是紧张集会中的必需品。坐在席子上，演说者不得不屡屡在军用飞机的爆炸声中沉默下来，农民们也出乎寻常地忍耐着。在北中城村那个沉重而孕育着燃烧般的热情的集会上，特别是用琉球方言的演说中，“东风平谢花”竟成了强有力的语言武器，被一遍又一遍地呼喊着，那种场面我至今依然记忆犹新，依然具体而鲜明，它让我重新回忆起：那种琉球方言的高谈阔论我无法理解，只是当作一种魅力无穷的声音，我一边听着，一边反复思考着那个于1865年出生在岛尻郡东风平村农家的人，想着我所知道的关于他的事实。

在那些集会上，谢花昇主要是作为冲绳人具体希望的实现者被述说的。所谓冲绳人的具体希望、与那里颇为关注的，就是冲绳人充分具有从正面与中央权力对峙和斗争的能力，并且现实中也的确在进行斗争。谢花昇这个名字，就是最有效的语言，它表明了冲绳人有与中央权力斗争的能力，有现在正在斗争、还会将斗争进行下去的决心。而所谓的中央权力，毋庸赘言，就是摆在面前的华盛顿权力以及与之纠缠在一起的东京权力。

作为来自本土的人，在这个具有多重感召力的谢花昇的名字面前，是否感受到那里也坐着驱逐和拒绝的信号？倒也没有。谢花昇这个内涵丰富的名字，与此前我对他的认识好不容易达成平衡，为我架起了几座拯救之桥。

如果对其稍加整理，就会发现：首先，尽管宪法在冲绳尚未施行，它却支撑着冲绳特别是教职员的全部想象力。宪法中所谓地方自治的宗旨，就与冲绳县民反抗中央权力的精神相吻合，这促使我重新思考民众的权利。而作为那种主张的先行者，谢花昇的名字在冲绳被

反复提起，分明是在给日本国宪法注射强心剂。

谢花昇是个农民的儿子。他和出生于首里的人一起，被选拔为县费派遣生到东京深造。在中江兆民的影响下，他借助那些呼吁无论如何都要恢复和不断扩大冲绳日本人民权的声音，使得兆民所谓的没有“恩赐的”民权、只有“恢复的”民权的言论得以复苏。而我也得以把本土的日本人与冲绳的日本人在关于民主主义方面共同的先驱形象，假托在站在中江兆民旁边的谢花昇身上。

在与本土的自由民权运动的连续性中来看谢花昇，会让人的内心亢奋起来，这种体验至今也没有从我身上消失。然而现在，不得不说，在为谢花昇这个名字如此亢奋的同时，也在它的冲击力之下，我的心被强行驱逼陷入萎靡不振的窘境，就像用自己的手指触摸那无法愈合的伤口，我的内心投下较之以前更为浓重的阴影。

也就是说，“谢花非日本的谢花，乃冲绳的谢花”这个命题中对日本和日本人的拒绝越发明白无误地摆在面前，并且与今日的现状相呼应。

谢花昇从抵抗到终至疯狂这种彻底性的自我毁灭之前，那被他扭倒打翻在地的斗争对手、奈良原繁[2]县知事如果靠着个人素质及其背后中央政府的强权、局限在历史的一隅，那大概倒容易对付。但是，那些对奈良原县知事的暴政及谢花的抵抗不断思考的人不得不承认，导致最终结局的，是蹂躏冲绳抵抗者的日本的“中华思想”式感觉这么一个巨大的实像，而且这个生命力顽强的怪物至今尚存。也就是说，在描述谢花昇的生涯时，我不得不黯然地将面孔朝向自己最初的课题，苦苦思考：日本人是什么？能不能把自己变成不是那样的日本人的日本人？

谢花昇生涯中每一个选择都非常具有典型性。在一一规划殉教者生涯之前，他被拣选出来，并被饰以光彩和阴影。而我们只不过属于那充塞着各种各样宗教画卷近景的群众，目睹着殉教者的死亡，在内心涌起骚动。

谢花昇把学问的核心放在农业上。那些最初与他一起从冲绳来的县费派遣生，在进入学习院学习期间，除了一人放弃学业,两人进入高等师范,还有一人升入庆应义塾。与他们明显不同，谢花昇走了就读山林学校、东京农林学校、农科大学这样一条特别的道路。正如大里康

永氏也指出的那样：那应该不仅仅因为他是一个农民的儿子。“在选择农科的谢花的心中，大概早已萌发了要为冲绳的农政改革尽瘁的想法。作为冲绳解放的使徒，面对奈良原知事鲁莽的开垦政策、滥伐政策，谢花发出第一声呐喊。尽管可以说，这对选择农科的他来说理所当然，我们仍能感觉到个中的奇特因缘。”

明治二十四年，冲绳的第一个学士谢花昇回到那霸三重城的码头时，东风坪村里的人拿着筵旗出来迎接。由此我想到距离那时的十七年前，从清国留学归来的另外一个秀才林世功、名城里之子亲云上。谢花农学士出身贫民，他的学问是在日本本土养成的。然而面对日本的“中华思想”式感觉，他毅然径直亮出控诉的刀尖。尽管疯狂而死，实际上那刀尖的锐利与韧性已经超出了名城里之子亲云上的控诉。而将这两位才子相提并论所引发的诱惑，我无法抵御。自杀的名城里之子亲云上从清国朝廷得到了殓尸之资——尽管那是徒然的厚意；而为死掉的谢花昇送上“舆论之母 冲绳之志士”这句话的，则是革命成功之际的孙文。

回到冲绳县后，谢花昇立即被任命为冲绳县技师。他从把砂糖、粮食的实物纳税制改为现金纳税制，设立农工银行，到下工夫打破股票所有者的垄断，做出了扎实的业绩。谢花昇活跃在制糖法的改良、造林法的实地指导、蚕业的研究等等广泛领域，再加上踏实的活动性情，他的确是位实学启蒙家。而且他不得不与奈良原知事开始正面斗争。就在谢花昇被任命为技师的翌年，奈良原成为冲绳县知事。就在他发疯致死的那一年，奈良原离开了冲绳。大里康永氏对冲绳的特权阶级作了如下的揭发。毋庸赘言，奈良原这个名字，大概在这里让人明显地理解为一种惯称，它为日本的“中华思想”式感觉赋予了肉体的存在。大里康永氏说：

> 冲绳的特权阶级总是持怯懦的首鼠两端的态度，窥伺着日清两国的脸色。奈良原一方面显示其强硬手腕，一方面又以利益相诱。于是，立即有人追随，俯首屈尊去做奈良原的走狗、官僚党派的爪牙，猛烈地压迫人民政党，去做迫害自由志士、迫害冲绳解放的使徒。这种是冲绳人而非冲绳人的态度，应该与奈良原的暴政一起永远被记住。同时，正是这个特权阶级导致谢花悲愤而死，应该是作

为遭受诅咒的存在。

面对奈良原强行开垦杣山，造林专家谢花的抵抗方式是：在科学的、现场调查的基础上进行，同时面向未来。贯穿其中的理论，朝着冲绳县民经济独立的方向不间断地展开，是强有力的。但是，奈良原用自我欺瞒的理论，对谢花逐一加以瓦解，将他从开垦事务主任的位置上赶走，以此践踏对方的抵抗，强行推进自己的企图。从那以后，冲绳山林私有化的势力猛如洪水。代之以本来应该救济贫穷士族的口实，我们所看到的广阔土地的开垦者的新名单，是包括尚家在内的屈服于中央权力的冲绳的特权阶级，是与奈良原有关系的本地财阀及政治上的掌权者。

“只要去冲绳，就可以自由获得土地。”大里康永氏的表达如同愤怒的叹息。正是本土的日本人乱伐森林，夺下农民的杣山入会权，真正自由地夺取了冲绳的土地。而一位具有真知灼见的冲绳实践型知识分子，看透了日本“中华思想”式感觉的暴行对冲绳的自然条件进行蛮横无理的破坏，并竭尽心力奋起反抗，最终遭到全面驱逐，发了疯。

谢花昇对奈良原恶政的抵抗，作为以参政权问题为核心的积极的自由民权运动长久地进行着。但是，明治三十一年，他解甲归田，而冲绳俱乐部最为主要的根据地在坚持抵抗一段时间后，即被逼进死胡同，陷入物质极度缺乏的窘境。他最终离开冲绳试图去本土谋职。现在看来分明是因为他暴露出敌人的内幕，在那个心怀日本的“中华思想”式感觉的爪牙们上窜下跳的神户站发了疯。那是明治三十四年的事情。那个绝望而果敢的激烈抗争如火如荼，其持续时间之短，大概不能不让我们重又感到不安。

我心中的谢花昇具有难以抗拒的感染力，他留给我的幽暗可怕的固定观念呈现为这样的印象：在神户车站前，一个眼看就要发疯的极为聪慧的实证型的脑袋和脑袋上那两只睁着的眼睛。日本人自私自利、迟钝麻木、逆来顺受、鼠目寸光，以及透过这些可以看见的戴着假面、千方百计地要让日本的“中华思想”式感觉一错再错的人，也就是我们自己，在神户车站前四处走动。而谢花昇看透了这一切。他发现，用他自己积累的理念及实践支撑着的冲绳构想乃至日本构想，被逡巡在他周围的卑贱的日本人逐一蹂躏着。他发现自己是个异邦人，

正被一群最难以对付的、卑劣可憎的敌人包围着。恐惧和憎恶就像螺丝钉一样牢牢地拧入他疲惫的内心，直到死亡降临，那被穿透的伤口血流不止，疯癫的血液滴了下来……

我被谢花昇这种形象纠缠着。然而，那自然地又揭示出另外一种形象，即，在达到疯狂的顶点之前，在清醒的谢花的周围四处走动的日本人并非为不安所驱使，并且各自都毫无理由地笃信日本的“中华思想”式感觉；当谢花去精神病院以后，他们仍在那里逡巡；现在一如既往地在那里四处游走，而我无非也是那人群中的一个。

现在，在佐藤和尼克松会谈前夕，充斥着日本报纸的，是那种或许让像谢花昇那样兼具敏锐洞察力与实证精神、科学精神的人焦虑不安的言论，其间隐约散发出暧昧、欺瞒的气味，是可疑的语言洪水。去核，即“处理完毕”。使用“去核”这种“模棱两可”的大标题，用这种不足凭信的措辞来支撑政府首脑发言中最为关键之处。然而，诸如“坚信政府”、“坚信核的撤除”之类的小标题，也并非企图愚弄普通日本人，但它同时以一本正经的意图呈现出来，究竟又意味着什么？

对于暧昧、欺瞒的言论，一般日本人属于那种缺乏科学实证的探究精神的类型。尽管如此，他们却不曾被不安所困扰。这是因为，日本的“中华思想”式感觉盘踞在尚未理论化的阴暗处，即使就这样暧昧下去，也认为没什么不好，倒是认为那些被驱逐到“中华思想”之外的弱小之人才会疑神疑鬼，并毫无根据地对他们嗤之以鼻——这不就是真相吗？此外，他们还耍小聪明，想方设法让人引领自己到丰富而甘美的野生牧草处，从而得到那牧草。然而，一旦其天真的企图落空，眼前则一片黑暗，如被鹰鹫缚住一般，奇怪地开始听天由命。这不是秉性在起作用吗？

而与此相呼应，在以下的外电报道中也充斥着赤裸裸的语言：“在冲绳的美国企业担忧：若将冲绳的施政权归还给日本方面，是否会对这些企业造成经济损失。各企业担心与日本企业的共同经营会受到强行限制。作为驻外美国商业会所的亚洲·太平洋评议会将此要求致电给尼克松总统。”它只是作为消息登在报纸一隅，实际上，那里却贯穿着一道深深的裂痕。

发疯之前，极为清醒的谢花昇一直用他那黯然而犀利的目光注视着冲绳回归的交涉，一想到这些，琉球处分的纠葛就一点点撞击、摇

晃、挖掘着自己内心的“中华思想”式感觉，我难以抑制那种骚动。那么，前方是光明的吗？那双黯然而犀利的眼睛问道。

（1969年10月）

---

[1]筵旗，即把席子绑在竹竿上的旗子，指的是百姓起义时用的旗子。——译注

[2]奈良原繁（1834-1918），萨摩藩出生，曾任静冈县令、第四代冲绳县知事，贵族院议员、日本铁道社长等职。担任冲绳县知事期间，他依靠强权压制谢花昇组织的冲绳俱乐部，与谢花昇严重对立。作为政府选任知事，破例在位十六年，人称“琉球王”。——译注

V 苦世

随着首相访美的临近，有一个词，让我的内心好像被污秽不堪的手掌扎入般冲击而来，直逼向我。它时时映入眼帘、进入耳朵。它一瞄准机会就从报纸上、街角的传单上、集会的演说中跳出来，将我逮住。它尤其深植于革新政党各种各样的政治主张核心，并从中站出来，以独立的形式鲜活清晰地从我的眼前、耳畔出入往返。这个词就是“本土的冲绳化”。

我国的外相说：“美国军人牺牲惨重的冲绳能在和平谈判中回归，我认为这是世界历史上的‘伟业’。”读着这样的新闻报道，我茫然地度过那一夜。那夜的噩梦，我已无意重提。数月前，美国退伍军人团体举行示威活动，说，“我们的战友在那里流血牺牲，冲绳是我们的。”接到这样的外电时，我感到内心满是黑色的苦汁；而外相的言论又仿佛给我喷上一层正在发挥功效且难以抹掉的毒物，那是我在这里将要讨论的异于语言问题的维度。

毋庸赘言，关于冲绳问题，以本土的革新政党为核心的革新势力不断加强举措，并在此基础上积累着理论。在首相访美前夕，从突然推到大家面前的几个口号中，新近采用了一个反对“本土的冲绳化”的口号，而我也在思考着这件事。长久以来，冲绳通过克服一系列具体困难来加强运动本身，明确定位，扎扎实实地将回归运动向前推进。介入回归运动的一系列本土力量虽说与革新政党有关，但那已经奠定牢固而深广的基础的回归运动却不时遭到粗暴势力的动摇，这仍然是主要问题。不过，中野好夫[1]说的以下一番话在任何意义上却都难以动摇：“自1960年以来的十年间，再次将废除安保问题，特别是冲绳回归问题，委托给了保守的自民党政权去交涉，痛定思痛，包括我自己在内，都感到一种巨大的责任。”把它也联系起来思考，我只有期待：从今以后，本土的革新政党能将在冲绳问题上应当承担的责任与迄今为止的运动持续下去。

尽管如此，或许正因为如此，本土的革新政党中不止一个政党，还包括总评[2]在内，都一致采用“本土的冲绳化”一词，这让我不得不

驻足思考，我想在此把我的思考写下来。

“本土的冲绳化”这个词脱离创造者独立出来、潜入接受者的想象力时，这个自然的过程究竟创造出怎样的形象及其与实体的联系？对于具备有关现实冲绳的准确可靠的知识与经验的人来说，它是怎样的呢？一想到这些，就会发现，那时这个词距离创造者最为亲密。然而它的接受者，恐怕姑且要将施政权与基地问题分开来考虑了。而想到基地、冲绳的基地，大概就会想到冲绳，那里装备有核武器；现在越战中出击的B-52战略轰炸机在那里自由起降；核动力潜水艇不断从那里的港口出入，常常使其面临危险事故的威胁；而海和鱼类正遭受污染。但是同时，接受者大概会根据他的常识（尽管并没有确切的根据）来考虑，不，这些具体的现象可能并非意味着“本土的冲绳化”。与本土相比，冲绳美军基地的密度远远大于本土，纵令不允许美军在冲绳放置核武器、驻扎CBR部队，也不会将它们移到本土吧。

这时，诸如贼风一样的东西开始纠缠起那反对“本土的冲绳化”的口号。被那股贼风吹醒的心会在想：在那样的冲绳，迄今都没有进行有效反抗的本土日本人在将论点转移到反对造访那样的冲绳化的本土之前，当然应该还有一个阶段，即首先是摧毁“那样的冲绳”的现状是否才应该是必须直面的问题。毋庸赘言，知道反对“本土的冲绳化”这样口号的是在进入那个阶段之后的人，他们大概也会不禁生出疑问：那样的口号大概并非在呼吁冲绳的日本人，而只是在呼吁本土的日本人吧。

围绕着冲绳的国际关系问题，在时空上持深远开阔想象力的人则坚持认为：“本土的冲绳化”形象大概具备更为清晰的实体。即便在“冲绳回归”以后日本人也（！）不愿承认冲绳的核基地是在日本国的土地上，在这种条件下，按照暧昧的事前协议，用这种对日本人没有实质性约束力的形式进行核查，即使撤除冲绳核基地，那么日本仍然有可能重新持有核武器——这是一场精心的策划。因此，日本重新拥有核武器，伴随着核威胁及其可能性，在面对中国和北朝鲜时，日本就会无以逃遁地、赤裸裸地暴露出自己成为中国和北朝鲜的敌对国家的面目，并继续充当越南战争中直接的基地。并且，这是日本带着保卫国家的气概自觉地推进的。这样来理解“本土的冲绳化”时，就会让人沉重而恐怖，接受者无疑会遭到冷然一击。

即便如此，我还会感到这里有一阵不舒服的贼风灌进来。那就是，认为尚未冲绳化的本土在上述意义上无瑕疵的人大概最终在事实上并不正确。如果重新审视刚刚那个阶段，我们就不能不认为，在思考方式的展开方面，仍然需要从这个意义上将冲绳从那样的冲绳中剥离出来。

尽管极为一般的普通阶层对“本土的冲绳化”这种语言的理解方式即使尚未达到要将冲绳弃而不顾的程度，甚至比“本土的冲绳化”要好，至少也向本土日本人的利己主义投以一束光，躲开冲绳就能发挥作用吗？这是我最基本的疑问。

至少，从具有“日本属于冲绳”这种定位的思维中大概是不会引申出反对“本土的冲绳化”这样的命题的。我暗自怀疑：在革新党反对“本土的冲绳化”的想法深处，日本的“中华思想”式的感觉是否依然在蠢蠢欲动？这是我的疑惑。我总是怀疑：与其说那是对某个政党、某个劳动运动团体带有寻衅意味的口号的畏惧，不如说那是对这样的革新运动的壮大寄予期待的人的自省。至少我感到，某天清晨，当站在印有反对“本土的冲绳化”口号的宣传单面前时，我没有勇气与冲绳友人一同去注视它。

且说在华盛顿，首相和美国总统发布了共同声明。“本土的冲绳化”这个词现在已经从反对“本土的冲绳化”的革新运动一方的句式中脱离开、站起来，开始独立。作为在诞生之前或者是在摇篮中应被打翻在地的怪物，它存在于革新政党口号的句式中；如今它已经幸存于把握现实的一方的句式中了。这时，不论是本土人还是冲绳的日本人，都对“本土的冲绳化”状况做出一副挽救的姿态，而所有的日本人如何去承担冲绳当地人的苦难经历和与之进行尖锐对抗的、累积起来的“恢复的”民权思想和行动，如何让它存续下来，不是还没有找到解决的途径吗？把这些当作自己的问题，我再次感到无可奈何的忧虑。而实际上，就像预感到个人的疾病那样，我恐惧的是：1972年的“回归本土”甚至会造成冲绳民众与本土日本人彻底的乖离。即使在初通冲绳史的人的眼里，他们不也能明了地把握：那些乖离的例子活生生如在眼前？

用英语和日语反复阅读共同声明，渐渐地，我感到在内心构成的还有另外一部文本形象。在日本国内的记者招待会上封闭而傲慢——

姑且不论是否可能有那样的机会，如果是在来自冲绳当地报道阵容的见面会上，无疑甚至会表现出蔑视性的倨傲——的首相，在华盛顿的国家记者俱乐部近乎阿谀地夸夸其谈。其间说起核武器问题，声称那是他和总统之间的最高机密——这种让人不可思议的简单让开始讨论发布的共同声明的心情转瞬间化为乌有。而纠缠着我的另外一部文本，无非是面向核专制王朝之王呈递的文本，它也无法不让人想起，那份共同声明中批注着自身的命运。它是迥异于借助英语对美国民众施加影响、借助日语对日本民众施加影响的第三种施加影响的文本。我们自然要认为，这个核专制王朝之王，是把总统和首相的意图放在一起来领会的，然而同时，与他们相比，这个核专制王朝之王则是更为巨大的存在。

在这份以美国总统和日本首相之名签订的声明中，同样全然被践踏般明显地遭到歪曲和嘲弄的，无非是冲绳民众的存在及其思想，以及那些在广岛、长崎历经异常沉痛经验的人的存在及其思想。

它并非全然无视。它是以一种并非为了自己的形态呈现出来的，意即，为了自私地提出除此之外的其他主张而将其当作支点，厚颜无耻而又杂乱无章地引以为例加以利用。若是作为冲绳民众，或者是有过广岛、长崎经验的民众，如果从共同声明中找到以下两段文章，那些试图充分发挥想象力的人，可能难免会有被迎面撞来的泥抹布抹了一把脸的印象。

> 总理大臣阐明意见说：要在日美友好关系的基础之上，把冲绳的施政权归还给日本，使冲绳恢复正常状态，这是日本本土及冲绳的日本国民的强烈愿望。现在，回报这个愿望的时候到了。总统对总理大臣的见解表示理解。
>
> 总理大臣就日本国民对核武器的特殊感情以及在此背景之下日本政府的相关政策进行详细说明。对此，总统深表理解。……

总统表示理解，深表理解。而实际上，这里的“理解”、“深表理解”所反映的，证明了在远东局势中冲绳基地对他们的重要性，并再次证明了日美安保条约中被阉割了的关于核武器的事前协议。而其中

任何地方，都没有纳入冲绳民众的愿望和经历过核武器的广岛、长崎民众的思想。

再次对借核战略来推动越战的国家的总统寄予如此期待，这种草率大概是要遭到大大嘲弄的。因此，被嘲弄的同时，我想顺便重新说出一种非常异样的虚无感，它让人感觉到，我国的首相刚说完冲绳的日本民众的强烈愿望，那语言所揭示的全部即刻化为污泥；并且，当他越来越起劲儿地说起日本国民对核武器的特殊感情时，日本人的原爆经历及后继的努力也全都白白地化为灰烬。

作为日本人的切实经历，想要将广岛和长崎一点点剥离的动向迄今依然在有预谋地进行着，而我们自身内部也在类似风化般地自然瓦解着。原爆体验真的成了日本人的真实体验了吗？大概我们不得不直面这样的刨根问底。如果没有成为日本人的真实体验，那么真正历经原爆的人性之泉恐怕难以恢复，甚至开始干涸。因此，说到底，我们大概还是应该必须去追问自己：日本人是什么？

关于冲绳，它所付出的全部牺牲以及与之相呼应的“恢复的”民权思想，统统遭到来自本土的袖手旁观。作为这样的日本人，必须再次试着去对自己追根究底，大概现在正是时候。在冲绳的反战、回归运动周密持续的高潮中，与核武器问题一起，这种追问明显沉重起来，也更为表面化。变成不是那样的日本人的日本人的两个条件，作为困难然而清晰可辨的课题，无非是指在得不到宪法保护的核基地上那被弃置不顾的冲绳，与那里幸存的民众所揭示的东西，即今日的状况。

首相将这两个核心问题在悬而未决的情况下就进行草率处理，使出暧昧的糖衣加恫吓的惯用伎俩，意欲将其强加于所有日本民众。他不得不、也能够把上述两个条件作为与自己的本质相关的课题，借此草率处理之机，把所有日本人正面接受的现代史中长久拖欠、应该清算的最为重要的一笔账了结掉，敷衍了事、蒙混过关，于是，1972年的冲绳回归似乎将在充满虚饰焰火的光与声中成为可能。

但是，在焰火燃尽之后，日本人并没有凭借上面两种彻底的自省与经验得到新的坚实存在，反而只是把它们都忘却了。想象着脆弱而其态依旧地站立在那里的日本人的情景，真让人害怕。日本人自行放弃了或许能成为真正武器的东西，他们光着身子、赤手空拳、心不在焉地照旧坐上美国的核专制王朝那极其脆弱的泥船；而它的对面，是

已经不抱任何幻想（如果把成为日本新成员之一的、独立的亚细亚形象称作幻想的话）的真正的中国与真正的朝鲜民众，他们抱着强烈而又正当的敌意。谁还能够用责任所在含糊不清的“冲绳化的本土”之类的词汇来掩盖如此状态下的日本呢？

> 冲绳的归属问题将在近期召开的讲和会议上得到解决。然而必须明白，从现在的世界形势来推测，冲绳人即使那时有陈述自己希望的自由，他们也将被搁置在无法决定自己命运的境地。他们能够希望子孙们如此活着，却不能够命令他们必须如此。看一看置县后仅仅七十年间人心的变化，即可明白。不，有必要做好精神准备，传统也可能被置换成其他传统。只有将一切委托给后来者的意志，此外别无他途。生活在怎样的政治下，冲绳人能够幸福？这个问题不在冲绳史范围内，所以这里不会涉及。在此，我只想附带说一句话，并就此搁笔：只有在这个地球上的帝国主义宣告终结之时，冲绳人才能从“苦世”中解放出来，享受“甘世”，并充分发挥个性，对世界文化做出贡献。

昭和二十二年七月九日，伊波普猷把上述也应被视为遗书的文章添加到《冲绳历史物语（日本的缩图）》中，大约一个月后，他去世了。这位窘困之时欲在本土迎来生命终结的冲绳学泰斗用异常复杂的视角，一边目不转睛地盯着美占领军，一边目不转睛地盯着本土政府，并以此清晰地揭示出他自己作为冲绳人的个人视角，面向冲绳的“后来者”传递着信息。面对美国占领军和本土政府双重权力，在“苦世”中勉强幸存下来的刚烈的冲绳人充满了曲折的批判精神。这是一篇昭示此精神之所在的文章，那是随着战后史的发展，在渐趋沉重与尖锐中，借助冲绳的日本人以及冲绳，再次压在意欲思考日本人是什么的本土日本人身上，并且要将他们刺穿的信息。

同年5月，芦田外相[3]对外国记者团说：“日本无意提出重整军备的问题。但是希望归还本岛附近的部分小岛。其中包括冲绳与千岛的一部分。冲绳虽然对日本经济无足轻重，但从日本人的感情出发，还是希望该岛回归。”在佐藤-尼克松共同声明中，“感情”这个词同样遭到滥用，只要想一想那讲述冲绳历史、意欲以“现代”为终章的伊波普猷如何痛苦地用他那清醒的双眼一直注视着这个词并引用到刚才的谈

话中，我就感到不寒而栗。

日本人对冲绳回归的感情、对核武器的特殊感情——首先把本质如此模糊的语言作为关键词来使用，这是要进行外交谈判的本土政府惯用的伎俩。它宛如利刺扎进意识一样引发疼痛。而对冲绳的民众，本土的日本人到底持有怎样的感情？它是否成为所有国民切实的体验？我很怀疑。而它也作为另外一根燃烧的利刺，与广岛、长崎经历相互缠绕着，扎进我的意识之中。伊波普猷是如何看待这次谈话的呢？对此，我们必须超越彼此的共同感受，不断回到自己的想象力中。

关于这次谈话，伊波普猷还引用了上海的中华民国政府外交方面的反应。“直到日本国民的侵略精神完全消失，联合国必须对日本进行长期管理。冲绳自古以来就是中国的领土，日本的要求完全不合理。”

他还引用了当时居于“权力”核心的强势代表的话。“根据合众社特别报道，6月27日，在美国大使馆宴请乘坐周游世界飞机来访的美国新闻人一行的午餐会上，麦克阿瑟将军在谈话中说：‘冲绳诸岛是我们天然的国境。对于美国持有冲绳，我们不认为日本人会反对。因为，冲绳人不是日本人，并且日本人放弃了战争。在冲绳设置美国空军对日本意义重大，将明确保障日本的安全。’这则报道好像是对芦田谈话的间接反应，恰好让我们联想起《教条》[4]第一章，并且其中也暗示了冲绳的去向。”

中华民国政府外交方面说，冲绳自古以来就是中国的领土；美国的将军称，冲绳人不是日本人，冲绳史专家伊波普猷异常冷静地听着。在讲和会议上，关于中华民国政府的从旁干涉，他预测到这是比日本外相预料中更为严峻困难的局面。这无疑让他的内心再次想起，中国与冲绳的交涉史把日本放置在一个极端，在深层复杂地纠缠着。不，冲绳并非自古以来就是中国的领土——这种历史认识作为伊波普猷的自觉，带有冷静的权威性而实际存在着，大概没有疑问。然而也能够想象：并没有因此就轻易地朝着冲绳自古以来就是日本的领土这样的方向展开。站在这两个命题的断裂处，即，不，冲绳并非自古以来就是中国的领土，弥留之际的伊波普猷不停地反击，他无非是再次将视线投向冲绳。于是，恰似电影中静止的画面，映出冲绳伟大硕学

的剧照。类似遗书的段落是以这种形式吸引我的。

接下来，针对麦克阿瑟谈话中说的冲绳人不是日本人的话，伊波普猷有何反应？对它的想象吸引了我。不，冲绳人是日本人——当然关于那段历史，大概伊波普猷能够轻而易举地予以反驳。然而也因此，伊波普猷将脚踏在到处是裂缝的土地上那坚定而又若有所思的剧照再次吸引了我。与他对中华民国政府外交方面的谈话的反应有所不同，这里有一条具体的线索提供给渴望进入伊波普猷那沉默而复杂的内心的人，它以极其隐晦的手法表现出来。

那是论及《教条》第一章的内容。伊波普猷说，其中暗示了冲绳人应去之方向。对于按照这位老学者的思考方式进行思考的人来说，到底冲绳人应该走向何方？如何将其具象化？作为伊波普猷所设定的冲绳人应去之方向、所谓告之于“后来者”的信息包含着怎样的内容？即使是这样的询问也一定会有。

在同一本书里，伊波普猷事先写下如下内容：

> 《教条》是教授冲绳人应该如何生活的国民读本。使用的语言是极为平易的候文[5]。蔡温在开篇处即讲述了本国的立场。
>
> 天孙氏既已创立国家，然缺乏像样的政治和像样的制度。又因身为海中小国，最初起即有诸多不便。从事海上贸易仅能满足国家开支，然内乱不断，人民饱尝涂炭之苦。近期因恰通明朝，终建制度。然国人生活较之以前并无大的差别。战乱四起，国内骚动日遽，其后虽战乱平息，因执政手段拙劣，风俗亦愈加败坏。然自生活在本国（萨州）统治下，国内万事遂意，执政渐趋开明，风俗渐渐改善，今日上下万民终于能够安居。形成此种有意义之时代潮流，均拜本国所赐，此厚恩将永记不忘。云云。

此番话也道破了冲绳的孤岛之苦，暗示在岛津氏[6]的监视之下冲绳人的活动非常有限，然而自己无论如何也摆脱不了其统治。要让曾经怀有雄心壮志、多方面发展的岛民在动弹不了的小天地里实现那种生活，这种兢兢业业的政治化苦心非同寻常。伊波普猷预测，“自己的同胞终有一天会从奴隶状态中被解放出来，而为了不至到解放之时作为遗骸被发现，必须讲授生存之道。”

想起这篇文章，如果想要探寻伊波普猷针对麦克阿瑟的谈话所论及的——只好始终都采取那个时代暗示性的说话方式——内涵，它大概会渐趋醒目。也就是说，在应对美国将军所说的“冲绳诸岛是我们天然的国境”这番话时，伊波普猷大概也再次最大限度地揭示且近乎绝望地明确承认，在新的岛津氏的监视下冲绳人的活动受到限制乃实际情况。然而，与其去建构那种触及无可救药的现实之根柢的无以言喻的痛苦认识，大概倒不如把那个认识本身转化为动力，来获取对冲绳人自立的展望和对冲绳人应去之方向的暗示。

伊波普猷敏感地预见到美军统治下的“苦世”，但他并没有把回归后的冲绳放置在它的对极，即“甘世”的图景中。他把自此不得不长期在美国的军事统治下生存的冲绳人的命运放在思维的核心。简而言之，他相信冲绳人的独立意志，与此相关，伊波普猷做好了思想准备：哪怕是传统也可能被置换成其他不同的传统，从而呼吁“后来者”、未来的新冲绳人：“彻底自由地解放你们的意志！”我想，伊波普猷对未来冲绳的想象是他临终的思想。

应该说，那也表达了冲绳人对昭和二十二年夏季本土外交责任人的“从日本人的感情出发，还是希望该岛回归”之类暧昧的国族主义论点的严正拒绝。事实上，祈求彻底自由地树立新的思想和行动的“后来者”的确在脚踏实地地推进反战和回归运动。本土的外交方面甚至没有超出芦田的谈话范围，在含糊暧昧的国族主义感觉中推出了佐藤-尼克松共同声明，而“后来者”们的运动则在针对以此为由产生动摇的各种势力中起到了抑制作用。我们不能不意识到这种抑制作用的存在所具有的沉重意味。

曾经从上海发出“直到日本国民的侵略精神完全消失，联合国必须对日本进行长期管理”这种强烈抗议的人，现在在台湾就“远东形势”的紧张状态不断传递着信息，希望以冲绳的军事基地为立足点，进一步强化合作态势，而目前他们的满足感也隐约可见。但是，既然是来自现在的上海，当然也就是真正的中国人的声音，他们仍然发出高声抗议“日本国民的侵略精神”的声音。谁能对此充耳不闻呢？毋宁说，对这种声音最敏感的人，大概正是那些凭借空洞的事前协议，为了再次打开持有核武器的通道而暗中活动的人吧。

当美国将军所谓“日本人放弃了战争”的言论彻底成为一句空话

时，基地冲绳回归本土才首次成为现实。虽然出现回归的势头，但“冲绳诸岛是我们天然的国境”、它仍然是军事意义上的天然的国境——靠着越来越多的新的事实，战争专家的这种认识被严重强化。因此很显然，我们大概不能不说，伊波普猷对于冲绳人应去之方向的考察至今都具有重大意义。

有些人在最大限度内，用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的方式，将战后二十四年被赋予新的严酷意义的“冲绳的孤岛苦”转化为能动的反战和回归运动，并积极主动地把这些作为经验不断积累起来。将他们与我们贫乏的本土日本人加以对照，在思考“日本人是什么”的时候，在这个问题扩展到普通日本人中间之前，我不得不把它当作我一个人的问题来思考和追问。那同样被称为“孤岛苦”的东西，是否真的在整个亚洲地区受到追究？我必须径直去与这个痛苦的疑问发生碰撞。日本和日本人陷入蚁狮之穴[7]，完全在劫难逃，他们却并不去正视自己身处的现状，反而不断通过自我欺瞒来认识自我。我突然怀疑起来：他们是否能把现实主义地正视那样的状况当作发条，去重新认真地思考日本和日本人的独立这个问题？于是我被拖入深不可测的黑暗漩涡中。

在冲绳，我见到很多人在不断思考“亚洲的冲绳和冲绳人是什么”这个问题，并在身体力行。在他们对本土人严厉拒绝的目光中，我再次去关注政府1972年的冲绳回归日程。到那个时候，将他们的冲绳经验及思想逐一加以对照，我想到我必须去思考今日亚洲的日本和日本人是什么这个问题，这是翻来覆去的老话题了，不过，在那里我仍然将回到“日本属于冲绳”这样的命题。

在美国的军事制度下，将残酷的状况反过来视为动力被培育起来的“独立”的经验与思想，不可能因为冲绳县的复活而一点点地相互抵消。那超出了伊波普猷所有预想的禀性是对“后来者”寄予的希望，不过它具有现实性，在本质上迥异于本来的国族主义。姑且不论政府会如何，至少本土的革新势力猛然发现，就像钝器亮到自己的胸前一样，自己难以逃遁，他们应该从回归的冲绳以及那里幸存下来的人的“独立”经验与思想开始，来重新开始认识亚洲。而我也企盼着自己去承担那份努力，去追问“日本人是什么”这样的命题。

（1969年11月）

[1]中野好夫（1903-1985），生于爱媛县，英国文学研究专家、评论家。1958-1976年间，参加宪法问题研究会。主张护宪、反安保、反核、主张冲绳回归。他还设立了冲绳资料中心。——译注

[2]总评，是“日本工会总评议会”的简称。——译注

[3]芦田外相，指芦田均（1887-1959），日本第47任首相（1948年3月10日-10月15日），外交家、政治家。京都府人。东京帝国大学毕业后进入外务省。先后在驻俄罗斯、法国、土耳其、比利时等大使馆工作，1932年辞职。同年参加众议院选举，当选。加入立宪政友会。以后终生保持了众议院议员的地位。——译注

[4]所谓“教条”，是为了确立对农村的管辖，享保十七年（1732），琉球王国政治家、三司官蔡温所制定的生活改善法规。其中的道德规范主要来自儒家思想。——译注

[5]“候文”中的“候”是指以“候”作为句尾的日本文言文书信文体。——译注

[6]1609年（日本庆长十四年），萨摩岛津氏出兵入侵琉球。此后，琉球虽以琉球王国继续存在，但受到萨摩藩的严酷统治和严密监视。萨摩藩讨伐琉球的真正意图在于从琉中贸易中获得利润，因而认为有必要隐藏琉球与萨摩的关系，而让琉球以独立王国之形态存在。本文所谓的岛津氏喻指当时的本土日本统治者。——译注

[7]所谓蚁狮之穴，是指蚁狮制造的洞穴。蚁狮这种小动物的外形像蜘蛛，形状似沙和尚的头,沙土一样颜色的身体，头小，有一对大颚，平常是倒退着走。它会在沙地上一面旋转一面向下钻，在沙上做成一个漏斗状的陷阱，自己则躲在漏斗最底端的沙子下面，并用大颚把沙子往外弹抛，使得漏斗周围平滑陡峭。当蚂蚁或小虫爬入陷阱时，因沙子松动而滑下，蚁狮会不断向外弹抛沙子，使受害者被流沙推进中心，然后蚁狮就用大颚将猎物钳住，并拖进沙里将它吃掉。——译注

VI 接受抗议

漆黑的夜空，乌云急遽翻滚，风驱遣着云，夹着凄冷的冬雨抽打在纠察队员的身上，他们隐藏在黑暗中，伫立着，看守着通向普天间一个大门的柏油路。

纠察队的基地劳务人员在节日的夜晚化装成农民模样，用毛巾或是围巾遮住面部，并把帽子压得很低，让人感到，那样做并非是为了不让美军方面的情报人员辨认出来，而是为了去抵御凄风厉雨。说到节日，那实在是黯然的节日。不管面部是否会被逐一辨认出来而被列入情报卷宗中，这都是基地劳务人员在单枪匹马地与整个偌大的美军基地孤独地交锋和战斗，这种战斗在本质上具有一种可能性——不得不陷入绝对无底的泥沼的可能性。与其说有意在情报人员的相机下遮盖住自己的脸，毋宁说是别的东西吸引了这些深夜中沉默的纠察队队员。

我在场。“在场”这个词在一般的意义上也许不正确，或者说它的内涵过于单纯，以至于很难想象它能充分表现出在纠察队现场时我的内心和流露于外表的东西——如果别人，也就是纠察队队员用防水性能良好的手电筒朝着我那被雨水打湿的面孔一照，就应该很容易看出来。靠着沉稳坚韧的耐力，从深夜到黎明，基地劳务人员一直坚持放哨。如果我说现在我参加了你们的纠察队，那些基地劳务人员也无疑会用直截了当的拒绝性语言将我推开。

在冲绳全军劳第一波罢工浪潮中，面对深夜中的纠察队，我是抱着怎样的想法登上了从羽田飞往那霸的飞机？依然一如既往，“我为什么去冲绳”这个发自我内部的声音与“你为什么来冲绳”这个来自冲绳当地的拒绝的声音要将我撕裂。而至此以来的冲绳体验这最为巨大沉重的无力感同样让我饱受折磨。关于当地政治的动向与发展的论述和预测，我全然不知。而借助本土报纸——与事件本质相比，哪怕其报道规模再小——的报道，我想自己对全军劳罢工的前景已有所把握。虽然事件本身隐藏着劈开我的东西——它劈过来，在我内心的要害处留下污秽的伤口——我却能明确预见到，对此次全军劳罢工，华盛顿

将做出如何反应，东京将摆出怎样的姿态。

这次旅行是在佐藤-尼克松共同声明发表之后我第一次去冲绳。就像预见到的那样，冲绳的基地劳务人员及其现场支援者并非坚如磐石。从佐藤-尼克松的共同声明中大概就可以对这次全军劳的罢工前景看得一清二楚。而事实上，就像背着难以治愈的后遗症般庞大的重负，确实如前所述，不论是谁，都将准确预见到全军劳第一波和第二波罢工近乎残酷的结局，以及美国政府和日本政府做出的反应。

电视在播报第二波罢工情形时，报道有人结伙闯入基地纠察队寻衅滋事，并附带讲解说，冲绳民众之间的对立已呈表面化。但是，教职员会的福地旷昭氏[1]被暴力团刺伤，而暴力团与本土和冲绳的保守党有明显干系，对于以该恐怖事件为出发点进行关联性思考的人来说，它就绝不是难以预测的突发事件。与此同时，我们必须理清脉络进行反省的是，这种恐怖行为绝非冲绳民众之间的对立呈表面化性质的问题，而本土日本人也不应该把它看成是二十七度纬线隔开的对岸的事件。

福地旷昭氏的大腿部X射线照片清晰显示，被暴徒所刺的伤口深处生出的软骨刺激着神经，诱发轻微的疼痛。当这种实际情形摆在我面前时，就像有人指出的，那无疑是溅在本土的日本人自己身上的鲜血，我不得不垂下双眼，认为没有什么隐瞒的权利。上原全军劳委员长[2]遭到暴徒袭击，不就是几个月之前的事情吗？电视台记者报道说，全军劳第二波罢工接近尾声时，首次出现冲绳民众之间的对立，并引发暴力骚乱。以这样的顺序来讲述时，他要么是在故意掩盖什么，要么是自己的意识中欠缺些什么。

有些人自作聪明地嘲弄道：冲绳的全军劳罢工与全部撤除基地、立刻回归的主张不是很矛盾吗？这些人自不待言，那些无论如何也找不到有效解决问题的办法、示以同情的人，如果他们也把这次罢工看成是隔着二十七度线来隔岸观火，那么当然要么是本土日本人在自欺欺人，要么是他们身上欠缺些什么。全军劳罢工实质上强化了冲绳基地，但它也是对某种势力的抵抗，这种势力使日本政府和自卫队一起在长驱直入冲绳之际，将冲绳捆绑到了与华盛顿和东京这两架难以分离的战车上，把它变成能够拥有核力量的庞大基地。而如此一来，恐怕是将战后的日本史推到了最危险的、没有退路的拐角（如果佐藤-尼

克松共同声明是在越过那个拐角一两步之处做出的选择，那么，它势必要在不能后退的状态下滚下拐角对面的陡坡）。

也就是说，罢工的矛头多半是指向本土日本人的。那样的佐藤-尼克松声明刚一发布，而对此负有责任的政党直接进行了获得压倒性胜利的选举。倚靠在飞机座席上的我就是参与如此选举的本土日本人。作为那样的日本人，我前往冲绳，在旅行目的地，能抱着怎样的预感，去期待那温和宽厚的相见呢？

飞机降落在那霸机场。穿过那座小桥，在办理海关手续的途中，我抬头看了一眼接送旅客的天桥，那里原来悬挂的条幅看不到了，只见“欢迎东京官房高级官员”的横幅。这光景让人想到在佐藤-尼克松共同声明之后，本土政权“一体化”进程中的诸种进展态势及其性质。而我刚过海关，就被当地新闻记者追问道：“你是来支援全军劳罢工的吗？”我面红耳赤，而这一点，我同样没有隐瞒的权利。不用说在冲绳，就是在本土，无论劳动者如何诉诸武力，也不能说我是那种能够积极予以支援的人。我是生活在书斋中的人。但是我想，即使我是革新政党活动家，或者是工会的灵魂，在这样的追问下，大概也不能不狼狈不堪、面红耳赤吧。

坦率地说，本土对第一波罢工的支援实在太微薄了，但问题恐怕绝不止于此。因为长期以来，拒绝对其投注想象力的本土人就反复指出，宪法已成为一纸空文。冲绳民众从来没有得到宪法保护，却被禁止罢工、禁止集体进行劳资谈判的一一六号令牢牢束缚着。冲绳那天凌晨就开始的罢工，到了1969年6月15日，达到二十四小时罢工的高潮；而实际成果是，罢工持续了四十八小时，这使得一一六号令本身在与本土对宪法的指摘截然相反的意义上成为一纸空文。因为罢工从开始到结束，它的所有阶段都是无法用本土的罢工标准来衡量的。

福地旷昭氏身居教职员会的政治经济部部长之位。而刚刚说过，他在恐怖事件中深受创伤，留下了后遗症，让他离不开那细小的拐杖。他生性温厚，但绝不退缩，是脚踏实地的实干家。福地氏说：“与本土相比，冲绳的斗争很难轻易达到目的，从外部来看似乎也不见效果。但是我们会逐渐达到的。在本土，总罢工一旦不能实行，就很难重新进行。而我们不同。我们有可能实行总罢工。”继而，他谨慎而又绝非挑战地说：“1972年之后，与教育相关的本土法

律将逐渐渗透进来，但我们能够把它变成有漏洞的法律。投入这种运动的种子要多少就有多少，无非是因为这里有巨大的基地。”这时，我再次体验到在机场时所感受到的浑身震颤的感情。

普天间寒风刺骨。在暴雨中，纠察队队员一直放哨到天明；深夜，我站在沉默的纠察队队员身边，尽管时间非常短，却硬要说自己在现场。我反复要说的，也就是：满是毒素的意识堆积在我的内心，已难以清理，它却仍然不断地填塞着；而我就像一只忧郁的蟹蹲伏在那里，双手抱着一个个满是引发痛苦的自我嫌恶和无力感的幼仔，作为那样的本土日本人，我出现在现场。

而对第一天的罢工，不仅是美军，日本政府也没有丝毫积极的反应。进入罢工的第二天，对我来说恐怕是终生难忘的一天——1月9日，恰在一年前的1969年1月9日，一个男人在火灾中死于一氧化碳中毒，他死时带着无限愤怒。晴朗正午的蓝天璀璨夺目，与之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冲绳那不见月亮、难以言喻的漆黑的夜空。明明找寻不到随风飘动的云，我还是徒劳地昂着头，说起来其实是要试图寻找悬垂在漆黑夜空中那个愤怒男人的幻影。而我不断缅想的中心人物，就是已故的古坚宗宪氏。

不管那个幻影是否出现，深夜中想起古坚宗宪氏，事实上也许比受到任何基地劳务人员的诘问都更为可怕。那些纠察队队员安静地伫立在我的周围，像一团黑影，从头到脚包裹得严严实实。现在我想，那天深夜，古坚氏的幻影的确飘浮在黑暗的空中。有一种类型的死者，我们必须把对他的记忆当作锉刀，来不断检验自身的硬度。这种类型的死者比任何幻影都更为切实地持续存在于我们的意识中。相反，倒是我们期盼着从那样的记忆中逃离，气喘吁吁地跑着，比逃离任何恐怖的幻影都更为迅速。

尽管那天深夜，在冲绳不同的场合，不同的冲绳领导和民众所抱着的愤怒、不安、焦虑、屈辱感和叹息，个个都是互不相容之物的集合体，然而也许可以说，那一切都汇集到古坚宗宪氏的幻影中，并在那里实际存在着。应该说，将那一切都统括起来、葆有多样性的古坚宗宪氏的幻影，无非在将目光投向本土的日本人，进而投向我，投向那个在普天间的凄风冷雨中沉默紧张的基地纠察队队员身边呆然不动的我。

虽然声讨日本人、本土日本人这件事本身包含不同侧面，然而对于来自本土的日本人的我来说，每一个侧面都与对古坚宗宪氏个人性的回忆有关，都是直接针对我的声讨。那么，以古坚宗宪氏的幻影为媒介，遭到冲绳一切声讨的感觉，也是我作为一个无能为力的旁观者（比如，在我眼前出现要破坏纠察的基地劳务人员，那么我能怎么办？如果被逼得走投无路，不得不去破坏，他诘问我道："作为本土日本人，你到底有什么资格来大呼小叫？"与纠察队员的诘问相比，那是更为犀利灼热的利刺，抓挠着并弄伤了我纤弱的肉体和精神）参加纠察的想法。古坚宗宪氏死后大约百天，我前往冲绳旅行。经过伊江岛，我前去拜访一个小屋。那小屋的红瓦是用冲绳独有的灰浆加固成的，白色板门也历经风吹雨打。还记得用朱槿围成的挡风墙上正开着鲜红的花。我站在入口处半开着的门前，从正右方的隔扇后面探出一张清癯红润的脸，看起来精神矍铄。从左侧通向有洗碗池和灶台的土间[3]里，一个老妇人露出一张白皙微胖的脸。我们没能真正地交谈几句。古坚宗宪氏从老人那里继承了原本幽默、一喝醉就胡搅蛮缠的开朗性格；他有时也让人感到近乎怯懦的和善，这大概是从老妇人那里继承过来的吧。关于古坚宗宪氏的人格，我只获得了这么一点具体的解释。看着海水长年侵蚀形成的、成为冲绳战中民众避难所的巨大洞穴，看着不孕的妇人去求子的一块小石头神，我最终乘坐下一班渡轮，离开了小岛。

在这次短暂的拜访中，我看到入口处正面的佛龛上悬挂着古坚氏的照片，表情异常独特：似笑非笑，似悲非悲，似困惑非困惑，这一形象与这一年来不断向我愤怒诘问的古坚宗宪的形象重合在了一起。据悉，某位日本政府总务副长官恬不知耻地说："再也不能姑息冲绳了。"当然，我没想到，古坚宗宪氏对我发出的多样性声讨的幻影，也来针对这种可怕的言论对我进行声讨。那位人伦颠倒的男性是我们政府的高官，正因为我们无法把他从那个位子上拽下来，我才每当在冲绳引用这句话时不能不感到不安。

关于这次罢工，日本政府声称要暂时静观。而古坚宗宪氏的幻影则明白无误地将声讨的矛头指向我这个本土的日本人。在从羽田飞往那霸的飞机上，我阅读的报纸登载有屋良主席的谈话。他说："希望本土舆论不要认为冲绳问题已经得到解决了，而是要把这个伴随着回

归决定同时袭来的难题作为国民性的课题来进行思考。”这番话让我想到，那个深夜大概最为痛苦地忍耐着的一个冲绳人就是主席了。这时，古坚宗宪氏的幻影栩栩如生地出现在我的眼前，他仿佛这样责问我：“主席夫妇当选后第一次访问东京时，欢迎会由我来主持。当时我紧张得脸色苍白。会上由你负责献花。面对冲绳诞生的革新主席的现实政治生活，那一小束鲜花不就是你唯一的实际行动吗？”

古坚宗宪氏的面容如此苍白，苍老的皮肤几近紫黑，看起来孱弱多病，这应该不单是因担当会议主持人而紧张的缘故。那时业已进入与本土政府谈判的准备阶段，不少事情让他深陷疲惫。而为了协调本土的革新政党、革新团体与冲绳革新主席之间的关系，他奔波于筹备工作，这无疑也让他疲惫不堪。为图工作之便，他夜宿日本青年会馆。工作烦琐而又繁重到极点时，他累得喘不过气来，于是依靠烈酒寻求睡眠。那天晚上的火灾就是在这种情况下发生，并置他于死地的。他就这样死去了，他的幻影只消诘问道：“现在本土的革新势力在为冲绳的全军劳罢工做些什么？”就足以让我们众多人遭到重重一击。

尽管他的故乡伊江岛有一半被占作基地，尽管基地非但得不到缩减，反而在强化的同时解雇劳务人员，尽管他的一位兄长死于冲绳战，但是华盛顿和东京政府却朝着对这样的死者进行赎罪的相反方向，驾驶着失去制动的可怕的车，使对这一切进行抗议的罢工在孤立无援中展开。这样一来，他的幻影又怎能保持沉默？

黑暗的宇宙中，古坚宗宪氏漆黑的幻影发出的最为犀利的声音逼向我的内心，让人感到，那声音同样关涉宪法，关涉民主主义。在向宪法尚未实施的冲绳不断运送宪法手册的运动中，古坚宗宪氏最为热忱。他死后的一年，不断有人，尤其是学生和年轻工人（那个深夜之后的次日，不如应该说已经是当日，从罢工的总结大会的广场奔向军司令部那浩浩荡荡的庞大示威队中，我看到他们的队伍被夹在好几层厚厚的机动部队的人墙中，凄惨得如死去一般）对宪法的形式化提出质疑。在这一年间，不断有人强烈指责：民主主义，并且被称作战后民主主义的东西是幻象，是有害的假象。

在我的脑海里，古坚氏的幻影又要开始责问我了——对你来说，宪法究竟是什么？民主主义是什么？要是你在自己的内心反复探究

过，那你现在就把它的实质给我说清楚！在不受美军命令管辖的本土，你们至少是有一部宪法的，管它只是个空壳还是什么，这个课题不应该清楚地解决吗？那个课题可以和战后日本历史的全部重量相匹敌。你对这个课题一知半解，现在却又对冲绳提出来，这算什么？你听到过多少次新左翼阵营说要把冲绳当作桥头堡进行战斗之类的话？我死了，只有保持沉默。那么，“对此，要是古坚氏大概会这样”之类承载我终生运动经历之重的话，谁会替我说出来？1972年回归的具体方案，与我不惜牺牲从事的回归运动的真谛实际上截然不同。现在强权在推动着它，你在怎样有效地对抗？

可以说，在那个无休止地被逼问的深夜，在风雨飘摇中，在为自己的肉体感到羞耻中，我出现在纠察队里。“你为什么来冲绳？”坦诚地说，面对这个声音时，我想自己一次也不能昂起头来回答。1970年正开始全军劳罢工，从这个意义上说，我的冲绳之旅就像是在腰间绑上重重的秤砣一样的旅行。

是的，形势不同寻常。因为是在卡宾枪和暴徒的袭击中作战。

据来自那霸的报道，持续五天的第二波罢工结束之时，一个参加罢工的基地劳务人员说：那确实是特别的战斗。采取非常态势的美军动员了戴绿色贝雷帽的陆军特种部队和海军，将矛头指向并非外敌的冲绳民众。在亮出卡宾枪的美军和民众之间，美军方面不得不强行让浑身都体现了冲绳矛盾的冲绳警备员设置“缓冲线”，而在没有“缓冲线”的地方，便能看出是赤裸裸的现实冲突的罢工。虽然第二波罢工结束了它所有程序，美军也没有予以任何回答，而日本政府则在静观。

明知泥潭深不可测，这场大规模斗争的罢工还是要去穿越。作为一个来自本土的日本人，在刚刚所说的意义上，我也只是在进行如此规模的第一波罢工开始之时，出现在现场。深夜的普天间，或者黎明时分，在从那霸军港通往基地大门的路上，我把护照放到口袋里，无力地站在纠察队队员的旁边，我为此感到羞愧，又想极力掩饰。伫立在那里的体验给我带来了什么？面对强大如墙垣的对手，罢工遭到顽固挑战，但又富于持久性，个中内涵，大概是通过历经很难说成是战

后二十五年的冲绳人的肉体与伦理昭示出来的，它彰显了每个人内心的罢工。

“在推进越战的进程中，冲绳居民的玩忽职守及其与美军的摩擦将对美国构成新的障碍。”《世界报》[4]做出这样的观察是在佐藤-约翰逊那场空洞的会谈刚一结束。其后，爆发了这次全军劳罢工；接下来，在表明将它推向总罢工的现在，也就是《世界报》为时过早的观察眼看就要成为现实的现在，我想，自己被赋予了一种理解力，去理解迄今为止的时间，去把握以基地劳务人员为核心敏感的冲绳民众是怎样度过这段时间的，及其所具有的意义。

这些日子以来，冲绳基地劳务人员及其家人无休止的忍耐、不安、失望和愤怒汇合在一起，沉甸甸地充斥着生活的全部空间。其间生出的抵抗并非是跳跃性的，而是在绝对势不可挡的力量中静静地推进着。以冲绳为核心的东京-华盛顿“太平洋亚洲”军事基地结构渐趋稳固，在历史事件发生的现场冲绳，只要去看看基地劳务人员对现实生活的体验和全部想象，就能够明白：不管领导期待与否，这场运动的矢量都不会发生变化。

“由于基层的抵制，罢工到了不可收拾的地步，刚毅的全军劳上原委员长流泪了。”对此事进行报道的几家报纸还分别报道说：翌日，在宜野湾市学校建设用地举行总结大会，上原委员长轻松地说：“没能得到美方的答复实属遗憾。但最大的收获是，我们获得了突破困难进行作战的自信。”其间仿佛有一个不连贯的对比颇为引人注目。但是，只要不能亲眼看到这种艰难的战斗取得胜利就要斗争到底——在全军劳委员长这种双重面孔之间无疑有一种连续性，而填充其间的就是时间。我以为，正是参加第一波罢工让我认识了时间的意义和它的力量。

第一波罢工的总结大会是在建筑用地中央的斜坡上举行的。在不停起飞的美军飞机和盘旋的直升飞机的噪音中，上原委员长非常笃实地陈述着事实，并只予以切实的评价。彻夜在冷雨中放哨、肯定已经疲惫不堪的基地劳务人员及其支援者蹲在泥泞难行的地上，同样笃实地互相表明下次罢工的决心。这当然也是对福地旷昭氏平静地陈述着的内容的印证，而此时他正拖着疼痛的腿出现在斜坡上的群众中。

首先，由于让禁止罢工的一一六号令成为有漏洞的法律，这让全

军劳罢工本身首次获胜。福地旷昭也说："冲绳的斗争很难轻易达到目的，从外部来看似乎也不见效果。但是我们会逐渐达到的。"尽管如此，却有必要承认，第一波和第二波罢工均没有得到美军方面的任何答复。不过那些要参加最艰难的战斗的人绝不抱有失败感，他们用力踩踏的斜坡以及美军基地用铁丝网围起来的土地，无疑是应夺回来给冲绳民众的土地。而他们现在正在推进在本土不可能实现的总罢工具体计划。

花瓣已在枯萎凋零，覆盖着斜坡的野草恰似为冬天短暂的冲绳而生，让人感到，尚未整饬的斜坡被烂漫的鲜花装点的日子刚刚逝去。在那一丈高的野草中，在上述意义上，我出现在集会现场。然而，以我贫乏的植物学方面的知识，我是不能完全准确地叫出那些已经开始枯萎的野草的名字的，只知道它们是类似于地榆的植物，或是如同费菜的植物。这些植物再次唤起我对古坚宗宪氏的记忆。战后不久，在担任边土名高中生物老师期间，他在一片焦土的冲绳发现了植物新品种。同样是在边土名高中，福地旷昭氏曾教过英语。诗人兼报社记者的新川明氏从草创期的琉球大学休学后，也曾在这所边土名高中短期任教。

在遭到绝望性毁灭的战后冲绳，他们是在将文字刻在瓦砾上接受教育的条件下成长起来的。他们都曾一度作为年轻教师站在现场的讲台上，呕心沥血。而其间，他们又为自己内心冲撞的东西摇撼着，也为了反抗包裹住自己的外部力量，他们重回大学，继续学问之路。

古坚宗宪氏将向学之志和作为现场教师的经验与冲绳回归运动结合在一起，而在冲绳首位公选革新主席刚一诞生，他即死于非命。福地旷昭氏同样通过教职员会和人权协会的工作为持续推进冲绳革新势力的统一而努力，虽然在白色恐怖中勉强生还，却毫无畏惧。

而新川明氏在踏踏实实地创作完《新离岛风土记》之后，就开始表明不能让冲绳埋没在"太平洋亚洲"中的决心。尽管他们作为现实的批判者或是被批判者而有所不同，但在本质上，仍然可以判明，这里渗透着他们作为冲绳战后一代始终不渝的努力。我想将这些加以对比、汇总并报告出来。佐藤-尼克松声明使参与国政一事在本质上完全变质，现在，在对此事追根究底之前，冲绳的革新政党只是想暂时响应一下号召。新川明氏曾以诗人的声音倾诉温暖的心曲。现在作为报

社记者，他对70年代冲绳的社会现状作了如下分析和总结，促人反省。

> 可以说，冲绳今后要“不断提起抗议”。作为现实存在，为了捍卫它独自的存在意义（关乎历史性的、地理性的），在缔结包含反对流血、进行抗议的1972年回归内容的“回归协定”和国会承认之前，我们只有战斗，严厉拒绝冲绳参与国政。
>
> 在缔结回归协定以及国会承认之前，拒绝冲绳国会议员选举的斗争，从过去以教公二法[5]斗争为开端的各种斗争经验上看，非常有可能——只有成功，在面对强加于己的“扭曲的回归”的日本政府时，冲绳才能保留“不断提起抗议”的“权利”。仅仅考虑政党的利己主义或是个人私欲而积极参与国政，就等于自行放弃“不断提起抗议”的“权利”。与可以预知的70年代的政治的、经济的、文化的诸种森严管束相抗衡战斗，为把自己从被统治的历史中解放出来而战，这种思想和行动无异于自掘坟墓、自取灭亡。作为“不断提起抗议”的存在，“冲绳”也失去了意义。当它被取消成为地方一县时，在与“日本”的关联中持续受到追问的“冲绳”的战斗，将势必走向绝望。

这确实是正确的分析和意见。也的确，作为本土的日本人，我没有苟同的权利。然而我在想：如果我们一直都没有强烈地意识到，我们要接受冲绳“不断提起抗议”，即使过了1972年，如果不把冲绳看成是在我们的肉体和精神内部燃烧着的灼热而尖锐的利刺，那么，将来日本人不论是在国际政治上，还是国内的甚至是个人伦理层面上，都势必走向绝望。读了这篇评论，让我弄清楚了这一点。因此，我想在强烈的拒绝力量所不具备的坚韧的温和中来回答那些正在看我文章的冲绳人，并希望继续自己的脚步，探寻明天的答案。

正是在那样的行走中，我似乎要把自己卷进那年年加深的最为根深蒂固的无力感和“所谓日本人，真的是这样的人吗”这种内心黑暗的漩涡中，对出现在深夜的普天间那漆黑的幻影发出呼唤。古坚氏，我们政府对全军劳罢工所说的“静观”一词的含义，是指直到1972年之前，只消等待以全军劳为首的冲绳所有革新势力，毋宁更应该说是最

具冲绳特性的冲绳民众的抵抗力——他们或是作为组织或是作为个人——消耗殆尽。但是，我要说，从但是开始的事情还是有的，而所谓的但是，对于确切地理解冲绳不断提起抗议的人来说，是被赋予力量的但是。

我知道有人在对我冷笑："你似乎对现实政治一无所知，说出的话却很有男子汉气概。"那么，要真正理解冲绳不断提起抗议，第一步就是要在知道别人对自己的冷笑后，把认为是最为复杂的意义都考虑在内，向比谁都懂得现实政治的古坚氏的幻影发出呼唤。那就是，寻求所谓战后民主主义的持续或曰复兴，或是首次去实践的人、一跃而提倡废除国家的人等包括几乎所有战后日本人在内，在自己作为人的根基上，沉潜到羞于启齿的隐秘的内心深处去思考：能把自己变成不是那样的日本人的日本人吗？

关涉到冲绳的历史和战后的现实，有很多悲愤而死的人。尽管各有所志，继名城里之子亲云上林世功之后，最为典型的幻影当属古坚氏了。

（1970年1月）

---

[1]福地旷昭（1931- ），生于冲绳。曾任冲绳边土名高中教师、冲绳《朝日新闻》记者、冲绳教职员会政经部长、冲绳县教育振兴会事务局长。至今仍担任冲绳人权协会理事长等职务。——译注

[2]这里的上原，指的是上原康助（1932- ），政治家、劳动运动家，原国务大臣。——译注

[3]土间，是指没有铺设地板的房间。——译注

[4]《世界报》是法国报纸，日刊。创刊于1944年。其前身是《时代报》。——译注

[5]教公二法，是指《地方教育区公务员法》和《教育公务员特例法》两部法律。在回归之前，冲绳公立学校教职员的身份是"琉球政府公务员"或者"教育区公务员"。关于琉球政府公务员，1953年制定《琉球政府公务员法》予以保障。而为了保障"教育区公务员"，制定了《地方教育区公务员法》和《教育公务员特例法》。但是，就像《本土的教育公务员特例法》那样，这两部法律对教职员从事政治活动加以限制，并引入考勤制度，因此遭到冲绳教职员会的反对。——译注

在东京数寄屋桥——若就一般日本人的都市意识而言，它也是日本地理和日本人想象力的中心地域——一伙暴徒冲进这里的冲绳全军劳罢工宣传募捐现场，他们的头目在宣传车上叫嚣不停。我无意于写“一伙右翼杀来了”，也不会用“右翼在发表妨碍演说”这种说法。这并非出于害怕，实事求是地说，是一帮最为卑贱可怜的“丑陋的日本人”杀来了，是盛气凌人的“丑陋的日本人”在叫嚣。虽然与上原全军劳委员长和代表冲绳受害者的仲吉县劳协议长一起，我也忝列在呼吁募捐的队伍中，毋宁说，我与结伙闯来、使用污言秽语的那帮男子血脉相连。

我道出事实真相，并非仅仅关乎伦理道德。宣传车上的那位男子用充满歪曲意味的言语大声鼓动着，几近荒唐且露骨地要在日本人和“冲绳人”之间砸进歧视意识的楔子。不用说，他是在冲绳不合理的、遭到歧视的历史的蛊惑下意欲发表更为厚颜无耻的演说的。那个男子盲从强权而歧视冲绳，他硬是一错再错，无视事实。而可怜的暴徒们则把他那语言的楔子换成棍棒，鬼鬼祟祟地闯进来，处心积虑地要挥舞起棍棒。违逆整体日本及每个日本人补偿冲绳牺牲的意志，他们跳过伦理问题，摆出一副不合逻辑且极不讲理的怪异的强硬态度，气势汹汹地要把歧视的楔子砸下去。

这个楔子与它背后更为隐蔽的本土强势政府的政治家和官僚纠合在一起开始有效地砸进去的楔子在结果上是同一种东西，是所有日本人半是无意识地、半是装作无意识地开始偷偷紧握不放的楔子的最锋利之处。不论哪个日本人，一旦同意去握这个楔子，握住楔子的手就将承受日本那沉甸甸的强权之重和冲绳那沉甸甸的悲惨历史之重。不是哪个右翼煽动家费尽心机就能将凭空的幻象当成素材刻出纤弱的楔子来的。他们手持坚硬的楔子，并且是凶器的楔子，却丝毫不带有对自身及对日本人的羞耻感。

因此，即使把凶器对准上原全军劳委员长，他也同样处于毫无防备的状态。面对这些猖獗横行于本土和冲绳之间、把歧视冲绳的楔子

当作凶器猛然袭击过来的暴徒，他必须站立在公众面前。他并没有流露出内心的愤怒就返回冲绳。对于令人心寒的、绝对的轻蔑，他恰恰时常表现得冷漠淡然，不流露愤怒，不赤裸地呈现自己。而在如此露骨且极尽卑劣的楔子与迟钝冷漠的挡箭牌猬集之时，至少对于注视着他的冲绳人来说，没有必要故意流露出愤怒。

新川明氏主张要面向未来，把冲绳作为不断提出异议的场所。他也非常公正地讲述了全军劳罢工所受到的支援。越南南部解放阵线副主席曾经郑重地说："与其接受日本诸位的募捐，倒不如希望他们考虑一下自身的问题。"想起这番话，新川明就预先发出警告："我想说的是，捐款箱里投入了众多市民或工人的无数善意，但是这些怀有善意的人却仅止步于和全军劳联合战斗这种自我满足的程度，这样就有忽视全军劳战斗（和冲绳的战斗）与日本自身战斗的紧密关联性的危险。"

而事实则更为糟糕：捐款箱里并没有投入任何"善意"。挥舞着棍棒结伙闯进来的人（现在这些暴徒受到正义使者的严重打击，最后却露出正义使者般的表情，当清晰地回想起这些，我感到很茫然）打落接收捐款的锅，从锅里滚落出少得可怜的几枚硬币。一直站在那里，带着与自我满足完全不同的感慨，我切实感受到自己陷入那深不可测的暗黑的忧郁，思考着"日本自身的问题"。不用说，由于真相大白，批判者向来都从冲绳发出犀利的声音。而我写下这些，并非是要躲避那批判的声音射过来的坚硬飞石。在此，我只想回个信：我已被那猛烈的飞石准确无误地击中，大概还将被击中。

我现在要讲述的，是演剧团体《创造》的诸位。继承新川明氏这一代在琉球大学的学生运动和运动的核心《琉球大学》，新一代琉球大学学生肩负起了最为激烈的学生运动阶段。他们经历过1960年，通过演剧来表达自己内心深处的愤怒，进行自我超越，并且始终保持这种势头和方向性。上原全军劳委员长默默地注视着暴徒的所有行径，心中充满了厌恶和愤怒。作为其兄长一代的报社记者，他们的内心同样满是厌恶和愤怒。除了思考把冲绳问题视为"日本自身的问题"，他们预见到不可能有什么"支援募捐"。在这坚持不懈的十年间，这些演剧专家借助造型艺术演剧的想象力，清晰地将这些表现出来。

1961年4月，他们在"在填补冲绳演剧空白的同时，要通过演剧来

构筑现实变革的理想”这一口号下聚集到一起，上演了藤田朝也的剧作《太阳的影子》。该作品借助在阿尔及利亚叛国的法国人来猛然甩开“祖国”日本，对“祖国”日本进行重新思考，并以此作为他们课题的起点。

与这些大致同龄的年轻人相遇，是在我的首次冲绳之旅中。那时，他们在艰难中支撑着的演剧事业已经进入第五个年头。而构成其独特的演剧基础的实际生活则在更为艰难的状态中持续着。现在他们谨慎而切实地维持着根深蒂固的identity[1]之根源。而艰难状态下的坚持，正是以这种形式被迫开始的。关于演剧活动，用这样的语言来表现尽管不失妥当，但关于他们在实际生活中的坚持，我写的是“被迫开始”，本来就其实际生活乃至他们作为人的本质的理想状态而言，准确地说，有难言之处。对那种实际生活的坚持是他们自己的选择，至少，是为了作为堂堂正正的人而活着，除此之外别无选择。

如果硬要对演剧加以比喻的话，就像是在明亮的舞台上，“创造”剧团的年轻人，也是剧团成立以来的核心力量，静静地坐在昏暗的土间，让我无法不感受到，他们正用那犀利批判的、可怕的眼睛盯着桌子前面的我，并且，从那昏暗的土间传来的各种批评之声也明明在刺向我。声音的形象很具体，因为它至今仍然回荡在我的耳朵里。就在全军劳第一波罢工的支援者来到深夜放哨的集合场地之前，在越来中学的某个教室里，“创造”剧团的年轻人正在进行发声练习，那刺向我的声音无疑就是这明显经过训练的声音。就读于这所中学的孩子的身上体现了胡差市充满矛盾的市民生活的多样背景，就在这所中学的教室一隅，深夜，我听着那发声练习，写着关于“创造”的一个成员的札记，读着描述谢花昇生涯的戏剧未定稿。

那些声音说：你说是堂堂正正的人？思考着“日本自身的问题”、日本人自身的问题，思考着无非是你自身的问题，你却不抱有任何灼热的羞耻感，面对我们，你能说是“堂堂正正的人”吗？如果是那样，那么在冲绳不做堂堂正正的人同样能想方设法活下去，你能够堂堂正正地去谴责那些做出我们之外的选择的人吗？

我做好全部接受那些反抗声音的精神准备，斗胆在这里写道：他们作为堂堂正正的人在坚持着，过着切实的生活，举办演剧活动，并毫不畏惧地出现在政治性示威游行的现场。

本土的日本友人对我说：我不得不在你的这篇迂回往复的文章风格中找出被害妄想的征兆。我想让他们知道，比如在2月份的一份报纸上，政治版面报道冲绳全军劳陷入两重、三重困境，又发现社会版面登有如下新闻，可以说，我不能蒙上眼睛，无视在政治版面与社会版面之间的那个扭曲的自己。那条新闻叫“抢劫公寓一亿元 冲绳混血青年”。仅看这条新闻的标题，就让人感到，它一下子射出一道可怕的光束，照出当下日语中最令人作呕的“昭和盛世”、与这个词语相称的本土消费生活的膨胀，以及刻进冲绳的肉体而留下的伤痕——贫困。

生于那霸市的青年从青山附近的某别墅盗窃出贵金属和饰品。他属于某冲绳人团体，这个团体里的人不能很好地适应本土，过着贫穷的下层生活。他们内部是想把赃物换成现金，结果遭到逮捕。所谓“别墅”，是在当下日本风俗中被赋予特殊意义的异样生活圈。青年人从那里偷出来的，相当于日本工会总评议会要为全军劳募捐的目标额度——一亿，这一个亿全由一个青年敛齐了。但是，这些价格高昂的赃物在这个本土孤立而贫穷的冲绳人小圈子中倒来倒去，终究无法换成足够的现金，于是在某个清晨，团体所有成员均遭逮捕。所谓不堂堂正正的人是什么人？堂堂正正的风俗在哪里？一个从来没有干过赃物买卖的毛贼，从东京随处可见的某个别墅、官邸内，顷刻间偷出的就高达一亿，那些堆积如山的贵金属、饰品之类的东西，是用什么手段，或者是借助什么跳板囤积起来的？我绝不认为那些思考今天“日本自身的问题”、注视着冲绳的人，看到这条“抢劫公寓一亿元 冲绳混血青年”的新闻，有谁能做到无动于衷。

回到“创造”话题。关于那些创始人，当说自己和他们大概同龄时，我要加上这样一条注释：这种话就像是带着沉重的铅锤，擦着喉咙而出。在1945年的体验方面，本土1935年出生的人与冲绳同年出生的人之间有一道令人昏眩的深渊，注视着这道深渊，我才敢说，自己与他们同龄。

但是从1965年初次见面，到最近的相遇，“创造”剧团的青年人是最为频繁地讲述自己冲绳战体验的人。参加铁血勤皇队战斗的一代，如大田昌秀氏和外间守善氏几乎从不主动提及自己参加的冲绳战。在他们充满痛苦的沉默背后，隐藏着沉重的记忆。在这些学者各自从事

的专业的根柢，有一种无法不让我们敬畏的道德力量，它应该就植根于那种体验。仲曾根政善氏一代学者则引导那些虽被从战场上拖出来、最终还是被抛弃的女学生朝向生之微光，让她们不屈不挠地穿过死之暗渠。他们在讲述冲绳战时，带着阴郁沉默的反抗，让听者渐渐地无不体味到想要钻进地缝的感觉。这位温和的日本文学学者在广岛发出具有强烈冲击力的声音，那应该是极为痛苦的沉默使然。正因为如此，广岛人真正理解了那声音。他说："如果在广岛有核基地，诸位将做何感想？我们在冲绳体验着的，正是那种事情。"

在这样一群人中，倒是"创造"的青年在我们第一次邂逅时主动向我讲起冲绳战体验。自不待言，与那位来自本土的近乎犯罪般迟钝的冲绳残酷物语搜集者不同，他们的口吻不带有任何兴奋。下面是他们剧团规章的前言，其中的含义，仅仅是为了重新明确其自身的经验与状况。

> 让这个时代为我们所拥有。
> 所有的屈辱是我们的，
> 所有的悲痛是我们的，
> 在这痛苦的坐标轴上
> 来创造明确的梦想。

我常常想起，在我第一次旅居冲绳时，"创造"剧团的年轻人把我带到距离胡差市仅有几步路的具志川巨大的垃圾焚烧场。站在荒野般的现场，我感受最为强烈的，就是在巨大无边的美军基地，从那里排出的垃圾堆得一望无际。适逢雨季，在冬季冲绳的小雨中，焚烧垃圾燃起的淡蓝色烟尘伴随着臭气，在垃圾的荒野满地乱爬，迟迟不向空中扩散。从垃圾中对可能再生物做拣选处理的人们劳作着，浑身沾满烟尘和臭气，这与基地铁丝网内几乎不尽情理的富足和肆意消费的日常生活形成强烈对比。"创造"的年轻人为了公演也常常到这里拾拣小道具。那些表现阿尔及利亚和纳粹德国暴力的演员为了表演，需要一些令人胆寒的小道具，他们从这里拾拣一些可能变作小道具之类的东西。

我不能忘记，在从垃圾的荒野返回的途中，面对着茫然无措的

我，“创造”的年轻人用一种不可思议的客观甚至是漠不关心的平静口吻，相继讲述起他们的冲绳战。生于1937年的中学教师、“创造”的核心人物说，尽管父亲阻止，他的当学生的姐姐还是偷偷跑去运送弹药，最终没能生还。

同为支撑“创造”的另一位核心人物、一位高中老师也直截了当地讲起一个像是用沾满血污的手戳进本土人内心的事实，也就是在生于1935年的他所寄身的庆良间列岛的渡嘉敷岛上进行的集体自杀。这位老师一五一十地讲述着正好在现场的人的经验：由于受到本土军人的强迫，在这个集体自杀现场，与祖父一起躲起来的幼童在旁边的防空洞里，偷看到一个父亲用力踩着孩子的胸部，挥动着凶器——那转瞬间也将成为他自杀的凶器，祖孙二人于是一起逃往山里。在庆良间的确发生了从被迫集体自杀、因违逆而遭到日军击毙和美军的炮击这三种死亡之网中痛苦逃生的事件。

并且，从他们讲述自身和身边事情的口吻中流露出的某种不可思议的客观和漠不关心，现在我也多少能够理解了。实际上，我一直在反复回味这一天的所见所闻。就像把凄惨的滴着血的尸体随随便便地抛到别人眼前，通过直截了当地讲述冲绳战体验，应该能够给本土脆弱的旅行者以最为鲜明、最为强烈的打击。但是，他们有自己的骄傲与自尊，他们是不愿意如此赤裸裸地自我表白的，也就是说，他们是绝不容许自己去参与讲述庸俗的冲绳残酷物语之类的东西的。他们是一群自负的人。

那无疑也意味着：自负的意志虽是坚韧的拒绝之弹簧，仍然在发挥着作用，并且他们超越了这种自负的意志，把自身的冲绳战体验深植到想象力的根柢，不断试图重新把握。他们都不允许，也不能允许自己将过去的体验藏而不用。他们用想象力将自己的和同志的经验紧密连结在一起，无非是为了更新自身的经验。通过不断更新、不断地重新把握来理解演剧。因此，如果听者对埋藏于过去的悲惨回忆故事流下安全而多愁善感的泪水，那么他们不仅仅会用客观展望全局的态度把那种体验讲述出来，而且，他们还会用绝对拒绝且强硬的漠不关心的态度，平静而切实地讲述在冲绳战中发生了什么，又可能发生什么。

为了把幼年全部的冲绳战体验化作“今日的经验”，他们和自己的

同志在不断地、最大限度地发挥着想象力。如今他们要更为明确且深入地不断重新体验的事业，无疑是“创造”剧团的演剧活动。

一般而言，亲历者的讲述所带来的冲击予人以这样一种印象：随着与讲述者的再次见面、第三次见面，体验越是凄惨怪异，就越容易在日常性的马马虎虎中被淡化。但是，对于几乎每年都有机会再次聆听的我来说，听着这些从七八岁到十岁就亲历冲绳战的“创造”的年轻人讲述自己的时候，我感到他们的体验鲜明而浓重地复活了，完全不同于上述遭到风化的现象。最初，听他们讲述自身体验时表现出来的不可思议的冷漠甚至让我怀疑：他们是不是记忆有误。渐渐地，我感到，他们每个人的冲绳战体验、对演剧事业以及现实生活的执著的分量在增加，内容在浓缩。

比如在去年春天，边坚持从事“创造”工作边在越来中学教书、执著于现实生活的幸喜良秀氏在说起他的学生到基地打工，做的是清扫B-52战略轰炸机的工作时，带着愤怒的阴郁，表情异常复杂。我不得不重新认识距此四年之前在具志川垃圾焚烧场，他用三言两语向我讲述他姐姐一事的真正意义：为了运送冲绳战的弹药而离家出走，还是妙龄少女的她就死掉了。

中里友豪氏任教于中部高等农林学校，同时也是“创造”剧团富有魅力的演员。他同样清晰细致地再现的渡嘉敷岛那个幼童眼中残酷的经历，如今依然存在。就像是执著于一个妄念一样，中里友豪氏始终不渝地坚持着他的现实生活。我真正碰触到那锐利的刀尖，是他讲在自己的学生中，有个掌握农业技术同时还在学习西班牙语的学生说应该移民的事情。

所谓的祖国是什么？所谓的日本人是什么？正是激愤而执著地去追问这具体的命题，连同战后二十五年间对冲绳“战争”的认识，成为“创造”剧团的一贯主题，今后我将对此展开论述。不过，我要说的，是生于战后冲绳，也就是说出生之后从来没有拥有作为日本人合法国籍的少年，却想移民到一无所知的国家这件事。那些诚实的教师不遗余力地教育着这些孩子，他们勇于把对庆良间艰难幸存的幼童的思考挑选出来，作为自己内心最为本质性的经验，并不断加以重新理解。

现在，只要打开与他们具体接触时写下的篇篇札记，我就能确切

地了解，“创造”的年轻人在他们一贯的演剧和现实生活中，是以什么为其核心、是怎样坚持不懈的。1965年春天，面对说起来是第一次将头撞到冲绳之壁上的懵懂无知的我，幸喜良秀氏讲起回归日本之事。他怀疑，冲绳县是否将成为日本最右倾、最保守的地方，是否会成为保守党的温床；他预料：如果不改变日本的政体，冲绳人即使回归日本也终将遭到背叛。在1961年《太阳的影子》的首次公演中，他本人也参加了演出。通过这出戏，他明白无误地发出这样的声音：

> 我认为，回归祖国的运动不能不成为叛逆祖国的战斗。老一辈虽然强调自己是日本人，实际上他们对此抱有最深的怀疑。我对于是日本人之类的话既没有强烈的认同，也没有强烈的怀疑。年轻人也如此。因此，与老一辈之间就出现了裂痕。我虽然是中学老师，但是最反对“众所期待的人物形象”，反对没有国家主义观念就是憎恨世界这样的想法。在冲绳，的确，即使说敬爱天皇就是……国家也是不成立的。关于这一点，孩子们的意识发育得很健全。众所周知：国家的本质就是国民，就是自己。

1967年冬，我目睹了佐藤-约翰逊会谈的真实情况，幸喜良秀氏再次痛苦地对我说：现在的冲绳人不相信依靠日本政府能迎来理想的回归日本。只是因为自己看透了蛊惑日本民众的幻象的真实面目才参加回归运动的。“带核回归”这种想法不正是本土的统治阶层一百年来施加给我们的歧视吗？冲绳战的牺牲非但没有得到补偿，反而在战后加深了，这不是再次让冲绳成为最恐怖的牺牲品吗？！

作为不仅美国军部，连本土的日本人都承认了的核基地的冲绳，不是将重新出现在这里吗？他追问我，而我也无法否认。面对痛苦地保持沉默的我，他说：自己想象中的所谓日本回归，“是以‘和平’本身为据点，将冲绳‘返还给’日本”。

1969年冬，为了对在太平洋彼岸进行的佐藤-尼克松会谈表明冲绳的抗议，“创造”剧团将《日本的幽灵》选作第九次公演的剧目。在胡差剧场公演的第一天，即佐藤-尼克松发布共同声明的翌日，演出拉开序幕。剧场座无虚席。观众内心蕴藏的灼热、忧郁，与参加演出的幸喜良秀氏说的下面一番话径直碰撞，擦出黑暗中的火花。

在新安保体制下，我们开始了演剧运动。作为思考并且去实践的人，在1960年代终结之际，有些东西我想写下来。

在我们成立“创造”剧团时，安保一代陷入绝望的情绪中，孤独感沉潜到我们的意识里。我们在抑郁中为了让自己高昂起来，为了“活着”，开始在演剧活动中寻求意义。

直接从本土输入的革新思想只是作为标语口号被吸收到迄今为止的冲绳运动中。在保守派以保守的方式、革新派以革新的方式推进一体化的过程中，我们不断摸索着冲绳人和关于冲绳运动的进步性。我们不会把自己埋没在日常生活中，为了致力于成为具有真正主体性的人，在自己与现实激烈紧张的关系中去追求戏剧，在那里为了确立自己的生而试着去反复战斗。我想，我们的剧目和我们行动的历史就是最好的证明。

在本土，虽然空洞无物的安保斗争在所谓“60年代斗争”这一口号下向前推进，从本质上来讲，宪法的空洞化凭靠权力在顽强地持续着，并取得了成功。对此，我们要做何反省？要对运动做何展望？把什么作为我们的核心目标才好呢？

在冲绳，尽管热爱祖国、回归祖国的运动在推进，其实很明显，我们必须将运动定位在为了和平而与现实做无止境的斗争之上，我们的运动必须是对迈向军国主义化的日本国家进行的反体制运动。然而，一旦枪口朝向撤除基地的斗争，一个困惑就成为人们心目中的阴影出现在我们中间，这到底是为什么？

为参加全军劳罢工的纠察队，多达一百五十名教师深夜待命。在安全、安静的大众食堂二层大厅，这个导演兼中学教师的冲绳人自己也在待命出发。说起表现阿尔及利亚战争、《安妮日记》[2]和以广岛为背景的《岛》剧目中，常常以战争、抵抗运动、大量杀戮为主题，表明在这十年间，他们用亲历的战争现实来丰满那首先作为铅字表现出来的东西。因此，这十年尽管上演一些海外或者本土戏剧，也无非不得不总是通过它们再回到冲绳问题上来。

这些经历让他们获得了独特而有活力的国际主义意识。他们以此为基础，为引爆70年代的感情，要上演一部真正的戏剧。这时在他们自己中间产生了一位创作者，他把谢花昇的生涯编成剧本，然后大家对剧本展开具体讨论。我理解“创造”的剧目是他们自身的证明，在持续行动的历史的一幕，他们的行动甚至周密到侦查出美军弄破铁丝网

偷偷挖掘准备逃跑的地道，从而让自己的活动留在历史记忆中。而刚刚阅读的关于谢花昇的戏剧未定稿，却始终使我的内心翻腾着灼热的漩涡。

那么现在，追溯一下一直贯穿于冲绳战后一代的演剧和现实生活中的执著，我不能不再次被另一个黑暗恐怖的执著的存在所吸引，并且是在“创造”的执著之光的照耀下作为影子的实际存在而被吸引。那无非是面对迎面而来的冲绳抗议之声，日本和日本人予以坚决的打压、践踏，其实也可以说，他们是抱着怎样持续扭曲下去、怎样持续歪曲的认识，朝着彻底摧毁冲绳的方向前进的。就像幸喜良秀氏悲观地预见到的那样，十年前就已看透的敌人沿着预先谋划好的轨道轰隆轰隆地猛跑。在最前端，也就是本土人谁都难以回避连带责任的现在，用持续不断的总量构筑起来的不祥之物，最终从黑暗中突然亮出它的全部，那就是佐藤-尼克松共同声明，是对从过去持续到现在的难以逃脱的认识。

就像是完全赤裸裸地、脑袋被强行按在污水中一样，我心情沉重，惨痛地意识到，我必须承认以下事实，必须承认这个简单而且难以抗拒的事实。在那个原本清楚的事实面前，虽然一个劲儿地摇头，却不得不承认，我注意到了它。也就是说，根据佐藤-尼克松共同声明，在冲绳，带有核武器的现状仍在持续，成立“创造”的年轻人在亲历战后的冲绳，又在与这样的战争状态共生。冲绳正在以这些年轻成员最为憎恶的形态，在最令人厌恶的状态中“回归”日本，而我们在本土却无法与之对抗。

与全军劳罢工的“支援”募捐有关，冲绳将自己的声音带给越南南部解放阵线的一个代表，对于最终不得不如此认识现状的本土“有良心的”日本人来说，那最为剧烈的毒素难以中和，冥顽不化：“与其接受日本诸位的募捐，倒不如希望他们考虑一下自身的问题。”

“创造”的年轻人在用他们自己的肉体还击破坏教公两法案的运动中，是最勇敢的干将。由于其中主要成员作为初中、高中教师而执著于现实生活，他们才必须成为坚忍顽强的活动家。对于思考这些问题、面对冲绳教育现场的见证人来说，佐藤-尼克松共同声明首先会带来的毒素的味道就无法避免了。文部省鼓足干劲要把冲绳教育办成“本土水平”，2月16日的报纸刊出这样的新闻。报道说，等到5月完

成四十五年度[3]预算，决定在文部省内设置冲绳回归筹备室。

我们文部省的着眼点，是要将冲绳教育委员会制度从公选制转换成任命制，并且将教育公务员身份加以明确化。最为明显的，是作为1972年冲绳回归的印象，不，是作为以前、马上也打算开始地把教育办成“本土水平”的歪曲印象，我看到这样一幅痛苦的光景：坚守宪法回到冲绳的初中老师幸喜良秀氏和高中老师中里友豪氏，他们即便在军事统治下也在抗拒束缚，勇敢抵抗，并不断付出牺牲。作为自由教育的实践家，他们的活动范围遭到极大的限制。如果据此把它比作马上也变得困难的演剧活动的舞台，我眼前就会依次清晰地浮现出这样一副形象：他们的手脚被捆绑着押解前行，他们用异常犀利的目光注视着包括我在内的日本人。关于教育这个“日本自身的问题”，我们到底要让它下滑到怎样的水平？他们重新明确地把这个问题提示给我们，而我们发现捆绑他们手脚的绳索恰恰就是战后二十五年间我们自己搓成的。

他们正是为了和这个绳索抗争才采取行动的。在宪法尚未实施的地方依据宪法坚持教育，而在1972年之后，要做好从本土涌向冲绳的“有良心的”演剧之旅的公演的精神准备，也要做好为贫困观众分摊不利局面的精神准备。尽管如此，他们还是计划用七千美金的基金来建一座会馆。这的确是一群不屈不挠的人。但是，为了在一切意义上根本粉碎他们战后的执著，为了一举阉割他们累积起来的抵抗成果，我们的文部省正在动员一切强权，要鼓足信心大干一场。

（1970年2月）

---

[1]意为“认同”、“身份”。——译注

[2]《安妮日记》是德国犹太少女安妮·弗兰克（1929—1945）在二战中遗留下来的一本个人日记，真实地记述了她与家人以及另两个犹太家庭为逃避纳粹迫害而度过的长达两年的隐蔽生活。安妮的家庭原居德国法兰克福市。纳粹兴起后，开始对犹太民族进行迫害，安妮全家迁移至荷兰阿姆斯特丹避难。1942年6月12日，安妮生日，她收到的生日礼物中有一本日记本，遂开始写日记，一直写到1944年8月4日他们的隐居地被德国党卫军查抄前不久。这个不到16岁就被纳粹夺去了生命的孩子的日记在战后成为人们对那场人类梦魇进行深刻反思的珍贵教材。《安妮日记》的英文名是The Diary of a Young Girl，德文名是Das Tagebuch der Anne Frank。——译注

[3]指昭和四十五年，即1970年。——译注

VIII 日本的民众意识

我从电视上看了万国博览会开幕式，它营造了几乎所有日本人都积极参加的巨大幻象。一来，我想，就在现在、此时此刻，在冲绳还有很多人注视着同一电视画面，我感觉到他们的视线投向电视显像管，穿过万国博览会全景，一直达到另一个显像管前的我这里。二来，只好说这是个甜美的期待了，我不想错过这个机会，我想看看操办万国博览会的日本人到底是用什么样的形式来把握和呈现冲绳的。

那些绝非我主动愿意邂逅的意想不到的形象和关于世界秩序最为乐观的声音，几乎要把我的眼睛和耳朵挠伤了。至少我没有从那里听到任何关于冲绳的讲述。那天清晨，报纸轻描淡写地报道了解雇冲绳基地劳务人员的最新通知，然而电视上围绕着人类进步与和谐为主题的各种悦耳变奏响彻千里山岗，并没出现相关的演讲或者解说。

《圣弗朗西斯科条约》[1]的缔结是割让冲绳的政治家的“国葬”日。那一天，我碰巧逗留在那霸。转播本土电视讯号的播送中心、冲绳电视台没完没了地播放着“国葬”的情景，报道充斥着极尽装腔作势的庄重和悲哀。在某食堂或理发店沉默地定睛凝视着电视画面的冲绳人的形象，至今仍停留在我的记忆里，那是很多黑糊糊的相互重叠的背影，是沉默地凝视着的背影。正在凝视转播的冲绳电视画面人的形象，当然无法不让我浮想起众多沉默的、黑糊糊的相互重叠的背影。

我第一次碰触到与冲绳相关的东西，是在那天几近深夜之后。听到邻居家的电视里传来的冲绳音乐，我重又回到电视机前，漫无目标地切换着频道。这时，看到一群人围着低矮丘陵上的一小片洼地，就像观看运动会一样，人山人海。那是一张张地地道道的冲绳民众的面孔。而且奇怪的是，在那人群中，还弥漫着宛如在美国独立纪念日公开举办义卖会的氛围。镜头对准高级专员莱帕特[2]夫妇，给了他们一个特写，又对着观众席上无所事事、老实乖巧的年轻美国士兵，大书特书殖民地的一个好日子。在那片洼地上，两头硕大壮美的牛激烈地对决着。牛的身体异常粗大笨重，动作却惊人地柔软灵活，画面定格

在牛灵巧地摔倒、四脚伸向灿烂的天空这样一瞬。

自不待言，攫住我的强烈情感是多愁善感。但是，我也愿意承认，洗掉多愁善感之后，那种体验就像是从贫瘠的土壤中顽强生长出来的灌木，让我难以忘怀。实际上，我想冲着画面中英雄豪杰般的牛（我没有在冲绳的现场观看过斗牛赛，但是逗留冲绳期间我很喜欢读当地报纸上斗牛的具体评论，因而对这些英雄豪杰的名字耳熟能详）大声吼道：不要斗了！不要在营造包括高级专员莱帕特夫妇在内的殖民地居民享乐气氛的镜头前斗了！不要为了在转播万国博览会开幕式后稍事休息的漠不关心的日本人，不要为了展现独特的南岛风情的电视节目去斗了！

我也知道攫住我的强烈感情有些滑稽，所以没有叫出来。而是回到书架前，读起中野重治[3]的一段文章。文章充满了幽默，既对冲绳真正的东西喷涌出一股具有浓厚人情味的敬意，也对践踏冲绳的行为饱含愤怒。我的内心希望那敬意和愤怒激励着我没有吼出声的英雄豪杰的牛，也鞭挞着我自己。“……把牛打翻在地，扭下牛角并将它杀掉。把这种犯罪电影当作拳术片宣传，并且通过了‘映伦’[4]的审查。面对那群残酷无情的人，在那种时候，牛才应该用拳术来自卫。我相信，那样的纪录片对拳术、对冲绳，对原本的人性都是奇耻大辱。”

明治三十六年也曾在大阪举办博览会。我从那次劝业博览会和这次万国博览会中发现一个与冲绳相关的日本人共同的意识构造。明治三十六年，冲绳完成了土地整顿，修正了地租，也就是说，这一年暂时完成了琉球处分。如果对琉球处分的诸多评价持有多样性并对其加以展望，那么这些时常相互冲突的评价相互重叠，让人感到处分后的琉球所浮现出的全貌。因此，姑且不论对琉球无知的那些民众，就是在日本领导者的意识中，他们也认为，在明治三十六年这一年，可以说“冲绳问题已经了结了”。而民众并不掌握准确信息，他们与领导者共同分享着同样的心情。

1970年，云集到万国博览会开幕式上的诸多日本“领导者”就抱着“冲绳问题已经了结了”的心态。而他们这种“总算松了口气”的安心感，其不可靠的依据就是佐藤-尼克松共同声明。领导者并不确切地把握其中直接或间接隐藏着的危机和背叛，并且那些被拣选出来、受到款待的民众大体上追随并顺应着“领导者”，总觉得“冲绳问题已经了结

了”，从而气定神闲。这与明治三十六年的情形何其相似。

以这种冲绳意识为背景，在明治三十六年，就发生了一起的确有可能发生的事件，即所谓的“人类馆事件”。据说，在劝业博览会上，学术人类馆内陈列着两位冲绳女性。她们把高丽烟馆和蒲葵叶团扇夹在腋下，坐在茅草屋里。持鞭男子一边称呼她们“这东西”一边进行解说。大田昌秀氏从旧《琉球新报》中翻出冲绳人的投稿，这个冲绳人当时就在博览会会场，见证了那个场面。

> 县妇人就像被关在动物的窝圈里，没有进退自由，一举一动都要照着解说员的要求去做，她们在困境中呻吟着。有人却把这当成向社会推介、满足他们各自生活居住条件的口实，委实让人心生怜悯。

1970年的万国博览会上倒是没有开设新的人类馆。但是，万国博览会闭幕式完全无视冲绳的存在，让人联想到甚至连与体制合作的科学家也深感莫名其妙地被淡化、模糊化的广岛体验。日本人的冲绳意识与广岛、长崎体验让他们制造的人类进步和谐的失衡景象暴露无遗。如果真正涉及广岛、长崎体验的本质，或者直面今日的冲绳，那么用不堪一击的想象力构筑起来的人类进步与和谐景象将马上岌岌可危。这种建立在危险平衡之上的秩序因其自身而将崩溃之端倪大概随处可见。

将近两百名来自冲绳考札高中的学生观看了万国博览会。他们到底见证了怎样的进步与和谐另当别论。不过那些以为“冲绳问题已经了结了”的人却心满意足。他们以为那是冲绳在迈向欢乐祥和的“一体化”，他们也在万国博览会中享受着二十世纪后半叶版的醍醐赏花宴[5]。然而，餍足的脚下却裂开了洞穴。冲绳高中生宿舍是预制件组装式板房，四面灌寒风，只是名字叫“游手好闲万博××庄”。因寒冷、疲惫而难以入眠的高中生的脑袋里在琢磨什么呢？也就是在这前后，冲绳经济振兴恳谈会的冲绳代表尽管住在更为体面的饭店，大概也绝不会安然入睡吧。本土政府和企业虽然多次向冲绳派遣实地调查团，却不见调查团有任何实际行动。冲绳代表对此不得不表示不满。那些政府官员和企业家端起架子，傲慢地断言“冲绳问题已经了结了”，对

一切佯装不知，用力踩踏着巨大推土机的加速器，让所有悬而未决的问题留在那里。在他们的背后，冲绳人有意无意地都会撞到随处可见的一个个凹坑，因而发出诘难。推土机的轰鸣，或者赞美“人类进步与和谐”的歌声压倒了这些诘难之声，但这轰鸣、这歌声能作响到几时？到了诘难之声渐趋衰弱而终至灭绝的时候了吗？

如果日本人真正试图思考冲绳和冲绳人问题，那么1970年就应该是至少站在琉球处分以来强加于冲绳的所有重负和牺牲的面前，再次自我拷问“日本人是什么”的年份，是面向我们身为亚洲人未来理想的状态应该因如此发问而获得新的想象力的年份。但是，“冲绳问题已经了结了”这种无稽之声却像号炮一样鸣放起来。以此为契机，日本民众簇拥到万国博览会，宛若猬集在“人类进步与和谐”这种计算机时代风潮的菊花偶人周围。

面对着播放海底光缆输送图像的电视，沉默的、黑黢黢的背影重叠起来的冲绳人凝神注视。冲绳人的这种凝视，自然而然地彰显出另一番人类馆光景。只是钢铁导管组合、充满数条荧光屏光芒和电子音乐的建筑取代了茅草小屋，也不再是高丽烟馆加蒲葵叶团扇，而是舶来品和土著品的混合。那无非是一幅二十世纪的日本人正撩拨着难以满足的欲望，蜂拥袭来、东跑西窜的光景。

冲绳最清醒的眼睛在凝视着这一切。若是设定如下清晰的视点，从更深更广处发掘冲绳的民众意识，那么它的反光将会不断地给在自己内心发现并且不得不探讨日本民众意识的人以可怕的震撼。就像大田昌秀氏那样，他的眼里充满冲绳独有的并且借此超越了日本式界限的知识分子的苦涩，他用那清醒而痛苦的眼神凝视着。

概言之，在此提出的两个疑问（引用者注，指“所谓冲绳是什么？所谓冲绳人究竟是怎样的人”与“冲绳目前所处的事态假设放到本土，大概不会像在冲绳那里那样被弃绝不顾吧”这两个对本土日本人及其政府的疑惑）会被认为愚蠢无聊。但事实上可以说，它与“所谓的日本人是什么”这种根本的诘问密切相关。我之所以特意把冲绳从“日本人”这个总括性的逻辑关系中分离出来论述，无论是就冲绳状况而言，还是从弄清几乎从来就没有被认识的日本人本质这一侧面而言，这样做都很方便。

有必要把“所谓冲绳是什么，所谓冲绳人是怎样的人”这样的诘问

与“日本人是什么”这样的根本性问题连结起来的桥梁首先当作歧视问题来把握。当然，我们必须来讨论歧视力量的对抗关系，使之受到强烈震撼，并搅起多样的、有活力的漩涡。

一般而言，被捆绑在本土日本人那一端的歧视的纽带是单纯的。如果剥去假面具，一切都将袒露无遗。即便如此，甚至应该说，在那种单纯的形式中，在对冲绳那一端纽带的把握上，存在着歧视冲绳的最为本源性的东西。自人类馆事件之后，在现在的冲绳，经常会碰到诸如“英语是日常语吗”这样的询问。几近荒诞扭曲的“与现实一模一样”的各种各样神话，在冲绳数不胜数，到处都是。由于本土日本人的无知，简单化的冲绳形象广为传布。自此日积月累的歧视瀚为观止。此外，还故意选择无知的人对冲绳形象加以简单化。不用说，与上述的歧视相比，建立在这种基础之上的歧视则具有更多故意的恶劣品质。

因为自己对冲绳形象的认识有缺陷，有可能会在无意识中对冲绳产生歧视。而一旦发觉自己对冲绳形象的认识不足并加以弥补，那么由于知道自己的精神将失掉平衡，或许是由于按照自己的想法去做的时候出现了不相宜的制约，就故意对自己的不足蒙上眼睛、视而不见，从而阔步向前地行动，同样会造成对冲绳的歧视。这两种类型的歧视各自构成日本人本质的结晶面，只是角度略有差异。它们在现实中常常相互重叠，相互碰撞，无可辩驳地呈现出构成百年来日本近代国家民众与权力的面孔。

在姬百合塔（建有该塔的南部战争遗迹呈现出的景观也堪称以本土所有都府县冠名的“塔”之荒野。如果将冲绳战中各自蒙受的灾难按比例来表现的话，那么冲绳县民所建之塔的分量至少应该与所有刻上本土都府县之名的塔的分量相匹敌。不过当然，在这里没有采用数字）前，首相流下了眼泪。如果冲绳战裂开漆黑幽深的缺口，甚至连意识之光也照射进来，那么琉球处分之后所有的变形歪曲都将超越仅仅刻在历史上能够作为物质把握的东西，带着为什么冲绳的日本人比本土的日本人更满怀“忠心”这种深入民众意识内部的东西，应该构成复杂的层面显现出来。就在那决定性的瞬间，首相的眼泪将一切简单化了，那几乎是暴力性的眼泪。从那幽深的裂缝处飘过来的恶臭，实际上无疑就是窥探者自身的恶臭。但泪水化作迟钝厚重的盖子，盖住

了那裂缝。

一些冲绳少女被迫参加了冲绳战。就生还的可能性而言，无论是客观上还是主观上都难以想象。少女的凄惨死去，可以说是琉球处分之后所有致力于要成为最理想的日本人的冲绳少女涵盖了所有历史渊源的死亡。然而首相的泪水却将其简单同化为抽象、虚构的少女之死。本土的日本人则仿效他，只哀叹一声“无论如何花季少女死在战场上总是令人心酸的”，就泛化了她们的死亡，并以此保护自身，以避免冲绳之毒刺向他们作为人的根源，从而安全稳妥地流着泪水。泪水干了，“冲绳问题已经了结了”，大概也就可以满不在乎地完成他们的计划。

在不得不去窥探那漆黑幽深的裂缝时，我几乎是被揪着脖子拉扯过去，却在最后关头闪开。本土的日本人对冲绳惯用的伎俩被再次纳入计划，正试图朝着佐藤-尼克松共同声明、1972年回归的方向去完成。在这里，也和因对冲绳的无知、因故意视而不见而造成的简单化一样，一百年来阴险毒辣、冷酷无情的日本人在亚洲的生存状态暴露无遗。尽管在侵略并不疯狂的历史阶段，日本人也是以对亚洲人的简单化认识而造成实质性的歧视存在于亚洲的。为死在战场的少女流下的泪水无须等到枯干，就在泪水流着的时候，就清晰地孕育着歧视的种子——对冲绳的简单化认识。

所谓冲绳的战后，毋庸赘言，是战火中的“战后”。一些少壮学者在亲历着这样的战后，他们在探讨冲绳人意识的理想状态，并试图去充分理解新冲绳人自身。据我们所知，他们的事业建立在几个共同点上。如果把这几个共同点连结起来，那么，大田昌秀氏的“冲绳的民众意识”就与从事“冲绳人意识构造的研究”的东江平之氏的意识重叠在了一起，它们似乎也与不同领域的冲绳知识分子的自我认识联系在了一起。虽然从中可以看到一以贯之的学问的方法意识，但是我常常不禁暗自怀疑那是一种简单化的东西。但是现在致力于对“日本人是什么”进行追根溯源，当我接触到那些被重新整理的“冲绳人”的民众意识及其构造时，我注意到，日本人的民众意识及其构造正被清晰地挖掘出来，一百年来，隔着二十七度线结成赤裸裸的歧视的纽带，如果摇动冲绳这一端的纽带，日本本土那一端也在明显摇晃。

东江平之氏分析说：“冲绳人显著的行为模式可举事大主义和自

卑这两点。”而自卑或者自我贬低无非就是事大主义的支柱，我们可以选择“空道的性格”这样的说法来理解两者互为表里的特征。

此外，东江平之氏还提出封闭性和“差别意识”这样的命题，并试图进一步把它与对以下的观照和心理学分析联系起来。他说：“对冲绳人而言，弄清初次见面的对象是冲绳出身还是其他府县出身通常来说极为重要。如果知道是冲绳出身，地域差别等等几乎不成问题。一旦知道对方是‘本土’出身，差别意识将超过现实的差别。此后，至于那个人是青森县出身还是山口县出身则不成问题。相似的东西总被认为比实际上更为相似，反之，不同之物则被认为比实际上更为不同。”

大田昌秀氏的工作，是通过把视线投向报纸的所有细屑之处，依据事实，或者重返事实的报道现场，来再现异常绵密的冲绳近代史。“其主要目的之一是，在漫步近代冲绳史中来探索冲绳人的意识和行为模式，来明确它们到底是如何形成的。”大田昌秀氏坚韧不息的工作是把现代冲绳迄至战后今日的冲绳贯穿起来，精当地揭示出过去丑陋、现在丑陋、将来依然丑陋的日本人的本质。

但是，冲绳知识分子在探讨“冲绳的民众意识”、“冲绳人的意识构造”时，首先就把对日本的民众意识、日本人的意识构造的具体形象亮在我这个本土日本人面前，二者就像是面对的镜子中的影像，又像是影子，恰好被对立放置，难以分离。那当然是一种令人生厌的印象。我内心好像鱼肉冻般凝固起来的日本、日本人形象，也就是作为冲绳的影子、冲绳人的影子出现的日本人形象。大田昌秀氏通过探究“丑陋的日本人”来发出声讨，用极其温和的语言引起了焦躁的冲绳年轻一代的共鸣。

这一百年间，正是在冲绳人的事大主义得以发挥的现场，总出现与之形影相随的日本人——日本政治家、官僚、商人和学者。那仅仅因为与冲绳民众的事大主义相匹配的、有事大主义性格倾向的日本人钻了进来。所谓事大主义，甚至应该说是拉在冲绳人与本土日本人之间的一道绳索。如果说这绳索像是从冲绳人的事大主义本性中生长出的植物般活着的话，那么，如同从榕树枝干上垂下的气生根一样活着的绳索，便是在本土人事大主义性格中重新扎根、汲取养分的绳索。

但是，与冲绳人常常意识到自己的事大主义不同，本土日本人以

冲绳人的自卑为垫脚石，来找出佯装无视自己的事大主义的逃避通途。谢花昇所进行的反抗，就是要克服事大主义，是勇往直前地从自卑中解放出来的冲绳人对日本人的事大主义的抗争。在谢花昇辉光的照耀下，正是执念于事大主义和表里不一的自卑，才形成奈良原县知事内心的阴暗。至于他手下的日本小官僚，则更为变本加厉。他们是如何捅出冲绳民众的自卑，并在上面踏上一只脚一般从心理上去适应的，从中可以清楚地看见他们歧视的意图。

虽然没有像谢花昇那样勇敢地反抗，掌握冲绳近代史诸种类型的知识分子也在一切意义上都对“事大主义和自卑”那样的简单化倾向进行抗争，以复杂的面孔存在于历史中。他们大多迫于强权，不论希望与否，他们自己都与“事大主义和自卑”捆绑在一起。但是，他们反而去自觉主动地承担这一切，并因此顺利推进自己与本土日本人之间的关系，因此即使在战争期间，他们也不得不选择被视为御用学者的生存方式，那却是简单化的“事大主义和自卑”、冲绳岛的封闭性、对本土日本人的“差别意识”等无法包容的，它具备用普通的方式难以处理的巨大复杂性。

关于“空道的性格”的“空道”，有这样的记载：“康熙年间动乱之际，冲绳使节则手持递呈清帝和靖南王的奏章，并且平时琉球使节也手持盖有琉球王国之印的白纸，以便紧要关头无论跟哪一方都能够通融。这张纸，即称为‘空道’。冲绳人的境遇是没有资格谈大义名分的。为了生存，冲绳人要忍辱负重。”“侮辱本县人要适可而止。把这种人驱逐到别处！”当然，受到威胁的年轻的伊波普猷对这种“空道的性格”有足够清醒的认识。那清醒的认识是对美军占领下的冲绳的寄托，并将其延续到自己最后的工作中。不过，出现在最近公开的比嘉春潮氏年轻时的日记中的伊波普猷，毋宁说对本土日本人和强权持有远远超出他们视野的自由展望，亮出反以“空道的性格”为武器的倔强神色。他是如此复杂，以至于最终在任何意义上都无法想象“御用学者”的结构能够容纳他。相信伊波普猷作为御用学者能被笼络的本土的学者官僚，他们才是闷在事大主义和自卑的框框中，完全任由自由的想象力枯萎而死。

这种天真的日本官僚，现在还可以举出仅仅挂名、由真境名安兴氏著的《冲绳一千年史》的合著者高仓龙治。他是那霸地方法院检察

官。他写的序中有如下一段话：

> 余亲见英明仁慈的东宫殿下于去年辛酉春巡幸欧洲。途中屈尊鹤驾莅临本岛，亲察民情，皇恩厚宠，让人无不感激涕零。……夫纪念巡幸，报宠恩万一之途虽多，然余以为，应以阐明历来等闲视人之冲绳千年沿革、使县民精神觉醒、讲保本返始之道为第一要义。

如果说起那次所谓东宫巡幸是否令所有冲绳民众感激相迎，这里有反证。有一位出身久米村、自称是蔡家十八代的冲绳传统艺人，他儿时曾与父亲一起观看了那次巡幸。归途中，父亲说了句“裕仁到底是有身份的人啊”，至今他也没有忘记。就像尚家王族拥有威严一样，本土的王族也有与其地位相称的庄严，那无疑是冷静的评论。在天皇制国家，刚刚提及的本土出身的检察官，与这位冲绳父亲谁更具有事大主义，已经一目了然。与自己试图要去唤醒的冲绳县民相比，检察官哪怕连想象力异常有限的自由也没有。他一定想不到，自己只是相对地领承了恩宠之光，而民众则看到了那恩宠之光所照耀不到的对面。

我在最初的冲绳之旅中有幸邂逅大田昌秀氏和东江平之氏。这两位优秀的学者分别在他们五岁、十岁时作为少年士兵在冲绳战中艰难战斗。如何让这种体验跟年轻一代连结在一起？他们首先把这个问题置于根本处，对冲绳的近代史与今日之现实进行分析。在追溯历史、从心理学的深度对冲绳民众的意识构造进行挖掘的过程中，首先起决定作用的，是他们自由地砍断自己与事大主义的瓜葛，砍断与事大主义有干系之物的瓜葛。

大田昌秀氏清晰地表明了自己坚韧的意志。他说：“我认为平凡但重要的是，对照我们过去痛苦的经历，要充分领会参与国政的原理及其内涵。在将其化为血肉的基础之上，要不断努力，尽可能有效地利用现实政治。”与此同时，结束自己在本土的研究生活，回到一片废墟的故里。等待着他的，大概是与那些为了让冲绳作为不断提起异议的存在而拒绝在回归之前参与国政的年轻的知识分子，以及完全没有冲绳战体验、更为年轻激进的一代激烈讨论的日子。其间不乏正面

冲突，甚至也有断绝关系的，但是所有加入讨论的人都毅然决然地远离以事大主义为特征的意识构造，他们是新“冲绳人”，是新亚洲人。

我按照“本土日本人 = 我们”的公式做了置换，当反复回味刚刚提及的大田昌秀氏的一番话时，我正是要与过去的可耻经历相形对照。但是毋宁说，充分领会“参与国事的原理及其意义”，必须将其化为血肉则又是我们的课题。然而，我们恰恰是持这样一种意识构造的民众：我们无法从根本上克服事大主义和自卑感而成为新日本人，我们难以主张，面对自己的政府仰赖新的事大主义将责任推诿给冲绳的现状，我们闭上眼睛、遮住面孔。

如果回到我的个人成见——它带着深重怨恨渐渐在我的耳边回响——上来看，“日本人是什么，能不能把自己变成不是那样的日本人的日本人”这种悲惨的渴望是立足于那种意识构造的自觉之上的，并且拿并非出于伦理上的要求而不断向我提出的命题。因为克服“冲绳的民众意识”、“冲绳人的意识构造”，用从束缚中解放出来的视野展望亚洲人的想象力，与被日本的民众意识、日本人的意识构造束缚住的自己的想象力之间有着令人颤栗的落差。即使遍及万国博览会上计算机涉及的所有神圣角落，我们就能够被赋予足以填满这个落差的新启示吗？

（1970年3月）

---

[1]《圣弗朗西斯科条约》在中国一般称《旧金山和平条约》，又称《对日和约》，1951年9月8日在美国旧金山（圣弗朗西斯科）签订，1952年4月28日生效。它是美、英等国对日本的战争和约。和约由序言、正文七章二十七条、两个宣言和一项议定书组成。主要内容有:日本与各盟国间的战争状态自本条约生效时起即告终止；日本承认朝鲜独立，放弃对朝鲜的一切权利和要求；日本放弃对台湾、澎湖列岛、千岛群岛、库页岛南部及附近岛屿的一切权利和要求；日本同意联合国托管琉球群岛、小笠原群岛、硫磺列岛等岛屿，并以美国为唯一管理当局；各盟国承认日本的主权国家资格；盟国可与日本缔结在日本驻扎或留驻军队的双边或多边协定；放弃对日本的一切赔偿要求。由于这一和约实质是强化了美国在战后对日本的占领，并且是在中、朝等国缺席的情况下签署的，1951年9月18日和1952年5月5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两次发表声明，不承认《旧金山和平条约》。——译注

[2]莱帕特，是指詹姆斯·B·莱帕特（James Benjamin Lampart，1914-1978），陆军中将，1969年2月至1972年5月担任美国统治琉球群岛时期第

六任最高官员“高级专员”。——译注

[3]中野重治（1902-1979），生于福井县，日本小说家、评论家、诗人。曾任全日本无产者艺术联盟中央委员，主编机关刊物《战旗》。1931年加入日本共产党，任日本无产阶级文化联盟中央协议员。1932年被捕，出狱后发表《不能写小说的小说家》等作品。中野在艰难的生活和法西斯迫害下度过了战争年代。战后重新开始文学活动，1945年和藏原惟人、宫本百合子、德永直等人发起成立新日本文学会,任秘书长。1964年因意见分歧被日共开除出党。——译注

[4]“映伦”是“电影伦理规章管理委员会”的简称。——译注

[5]所谓“醍醐赏花宴”，是指庆长三年三月十五日（1598年4月20日）丰臣秀吉在京都醍醐寺举办的盛大赏花宴，出席盛宴的除了丰臣秀赖、北政所等近亲，还有诸大名，多达1300人。歌咏这次赏花的和歌至今还保存在醍醐寺三宝院。——译注

IX “本土”实际并不存在

我意识到，在此写就的以冲绳为核心、作为日本人志在自我检验的札记，尽管渐渐地在逻辑上趋于终结，但尚难以封笔。或许在内心我将一直打开它。本来在我内心，是从追问“日本人是什么，能不能把自己变成不是那样的日本人的日本人”开始的，那么现在怎样？你那无力的胳膊推着沉重的蜗牛车向前走了多远？我无法不感到内心的动摇。对此，我做了无效的中期报告，诉说自己的视界越发被暗淡的薄雾遮蔽了。但是，我希望把这种追问当作自己内心的永动体永久留存。那种追问就像无法后退的齿轮一般，径直从旁侧抡进我那纤弱的大脑和肉体，因而我愿意把它当作语言的橛子记在这里。

《冲绳救济论集》中收录的东京报社记者的游记虽然稍微嫌驳杂，却能触摸到冲绳的现实，让人感到它有一种直逼人性根源的洞察力。下面是其中的一节。

> 孤岛苦是什么？
> ——你还活着吗？
> ——还活着。
> ——切断你的动脉、去中断血液循环！

我并不想把这种语言理解成肤浅的比喻，相反，我认为它是驱动想象力的源泉。然而实际上，就如同反复切断自己的动脉、中断血液循环一样，我致力于去思考刚才的命题。佐藤-尼克松共同声明之后，在冲绳问题上所暴露出来的日本人的自私，与他们在以冲绳和冲绳人为核心思考问题时想象力的贫乏，其诸种实例越发频繁地显现出来，在我的视线里堆积如山。

比如在冲绳参与国政的问题上，冲绳现场或本土从事研究的冲绳学者各自深入冲绳和日本全部近代史及其未来图景，在相互激烈的正面冲突中进行着他们的探讨。而本土政治家是在通晓这些冲绳研究的基础之上来发挥他们的想象力、来思考参与国政的课题的吗？难道他

们不是赤裸裸地唯自私卑劣的本土主人之命是从、在愚弄冲绳的国政参与吗？

3月中旬，本土突然宣称：为了冲绳参与国政而向国会提出法案陷入了令人担心的状态。并解释说，原以为首相的倡导能够打响迅速实现冲绳参与国政的第一炮，却因调整其自民党公认候选人（！）而难以展开，目前正采取拖延对策。在冲绳现场以参与国政为中心课题来深究冲绳存在的历史及其本质时，我们的保守党连只言片语的答复也没有，他们只是根据党内主人的状况，在张罗算计着提出法案的时机呢。

不过，他们要首先根据反应来确定自己对参与国政所持的保留条件，这也无甚例外。在自民党外交调查会上，有人说："在彻底回归之前，不仅涉及冲绳问题，针对冲绳议员代表的所有议案授予表决权都有可能触犯宪法"，即使是在同一党内的宪法调查会上也有意见说是"宪法上有疑义"。

数日后，自民党政调审议会故意提出对"以冲绳居民免租税负担为理由"的异议，不过中期报告指出：承认冲绳居民参与国政的特别措施法案已成大势所趋。报告说，等出访中的党内实力人物回国之后，召开政府和执政党首脑会议，总结思路。经过与此相伴的"党的实力人物（！）"这种并非意在冲绳的自私的迂回，假装完成一连串借贷工作，最终则由自民党及议会来决定冲绳参与国政之课题。但是很显然，在整个过程中，发自冲绳的声音不仅是次要的，而且实际上，没有任何人对宪法进行认真的逻辑思考。

对冲绳民众而言，此前姑且不论，今后日本人议会上更为直接表决的"所有议案"都将是"冲绳关系"，一切都将关涉冲绳及冲绳人。而即便不如此具体地展开问题，现在冲绳的实际状态就没有触犯宪法之虞吗？宪法就没有疑义了吗？关于冲绳参与国政，自民党政治家实际上在恣意愚弄程序的同时，还盗用宪法之名，这时他们不会因为廉耻心而双手发抖吗？难道他们没有丝毫的道德想象力（moral imagination）——这是去河内旅行的美国人苏珊·桑塔格发明的用语——吗？我原本是在日本人的名义下，把那沉重而漫无目标的愤怒的声音与他们联系在一起的，而当腥臊之风从那里刮过来时，我就垂头丧气了：那愤怒的声音莫非只是朝着我那可憎的灵魂深处发出的？

为了强化这种印象，报纸还报道说，在庆良间列岛的渡嘉敷岛上，那个因强制冲绳居民集体自杀而留在人们记忆中的男子——无论怎样保守地说，至少在美军进攻时拒绝在阵地上收容居民，把以前来劝降的居民为首的几个人当作间谍处以死刑则是确凿无疑的。在那种情况下，明显招致引发“被命令的”集体自杀这个结果的守备队长——和战友（！）一起，为了出席渡嘉敷岛的追悼会而前往冲绳。想起这个昔日守备队长在一则新闻中曾说“如果有机会，我想再去一趟渡嘉敷岛”这句话时，我感觉自己肉体的幽深处就像被一股近乎窒息的力量猛抓般难受。

如果有机会。这个壮年日本人推断：正是现在，机会来了。于是，他降落在那霸机场。我并不愿意因为自己没有直接采访他，就对这个有着怪异体验的人的个人秉性进行怎样的推测。毋宁说，他个人是无足轻重的。那大概应该作为一个普通日本人的想象力问题来把握，是致力于挖掘出横亘在事件深处的课题。想象力的契机则是语言。也就是说，如果有机会这样的语言。1970年春，一个男子在想，二十五年来，他反复在谋划如果有机会，正是现在，机会来了。他是在怎样的幻想鼓舞下前往冲绳的呢？他的幻想是在当今普通日本人怎样的道德想象力的母胎中孕育的呢？

大概我们首先应该注意，如果人不经常让自己的记忆更新复苏的话，无论那种记忆如何讨厌、恐怖，其具体本质的分量都将逐渐减轻，当他试图尽可能迅速并完全地将令人讨厌的记忆变成舒适惬意的记忆时，尤其如此。他不仅在撒谎欺瞒他人，也在对自己撒谎。这种寡廉鲜耻的谎言和自我欺瞒，充斥着多少诸如“冲绳战记”之类的东西？！

例如在美军包围中，不论是军队，还是遭到军队抛弃的冲绳民众都陷入孤立无援的状态。在那种情况下，军人二话不说就去强奸素不相识的冲绳妇人。时隔二十年，这位军人滥用感伤而庸俗的形容词，把自己的强奸行为自行描绘成极限状态下瞬间的爱。他们不仅将她们弃绝不顾，反而把应刺向敌人的武器倒过来，赤裸裸地实施卑劣的强奸。起初是欺骗自己，接着是从容易受骗的到多疑的人，他一再说谎歪曲事实。于是某一天，他发现，包括自己在内，无论在谁的眼里，那确凿无疑的强奸行为都被置换成了美丽的瞬间的爱。受害的冲绳妇

人在冲绳现场声讨道："不，那就是强奸！"但他是不会靠自己迟钝的想象力去理解出现在自己眼前的谴责的声音的。

庆良间集体自杀的责任者大概也在不断地反复试图如此欺瞒自己、欺骗他人。但作为人所要进行的赎罪，就是站在如此巨大的罪的巨块[1]面前。他还是希望想方设法堂堂正正地活下去的。他依靠日渐稀薄的和歪曲的记忆将罪孽加以相对化，接下来，为了给自己撬开辩护的余地，又不遗余力地篡改过去的事实。"不，事实不是那样的。"实际上，本土任何人都难以忘却在冲绳犯下的罪行，所以在日常市民化生活中，这种立足于1945年事实发出的反驳声是传不到他的耳朵里去的，因而，意欲立足于1945年的情感和伦理而发出的声音只能在沉默中渐趋衰弱。也许正是谁都不希望在自己的内心唤起1945年，在那样的潮流中，他那欺瞒的羽翼才渐趋丰满起来。

在本土，机会来了。于是他虎视眈眈地瞄准冲绳，看什么时候机会来临。他梦想在冲绳乘进入渡嘉敷岛之机蓄意篡改1945年的事实，让它彻底改头换面——以突破这种难关开始，来完成他长年的企图。面对他，有声音说："不，那可不像你主张的那样轻而易举。那是被逼得走投无路的父母折断木柴打死孩子的事。而你们这些从本土来的全副武装的守备队不去流血就轻易投降，然后回到二十七度线那边追究不到战争责任的地方，却摇身一变又成了善良的市民。"他则幻想着：这种声音即使在冲绳也已经听不到了吧？并且直到那时，他仍然在继续幻想：时隔二十五年，刽子手和幸存者再会时，是否有可能甚至沉浸在甘甜的泪水中就此和解了呢？而对清晰记得在渡嘉敷岛实际发生的情形的人来说，那一切大概都是不堪正视的被扭曲的幻想。而他耽于这种自私的一厢情愿的幻想，没完没了。如果有机会，他在期盼着那样的机会。而正是现在，他认为机会来了。

日本本土的政治家和民众把冲绳和冲绳人打翻在地，试图粉碎他们提出异议的声音——是这样的机会来了。对一个战犯来说，他为什么就不能以自己的方式来把冲绳扭倒在地，并碾碎基于事实的抗议之声呢？像渡嘉敷岛的"土著民"[2]那样，他们在接受集体自杀命令的时候，不是比自己这个年轻将校更为驯服，更为平静，没有进行任何抵抗吗？当一个日本人这么考虑的时候，我们的确亲眼看到，在1945年的渡嘉敷岛上，具有怎样意识构造的日本人是怎样将人逼到集体自杀

的绝境的，这种令人难以置信的决断正在以完全相同的形式重新再现。

那些缺乏道德想象力的人犯了罪，却一错再错，还进行自我正当化，他们带着虚假的被害意识，并且在此基础之上，抱着不可思议的倒错的使命感，把离奇的恐怖当作唤醒之物。汉娜·阿伦特关于艾希曼审判的书我在此前曾引用过其中一节，该书收录了艾希曼自己的主张。带着一种“昂扬感”，艾希曼说：

> 大约在一年半之前（即1959年春），我从一位从德国旅行归来的朋友那里听说，一种犯罪感正折磨着部分德国年轻人。……而犯罪情结这个事实于我而言，说起来就如同载人火箭首次登月一样，是划时代的事件。这个事实是以此为中心众多思想结晶的核心。当知道搜查班向我步步紧逼时，就为此我没有逃走。德国年轻人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在结束关于德国年轻人中间罪恶感的谈话之后，我以为再也没有逃匿的权利了。这也是在调查开始时我以书面形式……建议在公众面前判处自己绞刑的理由。这是我为了消除德国年轻人内心罪孽的负重而尽的分内义务。因为毕竟对于此前战争中的诸多事件和父辈的行为，这些年轻人是没有责任的。

料定机会来了，昔日的守备队队长降落在那霸机场。不过，他遭到了冲绳年轻人的责难，并且在意欲前往渡嘉敷岛的码头上，被拒绝搭乘渡轮。其实，他大概理应该像艾希曼站在以色列法庭上一样，在冲绳法庭接受审判。然而长年以来，冲绳人虽然愤怒不已，却表现得很平静，并没有将他强行拉走。即便如此，我们仍然可以去自由地想象这样一幅光景：让一个日本人站在虚拟的冲绳法庭上，从他嘴里发出上面引用过的艾希曼的话，将德国置换成日本，我们可以痛苦而自由地详尽描绘出这样一幅让人作呕的光景：他会带着“一种昂扬感”说，他很愿意为消除日本年轻人内心罪孽的重负而尽分内义务。

充斥着这个法庭的比以色列法庭上的更为荒诞，因为一般而言，实际上，“日本年轻人”内心并没有背负罪孽的重负。就像阿伦特说的，实际上当不作恶反而有罪恶感时，会予人以满足感。这个昔日守备队队长在尽分内义务时，实际上（相信）他是什么坏事也没做的人

的那种伪罪恶感就能够被铲除。“日本年轻人”仿佛在对冲绳发慈悲，认为只要对其加以补偿就万事大吉了，一副神清气爽的表情，体味不到曾经切实感受到的罪孽的苦涩，浑身洋溢着纯真自由的活力，用一副天真烂漫的面孔看着冲绳，这样他们大概就会获得心灵的安宁吧。就这样下去，直到将来，在他们新一代的内心，歧视冲绳的复苏势头将无论如何也无法得到控制，不是吗？

一味地想着如果有机会，不断瞄准以冲绳为核心的逆转机会的，不只那个渡嘉敷岛的昔日守备队队长一个人。实际上，的确为数甚多的日本人都是这么想的。毕竟对于此前战争中的诸多事件和父辈的行为是没有责任的，大部分新一代人正在追随着这种风潮。在现在年轻一代的道德想象力的世界，看看围绕在日朝鲜人都发生了些什么事情吧。看看那些极为普通的糊涂的高中生殴打朝鲜高中生的实际情形吧。他们在莫名其妙的使命感和“一种昂扬感”的驱使下，甚至连天真的廉耻心都丧失了。这些事情与此前战争中的诸多事件和父辈的行为完全没有区别，当看到他们并没有真正的罪恶感、有可能重蹈覆辙的样子时，仅仅去铲除他们那伪罪恶感，却不去努力催生他们道德想象力中真正罪恶的种子，不就等于在重新一点一点地构筑迈向大规模国家犯罪的错误结构吗？

要碾碎冲绳无止境的抗议之声，不但要装作听不见，而且还要培养听不见的耳朵，那不是同样在部署实施国家犯罪吗？在佐藤-尼克松共同声明之后，我们政府所进行的工作和宣传正在赤裸裸地朝着那个方向迈进。由于反复声称“冲绳问题已经了结了”，这种咒语姑且不论冲绳的罪恶感、战争责任和战后责任，它不仅要碾碎冲绳的抗议之声，甚至要覆灭“冲绳”本身，这实在是从根本上具有完全破坏性的恐怖的咒语。

> 啊，三味线的弦断了。真没想到。噗哧哧哩。大和与冲绳民族之缘，中断的弦啊。

战败翌年之秋，在折口信夫追忆冲绳的文章结尾，他激愤地说道：“随着冲绳风土人情的毁灭，综合到组舞中的音乐、舞蹈和戏剧也消亡了。”这是基于错误的推测而发出的感慨。冲绳的音乐、舞蹈

和戏剧被顽强地守护着，并且是由民众自觉自愿地去做的。从即兴喷涌而创作的表演艺术到组舞完成的样式，其中每一个层面都没有灭绝。这无非是冲绳民众在用自己的双手来守护着。即便在反抗土地接收的现场，三味线音乐与即兴琉歌所蕴含的内发性也始终洋溢着活力，而大和民族并没有为它的复兴做什么。

也许毋宁说，在关涉折口信夫敏锐洞察的最关键处之处，大和与冲绳民族因缘之弦果真噗哧一声断裂了。无论现在还是将来，就像断了的三味线的弦一样，大和与冲绳民族因缘之弦在根本上是断裂的，而且也许应该断裂。因为在现在全然反历史的定位中，坦率地说，我们有理由怀疑：在挤满美军基地的冲绳，在军事统治下过着使用美元的生活的同时，却执拗地守护着冲绳艺术的行为中，不就包含着对占领军的严正拒绝吗？不就包含着对大和民族的巧妙拒绝吗？

我想起收入《冲绳的母亲——她们的生活记录》一书中讲述的一段场景，它提出了普遍性的追问，远远超出插话的界限。它说的是，一个在本土纺织工场就业、不得不与歧视进行斗争的年轻女工回冲绳省亲之后，面对新的日复一日的斗争，她回想起过去。在第一次婚姻中，她因为不孕而遭到休弃，后来成为一位有五个孩子的教师的继室。冲绳战中，丈夫被动员到南部前线，她则留守家中，不得不一个人伺候年迈的婆婆，照料孩子们。为了躲避空袭和炮击，他们一家藏身于龟甲墓中。

> 就这么过着，有一天，美国兵突然来了。当时的情形至今也难以忘掉。奶奶突然从墓场里出来，突然唱起《唐船道伊》[3]：
>
> 三啦　一恰噶思一啦（意思是，三郎怎么办？是混乱之际的戏谑用语），瓦啦宾恰——矛——来（孩子们，跳起来吧）！
>
> 就在田间狂舞起来。

那霸民谣《唐船道伊》以人们的喊声为开头，他们噌地冲向码头，向历尽艰险、从中国漂洋过海而来的唐船打探亲友的消息。在这种情况下，歌词的意义与老妇的激情舞蹈似乎没有必要完全吻合，一

一加以牵强附会。在战火中遭到日军的离弃，而在异常强大的敌军面前又不得不投降，穷途末路之际，边歌边舞的激狂老妇就是以这种方式来拒绝日军和美军、在作为冲绳民众的自我表现中燃烧释放所有情感的。

也许会有声音说：你也太夸大其词了。但是，你真能想象得出一个老妇用无论是本土的哪一种方言唱着呼喊“孩子们，跳起来吧”、在庞大的占领军的武器面前狂舞的情形吗？如果难以想象，大概我们必须承认，在这位无名的冲绳老妇与我们之间，横亘着一条难以逾越的幽深鸿沟，对面狂舞的老妇首先就在巧妙地拒绝我们。日军在战火中将老妇抛弃，美军在战场上让老妇投降。然而连结两种强权的所有要素无非就是我们，也就是今天的课题，都正在被她一一甩开、抛弃。有谁真的能让这位狂舞的老妇屈服吗？

作为冲绳民众意识构造的一种形态，人们常常提起它的“中央指向性”。这是历史上从本土强行进入的强权的要求。而渴望摆脱歧视的人们，也自行选择中央指向。面对最底层民众，强行要求中央指向的强权暴力做了些什么？在大战中以重庆为中心活动的日本反战同盟发布的一份教材中有极为具体的记述。面对为数众多的冲绳士兵，前线传来这样的声音。

> ……庆良间发生的是事实。有一个叫赤神的当兵家庭为生活所困，没有缴纳税金。村公所办事员前来大吵大闹。“什么，口口声声说没钱，不是有值钱的东西吗？孩子也是日本人，也有奉上效劳的义务。现在国家处于紧要关头，把孩子卖了交税吧！”母亲哭着说：“说的倒是，可他是我那上战场的丈夫唯一的骨肉，还是等我丈夫平安归来再说吧。”“你虽然这么说，还是好好想想。反正我们平民百姓早晚都不得不去效劳的。再说了，为了父母，孩子不管多苦都要尽孝，父母当然也有让他们尽孝的权利……”最终办事员说服了母亲，让她决定卖掉孩子，所得金钱全部作为税款收缴上来。那位年轻的母亲后来沦为那霸街头的妓女。

稚拙的叙述口吻反而让人难以质疑它的真实性（这让人想起已故古坚宗宪氏的兄长，他也说起过自己幼年差点儿被卖给丝满渔夫的经

历）。毋庸置疑，故事的讲述者、这位年轻士兵以其行动和思想超越了赤裸裸的国家权力强制下的中央指向。那岂不是证据不足的单方臆测吗？在政治宣传下来看人性选择及其思想发展岂不轻率？——如果出现这样的犹疑，那么，为了克服它，只要想象一下日中战争前线对面眺望日本和冲绳现实的人看到了什么，又是怎样看的，就足够了。

反过来说，到底是谁，又是怎样把这位士兵的视野纳入日本“中华思想”式感觉的框架内，局限在面向日本本土的中央指向性范围内？这位反战士兵接下来又做了汇报，告知大家这样一个消息：昭和十六年八月的八重山反战集会和冲进集会现场想要逮捕发表演说的学生的巡警遭到民众群殴，“不过，冲绳士兵啊，你们的家人饥饿到了不得不把孩子卖作奴隶的地步，但你们的同胞中，也有人已经觉悟到这场战争的侵略性罪恶，并勇敢地参加了反战反军部运动”。

如前所述，以伊波普猷和仲原善忠为首的冲绳先驱知识分子，他们一度成为本土体制的合作者，却超越了战争。即使是这些先驱，在回顾他们整个人生的时候，并且是仔细体察他们自我表现的细节的时候，我们不能不注意到，他们绝对没有被日本的“中华思想”式感觉所吞噬，即使面对支撑天皇制国家金字塔的中央指向性，他们也摆出一副不放弃相对主义自由的倔强姿态。

战后二十五年，在作为连美军的核武器也包括在内的前沿基地，在与数量庞大的毒瓦斯共处、海港和鱼类被核动力潜水艇所污染、从朝鲜战争一直持续到越南战争的战争现场，遭到日本及日本人弃绝的冲绳人是如何重新获得痛苦的民众意识和意识构造的，在对日本、亚洲和世界展开敏锐而不抱幻想的展望的中心，他们是如何置身其中的？如果联系起来思考，那么更年轻健硕的冲绳人将以鲜明的多元姿态站在我的面前。

基于对现实的这种认识，人们将怀疑：所谓冲绳人的中央指向性，说起来不只是坠落的幻象而只为本土日本人拥有吗？例如一方面，人们已经明确意识到：战前冲绳选举中由本土派来的候选人赤裸裸地表现出的中央指向性思维，大概断然不会为现在的冲绳和冲绳人接受。但是另一方面，人们却又认为，今天也许能再次向冲绳“派去”候选人。我们以为，考虑到有可能存在“中华思想”式感觉的强权幻想，对于本土日本人自身而言，正是去关注这两者间的落差才是今天

切实的课题。在此，我不得不重新面对自己迄今为止一直使用的“本土”一词，以及与之相关的二十七度线两侧民众的意识构造、日本强权及其内涵。与“冲绳”这个词一样，我大致同样频繁地使用了“本土”这个词。并且每当写下这个词的时候，我的内心就悄然滋生出反抗，也会膨胀起令人担心的异物感，那与必须附加某种保留条件的欲望相关。所谓“本土”到底是什么？所谓“本土”日本人到底是怎样的人？

“本土”作为一个词，首先必须分成两层意义来讨论。只要前往冲绳的旅行者、滞留冲绳的记者并非过分迟钝，那么一般来说，当他与冲绳人交谈时，他不会吞吞吐吐、犹豫不决地说出“本土”这个词。由于自己不愿使用冲绳——内地，或者冲绳——日本这种暗含对比关系的词语，或是考虑到对方，访问冲绳的人才迫不得已发明了这个用语。那是因为不希望使用“内地”这个词，或者对与冲绳对比使用日本这个词心怀顾忌，也就是说，是抱着消极的动机选用了这个词。因此，与“本土”这个词相对应的实体果真积极地实际存在吗？我自己并不愿一边质问一边去使用它。如果考虑到这一点，并且因“本土回归”这种政治性决定，从而稀里糊涂地消解掉冲绳——“本土”作为词语的鲜活内容的现在，我想重新致力于去积极把握“本土”这个词的本质。

《冲绳精神风景》一书的作者是位诗人，同时也是位发挥着指导作用的新闻工作者。他深入到冲绳知识分子那复杂而微妙的意识隐蔽处，对其加以捕捉，具有难以掩藏的强烈平衡感。他带着多重曲折感，讲述着“本土”一词的构成、用法以及与之密切相关的心理之网。

> ……如今冲绳的确处境异常。对其异常性了如指掌而活着的一方，与注视着这种异常性而滋生出某种猜疑的一方，立场迥然有别。在冲绳，称“日本”吗？这在日本是不允许的。于是就想出“本土”。报纸编辑搜肠刮肚、绞尽脑汁想出的名称，不是内地，而恰是本土。
>
> 也许冲绳人会说，战前以来，由于冲绳人的自卑情结，“内地”一词就成了禁忌，最后就改说成“本土”了。这分明是苦肉计。这个“本土”现在已经堂堂正正地在本土通用了。
>
> 去体察对方的脸色的时候，对方越是率直自己就越显得不自

然。如果充满善意就更加如此，反而还会成为多余的负担。某人与冲绳人交谈甚欢之际，冒出“在日本……”这样的话。他当然是日本人（？）。听者也自认为是日本人（？），对此毫无怀疑的余地。但如果对方急急忙忙地改口说“不，在本土”，他则很难堪。

这篇文章本身具体而清晰地显示出：就词语的质量而言，在“冲绳人”这个词的分量及其可靠性面前，“本土”这个词是多么地无足轻重。深深地沉默却又不失稳重地微笑着，面对也许是“充满善意”的日本人（？），这个冲绳人如果再次追问：你所理解的本土、本土人，其积极意义究竟是什么？无疑，大概对方这才彻底哑口无言。“本土”一词的积极意义尚未明确，出于消极的敷衍，作为权宜之计被编造出来，继而通用起来，而“本土回归”这个词则正在一点点地蚕食着二十五年来一步一步地、脚踏实地地明确下来的真正的冲绳式存在。

据此，“本土”日本人就像令人担心的异物一样坚持自己的存在。如果去认真倾听他的坚持，就会发觉，它化作不停的抗议之声回响起来，进而就有人要把无法不让人生疑的“本土”日本人的根基、悬而未决的冲绳课题放置到事先决定的清洁无害的箱子里，收藏起来。也据此，生活在那里的人们拒绝去理解植根于冲绳的新亚洲观，拒绝去理解用自己的血清洗的、在尘土飞扬中坚守下来的宪法精神及独立的民主主义感受。

本土在不加选择地继承“日本属于冲绳”这个命题的负面意义，即自己重新接受将日本列岛捆绑到几乎永久化的核基地冲绳的尾巴上这一状态的同时，也要连根铲除这个命题的正面意义，即现在在冲绳被发现的、被承认的、依据经验不断强化的、持续不断的新亚洲中对日本的展望，并致其枯死。

现在冲绳把核时代所有日本人的死亡与再生的契机转化为现实，把裂开的伤口显示给世人。面对伤口，却视而不见，直到无法后退就僵直在那里——如果大多数日本人根据这种现实就推测“冲绳问题已经了结了”，那么到了那个时候，应该也能够清晰地听到太平洋彼岸传来“冲绳问题已经了结了”的声音，他们装出一副若无其事的轻松表情。到了那时，不会也听到一个充满更为切实的愤怒和苦涩的声音在广袤的亚细亚大陆宣告“日本问题已经了结了”吧？

东江平之氏分析了冲绳人的意识构造，他指出：“‘本土’这个变通语变成通用语，本身就让人不可思议。由于所有人都认为‘本土’是同质化的，以至于要说‘到本土去’，那么意味着要到哪里去并不成问题。”克服了这种陈旧意识构造的新冲绳人，就冲绳、冲绳人的本质，向“本土”日本人提出无止境的抗议，直截了当地教导那些认真倾听的“本土”人：“本土”这个消极性词语中除了包含暧昧的幻想，不存在任何实质性的东西。如果那些不相信“本土”假象的人从正面受到撼动，恐怕我们“本土”人那虚幻的安定状态就会转瞬即逝。

相对于冲绳的“本土”果真存在过吗？这种质疑的声音立即会引导我们去联想相对于中国的“本土”日本、相对于美国的“本土”日本这种没有实质性意义的语言。当重新反省自己在冲绳屡次使用“作为‘本土’的日本人”这个词的事实时，我站在一个令人窒息的出发点上。作为只是消极地获得的“本土”日本、“本土”人的日本人，这种认识，也正是这种凹型认识成了最恶劣的绳索，它束缚着重新展望亚洲时那积极的、凸型的、丰富的想象力。

战后冲绳培养出的新人，他们注视着迄至“本土回归”在冲绳现场一步一步展开的一体化过程，主张把冲绳作为不断提起抗议的场所，让它持续发挥功能。对于这些新人而言，消极的“本土”的单纯形象实际并不存在。在眼看着要连带岛屿在内将他们吞噬掉的巨大困难的漩涡面前，他们恰恰要凭借自由而丰富的想象力去理解冲绳、日本、亚洲和世界。也就是说，他们是在整体展望中来理解冲绳那依然流着血的历史伤口的。面对他们的存在及其视线之所及，我希望能常常发挥自己的想象力。若非如此，我就要承认：“日本人是什么、能不能变成不是那样的日本人的日本人”这种追问本身行将枯萎，变得丑陋；行将腐朽，让人可怜。

虽然在内心我无论如何也不能阖上这些冲绳札记，但那是对战后民主主义和伦理想象力进行思考的线索，它就像螺丝钉一样拧入我那黯淡血腥的内心深处，因而我强烈地需要它。因为渐渐地我也强烈意识到：舍弃它，我自己将被弹射进最为可憎、最为恐怖的摇摇欲坠的虚空。

我从便携式收音机里收听到决定回避冲绳全军劳第三波罢工的报道。无须闭上眼睛，暴风戾雨中的集会与放哨、上原全军劳委员长及

其周围人的风采和声音、在他们背后众多参加示威的面孔就都鲜活地浮现在眼前。一个声音说，他们屈服了，他们肩负着反战重任，独自承担基地劳务人员的矛盾，负荷太重。这里，又一个“冲绳问题已经了结了”。然而我强烈反对这种声音。恐怕我断然接受不了这种意见。他们没有屈服，他们还在用弯曲的脊背继续顽强地背负着充满苦涩矛盾的沉重梁桷。他们的存在也许是在践履劈开日本现状的柴刀这一职责，而作为冲绳人，他们自己依然在为了作为真正的人活着，并且执拗地抗争着。我通过多次冲绳之旅才感受到他们的信心。

昔日守备队队长想要再次拜访引发集体自杀的岛屿而遭到拒绝。冲绳诘问他道：“你是来做什么的？”他的回答是：我是来祭奠英灵的。画报报道说：这位昔日守备队队长挤过抗议队伍，乘坐悬挂星条旗的美国民间船只，终于来到渡嘉敷岛，献上了花圈。

“日本人是什么？能不能变成不是那样的日本人的日本人？”这种深刻反省的漩涡重新开始把我卷进更深的深渊，且日复一日。虽然我也知道，宪法第二十二条规定有脱离国籍的自由，但既然是继续做日本人，那么，用什么方法来结束自己内心的冲绳札记呢？

（1970年4月）

---

[1]根据大江健三本人的解释，“罪的巨块”来自英文短语corpus delicti，corpus指身体、有形物，delicti是有罪的意思，他将其处理成日语词“罪的块”，为了形容数目巨大，则写成“罪的巨块”。参考大江健三郎：《关于玷污人类》，载大江健三郎著《定义集》，许金龙译，北京：新星出版社2014，98-99页。——译注

[2]当时军队内部称呼冲绳住民为“土著民”。“土著民”一般用来称呼南方殖民地住民，带有“不能信任”这样的情绪。参照《独立混成第15连队本部阵中日志》，收入日本防卫厅战史室资料《冲绳战资料》。——译注

[3]《唐船道伊》是一种冲绳民谣。所谓“唐船”，是指冲绳的王府时代（15世纪至1879年）与明、清进行贸易时使用的船。——译注

译后记 当内心的法庭遭遇世俗的法庭

2008年3月28日，我清楚地记得那天清晨。在东京的一位友人家里，当看到电视里在围绕《冲绳札记》引起的诉讼中大江健三郎氏胜诉的画面时，我和友人相拥庆祝，为公理战胜而喜悦。而接下来，大江氏在采访中所表现出的平静——那张脸很难读出笑意——倒让我感觉自己有些滑稽，有些无所适从。因了我的喜悦和无所适从，内心生出想要了解大江氏、了解《冲绳札记》的急迫。

要了解《冲绳札记》，就不得不追溯到自琉球处分至冲绳战乃至战后的琉球·冲绳那段历史。14世纪确立的琉球王国接受明朝册封，在明朝的海禁政策下从事中继贸易，其时日本处于战国时代。就在日本结束战国时代，从“天下统一”到建立幕藩体制的过程中便出现征服琉球的动向。1609年，萨摩藩出兵入侵琉球。因为萨摩讨伐琉球的真正意图在于通过统治琉球而获得琉球对明朝贸易上的地位，在对琉球实行禁武政策的同时，极力保密攻占琉球之事,仍然让琉球以独立王国之形态继续存在。这样，琉球一方面沿袭了明朝的册封体制，一方面逐渐被纳入幕藩体制。也就是说，幕藩体制下琉球的地位是以东亚册封体制的存在为前提建立起来的。就在清朝日趋衰落之际，日本决定通过打破册封关系实现其入侵海外企图。1872年日本设琉球藩王，完成琉球所属第一步。1874年征讨台湾，制造否定清朝对琉球册封关系的既成事实。次年，强迫琉球国王停止向清王朝朝贡。1879年，强行“废藩置县”，改“琉球”为“冲绳”。甲午战后，日本乘占领台湾之际

正式“解决”琉球的归属问题。至此所完成的“琉球处分”，使日本迈出走向殖民国家的第一步。

如果说“琉球”会唤起近代以来我国知识人的乡愁，那么在时隔半个世纪后的太平洋战争末期，在冲绳岛上发生的惨绝人寰的冲绳战对于我们来说则是遥远而陌生的，那场战争只让我们记住了凶残的日本，或者依稀还有广岛、长崎的原爆记忆，十万冲绳岛民的血痕不仅在日本的教科书中一点点地被抹拭，也为我们漠然视之。那是1945年3月，美军为掌握整个琉球群岛的制海权和制空权，建立进攻日本本土的基地，攻占冲绳岛。为了达到尽量迟滞美军进攻日本本土这一目的，日本军队决定在冲绳全力抵抗美军。当时，驻守冲绳的日军第三十二军司令官下达“军官民同生共死”的命令，军队还下达“为了不妨碍部队行动，为了向部队提供粮食，民众需要英勇自决”的命令。而冲绳岛民认为成为敌军的俘虏是最为可耻的事，加之军方宣传“一旦投降，男人便会被杀死，女人则将遭到强暴”，并向岛民提供手榴弹，在美军登陆、进攻之际，至此而进行的所有这些准备使得集体自杀一下子成为事实。而在太平洋战争结束后，于冲绳人而言的“战后”，只不过是“战火”中的战后：冲绳又成了贮藏美军核武器的基地，并成为从朝鲜战争一直持续至越战的战场。自琉球处分以来，冲绳不断遭到日本和日本人的弃绝，那里的人们痛苦而执著地斗争着。

在围绕《冲绳札记》的诉讼中，大江氏明确表示，作为本土的战后一代，他在该书中想要阐明的主旨有三：其一，自明治近代化以来，通过不断的琉球处分，冲绳人被纳入日本体制。在这个过程中，彻底的皇民化教育塑造了怎样的民众意识？如何酿成1945年冲绳战中的悲剧？其二，随着《旧金山和平条约》生效，离开本土的冲绳在美国军事政治统治下将继续忍受大规模军事基地的存续，以及由此带来的苦难。其三，在太平洋战争之前的近现代历史中，本土日本人对冲绳一直持歧视态度；战后，本土的和平与繁荣又是以冲绳付出的巨大牺牲为代价的。大江氏在思考：本土的日本人是否意识到了这一点？进而追问：日本人是什么？能不能变成不是那样的日本人的日本人？并努力寻找答案。这些问题的探讨让大江氏陷入深暗冥晦的精神深渊，陷入瘫软无力和绝望的状态，故而行文处常常出现“深渊”、“无力”、“绝望”等字眼。原因是，那些向冲绳投以歧视目光的、用冲绳巨

大的牺牲换来自己的和平、繁荣的本土日本人，就是自己的同盟、替身，或者是血脉相连的兄弟，甚至就是他自己。尽管属于战后一代，作为本土日本人，他无法自外于那场战争，无法自外于冲绳人的鲜血，冲绳人的牺牲就是对生而受苦的他的惩罚，他被判了罪，他感到苦涩、颤栗、恐惧，但他无法也不愿意澄清自己存在的无辜，并且发自内心地、真诚地认同冲绳人对自己的拒斥。以自我批判、达成自我认识为契机，他清晰明了地揭示了上述一系列问题，并揭发了冲绳战中集体自杀的事实。

也正是札记中有关集体自杀的记述，使他日后成了这一场民事诉讼中的被告。尽管其间时隔几十年，内心法庭的审判——无论是就过程而言，还是就其意义而言——尚未终结，他却突然被推上世俗法庭的被告席，无法不让人感到担当存在的荒诞，这或许就是被宣告胜诉后的大江氏面无表情的真正理由？在大江氏看来，自琉球处分以来，以琉球、冲绳民众之死作为抵押来赎回本土日本人的生，这个命题在血腥的冲绳战场清晰有形，并一直绵亘至核战略体制下的今天。只要冲绳的现状还在持续，那么从公共的立场上讲，对于冲绳和冲绳人而言，本土的日本人就罪不可赎，也不存在真正的忏悔。

然而事实上，集体自杀事件的责任人安然无恙地回到二十七度线隔开的追究不到战争责任的日本本土，隐匿在人群中，摇身一变，成了“善良”的市民、慈爱的父亲，直至今天也没有对冲绳进行任何赎罪。相反，他们依靠日渐稀薄的、歪曲的记忆将罪孽加以相对化，并不遗余力地篡改过去的事实。比如，把自己对陷入孤立无援境地的妇女实施的强奸行为置换成“美丽的瞬间的爱”；又比如说，为了不妨碍军队行动，让军队在作战中没有后顾之忧，冲绳居民自行选择了死亡——这样的死不是很美、很壮烈吗？并且幻想着，如果有机会去冲绳，当本土的刽子手与冲绳的幸存者再会时，是否有可能沉浸在甘甜的泪水中就此和解了呢？

还记得德国纳粹高官阿道夫·艾希曼“二战”后在经历漫长的逃亡生涯后，遭到逮捕。1961年在耶路撒冷受审时，他建议在公众面前判处自己以绞刑，说，这是他为了消除德国年轻人内心罪孽的重负而尽的分内义务。大江氏曾经想象过这样一幅光景：让一个日本人站在虚拟的冲绳法庭上，从他嘴里发出艾希曼说过的话，将“德国”置换成“日

本”。之后连他自己都觉得这幅画面令人作呕。理由是，冲绳虚拟法庭上的守备队队长是相信自己什么罪孽都没有的；而另一方面，日本年轻人的内心并没有如德国年轻人那样背负罪孽的重负。大江因而担心：战后的日本在重新一点点地构筑迈向大规模国家犯罪的错误结构。而只要看一看2008年8月15日那天在靖国神社反对大江一案审判结果的签名活动的火爆场面，就可以想象，有多少日本国民因为无知或者装作无知所置身的可怕险境。

让我们再回到那场官司上来。2005年8月，冲绳战中驻守冲绳座味间岛的守备队队长梅泽裕少佐以及渡嘉敷岛的守备队队长赤松嘉次大尉的弟弟向大阪地方法院提起诉讼，状告岩波书店和大江健三郎，认为《冲绳札记》中有关军方强令民众集体自杀的表述是“虚伪的事实”，以“名誉受到损毁”为由，要求该书作者大江健三郎以及岩波书店停止发售，并赔偿两千万日元精神损害补偿。

其实《冲绳札记》中根本就没出现集体自杀事件责任人的名字。起初，大江氏是通过上地一史写的《冲绳战史》和冲绳时报社编的《钢铁暴风》这两本书了解到关于在冲绳战中发生的集体自杀的详细情况的。他原本打算引用《钢铁暴风》中的相关记述的，但考虑到其中出现有赤松的名字，最终决定放弃。在大江看来，个人无足轻重，只有将其作为一个普通日本人的想象力问题来把握时,才能挖掘出横亘在事件深处的课题，而这个课题就是日本近代化以来的皇民化教育渗透到冲绳的国民思想——日本军第三十二军强加于冲绳民众的“军官民同生共死”的方针——列岛的守备队队长这种纵向构造，它的形成及其运作形态。如果说置于该纵向构造顶端的守备队队长抗拒上级的命令，去阻止集体自杀，从而避免了那场悲剧，大江则认为有必要记录下他的名字。然而守备队队长只是谨守军纪，认真执行命令，绝对服从帝国命令，驯服地参与“由国家机器所组织的行政谋杀”，充当犯罪国家的代理人——这也就是汉娜·阿伦特所谓的“平庸的恶”——最终酿成极权主义之极恶，因此，就不能把引发悲剧的罪责全部放在具体行为者的身上，应该是每个普通的日本人都要接受审判。否则，那就是一种“集体自我欺骗”和“集体失忆”，它的危害不在于让历史留下空白，而在于危害人类的未来。

在青年大江的思考中，可以清晰地看到汉娜·阿伦特的影响。阿伦

特指出，极权主义无论在哪里实行，它都以摧毁人的本质相始终。艾希曼的罪恶在于他心甘情愿地参与了极端统治摧毁人性的“伟大事业”，毫无保留地将体现这种“伟大事业”的法规当作至上的道德命令，并心安理得地逃避自己行为的一切道德责任。大江氏在文中多次引用她的观点，不仅一样具有洞见、隽智，也同样表现出了在黑暗时代勇于承担公共政治的责任。焦点稍有不同的是，阿伦特系统地探讨了极权主义的酝酿、产生、发展的详细过程，以及极权主义下人的责任问题；作为作家的大江则侧重探讨上述日本极权主义下的纵向构造和这种构造中人的——而非某个具体人的——责任问题，这是他从耶路撒冷得到的教训。

大江氏从耶路撒冷的道德教训还有：对极权主义所造成的罪恶是无法用友情去宽恕、用爱去容忍的，用他自己的话说，刽子手和受害者是无法在泪水中和解的。当然，那罪恶也无法用恨去复仇。

那么问题就浮现出来了：其一，在《冲绳札记》中并没有涉及原告梅泽裕和赤松嘉次的名字，也没有对他们的个人攻击，他们的名誉怎么就受到损毁了呢？其二，集体自杀事件发生在二战末期，《冲绳札记》刊行于1970年，为什么时隔几十年后以损坏名誉之罪提起诉讼，实属罕见。为什么在此之前不见抗议，而今突然提起诉讼？其三，在创作《冲绳札记》之前，大江氏尽可能多地阅读了冲绳当地出版社出版的与冲绳有关的书，并走访了冲绳众多的知识分子，其间的所学、所闻成为他创作《冲绳札记》的基本资料，也形成了他基本的冲绳观，也就是说，《冲绳札记》并非首次，也不是唯一揭露冲绳战中集体自杀的书，那么，为什么大江氏会成为被告？

或许我们可以从这场官司的出炉经纬中找到端倪。战败之初的日本文化界曾发出追究文化人战争责任的声音，此后日本的文学艺术着力于凸显普世性或传统日本美的特性，极力淡化“日本鬼子”的形象。川端康成于1968年获得诺贝尔文学奖，以及他在获奖仪式上的演说词“我在美丽的日本”就极具象征意义。说到影视，谁又能否认电影《追捕》不是改革开放之初我们中国人的爱情启示录？而我及我那一代人也不可抗拒地领承着《聪明的一休》等作品对我们幼小心灵的滋润丰满。但战后对日本军国主义战争责任的清算极不彻底，再加上90年代经济的持续衰退所造成的不安心理，日本政界渐趋保守，“新民

族主义”抬头，兴起一股右翼势力美化、淡化或是否定侵略战争的潮流。在这股潮流中，东京大学教授藤冈信胜以反对历史教育中的“自虐史观”、“黑暗史观”为由，组织“自由史观研究会”，参与编纂新的历史教科书，以此对抗“东京审判史观”。他于2005年4月呼吁开展“冲绳研究课题”，声称要在“战败六十年之际，揭开’冲绳战集体自杀事件’的真相”，在否定南京大屠杀、歪曲从军慰安妇的性质的同时，否定冲绳战中日军下达集体自杀的命令。而在他的系列活动中，也出现了梅泽裕的身影。同年8月5日，梅泽裕和赤松秀一即向大阪地方裁判所提起诉讼，并在二审中出示了日本文部省审查的教科书，认为文部省的立场同样是否定集体自杀命令的真实性。而日本文部省的确于2007年3月以“有关强制集体自杀的记述，是否由于军方下达命令尚不明确”为由，将“军方强制”字样从历史教科书中删去。在遭到冲绳十一万民众于同年9月29日举行的大型集会抗议之后，仅仅将“强制”改成了非常具有日本官僚特色的“参与”这样暧昧的字眼，还表示：如果送审的出版社要求撤回该稿，可以维持原来的表述。在自由史观的理论教唆下，在强大的国家机器扶持下，借庞大的三十人的律师团壮胆，就这样，尚未通读过《冲绳札记》的当年的刽子手理直气壮地走上了法庭，将战时国家机器操纵的犯罪行为巧妙地转换为个人的名誉问题。在历经两次败诉之后，原告并不讳言其强烈的政治诉求，声明自己提起诉讼的目的并非仅在挽回个人名誉，而是让它成为一个事件，敦促通过审查的教科书删除“命令”、“强制”的字眼，重写历史教科书，进而重塑国民的历史认识。作为“战后的民主主义者”，大江氏反对一切凌驾于民主主义的权威和价值观；对国家主义和天皇制持严厉的批判态度——相对于川端康成的演说词“我在美丽的日本”，大江氏获诺贝尔奖时的演说词“我在暧昧的日本”同样具有象征意义；为保守放弃战争的宪法第九条的理念，与加藤周一等人结成“九条会”，在全国各地举办演讲会。大江氏何以成为被告，还原到时代脉络中，他在冲撞、挑战、触犯逐渐右翼化的日本社会的道德、禁忌、伦理；他暴露了历史真相，颠覆了某些规范，强化了某些意识：而这些，是某些权力所不允许的。

一次民事诉讼由此演变成一场政治对决，一场挑衅与护卫历史之战。这也说明那一段历史还没有过去，依然是一段活着的历史，也正

是在这个意义上，可以说，《冲绳札记》在与历史同步，或者说，走在了历史的前面：时至2011年4月，尽管大江氏在三次审判中获得胜诉，他所要揭示的问题依然悬而未决，美国和日本政府依然在用强权践踏着冲绳的心。所谓“冲绳的心”是冲绳的和平祈念资料馆的建馆理念，其内涵是：人性的尊严高于一切，坚决反对一切与战争有关的行为，追求和平，格外珍惜发自善良人类灵魂深处的文化遗产。如今，冲绳人抗议日本政府修改教科书的声音淹没在政治家的私念中，淹没在媒体的欲望中，大规模的抗议活动无法天天持续，日日抚琴而歌总是可能的吧？但愿冲绳不是在这个意义上才被称为“艺能之岛”、“歌岛”的。

就我而言，是为大江氏的理性、激情与勇气所召唤的其中一个。在人生的彷徨期偶然地或者又是必然地碰触到这位作家之后，就愈加痛苦，并且从那时起就未能摆脱，也不愿意甚至害怕摆脱，我害怕痛苦摆脱之后那难以承受的“轻”。我喜欢他那双充满温情而又冷酷的眼神，那眼神直击人性的怯懦、自私与麻木，执拗地阻挠着那些只关心自身利益的人和政权。说到这本书的翻译，我以为它实在是上帝对我的慰安，给了我这只黑暗中的飞蛾兴奋与追求，在生命的磨难中安定了我的灵魂。同时，我也清楚地知道，自己在做一件明知不可为而为之的事情。凭自己的日语语言功底，无论怎么努力，面对这部内涵丰富的作品，都不禁无力叹息。我能感受到文字的声音之美、意义之美和文气文体形式之美，却常常顾其义而忘其神，或得其神而望其体，无法把文义文神文气文体及声音之美完全同时译出。是我众多师友的不断鼓励与谬奖让我勇敢地走到了今天。我首先愿意把这本译作献给我两年的东大留学生活以及在那里遇见的众多师友。那两年，尤其是第二年，只要是一出门，无论是上课、去图书馆，还是远足，随身携带《圣经》与《冲绳札记》的情景永远都是清晰的。而那种种生活图景则因为周围师友而变得格外生动。第一次走进我的导师藤井省三先生的研究室，我就开始用蹩脚的日语跟他交流，从那以后，他很少给我说中文的机会，无论在每次论文发表前我如何试图讨价还价。是尾崎文昭先生的鼓励，让我走上了日文翻译的道路。我无法忘记与寺田德子先生相处的点点滴滴，她用她那独有的温柔与严谨融化了我，让我对日语、日本文化和日本生出更为亲切的感觉。感谢董炳月师兄的

信任，在得知我翻译这本书时，充分肯定了它的价值，主动帮助联系出版事宜，并且帮助校译了部分内容，可谓一路扶持。我在东大的语伴、中国古典文学博士生荒木达雄君热情、有耐心，是在翻译本书的过程中给我帮助最多的人。每周在东大留学生中心与户田聪子女士的对谈，也帮助我解决了不少问题。好友关立丹君、陈春莲君分别帮我校对了日文的翻译和中文的表述，她们的严苛让我感受到友谊的力量。感谢偶然相遇的冲绳友人内原英聪君的不吝赐教，让我在翻译冲绳民谣、冲绳官职称谓等特有的文化现象时能做到更为精准的理解。在由三联书店出版的过程中，叶彤老师曾提出不少修改意见，我也在此表示感谢。此次出版，恰逢反法西斯胜利第七十周年。我对上海译文出版社将拙译纳入丛书的出版计划表示由衷的感谢。但愿大江先生对冲绳的终身思考能为我们理解日本和亚洲提供一个新的视角。

关于拙译，其中的讹谬，尚希鉴谅，亦望方家匡正，然而我愿承担全部责任。

陈言 谨记于知止斋

2016年6月10日

REMISE DE PEINE

PATRICK MODIANO

缓　　刑

[法] 帕特里克·莫迪亚诺 著

严胜男 译

2014年
诺贝尔文学奖
得主作品

……运用回忆的艺术，唤起最难以捉摸的人类命运，
揭示德占时期的人间世象。
——诺贝尔文学奖评委会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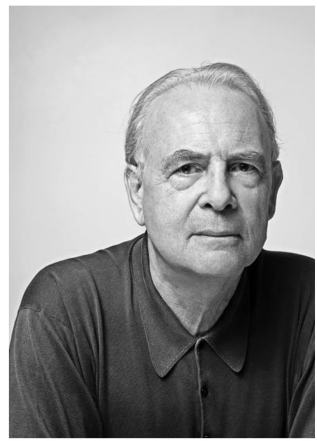
上海译文出版社

2014

帕特里克·莫迪亚诺

Patrick Modiano

1945～



法国小说家。
1968年，他发表处女作《星形广场》，
获得当年的罗歇·尼米埃奖。
嗣后他接连发表《夜巡》、《环城大道》、《凄凉别墅》、
《暗店街》、《一度青春》、《往事如烟》等。

上海译文出版作品

《地平线》
《缓刑》
《废墟的花朵》
《狗养的春天》

The Nobel Prize in Literature 2014 was awarded to Patrick Modiano "for the art of memory with which he has evoked the most ungraspable human destinies and uncovered the life-world of the occupation".

获奖理由：“以重塑记忆的艺术方式，他唤醒了最无可捉摸的人类命运，展示了占领时期的人间百态。”

序言

第一次读《缓刑》我还二十不到。那次阅读经历恰巧——差不多吧——和我与莫迪亚诺的作品结缘的时间重合。我不知道先读了哪本。可能是《蜜月》、《消失了的街区》、《废墟中的鲜花》，抑或《环城大道》。我不知道。但记得是其中一本。我记得，某个早晨在于维西[1]火车站的桦榭书店里，我哥随手买了一本口袋书，他当时在巴黎攻读法律，他本想在去学校的路上读的那本书落在了家里。我记得，他闯入我的卧室，卧室淡黄色的墙壁上贴了一张海报，此刻旧事重提，倒觉得这张海报“出人意料”地颇似莫迪亚诺的风格：神秘的外墙，树莓纵横，常春藤蔓延，这是一栋人们想象当中的巴黎别墅，亮着灯的窗户、高高的栅栏门、影影绰绰的花园、模糊的剪影、痕迹、令人浮想联翩的生活片段，这个画面活脱脱就是从《缓刑》里面出来的，不过别墅的位置不太像是独属于作者的那个隐秘的巴黎，倒更像是远郊，“那时候那里还没成为远郊”，是一个个宁静富庶的小镇，消失在田野间，我看到过这样的风景，在一次去埃松省参加钢琴考试的路上。我记得，他把书给我，对我说：“喏，你应该读一读这个，你会喜欢的。”我听了他的话，就此沉溺其中，永永远远，那种奇妙和眩晕随之而来。当然，一切已然在那里：街名、电话簿、重叠的时空、模糊的倩影、销声匿迹、不可告人的过往、和纳粹合作的污点、洛里斯通街的暗影、四处游荡的调查、可疑的访客、孤独、遗弃、行迹存疑打零工的父亲、在巡回演出之间奔波的当演员的母亲、没有户口簿、腼腆和优雅、压抑的恐惧和痛苦、模糊地带和黑洞，最后是这整个神话故事，珍贵独特，用谜样的句子写就，用忧伤轻盈、无与伦比的嗓音念出，但这个故事极为简单，没有鲜明的个性、没有惊世骇俗、没有绚丽的外在印记。日子一天天过去，我跑去图书馆囫囵吞枣读完了所有莫迪亚诺的作品。之后，我去圣米歇尔区的折扣书店淘书，连着几个月省下饭钱，我渐渐补全了他的旧作，开始追他的新作：我翘首期盼着，几乎每年一部，此后从未爽约，他的新书没有让我失望过，恰恰相反，每每读完一本，等待下本出版的迫切之情就更

胜一筹，我迫不及待想要揭开那层薄纱，我们总以为会在下本书中做到这点，最后却发现还笼罩着另外的层层薄纱，人们急于亲自揭开，却无从知晓这最终是水落石出还是疑云渐浓……阅读莫迪亚诺的那段时日在我的记忆中是一段惊奇连连、欢欣雀跃的日子。那时我初到巴黎，上课的地方离布洛涅森林不远，我流连于拉丁区和圣日耳曼德佩区的书店、艺术实验电影院，偶尔在别墅区的幽静小道上会会朋友，这里更有资产阶级的味道，相较于大区特快D线每个周末把我带回去的那个家。我在他的小说中嬗变，在他的小说背景中漫步，我就是他笔下的一个人物，或者至少是其中一个人物的兄弟、后代。我的生活和那些书互有关联，互相渗透，书为我的生活抹上一层色彩，重新解构，使之变形，在一定程度上模糊了虚与实的界限。两者严丝密合：那些地方，过着双重生活的印象，灯火通明的楼房底下长长的阶梯，楼房大厅里看见的人名，这一切都处在特殊的光亮中，这光亮属于现在，一个满载着过去并投向未来的现在，一个朦胧不定的现在。我的私密地图在演变、在更改，一层层叠加在我的出生地之上（当然在主城之外，在郊区），叠加在我此后不断成长的土地之上，叠加在被莫迪亚诺的小说重新描绘、重新定义、重新创造的土地之上。我到处搜寻那个瘦高的身影，我总是关注作品而非作家本人，我有喜欢的书，但居于幕后或者融入其中的作者不是我的兴趣点，但我总觉得会在不同的地方见到他，在卢森堡公园边上、在维克多·雨果大道上、在布洛涅森林的池塘边，可是从来没有发生过，直到几天前，正当我准备提笔写这篇序言时，我在乐蓬马歇百货公司的书店里，在一堆书架中看见了他，既清晰又迷茫，穿着米色的长款雨衣，就像一个眼色、一个征兆、一个奇怪——或者如他所说“古怪”——的巧合。我当然没有上前和他攀谈，我不敢。但我有了这样的幻觉，我知道了他在我心里的重要性，我对他的钦慕之情，我已经把他提升到神话的高度。再说了，退后一步来审视，我可以细细掂量在我巴黎头几年的真实记忆当中到底混杂了多少那段时间我如饥似渴吞下的莫迪亚诺作品中的内容，这两种“叙述”——其一已经消逝但属于我个人；另一个盘桓在字里行间，我不是作者，这些文字也和我没有任何关系——到底盘根错节到何种程度。这就是莫迪亚诺作品的力量，它能直抵你的最深处。它融入你的生活，直到无法厘清。这段日子重读《缓刑》，我才发觉

这一切铸就了我现在的精神格局，及至我作品的背景、内容以及遣词造句，即使只有我能感觉到，即使这种影响的鲜明痕迹几乎隐而不见，或者说这种痕迹太过隐蔽，无法为外人察觉。因此，莫迪亚诺的影响力是根深蒂固的，他的书占据了专门一层书架，和其他对我意义非凡的书放在一起，其中有安妮·埃尔诺、雷蒙德·卡佛、亨利·卡莱的，收藏后几位作家的书或者是出于其他动机或者是要表明另外的主张。这些在书架上紧紧挨在一起的作家从根本上动摇了我，改造了我，改变了我，包括作为个体的我和作为作家的我。

距离第一次读《缓刑》已时隔二十年，二十年后重读，我想要追回这无法追回的蹉跎（和谁有关？关于什么？是要削减何种冒名顶替的感觉以及非法的印象？），我一直没有时间重读那些塑造我的书和作家，记性又不太好，我总是觉得在抹去以往的痕迹，我步步向前，却困扰于遗失的东西，这个持续的黑洞不断变大，我惊诧于这本书竟然留下了如此之多的或清晰或模糊的印记，是应该重提莫迪亚诺了：莫迪亚诺和他弟弟居住的房子，这是父母留给他们的，尽管这对父母不太像父母；爬满常春藤的外墙以及周围的街道；进进出出的女人；学校里的伙伴；科萨德侯爵的废弃城堡；马戏团和意外事故；美国产的轿车；牛仔外套；夜总会的名字；父亲的露面；巴黎的修车行；成人团伙，只能依凭迹象、散落的碎片、通常无解的只言片语来了解他们的生活和形迹。照此说来，这种稍稍令人不安的遗弃感、隐约的焦虑感，还有那份不真实感，于我而言就是童年的代名词，童年建立在流沙之上，不断从指间流走，充满不确定，既无外廓也无中心，犹如疏松的泥土，我们在其中盲目前行，只能抓住残言断篇，陷入“存在”与“缺席”这两相纠缠的麻团中，就这样走过了少年时代，动荡、模糊，没有身份没有归宿，就像一条没有铭牌的丧家犬。这种感觉，莫迪亚诺在另一本书中[2]也描写过，似乎也非常契合《缓刑》，它勾勒出小说的远景和故事大纲：“我将要提到的我头二十一年的那些事情，我是在混沌中经历的——这种生活方式能让一幕幕远景迅速掠过，而演员却静立在摄影棚的平台上一动不动。我想诠释出这种感受，在我之前已经有很多人感受到了：万物流逝，模糊不清，我无法再过我的生活。”

参照莫迪亚诺之后的作品，特别是那部他盛情邀请我们解读的

《家谱》，《缓刑》在莫迪亚诺的所有作品中拥有别样的色彩，独具一格。首先，这是一部少见的开诚布公的自传性文本，甚至让我们产生了错觉，以为莫迪亚诺就是在用自己的名字上演自己的生活，并且趁此机会摇身一变为感人的“帕托施”——因为他难得的亲密、亲切，小男孩用精准和犹疑的口吻回顾起一段童年往事，我们后来知道这就是莫迪亚诺的童年，动荡的生活，寄居在父母朋友家中，而这些朋友又行事神秘、过往成谜，一边在等待当演员的母亲还有从事可疑勾当的父亲，同样可疑的还有父亲的过去和行踪，这一切或多或少是因为深陷在沦陷期的泥沼中，父亲会连续数日、数周、数月杳无音信或者不来看他们，之后又把他们送往别的地方，交托给别的人照顾。说到底，故事的真与假并非问题所在，令人激动的是那一丝光亮，那卸下防御的叙事，呈于你的肉眼之下，明明白白，扣动人心。自传体的脉络显而易见，但同时又赫然存在一个巨洞，交错着许多的犹疑和疑问。就好像在钻研一个他假模假样解开的谜团。就好像，在莫迪亚诺亲力亲为的调查的最深处，他用证据向我们表明，故事没有重新编排，它的表象、它的真实性，真实或虚构，都无关紧要，无从确定真相，无从解开疑问，无从判定暧昧。

莫迪亚诺的作品是在邀请我们参与到一场盛大的多米诺游戏或揭面纱的游戏中，自《家谱》出版后，我就执着于对它的阅读，我代替作者继续调查，并且附上了我的个人调查。一个调查叠加在另一个之上，这是一厢情愿的行为。我猜想，随着岁月流逝，纸页翻过，每个读者都在悄悄地进行着自己的调查。《缓刑》提到的小说背景大概占据了一页的内容。“在茹伊昂若萨和巴黎之间，那还没成为远郊的地方的秘密。倾圮的城堡前是杂草丛生的草地，我们在草地上放风筝。梅兹村的森林。水磨的巨大转轮发出轰鸣声，送来河水的清凉。”“来来往往的奇怪女人[……]其中有齐娜·拉凯弗斯基、苏珊娜·宝莱、叫‘弗雷德’的女人、卡罗尔马戏团的经理、蓬蒂厄街上的夜总会，还有一个叫做罗斯玛丽·克拉维尔的女人，她拥有一家旅馆，就开在老鸽棚街上，以及开美国车的女人。她们都穿着茄克衫和男鞋，而弗雷德，还戴了条领带[……]一天晚上，[……]爸爸[……]问我以后想做什么。我不知道该怎么回答他。”莫迪亚诺的书就像一个迷人的露天作业。每本都有双层含义。你尽可以认为，在一部完结的作品的最大

续航能力范围中，它已经完结，同时又把它当成一块全新的拼板，属于一幅还没完工的大拼图，一些部分仍然“空着”，另一些部分已初具轮廓，越发精确。精确的部分当然和莫迪亚诺的父亲有关，他是这位作家作品中的大事件，我们在《缓刑》中又捕捉到了他稍纵即逝的存在，透过“洛里斯通街”的往事，听见了泄漏秘密的回音。鲁迪，莫迪亚诺的弟弟，却在整本书中是一个缺失的中心，一个振聋发聩的沉默。在《家谱》第44页上，我们能够读到在他之后的书中再也不会提及的内容：“1957年2月，我没了弟弟。[……]除了我的弟弟鲁迪还有他的死，我想我在此处将要说出的一切和我没有多深的关联。”在《缓刑》中，读到这一行行文字，让人心痛、让人揪心的正是这份回忆，转瞬即逝又无处不在，腼腆、恰当的含糊其词，不甚精确也无评论，小心翼翼，但这份回忆难能可贵，以至于帕托施的弟弟成了最突兀的存在。因此，《缓刑》才更加震撼人心，对比莫迪亚诺的其他作品，它并非是一部偏离主题的小品，有一个隐蔽的发动机在驱动它：镌刻在纸页上的，是兄弟间相处的朝朝暮暮，是一段回忆，在提起时还能说上一句：我和弟弟。

奥利维埃·亚当

---

[1] 法国法兰西岛大区埃松省的一个市镇。

[2] 这另一本书指的是《家谱》。

在那个时期，戏剧巡回演出不仅风靡法国、瑞士和比利时，也席卷了北部非洲。我那时只有十岁。我的母亲外出巡回演剧，我和弟弟住在她的几位女友在巴黎郊区一个村庄的家中。

这是一座二层楼的房子，正面的墙上爬满了常春藤。英国人称作“凸肚窗”的一扇凸起的窗户延伸了客厅的长度。房子后面是一座梯形花园。在花园的第一座平台的深处，吉约坦医生[1]的坟墓掩映在铁线莲之中。他曾经在这座房舍里生活过吗？他曾经在这里改进他的断头台吗？在花园的高处，生长着两棵苹果树和一棵梨树。

客厅里，一些装甜烧酒的长颈大肚玻璃瓶上用银质细链拴着小搪瓷牌，上面写着品名：伊扎拉、谢里、居拉索。花园前的院子中央，忍冬蔓生到石井栏旁。在客厅的一扇窗户旁，电话机放在一张独脚小圆桌上。

一道铁栅栏护卫着稍稍缩在多尔代恩医生街后的房屋正面。一天，人们为这道栅栏抹上铅丹，之后重又涂上油漆。这种扎根在我记忆里的橘红色涂料的确是铅丹吗？多尔代恩医生街看起来颇为乡土，尤其在街的尽头：矗立着一座女修院，然后是一座人们去那里买牛奶的农场，再远一点，是城堡。沿街而行，右边的人行道上，你会路过邮局；路的左面，邮局的对面，你可以看到一道栅栏后的花匠的暖房，那位花匠的儿子是我班上的同桌。稍微再远一点，在和邮局同一边的人行道上，是梧桐树丛遮掩的贞德学校的围墙。

在这座房屋的对面，是一条呈缓坡的林荫大道。它的右侧是基督教堂和一片小树林，在这片树林的矮树丛中，我们曾经找到一个德国士兵的钢盔；在这条大道的左侧，是一座长条形的白色住宅，正面还带有三角楣，旁边是一个大花园和一棵垂柳。再往前，隔着这片花园

与住宅相望的是罗班·代·布瓦旅店。

斜坡尽头，与它垂直的是条大路。往右是车站广场，这片广场始终很冷落，我们在广场上学会了骑自行车。朝相反的方向走去，你可以到达公园。在左边的人行道上，有一座骑楼，底层依次排列着报亭、电影院和药房。前药剂师的儿子是我的一位同班同学，一天夜里，他的父亲在平台上拴上一根绳子上吊自杀了。人们似乎都在夏天上吊。在别的季节，他们喜欢溺死在江河里。这是镇长告诉报贩子的话。

然后，是一块空地，每逢星期五人们都到那儿赶集。有时候流动马戏团的帐篷和赶集商人的临时木棚也支在这块空地上。

接着出现在你面前的是镇政府和平交道。过了平交道口，你就到了镇上的大马路，大马路通往教堂广场和死难者纪念碑。我和弟弟曾经当过这座教堂合唱队的儿童队员，参加过一次圣诞弥撒。

---

[1] 约瑟夫·吉约坦（1738—1814），法国医生，断头台的发明者，法语中以他的名字命名断头台。

在我们俩住的这座房子里只有几位妇女。

小埃莱娜约莫有四十岁，棕色头发，前额宽大，长着高颧颊。她的身材非常矮小，使我们觉得她很亲近。由于一次工伤，她走路时有点瘸。她曾经当过马戏演员，后来又当过杂技演员，因此，她在我们中间很有威望。我和弟弟一天下午在梅德拉诺发现的那家马戏团是一个我们想加入的世界。她对我们说过她已经很久没操旧业了，她给我们看过一本相册，相册上贴着她身穿马戏演员和杂技演员服装的照片，还有杂耍歌舞剧场的一些节目单，上面登着她的名字：埃莱娜·托克。我经常问她借这本相册，我可以睡觉前躺在床上翻翻。

她、阿妮和阿妮的母亲玛蒂尔德·F三个人组成一个奇特的小圈子。阿妮的金黄色头发剪得很短，鼻子笔挺，面孔清秀娇嫩，双眼炯炯有神。但是她举止中的粗鲁与她的清秀面目形成对照，这或许是因为那件栗色旧皮茄克——一件男式茄克——她白天把它套在身上，下身穿着黑色的窄筒裤。晚上，她经常穿一件淡蓝色的连衣裙，腰间束着一根宽大的黑带子，我喜欢她这样的装束。

阿妮的母亲和她长得不一样。她们真的是母女吗？阿妮叫她玛蒂尔德。灰色的头发盘成发髻。一副线条生硬的面孔。总是穿着深色衣服。她让我感到害怕。我觉得她衰老了，其实她并不老：阿妮那时二十六岁，她的母亲五十岁左右。我记得她别在短上衣上的浮雕宝石。她说话有南方口音，后来我发现在尼姆长大的人也有这种口音。阿妮没有这种口音，她像我和弟弟一样带着巴黎口音。

玛蒂尔德每次对我说话时都叫我“幸运的傻瓜”。一天早晨我走出房间去吃早饭，她像平时一样对我说：

“你好，幸运的傻瓜。”

我对她说：

“你好，夫人。”

在过去许多年之后，我仿佛依然能听见她带着尼姆口音用她生硬的嗓音回答我说：

“夫人？……你可以叫我玛蒂尔德，幸运的傻瓜……”

小埃莱娜虽然和蔼可亲，但大概是一位像钢铁一样坚强的女性。

后来我得知她在阿妮十九岁时与阿妮相识。她对阿妮和阿妮的母亲玛蒂尔德·F有举足轻重的影响，结果这两位妇女抛下F先生和她一起出走了。

事情一定是这样的：有一天，小埃莱娜所在的马戏团驻扎在阿妮和她母亲生活的一个外省小镇上。阿妮坐在乐队旁，号手们通报，小埃莱娜即将骑在一匹披着银质马铠的黑马上出场。或者在我的想象中，她站在高高的秋千上，正准备做危险的三连跳。

演出之后，阿妮到小埃莱娜和吹奏蛇形风管的女人住的篷车里去找她。

阿妮·F的一位女友经常到家里来。她名叫弗雷德。今天，在变为成年人的我看来，她只是一个五十年代在蓬蒂厄街开设夜总会的女人。在那个时期，她看来与阿妮年岁一样大，其实她稍微老一点，大约三十五岁。她棕色的头发剪得短短的，身段纤细，面色苍白。她穿着收腰的男式上衣，我还以为那是骑马的女人穿的上衣。

有一天，在一家旧书店里，我翻阅一期旧的《巴黎星期》，这期杂志是1939年7月出版的，上面登着电影院、剧院、杂耍歌舞剧场和夜总会上演的节目。我惊奇地看到弗雷德的一幅很小的照片：她二十岁时就已经在经营一家夜总会了。我买下了这份节目单，就像获得一件物证，一个你不是在做梦的确实的证据。

节目单上写着：

侧影
蒙马特
洛雷特圣母街，58号
从22点到次日凌晨
弗雷德推出
她的女子夜总会—舞会
从瑞士归来
著名的唐·马尔约乐队
吉他演奏家伊齐多尔·朗鲁瓦

霎时间，我重新看到了我和弟弟过去看到的弗雷德的形象。那时候，我们放学回来看见她在屋子的花园里，像小埃莱娜一样，这个女人属于马戏世界，一个充满光环的世界。对我们来说，毫无疑问弗雷

德在巴黎率领着一个马戏团，这个马戏团比梅德拉诺马戏团小，它支着带有红色条纹的白布帐篷，名叫“卡罗尔”。这个名称经常从阿妮和弗雷德的嘴中说出：卡罗尔——蓬蒂厄街的夜总会——我仿佛看见红白相间的帐篷和身材苗条、穿着收腰上衣的弗雷德驯养的动物。

有时候，在星期四，她陪着她的侄子，一个和我们年龄相仿的男孩到家里来。我们三个人整个下午都在一起玩耍。他对卡罗尔马戏团的情况知道得比我们详细得多。我记得他对我们说了一句难以理解的话，这句话至今还在我心中回响：

“阿妮在卡罗尔哭了一整夜……”

或许他从他姑妈嘴里听到了这句话，但并不明白它的意思。当他的姑妈不能陪他来家里，我和弟弟在星期四吃过午饭后就到车站去接他。我们从来不叫他的名字，因为我们不知道他叫什么名字。我们叫他“弗雷德的侄子”。

她们雇了一位年轻姑娘去学校接我，并且照料我们。她住在隔壁的房间里。她把头发梳成一个非常光洁的发髻，她的眼睛是淡绿色的，衬托出目光的清澈。她几乎不说话。她的沉默和她那双透明的眼睛使我和弟弟感到害怕。对我们来说，小埃莱娜、弗雷德和阿妮属于马戏团的世界，而这位梳着黑色发髻、长着淡绿色眼睛的沉默的年轻姑娘是一位奇特的人物。我们叫她“白雪”。

我还记得我们有好多日子都聚在一起，在那间用作餐厅的房间里共进晚餐。那间房间与客厅被进口处的走廊隔开。白雪坐在桌子的末端，我的弟弟在她的右边，我在她的左边。阿妮坐在我身旁，小埃莱娜在对面，玛蒂尔德坐在桌子的另一端。一天晚上，由于停电，房间里点着一盏油灯，放在壁炉上的油灯在我们周围投下微光。

其他的人像我们一样叫她白雪，有时候叫她“我亲爱的”。她们用“你”称呼她。她们很快变得亲密起来，白雪也以“你”称呼她们。

我猜想她们租下了这座房子。除非小埃莱娜是这座房子的主人，因为村里的商人都知道她。或许房子属于弗雷德。我记得弗雷德在多尔代恩医生街收到许多信件。每天早晨，在上学之前，我到信箱前去取那些信。

阿妮几乎每天都开着她那辆淡灰褐色的四马力汽车到巴黎去。她回来很晚，有时候，直到第二天才回来。小埃莱娜经常陪伴着她。玛蒂尔德不离开家。她去买东西。她购买一本叫《黑与白》的画报，许多期画报散乱地放在餐厅里。每逢星期四下午，天又下着雨，我们听着收音机里的儿童广播节目，我就翻阅这些画报。玛蒂尔德从我的手里夺过《黑与白》。

“别看这种画报，幸运的傻瓜！这不是给你这样年龄的人读的……”

白雪和我的弟弟在学校门口等我，我的弟弟年龄太小，还不能上学。阿妮为我在多尔代恩医生街尽头的贞德学校报了名。女校长问她是不是我的母亲，她回答说：是的。

我们俩都坐在女校长的办公桌前。阿妮穿着她的旧皮茄克和一条浅蓝色布裤子，这条裤子是她的女友齐娜·拉凯弗斯基从美洲给她带来的：这是一条蓝布工装裤。齐娜有时会来我们家串门。那时候，在法国很少见到这种裤子。女校长以怀疑的目光打量着我们：

“您的儿子应当穿一件灰色罩衫来上课，”她说，“就像他所有的小同学那样。”

回家的路上，沿着多尔代恩医生街，阿妮在我身边走着，她把手放在我的肩膀上。

“我对她说我是你母亲，因为要对她作出解释，那太复杂了。你同意吗，帕托施？”

而我，我在好奇地想象着我该像其他小同学一样穿的灰色罩衫。

我在贞德学校做学生的时间并不长。由于铺着煤渣，操场的地是黑的。这种黑色与梧桐树的树皮和叶子很相称。

一天上午，在课间休息时，女校长向我走来，并且对我说：

“我想见你的母亲。请她在今天下午开始上课前过来。”

她像平时一样以生硬的语气对我说话。她不喜欢我。我对她做了什么错事？

在校门口，白雪和弟弟等着我。

“你愁眉苦脸，有什么事不顺心？”白雪说。

我问她阿妮是否在家。我只担心一桩事：怕她夜间没有从巴黎回来。

幸亏，她回来了，但回来得很晚。她还在房间里睡觉。她的房间在走廊尽头，窗户对着花园。

“去把她叫醒。”小埃莱娜对我说。我已经告诉埃莱娜校长要见我的母亲。

我敲响了她的门。她不回答。弗雷德侄子说的那句神秘的话重新出现在我的脑海里：“阿妮在卡罗尔哭了一整夜。”是的，她到中午还睡着觉是因为她在卡罗尔哭了一整夜。

我转动门把，慢慢地推开门。阳光照在房间里。阿妮没有把窗帘拉严。她躺在大床的边上，随时都可能掉下来。为什么她不睡在床中间呢？她在睡觉，胳臂放在肩膀上，仿佛感到冷，不过她是和衣而睡的，她甚至没有把鞋子脱掉，她还穿着她的皮茄克。我轻轻地摇她的肩膀。她睁开眼睛，皱着眉头朝我看：

“啊……是你，帕托施……”

她和贞德学校的女校长在操场的梧桐树下踱来踱去。女校长要我在她们谈话时在操场上等她们。我的同学们在两点差五分响铃时回到了教室，我看见他们在那儿，隔着玻璃窗，坐在课桌后面。我想听听她们在说什么，可是我不敢走近她们。阿妮在一件男衬衫外面套着她的旧皮茄克。

随后她丢下女校长向我走来。我们俩从在围墙上一扇面对着多尔代恩医生街的小门走出了学校。

“我可怜的帕托施……他们把你开除了……”

我想哭，可是当我抬头看她时，我看到她在微笑。这使我定下心来。

“你是个坏学生……像我一样……”

是的，她没有斥责我，我感到放心，不过我还是有点惊讶，这件事在我看来事态严重，但她却付之一笑。

“不用担心，我的老帕托施……我们会替你到另一所学校报名……”

我不认为自己比别的学生坏。贞德学校的女校长大概了解了我的家庭情况。她或许察觉到阿妮不是我的母亲。阿妮、小埃莱娜、玛蒂尔德，甚至还有白雪：奇特的家庭……她害怕我为班上的同学树立一个危险的榜样。人们能责怪我们什么呢？首先是阿妮的谎言。它大概立刻引起了女校长的注意：她显得比实际年纪轻，她本该说她是我的大姐……还有她的皮茄克，尤其是那条浅色蓝布工装裤，那时候这种裤子是如此罕见……对玛蒂尔德没有任何可指责的。她的深色衣服、她的短上衣、她的浮雕玉石和尼姆口音……她是一位普通的老妇人。相反，小埃莱娜带我们去做弥撒或去村子的商人那里时却穿着奇特：马裤塞在靴子里，长袖女衬衫的袖子鼓起，又在手腕处收紧，黑色的滑雪裤，或者镶着螺钿的开襟短背心……人们猜到她过去从事的是什么职业。然而，报商和糕点商似乎很喜欢她，并且总是很有礼貌地对她说：

“你好，托克小姐……再见，托克小姐……对于托克小姐，这是？……”

人们能指责白雪什么呢？她的沉默、她黑色的发髻和她透明的眼睛令人肃然起敬。贞德学校的女校长一定纳闷，为什么是这位年轻姑娘来到校门口接我，而我的母亲却不来；为什么我不像其他的小同学那样独自回家。她大概认为我们很有钱。

谁知道呢？女校长只要见到阿妮就会对我们产生怀疑。我自己就曾在一个晚上无意中听见小埃莱娜和玛蒂尔德之间谈话的片言只语。那时阿妮还没有开着她的四马力汽车从巴黎回来，玛蒂尔德显得不安。

“她什么事都干得出，”玛蒂尔德带着沉思的神色说，“您知道，利努，她是个狂热的冒险家。”

“她不会做出格的事，”小埃莱娜说。

玛蒂尔德沉默了一会儿，然后说：

“您明白，利努，您结交一些怪人……”

小埃莱娜的面孔阴沉下来。

“结交怪人，您这是什么意思，蒂尔达？”

我从未听到过她用这样生硬的语气说话。

“别生气，利努。”玛蒂尔德带着惊恐和温顺的神色说。

她这时不再是把我称作“幸运的傻瓜”的那个女人。

从那天起，我就知道阿妮外出时并不是把整夜的时间用于在卡罗尔哭泣。她或许在做一些严重的事。后来，当我询问发生了什么事时，人们回答我“非常严重的事”，这就像我已经听过的一句话发出的回声。可是那天晚上，“狂热的冒险家”这个说法使我不安。不管我怎样看阿妮的脸庞，我在那上面看到的只有温柔。在这双清澈的眼睛和这副微笑的面孔之后，难道有一个狂热的爱冒险的头脑吗？

我现在成了镇小学的学生，这所学校比贞德学校稍微远一点。需要沿着多尔代恩医生街走到尽头，并且穿过通向镇政府的道路和平交道口。一道双扉大铁门开向操场。

在那里，我们也穿灰色罩衫，但是操场上没有铺煤渣。只有泥土。我的老师很喜欢我，每天上午他要我在班上朗读一首诗。一天，因为白雪不在家，小埃莱娜来接我。她穿着马裤、靴子和那件我称为“牧童衣”的上衣。她与我的老师握手，并且对他说她是我的姑妈。

“您的侄子诗念得很好。”老师说。

我总是念同一首诗，我和弟弟熟记的那首诗：

啊，多少水手，多少船长……

在这个班上，我有一些要好的同学：多尔代恩医生街花匠的儿子，药剂师的儿子，我想起我们得知他父亲上吊自杀的那个上午……梅兹村的面包师的儿子，他姐姐年龄和我一样大，金黄色鬈曲的头发一直垂到她的踝骨。

白雪经常不来接我，她知道我会和我们的邻居——花匠的儿子一起回家。下午放学后，如果没有作业，我们就成群结队地到村子的另一头，比城堡和火车站更远的地方，一直到比埃弗尔河边的大水磨旁。水磨一直在运转，不过它显得破旧，似乎被废弃了。每逢星期四，当弗雷德的侄子不在的时候，我就带我的弟弟到那儿去。这是我们应当保守秘密的冒险。我们从墙的缺口钻进去，然后相互靠着坐在地上。水磨的大轮子转动着。我们听到马达的轰鸣声和瀑布的哗啦声。这里很凉快，我们呼吸着水汽和潮湿的青草的气味。昏暗中闪亮

的大轮子使我们有点害怕，但我们还是情不自禁地望着它转动，我们并肩坐着，胳臂交叉地放在膝盖上。

我的父亲在两次去布拉柴维尔[1]旅行的间隙来看望我们。他不开车，因为需要有人用车把他从巴黎带到我们的村子，他的朋友轮流送他来：阿内·巴代尔、萨沙·戈尔迪恩、罗贝尔·夫利、雅克·布多拉莫特、乔治·吉奥尔吉尼、热扎·佩尔蒙，还有肥胖的吕西安·P，每次他坐在客厅的一张安乐椅上，我们都害怕椅子会在他的重压下倒塌或裂开；斯蒂奥帕·德·D戴着单片眼镜，穿着毛皮大衣，他的头发上涂着厚厚的发膏，在他颈项靠着的长沙发和墙上留下了污迹。

我父亲都是在星期四来看望我们，他带我们去罗班·代·布瓦旅店吃午饭。阿妮和小埃莱娜不在家。玛蒂尔德留在家里。只有白雪陪同我们一起吃午饭。有时弗雷德的侄子也陪我们一起吃。

我的父亲从前经常光顾罗班·代·布瓦旅店。有一次在我们吃午饭时他对他的朋友热扎·佩尔蒙谈到这个情况，我听着他们的谈话。

“你记得吗？……”佩尔蒙说，“我们那时和埃利奥·萨尔泰尔一起来这里……”

“城堡毁坏了。”我父亲说。

城堡位于多尔代恩医生街的尽头，在贞德学校的对面。半掩的栅栏上钉着一块半腐的木牌，上面写着：“美国军队征用财产，供弗朗克·阿朗准将使用。”每逢星期四，我们就从栅栏的两扇门扉里钻进去。草地上，我们陷在齐腰高的杂草中。在草地深处，耸立着一座路易十三风格的城堡，正面的两侧有两座凸出的小楼。后来我得知它是在十九世纪末建造的。我们在草地上放风筝，飞机形状的风筝是用红蓝两色的布做成的。我们费了很大劲才把它弄上天。在那儿，在城堡的右边，是一个种着松树的小丘，有一张石凳子，白雪坐在上面……当她在读《黑与白》或者织毛衣时，我们爬到松树的树枝上。不过我和弟弟会感到头晕，只有弗雷德的侄子能爬到树顶。

到下午三四点时，我们沿着从小丘延伸出去的路，在白雪的陪伴下进入森林。我们一直走到梅兹村。秋天我们就拾栗子。梅兹的面包师是我同班同学的父亲，每当我们走进他的面包铺时，我朋友的姐姐都在那儿，我喜欢看她垂到踝骨的鬈曲的金发。然后我们从来时走的

路回去。暮色中，城堡的正面和凸起的两座小楼显得阴森可怕，我和弟弟的心怦怦乱跳。

“我们去看城堡？”

从此，这成为我父亲在每次午饭后说的话。像别的星期四一样，我们沿着多尔代恩医生街行走，从半开的栅栏钻到草地里。只有在我的父亲和他的一位朋友——巴代尔、戈尔迪恩、斯蒂奥帕或罗贝尔·夫利——陪伴我们的日子，我们才不去那里。

白雪在她常坐的地方，松树脚下的凳子上坐下。我的父亲走近城堡，他凝视着城堡的正面和被堵死的高大的窗户。他推开大门，我们走进一个大厅，大厅的石板地面被瓦砾和枯叶盖住了。

“是的，我认识这座城堡的主人。”我父亲说。

他看出我和弟弟都感兴趣。于是他给我们讲科萨德侯爵埃利奥·萨尔泰尔的故事。这位侯爵二十岁时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曾经是飞行英雄。后来他娶了阿根廷女人并且成为阿尔马尼亚克烧酒大王。我父亲说，阿尔马尼亚克是科萨德侯爵萨尔泰尔酿造的酒，他把这种酒装在非常漂亮的瓶子里成卡车地出售。我父亲说：“我那时帮他把所有卡车上的货卸下来。我们一箱箱地数着。他买下了这座城堡。他在战争结束时和他的妻子一起消失了，但是他没有死，他有一天会回来的。”

我的父亲小心翼翼地把贴在大门背后的一张小布告揭了下来。他把这张布告送给了我。今天我还能毫不犹豫地背出它的全文：

7月23日星期二14点
没收非法所得
坐落于梅兹村的
豪华房地产
包括城堡和300公顷森林。

“留心这座城堡，孩子们，”我父亲说，“侯爵回来得会比人们认为的早……”

他漫不经心地向我们招手致意，然后，登上了那天为他充当司机的那位朋友的车子，当车子向巴黎开去时，我们还看见他的手在车窗玻璃后面缓缓地挥动。

[1] 刚果共和国首都。

我和弟弟决定在夜间去巡视城堡。要等家里的人都睡着才能去。玛蒂尔德的房间在院子深处的一座小楼楼下，所以没有被她撞见的危险。小埃莱娜的房间在二楼，在走廊的另一头，白雪的房间在我们房间的旁边。走廊地板有点嘎吱作响，但是我们只要一到楼梯底下就什么也不用怕了，道路会是畅通的。我们将选择一个阿妮不在家的夜晚——因为她睡得很晚——一个她在卡罗尔哭泣的夜晚。

我们在厨房的壁橱里拿了手电筒，一只银白色的金属电筒，投射出黄色的光线。我们穿上衣服。我们在睡衣外面穿上毛衣。为了不至于睡着，我们谈论科萨德侯爵埃利奥·萨尔泰尔。我们两人都对他作各种不同的猜测。我弟弟认为，在侯爵来到城堡的那些夜晚，他乘坐来自巴黎的最后一班火车到达村子的车站，那班火车在23点30分到，我们能从我们房间的窗户听到它有节奏的轰鸣声。为了不引起旁人的注意，他避免把汽车——它会显得可疑——停在城堡的栅栏前。他像一个普通的散步者一样在夜间步行前往他的庄园。

我们俩都坚信：科萨德侯爵埃利奥·萨尔泰尔在这些夜里就呆在城堡的大厅里。在他到来之前，有人清除了枯叶和瓦砾，然后又把它们铺上，以便不留下他来过的任何痕迹。而为他的主人的来访做这样准备的就是梅兹的猎场看守人。他住在森林里，在村庄和维拉库莱伊机场边缘之间。我们在和白雪一起散步时经常遇见他。我们曾经问过面包师的儿子，这位严守秘密的忠实仆人叫什么名字：格罗斯克罗德。

格罗斯克罗德住在那里并非出于偶然。我们在飞机场周围的森林地带发现了一条改作他用的降落跑道，还有一个大车库。侯爵在夜间利用这条跑道乘飞机前往一个遥远的地方——南方的一个海岛。过了一些时候，他又从那儿回来。而格罗斯克罗德在那些夜晚在跑道上安

置了一些小小的信号灯，好让侯爵顺利着陆。

侯爵坐在一张绿丝绒安乐椅上，对着巨大的壁炉，格罗斯克罗德在炉里生了火。在侯爵身后，摆好了一张饭桌，上面有银烛台、花边织物和玻璃器皿。我和弟弟走进大厅。大厅只被壁炉的火光和那些蜡烛的火焰照亮着。格罗斯克罗德首先看到我们。他向我们走来，他穿着靴子和马裤。

“你们在这儿干什么？”

他的声音充满威胁。他可能会给我们每人两个耳光，然后把我们推到外面去。在我们进入大厅时，最好尽快走向科萨德侯爵并且对他说话。我们希望事先准备好我们要对他说的话。

“我们来见您因为您是我父亲的一位朋友。”

将由我来说这第一句话。随后，我们每人都会对他说：

“侯爵先生，晚安。”

我还会补充一句：

“我们知道您是阿尔马尼亚克烧酒大王。”

不过，有一个细节却让我忧心忡忡：那就是埃利奥·萨尔泰尔·德·科萨德把脸转向我们的时刻。我父亲曾经对我们讲过他在第一次世界大战的一次空战中烧伤了脸，此后他在皮肤上涂上一层赭石色的油膏以便掩饰伤疤。在这间大厅里，在蜡烛和木柴的火光下，这副面孔一定会令人不安的。但是我将终于看到我想在阿妮的微笑和明亮的眼睛后看到的东西：一个狂热的爱冒险的脑袋。

我们拎着鞋子，踮着脚走下楼梯。厨房的闹钟指向11点25分。我们在身后轻轻关上了房子的大门和朝着多尔代恩医生街安装的铁栅栏小门。我们坐在人行道边系鞋带。火车的轰鸣声越来越近了。它在几分钟后就要进站，在站台上只会留下一个旅客：科萨德侯爵埃利奥·萨尔泰尔，阿尔马尼亚克烧酒大王。

我们挑选的日子都是天空晴朗、群星和新月闪耀的夜晚。我们系好鞋子，手电筒藏在我的毛衣和睡衣之间，我们需要走到城堡。月光下空旷的街道、四周寂静无声。我们感觉要永远离开家了，我们渐渐放慢了脚步。走了五十米左右，我们又往回走。

现在，我们解下鞋带，重新关好房子的大门。厨房的闹钟指着11点40分。我把电筒放在壁橱里，我们踮着脚登上楼梯。

我们蜷缩在我们两张相对的床上，感到一种轻松。我们低声谈论侯爵，各自都发现一个新的细节。时间已过午夜，在那儿，在大厅里格罗斯克罗德侍候他用夜宵。下一次，在往回走之前，我们将在多尔代恩医生街上再往前走远点。我们将走到女修院。再下一次，更远，到农场和理发铺。下下次，再更远，每夜多走一段路。那么就只用再走十几米路，就可以到城堡的栅栏前。再下次……结果我们睡着了。

很快，我发现阿妮和小埃莱娜在家里接待了一些像科萨德侯爵埃利奥·萨尔泰尔一样神秘和令人感兴趣的人。

是阿妮保持着和他们的友好联系吗？还是小埃莱娜？我想二者必居其一。玛蒂尔德在他们在场时持谨慎的态度，她经常回到她的房间里。或许这些人使她害怕，或者她对他们丝毫不怀好感。

今天我试图回想起我在门廊下和客厅里见到的所有的人，但我说不出他们中大多数人的名字。真糟。如果我把一个名字和在我记忆中掠过的十来个人联系起来，我或许会让今天活着的几个人感到难堪。他们会回想起他们当时结交的一些坏人。

那些形象至今很清晰的人是罗歇·樊尚、让·D和安德烈·K。当时据别人说后者是“一位有名气的医生的妻子”。他们每星期都到我们家来两三次。他们和阿妮及小埃莱娜一起去罗班·代·布瓦旅店吃午饭，午饭后，他们在客厅里还呆上一会儿。或者，他们在家里吃晚饭。

有时，让·D独自一人来。是阿妮用她的四马力汽车把他从巴黎带回来的。他看来与阿妮最亲密，大概是通过他阿妮结识了另外两个人。让·D和阿妮年龄一样大。当让·D在罗歇·樊尚的陪伴下来看望我们时，他总是乘罗歇·樊尚那辆带有活动车篷的美国汽车。安德烈·K不时地陪伴他们同来，她坐在美国汽车的前排座位上，在罗歇·樊尚的旁边；让·D坐在后排座位上。罗歇·樊尚那时大约四十五岁，安德烈·K三十五岁。

我回想起我们第一次看见罗歇·樊尚的美国汽车停在屋前的情景。那是在放学后，快到中午的时候。我那时还没有被贞德学校开除。从远处，这辆带有活动车篷的巨大汽车——淡灰褐色的车身和红皮软垫座席在阳光下闪闪发亮——让我和弟弟大为惊讶，仿佛我们在一条街道的拐弯处见到了科萨德侯爵。后来我们互相吐露心事，原来在那个时刻我们不约而同地想到：这辆车是科萨德侯爵的车，他是在种种奇

遇后回到村子的，我的父亲曾要求我们拜访他。

我对白雪说：

“这辆车子是谁的？”

“是你教母的一位朋友的。”

她始终把阿妮叫做“你的教母”，确实，一年前在比亚里茨法国西南部的一个市镇。的圣马丁教堂我们接受了洗礼，我的母亲请阿妮做我的教母。

当我们走进屋子的时候，客厅的门开着，罗歇·樊尚坐在凸肚窗前的长沙发上。

“来问好，”小埃莱娜说。

她在三个杯子里倒满饮料，然后塞紧一个挂着搪瓷牌的长颈大肚甜烧酒瓶。阿妮在打电话。

罗歇·樊尚站起身。我觉得他个子很高。他穿着一身浅色方格细呢制服。他的头发是白色的，往后梳理得很光洁，但他看起来并不老。他向我们俯下身。他对我们微笑着。

“孩子们，你们好……”

他握了我们每个人的手。我放下我的书包和他握手。我还穿着我的灰罩衫。

“你放学了吗？”

我说：“是的。”

“在学校里还好吧？”

“还好。”

阿妮把话筒放好，和小埃莱娜一起走到我们身边，小埃莱娜把甜烧酒盘子放在长沙发前的矮桌上。她递了一杯给罗歇·樊尚。

“帕托施和他的弟弟住在这里。”阿妮说。

“那么，为帕托施和他弟弟的健康干杯。”罗歇·樊尚笑容满面地边说边举起他的杯子。

这个笑容在我的记忆中是罗歇·樊尚的主要特征：它永远挂在他的嘴唇上。罗歇·樊尚沉浸在这微笑中，这微笑并不快乐，而是冷淡、迷惘，就像笼罩在他身上的一团轻雾。他的微笑、他的声音和他的举止都给人低沉压抑的感觉。罗歇·樊尚从不发出声响。你听不见他到来，当你转过身时，他已经到了你身后。我们从我们房间的窗口有时看见

他开着他的美国汽车到达。它停在屋前，像一艘汽艇，马达熄灭，被拍岸浪花托举着缓慢靠岸。罗歇·樊尚从车中走出来，动作迟缓，微笑挂在嘴角上。他不会把门弄得砰然作响，而是轻轻地关上。

那天，我们和白雪一起在厨房吃过午饭，他们还呆在客厅里。玛蒂尔德则在照管玫瑰花，这些花是她种在花园的第一层平台上的，就在吉约坦医生墓旁。

我手里拿着书包，白雪陪我去贞德学校上下午的课。这时阿妮出现在客厅的门框里，她对我说：

“好好学习，帕托施……”

在她身后，我看见小埃莱娜和露出惯有的微笑的罗歇·樊尚。他们肯定正要离家去罗班·代·布瓦旅店吃午饭。

“你步行上学吗？”罗歇·樊尚问我。

“是的。”

即使当他说话时，他也带着微笑。

“我用车送你去，如果你愿意的话……”

“你看见罗歇·樊尚的车子了吗？”阿妮问我。

“看见了。”

她一直叫他“罗歇·樊尚”，怀着热爱和尊敬，仿佛他的姓和名不能分开。我听见她在电话里说：“喂，罗歇·樊尚……您好，罗歇·樊尚……”她用“您”称呼他。她和让·D很钦佩他。让·D也叫他“罗歇·樊尚”。阿妮和让·D在一起谈论他，他们似乎在互相讲述“罗歇·樊尚的故事”，就像人们互相讲述古老的传说一样。安德烈·K，“有名气的医生的妻子”，仅仅叫他罗歇，并且用“你”来称呼他。

“你乐意我用这辆车把你送到学校去吗？”罗歇·樊尚问我。

他猜到了我和弟弟的想法。我们俩都坐到车子的前排座上，在他的身旁。

他在大街的缓坡上来了个漂亮的倒车，然后车子开上了多尔代恩医生街。

我们像在平静的水面上滑行。我听不见马达的声响。我和弟弟是第一次乘一辆带活动车篷的汽车。这辆车很大，似乎和整条街差不多宽。

“那儿就是我的学校……”

他停住车子，伸开胳臂，亲自为我打开车门让我下车。

“勇敢些，帕托施。”

我很自豪他叫我“帕托施”，仿佛他早就认识我。我的弟弟现在独自一人坐在他身边，他在这张红皮长椅上显得格外瘦小。我在走进贞德学校的操场前回过头来。罗歇·樊尚向我挥手示意。他微笑着。

让·D没有带活动车篷的美国汽车，但他有一块很大的手表，表面可显示出秒、分、时和年月日。他向我们解释这块带有许多按钮的手表的复杂结构。比起罗歇·樊尚，他对我们亲热得多。他也比罗歇·樊尚年轻。

他穿着一件麂皮茄克衫，翻领运动衣，绉胶底鞋……他也是细高个儿。黑色的头发，五官端正的脸庞。当他栗色的眼睛看着我们时，他闪亮的目光中交织着狡黠和忧伤。他圆睁双目，仿佛对一切都感到惊讶。我羡慕他的发型：长长的平顶头发，而我呢，理发师每隔两星期就把我的头发理得非常短，以至于当我把手放到我的头顶和耳朵上方时都会被扎痛。但是我没有什么可说的。理发师拿着他的推子，根本不问我的意见。

让·D比其他人更经常地到我们家来。阿妮总是用她的四马力汽车把他带来。他和我们一起吃午饭，他坐在餐厅的大桌旁，挨着阿妮。玛蒂尔德叫他“我的小让”，她对他不像对别的客人那么持重。他叫小埃莱娜“利努”，就像玛蒂尔德那样叫她。他总是对她说：“利努，你好吗？”而他叫我“帕托施”，就像阿妮一样。

他把他的手表借给了我和弟弟。我们每人可以戴它一星期。皮表带太长了，他在上面扎了个眼儿，使它扼紧我们的手腕。我戴着这块手表到贞德学校，我让那天在操场上围着我的同班同学欣赏它。或许女校长注意到我手腕上的这块硕大的手表，并且从她房间的窗户看见我走下罗歇·樊尚的美国汽车……于是，她认为这就足够了，贞德学校没有我的立足之地。

“你读些什么书？”让·D有一天问我。

阿妮、玛蒂尔德、小埃莱娜和白雪午饭后都在客厅里喝咖啡。这是一个星期四。我们等待着该和她的侄子一起来的弗雷德。我和弟弟决定在那天下午进入城堡的大厅，因为我们已经和我的父亲一起在下午进去过。弗雷德的侄子在我们的身边会让我们鼓起勇气去碰碰运气。

“帕托施读许多书，”阿妮回答说，“是吗，白雪？”

“就他的年龄来说他读得太多了。”白雪说。

我和弟弟把一块糖放在阿妮的咖啡杯里，我们学样把它咬碎了。随后，当他们喝完咖啡时，玛蒂尔德会告诉他们空杯中剩下的是“咖啡渣”。

“可是你读什么？”让·D问道。

我回答他说是绿色丛书：儒勒·凡尔纳的书，《最后一个莫希干人》……但是我偏爱《三剑客》，因为米莱狄的肩上印着百合花。

“你应该读读黑色小说。”让·D说。

“你疯了，让，”阿妮笑着说，“帕托施还太年轻，不能读黑色小说……”

“他完全有时间读黑色小说。”小埃莱娜说。

显然，玛蒂尔德和白雪都不知道“黑色小说”这话的含义。她们保持沉默。

几天以后，他乘着阿妮的四马力汽车又来到我们家。那个下午下着雨，让·D穿着一件羊皮里上衣。我和弟弟都坐在餐厅的桌子旁听无线电广播，当我们看到他和阿妮一起进来时，我们站起身向他问好。

“瞧，”让·D说，“我给你带来一本黑色小说……”

他从他的羊皮里上衣的口袋里掏出一本黄黑两色的书，然后把它递给我。

“别当真，帕托施……”阿妮说，“这是开玩笑的话……这不是给你的书……”

让·D用他略微睁大的眼睛看着我，他的目光温和又忧伤。有时，我觉得他和我们一样是孩子。阿妮经常用对我们说话的语气对他说话。

“是给你的……”让·D说，“我相信这本书会令你感兴趣的。”

我接过了这本书，为的是不使他难过，直到今天，每当我偶然看

到这种黄黑两色的硬纸封面时，一种低沉的有点单调缓慢的声音就在我的脑海里回荡，这是让·D的声音，他那时每天晚上都对我和弟弟重复他给我的那本书上印的题目：《别碰金钱》。

这是同一个日子吗？天下着雨。我们陪同白雪到了报亭，因为她想买信封和纸。当我们走出家门时，阿妮和让·D都坐在那辆停在门口的四马力汽车里，他们在说话，他们在全神贯注地谈话，没有看见我们。但我还是向他们挥了一下手。让·D放下了他的羊皮里上衣的领子。当我们回来的时候，他们俩还在四马力汽车里。我向他们俯下身，但是他们甚至没有对我看上一眼。他们说着话，两人都愁眉苦脸。

小埃莱娜一边听广播，一边在餐厅的桌子上用纸牌占卜。玛蒂尔德大概在她的房间里。我和弟弟走进我们的房间。我从窗口望着雨中的四马力汽车。他们留在车内谈话，直到晚饭开饭时。他们究竟能谈些什么悄悄话呢？

罗歇·樊尚和让·D经常和安德烈·K一起来家里用晚餐。其他客人在晚饭后来。在那些夜晚，他们都在客厅里呆到很晚。我们从我们的房间听见欢声笑语。还有电话铃声。还有门铃声。在7点半时我们和白雪一起在厨房吃晚饭。餐厅的桌子已经为罗歇·樊尚、让·D、安德烈·K、阿妮、玛蒂尔德和小埃莱娜摆好。小埃莱娜为他们做菜，他们都说她是“一个出色的女厨师”。

我们在睡觉前到客厅里向他们道晚安。我们穿着睡衣和室内便袍——阿妮送给我们的两件苏格兰布的便袍。

其他人在晚上聚会时和他们碰头。当白雪熄了灯，对我们道过晚安后，我情不自禁地通过我们房间的百叶窗的缝隙看他们。他们每个人来时都按门铃。在台阶的电灯泡的强烈光线下，我能看清他们的面孔。有的面孔永远印在我的记忆中。我感到奇怪，警察们为什么没有询问过我。毕竟孩子们见过一些人。他们也听过一些人谈话。

“你们的便袍非常漂亮。”罗歇·樊尚说。

而且他微笑着。

我们首先握住安德烈·K的手，她一直坐在电话机旁的花布安乐椅

上。当她在家时，会有人给她打电话。接电话的小埃莱娜说：

“安德烈，是找你的……”

安德烈·K以潇洒的动作向我们伸出手臂。她也微笑着，但她的微笑没有罗歇·樊尚的微笑持续的时间长。

“晚安，孩子们。”

她有一张布满雀斑的脸，高颧颊，绿色的眼睛，梳有刘海的浅栗色头发。她不停地抽烟。

我们握了始终微笑着的罗歇·樊尚的手。然后握了让·D的手。我们吻了阿妮和小埃莱娜。在我们和白雪离开客厅前，罗歇·樊尚还在夸奖便袍漂亮。

我们走到楼梯下面，让·D从客厅微开的门的缝隙里探出头：

“睡个好觉。”

他用微微圆睁的眼睛温和地看着我们。他对我们眨了眨眼睛，然后，仿佛事关我们之间一桩秘密似的，他用更低的声音说：

“别碰金钱。”

一个星期四，白雪告假走了。她去看望一个住在巴黎的亲戚。午饭后她和阿妮及玛蒂尔德一起坐着四马力汽车动身了。我们独自留在家里，小埃莱娜看管我们。我们在花园里搭帆布帐篷玩，这顶帐篷是阿妮去年在我过生日时送给我的。下午三四点钟时，罗歇·樊尚独自来了。他和小埃莱娜在院子里说话，但我听不见他们的谈话。小埃莱娜对我们说他们要到凡尔赛买东西，她要我们陪他们同去。

我们很高兴再次坐上罗歇·樊尚的美国汽车。这是在四月，复活节假期里。小埃莱娜坐在前面。她穿着马裤和牛仔衣。我和弟弟坐在后排宽大的长椅上，我们的脚够不到车厢底。

罗歇·樊尚慢慢开着车。他带着微笑向我们转过身：

“你们要不要我打开收音机？”

收音机？可以在这辆汽车里听收音机？他揿下了仪表板上的一个象牙色的按钮，我们就立刻听到了一段音乐。

“声音要大点还是小点，孩子们？”他问我们。

我们不敢回答他。我们听着从仪表板里飘出的音乐。然后一个女人开始用刺耳的声音歌唱。

“唱歌的是琵雅芙，孩子们，”罗歇·樊尚说，“这是我的一个朋友……”

他问小埃莱娜：

“你有没有再见到琵雅芙？”

“有时见到她，”小埃莱娜说。

我们沿着一条大街前进，我们到了凡尔赛。车子在红灯前停下，我们欣赏着左侧草地上的一个时钟，时钟的数码是用花坛组成的。

“会有一天，”小埃莱娜对我们说，“我领你们去参观城堡。”

她要罗歇·樊尚在一家商店前停下，那里在出售旧家具。

“孩子们，你们留在这里，”罗歇·樊尚说，“你们看好车子……”

我们为能履行这样重要的使命而自豪，我们注意着人行道上来来往往的过路人。在商店的玻璃后面，罗歇·樊尚和小埃莱娜在和一个棕色头发的男人说话，那人穿着件雨衣，留着小胡子。他们谈了很长时间。他们把我们忘记了。

他们走出商店。罗歇·樊尚手里拎着个手提箱，他把这个箱子放到车子的后备厢里。他坐到驾驶盘前，小埃莱娜坐到他身边。他向我们转过身：

“没有什么情况吗？”

“没有……”我说。

“那太好了。”罗歇·樊尚说。

回家的路上，在凡尔赛，我们沿着一条大道前进，在大道的尽头矗立着一座砖砌的教堂。在一条闪闪发光的碰碰车的环路周围，一些赶集商人的临时木棚占着土台。罗歇·樊尚把车停在人行道旁。

“我们带他们到碰碰车上去兜一圈怎么样？”他对小埃莱娜说。

我们四人都在圆形场地旁等着。扩音器大声播送着一支乐曲。只有三辆车被顾客占着，其中的两辆追逐另一辆，并且从两边同时撞击它，车上的人发出欢笑声。集电器杆在环路的顶上留下一道道火花。但是最吸引我的还是车子的颜色：青绿、淡绿、黄色、紫色、鲜红、淡紫、玫瑰、深蓝……它们停住了，坐车人离开了场地。弟弟和罗歇·樊尚登上一辆黄色的车子，我和小埃莱娜一起上了一辆青绿色的车。

环路上只有我们四人，我们的车并不相撞。罗歇·樊尚和小埃莱娜开着车。我们绕着圆形场地转，小埃莱娜和我跟在罗歇·樊尚和我弟弟的车后。我们穿梭在环路上其他静止不动的空车子之间，蜿蜒行驶。

音乐声变得低沉了，刚才给我们票的那个男人站在场地边神色忧郁地看着我们，仿佛我们是最后几个顾客。

天快晚了。我们在场地边停住。我再一次凝视所有这些色彩鲜艳的碰碰车。就寝的时间过后，我和弟弟在我们的房间里还谈论着这些车子。我们决定在第二天用车库里的旧木板在院子里开辟一个圆形场地。显然，我们搞到一辆碰碰车是困难的，但或许我们能找到旧的、

坏的车。我们尤其关心的是车子的颜色，我在淡紫色和青绿色之间犹豫不决，我的弟弟偏爱非常浅的绿色。

空气是温暖的，罗歇·樊尚没有把车子的顶篷放下。他在对小埃莱娜说话，我一门心思地在想着我们刚刚发现的那些碰碰车，所以没有听他们两个大人的谈话。我们沿着飞机场行驶，我们很快就要向左转，开上通往村庄的坡路。他们提高了声音。他们不是在争论，他们仅仅是在谈论安德烈·K。

“是的……”罗歇·樊尚说，“安德烈经常和洛里斯通街的那帮人来往……”

“安德烈经常和洛里斯通街的那帮人来往”，这句话给我留下很深的印象。我们在学校里也有一帮人：花匠的儿子、理发师的儿子和另外两三个我记不起来的都住在同一条街的同学。人们叫我们“多尔代恩医生街的一帮人”。安德烈·K像我们一样也属于一帮人，但是在另一条街。这个使我和弟弟感到害怕的女人，连同她的刘海、她的雀斑、她的绿莹莹的眼睛、她的香烟和她神秘的电话，突然使我觉得她和我们更亲近了。罗歇·樊尚和小埃莱娜看来也很了解“洛里斯通街的那帮人”。后来，我又在他们的谈话中听到过这个名字，我已经习惯于它的回声。几年以后，我在我父亲的嘴里听到它，但我不知道“洛里斯通街的那帮人”会那么长久地萦绕在我心头。

当我们到达多尔代恩医生街的时候，阿妮的四马力汽车停在那里。在她身后，有一辆大摩托车。在门口的走廊上，让·D对我们说这辆摩托是他的，那天晚上他就是骑着它从巴黎到家来的。他还没有脱掉他的羊皮里上衣。他答应我们他将带我们轮流坐摩托车，可是那天晚上时间已经太晚了。白雪明天早晨回来。玛蒂尔德去睡觉了，阿妮要我们回自己的房间呆一会儿。罗歇·樊尚拎着他的手提皮箱走进了客厅。小埃莱娜、阿妮和让·D跟在他身后，他们进去后就把门关上了。我从楼梯的高处看着他们。他们在客厅里究竟能说些什么呢？我听见电话铃响。

过了一段时间，阿妮叫我们。阿妮、小埃莱娜、让·D、罗歇·樊尚和我们俩全都一起在餐厅的桌子旁吃晚饭。那天，在吃饭时，我们没

有像平时那样穿着室内便袍，而是穿着我们白天的衣服。小埃莱娜在做菜，因为她是个出色的厨师。

我们在多尔代恩医生街住了远不止一年时间。在我的记忆中，季节交替更迭。冬天，在午夜的弥撒上，我们曾经当过神父的侍童。阿妮、小埃莱娜和玛蒂尔德也去做弥撒。白雪在她家里过圣诞节。我们回来的时候，罗歇·樊尚在家里，他告诉我们有一个人在客厅里等我们。我和弟弟走了进去，我们看见坐在电话机旁边的花布安乐椅上的是圣诞老人。他不说话。他默默地递给我们每人几个用银白色纸包装的包裹。可是我们没有来得及把它们打开。他站起身，向我们示意跟他走。他和罗歇·樊尚把我们一直带到对面院子的玻璃门前。罗歇·樊尚开了院子的灯。在我们一块挨着一块摆好的木板上，有一辆浅绿色的碰碰车——正是我弟弟中意的那款。随后，我们和他们一起进晚餐。让·D也来和我们相聚。他的身材和动作与圣诞老人一模一样。还有同样的手表。

学校操场上的雪。三月的骤雨往往夹杂着冰雹或雪花。我发现两天中有一天下雨，我能够预测到天气。我总是猜得很准。我们有生以来第一次去看电影，是和白雪一起去的。这是一部劳莱和哈代[1]的影片。花园的苹果树重新开花了。我再一次陪伴多尔代恩医生街的那帮人去磨坊，它的大轮子还在转动。在城堡前，放风筝的游戏重新开始了。弟弟和我不再害怕进入大厅，也不再害怕走在大厅里的瓦砾及枯叶上。我们坐在大厅深处的升降机里，这架升降机有两扇栅栏门，四壁是浅色和粉刷过的木板，里面有一张红皮软垫长凳。它没有天花板，光线从升降机上方依然完整的玻璃天棚射进来。我们揿动按钮，装出登上几层楼的样子，埃利奥·萨尔泰尔·德·科萨德侯爵或许在那里等候我们。

但是那一年人们没有在村里见到他。天气很热。苍蝇粘在糊厨房

墙壁的胶纸上。我们和白雪及弗雷德的侄子在森林里吃了一顿野餐。我和弟弟最爱干的事，是让碰碰车在旧木板上滑动起来。后来我们得知小埃莱娜托了她朋友中的一位流动商贩才搞到这辆车。

为了过7月14日的国庆节，罗歇·樊尚邀请我们在罗班·代·布瓦旅店进晚餐。他是和让·D、安德烈·K一起从巴黎来的。我们占着旅店花园的一张桌子，这座花园里装饰着树丛和雕像。大家都在那儿：阿妮、小埃莱娜、白雪，甚至玛蒂尔德。阿妮穿着她那件淡蓝色的连衣裙，她那条宽大的黑皮带紧紧地束着腰。我坐在安德烈·K身边，我想问她有关她经常接触的洛里斯通街的那一帮人的情况。但我不敢问。

秋天……我们和白雪一起去拾森林里的栗子。我们不再得到父母亲的消息。母亲的最后一张明信片上画的是突尼斯城的一幅俯瞰图。父亲从布拉柴维尔给我们写信。后来又从班吉[2]写信。再后来就杳无音信了。这是开学的时候。做完体操之后，我们的老师叫我们把操场上的枯叶耙干净。在我们家的院子里，我们是听凭枯叶掉落，从不耙干净的，落叶染上了铁锈色，与碰碰车的淡绿色形成对照。这辆车似乎永远固定在铺满枯叶的圆形场地中央。我和弟弟坐到碰碰车里，我靠在驾驶盘上。明天，我们将找到开动它的办法。明天……永远是明天，就像那些不断推迟的夜探科萨德侯爵城堡的计划一样。

又停电了，为了进晚餐，我们用一盏油灯照明。每到星期六晚上，玛蒂尔德和白雪在餐厅的壁炉里生起火，她们让我们收听无线电广播。有时，我们听罗歇·樊尚和小埃莱娜的朋友琵雅芙歌唱。晚上，在睡觉之前，我浏览小埃莱娜的相册，相册里有她和她的朋友们的照片。她的朋友中有两人给我的印象很深：一位是美国人切斯特·金斯顿，他的四肢像橡胶一样柔软，他的动作轻松自如，人们因此把他叫做“七巧板人”。另一位叫阿尔弗雷多·科多纳，空中杂技运动员，小埃莱娜经常对我们谈起他。这个马戏团和杂耍歌舞剧场世界是我和弟弟后来愿意生活在其中的唯一的世界，这或许是因为小时候母亲领我们去参观后院的包厢和后台的缘故。

其他的人总是到家里来。罗歇·樊尚、让·D、安德烈·K……还有那些在晚上按门铃的人，我透过百叶窗的缝隙窥视他们被大门口的灯泡照亮的面孔。谈话声、笑声和电话铃声。还有阿妮和让·D在雨中坐在四马力汽车里。

[1] 两位美国演员组成的喜剧二人组，曾红极一时。
[2] 中非共和国首都。

在后来的年月里，我再也没有见到他们，除了有一次，我重新见到了让·D，我那时二十岁。我住在布朗什广场附近库斯图街的一间房间里。我在尝试写第一本书。一位朋友邀请我到街区的一家餐馆进晚餐。当我和他见面时，他身边围着两个客人：让·D和一位陪伴他的姑娘。

让·D几乎没怎么变老。他的两鬓有一些灰白的头发，但还是理平头。眼睛周围有一些很细的皱纹。他不再穿羊皮里上衣，而是穿着一套非常漂亮的西服。我在想他和我，我们都不再是原来的样子了。在吃这顿饭的过程中，我们丝毫没有提及从前的日子。他问我在干什么。他用“你”来称呼我，并且叫我：帕特里克。他肯定对另外两位解释过他早已认识我。

我对他的情况知道得比我童年时稍多点。那年，一位摩洛哥政治家被绑架，这件事传得沸沸扬扬。这个事件的一位主角在警察闯进他家时，在代·雷诺德街神秘地死去。让·D是这个人的朋友，也是最后一个看见他活着的人。他证实了这个情况，人们在报纸上谈论这件事。但是那些文章还包含别的细节：让·D曾坐过七年牢。人们没有说清楚他为什么坐牢，但是，从时间来看，他的麻烦始于多尔代恩医生街时期。

我们没有提起一句有关那些文章的话。我仅仅问他是否住在巴黎。

“我有一间办公室，在圣奥诺雷区。你该来看我……”

晚饭后，我的朋友悄悄走掉了。我单独和让·D及陪伴他的姑娘呆在一起，那位姑娘棕色头发，大概比他小十来岁。

“我用车把你带到什么地方？”

他打开了一辆停在餐馆前的捷豹汽车的车门。我从那些文章中得知，人们在有的场合称他“开捷豹的大个儿”。从晚餐开始时起，我就想进入主题，要他澄清直到那天仍是个谜的一段过去。

“是因为这辆车人们叫你‘开捷豹的大个儿’吗？”我问他。

可是他耸耸肩膀没有回答我的话。

他想看看我在库斯图街的房间。他和那位姑娘跟着我登上狭窄的楼梯，楼梯上铺的旧地毯散发出一股怪味。他们走进房间，那位姑娘坐到唯一的座位（一把柳条椅）上。让·D只好站着。

看着他穿着非常漂亮的西服，系着深色的丝领带站在这间房间里真让人感到奇怪。姑娘环视四周，似乎对房间的装饰不感兴趣。

“你写作？还顺利吗？”

他向桥牌桌俯下身，看着那些我日复一日尽力填满的纸张。

“你用圆珠笔写吗？”

他对我微笑着。

“这里没有暖气？”

“没有。”

“你能对付过去？”

对他说什么呢？到了月底的时候，我都不知道如何支付这间房子的房租：五百法郎。当然，我们早已相识，但这不是我可以向他倾吐我的烦恼的理由。

“我能对付过去。”我对他说。

“看不出来。”

一时间，我们在窗洞里面对面地站着。虽然人们管他叫“开捷豹的大个儿”，我现在还比他稍微高一点。他以深情而天真的目光看着我，和在多尔代恩医生街时一样。他用舌头舔着嘴唇，我回想起他在家里沉思时也这么做。这种以舌舔唇、陷入沉思的方式，后来我在让·D以外的另一个人埃马纽埃尔·贝尔身上也见到了。这打动了我。

他沉默不语。我也无话可说。他的女友一直坐在柳条椅上，翻阅一本被她随手从床上拿起来的画报。这位姑娘呆在屋里真好，否则，让·D和我，我们会说话的。这样沉默并不容易，我从他的目光中看得出来。只要一开口说话，我们就会像被击中要害倒下的射击场木偶那样。阿妮、小埃莱娜、罗歇·樊尚肯定在监狱里完了……我失去了我的

弟弟。线断了。一根蛛丝。这一切什么都不剩……

他向他的女友转过身去，对她说：

“这里有一派美景……这真是蓝色海岸……”

窗对面狭窄的皮盖街，从来没有人从那儿走过。在街的拐角处，有一家青绿色的酒吧间，一位姑娘孤零零地守在门口。

“美丽的景色，对吗？”

让·D仔细地察看房间、床和我每天在上面写作的桥牌桌。我看到他的背影。他的女友把前额贴在窗玻璃上，凝视着下面的皮盖街。

他们告辞时，他鼓励我好好干。过了一会儿，我在桥牌桌上发现四张细心地折叠起来的五百法郎的钞票。我想找到他在圣奥诺雷区的办公室的地址。但是徒劳。而且我再也没有重新见到开捷豹的大个儿。

星期四和星期六，当白雪不在的时候，阿妮用她的四马力汽车带我和弟弟去巴黎。路线总是同样的，我只要努力一下，就能回想起这条路线。我们沿着西面的高速公路，穿过圣克卢隧道。我们通过塞纳河上的一座桥，然后顺着布洛涅和纳伊的河堤街行驶。我回想起街边的高大房屋，前面有栅栏和树丛；驳船和浮动别墅，人们可以通过木梯子走上去：每座别墅的名称都写在楼梯口的信箱上。

“我要在这里买一条驳船，我们大家都住上去，”阿妮说。

我们到达马约门。我能确定这段路程，因为我认出了动植物驯化园的火车。一天下午阿妮带我们上了小火车。在纳伊、勒瓦鲁瓦和巴黎交界的地区，我们到了旅行的终点。

这是一条路旁种树的街道，树叶在街道上形成拱顶。这条街上没有高楼大厦，但有一些货棚和修车行。我们停在那座最大和最现代化的修车行前，它的淡灰色门面还带有三角楣。

在修车行内，有一间玻璃隔开的房间。一个男人在那儿等着我们，他一头鬈曲的金发，坐在一张金属办公桌后的一把皮安乐椅上。他的年龄和阿妮一样大。他们相互用“你”称呼。他像让·D一样穿着一件格子衬衫、一件麂皮茄克，一件冬用羊皮里上衣，还穿着绉胶底鞋子。我和弟弟谈话时管他叫“比克·达尼”，因为我觉得他像我那时读的一本儿童画报上的一个人物。

阿妮和比克·达尼究竟能谈些什么？当办公室的门在里边锁上，一道橙色的布帘子在玻璃窗后垂下时，他们能做些什么？我和弟弟在修车行里闲逛，比起被科萨德侯爵埃利奥·萨尔泰尔抛弃的城堡的大厅，这个修车行还要神秘。我们看着一辆辆汽车，有的缺挡泥板，有的没有引擎盖，有的少一个轮胎；一个穿着工作服的男人躺在一辆敞篷汽

车下，用一把活动扳手在修什么，另一个男人手里拿着一根管子在给一辆卡车的油箱加油。这辆卡车停下时马达发出可怕的轰鸣声。一天，我们认出了罗歇·樊尚的那辆美国汽车，引擎盖被人打开了，我们由此得出结论：比克·达尼和罗歇·樊尚是朋友。

有时，我们到比克·达尼的住所去找他，他的住所在一条大街边的一片高层建筑中，今天我觉得那条街是贝蒂埃大街。我们在人行道上等阿妮。她和比克·达尼一起来找我们。我们让四马力汽车停在高层建筑群前，我们四人从那些两边是树木和车棚的小街走到修车行。

修车行里很凉快，汽油的气味很浓烈，胜过我们一动不动地站在磨坊的水磨前时嗅到的湿草与水的气味。废弃的汽车沉睡在一个角落里，微光浮动。这些汽车的车身在微光中闪闪发亮，我情不自禁地盯着固定在墙上的一块金属牌子，这块黄色的牌子上印着一行黑字：嘉实多，它的字体和读音至今仍使我激动。

一个星期四，阿妮用她的四马力汽车带着我一个人走了。我弟弟和小埃莱娜一起去凡尔赛买东西了。我们停在比克·达尼住的高层建筑前。但这一次，她没有和他同来。

在修车行，他不在他的办公室里。我们又坐回四马力汽车。我们在街区的小街里行驶。我们迷了路。我们在这些因路旁都是树木和车棚而相似的街道里转来转去。

她最后停在一幢砖墙小屋旁，我至今还在怀疑它是不是纳伊过去的入市税征收处。但是重新找到那些地方有什么用？她转过身，向后排座椅伸出胳臂，在上面拿了张巴黎交通图和另外一件东西，她把那件东西拿给我看，我那时不知道它的用场：一个栗色鳄鱼皮的香烟盒。

“拿着，帕托施……这东西给你……以后会有用的……”

我凝视着这个鳄鱼皮盒子。盒内有个金属弹簧夹，装着两支香烟，散发出金色烟草非常柔和的芳香。我把这两支烟从盒中取出，就在我要谢谢她送给我这件礼物并把两支烟还给她时，我从侧面看到她的脸。一道泪水在她的脸颊上流淌。我什么也不敢说，弗雷德的侄子的话在我脑中回响：“阿妮在卡罗尔哭了一整夜。”

我胡乱摸着香烟盒。我等待着。她向我转过脸。她对我微笑着。

“你喜欢它吗？”

她突然发动了车子。她总会做一些突然的动作。除了晚上，她总是穿着男孩的茄克和裤子。她金色的头发很短。但她洋溢着女性的温柔，却又如此脆弱……在回去的路上，我想着她和让·D在雨中呆在四马力汽车里时的严肃面孔。

二十年前，大约在我重新见到让·D的那个时期，我回到了这个街区。整个七月和整个八月，我住在格雷齐沃当广场一间很小的顶楼房间。盥洗盆靠着床。我那时在努力完成我的第一本书。我在十七区、纳伊和勒瓦鲁瓦的交界处散步，那是在假日里阿妮带我和弟弟去的地方。人们无从知晓这整片不明确的地区是否还属于巴黎，在建设环路时，所有这些街道都被从地图上抹掉了，随之也带走了它们的修车行和它们的秘密。

当我住在这个我们经常走过的街区时，我没有一刻想到过阿妮。由于我父亲的缘故，一段更为久远的过去萦绕在我心头。

二月的一个晚上他在马里尼翁街的一家餐厅被逮捕了。他身上没有证件。警察检查是由于德国人的一道新命令：禁止犹太人20点以后在公共场所逗留。他利用月色昏暗和警察在囚车前的一时疏忽逃跑了。

第二年，人们在他的住所把他拘捕了。人们把他带到拘留所，然后把他带到巴黎车站河堤街的德朗西兵营的一座附属建筑物，那是一座巨大的货仓，在那里集中了德国人从犹太人那里掠夺来的所有财产：家具、餐具、布制品、玩具、地毯、艺术品，就像在老佛爷百货商店按层次和柜台摆放的商品。那些被拘禁的人一箱箱地取出运来的箱子里的东西，又装满别的运往德国的箱子。

一天夜里，有人坐车来到车站河堤街，并且让人释放了我的父亲。我想——不管对不对——这是个叫路易·帕尼翁的人，人们叫他“埃迪”，他在解放时和他所属的洛里斯通街的那一帮人一起被枪决了。

是的，有人把他放出了“牢房”，我十五岁时的一天晚上，当我独

自一人和他呆在一起，他要对我说知心话时这样告诉我。那天晚上，我感到他本想把他对人生的模糊而令人痛苦的体验传达给我，但找不到适当的话来表达。帕尼翁或另一个人？我需要得到我的问题的答案。在这个人和我父亲间能存在什么联系？一位从前同一部队的战友吗？战前的一次意外的相遇？在我住在格雷齐沃当广场的那个时期，我想通过重新找到帕尼翁的踪迹来解开这个谜。我被准许查阅旧档案。他生于巴黎第十区，在共和国广场和圣马丁运河之间的地方。我的父亲也是在第十区度过他的童年的，但在稍远一点的地方，在奥特维尔居住区那边。他们是在街区的市镇学校相遇的吗？1932年，帕尼翁因为“开设赌场”被蒙德马桑轻罪法庭判刑。从1937年到1939年，他在第十七区的修车行工作。他结识了一个叫亨利的人，那人是森卡汽车公司的代理人，住在丁香门那边；他还结识了一个叫埃德蒙·德勒埃耶的人，那人是萨瓦里工厂的车间主任，这家工厂位于奥贝维埃[1]，生产汽车车身。这三个人经常见面，他们三人都在汽车业工作。战争来临了，随后是德国对法国的占领时期。亨利组织了一个黑市窝点。埃德蒙·德勒埃耶当他的秘书，帕尼翁当他的司机。他们住在星形广场[2]附近洛里斯通街的一家私人旅馆里，和他们同住的还有另一些难以令人称道的人。这些坏男孩——用我父亲的话说——渐渐陷入了错综复杂的事情：从黑市交易起，他们被德国人拖进了肮脏的警察勾当。

帕尼翁参与了调查报告称为“比亚里茨的袜子买卖”的一件交易。帕尼翁涉嫌到那个地区不同的走私者那里收购大量的袜子。他把它们分成一打一包，存放在巴约纳车站附近。这些袜子整整装满了六节车皮。在德军占领下的空荡荡的巴黎，帕尼翁驾着车，他买了一匹赛马，住在贝尔弗耶街的一套豪华的连带家具一同出租的房间里，他的情妇是个侯爵的妻子。他和她一起经常去纳伊的驯马场、巴比松[3]、布日瓦勒[4]的禁果旅店……我的父亲什么时候认识帕尼翁的？是在做比亚里茨袜子买卖的时候吗？谁知道？1939年的一个下午，在十七区，我的父亲把车停在一家修车行前让人给他的福特牌汽车换轮胎，帕尼翁也在那里。他们在一起谈话，帕尼翁或许请他帮忙或提建议，他们和亨利及埃德蒙·德勒埃耶一起到邻近的咖啡馆喝一杯……人们在生活中经常会有一些奇遇。

我在丁香门旁慢慢地走着，希冀有人还记得一位在1939年前后住在那儿的森卡汽车公司的雇员。一个叫亨利的人。但是不行，人们什么也想不起来。在奥贝维埃，让饶勒斯大街，从前雇用埃德蒙·德勒埃耶的车身工厂早已不复存在。那么帕尼翁过去在十七区的修车行呢？如果我能发现它的话，一位过去的机械修理工或许会对我谈论帕尼翁和——我希望——我的父亲。我就终于会知道，需要知道的和我父亲知道的一切情况。

我草拟了一张十七区的修车行的名单，尤其选中了那些位于这个区边缘的修车行。我有一种直觉，帕尼翁就在这些修车行中的一家干活：

维修兼加油修车行
明星修车行老公司
樊宗·维卡尔公司汽车别墅
蓝色海岸修车行
卡罗利恩修车行
尚拜莱马尔利修车行
水晶修车行
德·科尔萨克·埃登修车行
北方之星运动修车行
法美修车行
S．O．C．O．V．A．
玛热斯蒂克修车行
别墅修车行
吕克斯修车行
圣皮埃尔修车行
慧星修车行
蓝色修车行
马特弗尔修车行
迪亚克·科尔树林修车行
豪杰修车行
迪克斯米德—旅馆—车行
比法洛—运输车行
杜维维耶有限公司
寄存—维修车行
朗西安兄弟修车行

戎基埃尔码头修车行

时至今日，我想阿妮带我和弟弟去的修车行大概也在这张名单上。或许就是帕尼翁的那家修车行。我重新见到那条街的树木和枝叶、带有三角楣的巨大的浅褐色门面……有人把它连同别的修车行一起拆了，而所有这些年月，对我来说只是对一家消失的修车行漫长而徒劳的寻找。

---

[1] 位于巴黎郊区的一个市镇。

[2] 即戴高乐广场，凯旋门所在地。

[3] 属于法兰西岛大区的一个市镇，和法国的印象主义画派有密切关系。

[4] 属于法兰西岛大区的一个市镇。

阿妮把我带到巴黎的另一个区，后来我很容易认出这个地方：在蒙马特，朱诺大街。她把那辆四马力汽车停在一座小白楼前，这座楼有一扇锻铁玻璃门。她要我等着。她不会去很长时间。她走进了楼房。

我在大街的人行道上散步。或许我对这个街区的喜爱源于那时。一座很陡的楼梯通往楼梯下的另一条街道，我喜欢沿这座楼梯拾级而下。这是科兰库尔街，我走了几步路，但我不敢走得太远。我赶紧登上楼梯，担心阿妮坐上她的四马力汽车跑掉而把我一个人扔下。

但还是我先到，我还得等她，就像在修车行里一样，那时，橙黄的帘子在比克·达尼办公室的玻璃窗后垂下，我和弟弟就在外面等她。她与罗歇·樊尚一起从楼里走出来。他向我微笑着。他假装是偶然碰上我。

“哟……你在这个街区里干什么？”

在后来的那些日子里，他对安德烈·K、对让·D或对小埃莱娜说：

“真有趣……我在蒙马特遇见了帕托施……我心想他能在那儿干什么……”

他向我转过身来：

“什么也别对他们说……说话越少，身体越好。”

在朱诺大街，阿妮吻了他。她叫他“罗歇·樊尚”并且以“您”称呼他，但是她吻他。

“有一天，我会邀请你到我家来，”罗歇·樊尚对我说，“我住在这里……”

他向我指着小白楼的锻铁玻璃门。

我们三人都在人行道上走着。他的美国汽车没有停在他家门前，

我问他为什么。

“我把它留在对面的修车行了……”

我们经过楼梯旁的阿尔齐纳旅店。一天，阿妮说：

“起初我和小埃莱娜与玛蒂尔德就住在那儿……您要是看见玛蒂尔德的面孔……”

罗歇·樊尚微笑着。而我，虽然听不懂，依然听着他们说的所有的话，这些话全都印在了我的脑海里。

很久以后，我结了婚，我在这个街区住了几年。我几乎每天都要走过朱诺大街。一天下午，我推开了那座白楼的锻铁玻璃门。我按响了看门人的门铃。一个红棕色头发的人从门缝里探出头。

“您有什么事？”

“我想打听一个二十年前住在这栋楼里的人……”

“啊，先生，那时我还不在这儿……”

“您知道我有什么办法才能得知他的情况吗？”

“请您问对面的修车行。他们认识所有的人。”

但是我没有问对面的修车行。我曾经用了那么多天时间在巴黎寻找一些修车行但都没有找到，所以我不再抱有希望。

在夏季，白天的时间变长了，阿妮不像白雪那么严厉，她每天晚上让我们在屋前大街的缓坡上玩耍。在那些晚上，我们没有穿上室内便袍。晚饭后，阿妮陪我们到房门口，把她的手表交给我：

“你们可以玩到9点半……到了9点半，你们就回来……帕托施，你看好时间……我相信你……”

让·D在的时候，他把他的那块大表交给我。他把它调好，到9点半时一个小铃——就像闹钟的铃一样——提醒我们回家的时间已到。

我们俩沿着大街一直走到汽车寥寥无几的公路。在一百米开外的地方，靠右的是火车站，这栋钢筋水泥的破旧小楼很像一座海边城堡。在它前面是一片空旷的广场，广场四周是树木。还有那家“火车站咖啡馆”。

一个星期四，我的父亲没有和他的朋友中的一位坐汽车来，而是改乘火车。黄昏前，我和弟弟送他上火车站。因为我们提前到了火车站，他邀请我们到火车站咖啡馆的露台上坐坐。我和弟弟喝了可口可乐，而他喝了掺水白兰地。

他付了饮料账，起身去乘火车。在离开我们之前，他说：

“别忘了……如果你们碰巧在城堡看见科萨德侯爵的话，以阿尔贝的名义向他致意……”

在公路和大街的拐角，我们在女贞树树丛后看着火车站。不时有一群旅客走出车站，朝着村庄、比埃弗尔磨坊和梅兹方向散开。旅客越来越稀少。很快，唯一的一个人穿过广场。科萨德侯爵？我们必须在这个夜里冒险去城堡。但我们清楚地知道这个计划会被不断地推迟到下一天。

罗班·代·布瓦旅店的周围是一圈树篱，我们会在那儿站上老半

天。我们听着坐在花园的桌旁吃晚饭的人的谈话。他们被树篱挡着，但是我们听见他们的声音从近处传来。我们听到餐具的清脆撞击声，侍者踩在沙砾上嘎吱嘎吱响的脚步声。一些烧好的菜的气味和女贞树的芬芳混杂在一起。但是女贞树的香气更浓。整条大街上都充满女贞树的气味。

在那儿，客厅的凸肚窗亮了。罗歇·樊尚的美国汽车停在屋前。那天晚上，他和安德烈·K，即“名医的妻子”一起来了，后者经常和洛里斯通街的那伙人来往，她用“你”称呼罗歇·樊尚。那时还不到9点半，但阿妮从屋中走出来，穿着她那件腰部收紧的浅蓝连衣裙。我们弯着腰，尽快地再次穿过大街，躲在小树林的灌木丛中。这片森林从基督教教堂后面延伸开去。阿妮走近了。她的金色头发在暮色中闪闪发亮。我们听见她的脚步声。她想找到我们。这是我们之间的一场游戏。在这片草木蔓生的荒废的土地上，我们每次都躲藏在不同的地方。她终于找到我们的躲藏地，因为当她走得太过靠近时，我们忍不住发出一阵疯笑。我们三人一起回家。她像我们一样，也是个孩子。

有的话会永远印在脑海中。一天下午，在我们家对面的基督教教堂的院子里举行了一场露天赈济游艺会。从我们房间的窗口，我们俯视着小孩和他们的家长拥挤在小摊位周围。在吃午饭时，玛蒂尔德对我说：

“你会喜欢去庙会吗，幸运的傻瓜？”

她带我们去了。我们买了张彩票；结果赢了两包奶油夹心点心。回来的时候，玛蒂尔德对我说：

“人们让你们进庙会是因为我是基督教徒，幸运的傻瓜！”

她像平时一样严肃，她佩戴着她的浮雕玉石，穿着黑色连衣裙。

“我还告诉你一句话：基督教徒什么都看得见！人们什么也不能对他们隐瞒，他们并不是只有两只眼睛！他们在头后面也有一只！你明白了吗？”

她用手指指给我看她盘在脑后的发髻。

“你明白了吗，幸运的傻瓜？在脑后的一只眼睛！”

从此，当她在场时，我和弟弟就感到不自在，尤其当我们经过她身后时。过了很长时间，我才明白基督教徒也是和其他人一样的人，

从此每当我遇见一位基督教徒时，我不再向街对面的人行道走去。

再不会有任何话语会对我们产生这样的反响。这就像罗歇·樊尚的微笑。我再也没有见过这样的微笑。即使当罗歇·樊尚不在时，他微笑的神情也呈现在我的面前。我回想起让·D对我说的另一句话。一天上午，他用他的摩托车把我一直带到凡尔赛的公路。他开得太快，我抓住他的羊皮里上衣。在回来的时候，我们停在罗班·代·布瓦旅店前。他想买香烟。女老板独自一人在旅店的酒吧间里，这位年轻的金发女郎非常漂亮，我父亲曾和科萨德侯爵埃利奥·萨尔泰尔，或许还有埃迪·帕尼翁一起来过这家旅店，他们当时认识的女人不是这个女郎。

“一包巴尔托烟。”让·D对她说。

女老板递给他一包烟，同时向我们投来微笑。当我们走出旅店时，让·D以严肃的声音对我说：

“你瞧，我的小老弟……女人……远看真了不起……可是接近她们时就得当心……”

他突然露出忧伤的神情。

一个星期四，我们在城堡旁的小丘上玩耍。小埃莱娜坐在平时白雪坐的长凳上看着我们。我们爬上松树。我爬得很高，从一根树枝爬到另一根树枝时，我差点跌下来。当我从树上下来时，小埃莱娜脸色煞白。那天她穿着她的马裤和镶嵌着螺钿的开襟短背心。

“这可不难……你本来会跌死……”

我从来没有听过她用这种粗鲁的语气说话。

“你可不能这么干……”

我还没有见过她这样生气，我差一点要哭出来。

“我，我曾经因为一件这样的蠢事而放弃了我的工作……”

她抓住我的肩膀，一直把我带到树下的石凳前。她让我坐下。她从她开襟短背心的内袋里掏出一个鳄鱼皮的钱夹子，它和阿妮给我的香烟盒的颜色相同，大概来自同一家商店。她从这个钱夹子里取出一张纸片，把它递给了我。

“你认字吗？”

这是报纸上的一篇文章，还附有一张照片。我读了那些大字：空中杂技女演员埃莱娜·托克因一次严重事故受伤。米斯塔法·阿马尔在

她的床头。她把这篇文章又拿过去，重新放在钱夹子里。

“在生活中事故来得很快……我过去也像你……我那时不懂……我那时满怀信心……”

她似乎懊悔像对大人一样对我说话：

“……我请您吃点心……我们去面包铺买糕点……”

在多尔代恩医生街上，我稍稍退到后面，为的是看她走路。她有点瘸，而直到那时为止，我没有想过她并不是生来瘸腿的。这么说，在生活中，有时会发生事故。这个发现大大搅乱了我的心境。

在我独自坐阿妮的四马力汽车到巴黎、她送给我鳄鱼皮的香烟盒的那个下午，我们终于在第十七区今天被毁的那些小街里重新找到了我们该走的路。我们像平时那样沿着塞纳河的堤岸行驶。我们在纳伊和皮托岛一侧的河岸上停了一会儿。我们站在通往浅色浮桥的木楼梯的高处，看着浮动别墅和改成套间的驳船。

“我们很快就该搬家了……帕托施……我想住在那儿……”

她曾经几次对我们谈过这件事。想到将要离开我们的家和村庄，我们有点不安。可是住到一艘这样的驳船上……我们一天天地等待着动身去经历这新的奇遇。

“我们会给你们俩安排一个房间……有舷窗……还有大客厅和酒吧间……”

她一边高声说话一边在遐想。我们重新坐进四马力汽车。车子开过圣克卢隧道后，在高速公路上，她向我转过脸。她的眼睛比平时更清澈。

“你知道你该做什么吗？每天晚上，你该把你白天做的事写下来……我要给你买一个本子……”

这是一个好主意。我把手插进口袋里，想证实一下那个香烟盒是否还在我身上。

有的东西一不小心就会从你的生活中消失，但是这个香烟盒依然忠于我。我知道它始终在我够得到的地方，在床头柜的抽屉里，在衣物柜的格子里，在课桌的深处，在上衣的内袋里。我对于它，对于它的存在毫不怀疑，结果我把它忘了。除了在沮丧的时刻。那时，我从各个角度凝视它。这个物品是我生活中一个我不能对任何人说的阶段的唯一证明，而我有时心想我是否真的经历过这个阶段。

不过有一天我差点把它弄丢了。我那时在一所中学读书，等着到十七岁。我的香烟盒引起了一对双胞胎兄弟的觊觎。他们出身于大资产阶级。他们在别的班级有许多堂表兄弟，他们的父亲有“法国第一射手”之称。如果他们联合起来对付我，我是没法自卫的。

唯一摆脱他们的办法就是尽快让人把我从这所中学除名。一天上午我溜了出去，我利用这个时间参观尚蒂伊、莫特方丹、埃尔芒翁维尔和沙阿利修道院。我到吃午饭的时候才回到学校。校长通知我退学，但他没能找到我的父母。我的父亲几个月前动身去哥伦比亚，为了找到一位朋友告诉他的一片蕴藏黄金的土地；我的母亲在拉绍德封[1]附近巡回演出。人们让我独自呆在校医室的一间房间里等人来接我。我无权上课，也无权和我的同学一起在食堂吃饭。这种豁免权使我最终避开那对兄弟、他们的堂表兄弟和法国第一射手。每天夜晚，在我睡着以前，我会检查一遍我的鳄鱼皮香烟盒是否还在枕头下。

几年之后，这件东西最后一次引起了我对它的注意。在这以前，我接受了阿妮要我每天在一个本子上写作的建议。我终于完成了第一本书。我坐在瓦格朗大街咖啡馆的小酒吧间里。在我身旁站着一个男人，他六十岁左右，黑头发，戴着细架眼镜，衣着像他的双手一样清洁。我观察了他好几分钟，心想他在生活中究竟能干什么。

他要侍者给他送包香烟，但是这家咖啡馆不卖香烟。我把我的香烟盒递给他。

“非常感谢，先生。”

他从盒里抽出一支烟。他的目光停驻在鳄鱼皮烟盒上。

“对不起。”

他从我手里拿过烟盒。他皱着眉头，把它翻过来又翻过去。

“我也有同样的烟盒。”

他把我的烟盒还给我，以专注的目光打量着我。

“我们所有库存的这种商品失窃了。后来，我们就没有再卖过这种商品。先生，您拥有一件非常稀少的藏品……”

他冲我微笑着。他曾经是香榭丽舍大街上一家大皮件商店的经理，但他现在退休了。

“他们不满足于这样的香烟盒。他们进店偷窃了所有的东西。”

他向我俯下脸，始终对我微笑着。

“您别以为我对您有丝毫的怀疑……您那时还太年轻……”

“这件事是多久以前发生的？”

“大约十五年前。”

“他们被抓住了没有？”

“有的人没被抓住。这些人还干了些比这次盗窃更严重的事……”

一些更严重的事。这些话我已经听过。身受一次严重事故之害的空中杂技女演员埃莱娜·托克。还有那位长着一双大大的蓝眼睛的青年人后来回答我说：一件非常严重的事。

外面，我在瓦格朗大街上怀着一种奇怪的激奋行走着。很久以来，我第一次感到阿妮的存在。那天晚上，她在我身后走着。罗歇·樊尚和小埃莱娜大概也在这座城里的一个地方。事实上，他们从来没有离开过我。

---

[1] 瑞士城市。

白雪不辞而别，一去不返。在吃午饭时，玛蒂尔德对我说：

“她走了，因为她不愿再照顾你，幸运的傻瓜！”

阿妮耸耸肩膀，对我眨了一下眼睛。

“妈妈，你说什么傻话！她走是因为她要回家。”

玛蒂尔德眯起眼睛，狠狠地看了她女儿一眼。

“在小孩子面前怎么能这样对妈妈说话！”

阿妮装作不听她妈妈的话。她向我们微笑着。

“你听到了吗？”玛蒂尔德对她女儿说，“你不会有好结果的！就像幸运的傻瓜！”

阿妮再次耸耸肩膀。

“请您冷静下来，蒂尔达。”小埃莱娜说。

玛蒂尔德用手指对我指着她脑后的发髻。

“你知道这意味着什么吗？现在白雪不在了，是我看管你，幸运的傻瓜！”

阿妮陪我去学校。她像平时一样把手放在我的肩膀上。

“你不要把妈妈说的话放在心上……她老了……老人们是什么话都会说出来的……”

我们提前来到了学校。我们在操场的铁门前等着。

“你和你弟弟，你们就要在对面的房子里睡上一两夜……你知道，那座白房子……因为有一些客人要到我们家住几天……”

她大概知道我感到不安。

“不过，无论如何，我会和你们呆在一起……你会明白，你们会玩得很好……”

在课堂上，我没有听老师讲课。我在想别的事情。白雪走了，我们就要住到对面的房子里。

放学以后，阿妮把我和弟弟带进对面的房子里。她在面对多尔代恩医生街的小门前按响了门铃。一位相当肥胖、穿着黑衣服的妇人给我们开了门。她是这座房屋的看门人，因为屋主从来不住在这里。

“房间准备好了。”看门的女人说。

我们登上亮了电灯的楼梯。这座房子所有的百叶窗都关着。我们沿着一条走廊往前走。看门的女人打开一扇门。这间房间比我们的房间大，还有两张带有黄铜横档的床，这是两张大人的床。浅蓝色的糊墙纸和一些图画覆盖在墙上。窗户面对多尔代恩医生街。百叶窗开着。

“你们在这儿会很舒服的，孩子们。”阿妮说。

女看门人对我们微笑着。她对我们说：

“明天早晨我给你们准备早餐。”

我们走下楼梯，女看门人领我们参观房子的底层。在大客厅里，百叶窗关着，两盏枝形吊灯的水晶玻璃闪闪发光，使我们目眩。除了钢琴，所有的家具上都覆盖着透明的罩子。

晚饭后，我们和阿妮一起出去。我们穿着睡衣和室内便袍。在室外穿着室内便袍真有趣，我们和阿妮一起走在大街上，一直走到罗班·代·布瓦旅店。我们本想遇见一个人，好让他看见我们是穿着室内便袍在街上散步。

我们按响了对面房子的门铃，那位看门人再次给我们开了门，并且把我们带到我们的房间。我们睡在带有黄铜横档的床上。女看门人对我们说她睡在客厅旁，还说如果我们需要什么的话可以叫她。

“不管怎样，我就在附近，帕托施……”阿妮说。

她吻了我们的前额。我们在晚饭后已经在我们真正的房间里刷过牙。女看门人关上百叶窗，她把灯灭了，她们俩一起走了。

在这第一夜，我和弟弟聊了很长时间。我们本想到底层的客厅看看那些分枝吊灯、那些盖着罩子的家具和那架钢琴，但我们怕楼梯的木头吱吱作响，怕女看门人训斥我们。

第二天上午，到了星期四。我不用去上课。女看门人用一个盘子

把我们的早饭送到我们的房间里。我们向她道了谢。

这个星期四弗雷德的侄子没有来。我们留在大花园里，在房子的正前面。安装在房子落地窗上的百叶窗都关闭着。花园里有一棵垂柳，在花园深处，有一道竹篱笆，透过篱笆可以见到罗班·代·布瓦旅店的平台和侍者为晚饭摆好餐具的桌子。中午我们吃了三明治，是看门人为我们做的。我们坐在花园的椅子上，拿着我们的三明治，如同吃野餐那样。晚上，天气很好，我们在花园里吃了晚饭。女看门人又为我们做了火腿和奶酪三明治。还做了两块苹果蛋挞作为饭后甜点。另外还有可口可乐。

阿妮在晚饭后来了。我们穿上了睡衣和室内便袍。我们和她一起出去。这一次，我们穿过了下面的大路。我们在公园附近遇见了一些人，他们看见我们穿着室内便袍时露出惊讶的神情。阿妮穿着她的旧皮茄克和蓝布工装裤。我们走到火车站前。我想我们可以穿着室内便袍坐火车直到巴黎。

回来的时候，阿妮在白屋子的花园里吻了我们，并且送给我们每人一把口琴。

我在半夜里醒了。我听到马达的声响。我起身走到窗口张望。女看门人没有关上百叶窗，她只拉上了红色的窗帘。

在对面，客厅的凸肚窗亮着灯光。罗歇·樊尚的车子停在屋前，它的黑色车顶篷翻了下来。阿妮的四马力汽车也在那里。但是马达的声响来自一辆篷布盖着的卡车，它停在街道的另一侧，在基督教教堂的墙壁前。马达停了下来。两个男人从卡车里走出来。我认出是让·D和比克·达尼，他们俩都走进了房子。我看见一个人影不时地在客厅的凸肚窗前走过。我困得很。第二天早晨，女看门人在给我们送来装早饭的盘子时把我们叫醒了。她和弟弟陪我去学校。多尔代恩医生街上，卡车和罗歇·樊尚的汽车都不在了。但阿妮的四马力汽车一直在那儿，在房子前面。

在学校门口，弟弟独自一人等着我。

“我们家里什么人都没有了。”

他对我说女看门人刚才把他带回了家。阿妮的四马力汽车在那儿，但没有任何人。女看门人大概去凡尔赛买东西了，要快到傍晚时才回来，她把弟弟留在家里，对他说阿妮很快就会回来，因为阿妮的车在那儿。弟弟在空房子里等着。

能够重新见到我让他感到如释重负。他甚至笑起来，就像一个恐惧的人完全镇静下来时那样。

“他们到巴黎去了，”我对他说，“别担心。”

我们走上多尔代恩医生街。阿妮的四马力汽车在那儿。

餐厅里和厨房里都没有人。客厅里也没有人。在二楼，阿妮的房间是空的。小埃莱娜的房间也是空的。在院子深处，玛蒂尔德的房间同样是空的。我们走进白雪的房间。毕竟，白雪或许回来了。不。仿佛从来没有人住过这些房间。从我们的窗子望出去，我看着下面阿妮的四马力汽车。

屋子的沉寂使我们害怕。我打开收音机，我们吃了碗橱上的水果篮里剩下的两个苹果和两根香蕉。我打开花园的门。绿色的碰碰车一直在那儿，在院子中央。

“我们等他们吧。”我对弟弟说。

时间在过去。厨房闹钟的指针指着1点40分。到上学的时候了。但我不能把弟弟一人留下来。我们面对面地坐在餐厅的桌子旁。我们听着收音机。

我们走出屋子。阿妮的四马力汽车一直在那儿。我打开一扇车门，坐到前排我们平时坐的位置上。我在手套箱里搜寻，又仔细察看

后排坐椅。什么也没有找到。只有一个旧的空烟盒。

“我们散步到城堡去吧。”我对弟弟说。

天刮着风。我们沿着多尔代恩医生街走着。我的同学们已经去上课了，老师注意到我的缺席。我们越往前走，越感到我们周围一片寂静。在阳光下，这条街和这些房屋似乎荒无人烟。

风轻轻地摇动着草地上的蒿草。我们俩从未独自来过这里。城堡被砖堵死的那些窗户给我造成的不安，使我想起我们和白雪一起到森林里散步后在晚上回家时的感觉。在那个时候城堡的正面阴森可怕。如同现在，在下午的光天化日之下。

我们坐在那张长凳上，当我们攀爬松树的树枝时，白雪和小埃莱娜就坐在长凳上。我们周围始终是一片沉寂，我试图用阿妮给我的口琴上吹出一支曲子。

在多尔代恩医生街，我们从远处看到一辆黑色的汽车停在房子附近。一个男人坐在驾驶盘后面，他把一条腿伸出车门外，正在读一张报纸。在房子的门前，一个没有戴帽子的宪兵笔直地站在那儿。他年龄不大，金色的头发剃得短短的，一双蓝色的大眼睛望着空旷处。

他吓了一跳，眼睛圆睁，打量着我们。

“你们干什么？”

“这是我的家，”我对他说，“发生了什么事？”

“非常严重的事。”

我害怕了。不过他的声音也有点发抖。一辆带有吊车的小卡车开到了大街的拐角。一些宪兵跳下地，把阿妮的四马力汽车拴到吊车上。然后小卡车开动了，沿着多尔代恩医生街缓缓地拖着阿妮的四马力汽车。这是使我最吃惊和最痛苦的事。

“这事非常严重，”他说，“你们不能进去。”

但我们进去了。有个人在客厅里打电话。一个棕色头发、穿着华达呢衣服的男人坐在餐厅的桌子边上。他看见了我和弟弟。他向我们走来。

“啊……是你们……孩子们？……”

他重复道：

“你们是这里的孩子吗？”

他把我们带进客厅。正在打电话的人挂断了电话。这个人个儿不大，肩膀很宽，他穿着一件黑皮上衣。他像刚才那个人一样说：

“啊……这是孩子们……”

他对穿华达呢衣服的人说：

“你必须把他们带到凡尔赛警察分局去……在巴黎不合适……”

非常严重的事，那个蓝色大眼睛的宪兵这样对我说。我回想起小埃莱娜保存在她的钱夹子里的那张纸：空中杂技女演员埃莱娜·托克因一次严重事故受伤。我那时走在她身后看她走路。她并不是天生一瘸一拐的。

“你们的父母亲在哪里？”那个穿华达呢衣服、棕色头发的人问我。

我在想怎么回答他。对他作出解释太复杂了。阿妮和我一起去见贞德学校的女校长并且装作是我的母亲的那天曾经这样告诉我。

“你不知道你们的父母在哪儿吗？”

我的母亲在北非的什么地方演戏。我的父亲在布拉柴维尔或者班吉，或者更远的地方。这太复杂了。

“他们死了。”我对他说。

他吓了一跳。他皱着眉头看着我，简直可以说他突然害怕我。那个穿皮上衣的小个子男人也张着嘴用不安的目光盯着我看。两个宪兵走进了客厅。

“继续搜查房子吗？”他们中的一个人问穿华达呢的棕色头发的人。

“是的……是的……你们继续搜查……”

他们走了。穿华达呢的棕色头发的人向我们俯下身。

“你们到花园里玩去……”他以非常柔和的声音说，“等一会儿我来看你们。”

他抓住我们每个人的手，把我们带到外面。绿色的碰碰车一直在那儿。他向花园的方向伸出胳臂：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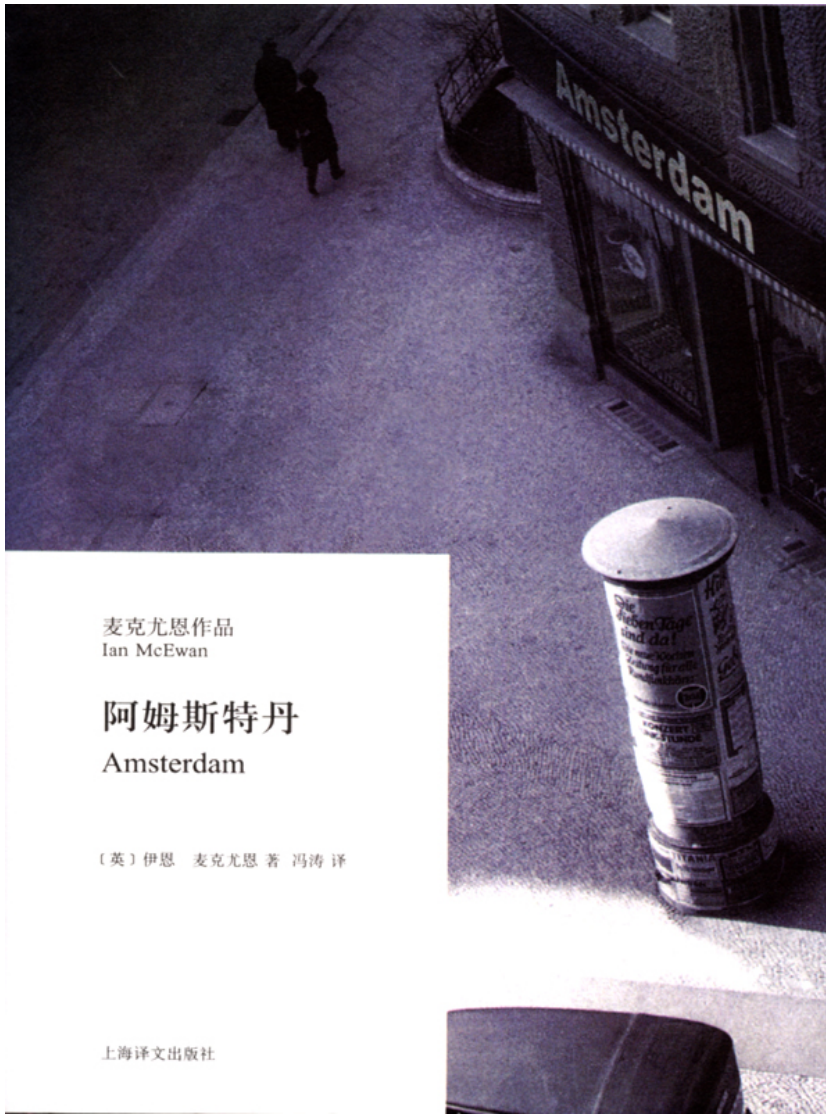
“去玩去……一会儿见……”

他回到了屋里。

我们通过石头楼梯爬到花园的第一层平台，在那儿吉约坦医生的坟墓就掩映在铁线莲之中，在那儿玛蒂尔德种了一棵玫瑰。阿妮房间的窗户大开着，因为我们站得和窗户一样高，我看得很清楚，他们在阿妮的房间里到处搜索。

在下面，那个穿黑皮上衣的矮个儿男人手里拿着电筒穿过院子。他在石井栏旁弯下腰，拨开忍冬，想借助电筒看清里面的东西。其他的人继续在阿妮的房间里搜索。又来了别的一些人，一些宪兵和一些

穿着便衣的男人。他们到处搜索，甚至连我们的碰碰车内也不放过，他们走进院子里，他们出现在屋子的窗户前，他们在一起说话，声音很高。而我们，我和弟弟，我们一边装作在花园里玩耍，一边等着有人来接我们。



麦克尤恩作品
Ian McEwan

阿姆斯特丹
Amsterdam

〔英〕伊恩　麦克尤恩 著　冯涛 译

上海译文出版社

献给雅科和伊利莎白·赫罗特[1]

在这里相逢并拥抱的朋友已经离去，
各自奔向各自的错误；

——W·H·奥登《歧途》[2]

---

[1] 雅科·赫罗特（Jaco Groot）是麦克尤恩作品的荷兰出版人，整个欧洲极有影响力的出版商，伊利莎白是其夫人。

[2] 引自奥登的十四行组诗《追寻》（The Quest）第三首《歧途》（The Crossroads）之首句，与原文略有出入。麦克尤恩的引文是："The friends who met here and embraced are gone，/Each to his own mistake"，奥登的原诗则是："Two friends who met here and embraced are gone，/Each to his own mistake"。

第一部

阿姆斯特丹

伊恩·麦克尤恩

一

莫莉·莱恩的两个老情人站在火葬场礼拜堂的外头候着，背对着二月里的凛寒。该说的全都说过了，不过他们俩又重复了一遍。

“她一直都不知道是什么要了她的命。”

“知道的时候为时已晚。”

“真是病来如山倒啊。”

“可怜的莫莉。”

“嗯。”

可怜的莫莉。事情开始于她在多尔切斯特烧烤店外扬手叫出租车时胳膊上的一阵麻痛，然后这种感觉就再也没有消失过。几个星期之内，她就已经记不大清很多事物的名字了。议会、化学、螺旋桨，忘了倒也罢了，可是连床、奶油和镜子都记不得，她可就不能原谅自己了。她是在一下子想不起叶形装饰和风干牛肉干的名号以后才去就医的，本来期望医生说没什么大不了的，谁知却被送去查了又查，感觉上像是永远都查不完了。于是一转眼间，性情活跃的莫莉就成了她那位脾气乖张、占有欲极强的丈夫乔治的病室囚徒。莫莉是美食评论家，既睿智又迷人，又身兼摄影师和敢于创新的园艺家，连外相都爱过她，四十六岁上还翻得出完美的侧手翻。她堕入疯癫和痛苦的速度成了坊间八卦的谈资：先是身体的机能失去控制、幽默感随之全盘尽失，然后就是渐渐意识模糊，间以徒然的暴力挣扎和被人捂住嘴巴的痛苦嚎叫。

看到乔治的身影从礼拜堂里出来，莫莉的两个老情人退往杂草丛生的砾石小径。两人踏进一处椭圆形的玫瑰花床，花床边上树了块牌

子，叫“追思花园”。每一株花茎都惨遭砍戮，距冰冻的地面只余几英寸高，莫莉生前对此种做法是深恶痛绝。小块草坪上遍布踩扁了的烟头，因为人们就是在这里等着前一拨参加追悼会的人群离场的。两位老朋友来回踱步的辰光，再次捡起之前已经以各种方式讨论过五六次的话题，因为这可比一起唱《朝圣之路》更让他们觉得安慰。

克利夫·林雷认识莫莉在先，早在六八年他们还是学生的时候，当时两人一起在“健康谷”同居，不断地搬来搬去，情形真是混乱不堪。

“走的方式实在可怕。”

他注视着自己呼出来的白气飘散入灰色的空气。今天伦敦中心地区的气温据说降到了零下十一度——零下十一度，这个世界真是出了大问题了，而为此既不能责怪上帝的存在也不能归罪于上帝的缺位。人类的第一次违抗圣命，人类的堕落，一个下行音型，双簧管，奏出九个、十个音符。克利夫对于音高的判定具有绝佳的天赋，听着它们从G调依次下行，根本就无需记谱。

他继续道：“我是说她死的方式，这么无知无识，就像动物。就这么衰竭下去，受尽屈辱，根本来不及安排后事，甚至来不及说声再见。疾病就这么悄悄上了身，然后……”

他耸耸肩膀。两人走到了备受践踏的草坪尽头，掉头再往回走。

“她宁可自杀也不愿落得如此下场。”弗农·哈利戴说。他七四年曾经跟她在巴黎住过一年，当时他在路透社找到了他的第一份工作，莫莉则为《时尚》杂志干点杂活。

“脑死亡，而且还处在乔治的魔爪之下。”克利夫道。

乔治这位可悲、富有的出版商对她是百般宠爱，尽管她对他一直都颐指气使，可出乎所有人的意料，她并没有离开他。他们俩看见乔治正站在礼拜堂门外，接受一群哀悼者的慰问。她的死倒是抬高了他，不再受到众人的鄙夷。他看上去像是长高了一两英寸，后背挺直了，声音也低沉了，一种新生的尊严把他那原本求肯、贪婪的眼睛都收窄了。他拒绝将她送往疗养院，而是亲手来照顾她。更有甚者，在早先大家还想探望她的时候，都要通过他的审查。克利夫和弗农受到严格限制，因为他们被认为在见面时容易使她兴奋，见面后又会使她对自己的病情悲观绝望。另一位关键的男性外相大人，同样也被列入黑名单。大家开始议论纷纷，有几个闲话专栏还不指名道姓地进行过

影射。再后来也就无所谓了，因为传出消息说她已经绝非昔日的莫莉，大家也都不再想去看她，倒是很高兴乔治充当了挡箭牌。不过，克利夫和弗农则一如既往地以憎恶他为乐。

他们再次折返时，弗农兜里的手机响了。他道声歉后退到一边去接电话，留下他的朋友独自前行。克利夫紧了紧大衣，放慢脚步。现在，身穿黑衣挤在礼拜堂外面的足有两百多号人了，再耽搁着不走过去跟乔治说点什么就显得很无礼了。他终究还是得到了她，在她连镜子里自己的脸都不认识的时候。他对于她的风流韵事束手无策，可到了最后，她还是完完全全属于了他。克利夫的双脚都快冻木了，跺脚的节奏又使他想起那十个音符的下行音型，渐慢，英国管柔和地扬起，与大提琴形成对位，宛若镜中映像，她的脸也在其中——大结局。现在他只想回到温暖、寂静的工作室，回到钢琴和未完成的乐谱旁，把乐谱写完。他听到弗农在结束通话，“好的。重写导言，放第四版。我一两个小时后到。”然后他对克利夫道：“该死的以色列人。咱们该溜达过去了吧。”

“我想是的。”

可是两个人却又围着草坪转了一圈，因为他们毕竟是为埋葬莫莉来的。

弗农努力集中精神，排除办公室的糟心事儿。“她可真是个可人儿。还记得台球桌上那一幕吧。”

一九七八年，一帮朋友在苏格兰租了幢大房子过圣诞。莫莉当时交往的是个叫布兰迪的王室法律顾问，两个人在一张废弃的台球桌上表演亚当和夏娃的活人造型，他只穿了条小紧身内裤，她只剩下胸罩和内裤，一个球杆托儿当那条蛇，一个红球当苹果。可是这故事以讹传讹之后的结果，出现在一个讣告当中就成了莫莉“曾于某平安夜在某苏格兰城堡的台球桌上全裸跳舞”了，即便当时在场的有些人的记忆也被修订成了这样。

“是个可人儿。”克利夫赞同道。

她当时假装去咬那个苹果的时候曾直直地望着他，咬得咯咯响的牙齿间露出淫猥的微笑，一只手支在撅起来的屁股上，就像杂耍戏院里戏仿的妓女形象。他认为她接收他眼神的方式是个信号，果不其然，他们俩在那年四月再度复合。她搬到他南肯辛顿的工作室，度过

了整个夏天。当时大约正是她写的餐馆评论专栏刚起步的阶段，跑到电视上公然抨击《米其林指南》是“美食上的媚俗”。也正逢他自己的事业首度时来运转之际，他的《管弦乐变奏曲》在皇家节日音乐厅上演。破镜重圆。她或许并没有什么改变，不过他已经不再是昔日的他了。十年的光阴没有虚掷，他已经学得了些经验，放手让莫莉来引导他。不论干什么，他一直是全力以赴的。她教他偷潜性爱的技巧，也就是偶尔要静止不动。一动不动地躺好，就像这样，看着我，认认真真地看着我。我们就是定时炸弹。他当时快三十了，照今天的标准算大器晚成的了。当莫莉找好自己的住处要打包走人时，他求她嫁给他。她吻了吻他，在他的耳边悄声引述：“他娶一个女人是为防她离他而去／如今她却整天赖着不肯走了。”她是对的，因为自她走后，独处的滋味快乐无比，不到一个月时间他又写出了《秋歌三曲》。

“你可曾从她身上学到过什么东西？”克利夫突然问道。

八十年代中期，弗农也跟她来了个梅开二度，那是在翁布里亚[1]的一幢度假屋。当时他是如今他主编的这份报纸的驻罗马记者，已经成家立业。

“性爱的事儿我总是记不住，”他踌躇了一会儿道，“我肯定应该是非常棒。不过我的确记得她教我认识牛肝菌，怎么采摘，怎么烹饪。”

克利夫认为这是虚晃一枪，决定不再跟他推心置腹。他朝礼拜堂的门口张了张。他们是该进去了。他突然溜出一句相当残忍的话，把自己都吓了一跳，“你知道，我真该娶了她。在她开始昏迷的时候就拿个枕头什么的闷死她，免得大家都来可怜她。”

弗农呵呵笑着引他的朋友离开“追思花园”。“说说容易。我可以想见你在放风的院子里给犯人们写颂歌呢，就像那个谁，那个搞妇女参政运动的女人。”

“伊瑟尔·斯密斯[2]。我铁定比她要写得好。”

参加葬礼的莫莉的朋友们并不想跑到火葬场里来，可乔治摆明了不想搞任何追思仪式。他可不想听老婆的三位老情人公开在圣马丁或圣詹姆斯教堂的讲道台上交换什么意见，或者在他本人致悼词时在底下挤眉弄眼。克利夫和弗农进门之际，听到的是鸡尾酒会上熟悉的嗡鸣。没有香槟酒托盘，也没有饭店里幕墙的回声，不过除此以外跟画

展的开幕或是媒体投放会也没什么两样。有那么多面孔是克利夫从来没有在日光底下照过面的，看起来可真是恐怖，活像是僵尸直立起来欢迎刚死的新鬼。一阵愤世嫉俗的情绪发作之下，他迅速穿过那一阵嘈杂，有人叫他的名字他也不理，有人拽他的胳膊他干脆甩脱，继续朝乔治站立的位置走去，乔治正跟两个女人和一个呢帽手杖的干瘪老头儿说话。

“太冷了，我们得走了。”克利夫听到有个声音叫道，但此时此刻谁都甭想挣脱社交场合的向心力。他已经把弗农给丢了，弗农被某个电视频道的老板给拉到了一边。

最后，克利夫以适度的诚恳态度握住了乔治的手，“告别仪式非常出色。”

“非常感谢您的到来。”

她的死使他高贵了起来。那种静静的庄严绝非乔治平素的风格，他一贯既阴郁冷酷又索求无度；既急于求得他人的喜欢，又不能将友谊视作理所应当——这是巨富们才有的一种负担。

“实在是失礼，”他又道，“这两位是芬奇姐妹，薇拉和米尼，莫莉在波士顿的时候就认识她们了。这位是克利夫·林雷。”

他们握了握手。

“您就是那位作曲家吧？”薇拉或者是米尼问道。

“不才正是。”

“真是莫大的荣幸，林雷先生。我十一岁的孙女小提琴晋级考试，拉的就是您的小奏鸣曲，她真是非常喜欢这部作品。”

“听您这么一说，我非常高兴。”

想到小朋友来演奏他的音乐，他多少有些沮丧。

“这位，”乔治介绍道，“也来自美国，哈特·普尔曼先生。”

“哈特·普尔曼。终于有缘得见。您还记得我将您的《愤怒组诗》谱写为管弦爵士乐吗？”

普尔曼是“垮掉一代”的诗人，凯鲁亚克那一代人的最后孑遗，简直像一只皱缩的小蜥蜴，连把脖子仰起来看克利夫一眼都很困难。“这些日子以来我什么事都不记得，什么狗屁事都不记得了，”他的声音尖厉轻快，“不过既然你说有，那就肯定是有过的喽。”

“可是您竟然还记得莫莉，”克利夫道。

“谁？”普尔曼把脸绷了有两秒钟，然后咯咯笑着，伸出瘦长的白色手指抓住克利夫的前臂。“那是自然，”他用他那兔八哥的声音道，“莫莉跟我的交情可要追溯到六五年的纽约东村呢。我记得莫莉，乖乖不得了！”

克利夫在心算的时候注意掩饰住自己的不安。那年的六月她年方二八。为何从未听她提起呢？他以中性的态度询问道。

“她是去参加爱心之夏吧，我想。”

“呃，呃。她是来参加我的主显节之夜[3]的派对。这小妞可真不是盖的，对吧乔治？”

依法论处该判这老东西强奸。比他还早了三年。她从没跟他提过哈特·普尔曼，而且，她不是也去看过《愤怒组诗》的首演吗？演出结束后她不也去了庆功宴？他不记得了，什么狗屁事都不记得了。

乔治已经背过身去跟那对美国姐妹谈了起来。克利夫细想之下觉得不会有任何损失，就把手握成卷筒状，俯在普尔曼的耳朵上。

“你从来都没操过她，你这个满嘴喷粪的老爬虫。她才不会堕落至此呢。”

当时他本来并不想走开的，因为他想听听他的答话，可是两群吵吵嚷嚷的人一左一右突然插了进来，一群是为了向乔治表达慰问，另一群则是向诗人表达仰慕的，推推搡搡之下，克利夫发现自己已获自由之身，也就顺势走开了。哈特·普尔曼和年方豆蔻的莫莉。心里一阵恶心，他重新挤过人群，找到一块小小的空地站将下来，暗自庆幸没有人理睬他，望着周遭那些谈得不亦乐乎的朋友和熟人。他觉得他自己才是唯一想念莫莉的那个人。如果他当真娶了莫莉，也许比乔治还要糟糕，连这场聚会他都容忍不了，也会受不了她的无助。从那个小小的棕色方形塑料药瓶里倒出三十粒安眠药片，备好臼和杵，还有一杯苏格兰威士忌。三汤匙黄白色的药泥。她在服用的时候看了看他，仿佛她心里有数。他用左手抠住她的下巴，以免药汁洒了出来。她睡着了以后他就抱住她，一直到天亮。

别人谁都没有想念她。他四顾看着周遭这帮吊唁的人群，有很多跟他、跟莫莉同龄，上下相差不过一两岁。他们是何等兴旺发达，何等有权有势，在这个他们几乎蔑视了有十七年之久的政府底下，他们是何等地繁荣昌盛。说起我这一代人：多有能量，多么幸运。在战后

的新建社区喝着国家自己的母乳和果汁长大，由父母没有保障、来历清白的富足所供养，成年以后有充足的就业机会，全新的大学，鲜亮的平装本书籍，文学全盛时期的摇滚乐，可以负担得起的理想。当梯子在他们身后崩塌，当国家撤回她的乳头变成一个高声责骂的悍妇时，他们已经安全了，他们已经巩固了，他们安定下来致力于塑造这个或是那个——品味，观点，财富。

他听到一个女人快活地大喊："我手脚都没知觉了，我得走了！"他转过身来，看到身后的一个年轻人正打算抬手碰一下他的肩膀。年轻人二十五岁左右，秃顶，也许是剃的光头，穿了身灰色衣装，没穿大衣。

"林雷先生，很抱歉打扰了您的思绪。"那人道，把手缩了回去。

克利夫以为他是个音乐家，或是来要他签名的什么人，于是把脸色调整到耐心的假面。"没关系。"

"不知道您是否有时间过去跟外相说几句话。他很想见您一面。"

克利夫噘起了嘴唇。他可不想被介绍给朱利安·加莫尼，不过也不想怠慢他。他已无路可逃。"头前带路。"他说，被带领着从一帮帮朋友身边走过，有几位朋友猜出他要去哪儿，想把他从那位向导手里拉回来。

"嘿，林雷。不要跟敌人枉费唇舌！"

说是敌人一点都不假。他有什么好？一个相貌怪异的家伙：大脑壳，拳曲的黑色头发，倒都是原装正版，脸色是可怕的死鱼肚的白，冷酷削薄的嘴唇。他就靠贩卖一套仇外、制裁的平庸货色在政治市场上赢得了一席之地。弗农的剖析总是一针见血：身居高位的混蛋，床上的淫棍。可就凭这一点，她应该随处都找得到的呀。他能走到今天这一步，肯定还有不为人知的天赋，他还准备向首相的高位发起挑战呢。

那位副官把克利夫带到加莫尼面前，他身边围绕着一圈马蹄铁形状的人群，像是在发表一番演说或是讲个什么故事。他马上停下话头握住克利夫的手，热情地低语道："多年悬想，终于得见。"仿佛在场的只有他们两个人。

"幸会幸会。"

加莫尼抬高声音，为的是让大家都听见，人群中有两个生气勃勃

的年轻人，一看就是不诚实都挂在脸上的政治狗仔记者。外相大人在表演，克利夫不过成了趁手的道具。“您的好几首钢琴曲内子都烂熟于心。”

又来了。克利夫不禁怀疑：难道果如年轻一代的某些乐评人所言，他的天才已经被驯化，变得甜腻无比，真成了“思想家的小甜饼”——格雷茨基[4]一流的人物？

“尊夫人一定很出色。”他道。

自打上一次近距离跟政客接触以来已经有些日子了，他已经忘了他们这类人物那眼神的流动，一刻不停地巡视周围，看有没有新的听众或背叛者，或者附近有没有职位更高的大人物现身，有没有别的重大机遇稍纵即逝。

加莫尼眼下就在四处张望，确保他的观众不会散开。“她是了不起。读的是金史密斯学院[5]，然后在伦敦市政厅供职。前途未可限量呀……”他停顿一下，以达到喜剧效果，“然后她就遇到了我，选择了医药业。”

只有副官和另一位他的雇员，一位女性，窃笑了几声。那几个记者则无动于衷。也许这一套他们早都听他说过了。

外相的目光已经重新落回到克利夫身上。“还有一件事儿，我想祝贺您获得了正式委托，创作千禧年交响曲。您大概还不知道，最后的决定权直接惊动了内阁吧？”

“我有所耳闻。而您投了我的赞成票。”

克利夫放任自己表现出厌烦的调调，而加莫尼的反应则好像他已经受到了千恩万谢。“也没什么，我也只能尽此绵薄之力。我的有些同僚更倾向于那位流行歌星，就是前披头士成员的那家伙。不管怎么说，曲子写得怎么样啦，快完稿了吧？”

“快了。”

他的四肢已经麻木了足有半个钟头，不过直到此时凛寒才终于将他裹在了垓心。他的工作室里是何等的温暖，他只需穿件衬衫，舒舒服服地完成交响乐的最后几页，首演也没几个星期了。他已经错过了两次最后期限，他真渴望快点回家。

他伸出手来跟加莫尼道别，“真是幸会。我得先走一步了。”

可是外相大人并没有理他的手，仍旧越过了他侃侃而谈，显然从

这位著名作曲家的在场当中还能再多榨点东西出来。

“您知道吗，我经常在想，正是像您这样的艺术家们享受到的创作自由，才使我的工作多少具有了价值……”

类似风格的话语滔滔汩汩，不绝如缕，克利夫在望着他的时候并没有在表情上带出他越来越厌烦的心情。加莫尼跟他也是同一代人，身居高位已经将他跟一个陌生人平等谈话的能力腐蚀殆尽。也许这就是他在床上带给她的东西：这种“非人”的特质带来的刺激。一个男人在众多镜子面前痉挛抽搐。不过，她当然更喜欢情感的温存。一动不动地躺好，看着我，认认真真地看着我。也许莫莉和加莫尼之间不过是个错误，如若不然，克利夫真会觉得无法忍受了。

外相大人归结了他的长篇大论：“正是传统造就了我们今天的模样。”

“我一直在纳闷，”克利夫对莫莉的老情人道，“不知道您是否还赞成绞刑？”

加莫尼处理起此类突发事件来早已经是驾轻就熟了，不过，他的目光还是冷酷了起来。

“我想大多数人都清楚我在这件事上的立场。不过同时呢，我也很高兴接受上下两院的观点以及内阁的集体责任制。”他已经摆好了架势准备应战，同时又不失风度。

那两位记者挤近了一些，紧握着笔记本。

“我记得您曾有次在演讲中说纳尔逊·曼德拉活该被绞死。”

下月就要出访南非的加莫尼笑得仍旧很镇定，那个演讲最近又被弗农的报纸相当下流地挖了出来。“我想，揪住一个人还是在头脑发热的学生时代说的话不放，这有失厚道吧。”他停顿一下咯咯一笑，“都差不多三十年前的旧事了。我敢说您本人也一定说过或是想到过煞是惊人的狂言吧。”

“这是自然，”克利夫道，“这正是我要说的重点。如果您当时一意孤行，现在也就不会再有多少重新考虑的机会了。”

加莫尼微微颔首表示赞同，“观点足够公允。可是在现实的世界中，林雷先生，没有任何一种司法制度是可以避免人为错误的。”

然后，外相做了件很出格的事，这件事非但将克利夫对政府部门的印象毁于一旦，而且回顾起来他不得不表示钦佩。加莫尼伸出手

来，食指和拇指抓住克利夫大衣的衣领，把他拽近一步，把声音压低到只有他们两个人可以听见的耳语。

“我最后一次见到莫莉的时候她跟我说你阳痿，而且一直就阳痿。”

“一派胡言——她绝不会这么说！”

“你当然不会承认。这么着，我们可以当着这边的这些绅士公开大声地讨论一下你的阳痿问题，要么你就别再多管闲事，愉快地跟我道个别。意思就是，滚你娘的！”

这番话讲得又快又急，话音未落，加莫尼已然身体后仰，一面握住作曲家的手上下摇晃，一面眉开眼笑，还大声对副官道：“林雷先生已经愉快地接受了晚餐邀请。”最后这句话可能是个事先约定的信号，因为那位年轻人马上走上前来把克利夫领开，此时加莫尼背转身去对那两个记者道：“了不起的人物啊，克利夫·林雷。直言不讳地表明不同的看法同时还能继续做朋友，这岂不正是文明生活的精髓之所在吗，你们说是不是？”

二

一小时后，弗农的小汽车将克利夫在南肯辛顿放下，那么小的汽车竟然还有位专职司机，简直显得滑稽。弗农下车跟他道别。

“可怕的葬礼。”

“连杯喝的都没有。”

“可怜的莫莉。”

克利夫进门站在门厅里，吸收着暖气片散发出来的温暖和寂静。女管家给他留了张字条，说在工作室里给他预备好了一壶热咖啡。他没脱大衣，径自上楼来到工作室，拿起支铅笔和一张草稿纸，靠在大钢琴上草草记下那十个下行音符。他站在窗前，盯着那张纸，想象着与之对位的大提琴。不少日子以来，受命为千禧年谱写一部交响乐一直都是一种荒唐的折磨：官僚政治侵扰了他创作的独立性；伟大的意大利指挥家朱利奥·鲍具体能在哪里跟英国交响乐团一起排练一直都悬而未决；媒体的关注要么兴奋过了头要么就充满敌意，轻微却持续不断地惹得他心烦意躁；还有就是他已经两次超过了最后期限的事实

——千禧年事实上还早着呢。不过也有像今天这样一心只想着音乐本身、欲罢不能的时候。他把冻得仍有些麻木的左手揣在大衣口袋里，坐在钢琴前只手把他已经写出来的段落弹了一遍，音乐是慢速的，属半音体系，节奏变幻莫测。事实上有两个拍号。然后，他仍旧只用右手，以半速即席创作大提琴的上升和弦，又反复弹奏了数次，加以各种变奏，直到自己满意为止。他草草把新创作的部分记下来，这段属于大提琴音程的极高位置，听起来会像是某种狂怒的能量受到抑制。等到后面，到终曲部分再将其释放出来的话，将会是件赏心乐事。

他离开钢琴，倒了杯咖啡，在惯常的窗边位置把咖啡喝下。三点半，已经黑得需要开灯了。莫莉已经烧成了灰。他将工作一整夜，然后一直睡到第二天的午饭时间。别的也真没什么好做的。创造点什么，然后死去。喝完咖啡后，他再度穿过房间，仍旧站着，仍旧穿着大衣，在琴键上俯下身来，这次双手并用，借着那一丝微弱的午后光线把写下来的音符弹奏了一遍。几乎全对，几乎就是事实真相。表现的是一种对于无法够到的某种东西焦灼的渴念，是无法够到的某个人。过去，正是在这样的时候，他会打电话请她过来，当他坐立不安无法在钢琴前久坐，又因为新的想法激动不已无法离开钢琴的时候。她要是有空就会过来，给他沏茶，或是制作异国风情的饮料，然后坐在屋角那把破旧的老扶手椅上。他们要么聊聊天，要么她会要求他演奏某段音乐，然后闭上眼睛静听。对于她这么一位派对女王来说，她音乐的趣味出奇的朴素。巴赫，斯特拉文斯基，极偶然地听听莫扎特。不过那个时候她已经不是个小姑娘，也不再是他的情人了。他们俩挺适合红尘做伴，只是对待彼此都太过冷嘲，已经不可能旧情复燃，而且他们也喜欢能放松地谈论各自的风流韵事。她就像个知心大姐，评判起他的那些女人来相当慷慨大度，相比而言，他对她的那些男人就远没有她这么大方。除此之外他们就聊聊音乐或美食。而现如今她却已经是雪花石膏骨灰瓮里的细灰了，乔治会把它放在他的衣柜顶上。

最后，他终于暖和够了，虽说左手仍有些麻痛。他把大衣脱下来，扔到莫莉的那把椅子上。重新坐回到钢琴之前，他在屋里转了一圈，把灯都打开。他花了两个多小时的时间为那大提琴的部分修修补补，而且进一步拟出了配器法，完全无视窗外夜幕的降临和交通晚高

峰那些模模糊糊、很不和谐的持续音。那不过是通往终曲的一个过渡性桥段；使他神魂颠倒的是那个承诺、那种渴望——他将其想象为一段古老、颓败的阶梯，渐渐地转向视线之外——一种想沿着台阶爬到极顶处的想望，然后经由大幅度的转换，终于达到一个邈远的主音，又通过一簇如消散的迷雾般分崩离析的声音，达至一个归结性的旋律，一句告别辞，一个可辨识的具有穿透般美丽的旋律，它将超越一时的流行，既哀悼这个正在逝去的世纪及其所有麻木不仁的残酷性，同时又欢庆其光辉夺目的创造性。在首演的兴奋早就成为过去，当千禧年的庆典早成过眼云烟，灿烂的烟花、纷纭的评说以及各种简史早已尘埃落定之后，这个令人难以抗拒的旋律仍将作为这个已死世纪的挽歌，万古长存。

这不仅是克利夫，也是授权委员会的奇情异想，是他们选定了这样一位作曲家，其独特之处就在于比如说将那个上行的段落想象成古代的阶梯，而且还是石头砌的。就连他的支持者，至少在七十年代，都赠与他“保守主义重镇”的名号，他的批评者更是直斥他“返祖”，却都一致认为，林雷是跟舒伯特和麦卡特尼一样，真能写出优美旋律的。这项工作很早就已经交托给他，为的是作品能“自动走进”公众的意识。比如说，已经建议克利夫是否考虑将其中一个喧闹、紧迫的铜管乐部分用作一档主要的晚间新闻的片头曲。这个被音乐界的权威人士斥之为趣味平庸的委员会，尤其期望拿到一首为缅怀这个背负着骂名、正要离去的世纪而创作的交响曲，其中至少能提炼出一个曲调，一首颂歌或者是挽歌，可以穿插到届时举行的官方活动中，就像《今夜无人入眠》可以穿插到足球联赛中一样。穿插以后，它就有机会获得独立的生命，在第三个千年的公众头脑中传唱不已。

对克利夫·林雷来说这问题很简单。他自视为沃恩·威廉斯[6]的传人，而且认为类似“保守”之类的名号根本就毫不相干，是借自政治语汇的一个错误。除此以外，在他崭露头角的七十年代，无调性和任意音乐、十二音阶、电子音乐、将音高分解为声音，事实上这整个一套现代主义的玩意儿都早已成为学院里教授的正统了。真正成为保守分子和反动派的不是他本人，恰恰是现代主义的那些鼓吹者。一九七五年，他出版了一本百页篇幅的论著，就像所有优秀的宣言一样，抨击与辩护并存。现代主义音乐的那些老卫道士们已经将音乐囚禁在学院

的狭小范围之内，成为完全专业的、孤立的精巧玩意儿，严禁他人染指，也由此变得了无生气，与公众之间必不可少的联系被傲慢地完全割断。克利夫以讥讽的口气描述了一次由公众赞助的“音乐会”的情形，音乐会在一个几近废弃的教堂大厅里举行，演出期间一把小提琴折断的琴颈不断地撞到钢琴的腿上，持续了有一个多钟头。附赠的节目单上还解释说，说到以音乐来表现大屠杀的问题，在那个阶段的欧洲历史上为什么其他所有的音乐形式统统是不可行的。克利夫强调说，在那些狂热分子狭小的脑袋里，任何形式的成功，不论多么微不足道，任何公众的认可和欣赏，都确然是美学上的妥协和失败的明证。当有关二十世纪西方音乐的权威历史著成之后，荣誉必将属于布鲁斯、爵士、摇滚以及不断发展演变的民间音乐传统。这些音乐形式充分地证明了，旋律、和声和节奏跟音乐的创新并非是无法兼容的。在艺术音乐中，只有本世纪的前半部分才扮演了举足轻重的角色，之后就只有少数几个特定的作曲家还有所作为了，而克利夫并没有将晚期的勋伯格[7]及其“追随者”归入其中。

抨击的部分到此为止。辩护的部分从《传道书》中借来那些用滥了的手法，并加以扭曲变形：是时候从那些“政委”手里将音乐重新夺回来了，也是时候重申音乐那不可或缺的交流功能了，因为在欧洲，音乐是在一直高度认可人性之神秘的人文主义的传统下塑造成型的；是时候承认公共的演出是一种“世俗的教会”，也是时候认识到节奏和音高的首要地位以及节奏的本质属性了。为了促成此一趋势之到来而又不致使其仅仅成为对过去音乐之重复，我们须得对于“美”发展出一种当代的定义，而如果抓不住“基本的事实”，也就不可能有此全新之定义了。在这一点上，克利夫大胆地从诺姆·乔姆斯基[8]一位同事的几篇尚未发表的理论文章中借用了一些观点，他是在科德角那人的家里度假时读到那几篇文章的：我们“阅读”节奏、旋律和悦耳和弦的功能，正如我们人类独一无二的学习语言的能力，是由遗传天生决定的。人类学家发现，这三种基本要素存在于所有的音乐文化当中。我们的耳朵对于和弦的辨别是与生俱来的（而且，如果脱离了和弦的语境，非和弦的不谐和音也就没有意义也没有趣味了）。理解一行旋律是一种复杂的精神活动，可同时又是连初生的婴儿都可以胜任的活动；我们都是同一种遗传的后代，我们都是音乐人；因此，在音乐中

界定“美”也就必然关涉到对于广义的人性的界定，这又将我们重新带回到人文传统和人际交往当中……

克利夫·林雷这本《追忆美》的出版时机与他的《交响托钵僧，为弦乐大师而作》在威格摩尔音乐厅的首演不谋而合，这部复调交响曲具有如瀑布般倾泻而下的清晰音色，同时又被一首简直具有催眠功力的哀歌所打断，真是让人既爱又恨，由此既确保了他的声誉也促成了他那本专著的流行。

撇开创造性不谈，写一部交响曲本身就是一项艰辛的体力活儿。每一秒的演出时间都需要你一个音符一个音符地填满，而且是为多达二十几种乐器一一谱写乐谱，经过试演以后再调整总谱，再次试演，再度重写，然后还需要安静地坐下来，静听你的心灵之耳去合成去熔铸所有的增删修改；再修订一遍，直到每一小节都正确无误为止。最后再在钢琴上试奏一遍。午夜时分，克利夫已经扩展出整个的上行乐段并全部谱写出来，开始着手修补在潦草的转调之前管弦乐编曲的重大脱漏之处。到凌晨四点，他已经完成了主要的几个部分，而且确切地知道了转调将如何起到作用，那些迷雾又将如何一一消散。

他从钢琴前站起身来，精疲力竭，对自己已然取得的进展感到满意，对未来的走势也略有些担心：他已经将这个庞大复杂的声音机械推进到了一个关节点，终曲部分真正的工作就将开始了，而要完成终曲，眼下只能等待灵感的发明创造了——最后的那个旋律，以其最初以及最简单的样式，在独奏管乐器——或者也许是第一小提琴上直截了当地宣示出来。他已然掘进至核心部分，而且感到了压力重重。他把灯都关掉，朝楼下的卧室走去。他脑子里没有任何初步的概略想法，没有一星半点的细节概念，连一点预感和直觉都没有，就算枯坐在钢琴前面紧锁眉头也不可能找得到。你只能静候佳音。他从经验得知，最好的办法就是放松，退后一步，同时又保持警醒，要敏于感受。他可能得在乡间进行长距离的远足，甚至可能需要很多次长距离的远足。他需要高山峻岭，广阔天空。湖区[9]也许是个不错的选择。最好的主意将会在他走到二十英里的尽头，当他的心思完全不在音乐上的时候，意外地从天而降。

终于睡下，在完全的漆黑当中仰面躺着，他依旧神经紧张，精神努力的余响仍未断绝，他看到锯齿状的三原色条纹视杆横穿他的视网

膜，然后折叠、扭动成为四射的光芒。他两脚冰凉，胳膊和前胸又滚烫。对工作的焦虑转变成为更加原始的、对于夜晚的单纯恐惧：疾病、死亡，还有众多的抽象观念不久就聚焦到了他左手仍旧感觉到的不适上。他的左手感觉冰冷、僵硬而且刺痛，就仿佛他整个人在上面坐了足足半小时。他用右手按摩它，并把它靠在温暖的腹部去暖它。莫莉在多尔切斯特门外扬手招呼出租车时，感觉到的莫非就是这种麻痛？他没有固定伴侣，没有妻子，没有乔治来照顾他，这也许是好事。如若不然又会如何呢？他翻了个身侧面躺着，把毯子拉上来紧紧裹住身体。不然就是疗养院，休息室里一直开着的电视，宾果游戏，还有那些烟不离口、浑身尿骚味、口涎直流的糟老头子——这个他可受不了。明天一早他就去看医生。可莫莉就是这么做的呀，结果他们送她去查个没完没了。他们能监控你病患的发展，可他们并不能阻止病患的恶化。还是离他们远点吧，你自己身体的恶化由你自己掌控，到了你已经不可能再工作，或者有尊严地活下去的时候，来个自我了断，可他又怎么能及时阻止自己越过那个点呢？莫莉一转眼就已经没有了自我意识，到时候他肯定会孤苦无依、判断力全无、愚蠢麻木到无法自我了断。

多么荒唐的想法！他坐起身来，摸索着打开床头灯，从一本杂志底下拿出安眠药片，放在平时他是不肯吃的。他取出一片，倚在枕头上慢慢嚼碎。他仍旧按摩着左手，用各种明智的想法抚慰着自己。他的手不过是受了凉，仅此而已，而且他有些累过了头。他生命中的正当事务就是工作，就是完成一部具有浑然天成的抒情性高潮的交响曲。一小时前还让他压力重重的，眼下则成了他的安慰。十分钟后，他关掉床头灯，侧身躺下：总归还有工作可做。他将在湖区漫步。那些神奇的名字在抚慰着他：布里里格，海斯太尔，帕维阿克，斯沃尔豪[10]。他将步行穿越朗斯特拉斯山谷，越过溪流，朝斯科费尔峰攀登，最后经由艾伦危崖[11]回家。他对这一路线非常熟悉。在野外远足，站在高高的山脊上，他的健康马上就会复原，他会看得清清楚楚。

他已经吞下了安眠药，现在不会再有那些折磨人的胡思乱想了。这想法本身就是种安慰，所以远在药性到达大脑之前，他的双膝已经朝胸部蜷起，完全释然了。哈德诺特，伊尔贝尔，库德佩克[12]，可

[1] 翁布里亚（Umbria）为意大利中部大区，范围包括佩鲁贾和特尔尼两省。

[2] 伊瑟尔·斯密斯（Ethel Smyth，1858—1944），英国作曲家兼妇女参政运动的领导人。

[3] 主显节（Twelfth Day）即耶稣诞生后的第十二天：一月六号，主显节之夜是一月五号的夜晚。这个日期可远早于克利夫敢于推测的夏天。

[4] 麦克尤恩的原文用的是：the thinking man’s Gorecki——明显是化用一个英伦英语里的成语：the thinking man’s crumpet，意为又美貌又有头脑的性感女性（最早的出处是英国喜剧作家兼电视名人Frank Muir在1960年代对著名记者兼电视节目主持人Joan Bakewell的称呼）。格雷茨基（Henryk Górecki，1933—）则是波兰当代古典音乐作曲家，是后斯大林时代波兰先锋派音乐的领军人物，之所以拿他来说事儿或许是因为他的代表作《哀歌交响曲》在1992年重新灌录后销量超过了百万张，这个销量是20世纪所有作曲家都难以望其项背的，如此一来，他也就自然成了“媚俗”、“甜腻”的象征。

[5] 伦敦大学的金史密斯学院以女生所占比例高达65％著称。

[6] 勋伯格（1874—1951），美籍奥地利作曲家、音乐教育家和音乐理论家，西方现代主义音乐的代表人物。

[7] 沃恩·威廉斯（1872—1958），英国作曲家，重视民间音乐，认为民歌是英国民族音乐的源泉，著有交响曲九部，另有歌剧《牲口贩》、声乐套曲《在温洛克边界》及协奏曲和众多歌曲。

[8] 诺姆·乔姆斯基（1928—），美国当代语言学家、哲学家、公共知识分子，为转化语法的奠基人之一，也是最著名的持不同政见者之一。

[9] 湖区（Lake District）是英格兰西北部坎布里亚郡的著名风景区，区内有全国的主要湖泊温德米尔湖和最高山脉斯科费尔峰。英国的湖畔诗人华兹华斯就诞生并安葬于此地，19世纪初叶以来即成为众多骚人墨客的旅居地。

[10] 均为湖区山地名。

[11] 均为湖区山地名。

[12] 朗斯特拉斯山谷、斯科费尔峰与艾伦危崖均是湖区著名山景，斯科费尔峰更是英格兰最高峰。

第二部

伊恩·麦克尤恩

阿姆斯特丹

一

在上午一次难得的间隙当中，一个念头突然袭上弗农·哈利戴心头：他可能并不存在。足有连续三十秒钟的时间，他不受打搅地坐在办公桌前，手指轻敲着脑袋，忧心忡忡。自从两小时前来到《大法官报》[1]社，他已经跟四十个人分别进行了认真的交谈。而且不止是交谈，在所有的交流当中，除了两次以外，他还都已经拍了板、排了序、授了权、选了定，或者起码提供了意见，而他的意见又是注定要被当作命令来执行的。可是，一言九鼎的权力操控却并未像平常那样锐化了他的自我感觉；相反，弗农竟然觉得他自己被无限地稀释了；他不过成为了所有那些听他发号施令的人的总合，而只剩下他一个人的时候，他就一无所剩了。当他在孤独中想到一个主意时，却根本就没有一个人跟他分享。他的坐椅上空空如也，他在整幢大楼里整个地消失不见了，他既不在七楼的本地新闻部——他本来是到那里去进行干预，以免一个工龄很长却不会拼写的文字编辑遭到解雇的；他也不在地下停车场排忧解难——停车位的分配已经导致高级职员们公开开战，一位主编助理几乎要因此而辞职不干了。弗农的坐椅上空空如也是因为他正在耶路撒冷，正在下议院，正在开普敦和马尼拉，他就像尘埃一样散布于全球各地；他正在上电视、上广播，在跟某位主教共进晚餐，在针对石油产业发表演说，或是跟欧盟的专家们进行研讨。一天当中，当他难得短暂地独处片刻时，有一道光也就此熄灭。就连继起的黑暗都没有罩住特别的某个人，或者为特别的某个人带来不便。他都不能肯定地说，缺席的那个人就是他自己。

这种缺席感自从莫莉的葬礼之后更其明显了，这种感觉已经侵蚀

入他体内。昨天夜里，他在熟睡的妻子身边醒来，必须得摸着自己的脸才能让自己放心，他仍旧还是个有形的实体。

他要是在餐厅里把他的几个高级职员拉到一边，将他的情形跟他们推心置腹的话，他一定会对他们的漠不关心惊诧莫名。众所周知，他是个没什么棱角的人，既没什么缺点也没什么美德，在大家眼里是个可有可无的主儿。在他的专业领域，弗农因为他的无足轻重而受到推崇。他竟然能坐上《大法官报》的主编宝座，在新闻界委实算得上奇迹一桩，在伦敦城里的酒吧当中一直都是大家嚼舌头的话题，怎么夸张都不为过。想当年，他曾连续为两任很有才华的主编担当副手，不温不火又尽职尽责，已经显示出既不会树敌也不会拉帮结伙的本能的天赋。驻华盛顿的记者病倒以后，弗农受命接替其职位。上任的第三个月，在为德国大使举行的一次宴会上，有位国会议员误将弗农认作了《华盛顿邮报》的撰稿人，向他透露了总统的一桩有失检点的行为——花纳税人的钱给自己做了个发根植入术。大家普遍认为，这桩在美国国内政坛沸沸扬扬闹腾了差不多一个礼拜的“头顶门”事件，就是由弗农·哈利戴在《大法官报》踢爆的。

而与此同时，伦敦大本营里，一位很有才华的主编在跟爱管闲事的董事会的血腥战斗中败下阵来。弗农的回国正好赶上报社所有权利益突然间的重新调整。泰坦神们被推下了神座，舞台上遍布这些巨灵的断肢残骸。杰克·莫比这个董事会自己的禄虫胥吏，也未能成功地将这份年高德劭的严肃大报推广至低端市场。除了弗农，再没有旁人可堪重任了。

眼下，他坐在办公桌前，小心翼翼地按摩着自己的头皮。最近，他已经意识到，他正学着跟自己的非存在状态和平共处呢。他不能老是在哀悼某种他已经不怎么记得的东西的流逝吧——而这种东西就是他自己。这一切都是一种糟心的忧虑，不过也就持续个几天，而眼下已经表现为一种身体的症状，涉及他整个的右半侧脑袋。不知怎的将颅骨和大脑都包括在内了，这种感觉实在无法用言语来表达。或者，那可能是一种感觉的突然中断，由于来得太过频繁又过于熟悉，以至于他都没有意识到它的存在——正如一种声音，你只有在它停下来的时候才意识到它刚刚还在。他很清楚这种感觉是什么时候开始的：就是前天晚上，他吃完晚饭站起来的那一瞬。第二天早上醒来时还在，

持续不断又难以言传，不是冰冷，也不是憋闷或者轻飘飘的，而是兼而有之。也许最适合描述这种感觉的那个字眼就是死，他的右半脑已经死了。他认识的人当中已经有那么多已经死去，所以在他目前这种分裂的状态下，他可以开始以平常心态来考虑自己人生的收场——一小阵乱哄哄的埋葬或是火化，一小抹悲伤用来陪葬，然后生活仍在继续，他被彻底遗忘。也许他已经死了。或者，他再次强烈地感觉到，也许他需要的无非是拿把中等大小的锤子在他脑袋一侧猛敲两下。他拉开办公桌的抽屉，里面有一把金属尺子，是接连第四任未能扭转《大法官报》销量下滑的主编莫比留下来的。弗农·哈利戴正努力避免成为第五任。他已经把那把尺子举到右耳上方几英寸的地方，此时有人在他开着的门上敲了一下，他的秘书琼走了进来，他于是不得不把那下敲击转变为沉思状态下的轻挠。

“今天的日程安排。二十分钟后开会。”她撕下一张日程表递给他，出去前把其余的放在了会议桌上。

他浏览了一遍日程安排。在“国际”版里，迪本正在写一篇“加莫尼在华盛顿大获全胜”的报道。这篇报道需要写得深表怀疑，或者干脆充满敌意。要是果真大获全胜的话，它也就不会出现在头版之上了。“国内”版里，历经波折之后，科学编辑终于写出了有关威尔士某所大学搞的反重力机的文章。这是个能引起关注的话题，弗农一直在追着要这篇报道，本来还指望这是个你可以绑在鞋底上的小玩意儿，谁知这玩意儿实际上竟然重达四吨，需要九百万伏特的电压驱动，而且仍然运转不了。不管怎么说他们还是得登，就放在头版的报屁股上算了。“国内”版里还有一篇叫《钢琴四重奏》——一位钢琴家生了四胞胎。他的副手，再加上特写部以及国内部的全体编辑，正为了这篇报道跟他争执不休，打着现实主义的幌子吹毛求疵。他们说，现如今四个哪里够呀，而且谁都没听说过那位母亲是何许人也，根本就谈不上漂亮，而且还不乐意接受采访。弗农已经将这些意见驳回了。上月的平均发行量比前月下降了七千份，《大法官报》的时间已经所剩无几了。他仍在考虑是否刊登一篇连体双胞胎的稿子：这对双胞胎屁股连在一起，其中一位的心脏太弱，所以不能被分开，他们在当地的政府谋得了一份差事。“我们如果还想拯救这份报纸，”弗农喜欢在上午的编辑会议上这么说，“你们就都得准备好把手弄脏。”大家都点点

头，又没有一个人真正同意。在那些老家伙——那帮“语法学家”看来，《大法官报》的兴衰全系于其智识上的德行。这种观点让他们倍觉安心，因为报社里迄今为止还没有一个人——除了弗农的几位前任主编——被解雇过。

先到的各版编辑和副编们正鱼贯而入的时候，琼从门口朝他挥手，示意他接个电话。想必非常重要，因为她正用口型比划出一个名字来。乔治·莱恩，她用唇语告诉他。

弗农背转身去，记起了他是如何在葬礼上对莱恩避而不见的。“乔治。葬礼的场景真是感人至深。我正要给你写几句……”

“是呀是呀。冒出来样东西。我想你该看看。”

“什么样的东西？”

“照片。”

“你能叫个人送过来吗？”

“绝对不成，弗农。这可是劲爆非常呀。你不能现在过来？”

弗农对乔治·莱恩的鄙视并非都跟莫莉有关。莱恩拥有《大法官报》百分之一点五的股份，而且为报社的重组投了钱，那次重组的标志就是杰克·莫比的下台和弗农的擢升。乔治认为弗农欠了他的情。再有就是乔治对报业的操作一无所知，所以他才会以为一位全国性日报的主编可以在上午十一点半的时候横穿整个伦敦，溜达到他住的荷兰公园。

“我这会儿相当忙。”弗农道。

“我这可是在帮你一个大忙呢，这种猛料《世界新闻》可是会不惜一切代价的哦！”

“晚上九点以后，我抽个时间过去吧。”

“很好，到时候见吧！”乔治气鼓鼓地把电话给挂了。

这个时候，会议室里就只有一把椅子没人坐了，弗农一坐下来，大家的闲谈也就平静下来。他摸了摸脑袋的一侧。现在，他又跟大家在一起，又回到他的工作当中了，他内心的那种缺失感也就不再折磨他了。昨天的报纸铺展在他面前，他面对几乎是鸦雀无声的大家问道：“这篇讲环境的社论是谁审订的？”

“帕特·雷德帕斯。”

“在这篇文章中，‘充满希望地’并非是个句子副词，也永远不可能

是，尤其是在一篇要命的社论里面。还有‘谁都没有’……”他拖长了声音以造成戏剧性效果，同时假装在浏览那篇文章，“‘谁都没有’通常接一个单数动词。这两样大家都该没有什么异议吧？”

弗农感受到了会议桌上的普遍赞同，这正是那些语法学家们乐意倾听的事儿，他们会一起眼看着这份报纸带着其语法上的纯净走进坟墓。

让大家都高兴了一下之后，他马上加紧步伐。他极少数的创新之一，或许是他迄今为止唯一的创新，就是将每天的例会时间从四十分钟压缩到一刻钟，方法其实很简单，有几项强制性规定：事后诸葛亮的话不许超过五分钟——事情已然过去了，多说也无益；不许讲笑话，而且尤其是不许讲所谓的奇闻轶事；他不讲，所以大家也都不能讲了。他转向国际版，眉头一皱，“安卡拉举行陶器碎片展？这也算条新闻？而且长达八百个单词？我真是搞不懂了，弗兰克。”

弗兰克·迪本，国际版的副编，做了解释，也许语气上带上了一丝嘲弄。“噢，你瞧，弗农，这次展览是一次范例，代表了我们对于早期波斯帝国影响的理解上有了一种根本性的转变……”

“破瓦罐代表的范例转变可不是什么新闻了，弗兰克。”

格兰特·麦克唐纳是副主编，坐在弗农旁边，此时委婉地插言道：“事情的原委是朱莉未能从罗马把稿子发过来，他们不得不把空白给填……”

“又来了，这次又是因为什么？”

“她得了丙肝。”

“美联社有什么新闻吗？”

迪本勇敢地捍卫道：“咱们这篇更加有趣。”

“你错了，这会让人倒尽胃口，就连《泰晤士报文学增刊》都不会登！”

大家进而讨论当天的日程安排。各版的编辑轮番概述一下他们手上都有哪些报道，轮到弗兰克的时候，他极力想把他写的加莫尼的报道推上头版头条。

弗农听他把话讲完，而后道：“他本来应该去布鲁塞尔的时候却跑去了华盛顿，背着德国人直接跟美国人做成了笔交易。短期的蝇头小利，只会带来长期的灾难。他做内政大臣时就糟糕透顶，到了外交

部更是变本加厉了，他要是当上了首相就会成为咱们大家的祸根——这事儿倒是越来越有谱了。”

“哦是呀，”弗兰克同意道，他把语气放委婉，掩藏因为那条安卡拉的新闻被毙掉他感到的愤怒，“所有这些你在你的社论中都已经说过了，弗农。但问题的要点并不在我们是否同意这桩交易，而在于它本身是不是有价值。”

弗农琢磨着他是不是可以就此把弗兰克开掉。他这是在干吗呢，还戴着一个耳环？

“说得没错，”弗农热忱地说，“我们在欧洲，美国人希望我们待在欧洲，英美之间所谓的特殊关系已经成为历史，这桩交易没有任何价值。这篇报道还是放在内页吧。与此同时，我们要继续让加莫尼难受。”

然后是体育版编辑陈述，弗农最近以牺牲艺术和图书版为代价把体育版扩大了一倍篇幅。再就轮到莱蒂斯·奥哈拉了，她是特写版的编辑。

“我需要知道我们是否继续报道威尔士的儿童福利院。”

弗农道：“我已经看到那份嘉宾名单了，有不少大人物。万一出了错，我们可付不起打官司的开销。”

莱蒂斯看起来松了一口气，然后开始描述她写的一篇调查报道，是她受命追踪荷兰的一起医疗丑闻的结果。

“显而易见，有些医生是在利用安乐死的法律[2]以谋求……”

弗农打断了她，“我想在周五的报上登那篇连体双胞胎的稿子。”

呻吟声四起，可是谁会头一个跳起来反对呢？

是莱蒂斯——“我们连张照片都没有。”

“那今天下午就派个人去米德尔斯布勒[3]跑一趟。”见大家都沉着脸一言不发，弗农于是继续道，“瞧，这对连体双胞胎在当地卫生部门的一个科室工作，叫做未来计划科——这可真是低能儿的梦想。”

国内版的编辑杰里米·鲍尔道：“我们上个星期通过话，当时说没问题，可是他昨天又打来电话——我是说另外那一半，另外那个脑袋，他不想接受采访，也不想让人拍照。”

“哦上帝！”弗农叫道，“你没看出来？这些都可以写进报道里啊。他们闹翻了，这可是大家最想知道的——他们如何解决争端？”

莱蒂斯面沉似水，“明显有咬痕，两张脸上都有。”

“太棒了！”弗农大叫，“还没人写到过这一点呢。星期五，拜托，第三版！好了，现在继续。莱蒂斯，第八版的这个象棋副刊，老实说，我还没有被你说服。”

二

又过了三个小时，弗农才再次得以独处。他在卫生间，边洗手边照着镜子。镜子里是他的影像，可他却并不能完全肯定。那种感觉，或者不如说那种非感觉，仍旧占据着他的右半脑，就像一顶箍得太紧的帽子。当他用手指摸索着头皮的时候，他都能分辨出那条边线，也就是分界线，左侧的感觉跟右侧已经不太对等，而变成了右侧的影子，或者不如说成了它的幻影。

他把手放在烘干器底下的时候，弗兰克·迪本走了进来。弗农觉出这个年轻人跟着他进来是有话要跟他讲，因为多年的经验告诉他，一个男性记者是不太容易当着他总编的面，或者不如说宁肯不要当着他总编的面小便的。

“你瞧，弗农，”弗兰克站在小便器前面说，“今天早上的事我很抱歉，你对加莫尼的看法是完全正确的。我真是昏了头。”

弗农并没有从烘干器那儿转过头来，而是选择继续烘他的手，免得被迫直视那位正在撒尿的国际版副编。迪本事实上尿得正欢，简直有雷霆万钧之势。没错，如果弗农真要开掉什么人的话，非弗兰克莫属。此君眼下正在极有魄力地抖动全身，比正常甩动的时间恰恰多出了那么一秒，然后又加紧进行他的道歉。

“我是说，你不给他太多的版面是绝对正确的。”

卡西乌斯[4]跃跃欲试了，弗农暗忖。他先要当上他部门的头儿，然后就要觊觎我的位置了。

迪本转向洗手池。弗农把手轻轻在他肩膀上一放，表示既往不咎。

“没关系，弗兰克。开会的时候我巴不得听到反对的意见呢，开会不就是为了这个嘛。”

“你这么说真是宽宏大度，弗农。我只是不想让你觉得我会对加

莫尼示弱。”

亲亲热热地直呼其名也就标志着交换意见到此为止。弗农意在安抚地皮笑一下，就迈步来到走廊。琼就等在卫生间门口，拿着一摞信件要他签字。她后面是杰里米·鲍尔，杰里米后面是托尼·蒙塔诺，报社的总经理。还有个弗农没看清楚的什么人刚刚排在了队尾。主编大人开始朝他的办公室前进，边走边在信件上签名，一边还听着琼一一列举他本周的约会安排。大家都跟在他屁股后头。鲍尔说：“有关米德尔斯布勒的照片，我想最好避免上次咱们报道残疾人奥运会时招惹的那种麻烦。我想我们应该弄一张一目了然的……”

“我需要的是一张令人激动的照片，杰里米。我不能一个星期见他们两回，琼，那可不行。跟他说星期四。”

“我想能不能来点维多利亚式的高尚玩意儿，画一幅尊严堂皇的肖像画。”

“他就要远赴安哥拉了，他想在见过你以后就直接赶赴希思罗机场。”

“哈利戴先生？”

“我可不想要什么尊严堂皇的肖像画，哪怕是用在讣告上。我要的照片是要能清楚地看出他们相互咬伤的痕迹的。那好吧，他出国前可以来见我。托尼，你找我可是为了停车位的事儿？”

“我怕是已经看到他辞职信的草稿了。”

“我们肯定还是能找到一小块地皮的吧。”

“这些办法我们都想过了。维修部的头儿提出可以出卖他的停车位，作价三千镑。”

“我们不会因此有大肆煽情之虞吗？”

“在两个地方签字，在我标出的位置签首字母就行。”

“这没有什么煽情之虞，杰里米。这是我们必须履行的承诺。可是托尼，维修部的头儿根本就没有车呀。”

“哈利戴先生？”

“那个车位是他分内应得的。”

“给他五百镑。是这个数目吧，琼？”

“这个我还没时间去估算。”

“致各位主教的感谢信才刚刚开始打。”

“要是兄弟俩都争着在电话上讲话该怎么办？”

“对不起，您是哈利戴先生吗？”

“效果太弱，我要的是能讲故事的照片。花点工夫实地去弄总能搞得到，不要怕把手给弄脏，忘了？我说，要是维修部那家伙用不着停车位，就该干脆没收……”

“他们又要罢工了，就跟上次一样。所有的终端都会完蛋。”

“好吧好吧。你来决定，托尼。要么五百镑买下，要么终端完蛋。”

“我会叫图片部的人马上赶过来……”

“多此一举，直接把他派到米德尔斯布勒就得了。”

“哈利戴先生？请问您就是弗农·哈利戴先生吧？”

“你是哪位？”

唧唧喳喳的一群人暂停了一下，一个瘦小枯干、正在谢顶的男人挤上前来，他一身黑衣，上衣扣得紧紧的，用一个信封碰了一下弗农的胳膊肘，然后交到弗农手上。接着此人两脚叉开站定，用一种演讲式的单调语音读起他双手捧着的一张纸。“据本信纸抬头注明的、当事人户籍所在处之法庭授予我之权力，我特向你，弗农·西奥博尔德·哈利戴，宣读上述法庭之命令如下：居住于伦敦NW1区鲁克斯[5]十三号之弗农·西奥博尔德·哈利戴，《大法官报》之主编，对于下文简称为本材料之禁印内容，不得发表或提供他人发表，不得通过电子或其他任何媒介传播或者散布，不得在印刷品上进行描述或提供给他人描述，也不得描述本命令之性质及条款；前述之材料具体为……”

那个瘦子笨手笨脚地翻过一页，与此同时，主编大人、主编秘书、国内版编辑、国际版副编以及总经理全都朝那位法警俯身下去，静候下文。

“……所有有关居住于卡尔顿花园一号之约翰·朱利安·加莫尼先生之肖像素材，不论是照片之复制，抑或其他各种复制方式，是镌版、绘制还是其他任何方式……”

“加莫尼啊！”

每个人都立马开讲，身穿小了两号衣服的瘦子那词藻华丽的最后挥洒也就湮没无闻了。弗农抬步朝他的办公室走去。这些条文面面俱到，可是跟加莫尼扯不上干系，毫无干系。他走进办公室，一脚把门

踢上，拨了个电话号码。

“乔治，你说的那些照片是加莫尼的。”

“在你到我这儿来之前，我一概无可奉告。”

“他已经送达了一纸禁止令。”

“我跟你说过它们火爆得很，我想你的公众利益的论点是不容辩驳的。”

弗农刚挂上电话，他的私人电话就响了，是克利夫·林雷。弗农自从参加完葬礼就再没见过他。

“我需要跟你谈件事儿。”

“克利夫，对我来说这可真不是最好的时机。”

“这我知道。可我需要见你一面，事情重要。今晚你下班后如何？”

老朋友的话音中带着沉重，弗农不忍心就这么把他给打发掉。尽管如此，他还是三心二意地推托。

“今天真是焦头烂额……”

“不会占用你很长时间。事情重要，真的重要。”

“那好吧，今晚上我要去见乔治·莱恩。我想我可以顺路去见你一面。”

“弗农，感激不尽。”

挂上电话后，他有那么几秒钟为克利夫的态度感到纳闷。那么急迫又那么意气消沉，简直如丧考妣，同时又相当郑重其事。显然是有不幸的事情发生。他不禁开始为他的刻薄促狭感到脸红。在弗农的第二度婚姻破裂的时候，克利夫的表现可真够朋友；在所有的人都认为他纯属浪费时间的时候，又是他鼓励他去竞聘主编的宝座。四年前，弗农因为感染了一种罕见的脊椎病毒，缠绵病榻，克利夫几乎每天都来看望他，给他带来无数书籍、音乐、录影带和香槟。一九八七年弗农失业了好几个月，克利夫一次就借给他一万镑。两年以后弗农才无意中发现，那笔钱是克利夫自己从银行现借的。可事到如今，当他的朋友需要他的时候，他弗农却表现得像头猪。

他把电话拨了回去，可是没人接听。他正打算再拨一次的时候，总经理带着报社的律师闯了进来。

“你掌握了一些加莫尼的材料，却瞒着我们。”

“绝对没有，托尼。显然是有什么东西散播了出来，他惊慌失措了。该派个人查查他是不是还给别的什么人送达了禁止令。”

律师道：“查过了，就咱们一家。”

托尼颇表示怀疑，“你真的一无所知？”

“一无所知，简直晴空一声霹雳。”

接下来还有更多此类表示怀疑的问题，弗农一概坚决否认。

准备离开前，托尼又郑重道：“现如今，你不会背着我们擅自做任何事儿吧，弗农？”

“你了解我的。”他说着还故意眨了下眼睛。那两个人一出门，他就抓起电话，刚开始拨克利夫的号码，就听见外面的大办公室里一阵喧哗。他的门被一脚踹开，一个女人冲了进来，后面跟着琼，朝天转着眼珠子对总编表示同情。那个女人在他的办公桌前一站就开始淌眼抹泪，手里还握着一封揉皱了的信——这就是那位患有阅读障碍症的文字编辑。很难听明白她到底在说些什么，不过弗农听明白了她一再重复的那句话。

“你说过你会支持我的，你许诺过的！”

当时他是不可能知道的，事实上，这个女人闯进门之前的那一刻，就是他单身独处的最后机会了。直到当晚的九点半，他才离开办公楼。

三

莫莉过去常说，她最喜欢克利夫那所宅子的地方就在于他在里面住了那么长时间。早在一九七〇年，他的大多数同龄人都还在租借屋里暂时栖身，就连购买第一套半地下室的单元也还要再等上几年，克利夫却从他一位富有却没有子嗣的伯父手里继承下一幢巨大的拉毛灰泥粉饰的别墅，别墅的三四层还特意打通了一个两层高的艺术家工作室，工作室巨大的弓形窗户朝北俯瞰着一大堆乱七八糟的斜屋顶。为了跟时代潮流和自己的青春年少保持一致——他才刚满二十一岁——他把外墙漆成了紫色，室内塞满了他的朋友，大都是音乐家。颇曾有些名流在这儿过往，约翰·列侬和小野洋子在这儿待了一个星期。吉米·亨德里克斯[6]待了一晚，而且可能就是此君引发了那场烧毁楼梯栏杆

的小火灾。七十年代渐渐逝去，这幢宅子也安静了下来。朋友们仍旧会留下过夜，不过最多待上个一晚两晚，而且再也没有人睡地板了。拉毛灰泥的粉饰又回复了奶油色，弗农在那儿当了一年的房客，莫莉待了一个夏天，一架三角钢琴抬进了画室，书架也打制了起来，东方地毯盖上了经纬毕露的旧地毡，好多件维多利亚时代的家具搬了进来。除了几张旧床垫以外，极少再有什么东西被搬出去，这一点肯定也是莫莉喜欢看到的，因为这个宅子就是一种成年生活的历史，它记载了趣味的变迁、激情的消减和财富的累积。伍尔沃思[7]出品的最早一批餐具仍旧跟真正的古董银器摆放在同一个厨房抽斗里。英国和丹麦印象主义画家们的油画，跟克利夫早期几次非凡成功以及著名摇滚音乐会的褪色海报不分彼此地悬挂在一起——披头士在谢伊体育场、鲍勃·迪伦在怀特岛、滚石在阿尔塔蒙特的盛大演出，有些海报比那些油画还值钱。

到了八十年代早期，这儿成了一位年轻、富有的作曲家的家——那时候他已经为戴夫·斯皮勒红极一时的影片《月亮上的圣诞节》谱写了音乐。于是克利夫在志得意满之时就会觉得，有某种特别的尊贵，似乎正从阴沉沉的挑高天花板上降落到巨大臃肿的沙发，以及所有那些在洛茨路购买的既算不得垃圾也称不上古董的家什上。等到有一位精力充沛的女管家开始专司维持秩序的时候，这种俨然的感觉也就愈发俨乎其然了。那些还算不得垃圾的家什蒙了尘或是抛了光，开始显得像是真古董了。最后一批房客星散之后，这幢宅子里的寂静也就如手工打磨般精细了。也就几年的时间，克利夫就经历了两场闪电般的婚姻，既没留下子嗣，简直就像是毫发无损。曾跟他有过密切交往的女性全都住到了国外。现在交往的苏茜·马塞兰住在纽约，即便是回来也从来待不长。岁月的流逝与所有的成功收窄了他的生活，使他只为更高的目标而活；他正变得不再那么热情洋溢，反而对他的隐私谨小慎微。目前，还从未有传记作家和摄影师受邀进入这幢宅子，而克利夫利用朋友相聚、情人幽会或者大开派对的间隙就能灵感突发写出一个大胆开头、甚至一首完整歌曲的日子也早就一去不复返了，敞开大门大宴宾客的时代永远不再了。

不过，弗农仍旧乐于来访，因为他自己的成长过程就有很多是在这里经历的，他对这里的记忆也都是甜蜜的：众多女友，各种毒品，

狂欢之夜，还有在宅子后面的一个小卧室里通宵达旦地工作。思绪又回到了那个打字机和复写纸的时代。即便是现在，当他步出出租车，登上大门的阶梯时，他再度体验到，虽说只是似是而非地体验到一种现如今已经再也无从体验到的感觉，一种真诚的期望，一种什么事都可能发生的感觉。

克利夫打开大门的时候，弗农并未看出他脸上有什么忧虑或是危机的直观表情。两位朋友在门厅相互拥抱。

“冰箱里有香槟。”

克利夫取来酒瓶和两个杯子，弗农跟着他上了楼。宅子里有一种关门闭户的气氛，他猜想克利夫已经有一两天足不出户了。半掩的门后显出卧室的一团凌乱，他在全身心投入工作的时候会把女管家关在门外。工作室的状态更加强了这种印象。草稿纸铺满了地板，脏盘子、杯子和红酒杯散落在钢琴、键盘和迷笛电脑周围，克利夫有时候利用它来完成管弦乐编曲。空气让人觉得闷气而又潮湿，仿佛已经被反复呼吸过很多次。

“对不起，太乱了。”

他们俩一道把扶手椅上的书和纸张清理了一下，然后端着香槟坐下来促膝闲谈。克利夫把他在莫莉的葬礼上跟加莫尼的遭遇告诉了弗农。

“外相当真说了‘滚你娘的’？”弗农问，“这倒可以用在日志里。”

“正是，我正尽可能不挡任何人的道儿。”

既然话题扯到了加莫尼，弗农就讲了当天上午他跟乔治·莱恩的两次交谈。这本该正对克利夫的口味，可他对于照片和禁令竟然没有表现出丝毫的好奇，像是一边耳朵进一边耳朵出。事情刚一讲完他就站起身来，重新把酒满上，预示着要改变话题的沉默相当沉重。克利夫把酒杯放下，一直走到工作室的尽里头，然后又踱回来，轻柔地按摩着左手的手掌。

“我一直在想莫莉的情况，”他终于开口道，“她死的那种方式，死亡的神速，她的无助，她是多么不想以那种方式死去……就是我们之前一直谈论的那些事。”

他欲言又止。弗农啜着酒，等他的下文。

“唔，事情是这样，我刚刚也受了一点小惊吓……”说到这里他提

高了下嗓音，意思是弗农无需对此表示关切，“也许什么事儿都没有。你知道，就是那种大半夜吓得你冒汗，可到了大白天又显得荒唐可笑的念头。我想谈的不是这个。几乎可以肯定没有任何事，不过我现在就提出我的请求也不会有什么损失。就假设我确实已经身患重病，就像莫莉那样，我开始走下坡路，开始犯下各种严重的错误，就比如判断失误啦，连各种东西叫什么都不记得了，甚至忘了我是谁，就是这类的状况。我想确保到时候有人能帮我做个了断……我是说，帮我结束生命。特别是如果我真到了自己都无法做出决定，或者无法实施我的决定的地步。所以，我要说的就是这个——我想请求你，我相交最久的老友，如果真到了你觉得该走那一步的时候，你能帮我做个了断。就像如果我们能做得到的话，我们会帮助莫莉一样……”

克利夫拖着步子走开了，被弗农的目光弄得有点仓惶失措，弗农举着酒杯目瞪口呆地盯着他，就像是酒喝到一半被原地冻住了一样。克利夫大声清了清嗓子。

“这个要求是够奇怪的，我也知道。在这个国家里这还是违法的，而且我也不想置你老兄于法律的对立面，当然这是在假设你会答应我的请求的情况下。不过果真到了那一步，还是有办法，也有地方可以付诸实施的，我求你能把我弄上飞机，运到那里。这个责任非同小可，我只能求助于你老兄这样的密友。需要强调的一点是，我并非是在恐慌之类的状态下说这些话的，我已经反复考虑过了。”

然后，由于弗农仍旧悄没声地坐着，不错眼地盯着，他又多少有些尴尬地加了一句：“喏，就是这么回事。”

弗农把酒杯放下，挠了挠头皮，然后站起身来。

“你不想谈谈你受的那点小惊吓吧？”

“绝对不想。”

弗农瞥了一眼手表，和乔治的约会要迟到了。他说：“喏，你瞧，你要我做的事可是非同小可，这可得考虑考虑。”

克利夫点了点头。弗农朝门口走去，走下楼梯。在门厅里他们俩再度拥抱。克利夫打开大门，弗农迈步走进户外的夜晚。

“我需要好好考虑一下。”

“是该这样。多谢你特意过来。”

两个人都意识到，这个请求的性质、它所具有的亲密性以及对于

他们之间友谊的自觉反映，已然暂时造成了一种让人挺不舒服的感情用事的亲近感，对此最好的处理方式还是在分手时不要再多说什么。弗农快步走到街上想叫辆出租车，克利夫则回到楼上，回到他的钢琴旁。

四

莱恩亲自打开了他荷兰公园豪宅的大门。

“你迟到了。”

弗农觉得乔治是在扮演报业大亨的角色，召唤他的编辑前来听命，因此拒不道歉，甚至拒不答话，跟着主人穿过一个明亮的门厅进入起居室。幸运的是，那里没有任何东西使弗农想起莫莉。房间的装饰，照莫莉的一次描述，是白金汉宫的风格：厚厚的芥末黄地毯，巨大的灰粉色沙发和扶手椅，上面还有提花葡萄藤和涡卷形装饰图案，几幅描绘草地上的赛马的暗棕色油画，还有弗拉戈纳尔的复制品，镶在巨大镀金画框里的田园淑女在荡秋千[8]。喷过漆的黄铜灯具将这整个豪华而又空荡荡的地方照得过于明亮。乔治来到那座饰有巨大角砾岩形状大理石边缘的、具有炭火效果的煤气壁炉前，然后转过身来。

“来杯波尔图吗？”

弗农意识到自从午饭时间吃了个奶酪生菜三明治以后，他还什么都没吃。否则的话，乔治这自命不凡的室内装饰又怎能让他如此反胃？而且这位乔治又干吗要在日常衣服外面再罩上件丝质的晨衣？这个人纯粹就是个变态。

“多谢，那就来一杯。”

他们隔开了几乎有二十英尺的距离坐着，中间还隔着那座嘶嘶作响的壁炉。要是他独自一人待上哪怕半分钟，弗农暗想，他恐怕早就四肢着地爬到壁炉围栏前，拿自己的右边脑袋撞上去了。即便眼下有人做伴，他也着实感觉不舒服。

“我已经看到ABC指数了，”乔治俨乎其然地道，“不妙啊。”

“下滑的速度非常缓慢。”这已经是弗农的自动反应，是他的祷文和咒语了。

“不过，仍在下滑。”

“止跌回升是需要时间的。”弗农尝了一口波尔图，以回想以下的事实来自我安慰：乔治不过才拥有《大法官报》百分之一点五的股份，而且他对业务是一无所知。记得以下事实也颇有用处，即他的财富、他的出版“帝国”是植根于对那些知识贫弱的读者积极有效的剥削基础之上的，大肆宣扬的无非是《圣经》里隐藏的数字密符早就预言了未来啦，印加人本是从外太空里降落到地球上的啦，圣杯[9]啦，约柜[10]啦，基督复临[11]啦，乃至于第三眼[12]，第七封印[13]，甚至希特勒还在秘鲁好好地活着啦，等等，不一而足。要想听乔治来论列世道人情，可是着实不易。

“依我看，”他说，“你们现在最需要的是个具有轰动效应的故事，能让群情激昂，燃起熊熊烈火的大事件，让你们的竞争对手疲于奔命却只能望洋兴叹、徒呼奈何。”

为了使报纸的发行量不再下滑，其办法就是让发行量升上去。不过，弗农一直都不动声色，因为他知道乔治拐弯抹角总归会绕到他说的照片上去。

弗农想促他快点言归正传，“我们星期五已经弄到了一个好故事：一对连体双胞胎在地方政府供职……”

“呸！”

果然事半功倍，乔治突然站了起来。

“那不是个故事，弗农，那是八卦胡扯！我来给你看个故事，我要让你看个清楚明白，朱利安·加莫尼为什么把大拇指压在屁股上绕着律师学院[14]跑来跑去！跟我来。”

两人又回到门厅，穿过厨房，沿着一条狭窄的走廊走到底，尽头是一扇门，乔治取出钥匙打开门上的耶尔锁[15]他的婚姻生活的安排相当复杂，部分表现在莫莉把她自己、她的客人以及她的东西单独隔离在这幢大宅的一个侧翼里。这样一来，她就免得看到她的老朋友对乔治的炫耀浮夸强自压下去的取笑，而他也可以幸免莫莉那潮水般的无秩序渐次吞没那些用于招待客人的房间。弗农拜访莫莉的套间已经有很多次，不过他总是从外面的入口进出的。眼下，当乔治把门推开的时候，弗农一下子紧张起来，他觉得他还没有做好准备，他宁肯在属于乔治的房间里看那些照片。

在半明半暗间，在乔治摸索电灯开关的那几秒钟内，弗农第一次

体会到了莫莉的死给他带来的名副其实的影响——那就是她已经不在了的简单事实。是那些他已然开始遗忘的熟悉的味道使他认识到了这一点——她的香水，她的香烟，她养在卧室里如今已经干枯的鲜花，咖啡豆，以及洗熨过的衣服发出的烘烤面包一般的暖气。他曾经事无巨细地谈论过她，他也曾念起过她，可那只不过是在他繁忙工作的间隙，或者即将蒙眬入睡的时刻，直到现在，他还从未真正从内心深处想念她，也从未感受到他因再也看不到她的容颜、听不到她的话语而带来的伤痛。她曾是他的朋友，也许是他曾经有过的最亲密的知己，而现在她已经不在了。他意识到以他现在的心情他很容易在乔治面前出乖露丑，即便是现在，他眼睛望去的乔治的轮廓已然开始模糊了。那种特别的孤凄感伤，凝聚成为脸皮下面、口腔顶上的一种痛苦的收缩压迫感，自从童年，从上私立小学以来他这还是头一次体会到。是宛如乡愁般对莫莉的思念。他将一声自怜自伤的感叹隐藏在深思熟虑的高声咳嗽当中。

这个地方跟她离开时一模一样，那天她终于同意搬到主楼的一间卧室，接受乔治的囚禁和看护。他们俩经过浴室时，弗农瞥见他还记得的她的一条裙子，从毛巾架上挂下来，还有一条毛巾和一件文胸躺在地板上。四分之一个世纪以前，她跟弗农曾同居过将近一年时间，在塞纳街上一个小小的楼顶单元里。那时候，地板上总有湿漉漉的毛巾，她的内衣也总是从向来不关的抽斗里如瀑布般挂下来，一个巨大的熨衣板从来也不收起来，在一个塞得过满的衣橱里，她的衣裙就如地铁里通勤的旅客，摩肩接踵、拥挤不堪。杂志、化妆品、银行结单、珠子项链、鲜花、短裤、烟灰缸、请柬、卫生棉、密纹唱片、机票、高跟鞋——莫莉的东西覆盖了一切表面，没有一处可以幸免，所以在弗农打算在家工作的时候，他干脆到沿街的一个咖啡馆里写作。然而每天早上她都从这个邋遢姑娘的壳子里新鲜出炉，就像波提切利画中的维纳斯，当然并非裸体，而是打扮得光彩照人，出现在《时尚》杂志的巴黎办公室里。

“在这儿。”乔治道，引他走进起居室。

一把椅子上放了个巨大的棕色信封，乔治伸手去拿时，弗农还来得及四下打量一番。感觉上就像她随时都会走进来。有一本讲意大利园林的书，封面朝下扔在地板上，一张矮桌上有三只红酒杯，每只酒

杯里面都生出了灰绿色的霉菌，没准儿他本人就从其中一只杯子里喝过酒。他竭力回想他最后一次来访时的情形，可是当时的情形已经模糊不清了。他们曾有过长时间的交谈，谈的是她害怕、她抗拒搬到主楼的卧室，因为她知道她这一去就再也别想回头了，还有一个选择是去私人疗养院。弗农和她所有的朋友都劝她还是留在荷兰公园，相信熟悉的生活环境会对她更有好处。他们真是大错而特错了——哪怕是在最严格的医疗机构的管理下，她也能比在乔治的看护下拥有更多的自由。

他示意弗农在一把椅子上坐下，尽情品味着将照片从信封里取出来的那一刻。弗农仍旧在想莫莉。在她神志不清以后是否还有过几次清醒的时刻？她会觉得朋友们都抛弃了她，因为谁都不来看她，殊不知却都是被乔治挡了驾。如果他曾诅咒过她的朋友们，那她肯定诅咒过弗农。

乔治已经将照片——三张十乘八英寸的照片倒扣在了自己膝上。他在享受弗农的沉默，因为他把它当做无言的迫不及待了。他故意慢条斯理地一个字一个字往外迸，借以增加他想象中弗农急躁难忍的苦痛。

“我得首先声明一件事。我对她为什么要拍摄这几张照片一无所知，不过有一件事是肯定的——这只有在征得加莫尼同意的前提下才能拍得出来，他是直视着镜头的。版权归她所有，而作为她财产的唯一受托人，我事实上拥有了其版权。不消说，我希望《大法官报》能保护消息的来源。”

他拿起一张，递给弗农。乍一看，照片上除了有光泽的黑白色块以外，看不出什么东西来，然后就转变成为中等距离的特写。简直令人难以置信！弗农伸出手来要另一张，那是张从头到脚的裁切照片，顶得满满的；然后是第三张，是脸部的四分之三侧面像。他回过头去再看第一张，所有其他的念头全部都一扫而光了。然后他又研究了一遍第二和第三张，现在是完整而又充分地细看，感觉到截然不同的直觉反应的浪潮一波波涌来：先是吃惊非小，紧接着的就是发自内心的狂喜。压抑这种狂喜的结果让他感觉简直要从椅子上飘起来。接着，他体会到的是一种沉重的责任感——或者这就是权力？一个人的生活，或者至少是他的事业，就握在他的手心里了。而且谁又说得准

呢，也许弗农现在就能改变国家的未来，使之变得更加美好。还有他的报纸的发行量。

“乔治，”他最后说道，“我需要非常慎重地考虑考虑。”

五

半小时以后，弗农手里拿着那个信封离开了乔治的家。他拦住一辆出租，让司机打开计程器，可是原地不动，先在路边停着。他在后座上坐了有几分钟，引擎的悸动使他平静了下来，他按摩着右侧的脑袋，考虑下面该怎么办。最后，他让司机开到南肯辛顿。

工作室里还亮着灯，不过弗农并没有按门铃。在台阶顶上，他草草写了个字条，他想到最先看到这张字条的有可能是女管家，于是把意思表达得很含糊。他把字条折了两折，从门缝塞进大门，然后匆忙回到候着的出租车上。

好的，只有一个条件：你也得为我做同样的事。弗。

---

[1] The Judge，加顶冠词且首字母大写，指的可并非一般的法官、裁判，而是所谓的“最高审判者”——上帝。这份报纸的命名可真够牛的。

[2] 荷兰是世界上第一个安乐死合法化的国家。

[3] 米德尔斯布勒（Middlesbrough）是英格兰东北部港市，克利夫兰郡首府。

[4] 卡西乌斯（Caius Cassius Longinus，前85？—前42），古罗马野心勃勃的著名将领，公元前44年阴谋刺杀恺撒的主谋。

[5] The Rooks这个地名应该是作家的杜撰，本意是“秃鼻乌鸦”、“骗子手”。

[6] 吉米·亨德里克斯（Jimi Hendrix，1942—1970）为James Marshall Hendrix的别名，美国蓝调和摇滚吉他手，以创新的电吉他演奏法及60年代青年人反传统文化的象征而著名。

[7] 伍尔沃思（F. W. Woolworth，1852—1919）是美国商人，在全国经营上千家连锁零售商店，为近代“五分一角”零售商店的始作俑者。

[8] 弗拉戈纳尔（J. H. Fragonard，1732—1806），法国画家，原坚持洛可可风格，后期倾向新古典主义，有《秋千》等名画传世。

[9] 圣杯（Holy Grail）是传说中耶稣基督在最后的晚餐中使用过的酒器和餐具。

[10] 约柜（Ark of the Covenant）内置刻有十诫的两块石板，藏于古犹太圣殿内的至圣所。

[11] 基督复临（Second Coming）指将来耶稣基督光荣重返世界立国，审判仇敌并奖赏活着的和死去的忠实信徒。

[12] 第三眼（the Third Eye）也称“内眼”（the Inner Eye），是东、西方某些特定的精神传统中一种神秘主义的秘传观念，认为这只眼睛跟人的“精神中心”息息相关，是人认识内心世界、获知更高级感知的门径。

[13] 第七封印（the Seventh Seal）原典出《圣经》：“羔羊揭开第七印的时候，天上寂静约有二刻。”（《启示录》8：1）1957年瑞典电影大师伯格曼拍摄有著名同名影片，影片表现一位中世纪的骑士穿越一片被瘟疫毁灭的土地，同时进行中的还有他跟前来索命的死神之间下的一场生死攸关的棋局。《启示录》中的这段经文在影片开头和结尾处郑重地出现过两次，经文中的“寂静”指的是“上帝的沉默”，这也正是这部影片的主题。

[14] 律师学院（Inns of Court），亦译“律师协会”，指伦敦林肯、格雷、内殿和中殿四个律师学院，是伦敦一组相当古老的机构，历史上一直负责法律教育。它们各自的主管机构拥有正式批准律师开业的专属权利。

[15] 耶尔锁是一种坚实的圆柱形销栓锁的商标名。

第三部

伊恩·麦克尤恩

阿姆斯特丹

一

不出克利夫所料，只要他还待在伦敦，待在他的工作室里，他要的旋律就怎么都捕捉不到。每天他都努力创作，写几个音乐小品，进行大胆的尝试，可是除了对他自己作品或明目张胆或巧妙隐藏的模仿之外，他什么都写不出来。没有一个音符是以其特有的风格自由迸发出来的，带着其特有的舍我其谁的权威，带来那种令人瞠目结舌的特质，那才是原创性得以保障的表现。每天，在放弃了努力之后，他都投身一些简单、单调的工作任务，像是充实管弦乐编曲、重写草稿中乱糟糟的部分，精心构思标志着慢乐章开始的小调和弦的滑动解决。他有三个约会均匀地分散在八天之内，使他未能及早抽身前往湖区：数月前他就答应要参加一个筹款晚宴；出于帮一个在电台工作的侄子的忙，他已经同意讲个五分钟的话；他还自愿接受了劝说，同意为当地一个学校的作曲奖项担任评审。最后，他还被迫又耽搁了一天，就因为弗农要求跟他见面。

在这段时间，克利夫不工作的时候就研究地图，往徒步旅行靴上涂液体蜡，检查他的工具——在冬季计划一次山间徒步旅行时这些都至关重要。他若是真想借用自由的艺术精神这一执照干脆爽约也不是不可以，不过他厌恶这样的傲慢举止。他有那么几位朋友，很会在适当的时机打打天才牌，拒不在这个或是那个场合露面，他们是相信不论这在局部会引起多大的不满，都只会增加人们对他们所从事的高贵事业那令人肃然起敬的性质的尊崇。这些类型的人——小说家显然是其中最糟糕的一类——总能使他们的朋友和家人相信，非但是他们的工作时间，就连他们打盹儿闲逛，每次沉默不语，每次沮丧或醉酒都

是出于崇高的意图而不得不为之，大家都得小心担待才是。而在克利夫看来，这不过都是庸才的遮羞布。他毫不怀疑他所从事的职业高人一等，可是恶劣的行径却并非其高人一等的一部分。也许每个世纪里都会生出那么一两个例外：贝多芬，确属例外；可迪兰·托马斯[1]，绝对不是。

他的工作陷入僵局的事儿他谁都没告诉。相反，他说他要外出徒步旅行个几天。事实上，他也压根儿就不认为自己当真卡了壳。有时候工作确实难做，那你就得根据经验去做不论什么最有效率的事儿。所以他就暂留伦敦，赴了宴，讲了话，评了奖，而且有生以来头一次跟弗农闹出了重大分歧。一直拖到三月份的第一天，他才抵达尤斯顿火车站，在一列开往彭里斯的火车上找到了一个空着的头等包间。

他很享受长途火车旅行给思考带来的抚慰性的节奏——这正是他跟弗农发生冲突之后所需要的。但在包间里安顿下来却并不像通常那么容易。走过站台的时候，他心情抑郁，已经觉得步幅有些不对称，就仿佛一条腿比另一条长出了一块。他一找到座位就脱下鞋来查看，结果发现有一团乌黑的口香糖已经被踩平了，深深嵌入他鞋底上那些锯齿形的纹路当中。他厌恶地噘起了上唇，直到列车都缓缓启动了，他仍旧在用小刀奋力地挑着、割着、刮着。在那层污秽的铜绿色底下，口香糖仍略呈粉色，就像肉一样，而且薄荷的味道虽微弱却非常分明。多恐怖啊，竟然跟某个陌生人嘴巴里嚼过的东西有如此切近的接触。那些家伙竟然站在当地，这么嚼着嚼着就任由这玩意儿从他们的嘴巴里面掉出来，真乃粗鄙之极！他洗净手回到包间以后，颇花了几分钟时间绝望地找他阅读戴的眼镜，后来才发现就放在他身旁的座位上，然后他又意识到他忘了带支笔了。当他终于把他的注意力引导到窗外的景色之后，一种熟悉的厌世感已经占据了他的身心，他在车窗外晃过去的那些人造景观中所看到的，无一不是丑陋不堪而且毫无意义的人类行为。

在他那个伦敦西区[2]的角落里，身处于以自我为中心的日常事务当中，克利夫很自然地会认为，所谓人类文明就是所有人文艺术的总合，再佐以设计、美食、佳酿等等不一而足。可是现在看来，人类文明实际上却是这副模样——方圆数英里范围内粗劣的现代住宅，其主要的目的仿佛不过是为了支撑屋顶上的电视天线和碟形卫星天线；各

家工厂生产出毫无价值的垃圾，然后在电视上大做广告，再用那些数之不尽、阴森凄凉的大卡车排成长队运送出去；至于其他的地方，也无非到处是公路以及往来车流的暴政。看起来活像是闹哄哄晚宴之后的宿醉。谁也不会希望文明就是这副德性，可也没征求过任何人的意见。没人故意将它设计成这样，也没人希望它成为这样，可是大多数人却又不得不生活在其中。眼看着它就这么一英里一英里地延伸下去，又有谁能猜想到世间竟然还存在过善行和想象，存在过普赛尔[3]和布里顿[4]，存在过莎士比亚和弥尔顿呢？等列车加速行驶，他们摇晃着离伦敦越来越远以后，偶尔，乡村景色也会出现，随之也就开始出现了美，或者说对美的回忆，可是不过几秒钟以后，它又消失在一条经人工取直后已变成水泥水渠的河流当中，要么就是突然出现的一片开垦后又抛荒了的荒地，周遭既没有树篱又没有树木；还有就是公路，新修的无数条公路毫无羞耻、无穷无尽地四处延伸、探索着，就仿佛人类关心的就唯有抵达另外一个地方。跟地球上其他任何一种生物的福祉观念相比，人类的计划非但是个彻底的失败，而且它从一开始就已经大错特错了。

如果要归咎于某个人的话，那就是弗农。克利夫过去也经常在这条铁路线上旅行，却从没觉得沿途的风景如此荒凉不堪。他不能把账算在一块口香糖或是一支错放了地方的钢笔头上。他们头一天晚上的争执仍旧回想在耳边，而且他还担心这场争执的回响会一直追随他进入群山，彻底毁了他的宁静。挥之不去的还不仅仅是刺耳的争吵，他对他这位朋友的所作所为也越来越感到沮丧，而且他越来越意识到他从来就没有真正了解过弗农的为人。他从车窗边转过身来。你就想想吧，不过一个星期前他还向他这位朋友提出了一个最不寻常、最为推心置腹的要求。真是大错而特错，尤其是他左手上的那种感觉已经烟消云散了。那不过是由莫莉的葬礼带来的一种愚蠢的焦虑感。是那种偶尔会突然间生出的对死亡的恐惧。可是那天夜里，他竟然将自己纵容到如此脆弱的地步。就算是弗农也向他提出同样的请求，也没有让他感觉有丝毫的自我安慰；弗农为此付出的不过是草草写就的一张通过门缝塞进来的纸条。也许这就是在他们之间的友谊当中存在的……某种典型的不平衡，其实这种不平衡一直都在，克利夫在内心深处也早就有所察觉，只不过总是把它推到一边不肯正视而已，他不喜欢自

己产生这类卑鄙的想法，直到现在。没错，如果他肯于正视的话，正是因为他们的友谊当中本来就存在着某种不平衡，昨晚的冲突也就不那么让他倍感意外了。

比如说，多年以前弗农曾经在他那儿住了一年，可连提都没提要付他房租。而且，总体来说，不管就任何意义而言，这些年来提供背景音乐的不正是他克利夫，而非弗农吗？红酒、美食、大宅、音乐家以及其他有趣的伙伴全都由他供给，又是他起意将弗农带到苏格兰、希腊北部的群山和长岛的海岸，跟他一起在租屋里跟活泼可爱的朋友相伴作乐。弗农何曾主动提议、安排过任何富有魅力的娱乐？他克利夫最近一次在弗农家做客又是什么时候的事儿了？也许是三四年前了。他曾在弗农最困难的时候主动借给他一大笔钱，可弗农又何曾真正表示过对他这个朋友拔刀相助的适度感激之情？弗农得了脊椎炎的时候，克利夫几乎每天都亲去探望。可他克利夫在自家门外的人行道上不慎滑倒伤了脚踝的时候，弗农又表现如何呢？他不过派了个秘书过来，带来的慰问品竟然是一包《大法官报》书评版积下来的垃圾图书。

说得难听点，他克利夫真正从这种友谊中得到了什么？他付出很多，可他何曾得到过什么？到底是什么将他们绑在一起的？他们都曾拥有过莫莉，他们有慢慢累积起来的漫长岁月以及已经习惯成自然了的友谊观念，可事实上在其中心却真的是一无所有，对克利夫来说确实一无所有。对这种不平衡状态大度一点的解释，也许可以说弗农是天性被动、太自我中心。而现在，在经过了昨晚那一出以后，克利夫却倾向于将弗农的这些表现视作不过是一个更大的事实的具体表现——弗农这人根本就没有原则。

车窗外面，克利夫未及看到有一片落叶林一闪而过，光秃秃的冬季形貌之上染上了一层没有融化的银霜。更远处，一条小河从棕色的莎草叶缘边缓缓流过，在洪泛区的平原那边，冰封的牧场当中点缀着干砌的石墙。在一个灰头土脸的小镇周边，一大片工业荒地正在还林；包裹了一层塑料管的树苗一直伸展开去，几乎到达了推土机正在推平表层土的那条地平线。克利夫却只是一味地紧盯着对面的空座位，迷失在激烈无比、自我惩罚式的对他的社交关系进行清算的纠葛当中，透过他烦恼的内心棱镜，在不知不觉间将过去扭曲了形状、改

变了颜色。偶尔也有别的想法暂时转移了他的注意力，有时他也读读书，不过他此次北方之旅的主题却是长久地、慎重地重新为友谊进行定义。

几小时后抵达彭里斯，克利夫如释重负地从他这番苦思冥想中解脱出来，拿着他的行李沿站台向前走，找寻出租车。到斯托尼斯韦特[5]还有二十多英里的路程，他很高兴能和司机扯些闲天。时值一周的中间，兼以又是旅游淡季，克利夫是整个酒店唯一的住客。他要了以前已经住过三四次的房间，那也是唯一有工作台的房间。尽管天气寒冷，他还是把窗户大开，这样他在开包归置的时候就能呼吸到湖区与众不同的冬季空气——富含泥炭的水质，潮湿的岩石，遍布苔藓的土地。在一只狐狸标本的注视下，他在酒吧间独自用了餐，那只狐狸摆在一个玻璃匣子顶上，凝固在一种准备猎食的蹲伏状态中。他在漆黑的夜里绕着酒店的停车场边缘稍微散了会儿步，然后回到室内，对女服务员道了晚安，走进他那个很小的房间。看了一小时的书后，他躺在黑暗中，听着小溪涨水的哗哗声，他知道那个让他烦恼不已的主题注定是要卷土重来的，与其在第二天的登山远足中背着这个重负，还不如现在就想它个明白。现在强加在他身上的已经不是单纯的幻灭了。他记起了他们之间的谈话，还有超出于谈话的一些问题；他具体都说了些什么，然后就是在经过了几个小时的反思之后如果搁在现在他又会怎么说。他是在回忆，同时也是在幻想：他想象了一出戏，他把所有最好的台词都留给了自己，带有悲伤意味、合情合理的洪亮台词，如此浓缩、在情感上又是如此的克制，相形之下其蕴含的控诉也就更其严厉而又无可辩驳了。

二

事情其实是这个样子的：弗农在将近中午的时候打电话过来，使用的字眼跟克利夫一周前打电话给他时几乎如出一辙，简直就像是在故意引用他的措辞，是个开开玩笑的讨债电话。弗农必须得跟他谈谈，事情非常紧急，电话上不方便谈，他必须得见他一面，而且必须得是今天。

克利夫犹豫了一下，他本打算搭乘下午的火车前往彭里斯的，不

过他还是说："那好吧，过来吧，我来准备晚饭。"

他重新安排了自己的出行计划，从酒窖里取出两瓶上好的勃艮第葡萄酒，然后亲自下厨。弗农晚到了一个小时，克利夫的第一印象就是他这位朋友一下子掉了很多肉。他的脸又长又瘦，胡子都没刮，他的外套看着像是大了好几码，等他放下公文包接过一杯红酒的时候，他的手在打颤。

他一口将那杯香柏坛贝日园[6]饮下，就像是猛灌窖藏啤酒，"这一周是过得呀，真太可怕啦。"

他递上杯子要求加满，克利夫庆幸没有一上来就给他喝里奇堡[7]，就给他又倒了一杯。

"我们今天上午足足在法庭上待了三个钟头，我们胜诉啦。你会认为事情到这儿就完了，可是所有的员工都反对我，几乎是所有的员工。整幢办公楼都闹翻了天，今晚我们还能把报纸出出来可真是个奇迹。印刷工会正在开会，他们肯定会通过一项不信任我的提案。好在管理层和董事会立场坚定，算我走运。这是场你死我活的斗争。"

克利夫朝一把椅子示意，弗农一屁股坐进去，胳膊肘抵在餐桌上，双手捂住脸嚎啕大哭，"这些畏首畏尾的王八蛋。我这么做无非是想拯救他们那份只配擦屁股的报纸，他们那份尿壶一样臭烘烘的工作。他们宁肯失去一切，也不肯放过一个该死的修饰语。他们根本就不是生活在真实的世界里，他们活该活活饿死！"克利夫一点都不知道弗农说的是什么，不过他什么话都没说。弗农的杯子又空了，克利夫再次给他倒上酒，转身到烤箱里把两只童子鸡取出来。弗农把他的公文包放到膝上，打开之前他深吸了一口气让自己放松下来，又喝了一大口香柏坛。他啪一下打开锁扣，犹豫了一下，低声道：

"瞧，我是想讨教一下你对这事儿的看法，不光是因为这事儿跟你也有切身的联系，而且对此你也略知一二。主要的倒是你完全置身事外，我需要一个局外人对这件事的看法。我觉得我都快疯了……"

这最后一句是他的喃喃自语，一边嘟囔一边在公文包里摸索，取出一个衬了卡纸的大信封，然后从信封里抽出三张黑白照片。克利夫把炖锅底下的火关掉，坐了下来。弗农交到他手上的第一张照片，拍的是朱利安·加莫尼穿了条平纹布的过膝裙子，摆出走猫步的姿态，两只胳膊略微朝外撑着，一只脚放在另一只脚前面，双膝有点打弯。裙

子底下的两个假乳房小小的，有条文胸的带子边缘还露在外面。脸上化了妆，不过妆容并不太浓，也是因为他天生的苍白脸色，省却了不少脂粉，而且唇膏给他那两片刻薄外加削薄的嘴唇增添了一抹性感的弓形。头发肯定是他加莫尼本人的，短、鬈而且侧分，由此一来，他的形象给人的感觉既经过了精心打理又恣意放荡，还略带些呆头呆脑。这个样子可是没法冒称是化装舞会的装扮或者在镜头前的嬉闹玩笑。那种紧绷的、自我陶醉的表情是只有一个正处于性行为中间的男人才会表现出来的。盯进镜头里面的那种坚定的目光是有意识地带有挑逗性的。光线很柔和，而且处理得也非常巧妙。

“莫莉。”克利夫道，更多的是喃喃自语。

“你倒是一语中的。”弗农道。他如饥似渴地看着克利夫，等着看他有什么反应，而克利夫则继续盯着照片，部分也是为了掩饰内心的想法。他的第一感觉只是松了口气，为莫莉松了口气。他心中一直存在的一个困扰迎刃而解。原来就是这个将她吸引到加莫尼身边的：这种秘密生活，他的这个软肋。相互间的信任必定将他们紧紧地捆在一起。善良的老莫莉。她一直都是那么富有想象力而且那么有兴致，她肯定一直鼓励他更大胆些，将他更深地带入他的那些绮思梦想中，而这些梦想是下院无论如何没办法满足他的。他也一定知道他是可以依赖莫莉的。如果她的病势来得不是这么突然，她是会负起责任将这些照片毁掉的。这种绮思梦想是否曾在卧室以外的地方搬演过呢？比如说搬演到了某些外国城市的餐馆里？两个姑娘跑到城里来玩？莫莉是知道怎么才能玩得尽兴的。她懂得华服和有趣的去处，她也肯定爱死了这其中蕴含的傻气和性感，会充分享受这种共谋感和其中的乐趣。克利夫再次想到他是如何地爱她。

“怎么说？”弗农道。

为了先发制人，克利夫伸手去拿第二张。这是张肩部以上的照片，加莫尼的裙子更加女性化，像是丝质的。高高的袖口和领口上镶了条简单的蕾丝边，他穿的或许是件女式睡衣。其效果却不如前一张那么成功，完全暴露出他潜伏的男性特征，而且揭示出一种悲怆——他那混淆不清的身份认同无以实现的悲怆。莫莉艺术性的用光也无法掩饰那个巨大头颅的下颌骨，还有那膨胀的喉结。他实际的模样跟他自我感觉的模样或许存在着天壤之别。论理，这些照片应该是荒谬可

笑的，事实上也的确荒谬可笑，可克利夫竟然生出些许敬畏之情。我们相互之间的了解竟然如此之少。我们的大部分就像是冰川一样淹没无痕，凸现出来的只是那冰冷而又苍白的社会意义上的自我。眼前的照片就是对那浪涛之下的一瞥，它是如此的罕见，你瞥见的是一个男人的隐私和内心的骚乱，他的尊严被那压倒一切的纯粹的幻想、纯粹的思想的必然性给颠覆了，被那无法化约的人性要素——精神给彻底颠覆了。

有生以来第一次，克利夫想到如果对加莫尼心怀善意会是什么情形。是莫莉使这种想法成为可能的。在第三张照片上他穿的是一件宽松直统的香奈儿夹克，他的目光朝下凝望；在他自我的某块精神屏幕上他应该是位端庄、成熟的女性，可是在外人看来那纯属是种逃避。面对现实吧，你是个大男人。在他直面相机，以他的伪装面对我们的时候，他确实要好多了。

“到底怎么说？”弗农变得不耐烦了。

“非同凡响。”

克利夫把照片递还弗农，眼中还有那些形象的时候，他实在没法清楚地思考。他说：“这么说你是在为阻止将它们见报而战斗喽？”

这话半是戏言，半是取笑，同时也是希望能暂缓明确表态。

弗农瞪着他，惊呆了，“你疯了吗？这是咱们的敌人！我刚告诉过你，我们已经设法将禁令解除了。”

“这是自然。抱歉，我倒忘了。”

“我的意思是下周就把它们给登出来。你觉得如何？”

克利夫仰靠在椅背上，两手抱在脑后。“我想，”他很谨慎地说，“我想你的员工是对的，这个主意确实可怕。”

“什么意思？”

“这会毁了他。”

“绝对的呀。”

“我是说你会毁了他这个人。”

“没错。”

沉默的时间有点长了。有那么多的反对意见拥挤在克利夫的脑袋里打架，结果只能相互抵消。

弗农把空酒杯推到桌子对面，在克利夫给他斟酒的时候说：“我

这就不明白了，他纯粹就是毒药，你自己就这么说过他很多次。”

“他是个恶人。”克利夫同意道。

“有消息称他将在十一月份向领导人职位发起挑战。他要是当上首相的话，这个国家可就惨了。”

“我也这么想。”克利夫道。

弗农摊开双手，“所以呢？”

又是一阵沉默，克利夫抬眼望着天花板上的裂缝，斟酌着自己的想法。最后，他说：“跟我说说，你认为在原则上一个男人穿上女人的衣服是错的吗？”

弗农呻吟一声。他的举止开始像个醉汉了，他在来之前肯定已经喝了几杯了。

“噢，克利夫！”

克利夫则继续说下去：“你可曾经是性革命的辩护士呀，你还曾经站起来为同性恋争取权利呢。”

“真不敢相信你竟会这么说。”

“你曾经站起来为大家想要取缔的那些戏剧和电影辩护。就是在去年，你还为那些因为把钉子敲进自己睾丸里而被告上法庭的克汀病人[8]仗义执言。”

弗农脸上的肌肉抽搐了一下，“实际上是阴茎。”

“这不正是你如此热心捍卫的那种性的表达权吗？你要加以揭露的又是加莫尼犯下的何种罪行呢？”

“是他的伪善，克利夫。这是个绞刑吏和鞭刑官，是个固守家庭价值的家伙，是移民、政治避难者、旅游者和边缘人群的灾星。”

“离题千里。”克利夫道。

“绝对切中肯綮。别胡说八道了。”

“如果说易装癖是没有问题的，那么一个种族主义者也可以是个易装癖。有问题的是种族主义者。”

弗农假作同情地叹了口气，“你听我说……”

不过，克利夫已经找到了自己需要的譬喻，“如果说易装癖是没有问题的，那么一个有家有口的男人也有权是个易装癖，当然只是在私底下。如果说——”

“克利夫，听我说！你整天都待在你的工作室里梦想着你的交响

乐，你根本就不知道眼下正危如累卵的是什么。如果现在还不能阻止加莫尼，如果他在十一月当真登上了首相的宝座，他们就会有极大的机会赢得明年的大选。又是一个五年啊！到时候就会有更多的人生活在贫困线下，更多的人被关进监狱，更多的人无家可归，就会有更多的犯罪，更多的骚乱，就跟去年一样。他一直都公开赞成普遍兵役制。我们生存的环境也会恶化，因为他宁可取悦于他的那些企业界的朋友，也不会在防止全球变暖的协议上签字。他想使我们脱离欧洲。经济大灾难啊！所有这些对你来说当然都无所谓——”说到这里，弗农冲着巨大的厨房比划了一圈——“可是对大多数人来说……”

“讲话当心，”克利夫吼道，“别忘了你正在喝我的红酒呢。”

他伸手拿起那瓶里奇堡，给弗农的酒杯满上，“一百零五镑一瓶呢。”

弗农一口灌下大半杯，“这就是我的观点。你不会人到中年就变得贪图享受，成了个右翼分子了吧？”

克利夫反唇相讥，“你知道这实际上是怎么回事吗？你是在替乔治做事。是他在鼓动你。你被人利用啦，弗农！我奇怪的是，你竟然没看透这一层。他因为加莫尼跟莫莉的私情恨死了他。要是你我有什么把柄落在他手里，他也会加以利用的。”

然后，克利夫又补充道：“也许已经落在他手里了。她有没有给你拍过照片？你穿了身蛙人的潜水服？要么是套了条芭蕾舞短裙？这都是必须要公之于众的。”

弗农站起身来，将那个大信封放回公文包，“我来这儿是希望能得到你的支持的，或者起码是表示同情的倾听。没料到，你他妈的竟然大放厥词！”

他出门走进门厅。克利夫跟在他后头，可并没觉得有什么歉意。

弗农打开大门，转过身来。他看起来蓬头垢面、憔悴不堪。

“我不明白，”他轻声道，“我觉得你根本没有对我坦诚相待，你反对此事的真正原因到底是什么？”

这个问题或许不过是巧言强辩。克利夫却朝他的朋友跨前一两步，回答了这个问题，“是因为莫莉。我们不喜欢加莫尼，可莫莉喜欢。他信任莫莉，而莫莉也尊重他的这种信任。这是他们俩之间的一件私事，那是莫莉的照片，跟你、我，还有你的读者都没有任何关

系。她泉下有知会痛恨你的所作所为的。坦白地说，你是在背叛她。”

然后，克利夫并没有让弗农享受摔门而去的快感，而是率先转身离去，走向他的厨房，独自去吃他的晚餐。

三

酒店外头，靠着粗糙的一道石墙，有一条木制长凳。一大早吃过早饭后，克利夫就坐在这儿系紧登山靴的鞋带。虽说他还没能找到他终曲的关键要素，不过在他的探寻当中他已经占有了两项重要的优势。第一是总体概念上的：他感觉很乐观。他已经在工作室里把该做的背景工作都做好了，而且虽然睡得并不好，他仍旧很高兴重新置身于他喜爱的风景当中。其二才是特殊意义上的：他明确地知道他想要的是什么。他其实是在将他的工作往回追溯，他觉得那个主题就以片断和暗示的方式隐藏在他已经写出的部分当中。只要那个正确的东西一现身，他就能立刻辨认出来。他的作品大功告成之后，在天真的耳朵听来，主旋律就像是已经在总谱的其他地方预感到了或者展开过了。而找到这几个音符将是灵感附体、浑然天成的一个过程。感觉上就好像他明明知道应该是哪几个音符，可就是听不见似的。他知道它们具有迷人的甜蜜和忧郁，他知道它们的简单和纯朴，而且知道它们的范例——当然是，就是贝多芬的《欢乐颂》。就说那第一行乐谱吧——几个音符向上，几个音符向下，甚至可以说是首儿歌的曲调。没有一丝一毫的矫饰，却又负载着重若千钧的精神力量。克利夫站起来，接过女服务员为他打好包送出来的午餐。这就是他崇高的使命，他一飞冲天的雄心。贝多芬。他跪在停车场的砾石地面上，把那几个碎奶酪三明治装进他的登山背包里。

他把背包背到肩上，沿登山人踩出来的小径朝山谷进发。前夜，一股温暖气流的前锋已然扫过湖区，林木和溪边草地上的白霜已经被消融干净。云盖很高，而且清一色灰扑扑的，光线清朗而又单薄，路径干燥。冬末时节，自然条件已经不可能更好了。他估计自己应该有八个钟头的白昼时间，不过他也知道，只要他能在黄昏时分离开荒野地带、返回山谷，他打着手电就能找到归途。这样算来，他就有时间

攀上斯科费尔峰，不过他可以不必过早决定，等到了埃斯克豪斯[9]再作打算不迟。

头一个小时左右的时间里，等他已经朝南转入兰斯特拉斯[10]以后，尽管他出发时信心满满，户外野地里的那种令人不安的孤独感仍旧将他裹了个严实。他无助地被一个白日梦所裹挟，随波逐流。那是个漫长复杂的故事，主要的情节就是有个什么人躲在一块岩石后头，等着要杀死他。他时不时地扭头朝后张望。他对这种感觉非常熟悉，因为他经常独自一人登山远足，每次你总需要克服某种不情愿的心理障碍。从离你最近的人群面前躲开，远离庇护所，远离温暖和帮助，这可是一种需要意志力的行为，是跟人的本能反其道而行之。因为习惯了房间和街道的日常比例而形成的一种尺度感，突然要面对的却是一种绝大的空旷。从山谷中拔地而起的巨大岩石，成了一道凝固在石头中的长长的蹙眉。溪水的嘶叫和轰鸣一变而为威胁的叫嚣。他那畏缩的精神以及他所有最基本的意愿、本能都在告诉他，继续走下去是何其愚蠢和无谓，告诉他他正在铸成大错。

克利夫继续走下去，因为畏缩和忧惧正是他千方百计要在其中求得解脱的疾患——那就是他的病，也同时证明了他日常的埋头苦干——每天都要蜷伏在钢琴上头好几个小时——已经使他沦落到何等畏首畏尾的状态。他将再度强大起来，无所畏惧。这里根本没有什么威胁，有的只是自然力的麻木不仁。当然也存在危险，不过也就仅限于通常的几种，而且尽够温和的：摔倒受伤，迷失路径，天气的骤变，夜晚的降临。处理好这些事务将使他重新找回那种一切尽在掌握的感觉。很快那些岩石身上附着的人的因素就会自然褪去，自然风景将再度呈现出大美，使其深深地为其所吸引；群山那未可揣度的悠久岁月以及山间那遍布的美好的生物网络将提醒他，他也是这个秩序的一部分，微不足道，他也会因此而自由自在。

然而今天，这个颇为有益的过程花的时间却比平常要长。他都走了一个半小时了，却仍旧打量着前面的某些巨大岩石，琢磨着后面可能隐藏着什么；仍旧怀着模糊的恐惧注视着山谷尽头岩石和草木的阴沉表面；而且仍旧纠缠于他跟弗农谈话的只言片语，苦恼不堪。本来应该使他的顾虑和关切显得微不足道的开阔空间，正在使一切都变得渺小无益：他所有的努力也似乎变得毫无意义。交响乐尤其是如此：

那些虚弱不堪的巨响，那些浮夸的语汇，那注定要失败的企图建造一座声音的大山的努力。充满激情的奋斗。又是为了什么？金钱。荣誉。不朽。为了否认我们生下来纯属偶然，是为了抵挡对死亡的恐惧的一种方式。他停步把鞋带系紧。又走了一段后他把运动衫给脱了，从水瓶里大口喝着水，想把他早餐时很不明智吃下去的烟熏鲱鱼的余味给根除掉。然后他发现自己已经打起了哈欠，想念起了他小屋里的那张床。可他不可能这么快就累了，他已然费了这么大的劲儿来了这里，也不可能就这么折回去。

他来到一座横跨溪流的桥上，停步坐了下来。他必须得做个决定了。他可以穿过溪流，取道山谷的左侧快速地登上斯特克隘口[11]；或者，他可以继续坚持走到山谷的尽头，然后沿陡坡向上攀三百英尺左右到达舌头崖。他并不当真喜欢手足并用地往上爬，不过他也不喜欢这种屈服于软弱或者年龄的可能性。最后他决定沿着溪流前进——爬山所付出的努力有可能有助于将他从麻痹状态中惊醒。

一个小时后他到达了山谷的尽头，可面对着第一个陡峭的山坡，他又后悔起自己的决定来。雨开始下得很大，他知道，不管他赶紧套上去的昂贵的防水外套宣称自己具有何等的功效，爬山的体力运动仍会让他觉得热不可耐。他避开下面湿滑的岩石，选了一条绿草覆盖的高坡下脚，果不其然，不出几分钟，汗水就和雨水一起往眼睛里灌了。让他心烦的是他的脉搏这么短时间就跳得这么快了，每隔三四分钟他都得停下来喘口气才行。按说像这样的上坡对他来说应该不在话下的。他从水瓶里喝了口水，继续拼力向前，好在他是孤独一人，每迈出艰难的一步他都任由自己大声地咕哝、呻吟。

要是有人做伴的话，他就会拿上了年纪活该倒霉的话开开玩笑了。可是这些日子里，他在英格兰可没有亲密的朋友可以分享他的强迫性冲动了。他认识的每一个人似乎都并不需要荒野就能过得开心惬意——一家乡村餐馆、春天的海德公园就是他们需要的所有开放空间了。当然，他们是不能声称自己活得多么充分的。又热，又湿，上气不接下气，他硬拖着沉重的身体爬上一处碧草青青的岩脊，躺下来，把脸贴到草皮上，但求瞬间的清凉。雨敲打着他的背，他咒骂着他那些朋友是何等迟钝无聊，何等地欠缺生活的趣味。他们都使他大为失望。没人知道他在哪儿，也没人有一丝一毫的关心。

他听着雨水噼里啪啦地拍打着他防水外套的布料，足足有五分钟，然后他站起身来继续往上爬。说起来了，难道湖区真的算得上荒野？它早已被徒步者侵蚀殆尽，哪怕最无足轻重的特征也都已经被贴上了标签，被沾沾自喜地展示出来。它其实真不过是一幢规模庞大的棕色健身房，这个斜坡也不过是一组长着草的肋木而已。这不过是一种训练，雨中训练。他一边朝着隘口攀爬，脑子里盘桓着的念头每况愈下，越来越打不起精神。但是，当他越爬越高，山路变得不那么陡峭，当雨停了，云层的一条长长的裂隙终于肯让一缕苍白的阳光洒下一丝安慰的时候，事情终于发生了——他开始觉得心情舒畅了。也许这也不过是肌肉运动所释放的内啡肽起的作用，或者不过是因为他已然找到了一种节奏而已。要么，这也可能是因为这在登山运动中正是个非常珍贵的时刻，这时登山者已经攀上了隘口并开始穿越分水岭，而新的山峰和山谷渐次展现在眼前，仿佛触手可及——大终端山，埃斯科峰，鲍丘[12]。眼下的群山是如此的美丽。

已经来到几近平地的地方了，他大踏步穿过高高的草丛，朝通往朗戴尔谷的那条步行小径走去。夏日时节，这会是一条令人沮丧的繁忙线路，不过今天只有一位身穿蓝衣的徒步旅行者在穿越宽阔的丘原地带，急匆匆地直奔埃斯克豪斯而去，像是去赴约。等他靠近之后，他才发现那是个女人，她看上去是如此急切地要去赴约，不禁使克利夫以她情人的角色自居起来：在一个孤零零的山间小湖边等她，待她走上前来时呼唤她的名字，从背包里取出香槟和两支银笛，朝着她走去……克利夫从未有过一个喜欢远足的情人，甚至是妻子。苏茜·马塞兰一直都喜欢新鲜猎奇，有一次跟他去了趟卡茨基尔[13]，结果成了个手足无措的曼哈顿流犯，成天价好笑地抱怨山地的臭虫，脚上磨起的水疱还有打不到出租车。

等他到达那条小径的时候，那个女人距离他还有半英里的距离，开始离开小径朝右转，奔艾伦危崖而去。他停步让她先走，为的是可以一个人独自拥有那片巨大的山间高地。天空中的云隙开得更大了，在他身后，在罗斯维特丘原上，一簇阳光穿过欧洲蕨丛，以火红和金黄重新叠印成那著名的棕色。他把防水外套收起来，吃了个苹果，继续考虑他的路线。他现在可是想要攀登斯科费尔峰了，事实上他都急不可耐地想要出发了。最快的攀登路线是从埃斯克豪斯出发，不过现

在既然已经松弛了下来，他就想不如继续朝西北而去，顺路去看看斯普林克林冰斗湖，再顺便去趟斯塔海德[14]，然后经由“走廊路线”[15]进行长距离的攀爬。如果他从大终端山下山，原路经由兰斯特拉斯山谷回家的话，他最迟黄昏时分就能回到酒店。

于是他迈开轻松的步伐，朝埃斯克豪斯那宽阔而又迷人的峰顶进发，感觉到在体力上跟三十岁也没多大实质性的不同，拖了他后腿的并非是体力，而是精神。看，他的情绪高涨之后，两条腿感觉多么地强壮有力！

他避开远足者踩踏出来的宽宽的伤疤似的痕迹，取了个迂回的路线朝前面的山脊走去。照他经常性的做法，他边走边以新的方式回顾着自己的生活，回想最近那些小小的成功，使自己高兴起来：早期的一部管弦乐作品重新灌录发行，一家周日报纸以近乎虔敬的口吻提及他的作品，他给一个吓得发蒙的学童颁发作曲奖时发表的那番既聪明又幽默的演讲。克利夫将他的作品当做一个整体回想了一番，想到不论何时，只要他能抬起头来从长计议时，他的作品都显得何等形式多变而又丰富多彩，它们是如何以一种抽象的方式象征了他一生的整个历史。而且还有那么多东西要做。他满怀深情地想起他生活中认识的那些人。也许他对弗农太严厉了些——他不过是想拯救他的报纸，想使国家免受加莫尼的苛酷政策之害。今晚，他要给弗农打个电话。他们的友谊太重要了，怎能因为一次孤立的争执就给彻底断送呢。他们俩肯定能取得共识，求同存异，继续做朋友的。

他一路怀着这些善良的想法，终于来到了山脊，站在上头，通往斯塔海德的那条长长的下坡路尽收眼底，可是一见之下他却不禁恼怒地大叫一声。绵延超过了一英里长，洒满了荧光橙色、蓝色和绿色的亮点，显然是一大队徒步旅行者。他们都是学童，也许多达上百人，队列一直延伸到底下的冰斗湖。他至少得花一个多小时的时间才能把他们都甩到后头。顷刻间，眼前的景色为之而大变，变得平淡无奇，沦落为一个备受践踏的风景区。他甚至都没给自己时间去细想他的那些老主题——这种日辉牌荧光彩的滑雪衫是何等的白痴，简直就是视觉污染，或者人们为什么非得以如此庞大到野蛮程度的群体出行——他马上转向右边，朝艾伦危崖望去，那大队人马刚离开他的视线，他就立刻恢复了好心情。他不想再浪费气力去爬斯科费尔峰了，而是要

悠闲地沿刚才的山脊返回，沿斯托尼斯韦特丘原进入山谷。

似乎不过在几分钟内，他就已经站在了峭壁的顶上，呼吸重新平稳下来，庆幸自己改变了计划。摆在他面前的，是温赖特在《南部丘原》[16]中描述为“意趣盎然”的一段行程；小径随着小小的冰斗湖起伏跌宕，穿越沼泽、岩层和岩石遍布的高原，一直到达格拉拉马拉峰巅。一个星期前，抚慰他沉入睡眠的就是这一期盼。

他在走了一刻钟之后，正要爬上一个尽头是块翘起的巨大杂色岩板的斜坡时，它终于发生了，跟他希望的一模一样：他愉快地品味着自己的孤独，他在自己的躯壳内怡然自得，他的思绪则如他所愿地神游八方。这时，他终于听到了他一直都在苦苦寻觅的乐曲，至少他听到了乐曲形式的线索。

这真是天赐之福！一只巨大的灰鸟在他走近时，大声惊叫一声腾空飞起。大鸟飞高以后，在山谷上空盘旋远去时发出一声由三个音符构成的类似笛声的尖叫，他认为那正是他为短笛谱写的一行乐曲的转位[17]。多么优雅，又是多么简洁。回转一下顺序，就展开了一首朴素而又优美的歌曲的乐思，平时他几乎都能听得到。可是又不尽然。他脑海中出现一个意象：一组不断伸展的梯子，从一个阁楼的活板门或是一架轻型飞机的舱门不断滑行、降落下来。一个音符悬浮着，又暗示出下一个。他听到了，他得到了，然后它又消失不见了。残留的余像一闪而过，逗引着他，一个小小的悲伤曲调的召唤慢慢隐去。这种视听的联觉真是种折磨。这些音符完美地环环相扣，几乎未经打磨的各个接口将旋律抛过其完美的弧圈。他在登上那块突出的岩板顶上，停下来从口袋里取铅笔和记事本时，还几乎再次听到了它。也并非全然是悲伤的。其中也有欢乐，一种排除万难的乐观的决心。勇气。

他开始把他听到的一鳞半爪匆匆记下来，希望能由此促成剩余部分的成形，这时他却意识到还有另一种声音，并非出自他的想象，也不是鸟鸣，而是一种喃喃的人声。他此刻专注已极，几乎抵御住了抬头张望的诱惑，不过他终究还是不能自已。那块厚厚的岩板突出的位置跟下面的距离足有三十英尺，他从岩板顶上朝下窥视，发现底下有个微型的冰斗湖，比一个大水坑也大不到哪儿去。冰斗湖远端的外缘是一片草地，草地上站着的就是那个行色匆匆、身着蓝衣的女人。跟

她面对面，对她嗡嗡地低声说个不停的是个男人，看衣着显然不是个徒步旅行者。他的脸又长又瘦，就像某种口鼻突出的动物的脸。他穿一件旧粗花呢夹克和一条灰色的法兰绒裤子，戴一顶平顶布帽，脖子上还围着一块脏兮兮的白布。也许是个山地农民，或者是位瞧不上远足和所有那些远足行头的朋友，到这儿来跟她相会。正是克利夫所想象的那种幽会。

这一十足的意外，岩石间这两个生动的人物，简直就像是专为了他才存在的。就仿佛他们是两个演员，特意演出一个戏剧性场面，要他来猜测其间的含义似的，就仿佛他们不是认真严肃地在约会，只是假装不知道他在观看似的。不管他们的目的究竟是为何，克利夫的第一个念头都像是霓虹灯招牌一样清楚：我不在这儿。

他急忙蹲下来，继续记他的音符。如果他能够把已知的这些成分落实到纸面上，他就能悄悄地沿山脊转移到前面某个地方，继续写剩下的部分。当他听到那个女人的话音时，他故意充耳不闻。已经很难再捕捉到一分钟以前似乎如此清晰的音符了，他一度挣扎踉跄，然后又再度豁然开朗。那种若隐若现的特质，当出现在他面前时是如此清晰明了，可是他的注意力一放松，马上就变得不可捉摸。他以最快的速度将记下来的音符统统删掉，就跟刚才记下来时一样快，可是当他听到那个女人的声音突然升高为一声喊叫时，他的手一下子僵住了。

他明知这是个错误，他明知他应该继续写下去的，可是他忍不住再度从岩板上往下窥视。那个女人的脸已经转到克利夫这边来了。他猜想她三十七八岁了。她的脸又小又黑，就像个小男孩，拳曲的黑发。她和那个男人肯定是认识的，因为两个人正在争吵——最有可能是夫妻间的吵架。她已经把背包放在地上，以一种挑战的姿态站着，两脚分开，双手按在臀部，头略为往后仰着。那个男人朝前一步，一把抓住了她的胳膊肘。她把胳膊猛地向下一甩，甩开了他的手。然后她喊叫着一些什么，捡起背包，试图甩到肩后。可是他也伸手抓住了背包，撕扯着。有那么几秒钟时间，两个人扭打成一团，背包被拽过来又拽过去。然后那个男人抢过了背包，手腕一抖，只一个傲慢的动作，就将背包扔到了湖里，背包半没在水里上下浮动了一会儿，慢慢沉了。

那个女人飞快地往水里走了两步，然后又改了主意。她转过身来

的时候，那个男人再度试图抓住她的胳膊。自始至终，两个人就没住过嘴，一直在争吵，不过，他们的声音只是时断时续地飘到克利夫耳边。他躺在一边翘起来的岩板上，手指夹着铅笔，另一只手握着笔记本，叹息不已。他真的打算去干预吗？他想象着跑到下面。他跑到他们跟前的时候会有不同的可能性：那个男人可能会跑掉；那个女人会对他心怀感激，他们就可以一起经西托勒的大道下山。就连这种最不可能的结果都会完全毁了他那脆弱的灵感，何况那个男人更有可能把怒气撒到克利夫头上，而那个女人也只能在一旁看着，无能为力。再要么，这倒正好称了他们的心，这也不无可能；两个人又紧紧地抱成了团儿，一起转而怪他多管闲事了。

那个女人又一次喊叫起来，而克利夫则紧紧靠在岩石上，闭上了眼睛。有某种宝物，一块小小的宝石，正在滚落，离他而去。曾有过另一种可能的；他本可以不必爬到这里，他本可以决定就去斯塔海德，赶过那帮穿日辉牌荧光彩滑雪衫的学童，取道“走廊路线”攀上斯科费尔峰。如此一来，不管这儿有什么事发生，也都听天由命了。他们的命运，他的命运。他的珍宝，那个旋律。它的重要意义压迫着他。有那么多东西端赖于它；他的交响乐，他的辉煌成就，他的声望，这个令人悲哀的世纪的欢乐颂。他毫不怀疑他隐约听到的那几个音符能堪当如此重任，在它的淳朴之中蕴含着他一生的作品的尊严和权威。他同样毫不怀疑的是：它并非一部仅靠你去发现的音乐作品——他一直在做的，直到他被打断之前，是在创造它，是从一只鸟的鸣叫声中把它塑造出来，而靠的正是一个致力于创造的心灵那警觉的耐受性。很清楚，眼下的问题在于他得决定何去何从：他要么走下去保护那个女人，如果她需要保护的话；要么他应该沿着格拉拉马拉的边缘偷偷溜掉，找个安全的避难所继续他的工作——如果灵感还没有完全丢掉的话。他不能就这么待这儿什么都不干。

又一声愤怒的声音传来，他睁开眼睛，抬起身子又看了一眼。那个男人已经抓住了女人的手腕，正试图拖着她绕过湖边，把她拽到克利夫正下方一块陡峭的岩石底下的隐蔽处。她空着的那只手在地上乱抓乱挠，可能想找到块石头当做武器，可这么一来只使得那个男人拖起来更容易了。她的背包已经完全沉下去，看不见了。与此同时，他一直在跟她说话，他的嗓音再度降低为那种持续不断、模模糊糊的嗡

嗡声。她突然发出一声呜咽的恳求，克利夫很清楚地知道他该怎么做了。即便在他放松下来沿着山坡往回走时，他也明白他刚才的犹豫不决不过是在做戏。他在被打断工作的那一刹那，就已经做出了决定。

回到平地以后，他匆忙沿着来路返回，然后沿着山脊的西侧，绕了个大圈子下来。二十分钟后，他找到了一块表面平坦的岩石当桌子用，弓下身子匆忙地书写。现在脑海里已经几乎一无所剩了。他竭尽全力想把它再度召唤回来，可是他的专注度却被另一个声音所打断；那是坚持不懈的、自我开脱的内心辩白：暴力，或者使用暴力的威胁，或者他尴尬的道歉，或者，最终需要向警方所做的陈述——只要他靠近了那对男女，他一生事业的一个关键性的时刻就必被破坏无疑了。那旋律可经受不住精神混乱的冲击。考虑到那个山脊的宽度，考虑到有那么多的小径可以穿越山脊，压根就不碰到他们该是多么容易的事啊。就假装他没有到过那儿不就行了。他是没到过那儿。他一直在他音乐当中。他的命运，他们的命运，相差云泥，根本就没有交集。那不是他该管的事。这才是他的事，而且并不容易对付，况且他也没指望任何人的帮助。

他终于设法使自己平静下来，重新开始工作。这儿是那只鸟叫的三个音符，在这儿为他的短笛曲转了位，而这儿就是重叠的、扩展开来的音阶的开始……

他在那儿待了有一个小时，弯腰弓背地努力写作。最后他把笔记本装进口袋，快步向前，一直沿山脊的西侧走，不久就到达了底下的荒野地带。他花了三个钟头的时间到达了酒店，他刚到，雨就又下了起来。这就更有理由取消他余下的逗留时间了。他收拾好背包，让女服务员去给他叫辆出租车。他已经在湖区得到了他想得到的东西。他可以在火车上做进一步的加工，等他回到家里，他将把这个庄严的音符模进和他已经为其配好了的可爱的和弦用钢琴演奏出来，释放出它的优美和哀伤。

无疑正是创作的激动使他在酒店狭窄的酒吧间里走来走去，等着他的出租车，不时停下脚步，凝视着那个蹲伏下来永远在捕猎的狐狸标本；正是这种激动使他有一两次跑到外面的车道上看看他的出租车来了没有。他渴望着尽快离开这个山谷。出租车终于叫了来之后，他匆忙跑出去，把背包往后座上一扔，吩咐司机快走。他一心想离开，

他渴望坐上火车，朝南面飞驰，离开湖区。他想再度在城市里隐姓埋名，他想再度禁闭在自己的工作室里，而且——他一直是小心谨慎地在考虑这些——使他这样想的当然是创作的兴奋，而不是羞耻。

---

[1] 迪兰·托马斯（Dylan Thomas，1914—1953），英国诗人暨散文作家，作品以滑稽式的堆砌、狂想曲般的情调和哀愁著称。其好酒贪杯的种种行径（托马斯因酒精中毒身亡）尤为人所乐道。

[2] 伦敦西区为富人区。

[3] 普赛尔（H. Purcell，1659—1695），英国著名作曲家，作品有歌剧《狄朵与埃涅阿斯》、《仙后》、《亚瑟王》和奏鸣曲、世俗歌曲及宗教作品《赞美颂与欢乐颂》等。

[4] 布里顿（B. Britten，1913—1976），英国著名作曲家、指挥家，常采用现代派手法创作，作品以歌剧和声乐曲为主，代表作为歌剧《彼得·格里姆斯》。

[5] 湖区的一个小村庄。

[6] 香柏坛贝日园（Chambertin Clos de Bèze）是一种高档勃艮第葡萄酒，原是法国勃艮第葡萄酒产区一著名产地名。

[7] 里奇堡（Richebourg）更是一种顶级勃艮第葡萄酒，同样也是产地名。

[8] 克汀病人（cretin）即呆小症或称愚侏病患者。

[9] 埃斯克豪斯（Esk Hause）为英格兰湖区一著名的山间隘口，连通众多著名山景。

[10] 兰斯特拉斯（Langstrath）为英格兰湖区一山谷名。

[11] 斯特克隘口（Stake Pass）为湖区一山间隘口名。

[12] 大终端山（Great End），埃斯科峰（Esk Pike）和鲍丘（Bowfell）都是湖区著名的山脉和丘原。

[13] 卡茨基尔（Catskills）是美国纽约州境内一处山区胜地。

[14] 斯塔海德（Sty Head）是英格兰湖区一著名隘口名，在其峰顶附近还有个小型的冰斗湖。

[15] 所谓的“走廊路线”（Corridor Route）是攀爬斯科费尔峰的一条著名线路，沿途有不少景观，全长约七英里。

[16] 温赖特（Alfred Wainwright，1907—1991）是英国著名的徒步登山者、旅行指南作者和插画家，他七卷本的《湖区丘原图览》（Pictorial Guide to the Lakeland Fells）陆续出版于1955至1966年间，完全是他手写手稿和手绘插图的复制，为英国湖区总共214处山冈的标准指南。《南部丘原》是这七卷本系列图览的第四卷。

[17] 转位（inversion）是个音乐术语，指重新安排从上到下的音程、和弦、旋律或作品中一组对位线条中的各个因素的顺序。如对位声部中，高音和低音变调过程中音调的再排列，或者以相反方向动用单个旋律中的每个音程。

第四部

伊恩·麦克尤恩

阿姆斯特丹

一

罗丝·加莫尼在六点半醒来，眼睛还没睁开呢，脑海里就浮现出三个孩子的名字，她在脑海里默诵：莉奥诺拉，约翰，坎蒂。小心不要惊醒了丈夫，她轻手轻脚地下了床，伸手去拿晨衣。昨晚临睡前她又特意看了一遍她的记录，昨天下午她还会见了坎蒂的父母。另两个病人都是常见病：一个是在孩子吸入了一颗花生后做一个诊断性支气管镜检，还有一个是针对肺脓肿做个胸腔导管插入。坎蒂是个文文静静的西印度群岛小姑娘，头发被她妈妈全部梳到后面，用根丝带扎住，在整个漫长疾病的单调治疗过程中一直如此。心内直视手术至少得花三个钟头，有可能是五个，而且最终的结果也并不确定。孩子的父亲在布里克斯顿开着一家杂货店，为这次会面带了一篮子的菠萝、芒果和葡萄过来——献给手术刀这个野蛮上帝的贡品。

加莫尼太太赤脚走进厨房灌满水壶烧水时，这些水果的香气就充满了整个厨房。水烧上以后，她偷空穿过套间狭窄的走廊来到她的办公室，收拾好她的公文包，停下来再次瞥了一眼她的记录。她给本党的主席回了个电话，然后给她睡在客房、已经长大成人的儿子留了个便条，之后才返回厨房去沏茶。她端着茶杯走到厨房窗前，并没有拉动网眼镂花窗帘，朝下面的街道望去。她数了数，瑙斯勋爵街的人行道上一共有八个人，比昨天的同一时间多出了三个。看不到电视摄像机，也没有内政大臣亲自许诺过的警察。她本该让朱利安在卡尔顿花园她的旧居过夜的，比在这儿强。这些人原该是竞争对手的，可是却像聊闲天三五成群，松垮垮地站着，就像夏夜酒吧外头的人群。其中有个人正跪在地上，往一根铝棍上绑什么东西。然后他站起身来，目

光扫过各扇窗户，像是看到了她。当一台摄像机上下移动着，镜头伸缩着对准她时，她仍旧面无表情地看着。等到摄像机几乎升到跟她的脸平齐时，她这才从窗前退回去，上楼去更衣。

一刻钟后，她又往外张了张，这次是从起居室的窗户望出去的，比刚才高了两层。她的感觉就跟在儿童医院准备对付艰难的一天一模一样：镇静，警觉，急不可耐地想尽快开始工作。头天晚上没有客人来，晚饭的时候也没饮酒，花一个小时写她的记录，连续七个钟头的睡眠。她不会让任何事情破坏了她的心情，于是她朝下细细打量起那群人来——现在有九个了——颇有兴趣，又适可而止。那个装了根延伸杆的人已经把它放了下来，把它倚在人行道旁的栏杆上。另有一个人从豪斯福里路的一家外卖店里端来一托盘的咖啡。他们到底想弄到什么自己还没有的东西，而且这么一大早的？他们从这种工作当中又能得到什么样的满足呢？而且他们为什么看起来都这么像？这些不请自来的狗仔队，简直就像是从同一个小型基因污水坑里溅出来的。大脸盘子，双下巴，咋咋呼呼，都穿着皮夹克，讲起话来都一个口音，冒牌伦敦土话和冒牌时髦话的怪异混杂，而且又全都用同一种既是恳求又是挑衅的哼哼唧唧的嗓音往外倒。看这儿，请走这边，加莫尼太太！罗丝！

她已经穿戴齐整，准备好出门了。她端着给他准备的茶，拿着几份晨报走进昏暗的卧室。她在床脚边犹豫了一下。最近这几天他过得狼狈不堪，她真不想把他给叫醒。他昨晚是驱车从威尔特郡赶回来的，又啜饮着苏格兰威士忌熬到很晚，她知道，他是在看伯格曼执导的《魔笛》[1]的录像。然后他又把所有莫莉·莱恩的信全都倒腾出来，那些能让他愚蠢地沉溺于他的怪癖中不能自拔的信件。谢天谢地，那段插曲总算是过去了；谢天谢地，那个女人已经死了。那些信仍旧在地毯上散落得到处都是，在清洁女工来之前，他得把它们都收拾起来。枕头上只露出他的头顶——五十二了，头发还挺黑的，她温柔地抚摸着。有时候，在巡视病房的时候，护士也会用这种方式把病床上的孩子叫醒，有几个小男孩的眼睛里总会有几秒钟的迷惑，然后才想起自己不是在家里，那抚摸也不是来自妈妈，罗丝每次看到这种情景，心里总是很受感动。

“亲爱的。”她轻声道。

他的嗓音窝在羽绒冬被里含混不清，“外头有人堵着吗？”

“有九个。”

“操他妈。”

“我得快点走了，我会给你打电话。拿着这个。”

他把被子从脸上推开，坐起身来，“当然了。那个小姑娘，坎蒂。祝你好运。”

她把茶杯递到他手上的时候，两人轻轻吻了吻对方的嘴唇。她把手放在他的脸颊上，提醒他别忘了地板上的信。然后她轻手轻脚地走出卧室，下楼给她医院里的秘书打了个电话。她在门厅里穿上件厚厚的羊毛外套，在穿衣镜里仔细端详了一遍自己，就要拿起公文包、钥匙和围巾时又改了主意，重新上楼。她发现果不出她所料，他又平躺下去，胳膊伸得老长睡过去了，那杯茶搁在一摞部里的备忘录旁，已经凉了。因为这场危机，由于明天，也就是星期五就要正式见报的那几张照片，在过去这一周里她压根儿就没时间也没心情跟他说起她病人的情况，尽管她也知道尽量记住人家的名字是政客们的老伎俩了，她仍旧对他付出的努力心怀感激。她轻轻拍了拍他的手，轻声唤道：

“朱利安。”

“哦，上帝，”他眼睛还没睁开就道，“最早的会议在八点半就开，得从这群毒蛇旁边走过去。”

她以惯常用来安抚那些绝望的父母的嗓音跟他说话，缓慢、轻柔、轻快而非低沉。

“一切都会好起来的，完全好起来的。”

他冲她微微一笑，根本就不信。

她俯下身来，在他耳边低语：“相信我。”

下楼后，她再次在镜子里端详了一遍。她把外套的扣子全部扣上，用围巾掩住半边脸。她拎起公文包走出公寓。来到下面的门廊以后，她把手放在门锁上略停了一会儿，做好准备打开门锁以后一个箭步就冲到车里去。

“哦呀！罗茜！看这边！现在请显得悲伤点儿，加莫尼太太。”

二

大约同时，加莫尼府以西三英里处，弗农·哈利戴正从不断奔跑的睡梦中醒来，然后马上又坠入奔跑的睡梦，或者说是以梦的形式更加栩栩如生地展开的奔跑的回忆，半梦半回忆地跑过铺着积满灰尘的红色地毯的走廊，朝董事会的会议室奔去。迟了，又迟了，迟到明显不敬的程度了，从上一个会议跑到这一个，午饭前还得赶七个会，表面看他是在走，内心其实是在冲刺，整整一个星期天天如此。向那些怒冲冲的语法学家们摆事实讲道理，然后是向《大法官报》满腹狐疑的董事们，向报纸的员工，向报纸的律师，还有他自己和乔治·莱恩手下的人，向新闻从业者理事会和一次电视直播的观众，以及数之不尽、记都记不住的不通风的无线电台演播室的听众摆事实讲道理。弗农面向公众提出的刊登这些照片的理由跟他对克利夫讲的那些道理是一致的，不过更加花言巧语，更加详尽，速度也更快，带有更多的紧迫性和精确度，外加上越来越多的例证，还有饼分图、块状图、数据表等各种图表，以及使人宽心的先例。不过他大部分时间还是在跑，横穿过拥挤的街道，不顾危险地抢占出租车，从出租车上下来后又奔过大理石地面的大厅，冲入电梯，出了电梯又沿着走廊向前，走廊竟然令人恼怒地有个上坡，使他的速度慢了下来，这才导致他迟到。他短暂地醒了一会儿，注意到他妻子曼迪已经下了床，然后眼皮又耷拉下来，再度回到梦境。他艰难地涉过不知是被水、被血还是被眼泪漫过的红地毯，把公文包高高地举起来，红地毯的尽头通向一个圆形剧场。他爬上一个乐队指挥台去宣讲他的论点，可是他的周围却是一片寂静，那寂静就像红杉树一般耸立着，而在暗处，几十双眼睛在躲闪着、回避着，还有个什么人穿过杂耍场内铺的锯木屑离他而去，那人看上去很像是莫莉，他叫她，她却又不应声。

他终于完全醒了过来，感受到由各种晨间的声音构成的宁静——鸟鸣，厨房里远远传来的收音机的声音，轻轻关上碗橱的声音。他把被子推到一边，光身子平躺着，体味着中央空调的热风把他湿乎乎的胸膛吹干的感觉。他的梦不过是他这万花筒般忙乱的一周的片断反映，倒是对这一周的高速运转和情感诉求的一个公正的写照，不过略去了——因为潜意识中不假思索的党派偏见——行动方针及其理论基础，而正是这其中抽绎出来的逻辑性才使得他保持头脑清醒的。照片见报的日子就是明天，礼拜五，还留了一张预备下星期一刊登，进一

步推波助澜。这事儿一旦被激发了生命力，它就会生出能踢能跳的飞毛腿来，跑得比他弗农可快得多了。这些天以来，自从禁止令被取消之后，《大法官报》就一直在追踪加莫尼的那点事儿，挑逗着又微调着公众的好奇心，为的就是把那几张谁都没看到过的照片变成政治文化中的一个标志性事件，上到议会下到酒馆，它已然成为一个被普遍关注的话题，成了但凡一位重要人物都无法回避，都要正面表态的一个主题。这家报纸事无巨细地报道了法庭上的舌战，亲如兄弟的政府同僚们冷冰冰的支持表态，首相的心慌意乱，反对党大佬们的“严重关切”以及要人显贵们的深入思考。《大法官报》敞开版面刊登那些反对将照片公开的谴责性意见，还赞助了一场电视辩论，论题就是制定一部隐私法的必要性。

尽管有些不赞同的声音，但一种广泛的共识渐渐浮出水面，即《大法官报》是一家正派而且富有战斗精神的报纸，本届政府执政时间太长了，在财政、道德和两性关系上都已经走向腐败，而朱利安·加莫尼就是其典型代表，他就是个卑鄙之徒，恨不得立马砍掉他的脑袋。不出一个星期，《大法官报》的销量飙升了十万份，而主编大人发现，现在力主他应该保持沉默的已经不是抗议者而是他的高级编辑们了；可是私下里他们却又都希望他继续闹下去，只要他们那些出于原则的不同意见已经被记录在案就成了。弗农正在赢得这场争论，因为每个人，包括那些低级记者们在内，现在都看得明明白白，他们现如今可以一举两得了——既能拯救他们的报纸，又没有玷污了自己的良心。

他伸了个懒腰，打了个哆嗦，又打了个哈欠。距离第一个会议还有七十五分钟的时间，再待一会儿他就得起床刮脸和淋浴，但还不是现在，这是他整整一天内唯一安静的时刻，他才不肯轻易放过呢。他的光身子紧贴着被单，脚边的被子堆成淫荡的一摊，此时又看到了他的生殖器，到了这个年龄还没有被肚子上膨胀衍生的赘肉完全遮没了影踪，脑子里不禁掠过模糊的性爱念头，就像是渺远的夏日浮云。可是曼迪就要上班去了，而他最近结识的朋友，在下院工作的达娜又出国去了，星期二才能回来。他侧过身来，想看看自己是真有了自慰的念头呢，还是放弃这个念头，清空脑子专心于前面的工作为好。他三心二意地抚弄了两下，然后就放弃了。这些日子里，他似乎既缺少了

思想的专注和清晰，又没有了头脑的空虚，而这一行为本身也就显得既过时又不现实，古怪得很，就跟钻木取火一般。

除此以外，在弗农最近的生活当中，有那么多事情要考虑，有那么多真实的世界给他以威胁，又岂是单纯的想入非非堪能与之争锋的。他已经说出的话，他即将说出的话，它们如何流传开来，他下一步的行动，一步步呈现出来的成功的进程……在本周不断累积的冲力当中，实际上，每个钟头都向弗农展现出他的权力和潜能的某个全新的侧面，而当他善于说服和运筹帷幄的才具开始产生出真正的成果之时，他感到自己是何等强大而又善良，或许有点残忍，不过终究是善莫大焉，仅凭他一己之力就能挽狂澜于既倒、扶大厦之将倾。他看得比他的同辈中人都要高远，他清楚地知道他将只手塑造他的祖国未来的命运，而且他完全能够担当这样的重任。非但是能够担当——他简直是需要这样的重担，他的才具使他需要担当这种他人谁都无法承受的重担。当乔治隐身在一位代理人身后，将这些照片拿到自由市场上来竞价时，又有谁能像他这样坚决果断？还有八家报社也参加了竞标，他弗农不得不将竞价提高到了原来的四倍，才最终确保了这笔交易的成功。以他现在的眼光看来，他不久前竟然还曾经深受头皮麻木和非存在感的折磨，甚至于身陷疯癫和死亡的恐惧，实在是匪夷所思。是莫莉的葬礼使他感觉紧张不安的，而现在，他的目标和存在使他一直充实到了手指尖。他正在干的这件事生机无限，而他本人也同样如此。

但还是有一件小事使他无法享受到完满的快乐：克利夫。他已经在头脑里向他慷慨陈词过无数次了，将他的观点磨砺得更加有力，又加上那天夜里本该陈述的所有论据，他差不多都能使自己相信，他就要把他的老朋友也争取过来了，就像他能完胜董事会里那帮老顽固一样。可是自打上次吵架之后两人还没搭过腔，而随着照片见报的日期愈益临近，弗农担的这份心也就愈益严重了。克利夫究竟怎么样了呢？他是垂头丧气了，还是勃然大怒了，抑或一直关在他的工作室里沉迷于工作而对公众事务不闻不问？本周内弗农有好几次想到，应该抓住独处的那一分钟时间给克利夫打个电话，可是他又担心来自克利夫的最新攻势会使他在接下来的文山会海中丧失了坚定性。眼下，弗农越过挤成一堆鼓鼓囊囊的枕头，瞥了一眼床头的电话，猛扑了过

去。最好别再胡思乱想地畏首畏尾了，当机立断才是好汉。他必须得拯救这段友谊，最好是在他内心平静的时候来打这个电话。他已经听到一声响铃声了，这才注意到才不过八点一刻。未免太早了些儿。果不其然，克利夫摸索着抓起听筒时的撞击声说明他正是在睡得几近麻痹的当头被生生吵醒的。

“克利夫吗？我是弗农。”

“什么？”

“我是弗农。我把你吵醒了吧，实在抱歉……”

“不，不，根本没有。我正站在这儿，正想着……”

听筒里传来床单的沙沙声，那是克利夫重新调整他在床上的姿势发出来的。我们为什么老在电话里就睡眠撒这么多谎呢？我们要捍卫的是我们在睡着的时候的脆弱无依吗？当克利夫再度开口时，他的嗓音已经不再那么沙哑了。

“我一直想给你打电话，可是我下周就要去阿姆斯特丹进行排练。我一直以来都工作得太拼命了。”

“我也是，”弗农道，“这一周以来简直没有一分钟的空余时间。你瞧，我还是想再跟你谈谈那些照片的事儿。”

克利夫那边沉吟了片刻，“哦，是呀。那些照片，我猜你已经要登出来了吧。”

“我征求过了很多不同的意见，达成的共识是我们应该刊登这些照片。就明天。”

克利夫轻轻清了清嗓子，听起来他对这件事确实已经放松下来，“哦，反正该说的我都说了，我们只好同意求同存异了。”

弗农道：“我可不想这件事横在咱们中间成为芥蒂。”

“那是自然。”

他们的谈话转移到了别的话题。自然，弗农大体介绍了一下他这个星期以来忙活的过程。克利夫则告诉他，他是如何彻夜不眠地工作，怎样在那部交响乐的创作上取得了重大突破，还有就是他决定跑到湖区去远足是多好的一个主意。

“哦是呀，”弗农道，“到底怎么个情形？”

“我走过一个叫做艾伦危崖的地方，就是在那儿，我取得了突破，纯粹的灵感迸发，就是这个旋律……”

正是在这个节骨眼上，弗农注意到他的“来电等待”[2]发出了哔哔声。两次，三次，然后停止——是他办公室里的某个人，大概是弗兰克·迪本。今天，最后并且是最重要的一天，就要开动机器正式运转起来了。他光着身体坐在床沿上，一把抓起手表来跟闹钟比对了一下。克利夫并没有生他的气，这再好也没有了，而现在他得走了。

“……因为我待的地方他们看不到我，而且情况看起来委实龌龊不堪，不过，我必须得做出一个决定……”

“嗯嗯，”弗农每隔半分钟左右就重复一声。他已经把电话线拉到了尽头，一只脚站立，用另只脚从一堆衣服里找寻干净内衣。冲澡是甭想了，洗了脸以后再刮也办不到了。

“……他已经把她给打成了肉酱也未可知。不过，话又说回来了……”

“嗯嗯。”

他歪着头用肩膀夹住电话，小心地想从玻璃纸包装里取出一件衬衣又不发出响声来。这些提供衬衫服务的人到底是出于无聊还是施虐狂，要把每粒纽扣都扣得紧紧的？

“……大约走出去半英里以外，我才发现那块岩石，我把它当做桌子来用……”

弗农的裤子穿了半截的时候，“来电等待”的声音再度响起。“那还用说，”他道。“一张岩石的桌子，任何一个脑子正常的人都会用得上的。不过克利夫，我上班就要迟到了，得赶紧了。明天一起喝一杯如何？”

“哦。好吧。好的。下班后过来就是了。”

三

弗农从报社配给他乘坐的超小汽车的后座上挣脱出来，先在《大法官报》报社外头的人行道上喘了口气，把弄皱了的西装拉拉直。他匆匆穿过黑色和姜黄色大理石铺地的大厅，看见迪本正等在电梯旁。弗兰克在他二十八岁生日的那天就当上了国际版的副编。可是四年过去了，编辑已经换了三任，他却仍旧是个副编，传闻他可是一直寝食难安。因为他人既瘦，又一副饥渴难耐的样子，大家都叫他卡西乌

斯。不过这是有失公正的：他眼睛乌黑，一张脸又长又苍白，满脸的胡子楂，使他看起来颇像是警察局单间牢房里的审讯官，可是他为人虽有些拘谨，举止倒是彬彬有礼，而且具有一种吸引人的、冷嘲式的才智。弗农本来一直心不在焉地对他有些厌恶，不过就在加莫尼的事件刚刚引起一阵骚乱的时候，他就对弗兰克改变了态度。就在印刷工人工会通过了对主编的不信任案的那天晚上，也就是弗农跟克利夫定下互助契约的那天晚上，这位年轻人在黄昏时分的街道上一直跟在弯腰驼背的弗农身后，终于下决心赶上了他，碰了碰他的肩膀提议去喝一杯。迪本说话的语气显得颇有说服力。

两人步入小巷子里一个弗农不曾光顾过的小酒馆，一个遍布满是裂缝的红色长毛绒、阴沉沉烟气缭绕的地方，就在一台巨大的自动唱机正后面捡了个火车座落座。几杯金酒加汤力水下肚后，弗兰克向他的主编坦白了对于事情竟会搞到如此结果，他暗中怀有的愤怒。昨晚的投票还不是被印刷工人工会那几个历来就可疑的家伙操控的，他们的牢骚和嫌隙也不是一年两年了，而他，弗兰克，则以工作压力太大之由没有去开会。他说，除他以外也还有些人的感觉跟他一致，他们希望《大法官报》能扩大其吸引力，办得活络起来，干出点像是把加莫尼给搞臭这样勇敢大胆的大事儿来，可是激励和晋升的每一种手段和途径却都一直牢牢掌握在那帮僵化的语法学家手中。这帮老卫道士宁肯看到报纸垮台，也不愿去吸引三十岁以下的读者群。他们已经扼杀了大号字体、时尚生活版、星座栏、额外的健康增刊、名人八卦版、虚拟宾果游戏和“难过大叔”心理咨询栏，对英国王室和流行音乐的鲜活报道也同样难逃厄运。而现在，他们又对唯一能拯救《大法官报》的主编大人发动了突袭。在年轻一辈的职员当中是不乏弗农的支持者的，可是他们没有发言权。谁也不想第一个站出来，充当最先被打中的出头鸟。

弗农突然觉得脚底下一阵轻松，就跑去吧台又要了一轮酒。显然，是时候该开始听听他手下年轻一辈职员的意见了，是时候该培养提携他们了。回到酒桌旁，弗兰克点了根香烟，礼貌地掉转身去把烟吐到火车座以外。他接受了弗农的请酒，继续侃侃而谈。当然，他是没见过那几张照片，不过他知道把它们登出来肯定是对的。他想对弗农表示他的支持，而且还非止于此。他想能给他派上用场，也正因为

如此他不该公开被大家认作主编的支持者。他告了个退，走到食品柜台，点了份香肠和马铃薯泥，弗农不禁想象出一个卧室兼起居室或是工作室的公寓房间，里头一个人都没有，并没有什么姑娘在等着国际版的副编回家。

弗兰克再度落座以后，又迫不及待地道："我可以跟您保持联系。我可以让您知道他们都说了些什么。我能搞清楚真正支持您的都是谁。不过，我得表面上看来跟您毫无牵连，完全中立。您介意这样吗？"

弗农并没有明确表态。在这个圈子里混了这么久了，他自然不会在没了解清楚之前就贸然雇用个办公室的密探。他把话题转向了加莫尼的政治主张，两个人愉快地谈了半个钟头，你一言我一语地分享对此人的蔑视之情。可是三天以后，他正待穿过走廊，却被反对派们的狂热吓了一跳，并开始——只是略微有点——举棋不定了，他于是跟迪本一起又回到上次那个小酒馆，在同一组火车座上就座，把照片拿给他看。其效果是令人振奋的。弗兰克仔仔细细地查看了每一张照片，没发表任何评论，只是摇头。然后他把照片放回到信封里，镇静地说："令人难以置信。这家伙可真是伪善之极了。"

两个人若有所思地沉默了片刻，然后他又加了一句，"您必须得做下去。您决不能让他们阻止了您。这将完全毁掉他当上首相的机会，这会让他彻底完蛋。弗农，我真想能帮上您的忙。"

年轻职员们对他的支持从来也没像弗兰克声称的那样显而易见，不过这些天来正是他们的支持使《大法官报》整个儿陷入了静止状态，知道哪些论点可以正中靶心实在是千金难买的好事儿。通过自动唱机后头的几次会面，他知道了反对派何时又是为了什么开始分化的，以及该选择什么时机将他的主张贯彻到底。在制造舆论和执行计划的过程中，弗农很清楚地知道，在那帮语法学家当中具体该孤立谁，该团结谁。他能把制造舆论的想法拿来试探弗兰克，而弗兰克又会提出他自己的一些好建议。最重要的是，弗农终于有了个可以说说话的人，一个能分担他那历史性使命、分享他的兴奋和激动的人，此人本能地就理解了这一事件那里程碑式的意义，而且在所有的人都对他吹毛求疵的时候坚定地支持他、鼓舞他。

现如今，因为有了总经理在董事会里的支持，舆论制造和追踪报

道的文章已经拟就，再加上发行量节节攀升，职员当中无言却不依不饶的骚动也慢慢散尽，论理也就没必要再跟弗兰克私下里会面了。不过，弗农记挂着要对他的忠诚做出回报，有意让他接替莱蒂斯的位子，做特写版的编辑。她在那对连体双胞胎报道上的拖泥带水已经给她判了死缓，而她弄的那个象棋增刊就等于是立即执行了。

眼下，这个星期四的早上，刊登照片前的最后一天，弗农和他的副官一道乘坐古老的电梯到了五楼，那电梯都似乎一样地战战兢兢。弗农仿佛又回到了大学期间演戏的那些日子，那最后一次彩排，黏糊糊的手心、一阵阵揪紧的内脏和腹泻的肠胃。等到上午的会议结束的时候，所有的资深编辑、所有的资深记者以及除此以外的很多人，就将已经看到那些照片了。报纸的第一版五点一刻就下了印厂，不过要等到九点半，报纸的第二版开印的时候，加莫尼的形象，他的连衣裙连同他深情的凝视，才会成为克罗伊登[3]新印刷厂钢质墨辊上一个狂怒的污点。之所以这么安排就是为了不给竞争对手以任何可乘之机，以免他们把照片偷出去在他们自己后面发行的各版报刊上拆《大法官报》的台。到十一点，发行部的卡车就会上路了。到那时，就算是想悬崖勒马也来不及了。

“你看到新闻报道了？”弗农道。

“真是天赐之福。”

今天所有的报纸，不论是大报小报，都不得不刊登了相关的特写。在每一个标题，在每一个匆忙之中搜寻出来的新鲜角度当中，你都可以看到其中隐含的不情愿和嫉妒。《独立报》登了篇评述十个不同国家各自的隐私法的陈腐文章。《电讯报》则装模作样地发了篇心理学家写的对易装癖的理论分析，而《卫报》则不惜篇幅，用了整整两版的跨栏篇幅，首要位置是一张J·埃德加·胡佛[4]身着礼服裙装的照片，底下配了一篇描述政府官员在任内易装行为的文章，极尽嬉笑怒骂之能事，颇能增广见闻。可是所有这些报纸打死都不提《大法官报》的名讳。《镜报》和《太阳报》重点报道了加莫尼正在他位于威尔特郡的农场的消息。两家报纸登的都是用长焦镜头拍摄的几张类似的照片，照片上的外交大臣和他的公子正隐没入一个谷仓的暗处。巨大的门洞开着，光线落在加莫尼的肩膀上，双臂则背光隐在暗处，暗示这个人马上就要被黑暗吞没了。

电梯行至第三和第四层中间的时候，弗兰克按了下按钮，刹住了绞车，电梯骇人地颠簸了一下才停下来，这下颠簸很让弗农感到揪心。这个装饰华丽的黄铜和桃花心木的盒子悬空在电梯井上咯吱咯吱地晃荡。此前两人也开过一两次这种三言两语的交心短会。主编大人觉得他必须得强压下他内心的恐惧，表现出无动于衷的冷淡模样。

“就几句话，”弗兰克开口道。“麦克唐纳将在会上做个简短的发言。并非承认他们先前就错了，也不是说就完全原谅了你的所作所为。不过你也知道，如今咱们已经是凯歌高奏了，而且既然咱们得继续前进，咱们就尽弃前嫌，齐心协力吧。”

“好的。”弗农道。

那局面可是够微妙的，听着副主编大人在道歉而又假作不知。

“问题是，别的人可能会插进来帮腔，甚至还会有人喝彩，诸如此类的。如果你觉得没问题的话，我想在这个阶段我应该韬晦一点，暂不公开我的真正意图。”

弗农感到内心一阵轻微而又短暂的悸动，就像是某块久被忽略了的反射肌突然紧了一下。那种触动是好奇和不信任兼而有之，不过，现在不论是干什么都来不及了，于是，他说：“那是自然。我需要你处在合适的位置。接下来的几天可是非常关键的。”

弗兰克于是碰了一下按钮，一时之间什么反应都没有。然后，电梯陡地下跌了几英寸，然后摇晃着向上爬去。

琼一如既往地站在折叠拉门的远侧，手里拿着一沓信件、传真和剪报记录。

“大家在六号房间等您。”

第一个会是跟广告部经理和他的团队开的，他们觉得这可是到了该提高价码的时候了。弗农本不想掺和这事儿。他们急匆匆地沿着走廊——跟他的梦里面红毯铺地的走廊一模一样——向前走时，他注意到，就在另外两个人跟上时，弗兰克却金蝉脱壳开溜了。那两个是版面设计部的，有人想把头版的照片缩减，以便给比通常更长的本期导言留出版面，可是弗农早就打定了主意该把报纸做成什么样。讣告栏的编辑曼尼·斯凯尔顿斜刺里从他那碗橱大小的办公室里冲出来，在弗农大踏步走过时把几页打字稿塞到他手里。这是他们受命撰写的讣告草稿，以防加莫尼一时想不开自我了断以后好用。读者来信栏的编辑

又加入了队列，希望在第一个会开始前先说上句话。他预计会有大量读者来信纷至沓来，因而想争取到整版的版面。现在，在朝六号房间大踏步前进时，弗农又觉得找回了自己，强大，仁慈，残酷无情却又秉性良善。换了别人，都会觉得肩膀上的压力不堪重负，可是他却感到一种无所不能的轻松，或者说是一道光，一道能力超群和幸福无边的光芒，因为他那双信心十足的手就要把一颗毒瘤从政治体制的肌体上彻底切除——这就是他打算在加莫尼辞职之后，用在社论中的意象。伪善将要被曝光，国家将留在欧洲之内，死刑和强制兵役将仍旧只是一个疯子的梦呓，社会福利将以此种或是他种形式幸存下来，全球的环境将会获得一次改善的良机，弗农开心得简直就要放声歌唱了。

他虽没有放声歌唱，可接下来的整整两个钟头里却弥漫着一出轻歌剧所具有的勃勃生气，其中的每一首咏叹调都是属于他的，灵活多变的多声部合唱队不仅异口同声地一致赞颂着他的功绩，而且还和谐一致地附和着他的想法。然后就到了十一点，比平常多得多的人蜂拥而入弗农的办公室来参加上午的会议，把他的办公室填得满满登登。编辑们、他们的副编和助理们，还有记者们填满了每一把座椅，斜靠在每一英寸墙面上，就连窗台和暖气片上都坐满了人。那些实在挤不进房间里的就簇拥在敞开的大门口。当主编大人挤进办公室落座的时候，大家由交头接耳立马变得鸦雀无声。他一如既往，废话一句没有，直接就切入本题，确实称得上艺高胆大，不落俗套——先是花几分钟时间检讨上期报纸，然后就是过一遍下期的目录。今天自然是不会有对于头版的争夺了。弗农作的一个让步就是颠倒一下惯常的次序，把国内新闻和政治版放到最后。体育版编辑有一篇披露亚特兰大奥运会背景情况的文章，还有一篇英国的乒乓球双打何至于到了如今状态的评论。文学版的编辑以前可是从来起不来床，晨会是照例参加不了的，这次昏昏欲睡地介绍了一本描写食物的小说，那小说听起来是如此自命不凡，弗农不得不让他中途闭嘴了。从艺术版编辑那儿得知他们正面临经费危机，而特写版的莱蒂斯·奥哈拉终于准备要发表她那篇直击荷兰医疗丑闻的大作了，而且为了锦上添花，还额外奉送了一篇工业污染如何正在把雄鱼变成雌鱼的特写。

轮到国际版编辑讲话的时候，大家的注意力开始集中了。欧洲各

国的外长要举行一次会议，加莫尼也将与会——除非他立马辞职。因为确实存在着这种可能性，兴奋的喃喃低语于是在整个房间传播开来。弗农特意请政治版的编辑哈维·斯特劳发表一下见解，此君于是详述了一番政治人物辞职的历史。近来这种事儿可是不多见了，很明显这已经是一门濒死的艺术了。现任的首相，大家都知道他一向注重个人和友谊、忠于朋友，但政治本能却很缺乏，在加莫尼被迫辞职之前很有可能会力挺他。这会使加莫尼事件拖延下去，而这对《大法官报》而言只会有好处。

应弗农的邀请，发行部经理证实，最近的发行数字是十七年来的最高了。闻听此言，喃喃低语遂膨胀为大声喧嚷，那些站在外间琼的办公室里的失意记者们决定冲开面前的人墙，于是门口拥挤的人堆开始左右摇晃、跌跌绊绊起来。弗农拍了拍桌子，请大家保持秩序。他们还得听取国内版编辑杰里米·鲍尔的工作汇报，杰里米不得不提高了嗓门讲话：一个十岁大的男孩今天被指控犯了谋杀罪；湖区的那个强奸犯在一周内已经是第二次作案，昨晚警方逮捕了一个嫌疑犯；康威尔海岸发生了原油泄漏。可是没有一个人真正感兴趣，因为只有一个话题能让大家安静下来。鲍尔最后总算是尽到了义务、帮上了忙：有位主教写信给《教会时报》，就加莫尼事件攻击《大法官报》，此事应当在今天的社论里进行批驳；政府下院普通议员委员会今儿下午要开一次会，这事儿应该报道；还有就是在加莫尼位于威尔特郡的选区总部，有块砖头破窗而入。紧跟在这个消息后头，出现了参差不齐的掌声，然后又安静下来，因为格兰特·麦克唐纳，弗农的副手，开始讲话了。

他可是《大法官报》的老人了，块头极大，一大把匪夷所思的红胡子从不修剪，都快把整张脸给遮没了。他极喜欢显摆他是个苏格兰人，在他为报社组织的“彭斯[5]之夜”晚会中穿上苏格兰方格呢短裙，在报社举行的新年晚会上大吹苏格兰风笛。可是弗农疑心麦克唐纳可能从来就没去过比默斯维尔山[6]更北的地方。在公开场合，他给予他的主编应得的支持，但在私下里，他对这整桩事件都表示怀疑。但不知怎的，这整幢大楼里的人都像是知道他的怀疑态度，所以大家现在才这么热心地想听他如何表白。他一开始的话音听起来像是低沉的嘟囔，反倒更加深了周遭的寂静。

“我现在可以说这话了，说起来会让大家觉得吃惊，不过我确实一开始就对此事有点儿怀疑的……”

这个缺乏诚意的开场白引起一场哄堂大笑。弗农对其中的不诚实感到震惊；这事儿意味深长，错综复杂，诡计多端。他脑子里不禁浮现出这样一个意象：一个锃明瓦亮的金箔盘子上刻着模糊褪色的象形文字。

麦克唐纳继续描述他的疑虑——个人的隐私、小报的手段、藏着掖着的行动计划等等，然后他进入了他这番讲话的关键，同时也提高了嗓门。弗兰克的总结一点都没错。

“不过多年的经验也告诉我，在咱们这个行业里有时候——请注意，这种概率并不高——你不得不暂时把自己的观点放到一边。弗农已经以他的激情和绝对的记者本能，证明了他的做法是何其正确，而且现在在这幢大楼里有这么一种情感，一种对于这份报纸的强烈诉求，这把我带回了每周只三天工作日的旧日好时光，那时候我们真正地知道什么该做什么不该做。今天，发行数据已经说明了一切——我们已经成功地释放出公众的情绪，所以……”格兰特转向主编，眉开眼笑，“我们正再度展翅翱翔，而这全是你的功劳。弗农，太感谢了！”

一阵掌声雷动后，别的人也纷纷插话表示祝贺。弗农抱着双臂坐着，面容严肃，目光集中在桌子镶面的纹理上。他想笑，却又似乎不太合适。他满意地注意到，报社的总经理托尼·蒙塔诺正在细心地记录谁都说了些什么。都是谁来开会了。会后他得单独找托尼谈谈，解除他对迪本的疑虑，因为这小子正瘫坐在自己的椅子上，双手深深地抄在兜里，双眉紧锁，不断摇头。

为了让站在后排的人也听得见，弗农站起身来答谢众人。他知道，他说，在场的大部分人都曾在不同的时段反对过刊载那些照片。不过他对此只有感激之情，因为在某些方面，新闻业就像是科学：只有最好的点子才能幸存下来，而且明智的反对意见对其只有磨砺和强化的功效。他这种经不住推敲的花哨说法博得了一轮热诚的掌声；那么就不必再有什么羞耻感，也不必担心天堂里的因果报应了。等到掌声渐渐平息的时候，弗农已经从人群中挤了出来，来到挂在墙上的一块白板面前。他把贴住一张大白纸的胶带一下撕开，露出了明天报纸

的头版放大了两倍的版样。

照片整整占据了横跨八栏的宽度，高度则从报头一直伸到整张版的四分之三处。整个办公室鸦雀无声，忙着接受那裁剪简单的裙子，那模仿猫步的奇情异想，那特意摆出来的俏生生的姿态——假意要避开镜头凝视的嬉笑的、故作娇羞的姿态；那小小的乳房还有那巧妙地半遮半露的文胸带子，那颧骨上淡淡玫瑰红的妆容，那故意半噘着的嘴唇被爱抚地抹上了一层唇彩，显得分外丰润；还有虽然变了模样却仍旧能轻易辨认出来的那位公众人物的脸上，绽露出来的私密而又充满渴望的神情。照片的正下方，用三十二分[7]的黑体小写字母印着一句再简单不过的说明："朱利安·加莫尼，外相。"除此之外，整个头版再无任何多余的内容。

曾经如此喧闹的人群现在完全被镇住了，一时间鸦雀无声，而且一直持续了半分多钟，然后弗农清了清嗓门开始描述周六和周一的战略战术。正如一位年轻记者事后在食堂里对另一位所描述的那样，那简直就像是眼看着你认识的某个人在大庭广众之下被剥光衣服遭受鞭笞。毫无遮掩，而且遭到刑罚。尽管如此，在大家终于散开、各归各位以后，大家普遍的看法却是：这张照片的拍摄具有第一流的专业水准，这一看法又在午后时分得到了强化。刊登这张照片的这张头版无疑终将成为经典，会在新闻学院里当做范本讲授。其视觉冲击力连同其构图的简洁、质朴和力量，简直令人过目不忘。麦克唐纳说得没错，弗农的直觉从来都不会出错。他只考虑致命的要害，果断地把所有的文字报道全都押后到第二版，而且坚决抵制住了花哨刺眼的大幅标题和废话连篇的图片说明的诱惑。他知道他拥有的东西所具有的力量。他让照片自身来讲故事。

等最后一个人也离开了他的办公室后，弗农关上门，将窗户大开，把室内的闷浊空气排放到三月的潮湿空气中。距离下一个会还有五分钟时间，他需要想一想。他通过对讲机告诉琼不要打搅他。那个念头在他的脑海中滚来滚去——一切顺利，一切都很顺利。可是有件什么事儿，一件重要的事儿，有个他需要对之做出反应的新鲜信息在困扰着他，可是接着他又分了心，然后索性给忘了，它跟一大堆相似的信息一起一闪而过。那是一句话，是当时让他吃了一惊的只言片语。他当时就该大声说出来的。

事实上，一直到下午将近黄昏，他又有了单人独处的机会的时候才又想起这件事来。他站在白板前，竭力想再度回味那一闪而过的惊奇滋味。他闭上眼睛，开始依次回想上午的会议进程，回想大家说的每一句话。可是他就是不能把思路集中到这件事上来，思绪又开始信马由缰地跑开了。一切顺利，一切都很顺利。要是没有这桩小事的困扰，他真会拥抱自己，跳到桌子上跳起舞来了。这像极了今天早上我躺在床上，琢磨着自己的大获全胜时的情形：就因为还有克利夫的非难，他才不能享受到完满的幸福。

对了，就是克利夫。他一想到他朋友的名字，终于记了起来。他穿过房间走向电话。事情很简单，可能又很不寻常。

“杰里米？你能来一下我的办公室吗？”

杰里米·鲍尔不出一分钟就过来了。弗农请他坐下，开始详细地询问并记录下地点、日期、具体的时间，已知的和怀疑的事实。鲍尔一度还打电话跟具体报道这件事的记者核实了一些细节。然后，等国内版的编辑一走，弗农就用他的私人线路给克利夫打了个电话。电话里又是拖拖拉拉、卡卡嗒嗒地拿起听筒，又是被褥掀动的声音，还有沙哑的嗓音。已经下午四点多了，克利夫到底怎么回事儿，就像个寻愁觅恨的惨绿少年一样成天躺在床上？

“啊，弗农，我刚才正……”

“听我说，你上午提到的那件事儿。我得问问清楚，你在湖区时是哪一天？”

“上周。”

“克利夫，这很重要！具体哪一天？”

又是一阵咕哝和咔哒声，那是克利夫挣扎着要坐起来。

“应该是星期五……到底怎么……”

“你看见的那个男人，不——等等，你爬上艾伦危崖时具体什么时间？”

“大约是一点钟，应该是这样。”

“听我说，你看到有个家伙正在攻击一个女人，而你决定不去帮她。那家伙就是湖区的强奸犯。”

“从来没听说过。”

“你就从来不看看报纸吗？他去年一年间已经袭击了八位女性，

大都是徒步登山者。好在这个女的逃脱了。”

“这倒叫人松了口气。”

“松什么气啊。就在两天前，他又袭击了一个人，昨天他才被捕。”

“哦，那就应该没问题了。”

“不，有问题。你当时没想去帮那个女人，那也罢了。可要是你后来去报警的话，这个女人也就不会遭此劫难了。”

克利夫那边短暂地停顿了一下，是他在理解这话的意思，要么就是在打点起精神来。现在他已经完全清醒了，嗓音也硬了起来。

他说：“这并没有必然的因果关系，不过也不必去管它了。可你干吗要提高了嗓门嚷嚷呢，弗农？今天又是你的一个狂躁天吗？你到底意欲何为？”

“我想请你现在就去警察局，告诉他们你都看到了什么……”

“想都别想。”

“你可以指认这个人呀。”

“我正处在完成一部交响曲的最后阶段，这部……”

“不——你不是，该死的，你正躺在床上呢！”

“这不关你的事。”

“这事儿非同小可。到警察局去，克利夫，这是你道义上的责任。”

听得很清楚的长吸一口气，又停顿了一下，像是在重新考虑和确认，然后，“你居然来告诉我我的道义责任？在所有的人中居然是你？”

“你这话什么意思？”

“意思是那几张照片，意思是你在莫莉的坟头上拉屎……”

竟然说他在一个并不存在的坟墓上排泄，这标志着他们的争论调转了方向，而且百无禁忌了。弗农插了进来，“你什么都不懂，克利夫！你过着一种高高在上的特权生活，你他妈什么事儿都不懂！”

“……意思是不择手段地把一个人赶下台？意思是阴沟一样肮脏的新闻业？你怎么能忍受得了你自己的？”

“你想怎么吵吵就怎么吵吵吧，你彻底失控了！可是我告诉你，你要是不去警察局，我就亲自就打电话告诉他们你当时都看到了些什

么，你就成了一次预谋强奸的帮凶……”

“你疯了吗？你竟敢威胁我！”

“世上有些东西是比交响曲更重要的，他们就叫做人民。”

“那么这些人民是不是就跟发行量一样重要呢，弗农？”

“到警察局去！”

“去你妈的！”

“去你妈的！”

弗农办公室的门突然开了，琼走了进来，焦虑得身体都扭曲了，“我很抱歉打断了您的私人谈话，哈利戴先生，可是我想您最好还是打开电视机。朱利安·加莫尼太太正在举行记者招待会……一频道。”

四

党内的几位当家人为了这一事件可以说是费尽了心机，仔细权衡之后终于做出了几项合理的决定。其中之一就是允许媒体在那天上午进入一家知名的儿童医院，去拍摄加莫尼太太刚从手术室出来的情形，她又疲惫又开心，因为刚刚为一个叫坎蒂的九岁黑人女孩做完了心内直视手术。这位外科医生查房的镜头也被拍摄了下来，身后簇拥着一大群恭恭敬敬的护士和专科住院医生，被一个个显然对她崇拜不已的孩子们轮流拥抱。然后，镜头转向医院的停车场，捕捉到小姑娘满怀感激的父母与加莫尼太太之间一次热泪盈眶的会面。这些就是弗农把电话摔上，在桌子上的纸堆里徒劳无获地找了一阵遥控器，干脆跳过去手动打开高高挂在他办公室一个角落的电视屏幕后最先看到的一组画面。当那位呜咽不已的父亲把半打菠萝塞到医生怀里的时候，一个画外音解释说，在等级森严的医疗体系中一个人竟然能上升到如此的高度，再单纯地称之为“医生”就已经不合适了。对你来说，那就是加莫尼太太。

弗农的心脏因为刚才的一场争吵还在怦怦直跳，他退回到办公桌的位置继续往下看，与此同时，琼蹑手蹑脚地走出办公室，然后轻轻把门带上。现在，镜头转向了威尔特郡，从某个较高的位置俯瞰着一条绿茵夹峙的小溪，然后小溪蜿蜒地流过光秃秃此起彼伏的山峦。绿

树掩映中，一座舒适的农舍依稀可见，当解说词在大致讲述加莫尼事件那已经众所周知的背景时，镜头开始长距离地缓慢推进，最终落到一只绵羊身上，它正在农舍的前草坪上照顾它新出生的羔羊，草坪紧靠着灌木丛，就在农舍前门旁边。这是党内的另一项决定：一伺罗丝完成了医院的工作，就马上把加莫尼夫妇以及他们两个已经成年的孩子安娜贝尔和内德送到他们乡下的别墅度过一个长周末。展现在弗农眼前的是一和和睦睦的一家人，从一扇有五道栏杆的大门上头望着镜头，穿着羊毛衫和油布外套，身边还陪伴着他们的牧羊犬米莉和一只家养的英国短毛猫，名叫布里安，安娜贝尔疼爱地把它抱在怀里。这正是接受媒体拍照的时间，不过外相大人的表现却异乎寻常，非但缩在后面，而且显出一副，哦，绵羊，甚至是羔羊般温顺的做派，因为在这一事件中他妻子才是中心人物。弗农知道加莫尼是完蛋了，不过仍忍不住点头称是，内行地向这种高超的演技致敬，真真是纯粹的专业做派。

解说词渐渐淡出后，有了实际的声音，那是电动静态相机镜头的咔嚓声和电机的嗡嗡声，还有镜头外各种愤愤不平的声音。从画面的和倾斜和摇晃中可以看出，现场肯定有一定程度的推推搡搡。弗农瞥到了一眼天空，然后又看到了摄像师的脚和橘黄色的带子。那整个杂耍场地想必就在那儿，用带子圈了起来。镜头终于找到了加莫尼太太，定了格。她清了清嗓子，准备发言。她手里拿着讲稿，不过她并不打算照念，因为她有足够的信心，不需要书面的提示。她又略停了停，确保每个人都把全副的注意力集中到她身上，然后开讲。她先是简单回顾了一下他们的婚史，当年她还在伦敦市政厅工作，梦想着能成为一位职业钢琴家，而朱利安则是个一贫如洗却百折不挠的法学院学生。那些日子里他们拼命工作，结果也只能将就凑合，住的是南部伦敦一个一居室，然后是安娜贝尔出生，她直到那时才下定决心要学医，对此朱利安给了她多么坚定不移的支持。他们如何骄傲地买下了他们的第一幢房子，尽管是在弗勒姆地段不好的一头。再往后就是内德的降生，朱利安的律师事业越来越成功，以及她第一次做起了实习医生，等等，等等。她的声音很放松，甚至有些亲切，她语气中带出来的说服力与其说源自于她的阶层，或者她作为一位内阁大臣妻子的身份，还不如说是来自她本人杰出的专业成就。她说起她如何为朱利

安的事业感到的骄傲，他们从自己的孩子身上得到了何等的快乐，他们夫妇俩如何分享着彼此的成功、分担着对方的挫折，还有他们是如何一以贯之地尊崇快乐、纪律以及最重要的——诚实的美德。

她顿了一下，微微一笑，好像是对自己微笑。从一开始，她说，朱利安就向她坦白了一些事儿，一些相当让人吃惊，甚至有点骇人听闻的事儿。不过跟他们之间的真爱相比那就根本算不得什么了，而且经过了这么多年，他的这点小怪癖在她看来已经不无可爱之处，而她甚至于已经带着尊敬之情来看待这件事儿，把它当作了她丈夫的个性中不可分割的组成部分。他们彼此之间的信任是不容任何置疑的。而且朱利安的这点小怪癖也不能说完全是个秘密，因为他们家庭的一位朋友，刚刚去世的莫莉·莱恩就曾为他拍过几张照片，而且是以相当赞赏的态度拍的。加莫尼太太这时举起一个白色的卡纸文件夹，与此同时安娜贝尔吻了吻她父亲的面颊，而内德，现在可以看出他是戴着枚鼻钉，把身子靠过来，伸出一只手放在父亲的胳膊上。

“哦，上帝，”弗农嘶哑着嗓子喊道，“有人泄密了。”

她把几张照片全都抽出来，举起第一张给大家看。就是摆出走猫步的姿势，弗农用在头版上的那一张。镜头摇晃着迅速朝照片推进，黄线后头有人喊叫、推搡起来。加莫尼太太等着这阵喧嚣平息下来。喧嚣平息以后，她平静地说，她知道有一家具有不可告人的政治图谋的报纸正打算明天刊登这张和另外几张照片，企图以此把她丈夫赶下台。对此她只想说这么一句话：这家报纸是不会得逞的，因为爱比怨毒更有力量。

隔离带被完全冲破了，那帮雇佣文人一拥而上。在有五道栏杆的大门后头，两个孩子已经跟他们的父亲手挽手站在一处，而他们的母亲则坚定地站在那群乌合之众面前，对一直杵到她脸上来的麦克风丝毫不感到慌张。弗农坐不住了。不，加莫尼太太正在说，她很高兴把事情完全澄清，让大家知道这个谣言绝对是无中生有。莫莉·莱恩只是他们家的一位朋友，加莫尼夫妇将一直满怀深情地将她铭记在心。弗农正要走过去把电视关掉，这时记者问这位外科医生，她是否有什么特别的话要对《大法官报》的主编讲。是的，她说，她确实有话要讲，于是她就从电视里看着他，而他则在电视面前整个僵掉了。

“哈利戴先生，你具有讹诈者的阴暗心理，以及跳蚤的道德境

界。”

弗农既痛苦不堪又钦佩不已地倒抽了一口凉气，什么称得上掷地有声的警句他一听便知。这个问题是预先的设计，她的台词是早就编好了的。多么完满的艺术效果！

她还打算再说几句，可是，他终于抬起一只手把电视给关了。

五

当天下午大约五点钟左右，众多本来也曾出价竞买莫莉照片的报纸主编们突然想到，弗农的那家报纸的问题就在于，它已经完全跟不上时代变化的步伐了。正如一份大报在周五上午的社论中向其读者指出的那样：“《大法官报》的主编看来压根儿就没注意到，我们生活的这个时代跟上个十年相比已经是大不一样了。那时候，自我发展自我促进是冠冕堂皇的口号，而贪婪和伪善却是臭名昭著的现实。而现在，我们生活在一个更加通情达理、更有同情心和更加宽容的时代，在这样的时代，属于个人私下里的无害的小嗜好，哪怕他们是公众人物，也仍旧只是他们自己的事儿。而只要是跟公众的利益无关的议题，讹诈者和伪善的告密小人的过时伎俩也就失去了兴风作浪的舞台，而且，虽说本报并不想打击那位公众跳蚤的道德敏感性，但也不能不对昨天某位女士所做的论断表示支持，这位女士就是……”云云。

各报纸头版的标题不是“讹诈者”就是“跳蚤”，两者出现的比例差不多平分秋色，而且大都采用了一张弗农在一次出版协会的宴会上被拍到的照片：看起来醉醺醺的他，一身皱巴巴的无尾礼服。周五下午，两千名易装癖激进联盟的会员列队在《大法官报》报社大楼前游行示威，穿着高跟鞋，高举着那张丢人现眼的头版，用嘲弄的假声唱着歌。大约就在同时，议会政党抓住时机，以压倒性的多数票通过了对外交大臣的信任案。首相大人也突然间胆气倍增，为他的老朋友仗义执言。周末时舆论就形成了一个广泛的共识，一致认为《大法官报》做得实在是太过分了，是份令人作呕的报纸，一致认为朱利安·加莫尼是个正派的好人，而弗农·哈利戴（即“跳蚤”）是个卑鄙小人，恨不得立马砍掉他的脑袋。几份周日报的生活方式版纷纷报道了这

位“新型贤内助”，她既有自己的事业，而且还为深陷困境的丈夫勇敢战斗。各家报纸的社论仍持之以恒地深挖加莫尼太太的讲话，把注意力集中在极少几个先前受到忽略的方面，包括“爱比怨毒更有力量”等等。而在《大法官报》内部，那些资深职员们则为他们先前的保留态度已经被记录在案而沾沾自喜，有人听到格兰特·麦克唐纳在食堂里表态说，既然他的逆耳忠言没有被采纳，他也只得尽力对报社忠诚不二了。这话可是为大多数记者指明了道路，到周一的时候，大家就记得当初他们曾如何表示疑虑，后来又都是怎样尽力为报社尽忠的。

可是，对于周一下午召开紧急会议的《大法官报》诸位董事来说，事情可就远没有这么简单了。事实上，还相当棘手。他们怎么能在上周三还全票支持一位主编，而现在就让他卷铺盖走人呢？

最终，经过两个钟头漫无边际的磋商和反复之后，乔治·莱恩想出了个好主意。

“我觉得，购买这些照片是无可非议的。事实上，我可以负责任地说，我听说他做成了一桩很棒的好买卖。不，哈利戴的错误不在这里，而在于他没有在看到罗丝·加莫尼记者会的同时就把他的头版给印出来。他本来有足够的时间来扭转局面的，可是他直到后面的一版才把照片印出来，而他后来还继续跟进就更是大错特错了。到星期五的时候，本报已经显得可笑之极啦。他应该能够看清风向，及早抽身的。如果诸位问我的意见，我认为这是在编辑方向判断上犯下的一个严重错误。”

六

第二天，主编主持召开了一个由高级职员参加的闷闷不乐的编辑例会。托尼·蒙塔诺也坐在一边，只旁观，不插言。

“我们是该多开几个固定专栏了。便宜啊，而且别的报纸都在这么做。你知道，就是雇个把智商中等偏低的，也许雇个女人，写写那些，嗯，无关痛痒的东西。大家不都见过这样的玩意儿了嘛。去参加某个宴会，连名字都记不全乎呢，就能写上个一千两百字。”

“凝视肚脐沉思默想之类的吧。”杰里米·鲍尔建议道。

“不尽然。沉思默想还是太高深了，更像是跟肚脐聊天。”

“比如不会操作她的录像机啦，我的屁股是不是太大了之类？”莱蒂斯很是帮忙地补充道。

“好主意，继续往下说。”主编大人晃动着身体，在空中挥舞着手指，逗引大家畅所欲言。

“呃，买只天竺鼠吧。”

“男人的宿醉。”

“女人第一根花白了的阴毛。”

“超市里拿到的购物车，轮子总是摇摇晃晃地不好使。”

“棒极了！这个我喜欢。哈维呢？格兰特？还有什么好主意？”

“呣，总是丢失圆珠笔，它们到底到哪儿去了？”

“喔，有的人总是忍不住用舌头舔牙齿上的小洞。”

“太棒了！”弗兰克道，“非常感谢诸位。咱们明天继续。”

---

[1] 瑞典大导演伯格曼1975年根据莫扎特的同名歌剧摄制的影片，原打算专为瑞典的电视台播映之用，后仍在影院放映。以现在的眼光看来，这部影片的突出之处仅在于这是第一部具有立体声音效的电视电影。

[2] 也叫“电话插播”，是一种电话服务，可提醒通话中的用户有新来电，用户可以选择在两个通话中进行切换。

[3] 克罗伊登（Croydon）为英国英格兰东南部城市，在大伦敦郡的南部。

[4] 胡佛（John Edgar Hoover，1895—1972），美国联邦调查局局长（1924—1972），建立指纹档案，对美国公务人员进行“忠诚”调查，招致舆论抨击。

[5] 彭斯（Robert Burns，1759—1796）为苏格兰伟大的民族诗人。

[6] 默斯维尔山（Muswell Hill）是伦敦以北一个近郊地名，距查令十字街也不过六英里的路程。

[7] 分（point）用于表示铅字规格时等于1/72英寸。

第五部

伊恩·麦克尤恩

阿姆斯特丹

一

一大早，在破晓时分适度的激动退去之后，当伦敦城已经又要喧嚣地开始一天的工作，当他的创造性骚动终于被疲惫不堪窒息之后，克利夫这才从钢琴前站起身来，一步一拖地挪到门口把工作室的灯关掉。当他再度回顾一眼围绕着他的辛勤劳作的那一屋子丰富而又美丽的混乱景象，一个想法又再一次稍纵即逝，那是一种疑心的一小块碎片，他可不愿意跟这个世界上的任何一个人分享，就连在日记里吐露都不成，他只在脑海里勉强浮现出其关键词；那个想法其实很简单，那就是，说他是个……天才也不会太离谱。一个真正的天才。尽管他在内心有些愧疚地向自己清楚地念出这个词语，他却绝不让这个词儿从嘴唇间吐露出来。他绝非虚荣之辈，他是个天才。这个术语虽说已经饱受被滥用之苦，可是它确实代表了一种不容置疑、超越了个人见解的成就，真金不怕火炼。真正的天才可并不多。在他的同胞当中，莎士比亚是个天才，这是自然；还有达尔文和牛顿，他曾听人说过。普赛尔，差不多也算是。布里顿，又稍逊了一筹，不过也还八九不离十。可是在他的祖国，却从来没有出现过贝多芬这样的天才作曲家。

每当他对自己生出这种疑心的时候——自从他从湖区回来，已经发生过三四次了——世界在他眼里就变大，变得寂静无声了，而在三月清晨那灰蓝色的光照中，他的钢琴，他的迷笛电脑，那些茶碟和茶杯以及莫莉的扶手椅，都呈现出一种具有雕塑感的圆满的造型，不禁令他想起他年轻时服用过酶斯卡灵[1]后周遭事物呈现出来的样态：体积膨胀开来，带着一种怡然自若的神情悬浮起来。他就要离开工作室去睡觉时，仿佛眼见着他的工作室出现在一部描述他本人的纪录片

中，而它将向好奇的世人揭示出，一部杰作是如何诞生的。他还看到那故意模糊处理的背对着他的那一边，在门口徘徊的一个身影，穿着邋遢的宽松白衬衫，牛仔裤紧紧地绷在凸起的肚子上，由于疲劳而眼睛充血，两个大黑眼圈：这就是那位作曲家，虽然胡子拉碴、头发凌乱，却像是个英雄般让人敬爱。确实有这样伟大的时刻，就在他此前从未经历的创造力喷涌勃发的欣喜若狂的时段，他就在这样的时刻当中，在一种几近幻觉的状态中暂停他的工作，站起身，飘飘然地下楼来到卧室，踢掉鞋子，蜷起身子钻进被窝，委身于一种无梦的睡眠，那就是一种病态的麻木，一种虚空，一次死亡。

他将近黄昏了才醒，穿上鞋子，下楼去厨房吃女管家给他留的冷盘。他开了瓶红酒，带到楼上的工作室，工作室里还给他准备了满满一瓶咖啡，他就可以开足马力一直干到深夜了。在他身后，那最后的期限就像只野兽在悄悄逼近。也就再过一个星期，他就必须得到阿姆斯特丹，跟朱利奥·鲍和英国交响乐团进行两天的排练，两天以后就是在伯明翰自由贸易厅的首演了。考虑到距离新千年还有好几年的时间，这么大的压力也确实有点匪夷所思。他前三个乐章的誊清本已经被拿走了，管弦乐的部分也已经改编完成。他的秘书已经打了几次电话，说要过来取终乐章的最后几页乐谱，一组抄谱员已经开始工作。事到如今已经没有退路可走了，他只能奋勇向前，希望在下周前完成这部交响曲。抱怨归抱怨，可是在内心深处他却并不为这种压力所动，因为这正是他努力工作所需要的鞭策，只有这样他才能全身心沉浸于非凡的努力，为他的作品谱写出卓越的终曲。古老的石阶已经攀到了顶，那些叽叽喳喳的声音已经如迷雾般散尽，他全新的旋律，最初只在装有弱音器的长号上朦胧而又孤单地灵光一现，如今已经在自身周遭凝聚起带有如此繁复和声的丰富的管弦乐结构，然后是不协和和弦与回旋曲变奏在虚空中飘散，再也不会重现，而在这个过程中它已经在一个合并、巩固的过程中将自己凝聚起来，就像一次爆炸的逆向回放，向内呈漏斗状凝聚为一个寂然无声的几何圆点；然后又是那装有弱音器的长号，再然后，以一个故意压抑的渐强乐段，就像一个巨人屏息敛气一般，那个主旋律最后声势浩大地再度奏响（伴随着一种引人入胜却又无法解释的不同），逐渐加快了节奏，爆发为一个声浪，简直就像是涌起滔天巨浪的声音的海啸，瞬间达到一种不可思议

的速率，然后再度暴跳起来，跳得更高，当它高至简直要超越人类的极限时却还能更高一筹，最终呼刺刺似大厦倾倒，令人头晕目眩地崩裂下来，在C小调起始主音那坚实而又安全的地面上摔得粉身碎骨。只剩下几个持续的音符，预示着在无限的空间中终得解脱和祥和。再后面就是持续四十五秒钟的渐弱，渐渐溶入四小节的静音。大结局。

差不多已经大功告成了。周三夜里到周四清晨，克利夫修改和完善了那个渐弱的乐段。现在要做的不过是回到前几页乐谱，那个声势浩大的重现乐段，给和声加上些变化，或者甚至是在旋律本身上做些变化，再或者设计某种节奏回环，一种切进音符前缘的切分音。对克利夫而言，这种变奏已然成为作品完满结束的一个关键性的特征，需要由它来暗示未来的不可知。当那个如今已然颇为熟悉的旋律最后一次返回时，使它产生一种细小却又意味深长的变化，它就会在听众身上产生一种不安全感：那是一种警告，警告我们不要太过依附于我们所熟知的一切。

星期四上午，他躺在床上，一面考虑着这些一面沉沉入睡时，弗农打来了电话。这个电话让他倍觉安心。克利夫自从回来后就一直想着要跟弗农联系一下，可是工作使他分身乏术，而且不论是加莫尼、那些照片，还是《大法官报》，对他而言已经像是一部难得想起的老电影里的几个次要情节了。他只知道他不希望跟任何人争吵，尤其不想跟他交情最久的老朋友交恶。当弗农截断谈话，建议第二天晚上过来喝一杯的时候，克利夫觉得，到那时他的大作可能已经大功告成了。他应该已经为重现的乐段写好了那个重要的变奏，因为那最多也就花上他一整夜的工夫。到那时，那最后几页乐谱也该被取走了，他很可以叫上几个朋友搞个庆祝的派对。这就是他进入梦乡时愉快的思绪。当他觉得不过才睡了两分钟就再度被弗农气势汹汹的质问惊醒时，他一时间真是茫然不知所措了。

“我想请你现在就去警察局，告诉他们你都看到了什么。”

就是这句话惊醒了梦中人。克利夫这才从迷糊一变为清醒。事实上，他此刻回想起来的是那次乘火车前往彭里斯的旅行，还有那些已经忘得差不多了的内省，及其酸楚的况味。每一回言辞往还都等于火上浇油——完全都顾不得颜面二字了。借助于对莫莉的难忘回忆——“意思是你在莫莉的坟头上拉屎”——克利夫纵容自己投身于狂热

的义愤洪流当中，痛快淋漓地洗了个澡，而当弗农肆无忌惮地威胁说他自己要去警察局告发他的时候，克利夫气得直喘粗气，一脚把被褥踢开，只穿着袜子站在床头桌边，想结束相互间的谩骂。可是正当他要挂断弗农的电话时，弗农倒是先挂了他的电话。克利夫鞋带都懒得系，在狂怒中跑下楼梯，边走边骂。时间还不到五点钟，可是他该当喝一杯了，要是谁想阻止他，他能一拳把他给揍趴下。可是，他当然是独自一人了。谢天谢地，他弄了杯金酒加汤力水，不过大部分都是金酒，就站在洗碗池的沥水板旁边一气儿灌了下去，没加冰也没加柠檬，一面酸苦地想着他受到的侮辱。奇耻大辱！他已经在构想着该如何措辞，给这个他错当作朋友的人渣写一封信了。这个王八蛋，整天价儿就知道蝇营狗苟，他那个就知道讽刺挖苦和设计陷害的肮脏脑子，他那副以退为进、花言巧语只知道敲诈钻营的伪善嘴脸。这个虫豸[2]哈利戴，他压根儿就不知道何为创造，就因为他这辈子从来就没创造出任何美好的东西，所以他才对那些能够创造的人恨之入骨，他整个儿被这种仇恨给吞没了。他那种迟钝的乡气十足的谨小慎微竟然也可以称之为道义立场，可与此同时他又整个儿都掉进了毛厕坑，事实上他还就真的把帐篷搭在了粪便上。为了加倍获得他那肮脏的利益，他不惜贬损对莫莉的回忆，毁掉加莫尼这种易受诱惑的傻瓜，号召起那起黄色小报惯用的仇恨措辞和无耻伎俩，还自始至终都在自夸，并且告诉每个愿意听的人——这是最让人莫名惊诧的——说他是在履行他的责任，说他是在为某种崇高的理想服务。他疯了，他病了，他根本就不配活在这个世上！

克利夫一边在厨房里痛骂，一边又灌下了第二杯，然后是第三杯。长期的经验使他很明白，你在狂怒中送出去的信只不过是授人以柄，白白给你的敌人送去武器。那是一种腌制起来的毒药，可以长久地用来对付你自己，直到将来。可是正因为如果等上一个星期，他的感受可能就不会如此之强烈了，克利夫才特别想现在就写下点什么。他折中了一下，写了张简单的明信片，并且打算先放上一天再寄出去。你的威胁令我惊骇万分。还有你的新闻学。你活该被炒鱿鱼。克利夫。他开了一瓶沙布利[3]，没有理会冰箱里的奶油煎鲑鱼，径直上了顶楼，斗志昂扬地决定开始工作。会有那么一天到来的，虫豸哈利戴将会烟消云散，一无所剩，而他克利夫·林雷却能留下他的音乐。到

那时，只有工作，从容的、坚定的、成就卓著的工作，才会成为一种真正的复仇。可是敌对情绪丝毫不能帮你集中精力，那三杯金酒外带一瓶葡萄酒也同样于事无补，三个钟头之后，他仍旧盯着钢琴上的谱子，一副弓腰曲背的工作态度，手里握着支铅笔，眉头紧皱，可是眼中所见和耳中所闻却只是他头脑中盘旋不已的那些念头，就像手摇风琴伴奏下欢快的旋转木马转个不停，同样那几匹强健的小马，在镶有饰边的棒子上上下跃动着前进。又来了——奇耻大辱！警察局！可怜的莫莉！假装正经的杂种！那也可以叫做道义立场？屎埋了他的脖子！真是奇耻大辱！还有，莫莉又将被置于何处？

九点半的时候他站起身来，决定冷静下来，振作起来，喝点红酒继续他的工作。他有他那美丽的主题，他的歌，就在纸页上铺展开来，渴望得到他的关注，需要他灵感降临，做进一步的修改，而他就在这儿，精力集中，生机勃勃，准备着着手工作。可是在楼下，他绕着重新发现的晚餐，却又在厨房里游荡起来，听着收音机里对游牧的摩洛哥图阿雷格人[4]的介绍，然后他端着他的第三杯班德尔[5]，在整幢房子里漫游起来，就像个研究他自己之存在的人类学家。他已经有一个多星期没有踏进起居室了，现在他在这个房间里信步走着，检视着墙上挂的画作和照片，仿佛是第一次看见，伸出手来抚摸着家具，从壁炉架上拿起几样摆设来细瞧。他的整个人生都在这里，一部多么丰富多彩的历史啊！这里的一切，哪怕是最便宜的小玩意儿的钱，也都是他克利夫靠着把声音梦想出来、把音符一个个排列起来挣到的。这里的一切都是构想出来，一件件选购而来，全凭他一己之力，没有任何人的帮忙。他为他的成功而干杯，一口干掉，回到厨房再满上，然后又在餐厅里转悠了一圈。十一点半的时候，他回到乐谱前，可谱子上的音符却摇摆不定，甚至对他都摇摆不定，他不得不承认他是酩酊大醉了，可是在遭受了这样的背叛之后又有谁能不醉呢？一个书架上还搁着半瓶苏格兰威士忌，他带着它坐到了莫莉的椅子里，唱机里已经放了张拉威尔的唱片。他关于那天晚上最后的记忆就是拿起遥控器，指向唱机。

他在凌晨时分醒来，发现耳机还斜跨在脸上，渴得要命，因为他梦见自己手脚并用地爬过一个沙漠，扛着图阿雷格人唯一的一架三角钢琴。他从浴室的水龙头上喝了点水，上了床，在黑暗中大睁着两眼

躺了好几个小时，精疲力竭，才思枯竭却又极度警觉，再度身不由己、彻底无助地关注着他那永不止息的旋转木马。屎埋了脖子？道义立场！莫莉？

当他在上午九十点钟从短暂的睡眠中醒来时，他知道，这一轮的才思喷涌，那创造力的狂欢，已经彻底过去了。并不只是他觉得疲惫不堪和宿醉难受这么简单。一等他坐到钢琴面前，试弹了两三种变调的处理方式后，他就发现不仅是这个段落，就连整个乐章也已经死在了他面前——突然间就成了他嘴里的灰烬。他就没敢再多想这部交响曲本身。他的秘书打来电话，想跟他确定什么时候过来拿最后几页乐稿，他先是对她很粗暴，后来又不得不打回电话去道歉。他出去散了散步，想借此清醒一下大脑，顺便把写给弗农的明信片付邮，因为上面的文字今天读来不啻是克制的杰作。他顺道买了份《大法官报》。为了使他的精力集中不受干扰，他一直都不看报纸，不看电视也不听广播的，所以他对一直以来舆论的导向都一无所知。

等他回到家里，把报纸在厨房的桌子上展开时，他真是大吃了一惊——加莫尼竟然在莫莉面前搔首弄姿，为了她而扭捏作态，而照相机就举在她温暖的手里，她当时还是活生生的目光曾一度标识出克利夫如今看到的这幅画面。可是，这张头版仍旧很是不堪，并非因为，或者并非仅仅是因为，一个男人在他脆弱的隐私时刻被揪出来示众，而是因为这份报纸为了这么点事儿就如此兴奋不已、小题大做，竟然动用了如此强有力的资源对其进行大肆传播。就仿佛是揭露了某种罪恶的政治阴谋，或是在外交部的桌子底下发现了一具死尸。竟会如此不谙世故，如此偏颇不公，如此大惊小怪。而且如此不择手段地一心想赶尽杀绝，也实在是显得幼稚可笑。比如那幅言过其实、一味侮蔑的漫画，还有那篇幸灾乐祸的社论，在“drag”一词上玩弄点幼稚的语义双关[6]，为了哗众取宠，大谈什么“卷起来的女士灯笼裤”[7]，还有什么“盛装”、“陋装”两个词的拙劣对置[8]。那个念头不禁又在克利夫脑海中浮现出来：这个弗农非但是可恶，他肯定是疯了。可这也并不能减轻克利夫对他的憎恶。

宿醉持续了整个周末，又一直牵连到星期一——如今想借酒精兴奋一下神经已经是殊非易事了——极度的头疼恶心为苦涩的沉思提供了合适的背景。工作是停滞不前了，曾经的甘美之果如今变成了干枯

的苇条。抄谱员们急切地想收到他那最后十二页乐谱，乐团的经理已经打来三次电话，为了强压下恐慌连声音都哆嗦起来了。阿姆斯特丹音乐厅已经花巨资预定了下星期五开始的两天排练时间，克利夫额外要求的打击乐手也已经付了订金聘定了，同时聘定的还有手风琴师。朱利奥·鲍想看到作品的结尾，已经很不耐烦了。伯明翰的首演安排也已然一切就绪。要是到星期四在阿姆斯特丹还交不出完整的乐谱，他——乐团经理——就别无选择，只能把自己溺死在最近的运河里了。看到有人比自己还要痛苦，自然颇有点安慰作用，可是克利夫仍旧拒不交稿。为了他那意义重大的变奏他绝不肯轻易妥协，说起来了，他开始认为这部作品的完整性就全指望这个变奏了。

这当然是个毁灭性的概念。现在，他一走进工作室，工作室里的肮脏就压得他喘不过气来，而等他在手稿前坐定——那手稿在他眼里已经成了一位更加年轻、更有自信和天赋的作曲家的笔迹——他就把他事实上无法再继续工作的罪过都归咎到弗农身上，他的怒火于是再度加倍燃烧起来，他的专注度也就彻底粉碎，被一个白痴给粉碎了。事情已经变得越来越清楚了：他已经跟他的杰作，他一生事业的巅峰失之交臂。这部交响曲将会教他的听众如何去倾听、去听见他已经写出的所有其他作品。而现在，他身为天才的证明，他身为天才的亲笔签名已经被糟蹋，他的伟大也已经被生生抢走了。因为克利夫知道得很清楚，他再也不会试图完成如此规模的作品了；他太疲惫了，已经被掏空了，他已经太老了。星期天的时候，他懒洋洋地待在起居室里，麻木地看着星期五的《大法官报》上的其他报道。这个世界仍旧一如既往地糟糕：鱼儿在改变性别；英国的乒乓球已经前途无望；而在荷兰，某些有医学学位的声名狼藉的家伙，正在提供一种合法的服务，干掉已经给你带来不便的上了年纪的父母——多么有趣，需要的不过是你年迈父母一式两份的签名和几千块美金！下午，他绕着海德公园散了很长时间的步，仔细地考虑着这篇文章讲到的事实。不错，他确实已经跟弗农达成了一项协议，既然是协议就必然要承担某种义务，也许稍稍研究一下也是理所应当的。可是星期一又在假装工作的状态下给浪费了，他自欺欺人地做了些拙劣的修改工作，到了晚上他又彻底放弃了，他还有这个自知之明。他头脑里的每一种想法都呆滞无比。真应该禁止他再去靠近那部交响曲，他已经根本配不上他自己

的创作了。

星期二早上，他被乐团经理的电话吵醒，这位经理在电话里实际上是冲着他大喊大叫了。星期五就排练了，可他们现在连完整的谱子都还没有。同一天上午晚些时候，克利夫从一位朋友的电话里听到了一个异乎寻常的消息——弗农已经被迫辞职！克利夫忙不迭地跑出去买了张报纸。自打上周五的《大法官报》以后他就再没看到或者听到任何消息，否则的话，他早该意识到舆论已经转而反对《大法官报》的主编了。他端了杯咖啡来到餐厅，在那儿看报。自己对弗农行为的看法得到了证实，这让他感到一种阴沉沉的满足。对于弗农他可算是仁至义尽了，他试图警告过他，但是弗农一意孤行，根本就不听。读完三条对弗农的严厉控诉之后，克利夫走到窗边，凝视着花园尽头苹果树旁那一簇簇水仙花。他不得不承认，他感觉好些了。时令已经是早春，不久钟表就要拨快一小时，实行夏令时了。四月，等交响曲的首演结束之后，我要去纽约拜访苏茜·马塞兰。然后他要去加利福尼亚，那里的帕洛阿尔托音乐节要演奏他的一部作品。他意识到他的手指正在暖气片上敲击出某种新节奏的拍子，他想象到一种情绪、一种主音的转变，有一个音符在变化的和声和定音鼓狂野的律动中一直保持不变。他转过身匆匆走出房间。他有了一个乐思，或者一个乐思的四分之一，在它溜走之前，我一定要赶到钢琴前。

来到工作室后，他把书籍和旧的乐谱一把推到地板上去，给自己腾出一块空地来，拿起一张乐谱纸和一支削尖了的铅笔，刚完成一个高音谱号，楼下的门铃就响了起来。他的手僵住了，他就这么等着。门铃再度响起。他可不想下去开门，至少是现在，在他就要解决那个变奏的节骨眼上。肯定是某个假装成前煤矿工人的家伙，想兜售熨衣板套子的。门铃又响了一次，然后就没声儿了。人已经走了。一时间，那个微妙的乐思也丢失了。然后他又找到了它，或者是它的一部分，他正要画出一个和弦的符干时，电话又响了。他真该把电话给切断的！他在盛怒中一把抓起听筒。

“林雷先生吗？”

“是。”

“警察，刑事调查科的，现在就站在你门外。想问你一句话，不胜感谢。”

“哦，听我说，你们能半小时以后再来吗？”

“怕是不行。有几个问题要问你，可能不得不请你去曼彻斯特参与几次指认工作，帮我们确定一个嫌疑犯，最多也就占用你一两天的时间。所以，如果你不介意把门打开的话，林雷先生……”

二

曼迪匆匆赶着去上班的时候，没来得及把衣橱的门关严，橱门的角度刚好让上面的镜子照出弗农狭窄、垂直的一小部分：倚在几个枕头上，把曼迪端给他的那杯茶搁在肚子上，在卧室昏暗的光线下，他那张没有刮的脸呈现出一种蓝白色，信件、垃圾邮件和报纸摊在他身旁——真是失业的一幅传神的画面。空闲。他突然间明白了商业版上这个词儿的真正含义。这个星期二早上，他有很多个空闲的钟头可以用来反复咀嚼昨天他被解雇的前前后后，所累积起来的所有那些侮辱和讽刺。比如说，那封信是由一个无辜的下属送到他办公室里来的，真够新鲜的，就是那个哭哭啼啼、患有诵读困难症的下属，而正是他保住了这个可怜虫的饭碗。其次就是那封信本身，客客气气地恳请他辞职，这样他就可以获得一年薪水的回报。这是对于他的聘任合同的温和暗示，他猜想，董事们是想提醒他，而又不必把丑话摆到桌面上：如果他拒不辞职，而是迫使他们解雇他的话，就压根儿不会有经济补偿这档子事儿了。信的末尾客气地指出，不管怎么说，他的任期在当天就要结束了，董事会希望能因他在任期内的卓越业绩向他表示祝贺，并预祝他在未来的事业中大展宏图。所以就这么回事儿了，他立马就得收拾东西走人，他可以选择是拿还是不拿那笔刚到六位数的补偿金。

在他的辞职信里，弗农特意提到报纸的发行量上升了十万份之巨。就在他写出那个数字，那一连串零的时候，他感到痛苦万分。他走到外间的办公室，把信封交给琼时，她似乎怎么着都无法正视他的眼睛。他回去收拾办公桌上的东西，整幢大楼都静得出奇。他的职务本能告诉他，每个人都知道这件事儿了。他让办公室的门开着，万一有谁念及同事一场，遵循友谊的常规进来看看他呢。他要收拾的东西往公文包里一塞就行了——一张镶框的曼迪和孩子们的照片，几封达

娜写来的色情信，就写在众议院的信笺上。可是看来没有一个人冲进来向他表达义愤的同情，没有大群吵吵嚷嚷只穿着衬衫的同事像往常那样把他簇拥出去。那也好，反正他就要走了。他通过对讲机请琼告诉司机一声他就要下去了，她回他说他已经没有专任司机了。

他穿上外套，拿起公文包，走到外间的办公室。琼已经找了个由头办什么紧急要事去了，他在走到电梯的路上一个人都没碰到，连个鬼影子都不见。唯一向主编大人道声珍重的是在楼下接待台当班的门房，也是他告诉了弗农他的继任者是谁——先生，是迪本先生。弗农最低限度地点了下头，假装他早就知道了。当他步出《大法官报》报社大楼的时候，正在下雨。他抬手想叫辆出租，然后又记起身上几乎没有现金了。他改乘地铁，在瓢泼大雨中步行了最后半英里路才终于到家。一进家门他直奔威士忌，曼迪回家一心想安慰安慰他的时候，他跟她大发了一阵雷霆之怒。

弗农端着茶杯颓然倒下，他精神的计程器仍在忙着计数他蒙受的打击和羞辱。弗兰克·迪本对他背信弃义，他所有的同事都遗弃了他，每一家报纸都在为他的被逐欢呼雀跃；整个国家都在欢庆他这只被碾死的跳蚤，而加莫尼却依然毫发无损、逍遥自在。所有这些还不够，还要加上在他身边的床上躺着的那张恶毒的小卡片，对他的垮台幸灾乐祸，而这张卡片就出自他相交最久的老朋友之手，出自一个道德境界如此崇高、眼看着一个女人在他面前被强暴都不肯让他的工作受到打扰的杰出人物之手。真是可恨至极，十足的疯子。他是满怀怨毒。这么说来就等于是开战了。好得很，咱们这就动手吧，千万别犹豫了。他喝干杯子里的茶，拿起电话拨了一位在新苏格兰场[9]工作的朋友的号码，他当年在犯罪报道部工作时结交的熟人。十五分钟以后，他已经透露了所有的细节，这事儿就算是搞定了，可是弗农仍旧不能释怀，心有不甘。闹了半天，克利夫并没有触犯法律。在要求他必须履行他的公民职责时，最多也就给他增添些许不便，不过如此——可是，绝对不能不过如此，一定得让他吃不了兜着走，一报还一报。弗农躺在床上，就这个主题又琢磨了一个钟头，最后终于穿好了衣服，不过并没有刮脸，在房间里晃荡了一个上午，有电话打来也不接。为了聊以自慰，他又拿出星期五的报纸。事实上，那确实是个才华横溢的头版。每个人都错了。除了头版，报纸其余的部分也铿锵有力，而

莱蒂斯·奥哈拉对于荷兰医疗丑闻的报道实在是为他增光添彩。总有那么一天，尤其是如果加莫尼果真爬上了首相宝座，等到整个国家都被他彻底毁掉的时候，大家终将会为把他弗农·哈利戴给赶下台去而悔恨不已。

可惜这点安慰为时太过短促，因为那是未来的事儿，而眼下的事儿还在现在，是他被炒了鱿鱼的现在。他在本该在办公室工作的时候却待在家里无所事事。他就只擅长干这个，可是现在谁都不会雇他的。他如今是丢人现眼，声名扫地了；要想接受再培训干别的行业，他又实在太老了些。这点安慰之所以如此短促还因为他的思绪不断地回到那张可恶的明信片上，那就是把扎进去还要转三转的刀子，那就等于在你锯齿状的伤口上再撒把盐，而且随着这一天的逝去，那张明信片渐渐成为了过去二十四个小时里他蒙受的所有大大小小的耻辱的总代表。克利夫写给他的这短短一行字代表了并浓缩了这一事件当中所有的怨毒——指控他的那帮家伙的盲目无知，他们的矫情伪善，他们的落井下石，还有超越了所有这些恶行、弗农认为是人类万恶之源的——个人的背叛。

在英语这种注重惯用法的语言中，因误读而引起误解的情况是在所难免的。只要把重音往后移动一下，一个动词就能变成一个名词，成为执行某件事的过程。“refuse”当动词用，意思是对你认为错误的事情坚持说不，而重音往前一挪，就成了一堆臭不可闻的垃圾。词汇是这样，句子又何尝不是如此。克利夫在星期四写下来、在星期五寄给他的这句话，本来也就是想表达：你活该被炒鱿鱼。而弗农在星期二，在他当真被解雇之后，这句话却肯定要被理解为：你活该被炒鱿鱼。这张卡片若是星期一就寄到的话，他的解读方式可能就大为不同了。这也正是他们命运的喜剧性之所在：如果贴的是张隔日送达的快寄邮票，他们俩也就都各得其所、相安无事了。可话又说回来了，在他们俩之间兴许也不会有什么别的结果了，而这又是他们俩的悲剧性之所在。若果真如此，随着这一天的过去，弗农所感到的悲苦辛酸就注定要变本加厉，他就会不择手段地一心只想报复，也就必然会想起前不久他们俩达成的那个协议，以及这个协议加在他肩上的重大责任。因为显而易见，克利夫已经丧失了理智，必须得采取措施才行了。这个决定又得到了弗农感觉上的支持和鼓励：就在全世界都在恶

意地陷害于他，就在他的生活已经一败涂地的时候，给了他最致命一击的竟然是他的老朋友，这是绝对不能饶恕的——是丧心病狂。那些反复琢磨自己受到了何等不公平待遇的人，有时是会将渴望报复的体验跟一种责任感搅和到一起的，这对他可是大有用处。几个小时过去了，弗农又几次拿起那份《大法官报》，反复阅读揭露荷兰医疗丑闻的那篇特写。当天晚些时候，他又亲自打了几个电话进行核实。又有几个空闲的钟头过去了，他在厨房里呆坐着，一边喝咖啡，一边沉思着自己毁于一旦的前程，琢磨着是否该给克利夫打个电话假意跟他讲和，为的是让他把他自己也邀请到阿姆斯特丹去。

三

一切是不是都就绪了？他是不是什么都没忘？这确实是合法的吗？克利夫被禁锢在一架波音757客机中，脑子里在琢磨这些个问题，飞机则停在冷雾弥漫的曼彻斯特机场北端。天气据说要放晴，机长希望保住他在等待起飞的飞机队伍的位置，所以乘客们就得百无聊赖地寂然坐在飞机里等着，只能从饮料推车上找点乐子。时值正午时分，克利夫已经点了咖啡、白兰地和一块巧克力。他坐了个靠窗的位置，而他那一整排座位都空着。透过雾气的缝隙，他看到别的班机也唯恐落后，排成几条里出外进、逐渐汇集到一起的队伍，那些飞机的形态中自有某种冥思苦想和蠢笨乡气的意思：小小的脑袋底下是眯缝起来的小眼睛，发育不良的累赘胳膊，屎眼都翘得老高，还黑糊糊的——像这样的生物是永远都不会在乎彼此的。

答案是肯定的，他的研究和计划编制一直都做得小心谨慎、滴水不漏。事情就要发生了，他感到一阵兴奋的战栗。他抬手朝那位面带微笑、戴一顶趾高气扬的蓝色帽子的空姐招了招，那姑娘对他再要一小瓶白兰地的决定似乎真心感到高兴，并像是感到特别荣幸似的给他拿了来。总而言之，考虑到他已经经历的一切，还有等在他面前的种种严酷的考验，再加上眼下所有的事件的进程肯定就要加速到令人晕眩的程度，他总体的感觉还不坏。他将错过排练的头几个钟头，不过一个管弦乐队在刚开始摸索一部新作品的时候总会是一塌糊涂的。第一天整天都不露面没准儿都是明智之选。他的银行一再向他保证，他

在公文包里随身带上一万美元是符合法律规定的，在斯希普霍尔机场[10]也绝对无须做出什么解释。至于曼彻斯特警察局，他已经游刃有余地对付过去了，他想，而且得到了他们满怀尊敬的有礼相待，对于那种让人精神为之一振的气氛和那些合作如此愉快、时刻处在强大压力下的警察们，他几乎都感到了一丝恋恋不舍的怀念。

克利夫是满怀最低落的情绪从火车站抵达警察局的，从尤斯顿到曼彻斯特的每一英里路程，他都在不住地咒骂弗农。谁知总督察亲自跑到外面的前台来迎接伟大的作曲家。对于克利夫居然专程从伦敦赶来帮他办案，他看似感激不尽似的。事实上，看似压根儿就没有一个人对他没能早点儿前来报案感到恼火。不同职务的警察们都说，他能来帮助他们处理这桩不同寻常的罪案，他们实在是太高兴了。录口供的时候，当他陈述了前后的经过以后，那两个警探清楚地意识到，并一再向他保证，他们知道在最后的期限逼近之际，要按照要求完成一部交响曲是何等困难的事，当他蜷缩在岩石后头的时候，他的处境又是何等的进退两难。他们看似都很热心地想去理解跟创作那个关键性旋律有关的所有那些困难。他能给他们哼唱一下吗？他当然可以啦。他们当中时不时地就会有人说，现在请跟我们说说您看到的那个人的情况吧。他后来发现，原来总督察正在开放大学[11]读一个英语学位，还尤其对布莱克[12]怀有特殊的兴趣。在食堂里，总督察大人一边吃着培根三明治，一边卖力地证明他能把布莱克的《毒树》全篇背诵，而克利夫也就趁机告诉他，早在一九七八年，他就为这同一首诗谱了曲，第二年由彼得·皮尔斯[13]在奥尔德堡音乐节上演唱，此后再也没有上演过。食堂里还有一个六个月大的婴儿，躺在并在一起的两把椅子上熟睡。年轻的母亲正被关在一楼一个单人牢房里，度过她醉酒的恢复期。在整个的头一天里，克利夫时不时地就会听到她痛苦的尖叫和哀鸣，通过墙皮剥落的楼梯井飘荡上来。

他被允许直接来到警察局的核心地带，被带到警察局的人就是在那里受到指控的。天刚一擦黑，他正等着再过一遍他的陈述时，亲眼目睹了发生在值班警官面前的一场混战：一个剃着光头、浑身是汗的大块头少年躲在人家一个后院儿的时候被捕了，外套底下藏着螺栓刀具、万能钥匙、板锯，还有一把大锤。可是，他坚称他并不是想入室抢劫，因此休想把他给关进牢里去。当警官对他说他就是时，那孩子

一拳就打在一个警察脸上，另两个警察立马把他扭倒在地，给他戴上手铐带走了。看来谁都没觉得有什么好大惊小怪的，就连那个嘴唇被打得开裂的警察也没觉得有什么大不了，可是克利夫却把一只手拼命按在怦怦乱跳的心脏上面，不得不坐了下来。后来有个巡警带了个面色苍白、一言不发的四岁男孩子进来，他是在一个废弃的酒馆停车场里游荡时被发现的。再后来，一个满面泪水的爱尔兰家庭跑来认领他。两个嘴里嚼着头发的女孩子跑来寻求保护，她们俩是双胞胎，摊上了个有暴力倾向的老爹，结果受到了警局亲昵又打趣的对待。一个满脸是血的女人大声控诉她的老公。一个年纪很老的黑种女人，骨质疏松症害得她身子弓得像个虾米，被女婿从家里赶了出来，无处可去了。一帮社会福利工作者不断地进进出出，绝大多数看上去都跟他们的救助对象一样具有犯罪倾向，或者说一样不幸。所有的人全都抽烟，在荧光灯底下全都看着病恹恹的。塑料杯子里有大量滚烫的茶水，还有大量的大喊大叫，老一套、毫无特色的咒骂，以及谁都不会当真的捏紧拳头的威胁。这是个巨大的不幸的家庭，充满了根本就没法解决的内部问题，而这儿就是这个大家庭的起居室。克利夫不禁退缩到他那砖红色的茶水后头。在他的世界里，极少有人抬高了嗓门说话，他发现整个晚上他都处于一种令他精疲力竭的亢奋状态中。实际上每个跑到警察局里来的公众，不管是自愿的还是被迫的，全都衣衫不整、邋里邋遢，而且在克利夫看来，警方要处理的主要问题也就是贫穷所带来的不计其数又不可预测的后果，而他们处理起来比他所能做到的要更加耐心，也更少顾虑。

简直无法想象，他在一九六七年那为期三个月的无政府主义狂热状态中居然骂他们是猪，而且坚持认为他们就是犯罪的根源，总有一天会再也不需要他们的存在。他待在警察局里的整个儿期间，他们都待他彬彬有礼，甚至恭恭敬敬。他们看似很喜欢他，就是这些警察；克利夫不禁自作多情起来，琢磨着他自己是否拥有某种他自己都还不甚了然的素质——一种稳重的举止、安安静静的魅力，也许就是一种不怒自威的权威吧。等到第二天一大早要他从一大帮人群里辨认出嫌犯的时候，他也就急切地想好好表现，不让任何人失望。他被领到一个院子里，巡逻车就停在院子前头，发现靠墙站着有十二个人。他一眼就认出了那个人，右数第三个，一张瘦长脸、戴一顶很能说明问题

的布帽子。他长出了一口气。等他们回到屋子里以后，有位警探抓住克利夫的胳膊，紧紧地捏了一下，不过什么话都没说。在他周围洋溢着一种故意有所压制的欢乐气氛，看似大家都更喜欢他了。现如今他们是作为一个团队一起工作了，克利夫也就接受了他身为关键性检举证人的角色。事后，又进行了第二轮嫌犯的指认，这次有半数的人都戴着布帽子，都是瘦长脸。可是克利夫丝毫没有受到愚弄，还是一眼就认出了最边上没戴帽子的就是嫌犯。回到屋里以后，警探们都告诉他，这第二轮排队辨认其实并没有第一次那么重要。事实上，出于便于管理方面的原因，这次指认甚至可以完全不作数。不管怎么说，他们很高兴他对这一案件的积极参与。他的所作所为完全可以称得上是位荣誉警察了。他们有辆巡逻车要开往机场方向。他是否愿意搭个便车呢？

巡逻车一直把他送到候机大厅。当他从后座上出来跟警察道别的时候，他这才注意到驾驶座上的那位警察正是他第二轮指认时一口咬定的嫌犯。不过，不论是克利夫还是那位警察，在握手道别都没觉得有必要挑明此事。

四

航班到达斯希普霍尔机场时晚点了两个钟头。克利夫乘火车来到中央车站，然后在午后柔和的灰色日光中步行前往他下榻的酒店。当他穿越大桥的时候，他再一次感到，阿姆斯特丹真是一座多么宁静而又文明的城市。他朝西兜了个大圈子，为的是能沿着风景如画的布劳威尔运河[14]溜达溜达。毕竟，他手里的公文包根本没有什么分量。街道的中央就有水体流过，多么赏心悦目。一个多么包容、开放和成熟的地方啊：由砖块和雕镂精美的木材建造的仓库被改造成了趣味高雅的住宅，一座座以凡·高命名的小桥朴实无华，街上的设施低调素雅，外表聪明而又随和的荷兰人骑着自行车，后座上驮着他们头脑清明的孩子。就连小店的店主看着都像是大学教授，扫大街的清洁工都像是爵士乐手。再也没有哪个城市更加富有理性、更加井井有条了。他一边走，一边想起了弗农，还有他的交响曲。那部作品当真是给毁了吗，还是只不过白璧微瑕？

或许那点瑕疵还不至于成为污点，而且只有他真正心知肚明。那个最伟大的时刻就这样灾难性地欺哄过去吗？他很怕那决定性的首演。现在，他可以这样告诉自己了，以他所有备受折磨的诚恳态度，在他代表弗农做出种种安排之际，他，克利夫，不过是在遵守他的承诺。弗农主动要求和解，而且因此愿意到阿姆斯特丹来，就绝对不止是巧合，或者只是方便他下手而已了。这证明，在他那漆黑一片、失去平衡的内心深处，他已然接受了属于他的命运。他是在主动把自己交到克利夫手上。

他一路上这么琢磨着，已经来到了下榻的酒店，他从酒店方面得知，今晚的招待会将在七点半钟举行。他从酒店的房间里给他的联络人，也就是那位好医生打了个电话，讨论了一下各项事务的安排，并最后一次讨论了一下病情的症状：不可预测、异乎寻常、极端反社会的举动，完全地丧失了理性。破坏性的倾向，唯我独尊的幻想。绝对分裂的人格。因此讨论到术前用药的必要。药应该怎么服用？医生建议掺在一杯香槟酒里，这可是正好敲对了那个喜庆的音符，正合克利夫之意。

在此之前还有两个钟头的排练时间，于是克里夫先将放在信封里的钱寄存在前台，请门童到酒店外头给他招了辆出租车，不出几分钟，便来到了阿姆斯特丹音乐厅一侧的演职人员入口处。当他走过门卫，推开通向楼梯的旋转门时，乐队的演奏声传到了他耳边——是最后一个乐章，一定是的。他一边上楼，一边已经在订正这个乐段了；在这里我们听到的应该是法国号，而不该是单簧管，而且定音鼓的鼓点太弱了些。这是我的音乐。那就像是捕猎的号角在召唤他，召唤他回复原形。他又怎能忘记？他不禁加快了步伐。他能听到他写下的乐曲，他正走向对他的自我的一次重现。所有那些孤身一人的夜晚。那可憎的新闻界。艾伦危崖。为什么他整个下午都一直在浪费时间，为什么他一直在拖延着不想面对这个时刻？他费了好大的劲儿才抑制住自己沿着弧形的走廊狂奔进观众席的冲动。他推开一扇门，停下来喘了口气。

不出所料，他来到的正是位于乐队上面和后面的正厅前座，事实上是在打击乐手后面。乐师们看不到他，他却正好可以看到指挥，朱利奥·鲍的眼睛却是闭着的。他正踮着脚，向前探着身子，左臂朝乐队

伸出，手指张开，抖动着，轻柔地将装有弱音器的长号的演奏声慢慢抬高，那长号正在甜蜜、睿智、蓄谋已久地第一次完整地释放出那个旋律，那个世纪末的《今夜无人入眠》，那个他昨天向警探们哼唱的旋律，那个他为此不惜牺牲一位无辜女性的旋律。而他做得没错。当乐音渐强，整个弦乐部分都将琴弓就位，开始呼吸出那错综繁复的滑动和声的第一组此起彼伏的轻声细语时，克里夫悄悄地溜到一个座位上，感觉自己一下子陷入到一种狂喜的沉醉之中。现在，音乐的质地正倍加复杂化，因为有更多的乐器被吸引进长号的共谋当中，而不谐和和弦则像传染病般蔓延开来，那些细小刺耳的碎片——那些无路可去的变奏——则像火花般被抛掷起来，又时而经过强烈的碰撞，产生出狂飙突进的音墙的最初征兆，那就是海啸，现在已经开始凝聚、上升，马上就要把前进道路上的一切障碍统统扫清，最后在主音的岩床上把自己也撞得粉身碎骨。但在这一切发生之前，指挥用指挥棒轻敲了几下乐谱架，乐队于是不情愿地参差不齐地平静下来。鲍耐心地等到最后一个乐器也寂然无声之后，朝克利夫的方向举起双手，大声喊道：

“欢迎我们的大师！”

克利夫站起身来，英国交响乐团的每个成员都转向他。当他下来登上舞台的时候，乐师们纷纷用弓弦轻敲乐谱架表示欢迎。一个小号手吹出D大调协奏曲中一个诙谐的四音符乐句，是克里夫而不是海顿的协奏曲。啊，身处欧洲大陆，而且身为音乐大师！那是何等地舒畅！他拥抱了朱利奥，跟首席小提琴握了握手，面带微笑，微微一躬，双手半举做出谦逊的投降姿态，向众位乐手表示感谢，然后转过身去，附在指挥耳边说了几句悄悄话。克利夫今天不想向乐队讲解这部作品。他将在第二天一早讲，那时候大家的脑子应该格外清醒。眼下他很高兴坐在后头洗耳倾听。他又针对单簧管、法国号以及定音鼓的弱音问题谈了几句他的意见。

“是的，是的，”朱利奥赶紧说，“我已经看出来了。”

克利夫回到座位上以后，他注意到乐手们的表情是何等的严肃。他们已经苦练了整整一天。酒店里的招待会肯定会有助于提升他们的情绪。排练继续下去，鲍再度润色了一遍他刚刚听到的乐段，让各组乐器分别单独演奏，还特意对联奏标记做了调整。从他坐的位置，克

利夫竭力避免让他的注意力被吸引到技术细节上去，因为现在他要感受的是音乐，是思想如何转化为声音的奇妙过程。他身体前倾，闭上眼睛，全神贯注地聆听着鲍表示认可的每个片段。克利夫有时候在创作一部作品时过于投入，竟至于买椟还珠，对他的终极目标反倒视而不见了——他的终极目标就是要创造这种既感官又抽象的愉悦，将这种永远无法穷尽其意义的非语言的感悟转化为空气的震动，令人兴奋莫名却又可望而不可即地悬置于情感与理智融和无间的那一点上。而对于音符的顺序排列只不过令他想起他最近为创作他们所付出的努力。鲍现在已经开始排练下一节，那与其说是渐弱，还不如说是退缩，这段音乐让克利夫想起了晨曦的照耀下他工作室里的杂乱无章，以及他对自己的怀疑，他自己都不敢深想。伟大。他自诩的伟大是否不过是痴人说梦？肯定必须得先有一个自我认同的最初时刻，而这种自我认同又肯定总是会显得荒唐可笑的。

现在又轮到长号演奏了，一种纠结的、一半受到压抑的渐强终于爆发成为主旋律最后的表达，一种响彻全场的狂欢式全乐队齐奏。但要命的是没有变化。克利夫用双手捂住了脸。他原先的担忧是有道理的。他的作品毁于一旦。他在前往曼彻斯特之前，只能让最后那几页谱子听天由命。他别无选择。他现在已经不记得当时他灵感萌动时所要进行的微妙改动了。这原本应该是整部交响曲坚定地宣告胜利的时刻，是在毁灭到来之前将人性的一切欢乐积聚起来的时刻。可是竟然呈现得如此浅陋，不过是一种简单的极强音的重复，成了一种肤浅蠢笨的浮夸，成了矫揉造作、假模假式；连这个都不如，那简直就是一片空虚；唯有快意的报复才能将其填满。

因为排练时间所剩无几了，鲍就让乐队一直演奏到底。克利夫瘫坐在座位上。现在，所有的一切在他听来都完全不同了。主题被分裂成为一波波不谐和音的浪潮，而且在音量上逐渐增强——可是听起来却简直荒唐不经，就像二十个乐队全都转向了A弦的定弦音[15]。这根本就不是什么不谐和。实际上每个乐器都在拉同一个音。那是单调的嗡鸣，是一个巨大的需要修理的风笛。他只能听到那个A音，从一件乐器被投掷到另一件乐器，从一个乐器组被扔到另一个乐器组。克利夫那天赋的音高辨别力突然间成了对他的一种折磨。那个A音简直要像钻头一样要把他的脑子钻出个窟窿。他真想从观众席上逃跑，可他

又正在朱利奥的视线范围之内，而身为作曲家，在自己的作品排练结束前几分钟的时候却落荒而逃，其造成的影响是不可想象的。于是他更深地跌坐进座位中间，以一种貌似全神贯注的态度把脸整个埋了起来，一直忍受到最后那四个无声小节的结束。

照原来的安排，克利夫将乘坐指挥家的劳斯莱斯返回酒店，车就停在演员出口处等着。不过，鲍还有些乐队的事务脱不开身，于是克利夫就有了几分钟时间，独自一人待在音乐厅外面的黑暗中。他穿过凡·贝尔大街上的人群。人们已经开始抵达音乐厅来听晚上的音乐会。是舒伯特的作品。（难道世人还没有听够那个梅毒患者舒伯特吗？）他站在街上的一个角落里，呼吸着阿姆斯特丹温和的空气，那空气总似乎带点儿淡淡的雪茄烟和番茄酱的况味。他对自己的谱子心知肚明，他知道谱子里到底有多少个A音，那部分乐段听起来到底是什么样。他刚刚是经历了一种听觉上的幻觉，是种幻想——或者说是一种幻灭。变奏的阙如毁了他的杰作，他于是对于他已经制定的计划更加坚定不移了，如果说还有更加坚定的余地的话。驱动他的已经不再是狂怒，或者痛恨和厌恶，也不再是什么信守诺言了。他所要做的完全符合契约的约定，具有纯几何学那种超越道德的必然性，他已经没有任何情感的波动了。

在汽车里，鲍跟他谈起了当天的工作，那众多像是完全照着谱子演奏的段落，还有明天将不得不单独挑出来进行排练的一两处地方。尽管已经完全认识到他这部作品的远非完美，克利夫仍旧想听到这位伟大的指挥家对他的交响曲大大地颂扬、恭维一番，于是就故意抛了个问题出来钓他：

“你认为这整部作品衔接得好吗？我是说从结构上说。”

朱利奥探了下身，把分隔他们和司机的玻璃隔板拉上。

“好的，一切都很好，不过，就你我之间说说……”他压低了声音，“我觉得那第二双簧管，那个年轻的姑娘，真是漂亮极了，可是她的演奏却并不完美。幸运的是，你写的那部分曲子没有任何难度。漂亮极了。今晚上她将跟我共进晚餐。”

在这次短暂行程的剩余时间里，鲍回顾了一下英国交响乐队的此次欧洲巡演，巡演即将接近尾声，而克利夫则忆起两人上次合作的情形，当时是在布拉格重新上演他的《交响托钵僧》。

“啊，是呀！”鲍不禁叫道，此时汽车已经停在酒店外面，车门也已经为他打开。“我记得，真是一部辉煌的作品！那是属于青春的创造力，已经难以再现了，对吧，我的大师？”

两人在大堂分手，鲍要到招待会上去露一小脸儿，克利夫则到前台取他存放的信封。服务员告诉他，弗农半小时前已经到了，赴一个约会去了。为乐队、朋友和新闻界举办的酒会正在酒店后部装有枝形吊灯的长廊里进行。有个端着托盘的服务生站在门口，克利夫分别为弗农和他自己各拿了一杯酒，然后退到一个没有人的角落，在一个有靠垫的窗边座位上落座，一边阅读医生说明，一边打开了一小袋白色粉末。他时不时地瞥一眼门口。这一周的前几天，当弗农打来电话为他惊动警方而郑重道歉——什么我是个白痴啊，都是工作的压力，那个噩梦般的一周，诸如此类的话——尤其是当他主动建议前来阿姆斯特丹跟他重修旧好，说他反正在这里也有事要办时，克利夫满口答应，显得很是亲热，可是把电话放下以后，他的两只手却打起了哆嗦。现在，当他把药粉倒进给弗农准备的香槟里时，他的手又哆嗦开了。药粉在酒里冒了冒泡，很快就融入酒中，消失不见了。克利夫用小拇指抹去聚在杯沿位置的灰白色泡沫，然后站起身来，一只手端着一只酒杯。给弗农喝的在右手上，他自己的端在左手——牢记这一点非常重要。弗农在右，虽说他大错特错[16]。

克利夫在穿过鸡尾酒会上那一大群狂呼大笑的音乐家、艺术行政人员和乐评家时，满脑子想着的只有一个问题：怎么才能在医生到来前劝说弗农喝下这杯酒，是喝这一杯而不是另外一杯。或许最好的办法是在他从托盘里给自己拿酒前，在门口就截住他。当他侧身从闹哄哄的铜管乐手旁边挤过时，香槟泼溅到了他的手腕上，他不得不绕了一大圈路，躲开那帮已经看起来醉醺醺的贝司手，他们是在跟定音鼓手斗酒呢。最后，他终于来到了一大帮性情温和的小提琴手的地盘上，他们允许长笛手和短笛手也加入他们的行列。这里的女性明显增多，气氛也安静了好多。她们三三两两地聚在一起，柔声曼语地叽叽喳喳，空气中也充满了令人愉快的香水味儿。在一旁，有三个男人正在小声地讨论着福楼拜。克利夫终于发现了一角还没被人占据的地毯，在那儿他能清清楚楚地看到那两扇开向大堂的大门。迟早会有人走上前来跟他搭讪的。结果也未免太早了些。是那个小臭屎保罗·兰纳

克，就是宣称克利夫正是思想家的小甜饼格雷茨基的那位乐评人，后来他又公开收回他的说法，成了：格雷茨基是思想家的小甜饼林雷。

“啊，林雷，有一杯酒是给我的吗？”

“不，请你走开。”

他倒是很乐意把右手端着的那杯酒给兰纳克灌下去。克利夫转身离开，可是乐评家已经醉了，只想寻他的开心。

“我可是听说了你最近的消息，大作真的叫《千禧年交响曲》？”

“不，只是新闻界那么叫！”克利夫生硬地道。

“我可是都听说了，他们说你剽窃了贝多芬的某个败笔。”

“走开！”

“我猜你会把这说成是‘取样’，或者后现代主义的引用。可是，你不是想成为前现代主义者吗？”

“你要是再不走开的话，我可要给你这张蠢脸一个大耳刮子了。”

“那你最好还是给我一杯酒，好腾出一只手来。”

克利夫正想四处找个地方暂时把酒杯搁一下呢，一抬眼正看到弗农眉开眼笑地朝他走来。不幸的是，弗农的手里也端着满满两杯酒。

“克利夫！”

“弗农！”

“啊，”兰纳克嘲弄地奉承道，“原来是跳蚤本尊驾到。”

“瞧，”克利夫道，“我已经给你准备好酒了。”

“我也给你拿了一杯。”

“那么……”

两人分别递给了兰纳克一杯酒，然后弗农把自己的酒给了克利夫，克利夫也把他的给了弗农。

“干杯！”

弗农冲克利夫点了下头，又别有深意地看了他一眼，然后转向兰纳克。

“我最近看到你老兄的名字跟一帮非常杰出的人物列在了一起。法官，警察局长，顶级富商啦，政府部长啦等等的。”

兰纳克兴奋得小脸儿都红了，“那些封爵的说法完全是一派胡言。”

“那是自然了。这牵扯到威尔士的一家儿童福利院，顶级的恋童

癖小集团。你被录像拍到进出过六七次。我在被炒之前正打算要登一篇报道呢，不过，我肯定别的人也会把它给捅出来的。”

至少有十秒钟的时间，兰纳克站得笔挺，一动不动，简直就像模范军人般两肘紧贴在身体两侧，两杯香槟直撅撅地举在面前，刚才的笑容还原样凝固在张开的嘴唇上。那预警的信号就是他的眼珠子突然膨胀出来，眼睛就像是蒙上了一层薄翳，他的咽喉在不断地往上翻涌，一种跟平常的吞咽正好反向的蠕动。

“当心！”弗农大叫一声，“退后！”

情急中两人猛地往后一跳，将将躲过了兰纳克胃里面呈弧状喷涌出来的内容。长廊里突然一片寂静。然后，伴随着一声拖长的、满怀厌恶的下行滑音，整个弦乐队，再加上长笛和短笛手，朝铜管乐队那边蜂拥而去，将乐评家和他的呕吐物撇在后头，在一盏孤零零的枝形吊灯照耀下，他吐出来的那堆牛黄狗宝活像是夜幕刚刚降临时分乌德·胡格街[17]上加了蛋黄酱的炸薯条。克利夫和弗农也被整个人流给卷走了，直到被带到跟大门齐平的位置两人才得以脱身，来到外头安静的大堂。两人在一只单扶手沙发上安坐下来，继续呷着手里的香槟。

“比揍这家伙一顿还解气，”克利夫道，“你刚才说的话可是当真？”

“我原来还没把这事儿当真呢。”

“再次干杯。”

“干杯！你瞧，我说话算话，是真心悔过了，真的非常抱歉让你惹上了警察的麻烦。这种行为真是骇人听闻，向你致以无条件的、最低首下心的道歉。”

“这事儿就别再提啦，我对你的工作还有所有那些事儿也深感遗憾——你真是最优秀的。”

“咱们握手言和吧，好朋友。”

“好朋友。”

弗农喝干了杯中酒，打了个哈欠站起身，“哎哟，你瞧，咱们要是一起吃晚饭的话，我可能得先打个盹儿。我觉得真是疲惫不堪。”

“你这个星期过得太不消停了。我去冲个澡吧，大约一小时后，还在这儿见？”

“好的。”

克利夫目送着弗农没精打采地走去服务台要钥匙。宏伟的复式楼梯脚的位置站着一男一女，两人跟克利夫对视了一眼，点了点头。不一会儿，他们就尾随弗农上了楼。克利夫则又在大堂里转了两圈，然后他也拿了自己的钥匙回了房间。

几分钟以后，他赤着脚站在浴室里，周身的衣服还穿得好好的，在浴缸上弯下腰，想把堵住下水口、闪着微光的镀金小装置给拔出来。这需要一边拧着一边往上拔，看来他一直都没掌握窍门。与此同时，脚跟底下发热的大理石地板又在提醒他，他也真是觉得累了。在南肯辛顿度过的几个不眠之夜，在警察局经历的极度混乱状况，还有阿姆斯特丹音乐厅里的恭维和赞美。他这个星期过得也不轻省啊。那就在沐浴前先小睡片刻吧。回到卧室后，他飘飘然地脱掉裤子，松开衬衫，愉快地呻吟了一声后躺倒在巨大的床上。金色的缎子床单爱抚着他的大腿，他体验到一种精疲力竭地放纵之后的心醉神迷。一切都很美好，很快他就要到纽约去见苏茜·马塞兰了，他那已经被遗忘的、包裹得严严实实的部分就要再度蓬勃绽放了。躺在这儿，躺在这丝般顺滑的温柔乡里——就连这个昂贵的房间的空气都宛如丝绸一般——他要是肯费这个力气挪动一下双腿的话，他早就该怀着愉悦的期待在床上翻腾起来了。也许，如果他肯把心思往这上面放，如果他能够有一个星期的时间不去想他的工作的话，他是能让自己爱上苏茜的。她这人不错，绝对的够劲儿，绝对可靠，会对他忠心耿耿。想到这里，想到他是个多么值得他人对他忠心耿耿的伟人，他突然间被对他自己的一股深情和爱意所压倒，竟禁不住热泪盈眶。他感觉到有一滴泪水滑过他的面颊，流到耳边，痒酥酥的。他懒得去擦掉它，而且也没这个必要，因为此刻穿过房间正朝他走来的就是莫莉，莫莉·莱恩！旁边还跟着一个人。她那骄纵的小嘴，那双黑色的大眼睛，还有新做的发型——短发——看上去正适合她。一个多么出色的女人啊！

“莫莉！”克利夫费力地用嘶哑的嗓音唤道，“很抱歉我起不来床……”

“可怜的克利夫。”

“我实在是太累了……”

她把凉凉的手按到他的前额上，“亲爱的，你是个天才。你的交响曲是个彻头彻尾的奇迹。”

“你去排练现场了？我没看到你。”

“你太忙了，太崇高了，怎么会注意到我？你瞧，我带了个人来见你。”

迄今为止，克利夫已经见过莫莉绝大多数的情人了，可是他不大认得这是哪一位。

莫莉不愧是个社交老手，她俯下身来在克利夫的耳边低声道：“你以前见过的，他是保罗·兰纳克呀。”

“那就是了。他留了胡子，我一下子倒认不出了。”

“这小东西是个小克利夫迷，他想要你的签名，可是又害羞得不敢说。”

克利夫决心一切都顺着莫莉，于是让兰纳克放心。

“没事，没事。我根本就不会介意的。”

“我真是感激涕零。”兰纳克边说边把纸笔递给他。

“说实在的，要我签个名你没必要觉得难为情的。”克利夫潦草地签下自己的名字。

“请在这儿也签一个，要是您不介意的话。”

“一点儿都不费事，没什么麻烦的。”

就写了这么几个字却几乎耗尽了他全副精力，他不得不躺了下去。莫莉靠得他更近了。

“亲爱的，我得稍稍责备你两句，然后我就丢开手再也不提这事儿了。可是，你知道吗，那天在湖区里我是真的需要你的帮助的。”

“哦上帝啊！我没能认出那就是你，莫莉。”

“你总是把工作放在第一位，不过，也许你是对的。”

“是的——不，我是说，要是我知道那就是你的话，我会让那个瘦长脸的家伙吃不了兜着走的。”

“那还用说。”她伸手握住他的手腕，拿起一个小手电筒照了照他的眼睛。一个多么了不起的女人！

“我的胳膊热死了。”克利夫低声道。

“可怜的克利夫，正是因此我才把你的袖子卷了起来呀，小傻瓜。现在，保罗想在你胳膊上扎进一个大针头，好让你知道他对你的作品到底是怎么看的。”

那位乐评家果真就这么做了，还挺疼的。有些赞美是会伤人的。

不过，克利夫终其一生一直在学习的一件事就是如何接受人家的恭维。

“唉，多谢了，”他呜咽着道，声音都变了，“你实在是太过奖了，我本人倒觉得受之有愧了。不过，不管怎么说，你能喜欢它我感到很高兴，真的，感激不尽……”

在那位荷兰医生和护士看来，这位作曲家在闭上眼睛之前还抬了抬头，像是要从他枕着的枕头上最谦逊地鞠一个躬。

五

在这一整天里，弗农头一次发现就剩下了他一个人。他的计划非常简单。他轻轻地关上通往外间办公室的门，踢掉鞋子，拔掉电话，把桌子上的报纸书籍统统扫到地板上——然后在桌子上躺了下来。距离早上的会议还有五分钟时间，见缝插针打个盹儿又有何妨，他又不是没这么干过——他如果能一直保持最佳状态，那也是整个报社的造化。他躺下的时候，脑海里不禁浮现出以下的形象：他本人巨大的雕像耸立在《大法官报》报社大楼的大堂里，一个由花岗岩雕刻而成的伟大的斜倚着身子的形象——弗农·哈利戴，伟大的实干家，主编。在休息。不过只是暂时休息一会儿，因为会议马上就要开始了，而且——真该死——大家已经溜达进来了。他真该告诉琼让她挡驾的。他喜欢午饭时间在酒馆里讲述的那些有关几位老主编的故事；那位伟大的V.T.哈利戴——你知道，就是因“头顶门”而名声大噪的老主编，过去经常躺在他的办公桌上主持晨会呢。大家都不得不假装没有注意到这一点，谁都不敢有一个字的微词。还光着脚呢！而现如今，当道的却都是些索然乏味的小男人，一朝得势的小会计。再要么就是一身黑色裤装的娘儿们。你是说要一大杯金酒加汤力水的对吧？那张著名的头版当然是V.T.做的，把所有的文字说明全都推到二版上去，让照片本身来讲故事。那可是报纸真正能起到作用的时候啊。

咱们这就开始吧？大家都到了。弗兰克·迪本，而站在他旁边的——真令人惊喜交集——竟然是莫莉·莱恩。绝不把私事和公事搅和到一块儿，事关弗农的原则问题，所以他也不过冲她公事公办地点了下头。她可真是个漂亮女人啊。把头发染成了金色，真是个高明主意。

而雇用这么个女人就是他的高明主意了。完全是基于她为巴黎版《时尚》所成就的出色业绩。这个了不起的M.L.莱恩。从来都没打扫过一次她的公寓，从来就没洗过一个盘子。

弗农甚至都没把头靠在胳膊肘上，就开始了对上期报纸的回顾检讨。可不知怎么的，他脑袋下头竟然出现一个枕头。这会让那些语法学家们高兴的——他想到了迪本写的一篇报道。

“这话我早就说过了，”他说，“我就再说上一遍。‘万能灵药’这个词儿是不能跟一种特定的疾病连用的。那是一种包治百病、无所不能的药物，所以‘治疗癌症的万能灵药’这种说法是讲不通的。”

弗兰克·迪本居然有脸径直走到弗农跟前。

“我恰恰不能苟同，”这位国际版副编说道，“癌症能以多种形式出现，‘治疗癌症的万能灵药’恰恰是种完美的合乎语言习惯的用法。”

弗兰克有身高的优势，但弗农仍旧在桌子上保持仰卧的姿态，以示他可没有被他给吓倒。

“我不希望在我的报纸上再次看到这种用法。”他沉着镇定地说道。

“可这并非我找您的要点，”弗兰克道，“我想请您在我的业务开支上签字认可。”他手里拿着一张纸，还有一支笔。

了不起的F.S.迪本，将他的业务费用提高到了一种艺术的形式。

这要求太肆无忌惮了，而且是在会上当众提出！弗农都懒得跟他理论，而是继续刚才的话题。针对的同样还是弗兰克，出自同一篇报道。

“今年是一九九六年，不是一八九六年。如果你想表示‘否认’的意思，就别去拽什么‘非也，非也’。”

这时，莫莉居然走上前来为迪本求情，这多少让弗农有些不满。可是当然啦！莫莉跟弗兰克，他早该猜到了。她正在拉扯弗农的衬衫袖子，她是在利用她跟主编的个人关系，来促成她现任情人的利益。她俯下身来，趴在弗农的耳边低语，“亲爱的，他欠人钱了，我们需要这笔钱。我们正要在塞纳街上这个甜蜜的小地方一起安顿下来……”

她可真是个漂亮女人，他一直都无法抵挡她的魅力——自从她教他怎么烤牛肝菌以来。

“那好吧，快点儿。不过，咱们必须得继续会议议程。”

“在两个地方，”弗兰克道，“上头和下头分别签字。”

弗农写了两遍“V.T.弗农，主编”，简直就像是花了半个钟头的时间才签好。等他终于写完后，他就继续他的评论。莫莉正在把他的衬衫袖子卷起来，但要是问她干吗要卷他的袖子，就又得节外生枝了。迪本也仍旧在他桌边晃荡。他现在可不能再让他们当中的任何一位来烦他了，他脑子里要操心的事儿太多了。当他发现了一种更高一等的玄妙风格时，心跳都随之加快了。

“再说中东问题。本报是以亲阿拉伯路线而著称的，可是，在谴责……呣，阿以双方的暴行方面，我们应该更加无所畏惧……”

弗农永远也不可能告诉任何人他上臂上的灼痛了，还有就是他已经开始领悟到，尽管还只是模糊地意识到他眼下到底在哪儿，他的香槟里一定放了什么东西，以及他眼前这两个人到底是谁。

不过，他确实是中断了他的滔滔评论，沉默了片刻，最终令人肃然起敬地嗫嚅道：

“有人泄密了。”

六

首相在那一周决定改组内阁，普遍认为，尽管公众舆论的潮流是全都倾向于加莫尼的，但毁掉他的恰恰正是《大法官报》上登的那张照片。还不到一天的工夫，这位前外相就发现，不论是在本党的总部走廊里，还是在下院的普通议员席中，对于他拟于十一月份发起的竞选挑战，大家已经全都兴味索然：就国内大部分民众而言，情感的政治学或许已经慷慨地原谅，或者起码是容忍了他，但政客们却并不喜欢一个未来的领导人身上竟会有这样的弱点。他的命运正是《大法官报》的总编曾希望的那样，已经渐渐隐没；朱利安·加莫尼也正因此才能轻易地走进机场的贵宾休息室——他最近的身份仍使他拥有这个权利——既没有受到各大报社的围追堵截，也没有政府官员的前呼后拥。在免税吧台边，他发现乔治·莱恩正在自斟自饮苏格兰威士忌。

“啊，朱利安。一块儿喝一杯吧，如何？”

这两个人自从莫莉的葬礼以来还没谋过面，于是谨慎小心地握了

握手。加莫尼早就听到传言，说照片就是莱恩卖出来的；莱恩却不知道加莫尼到底知道多少。不过反过来，加莫尼也吃不准莱恩对他跟莫莉的情事到底持什么样的态度。莱恩也不知道加莫尼是否意识到他，乔治，是何等地厌恶他。他们此行是一起前往阿姆斯特丹护送弗农和克利夫的灵柩回国的，乔治是作为哈利戴的老朋友和《大法官报》的主办人，而朱利安则是应林雷信托的敦请，作为克利夫在内阁的支持者前往阿姆斯特丹的。林雷的受托人希望前外相的到场，将有助于简化困扰着国际间尸体交付问题的繁杂文书手续。

两人端着酒杯穿过拥挤不堪的休息室——现如今简直人人都是贵宾了——终于在洗手间的门旁找到了个相对宽松的角落。

“为逝者干杯。”

“为逝者。”

加莫尼想了一会儿，然后说：“你瞧，既然这次咱们要并肩共事，咱们也就不妨开诚布公了。那照片果真是你提供的吗？”

乔治·莱恩往上坐直了一英寸，以一种痛苦的嗓音道：“作为一个商人，我一直都是本党的忠实支持者和党的基金的捐助者。我掺和到这种事里面对我又有什么好处？哈利戴肯定是早就把照片给扣下来，就等着时机一到就立马往外抛呢。”

“我听说还有为了版权竞标的事儿。”

“莫莉把照片的版权授予了林雷，他可能挣到了几个英镑。我可不想过问他这些事儿。”

加莫尼呷着杯里的威士忌，心里盘算着，《大法官报》肯定是会保护其信息来源的。如果莱恩是在说谎，那他这个谎撒得可真够圆乎的。要是他说的是实话，那林雷和他的所作所为就真是罪该万死了。

广播里已经在提请他们这个航班的旅客登机了。当他们两人走下楼梯，朝正在等候的接送客车走去时，乔治把手搭在加莫尼的胳膊上说：“你知道，我觉得你可是非常巧妙地脱身出来了呢。”

“哦，真的吗？”加莫尼不着痕迹地挪开了自己的胳膊。

“哦，当然啦，大部分人为了远为微不足道的小事儿就已经要悬梁上吊了。”

一个半钟头以后，他们已经坐上了一辆荷兰政府的专车，驶过阿姆斯特丹的街道了。

鉴于两人有好长一段时间都没有说话了，乔治于是轻描淡写地说：“我听说伯明翰的首演已经推迟了。”

“事实上是取消了，朱利奥·鲍说这是部失败之作，半个英国交响乐团都拒绝演奏它。显然，结尾的一个旋律是对贝多芬《欢乐颂》的无耻抄袭，不过加减了一两个音符而已。”

“难怪他要自杀呢。”

尸体存放在阿姆斯特丹警察总局地下室一间小小的停尸房里。当加莫尼和莱恩被人领着走下水泥楼梯时，他不禁好奇苏格兰场的地下是否也有这么个类似的秘密处所。现在他是永远也甭想弄清楚了。正式的身份确认已经做好。前外相被引到一边，跟荷兰内务部的官员进行私下的商讨，只剩下乔治·莱恩细细打量他那两位老朋友的脸相。两人看起来都出奇地安宁，弗农的嘴唇略为张开一点，仿佛正要说出一句有趣的话来，而克利夫的脸上则洋溢着陶醉在鲜花掌声中的快乐神情。

不久，加莫尼和莱恩又上了车，再次穿过市中心往回走。两个人都陷入沉思之中。

“我刚刚被告知了一桩相当有趣的事情，”加莫尼过了一会儿道，“新闻界都搞错了。我们全都搞错了。这根本就不是一对儿的自杀。他们是相互毒死了对方，他们各自给对方下了鬼才知道的什么药。这是一起相互的谋杀。”

“我的上帝！”

“原来这里竟有这么些胡作非为的医生，钻安乐死法律条文的空子，无所不用其极，通常是干掉客户年迈的亲戚来牟利的。”

“滑稽的是，”乔治道，“我想《大法官报》刚刚才登过揭露这种黑幕的报道。”

他转过头去望着车窗外。他们正以步行的速度沿布劳威尔运河行驶。一条多么令人愉快、秩序井然的街道。街角有家整洁漂亮的小咖啡馆，大概也卖毒品。

“啊，”他最后叹道，“这些荷兰人和他们通情达理的法律啊。”

“是呀，”加莫尼道，“一旦通情达理以后，也就很容易越过界限，无所顾忌了。”

两人于傍晚时分返回英国。在希思罗机场把灵柩的事宜安排妥当

之后，两人进入海关。找到各自的司机后，加莫尼和莱恩握了握手就此分手。加莫尼前往威尔特郡继续跟家人度假，莱恩则去拜访曼迪·哈利戴。

乔治让司机把车停在曼迪家那条街的街头，他想溜达个几分钟，他需要准备一下该对弗农的寡妻说些什么。可是，当他在凉爽而又宜人的薄暮中信步溜达着，经过一座座宽敞的维多利亚式别墅，听到这个早春第一轮刈草机发出的嗡鸣时，他却发觉他的思绪愉快地转到了别的方向：加莫尼被打倒了，他的妻子在新闻发布会上满口谎言地公开否认了他跟莫莉的风流韵事，也就等于恰到好处地缚住了他的手脚。现在弗农也不会挡道了，还有克利夫。总而言之，在他老婆的老情人这条战线上，事情的结局还算不错。这当然是个大好时机，可以开始考虑怎么为莫莉举行一个纪念仪式了。

乔治来到了哈利戴家的房子跟前，在门前的台阶上踌躇了一下。他认识曼迪已经多年了。一个了不起的姑娘，原本可是相当狂野的。也许邀她出去吃个饭并不算太过鲁莽。

没错，是要举行个纪念仪式。圣马丁要比圣詹姆斯教堂更好，因为那些阅读由他本人出版的书籍的轻信的愚民更喜欢圣詹姆斯。那就定在圣马丁了，而且只有他一个人发表演讲，除此之外再没有他人。也不会再有他老婆的老情人在底下挤眉弄眼了。他微微一笑。当他抬起手来去按门铃的时候，他已经在纵情开怀地遐想，心满意足地开始拟定贵宾名单了。

---

[1] 酶斯卡灵（mescalin），一种致幻剂。

[2] “虫豸”（vermin）跟“弗农”（Vernon）字形相似。

[3] 沙布利（Chablis）横跨于勃艮第和香槟之间，是世界最著名的葡萄酒产区。

[4] 图阿雷格人（Tuareg）是北非撒哈拉沙漠地区新风伊斯兰教的游牧部族。

[5] 班德尔（Bandol）亦为法国著名的葡萄酒产区，位于普罗旺斯，葡萄种植于陡峭的台地上，其葡萄酒以浓郁高雅著称。

[6] “drag”有一意指男扮女装或女扮男装的服饰，又有一俚语用法，意思是极端无聊或令人厌烦的人或事。

[7] 原文为“knickers in a twist”，这也是玩双关语的把戏：在英式俚语中，“get one’s knichers in a twist”意思是着慌、恼火，而且，“twist”一词也有怪

癖、变态的意思。

[8] 这两个词分别是“dressing up”和“dressing down”，也是在玩文字游戏：“dress up”当然是盛装的意思，不过也还有特意穿别人的衣服装扮起来玩的意思，无非又是影射加莫尼的易装癖；而“dress down”在当穿什么衣服这个意思讲时，是指为了某种特定场合所需而特意比平时穿得随便，故译为“陋装”，而除此意之外，这个词组还有整饰皮革、梳刷马匹的意思，而且口语用法中更有狠狠地训斥、痛打之意。

[9] 新苏格兰场（New Scotland Yard）即伦敦警察厅。

[10] 斯希普霍尔机场（Schiphol airport）是荷兰阿姆斯特丹的国际机场。

[11] 英国的开放大学（Open University）是英国在成人高等教育方面进行的一项革命性实验，于1971年1月创办，总部设在白金汉郡密尔顿·凯因斯新城。开放大学招生不受学历限制，其目的在于使所有人都有受教育的机会。课程由著名的学院统一组织，教学使用多种手段进行，包括电视、函授、学习小组、住校授课和分设在英国各地的教育中心举办的专题讨论会等等。不过总的说来，教育方法以函授为主，电视讲座和专题讨论会等为辅助。

[12] 指威廉·布莱克（William Blake，1757—1827），英国著名诗人和画家，主要作品有《天真之歌》、《天堂与地狱的婚姻》等，不论是诗作还是画作都极具神秘及想象色彩。

[13] 皮尔斯（Sir Peter Neville Luard Pears，1910—1986），英国著名男高音，因其高而尖的嗓音和灵活的发声，并充当作曲家本杰明·布里顿声乐作品的首席诠释者而著称，1977年获封爵士。

[14] 布劳威尔运河（Brouwersgracht，也有意译为“酿酒人运河”）是阿姆斯特丹的一条风景如画的著名运河，沿河的街道是著名商业街。

[15] A弦是小提琴上的第二根弦，乐队在演出前定弦时全体都拉A弦。

[16] 原文是：“Vernon was right. Even though he was wrong.”这里是玩了个文字游戏，因为“right”既有“右边”又有“正确的”意思。

[17] 乌德·胡格街（Oude Hoogstraat）是阿姆斯特丹一条餐馆酒店云集的商业街。

译后记

麦克尤恩“悬崖撒手”

《阿姆斯特丹》破除“我执”

——重估《阿姆斯特丹》在麦克尤恩文学创作中的意义

伊恩·麦克尤恩分别以《只爱陌生人》、《黑犬》、《阿姆斯特丹》、《赎罪》、《星期六》和《在切瑟尔海滩上》六度入围布克奖短名单，平了艾丽丝·默多克入围布克奖的历史纪录，还分别在二〇〇五和二〇〇七年两度被提名国际布克奖，堪称该奖项设置以来获得最多次提名的作家。不过，唯一真正获奖的只有《阿姆斯特丹》。有不少评论家对此结果颇有非议，非议之一在于《阿姆斯特丹》并非麦克尤恩最好的作品，甚至是“相对较弱”的作品（当然在哪部作品才是他“最好作品”这一问题上也难得有统一的意见，有评论家认为是《水泥花园》和《只爱陌生人》这两部“小型杰作”，也有评论家力挺《赎罪》，这部作品虽然没有最终摘得布克奖，却在大洋彼岸的美国接连斩获《洛杉矶时报》小说奖和全美书评人协会两项大奖）；其二则是，它非但不是麦克尤恩最好的作品，甚至都绝非“典型的”麦克尤恩作品——可以说它跟不论是老麦之前还是其后的作品都大异其趣、甚至迥乎不同——它“竟然”是喜剧而且是部“黑色喜剧”作品！有好事者还会进而得出结论，说这简直是布克奖评委会在跟老麦开玩笑。

自然，但凡是由人类评选颁发的奖项，就难免有其他因素介入而出现“搞平衡”，甚至有失公允的结果，但具体到老麦最终唯有《阿姆斯特丹》获得布克奖的这桩公案，我个人却并不同意某些论家认为大有偏颇的观点，在过去了十几年之后再回过头来看，反倒是觉得它的获奖恰恰证明了当年那任评委会的独具只眼，真正站不住脚的倒是某些论家的那“两大非议”。

先说“典型”与否的问题。在某些论家眼中，“典型的”麦克尤恩作品也就是具有所谓“恐怖伊恩”特征的作品。这可真是“成也萧何，败也萧何”，一位作家初登文坛就怕没特点，没人关注；老麦则是初登文坛就大受关注，最重要的原因即在于他创作题材的“惊世骇俗”——是

他以简洁冷静的文体直接揭出人性的阴暗面，尤其是畸形情感和变态性爱，“恐怖伊恩”的花名即由此而来。可是一个作家一旦被贴上了标签，再想摆脱可就殊非易事了，不但读者会对他形成固定观念，作家本身也很难摆脱它对自我的心理暗示。其实真正的“恐怖伊恩”时期只是老麦创作的第一期，从作品来说，只包括最早的两部短篇小说集《最初的爱，最后的仪式》、《床笫之间》以及两部小长篇《水泥花园》和《只爱陌生人》；从时间上说，不过是从一九七五到一九八一年。这之后的数年间，老麦在小说创作上遇到了瓶颈，甚至一度陷入停滞状态，几经挣扎，为改换心情写过童书、剧本，甚至清唱剧之后才终于找到突破口，写出《时间中的孩子》，而这时已经是一九八七年了，自此老麦正式进入他创作的第二期。第二期的创作同样硕果累累，在《时间中的孩子》大获成功后又接连创作出《无辜者》、《黑犬》和《爱无可忍》三部长篇，时间上大约正好是十年。如果说第一期的老麦限于“揭出”人的各类精神问题，而在这十年间，他则致力于深入探究产生这些精神问题的种种深层原因；如果第一期的老麦可以“恐怖伊恩”差强概括，那么我们大约可以将第二期的作者称为“理念伊恩”。

而就在《爱无可忍》出版的次年，老麦却突然间来了个大变脸，抛出了他创作生涯中唯一的一部喜剧性作品，这就是《阿姆斯特丹》，老麦创作生涯的第二期也由此戛然而止，由这部既轻松又黑色的讽刺小说开启了他创作的第三期，我个人认为这个时期一直持续到现在。老麦在这个时期的创作态度与前两期相比有了极大的不同，如果说前两期的创作态度有个最大的共同点，那就是“我执”——执著于展现和深挖人性的阴暗面和精神问题的根源；而到了《阿姆斯特丹》却感觉像是突然间“悬崖撒手”，这个“撒手”不是消极退缩、就此不管了，而恰恰是柳暗花明、豁然开朗，超越了“我执”，从而真正进入从容、清明的成熟阶段；他的创作领域似乎一下子宽广了起来，他的创作风格越发多元化起来，他的创作态度也似乎越发放松、轻松起来——他似乎无所不能了。老麦由此而进入真真正正的“成熟伊恩”时期，而进入这个时期的门径就是一九九八年的《阿姆斯特丹》。

从这个角度来说，《阿姆斯特丹》绝非如有些论家所说的是作家的次要作品，恰恰相反，我觉得它在麦克尤恩整个的创作生涯中具有

真正的转向和开创意义，如果说《水泥花园》、《只爱陌生人》或者《赎罪》可以称得上老麦的“最好作品”，那么《阿姆斯特丹》也绝对称得上他的最好作品之一，而且在开创性的意义上比上述三部作品还要更胜一筹：如果没有它的“悬崖撒手”，就不会有作家的超越“我执”，也就不会有后面的《赎罪》、《星期六》、《在切瑟尔海滩上》乃至二〇一〇年以气候变化为主题的最新讽刺小说《追日》这么多元化的作品了。

《阿姆斯特丹》题解

闲话少说，先来解题。麦克尤恩这部唯一获得布克奖的“黑色喜剧”缘何取名“阿姆斯特丹”？

还是来听听麦克尤恩的夫子自道吧。书评人和传记家亚当·贝格利受《巴黎评论》所托，在一九九六至二〇〇一年末之间多次采访过麦克尤恩，采访开始时，老麦正处于他创作“第二期”临近末了，嗣后每逢麦克尤恩完成了一部新作，他们都要碰一次头，而最后一次谈话发生在二〇〇一年冬，当时《赎罪》正高踞英国畅销书排行榜，几个月后在美国又受到热烈追捧。亚当·贝格利在跟老麦详细讨论过他“第二期”的代表作品《黑犬》和《爱无可忍》后，直截了当地问他，《阿姆斯特丹》——这部标志着作家再度转向的黑色喜剧作品的“缘起”又是什么？

麦克尤恩的回答非常坦率：

这部小说出自我跟我的一个老朋友兼远足伙伴雷·多兰之间长期相互调侃的一句玩笑话。我们开开心心地琢磨着要达成这么个协议：如果我们俩中间有人开始罹患类似老年痴呆的病症，为了避免自己的朋友陷入屈辱的境地，另一方就要把他带往阿姆斯特丹接受合法的安乐死。所以一旦我们两人当中有谁忘了带必备的远足装备，或是在错误的日期出现在了机场——你知道，人在年过四十五以后就会开始出现这类事儿了——另外一位就会说，唉，你该去阿姆斯特丹了！有一次我们正漫步在湖区——走的正是小说中的人物克利夫·林雷行走的路线——我一下子想起来两个可能会达成这种协议的小说人物，后来两个人闹翻了，两人不约而同地引诱对方来到阿姆斯特丹，都想把对方给谋害了。一个相当匪夷所思的喜剧性情节。当时，我的《爱无可忍》正写了一半。我当天夜里把这个想法记录下来，然后就把它扔在一边以备不时之需。所以这两个人物并非在我开始写这部小说的时候才出现的，然后这部小说就慢慢拥有了自己的生命。

小说的两位主人公，一位是“我们的大师”、“伟大的作曲家”克利夫·林雷，另一位则是英伦一家“全国性大报”、新闻直觉“从来不会出错”、自认“伟大的实干家”的《大法官报》主编弗农·哈利戴；两位“男配角”则分别是富可敌国、能左右其“知识贫弱的读者”之好恶的出版商乔治·莱恩以及现任外交大臣并有极大可能问鼎首相宝座、能直接左右国家未来之内政外交政策的朱利安·加莫尼。从朝到野，从政坛一直到文化界、艺术界以及新闻界，这四个人可谓是真真正正的社会柱石、国之栋梁了。这四个能呼风唤雨、各自具有无限能量的男人是由一个女人——既睿智又迷人的美食评论家，又身兼摄影师和敢于创新的园艺家、四十六岁上还翻得出完美的侧手翻的莫莉·莱恩联系到一起的：富有的出版商是她的丈夫，另外三位则都是她的老情人，以时间先后排序分别为伟大的作曲家、了不起的报社主编和现任外交大臣。小说的中心情节即“最有交情的两位老友”作曲家克利夫与大报主编弗农先是相互将性命托付，可是在彻底闹翻、反目成仇之后，又分别将对方“赚”到安乐死合法的阿姆斯特丹，同时将对方置于死地。一个多么匪夷所思而又具有黑色喜剧性的故事，一则多么入骨三分且既谑又虐的道德寓言！可是且慢，这还是我们熟悉的那个抛开阶级和社会外壳、罔顾人物的“外部”角色；孜孜于“向内”开掘变态情感尤其是变态性爱、致力于探索伦理禁忌区和人性阴暗面的“恐怖伊恩”吗？

转向

还是要说来话儿长。

英国是个最注重阶级或者说阶层的国家，如果说法国文学摆不脱的一个关键词是“虚荣”，英国文学则是“势利”，哪怕是几代的作家不遗余力地在反它，反而正说明了它的根深蒂固。麦克尤恩呢？他几乎出身于势利的社会分层制度的最底层，父亲是个粗鲁粗俗兼滥饮无度的军士，母亲则出身农村，十几岁上就辍学当上了打扫房间的女服务员，嫁给老麦克尤恩后就成了家庭主妇。受教育呢？麦克尤恩非但无缘高攀牛津、剑桥这两所“古典大学”，就连从维多利亚时期开始设立、以中产阶级子弟为教育目标的中生代“红砖大学”（以校舍建筑多为红砖建筑而得名）都没有份，他读的苏塞克斯大学是英政府在一九六〇年代为了大规模扩展高等教育，为蓝领工人阶层的子弟提供高等教育的机会，将所有高等技术学院升格而成的产物，典型的所谓“平

板玻璃大学”（同样源自校舍多用玻璃外墙的现代建筑特色）。大学毕业后正巧同是“平板玻璃大学”的东英吉利大学新开了一种全新的课程，可以“一边进行学术研究一边写小说”，对于还没有任何清楚的想法之前已经决心要写小说的麦克尤恩来说不啻于“天上掉下个馅饼来”。他于是申请了这个新课程，拿到了硕士学位，而赖以拿到学位的“作品”——不是论文——就是《最初的爱，最后的仪式》。

以这样的出身和教育背景，立志并实际上开始执笔写作，努力摸索着要找到属于自己的题材、风格乃至声音，也就难怪他对布尔乔亚和等级势利这些英国文学的传统题材完全不感兴趣了。他师法的对象是威廉·巴勒斯、约翰·厄普代克、菲利普·罗斯和杜鲁门·卡波蒂这批“生气勃勃”的美国作家，以及卡夫卡、让热内以及詹姆斯·乔伊斯这帮开宗立派，对人性的所有侧面一网打尽、丝毫不遮遮掩掩的欧洲作家。他毫不扭捏地赞扬“当时的美国小说跟英国小说相比显得是那么生气勃勃，如此的雄心和力量，还有几乎毫不遮掩的狂热”。而当时的英国小说呢？在他看来则“有种受自身制约的特别的迟钝和无趣，纠缠于日常生活和每一种色差的‘灰’之间的微妙不同——服饰、口音、阶级的细微差别”。所谓的“社会符码”，以及你如何可以巧妙地操纵它又如何可能被它毁灭，这当然是个富饶的领域，可是他“对此既一无所知也不想跟它有任何瓜葛”，他试图按他的方式“小规模地回应（美国小说的）这种疯狂的特质”，以回击在他“看来英国文学在风格和主题两方面的灰蒙蒙一片”。他“寻求极端的情境、疯狂的叙述者，寻求猥亵和震骇——并力图把这些因素以细致或者说训练有素的文体出之”。《最初的爱，最后的仪式》中的大部分作品都是这样写出来的。

而其实，这之后的第二部短篇小说集《床笫之间》以及两个小长篇——被誉为两部“小型杰作”的《水泥花园》和《只爱陌生人》也是这样写出来。他力避“服饰、口音、阶级的细微差别”这样的“社会符码”，寻求“猥亵和震骇”，展现“狂热”和“疯狂”。这可以算作他创作生涯的“第一期”——他那个“恐怖伊恩”的绰号也由此而来。这是一个青年作家初登文坛、“别求新声”的阶段，为了寻找到属于自己的题材和声音，为了抵抗“影响的焦虑”，他必须得标新立异，说难听点就是要“哗众取宠”。再加上他也确实缺少有用的人生和社会经验，所以他

这一阶段的创作完全罔顾英国那一整套的阶级制度和等级观念，他笔下的人物也几乎完全游离于特定的社会和历史环境之外。

麦克尤恩接下来的四部长篇：《时间中的孩子》、《无辜者》、《黑犬》和《爱无可忍》，跟早期的几部作品相比都更有野心，也更有深度，在他的创作生涯中，这明显已经是一个全新的、更加成熟的阶段了，是为麦克尤恩的“第二期”。为什么会有此发展和转向？还是用他自己的话来说最有说服力：“这部（《水泥花园》）和我的下一部小说《只爱陌生人》是为我为期十年的一个写作期做了归结——形式上简单、线性的短小的小说作品，幽闭恐怖症般的、反社会的、表现怪异的两性关系和性欲的黑暗的作品。这之后我觉得我这种写作已经把自己逼进了一个死角。”

《时间中的孩子》仍旧以一个孩子突遭诱拐这样的极端性事件拉开大幕，可以看出作家仍旧对书写处于边缘的人生经验兴味十足。同样的实例还表现在《无辜者》中对尸体的肢解、《黑犬》中那象征着邪恶的两头猛犬以及《爱无可忍》中突发的热气球事故。但跟“第一期”的作品相比，麦克尤恩的着重点已经更多地转移到人物、历史、道德以及具有社会性的心理问题上去。那些极端的人生经验也就成了探索和检验人物的重要关头：我们在身处危急时刻时会体现出什么样的道德品质、出现什么样的道德问题，我们是如何承受、或者承受不起一种极端的人生经验的，我们如何做出抉择又如何担当这种抉择带来的后果……在创作最早的两个短篇小说集和两部小长篇时，麦克尤恩曾经认为具体的时代和背景只不过是不相干的干扰，而逐渐成熟起来的作者在第二期的四部长篇中则正是在最危急的关头、最极端的环境下拷问和丈量着我们的人性和道德极限。

麦克尤恩第二期的四部长篇集中体现了他在更宽广、更深刻的维度上对于人性和道德的紧张探索，不论从探索的深度还是格调的严肃性上都堪比真正的正剧。

可是接下来的《阿姆斯特丹》却再度突然转向，由严肃庄严的正剧一变而为谑浪笑傲的喜剧，而且既谑又虐，实在是一部讽刺的锋芒所向披靡的黑色喜剧。

“游戏笔墨”

“恐怖伊恩”、“理念伊恩”突然间来了个大撒把，把他所有的那些

耸人听闻、变态的情节和抽象、严肃的关切统统抛到了一边，仿佛纯粹出于放松，出于好玩，出于放纵自己的尖酸刻薄、试炼一下自己从没用过的讽刺锋芒，来了一次嬉笑怒骂，结果成就了一部“世事洞明、人情练达”的风俗喜剧，结果一竿子打翻了一船人，把所有一干“社会上的好人物”的伪装和假面都撕了个粉碎，给大家看猴子藏在背后的红屁股。

尽管这部小说是作家完全放松下来写的，是先有了两个朋友反目成仇之后都想把对方给谋害了这个中心喜剧情节之后，慢慢发荣滋长，最终差不多自我成型的一部作品，这仍旧是一部技巧高度纯熟、结构非常完美的艺术作品，显示出作家至此为止，不论是人生经验还是创作技巧，已经都臻于圆熟了。

写喜剧，写揭露世态人情的风俗喜剧，是绝对离不开丰富老练的人生经验的，要经多见广而且要吃透看穿之后才能驾轻就熟。倒过头来想想，当初年方二十岁出头的麦克尤恩之所以淡化特定的历史背景和环境，专写儿童和青少年的体验，重要的原因之一还不是“受制于有用经验的缺乏”嘛。当初的作家曾公开宣称对中产阶级不感兴趣，绝不想纠缠于“服饰、口音、阶级的细微差别”，说他“不想去描写什么人是如何聚敛和丧失财富的，我感兴趣的是人性中陌生而古怪的地下层”。从这个角度说来，老麦是随着自己的名声越来越大，社会地位越来越高，所以“人一阔脸就变”，“背叛”了自己的创作初衷了吗？

也是也不是。说“也是”，是他确实已经抛开了对所谓的“社会符码”敬而远之、“洁身自好”的态度。当初根本就对这些阶级、社会的玩意儿不甚了了，就是想处理这样的题材也绝对驾驭不了，而现如今则不同了，早已多年身处在这样的社会当中，又经历了两个创作时期的更迭，不断在寻求突围和进步的老麦终于转而去描写他生活于其中的这个中上层社会的人情世故，正所谓理所当然、恰逢其时——经验够了，眼光够了，创作上又有求新求变求拓展的客观需要，“干吗不”呢？

说“也不是”，是因为老麦虽说确实突破了他原来自设的“园地”，正面入侵了他原本不愿、不屑或者不能涉足的领地：如果说之前的老麦处理的一直是个人的、心理的层面，那么《阿姆斯特丹》则首次正面表现社会的、社交的层面，不过他的创作却仍有一以贯之的旨趣。

这话怎么说？就是他虽然开始正面描写——或者说讽刺“服饰、口音、阶级的细微差别”，开始描写“人是如何聚敛和丧失财富的”，但他最“感兴趣的”仍旧是“人性中陌生而古怪的地下层”。

“远”与“近”，“内”与“外”

《阿姆斯特丹》的两位主角分别是作曲家克利夫和报社主编弗农，小说的大部分篇幅即在于分别展现这两个人物的内心世界和精神困境，并借此表现以他们为代表的整个阶层的道德危机。麦克尤恩实际上是将两种原本很难调和的创作手法，也因此是两种很难兼有的文学风格和审美旨趣糅合到了一起：要想引起“喜感”、嘲讽“外部的”人情世故，就不能过多地展现人物“内部的”精神世界。所以传统的喜剧要么是展现可笑的人物性格，要么是将人物置于可笑的境遇，不论是性格还是境遇又都以“外部”描写为主，即喜剧性人物虽置身于矛盾龃龉之中，而且人物自身就是个巨大的矛盾体，但喜剧人物的根本特点就在于对此并没有自觉意识，对自己的矛盾可笑境地全然无所察觉。从作者的创作角度而言就是尽量少展现人物的内心世界。比如堂吉诃德的可笑全在于他以衰老羸弱之躯，偏要去成就行侠仗义之功业，他对自身的矛盾全无察觉，而等他终于认清现实，悔不当初，终于郁郁而终时，他这个人物也就不再可笑，小说的喜剧情调也就戛然而止了。再比如前半部《围城》具有极强的喜剧性，作者原是想借方鸿渐的行止来展现一幅新儒林外史图的，可是随着作者对人物内心的展现越来越多，读者也就相应地越来越认同方鸿渐的感受，最终也就笑不起来了。所以作家如果想让读者觉得作品中的人物可笑，就绝不能让读者对人物产生认同感，也就是不能过多展现喜剧人物的内心世界——这是个距离远近的问题：喜剧人物只有维持一定的距离才会可笑，距离太近了就笑不起来了。

可是《阿姆斯特丹》中的表现手法却似乎有悖于这个“原理”——因为作者让我们直接进入两位主角的内心。比如我们跟着克利夫一起体会他创作《千禧年交响曲》的心理过程：他的焦虑、他的自得，他如何遇到创作瓶颈，如何去湖区远足以寻求突破。可是就在他灵光乍现、灵感突至的时刻却又碰到了致命的干扰：一男一女在湖边拉拉扯扯了起来，而且那个女人还一阵阵地呼救。这是何等的讨厌！他当然得避开这个干扰，在宝贵的灵感消失之前赶快把它记录下来。

既然如此，克利夫的所思所想我们应该跟他一起感同身受的，我们应该完全认同他的好恶的，他的“道德危机”、他的可笑和可耻又如何为我们所认识呢？

所以麦克尤恩又同时向我们展现了另一主要人物弗农的内心世界。两人原本是好朋友，所以刚开始的内心展现是平行的，两人各有各的烦恼，互不相干，他们各自的烦恼我们也全都“心有戚戚焉”——可是两个好朋友之间突生龃龉：两人开始相互批判了，我们自然也藉由他们各自的眼光看清了对方的“真相”（当然此“真相”只是彼此眼中的“真相”）。

我们先是通过克利夫“看清”了弗农的刻薄寡恩，看清了他没有丝毫创造性可言的可悲形象，尤其是看清了他不惜在“莫莉的坟头上拉屎”，打着政治正义的旗号坚决要把朱利安搞臭不过是为了挽救他那份可怜报纸的发行量。而克利夫本人呢？先撇开他的自以为是、妄自尊大，他的高高在上、安享尊荣不谈，他竟然为了他的所谓创作灵感而对发生在他眼皮底下的强奸视而不见，如果说弗农的作为是毫无道义立场的可笑可鄙行径，那克利夫就更是等而下之的可耻了。

至此为止，虽然小说后面的进程仍旧是继续分别通过克利夫和弗农的视角展现出来，我们既已经有了前面的认识，也就再也不会对这两个人物“自然而然”地认同下去了。我们虽然还是跟着他们的所思所想往下走，可我们已经长了个心眼，要时时停下来推敲一下我们跟着走的这个人的所作所为了。可笑的秉性、讽刺的锋芒也就由此——因了对照而加倍凸显出来。在克利夫和弗农弥留之际的幻觉当中，两个人的自以为是也达到了爆棚的程度——一个人真以为自己是贝多芬再世，而另一位也真觉得自己是史上最伟大的主编了。在时不时跳脱开同情的同时，也真忍不住会给老麦喝一声彩：干得漂亮！

两个男主角克利夫和弗农之外，两位男配角朱利安·加莫尼和乔治·莱恩人格上的丑陋、可鄙外兼可笑也有过之而无不及：道貌岸然、极端右翼保守的外相大人竟然是个易装癖，富可敌国的出版商非但一直顶着个绿帽子（用西方的说法是头上长角），而且为了报复又兼谋财，竟然公开拿他老婆给情人拍的易装照片竞价出售，而后又眼睛都不眨地矢口否认，堪称是脸皮最厚的主儿了，而最后坐收渔翁之利的也竟然就是此君。这四位“社会栋梁”之外，在一开始莫莉的葬礼上露

了一小脸的最后一位“垮掉一代”诗人，还有“伟大的意大利指挥家”朱利奥·鲍都是十足的老淫棍；弗农手下那个一心想上位的弗兰克·迪本“果然”是个两面三刀的叛徒，不惜踩着他前任主子的尸首往上爬；“犀利的”乐评家保罗·兰纳克竟然是个频繁出入男童妓院的混蛋变态；表面上任劳任怨、秉公执法的警察则实际上是在草菅人命；就连弗农的副手老好人格兰特·麦克唐纳实际上也是个老滑头……麦克尤恩可以说是一竿子打翻了一船人，一把扯下了他所处的这个中上层社会，尤其是正属于社会中坚的他这整整一代人冠冕堂皇的假面：

他四顾看着周遭这帮吊唁的人群，有很多跟他、跟莫莉同龄，上下相差不过一两岁。他们是何等兴旺发达，何等有权有势，在这个他们几乎蔑视了有十七年之久的政府底下，他们是何等地繁荣昌盛。说起我这一代人：多有能量，多么幸运。在战后的新建社区喝着国家自己的母乳和果汁长大，由父母没有保障、来历清白的富足所供养，成年以后有充足的就业机会，全新的大学，鲜亮的平装本书籍，文学全盛时期的摇滚乐，可以负担得起的理想。当梯子在他们身后崩塌，当国家撤回她的乳头变成一个高声责骂的悍妇时，他们已经安全了，他们已经巩固了，他们安定下来致力于塑造这个或是那个——品味，观点，财富。

“悬崖撒手”

《阿姆斯特丹》确实是麦克尤恩写得最放松的一部作品，跟之前我们所谓的第一期和第二期的所有作品的诉求既截然不同，又有一以贯之的创作旨趣——可以说这半是一部展现“内在”人性的心理小说，半是一部批判“外部”世情的讽刺小说。最难能可贵的是他将这原本很难兼顾的“内”与“外”、“人性”与“世情”非常完美地糅合在了一起，充分展现了他无论是对于人性的认识还是创作的技巧上都达到了一个全新的高度，为他之后的创作开辟了崭新的天地。麦克尤恩对此有充分的认识和自觉：

先前的四部小说——《时间中的孩子》、《无辜者》、《黑犬》和《爱无可忍》——全都源自于探索某一特定观点的期望。相比而言，《阿姆斯特丹》感觉上就自由、随性多了。我先有了个简单的计划，然后我就顺其自然，看看它能把我引到什么地方。有些读者认为这部小说是一次开心的消遣、恣意的放松，但对我来说，即便是在当时，它也跟《时间中的孩子》一样具有转折点的意义。我觉得我给了人物更多的空间，我想戒除自己身上某些智识上的野心。如果没有《阿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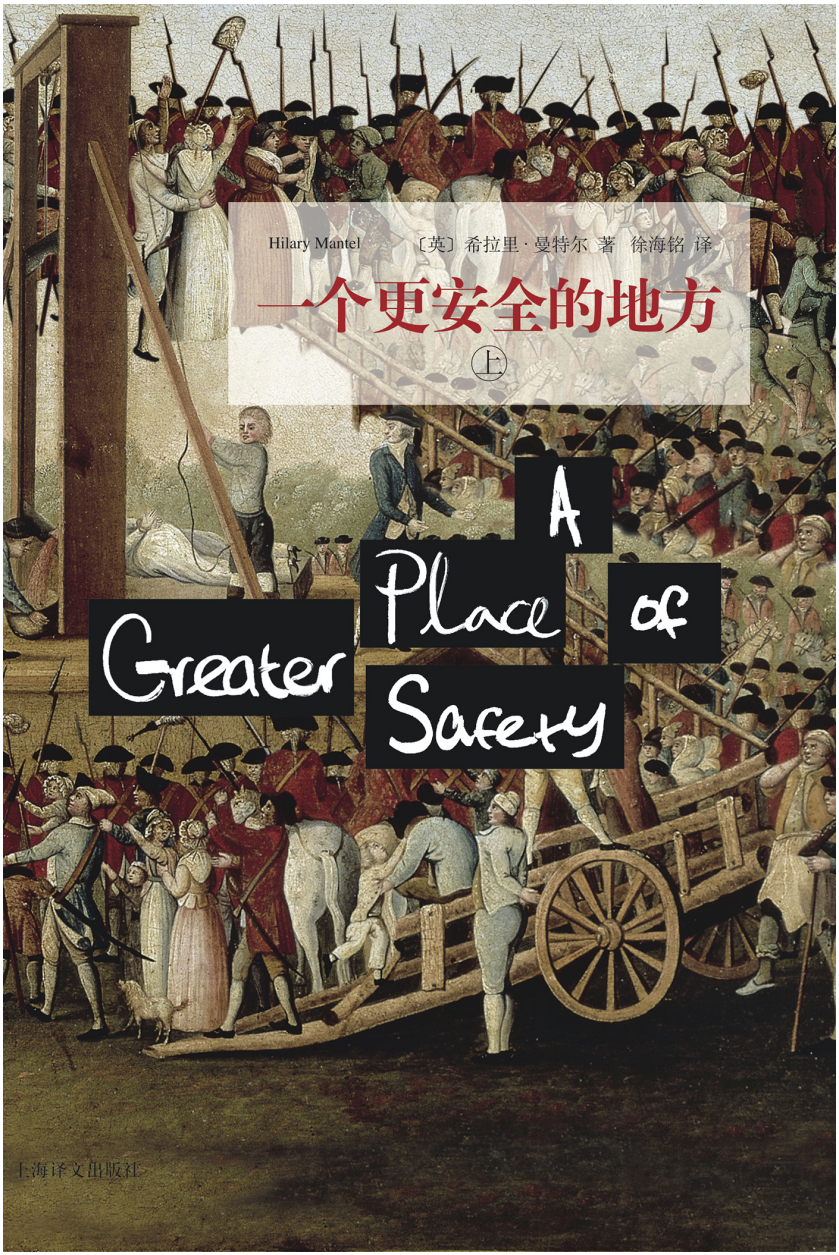
姆斯特丹》在前，我也就根本就不会写出其后的《赎罪》了。

如果说《时间中的孩子》开启了麦克尤恩以着意“探索某一特定观点”为标志和特点的第二期创作的话，那么《阿姆斯特丹》则在他穷尽了、或者说厌倦了自己“智识上的野心”以后，为他开启了创作上的第三个时期——他真正的成熟时期。《阿姆斯特丹》之后的《赎罪》则既不缺少《黑犬》或是《爱无可忍》式的理念色彩，又不乏《阿姆斯特丹》中敏锐的社会意识；既不乏《只爱陌生人》中包含的危险的暴力，同时还兼具《水泥花园》式的性感。

没有《阿姆斯特丹》的突围，就不会有之后几乎完美的《赎罪》；也唯有经过《阿姆斯特丹》的“悬崖撒手”，也才有了《赎罪》后面三部风格迥异的小说：貌似回归中产阶级家庭价值观的《星期六》、温情回顾六十年代青葱岁月的《在切瑟尔海滩上》，以及（竟然是！）“环保题材”的最新长篇《追日》——麦克尤恩似乎是无所不能了。

冯涛

二〇一〇年十月



Hilary Mantel

〔英〕希拉里·曼特尔 著 徐海铭 译

一个更安全的地方

上

A Place of Greater Safety

上海译文出版社

致克莱尔·博伊兰[1]

---

[1] 爱尔兰作家、记者，报纸杂志和多家广播媒体评论员。

作者说明

这是一部关于法国革命的小说。小说中几乎所有人物都是真实的，小说与历史事实接近一致——就那些历史事实得到认可而言，这真的并不非常遥远。这部小说既不是法国革命的概览，也不是法国革命的完整叙述。故事围绕巴黎展开；省里发生的事不在这部小说的范围之内，而且，大体说来，省里发生的都是些武装斗争事件。

我的主要人物在法国革命之前并不出名，直至革命发生才使他们为人所知，而且，有关他们的早年生活，人们知道的并不多。我利用了现有的材料，对于其他不熟悉的情况，做了一些基于经验或者基于学理的推断。

这也不是一部不偏不倚的故事讲述。我力图按照我的人物看待世界的方式来看待这个世界，他们有他们自己的偏见和看法。在我能够做到的地方，我就使用他们的真实语言——他们的语言源于有记载的演讲或者源于存留的作品——然后，把它们织入我自己创作的对话之中。我一直受一个信念指引：进入书面记载的话语常常在更早时候已经被人讲过，只是没被记录罢了。

有一个人物或许会令读者感到疑惑，因为他在本书中扮演了一个间接但却独特的角色。关于让-保罗·马拉，大家都熟悉这样的情况：他被一个漂亮的姑娘刺死在浴室中。他的死，我们可以确定，但是在他的一生当中，几乎每一件事都有不同的解释。马拉医生比我的主要人物大二十岁，有过漫长而又有意思的革命前的职业生涯。我不认为我既能处理好这个角色，又不破坏本书的平衡，因此，我干脆让他当一个客串明星，出场虽然不多，但富有挑逗意味。希望日后创作一些关于马拉医生的作品。任何这样的小说都会颠覆我在这儿提供的历史观。在创作本书的过程当中，关于何为真正的历史的问题，我跟我自

己进行过无数次的辩论。不过，我觉得，在你能够反驳你的论点之前，你必须首先陈述论点。

书中的事件纷繁复杂，因此，戏剧化的需要和解释的需要必须互为衬托。创作这类小说的人容易成为学究抱怨的对象。三个小点将会阐明我是如何未加证伪地使生活更加轻松释然的。

我在描写革命前的巴黎时，谈到了“警察”。这是简单化的写法。执法由不少机构负责。但是，每次出现暴乱的时候就把这个故事抬出来，告诉读者哪一个机构在场，这未免会让人感到枯燥乏味。

为什么我又一次把威尔宾馆叫作“市政大厅”（City Hall）呢？在英国，“市政大厅”（Town Hall）这个术语会唤起一幅舒适自在的、议员一边拍拍口袋一边谈论圣诞装饰和垃圾箱的情景。我想要传达一个更富有生机活力的美国思想；权力在市政大厅。

还有更小的一点，那就是，我的人物在不同的时间吃正餐和晚饭。时尚的巴黎人在下午三到五点之间就餐，在夜里十点或者一点吃晚饭。但是如果后面的这顿饭带有一定程度的正式性质，我就把它叫作“正餐”。整体而言，本书中的人物作息时间迟。假如他们在三点钟做什么事情，这通常指的是凌晨三点。

我非常清楚，小说是互相合作的努力，是读者和作者之间的合作项目。虽然我审视过我本人关于不同事件的版本，但是，事实却根据你的观点在变化。当然，我的人物没有获得事后洞见这种运气；他们只是一天一天地尽他们的本分在过日子。我不想劝说我的读者用一种特定的方式来看待不同的事件，也不想劝说我的读者从不同的事件中吸取特定的教训。我努力创作一部给予读者改变看法、改变同情心的空间的小说：一部一个人可以在其中思考和生活的作品。读者也许会问，该如何区分虚构和事实。一个粗略的指南便是：好像特别不可能的事情可能就是真真切切的。

人物表

第一部分

在吉斯

让-尼克拉斯·德穆兰，律师

玛德琳，妻子

卡米尔，长子（生于1760年）

伊丽莎白，女儿

恩瑞艾特，女儿（九岁离开人世）

赫尔曼，次子

安妮-克劳蒂尔德，女儿

克莱蒙，幼子

阿黛丽昂·德·维耶夫威尔，市侩亲戚

让-路易·德·维耶夫威尔，市侩亲戚

孔代亲王，该区最显赫的贵族，让-尼克拉斯·德穆兰的客户

在奥布河畔的阿希斯

玛丽-玛德琳·丹东，寡妇，嫁给发明家让·雷考丹

乔治-雅克，儿子（生于1759年）

安妮·玛德琳，女儿

皮埃尔蕾特，女儿

玛丽-塞谢尔，做修女的女儿
在阿拉斯
佛朗索瓦·德·罗伯斯庇尔，律师
马克西米连，儿子（生于1758年）
夏洛特，女儿
恩瑞艾特，女儿（十九岁离开人世）
奥古斯汀，次子
雅克琳，妻子，娘家的旧姓卡洛特，生第五个孩子时去世
外公卡洛特，酿酒商
尤娜丽姑姑 佛朗索瓦·德·罗伯斯庇尔的妹妹
恩瑞艾特姑姑 佛朗索瓦·德·罗伯斯庇尔的妹妹
在巴黎，在路易大帝高中
神父普瓦纳德，校长，思想开明人士
神父普罗亚特，副校长，思想完全不开明人士
神父艾利沃克斯，古典语言教师
路易·苏鲁，学生
斯塔尼斯拉斯·弗雷农，与名流结交广泛的学生，以“兔子”闻名
在特洛瓦
法布尔·德·伊格朗汀，一名失业天才

第二部分

在巴黎
维诺先生，律师，乔治-雅克·丹东是他的律师事务所大办公室里的学徒

佩林先生，律师，卡米尔·德穆兰是他的律师事务所大办公室里的学徒
让-马利·埃罗·德·塞谢尔，年轻贵族，知名法律人士
佛朗索瓦-杰罗姆·夏庞蒂尔，咖啡馆主人，税务稽查官
安琪莉可（安琪莉卡），意大利妻子
加布丽艾尔，女儿
佛朗索瓦丝-朱莉·杜奥特瓦，乔治-雅克·丹东的情人
在孔代大街
克劳德·杜普莱希斯，高级公务员
安莱特，妻子
阿黛乐，长女
露西尔，幼女
修道院院长劳德雷维尔，安莱特的忏悔师，中间人
在吉斯
露丝-弗洛尔·戈达尔，卡米尔·德穆兰的未婚妻
在阿拉斯
约瑟夫·弗彻，教师，夏洛特·德·罗伯斯庇尔的情郎
拉扎尔·卡尔诺，军事工程师，马克西米连·德·罗伯斯庇尔的朋友
阿涅斯·德肖蒂斯，好姑娘，她的亲戚要她嫁给马克西米连·德·
罗伯斯庇尔
路易丝·德·凯拉列奥，小说家，到巴黎嫁给了佛朗索瓦·罗伯特，
编辑报纸
赫尔曼，律师，马克西米连·德·罗伯斯庇尔的朋友

奥尔良派人员
菲利普，奥尔良公爵，国王路易十六的表亲
菲丽切蒂·德·让利，作者，菲利普的前情人，现在是他孩子的家庭教师
查尔斯-阿莱克斯·布鲁拉德·德·希勒雷，让利伯爵，菲丽切蒂的丈夫，
从前的海军军官，赌徒
皮埃尔·肖德尔洛斯·德·拉克洛，小说家，菲利普公爵的秘书
阿涅斯·德·布封，公爵的情人
格蕾丝·艾略特，公爵的前情人，为英国外交办公室效力的间谍
阿克塞尔·冯·弗尔森，王后的情人
在丹东办公室
约勒·巴雷，丹东的职员
佛朗索瓦·德芙格，丹东的职员
比劳德-瓦恩尼斯，丹东的兼职职员，性情尖酸刻薄之人
在商廊
吉力太太，住在乔治-雅克和加布丽艾尔·丹东的楼上
安东尼，丈夫
路易丝，女儿
凯瑟琳，丹东夫妇的用人
玛丽，丹东夫妇的用人
雷让德勒，杀猪师傅，丹东夫妇的邻居
佛朗索瓦·罗伯特，法律讲师，娶了路易丝·德·凯拉列奥，开熟食店，

后来成了激进的新闻记者
赫雷·埃贝尔，剧院票房职员
安妮·戴洛瓦妮，歌唱家
在国民大会
安东尼·巴纳夫，代表，起初激进，后来成了保皇派
杰罗姆·裴迪昂，激进代表，后来被称为“布利索派”
季乐汀医生，公共卫生专家
让-希尔维亚·白力，天文学家，后来成为巴黎市长
奥诺雷·加布里尔·芮蒯蒂，德·米拉波伯爵，下院或者第三等级议会的
叛逆贵族
窦奇，米拉波的男仆
克莱维耶尔，米拉波的“奴隶”，流放的日内瓦政治家
杜蒙特，米拉波的“奴隶”，流放的日内瓦政治家
杜洛弗雷，米拉波的“奴隶”，流放的日内瓦政治家
让-皮埃尔·布利索，新闻记者
莫姆诺，印刷商
雷威龙，墙纸厂主
恩瑞尔特，硝石厂主
德·劳内，巴士底狱狱长

第三部分

苏勒先生，巴士底狱的临时狱长
拉法叶特侯爵，国民卫兵指挥
让-保罗·马拉，新闻记者，《人民之友》编辑

亚瑟·迪龙，特巴戈总督，法国部队将军，卡米尔·德穆兰的朋友
路易-塞巴斯蒂昂·梅尔希尔，知名作家
考洛特·德·艾尔博瓦，剧作家
神父潘斯蒙，好斗的牧师
神父巴拉尔蒂尔，被利用的牧师
卡洛琳·芮美，女演员
巴雷·杜彻斯尼，锅炉制造商，是从票房职员变为新闻记者赫雷·
埃贝尔的幻想的至交
安东尼·圣-约斯特，失意诗人，与卡米尔·德穆兰熟悉或有关系
让-马利·罗兰，上了年纪的旧政权下的公务员
玛侬·罗兰，让-马利·罗兰的少妻，作家
佛朗索瓦-列奥纳德·布卓，代表，雅各宾派俱乐部成员，罗兰夫妇的朋友
让·巴普蒂斯特·罗维，小说家，雅各宾派，罗兰夫妇的朋友

第四部分

在圣-奥诺雷大街
莫利斯·杜普莱，木匠师傅
佛朗索瓦丝，妻子
艾蕾奥洛莉，学艺术的学生，长女
维克多瓦，次女

伊丽莎白（巴蓓特），幼女
查尔斯·杜姆雷兹，将军，一度当过外交部长
安东尼·福奎尔-汀威尔，律师，卡米尔·德穆兰的堂弟
让莱特，德穆兰夫妇操持家务的用人

第五部分

被描绘成“布利索派人”或者“吉伦特派人”的政客：
让-皮埃尔·布利索，新闻记者
让-马利·罗兰和玛侬·罗兰
皮埃尔·维尼奥德，国民大会的成员，以演说家著称，
杰罗姆·裴迪昂
佛朗索瓦-列奥纳德·布卓
让·巴普蒂斯特·罗维
查尔斯·巴尔巴洛克斯，来自马赛的律师
还有其他很多人
艾伯汀·马拉，马拉的姐姐
西蒙娜·艾瓦纳德，马拉的未正式结婚而同居的妻子
德弗蒙，代表，有一段时间任国民大会主席
让-佛朗索瓦·拉克洛瓦克斯，主持代表，在1792年和1793年奉命和
丹东一道出使比利时
大卫，画家
夏洛特·考黛，杀手
克劳德·杜鹏，年轻官僚，向丹东邻居路易丝·吉力提婚
苏波尔毕耶尔，罗伯斯庇尔的医生

雷诺丹，小提琴制作人，容易使用暴力
神父克拉维朗，逍遥法外的牧师
肖沃-拉嘎尔德，律师，玛丽-安托瓦内特的辩护律师
菲利普·勒巴，左翼代表，后来成为总安全委员会成员，警察委员会成员，娶了巴蓓特·杜普莱为妻
瓦蒂尔，以“大审判官”著称，警察委员会成员
东印度公司欺诈案涉案人员：
查伯，代表，从前的圣方济会托钵僧修士
朱利安，代表，从前的新教牧师
普鲁尼，埃罗·德·塞谢尔的秘书，据说是奥地利间谍
伊曼努尔·杜布鲁斯卡和西格蒙·戈特雷，以伊曼纽尔和朱纽斯·
弗雷闻名：都是投机倒把分子
格兹曼，无足轻重的政客，西班牙籍
迪耶德里希森，丹麦“商人”
德·艾斯巴拿克，修道院院长，心术不正的军队承包商
巴希尔，代表
德劳雷，代表
德·赛德，作家，昔日的侯爵
皮埃尔·菲利普克斯，代表，在恐怖时期撰写反政府的宣传册子
公安委员会的一些成员
圣-安德烈
巴雷尔
库颂，截瘫者，罗伯斯庇尔的朋友
罗伯特·林德，来自诺曼底的律师，丹东的朋友

艾迪昂·帕尼斯，左翼代表，丹东的朋友

出席审判丹东派的人员：

赫尔曼（曾经是阿拉斯人），革命法庭庭长

仲马，他的副手

福奎尔-汀威尔，现在是检察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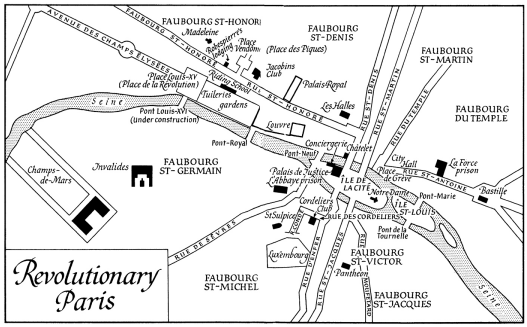
弗洛瑞尔特，公诉人

列昂顿，公诉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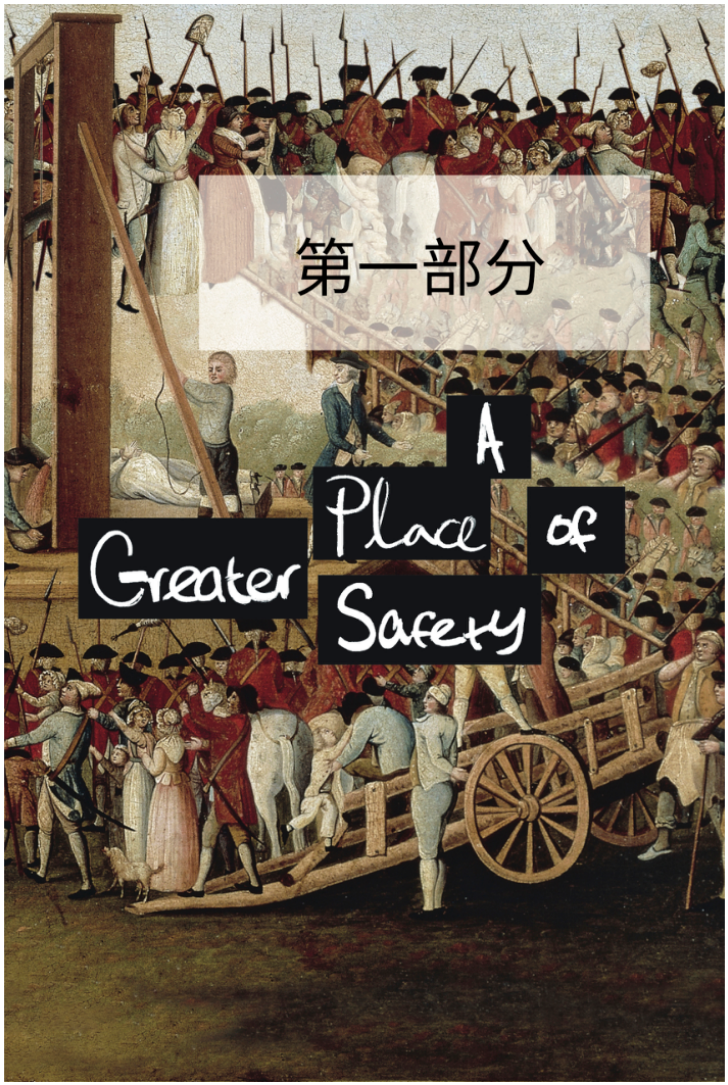
法布里休斯·巴雷，法庭文员

拉弗洛特，监狱线人

亨利·桑松，公共行刑者


Revolutionary Paris
FAUBOURG ST-HONORÉ
Madeleine
Place Vendôme
(Place des Piques)
FAUBOURG ST-DENIS
FAUBOURG ST-MARTIN
AVENUE DES CHAMPS ÉLYSÉES
FAUBOURG ST-HONORÉ
Place Louis-XV (Place de la Révolution)
Jacobins Club
Palais Royal
Tuileries gardens
Seine
Pont Louis-XVI (under construction)
Les Halles
RUE ST-HONORÉ
RUE ST-DENIS
RUE ST-MARTIN
RUE DU TEMPLE
FAUBOURG DU TEMPLE
Louvre
Pont-Royal
Pont-Neuf
Conciergerie
Chatelet
City Hall
La Force prison
Champs-de-Mars
Invalides
FAUBOURG ST-GERMAIN
Palais de Justice
Abbaye prison
ILE DE LA CITÉ
Place de Grève
RUE ST-ANTOINE
Bastille
Notre-Dame
Pont-Marie
ILE ST-LOUIS
Cordeliers Club
St Sulpice
RUE DES CORDELIERS
Pont de la Tournelle
RUE DE SÈVRES
Luxembourg
FAUBOURG ST-VICTOR
Pantheon
FAUBOURG ST-MICHEL
RUE ST-JACQUES
FAUBOURG ST-JACQUES
Seine

大革命时期巴黎地图



第一部分

路易十五被称为深受人民爱戴之人。十年过去了。同样的人民却认为，这位深受爱戴之人在用他们的鲜血沐浴……他逃避巴黎，一直躲居在凡尔赛宫，可他发现，即便是在那个地方，还是有太多的人，太多的光。他想要一个阴翳蔽日的退居之地……

在一个物质匮乏的年头（这种情形在那时候不是不常见），和往常一样，他在赛纳尔特森林中狩猎。遇到一位运棺椁的农民，他便问道，“把它运往何处？”“到这么个地方。”“给男的还是给女的备的？”“男的。”“他死于什么原因？”“饥饿。”

儒勒·米什莱[1]

---

[1] 儒勒·米什莱（1798—1874），19世纪法国著名历史学家，被学术界誉为“法国最早和最伟大的民族主义和浪漫主义历史学家”。

第1章

人生如战场（1763—1774）

既然尘埃已经落定了，我们可以开始看看我们的境况了。既然最后一片红瓦已经摆到了新屋的顶上，既然婚姻合约已有四年了。这座小镇散发着夏天的气息；也就是说，不那么令人惬意吧，不过，这种情况和去年是同一个样儿，跟来年也没什么分别。新屋散发着树脂和抛光蜡的气味儿；有股处于酝酿之中硫磺般的家庭纠纷的味道。

德穆兰先生的书房就在临街老屋的院落的对面。要是你站在军事广场站那儿，举头朝老屋逼仄的正面白墙远眺，你会时常看到他的身子埋在二楼百叶窗的后面。他像是正在往下盯着大街瞧；可他离这里还有好几英里远呢，旁观的人说。这话倒是没错，他的住址非常准确。不过，他的心思却回到了巴黎。

其人其身呢，这会儿正往楼上走。三岁的儿子跟在他后面。因为指望这孩子今后二十年还在他的膝下生活，所以，为此抱怨也得不到什么好处。午后的炎热弥漫在街上。孩子恩瑞艾特和伊丽莎白还在婴儿床里睡觉。玛德琳在滔滔不绝地用恶毒的言语侮辱洗衣房的女孩，样子与她一贯端肃正经的举止和彬彬有礼的教养格格不入。他把门关上，免得听见她们的噪声。

一坐到办公桌边，一片游移不定的巴黎思绪便悄然溜进了他的脑海中。这样的情况时常发生。他总是要发一会儿愣：自己好不容易才弄到个无罪释放，置身于夏特雷法庭的台阶上，跟一帮前来祝贺道喜的同事们在一起。他辨识同事的脸庞，叫唤同事的名字。佩林今天下午在哪儿呢？还有，维诺呢？如今，他每年都到这里来上两趟，可是，诺罗——过去他们做学生那会儿总在一起商议人生规划的——刚巧在太子广场上从他身边经过，压根儿不认识他了。

那是去年了。不过，眼下是1763年这一恩典之年的8月份。眼下是在皮卡迪大区的吉斯；他三十三岁，做了丈夫，当了父亲，是改革倡议人、市政议员、大区的官员，是个拥有大笔资金盖了新屋顶的男

人。

他把几本账簿拿了出来。就在两个月前，玛德琳的家人想到了奁资的最后一笔分期付款。他们装作说——不过心里头清楚，他也几乎拿他们没办法——这笔钱虽是不经意的疏忽，可是让人觉得高兴呀；还说，像有他这样地位的人，接手的活儿一直源源不断，一般情况下，几乎不会把这最后几百块钱放在心上的。

这是典型的德·维耶夫威尔家族的计策。不过，拿这，他也无可奈何。就在他们用锤子把他朝这个家族的柱子上钉的同时，他一边因为尴尬在发抖，一边却还把钉子给他们递上去。应他们之邀，他从巴黎赶回家，为了玛德琳，要把很多事情落实好。等到她家人觉得他的条件还算凑合的时候，他才知道，她快三十了。

德·维耶夫威尔家族是干什么的呢，他们经营各种事务：跑不少的小城，处理很多大的法律实务。所有的拉昂区遍布了他们的堂兄堂弟；整个皮卡迪区呢，有一帮毫不惊慌的骗子，他们总是在说东道西。德·维耶夫威尔家族的某某某担任吉斯的市长啦，某某某是威严的司法机构巴黎议会的成员啦。一般情况下，德·维耶夫威尔家族的人要迎娶戈达尔家的人；玛德琳就其父系这一方来说，属于戈达尔家的人。戈达尔家的人的姓名倒是没有令人艳羡的高贵的定冠词；虽然如此，他们反倒容易发迹，要是你在吉斯及其周边地区参加音乐晚会或者葬礼，或者出席律师协会晚宴，总有一个你要向他（她）行屈膝礼的戈达尔家的人在场。

这个家族的女士们相信一年一度的收益。玛德琳起步虽然晚了，可这并没有令她畏葸不前。这不，这栋新房子不就来了吗。

这孩子是他的长子，此刻走过房间，爬到靠窗的座位上去了。这孩子刚刚出世给人看的时候，他的第一个反应就是，这不是我的孩子。给孩子洗礼取名字的时候，从咧着嘴笑盈盈的舅舅们到对摇篮着迷的姨娘们，嘴里冒出来的解释是：难道那时候你不是小小的戈达尔家的人，难道他不是地地道道的小戈达尔家的人吗？实现人生的三大愿望吧，让-尼克拉斯当时就在心里酸溜溜地寻思：当市政议员，娶上你的表妹，过养尊处优的日子。

这孩子取了一整串的名儿，因为教父教母意见不一致。让-尼克拉斯大声说出自己喜欢的名字之后，整个家族的人便抱成了一团：你管

他叫卢西恩可以呀，随你的便，可我们就是要叫他卡米尔。

对德穆兰来说，似乎伴随着第一个孩子的出世，他自己就成了一个在吸人沼泽地里四处挣扎的人，丝毫没有获得救援的希望。不是他不愿意担当责任；他只是给生活中的迷茫镇住了，而且，认定了无论自己在什么特定的情况之下都干不了一丝一毫有益的事儿，这就让他完全感到绝望。特别是这孩子给他出了道没法解决的难题。这个难题没法诉诸法律的推理过程。他朝孩子笑，孩子呢，也学会了报以一笑：他不是用大多数孩子那种可爱的没齿的咧嘴大笑，而是用在他看来属于开心一瞬的那种笑。之后，又一次，他总觉得小孩子的眼睛是不会全神贯注盯着人看的，可这孩子——毫无疑问，这完全是自己的想象——好像是在相当冷静地审视自己。这令他感到忐忑不安。他在心里隐隐地感到后怕，有朝一日，两个人在一起的时候，这毛孩子会坐起来，开口说话；会对视他的目光，用评定的口气说："你这蠢蛋。"

此刻，他儿子站在靠窗的位置上，把身子朝广场的上方探了过去，并就谁过来了谁走开了向他评论。神父过来啰，索尔斯先生过来啰。嘿，来了只老鼠。嘿，索尔斯先生的狗来啰；啊，可怜的老鼠。

"卡米尔，"他说，"从那边下来，掉到外面的鹅卵石上，把脑袋瓜摔坏了，你将来就当不了市政议员。虽然你朝那个目标努力了，可是有谁会在意呢？"

此刻，就在他累加店主的账单的时候，他儿子把身子朝窗户外面最大程度地倾了出去，进一步寻找动物大屠杀的迹象。神父又一次从广场上经过，狗在太阳底下睡着了。一个男孩过来时，手里拿着项圈和狗链，他把狗驯服好，并给它套上了家伙，把它领回家了。终于，让-尼克拉斯从账本上抬起了头。"等我把屋顶的钱付清，"他说，"我就完全破产了。你在听我说话吗？你舅舅还是只把本地区那些垃圾的司法活儿给我做，不挪用你妈妈的奁资钱，我就没法一个月一个月地混哪，这钱本该花在你的教育上的。女孩子倒不碍事，她们会做针线活，或许，因为人长得漂亮标致，嫁个好人家。可我们哪能指望你照同样的方式过日子呢。"

"那狗又过来了，"他儿子说。

"照我的话去做，从窗户进来。别耍小孩子脾气。"

“为什么不？”卡米尔说。“我就是小孩子，不是吗？”

他父亲走了过来，把他的手指从他扣住的窗户框子上扒开，一把把他箍住。这孩子被这异乎寻常的力气给抱开，吓得眼睛睁得圆圆的。所有这一切让他愣住了：他爸爸的檄文，蛋壳上的斑点，女人的帽子，还有池塘里的鸭子。

让-尼克拉斯抱着他走过了房间。等你到了三十岁的时候，他心想，你就会坐在这张桌子边，翻翻账本儿，再轮到你现在干的这份本地的小生意上，也许是职业生涯当中的第十次吧，你会为威尔格的房子起草按揭贷款契约。那样，你就会把发怔的表情从脸上抹掉。等你到了四十岁，等你头发斑白，为你长子急出病来，我就七十岁啰。那时候，我会坐在阳光底下，望着墙上的梨儿长大成熟，还有，望着索尔斯先生和神父从这儿路过，摸摸他们的帽子，朝我打招呼了。

我们怎样看待父亲呢？父亲重要还是不重要呢？下面是卢梭[1]说的一段话：

> 所有社会中最古老，也是唯一天然的社会就是家庭社会，但是，孩子在天性上总是跟他们的父亲联系在一起，不过是只要他们还需要他保护他们而已……家庭也许可以被当作是政治社会的第一个模式。国家元首具有父亲形象，人民则具有父亲的孩子形象。

好了，这儿再讲几个家庭故事吧。

丹东先生有四个女儿：比四个女儿年龄小些的是个儿子。对这孩子，也许除了为他的性别感到安慰之外，他倒没什么看法。四十岁那年，丹东先生过世。他的遗孀已有身孕，不过，后来却失去了胎儿。

在以后的人生当中，这个名叫乔治-雅克的孩子认为，他记得他父亲。在家里，有关去世的人的话倒是谈得很多。他把谈话的内容听在心上，再把听到的话变成可以算是记忆的东西。这法子蛮好。死人不会复生，不会跟你争吵，跟你计较。

丹东先生曾是本地一家法院的文员。钱不算多，有几栋房子，还

有几块地皮。不过，丹东太太认为是自己在撑着这个局面。她是个生性蛮横的瘦小女人，为人处世总要把胳膊肘儿往外伸，对别人从不让步。每个星期天，她的姐夫们都要过来，劝她几句。

之后，孩子们变野了。他们坏人家的围栏，追人家的绵羊，还惹下其他五花八门的乡下麻烦。人家跟他们搭话，却总是被他们顶回去。他们还把别人家的孩子扔到河里。

“女孩子哪能那样！”丹东太太的弟弟加缪先生说。

“不是女孩，”太太说。“是乔治-雅克。不过，喏，他们总得要在世上活啊。”

“可这里不是那块丛林，”加缪先生说。“这里不是南美洲的巴塔哥尼亚。这里是奥布河畔的阿希斯。”

阿希斯这地方碧绿透了；周边的土地却平坦发黄。人们在这儿过着节奏安稳的日子。加缪先生在屋里拿眼睛瞄着这孩子，那边，窗户外头，他正在朝粮仓扔石子呢。

“这男孩野蛮，而且身体也粗大得出格啊，”他说。“他的头上怎么缠了绷带？”

“我凭什么非要告诉你呢？你就晓得要数落他。”

两天前，太阳还没落山，天气暖暖的，有个姐姐早早地把他带回了家。她说，他们一直在公牛地里玩早期的基督徒游戏。这也许是安妮·玛德琳在这种游戏里面增添的虔诚光彩吧；当然，不是所有教堂的殉道者都赞成被人家刺伤，这是有可能的；当然，像乔治-雅克这样的一伙人拿着尖尖的棍子去玩，这也是有可能的。他的半个脸给牛角挑破了。他母亲吓呆了，用手抱住他的头，把肉往一处使劲儿推，反反复复地推，希望肉会粘合在一起。她用了根绷带紧紧地把伤口扎好，又用另外一根把他的头包好，遮住他前额上面的多处肿块和被划破的好多伤口。有两天的时间，他一副戴了头盔、准备随时侵略进攻的样子，待在家里拖地。他嘀咕着说头疼。这已经到了第三天了。

加缪先生走了之后，过了二十四个小时，丹东太太站在同一扇窗户边上观望，当他儿子的身体被人搀扶着走过几块田地的时候，她像是身处眼花缭乱、恐怖而又不断重复出现的梦境之中一般。一位农场工人用手臂扶着他沉重的身躯；她能看到，他的两个膝盖在整个身体的重量下是怎么弯着的。有两条狗，尾巴夹在腿间，跟在他后头追

赶；跟在后面的安妮·玛德琳来了，在高声咆哮，又是气愤，又是绝望。

等她赶上了他们，她这才看清，此人眼里有泪花。“那头该死的公牛，非要宰了它不可，”他说。他们进了厨房。到处都是鲜血。此人的整个衬衫上、狗毛上、安妮·玛德琳的围裙上，就连她的头发上也全都是血。血流了满满一地。她四处张望，找东西，床毯啦，干净布啦，好把她独生儿子的尸首放在上面。这位工人疲惫不堪，靠着墙晃了晃身子，用一条长长的铁锈色的东西把膏药扎好。

“就把他放到地上吧，”她说。

一旦脸颊接触到地上冰凉的瓷砖，这孩子便轻声呻吟了；只是在那个时刻，她才意识到他还没死过去。安妮·玛德琳嘴里用一个调儿不断地重复着《从深处》[2]，“从早晨望到晚上：就让以色列人把希望寄托在耶和华主身上吧。”她母亲扇了她一个嘴巴让她住嘴。后来一只小鸡飞到门边，站在那里。

“别打这姑娘，”这位工人说。“正是她把他从公牛的脚下给拽出来的。”

乔治-雅克睁开了眼睛，呕吐。他们先让他躺着别动，然后摸摸他的手脚，看看哪处的骨头折了断了。他的鼻梁断了。呼出了血泡沫。“别用鼻子出气，”此人说。“不然，你的脑浆会掉出来的。”

“躺着别动，乔治-雅克，”安妮·玛德琳说道。“你真是给那牛颜色看了。下次它要再见到你的话，会跑开躲起来的。”

他母亲说：“要是有个丈夫该多好啊。”

出事前，没有人朝他的鼻子多看，因此也没人说得清楚，他那高贵的五官是否破了相。不过，脸上那块被牛角划裂的地方却落下了深深的疤痕。疤痕的印子顺着脸颊的这一侧往下，硬是把一个紫褐色的刺嵌进了他的上嘴唇里面。

接下来的一年，他染上了天花。姑娘们也都染上了。庆幸的是，他们当中没有一个人因此丧命。他母亲觉得他脸上的疤痕破了他的相。如果你想把自己弄丑，就索性使劲儿地把自己弄丑算了，使劲地去弄呀。乔治不住地转头。

他十岁那年，他母亲改嫁了。嫁的人名叫让·雷考丹，镇上的一个

商人；鳏夫，带着个（文静的）男孩过日子。他有些小小的怪癖，不过，她倒觉得他们一起过日子满合得来。乔治上学了，是在当地的一所小学。不久他就发现，他学什么东西一点儿都不用费心，因此他不想让上学的事影响了自己。有一天，有人发现一群猪在他身上乱踩。结果弄得他浑身都是划破的口子和瘀伤，还有一两处的伤痕给又密又长的头发遮住了。

“我保准儿，那是我最后一回挨畜生踩踏，”他说。“不管是四条腿的还是两条腿的畜生。”

“求求上帝，但愿如此吧，”他继父虔诚地说。

一年过去了。有一天，他突然倒下，烧得很厉害，牙齿咯咯地直打颤。他咳出的痰里带血，胸腔传出噼里啪啦的急喘的噪声，房间里人人都能听到。“肺可能不太好，”行医的骗子说。“所有肋骨频繁地隔一段时间就被压迫到肺部。对不起，亲爱的，最好请神父过来吧。”

神父来了。给他做了送终的仪式。可这男孩那天夜里没有死。三天之后，他依然昏迷不醒，半死不活的。他姐姐玛丽-塞谢尔安排大家轮流值班祷告；她自己顶最难熬的一班，从凌晨两点坐到天亮。客厅挤满了亲戚，大家围坐着，人人都想说些妥帖得体的话。不时出现好长时间的沉默，之后，沉默又被大家立刻拼命说话的声音打破。关于他每一声呼吸的消息从一个房间传到了另一个房间。

到了第四天，他坐了起来，辨认家里的人。第五天，他说起了笑话，要吃的东西来了，饭量还真不小。

他被宣布脱离了危险。

他们曾计划掘个墓，把他埋在他父亲的旁边。他们已经抬进外屋的一口棺材只好又让人家给抬了回去。幸运的是，他们只是给这口棺材交了定金。

在乔治-雅克养伤的这当口，他继父远行到特洛瓦去了。一回来，他就告诉大家，他在一所小小的修道院给这孩子找到了可以寄身的地方。

“你这个混账东西，”他妻子说。“你就实话实说吧，你就是想把他从家里给支出去。”

“他在家里，我哪来时间专心搞发明创造啊？”雷考丹理由十足地

反问道。“我简直就是在战场上生活。不是把他的肺踩得啪啪作响？11月份，哪里还会有旁人下河？除了他，还有谁呢？阿希斯的人没必要知道该怎么游泳。这小子可真了不得。”

“或许他好歹可以做神父吧，”太太说，打圆场了。

“噢，是的，”舅舅加缪说。“我只能看到他侍奉那一帮人。也许他们要派他去参加十字军东征呢。”

“我不晓得他是从哪里生出这门子脑筋来的，”太太说。“我们家族可没出过这种脑筋啊。”

“谢谢，”她哥哥说。

“当然，不能仅仅因为他去了修道院就意味着他非要当神父。办事讲究法度。我们家也有规矩。”

“何况，要是他不喜欢这个决定呢？思想上畏惧。”

“不管怎么说，”太太说，“让，还是让我把他留在家里待上个一两年吧。他是我的独子。对我来说，他多少是个安慰。”

“只要你高兴就好，”让·雷考丹说。他是个性格温和、容易相处的人，完全听从老婆的吩咐，以此来讨老婆的欢心；现在，他把不少时间都泡在外面的一个农场建筑里头，搞棉花纺织机器的发明。他说，这个发明将会改变全世界。

在他继子十四岁那年，他把这个吵吵闹闹、身体疯长的孩子打发到特洛瓦这座古老的大教堂城市来了。特洛瓦城是座等级森严的城市。就连牲口都有天地之间它们地位低贱的意识，神父不许游泳。但是他好像总能找到这些规矩之外的机会来打发这段日子。

后来，他回顾童年时光的时候，总是把这段岁月描绘得格外愉快。

一场婚礼欢庆仪式在比平时更浅淡、更灰暗、更偏北的灯光下举行。日子是在1月2日。前来参加婚礼的人群稀稀拉拉的，态度也是冷冰冰的，他们勉强互道节日的祝贺。

雅克琳·卡洛特的风流韵事成了1757年的春天和夏天人们津津乐道的谈资。据米歇尔玛说，她知道她怀孕了。她是从不出错的。或者就只出大错，她心想。

因为情人现在对她的态度已经冷淡了，因为她父亲是个急脾气，

她于是把衣服里的紧身胸衣脱去，相当气定神闲地待在家里。坐在父亲的饭桌边上，不能吃东西的时候，她就把饭菜倒给她裙边的斯塔福德狗吃。可是却突生变故。

“要是你早点告诉我，”她情人说，“我们不过就是在酿酒商的女儿嫁到德·罗伯斯庇尔家族这件事上吵吵而已。可眼下，我们的丑闻跟你这鼓起来的肚子一样越来越大了。”

“私生子，”雅克琳说。从本性上说，她不是个浪漫之人，不过，她觉得这个姿态是自己迫不得已才选择的。她站在圣坛边上的时候，下颔上扬，整天价拿眼睛盯着家里的人看。那是她自己家里的人；德·罗伯斯庇尔的家人待在家里。

佛朗索瓦二十六岁。他是本地律师协会一颗正在冉冉升起的星星，是本区最让人羡慕的单身汉之一。罗伯斯庇尔家族已经在阿腊区生活了三百年。虽然他们没钱，但是他们感到非常自豪。雅克琳倒是给所嫁的这户人家迷住了。在自己父亲家里，那位酿酒商成天地胡说八道，把工人吵走，牛肉的骨节狼藉了一桌子。罗伯斯庇尔家人却彼此彬彬有礼，哪怕喝的是稀汤。

就这样，他们知道，她是个体格健硕的普通女孩，他们总是把大盘水汪汪的汤舀给她喝。他们甚至还给她拿上她父亲酿制的啤酒。不过，雅克琳的体格并不健壮。她病恹恹的，弱不禁风。她嫁到这户文文雅雅的人家倒是件好事，人家满肚子刻毒地说，什么事都不用她来操心了。她就是件小小的装饰瓷器儿，是件陶瓷，她那瘦小的身材给肚子里怀着的孩子弄得走形了。

佛朗索瓦曾站在神父面前恪守自己的职责。可是有一回在床单之间他碰到了她的身子，他又感受到原先那种身体深处的冲动了。她身上心脏跳动的那一侧把他迷住了，她身上的肋骨现出的原始曲线把他迷住了。她那透明的肌肤，她手腕内侧的肌肤上露出的发绿发青、大理石一般的静脉把他惊呆了。她绿绿的近视眼睛、能像猫眼一样的温柔或犀利、睁得大大的眼睛把他迷住了。说话的时候，她使用的词语像猫爪一样抓到你的心里，让你难以忘怀。

“他们的血管里有那种人中豪杰的禀赋，”她说。“如果你把他们的血管切开，它们会淌出优雅的举止。明天，感谢上帝，我们将在属于我们自己的家里生活了。”

这是一个令人尴尬、深陷重围的冬天。佛朗索瓦的两个姐姐在这里走来走去，传递音信，又怕言语过多。雅克琳的孩子是个男孩儿，在5月6日凌晨两点出生。那天，后来一家人在喷泉那儿碰了头。佛朗索瓦的父亲做了教父，这孩子因此就跟他姓了，叫马克西米连。他对雅克琳母亲说，这是一个不错的古老姓氏。这是个不错的古老姓氏，她女儿现在就是这个姓氏了。

在随后的五年当中，这桩婚姻又添了三个孩子。雅克琳起初是体弱多病，接着是在担惊受怕，然后是在疼痛难受的时光中度过的，这样的日子成了她的生活常态。别样的生活，她记不得了。

那天，尤娜丽姑姑给他们讲了个故事。故事叫《狐狸与猫》。她念得很快，哗啦啦地翻过了一页又一页。这就叫作你不需要全神贯注，他心想。要是你是个孩子，你会为此挨他们的骂的。可这本书算是他的最爱了。

她本人太像狐狸了，她把下巴朝上一翘，在听，沙粒般的眉毛锁在一起。没在意，他在地板上滑倒了，玩起了她裤脚边上的那个花边。他妈妈会做花边。

他心里有个预感：他永远不会被允许坐在地板上（把你的好衣服磨坏了）。

他姑姑在几个句子中间停了下来，在谛听着什么。楼上，雅克琳正气息奄奄。这些孩子们还不知道。

他们已经把助产婆打发走了，因为她做不了什么好事。此刻，她在厨房里正吃着奶酪，一边津津有味地刮着上面的皮，一边拿以前的例子吓唬小女佣。他们已经派人把外科医生请来；楼梯顶上，佛朗索瓦在跟他争吵。尤娜丽姑姑赶忙出来，把门关好，不过，你依然能够听到他们的谈话。她继续念故事，声音中出现了一种奇特的腔调；同时她把一只瘦单、粉白的女士的手伸到奥古斯汀的摇篮上，摇呀摇。

“我看没法子能让她分娩了，”此人说道，“除了切开。”他不喜欢这个词，你能看得出；但是他非得用它。“我也许可以保住孩子的命。”

“保住她的命，”佛朗索瓦说。

“要是我不尽力，他们都会死。”

“你可以把孩子弄死，但要保住她的命。”

尤娜丽的手在摇篮上握成了拳头，奥古斯汀被颠簸得大喊大哭。

幸运的奥古斯汀已经来到了人世。

他们这时还在争论——外科医生对这位外行迟迟不能听懂自己的话感到不耐烦了。“那么，我把杀猪的请过来又何妨，”佛朗索瓦大吼道。

尤娜丽姑姑站了起来，书从她的手指间滑落，顺着她的裙子轻轻地游走，落下，在地板上自行打开了。她朝楼梯的梯级跑过去，“看在上帝的分上，你们声音小点儿。别让孩子们听见。”

书的这几页像扇子一样摊开了——狐狸和猫，乌龟和兔子，眼睛一亮一闪的聪明乌鸦，还有树下要吃蜂蜜的熊。马克西米连把书捡起，把卷曲的书角拉直。他把姐姐胖胖的手放到摇篮上。“要这样摇，”他边说边摇了起来。

她抬起脸，那张婴儿般的嘴还是软塌塌的。“为什么呀？”

尤娜丽姑姑从他身边经过，没有看他，汗珠子顺着她的上嘴唇渗了出来。他的脚踩在楼梯的梯级上，“啪啪”直响。他父亲把身子弓在椅子上，双臂在眼睛上面摊开，在大哭。外科医生正朝包里看着。“我的钳子呢，”他说。“我要这么试试，起码。这技术有时候还管用。”

这孩子把门只推开了一点点，弄出个门缝，恰好让自己进去。窗户朝着早夏，朝着来自花园和田野里嗡嗡起哄的香气闭着。炉火不错，烧火的原木躺在篮子里，准备好了。热气靠近了，可以看到。他母亲身体裹着白衣，几个垫子撑着她的背，头发从前额开始，已被揪成带状。她转对着他，只是用眼睛，不是用头，还有，残留的那老一套的笑容。她的嘴巴四周皮肤灰灰的。

很快，那嘴巴好像在说，你我该要分别了。

见此情景，他转过身子。在门边，他朝她竖起一只手，做了个柔弱的、表示志在一道的成人手势。门外，外科医生已把外套脱了，搁在手臂上，他站着，等着来人把它拿走挂好。“要是你几个小时前就叫我的话……”外科医生在说话，没有专门针对哪一个人。佛朗索瓦的椅子上空了。好像他已经离家出走了。

神父到了。“要是头出来就好了，”他说，“我要给他洗礼。”

“或者手脚出来也行，”神父满怀希望地说。“这样做教堂允许。”

尤娜丽回到房间。她开门的时候，热量像是从风箱里面向外蹿。“这样对她好吗？没有空气啊。”

“受了凉就要出大事，”外科医生说。“虽然不过——”

“接着是临终的涂油礼，”神父建议道。“这儿有个便桌才好哩。”

他从袋子里拿出一块祭坛布，之后又在袋子里掏蜡烛。上帝的恩宠随身可带，可以带到你的家园里。

外科医生的眼睛在楼梯顶头扫了一下。“把他的孩子打发走，”他说。

尤娜丽把他拢到怀里：这是个私生子。她把他带到楼下时，衣服上的纤维蹭到了他的面颊，发出轻微的刺耳声。

尤娜丽让他们排队站在前门边上。“戴好手套，”他说。“戴好帽子。”

“天气暖，”他说。“我们真的不用手套了。”

“无论如何，戴上，”她没松口。脸似乎在颤抖。

接生婆一只手推着，从他们身边走过，把婴儿奥古斯汀甩到她肩上，用一条手臂抱住他，好像他是只袋子似的。“六年当中生了五个孩子，”她对尤娜丽说，“你还能指望什么呢？她的命数到头了，完了。”

他们去了卡洛特外公家。那天，尤娜丽姑姑过后来了，说他们必须为他们的小弟弟祈祷。卡洛特外婆张嘴说道，“受洗了吗？”尤娜丽姑姑摇了摇头。她拿眼睛朝下看看孩子们，一副不能多言多语的表情。她朝外婆回头张嘴说，“生下来就死了。”

他身子哆嗦了一下。尤娜丽姑姑弯腰亲他。“我什么时候可以回家？”他说。

尤娜丽说，“你跟外婆一块儿待几天，没事的，等你妈妈身体好一些再回去吧。”

可是，他记得她那嘴的四周发灰的肉。他领悟到她那嘴对他说过的话：我很快要在棺材里了，我很快要被下葬了。

他纳闷他们为什么这样撒谎。

他数着日子。尤娜丽姑姑跟恩瑞艾特姑姑在来来回回地走着。她们说，你今天是不是要去问问你妈妈身体怎么样？恩瑞艾特姑姑对外

婆说，“马克西米连没有问他妈妈情况怎么样。”

外婆答道，“他是个没心没肺的小东西。”

他数着日子，一直数到他们决定说出实情的时候。九天过去了。是在吃早饭的时候。是在他们啃面包喝牛奶的时候，外婆进来了。

“你一定要非常坚强，”她说。“你妈妈已经走了，去跟耶稣一起生活了。”

耶稣宝宝，他心想。他说，“我晓得。”

出事的时候，他六岁。窗户开着，一片白色的窗帘在呼啦呼啦地飘动，麻雀聚集在窗棂上。圣父上帝，站在朵朵祥云的后头，在墙上的一幅画里往下看着。

后来，过了一两天，姐姐夏洛特手指着棺材；他的小姐姐恩瑞艾特在角落里生气，不过没人理会她，她嘴里在嘟哝。

“我会给你念的，”他对夏洛特说。“不过，不是那本动物书。在我看来，那本书小孩子气太重。”

后来，那位成年的恩瑞艾特，就是他姑姑，在棺材封盖之前，把他举高，好让他朝棺材里面看上一眼。她身子一直在晃动，在他的头顶上方说，“我本不想给他看的，是卡洛特外婆说非要让他看。”他非常清楚，棺材里的人就是他母亲，那个长着短柄斧头般的鼻子、长着可怕的白纸一般的手的尸体。

尤娜丽姑姑往外跑到大街上。她说，“佛朗索瓦，我求求你。”马克西米连一边抓住她的衣裳，一边跟在她后面追；他看到他父亲有一回是怎么不回家的。佛朗索瓦沿着大街大步走去，进了城。尤娜丽姑姑拖着这孩子，回到屋里。“他得在这份死亡证书上签字，”她说。“他说他不愿意把自己的名字签在上面。我们打算怎么办？”

第二天，佛朗索瓦回来了。他浑身散发着白兰地酒气，卡洛特外公说，显然他在跟哪个女人厮混。

在接下来的几个月当中，佛朗索瓦开始拼命喝酒。他不理自己的客户，因此客户们转到了别处。有段时间，他连续好几天人影子都见不到；有一天，他把包收拾好，说他要走，从此不再回来。

他们说——卡洛特外婆和外公——他们压根儿就没喜欢过他。他们说，我们与德·罗伯斯庇尔家从来没吵过架，他们家的人都是人模人

样的，不过，要把他除开，他不是个正经东西。起初，他们还守着这个谎，说，他在另一座城市，在干一件时间很长、出人头地的大事。他的确时不时地回来，飘荡到家里，常常是为了借钱。罗伯斯庇尔家族年长的那位——“在我们生活的时代”——不认为他们能给这孩子一个家。卡洛特外公收留了这两个男孩，马克西米连，还有奥古斯汀。尤娜丽姑姑和恩瑞艾特姑姑都没嫁人，说，她们愿意收养这些小姑娘。

在他童年时代的什么时候，马克西米连终于发现，或者，有人告诉过他，他是个婚外怀上的种。可能他给他们的家庭境遇造成了最坏的影响，因为，在他后来的人生当中，他从此再也没有提到过他的父母。

1768年，两年不见之后，佛朗索瓦·德·罗伯斯庇尔在阿拉斯出现了。他说他到国外去了，不过他没说去了哪里，他是怎么生活的。他到卡洛特外公的屋里去了，要见一见自己的儿子。马克西米连站在过道里，从一扇关上的门后面听到他们在大声说话。

“你说你根本克服不了这个，”卡洛特外公说。“可是，你有没有停下来问过，你儿子他是不是已经克服了？这孩子就是她的翻版，身体不结实；她身体也不好，你知道的，她每次生孩子之后，你硬爬到她身上。只是多亏了我，他们的身上才有衣服穿，才在慢慢地长大，成为基督徒。”

他父亲出来，找到了他，说，就他这个年龄来说，他长得单薄、矮小。他花了几分钟，紧张尴尬地跟他说了几句话。临走的时候，他弯下身子在他的额头上亲了亲。他呼出的气息发酸。这个私生子面带成人般的厌恶表情，把头往后一甩。佛朗索瓦似乎感到失望。也许他想来个拥抱，来个亲吻，来个抱着自己的儿子在空中旋转的动作。

后来，这个学会有节制、因人而异地表达自己更加强烈情绪的孩子纳闷，他是不是应该感到遗憾。他问他外公，“我爸爸过来看我了吗？”

老人走开的时候嘴里在嘟哝。“他又来借钱了。你快点长大。”

马克西米连尽量让他外公外婆省心。你几乎都不知道他在屋子里头，他们说。他喜欢读书，喜欢在花园的小棚子里养鸽子。星期天，

小姑娘们被接到这边来，他们一起玩耍。他任由她们非常温柔地用一只手指头摸鸽子一颤一颤的背脊。

她们央求他给只鸽子，要带回家自己养。我知道你们，他说，你们一两天就会厌倦，你们得照顾它们，你们知道它们可不是洋娃娃。可是她们不依不饶：一个星期天接一个星期天地又是嚎叫，又是哀求。最后他心软了。尤娜丽姑姑买了一只镀金的笼子。

几个星期之内，那只鸽子就死了。她们把鸽笼放在外面，来了一场风暴。他想象得出，可怜的鸟儿慌乱地朝鸟笼上的围栏冲撞，翅膀折断了，头顶上雷声滚滚的那个情景。夏洛特告诉他这个消息的时候，她断断续续地带着懊悔在抽泣；可是五分钟过后，他知道她会溜到太阳底下，把这事儿给忘了的。“我们把笼子放到外面，这样它会感到自由自在，”她抽着鼻子说。

“它不是一只自由自在的鸟。它是一只需要有人看护的鸟。我跟你说过。我没说错吧。”

可是说话正确并没给他带来一丝快乐。这反倒在他嘴里留下了一丝苦涩的滋味。

他外公说，等他足岁了，就带他去做生意。他陪着这孩子绕着酿酒厂四处转悠，看各色各样不同的操作，跟人家说说话。这孩子只是礼貌性地表示有兴致。他外公说，既然他书生味多，实用气少，他或许喜欢当神父。“奥古斯汀可以入这一行做生意，”他说。“否则，就把酒厂卖了。我不是感情用事。除了酿酒，还有别的行当可以做嘛。”

马克西米连十岁那年，圣-瓦斯特修道院院长被引荐到家里，为了激发他的兴趣。他亲自对马克西米连进行面试，但不大喜欢他。虽然他的样子谦卑低调，可是，从本质上说，他好像对修道院院长的观点不屑一顾，似乎他把心思放在更加崇高的事业上，似乎自己在别处还有许许多多的任务要完成。不过，他的好脑袋瓜注定是要白费了，这看来是再清楚不过的事。修道院院长想得老远，觉得孩子的诸多厄运不是他本人的过错。可他还是个孩子啊，总得有人可以帮他做点什么吧；他在阿拉斯的学校上过三年的学，老师们为他取得的进步和他的勤勉赞不绝口。

修道院院长安排了一笔奖学金。每当他说“我会帮你做点什么”时，他所指的不是仅仅限于鸡毛蒜皮的小事，而是到路易大帝高

中[3]去上学，那是全国最好的一所学校，贵族子弟都在那里接受教育，这所学校也在到处物色人才，贫寒子弟可以从那里发迹。因此，院长说：另外嘛，他告诫他，发奋读书，绝对顺从，无限感恩。

马克西米连对恩瑞艾特姑姑说，“我离家的时候，你一定要给我写信。”

“肯定。”

“还有，请夏洛特和恩瑞艾特也要给我写信。”

“我会嘱咐她们给你写信的。”

“在巴黎我也会结交很多新朋友。”

“我期望如此。”

“等我长大了，我能让我的哥姐他们不愁吃不愁穿。除了我，别人都不必非要这么做了。”

“那你大姑呢？”

“还有你。我们大家一起买栋大房子。我们根本不会吵吵闹闹的。”

希望渺茫吧，她心想。她纳闷：他非得要去吗？十二岁了，他还是这么个小男孩的模样，说话如此地轻柔，一点儿都不贸然失礼；她倒是发愁，他一旦离开外公身边，就完全没有人照管他了。

不过，不，一定，他一定得去。这些机会少之又少；我们得在这个世上生活，把一个男孩拴在女人的围裙带上可没什么好。有时候，他倒是令她想起他母亲来了。他有着她那双海蓝色的眼睛，像是在吸纳阳光、保存阳光似的。我可从来没讨厌过那个姑娘啊，她在心里想。她是个重感情的人，雅克琳。

1769年夏季期间，他认真学习，提高拉丁语和希腊语水平。他安排邻家一个比自己稍微年长一点的女孩看护鸽子。十月份，他离家了。

在吉斯，在德·维耶夫威尔家族人看来，德穆兰先生的事业有了起色。他当上了县治安官。吃过晚饭之后，他与玛德琳晚上就这么坐着，面面相觑。手头总是缺钱呵。

1767年——那时，赫尔曼会走路了，安妮-克劳蒂尔德还是这户人家的婴孩——让-雅克对妻子说：“卡米尔得离家去上学了，你知

道。”

卡米尔眼下七岁。他继续跟在爸爸的后头满屋子地走，不停地用德·维耶夫威尔家族的方式说话，把他父亲的意见当耳边风。

“他最好到卡特-岗布莱希斯去，”让-雅克说，“而且跟他的小堂弟们一起去。学校不远。”

玛德琳有很多事情要做。最大的那个姑娘一直不停地在生病，用人乘此机会捞了些好处。为了家里的收支平衡，自己只好做些费时的事务，这样好省出点钱来。让-雅克从她那里完完全全学会了这一点；除此之外，他还想要她注意到自己的情绪。

“让他承担你那未完成的雄心壮志，是不是还嫌嫩了点？”她询问道。

因为让-尼克拉斯的厌烦情绪已经开始。他一直严于律己，不再抱有不切实际的幻想。过几年时间之后，吉斯律师协会有些前程美好的年轻人会问他：先生，您的才华是没得说的，您为什么就满足于这么一个有限的舞台呢？他会不客气地对他们说，对他来说，自己的本职工作够好的了；对他们来说，也应该够好了。

10月份，他们把卡米尔送到卡特-岗布莱希斯去了。就在圣诞节之前，他们收到了一封校长热情洋溢的来信，信中描述了卡米尔取得的惊人进步。让-雅克朝他妻子挥了挥来信。“难道我没跟你说过吗？”他说。“我就晓得这事儿没做错。”

不过，玛德琳却被这封信搅得心神不宁。“好像，”她说，“他们在说，‘你的孩子是多么的漂亮，多么的聪明啊，即使他只有一条腿’。”

让-雅克把这句话当成了开玩笑。只是在玛德琳对他说，他丝毫没有想象力和幽默感之前的那一天，他才知道情况不是这样。

之后不久，孩子就到家了。他有了令人吃惊的语言障碍，几乎没法子说服他说出点什么话来。玛德琳把自己关在房间里，让人把每天的几顿饭送到房里来。卡米尔说，神父们对他很友善，他觉得这是自己的过错。他父亲为了宽慰他，说这不是过错，只是个小麻烦。卡米尔坚持自己多少应该受到责备，然后冷冰冰地问他哪一天可能返校，因为到了学校，他们就不用为此操心，也不会每时每刻地再讨论这件事了。让-雅克用挑衅的语气跟卡特-岗布莱希斯学校联系了，问他

们，自己的儿子为什么患上了说话结巴的毛病。神父说，他自己得的呗；让-雅克说，他离家时可没这个毛病呀。最后的结论是，坐大巴的途中，卡米尔说话流畅的情况突然丧失，像是一只花瓶或者一副手套突然出了故障似的。哪一方都怪不了。这不过是那些曾经出过的事中的一件罢了。

1770这一年，卡米尔十岁，神父奉劝他父亲把他从学校接回家，因为他们没法给予他的学业进步应有的关注。玛德琳说，“也许我们可以给他找个家教。他是个真正一流的人才。”

“你疯了吧？”她丈夫冲着她大吼道。“你以为我是公爵？你以为我是英国棉花子爵？你以为我有煤矿？你以为我有农奴？”

“不是，”他妻子说。“我晓得你的脾气。我对你不抱任何幻想。”

是一个德·维耶夫威尔人给他们提供了解决办法。“可以肯定的是，”他说，“因为缺了点现钱就让你这么个聪明孩子一事无成，这将会成为一件憾事。毕竟嘛，”他粗鲁地说，“你本人从来就没有过什么出息。”他想了想。“他是个招人喜爱的孩子。我们觉得随着年龄的增长，他的结巴毛病会消失的。我们一定要考虑奖学金。假如我们能让他进路易大帝高中，家庭的这点开支就是一点皮毛，算不了什么。”

“他们会录取他，是吗？”

“根据我所听说的，他超常的聪慧。要是他做律师，将来会给你们家装点门楣的。瞧，下次我弟弟到巴黎去，我会让他帮你们出点力。还要我说别的吗？”

现在法国人的寿命已经增加到将近二十九岁了。

路易大帝高中是一所老基金会，曾经由基督徒管理，不过当他们被驱逐出法国的时候，这所学校被祈祷所会员占领了，这是一所更加开明的教堂。这所学校的校友个个都有名望，假如背景有差异的话。此刻还在光荣流放的伏尔泰曾经在此学习过，还有德·萨德伯爵先生，此刻蜗居在他的一个城堡里，他妻子最近却在忙着修改已经给他裁定好的判刑，因为他犯了投毒和鸡奸两宗罪。

学校坐落在圣-雅克大街，厚厚实实的高墙和铁大门把学校与城市隔开。这地方没有供暖的习惯，除非小教堂里的圣水盘上面结了冰，

才会开始供暖；因此，冬天，通常学生们起早出门去采集冰棱，然后再把它们放进圣水盘中，希望校长能通融一下。房间被阵阵刺骨的穿堂风一扫而过，被势头减弱、用死人语言发出咯咯声响的阵阵狂风一扫而过。

眼下，马克西米连·德·罗伯斯庇尔到这儿已有一年了。

他第一次到这里的时候，就有人告诉他，为了修道院院长，他要努力，因为他获得这样的好机会要归功于院长。有人告诉过他，要是他想家了，思念会过去的。一到之后，他便坐下，把沿途的所见记录下来，因为在那个时候他就该尽责任去完成，不需要用脑子到处装着它们。巴黎的动词变位正好跟阿特瓦的动词变位相同。要是你一门心思想着动词，万事万物就会围着动词找到恰当的位置。他上每一节课都全神贯注。老师们对他很是和善。他一个朋友都没交。

有一天，一个高年级学生走近他，在他前面推搡一个小男孩。“嘿，东西，”这孩子说。（他们装作忘记他的姓名了。）

马克西米连停了下来，动也不动。他没有立刻回头。“你找我有事吗？”他说。既咄咄逼人，又令人愉悦。他知道自己该怎么做到这一点。

“我要你留意一下这个他们莫名其妙送过来的小男孩。他是从你那个乡下地方来的吧——吉斯，我相信。”

马克西米连心想：这些无知的巴黎人觉得这没什么区别。他轻声轻语地说道，“吉斯在皮卡迪地区。我来自阿拉斯。阿拉斯呢，在阿特瓦地区。”

“噢，这没什么大不了的，是吗？我希望你能从你大名鼎鼎的、非常高级的学习中抽点时间出来，帮他找一找周围的路。”

“好啊，”马克西米连说。他很快转身看看这个所谓的孩子。他是个非常可爱的孩子，生得很黑。

“你到底要找去哪儿的路？”他问。

就在那当儿，神父艾利沃克斯沿着走廊颤颤巍巍地走了过来。他停下。“啊，你已经到了，卡米尔·德穆兰，”他说。

神父艾利沃克斯是个了不起的古典学家。他认为博学很重要。可是研究没有把秋季的寒冷挡在外面啊；而且即将来临的寒冷比现在还要糟得多。

“我相信你现在才十岁吧，”神父说。

这孩子抬头看看他，点了点头。

“总的来说，就你的年龄而言，你已经非常超前了？”

“是的，”这孩子说。“是这样。”

神父艾利沃克斯咬了咬嘴唇。行色匆匆地走了。马克西米连把迫不得已才戴上的眼镜摘下，揉了揉眼角。“试试‘是的，神父’，”他建议道。“他们期望你这样说。别朝他们点头，他们好像对这反感。此外，如果他问你聪明不聪明的时候，你应该为此显得更加谦卑。你知道——‘我尽力，神父。’这一类的话。”

“卑躬屈膝的奴才，是你吗，东西？”小男孩说。

“咯，仅仅是个主张而已。我只是把我的经验传给你，是为你好。”他重新把眼镜戴上。那孩子大大的黑黝黝的眼睛游进了他的眼里。一时间，他想到了困在笼子里的鸽子。他手上有了鸽子羽毛的感觉了，软绵绵的，死了：那纤细的骨头没有了脉搏的跳动了。他顺着外衣向下掸了掸手。

这孩子说话结结巴巴的。这让他感到不大自在。事实上，关于整个环境，有件事令他感到不安。他觉得他已经实现了的生活方式受到了威胁。他觉得生活将会变得更加错综复杂；他觉得他的情况已经变得越来越糟。

他回家在阿拉斯度假的时候，夏洛特说：“你没怎么长大嘛，是吗？”

一年又一年，她说着同样的话。

他的老师对他尊重有加。他们说，没有天分，不过，他说话一向老实。

同学们怎么看他，他没多大准儿。如果你问他觉得自己是个什么样的人，他会告诉你，他能干，敏感，耐心，缺乏魅力。不过，至于这样的评价与他周围的人对他的看法之间有多大的差别——噢，你怎么能肯定你脑子里的想法也是别人的想法呢？

他没有收到家里的多少来信。夏洛特常常给他寄去的信完全是孩子式的流水账。她寄来的信他保存一到两天，读上两遍；然后，因为不知道该怎么处理，就把它们扔了。

卡米尔·德穆兰一周两次收到来信，数不清的信；这些信成了大家的娱乐。他解释说，他七岁的时候第一次被送到远处去上学，结果呢，对于家里的情况，他从来信上比他从实际生活中了解的还要多。这些插曲就像小说的章节一样，为了给大家带来欢乐，当他大声朗读来信的时候，他的朋友便开始觉得，他家里的人就是“小说中的人物”了。有时候，听到某个短语，比如“妈妈希望你去过忏悔堂”，整整一群人被弄得莫名其妙地大笑一阵，然后，连续几天，大家都互相重复着这个短语，眼泪都笑出来了。卡米尔解释说，他父亲在写一部《法律百科全书》。他认为这个计划的唯一目的就是使他父亲晚上免掉了跟他母亲谈话。他斗胆向他父亲建议，可以借助于写《百科全书》这个理由把自己关得远远的，说完之后，便朗读副校长、神父普罗亚特所说的“坏书”了。

卡米尔用他那歪歪扭扭不成形的字在一页一页的纸上回复这些来信。他一直保留着这些往来的信件，以便日后能出版。

“努力学会这个道理，马克西米连，”神父艾利沃克斯说，“大多数人天性懒惰，往往会把你对自己的评价当回事儿。你要确定你对自己的评价高了。”

对卡米尔来说，这从来就不是问题。他有办法让自己跟比自己年长、出身名门的人打成一片，有办法让自己在某个方面成为时尚潮流。长他五岁的斯塔尼斯拉斯·弗雷农就注意上了他。这名字是根据波兰国王、他教父的名字取的。弗雷农家境富有，是个书香门第，叔叔是伏尔泰有名的死对头。六岁那年，他被带进凡尔赛宫，在那里他给阿德莱德太太、苏菲太太、维克多瓦太太，还有年迈的国王的女儿们背诵了一首诗。她们对他关怀备至，还给了他一些糖果。弗雷农对卡米尔说，“等你再大一些，我要带你到上流社会转转，让你扬名立万。”

卡米尔感激他么？几乎一点也不。他对弗雷农的想法尽是大泼嘲讽之水。他开始叫他“兔子”。弗雷农正处于敏感时期。他总是站在镜子前面，仔细打量自己的脸蛋，看看牙齿是否突出或者是否显得腼腆。

那时候有个名叫路易·苏鲁的男孩，善于讽刺挖苦，当年轻贵族对现状表示不屑的时候，他却总是笑笑。他说，观察人们挖掘自己脚底

下的矿藏是一种教育。我们生活的时代将有一场战争，他对卡米尔说，你我两人将会处于战争的不同一方。因此，趁我们还能彼此热爱的时候，就让我们彼此热爱吧。

卡米尔对神父艾利沃克斯说，“从今往后，我不去参加忏悔了。如果你强迫我去，我就装成别人。我就杜撰别人的罪过，然后再为罪过忏悔。”

“你要理智，”神父艾利沃克斯说。“等你到十六岁，那时候你就可以抛开信仰。那个年龄这样做才算合适。”

可是十六岁还没到，卡米尔却有了一套新的胡思乱想了。马克西米连·德·罗伯斯庇尔每天都在经历小小的、恐怖的痛苦。“你怎么出去呢？”他问道。

“这不是巴士底狱，你知道。有时候，你可以把出路说出来。或者翻越围墙。我可以带你去看一看出路在哪儿吗？不可以，你还是不知道的为好。”

围墙之内，有个知识分子团体在谈经论道。围墙之外，野兽从铁门旁边鱼贯经过。仿佛人类被囚禁在笼内，而外面的野生动物却在到处漫游，从事人类的各种职业似的。这座城市散发着铜臭和腐败气息；乞丐坐在路边肮脏的污垢里，刽子手在大庭广众下施虐行暴，光天化日之下殴打和抢劫在发生。卡米尔在墙外发现的东西令他兴奋不已，但也令他惶恐不安。这是一座被蒙蔽的城市，他说，已被上帝遗忘；这座城市是一块精神堕落的邪恶之地，面临的将是《旧约》中提到的未来毁灭[4]。弗雷农提议要引荐他参加的社团是个巨大的有毒有机体，正在踉踉跄跄地走向灭亡。他对马克西米连说，像你这样的人，才是唯一称职的经世治国之才。

卡米尔也说：“等到神父普罗亚特当校长。那个时候我们就会被踩入地底下了。”想到这个前景，他的眼睛发亮了。

这是卡米尔独到的想法，马克西米连心想：越是大乱，才越有大治。除他之外，再也没有旁人似乎会这么想了。

不过，凑巧的是，神父普罗亚特落选了。新校长是神父普瓦纳德·盎迪昂洛艾，一个从容自由、才华横溢之人。一听到在自己所负责的中学里这种精神已在蔓延，他甚是吃惊。

“神父普罗亚特说，你有一套想法，”他对马克西米连说。“他说你们都是无政府主义者和清教徒。”

“神父普罗亚特不喜欢我，”马克西米连说。“不过我觉得他把事情说得过头了。”

“肯定他是夸大了事实。我们得走走吗？半小时之后，我得宣读我的祈祷。”

“我们是清教徒？他一定高兴。”

“要是你每时每刻谈的都是关于女人的事，他总会知道该怎么办。不过，他说，你谈话的所有内容都是政治。”

“是的，”马克西米连说。他愿意对长者的问题进行揆情度理地思考。“他担心这些高高的围墙并没有把美国思想阻隔在外。当然啰，他的担心是对的。”

“每一代人都有自己的激情。校长理解这些激情。有时候我觉得我们的制度完完全全不明智。我们夺走了你的童年，我们在这个温室氛围中给你灌输思想；然后我们让你在专制环境中过冬。”听完这些话，神父叹了口气；他使用的比喻令他感到压抑。

关于酿酒，马克西米连想了一会儿；这并不需要多少古典教育。“如果人们没有燃起希望，你觉得这样更好吗？”他问道。

“我觉得，我们培养了你的才能，然后对你说——”神父手掌向上举了起来——“就说到这儿为止，别再扯远了。我们无法给你这样的孩子提供出生高贵和财富丰厚的优越条件，这是件遗憾的事。”

“是的，是的。”这男孩笑了笑，那是个小小的却是真心的微笑。“这一点我没放过思考。”

校长无法理解神父普罗亚特对这男孩持有的偏见。他并没有冒犯他人，也好像不想占你的上风。“那么，马克西米连，你将来要干什么？我的意思是，你打算干吗？”他知道，根据给予他奖学金的条件，这男孩必须在医学、神学或者法理学方面取得学位才行。“我猜想大家觉得你可能会去教堂。”

“旁人都这么认为。”马克西米连的语调充满了十足的敬意，校长觉得。他对别人的观点看法一向给予应有的尊重，然后根本就不在乎。“我爸爸曾经干过律师行当。我希望也干这一行。我得回家去。我是长子，你知道的。”

神父当然知道；知道他的奖学金无法承担的一些费用，他的亲戚们不情愿给他捐出半个子儿，因此，这男孩肯定非常清楚自己的社会地位。去年，只好安排给他买了一件上身外套。“在你的省里找一份差事，”他说。“这对你来说够吗？”

“哦，我会在我的行业圈内流动的。”嘲讽？也许吧。“不过，神父，你一直为这地方的道德调子犯愁。难道你不想跟卡米尔进行这样的谈话吗？关于道德调子这个话题，他有更深刻的想法。”

“我为这个单名规矩感到难受，”神父说。“好像他很出名似的。他真的打算一辈子就只用一个名字？我对你的朋友没好感。别告诉我，你不是他的守护人。”

“恐怕我是他的守护人，你知道。”他心想。“不过，咯，神父，肯定，你对他的评价不错。”

神父大笑。“神父普罗亚特说，你们不仅仅是新教徒、无政府主义者，而且还是会搔首弄姿的家伙。矫揉造作，自我意识……苏鲁那种男孩也是如此。不过，我看得出，你不是那种人。”

“你认为我应当是我自己吗？”

“为什么不？”

“我常常认为，这样做需要付出更大的努力。”之后，当神父把每日的祈祷经书放下的时候，他反思了这次面谈。他觉得，这孩子将来不幸福。他将回到自己的省里，而且将一事无成。

眼下的年份是1774年。是装腔作势之人也好，不是装腔作势之人也好，现在反正是长大成熟的时候。是进入公共领域这个由公众行为和公众态度构成的世界的时候。从历史的角度看，现在所发生的一切，将来注定要发生。对于智者而言，眼下不是正午的太阳，而是磷火鬼灯；充其量，是间接传递而来的月光，它容易导致错误产生，令人视觉模糊，而且极度干渴。

1793年，卡米尔·德穆兰写道：“他们觉得获得自由，有如成长一样：你必须经历苦痛。”

1793年，马克西米连·罗伯斯庇尔写道：“历史乃虚构。”

---

[1] 让-雅克·卢梭（1712—1778），法国十七世纪著名启蒙思想家。代表作有

《爱弥儿》、《论人类不平等的起源和基础》，等等。

[2] 《从深处》（De Profundis）是拉丁文本《圣经》第一百二十九首诗篇。

[3] 路易大帝高中1682年获得了最高认可。太阳王路易十四授予它官方赞助：学校被冠名为“路易大帝学校”（*Collège de Louis le Grand*）。学校名称随着法国历史的动荡而不断变更：波旁王朝第一次复辟时期的“路易大帝高中”（*lycée Louis le Grand*），在第二次复辟时期又重新成为“路易大帝的皇家中学”（*collège royal de Louis le Grand*）。罗伯斯庇尔就是路易大帝学校的学生。他十一岁时以奖学金生的身份入校，二十三岁时毕业，获得律师文凭。

[4] 《旧约》里面提到的两个城市的未来是指万劫不复的未来。所多玛（Sodom）与蛾摩拉（Gomorrah）是《圣经·创世记》中记载的罪恶之城，因其居民的罪恶堕落到了无可救药的地步而遭到上帝毁灭。

第2章

磷火鬼灯（1774—1780）

复活节刚过，国王路易十五就染上了天花。从出世的那一天起，他的人生当中就挤满了朝臣；早上，他的起床就是一场受到繁复严格的礼仪规约的典礼；他用餐的时候，总是在大庭广众下进行，身边总有无数的人鱼贯经过，张大嘴巴，看他吃着每一口饭菜。他的每一次肠胃蠕动，每一个房事动作，每一声呼吸都是公众品头论足的对象：之后，便是他的驾崩。

他只好中止狩猎，由人送进宫里；当时，他体虚气弱，发着高烧。他六十有四了，从他一开始染病，他们就在心里巴不得他一命呜呼。出水疹的那会儿，他躺着，因为害怕而浑身哆嗦，因为他自己心里清楚，他要死了，要下地狱了。

王太子和太子妃怕被传染，就待在他们自己的房间里。水泡冒出头的时候，窗户和门大敞着，然而臭气依然令人难忍。国王正在腐烂溃败的身体在最后几个时辰被翻了身对着医生和神父。最后一个情妇也就是杜·巴利夫人的马车永远地驶出了凡尔赛宫，就是在那个时刻，当她已经离开、而他感到相当寂寞的时候，神父们才给他做了赦免仪式。他派人去寻她，可是被告知，她已离去。“已经，”他嘴里在说。

朝廷人员在巨大的、被称作“圆窗”的前院开会，等候大事发生。5月10号下午三点一刻，病房的窗户内，一根亮着的灯芯熄灭了。接着，突然一阵喧哗，犹如晴天霹雳，随后就是数千只脚奔跑的声音，来来回回走动的声音和沉重的跺脚声音。所有的朝廷人员虽然脑子一片空白，但是只有一门心思：冲出“圆窗”前院，越过大走廊，找到新国王。

新国王十九岁；王后是奥地利公主玛丽-安托瓦内特，小他一岁。新国王是个孝顺而且做事认真的大男孩，遇事镇定，沉湎于狩猎和饕餮之乐。据说，他在性事方面无能，因为行房的时候包皮过紧而感到疼痛，无法享受肉体欢愉。王后呢，是个自私的小女孩，意志坚定，

但是教养不足。人长得标致妩媚，肤色鲜嫩娇艳，因为十八岁的时候几乎所有女孩子看起来都漂亮动人；可是，在她那宽宽的脸颊上，哈布斯堡王朝[1]特有的傲慢自大已经开始和丝绸、钻石和无知所赋予的种种特权在较劲儿了。

对于新政权，人们寄予了高度希望。在伟大的亨利四世雕像上面，不知哪位乐观人士用手写下了“复活”二字。

警察中尉走到办公桌边——今天，去年，每年——他要了解的第一个信息就是关于巴黎面包店里面包的价格。如果中央商场的面粉供应充足，那么城里和郊外的面包师就能满足顾客的需求，上千位流动面包师就能把烤好的面包送到玛黑、圣保罗、皇宫和中央商场的市场上去出售。

年景好的时候，一块棕色面包价值八到九个苏[2]。一名普通劳动者所得的报酬如果按日计算，每天有望能够挣到二十个苏；一名石匠可以挣到四十个苏，手艺好的锁匠或者工匠可以挣到五十个苏。他们要计划开销的项目有：房租，蜡烛，烧菜油脂，蔬菜，葡萄酒。面包是他们的主要开销项目。

面包供给既紧张又准确，而且还受到监管。一天下来，面包师剩下的面包必须以低价卖出；等到天黑，穷人再到市场上去买廉价面包。

一切顺遂如愿；不过，随后就是收成不好的时候了——拿1770年，或者1772年，或者1774年来说吧——高得离谱的面包价格上涨发生了；在1774年秋天那个时候，巴黎一块四磅重的面包价格是十一个苏。可是到了第二年的春天，这个价格涨到了十四个苏。但是工资没涨呀。建筑工人一直处于闹腾状态；纺织工、订书工，还有（可怜的人啊）制帽的商人也都如此，不过，为涨工资而举行罢工的时候倒是很少，罢工反倒是为了抵制降低工资才举行的。城里的工人最为熟悉的手段不是罢工，而是面包骚乱，因此，某块遥远的玉米地里的气温和降雨直接与这位警察中尉的一紧张头就疼倒是联系在一起。

无论什么时候，只要粮食短缺，人们就高呼，“制定饥馑法案！”他们怪罪投机倒把分子和囤积居奇分子。面粉厂主，他们说，都在合谋饿死锁匠、制帽商、订书工人，还有他们的孩子。眼下，在

七十年代，经济变革的倡议者要引入粮食自由贸易，这样一来，法国最为穷困的地区就得在开放的市场上进行竞争了。不过，也只有过一次小小的面包骚乱，或者两次吧。粮食控制还是在实施。1770年，这位名叫阿贝·泰雷的财政总监，行动迅速，对粮食流动再次强行实施价格控制，摊派税收和限制。他根本就不征求意见，仅靠发号施令执行。“专制主义！”那一天，那些吃过饭的人大声呼喊道。

面包成了要弄明白的重要事情了：它不仅仅成了投机炒作的主要粮食，而且成了关于未来发展的各种理论的精神食粮。距今十五年之后，也就是巴士底狱沦陷的那一天[3]，巴黎的面包价格将会达到六十年来的最高峰。距今二十年之后[4]（那时候一切都完了），首都一名妇女将会说：“在罗伯斯庇尔执政之下，血在流，可人们毕竟还有面包吃呀。或许，为了吃上面包，有必要流一点血。”

国王把一位名叫特戈特的人招进了内阁，此人将任财政总监。特戈特，四十八岁，是位新派人士，理性主义者，经济自由放任政策的信徒。他精力旺盛，点子很多，满脑子的各种改革思路。他说，如果国家要幸存，这些改革思路就一定要实现。在他本人看来，他是个分秒必争的人。他的一个举措就是要求削减凡尔赛宫的开支。对此，满朝震惊。马勒谢尔贝斯，一名保皇分子，劝告这位部长行事更要高度谨慎。他正在与太多人为敌。“人民的需求很大，”特戈特粗暴地回答说，“在我们家族，我们五十岁就死了。”

1775年春天，很多集镇，尤其是皮卡迪大区的，骚乱在蔓延。在凡尔赛，八千市民聚集在宫殿那里，他们站着，凝望皇宫的窗户，满怀期待。和往常一样，他们认为，只要国王亲自干预，就能解决所有问题。凡尔赛总督承诺，城里的小麦价格将会固定。新国王在人们的引领之下走了出来，站在阳台上，朝人们发话。这些人随后解散了，没有出现任何暴力行动。

在巴黎，骚乱群众在塞纳河的左岸洗劫了面包店铺。警察逮捕了一些人，不过，对整个局面做了宽大怀柔式处理，避免了冲突。有一百六十二人遭到起诉。其中两名洗劫者，有一个是十六岁男孩，被绞死在巴黎市政府广场，时间是5月11日下午三时；这一案例是杀一儆百，威慑人心。

1775年7月，年少的新国王和他楚楚动人的王后被安排到路易大帝高中走访一趟。这样的走访是新国王在加冕之后固有的传统做法。不过，他们不会逗留或者久待，因为他们还有更多的娱乐活动要去享受。走访计划是，有人在学校大门口迎接他们及其随从；之后，他们要从马车上下来；之后，学校最勤勉、最优秀的学生要做一场表示效忠的发言。等到那一天到来时，天公却不作美。

迎驾人员在客人到来之前提前一个半小时到场。师生员工一起聚集在圣-雅克大街的大门口。一群当官的骑在马上来到了现场，毫不客气地把师生员工向后推搡，重新安排他们的队列。原先稀稀拉拉的雨滴此刻下成了连绵不断的毛毛细雨。随后，随从、保镖和专门迎驾的一班人马到了。等他们自己安排妥当的时候，大家已被雨水淋得浑身透湿，觉得寒兮兮的，不再有人去争抢位置了。没有人记得最后的加冕是什么样的情景了，而且，没人想到这一切礼仪要耗上这么长的时间。学生们感到痛苦不堪，挤成了你一团我一伙，不断地腾挪着左右脚步，在等候着。要是有人一时半会儿地站到了队伍的外面，当官的立马就跳到前面，挥舞着手中的武器，把他推回到原位。

终于，国王的马车渐行渐近了。人们此时踮着脚尖，伸长了脖子，年少的在抱怨，他们等了这么久，可什么都没见着。中学校长、神父普瓦纳德走近马车，然后鞠躬。他对着国王的马车开始说事先准备好的台词。

拿奖学金的这个男孩感到口干舌燥。手颤抖了一会儿。不过，因为说的是拉丁语，没人能听得出他的发言带着乡下口音。

王后可爱的头往外面探了一下，又缩了回去。国王挥了挥手，对着一个穿制服的人叽叽咕咕了几句，此人鄙夷不屑地笑着把这几句又传给一列当官的，这一列当官的又通过无声的语言把这几句传给所有正在等候的群众。情况明白了：他们不会下车。国王和王后陛下他们自己舒适自在地坐在马车里面时，必须有人向他们读发言稿。

神父普瓦纳德不住地摇头。他本该布置地毯的；他本该安排华盖的；他本该让人临时搭建一个亭子的，也许，还要按照乡下的风尚，在亭子上面装点一些绿色灌木，也许，用一些国王的武器来装扮；也许，用鲜花做成君主。他的表情变得疯狂起来，充满了懊悔，而且拒

人于千里之外。好在神父艾利沃克斯还没忘记要朝那个拿奖学金的男孩点头，示意他发言。

男孩开始了，刚开始的几个短语念得有些紧张，之后，他的声音便越发具有力量了。神父普瓦纳德松了口气，稿子是他写的，孩子是他辅导的。一切听起来都不错，他感到心满意足了。

有人看到王后在瑟瑟发抖。“啊！”这消息传开了。“她在瑟瑟发抖啦！”片刻之后，她强压住哈欠。国王转身注视。可这算得了什么？驾车的人在收起缰绳了！所有神情凝重的随从都动起身来，叽叽呀呀地往前走了。他们就这样要走了——对他们的欢迎没有表达一丝一毫的致谢，而且，他的发言还没念到一半。

这个拿奖学金的男孩好像没有注意到正在发生什么事儿。他只是不停地大声朗读。他的脸庞坚定而又苍白，目光向前。当然，到现在为止，他一定清楚，他们正沿着大街驾车离开。

因为没有表达出来的情绪，空气中有些躁动。整个学期，我们一直都在为这一天精心筹备啊……现场，拥挤的群众毫无目标地挪动了。此时此刻，雨下得比原来更大了。从队伍中冲出去，奔跑着去寻找躲雨的地方似乎显得不够斯文，但是，国王和王后就是那样坐着车离开了，留下个东西站在大路中央说话……没有什么再比他们所做的这一切更粗暴无礼了吧？

神父普瓦纳德说：“这根本不是个人的事。这根本不是我们干的事，不是吗？王后陛下她累了……”

“我们不妨跟她用日语交流的，我觉得，”站在他肘边的学生说。

神父普瓦纳德说：“卡米尔，这一回，你说对了。”

此时，拿奖学金的这个男孩快要结束发言了。他没有笑容，朝再也不在视线内的国王和王后说了声充满感情的忠诚的再见，他期待学校在将来某个时候会荣幸地……

一只安慰他的手落在他的肩头。“没关系，德·罗伯斯庇尔，这事在任何人身上都会发生的。”

接着，这位拿奖学金的男孩终于笑了。

那是1775年7月的巴黎。在特洛瓦市，乔治-雅克·丹东的人生过了差不多一半。当然，他的亲戚们并不知道。虽然你无法把他描述成是

个安分守己的人，但是，他在学校里面成绩不错。他的前途成了全家议论的话题。

因此：一天，在特洛瓦市靠近大教堂的地方，有一个人在画肖像。他试图把路过的行人用素描画出来，他偶尔望望天空，心里在哼着小调。这是一副容易让人记得的流行派头。

没有人要他画画。他们撇到路边，行色匆匆地继续赶路。他倒好像没有因此受到干扰一般——在一个晴朗的令人惬意的下午，干这差事似乎正适合他的职业。他是个外乡人，不过打扮得倒是相当花哨，一副巴黎人的行头。乔治-雅克·丹东就站在他的面前。事实上，他一直在这儿来回走动，格外引人注目。他想看看此人的画作，也想跟他搭讪几句。他跟每个人都说话，尤其是跟外乡人。他乐于了解人们生活的方方面面。

“你有闲情逸致画张像？”此人头也不抬；正把一张新画纸朝画板上摆放。

男孩犹豫了一会儿。

艺人说：“你是个学生吧，你没钱，我晓得。不过你确实有那么一张脸——可爱的耶稣，你是不是不忙？我从来没有见过这样的一些疤痕。待着，别动，我用炭笔给你描上几张。之后，你可以取走其中的一张。”

乔治-雅克站着不动，在等他画画。他从眼角注视着此人。“别说话，”艺人说。“就给我摆着那个蹙眉的表情——不错，就这样——然后，我再跟你说话。我叫法布尔，法布尔·德·伊格朗汀。这是个有趣的名字吧，你要说。为什么叫德·伊格朗汀？你要问。好了，既然你要问——在1771年的文学竞赛中，我获得了由图卢兹学院[5]授予的白玫瑰花环[6]。这可是一份人人渴望得到的、具有纪念意义的标志——难道你不这样认为？是的，非常正确，我倒情愿得到一块小小的金条，可是你用金条干吗呢？为了纪念这桩盛事，我的朋友催我在我自个儿的姓名后面补缀上德·伊格朗汀。你把头稍微侧一侧。不，朝那边侧。所以——你要说要是这家伙自己在文学上靠努力获得了成功，他为什么现在还在街头涂鸦素描？”

“我想你一定是个多才多艺的人吧，”乔治-雅克说。

“你们当地一些名流显贵邀请我去朗诵我的作品，”法布尔说。“没门儿，不是吗？我跟我的几个赞助人吵架了。毫无疑问，是你听说过的艺术家干的那档子事。”

乔治-雅克在观察他，尽量做到头不扭动。法布尔二十多岁，个头不高，未经染色的黑发剪得短短的。外套洗刷过很多次了，不过，衣袖还有光亮；亚麻布料都穿破了。他的话既正经又不正经。各色各样的实验性的表情在他整个脸上竞相追逐。

法布尔又挑了一支铅笔。“朝左稍微侧一些，”他说。“喏，你说我多才多艺——我实际上是个剧作家、导演、肖像画家——如你所见——还是个风景画家；作曲家、音乐家、诗人和编舞者。我是个散文家，就大家感兴趣的所有话题写写文章，说几门语言。我想在风景园艺方面一试自己的身手，不过，没人愿意委托我干活儿。我只能说——这个世界好像不是为我准备的。直到上个星期，我还是个巡演演员，不过，我把我的表演团带错地方了。”

他讲完了。把铅笔往下一扔，揉了揉眼睛，把两幅画举到一臂之处，然后打量起自己的作品来。“噢，”他拿定了主意说。“那一幅更好些，你留着。”

丹东长得不中看的脸在凝视画上的他：长疤痕，塌鼻子，厚头发从前额往后蹦。

“等你有了名气，”他说，“这幅画可值钱咯。”他抬起头。“别的演员怎么样？你那时候要登台演出吗？”

他会期待这样的。生活平静；生活枯燥。

法布尔非常突然地从凳子上站了起来，对着塞纳河畔的巴尔方向做了个下流动作。“我们两个最受欢迎的悲剧演员正在某个村庄的地窖里发霉，指控他们的罪名是酗酒——破坏治安秩序。我们的领头女士几个月前被某个闹心的乡下粗坯把肚子给搞大了。现在只能扮演低俗喜剧角色，做最粗俗的人。我们的戏班子已经散伙。暂时。”他又坐了下来。“现在你——”因为饶有兴致，他的眼睛发亮了——“我认为，你不愿意离家出走去当演员。”

“我不这么认为。我好多亲戚都指望我当神父。”

“啊，可你不想理会这事儿吧，”法布尔说。“你知道他们是如何挑选主教的吗？根据他们的出身门第。你出身高贵吗？瞧瞧你。你是个

农民的小孩。如果你爬不到职业的最顶端，找个行当干干，有什么意思呢？”

“如果当个巡演演员，我能到这个行业的顶端吗？”

他问得文雅而又礼貌，好像他准备把所有的情况都要考虑一遍似的。

法布尔大笑。“你可以扮演恶棍流氓。你一定会大受欢迎。瞧，你的嗓音不错，有潜质。”他拍拍自己的胸部。“把声音从这里发出去。”他用拳头击打着横膈膜以下的部位。“从这里呼吸。把你的呼吸当成一条河流。让它流啊，流啊。整个窍门就在于呼吸。尽量放松，你瞧，再把肩头放回。你从这里呼吸”——他用手戳戳自己——“你可以继续这样好几个小时。”

“我想不出来，我为什么非要当巡演演员，”丹东说。

“哦，我知道你想什么。你认为演员处于底层，是吗？你认为演员是巡游的狗屎。像清教徒一样。像犹太人一样。所以告诉我，孩子，是什么使你的地位如此显赫？我们都是虫子。我们都是狗屎。你有没有意识到，假如国王把自己的名字签到一张他本人根本没有看过的纸上，明天你就可能被关在监牢里，度过你的余生？”

“我弄不明白他为什么要这么做，”丹东说。“我几乎从来没有停下考虑过他。我所做的一切就是去上学。”

“是的，”法布尔说。“的确如此。只是为了保证下面四十年你还活着，用不着关心自己。他也不必知道你，这就是关键，难道你看不出来？耶稣，这些日子他们在学校里给你教了些什么东西啊？任何人，任何地位的任何人，任何不喜欢你的人，任何要你别拦路挡道的人，都可以拿着文件到国王那里——‘您给我这个笨蛋在这儿签个字儿吧，’——接着就是你蹲在巴士底狱，浑身套上枷锁，在圣-安东尼大街下面五十英尺的地方，跟一帮骨瘦如柴的人为伍。不，你连个单身牢房都捞不到，因为他们懒得去转移那些又老又朽的骷髅。你知道，肯定，他们那里有种把犯人生吞活吃的特种老鼠吗？”

“什么，一点点吃掉？”

“绝对，”法布尔说。“首先是小手指。然后是小脚趾。”

他看了一下丹东的眼睛，突然放声大笑，把一张废弃不用的纸揉成球状，然后从肩头甩出。“别跟我过不去，”他说，“这是教育你们乡

下人的一幅作品。我不知道为什么我愣是不去巴黎，在那里发迹。”

乔治-雅克说：“我希望自己不久就到巴黎去。”悦耳的嗓音在他喉咙里消失了；直到现在开口说话，他才知道自己希望得到什么。“也许到了那里，我会再次遇到你。”

“别说也许这样的话，”法布尔说。他把自己的素描举了起来，这幅有点瑕疵的素描。“我已经把你的脸备案。我会留意你的。”

男孩伸出大手。“我叫乔治-雅克·丹东。”

法布尔抬头看了看，动个不停的那张脸安静了。“再见，”他说。“乔治-雅克——学法律吧。法律是武器。”

整整那一周，他都在考虑巴黎。那位获奖者在不停地折磨着他的思想。也许他就是一块巡游的狗屎——可是，至少说，他曾经有过出息呀，也许还会在别的方面有所成就。从这里呼吸，他不停地对自己说。他试了。是的，一点儿没错。他觉得他可以好几天不停地说话了。

德·爱萨特家的德·维耶夫威尔先生去巴黎的时候，总要到路易大帝高中去看望侄子，了解他的学习情况怎么样。到目前为止，他对他还是有些保留看法的，主要的保留看法就是关于这个孩子的前途问题。他的言语障碍比原来没见得好转多少，甚至更糟了。他跟这男孩谈话的时候，他的嘴唇四周总是挂着个让人感到焦虑的微笑。他结结巴巴地说一个句子的时候，总是令人难堪，有时候令人感到凄凉。你可以全力帮助他，把他要说的话说完。除了和卡米尔在一起，你根本无从知道他到底在奔向何处。他的句子总是以寻常的方式开始，可却在一个出乎意料的地方终止。

在一些更重要的方面，他好像不可能去过他们以前为他规划好的生活。他太紧张了，你差不多能听到他的心跳。他骨骼小，身体瘦，脸色黯，一头黑发，总是从长长的睫毛下面看着自己的亲戚，扫视房间，好像他脑子里想的就是要离开房间。亲戚的反应是，他真是个可怜兮兮的小东西。

不过，当他走到外面大街上的时候，这份同情就蒸发了。他总觉得，他在言语方面早已塑造成型。这不公平。这就像是被一个残疾人

绊倒在阴沟里头一样。你想抱怨，可当你把全部情况弄清楚时，你又觉得无从抱怨。

先生参观首都的首要目的是参加巴黎议会。这个地方的议会不是被选举出来的机构。德·维耶夫威尔家族花钱买到了议会会员资格，然后再传给他们的继承人：或许，如果他表现得比别人更出色，传给卡米尔。议会听证一些案例；议会批准国王谕令。也就是说，他们确认国王谕令就是法律。

偶尔，议会有些尴尬。他们起草草案，对国家现状表示抗议——不过只是在他们感到自身利益受到威胁的时候，或者在他们看到他们的自身利益可能会得到满足的时候。德·维耶夫威尔先生属于中产阶级当中那部分不想贵族地位被剥夺的人，可是又非常希望跟贵族融为一体。职务啦，地位啦，垄断啦，这一切都是明码标价，许多还带上头衔。

当国王开始巩固权力，在以前许多从未颁诏下旨的领域内也颁布法令，阐明国家应该如何治理的新思想时，议会议员甚是发愁。偶尔，他们错站在君王这一边；因为抵制权威还是一件既新鲜又担风险的事。为了获得难以实现的成功，议员们既充当主要保守人士，又充当民众英雄。

1776年1月，部长特戈特提议，要废除称为徭役的封建权利，这是一种强迫劳动力从事筑路建桥的制度。他觉得，如果公路由私人承包商来建造维护，而不是由从农田强拽过来的农民建造，那么公路质量会更好。不过那样做将会付出代价，不是吗？因此，不妨设立物业税，每一个有能力的人都要缴纳这个税种——不单是普通的百姓，而且贵族们也要缴纳？

议会断然否决了这个提案。经过又一番激烈的争论之后，国王强迫他们记下废除徭役这桩事。特戈特到处树敌。王后及其幕僚加大了反对他的力度。国王不喜欢武断，但容易受到当下各种压力的影响。5月，他罢免了特戈特，徭役重新得以实施。

就这样，一名部长下台了。这种做法在不断重复。阿特瓦的孔代对着这位卸任的经济学家的脊背说：“现在我们终于有钱花了。”

国王不打猎的时候，喜欢把自己关在工作室里，干些敲敲打打的活儿，或者修修补补各种锁件。他希望通过这种拒作决策的办法，可

以避免犯错。他觉得，要是他不插手干预，一切会照原样一直持续下去。

特戈特被罢免之后，马勒谢尔贝斯自己主动提出辞职。“你真幸运，”路易痛苦地说。“我希望我也能辞职啊。”

1776年，巴黎议会发表宣言：

> 司法的头条法则就是保护属于每个人自己的财产。这是自然法则、人权和公民政府最根本之法则；这条法则不仅仅体现在保护物权方面，而且还体现在保护那些赋予个体、从个体出生和社会地位的特权之中衍生出来的诸多权利。

德·维耶夫威尔先生到家的时候，向来是从小镇的几条街道拥挤逼仄的地方经过，然后再从省会的中心地带几条街道拥挤逼仄的地方经过；他总要亲自到位于军事广场站位置上那幢又高又白、摆了一屋子书籍的房子那里去拜访让-尼克拉斯。德穆兰现在迷上了一样东西，德·维耶夫威尔先生害怕见到他，害怕跟他那双惊恐的眼睛对视，害怕再一次被问及这个无人能够回答的问题：早在九年前，他打发到卡特-岗布莱希斯中学的那个善良好看的孩子怎么样了？

卡米尔十六岁生日那天，他父亲在满屋子地跺脚。“我有时候觉得吧，”他说，“我身边有个堕落、没有感情、蛮不讲理的小妖怪。”他曾经给巴黎的神父们写信，质问他们给他儿子教了些什么名堂；质问他们为什么他儿子看上去如此的邋里邋遢，质问他们为什么他儿子最后一次回家的时候把一位市政议员的女儿诱惑欺骗到手，“我干活的每一天总是见到，”他说，“一个男的。”

让-尼克拉斯并不是真的期望得到这些问题的答案。他反对他儿子的真正原因与这些倒是截然不同。他真正想知道的是，为什么他儿子如此感情丰富？他是从哪里学到这种用自己的感情来感染别人的能力的：他鼓动他们，令他们不快，使他们失去原先自在的状态？当着卡米尔的面，平常的谈话总是朝着一个独特的方向偏离，或者变成令人瞠目的争吵。原先安全牢靠的社会规范呈现出危险的征兆了。德穆兰

心想，你不能让他跟任何人单独在一起。

他儿子是个小戈达尔，这话再也没人说了。德·维耶夫威尔再也不急匆匆地跑过去认这个儿子了。他的几个哥哥都是日子过得越来越好，几个姐姐的日子也是红红火火的，可是，当卡米尔从老房子前面溜进来的时候，看上去是一副刚从救济院送信回来的样子。

或许，到了长大成人的时候，他将变成要你掏钱让他们离家离得远远的男孩子当中的一员了。

法国有些贵族发现，他们最好的朋友就是他们的律师。既然来自土地的收入在持续不断地减少，物价又在不断地攀升，那么穷人也就越来越穷困，富人也就越来越富有了。这些年来，曾经被允许放弃的某些特权有必要重新确立；经常性地，一个人该得到的费用没有得到支付的时间已有一代人之久。那个并不严格的慈善老爷身份现在必须中止了。一个人祖上就已答应给他们的部分庄园又一次成了所谓的“共用土地”——这是一个常见的毫无法律依据的表述。

这些是让-尼克拉斯的黄金岁月，如果从个人的角度来看，他还有担忧的话，那么，从职业的角度来看，至少，他正处于飞黄腾达的时期。德穆兰先生不是一个讨好别人的人，他有很强的自我尊严感，而且，他还是个思想开明之人，他倡议在大多数国民生活领域要进行变革。晚饭之后，他阅读狄德罗，还订阅了《百科全书》的日内瓦重印版本，他在一部分一部分地吸纳消化。尽管如此，他还是发觉自己好多时候忙于登记民权和追溯头衔。一两只老旧结实的箱子从周围送过来，然后再堆到他的书房里，箱子打开的时候，冒出一股淡淡的生了锈的味道。卡米尔说，“专制主义散发的味道就是这样。”他父亲把自己的工作撇到一边，把手伸进箱子里面掏东西；非常轻地，把又旧又黄的文件对着灯举着。年龄最小的克莱蒙心想，他在寻找埋藏的宝贝呢。

本地区的头号贵族孔代亲王亲自来到位于军事广场站那幢又高又白、摆满了书籍、非常非常不显眼的屋子里，拜访德穆兰先生。正常情况下，他要委派专管土地的总管过来，可是，想要了解这个为他干了如此出色差事的下属的好奇心还是驱使他来了。此外，如果光临一趟给他带来荣幸，此人今后不会胆敢再给议会提交法案了。

这是秋天一个午后的晚些时候。亲王手里端着一杯温热的深红色葡萄酒，态度和蔼可亲，同时也没忘记自己光临如此寒舍有些屈尊。他坐在长沙发上的一摊烛光里。暮色在他们的四周悄悄地爬了上来，给房间的每个角落涂上了一层阴影。

“你们人民要求什么？”他问。

“噢……”德穆兰先生想了想这个大问题。“像我这样的人，属于职业阶层的人，我们要多一点发言权，我认为，或者索性这么说吧，我们欢迎拥有为国家效忠的机会。”他觉得这是一个合情合理的看法；在从前国王的统治之下，贵族人士压根儿就当不了部长，但是，越来越多地，所有的部长都成了贵族。“公民机会平等，”他说。“财富平等。”

孔代把眉毛向上一扬。“你希望贵族人士为你纳税吗？”

“不，先生，我们要你为你自己纳税。”

“我确实交税呀，”孔代说。“我支付选举税，是吗？所有物业税工作都是胡扯淡。那么，还有别的什么要求吗？”

德穆兰做了个手势，他希望这个手势等同于说话流畅。“机会均等。就这么一个要求。在部队机会均等，或者在教堂……”我是在尽量简单地解释我的观点，他心想：这是最简单的抱负吧。

“机会均等？这好像违背人性吧？”

“别的国家的做法都不一样。看看英国。你不会说，这就是人的特点，要受到压制吧？”

“压制？这是不是就是你的感觉？”

“我的感觉就是这样。如果我的感觉就是这样，那么穷人的感觉还要有多么严重？”

“穷人没有任何感觉，”亲王说。“别自作多情。他们对国家治理毫无兴趣。他们只关心他们的肚皮饥饱问题。”

“就连关于他们的肚皮饥饱——”

“还有，你呀，”孔代说，“对穷人并不感兴趣——噢，除了在他们给你提供论辩观点的时候。你们律师只想着你们自己的税务减免。”

“这不是税务减免问题。这是人类的自然权利问题。”

“不错的短语嘛。对我来说，这些词语你用得非常的自由随便。”

“自由的思想，自由的表达，这样的要求是否有点太过分了？”

“要求的东西还真他妈的不少啊，这你知道的，”孔代忿忿地说。“可惜的是，我从同伴那里听过这类话语了。就重新安排社会秩序而言，这些都是美好的想法。就‘理性社会’而论，这些都是令人愉快的规划。路易眼下软弱，让他让渡出一寸的权利，某个克伦威尔[7]将会出现。社会将以革命告终。那根本不会是茶党[8]。”

“可是一定不会吗？”让-尼克拉斯说。从影子那边露出的轻微的动静吸引了他的注意。“天哪，”他说，“你在那边干什么？”

“偷听，”卡米尔说。“噢，要是早点看一看，你会发现我在这里的。”

德穆兰先生的脸红了。“儿子，”他说。亲王点了点头。卡米尔一点一点地挪到了烛光中。“噢，”亲王说，“你听到什么了吗？”他的语气显然表明，他认为卡米尔年纪比他还要小。“这么长时间，你怎么能做到一动不动的？”

“也许你把我的血凝固了吧，”卡米尔说。他把亲王上上下下打量了一番，像是个刽子手在测量什么似的。“一定，将有一场革命，”他说。“你正在制造一个由克伦威尔组成的民族。不过，我希望我们会超越克伦威尔。十五年之后，你们这些暴君和寄生虫将会消失。我们将会纯粹按照罗马模式建立一个共和国家。”

“他在巴黎念书，”让-尼克拉斯难过地说。“他有这些想法。”

“我倒认为，他觉得他年纪太小，不会让他为拥有这些想法而感到后悔。”孔代说。他转身面对着这孩子。“这到底是什么？”

“先生您的到访高潮。您想走一趟，看看您受过教育的农奴们是怎么过日子的，然后，借助于自己跟他们寒暄几句来让自己开心。”他开始颤抖，显然是不高兴了。“我讨厌你，”他说。

“我不能待在这里受人欺负，”孔代嘴里嘟哝道。“德穆兰，别让你这个儿子碍我的事。”他在找地方放酒杯，结果把酒杯放到了主人手里。德穆兰先生跟在他的后面上了楼梯。

“先生——”

“我到府上来真是个失误。我该派我的总管过来的。”

“非常对不起。”

“没必要说了。我不可能生气的。这不是冲着我来的。”

“我可以继续为您做事吗？”

“你可以继续为我做事。”

“您真的没有生气？”

“如果听到这样说不清道不明的话我就生气，我真不够大度了。”

在前门边上，亲王的一小帮随从很快就聚在一起。他向后朝让-尼克拉斯看了看。“我说别挡我的道，我的意思是，你要远远地别挡在我的路上。”

亲王的马车驶远了，让-尼克拉斯上了楼梯，重新走进工作室。“噢，卡米尔？”他说。声音里有种反常的平静镇定，他在深呼吸。沉默自身还在持续着。最后一抹夕阳现在已经消退；一轮新月惨淡地挂在广场上空，像是在探究什么。卡米尔重新退回到阴影里，仿佛在阴影里，他才感到更安全似的。

“你们刚才的谈话非常愚蠢荒谬，”他终于说话了。“人人都知道那些事。他脑子又没出毛病。他们没有：不是他们当中所有的人。”

“你在告诉我吗？我与社会隔绝得这么远。”

“我喜欢他的这个短语‘你这个儿子’。好像有我这么个儿子，是你真有怪癖似的。”

“也许就是这样吧，”让-尼克拉斯说。“要是我是古代世界的公民，那么我会朝你看看，然后把你扑通一声扔到某个山坡上去，让你自己竭尽全力去发展壮大自己。”

“也许某只路过的母狼会喜欢上我，”卡米尔说。

“卡米尔，刚才你跟亲王讲话的时候，不知道是什么原因，你说话结结巴巴的现象没有了。”

“嗯。别担心，又回来了。”

“我以为他会揍你的。”

“是的，我也这么认为。”

“我希望他会。如果你继续这个样子下去，”让-尼克拉斯说，“我的心就会停止跳动”——他打了个响指——“像这样。”

“噢，不。”卡米尔笑了。“你的体格非常健壮。你唯一的毛病就是肾结石，医生以前这么说过。”

让-尼克拉斯突然产生要搂住他孩子的冲动。这是一种无来由的冲动，但是很快就给克制住了。

“你得罪他了，”他说。“你对我们的前途有偏见。最糟糕的就是你

那种上下打量他的样子。还有你不吭声的样子。”

“是的，”卡米尔似听非听地说。“我擅长用沉默来表示无礼。我常常练习：为了显而易见的原因。”此刻，他在他父亲的椅子上坐下，使自己镇定，准备进一步对话，还不时地把头发从眼睛上拨开。

让-尼克拉斯意识到自己是个冷若冰霜但又有尊严的人，一种几乎无法亲近的冷漠和正直。他想要尖叫，想要把窗户砸碎：从窗户向外跳出去，然后在大街上旋即死去。

在匆匆赶回凡尔赛宫的路上，亲王很快就会把所有这一切都忘掉。就在眼下，法罗纸牌游戏真是疯狂了。国王禁止玩这种游戏，因为损失如此之大。不过，国王早早就退了朝，定期玩法罗业已然成了习惯，如果他一去，王后桌上的赌注便会加高。

“可怜虫，”她称呼他道。

王后是个时尚引领者。她的衣服——每年大约有一百五十件吧——都由露丝·柏婷裁制，此人是个收费昂贵但又不可或缺的店主，在圣-奥诺雷大街有个店面。宫廷服饰成了随身携带的牢笼，有衣服的骨架、巨型的腰箍、长长的拖裙，还有笔挺的织锦和披金带甲的各种装饰。发型和女帽设计令人出奇地融为一体，跟随时尚的变化而不断地变换花样。有时候，她的发型像是乔治·华盛顿的部队，摆成一副准备战斗的阵势，在涂了润发油的高塔里摇来晃去；或者，像个英国式的非正式花园，嵌在由一层一层的头发垫起来的发髻里面。不错，王后想要摆脱这一切形式，实现一个自由的时代：一个最为细腻的薄纱时代，一个最为柔软的细纱时代，一个最为简朴的缎带时代，还有一个翩然飘动的替换饰物时代。可是，当人们从品味细腻精致方面考虑，发现简朴的衣服所耗费的代价其实和丝绒、缎子的代价一样的时候，便感到惊诧了。她说，王后崇尚一切自然之物——在穿衣和礼节方面。可是，她更为崇尚的却是钻石；她与巴黎的波马和巴森格公司的许多往来成了坊间盛传、令她名誉扫地的丑闻来源。她在房间里往外抛扔家具，扯去吊饰，然后下令重新购置新的——然后又搬到别处去住。

“我害怕无聊，”她说。

她没孩子。巴黎四处散发的传单告她跟宫廷侍从滥交乱性，跟自

己喜爱的宫女做同性交媾。1776年，她在巴黎剧院的包厢露面的时候，遭遇了不友好的沉默。为此她感到不解。据说，她在寝房的门后大喊大叫道："我哪里得罪了他们？我做了什么事？"假如真的有太多事情做错了，抓住一个女人不值一提的享乐大做文章，这样做，算公平吗？她在心里问自己。

她做国王的哥哥从维也纳给她写信道："从长远来看，情况不可能照现在这番样子发展下去……这场革命将会残酷无情，也许革命就是你自己一手酿成的。"

1778年，伏尔泰[9]回到了巴黎，其时，他八十有四，面如死灰，口吐鲜血。他坐在一辆上面印有金星的蓝色马车里，穿过了整个巴黎。街道两旁站满了歇斯底里的群众，他们高唱："伏尔泰万岁。"老人说，"也会有这么多人要看我临刑。"巴黎高等研究院最终还是有人出来迎接他了：富兰克林[10]来了，狄德罗[11]来了。在他的悲剧《爱玲》上演期间，男演员们把花环戴在他的雕像头上，把过道挤得严严实实的群众踮起脚尖，兴奋地充满崇敬地在高声呼喊。

5月，他与世长辞。巴黎人不肯按照基督徒的葬礼把他下葬，担心他的仇敌会亵渎他的尸体。因此，他们把他的尸体放在马车里，用东西把尸体撑得笔直，在天黑之前从城里运走：在满月的映照之下，尸首看上去像个活人一般。

一个名叫赖克尔的人，清教徒，是瑞士一个拥有百万家财的银行家，被召进宫廷，当上了财政部长兼奇迹大师。单是赖克尔一个人就可以让整个国家这条大船不会沉没。秘诀呢，他说，就是借钱。增加税收和减少开支，向欧洲表明，你们双膝跪下。但是，如果你借，就表明你有远见，锐意进取，精力充沛；通过显示自信心，你就创造了奇迹。你借得越多，实现的效益就越多。赖克尔先生真是个乐天之人。

这种秘诀甚至好像还蛮灵验的。1781年5月，当平时反动、反清教徒的一帮人把这位部长拉下台的时候，全国人民还念念不忘一个失落的繁荣昌盛的时代。不过，国王倒是如释重负，还给安托瓦内特买了些钻石来庆祝。

乔治-雅克·丹东已经拿定主意到巴黎去了。

起初，要离开，真的艰难；安妮·玛德琳说，你像是准备去美国，或是去月球似的。首先，开了不少的家庭商议会，有些正式地把所有的舅舅都召集过来，让他们发表意见。他们早已不提神父这个行当了。有一到两年的时间，他一直在他舅舅和他舅舅朋友的小律师办公室里转来转去。这是一个不大的家庭传统。可是。要是他认定这是他想要从事的职业……

他母亲总是想念他；可他们已经分开了。她是一个没受过教育的妇女，抱有一种存心狭隘化的观点。奥布河畔的阿希斯唯一的产业就是生产睡帽；他能怎么向她解释呢，说，现实已经渐渐变得好像成了一个人的耻辱？

在巴黎，他得到了一小笔文员工作待遇的生活费，是位律师给的，他曾在他的事务所里学习过。将来，他需要钱，在律师实务中确立自己的地位。他继父搞发明创造已经开始用到家庭收入了；特别是他的新型织布机，成了个消耗钱财的大灾难。织布机噼里啪啦的响声和在不停地跳舞的织梭的吱吱声令他开心不已，他们站在牛棚里，盯着小小的机器看，等着纱线再断一回。有一点钱是从丹东先生那里弄来的，他过世十八年了，这笔钱当初专门搁在一边，是供抚养这个孩子用的。“搞发明创造，你需要这笔钱，”乔治-雅克说。“想到我正在创造一个崭新的开端，我真的感到特别开心。”

那年夏天，他拜访了这家人。一个去过巴黎、有进取心，而且精力充沛的男孩，也许，作为一个关系遥远的成功人士，将来是不会回家——除非去巴黎参观游览。因此，登登门，别把远房表姐或者大舅遗孀给漏掉是得体的，妥当的。在他们既凉快又非常熟悉的农舍里，他只好伸了伸腿，大致向他们说说自己的人生追求，把自己的打算讲给他们听，求得他们的理解。在这些遗孀和未婚的姑妈家客厅里，他度过了好些个漫长的下午，上了岁数的女士们在渐渐黯淡的阳光下不住地点头，有些发紫的灰尘在旋转，在她们弯下的头上罩了一层光晕。该对她们说些什么，他一清二楚，丝毫没有不知所措。他不是那种人。不过，每一次的拜访都令他感到，自己的旅行离这里越来越远了。

接下来，就只剩一个人要去拜访了：修道院的玛丽-塞谢尔。他跟

在新修女导师笔直的脊背后头，沿着死亡一般静谧的甬道走着；他觉得自己高大得有些荒唐，太像一个男子汉了，注定了不可能为自己道歉。修女们穿着黑衣服，眼睛盯着地面，手藏在衣袖里面，从他们身边经过的时候，发出窸窸窣窣的响声。他以前就不想让他姐姐来这里。我宁愿去死，他心想，也不愿做女人。

修女停了下来，透过门，朝他做了个手势。“我们的会客厅在大楼里，很远，”她说，“不方便。等我们有资金的时候，我们还要在大门口建个会客厅。”

“我原以为你们修道院有钱的，嬷嬷。”

“那么，你搞错了。”她不屑地说。“我们有些圣职志愿者把嫁妆都带来了，这些嫁妆，连用来给她们买做宗教服装的布料钱都不够。”

玛丽-塞谢尔坐在烤架的后面。他不能碰她，不能亲她。她看上去脸色苍白；要么是脸色苍白，要么就是新修女戴的头巾白得厉害，她不适合戴。蓝蓝的眼睛又小又安静，很像他自己的眼睛。

他们说了一会儿话，彼此觉得害羞拘谨。他把家里的一些情况给她说了，还谈了自己的打算。“等我最后宣誓的时候，”她问，“你会回来参加我的着装仪式吗？”

“会的，”他撒谎说。“如果我能回来的话。”

“巴黎是个很大的地方。你不会觉得孤单吗？”

“我不觉得。”

她急切地望着他。“你要从生活中得到什么东西呢？”

“从生活中发迹。”

“那是什么意思啊？”

“我认为这意味着我想谋求到地位，拥有钱财，使人对我尊敬。对不起，我觉得这样的胡言乱语根本没意思。我只是想做个了不起的人物吧。”

“每一个人都是了不起的人物。在上帝看来。”

“这种生活已经使你变得虔诚了。”

他们大笑。接着：“在你所做的各种打算中，有没有关于拯救你灵魂的想法？”

“我有个了不得的懒姐姐当了修女，她整天除了祈祷就是无所事事，为什么我居然还得要考虑我的灵魂？”他抬起头。“你怎么样，你

——你知道——你主意拿定了吗？”

她叹了口气。“算算这桩事情的经济账，乔治-雅克。结婚要花钱。我们家女孩子太多。某种程度上，我认为其他人情愿让我来。可是，既然我到了这里——是啊，我开心。这里确实有它令人感到安慰的地方，虽然我并不希望你认同这些安慰。我认为你啊，乔治-雅克，天生就不适合在灵修行当里做事。”

他知道本地区有些农民本来愿意娶她的，就是因为她的嫁妆太寒碜，这些嫁妆现在都给带到女修道院来了；要是她身体健康，充满活力，性格开朗，那些农民本来也会乐意娶她做妻子的。找个男的勤劳肯干，好好待她，让她养几个孩子，倒不是不可能。他觉得所有女人应该生儿育女。

“你还能还俗出去吗？”他问。“如果我赚到钱，我会照顾你的。我们会给你找个丈夫，或者你不找也行。我会照顾你的。”

她举起手。“我说过了，不是吗——我开心。我满足。”

“看到你脸上血色都没了，我难过，”他轻声地说。

她转眼朝别处望去。“你最好走，省得你让我难过。你知道，我经常思念我们一起在田野里度过的时光。噢，可现在，那一切都过去了。上帝保佑你。”

“上帝保佑你。”

你靠它，他心想；我才不会呢。

---

[1] 哈布斯堡王朝（Habsburg）是欧洲历史上最为显赫、统治地域最广的王室之一。十六世纪中叶，哈布斯堡家族分裂为奥地利与西班牙两个分支，前者占据神圣罗马帝国的帝位，称奥地利哈布斯堡王朝，后者则为西班牙国王，统治西班牙及其附属尼德兰、意大利南部的那不勒斯王国、撒丁王国以及美洲新世界的领土，称西班牙哈布斯堡王朝。

[2] 旧时法国辅币名，二十苏等于一法郎。

[3] 1789年法国大革命爆发，标志性的象征就是7月4日囚禁政治犯人的巴士底狱沦陷。

[4] 罗伯斯庇尔及其雅各宾派执政时期，也就是1793至1794年，法国处于恐怖状态。

[5] 图卢兹学院是法国一所著名大学，现在已经分成许多独立学院，如图卢兹商学院、图卢兹应用科学学院、图卢兹理工学院、图卢兹政治经济学院等等。

[6] eglantine指一种白玫瑰，与伊格朗汀的名字拼写相同。

[7] 此处应指奥利弗·克伦威尔，十七世纪英国资产阶级革命中的新贵族集团的代表人物、独立派的领袖。

[8] Tea Party原来指the Boston Tea Party。1773年12月16日，当时还是英国殖民地的波士顿，有七千名群众集会抗议英国税收政策，随后把英国东印度公司的三船茶叶倒进海里。这一事件成为美国独立战争的导火线之一。

[9] 伏尔泰（1694—1778），原名弗朗索瓦-马利·阿鲁埃，伏尔泰是他的笔名。法国启蒙思想家、文学家、哲学家。十八世纪法国资产阶级启蒙运动的旗手，被誉为“法兰西思想之王”、“法兰西最优秀的诗人”、“欧洲的良心”。

[10] 本杰明·富兰克林（1706—1790），十八世纪美国最伟大的科学家和发明家，著名的政治家、外交家、哲学家、文学家和航海家，美国独立战争的伟大领袖。

[11] 狄德罗（1713—1784），十八世纪法国唯物主义哲学家、美学家、文学家，百科全书派代表人物，第一部法国《百科全书》主编。

第3章

在维诺先生家中（1780）

关于巴黎，英国大使弗朗西斯·伯德特这样评论道：“这是可以想象得到的设计最糟、建筑最差、肮脏不堪、充满臭气的城市；至于说居民，他们比起爱丁堡的居民要恶心十倍。”

乔治-雅克在邮局那儿下了马车。这趟行程出乎意料地充满了生气。车上有个小姑娘，名叫佛朗索瓦丝-朱莉，来自特洛瓦地区的佛朗索瓦丝-朱莉·杜奥特瓦。他们以前从没见过面——他回想起来可能是这样的——不过，他对她的情况有所了解。她是属于那种让他的几个姐姐噘嘴不满的女孩。自然：她长得好看，朝气蓬勃，有钱，没有父母，一年当中有六个月在巴黎度过。一路上，为了逗他开心，她一直模仿她的阿姨：“青春不会永驻，好名声等于银行存款，难道你不觉得现在该是你在特洛瓦安家的时候了吗，你所有的亲戚都在那里啊，你在那里找个丈夫，然后再分手吗？”仿佛要突然闹起男人荒似的，佛朗索瓦丝-朱莉说。

他弄不明白竟然会有像她这样的女孩。她跟他打情骂俏，好像他是个平凡之辈似的。她似乎不在乎他面颊上的疤痕。她像是个几个月来一直受人打压、突然从监狱被释放出来的人。在她努力解释这座城市，向他讲述自己的生活、她朋友的生活时，词语从她嘴里呱啦呱啦地滚了出来。马车渐渐地停下，也没等他帮忙扶她下车，她就从车子上跳了下来。

喧嚣旋即扑面袭来。过来照看马匹的两个男人开始吵开了。这可是他头一回听到过的话语，他们用听起来硬邦邦的首都口音骂出了一连串的下流话。

朱莉脚边放着大包小包，她就站在那里，紧紧地抓住他的手臂。因为回到了巴黎，她感到高兴，她在笑。“我所喜欢的，”她说，“就是这里一直都在变化。他们总是在拆这个造那个。”

她在一张纸上草草地把自己的地址写好之后，塞进了他的口袋里面。“我是不是能帮上你的忙？”他说。“喏，你安然无恙到了你的公寓了吧？”

“喏，你照顾好自己，”她说。“我就住这儿，我没事。”她一下子跑开了，就行李做了些吩咐交代，给了人家一些硬币。“现在你知道你到哪里去了，是吗？我期待一周之内会见到你。如果你不来，我就去找你。”她把最小的包提起来，非常突然地，她抱住他，身子向上挺，在他面颊上深深地吻了一口。然后飞快转身，走进了人群之中。

他只带了一只旅行包，里面放了书，沉甸甸的。他一边把包提起，然后又放下，一边在口袋里掏他继父给他手写的那张纸：

黑马

乔奥伏雷·拉斯尼尔大街

圣·基维斯教区

在他四周，教堂的钟声开始响起。他在心里诅咒。这座城市有多少座钟啊，他该怎样以上帝的名义来区分圣·基维斯的钟声和它的教区？他把纸揉了揉，扔了。

一半的过路人迷了路。你可以在巷子里永远地流浪，然后回到庭院。许多街道没有名儿，许多建筑工地布满了垃圾废物，有些人家的壁炉就摆放在街上，上了年岁的男人们在咳嗽、吐痰，妇女们提起拖着黄泥的裙子，孩子们光着身子在泥泞中奔跑，好像他们是乡下孩子。这里像特洛瓦，非常像。他口袋里有一封把他介绍给律师的信，落款是维诺。他要找个地方过夜。明天，他要去自我介绍。

一个叫卖治疗牙疼药品的商贩吸引了一群人，他们在反驳他：“说谎的家伙！”一个妇女高喊道。“把他们拉出去，这才是唯一的法子。”他还没走开，就看到了她那双狂野的、发了疯似的城里人的眼睛。

维诺先生是个胖墩墩的男子，手脚肉嘟嘟的，好斗好争。他虚张

声势，像个大龄男生。

“好的，”他说。“我们可以只给你试一下。我们……可以……只……给……你……试一试。”

我可以试一试呀，乔治-雅克心想。

“有件事要证实一下，你的字太难看。现在他们还教你什么？我希望你的拉丁语够标准。”

“维诺先生，”丹东说，“我已经干了两年文员，你认为我到这里来就是为了誊写信件吗？”

维诺先生盯着他看。

“我的拉丁语不错，”他说。“我的希腊语也不错。我会说流利的英语，意大利语也过得去。如果那样让你感兴趣的话。”

“你在哪里学的？”

“自学的。”

“你真是出奇地好学上进啊。注意，要是我们跟外国人打交道遇到麻烦，我们会找翻译。”他仔细打量着丹东。“你喜欢旅行，是吗？”

“是的，我喜欢，要是有机会的话。我想到英国去。”

“羡慕英国人，是吗？羡慕他们的制度？”

“议会才是我们所需要的制度，难道你不这样认为吗？我是说，一个合适的、具有代表性的议会不被他们那样的腐败给毁掉。噢，还有立法机构和执法机构要分开。他们在这方面没做好。”

“喏，听我说，”维诺先生说。“关于这些情况，我应该告诉你一个词语，而且我希望我没必要再重复。虽然我觉得你以为你的观点标新立异，但是我不会干涉你的观点。嘿，”他边说边显得有点儿语无伦次，“这些观点都是最平常的看法，我的马车车夫也有这些看法。我不会到处跑动，去找我的文员，询问他们的道德，带他们离开这里去参加弥撒，不过，这座城市根本不是一个安全的地方。各色各样的图书还没有盖上审查图章就已经在流传了，在一些咖啡屋里——也是优雅高档的咖啡屋里——高谈阔论，到了接近叛国的地步了。我并不要求你做不可能的事，我不要求你的思想远离那些事儿——不过，我的确要求你要当心谁在跟你交往。我不会容忍煽动性的言论——在我的事务所里，不会容忍的。千万别以为你是在私下讲话，或者以为你说话保密，因为，虽然那些人你都认识，但是有人会利用你，随时会向

当局告密。噢，是啊，”他边说边点头，以示他对某个强悍的对手有所了解。“噢，是啊，你在我们行业里面学会件把事。年轻人非要学会管住他们的舌头。”

“很好，维诺先生，”乔治-雅克温顺地说。

一个人在门口探头探脑的。“佩林先生在问。”他说，“你是不是雇佣让-尼克拉斯的儿子或者之类的话？”

“噢，天哪，”维诺先生埋怨道，“你见过让-尼克拉斯的儿子吗？我的意思是，你有幸与他谈话过吗？”

“没有，”此人说，“我只是在想，老朋友的儿子嘛，你知道的。他们说他也很聪明。”

“是吗？他们说的不止这些。不，我在跟这位潇洒的客户谈着话呢，这位从特洛瓦来的年轻小伙子。他已经暴露出自己是个大嘴巴的煽动分子。不过，跟与年轻的德穆兰一起工作一天带来的危险相比，这又算得了什么？”

“别担心。不管怎么说，佩林需要他。”

“这我可以容易想象得到。难道让-尼克拉斯以前就没有听到过这类高谈阔论吗？不，他一直冥顽不化。那不是我的问题。就让佩林来处理这个问题吧。自己活着，也要让别人活着，我一直说，”维诺先生对丹东说。“佩林先生是我的老同事，在收入法方面很有造诣——他们说他是个鸡奸癖，不过那跟我有干系吗？”

“私恶，”丹东说。

“就是这样吧。”他抬头看看丹东。“要说的观点都说清楚了，是吗？”

“是的，维诺先生。我应该说，你已经把你的观点很好地灌到我的脑子里了。”

“好。喏瞧，如果没人能够读懂你的笔迹，那么雇你在办公室就毫无意义了，因此，你最好从这个行当的另一头开始——按照我们的说法，就是‘跑法庭’。你要每天对我们事务所感兴趣的每一桩案子进行核对——你就那样做，跑跑国王法庭啦，大法官法庭啦，夏特雷法庭啦。你对神学感兴趣吗？我们处理不了，但是我们会把你送到对这个感兴趣的人那里去。我对你的忠告是，”他顿了顿，“做事不要太过于匆忙。慢慢积累；做事稳稳当当的人，或多或少会取得成功。稳稳

当当是成功的代价。当然，你需要建立应有的社会关系，这就是我们事务所要交给你办的事。好好给自己制定一个人生规划。这个国家在你们那个地方有许多事情要做。从现在起五年，你在人生的道路上将会有所建树。”

“我想在巴黎创业。”

维诺先生笑了笑。“所有年轻人都这么说。噢，好吧，明天自己出去看一看这件事。”

他们握握手，相当正式，到底像是英国人嘛。乔治-雅克嘭嘭嘭地下了楼，出了事务所，来到大街上。他脑子里在不停地想着佛朗索瓦丝-朱莉。每隔几分钟，她就从他的脑海中掠过。他有她的地址，迪克桑德里街，不管那是个什么地方。在第三层，她说，房子并不高级，可它是我自己的。他心想她是否愿意跟他上床。看起来很有可能。大概在特洛瓦不可能的事到了这里就完全成为可能了。

整个白天，还有到了夜里很晚的时候，窄窄的数量不足的街道上还是轰隆隆地人来车往的。马车都把他逼到墙边要轧扁了。马车主人的锁眼罩和取得的成绩在粗糙的章纹光泽中熠熠发光。紫鼻子的马优雅地把脚伸进城市的污垢当中。马车里面，它们主人的目光朝向远方，身子正往后靠。在桥上，在道路交叉口，四轮马车、运货车，还有运蔬菜的手推车你争我挤，锁住了他们的车轮。穿着制服的仆人，从马车后面悬空了身子，与送煤的工人和城外烤面包的人在对骂。由交通事故引起的种种问题，根据既定的赔偿胳膊、大腿和死亡的价目表格，在警察冷漠无情的眼皮底下，用现金很快就给解决了。

在新桥上，代写信件的人拥有他们的小写字亭，做生意的在地上和摇摇晃晃的货架上把商品摆好。他对放书的篮子做了筛选，二手书：一本多愁善感的浪漫小说，一本阿里奥斯托[1]写的书，一本爱丁堡出版的全新的、从未有人读过的书，还有让-保罗·马拉的《奴隶制度的枷锁》。他买了六本，每一本价值两个苏。狗成群结队地在奔跑，在集市的四周觅食。

似乎他每隔一秒钟遇到的人都是建筑商手下的工人，他们浑身披着石膏粉尘。这座城市正在从根子上撕裂自己。在有些区里头，他们正在铲平整个街道，从头开始兴建。一小群人聚拢在一起，在观望更

加充满玄机、更加显眼的施工。施工的都是些季节性工人，他们贫穷。如果能够提前完工，他们可以拿到奖金，因此他们正以一种充满危险的节奏在施工，空气中充满了他们的诅咒声，汗水顺着他们皮包骨头的脊背滚滚流下。维诺先生要说什么呢？“慢慢来吧。”

有个街头艺人，是个男的，有一副拉紧的、曾经雄浑有力的男中音嗓子。他那张已经破了相的脸看上去形容狰狞。一只眼眶里面空洞洞的，长满了发灰的疤痕组织。他身上挂了个牌子，上面写着“美国解放运动英雄”。他在法庭周围唱着歌；歌词描述王后沉溺于罪恶之中，这些罪恶在奥布河畔的阿希斯却没人发现。在罗森堡花园，一位漂亮的金发女郎把他上下打量了一番，之后便把他从脑子里打消了。

他走到圣-安东尼大街上。他站在巴士底狱下面，举头朝它的八座塔楼观望。他本以为塔楼的墙像是海边悬崖一般的。最高的围墙肯定是——什么样的呢？高七十五英尺、八十英尺？

“墙厚有八英尺，你知道的，”一个过路的对他说。

“我本以为还要更大的呢。”

“够大的了，”此人酸不溜秋地说。“你不喜欢待在里头，是吗？进去的人根本就出不来。”

“你是本地人吗？”

“噢，是的，”此人说。“这地方我们了解得很。地下有监牢，水在流淌，到处都是老鼠。”

“是的，我听说过。”

“还有塔顶下面有监牢——这可不是闹着玩的。夏天热得像煮开了似的，冬天冷得结冰。那是倒霉的家伙才被关进去的地方。有些犯人得到像样的待遇，这就要看你是什么人了。他们有床，有像样的床罩，还可以把猫带进来，这样好让老鼠少一些。”

“他们弄什么东西吃呢？”

“这要看情况了，我想。还是这样，这要根据你是什么人来定。你确实见到有牛肉送进来的这种奇怪情景。几年前，我的一个邻居，他发誓，他看到他们把一张台球桌搬进来。我觉得，这跟生活中的其他情况是一样的吧。”此人说。“有赢家，也有输家，所有情况都是如此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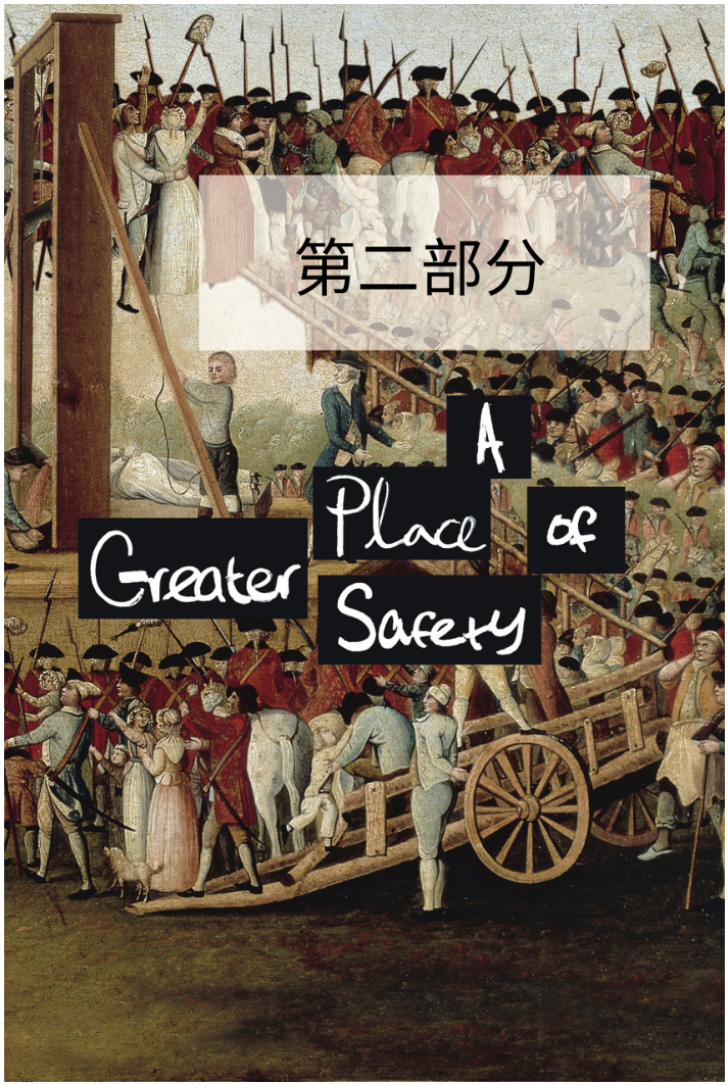
乔治-雅克仰头，他的眼睛感到非常不舒服，这地方固若金汤，毫

无疑问。这些人过他们的日子干他们的活——一酿酒啦，在巴士底狱边上做家具啊，他们就是在它的墙下生活，他们每天都看见它，到了最后，管它是在那里还是不在那里，他们再也不看了。真正重要的并不是塔的高度，而是你脑子里的情景：受害人因为孤独疯掉了，石头因为鲜血打滑了，孩子就出生在茅草上面。你无法让你的内心世界任由你在街上遇到的人来重新安排设计。没有什么是神圣的？因为受到扎染工程的玷污，这里的河流变黄变蓝了。

傍晚来临的时候，公务员们匆匆往家赶；在太子广场上的珠宝商叮叮当当地拿着钥匙，叮叮当当地走过来，把宝石锁好过夜。看不到牧归的牛群，见不到田野上空的夕阳。把多愁善感抖落掉吧。在圣-雅克大街上，一个制鞋商帮会的人已经坐定，准备晚上喝个酩酊大醉。迪克桑德里大街上，一家三层楼的公寓里面，一个年轻女子让她的新情人进了屋，脱光了衣服。圣-路易岛上，一间空荡荡的办公室里，德穆兰先生的儿子，面对新雇主沉甸甸的诱惑，感到口干舌燥。在光线暗淡的灯下干了十五个小时的女鞋帽工人，揉揉布满血丝的眼睛，为她们在这个国家生活的家人祈祷。门闩拉上了。灯点亮了。男演员们化好妆，准备粉墨登场表演了。

---

[1] 卢多维科·阿里奥斯托（1474—1533），意大利作家，以其喜剧史诗《奥兰多·富里索》（1532）出名。



第二部分

惟有在我们变得忧伤的那些时代，我们才能取得进步——在那些时代，因为对现实世界不满，我们被迫为自己创造一个更加能够忍耐的世界。

让-马利·埃罗·德·塞谢尔，随笔《抱负理论》

第1章

抱负理论（1784—1787）

巴那斯咖啡馆，对它的老主顾来说，又叫作学校咖啡馆，因为，在地理位置上，它俯视学校码头。从咖啡馆的窗户望去，你可以看见河流和新桥，再往远处，就是法院的高塔了。咖啡馆的主人夏庞蒂尔先生是一名税务稽查员。开咖啡馆是他的爱好，也是他的副业。白天在法院休庭的当口，还有，在生意红火的时候，他总是在手臂上搭条餐巾，本人就坐在桌边等候；碰到生意冷清的时候，他则倒杯葡萄酒，跟他的常客一起坐下，闲聊有关法律方面的事儿。学校咖啡馆里，很多的闲言碎语都有枯燥乏味和诉讼的性质。可这里的氛围却不完全属于男性。这里兴许会见到位女士；于是小心而又充满机智的赞扬便从大理石面的桌上掠过了。

先生的妻子安琪莉可，出嫁前名叫安琪莉卡·索尔蒂尼。这位意大利新娘，有副楚楚动人的巴黎太太的外相，可她依旧喜欢过一种隐秘生活，说起这事儿来倒是让人感到开心。不过，事实上呢，安琪莉可一直快言快语，浑身洋溢着活力；她穿的黑衣服说不清是不是外国的；她总是有规律地表示对宗教的虔诚，并举行狂欢庆祝活动。在讨人喜欢的外表下，她真正的自我却在蓬勃壮大，她做事谨小慎微，精打细算，性格如花岗岩一般坚韧。每天她都在咖啡馆，看上去婚姻蛮美满的样子，她体态丰腴，目光温柔，偶尔会有人给她写上一首十四行诗，彬彬有礼地鞠上一躬，然后再把诗作交给她，“我会拜读大作的，”她总是边说边把诗作细心地折好，与此同时，还让自己的眼睛闪闪发光。

她女儿安托瓦内特-加布丽艾尔十七岁的时候，头一回在咖啡馆出现。她比她母亲个子高，前额漂亮匀称，棕色眼睛极富魅力。她笑起来像是作出了一个突然的决定，白灿灿的牙齿一闪，然后再调头或者扭动整个身体，好像她的快乐有了一个秘密的目标一样。她的棕色头发，因为梳得时间久了，亮莹莹的，往下顺着脊背散开，像是一条皮

毛做成的披肩，怪兮兮的，半死不活的样子：天冷的时候，这头发却可以用来暖和自己。

加布丽艾尔却不像她母亲那么高雅。她把头发挽起的时候，头发的重量总是把发针朝外拽散。她在房间里走路，像是在外面的大街上走路一样。她大口呼吸，容易脸红。说起话来也是有一搭没一搭的，她懂的东西是关于天主教方面的知识，零零碎碎的，像连环画一样。像洗衣女工一样，她精力格外旺盛，大家都说，她的皮肤像丝绸一般柔滑光润。

夏庞蒂尔夫人把加布丽艾尔带进咖啡馆，这样一来，主动向她求婚的人可以一睹她的芳容。她的两个儿子中，安东尼正在学习法律；维克多已经结了婚，当公证人，发展得不错。就差这个姑娘的问题需要解决了。加布丽艾尔要嫁给律师的客户似乎是显而易见的。她雍容大度地向命运低了头，只是为这些年来失去亲人、为遗嘱，还有前面的房产按揭的事感到有点儿遗憾。她丈夫也许会比她年长几岁。她希望他潇洒英俊，事业有成；她希望他大度豁达，对她关爱有加，一句话，她希望他出类拔萃。因此，有一天，当大门朝省里的另一个无名律师德·安东[1]先生敞开的时候，她没有认出她未来的丈夫——根本就认不出。

乔治-雅克来到首都后不久，法国正为物色到一位新财政部长尤里·德·弗罗雷而感到高兴，此人以把食品税收增加了百分之十而闻名。乔治-雅克自己的处境并不轻松，可是，要是缺了某种经济上的挣扎，他会感到失望，在他预想的人生发迹岁月中，他也就没有可供回忆的内容了。

维诺先生虽然让他忙得辛苦，不过还是恪守诺言的。“叫自己德·安东吧，”他建议道。“这样给人留下个好印象。”给谁留下个好印象呢？噢，不是给真正的贵族，可是，社会上没有保障的大批人员在催逼着这么多的民事诉讼。“那么，要是他们都知道这个称呼是假的，结果会怎么样？”维诺先生说。“这个称呼表明了你的正确动机。要有让人家可以理解的抱负嘛，亲爱的小伙子。你要让我们感到舒适才行。”

到了拿学位的时候，维诺先生推荐了兰斯大学。住校七天，一张

很快阅读完毕的书单；考官通融是出了名儿的。维诺先生想从记忆中找出一个兰斯大学让某某人不及格的例子，不过他想不出。“当然，”他说，“凭你的能力，你可以在巴黎这里考试，不过……”他这个句子拖了拖，就没了下文。他把手一挥，使这个姿势听起来像是某种软弱无力的精神追求，那就是他们在佩林律师办公室所追求的那类东西。德·安东符合要求，上了兰斯大学，被当成巴黎议会的律师而受到了接待。他加入了律师最低一级的行列；这是一个人起步的地方。从这儿擢升，与其说是贤能问题，倒不如说是金钱问题。

之后，他便离开了圣-路易岛，去经历舒适程度不同的住宿和公务，去处理不同数量和不同质量的汇报。他在追办什么类型的案子，案子牵涉到小贵族的头衔证据，还有物权问题。一个在社会上向上爬、想让自己的父母过得稳当的人愿意把他推荐给自己的朋友。这一批材料繁琐，但是要求不高，并没有完全吸引他。当他发现获得成功的秘诀之后，他的更大部分的脑子就处于休闲状态了。他利用这些案子给自己思考别的事情的时间了吗？这一天，他没有做反省。在他发现周围的人不如自己聪明之后，先是感到极其惊讶，接着便是感到烦躁不安。像维诺这样的笨蛋居然也爬到高高的职位上发迹了呢。“再见，”他们说，“这周过得不赖。周二再见。”他看着他们出发，到被巴黎人称为乡下的地方去度周末了。有朝一日，他将给自己买上一块地皮，只要一个村舍就行，两三亩地。想到这也许舒缓了他那烦躁不安的情绪。

他知道他需要什么。需要钱，需要一辆像样的马车，让自己的日子过得有条不紊。需要资金，为自己的实务夯下更好的基础。二十八岁了，他的块头长得和拉煤炭拉得发财的人一样。难以想象，没了疤痕的他会是什么模样，可是，没了疤痕，他也许就有最为粗犷的、那种长得好看的相貌了。现在他的意大利语说得流利，他跟安琪莉可练习意大利语，每天在开庭的时候，他便来到咖啡馆。上帝已经给了他一副好嗓音，雄浑有力，富于教养，共鸣饱满圆润，这倒弥补了他那张破了相的脸。这嗓音成了在女人颈背上跳跃的乐音了。他还记得那个获奖者，他听从了他的忠告，从肋骨后面的什么地方把声音低沉地发出。声音还有待纯熟完美——发音稍微再多些振动，语调再多些变化色彩。不过，在这些方面，他已经做到了，这是一笔职业资产。

加布丽艾尔觉得，长相不是一切。她还觉得，金钱也不是一切。她不得不作很多这一类的考虑。但是，跟他一比，来到咖啡馆的其他男人都好像瘦小、温顺、软弱。1786年冬天，她私下朝他瞅了老大一会儿；春天的时候，在他闭上的嘴唇上，她第一次略略地亲了一下。夏庞蒂尔先生觉得他有前途啊。

麻烦在于，处于律师行会初级阶层的人要去创业，需要态度谦恭屈从，而这可把他给累坏了。有时候，各种紧张的迹象就明摆在他那凶狠红润的脸上。

眼下，德穆兰先生已经干了六个月的实习了。他在法庭上很少露面，正如许多珍品吸引一群古玩鉴定者一样，随着许多个星期过去，鉴定者也变得越发挑剔了，对神奇之物也越发感到审美疲劳了。一群乱哄哄的学生跟在他后面，仿佛他是某个了不得的法学家似的。他们注视着他在口吃方面的进步，注视着他通过发脾气努力去掉口吃。他们也注意到他对待案件事实的随意方式，注意到他把最平常的司法格言改成某个前呼后拥的暴君的宣言这个能力，而这个暴君的堡垒就是他，仅有他一人，一个必须猛烈攻击的对象。这是一种特别的看待世界的方式，当虫子正在转身的时候，一种必不可少的微观视角。

如今的案子一直是关于放牧权的问题，是关于神秘兮兮确立，并不是为了创造法律历史的小小先例问题。德穆兰先生把文件席卷在一起，朝法官粲然地笑笑，离开了法院，高兴得像个从监狱释放出来的囚犯，长长的头发在身后飞舞。

“回来！”德·安东大声喊道。他停住了，然后转身。德·安东追上前去。“我能看得出你不习惯打赢官司。你应该同情你的对手。”

“为什么你需要同情？你拿你的费用。嘿，让我们散步去，我不喜欢在这儿附近散步。”

德·安东不喜欢轻易放过一个观点。“这叫假正经真虚伪。不过这就是规则。”

他们散步的时候，卡米尔·德穆兰转过头，满腹怀疑地盯着他看。“你的意思是，我也许是在幸灾乐祸？”

“如果你愿意这么看的话。”

“我可以说，‘因此，这就是他们在维诺先生律师事务所大办公室

里学到的东西’吗？”

“如果你一定要说的话。我的第一个案子，”德·安东说，“跟这个案子相似。我为一个牧民出庭，和领主抗辩。”

“不过从那时候到现在，你已经有点儿进步了。”

“你也许认为在道德上没有进步。你已经放弃收费了？是的，我认为是这样。我为此恨你。”

德穆兰止住脚步，像死人一样。“你真的，德·安东先生？”

“噢，天哪，得了吧，伙计，我只是认为你喜欢强烈的感情。在法庭上，你的感情四溢得够多了。你对法官非常宽容，我以为，别再进行卑鄙的人身攻击了。”

“是的，不过我并非一贯如此。如你所言，我打赢官司的实践不多。德·安东，我是个很糟糕的律师，或者，我有许多无法打赢的官司，你觉得怎么样？”

“我觉得怎么样，你这是什么意思？”

“假如你是一位公正的旁观者呢？”

“我怎么能做得到呢？”大家都认识你啊，他心想。“在我看来，”他说，“如果你接手更多的案子，你会干得更加出色。每当人家指望你出庭的时候，你就出庭。办事拿钱，和正常律师一样。”

“噢，多么让我感激啊，”卡米尔说。“一场优雅完整的演讲。维诺先生演讲得再好不过了。不久，你将会拍拍你刚刚起来的小肚腩，向我推荐一个人生规划。对你们事务所大办公室里所发生的一切，我们向来有所了解。我们有探子。”

“可我还是对的。”

“有许多人需要律师，但是他们却付不起费用，请不起他们。”

“是的，不过，那是社会问题，对于这样的现状，你没有责任。”

“你应该帮助人民。”

“你应该吗？”

“是啊，起码我能看到反面的论点，也许作为一个哲学立场，你应该任由他们自己烂掉朽掉。但是对他们来说，当事情就在你鼻子底下出了差错的时候——是啊。”

“你自己出钱？”

“不允许你拿别人的钱去这么干。”

德·安东仔细打量着他。他心想，没人会想要这么做。“你一定觉得我为了努力谋生很是应该受到责怪了。”

“生活？不是生活，是抢劫，是掠夺，这一点你知道的。真的，德·安东先生，你摆出这个肮脏的姿态真是让人觉得你滑稽可笑。你一定知道，将会有一场革命，你得拿定主意决定你将站在哪一个立场上。”

“这一场革命——将会是生活的革命吗？”

“我们必须希望如此。喏，我得走了。我要去会个客户。他明天就要被绞死。”

“那是常有的事吗？”

“噢，他们总是绞死我的客户。甚至在财产和婚姻案子方面。”

“去见一见，你打算？他见到你一定会高兴吗？他也许觉得你在某些方面令他失望了。”

“他也许吧。不过，会会那些被囚禁的人，这是一件表示仁爱的体力活。你一定知道那个地方，德·安东？你是在哪个教堂里被抚养长大的？我正在收集特赦和各种祷文，”他说，“因为我觉得我随时可能会死去。”

“你的客户在哪儿？”

“在夏特雷。”

“你确实知道你是在走一条错误的路吗？”

德穆兰先生朝他看了看，好像他在说蠢话似的。“你知道，我从来没想过要通过特别的路线到达那里。”他犹豫了一下。“德·安东，你为什么要浪费时间在这些毫无价值的对话上？你为什么不全心全力地打拼使自己成名呢？”

“也许我需要度假，摆脱这个体制，”德·安东说。他同事黑乎乎、亮闪闪的眼睛露出了天然的受害者的腼腆，露出了容易被捕获到的猎物的极度疲惫。他朝前倾了倾身子。“卡米尔，是什么使你处于这种可怕的状态？”

卡米尔·德穆兰的两个眼睛比往常分开得更远了，这个被德·安东当作是表明人的性格特征的东西实际上是解剖学上的一个怪癖。不过，只是在过了许多年之后，他才注意到这一点。

就这样继续着：在那些深夜的谈话当中，有一回，中间停顿了很久。

“到底，”德·安东说，“这是什么呀？”天黑了，喝过酒之后，他经常更是牢骚满腹。“把你一生的光阴荒废了，跳来跳去地精心满足类似维诺这样的傻逼随意的想法或者飘忽不定的主意。”

“那么，你的人生规划比这还要远大？”

“你得实现比这一切还要更远大的目标，不论你在干什么，你必须到达最高点。”

“我的确有我自己的一些抱负，”卡米尔说。“你知道我上的那所学校，我在那儿一直挨冷受冻，吃的东西也是令人作呕吗？这个经历似乎成了我这个人的一部分了，如果我冷，我就认了，冷是自然的呀，经常性地，我几乎想不到吃饭，可是，当然，如果我身上暖和，或者有人给我好东西吃，我就极度感激，我就想，哦，你知道，大规模地这样实施下去，有熊熊烈火，每天晚上出去吃饭，那将是多么美好啊。当然，只是在我情绪低落的时候我才这么想。哦，还有，你知道，早上醒来就躺在你所爱的人的身边。不是一直揪住自己的头，大声叫喊，我的天啊，昨晚出了什么事，我怎么变成这副样子呢？”

“这样的要求好像不算过分啊，”乔治雅克说。

“不过，当你最后有所作为的时候，你对它的厌恶也就开始了。起码一般的说法是这样。我一无所成，因此，我没法说。”

“你应该把思路理理清楚，卡米尔。”

“一旦我独当一面，我父亲就要我回家去。他要我回去干他的行当。然后呢，又一次，他不……他们已经给我安排好跟我表姐成亲，这桩婚事完全订下已有好几年了。我们都是娶表姐，这样的话，家族的钱也就互相繁殖了。”

“可是你不想吗？”

“哦，我倒无所谓。跟谁结婚真的无所谓。”

“是吗？”他的思维向来完全就是另类的。

“不过露丝将来非要到巴黎来，我不可能回到那儿去。”

“她长得什么模样？”

“我真的不知道，我们的路真的极少有交集。哦，为了看一看，你的意思是？她很漂亮。”

“当你说你跟谁结婚并不重要的时候——难道你不期望心有所爱吗？”

“不，我当然期望心有所爱。不过，跟这样的人结婚也许是巨大的巧合。”

“你爸妈怎么样？他们是什么性格？”

“这些天来彼此好像根本不说话。有一个家族传统，就是跟一个你无法忍受的人成亲。我表弟安东尼，是我福奎尔-汀威尔家的一个表弟，可能把他的第一个老婆杀了。”

“什么，你的意思是，实际上他已经因此受到指控了？”

“只是通过在不同的议会会议上听到的闲谈才知道的。绳之以法还没有充分的证据。不过，安东尼也是律师，因此不会有充分的证据了。我想他擅长确立证据。这个事情把整个家族都搞得非常震惊，因此，我一向把他看成是，你知道的”——他若有所思地停顿了一下——“一种英雄。能够严重冒犯德·维耶夫威尔家族的人都是我的英雄。另外一桩案子就是安东尼·圣-约斯特，我知道，我们沾亲带故，但是，我不会想到他们怎么住在诺扬的。他最近卷走家里的银器跑了，他母亲是个寡妇，实际上手头有一份法令书，她在事前让人把他关在家里。我认为他会那么生气，绝不会原谅他们。他是那种高大结实，但是有点自负的男孩，难以想象地完全自我，这会儿可能正在铆着劲儿，在盘算如何报复他们呢。他才十九岁，因此将来可能会干犯罪的勾当，那将要分散我的注意力。”

“我想不出，你为什么不给他写信鼓励他。”

“是啊，也许，我会。你清楚的，我确实认为我不会这样做。我发表了一首小诗——哦，真的算不上什么，不过是一个小小的开头吧。我宁愿写东西——噢，如你所想象的那样，我有缺陷，不必非得开口说话，这倒也轻松。我只想非常宁静地生活——我更愿意在某个天气暖和的地方，无人打搅，直到我能写出有价值的作品来。”

德·安东已经不相信这个说法了。他知道，这是卡米尔时不时地发布一个不担任何责任的声明，希望以此来掩盖他被认为是个顽固不化的煽动分子这个事实。“难道你不喜欢既体面又有身份的人吗？”

“噢，喜欢啊，我喜欢我朋友德·罗伯斯庇尔，不过他住在阿拉斯，我从来没见过他。佩林先生对我一直友善。”

“难道你不在乎？”他问道。

“人们说什么了吗？哦，”卡米尔低声地说，“我应该情愿不要成为大众憎恨的对象，可是，我不会走到如此出格的地步，由我的喜好改变我的行为。”

“我只是想了解一下，”德·安东说，“我的意思是，从我的角度看。这话是否有道理。”

“哦。你的意思是，因为太阳一个小时之后就会升起，你就认为，我要跑到法庭，对大家说，我今天晚上跟你待在一起了？”

“有人告诉我……那就是，他们告诉我……你跟一个有夫之妇搅在了一起。”

“是的，某种程度上就是这样。”

“你确实有很多有意思的问题啊。”

等钟声敲响四点的时候，他已经感到他对卡米尔了解得太多了，多得让他感到不适了。透过酒精和困倦带来的雾蒙蒙的东西，也就是他今后岁月中的那种氛围，他朝他看了一眼。

“我会把有关安莱特·杜普莱希斯的情况告诉你，”卡米尔说，“不过人生太短暂。”

“是吗？”这一点，德·安东以前从来没有想过。在朝自己的前程一步一步爬行的时候，人生有时候似乎很漫长，真够漫长的。

1786年7月，一个女儿在国王和王后的家里诞生。“什么都好，”安琪莉可·夏庞蒂尔说，“不过，我想因为身材不好，她将来需要更多的钻石来安慰自己。”

她丈夫说，“我们怎么知道她会身材不好呢？我们从来没有见过她。她从来没来过。她厌恶巴黎。”对他而言，这是件懊悔的事儿。“我觉得她并不信任我们。不过，当然，她不是法国人。她远离家乡。”

“我也远离家乡，”安琪莉可没心没肺地说，“可我不会因此就让国家陷入债务之中。”

当他们忙着想举出一个数字的时候，债务，赤字，这都是从这家咖啡馆主顾的嘴上冒出的词儿。咖啡馆里的人认为，仅有少数人具有想象这个规模的钱的能力。他们觉得这是一种特别的能力，卡隆先

生，现在的财政总监，尚未具备这个能力。卡隆先生是一名极好的朝臣，穿着蕾丝袖口的衣服，涂薰衣草香水，在拐杖头上镶金，他对佩里戈尔地区产的松露很有贪心，这已经得到充分的验证。像赖克尔先生一样，他一直实行借贷的做法；咖啡馆里的人认为，赖克尔先生的借贷是经过深思熟虑的，不过卡隆先生的借贷却源自想象力的失败，源自保存面子的欲望。

1786年8月，财政总监给国王递交了一揽子提议的改革方案。采取改革行动一个重大而又紧迫的原因就是：下一年收入的一半已经花光。法国是个富裕国家，卡隆先生对法国君主说，它可以创造出比现在高出无数倍的收入。难道这样不会给君主带来更多的荣耀和威望吗？路易好像有些怀疑。荣耀和威望固然不错，非常令人愉悦，可是他急于要推行的只能是正确无误的改革，而要创造出这个收入需要有实质性的变革，难道不是这样吗？

确实，他手下的部长告诉他，从现在开始，所有人——贵族、神职人员、普通百姓——都必须缴纳一份土地税。这样一来，免税的有害制度就必须结束，必须要有自由贸易，国内关税必须废除。对于自由观点，一定会有一些让步——徭役必须彻底废除。国王皱了皱眉头。好像以前就已经经历过这一切似的。他说，这倒让他想起了赖克尔先生。要是他真的想过，这会令他想起特戈特先生，可眼下，他却被搞得稀里糊涂。

关键是，他对手下的部长说，尽管他个人喜欢这些措施，可议会压根儿是不会让它们通过的。

卡隆先生说，那倒是个蛮有说服力的理由。国王陛下一向做事正确，不会有毫厘之误，一下子就把这个问题给指出来了。

可是假如国王陛下觉得这些措施必不可少，他会容许自己在议会上受到阻挠吗？为什么不抓住这个计划呢？

嗯，国王说。他在椅子上焦躁不安地动来动去，朝窗外望望天气怎么样。

卡隆说，他应该做的就是召开一场知名人士会议。啊什么？国王说。卡隆继续往下说道。意识到国家的经济困境，知名人士一下子就会被震慑住，然后，就会针对国王认为是必不可少的措施施加影响。他向国王保证，成立一个比议会还要高的机构将是一次大手笔举措，

他们将要服从该机构的领导。他说，这类事情亨利四世也会做的。

国王思忖。亨利四世是众多君主当中最为英明、最受欢迎的国王啊，而且，他恰恰就是他，路易，最渴望效仿的那个国王。

国王用手托着头，照卡隆说的样子来看，这听起来是个好主张，可是他手下的部长个个巧舌如簧，情况根本就不像他们所说的那般简单。再说，王后，还有她的那一套……他抬头望了望。他说，王后认为，下一回要是议会再碍手绊脚的，干脆将他们彻底解散算了。巴黎议会、所有的省议会——砍，砍，国王说。全部解散。

听到这样的理由之后，卡隆先生浑身打颤。议会除了拿出恶毒的交易方案，除了十年的争争吵吵、仇杀和骚乱之外，还拿出了什么？陛下，我们非得打破这种循环，他说。相信我，请您相信我，以前的情况从来没像现在这么糟糕过。

乔治-雅克来到夏庞蒂尔先生身边，把牌放在桌上。“我有个混账东西，”他说，“一个儿子，四岁，我觉得我以前就该告诉你的。”

“为什么？”夏庞蒂尔先生定了定神。“惊喜应该留着嘛。”

“我感觉是个伪君子，”德·安东说，“我刚才还在给那个小卡米尔说教。”

“接着说，乔治-雅克。你倒是把我给迷住了。”

在他第一次去巴黎的途中，他们在马车上邂逅了，他说。她把自己的地址留给了他，几天之后，他去拜访了她。就是从那里事情还一直在继续着——哦，夏庞蒂尔先生可以想象，也许吧。不，他跟她再也没有来往了，这段恋情结束了。这男孩在乡下跟一个护士扯上了。

“你向她提婚了，一定吧？”

德·安东点点头。

“可她为什么不肯嫁给你呢？”

“我料想她讨厌我的脸。”

在他的想象中，他能看到佛朗索瓦丝在她卧室里四处发火，她和其他女人一样受到同样的世俗规矩的束缚，他为此愣住了：我跟你结婚的时候，我想这场婚姻不会虚掷我的年华。我不要找文员，找一无所成的人，可你，这一个月的时间还没过去，就带着你的激情和自负追起别的女人来了，甚至当婴儿还在她肚子里踢来踢去的时候。在他

看来，好像一场临时变故也许就要发生，也许不会。婴儿将是死胎，头几天就会死掉。他不希望这样的情况发生，可是，他知道这样的情况也许就要发生。

然而，胎儿长大了，而且出生了。“父亲不详，”她在孩子的出生证明上写道。眼下，佛朗索瓦丝已经发现她要嫁的那个人——一位名叫于艾·德·派希的先生，是国王的一名议员。于艾先生正思量着把官位卖掉——他脑子里在考虑别的事吧，德·安东没有打听是什么事。他却主动提出要把官位卖给德·安东。

“要价多少？”

德·安东告诉他。经受了下午的第二次大惊吓之后，夏庞蒂尔说，“那就是不可能。”

“是啊，我知道，这个价位虚高得太离谱，可是，这意味着我会给这孩子一个安身之处。于艾先生会承认自己就是孩子的血亲，这将会通过正确合法的形式落实下来，整个事情放在我的事后面办理。”

“她家里本该把她嫁给你的。他们可能是什么类型的人？”他顿了顿。“从某种意义上说，这件事情就在你的后面，不过你的债务怎么办？首先，你怎么筹集到那笔钱，我没准儿。”他朝自己身边拽了一张纸头。“这是我要让你得到的东西——让我们暂且把它叫作贷款吧，不过，婚约签好时，我会放弃所有的债务。”德·安东点了点头。“我必须让加布丽艾尔有个好依靠，她是我唯一的女儿——什么？好的，不过那真够少的。”他记下了数字。“我们怎么支付不足的数额？”

“借。哦，那是卡隆常说的话。”

“我看不出有别的什么解决办法了。”

“恐怕这笔交易还有一部分要处理。你不会喜欢的。这就是，佛朗索瓦丝自己主动提出要把这笔钱借给我。她有钱。我们还没有谈到细节问题，但是我觉得利息将会对我不利。”

“那是邪门儿。天哪，多阴险的婊子！难道你就不想掐死她？”

德·安东笑笑。“哦。是的。”

“我觉得你很有把握这男孩就是你的？”

“她不会对我撒谎，她不敢。”

“男人都喜欢那么想……”他看了看德·安东的脸。不，那不是解决

问题的办法。因此这样——这孩子是他的。“这是一笔非常大的数目，”他说，“就五年前干了一夜性事来说，这笔钱好像不成比例啊。它会追着你多少年。”

“她想从我身上能挤出多少就是多少。这，你能明白，我想。”毕竟，她经历过疼痛，他心想，她经历过丢面子。“我想，在接下来的一两个月把这桩事了结掉。我想让加布丽艾尔像清清白白的一块板子开始一切。”

“我不能说把它叫作清清白白的一块板子，确实，”夏庞蒂尔先生轻声地说。“情况恰恰不是那样。你是在拿你的前途做抵押。难道你不会——”

“不，我不会为这种事跟她计较的。有一段时间，我喜欢过她。我顾及孩子。哦，问问你自己——要是我采取另外一种态度，我会是你要的那种乘龙快婿吗？”

“不错，我看得出。别误会我，只是我老了，不讲感情，我是为你担心。这女人什么时候要最后一笔付款？”

“她说1791年，头一个季度日。你认为我该把这件事告诉加布丽艾尔吗？”

“那得由你决定。从现在到你结婚期间，你能不能设法做到行事谨慎？”

“喏，我已经为此花了四年的代价来偿还。我会努力试试。”

“当然，你可以像议员一样挣钱。那样做，我不否认。”夏庞蒂尔心想，他年轻，他少不更事，他什么事都干，但是他的内心不可能像他所说的那样有把握。他想要宽慰他。“你知道维诺先生说过的话。他说，未来会有不少困难时期，困难时期诉讼官司就会增多。”他把几张纸团卷在一起，准备作为档案收好。“我敢说，从现在到1791年之间，要出大事，你的运气将会因此见好。”

1787年3月2日。这是卡米尔的第二十七个生日。已有一周时间没人见到他了。他好像又变更地址了。

知名人士大会陷入了僵局。到咖啡馆来的人满满当当的。

“拉法叶特侯爵究竟说了什么？”

“他说应该召开三级议会[2]。”

“可是三级议会成了文物了。很久没有开过会，自从——”

“自从1614年以来。”

“谢谢你。德·安东。”佩林先生说。“它会怎样回应我们的诉求呢？我们将会看到神职人员在一间会议室辩论，贵族在另一间会议室辩论，一般平民在第三间会议室辩论，无论平民提出什么建议，都会被其他社会阶层的人以2：1的投票否决。因此，什么进步——”

“听，”德·安东打断他插话了，“就连旧制度也能翻出新花样。上次做过的事，没有必要再做了。”

这群人盯着他看，神情凝重。“拉法叶特还是个年轻人嘛，”佩林先生说。

“大概就是你这个年龄吧，乔治。”

是啊，德·安东心想。我在维诺办公室浏览大部头文档的时候，他在带兵打仗。眼下，我是个穷律师，他却成了法国和美国的英雄。拉法叶特可能有志于当国家领导人，可我却只想到糊口营生。此刻，这位相貌平平的年轻人瘦瘦的，淡黄色的头发，已经吸引住他的听众，已经在宣扬自己的思想了。而德·安东对这家伙却有一种无来由的反感，他被迫站在这里，而且为他辩护。“三级议会是我们唯一的希望，”他说，“这次大会，第三次三级议会必须公平地代表我们平民。非常清楚，贵族阶层打心里并不拥护国王的福利，因此，就国王来说，继续维护他们的利益是愚蠢的。他必须召集三级议会，赋予第三次三级议会真正的权力——不仅仅是会谈，不仅仅是协商，而是真正地行使权力。”

“我见到它的时候才会相信，”夏庞蒂尔说。

“这种事永远不会发生，”佩林说。“我更感兴趣的是拉法叶特关于调查逃税漏税的提案。”

“还有遮人耳目的黑幕投机，”德·安东说。“整体市场的肮脏运作。”

“总是这么慷慨激昂，”佩林说，“在那些没有契约的人当中希望他们拥有契约。”

有什么分散了夏庞蒂尔先生的注意力。他朝德·安东稍微看了一下，笑了。“这里有个能够给我们把事情讲得清楚明白的人，”他把身子往前挪了一下，伸出手来。“杜普莱希斯先生，你成了陌生人，我

们压根儿就见不到你嘛。你没有见过我女儿的未婚夫吧。杜普莱希斯先生是我的老朋友，在财政部工作。”

“得罪得罪，”杜普莱希斯先生说，面带死人一般的笑容。他向德·安东点头致意，好像听到过他的名字。他个头高，五十岁的样子，长相好看的样子还在；衣着讲究但是朴素。他凝视的目光似乎先是在目标后面稍微停留一下，然后越过这个目标，仿佛他的视野不会被大理石面的桌子、镀金的椅子，还有城里律师穿着黑衣服的肢体挡住。

“那么加布丽艾尔要结婚了。大喜日子是在什么时候？”

“我们还没定下。5月份或者6月份吧。”

“时间过得真快啊。”

像孩子们做泥巴馅饼一样，他轻快地说出了他的口头禅。他又笑了笑，你想象得出，这笑容要使肌肉用力才能做到。

夏庞蒂尔先生给他递上咖啡。“听说了你女儿丈夫的事，我感到难过。”

“是的，很糟糕的事，非常让人难过，而且让人感到不幸。我女儿阿黛乐，”他说。“她成了家，然后守寡，就一个儿子。”他对夏庞蒂尔说，把凝视的目光从他主人的左肩上掠过。“我们要让露西尔在家里待的时间稍微长一些。尽管她才十五岁、十六岁吧。样子蛮像个小女士。女孩子是个事儿，儿子呢，也是，尽管我没儿子。女婿是个事儿，尽管他们要死。虽然不是你，德·安东先生。就我本人来说，我不是故意的，我肯定，你不是个事儿。你看上去相当健康。事实上，极其健康。”

当自己讲话非常随意疯狂的时候，德·安东纳闷，他怎么能做到如此高贵呢？他一贯就是这个样子，还是现在的情况使然？是财政赤字让他失常了，还是他的家事让他失常了？

“你亲爱的妻子呢？”夏庞蒂尔先生询问道。“她还好吗？”

杜普莱希斯先生对这个问题做出沉思状。他看上去好像连她的脸都无法回忆得出来。最后他说，“老样子吧。”

“哪天晚上愿不愿意过来吃顿饭？姑娘们当然也过来，如果她们想来的话。”

“我愿意，你知道……不过工作压力……眼下，这一星期当中，我很大一部分是在凡尔赛宫，只是今天，我因为有些事情要打理……

有时候，周末我也要上班。”他转身面对德·安东。“我一生都在财政部供职。这是一份有所回报的职业，可是现在每天都变得更加艰难。要是神父德雷……”

夏庞蒂尔抑住哈欠。他以前就曾听说过这样的事；人人都听说过这样的事。这个神父德雷是杜普莱希斯有史以来的最高财政部长，是他的财政英雄。“要是德雷还留任在位，德雷多年以前就把这个问题给解决好了。”那是在他比现在更年轻的时候，那时候姑娘们还是婴儿，那时候他的工作有时候有一种独自冒险，但是每天都有进步的感觉，是充满了期待的。可是议会反对神父。他们告他投机粮食，还唆使许多愚蠢的家伙焚烧他的画像。“那是在形势变得这么糟糕之前了。那时候的问题还能驾驭，还能解决。从那时候起，我就一直看着他们沿袭同样老旧的英明思想——”他做了个绝望的手势。杜普莱希斯先生深切关心皇宫财政部的状况。自从神父德雷离任之后，他的工作变成了日复一日、官方的、令人心碎的差事了。

夏庞蒂尔先生身子前倾，加了杯咖啡。“不，我得走了。”杜普莱希斯说。“我把文件带回家了。我们将会邀请你来参加。就是要等到眼下的危机结束。”

杜普莱希斯先生拿起帽子，一路鞠躬点头，走到了门口。“什么时候危机才会结束？”夏庞蒂尔问道。“大家无法想象。”

安琪莉可一路风声地走了过来。“我看到你了，”她说。“当你问他他妻子情况的时候，你笑得跟别人不一样。还有你，”她轻轻地拍着德·安东的肩，“努力克制不想笑的时候，脸色都变紫了。我漏掉了什么吗？”

“只是闲聊，我亲爱的。”

“只是闲聊？除这个之外，生活中还有别的什么吗？”

“这关涉到乔治的吉卜赛朋友，如何在社会上发迹的先生。”

“什么？卡米尔？你在拿我寻开心嘛。你这么说就是要证明，我容易受哄受骗。”她朝四周围看了看正在微笑的顾客们。“安莱特·杜普莱希斯？”她说。“安莱特·杜普莱希斯？”

“你仔细听着，”她丈夫说。“这事儿很复杂。这是间接的，事情将会怎么样结束，还没有说法。有人拿着季节票去看戏；有人喜欢菲尔丁[3]先生的小说。我本人就是好点儿本土娱乐。我告诉你吧，这些日

子，没有什么比孔代大街上的生活更有品位了。对于看透看穿了人类愚蠢的内行人士而言……”

“我的耶稣-马利亚！继续吧，”安琪莉可说。

---

[1] 法语Danton名字叫丹东；d'Anton，法语名字叫德·安东。虽然这两个名字在法语读音上听起来差不多，但是它们在语言结构上不同，de是贵族出身的标志，这里因为发音缘故缩写成d’，是要显示与丹东这个名字在身份显赫程度上的差别。小说在第三部分专门提到德·安东把名字改成了丹东，即去掉了中间的撇点，证明自己的价值无须用语言标志显示。

[2] 法国中世纪的等级代表会议。参加者有神职人员（第一等级）、贵族（第二等级）和市民（第三等级）这三个等级的代表。三个等级不分代表多少，各有一票表决权。通常是当国家遇到困难时，国王为寻求援助而召集会议，因此，会议不定期举行。它的主要职能之一就是批准国王征收新税。三级议会有权监督政府。在十六至十七世纪初，专制王权加强，三级议会权利被削弱。从1614年到路易十六统治时期，三级议会中断了一百七十五年之久。1789年，路易十六召开最后一次三级议会，这次会议导致了法国革命。革命之后，三级议会随着旧制度一起被废除。

[3] 菲尔丁（1707—1754），英国小说家、剧作家。其代表作《弃儿汤姆·琼斯的历史》对后世影响较大。

第2章

孔代大街：星期四下午（1787）

安莱特·杜普莱希斯是个有办法的女人。眼下困扰她的问题，她已经优雅地应对过四年了。今天下午，她要去解决这个问题。从正午时候起就刮起了寒风，穿堂风找着了锁眼和门下的缝隙，呼啦啦地穿过公寓：吹着模糊不清、有关即将到来的危机的横幅标语。安莱特想到要保持体形，便喝了一杯苹果醋。

很久以前，她嫁给克劳德·杜普莱希斯的时候，他比她大好几岁。到目前为止，他老得能当她父亲了。可她究竟为什么要嫁给他呢？她也时常问自己这个问题。她只能得出这个结论，那就是，还是个小姑娘的时候，她的思想一本正经，随着这些年月的流逝，她不断地变得越来越喜欢无聊琐屑的事了。

他们见面的时候，克劳德正在一心努力、一心猴急地要爬到公务员的最高级别：经历文员的不同等级、不同差别和不同工种，从做体力的文员做到临时顶用的文员，从中等文员做到高级文员，再到最高级文员，最后到机密文员、特殊文员、极高文员，结束所有文员的文员。他的智力是她主要关注的品质，还有，就是他对国事殚思竭虑，扎扎实实，倾心尽力。他父亲是个铁匠，虽然富甲一方，但是在他儿子出世之前，他本人从来都没有靠近过锻铁炉的地方——因此，克劳德职场上的成功的确是件令人羡慕的事。

当早期的拼打告一段落，克劳德准备结婚的时候，他发现自己陷入因轻薄无聊而带来的怏怏不乐的大海之中了。她是有钱人家的、众人追求的姑娘，出于别人无法搞懂的理由，他对她就是存有好感：最后，他把感情全部寄托在她身上了。他们两人之间唯一不和的地方好像是说，这里有某种深层过程在起作用，朋友们预料到，这是一桩非同寻常的婚事。

克劳德求婚的时候，话说得不多。钱的数字是交流媒介。不管怎么说，她相信，情到深处难以言传。他的脸和他心存的各种希望非常

牢固地系在被拉长了的自我控制的钢线上；她想象得出，他脑子里的不安全感像是算盘珠一样在四处哗啦哗啦作响。

六个月之后，她的美好心愿因为压抑而夭亡了。有天夜里，在她当班的时候，她溜进了花园，对着苹果树和星星大声喊道："克劳德，你是个无趣无味的家伙。"她还记得脚下潮湿的青草，记得她朝屋里灯光回望的时候，她气得浑身发抖的情形。她追求婚姻本是为了摆脱父母的束缚限制，可现在却把自己的解脱交给了克劳德。你再也无法冲破牢笼了，她心想。这样的婚姻结局悲惨，犹如泥泞的田野里横躺着的死人尸体。她悄悄回到了屋里，洗完脚，喝了杯暖洋洋的药茶，疗救残存的希望。

之后，克劳德有好几个月跟她说话总是有所保留，心存怀疑。甚至现在，要是她身体不适或者胡思乱想，他总会隐隐地想到那件事，解释说，他已经学会忍耐宽容她不稳定的天性，不过，要是他还年轻，这样的情形早就令他为之一怔了。

几个女儿出世之后，发生过一桩小事。她丈夫的一位朋友，是名律师，一个周周正正的金发男人：在图卢兹，他最后被人提起时，说他供养一个红脸水肿老婆，还有在教会学校念书的五个女儿。这场婚姻试验她没有再次重复。克劳德也没发现什么迹象。要是他发觉了，也许事情会有所改变，不过，既然他没有发觉什么——因为他坚定不移、一厢情愿地、充满了男子汉气概似的没有发觉什么——再心存芥蒂和满腹狐疑也就毫无意义了。

因此，后来，为了让岁月匆匆流逝，为了思考某些不该从"婚外情"这个范畴来思考的事儿，卡米尔二十二岁的时候走进了她的生活。斯塔尼拉斯·弗雷农——两家互相认识——把他带进了这个屋子。卡米尔看上去约莫十七岁的样子。过了四年之后，他才足岁，能在律师协会见习。这可不是一件人人都能轻易想象得出的事。他的谈话就是一系列小小的叹息和犹豫，充满了语法错误和支支吾吾。有时候，他的手发抖。他连正面看人都有困难。

他很聪明，斯塔尼拉斯说。他会出名的。她在场，她的家人好像令他恐惧。不过，他没离开。

恰好从一开始，克劳德就邀请他吃晚饭。请客名单是精心挑选

的，对她丈夫来说，这是很好的一个机会，宣扬他对今后五年经济形势的预测——形势严峻，还有，讲一讲有关神父德雷的故事。卡米尔紧张地坐着，几乎是一声不吭，偶尔轻声地要杜普莱希斯先生把话说得更准确些，要他向他解释，要他向他表明，他是怎么得到那个数字的。克劳德要了纸、笔和墨水。他把碟子推到一边，低下头。在他桌子的那一端，饭菜停了下来。其他客人低头朝他们看，显得茫然不解，然后彼此面对面地交谈。在克劳德一边低声说话一边写字的时候，卡米尔的目光扫了过去，反驳他的简单化表达，问了很多更长也更令人信服的问题。克劳德把眼睛闭了会儿。数字一下子从他手中的笔端俯冲出来，向四处散开，像是大雪里的小雪星子。

她身子靠在桌子的对过："亲爱的，你能不能……"

"一会儿……"

"如果是这么复杂的话……"

"这儿，你看，这儿——"

"——过后再谈吧。"

克劳德在空中把资产负债平衡表一扬。"模模糊糊的，"他说。"只是模模糊糊的。不过财政部的部长们都是模模糊糊的，这倒给了你一个想法。"

卡米尔从他手中把表格拿了过去，朝表格迅速瞥了一眼；接着抬起头，与她的目光相遇。她惊了一下，被震住了——这就是感情。她只能这么叫它。她收回目光，把目光停留在其他客人身上是为了让他们感到舒适，是那种问长问短的目光。

卡米尔说，他从根本上无法理解的——有可能是他自己非常愚蠢——那就是一个部跟另一个部之间的关系，还有，他们是如何弄到资金的。不，克劳德说，你一点也不愚蠢：他可以展示吗？

克劳德现在猛地坐回到椅子上，然后从他位于桌子前头的座位上站了起来。客人们抬起头。"我们大家也许学到了不少东西，我肯定，"一位副部长说。不过，当克劳德走到房间对面的时候，他看上去犹疑不定的样子，非常地犹疑不定。当他从她身边经过的时候，安莱特伸出一只手，仿佛在制止一个孩子似的。"我只要水果大碗，"克劳德说，好像这是一个合理的要求。

拿到水果碗，他便回坐到自己的位置上，把碗放在桌子中央。一

只橙子从碗里跳了下来，慢慢在桌子上围转，像有知觉似的，朝着热乎乎的地方滚去。所有客人都在注视着这只橙子。卡米尔的眼神盯着克劳德的脸，伸出手，逮住了橙子。他轻轻把橙子一推，慢慢地，橙子穿过桌子，朝她那边滚了过去：她恍惚了一下，接着伸手去拿。所有客人都望着她；她的脸微微地发红，好像十五岁的样子。她丈夫从边桌上把盛汤的大盖碗收回。一个用人正把蔬菜碟子端走，他一把从用人手中抢过碟子。“让水果大碗代表收入，”他说。

克劳德现在成了大家注意的中心；所有的交谈都停止了。如果……卡米尔说；然后是，不过。“让盛汤的大盖碗代表司法部长，他当然也是公章的大管家。”

“克劳德——”她说道。

他“嘘”地让她别做声。客人们被迷倒、被惊呆了，跟随着桌子四边食物的移动；克劳德灵巧地从副部长的指端拿走了他的葡萄酒杯。这位公职人员现在的样子是，手摊开，如同模仿正在看手势猜字谜的竖琴手一般；表情正在变暗，可是克劳德却没有看到这一点。

“让我们说，这个盐瓶就是部长的秘书。”

“小得这么厉害，”卡米尔惊叹道。“我从来没有想到他们的地位如此低下。”

“这些勺子呢，财政部授权的许可证书。喏……”

是的，卡米尔说，可是他能说清楚吗，他能解释吗，他能回到他刚才说的话题上吗——是的，确实，克劳德同意，你需要在自己的头脑中把那问题搞明白。他伸手去拿茶缸为了纠正比例；他脸上发亮了。

“这比潘趣先生的木偶戏要好多了，”有人低声说。

“也许盛汤的大盖碗很快就要吱吱嘎嘎地说话了。”

让他发发慈悲吧，安莱特在祈祷，请让他不要再问问题了；这里稍稍补充一下，那里略微充实一点，她看到的是，他正主导着克劳德；她的客人看着杯盘狼藉的桌子，张开嘴巴，他们的酒杯空空的，或者被人夺走了，手头的刀叉也没了，甜食也不见了，彼此交换着眼神，抑制住他们内心的喜悦；全城的人都要讲述这事儿了，从一个部讲到另一个部，还要讲到法院里头去；人们要把我请吃晚宴的故事从吃饭开始讲到吃饭结束。请不要让他说了，她说，请用个办法让讲话

到此打住吧；可是，什么事才能让谈话中断呢？她心想，也许放一把不大的火才行。

就在她变得慌慌张张、不断四处张望的时候，就在她一口吞了一杯酒，然后用手帕点点嘴巴的时候，卡米尔欲火四射的目光自始至终都在责怪她的鲜花摆设。最后，她带着歉意点点头，用吸引偷窥者的镇定笑容，在左边迅速从桌边走过，出了餐厅。她在梳妆台边坐了十分钟，被自己脑子里的思绪弄得六神无主。她本想重新在脸上抹些粉妆，而不是来看眼中空荡荡的失落表情。她跟克劳德不睡在一起已经有些年了；这有什么关系呢，她为什么要停下来算计这个呢，难道她也该要纸和墨水，计算自己生活中的赤字吗？克劳德说，这种状态会持续到1789年，到时候，整个国家就会完蛋，我们也会全部完蛋。对着镜子，她照见了自己，又大又蓝的眼睛塞满了难以名状的泪水，她很快把它们揩掉，就像她早些时候把嘴唇上的红酒揩掉一样。也许我喝得太多了，也许我们大家都喝得太多了。除了那个阴险狡诈的男孩；这些年，不管是因为什么别的原因，都让我踌躇不前，原谅了他；我根本不会原谅他，因为是他破坏了我的宴请，戏弄了克劳德。我为什么要抓住那个橙子呢，她在心里纳闷。她低头盯着自己的手看，好像是麦克白夫人[1]一样。在我们屋子里，他数老几？

等到她重新回到客人那里——手指甲下面全是带着香气的血了——刚才的表演已经结束。客人们都在玩糖霜小蛋糕了。克劳德抬头瞥了她一眼，好像在问，你刚才去哪儿了。他看上去蛮高兴的样子。卡米尔不再与人交谈。他坐着，眼睛朝下看着桌子。他脸上的表情，如果用她一个女儿的话来说，她会把它叫作娴静。别的所有人脸上都表现出紧张和混乱的表情。咖啡上来了，又苦又浓，像是错过的机会。

第二天，克劳德提到了这些事。他说这是一个多么刺激的机会啊，比起平时的晚饭-聚会，那些毫无意义的活动，好多了。要是他们所有的社交生活都像那样，他会不大在乎的，因此，她会再次邀请那位年轻人过来吗，他的名字这会儿他记不得了？他如此富有魅力，如此饶有兴致，可是他的结巴真的不好，也许是在接受和理解方面，他有点儿迟钝？他希望，关于财政部的运作状况，他不会带走错误的印

象。

她心想，令人无比遭罪的就是这个有不少蠢货的场合，他们知道他们自己都是蠢货，相比而言，克劳德的状态又是多么令人开心呵。

下一次卡米尔登门拜访的时候，他朝她看的样子更谨慎了。好像他们之间已经达成了一个协定，不要做出冒失冲动的事来。真有意思，她心想。真有意思。

他告诉她，他不想一辈子当律师：可是，除此之外，还有什么别的行当可做呢？他被自己的奖学金条件困住了。像伏尔泰一样，他说，他除了想干文人的行当之外，别的什么职业都不想做。“哦，伏尔泰，”她说。“我讨厌那名字。索性告诉你吧，在未来的岁月当中，文人的日子不大好过。我们大家都得学习克劳德。”卡米尔把头发朝后推了一点点。那倒是她蛮喜欢的一个姿势：相当有代表性，虽然无用，但是赢得别人的好感呀。“这种情况你只是说说而已。在你心里，你其实并不相信。在你心里，你觉得形势会一如既往地发展下去。”

“请允许我知道，”她说，“我的心里在想什么。”

一次次的下午过去了，她留下的印象是，总体来说，他们之间的友情并不和谐。这不只是他的年龄问题，而是他的一般交友取向。他的朋友是些失业演员，或者是从破落的印刷厂办公室悄悄出来、满身墨迹的人。他们都有私生子，持有颠覆性的观点。警察寻找他们行踪的时候，他们就去国外。既有光明正大的生活，那么也有这种别样的生活。她觉得最好别问这方面的问题。

他还是继续来她家里参加晚宴。再也没有更多的事发生。有时候，克劳德请他周末一起参加在皇后镇举办的晚会，他们在那个地方有一块地，还有一栋舒适的农舍。她觉得，女孩子真的喜欢他。

从至少是两年之前开始的吧，他们就开始经常见面了。他们的一位朋友——他可能对这些事儿有所了解——告诉她，他是个同性恋。她不相信，但是却把这情况攒在手里，万一她丈夫不满，这情况可以作为保护自己的一个口实嘛。可是，想想，他为什么要不满呢？他不

过是个登门拜访的年轻人而已。他们之间没有发生过什么事呀。

有一天，她问他，“你对野花懂得不少吧？”

“不是特别的多。”

“情况是，露西尔在皇后镇采了朵花，问我是什么花。我一点都不懂，不过我倒蛮有把握地告诉她，你什么都懂，然后我就把花压在”——她伸出手——“夹在我的书里面，我说了我要问你。”

她挪了过来，坐在他旁边，手里拿着那本大字典，她在字典里塞了些信札、购物单，还有各种各样她需要放到安全地方的东西。她打开字典——小心翼翼地，否则，里面塞的东西就会一个接一个地溜出来。他仔细看了看野花。轻巧地用只指甲把野花纸一般的叶子底面向上翻起。他对着花，蹙了蹙眉。“可能是某种极其普通的有毒杂草吧，”他说。

他用胳膊搂住她，想要吻她。她从他的身边跳开，不是有意的，而是出于惊诧。她把字典扔在地上，里面所有的东西都掉落了出来。原本接下来准备给他一个耳光的，可是，她心想，那是多么俗套的做法，再说，她也有些失衡了。虽然她在心里一直想要扇某个人的耳光，可是，她本来就喜欢更有活力的人呀。就这样，在一件和另一件事情之间考虑的当儿，这么一刹那就过去了。她扣紧沙发，身子有些不稳地站了起来。

“对不起，”他说。“刚才动作有些粗鲁了。”

他有些颤抖。

“你怎么能这样？”

他抬起一只手，手掌朝上。“哦，因为，安莱特，我要你。”

“绝不可能，”她说。她从散了一地的文件当中把脚挪开。一些他以前写的诗躺在地毯上，还用女帽的购物单折叠着，她觉得有必要不让克劳德看到这些诗。她心想，卡米尔就是在千年之后也不会问起女人的一顶帽子要花多少钱这样的问题。这种问题与他无关；与他无关，他也不屑。（即使眼下还是萧瑟苍凉的冬季，和今天这个日子一样的令人毫无盼头，）可她觉得还是需要朝窗外凝望，需要咬住嘴唇，别让它们抖索。

眼下，这样的状态在他们之间持续一年了。

他们谈到戏剧，书籍，还有他们熟悉的人；可是真正地，他们只有一回说过一件事，那就是她是不是愿意跟他上床。她说了些寻常事儿。他说，她的论点陈旧发霉，还说，她的论点是人们一直在说的观点，因为他们自我畏惧，不敢努力使自己快乐幸福，防止上帝诅咒他们，因为他们被新教思想和罪恶之念给困住了。

她觉得（私下里）与她所熟悉的人相比，他更自我畏惧；她觉得他有理由如此。

她说她不会改变想法的，还说，她的论点会无限期地坚持下去。不会无限期地坚持下去的，卡米尔说，严格说来，不会：但是会坚持到他们两人都老得彼此没了兴趣的时候。他说，英国人在下院就交媾。她抬起头，满脸惊愕。不，这不是她脑子里清清楚楚想过的东西。可是要是有人给你提出一件你不愿意做的事情，你只要站起来，开始说起它的优缺点，说到大家都回家，或者说到讨论结束，没有时间再说；嗯。这才叫把一件事说尽谈透。这样的方式可以持续多少年呢。“从一方面看，”他说，“从我跟你交谈以来，这或许是一种快乐的我度过人生的方式。不过实际上，我现在只是要你。”

经过第一次那件事之后，她一直保持冷静，非常老道地把他的要求挡掉。不是他从那之后碰过她。他很少允许她碰到他的身体。要是他擦到了她，哪怕是不小心，他总是道歉。他说，这样更好。人的本性就是现在这个样子，因此，下午的时光总是非常地悠长。女儿们访友去了，街道上空空荡荡的，房间里除了滴答滴答的钟声之外，除了两颗心的跳动声音之外，没有一丝儿声响。

趁自己还开心的时候，平安无事地了断这段不是情缘的交往，是她早有的打算。虽然这是一段没有情缘的交往，但是它确实有过令人怦然心动的时刻啊。不过，之后，显然，卡米尔便开始跟某某谈话或者她丈夫朋友的朋友一直在密切观察：之后，大家都知道了。这个问题一直在穿衣间里被人们争议着（在夏特雷城堡被人侦察，但是在中产阶级的丑闻分类当中，这在民事法庭被当成了年度丑闻让人提起），然后在所有高档咖啡馆里流传，在财政部里有人思量。在流言蜚语者的头脑里不存在辩论，不存在受到微妙平衡的诱惑，不存在抵抗诱惑，不存在道德上的痛苦，不存在心存顾虑。她妩媚，但无趣，

再也不是小姑娘了。他年轻，而且执着。当然，从什么时候开始他们成了问题。哦，你会怎么看？什么时候杜普莱希斯要决定去了解呢？

现在克劳德也许聋了，也许瞎了，也许哑了，可他不是圣人，他不是殉道者。通奸是个丑陋的词语。是该了断的时候了，安莱特心想；是该了断根本就没开始过的一切的时候了。

她记得，因为某种原因，有一两回，在她与克劳德还没分房睡之前的那些年月里，她觉得，她也许又会怀上孩子。你觉得你也许会，你产生了那些奇怪的感觉，不过，那时你的月经还来，你就知道你不会怀上的。你生命中的一个星期、两个星期过去了，曾经考虑过上某种生活，之后，某种源源不断的爱便开始涌动了，从精神到肉体，然后流进现世，流进来世的岁月之中。之后，它结束了，或者，它从来就未曾有过：爱的流产。这孩子还在你的脑子里。他会有蓝眼睛吗？他的性格将是什么样的呢？

现在，这一天已经来临了。安莱特坐在梳妆台旁。她的女佣在她周围忙碌着，扯她拽她的头发。“不是那样，”安莱特说。“我不喜欢把头发弄成那样。那样让我显得更老。”

“不！”女佣说，故意说得可怕。“你还没过三十八哩。”

“我不喜欢三十八岁，”安莱特说，“我喜欢一个不错的进五整数。比如，三十五。”

“四十是个不错的进五整数。”

安莱特咂了一口苹果醋。酸得她做了个痛苦表情。“你的访客到了，”女佣说。

阵阵狂风之中，雨水击打着窗户。

在另一个房间，安莱特的女儿露西尔打开了她的新日记。现在，从头开始记吧。日记本是红色封面。本子里面是发着缎子般光亮的白纸。还有一根绶带，表明她写到什么地方。

“安妮·露西尔·菲利帕·杜普莱希斯，”她写道。她处于又要换一种字迹的过程中了。“露西尔·杜普莱希斯的日记，生于1770年，死于？第三卷。1786年。”

“在人生这个时刻，”她写道，“关于当女王有什么样的感觉，我想

了许多。不是我们的女王，而是某个更具悲剧色彩的女王。我想到了玛丽·都铎[2]：‘我死了，被人破开胸膛的时候，他们会发现‘加莱’写在我心上。’如果我，露西尔死了，被人破开胸膛的时候，他们会发现‘无聊’写在我心上。”

“实际上，我更喜欢玛利亚·斯图亚特[3]。她一直是我最钟爱的女王。在野蛮的苏格兰人中，我想到了她那令人目眩的美丽。我想到福塞瑞盖围墙像坟墓的四壁包围过来。她没有在年轻的时候死去，这真是遗憾。人在年轻的时候死去更好，那时候她们依然容光焕发，你不必去想她们成了风湿病人或者长得结实这样的事。”

露西尔另起了一行。她吸了口气，然后又开始。

“最后一夜她全在写信。她给门多萨送了颗钻石，给西班牙国王也送了一颗。当所有的信全都封好之后，她坐了下来，眼睛睁得大大的，这时候女仆们都在祈祷。

“到了八点钟，宪兵司令过来找她。她坐在祈祷椅上，用平静的声音给临死的人念完祷词。就在她家人跪着的同时，她一身黑衣，象牙般的手里拿着一只象牙十字架，冲进了大厅。

“有三百号人聚集在一起，为了看着她死。她从一扇小小的边门进来，这让他们吃了一惊。她面色安详，绞刑架已经用黑布包好。一只黑垫子是给她下跪用的。可是当她的侍从们走上前来，帮她把黑袍从肩头轻轻卸下的时候，可以看到，她浑身穿的是猩红色的衣服。她穿的是鲜血颜色的衣服。”

写到这儿，露西尔放下了笔。她开始想红的同义词。朱红色。火红色。大红色。猩红色。她脑子里出现了几个与红色有关的短语：被当场逮个正着；赤字；大喜之日[4]。

她又拿起了笔。

“当她把头靠在绞刑架木板上时，她在想什么呢？在她等待的时候：在刽子手摆好姿势的时候？几秒钟过去了；那几秒钟如同几年一样过去了。

“第一斧头咔嚓劈断了女王的头背。第二斧头没能砍下她的颈项，可是却把整个台上溅得满地都是皇族之血。第三斧头把人头从整个绞刑架上给砍掉了。刽子手把人头捡起，高高地举起，给旁观者们看。可以看到两个嘴唇在翕动，在继续不停地翕动，这情景持续了一

刻钟。

“不过，是谁戴着怀表站在这个湿乎乎的文物边上呢，我还没法说得清。”

她姐姐阿黛乐进来了。“在记日记吗？我可以看看吗？”

“是在记日记。不过你不可以看。”

“哦，露西尔，”她姐姐说，然后笑了。

阿黛乐一屁股倒在椅子上。露西尔好不容易才把自己的思绪拉回到眼下的日子中来，让目光全神贯注地看着她姐姐的脸。她在退步，她心想。要是我是个已婚女人，不管婚姻多么短暂，我是不会到自己父母家里来打发午后的时光的。

“我一个人寂寞啊，”阿黛乐说。“我无聊啊。我不能到外面任何地方去，因为时间太短，我得穿上这身讨厌的丧服。”

“这里也无聊，”露西尔说。

“这里跟平时一样。不是吗？”

“除了克劳德在家的时间比往常少之外。这倒给了安莱特更多的机会跟她朋友在一起了。”

她们单独在一起的时候，直呼她们父母洗礼的名字成了她们无礼的习惯了。

“那个朋友怎么样？”阿黛乐问。“他还帮你做拉丁语作业吗？”

“我再也不必做拉丁语作业了。”

“不像话。那么你们两人头靠头地在一起就缺少借口啦。”

“我讨厌你，阿黛乐。”

“你当然讨厌。”阿黛乐脾气很好地说。“想一想我是个多么成熟的人。想一想我可怜的丈夫给我留下的所有可爱的钱。想一想所有我知道可你却不知道的事儿。想一想等我过了守孝期，我会得到的乐趣。想一想全世界所有的男人！不过不。你只会想一个人。”

“我才不想他呢，”露西尔说。

“克劳德甚至怀疑这里正在萌发着什么吗？因为他和安莱特，因为他和你？”

“没有什么在萌发啊。你难道看不出来吗？整个关键就是现在什么都没发生。”

“哦，也许从粗糙的技术角度看，现在是什么事都没发生，”阿黛乐说。“不过，我看不出来，安莱特还会坚持更长时间，我的意思是，即使纯粹的疲劳都已经经受过了。你呢——你第一次见到他的时候，才十二岁。我记得那个情景。你贪婪的眼睛发光了。”

“我没有贪婪的眼睛。它们也没发光。”

“不过他确实就是你要找的那个人，”阿黛乐说。“老实说，他不大像玛利亚·斯图亚特生命中的人物。可他恰恰是你需要用来训斥人们的对象。”

“可他从来没有朝我看过，”露西尔说。“他觉得我还是个孩子。他不知道我在那里。”

“他知道，”阿黛乐说。“进去吧，你为什么不？”她朝客厅方向，对着那扇关上的门，做了个手势。“要向我汇报。我谅你不敢。”

“我就是不能进去。”

“你为什么不能？如果他们只是坐着说话，他们不会反对的，是吗？要是他们不是这样——哦，那恰恰就是我们想要知道的情况，是吗？”

“那你为什么不去？”

阿黛乐朝她看了看，好像她头脑简单似的。“因为更天真无邪的猜测才是人家指望你做的。”

露西尔明白这个道理，因此，她不会抵制这个大胆的行动。阿黛乐看着她走，缎子拖鞋在地毯上走得无声无息。卡米尔那张怪兮兮的小脸浮现在她的脑海里。如果他没有要了我们的命，她心想，我就干脆把我的水晶球砸碎，干我的编织活儿算了。

卡米尔守时，两点钟到了，她说。她挑衅地问，除了到这儿来之外，他是不是就没有更好的事可做，聊以打发午后的时光了？他觉得这样的问题不值得回答。不过，他还是感受到情况有了变化。

安莱特觉得利用一下自己被她朋友称为精彩女人的那一面。这一面就是打扫房间和顽皮地笑笑。

“所以，”她说，“存在一些规则，可你却不能遵守这些规则来玩。你一直把我们两人之间的事情在告诉人家。”

“哦，”卡米尔一边神经质地摆弄着头发，一边说，“要是有事情让

人家说反倒好了。”

“克劳德会发现的。”

“哦，要是有事情让他发现才好呢。”他心不在焉地朝天花板看看。“克劳德怎么啦？”他终于说。

“气愤，”安莱特说，一副心烦意乱的样子。“非常气愤。他把很多钱投进了佩雷艾尔兄弟的水工程项目里面，可现在德·米拉波伯爵却写了很多传单反对这项工程，结果使股票跌垮了。”

“不过他写传单一定是为了公共利益。我钦佩米拉波伯爵。”

“你愿意钦佩就钦佩吧。让一个人破产，让一个人成了臭名昭著的不道德之人——哦，别让我心烦意乱了，卡米尔，别。”

“我早就感到你会心烦意乱的，”他阴郁地说。

她小心翼翼地在他们之间保持着距离，偶尔扶着桌子来坚定自己的决心。“我们的关系只好到此为止了，”她说，“你不可以再到这里来。人家都在谈这件事，都在做各种各样的猜测。上帝知道，我讨厌这种事。首先，究竟是什么使你认为我会放弃完整美满的婚姻，愿意跟你做这种偷鸡摸狗的事呢？”

“我就是认为你愿意，就这些。”

“你认为我爱上你了，是吗？你自负到这么可怕的程度——”

“安莱特，我们一起私奔吧。好吗？今夜？”

她差点儿要说，是的，那好。

卡米尔站起身来，仿佛他在建议他们开始打包收拾似的。她不再踱步，在他面前停下。她把目光停留在他脸上，一只手毫无目的地在裙子上摩挲着。她举起另一只手，抚摸他的肩了。

他朝她挪了过来，把手放在她的腰两侧。他们身体的那部分接触到了。他的心跳得狂野起来。心跳成那样，他会死的，她心想。她花了一会儿的功夫仔细地看着他的眼睛。试探性地，他们把嘴唇贴在一起了。几秒钟过去了。安莱特顺着情人的颈背拖着手指甲，然后把指甲弯成结，一边插进了他的头发里，一边把他的头往下朝她的身体上拽。

他们身后传来尖利的吱嘎响声。“好啊，”一个带着呼吸气息的声音说道，“所以，一切到底还是真的。如阿黛乐所说的那样，‘从粗糙的技术角度来看’。”

安莱特一下子从他的怀里冲了出去，猛地旋转了一圈，脸上的血色顿时消失了。卡米尔却看着她的女儿，与其说是充满了惊讶，不如说是饶有兴味，不过，他的脸红了，的的确确，非常暗暗地发红。露西尔感到一怔，对这种事再也不用怀疑了。这就是为什么她发出的声音是如此之高、如此令人后怕的原因，这就是为什么她现在好像脚下生了根似的，站在现场，一动也不动的原因。

“这种事没什么粗糙不粗糙的，”卡米尔说。“你觉得呢，露西尔？真难受。”

露西尔转过身逃走了。安莱特喘了口气。再过几分钟，她心想，上帝都会知道了。我是个多么荒唐、多么疯狂、多么愚蠢的女人哪！“好，现在，”她说，“卡米尔，你给我从家里滚出去。要是你再走近一英里范围之内，我会叫人把你抓起来。”

卡米尔显得格外害怕。他慢慢往后退开，仿佛是在觐见皇帝之后退场一样。她想要对他大声吼叫。“你现在觉得怎么样啦？”可是，和他一样，一想到灾难即将临头，她便感到无比惶恐了。

“这是你最后的疯狂？”德·安东问卡米尔。“还是后面还有更多的疯狂？”

不知什么缘故——他也不知道怎么地——他已经成了卡米尔的知心人了。此刻，他得悉的情况并不真实，不过倒是危险，也许还有点儿——他对这个词语倒是满津津乐道的——堕落。

“你说说看，”卡米尔申辩道，“你想与加布丽艾尔相处的时候，可你却培养了跟她母亲的这段关系。不错，大家都看到你在干那种事，你在用意大利语吹嘘，你在不屑一顾地不信，你在装作性情狂暴的南方人。”

“是啊，不错，但是，那是人家的事。它没有危害，它必不可少，它是社会已经接受的约定俗成。它跟你所建议的可不一样，跟你所建议的相差十万八千里。按照我对此事的理解，这就是，你一开始就把跟她女儿接触作为把她母亲搞到手的一种办法。”

“我不懂所谓的‘一开始’，”卡米尔说。“我觉得我娶了她更好。更长久，不？让你自己成为他们家庭中的一个成员？安莱特不会派人把我抓起来吧，要是我成了她女婿，她就不会了。”

“不过，该把你抓起来，”德·安东谦恭地说。“该把你关起来。”他

摇摇头……

第二天，露西尔收到一封信。她根本不知道是怎么收到的。信是从厨房带过来的。一定是给了用人。正常情况下，信是直接交给太太，可是新来了一个干粗活的小女佣，除了交给她之外，她什么也不清楚。

她读完信，把信在手中翻了过来，把几页信纸抹抹平整。然后又读了一遍，一字一句地。之后，再把它叠好，塞进一本轻松愉快的田园诗歌的书里头。很快，她觉得，她也许怠慢了这封信。她又把信从书里拿了出来，放到孟德斯鸠[5]的《波斯信札》里面。这封信真是太奇怪了，也许来自波斯吧。

可是，然后呢，书一放到架子上，她又想把信拿到手里。她需要信纸给她的那份感觉，需要看到那圈圈连连的黑色笔迹，需要让眼睛掠过那些短语——卡米尔的字写得多么地隽美啊，她心想，多么地隽美啊。有些短语让她屏住了呼吸。有些句子好像要从信纸上飞翔。所有的段落先是集聚光芒，然后散发光芒：每一个单词都被串在一根线上，每一个单词都是一颗钻石。

天哪，她心想。她想到了自己的日记，内心生出了羞耻感。我竟以为自己是在练笔写散文哩……

这段时间，她都在努力避免思考这封信的内容。她真的无法相信，这封信会适用于她，虽然逻辑告诉她，这样的事不会搞错。

是的，不会搞错，就是她，她的灵魂，她的脸庞，才是这封信的起因。你不可能为了弄清这一番折腾是为了什么原因而去检查你的灵魂吧。就算检查身体和脸庞，也不容易啊。公寓里的镜子都挂得很高，她觉得，是她爸爸命令把镜子挂在什么地方的。她只能看到自己的头，这就给人一种奇怪的、身首分离的感觉。她只好踮起脚尖，看看脖子的一部分。她一直是个非常漂亮的小女孩，这一点她知道。她和阿黛乐两人一直都是很漂亮的小姑娘，是那种做爸爸的都会百般宠爱的小女孩。去年，这种情况有了变化。

她知道，对于许多女人来说，漂亮是件花功夫费力气的活计。漂亮是一种了不起的耐心和大胆的实践。它要求狡黠和忠心，要求好奇和诚实，要求没有虚荣。因此，准确地说，如果漂亮不是美德，它或

许称得上是优点吧。

不过，她还不能声称具备了这个优点。

有时候，她被自己的新规矩弄得烦躁不安——有如有些人被他们自己的懒惰弄得烦躁不安一样，或者被他们咬自己指甲这种事实搅得心绪不宁一样。她想在自己的容貌上面花一番功夫——可是，恰恰就是在这一方面，她的容貌又不需要她费功夫。她觉得自己从别的人那里飘离得远远的，飘进了这块别人正根据自己所不能把握的东西而做出判定的领地。他妈妈的一个朋友说（她碰巧偷听到的）："在她这个年龄看起来像她那样的女孩子，到二十五岁就算不了什么了。"可实际情况是，她难以想象二十五岁。现在她十六；漂亮，如同胎痣一样，无法改变。

因为她的肌肤纤细苍白，像生活在象牙塔里的女人的肌肤一样，安莱特曾劝过她，在黑头发上敷些粉，然后向上打成结，盘高，扎些带子或花儿，借以展示她那脸上毫无瑕疵的颧骨。还有，总不能把她的黑眼睛掏出来，装上搪瓷的蓝眼睛吧。否则，也许安莱特早就那么做了。她想要看到自己本人的娃娃脸在朝后看。不止一次，露西尔想象自己就是个陶瓷娃娃，从她妈妈的童年时代开始，她就是件多余的东西，用丝绸包好，摆放在高高的架子上面；她想象过自己是一只过于脆弱、过于娇贵的娃娃，不能交给如今粗鲁莽撞、野里野气的孩子。

生活中的大部分时光是单调无聊的。她依旧能记得，有一段时间，她最大的乐趣就是野餐，到乡下去远足，炎热的午后在小河上泛舟。常规时间被打断的时候，她一天都没有学习任务；还有，有可能忘记今天是本周中的星期几。她一直盼望着这些日子的到来，带着很像恐惧一般的激动心情，早早起来望着天空，预测今天的天气。有几个钟头，你感到"生活真的就像这样"；你觉得这就是幸福，而且确实就是。那个时候，你就在自我有意识地思考幸福了。然后，你晚上回家，身心疲惫，一切和从前一样继续着。你说，"上个星期我到乡下去的时候，我过得真开心。"

现在，星期天的那些特别待遇已经无法满足长大成人的她了。河流看上去总是一模一样；要是下雨，你就待在屋内，根本没有大灾大难。过了她的童年之后（在她对自己说"我的童年结束了"之后），她

想象中的活动比在杜普莱希斯家中的任何事情都变得更有意义。她失去想象力的时候，就在房间里来回地游走，毫无目的，痛苦不堪，毁灭性的想法在她脑子里兜圈子。到了晚上上床休息的时间，或者到了早上不肯起床的时间，她就感到开心。生活就是这样。她总是把日记丢在一边，带着对自己毫无规划的日子感受到的恐惧，带着对浪费在她面前延续的时间感受到的恐惧销蚀自己。

还是拿起笔吧：安莱特·露西尔·菲利帕，安妮·露西尔。发现自己这样写东西，我是多么地难过，受过你这样的教育和教养的女孩子找不到更好的事情可做，是多么地难过，没有了音乐练习，没有了刺绣，没有了有益于身心的午后散步，只有这些垂死的愿望，只有这些病态的、装腔作势的幻想，这些死亡的愿望，这些意象，优美的耶稣、绳子、刀锋，还有她母亲的情人，一副已经半死不活的样子，还有他那张充满肉感、带着划痕样子的嘴。安妮·露西尔。安莱特·露西尔·杜普莱希斯。换换名字吧，别换字母。把它换得越来越糟了，因为宁愿少些枯燥乏味，也不要名字更好。她从眼睛里望着自己；她发笑了；她猛地转过头，恰到好处地向自己展示那颀长而又白皙的、她母亲觉得将来会伤透她爱慕者心的颈部。

昨天，那场非同寻常的谈话一结束，阿黛乐就开始了。之后，她走进客厅，看见她妈妈把舌头滑进她情人的齿间，把手指头弯成结，插进他的头发里面，看见她脸红，浑身发抖，身子垂到他那瘦瘦的斯文的手中。她还记得那双手，他的食指碰到纸，碰到她的笔迹，一边说，露西尔，我亲爱的，这个应该用离格，恐怕尤利乌斯·恺撒根本不会想到你的译文所表达的意思吧。

今天她母亲的情人向她求婚了。每当有事，不管多么奇怪，只要是好事来临，使我们挣脱单调乏味的那时候，她总是大喊，事情应该成双才对。

克劳德：“当然，在这件事上，最后的决定我说过了。我希望他有脑子接受。首先，我不知道是什么事导致他求婚。你呢，安莱特？这本可能是个不同的故事。我一开始遇到他时，我就喜欢他，我承认。非常聪明……不过，一个人道德品格不好的时候，聪明算得了什么？基本上是不牢靠的？他的名声最不同凡响……不，不，不，不可

能听说过。”

“是的，我觉得你不可能，”安莱特说。

“坦诚地说，他竟敢——我真感到吃惊。”

“我也是。”

他曾经考虑过把露西尔送走，和亲戚们住在一起。可是到了那时候，人们也许会添油加醋，把最坏的情况添加到这件事上——或许认为她已经做了她不该做的事了。

“如果……结果会怎么样呢？”

“如果？”安莱特不耐烦地问。

“如果我把她介绍给一两个合适的年轻人呢？”

“十六岁太年轻了，不能结婚。而且她的虚荣心已经够强的了。不过，克劳德，根据你的感觉行事吧。你是一家之主。你是这孩子的爸爸。”

安莱特派人去找女儿，同时喝了一大杯白兰地，好让自己坚强。

“那封信呢，”她滴滴笃笃地敲着手指，要起信来了。

“我没带在身上。”

“那到哪里去了？”

“在《波斯信札》里面。”

安莱特一下子给使坏点子带来的快乐抓住了。“也许你愿意把信存档，放到我那本《危险的关系》里面了吧？”

“我不知道你有。我能看吗？”

“真的不行。我可能要听从该书“前言”里面的劝告，可以在你的婚礼之夜送你一本。等到有一天，我跟你爸爸给你找好人把你嫁给他的时候。”

露西尔没做任何评论。她隐藏得多么巧妙啊，她心想——只要一点点白兰地的帮助就够了——这对她的自尊而言是个很大的羞辱性的打击。她就差给她庆祝道喜了。

“他过来见过你父亲了，”安莱特说。“他说，他给你写过信。你不愿意再见他了。如果今后再来信的话，就直接交给我。”

“他接受眼下的状况了？”

“那没什么关系。”

“对我父亲来说，征求我的意见，难道还算不妥？”

“为什么应该征求你的意见？你还是个孩子。”

“我也许得跟父亲聊一聊。有关我亲眼目睹的事。”

安莱特无可奈何地笑了一下。“不讲情面，难道你就不是我的乖乖吗？”

“这好像是个公平交易。”露西尔喉咙里面紧缩了一下。在这些新交易悬崖上，她太害怕了，快说不出话来。“你给我点儿时间，让我想想。我就求你这么多了。”

“还有，作为回报，你会向我保证你那种初学的谨慎吗？露西尔，你究竟以为自己知道了什么？”

“哦，毕竟，我从来没有看到父亲那样吻过你。我从来没见过有人那样接吻过。这个吻一定有作用，让你一周过得开心。”

“这个吻好像让你们过得开心。”安莱特从椅子上站了起来。她拖着步子走过房间，来到一个地方，那里，有一只大碗，里面立着许多温室鲜花。她把碗里的鲜花摔了出去，然后一枝枝地更换。“你早就该到修道院去的，”她说。“在那里完成你的教育还不算太迟。”

“最终，你不得不放我出去。”

“哦，是的，不过，当你在忙于你自己的单身圣歌时，你是不会监视别人、玩耍操纵艺术的。”她笑了起来——现在毫无幸福了。“我想，直到你进客厅的时候，你觉得我是多么精于世故、多么油滑老练。你觉得我从来不会犯错吗？”

“哦，没有。直到那个时候，我才感觉到你一直过着单调无聊的生活。”

“我情愿你忘记最近几天来发生过的事。”安莱特停下，手里拿着一枝玫瑰。“不过，你不会说出去，是吗？因为你固执虚荣，一心要抓住——虽然大错特错——你认为是你强项的东西。”

“我没有监视你，你知道。”她很想纠正这一点。“阿黛乐谅我不敢走进客厅。如果我说是的我不敢，结果会怎样？我要跟他结婚？”

“不可思议，”她妈妈说。一枝花，冰一样的洁白，滑落到地毯上了。

“不是不可思议，真的。人的大脑真是个美妙的东西。”

露西尔把那枝长茎玫瑰捡了起来，重新递给她母亲。她从手指头

那里吮出一粒血珠子。我也许会这么做，她心想，或者，我也许不会。不管怎么说，会有更多的来信。她不会再用孟德斯鸠的书了，她要把来信归档，夹到马布利[6]1768年的论著《论对不同社会自然秩序的怀疑》里头。那些来信，她感觉到，已经突然变得很多了。

---

[1] 麦克白夫人是莎士比亚戏剧《麦克白》中的主角之一。她野心勃勃，不惜一切代价，要辅助丈夫登上王位。当苏格兰国王宣布他会在麦克白的城堡里过夜的时候，麦克白夫人怂恿她丈夫乘机弑君篡位。最后，麦克白夫人因为死者冤魂缠身，神智混乱，半夜梦游，发疯而死。

[2] 玛丽·都铎（1496—1533），英国国王亨利八世的妹妹，法国国王路易十二的第三位王后。在路易十二去世后，她嫁给了第一代萨福克公爵查尔斯·布兰登。

[3] 即玛丽·斯图亚特（1542—1587），苏格兰女王玛丽一世（Mary I of Scotland，Mary，Queen of Scots），出生一周后便即位为苏格兰女王。1552年同法国王子法兰西斯结婚。1560年，夫死，次年返回苏格兰亲政。信仰天主教，为苏格兰贵族和加尔文教徒所不满。1567年被废黜，次年逃入英国，后来西班牙国王勾结英国天主教势力，图谋扶持她夺取英国王位。

[4] 与这三个含有红的短语对应的英语分别是caught *red*-handed；in the *red*；*Red*-letter day。

[5] 孟德斯鸠（1689—1755），法国十八世纪启蒙时期思想家、社会学家，西方国家学说和法学理论的奠基人。

[6] 加布里埃尔·博诺·德·马布利（1709—1785），有时也被称作马布利神父，法国哲学家和政治家。马布利主张需要之平等（equality of needs）。他在人类平等上的立场异常坚定，反对不事生产和懒惰行为，这使他与那些对贵族不劳而获地享有财富和特权感到愤怒的人立场一致。

第3章

马克西米连：人生与时代（1787）

“1783年6月，法国《梅屈尔报》这样写道：德·罗伯斯庇尔先生，一位才华出众的年轻律师，在这个问题上——在艺术和科学事业上——挥洒雄辩之口才和非凡之智慧，淋漓尽致地展示了他的多样才华。”

我看到露丝里的蒺藜

在你献给我的花束里……

马克西米连·德·罗伯斯庇尔，《诗歌》

现在切口正在变黄，因为用得多了的缘故，显得破旧了。他一直在努力寻思该如何保养它，如何使它保持干净，但是整个纸张的四边都起了皱，卷曲了。他认为，他把它记住了，不过，如果他只是在心里重复，它可能会变成自己杜撰的东西。可是，当你手里拿着稿纸阅读它的时候，你会认为这是别人的观点，是由印刷工人成立的巴黎一家报纸的新闻记者写的。

关于这桩案子，有了一篇相当长的报道。肯定，这是一件令公众发生兴趣的事。一位圣-奥梅尔的德·威瑟里先生自己弄到了一根避雷针，架立在自家的屋上，招来一群脸色阴沉的傻瓜围观的时候，案子就已经开始了。安装结束的时候，他们已经嘭嘭嘭地走到市政府，声称这玩意儿实际上是在吸引闪电，因此一定要从屋上把它取下。德·威瑟里先生为什么要吸引闪电呢？噢，他跟魔鬼为伍了，是吗？

因此，要在国家臣民是否拥有避雷针的权利这一点上展开诉讼。这位气恼的居民咨询了阿拉斯律师协会的一位大牌律师德·布伊萨尔先生，此人的科学倾向非常强烈。那时候，马克西米连与德·布伊萨尔相处得相当和睦。他的同事显得非常亢奋：“你瞧，这是一个攸关原则

的问题；有人企图阻挠进步，反对传播科学的益处。如果我们把自己当成是启蒙人士，我们决不能袖手旁观。因此，在这个问题上，你愿意进来为我写些信吗？你认为我们应该给本杰明·富兰克林写信吗？”

建议，忠告，还有科学评论倾泻而来。各种文件摊了整整一屋子。“马拉这个人呢，”德·布伊萨尔说，“费了这么大的周折，人不错，但是，我们不能过分引申他的假设。我听说了，他与法兰西科学院的科学家们关系搞得很臭。”最后，这个案子送到阿拉斯参议院时，德·布伊萨尔站在一旁，让德·罗伯斯庇尔先生发言。德·布伊萨尔没有意识到这个案子什么时候开始，这个案子对他的记忆和组织能力将会产生多大的压力。他的同事似乎倒没有感觉到压力，德·布伊萨尔把这个案子下放给年轻人去办了。

后来，打赢了这场官司的人举办了一场聚会。无数封贺信来了——哦，倾泻而来可能是夸张，但是，毫无疑问，这桩案子引人注目。所有的文件，也就是马拉医生无数的证据，他还放在手头呢，他的发言以最后一分钟对方按照此方的要求纠正错误而告终。有几个月的时间，每当有人过来拜访，姑姑们总是拿出报纸，说，“你看过有关避雷针的文章吗，上面说马克西米连干得出色吧？”

马克西米连性情安静，镇定，容易相处。身架子好看，又大又亮的眼睛，一会儿发蓝，一会儿发绿。开口的时候不乏幽默感；肤色苍白；他穿着讲究，衣服一向非常得体合身。棕色的头发总是精心打理，而且敷粉。曾经，他都无力维持他的外表了，于是，现在打扮成了他唯一的奢侈。

这是一户什么事情都按部就班来着的人家。他早晨六点起床，然后处理文件，直至八点。八点钟，理发师过来。之后，就是简便的早餐——新鲜面包，一杯牛奶。到十点钟的时候，他通常已经在法庭了。在法庭打完官司之后，他就设法回避同事，可能早点回家就回家。因为早晨的辩护冲突，到现在，他的胃里还在翻江倒海，他吃了些水果，喝了杯咖啡，还喝了点大量稀释的红葡萄酒。他们怎么能够做到这样，经过一个早上相互比着扯嗓门，可是，从法庭上吵吵闹闹出来的时候，他们又是高喊又是拍背了？然后，他们回到各自的家中，喝酒、吃饭，把注意力转移到厚厚的红牛肉块上了？他根本就学不来这套功夫。

晚饭过后，他就去散步，无论天气阴晴都要去，因为布朗特狗不在乎天气阴晴。如果你把它丢在室内，等它出去四处轻跳跑步的时候，它就会捣蛋。于是他便让狗拉着他，穿过街道，穿过树林，穿过田野。他们到家了，样子看上去几乎没有他们出去时那么像样。姐姐夏洛特说，“别把那浑身是泥的狗带到这里来。”

布朗特狗在他房间外面“扑通”趴下了。他关好门，工作到七点或者八点钟。当然，要是第二天有案子，工作时间会更长一点。等到最后把所有文件都放好时，他或许会咬咬钢笔，为下一次文学社团碰头聚会写几行诗。他承认，他写的不是诗。是一些够得上诗歌水准，但是并不严肃认真的玩意儿。有时候，一些诗要比另外一些诗更不正经。比如，想想他的这首《果酱馅饼颂》。

他书读得不少。后来，他要每周参加一次阿拉斯科学院会议。表面上，他们的目的是讨论历史、文学、科学话题，还有时事。可实际上，他们不仅仅是在讨论这些，他们还提供八卦新闻，还安排婚事，惹起了不少小镇上的纠纷和仇恨。

别的一些晚上，他就写信。夏洛特总是频繁地要求核查家庭账单。每周一次，他要去拜访姑姑们，如果不去，她们就要生气。现在她们都各自有了自己的房子了，这样一来，拜访就要占去两个晚上的时间。

他从巴黎回到阿拉斯的时候，有了不少变化，他拥有一个新的法律学位，怀揣着自己精心调整过的希望。1776年，也就是美国独立战争的那一年，令大家感到高兴的是，姑姑尤娜丽宣布，她准备出嫁。教区的老处女说，对我们所有人来说，希望都存在着。姑姑恩瑞艾特说，尤娜丽发疯了：罗伯特·迪奥赫蒂斯是个鳏夫，有七个孩子，其中有个女儿，安娜莱斯，都到了能嫁人的年龄了。可是，在六个月之内，姑姑恩瑞艾特的酸葡萄却变成了神秘的粉红色的脸红了，还有许多不合体统的骚动不安，她的话里还包含了许多暗示。第二年，她嫁给了加布里埃尔·德·胡，一个咋咋呼呼、年纪五十有三的人。马克西米连为自己身在巴黎、无法脱身去参加婚礼感到庆幸。

对姑姑恩瑞艾特的教子来说，没有婚姻，没有道喜。他姐姐恩瑞艾特身体从来就没好过。她不能呼吸；不能吃饭；是这些女孩子当中不可能长大的一个，注定了成为叫骂的对象，她总是把头埋在书中。

一天早上，消息是通过一封信传到他这儿的，他得到消息的时候已经过去了一周。他们发现她死了，她的枕头浸泡在血泊中。她失血的时候，楼下的姑姑们还在和夏洛特一起打牌；她们还在享用简便晚餐的时候，她的心脏已经停止了跳动。她才十九岁。他爱她。他曾希望他们也许能成为朋友。

就在这些美好婚姻发生之后的两年，外公卡洛特过世了。他把酿酒厂留给了舅舅奥古斯汀·卡洛特，还给他在世的七个孙子辈的孩子们每人留下了一笔遗产，留给了马克西米连、夏洛特，还有奥古斯汀。

承蒙修道院院长之情，年轻的奥古斯汀拿到了他哥哥在路易大帝高中的那种奖学金。他成了一个可爱，但是表现并不突出的男孩，比较用功认真，但不是特别聪明。马克西米连去巴黎的时候曾为他担心，他是不是会觉得学校的学习标准过分严苛。他一直认为，他们这个家庭背景出身的人，除非拥有智慧，否则就没什么能够展示的了。他猜想，奥古斯汀现在正有同样的觉悟吧。

他回到阿拉斯的时候，在姑姑恩瑞艾特，还有她那吵吵嚷嚷的丈夫那里住下。一周还不到，他就提醒他，他还欠着他们的钱呢。准确地说，是他父亲佛朗索瓦欠下的这么些钱，欠姑姑恩瑞艾特的，欠姑姑尤娜丽的，欠外公卡洛特庄园的。他不敢多问。他外公的遗产已经用来偿还他父亲的债务了。他们为什么要这样对待他呢？这种做法不讲情面呀；这种做法贪婪呀。他们可以给他一年的宽限，等到他挣钱了才行。他没闹出什么动静来，付了钱；之后就搬了出去，免得让姑姑恩瑞艾特难堪。

假如情况倒过来，他是不会向他们要钱的，一年之后不会，任何时候都不会。眼下，他们总是在谈论佛朗索瓦，你爸爸就是这样，就是那样，在你这个年纪，你爸爸总是干这样那样的事。他心想，看在上帝的分上，我又不是我爸爸。后来，奥古斯汀从路易大帝高中回来，他一下子长大了，让人吃惊。他那张嘴，口无遮拦，出言不慎；他虚掷了光阴，成了个拼命追女人，但是又没能耐搞到手的家伙。姑姑们不无羡慕地说，“他真是他爸爸那块料儿。”

现在夏洛特从修道院学校回家了。他们一起布置位于拉波特尔街上的房子，马克西米连挣钱，奥古斯汀到处晃荡，夏洛特一边收拾屋子，一边想出了关于他们两人的刻薄评论。

在整个路易高中放假期间，他从没疏忽过他应尽的一轮一轮的拜访任务。拜访主教，拜访修道院院长，拜访第一位学校老师，向他们汇报自己的生活学习。不是他喜欢跟他们在一起，而是他知道今后自己如何需要他们的美好祝愿。因此，每当他回来，他的细心总有收获和回报。家里持一种看法，但是城里却持另一种看法。他被叫到阿拉斯参议会的律师协会去开会，其他人受到怎样的欢迎，他就受到怎样的欢迎。因为，当然，他不是他父亲，世界是在向前；他冷静，优雅，谨言慎行；他是城市的荣誉，是修道院院长的荣誉，是把他抚养成人、受人尊敬的亲戚的荣誉。

要是那个太差的德·胡不再回忆该多好……要是你能命令你的思想该多好，这样，某些谈话，某些暗示，甚至某些想法就不会让你感到厌恶了。仿佛你是在为什么罪过感到愧疚似的。可你不是罪犯，你是法官啊。

第一年他接了十五桩案子，这个数字被看成比平均数好了一点。通常，他会提前整整一个星期准备自己的文件，但是，在第一次听证会之前的晚上，他总要工作到午夜，如果有必要，会工作到天亮。他总是把自己到目前为止所做过的一切忘掉，把文件丢在一边。他总是把案子的事实再过上一遍；为了确立论点，总要把论据从根基开始，再不辞辛劳地梳理一遍，他有个像是吝啬鬼的保险箱一样的脑袋。一旦事实进来，就留在那里。他知道自己吓呆了同事，可他有什么办法呢？难道他们以为他真的不会是一名出色的律师吗？

他开始建议自己的客户们，只要能在庭外解决的案子就在庭外解决。这样给他本人以及对手带来的利润就很少了，不过，这样却给客户们节约了很多时间和开支。“别人可不是这么精打细算的，”奥古斯汀说。

四个月的实习之后，他被指派到一个非全职的司法岗位。这是一份荣誉，来得很快，不过他马上就想到这是一个双刃岗位。最初的几个星期，他目睹了很多有错的事情，于是就自然而然地把它们讲了出来。把他负责介绍到律师协会的列波列尔先生，似乎觉得他多次失态。列波列尔说过（他们都说过），“当然，我们赞成有必要做一定程度的改革，但是，在阿特瓦，我们宁可做事不要急于求成。”就这

样，误解开始产生了。上帝知道，他根本就没打算去搅乱别人的心情，不过，他似乎成功地消除了误解。因此，这个司法岗位，是不是因为他们认为他应该得到，是不是算是个小小的安慰，是一份贿赂，是一种挫败他的判断力的办法呢，还是，它是不是一件奖品，一份恩惠，甚至是一种补偿……补偿尚未对他施加的伤害呢？

那一天到来了：那一天指定由他裁决案子。他没睡，百叶窗户敞开着，他注视着对面的天空夜的进程。为了这桩案子，有人在他的文件中间放了一只晚餐碟子。他站起来，把门锁上。碗里吃的东西，他碰都没碰。他期待着看到食物在他眼前腐烂。他看着碟子里的一只苹果的绿皮，好像它正在腐烂似的。

如果你离开人世，也许，在某种程度上，跟他母亲一样，永远不再被人们谈起。可他依旧记得她靠着垫子撑起身子，等待挨刀子的时候她的那张脸；他依旧记得，在这之后，其中的一个用人说他们要把她的床单烧掉的那番样子。你也许会像恩瑞艾特一样死去：独自一人，血涌出来，流到白布上，不能呼叫，不能动弹，吓得要死，瘫倒在地，而与此同时，楼下，人们正在闲聊扯淡，分发蛋糕。你也许会像外公卡洛特一样死去——半身不遂，无法行走，令人讨厌，记忆丧失，为了遗嘱的事焦虑不安，对他的副经理喋喋不休地说，做酒桶的木头年份久了；时不时地突然中断谈话，还在为三十年前做错的事责怪家人，诅咒他漂亮的、已经不在人世的女儿，因为她的子宫肿胀，丢人现眼。那不是外公的过错呀。那是因为上了年岁呀。可是，他无法想象老年的景况。他无法想象迈向老年的景况。

而且如果你被绞死呢？这他不想考虑。工作日内，罪犯被绞死可能也就花半个小时。

他曾尝试过祈祷：为了让思绪平定，手里捻着串珠。可是在那个时刻，每当串珠从手指中间滑过的时候，它们就在提醒他，这是一根绳子，之后他便轻轻地把串珠丢在地上。他不停地在数："我等父者，在天我等父者，万福马利亚，万福马利亚，"还有那句虔诚的补遗之语，"荣耀归于圣父、圣子及圣灵，阿门。"那些念叨出来的祈福音节连缀在一起。它们构成毫无意义的词语。它们在自我翻转，在意义之内和意义之外来回地飞奔。什么是意义？上帝不会告诉他该做什

么。上帝不会帮他。他不相信那一类上帝。他告诉自己，他不是无神论者，仅仅是个成人而已。

天亮了：他听到窗户下面车轮叽叽呀呀的声响，听到马身上的皮革辔头发出吱嘎吱嘎的声响，还有那匹拉着一辆载着蔬菜的小车的马儿，打着响鼻，发出嘶嘶的细小声响，这些蔬菜是给那些在晚饭时间还能活着的人吃的。神父们在洗刷各种器皿，为早上的弥撒做好准备，窗户下面的居民们在起身，洗脸，烧水，点灯。在路易高中，这个时刻他已经在上第一节课了。他熟悉的孩子们在哪儿呢？路易·苏鲁在哪儿呢？还在继续他那讽刺挖苦的老样子。弗雷农在哪儿呢？还在社会上闯荡，开天辟地。还有，卡米尔马上就要睡觉，今天早上，要到这个城市的黑色心脏去集中：睡着的时候，就意识不到他那个也许该遭诅咒、四周是用肌肉和骨头裹着的灵魂了。

布朗特狗在门口表示不满了。夏洛特走了过来，厉声把它唤走。布朗特不甘心地用爪子在楼梯的阶梯上刨来刨去。

他开门让理发师进来。此人朝他的一贯态度和蔼可亲的客户仔细地瞧了瞧；他知道，今天上午最好别闲聊。时钟滴滴答答毫不留情地走向了十点。

在最后一刹那，他突然想到，他不必去法庭。就干脆坐在这儿，说，我今天不去法庭。他们要等他等上十来分钟，差遣一名文员沿路看看，之后，他们会捎信过来；他呢，就回答说，他今天不到法庭去了。

他们不会把他拽过去或者抬走，是吗？他们不会从他喉咙里强行逼出个裁决吧？

不过，这是法律，他心想，感到身心疲惫了。如果他不能完成，他就该辞职。昨天，他就该辞职的。

下午三点：出现了事后反应。他要生病了。就在这里，马路边上。他身子弓成了半个人。汗水顺着他的脊背往外冒。他向下，膝盖着地，趴着。眼睛雾蒙蒙的，嗓子生疼。可是，他胃里什么也没有呀。二十四个小时没吃东西了。

他伸出一只手，努力要站起来，稳住自己。他期待有人抓住他的手，防止他颤颤巍巍的，不过，当你生病的时候，没有人会来帮你。

如果有人注意到他沿着马路走路的样子，他们就会看得出，他是在踉踉跄跄地行走，左一脚右一脚，歪着个身子。他努力有意识地把身子挺直，使自己的步子稳而不乱，可两条腿感觉太遥远了。整个儿都不听使唤的身体又一回给了他一个教训：对自己要真心。

这就是实习律师马克西米连·德·罗伯斯庇尔：未婚，富有人情味，整个人生都还在前头的年轻人。今天违背自己深深执着的信念，按照法律过程判处了一名罪犯死刑。此时，他正去为死刑祈祷。

有个人侥幸保住了性命：他成功通过庭审了。即便在阿拉斯这儿，找到同盟，如果不是朋友的话，还是有可能的。约瑟夫·弗彻在奥拉托利会学院教书。他曾经考虑过当牧师，可是后来他离这个想法越来越远了。他教物理，对所有新生事物都感兴趣。弗彻相当频繁地参加由夏洛特发出邀请的晚宴。他好像向她提过，或者，不管怎么说吧，他们之间逐渐达成了某种默契，某种心照不宣。不论什么样的姑娘都会被这个孱弱、手脚像树枝一般、眼睛几乎不长睫毛的弗彻迷住，马克西对此感到惊讶。可是，谁知道呢？事实上，他根本就不喜欢弗彻，不过，夏洛特自己的日子是她自己过。

后来，来了名卫戍部队的工兵上尉拉扎尔·卡尔诺，一个看上去比他本人要年长一点的人，说话总是留有余地，为部队没有给予自己机会、为自己作为国王陛下部队里的普通士兵，他总是说话刻薄尖酸。卡尔诺到连队去参加阿拉斯学院的聚会，每当他们讨论十四行诗的时候，程式化的套话就在他脑子里翻来转去。有时候，他对参加聚会的人长篇大论地讲述部队里糟糕透顶的状况。会员们这时候总是彼此开心地交换眼神。

只有马克西米连在认真地听。他对军事问题知道得很少，因此感到有些震惊。

德·凯拉列奥女士被学院选进文学社团的时候，是第一个女会员。以她的名义，他就妇女天才、妇女在文学和艺术中的作用，发表了一通演说。过后，她说，“你为什么不叫我路易丝呢？”她写小说，一个星期写上成千上万的词语。他羡慕她的才华。“先听听这一篇吧，”她总是说，“然后再告诉我，你觉得怎么样。”

他确信不会叫她路易丝的，作者都是敏感的人。路易丝长得非常

漂亮，而且她从来没有把她纤纤手指上的墨水擦干净过。“我要动身去巴黎，”她说，“恕我冒昧，人不能一直就困死在这个落后的地方。”边说边用手中一大摞卷好的手稿敲敲椅背。“哦，严肃庄重、神奇莫测的马克西米连·德·罗伯斯庇尔，你为什么不到巴黎来呢？不？哦，至少，让我们今天下午出去野餐吧。让我们制造个谣言，好吗？”

路易丝属真正的贵族阶层。“在那里，什么都不用考虑，”姑姑们说，“可怜的马克西米连。”

“不论高贵与否，”夏洛特说，“这女孩子是个妓女。想象一下，她要我哥哥跟她一起到巴黎去。”是的，只要想象一下就够了。路易丝把背包收拾好了，猛地冲向未来了。他隐隐约约地意识到，自己错过了人生的一个转折点，马路上那些交叉路口当中的一个。只有当你今后的人生发展顺利，但是感到迷惘的时候，你才会想到那个交叉口。

此外，还有姑姑尤娜丽的继女阿涅斯。比起其他继女来，两个姑姑倒更喜欢她。她们说，她举止端庄优雅。

不久，有一天，一个可怜的制绳者的母亲出现在他家门口，给他讲述了一个故事，说她儿子坐牢，是因为位于安乾的本笃会修道院指控他儿子偷窃。她说这个指控不仅错误，而且恶毒；修道院的司库德姆·布罗纳德是个臭名昭著的有窃癖的家伙，此外，他还企图让制绳者的妹妹跟他上床，而且，她无论如何绝对不是第一个女孩……

是的，他说。你平静一下。你坐下。让我们从头开始。

这就是他开始得到的客户类型。一个普通男人，或者经常性地，一个普通女人，与既得利益有冲突的人。自然，并不希望从他们身上捞到一点费用。

制绳者的讲述听起来糟糕到了不可能是真人真事的程度。不过，他还是说，我们会让真相大白。一个月之内，德姆·布罗纳德就受到了调查，制绳者正在起诉修道院，寻求赔偿。当本笃会修道院想要找个律师的时候，他们找过了谁呢？列波列尔先生，他曾经的资助人。他说，在这件事上，我不会因为感激而受限制，因为这关系到真相。

这是微不足道的空洞言语，但却在整个城市回荡。人人都要选择立场，表明态度，绝大多数法律机构都站在列波列尔这一边。这场官

司演变成了一场不择手段的较量。当然，最后，他们采取了他想象到的、他们会实施的行动：他们给了制绳者一笔超过他多年收入的钱，为了在庭外了结官司，让他离开，保持沉默。

显然，事情过后，整个情形就不同了。他不会忘记他们是如何沆瀣一气共同密谋对付他，在当地的报纸上把他作为一名反对教堂的制造麻烦者加以谴责。他？修道院院长的受保护人？主教的金童？很好。如果那就是他们想要看到他的方式，从现在开始，他将不怕麻烦，不让他的同事们过得轻松，不要再这么乐于助人、这么彬彬有礼了。让世人对他有不错的评价这个长期存在的瘙痒是个错误。

阿拉斯学院选举他担任院长，不过，他多次长篇大论地谈私生子的权利，这令他们感到兴味寡淡、心生厌倦。除了这个，你就觉得天下没有别的问题了吗，其中一位会员埋怨道。

“如果你爸妈行为检点，”外公卡洛特曾经说过，“你就不会生在这个世上了。”

夏洛特总是拿出她的几个账本儿，然后留意到，月复一月，他的良知成本在不断地变高。“当然是这样，”他说。“你指望什么呢？”

每隔几个星期，她总会抓住他，说上这些伤筋动骨的话，向他证明，即使是在自家的屋里头，旁人也不理解他。

“这个屋子啊，”她说。“我不会把它叫作家的。我们从来就没家。有些日子你太忙，连话都不说。我也许不在这儿。我是个持家的好把式，可是，你对我的布置安排表现出了什么兴趣吗？我是个好厨子，可你对吃饭毫无兴趣。我请人过来，我们把牌拿出来或者准备谈话的时候，你就退到房间的另一边，在书上画画写写的。”

他在等她消气。这可以理解。这些日子发火成了她的常态。弗彻曾经向她求婚或者类似什么的，之后，竟然把她丢下不闻不问，她看上去有点像个傻瓜。他隐隐约约地在纳闷，对此是否一定要采取什么行动，可他又觉得，从长远来看，不跟这个人在一起生活，她反倒会过得更好。

“对不起，”他说。“我会争取多跟别人交往。只是我手头工作忙，事情多，要处理。”

“是的，可是，你拿报酬难道就是因为工作吗？”夏洛特说，在阿

拉斯，他落下个名声，那就是，对钱没兴趣，心肠好。这话令他吃惊，因为他认为自己是个讲究原则的人，不是任何人的傻瓜。她总是抱怨自己疏远那些本可以提拔他的人；他呢，总是一遍一遍地向她解释，为什么有必要拒绝他们帮忙，他的职责何在，他觉得做什么事情才是自己的义务。他认为，她从中引申得过多。毕竟，他们总是给他支付报酬。桌上还有吃的嘛。

但是，夏洛特总是围着这个观点绕来绕去。迟早，她会把自己真的说得变成个哭哭啼啼的人的。结果呢，这真的成了令她伤心的事了。

“你会娶阿涅斯。你会娶阿涅斯，把我一个人丢下的。”

在法庭上，他此时正在发表人们所谓的“政治演说”。怎么会不呢？一切都是政治。制度腐败。正义待价而沽。

1787年6月30日：

> 现命令，印刷出版的、署名为“德·罗伯斯庇尔律师”回忆录中攻击司法和法律权威、伤害法官的语言当令行禁止；本命令应在阿拉斯镇张贴公布。

贝迪恩法官签署令

往往，在普遍的黑暗之中会出现一丝光明：有一天，他正从法庭出来，一位名叫赫尔曼的年轻倡议人缓缓地走到他身边说，“你知道，德·罗伯斯庇尔，我开始感到你是正确的。”

“在哪一方面？”

这位年轻人显得惊讶，“哦，在每一方面。”

他给梅兹学院写了篇随笔：

> 在共和国家，精力的主要动力是道德，是热爱法律，是热爱国家。因此从这些动力的本质本身得出的结论是，所有的个人利益和个人关系必须让位于大众利益……每个公民都享有国家权力……因

此，如果国家安全要求对他进行惩罚，每个公民就不能无罪释放他最亲密的朋友。

他写完之后，放下笔，看了看文章，心想，这篇文章写得非常不错，对我来说，这么说倒真是容易，因为我没有最亲密的朋友。接着，他又心想，我当然有，我有卡米尔这个最亲密的朋友。

他寻找卡米尔的最后一封信。信是用拉丁文写的，相当模糊不清，是关于一个已婚女人的什么事。通过拼命学习这门已经不用的语言，卡米尔在向自己掩饰自己的痛苦、茫然和疼痛。通过强迫收信人翻译，他其实是在说，请相信，我的生活对我而言是一种精英分子的快乐，是某种只有通过书写和邮寄发送出去才存在的快乐。马克西米连把手掌在信上停留了一会儿。卡米尔，要是你的人生顺利该多好啊。要是你头脑更冷静，要是你脸皮更厚，要是我能再见到你该多好啊……要是所有的事能够永远在一起发挥作用该多好啊。

现在，他的日常工作就是一件一件地列举制度的邪恶以及在阿拉斯专制制度上的细微表现。上帝知道，他是在努力使自己平静，努力使自己适应。他向来冷静，是个墨守成规之人，对有经验的同事一直尊敬有加。一旦他说话很冲，那是因为他总是在希望，通过羞辱他们从而使他们采取良好的行动。他压根儿就不是一个具有暴力倾向的人。不过，他在要求一件不可能实现的事——他在要求他们承认，他们整整一生都在其中辛勤劳作的制度是错误的，是毫无根据的，是邪恶的。

有时候，当他面对道德败坏的对手或者高傲的地方法官时，他总是克制住自己想用拳头打到对方脸上的冲动。他克制得太厉害了，结果脖子和肩头都在疼痛。每天早上，他一睁开眼睛就说，“亲爱的上帝，请帮助我忍耐今天吧。”然后他就祈祷某件事、所有的事发生来拯救他，让他摆脱这些无休无止的、礼貌的、漫长的指责来拯救他，使他摆脱因年轻、智慧和勇气带来的恣意放纵。马克西米连，你没有能力偿还那个人的代价了。他贫穷，我必须这么做。马克西米连，你晚饭喜欢吃点什么呢？我不知道。马克西米连，你给快乐的日子取了名字了吗？他梦见自己正在沉没，深深地、深深地沉没在发光发亮的

大海下面。

他极力不去得罪别人。他喜欢把自己看成是个本质上通情达理、与人通融的人。他可以回避，推诿，逃遁问题。他可以神秘兮兮地微笑，拒绝在任何一方的立场上表态。他可以吹毛求疵，死抠字眼。这就是生活，他心想；可这又不是生活呀。因为那个赤裸裸的问题来了，两者要择其一：你想要革命吗，德·罗伯斯庇尔先生？是啊，你见鬼去吧，你们都见鬼去吧，我就是要革命，我们需要革命，那是我们将要成就的事业。

第4章

婚礼、骚乱、皇族（1787—1788）

露西尔没有说是。也没说不是。只是说，她要想一想。

安莱特：她的第一个反应是惶恐不安，第二个反应是勃然大怒。当眼前的危机结束，而她有了一个月没见到卡米尔的时候，她便开始取消自己的社交约会，晚上兀自一人待着，像条衔着块骨头的狗一样，在为当下的局势发愁。

被视为受到人家的引诱已经够糟的了。被视为遭到人家的抛弃就更糟了。为了个长大成人的女儿而遭人抛弃了？尊严处于再低不过的境地了。

自从国王解雇了部长卡隆，克劳德便每晚都在办公室，起草各种信函公文。

第一个晚上，安莱特没睡着。她辗转反侧，不住地出汗，一直到凌晨时分，自己都在算计着要报复他。她曾想过，她会用某种方式迫使他离开巴黎。到了四点，她再也受不了还在床上。她起来，肩上随便披了件裹的东西，在黑暗中走过公寓。走的时候，光着脚，像个囚犯，因为她最不情愿的就是弄出噪声，吵醒自己的女儿——毫无疑问，她还在睡呢，没有性伴侣，她的觉睡得那么恣意任性，那么安静。天亮的时候，她站在敞开的窗户旁边打颤。她的决心好像是个幻觉或者是场梦魇，一种由别人而不是她自己梦见的、魔鬼般的、巴罗克式的自满。嘿，现在，这是个意外事件，她心想：结束吧。那时候和现在一样，留给她的是伤心，是失落感。

这些天来，露西尔小心翼翼地看着她，不知道她头脑里在想什么。不管怎么说，她们彼此已经不再说话。有人在场的时候，她们就设法说上几句不咸不淡的话。单独在一起，互相感到尴尬。

露西尔：她总是独自一人打发她能拥有的全部时光。她把《海洛

薇斯的小说》又读了一遍。一年前，她拿起这本书的时候，卡米尔告诉他，他有个朋友，一个奇怪的名字，以字母R打头的，认为这本书是这个时代了不起的作品。他朋友是个十足的感伤主义者，要是他们见面的话，他们总是相处融洽。她清楚，他并不怎么看中这本书，还有点希望影响她对这本书的判断。她记得他跟她母亲谈论卢梭的《忏悔录》，这是另外一本他父亲总是不许她阅读的书。卡米尔说，这本书完全缺乏细致感，还说，有些事情最好不要下笔落在纸上。打那以后，对自己在红日记本上写什么，她就一直小心了。她回想起她母亲一边大笑一边说，我认为你只要保持一份细致感，喜欢干什么就干什么就行了。卡米尔关于罪的审美发表过什么评论，她几乎没听清楚，可她母亲又在大笑了，一边把身子朝他身上靠，一边抚摸着他的头发。当时她就应该知道的。

这些日子，她一直记得类似那样的事件，她在脑子里一会儿把它们颠来覆去，一会儿把它们拆开。她母亲好像在否认——大家都能够分辨得出她究竟在说什么——她曾经跟卡米尔上过床。她觉得她母亲可能是在撒谎。

鉴于目前的情形，安莱特对她一直友好和善，她心想。她曾经跟她说过，时间会处理好大多数事情的，并不特别需要采取行动。这似乎是以一种懦弱的方式在对待生活。会有人受伤，她心想，可是在每一方面我都赢了。我现在是个重要人物，影响就在我的行动之后随之而来。

她把至关重要的情景又在脑子里重新放了一遍。风暴过后，迟来的太阳苦苦挣扎的光柱把她母亲脖子上一束没有敷粉的头发照得亮晶晶的。他的手好像在窃窃私语，停留在她的腰窝处。当安莱特猛地旋转的时候，她的整个脸好像要坠落了，仿佛有人重重地打了她一下。卡米尔半笑不笑的样子；那就奇怪了，她心想。就只有一会儿，他抓住她妈妈的手腕，好像再预订她一天似的。

还有惊愕，可怕的令人心跳停止的惊愕：可是，当这情景——不管是给出细节还是带走细节——恰恰就是她和阿黛乐希望要见到的情景时，为什么它应该是惊愕呢？

她母亲不经常出去，要出去也总是坐在马车里。也许，她是担心不期然地会遇上卡米尔吧。她脸上有种紧张，像是更苍老了。

五月来临了。傍晚轻轻的、悠长的，而夜则短。不止一次，克劳德一直熬夜工作到天亮，想方设法在新总审计长的计划书上增加新意。议会可不好忽悠啊。又是那个税务问题。当巴黎议会证明是顽固不化的时候，宫廷通常的补救办法就是把它下放到省里去。今年国王把它摊派到了特洛瓦，那里的每个议员都单独用一封密信获得谕令。对特洛瓦而言，这是件激动人心的事，乔治-雅克说。

6月14日，他在圣-日耳曼·洛克塞洛瓦教堂跟加布丽艾尔结婚了。她二十四岁；在她耐心地等待她父亲和她未婚夫把事情打理好的时候，有许多个下午，她就在厨房里试着烧饭，品尝自己的试验成果；调遣巧克力和奶油，经常心不在焉地用勺子把糖放进她父亲上好的浓咖啡里。当她母亲拽她去穿婚礼礼服，而她却想到什么时候她的新丈夫会把它从她身上脱下的时候，她咯咯地笑了。她正在人生的舞台上不停地移动。当她出来，走进阳光中的时候，她挽着乔治的胳膊，力气大得超过了常规需要，她心想，我现在绝对安全了，我的生活展现在我面前，我知道生活将是怎样的，我不会改变它，就是当了女王也不会改变它。一想到她自己的想法充满了温馨的感情，她的脸色变得有些粉红了。那些糖果已经把我的脑子给凝固了，她心想，看到她婚礼上的客人，她笑盈盈地走进了阳光，感觉到身体在紧身的婚礼礼服里暖暖的。特别是，她不愿意当女王。她在大街上看到她在行走队列中时，脸绷得紧紧的，充满了愚蠢、无助和轻蔑。边缘坚硬的钻石在她四周一闪一闪地发着光亮，像是明晃晃的刀刃。

他们租来的这套公寓结果离市政大厅太近。“哦，不过，我喜欢这里，”她说。“唯一困扰我的事就是那些样子粗野的猪，它们沿街东奔西跑的。”她咧嘴笑着望着他。“我觉得，它们对你来说无所谓吧。”

“很小的猪。不多。不过无所谓，你说得对。我们本来就应该明白住在这儿的不足的。”

“可这儿满可爱的。我在这儿觉得开心。除了猪之外，还有泥泞，还有市场上的女人使用的语言。等我们钱更多了，我们随时都可以搬走——等你坐上了国王的参议员的位置，那个时候不会很久的。”

当然，她对债务情况一点都不了解。他已经想好，一旦生活安定

下来，他会告诉她的。可是生活还没安定，因为她怀孕了——好像是从新婚之夜开始的——可她非常地傻，没有脑筋，喜欢听好话，还在咖啡馆与他们的房子之间来回地穿梭，带着满脑子的打算和憧憬。他原先就知道，她正是他所考虑的那种人，正是他所期待的那种人：天真无邪，传统保守，性格中有虔诚的一面，现在他对她的了解更多了。因此，让什么事情给她的快乐蒙上阴影好像就是罪大恶极、十恶不赦。也许他可以告诉她的时候来了，去了，隐退了。怀孕恰好适合她；她的头发厚了密了，皮肤光了，她看上去圆嘟嘟的，透明，几乎具有异国情调了，而且常常是上气不接下气的。乐观主义的巨大海洋使他们精神振奋，把他们一直带进了仲夏。

“德·安东先生，可以耽误您一会儿吗？”他们刚到法庭外面。德·安东转过身，发现是位法官，埃罗·德·塞谢尔，一位年龄跟他一般大的男人：他是个正儿八经的贵族，非常有钱。哦，乔治-雅克心想：人往高处走啊。

“我要向您表示我的祝贺，祝贺您被吸纳进国王的议会成员。您的发言非常精彩。”德·安东点了点头。“今天上午您一直在法庭吗？”

德·安东亮了一下公文包。“是柴拉侯爵的案子。这是侯爵有权获得这个爵号的证据。”

“在你脑子里，你好像已经证明好了嘛，”卡米尔低声地说。

“哦，你好，”埃罗说。“我没看到你在那边，德穆兰先生。”

“你一定看到我了。你心里希望你没有看到我吧。”

“喏，喏，”埃罗说。他大笑。他的牙齿非常白皙。你究竟想要什么呢？德·安东心想。不过，埃罗显得格外地镇定从容，而且斯文，就是准备就某个话题谈谈。“你觉得会出什么事情吗，”他问，“既然议会已经被流放、解散了？”

为什么问我呢？德·安东心想。他考虑好他的反应之后，说，“国王必须要有钱。议会现在已经放出话，只有三级议会才能批准给他一些补贴，我认为，既然放出了这样的话，他们就要恪守诺言。因此，国王在秋天召集他们时，他们会说同样的话——然后，到最终，他背对着墙，将会召集三级议会。”

“你为议会的胜利鼓掌吗？”

“我压根儿就不会鼓掌，”德·安东厉声说道。“我只是议论议论而已。从我个人角度来讲，我认为召集三级议会对国王而言是做了一件正确的事。但是，我担心，有些为三级议会造势的贵族只是想利用它来削弱国王的权力，增加他们自己的权力。”

“我觉得你讲得对。”埃罗说。

“这你应该知道。”

“我为什么应该知道？”

“你据说是王后圈子里的常客。”

埃罗又是大笑。“你没必要拿我当用心险恶的民主党人嘛，德·安东。我觉得，我们比你了解的更加同情民主党人。诚然，王后陛下许给我这份特权，我可以在她高雅的牌桌上赢她的钱，但是，实情是，法庭里都是具有善良愿望的人。那里的好人要比你在议会里发现的好人要多。”

见风就是雨，他一有机会就要发言，德·安东心想。噢，谁又不是这样呢？不过，他的发言却是如此地专业精彩啊，如此地专业流利啊。

“他们只是对他们的家族怀有良好的愿望，”卡米尔插话说。“他们喜欢看到他们拿到舒舒适适的退休金。是不是一年七十万给了珀利拉克家族了？难道你不是珀利拉克家族的人吗？告诉我，你为什么就自我满足于法官的职位呢？你为什么不买下整个法律制度，然后再把它毁掉呢？”

埃罗·德·塞谢尔是个古玩鉴定商，古玩收集人。他常常踏遍整个欧洲，寻找雕刻作品、时钟、首版艺术品。他朝卡米尔瞅了瞅，仿佛为了看他，他长途跋涉，结果却发现，他原来是件低档赝品。他转身，面对德·安东。“令我惊讶的是，这个观念在令人好奇、头脑简单的人当中还被当成是国外的观念呢——因为议会反对国王，在某种程度上它便代表了人民的利益。实际上，是国王试图把平等的税务制度强加给——”

“对我来说，这并不重要，”卡米尔说。“我只是想要看看这些人在他们自己当中闹翻，因为他们行动得越快，一切将会崩溃得越快，我们拥有共和国就会越快。与此同时，如果我采取立场表明态度，那只会推进矛盾向前激化。”

“你的观点是多么奇怪，”埃罗说。“更不用说是多么危险了。”一时间，他看上去茫然、疲惫，而又暧昧。“哦，事情不会照现在这个样子下去，”他说。“我会感到高兴的，真的。”

“你厌倦了吧？”德·安东问。一个非常直接的问题，可是这个问题一在他脑子里出现，马上就从他嘴里冒了出来——这不像他的风格。

“我觉得也许是吧，”埃罗可怜兮兮地说。“虽然人人都想——你知道的，都想更加高尚。我的意思是，人人都喜欢认为，为了法国的利益，应该作一些改变，这倒不仅仅是因为大家闲得无事。”

奇怪，真的——就在几分钟之内，谈话的整个基调就变了。埃罗变得非常地知心，他压低了说话的声音，去掉了说教布道的架子；他跟他们谈话，仿佛他十分了解他们。就连卡米尔都是满脸同情的样子在看着他了。

“哦，你们的财富和头衔这个重荷，”卡米尔说。“德·安东先生和我发现，让我们流泪了。”

“我一向知道你们属于感情丰富的人。”埃罗定了定神。“我得动身去凡尔赛了。那里有人盼着我去吃晚饭。先说声再见，德·安东。你已经结婚了，是吗？代我向你夫人问好。”

德·安东站着，在他身后望着他。脸上掠过沉思的表情。

他们开始在位于皇宫内的德·伏伊咖啡馆消磨时光。这里有着与夏庞蒂尔先生的咖啡馆不同的、不大拘泥于礼节的氛围。人群也不相同。关于这家咖啡馆，还有，还有一点就是，没有机会撞到克劳德。

他们一到，站在椅子上的人演说一般地在朗读诗句。手里拿着一份文件，做猛力挥舞的姿势，然后用舞台表演的真实痛苦，抓住自己的胸脯。德·安东毫无兴致地朝他瞟了一眼，便转过身去。

“他们在搜查你，”卡米尔低语道。“皇宫。看你是不是对他们还有用场。他们将会给你一个小小的位置，乔治-雅克。他们将会把你变成公务员。如果你拿了他们的钱，你的结局跟克劳德一样。”

“克劳德干得不错啊，”德·安东说。“直到你来到他的生活当中。”

“可是，干得不错并不够，是吗？”

“是吗？我不知道。”为了回避卡米尔的目光，他朝那个表演的人看了看。“哦，他演完了。好玩，我可以发誓——”

此人没有从椅子上下来，而是用眼睛严厉地盯着他们看。“我要完蛋了，”他说。他从椅子上跳下来，然后像虫子一样走过房间，从口袋里掏出些卡片，向德·安东扔了过来。“一些免费票，”他说。“你好吗，乔治-雅克？”他高兴地笑笑。“你没法安排我，是吗？天哪，你长大了。”

“你就是那位获奖者？”德·安东说。

“正是。法布尔·德·伊格朗汀，你卑贱的仆人。好啊，好啊！”他用握好的、具有舞台效果的拳头捶打着德·安东的肩头。“你听我的话了，是吗？你是律师。你要么干得相当出色，要么活得窝囊，要么就在敲诈你的裁缝。你的样子好像结过婚了嘛。”

德·安东感到开心。“还有呢？”

法布尔在他肚子上戳了戳。“你开始发福了嘛。”

“你一直在哪儿？你一直在干什么？”

“附近，你知道的。这是我所在的新剧团——去年非常成功的季节。”

“不过不是在这里，是吗？要是在这儿，我会碰到你了。我一直在剧院看戏。”

“是的，不在这里。在尼姆。噢。还算成功。我已经不干风景园林设计了。主要地，我一直在写剧本，还有巡游。还写写歌。”他中断了一下，开始用口哨吹着什么曲子来了。人们转身，盯着他看。“大家都在唱这首歌，”他说。“我写的。是的，对不起，我有时候让人难堪。我写了很多那样的歌曲，它们在你们的脑子里转啊转，这给我带来了不少好处。而且，我还到了巴黎。我喜欢到这儿来，我是说，到这家咖啡馆，把我的初稿拿来试演。人们非常礼貌地听你的，他们还会给你如实的看法——当然，你自己没有征求。不过，不提这个了。票子是看《奥古斯塔》用的。在意大利剧场上演。这是个悲剧，不止一个方面是悲剧。我觉得，过了这个星期，可能这戏就要结束了。评论家们在找我的麻烦呢。”

“我看过《文人》，”卡米尔说。“那就是你的作品，法布尔，是吗？”

法布尔转过身来。他掏出一只长望远镜，仔细地打量着卡米尔。“越少提《文人》，越好。对它要完全保持石头般的沉默。哦，

你知道的，它被枪毙了。”

“我觉得，如果你写关于评论家的戏，你一定想到了这一点。不过肯定，伏尔泰的戏剧经常被枪毙。他的戏在上演的头几个晚上通常会以某种骚乱结束。”

“真是这样，”法布尔说。“可伏尔泰一向不会为下一顿饭从哪里来发愁。”

“我理解你的工作，”卡米尔说。“你是个讽刺家。如果你想生活——那么，试着向皇宫多讨点好吧。”

法布尔把手中的长望远镜放低了一些。显然，他感到无比满足了，然后感觉到受人吹捧——就被那么一句“我理解你的工作”。他用手在头发上捋了捋。“卖光了吧？我觉得不是这样。我确实喜欢轻松生活，我承认。我想挣钱快一些。不过限制还真不少。”

德·安东给他们找了张桌子。“这是什么？”法布尔边说边坐下。“十年了吧？不止？有个人说，‘哦，我们会再见面的，’不是太当真的吧。”

“所有正直的人正在一起漂泊，”卡米尔说。“你可以选择他们，就好像他们的额头上有十字架一样。例如，我上周看到了布利索。”德·安东没问布利索是何许人。卡米尔有许许多多名声不好的熟人。“在所有人当中，埃罗是刚才认识的。我过去一向讨厌埃罗，不过我现在对他有了志同道合的感觉。”

“埃罗是议会法官，”德·安东对法布尔说。“他出生在一个极其富裕的古老家族里。不到三十岁，他的相貌无可挑剔。他游遍了很多地方。皇宫的所有女士们都在追求他。”

“多恶心啊，”法布尔嘟哝道。

“我们感到震惊，因为他刚才就花了十分钟跟我们谈话。据说，”德·安东咧嘴笑了笑，“他把自己想象成一个伟大的演说家，花好几个小时在镜子前面自言自语。不过，如果他单独一个人的时候，别人怎么会知道呢？”

“除了他的几个用人之外，他是单独一个人，”卡米尔说。“贵族不会把用人当成真正的人看待，所以，在他们面前，他们非常愿意宽容他们所有的愚蠢。”

“为什么他一直在练习演说呢？”法布尔问。“是因为他们会召开三

级议会吗？”

“我们猜是这样，”德·安东说。“他把自己看成是改革的领袖，也许吧。他提出了思想观点。他好像是这么说的。”

“哦，好啊，”卡米尔说。“‘在上帝发怒的这一天当中，他们的金子和他们的银子不可能拯救他们。’所有这一切都写在《以西结书》[1]里面，你清楚的，如果你看用希伯来文写的，这就非常清楚。《以西结书》里还写了关于法律将如何从神父那儿消亡，参议会将如何从古人那里消亡。‘国王将要哀悼，亲王将要被悲伤包围……’——这一点，我非常肯定。如果他们一如既往就这样下去的话，他们将来就是这样，而且，也非常快了。”

隔壁桌上有人说，“你该轻点儿说话。你会发现警察在听你们布道。”

法布尔手向下，用力朝桌子上一拍，然后一下子从椅子上站了起来。他瘦削的脸变成了砖红色。“无论是在什么样的鬼环境里，引用《圣经》里的话算不上冒犯，”他说。有人在傻笑。“我不知道你们是什么人，”法布尔极度愤怒地对卡米尔说，“我将来要跟你们打交道的。”

“哦，上帝啊，”德·安东嘴里嘟哝道。“别怂恿他。”他块头大，出去不可能不被别人注意到，因此，他努力显示出好像他没和他们在一起的样子。你最不需要的就是怂恿了，他心想，你惹是生非，因为你没别的事情可做，你喜欢思考摧毁外面的世界，因为你的内心世界已经被摧毁。他把头侧向门口那边，门外就是城市。这里有一百万人口，他心想，对于他们的观点意见，我一无所知。有人慌张莽撞，有人毫无原则，有人机械刻板、精打细算但是讨人喜欢，有些人解释希伯来人和不会数数的人，有些婴儿在子宫变暖的情况下变成鱼一样的东西，有些不怕衰老的古代妇女，她们脸上的胭脂凝固了，在午夜过后跑步，显示最先起皱的皮肤要死，然后再显示又黄又发亮的骨头。有穿哔叽衣服的修女。有安莱特·杜普莱希斯在忍耐克劳德。有巴士底狱的囚犯，叫喊着要自由。有畸形人和只是被弄得不像人样的人，有被遗弃的孩子，吮吸稀稀的劣质牛奶：哭喊着要人领养。有朝臣：有埃罗，给了安托瓦内特一场即将输掉的赌局。有妓女。有做假发的，有小文员，有站在广场上瑟瑟打抖、获得自由的奴隶，他们在海关岗

位上造成了损失，现在成了巴黎高墙内的人了。有曾经挖过坟墓的男人，不论是在成年时代还是在孩提时代，他们都在辛苦劳作，终其一生。他们的思想跑到了一个陌生的潮流上去了。关于他们的情况，人们无所知晓，也无从知晓。他把目光从法布尔脸上扫过。“我最伟大的作品尚未诞生，”法布尔说。他在空中勾勒出几个方向。某种自信的把戏，德·安东心想。法布尔是个有急智的人，像只钟表机械玩具一样结束了。卡米尔如同一个孩子得到了一份意想不到的礼物一样在望着他。旧世界的重荷实在令人窒息，想要把它的重荷从你的生活中铲除，单单想起来就够累人的。各种观点不断地变来换去，累人啊，把摊在桌上的文件整来翻去，强词夺理，调整态度，累人啊。某个地方一定有一个更简单、更暴力的世界。

露西尔：按兵不动自有其微妙回报，不过，她觉得现在是稍稍施加压力的时候了。她把那些在托儿所玩的、用草当心脏的陶瓷娃娃的日子给忘了。德穆兰先生和她母亲，他们对付她的效果不错，好像他们把她的陶瓷头已经摔碎了。自从那天之后，身体更加真实了——是他们的身体，如果不是她的话。身体的确牢靠实在。像受过伤一般，她感觉到了他们的高明，如果她可以疼痛，她一定会选择肉体的疼痛。

仲夏：总审计长布莱恩向巴黎市借了一千两百万里弗赫[2]。“大海里的一滴水，”夏庞蒂尔先生说。他公开出售咖啡馆了。他和安琪莉可打算搬到乡下去。对于好天气，安莱特总要尽自己的本分，到卢森堡公园闯一闯。她经常带着姑娘们和卡米尔散步散到那里。今年春天盛开的鲜花散发着幽幽的酸味儿，好像之前已经被人用过了。

露西尔花了很多时间写日记：构思出故事的情节。那个星期五，和以往任何一个星期五一样，开始了，就在这时，有人把我的命运从厨房那边带过来了，上面写着我的姓名和地址，还放到了我这无知的手中。那天夜里——从星期五到星期六——我是怎样从藏匿信件的地方把它拿出来，紧贴着我睡衣冰凉起皱的里子摆放，差不多就要放在我颤抖的心脏上面了：哗哗作响的信纸，摇摇曳曳的烛光，哦，还有我可怜的细腻情感哪。我知道，到九月份之前，我的生活将被彻底地改变。

“我已经决定了，”她说。“无论如何，我要嫁给德穆兰先生。”非常平静，她观察到，因为愤怒和恐惧，她母亲那清晰的面容布满红斑的时候是多么丑陋。

她得为将来遇到的种种矛盾做好准备。她与她父亲第一次发生冲突的时候，流着泪跑进了房间。几个星期过去了，她的感情变得越发狂野了：与大街上发生的几起事件形成了共鸣。

法院外面的游行示威已经开始。律师们一边把文件收好，一边就留下的好处与试图从人群中溜走的好处在辩论。不过，还有些致命的地方：一处，也许是两处吧。他们觉得，一直留下待到该地区被完全清理之后会更安全。德·安东在骂他的同事，然后出去，择路穿过战场。

好像有极大一批人负了伤。就是人们常说的挤伤，要不是因为少数人与卫兵进行徒手搏斗，也不会弄成这样。一个衣着体面的人在四处行走，向游人展示他外套上的那个洞眼，那个被一颗子弹给打穿的洞眼。有个妇女坐在鹅卵石上面，在说“是谁开枪了，是谁下的命令，是谁指使他们干的？”要求得到解释，声音尖声尖气的，充满了歇斯底里。还有几起没有得到解释的刀伤。

他发现卡米尔在一堵墙边，双膝着地，低着头，用笔在草草地写着某种证词。跟他说话的那个人躺在地上，只是在向上撑起肩头。此人身上的所有衣服都成了碎片，脸上全青了。德·安东看不清他哪里负了伤，不过在青斑下面，他的脸显得麻木了，他的目光因为疼痛或惊讶变得呆滞无神。

德·安东说，“卡米尔。”

卡米尔的眼睛从余光中看见了他的鞋，然后眼睛向上转移。他的脸色粉笔一般惨白。他放下手中的纸，不再努力听此人的胡言乱语。他指了指离这里几码远的地方正站着的那个人，此人抱着双臂，短腿叉开站着，眼睛在盯着地上看。没有语调，也没用强调的口气，卡米尔说，“那人看见了吧？那就是马拉。”

德·安东没抬头。有人指着卡米尔说，“法国卫兵把他摔在地上，踢到他的肋骨了。”

卡米尔痛苦地笑了笑。“肯定是挡了他们的道，是吗？”

德·安东试图让他站起来。卡米尔说，“不，我不能那么做，别管我。”

德·安东把他带回家，到加布丽艾尔那里。他在他们的床上睡着了，看上去病得厉害。

“哦，有件事，”加布丽艾尔那天夜里晚些时候说。“如果他们用脚踢在你的肋骨上，他们的靴子会弹飞的。”

“我告诉你，”德·安东说。“我在里面，在一间办公室里。卡米尔在外面，在骚乱的人群当中。我没玩那些愚蠢的游戏。”

“可这让我担心啊。”

“这只是一个局部的小动作。有些士兵惊慌了。没人知道到底是怎么回事。”

加布丽艾尔很难被人安慰。她早有打算，他们住下来为房子，为他们的孩子，为他即将享有的不小的成功做准备。她害怕任何动荡不安，不管是民事方面的，还是情感方面的：担心动荡不安会偷偷地从大街上转移到门口，再转移到她的心里头来。

每当他们有朋友过来吃饭，她丈夫总是如数家珍般地谈起政府里面的人，好像他了解他们似的。谈到未来的时候，他总是加上一句，“要是目前的局面继续这样下去的话。”

“你知道的，”他说，“我以为我告诉过你们了，我最近从消费税务委员会主席巴莱汀那里接了很多活儿。因此，自然而然地，我的活儿要我跟政府的很多部门打交道。你遇到那些管理这个国家的人时”——他摇了摇头，“你会开始对他们的能力做出判断。你是在情不自禁地做出判断。”

“可他们也是人哪。”（她想要说，请原谅，我虽然不懂，可我却在贸然插嘴。）“有必要质疑这个制度本身吗？接下来是？”

“只有一个真正的问题，”他说，“这个国家能持久下去吗？答案是不能。从现在起十二个月之后，在我看来，好像我们的生活将会面目全非。”

然后他坚定地闭上嘴巴，因为他意识到他一直在跟她谈女人不感兴趣的事情。他不想烦她，也不想令她忐忑不安。

奥尔良公爵菲利普正在谢顶。他的朋友——或者那些希望跟他交

友的人，认为有义务要他把头发从前额剃掉，因此，公爵的秃头症好像成了时尚，或者就是奇思妙想。不过，阿谀奉迎却无法掩盖秃顶这个事实。

菲利普公爵现年四十。人们都说他是欧洲最富有的人之一。奥尔良血统是从皇族谱系旁出的一个初级分支，亲王们很少与他们年长的堂兄堂弟们面对面地交流。菲利普公爵在任何事情上都没法与国王路易的看法达成共识。

菲利普的人生到了这个阶段还是未见吉祥顺遂。他被抚养长大的过程是如此糟糕，长大之后的结果也是如此糟糕，你也许会想象得出，这一切是刻意这么做，是使他堕落，使他毫无资格、毫无能力胜任任何一种政治活动。当他结婚，跟几个新公爵夫人一起在剧院出现的时候，过道里面挤的全是妓女，打扮成一副嚎丧的样子。

菲利普不傻，不过他是个容易受到他人影响的人，一个容易对时尚和幻想发生兴趣的人。眼下，他对许多事情感到不满，国王无时无刻不在干预他的私人生活。他的信件被拆，他被警察和国王派出的间谍到处尾随跟踪。他们设法破坏他和威尔士亲王的友谊，阻挠他去访问英国，他从那里引进了很多漂亮的女人和赛马。企图使他成为嘲讽对象的王后的党羽在不断诋毁他的名声，对他进行造谣攻击。当然，他的罪过就在于，他跟国王走得太近了。他发现自己很难集中注意力好长一段时间，你也不能指望他能读懂国家的资产负债表，不过你也用不着告诉奥尔良的菲利普，法国根本没有自由。

在他人生中的诸多女人里，有一个人格外突出：但不是公爵夫人。1772年，让利的菲丽切蒂成了他的情人，为了表白自己对她的那份情感品格，公爵让人在他的手臂上刺了青。菲丽切蒂是个甜美可爱，但是性格刚毅任性的女人，她还写过不少书。她学识渊博得令人吃惊，在人文领域很少有地方她没耕耘过。公爵为之倾倒，为之震惊，甚至被她俘虏了，他安排她负责他孩子的教育。他们自己也有个女儿，名叫帕米拉，既漂亮又有天分，他们装作这孩子是个孤儿。

从公爵那里、从孩子们那里，菲丽切蒂赢得了尊敬，赢得了俯首听话，还有钦佩：从公爵夫人那里，赢得的是对她的地位和权力胆怯的顺从。当然，菲丽切蒂她自己有丈夫——查尔斯-阿莱克斯·布鲁拉德·德·希勒雷，让利伯爵，潇洒英俊，前海军官员，服役记录非常优

秀。他和菲利普走得近——他是菲利普的少数受过良好训练的部队保安之一，也是他的组织者，还是他的拍马溜须者。人们曾经把他们的婚姻叫作爱情的珠联璧合；二十五年过去了，查尔斯-阿莱克斯依然面容英俊，举止优雅，此外，他日日夜夜沉溺于他最重要的嗜好——赌博当中。

菲丽切蒂甚至已经把公爵改造好了——调整了他原先更为疯狂的极端行为，引导他把钱和精力花到更有价值的渠道上来。眼下，她四十往外，保养得不错，个儿高，身材苗条，一头乌黑漂亮的头发，棕色眼睛，勾魂摄魄，五官上有个关键特征。她和公爵不再有肌肤上的亲密接触。不过，现在她正在为他物色情人，而且还指导那些情人们该如何举止得体。她习惯于成为事情的中心或者别人向她征求意见，她给别人提出一些忠告。她对国王的妻子安托瓦内特却没有爱戴之心。

宫廷痴迷于浮华庸常的做法造成了一度的文化脱节，那就是整个国家缺乏一个文化中心。菲利普以及他的宫廷应该填补这个空缺，这，菲丽切蒂已经做好了安排。她帮他，倒不是因为她怀有政治野心——而是，凑巧的是，这么多的知识分子，这么多的艺术家和学者，人们希望培养的这么多的人都是思想自由之人，都是思想开明之人，都是期盼新的政治制度诞生之人，难道公爵就得不到他们的全部同情吗？在1787这一年，他身边聚集了一批年轻人，绝大多数是贵族，个个怀有雄心壮志，但是个个都有一种模模糊糊的感觉，那就是不知什么原因，他们的雄心壮志未酬难当，那就是不知什么原因，他们的生活已经变得不如人意，公爵的这种感受比绝大多数人更加强烈，他理应成为他们的领袖。

公爵希望成为人民拥戴之人，尤其是巴黎人民拥戴之人。他希望知道他们的情绪、他们的关切。他把位于城市中心地带的法庭保留在皇宫。他把花园交给了民众去享受，把许多建筑作为店铺、妓院、咖啡馆和赌场出租了。就这样，在国家淫乱中心、谣言散布中心、偷盗中心、街头角斗中心的地带，站立着一个菲利普：善良的公爵菲利普；他的人民之父。不过没有人那样高喊。一切还尚未安排妥当。

1787年夏天，菲利普已经准备就绪，在为试探性的操练造着声势。11月，为增加国家贷款的谕令登记获得批准，国王决定，在召开

的皇室会议上，与百般阻挠的议会展开较量。如果他不能如愿，他将被迫召开三级议会。菲利普准备与王权对峙——如德·希勒雷所言的那样——猛烈开火。

卡米尔在圣-索尔庇斯教堂外与露西尔见面了，时间不长，她曾在那里参加过礼拜结束时的赐福祈祷。“我们的马车就在那边，”她说。“我们的人，西奥多，通常情况下站在我的立场上，不过，他一会儿过后会讲明白的。因此，让我们加紧办吧。”

“你妈妈不在车里面，是吗？”他显得惊讶。

“是的，不在。她正朝家里赶呢。顺便说一下，我听说你参加暴动了。”

“你怎么听到这个情况的？”

“有小道消息。克劳德认识这个名叫夏庞蒂尔的人，是吗？好了，你可以想象，克劳德这下可高兴死了。”

“你不应该站在这里的，”他说。“很糟糕的天气。你身上都淋湿了。”

她有这么个明显的印象，那就是，他想把她捆到马车里，然后把她干掉。“有时候，我在做梦，”她说。“梦见在一个和煦的地方生活。那里阳光每天都在照耀。意大利倒是不错。之后，我就想，不，还是待在家里吧，我有点颤抖。我爸爸存放在一边、给我当嫁妆用的所有这些钱，我认为我不应该让它从我的手指缝里滑掉。把这笔钱丢掉绝对是忘恩负义的做法。我们应该就在这里结婚，”她挥了挥手，“我们自己选择一个时间吧。之后，我们可以去意大利度假。我们跟他们战斗、打赢之后，我们需要度假。我们可以养些大象，然后翻越阿尔卑斯山。”

“那么你确实打算嫁给我了？”

“哦是的。”她朝他看了看，感到震惊。她已经忘了要让他知道，这怎么可能呢？当这个成了她全部的思考内容，思考了好几个星期的内容时？也许，她原以为小道消息也可以达到这个目的的。可事实是，这消息没有……会不会可能是，不知什么原因他已经把它给忘了呢？“卡米尔……”她说。

“很好，”他说。“可是如果我去对大象发誓，我不会仅仅因为兑现

誓言而结婚。你得对我庄重发誓。说‘站在德雷修道院院长的尸骨旁边。’”

她咯咯地笑了。“我们一向把德雷修道院院长很当回事嘛。”

“我就是那个意思，庄重地发誓吧。”

“随你的便。无论发生什么事，无论人家说什么，哪怕上天坍塌下来，在德雷的尸骨旁边，我发誓我会嫁给你。我觉得我们应该亲吻，不过，”她伸出手来，“我最多就能做到这个。否则，西奥多将感到不安，而且马上就要过来。”

“你可以除掉手套，”他说。“这才是开始。”

她除掉手套，把手伸给他。她觉得他会亲吻她的指尖，可事实上他握着指尖，非常用力地把她的手翻转过来，刹那间，他握着她的手掌，用它捂住自己的嘴。仅此而已。他没有亲吻；只是在那里握着它，还在握。她哆嗦了一下。“你知道一两件事，是吗？”

在这之前，马车已经到了。马儿们在耐心地呼吸，不停地腾挪着脚。西奥多摆出背对他们的姿势，饶有兴致地打量着这条街道。“喏，听着，”她说。“我们到这里来是因为我妈妈对其中的一位神职人员动了柔情。她认为他在精神上圣洁高尚。”

此刻，西奥多转过身来。为她把车门打开。她侧过背。“他的名字叫劳德雷维尔修道院院长。我妈妈一旦需要讨论她的灵魂，他随时经常过来。最近这些日子，起码每周三次。他认为我爸爸是个根本没有感情的男人。好的，你要写信。”

门嘭地关上了，她从窗户里跟他讲话。“我想，你有办法跟年长的神父们打交道。你写信，他会把信捎过来的。如果你参加晚上的弥撒，你会得到答复的。”西奥多把缰绳收好。她的头在马车里来回地摇晃着。“上帝保佑，”她喃喃自语道。

11月：身在德·伏伊咖啡馆的卡米尔没有办法语速足够快地把话说出来。“我的德·维耶夫威尔堂弟实际上在大庭广众场合跟我说话，他总是这么急于告诉我出了什么事。噢：跟往常一样，国王进来了，萎靡不振地坐在那边，半睡半醒的样子。掌印的人开口了，说三级议会会议即将召开，但是，要等到1792年才行，这个时间离现在可是一辈子之遥啊。”

“我谴责王后。”

“嘘嘘。”

“这招来了抗议，后来，就国王想要他们登记的谕令展开了讨论。因为他们靠近选票，掌印人便走到国王身边，私下对他说了些什么，之后，国王干脆打断讨论，说，这些谕令要注册登记。然后干脆下令把它办好。”

“可是他怎么能——”

“嘘嘘。”

卡米尔环顾了一下他的听众。他意识到一件特别的事有一回出现了：他说话结结巴巴的现象消失了。“然后奥尔良站了起来，大家都转身，瞪大眼睛看着，他皮肤绝对白皙，德·维耶夫威尔说。然后公爵说，‘你不能那么做。这样做不合法。’之后，国王变得狼狈不堪，大声喊道，‘这样做合法，因为我想这么做。’”

卡米尔停了下来。很快，人群中传来了嗡嗡的声音——抗议的嗡嗡声音，模拟恐怖的嗡嗡声音，猜测的嗡嗡声音。很快，他就感到摧毁他本人立场的那种危险的冲动了。也许，也许，他够得上做名律师，他心想，可我是不是太诚实了呢？“请大家听着——德·维耶夫威尔说，以下的话是国王讲的。当然，我不能确信是不是有人相信这句话——是不是太巧合了？我的意思是，如果人民想要制造一场宪法危机，难道那不正是他们希望要他说的话吗？实际上，也许——因为他不是坏人，是吗，国王……我觉得可能他压根儿就不会说出那样的话来，他可能是在说某个不大好笑的笑话吧。”

德·安东注意到了这个情况：这个卡米尔说话并不结巴，而且，在拥挤的房间里，他在跟每一个人说话，而且好像他就只跟他们讲话。不过有人说道，“好，那么继续吧！”

“这些谕令登记妥了。国王也走了。他一走到门外，这些谕令就被废除了，从本子上给扯掉了。根据密信[3]，议会两名会员遭到逮捕。奥尔良公爵被流放到他位于维拉尔-科特莱特的庄园去了。哦——我经常受邀，和我们尊敬的德·维耶夫威尔堂弟共餐呢。”

秋天过去了。安莱特说，这好像是，如果屋顶朝里面坍陷，你却要在废墟里扒着寻找剩下的值钱的劳什子一样。你不可能一边坐在正

在坠落的砖石里面，一边还在说“为什么，啊为什么？”此外，卡米尔的前景，他要对她、对她女儿做出什么事的前景，似乎太可怕了，无法抗拒。她接受这种现状，有如人们逐渐顺应某个疾病漫长的过程一样；有时候，她真想一死了之。

---

[1] 《圣经》中的《以西结书》（见《旧约》篇）。以西结是希伯来预言家。

[2] 法国旧时流通的货币名，当时价值相当于1磅白银。

[3] 密信尤指法国革命前国王不通过法律手续发出的秘密逮捕令。

第5章

新职业（1788）

什么都没变化。一切依然如故。一样的老旧和令人烦躁的危机气氛。大家都有这样的感觉，就是在某些方面不做出让步，情况也不至于糟到哪里去。但是什么都没变化。毁灭啦，崩溃啦，国家这艘大船沉没啦：到了无法回头的地步啦，不断变化的平衡啦，摇摇欲坠的大厦啦，时间之沙啦。唯有陈词滥调在变换花样。

在阿拉斯，马克西米连·德·罗伯斯庇尔面对新年，既凶狠好斗，又灰心丧气。他跟当地的司法局闹翻了。他没钱了。他退出了文学社团，因为诗歌成了毫不相关的东西。他在努力限定自己的社交生活，因为他发现，对那些自鸣得意、追求权势职位和信口雌黄的家伙，现在很难做到哪怕是正常的尊敬礼貌——这是对阿拉斯上流社会做出的一个公正持平的描写。越来越多的闲谈转到了当下的问题，他总是压抑自己要笑的希望，让事情过去的希望，这一顺应的性格特征，他正极力想把它剔除掉。因此，每天上班的时候，意见不合就是羞耻，在法庭上向每个论点做出让步便是失败。有些法律反对决斗，但是没有法律反对在脑子里决斗。他对他的弟弟奥古斯汀说，你不能把政治观点与持有这些政治观点的人分开；如果你把它们分开，这就表明，你没拿政治当回事儿。

不知什么原因，他的思想应该在脸上表露出来的——可他发现自己还是忝列在客人的名单上，依然需要驾车到乡下，到剧院去度良宵。他们不会看到，为了润滑社交接触的车轮，他还是没有说出足够的吹嘘奉承的话语。但是他们的期望给他带来的压力迫使他一次又一次地变得有所圆滑，迫使他的回答变得多少有些温和；毕竟，举止得体是这么容易就做到，就像你从前一向是个乖孩子一样。

姑姑恩瑞艾特和尤娜丽用她们自己的圆滑，用她们向来就是为你才尽心尽力的愿望一步一步地逼着他向前。姑姑尤娜丽的继女阿涅斯：这么漂亮，这么喜欢你呀。因此为什么不？你为什么不很快成

婚？他绝望地说，因为在接下来的一年，他们可能要召开三级议会，可是谁知道，谁知道呢，我也许会离开这里。

圣诞之前，夏庞蒂尔一家人在位于博瓦克下面的枫特蕾新家安居了。他们怀念的是咖啡馆，不是城市的泥泞、噪音，还有店里那些粗鲁的家伙。他们说，乡下空气使他们感到年轻了十岁。加布丽艾尔和乔治-雅克周日都要出来。你可以看得出他们幸福快乐；日子是如此令人心满意足。这个婴儿将会拥有够七个孩子用的纱巾，获得的关注要比皇太子得到的还要多。经过漫长的冬天之后，乔治-雅克看上去经受过折磨，脸色惨白。他所需的就是在阿希斯家中待上个把月，可他没法抽出这个时间。眼下，他完全负责税务委员会的法律事务，可他说，他还需要一份收入来源。他想买上一块地，可他又说没有资金。他说一个人能做的有限，不过，毫无疑问，他向来就是杞人忧天。我们都为乔治感到自豪。

在财政部，鉴于眼下的局势，克劳德·杜普莱希斯让自己表现得尽量高高兴兴的。去年，在为期五个月的一段时间里，法国连续换掉了三任财长，人人都在问同样愚蠢的问题，人人都要求得到源源不断的无用信息。每当他早晨醒来，想起他在为谁卖命的时候，他就真得非常认真地思考。毫无疑问，很快赖克尔先生要被请回，针对有关公众信心的话题，给我们带来更多的将是用他那三寸不烂之舌吐出的锦囊妙计。如果一般公众想把赖克尔当成是某类弥赛亚，可我们成了什么人哪，毕竟，我们只不过就是小职员而已，不过就是公务员而已……在财政部里，没有人认为眼下的局面能够得到挽救。

克劳德私下跟一个同事说，他可爱的女儿想要嫁给一个省里的律师，此人说话结结巴巴的，而且此人几乎从来没有出庭过，此外，此人好像道德品格很坏。他在心里纳闷，为什么这个同事如此窃笑。

财政赤字达到一亿六千万里弗赫了。

卡米尔·德穆兰和一个女孩在圣-安东尼大街一起居住，女孩的母亲从事肖像绘画。“就算是为了新年，也一定要去看看你的家人嘛，”她对他说。她审视般地望着他。她在考虑加入到她母亲工作的

那个行业。卡米尔的肖像不大容易在报纸上登出来。当今的审美品位所欣赏的那些男人，都是肉嘟嘟的红脸，刻意摆出的姿势，还有刚刚理完发的头。要画出这些更容易。卡米尔在不停地挪动，挪动得太快了，哪怕就是闪电般的速写也赶不上。她知道，他在不停地挪动，从他们的生活中挪开，她想，她是不是能够在他走之前帮他把事情处理好。

于是就有了眼下名不副实的“勤奋”号马车在马路上，咣当咣当地奔向吉斯了。马路被一月份的雨水冲得坑坑洼洼的。临近家门的时候，卡米尔才想起了妹妹恩瑞艾特，想起她早已不在人世。有多少个日子，多少个星期过去了，他们没有见到恩瑞艾特。只有他母亲苍白的脸，还有进进出出的那位医生。他早就离家上学去了，去卡特-岗布莱希斯了，有时候夜里醒来，他就在想，她为什么不咳嗽呢？当他回到家里的时候，被带到他母亲的房里，让他在母亲的床边上坐了五分钟。她眼睛下面有些透明的地方，那里的皮肤紫得发光，用枕头把她那瘦骨嶙峋的肩头向前推着。他到巴黎的那年，她去世了，那天，大雨下个不停，雨水穿过这座城市的街道，从褐色的水渠里流走。

他父亲给了神父和医生一杯白兰地，好像他们还不习惯死亡似的，仿佛他们还需要作准备似的。他本人，坐在角落里，一点也不显眼，在他看来，糟糕地，极其糟糕地，几个男人翻来覆去盯着这个话题在说：卡米尔，你觉得到路易大帝高中读书怎么样啊？他说，我下定决心了，我蛮喜欢这个主意的。难道你不思念你的妈妈爸爸吗？他说，你们一定要记住，三年前，我七岁的时候，他们就送我去上学了，所以我根本不会思念他们，他们也不会思念我。神父慌慌张张地说，他难过；不过，卡米尔啊，你的小妹已经身在天国了。他说，不，神父：我们被迫相信，恩瑞艾特现在已经身在炼狱，品尝折磨了。因为亲人离世的缘故，这就是我们的宗教允许我们得到的安慰。

如今，每次他到家，他父亲都会为他准备白兰地。他父亲总要问，如同这些年来他一直问他一样，旅程怎么样啊？不过，他对这段旅程已经习以为常。也许马匹可能踢翻了，或者你在途中中了毒，或者被旅途的同伴搞得无聊得要死。那是各种可能性的总和。有一回，他说，我什么都没看到，我跟什么人都没讲话，整个旅途当中，我都在想些邪念。在整个旅途当中吗？那是在坐“勤奋”号马车之前的日

子。他十六岁的时候，肯定已有韧劲和耐力了。

离开巴黎前，他把他父亲最近的一些来信反反复复地读了。这些信写得尖刻、毫不高雅、伤心伤肺。字里行间明摆着这么个难以言说的事实，那就是，戈达尔家族希望跟他的堂妹露丝毁掉订婚约定。这个约定是她还在摇篮里的时候定下的。他们怎会知道，将来的事情会是什么样的结局呢？

他到家的时候是星期五的夜里。第二天，要到镇上去登门拜访很多人，有很多聚会他没法儿回避。露丝刻意表现得不太腼腆，不跟他说话，不过，装出来的样子还是不自在，她的双肩总是在动，看上去烦躁不安的样子。她有一双翻转得很快的眼睛，还有一头戈达尔家族特有的又密又黑的头发，她时不时地在他身上扫视一下，使他觉得自己已被涂上了一层黑色糖浆。

星期六，他跟家人一起去参加弥撒。在当天逼仄的飘着冻雨的街上，他成了大家猎奇的对象。在教堂里，人们看着他，好像他是从一个比巴黎还要暖和的地区过来的。

“他们说你是个无神论者，”她母亲低声地说。

“那就是他们说我是什么人的话吗？”

克莱蒙说，“也许你将来像那个魔鬼般的安琪文，会在祭祀的烟雾中消失。”

“那将是一件大事。”安妮-克劳蒂尔德说。“我们的社会日历枯燥单调。”

卡米尔并没有仔细观察教堂的聚会；他意识到，他们在仔细观察他的行为。参加聚会的有索尔斯先生和他爱人。还有那位老面孔的医生，戴着假发，长得胖乎乎的，曾经帮助恩瑞艾特入殓。

“你女朋友来啦，”克莱蒙说。“我们不该知道的，可到底还是知道了。”

现在苏菲成了一个长着双下巴的夫人了。她看穿了他，好像他的骨头是玻璃做的。他觉得他的骨头就是用玻璃做的，在这弥漫着教堂特有的忧伤之中，就连石头好像都要开裂融化了。神坛上，六盏烛灯的烛油流成了小沟，在忽闪忽闪地亮着。它们的阴影把人体和石头，把酒和面包交汇成影线。几个引领圣餐的人融入了黑暗之中。这是启蒙之餐啊；等他们出现的时候，蓝色的日光在洗刷着小镇市民的头

颅，融化着他们的面部特征，把它们重新剥离，放回到骨头里去了。

他上楼，去了他父亲的书房，一层一层地筛选他已经归档的往来信件，直至找到他想要的那个信封，那是发自他戈达尔舅舅的那封公函。就在他读信的时候，他父亲进来了。“你在干吗呢？”他并不想把信藏起来。“那封信确实是年代非常遥远，”让-尼克拉斯说。

“是的，”卡米尔一边笑着，一边翻页。“不过，你知道，我是个无情，而且能犯下大罪的人。”他把信朝着有光亮的地方拿过去。“就幸福和婚姻的长久性而言，‘卡米尔出名的不安分，’”他说，“‘还有也许令人担惊受怕的危险，’”他把信放下。他的手在颤抖。“他们觉得我疯了吗？”他问他父亲。

“他们觉得——”

“不安分，这还有别的意思吗？”

“你所斤斤计较的是否就只是他们的措辞？”让-尼克拉斯走到火炉那边搓手。“那个该死的教堂冻死人了，”他说。“他们可能会想出别的什么字眼，不过，肯定，他们不会写下。关于什么的关系——的事情重新被人提起了——你跟一个同事的关系，此人我对他向来相当地——”

卡米尔盯着他看。“那是很多年以前了。”

“我觉得这件事不是特别容易讨论，”让-尼克拉斯说。“你不过是想要抵赖这件事，那么，在这件事上，我可以纠正人家的说法吗？”

风把一把一把的冻雨掼在窗户上面，然后在烟囱和屋檐里啪啦啪啦地作响。让-尼克拉斯惊恐地抬起眼睛。“十一月份我们把候选人名单表丢掉了。现在天气怎么啦？以前，天气可不是这样。”

卡米尔说，“发生的一切都是——哦，在以前那时候太阳无时无刻不在照耀，六年之前吧。至少是这样。不管怎么说，没有一个地方是我的过错。”

“所以你在申述什么？我的朋友佩林，是个家庭主男，我们相识三十五年了，在大法官法庭处，他是个深受敬重之人，也是一名重要的共济会会员——你在申述，有一天，突然他要跑到你这里来，把你打得失去知觉，然后把你拽到他的床上吗？一派胡言。你听着，”他大声吼道，“你能听到那个奇怪的‘啪啦啪啦’的声音吗？你觉得是在天沟里面作响吗？”

“你问任何人，不要问我，”卡米尔说。

“什么？”

“关于佩林。他名声好。我不过是个孩子，我——哦，噢，你知道，我是个什么样的人。我压根儿就不知道，我怎么会卷入到这些事情里头。”

“那不是借口。你别指望那样会顶用，对戈达尔家族来说——”他中断了说话，抬头向上看看。“我觉得是在天沟里面作响，你知道。”他转身背对着他儿子。“我提起这件事，不过是把它作为从前发生的那档子事而已。”

这时，浑浊阴郁的天空开始正儿八经地下雪了。风忽地停了。卡米尔用额头抵着窗户玻璃，望着大雪开始飘舞，在下面的广场上积成了雪堆。他因为震惊而感到虚脱。他的呼吸给窗格子蒙上了一层雾气，火在他身后燃烧得啪啪作响，鸥鸟惊叫着，从雪花上方的空中猛地俯冲下来。克莱蒙进来了。“那是什么好玩的噪音，类似拍打的声音吗？”他说。“你觉得是不是天沟里面的声音？蛮好玩的，现在好像已经停了。”他把整个房间扫视了一下。“卡米尔，你没事吧？”

“我想没事。你能不能告诉那头小肥牛，它又被缓刑了？”

两天之后，他回到了巴黎，到了圣-安东尼大街。“我要搬出去。”他对他的情人说。

“随你自己的便吧，”她说。“如果你一定要知道，我真的反对你在我背后跟我妈妈勾勾搭搭。所以，说不定，这样倒也满好。”

就这样，卡米尔此刻醒来了，自己一个人，孤零零的：他讨厌这样。他摸了摸紧闭的眼睑。他的梦经不起讨论。他的生活并不像人们真正想象的那般，他心想。为了安莱特，做出的漫长的挣扎已经把他的神经撕碎了。他是多么想跟安莱特在一起安居乐业啊。他对克劳德没有丝毫的恶念歹意，可是，要是能把他从这个世界上除掉，生活将是多么的干净利落啊。他不愿意承受痛苦，他试图去想或许是在《圣经》里的一个先例。什么事都会发生；这是他的经验体会。

他记起来了——每一个早晨，他非得重新记起——他要跟安莱特的女儿结婚；他要让她对这桩婚姻起誓。所有这一切是多么复杂啊。他父亲暗示过，他破坏了别人的生活。这一点，他不知道该如何理

解。他没有强奸，也没有谋杀；而且，从别的任何事情中，人们都应该能够像他一贯所为的那样，自我学习，不断向前嘛。

有一封家里寄来的信。他不想拆。之后，他又心想，别做傻瓜了，也许家里死了人哩。里面是一张银行经理的支票，还有他父亲与其说是道歉不如说是无可奈何的几个字。这样的事以前也有过。他们已经经历过这样一整套的循环了：骂人啦，恐怖啦，出走啦，消气啦。在某一段时间，他父亲认为，他僭越了界线。他有一股要控制的冲动，有一股要控制的欲望；如果他儿子不再写信，永远不再回家，他就会失控。卡米尔心想，我该把他的支票寄回去。可是，跟平时一样，我需要钱哪，这一点，他知道。他心想，爸爸啊，你还有别的孩子，你可以折磨他们嘛。

我要出去转转，看一看德·安东，他心想。乔治-雅克要跟我谈话，他不会把我的恶行看得很重，相反，事实上他喜欢我的这些恶行。天亮了。

他们在德·安东的办公室里忙碌着。这位国王议员眼下雇了两名文员。其中一位名叫约勒·巴雷，尽管德·安东比他小几岁，但是他在学校就认识此人。这些日子，他雇佣比他年长的人这种事似乎也不奇怪。另一文员叫德芙格，此人，德·安东好像一开始就认识。还有一名听差，名叫比劳德-瓦恩尼斯，有事叫他，他就进来，起草申诉文书，干些例行事务。还要干些例行事务中多出来的事务。今天上午，比劳德，一个多余的、从不讨人喜欢、对别人从不说上一句好话的人，在办公室里。卡米尔进来的时候，他一边把巴雷桌上的文件汇总在一起，一边嘴里在埋怨他老婆正在发胖。卡米尔明白，今天上午他格外有火气，因为你瞧瞧，他衣着邋遢，破旧不堪；再瞧瞧乔治-雅克，得体的上等宽幅外套，还有白得发亮的朴素领巾，他的举止流露出常见的、在银行里才存在的自满自足感，还有他那高声优雅的嗓音……“当你真正想要抱怨的人是德·安东先生的时候，”卡米尔问，“你为什么要抱怨安娜呢？”

比劳德抬头看了看。“我没抱怨呀，”他说。

“难道你还不走运吗？你是法国唯一一个没有牢骚的人。他为什么要撒谎？”

“走开，卡米尔。”德·安东收好比劳德拿过来的文件。“我在工作

呢。”

“当你被招录到倡议院的时候，难道你不得到你教区的神父那里，向他要上一份证明，说明你是个本本分分的天主教徒？”德·安东哼了一声，埋头于反驳他的论点。“难道这件事没有堵在你的喉咙里吗？”

“巴黎是个值得做弥撒的地方。”德·安东说。

“是的，这就是比劳德-瓦恩尼斯先生为什么没有从现在的岗位上晋升自己的原因。他也愿意当国王议员，可他就是没法让自己做到那一步。他讨厌牧师，你是这样的吗？”

“是的，”比劳德说。“既然我们正在引用别人的话，我也要为你引用一下——‘我愿看到，这将是我欲望之中的最后一个，也是最为炽烈的欲望。我愿看到这位末代国王被最后一位神父的激情绞死。’”

短暂的停顿。卡米尔把比劳德仔细打量了一番。他受不了他，几乎不想跟他在同一个房间里。比劳德令他厌恶得浑身起鸡皮疙瘩，还有一种令他无法捉摸的恐惧。可事情就是这样——他非得跟他在同一个房间。他非得不断地从这个无法忍受的人那里去寻求志同道合者，这转为一种强迫。这些日子，他考察过某些人，好像他们他全认识，好像在某一方面他们就属于他这类人，好像他们就是他的亲戚。

“你的颠覆性宣传册怎么样？”他对比劳德说。“你有没有找到印刷工人？”

德·安东从文件上面抬起头来。“比劳德，你为什么花时间写那些根本无法出版的东西呢？我不是想刺激你，我只想了解一下。”

比劳德的脸扭曲了。“因为我无法妥协嘛，”他说。

“哦，看在上帝的分上。”德·安东说。“难道不是更好吗，不，我们以前说过这样的话。也许卡米尔，你本人应该试着写写宣传册。试着写随笔，不是诗歌。”

“他的宣传册名叫《对偏见和迷信的最后一击》，”卡米尔说。“这题目看起来是不是好像这的确就是最后一击了，是吗？看起来好像与所有那些他写成的令人伤心的剧本差不多一样成功。”

“那天你——”比劳德开始了。

德·安东打断了他。“还是让我们安静一会儿吧。”他把申诉书朝比劳德那边推了过去。“这是什么垃圾。”

“德·安东先生，你在教我我本人的专业领域。”

“如果你不懂，为什么不教你呢？”他把文件朝下面掼了过去。“卡米尔，你表妹露丝怎么样？不，现在别告诉我，我就到此打住。”他边说便做了个样子：把下巴朝上扬了扬。

“要做到令人尊敬而又体面，难吗？”卡米尔问他。“我的意思是，真的难吗？”

“哦，德穆兰先生，你这种行为，”比劳德说。“让我非常恶心，年复一年。”

“你也让我恶心，你这个死鬼。如果法律行不通，你的才华一定要有某种渠道得到展示。在灵堂里发牢骚，对于你才合适呢。在坟墓上跳舞一向是有需求的。”

卡米尔走了。“什么是他展示才华的渠道？”约勒·巴雷说。“我们过分讲究礼貌，没法猜。”

在百戏剧院，看门人对卡米尔说，“亲爱的，你迟到了。”他觉得这话莫名其妙。在包厢里头，两个男人正在进行政治辩论，其中一位把贵族制度骂得体无完肤。他个头不高，胖胖的，全身看不到骨头，是那种——在正常的时候——你见到的为捍卫现状而在叽里呱啦说话的人。“艾尔伯特，艾尔伯特，”他的对手并不带有多少怒气地说，“你会被绞死的，艾尔伯特。”煽动言行一定已经传播开了，卡米尔心想。“赶紧，”看门人说。“他情绪太坏。他要骂你了。”

剧院里被一种充满敌意的阴暗包围着。为了取暖，一些演员在单足到处跳来跳去的。菲利普·法布尔·德·伊格朗汀站在舞台和他刚刚试听过的歌星面前。“我觉得你需要放上一天的假，安妮，”他说。“对不起，我的鸭子，这样就是不行。你这嗓子，你一直怎么使用的？你是不是已经爱上了抽烟？”

这姑娘双臂交叉，摆放在胸前。她的样子看起来像是要放声大哭一场似的。“法布尔，干脆把我放到大合唱里面算了，”她说。“求你了。”

“对不起。不能那么做。你的声音听起来好像是在一个着火的建筑里唱歌，噼里啪啦的。”

“你没有感到难过，是吗？”她说。“杂种。”

卡米尔走到法布尔身边，对着他的耳朵说，“你结婚了吗？”

法布尔跳了起来，猛地旋转了一圈。“什么？”他说。“没有。绝对没有。”

“绝对没有结过婚，”卡米尔说，有副印象深刻的样子。

“哦，从某种意义上说，结过婚了，”法布尔说。

“不是我要敲诈你。”

“是啊，噢，那个时候我是……她在……旅游。听着，只要等我半个小时就行，好吗？我尽可能快来。卡米尔，我讨厌这份吃力不讨好的工作。我的才华正受到排挤。我的时间正在被浪费。”他朝舞台，朝跳舞的人，挥了挥手臂，剧院经理在他的包厢里紧锁着眉头。“我做了什么事得到这样的报应？”

“今天上午大家都是牢骚满腹。在你的包厢里，他们在为三级议会的构成辩论不休。”

“啊，赫雷·埃贝尔，多厉害的火炮脾气。真正令他生气的原因是他那胜利者的命运注定了就是负责卖票的收入。”

“我今天上午见到比劳德了。他也是牢骚满腹。”

“别跟我提那龟孙子，”法布尔说。“他是个想方设法从作家嘴里抠出面包的家伙。他已经有了一份工作，他为什么不坚持干下去？这对你来说可不一样，”他和和气气地补充说。“如果你想写出戏，我不会介意，因为，作为一名律师，你是这么一个完完全全的绝对的失败者。我觉得，卡米尔，我亲爱的，你我应该在什么项目上合作。”

“我想，我们愿意在充满暴力和血腥的革命上合作。这是一件得罪我父亲的事。”

“我更多考虑的是短期的事情，要挣钱，”法布尔反驳道。

卡米尔自己走到暗处，看着法布尔发脾气。歌星来了，趾高气扬地朝他走过去，一屁股坐在位置上。她低着头，把下巴从一侧摇摆到另一侧，让脖子的肌肉放松；然后绕着大臂扎紧一条带花边的丝绸纱巾，纱巾上面有一种迷人光彩，现在磨坏了。她本人好像也被磨坏了。她的表情是脾气不好的那种，嘴巴闭着。她仔细打量着卡米尔。“我认识你吗？”

接着他便仔细打量起她来了。约莫二十七岁吧，他心想。骨头小，棕色头发有些发黑，鼻子扁平。她够漂亮的，但是，她脸上有个

地方模糊不清，好像是在什么时期挨人揍过，头四周围被撞击过，差不多恢复了，但是永远不可能完全恢复原状。她把问话重复了一遍。“我真佩服你直截了当的方式，”卡米尔说。

女孩笑了。温柔的、受过伤的嘴。她伸出手来按摩喉咙。“我以为我真的认识你。”

“我也被这种情况伤害过。最近我觉得我认识巴黎的每个人。这像是一系列的幻觉。”

“可是，你确实认识法布尔。在唱歌这件事情上，你能不能帮我一把？说句话，让他脾气好一点吗？”然后她摇了摇头。“不，算了吧。他没错，我的嗓音发不出来了。我在英国接受过训练，你会相信吗？我有这么多了不起的想法。我不知道现在我要干什么。”

“哦，你曾经干过什么，在不同的工作之间？”

“我过去经常跟侯爵上床。”

“那么，这就对了。”

“我不知道，”这女孩说。“我有个印象，侯爵们再也不大手大脚地花钱了。我呢，我也不是大手大脚地得到别人好处了。而且——不停地变换地方是最好不过的事。我觉得我要试试耶拿。那里我有熟人联系。”

他喜欢她的嗓音，还有她的外国口音。真想让她不停地说下去。“你是什么地方的人？”

“靠近列艾吉。我——哦——去过一些地方。”她把脸颊托在手上。“我叫安妮·戴洛瓦妮。”她闭上眼睛。“天哪，我太困了，”她说。她在纱巾里挪动着瘦削的肩，想使她的脊背从这个世界挣脱出来，放松一下。

在孔代大街，克劳德待在家里。“见到你我真惊讶，”他说。他没朝它看。“答案你已经有了，”他说。“肯定是不。永远不。”

“你真是神仙，是吗？”卡米尔说。他觉得要准备打架了。

“我快要认为你在威胁我了，”克劳德说。

“听我说，”卡米尔说。“距现在五年之后，不会再有这样的事了。不会有财政部官员，不会有贵族，人们能够娶自己要娶的人，不会有君主，不会有议会，你也不会对我说，我什么事都不能做了。”

他一生当中从来没有对任何人这样讲过话。这非常过瘾，他心想。我也许会成为一名职业流氓。

安莱特，隔着一个房间的距离，动也不动地僵坐在椅子上。克劳德到家早，是六个月当中仅有的一次。可以推断，卡米尔不可能提防到他；这完全出乎他的意料。他想要娶我女儿，她心想，因为有人正告诉他，他没法娶到。多少年了，她在自己的客厅里滋养这个难得的凶狠的自我，像是对待某个特别的、靠摩卡咖啡喂养的室内植物和小小的秘密一样，喂养着它。

“露西尔，”她说。“坐到你的椅子上来，别胆大到出这个房间。不遵从你爸爸的权威，我可不会纵容你。”

“你把那误解为权威？”露西尔说。因为害怕，她从房间出来了。卡米尔气得脸色发白，眼睛睁得像漆黑的、慢悠悠的斑点一样。她站着，拦住了他的路。“卡米尔，你一定要知道，”她针对与此事有关的人说。“我要从他们为我拼打出来的生活中获得另外一种生活。我害怕平凡普通。我害怕无聊。”

他的手指尖在她的手背上擦着。指尖冰一样的冷。他急忙向后转。一扇门砰地关上了。除了这么几处小小的冰凉的皮肤岛屿之外，她没留下他的任何东西。她听到她母亲在哭，不见人影，声音吵吵闹闹的，一会儿在喘气，一会儿气出不来。“从来没有，”他爸爸说，“二十年当中，在这个屋子里你从来没有说过一句不得体的话，从来没有这些烦恼，我女儿从来没听到过因为生气而抬高声音说话。”

阿黛乐出来了。“那么现在我们是在真实的世界上生活吧，”她说。

克劳德拧着双手。他们以前从来没见过有人这么做。

德·安东的儿子活泼神气，棕色皮肤，满头黑发，像他父亲一样是淡得出奇的蓝眼睛。夏庞蒂尔一家围在摇篮上面，指出什么地方长得像谁，将来会是什么样的人。加布丽艾尔对自己感到非常开心。她想亲自给孩子喂奶，不想把他送给奶妈喂。“十年之前，”她母亲说，“对于你这样职位的女人来说，这是相当不可思议啊。你是一名倡议员的妻子。”她摇摇头，不喜欢现代的举止方式。加布丽艾尔说，也许是一些朝着更好方面的变化吧？不过，除了这个变化之外，她想不出别

的什么好的变化了。

现在我们是在1788年的5月。国王宣布他将废除议会。有些议会成员已遭逮捕。收入是五亿零三百万；开销是六亿二千九百万。外面，街道上，当地的一头猪正在追一个小孩，之后，在加布丽艾尔的窗户下面，小孩跃到了猪身上。这个插曲使她感到惴惴不安。自从生过孩子以来，她就不希望把人生视为挑战了。

因此，在季度结账日的那天，他们搬到位于科德利埃德大街和商廊之间那个角落处的一楼公寓里去住了。她的第一个想法是，我们付不起这个公寓的钱哪。他们需要用新家具把公寓摆满，这是一栋功成名就人士的房子。“乔治-雅克的品味需要昂贵的开支，”她母亲说。

“我认为业务做得不赖。”

“这么好吗？我的天哪，我一向对你奉劝服从遵守。可是我不是要你低能。”

加布丽艾尔对她丈夫说，“我们欠债吗？”

他说，“这类事由我来操心，好吗？”

第二天，在新房子的前大门口，德·安东停下，先让走在他前面的一位妇女进来，她手里搀着一个九岁或者十岁的小女孩。他们互相做了自我介绍。她叫吉力，她丈夫安东尼是夏特雷法院的一名官员。德·安东先生也许认识他？他的确认识。这孩子，是你的头一个孩子吗？这位是路易丝——是的，我就这么一个——求求你，路易丝，别那样怒容满面，你想要你的脸绷成那样子吗？“请告诉德·安东夫人，如果她希望得到帮忙，只管叫一声就行。下周等你们安顿好了，一定要过来吃晚饭。”

她上楼的时候，小孩路易丝跟在她后面走。她向后瞥了德·安东一眼。

他发现加布丽艾尔坐在包装箱上面，把一只碟子的两个半片拼凑在一起。“这是我们打碎的东西。”她说。她跳起来，亲了亲他。“我们的新厨师在烧饭。今天上午，我雇了个女佣，她叫凯瑟琳·莫汀，人年轻，工钱非常便宜。”

“我刚刚碰到我们楼上的邻居。话很少，但是文文雅雅的。有个小女孩，大概这么高，用非常怀疑的表情在看着我呢。”

加布丽艾尔伸手向高处去够，在他颈背上把双手勾连起来。“你

知道看得你不放心。这桩案子了结了吧？”

“是的。而且我赢了。”

“你总是赢。”

“不是总是。”

“我可以认为你总是赢嘛。”

“随你。”

“所以你不在乎我是不是佩服你了？”

“有人跟我说，这是一个关于你能否承受女人的期待的分量问题。有人跟我说，你不该把自己放到和女人在一起的处境中，在那种处境中，你非得要一直正确无误。”

“这话是谁跟你说的？”

“当然是卡米尔。”

小孩在哭。她抽身走开了。今天这次短暂的谈话，五年之后将会使他想起：刚出生的婴儿的啼哭声，她漏着奶水的乳房，一整天呈现出的庸常的甜美气氛。还有装潢和油漆，还有新地毯的气味；书桌上面一摞的账单；窗外，夏天已经来到簇新的树上了。

价格通胀：1785—1789

小麦	66%
裸麦	71%
牛肉	67%
烧火木柴	91%

斯塔尼拉斯·弗雷农是卡米尔在学校结识的老朋友，新闻记者。他住在街角附近，编辑一份文学报纸。他喜欢开些令人动气的玩笑，在自己的衣着方面考究太多，不过，加布丽艾尔觉得他还是可以忍受的，因为他是皇族教子。

“我认为，德·安东夫人，你把这叫作沙龙吧。”他端坐在其中的一张新的紫色扶手椅上。“不，看上去不像沙龙。为什么国王议员的妻子不弄个沙龙呢？”

“这不是我考虑我自己的方式。”

“哦，我明白了。问题恰恰就是你，是吗？我以前认为，也许，问题恰恰就是我们。那就是你把我们看成是第二等人。”她客客气气地笑了笑。“当然，我们当中有些人是第二等人。法布尔，比如说，

就是第三等人了。”弗雷农向前倾了倾，用手做成一个尖塔。“那些我们年轻时候钦佩的家伙，”他说，“现在全都死了，或者老了，或者为了让他们的怒火不要烧旺，皇宫给了他们退休金，他们退休过自己的日子去了——尽管我担心这首先是一股靠模仿学会的怒火。你将来会记得，当布哈莱斯先生想要有人上演自己的戏时，我们胖胖的、半文盲的国王亲自禁止他们演出，因为他认为，这些戏具有颠覆社会良好秩序的特征，曾经出现过秩序混乱的事。结果证明了，是吗？布哈莱斯先生的抱负就是要在巴黎拥有最昂贵的联排别墅，现在呢，他在造房子，从他房子那儿，就可以看到巴士底狱，城里一些最肮脏的居民点的气味从那儿可以闻到。后来，又有一回——不，我可以举出很多例子。二十年前被视为危险的想法现在都成了政府机构的陈词滥调了——可是，人们每年冬天还是死在街上，他们还是挨饿。我们呢，轮到我们了，跟现存的社会秩序抗争，只是因为我们在顺着社会秩序这个肮脏的梯子往上爬的时候没有取得进步。例如，如果法布尔明天被选进学院，你将看到，他极度渴望把社会革命在一夜之间变为最和平、最殷勤的社会顺从。”

“说得很好，兔子，”德·安东说。

“我希望卡米尔别那么叫我，”弗雷农压抑着愤怒说。“现在大家都这么叫我了。”

德·安东笑了。“继续说说这些人吧，”他说。

“哦，那么……你碰到布利索了吗？正好现在他在美国，我想。卡米尔有封他的信。关于他们的全部问题，他正在给他们提出忠告。布利索是个伟大的理论家，是个伟大的政治哲学家，虽然身上连件衬衫都快没了。所有这些职业化的美国人，职业化的爱尔兰人，职业化的日内瓦人——所有流放的政府、鼓吹手、小文人、不得志的律师——所有这些嘴上宣称憎恨、他们其实内心最渴望得到东西的家伙。”

“这么说你能担当得起。你的家族受宠。你的文件就在审查者的右侧。发表激进观点是你可以允许自己得到的难得的东西。”

“德·安东，你在损我嘛。”

“你在损你的朋友们。”

弗雷农伸了伸腿。“争论到此为止，”他说。他蹙了蹙眉头。“你知

道他为什么要叫我兔子吗？”

“我想象不出。”

弗雷农转身面对加布丽艾尔了。“所以，德·安东夫人，我还是认为你已经有沙龙了。你有了我、佛朗索瓦·罗伯特，还有他妻子——路易丝·罗伯特说，她将写一本关于安莱特·杜普莱希斯，还有关于孔代大街的毁灭小说，不过她担心，把卡米尔作为小说中的一个人物可能没人相信。”

罗伯特夫妇新婚不久，彼此黏黏糊糊、卿卿我我的，但是过得极其贫困。他二十八岁，法律讲师，说话直来直去，和蔼可亲，善于接受别人的建议。结婚之前，路易丝叫德·凯拉列奥小姐，在阿特瓦长大，是朝廷审查官的女儿。她的贵族父亲不同意他们这桩婚事，可她不买他的账。家里为此闹得不欢的压力导致了他们没有得到一分钱，而且佛朗索瓦所有晋升的机会都给堵住了。于是，他们只好在孔代大街租了个小商店，开了家熟食门面，专卖来自殖民地的各种食品。此刻，路易丝·罗伯特就坐在她的后面，一直坐到衣服褶边翻了过来，她的眼睛看着卢梭的一本书，耳朵还竖着在听顾客说话，听关于糖蜜涨价的谣言。晚上，她给丈夫烧饭，认真检查一天的账单，在累加账单的时候，她那趾高气扬的肩头僵住了。加完账单后，便坐下，心平气和地跟佛朗索瓦交谈，谈司法管理，谈现代小说结构；之后，便在漆黑中躺下，一点也睡不着，鼻子露在床单外面，冰凉的，心里祈求着不要怀孕。

乔治-雅克说，“我在这儿蛮自在的。”他喜欢晚上在小区里到处散步，向妇女们脱帽致敬，然后跟她们的丈夫攀谈，每次回家的时候都带回一些新消息。杀猪大师傅雷让德勒是个好人啦，这生意现在赚钱。住在对过的那位长相粗粗的人其实是个侯爵，是圣-雨霍伊侯爵；他对现在的政权恨之入骨。关于政权，法布尔讲了个惊人的故事，全是关于错误结盟和国王密信的事儿。

乔治-雅克说，这儿一直比别处更加安静，不过，公寓里总是人满满的，他们是些半生不熟的人。他们从来没有单独吃过晚饭。办公室现在就设在一间小书房和原本当他们餐厅的地方。白天，小职员巴雷和德芙格他们总是窜过来跟她说说话。那些她以前从没见过的年轻人到门口问她，是否知道卡米尔现在住在哪里。有一回，她大为光火，

说，“住得近，与这儿没有什么分别。”

一周当中，她母亲会过来一两回，她对孩子总是操心过度，对用人总是批评，说，“你了解我，加布丽艾尔，我向来不干涉别人。”她自个儿去买东西，因为她对蔬菜特别挑剔，而且还喜欢核对找给她的零钱。孩子路易丝·吉力跟她一起过来，装模作样地帮她提提沉甸甸的袋子；吉力夫人过来，就本地的店主给她提些忠告，就他们在街上碰到的人评头论足。她喜欢路易丝这孩子：脸大、宽、阔，机警，有时候静思默想，有着独生子女的早熟。

“你那个地方总有这么多的嘈杂声嘛，”小女孩说。“有这么多的先生女士们来来往往。有时，我下楼的时候，没问题，是吗？”

“只要你乖，安静地坐在这里就好。只要我到那里就好。”

“哦，否则我不会想到过来的。我害怕德·安东先生。他有这么一副表情。”

“他真的非常友好。”

这孩子显得有些狐疑。然后脸上突然发亮。“我打算要做的事，”她说，“只要有人向我求婚，我马上就把自己嫁出去。我要生好几窝孩子，每天晚上都有很多的聚会。”

加布丽艾尔笑了。“你急什么急？你才十岁呀。”

路易丝·吉力拿眼斜乜着她。“我才不想等到老了。”

7月13日这天有冰雹。这么说，丝毫也没有让人了解到下冰雹是个什么样的情景——好像上帝的鄙视已经凝固了。大街上，到处都是形形色色的暴力和不明原因的事故。果园中的果子给砸光了，破坏得不成样子；谷物被砸得平摊在地里。整整一天，冰雹击打着窗户和门，一点也不像记忆中曾经有过的情景。在13号和14号之间的这天夜里，一群胆战心惊的人睡觉了。他们醒来的时候，发现一片寂静。仿佛过了很久很久，生命才从这座城市中流过。天热了，人们好像被这支离破碎的光亮弄得眼花缭乱，好像整个法国被推到了水下。

离这场灾难还有一年：加布丽艾尔站在镜子前，捏了捏帽子。她马上要出去购买上好的羊毛，给路易丝做冬衣。吉力夫人向来不会考虑这样傻乎乎的跑腿的事，但是到了八月底，路易丝喜欢起她衣橱里的冬服。谁知道下一回天气是什么样儿，她问，要是天气突然变冷，

她就要挨冻了，因为自从去年开始，她已经长了很多。倒不是因为冬天我要到什么地方去，她说，而是因为或许你会把我带到枫特蕾去看你母亲。枫特蕾，她说，是乡下。

门口有人。“进来吧，路易丝，”她喊道，可是没人进来。女佣凯瑟琳在摇哇哇哭叫的婴儿。她把帽子拿在手里，亲自跑到了门口。一个她不认识的姑娘站在那里。她看着加布丽艾尔，看着帽子，朝后退了退。“你准备出去？”

“有没有什么我能为你做的？”

这姑娘往后看了看。“我能进去五分钟吗？我知道这听起来不大可能，可我相信，用人被告知要四处跟踪我。”

加布丽艾尔让到了一边。这姑娘就进来了。她摘下宽檐帽，把黑发抖落出来。她穿一件蓝色麻布夹克衫，衣服贴身，展示出她只有手掌那么宽的腰肢和身体的丰满线条。她用一只手把头发往后抹了抹，抬起下颌，而且很有自我意识：向镜子里瞥了瞥自己。加布丽艾尔突然感到自己像是垃圾，而且穿着很糟，自己就是一个刚刚怀过孕的妇女。“我想，”她说，“您一定是露西尔。”

“我过来，”露西尔说，“因为情况这么糟糕，我太渴望跟人说说话了，卡米尔跟我说起过你的全部情况，他告诉我，你是一个多么善良、多么富有同情心的人，还说，我会非常喜欢你。”

加布丽艾尔往后一缩。她心想，这是个多么低俗、令人不齿的鬼把戏：如果他把所有关于我的情况都告诉过你，我怎么能告诉她，我对他有什么看法呢？她把帽子丢在桌上。“凯瑟琳，到楼上来，说，我又耽搁了。再给我们拿点柠檬来，好吗？今天天气暖和，是吗？”露西尔朝后看了看她：眼睛像是午夜的花朵。“哦，杜普莱希斯小姐——你跟你爸妈吵架了？”

露西尔在椅子上落了座。“我爸爸在我们屋里边兜圈子边说，‘父亲的权威难道就一点不算什么？’他话里有话，像是格言。我姐姐不停地跟我重复这句话，逗得我哈哈大笑。”

“哦，是吗？”

“我相信抵制权威的权利，如果权威有错的话。”

“那你妈妈说什么了？”

“没多说。她变得非常安静。她晓得我收到了来信。可她装着什

么都不知道。”

“这显得不够明智。”

“我把信放在她能看得见的地方。”

“这对你们俩都没什么好处。”

“是的，反倒把事情搞得更糟了。”

加布丽艾尔摇摇头。“我不会纵容。我绝对不会不把父母当回事。或者欺骗他们。”

露西尔饱含感情地说，“难道你不觉得女人应该选择她们要嫁的人吗？”

“哦，是的，这话说得有道理。但是嫁给德穆兰先生就是没道理。”

“哦。那么你不会嫁给他？”露西尔看起来好像是在为几码的鞋带迟迟疑疑。她把裙子朝上捋了一点，让裙子在手指间慢慢地滑过。“情况是，德·安东夫人，我爱上他了。”

“这我怀疑。你恰好经历人生的这么个阶段，你总要爱上个什么人。”

露西尔好奇地望着她。“在你遇到你丈夫前，你总要爱上一些人吗？”

“说实话，根本没有。我不是那种女孩。”

“那么什么让你认为我是那种女孩呢？关于经历这些阶段的所有话，不过是年岁大一点的人说的话罢了。他们认为，他们有权利从他们僵化定型的立场上看你，然后对你的生活进行评判。”

“我妈妈算是个有些见识的妇女，她会说，这就是痴。”

“有个这种类型的妈妈倒也不错。跟我妈妈非常相似。”

头一回，加布丽艾尔感觉到被激发出不愉快了。麻烦，就在自家的屋里？她怎么才能使这位小姑娘明白呢？她今后会明白点什么的，或者常识是否已经永远放松了它的约束，或者，首先是，常识有过约束吗？“我妈妈告诉我，”她说，“永远不要批评丈夫择友。可是，在这件事上——如果我用这个那个事告诉你，我并不佩服他……”

“这显而易见。”

加布丽艾尔依旧清楚地记得，孩子出生前的几个月，自己在屋子四周一摇一摆地走路的情景。她的妊娠期，虽然结果令人高兴，在某

种程度上说，还是让人经受了折磨，让人尴尬。甚至到了第三个月的月底，反应还是很大，她能看到人们不大害羞地打量着她。她知道孩子出生之后，他们就会掐掐手指头计算时间。好多个星期过去了，乔治-雅克把她怀孕当成是件好玩的事，但是两人的关系却生疏了。关于不是严格意义上的家务事，他甚至跟她谈得更少了。她思念咖啡馆，思念的程度强烈到他无法知道。她思念那种没有要求的男性伙伴，思念大家无拘无束地谈论外面的世界。

所以……如果乔治把他朋友带到家里来，这有什么关系吗？可是卡米尔一向要么是正好来到这里，要么是正准备离开这里。如果他坐在椅子上，他总是坐在椅子的边沿；如果他坐在椅子上超过三十秒钟，那是因为他极度疲惫。他朦朦胧胧的眼里流露出来的一丝惊慌，在她沉重的身体内激发出相同的情绪。孩子出生了，身体的沉重感消失了；无来由的焦虑却依然存在。“卡米尔是我天空上的一朵云，”她说。“他是我的肉中刺。”

“天哪！德·安东夫人，”露西尔说，“这些比喻你觉得你非要用不可吗？”

“首先……你知道他没钱吗？”

“我知道，不过我有钱。”

“他不可能单单靠你的钱过日子。”

“许多男人靠女人的钱过日子。这很体面，在有些圈子里，向来就是这样。”

“你妈妈的这个行当，也许他们过去一直就是这样——我不知道该怎么表达它。”

“我也不知道，”露西尔说。“有表达这个行当的专门术语，不过我今天早上感到不大对劲儿。”

“你必须弄清有关这件事的真相。”

“我妈妈不会跟我说话。我可以问卡米尔。可是，为什么我居然要让他对我撒谎？于是我从脑子里把这念头给打消了。我把这个话题当成是个不对外公开的话题。你看得出，我整天价地在想着他。我连做梦都是关于他——我不会因此挨骂吧。我给他写了几封信，然后又把信给撕碎了。我想象在大街上我会碰巧遇到他——”露西尔突然中断不说了，她举起一只手，把想象在额头上的一束头发往后推了推。

加布丽艾尔怔怔地注视着她。这就是痴，她心想，这个模仿出来的动作。露西尔觉得自己做完了这个动作。她照照镜子。她觉得，这是一场激情抒发。

凯瑟琳把头伸到了门外。“先生今天回家早。”

凯瑟琳一跃而起。露西尔重新坐到椅子上。她让自己的胳膊顺着扶手椅的扶手放着，还像猫在试爪子一样，挥挥手。德·安东进来了。他边脱衣服边说，“法院四周有一帮暴民。我好不容易才出来，你跟我说过，要远离是非麻烦。他们在燃放烟火，为奥尔良高呼。卫兵们对冲散暴民也没兴趣——”他看到露西尔了。“啊，”他说，“麻烦已经到家里来了，我明白。卡米尔在跟雷让德勒谈话，他会直接到这里来。雷让德勒，”他有一搭没一搭地说，“是我们的屠夫。”

卡米尔出现时，露西尔稳稳当当地从椅子上站起来，穿过房间，去跟他亲嘴。她在对着镜子照自己，照他。她看到他从他肩头那里拿起自己的手，把它们握紧，像在祈祷一般，然后又轻轻地把它们放回到她的身旁。他看到，她没有在头发上施粉时的样子与平时有多么大的不同；她坚毅的面容和完美的苍白是多么富有戏剧色彩。他看到，加布丽艾尔对他不友好的态度消除了一些。他看到，她是如何注视着她丈夫、如何注视着露西尔的。他看到，德·安东在思忖，曾经有一回，他没有撒谎，也没有夸张，他说，露西尔以前漂亮，现在还是漂亮。这花了他一秒钟的功夫。卡米尔笑笑。他知道，如果他真的深深爱恋露西尔，他的所有胡言乱语都可以原谅。感情丰富的人都会原谅他，他知道该怎么去调动感情。他觉得，也许他是深深地爱着她；毕竟，他在露西尔的脸上看到了被激发起来的痛苦，他肯定，自己脸上也反映出了这种痛苦，除了爱恋，还能用别的什么名称来表达这种痛苦吗？

是什么使她处于眼下这般状态呢？一定是他的信。蓦地，他记起乔治曾经对他说过的话：“试着写写随笔吧。”要是当初听了那句话，也许现在不至于如此毫无结果了。他有很多话要说，如果他能够把自己对于杜普莱希斯一家复杂痛苦的情感简化成几页一目了然、表达到位的语句，那么分析全国形势应该算是儿童游戏了。此外，虽然他的人生滑稽可笑，笨嘴拙舌，天生就是让人家取笑的，但是他的写作可以做到风格卓异、无情冷酷，产生使人哭泣、使人咬牙切齿的效果

呀。

足足有三十秒的功夫，露西尔忘了自己是在照镜子。头一回，她感觉到她已经抓住了自己的生命，她变得具象化了，她再也不是旁观者了。可是这种感觉能持续多久呢？他真实而又具体地出现在眼前，这是她太渴望得到的东西；此刻，她觉得眼前这一切太过于真实，真是难以承受。她希望他会立刻离开，这样她可以再去想象他，但是自己该如何发出这个请求，同时又不显得神经兮兮的，她没有把握。卡米尔在脑海里大致框定了政治宣传册的第一个句子和最后一个句子，可他的眼睛始终没有从她的脸上移开过。因为他高度近视，他的凝视给人一种注意力太集中的印象，这让她感到膝盖发虚。他们都深深地陷在各自不同的目的之中，就僵着站在那里，恍恍惚惚的，直到——如同好几个不同的瞬间消逝了那样——这一瞬间过去了。

“哦，这位就是推翻了这个家庭，并为用人和神职人员作伪证的家伙，”德·安东说，“我想知道，我的天，你是不是熟悉一些英国作家谢立丹[1]先生的戏剧作品？”

“不熟悉。”

“我想知道你是不是认为生活应当模仿艺术？”

“如果艺术模仿生活，”露西尔说，“那对我来说是十分令人激动了。”她留意了一下钟上的时间。“不得了，”她说。

她给他们所有人来了个飞吻，然后飞快地戴好带羽毛的帽子，冲到了外面的台阶上。匆忙之中，她差点儿把一个小女孩撞翻，她好像站在门口在听里面的谈话，令人惊讶的是，她竟然还在她的身后大喊大叫，“我喜欢你的夹克衫。”

是夜，她在床上心想，嗯嗯，那个高大丑陋的家伙，我好像在那里已经把他给征服了。

8月8号，国王确定了召开三级议会的日期——1789年5月1号。一个星期之后，财政总长布莱恩发现（或者据说是这样）国家金库里的收入只够四分之一天的开销。他宣布停止所有由政府派发的支出。法国破产了。国王陛下继续打猎，如果他不猎杀，便在日记中记录下这样的事实：小事，小事，小事。[2]布莱恩被解雇了。

这些日子，惯常的生活节奏被打断得太厉害了，结果，克劳德本该在凡尔赛宫的时候，他本人却被人家在巴黎找到了。上午十点钟，他到外面溜达，扑面而来的是八月的热浪，他往德·伏伊咖啡馆走。在其他年份，八月份的时候，他总是坐在位于皇后镇别墅敞开的窗户边上。

“早上好，德·安东先生，”他说。“德穆兰先生。我不知道你们彼此相识。”这个想法似乎使他感到疼痛。“哦，你觉得怎么样？事情不会就照这样下去吧。”

“我认为，我们应该把你的话当真，杜普莱希斯先生，”卡米尔说。“把赖克尔先生请回来，你有怎样的期待？”

“这重要吗？”克劳德说。“我认为，就是修道院院长德雷也认为，对于目前的局势他也无力回天。”

“凡尔赛那边有什么新动静吗？”德·安东说。

“有人告诉我说，”卡米尔说，“如果国王无法打猎，他会到凡尔赛宫的顶上，朝女士们的帽子胡乱地开枪。你觉得这话里头有什么名堂吗？”

“不该感到惊讶。”克劳德说。

“自从赖克尔不在位置上之后，看到局势每况愈下，很多人都感到茫然困惑。假如你回想1781年，回想公共会计，那时的账面上还有盈余呢——”

“炮制出来的，”克劳德不高兴地说。

“真的？”

“篡改得恰到好处。”

“赖克尔先生到此为止了，”德·安东说。

“可你知道，这不是犯罪，”卡米尔暗示道。“如果他觉得公众的信心乃是主要大事，那就不是犯罪。”

“天哪，”德·安东说。

克劳德转身面对他。“我在学习不少东西，德·安东，风中的稻草——大事发生的细微征兆啊。你的赞助人巴朗汀要从消费税务委员会转岗到——他要在新政下面的司法部当部长了。”他笑笑。看上去非常疲惫。“这对我来说真是伤心——天哪。为了阻止它发展到这个地步，我宁愿奉献一切。这样做，必定会激发更加疯狂的分子……”他

的目光落在卡米尔身上。今天上午，他一直非常文雅，举止非常得体，但是卡米尔是个更加疯狂的人这一点，克劳德丝毫也不怀疑。“德穆兰先生，”他说，“我希望你不会还有要娶我女儿这个念头。”

“相反，我就是还有这个念头。”

“只要你能从我的角度看这件事。”

“不能，恐怕我只能从我的角度看这件事。”

杜普莱希斯先生把脸侧了过去。德·安东把手放在他的手臂上。“关于巴朗汀先生——你能不能告诉我更多的情况？”

克劳德竖起一根食指。“说得最少，弥补得最快。我希望，我没有抢人家发言的机会。我期待不久就会跟你见面。”他朝卡米尔指了指，一副无可救药的样子。“还有他。”

卡米尔看着他。“风中的稻草——大事发生的细微征兆啊，”他恶狠狠地说。“你曾听过这样的胡言乱语吗？我们该安排他跟维诺先生一起进行陈词滥调比赛了。哦，”他突然说，“我确实明白他的意思了。他的意思是，他们将要给你一份工作。”

一上任，赖克尔就开始商谈从国外贷一笔款子。议会要重新设立。面包价格上涨了两个苏。8月29号这天，一群暴民烧毁了位于庞特-乐福的卫兵岗亭。国王弄到了把部队开进首都的资金。士兵朝六七百人的人群开了枪，有七八个人被打死，伤者人数不详。

巴朗汀先生被任命为司法部长兼掌印人。暴民按照他前任的模样扎了个稻草娃娃，然后在沙滩广场，在呼呼啦啦的喊叫声和嘲笑声中，在烟花的噼啪声和呼呼声中，在醉鬼附和着那些长期驻守在首都而且喜欢这类事的法国卫兵的歌唱声中，点火把它焚烧了。

德·安东准确地给出了理由，他不动声色，毫不含糊，已经事先想好了他要说什么，这样才会做到绝对清楚明白。巴朗汀主动让出秘书职位的事儿在市政大厅和各部门周边以及以外的范围内将很快被大家知道。法布尔建议，他该给加布丽艾尔带些鲜花，而且要温柔地把每一朵鲜花折断了送给她。

他到家的时候，夏庞蒂尔夫人在家里，卡米尔也在。他们看到他

便中止了谈话。气氛不是那么友好，但是安琪莉可还是走了过来，满面春风，在他们两人的面颊上分别亲了亲。“亲爱的儿子乔治，”她说，“我们对你表示最热烈的祝贺。”

“祝贺什么？”他说。“我的案子还没有眉目呢。真的，现在司法过程像是糖浆一样在移动。”

“我们知道，”加布丽艾尔说，“人家给你提供了一个在政府的新职位。”

“是的，不过没什么意义。我把它拒绝了。”

“我告诉过你，”卡米尔说。

安琪莉可起身。“那么我走了。”

“我送你出去，”加布丽艾尔说，格外地讲究客套。她神采奕奕。她站了起来；他们走开，在门外窃窃私语。

“安琪莉可会让她表现的，”德·安东说。卡米尔坐下，朝他笑。“你很容易高兴。再进来吧，平平气，把门关好，”他对妻子说。“请尽量理解，我是为了最好的目的才这样做的。”

“当他说你已经把这个岗位拒绝的时候，”她指着卡米尔说，“我就说，他以为我是什么样的傻瓜？”

“这届政府维持不了一年。这岗位对我而言并不合适，加布丽艾尔。”她怔怔地望着他。“那你打算怎么办？因为法律现状不合适，你放弃你现在的业务了吗？你以前可是有抱负的，你过去常说——”

“是啊，现在他的雄心更大，”卡米尔插话说。“他太优秀，在巴朗汀手下的小位置不适合他。可能——哦，可能有朝一日，他的才华应该让他掌管国王的大印。”

德·安东哈哈大笑。“要是这样该多好，”他说，“我会把大印交给你，我承诺。”

“这可能是叛国之罪，”加布丽艾尔说。她的头发正向下滑落，好像在很多危急的时候，它往往都是这样。

“别把这个问题搞混，”卡米尔说。“乔治-雅克打算做个伟人，不管他受到多大的阻挠。”

“你疯了，”加布丽艾尔说。她在摇头的时候，一大堆的发针从头上弹了出来，慢慢地滑落到地板上。“乔治，我所厌恶的就是看到你在别人的意见后面加快脚步。”

“我？你认为我干那种事？”

“不，”卡米尔赶忙说，“他不干那种事。”

“他关注的是你，可他丝毫也不关心我。”

“那是因为——”卡米尔停下。他无法想出一个圆滑的、为何如此这般的理由。他转向德·安东。“今晚我能带你到德·伏伊咖啡馆吗？也许人家期待你做一场简短的演讲，你不会介意吧，肯定不会。”

加布丽艾尔手里拿着一根发针，从地板上抬起目光。“我理解，从某种角度看，这种行当已经使你伟大辉煌了，是吗？”

“我不会说‘伟大辉煌’，”卡米尔看上去谦虚的样子。“不过这是一个开端。”

“你介意吗，”德·安东对她说。“我不会迟到。我到家的时候，我会更好地解释这个原因。加布丽艾尔，发针就丢那里，凯瑟琳会捡。”

加布丽艾尔又摇摇头。不会向她解释的，而且，要是要求凯瑟琳趴在地板上找寻她的发针，她可能会引起注意；为什么他就不明白这一点呢？

两个男人下楼。卡米尔说，“恐怕就是因为我的存在才让加布丽艾尔感到厌烦的。就连我绝望的未婚妻在她门口出现的时候，她还是认为，我在企图哄你跟我上床。”

“难道你不是吗？”

“现在是考虑更加崇高的事业的时候，”卡米尔说。“哦，我是这么开心。大家都说变化即将来临，大家都说国家要被颠覆。他们这么说，不过，这种说法你信。你在根据这话行动。有人已经看到你行动了。”

“有一位教皇——我忘记是哪位了——他告诉大家，世界快要终结。他们所有人都把庄园地产放到了市场上，之后，这位教皇买下庄园，发了财。”

“这倒是个不错的故事，”卡米尔说。“你不是教皇，不过，没关系，我觉得，为了你自己，你会干得非常出色。”

他们一听到在阿拉斯要有几场选举，马克西米连就开始做准备了。“你怎么知道你要当选了呢？”他弟弟奥古斯汀说。“他们也许结成

了一个帮派集团跟你对抗。这非常有可能。”

“那么，从现在到选举之间，我得保持低调，”他冷冷地说。“在不少省里，这儿几乎人人都有一张选票，不仅仅是那些有钱的人。因为这个原因，他们将无法把我剔除在外，”他说。

她姐姐夏洛特说，“如果他们不选你，他们就是不知感恩戴德的畜生。毕竟，你为穷人做了不少的事。你应该被选上。”

“这不是奖励。”

“你一直在这么拼命地工作，什么也不图，没有金钱，没有声誉。没有必要装得你对当选反感嘛。你没有义务像圣人一样。”

他叹了口气。夏洛特有这种办法一针见血地刺到他。用家庭这把刀子乱砍一通。

“我知道你是怎么想的，马克西米连，”她说。“你认为，六个月之后，或者甚至一年之后，你就不会从凡尔赛回来了。你认为，这件事将要改变你的人生。仅仅是为了使你开心，你就想要他们进行一场革命吗？”

“我不管三级议会干什么，”菲利普·德·奥尔良说，“他们处理个人自由问题时，只要我在那里，就可以利用我的声音，为法律投票，之后，我才有把握，有一天我带着梦想在雷恩赛睡觉的时候，没有人会违背我的意志，把我打发到维拉斯-科特雷特去。”

临近1788年年底的时候，公爵任命了一位新私人秘书。他喜欢让人难堪，这也许就是他选择此人的主要原因。他的随从里面增加了一个人，此人是一位部队军官，名叫拉克洛。四十大几。个头高，有棱有角，面容清秀，有双冷峻的蓝眼睛。十八岁时，他参了军，但是从来没有见识过真刀实枪的场面。有一回，这样的情况使他感到难过，但是，在不同省里、不同的卫戍城度过的二十年时光给了他一种深沉的、具有哲学意味的冷漠外表。为了自娱自乐，他常常写些打油诗，还有，常常是一夜之间挥笔写就的歌剧歌词。他一直观察人，记录他们的谋略细节，他们的政治高压攻势。已有二十年了，他一直没有旁的事可做。对最羡慕、最佩服的事物进行指责这种思维习惯，对于它无法获得的东西就是渴望这种思维习惯，他变得熟稔了。

他的第一本小说《危险的关系》于1782年在巴黎出版。几天之

内，第一版就告罄。出版商们搓搓手说，要是这本振聋发聩、愤世嫉俗的书正是公众所需要的话，他们当中担任书报审查的人会是谁呢？第二版一售而空。夫人们、主教们表示愤慨。王后的私人图书馆订购了一本账簿装订版。当着作者的面，好多扇门砰地关上。他已经到了。

看来他的军事生涯到头了。不管怎么说，他对部队传统习俗的批评已经使他的位置不大稳固了。“依我看，我要把这家伙干掉，”公爵说。“你的每一个装模作样对他来说都是一本公开的书。”当菲丽切蒂·德·让利听到任命时，她扬言，要辞去公爵孩子们的家庭老师一职。拉克洛能想到，要有更大的灾难来临了。

这是公爵事务中关键的时刻。如果他要乘机利用眼下动荡不安的时机，他就必须有个组织，有个权力根据地。他在巴黎广受欢迎，必须充分利用这一点。必须物色一些人员为自己服务，对他们的过去进行调查，对他们的未来进行规划。必须考察他们的忠诚。钱得换手，人要易心。

拉克洛发挥了自己的冷静才智，考察了这个局面。他开始认识一些为警察所熟悉的作家，在客居国外的法国人当中，做了一些谨慎调查，了解他们流放的原因。他搞到了一份巴黎大地图，用蓝圈把可以加强的地方标识出来。他熬夜，坐在油灯边上，梳理一页一页的宣传册，这些宣传册是那天从巴黎几个出版社拿来的，因为审查制度已经终结。他在寻找，比起别的作家，哪些作家的胆子更大，说话更加直言不讳。之后，他会主动向他们示好，这些人当中很少有人写过畅销书。

拉克洛现在成了公爵的人。他的声明要言不烦，他的样子令人不可亲近。他属于那种名字无人知晓的人。可是他依然带着鬼鬼祟祟的职业兴趣，观察着男男女女，在随手得到的纸上记下他脑子里随时出现的想法。

1788年12月，公爵把雄伟壮观的皇家巴黎艺术画廊里的藏品卖掉，把所有的钱全部作为穷人救济金。报纸上宣布，每天他要分发一千英镑的面包；他要支付穷困妇女的临盆开支（风流才子们说，甚至还有那些他还没有使她们受孕的人）；他要放弃强加在他庄园粮食上的十一税，取消在他所有地盘上的各种打猎法律。

这就是菲丽切蒂的计划。这个计划是为了国家利益。它也给菲利普本人带来了一些益处。

孔代大街。“虽然审查制度已经结束，”露西尔说，“可还有刑事处罚。”

“真庆幸，”他父亲说。

卡米尔的第一本宣传册放在桌上，整整齐齐地放在纸做的封面里面。他的第二本，还是手稿形式，放在第一本的边上。印刷工人不会接触到它，现在还没有；我们只好等到局势转向更糟的时候了。

露西尔的手指头抚摸着它，纸、墨迹、带子：

> 这本手册是专为我们时代亲睹自由回到法国人民当中而撰写的……四十年了，哲学一直在破坏专制制度的根基，正如恺撒之前的罗马已被罪恶所奴役一样，赖克尔之前的法兰西同样已由她的智慧赋予了选举权……爱国主义以烈焰吞噬一切的迅猛之势，在日复一日地蔓延。年轻人开始燃烧，老年人第一次不再为过去感到懊悔。眼下他们为过去感到羞愧脸红。

---

[1] 谢立丹（1751—1816），爱尔兰最著名的喜剧作家。出生在爱尔兰的都柏林，代表了十八世纪英国戏剧艺术的最高成就。著名喜剧作品有《造谣学校》、《情敌》等。

[2] 原文为法语。

第6章

泰通威尔的最后岁月（1789）

给三级议会的革职信函是这样写的：

> “谢拉武瓦小区约由二百人组成。绝大部分住户根本没有房子。那些有房子的拥有的面积太小，根本不值一提。他们平常吃的食品就是在盐水里泡过的面包。至于说牛肉，从来没人尝过，复活节星期天，忏悔星期二，还有守护神大餐除外……如果主人不禁止在葡萄园内种植扁豆，有时候有个把人或许吃得上一点扁豆……那就是普通百姓在最好的国王统治之下过上的日子。”
>
> 奥诺雷·加布里尔·芮蒯诺，德·米拉波伯爵：
>
> “我的座右铭应当是：不惜一切代价进入三级议会。”

新年。到外面的街道上走走吧，你觉得就是在这里：世界最后的崩溃、倒塌和终结出现了。天气要比现在活着的人能记得的冷天还要寒冷。河流冻成了坚冰。头一天早上，这情景还算新鲜。孩子们跑啊，喊啊，拽着他们正在抱怨的母亲到外面去看上冻的河。“大家可以滑冰啦，”人们说。过了一个星期，母亲们开始掉头不看了，把孩子们关在屋内。大桥下面，在黯淡微弱的忽明忽暗的火旁边，穷人在等死。因为新年到了，一块面包卖到了十四个苏。

这些穷人离开他们不大的遮身之地、工棚、洞穴，丢弃了硬如岩石、闪耀着雪光的田野，因为他们不再相信那里能长出什么东西来。用一只方袋子把几块面包或是栗子紧紧地扎好：用细绳把一捆柴火捆好：别再道别，上路吧。他们一批一批地朝着安全地带转移，有时候只是男人，有时候是几家人，不过总是跟来自本地区说相同语言的人在一道儿。起初，他们还唱唱歌讲讲故事的。过了两天左右，他们就

沉默走路了。原先大步行进的队伍现在是拖着步子在走了。运气好的话，有人还可以找个棚子或牛栏过夜。上了年岁的妇女早上难以被人叫醒，她们后来才被发现已经年老昏聩了。遗弃在村子门口的孩子们，有的死了，有的给慈善机构发现，后来长大了，用了别的名字。那些到了巴黎但尚有元气的人开始找工作。他们被告知，男的正遭解雇，而且他们还是我们自己人哪；外来人员没有活计可做。因为河流冰冻了，货物没法运进城里去：要扎染的布匹没有，当然不需要有人晒黑皮肤，玉米也就没有。船困在冰上，粮食正在船舱里腐烂。

流浪汉在能遮身的地方聚集，但是没有讨论局势，因为没有什么可以讨论的。起初，他们在下午的晚些时候到市场上转悠，因为到了白天交易结束的时候，剩下的面包会贱卖或者白白送人。粗暴凶狠的巴黎婆娘们首先到那儿去。后来，一过正午，就没有面包了。有人告诉她们，好心的奥尔良公爵白送了一千块面包给像他们这样一文不名的人。可是巴黎的乞丐们就让她们站在那里，她们咄咄逼人，冷漠无情，情愿给他们一些充满恶意的消息，情愿从那些被撞倒在地的人身上走过去。他们聚集在后院，在教堂的前廊，在风刀子刮不到的地方。很年迈、很年幼的人都被医院收纳了。受到骚扰的和尚们和修女们要预定额外的亚麻布和新鲜的面包，结果仅仅发现，他们必须将就着使用浆过的亚麻布和摆了几天的面包。他们说，上帝的设计完美无缺，因为，要是天气起暖，就会有传染病。女人生孩子的时候，因为害怕，哭了。

就连有钱人也觉得不大对劲了。布施看来是不够了。时尚大街上出现了冻僵的尸首。每当人们从马车上下来，他们总要把斗篷拉下，好遮住脸，防止面颊被刺骨的寒风吹到，还有，就是用它来遮挡他们的视线，免得看到那幅悲惨的景象。

“你现在回家准备参加选举？”法布尔说。“卡米尔，你怎么能就这么把我撇下呢？我们伟大的小说才完成了一半？”

“别添乱，”卡米尔说。“有可能我回来的时候，我们不必靠写色情小说营生了。我们也许会有别的收入来源。”

法布尔笑了笑。“卡米尔觉得选举和发现金矿一样美好。这些日子，我喜欢你，你这么柔弱，又这么凶猛，说起话来就像是书本里的人物。有没有可能你得了肺结核？才刚刚开始的发烧？”他把手放在

卡米尔的额头上。“觉得你能熬到五月份。”

这些日子的早晨，每当卡米尔醒来的时候，他就想把床单重新拉到头上。他一直头疼，而且好像听不懂别人在说什么话。

两件事，革命和露西尔，好像比以前更加遥远了。他知道，一个人必须利用另一个人。他有一个星期没见到她了，后来，非常短暂地见了一次面，她似乎态度冷漠。她说过，“我不是有意要显得冷漠，可是我——”她苦笑了一下——“我不敢把痛苦的感情流露出来。”

在他较为冷静的时候，他会跟大家谈和平改革，宣扬共和主义，但是，对于路易，他说，他没什么要反对，还说，他相信他是个好人。他说话的方式和别人一样。可是德·安东说，“我了解你，你需要暴力，你已经喜欢上暴力了。”

他去看克劳德·杜普莱希斯，告诉他自己交上了好运。即便皮卡迪区没有把他作为三级议会的代表派出（他装作认为这有可能），派出的肯定也是他父亲。克劳德说，“我不晓得你父亲是哪种类型的人，但是如果他算明智的话，他在凡尔赛宫期间会跟你断绝来往，以免遭遇尴尬。”他先是盯着墙上一处高的地方凝视，然后把目光落在卡米尔的脸上。他似乎觉得这就是降低身份。“你现在是个雇佣的宣传写手，”他说。“我女儿还是个充满幻想的小姑娘，她还是个理想化的人，非常年少幼稚。还不知道艰难和忧愁的滋味。她也许以为，她明白她需要什么，可她并不明白，我才明白她需要什么。”

他从克劳德那里走了。他们要有好几个月不会再见面了。他站在孔代大街，抬头看了看一楼的窗户，希望他或许能看见安莱特。但是什么人都没看到。他再一次到几个出版商那里转了一圈，对他们还抱有不少的希望，好像——自从上周开始——他们或许已经变成了魔鬼才会关心的人。出版社白天黑夜都在忙碌；出版社所有的人都在平衡风险；具有煽动性的文学作品需求量大，可是没人吃得消让出版社被人家砸垮，让工人们走人。“这非常简单，我出版，我坐牢，”印刷商莫姆诺说。“难道你就不能把调子降低吗？”

“不行，”卡米尔说。不行，我不能妥协：恰恰就像比劳德-瓦恩尼斯以前常说的那样。他摇摇头。他任头发生长，这样，每当他用力摇头的时候，头发像是黑色的波浪在四处弹蹦，某种程度上像是在演戏。他就喜欢这种效果。难怪头疼。

印刷商说，“你跟法布尔一起写的那本淫秽小说怎么样了？你的心思不在那上面了？”

“一旦他不在，”法布尔高兴地对德·安东说，“我就可以修改书稿，让我们的女主人公看上去像露西尔·杜普莱希斯一样。”

> “如果三级议会会议根据国王的承诺举行……很少有人怀疑，政府内部将会爆发什么革命。可能，在某种程度上，与英国宪法类似的一部宪法将会被采用，还有附加的对王权的制约。”
>
> J·C·维尼尔斯，老萨勒姆地区议会议员

今天，加布里尔·芮蒯蒂·德·米拉波伯爵四十岁：生日快乐。作为生日义不容辞的责任，他正对着一面长镜在仔细地照。形象大小和魅力好像在揶揄这副华而不实的镜框。

家庭故事：他出生那天，男助产师走到他父亲身边，孩子用布包着。“别慌张……。”他的人生便开始了。

现在他不是美男子了。他也许四十，可看上去像五十了。他尚未解除破产的一个专长：恰恰就是这个专长，使他从来没有为钱发过愁。还有一个专长就是，他在位于维桑的国家监狱中痛苦地度过的每个月。再有一个专长就是所有杂种都当父亲。你已经活过了，他对自己说；难道你期望人生不要留下印记吗？

四十是个转折点啊，他告诉自己。别回首。早期地狱般的家：惊呼惊叫的血腥吵架，多少天闭口不开、谋杀一般的沉寂。有一天，他站在他父母之间；他母亲用手枪对他的头开枪了。才十四岁啊，可他父亲说他什么？我已经看到畜生的本性。后来到了部队，几场一般性的决斗，一阵一阵的好色和盲目偏执的发火。生活在继续。牢房。伯尼费斯修士人生的每一天都醉得嗷嗷大叫。他的身体向外突出，到了像集市上怪物体形的地步了。别回首。几乎是偶然，几乎没有被人注意到的是，破产和婚姻到了：小小的爱弥儿，女继承人，这个小小的毒药包，他发过誓，要对她忠心不贰。他想知道今天爱弥儿在什么地方？

生日快乐，米拉波。评估一下资产吧。他挺直了身子。他个子高，刚劲有力，胸部厚实，肺活量大。他的脸着实令人吃惊：痘痕严

重，但好像还没严重到把女人吓跑的地步。他稍稍把头一侧，这样他可以在镜子里仔细观察自己鼻子鹰钩形的线条。嘴薄，令人望而生畏。他觉得，可以把它叫作冷酷残忍的嘴。总的来说，这是一张男人的脸型，充满了活力和高贵的教养。只要对事实稍加一点美化点缀，他就可以使他的家族成为法国最古老、最高贵的家族之一。有谁在意美化点缀呢？也许学究们、系谱学家们。人们倒是把你自己本人的评价当回事，他心想。可现在，贵族们，还有第二等级的国家议会制度已经跟他断绝了关系。他将不会拥有席位。议会将不再有他的声音。也许他们这么认为吧。

去年夏天，出现了一本名为《柏林宫廷秘史》的诋毁书籍，这一事实把整个情况搞得错综复杂。此书相当详细地描写了普鲁士宫廷淫秽龌龊的一面，还描写了一些宫廷名人的性倾向。无论他多么极力否认自己是作者，可对大家来说，此书是根据他做外交官期间的观察写成的，这是显而易见的。严格说来，他没有责任：难道他没有把手稿交给他的秘书，命令他不要把书传给任何人，尤其是他本人吗？他怎么会知道，他现在的情人，一位出版商的女儿，有撬锁并且翻找他秘书抽屉的习惯呢？不过，这算不上是那种让政府满意的借口。此外，八月份，他一直非常非常缺钱。

政府本该更加通情达理。如果去年他们给他一份工作，而不是对他置之不理——一份跟他的才华相称的工作，比如在君士但丁堡大使馆，或者在彼得堡大使馆——那么，他会把《秘史》烧掉，或者把它扔到池塘里去。如果他们当时听从了他的忠告，那么现在他就不会作准备，要给他们一个狠狠的教训了。

因此，贵族们拒绝了他。很好。三天之前，作为第三等级国家议会制度下院的候选人，他到了位于普罗旺斯地区的埃克斯。出现了什么结果呢？狂热的场面哪。“国父啊，”他们曾经这么称呼过他，他在当地出名。他到巴黎的时候，埃克斯的所有钟声总是回荡着欢乐，南方的夜空总是烟火金色的火把尾巴纵横交错。活火。他常常到马赛去（没有冒险），那里的喧闹和富丽堂皇丝毫不比巴黎逊色。就是为了保证这一点，他才在这座城市出版了一本匿名宣传册，称赞自己的品格和气质。

因此，该如何对付凡尔赛的这些坏情况呢？调和？诽谤？他们会

不会在大选中间逮捕你？

1789年，修道院院长塞耶斯撰写的宣传册这样写道：

> 第三议会制度是什么？
>
> 是一切。
>
> 直到如今，第三议会是什么？
>
> 什么都不是。
>
> 它想要什么？
>
> 想要成为不容小觑的东西。

1789年3月5日，在拉昂区举行吉斯第三等级议会制度的首次选举大会。大会由威尔曼多瓦管辖区的中将让-尼克拉斯·德穆兰先生主持；索尔斯先生协助；检察官马里阿奇先生担任秘书；出席人数292人。

为了向本次大会隆重召开表示崇敬，德穆兰先生的儿子用绿色宽丝带把他的黑发向后扎好。上午早些时候，他扎的是黑色丝带，不过，他恰好及时想到，黑色是哈普斯伯格和安托瓦内特辖区的颜色，而且黑色根本不是他想要显示的那种派系关系。但是，绿色是自由之色，是希望之色。他父亲在前门等他，对他拖拖拉拉和戴新帽子的行为有些怨气。“我根本不知道为什么人们把希望算作美德，”卡米尔说。“希望好像这么自私自利啊。”

这是一个天气寒冷、刮着大风的日子。在大桥路上，卡米尔停下了，碰碰他父亲的胳膊。“跟我一起到拉昂来吧，参加区选举大会。为我说说话。求求你了。”

“你以为，为了你，我应该站到边上去吗？”让-尼克拉斯说。“选民们喜欢我身上的性格特点，可你没有继承。我清楚，在拉昂区，有些人在代表你发出噪音，说，你肯定熟悉相关情况等等。就让他们见

见你吧，这就是我要说的全部内容。就让他们跟你进行五分钟的正常交谈。就让他们见见你。不行，卡米尔，我绝不能把你强加给选民中的党派。”

卡米尔张开嘴巴正要回答。他父亲说，“你以为，站在大街上跟别人争论是个好主意吗？”

“是的，为什么不是？”

让-尼克拉斯抓住儿子的胳膊。把他拽到会场不是非常体面，可是如果必要，他会这么干的。他只是感觉到，带着湿气的风穿透了他的衣服，在身体上的每个部位引发疼痛。“快，”他不客气地说。“趁他们还没有认定我们不来的时候。”

“哦，终于来了，”德·维耶夫威尔堂兄们说。露丝的父亲酸溜溜地打量着他。“我宁愿希望见不到你们，不过，我认为你是当地律师协会的会员，而且你父亲指明，我们不大好剥夺你的选举权。这毕竟也许是你在国家事务中发挥作用的唯一机会。我听说你一直在写东西，”他说。“写宣传册。如果我可以这么说，这可不是绅士说服别人的办法。”

卡米尔朝戈达尔先生报以最诚挚、最开心的微笑。“佩林先生向你表示问候，”他说。

见面之后，没什么要做的，除了让-尼克拉斯去拉昂区征取正式的支持。吉斯市长，阿德里昂·德·维耶夫威尔跟他们一起步行回家了。让-尼克拉斯似乎被轻易得手的胜利冲昏了头脑。他原本必须收拾行李准备前往凡尔赛的。但是，当他们穿过军事广场站的时候，他停下了，站在那里抬头朝自己的屋子看看。“你在干吗？”他的亲戚问。

“检查排水系统，”让-尼克拉斯说。

到第二天早晨，一切全垮掉了。德穆兰先生没有露面吃早饭。玛德琳早就料想会有节日气氛那种咖啡杯的碰撞声，四周一片祝贺声，甚至也许会有些笑声。可是待在家里的孩子们全都伤风了，个个蜷缩着，她得留下来照顾一个儿子，这个儿子她还没熟悉到可以跟他谈话的程度，而且，无论如何，这个儿子就是不吃早饭。

“他会不会是在生闷气呢？”她问。“我觉得他不会偏偏就在今天生气。这是因为模仿王权和我们分床睡在各自的卧室导致的。我根本不晓得这个杂种在想什么。”

“我可以去找他。”卡米尔建议道。

“不要，别麻烦了。喝点咖啡。他可能要给我捎个便条。”

玛德琳扫视了一下她最年长的孩子。她抓了一块奶油鸡蛋面包朝嘴里放。让她吃惊的是，鸡蛋面包粘在那里，像是一团灰。“我们出了什么事？”她说。热泪盈眶。“你出了什么事？”她原本可以把头低着趴在桌子上号啕大哭的。

不久，让-尼克拉斯身体不好的消息传来了。他说，他感到疼痛。医生到了，让他卧床别动。音信已经送到了市长家中。

“是我的心脏吗？”德穆兰虚弱地问。如果是心脏，他一定会说，我怪卡米尔。

医生说，“我跟你讲得够多的了，你的心脏在哪里，你的肾脏在哪里，还有它们各自的情况如何，虽然你的心脏目前挺好，但是，就凭你这样的肾脏，要动身前往凡尔赛纯粹就是愚蠢。再过两年，你就六十了，前提是，而且只能是，平静地对待生活。此外——”

“是吗？你还在关心它吗？”

“凡尔赛的各种事务比你儿子所做的一切更可能让你的心脏病发作。”

让-尼克拉斯把头往后抵着枕头，向下低了一些。因为疼痛和失望，他脸色发黄。德·维耶夫威尔一家聚在下面的客厅里，还有戈达尔一家人以及所有的选举官员。卡米尔跟在医生后面进来了。“告诉他到凡尔赛去是他的职责，”他说。“哪怕这种病要了他的性命。”

“你向来是个没心没肺的孩子，”索尔斯先生说。

卡米尔转身冲进一群德·维耶夫威尔人当中，“送我去，”他说。

艾萨尔的让-尼克拉斯·德·维耶夫威尔，选举倡议人和议会议员，透过夹鼻眼镜，把他扫视了一番。“卡米尔，”他说，“我都不会派你到市场上去买生菜的。”

阿特瓦：三个议会分别在不同的地点召开会议，神职人员和贵族召开的议会大会分别显示，处于民族危机的关头，他们准备牺牲自己的一些历史悠久的特权。第三议会开始提议进行一次热情洋溢的感谢投票。

来自阿拉斯的一位年轻人发言。他个子不高，身体单薄，外套明

显裁剪精致，衬里一尘不染。一张聪明热情的脸盘，下巴窄窄的，遮在眼镜后面的眼睛又大又蓝。他说话的声音并不吸引人，话讲到一半，突然声音在嗓子里听不见了。人们只好把身体前倾，拽拽旁边的人，打听他说的是什么内容。不过，不是他发言的方式引起他们震惊。他说，神职人员和贵族并没有做什么可以值得称道的事，他们仅仅承诺要把他们滥用职权的地方纠正过来而已。因此，根本没有必要感谢他们。

他被选为阿特瓦第三议会八名代表当中的一员时，那些不是来自阿拉斯，而且也不认识他的人当中有一些惊讶。他好像被封闭在他自己的世界里，不知怎么的，不容易控制；他根本就没有演说家的演讲技巧，也不具备演讲风格，他身上压根儿什么才华都没有。

“我注意到你跟裁缝把账结了，”他姐姐夏洛特说。“还有为你制手套的人。你还说过，他真是个不错的手套制造商。我希望你不要在镇上四处转来转去的，好像你已经决定永远要离开这里似的。”

“假如在某个夜里我把所有东西都包在这个斑斑点点的手帕里，从窗户爬出去，然后，你告诉他们我逃到大海里去了，你乐意吗？”

不过，夏洛特不愿意被他安慰：夏洛特这把家庭刀子说，“在你走之前，他们要你把事情处理好。”

“你指的是关于阿涅斯的事吗？”他在给一位老学友写信，这时抬起头来。“她说了，她愿意等。”

“她不会等的。我知道女孩子是什么样的人。我给你的忠告是，你把她忘了。”

“对你的忠告我向来感到高兴。”

她头一昂，眼一瞪，怀疑他话中带了刺儿。不过，他脸上表现出，他独独对她关心。他侧过身，继续写信：

最亲爱的卡米尔，

我自以为你得悉我正前往凡尔赛的路上你不会感到非常惊讶。我无法告诉你，我是多么盼望……

1789年，在谈及杜邦其人时，马克西米连·罗伯斯庇尔这样写

道：

> 这位德贤之人的回馈是，他自信他已情愿为同胞的福祉去努力：在这之后就是萦绕在他记忆中对人民的认同，还有他的同胞赋予他的各种荣誉……我愿意一生鞠躬尽瘁，甚至提前结束生命来赢得这些回馈。

巴黎：4月1日，德·安东外出参加在圣方济修士教堂举行的投票表决。巴黎人把圣方济修士称作科德利埃修士。杀猪的大师傅雷让德勒跟他一起走过去——他是个身体硕大、粗犷、没有受过正规教育的人，德·安东说什么他都会同意，这成了他的习惯。

“现在像你这样的人……”弗雷农小心地而且带着恭维语气说。

“像我这样的人，都没钱当选举代表，”德·安东说。“他们给了选举代表什么呢？每次开会十八法郎的生活津贴？我必须住在凡尔赛。我要养家糊口，我不能让业务荒废了。”

“可这样你心里失望呀，”弗雷农暗示道。

“也许吧。”

参加投票的人没有回家。他们成群结队，站在科德利埃教堂外闲聊，做种种预测。法布尔没有得到选票，因为没有交足税钱。这个事实让他耿耿于怀。“我们为什么不能跟其他省份一样拥有同样的选举权？”他问。“我要告诉你这是怎么回事。他们把巴黎看成是个危险城市，如果我们人人都有选票，他们担心要出什么乱子。”他和喜好争斗的圣-伍鲁奇侯爵攀谈了起来，他们的谈话富于煽动性。路易丝·罗伯特关好店面，挽着佛朗索瓦出来了。她涂了口红，戴一顶从前日子好过些的时候留下的斗笠。

“假如妇女都有选票的话，想想看，会出现什么样的情况，”她说。她抬头看了看德·安东。“德·安东先生认为，妇女为政治生活可以作很多贡献，是吗？”

“我不这么认为，”他温和地说。

“整个区的人都去了，”雷让德勒说。他感到高兴。他的青春时光是在海上度过的；现在他喜欢拥有自己属于某个地方的这种感觉。

下午四点，来了个不速之客：埃罗·德·塞谢尔。

“我认为我应该留下，看看你们这些疯狂的科德利埃修士是怎么投票的，”他说；不过德·安东有这么个印象，他曾经来找过他。埃罗从一个小盒子里面捏了点东西出来，盒盖上有伏尔泰的画像。他用欣赏的动作把盒子在手中转了一下，交给雷让德勒。

“这位是我们的屠夫，”德·安东说，同时在享受这种效果。

“神奇啊，”埃罗说，他那和颜悦色的脸上没有流露出一丝惊讶。不过，之后，德·安东发现他在偷偷地检查衣袖，看上面是不是有牛血和内脏。他转身面对德·安东问道：“今天你去过皇宫吗？”

“没有，但我听说那里有麻烦了……”

“是的，要让自己远离危险，”路易丝·罗伯特喃喃道。

“那么你没看到卡米尔？”

“他在吉斯。”

“不，他回来了。我昨天看到他跟讨厌得无法形容的让-保罗·马拉在一起——哦，你不认识这位医生？不认识他是这么大的一个损失——此人在欧洲半数的国家有犯罪前科。”

“别用这一点歧视他，”德·安东说。

“不过，你知道，他把自己的观点强给别人的历史由来已久。他曾经是德·阿特瓦伯爵的王室禁卫军，据说他是某位侯爵的情人。”

“自然，这个说法你不相信。”

“瞧，我没法改变我的出身，”埃罗说，火气一下子就蹿了上来。“我努力弥补这一点——也许你觉得我应该学习德·凯拉列奥太太，开个小店？或者你的屠夫可以雇我去擦地板？”他停住不说了。“哦，真的，人不应该这样发脾气说话，一定是这个地区的氛围不好。要当心。马拉想要搬进来。”

“为什么这位绅士讨厌呢？你把讨厌这个词当作比喻在用？”

“我是在用它的本义。此人放弃过他的生活，出走过，现在选择了以类似流浪汉的方式在生活。”埃罗激灵了一下；这个故事一下子可怕地抓住了他的想象。

“他现在干吗？”

“他好像要全心全意打倒一切。”

“啊，打倒一切。那可是有利可图的事情。这个可以让你儿子

做。”

“我跟你讲的话绝对是真的——可现在你瞧瞧，我被你岔开话题了。我过来请你做件事，关于卡米尔的，这事儿满紧急的。”

“哦，卡米尔，”雷让德勒说。他还加了一个短语，自从他结束商业海军生涯之后，这个短语很少再被使用过。

“哦，非常紧急，”埃罗说。“不过大家不想看到他被警察带走。皇宫里面到处是人，他却站在椅子上发表煽动性的言论。我不晓得他现在是不是还在那边，不过他昨天在，还有前天——”

“卡米尔在发表演说？”

这好像不可能啊：不过又有可能。德·安东脑子里现出一幅情景。那是几个星期之前，是在夜深时分。法布尔一直在喝酒。他们都在喝酒。法布尔说，我们将会成为公众人物。他说，德·安东，你记得我们第一回见面的时候吧，那时候你还是个男孩，我曾经跟你讲过有关你嗓音的事吗？我跟你说过，你非要能够连续几个小时讲话，你非得要从这里发出声音，从这里——哦，不错，不过，还没做得那么好。法庭是一回事，不过，我们正从法庭中成长。

法布尔站了起来。他把手指尖放在德·安东的太阳穴上。“把你的手指放到这里，”他说。“感觉共鸣。把手放到这里，就这里。”他朝德·安东的脸戳了戳：在颊骨下面，在下巴侧面。“我会像个演员一样教你，”他说。“这座城市就是我们的舞台。”

卡米尔说：“《以西结书》。这座城市就是一只大耳锅，我们就是耳锅里的肉。”

法布尔转过身来。“这个结巴，”他说。“你不必做这种事。”

卡米尔用手蒙住眼睛。“让我一个人待会儿。”他说。

“就连你，”法布尔的脸上发光了。“就连你，我也要教。”

他身体前倾，在椅子上把卡米尔用力向上扭直。他抓住卡米尔的肩在摇晃。“你会说得恰当得体的，”法布尔说。“即便那样会要了我们当中一个人的性命。”

卡米尔防御性地把手放到头上。法布尔继续摇呀晃呀。德·安东太累了，没法干涉。

此刻，在四月的一个早晨，在明媚的阳光下面，他在纳闷，这个情景是不是真的出现过。不过，他开始上路了。

皇宫花园里，人满得要向外流了。这里似乎要比其他地方更加炎热，好像已经处于盛夏的时候了。环廊里的商店都已开门营业，生意红火，人们争着，笑着，成群结队地走着，股票经纪人把领结拉到一边，喝着柠檬水，咖啡馆的老主顾们一拨一拨地到花园里散步，用帽子当扇子，给自己扇风。年轻的女孩们出来乘凉，炫耀着夏装，与妓女们进行比较，那些妓女们一看到正午做皮肉交易的机会便蠢蠢欲动了。流浪狗咧着嘴，在四处溜达，卖宽幅纸张的人们扯着嗓门在高喊；洋溢着一片假日的气氛：危险的节日，带刀锋的节日。

卡米尔站在椅子上，微风吹散了他的头发。他手里拿着一张纸，正从一张像是警察文件的东西那里念着。念毕，他把这张纸放在食指和拇指指尖，举到一臂开外，然后松开，让它哗啦啦地飘到地上。人群中爆发出一阵笑声，然后又安静下来。两个男人交换了一下眼神，之后便从人群后面消失了。“密探，”弗雷农说。然后，卡米尔带着真诚而又不屑的口气谈到了王后，之后人们便发出嘘嘘嘶嘶的声音和抱怨。他谈到了把国王从邪恶阴险的谋士中拯救出来，他称赞了赖克尔先生，之后人们便鼓起了掌。他谈到了善良公爵菲利普，还有他对人民的关怀，之后人们把帽子抛到了空中，欢呼一片。

“他们要抓他，”埃罗说。

“什么，当着这么多人的面？”巴布尔说。

“在这之后，他们要把他带走。”

德·安东神情凝重。人越来越多。卡米尔的声音没有丝毫的犹豫，传到了他们的耳朵里。不论是巧合，还是精心安排，他已经学会一口明显的巴黎口音。他们从花园那边渐渐地移到了这边。从一家珠宝商店上面的窗户看，公爵的侍从拉克洛正冷静地向下凝视，时不时地从水杯中呷上一口，然后写点记录，作为档案。热，越来越热了：唯独拉克洛感到凉快。卡米尔用手指头点了点额头，掸掉了汗水。他开始谈到粮食投机者。拉克洛写道：“本周讲得最好的地方。”

“埃罗，你过来告诉我们，我真高兴，”德·安东说。“不过，此刻我看不出有任何机会让他停下。”

“这全不是我干的，”法布尔说。他脸上闪烁着快乐的光芒。“我告诉过你，你非要坚定地跟他站在一道。你非要揍他才行。”

那晚，卡米尔正要离开弗雷农的公寓，两个绅士模样的人把他截住了，礼貌地请他陪他们一起，到比隆公爵的家里去。有辆马车在等候。一路上，没人说话。

卡米尔为此感到高兴。他嗓子疼。结巴状态又恢复了。有时候，在法庭上，当他因案子而激动的时候，他能设法消除结巴状态。他愤怒的时候，结巴状态也会消失。他不能自抑时，他能够自控时，结巴都会消失，不过它还是会恢复的。此刻，它就重又恢复了，他必须使用老办法来对付：如果思想不需要向前飞驰，超前四到五个句子，如果思想不需要看到他无法发声的词语正在到来，他就无法把一个句子说完。那时候，他就必须想到同义词，有时候是最奇怪的同义词，或者他就必须干脆改变要说的内容……他记得法布尔曾非常痛苦地把他的头撞在椅背上。

比隆公爵只是稍稍露了面；他朝卡米尔点了点头，然后便迅速经过过道，走开，进了屋内。这里不透气，壁突式烛台把灯光向外扩散，墙上挂着块隔音挂毯，模模糊糊的神祇、马和人的图像：羊毛武器，羊毛马蹄，各种窗帘散发出樟脑丸和潮湿气味。图像的题材是狩猎之欢。他看到流着口水的大大小小的猎狗，穿着古代服饰的圆脸猎人：一只遭到围堵的牧鹿在小溪中慌乱地奔跑。他突然停下，恐惧一下子攫住了他，他有了要杀要奔的冲动。其中一个护卫轻轻地抓住他的胳膊，架着他继续向前。

拉克洛在一个墙壁满是绿色丝绸的小房间里等他。“坐下，”他说。“给我讲讲你的情况吧。告诉我，今天你到那里去的时候，你脑子里在想什么。”他一声不吭，在克制着自己，他难以想象，人们是怎样把一个人的痛处展示到这样的效果的。

公爵的朋友德·希勒雷漫不经心地进来，递给卡米尔一些香槟。今晚没有打猎任务，他感到无聊：不妨就跟这位特别的、小小的煽动人心者说说话吧。“我觉得你在经济上有负担，”拉克洛说。“我们可以帮你减轻那些负担。”

问完问题之后，他发出一个旁人无法感知的暗号，之后那两位一声不吭的绅士重又出现了，这一回过程是颠倒过来的：脚下的大理石冰冷冰冷的，关闭的门后面有嘀嘀咕咕的说话声，有突然爆发的浪笑

声，还有从看不见的房间里传来的音乐声。他看到挂毯上有用水仙、玫瑰和蓝梨图案做成的镶边。外面的空气丝毫也没变得凉爽。一个脚夫举起了火把。马车又回到了门口。

卡米尔把头向后仰着，靠着垫子。其中一个护卫拉下紫色的窗帘，遮住了他们的脸，防止他们看到大街。拉克洛谢绝了去吃晚饭，重新拿了些自己的东西。他说，受公众欢迎的人，还有类似这个精神失常的臭小子之类的人会好好招待公爵的。

4月22日，也就是某个星期三的晚上，加布丽艾尔一岁的儿子不肯吃饭，把勺子推得远远的，躺在摇篮里，嘴里呜咽着，没精打采的样子。她把他抱到自己床上，他睡着了。可是天亮的时候，她感到他的额头靠着她的面颊在发烧，而且又干又渴。

凯瑟琳跑过去找苏波尔毕耶尔医生。“还在咳嗽，”医生说。“还不吃东西吗？哦，别慌。我不会把这段时间称为一年中的健康时段。”他拍拍她的手。“亲爱的，你自己尽量休息。”

到了晚上孩子的情况没见好转。加布丽艾尔睡了两个小时，然后过来，好让凯瑟琳歇口气。她坐在一张笔直的椅子上，听着孩子的呼吸声。每过几分钟，她就禁不住要摸摸孩子——用手指头在他脸上，在他疼痛的胸部轻轻地拍拍。

到了四点钟的时候，他似乎好了一些。高烧的温度降下去了，拳头也松开了。眼睑垂下，进入了瞌睡状态，她朝后靠了靠，感到轻松了。四肢因为疲乏变成了果冻。

接着她听到的是时钟敲五点的响声。她从睡梦中痛苦地醒来，在椅子上猛地一惊，差点儿摔下去。她站起来，感到又是恶心又是发冷，她用一只手扶住摇篮，好撑住自己。她把身子倾在摇篮上，孩子趴着，非常安静。不用摸了，她知道孩子死了。

蒙特里尔大街与圣-安东尼通衢大道的交汇处有一栋大房子，对于住在那里的人来说，这栋房子叫泰通威尔。房子一楼是公寓（据说富丽堂皇），里面住着位名叫雷威龙先生的人。地下是个巨大的地窖，在那里黄昏时分可以品尝名酒。地下一层是雷威龙先生的财富源泉——一个雇了三百五十人的墙纸厂。

雷威龙先生在房子原先的主人破产后买下了泰通威尔这栋房子。他慢慢发展出生意兴隆的出口贸易。他是富人，是巴黎最大的雇主之一，他应该代表三级议会，这是自然而然的。4月24号这天，他满怀希望去参加圣-玛格丽特分区的选举会议。在那里他的邻居们充满敬意地听他演讲。雷威龙，好人啦。他的那一套清楚明白。

雷威龙说，面包价格太高。下面传来嘀嘀咕咕的赞同声，还有点带有吹捧意思的掌声：好像雷威龙的观察有创意、独树一帜一样。如果面包价格降下来，雷威龙先生说，雇主可能会降低工资，这样就会导致制造产品价格的下降。否则，雷威龙说，这样的情况哪里才是尽头？价格涨，工资涨，价格涨，工资涨……

恩瑞尔特先生拥有一家硝石厂，他热烈支持这些评论。人们在门口附近逛来逛去的，把零零星星的消息发给那些站在外头阴沟里没有选举权的人。

雷威龙的计划只有一个部分吸引了大家的注意，那就是，他削减工资的计划。从圣-安东尼出来，到了大街上。

警察中尉德·克鲁斯尼已经警告过，该区可能会有麻烦。这里到处都是流动工人，失业率高，该区路道狭窄，人们喜欢高谈阔论，容易爆发骚乱。消息慢慢传遍了整个城市，但是传到圣-马尔塞之后，一群游行示威者开始朝河这边行进。领头的鼓手确定行进的步伐。他们高喊死亡口号：

富人死亡

权贵死亡

囤积居奇者死亡

神父死亡

他们举着一块木匠徒弟因急于表示感激、在五分钟之内就钉好的绞刑架：从绞刑架上垂下的是两只没有眼睛的稻草娃娃，手脚都是用稻草做的，还套上了旧衣服，恩瑞尔特和雷威龙的名字分别插在稻草

娃娃的胸脯上。店主们听到他们过来，拉好百叶窗。完全按照沙滩广场上的仪式，有人把两个稻草娃娃给处决了。

这一切并不是都如此不同寻常。到目前为止，游行示威者们甚至连一只猫都没弄死过。模仿处决只是个仪式而已，他们其实是在发泄愤怒。法国卫兵上校派了五十名卫兵，在靠近泰通威尔房子的四周站岗，以防愤怒得不到充分发泄。不过他疏忽了恩瑞尔特的房子，对于成群的游行示威者来说，走到科特大街，把门砸翻，然后点火是一件简单的事。恩瑞尔特先生出来的时候没有受伤。别的地方也没出现伤亡现象。雷威龙先生当选为代表了。

可是到了周一，局势显得更加严峻了。在圣-安东尼大街，又有许多新的人群出现了，从圣-马尔塞那边又来了一批。这些游行示威者沿着河堤行走时，码头装卸工人就跟着他们一起走，木堆上的工人们，还有睡在桥下贫困交加的人们，皇家玻璃厂的工人们扔下了工具，潮水般地涌进大街。一批两百人的法国卫兵部署到位；他们在泰通威尔房子前面向后倒退，利用手推车为他们自己构筑堡垒。正是在这个时刻，他们的指挥官感到一阵阵惊慌了。堡垒之外，可能有五千人，或者可能有万把人；准确数字，谁也说不清。最近几个月以来，出现过某种过激行为，可是，这里的情况却不同。

碰巧，那天维桑有场赛马会。一辆辆时髦的马车穿过圣-安东尼通衢大道时，神情紧张、按照英国规矩打扮的女士们先生们被纷纷赶下了马车，站在下水道和鹅卵石上面。他们被强行要求高呼口号“打倒投机倒把分子”，然后被粗暴地扶回原来的座位上。其中，有许多绅士还交了不少钱，向他们保证自己的善愿，有些女士被强迫去吻肮脏恶心的徒工和浑身散发着臭气的运货马车车夫，以此作为她们跟他们志同道合的标志。奥尔良公爵的马车出现时，人群中爆发出一阵欢呼声。公爵下了马车，说了几句安慰的话，然后在人群中把钱包分配一空。后面的马车只得停下。“公爵正在检阅部队，”一个高亢、带着贵族腔调的声音在说。

卫兵们荷枪实弹，在等待命令。人群在四处走动，有时候接近马车，要跟士兵们说话，不过并没有显示出要攻击堡垒的倾向。在维桑那里，亲英分子们在督促他们喜欢的人穿过岗哨。下午过去了。

有人在努力分流那些跑完比赛回头的人，但是，当奥尔良公爵夫

人的马车出现时，局面变得艰难起来。在她要去的地方，公爵夫人的赶车马夫说，通过那些堡垒吧。有人把情况作了解释。言语不多的公爵夫人没有改变她的命令。礼仪与权宜对峙了。礼仪占了上风。士兵们和旁观者们开始拆除堡垒。人们情绪起了变化，朝四处扩散。下午原先无所事事的情绪消失了，口号喊了起来，武器重新出现。人群冲过公爵夫人的马车。几分钟过后，泰通威尔房子再也没有什么值得烧毁、砸碎或者拿走的东西了。

骑兵部队赶到时，人群已经在抢劫蒙特里尔大街上的商店了。他们把骑兵从马上拖下；步兵出现了，个个意志坚定的样子。命令啪的一声从空中划过，接着便是突如其来、令人震惊的枪声大作。是空包弹：然而，人们还没明白过来的时候，一个步兵被一块从屋顶上掉下的瓦片给砸伤了。当他侧过脸看瓦片是从哪儿来的时候，把他选为投掷对象的暴民又飞出了一块瓦片，击中了他的眼睛。

刹那间，暴民们捣碎被砸坏了的锁，爬上了蒙特里尔大街的房顶，把脚下的砖板拉扯掉。士兵们退回到火力射击点的后面，他们把手放在脸上、头皮上，血在手指间直往下滴，脚下被砍倒在地的士兵尸体给绊倒了。他们开枪了。时间是下午六点半。

到了八点，一批接着一批的部队陆续赶到。暴民们被迫向后退却。受了伤，但是还能走路的人都给救走了。妇女们在大街上出现了，她们头上蒙着纱巾，提着一桶一桶的水，给受伤的人擦洗伤口，给那些失血的人喝水。店铺门面裂开大洞，门从铰链上脱离，在吱吱嘎嘎地作响，房子被掀得只剩下了砖块，脚下踩的是摔碎的瓦片和破碎的玻璃，瓦片上还有四溅的、黏糊糊的血迹，有些小火苗还在沿着烧焦的木头燃烧。在泰通威尔房子里，地窖遭到洗劫，那些去破坏盛酒圆桶和砸碎酒瓶瓶颈的男男女女们正躺在地上，失去了一半的知觉，因为在呕吐的时候他们给呛着了。为了报复，法国卫兵出动了，他们挥舞着棍棒，在他们躺倒的地方朝没有反抗的身体猛打猛击。鹅卵石上流过涓细的深红色溪流。九点钟的时候，全副武装的骑兵赶到了，瑞士卫兵抬来了八门大炮。一天结束了。有三百具尸体要从大街上给铲走。

直到葬礼那一天，加布丽艾尔才出去。她把自己关在卧室里，为

罪孽深重的小灵魂祈祷，因为在身体内的一年中，它已经表现出不节制，贪吃奶水了。之后，她要去教堂为圣洁的无罪之人点亮蜡烛。此刻，大颗大颗的眼泪慢慢顺着她的面颊往下滚。

路易丝·吉力从楼上下来了。她把女佣没意识到要做的事做好了，把孩子的衣服和床毯包好，把他的球和布娃娃收拢妥，抱了满满的一怀，拿到了楼上。她那张笑脸神情严肃而又坚定，像是要去伺候一位死去的亲人似的，而且她明白，她千万不能向情绪让步。她坐在加布丽艾尔身边，这个女人丰满的手放在她那骨瘦如柴的孩子的手上。

“情况就是这样，”德·安东先生说。“你刚刚调整好生活，上了轨道，可接着他妈的万能上帝的智慧就——”这个女人和这位姑娘带着不满和惊愕的神情，抬起头来。他蹙了蹙眉。“宗教对我来说再也没什么慰藉作用了。”

把孩子下葬后，加布丽艾尔的父母回来了，跟她住在一起。“指望将来吧，”安琪莉可提醒道。“你还可以再生十个孩子。”她的女婿痛苦地朝前方凝视。夏庞蒂尔先生在到处走动，唉声叹气。他感到无用。他走到窗户边上，朝外面的街道看看。有人在劝加布丽艾尔吃点什么。

正午时分，另一种情绪进入了房间：生活一定要继续。“对于过去经常知道这些消息的人来说，这是一个糟糕的局势，”夏庞蒂尔先生说。他设法给他女婿暗示，这些女人不要什么人打搅。

乔治-雅克不情愿地站起身来。他们戴好帽子，走过熙熙攘攘的街道，来到皇宫和德·伏伊咖啡馆。夏庞蒂尔先生试图逗孩子说话。但是没成。他女婿眼睛直直地朝前面看。城里的大屠杀根本不是他所关心的事。他在操心自己的事。

他们沿路挤了过来，到了咖啡馆的时候，夏庞蒂尔说，“我不认识这些人。”

德·安东朝四周看了看。这里有这么多他不认识的人，他感到惊讶“这里是皇宫爱国主义协会开会的地点。”

“他们或许是些什么人？”

“平常一帮打发时光的家伙。”

比劳德-瓦恩尼斯正一路朝他们这边挤过来。自从德·安东任性地把工作撂下以来，已有好几个星期了。他原本发黄的脸已经成了令人

心烦的东西，你不能继续这样下去了，他的文员巴雷把该地区所有懒散不顺心的事统统告诉了他。

“你怎么看待整个局势？”比劳德的眼睛，永远都像小小的、酸酸的水果一样，显示出成熟得要让人期待的样子。“我明白，德穆兰最后宣布，他对选举感兴趣。他一直跟奥尔良派的人在一起。他们已经把他收买了。”他仔细观察了一下。“哦，说说那个魔鬼吧。”

卡米尔一个人进来了。他小心翼翼地把四周打量了一番。“乔治-雅克，你一直在哪里的？”他说。“我有一个星期没见到你了。你把雷威龙弄成什么样子了？”

“我会告诉你我把雷威龙弄成什么样子的，”夏庞蒂尔说。“谎言和歪曲。雷威龙是本城最好的人。去年冬天，他一直给他的员工们发工资直到所有人失业。”

“哦，所以，你觉得他是个慈善家？”卡米尔说。“对不起，我得跟布利索说上几句。”

德·安东直到现在才见到布利索。要是不见他，对他置之不理，这也够简单的。布利索转身朝卡米尔点了点头，然后又转身对那群人说，“不，不，不，纯粹是立法的事。”他又转身，向卡米尔伸出手来。他身材瘦削，刻薄小气，心理阴暗，肩头狭窄，背驼得有点变形。健康和穷困状况使他看上去比他三十五岁的年龄要显得苍老些。不过今天他孱弱无力的脸和苍白的眼睛却像个第一天上学的孩子一样充满希望。“卡米尔，”他说。“我打算办一份报纸。”

“你得小心，”德·安东对他说。“警察还没有完全放任眼下这个形势不管呢。你也许会发现你没法发行报纸。”

布利索的眼睛从德·安东的身架上游移开，然后往上，掠过他那带有疤痕的脸。他可没有要求别人把他介绍给自己。

“首先，我认为我会在4月1号开始，每周出版两次，然后我认为，不行，等到4月20号吧，让它每周出版四次，之后我认为，不行，把它推到下周，那时三级议会正在召开，那才是大干一场的时候。我想把所有来自凡尔赛的消息传到巴黎，传到巴黎的大街小巷，警察也许要抓我，不过，这算得了什么？我曾经去过巴士底狱，我还可以再去嘛。我所剩下的时间不多了。我一直在费耶-圣-托马斯区帮助选举，他们太渴望获得我的思想了——”

“人们一向这样，”卡米尔说。“也许你就是这样告诉我们的吧。”

“别讽刺我了，”布利索轻轻地说。他眼角四周黯淡的皱纹里有了不耐烦的迹象。“我知道，你认为我没机会办报纸，不过，我们现在也没有让自己闲着。一个月前，谁会想到，我们能发展到现在这一步呢？”

“这家伙把死了三百号人称为进步，”夏庞蒂尔说。

“我觉得——”突然，布利索不吱声。“我要私下告诉你们我的全部想法。这里有警察的线人。”

“那就是你，”有个声音在他身后说道。

布利索眨了眨眼。他没有转身回头。他看着卡米尔，要弄明白他是不是听到了这句话。“马拉告诉你们，”他喃喃自语道。“毕竟，我做了很多事情，是为了推动他的事业，提高他的名声。可我得到的却是诽谤和含沙射影的指责。那些被我称为同志的人对我比警察对我还要坏。”

卡米尔说，“你的麻烦就在于你出尔反尔。我听到你讲过的话，说三级议会将要拯救国家。两年前，你说过，除非我们首先消灭君主制，否则一切都没戏可唱。到底是哪一个，到底又该是哪一个？不，不要回答。会不会对这些骚乱进行一次调查呢？不会。有些人将被绞死，就是这样。为什么？因为没人敢问发生了什么事，路易不敢，赖克尔不敢，就连公爵本人也不敢。可是，我们都知道，雷威龙的主要罪过就是代表三级议会反对由奥尔良公爵提议的代表候选人。”

鸦雀无声。“大家早就应该猜到了，”夏庞蒂尔说。

“大家永远不会料到会有这样的规模和声势，”布利索低声说。“这是筹划好的，是的，人民被收买了——不过，不是一万人。就连公爵也不可能给一万个人掏钱。他们在为他们自己行动。”

“这打乱了你的计划吗？”

“他们一定是受人指使的。”布利索摇了摇头。“我们不需要无政府状态。每当我发现自己站在我们不得不利用的人面前时，我就感到颤抖啊……”他朝着德·安东的方向做了个手势，然后跟夏庞蒂尔一起走开了。“看看那家伙。他穿着打扮的样子看起来或许像个值得尊敬的公民。不过，你们能看到，他要是手里拿了支长矛，他才感到最开心呢。”

卡米尔的眼睛睁大了。“可是，那是德·安东先生，国王的议员。你别急于得出结论。德·安东先生，索性让我来告诉你，除了他知道他的前途在哪里，可能在政府任职。布利索，可不管怎么说，他为什么这么紧张呢？这么多人当中，你们就害怕这么一个人吗？”

“我和人民在一起，”布利索充满敬意地说。“和他们纯粹高尚的灵魂在一起。”

“这不真实，你没有与人民在一起。你瞧不起他们，因为他们身上臭烘烘的，因为他们不懂希腊文。”他悄悄地从房间溜开，走到了德·安东那边。“他把你当成了刽子手，”他高兴地说。“布利索，”他对夏庞蒂尔说。“娶了杜邦的一位千金，杜邦过去常常以某种低贱的身份为菲丽切蒂·德·让利效力。那就是他卷入奥尔良公爵派的过程。我真的尊敬他。你知道，他在海外多年，为了这件事写啊说啊。他应该参加革命。他不过就是个糕点师的儿子，可他很有学识，他摆架子，那是因为他经受的磨难太多。”

夏庞蒂尔先生感到茫然而又愤慨。“卡米尔，你，在拿公爵的钱的你，你向我们承认，说，雷威龙已经受到伤害——”

“哦，现在，雷威龙说不清楚。如果他没说那些话，他或许做过那些事。他也许一直在想着那些事。肤浅的真相一点也不重要。重要的是，他们在大街上是怎么想的。”

“改革？”卡米尔说。“我不是在谈改革。今年夏天，这个城市将会爆炸。”

因为孩子夭亡给他带来的打击，德·安东感到身体不适。他想把卡米尔拉到一边，告诉他有关孩子的事。那样会使他在自己的轨道上戛然而止。可他为正在安排部署的、即将来临的大屠杀感到如此高兴。德·安东心想，我算什么人，何必要去毁掉他的这一个星期呢？

凡尔赛：许多艰难的思考已经进入到这个队伍中。你知道，这不仅仅是件起身然后散步的事。

全国人民满怀信心，充满期待。等待了很久的这一天来到这里了。三级议会一千两百名代表，排着队，庄严肃穆地走到圣-路易教堂，南希教堂的主教德·拉法尔先生要在那里对他们进行布道，为他们的事业祈求上帝保佑。

一级议会的神职人员：五月初乐观向上的光芒在集会人员的礼冠上闪耀，在他们衣袍的珠宝上闪烁。贵族人员跟在后面：同样乐观的光芒在三百把剑柄上一闪一闪的，愉快地顺着三百件裹着丝绸衣服的后背往下滑落。三百顶白帽上面的羽毛在微风中轻快地飘摇。

不过，在他们前面走来了平民，也就是第三等级议会，由礼仪大师指挥他们穿着朴素的黑外套。足足六百人，像是一块巨大的黑东西在行进。为什么不让他们穿工作服，命令他们嘴里衔着稻草呢？可是，就在他们行进之时，令人蒙羞的场面呈现出一派新面貌。这些丧服乃是众志成城的标志。他们毕竟是被要求过来亲临旧秩序垮台，而不是光临化装舞会充当宾客的。朴素的领结上是流露在他们脸上的某种自豪。我们才是具有远大志向之人：与艳俗的服装告别了。

马克西米连·德·罗伯斯庇尔带着一班来自他省份的人，走在两个农民之间；如果他掉头就能看到布列塔尼代表们好斗的魔爪。那么多的肩头把他陷在其中，使他在其中行走。他的目光始终向前，他克制住自己想要扫视站在道路两旁欢呼的队伍的欲望。这里没人认识他。没人专门为他欢呼。

在人群中，卡米尔遇到了布尔威尔修道院院长。“你认不出我来了，”修道院院长一边挤着向前，一边埋怨。“我们一起上过学的。”

“是的，不过那时候因为天冷你就出紫斑。”

“我立刻把你认出来了。你一点都没变，看上去约莫十九岁。”

“你现在信主吗，德·布尔威尔？”

“不那么明显了。你见过路易·苏鲁吗？”

“从没见过。不过我期待他今天会露面。”

他们转身回到队伍中间。有一会儿，一种毫无道理的自信感控制了他，是他，德穆兰，把所有这一切安排好的；不同等级的议会正听从他的要求在行进；还有，所有的巴黎人和凡尔赛人都在围着他转。

“奥尔良公爵到，”布尔威尔拉了拉他的胳膊。“瞧，他坚持跟第三议会走在一道。看看礼仪大师正在恳求他呢。他在冒汗。瞧，那是比隆公爵。”

“是的，我认识他。我到他家去过。”

“那是拉法叶特。”美国英雄穿着银色马甲，正轻快地迈着步子，苍白的脸上神情严肃，还带有一点儿抽象的味道，尖得特别的头藏在

仿照亨利四世[1]的帽子下面。“你也认识他？”

“久闻其名，”卡米尔喃喃自语道。“他是华盛顿的火药桶。”

布尔威尔大笑。“你一定要把这记下。”

“我已经记下了。”

在圣-路易教堂，德·罗伯斯庇尔在甬道边上有个好座位。说是好座位，指的就是在布道的时候可以活动，而且靠近盛大的游行队列。如此靠近；他能看到，喧嚣的圣公会海洋在刹那间就分开了，在紫色袍和草坪绿的衣袖之间，国王毫无意向地、完完全全地直视着他，国王穿着金子做成的衣服，显得胖了；王后掉头的时候（第二次这么靠近），她头发上的羽毛好像是在朝他友好礼貌地召唤。放在带着珠宝的圣体匣内的《圣经》变成了小太阳，在主教的手中闪耀着光芒。他们在镶着金花的华盖下面的讲台边就座。接着是唱诗班的合唱：

哦，拯救受害之人，

如果你能卖掉皇冠上的宝石，你能为法国买来什么？

对下面的人类敞开天堂之门，

国王看上去半睡半醒。

我们的敌人从四面八方包围过来，

王后看上去傲慢无比。

赐予我们帮助，赐予我们力量。

她看上去像个哈布斯堡王朝的人。

哦，献给你的伟名无穷的颂扬，

赤字夫人。

三位一体、永恒不朽的神灵，

外面，妇女们在高呼奥尔良公爵。

赐予我们无尽的日子吧，

这里我一个人都不认识。

与你同在我们真正的故乡。

卡米尔也许就在这儿的某个地方。某个地方。

阿门。[2]

“瞧，瞧，”卡米尔对布尔威尔说。“马克西米连。”

“哦，是的。我们亲爱的东西。我觉得大家不应该惊讶。”

“我应该在那儿的。在那个队列里头的。德·罗伯斯庇尔是我的精神下属。”

“什么？”院长转过身来，显得惊诧。笑声把他吞噬了。“蒙上帝赐予恩宠，路易十六也是你的精神下属。所以，毫无疑问，我们的教皇神父也是你的精神下属。除了当代表之外，你还想当什么呢？”卡米尔没有回答他的问题。“天啊，天啊，”院长故意把眼睛瞪得大大的。

“那是米拉波，”卡米尔说。“他正在创办一份报纸。我要为报纸撰写稿件。”

“这个你是怎么安排的？”

“我还没安排。明天我就要安排。”

德·布尔威尔用眼睛斜乜着他。他觉得，卡米尔喜好说谎，过去一直是这样。不，那样过于苛刻了。索性让我们这样说，他常常浪漫。“哦，祝你好运，”他说。“你有没有看王后是怎么受到接待的？恶心，是吗？可他们为奥尔良公爵在欢呼。还有拉法叶特。还有米拉波。”

还有德·安东，卡米尔说，低声地，试图把声音从呼吸中带出来。德·安东手里提着一只大手提箱，是不会过来观看的。还有德穆兰，他补充说。最重要的是，他们是在为德穆兰欢呼。他感觉到由失望带来的隐隐约约的疼痛了。

一整夜都在下雨。十点，游行开始时，在晨曦下，街道上已经是

汪洋一片，不过，到了正午，地上已经很热很干了。

卡米尔计划在凡尔赛过夜，就睡在他表弟的公寓里。身边有好几个人的时候，他强调说，要给代表行行方便嘛，这样，他既得到尊严，又不会拒绝。等他到来时，午夜早就过去了。

“你到底是在哪里，直到现在这个时候才来？”德·维耶夫威尔说。

“跟比隆公爵在一起的。还有德·吉力伯爵。”卡米尔嘟哝道。

“哦，我明白了，”德·维耶夫威尔说。他烦了，因为他不知道是相信他还是不相信他。因为有第三方在场，这才阻止了他们之间也许会发生的一场大争大吵。

有位年轻人从烟囱角落那边平静地站了起来。“我要从你这里走了，德·维耶夫威尔先生。不过你把我的话仔细考虑考虑。”

德·维耶夫威尔没有试着给他们互相做介绍。这位年轻人对卡米尔说，“我叫巴纳夫，你也许听说过我。”

“大家都听说过你。”

“也许你觉得我不过是个招惹麻烦的人。我真希望表现一下我不仅仅如此。晚安，先生们。”

他把门在身后轻轻地拉上。卡米尔可能想要去追他，问他一些问题，努力加强他们之间的熟悉关系；不过，那天，他的敬畏官能使用得过度了，眼下还理会不到这个。这个巴纳夫就是在太子广场激发民众抵御国王谕令的家伙。大家都叫他“老虎”——卡米尔现在明白了，这是对一个平易近人、讨人喜欢的塌鼻子年轻人一种文雅的调侃。

“怎么啦？”德·维耶夫威尔询问道。“失望了？不是你所认为的那样？”

“他要什么呢？”

“为他的措施提供支持。他只能给我抽出十五分钟的时间，而且是在凌晨一两点钟的时候。”

“因此你认为你被羞辱了？”

“你明天会看到他们所有人争夺利益。要是你问我的话，他们都在准备抢到什么算什么。”

“难道就没什么能撼动你这个小小的狭隘观念吗？”卡米尔问。“你比我父亲还要糟。”

“卡米尔，要是我是你父亲，多少年前我就把你愚蠢的小脖子给扭断了。”

在皇宫，在全城，许多座钟同时敲响了凌晨一点，钟声和谐一致得让人觉得哀伤。德·维耶夫威尔转身走出房间，上床睡觉。卡米尔掏出他写好的宣传册《论自由法国》的初稿。他仔细读完每一页，又一次把全部稿子给撕了，扔到了火里。宣传册没有紧跟形势，下一周，若承天意，一切顺利[3]。下个月，他要重写。在火苗中他能看到自己写作的情景：墨水在稿纸上迅速移动，他的手从前额捋起头发。窗户下面的马车行人不再轰轰作响的时候，他已经蜷缩在椅子上，在渐渐暗淡的火苗边睡着了。五点钟的时候，外面的天光从百叶窗之间钻了进来，第一辆马车过去了，把黑色酸面包拉向凡尔赛市场。他醒了，坐起来，朝这个陌生房间的四周看了看。恶心和恐惧，像慢慢悠悠的、失去了热量的火苗一样传遍了他的全身。

这位男仆，不像是个侍从，倒像是个保镖，说：“这是你写的吗？”

他手里有本卡米尔的第一本宣传册《法国人民的哲学》。他把宣传册在手中挥了挥，仿佛是本官方文件似的。

卡米尔朝后退。已是八点钟了，米拉波的前厅里人依然挤得满满当当的。所有凡尔赛人都想跟他见面，所有巴黎人也是如此。他感到自己渺小，无足轻重，完全被此人的主动出击给打败了。“是的，”他说。“我的名字就在封面上。”

“我的好上帝，伯爵一直在找你呢。”这位男仆抓住他的臂肘。“跟我来。”

到目前为止，一切都来之不易：他没法相信这一切将会容易。这位德·米拉波伯爵身上裹着粉红色的丝绸睡衣，显示出某种古代的打扮：好像他在侍候一群雕塑家一样。他脸都没刮，上面在出汗，有点发亮；还有不少痘疮和浅灰的暗影。

“我找到哲学家了，”他说。“窦奇，给我来点咖啡。”他故意转身。“到这边来。”卡米尔犹豫了一下。他觉得就差一只网和一把三叉齿的叉子了。“我说，到这边来，”这位伯爵厉声说道。“我不是个危险人物。”他打了个哈欠。“在这个时候我不危险。”

伯爵仔细打量着他，像是要对身体进行伤害一样，刻意想要令人生畏。“我本打算在某个公共场合对你进行一次埋伏拦截，”他说，“然后把你带到这里来。不巧，我浪费了时间，在等国王派人找我。”

“他应该派人来找你的，先生。”

“哦，你成了我的派系成员了？”

“从你的前提出发，展开辩论，我感到荣幸。”

“哦，我喜欢那样。”米拉波揶揄地说。“我非常喜欢谄媚者，德穆兰先生。”

卡米尔没法理解这一切：奥尔良看他的样子，米拉波现在看他的样子，好像他们计划好了怎么对付他似的。自从神父们放弃他之后，没有人再有对付他的计划了。

“你一定要原谅我的仪表，”伯爵平和地说。“我的事务使我在夜里活动。我一定要说，不是一直这样，是我的政治事务。”

这是废话嘛，卡米尔立刻就懂了。假如伯爵真是这样，他会刮好脸，头脑清醒地接待他。可是他做的所有这一切都有预先精心谋划的效果，通过他的从容和随意，还有通过他为仪表漫不经心的道歉，他真正的意图其实就是主宰并吓唬那些小心翼翼而且焦虑不安地侍候他的人。伯爵直视着他冷漠的侍从窦奇，然后爆发性地大笑，仿佛此人说了个笑话；之后，突然停止大笑，说，“我喜欢你写的文章，德穆兰先生。充满了如此强烈的情绪，充满了如此深厚的感情。”

“我过去常写诗。我现在明白，自己没有写诗的天分。”

“即使没有音步，写诗的束缚还是够多的，我觉得。”

“我也不想把全部精力投入进去。我想我原打算把它写得像国家领导人的讲话。”

“那就把这个交给上了年岁的人做吧。”伯爵举起宣传册。“你能否再写写这个呢？”

“哦，那个，能，当然能。”他瞧不起这本宣传册，有一会儿，那东西好像要传遍到羡慕它的人手中似的。“我可以写那个……这像是呼吸一样。我不是说像谈话，为了一些即将要搞清楚的原因。”

“不过你确实是在谈话，德穆兰先生。你是在跟宫廷谈话。”

“我正在强迫自己这么做。”

“造化把我塑造成了一个蛊惑人心的家伙。”伯爵侧了侧头，展示

出他更好看的那半面。“你有结巴状态多久了？”

他把结巴状态说得像个玩具一样，或者像个满有意思的发明创造。卡米尔说，“很久了。打我七岁起就有。打我第一次离家远行起就有。”

“离开家人是不是使你过度伤心了？”

“我现在记不清了。我认为一定是这样。除非我千方百计要把它轻松地表达出来。”

“哦，那种家。”米拉波笑了。“我本人熟悉各种各样的家庭困难，从早餐桌上发脾气到乱伦带来的种种后果。”他伸出一只手，把卡米尔拽到房间里。“国王，已经辞世的国王，过去常说，应该有个国务卿，他没有别的职能，就只为我家里的争吵当仲裁。我的家族，你知道，很有历史。也很伟大。”

“真的？我的家族只是装作伟大的样子。”

“你父亲是谁？”

“一个县法官。”诚实迫使他又补充了一句。“恐怕，对他来说，我是个令他极度失望的人。”

“别告诉我。我从不会去理解中产阶级。我希望你坐下。我一定要知道你的一些个人情况。告诉我，你在哪里接受的教育？”

“在路易大帝高中。你以为，我是在本地街道上长大的？”

米拉波把咖啡杯放下。“德·赛德当时就在那里。”

“他不是非常典型吧。”

“有一次我运气不好，跟德·赛德一起被关禁闭。我对他说，‘先生，我不希望跟你有任何联系；你把多少女人切成了碎片。’请原谅，我在岔开话题。”他坐到椅子上，成了一个把得体举止彻底抛弃了的贵族，因为贵族向来不会为了什么事恳求别人原谅。卡米尔注视着他，既感到极度虚荣，又显得自得自满，显摆得像个伟人一样。每当伯爵动动身子说话的时候，他就四处巡视，然后咆哮。每当伯爵安详平和的时候，他就令人想起自然历史博物馆里某个用塔夫绒填塞的狮子：死，但是不要死得像他那样。“继续，”他说。

“为什么？”

“为什么，我在打搅你吗？你认为我会把你小小的才华留给公爵的那帮杂种？我正准备给你一些忠告。公爵给了你忠告吗？”

“没有。他从来没跟我说过话。”

“你说得多伤心哪。他当然没有。可是，我本人感兴趣。我手下有很多才子为我所用。我把他们称为我的奴隶。我喜欢大家在我的种植园里开开心心，你肯定知道我是谁。”

卡米尔记起安莱特是怎么跟他提到米拉波这个人的了：一个破产的家伙，一个不讲道德的家伙。这么个小小的房间里摆满了家具，墙上挂着陈旧的东西，时钟还在滴滴答答地走，伯爵在抓挠他的下颌，在这么个塞满东西的地方，安莱特的想法显得格格不入。房间里到处都是他日子过得不错的证据：他在心里纳闷，当我们的意思是奢侈、饕餮和荒淫的时候，为什么我们要说日子过得还算不错？破产尚未解除这件事好像并没有妨碍伯爵购买昂贵的物品，在这些昂贵物品当中，仿佛他现在也算得上是一件了。至于说不讲道德，伯爵似乎过分急于要承认这一点。表明他野心的野生动物收藏品就在房间的角落处卧着，饥肠辘辘地急着要吃早餐，在拴着它的链子的那头散发着臭气。

“哦，你停下来想了好久了吧。”伯爵稍稍动了一下，站了起来，他把裹在身上的睡衣拖在身后。他把一只手臂搭在卡米尔的肩头，把他带到从窗户里流淌进来的阳光中。突如其来的阳光的暖气好像是从他自己身上流淌出来一样，他呼吸的气息中有些酒气。“我应该告诉你，”他说，“我喜欢我身边的人有复杂肮脏的历史过往。那样我才会感到自得自在。你呢，卡米尔，你冲动，你富有感情，你在巴黎皇宫把你像是染过毒的鲜花一般的感情一直在兜售——”他摸摸卡米尔的头发。“还有你那种既让人有兴趣，又不表现得那么明显，但还是能让人感受到在性方面暧昧的态度——”

“你总是这样批评别人吗？”

“我喜欢你，”米拉波冷冷地说。“因为你从没抵赖过什么。”他把身体挪开。“有一篇手写文章在流传，题为《自由法国》。那是出自你手吗？”

“是的。你不会以为那边放着的那本乏味的小册子是我全部的作品吧？”

“没有，德穆兰先生，我不会，而且我看得出来，你也有你自己的奴隶和抄写工。用一个词把你的政治告诉我。”

“共和。”

米拉波发誓。“君主制是我随身携带的信仰物，”他说。“我需要它，我打算靠它来坚持我自己的权利。你有很多地下熟人，他们跟你想法一样吗？”

“没有，不会超过六个人。也就是说，我认为你在整个国家找不出超过六个的共和人士。”

“你认为为什么会这样？”

“我认为因为人们无法承受太多的现实。他们觉得国王会吹口哨把他们从阴沟里叫走，使他们成为部长。不过，所有那样的世界将被摧毁。”

米拉波大声喊他的男仆。“窦奇，把我的衣服拿过来。相当华丽的衣服。”

“黑色的，”窦奇边说边连滚带爬地进来了。“你是议会代表，是吗？”

“见鬼，我忘了。”他朝休息室方向点点头。“听起来好像他们在外面有点儿急不可耐了。是的，马上让他们所有人都进来，这样有意思。啊，日内瓦人的流亡政府到这里来了。早上好，杜洛弗雷先生，克莱维耶尔先生。这些都是奴隶，”他用能把话传出去的低语声对卡米尔说。“克莱维耶尔要当财政部长。哪个国家对他来说都行。奇特的雄心壮志。非常奇特。”

布利索赶忙过来。“我一直处于压抑状态，”他说。就这一次，他看上去还真是这样。

“多伤心，”米拉波说。

他们开始挤满房间，穿着淡白丝绸的日内瓦人和腋下夹着公文包、穿着黑衣服的代表们，穿着寒碜的棕色外套的布利索，头发薄薄的，笔直地覆盖在前额，上面也没敷粉，一副刻意要让人想起古代世界的样子。

“裴迪昂是名代表吗？祝你一天愉快，”米拉波说。“从哪里来的？夏特尔？很好。谢谢你来看望我。”

他转身离开。他在同时跟三个人说话。要么是你吸引了他的兴趣，要么就是你没有。裴迪昂代表没有。他块头大，慈眉善目，肉嘟嘟的，潇洒，像个正在发育的小孩。他微笑着把房间环顾了一下。之

后他懒洋洋的蓝眼睛便专注起来。“哦，这个声名狼藉的卡米尔。”

卡米尔用力跳将起来。要是没有前面的修饰语，他倒更喜欢。不过，这是个开端。

“我急匆匆地去了一趟巴黎，”裴迪昂解释道，“我在咖啡馆里听到了你的名字。后来德·罗伯斯庇尔代表就你的情况给我做了描述，因此我刚才一见到你，立刻就知道是你了。”

“你认识德·罗伯斯庇尔？”

“相当熟。”

我对此怀疑，卡米尔心想。“是个吹我捧我的描述吧？”

“哦，他非常喜欢你，”裴迪昂朝他满脸堆笑。“大家都这样。”他大笑起来。“别一副怀疑的样子嘛。”

米拉波的声音在整个房间响起来了。“布利索，他们今天在皇宫怎么样？”他没等人回答。“我觉得，又和往常一样，在搞肮脏的阴谋。所有人，除了善良公爵菲利普，他头脑太简单，策划不了这样的阴谋。操，操，操，那就是他全部考虑的事。”

“对不起，”杜洛弗雷说。“我亲爱的伯爵，对不起。”

“这么多道歉啊，”伯爵说，“我忘了你从卡尔文城来。不过的确是这样。窦奇对于领导国家的艺术手腕倒有更多看法。他的看法多得多。”

布利索两只脚在不停地腾挪。“对公爵说话要轻一点，”他嘘地说了一声，“拉克洛在这儿。”

“我保证没见过你，”伯爵说。“你应该有些故事吧？”他的声音像丝绸一般。“黄色书交易怎么样？”

“你在这里干吗？”布利索对卡米尔说，声音比谈话的喧闹声要低。

“你跟他怎么会有这样的关系？”

“我不大清楚。”

“先生们，我请大家注意一下，”米拉波把卡米尔推到自己前面，之后把他那双该洗但是没洗的大手放到卡米尔的肩上。他现在成了另一类动物了：是一只出坑的熊，大声叫吼，充满了危险。“这是我新买来的东西，德穆兰先生。”

裴迪昂代表和蔼可亲地朝他微笑。拉克洛看了他一眼，便转身走

开了。

“现在，先生们，如果你们愿意给我一分钟穿衣服的时间，窦奇，给那位先生开门，我会直接跟你们在一起。”他们鱼贯而出。“你留下，”他对卡米尔说。

突然，一阵沉默。伯爵伸手蒙住他的脸。“多有意思的闹剧啊，”他说。

“好像在浪费时间。可是，我不知道这些事是怎么组织进行的。”

“我亲爱的，你知道的根本不多，不过，这并不妨碍你有你那些小小的一本正经的看法。”他张开双臂，轻快地走过房间。“米拉波伯爵崛起、崛起啦。他们必须来看我，他们必须来看这个食人动物。拉克洛到这里来过，他把鼻子气歪了。布利索也一样。布利索那个人哪，可把我给累死了，他从来就没个安静的时刻。我不是说他像你一样满屋子在跑，我是说他骚动不安。偶尔，我猜，你从奥尔良公爵那里拿钱了吧？非常正确。人必须生活嘛，如果有可能还要靠牺牲别人作为代价。窦奇，”他说，“你可以帮我刮脸了，不过别在我嘴里放肥皂泡，我要谈话呢。”

“好像那是什么新鲜玩意儿似的，”此人说。他的雇主身体前倾，在他肋骨部位上捶了一拳。窦奇泼了点热水，在别的方面没碍事。

“爱国者们需要我，”米拉波说。“爱国者们！你注意到了，如果不使用那个词，我们怎么能读完一个段落呢？在一两个月之内，你的宣传册就要送出。”

“出版商是一种疯狂的人种，”伯爵说。“要是炼狱由我订购和处置的话，我会给他们专门留个圈，在这个圈里，他们会在白热化的砧板上慢慢被烤死。”

卡米尔的眼睛对着米拉波的脸光芒一闪。从他脸上的脾气和紧张中，他发现了某个迹象，那就是他并不是这个魔鬼唯一坚实可靠的赌注。“你结婚了吗？”伯爵突然问道。

“没有，不过在某种程度上我已经订婚了。”

“她有钱吗？”

“相当多。”

“你每说一次实话，我对你就有好感。”他挥手示意让窦奇走开。“我认为你最好搬到这里来住，至少说，你在凡尔赛的时候。我

没把握，你是不是适合过逍遥自在的生活。”他拉了拉领结。他的情绪已经变了。“卡米尔，你知道吗，”他温柔地说，“你也许想知道，你是怎么到这里来的，不过，关于我自己，我也在想同样的事……到凡尔赛这里，每天都期盼着被皇宫传召，而这靠的是我写的文章、我的演讲，还有从人民中间获得的支持这个力量……期盼着最后能够在这个王国发挥我本该发挥的作用……因为国王必须派人来找我，是吗？在所有旧的解决方案都被尝试过，而且失败了的时候？”

“我认为是这样。可是你必须清楚地向他表明，你会是一个多么危险的对手。”

“是的……那是另一场博弈。你有没有尝试过自杀？”

“这种情况时不时地作为一种可能在出现。”

“一切都是玩笑，”伯爵厉声地说。“我希望，你因为叛国罪而站在审判席上时，你要表现得轻浮一点。”他把声音又压低。“是的，我懂你的意思，这已经成了一个选择。你明白，人们说，他们没有丝毫的后悔，他们在吹牛，可我，我告诉你，我后悔的东西可多呢——我欠了很多债，我每天都在欠债，还有那些被我毁掉，还有被我遗弃的女人，我有自己无法克服的天性，我从来没有学会去克服天性，那就是，永远不要学会等待、等待时机到来的天性——是的，我可以告诉你，死亡可能就是一种缓刑，死亡会给予我摆脱我自己的休息时间。可我傻。现在，我要活着，所以——”他突然中断。他要说，他是被迫承受痛苦的，他认为他的面子已经被碾碎成很多错误，已经受到了损害，受到了批评，受到了贬低。

“哦，为什么？”

米拉波咧嘴笑了笑。“所以，我可以把地狱交给他们，”他说。

小乐厅，人们就是这么叫的。直到现在，它还一直被用来存放皇宫剧院使用的布景。这两个事实惹来了不少议论。

当国王决定这个大厅适合当作召开三级议会的场所时，他把木匠和漆匠召集进来。他们在大厅里挂满了天鹅绒和流苏，敲断了一些仿制的柱子，金粉溅得满地都是。这里算得上金碧辉煌，但是又便宜。第一级、第二级议会的皇位左右两边都是座位；下院代表在大厅后面，他们要坐在数量不足的硬木板凳上。

会议一开始就不顺。国王经过庄严肃穆的入口处时，面带一副相当傻乎乎的笑容。他把他们扫视了一番之后，摘下帽子。之后，坐下，接着，又把帽子戴上。穿着华丽长袍和丝绸外套的人们疾走而过，发出沙沙的响声，他们在各自的位置上落座。三百根羽毛竖了起来，然后又重新放到三百个尊贵的人头上。不过礼仪规定，当着君主的面，平民仍旧不戴帽子，而且还要站着。

过了一会儿，一个红脸男人用他朴素的帽子拍了拍前额，然后竭尽全力，一边发出噪声，一边落座。属于第三级议会的众人一起坐下。米拉波伯爵和其他人一起拼命地在板凳上你争我夺。

国王陛下丝毫没受影响，他站起来演说。他个人认为，让穷人站整整一个下午，这是毫无道理的，因为为了获准进入大厅，他们已经等待了三个小时。好吧，他们自己已经主动行动，他不会大惊小怪。他开始讲话。过了一会儿，后排的人倾倒在前排了。什么？他说什么？

旋即，情况明摆着：只有肺活量特别厉害的巨人才能在这个大厅里脱颖而出。因为自己就是这么一个人，米拉波笑了。

国王说得——很少，真的。他谈到美国战争的债务负担。他说，税收体制也许要改革。但是他没有说到它该怎么改革。接着，米拉波站起来发言：作为司法部长，玉玺大印的掌管人。他警告不要有过激行动，不要有危险的改革，他邀请不同等级的议会第二天各自召开会议，选举官员，起草程序。之后他坐下。

议会应该作为一个制度召开会议，选票应该按照每个人头逐一统计，这正是下院的迫切愿望。否则，教堂人员和贵族人员将会继续联合，对抗贫民；双重代表的丰厚拨款——他们六百，给贵族人员和神职人员分别三百，什么都不会给他们使用。他们倒不如回家去。

然而，这一切都是在赖克尔发表演说之前的事。这位财务审计官站了起来，结果是大家期待的一片鸦雀无声。马克西米连·德·罗伯斯庇尔不知不觉地在板凳上朝前移动。赖克尔开始了。他的讲话，你会觉得比巴雷的讲话更容易懂。他的讲话就是数字、数字、数字。

十分钟之后，马克西米连·德·罗伯斯庇尔的眼睛跟随大厅里其他人的眼睛在转。皇宫里的女士们塞在板凳上，像是摆在货架上的陶器，在她们自己不堪忍受的长袍、束腹和拖裙内，她们身体僵直，如

同困在陷阱里。每个人都坐得笔直的；后来，这种姿势坐累了，她们就靠着后面女士的膝盖往后仰一仰，寻找支撑。十分钟过后，那些膝盖会弯一下，伸一下，然后，第一位女士又会把身体坐得笔直。很快，她弯下身子，动一动，打个哈欠，扭一下，在允许的空间范围内会把身子挪动一下，默默地在心里长吁短叹，祈祷这样的折磨早点儿结束。她们多么渴望把身体朝前倾一倾，把酸酸的头垂到膝盖上啊！可是自尊使她们一直就这么笔直地坐着——多多少少是这样吧。他心想，多可怜的人啊。可怜的小生灵啊。她们的脊椎会断掉的。

最初的半个小时过去了。赖克尔在这之前来过这里，在大厅里试过自己的嗓音，因为他讲话一直可以听得非常清楚；要是没有听懂，那委实不像话。马克西米连心想，领个头是我们所需要的，我们需要一些好的表达，我认为。灵感，随你怎么叫吧。此刻，赖克尔在勉强为之。他的声音在渐渐减弱。这，显而易见，早被预料到了。他有个替身。他把笔记念完，替身就站了起来，开始了。他的嗓音像座在吱吱嘎嘎发响的吊桥。

此时此刻，有个女的马克西米连在注视着：王后。她丈夫在演讲的时候，她为了集中注意力，努力锁着眉头。巴朗汀站起来时，她的眼皮已经垂下。此刻她朝自己的四周看了看，非常坦诚。她用眼睛扫了一下贫民议员坐的凳子。她会观察他们，也观察自己。她会把眼睛向下朝自己的膝盖瞄一下，然后轻轻地移动一下自己的手指头，为了在灯光里看看几颗钻石忽闪忽闪的光芒。她会抬头，然后又一次转动，转动那张僵硬的脸。她似乎在寻觅，寻觅。她在寻觅什么呢？寻觅黑色外套上面的一张脸……一个敌人？一个朋友？她手中的扇子在使劲地摇啊摇，像只活蹦乱跳的鸟儿。

三个小时后，人头攒动，代表们趔趄着走到外面，来到太阳底下。一大群人立刻围聚在米拉波身边，为了给他们指导，他在剖析赖克尔先生的发言。“先生们，别人从银行家手下稍有能力的小职员那里也许期待的正是这么个演讲……至于说到赤字，它是我们最好的朋友。假如国王不需要筹集资金，我们能在这里吗？”

“如果我们不能按照人数拥有选票，”一名代表顺水推舟地说，“我们倒不如不在这里了。”米拉波用力拍了一下此人的肩头，弄得他站立不稳，失去了平衡。

马克西米连远远地离开这个人群圈子。即使是碰巧，他也不想冒险被米拉波用拳头打到自己的背部。此人用拳头打人随随便便。立刻，他感到有人在轻拍他的肩头了。仅仅是轻拍而已。他转身。是布雷屯的一名代表。“今晚开会讨论策略，在我房间，八点钟，行吗？”

马克西米连点了点头。他的意思是战略吧，他心想：把时间、地点和战斗的条件强加到敌人身上的艺术。

上下晃动着走过来的是代表裴迪昂。“为什么这么谦虚低调、躲躲藏藏的呢，德·罗伯斯庇尔？喏瞧——我为了找到你朋友。”这名代表勇敢地冲进围在米拉波周围的人群，一会儿工夫，他又重新出现了：跟他在一起的还有卡米尔·德穆兰。裴迪昂是个容易动感情的人；他心满意足地站在一边，注视着人们重新聚集。远远地，米拉波在和巴纳夫兴致盎然地谈话。卡米尔把手放到德·罗伯斯庇尔的手中。德·罗伯斯庇尔的手发凉，有力而又干燥。卡米尔感到自己的心跳放慢了。他偷偷朝正在后退的米拉波看了一眼。刹那间，他从一个截然不同的角度看待伯爵了：他是一个在某场吵吵闹闹的奇特剧中华而不实、摆弄花架子的家伙。他希望离开这个剧场。

5月6号，神职人员和贵族人员各自在分配给他们的大厅里开会。不过除了小乐厅之外，再也没有足够宽敞的地方供第三等级议会开会了。他们获准，就在现有的场地待着。“国王犯了个错了，”德·罗伯斯庇尔说。“他已经让我们拥有这块场地了。”他自己吓了一跳：也许，毕竟，从与军事工程师拉扎尔·卡尔诺的谈话片段中，他获悉了一些情况。很快，有朝一日，他必须要承担起给这个了不起的大会做报告这件令人紧张的大事。阿拉斯似乎遥远，非常遥远、遥远了。

当然，第三等级议会实际上无法落实任何事情。要落实任何事情，就要把它当作一个独立大会来接受他们的地位。可是他们并不接受它。他们请求其他两个议会回心转意加入到他们当中来。但是贵族人员和神职人员议会都拒绝了。僵局出现了。

“因此，接下来不管我说什么，都要记下。”

日内瓦的奴隶们坐在四周，手里拿着纸片，纸片紧贴着撑在他们膝盖上的书本放着。伯爵的文件把每一块露在外头的空间都遮住了，这些空间也许是被当作写字台用的。他们时不时地交换眼神，好像都

是心照不宣的老革命党人。伯爵迈着大步，在四周来回走动，用一摞笔记摆摆手势。他身穿粉红色睡衣，戴在粗大的毛茸茸的手上的戒指在烛光下熠熠放光，把烛光反射到密不透气的房间里。时间已到凌晨一点。窦奇进来了。

窦奇： 先生——

米拉波： 出去。

[窦奇把门在他身后拉上，关好。]

米拉波： 所以，贵族议会并不希望加入到我们当中来。他们投票反对我们的提案——用清清楚楚的一百张票反对。神职人员议会也不希望加入，但是他们的投票，是一百三十三票对一百十四票，我说得对吗？

日内瓦人： 你说得对。

米拉波： 那个投票非常接近。那个投票向我们表明了某些情况。

[他开始踱步。日内瓦人在做记录。时间是早上2：15。窦奇进来了。]

窦奇： 先生。这里有个人，名字难懂，从十一点他就一直在等着要见你。

米拉波： 名字难懂，你什么意思？

窦奇： 我没法搞懂那是个什么名字。

米拉波： 哦，你能不能让他把名字写在纸上拿过来，白痴？

[窦奇出去。]

米拉波[岔开话题]：赖克尔，看在上帝的分上，赖克尔是干什么

的？他的任职资格是什么？看在上帝的分上，是什么使他看起来如此出众？我会告诉你们是什么——这家伙没有债务，没有情人。会不会就是这些日子公众想要的东西——一个精打细算的瑞士人，没有胆量？杜蒙特，这一点不要记。

杜蒙特：你说的话听起来好像让人家感觉你嫉妒赖克尔，米拉波。嫉妒他当部长这个职位。

[早上2：45。窦奇拿了张纸条进来。经过的时候，米拉波从他手中抢过纸条放到了自己口袋里。]

米拉波： 把赖克尔忘了吧。不管怎么说，大家会把他忘了的。回到我的观点上来。那么看来神职人员议会成了我们最大的希望了。如果我们能够说服他们加入到我们当中来……

[3：15的时候，他把纸条从口袋里掏出。]

米拉波： 德·罗伯斯庇尔。是的，这是个特别的名字……现在一切都取决于那十九个神父了。我必须发表演说，演说不仅仅要邀请他们加入到我们当中，而且还要激发他们加入——这不是普通的演说，这是伟大的演说。一场将要把利益和职责明明白白地摆在他们面前的演说。

杜蒙特：而且这将是一场使米拉波的大名永远荣耀辉煌的演说，只是顺便说说。

米拉波： 有那么点儿。

[窦奇进来。]

米拉波： 哦，天哪，我该忍受你每隔两分钟就要进进出出、砰砰关门的声音吗？德·罗伯斯庇尔先生还在这儿吗？

窦奇： 是的，先生。

米拉波： 他一定有耐心到极点了。我希望我也有那种耐心。哦，出于你们基督徒的善心，给这位善良的代表泡杯咖啡吧，窦奇，告诉他，我很快就要跟他见面。

[早晨4：30。米拉波在讲话。偶尔，他在镜子前停下，试试某种手势的不同效果。杜蒙特先生已经睡着了。]

米拉波： 德·罗伯斯庇尔先生还在这儿吗？

[早晨5：00。这个狮子般的额头清醒了。]

米拉波： 我感谢，我感谢诸位。我怎样才能充分表达我的谢意呢？我亲爱的杜洛弗雷，把你的学识，我亲爱的杜蒙特，还有你的——呼噜声——你的全部出类拔萃的才华，和我作为演说家的天才融合在一起——

[窦奇把头伸出门外，四下里瞧瞧。]

窦奇： 讲完了，是吗？你知道，他还在这里。

米拉波： 我们伟大的工作告一段落。把他带进来，把他带进来吧。

[当他跨进这个闷热不透气的小房间时，在这位来自阿拉斯的代表身后，天已经亮了。烟草产生的烟雾刺着他的眼睛。因为他的衣服满是皱痕，手套也是肮脏不堪，他感到不大方便，他本该回家换一换的。米拉波呢，衣冠更是乱糟糟的，他在打量着他——年轻、贫血、疲惫。德·罗伯斯庇尔只好努力地笑笑，伸出小手，上面全是被咬过的指甲。]

米拉波： 我亲爱的罗伯斯庇尔先生，坐吧。哦——有位置吗？

德·罗伯斯庇尔： 没关系。我站了老大一会儿了。

米拉波： 是的，我对此感到抱歉。事业上压力大……

德·罗伯斯庇尔： 没关系。

米拉波： 抱歉。我在尽量做到能跟所有要见我的代表们接触。

德·罗伯斯庇尔： 我真的不会耽搁你很久。

[别再道歉了，米拉波心想。他不在乎；他刚说过他不在乎。]

米拉波： 德·罗伯斯庇尔先生，有什么特别的事情吗？

[这位代表从口袋里掏出了几份叠好的文件。他把文件递给了米拉波。]

德·罗伯斯庇尔： 这是明天我希望演讲的文稿。我想你能不能看一看，给我提点意见？虽然稿子相当长，我知道，你可能要睡觉……？

米拉波： 当然，我要看的。真的没关系。德·罗伯斯庇尔先生，你发言的主题是？

德·罗伯斯庇尔： 我的发言是邀请神职人员议会加入第三等级议会。[米拉波在椅子上转来转去。他在文件上面握好了拳头。杜洛弗雷把头放在手中，嘴里发着牢骚，但是没人留意。不过，当伯爵又一次转身面对德·罗伯斯庇尔的时候，他表情镇定从容，声音丝绸一般柔滑。]

米拉波： 德·罗伯斯庇尔先生，我必须要祝贺你。你紧扣我们明天要关注的论点。我们必须保证这个提议获得成功，是吗？

德·罗伯斯庇尔： 当然。

米拉波： 可是你想过没有，我们大会的其他成员可能也会紧扣这个同样的论点呢？

德·罗伯斯庇尔： 哦，是啊，如果没有人这么做，那倒蹊跷了。这就是为什么我来见你的原因。我想，你知道这些方案，我们不需要一群人全都站起来，陈述同样一件事。

米拉波： 要是你知道我本人也起草了一个涉及同样话题的小小发言，你也许就会放心了。[米拉波一边说话；他也在一边阅读。]我会建议，这个问题由我们代表同仁中非常熟悉的某个人、某个经验老到的演说家来阐述宣扬，也许效果会更好？神职人员议会也许不大乐意听某个尚未——我们该怎么说呢？——尚未展露出色才华的人的发言。

德·罗伯斯庇尔： 展露？先生，我们可不是魔术师。我们到这里不是要从帽子里掏出一只兔子来啊。

米拉波： 别这么过分肯定。

德·罗伯斯庇尔： 一直觉得一个人有了出色的才华，就会有更好的时机来展露才华吗？

米拉波： 我明白你的观点，不过，这一回我建议，为了大家的利益，你要让步。你明白，我能有把握吸引住我的听众。有时候，当一个伟大的名字把他自己和事业连在一起的时候——

[米拉波忽然停下。他能看到这位年轻人纤细的三角脸上有了鄙夷不屑的苍白迹象了。可是他的声音听上去依然充满了敬意。]

德·罗伯斯庇尔： 我的演讲相当不错，它使所有相关的论点都能成立。

米拉波： 是的，可是恰恰是演讲者——我坦诚地告诉你，德·罗伯斯庇尔先生，我花了整整一夜的时间加工我的演讲，我打算发言，并且，我千千万万诚挚友好地恳求你为自己的首次发言另寻时机，或者就说几句支持我的话。

德·罗伯斯庇尔： 不行，我不愿意那么做。

米拉波： 哦，你不愿意？[他高兴地看到，当他提高嗓门的时候，这位代表退却了。]恰恰是我在我们大会上的发言才有分量。你不过是个无名小卒。他们甚至都不会停止私下交谈来听你的发言。看

看这个发言稿，冗长啰嗦，言过其实，你要被人家轰下台的。

德·罗伯斯庇尔： 吓唬我没用。[不是吹牛。米拉波仔细地审视着他。经验已经教了他，他能吓唬住大多数人。]瞧，我不是阻止你演讲。如果你非要演讲，那么，你讲你的，我讲我的。

米拉波： 可是你这该死的，小子，他们说的话完全一模一样。

德·罗伯斯庇尔： 我知道——不过，我还是认为，因为作为蛊惑人心者，你大名在外，他们也许不大信任你。

米拉波： 蛊惑人心者？

德·罗伯斯庇尔： 政客。

米拉波： 那你是什么人呢？

德·罗伯斯庇尔： 只是个普通人而已。

[伯爵的脸色发紫，他用手在头发上抓挠，把头发弄得像把刷子一样直挺挺地竖着。]

米拉波： 你会使你自己成为笑料的。

德·罗伯斯庇尔： 就让我来操这个心吧。

米拉波： 我认为，你已经习惯了。

[他转身。透过镜子，杜洛弗雷摇摇摆摆地睡醒了过来。]

杜洛弗雷： 可以提议妥协吗？

德·罗伯斯庇尔： 不行。我给他提了个妥协的办法，可他拒绝了。

[有一阵子的沉默。在沉默中，伯爵重重地叹了一口气。米拉波，把持好自己。他善意地劝道。现在。和解吧。]

米拉波： 德·罗伯斯庇尔先生，这完全是场误会。我们不可争

吵。

[德·罗伯斯庇尔摘下眼镜，把食指和大拇指放到发痒的眼角里。米拉波明白，他的左眼睑出现神经性痉挛了，在不停地跳。胜利了，他心想。]

德·罗伯斯庇尔： 我得从你这儿走了。我相信，你要上床睡上一两个小时。

[米拉波笑了。德·罗伯斯庇尔低头看着地毯，那儿躺着他的发言稿，皱巴巴的，被撕掉了。]

米拉波： 我对此感到遗憾。小孩子脾气症状。[德·罗伯斯庇尔弯腰去捡起那些讲稿纸，动作轻便，似乎一点也不疲倦。]

米拉波： 我要把它们放到火上吗？[德·罗伯斯庇尔把讲稿纸递过去，服服帖帖的。伯爵的肌肉明显放松了。]什么时候，你一定要过来吃晚饭，德·罗伯斯庇尔。

德·罗伯斯庇尔： 谢谢你。我想过来。这些讲稿不要紧——我有个草稿，今天晚些时候，我可以念念我的发言。我向来保留底稿。[米拉波从余光中看到杜洛弗雷起身，在擦椅子，然后不动声色地把手放在心口。]

米拉波： 窦奇。

德·罗伯斯庇尔： 别麻烦你用人。我自己出去。顺便说一下，我的名字叫罗伯斯庇尔。

米拉波： 哦。我原先以为你叫“德·罗伯斯庇尔”的。

德·罗伯斯庇尔 不，这是个普通的名字。

德·安东去听卡米尔在皇宫演讲。他跟在人群后面，想要找个东西靠一靠，这样他就可以把手臂交叉起来，带着一种游离在外的笑容观看大会的进程。卡米尔在心里厉声对自己说，“你不能蹉跎一生的光

阴、色迷迷地看人吧。现在是你选择态度的时候了。”

德·安东问：“把那句话说一下，你的意思是说姿态吗？”

卡米尔现在一直跟米拉波在一起。他的德·维耶夫威尔的堂弟总是很少把白天的时间留给他。在凡尔赛，代表们在谈论：好像真有谈论的必要似的。轮到伯爵发言的时候，反对声像秋叶一样在沙沙地作响。皇宫还没有派人来请他；晚上他需要有很多人陪伴才能提振起精气神。伯爵和拉法叶特有过不少交谈：说服自由贵族们，他恳求。他告诉修道院院长塞耶斯：争取做穷困的乡下神父的工作，他们的心与平民们在一起，而不是与他们的主教在一起。院长把指尖并在一起：他文弱，安静，面色苍白，说话的时候词语总是从嘴唇上往下掉，仿佛词语是用石子写成的。他不苟言笑，也从不与人辩论：他说，政治是一门科学，我已使之完美无瑕。

接着，伯爵一边用力捶击贫民议会主席白力先生的办公桌，一边提出带有强迫性质的建议。白力先生神情严肃地望着他：他是个著名的天文学家，他的思想，正如有人说过，更多的是关注天上的革命，而不是地上的革命。因为“革命”正是眼下再贴切不过的词语：不仅是在皇宫，而且在这里，在流苏和金粉里。当代表裴迪昂把自己敷粉的头朝一位来自伊乌诺科斯的年轻漂亮的律师议会代表布卓身上倚靠的时候，你可以在他的嘴唇上听到革命这个词。有二十或三十个年轻人总是坐在一起，不停地发出不满的嘟囔声，他们有时候在放声大笑。代表罗伯斯庇尔的第一次演讲从技术方面就被裁定违反了规章制度。人们纳闷，在这早期阶段，他做了什么事把米拉波给得罪了。米拉波把罗伯斯庇尔叫作“狂暴的羔羊”。

埃克斯的大主教手里拿着一块坚硬如石的黑面包，来到了第三等级议会，还一边假惺惺地在掉泪。他规劝代表们不要再浪费时间进行无谓的争论。人民挨饿，可这就是分给他们吃的那种东西。他熟练地用拇指和食指把面包举起，让人家检查。他掏出上面绣着他的盾形纹章的手帕，之后，用手帕把手上又蓝又白的面包霉菌掸掉。代表们说，恶心。大主教说，他们能做到的最好的事就是把程序上的纠缠忘掉，跟其他两个议会形成一个联合委员会，以便讨论饥馑救济事宜。

罗伯斯庇尔站了起来。他开始朝主席台走去。他想象，有人试图

要阻拦他，他看到他们在各自的座位上站起，要抢先赶到台上，于是，他像只公牛，把细小灵巧的头低下行走，仿佛要把他们全部甩开一样。假如他们跟其他议会联合召开一个委员会会议，进行一次投票，第三等级议会就会失去自己的地位。这是一场阴谋诡计，而大主教恰恰就是过来耍弄这场阴谋诡计的。那些不多的台阶像一片田野，他像是在泥泞之中一边朝山上走，一边嘴里在高呼“不，不”，他的声音被风裹挟而去。他的心变得硬硬的，跟大主教手中举起的那块黑面包一般大小，似乎在向上跳跃，跳到他的喉咙了。他转身，看到在他下面的成百上千张苍白茫然往上转动的脸庞，在一阵突如其来的沉寂之中，他听到自己尖利但是连贯的声音：

“让他们把马车卖了，把钱分给穷人……”

嘀咕声、尖利、好奇。人们站起来，好使自己看得更清楚些。众目睽睽之下，他的脸微微变红。正是在这里，一切开始了：1789年6月6号下午三点。

6月6号晚上七点，露西尔·杜普莱希斯在日记中这样写道：

> 难道我们非要永远爬行？我们何时才能找到我们所追求的幸福？人容易被迷惑——每当他忘却自我的时候，他就觉得他是幸福的。不，地球上根本没有幸福，幸福不过是个妄想。当这个世界不复存在的时候——可是，怎样才能消灭这个世界呢？——他们说一切将不复存在。一无所有。太阳会失去光明，不再照耀。结果将如何。如何开始变成一无所有呢？

她的笔在空中悬了又悬，准备在一无所有下面划上一道杠杠。可是，它确实又不需要划杠，是吗？

他父亲说，“露西尔，你不吃饭啦。你在渐渐地消瘦嘛。我的漂亮姑娘遇到了什么事？”

爸爸呀，她的身体变苗条了。她的肉身天使出现了，从肩到腰。她眼睛下面有了阴影。她不肯把头发扎好。她的眼睛曾经是犀利、充满活力的那种。可现在她看人的时候，眼睛总是全神贯注，在黯然无

光地凝视。

她母亲说，“露西尔，我希望你不要再弄头发了。它让我想起，我的意思是说，它让我心烦。”

妈妈呀，那么就请你从我房间里滚出去吧：眼睛别看就是了。

她的心一定是石头一般了，因为它好像伤心不起来。每天早晨，她不知不觉地发现自己在生活，在呼吸，身体就在这儿，然后，就在她们不同脸庞的弧圈中开始自己的一天。她盯着父亲的眼睛看时，看到的却是她二十五岁左右一个快乐年轻女子的影子，有两三个可爱的孩子围在她膝下。背景是一个强壮体面的男人，穿着熨烫妥帖、颇为讲究的外套，那是一块模糊不清的地方，那张脸庞应该就在那儿。她想不给他们那种满足。她想过种种自杀的方式。可那样要终结人生；你知道，真正的激情，是从来不会终结的。最好去寻找一种修道院的生活，在浆过的头巾下，把那种形而上的色欲刺穿。或者，在某一天临时出去办事的时候，从前门出去，去过穷困但充满爱情、充满机遇的生活。

憔悴小姐，德·安东就这么叫她。这种叫法与他读过的英语剧本有点关系。

6月12号，三个乡下神父来到第三议会。到17号的时候，又有十六个人加入到他们当中。现在第三议会把自己称为“国民大会”了。6月20号，国民大会发现自己被锁上了，进不了大厅。他们被告知，大厅关闭，要重新装修。

巴雷先生在讽刺挖苦的笑声中神情严肃庄重，夏日的雨水顺着他的帽子正往下流淌。他的学界同仁季乐汀医生就在他身边。“沿着这条路上的网球场怎么样？”

那些听到他们说话的人都在盯着他看。“没锁，我知道，他不愿意给我们很多空间……哦，有哪位想出了更妙的建议？”

在网球场，他们让主席巴雷站在一张桌子上。他们发誓，直到他们使法国制定好宪法才会解散。这位科学家情绪激动，不能自已，他摆了个古老的姿势。总的来说，这是一个古罗马时刻。“我们将要看到，当部队开进的时候，他们如何沆瀣一气。”伯爵德·米拉波说。

三天之后，当他们重新回到自己的会议场地时，国王在他们的大

会上露面了。他用不平稳、带着犹豫不决的声音宣布，他们的行动无效。他将会交给他们一份改革计划，惟有他。在他面前沉默着的是黑色的外套，漂白的领结，还有石头一般的脸庞：男人坐着的姿势，活像副在等待别人给他们自己做纪念碑的样子。他勒令他们解散，然后，他把为之感到伤心的王威重新整饬完毕，在队列中退场。

米拉波立刻站了起来。他小心谨慎地关注自己的传说，他朝周遭瞧了瞧，寻找速记作家和新闻媒体。礼仪大师插话，打断他说：他们愿意照国王所勒令的那样客客气气地解散吗？

米拉波："如果有人命令你把我们从大厅清除出去，你就必须要求获至使用武力的指示。我们只会在刺刀尖下离开自己的座位。国王可以要我们的性命。告诉他，我们都在等死；不过，他不必希望等到宪法成型我们才会离开。"

他的声音只有他身边的人才能听到，他接着又补充说，"如果他们来，我们很快就走。"

一时间，所有人都保持沉默，有愤世嫉俗的，有恶意诽谤的，还有耙翻陈年历史的。代表们为他鼓掌，掌声回响。之后他们要退让，好让他经过，他眼睛凝望着那顶无形的、加封在他那桀骜不驯的头发上的桂冠。

"卡米尔，答案相同，"印刷商莫姆诺说。"要是我出版这份东西，我们俩都要蹲巴士底狱的大牢。假如每修改一次都会更糟，那就没有修改的必要了，是吗？"

卡米尔叹了口气，把手稿拿好。"我会再来看你。就是说，我也许会来。"

那天早晨，新桥上有个女的在大声吆喝要给他算命。在核心问题方面，比如财富、权力、事业成功，她说的都是司空见惯的老套话。不过，当他问她他是不是活得长寿时，她把他的手掌又重新看了一遍，然后把算命的钱退给了他。

德·安东在办公室里，面前摆了一大堆文件。"今天下午你过来看看我在法庭上表现，"他邀请卡米尔说。"我要把你的朋友赶到地下去。"

"除了反对你在法庭上碰到的人，难道你就不能让自己变得歹毒

一些吗？”

“歹毒？”德·安东吓了一跳。“不是歹毒。我跟佩林相处得非常好。虽然还没好到你我这种关系的地步。”

“我搞不懂，你怎么老是把自己裹在这些鸡毛蒜皮的小事里头。”

“实际情况是，”德·安东慢条斯理地说，“我要谋生。我也想去凡尔赛一趟，看看那里正发生什么事，不过，有你在那。下午两点整，我有佩林先生，还有一帮厉害的诉讼当事人，在等着我。”

“乔治-雅克，你需要得到什么？”

德·安东咧开嘴笑了笑。“我一直需要得到什么吗？”

“钱嘛。噢。我要看着你挣钱。”

德·伏伊咖啡馆。皇宫爱国协会正在举行会议。每隔半小时就有消息从凡尔赛那边传来。神职人员在集体审议。他们说，明天将有五十名贵族议员由奥尔良公爵带过来。

使爱国协会会员感到满意的是，饥馑阴谋得到了认定。身处要职的囤积居奇者为了使人民屈服，正在让他们挨饿。一定如此：面包价格每天都在上扬。

国王把军队从边界召回；成千上万的、一拨又一拨的德国雇佣军此刻正在行进。可是眼下最为急迫的危险是土匪；大家都这么称呼他们。他们在城墙外头扎了营，不管采取什么样的防范措施，每天夜里总有人偷偷进城。这些是从遭到破坏的省份过来的避难者，那些是因农田遭遇冰雹和上个冬季袭击而颗粒无收的避难者。他们饥肠辘辘、虎视眈眈，手里拿着布满树结的棍子；他们衣衫褴褛，肋骨裸露在外；他们昂首阔步从街道上经过时，俨然成了先知。无人陪伴的妇女现在不上大街了。师傅们用镐头长柄武装他们的徒工。店主们在门上装好了新锁。外出排队等候面包的女佣们在围裙里悄悄放上了厨刀。土匪自有他们的用场这个事实，只有感觉灵敏的人士才会注意到：皇宫爱国协会。

“那么他们已经听说你在吉斯的功劳了？”弗雷农对卡米尔说。

“是的，我父亲给我寄来这件肥大的劝诫包裹。这封信也寄来了。”他把信交给弗雷农。信是由他一个算得上是亲戚、名叫安东尼·圣-约斯特的人寄来的，是一位来自诺昂区、出了名的少年犯。“念念

看，”他说。“你可以把它大声念给大家听听。”

弗雷农接过信件。字迹细小，难以辨认。“你为什么不念？”

卡米尔摇了摇头。他不适合干这种事：在小房间演说。（他看到法布尔的脸上赫然出现“为什么不”，他看到法布尔在凌晨一两点钟的时候因为气愤而不能自控。“怎么，这事要比对着一群人演说更难吗？怎么会是这样？”）

“非常好，”弗雷农说。从个人来说，让卡米尔在日常事务上变得过分能干，这对他并不合适。

信里头包含了各种有趣的消息：整个皮卡迪地区的动荡不安，街道上的暴民，燃烧的建筑，处于死亡威胁之下的制帽者和地主。这封信的口气是被压迫者感到幸灾乐祸的那种。

“哦，”法布尔说，“我是多么盼望见到你堂兄！他写的话听上去像属于那种非常愉快但又安静类型的年轻人。”

“所有情况我父亲提都没提嘛。”卡米尔把信拿回。“你觉得安东尼夸大其词了吗？”他对着信，皱了皱眉头。“哦，天哪，他的拼写还是没有长进……他如此渴望出个什么乱子，你知道，他没有好好地过日子……他使用标点符号的方式也是满怪的，到处都是大写字母……我觉得，我要到巴黎旧中央市场去跟市场人员谈一谈。”

“卡米尔，这是你的另外一个不良习惯吗？”法布尔询问道。

“哦，那儿的市场人员，他们都是皮卡迪人。”弗雷农用手指头碰碰外套口袋里的小手枪。“告诉他们，巴黎需要他们。叫他们到街上来。”

“不过，安东尼让我感到高兴，”卡米尔说。“就在你坐在这儿用常规方式强烈谴责滥用暴力的时候，那些商人的鲜血，对他来说，就像——”

“卡米尔，对你来说，鲜血就像牛奶和蜂蜜一样，”法布尔说。“七月是你的乐园。”

---

[1] 亨利四世（1553—1610），本名“亨利·德·波旁”，纳瓦拉国王，后来成为法国国王，也是法国波旁王朝的创建者。亨利四世原是雨格诺派的信徒，为了继承法国王位，改信天主教。1610年在巴黎被刺身亡。

[2] 以上是神学家托马斯·阿奎那（1227—1274）用拉丁文所写的《赎世羔羊曲》（*O Salutaris Hostia*），作为称颂上帝的赞美诗的一部分，是在天主教颂扬上

帝行圣餐（圣体和血）仪式时唱的。后来由英国人爱德华·卡斯华尔在1849年把它译成英文。斜体部分则是卡米尔混在合唱旋律里自己添加的唱词，借此表示自己对法国十八世纪当时的现状极度不满。

[3] 原文为法语。

第7章

消磨时光

1789年7月3号：巴士底狱狱长德·劳内给国务部长德·维耶夫威尔的信这样写道：

> 鄙人倍感荣幸，谨向大人禀报如下实情。鉴于眼下形势所迫，只得取消拟定在巴士底狱塔楼进行之演习，恳望您能大仁大慈，给予德·赛德侯爵如此方便。昨天正午时分，此人行至自家窗边，声嘶力竭，如此这般，他的声音才能被路过的行人和整个街坊听到。他叫嚷，说正遭人屠杀，巴士底狱囚犯正遭人屠杀，倘若人们愿意前来营救……准允他前来参加在塔楼拟定的演习已不可能，大炮已经上膛，形势将会十分险峻。倘若你肯顺遂全体员工之意，将德·赛德毫不迟疑地调至他处，他们将感激不尽。
>
> （签字）德·劳内
>
> 又及：此人扬言还要大叫大嚷。

7月份的第一个星期，拉克洛来了一次突击。在最后的一分钟时间之内，他在原来的名单表上仅仅添加了一些姓名而已。

恰恰是在他听卡米尔·德穆兰在皇宫演讲的这一天，一份尚未出版、正以手稿形式在传阅的宣传册已经到了公爵手中。公爵大声宣布，宣传册令他眼疼，不过，他说，“此人，也就是撰写这份册子的家伙，或许对我们有所用场，嗯？”

“我认识他，”拉克洛说。

“哦，好家伙。拜访拜访他，乐意吗？”

拉克洛无法想象，为什么公爵认为德穆兰一定是他的某个老熟人。

在德·伏伊咖啡馆，法布尔·德·伊格朗汀正在大声朗读他的最新作

品。听起来好像没什么前途。拉克洛马上断定，此人很快就会要钱。他对法布尔没什么好感，不过后来他心想，有些活儿，你需要有个傻瓜去干。

卡米尔不声不响地来到了他身边，心甘情愿地由他带到一旁。“会不会是在12号呢？”他问。

拉克洛为他说话直截了当感到害怕，好像他看不到无限的耐心和无穷的复杂性一样……“12号再也不可能了。我们为15号筹划吧。”

“米拉波说，在13号之前，瑞士和德国部队将赶到这里。”

“我们这一回必须冒险。互通音信是我担心的事儿。你可以在一个地区把所有人杀光，但是，在半英里之外，他们对此却一无所知。”他呷了一口咖啡。“你知道，已经有关于组成市民民兵的传言了。”

“你能别，”拉克洛忽然烦躁不安地说，“你能别在我面前引用米拉波的话吗？我能听到他本人每天在国民大会上张开嘴巴高声叫嚷，我不需要通过第二个人来了解他的看法。你的问题是，你对这些人有些痴迷。”

拉克洛不过是在一两周内才认识他的。不管怎么说，他已经对他说“你的问题是……”。这样的事儿，还有完没完呢？“你生气，”卡米尔说，“是因为你无法买通米拉波为公爵效力。”

“我认为我们很快会批准一笔钱。不管怎么说，有了这么个说法，要请拉法叶特——华盛顿的火药桶，正如你所如此贴切称呼的那样——来负责市民民兵。我差不多无须向你指出，这根本行不通。”

“是的，的确行不通。拉法叶特太有钱了，他可以买通公爵。”

“那不是你要关心的事，”拉克洛冷冷地说。“我要你跟我谈谈有关罗伯斯庇尔的情况。”

“把这事儿忘了吧，”卡米尔说。

“哦，他在国民大会中或许自有用场。我同意，到目前为止，他还不是最时髦的表演者。他们嘲笑他，不过他在进步，他在提高。”

“我不是在质疑他的用场。我是说，要收买他，你不可能办到。他不会因为对公爵的爱戴就跟你在一起。他对派系不感兴趣。”

“那他对什么感兴趣？假如你告诉我，我来安排。此人的弱点是什么，这才是我需要了解的全部内容。他的罪孽是什么？”

“就我所见，他毫无弱点。当然，他也就毫无罪孽。”

拉克洛感到茫然了。“每个人都有一些吧。”

“也许，在你的小说里。”

“哦，这肯定比小说还要奇怪，”拉克洛说。“你是在告诉我，此人不缺资金？不缺工作？不缺女人？”

“我对他的银行账户一无所知。假如他需要女人，我应该觉得他能给自己找到。”

“或者，也许——哦，现在，你们已经互相认识很久了，是吗？也许他是不是在别的方面有些倾向呢？”

“哦，没有。天哪。”卡米尔把杯子放下。“绝对没有。”

“是的，我觉得难以想象，”拉克洛说。他皱了皱眉头。他擅长想象别人的床上发生了什么样的事儿——毕竟这是他的惯用伎俩。可是来自阿特瓦的这位代表的情况却是纯洁无瑕的，这令他感到好奇。拉克洛只能想象他在床上的时候就是睡觉了。“暂且不谈，”他说。“听起来好像罗伯斯庇尔先生与其说是有用场，不如说更是麻烦。跟我讲讲雷让德勒，这个杀猪的家伙，他们告诉我，此人向来无话不说，而且肺活量可了不得。”

“我不会认为他是公爵那个阶层的人。他一定绝望。”

拉克洛在脑子里描绘公爵那张冷漠的、永远是漫不经心的脸。“绝望的时代，我的天哪，”他面带微笑地说。

“假如你在科德利埃区需要人手，倒是有个人，比雷让德勒好很多很多。一个两叶肺都受过训练的人。”

“你是指乔治·丹东。是的，我把他备案在册了。他是国王的参议员，他去年曾拒绝了巴朗汀手下一个好职位。你把向巴朗汀毛遂自荐的人推荐给我，这满奇怪的。后来，他又拒绝过一份工作——哦，他难道没告诉过你吗？像我一样，你应该是万事通。哦——他怎么样？”

“他认识该区的每一个人。他是个极其能言善辩的人，他的性格非常强悍。他的观点——并不激进。可以把他争取过来，给他们当当传声筒。”

拉克洛抬起头。“你确实对他看法不错，我明白。”

卡米尔脸红了，好像在一场小小的骗局中被人识破了一样。拉克

洛把头侧到一边，用蓝眼睛心照不宣地看着他。“我回想起丹东来了。是个了不起的既丑陋而又残忍的家伙。属于穷人米拉波这一类，是吗？真的，卡米尔，为什么你有如此独特的品味呢？”

“我没法立刻回答你的全部问题，拉克洛。丹东先生目前身上背着债务。”

拉克洛开心地笑了，显得单纯，仿佛一直压在脑子里的重荷被人卸掉了一样。负债之人会被相当小数目的金钱诱惑，然而，生活过得舒适之人，如果有人给他的贪婪一个新方向，他也必定会被诱惑，这是他的操作原理之一。公爵金库资金充足，而且，的确，最近普鲁士大使对他表示了自己亲善的一点心意，因为大使的国王总是急不可耐地令法国在位的统治君主惶惶不安。可他的现金也不是用之不尽的。节省一点小钱使拉克洛心里高兴。他对丹东的考虑既带兴趣，又有提防。“他的亲善是多少钱？”

“我要帮你谈判，”卡米尔兴高采烈地说。“大多数人会要佣金，不过在这种情况之下，我愿意放弃佣金，以此来表示我对公爵的敬意。”

“你太骄傲自大了，”拉克洛说，心里受到了一点刺激。“除非我知道他安全无虞，我不会付钱。”

“不过我们都容易腐败，是吗？也许你就是这么说的。听着，拉克洛，趁目前形势还没有摆脱你的掌控，现在行动吧。如果皇宫清醒过来，开始出钱，你的朋友会因此把你抛弃的。”

“要我说，”拉克洛说，“你自己的确像没有全心全意忠诚于公爵的利益。”

“我们有些人在讨论，今后，你会想出什么计划对付那些不是全心全意忠诚的人。”

卡米尔在等待。拉克洛心想，单程票到宾夕法尼亚怎么样？你会喜欢在辉格党人[1]中生活，或者，在塞纳河里好好地泡泡？他说，“我的天哪，你跟随公爵。我承诺，你会从中得到不少好处。”

“哦，我会从中得到不少好处，这你可以放心。”卡米尔在椅子上往后靠了靠。“拉克洛，你脑子里有没有出现过这个念头，你也许是在帮我进行我的革命，而不是反过来？这也许像是某类小说，小说中的人物占据了主导地位，而作者却被遗忘了。”

拉克洛把拳头砸在桌上，抬高了嗓门。“你总要咄咄逼人，是吗？”他说。“你总要以你说的话算数才行吗？”

“拉克洛，”卡米尔说，“大家都在看着你呢。”现在不可能继续下去了。他们分手时，拉克洛向他道歉。为了这么个廉价的宣传册，他竟然大发脾气，他对自己也感到厌烦透了，道歉是他活该受到的惩罚。走路的时候，他把脸色恢复到了平常斯斯文文的状态。卡米尔望着他走了。这样不行，他心想。如果这样继续下去，等有人把我卖到一个真正公平的价格时，我就没法向别人兜售自己了。他急急匆匆地走开，去向丹东透露这个极好的消息：有人即将向他行贿。

7月11号：卡米尔出现在罗伯斯庇尔位于凡尔赛的住所里。“米拉波已经告诉国王把部队从巴黎拉过来了，”他说。“路易不愿意。不过那些部队也不可靠。王后的派系正妄想把赖克尔先生解雇。现在国王说，他要把国民大会分派到这些省里。”

罗伯斯庇尔正在给奥古斯汀和夏洛特写信。他抬起头。“三级议会是一个国王还在称呼的名称吧。”

“是的。所以我过来看一看你是不是在打包收拾。”

“没有。我才刚刚安定下来。”

卡米尔在房间里到处走动。“你非常镇定嘛。”

“通过听一听国民大会每天指派的胡言乱语，我在学会怎么样做到有耐心。”

“哦，你不大看得起你的同事。米拉波——你讨厌他吧。”

“别为了我而夸大我的情况。”罗伯斯庇尔放下钢笔。“卡米尔，到这边来，让我看看你。”

“不行，为什么要看？”卡米尔紧张地说。“马克西米连，告诉我我该干什么。我的观点将会变得怀柔而不强硬。共和国——公爵嘲笑它。他让我写，他告诉我该写什么，而且他很少让我离开他的视线。每天晚上吃晚饭的时候，我就坐在他旁边。吃的东西不错，酒也不错，交谈也不错。”他把手甩开。“他正在使我堕落。”

“别这样一本正经，”罗伯斯庇尔出人意料地说。“他可以让你在这个世上发迹嘛，他正是你此时此刻所需要的人。不应该在那儿，不应该在这儿。他能给你的东西，我可没法给你。”

罗伯斯庇尔恰恰知道——他几乎一直知道——要发生什么样的事儿。卡米尔反应快、脑子活，然而，他拿不出任何关于自我保护的主张。他已经看到，在大庭广众场合，米拉波和他在一起，勾肩搭背，好像是他在皇宫里捡到的某个小妞儿似的。所有这些都让人恶心。而且，公爵更大的动机，更宏大的野心，就像季乐汀医生让他躺在解剖台上一样，已经一览无余。眼下，卡米尔还在陶醉着呢。公爵是在利用他的才华。他喜欢谄媚，喜欢小题大做，然后他过来赦免。他们的关系已经退回到原先的模式，仿佛最近这十年就是眼皮一眨的功夫。对于将来有朝一日卡米尔将要经受理想幻灭的痛苦，他完全知道。可是没有必要想方设法告诉他这一切：就让他经历这一切吧。这像是恋爱中的种种失望一样。每个人都得经历。或许人家就是这么告诉他的。

“我跟你讲过有关阿涅斯的情况吗，我本该跟她订婚的那位姑娘？奥古斯汀告诉我说，我突然有了不少的竞争对手。”

“什么，自从你走了之后？”

“好像是这样。她几乎都没有诉苦，是吗？”

“你觉得受到伤害了吗？”

他若有所思。“哦，啊，你知道，我一向自尊心特别强，是吗？不……”他笑了。“阿涅斯，是个不错的姑娘，不过她不是太聪明。实际情况是，不管怎么说，这一切都是由别人安排的。”

“你为什么要听人家的安排？”

“为了过上安定的生活呗。”

卡米尔毫无目的地穿过房间。把窗户开得更大些，把身子斜了出去。“要出什么事了？”他问。“革命无法避免。”

“哦，是的。可是上帝成事也要靠人。”

“因此？”

“有人一定能打破国民大会和国王之间的僵局。”

“可是在这个由实际行动构成的现实世界中？”

“一定就是米拉波，我觉得。好了，没有人信任他，可是假如他发出信号——”

“僵局。信号。”卡米尔把窗户嘭地关上。他穿过房间。因为发火，墨水留下了一道痕迹，罗伯斯庇尔把痕迹除掉。“信号就是通过

挥舞手臂做出什么动作吗？”他双膝跪下。罗伯斯庇尔抓住他的手臂，试图把他拉起来。“好啊，这才是真实的。”卡米尔说。“我跪在地上，你试图让我站起来。这不是隐喻式的，而是实实在在的。瞧，”他边说边从他朋友手中猛地冲了出去，“现在我完全是直挺挺地趴在地上。这就是行动。”卡米尔对着地毯说。“现在，你能够把有人说‘这个国家已经双膝跪下’这种情况与刚才发生的情况区分开吗？”

“我当然能。请你起来。”

卡米尔站起来，略微把身上掸了掸。

“你把我吓死了，”罗伯斯庇尔说。他转身回到一直写信的桌边坐下。他摘掉眼镜，臂肘撑在桌上，用指尖蒙住闭上了的眼睛。“隐喻不错啊，”他说。“我喜欢隐喻。隐喻不要人的性命。”

“他们在要我的性命。假如我听到再有人提起激荡的浪潮或者岌岌可危的大厦，我会索性把自己摔到窗户外头去的。我再也不能听到这样的谈话了。前几天，我见到了拉克洛。我太讨厌他了，最后我认为我非得自己独立行事才行。”

罗伯斯庇尔拿起钢笔，在信上加了一个短语。“我害怕市民失序，”他说。

“害怕它？我还在指望着它呢。米拉波——他有他自己的利益——可是，如果我们有个领袖，他的名字要绝对干净清廉——”

“我不知道国民大会有没有这样的人。”

“那就是你，”卡米尔说。

“哦，是吗？”他专心写好一个句子。“他们把米拉波称作‘普罗旺斯的火炬’。你知道他们叫我什么吗？‘阿拉斯的蜡烛。’”

“可是，到时候，马克西——”

“是的，到时候。他们认为，我应该在子爵身边转转，培养修辞能力。不。到那时候，也许，他们会尊敬我。可是我并不想要他们一直赞成我的意见，因为如果他们赞成，我就完蛋了。我不需要佣金，不需要承诺，不需要秘密会议，不需要双手沾满鲜血。恐怕我不是主宰他们命运的人。”

“可是在你脑子里，你是主宰命运的人吧？”

罗伯斯庇尔又低头看自己的信。他在思考附言该怎么写。他伸手去拿钢笔。“跟你一样，都不是。”

7月12号星期天：早晨五点。德·安东说，“卡米尔，这些问题没有答案。”

“没有？”

“没有。不过你瞧。天亮了。又是一天。你行啊。”

卡米尔的问题：假如我得到露西尔，失去安莱特，我该如何继续下去呢？为什么我一事无成，连他妈的一丁点成就都没有呢？为什么他们不出版我的宣传册？为什么我父亲讨厌我？

“好了，”德·安东说。“简短的答案才是最好的答案。为什么你要失去安莱特才能继续下去？上她们两个人的床就是了，这方面你相当能干。我觉得在世界历史上这不会是头一回吧。”

卡米尔看着他，一愣一愣地。“这些日子没什么事再使你震惊了，是吗？”

“我可以继续讲下去吗？你至今一事所成，因为你总是他妈的处于水平状态。我的意思是说，你应该在某个地方待着，对，可是你没有；人们说，天啊，他是这么地心猿意马——但是，我知道实情——你今天开始满脑子的良好意愿，甚至你可能已经走在你该去的地方的路上了，可是后来你撞到了什么人，接下来是什么事呢？你跟她们一起上床了。”

“那一天过去了，”卡米尔说。“是的，你说得对，你说得对。”

“所以，什么类型的根基，对于任何职业来说——哦，没关系。我在说什么来着？他们要等到形势稍微缓和一下才会出版你的宣传册。至于说你父亲——他并不讨厌你，他可能关心得太多了，就像我和很多很多旁的人一样。上帝啊，你真让我受不了。”

德·安东整整一个星期五都在皇宫，星期六也在实打实地干活。因为困乏，他脸上都起了皱纹。“行行好。”他起身下床，身子僵硬地走到窗口。“如果你要自杀，请你把它推迟到星期三左右，那时候我的船运官司打好了，好吗？”

“我现在要返回凡尔赛。”卡米尔说。“我得去跟米拉波谈谈。”

“可怜的家伙，”德·安东站着睡了片刻。“今天天气比以往任何时候都要热。”他摇开百叶窗。强烈的阳光跃进了房间。

卡米尔的难处并不在于一直睡不着觉，而是在于要取自己的个人物品。自从他没有固定地址以来，已有一段时间。真的，他想知道，德·安东是不是要讨论他的难处。当你意想不到地出现在你过去住过的什么地方，要对别人说“把你的手从我身上拿开，我只是来取一件干净的衬衫”这样的话，是非常困难的。他们不相信你的话。他们认为这是借口。

因此，又一次，他一直身在旅途了。从巴黎到凡尔赛的三个小时很容易打发。尽管有那些难处，他还是到了米拉波的屋里，赶上常人吃早饭的那个时刻；他已经刮好脸，换好衣服，梳好头，他是一个十分（他认为）谦卑的年轻倡议者，正在侍候这位伟人。

窦奇翻了翻白眼，在门口把他推了进来。“有了新内阁了，”他说。“可这个新内阁没把他包括进去。”

米拉波在房间里到处踱步，一根静脉在太阳穴上向外鼓突。他把脚步停了一会儿工夫。“哦，你到了。一直跟那个操蛋的菲利普在一块儿吗？”

房间里人满满的：愤怒的脸，因为焦虑而拉长的脸。代表裴迪昂把冒汗的手垂在他的肩上。“哦，看起来气色不错嘛，卡米尔，”他说。“我嘛，我整整一宿都没睡。你知道他们把赖克尔解雇了吗？如果他们能够找到一位财政部长，新内阁今天上午就要开会。有三人已经拒绝。赖克尔出名了——他们这次动真格儿地干了。”

“这是安托瓦内特的过错吗？”

“他们说是的。这里有些代表昨夜就指望被抓了。”

“被抓的时候会有的。”

“我觉得，”裴迪昂理智地说。“我们当中有些人应该到巴黎去——米拉波，难道你不这样认为吗？”

米拉波冲他瞪眼。他心想，为了干扰我，他为自己考虑得很多啊，“你为什么不去呢？”他抱怨道。他装作把裴迪昂的名字忘了。

只要这消息一传到皇宫，卡米尔心想……他悄悄穿过房间，来到伯爵身边。“加布丽艾尔，我现在得走了。”

米拉波把他拽到自己身边，鄙夷地笑了——笑什么呢，不清楚。他抓住他不放，而且，还用另一只大手把卡米尔的头发从脸上往后抹。米拉波的一只戒指勾住了他的嘴角。“德穆兰先生感觉他要参加

一场小小的暴动。卡米尔，星期天上午，为什么你没有参加弥撒仪式？”

他挣脱了。离开了房间。下了楼梯。到了街上，就在这时，窦奇嘭嘭嘭地从后面追了上来。他停住。窦奇一声不吭地盯着他瞧了瞧。

“伯爵给我捎来忠告了？”

“是的，可我现在忘了是什么忠告。”他在寻思。“哦，有了。”他眉头一闪。“别给人家杀了。”

赖克尔被罢免的消息传到皇宫时，下午已经过去了一半，差不多是三点钟的光景。这位温和的瑞士财政官的名声是靠了不起的勤勉逐步逐步建立起来的，从来没有比最近这个星期更加辛苦的了，就在这当儿，他被罢免的事好像就要发生了。

所有人现在好像都在户外：他们乱哄哄地经过大街，在酷热的天气下气喘吁吁地穿过广场，来到公共花园，那里有两边长满了栗树的大道，还有通向奥尔良公爵寓所的很多小路。面包价格刚刚涨过。外国部队在城外扎好了营房。秩序已然成了记忆，法律控制不力而且不堪一击。法国卫兵已经放弃他们的岗位，回到他们的劳动同胞的利益中来，所有在幕后躲躲闪闪的人都来到了光天化日之下。他们遭受关闭的贫血的脸上透露出夜里有关绞死的种种幻想，透露出其他大众的痛苦和最终的解决方案；除此之外，太阳成了一块伤口，成了一只炽热的热带眼。

在这只热带眼下面，到处有人在喝东西，不断有人在发脾气。制造假发的商人、小职员、形形色色的徒工、换景师、小店主、酿酒商、布料商、制革工人、搬运工人、磨刀的、赶马的、明目张胆的妓女们，这些都是泰通威尔残留的人员。人群前前后后地来回移动，经受着因谣言和面临危险而导致的焦虑不安的冲刷，他们总是回到相同的地方；就在这一切正在发生的当儿，钟声开始敲响。

到现在，这已然成为一记玩笑，一场血腥运动，一次毫不留情的较量。人群里满是妇女和儿童。大街上臭气熏天。为什么皇宫应该侍候政治过程？经过胡同的时候，人们像猪一般在后院被骑在马背上的德国军人驱赶着，屠宰着。他们要等待这一切发生吗？国王在星期天要亵渎神灵吗？明天是个假日，人们可能在他们的非工作时间死去。

时钟不再敲响。现在正是钉十字架的那个小时，这，我们都知道。一个人在这个时刻为了大家去死，真是恰逢其时；在1757年，我们还没出生之前，一个名叫达米昂的人用折叠小刀行刺过老国王，结果刺偏了。人们至今还在谈论他的临刑，还在谈论以惊叫娱乐的一天，还在谈论一场充满折磨的祭典。三十二年已然过去：现在这里是刽子手的学生，为了血腥屠杀之乐，他们做好了准备。

卡米尔就是以这样的方式突然进入了历史。他正站在德·伏伊咖啡馆门口，他感到燥热，欣喜，因为人多，而且在挤压，他还感到有些害怕。他身后有人说，他可以试着给大家演讲了，于是一张桌子被推到了咖啡馆的门道中。有一会儿，他感到头晕。他靠着桌子，与此同时，很多身体把他包围了。他想知道丹东是不是宿醉了。是什么使他痴迷，使他整夜都不睡觉呢？他希望，他在一个安静漆黑的房间里，独自一人，但是，正如德·安东说过，那是他妈的处于水平状态。他的心脏在奔跑。他纳闷，那天自己是否吃过了东西。他认为没有。他感觉到，他会淹没在这个由汗水、痛苦和恐惧形成的、刺鼻的乌烟瘴气之中。

三个齐头并进行走的年轻人从人群中冲出一条路过来了。他们板着脸，手挽着手，妄图要使什么事发生。到目前为止，他亲临过的这些街头把戏够丰富的了，他明白他们的情绪和可能带来的伤亡后果。这三人当中，他认识其中的两位，但是第三位他不认识。第三位在高喊：“接武器！”其他人也在高喊同样的内容。

“什么武器？”卡米尔说。他把正贴到他脸上的那一缕头发拨开，然后伸出一只手，摆出一副询问的样子。有人把一支手枪啪地放到他手中。

他看了看，枪仿佛是从天上掉下来的。“子弹上膛了吗？”

“当然上膛了。”有人又给了他另一把手枪。他感到震惊，如果此人没有用手指握住枪把子，他会把枪落下的。这是思维严谨的后果，是不让人们一边高喊廉价口号一边离开的后果。此人说，“看在上帝的分上，抓稳，那种枪容易对着你的脸走火。”

肯定就是今夜，他心想：部队将会出动，要有逮捕、围堵，还有杀一儆百的做法。突然，他明白了从上周、从昨天起，局势已经发展到什么地步——局势在最后这半个小时发展到什么地步了。肯定就是

今夜，他心想；他们最好知道这个情况；我们已经没有任何选择，惟有背水一战。

这个时刻在他脑子里操练得太频繁了，因此，他此时的行动都成了自动化的了。就像在睡梦中的行动一样，它们流畅连贯，时间掐得非常准。他在咖啡馆门口演讲过多少次了。他必须说出第一个短语、第一个句子，然后他才可以忘乎所以地去演讲；他知道，他可以演讲得比别人出色：因为这是上帝专门为他储存的这点才华，像是盘子里剩下的最后一口吃的。

他把一只膝盖支到桌上，然后爬了上去。他把武器兜了起来。听众已经在他的四周围了个圈子，像圆形大剧场的人群那般。此刻，他懂得了“人山人海”这个短语的意义；这是一个活生生的海洋啊，这里一张张惶恐不安的脸在大潮把他们冲到洋底之前都在用鼻子透气。然而，人们还是从咖啡馆楼上的窗户里，从四周建筑物里悬出身子，人数一直在不断地增多。他站得还不够高，或者还不够醒目。似乎没有人能够明白他需要什么，直到他开始演讲得上路了，他才可能使自己的声音被大家听到。他把两支手枪换放到一只手上，抵住身体，把枪捏成一把；这样，要是枪走火的话，他将会变成可怕的一团肉酱。可是，他觉得自己绝对不情愿使枪有片刻功夫离手。他用左手，朝咖啡馆里有个人挥了挥。一张椅子递了出来，稳稳地放在他旁边的桌上。“你扶一扶好吗？”他说。他又把一支手枪换放到左手。现在是三点过了两分。

他把脚踩到椅子上的时候，感到椅子稍微滑了一下。他觉得，要是他从椅子上跌下来多有意思啊，可是，人们会说这是他的典型做派。他感到椅背被人抓住了，椅子也被稳住了。这是一张普通的用稻草做底座的椅子。要是他是乔治-雅克会怎么样呢？他会直接从底座里穿过去。

此刻他站得高过了人群，站到了一个令人眩晕的高度。微风带着恶臭从花园中拂过。又过去了十五秒钟。他能从人群中辨认出一些脸，有些惊讶，一旦惊讶，他就眨眼：一个单词，他心想。有警察，有他们的密探，有告密者，有一直监视他几个星期的人，有同事，还有几天前被人群围逼、殴打、扔在喷泉里、淹得半死不活的共谋者。可现在是在消磨时光啊；他们身后有全副武装的人。在万分惶恐的状

态下，他开始了。

为了大家，他指出警察把他们认出来了。他藐视他们，他说：要么就尽量靠近；要么就开枪把他打倒，要么就争取把他活着带走。他给大家建议的，他给大家提供的，就是武装暴动，把整个城市变成一片战场。他已经（三点零四分）为开出一长串判处死刑的罪行感到有负罪感了。假如大家任由警察把他带走，除了法律规定给他的惩罚之外，他完了。因此，如果他们确实努力一番，他肯定会开枪打死一名警察，然后开枪自尽，并且希望自己很快死去：之后，革命将在这里爆发。这个决定花了不到半秒钟的时间，是在他创造不同的短语之间形成的。现在是三点零五分。现在，短语的准确形式并不重要。在他脚下正在发生什么事儿呢？地球正在爆裂。大家需要什么呢？需要咆哮。大家更宏大的目标是什么呢？答案不一。问问大家吧：大家咆哮。这些人是谁？没有名字。大家就是想要人数变多，想要拥抱，想要抱成一团，想要人多势众，想要融化，想要从一个喉咙里狂喊狂叫。如果他不是站到这里，他无论如何也要死了，死在他书信的纸页之间。如果他从这件事中幸存下来——算是死缓吧——他非要把它写下，写下这段为启发未来的人生创作提供启发的生活；他已经担心，他无法描绘这样的炽热，栗树的绿叶，呛人的灰尘，血腥的气味，听众的快乐和野蛮；这是一次驶向夸张的航行，这是一次低级趣味的征程。呼叫，呻吟和充满血腥的承诺绕着他的头在旋转，这里成了一朵猩红色的云，一块崭新、单薄、清纯的环境，他就在里面漂浮。有一刹那，他把手放到脸上，在他嘴角，他感觉到了那天上午被伯爵的戒指勾着的地方。只有那块地方，而不是别的什么，在告诉他，他依旧存活在同样的身体里，依旧拥有同样的肉身。

警察搜到了一张支票。几天前，在这个地方，他说，“这头野兽已经陷入罗网：结果它的性命吧。”他指的是政权这头动物，他整整一生都在其之下生活的体制。可现在他却看到了另外一头野兽：暴民。暴民没有灵魂、没有良知，只有手爪、脚爪和牙齿。他记起了在军士广场站上索尔斯先生的狗，在令人恹恹欲睡的下午悄悄溜出去捣乱。那时候他才三岁，他从老房子窗户那里斜着身子，看着狗把一只老鼠抛到空中，然后摔断它的脖子。没有人把他从这个情景中拉走。没有人给狗套上链子，没有人把它领回家。他对民众演说，演说地妥

帖得体，他把身子往外，朝暴民那里倾了过去，一只手伸出去，掌心朝上，他令暴民着迷了，他哄骗他们，他利用他们。他丢了一把手枪，不知道是在哪儿丢的，这不要紧。血已经像大理石一样在他的静脉里凝固。他打算永远地活着。

到目前为止，整个人群声音嘶哑，用荒唐的东西在不停地编织各种各样的故事。他从桌子上跳到人群中。一百只手伸过去够他的衣服，够他的头发，够他的皮肤和肉。人们叫喊、咒骂、高呼口号。他的名字就在他们嘴里；他们认识他。喧嚣声是来自《启示录》里的恐怖、是释放出来的地狱，伴随地狱而来的是洗劫大街上的所有一切。虽然钟声已经敲过一刻钟，可是没人知道。人们哭啊。他们把他高举，把他扛起来绕着花园转啊。一声尖叫传出来，高呼着要拿叉子，随后，烟雾就在树丛中飘起。有个地方开始有人击鼓：调子并不深沉，也不洪亮，但是有力，不动声色，带着一股狠劲儿。

卡米尔·德穆兰给在吉斯的让-尼克拉斯·德穆兰这样写道：

> 当你不愿来到拉昂、向本会让我获得提名的人推荐我时，你就犯下了一个错误。不过，现在没关系了。我已经在我们的革命上写下了我的名字，用来写我名字的字母比来自皮卡迪区我们所有代表的名字还要大。

夜幕已经降临，杜普莱希斯先生和一两个希望满足好奇心的朋友一起走了出去。他拿了根结结实实的拐杖，想用这根拐杖挡开工人阶层里一些好欺负人的男孩。杜普莱希斯太太求他不要出去。

安莱特的脸因为焦虑而变得憔悴不堪。用人们带来的尽是一些让人不快的谣言，她担心的是，这些谣言或许成真。露西尔好像笃定，这些谣言就是真的。她坐着，安静而又谦虚，不过惹人注目，像是一位中了六合彩的赢家。

阿黛乐待在家里。眼下，她通常都是这样，除非她本人在凡尔赛，登门拜访会客，顺便打听一些八卦消息。她认识代表们的妻子和代表们本人，熟知咖啡馆里面的所有谈话，了解国民大会所有的投票

策略。

露西尔走进自己的房间。拿出笔和墨水，还有一张纸，在纸上，她写道，“阿黛乐爱上了马克西米连·罗伯斯庇尔。”她从纸上撕下一长条，在掌心把它揉皱。

她拿起一块刺绣。她慢慢地刺着绣着，格外注意她手中的活儿。今后她打算给人们展示一下，那天下午在五点一刻和六点一刻之间，她刺绣的针脚是多么的细密。她想到用尺子试着量一量。等我出嫁的时候，她心想，我会有一架钢琴：还会有些别的新色玩意儿。

克劳德一到家，径自进了自己的书房，同时还带着外套、拐杖和所有的东西，然后嘭地把门关上。安莱特知道，他也许需要短暂的时间来缓缓神。“我恐怕你爸爸可能得到了不好的消息，”她说。

“他怎么可能呢，”阿黛乐说，“他不过就是出去看看出了什么事？我是说，这不是什么有关个人的坏消息，是吗？”

阿莱特轻轻地敲门。姑娘们就站在她身边。“出来吧，”她说。“或者我们可以进去吗？”

克劳德说，“部长被当成了幌子。”

“赖克尔，”阿黛乐纠正道。“他再也不是部长了。”

“是的，”克劳德在为对他的部门总管忠诚和他希望把自己的想法和盘托出之间感到纠结。“你知道的，我从没喜欢过这个人。他是假冒内行的骗子。可他的下场应该比作为幌子要更好一些吧。”

“我的天哪，”阿黛乐说，“这里有三个女人处于相当严重的精神痛苦状态。你认为自己是在描述事件的时候，可以让自己把话说得更具体一点好吗？”

“他们在暴动，”克劳德简单地说。“解雇赖克尔先生已经引起哗然。我们已经被抛进了无政府状态，无政府状态可不是我使用的一个词语。”

“坐下，我亲爱的，”安莱特说。

克劳德坐下了，伸出一只手罩在眼睛上。老国王从墙上的画像中在扫视着他们；如今的王后是用便宜的底片印出来的画像，羽毛别在她的头发上，下颌扁平到无关紧要的状态；路易上身的石膏像，看上去好像是个造车轮的人的同事；画像上的修道院院长特雷既有整个脸庞，也有人的侧面。

“出现骚乱状态了，”他说。“他们把海关障碍物点火焚烧。他们关闭了剧院，破门冲进了蜡像馆。”

“已经破门冲进了蜡像馆？”安莱特意识到白痴一样的咧嘴笑容出现在自己的脸上。“他们为什么要那样做？”

“我怎么知道？”克劳德抬高了嗓门。“我怎么会知道他们为什么要这么做？有五千人、六千人在杜伊勒利宫花园行进。那只是一支队列，还有别的队列过来加入到他们当中。他们正在毁灭这座城市。”

“可士兵们在哪儿？”

“他们在哪儿？国王自己也想知道，我肯定。他们也许沿着大街两边站立欢呼，发挥他们现有的作用。我感谢上帝，国王和王后都在凡尔赛宫，因为谁能保证不出什么事儿，因为那里站在这些暴民之首的是……”他话没说出口。“有那么一个人吧。”

“我不相信你说的话。”安莱特的声音是实事求是的。她只是说了出来，出于形式上的尊重。她其实知道，这是真的。

“随你的便。你可以在晨报上读到这个消息——假如有的话。好像他在皇宫发表了演讲，而且演讲还起到了一定的效果；此外，现在对这些人来说，他成了什么英雄。我应该说，对于这些暴民来说。警察开进来要逮捕他，可他呢，处于枪口的威胁之下，还不明智地不肯让他们靠近。”

“鉴于好像已经产生的后果，我不相信这是不明智的，”阿黛乐说。

“哦，我本该采取措施的，”克劳德说。“我本该把你们两人都送走的。我问我，到底做了什么事才遭到这样的报应，一个女儿跟激进分子们打成了一片，另一个女儿打算跟一个罪犯订立婚约盟誓。”

“罪犯？”露西尔的声音听上去很震惊。

“是的。他已经触犯法律。”

“法律要修改呀。”

“我的天哪，”克劳德说，“你对我说？部队要把他们消灭。”

“你好像认为所有这一切都是偶然的，”露西尔说。“不，爸爸，让我说，我有权利要说，因为我比你更理解现在正在发生什么事。你说有成千上万的骚乱分子，可是到底有多少，你也吃不准，不过法国卫兵不会镇压他们自己的同胞的，而且，他们当中绝大多数人站在我们

这一边。如果他们组织得当，他们很快就会拥有足够的武器来对付其余的部队。皇家德国部队要被这么多人的力量消灭。”

克劳德朝她凝视着。“你可能要采取的所有措施都太迟了，”他妻子用低低的声音说。露西尔清清喉咙。这几乎算是她做的演说了，一场苍白的客厅模拟演说。她的手在颤抖。她心想，他当时是不是非常害怕：如果被人群推搡驱赶，一看到风暴眼，他就忘记了镇定，一看到充满活力的、满怀所有精心筹划的心，他就忘记那个安全的地方了。

“所有这一切都是计划好的，”他说。“我知道有增援部队，不过他们得要过河。”她走到窗户边上。“瞧，今夜没有月亮。他们在黑暗中过河，指挥官们在他们自己人当中闹翻了脸，这样要花费多长时间？他们只知道该怎样在战场上打仗，他们不知道该怎样在大街上战斗。到明早之前——假如他们现在在路易十五广场遭到阻挡——部队将会从城市中心被清除出去。巴黎的选民将把他们的民兵部署到大街上。他们可以从市政大厅争取拿到武器。荣军院有枪，有四万条火枪——”

“战场？”克劳德说。“增援部队？你怎么知道所有这一切？你从哪里得知这个情况的？”

“你觉得是从哪里呢？”她冷静地说。

“选民？民兵？火枪？你碰巧知道，”他问，带着歇斯底里的挖苦语气，“他们将在哪里得到火药和子弹？”

“哦，是的，”露西尔说。“在巴士底狱。”

绿色是他们为了辨识身份而挑选的颜色——绿色，这是希望之色啊。在皇宫，一个小女孩给了卡米尔一点绿色绸带，于是，从那时候起，为了获得绿色绸带，人们袭击了几家卖绿绸带的商店，于是无数码长的深绿、苹果绿、祖母绿和暗绿的绸带就在积满灰尘的大街上延伸，在阴沟里拖拉。在皇宫，他们把树叶从栗子树上扯下，现在把这些伤心而又憔悴的树叶戴在帽子上和纽扣洞里。被扯裂的、甜滋滋的植物气味一团一团地飘荡在午后的空中。

到了傍晚，他们成了一支部队，在他们自己的旗帜后面行军了。虽然暮色降临，但是白天的热气丝毫也没消退；夜间不知什么时候刮

起了风暴，头顶上，天雷噼里啪啦地炸开了，与枪炮的嗖嗖声和轰轰声，还有破碎的玻璃咣当咣当的声音在争先恐后地较量。人们高唱着，各种命令号叫着消失在黑暗之中。整整一夜，都是靴子走在鹅卵石上啪嗒啪嗒的声响，还有钢铁叮叮当当的响声。天空犬牙交错般的闪电照亮了被洗劫一空的大街，烟雾从起火的壁垒那边一阵一阵地在风中不断地翻滚。到了午夜，一个喝得醉醺醺的手榴弹兵对卡米尔说，“我记得以前在什么地方见过你的脸。”

黎明时分，在雨中，他遇到了埃罗·塞谢尔，不过此时此刻，他丝毫也不感到惊讶；如果他发现自己肩并肩地与德·巴雷夫人在一起，他也不会做任何评论。这位法官的脸脏兮兮的，外套从后背中间裂开。他一只手上拿着一把精致的决斗手枪，这是专门为莫利斯·塞克斯定做的一对价值不菲的手枪中的一把；另一只手上拿着一把剁肉刀。

“不过这是一种浪费，这是一种不负责任，”埃罗说。“他们抢劫了圣-拉扎尔修道院。我的天哪，所有的漂亮家具、银子都给抢走了。是的，他们洗劫了酒窖，他们现在都躺在大街上，呕吐不止。你说什么？凡尔赛宫？你刚才说‘结果了它的性命’还是‘结果了他们的性命’？如果真是如此，我最好换换衣服。我讨厌这副样子出现在皇宫里。哦是啊，”他说着然后握紧了剁肉刀，重新冲进了人群。“它胜过诉讼令，是吧？”他从来没有这么高兴过：从来没有，以前从来没有。

菲利普公爵12号是在自己位于邦迪森林中的雷恩赛城堡度过的。一听到巴黎发生的那些事，他本人就表现出“非常惊讶和震惊”。“这，”他从前的情人艾略特太太说，“我真的本来就认为他就是这样的。”

13号早晨，在国王的早朝会上，菲利普是第一个受到冷落的；之后他被国王陛下（不礼貌地）问到他想要什么；之后，他被告知“回到你以前出生的地方去吧。”菲利普动身前往他在莫索的家时，脾气很坏，而且发誓说（据艾略特太太说）“他将永世不再与他们接触”。

下午的时候，卡米尔回到了科德利埃区。那个醉醺醺的手榴弹兵还跟在他的后面，说，“我知道你从什么地方来的。”有四个面目狰狞但是头脑冷静的法国卫兵，要是他遇上什么不测，这四个人就会面临

私刑威胁；还有几个从拉福尔斯逃出来的囚犯。有个咋咋呼呼在集市上的老婆，穿一件带花纹的裙子，戴一顶羊毛帽子，带了一把宽刃厨刀，还有一条臭舌头。我喜欢上你了，她不停地说，从现在开始，少了我，你哪里也去不了。有个漂亮的年轻女子，在她印有一只奔跑的兔子图案的腰带上别了一把手枪，棕色头发用了一根红绸带和一根蓝绸带往后扎着。

“绿色出了什么事？”他问她。

“有人记得绿色是阿特瓦侯爵的颜色。我们不能用那种颜色，所以，红色和蓝色现在是巴黎的颜色。”她朝他笑笑，好像跟他有老交情似的。“安妮·戴洛瓦妮，”她说。“我们在法布尔一次试镜的时候见过。记得吗？”

在如水的灯光下，她的脸好像在发亮。此刻，他看清了，她非常冷，浑身给淋透了，在瑟瑟发抖。“天气阴晴不定，”她说。“其他很多事情也是这样啊。”

在商廊那边，看门人把门封了，因此他只好透过窗户跟加布丽艾尔说话。她脸色苍白，头发乱蓬蓬的。“乔治跟我们的邻居吉力先生一起出去了，”她说，“为了市民民兵征兵的事儿。几分钟前，拉福克斯先生来过——你认识他，他就住在对面吧？——他说，‘我非常担心乔治，他站在桌上声嘶力竭高喊高叫，要我们保护家园，防止部队和匪徒袭击。’”她瞪着眼睛朝站在他身后的人看看。“这些人是谁？他们是和你在一起的吗？”

路易丝·吉力出现了，她的脸突然在加布丽艾尔的肩旁出现了。

“你好啊，”她说。“你是准备进来，还是准备站在大街上？”

加布丽艾尔搂着她，把她抱紧。“我已经让她母亲住到这里来了，她有精神忧郁症。乔治对拉福克斯先生说，‘过来跟我们一起住吧，不管怎么说，你已经丢了职位，君主制度已经完了。’为什么，为什么，为什么他要那样说话？”她用近乎发狂的手抓住窗台。“他什么时候才回来？我该咋办？”

“因为这是真的，”他说。“他不久就会回来，乔治，他不久就会回来的。你要把门锁好。”

喝醉酒的手榴弹兵捅捅他的肋骨。“那么，你老婆呢？”

他往后退了一下，惊奇地看着此人。就在那个时候，好像有个东

西在他头里面非常响亮地击打了一下，随即，他们只好把他倚着墙撑住，往他嘴里灌白兰地，在这之后，很快一切就没那么重要了。

又一个晚上，在大街上：五点钟，警钟和报警大炮响起。有人把他轻轻地翻过身，指给他看，清晨的太阳光芒在战神广场装好的刺刀上闪耀。“他们不会来的，”他说，的确他们没来。当他向上看到大炮炮口的时候，士兵们站在那里，手里拿着点亮的小蜡烛，他听见自己的嗓音里在说着一些令人镇定的、充满理智的话。他并不害怕。后来谈判结束了，后来出现了奔跑和高喊。这就叫冲击荣军院。头一回，他感到害怕了。冲击结束之后，他靠着墙，这位长着棕色头发的姑娘把一把刺刀放到了他的手上。他用手掌抵着刺刀口，纯粹好奇地问，“干起来难吗？”

“容易，”醉醺醺的手榴弹兵说。“你知道，我已经记住你了。那是法庭外面的一点点骚乱问题，两三年前的事情。好日子一去不复返了。好像把你打翻在地上，踢中了你的肋骨。这件事对不起。我只是例行公事。看样子没伤着你吧。”

卡米尔一直盯着他看。这位士兵浑身是血，血还在往下滴着，把他的衣服浸透了，他的头发乱成了一团，透过淤血结成了膜，他咧嘴在笑。就在他朝他看的时候，他朝脚后跟吐了一口痰，跳了一圈小小的舞蹈，同时举起了他那猩红色的小臂。

“巴士底狱，嗯？”他唱了起来。“现在冲向巴士底狱，嗯，巴士底狱，巴士底狱啊。”

德·劳内，巴士底狱狱长，是个平民，他投降的时候穿着件灰色罩衫外套。投降之后不久，他试图用剑杖把自己刺死，但是给人挡住了。

拥在德·劳内身边的人们高呼，“杀了他。”法国卫兵中有些人想要保护他，在用身体为他做遮挡。但是，到了圣-路易教堂边的时候，人群中有人把他从卫兵们那里拽走，朝他身上吐痰，用棍子揍他，用脚踢他，直至把他打倒在地。卫兵们前来营救的时候，他已是血流满面，头发被大把大把地揪掉了，他连走路都快不行了。

挨近市政大厅时，他们的路被堵住了。在那些想要在他被绞死之前对他进行审判的人和那些想要立刻要了他性命的人之间，存在着争

论。彻底被打垮了的德·劳内惊恐万状，向外拼命地挥舞着胳膊；两边有人抓住了他的胳膊，这样他就再也腾不出手来，好擦去从头上的伤口往眼睛里流的鲜血了。他痛苦不堪，用脚挣扎，向外踢摆，一下子踢中了一个名叫德诺的男人的裆部。德诺——一名失业厨师——震惊而又痛苦地大叫。他抱住自己，跪在地上。

一个大家都不认识的人从他身后走出，打量着这位囚犯。他迟疑了一秒钟的功夫，向前一步，把他的刺刀戳进了德·劳内的肚子。就在刺刀往外拔的时候，德·劳内踉踉跄跄地向前扑上另外六把刺刀的刀尖。有人用一块大木头不停地猛击他的脑后。他的保护人朝后退让，当他被拖到阴沟里的时候，就在那儿，他死了。有人对着他被打烂了的、还在抽搐的身体开了好几枪。德诺站立不稳地往前走，推开一条路，来到了前面。有人说，“该轮到你了。”他在口袋里摸了摸，他的脸依然在痛苦中扭曲，然后在尸体旁跪下。他把手指伸进德·劳内头上剩下的几缕头发中，他猛地弹开一把小刀，一边把尸体的头使劲朝后拉，一边开始对着喉咙不断切割。有人主动把剑递给他，不过，他不相信自己具备干好这件事的能力；他脸上露出了他自己有点不只是不舒服的神情，可他继续用他的折叠刀往内切割，直至德·劳内的头完全被割断。

卡米尔在睡觉。他的梦是绿色的，是乡下的，到处都是清澈的水。只是到了最后水变黑了，黏黏的，有打开的下水道，还有切口很长的喉管。“哦，上帝，”一个女人的声音在说。他哽咽着，流泪了。他的头靠着一堵不是很像母亲般的胸膛。“我克制不了这么强烈的情感啊，”路易丝·罗伯特说。

“你一直在哭喊，”他说。他说的是明摆着的情况。他睡了多久？一个小时，还是半天？他搞不清，他是怎么最后躺在罗伯特夫妇床上的呢。他记不清他是怎么到那里的了。“现在几点了？”他问她。

“坐起来吧，”她说。“坐起来听我说。”她还是个小姑娘，脸色苍白，骨头细小。她在房间四周走动着。“这不是我们的革命。这不是我们的，不是布利索的，也不是罗伯斯庇尔的。”她突然停住。“我了解罗伯斯庇尔，”她说。“我觉得，要是我当时不怕麻烦，我也许就是阿拉斯的蜡烛夫人了。要是那样的话，对我来说是件好事吗？”

“我真的不知道。”

“这是拉法叶特的革命，”她说。“是巴雷的革命，也是操他妈的菲利普的革命。可是革命才刚刚开始。”她注视着他，双手指向她的喉咙。“在所有人当中，怎么偏偏就是你呢？”她说。

“过来，”他把一只手向她伸去。他感觉他已经从结冰的海洋上漂出，遥远地，遥远地，跟人类再也无法联系。她坐在他身旁，理理自己的裙子。“我已经把商店的窗户关好。没有人对来自殖民地的精致食品感兴趣。已经有两天没有一个人过来买东西了。”

“也许不会有殖民地了。不会有奴隶了。”

她大笑。“要过一阵子吧。别打岔。我有我的事要做。我一定要阻止你到巴士底狱附近的任何地方去。万一你的运数到头了呢。”

“这不是运数。”几乎还没醒过来，他就在加工自己的故事了。

“你或许觉得不会，”路易丝说。

“如果我到巴士底狱去，我会死。他们将会把我写进书里，是吗？”

“是的，”她望着他，感到奇怪。“不过，你不能到任何地方去送死。”

“除非你丈夫回家把我杀了，”他一边参考目前的形势，一边说。

“哦，是的，”她冷冷地笑了笑，眼睛朝别处望去。“实际上，我想对佛朗索瓦忠诚。我认为我们在一起有前途。”

现在我们大家都有前途了，这不是偶然的，他心想，这不是运气。他看到了他的身体，细细的，平平的；面对未来这张令人盲目的白粉笔灰脸，他的手在摸索，寻找把持的地方，他感到自己的脸抵着岩石经受挤压，而且，在心里，有令人头昏的眩晕侧倾；他总是在攀爬。路易丝把他紧紧地抱住。他疲乏无力地靠着她，想要睡觉。“这么好的房间，”她低声说。她轻轻地抚摸他的头发。

她给他端来咖啡。她说，保持安静，保持镇定。他望着咖啡在渐渐地变凉。他周围的气氛令人紧张。他仔细看着自己的右手掌心。她的手指头顺着细得像一根头发的伤口在游走。“你对我得到那样东西有什么看法？我记不清了，可是，在这种情形下，好像是，人被压死，被践踏——”

“我以为你过着魔力无穷的生活呢，”她说。“虽然到现在我还在怀

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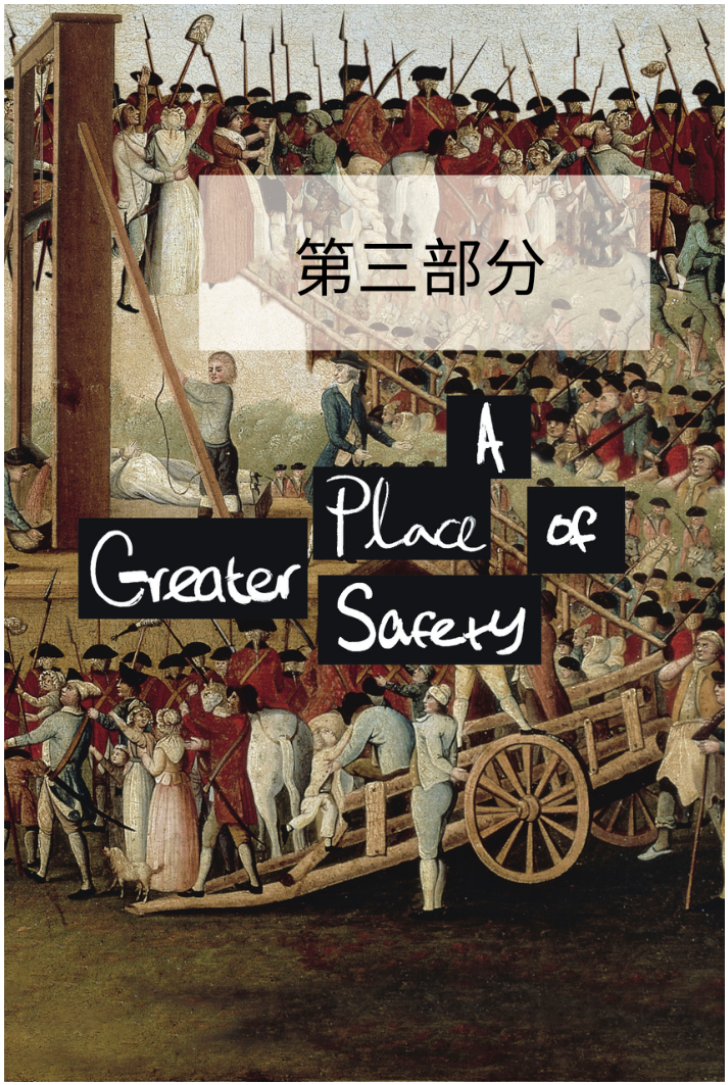
佛朗索瓦·罗伯特回到家。他站在房间门口跟他妻子亲嘴。他把外套脱下给她。然后刻意站在镜子前面，梳了梳他那黑色的卷发，路易丝就站在他身边，等着，她的头还不及他的肩高。头发梳好之后，他说，“巴士底狱已被拿下。”他走到房间的那一边，低头看着卡米尔。“尽管你在这里已成事实，但是你也在那里待过。目击证人都见过你，你是这次行动的中流砥柱。里面的第二个人是埃罗·德·塞谢尔。”他走开。“那种咖啡还有一些吗？”他坐下。“一切正常的生活停止了，”他说，仿佛是在对一个傻瓜或者小孩子说话似的。他把靴子脱下。“从现在起，一切都将大不相同啰。”

你是那样认为吗，卡米尔疲惫地说。他不能全部听懂他对他所说的话。万有引力还没有消除，下面的土地已经被尖钉刺破。甚至在峭壁的顶上，还有关口和悬崖，空荡荡的隘路四周和坟墓四周一样。“我梦见我死了，”他说。“我梦见我已被埋葬。”只有一条狭窄的小径通向这座山脉的心脏，这个冷酷无情、矛盾暧昧、行动缓慢、单调无聊的思想世界。还有你的谎言，他自言自语道。我没有梦见那个，我梦见了水，我梦见我正在大街上流血。“你认为我的结巴也许会消失吧，”他说。“可是，生活不像那样充满了魔力。你能给我几张纸吗？我应该给我父亲写信了。”

“行啊，卡米尔，”佛朗索瓦说。“告诉他现在你已经名扬天下。”

---

[1] 英国辉格党是英国历史上的一个政党。1679年，因为约克公爵詹姆斯（后来的詹姆斯二世）具有天主教背景，所以在詹姆斯是否有权继承王位这个问题上，议会展开了激烈争论。一批议员因为反对詹姆斯公爵的王位继承权，被政敌讥为“辉格”。“辉格”的名称可能是“Whiggamores”（意为“好斗的苏格兰长老会派教徒”）一词的缩语。辉格党人多属于各种教派的新教徒。十九世纪中叶，辉格党与其他政党合并，改称自由党。美国辉格党（Whig Party）是美国在杰克逊式民主（Jacksonian democracy）时代的一个政党。



第三部分

“对很多人说你名声伟大；他们会重复你的话，而且他们的重复将会成就你的名声。

“我要快速地活……”

让-马利·埃罗·德·塞谢尔的随笔《抱负理论》

第1章

新手（1789）

巴黎选民苏勒先生一个人在巴士底狱的高墙上。临晚早些时候，他们过来找他，说，拉法叶特要用你。他们说，德·劳内已被害死，所以你就是临时狱长了。哦，不行，他说，为什么我呢？

定定神，伙计，他们说；不会再有麻烦了。

凌晨三点。在高墙上。他已经让困乏的护卫回去了。夜的黑暗像个粗野、缺少优雅风度的人：身体总是对着绝灭在渴求着。位于他下面的圣-安东尼教堂那边，一只狗对着天上的星星在痛苦地哀号。在他左边老远的地方，在墙上的托架里头，正在燃烧的一支火把在虚弱无力地用舌头舔着黑暗：照亮了滑腻腻的石头，还有这些正在哭泣的鬼魂。

耶稣啊，马利亚啊，约瑟夫啊，在此刻和在我们死亡的那个时辰，帮帮我们吧。

他在盯着一个人的胸脯看，此人持有一支火枪。

应该要有一场争斗了，他在心里胡思乱想，你应该说，谁到那里，朋友呢，还是敌人呢？如果他们说“敌人”，而且不断地过来，结果会怎样呢？

“你是谁？”胸脯说。

“我是狱长。”

“狱长已经死了，整个人被剁成了细细的肉末。”

“这我听说了。我是新狱长。拉法叶特派我来的。”

“哦真的？拉法叶特派他来的，”胸脯说。黑暗中传来了窃笑声。“让我们看看你的委任状。”

苏勒把手伸进外套：把在这些紧张时刻一直挨着心口放着的那张纸递给了他们。

“在这样的灯光下，你还怎么指望我看它？”他听到纸被揉搓的声音。“对，”胸脯鄙夷不屑地说。“我是科德利埃区市民民兵营的德·安

东上校，我现在就逮捕你，因为在我看来，你是一个非常值得怀疑的人物。市民们，履行职责。”

苏勒张开了嘴巴。

“喊也没用。我已经查过岗哨。他们喝醉了，睡得像死过去了一样。我们把你带到我们区的总部。”

苏勒朝黑暗中瞥了一眼。德·安东上校后面至少有四个武装人员，或许，阴暗处还有更多。

“请你不要考虑反抗。”

上校的声音文绉绉的，而且说得蛮到位的。这算是一个小小的安慰。保持镇定，苏勒冷静地对自己说。

他们拉响了圣-安德雷艺术影院的警报。几分钟之内，已有一百号人上了大街。如德·安东一向所言，这是一个生机勃勃的地区。

“再小心不过了，”法布尔说。“也许我们该毙了他。”

苏勒一遍又一遍地说，“我请求把我带到市政大厅去。”

“求什么求啊，”德·安东说。旋即，他好像突然计上心头。“好。就去市政大厅。”

这是一趟多事的行程。他们只好坐敞篷马车，因为再也没有别的交通工具可坐了。有人已经（或者还在）在大街上了，科德利埃的市民需要帮忙，这对他们来说是明摆着的。他们顺着马车的这一侧一边跑，还一边高呼，“绞死他。”

等他们到了，德·安东便说，“这跟我所想的差不多。市政府已经落入那些抛头露面并说‘我负责’的人手中了。”现在，有好几个星期了，一个非官方的选民机构一直自称是公社，也就是市政府。国民大会的白力先生，曾经主持过巴黎进行的选举，成了组织的灵魂人物。诚然，到昨天为止，还有巴黎的一位宪兵司令，那是王室任命的；但是，当他们结果了德·劳内的性命之后，暴民把他也给杀了。现在，是谁在管理这座城市？是谁在掌握公章大印？这是天亮的时候需要考虑的问题。拉法叶特侯爵早已回家上床睡觉了，一名官员说。

“现在是睡过去的美好时光啊。把他从床上弄下来，到这儿来。我们该想什么呢？一班巡逻的市民们下床去巡视那座为之付出了高昂代价才从暴君手中夺得的巴士底狱——他们发现这名卫兵因为酗酒变

得更坏了，而且，此人都不能把自己身份解释清楚，却声称负责巴士底狱。”他转身面对手下的巡逻人马。“应该有人对人民交代。大家会以为要数死人骨头了。嘿，也许有不少无助的受害人还套着枷锁被关在地牢里呢。”

“哦，他们都有说法，”这位官员说。“那里只有七个人，你知道。”

不管怎么说，德·安东心想，住宿总可以处理的。“那些囚犯的东西呢？”他问。“我本人曾听说过，二十年前，有张台球桌被人搬进去，从此再也没有给搬出来。”

从后面的几个人当中传出了笑声。这位官员感到茫然，拼命在凝视。德·安东的情绪刹那间冷静了下来。“找拉法叶特，”他说。

约勒·巴雷从文秘工作中解脱出来了，朝着黑暗咧嘴笑了笑。灯光在沙滩广场上闪耀。苏勒先生的眼睛不由自主地被吸引到大灯笼上面去了——一只巨大的、用铁做的墙支架上面，有盏灯在摇来晃去。在那地方，没多少个小时之前，德·劳内侯爵被割下的人头像足球一样到处被人踢着。“祈祷吧，苏勒先生，”德·安东愉快地建议道。

拉法叶特出现时，天已经亮了。德·安东失望地看到他准确无误地到场；不过，他刚刚刮过的脸沿着颧骨那儿变红了。

“你知道现在几点吗？”

“五点钟了吧？”德·安东说，一副乐意帮忙的样子。“只是猜测而已。我向来认为士兵在夜里无论什么时候都要随时准备起身。”

拉法叶特转身过去了片刻。他握紧拳头，对着红手指一般的天空抬眼仰望。他转回身时，声音清脆而又和蔼地说，“对不起。那不是问候你们的办法。德·安东上校，是吗？科德利埃区的吗？”

“将军，还有您的一位伟大的仰慕者，”德·安东说。

“多么友善。”拉法叶特好奇地凝视着这个新世界给他带来的这位下属：身材魁梧、肩头宽阔、脸上带疤的男人。“我不知道有这个必要，”他说，“不过，我认为你只是在尽你——所能。”

“我们将努力使我们的付出达到完美，”德·安东上校坚定地说。

有一刹那，一个怀疑的念头在将军的脑海中划过：他快成了开玩笑的受害对象，是不是可能呢？“这是苏勒先生。我正式说明他的身

份。苏勒侯爵拥有我的全部权力。是的，当然，我将给他一份新的任命书。这样好吗？”

“这样好，”德·安东立刻说。“不过将军，只要是你，任何时候，对我来说，都行。”

“我现在要回家，德·安东上校。如果你与我之间的事务已经全部结束的话。”

上尉没明白其中的讽刺意味。“睡个好觉吧，”他说。拉法叶特敏捷地转身，心想，我们真的必须决定一下我们是否要敬礼了。

德·安东把他的一行人马掉头转回到河那边，眼睛发亮。加布丽艾尔还在家里等他呢。“你到底为什么要这么做？”

“表示主动积极，是吗？”

“你恰恰让拉法叶特感到厌烦了。”

“我就是那意思。”

“这不过是这里周围的人喜欢玩的那种游戏而已，”巴雷说。“我应该认为，他们真的会让你做民兵上尉的，德·安东。而且，我应该认为他们会选你当该区的主席。毕竟，大家都了解你嘛。”

“拉法叶特了解我，”德·安东说。

从凡尔赛传过来消息：赖克尔先生被召回了。白力先生被指定为巴黎市长。印刷商莫姆诺夜以继日地工作，给卡米尔的宣传册子定好了印模。建筑承包商被带过来拆毁巴士底狱。人们把巴士底狱的石头当成纪念品一块一块地拿走了。

移居他国开始了。孔代亲王匆匆忙忙地离开这个国家，律师的账单和很多其他账单都没支付。国王的哥哥阿特瓦斯也走了。王后的宠信珀利拉克一家子也走了。

7月12号，白力市长坐着花团锦簇的马车离开凡尔赛宫，上午十点抵达市政大厅，旋即又往回出发，在一群达官显贵之中迎驾。他们走到消防泵那么远：市长、选帝侯、卫兵，还有摆在银碗里面的几把巴黎城的钥匙——就是在那里，他们还接待了三百名代表，以及正朝着另一条路游行过来的皇室队列。

“先生，”白力市长说，“鄙人把陛下您的良城巴黎的钥匙给带过来了。这些钥匙正是呈献给亨利四世的那些钥匙。他重新征服了他的子

民，不过，今天子民重新征服了他们的国王。”

这话听上去毫无策略，不过他的本意还是友善的。即席鼓掌。区域联防民兵沿着街道两边排列。拉法叶特侯爵走在国王马车的前头。礼炮已经鸣响。国王陛下从马车上走下来，从白力市长手里接受了国家的新三色帽章：代表君主的白色已经被加进红、蓝两种颜色中去了。他把帽章系在自己的帽子上面，人群中发出一片欢呼。（在离开凡尔赛之前，他已经许下意愿。）他沿着市政大厅的台阶，在用剑搭成的拱顶下面朝上走。疯狂的人群在他四周推推搡搡地向他靠近，要来摸他，看看他是否跟别人摸起来感觉一样。“国王万岁，”他们高呼。（王后已经不再指望见到他了。）

“随他们去吧，”他对士兵们说。“我相信他们真的喜欢我。”

正常生活的某些迹象逐渐显现。商店重新开门营业。有位老汉，干瘪枯萎，骨瘦如柴，胡须髯长花白，在全城游行，他对每条街上闲逛的群众都要挥手。他叫怀特少校——也许是英国人，也许是爱尔兰人——没有人知道他在巴士底狱被关过多久。他好像对自己得到别人的注意感到开心，虽然每次被问及他被囚禁的环境时，他总是哭。碰上哪天天气不好的时候，他根本就不知道他是谁。碰上哪天天气好的时候，他说，他对尤利乌斯·恺撒大帝负责。

1789年7月，在巴黎进行的德诺审查如下：

> 被问及他是否用这把刀肢解了德·劳内先生的头时，他回答说，用的是一把黑色的刀子，一把更小的刀子；当有人对他说，用这么小而不堪一击的工具不可能把头砍下时，他回答道，就他作为厨师的身份而言，他已经学会如何用刀处理猪肉了。

1789年8月18日
西敏寺桥 阿斯特雷圆形大剧场
（在斯宾纳库塔先生表演绳索舞蹈之后）
一次全新的精彩绝伦的场面
法国大革命
从7月12日星期天到7月15日星期三（包含在内）

名叫
处于动荡不安之中的巴黎
展示前所未有的、一场气势最为宏大、最不寻常的娱乐
根据真正的事实
包厢3苏币；舞台前排2苏币；顶层楼座1苏币；顶层楼座边上6丹尼尔
五点半开门，六点半钟准时开演；

在孔代大街，卡米尔现在成了不受欢迎之人。来来往往，他只好靠斯塔尼拉斯·弗雷农给他捎些音信，给露西尔传递他的感情（和书信）。

“你瞧，”弗雷农对他说，“假如我对情况理解正确的话，她爱上你是因为你高贵的精神品质。因为你这么敏感、这么高尚。因为——如她相信的那样——你处在与我们这些更粗鲁不堪的凡夫俗子相距甚远的不同星球上。可现在发生的情况呢？结果你成了街上四处冲击、浑身是泥是血、蛊惑人心并荼毒生灵这么一种人。”

德·安东说，弗雷农正“以这样那样的方式试图为自己打扫战场”。他的口气是嘲讽性的。他还引用伏尔泰评论“兔子”父亲的话说：“假如有蛇咬到弗雷农，那条蛇将会死。”

真实情况是——不过，弗雷农是不会提到这一点的——露西尔比任何时候对他更加痴迷了。克劳德·杜普莱希斯依然相信，如果能把自己的女儿介绍给合适的人选，这种痴迷她会克服掉的。可是找一个对她稍感兴趣的人，他做起来还真难；如果他觉得他们俩都合得来，接下来就是，她觉得不合适。有关卡米尔的一切都令她激动兴奋：他的名声不好啦，他有貌似天真的小怪癖啦，还有他容易激动的心智状态啦。最令她兴奋的还是这个事实：他突然出名了。

弗雷农——这位家庭老朋友——在露西尔的身上看出了这种变化。一位奶油点心式的漂亮小姐变成了一名富有闯劲的年轻女子，满嘴跑出来的都是政治术语，眼里闪烁着知心会意的光芒。当她到了那儿的时候，在床上表现好一点，弗雷农心想。他本人有了妻室，一个对他的事业格局来说几乎不起任何作用的守家女人。在这些日子里，发生什么事情皆有可能，他心想。

可惜的是，露西尔已经学会叫他“兔子”这个荒唐的方式了。

卡米尔的觉睡得不多：没有时间。睡着的时候，做的各种各样的梦又使他精疲力竭。他特别梦见全世界的人都去参加一场聚会。聚会场景令人奇怪的是沙滩广场——安莱特的客厅——小乐厅。全世界的每一个人都出席了这场聚会。安琪莉可·夏庞蒂尔在与埃罗·德·塞谢尔交谈；他们在比较有关他的记录，破除他虚构的东西。来自吉斯的苏菲，十六岁那年他跟她睡过觉，正把所有发生过的事告诉拉克洛。拉克洛掏出自己的笔记本；佩林先生就在他身边，用律师的大嗓门喊着要求大家注意听他讲话。那位假笑的、黏黏糊糊的代表裴迪昂跟已经死去的巴士底狱狱长手挽手在一起；德·劳内在四处扑腾，因为缺了人头，徒劳。他的老校友路易·苏鲁在大街上跟安妮·戴洛瓦妮争吵不休；法布尔和罗伯斯庇尔正在玩儿童游戏；争论停止的时候，他们已经冻得像雕像一样了。

要不是每晚都出去吃晚饭，他本会对这些梦有所顾忌的。他知道这些梦包含了真相；他生命中的所有人此刻正走到一起。他对德·安东说，“你觉得罗伯斯庇尔怎么样？”

“马克西？是个非常出色的小家伙。”

“哦，不，你不可以那么说。他对自己的身高敏感。不管怎么说，我们一起上学的时候，他总是这样。”

“好好，”德·安东说。“那么就这样想，他非常出色。我可没功夫对别人的虚荣心说话还缩头缩脑的。”

“你怪我没有策略。”

“你想要开始争辩？”

因此，他从来没有摸准德·安东对罗伯斯庇尔的看法。

他对罗伯斯庇尔说，“你觉得德·安东怎么样？”罗伯斯庇尔摘下眼镜擦了擦。他在思考这个问题。“非常令人愉快啊，”他最终说。

“可是你真的觉得他怎么样？你说话闪烁其词。我的意思是，你恰恰认为人家并不令人愉快，那是你的全部看法，肯定？”

“哦，你行，卡米尔，你行啊，”罗伯斯庇尔轻轻地说。

因此，他也从来没有摸清罗伯斯庇尔对德·安东的看法。

以前的部长弗龙曾在闹饥荒的时候说过，如果人民挨饿，他们可

以吃草。或者据认为是这样说的吧。这就是为什么——理由够充分的了——7月22号这天，他在沙滩广场跟观众在一起的原因。

有人保护他，不过，这一帮人数不多但是凶恶无比的群众已经算计过他，要把他抢走，这好像有可能。拉法叶特赶过来跟他们讲话。他一点都不希望妨碍人民的正义；不过，起码弗龙应该得到公正的审判。

“对于这三十年来一个一直受到指控的人来说，”有人高呼道，“审判有何用处？”

弗龙老了。自从他大胆说出自己的名言，距今已有很多年了。为了逃避这种命运，他一直躲躲藏藏，散布自己已经离世的谣言。据说，关于装满石头的盖棺入殓葬礼仪式都已经办好。被他们追踪、逮捕之后，他现在哀求地看着将军。从狭窄的街道朝市政大厅向外，传来了低低的轰轰轰的声音，这个声音，巴黎此刻辨别得出是行进的脚步声。

“他们正在汇合，”有个助手向将军报告说。“一方面是从皇宫过来的；另一方面是从圣-安东尼教堂过来的。”

“我知道了，”将军说。“在头两侧我可以听到。多少人？”

没有人能够估计得出来。人太多了。他看着弗龙，没有表示出多少同情。他手头没有兵力；要是城市当局想要保护弗龙，他们自己会采取措施的。他瞥了助手一眼，轻微地耸了耸肩。

他们用草连续不断地抽打弗龙，在他背上绑了一捆，在他嘴里塞满了一把。“把这些好草吃光，”他们在逼迫他。他嘴里塞满了尖利的草茎，被拖到沙滩广场的另一头，就在那儿，有人把一根绳子抛到朝外突出的灯笼铁支架上。有几回，在黄昏时分，只要那盏大灯来回地晃动，这位老人就会随之来回地晃动。之后，绳子啪地突然断了，他直直地坠落到人群中。一边挨打遭踢，一边他又被重新吊到空中。又一次，绳子断了。暴民们用手抓住他，小心翼翼地，不要打一下就让他一命呜呼。一个第三次的绳套在他死灰色的脖子上套好了。这一回，绳子牢靠。当他死了或者垂死的时候，暴民们把他的头砍下，挑在一把叉子的尖上。

与此同时，弗龙的女婿，巴黎省省长波希尔，已经在贡皮埃涅市被捕，正被押往市政大厅，因为惊恐，他目光呆滞。他被绑在车子

里，从人群中经过时，他们用发酸的黑面包皮砸了他一身，之后不久，在被押往安布雷监狱的路上，他又被绑到了外面；在这之后不久，他被绑死了——也许是被勒死的，或者是被火枪子弹打死的，因为在这个时刻，有谁知道呢？也许，有人用剑开始朝他的颈部砍的时候，他还没死。过后才轮到把他的头戳在叉子上。两支游行队列汇合，叉子混合在一起，来回地摇晃，有人把几个割下的头颅鼻子对着鼻子。“亲吻爸爸吧！”暴民们高呼。波希尔的胸膛被锯开，心脏被掏出，被一支剑刺穿后，送到了市政大厅，甩在白力的办公桌上。这位市长差点儿瘫倒在地。过后，心脏被带进了皇宫。鲜血从心脏里一点一滴地挤进一只玻璃杯中，然后人们把血喝掉。他们高唱：

如果聚会上缺了心，

那就算不上是聚会。

巴黎使用私刑的消息在凡尔赛引起了震惊，那里，国民大会正沉浸在关于人权的辩论之中。人们先是震惊，继而愤怒，最后抗议：就在这个事件发生的当口，民兵在哪儿？一般认为，弗龙和他的女婿是粮食投机倒把分子，但是，在小乐厅和他们居家食品存储丰富的库房之间来回走动的代表已经和经常被称为“民众感情”的东西失去了联系。代表巴纳夫对他们这种虚伪感到深恶痛绝，于是问他们，“已经流出的这些血难道是纯洁的吗？”他们对此感到反感，于是他们高呼，用声音压倒他，这表明，在他们的头脑中，他是个危险分子。辩论恢复了；他们在专心思考起草《人权宣言》的框架。听到有些人在低声地说，国民大会应该首先起草宪法，因为权利是通过法律形式存在的；然而法理是个如此枯燥乏味的话题，而自由却是这么令人兴奋激动。

8月4日这天夜里，封建制度在法国不复存在了。子爵诺耶站了起来，因为情绪不稳，他的声音有些发颤，他把所有的财产全部无偿地奉送了——这并不是什么了不起的大事，因为他的绰号就是“失去土地”。参加国民大会的成员潮水般汹涌地站立起来，为宽宏大度纵情

狂欢。他们抛弃了农奴、狩猎法、以实物缴纳的十一税，还有封建领主法院——喜悦的泪水从他们的脸上哗哗地直流而下。一名成员给大会主席递上了一张纸条，上面写着“结束大会，他们已经失去自控”。可是，天堂之手无法阻拦他们，在喧嚣声中，人人竞相比赛，一个比上一个更加爱国，他们急切地说要放弃属于他们的东西，之后，更加急迫地说要放弃属于别人的东西。下面的一个星期，肯定，他们将要试着改变主张，可是这太迟了，来不及了。

卡米尔在凡尔赛四周游荡，摊开一张揉得皱皱巴巴的纸片，在夏日夜晚格外的沉寂之中创作了他不再小觑的随笔……

> 正是在那个夜晚，比神圣星期六还要漆黑的那个夜晚，我们从痛苦不堪的埃及枷锁中冲出来了……那个夜晚，恢复了法国人的权利，宣布了所有公民一律平等，一律可以平等地准入所有职位、所有场所和公共岗位；那个夜晚，把所有公务员的职位、神职人员和军事人员的职位，从富有之人、从出身高贵门第之人、从皇族贵胄之人的手中夺取过来了，根据任人唯贤的标准，把这些职位分给了作为整体的国家。那个夜晚，从国王太太的手中夺回了——她因为跟一位部长睡觉而得到的——两万里弗赫……现在，和印度群岛人做生意的机会已经向大家敞开。想要开店的可以开店；裁缝师傅、制鞋师傅、做假发师傅将会哭泣，但是，手艺上路的人将会欣喜，阁楼的窗户将会出现灯光……哦，对于大法院、文员、法警、律师、男仆而言，对于秘书、副秘书，对于掠夺者们而言，那却是一个灾难性的夜晚……可是，对于大家而言，那是一个美好的夜晚，真正美好的夜晚[1]，幸福的夜晚啊，因为把这么多的人排斥在尊严和就业之外的无数障碍已经被永远甩掉了，今天，在法国人当中，除了存在德性和贤能之分，任何差别都不复存在了。

在一个漆黑酒吧里的漆黑角落之中：马拉医生驼着背，坐在桌边。8月4号是个令人作呕的玩笑，他说。

他面对摆在面前的手稿满面愁容。“真正美好的夜晚[2]——我希望这是真的，卡米尔。可你是在制造迷思啊，你明白吗？你在把当下发生的事杜撰成传奇，一个革命的传奇啊。你清楚，只有在必要的地

方，你才需要进行艺术化地处理——”他突然不说了。他瘦小的身体好像因为疼痛在一紧一缩的。

“你病了？”

“你病了？”

“没有，我只是喝得太多。”

“我觉得，是跟你的新朋友在一起喝的吧。”马拉蹑手蹑脚地坐回到长凳上，脸上依然保持着同样的紧张和不适表情。然后他想起卡米尔来了，手指在桌面上毫无节奏地轻磕着。“我们感到安全了，是吗？”

“没有特别的感觉。我得到了警告，我也许要被逮捕。”

“别指望法院讲客套摆样子。一个人拿着一把刀就可以在你身上干一件漂亮的活儿。或者在我身上。我打算要做的就是搬进科德利埃区。搬到某个我可以大声呼救的地方去。你为什么不也搬到那里去呢？”马拉咧嘴笑笑，露出令人恐怖的牙齿。“所有邻居都在一起。非常温馨舒服。”他把头弓在文稿上面，一边胡乱地翻阅，一边用食指在上面戳戳点点。“你下面说的话我赞同。要把像弗龙这样的敌人从人民当中清除，在别的时间，这要耗费人民多年的内战才能办到。而且，在内战的时候，无数人会死，是吗？因此，私刑完全能够接受。它们是人道的选择。你也许为了那种情操被迫受苦受难。别害怕把稿子送给印刷工人嘛。”医生若有所思地擦了擦自己扁平的鼻梁：这个动作、这个口吻是如此索然无味。“卡米尔，你明白，我们一定要做的就是砍头。我们耽误得越久，我们被人家砍头的可能性就越大。把这一点写上去。必要性就是杀害人民，砍掉他们的头颅。”

凭直觉，首先试探性地讨好别人。一、二：德·安东的手指在他的军刀手柄的圆头上面轻轻地磕了磕。邻居在他的窗户下一边跺脚走路、高声尖叫，一边手里挥着排列座次的计划。皇家音乐学院的管弦乐团正在调试声音。这是他出的一个好主意，雇佣他们，给这种场合来上一点情调嘛。当然，也应该有军乐乐队。作为这个区的主席和国民卫兵（正如市民民兵现在这么称呼自己一样）的一名上尉，他负责白天有关任务部署的全部事宜。

“你气色不错啊，”他对妻子说话了，连看都没看她一眼。新穿的

制服弄得他浑身冒汗：白色马裤，黑色长筒马靴，蓝色束腰外衣，与白色形成了对比，猩红色的衣领证明是做得过紧了。外面，太阳把油漆都晒得翘起了。

“我请卡米尔的朋友罗伯斯庇尔今天过来，”他说。“可是他从国民大会抽不出时间来。非常认真。”

“那个可怜的男孩啊，”安琪莉可说。“我没法想得通，他出生在什么样的家庭里。我对他说过，亲爱的，你难道就不念家吗？难道你就不思念你自己的家人吗？他说——尽管严肃认真地——‘哦，夏庞蒂尔太太，我思念我的狗啊’。”

“我倒蛮喜欢他，”夏庞蒂尔说。“他怎么跟卡米尔混在一起的，我真想不出来。喏，”他搓了搓手，“今天的头等大事是什么？”

“拉法叶特十五分钟之后要到这儿。我们都去参加弥撒，神父为我们的新团旗祈福，我们排队出去，把旗升好，从它旁边行进，拉法叶特站在周围，看上去像个总司令。我想，他会期待有人为他欢呼的。我应该觉得，即使是在这么个市侩的地区，也会有够多的傻瓜制造出一种体面的声势。”

“我还是吃不准我是否听懂了你的话。”加布丽艾尔的口气听上去愤愤不平。“民兵站在国王这一边吗？”

“哦，大家都站在国王这一边，”她丈夫说。“只是他手下的部长、侍从、他弟弟和他妻子，我们无法忍受。路易，人还是不错的，就是老朽昏聩。”

“可为什么人家说拉法叶特是个共和党人？”

“在美国他是个共和党人。”

“这里有共和党人吗？”

“很少。”

“他们会把国王处死吗？”

“天哪，不会的。我们把这种事情交给英国人吧。”

“他们会把他关在牢里吗？”

“我不知道。看到罗伯特太太的时候，你问问她就是。她是极端分子之一。要么卡米尔是。”

“所以假如国民卫兵站在国王这一边——”

“站在国王这一边，”他打断了她的话，“只要他不再妄想重新回到

我们在7月份以前的状态就行。”

“是啊，我懂了。支持国王，反对共和党人。可是卡米尔、路易丝，还有佛朗索瓦，都是共和党人，是吗？所以，如果拉法叶特命令你逮捕他们，你会干吗？”

“好家伙，我不会。我不打算干他的脏活儿。”

之后，他心想，在这个区里面，我们可以成为约束自己的法律。我可以不当营长，不过他还是处于我的掌控之下。

卡米尔到了，气喘吁吁的，不过兴致很高。“没有比这再好的消息了，”他说。“在图卢兹，我的宣传册已经被那个公共行刑者烧毁了。他们真是太好了，要宣传，肯定就意味着要出第二版。在奥雷隆，销售这本册子的一家书店已经遭到僧侣的袭击，他们把所有的存货都给扔了，点了一把火，还把书商剁成了几块。”

“我不认为这非常非常好玩，”加布丽艾尔说。

“是的。真的相当难过。”

巴黎外面的一家陶器厂正在生产厚厚的、刺眼的黄蓝彩陶，上面印着他的照片。一旦你成为公众人物，这样的事就会发生；人家吃晚饭离你远远的。

他们把新旗升起的时候，一丝风的声息都没有。旗帜绕着旗杆躺着，像一块耷拉下来的三色舌头。加布丽艾尔站在她父母之间。她的邻居吉力一家在她左边。戴了一顶新帽子的小路易丝，为她的这顶帽子自豪到了令人不堪忍受的程度。她意识到大家都在朝她看的目光：那边，他们在说，那是德·安东的妻子。她听到有人说，“她多妩媚啊，他们有孩子吗？”她抬头看看站在教堂台阶上的丈夫，他那职业拳击手一般的硕大身躯高高地盖过了拉法叶特又细又挺的体型。因为她丈夫瞧不起他，她便对这位将军露出了几份鄙视。她能看得出，他们彼此礼貌客气。营长在空中挥了挥帽子，抬高了嗓门，在为拉法叶特高呼。人群欢声雷动。将军略带微笑向他们致意。她对着太阳把眼睛闭了一半。在她身后，她能听到卡米尔的声音在一直响个不停，在和路易丝·罗伯特交谈，俨然她是个男人。他在谈起布列塔尼的代表和国民大会的种种计划。一旦巴士底狱被占领，我就要到凡尔赛去——她听到罗伯特太太故意压得低低的赞同声——不过应该尽可能赶紧完成。他在说起另外一场暴动，她心想；另一座巴士底狱吧。之后，从

她身后传来了一声高喊：“德·安东万岁！”

她转身，既感到惊奇又感到得意。有人跟着高喊起来。“只是少数几个科德利埃派的人在叫喊，”卡米尔辩解说，“不过很快将是整座城市在叫喊了。”

几分钟之后，仪式结束，聚会开始。乔治走下台阶，到了人群中，拥抱着她。“我刚才在想，”卡米尔说。“现在该是你把那个撇点符号从你名字上去掉的时候。这不合时宜。”

“你也许说得对，”她丈夫说。“我会慢慢地去掉撇点的——但是没必要宣布。”

“不，立刻就把它去掉，”卡米尔说。“这样大家就知道你的立场了。”

“欺负人呢，”乔治-雅克怜爱地说。他自己也正在学会这样：喜欢对峙较量。“你介意吗？”他问她。

“我想你做你认为最合适的事，”她说。“我的意思是，你认为正确的事。”

“假设它们不一致呢？”卡米尔问她。“我的意思是，他认为最好的和他认为正确的事情并不一致呢？”

“不过，它们将会一致，”她说，样子慌慌张张的。“因为他是好人。”

“那真是深刻。他不在家的时候，他将会对你的想法产生怀疑。”

卡米尔前一天是在凡尔赛度过的，傍晚，和罗伯斯庇尔一起参加了布列塔尼俱乐部的一个聚会。现在，这里成了那些倾向于大众事业、对皇宫产生怀疑的自由派代表的论坛。有些贵族也参加了。疯狂的8月4号已经在那里被非常细心地算计过。如果他们的爱国热情广为人知，即使不是代表，他们还是受欢迎的。

可是，还有谁比他的爱国热情更广为人知呢？罗伯斯庇尔催他发言。可他感到紧张，要让自己的声音被别人听见还真有困难。结结巴巴的情况真糟。听众听他说话不大耐烦。就他们的所见而论，他不过是个暴民演说家而已，不过是个无政府主义者而已。不管怎么说，这是一个痛苦不堪、令人泄气的场合。罗伯斯庇尔坐着，看着自己的鞋带扣子。卡米尔从讲台上下来坐到他身边的时候，他头也不抬，只是把绿眼睛朝旁边闪闪眨眨，笑出他那耐心的沉思般的笑容。毫无疑

问，他没有什么鼓励的话要对他说。无论什么时候，只要他站在国民大会上，那些桀骜不驯的贵族成员总是故意使劲地呼哧扑哧地把蜡烛吹灭；要么他们几个人总是坐在一起，导演一出模仿疯狂羔羊的表演。因此，他没有必要说“卡米尔，你讲得不错啊”，也没有必要对他说什么安慰性的谎言。

聚会结束之后，米拉波走上了讲台，为自己的祝愿者和吹捧者表演了一出模仿白力市长决定到底是周一还是周二的戏：模仿白力市长为了找到答案观看木星的天然卫星；最后，他一边嘴里说着下流的华丽词藻，一边承认他的望远镜太小。对于这些，卡米尔感到不大好笑；但是他快要眼泪汪汪了。表演在掌声中结束，伯爵大步流星地走下讲台，拍拍几个人的后背，握握几个人的手。罗伯斯庇尔碰了碰卡米尔的肘：“我们离开这儿，好吗？”他建议道。

太迟了。伯爵在监视卡米尔。他抱住他，不让他离开，这一抱快要挤碎他的肋骨了。“你真了不起，”他说。“别理这些乡巴佬。由他们按照他们屁大的标准去吧。他们没人能够干你已经干过的事。没有一个人。实情是，你使他们恐惧害怕。”

罗伯斯庇尔退到了会议室的后头，想要从这里离开。卡米尔听到自己使他们害怕这个前景觉得如此激动不已，如此开心。为什么他就不能把米拉波说的话说出来呢？他的话绝对千真万确。而且，他是想为卡米尔说公道话、办公道事。差不多二十年前，他就承诺过要照顾他，可他看不出有什么迹象，他已经放弃了这个责任。不过，事情就是这样——他没有把话说得恰到好处的天分吧。卡米尔的所需所愿成了一本合上的书，大部分：用自己从没学过的语言书写的一卷书。“过来吃晚饭吧，”他听到伯爵说。“让我们把这头羔羊朝前拉，为什么不？给他一些红肉，让他负责嘛。”

桌上坐了十四个人。嫩羊肉的血滴在碟子里。大比目鱼那切好的鲜肉散发出月桂树叶和麝香草的味道。茄子紫黑色的外壳表面已经枯焦，刀一戳，便渗出奶油般的肉汁来。

伯爵这些日子过得非常惬意。他仅仅是在把债台摞得更高，还是突然有了支付能力呢，很难说得清楚；如果是后者，你要纳闷了，他的钱是怎么得来的呢。他跟许多来源有秘密的往来。他在大庭广众说话，不仅声音洪亮，而且样子神秘；他还给她的情人、出版商的妻子

赊账买了一颗钻石。那天晚上，对年轻的罗伯斯庇尔来说，他是多么让人开心哪。为什么呢？他心想，礼貌不花钱呗。不过，最近几个星期以来，他一直在注视这位代表，注意到他的语调经常单调乏味，注意到他对人家对他的看法总是毫不在乎的样子，还注意到这位律师脑中闪过的各种念头，他心想，毫无疑问，他的这个脑袋今天够用。

整个晚上，他都在用低低的、具有保密性质的声音跟阿拉斯的蜡烛谈话。他心想，一旦你追根究底，在政治与性之间其实并没有多大差别。所有这一切都与权力有关。他并不认为自己是世界上第一个观察到这个差别的人。这是诱惑的问题，还有你能多快地、成本多低地实现这个目标的问题：他心想，如果卡米尔和那些卑微的、连生计问题都捉襟见肘的制帽商毫无分别，换言之，他是一个绝对容易被征服的人，那么，罗伯斯庇尔就是圣衣会的一位修女，一心一意要当女修道院的院长。你无法使她腐败；你可以在她的鼻子下摆摆鸡巴，但是，她既不感到震惊也没有兴趣：在她丝毫也不明白这一切是为了什么缘故的情况下，她为什么应该如此呢？

他们谈起了国王，谈起了他是否应该对国民大会通过的立法具有否决权。罗伯斯庇尔认为没有。米拉波认为有，或者，如果价格合适，认为他可能觉得有。他们谈起这些事情在英国是怎么处理的；罗伯斯庇尔以快速的、半开玩笑的方式纠正了他所列举的很多事实。他呢，不仅接受了他的纠正，而且态度也平和了一些；当他得到他脸上出现的标准的三角式微笑这个奖励时，他感到心里涌起一阵极不寻常的安慰。

十一点钟：这只狂暴的羔羊给自己找了个理由，悄悄地从房间里走了。知道自己是个凡人，知道自己跟其他人一样需要撒尿，这算是知趣。米拉波觉得奇怪，一反常态的清醒，一反常态的冷淡。他朝桌子的对面看看手下的日内瓦人。“那个年轻人将来会走得很远的，”他说。“他相信自己说的每一句话。”

布鲁拉德·德·希勒雷，德·让利伯爵站起身，打了个哈欠，伸了伸懒腰。“谢谢，米拉波。现在是开始正儿八经喝酒的时候了。卡米尔，你回头跟我们一起吧？”

这份邀请似乎再普通不过了。它排除了两个人：阿拉斯的蜡烛（此人当时已经不在现场），还有普罗旺斯的火炬。把自己排除在外

的日内瓦人站起来，鞠躬道别；他们开始把餐巾纸叠好，拿起帽子；开始整整领结，开始猛力拉好长筒袜。突然，米拉波恨起了他们。他恨他们灰色的丝绸长外套，恨他们完完全全地听话，恨他们俯首帖耳对所有他的要求都言听计从。他想要把他们的帽子扯扁，压在他们的眼睛上面，然后咆哮着走进夜色，一条同志般的胳膊搂着他的制帽商，另一条搂着一名畅销小说家。不过这番情形真是奇怪；如果有他无法忍受的人在场，那就是拉克洛；如果有他讨厌一起醉酒的人，那就是卡米尔。他心想，这些疯狂的感觉只能是一个举止端正、行为克制的晚上的产物，那个用来培养马克西米连·罗伯斯庇尔的晚上。

罗伯斯庇尔到家的时候，房间一定已经空了。他们会留下，彼此稍微握握手，那种无趣的、英国式的握手。蜡烛，自己保重啊。火炬，走路小心啊。

当然，他们只好出牌；要是他们不出，德·希勒雷根本不会睡觉。陷入一段时间的输牌手气之后，他往椅子后面坐了坐，然后开始大笑。“如果他们知道我是怎么处理英国国王的钱，米勒斯先生和艾略特一家将会多么气恼啊。”

“我认为他们对于你怎么花钱了解得非常清楚，”拉克洛一边洗牌一边说。“他们不会认为你把钱用在慈善事业上。”

“米勒斯先生是谁呀？”卡米尔问道。

拉克洛和德·希勒雷互相交换了眼神。“我认为你应该告诉他，”拉克洛说。“卡米尔不应该活得像个不拘小节的国王，对于钱的来源十足无知。”

“这非常复杂。”老大不情愿地，德·希勒雷把牌扣在桌上。“你认识艾略特太太，那个娇媚动人的格蕾丝吧？毫无疑问，你已经看到她在镇上窜来窜去的了，搜罗政治八卦。她这么做是因为她为英国政府工作。你知道，她的各种关系使她处于这么个有意思的位置上。在菲利普把她带到法国之前，她是威尔士亲王的情人。现在，当然啦，阿涅斯·德·布封成了情人——这些事儿都是我妻子菲丽切蒂一手安排的——不过，格蕾丝和公爵的关系还算最亲。现在呢，”他顿了一下，神态疲惫地在额头上擦了擦，“艾略特太太有两个妹夫，吉尔伯特和休。休住在巴黎，吉尔伯特每隔几个星期就过来。还有另外一个英国

人，他们有所交往，一位叫米勒斯的先生。他们都是英国外事办公室的人员。他们到这儿是为了观察事态，撰写报告，给我们传递基金。”

“干得好，查尔斯-阿莱克斯，”拉克洛说。“清晰得让人羡慕。再来点红葡萄酒？”

卡米尔说，“为什么？”

“因为英国人对我们的革命怀有浓厚的兴趣，”德·希勒雷说。“是的，拉克洛，你继续说，你把瓶子推倒了。你也许认为，他们想要我们像他们一样享受议会和宪法带来的好处，可基本上不是那样；他们对任何破坏路易地位的事情都感兴趣。这就像他们对柏林、对维也纳感兴趣一样。假如我们废除了路易国王，让菲利普国王取而代之，对于英国人来说，这兴许是一件极好的事。”

裴迪昂代表慢慢地抬起头。他那张又宽又俊的脸上因为顾虑太多而布满了皱纹。“你把我们带到这儿就是为了用这个消息使我们背上负担吗？”

“不是，”卡米尔说。“他告诉我们这个，是因为他还有太多的酒要喝。”

“那不是负担，”查尔斯-阿莱克斯说。“一般来说，这是相当广为所知的事。你问问布利索吧。”

“我对布利索非常尊敬，”裴迪昂代表强调说。

“你是这样吗？”拉克洛小声抱怨道。

“在我看来，他好像不是阴险狡诈的那种人。”

“亲爱的布利索，”拉克洛说。“他是这么不懂世故人情，他认为钱会自动地在他口袋里生钱。哦，他知道——可是他不承认他知道。他总是小心翼翼，从来不过问事情。假如你想要吓他一大跳，卡米尔，你只要走到他那边，在他耳边说上‘威廉·奥古斯特·米尔斯’就够了。”

“假如我可以谈谈看法的话，”裴迪昂插话道，“布利索不像是拿了钱的样子。我只看到他一直就穿这么件外套，而且那件外套破得连臂肘都露出来了。”

“哦，我们给他的钱不多，”拉克洛说。“他不知道该怎么花钱。不像现在的伙计。谁喜欢生活中这些更细微的事呢？你现在还是不信吗，裴迪昂？卡米尔，你告诉他。”

“可能是真的，”卡米尔说。“他过去常常从警察那里拿钱。就是跟朋友们随便聊聊，然后把他们的政治观点汇报一下。”

“现在你让我感到震惊。”可是，不：裴迪昂的语气被控制住了。

“他还有别的什么方式可以谋生吗？”拉克洛问道。

查尔斯-阿莱克斯笑了。“所有这些作家和人民，通过敲诈，他们才有了充足的、相互依靠的东西生存，而且发了财。难道不是这样吗，卡米尔？他们只是因为害怕被重新敲诈才罢手的。”

“可是你在把我朝什么事情里拽啊……”有一会儿，裴迪昂看上去头脑清醒。他把前额托在手掌上面。“要是我能把这事想通了多好啊。”

“这容不得想通，”卡米尔说。“试试别的。”

裴迪昂说，“要保持任何一种……品格将是如此艰难啊。”

拉克洛又给他倒了一杯。卡米尔说，“我想创办一份新报纸。”

“你预想谁来做你的赞助人呢？”拉克洛温和地说。他喜欢听到人们承认他们需要得到公爵的钱。

“有了这么多其他资金来源的时候，如果我还拿他的钱，算是公爵幸运。”卡米尔说，“我们或许用得着公爵，可公爵还需要用到我们多少？”

“从集体角度看，他也许需要你，”拉克洛用同样的语调说。“从个人角度看，他根本不需要你。从个人角度看，你们所有人都可以从新桥上跳下去，把你们可怜的自己淹死。从个人角度看，你可以被人家取而代之。”

“哦，你也这么认为吗？”

“是的，卡米尔，我确实这么认为。你把自己在事情格局中的位置虚夸得离奇了。”

查尔斯-阿莱克斯向前倾了倾身子，把一只手放在拉克洛的胳膊上。“当心，老东西。换个话题吧？”拉克洛却故意不听他的话，把酒一口喝下。他坐着，一言不发，当德·希勒雷讲到他老婆的故事时，他才稍稍高兴了一下。他说，菲丽切蒂在结婚的床下面保留了几摞笔记本。有时候你趴在她身上，拼命用力追求快感的时候，她还在摸索着它们呢。他想知道，公爵是不是像他一直感觉的那样认为这令人感到不爽呢？

“你老婆真是个令人厌倦的女人哪，”拉克洛说。“米拉波说过他已经把她给占有了。”

“非常有可能，非常有可能，”德·希勒雷说。“他还得到了其他所有人。而且，这些日子，她不大做爱。跟其他人干这样的事，她更高兴。我的天啊，每当我想，每当我回首我的生活……”他突然陷入了短暂的幻想之中。“我会不会想到，我的结局就是我娶到欧洲最好的老鸨呢？”

“顺便说一下，卡米尔，”拉克洛说，“阿涅丝·德·布封一直在喋喋不休地说起你的最后一个宣传册的事。那篇随笔。她认为她是法官。我们得把你介绍给她。”

“还要介绍给格蕾丝·艾略特，”德·希勒雷说。说完，他和拉克洛大笑。

“他们会把他生吞活剥掉的，”拉克洛说。

拂晓时分，拉克洛打开一扇窗户，在城市的上方，敞开自己优雅的身体，喘着气，在呼吸国王的空气。“在凡尔赛，”他宣告说，“没有人像我们一样如此陶醉。让我告诉你们，我的海盗水手们，每个人都有自己快乐的时刻，菲利普就在身边，很快、很快了，八月、九月、十月。”

九月，卡米尔的新宣传册出版了。册子取名《灯柱下对巴黎人的演说》[3]，上面还印有取自圣马修的“*Qui male agit odit lucem*”[4]。作者随意把它翻译成：恶人恨灯柱。沙滩广场上的铁制绞刑架在自我宣告，它准备承载更多的负荷。它暗示着他们的名字。册子作者的名字没有出现；他本人签的字是“我的灯柱公诉人阁下”。

在凡尔赛宫，安托瓦内特只读完了头两页。“照常理来看，”她对路易说，“这位作者要被关进监狱很长时间。”

国王正在阅读一本地理书。他抬眼朝上瞅了一眼。“那么，我觉得我们必须参考拉法叶特的意见了。”

“你是不是疯了？”他妻子冷冷地问他：在这些紧急事情上，他们已经养成了相当平常的说话方式。“这位侯爵是我们不共戴天之敌。他花钱买通像这样的家伙诽谤我们。”

“公爵也是这样，”国王声音低低地说。他觉得要把菲利普的名字

发出来有困难。“我们的红色堂弟，”王后叫他道。“哪一个更危险？”

他们陷入了沉思。王后觉得是拉法叶特。

拉法叶特念完了宣传册，低声地、不成曲调地哼着。他把册子拿到白力市长那儿。“太危险了，”市长说。

“我同意。”

“我的意思是，逮捕他将太危险。你知道，科德利埃那一片。他已经搬进去了。”

“我尊重你的看法，白力先生，我说写的这个东西具有叛国性质。”

“将军，我只能说，上个月，圣-伍鲁奇侯爵给我送来一封信，叫我反对国王的否决权，否则将被私刑处死，这非常接近叛国。如你意识到的，我们逮捕此人的时候，科德利埃派会引起很多麻烦，因此我觉得最好的办法就是再放他一马。我不喜欢这样干，可是你只好这样。整个地区都在变质，准备战斗。你认识科德利埃区主席丹东这个人吗？”

“认识，”拉法叶特说。“我的确认识。”

白力摇了摇头。“我们得谨慎小心。我们再也无法应对暴动了。你明白，我们不可以做牺牲者。”

“我必须承认，”拉法叶特说，“你讲的话有道理。如果德穆兰扬言要杀的所有人明天都被绞死，那就算不上是针对无辜者的大屠杀。因此，我们什么都别做。但是，到了那个时候，我们的处境会变得艰难，因为我们将被指控支持暴民法律。”

“因此你想要干吗？”

“哦，我想……”拉法叶特闭上眼睛。“我想要派三到四名结实的同伙过河，带着指令，把我的公诉人阁下变成留在墙上的一点血迹。”

“我亲爱的侯爵！”

“你知道，我不是这个意思，”拉法叶特满是后悔地说。“可是有的时候，我希望我不是这样一个高贵绅士。我经常纳闷：在对付这些人的时候，文明的方式将会如何回应。”

“你是法国最为高贵的绅士，”市长硬生生地说。“那是一般人都知道的。”要是他不是天文学家，他就会说，全宇宙都知道。

“你为什么觉得我们在科德利埃片有这么多的麻烦呢？”拉法叶特问道。“有这么个人叫丹东，还有那个怪物马拉，还有这个——”他指了指那本册子。“顺便说一下，这个东西在凡尔赛的时候，它跟米拉波待在一起，这也许能告诉我们有关米拉波的某些情况。”

“我会留意这一点。你知道，”市长温和地说，“如果这个宣传册被当成文学看，它还是满令人佩服的。”

“别跟我说关于文学的东西，”拉法叶特说。他正想到波希尔的尸体，从切开的腹部内拉出的肠子的情景。他朝前倾了倾身体，用指尖向上弹了弹宣传册。“你知道卡米尔·德穆兰吗？”他问。“你见过他吗？他是这些法学院男孩中间的一个。再也没有什么比以笔当刀更危险的了。”他摇摇头，感到奇怪。“这些人来自什么地方呢？他们还是新手。从来没有打过仗。从来没有到过猎场。从来没有杀过动物，更不用说杀人了。可是，他们却是对屠杀如此狂热的家伙。”

“只要他们自己不必杀人，我觉得，”市长说。他想起办公桌上那颗被切开的心脏，还有一块瑟瑟发抖的屠夫的肉。

在吉斯：“我在大街上怎么抬得起头来？”让-尼克拉斯反诘道。“他觉得最糟糕的是，我竟然为他感到自豪。他说，每一个地方人家都认识他，每天他都跟贵族们一起吃饭。”

“只要他还在吃，”德穆兰太太说。这句话从她本人嘴里说出来，让她为之一怔。她是一位对做母亲从来都不感兴趣的人。同样，卡米尔从来不是一个贪吃之人呀。

“我不知道我该怎么面对戈达尔一家。他们都读过这本册子了。但是，有件事——我敢保证，既然他们使她中止了这桩婚约，露丝感到开心。”

“你对女人懂得太少！”他妻子说。

露丝·戈达尔把宣传册放在针线桌上，在当季和淡季的时候，她都要引用里面的话，好气煞她的新未婚夫，塔芮修·德·泰兰德先生。

丹东读完宣传册之后，把它交给加布丽艾尔读了。“你最好看一看吧，”他说。“大家都在谈论它。”

加布丽艾尔读了一半便把它放在了一边。她的理由是：从某种意

义上说，她得要宽容卡米尔，因此，对于他的主张，她宁愿不要知道得太多。眼下她内心平静；日复一日，谨慎行事，像个住在新房子里的女瞎子一样。她从没问过乔治，在区国民大会的多次会议上发生过什么事。每当晚餐桌上出现一些新面孔，她只是摆好更多的座位，努力使他们的交谈轻松愉快。她又怀孕了。没有人对她抱有多大的指望。没有人指望让她为国家的现状操心。

著名作家梅尔希尔把卡米尔领进巴黎和凡尔赛的沙龙。“过二十年以后，”梅尔希尔预言，“他将成为我们最伟大的作家。”二十年？卡米尔连二十分钟也等不及了。

在这些聚会上，他的情绪总是时时刻刻在剧烈地摇摆不定。他可以感到特别高兴；之后，便感到他是在虚假的借口之下在那儿的。费了很大心血才把他请来的社团女主人们经常感到，有必要装作不认识他是谁。她们的想法是，他的身份应该逐渐渗透，悄然退出，这样，如果有人要出去，他们可以毫无动静地离开。可是，女主人们一定要有他才行。她们一定要有令人颤栗、令人震惊的效应。聚会算不上是聚会……

头疼的毛病又犯了。也许是拽头发拽得太多的缘故吧。在这些聚会上，一成不变的事就是他不必说什么话。其他人就在他身边谈话。谈有关他的事。

星期五晚上，时间不早了，德·布哈莱斯伯爵夫人的屋内：满满一屋子的年轻诗人在恭维她，讲各种有趣的丰富多彩的克里奥语[5]。许多宽敞的房间闪闪烁烁的：银色的、浅蓝色的灯光。芳妮·德·布哈莱斯抓住他的胳膊：这是一个表示拥有他的姿势，这个姿势与没人想要拥有他的时候是如此不同。

“亚瑟·迪龙，”她低语道。“你们还没见过？是第十一代子爵迪龙的儿子？他常坐在国民大会等马丁尼克？”一次抚摸，一声低语，一回丝绸衣服的摩擦：“迪龙将军？这里有样东西会刺激你的好奇心。”

迪龙转过身。他四十岁，样子长得好看而又特别，文质彬彬的；鼻子细长，像只鸟喙，嘴小唇红，几乎就是漫画上的贵族形象。“那位是灯柱律师，”芳妮低声地说。“别告诉大家。别突然告诉大家。”

迪龙把他仔细打量了一番。“要是你就是我心中期待的那个人，

那就见鬼了。”芳妮轻轻地走开，身后留下一小团滚滚而来的香气。迪龙看得专注而又着迷。“时代在变化，我们也在随着时代变化啊，”他用拉丁语说。他悄悄把一只手搭在卡米尔肩上，把他抓住。“来见见我妻子。”

劳拉·迪龙坐在一张躺椅上。她身穿白色薄棉连衣裙，银光闪闪；头发用一块银白丝绸做成的纱巾缠住。她靠在椅子上，在练习她的癖好：她随身带着蜡烛剩下的残段，闲着的时候就用嘴一点一点地咬。

“我的天啊，”迪龙说，“灯柱律师来了。”

劳拉有点儿恼怒地动了动身子：“谁啊？”

“在巴士底狱沦陷之前倡导骚乱的那一位。专干把人绞死、把头砍下，还有诸如此类事情的那一位。”

“哦。”劳拉这才抬起头。她耳坠上的银色圈圈在灯光中颤颤巍巍的。她那美丽的眼睛游移到了他身上。“甜啊，”她说。

亚瑟似笑非笑的。“我老婆，不会多谈政治的。”

劳拉把那块温温的蜡烛从她嘴唇上慢慢地拿开。她叹了一口气。接着又心不在焉地玩起连衣裙颈部上面的绶带。“来吃晚饭吧，”她说。

就在迪龙带他走过房间的时候，卡米尔看到了自己：他那苍白无力、黝黑、发尖的脸。钟叮叮当当地敲响了十一点。“快到吃晚饭时间了，”迪龙说。他转身，发现灯柱律师的脸上挂着一副最令人心碎肠断的茫然表情。“别那样，”他真诚地说。“这就是权力，你明白的。你现在已经得到了。权力改变事物。”

“我知道。我无法适应啊。”

他每走到一处，都有这样的秘密审视，都有压得低低的声音，还有回过头来的查看。谁？那样？真的吗？

只过了几分钟之后，将军便注意到他身处一群女人之中了。他的身份现在好像已经被人知道。她们的面颊上都有了颜色，嘴唇稍稍张开了一点，只是在靠近的时候，她们的脉搏鼓荡了。这是一个不好的情景，将军心想：可那是给你的女人啊。三个月前，他们对这个男孩都没正眼瞧过第二回。

将军倒是个友善之人。他曾经为卡米尔担过心、发过愁，也为他纳闷过。从那天晚上起，他就时时刻刻在接下来的五年时间当中，总

是记得要这么做。一想到卡米尔，他就想要保护他，虽然这样做也许显得愚蠢。

国王路易应该有权否决国民大会的行动吗？

“否决夫人”是王后在民间的新名字。

假如没有否决权，米拉波含糊其辞地说，大家倒不妨在君士坦丁堡生活了。不过，既然巴黎人民坚决反对国王否决权（从广义上说，他们觉得这是一个新税种），米拉波临时为国民大会拼凑了一个演讲，那就是人皆有物，政治家的工作比起乡村集市的柔术表演者干的工作要少。最后出现了妥协：给国王留下不可以阻碍立法、但是可以拖延立法的权力。没人为此高兴。

民众的困惑加深了。巴黎，一个街角的演说家这么说道：只是在最近一周，贵族们才被赋予这些悬而未决的否决权，不过，他们正在使用这些权力逐渐买下所有的玉米，然后把玉米从这个国家运出去。

十月：没人确切知道国王是在考虑抵抗还是在考虑逃跑。不管怎么说，凡尔赛宫有了新兵团，所以当弗兰德尔斯团赶到的时候，国王的保镖在皇宫为他们设宴招待。

这是一件在众目睽睽之下发生的事，没有任何策略：虽然撰写宣传册的人会以此作为根据在人多的午饭场合大声高喊酒神。

国王带着妻子和小太子露面的时候，那些喝醉了的战士们高声欢呼，喊声回荡。小孩被举到了桌上，从上面大笑着走到他们中间。使叛军感到茫然不解的是，有人把杯子举起来。三色陶器被甩到了地上，在绅士们的脚下给碾碎了。

那是10月3号星期六：在巴黎挨饿的同时，凡尔赛宫却在大摆宴席。

那天晚上五点钟，丹东主席在区国民大会大发雷霆，握紧的拳头砰砰地拍打桌子。他说，科德利埃区的公民将在这座城市到处张贴。他们将要爱国者去雪耻。他们将要拯救巴黎，免遭王室的威胁。全营将士将召唤每个区里的手足兄弟，他们将要最先出征上路。他们将要把国王拽到巴黎去，使他处于他们的监视之下。如果其他一切都失败了，那么，显而易见，丹东主席将会亲自行进到那里，单枪匹马地把

路易拽回。国王的这位议员说，我已跟国王断绝关系了。

夏特雷皇宫的一名官员，斯塔尼拉斯·麦拉德，在对集市妇女们进行说教。他毫无必要地提到他们挨饿的孩子。一个游行队列形成了。麦拉德属于身材修长而又憔悴的体型，像是连环画中的死鬼一般。在他右边是个补锅的妇女，一个流浪者，对于穷人来说，她叫匈牙利王后。在他左边是个大脑受了伤、从精神病院逃出来的人，手里紧紧地攥着一瓶最廉价的烈酒。酒从他无力的嘴里顺着下颌往下淌，他燧石般色彩的眼睛里压根儿没有一丝表情。星期天。

星期一早上："我觉得你在想你要去什么地方吧？"丹东问他手下的几个文员。

实际上，他们想到了在凡尔赛宫的一天。

"这是法律业务呢，还是一次实地总部工作？"

"丹东有一件重要的运输官司，"那天早晨，后来，巴雷告诉卡米尔。"他不能受到打搅。你当时没有想到真的要到那里去，是吗？"

"在地区国民大会，只是他给人家留下了这么个印象——哦，是的，我真的不想去。顺便问一问，当巴士底狱被拿下的时候，他接的也是同样的运输官司吗？"

"上诉，"丹东在拉好门栓的门后面说。

桑泰雷，一个国民卫兵营长，带领人马攻打市政大厅；一些钱财被盗、文件被撕毁。那些集市上妇女们满街奔跑，她们一边劝解她们、威胁她们，一边把她们碰到的女人全部从街上带走。在沙滩广场，这一群人都在搜集枪支。他们要国民卫兵跟他们一起到凡尔赛宫去，要拉法叶特领头。从上午九点到上午十一点，拉法叶特侯爵一直在跟他们争论。一个年轻人对他说，"政府在欺骗我们——我们必须要去，把国王揪到巴黎来。如果，照他们说的，他是个白痴，那么我们就让他儿子当国王，你就当摄政者，一切将会更好。"

上午十一点，拉法叶特去跟警察委员会争论。整整一个下午，他都被封锁消息了，只能零零星星地获得消息。可是在五点钟之前，他已经在一万五千人的国民卫兵前头率兵出发前往凡尔赛宫了。暴民人数没有统计。雨正下着。

一列妇女先头部队已经进攻国民大会。她们坐在代表们的凳子

上，湿漉漉的裙子往上叉好，大腿伸开，拉扯着代表们，开着玩笑，还一边高呼米拉波。小部分妇女代表允许进来与国王会面，国王向她们承诺把能找到的面包都给她们。面包还是鲜血？戴洛瓦妮在外面，跟士兵们谈话。她穿一件血红色的宗教服装，还握着一把军刀。雨把她帽子上的羽毛浇坏了。

在行军路上有人给拉法叶特传来了消息：国王到底还是决定接受《人权宣言》。哦，是真的吗？将军疲惫沮丧，双手僵在缰绳上，雨水顺着他的鼻尖直流，对他来说，这倒不是最有意义的消息。

巴黎：法布尔在咖啡馆四处讲话，发表观点。“要点是，”他说，“谁带头这样做谁就得到好评。谁能够否认这样的行动计划被丹东主席和他的选区把握住呢？至于说到游行本身，有谁比巴黎的妇女更合适呢？他们不会朝妇女开枪。”

对于丹东待在家里这种情况，法布尔丝毫没有感到失望。相反他感到轻松。他开始隐隐约约地感到事情在变化。卡米尔说得对；在大庭广众场合，在他合适的听众面前，丹东就有那种伟大的光晕笼罩在身边。从现在起，法布尔将会一直敦促他为自己的人身安全着想。

夜里。雨还在下着。拉法叶特的人马还在黑暗中守候，与此同时，他正被国民大会盘问。这次并不恰当的军事游行原因是什么？

在拉法叶特的口袋里，有一张也是这个国民大会的主席写的紧急便条，恳求他把人马行军赶到凡尔赛宫营救国王。他想把手伸进口袋里，确信这个信息不是一场梦幻，但是当着国民大会他不能那么做；他们会觉得他对国民大会不够尊重。要是华盛顿会怎么办呢？他问自己：没有结果。因此，他就站着，泥泞溅到了他的肩头，一边尽自己最大的可能回答这些奇奇怪怪的问题，一边用越来越沙哑的声音恳求国民大会——为免去许多麻烦，能否劝说国王发表简短的演讲，支持一下这个新的国民大会颜色。

过了一会儿，虽然他感到疲惫不堪，但是还在别人的搀扶之下拜会了国王，身上满是泥污，他对着国王陛下，对着国王陛下的弟弟、普罗旺斯伯爵，对着波尔多大主教和赖克尔先生说话了。“噢，”国王说，“我觉得你已经尽了全力。”

因为变得心里明白，但是嘴上又说不出来，将军便把双手合在胸口，用他迄今为止只在画中才看见过的一种态度，用自己的性命向国王保证安全——他也是宪法忠诚的公仆，他说，有人、有人，一直在支付一大笔钱。

王后站在暗处，带着讨厌的表情看着他。

他出去了，在皇宫和城市四周确定好巡逻人员之后，便从一扇窗户里注视着火把在低低地燃烧，他还听到夜风中传来醉汉的唱歌声。毫无疑问，这是跟皇宫生活有关的情歌。他突然感到伤感起来，是一种对英雄主义的怀旧思绪。他检查了各路巡逻，再一次察看了皇家寓所。他没获准进去；他们已经就寝。

临近拂晓时分，他完全和衣倒下，闭上了眼睛。他们后来把他叫作摩耳甫斯[6]将军。

日出时分。鼓声传来。不知道是因为疏忽，还是因为阴谋，一扇小门没有派人把守。枪声大作。国王保镖被制服了，几分钟之内，就有人头被叉起。暴民已经进了皇宫。手拿刀子和棍子的妇女们跑步穿过过道，奔向她们的袭击对象。

将军醒来。出发，跑步走。在他赶到之前，暴民已经到了小圆洞门口。国民卫兵已经把他们赶退了。“把王后的肝脏给我，”有个妇女尖叫道。“我要用她的肝脏炖肉吃。”拉法叶特一路步行，来不及等马系好马鞍了，他还没有进入城堡，因为他被高喊尖叫的暴民逮住了，这群暴民已经把绞索绳扣套在几个国民卫兵的颈项上。皇室人员安然无恙，只是被困在沙龙里而已。皇室的孩子们哭哭啼啼的。王后光着脚。因为一扇门厚，她才得以死里逃生。

拉法叶特赶到。他迎着这个赤脚女人的目光，这个把他从皇宫赶出去的女人，这个曾经揶揄过他的举止方式、嘲笑过他的舞姿的女人。此刻她从他那里需要的不仅仅是一名朝臣的技能。暴民在窗户下面沸腾了。拉法叶特示意阳台。“必须这样，”他说。

国王走了出来。人们在高喊，“到巴黎去。”他们挥舞叉子，举枪瞄准。他们要求王后出来。

房间里，将军朝她摆了个邀请的手势。“难道你没听到他们在叫喊什么吗？”她说。“你看到他们做出的姿势了吗？”

“看到了。”拉法叶特拖着手指划过喉咙。“不过要么你到他们那里

去，要么他们进来找你。出去吧，太太。”

她的脸僵住了，她手搀着孩子们，走到阳台上。“不要孩子，”暴民们喊道。王后放下太子的手，他和他的妹妹被拖回到房间里。

安托瓦内特一个人站着。拉法叶特的脑子迅速想到了事情的后果——到了夜幕降临的时候，所有的地狱魔鬼将会释放出来，将会出现全面的战争。他走出去，站在她身边，如果最糟糕的情形发生，他希望用自己的身体为她遮挡……之后人们嚎叫……之后，哦，绝佳朝臣！他抓住王后的手，把它举起，向她深深鞠躬，亲吻她的指尖。

旋即，情绪倒转过来。“拉法叶特万岁！”听到他们的反复无常，他在颤抖，内心在颤抖。然后“王后万岁！”有人高喊。“王后万岁！”那种喊声十年当中从没听到过。她的拳头松开了，她的嘴稍微张开了一点；他感觉到她依偎在他身上，因为如释重负而浑身软绵绵的。一名保镖走过来扶她，他的帽子上有个三色帽章。人群欢呼。王后被接回到房间。国王宣布他将去巴黎。

这要花费整整一个白天的时间。

在去巴黎的路上拉法叶特在过往的马车旁边骑着马，几乎一言不发。他心想，往后，除了我提供的人马之外，不会再有保镖了。我以前是保护全国人民免遭国王的伤害，眼下我在保护国王免遭全国人民的伤害。他心想，我救了她一命。他又一次看到那张惨白的脸，那双赤裸的脚，还有当人们欢呼时，她软绵绵地倚着他的感觉。他知道，她永远不会原谅他。他心想，武装力量现在听我的调遣，我的职位应该是无人可以撼动……除了在半黑半明之中那些默默无闻、无精打采向前行走的无数人、人民之外。“我们让他们到这里来，”他们高喊着。“面包师，面包师的老婆，还有面包师的徒弟。”国民卫兵和保镖们互相交换了帽子，结果弄得样子滑稽好笑：不过更为滑稽好笑的还是那些血淋淋的、外表丑陋的人头，一拨接一拨地在皇家马车前面动来动去。

那是十月份。

国民大会跟随国王到了巴黎，在大主教的宫殿里临时安顿下来。在位于圣-雅克大街上一栋空置的、女修道院建筑的餐厅里，布列塔尼俱乐部恢复举行国民大会会议。以前的住户们，天主教的多明我会修

道士，一直被人们称为“雅各宾派成员”，而且这个名称就一直附加在代表、新闻记者，还有在那里辩论得像是在某个第二国民大会担任要职的人身上。随着人数的不断增多，他们搬进了图书馆，最后搬进了这所古老的小教堂里，那里有个对公众开放的画廊。

十一月份，国民大会搬到了先前是所室内骑术学校的地盘上。大厅已经失修，照明不好，布局设计不方便，很难在里面演讲。会员们穿过过道的时候要面对面走才行。房间的一侧已被打破，为了给主席设计座位，为了摆放秘书的桌子；另一侧呢，因为要摆放演讲人的讲台，也给打破了。更严格坚持王权的人坐在过道的右边；爱国者，那些经常这么称呼自己的人，坐在过道的左边。

地板中央有一只火炉供热，不过通风不好。听从季乐汀的建议，醋和药草混合每天泼洒两次。公共画廊也被挤坏了，这些画廊能够容纳的三百名观众可以组织起来，有警察守护就行了——不需要当局来守护。

从现在开始，巴黎人再也不叫它国民大会了，而是把它称为“骑术学校”。

孔代大街：临近岁末，克劳德同意缓和一下关系。安莱特办了一场聚会。他的女儿们邀请了她们的朋友，朋友又邀请了她们的朋友。安莱特看看四周：“难道要失火了？”她说。“太多的革命成果将要化为乌有。”

客人还没到，总少不了跟露西尔的争吵不休，可是今天不行，少了谁，事情都没法办成。“让我帮你把头发梳梳好吧，”安莱特连哄带骗地说。“像我原来的样子？戴花？”

露西尔声嘶力竭地说，她宁愿死。她不要别针、绶带、花，还有其他各种玩意儿。她梳了个马尾，可以随意甩来甩去，安莱特心想，如果她愿意揪上几把卷毛放进去，那真是再逼真不过了。“哦，真的，”她气愤地说，“如果你想要冒充卡米尔，起码要做得像个样子才行。如果你想一直这样下去，你会落枕的。”阿黛乐用手捂住嘴，高兴地直哼哼。“你得这样才行，”安莱特边说边演示。“你不能同时把头往后甩，又要把头发从眼前甩开。这些动作实际上是相当独立的。”

露西尔尝试了一下，笑了。“你或许说得有道理。阿黛乐，你试一试。站起来，你得站起来才会出现那种效果。”

三个女人在争着抢着，要照镜子。她们先是咯咯大笑，继而开始放声嚎啕大哭。“就是这个样子，”露西尔说。“我给你们展示的时候，下人，别挡我的路。”她把笑容从脸上抹去，凝视着镜子，眼睛睁得老大，一副自恋的狂喜表情，然后，把想象中的一卷头发轻轻地弹开。

“愚蠢，”她母亲说。“你的手腕角度大错特错了。难道你没长眼睛？”

露西尔把眼睛睁得很大，用卡米尔的方式朝她瞅了一眼。“我是昨天才生出来的，”她可怜兮兮地说。

阿黛乐跟她母亲一起在房间里到处跌跌绊绊地走着。阿黛乐突然扑在安莱特的床上，把头埋在枕头里啜泣。“哦，别哭了，别哭了，”安莱特说，她的头发散开，垂下，泪水从她口红上流过。露西尔退到地上，用拳头击打地毯。“我觉得我要死了，”她说。

哦，说起来多轻松！到现在，这三个人已经有好几个月几乎没说过话了！她们站起来，努力使自己镇定，可是当她们伸手去拿敷粉和香水的时候，从这个或者那个人那里迸发出一阵一阵的大笑。整个晚上她们都不安全：“丹东先生，你认识马克西米连·罗伯斯庇尔，是吗？”安莱特说完，转身走开，因为泪水涌入眼睛，她嘴唇抽搐了一下，而另外一个人的尖声大笑即将诞生。丹东先生养成了一个非常富有侵略性的习惯，把拳头叉在臀部上，一边蹙着眉头，一边谈论天气或者其他同样庸常的什么话题。代表马克西米连·罗伯斯庇尔却有一个最令人好奇的习惯，从来不眨眼睛，还有让自己躲在家具之间与人隔绝的习惯；看到他跳在老鼠身上总令人觉得这是个奇迹。她任由他们自以为是，自己却在内心狂笑。

“那么你们现在住哪里啊？”丹东询问道。

“住在马来区的圣通计大街。”

“舒适吗？”

罗伯斯庇尔没有回答。他无法想象丹东舒适的标准会是什么样，因此他说什么都没有多大的意义。像这样的顾虑常常会使他在最简单的交谈中出现差错。巧的是，丹东似乎不需要答案。“大多数代表对

搬到巴黎似乎并不高兴。”

“他们当中的大多数人根本就没有在那里待过。就是他们在的时候，他们也不会留意。他们坐在那里，彼此闲聊有关区分葡萄酒、使猪长肥的事情。”

“他们考虑的是家啊。毕竟，这样打乱了他们的生活。”

罗伯斯庇尔稍微笑了笑。他并不自以为是，他只是觉得这是独特的看待事物的方式。“可这是他们的生活呀。”

“但是你能理解——他们考虑的是农场要播种啦，孩子们要成长啦，老婆要跟各色人等上床啦——他们不过是人罢了。”

罗伯斯庇尔眼睛朝上迅速瞥了他一眼。“真的，丹东，时代就是它们这个样子，我觉得我们大家所能做的就是比那稍微多一点。”

安莱特走到客人当中去，努力把自己的咧嘴大笑克制成社交式的微笑。不知怎么的，好像再也不可能看到她的男客人了，如同他们希望被她见到一样。代表裴迪昂（自顾自地傻笑）好像和蔼可亲了。布利索也是如此（一整套小小的面部肌肉抽搐和颤抖）。丹东看着她走过房间。心里纳闷他在想什么呢？她想出了一个精明办法。她想象丹东先生说话拖长的腔调：“考虑到她的年龄，她算不上是个长得难看的女人。”弗雷农一个人站着，一个人显得惹人注目了。他的目光追随着露西尔。

卡米尔在这些日子，跟往常一样，总有听众。“真的我们所有非得要做的事情就是决定一个题目，”他说。“还有组织省里订购。虽然更多时候书是随着事件的发展需要出版，但是书在每个星期六会出版的。书可能是八开纸。灰色封面。布利索将给我们写稿，还有弗雷农，还有马拉。我们将向读者约稿。我们将会刊登特别具有批判色彩的戏剧评论。宇宙以及宇宙间所有的愚蠢将在这本具有超级批判性的期刊上被人类理解。”

“这本期刊会赚钱吗？”克劳德问道。

“哦，根本不赚钱。”卡米尔开心地笑了。“我甚至都没指望它把成本抵掉。想法是尽量把封面价格降低，这样几乎人人都可以买得起一份。”

“那么，你将怎么给你的印刷工人付工钱呢？”

卡米尔显得神秘兮兮的。“有来源，”他说。“我的想法真的是，为

了写出无论如何你都要写的东西，让别人给你付钱。”

“你吓我呢，”克劳德说。“你没有丝毫的道德感。”

“最后的结果将是好的。我不会非得辟出几行的篇幅向我的支持者表示感谢。这页纸的其余版面我可以用来宣传代表罗伯斯庇尔。”

克劳德充满恐惧地朝四下里看看。代表罗伯斯庇尔在，正跟他女儿阿黛乐谈话。他们的谈话好像私密性的——差不多是亲密无间了。可是那时候——他只好承认这一点——如果你能够把代表罗伯斯庇尔在骑术学校的演讲与代表本人区分开，那么关于他也就没有什么大惊小怪的事了。真的，情况恰恰相反。他是个优雅安静的年轻人；他好像寡言少语、温和、有责任心。阿黛乐总是在谈话中提到他的名字；显然，她一定是对他有感情了。他没钱，可那时候，你也不可能拥有一切啊。你只好高兴，就是因为有了一个不会对身体施暴的女婿。

阿黛乐经过简单的交谈阶段找到了抵达罗伯斯庇尔的道路。他们在谈什么呢？露西尔。“这很怕人的，”她说。“今天——哦，今天不一样，实际上，我们笑得尽情开心。”她觉得，我不会告诉他有关情况的。“可是，正常情况下这样的氛围令人害怕。露西尔意志满坚定的，她一直都在争吵。她确实拿定主意要跟他了。”

“我也那么想的，因为今天他被邀请到这里来，你父亲的态度软了一点了。”

“我也是呀。可现在你看看他的脸色。”他们把目光朝房间的那一边看看克劳德，然后转回，彼此点了点头，情绪低落。“而且，”阿黛乐说，“他们最终会按照自己的心愿在一起。他们就是这种照自己的方式做事的人。令我担心的是，他们的婚礼会是什么样呢？”

“情况是，”罗伯斯庇尔说，“大家似乎都把卡米尔看成是个问题。可在我看来他不是个问题。他是我交过的最好的朋友。”

“你这么说，难道不好吗？”是的，难道他不是这样吗？她心里想。这些天来情况复杂，除了他，还有谁会如此不讲究说话艺术，大胆说出这样的话？“你瞧，”她说。“朝那边瞧。卡米尔和我母亲在谈我们呢。”

他们真的在交谈，头靠在一起，就像从前一样。“做媒成亲是上了年纪的处女的专业，”安莱特说。

“难道你不认识你们能请过来的人？我喜欢做事恰当。”

“可是他要把她带走。带到阿特瓦去。”

“所以？人家可以到那里旅行。你觉得巴黎周围有陡峭的悬崖，在协洛，你会掉进地狱吗？此外，我觉得他再也不会回家了。”

“不过，等宪法制定好了，等国民大会解散了，情况会怎么样呢？”

“我觉得事情不会那样发展，你明白的。”

露西尔注视着。哦，妈妈，难道你就不能靠得再近些？为什么你不抱住他到地毯上一起做爱呢？就她而言，他们之间早期那种甜蜜友好的感觉已经消失。她不想待在这个房间，跟这么多叽叽喳喳的人在一块儿。她朝四周看看寻找在可能的情况下最安静的地方。弗雷农跟在她后头。

她坐下；努力挤出了一丝硬生生的笑容。他顺着椅背，主人似的伸出手臂；一边懒洋洋地消磨时光，一边闲聊，眼睛盯着房间望望，不是在看她。不过时不时地，他的目光闪烁着往下看。最后，轻柔地、悄悄地说，“露西尔，还是个处子吗？”

露西尔脸一下子红透了。她低下头。那么，她离正经小姐距离还不是那么远吧？“当然，”她说。

“这不是我所认识的卡米尔。”

“他还在等着我，等到我结婚呢。”

“我觉得那样对他非常有利。他有——发泄感情的方式，是吗？”

“我不想知道这个，”她说。

“可能最好还是不要知道。可是，你现在是个大姑娘了。难道你没发现你老是处于不结婚状态，得到的快乐开始腻味了吧？”

“你建议我该怎么办，罗伯特？你觉得我有什么机会吗？”

“哦，我知道你找到法子见他。我知道你现在悄悄出来，还会的。我当时觉得，也许是在丹东的那个地方吧。他和加布丽艾尔都不是过分讲究道德的人。”

露西尔眼睛朝他斜乜了一下，她怎么能使它没有表情就怎么使它没有表情。她本不会参加这次谈话的——除了跟任何人，哪怕是个迫害者谈话可以痛苦地释放自己的感情这一点外。他为什么非要诽谤加布丽艾尔呢？她认为，罗伯特要说些什么。就连他自己也意识到他做得过分了——她从他脸上可以看得出这一点。只要想象一下，她心里

想——“加布丽艾尔，我们明天可以过来借你的床用吗？”加布丽艾尔会死得更早。

她承认，丹东夫妇的床这个想法给了她一种非常奇妙的感觉。真的，一种难以名状的感觉。当那一天到来时，卡米尔就不会伤害她了，可是丹东会令这个想法在她脑中滑过的——接着，她的心蹦起来了，她又脸红了，而且红得更厉害，因为她不知道这个想法来自何处，她没要产生这个想法呀，她压根儿就没想过这个想法呀。

“什么事让你难过了？”弗雷农说。

她突然厉声说：“你应该为自己感到羞愧。”可她还是没法把这个图景从脑中抹掉：那股好斗好战的精力，那双又大又硬的手，还有那份重量。她心想，女人必须感谢上帝，因为她的想象力有限。

报纸历经了各种名字的变更。一开始叫《布拉邦邮报》——他们正好也在边界地区进行革命，而且卡米尔觉得这地方值得一提。后来换成了《法国和布拉邦革命报》，最后干脆改成了《法国革命报》。当然，马拉因为各种躲躲闪闪的原因，总是同样在不断地变换他的头衔。他曾经是“巴黎宣传家”，现在成了“人民之友”。在《法国革命报》报社里，他们认为这是一个幼稚好笑的头衔；听起来像是淋病疗法一样。

大家都开始创办报纸了，包括那些不会写文章的，还有那些，卡米尔说，甚至都不会思考的人也在办。《革命报》在众多报纸中脱颖而出；而且一石激起千层浪，反响巨大，不过它同时还强行制定了一道常规。如果员工不多，临时的而且有点散漫的，这几乎并不重要；在催逼之下，卡米尔自己可以写出整个一期。对于一个有太多的话要说的人而言，三十二页（八开纸）算什么呢？

周一和周二他们一早就在办公室，为一周的版面工作。到周三的时候，很大部分都准备就绪，交给印刷工人了。也是在周三，因为上个周六的诽谤问题，法院传令还是到了，虽然受害人把他们的律师在周六上午从乡下拽了过来，到了周二的时候得到传令，这是大家知道的事情。整个星期，零零星星地传来要决斗的挑战书。

周四是报纸的出版日。他们做好最后一分钟的校对，之后一名干体力活的工人会迅速跑到印刷工人拉弗雷先生那里，他的厂位于奥古

斯汀外滩。到了周四正午十二点的时候，拉弗雷和发行商贾勒雷先生两人在互扯头发，要打架了。你想要看到我们的出版社被捣毁吗？你想要我们蹲大牢吗？坐下，喝点东西，卡米尔总是说。他很少同意修改文稿；几乎从来没同意过。但是他们知道风险越大，他们卖出的份数就越多。

赫雷·埃贝尔总是这样走进办公室：粉红色的皮肤，一脸的愠怒。他无时无刻不拿卡米尔的私生活讽刺挖苦、寻开心。每句话里都带黄色的双关暗示。卡米尔向自己的助手说明了此人的情况；他过去在一家剧院的票房工作，后来因为偷过一小笔现金被开除了。

“你为什么还要接受他？”他们说。“下次他来的时候，我们要不要把他撵出去？”他们像在《革命报》报社工作时那样；总是希望从事少做案头的职业。

“哦，不，别理他，”卡米尔说。“他一直在挑衅，要冒犯别人。这是他的本性。”

“我只想办一份我自己的报纸，”埃贝尔说。“我的报纸将与这份报纸有所不同。”

那天布利索也在办公室，坐在办公桌边，身体一抽一抽的。“不应该有太大的不同，”他说。“这份报纸办得特别成功。”

布利索和埃贝尔彼此生厌了。

“你和卡米尔都是在为受过教育的人写文章，”埃贝尔说。“马拉也是。我可不打算那么做。”

“你打算为文盲创办一份报纸吗？”卡米尔可爱地问他。“我祝愿你完全成功。”

“我打算为普通百姓写文章。用他们的口头语言来写。”

“那么，别的每个单词就会成为过时的东西了，”布利索边说鼻子边在呼气。

“的确如此，”埃贝尔边说边走开了。

现在，布利索是《法国爱国者报》（日报，四开四版，枯燥无趣）的编辑。同时，他还是一个非常大度、吃苦耐劳的投稿人，不停地创作，还给别人的报纸撰稿。绝大多数早晨，他总是哆哆嗦嗦地来到办公室，又窄又瘦的脸因为最近有了奇思妙想显得神采奕奕了。我把一生的时光都耗在向出版商低头上，他总是说；接着便讲述他是怎

么被人家欺骗，他的思想是怎么被剽窃，他的手稿是怎么被盗版的故事。他好像还没看出在他这份令人伤心的记录存在着什么关联，也弄不明白他现在是在干什么——到了早上十一点半，他便到另外一名编辑的办公室，手里一边转动他那积满灰尘的贵格会教徒款式的帽子，一边把这些话不停地说完。“我的家庭——你明白，卡米尔？非常贫困无知。他们想要我当和尚，那是他们能够憧憬的最美好的生活。我丧失了信念——哦，最后，我只好对他们食言了，是吗？当然，他们并不理解。他们怎能理解呢？这好像我们说的是不同的语言一样。比如，他们说瑞典语，而我呢，是个意大利人——那就是我跟我家之间有多亲近的情况。所以，那个时候他们说，我们认为你可以做律师啊。喏，有一天我正走在街上，有个邻居说，‘哦，瞧，那就是让威尔先生，正从法院回来。然后，他指着这位律师，一个样子傻乎乎的、挺着个大肚皮、腋下夹着晚上要处理的文件、在街上摇摇晃晃向前走的人。他说，‘你要好好努力，将来有一天你就是那副样子。’当时我的心就沉了下去。哦，我知道，那是修辞方法——可是，你知道吗，我发誓，我的心真的沉下去了，我的心一紧，然后“啪”地掉进了肚里。我觉得，不，任何困难——他们可以把我打进监狱——可我不想变成那样。现在，当然，他不再是那副蠢样子了，他有钱，他被人家羡慕，他并不压迫穷人或者什么的，他只不过就是第二次结婚而已，娶了这么一位非常贤惠的年轻女子……所以，我为什么不被诱惑呢？我也许会想——哦，这就是生活，这不算太糟。可是，你们说对了，收入稳定，生活轻松，这从来就不是生活的全部，是吗？”

卡米尔一名性格多变的助手把头伸到了门外。“哦，卡米尔，这儿有位女子找你。只是换换口味。”

戴洛瓦妮冲了进来。她身穿白色连衣裙，腰间系了一根三色腰带。一件国民卫兵的束腰外套，纽扣没扣，披在她苗条方正的肩上。棕色的头发像是被微风吹落的卷发瀑布似的；她雇用了一位开价最高的理发师，那些人能让你看上去仿佛你一生从来没有接近过理发师一般。“你好，最近怎么样啊？”她说。她的举止与这副平民打招呼的样子毫不般配。她浑身散发着能量，还带着股风骚劲的兴奋。

布利索从桌边一跃而起，把夹克衫从她的肩上细致体贴地提了起来，然后小心翼翼地把它叠好，放到一张空椅子上。这让她变成了

——什么呢？一名相当标致、穿着白色连衣裙的年轻女子。她并不开心。外套口袋里有个东西挺沉的。“你带枪了？”布利索说，感到惊讶。

“我们袭击荣军广场时我搞到了这把枪。你记得吗，卡米尔？”她“咝咝”地走到房间另一边。“最近几周大街上不大见到你嘛。”

“哦，我不能树立那种形象，”卡米尔喃喃道。“我不像你。”

戴洛瓦妮抓住他的手，把他的手掌心向上翻。你仍旧可以看到手掌上的刺刀划痕，宽度比一根头发大不了多少，那是他在7月13日那天落下的。若有所思地，戴洛瓦妮用她的食指顺着划痕拖了一下。布利索的嘴有些闲不住了，像脱了铰链一样。“看看，我碍你们的事了吧？”

“绝对没有。”他最不想要听的就是传到露西尔耳朵里关于戴洛瓦妮的流言蜚语了。就他所知，安妮现在过着贞洁、毫无过失的生活。令人奇怪的是，她好像刻意在给别人留下恰恰相反的印象。皇宫里的丑闻单上要写点什么还是速度不慢的。就他们而言，戴洛瓦妮可是上帝的赐礼。

“我能为你写稿吗，我亲爱的？”她说。

“你可以试试。不过我的标准非常高。”

“拒绝我，你会吗？”她说。

“恐怕我会。实际情况是，给我们主动投来的稿件太多。”

“只要我们知道我们的立场就行。”她说。她一把抓起布利索放在椅子上的夹克衫，然后——出于博爱的某种反常形式，在他凹陷的面颊上亲了一口。

她走了之后，身后留下一股浓烈的气味：女性的汗味，还有薰衣草香水的味道。“卡洛娜牌子，”布利索说。“她以前用薰衣草香水。记得吗？”

“我没进入那些圈子。”

“哦，她进入了。”

布利索一向知道。他真的什么都知道。他相信人类的兄弟情谊。他相信欧洲所有的启蒙人士都应该来到一块儿，讨论好的政府和科学艺术的发展。他认识杰里米·边沁[7]和约瑟夫·普利斯特里[8]。他主管一个反对奴隶制度的社团，写过有关法理的文章，关于英国议会制度

的文章，还有圣·保罗[9]书信的文章。他曾经取道瑞士、美国，到过位于格雷特理街上的现在这所破破烂烂的公寓，到过巴士底狱的一间牢房，到过布洛姆普顿大道上的一个公寓。托马斯·潘恩[10]是他一位了不起的朋友（他说），乔治·华盛顿曾不止一次征求他的意见。布利索是个乐观主义者。他相信常识和对自由的热爱将会一直占据主导地位。对卡米尔，他友好、乐于帮他，稍稍有点凌驾于他之上的意思。他喜欢谈起他过去的生活，喜欢庆祝自己未来更加美好的日子。

现在戴洛瓦妮的来访，也许特别是这个亲吻，使他进入了平常就有的、阵发性的“我们—怎么—会—到—这里—来—生活—难道—不—奇怪—吗”的状态之中。“我度过了一段艰难岁月，”他说。“我父亲去世了，不久之后，我母亲疯得很厉害。”

卡米尔的头垂在办公桌上，笑啊，笑啊，笑到他们真的觉得他会使自己病得不轻为止。

星期五，弗雷农通常会在办公室。卡米尔总到外面吃饭吃上几个小时。之后他们召开一次文书讨论会，决定是否道歉。因为卡米尔不总是头脑清醒，他们从来就没道歉过。《革命报》报社里的员工从来没有离开过岗位。早晨一两点钟，脑子里一旦有了令人毛骨悚然的精妙思想，他们就坚决从床上跳起来。他们注定了在大街上要被人吐痰唾弃。每一周，报纸的版面确定之后，卡米尔总是说，再也不会来了，这是最后一次出版，绝对。可是到了下一个星期六，报纸又出版了，因为他无法忍受有人认为他们用威胁、用侮辱、用挑战、用金钱、用利剑、用皇宫的朋友把他吓到。一到了写作、他手中握着笔的时候，他就从来不考虑后果。他想到的是文章的风格。我纳闷为什么我一直受到性的困扰呢，他在心里想；在这个可以呼吸的世界上没有什么再像艺术性地使用分号令人感到满足了。一旦纸墨要交，诉诸他天性中更好的一面，告诉他，他在破坏人家的名声，在破坏人们的生活，统统无济于事。他的血管里流淌的是一种甜美的毒液，比最好的干邑白兰地更爽口，使人晕头转向得更快。而且，正如有些人渴望鸦片一样，他渴望获得机会，发挥自己讽刺挖苦、中伤和谩骂的艺术；也许鸦片酒能使感官安定，可是，一篇好的社论却使人如鲠在喉，使人心跳飞快。写作像是朝山下奔跑一样；你想要停也没法停住。

一些低级的阴谋诡计掩盖着这个发生惊天动地的大事的年岁……拉法叶特告诉菲利普公爵，他正在寻找使他卷入十月暴动的多方证据，还有如果他找到了证据，他将会……进行下去。将军想要公爵离开这个国家；可米拉波觉得他对于自己的计划而言必不可少，想要把他留在巴黎。“告诉我，是谁在给你施加压力，”米拉波恳求道；这倒不是他没法猜得出是谁。

公爵感到困惑。到目前为止，他本该当上国王的，可他却不是。“你把这些事情做了，”他对德·希勒雷抱怨道，“别人却从你手中把它们夺走了。”

查尔斯-阿莱克斯同情地说，“不是完全一帆风顺，是吗？”

“行行，好了，”公爵说，“今天上午我可没有心情听你的海上比喻。”

公爵害怕——害怕米拉波，害怕拉法叶特，而且对后者更害怕一点。他甚至都害怕起代表罗伯斯庇尔了，他坐在国民大会上，反对每个人，反对每件事，从来不抬高声音，从来不发脾气，他那双温顺的眼睛在镜片后面总有难以平息的表情。

十月份的日子过去了，米拉波想出了一个让皇室出逃的计划——现在你得用“出逃”这个词来谈话。王后讨厌他，可是他却在想方设法驾驭整个局势，这样对于皇宫而言，他似乎还是一个必不可少之人。他鄙视拉法叶特，可他相信他会得到某种报应；将军把他的手指放在装秘密服务基金的钱袋子上，那可不是件小事，假如有人要娱乐享受，要给秘书付钱，要帮助那些需要帮助的年轻人摆脱困难，而那些年轻人正好把自己的才华交给他利用。

“他们也许给我付钱，”伯爵说，“可他们没有贿赂我。假如有人愿意信任我，我就不需要不忠了。”

“是的，先生，”窦奇冷漠地说。“如果我是你，先生，我是不会去推销那样的墓志铭的。”

与此同时，拉法叶特将军在沉思：“米拉波，”他冷冷地说，“是个骗子。如果我想要揭穿他的诡计，我可以令他的诡计无法得逞。部里对他的看法真是不可思议。他无比腐败。这个人的名声居然还给保住了，这真奇怪。我可以说，他的声誉还在日渐隆盛呢。确实是，在隆

盛。我将给他一个职位，某个大使馆的，让他从法国滚出去……”拉法叶特用手指梳梳他稀薄的金黄色头发。真是凑巧，米拉波曾经说过——在公开场合说过——他不愿意让菲利普做他的男仆。因为如果他们居然联手的话……不，那真是不可思议。奥尔良必须离开法国，米拉波必须，国王必须由国民卫兵们昼夜守护，王后也是如此；今晚我跟米拉波一起吃饭，我将给他……他一下子陷入了沉思。他的句子从哪里开始、在哪里结束并不重要，因为他在自言自语——除了自己之外，还有谁他可以信赖呢？他抬头瞥见一面镜子，看到那张瘦削、英俊的脸庞，还有越来越往后退的发际线，这个发际线科德利埃派的宣传册撰写者觉得如此好笑；他一边叹气一边走出这个空荡荡的房间。

德·米拉波伯爵给德·马克伯爵写道：

> 昨天晚些时候，我见到了拉法叶特。他谈到了我的去向和薪水事宜。我拒绝了。我宁愿得到一份头等重要的大使馆的书面承诺。明天，部分薪水将预先支付给我。拉法叶特为奥尔良公爵很是担忧……如果一千路易对你来说好像并不重要，那就别要了。不过那可是我急需的一笔钱……

奥尔良前往伦敦，带着闷闷不乐的神情，还带着拉克洛。“一次外交使命，”官方宣告说。这个不好的消息传来时，卡米尔正和米拉波在一起。他说，伯爵四处踱步，嘴里骂骂咧咧的。

对伯爵来说，另外一件令他失望的消息是：十一月初，国民大会通过了动议案，禁止代表们担任部长职位。

“他们联合起来孤立我，”米拉波干号道。“这是拉法叶特干的好事，拉法叶特干的好事啊。”

“你发这么大火的时候，”奴隶克莱维耶尔说，“我们为你的健康担心啊。”

“对，藐视我，嘲笑我，抛弃我，”米拉波咆哮道，“追求官职的家伙。只可与之享乐、不可与之患难的朋友。谄媚讨好的公猪。”

“毫无疑问，这个举措就是针对你来的。”

“我要打折了那个畜生。他以为他是谁啊？克伦威尔吗？”

1789年12月3号：G.-J·丹东先生给于耶·德·派塞先生和佛朗索瓦丝·杜奥特瓦夫人支付一万两千里弗赫这笔数目的钱，还有利息一千五百里弗赫。

他觉得他要告诉他岳父了；这将了却他的一桩很大的心思。“不过那样提前了十六个月啊！”夏庞蒂尔说。他在脑子里做了个加法，计算了收入和开销。他笑了笑，吞咽了一下。“好了，你将感到更加心定了，”他说。

私下里，他心想：不可能。乔治-雅克他究竟要干什么？

---

[1] 原文为拉丁语。

[2] 原文为拉丁语。

[3] 在法国大革命早期，“灯柱”一词具有特殊含义和地位。灯柱在当时作为暴民的工具用来绞死贵族和官员。后来灯柱被断头台取代。

[4] 拉丁语，意思是：凡作恶之人皆恨光。

[5] 克里奥语是一种语言使用现象，是来自世界各地的人为了交流而临时拼凑的一种语言，没有或者少有固定的词汇和语法。更重要的是，洋泾浜语言没有本族使用者。如果操洋泾浜语的人长期在一起生活、通婚，他们的后代就会把洋泾浜语当成母语来学习使用，该语言的语音、词汇和语法然后逐渐确定下来，形成独特的语言系统。这个阶段的洋泾浜语就演变成了克里奥语。这里用这个词是讽刺社交圈内一些时髦话或者行话被年轻人慢慢地学会了。

[6] 希腊神话中的睡梦之神。

[7] 杰里米·边沁（1748—1832），英国哲学家、法学和社会改革家。他是最早支持功利主义和动物权利的人之一。

[8] 约瑟夫·普利斯特里（1733—1804），英国化学家、牧师、教育家。他最主要的贡献是对气体，特别是氧气的早期研究。他为奠定现代化学的理论基础提供了重要数据，大大推动了十八世纪的自由思想和实验科学。普利斯特里还是植物“光合作用”的发现者。

[9] 圣·保罗（3—67），保罗书信的作者，基督教的重要人物，自称为耶稣的使徒或外邦人的使徒。

[10] 托马斯·潘恩（1737—1809），英裔美国思想家、作家、政治活动家、理论家、革命家、激进民主主义者。美利坚合众国的国家名称（The United States of America）出自潘恩，被广泛视为美国开国元勋之一。三十七岁前在英国度过，之后移居英属北美殖民地，参加了美国独立运动。在此期间他撰写了铿锵有力并广为流传的小册子《常识》（1776），极大地鼓舞了北美民众的独立情

绪，并在战争期间完成了系列小册子《美利坚的危机》（1776—1783）。

第2章

自由、快乐、王室民主（1790）

“我们的性格决定我们的命运，”菲丽切蒂·德·让利说。“因为这个原因，普普通通的人就没有命运，他们属于运气。一个有原创思想、漂亮聪明的女人应该拥有一个充满许多非同寻常事件的人生。”

现在我们是在1790年。一些事件降临到加布丽艾尔身上——其中有些事件非同寻常。

今年五月份，我给丈夫生了个儿子。我们叫他安东尼。他好像身体结实，不过，我的第一个孩子也是这样的。现在，我们根本不谈我们的第一个儿子了。可是，有时候，我知道乔治还在想念他。泪水涌现在他的眼里。

我要告诉你，在这个更加宏大的世界上还发生了别的事。一月份，我丈夫和我们的屠户雷让德勒一道儿被选进了公社。我以前没说过这件事吧——我现在压根儿什么都不说了——可是，他毛遂自荐，要竞选岗位，我感到惊讶，因为他一直都在批判公社，最为重要的是，在批判白力市长。

就在他去上任之前，马拉医生的事情来了。马拉羞辱当局过于出格，结果当局发出了逮捕他的命令。他当时就待在我们区的福特雷艾尔宾馆里。他们派了四个官员去逮捕他，可是有个女人跑过去，预先给他通风报信，结果他逃跑了。

我不明白为什么乔治竟然会对马拉这么关心。他通常把马拉医生的报纸带到家里，然后，在阅读过程中会大喊大叫，“糟粕！糟粕！糟粕！”随后便把报纸扔到房间的对面，或者扔到火里去，如果他凑巧正靠近火炉站着。可是，不管怎么说，他说，这是原则性的事。他告诉区国民大会，没有得到他的同意，任何人都不许遭到逮捕。“在这里通行我的法令，”他说。

马拉医生躲起来了，有一阵子，我心想，这将是这家报纸的末日了，我们将得到一些安宁。可是，卡米尔却说，“好啊，我认为我们应该互相帮忙，我确信，我能让下一期的报纸准时出版。”结果下一期的报纸羞辱市政大厅的人物，语气更加猛烈毒辣。

1月21号，现在，我们的营长威利特先生前来紧急要求与乔治面谈。乔治从办公室出来。威利特先生把手中的一张纸挥了挥，然后说，“拉法叶特之令。逮捕马拉。头等大事。我干什么呢？”

乔治说，“在福特雷艾尔宾馆四周拉好警戒线就是。”

接下来发生的事情是，郡长的官员们又拿着逮捕令过来——后面还跟了一千人。

乔治勃然大怒。他说，这是动用外国部队进行侵略。全区的人都出来了。乔治找到营长，走到他那边，说，“你认为这些部队到底有什么鸟用？我要敲警钟。我要让圣-安东尼出来。我可以把两千名武装人员调到大街上，就像那回一样。”说完，他在那人鼻子底下打了个响指。

“把头伸到窗外，”马拉说。“看看，你是否能听到丹东在说什么。我情愿把我的头伸到窗外去，不过，那样有人会把我的头开枪打断。”

“他在说，那个操他妈的营长在哪里。”

“我给米拉波和巴纳夫写过信了，”马拉把自己疲惫的、闪闪发光的眼睛转向卡米尔。“我觉得他们需要启蒙。”

“我判断，他们没有回信。”

“是的。”他心想。“我放弃调和了，”他说。

“调和放弃了你。”

“那就好。”

“丹东正把头伸在外面找你呢。”

“一副难看的表情，”马拉说。

“是的，我不知道我在哪里接他们。”

“为什么他们一直没有想要逮捕你呢？自从十月份到现在，我一直在逃命啊。”马拉在房间里毫无目的地走，一边嘴里嘟嘟哝哝地独白，一边偶尔在身上抓挠。“这件事可能会成就丹东。我们缺少好人。我们可以把骑术学校炸掉，这不会造成什么大的损失。那里只有

六个代表，根本就没什么用场。布诺的有些想法不错，可是，他太他妈的高尚了。裴迪昂是个傻帽。我对罗伯斯庇尔还抱有一些希望。”

“我也是。不过，我觉得他提议的任何一项举措从没通过。我只知道，他支持的一项动议足以让绝大多数代表投票反对这件事。”

“可他有毅力啊，”马拉尖声尖气地说。“骑术学校不是法国，是吧？至于你，你的心还在正确的位置上，可是你的脑子已经疯了。我尊重丹东。他会干大事。我想要看到的是——”他停下，扯了扯围在脖子上面的那条肮脏的领巾——“我想要看到的是，人民把国王、王后、部长、白力、拉法叶特、骑术学校统统给消灭掉——我还想要看到这个国家由丹东和罗伯斯庇尔治理。我应该在那里监视他们。”他笑了。“大家都可以做梦嘛。”

加布丽艾尔。一天当中剩余的时光就这样过去了：我们的人按响大楼的门铃，马拉医生进去，拉法叶特派来的部队在警戒线四周已经排好队伍。乔治回家检查了一下，我们都安然无恙，而且，他好像非常镇定。不过，每次出去走到街上的时候，他好像都是处于怒不可遏的状态。他给部队训了话，他说，“假如你们愿意，你们可以待在这里等到明天，可是，这样干，他妈的毫无作用。”

那天，他骂了很多脏话。

上午的时光在慢慢地流逝，我们的人和他们的人开始互相交谈。有正规部队，也有志愿军，大家说，毕竟，这些人来自别的区，都是我们的兄弟，当然，他们不会与我们开战。卡米尔到处转悠着，说他们不会逮捕马拉，他是人民之友啊。

后来乔治下楼到国民大会去了。他们不会让他在会议厅的酒吧演讲，他们通过了一个动议，说科德利埃区必须尊重法律。他好像出去有好几个小时了。我只是在不停地找事做。想象一下吧。你嫁给了律师。有一天你发现，你自己等于是在战场上过日子。

“马拉医生，你的衣服给你，”佛朗索瓦·罗伯特说。“丹东先生希望这些衣服合身。”

“哦，我不知道，”马拉说。“我还在希望乘气球逃跑呢。我已经想了这么久，要登上气球。”

“我们无法搞到。在我们有限的时间内搞不到。”

“我打赌，你试都没试，”马拉说。

他洗过澡、刮过脸、穿上教服、梳过头之后，佛朗索瓦·罗伯特说，“真让人惊奇。”

“在上流社会，当一个人如日中天、春风得意的时候，总是衣着体面，”马拉说。

“出了什么事？”

马拉怒目而视。“我成了人民之友。”

“可你依然可以像平常一样穿衣服，是吗？比如，你把代表罗伯斯庇尔当成爱国者提到了，他总是被精彩地制造出来。”

“也许在罗伯斯庇尔身上有种轻浮的品质吧，”马拉冷冰冰地说。“我就本人而言，我没时间享受奢侈，我一天二十四个小时考虑的全是革命。如果你要飞黄腾达，你同样也会这么干的。现在，”他说。“我要出去，通过警戒线，通过拉法叶特的部队。我要笑，我老实对你们说，这种情形你们不经常看到，而且还要装出一副憔悴的样子，我要摇摇这支小巧玲珑的拐杖，这是丹东先生考虑周到给我提供的。这像是一本故事书，是吗？然后，我逃到英国，就是要等到这场混乱局面结束。我知道，这样对你们大家来说将是个解脱。”

加布丽艾尔：传来敲门声的时候，我不知道该怎么办。不过只是楼上的小路易丝。“丹东太太，我出去啦。”

“哦，是路易丝啊，你不应该那样敲门。”

“我才不怕呢。而且——一切都结束了。部队正在解散。拉法叶特已经害怕了。我要告诉你一个秘密，丹东太太，这是德穆兰先生要我告诉你的。马拉再也不会在那里了。他一个小时前伪装成一个人出去了。”

几分钟过后，乔治回到家。那天晚上，我们举办了一场聚会。又是一场吵吵闹闹。有些人试图挡住他，并说，他无权成为公社成员，因为他不尊重法律和秩序。他们说，在他自己的区里，他像个国王似的。然后，他们说了许多有关乔治的恐怖事情——说，他从英国拿钱是为了引发革命，说他从皇宫拿钱不是为了使革命更糟。有一天，代表罗伯斯庇尔过来了，他们谈起是谁在诽谤乔治。代表罗伯斯庇尔说，他不应该感到孤独。他把一封来自阿拉斯他弟弟奥古斯汀的信带

了过来，他把信交给乔治看。好像是，阿拉斯的人都在说，他是个不信奉上帝之人，想要杀害国王——这绝对不可能是真的，因为我从来没有遇到过比他的举止还要温文尔雅的人。我为他感到难过。他们甚至已经用被乔治称为“王室的下三滥小报”印刷了某份愚蠢的声明，说他是黛米安的后代，此人曾企图谋害老国王。他们还把他的名字拼错，以此来羞辱他。当他被选为一任的雅各宾派俱乐部主席时，拉法叶特走到外面以示抗议。

安东尼出生之后，乔治的母亲为了看看孩子从乡下过来住了几天。乔治的继父原本跟她一起过来的，但是他忙于发明纺织机，无法抽空出来——至少，话就是这么说的，可是，我倒该认为，这个可怜的人，一个人单独过上几天倒是件愉快的事。这样下去真糟。我讨厌这么说。不过，雷考丹太太是我遇到过的最令人不爽的女人。

她说的第一件事是，“巴黎脏兮兮的，你怎么能在这个地方把孩子抚养成人呢？难怪你的第一个孩子夭折了。等孩子断奶的时候，你最好把这个孩子送到阿希斯去。”

我心想，是啊，你这主意多好啊，让他给牛顶伤、留下终身疤痕才好哩。

之后，她四处张望，然后说，“这墙纸一定花了不少钱啦。”

吃完第一顿饭的时候，她抱怨蔬菜不好，然后问我给我们的厨子付了多少钱。“多得太过分了，”她说。“不过这些钱是从哪里来的呀？”我向她解释乔治工作是多么辛苦，可她只是在鼻子里面哼哼，说她了解在他那个年纪律师们挣多少钱，那些钱不够用来维持像宫殿一般的房子，也不够供养生活奢侈的老婆。

她认为我现在过的日子就是那样。

我带她去买东西的时候，她觉得那些价格简直就是对她个人的侮辱。她只好承认，我们的肉质量不错，不过，她说雷让德勒一般，还说她把乔治带大，没有把倾注到他身上的关怀倾注到乔治身上，目的是为了看看他与经营肉店的什么人有联系。她让我感到惊奇——这话说出来，好像这些天来雷让德勒不是站在那里给滴血的牛肉块儿打包似的。你从来见不到他系围裙。他像律师一样，穿件黑色外套，在市政大厅里面坐在乔治身边。

早上，雷考丹太太总是说，“当然，我哪儿都不需要去。”可是如

果我们不带她去，晚上她就会说，“来一趟，枯坐着盯着四面墙壁干看，真不容易啊。”

我觉得我要带她去拜访路易丝·罗伯特，看看她这样一位太太是个市侩小人，而路易丝却是如此有教养。路易丝再漂亮不过了。关于共和或者拉法叶特或者白力，她连单个词都不会说。相反，她给太太展示她所有的压箱货，还向她解释说明所有香料来自何处，如何种植、如何备好、有何用途，并且还主动给她配了一包好东西，让她带回家。可是过了十分钟，这位夫人看上去像要打雷似的，我只得找个借口，跟着她出去。在大街上，她说，“女人嫁给了比她地位低的人真丢脸。这说明品味低下。如果我发现他们根本就没结婚，我不会感到惊讶。”

乔治说，“瞧，因为我母亲来了，是不是就意味着我不能见我的朋友了？邀请他们过来吃晚饭。总会有她喜欢的人吧。吉力一家怎么样？还有小路易丝怎么样？”

我知道就他而言这是牺牲，因为他并不十分喜欢吉力太太。事实上，这种调子已经在他脸上显示出来了。我只好说，“哦，不，他们已经见过面了。你母亲觉得吉力太太装腔作势，滑稽可笑，把羊肉打扮成羔羊样子——老来俏。路易丝早熟，需要惩罚才行。”

“哦，天啊，”乔治说，这对他来说是相当温和了，难道你不觉得？“我们必须认识贤惠之人。难道不是吗？”

我送了张留言给安莱特·杜普莱希斯，说，万分恳请露西尔过来吃晚饭，好吗？乔治的母亲将会到场，这十分合适，有你陪伴，她就一点都不会感到孤单，等等。所以，露西尔获准过来了；她穿了件白色连衣裙，上面带有蓝色绶带，她的举止像个天使一样，就她在香槟省的生活情况，她问了太太各种各样的聪明问题。卡米尔是相当礼貌——确实，他差不多一贯如此，报纸上除外——我当然已经把过刊藏了起来。我也邀请了法布尔，因为他太善于使谈话不停地进行下去——可是，他跟太太在一起，真是费了天大的力气才做到。不过，她总是不停地斥责他，最后他实在受不了，就开始透过长柄望远镜看她，这种事我事前就曾严厉地告诫过他不要做。

我们喝咖啡的时候，太太走了出去，后来我在我们的卧室发现她在窗沿上划着手指找灰尘呢。我非常礼貌地对她说，“有什么问题

吗？”她用的是你能想象得出的最酸溜溜的口气说，“你的问题多着呢，如果你不看好跟你丈夫在一起的那个姑娘。”

有一会儿，我甚至都不知道她到底说的是什么意思。

“我可以告诉你别的事情，”她说。“你最好也要看好那个和你丈夫在一起的男孩。那么他们将要结婚了，是吗？他们彼此般配。”

有一回，我们拿到进骑术学校公共画廊的入场券，但是辩论非常枯燥。乔治说，现在，任何时候他们总在讨论为了国家接管教堂的土地，还说，如果辩论时她在场，她会引起人群骚动，人家会把我们轰出去。情况确实如此，她把他们叫作流氓、忘恩负义的家伙，还说，这样辩论下去不会有任何好事。罗伯斯庇尔先生看到我们，过来了几分钟，态度非常友好。他还指了指一些重要人物，包括米拉波在内。太太说，“那家伙死的时候会直接下地狱的。”

罗伯斯庇尔先生拿眼睛斜看着我，笑了笑，然后对太太说，“你真是一位合我心意的年轻女士。”这句话让她精神大振，结束了这一天。

整整一个夏天，马拉医生一事带来的后果似乎一直悬在我们的头顶。我们知道，乔治的逮捕令已经起草好、准备好，放在市政大厅的抽屉里，积了些灰尘。每天早晨，我总觉得，如果今天就是他们决定拿出逮捕令、抖落灰尘的日子，结果将会如何呢？我们有些计划——如果他被捕，我就收拾行李，立刻到我母亲那里去，把公寓的钥匙交给法布尔，然后，把其他所有东西都给他。我不知道为什么法布尔——我觉得因为他一直就在附近。

在这个时刻，乔治的事情变得非常复杂起来。他好像在办公室里的时间不多。我觉得约勒·巴雷一定能干，因为钱在源源不断地进来。

那年年初出事了，乔治说，那件事说明当局非常害怕他。他们废除了我们区，还有别的所有区，然后把城市重新组成不同的投票区划。从现在起，在特定选区，在公共场合不会再有任何公民聚会，除非是为了选举。他们已经不允许我们把我们的国民卫兵营叫作“科德利埃”。他们说，我们只被叫作“三号”。

乔治说，要把科德利埃派的人杀了，做这一点事还不够。他说我们将有一个俱乐部，像雅各宾派一样，但是，比他们的还要好。来自这座城市任何区的人都可以加入这个俱乐部，因此，没人会说，这个

俱乐部是非法的。它的真实名字叫“人权朋友俱乐部”，可是从一开始，大家就把它叫作“科德利埃俱乐部”。起初，他们在一个舞厅里开会。他们本想在科德利埃老修道院举行，但是市政大厅已经把那地方给封了。后来，有一天——没有任何解释地——封条被去除了，于是他们就搬了进来。路易丝·罗伯特说，这是借助于奥尔良公爵的影响才办到的。

要进入雅各宾派俱乐部真不容易。一年的入会费很高，而且你得有很多会员支持你的申请；此外，他们的聚会非常正规。有一次，乔治到那里演讲，回到家后感到恼火。他说，他们把他当成污垢一样对待。

在科德利埃俱乐部，任何人都可以过来演讲。因此，你会拥有很多来自附近的演员、律师、商人作为听众，但是你也会拥有许多样子粗鲁、刚从街上过来的人作为听众。当然，每当有聚会的时候，我从不到那里去，不过，我看到他们是怎么对待小教堂的。小教堂的门前一派凄凉，光秃秃的。假如有些窗户破了，要花几个星期时间才能修好。我心想，男人是多么奇怪啊，在家里的时候，他们喜欢舒适；可是到了外头，他们装作他们满不在乎。主席的办公桌是一张木工长凳，他们搬进来的时候，这张凳子碰巧就摆在附近。要不是因为现在动荡不安，乔治真的没有多少话要对木工说。俱乐部里，演讲人的讲台是用四根粗糙的椽子，加上一块放在椽子间的木板做成。墙上有人用钉子钉了一块印花布，上面有用红色油漆写成的标语。标语上面写着：自由、平等、博爱。

我挨过了跟乔治母亲在一起的日子之后，当乔治说他想到阿希斯度过一段时间时，我感到痛苦难受。使我得到很大安慰的是，我们跟他姐姐安妮·玛德琳待在一起，使我感到惊讶的是，我们每到一处都受到人们极大的尊重和敬佩。这对我来说非同寻常啊。起初，我认为当地人肯定听说过乔治作为区主席获得的成功，可是我不久就意识到他们没有巴黎的报纸；再说，他们也不在意发生了什么事。人们总是不停地问我一些稀奇古怪的问题，比如，王后最喜欢什么颜色呀，她喜欢吃什么呀。于是，有一天，我遇到了这样的情况：“乔治，”我说，“他们认为，因为你是国王的议员，所以每天国王都请你给他出好点子呢。”

有一会儿，他看上去惊奇。然后他大笑。“是吗？保佑他们。我非得住在巴黎，跟所有这些愤世嫉俗的人和才子们打交道。加布丽艾尔，给我四到五年的时间吧，我会回来，当个农民。我们会永远离开巴黎。你愿意那样吗？”

我不知道该如何回答他。一方面，我觉得远离报纸，远离那些臭嘴老婆，远离高犯罪率，远离商店物品短缺，是件多么美好的事。可是，接着，我又想到了雷考丹太太每天到我门上的情景。因此我什么都没说，因为我明白这只是他一时的念头。我的意思是，他会放弃科德利埃俱乐部吗？他会放弃革命吗？我观察得出他开始变得烦躁不安了。一天晚上，他说，“我们明天就回去吧。”

不管怎么说，他跟他继母在一起度过了一段不短的时光，看到了物业，与当地公证人一起把买地的事情安排妥当了。雷考丹太太说，“儿子，你干得漂亮，是吧？”乔治只是笑笑。

我觉得那个夏天将会永远清晰地存留在我的记忆之中。在我心里，我感到不安，因为我相信我的心，无论发生什么事情，我们都应该对国王和王后忠诚，对教堂忠诚。可是不久，如果有些人意愿得逞，骑术学校将会变得比国王更重要，教堂将会变成仅仅是政府的一个部门。我知道，我们肯定要尊重权威，而乔治时常冒犯权威。那是他的本性，因为在学校的时候，巴雷告诉我，他们过去经常叫他“与上司作对者”。当然，你必须努力克服你本性中最坏的东西，可是，与此同时，我的立场在哪里呢？因为我肯定要顺从我的丈夫呀，除非他征求我的意见去犯罪。给那些讨论把王后送回奥地利的人烧饭是不是罪过？当我向我的听解祈祷神父求教时，他说，我应该保持妻子顺从的态度，努力把我丈夫带回到天主教信仰上来。那也无济于事。所以，表面上，我对乔治的所有看法都保持尊敬顺从，可是在我心里，我有所保留，每天，我都祈祷，他会该改变一些看法。

不过，好像一切对我们来说还算相当顺利。总有事情要去庆贺。每逢攻占巴士底狱周年，法国的每个城镇都要派代表到巴黎来。在战神广场上造好一座极大的圆形剧场，还设立一块祭坛，他们把它叫作“祖国祭坛”。国王到那里去了，而且宣誓，要坚持宪法。奥顿主教做了大弥撒。（真是遗憾，他是个无神论者。）我们自己没去，乔治说，看到人们亲吻拉法叶特的靴子，他受不了。在巴士底狱的遗址上

还有舞蹈，当晚，在我们区里，我们举行了不少庆祝活动。我们从一个聚会走到另一个聚会，一整夜都在外头。我头晕得厉害，大家都在笑我。白天大雨滂沱，有人作了一首诗，说它证明了上帝是个贵族。我永远不会忘记在瓢泼大雨中试着要燃放烟花的滑稽情形，我也永远不会忘怀乔治带我回家的情景，那时我倚着他的胳膊，大街上的鹅卵石湿乎乎、滑腻腻的，天正亮着。第二天，我发现我的新缎子鞋面有了水渍；完全给雨糟蹋了。

现在你应该了解我们了吧。根据去年的情况你是不会了解我们的。有些相当时髦的女士们不再在头发上敷粉；她们不把头发垒起，而是把头发放下，一副松松的卷曲的样子。许多绅士们也不再敷粉，头上的饰带戴得更少了。女人的粉脸已经相当不流行了。我不知道他们现在在宫里干什么，但是路易丝·罗伯特的确是我知道的唯一一个还涂口红的女子。老实说，她如果不涂口红，脸色就不好看。我们用最简单的布料做衣服；现在流行的颜色是国家的三色，红、白、蓝。吉力太太说，新时尚对于上了年纪的女人来说并不讨巧，我母亲同意她的说法。“不过呢，你啊，”我母亲说，“可以乘机摆脱绶带和束胸衣的束缚。”我倒不赞成她的看法。自从安东尼出生以来，我还没有把身材恢复到从前的状态呢。

今天新潮的珠宝就是取自巴士底狱的一片石头，把它打制成胸针或者佩戴在链子上。菲丽切蒂·德·让利有个胸针，上面有用钻石拼写的自由这个单词——这是代表裴迪昂向我描述的。我们已经不再使用精致的扇子，现在我们用便宜的棒条和打褶的纸做扇子，上面带描绘某个爱国情景的鲜艳颜色。我只好非常小心，要有一个与我丈夫观点一致的图景才行。我不能在上面弄个有巴黎市长白力桂冠加冕的肖像，也不能弄个拉法叶特骑在白马上的肖像，或者卡米尔在皇宫演讲的肖像。可是，我经常看到他本人，为什么我居然还要把他的肖像弄在上面呢？

我记得露西尔在我们公寓是在举行巴士底狱庆祝活动的那个早上，她的三色绶带全部脏兮兮的，她把连衣裙上的裙褶都挤拉出来了的情景。腰带以最让人吃惊的方式系在她的身段上，她好像没怎么穿内衣。想一想乔治母亲看到这个情景会说什么样的话！我本人对她非常严厉——我生了火，把她的衣服拿走，用我能找到的最暖和的毯子

把她裹起来。我难过地汇报，说露西尔裹着毯子看起来十分漂亮。她坐着，光着的双脚交叉在她身体下面，像只猫似的。

“你成了什么样子的孩子啦，”我说。“你母亲就让你那个样子出去，我真感到吃惊。”

“她说我一定要从中吸取教训。”她把两条白皙的胳膊伸到毯子外。“让我抱抱这个孩子。”

我把我的小乖乖安东尼给了她。她朝他噘嘴出声地逗了一会儿。“现在卡米尔已经出名一年了，”她沮丧地说，“可是我们离结婚还是没有一丝一毫地靠近。我觉得如果我怀孕了，事情就简单干脆了。这样会加快事情的进程。可是——你说得对——就是没法使他跟我上床。你不知道每当卡米尔一旦正直起来的时候他是个什么样的人哪。约翰·诺克斯[1]跟他相比，不过是个初出茅庐的家伙而已。”

“你个坏姑娘，”我说。更多是出于礼仪的缘故，而不是别的。我喜欢她。你情不自禁地要喜欢上她。哦，我不是一个绝对的傻瓜。我知道乔治朝她看，不过，所有男人都朝她看。卡米尔现在就住在附近。他实际上有个真的非常不错的公寓，还有一个凶神恶煞一般的名叫让莱特的女人给他收拾呢。我不知道他是在哪里找到她的，不过她倒是个好厨子，每当我们家里吃饭的人多的时候，请她到这里来也非常愉快。这些日子，埃罗·德·塞谢尔经常过来，当然，那时候我要专门安排接待。他举止非常优雅；这与法布尔的那些演员朋友们有所不同。形形色色的代表和记者过来，我呢，对他们也有种种不同的看法，这些看法我通常不表达出来。乔治的观点是，如果一个人是爱国者，那么他们的个性就算不了什么了。他是那么说的，可是我注意到，如果他有办法，他根本就不会和比劳德-瓦恩尼斯待在一起。你还记得比劳德，是吗？他以前到处为乔治干活儿。自从革命发生以来，他看上去很少有开心的时候。某种程度上说，革命好像给了他稳定的工作。

七月的一个晚上，一位名叫考洛特·德·艾尔博瓦的男人来吃晚饭。你会想到什么呢——他们一定有基督教的名字，这些人？是的，可是“考洛特”正是我们喊他的名字。在做演员和剧作家方面，他与法布尔相当相似，他曾经做过剧院经理——而且，他的年龄也差不多跟他一般大。那个时候，他有一部叫作《爱国家庭》的戏正在先生剧场

演出。这种戏是属于那种突然非常走红的类型，我们整整一个晚上都在对我们实际上没有看它这个事实闪烁其词。这部戏的票房非常成功，可是成功并没有使考洛特成为令人愉快的伴侣。他坚持要告诉我们，他的整个人生经历，似乎到目前为止，没有一件事情对他来说进展顺利。即便是这个，他都有怀疑。他年轻的时候——他说——他经常对他们一直骗他欺负他的方式感到震惊——不过，后来他意识到，他们是嫉妒他的才华。他过去常常觉得他不过是没有走运而已，可是，后来他意识到，人们在一起谋害他。（当他说出这话的时候，法布尔朝我示意，他是个疯子。）我们提到的每一个话题对考洛特来说都是痛苦的联想，哪怕是听到最微不足道的小事，他的脸都会因为愤怒而扭曲，然后他会做出猛力的横扫一切的动作，仿佛他在骑术学校做演讲一样。我为我的陶器担着心呢。

后来我对乔治说，“我不喜欢考洛特。他比你母亲还要酸。我肯定这出戏让人害怕。”

“这是非常典型的女性评论，”乔治说。“我看不出他有什么问题，除了他的令人无趣寡淡之外。他的观点是——”他顿了一下，笑了。“我打算说，他的观点正确，不过当然，我的意思是，他的观点都是我的。”

接下来的一天，卡米尔说，“这个罪恶滔天的考洛特。世界上最糟糕的家伙。戏嘛，我觉得，很难看得下去。”

乔治温顺地说，“我确信你说得对。”

临近岁末的时候，乔治对国民大会演讲了。过了几天，这个部门倒了。人们说，是乔治把它弄垮的。我母亲说，你嫁了个有权的男人啦。

国民大会正在开会：茅宁顿勋爵在1790年9月这样写道：

> 关于日常事务，他们没有正规的辩论形式；有些人从座位上发言，有些人从地板上发言；有些人从饭桌边发言，还有些则从他们的讲台或者办公桌边发言……吵闹是如此厉害，真的很难听懂他们在说什么。我确信，我见过超过一百个人同时做出在国民大会发言的行为，大家都坚持要发言，因为在大院不同的地方，有更多的人

在呼应；然后，主席双手捂住耳朵，高声大叫“肃静”，好像他是正在高呼的教练一样……他敲桌子，捶胸脯……他拧手指，是相当平常的动作了，我真的认为他是在骂人……画廊里通过埋怨表示反对，通过鼓掌表示赞成。

今天上午我到位于杜伊勒利宫的皇宫去了，这是一处非常幽暗阴沉的皇宫……国王好像还好，可我觉得，从我以前被引荐给他，到现在，他的样子显然变得谦恭了；他现在对每个人都要鞠躬，在革命之前，这可不是波旁王朝的作派啊。

露西尔之年：我现在记录两套笔记。一套记录单纯高尚的思想，另一套记录真实发生的情况。

我过去常常像上帝一样生活，以不同的人物形象出现。之所以如此，原因是生活太枯燥了。我过去经常装作是玛利亚·斯图亚特，而且，说老实话，我必须要说，看在往日的情份上，我现在还在装。要让你自己去掉这些习惯不容易啊。我人生中的其他每一个人都被赋予一个角色——通常是作为待嫁女士，或者之类的什么——而当她们没有恰如其分地扮演好这个角色时，我就会恨他们。如果我对玛利亚·斯图亚特感到厌倦，我就会扮演《新爱洛伊丝》[2]里的朱丽[3]这个角色。这些日子，我一直在纳闷，我与马克西米连·罗伯斯庇尔是什么关系，我现在就是生活在他所钟爱的小说中。

为了让自己与残酷的现实保持距离，你得要利用某种虚妄才行。今天是从卡米尔被公众行刑者桑松先生以诽谤罪起诉开始。奇怪啊——你认为行刑者不会诉诸法律，在正常情况下，你认为他们是不会耿耿于怀的。

幸运的是，官司打起来速度缓慢，法律程序繁琐不堪，如果损失得到补偿，公爵随时都会埋单。不，不是法院让我担心。每天早上，醒来之后，我就在想：他还活着吗？

挑战，要进行决斗，虽然爱国者已经定好条约，永远不回应挑战。城里尽出些疯子，他们吹嘘，他们正在伺机把刀子插进他的身体里。他们给他写信，这些疯子的信写得如此精神错乱，如此令人反感，他本人不再阅读。他说，只要一眼快速扫描一下，你就可以判定

这是一封什么类型的信了。有时候，你可以通过包裹外面的笔迹来判定。他有个箱子，把那些信件尽朝里面扔。之后，其他人必须仔细阅读，防止对他的威胁交代得非常具体——我会在这样一个时间、这样一个地点把你杀死。

我父亲显得奇奇怪怪的。每个月约有两次他总会禁止我去看望卡米尔。可是，每天上午，他都要抢过报纸，“有什么新闻吗？有什么消息吗？”他想要听到卡米尔已经在河对岸被人发现喉咙割断的消息吗？我不这样认为。我认为，要不是因为卡米尔，我父亲在生活中会无法找到一丝一毫的快乐。我母亲总是用最冷血的方式嘲笑他。“老实承认，克劳德，”她说。“他永远不是你的儿子。”

克劳德把一些年轻人带到家里吃晚饭。他认为我会喜欢上他们。公务员。我的天哪。

有时候，他们给我写诗，可爱的公务文体的十四行诗。阿黛乐跟我用恰当的情感和恰当的表情大声朗读这些诗歌。我们翻白眼，用手拍打胸部，之后便是唉声叹气。然后，我们把这些诗歌做成飞镖，互相对射。你瞧，我们的兴致多么高昂。我们就这样以一种不健康的方式在快乐地打发日子。要么是这样，要么永远就是啜泣和泪水的混杂，预兆和担心的交融——然而，我们更喜欢热闹。我们更喜欢制造令人毛骨悚然的笑话。

与此形成对比的是我母亲，她紧张、伤心；不过，从根本上说，我认为她承受的痛苦还不如我多。可能是因为她年纪更大了，也学会了分配这些情绪。“卡米尔会活着的，”她说。“你认为为什么他跟这些身材高大的人在一起到处走动？”我说，有枪有刀呀。“刀？”她说。“你会相信有人妄图拿刀子从丹东先生身边经过吗？用刀子从人肉中砍出一条路来？”我说，那不过是想象他会介入。她说，“是不是卡米尔相当擅长苛求别人牺牲呢？毕竟，”她说，“看看你。看看我吧。”

我们指望很快就听到阿黛乐订婚的消息。马克西米连到这里来过，他非常无缘无故地表扬了修道院院长德雷。他说，修道院院长做了很多事，但是在一般情况下，得不到人家的理解。因此克劳德不再在乎马克西米连只领取他当代表的那份工资了，也不再在乎他还用这份工资资助一个弟弟和一个妹妹的生活了。

阿黛乐的生活将会如何？罗伯斯庇尔也收到一些信，不过这些信与卡米尔收到的不一样。这些信来自全城；是些对当局感到厌恶，或者当局使他们陷于某种形式的麻烦的小人物写的；他们认为，他能为他们申诉，能为他们匡正事实。为了回复这些信，他只好早晨五点就起床。不知什么原因，我觉得他对家庭舒适标准的要求相当低。他对娱乐、对开心和休闲的要求好像是零。现在，问一问自己——对阿黛乐来说，这种状态会合适吗？

罗伯斯庇尔：他得考虑的不仅仅是巴黎。信来自全国各地。省里的许多城镇已经成立了雅各宾派俱乐部。巴黎俱乐部的通讯委员会给他们发送消息、评估，还有指示；然后，他们的信在巴黎的兄弟间返回，这些信把代表罗伯斯庇尔单独挑出来，因为他们的赞扬和感谢使他脱颖而出。被王室成员诽谤之后，这可是件不可小觑的事儿。在他的《社会契约》这一份报纸中，他保留了一封来自年轻的皮卡迪人的信，一个名叫安东尼·圣-约斯特的热心人："罗伯斯庇尔，我通过你的作品认识了你，正如我认识上帝一样。"每当他因为胸口难过紧张，还有因为呼吸不足而感到痛苦不堪的时候——这种情况越来越严重了，每当他眼睛因为劳累过度而无法集中注意力看印刷品的时候，可一想到那封信，他就强迫自己虚弱的身体要努力工作，要写出更多的作品。

每一个白天，他都参加国民大会；每一个晚上他都参加雅各宾派俱乐部。如果可以，他就登门拜访杜普莱希斯家人，偶尔和裴迪昂一起吃饭——工作晚餐。在这个季节，他也许会去看上一两场戏，虽然戏的情趣不大，但是他也不会为失去的时间大加后悔。人们在骑术学校外、在俱乐部外、在他住所外，等着要见他哩。

每一个夜晚，他都是疲惫不堪。头一碰到枕头就睡过去了。他睡得无梦，总是直直地坠入黑暗之中：像是坠入了井里。他常常感到，夜的世界才是真实的。早晨一有了空气和光亮，便住满了幽影和鬼魂。为了战胜它们，趁天还没亮的时候他就起来。

威廉·奥古斯特·米尔斯代表他的英国国王陛下政府观察局势，这样写道：

> 在国民大会这位最不重要的人……很快就要成为首要考虑的人选。他不苟言笑，原则性强，举止朴素，毫不做作，衣着毫不轻浮，肯定不会腐败堕落，他蔑视财富，在他的性格中，丝毫没有法国人特有的多变不定。国王能够赐予的一切……都无法改变他的鸿鹄之志。每天晚上，我都在密切观察他。他真的是个值得考虑的人物。每一个小时，他的影响都在扩大；可是，整个国民大会并不重视他，反而认定了他无足轻重；说来真怪，我说在很短的时间内此人将会成为影响不小的人物，而且可以统帅百万人马时，我却遭到了嘲笑。

今年早些时候，有人带露西尔去见米拉波。她永远不会忘记此人的。他端端正正地坐在房间的波斯地毯上，房间装饰的品味令人感到恐怖。他嘴唇又薄又大，而且还有疤痕。他把她浑身上下打量了一番。“我觉得你父亲是个公务员，”他说。他把脸向前探了过来，色眯眯地望着她。“你们是两个人过来的吗？”

米拉波在房间里似乎把所有能够得到的空气全都用光了。他好像也把卡米尔的脑汁用光了。卡米尔能够拥有的这一组幻觉真是非同寻常；不，肯定，米拉波没有拿到皇宫的报酬，那是诽谤中伤。肯定，米拉波是个绝对的爱国主义者。卡米尔再也不能保持这些古怪离奇的想法的这一天终于来到了，他几乎快要自杀了。那一周，几乎没有一份报纸。

“马克西警告过他，”阿黛乐说。“他就是不听。米拉波把那个半受过教育、半是文盲的奥地利荡妇称为‘一个伟大而又高尚的女人’。可是，对于普通市民来说，米拉波依然是个神。这表明他们是多么容易被误导啊。”

克劳德用手抱住头。“我们的每一个小时，白天和晚上的每一个小时就非要从年轻女子的嘴里听到这个亵渎神灵和煽动骚乱的话语吗？就在我们自己家里？”

“我当时觉得，”露西尔说，“米拉波一定有自己的理由要跟皇宫谈话。可是对于爱国者来说，他现在已经丧失信誉。”

“他的理由呢？钱才是他的理由，贪图权力才是他的理由。他想

要挽救君主制度，这样他们才会感激他，而且才会永远离不开他。”

“挽救君主制度？”克劳德说。“摆脱什么？摆脱谁？”

“爸爸，国王已经向国民大会要了一份两千五百万人的市民名单，那些卑躬屈膝的傻瓜把名单交给了他。你知道国家的现状。他们想要榨干国家的血啊。想一想，这样会持久下去吗？”

为了分辨，如果他还能够分辨的话，他看看他的女儿们，他们曾经是小孩的那番样子。他觉得必须向她们求情了。“可是，假如你们没了国王，没了拉法叶特，没了米拉波，没了部长——我听到你们说话一直在反对他们这些人——谁会留下来统治国家呢？”

她们交换了眼神。“我们的朋友呀，”姐妹们说。

卡米尔在报纸上用一种他都不知道自己要使用的恶毒语言攻击米拉波了。他确实使用了。辱骂在血管里流淌；愤慨比食物更好。有段时间，他们试图让他保持沉默时，米拉波继续大声为自己疾呼，捍卫自己，反对人权。“我可怜的米拉波啊，”他就这么叫他。最后，他总是跑到敌人的队伍中去。“我是个真正的基督教徒，”卡米尔说。“我热爱我的敌人。”的确，他的敌人给他下了定义。他可以从他们的眼神中读出他的使命。

远离了米拉波，他跟罗伯斯庇尔走得更近了。这构成了一种不同的生活——晚上，把报纸推到桌子的那一边，唯有商量时才有的奇怪的低语声，羽毛笔在纸上写作的嘎吱声，时钟的滴滴答答声才会打破沉默。为了跟罗伯斯庇尔在一起，卡米尔必须摆出一副严肃的样子，像冬天穿了件宽大的外套一样。“他就是我该当做人的全部嘛，”他对露西尔说。“马克西并不在乎得失成败，在他脑子里，成功失败都会得到平衡。他并不在乎别人说他什么，或者别人对他的行动有何看法。只要他自己在内心认定自己做得正确，对他来说，这就足够了，那就是他的行动指南。他是少数中、非常少数的人中的一个，对他们而言，只有他们自己的良知见证才是必不可少的。”

可就在昨天，丹东却对他说，“哦，年轻的马克西米连，他太好了，已经好得不真实了，就是这么个人。我真的没法理解他。”

可是，不管怎么说，罗伯斯庇尔对米拉波的说法还是相当正确的。无论你对他有什么看法，你不得不承认，他几乎一贯正确无误。

五月，戴洛瓦妮离开了巴黎。她没钱，而且对王室成员在报纸上叫她妓女感到厌倦了。模糊不清的过去一层接一层地已经被剥开了。在伦敦，她跟一个一文不名的绅士待在一起的时光。她与佩尔桑侯爵更有利可图的关系。她跟一名意大利歌唱家在耶拿短暂的逗留。当她刚刚来到巴黎的时候，当她把自己作为一个艰难时代落魄的伟大女士岗比纳多伯爵夫人向人家做自我介绍的时候，那几个愚蠢的星期，没有什么犯罪的事，也没有什么夸张得疯狂的事发生：不过就是那档子在实在毫无办法的情况下我们大家都做过的事而已。可是，这档子事使她遭到了嘲讽和羞辱。她一边收拾行李，一边问，谁的生活还像我的生活一样能够经得起这般仔细的审查？她的意思是，几个月后，她要回来。她心想，新闻媒体到时候已经转移到其他新的目标上面去了。

当然，她留下了一段空白。在骑术学校，她一直是大家所熟悉的身影，穿着猩红色外套，在公共画廊里转悠，四周有人捧场喝彩；有时候腰间别着一把手枪，散步经过皇宫。消息传来说，她从位于列艾吉那边的家中消失了。她的几个哥哥认为，她跟一个男人私奔了，可是过了不久，关于她被绑架的谣言，关于奥地利人抓住她的谣言，已经深入人心。

露西尔说，希望他们留住她。她嫉妒戴洛瓦妮。是什么赋予她做假男人的权利，出现在科德利埃俱乐部，要求在讲台上发言的呢？这可把丹东给逼疯了。看到这件事使他勃然大怒，真是好笑。他喜欢的那种女人是他在公爵的晚宴桌上遇到的那一类：朝他做出最好笑又痛苦的表情的阿涅斯·德·布封，还有那位金发英国女郎格蕾丝·艾略特，她有神秘的政治关系，还有机械刻板的眼睛在一闪一亮的调情神态。露西尔到过公爵的屋子，看到丹东在那儿。她觉得他知道正在发生什么事。他知道拉克洛正在确立自己的地位，在他的鼻子底下勾引这些女人。他把老鸨菲丽切蒂留给了卡米尔。卡米尔不在乎非要跟女人进行巧妙的谈话。他似乎喜欢她们。丹东说，这是他的反常行为之一。

那年夏天，卡米尔学生时代的老敌手路易·苏鲁来到巴黎。他从皮卡迪过来，尚在被拘捕之中，他被指控犯有从事煽动暴乱、从事反宪法写作的罪行。他获得煽动罪的名称与卡米尔的名称不同，他对皇室君主制的忠诚超过了国王。路易被宣布无罪；在他获释的当夜，他和

卡米尔一直坐着辩论到天亮。这是一场非常精彩的辩论，非常地明白清晰，非常地富有学识，而且辩论的守护圣人就是伏尔泰。“我非得不让路易接近罗伯斯庇尔，”卡米尔对露西尔说。“路易是全世界最优秀的人才之一，不过我担心马克西未必理解他。”

路易是位绅士，露西尔心想。他有风度、有天赋、有仪表。很快他也会有平台。他加入了一家名叫《信徒行为》的王室诽谤小报编辑委员会。坐在左边的代表喜欢称他们自己为“自由信徒”，所以，路易觉得这样的夸耀应当受到惩罚。谁是投稿人？一帮精疲力竭的放荡的家伙和一帮被革除了神职的神父，那些鼻子气歪了的爱国者们说。到底该如何把它写好呢？报纸《信徒行为》在麦思餐馆和布莱恩威尔餐馆举行了“福音晚餐”，他们在餐馆里交换了八卦新闻，并且为下一期做好了筹划。他们总是请他们的对手，反复地请他们喝酒，为了弄懂他们要说什么。卡米尔懂这个原理：这里是花边新闻，那里是平衡关系，一段高呼高喊的美好时光是以那些试图占据中间地带的傻瓜和令人讨厌的家伙作为代价换得来的。通常，《革命报》不用的隽语总会在《行为》报上找到它的用武之地。“亲爱的卡米尔，”路易说，“要是你把你的命运跟我们拴在一起多好呢。有朝一日，我们的看法一定会完全一致。别在乎这个‘自由、平等、博爱’的烂疮。你知道我们的宣言吗？‘自由、快乐、王室民主。’假如归根到底就是这个，我们两人需要的是同样的东西——我们想要人民幸福快乐。如果你的革命滋养出来的是哭丧的长脸，你的革命还有什么用场呢？由生活在充满痛苦的小房间里的痛苦小人物所操纵的革命，有何用场呢？”

自由、快乐、王室民主。杜普莱希斯的女人向他们的制衣者下了1790年的秋季订单。她们穿着系了红腰带的黑色丝绸服装，还有用红白蓝三色连接起来、把下摆裁成圆角的外套，参加戏剧的首场夜晚演出，参加晚餐聚会，参加私人谈话。穿着它们会见新来的人……

不过眼下，安东尼·圣-约斯特来到巴黎的时候，时间还是夏天。不是逗留，只是拜访。露西尔急于要看到他一眼。她已经听到不少有关他是如何带着家里的银子外逃、在两周之后如何把钱花光的故事。她在心里随时准备喜欢上他。

他现在二十有二。关于他与银子的插曲发生在三年之前。也许是卡米尔杜撰的？他个子高，她抬头仰望圣-约斯特，注意到他的表达具

有令人敬畏的中立立场。介绍完之后，他看着她，好像对她没有一丝的兴趣。他跟罗伯斯庇尔在一起；似乎他们交换过信。她心想，这相当奇怪嘛——当他们急切要从她那里获得超过她在正常工作日中表现出来的可亲可近时，大多数男人好像是在作茧自缚。不是她因此对他有了看法：而是他变了。

圣-约斯特潇洒英俊。瞳孔紫色，脸上总带着瞌睡般的微笑。他小心翼翼地挪动着优雅的身材，像身材高大的男人有时候那样。他皮肤漂亮，深棕色的头发——如果他脸上有什么缺陷的话，那就是他的下颌太大太长。这样的下颌使得他显得不至于小巧玲珑，她心想，可是从一些角度看去，他脸上有种奇怪的过分冷静的神态。

当然，卡米尔跟她在一起。他正处于那些最危险的一种情绪中；虽然取笑逗乐，但是随时准备战斗。“又写了不少诗歌啦？”他问。去年，圣-约斯特发表了一首史诗之后，把它送给他，请他提提看法；他说这首诗冗长，充满了暴力，还隐隐约约地具有色情色彩。

“为什么？你愿意读吗？”圣-约斯特看上去满怀希望。

卡米尔缓慢地摇了摇头。“酷刑已被废除，”他说。

圣-约斯特的嘴唇噘了起来。“我觉得它得罪你了，我的诗歌。我觉得你认为那首诗歌黄色淫秽。”

“哪有这么好，”卡米尔边说边大笑。

他们四目相对。圣-约斯特说，“我的诗歌有严肃正经的论点。你觉得我要浪费时间吗？”

“我不知道，”卡米尔说。“你要浪费时间还是不要浪费时间。”

露西尔的嘴干了。她望着两个男人互相对视，彼此要把对方压倒：圣-约斯特柔顺被动，在等待结果，而卡米尔紧张，具有侵略性，眼睛亮亮的。这跟诗歌没有关系呀，她在心里想。还有罗伯斯庇尔，看上去稍稍有些震惊的样子。“卡米尔，你有点儿严苛了吧，”他说。“肯定，这个作品总有优点吧？”

“一点都没，一点都没，”卡米尔说。“不过，要是你喜欢，安东尼，我倒可以给你拿来一些我早期写作的样本，让你在闲暇的时候模仿模仿。你可能是个比我出色的诗人，而且你肯定是个更出色的政治家。因为，看看你，你自控能力强。你在心里要揍我，可你不会。”

圣-约斯特的表情加深了。已经深不可测。

“我是不是真的得罪你了？”卡米尔努力把声音说得像在表示道歉一样。

“哦。深深地得罪了我，”圣-约斯特笑了笑。“我被你损到骨髓了。因为你就是这么个人，你的观点我一直渴望得到，难道这不是明摆着的吗？因为你就是这么个人，少了你，贵族的晚宴就不算圆满，这不是明摆着的吗？”

圣-约斯特转过身去跟罗伯斯庇尔说话了。“为什么你就不能客气一点呢？”露西尔低语道。

卡米尔耸耸肩头。“作为朋友，我向来说话客气。可是他现在是在跟编辑谈话，不是在跟朋友谈话。他要我在报纸上刊登一篇文章，吹捧他的才华。他不要我的个人看法，他只要我的专业看法。因此，他就得这么着对付才是。”

“出了什么事？我原以为你喜欢他呢。”

“他还行。他变了。他过去一向是想出疯狂的计划，之后，因为跟女人的问题陷入了麻烦。可是，你现在看看他，他已经变得如此严肃庄重了。我希望路易·苏鲁能看到他，他是个痛苦的革命者的好榜样。他是个共和派，他说。我可不喜欢生活在他的共和国度。”

“也许他不会让你活着的。”

后来，她听到圣-约斯特对罗伯斯庇尔说，“他是个轻浮之人。”

她思考这个词的意味。她把这个词与令人傻笑的夏天野餐联系在一起，或者把它与充满花边新闻、带香槟的剧院晚餐联系在一起：那些沙沙作响、身上热烘烘的、脸上还带妆的女演员坐到她的旁边，说，我看得出，你们情深意切，他真英俊啊，我希望你们将来幸福美满。她以前从没听到过这句话被当成指控被人说出，而且话中还充满了威胁和鄙视。

那年，国民大会让主教和神父当上了政府官员，薪水由国家支付，也是受到选举的影响，最后还要求他们宣誓效忠新宪法。对有些人而言，强迫神父们做明白无误的选择似乎是个错误；拒绝就意味着被视为不忠，而且危险。大家都赞成（在她母亲小小的午后沙龙里），宗教矛盾才是国家可能被释放出来的最危险的力量。

时不时地，她母亲会为新的事态进展唉声叹气。“生活将如此寡

淡无味，”她抱怨道。“宪法啦，崇高思想啦，贵格信徒的帽子啦。”

“亲爱的，你想得到什么呢？”丹东问她。“骑术学校里的羽毛和宏大的激情？市政当局里的伤害残杀？爱情还是死亡？”

“哦，让你发笑了。我们浪漫的抱负已经受到了激励。这里是革命，卢梭精神化成了肉身，我们觉得——”

“唯有视力有缺陷、带乡下口音的罗伯斯庇尔先生。”

“唯有许多讨论他们银行资产负债平衡表的人们。”

“谁一直在跟你闲谈有关我的事？”

“丹东，高墙和门岗都在谈你。”她顿了一下，抚摸着他的胳膊。“把有关情况告诉我，好吗？你不喜欢马克西吗？”

“不喜欢他？”他露出惊讶的样子。“我不这么认为。他让我感到有些不安，就这么一点。他的确好像给每个人都制定了很高的标准。你就是他岳母，将来你能努力达到那些标准吗？”

“哦，那件事嘛——还没确定下来。”

“难道阿黛乐就不能拿定主意？”

“事情倒是，这个问题还没提。”

“那么，这是他们所谓的心心相印了，”丹东说。

“我吃不准马克西是不是觉得他问过她了——哦，不，我必须拒绝评论。你没必要那样把眉毛扬起来嘛。不过就是个女人嘛，她怎么能说一个代表懂什么？”

“哦，我们现在已经再也没有‘不过是个女人嘛’这句话了。上个星期，你的两个未来的女婿在辩论中把我打败了。有人告诉我，女人在每一个方面都与男人平等。她们只需要机会。”

“是啊，”她说。“所有这一切都已经被那个小小的、固执己见的家伙路易丝·罗伯特启动了，她其实并不知道她在倡导什么样的事业。我看不出为什么男人竟然把时间花在为了女人与他们平等这个辩论上。这好像跟他们的利益对立嘛。”

“你知道，罗伯斯庇尔保持中立。向来如此。卡米尔告诉我，我们非得给妇女选票。我们马上就要在骑术学校给她们选票，让她们戴黑帽子，到处拖着文件箱，就收税制度不停地唠叨。”

“生活将会更加寡淡无味。”

“别担心，”他说。“我们也许还要有场肮脏的、小小的悲剧呢。”

因此，这场革命有其自身的哲学吗，露西尔在心里纳闷，这场革命将会有前途吗？

她不敢问罗伯斯庇尔这个问题，否则，他要就普遍意志的问题花上一个下午对她演说；否则，卡米尔也是如此，她担心，他会就罗马共和国的进程向她深思熟虑、内容连贯地说上两个小时。于是，她问丹东。

“哦，我认为这场革命有其哲学，”他一本正经地说。“抓住你能抓住的机会，之后，见好就收。”

1790年12月：克劳德改变了主意。他是在呈现凶兆的十二月份的某一天改变主意的，那时候，铁色的云团因为有雪而显得大腹便便的样子，在啃啮城市的屋顶和烟囱。

“我只是再也没法忍受了，”他说。“在我完全为此操劳累死之前，让他们结婚吧。威胁啊，眼泪啊，承诺啊，最后通牒啊……我再也无法忍受一年这样的状态了，就算一个星期，我也无法忍受得了。很久以前，我就应该比现在要坚决得多的——可是，现在太迟了。安莱特，我们只好从最好的地方作打算。”

安莱特走进女儿的房间。露西尔在潦潦草草地写着什么。她抬起头，先是一惊，继而感到内疚，然后用手捂住作品。一块墨迹斑点在纸上越来越大。

当安莱特把这消息告诉她时，她直愣愣地注视着她母亲，把黑幽幽的眸子睁得大大的，几乎无法理解。“就这么简单？”她低语道。“克劳德只是改变了他的主意，一切都会顺利吗？不管怎么样，我已经开始考虑，事情比这还要复杂得多。”她转过头去。开始哭了。她把头埋在日记本上，任泪水流淌在那些禁忌的词语上：就让泪水把段落变咸，就让泪水把字母变成液体吧。“哦，真是如释重负，”她说。“真是如释重负啊。”

她母亲站在她身后，握住她的肩，不经意地，但是含有报复性地拧了一拧。“所以，你得到你想要得到的东西了。也让我们别再听到你跟丹东说的那些废话了。现在，你就好自为之吧。”

“我会成为模范的，”她坐得笔直。“那么让我们筹划一下。”她用

手背揩了揩面颊。“我们马上就把婚事办妥。”

“马上？不过，你要想一想人家会怎么说。此外，现在是基督降临时期。在基督降临期间，你们不能结婚。”

“我们会处理好的。至于人家会说三道四，那是他们的事。我犯不着为此烦恼。这我无法控制。”

露西尔一跃而起。她似乎再也无法保持优雅了。她跑着穿过了屋子，一路笑啊，哭啊，然后砰地把门关上。卡米尔到了。他好像被弄糊涂了。“为什么她在额头上点了墨水？”他问。

“我觉得你可以把它当作是第二次洗礼，”安莱特说。“或者看成是用神圣之油涂好的与共和国一样的事物。我亲爱的，毕竟，你们生活中已经有过这么多的墨水了。”

事实上，卡米尔的衣袖上有块墨迹。他的样子很像是个刚刚写完社论、正在为排版工人如何处理制模而发愁的人。有这么一度时期，他称马拉为“自由之信徒”，可这个名称结果却变成了“自由之叛徒”。马拉一到办公室，就勃然大怒，口吐白沫……

“瞧，杜普莱希斯先生，对此你有把握吗？”卡米尔说。“像这样的好事轮不到我。这可能是个失误吧？一种印刷错误吧？”

安莱特无法阻止这些形象——她不要它们，但却无法阻止它们。当她风风火火地在这房间到处走动的时候，她的裙子沙沙地发出声响，在对卡米尔说，从她的生活中走开吧。啪啪击打着窗户的豪雨啊。还有那个吻啊，那个本会结束的十秒钟的亲吻啊，假如露西尔没进来，门锁好，坐在那张长沙发上，带着某种有失风雅的惬意。她把目光投向那张沙发，那件同样的家具，现在用褪色的蓝天鹅绒装上了软垫。“安莱特，”克劳德说，“为什么你看上去这么气愤？”

“我没气啊，亲爱的，”安莱特说。“我在享受美好的一天。”

“真的吗？如果你这么说，啊，那才真是女人！”他满怀深情地说，还一边看着卡米尔，想要跟他串通一气。卡米尔呢，冷冷地瞅了他一眼；又说错话了，克劳德心想，忘了他的意见。“露西尔好像对自己的感情同样感到困惑。我希望——”他朝卡米尔走近。他好像要把一只手放到卡米尔的肩上，可是，在空中晃了一下，又松松垮垮地落在身体的一侧。“哦，我祝愿你们幸福。”

安莱特说，“卡米尔，亲爱的，你的公寓很不错，不过我期望你

会搬到某个更大的地方去？你会需要更多的家具——你要这张长沙发吗？我知道你一直对它情有独钟。”

卡米尔把眼睛垂下。“对它情有独钟？安莱特，我做梦都想要它。”

“我可以请人给它重新配只软垫。”

“请你别再这么想了。”卡米尔说。“就让它完全保持原貌吧。”

克劳德看上去有些不清头绪。“好，如果你想要谈家具，那么我索性让你谈吧。”他笑笑，一副殷勤的样子。“我必须要说，我亲爱的小伙子，你从没消停过吓唬人。”

奥尔良公爵说，“他们是吗？那不是挺好的吗？现在，我可从来没有得到过好消息，你知道吗？”前几个月，露西尔曾经被带到这儿来让他检查。他让她通过了。她有格调，几乎是英国女人的格调。在狩猎场见到她一定很好。那副甩头的姿态，那个丰满的脊背。我要给他们一份大礼，他下定了决心。“拉克洛，我的那栋多余的、在镇上的房子怎么样，就是那个带花园、稍微寒碜点儿、有十二间卧室的房子？在什么大街的角落的？”

“哦，好极了！”卡米尔说。“要听到我爸爸说什么话了，我都等不得了。我们要拥有这栋挺不错的房子！有很多房间可以摆这张长沙发了！”

安莱特用手抱住头。“有时候，我失去希望，”她说。“假如你没有这么多人照顾你，你会出什么事吗？卡米尔，想一想。你怎么能从公爵那里接受一栋房子，这是他想到的最大、最显眼的贿赂吧？难道这不会是一丝的妥协？难道这不会招来保皇派的报纸上登上一到两段的文字？”

“我认为是这样，”卡米尔说。

她叹息了一声。“就是问他要现金。现在，至于说房子，过来看一看。”她把位于皇后镇的物业平面图铺摊开。“我一直在为一栋小房子绘制草图，我想为你建的。我原先觉得，这儿，”她用手指了指，“在椴树大道的尽头。”

“为什么？”

“为什么？因为看中假期呀，还有，我不想让你和克劳德在同一

个屋里互相耻笑，保持大有深意的沉默。这敢情像是要把周末的郊游带到炼狱去一般。”她把身子弯在绘图上面。“我一直想要设计一个小小的村舍。当然，凭我这个业余设计者的热情，我也许会遗漏一些重要的地方。别担心。我会记住把你安置在一个漂亮的房间里。当然，你不会成为流放犯人。不，来了情绪的时候，我会过来，长途跋涉到这儿来看你。”

她笑了。他看上去是多么矛盾啊。在恐惧和快乐之间，他难以抉择。以这样那样的方式，在接下来的几年内，将非常有意思，她心想。卡米尔有一双最不寻常的眼睛：深灰色，几乎黑到了人眼睛能有多黑它们就有多黑的程度，眼睛的虹膜几乎与瞳孔融为一体。现在呢，它们好像正在注视着未来。

“在圣-索尔庇斯，”安莱特说，“忏悔在三点钟进行。”

“我知道，”卡米尔说。“一切都已经安排妥当。我捎了个信给神父潘斯蒙。我认为提醒他一下算公平。我告诉他三点整等我，可我不会每天都干这类事，我也不希望人家让我等他们。来吗？”

“订辆马车。”

教堂外，安莱特正在跟她的车夫说话。“我们会，我们多久会到？你喜欢长时间的忏悔吗？”

“我实际上不会忏悔什么的。也许就是几个象征性的小缺点吧。三十分钟够了。”

一个穿黑外套的男人在后台踱着步，腋下夹着一只文件夹。钟声敲响。他朝他们走近。“正好三点，德穆兰先生。我们可以进去吗？”

“这是我的律师，”卡米尔说。

“什么？”安莱特说。

“我的律师，公证处的。他精通教会法。米拉波推荐的。”

此人看上去兴高采烈。她心想，你还在跟米拉波会面，这多有意思。不过，她对这个想法感到有些不爽。“卡米尔，你带你的律师跟你一起去做忏悔吗？”

“非常明智的提醒。任何严肃认真的有罪之人都不该忽略这一点。”

他拽着她，用一种非教堂式的步子闯过了教堂。“我只跪下，”她

边说，边把身子朝边上斜侧过去，要从他那里挣脱。这里一片寂静。一群老太在祈祷昔日岁月能够重回。一只小狗蜷缩着，在打呼噜。这位神父似乎看不出有任何理由要把自己的声音压低些。“是你，是吗？”他说。

卡米尔对公证人说，“记下。”

“我没想到你回来，我得说。我得到你的音信时，以为这是玩笑。”

“肯定不是玩笑。像大家一样，我必须处于仁慈状态，是吗？”

“你是天主教徒？”

一时语塞。

“你为什么要问？”

“因为，如果你不是天主教徒，我不能给您施行圣礼。”

“那行。我是天主教徒。”

“你不是已经说过——”安莱特听到神父清了清喉咙——“你不是已经在报纸上说过，穆罕默德宗教和耶稣基督宗教一样非常有效吗？”

“你读过我的报纸？”卡米尔听上去满得意的样子。沉默。“那么，你不让我们结婚？”

“直到你公开宣称你信仰天主教时，我才会让你们结婚。”

“你没有权利那样要求。你必须把我的话当回事。米拉波——”

“从何时开始，米拉波做教堂神父了？”

“哦，他会喜欢那样的，我会告诉他。不过，神父，还是改变一下你的主意吧，因为我爱起来的时候满恐怖的，我不会像你一样循规蹈矩，让我们在教堂结婚总比让我们把教堂烧掉要好。”

“虽然我们在谈圣·保罗话题，”神父说，“不过我不妨提醒你一下，所有统治权力皆由上帝赋予？任何抵制权力之人都是抵制上帝之法令，而且抵制之人将遭天谴。”

“是吗，那好，在那方面，我倒要冒险试试看，”卡米尔说。“正如你非常熟悉的——看到十四行诗——不信天主教的丈夫由他妻子帮助他洗净罪孽。如果你打算阻挠，我要把这件事提交给宗教委员会。你不过是在你兄弟的道路上放置了一块绊脚石，或者制造了一个让人跌倒的机会。你不该诉诸法律，相反，因为蒙骗，你应该自受痛苦。看一看第六章。”

“那是关于对待不信者诉诸法律的情况。天主教桑斯总教区代理主教不是不信之徒。”

“你知道你错了，”卡米尔说。“你以为我是在哪里接受教育的？你以为跟我谈论这类垃圾东西你就可以把我收拾了？没门儿，”他对他的律师说，“这一点你不必记下。”

他们露面了。“把这一点划掉，”卡米尔说。“我正急着有事。”

公证人看上去缩头缩脑的。“在这一页的抬头写上‘照L·C·德穆兰律师婚姻的庄重仪式去做。’那就对了，在下面划几条线。”他搀住安莱特。“你刚才祈祷了吗？”他说。“立刻拿到委员会那里，”他转身回头说道。

“没有教堂，”露西尔说。“没有神父。有意思。”

“天主教桑斯总教区代理主教说，我要为他的年收入减少了一半这件事负责任，”卡米尔说。“他说，他的城堡被烧塌不是因为我的缘故。阿黛乐，别咯咯咯地笑了。”

他们围坐在安莱特的客厅里。“哦，马克西米连，”卡米尔说，“你擅长解决别人的问题。你把这个问题给解决一下。”

阿黛乐努力使自己镇定。“难道你就没有一个听话的神父？找一个你上学期间在一起的人就是。”

罗伯斯庇尔抬头望了望。“肯定，可以说通巴拉尔蒂尔吗？他是我们的最后一位校长，”他解释说，“在路易大帝高中，现在他在国民大会任职。肯定，卡米尔……他过去一直喜欢你。”

“现在他看到我的时候，总是笑笑，好像在说，‘我早就料定你将来要成为什么样的人了。’他们说，他将拒绝对宪法宣誓，你知道。”

“那倒没有关系，”露西尔说。“假如有机会的话……”

“根据这些条件，”巴拉尔蒂尔说。“你在你的报纸上做一个关于你的信仰的公开宣告。你别在那个出版物上讽刺教会了，还有，你从报上把它一贯亵渎神灵的语气删掉。”

“那么，我要靠什么谋生？”卡米尔问。

“当你决定要利用教堂的时候，你没预见到这是愚蠢行为啊。不过，那时候，你规划人生从来不会提前十几分钟。”

“根据保证的这些条件，”神父潘斯蒙说。“我会让神父巴拉尔蒂尔为你们在圣-索尔庇斯证婚。不过，如果我本人做这件事，我要遭到天

谴。我觉得神父在犯错。”

“他是个冲动型的家伙，”神父巴拉尔蒂尔说。“有朝一日，他的冲动会把他引领到正确的方向上来，难道不是那样，卡米尔？”

“难就难在，在新年之前我不考虑出版一期报纸。”

神父们互相交换了眼神。“那么，我们就期待看到1791年第一期的声明了。”

卡米尔点了点头。

“承诺了？”巴拉尔蒂尔说。

“承诺了。”

“你撒起谎向来出奇地轻松自在。”

“他不会的，”神父潘斯蒙说。“我们原本该说，声明第一，结婚第二。”

巴拉尔蒂尔叹了口气。“有什么用呢？良心是不能强迫的。”

“我相信代表罗伯斯庇尔也是你的学生？”

“有段时间是。”

神父潘斯蒙朝他看了看，仿佛有人说，地震那年我就在里斯本[4]。“你现在已经放弃教学了？”他问。

“哦，瞧，还有更坏的家伙。”

“我想不出还有谁，”神父说。

婚礼证人：罗伯斯庇尔、裴迪昂、作家路易-塞巴斯蒂昂·梅尔希尔，还有公爵的朋友，德·塞勒雷侯爵。这是一个富有外交策略的精心选择，这些人既代表了国民大会的左翼人士，也代表了文学机构，还代表了奥尔良派的有关人物。

“你不在乎，是吗？”卡米尔对丹东说。“真的，我认为拉法叶特到场，还有路易·苏鲁，马拉，以及那位公共行刑者。”

“当然我不在乎。”毕竟，他心想，我会是别的事情的见证人。“现在你要有钱了吧？”

“奁资是十万里弗赫。还有些非常贵重的银器。别那样看我。我得一直为之卖命工作。”

“你会对她忠诚吗？”

“肯定。”他看上去一副惊愕的样子。“什么话。我爱她嘛。”

“我只是好奇而已。我原以为，有份意向声明书也许就不错了。”

他们在科德利埃大街上租了一套位于二楼的公寓，和丹东一家成了隔壁邻居。在12月30号这天，他们为百名客人举办了婚宴早餐。黑乎乎、冷飕飕的天既充满好奇又充满敌意地用鼻子顶着被灯光照亮的窗户。凌晨一点钟的时候，他们不知不觉地发现，只剩他们自己了。露西尔还穿着她那件粉红色礼服，礼服现在有些起皱了，上面还有一点黏糊糊的斑块，那是几小时之前她把一杯香槟酒泼在自己身上的那个地方。她把身子陷入了蓝色长沙发里，踢掉鞋子，坐着。“这一天真够忙乎的！在圣母年鉴里，有过这样的事吗？我的天哪，一排排人在嗅鼻子，在嘟嘟囔囔，我妈妈哭啊，我爸爸哭啊，然后就是老巴拉尔蒂尔那副德行，当众对你进行训导；你呢，也在哭，在教堂长凳上没哭的巴黎那一半人，站在外头的大街上高喊口号，他们说三道四，色眯眯的。然后——”她的声音说到后头消失了。那天的兴奋和恶心，像浪头一样，一波又一波地冲刷着她。她心想，身处大海可能就是这番滋味儿吧。卡米尔好像在距离她很远很远的地方跟她说话：

“……我从来没想到，这样的幸福与我会沾上边儿，因为两年之前，我一无所有，可现在，我有了你，我有了让我活得体面、活得像模像样的财产了，而且我还出了名……”

“我喝得太多，”露西尔说。

她回忆那天的仪式时，一切似乎都是朦朦胧胧的，所以，她认为，也许就是到了这个时刻，她还是觉得自己喝得太多，在刹那间的惊慌中，她在纳闷，我们结婚合适吗？醉酒就是无能吗？上个星期，我们查看公寓的时候是什么情形呢？我那个时候相当清醒吗？公寓在哪儿呢？

“我觉得他们永远不会走，”卡米尔说。

她抬起头，望着他。她一直想要说的那些话语，都到哪儿去了呢；为了这个时刻，她一直进行的那些演练，四年的演练哪，都到哪儿去了呢；现在，这个时刻到来了，她却只能极力在脸上挤弄出怪兮兮的笑容。她强迫自己把眼睛睁大，防止房间旋转，之后再把眼睛闭上，任由它旋转。对着长沙发，她摆出脸色，要征服它，然后舒适地把膝盖压在身子下，之后，像圣-索尔庇斯教堂的狗一样，发出一声细

细的心满意足的嘟哝声。她睡了。一个好心好意的人轻悄悄地把一只手塞到她的面颊下面，然后用一只垫子换了手。

“针对这些可怜的神父，如果我不坚持他们对宪法宣誓，”国王说，“你们听着，我会成为什么样的人。”他调整了一下眼镜，接着念了下去：

“……成为民众自由的敌人、狡猾的阴谋家、最贪生怕死的伪君子、毫无尊严、不知廉耻的亲王、最为下贱的人……”他突然停住，把报纸放下，对着上面绣有王室武器的手帕，这是他的最后一块了，使劲地打了个喷鼻。“马拉医生，也祝你新年愉快。”他说。

---

[1] 约翰·诺克斯（1514—1572），苏格兰神父，宗教改革的领导人。

[2] 法国十八世纪启蒙作家卢梭用书信体写成的小说。小说描写平民出身的家庭教师圣·普乐和贵族学生朱丽小姐之间不幸的爱情故事。因为这对情人的故事与中世纪法国哲学家阿贝拉尔与学生爱洛伊丝相恋的情节相似，所以把小说取名为《新爱洛伊丝》。

[3] 作品中的圣·普乐和朱丽，反对等级观念，追求个性解放。圣·普乐是一个品学兼优、才貌双全的知识分子，他不认同等级观念，把恋爱视为基本的人权。卢梭根据人权主义原则尖锐地指出，像圣·普乐这一类在各个方面都比周围的人优秀的青年应该得到朱丽的爱情，可那个社会只承认“高贵”的等级血统和贵族的头衔，这是极不合理的。

[4] 此处指的是1755年里斯本大地震，这是人类历史上破坏性最大和死伤人数最多的地震之一，死亡人数高达约六万至十万人。

第3章

夫人的享乐（1791）

1791："拉法叶特嘛，"米拉波向王后建议道，"此人与其说是天性谦恭，不如说是步克伦威尔的后尘更紧哪。"

我们完了，马拉说，我们一切都完了：安托瓦内特的帮派与奥地利结盟了；君主们正在背叛国家。砍掉两万颗人头是必不可少的。

法国将遭到莱茵河地区的国家侵略。到了六月，国王的哥哥阿特瓦斯将在考波伦兹拥有一支部队。德穆兰先生的老客户，德·孔代亲王，将统帅在沃尔姆兹的一支部队。在考尔玛的又一支部队将由米拉波的弟弟指挥，此人就是大名鼎鼎的巴莱尔·米拉波，这是因为他的体型和性格倾向的缘故。

巴莱尔在法国最后几个月的时间都花在通过法院追踪灯柱律师上面。他现在希望率领一支武装力量，穿过大街追踪他。那些移居国外的人希望旧政权得到巩固，一点也不要式微，还要给拉法叶特配上一支火枪队。他们理所当然呼吁欧洲列强支持他们。

可是，欧洲列强自有它们自己的主张。这些革命党人危险到了不容置疑的地步了。他们以最恐怖的方式威胁到我们所有国家；可是，路易还没死，也没被废黜；虽然在杜伊勒利宫的家具和任命达不到在凡尔赛的要求，不过他还没有遇到严重的不便。在情况好转的时候、在革命结束之时，他也许会有意承认这个深刻的教训于他有益。与此同时，看到富裕的邻居依靠没有收缴的税务在继续苟延残喘，看到一支精良的部队被叛军粉碎，看到这些民主党人先生们自取其辱，这真是一种算不上神圣的内心窃喜。上帝确定的秩序必须在欧洲维持，不过，恰恰就是在目前，还没有必要把波旁王朝的百合花重新镀上金子吧。

至于说路易本人，移居国外的人建议他还是开始一场被动的抵抗运动。随着一个月一个月地过去，他们开始对他感到失望。他们互相提醒普罗旺斯伯爵的准则："当你能把许多涂过油的象牙球聚拢在一

起的时候，你也许就有办法对付国王了。”发现国王的每一次宣告都是向新秩序低头讨好令他们感到恼火——直到他们得到了他的私下保证，他所说的与他所有的真实意图恰恰相反，情况才有所好转。他们无法弄清，在那些凶残之徒当中，在那些黑人卫兵当中，在那些国民大会野蛮之徒当中，竟然有人把国王的利益装在心中。王后也无法理解。

“假如我见到他们，或者与他们有所交往，那不过是利用他们而已。他们用恐怖刺激我，那种恐怖太厉害了，我永远不会卷进他们当中的。”米拉波，你说够了吧。有可能拉法叶特因为更清楚王后的价值而动心。他已经当着她的面告诉过她，他打算证明她犯有通奸罪，然后打发她离家，到奥地利去。为了达到这个目的，他每天夜里都留着一扇小门无人把守，让可能是她的情人阿克塞尔·冯·弗尔森进来。“和解毫无可能，”她写道。“唯有武装力量方可修复已经遭受的破坏。”

女沙皇凯瑟琳：“我正在尽我最大的努力，敦促维也纳和柏林皇宫卷入法国事务，这样我就可以腾出手来。”和往常一样，凯瑟琳腾出手来是为了扼杀波兰。她将在华沙进行她的反革命，她说，然后让德国人在巴黎进行一场反革命。列奥珀尔德在奥地利忙于波兰、比利时和土耳其的事务；威廉·皮特在考虑印度和金融改革。他们等待着、观望着法国因为内讧和分裂而使自己虚弱，这样一来，对于他们的阴谋而言，法国再也不会构成威胁了。

普鲁士的弗里德里克·威廉的想法有点不同。如果与法国的战争一旦爆发，如他所知，这场战争将要爆发，他打算斩获最好的结果。他在巴黎有很多特务，奉命挑动安托瓦内特以及奥地利人的憎恨情绪：逼迫使用武力，打破平衡局势，使局势偏向暴力结果。反革命的真正热心之人乃是瑞典的盖斯塔夫，盖斯塔夫，他一心要把巴黎从地球版图上抹掉：盖斯塔夫，在旧王朝的统治之下，每年获得一百五十万里弗赫的报酬，盖斯塔夫和他所想象的部队。在马德里方面，也有一位愚蠢国王狂热的反动情绪。

他们说，这些革命者乃人类之渊薮。如果你们愿意，我要行动起来，反对他们。

从巴黎方面来看，前途险恶。马拉到处看到阴谋家，从吹拂着国

王窗外新三色旗的微风中，他看到了叛国。窗户正面的后头，有国民卫兵巡逻，国王吃呀，喝呀，长得结实粗壮，很少出现脸色不好的时候。“我最大的毛病就是，”他有一回写道，“精神懒惰懈怠，这使我所有的精神思考既让我觉得厌烦又感到痛苦。”

在左翼报纸上，拉法叶特现在不是根据他的头衔来称呼他了，而是根据他的姓氏莫迪埃称呼了。国王被称为路易·卡佩。王后被称为“国王老婆”。

存在着宗教分歧。大约有一半的法国神父同意对宪法宣誓。其余的，我们统统称为反动神父。只有七位主教支持新秩序。在巴黎，修女们常常遭到臭嘴娘儿们的攻击。在圣-索尔庇斯教堂，那里的神父潘斯蒙是个性格固执之人，一群暴民一边高唱着那首动听的儿歌“贵族和灯柱，革命事业将会成功，革命事业将会成功”，一边叮叮咚咚地经过教堂的中殿。国王的婶婶们，阿德莱德和维克多瓦太太们秘密动身前往罗马去了。爱国者们非要得到保证，这两位女士的行李中没有夹带德妃亲王。罗马教皇宣布宪章分裂。一个警察的头颅被甩进教皇的马车里。

在皇宫的一间包间里，一个男的和一个女“野人”在全裸展示。他们在吃石头，用一种未知的舌头发出泡沫，之后，为了得到几个小硬币，将要交媾。

夏天，巴纳夫写道：“朝自由再迈进一步就必须摧毁君主制度，朝平等再迈进一步就必须摧毁私有财产。”

秋天，德穆兰写道：“我们1789年的革命乃是在英国政府和少数贵族之间预先安排好的一桩交易，有些人为此做好了准备，希望交出凡尔赛的贵族，占有他们的城堡、房屋和办公室；还有一些人为此准备用一个新主子来束缚我们：所有人都准备好要给我们两个议院，还有一部像英国宪法一样的宪法。”

1791年：革命的十八个月过去了，还是牢牢处于新专制制度的统治下。

“那家伙是个谎言家，”罗伯斯庇尔说，“他声称我宣扬过不要遵纪守法。”

皇后镇的一月。安莱特·杜普莱希斯站在窗边，凝望着树上把庭院

罩了一层浓荫的枝头。从这儿，你没法望见新村舍的房基；不妨这样说吧，因为他们和废墟同样令人忧郁感伤。面对她身后房间里正在出现的沉默，她气恼地叹了口气。他们所有人都在内心恳求她转身，说上几句话。要是她马上离开这个房间，待她回来的时候她会发现，房间里会因为紧张反倒充满了活力。上午十点钟把巧克力全部取好：当然，那样不该属于过分紧张吧？

克劳德在读《城镇和法庭期刊》，这是一份右翼的绯闻报纸。他有一副略微蔑视的神态。和平时一样，卡米尔正盯着自己的妻子看。（结婚两天了，她惊讶地发现，那一双勾魂摄魄的黑眼睛竟然是近视眼。“也许你该戴副眼镜。”“太虚荣了。”）露西尔在读《克拉丽莎》[1]，此书正在翻译之中，很少受人注意。每隔几分钟，她的目光就会从书上飞到她丈夫的脸上去。

安莱特心想，这是否就是使克劳德深深陷于心情不好的原因呢——这姑娘在性经验上得胜的架势，还有，他们早上照面时，她面颊上的那副好气色。她心想，你还希望她九岁，跟她的玩偶娃娃在一起依然感到快乐吗。她仔细端详着她丈夫垂下的头，上面的几缕灰发梳理得整齐干净，还敷了粉；乡下间断性的生活并没有使克劳德做出一丝一毫的让步。卡米尔呢，离他几英尺之遥，看上去像一个把小提琴放错了地方、然后一直在矮树篱里寻找的吉卜赛人；他每天都让一位开价很高的裁缝费尽了最大力气，不过却感到沮丧，因为他把身穿由他裁制的衣服当作是对正在崩溃的社会秩序做出的一种含蓄评价。

克劳德任由报纸落下。卡米尔一下子从梦幻中惊醒，随即把头侧了过来。“什么呀？我跟你说过，假如你读那种东西，你一定有望大吃一惊。”

克劳德似乎没法把话表达出来。他用手指着报纸的那一页。安莱特心想，他抱怨了。卡米尔手向前伸，要拿报纸。克劳德一下把报纸抓到了胸口。“别傻，克劳德，”安莱特说，好像在跟一个婴儿说话一样。“把报纸交给卡米尔。”

卡米尔用眼睛顺着报纸往下看。“哦，你会喜欢这个。洛洛特，你走开一会儿，好吗？”

“不。”

她从哪里弄来这个宠物名字的？安莱特有种感觉，是丹东给她起

的这个名字。她心想，有点过分亲昵了。现在，卡米尔也在使用这个名字。“照他说的去做，”她说。

露西尔身子没动。她心想，我现在可是结婚了；没有必要照着别人说的去做了。

“那么你就待着吧，”卡米尔说。“我只是不想让你难堪而已。要照这样，你就不是你爸爸的女儿了。”

“嘿，可别那么说，”克劳德说。“把报纸烧了。”

“你知道卢梭说过什么吗。”安莱特显得严肃起来。“烧不是回答问题。”

“我是谁的女儿？”露西尔发问。“我是我妈妈的女儿，还是孤儿院的孤儿？”

“你当然是你妈妈的女儿，也是你爸爸的，修道院院长德雷的呀。”

露西尔咯咯咯地笑了。“露西尔，我不是抽不动你，”她母亲说。

“所以，买嫁妆的钱，”卡米尔说，“是从修道院院长在饥荒时期投机倒把粮食那里来的。”

“修道院院长没有投机倒把粮食，”克劳德红着脸，充满敌意地瞪了卡米尔一眼。

“我并没有表明他这么做。我在对报纸上的话注解嘛。”

“是的……当然是。”克劳德痛苦地扭头朝别处看了。

“你遇到过德雷吗？”卡米尔问他岳母。

“我觉得，有一次。我们大概说了两三个单词。”

“你知道，”卡米尔对克劳德说，“德雷跟女人之间的关系的确是出了名。”

“那可不是他的错，”克劳德的眼睛又发亮了。“他从来就不想当神父。是他家里强迫他干这个行当的。”

“你自己平静点，”安莱特建议道。

克劳德驼着背向前，双手并在一起压在膝盖间。“德雷是我们最好的希望。他工作卖力。他精力充沛。人们都怕他。”他停了下来，仿佛意识到，这么多年来头一回，他补充了一个新的声明，像一节终曲一样。

“你当时怕他吗？”卡米尔问：不是问个究竟，只是好奇而已。

克劳德若有所思。“我也许怕。”

“我经常怕人家，”卡米尔说。“这样承认不好，是吗？”

“怕谁？”露西尔说。

“噢，主要地，我怕法布尔。假如他听到我说话结巴，他就摇我的身子，抓住我的头发，把我的头朝墙上撞。”

“安莱特，”克劳德说，“还有别的一些原因。在别的报纸上。”他偷偷地看着卡米尔。“我设法把他们从我脑子里去掉。”

安莱特没有吱声。卡米尔把《城镇和法庭期刊》报扔到了房间对面。“我要告他们，”他说。

克劳德抬起头来。“你要干什么？”

“我要告他们诽谤。”

克劳德站了起来。“你要告他们，”他说。“你。你要告某人诽谤。”他出了房间，在他爬楼梯的那当儿，他们能听到他在大笑，假惺惺地。

二月份的时候，露西尔在装修公寓。他们打算要有几个粉红色的丝绸垫子。卡米尔心想，过了几个月，等脏兮兮的科德利埃派人把它们弄坏的时候，这些垫子会变成什么样子。不过，当他看到她的一套新的玛利亚·斯图亚特的《生与死》雕画的时候，他只做了个没有出声的惊叹。他根本就不喜欢看到图像。波斯维尔[2]的眼睛中有股残酷无情的好斗神情，这令他想起安东尼·圣-约斯特。身材肥大的家臣，扎着奇怪的辫子，舞着宽剑。穿着苏格兰裙子的绅士们，露出肥胖的膝盖，扶着沮丧的苏格兰女王上了一条划船。在被行刑的时候，玛利亚·斯图亚特的装束是为了展示她的身材，看上去完完全全就是二十三岁的年龄。“无与伦比的罗曼蒂克啊，”露西尔说。“是吗？”

自从他们搬家以来，在家里办《革命报》有了可能。舞文弄墨之人，脾气急，措辞强烈，带着问题上上下下地踩着楼梯，他们希望她能知道这些问题的答案。没有被纠正的校样部分，在桌子四周围乱成了一团。传送令状的人围坐在临街的门口，有时候用打牌、玩骰子来消磨时光。这房子跟丹东家的一样，在大街角落附近的同一幢建筑里，时时刻刻地都有完全陌生的人重重地踏进来，重重地踏出去；餐厅给几个在潦草写字的人占了；他们的卧室成了多得挤不进来的人的

客厅和大家的通衢大道了。

“我们一定要订购更多的现成书橱，”她说。“你不能把东西满地板地堆，早晨我下床的时候，还要从它们周围滑过去。卡米尔，你需要所有这些旧报纸吗？”

“哦，需要。放在这儿是为了找到我的对手们前后不一致的地方。这样，当他们改变观点的时候，我就可以攻击他们。”

他从一堆报纸中举起一张。“埃贝尔的，”她说。“那是令人不快的垃圾。”

赫雷·埃贝尔现在正经由群众中一位粗犷的抽烟男人的人格化身在贩卖他的观点，这是一个虚构的名叫巴雷·杜彻斯尼的制炉人。报纸从每个方面来看都是粗俗不堪，思想平庸的散文中掺杂着脏话。“巴雷·杜彻斯尼是个了不起的保皇派，是吗？”卡米尔迅速把一篇文章标注好。“我也许非要把那篇文章拿过来反击你，埃贝尔。”

“埃贝尔真像巴雷·杜彻斯尼吗？他真的抽烟斗，还骂人吗？”

“根本不是这样。他是个脂粉气很重的小男人。他有一双到处乱拍乱舞的手。看上去是在石头下面生活的家伙。听着，洛洛特，你幸福吗？”

“绝对幸福。”

“你肯定？你喜欢这栋公寓吗？你想搬走吗？”

“不，我不想搬走。我喜欢这栋公寓。我喜欢这里的一切。我非常幸福。”她的情绪此刻好像正隐藏在外表下，只要划一划她纤细的肌肤就能酝酿出来。“不过，我担心要出事。”

“能出什么事？”（他知道要出什么事。）

“奥地利人也许要过来，你要被枪打死。皇宫可能派人把你暗杀了。你可能被绑架，然后被关在什么地方的牢房里。而我却没有办法知道你被关在什么地方。”

她用手捂住嘴，好像她能堵住恐惧、防止恐惧溢出来似的。

“我没那么重要，”他说。“他们除了派人暗杀我，还有更多的名堂要做。”

“我看到其中的一封信，扬言要杀你。”

“那是从阅读别人的信中读出来的。你发觉了你宁愿不知道的一些事儿。”

“是谁迫使我们这样生活的呢？”她的声音因为贴着他的肩被捂住了。“不久，有一天我们将会生活在地窖里，像马拉一样。”

“把眼泪擦干。这儿还有人呢。”

罗伯斯庇尔缓缓地过来了，显得尴尬。“你们的管家说，我该过来，”他说。

“没关系。”露西尔在她身边做了个手势。“如你所见，不完全是爱巢。坐到床上。坐到床里头，别拘束。有一半巴黎人今天上午在这儿，我当时还在开始穿衣服呢。”

“自从搬到这里以来，我什么发现也没有，”卡米尔抱怨道。“你不知道，结婚是多么耗费时间。你非要针对最为恼人的事情做决定，像是不是该把天花板油漆一下。我一直认为油漆自己长在上面的，是吧？”

罗伯斯庇尔不肯坐。“我就不在这里待了，我过来看看，你是不是把你答应要写的那篇文章写好了。关于我谈论国民卫兵话题的宣传册。我指望在你报纸的最后一期上见到它呢。”

“哦，上帝啊，”卡米尔说。“它可以在任何一个版面上发表。我的意思是，你的宣传册。你身体还好吗？瞧，你为什么不亲自动手写呢？那样更快。”

“可是卡米尔，对我来说，让你的读者消化我的思想是再好不过了，可是我还在指望更多的文章——你要说，你是不是觉得我的思想令人信服，它们是不是逻辑性强，它们是不是表达到位。我不能写文章自己表扬自己，是吗？”

“我看不出有什么难处。”

“别再贫嘴了。我可没功夫浪费。”

“对不起，”卡米尔把头发往后一推，笑了笑。“可你，我们的编辑政策，难道你不知道吗？你是我们的大英雄。”他穿过房间，只用他的中指尖非常轻地碰了一下罗伯斯庇尔的肩头。“一般情况下，我们钦佩你原则性强，支持你的行动，特别是你的作品——所以，我们将一直对你做正面宣传。”

“不过你还没有宣传过，是吗？”罗伯斯庇尔退回来。他感到恼怒了。“你必须努力盯着手头这件事做。你太不注意了，你不牢靠。”

“是的，对不起。”

她觉得被激怒了。

“马克西，他又不是小学童。”

“我今天下午就来写，”卡米尔说。

“今晚到雅各宾派俱乐部。”

“是的，一定。”

“你很蛮横，”她说。

“哦，不，露西尔，”罗伯斯庇尔急切地望着她。声音突然轻柔了。

“其实不过是，你对付卡米尔非要使用劝诫法才行，他就是这么一个梦想家。我确信”——他把眼睛垂下——“露西尔，假如我刚刚跟你结婚，我一定会被诱惑住，跟你住在一起的，我也不会像这样非要关心工作不可。靠卡米尔自己抵制住诱惑，根本不管用，他从来不曾有用过。不过，我不蛮横，别那么说。”

“好的，”她说，“你好歹也是个老熟人了。可你的语气。你的举止。你应该把它们省下来训斥右翼人士。让他们畏惧。”

他的脸绷紧了：防备性的，痛苦的。她明白为什么卡米尔更喜欢总是道歉了。“哦，”他说。“卡米尔相当喜欢被人推着向前走。这是他性格里头的东西。丹东这样说过。再见了。今天下午写，是吗？”他轻轻地补了一句。

“好的，”她说。他们互相交换了眼神。“那样直接，是吗？他是什么意思？”

“没有什么。因为你批评了他，他只是感到动摇了。”

“难道他不该受到批评吗？”

“是的。他往心里去了，这事儿伤害了他。此外，他说得对。我本来就该记住关于这本宣传册的事。你不必对他苛刻。他感到突然，正是因为他害羞怕丑。”

“他本来就该克服这个毛病的。旁人都没拿到给他们准备的生活费用。此外，有一回，你说过的，他没有弱点。”

“一开始，他有弱点。到最后，他就没有弱点了。”

“你能离开我最好，”她突然说。“去找别人吧。”

“什么事情让你有了这种想法？”

“今天我在不停地想。我在不停地想，要出什么事。因为我从来

没有想到一个人会幸福到做什么事情都正确无误。”

“你觉得你的生活过得并不幸福？”

表面上，她好像不是这样；但是，从心里来说，她回答道，“是啊。”

“我也是。不过不是从现在开始的。”

“也许在大街上你要在事故中被撞死。你可以死。你姐姐恩瑞艾特就死于痨病。”她仔细地打量着他，仿佛要看到他肌肤下面的人体组织，为各种偶然作好准备一样。

他转身走了，他认为自己无法承受。他特别感到害怕，幸福也许是一种习惯，或者是一种融入一个人气质里的品质，或者也许是你还是个孩子时学会的东西，是一种比拉丁语或者希腊语更难的、到了七岁你就该掌握得很好的语言。如果那时候你还没掌握好，结果会怎么样呢？如果在某种程度上你属于幸福—愚蠢型、幸福—色盲型的人，结果会怎么样呢？他突然想到，有些人为自己的文盲感到羞愧难当，在别人面前总要装作他们会阅读。当然，他们迟早总要被人识破。可是总有这种可能：虽然你在拼命装逼，但是，阅读原理头一回就被你领悟了，结果你被拯救了，没有让人识破。同理，虽然你是这么一个不幸福的人，但是在尝试使用一些基本的表达——你在旅游用语书本上学会的那类东西——这个被忽略的语言的语法和句法却在你大脑中的什么地方在自我显现，这倒有可能。要是那样就好了，他心想，不过，这个显现的过程可能要花上多年的时间。他明白露西尔的症结了：你怎么知道，你会活得长寿到能把这种语言讲得流利自如呢？

《人民之友》，第497期，J·P·马拉。编辑这样写道：

> 立刻把军事法庭、超级独裁者的名字点出来吧……假如你们继续听信你们现在的领导，这些人要继续吹捧你们，麻痹你们，直至你们的敌人兵临城下，那时候，你们将要输掉，输得无可救药……现在正是砍掉莫迪埃、白力……所有国民大会中叛国者头颅的时候……几天之内，路易十六将会率领所有不满群众和奥地利军团发起进攻……假如你们做最少的抵抗，那么，一百张锋利之口将有用枪炮摧毁你们城镇的势头……所有爱国人士将遭逮捕，大众作家将

被远远地拉进地窖……假如再过几天，你们还是下不了决心，再要摆脱懒散状态将为时晚矣，死亡将在你们的昏睡之中把你们征服。

丹东在米拉波的屋里。

“那么，情况怎么样？”伯爵说。

丹东点了点头。

“我的意思是，我真想知道。”米拉波大笑。“丹东，你是十足的愤世嫉俗，还是心怀鬼胎？真的，你站在哪一方的立场上？嘿，我迫切地想要知道啊。你到底要为哪一个国王效忠，路易，还是菲利普？”

丹东拒绝回答。

“哦，也许谁都不想。丹东，你是共和党人吗？”

“罗伯斯庇尔说，重要的不是政府的描写标签，而是政府的性质，政府的运作方式，政府是不是民治。例如，克伦威尔共和国就不是受欢迎的政府。我同意他的说法。在我看来，我们把它叫作君主制政府还是共和政府，都没有多大的意义。”

“你说它的性质重要，可你并没有说，你情愿偏向哪一种性质嘛。”

“我的全部保留意见是经过深思熟虑的。”

“我确信是这样。你能在口号的背后隐藏很多东西。自由、平等、博爱，真的。”

“这个我接受。”

“我听到这是你发明的。可是把自由理解成——什么呢？”

“我得为你给自由下个定义？你应该十分清楚呀。”

“那是感觉情绪，”米拉波说。

“我知道。情绪在政治中自有它的地位，正如它在卧室里一样。”

伯爵抬起头来。“我们以后再讨论卧室吧。让我们，好吗，往下讨论具体问题。公社要重组，要有选举。市长下面的职位将是行政管理人员的职位。要有十六个行政管理人员。你说过，你希望做其中的一位。为什么，丹东？”

“毫无疑问。有人给我本人确保了一个位置。在你的同僚中，你也许期望塞艾耶和塔莱朗德。从你脸上的表情，我相信你认为这是组

合，你在这方面向来驾轻就熟。不过，假如我要助你一臂之力，针对你的调和行为，我必须得到保证才行。”

“你肯定会得到保证。”

“你的调和。你理解我吗？”

“是的。”

“完全？”

“是的。”

“丹东，我了解你。你像我一样。你觉得，他们已经开始把你叫作那个可怜的米拉波，是为了别的什么原因吗？在你身上，可没有一毫一分的调和。”

“我觉得我们的相似之处一定是表面上的。”

“哦，你觉得你是个温和派？”

“我不知道。我可能是。什么都有可能。”

“你也许希望调和，但是这违背你的本性。你不会与人民一道，你要凌驾于人民之上。”

丹东点了点头。这一点他承认。“我要照我的愿望逼迫他们，”他说。“那可能就是迈向调和或者可能是朝向两个极端。”

“是的，但是，难处在于，调和看上去像是软弱，是吗？哦，是的，我知道。丹东，在你之前，我一直就在这里，拼命地挤压出这条特别的道路。至于说极端主义，我不在乎你们科德利埃派新闻记者对我进行的攻击。”

“新闻自由嘛。我没有命令我们区的作者写什么。”

“就连住在你隔壁的那个人，你也没有命令吗？我倒觉得就是你命令的。”

“卡米尔每时每刻都非要抢在舆论的前面。”

“我能记得那些年，”米拉波说，“那时候我们没有舆论。没人听说过这样的事。”他摩挲着下颌，陷入了沉思。“很好，丹东，认为自己当选了。我要你恪守对调和一事的承诺，而且我指望得到你的支持。现在过来，跟我说说这个八卦情况。这桩婚姻怎么样？”

露西尔看了看地毯。真是一块上好的地毯。总而言之，因为自己花钱买到手了，开心。此刻，她并不特别想赞美上面的图案，可是，

她却无法相信她脸上的表情。

“卡洛[3]，”她说，“我真的没法想得通，为什么你要把整个情况告诉我。”

卡洛琳·芮美把脚抬高，摆到那张蓝色的长沙发上。她是个风姿绰约的年轻女子，蒙泰希尔大剧院公司的一名演员。她有两个安排，一是与法布尔·德·伊格朗汀见面，二是与埃罗·德·塞谢尔见面。

“为了保护你，”她说，“免得让那些毫无同情心的人告诉你这个情况。是谁在使你尴尬的时候内心却在高兴，拿你的幼稚天真寻开心？”卡洛琳把头侧向一边，然后把头发绕着一根手指包成个圈儿。“让我想想——露西尔，你现在多大？”

“二十。”

“天哪，天哪，”卡洛琳说。“二十啊！”她不可能比她大出很多，露西尔心想。不过，用不着惊讶，她浑身有着一副饱经沧桑的样子。“恐怕，我亲爱的，你不谙世事。”

“是的。最近人们在一直不停地告诉我那事儿。我觉得他们一定说得对。”（这是一种有罪投降。卡米尔上个星期曾试图教育她：“洛洛特，仅仅靠重复的力量是不会获得真相的。”可是，面对这样的普遍坚持，我该如何才算有礼貌呢？）

“你母亲看出来了，要适当给你提醒，我为此感到惊讶，”卡洛琳说。“我确信，为了弄清卡米尔的情况，她知道里里外外的每一件事。可是如果在圣诞之前，我有勇气——相信我，我在责怪我自己——到你这儿来告诉你，只是举个例子而已，有关佩林先生的情况，你会有什么样的反应？”

露西尔抬起头来。“卡洛，我会全神贯注。”

这可不是卡洛期望的答案。“你真是个奇怪的姑娘。”她说。她的表情再明白不过，表明奇怪得没有恰到好处。“你明白，你得为你前头的事儿做好准备。”

“我努力想象吧，”露西尔说。她希望门突然甩开，然后卡米尔的一个助手飞也似的进来，开始开枪似的发问一连串的问题，然后到处搜寻一张错发的报纸。可是，屋里偏偏就安静过这么一回：只有卡洛训练有素的声音里带着这位悲剧女演员的颤音，它令人想到沙哑。

“你可以容忍不忠，”她说。“在我们活动的圈子里，这些事大家都

懂。”她做了个手势，张开纤纤手指，用以表明，小小的、判断准确的通奸行为，不论是在美学意义上还是在社会意义上，都是正当的，都值得称赞。“一个人常常会找到自己的生活方式。我丝毫也不担心你没有能力使自己快乐。其他女人嘛，人家可以应付，只要她们离家不是太近——”

“就此打住吧。那是什么意思？”

卡洛琳的眼睛变得有些发圆了。“卡米尔是个富有魅力的男人，”她说。“我知道我说到哪儿了。”

“如果你已经跟他上过床的话，”露西尔叽里咕噜地说，“我看不出来这与什么事情有任何关系。我不稀罕那么一点消息。”

“请你把我当成你的朋友，”卡洛琳建议道。她咬着嘴唇。起码，她已经发现，露西尔现在并不希望生孩子。不论是出于什么原因，他们匆匆忙忙地结婚，绝对不是为了孩子。一定有别的更有意义的事儿，假如她能挑明了该多好。她把卷曲的头发重新放回原位，然后从沙发上滑了下来。“我得走了。要排练哩。”

我觉得你用不着排练。露西尔低低地说。我觉得你相当完美呵。

卡洛琳离开的时候，露西尔往后靠在椅子上，想做一次深呼吸，还想保持镇定。管家让莱特进来了，把她上下打量了一番。“尝一小份炒蛋吧。”她提议道。

“让我一个人待会儿，”露西尔说。“我不知道你为什么觉得那个吃的东西能解决一切问题。”

“我可以到附近走一趟，把你母亲接过来。”

“在我这个年龄，”露西尔说，“我应该认为用不着我母亲我也能行。”

她同意来一杯冰水。这令她的手生疼起来，使她的内心深处感到冰凉冰凉的。卡米尔在五点一刻过来了，一边抓起笔和墨，一边在团团转。“我必须到雅各宾派俱乐部去，”他说。那意味着六点钟要到。她站在他身边，看着他邋遢的笔迹在纸上从这头一个连着一个地划到那头。“没有时间修改了……”他草草地写好。“洛洛特，怎么啦？”

她坐下，大笑，笑得无力：没怎么啦。

“你是一个糟糕的谎言家。”他在删除文字。“我的意思是，你不擅

长说谎。”

“卡洛琳·芮美来访过了。”

“哦，”顺便提一下，他的表情有些鄙夷不屑。

“我要问你个问题。我明白这个问题也许相当难。”

“说吧，”他头也没抬。

“你跟她有过关系吗？”

他对着稿纸蹙了蹙眉头。“这话听起来不对劲儿嘛。”他叹了口气，然后在纸的这一边往下写。“我跟每个人都有关系啊，难道到现在你还不知道？”

“可我想知道。”

“为什么？”

“为什么？”

“你为什么想知道？”

“真的，我想不清为什么。”

他把纸撕掉一次，立刻又在另一张上面开始。“这不是顶聪明的一次谈话。”他写了一会儿。“她说我跟她有过关系吗？”

“没说这么多。”

“那么什么使你有了这个想法的呢？”他抬头仰望天花，在寻找一个同义词，就在他反复回头的时候，平平的、红彤彤的冬日阳光落在了他的头发上。

“她隐含着这个意思。”

“也许你误解了她的意思。”

“干脆不承认这事儿，你在乎？”

“我觉得很有可能在某个时候我跟她一起过了一夜，可是我记不清了。”他找到了那个同义单词，旋即伸手去拿另一张纸头。

“你怎么会记不清呢？一个人总不能就是记不清吧？”

“为什么一个人不应该记不清呢？不是每个人都像你一样认为这才是最高尚的人类活动。”

“我认为不记得才是最终的抵赖。”

“我也觉得如此。你看到布利索最近的一期报纸了吗？”

“在那儿。你把你的报纸放在上面。”

“哦，是的。”

“你的意思是，你真的没法记清什么吗？”

“现在我非常心不在焉，人家会告诉你的。这在当时未必是一夜。可能是一个下午。或者不过就是几分钟，或者根本什么都没有。我可能觉得她是另外那个人。我的心思当时也许在别的事情上面。”

她笑了。

“我认为你不该开心寻乐。也许你该震惊才对。”

“她认为你非常有魅力呀。”

“说得多开心的话。我一直担心万一她不这么认为。我要的那一页不见了。我也许在发火的时候把它扔到火里去了。米拉波把布利索叫作一场文学竞赛。我不大有把握那是什么意思，可我认为他觉得这非常羞辱人。”

“她当时告诉过我有关你曾认识的一个律师的事。”

“五百个人当中的哪一位呢？”

可他现在处于防备状态了。她没有回答。他小心翼翼地把笔擦了擦，然后放下。他小心谨慎地从睫毛下面斜看着她。他笑了，微微地。

“哦，天哪，别那样看我，”她说。“你看上去好像是你要告诉我你当时度过了一个多么美好的时光嘛。大家知道吗？”

“有些人，显而易见。”

“我妈妈知道吗？”

没有应答。

“我为什么不知道？”

“我想不出来。可能因为那时候你才十岁。我们没有见过面。我想不出来人家怎么会提起这个话题。”

“奥。她没告诉我，这是多少年以前的事。”

“是的。我笃定，她只是告诉过你完全合她口味的事而已。洛洛特，这事儿真的那么重要？”

“不重要。我觉得他当时一定非常好。”

“是的，他就是这样。”哦，这样说起来多轻松啊。“他当时对我真的格外的好。不知什么原因，哦，你知道的，这好像没有多大关系。”

她直视着他。她心想，他很是与众不同。“不过现在——”接着，

突然，她认为她抓住了事情的本质——“现在你是公众人物。你做的事对每个人来说都重要。”

“现在我跟你结了婚。没有人会拿什么事儿来责怪我，除了怪我爱老婆爱得太深，我也没有什么把柄留给别人去说三道四。”卡米尔把椅子往回推。“雅各宾派可能在等。我觉得我不想听今晚的演讲。我倒更愿意写篇剧评。是吗？我喜欢带你去看戏。我喜欢在大庭广众场合跟你一起散步。我遭人嫉妒。你知道我真正喜欢什么吗？我喜欢看到人家看着你，然后他们产生想法，然后有人说，她结婚了吗？——结了——然后他们的脸色一沉，不过，接着他们觉得，哦，即使如此，他们说，嫁给了谁呢？有人说，嫁给了灯柱律师，他们说，哦，然后，他们走开了，眼里还带着熠熠发光的神情。”

她跑开去穿衣服，准备看戏。当她回首的时候，她不得不佩服，这是岔开话题的一个方法。

一个身材纤细的妇女——罗兰的妻子——倚着裴迪昂的胳膊从骑术学校出来了。“打从我六年前到过这儿以来，巴黎变化真大啊，”她说，“我永远忘不了那次参观。我们一夜连着一夜地在剧院看戏。那是我一生度过的真正的美好时光。”

“让我们希望，这一回为了你，我们还可以做到如此，”裴迪昂献殷勤地说。

你显摆得过头了吧，杰罗姆，他的朋友布利索心想。

“是的，不过我丈夫的事情一直使我们陷在省里，时间久得我再也没法有资格获得头衔。我这么经常地希望回去——可现在，为了里昂市政府的这些事务，我还是在这儿。”

布利索心想，她说话像是在讲故事呢。

“我肯定你丈夫是个非常称职的代表，”裴迪昂说，“不过呢，让我们珍惜一个秘密的希望，那就是，他没有太快地结束里昂事务。我们当然讨厌这么快就要失去你做参议员带来的好处——还有你本人光彩照人的魅力。”

她向上抬眼朝他瞥了一下，笑了笑。她是他喜欢的那种类型——小巧玲珑，有点儿丰腴，淡褐色的眼睛，瓜子脸四周是深赤褐色的长卷发——这款发型，对她来说，有点过于年轻了吧？三十五岁，她会

是什么样儿呢？他在考虑把自己的头埋进她的丰胸肥乳里这种可能性——当然，在今后的某个时机吧。

“布利索经常跟我谈到他的里昂记者，”他说，“他的‘罗马女士’——当然，我拜读过她的所有文章，并开始羡慕她的优雅措辞，还有激发她优雅措辞的高尚的思维模式；不过，我承认，我从来没有渴望能看到美丽和才思如此完美地融为一体。”

她已经预备好的笑容里还留着一丝的刻板和僵硬，这表明刚才的话说得恰恰有点过分地虚伪了。布利索相当明显地翻了翻白眼。“那么，太太，您怎么看国民大会呢？”他问她。

“我觉得或许它的存在比它的用途更为长久——那是大家说得最客气的话。看看这么一帮子无法无天的家伙！难道今天的会议还不够典型吗？”

“恐怕是这样。”

“他们浪费这么多的时间——像小学生一样打架争吵。我原本期待有更加高尚的基调的。”

“我觉得雅各宾人更使你开心一些吧。一场更为冷静清醒的聚会。”

“最起码，他们好像还在关心身边的事情。我确信国民大会有一些爱国者，但是成年人竟然会被如此轻易地忽悠，这使我感到震惊。”他们能从她的眼睛里看得出这句不受欢迎的结论。“恐怕他们当中有些人一定是心甘情愿地当傻瓜了。当然，有些人已经把自己出卖给皇宫。否则，我们的进步不可能如此缓慢。他们难道不明白，如果欧洲要有自由，我们就必须自己把所有的君主废除掉吗？”

丹东要处理城里的事务，正好经过这里；他转身，扬了扬眉头，摘下帽子，简短地说了声“太太，革命者，先生们，早上好”，便从他们身边过去了。

“天哪。那人是谁啊？”

“那是丹东先生，”裴迪昂口气平缓地说。“首都的奇人之一。”

“确实是这样。”不大情愿地，她把目光从丹东正在消退的脊背上收回。“他哪来那些疤痕的？”

“没人情愿去想，”布利索说。

“他看上去是个多么凶残的家伙呵！”

裴迪昂笑了。“他是个文质彬彬的人，”他说，“从职业上说，是个有名的律师，也是个非常坚定的爱国者。事实上，还是城市行政管理人员之一。他的外表掩盖了他的品格。”

“我应该希望是这样。”

“太太，你在雅各宾派俱乐部见到谁了？”布利索发问。“她遇到了我们的哪位朋友？”

“她遇到了德·孔多塞侯爵[4]——请原谅。我不应该说侯爵——还有代表布卓——哦，太太，你还记得在雅各宾派俱乐部里那个瘦瘦的、你如此讨厌的家伙吗？”

多么粗鲁啊，布利索心想：我本人也是个身材瘦小的家伙，但要比你的样子好看，你正在发胖变肥呢。

“那个虚荣的善于嘲讽他人的家伙，他透过望远镜在看大伙儿呢。”

“是的。他现在是法布尔·德·伊格朗汀，丹东一位了不起的朋友。”

“他们肯定会组成多么奇怪的一对。”她转身。“哦，最后，这是我丈夫。”她做了介绍。裴迪昂和布利索，带着不大掩饰的疑惑，盯着罗兰先生看着，他们看到，他头秃了，一脸的严肃，皮肤黄黄的，正在衰老；个头高，身体单薄、孱弱。两个人各自都在心里想：他可以做她的父亲了，然后互换了眼神，表示大概就是那个意思。

“好，我亲爱的，”罗兰说，“我希望你一直开心？”

“我已经把你要的摘要准备好了。数字都已经核查过，把你罢免到国民大会的几种可能性，我也起草好了。由你告诉我，你更喜欢哪一种，然后我把终稿确定下来。一切都已安排就绪。”

“我的小秘书啊。”他把她的手举起来，吻了吻。“先生们——看看我是多么幸运啊。缺了她，我就会输。”

“所以，太太，”布利索说，“也许你想有个小沙龙吧？不，没关系，别脸红，你不是没有资格。这一个小时争论的大问题就是，我们需要在某位贤淑女性的影响之下这么做。”（裴迪昂心想，华而不实的屁眼。）“为了让调子轻松一些，也许，需要几个来自艺术界的绅士？”

“不。”布利索被语调中的坚定口气震惊了。“不要艺术家，不要诗人，不要演员——这不是为了他们的缘故。我们必须确立目标的严肃

性。假如他们也是爱国者，当然，他们会受欢迎。”

“你向来看问题深刻嘛，”裴迪昂说。（布利索心想，如果你能，你也会深刻。）“你应该问一问代表布卓——你喜欢他，是吗？”

“是的。在我看来，他好像是位品格独特的年轻人，一个非常有价值的爱国者。他品德高尚。”

（裴迪昂心想，这么一张英俊沉思的脸，毫无疑问，肯定与他的魅力有关；如果这个决定好的小事就让她的手落到佛朗索瓦-列奥纳德那儿，上帝帮帮这个可怜质朴的布卓太太吧。）

“我要把罗维带来吗？”

“我对罗维没把握。他有没有写过不合适的书？”裴迪昂同情地低下头看看她。“你是在嘲笑我，因为我是乡下的，”她说。“不过，人人都有自己的标准。”

“肯定。可是《法布拉》真的是本无害之书。”他不由自主地笑了，就像他们努力想象让-巴普蒂斯特写了一本淫秽的畅销书时，人们一贯做出的那种表情一样。人们说，这完全是本自传。

“还有罗伯斯庇尔？”布利索追问道。

“是的，把罗伯斯庇尔带过来。他使我感兴趣。如此矜持。我想要把他拉出来。”

裴迪昂心想，谁晓得呢，或许你就是愿意嫁给他的姑娘？“罗伯斯庇尔一向忙得很。他没有时间参加社交生活。”

“我的沙龙不会成为任何人社交生活的一部分，”她态度友好地纠正道。“它会成为讨论爱国者和共和派所面对的问题的严肃论坛。”

布利索心想，我希望她别这么多地谈论共和国。那是个需要小心回避的问题啊。他心想，我要给她一个教训才是。“如果你期待共和派，我就把卡米尔带过来。”

“那人是谁？”

“卡米尔·德穆兰——在雅各宾派俱乐部，没有人把他指出来？”

“黑黑的长头发的男孩，”裴迪昂说。“说话口吃——不过，不，他没有发言，是吗？”他看着布利索。“他紧挨法布尔坐着，在低声说话。”

“跟贼一样厚颜无耻，”布利索说。“伟大的爱国者，当然，不过不是你所说的那种市民德性的表率。卡米尔才结婚几个星期，而且已经

——”

“先生们，”罗兰插话说，“这话对我妻子来说，是否合适入耳呢？”他们已经忘了他还在那里——在他那个快乐而又充满活力的配偶旁边，他成了个这么模糊、这么灰色的存在了。他转身对她说：“我亲爱的，德穆兰先生是个机灵、丑闻不断的年轻记者，有时候被称为灯柱律师。”

她那软软的、鲜嫩的皮肤上又一次出现了暗红色：笑容可以消失得多快啊，使她的嘴成了一根凌厉明晰的线条。“我看不出有什么必要跟他见面。”

“可是，认识他是件时髦的事儿，你明白。”

“这跟其他事情有关系吗？”

“毕竟，”裴迪昂说，“大家都有自己的标准嘛。”

布利索咯咯地笑了。“在丹东的圈子里，太太找不到多少可以品头论足的事。”

“不单单是她一个人。”裴迪昂给罗兰帮腔了。“丹东有些好品格，但是，考虑问题还缺乏周密细致，这是明显的——拿钱不当回事，奢侈挥霍，肯定，大家要问钱的来源。法布尔的前任极其怀疑它的来源。卡米尔，哦，他机灵，我向你们保证，他有名气，但是他不会永远坚持到底。”

“我建议，”布利索继续说，“太太把她的公寓朝爱国者们开放，在国民大会事务结束期间，正常工作日的四点钟左右和六点钟的雅各宾派会议之间。”（再晚些时候，她可以把大腿朝爱国者们开放，裴迪昂心想。）“大家来来往往，这倒是令人开心。”

“而且管用，”她补充道。

“我觉得，先生们，”罗兰说，“你们要为你们自己祝贺这个计划。如你们所见，我妻子是个文质彬彬、情感丰富的女人。”他往下瞅了瞅她，心满意足的样子，仿佛她是迈出了头几步的女童。

因为激动，她的脸上光彩照人了。“为了到这里来，最后，”她说，“多少年来我一直在观察、研究、骂人、辩论，当然，是与我自己辩论；我等待，渴望，只要我有信念，我就会祈祷。我的全部关注就是，在法国应该成立共和国。现在我在这里——在巴黎——这样的事即将发生。”她冲着三个男人笑了笑，露出她向来引以为豪的齐整

洁白的牙齿。“而且很快。”

丹东在市政大厅见到了米拉波。三月下旬的一个下午。时间是三点。伯爵正靠在墙上，嘴略微张开，好像用尽了力气做好了什么事，正在恢复元气。丹东停了下来。他发现，自从他们上次见面以来，伯爵变了，而且还不是他一个人注意到这些情况。“米拉波——”

米拉波伤心地笑了笑。“你不可以这么叫我。现在我的名字叫芮蒯蒂。贵族头衔已被国民大会废除。这个法令得到玛丽·约瑟夫·保罗·叶夫斯·罗奇·吉尔伯特·德·莫迪埃这个叛变的拉法叶特侯爵的支持，遭到修道院院长莫利斯的反对，他是制鞋商的儿子。

“你还好吧？”

“是的，”米拉波说。“不，不，说实话，丹东，我病了。我疼——这儿，我的视力正在下降。”

“你看过医生吗？”

“看过好几个了。他们都提到了我容易发火这个脾气，丹东，你知道我最近在想什么吗？”他脸上有些兴奋了。

“你应该休息，起码给自己找张椅子。”丹东听到自己在说话，无意地，好像是在对一个孩子或者老人说话。

“我不需要椅子，只要有人听听我说话就行。”他把一只手放在丹东的胳膊上。“我在考虑老国王的死。他死了，他们告诉我——”他把另一只手放到脸的那一侧——“他们没法找到愿意把他尸体用布裹起来的人啊。臭味儿太呛人了，尸体太恐怖了，家里没有一个人敢冒被传染的危险，用人们直截了当地拒绝。最后，他们把几个干苦活儿的穷人带进来，给他们付了什么东西，我不知道，然后他们才把尸体入殓。那就是一位国王最后的结局啊。他们说，有个人死了。我不知道是不是真的。他们棺材抬到教堂地下室的时候，人们站在路边，嘴里吐痰，骂着脏话。‘夫人的享乐一去不复返了！’他们说。”他把自己怒不可遏的脸抬高至丹东的面前。“亲爱的上帝啊，他们认为他们不可战胜。因为他们靠上帝的恩宠统治了江山，他们认为，他们把上帝装在他们的口袋里。他们不听我的忠告，我的诚实的、深思熟虑的、好心好意的忠告；我想要拯救他们，而且，我是唯一能够拯救他们的人。他们认为他们可以无视常识、无视普遍的人性。”米拉波看上去

苍老了。他那可怜兮兮的脸因为情绪激动变红了；不过，在红色下面，却是面如陶土。“我感到我累极了。光阴已经全部被耗尽。丹东，如果我相信慢性中毒，我应该说，有人对我下了毒，因为我感到我好像在渐渐地死去。”他闪了闪眼睛，眼里有颗眼珠。他好像成了一条大狗，抖晃了一下自己。“代我向你亲爱的妻子问好。代我向那可怜的小卡米尔问好。工作吧，”他自言自语道。“回去工作吧。”

3月27日，这位米拉波伯爵在极度疼痛之中突然倒下，随后被抬到他那幢位于肖塞-德-朗汀大街上的屋子里。4月2号上午八点半在昏迷中离开了人世。

最近，卡米尔回到那张蓝色长沙发上去了，用书籍把自己包围在里面，长腿盘在身子下面，好像要使自己与露西尔对地毯的品位隔开似的。现在是迟暮时分。日光正在变弱，街道上差不多去阒无人迹了。今天，作为对他尊重的标志，所有商店关门。葬礼就在今晚进行，靠火把照明。

他去过米拉波的屋子。当时他正处于剧痛之中，他们说，他没法见你了。他哀求：就一会儿的功夫，求求你们。把你的名字登记在祝愿簿上吧，他们说。那边，就在门旁。

皇宫一天两次派人前来探寻：时间是，当米拉波本可以帮助他们的时候，他们压根儿就没派人来过。现在，一切都忘了，不信任，回避，骄傲：那只以自我为中心、正把持着国家前途的手，经历了不同时代的变局，如同翻过一摞油腻腻的承兑票据一样。街道上陌生人互相停下，表示同情和伤心，表达对前途的恐惧。

卡米尔的办公桌上放着一张写满字的纸，满得几乎难以辨认。丹东把它拿起。“‘那么去吧，毫无智慧的人们，就让你们自己在这尊神祇的坟墓前面匍匐吧’——哦，这是在说什么呢？”

“这个谎言家和骗子的神。”

丹东把纸张放下，感到震惊。“你不能那么写。国家的每一份报纸都在讲哀悼的话。巴纳夫，他强硬的对手，在雅各宾派俱乐部上都在宣读自己的悼词挽歌。今晚，公社和整个国民大会要步行去参加他的葬礼。连他最顽固的敌人都在赞扬他。卡米尔，如果你写那样的

话，下次你在大庭广众场合露面的时候，你也许要被人家撕成碎片。我的意思是真正地撕成碎片。”

“我能写什么就写什么，”他厉声说。“观点自由嘛。假如这个世上的其他人都是伪君子，都是自欺者，那么，结果是，因为人死了，我就必须改变我的观点吗？”

丹东用充满敬畏的方式说了声“上帝啊”，便离开了。

现在天色快黑了。露西尔在孔代大街的公寓里。十分钟过去了。卡米尔坐在没有开灯的房间里。让莱特把头在门边伸进来。“你不想跟人说话？”

“是的。”

“可是代表罗伯斯庇尔在这儿呢。”

“哦，是吗，我要跟罗伯斯庇尔说话。”

他能听到门外这个女人富于策略、声音较低地说话。我永远遇到母亲，他心想：母亲和朋友。

罗伯斯庇尔看上去憔悴，神色不安，他好看的肌肤上出现了枯黄的斑纹。他犹犹豫豫地拽了把硬椅子，然后对着卡米尔坐下。“你没睡觉？”卡米尔问道。

“最近几个晚上，睡得不是很好。我做了个噩梦，醒来的时候，连呼吸都感到困难。”他试着用手抵着他的肋骨那个地方。他害怕马上就要到来的夏天，害怕令人窒息的空墙，害怕大街，还有公共建筑。“我希望我有一个好身体。这个时期我度过的时间是在考验我的体力。”

“我要不要开瓶什么喝个一醉方休？”

“不要，谢谢。我一直喝酒喝得太多，”他带着歉意地说。“下午我一定要尽量远离酒。”

“我不是说今天下午，”卡米尔说。“马克西，接下来会发生什么事？”

“皇宫要寻找一名新顾问。国民大会要寻找一名新导师。他曾是他们的导师，但是他们身上有奴性的天性——或者马拉要这么说。”罗伯斯庇尔把他的椅子超前挪了一两英寸。共谋是全面的；他们对米拉波了解，单单是他们而已。“巴纳夫势头现在会越来越明显。虽然他跟米拉波还几乎不可同日而语。”

“你恨米拉波，马克西。”

“不。”他迅速抬起头来。“我不恨。憎恨会模糊人的判断力。”

“我没有判断力。”

“是的。这就是我为什么试图要开导你的原因。你能对事情做出判断，但是不能对人做出判断。你过分依附米拉波。这对你来说是危险的。”

“是的。不过我喜欢他。”

“我知道。我承认他对你大度大方，是他帮助你树立了自信心。我还几乎认为——他希望做你父亲。”

天哪，卡米尔心想：那就是你持有的印象吗？也许，我还觉得我的感情不够完全忠诚。“父亲可能就是骗人的家伙，”他说。

马克西一时语塞。随后他说，“将来，我们对于个人关系要当心。我们也许必须要挣脱个人关系——”他停住了，意识到突然把自己最终要说的话一下子说了出来。

卡米尔一声不吭，看了看他。过了会儿：“也许你到这里来不是为了讨论米拉波，”他说。“也许我说得不大对头，但是也许你挑选今晚就是要告诉我，你不想跟阿黛乐结婚。”

“我不想伤害任何人。理由就是这个，真的。”

罗伯斯庇尔避开他的眼光。他们在沉默中坐了一会儿。让莱特进来，冲着他们两人笑了笑，点好了灯。她走的时候，卡米尔一跃而起。“你必须做得更好些。”他非常气愤。

“难以解释。忍耐会儿。”

“我要告诉她。是不是这样？”

“我希望你会这样做。老实说，我不知道我要说什么。你必须认识到，我觉得我几乎不了解阿黛乐。”

“你知道自己在干什么吗。”

“别冲我吼叫。当时没有任何确定的安排，一切都没有确定下来。我呢，也没办法拖下去了。拖的时间越长，事情变得越糟。有很多人等着要跟她结婚，而且那些人比我更优秀。我甚至都不知道整件事是怎么开始的。在这样的情况下，我能结婚吗？”

“你为什么不应该呢？”

“因为——因为我一直在工作呀。我工作是因为我的责任，对我

来说好像是责任。我根本没有时间投入到家庭。”

“马克西，你得要吃饭，你得要有个地方睡觉安身，你得要有个家才行。就算你得要休息个把小时。阿黛乐知道，你应该期待从她那里得到什么。”

“这根本不是问题的要领。你知道，为了革命的缘故，我也许必须要作出牺牲。那样做，我很高兴，这就是我——”

“什么样的牺牲？”

“假如有必要我去死？”

“你在说什么呀？”

“那样会使她又第二次当寡妇了。”

“你一直在跟露西尔谈这件事吗？她把这一切全都想好了。或许来一场瘟疫会怎么样。或者一个人被马车撞倒会怎么样。或者被奥地利人开枪打死会怎么样，这些，我都承认，很有可能发生。好啊——将来有一天，你会死的。可是，如果大家都根据你的假设去行事，人类这个种族马上就要走到尽头，因为没有人想要孩子。”

“是啊，我知道，”他窘迫地说。“你结婚没错，即使你的性命处于危险之中。可是，对我来说却不是这样。对我来说这样做并不正确。”

“神父们现在都结婚了。你在国民大会为了他们的结婚权利在高调地动员。你与这个时代的精神背道而驰。”

“神父们干什么与我干什么是两码子事。他们当中绝大多数人不可能保持独身，我们结束了一场谩骂。”

“你觉得独身这么容易？”

“独身容易不是我们现在讨论的问题。”

“阿拉斯的那个姑娘怎么样？——阿涅斯，是吗？假如情况不同，你会跟她结婚吗？”

“不会。”

“那么也不是阿黛乐？”

“是的。”

“你就是不想结婚？”

“是这样。”

“不过，不是为了你讲给我听的那些原因。”

“你别对我瞪眼睛竖鼻子，把我吓倒，你就差把我弄到法庭上了。”

他站起身，感到极度伤心。“哦，你觉得我冷酷无情，可我不是这样。我想做大家确实要我做的事——可是，对我来说，结婚就是没法解决。我自己不能承诺，我知道——我的意思是，我担心——我的未来是什么样子。”

“你害怕女人？”

“不。”

“把这个问题老老实实地想一想。”

“我一向做到诚实。”

“作为实际问题，”卡米尔挖苦道，“现在，生活对你来说总是艰难。你也许不喜欢这个事实，但是你好像对女人很有吸引力。她们跟你在一起的时候，总是把你挤到墙上，用她们的胸部对着你呼气。只要你一进来，从公共画廊里就传来身体蠢蠢欲动的沙沙声。到目前为止，大家都认为你的感情已经有了着落，这就挡住了她们，可现在是什么结果？她们会在公共场合追你，把你的衣服扯掉。你想想那种场面吧。”

罗伯斯庇尔又坐了下来，因为惊愕和讨厌，脸都变僵了。

“继续啊。把你真正的原因告诉我。”

“你已经知道了。我再也不会解释了。”在他的脑海里，有样东西在移动，充满了恐惧。一个女人，她被夹住的嘴，她的头发往后刮成一束；木柴噼里啪啦的响声，工蜂在嗡嗡地飞着。他抬起头，无助无援的样子。“要么你懂，要么你不懂。我觉得有件事情我要说……可是，你不应该勃然大怒，因为现在我记不清那是个什么东西了。不过我需要你的帮助。”

卡米尔把身子陷进了椅子里。他朝天花板看了一会儿，两条胳膊松垮垮地悬在椅子的扶手上。“好了，”他轻声轻语地说。“我要把它理理清楚。这件事别再想了。你担心的是，如果你跟阿黛乐结婚，你会爱她。如果你有了孩子，你会爱他们，胜过这世上其他所有的一切，胜过爱国主义，胜过民主。如果你的孩子长大了，结果变成人民的叛徒，你能够要求他们死亡，像古罗马人那样？也许你能那样，可是也许你不能。你担心，如果你热爱人民，你也许会从你的职责上分心分

神，可是，恰恰是因为另一种爱，是吗，这种职责才被搁到了你身上？真是我的错，这样的事，我的错，安莱特的错。我们喜欢这样的想法，因此，我们把它定了下来。你太拘礼，不想打乱我们的安排。你到现在居然还没有吻过她一次。当然，你不愿意。我知道。你有工作要干。其他的人不能干你要干的事，所以你走到要放弃这事儿、要尽你所能、要放弃人的需要和人的弱点这个地步。我希望——我希望我能够帮助你更多。”

罗伯斯庇尔在他脸上寻找一些恶毒和轻浮的迹象，但是什么都没找到。“我们还是孩子的时候，”他说，“对我们两人来说，生活特别地不容易，是吗？可是，我们各自还总是向前进步，是吗？阿拉斯的那些岁月再糟糕不过了，甚至中间的这些岁月。现在，我不是那么孤独落寞了。”

“嗯，”卡米尔在寻找一个公式，一个包含他本能要拒绝什么的公式。“革命才是你的自豪和骄傲啊，”他说。“正如教堂就是耶稣的新娘一样。”

“哦，好的，”阿黛乐说。“现在我要让杰罗姆·裴迪昂往下看我裙子的前面部分，然后在我的耳边轻轻说出充满感情的口号。瞧，卡米尔。这个情况我已经知道几个星期了。对你来说，让这成为一个教训，别操心了。”

她很欣然地接受这种情况，这使他感到惊奇。“你会到远处去哭吗？”

“不会。我只是要——稍微再想想。”

“阿黛乐，天下男人有的是。”

“这难道我不知道？”她说。

“你觉得现在能见他吗？”

“当然。我觉得我能见他。大家可以做朋友，是吗？我冒昧地想，那样正中他的下怀。”

“是的，当然。我再高兴不过了。因为否则对我来说真是为难。”

她充满爱意地看着他。“卡米尔，你真是个自私的小畜生，是吗？”

丹东开始大笑。“太监，”他说。“他没有把闹剧再表演下去，那个女孩应该感到高兴才是啊。哦，我本该猜得到的。”

“没必要这样不正经地高兴。”卡米尔情绪低落。“尽量理解别人嘛。”

“理解？我完全理解呀。这容易。”

他到艺术咖啡馆去宣扬此事。他的消息可靠权威。他告诉大家，代表罗伯斯庇尔在性能力方面阳痿。他告诉在市政大厅的亲朋好友，还有他熟悉的几十个代表们；他还在蒙泰希尔大剧院舞台的后面告诉了那位女演员，以及科德利埃俱乐部差不多所有的会员。

1791年4月，代表罗伯斯庇尔反对未来代表的财产资格，捍卫言论自由。5月，他支持新闻出版自由，公开反对奴隶制度，为殖民地的黑白混血儿呼吁民权。在讨论一个新的立法机构的时候，他提议现有国民大会的成员没有资格再次当选；他们必须把位置让给新人。人们充满敬意、一声不吭地听他演讲了两个小时，最后他的动议案得到了执行。在5月的第三个星期，由于神经紧张和过度操劳，他病倒了。

5月下旬，他要求废除死刑，但是没成功。

6月10号，他被选为人民检察官。巴黎市的首席治安官辞职，不愿意与他共事。裴迪昂接替了这个空缺岗位。渐渐地，你看到，我们的人民正在进入那些他们向来认为本是他们应得的权力岗位。

---

[1] 即《克拉丽莎，又名一位年轻女士的生平》（*Clarissa*，*or The History of a Young Lady*），是英国十八世纪小说家塞缪尔·理查逊的代表作。小说讲的是富家小姐克拉丽莎·哈洛在婚姻上的不幸遭遇。克拉丽莎是位有名的淑女，不仅美貌惊人、才智出众，品行也堪为女性楷模。但是她家的长辈们——她的父亲、伯父、叔父，甚至哥哥——出于贪婪，一致逼迫她嫁给一个丑陋而且没有文化的富商。为了逃避这桩婚事，克拉丽莎在声称爱她的贵族青年拉夫雷斯的帮助下逃离了家庭。然而落入拉夫雷斯之手后，她却发现他一再使用诡计想破坏她的贞操。克拉丽莎最终未能躲过被拉夫雷斯强暴的厄运，不久伤心离世。

[2] 詹姆斯·郝本，奥克雷第一公爵（1534—1578），以继承的爵号“波斯维尔第四伯爵”更加出名，作为苏格兰女王玛丽的第三任丈夫，他最为出名。

[3] 卡洛是卡洛琳的昵称。

[4] 德·孔多塞侯爵（1743—1794），法国数学家，启蒙运动最杰出的代表之

一。法国第一共和国吉伦特宪法起草人之一。他使用统计学和概率论的方法设计了投票制度。其著作《人类精神进步史表纲要》提出“人类不断进步”的历史观念，成为西方历史哲学中历史进步观的奠基人之一。后被雅各宾派杀害。

第4章

信徒们更多的行动（1791）

这就是兰特的结局。国王觉得，在复活节的那个星期六，他不希望从一名“遵守宪法”的神父角度去参加神圣谈话。他也不希望引起抗议，激怒爱国者。

因此他决定在圣-克劳德平静地度过复活节，远离城市的监视目光。

他的计划被人知晓了。

基督教棕树主日[1]：市政大厅。

“拉法叶特。”

这声音，将军现在把它与灾难联系在一起。丹东跟他说话的时候，挨近儿站着，迫使他抬起头来，盯着这张挨过打的脸看。

“拉法叶特，今天上午一位脾气倔强的神父，一个耶稣会士，在杜伊勒利宫讲弥撒了。”

“你比我消息更灵通嘛，”拉法叶特说。他感到口干。

“我们不会容忍的，”丹东说。“国王已经接受了教会的这些变更。他在上面签了字。要是他玩欺骗的话，要遭到报复的。”

“王室动身前往圣-克劳德的时候，”拉法叶特说，“国民卫兵要为他们的出发地区圈定界线，如果必要的话，我将为他们护驾。丹东，不要拦路挡道。”

丹东从外套里面拿出一张卷好的纸，而不是拉法叶特有些害怕的一件武器。“这是一张墙上的海报，是由科德利埃营起草的。你想读读吗？”

拉法叶特伸出手来。“德穆兰先生一些即兴骂人的话吗？”

拉法叶特眼睛在纸上扫视了一番。“你号召国民卫兵阻止国王从杜伊勒利宫出发。”此刻他的眼睛扫视着丹东的脸。“我会在其他方面下达命令的。因此，这是你在逼迫的一种叛变。”

“你可以那样说。”

丹东始终注视着他，等着他从脸颊骨那儿开始出现的轻微脸红，这向他表示，将军的内力已经处于阵脚慌乱的状态。刹那间，这些毛细血管屈服了。“我本来不该认为不宽容宗教是你的罪过之一，丹东。对你来说，谁关注国王的精神需要，究竟意味着什么？如他所认为的那样，他的灵魂需要拯救。这，对你而言，意味着什么？”

“当国王食言、不遵守法律时，这对我来说确实是件大事。他离开巴黎去圣-克劳德，再离开圣-克劳德去边界，在边界那里，他可以使自己成为逃亡之徒的首领，这对我来说确实是件大事。”

“是谁告诉你，这是国王的意愿呢？”

“我可以猜。”

“你的话听起来像是马拉的话。”

“如果你这么想的话，我感到遗憾。”

“我将要求召开公社紧急会议。我将要求宣布戒严。”

“干呀，”丹东鄙视地说。“你知道卡米尔·德穆兰叫你什么吗？卡佩家的堂·吉诃德。”

紧急会议。丹东先生得到大多数选票，反对戒严，结果是进行和平与灵活处理。拉法叶特一时冲动，主动向市长白力提出辞职。丹东先生指出，市长没有资格接受辞职；假如将军想要辞职，他必须分别拜访四十八分区的每一个人，并且要告知他们。

丹东先生把拉法叶特将军称为懦夫。

圣周[2]的星期一，上午十一点三十分。杜伊勒利宫。

“把科德利埃军营部署在这里是件蠢事，”市长白力说。

“你指的是第三军营吧，”拉法叶特说。他闭上眼睛。眼睛后面，他感到有一阵小小的紧痛。

王室获准，上了他们的马车，之后，他们就在那儿待着。国民卫兵正在抗令。他们不允许敞开大门。群众不允许马车移动。国民卫兵不愿意驱散群众。有人唱起了《革命成功有希望》[3]的歌曲。第一侍寝宫遭到袭击。太子放声大哭。去年，或是前年吧，这样的场面也许还能激起一些同情。可是，如果他们不想使这个孩子受苦受难，他们

本来就该把他带回皇宫的。

拉法叶特冲着手下的人马在破口大骂。他骑在自己的白色坐骑上，气得浑身发抖，牲畜也在一边不安地抽搐，一边腾挪着脚步。

市长呼吁大家保持秩序。他的声音被淹没了。国王夫妇在马车里面面相觑。

“你这头猪，”有人对国王大声叫喊道。“我们每年给你支付两千五百万，所以，现在你要按照我们说的去做。”

“宣布戒严，”拉法叶特对白力说。

白力没有直视他。

“宣布。”

“我不能。”

现在需要耐心。一小时四十五分钟过去了，国王和王后已经受够了。他们重新进入杜伊勒利宫的时候，王后转身，对拉法叶特说话，声音高过暴民的喧闹声。“至少，你必须承认我们不再自由了吧。”

时间是下午一点十五分。

伊弗雷姆，是为普鲁士国王腓特列·威廉效忠的一位特务，给效忠奥尔良公爵的拉克洛这样写道：

> 有几个小时，我们的处境妙极了。我甚至觉得，你亲爱的雇主要把他堂弟安置到王位上；不过，我的期待现在已经变了。在所有这些行动中，唯一使我感到高兴的是，我们已经摧毁了拉法叶特，这真是取得的一项了不起的功绩。我们的五十万里弗赫多多少少算是打了场水漂，我觉得这是多么不幸的事；我们将来不会每天再有这么一笔数目的钱用于随意的开销了，因为普鲁士国王对买单将会感到厌烦。

六月，一个天气晴朗的日子，在万桑尼斯的路上，菲利普用他英国的单匹马拉双轮马车，载着阿涅斯·德·布封在行进。朝他迎面疾驰冲来的是一辆既灵巧又很大、很新的叫作“四轮双座篷盖马车”型号的装备马车。

公爵扬了扬鞭子，示意停车。“你好，伙计，弗尔森。老家伙，想要把脖子折断吗？”

王后的情人，瘦脸、爱讨好的瑞典伯爵：我的上帝，我在试我的新旅行马车呢。

“真的？”菲利普注意到精美的柠檬色车轮，深绿色的马车车身设计，还有胡桃木做的装置。“你出门，是吗？有点大了吧，是吗？你把剧院合唱团的所有姑娘们都带走吗？”

“没有，我的上帝。”弗尔森充满敬意地点了点头。“我把她们全部留给你啦。”

马车沿着大路在不断加速，公爵在一旁看着。“我在想，”他对阿涅斯说。“这辆马车恰好像是路易要选择的那种车型嘛，这样可以迅速赶到边界。”

阿涅斯不自在地笑了一下，便把脸侧了过去。一想到菲利普马上就要成为国王，她感到后怕。

“你可以把那副该死的虔诚的表情从你脸上去掉了，弗尔森，”公爵对着马路上扬起的尘土大喊道。“我们大家都知道，你不在杜伊勒利宫的时候，你是如何消磨时光的。他最近的一个女人是个马戏团的杂技演员，随你的便。倒不是我希望那个奥地利鸡肋成为男人唯一的安慰。”他勒紧了缰绳。

婴儿安东尼六点钟醒了，一边躺着，一边看着阳光从百叶窗过滤进来。每当这样的情景使他感到厌倦的时候，他便大喊大叫，要他母亲。

很快，他母亲加布丽艾尔站到他身边。因为睡了觉，她脸上显得柔和了。“儿童暴君，”她低声说。他竖起胳膊，要人把他抱起。她把一只指头放在嘴唇上，嘘嘘地不许他出声，然后把他抱进大卧室。带帘子的壁龛遮住了双人床，把他们的私人空间与由他们卧室改成的具有爱国性质的马戏游戏隔开了。露西尔有这个毛病，她说。也许，我们该把家搬到一处更大的地方去？可是不该，人人都熟悉丹东的家，他不想搬。搬家会引起这么大的动静。

她爬上床，把孩子小小的、暖暖的身体靠着自己的身子睡下。另一张床上睡着他父亲，他的脸被推入枕头里了。

七点钟，门铃发出刺耳的金属声。因为恐惧，她的心被忽地惊了一下。现在时间太早，不可能是好事。她先是听到凯瑟琳在跟人争辩；接着，卧室的门被推开了。“法布尔！”她说。“我的天哪，出了什么事？奥地利人在这里吗？”

法布尔突然向她丈夫袭击，用拳头将他打醒。“丹东，他们夜里逃跑了。国王、他老婆、他姐姐、太子，所有该死的一帮家伙。”

丹东醒了，坐了起来。旋即，他完全清醒了。也许，他压根儿就没睡着？“拉法叶特负责安全。要么是他已经被皇宫收买，背叛了我们，要么他就是一个无能的笨蛋白痴。”他用拳头猛击法布尔的肩。“在我需要他的地方，我会逮住他。给我拿几件衣服，姑娘，好吗？”

“去哪里？”

“首先是科德利埃——然后去雷让德勒那里，告诉他，把人集合起来。然后再到市政大厅，之后到骑术学校去。”

“要是他们没被抓住，结果会怎么样？”法布尔说。

丹东把手从下颌的这边拖到那边。“这重要吗？只要有足够的人看到他们逃跑就行。”

他的回答非常迅速；非常干净利落。法布尔说，“你早就知道这种事要发生？你是想要它发生？”

“不管怎么说，他们会被抓住的。本周之内，他们会被拽回来的。路易把一切搞砸了。可怜的鬼东西，”他若有所思地说。“我总是隔三差五地为他感到遗憾。”

格蕾丝·艾略特：“拉法叶特私下知道这次出逃，对此，我毫不怀疑。之后，因为畏惧，他背叛了他们。”

乔治-雅克·丹东对科德利埃俱乐部说：“通过坚持世袭的君主制度，国民大会已经把法国沦为奴隶制度。让我们一劳永逸地废除国王名称和功能；让我们把这个王国变为共和国吧。”

国民大会主席亚历山大·德·布哈莱斯说，“先生们，国王已在夜间出逃。让我们按照议程进行下一步吧。”

丹东带领一小股军事护卫赶到骑术学校时，拥挤不堪、满嘴谣言的群众在为他高声欢呼。“我们的父亲万岁，丹东，”有人喊道。一时间，他感到惊诧不已。

当天晚些时候，拉克洛先生到了科德利埃大街。他仔细把加布丽艾尔上上下下打量了一番，他不是带着好色的心思，而是好像他在评估她是否适合干什么工作似的。顿时她的脸微微变红，然后，从他凝视的目光中猛地把脸转开。她心想，这些日子，大家都在留意她发胖。拉克洛情不自禁地叹了一小口气。“丹东夫人，我们今天天气暖和啊。”他在客厅里站着，同时一个指头一个指头地轻轻地把手套除去，然后抬眼去看丹东的眼睛。“有些事儿我们一定要讨论才好，”他高兴地说。

三个小时后，他按照相似程序，小心翼翼地把手套重新套上，然后离开了。

巴黎现在没有国王了。有个促狭之人在杜伊勒利宫的护栏上挂了块牌子，上面写着：此地出租。丹东在全城到处谈论共和国。在雅各宾派俱乐部，罗伯斯庇尔一边用小小的、指甲被咬过的手指头稍稍地调整他的领结，一边站起来回应他。“共和国是什么？”他发问。

他明白，丹东必须给自己的几个术语下好定义才行。马克西米连·罗伯斯庇尔没有得到一丝一毫的信任。

公爵把拳头重重地放在一张并不牢固的桌上，桌上嵌着玫瑰、绶带和小提琴合成的图案。

“跟我说话，别像我是个三岁的小孩，”他吼道。

菲丽切蒂·德·让利是个富有耐性的女人。她淡淡一笑。如果有必要，她准备吵上一整天的架。

“假如王位空缺，而且国民大会已经请你接受王位的话，”她说。

“你说得对，”公爵怒气冲天。“你又来了。我们已经确定好了，是吗？这，我们所有人都知道。你真是个累人的女人。”

“亲爱的，别发火。首先，我可以指出，王位空缺这不可能吧？我听到你堂弟的行程已被阻断。这会儿他正在回巴黎的路上。”

“是的，”公爵高兴地说。“这个傻瓜。索性让他自己给人家逮住才好。他们已经派巴纳夫和裴迪昂去接他们回来。我希望，代表裴迪昂一路上狠狠地粗暴地对待他们。”

对他会这么干，菲丽切蒂并不怀疑。“你知道，”她继续说，“现在国民大会已经使新宪法成型，就准备等国王签字，它——我是说国民大会——对于安定问题非常担忧。变化来得太大太快，我认为，人们都是焦急不安，期待恢复良好的秩序。有可能，从现在起，一个月之后，路易会被重新安置到王位上。那时候，情况将会变得好像所有这一切都没发生过似的。”

“不过见鬼，他出逃了。他应该当这个国家的国王，可他当时正从这个国家出逃。”

“国民大会也许不会为他的行动做解释。”

“还有别的什么吗？原谅我，我这人简单——”

“他们可不简单。他们真的相当工于心计。干律师的嘛，大多数是这样。”

“作为一类人，”菲利普说。“别信任他们。”

“那么想一想，我亲爱的——如果路易复辟——想一想，如果你显得这么急不可耐要坐到他的位置上，国民大会会如何认可他？”

“可是，我就是呀，不是吗？”菲利普看着她，惊讶得张开了嘴巴。她正在设法如何对付他？在过去三年多的时间内，所有的混乱麻烦，难道不就是为此目的？他忍耐着，与那些不是绅士、不会打猎、不会区分赛马鼻子和尾巴的家伙结伴为伍，难道不就是为了当上国王？他让自己接受那个长着鱼眼睛的拉克洛照顾，难道不就是为了当上国王？他忍耐那个刀疤脸、流氓丹东在自己晚餐桌上相当放肆地拿眼睛瞅他的情人阿涅斯和他从前的情人格蕾丝，难道不就是为了当上国王？他一直在付出、付出、付出，难道不就是为了当上国王？

菲丽切蒂闭上眼睛。她心想，要小心。说话要小心哪，不过，的确要说：为了国家，为了此人的孩子，她们，我已经把她们抚养成人。还有，为了我们的生活。

“想一想，”她说。

“想一想！”公爵爆发了。“很好，你不信任我的支持者。我也不信任。我有他们的办法，我告诉你。”

“我怀疑。”

“你觉得我会让那些低级类型的东西到处逼着我？”

“菲利普，你不是限制得了他们野心的那个人。他们会把你、你和你的孩子——还有，所有的东西，所有跟你贴心的人都吞噬掉。难道你没意识到，那些能够摧毁一个国王的人就能摧毁另一个国王吗？你认为，如果每件事你没有完全按照他们的意愿去做，他们对你还会有所顾忌吗？对他们来说，充其量，你只是临时的填补空缺而已，直至他们感到，少了你，他们可以照样活着，直至他们感到，他们压根儿就不需要国王为止。”她吸了一口气。“回想一下，菲利普，回想一下巴士底狱垮掉之前。路易过去常常告诉你，到这里去一下，到那里去一趟，回到凡尔赛宫，远离凡尔赛宫，你知道是怎么回事吗？你的生活并不属于你自己，你过去常说。你没有自由。现在呢，从你说‘是的，我要当国王’这一刻起，你又把自己的自由白白地送给人家了。从那一天起，你将生活在牢笼之中。哦，不是一只带有栏杆和锁链的牢笼，而是一只丹东先生要为你制作的快乐牢笼。一只带有支出账单、礼仪、先例，还有各种最最迷人的社交场合、芭蕾舞会、假面舞会，还有，是的，甚至赛马的牢笼。”

“我不喜欢芭蕾舞，”公爵说。“烦死我了。”

菲丽切蒂把裙子抹抹平，向下看了看自己的手。她心想，一个女人的双手显示出她的年龄；它们把一切都如实交代了。曾经有过希望。曾经有过更公平、更干净的世界愿景；可是没有人比她希望得更认真，也没有人比她为了希望更辛苦地奋斗了。“牢笼，”她说。“他们会耍你玩你骗你，让你开心爽快，让你奔波忙碌，同时他们却在他们中间瓜分国家。这就是他们的目标。”

他抬头朝她看了看，她的这个中年孩子。“你觉得他们比我更聪明，是吗？”

“哦，是的，比你聪明得多，我亲爱的，聪明得多、聪明得多、聪明得多了。”

这会儿，他避开了她的凝视。“我向来知道自己的不足。”

“这反而使你比大多数男人更明智。而且使你比那些给你声誉的操纵者还要明智。”

这句话让他高兴。他隐隐约约地想到，他或许斗智斗得过他们。

她把话说得如此温柔，仿佛这个想法就是他本人的。“最好怎么办？告诉我，菲丽切蒂，求你了。”

“使你自己跟他们脱离干系。使你的名字清清白白。拒绝当他们的傻瓜。”

“所以你要我——”他挣扎着——“到国民大会去，说，不，我不要王位，你们也许认为我要，然而那根本不是我自己的意愿？”

“拿着这张纸。瞧瞧。坐下。我说，你写。”

她斜靠在他的椅背上。措辞在她脑子里准备好了。她心想，好险啊。这是一件近在咫尺的事。如果我能把他关起来，远离所有的反游说，远离别的所有影响——不过，那不可能。一个小时单独跟他在一起，我已经算是走运。

现在，要快，趁他还没改弦易辙。“签个字吧。在那里，好了。”

菲利普把笔扔下。墨水溅上了玫瑰、绶带和小提琴。他用一只手拍了拍脑袋。“拉克洛把我杀了，”他哀号道。

仿佛是对一个患了疝气的孩子一般，菲丽切蒂发出安慰性的吵吵声，然后，从菲利普那里拿过纸头，修改他的标点符号。

公爵告诉拉克洛自己的决定时，拉克洛毫无知觉地从肩头开始向下低头鞠躬。“你希望咋办就咋办吧，大人，”说完，他便退下。为什么他用英语讲话，他事后还是没有弄明白。在他的寓所里，他把脸侧对着墙壁，喝了一瓶白兰地，脸上是一副若有所思、但却布满杀机的神情。

在丹东的寓所里，他在四处忙碌，到舒适的椅子上坐坐，让自己从这个家什拿到那个家什，样子有点像在海上航行一般。“要有耐心，”他说。“从现在起，在任何时刻，我要亲自把深邃的观察给大家说一说。”

“我要去，”卡米尔说。他没把握，他想要听到拉克洛一定要说的话。他宁愿不知道把丹东牵扯进去的事情中那些更微妙的细节；而且，虽然他知道，他们应该把菲利普仅仅当作实现目的的手段，但是，当人家一直对你这般友好时，要真正做到这一点还是很难。每次，有些科德利埃派的人过来，嘭嘭地经过他的寓所，从一个房间大喊大叫到另一个房间，他就想到公爵的十二间卧室婚礼礼物。他可能

还哭过。

“坐下，卡米尔，”丹东说。

“你可以留下，”拉克洛说，“不过，可要保密，否则，我就把你杀了。”

“是的，你肯定会，”丹东说。“现在——继续吧。”

“我的观察分为三部分。一、菲利普是个愚蠢、胆小怕事的畜生。二、菲丽切蒂是个令人讨厌令人呕心的荡妇。”

“行了，”丹东说。“你观察的第三部分呢？”

“政变，”拉克洛说。他头也不抬地看着丹东。

“现在说吧。我们可别过分激动。”

“扳开菲利普的手。让他明白自己的职责。把他摆到一个位置上，在这个位置上——”拉克洛的右手做了几个有气无力的砍头动作。

丹东在他身边站了起来。“你脑子里究竟在想什么？”

“国民大会将辩论，决定恢复路易的王位。因为他们需要他，让他们美好的宪法得以运行。因为他们是国王那边的人，丹东，因为他妈的巴纳夫被收买了。首字母发音相同的头韵。”他打了个嗝。“要么就是，如果他以前没被收买，但是经过跟那个奥地利婊子膝盖靠着膝盖地从边境回程之后，到目前为止，他已经被收买了。我告诉你们，甚至现在，他们还在算计那一套最令人气恼的虚幻的想法。你们已经看到了拉法叶特张贴出去的告示——‘革命的敌人已经抓到国王本人。’他们是说绑架”——他用手掌根部猛击了一下椅子扶手——“他们是说，那个胖傻瓜是在违背他意愿的情况下被带到边境去的。为了挽救他们的面子，他们什么样的话、各种各样的话都能说得出。现在告诉我，丹东，什么时候这样的谎言被卖给人民的，现在是不是到了该流一点血的时候了？”

拉克洛此刻看着自己的脚。他的样子变得冷静、漫不经心了。“国民大会将永远不会原谅路易抛弃他们。因此，骑术学校应该干我们要他们干的事情了。因此，我们要请愿。像布利索这样的写手可以起草请愿书。请愿书要求废黜路易。科德利埃派将会支持。雅各宾派的人可以被说服，在请愿书上签字，我说他们可以。7月17号，整个城市在三月田集会，举行巴士底狱庆祝活动。我们把我们的请愿

书签上成千上万个名字。我们把它拿到国民大会上去。假如他们拒绝按照请愿书采取行动，人民就会冲进国民大会——根据他们的神圣意愿，就这个。行动背后的法律原理嘛，等我们有了闲暇，再把它给整出来就是。”

“你建议我们雇佣武装部队袭击国民大会？”

“是的。”

“袭击我们的代表？”

“代表算什么东西。”

“可能流血？”

“该死的，”拉克洛说。猩红色一下子冲到他那张骨骼精致的脸上。“我们一路走到现在，终于挥出我们的双手出击，变成了什么具有吸引力的人道主义者——现在，什么时候，一切都是我们的，让我们占有呢？”他把手指头一把撒开，手掌朝上。“你能进行一场没有流血的革命吗？”

“我从来没说过你能。”

“那么，好。就连罗伯斯庇尔也没认为你能。”

“我只是要你把意思说清楚。”

“哦，我明白了。”

“那么，假如我们成功废黜了路易国王呢？”

“那时候，丹东，你瓜分战利品。”

“我们要和菲利普一起瓜分战利品吗？”

“对，他曾拒绝过王位。可是他要明白自己的职责，假如我非得用我的双手把菲丽切蒂勒死，那将是一件令人欣喜若狂的事，我可以告诉你们。瞧，丹东，我们要在我们之间治理国家。我们要让罗伯斯庇尔当我们的财政部长，他们说，他很诚实。我们要把马拉派遣出境，让他把跳蚤送给瑞士人。我们要——”

“拉克洛，这样不严肃。”

“哦，我知道，”拉克洛身子不稳地要站立。“我知道你要什么。在替罪羊菲利普登基一个月之后，拉克洛先生在阴沟里被人发现，死了。归咎于交通事故。两个月之后，菲利普国王在阴沟里被人发现，死了——这真是一段路况糟糕的马路。菲利普的继承人和财产转让接收人，碰巧断了气，君主制度终结，丹东先生执政。”

“你的想象力跟你一起跑得多远啊。”

“他们确实说了，假如你再不停地喝酒，你就要开始看到蛇了，”拉克洛说。“伟大的蛇之类的东西、龙，还有类似什么的。丹东，你愿意这么干吗？你愿意跟我一起冒险干吗？”

丹东没有回答。

“你愿意，你愿意。”拉克洛站了起来，身子有点摇晃，然后伸出了双臂。“胜利和荣耀。”他把双臂垂到身体两侧。“到时候，也许你要把我杀了。我要冒这个风险。为了在历史书上留下脚注。我害怕默默无闻，你明白吗？紧紧巴巴的、毫无酬报的老年，平庸无奇的人生，微不足道地结束了，一无所有，诚如这位英国诗人所言。‘贫困老朽的拉克洛走了，他曾经写过一本书，书名儿我可记不清了。’我现在就要走开，”他带着一脸的尊严说。“我所要求的是，你们把这件事仔细想清楚。”他身体朝门侧了过去，就在这时，遇到加布丽艾尔进来。“漂亮小女子，”他低声地说。他们听到他在楼梯上踉踉跄跄地走路。

“我原以为你想要了解的，”她说。“他们回来了。”

“卡佩一家？”卡米尔问。

“王室。是的。”她从房间退出来，在她身后轻轻地把门关好。他们听着。炎热和沉默笼罩在城市上空。

“我喜欢危机，”卡米尔说。短暂的停顿。丹东不是在看他，而是在看穿他。“我会使你们坚持你们最近的共和话语精神。拉克洛在胡言乱语的时候，我一直都在思考这个精神——我对此表示遗憾，但是，我认为菲利普非得去。你们可以利用他，以后再把他废掉。”

“哦，你同样冷血——”丹东打住。他手腕一挥，把头发往后一推，然后说先利用他，以后再把他废掉的时候，他无法想象，还有什么东西和卡米尔一样冷血了。“你天生就有那个姿势，”他问，“兴许你从哪个妓女那里学来这个姿势的？”

“首先干掉路易，然后我们可以决一胜负。”

“我们也许会输掉一切，”丹东说。不过他已经做过很多算计了：向来，他似乎要突然爆发去实施某样毫无理性、藐视一切的侵略行为时，他的思维便朝着某一方向运行得相当地冷静，相当地镇定。此刻，他的主意已经拿定。他马上就要付诸行动了。

王室这批人在瓦恩尼斯遇到了拦截；他们出发的时候就不顺，结束的时候也是草草收场，前后旅程共一百六十五英里。六千人包围了两辆行驶在返城的第一段路上的马车。过了一天，这个连队有了国民大会的三个代表加入。巴纳夫和裴迪昂，以及这一家子，一起坐在四轮双座的篷盖马车里。太子喜欢上了巴纳夫。他先是跟他闲聊，然后一边玩着外套上的纽扣，一边高声念出刻在上面的文字说明："不自由，毋宁死。""我们必须展示出品格，"王后重复道，一遍接着一遍，反反复复地。

在旅程结束之前，代表巴纳夫的前途已经明朗。既然米拉波已死，他将取而代之，做皇宫的秘密顾问。裴迪昂相信，丰腴小巧的国王姐姐，伊丽莎白太太，已经爱上了他。这是真的，在漫长的返程中，她一直把头倚在他肩上睡觉。裴迪昂为此不停地感到兴奋，这种兴奋劲儿持续了一两个月。

一天，天气炎热，国王重进巴黎。大路两边站满了无数默默不语的群众。四轮双座的篷盖马车满是来自马路上的呛人的灰尘；窗户边上现出了头发灰白的女人一张满是皱纹、饱受烦恼煎熬的脸庞：安托瓦内特。他们到达杜伊勒利宫了。安顿之后，拉法叶特便部署好卫兵，匆忙赶到国王那里。"国王陛下今日有何指示？"

"看来啊，"路易说，"与其说你是在听从我的指示，不如说我在听从你的命令哪。"

他们经过城里时，站在道路两边的一队队士兵纷纷拿出武器，枪托倒放着，仿佛这是一次葬礼：可以说，它确实就是。

卡米尔·德穆兰在《法国革命报》第83期上面这样写道：

> 路易十六重进位于杜伊勒利宫公寓时，一屁股坐在扶手椅上，说，"天气真是热得见鬼，"接着又说，"那真是一趟——旅程哪。不过，我在脑子里考虑要做这件事很久了。"之后，他一边朝在场的国民卫兵望望，一边说，"我承认我干了件蠢事。不过，难道我就不能像别人一样犯傻吗？嘿，给我拿只鸡过来。"他手下的一个男仆进来了。"哦，你们来啦，"他说，"我终于回来了。"他们给他端上了鸡，路易十六吃呀喝呀，胃口真好，这样的胃口要给安乐之

乡的国王带来荣耀了。

埃贝尔改变了他的保皇派立场，这样写道：

> 我们要把你踹到沙朗通[4]那里去，把你的娼妓踹到皮塔尔[5]那里去。当你们、你们两个最后遭到围截，当你们再也无法领取王室专款时，假如你们逃跑，就用斧头把我劈了。

巴雷·杜彻斯尼，第61期

丹东从这儿把四肢在椅子上伸开，可以看到路易丝·罗伯特正在争论，想要哭喊，不过，她只是在设法克制不要喊出声来而已。她丈夫已经被捕，身陷囹圄。“要求放人，”她在说。“武力强迫放人。”

他在房间对面跟她说话。“你现在不大像个高大坚强的共和派了，是吗？”

她冲着他瞅了一眼，眼中包含的强烈憎恨令他惊愕。“让我想一想，”他说。“只是让我想一想而已。”

他眼睛半睁半闭地望着房间。露西尔坐着，漫不经心地在拨弄结婚戒指，她那孩子般的脸上露出了紧张神情。这些日子，他发现，她一直在他的脑海里；她的脸是他来这个房间时见到的第一张脸。有段时间他在责怪自己；把这叫作对自己孩子的妈妈极其不忠。

（

弗雷农： 我已经爱她多年了。

丹东： 废话。

弗雷农： 你可以这么说，你知道什么？

丹东： 我了解你。

弗雷农： 可你好像自己还在抱着什么期望。起码，大家对这件事评头论足了。

丹东： 哦，我不会告诉她我爱她的。这也许是件比那个还要残酷得多的什么事。我也许比你更诚实。

弗雷农： 如果你能——你愿意吗？

丹东： 自然。

弗雷农： 可是卡米尔——

丹东： 我能使卡米尔安静。瞧，你得抓住机会，去得到你在生活中想要得到的东西。

弗雷农： 我知道。）

现在弗雷农在注视着他，试图读懂他脸上的表情，预料他的行为。情况已经不妙。他们的计划在市政大厅已经被人知晓。一向探清查明正在发生什么情况的菲丽切蒂大概在拉法叶特的耳边落下了一个单词。拉法叶特正把部队调往杜伊勒利宫；这位金发神圣傻瓜还有些人马、枪支，还处于有利位置。为了保护代表们不要贸然闯进来，他已经让人在骑术学校四周拉好警戒线。他已经敲响警钟，宵禁已经部署妥当。雅各宾派的人正在表明他们的自我约束，还有他们的胆怯——他们拒绝支持。弗雷农宁愿把整个儿事情忘掉，那就是他在说“丹东，我觉得我们现在已经无法退回”的原因。

“兔子，要使自己相信真的非常困难吗？你非要不停地阐述这个论点吗？”听到他的声音，整个房间的人都转了过来。他们挺直身子，换换他们的位置。“卡米尔，回到雅各宾派去吧。”

“他们不要听，”卡米尔说。“他们说，法律不允许他们支持这样的请愿，废黜国王是国民大会的事情。因此，有什么用呢？罗伯斯庇尔坐在椅子上，不过这个地方挤满了拉法叶特的支持者，因此，他能干什么呢？即便他想支持我们，这是……”他的声音拖拉得听不清楚了。“罗伯斯庇尔想要在法律许可的范围内开展工作。”

“对于违法，我倒没有感到丝毫特别地高兴，”丹东说。两天旗鼓相当的辩论毫无结果。请愿已经在国民大会和雅各宾派以及科德利埃派之间进行。请愿书已经印好、修改好（有时候秘密地），再次印刷好了。他们正在等待：那三个女的，弗雷农，法布尔，雷让德勒，还有卡米尔。他记得米拉波在市政大厅。丹东，你不要与人民一起工作；你要凌驾于他们之上工作。不过，他在心里问自己，他怎么能知道人们会如此乐于接受命令呢？在人生的早些时期，对此他从来没有怀疑过。

“这一次我们要给你一些支持，”他对卡米尔说。“弗雷农，把一百号人集合起来。他们应该武装起来。”

“这个区的市民们从来就没远离过叉子。”

丹东因他的话被打断在瞪眼睛。卡米尔为弗雷农说的话、为他虚情假意的亲密无间，还为他急切的怀疑心理感到难堪。

“叉子嘛，”法布尔嘟嘟哝哝地说，“我希望他打算把它作为一个修辞手法在使用。我距离叉子还很遥远。我没叉子。”

“兔子，你觉得，”卡米尔问他，“我们要把雅各宾派人用叉子叉到他们的板凳上吗？”

“把它叫作展示决心，”丹东说。“别把它叫作展示武力。我们不想打扰罗伯斯庇尔。可是兔子——”丹东的声音把他从门口喊回。“给卡米尔十五分钟时间，去设法说服他们。这是礼貌性的间歇，你知道。”

在他四周，在房间里，有种蠢蠢欲动。女的站了起来，把裙子抹平，她们目光茫然，嘴唇抿着。加布丽艾尔想要迎接他的目光一会儿。他已经留意到，恐惧给她的肌肤添上了一层黄色。有一天，他注意到，如同一个人注意到下雨的云层，或者钟面上的时间一样，此刻，他并不爱她。

晚上，国民卫兵把人们从大街上清理走了。志愿营都出动了，但是许多拉法叶特的正规连队明显在场。“你纳闷，”丹东说，“在士兵当中有很多爱国者，不过，那种盲目服从命令的旧习惯根深蒂固。”如果欧洲的其他国家行动起来反对我们，我们也许需要依靠旧习惯，他在心里想。他努力不去想这个问题；因为眼下这是别人的问题。他非要把自己的思考范围缩小，缩小到下面的二十四小时之内才行。

午夜过后，加布丽艾尔上了床。难以入眠。她听到街上有马匹的笃笃声。她听到大门的门铃声，在商廊，还有人被放进放出时说话的低语声。她不再进行这场不平等的战斗时，大概是凌晨两点，两点半吧；她坐了起来，点了支蜡烛，掠眼朝乔治的床望去。床上空的，一点没被搅动过。天气仍然很热；睡衣粘在身上。她下床，把睡衣脱掉，洗了把澡，水本该是凉的，但却温热。她找了件干净的睡衣。走到梳妆台边，坐下，用香水在太阳穴和喉咙上面点了点。她的乳房生

疼。她把又长又黑的头发从辫子中拉散，把荡漾着涟漪的发波往外梳开，然后重新把发波扎成辫子。烛光下，她的脸似乎空空荡荡的，一副忧郁的神情。她走到窗边。什么也看不到：科德利埃大街上空寥寥的。套上软拖鞋，离开卧室，她朝黑乎乎的餐厅走去。她打开百叶窗。光亮从下面的商廊里照射进来。无数的影子似乎在她的身后移动；餐厅呈八角形，遍地是纸，在温柔的夜风下，报纸被吹得向上抬高了一些。她把身子倾到外面，去感受夜风拂面。连个人影子都见不着，不过，她能听到单调的砰砰声和哗啦声。是吉劳姆·布鲁纳的印刷厂吧，她心想，或者是马拉的吧。他们在这个时刻干吗呢？她心想，他们靠言论生活；他们不需要睡眠。

她把百叶窗关上，朝黑暗中的卧室走去。从他书房关闭的房门后面，她听到了丈夫的声音。“是的，我明白你在说什么，我们尽我们的力量，拉法叶特尽他的力量。他就是带枪的那个人。”

另一个人说话了。是她不熟悉他的声音。“不过就是提个醒而已，”他说。“我是好心好意。我是出于好心。”

乔治说，“哦，三点了。我现在不想爬出去，像个欠债的人似的。天亮时我们在这里碰头。到时见。”

三点钟。佛朗索瓦·罗伯特陷入了痛苦的倦怠状态。这还不算是情况最差的那种牢房——没有老鼠的迹象，而且，起码说，这里还算凉快——不过，他宁愿一直住在别处。他不明白为什么他在这儿——他只是从事有关请愿的事。他和路易丝要出版的宽幅印刷品；不管出了什么样的问题，《国家动态》一定会在大街上。要是她需要帮助，卡米尔可能会看到。不过，她从来不会寻求他的帮助。

我的天哪，这是什么呀？一定是穿钢头靴子的人在踢门了。其他的靴子在嘭嘭嘭地响着。之后，传来了一个声音，高得惊人。“在这些狗屎里，有人带了刀。”之后，又是砰砰砰的脚步声，之后，传来了一个单调的醉醺醺的声音，唱着法布尔的一首流行歌曲中的几句歌词：先是忘了歌词，然后再重新开始。钢头靴子踢到他的门上了，接着是几秒钟的沉默，之后便是高呼口号的声音：到灯柱那里去吧。

佛朗索瓦·罗伯特浑身打抖。灯柱律师，你应该在这儿呀，他心想。

“让奥地利的那个婊子去死吧，”那个喝醉了酒、正唱着歌的人在说。“把路易·卡佩的娼妓吊起来吧。把巴比伦那个畜生吊起来吧，割掉她的奶子。”

沿着墙壁传来一声令人浑身发寒的大笑。一个年轻的声音在大笑，笑的音调真高，带有歇斯底里的色彩。“《人民之友》万岁。”

接着传来了一个声音，他无法分辨。之后，一个声音就在他身边响了起来：“他说他已经抓了十七个囚犯，无处安置他们。”

“噢，噢，”那个年轻的声音说。“一分钟笑一回。”

瞬间过后，这个牢房给橘色的火把光亮淹没了。他爬着站了起来。几个人头出现在门口；使他感到欣慰的是，这些人头还是跟身体连在一起。“你现在可以出来了。”

“我真的可以走了吗？”

“是的，是的。”一个镇定的带着火气的声音说。“我有一百多号人要安置，也就是那些没有合法理由走上大街的人。几天之后，我们总可以再次把你抓起来。”

“可是你到底干了什么事啊？”声调高的年轻人问。

“一个法律教授，”斯蒂尔·蒂普斯宣布。此外，他还是醉鬼。“不是吗，教授？我的大牌狱友。”他把一只胳膊搭在罗伯特的肩上，身子靠着他，同时把酒酸酸的气息呼到他脸上。“那么丹东怎么样呢？他就是那个小伙子吧。”

“如果你这么说的话，”罗伯特说。

“我看到他了，”斯蒂尔·蒂普斯对他的同事们说。“他一边看着监狱的所有情况，一边对我说，你知道，要是我做了这个城市的头头，我就让你来负责逮捕所有的贵族，砍掉他们的头。他说，因为这件事，你会拿高工资，因为那时候你是在为人民服务。”

“继续说下去，”那个男孩说。“丹东从来没跟你说过话。你这个死喝烂酒的人渣。桑松先生才是公共行刑人。他的父亲是，他父亲的父亲也是。你会使他丢掉工作，是吗？丹东从来不会跟你说那种事。”

佛朗索瓦·罗伯特在家里。他手里端着的咖啡杯总是晃来晃去的；碰到了托盘，发出叮当叮当的响声。“谁能想到，它使我处于这种境况？”他极力让自己微笑，可是，脸总是仅仅扭动一下。“被释放与被

逮捕同样糟糕。路易丝，我们忘记了人民是什么样的人，忘记了他们的无知、他们的暴力，还有他们匆忙得出结论的方式。”

她想到了两年之前的卡米尔；想到了大街上到处是巴士底狱的英雄；想到了他们床边正在变凉的咖啡，想到了他那寒心彻骨、睁得大大的眼里饱含的惊恐后遗症。“雅各宾派已经分裂，”她说。“右翼已经走出去了。他们要组成另外一个俱乐部。所有拉法叶特的朋友们都走了，所有过去支持米拉波的人也都走了。裴迪昂留了下来，还有布卓，罗伯斯庇尔——一小撮人。”

“罗伯斯庇尔说了什么？”

“他说，分裂公开暴露，他感到高兴。还说，这一回他和爱国者们一起要重新开始。”

她把咖啡杯从他手中拿走，把他的头抱在自己的腰间，抚摸着他的头发、颈背。“罗伯斯庇尔要到三月田广场去，”她说。“他要露面，你可以确信。可是他们，他们不会去。丹东那一帮人。”

“那么谁去请愿？谁去代表科德利埃区呢？”

哦不，他觉得。

天亮的时候，丹东在他的背上猛地拍击了一下。“好家伙，”他说。

“别担心，我们会照顾好你老婆。佛朗索瓦，这件事，科德利埃派不会忘记。”

天亮时分，他们已经在丹东的红墙书房里碰过头。用人们还在中间的地板上睡着觉。加布丽艾尔心想，用人睡他们的觉吧。她把咖啡端给这些男人，同时回避他们的目光。丹东给法布尔递上一份《人民之友》报纸，并用食指在点点戳戳。“上面写着——上帝凭什么根据知道——拉法叶特要对人们开枪。‘因此，’马拉说，‘我要被将军暗杀。’现在碰巧在夜里我们已经被人告密——”

“难道你就不能阻止它发生？”加布丽艾尔说。“难道你就不能阻止整个事情发生吗？”

“把人们打发回家？太迟了。他们出来是为了庆祝。对于他们来说，请愿只是其中的一部分。我无法对拉法叶特负责。”

“那么，我们准备好要离开了，乔治？我不在乎，不过干脆告诉

我该干什么。干脆告诉我出了什么事。”

丹东看上去好像心里有鬼。他的本能说，今天将会出师不利——就如此这般落荒而逃吧。他扫视了一下房间，想要找一个人充当他本能的传声筒。法布尔正要张嘴，就在这时，卡米尔说，“丹东，你知道，两年之前，你把门锁起来，忙着收拾你自己的托运行李，那没错。可是，现在情况不同了。”

丹东看着他：若有所思的样子，点了点头。就这样，他们等待着。天完全亮了，在阳光照耀下，又是一天开始了，带着低沉的雷声，带着几乎令人难以忍受的炎热，朝着闷热行进了。

三月田广场，庆祝日：一群穿着礼拜日盛装华服的人。妇女们撑着阳伞，宠物狗套着狗绳。手指黏糊糊的孩子们在不住地抓挠他们的妈妈。后来就是刺刀上闪耀的光芒了。人们手拉着手，拽着孩子，撒腿奔跑，你推我搡，他们与家人离散时在厉声惊叫。某个差错，一定是出了某个差错。戒严的红旗已在挥舞。庆祝之日，红旗算什么东西？接着是头一阵枪声带来的恐怖。然后就是人们返回，站立不稳，鲜血喷溅在草地上，惨不忍睹；手指头在乱踩乱踏的脚下，分开的马蹄踩踏在人骨头上面。几分钟之内，这一切便结束了。已经罚一儆百。有个士兵从马鞍上下马呕吐了。

上午十点，消息传来：也许有五十人死亡，虽然这是最高的估计。不管数字是多少，这样的事实还是让人难以接受。红墙的房间此时此刻似乎太小、太近了。门上还是那个门闩，恰恰就是两年之前拴上的那个：就是妇女们在凡尔赛行进的时候，把门给拴上的那个闩子。

“坦率地说，”丹东说，“现在我们应该在别处。一旦国民卫兵意识到他们干了什么事，他们会找个人来顶罪的。他们会想到怪罪请愿的作者，然后，他们，”他在结束这句话的时候加重了语气，“然后他们，这些作者，就是我们。”他抬起头来。“有人从人群中开了枪？是那样的吗？惊慌？”

“不，”卡米尔说。“我相信马拉。我相信你的分析。我觉得这是策划好的。”

丹东摇摇头。还是难以接受这样的事实。所有的措辞，所有从句的删除和断开，请愿书的起草和再起草，雅各宾派俱乐部和国民大会的来来往往，都将在这个迅速、愚蠢、血腥的事件中完蛋。他原先以为，律师的策略可以赢得这场斗争的；暴力也许只是，只是作为最后的办法。他一直在按照规则在玩——大多数时候吧。他一直在法律许可的范围之内，仅仅如此而已。他原本指望，拉法叶特和白力会根据游戏规则来玩；制衡一帮人，听之任之。可是现在我们正转入到一个规则被重新界定的世界当中；就不妨期待最坏的情况出现吧。

卡米尔说，“爱国者们把请愿视为一次机会。好像拉法叶特也是这么看的。他把请愿视为一次进行大屠杀的机会。”

这，他们知道，是一个新闻记者在说话。真实的生活从来不会如此清晰明了、如此干净利落。不过，在未来的几年中，那将一直就是对真实生活的准确表述。

接近黄昏时分：安琪莉可·夏庞蒂尔在位于枫特蕾-索-布瓦的自家花园里，手挽着一只花篮。她正试着使自己的举止优雅得体；真的，她想双膝突然跪倒在色拉苗圃上，扑打鼻涕虫。天气炎热，空中打着雷。我们不是我们自己啊。

“安琪莉可？”在太阳的映衬下有个苗条的黑色人影。

“卡米尔？你在这里干吗？”

“我们能进屋吗？一个小时之内，会有其他几个人到这里来。你也许不感激乔治-雅克，但是他觉得这是一个安全的地方。已经有了一场大屠杀。拉法叶特已经对庆祝攻占巴士底狱的群众开枪了。”

“乔治——他没受伤吧？”

“当然没有。你了解乔治。可是国民卫兵正在寻找我们。”

“他们不会到这里来？”

“几个小时还不会。城里一片混乱。”

安琪莉可抓住他的胳膊。这可不是我想要的生活啊，她心想；这可不是我为加布丽艾尔要的生活啊。

他们匆匆进了屋，她把披在身上遮阳、防止晒到她颈背的四方白纱帽子除下。她试图拍拍头发，使其恢复原位。有多少人要吃晚饭？她心想。人得要吃饭嘛。城里也许离这儿有一千英里远。下午的这段

时间恰恰就是鸟儿停止欢叫的时候。厚重的丝毫不受侵扰的香气弥漫在花园的上空。

她丈夫佛朗索瓦正从这儿匆匆地出去，他一脸的惊吓。尽管气温很高，他看上去和往常还是一样——衣冠楚楚，与众不同。他穿着短袖，但是领结打得整整齐齐的；头上戴着圆圆的棕色假发。你几乎可以想象到他手臂上面的餐巾了。“卡米尔？”他说。

有一会儿，卡米尔觉得半个十年的时间也许过去了。他希望，他重又回到学校咖啡馆里，那里冷，又有回音。咖啡浓浓的，安琪莉可妩媚动人，维诺先生在不厌其烦地继续讲述自己的人生规划。“哦，操他妈的这东西，”他嘟哝道。“我不知道我们从这里走向何处啊。”

整个下午，他们一个接着一个慢悠悠地进来了。卡米尔某种程度上似乎要比他们抢先；丹东到的时候，他已经坐在平台上，一边阅读《新约》，一边喝着柠檬水了。

法布尔带来消息说，有人看到佛朗索瓦·罗伯特还活着。雷让德勒看到巡游的队伍涌进科德利埃区，看到很多印刷品被撕得粉碎，巡逻队伍前脚刚走，很多打劫的后脚就进来了，把他商店里的大批尸体给抬走了。“你知道，”他说，“有些日子，我对有尊严的人的热爱有所减少了？”他看到一位年轻的记者普鲁多姆被国民卫兵们打得死去活来，然后被拖到了某个地方，看上去情况不妙。“我现在回来就是找他，”他说。“可是你告诉我们不要去冒险，是吗？丹东？”他的眼神活像条狗一样在乞求他的同意。

丹东点了一下头，没做评论。“他们为什么要普鲁多姆？”

“因为，”法布尔说，“情急之下，他们认为他们有卡米尔了。”

“我要回去找卡米尔，”雷让德勒说。

卡米尔把目光从圣马太那儿抬起。“你会找到个鬼啊。”

加布丽艾尔，面如菜色，不过显示出神圣不可侵犯的样子，带着充足的行李到了，防止被人包围。“到厨房里面去，”安琪莉可一边说，一边把手里的几个袋子撕开。“要准备一些蔬菜。花五分钟把你们自己收拾干净，然后汇报，争取积极服务。”她是刀子嘴豆腐心，她把声音压得低低的；自己一直忙碌着，一边在闲聊。

可是加布丽艾尔连串豆儿这个活计都不适合干。她坐在厨房桌

边，膝盖上抱坐着安东尼，慢慢地在淌眼泪了。“瞧，他没事的，”她妈妈说。“他此刻正在制订计划。最坏的情况已经过去。”可是泪水还是在往外流。“你又怀孕了，是吗？”安琪莉可说。她抱住自己的女儿，孩子贴着她胸口，一边打着饱嗝，一边在抽泣，同时还在理顺她的头发，手下面感觉到加布丽艾尔面颊上的皮肤在发烫，像是在发烧。她心想，在多么严酷危险的时候发现了这个事实。婴儿安东尼开始哀号了。她能听到男人们在外面的平台上放声大笑。

充满怨恨的幽默啊，她心想。除了尚能信赖的乔治之外，他们几个人没有一个有多大的吃饭胃口。鸭子作废了；酱油结冰了；盘子里的蔬菜凉了。弗雷农是最后一个到的；他成了一个废人，体无完肤，浑身打抖，说话语无伦次。需要酒精，他才能把经历说出来。他在新桥上被逮住的时候被人打翻在地。来自科德利埃营的人从这里经过。他们认识他，他在地上爬行的时候，一些人觉得好玩，对他大打出手。不然，他说，他就死了。

“有人看到罗伯斯庇尔了吗？”卡米尔问。大家都在摇头。卡米尔操起桌上的一把菜刀，若有所思地用指头在刀锋上面蹭了一下。他猜，露西尔会在孔代大街上；她不会单独待在他们的公寓里，因为她不是没有头脑的人。两天之前，她就一直在说，你知道我们真的非要决定买墙纸，我们要吗？他当时说，露西尔，你就问我一个真的问题。现在他有种感觉，这是个真的问题。“我要回巴黎去，”说完便站了起来。

短暂的沉默。“你为什么不干脆进厨房把你的喉咙割断？”法布尔追问。“我们会把你葬在花园里。”

“现在卡米尔，”安琪莉可责备地说。她把身子倾到桌子的那一边，抓住了他的手腕。

“一个针对雅各宾派的演讲，”他说。“他们留下了什么。仅仅是划定我们的界限。使我们对目前的形势有所把握。此外，我非得找到我妻子，我非得找到罗伯斯庇尔。乘局面还没变乱，我要再出去一趟。我知道马拉的逃亡路线。”

他们望着他，目瞪口呆，下巴全垂下了。对他们来说，要记住——在危机期间，在皇宫里，他曾经使警察不能近身；他曾经四处挥舞着手枪、扬言要开枪自杀过，真不容易。就连他自己也觉得难以理

喻——在危机期间。然而，他就这么干了。现在他是灯柱律师。他被锁进了一个洞里，他在扮演一个角色，如果他不脱离剧本，他就不会结巴。丹东说，“我要单独跟你说句话。”对着通向花园的门，他点了点头。

“兄弟之间的秘密？”弗雷农调皮地说。

无人应答。沉默，是对低落情绪的尊重。安琪莉可开始把盘子朝自己身边收拾汇拢。加布丽艾尔在嘴里嘟哝着什么，然后悄悄从房间走了。

“你要到哪里？”卡米尔问。

“阿希斯。”

“他们会去追你。”

“是的。”

“那么以后呢？”

“英国。只要——”丹东在轻声地发誓。“让我们直接面对它吧，可能永远不会。别再返回到巴黎。今晚就待在这里——我们只好冒一回险，因为我们需要睡眠。给你岳父写信，告诉他把你的事务打理好。你已经写好遗嘱了吗？”

“没有。”

“哦，现在就写上一份，还要给露西尔写信。明天天亮的时候我们动身去阿希斯。我们可以在外头躲上一周左右，直到奔向海岸安全无虞才妥。”

“我的地理知识不多，”卡米尔说，“但是从这里奔过去是不是更好？”

“我有不少事情要打理好，要把文件签署好。”

“假如你不回来，我就明白你可能——”

“现在别浪费时间跟我争论。只要情况现实可行，那些女人可能在追赶我们。如果你真的觉得少了你岳母，你就活不下去的话，你甚至可以用船把她接过去。”

“你觉得英国人看到我们会高兴吗？你觉得他们会在多佛港摆个宴会带上军乐队迎接我们吗？”

“我们有过一些联系。”

“所以我们有，不过，”卡米尔带着模拟出来的痛苦说，“当你需要

格蕾丝·艾略特的时候，她在哪儿呢？”

“我们不必用我们本人的名字旅行。我已经把文件准备好了，我可以给你准备一些。我们要装成商人——我对纺纱一无所知，也不值得知道。一旦到了这个国家，我们就可以跟同情我们的人取得联系，找个地方住下来——钱不应该是个问题——怎么啦？”

“你什么时候把这个问题解决好的？”

“到这里来的路上。”

“可是这个问题是在你的大脑里解决的——哦，看在上帝的分上，这向来就是你的主张，是吗？顺利的时候揩油，不顺的时候溜走？你想以绅士-农民的身份在汉普尔什尔生活吗？那是你伟大崇高的抱负当中最新的一个抱负吗？”

“有何选择？”丹东头疼，卡米尔让他的头疼得更厉害了。我过去就了解你，他想要说：你穿鞋子走路还是摇摇晃晃的时候，我就了解你了。

“我无法相信”——现在，卡米尔的声音也颤抖了——“你会溜走。”

“可是如果我们去了英国，我们可以从头开始。计划吧。”

卡米尔用悲伤的表情看着他。表情比悲伤更加复杂，可是丹东不会分析这种表情，因为他一想到要从头开始，他精神上太累了。

“那么你去吧，”卡米尔说。“我要留下。我需要躲避多长时间就躲避多长时间。等我感觉安全了，我会给你捎信的。那时候，我希望你会回来。我不知道你会不会回来，但是，如果你说你会，我就得相信你的话。除此之外，无计可施。如果你不回来，我觉得我会到英国去。少了你，我就没有在这里继续干下去的意愿了。”

“我有妻儿，还有孩子，还有我——”

“是啊，我知道。很快就要有另外一个孩子了。”

“这事儿她告诉你了？”

“没有。加布丽艾尔和我的关系还没有好到这个份上。”

“噢。因为她没跟我说过。”

卡米尔指了指房子。“我会再回去跟那帮家伙说一说，让他们为自己感到彻底地羞愧难当。今晚，他们会抽泣着回到巴黎，你可以确信。他们可能会转移注意力——这就给了你一个机会。确实是重要的

机会啊。这一点，我非常清楚，我本不该说我刚才说的话。我要让法布尔把露西尔带到皇后镇去，在那儿，他可以悄悄躲藏一两个星期。”

“我没把握，我该不该把我的妻子托付给法布尔，让他作为陪护人。”

“那么托付给谁呢？兔子？我们勇敢胆大的屠夫？”

他们相视一笑。他们四目相对。“你知道米拉波过去常说什么吗，”卡米尔说。“我们生活在一个充满伟大事件和卑鄙小人的时代。”

“那么，要当心，”丹东说。“哦，不管怎么说，留下你的遗嘱。卡米尔，把你的妻子交给我吧。”

卡米尔大笑。丹东转过背。他不想看到他走。

战斗开始的时候，罗伯斯庇尔被挤压在一块障碍物上面。震惊远比疼痛大得多。他看到死人的尸体；部队撤退后，伤员被抬走的时候，他在一边注视着。他还注意到市民战场上落下的让人发笑的残留物：系花的帽子、不成双的鞋子、玩具娃娃，以及还在旋转的陀螺。

他开始行走。也许他已经走了好几个小时了。他对自己选择的路线也没把握，但是，对他来说，好像有必要回到圣-奥诺雷大街，回到雅各宾派俱乐部，去占领那块场地。他快要到了。可是，现在有人拦住了他的道路。

他抬头。此人身穿一件衬衫，颈项那里被撕开了，头上戴一顶积了灰尘的圆顶帽，身上仍然穿着国民卫兵制服的残留部分。

他在大笑，最奇怪的是：他嘴里的牙齿全掉光了，像狗牙一样。

他手里拿着一把马刀。刀柄的四周还系着三色绶带。

在他身后是另外三个男人。其中有两人拿着刺刀。

罗伯斯庇尔非常镇定地站着。他从来不带手枪，尽管有无数次卡米尔总是要他带着。“卡米尔，”他以前说，“无论如何，我不会用枪。我永远不会用枪杀人。”

噢，那是真的。不过现在太迟了。

他会死得快，还是死得慢呢？对别人来说，这是一个需要决定的问题。他没法影响这个决定。他的所有努力都结束了。

过了一会儿，他心想：我要休息了。过了一会儿，我要睡觉了。

他内心那种令人恐怖的镇静冲到了脸上。

狗人不慌不忙做完了一个动作，伸出一只手。一把抓住了他的外套前襟。

“双膝跪下，”他说。

有人从后面推搡了他一把。他被摔得双足离地。

他闭上了眼睛。

就像这样，他心想。

在这条公共大街上。

之后，他听到有人叫自己的名字：不是跨越永恒的时空，而是在他真实的耳朵里。

两双手把他从地上拽了起来。

他听到自己大衣的布料被撕裂的声音。接着便是嚎叫声、尖喊声，一只拳头东打西砸，接触到人脸的不同部位。可是，他睁开眼睛时，看到的却是狗人，鲜血从他鼻子里汩汩地流出，还有一个女的，个子跟那狗人一样高，鲜血正从她嘴里往外淌。她说，“打女人，你还想？那么，小子，过来，让我们见识见识，用这些家伙我能砍断什么东西。”她从裙子里掏出一把看起来像是裁缝剪刀一样的东西。另一个女的，在她身后，拿着一把是你用来砍劈点火木柴的小斧头那类家伙。

等到他有了呼吸的时候，又有十几个妇女从一个大门口蜂拥而出。一个手里拿着撬棒，一个拿着叉子，而且她们所有人都带了刀子。她们高呼“罗伯斯庇尔”，接着人们纷纷从商店里、从屋子里跑了出来观望。

拿刺刀的那几个男的已被打出了老远。狗人吐了一口痰；血和唾液吐在那位领头的妇女脸上，“吐吧，贵族，”她高喊道。“带我去看看拉法叶特，我把他的肚皮破开，把他的肚子里塞满栗子。罗伯斯庇尔，”她高喊道。“假如我们一定要有个国王，我就选他当。”

“国王罗伯斯庇尔，”这些妇女们高喊。“国王罗伯斯庇尔。”

这男的个子高，秃顶，系着一块干净的围裙，手里拿着一把锤子。他从人群中奋力冲出一条路的时候，像打连枷一样不停地挥舞着另一只胳膊。“我是为了你，”他嚎叫道。“我的屋子就在这儿。”妇女

们一边往后退一边说，“木匠杜普莱，”有人说，“优秀的爱国者，优秀的师傅。”

杜普莱冲着卫兵们晃了晃锤子，接着，妇女们欢呼起来。“人渣，”他对男人们说。“回去，人渣。”他抓住罗伯斯庇尔的胳膊。“我的屋子就在这儿，”他重复道，“这儿，良民，快走，这边。”

妇女们很快从队伍中散开，罗伯斯庇尔经过的时候，她们伸手去抚摸他。他跟在杜普莱的后面，蹲下身子，从一扇高大结实的大门里一个小小的门道中穿过。门闩嘭的一声拉回到原位。

大院里，工人站成了一个节点。又过了一分钟，一切都清楚了，他们原本在大街上加入到他们师傅的行列中的。“回去干活，我的好小伙子们，”杜普莱说。“把你们的衬衫穿好。你们在表示敬意吗？我吃不准。”

“哦不。”他努力要看到杜普莱的眼睛。他们不可以因为他到这里来就改变情况。大门边上，脏兮兮的草丛中一只画眉鸟在唱歌。空气中闻出了新木头甜腻腻的味道。那边就是屋子。他知道在那扇门的后面他会发现什么。木匠杜普莱伸出一只手。这只手抓住了他的肩。“现在你安全了，孩子，”杜普莱说。他没有把手抽回。

一个高个子女人穿着黑裙子，样子素朴，从边门那儿走了过来。“爸爸，”她说，“怎么回事，我们听到喊叫声了，街上有麻烦了吗？”

“艾蕾奥洛莉，”他说，“进去，告诉你妈妈，公民罗伯斯庇尔终于过来跟我们待在一起了。”

7月18日，一支警察部队拿着要查封《法国革命报》的命令，沿着科德利埃大街行军出发。他们没有找到编辑，不过找到了他的一个助手，他掏出一把枪。双方交了火。助手被制服，遭到殴打，然后被扔进了牢房。

警察赶到那栋坐落在枫特蕾-索-布瓦大街的夏庞蒂尔屋子的时候，他们发现，仅有一人年龄对得上号，也许他就是乔治-雅克·丹东。他是维克多·夏庞蒂尔，加布丽艾尔的哥哥。等他们发现搞错的时候，他已经负了伤，躺在血泊中，不过，这些日子可不是大家能够忍耐行为举止含糊微妙的时候。抓住一个叫丹东的倡议人，一个名叫德

穆兰的记者；一个名叫弗雷农的记者、一个名叫雷让德勒的杀猪师傅的逮捕令已经发出。

卡米尔·德穆兰正躲藏在靠近凡尔赛的某个地方。在阿希斯，丹东安排好自己的事务。他把律师权力交给了他舅子，特别授权给他变卖自己的家具，只要他觉得合适，就取消他巴黎公寓的租约。他签署了一份购买河边一栋庄园房子的契约，把他母亲安置在内；与此同时，还为她安排了一份终身年金。八月上旬，他动身前往英国。

英国大使格沃尔勋爵在电报中这样写道：

> 丹东逃跑，伟大的谴责高手罗伯斯庇尔先生还身兼公诉人这个公职，他本人快要受到谴责了。

《巴黎革命报》上这样写道：

> 自由的下场是什么？有人说它要完蛋了……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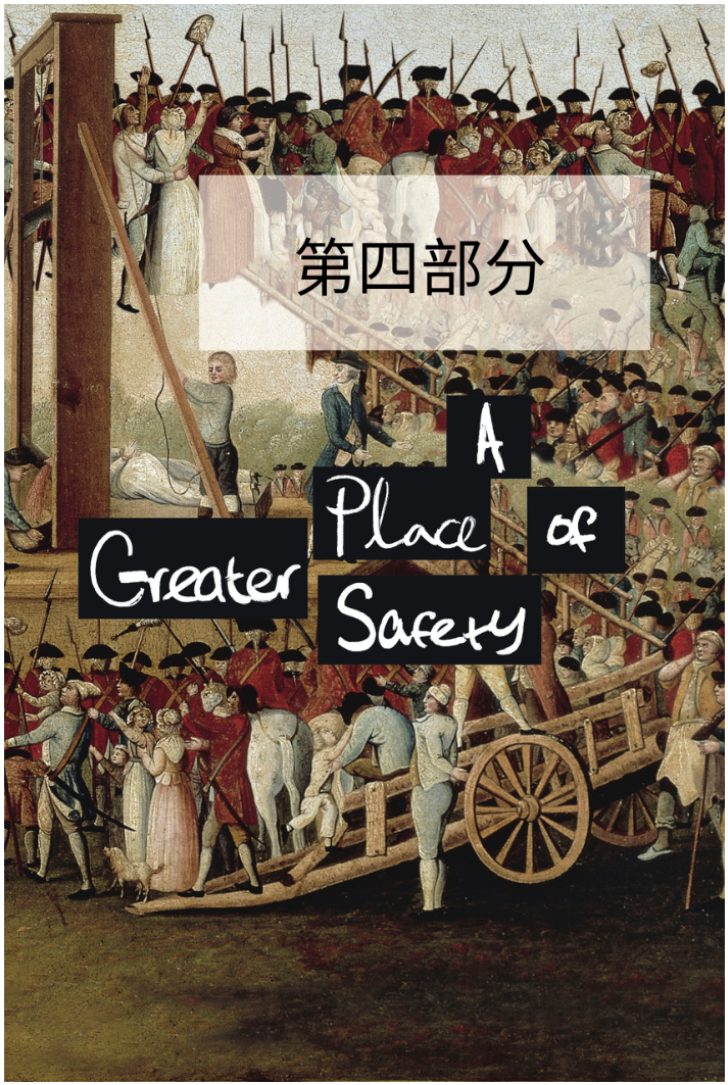
[1] 基督教节日，复活节前的一个主日，为了纪念耶稣在受难之前荣耀地进入耶路撒冷。天主教教堂把它称作“圣枝主日”。

[2] 圣周，或者叫耶稣受难周，在基督教中指的是复活节前的一周。

[3] “Ça Ira”以1789年法国革命为背景的法语歌曲。其含义类似于《革命成功有希望》。

[4] 皆为法国地名。

[5] 皆为法国地名。


第四部分
A
Place
of
Greater
Safety

卡米尔·德穆兰：

“国王已经举枪瞄准国家的头；他没打中，现在轮到国家回击他了。”

露西尔·德穆兰：

“我们想要自由；可是，哦，上帝啊，自由的代价太大了。”

第1章

幸运之手（1791）

玛侬·罗兰坐在窗户边上，把脸颊侧了侧，想要捕捉十月下旬太阳正在消退的温暖。她缓缓地、仔细地把缝针从破旧的衣布中穿过。即便处于我们这样的情形，这样的活儿也是由家里的用人来做。不过，什么事儿做起来总比不上你亲自动手那样好。尔后，她又埋头干活。能有什么比一块麻布更舒适、更普通呢？在一个破碎的世界中？如她丈夫所说，既然“打击已经降临”，就还有更多的缝针线打补丁的需要，就还有更多的修修补补将就将就的需要。

到底是什么包含这些家务活儿的隐喻呢？是她抵制他们，还是他们抵制她？中心已经遭到磨损，破了，成了线条；因此，将边缘变为中心。“革命就会有希望了，”她笑了。她不是缺少幽默的人，她喜欢在心里想。

她丈夫，现在五十大几了，有溃疡病，肝脏也有些小毛病，多亏她的精心伺候，她意志力顽强，他的病情才没有恶化、变成废人。他以前当工业稽查官；眼下在1791年9月新政权之下，他的职位已被废除。他们曾为旧政权的灭亡鼓掌欢呼过；他们不是自私自利之人；可是，当你断了退休金，前头的日子只能过穷酸的上流社会生活时，你的鼓掌欢呼一定会止住的。

你一直生病，她寻思，巴黎夏天的炎热使你身体发烧，精力衰竭，三月田广场的流血使你感到恶心。“我亲爱的，这一切对你来说真是过分；看看你已变得会激动了。我们必须把一切抛开，回家去吧，因为没有什么再比你的健康重要了，而且，在克劳斯，你向来心情淡定。”心情淡定？她心情淡定吗？自从1789年以来？

这就是他们为什么要重新回到这个位于布瑯莱山区破败的小庄园、回到蔬菜苗圃的缘故，回到褪了色的、吊吊挂挂的东西当中的缘故，回到来他们家后门征求意见的那些贫困妇女当中的缘故，回到使用草药习惯的缘故。在这里（她读了很多卢梭的作品），人与自然、

人与四季和谐相处。然而，这个国家正被窒息到毁灭的程度，她想要……她想要……

不耐烦地，她猛地把椅子从窗户那边拖开。她全部人生的光阴都是在当看客，当旁观者；可这个角色给她带来的却是一无所有，甚至连哲学意义上置身于物外这个礼物都没有。读书学习也没带来这个礼物，自我分析没有，甚至连园艺也没有，她在心里苦笑，寻思着。有些人会觉得，在自然过程中，这种情况一定会来到一个三十六岁的女人、妻子和母亲的人生中。镇定一些吧，内心淡定一些——可是，可能性小呀。甚至在怀上孩子之后，你的血管里还是血气正浓，而不是母乳充沛。面对人生，我没有被动呀，我认为我将来也永远不会被动，更何况——鉴于近期发生的一些大事——我为什么应该被动？

比如，最近的这次不幸；当然，她不会因此而倒在这次不幸下。他们刚从巴黎返回，他们一定还要回去。要么他们必须拿到一笔退休金，要么就一定要在新政权之下获得一个新职位。

罗兰对这趟旅程不抱期望。不过，她心想，巴黎在召唤我去。我本来就是出生在那里。

她父亲的商店位于时钟码头，离新桥近。他是个刻匠，这是个时髦的行当，拥有时髦的客户，而且，他还有一副打造好的、与这个时髦行当般配的举止方式，他说话果断，但是又相当地会取悦别人。艺术家和匠人，他两者都是，又都不是。

她受洗后的名字叫玛丽-让娜，但一直叫玛侬。她哥哥和姐姐都已不在人世。善良的上帝把我留在这个世上一定有个什么理由：某个特定的目的吗？她仔细端详着她的父母，用一个没心没肺的孩子的眼光权衡他们的不足，权衡他们煞费苦心地装出的斯文。他们对她过分关心，也许是有点怕她吧。她上过很多音乐课。

十岁的时候，她父亲给她拿来几篇关于教育年轻人的论文，理由是，只要书名是关于教育的书籍都是她所需要的那类读物。

这个聪明的孩子，这个漂亮的孩子，这个对她来说一切好东西都配不上的孩子；有一天，他们把她一个人丢在作坊，这是多么粗心？不过，这男孩，这个徒工（十五岁了，他的个头对他的年龄来说过于挺拔，是个新手，脸上有雀斑）向来举止得体，不会伤害别人。时间

是在傍晚。他在灯下干活，她就站在他身边，看着他做活计。他抓住她的手时，她没感到什么不安。他抓了一会儿，玩弄她的手指头，斜着头，朝她灿烂地微笑；然后用力把她的手摁在干活的长凳上。

在凳上，她碰到了奇奇怪怪的肉，一块潮湿膨胀、翘得很高的肉，有它自身的生命活力，还在抖动。他握紧她的手腕，然后把椅子转过来，面对着她。她看见她触摸到的那个东西了。“别告诉旁人，”他低声地说。她把手拽开。她的双眉向上飞扬，成了卷毛，不停地在她的前额上跳跃。之后，她大步跑远，在身后嘭地把门关上。

在楼梯上，她听到她妈妈在喊她。总是有腿要跑，总是有活儿要干——之后，她再也无法想起那块肉究竟是个什么东西。她办完妈妈吩咐的事情，一脸的迷乱，胃在翻江倒海。她什么也没说。她不知道该说什么才好。

然而，在接下来的几个星期中，这也是她后来觉得难以理喻的地方，因为她无法相信，她是个心地歹毒的孩子，她回到了作坊。是的：她抓住了这个机会。她很少给自己找借口；好像在那些日子里，她已经决定四处转转，对自己的本性睁只眼闭只眼算了。只是好奇心而已，她那长大的自我在心里说：这是受到过分保护的孩子那份天然的好奇心吧。不过，后来，她那长大的自我却总是说，你当时找到借口，你现在还在找借口。

每天傍晚，这男孩都跟她家人一起吃饭；因为他这么年幼，而且远离亲人，他母亲总是为他焦心。她无法在他面前表现出异样的举止；否则他们会为此感到纳闷，也许还要问出不少问题。毕竟，如果他们问的话，我没做错什么事呀，她总是这样对自己说。可她开始在心里寻思，生活是否公平呢；人们没做错事的时候，是否不会经常受到责备呢。当然，在童年时代，情况是这样；每天总有打错了的巴掌，还有托儿所里的不公。她心想，成年生活会不一样，会更理性。现在她就处于成年生活的边缘。她走得越近，生活看上去就越危险，人们好像按照理性做事也就越少。一个令人烦恼的、内在的声音告诉她：你没错，可是，有人能使你看上去好像是你做了错事。

有一回，他低声地对他说：“我没给你看你妈妈还没看过的东西。”她把下颌向上一扬，张开嘴巴，要制止他的鲁莽无礼。可这个时候他妈妈过来了，拿着一碟面包，还有一碗色拉，然后他们肩靠肩

地在一起吃饭，好孩子，那个怕羞的孩子，眼睛只盯着桌布，为了色拉、奶酪和面包，感谢上帝。

在她四处躲藏的作坊里，他们之间有了一种紧张，有了一根被拉紧的无形的线。当其他人在场保护她的时候，也许她还在跳进跳出，这已经使他受够了吗？她总是不断地想到那块奇怪的肉，没有眼睛，白白的，在颤抖，像是刚刚诞生的什么东西一样。

有一天，他们确定他们单独在一块儿了。她与他保持一段距离；她不会又像上次那样钻进他的圈套了。这一回，当她站着，朝窗外看的时候，他从她后面靠近了。他把手悄悄地从她腋下向上，然后把她往后拽至他的膝盖处，之后把她压倒在事先精心摆好的椅子上。她的裙子被他向上掀开了；他立刻在她的双腿之间抚摸她。然后他那满是雀斑的一只胳膊，虽然瘦得不成样子，但却充满了吃奶的力气，锁住了她的身体；他那只手勒成了拳头。她眼睛向下注视着这只拳头；他把她抱在那里，像是抱了一只洋娃娃，毫无生命，她漂亮的嘴唇张开了，而他却在呼哧呼哧地吸气，接着是喘气，一副心满意足的样子。不是她明白这是心满意足；只是这种活动的某种高潮已经达到了，因为他把她松开了，嘴里嘟嘟哝哝地说了几句心不在焉的好话，之后，就再也没看过她一回（后来她觉得），他是非常刻意地把她往后抱的，这样，他就不需要看到她的表情是愉快还是惶恐，她是不是在笑，或者她是不是惊愕得喊不出声音了。

她奔跑；之后，很快就听到第一声迅速的恳求，想要知道她出了什么事。她开始语无伦次地讲述她的经历。她边讲，泪水边从眼里奔涌而出，之后，她双腿虚弱无力，于是她让自己踉踉跄跄地走到一张椅子边上。她母亲的脸好像在恐惧中分裂、飞扬了。她伸手去够她，重新把她从椅子上拽起来；她妈妈的手抓住她的胳膊，力气大得要把她捏碎了一般。她使劲地摇着她，她，这个宝贝孩子，在厉声尖叫，她问了她些问题：他干了什么事，他摸到你什么地方了，把他说的每一个单词告诉我，每一个单词，别怕，告诉你妈妈（整个过程，她无时无刻不在摇她，她那张变形扭曲的脸一点点从她的脸上离开了），他让你摸他了吗，你流血了吗，玛侬，告诉我，告诉我，说呀。

她沿着大街拖着步子在走，一边走，一边像个三岁的孩子在哀号。在教堂里，她母亲一把抢过钟绳，如果你杀了人，或者要死，只

要拽一下钟绳，神父很快就会过来，然后，神父立刻过来，给你宽恕，这样你就不会遭到诅咒。他的确过来了……她母亲把她拽进后面的小屋，把她一个人独自留在昏暗之中，她喘气的声音，像个上了年岁的人发哮喘病时呼吸一样。

她父亲听着，侧着他好使的那只耳朵，倾听他认为是受到性侵犯的孩子痉挛般的一声接一声的抽泣。

蹊跷的事是这样：他们没有把这男孩开除。他们害怕丑闻。他们害怕，一旦此事为人知晓，所有的恶作剧也许全会归咎到她身上。她只好每天看见这男孩，虽然他不再跟她家人一起吃饭了。她知道，她现在成了一个该受责备的人了。这不是一个旁人说什么或者想什么的问题，这成了一个在心里要跟他和好的问题，一个不可能发生的问题。她母亲说，情况可能要更糟得多；她母亲说，不管那样意味着什么，只要她身子完璧无瑕就好。她母亲劝诫她，别再硬想那件事了；有一天，当你长大成人嫁出家门的时候，事情好像就不会这么糟了。可是，不管她多么努力，或许如此努力本身就是问题的一部分，她确实想过这件事。她总是脸红，在心里感到颤抖，这时候她总是不自觉地动一动，头甩一甩，身子缩一缩。

她二十二岁那年，她母亲过世了；从此，早上，她负责家里的日常运转；下午，她学习——精通意大利语和园艺，拒绝接受爱尔维修[1]的制度，使自己在数学上有所进益。晚上，她阅读古典历史，闭着眼睛，坐在书旁边，双手还摆在书页上，梦想着自由。她老是想，强迫自己去思考人类的伟大之处，思考精神的进步和高贵，思考兄弟友情和自我牺牲：思考所有摆脱肉身的人类德性。

她阅读布封的《自然历史》；她觉得，书中的一些段落必须省略掉，有些书页，她翻得很快，因为它们包含了她不需要的内容。

这男孩离开他父亲的活计七八年之后，她又遇到过一次。那时候他刚刚结婚；她发现，他是个极其普通的年轻人。这次相遇短暂，来不及进行私人交谈，不是她希望她能有时间跟他交谈，而是他对她低声说，“我希望你现在不再怪我。我当时没有给你带来丝毫的伤害。”

1776年，她的人生改变了。就是在那年，美国宣布独立，而她却要把她的感情收紧。曾经有不少提亲的，大部分是商人，年纪在二十几岁和三十出头。她对他们都非常有礼貌，不过非常、非常令他们泄

气。婚姻成了她回避、不再去考虑的事。家里人开始感到绝望。

但是那年的一月，让-马利·罗兰出现了。他个子高，受过良好的教育，到过许多地方旅行，有父亲般的善良和老师般的正经。他属于少数贵族阶层，可他是五个儿子当中年龄最小的；有些土地，还挣些钱，仅此而已。他是个管理人员：属于刚刚诞生的那种房地产类型的管理人员。他以稽查人员的身份到欧洲旅行过。他懂得有关漂白、扎染、做鞋带和利用泥炭作为燃料的知识；懂得有关弹药制造、猪肉疗效和镜片打磨的知识；懂得有关物理、自由贸易和古希腊的知识。立刻，他就感受到她本人对知识的渴求了，起码对某种类型的知识的渴求吧。起初，她没留意到他那奇怪的、满是灰尘的外衣，磨坏的里子，还有，鞋不是用鞋扣而是用旧绶带固定；当她留意到这些细节时，她心想，遇到一个相当没有虚荣心的男人该是多么惊奇。他们的交谈非常诚恳，从头到尾都是俏皮话，还有谨言慎语的客套。

他吻了她的指尖，不过那是礼貌性的。他在房间的另一边，与她相对而坐。他什么都不想尝试。他的样子有如一尊圣·保罗雕像，身子向下弓着，在你的下颌底下咕咕地在叫。

他们书信往来了，那些又长又吸引人、要花半天时间构思写作，还要花一个小时阅读的书信。起初，他们就普通的感兴趣话题写一些充满睿智的随笔。过了几个月，他们写到了婚姻内容——它的神圣性、它的社会功效性。

他去意大利待了一年，之后在出版了六卷的作品中汇报了他的旅行经历。

1780年，经过了充满思考而且各不相同的四个年份之后，他们结婚了。

新婚之夜，通过书信交流已不可能。她不知道她认为要发生什么样的事。她不让自己去想起学徒，想起他用手乱摸乱抓的事，或者去构建一个关于到底在她后面发生了什么事的理论。因此，她对他的身体、对他那长着稀稀拉拉正在变白的胸毛而且空落落的胸脯、对他猴急猴急地拽着她贴近的那个身体，对那份穿透处子的刺痛，还没做好心理准备。他的呼吸变了，她把自己的头向上放到他的肩上时，她问，“那是……？”可是他已经从她那儿滚到一边去了，睡着了，他那张开的嘴巴还在黑暗中呼吸。

第二天他醒来，把身子斜倾到她身上，既抱歉又关心地问：“你昨晚是完全无知吗？我可怜的亲爱的玛侬，要是我知道……”

孩子（他们俩都这么认为）证明婚姻是有道理的：欧多娜，在1781年10月4号出世了。

她有一种她为之感到骄傲自豪的能力，在几分钟内，她能抓住复杂事物的本质。给她出道题目，就让我们说，布匿战争[2]吧，或者蜡烛制造吧，一天之内，她会给你做出满意的解释；几周之内，她就能建起自己的工厂，或者为希庇鸥·艾弗里卡奴斯起草一份作战方案。她喜欢在他的工作上帮他的忙，这，对她来说是份享受。她从最低级水平开始，先抄写他想要学习的段落。之后，在做索引方面，她试了试自己的身手，证明自己不仅细心，而且能干；再之后呢，她就把自己储存的记忆和锲而不舍的好奇心运用到他的研究课题上了。最后，因为她写字流畅而且优雅从容，她便开始帮他起草报告、撰写信件了。哦，索性让我干那件事吧，她总是说，当你还在第一段上面支支吾吾的时候，我已经能够把它润色好了。我亲爱的，聪明的小姑娘，他总是说，少了你，我今后怎么办？

不过，她心想，我要的不仅仅是表扬这份奖赏；我要的是宁静的生活，可是，我要转到一个更大的舞台上去。了解那个赐给女人的地位，我才会称心如意，在尊重这个地位的同时，我要得到男人的尊敬。我需要得到他们的尊敬和他们的认可；因为我也制订计划，我也推理，我也有我自己对于法国现状的各种看法。她希望，她可以通过某种不知不觉的过程把这些想法输入到国家立法者的头脑中：如同她把这些方法输入到她丈夫的头脑中一样。

她想起了七月的一天：苍蝇聚成一团一簇的，在病房的一个窗框上嗡嗡地叫着，白纸上面是她丈夫的黄脸，还有她的婆婆，一个八十五岁的专制君主，在角落里点着头，她的呼吸像是在吹口哨一样。她穿着灰色裙子，在打量着自己：因为年老体恙，再加上天热，头脑昏聩，端着草药茶悄悄地经过房间。窗户外夏天在固执地向前。

“夫人？”

“安静。什么事？”

“夫人，巴黎传来的消息。”

“有人病了？”

“夫人，巴士底狱倒了。”

她把茶杯掉在脚边，任其粉碎。后来，她心想：我是故意这么做的。罗兰从打盹中惊醒，从枕头上抬起头。“玛侬，发生了什么可怕的灾难？”

旧政权在角落处醒来了，冲着有人打搅她，她一边嘀嘀咕咕地在叫喊，一边用凶恶的眼神把她儿子的老婆纵欲无度的快乐看死了。

现在，她开始为新闻报纸撰写稿件：先是给《里昂快报》，然后给布利索的报纸《法国爱国者》。（她丈夫和布利索这两年最后终于有了书信联系。）她总是署名“里昂女士”或者“罗马女士”。1790年6月，她收到一封漂亮的信，如果字迹不是非常容易辨认的话，信的意思是要为《法国革命报》复印她的一篇文章在征求她的同意。她立马就同意了：那个时候她还不了解这家报纸编辑的性格。

在巴黎，伟大的机遇已经来到，她抓住了这个机遇。她已经使自己成为对爱国者来说有用的人物。不论是醒来还是睡着的时候，她都在梦想这么一个机遇；在她寂寞的学习时间里梦想它；肚子里怀着欧多娜的时候，她一边望着挖墓人在阿米恩的一块公墓干活，一边梦想着它。罗兰夫人沙龙。因此，也许，在细节上，这个梦想令人失望。男人都不重要，他们轻佻，他们思想错误，她只好咬着嘴唇停止干预，那样会使他们的威信降低。可是，这才是开始呀；很快，他们将会再次走上通往巴黎的道路。

最近这几个月，她一直没有让自己脱离当下的局势。她靠的是在一只上了锁的抽屉里保存的几封来自布利索的信，来自罗伯斯庇尔的信，还有来自那个既严肃而又漂亮迷人的年轻代表佛朗索瓦-列奥纳德·布卓的信。从这些信里，她得悉三月田的事后影响。他们已经告诉她（她总是讨厌只晓得个大概，可是事件紧迫得这么厉害。），路易是怎么恢复王位的，怎么发誓要坚持宪法的；拉法叶特，不再担任国民卫兵的指挥官，他是怎么为了一个部队的职位而离开巴黎的。新立法大会已经召开，先前的代表被禁止参加。于是，布卓回到自己在伊文努斯的家。没关系；他们可以继续信件往来；毫无疑问，他们会再次会面的。

他们的朋友布利索现在还是代表：亲爱的工作如此卖命的布利索。罗伯斯庇尔并没有动身到自己的故乡去。他还在巴黎，重建雅各

宾派俱乐部，还带来一些新代表，向他们介绍辩论的规则和程序，这就使得国民大会本身的辩论相形见绌了。罗伯斯庇尔，一个勤勉之人；可是，他还是令她感到失望。

大屠杀那天，她给他捎了个音信，主动提出要把他藏在自己的寓所里。不过，她没有收到回音。后来她听到他被一个经商的家庭接纳了，现在就跟他们住在一起。危险时刻根本没到来的时候，她觉得无聊、失望。她看着自己蔑视一个政权；她看着自己滔滔不绝地高谈阔论，把国民卫兵的嚣张气焰给震慑住。

也是在这一次的流放中，她带着某种兴趣跟踪了丹东先生和他友人的事业。获悉他抵达英国的时候，她感到如释重负，而且希望他就一直在那里待着。不过，她还要寻找情报；一旦有了大赦的谣言，丹东先生就会重新回来。为了参加立法大会，他有胆气表现自己；而且在一次选举会议中间（她已经听到了），一名官员拿着抓他的逮捕令赶到了。他遭到暴民的言语谩骂和身体毒打，这些伤害似乎在他的所有活动中都伴随着这位律师，之后，这位官员被送进了阿拜耶监狱，在那里，他在专门关过丹东的那个牢房里被囚禁了三天。

大赦令已经通过，但是选举人员已经看透这个乡巴佬的鬼把戏。丹东遭到拒绝之后，退回到他的省里反省，眼下，他拿定了主意，他想要当检察官代表。凑巧的是，他在那里也将遭遇挫败。（她希望）法国被流氓统治的时间还遥远得很呢。

为了将来……一想到在巴黎愚蠢的人民当中再一次出现为国王和王后欢呼的事儿，她就心烦气恼，仅仅是因为他们把他们的名字签署在宪法上：好像他们忘记了这些年来的专制和贪婪，忘记了在去瓦恩尼斯道路上的背叛一样。路易跟外国列强狼狈为奸，那么多的情况对她来说再明朗不过了；将会有战争，如果我们不首先出击，我们就是愚蠢。（她把手上的衣服布料转了一下，用针勾住线圈，好打一个结头。）作为共和国，我们必须就像雅典人斯巴达人一样开战（她伸手去拿剪刀了。）路易非要被废黜才行。杀了更好。

之后，贵族统治将会永远结束。

过去一直就是这样的统治……

又有一次，很久之前，她外婆曾带她到位于马莱的一个屋子去拜访一位贵妇，她跟这位贵妇有些熟悉。有个脚夫鞠着躬，把她们领进

门；沙发上斜靠着一位年迈的妇女，她穿着透明睡衣，长着一张愚蠢的脸，上面敷了脂粉。一只小狗从窗帘里窜出，竖起笔直的腿，在弹跳，还汪汪地冲着她们乱叫狂吠；贵妇人摆了摆样子，朝小狗骂了声，然后示意她外婆坐到一张低矮的凳子上。出于某种原因，在这个家里，人们用她外婆少女时用的名字称呼她。

她本人被丢在一旁，站着，既感到炎热，又不出声。因为那天清早，她外婆在她头发上施加折磨，她的头皮依然疼得厉害。这个老女人在垫子上面不住地挪动，她那颐指气使、令人好奇、未加修饰的嗓音里，不住地发出锯齿般的声音。玛侬被要求往前走走，她穿着笔挺的、最漂亮的裙子，向她点头行屈膝礼。因为那次行了屈膝礼，三十年后，她至今还没有原谅自己。

浑浊的眼睛在注视着她。“信教，是吗？”贵妇人说。

狗的气势减弱了，在她身边呼哧呼哧地吸气；一块被丢弃的挂毯躺在沙发扶手上面。她垂下眼睛，“我想履行我的职责。”

她外婆在凳子上痛苦地腾挪。老妇人拍拍她带系带的帽子，好像她在镜子前面一样；然后她把刻薄的目光又转向玛侬，并开始问她问题，学校教本上的问题。当她带着刻意的礼貌回答正确时，这老东西轻蔑地笑了笑。“是个小学者了，是吗？你认为那就是男人所要的东西吗？”

一问一答的形式结束了。她仍旧站着，在这个缺少空气的房间里感到头晕了。她非得听到列举她的优点和缺点的话才行。已经有了漂亮身段了吧，贵夫人说；仿佛要暗示，等她长大，她会发胖。菜黄的肤色嘛，贵妇人说；最终，你的肤色可以变得光鲜。“告诉我，我亲爱的，”她说，“你曾经买过彩票吗？”

“没有，夫人，我不信运气游戏。”

“她是个多么正经的学究啊，”老东西把音调拖长了说。一只手猛地窜出，像用了持骨虎钳一样，抓住她细小的手腕儿。“我要她给我买张彩票。我要她抓个号码，你明白，然后把彩票拿到这里交给我，她要亲自把它交给我。我认为她有手气。”

在街上，她在上帝洁净的空气中吞咽着。“请问，我不需要回去，是吗？”她想奔跑回家，回到她的书本，回到书本中那些通情达理的人那里去。

即便现在，每当有人说到“贵族”这个词，每当他们提到“一个贵妇人”或者“一个有头衔的女士”时，她的脑子里唤起的就是那个恶毒赌徒的画面。不仅仅是那个系着带子的帽子、刻薄的眼神，或者令人窒息的话语。而是四处弥漫的浓烈的麝香味，那种盖在（她知道）她颓败体表上的含着芳香的臭气。

真的，彩票。在共和国下不会再有赌博了，她心想；不会再允许赌博了。

巴黎：“瞧，”法官对法院文员说，“他们是否要把约翰浸礼会的会士留下，这我不管。他们已经违反了游戏规则，我要判他们六个月的刑期。不过，为什么你认为德穆兰已经回到律师协会了呢？”

“为了钱呗，”文员说。

“我原以为奥尔良给他们付了很多钱。”

“哦，公爵已经完蛋，”文员欣喜地说。“德·让利太太现在英国，拉克洛已经回到了他的政府，那些情人们正在讨好丹东。当然，他们从英国政府拿钱。”

“什么，你认为英国已买通了丹东？”

“我认为他们一直在给他们付钱，不过，这不是一回事儿。他们是一帮肆无忌惮的家伙。在这个国家，过去是一个当你给人行贿时你才可以信赖他的诚实的时代。”

法官在椅子上坐立不安地动来动去。文员说话变得精辟了；要是这种情况发生，他们总是晚到家。“而且，”他说。“跟手头的事情有关。”

“啊，是啊，德穆兰先生。他接受了他岳父的投资建议，从事巴黎城市债券业务。我们大家都知道他们出了什么事。”

“的确是这样，”法官动情地说。

“眼下，当局已经查封了他想作为另外一份收入来源的那份报纸。”

“他不大可能变穷。”

“他有钱，不过，还想得到更多。如果没有什么特别的地方，在这方面，他和我们其他人一样。我明白，他在股票市场玩。他在那方面等待有所回报的同时，还想从律师协会现在可以拿到的丰厚酬劳中

获得补偿呢。”

“有人告诉我，他讨厌这个行当。”

“可现在不一样，是吗？现在如果他入会有困难，我们就得坐着等他把话说完。我们有些担心——”

“不是我，”法官底气十足地说。

“他能干。”

“这一点我并不否认。”

“每当制鞋商发现警察干涉他们的享受时，他们就请他们自己的人来打官司，这有多方便哪。亚瑟·迪龙，德·希勒雷，那一帮家伙，他们已经唆使他干这档子事了。”

“而且，他相当公开地跟他们有来往了——你会觉得爱国者——”

“他的多数事情我要忍耐。毕竟，在某种意义上说，他现在就是革命嘛。不过，我相信有一些低声的埋怨。不过毕竟——这是巴黎，不是日内瓦。”

“我相信你本人就是个好赌之人。”

“那是顺便说说而已，”文员轻松活泼地说。“也许，像德穆兰先生一样，在个体的私人生活中，我对限制国家干涉感兴趣。”

“你同意他的看法？”法官说。“很快我会看到你站在桌上用靴子踢人了；一个身穿家织裤子的无裤裆党人，一顶红帽子戴在你那令人尊敬的秃头上，一把叉子挨着你身后的墙壁放着。”

“极有可能，”文员说。“这些就是这个时代的特点嘛。”

“我要忍耐很多，可我不会允许你像巴雷·杜彻斯尼一样抽烟斗。”

卡米尔对着他的客户做了个小小的手势，手势里包含着悔恨和歉意，然后把笑脸转过来，对着法官。这个男的和这个女的面面相觑，任由他们的肩头松耷了一些。“你们逃不过坐牢的，”他们的辩护律师告诉过他们了，“所以，我们不妨利用你们这个案子来讨论一些更宏大的问题。”

“我希望请求法庭——”

“起立。”

律师踌躇了一下，站了起来，若无其事地走到法官那边，近距离地注视着他。“我要请求同意公开我的观点。”

法官压低了声音。“你打算引起某种公开辩论吗？”

“是的。”

“得不到我的同意，你不可以那么干。”

“这是个程序，是吗？我只是礼貌而已。”

“针对根据事实做出的判决，你有什么要争论的吗？”

“没有。”

“根据法律的判决呢？”

“没有法律判决。”

“那根据什么？”

“我反对利用法庭作为国家干涉的道德说教工具。”

“真的？”法官身子向前倾了倾；他喜欢为一些大而空洞的话争论。“正如你好像已经把教堂从现实图景中抹去一样，假如法律不那么做，你打算使人们成为他们该当成为的人那样吗？”

“谁该说人们该当成为什么样的人呢？”

“假如人们选举他们的律师——这个现在他们正在做——难道他们不会为了交给他们的那个任务争辩吗？”

“可是，假如人民和他们的代表是由腐败社会形成的，他们将如何做出良好的决定呢？假如他们没有经历过这样的社会，他们该当如何形成道德社会呢？”

“我们过去常常是通过神圣恩典这个机构实施的。不过，这一点新宪法并没有说明。”

“你要错到什么程度才行？”法官说。“我原以为，你们这些家伙都是从事人类道德再生事业的。你没有跟你的友人保持步调一致，难道这不让你感到焦虑吗？”

“自从革命之后，你就允许发表不同意见了，不是吗？”

他似乎还在等着应答。法官却感到惴惴不安了。

---

[1] 爱尔维修（1715—1771），法国启蒙思想家，唯物主义哲学家。曾任王室总包税官，他利用职务上的便利了解法国社会的真实情况，深切感受到人民对封建专制统治的不满和反抗情绪。后担任王后司膳部部长的空闲职务，致力于理论研究和著述，并加入启蒙学者的行列，与狄德罗等人一起参加了百科全书的编辑工作。他的主要著作有《论精神》（1758）和《论人的理智能力和教育》（1773）。

[2] 罗马于公元前509年建立共和国，在向地中海扩张的过程中，于公元前264至前146年与迦太基之间爆发过三次战争。罗马人称腓尼基人为“布匿”，迦太基曾是腓尼基人在北非建立的殖民地，因此，罗马与迦太基之间的战争被称为布匿战争。

第2章

丹东：他的肖像已经画好（1791）

乔治-雅克·丹东："名声是个婊子，谈论子孙后代的人乃虚伪之徒和蠢货。"

现在我们碰到了一个问题。这个叙事他应该有个角色，这在当初没有料到。可时间逼人哪；问题又层出不穷，再过两年稍多一点时间，他将死去。

丹东没写，他也许拿着一摞笔记走进了法庭；我们已经再现过这样的场面，虚构的，但有可能会发生。这些案子的记录都已散佚。他从没记过日记，只写过为数不多的信：也许，除了写过那类甫一收到即被撕碎的信吧。他不信任他也许在纸上表达过的决心，因为那是他的临时看法，他也不信任长期诱惑。他可以在被三色覆盖的委员会桌子上划清他的界限；其他人做会议记录。如果在雅各宾派俱乐部有什么观点需要强调，在科德利埃俱乐部有爱国怒气需要发泄，大家要等到周六才能看到他的讲话的重新表述，他们还会发现，虽然讲话经过了许多润色，刊登在卡米尔·德穆兰的报纸用灰纸做成的封面之间，但是还是有不少的恶语谩骂。在兴奋的时候——屡屡有这样的次数——这份报纸的各种临时版本总是被扔在一起，一周出版两次，有时候每天一次。如丹东所见，卡米尔性格中最为奇怪的一面就是，他在每一个空白之处都要涂鸦；他每次见到一张没人用过而且对人无害的、老老实实的纸，他总要对它施加迫害，直至纸上写满黑压压的单词，然后再涂写这些单词的姐妹们，如此这般，对折的一叠纸就被他从头写到了尾。

当然，自从大屠杀以来，这份报纸不再出现。卡米尔说，他对最后期限、冲印刷工人发火的脾气和排版错误感到恶心难受。他把原先的催逼情况变成了自由撰稿。这倒不是个弊端，只要他每周创作出和丹东说的话语同样多的语词就行。从现在到他的事业结束期间，丹东

要做无数的演说，有些演说持续几个小时之久。他边走路边在脑子里构思。也许你能听到他的声音。

九月我从英国回来了。大赦是旧国民大会所采取的最后一次行动。我们应该本着和解精神开启这个新时代——或者一些诸如此类的神圣话语吧。你将会看到和解是如何成功达成的。

今夏发生的很多事件伤害了爱国者们——差不多，在许多场合——我回到了属于保皇派的巴黎。国王和他妻子又一次在大庭公众场合露面了，而且还得到了人们的欢呼。我看不出有任何理由为此感到难过别扭。我向来是个慈祥和蔼之人。我不需要告诉你，我的那些科德利埃派中意志坚强的朋友们的感觉跟我不一样。自1788年以来，我们已经走过漫长的征程，那个时候，我知道的仅有的几个共和派只有比劳德-瓦恩尼斯和我亲爱的、打不倒压不垮的卡米尔。

关于拉法叶特（我很抱歉，我还没法习惯于叫他莫迪埃。）离开首都这件事，我感到有些高兴，但是为时过早。要是他出走国外，我个人会下令燃放三天的烟花，会在我们河流的这一边自由地做爱；然而此人现在跟我们的敌人站在一道，一旦我们遇上战争，在六个月或者九个月之后即将爆发的战争，我们又将把他变成民族英雄。

十月，我们讨厌的爱国者杰罗姆·裴迪昂当选为巴黎市长。另一位候选人是拉法叶特。国王的妻子对这位将军恨得太深了，为了保证裴迪昂当选，她改天换地了——裴迪昂，请你注意，是个共和派。我把这件事当成我要证明女人在政治上无能的最好例证。

当然，我不清楚裴迪昂是靠王室领取工资，这仅仅是有可能。这些日子里，有谁会去跟踪记录呢？他坚信，在从瓦恩尼斯回程的途中，国王的姐姐爱上了他。为此，他已经使自己变得滑稽好笑了。脸上没有任何怪异表情的罗伯斯庇尔没有汇报他的情况，我感到惊讶。顺便说一下，新的流行口号是：“要么裴迪昂，要么是死亡！”卡米尔在雅各宾派俱乐部大声发表评论说，“不大算得上是个良好选择”，结果换来的是几张奇丑无比的脸。

突然被擢升，杰罗姆感到完全头晕目眩了；当他堂而皇之地接待罗伯斯庇尔，强迫他坐下吃完一顿宴席时，他犯错了。最近，卡米尔对罗伯斯庇尔说，“过来吃晚饭，我们有极其好的香槟。”罗伯斯庇尔

回答道，“香槟是自由的毒药。跟你的老朋友说话，这算什么方式呢！”

我没能被选入新国民大会这件事令我感到失望。出现这样的情况——原谅我吧，如果我的口气听起来像是罗伯斯庇尔的口气——是因为反对我的人数多；因为我们没有修改限制性质的选举权利。如果我从街头百姓那里寻求授权，我可以当国王，如果我要当的话。

不过，我从来没有声称过我无法实现这一愿望。

我为我自己感到失望，同样也为我的朋友们感到失望。他们一直在为我卖命啊——卡米尔，当然，特别是法布尔——眼下，我成了唯一让那个天才冲垮我们时代的渠道了。可怜的法布尔啊：不过他还有用场，照他的方式来看，他蛮能干的。献身于丹东的进步事业，他身上的这个特点我更喜欢，胜过其他所有人。

轮到我的时候，我希望获得一个职位，这样我可以对他们有用了。这么说吧，我的意思是，我可以帮助他们实现他们的政治抱负，提高他们的收入。别装作感到震惊，或者装作这不过是摆摆样子。正如我们的婆娘们所言，我向你保证情况总是这样。除非有适当的报酬，没有人愿意谋求职位的。

选举之后，我去阿希斯待了阵子。加布丽艾尔有望在二月份生孩子，眼下需要休息静养。一个人在阿希斯无事可做，除非他喜欢干农活儿，就我有限的了解而言，她不喜欢。远离巴黎似乎是一段过得美好的时光。罗伯斯庇尔在阿拉斯（利用他省份的口音，我冒昧地猜），可我觉得，如果他能放手不管，我可以做成同样的事情。巴黎不是令人特别地愉快。布利索呢，在新国民大会有许多朋友，正忙于寻求与欧洲列强开战政策上的支持——这是一项具有如此巨大风险而且并不妥当的政策，我试图跟他辩论的时候，我变得完全语无伦次了。

现在，在阿希斯，我母亲和我、我继父、我未出嫁的妹妹皮埃尔蕾特、我的老护士、我的大婶、我姐姐安妮·玛德琳、她丈夫皮埃尔，还有他们的五个孩子，一起都在我的屋檐下。这样的安排虽说喧闹，但是一想到我能以这样的方式给我的家人提供生活保障，我就感到心满意足了。我已经完成五块地的购买交易，包括一些林地在内；我已经把我的一片农场租了出去，还买了更多的牲口。你知道，我在阿希

斯的时候，我就再也不想看到巴黎。

很快，我在城里的朋友们决定，我应该谋求一份公职。准确地说，他们想要我代表第一检察官这个职位。倒不是这个岗位具有根本的重要性。我的候选资格本身就是为我作宣告的方式：说话的方式吧，“丹东回来啦。”

为了向我解释这个计划，卡米尔跟他妻子到阿希斯来了，带着几个星期积攒下来的闲言碎语，还有几只装满报纸剪贴、信件和宣传册的袋子，东西装得太满，要溢出来了。加布丽艾尔算不上热情地接待了露西尔。那时候，她已经怀孕六个月，样子不中看，人也容易累。露西尔的乡下来访当然需要一整套新衣橱，既要简单又要美观好看；她变得更漂亮了，但是，正如安妮·玛德琳所言，哦，人太瘦了。

这个把巴黎人看成与红色印第安人有亲缘关系的家庭既带着防备心理又显得彬彬有礼地接待了他们。之后，过了一到两天，安妮·玛德琳干脆把他们加入到她的五个孩子中去了，见到他们，就给他们吃的，带着他们走遍了整个乡下，一路上强迫他们走路，为了煞煞他们的情绪。一天，晚饭之后，露西尔在谈话中说，她觉得她可能怀孕了。我母亲眼睛四处一溜，落到了卡米尔身上，然后说，她感到吃惊，非常吃惊。我觉得，也许现在是回巴黎的时候了。

“你什么时候再回家？”安妮·玛德琳问她哥哥。

“几个月之后吧——把孩子给你看看呗。”

“我的意思是，永远。”

“哦，国家现状——”

“那跟我们有什么关系？”

“你知道，在巴黎，我有个职位。”

“乔治-雅克，你只告诉过我，你是个律师。”

“从根本上说，我是个律师。”

“我们本以为费用在巴黎一定非常高昂。我们本以为你在这个国家一定是个顶级律师。”

“不完全是那样。”

“是的，不过你成了重要人物了。我们不清楚你在干什么。”

“我在干什么？如果你一直跟卡米尔谈话，他是在夸大其词。”

“难道你不害怕？”

“我该怕什么呢？”

“你得又逃跑一次了。下一回情况不顺，会出什么样的事？像我们这样的人，我们有我们自己的快乐呀——我们也许会登上这个垛子的顶上一两年时间，但是这不会长久，这不符合事物该有的本质啊。”

“你知道，我们在尝试改变事物的本质。”

“可是，难道你眼下就不能回家？你有地，你有你所需要的东西。跟你老婆一起回来吧，让你的孩子和我的孩子，按照他们该有的样子，一起长大，把那个小姑娘带过来，就让她在这儿生孩子——乔治，那孩子是你的种吗？”

“她的孩子？天哪，不是我的。”

“这不过是你看她的方式。好了，我该如何知道巴黎出了什么事？”

于是，我就代表选举了，但是被一个名叫德·耶尔威尔的人击败了。几天之内，这个叫耶尔威尔的人被任命为内政部长，因此，他从我的道路上被清理了。有新选举了。这一回，我的对手是考洛特·德·艾尔博瓦，当红的剧作家，我觉得我必须把此人看成是革命同志。投票人也许会质疑我是否胜任职位，但是考洛特却具备了一条疯狗所具有的吸引力。我的优势非常大。

通过这件事使你自己成为你想要成为的人。我的对手从中获益很多，但是对我却不利。他们说“皇宫插手了”。因为路易·卡佩保留了部长任命特权，所以，要是情况不是这样，那反倒蹊跷。

让我把这个情况跟你说说清楚吧：他们说我“领了皇宫的工资”。眼下这算是一项非常模糊的声明、一个并不准确的指控，除非你对姓名、日期和工资额度能够更加明确地解释，我不会认为有必要做任何陈述申明。可是，如果你问罗伯斯庇尔，他会为我的人格担保。眼下，这算是最高的保证了；因为他怕钱，他是出了名的“不可腐蚀之人”。

假如你觉得同情我，那么就把德·耶尔威尔的清理看作是个巧合吧。如果不是，那就安慰你自己吧，我的朋友雷让德勒最近得到一大

笔钱，人家要他割断我的喉咙。但是，他把此事告诉了我；显而易见，在拒绝一笔丰厚的现金待遇的时候，他是相中了某个长期的好处。

我的新工资有其用场，作为一名出色的公共官员的地位也没什么不好。我觉得现在我们可以被人家看到花上一点钱、但是不会招致批评（哦，当然我错了）了，于是，在最后几个枯燥乏味的星期当中，我让加布丽艾尔忙着为我们的公寓挑选地毯、瓷器、银器，这所公寓我们刚刚重新装修好。

不过，我觉得你不想知道有关我们的新餐桌的情况——不过，你想知道谁在新国民大会任职。律师，自然是。像我本人一样的有产人士。右边，是拉法叶特的支持者；中间，是没有立场的特别多的一批人。左边呢，这才是眼下让我们关注的事。我的好朋友埃罗·德·塞谢尔是名代表，我们有些被科德利埃俱乐部新招入的人员。布利索是那些被选为巴黎代表当中的一员，他的很多朋友们好像可能有资格获得大众的关注。

关于“布利索的朋友们”，我必须就一些情况做出解释；这是个错用的名称，因为他们当中很多人没法受得了他。但是，成为“布利索的人当中的一员”就是一种价格标注，是个标签，是我们觉得有用的东西。在旧国民大会，米拉波在过去常常手指着左边，大声喊道，“安静一下，那三十个声音”。罗伯斯庇尔有一天对我说，假如所有“布利索的人”都一起坐在雅各宾派俱乐部，那倒也方便，这样一来，我们就可以做同样的事了。

我们想要他们安静不要讲话吗？我不知道。假若我们能够消除这个荒唐好笑的战争或者和平的事——这需要消除很多事——那就不会有多少事使我们分裂了。不知什么原因，他们恰恰就不属于我们这类人——这，难道他们没有让我们知道吗！他们是许多来自吉伦特区的杰出人物，他们当中有波尔多律师协会的指路明灯。皮埃尔·维尼奥德是个优雅的演说家，在议会中算得上是最出类拔萃的——假如你喜欢那种古老类型的演说，不过，这种风格跟在我们河岸这边装出来的凶残风格有点不同。

“布利索的人”当然是既在大会里面，又在大会外面。有裴迪昂——现在是市长，如我所言——，还有让-巴普蒂斯特·罗维，小说

家，此人现在正为报纸撰稿呢——当然，你会记得佛朗索瓦-列奥纳德·布卓，那个年轻无趣的家伙，总是跟罗伯斯庇尔在一起，远远地坐在旧国民大会的左边。他们之间有几份报纸，在公社和雅各宾派俱乐部里，还有各种各样有影响力的职位。他们为什么聚集在布利索的周围呢，我根本弄不懂，除非他们需要把他神经质的能量作为动力。他在这里，在那里，表达即兴观点，做闪电式分析，眼睛一眨就构想出一篇社论。他永远都是在成立委员会，在发展项目；他永远都是在酝酿计划，在开辟道路，让他的机器运转。我见过维尼奥德，一个块头大、镇定从容的人，从他浓密的眉毛下在打量着他；布利索在喋喋不休的时候，他不经意地发出了轻微的叹息，脸上表现出痛苦疲惫的表情。我理解。卡米尔也能以同样的方式让我感到身心疲惫。不过，对于卡米尔，有件事你必须要说一下——甚至是在最为危险的情况下，他都能让你大笑。他甚至能够使“不可腐蚀之人”大笑。是的，我亲眼目睹过这样的情景，弗雷农说，他也亲眼见过——不得体但是开心的泪水，顺着“不可腐蚀之人”的脸啪嗒啪嗒直流。

我并不希望表明，布利索派是个如此坚定的党派。但是，他们彼此见面的次数很多——沙龙生活，你知道的。去年夏天，他们常常在一个年迈的、名叫罗兰的公寓里碰头。罗兰是个乡下省份无足轻重的人物，娶了个比他年轻得多的女人。要不是因为她无穷无尽的激情，这老婆勉强还算得上有点姿色吧。她是一直想要有年轻男人围着她转的那种类型的女人，然后让他们彼此争风吃醋。可能她让这个老丈夫戴上了绿帽子，不过，我怀疑，那，对她来说是不是真正的目的——她想要得到满足的并不是她的身体。噢，我觉得是这样的。使我放心的是，我对她并不十分了解。

罗伯斯庇尔过去常常到那里去吃晚饭，因此，我想，他们是一帮思想高尚之人。我曾问过他，谈话的时候他不是说了很多的话；他说，“我一声不吭，就坐在角落里，咬咬我的指甲。”他有他自己的快乐时光，马克西米连就是这样的。

在十二月头上，从阿拉斯回来之后不久，他就来我的家中拜访了。“我打搅你了吗？”他问，和往常一样，一副焦急不安的样子，一边拿眼睛朝我的客厅里瞅，保证没有他不想见到的人。我漫不经心地挥手要他进来。“不过，你在乎狗吗？”

我赶忙把放在他肩上的手拿开。

“我并不想到处带着它，”他说，“可它总是跟着我。”

这只狗——体型和一只小驴一般大小——躺在他脚下，头放在爪子上面，眼睛在脸上。这是一条了不起的花斑狗，名字叫布朗特。“他是我老家的狗。”他解释道。“我原来以为我应该带着它的，因为——哦，莫利斯·杜普莱要我有个贴身保镖，而我呢，不喜欢有人到处跟着我这个想法。我以为狗——”

“我肯定它会。”

“它非常乖。你觉得这是个好主意吗？”

“哦，毕竟嘛，”我说，“我有雷让德勒当我的保镖。”

“是的。”他不安地挪动着，这导致狗的耳朵在抽搐。我的心思全在马克西米连身上。“有一个针对你的暗杀阴谋，这是真的吗？”

“不止一个，我明白。”

“不过你没让他们吓到。丹东，我非常尊敬你。”

我感到莫名其妙：我过去没指望有人证明。我们略微就他的阿拉斯之行闲聊了一时半会儿。他告诉我有关他姐姐夏洛特的情况，她是他在公开场合最为热心的支持者，但是，在私下场合，她却令他感到心烦。这是头一回他跟我谈起他的私生活。我对他的全部了解都是来自我从卡米尔那里获悉的情况。我觉得，当他回来发现巴黎全是新人在管理事务的时候，他把我看成是他的老战友了。我安慰自己，他已经原谅了我，他与阿黛乐解除定亲之约的那个时候，我曾取笑过他。

“因此，你打算拿新国民大会怎么办？”我问他。

“我觉得他们比过去那一帮人好多了。”他语气中缺少热情。

“可是？”

“这些来自波尔多的人，他们对他们自己的看法倒是很好。我想知道他们的动机，仅此而已。”然后，他开始谈起拉扎尔·卡尔诺，一位他熟悉多年的军事人员，此人现在是名代表。卡尔诺是我听到他表扬的第一个战士，可能也是唯一的一个。“还有库颂，”他说，“你遇见过他吗？”

我遇到过。库颂是个残疾人，他坐在特制的椅子里，有个侍从帮他到处推着轮椅；遇到有台阶的时候，侍从就把他抬到自己的背上背着他，他萎缩的双腿在下面拖着。遇上某个乐于助人的会把椅子搬上

来，这个可怜的人啊，之后再被放回到椅子上，之后他们走开。虽然身体残废，但是，他像罗伯斯庇尔一样，作为律师，喜欢星光灿烂的人生。库颂的脊椎有毛病，长期感到疼痛。罗伯斯庇尔说，这并没有让他感到痛苦。只有罗伯斯庇尔可能相信这句话。

他说，他有点担心好战分子——换言之，“布利索派”。

“你刚从英国回来，丹东。他们打算对我们开战吗？”

我能向他保证，只有极端挑衅才会使他们开战。

“丹东，战争将是灾难性的，是吗？”

“这毫无疑问。我们没钱。我们的部队由贵族指挥，他们的同情心也许还是在敌人那一边。我们的海军简直就是奇耻大辱，丢尽了脸面。在国内，我们政见不同。”

“我们一半的官员，甚至不止，已经移居到国外。如果我们打仗，只好由农民拿着叉草的叉子去打仗。如果我们能够承受开支，要么就是串叉。”

“这样也许会使某些人得益，”我说。

“是的，皇宫。因为他们觉得，战争引起的混乱无序将会迫使我们回到君主制度上来；他们还觉得，当我们的革命遭受挫折失败，被迫屈服，我们将会爬到他们面前，乞求他们帮助我们忘记我们曾经自由过。如果那种结果得逞，如果普鲁士军队烧毁我们的家园，屠杀我们的孩子，他们在乎什么呢？看到那一天，对他们而言，就是看到了吃的喝的。”

“罗伯斯庇尔——”

然而，他无法被人打断。“因此，即使战争是针对安托瓦内特自己的人发动的，皇宫还是会支持战争的。有些在国民大会任职的人，自称是爱国者，他们会抓住一切机会，把人们的注意力从真正的革命战斗上分散开。”

“你是说布利索派？”

“是。”

“你为什么觉得他们想要，如你所言的那样，分散注意力呢？”

“因为他们害怕人民。他们想要制衡革命，阻挠革命，因为他们畏惧真正行使人民的意志。他们要革命满足他们自己的目的。他们想要填饱自己的私囊。我将要告诉你，为什么人民总是需要战争——那

是因为从战争中捞钱容易方便啊。”

对这个残酷的结论，我感到惊奇：不是我以前没有得出过这个结论，而是罗伯斯庇尔竟然会得出这个结论，思想纯洁、动机高尚的罗伯斯庇尔啊。

“他们谈到，”我说，“把自由带到欧洲的十字军东征。至于如何进行，传播兄弟情谊的福音，这是我们的责任。”

“传播福音？哦。问问你自己——谁喜爱武装的传道士呢？”

“到底是谁？”

“他们说话的口气好像他们把人民的利益装在心中，但是它的目的将是军事独裁专制。”

我点了点头。我感觉到他说得正确，可是我不喜欢他讲话的方式；他说话，如果你听懂了我的话，仿佛不容争辩似的。“难道你不认为，”我说，“布利索和他的朋友们因为美好的动机也许会获得赞誉？他们觉得战争将会把全国人民团结起来，使革命安全可靠，从而使欧洲的其他国家不会找我们麻烦？”

“你那样看吗？”

“从我个人来讲，不会这样看。”

“你是个傻瓜？还是，我是个傻瓜呢？”

“不是。”

“难道道理说得还不清楚吗？按照法国目前的状况，贫穷、没有武器，战争就意味着失败。失败要么意味着军事独裁者，他能杀就杀，然后建立新专制；失败要么就意味着绝对君主制的完全倒台，或者复辟。可能意味着两者兼有，一个接着另一个地到来。过去十年，我们的成果没有一件被保存下来，对你儿子来说，自由将是一个老人的白日梦。丹东，这就是将要发生的事。没有人能够真心诚意地从反面去思考。因此，假如他们确实这么考虑过，他们就不真诚，他们就不是爱国者，他们的战争政策就是与人民为敌的阴谋诡计。”

“你是说，实际上，他们是叛国者。”

“实际上。有可能。因此我们必须加强我们自己的立场去反对他们。”

“要是我们能够赢得这场战争，你会赞成开战吗？”

“我讨厌所有的战争。”他强作笑容道。“我讨厌所有的没有必要的

暴力。我讨厌争吵，甚至人们之间的不同看法，不过，我知道，我注定了要忍耐。”他做了个小小的手势，仿佛要把所有的争论抛掷在一边似的。“告诉我，乔治-雅克——我说的话像是没有道理吗？”

“不，你说的话有逻辑……只是……”我没有办法想得出，该怎么来结束我的句子。

“右翼分子妄图把我当成一个疯子向世人展示。他们证明要使我成为这么一个人。”

他起身要走，狗随后蹦了起来，我抓住他的手时，狗朝我瞪了一眼，看了看。

“我想要跟你谈一谈，不是正式地，”我说。“我厌倦了在公共场合跟你说话，厌倦了从来没有开始对你有所了解。今天过来吃晚饭吧？”

“谢谢你，不过，”他摇摇头，“有太多的工作。到莫利斯·杜普莱家里看我吧。”

于是他下了楼，这个通情达理之人，他的狗啪嗒啪嗒地跟在他的后面，对着影子低沉地吠了几声。

我感到沮丧。当罗伯斯庇尔说他讨厌整个战争的想法时，这是一时的情绪反应——我也不是不受情绪影响的人。和他一样，我对于战士并不信任；我们怀疑，甚至嫉妒，好像唯有舞文弄墨的人能拿我们怎么样我们就怎么样似的。一天一天地过去了，呼吁战争运动的声势越来越大。我们必须首先出击，他们说，在我们挨打之前。一旦他们开始敲响大鼓，就没办法跟他们论理了。眼下，如果我非要抵制潮流，我倒宁愿跟罗伯斯庇尔一起行动，而不愿跟其他任何人一道。我也许会拿他开心——不，不是“也许会”，我确实会，不过我知道他的能量，而且，我也知道他的诚实。

可是……他在心里感觉到了什么了，然后他就坐下，在脑子里琢磨其中的逻辑。然后他说理性第一，之后我们都相信他的话。

我的确在杜普莱家中拜访了他，但是我首先让卡米尔去侦察了一下。当他身处险境时，这位木匠师傅已经把他藏好，我们都认为一旦情况正常，等等等等——可他还是留在了那里。

一旦朝着圣-奥诺雷大街的大门关上了，这地方就真算安静了，差不多是乡下了。院子里全是杜普莱的工人，但是没有一点声响，而且

空气新鲜。他在一楼有个房间，简单、但是令人心情舒畅。我没留意家具，我觉得这是一个没什么特别的地方。我拜访他的时候，他对着一只又新又满的大书柜，如果不算时尚的话，挥了挥手。“那个，莫利斯给我打的。”他对此感到乐滋滋的。好像有人愿意不辞劳苦，他就感到开心似的。

我看看他的书。让-雅克·卢梭的书摆了有一码长；很少有别的作者。西塞罗、塔希特斯，还有常见的：都已经翻旧了。我在心里纳闷——如果我们与英国开战，我非要把我的莎士比亚的书、我的亚当·斯密的书藏起来吗？我猜想，罗伯斯庇尔读不懂现代语言，只读得懂他自己的语言，这似乎是个遗憾。顺便说一说，卡米尔觉得现代语言他不屑一顾；他在研究希伯来语，正在找人教他梵语呢。

他曾经告诫过我应该对杜普莱一家有什么样的指望。“有……这些……可怕的……人，”他当时说。可是那天他正忙于装成埃罗·德·塞谢尔，因此我没有把他说的话当一回事。“首先，有这个家庭的父亲莫利斯。他五十或者五十五岁吧，正在秃顶，但是非常热心。他只能证明我们亲爱的罗伯斯庇尔身上最坏的特点。夫人是相貌平平的那一类人，从前也从来算不上好看。有个儿子，也叫莫利斯，还有个侄子，西蒙——最后这两人年纪都轻轻的，但是明显地相当愚笨。”

“不过你把关于他三个女儿的情况跟我讲讲吧，”我说。“她们值得拜访吗？”

卡米尔发出贵族才有的埋怨声。“维克多瓦，她和家具不容易区分开。她从不开口——”

“如果你处于这种情绪中，这并不让人惊讶，”露西尔说。（可是她却感到非常开心。）

“有个小女儿，伊丽莎白——他们叫她巴蓓特——她还可以忍受，假如你喜欢愚蠢的姑娘。然后，还有最大的那个姑娘——我找不到词儿来形容她。”

当然，她们不是。艾蕾奥洛莉，看来是个不幸的姑娘，平平常常的，没有活力，但是装腔作势。她是在大卫雕像下学艺术的学生，喜欢古典名字“考蕾莉娅”超过她自己非常贴切的名字：我承认，我发现这个细节让我光火。

为了消除一切残留的幻想，他发表意见说，罗伯斯庇尔房间的窗

帘是用夫人的旧裙子做的，因为这些窗帘正是她原本要为自己个人打扮而挑选的可怕的衣料。卡米尔就像这样连续好几天不停地说啊说啊，想要从他身上听出什么名堂是不可能的。

他们都是好人，我觉得；挣扎到他们目前这个舒适的状况。杜普莱是个坚定的爱国者：在雅各宾派俱乐部做朴素直白的发言，但是非常低调。马克西米连在那儿好像就在家里一样。每当我想到这，跟他们住在一起，可能在经济上对他有利吧。他尽可能体面地放弃了作为检察官的职位，说这个职位干扰了他“更伟大的工作”。因此，他没有办公室，没有薪水，必须靠积蓄生活。我明白，有钱但是保持中立的爱国者们靠他们的银行家们给他送汇票。你觉得怎么样？是的，他写了几句礼貌的话，然后就把汇票送回去了。

这些女儿们——害羞的那一位丝毫也不比另一位差，巴蓓特有一种学校教室的魅力。艾蕾奥洛莉，我老实说……

他们尽其所能地使他感到舒适：天知道，是有人该那样做的时候了。但是，根据我们更新改造过的标准来看，这是一种非常斯巴达式的舒适；每当我们用卡米尔称为“善良素朴的食物和善良素朴的女儿们”这样的话来耻笑杜普莱一家的时候，我担心这证明了我们身上最坏的品性。

后来，我意识到这个屋子氛围中某种奇怪的东西了。当这一家子开始收集他们新生儿子的肖像装饰墙壁的时候，我们有些人开始不愿意接受这种做法。弗雷农问我，我是不是觉得罗伯斯庇尔允许这样的事不是出奇地虚荣吧。我觉得我们所有人都已经把肖像备好了：就连我这么个连艺术家都要退避三舍的人都备好了。不过，这有所不同；你和罗伯斯庇尔一起坐在小小的客厅里，他在那里有时候接待访客，你会觉得他迎接你的目光不仅仅是其人本身，而且还用了颜料、炭画，还有三维陶土。每次我拜访他的时候，这种情况也许不是经常性的，总有一个新的罗伯斯庇尔出现在我面前。这使我感到不安，不仅仅是他的肖像和半身像，还有所有家人看他的那副样子。他竟然出现在他们门前的台阶上，他们为此感激，可是好景不长。他们的眼睛全盯着他，父亲、母亲、年轻的莫利斯，还有西蒙、维克多瓦、艾蕾奥洛莉、巴蓓特。要是身处在他的位置，我应该反问我自己：这些人真正想要得到什么呢？假如我把东西给他们，我会失去什么呢？

1791年岁末，我们或许已经感受到的阴霾被卡米尔返回律师协会这个连续不断的戏剧性事件给驱散了。

他们确实计划要开销很多钱，他和露西尔——虽然，和大多数爱国者们一样，他们雇有少数用人，但是没有马车，免得遭受大众谴责。（我有一辆马车，我担心，我把个人的舒适凌驾于大众的赞誉之上了。）可是大家的钱都花到哪里去了呢？他们娱乐，卡米尔赌博，洛洛特把钱花在女人花钱要买的东西上。可是，不管怎么说，卡米尔的冒险行为与其说是因为现金匮乏所致，不如说是因为需要一个新领域来做自我推销。

往日，他声称，他说话结巴完全妨碍了他辩论成功。当然，在大家还没习惯他的结巴现象之前，的确，结巴让人不适、令人厌烦，甚至还使人尴尬。但是埃罗已经指出，卡米尔已经从精神涣散的法官那里硬是拧出了一些非同寻常的裁决。当然，我已经观察到卡米尔的结巴现象时有时无。每当他生气，或者强迫性地希望阐明某个论点时，结巴现象就没了，消失了；每当他感到上了当受了骗，还有，每当他希望像人家一样表明他事实上是个好人时，虽然他真的不是非常能够应对世事，结巴现象就有了，就来了。这种情况很大程度上表明了他天生的乐观态度，也就是，经过八年的熟悉之后，有时候跟我在一起时，他是装作有结巴毛病，但他指望我相信这一点。他倒不是完全没有成功：有些日子，我被卡米尔的无援无助弄得如此困惑时，我就装作去为他开门。

直至新年，一切平安无事。那时候卡米尔接了个案子，为一对被扯进位于拉齐威尔通道赌馆官司的夫妇辩护。卡米尔为国家干预这个在他看来完全属于私德的事务感到难过；他不仅发表自己的观点，而且还把观点在全城到处公布。现在，布利索——一个在政治哲学方面和私人生活方面都有爱管闲事倾向的人，这让人为之惋惜——被整个事情激怒了。他在言语上攻击卡米尔，还安排一个写手，在报纸上抨击他。结果呢，卡米尔说，他要“毁灭布利索”。他说。“我只会简单地写他的自传，我没必要去美化、去点缀事实。他是个剽窃犯，是个间谍，假如我保持克制到现在，没有把这些保留意见说出来，那是因为这么久了我们彼此相熟的感情。”

“胡说，”我说，“那是因为害怕他可能会把你情况给抖搂出来。”

“一旦我跟他的关系完蛋……”卡米尔说。正是在这个关节点上，我感到我必须干预一下。在战争问题上，我们也许不是完全赞成，但是，如果我们要取得任何形式的政治权力，我们天然的盟友就是布利索派和吉伦特派的人了。

我希望，在卡米尔的私生活方面，我可以让你知道得更多。哦，他对露西尔发过天长地久、矢志不渝的誓言，发誓仅仅持续了整整三个月的时间，不过，从他在不同时间讲出前后并不连贯的陈述中，我猜想，他并没有移情别恋，为了得到她，他会把整个事情重新再来一遍的。他们之间没有人们彼此厌烦之后产生的那种彼此讽刺挖苦、彼此冷漠无情的现象；事实上，他们展示了一对有钱的年轻夫妇精力充沛、活泼生动、过着幸福生活的形象。利用自己的魅力玩弄任何漂亮男人，甚至玩弄那些像我这样从来不会被描绘为漂亮的人，令露西尔开心，她操纵弗雷农，现在呢，埃罗。你还记得迪龙将军，就是那个浪漫得跟卡米尔如胶似漆的爱尔兰人吗？无论夜里他们在什么地方打牌，卡米尔总要把他带回家，因为将军跟他一样也有那个嗜好，把他介绍给露西尔，仿佛他正在给她带来一件最漂亮的礼物。的确，他就是这样，因为迪龙，还有埃罗，到处被人们说成是巴黎最英俊的男人，此外，他们还相当会摆姿态、装优雅、献殷勤，还有所有那些垃圾吧。她除了从调情之中获得满足，我想象得出，有人，也许是荡妇芮美，曾经给她建议过，要留住见异思迁三心二意的丈夫，有个办法就是使他嫉妒。如果这是芮美的主意，她正在经历巨大的失败。有最近的一次谈话为证：

露西尔： 埃罗想要吻我。
卡米尔： 哦，你一直在吊他的胃口。你让他吻了吗？
露西尔： 没有。
卡米尔： 为什么不？
露西尔： 他双下巴。

那么，他们是什么人呢——就只是一对友好、潇洒、超越道德、决心要使生活对彼此来说都轻松释然的夫妻吗？假如你在我们街上住过，这可不是你能想到的；假如你住在我们隔壁，这也不是你能想到

的。对我来说，他们似乎都是为了高昂的赌注而玩世不恭，而且每个人都在关注对方出现精神崩溃，每个人都在等待对方罢手不干。实际情况是：露西尔跟她的美男子交往越多，卡米尔就好像越感到开心愉快。为什么竟是这样的情形呢？恐怕得要利用你的想象力来弥补我的想象力的不足了。毕竟，到目前为止，你对他们了解得够多的了。

可是我呢？哦，眼下，我觉得，你喜欢我老婆，就像大多数人一样吧。我们小小的女演员——芮美和她的朋友们——是如此通情达理，如此令人舒心，如此容易让我们的加布丽艾尔不被理睬。他们从来没有跨越过这个家的门槛；她总是非要对她们说什么吗？这些姑娘们，她们不是妓女，远远不是；如果你要主动给她们钱，她们会感到震惊。她们所爱好的是外出旅行、款待、礼物，要让人家看到她们挽着那些名字见诸报端的男人的手臂。如我姐姐安妮·玛德琳所说，像我们这样的人，我们有我们自己快活的日子；一旦我们的快活日子结束了，我们就会被遗忘，而她们又要去挽着别的男人的手臂了。这些姑娘们，我喜欢她们。因为我喜欢不抱幻想在生活的人。

有朝一日，很快，我必须花点时间讲讲芮美其人——但愿这是作为对法布尔、埃罗和卡米尔友情的表示吧。

我应当说，也是为我自己辩护吧，我对加布丽艾尔的忠贞不渝已经有好久；不过，这些日子不是讲究始终如一的时候。我想起我们之间发生过的一切过往，我从前和如今都感觉过的强烈的推心置腹的情感；我想起她父母对我的关爱友善，还有我们曾经下葬了的孩子。可是，我也想起她不同意我的冰冷语调，还有她向我退让的沉默寡言。在这个世上，每个男人都有自己的事业，他觉得合适的时候，他就一定要去干（就像那些女演员一样），他就必须使自己顺应自己所生活的时代；可加布丽艾尔并不明白这一点。最让我感到窝火的是她那任人凌辱的样子。天晓得，我可从来没有凌辱过她。

于是，我看见——哦，这个姑娘，那个姑娘——时不时地，还有公爵的那些女士们。你要说，来吧，肯定不行；这家伙又在吹牛了。和艾略特夫人一起时，我总是说，我们仅有工作关系。我们讨论政治，英国政治：应用到法国事务上的英国政治。可是，现在在格蕾丝的语气中，在她的眼里，有了很多热情。她是一个彻头彻尾不愿意模仿别人的人；我真的认为，她觉得我很讨厌。

可阿涅斯不是这样。公爵不在城里的时候，我就去拜访她。假如公爵认为我可能要去看阿涅斯，通常，他就出城。这种做法进行得太顺利了，要是那件不幸的事没有因为失败而让他丢尽脸面，结果使他灰溜溜地跑到乡下隐姓埋名，我会因为这样的安排要表扬拉克洛的。可是，为什么皇族的情人——难道你不觉得，她或许可以成为小说中的一个人物呢——竟然委屈自己接受一位名声不好、身体过重、奇丑无比的律师的进攻呢？

因为公爵预见到未来，在未来，他需要一位朋友；而我，恰恰就是他将需要的那位朋友。

可是，我告诉你，我发现，要我了断对露西尔的思念真难。那里曾有过这么多的激情，这么多的智慧和才华。她当然正在败坏自己的名声。人们已经普遍认为她是我的情人，当然，很快，她将是；与旁的追求她的人不一样，我可不是一个玩世不恭之人。

再过几个星期，加布丽艾尔就要给我再生个儿子。我们到时候要庆贺，要和好如初，这意味着她会接受眼下这个处境。顺便说一下，露西尔的孩子出生之后，孩子是她丈夫的，卡米尔和我将会达成谅解，这，对我们来说，做起来不是十分困难。我认为1792年也许就是我的快乐之年吧。

一月，我就任检察官之职。

毫无疑问，我以后还要再跟你说说有关情况的。

第3章

三片刀刃，两片备用（1791—1792）

路易十六给普鲁士的弗里德里克·威廉姆这样写道：

> “兄长先生……我刚给俄罗斯国王和王后、西班牙国王和王后、瑞典国王和王后去过信，向他们提议，召开欧洲主要列强大会，以武装力量为辅，作为制衡本地各路派系的最好手段，作为重建更加理想的事物秩序的最好手段，作为防止折磨我们的邪恶在欧洲别国占据控制权的最好手段……我祈望国王陛下……对鄙人所提议的这一措施加以绝对保密。”

J·P·布利索在1791年12月16号给雅各宾派俱乐部这样写道：

> “经历了一千两百年的奴隶制度之后，一个刚刚获得自由的民族需要一场战争来加强自己的力量。”

玛丽-安托瓦内特给阿克塞尔·冯·弗尔森这样写道：

> “这些傻瓜们。他们明白，这件事是为了我们的利益。”

夜里，加布丽艾尔的阵痛开始了，比他们预期的早了一个星期。他听到她从她的床上侧向一边，等他睁开眼睛，她已经站在他身边了。“阵痛已经开始了，”她说。“把凯瑟琳给我叫来，好吗？我觉得这一回不会耗上几个小时。”

他坐起来，用手臂围抱着她那硕大的身体。烛光在她黝黑的头发

上湿乎乎地摇曳着。她用手臂把他的头贴着自己的头抱成一团。“求你，等生完孩子之后，”她低语道，“让一切都好起来吧。”

事情怎么会到了这个地步？他不知道。

“你在发冷，”他说，“你冷得非常厉害。”他把她轻轻地放回到床上，把床罩在她身体四周塞好。然后走进客厅，在火炉的余火上添了些木头。

现在这里不是他待的地方；这是外科医生和接生婆待的地方，是楼上的安琪莉可和吉力夫人待的地方。他一边站在房间门口踌躇着，一边再一次跟她说话。路易丝·吉力坐在床上，把他妻子的辫子扎紧。他用低低的声音问她母亲，那小姑娘待在这儿合适吗？不过，路易丝听到他的话了，抬起头。“哦，丹东先生，”她说，“合适。或者即便不合适，我们大家也只好忍着，我现在十四了。”

“你到四十的时候，”她母亲对她说，“让你做个爱管闲事的人的时间会足够的。回你的床上去吧。”

他朝加布丽艾尔身上靠了靠，吻了她，拧了拧她的手。他朝后站了站，让路易丝过去，可她却在他身上蹭了一下，然后抬头直视了他片刻。

天亮得晚，不仅晚，而且非常冷，他儿子来到这个世上的时候，哭得惨兮兮的，窗户四边蒙着霜，冷飕飕的战争之风像大镰刀一般在空寥寥的大街上刮着。

3月9号，国王利奥波德驾崩。有一两天，直到关于新国王的看法为人所知，和平才似乎有了可能。

“股市上扬了，”法布尔说。

“你对股市感兴趣吗？”

“有闲钱的时候我就捣鼓。”

“以上帝的名义，”王后说。“在赖克尔女儿的马车里逃跑？在拉法叶特的军营里避难？大家快要发笑了吧。”

“夫人，”国王说，“夫人，他们说，这是我们最后的机会了。我的部长们建议我——”

“情况可能更糟。我们现在还是在跟绅士打交道。”

“不可能更糟，”王后说，话说得诚恳，但不信任。

国王伤心地望着她。“假如这个政府垮台的话……”

政府的确垮台了。

3月21号：“那么，杜姆雷兹，”国王说，“你觉得你能把政府聚拢起来吗？”在他脑子里这个想法一直不停地在困扰着他：此人在巴士底狱被关过两年时间。查尔斯·杜姆雷兹鞠躬行礼。“让我们别……”国王急匆匆地说。“我知道，你是雅各宾派人。这我知道。”（可是夫人，还有别的人在那儿吗？别的人？）

“陛下，我是个士兵，”杜姆雷兹说。“我五十三了。我一向对陛下您效忠尽力。我是陛下最真正的子民，我……”

“是的，是的，”国王说。

“……我要负责外交事务办公室。毕竟，我了解欧洲。我一直担任陛下的代理人——”

“将军，我不怀疑你的能力。”

杜姆雷兹让自己轻轻叹了口气。时间是在路易听到自己的部长们出去的那个时刻。对于国家事务，路易越来越没有兴致，对于令人扫兴的具体问题，他毫无兴趣；今天是个申述并不全面，但是回报却迅速的日子。如果国王和王后要获救，不要知道得太多，对于他们来说，反倒成了一件好事：否则，他们将会拒绝他的帮助，如同他们拒绝拉法叶特的帮助一样。

“管管财政吧，克莱维耶尔，”他说。

“他是米拉波的亲信。”国王脸上毫无表情；杜姆雷兹并不知道，这句话是否是在称赞他。“内政部呢？”

“这很困难。真正能干的人都在国民大会，但是代表不可以当部长。如果你愿意，给我一天的宽限吧。”

国王敷衍地点了点头。杜姆雷兹鞠躬行礼。“将军……”不像帝王的声音在他身后拖着。这个动作敏捷的瘦小男人急忙转身。“你不反对我，是吗……？”

“反对陛下？因为我参加了雅各宾派？”他想吸引路易的注意，但是，路易已经把注意落在他头左边的什么地方了。“帮派起起落落。不过忠心耿耿这个传统永存。”

“哦，是啊，”路易心不在焉地说。“我不会把雅各宾派叫作帮派，

而是把它称为一股力量，如同从前我们国家有教堂一样，现在我们有俱乐部。罗伯斯庇尔这个人，他来自何处？”

“陛下，来自阿特瓦，我知道大概如此。”

“是的，可是，你知道，从更深刻的意义上来说，……他来自何处？”路易在椅子里不舒服地动了动自己沉重的身体。在这两个男人中，他看起来年龄相对大了些。“像你一样，我认识你。你是我们所称为的冒险家。布利索先生是个时尚家——他是一位具有他的时代所有的思想的人，不过，只是因为那些思想流行时髦而已。丹东先生我认识——因为他是我们在历史书中找到的那些凶残的怂恿分子中的一员。可是，罗伯斯庇尔先生……你明白，要是我知道他想得到什么该多好。也许，我能把他想要的东西给他，那样的话，事情也就结束了。”他在椅子上松垮垮地坐着。“那里有样神秘兮兮的东西，难道你不觉得？”

将军杜姆雷兹又鞠躬。路易没注意到他走。

隔着过道，布利索在等他的爱将。“你有你的政府了，”杜姆雷兹对他说。

“你好像心情不好嘛，”布利索尖声尖气地说。“出了什么岔子？”

“没有——只是陛下说的那句格言还在我脑子里萦绕。”

“他生气了？他现在没有资格那样。”

“我没说他生气。”

有那么一瞬间，他们四目相迎。他们彼此并不信任，哪怕就是一点点。尔后杜姆雷兹碰了碰布利索的肩，摆出一副支持的架势。“我亲爱的同仁，一个雅各宾派的神父职位。好像不可思议，就在刚才。”

“还有关于战争问题？”

“我没催他。不过，我觉得我可以向你保证，这个月内，要有对敌力量出现。”

“一定会有战争。最大可能要发生的灾难就是和平。你同意吗？”

杜姆雷兹在绕着手指旋转拐杖。“怎么会不同意呢？我是一名士兵。我要考虑我自己的工作。对各种各样的事情来说，这是一次极佳的机遇。”

“试试看，”维尼奥德说。“让皇宫为自身的生活畏惧了一回。无法抵挡这个想法。”

“罗伯斯庇尔——”布利索大喊。

罗伯斯庇尔停下。“维尼奥德，”他说。“裴迪昂。布利索。”点过他们的名后，他似乎一副心满意足的样子。

“我们有个提议。”

“我知道你的提议。你提议让我们再努力。”

裴迪昂竖起一只手，要平息争论。他现在要比罗伯斯庇尔第一次认识他时块头更大、更壮实了，绸缎般的成功在他脸上落定了。

“我觉得，在辩论大厅做个小小的改变这一方面，我们不需做什么交易，”维尼奥德建议道。“我们可以私下谈话。”

“我不需要进行私密谈话。”

“相信我，”布利索说，“罗伯斯庇尔，相信我，我希望你能够在战争问题上和我们站在一起。掺和我们的内部事务真是难以忍耐啊——”

“你的敌人就在国内这里的时候，你为什么想到要跟奥地利和英国开战呢？”

“你是指那里吗？”维尼奥德头一动，朝国王位于杜伊勒利宫的寓所方向做了个表示。

“那里，是的——还有我们周围的所有人。”

“我们有朋友在神职位置上，”裴迪昂说。“我们可以关照他们。”

“让我走，”罗伯斯庇尔推开人群，从他们身边经过。

“他正变得疑神疑鬼的，像有毛病一样，”裴迪昂说。“我过去一直是他朋友。坦率地说，因为他头脑冷静清醒，我感到害怕。”

“他拥有一批追随者，”维尼奥德说。

布利索一边跟在后面追赶罗伯斯庇尔，一边抓住他的臂肘。维尼奥德在观察他们。“一条不错、好逮耗子的公狗，”他议论道。

“嗯？”裴迪昂说。

布利索依然跟在罗伯斯庇尔后头。

“罗伯斯庇尔，我们刚在说到神职人员——我们给你提供了一个机遇。”

罗伯斯庇尔从他那里挣脱开。他把外衣的衣袖向下拉了拉。“我不需要任何机遇，”他神色黯淡地说。“更何况，对我来说，就没有什么合适的机遇。”

“四楼？”杜姆雷兹说。“这个罗兰，他住在四楼，他穷吗？”

“巴黎开销大，”布利索帮腔地说。他的胸口在起伏。

“真的，”杜姆雷兹感到生气了，“如果你受不了我行走的这个步伐，你也没有必要追我。我会等。我丝毫没有打算一个人进去。现在：你对这一切很有把握了？”

“已经被证明了的行政人员”——布利索气喘吁吁地——“还有已经被证实的就任记录——还有成熟周到的态度——还有老婆——了不起的能力——出色的敬业精神——为了我们的目的。”

“是的，我觉得这个我听懂了，”杜姆雷兹说。他觉得他们之间没有多少共同目的。

玛侬亲自开门。她头发有点凌乱，她已经非常、非常无聊。

杜姆雷兹用旧政权时期的礼节吻了她的手，做得过头了。“先生呢？”他询问道。

“他刚睡下。”

“我觉得你可以把话跟夫人说一说，”布利索建议道。

“我觉得不可以，”杜姆雷兹嘟哝道。“最好还是把他弄醒。我们有个或许是挺有意思的建议。”他朝房间四周围扫视了一下。“这意味着你要搬家。也许，我亲爱的，你要把瓷器或者什么的打包吗？”

“不过，不，”玛侬说。她显得非常年轻，但是沮丧得差点儿要掉眼泪。“你们是在玩我。你们怎么能这样？”

她丈夫的脸上停留着一丝因恐惧而导致的苍白。“我几乎没有想到，我的宝贝，布利索先生会拿像政府的组成这么严肃的话题寻开心。国王提供了内务部长的位置。我们——我——接受了。”

维尼奥德在他位于杜顿太太的房子、万多姆广场五号边上的公寓里也睡着了。但是有人从床上下来接见丹东。他对丹东的了解迫使他摆出一副钦佩他的样子，虽然心里不情愿，不过，他有个明显的毛病，那就是工作太卖力。

“可是为什么是这位罗兰呢？”

“因为再也没有旁人了，”维尼奥德说，没精打采的样子。他对这个话题感到厌烦了。他厌倦了人们问他罗兰是谁。“因为他机动灵活。据说是谨慎小心。你要让我们找谁？马拉？”

“他们自称是共和派的人，罗兰一家。你也是，我想。”

维尼奥德冷冷地点了点头。丹东仔细端详着他。四十还差一岁，他个子不算很高，也不够宽，给人一种标致英俊的形象。他苍白沉重的脸上因为天花有了些斑点，大鼻梁似乎有点熟悉他细小的凹陷的眼睛，仿佛随便哪个特征属于某张旁人的脸才好呢。他不属于那种在人群中总被人注意到的人；但是，在国民大会或者雅各宾派论坛上——他的听众沉默着，在画廊里伸长了脖子——他就是另外一个人了。他变得潇洒，嗓音柔顺而又平滑，身体姿态令人肃然起敬，他把两者从容优雅地结合在一起。在论坛上，他有只应该属于贵族的表现；火花在他棕色的眼里点燃了。“注意那个，”卡米尔说。“那是自私自利的火花。”

“噢，可是，我喜欢看一个人做他擅长做的事，”丹东热情洋溢地回答。

他觉得，在布利索的所有朋友中，此人称得上是最出色的一位。我喜欢你，他心想；不过，你懒洋洋的。“一个处于神职位置的共和派人——”他说。

“——未必就是共和派神父。”维尼奥德说完。“哦，我们倒要看一看。”他随意翻了办公桌上的几张报纸。丹东从这个动作看出他对他们提到的人流露出一定的轻视。“丹东，如果你想在人生当中做大事，你将来得要严格要求他们。向这位女士致谢。”看到丹东脸上的表情，他咯咯咯地笑了。“开始认为你孤立无援了？和罗伯斯庇尔一起搭档？他最好让自己接受战争。他的名气从来没像现在这么低迷过。”

“名气不是问题。”

“对罗伯斯庇尔来说，名气不是问题，是的。可是，你，丹东，你从这里走向何处？”

“向上呀。维尼奥德，我希望你把你自己的命运和我们捆在一起。”

“‘我们’到底指谁？”

丹东开始要说话，然后又止住，他第一次被他非要提供的人名具有臭名昭著的性质给镇住了。“埃罗·德·塞谢尔，”终于他说了出来。

维尼奥德扬扬浓眉。“就你们两人？卡米尔和法布尔·德·伊格朗汀先生突然从你们的知心朋友中被排除在外了？雷让德勒杀猪太忙了？哦，我敢说，这些人对你来说都有用。不过，我不致力于使自己类属于某个派系。我喜欢战争，因此，我与喜欢战争的其他人坐在一起。但是，我不是布利索派的人，不管那是个什么东西。我就是我自己本人。”

“我希望我们大家都这样，”丹东说。“不过你会发现，事情的结果将不是那样。”

三月下旬的一个早晨，卡米尔醒来了，有个想法在他脑子里转来转去。他一直在跟士兵们谈话——尤其是将军迪龙——他们说，无论如何，如果要有一场战争，公然与舆论对抗，与时代潮流相悖，有何意义呢？索性让自己当个不可抗拒的运动的弄潮儿，而不是在洪流中被践踏，岂不更好更妙？

他把自己妻子叫醒，并告诉了她。“我感到恶心，”她说。

早晨六点半。他在丹东的客厅里，在地毯上踱步。丹东叫他傻瓜。

“我为什么总非要赞同你的意见？我就不允许有任何独立的想法。我可以考虑我所喜欢的东西，只要它恰好是你所考虑的。”

“走开，”丹东说。“我又不是你爸。”

“那是什么意思？”

“我的意思是，你听上去像个十五岁的人一样，你想要做的事就是找人打架，因此，你为什么不回家过上几天，跟你爸爸吵上一架呢？我们会因此免去了政治后果。”

“我会写——”

“你不愿意把笔放到纸上。你确实是在考验我的脾气，过分。趁我还没把你变成第一个布利索派的烈士，走开。到罗伯斯庇尔那儿去，看一看你会不会受到更好的接待。”

罗伯斯庇尔病了。料峭的春寒损害了他的胸部，而且，他吃什么，他的胃就拒绝什么。

“那么你抛弃你的朋友们了，”他说，有点呼哧呼哧地在喘气。

“这未必影响到我们的友谊，”卡米尔堂而皇之地说。

罗伯斯庇尔把目光转开。

“你提醒了我——那位英国国王叫什么名字来着？”

“乔治，”罗伯斯庇尔厉声说道。

“我想我指的是克努特[1]。”

“你将只好走开，”罗伯斯庇尔说。“我今天上午不能跟你争。我要保存体力，去做重要的事。可是如果你决心要办报纸，我就再也不会信任你了。”

卡米尔从房间退了出去。

艾蕾奥洛莉·杜普莱正站在门外。他知道，她一直在听，因为她疲惫的眼睛里有了突如其来的生机活力。“啊，是考蕾莉娅，”他说。他一生从没对一个女人用那种语调说过话；否则，她会在老鼠身上激发出残忍。

“假如我们知道你去打搅他，我们是不会让你进去的。别再进来。不管怎么说，他不会见你。”

她用眼睛在他身上扫视了一下。我希望你会吵架，眼睛说。

“你和你阴森森的家人，艾蕾奥洛莉。你认为你占有他吗？你认为因为他屈身在你们屋檐下，你就有权利决定谁进谁出吗？你认为你要让他跟他交情最深的朋友分开吗？”

“你对自己太自信，是吗？”

“有道理，”卡米尔说。“哦，考蕾莉娅，你说话这么直来直去。我知道你究竟是什么打算。我知道你究竟在想什么。你认为，他会娶你。就忘了吧，我亲爱的。他不会。”

那是白天当中唯一快乐的火花了。露西尔坐着，在伤心地等着他，把自己的小手放在孩子裹好的身体上。现在生活索然无趣。一旦女人带着活力和同情打量她的时候，她的人生就到了这个阶段：当男人的眼睛不再朝她注视的时候，仿佛自己成了一张旧沙发。

“有马克西的便条，”她说。“我拆开了。他说，他为今天上午发生

的事感到懊悔，他说话仓促，求你原谅。还有，乔治来过。他说‘对不起’。”

“我跟艾蕾奥洛莉漂亮地吵了一架。那些人，他们都是掠夺成性的家伙。我心想，你知道，如果丹东和罗伯斯庇尔不同心，我会出什么事呢？”

“你有你自己的头脑呀。”

“是的，不过你将发现，事情的结果并不是那样。”

3月26号，王后把法国的详细作战方案交给了敌人。4月20号，法国对奥地利宣战。

1792年4月25号，对公路抢劫犯尼克拉斯-雅克·佩里蒂尔实施了科学民主的死刑。

围观的群众比看平常死刑的人要多，而且还有一种期待的氛围。行刑者，当然，用仿制的东西练习过很多次了；他们看上去精神抖擞，互相点头致意，互相保证不要出错。不过也没什么要担心的，一切都是机器处理。机器被升高到一座带厚刃的大型构架的断头台上。罪犯在护卫的押送下走上断头台。他不会有痛苦，因为，在法国，野蛮时代已经结束，由获得委员会认可的机器取代。

行刑者们动作迅速，把罪犯包围起来，绑到一块板子上面，再把板子慢慢向前滑推；刀锋猛地向下，传来一声轻轻的咔嚓声，接着便是一摊鲜血。围观群众慨叹，彼此面面相觑，难以置信。这么快捷，一切终结，毫无场面。他们看不清楚这个人可能死了。桑松的一个助手抬头望着他，行刑师傅颔首同意。这位年轻人把人头落进的皮袋举起，把正在坠落的东西挑了出来。他举起人头，对着人群，慢慢地转向每一个方向，展示这个空空的、没有表情的人脸。真够好的。他们都平心静气了。几个妇女举高孩子，这样他们可以看得更加清楚。死人的躯干与人头分开了，滚进一只大柳条篮子里，给拿走了；被砍断的人头就放在脚之间。

总之，包括把头举起（向来没有必要这么做），只花费了五分钟时间。行刑师傅估算了一下，假如时间重要的话，这个时间还可以再缩短一半。他，他的助手，还有徒弟们关于这个新的方法看法不一致。诚然，这个方法不仅方便，而且人性化；你难以相信受刑的人会

感到疼痛。可是，这个方法看起来太简单容易了，人们会觉得这里面没有什么技术和技巧的含量，会觉得任何人都可以做行刑人。这个行业本身感觉受到了破坏。但是在前一年，国民大会就已经对死刑问题展开过辩论，很受欢迎的罗伯斯庇尔实际上已经为废除死刑辩护过。他们说，他对这个问题的感觉还是那么强烈，对成功满怀信心。可是，那个思想深邃的人，桑松先生感觉到，在这个问题上，罗伯斯庇尔已经跟不上舆论了。

格尔东先生，是从前巴黎议会的木匠师傅，做了如下估算：

台阶……1700里弗赫

三片刀刃（两块备用）……600里弗赫

轴承和铜制凹槽……300里弗赫

铁制落砣（为装刀刃用）……300里弗赫

绳索和传动装置……60里弗赫

全部建造、测试和讨论时间……1200里弗赫

小型模型展示防止事故发生……1200里弗赫

合计　　5360里弗赫

当公共卫生专家季乐汀医生满怀热情地把这个新发明向国民大会推荐时，说，“有了这台机器，我可以在一刹那让你的人头不见，而你却没有经历丝毫的痛苦。”（大笑声。）

丹东：深夜罗伯斯庇尔到卡米尔的公寓登门拜访，正在找他。我当时和露西尔在一块儿。这儿真够安全。用人让莱特在公寓周围，坐得相当笔直。尽管他们都在想，我跟这个身怀六甲的姑娘在一起干什

么呢……卡米尔当时在哪里呢？罗伯斯庇尔喊门的时候，大家一定都在。年轻的马克西米连有些不快。露西尔倒是吸引了我的注意。她不知道他在什么地方。

“我倒是可以建议几个地方，”我说。“不过，马克西，我不会建议你去试那几个地方，不是你本人亲自去。”

他一下子脸就红了。我心想，思想邪恶是怎么回事。事实上，我有个主意，卡米尔过了河，正在给他和马拉都卷入其中的一个奇怪的妇女团体——为民主砍掉侯爵夫人和臭嘴巴女人的年轻女士协会——演讲，你知道那一类东西。我真的觉得，因为“不可腐蚀之人”罗伯斯庇尔有这么一大批女士拥趸，就在他们正已钦佩卡米尔的时候，只要他一走进去，那些女士们也许会丢掉所有的矜持，开始袭击街上的人。

他问，他是不是可以等。这事儿很重要。

“为什么不守到早上呢？”

“我不按照常规时间作息，”他向我解释道。“卡米尔也不会，你知道。我需要他的时候，他通常都有空。”

“这回他没空了，”我说。露西尔用恳求的样子看着我。

于是我们就坐了个把钟头，或者更多的时间，跟马克西米连闲聊是多么困难啊。就在那个时候，洛洛特请他做孩子的教父。他欣然同意了。她提醒他说，他给孩子选个名字是他的特权。不知什么原因，他感觉到孩子会是个男孩，他说；我们应该给他取个激荡人心的名字，一个伟人的名字，一个因为拥有共和品格，而且与众不同的人的名字；因为我们已经把共和国作为思想状态话题，而不是作为政治现象来谈论了。他在脑海中反复思考过古希腊人和古罗马人的名字，然后决定他应该取诗人贺拉斯[2]这个名字。我说，“假如孩子是个女孩，情况会怎么样？”

露西尔柔声柔气地说，这是一个非常贴切的名字呀，我能看得出，她已经做好的算计，我们不会采用这个名字的，他实际上是不会叫这个名字的。她说，也许，作为第二个名字，我们可能会叫他卡米尔？罗伯斯庇尔笑着说，“在那个名字里头也有很多光荣。”

之后，我们就坐着，互相看看；到了这个时候，我已经使他感到既不舒服又产生怀疑了，这个光荣名字的源泉正在外面嫖妓。

凌晨两点左右，他悄悄回来了，问我们当中是哪一位先到的；我告诉他的时候，他似乎已经知道，不过，没有生气。露西尔没有问他去了哪里。啊，他有这么一个通情达理的好妻子，我心想。我告辞了，之后，罗伯斯庇尔开始谈公社的一些正事，好像时间是在下午两点钟，而且，严厉的措辞根本还没创造出来。

罗伯斯庇尔：像露西尔这样的人存在呀。卢梭就说过这样的话。罗伯斯庇尔把书放到了一边，不过，在这一段上面做了标注。

> 关于平和可亲的女人的性格，一个证明是，所有爱她的人都在彼此相爱着，嫉妒和争斗都服从于他们曾经被她激发的那种更为强烈的情感；在她身边的人当中，我从来没有见到有人怀有丝毫的歹意恶念。让读者停顿一下，假如他能够回想起值得如此赞美的其他女人，那就让他跟她在一起，假如那样他能够得到幸福。

这一段一定可以适用。在德穆兰这个家里，生活出奇的平静。肯定，他们也许没有把一些事告诉他。人们确实倾向于不把有些事告诉他。

他们曾经请他当这个孩子的教父——或者诸如此类的东西，因为他觉得，它不会按照罗马仪式受洗。倒是露西尔有一天晚上问他了，他什么时候过来（很晚，快到午夜了）发现她和丹东单独在一起的。他希望，那些谣言不是真实的。他希望能够相信谣言不是真实的。

他一出现，用人就走开：对此，丹东莫名其妙地大笑。

有些事情他要跟丹东仔细地谈谈，他原本可以当着她的面谈的；有些情况她明白，而且她的观点值得采用。不过，丹东好像处于某种特别的情绪之中，一半富有侵犯性，一半带有开玩笑的性质。他至今还没有找到解决这个情绪的钥匙，他们依靠这种漫无边际的闲聊。后来，在某个时候，他感到一种物理力量在推着他。那是丹东的意志。丹东想要他走。回想起来，尽管这种情形显得好笑，但是，他只要伸出手抓住椅子的扶手使自己稳定下来就行。就是在那个时刻，露西尔提起了孩子的话题。

他感到开心。当然，这样做正确，因为他是卡米尔交情最长的朋友。现在，他认为，他要有自己的孩子，这不可能。

他们费了些时间谈到名字的情况。也许他有些感伤，不过，他记得卡米尔写过的所有诗歌。他现在还写吗？哦，不，露西尔说。她笑了，显得有些神经紧张。事实上，每当他找到一些旧材料，他总要惊呼，“比圣-约斯特差劲，比圣-约斯特差劲，”之后便把它烧掉。有一阵子，罗伯斯庇尔感到非常地尴尬丢人，像受了伤一样：仿佛他的判断遭到了质疑。

露西尔找了个借口，跟让莱特说话了。

“贺拉斯-卡米尔，”丹东若有所思地说。“你觉得这名字会给他的一生带来运气么？”

罗伯斯庇尔淡淡一笑。他自己意识到了这个笑容的浅淡。假如到了下一代，他还被人们记得的话，人们会谈起他这个淡淡的、冷漠的笑容，正如他们将要谈起丹东的腰身、活力，还有带疤痕的脸一样。他向来想要与众不同——特别是跟丹东在一起的时候。也许这个笑容看起来具有讽刺意味，或者具有居上屈尊或者不赞同的意思。不过，这只是他脸上所能做出的唯一笑容。

“我觉得贺拉斯……”他说。“一个伟大的诗人，一个出色的共和派人。假如有人贬低他后来的诗歌，在那些诗歌当中，我认为他可能是被迫阿谀逢迎奥古斯特的。”

“是的……”丹东说。“卡米尔的写作是在讨好你——尽管可能我不应该说讨好这个词，我把词语选错了。”

他只得咬牙；也就是说，他想到了磨砺它们，而这个想法通常顶用。

“如我所言，这是一个无上光荣的名字。”

丹东坐回到椅子上。他伸出长腿。他拖着腔调说话（这是司空见惯的事了，不过，因为没有别的词描述这种事情，他便拖长了腔调）。“我想知道这个无上光荣的名字的源头现在正在干吗。”

“我不知道。”

“你不知道。”

“怎么，你以为他在干吗？”

“大概是在妓院干令人意料不到的事。”

“我不知道你有什么权利那样去想。我不知道你究竟是什么意思。”

“我亲爱的罗伯斯庇尔，我不指望你知道我是什么意思。假如你知道，我反倒感到震惊。希望破灭了。”

“那么，你为什么还非要追问这个话题呢？”

“我真的认为，你一点也不了解卡米尔干的那些事。是吗？”他听上去像是感兴趣似的。

“这是一个私人关心的事。”

“你让我吃了一惊。他是一个公众关心的人物？一个公众人物？”

“是的，真是那样。”

“因此他应该善良。有德行。照你的说法。可他不是。”

“我不想知道——”

“可我应该坚持告诉你。为了公共福祉，你知道。卡米尔——”

露西尔回到房间。丹东大笑。“马克西米连，换个时间，我保证告诉你这些细节。为你们亲密无间的关系着想。”

[雅各宾派俱乐部在开会，罗伯斯庇尔正在发言。]

听众： 独裁者！

丹东先生 [主席]：保持安静。讲究秩序。罗伯斯庇尔先生从来没有在这里独断独裁过，只有纯粹理性的独裁。

听众： 蛊惑人心者已经觉醒！

丹东先生：现在我不当蛊惑人心者已经有好长时间了，我非常艰难地保持沉默。我应当揭开那些自诩为人民服务的人的面纱。最近三个月，那些人一直对目睹过整个革命的个人勇气进行指责，极有必要公开反对他们的时刻已经到来了……

1792年5月10号，罗伯斯庇尔给雅各宾派这样写道：

“你们越是疏远孤立我，你们越是切断我与所有人的联系，在

我的良知中，在我事业的正当性中，我就会发现越多的正确性。”

下面几段选自布利索派的神职人员的生活见闻：

杜姆雷兹将军出现在雅各宾派俱乐部，他现在已是该俱乐部的一名成员。他的仪态十足像个士兵，他那喜爱质疑、骚动不安的思想状态在他那别的方面毫无出众之处的脸上表现了出来。他最近敷过粉的头发上戴了一顶红色羊毛圆帽，即自由之帽。他来到爱国主义教堂（或者某个诸如此类的轻浮比喻）表达自己的敬意，而且，他在寻求兄弟般的忠告和指导。

许多神职人员以前从来没像这样表现过。

爱国者们带着焦虑凝视着罗伯斯庇尔的脸。他脸上表现出的却是鄙夷不屑。

内政部长罗兰先生出现在杜伊勒利宫，准备拜见国王。皇宫的官员们都从他那儿往后退却，惊恐万状，一声不吭。他不知道是怎么回事；他的长筒袜最近已经补好。礼仪司长把杜姆雷兹带到了一边，用低低的、令人不寒而栗的声音对他说：“他怎么能被觐见？他的鞋子上都没有鞋扣。”

“没有鞋扣？”将军幽默地说。“啊呀，先生，那一切都完了。”

“我亲爱的丹东先生，”埃罗·德·塞谢尔说，“真是如此妙不可言的晚餐啊。现在，如果我们谈论政治会不被原谅吧？”

“我妻子是个实在人，”丹东说。“她知道政治为晚餐付费。”

“这种情况我习惯了，”加布丽艾尔说。

“你对公共事务感兴趣吗，我亲爱的？或者你认为他们让你厌烦了？”

她想不出该说什么才好，但是，她笑了笑，为了消除因为自己只能给出唯一的答案“我从中得到最有益的东西”可能引起的挑衅。

“这是我们大家必须要做的事。”埃罗转身面对丹东。“如果罗伯斯庇尔坚持要从政治中获得最坏的东西，那是他的事。这些人——布利索派人、罗兰派人、吉伦特派人，你们愿意怎么叫他们就怎么叫他们——目前都在管理事务。他们有——什么呢——几乎没有凝聚力。几

乎没有一项政策，除了战争——战争已经开始，相当悲惨，他们必须认同。”

“他们有热情，”丹东说。“他们都是才华横溢的辩论家。缺少教条主义。那个糟糕透顶的女人。”

“啊，那个小小的女人怎么迷上了成名？”

丹东厌恶地嗤了一声。“我们吃过饭了。我必须给个提醒吗？”

前一天晚上，他和法布尔一起花了痛苦不堪的两个小时和内政部长一道，吃了一顿痛苦不堪的晚饭。杜姆雷兹去过那里。他时不时地嘟哝道，“我想跟你们说句私密话，丹东，你明白吗？”可他找不着机会。是部长的妻子在指挥这个场合。在桌子前面，部长把身子撑在椅子上；他很少大胆说话；丹东得出的印象是，真正的部长是在这幢建筑里面别处的桌上在涂鸦什么的人，而坐在他们面前的却是一个蜡像模型，被缝在一身古装的黑外衣里面。他被一种要倾斜过去把叉子戳进他身体内看一看他是否会尖叫的诱惑所主宰了，但是他挡住了这个诱惑，闷闷不乐地把目光收回到菜碟子上面。有一道没有名儿的汤，里面既有水又有面粉；有极少的一点点粗禽肉，还有一些胡萝卜，尽管它们细小，但是已经过了它们的第一生长期。

玛侬·罗兰此刻正沿着富丽堂皇的大理石台阶走着，看到自己丰腴漂亮的身影映在维也纳玻璃墙上。那个星期的晚上，她穿的裙子已有三年了，遮住了她的双肩。没有丢弃。

她要保持个人习惯，这种情况她已经让大家知道了。贵族外表对她来说是很陌生的。她不愿意去掉施人恩惠的样子，所以她的访客（严格按照邀请）总会恪守她的规矩。富丽堂皇的沙龙也许处于封闭、没有照明的状态，因为她不渴望在那里接受朝拜。她给自己造了一间优雅低调的小书房，距离部长办公室非常近。在那里，她总是在办公桌边度过自己的日子，让自己对部长有所用处，假如有人希望私下见到部长，少了一群公务员和请愿者的麻烦和吵闹，没有什么比她去捎个信儿、让部长步行经过她那小小的私室，在那里与他的访客磋商更轻松了；她呢，双手叠在一起放在膝盖上，坐着，认真倾听，一点儿也不让人觉得碍手碍脚。

她定下了自己的规矩，神父布道礼仪要根据这些规矩来实施。每周操办两次晚饭。吃的东西简单，不提供白酒。客人总是在晚上九点

之前离开——我们总是主动开始离开，法布尔低声说。不接待妇女；他们一边闲谈，对他们的装束打扮做个小小的比较和竞争，他们诋毁罗兰夫人高尚的格调和目的。

这个特别的星期一真是困难不小。罗伯斯庇尔已经谢绝了她的邀请。皮埃尔·维尼奥德已经接受了。从个人角度讲，她不喜欢这个男人；这些天来，她的个人爱好算得上是件大事。她可能找不出与他不同的政治观点，不过此人懒惰，总是把他的演说口才用在谈论宏大的主题上，迎合宏大的场面。那天晚上，他的眼睛因为无聊发光了。杜姆雷兹真够生动风趣的——可是，他的生动风趣没有沿着正确的轨道走。他至少谈了一次丑闻轶事，之后请她包涵。她只是稍稍动了动头，表示原谅；但是，将军知道，他明天的工作将会莫名其妙地受到阻挠。很快，而且是轻而易举地，她会滑进权力的惯性中。

法布尔·德·伊格朗汀曾试图把谈话兜个圈子引到戏剧上来，可她却坚定地使谈话重新回到了话题本身——昔日拉法叶特侯爵的政治和军事两个方面的策略。她已经看见法布尔吸引了丹东的注意力，同时在顷刻之间把他本人的注意力放在越过天花板正在奔腾的女神上了。她对坐在她旁边的让-巴普蒂斯特·罗维感到高兴。不错，她曾因他写的小说对他有过怀疑。但是，她理解在旧政权下爱国者的立场曾经是什么，对于这样一位前途光明的新闻记者，很多东西是可以原谅的。当他勾着身子听她讲话的时候，他正在变稀变薄的金黄头发向前跳了一下。一位党派人士。罗兰夫人的一位朋友。

她跟罗维说话，可是她的眼睛却违背她的意愿被吸引到丹东身上了。恰恰就是杜姆雷兹坚持说，她必须邀请他："他是我们应该栽培的对象。他在大街上有很多崇拜者。"

"在暴民中，"她鄙夷不屑地说。

"你认为我们将来跟暴民没有交道要打？"

于是，就在这里，此人坐了下来。他令她直打颤。那副喜滋滋的样子、那副诚恳友好的做作样子：它几乎无法掩盖此人显而易见的巨大野心。哦，他是个好人，他是个简单的人，他的心思还在他省里的农场上——哦，是吗？她眼下向下，瞥了瞥那双自信的、放在衣服上的手，厚厚的手指头舒展开了。他可以用这双手杀人；他可以掐断一个女人的脖子，让发自一个男人喉管的呼吸停止。

还有那道疤痕已经褪成死一般的白色，划过了他的嘴；他是如何弄成那道疤痕的呢？这道疤痕使他的嘴唇变形，结果他的微笑不是真正的微笑，更像是一种轻蔑的耻笑。碰到那道疤痕是什么感觉呢？在手指尖下，那道疤痕的纹理质地是什么样的？他们说，此人有个老婆，还有一窝情人。某个女人的手指已经摸过那道疤痕，从它的开始，摸到它的尽头，还有它的边缘。

他发现她的目光停留在他身上。她很快朝别处望去，可是，之后，她还是情不自禁地又一次抬起头，而且，那晚的其余时光，她都在纳闷，他在想什么呢。小心翼翼地，她的余光悄悄地爬回来了。是的，好好地看一下，他的脸在说；在你顺顺当当、少有波澜的人生中，从来没有见过像我这样的男人吧。

星期二上午，丹东感到既疲惫又气恼，只能说的是："噢，我们当中哪一位要跟这个婊子睡觉，因为，显而易见，这就是她想要得到的东西。"

"为什么问？"法布尔说。"有两个小时她的眼睛没从你身上离开过。"

"女人总是特别，"丹东说。

"说到特别的女人，我就明白，戴洛瓦妮回来了。奥地利人放她走了。我想不出来他们为什么这样做，除非他们认为她是那种要使法国革命声誉扫地的人。"

"没这么复杂，"丹东说。"我料想，他们担心她会把他们的睾丸割掉。"

"可是，为了回到这个话题，乔治-雅克——假如夫人让她的眼睛看你，你就不妨让你的眼睛看她呗，真的，你就不妨让你的眼睛看她呗。没必要绕来绕去，'我亲爱的罗兰夫人哪，我们大家是多么敬重你的才华啊'——为什么你不给她来些实实在在的证据呢？那样的话，她也许会让她的所有绅士朋友跟我们站在同一个立场上。干吧，乔治-雅克——她会容易得手的。我不觉得她从她自己那个老丈夫那里得到了很多东西。他看上去好像随时要死一样。"

"我觉得他可能几年前就死了，"卡米尔说。"我觉得她使他装了个什么东西在体内，因为在心里，她还是感到伤心。我觉得整个布利索

派的神职人员都在拿皇宫的钱。”

“罗伯斯庇尔呢，”法布尔边说，边大有深意地点头。

“罗伯斯庇尔不这么认为，”卡米尔说。

“别发脾气。”

“他认为，他们都是傻瓜笨蛋，都是无心的叛国者。我认为情况比那还要糟。我认为我们应该跟他们没有关系。”

“他们肯定觉得，他们应该跟我们没有关系。杜姆雷兹说，‘你们的小卡米尔今夜在哪儿呢，他本可以在这里、跟我们一起分享激动的时候，你们为什么却把他丢在家里呢？’夫人的酥胸一起一伏，非常不屑地吸了一口气。”

“我认为你错了。”丹东说。他们看得出，他非常严肃认真。“关于杜姆雷兹和其他人，我什么都不说了，但是那个女人不可以收买。那个女人讨厌路易和他妻子，好像他们曾经致命地伤害过她一回。”他酸溜溜地大笑。“马拉认为，憎恨是他的专利。”

“那么你信任他们？”

“我没那么说。我不认为，他们是坏人。这就是我全部打算要说的话。”

“你觉得杜姆雷兹跟你在一起想要得到什么？”

这个问题似乎把丹东给逗乐了。“毫无疑问，他想要我为他做事，而且迫切地想知道我的价码。”

---

[1] 英格兰国王（1016—1035）和丹麦国王（1019—1035），丹麦国王斯韦恩一世之子，1028年后兼挪威国王，曾制定《克努特法典》。

[2] 贺拉斯（前65—前8），古罗马诗人、批评家。其美学思想见于其诗体长信《诗艺》。

第4章

公牛的战术（1792）

加布丽艾尔：你明白，我只能说我听过的话，还有就是，人家跟我说过的话。我只能对我熟悉的人心中有数，但是，我对他们又不是很有把握。回头看看今夏——我能对你这个好像不会是个天真好玩的人说什么呢？

你会长大成人，但不是你一直被称为具有钢铁般信念的人，不过，你认为，你身边有很多事不会改变，你要一直坚持的信仰不会改变，正在发生、将要继续发生的事不会改变：一个只要你需要它、它就会为你效忠的世界。别上当受骗。

我必须回到我们新生婴儿出世的那个时候了。他出生要比前面的两个来得顺当——不管怎么说，落地落得快。这又是个男孩，健康活泼，肺也不错，和安东尼一样，也跟我死去的那个小东西一样，有着一头乌黑浓密的头发。我们叫他佛朗索瓦-乔治。我丈夫不停地给我买东西——鲜花啦、瓷器啦、珠宝啦、鞋带啦、香草啦，还有我没读过的书。不过，有一天，这让我哭了。我冲他大嚷大喊，这倒不是好像我做了什么聪明的事一样，任何人都可以生孩子，而是要阻止他妄想把我买通。类似大哭大喊的狂风暴雨征服了我，等到风暴结束，我剩下的只有疼痛的眼睛，起伏不定的胸部，还有疼痛不已的喉咙。我的记忆似乎已经被擦得干干净净，假如我的女佣凯瑟琳没有告诉我我说了这些话，我都不会相信发生过这么回事。

第二天，苏波尔毕耶尔医生来了。他说，“你丈夫告诉我你身体不是很好。”我只是累坏了，他说。怀孩子是件非常紧张的事。很快我就感觉到好多了。不过，不，医生，我非常礼貌地对他说，我认为我再也不会感觉到身体好起来了。

不管什么时候，只要我把孩子贴到我胸口，不管什么时候，只要我感觉到奶水在流，我就感到，泪水开始从我眼里往外漏；我母亲来了，看上去公事公办似的，严肃认真，说，他应该交给护士，因为我

们这样让彼此都不愉快。对小孩来说，离开巴黎更好，她说，夜里不会大哭，吵醒他们父亲。

当然，她说，你结婚的时候，你在另一个世界度过你的头一年或者头两年。只要你有个好男人，一个你喜欢的男人，你就会感到对自己满意舒适。那个头一年或者头两年，你成功地让你的问题离你远远的——你认为你不受别人的规矩的约束。

“为什么该有规矩？”我说。我听上去恰恰像露西尔。那就是她说过的话——为什么该有规矩？

“可是她要有自己的孩子，”我说。“然后什么？”

我母亲不需要请求解释清楚。她只是拍拍我的手臂。她说，我不是那种乱来事的姑娘。这些日子，我得那么经常有人跟我说——否则，谁知道呢，我也许会忘了，乱来个什么事？我母亲又一次拍了我——这一回是我的手——并说起如今的女孩子们的事。如今的女孩子浪漫，她料想。她们存有稀奇古怪的幻想，她们以为，男人在婚礼上发完誓，他会说到做到。她那个年代，女孩子们都明白，说是一回事，做是另外一回事。你一定要慢慢学会做实际安排。

她自己曾找过奶妈，一个亚当岛那儿来的令人开心、做事细心的妇女。虽然她令人开心，虽然她做事细心，可我不喜欢把孩子丢开。露西尔和我一起来接这个妇女，看一看她是否愿意给她孩子当奶妈；是的，她愿意。多好的安排啊！多么实际啊！露西尔现在只差几个星期就要临盆了。他们在她身上还在乱来；你从来没见过这样乱来的事。可是她自己喂养这小东西没有问题。她丈夫和她母亲已经不允许她这么做了。毕竟，她有更严格的职责要履行；有聚会要参加。而且迪龙将军将来更情愿她的胸脯保持适中可人的尺码。

我不是真的责怪露西尔，虽然我说话也许听起来像是在怪罪她。她是弗雷农的情人，这不是事实，虽然他就这样慢慢地、久拖不决地迷上了她，这使弗雷农感到痛苦，而且使得其他所有人也感到痛苦。依我看，她跟埃罗一起，只是进行一些平常的社交上的例行公事——领着他向前，然后把他拉走。有时候，埃罗看上去有点疲惫，好像他对这档子事有相当多的经验一样——我觉得他是在皇宫里获得这些经验的。露西尔盯着他的部分原因是，她想回到卡洛琳·芮美那儿，她刚刚结婚、还没学会全部诡计的时候，卡洛琳使她感到如此困惑不解。

哦，当我知道露西尔怀孕的时候，我感到如释重负！我心想，起码这样把事情推迟了。不过，我不希望再有一次推迟。我观察乔治。我看到他的目光跟随着她走。我不期望任何人拒绝他。如果你认为对我来说那是不可能采取的态度，那么这恰恰表明，你对他了解不够充分。也许，你仅仅听他演讲过一次。或者在大街上从他身边经过。

只有一回，我确实冒昧闯入，跟露西尔的母亲说了话，试图缓和这个局面，因为我觉得局面需要缓和嘛。“她——”我吃不准我要说什么。“她跟卡米尔一起，过得非常艰难吗？”

杜普莱希斯夫人用她惯有的那种方式扬了扬眉毛，那样倒使得她显得更聪明了。“不过是她想要的那么艰难，”她说。

不过后来，我对这一切感到非常恶心，我对自己的未来会是啥样感到后怕，就在我转身离开的时候，杜普莱希斯夫人伸出她那纤细的戴戒指的手，一把抓住我的衣袖——我记得是这样的，像是一把小钳子抓在衣服上，不是在皮肤上——然后告诉我这位矫揉造作的女人曾说过的为数很少的真事实情。“我希望你确实相信，所有这一切都在我的掌控之外。”

夫人，我本想说，你把一个怪物抚养成人，不过这对她来说并不公平。相反，我说，“她怀孕了，这也挺好。”

杜普莱希斯夫人嘴里嘟哝道：“以退为进[1]。”

整个今夏，就像自1788年以来所有的夏天一样，我们公寓里满是来来往往的人；名字怪怪的，脸也怪怪的，过了几个星期，他们当中有些人就不像原初那么怪了，但是，坦率地说，有些人变得更怪了。乔治经常外出，作息时间也没规律；他在皇宫、在家里，以及在饭店里办些晚宴。我们招待那些被他们称作布利索派的人，虽然并不经常是布利索其人。关于他们称为“可可女王”的内政部长妻子，他们说了不少不厚道的话——有个笑话是法布尔起头的。其他人开完雅各宾派和科德利埃俱乐部的会之后，深更半夜才回来。有赫雷·埃贝尔——根据他在新闻报纸上的名字，大家把他叫作巴雷·杜彻斯尼。乔治说，“我们得忍耐这些人。”有个叫肖美特的人，肮脏粗陋，尖嘴猴腮。他讨厌贵族们，他还憎恨妓女，这两件事过去常常在他的脑子里混淆在一起，非常严重。他们谈到武装整个城市、打击奥地利人、打击保皇派人的必要性。“当那个时刻到来的时候，”乔治说。

我心想，他谈起话来就像为形势所迫，可真实情况是他在打自己的算盘，在小心翼翼权衡事情的利弊风险。他只犯过一次错误——去年夏天，当时我们只好逃难。你会说，究竟那是怎么一回事呢？从巴黎仓皇出逃几个星期，然后就是大赦，然后一切和从前一样继续。可是，设身处地想一想吧，在枫特蕾的那个夏夜，告别，努力自我克制，什么都装笑脸，明明知道他就要去英国，心里担心他也许从此不会过来。这一切只是表明，不是吗？每当你觉得你已经到了运气最坏的时候，事情可能会变得更加糟糕到什么程度呢？生活比你可能计划或者想象的还要错综复杂，难以预料。失去丈夫有许多方式。你可能在很多层面上会失去他，比喻的层面上和实际的层面上。我是在所有层面上都失去了，好像是。

一张张脸来来去去……曾经是乔治的兼职文员的比劳德-瓦恩尼斯遇到过这个演员卡洛特，卡米尔把此人叫作“世界上比最糟还要糟得多的家伙”。（这些日子他这么说了很多人。）他们是一对般配的人，带着一模一样的不满表情。罗伯斯庇尔回避埃贝尔，对裴迪昂冷淡，只对维尼奥德客气谦让。布利索叽叽喳喳地说，“我们一定要努力回避个性。”肖美特不愿意跟埃罗搭讪，对此埃罗宣布毫无损失。法布尔通过他的望远镜审视着每一个人。弗雷农谈到了露西尔。雷让德勒，我们的屠夫，说，他从布利索派那儿什么都没捞着。“我没受过教育，”他说，“可是，我是你们能觉得我是要多好就有多好的爱国者呀。”佛朗索瓦·罗伯特对大家和颜悦色，觉得他有一番事业要开创；自从去年夏天以来，当他被投进监牢里面的时候，所有的战斗都已经从他那里消失了。

罗兰先生从来没来。马拉也是。

六月的第二个星期，政府中出现了危机。国王与部长们不合作，与他们对着干了，罗兰的妻子给他写了一封恐吓信，教导他恪守自己的职责。关于这件事的对错，我什么都没说——这不是在我这个位置的人该说的，是吗？——但是大家可以看得出来，肯定，有些耻辱国王无法接受、无法屈服，哪怕就是再也不当国王。路易一定这样想过，因为他解散了各部。

我丈夫的朋友们谈论过爱国者的各个部门。他们说这是国家灾难。他们有办法把灾难变成对他们有利的东西。

将军杜姆雷兹没被开除。我们明白他与皇宫交情非同寻常。不过他登门拜访了我们。我感到惭愧。乔治大步流星地走过来，朝着他吼叫。他说，他要把对上帝的畏惧放到皇宫里，还说国王必须与王后离婚，打发她回奥地利去。将军离开的时候，脸色苍白到嘴唇。那天这事儿过后，他就辞职了，回到了部队。乔治比奥地利人更让人害怕很多，卡米尔说。

后来，来了这封拉法叶特写给国民大会的信，告诉他们要打压俱乐部，关闭雅各宾和科德利埃，或者其他……或者其他什么呢？他会把部队朝巴黎开进？“就让他露面吧，”乔治说。“我要把他撕成小小的碎片，把他的残肢断体扔到王后的卧室里去。”

国民大会不敢采取行动反对俱乐部——但是，甚至就是为了这个建议，我知道爱国者们都会采取报复行动。这些危机好像存在着某种模式。路易丝·吉力对我丈夫说，“丹东先生，将来会有朝一‘日’吗？”

“哦，你觉得怎么样？”他似乎开心。“也许我们应该进行第二次革命？”

她转向我，一副既带着嘲讽又感到颤栗的样子。“你丈夫想当国王吗？”

我们公寓里的来来往往得要小心进行才是，所以肖美特从没有遇到过维尼奥德，埃贝尔的路线从来不会和雷让德勒的路线交叉。这对我来说是个考验；对于用人来说也是个考验。我意识到明天，或者后天的气氛中包含的紧张……罗伯斯庇尔过来了；坐好，叙叙普通的家常。他看上去跟以前一样，像是从盒子里拿出的裁缝的模特儿，这么的样子正式、这么的修饰妥帖、这么的温文尔雅。不过，除了他那带条纹的橄榄绿外衣之外，他脸上还带着一丝现在似乎从来没有离过他脸上的微笑；这微笑里包含着紧张，这是他克制自己不要骂人的方式（卡米尔说的）。他对孩子问长问短；他开始讲安东尼的故事，还说，他在一两天之后就要讲完了……所以，这个故事不是那么糟，我心想，我们要活下去……在这么一个干净的一丝不苟的人身上，令人感到奇怪的是，罗伯斯庇尔是多么喜爱孩子，喜爱猫和狗啊。只是我们其他人把这个令人发愁的微笑加到了他脸上。

现在时间已经相当晚了。裴迪昂是最后一个走的。我一直没有碍事挡道。我听得见书房门开了。我丈夫在他肩上猛地拍了一下。“时

间算得准啊，”他说。

“别担心，我会把一切扼杀在摇篮中，”市长说。“我会露面，但是，不要太早。事件顺其自然发展还有时间。”

现在就他单独一人了，我心想，他们都走了。可是，当我靠近书房门时，门又关上了。我听到卡米尔的声音：“我原以为你要采取公牛战术的。现在是狮子战术。那就是你说的话。”

“是的，我是。不过只是当我准备就绪的时候。”

“你没有听到公牛们在说当我准备就绪的时候。”

“嘿，你啊——我才是公牛专家。你没听到他们说什么吧，这就是为什么他们如此成功的原因。”

“难道他们就没有一点咆哮发怒？”

“那不算真正成功之人。”

有一阵停顿。接着，卡米尔说：“不过你不是听凭运气吧。如果你要把某个人杀了，你就不是听凭运气。”

“把国王杀了关我什么事？假如圣-安东尼区想要把他杀了，这个区会做的。明天，或者在将来某个日子吧。”

“或者根本不会。所有这一切都是突如其来的宿命论。事件是可以控制的。”卡米尔听上去镇定，但却非常疲惫。

“我喜欢做事不要仓促，”乔治说。“我想要与拉法叶特一起把事情给解决掉。我不想一下子在四面八方开战。”

“但是我们不能放过这个机会啊。”

乔治打哈欠了。“如果他们杀他的话，”他说，“他们会把他杀了的。”

我走开了。我的勇气丧失了。我不想听。我打开一扇窗。我从没记得夏天是如此炎热。街上有些喧闹，每天夜里，你并不是什么都得不到的。一队巡逻的国民卫兵们在街上耀武扬威地走着。当他们靠近的时候，他们放慢了步子。其中一个相当清晰地说，“丹东的住处。”一定有新来的人，他们正把这个地方向他指认。我把头缩回，接着便听到他们走远了。

我回到乔治的书房门口，把门推开。他和卡米尔坐在空荡荡的火炉两边，一言不发，只是彼此凝视着对方的脸。

“我打搅你们了？”

“没有，”卡米尔说，“我们刚刚看着对方的脸。我希望，你刚才在门口听话的时候，你不会被你听到的话弄得不舒服吧？”

乔治大笑。“是吗？我不知道嘛。”

“这像露西尔一样。她拆我的信，然后陷入恐惧状态。是我可怜的表妹，露丝·戈达尔这时候引起的麻烦。她每周从吉斯写信过来。她婚姻不幸。她现在希望嫁给我。”

“我觉得我会建议她认命，”我说。我们大笑：感到惊讶呀，人怎么可能认命呢。紧张气氛被打破了。我看着乔治。我从来没见过这张令人感到恐怖的脸。对我来说，真的这是一张善良的脸。卡米尔看上去和六年前乔治带到咖啡馆的那个男孩没什么区别。他站了起来，很快把身子前倾，吻了我的面颊。我心想，我听错了，我误解了。政客和杀手之间是有距离的。可是就在这个时候，“想想那些可怜的傻瓜们吧，”乔治在分手时对他说。

“是的，”卡米尔答道。“坐在那里，等死吧。”

骚乱的那天，我没出去。乔治也没有。直到七八点钟，才有人过来。接着我就听到白天发生的故事了。

来自圣-安东尼和圣-马塞尔的人在雅各宾派和科德利埃俱乐部煽动分子的带领下进入了杜伊勒利宫，他们手里拿着武器，人数成千上万。雷让德勒是其中的一位领导；他当面侮辱国王，然后回到这里坐在我的客厅，吹嘘这件事。也许国王和王后本该在他们的桶板和叉子下死掉的，但是事情并没有那样发生。我被告知，他们在一扇窗户里待了几个小时，与那个小太子和他姐姐一起，还有国王自己的亲姐姐伊丽莎白夫人一起。人群从他们身边鱼贯似的过去，嘲笑他们，好像他们是乡下集市上的怪物一般。他们强迫国王戴上一顶“自由之帽”。这些人——从阴沟里出来的人——给国王递上便宜的葡萄酒，强迫他为祖国健康干了那瓶酒。这样的事情持续了几个小时。

到最后，他们依然活着。仁慈的上帝保护了他们，至于说那位本该保护他们的人——裴迪昂，我是说，巴黎市长——到了今晚他才露面。他再也无法体面地等候的时候，便带着一群代表去了杜伊勒利宫，把这群暴徒赶出了皇宫。“然后呢，你知道出了什么事吗？”维尼奥德说。我给他递了一杯冰的白葡萄酒。时间是晚上十点钟。“当他

们全都走了的时候，国王把那顶红帽子从头上一把扯了下来，摔在地板上，然后用脚在上面踩。”他朝我点头致谢，文文雅雅。“令人好奇的事情是国王的老婆表现得只能被叫作有尊严。这真是不幸，但是，人民却不像以前一样反对她了。”

乔治勃然大怒。他大怒，这真是值得思考的一个场景。他撤掉领结，在房间里到处大步走着，他的喉咙和胸口汗涔涔的，闪着光亮，他的声音把窗户震得摇摇晃晃的。“这个他们的所谓革命已经成了浪费时间。爱国者们从中得到了什么呢？一无所有。”他瞪着眼睛把房间扫视了一下。他看起来好像谁要是反驳他他就揍谁似的。外面，从河流方向的那边传来某种遥远的叫喊声。

“如果真是那样——”卡米尔说。可是他没法说出来，他没法把单词说出来。“如果这次革命完蛋的话——我觉得它就一直完蛋了——”他用手蒙住脸，一副对自己感到厌恶的样子。

“嘿，卡米尔，”乔治说，“没时间等你了。法布尔，请你把他的头撞到墙上去。”“这是我正要说的话，乔治-雅克。我们再也没有时间了。”我不知道是不是正是这个威胁，或者正是因为他突然看到了未来，卡米尔才恢复了他的声音：不过他开始用短小而又简单的句子说话了。“我们必须重新开始。我们必须策划政变。我们必须废黜路易。我们必须控制。我们必须宣告共和国成立。我们必须在夏天结束之前完成。”

维尼奥德显得不安。他顺着椅子的扶手在溜手指头。他从一张脸望到另一张脸。

卡米尔说，“乔治-雅克，你说你没准备好，但是现在你必须做好准备了。”

玛侬丢了职位。丹东的一个短语不停地在她身边回响：“法国的自然边界。”这些日子，她花了几个小时思考过低地国家和莱茵河的地图。恰当地说：她难道不是一名最重要的战争政策倡议人吗？要发现一个人的自然边界更不容易呵……

当然，他们怪她，那些头脑简单的爱国者们；他们说，正是因为她的信路易才解散了各个部。一派胡言：路易只想要个借口，这就是全部。她只好准备面对他们的各种指责，指责她干预，指责她从中插

手，指责她把政策讲给罗兰听。这是多么不公啊。他们过去总是一起工作，她和她丈夫，调动了所有的才华和精力，在她丈夫还不知道自己的想法之前，她就知道了他的想法。“通过我来翻译解释，”她说，“罗兰什么语义思想都没丢失。”互相交换眼神。总是，交换眼神。她真想在他们几个男人自鸣得意的脸上抽上几下子。

唯独布卓一个人好像明白她的心思。他抓住她的手，摁了一下。“玛侬，别把他们当回事儿，”他低声地说。“真正的爱国者知道你的价值。”

他们要恢复原职；这是她的看法。可是他们一定要为之战斗才行呀。6月20号，这个所谓的杜伊勒利宫的“侵略”——它已是一场大溃败了——是一场笑话了。从最初到最后，它都运作不当；而且，运作不当好像就是规则似的。

这些日子下午的时光，她就在骑术学校的公共画廊里，咬着牙听人辩论。有一天，一个年轻的女子大步走进来，身穿一件猩红色的骑马服，腰带上面别了一支手枪。玛侬吓了一跳，在四下里寻找引领员；可是除了她之外，没人认为这个场面有什么问题。这位年轻女子在大笑；她的四周围了一帮支持者；她在长凳上坐下，主人一般，然后用手背抹过剪得短短的像个男人发型的棕色卷发。她的一帮人鼓掌欢迎维尼奥德；他们直呼他的名字；他们对其他的代表大声喊叫；然后他们一排排地传递苹果，吃完之后把果核扔掉。

维尼奥德走过来跟她说话，她为他的演讲祝贺，不过语气却有所保留。他得到的表扬太多了。朝着这个陌生的一身红色的姑娘，他只是颔首致意。“那位是戴洛瓦妮，”他说。“会不会你以前没有见过她？她在春季给雅各宾派俱乐部演讲过，讲述自己在奥地利人中经历的种种考验。他们把论坛让给了她。能讲同样经历的女人可不多呵。”

“她们到底是些什么人？”维尼奥德说。“妓女。”

当然，她原本会猛地击打他的下巴。可是，看一看他给她提供的东西——再一次友好地吸纳她到这个阴谋中来，还有一份新的声明，她笑了笑。“妓女，”她说。

露西尔孩子的身体已经侧向左边，在使劲踢她。她几乎无法让自己站成大致笔直的姿势了，更不用说，对访客表示客气了。“见

鬼，”她边说边盯着戴洛瓦妮的外套看。“穿这么一件红色衣服，难道你就不热？难道现在不是你该把它脱下的时候吗？”事实上，她能看得出，衣服里子已经磨破，上面还有街上的灰尘，甚至红色也不像从前那么鲜艳了。

“卡米尔在回避我，”戴洛瓦妮抱怨道。她在房间里踱步。“自从我回到巴黎以来，他跟我的交流还不到两个单词。”

“他忙，”露西尔说。

“哦，是啊，我确信他忙。忙着在皇宫里打牌，忙着跟贵族们吃饭。有这么多的香槟要喝，有这么多愚蠢、脑子简单的婊子要操的时候，人家怎么会想到要跟老朋友一起度过白天的这段时光呢？”

“包括你也是，”露西尔嘴里小声嘀咕道。

“不，我不包括在内。”戴洛瓦妮停止踱步。“从来就不包括我在内。我从来没跟卡米尔睡过觉，或者跟杰罗姆·裴迪昂睡过，也没跟旁的报纸上点名道姓提到的两打男人当中的任何一个睡过。”

“报纸总是什么东西都登，”露西尔说。“请你坐下。你穿着你这件红衣服在踱步，快让我疯了。”

戴洛瓦妮没坐。“路易·苏鲁总是什么都登，”她说。“这篇肮脏的《信徒的行为》。为什么苏鲁逍遥法外，那才是我想要知道的？他为什么没死？”

露西尔心想，也许，我可以装作要临盆了。她拼命地发出轻微的呻吟声。戴洛瓦妮没有注意到。“卡米尔能够脱离干系，”她说，“为什么是这样？苏鲁嘲笑我的时候，他跟他一起嘲笑我，他们头靠头，编出更多的诽谤罪，给我捏造出更多的情人，他们合谋使我受到人家的嘲笑和鄙视，可是没人对卡米尔说，瞧，你跟苏鲁混在一块儿，所以你怎么能做爱国者呢？露西尔，告诉我，这是怎么一回事啊？”

“我不知道，”露西尔摇摇头。“这是个谜。我觉得——你知道的，在家庭中，怎么常有一个比别的孩子更难对付的孩子呢？噢，也许在革命中也是那样吧。”

“可是，露西尔，我受过不少罪。我当过囚犯。难道就没有人理解这一点吗？”

哦，上帝啊，露西尔心想，看起来好像戴洛瓦妮今天下午是不肯离开了。她踉踉跄跄地站了起来。她能看到戴洛瓦妮快要哭出来了。

她发出咔拉咔拉的声音，把一只手放在她的大臂上，轻轻地把自己的身体压到那张蓝色长沙发上。“让莱特，”她喊道，“我们还有冰块吗？给我拿些凉的，给我拿些甜的。”在猩红色的布料里，这姑娘的皮肤又热又潮。“你病了吗？”露西尔问她。“亲爱的小安妮，他们拿你怎么样啦？”就在她用一块叠好的手绢压到这姑娘的太阳穴时，她好像是从天使的高度看到了自己，于是在心里想，我是一个多好的圣人般的年轻女人啊，正在清理这个撒谎者呢。

戴洛瓦妮说，“昨天我努力想跟裴迪昂说话，可是他却装作没看到我。我想要布利索的人给予我支持，可他们装作我不存在。而我确实存在啊。”

“当然，”露西尔说。“当然，你存在。”

戴洛瓦妮垂下了头。泪水在她面颊上干了。“你小孩什么时候出生？”

“下个星期，医生说。”

“我有过孩子。”

“什么？你有过？什么时候？”

“她死了。”

“对不起。”

“她本会是——哦，我不知道。这些年过去了。你记不清了。在巴士底狱沦陷之前的那个春天，她死了。不，不对——在1788年，她死了，我从没见过她，几乎从来没有。无论我在什么地方，意大利、英国，我都从那里给她寄钱。可是那并不意味着我心狠，露西尔，这并不意味着我不爱她。我确实爱她。她是我的小女儿啊。”

露西尔让自己放松地坐回自己的椅子上。她把手安放在她自己孩子走形的、看不见的身体上面。她脸上露出了紧张神态。戴洛瓦妮的语气里有种东西——有种非常难以定位的东西——暗示着，她也许在弥补这个损失。“你那小姑娘的名字叫什么？”

“佛朗索瓦-路易丝。”戴洛瓦妮低头看着自己的手。“某一天我原本就是为了她想来的。”

“我知道，你会的，”露西尔说。沉默。“你想要讲讲有关奥地利人的情况吗？是那样吗？”

“哦，奥地利人。他们真是奇怪。”戴洛瓦妮把头向后一甩。她笑

了，笑声是捉摸不定的、是强装出来的。令人震惊的是，她很快打断了话题，切换到另外一个话题上去了，从一种情绪过渡到另外一种情绪上去了。“他们想要知道我的人生历程，打我出生以来我的整个人生。在这样一个年份、月份、日期，你在哪里？——我记不清楚，我总是说——那么，‘允许我们帮你记忆，夫人’，之后，会出来几张纸，一些我要在上面签字，一些发票，一些洗衣单，或者一些典当商的票据。它们把我吓了一跳，那些纸片子；这好像是我的全部人生似的，从我学习写字那时候起，这些得到恩宠的奥地利人就已经派间谍在到处跟踪我了。”

露西尔心想：如果这些情况总体上都是事实的话，关于卡米尔的情况，他们知道些什么呢？或者关于乔治-雅克的情况，他们知道什么呢？她说，“噢，你知道，那不可能是真的。”

“那么你怎么解释它呢？他们有一份从英国来的文件，一份我与这位意大利歌唱老师签署的合同，此人说，他会提拔我。是的，我只好同意他们的说法，那是我的签字笔迹——我记得我签过字的——当时的想法是，他给我上课，提高我的唱歌技巧，然后我从我的音乐会费用里支付他的上课酬金。现在，我签了那份文件，露西尔，是在一个雾蒙蒙的下午，在伦敦，在索霍区[2]，在迪恩大街我老师的家里。所以，告诉我，告诉我，假如你能把这一切理出头绪来，那份文件是怎么从迪恩大街到了位于考夫斯坦监狱官的办公桌上的呢？它怎么能到那儿去的呢，除非这么多年一直有人跟踪我？”突然，她又大笑，那种令人心烦不安的愚蠢的咯咯咯大笑。“在这份文件上，你知道，我签了我的名字，在名字下面写着‘安妮·戴洛瓦妮，斯宾斯特[3]’。那些奥地利人说，‘他是谁呀，这个英国人，这位斯宾斯特先生？你跟他秘密结过婚吗？’”

“所以道理就在这儿，”露西尔说。“他们对你的情况并不了解，是吗？这个考夫斯坦，什么样子啊？”

“它是从乱石中冒出来的，”戴洛瓦妮说。她的情绪又变了；她说话轻柔镇定，像个修女在回首人生似的。“从我窗户那里，我看到山脉。我有一张白色的桌子和一张白色的椅子。”她蹙了蹙眉，仿佛在努力回忆。“他们把我关起来的时候，我一开始唱歌。我把我熟悉的每一首歌都唱遍了，每一首咏叹调，每一首儿歌。我唱到最后一首的

时候，又从头开始。”

“他们伤害你了吗？”

“哦，没有。一点都没有。他们礼貌，他们……温柔。每天他们给我送吃的，他们还问我最喜欢吃什么。”

“可是，安妮，他们从你那里想要得到什么呢？”她想要补充一句，“因为你不是个什么重要人物呀。”

“他们说我组织了十月革命，他们想知道谁给我付钱这样干的。他们说我骑在大炮上到了凡尔赛宫，还说我带领妇女冲进皇宫，说我手里拿着把剑。你知道，没这些事儿。我当时已经在那里，在凡尔赛了。我已经租了个房间，所以，我可以每天到国民大会，听那些辩论。是的，我出去和那些妇女们谈话，和那些国民卫兵们谈话。不过他们冲进皇宫的时候，我在自己的床上还没睡醒呢。”

“我觉得有人可以证明那一点，”露西尔说。戴洛瓦妮凝视着她，一副不解的样子。“没关系，”露西尔说。“我是开开玩笑。情况是，安妮——到现在，你必须认识到——既然巴士底狱已经沦陷，你实际上做过什么都不重要了，重要的是，人们说你干过什么。你不能以这样的方式把过去单独拣出来，这样对你没用。一旦你开始在众目睽睽之下生活，人们就会把很多行动和言辞归咎到你身上，你得要忍耐。假如他们说你骑大炮上，那么，我恐怕你真的这样做了。”

戴洛瓦妮抬头看看她。“我做了吗？我做了。”

“不，我的意思是——”哦，上帝在诅咒啊，露西尔心想，她并不聪明灵光，是吗？“不，你没有做——哦，难道你还听不明白吗？”

戴洛瓦妮摇摇头。“他们问过我有关雅各宾派俱乐部的情况。问过谁得到了钱、谁说了什么。我并不了解有关雅各宾派的情况。不过我有理由。他们就是不喜欢我的回答。”

“你知道，我们当中有些人本以为我们永远见不着你了。”

“人家说，我应该把这些经历写成一本书。可我没受过教育。露西尔，我不能写书，就像我不能登上月球一样。你觉得卡米尔会为我写本书吗？”

“安妮，那些奥地利人为什么要放你走呢？”

“他们把我带到了维也纳。我见到了总理，国王的总理，在他的私人房间。”

“是的，可你还没回答我的问题呢。”

“然后他们把我带回到列艾伊。到了我出生的地方。我原以为我习惯旅行的，可它们就是地狱，这些行程——哦，他们设法对我友好，可我想要在路边躺下，一死了之。我们抵达列艾伊的时候，他们给了我一些钱，他们说，我想要到哪里就到哪里。我说，甚至巴黎吗？他们说，是啊，当然。”

“这些我们都知道了，”露西尔说。“这情况在去年十二月份的《监视人》报纸上报道过。我们还保存着这份报纸呢，我放在什么地方了。我们说，‘因此，她在回家的路上了。’我们感到惊讶。隔三差五地，有些谣言说，奥地利人把你绞死了。可是，恰恰不是那样，他们放你走了，还给了你钱，是吗？你奇怪为什么卡米尔现在跟你保持距离吗？”

作为一名出色的律师，她已经把自己的官司了结了。可是，难以相信——正如大家都这么想、但是没说出口一样——这位姑娘已经同意做间谍了。如果卸掉武器，撤掉红色，那么，她似乎一点没有受到伤害，无可救药，甚至连神志都不是非常清醒。“安妮，”她说。“你应该考虑离开巴黎。到某个安静的地方去。直到你恢复健康。”

戴洛瓦妮很快抬头看她。“露西尔，你忘记了，我曾经让记者把我赶出去。我让路易·苏鲁把我踢出巴黎。后来发生了什么事？露西尔，我在一家客栈有个房间，距离任何地方都有好几英里，鸟儿在歌唱，那就是你需要疗养的地方。那些夜晚啊，我吃得好睡得香。后来有天夜里，我醒来，有几个男人在我的房间，他们是些我不认识的男人，他们把我拖了出去，拖进了黑暗之中。”

“我觉得你现在应该走了，”露西尔说。恐惧触及她的喉咙底部；恐惧触及她的胃部深处，把它冰凉的手指放到了她的孩子身上。

“拉法叶特在巴黎，”法布尔说。

“这我听到了。”

“丹东，你知道了？”

“法布尔，我什么都知道了。”

“那么你什么时候要把他撕成小小的碎片？”

“法布尔，克制自己吧。”

“可你说过——”

“一点炸药自有其用途。它鼓舞别人。我正在考虑拜访我在枫特蕾的岳父岳母等家人呢，一到两天。”

“我明白。”

“将军有了计划。要行军到雅各宾派俱乐部那里，把他们封了。报复6月20号的事。他希望把国民卫兵和他一起带过去。万一有情况，没人能够证明我与6月20号的事情有干系——”

“嗯，”卡米尔说。

“——不过我更喜欢回避任何不妥。那样会一无所成。”

“不过肯定，此乃慎重之事。”

丹东有耐心。“这并不慎重，因为我们知道了他的计划。”

“我们现在怎么知道的？”

“裴迪昂告诉过我。”

“谁告诉裴迪昂的呢？”

“安托瓦内特。”

“亲爱的上帝啊。”

“是啊，他们愚蠢，是吗？当拉法叶特成了唯一一个还愿意为他们做事的人时。这就使得你想知道有关对付他们的智慧了。”

卡米尔抬起头来。“对付他们？”

“伙计，对付他们。抓住你能抓住的东西。”

“你不是当真吧。你没有对付他们呀。”

“法布尔，我说话当真吗？”

“是的，你说话当真。”

“现在，法布尔，这事让你发愁了？”

“从顾虑的意义上说，没有。我觉得这事让我害怕。担心可能的复杂后果。”

“从顾虑的意义上说，没有，”丹东重复道。“让他害怕了。有顾虑了。多美好的概念。卡米尔，要是你把我们的这次谈话跟罗伯斯庇尔提，我就要你的性命。我的上帝，”他说。他一边走开，一边在拼命地摇头。

“提什么呢？”卡米尔说。

拉法叶特的计划：对国民卫兵进行盛大检阅，在检阅典礼上，将军要视察部队，国王要亲临现场接受致意。之后国王退出，拉法叶特要对部队进行长时间的训话，因为，难道他不是他们的第一个、最光荣的指挥官，难道他没有天然的权力再次掌控他们？之后，以宪法的名义、以君主的名义、以公共秩序的名义，拉法叶特将军将要采取行动，匡正首都秩序。倒不是他得到国王热情的支持；因为路易担心失败，担心这件事的后果和影响，而且，王后也冷冷地说，她宁可等死，也不愿意被拉法叶特救下。

裴迪昂一旦愿意，行动就会很快。在检阅开始之前的一个小时，他干脆取消检阅：听任大炮部署和他们各自的安排，靠自然混乱的状态来抗衡任何宏大计划。将军被留下，跟副手们一起走过一条条街道，受到老派爱国者们的欢迎。他被留下来评估形势：选择离开巴黎的道路，到前沿去指挥他的部队。在雅各宾派俱乐部，代表库颂被人用轮椅推到了论坛，斥责将军是个“伟大的骗子”；马克西米连·罗伯斯庇尔把他称为“祖国的敌人”；布利索和德穆兰先生竞相把骂人的脏话堆砌到这位英雄身上。科德利埃派的人从短期度假归来，他们很多人发现，抓住绘制的将军人像放火焚烧是明智的，同时，除了对这个穿着制服的玩偶身上吐痰，噼里啪啦地殴打之外，他们还为未来炮制了口号。

安莱特说：“假如她活过这一回，你会好吗？”七月的早晨，阳光，令人神清气爽的微风。卡米尔朝窗外看了看，看到了科德利埃大道，他的邻居们正在四处忙碌，生活按照它痛苦而又寻常的方式在继续；在商廊听到印刷厂在工作；看到妇女停下脚步在道路上闲谈，他在努力想象其他生活的类型或者其他死亡的种类。“我已经不再跟上帝做交易了，”所以，难道你就不想从我这里写一份讨价还价的东西，安莱特？”

安莱特心想，他看上去极其痛苦；脸色苍白，身体摇摇晃晃的，相当不能接受他老婆要生孩子、生孩子将要伤害到她身体这个事实。真的，这真有意思，又是多少非常普通寻常的事情卡米尔不能或者不会接受啊。我要把刀子朝里稍微放一点，安莱特在心里想，就是一到两英寸吧；这些日子你倒不是经常使他处于不利的情形；“你是在戏

弄婚姻啊，”她说。“你们两个都是。这是婚姻不是游戏的那一部分。”她等待着。

“如果她有个三长两短，”卡米尔说。“我会死。”

“是的，”安莱特从椅子上疲惫地站了起来。他是在午夜睡的觉，但是到了凌晨两点就被弄醒了。“是的，我差不多相信你会这样。”

她现在回到了她女儿那里。露西尔还是感到高兴；那是因为她不知道情况将会变得有多糟糕。她在心里想，我能把她从这一次中救出来吗？当然她能。七年前，她本来可以顺了自己的意。在那件事情上，假如他还有想她的时候，她现在就会被卡米尔记住，只是把她作为他过去生命中的一个女人罢了，一个他愿意为她只好付出额外艰辛的女人罢了，可是，他再也不是她生命中的一部分了，他将成为她在报纸上读到的有关他的情况的某个人。相反，她一直坚持自己可贵的德行，她的女儿嫁给了灯柱律师，现在她正处于阵痛状态。她在孔代大街和科德利埃大街之间来回地穿梭，每天守护着那种令人恶心、令人毁灭的、你只在书本上读过的情事。当然，人们会把它称为各种不同的事物，可是，她却把它称为情事。她觉得她活得年岁够大的了，可以知道她在说什么话。

“我们必须请你离开这里”她说。“出去散个步吧。呼吸点新鲜空气。你为什么不去看看马克西呢？他向来充满让人踏实放心的理智和日常智慧。”

“恩，”卡米尔因为紧张看上去病怏怏的。“单身汉总是这样。立刻派人来找我，好吗？就在那个时刻？”

“安莱特说我一定要走开，她说我播散恐慌。我希望你不介意我在这个时候过来。”

“我预料到了，”罗伯斯庇尔说。“我们应该在一起，你和我。我得去把白天的事务做起来，不过我会在一两个小时之后回来。这家人会照顾你的生活。你想下来跟他们家的女孩子说说话吗？”

“哦，不，”卡米尔说。“跟女孩子说话，我已经戒了。看看它导致什么后果吧。”

对罗伯斯庇尔来说，微笑真难。他伸手向前去捏卡米尔的手。奇怪了，可真是。他通常避免碰到别人。卡米尔猜想，某种心理上的紧

急情况快要发生了。“马克西，”他说，“你快要处于比我还糟糕的状态了。假如我是在播散恐慌，你就是在扩散灾难。”

“会好起来的，”罗伯斯庇尔用一种很不令人信服的语调说。“是的，是的，会好起来的，我觉得是这样。她是个健康的女孩，身体结实，没有理由相信要出什么事吧？”

“绝望了，是吗？”卡米尔说。“甚至都不能为她祈祷。”

“你为什么不能呢？”

“我认为上帝不会听那一类祈祷。他们都是自私自利的，不是吗？”

“上帝接受各种各样的祈祷。”

他们面面相觑，隐隐约约地感到震惊。“在这里我们位于神明之下，”罗伯斯庇尔说。“这一点我相信。”

“我不能说这一点我相信。虽然我确实觉得这个想法令人感到慰藉。”

“不过，如果我们不位于神明之下，万物为什么存在呢？”罗伯斯庇尔现在看上去格外震惊。“革命为什么存在呢？”

卡米尔心想，对于乔治-雅克而言，革命是为了从中捞钱。罗伯斯庇尔自己回答了。“肯定，革命是为了把我们带进上帝想要我们拥有的那种社会。为了使我们获得公正和平等，使我们达到人性的完美充实。”

哦，我的天哪，卡米尔心想。这个马克西，他相信他说的每句话。“我不想冒昧地知道，上帝打算赐予我们一个什么样的社会。对我来说，听起来好像你已经到裁缝那里定制了一个上帝。或者让他编织了一个上帝或者什么的。”

“一个编织的上帝。”罗伯斯庇尔摇了摇头，感到惊奇。“卡米尔，你真是原创思想的源泉哪。”他把双手放到卡米尔的肩头。他们用一种谨小慎微的方式互相拥抱。“位于神明之下，我们将继续愚蠢下去，”罗伯斯庇尔说。“两个小时之后，我会回来，那时候，我们将跟你坐在一道，我们将会讨论神学或者别的什么，一起消磨时光。万一出了什么事儿，给我捎个信。”

卡米尔单独留了下来。他心想，这次谈话发生了最为神奇的变化。他把罗伯斯庇尔的房间四下瞧了瞧。简朴，相当小，一张失眠者

的硬床，一张简易的白木饭桌当作罗伯斯庇尔非常干净整洁的书桌在用。上面只有一本书，一册小小的卢梭的《社会契约论》，他认得出，这就是罗伯斯庇尔一直随身携带的那本书，放在他外套里的那个口袋中。今天他忘了。他的日常惯例被搅乱了；因为他过分伤心了。

他把书拿了起来，仔细地看着。书上拥有某种特别的魔力，这种魔力已经把它自己传递给罗伯斯庇尔了；就单单这么一卷，别的都不会。突然，他想到一个念头。他把书在富有想象力的听众面前举起。他用罗伯斯庇尔的阿希斯的地方口音说："一个杀手的火枪子弹的受害人，这册《社会契约论》拯救了我的性命。注意，爱国者同胞们，这颗致命的子弹是怎样被不朽的让-雅克不朽的言辞的不朽的低廉的布装封面挡开的呢？处于神明之下——"他正准备继续讲到威胁国家的阴谋，阴谋，阴谋，阴谋，阴谋，可是，他突然感到虚弱无力，头昏眼花，他明白他应该坐下。他把一张草垫椅子拉到了桌旁。这张椅子和他以前站在上面的那张一模一样，当时，他对着皇宫里的那群暴民在演讲。我不认为我能受得了这么张椅子了，他心想。它把我吓煞了。

他有份演讲稿要起草。他心想，如果我能写上一点，这是多么了不起的自我控制啊，不过，我认为我不能。他站了起来，朝窗外看了一会儿。莫利斯·杜普莱的工人已经在下面的院子里取水送水了。他们看到他在注视他们，便抬手朝他打招呼。他可以下楼去跟他们说话，但是，他也许会遇上艾蕾奥洛莉。或者他兴许会碰到杜普莱太太，她总是把他堵在她的那个客厅里，期待着他与她交谈，吃点什么。他惧怕那间客厅，连同客厅里那个巨大的物件——你只能那样称呼它们了——红木家具，乌得勒支[4]的天鹅绒做成的深红色窗帘，旧式的垂挂物，还有客厅里那只散着带熏烟热气的搪瓷火炉。这是一个让希望在里面死亡的客厅。他想到了那只深红色垫子，然后果断地用它盖住艾蕾奥洛莉的脸。

他写发言稿了。他写好了一段。然后把它划掉。再重新开始。他觉得过去了一段时间。之后，门上传来小小的摩擦声："卡米尔，我能进来吗？"

"可以。"

哦，为什么那样子？坐立不安的。

伊丽莎白·杜普莱。“你忙吗？”

他把笔放下。“我要写份发言稿，可是我的注意力没法集中。我妻子——”

“我知道。”她把门轻轻地关上。巴蓓特。那个傻姑娘。“那么你愿意我留下跟你说说话吗？”

“那，”卡米尔说，“很好啊。”

她笑了。“哦，卡米尔，你语气酸溜溜的。你不是真的觉得那样很好，你是觉得那样无聊。”

“假如我觉得那样无聊，我会那样说的。”

“你人长得帅，又大名在外，但是在这个屋子里，我们不大看得出来。我姐姐艾蕾奥洛莉说，你从来没有迷人过。尽管——我得承认——我自己经常想要对艾蕾奥洛莉不客气，可是我是家里最小的，在我们家，我们从小到大受的教育就是要对长者礼貌有加。”

“非常正确，”卡米尔说。他非常严肃认真。他无法理解她为什么老是在笑。后来，突然他能理解了。她小的时候相当漂亮。不管怎么说她相当漂亮。比她那几个姐姐要好些。

她在床沿坐下。“马克西平时经常谈到你，”她说。“多多了解你真好。我觉得你是这个世上他最喜欢的人了。可是，你跟他不一样——你认为为什么会是那样呢？”

“一定是我的魅力，”卡米尔说。“这是显而易见的，是吗？”

“你知道，他对我们都很好。像个大哥似的。为了我们他顶撞我们父亲。我们的父亲是个暴君。”

“所有孩子都是这么认为的。”他为自己的话大吃一惊。当自己的孩子形成自己的意志时，他会如何对待自己的孩子呢？十几岁的孩子，处于中年的他：关于这种情况似乎不大可能出什么事儿。他心想，我想知道，当我妈妈怀我的时候，我爸爸在干什么呢？保准儿，他是在忙他的《法律百科全书》。保准儿，当我妈妈在临盆阵痛中拼命高喊的时候，他正在做索引。

“你在想什么呢？”她问。

他情不自禁地微笑了。她在多大程度上暗示，她也许开始了解他了？女人总有专门的时间问这样的问题，通常是在做爱行为发生之后；不过，他认为，她们就连在做女学生的时候都非要操练。“哦，

没什么，”他说。（她也许会习惯了这种惯常的回答。）他感到不安。“伊丽莎白，你妈妈知道你在楼上吗？”

“你应该叫我巴蓓特。那是我的昵称。”

“可是她知道吗？”

“我不晓得她是不是知道。我认为她出去买面包了。”她用一只手在裙子上抹了一下，往床后坐得更远了。“这重要吗？”

“人家也许想知道你在什么地方呢。”

“假如他们找我，他们会大声叫我的。”

停顿。她目不转睛地注视着他。“你妻子很漂亮，”她说。

“是的。”

“她喜欢怀孕吗？”

“我想你也觉得怀孕无聊。”

他闭上了眼睛。他几乎确信他说得对。他又睁开眼睛。他要肯定她没动静。“我觉得我现在得走了，”他说。

“可是，卡米尔。”她的眼睛变圆了。“假如你走，有关婴儿的消息也许会捎过来。你想要立刻就知道，是吗？”

“是的，是的。那样的话，也许我们就不该待在这里了。”

“为什么不？”

因为我觉得你是在企图勾引我嘛。除了还没把你的衣服脱光，你在这方面做得再明白不过了。而且，有可能，你在一分钟之后就会脱光衣服。“你非常清楚，为什么不，”他说。

“人家可以在卧室谈话。人家可以在卧室举办聚会。举办整个大会。”

“是的，当然他们可以。”到现在为止我该走了。

“不是在担心出什么差错吧？你觉得我漂亮吗？”

你不能说出来，我没那么说。她也许要哭，变得永远冷漠，死的时候还是个老处女。噢，你不能那样说，但是，你可以说出比那更难听的话。“伊丽莎白，你经常这样吗？”

“我不经常到楼上。马克西这么忙碌。”

哦，一个十足的小聪明，他心想。在圆脸型的中产阶级处女当中，这是一种类型的范儿，这种类型的姑娘，你在十六岁的时候，为了她们，你给自己惹下了不少麻烦。现在也许又要惹了。

“我不想要你，”他温柔地说。

“那不重要。”

“你说什么？”

“我说那不重要。”她从床上跳下，朝他走了过来；她那双小小的滑溜溜的脚没有弄出一丝声响。她站在他身边，把一只手轻轻地放在他的肩上。“你在这里。我在这里。”她抬起一只手去拉她的头发，头发从发针里松散开，抖落出来。鼠棕色的头发现在是乱蓬蓬的了。她脸颊上的潮红色……“现在想走吗？”她说。因为那个时候她会碰巧下楼跟在他后面，那儿会有（他知道这些糟糕透顶的聚会）艾蕾奥洛莉，还有侄儿，还有莫利斯·杜普莱——他站起来时，在镜子里面看到了他的脸，发现那张脸带着怒气，好像犯了罪似的，迷迷惑惑的样子。她朝后移动，倚着门，对着他的脸在发笑：再也不是这个家中最不重要的人物了。

“哦，这真是好笑，”他说。“这真是难以置信。”

她更加贴近地注视着他。她有着偷猎者的一张面孔，在检阅大清早猎物的架子。

“你脑子里没有浪漫插曲，”他说。“你只想见到鲜血。”

“哦，”她说，“那么我们没什么共同之处吗？”

虽然她还是个小姑娘，可她的双脚却站得坚定而又牢固；她使自己变成了很沉的抵抗力量。就在他把她从门上拽开的时候，披在她双肩上的三角巾滑落，打结松开了，飘落到地板上。他在心里想，我想知道杜普莱夫人的裁缝觉得她怎么样呢。这么沉甸甸、雪白的、鼓突突的少女酥胸。“瞧，”她说，“我现在的状态。”她一把抓住他的手，把它放到了裸露的喉咙底部。他能感觉到脉搏在她皮肤下面一颤一颤的。“你现在摸到我了，”她说。她的脸在等着挨揍。他想要揍她。然后她会尖叫。亲爱的上帝啊，我一定要告诫人们要防范她，他心想。他在脑子里把要告诫的人想了一遍。

“现在你不妨摸摸我，”她说。“我们相当安全。门上有锁。不妨来得再深一点。”

他把三角巾从地板上捡起来，绕着她的肩给她披好，这么做的时候，把她抱得紧紧的，他的手指掐入她肘上方的胳膊里。“我要喊你姐姐了，”他说。“也许你身体不舒服吧。”

她目瞪口呆地看着他。“你在害我，”她晕乎乎地说。

“不，我没有。把你的头发夹好。”

真是奇怪，他还有时间去注意她脸上的表情——那不是犹疑不决，也不是愤怒，而是不满和委屈。她使自己从他紧紧的拥抱之中挣脱开，气冲冲地朝窗户那边走了过去。她的脸唰地红了，她在做深呼吸，在大口地吸气。他来到她身后，稍稍摇了摇她的身子：“别这样。你会让自己生病的，你会晕过去的。”

“是的，是你那样解释的。不然，我现在可以大声叫喊。没有人会信你说的话。”

在他们下面的院子里，锯木头的声音已经停止，男人们正抬头朝屋里望。他们的脸庞，对于卡米尔来说，都是模糊不清，可是他能想象得出他们额头上的每一道皱纹。莫利斯·杜普莱正在慢慢地朝这屋子走来，一秒钟之后，他会听到一个女人的声音抬高，尖声尖气地在质询：杜普莱的声音是压低了的，不过急迫：一个尖厉的瘦小女人的哭喊声：越来越近的脚步声，爬楼的脚步声。

他浑身发冷。她想怎么说就怎么说，他心想，他们都信她的话。此刻，就在窗户下面，有像是一小群人的东西出现了。他们所有人都是杜普莱的人，而且都在抬头朝上望着；他们的脸，他心想，充满了期待。

门突然被冲开。莫利斯·杜普莱堵在门口；他是个能量大力士，衬衫衣袖卷得高高的。他伸出双臂，这个出色的雅各宾派的杜普莱，想出一个完全新奇的句子，一句世界历史上从来没人说过的话：“卡米尔，你有儿子了，你妻子安然无恙，现在请你回家去。”

门口是微笑的海洋。卡米尔站着，努力克制自己的恐惧。你不需要说话，内心深处有个声音在说，他们会认为你太高兴了，太惊诧了，连话都说不出来。伊丽莎白已经转身面对他们。她灵巧地毫不唐突地动了动，正把衣服拉直。“祝贺啊，”她轻松地说。“对你来说，这是多大的成绩啊。”

“马克西米连有教子了，”杜普莱太太说，笑盈盈地。“请求上帝保佑，他将来有一天能有自己的孩子。”

莫利斯·杜普莱用双臂锁住卡米尔。这是一个恐怖而又有力的、具有爱国性质的拥抱，是雅各宾与雅各宾的拥抱，卡米尔的脸被压在杜

普莱肩头那块牛肉般的肉上面。他把这份感情也操练了一遍，把脸压到有些湿乎乎的、粗麻布几乎没有遮住的白皮肤上：你最小的女儿是个正在演练的强奸犯。不，他心想。那样真的不行。最好的做法就是不要对任何人提起这件事，他们只会大笑。眼下要做的最好的事就是回家，回到露西尔那里去，在这之后呢，务必小心，要非常非常检点。

第一件令他感到安慰的事就是，妻子产子花费的时间比人们担心的要少得多——从开始算起，前前后后十二个小时；第二件令他感到安慰的事就是，这个瘦小的黑发孩子，正顺着她的胳膊躺着呢。她感觉到和孩子是如此靠近，拥有的爱是如此纯洁，她几乎说不出话来；她心想，他们告诫过你要当心各种各样的事，可是没有人提醒过你这样的事啊。无论如何，她几乎说不出话来；她累了，就要死去一般地累，头都几乎无法抬起来。

人们持有多么不一样的看法啊！每经历一次收缩，她母亲就握住她手，一边使劲用力地抓住她，一边眨着眼睛说，露西尔，做个勇敢坚强的姑娘，要勇敢坚强。助产婆说，你叫得好厉害啊，像一朵花，如果你想的话，可以把天花板叫得掉下来，我确信你丈夫付得起吊天花买石膏的费用。你不可能取悦于每个人。每次她一想到要试图尖叫，下一阵子的撕心裂肺的痛苦就使她气接不上来。加布丽艾尔·丹东把身子倾在她身体上方，说了些话——不用疑问，一些有意义的话——肯定，在某个时间，安琪莉可也在那儿，嘴里在用意大利语嘟哝咒语？但是，有一阵子说了几分钟——不管怎么说，整整好几串的秒数——她不知道是谁在那里说话。她是在另一个世界中活着：一个毫不妥协的世界中，这个世界的四周是深红色的墙壁。

刻意地，认真地，卡米尔把早上的其他事情抛到了脑后。把虚弱瘦小的人挨着自己的肩抱住，他在低声地发誓：我一定会好好待你，无论你想做什么稀奇古怪、愚蠢可笑的事，在我这里都没问题。克劳德朝婴儿瞅了一眼，希望卡米尔不要主动把孩子递过去。“我想知道他看上去像谁，”他说。

卡米尔说，“在这方面，钱不少。”

克劳德本想向他女婿说一声衷心道喜的话，可现在却把嘴闭上

了。

“7月14号，我们为什么不推翻路易呢？”昔日的奥尔良公爵询问道。

“哦嘿，”从前的吉力伯爵说。“你这么喜欢做这个富于感情的动作。我要跟卡米尔讲一讲，看看他能不能麻烦安排一下。”

公爵不易觉察出其中的讽刺味道。他不快地抱怨了一声。“这些日子，每次你跟卡米尔谈话都要耗费我一笔小钱哪。”

“你不知道贪婪从哪里开始的。最近这三年来，你给了丹东多少钱？”

“我不会说。不过，假如我们这次失败，就连一个小小的暴动都要超出我的财力范围了。一旦路易失败，你不认为，是吗，这一回，他们要把我从王位上骗下来吗？”

德·希勒雷本想指出，他已经把自己的机会抛掉一次了（他本想说，通过听到我妻子菲丽切蒂说的话）；但是菲丽切蒂和她女儿帕米拉已在去年秋天离开这儿，到英国去了，由一向有用、一直令人充满感激的杰罗姆·裴迪昂目送着安全通过了英吉利海峡。“让我想想，”他说。“你有没有买通布利索派人、罗兰派人、吉伦特派人？”

“难道他们不一样吗？”菲利普看上去大为吃惊。“我本以为他们都是一样的。”

“你很有把握你可以给乔治·丹东的钱比皇宫能给他的钱还要多吗？超过他随时从共和国赚到的钱吗？”

“已经到这个程度了吗？”公爵的声音听上去是厌恶了；有一会儿，把话题说到这里的时候，他完全忘记自身的角色了。

“我的意思不是说我们要气馁。可是，我清楚，丹东觉得我们应该等待来自马赛的志愿者们。”

他们都是挑选出来的坚定的爱国者，为了参加巴士底狱的庆祝活动，这些马赛男人，行进到首都，他们一边行进，一边唱着他们新的爱国歌曲，他们意志坚定，咬紧牙关。等到天亮的时候，像一支漂亮的长矛走向不同的选区。

“马赛人……在他们这种情况下，我给谁付钱呢？”

“年轻的、当地名叫查尔斯·巴尔巴洛克斯的政治家。”

“他要多少钱？我们能搞定他吗？”

“哦，见鬼。”德·希勒雷闭上眼睛。他觉得累了。“自从2月11号以来，他一直在巴黎。他在3月24号与罗兰夫妇见过一面。”拉克洛对巴尔巴洛克斯正在萌发的自命不凡将记录备案，然后把他归到“女性化”这个栏目当中，上面还要打个小星星，以示着重强调。“这值不值得，你想过没有？”德·希勒雷说。

这是菲利普不会费脑筋去想的事。任何阴谋诡计，任何不要脸皮，任何荼毒生灵，什么事情都值得，只要最终你当上法国国王就行。之后，菲丽切蒂过来了，真把他给弄糊涂了——真是，她说得没错，因为当上国王，之后很快就要死去，这不值得。可现在，已有多年了，他已经被周围的人安置在一条航道上了；他一直被他们玩耍戏弄，被他们操纵摆布，不论他是愿意还是不愿意。没有时间去安排另外一个人了；他快要破产了。

“不过该死的丹东，”他说，“我竟然让他对阿涅斯得手了。”

“没有人‘让’他得到什么，”查尔斯-阿莱克斯说。“丹东只是拿到了。”

“但是他也必须给予呀，”菲利普说。“人们要从他那里拿到东西。他会给予他们什么呢？”

“他会给予他们人手一张选票。那可是他们以前从来没有得到过的东西。”

“我觉得他们会喜欢这个东西的。他们会到大街上来要这个东西。”公爵叹了口气。“还是一样，7月14号本来挺好。”每当他回顾1789年的时候，他就心想，那些日子是我一生最美好的时光。他把那个想法说了出来。

“你的少不更事的年代啊，”查尔斯-阿莱克斯说。

7月10号，宣布紧急状态。整个城市到处都是军事分队，征兵亭子上面插满了三色小旗。从她卧室的窗户那儿，露西尔可以听到丹东在追求他本人的征兵动机，好几英里长的地方，要数他最是起劲。她看到，孩子脸上第一个清晰的表情看上去很像是厌恶。每当她身体好到可以旅行的时候，她就到位于皇后镇的那个农场去。卡米尔在周末的时候去，在那里起草一篇很长的演讲稿。

公社总委员会在7月24号召开会议，聆听他的演说。这是丹东宣言——全民选举和全民责任，每一选区的公民都享有在任何时候都可以集会的权利，武装自己的权利，可以动员起来反对颠覆和即将来临的袭击。当卡米尔预言君主专制将在几天之内就要垮台的时候，丹东双臂交叉，与他身边最近的同僚们交换眼神，故作惊讶。

“谢谢你，”皮埃尔·肖美特说。“那正是我们想要听到的话。”

赫雷·埃贝尔朝他点点头。他擦了擦胖嘟嘟的粉白双手，对事情进行的状态表示满意。

市政大厅外，有一大群人。卡米尔一出来，人群中便爆发出一片欢呼声，声音震耳欲聋。丹东把一只沉重的大手落在他的肩头，认为这样的人气应该到处分享。“这跟一年之前的情景迥然不同啊，”卡米尔说，“那时候，我们在四处亡命。”他朝着向他表示美好祝愿的人们挥挥手，并朝着他们做了个飞吻的动作。群众大笑，推推搡搡地向前，要来抚摸他，仿佛他是一颗吉星、一个幸运的护身符一样。他们把自己的红帽子抛向高空，开始用其中最为血腥的一个版本唱起《革命成功有希望》。之后，他们唱起了新歌曲《马赛进行曲》。

“奇怪的动物，”丹东温和地说。“让我们希望一周或者两周之后他们就这样表现吧。”

盟军总指挥布朗斯维克公爵在颁发文件、宣言和意向声明书。他呼吁法国人民向来犯之敌放下武器，不要抵抗。所有抵抗的城市将沦为废墟。每一位代表，每一个国民卫兵，还有巴黎的每一位政府官员都应当认为自己对国王和王后的安全负责。如果对王室做出任何暴力举动，一旦盟军进入巴黎，所有当事人都将受到军事法庭的审判——他们不必希望获得宽恕。如果六月份再对杜伊勒利宫发起一次进攻，巴黎这座城市将受到绝对破坏，巴黎居民将被行刑队全部歼灭。

丹东和卡洛琳·芮美一道儿站在皇宫楼上的一个窗户边上。窗户下，卡米尔正在对着群众朗读盟军宣言。“难道他不好吗？”卡洛琳说。“我一定要说，法布尔在那方面干了一件了不起的大事。”

“布朗斯维克已经把我们需要的东西给我们了，”丹东说。“告诉人民，他们将要在集体行刑中遭到枪杀，告诉人民，德国人将要把他们抛进集体坟墓——那时候，他们还想要什么？”

他用一只手搂着卡洛琳的腰肢，她呢，用手指头抚摸着他的手，把它推了回去。窗户下，人们在高声叫喊；为他们对欧洲的决定高声歌唱；一波接一波的欣喜若狂，一波接一波的藐视不屑，一波接一波的怒不可遏。

（于伏塞-圣-吉尔曼大街上卓陂的家中。咖啡馆阴谋史上的一天。）

丹东： 我觉得你们大家都互相熟悉。

雷让德勒： 继续吧。这不是晚餐聚会。

丹东： 假如有人怀疑，这就是雷让德勒。这位高大绅士名叫韦斯特曼。他老家是阿尔萨斯，我们已经相熟一段时间了。他是从前的部队军官。

法布尔 [对着卡米尔]：他离开部队已有好久。卑鄙的皇宫骗子。

卡米尔： 正是我们所需要的那一种人。

丹东： 这是安东尼·福奎尔-汀威尔。

雷让德勒： 你让我想起了某个人。

丹东： 福奎尔-汀威尔是卡米尔的堂弟。

雷让德勒： 也许有很小的相似之处吧。

法布尔： 我本人看不出。

埃罗： 也许他们是隔得很远的堂弟堂兄。

法布尔： 你不一定要样子长得像你亲戚。

埃罗： 也许他会说话。

法布尔： 也许你有高见要表达，卡米尔的堂弟？

福奎尔： 福奎尔。

埃罗： 天哪，你不指望我们记住你的名字吗？我们要一直叫你“卡米尔的堂弟”。这样对我们来说容易，可对你来说却是个耻辱。

弗雷农 [对着福奎尔]：你的堂兄有点怪兮兮的。

法布尔： 他是大屠杀的一名凶手嘛。

弗雷农：他是个魔王。

法布尔： 他正在学习投毒。

埃罗： 还有希伯来语。

弗雷农：他通奸。

埃罗： 他是一个该死的、丢人现眼的家伙。

[停顿。]

法布尔： 明白了？他没有一点堂兄感情。

弗雷农：你们家族引以为豪的地方在哪里？

福奎尔 [满不在乎地]：这也许都是真的。我有好长时间没有见到卡米尔了。

弗雷农：有些方面是真的。通奸和希伯来语。

法布尔： 他也许是个杀人魔王，我有一次看到他与德·赛德谈话。

埃罗： 德·赛德不是杀人魔王呀。

法布尔： 哦，我原以为他是。

埃罗： 卡米尔，你为什么现在学习希伯来语？

卡米尔： 这与我在教堂神父方面的工作必然有联系。

丹东： 哦上帝。

卡米尔 [对埃罗低语道]：注意他的眼睛靠在一起有多近啊。他的第一任妻子在神秘兮兮的情况下死了。

埃罗 [低声地]：真的？

卡米尔： 我从不杜撰。

丹东： 福奎尔先生自己表示乐意做任何事情。

埃罗： 他一定跟卡米尔有关系。

雷让德勒： 我们能继续谈筹划吗？[对着福奎尔] 他们把我当个白痴看待。正是因为我没有受过任何教育。你堂兄用几门外语对我进行嘲笑挖苦。

福奎尔： 那些是你不讲的外语吗？

雷让德勒： 是的。

福奎尔： 那么你怎么知道的呢？

雷让德勒： 你是律师吗？

福奎尔： 是的。

丹东： 现在我要说一个星期左右吧。

奥尔良公爵的住处莫苏：公爵的晚餐桌上失去了欢乐气氛，凄凉自不必说了。查尔斯-阿莱克斯看起来一副沮丧的样子——是因为秃顶，还是因为保皇派的威胁恐吓呢，公爵没法说。他那双痛苦不安的眼睛在塞满了芦笋和龙葵的鸽子胸脯和骨头上面游移；然后移到了他的客人身上，之后在罗伯斯庇尔身上落下。他看上去跟他在1789年那时很像，公爵心想：同样的裁剪得一丝不苟的外套（实际上是同样的外套），同样的敷粉恰到好处的头发。这与木匠的晚餐桌一定是相当不同，菲利普心想。他在那里坐得这么笔直吗，他吃得这么少吗，他在心里记住了什么吗？在他酒杯边上放了一杯水。公爵身子几乎是腼腆地前倾，之后碰到了他的胳膊。

菲利普： 我觉得……或许事情出了纰漏……保皇派的力量非常强大……危险就在眼前。我打算离开这儿，到英国去，我恳求你跟我一道儿走。

丹东： 现在想要退出的杂种，我要把他的喉咙割断。操他妈的事情都组织好了。我们正在进行。

裴迪昂： 我亲爱的丹东，出了不少纰漏。

丹东： 你就是其中一个吧。你的人要国王把他们的部长职位还给他们，那时候他们将会感到高兴。那就是他们对眼下事情感兴趣的全部目的。

裴迪昂： 我不知道你说的“我的人”是指什么。我不是任何帮派的成员。帮派和党派对民主而言都是有害的。

丹东： 告诉布利索吧。别告诉我。

裴迪昂： 现在皇宫的防御工作正在部署。有三百名绅士准备保卫。

丹东： 绅士？我感到后怕。

裴迪昂： 我只是告诉你一声而已。

丹东： 越多越高兴。他们晕过去的时候将会互相绊倒。

裴迪昂： 我们没有足够的弹匣了。

丹东： 我会从警察那里给你弄些。

裴迪昂： 什么？正式地？

丹东： 我是第一检察官代表。看在上帝的分上，我能处理好像弹匣这么简单的事情。

裴迪昂： 皇宫有九百名瑞士卫兵，有人告诉我他们个个都是善射而且忠于卡佩的家伙，他们不会放弃。

丹东： 保证不允许他们储备军火。好了，裴迪昂，这些都不过是技术问题而已。

裴迪昂： 还有国民卫兵问题。我们知道，很多卫兵支持我们，但是他们不会仅仅分道扬镳，他们必须根据命令采取行动，否则，我们就会处于完全意料不到的情形之中。我们允许曼大侯爵接管部队当指挥的时候，我们其实就已经犯了错。他是个十足的保皇派分子。

[菲利普心想，等我当了国王，我们将终止在谴责的意义上使用保皇这个词。]

裴迪昂： 我们得把曼大干掉。

丹东： 你是什么意思，干掉他？杀掉他，伙计，杀掉他。人死不会复生。

[沉默]

丹东： 技术问题。

卡米尔·德穆兰写道：

为了确立自由和国家安全，一天的无政府状态比开十年的国民大会还要顶用。

伊丽莎白夫人：

没什么好愁的。丹东先生会照顾我们。

---

[1] 原文为法语。
[2] 英国伦敦一地区，多夜总会及外国饭店。
[3] 斯宾斯特，即spinster，意为“老处女”。
[4] 乌得勒支是荷兰人口最多的城市，以罗马天主教为主要宗教。

第5章

焚尸（1792）

8月7号：“不在？”法布尔说。“丹东不在？”

凯瑟琳·莫婷翻翻白眼。“再听我说一次，先生。丹东夫人已经到枫特蕾她父母那儿去了，丹东先生到阿希斯去了。假如你们不信我的话，你们绕过拐角去问问德穆兰先生就是。因为我跟他说过同样的话。”

法布尔从临街的门飞快地冲了出去，穿过商廊，来到科德利埃大街，然后进了同一栋建筑内的另一扇门。他心想，为什么乔治-雅克和卡米尔在墙上敲出洞来呢？真的，假如我们住在同一屋檐下，这样会更容易。

露西尔坐着，双脚跷得高高的，一边看小说，一边吃橘子。“你来啦，”她说，扳了一瓣给他。

“他在哪儿？”他问。

“乔治-雅克吗？他到阿希斯去了。”

“可是为什么，为什么，为什么啊？圣母啊！卡米尔在哪儿？”

“他躺在我们床上呢。我觉得他在哭。”

法布尔冲进卧室，把那瓣橘子一口塞进嘴里。他朝床和卡米尔猛地扑将过去。“不，请，别，请，”卡米尔说。他用双手捂住脸。“法布尔，别打我，我病了。我受不了。”

“丹东到底在打什么鬼主意？嘿，你一定知道。”

“他去看他母亲了。他母亲。我直到今天上午才知道。没有音信，没有信件，什么都没有。我可没办法呀。”

“这个胖杂种，”法布尔说。“我断定他打算要躲得远远的。”

“我要自杀，”卡米尔说。

法布尔从床上滚了出来。他好不容易才把自己重新撑起，走进了客厅。“我从他那里得不到任何名堂。他说他要自杀。我们该怎么办呢？”

露西尔塞好书签，把小说放到了一边。显然，她再也没法读下去了。“乔治跟我说，他会回来的；我呢，没有理由不信他说的话——不过，要不，你愿意在这儿坐下，给他写封信？告诉他，少了他，你就没法成功处理好这件事，这倒是真的。告诉他，罗伯斯庇尔常说，少了他，他就无法前行。等你写好信，你可以去找罗伯斯庇尔，请他到我们家上来一趟。卡米尔要自杀的时候，他对他起作用，稳得住他。”

笃笃定定地，8月9号上午九点，丹东回来了。“你跟我发脾气毫无道理呀。男人必须解决好自己的事情。这是个危险的行当，这个。”

“你的事情被解决好的次数，我数都数不过来了，”法布尔说。

“好，你明白，我总是越来越有钱。”

他在妻子头顶上亲了一下。“加布丽艾尔，你愿意给我打开行李吗？”

“你已经把那个弄好了？”法布尔说。“打开，不是收拾？”

卡米尔说，“我们本以为你又一次把我们给抛下的。”

“你什么意思，又一次？”他一把抓住卡米尔的手腕，把他拽到房间的对面，用一只胳膊托起了他的小儿子安东尼。“哦，我想你啊，我的乖乖，”他说。“整整两天了。你为什么在这儿，嗯？”他问孩子。“你应该出城的。”

“他哭着喊着要回家呢，”加布丽艾尔说。“直到我向他许诺，说今天他会见到你，这才把他安定下来。今天下午，我妈妈要过来把他接走的。”

“多好的女人啊，多好啊。在炮弹嘴里，还要照顾孩子。”

“你别再来这个他妈的真诚，好吗？”卡米尔问。“你让我感到恶心。”

“乡下空气嘛，”丹东说。“现在获得了很多能量。你该更加经常离开巴黎。可怜的卡米尔。”丹东把卡米尔的头拽到自己肩上，然后摸着他的头发。“他给吓坏了，给吓坏了，给吓坏了。”

中午十二点。“现在才十二个钟头，”丹东说。“我把我的信给你。”

下午两点。马拉过来了。他看上去比过去更脏了。他的皮肤，仿佛同情他的工作似的，呈现出劣质新闻报纸的颜色。

“我们在别的地方可以见面呀，”丹东说。“我没请你到这儿来。我不想别人给我的妻子和孩子带来噩梦。”

“以后，你邀请我，你会感到高兴的。况且，谁知道啊——在共和国之下，我也许可以洗清自己。现在，”他说得非常轻快。（他总是给自己留出一些时间，好进行人身攻击。）“现在，我怀疑布利索派的人正在妄图与皇宫达成交易。他们一直在跟安托瓦内特谈话，这一点我可以证明。在这个阶段，他们还没法伤害到我们，不过，以后，我们怎么对付他们，这个问题是要出现的。”

这个词语在不住地贸然闯进这次交谈：以后。

丹东摇摇头。“我觉得很难相信。罗兰的妻子不会成为交易的一方。她已经被他们从职位上给踢了出去，记得吧？我没法看出她与安托瓦内特谈话的道理啊。”

“我在撒谎，是吗？”马拉说。

“我承认，他们当中有些人愿意谈判。他们想要重返他们的岗位。这只不过表明没有像布利索派的人这样的事。”

“只有等到形势与我们的目的吻合的时候才行，”马拉说。

下午四点，科德利埃大街上：“可是，你不能只说‘再见’吧。”卡米尔被惊呆了。在一个阳光明媚的下午过去一半的时候，你不会人一露面然后就说，认识你二十年来，我一直感到愉快，现在，我去让人家把我杀了。

“噢，你会的，”路易·苏鲁说，一副反复无常的样子。“好像你会的。”

他已经沾过运气，这个《使徒行传》记录人。在1789年和1790年，暴民们可以把他杀了；他们正是灯柱律师驱使下的暴民。路易在那个时候已经越过边界进入移民营地。如果他不是一心一意要摆出某种自杀的姿态，现在他为什么要回到巴黎来？

“你自己在冒险，”路易说。“我不需要告诉你为什么人会这么做。我已经不再痴心妄想让你成为一名王室成员了。起码，在这一点上，

我们还是有共同之处的——我们坚持我们的原则。为了捍卫皇宫，我已经准备去死，不过，谁知道呢，国王也许会得到最好的结局。我们也许也会获胜。”

“你的胜利就是我的死亡。”

“我不需要那样的结局，”路易说。

“你真是个虚伪的家伙。你一定需要。你不能选择了一条路线，然后否认自己与这条路线的必然后果有任何关系。”

“我不是在选择一条路线，我是在坚守信念。”

“与那个悲哀的胖傻瓜一道儿吗？想要被人家当回事的人没有一个愿意为路易·卡佩牺牲。这多少有些滑稽可笑。”

路易转眼朝别处望去。“我不知道……也许最终我赞成你的看法。不过，这是再也没法回避的了。”

卡米尔做了个不耐烦的手势。“当然，这可以回避。回你的公寓去，把你认为可能会使你牵扯进去的东西全部烧掉。要非常小心，因为你要注意，在革命进行的时候，有很多新的犯罪行为。仅仅把你需要的东西收拾好就行，你不可以把你的样子弄得像你正往某处出发一样。以后，你可以把你的钥匙给我，我会帮你打理一切，在——我是说，在下个星期之后吧。不要回到这里来，我们邀请了几个马赛人吃早晚饭。到安莱特·杜普莱希斯那儿，就在那儿待着，直到我回来。你到那里的时候，坐下，为我准备一份非常清楚的声明，说明一下，你想要你的财政事务怎么处理。不过，口述，不应该用你的笔迹，我岳父会为你做笔录，他会给你忠告。别签字，别把声明到处乱放。同时，我会给你办一个护照和几份文件。你会说英语，是吗？”

“你真的养成发布命令的习惯了。大家会觉得，你习惯于驱逐别人。”

“路易，看在上帝的分上。”

“谢谢你，可是，不。”

“那么”——他在恳求——“假如你不那么做，就在今晚九点回到这里来，明天我会把人引开。没有人看到你。至少你还有机会。”

“可是，卡米尔，对你来说风险——你会陷进麻烦，可怕的麻烦。”

“你不会回来，是吗？”

“是的。”

“那么为什么还要在这个话题上扯远？”

“因为我担心你要出事。你对我没有义务。我们觉得我们自己——不，我们把我们自己——摆到了对立面。我从来没有预料到，我从来没有梦想到，面对现在这样的局势，我们的友谊会持续这么长久。”

“你原来以为，有一次——你笑了，说，人不能超越政治的。”

“我知道。‘自由、快乐、王室民主。’我过去相信我的口号，可我现在再也不信了。不会有任何王室地位，而且，我个人认为不会有多少珍贵的自由，有的将是战争和内战，因此，我也不会给予快乐多大的机会。你一定明白，从现在起——过了明天吧，我的意思是——个人的忠诚在人们的生活中不会有多么重要。”

“你是在请求我接受个人忠诚，因为革命——因为你所认为的革命将是——当我所爱戴的人被他的愚蠢毁灭的时候，我就必须坚定立场。”

“我不要你考虑这件事，以后吧。”

“我会制止你那样做。今晚，我要让人把你逮捕。我不会让你自杀。”

“你不会为我做好事。到目前为止，我已经欺骗了灯柱律师，我不想被人家把我从监狱里拉出去，被私刑处死。那样的死跟人的死亡毫不般配。我知道，你早就可以找人把我逮捕。可是，那样做将是背叛。”

“背叛什么？”

“背叛原则。”

“对你来说，我是原则，还是对我来说，你是原则？”

“问问罗伯斯庇尔吧，”路易疲惫地说。“问问那个有良心的人吧，哪一个更重要，你的朋友，还是你的国家——问问他，在事情的格局中，他是怎样权衡一个人的。问问他，哪个第一，他的老朋友，还是他的新原则。问问他吧，卡米尔。”他站了起来。“我想知道，我是不是该到这儿来——我到这里来是不是会给你增加麻烦。”

“没有人会给我增加麻烦。没有任何权威能这么做。”

“是的，我觉得情况会发展到这一步。卡米尔，我感到遗憾，以

前我从来没有见过你的小儿子。”

他把手伸了过去。卡米尔转身，拒绝了。路易说，“神父巴拉尔蒂尔还在监狱，亲爱的。你想看一看能否把他从监狱弄出来？”

卡米尔把脸避开，说，“跟马赛人一起吃的这顿晚饭会在八点半结束，我一向认为他们不唱歌。晚饭之后，我会跟丹东在一起，不论他在哪儿。你可以在任何时候到他的公寓去。他和他妻子都不会把你出卖的。”

“我不了解丹东。当然，我见过此人，可是从来没有跟他讲过话。”

“你不必跟他讲过话。告诉他说，我要你人身安全。告诉他，你是我的人。”

“你会看我一眼吗？”

“不会。”

“你在假装罗得的妻子[1]吧？”

卡米尔笑笑，转身。门关上。

“我觉得我们不该试着回到枫特蕾去，”安琪莉可说。“维克多瓦会留我过夜。你想去看你叔叔吗？”

“不想，”安东尼说。

丹东笑了。“他是个当兵的，他想留下来。”

“在维克多瓦家，他们安全吗？”加布丽艾尔看上去病怏怏的，因为紧张，面露菜色。

“是的，是的，是的。我要让他们到别处去吗？”哦，洛洛特，你说得有道理。

露西尔旋风似的穿过房间，把手放在丹东的肩上。“别发愁，”她说。“我们会赢。我知道。”

“你香槟喝得太多了。”

“我尽情放纵。”

他把头低下，好低声地对着她的头发耳语。“我希望你就是我放纵的对象。”她笑着抽身走开。

“你怎么能？”加布丽艾尔质问道。“怎么你居然能笑？”

“为什么不，加布丽艾尔？我确信，够快的了，我们大家都要哭

了。也许就在今夜。”

“你想要拿什么？”安琪莉可大声地问那小孩。

“你想要拿你的抽陀螺吗？对，我想，你也许要拿那个东西。”

“让他保保暖，”加布丽艾尔不假思索地说。

“我亲爱的女儿，天气闷热，他更有可能是被捂坏，而不是受凉。”

“行，妈。我知道。”

“带她走远一点，”丹东说。“天还亮着。”

“我不想。”

“哦，来吧。”露西尔把身子从椅子上拖了下来。安琪莉可有些恼羞成怒了。经历了这些年月，她女儿还没弄懂什么时候男人需要女人走开。这是一种无能呢，还是持续不断地表明自己抵制这样的情形呢？在门口，安琪莉可转过身。“乔治，我觉得没有必要说当心吧？”她朝卡米尔点了点头，把几个年轻一些的女的赶走了。

“多好的表达方式啊，”丹东说。从窗户那儿，他们注视着孩子穿过商廊的速度，他在他妈妈和外婆的搀扶之下，迈着大步在行走。“他想双脚不要着地就绕过拐角呢。”

“多妙的主意，”卡米尔说。

“你看上去并不开心嘛，卡米尔。”

“路易·苏鲁来了。”

“哦。”

“他想参加皇宫的抵抗战斗。”

“他更傻。”

“如果他改变主意，我叫他过来。这件事做得对不对？”

“有风险，不过，从道德上来说，无可挑剔。”

“有问题吗？”

“到目前为止没有任何问题。见到罗伯斯庇尔了吗？”

“没有。”

“假如你见到他，别让他碍我的事。今夜我不要他靠近我。我也许不得不做些事，会冒犯他那细腻的礼貌得体感。”他顿了一下。“现在我们可以按小时来计算时间了。”

在杜伊勒利宫，朝臣们正在为国王的就寝仪式做好准备。他们按照历史悠久的礼仪方式互相请安。这里是出身高贵的贵族，接受刚刚被王室的小牛捂得发热的王室长筒袜；这里是达官显贵，他们的任务是向下翻转床单；这里是受过严格训练的纯种贵族，他们——像他的父亲在他面前那样，像他的爷爷在他父亲面前那样——把王室的男用长睡衣递过来，帮路易·卡佩把它穿在蓝白色发胖的身躯上。

他们跟在路易有些松沓的肩头后面，按部就班地依次进入寝室。不过，国王把他那苍白、饱满、焦虑的脸侧向他们——把门啪的一声，当着他们的面给关上了。

贵族们站着，面面相觑。直到那个时刻，事态的严重性才变得显而易见。“从来没有过这样的先例啊，”他们低语道。

为了图个舒服，露西尔抚摸着加布丽艾尔的手。公寓里有十来个人，地板上有一摞武器。“再拿些灯过来，”丹东说，凯瑟琳拿了一些，她的脸圆嘟嘟的，眼睛不敢朝他看。之后，一些新的暗影便在天花和墙壁的对面跳起舞来。

路易丝·罗伯特说，“加布丽艾尔，我可以留在这儿吗？”她用披肩把身体裹好，好像感到发冷似的。

加布丽艾尔点点头。“这些枪支一定要留在这儿吗？”

露西尔从人群中挤了出来，穿过房间，来到她丈夫身边。他们用低低的声音在说话。之后，她便转身走开，高喊乔治、乔治；现在呢，她头疼，是喝了香槟之后那种晕晕乎乎的、你感到你可以置之不理的头疼，而且，她喉咙里有一阵一阵的紧张情绪。丹东看也没看她，不再跟弗雷农交谈，然后用一只胳膊搂着她，把她朝自己拉近。“我知道，我知道，”他说。“不过，你一定要坚强，洛洛特，你不是个傻姑娘，你一定要照顾好其他人。”他的脸很远，可她却想要得到他的全部注意，把她本人、把她的大事、把她的需要最终确定在他的心思里。不过，他也许会在下面大街上某个地方；他的心思在杜伊勒利宫，在市政大厅；然而，他的嘴却在自动地说一些安慰性的话。

“请你照顾好卡米尔，”她说。“请你别让他出事。”

此刻，他向下望着她，一脸的沉重，他在考虑她的请求；他要给她一个诚实的回答。

“让他跟你在一起，”她说。“乔治，我求求你。”

弗雷农试探性地把一只手放到她的臂肘上；她的胳膊从他的手那儿远远地缩回。“洛洛特，我们大家彼此都要小心，”他说。“这是我们尽最大努力所能做到的事。”

她说，“兔子，我没要你做什么事。你只要把你自己照顾好就行。”

“现在听着，”丹东的蓝眼睛在盯着她看，接着，她便听到再熟悉不过的话语了，我要把你当作成年人一样说话。可是今天他没那么说。“现在听着，你嫁给卡米尔的时候，你知道那意味着什么。你只好选择安全的生活或者处于革命当中的生活。可是，你认为我会请他去冒不必要的风险吗？”他的眼睛游移到时钟上面；她呢，在跟随他的目光。她心想，现在我们应该根据那只时钟来衡量我们的活命了。这是送给加布丽艾尔的结婚礼物；时针尖尖的，细细的鸢尾花纹章[2]。1786、1787。乔治当过国王议员。卡米尔曾经爱过她母亲。那时候她十六岁。丹东用带疤痕的嘴唇碰了碰她的前额。“胜利将成为灰烬，”他说。当然，他可以跟她进行讨价还价。不过，他不是那种男人。

弗雷农捡起一支枪。“就我本人而言，”他说，“假如今晚完蛋，我不会感到遗憾。”他用眼睛瞅了一下露西尔。“我觉得，像我现在这么活着，我的人生毫无意义。”

房间对面，卡米尔的声音既是酸溜溜的，又充满了关切：“兔子，我没意识到你原来也有这样的感觉，我能为你做些什么吗？”

有人在吃吃地发笑。露西尔心想，如果你爱上了我，我也无能为力，你应该有更多的理智，你没听到埃罗说，他的人生完蛋了吗，你没听到亚瑟·迪龙说过这句话吗，他们都知道，什么时候游戏就是游戏。现在，这可不是游戏；这跟爱情毫无关系。她把手抬起，对着卡米尔举了一下。她觉得她必须敬礼。之后便转身走进卧室。她把门稍稍半开着；一丝灯光从别的房间渗透进来，渗透进来的，还有奇怪的低弱的谈话音节。她坐在长沙发上，往后靠，开始迷糊了，这是一种聚会之后的迷糊，迷糊里满是支离破碎的梦。

“大议会院，先生。”裴迪昂正朝王室公寓赶路，大箱子四周围是

不同官位的缎子。他经过的时候，贵族们赶忙从他走的路上闪开。

他到了外面的画廊那里。“我可以问一问，为什么你们这些绅士站在周围？”他的语调表明，他在对表演的猿人讲话，他并不指望得到回答。

走上前来的第一个猿人起码有八十来岁，一个颤抖着、像是用薄纸做成的猿人，嘴里说着裴迪昂无法辨别的骑士队命令，胸口上面亮闪闪的。他礼节性地鞠躬。“市长先生，人家不会坐在公寓里或者坐在靠近公寓的地方。除非得到特别指令要这么做。难道你不知道？”

他朝随行的同伴痛苦地看了一眼。一把小小的、仪式时用的剑挂在他萎缩的小腿旁边。他们都佩带这些玩意儿，所有这些经过训练的猿人。裴迪昂鄙夷不屑地嗤了一声，便昂首阔步地向前了。

国王看上去晕晕乎乎的。他习惯了长觉，习惯了作息安排有规律。安托瓦内特坐得非常挺直，她那哈布斯堡的下巴紧锁着。她看上去完全像裴迪昂预料的她要表现出的那个样子。皮埃尔-路易-罗德勒，塞纳河部门的一位高官，站在她的椅子边上。他手里正拿着三卷硕大的装订好的书，跟国民卫兵总司令曼大侯爵在谈话。

裴迪昂鞠躬，但是，身子弯得不深；毫无阿谀逢迎的意思。

裴迪昂： 罗德勒，你在那里拿到的是什么东西？今晚你需要法律书。

罗德勒： 我刚在还在纳闷，在城市界线之内，是否有必要先不戒严，塞纳河部是否有权宣布。

伊丽莎白太太： 是吗？

罗德勒： 我认为不需要，夫人。

裴迪昂： 我有权宣布。

罗德勒： 是的。不过，我觉得我要检查一下，万一你——你在哪个地方被扣住。

国王 [沉重地]：像在6月20号一样。

裴迪昂： 忘掉你的那些法律书吧。把它们扔掉。把它们烧掉。把它们吃掉。不然你也许还想着保留它们，用它们砸在人们的头上。这样比他们全都佩带的那些刺刀更好。

曼大： 裴迪昂，你确实弄懂了你有法律责任捍卫皇宫这个事实吗？

裴迪昂： 捍卫什么？

王后： 谋反正在你眼皮底下有序地组织部署啊。

曼大： 我们没有弹药。

裴迪昂： 什么，一点都没了？

曼大： 差不多不够。

裴迪昂： 多么亵渎神明啊。

加布丽艾尔坐了下来，裙子在沙沙作响。露西尔气吁吁地醒来了。“就我一个人在，”加布丽艾尔说。“他们都走了。”

路易丝·罗伯特一屁股坐在她面前的地板上，抓起她的双手，用力挤压。“他们会敲警钟吗？”露西尔问。

“会的。很快。”

因为在翘首等待，她把颈背拉得紧绷绷的。她把一只手举到脸上，泪水接着在手指间流溢出来了。

午夜，丹东回来了。他们听到他的脚步时，加布丽艾尔被惊醒得跳了起来，他们跟在她的后面，连忙来到了客厅。

“你怎么回来得这么快呀？”

“我跟你说过，我会回来的。如果一切进展顺当，我说过，我会回来过午夜的。为什么你从来就不信我的话呢？”

“那么一切进展得顺当了？”路易丝问。他看着他们，感到气愤。他们都成了他的麻烦。

“当然。不然我能在这儿吗？”

“佛朗索瓦在哪里？你把他派到哪里去了？”

“我他妈的怎么知道他在哪里？如果他还在我离开他的那个地方，那么他就是在市政大厅。那地方还没着火，还没有出现枪击。”

“可你到底在搞什么名堂？”

他无可奈何。“市政大厅有一大帮爱国者。他们不久就要从现在的公社手中夺取市政大厅，自称是暴动公社。然后爱国者们将实际[3]控制这座城市。”

加布丽艾尔：“‘实际’是什么意思？”

“它的意思是，现在他们将会控制，以后再使之合法，”露西尔

说。

丹东笑了。“这些日子，你的词语表达变化了，夫人！我们可以分辨出婚姻给你带来什么样的结果了。”

路易丝·罗伯特说，“丹东，别一副高高在上的样子。我们明白这个计划的内容，我们只想知道，这个计划现在是不是行得通。”

“我要去睡会儿觉了，”丹东说。他走进她们刚刚离开的卧室，把门关好。衣服没脱他就躺下了：眼睛盯着天花板，在等待警钟敲响，在等待警报拉动，警报将使人们向外奔涌，冲上大街。时钟敲响了：时间是8月10号。

也许是在两个小时之后，他们听到有人敲门；露西尔过去开门的时候，加布丽艾尔跟在后头。

外面有一小帮男人。他们在楼梯上一直非常安静。有人上前一步：“我是安东尼·福奎尔-汀威尔。来找丹东，请你打声招呼。”他的礼貌客气是自动发出的，来得非常之快；与法庭上的礼貌客套一样。

加布丽艾尔站到一边。“我一定要把他叫醒吗？”

“是的，现在我们需要他，我亲爱的。时间到了。”

她朝卧室示意。福奎尔-汀威尔把头朝向露西尔。“早上好，堂姐。”

她紧张地点了点头。福奎尔长着又浓又黑的头发和黑皮肤，和卡米尔一样；不过，他头发直，脸硬，嘴唇和卡米尔一样单薄而又坚定，有一副要应对危机、应对变得愈加险恶的形势的架势。从他这儿找到家族相似性是有可能的，是的。不过，当你看到卡米尔的时候，你要去抚摸他；当你看到他堂弟的时候，你却没有那样的反应。

加布丽艾尔跟在几个男人后面进了卧室。露西尔转身面对路易丝·罗伯特，张开嘴巴要说平常说的那番话的时候，被她脸上的狂暴神情惊呆了。“假如佛朗索瓦出了什么事，我要亲自把刀插进那头猪的身体里。”

露西尔眼睛睁得大大的。国王吗？不：丹东才是她所指的那头猪。她没法想出答案。

“你见到那人了吗？福奎尔-汀威尔？卡米尔说，他的所有亲戚都是那副样子。”

在别的人中间，他们听到丹东的声音，时断时续的：“福奎尔——明天的头一件事，不过，要等——在适当的时候，到杜伊勒利宫去一趟，裴迪昂应该知道，桥上的大炮，告诉他要赶紧完成。”

他从室内出来，把领结拉好，用手指头在他有些发青的下颌上轻轻擦过。“乔治-雅克，”露西尔说，“你看上去多厉害，可是却一无所获。我着重宣布一下，你已成为人民中一位合适的人选了。”

丹东咧嘴笑了笑。他把一只手放在她的肩上，捏了一把；这么快乐，这么疼痛，她快要喊出来了。“我现在出去一趟。市政大厅。其他方面的事，他们会不停地朝这里跑——”他在门口停住。他不想去亲他的妻子，就让她开始哭泣吧。“洛洛特，你在这里把事情打理好。尽量不要过分担心。”之后，他们便听到他大步流星下楼的声音。

“行啊，小家伙。”

“我乃刀枪不入之人，”让-保罗·马拉说，“子弹和你的智慧都进不来。”

“在这个时刻，你看上去更糟了。”

“革命并会不因为我的打扮模样而看中我，丹东。我相信，你也一样。行动之人，我们就是这样的人，是吗？”和往常一样，马拉似乎被某个私底下的笑话给深深地陶醉了。“把曼大带到这儿来，”他说。

“他还在皇宫吗？给曼大捎个信儿，”丹东在后面说。“顺便捎上我对他的表扬，公社紧急要求他在市政大厅出现。”

从沙滩广场那边，传来越来越多的众人吼叫声。丹东把白兰地哗哗倒进了一只玻璃杯，一边站着，一边在手中把杯子像摇篮一样托在掌心。他伸手去松开领结，领结他是在商廊那边的家中白费时间系紧的。他脖子两边的脉搏在跳跃。他感到口干。一阵呕吐的感觉在心中涌起。他从杯中又咂了一口。呕吐感减弱了。

王后把手伸远，曼大吻了吻它。“我再也不会回来了，”他说。这是应该说的那种话。“给广场值班营的指挥官下令。从后面发起进攻，驱散朝皇宫行进的暴民。”他草草签了个名。他的战马在等待。

值班的指挥官在几分钟之内等到了命令。在市政大厅，曼大径直朝自己的办公室走去。他得到命令，要去汇报工作，可是，到目前为止，他能觉察得出来，要汇报，没有合适的顶头上司呀。他想到把自己锁在办公室里的主意。可是，这不像是一个称职的士兵该做的事。

“罗西洛尔，”丹东说，“谢谢你。”他眼睛瞥了一下曼大的命令书，区警察专员已经把命令书抓在手中。“让我们沿着商廊走过去，请曼大向新公社解释一下为什么他要部署武装力量与人民作对。”

“我拒绝，”曼大说。

“你拒绝。”

“那些人可不是市政府。他们不是公社。他们是造反派。他们是犯罪分子。”

“我要把他们的罪行搞得更复杂，”丹东说。他把手向前一伸，一把抓住曼大的衣服前襟，用力把他从房间里拽了出来。罗西洛尔身子前倾，灵活地把侯爵轻巧细长的剑没收了；他在自己的手指中转动了刀柄，然后做了个鬼脸。

房间外，曼大抬头看到了一圈充满敌意的脸庞。因为恐怖，他的身体变得歪斜不稳。“不是现在，”丹东说。“还没有，我的朋友。你可以把这个交给我，我不需要任何帮助。”他把抓住他的那只手捏紧。“曼大，继续拒绝，”他说，然后开始把他朝王位的房间拽去，新公社的人已经在那里集合。他大笑。这笑声像是又当了一回小孩——每当问题简单的时候，这是得到大家认可的暴行。

早上五点。安托瓦内特：“没有希望了。”

早上五点，加布丽艾尔开始打颤发抖。“我要生病了，”她说。路易丝·罗伯特迅速跑开，去拿脸盆，然后端着，与此同时，露西尔把加布丽艾尔的头发从她肩上向上捋起，然后再从她的额头上向后抹平。忙了一阵子，她什么都没吐出来的时候，她们重新把她舒舒适适地扶到沙发上，在她的手边毫不显眼地放好脸盆，然后，在她细小的脊背下面塞进一个垫子，用在香水里浸过的手帕点了点她的太阳穴。“好了，你大概猜着了，”加布丽艾尔说。“我又怀孕了。”

“哦，加布丽艾尔！”

“人们通常会道喜，”她温和地说。

“哦，可是来得这么快，”露西尔哀怨地说。

“哦，你干什么？”路易丝·罗伯特耸了耸肩。“就是你，要么怀孕，要么用英国外套，是吗，当心。”

“什么是英国外套？”加布丽艾尔说，眼睛浑浊地从这个人身上看到那个人身上。

“哦，真的！”路易丝一副鄙夷不屑的样子。“‘实际上’是什么意思？英国外套是什么意思？这里，我们有了这么个小小的高贵野人，露西尔。”

“对不起，”加布丽艾尔说。“我无法听懂你们的谈话。”

“没必要听懂我们的谈话，”露西尔说。“芮美对英国外套的情况全部知道，不过，它们不是已婚男人会喜欢的东西。我想，特别是乔治-雅克。”

“我觉得，我们真的不想知道你在想什么。德穆兰太太，”路易丝说。“在这种情况下，我们不想知道。”

一颗泪珠在加布丽艾尔睫毛的末梢上抖了一下。“我不在乎怀孕，真的。他总是非常高兴。你们也习惯了。”

“照这样子啊，”路易丝说，“你要有八个、九个、十个小孩了。什么时候有的？”

“我想，二月份吧。好像距离现在有好长时间了。”

“回家去。睡觉。两个小时。”

三点钟的时候，出现了火把狰狞阴险的火光：战斗的人群爆发出的宣誓声压过了行进中大炮的吱嘎吱嘎声和轰隆轰隆声。

“睡觉？”卡米尔说。“这将是一件新奇的事。我会在皇宫找到你吧？”

丹东把酒精气息呼到了卡米尔的脸上。“不，为什么在皇宫？桑特雷掌控了国民卫兵，我们有了韦斯特曼，他是个职业军人，把它交给他。我能不能不要再对你说，你一个人没有必要冒这些危险？”

卡米尔松松垮垮地倚着墙，用双手蒙住脸。“胖律师们坐在房间里，”他说。“真是非常令人兴奋。”

“对任何一位正常人来说，这相当够令人兴奋的了，”丹东说。他

想要乞求，这会顺利吗，我们会成吗，我们会看到太阳升起来吗？“哦，上帝啊，卡米尔，你回家去吧，”他说。“我最看不惯的就是你用那根带子扎头发了。”

曼大侯爵遭到新公社的盘问之后，被锁在市政大厅的一个房间里。看到了第一丝曙光之后，丹东建议把他带到阿拜耶监狱去。他站在窗边上，注视着他被沿着台阶带到下面，他的两侧是强悍的卫兵。

他朝罗西洛尔点了点头。罗西洛尔把身子斜出了窗外，开枪把曼大打死了。

“嘿，”露西尔说。“换换风景吧。”这三个女人拿起她们的小物品，锁好门，下了楼，来到外面，走进了商廊。她们总是到处散散步，走到露西尔的公寓，走到位于另一个地方的候审监狱。四周围没有一个人；空气新鲜，甚至还有点冷飕飕的。从现在起，过上一个小时，将会出现炎热的前景。露西尔心想，我从来没有像现在这般活过啊：这个可怜的、遭到背叛的奶牛，靠在我的右肩膀上，这个胆小的悍妇，靠在我的左肩膀上，这个身子沉重的家伙，是个空中飞人；她只好协调她们沿着台阶朝上走的步伐。

用人让莱特看到她们的时候，尽量显得震惊的样子。“给丹东夫人加张床，”露西尔说。让莱特把她塞到被子下面，躺在客厅的一个沙发上；加布丽艾尔，情愿有一次被人当成婴儿看护，让她的头靠在垫子上，路易丝·罗伯特把她的发针拔掉，让那个暖乎乎的黑色发套在沙发的扶手上散开，哐当一声掉落到地毯上。露西尔把她的发刷拿了过来，像个囚犯似的跪着，长长地、轻松地把她的头发梳平梳顺；加布丽艾尔躺着，闭着眼，一副打过仗的样子。路易丝·罗伯特一点点地挪到蓝色长沙发上，一点点移到沙发背上，把她双脚拉高。让莱特给她拿来了毯子。“你妈妈很少喜欢这样的家具，”她对露西尔说。“她总是说，你根本不晓得什么时候你会为它感到开心。”

“假如你需要什么，告诉我一声就是。”露西尔朝自己的卧室拖着步子走了过去，打了个岔，去拿一只还有三英寸深的香槟瓶子。她有了要喝它的欲望，不过之后回想到，没有什么再比这不愉快的了。这些酒瓶开了好像已有一个星期了。

正是这个想法令她感到惶惶不安。让莱特来到她身后；她猛地跳了起来。“现在躺下，我亲爱的，”这个女人说。“你要坐直，这不会有什么不同。”她的嘴痛苦而又坚定地说：你知道，我也爱他。

早上六点。国王决定检阅国民卫兵。他往下走进了皇宫大院。他穿一件令人忧伤的紫色外套，把帽子夹在腋下。这真是一个令人不快的职业啊。在他的套房外，当他走近时，贵族们把身子低到膝盖那么高，嘴里低声地说着一些表示效忠的话；不过，国民卫兵们却在侮辱他，一名枪手用一只拳头在他脸上晃来晃去的。

圣-奥诺雷大街上：“有当早饭的东西吗？”艾蕾奥洛莉·杜普莱说。

“我觉得没了，艾蕾奥洛莉。”

“马克西，为什么不吃呀？”

“因为我在这个时间从来不吃东西，”罗伯斯庇尔说。“在这个时间我总是回信。”

巴蓓特站在门边。圆圆的、早晨的脸。“爸爸把这个送来了。丹东在市政大厅签署各种通知。”

罗伯斯庇尔让她把文件放在他的办公桌上。他没碰，不过用眼睛溜到了签名上面。“以国家的名义——丹东。”

“那么，丹东声称要为国家代言了？”艾蕾奥洛莉说。她注视着他的脸。

“丹东是个极好的爱国者。可是，我原先以为到现在这个时候，他可能会派人来找我的。”

“他们不敢拿你的性命去冒险。”

罗伯斯庇尔抬起头。“哦，不，不是那样。我觉得丹东不想要我，我们将说什么呢？研究他的方法。”

“也许是那样，”艾蕾奥洛莉认同。那有什么重要的？她总是无话不说：任何使他躲在杜普莱的保护后感到安全的话，也总使他的心脏跳到明天、明天，还有后天。

爱国者在广场上用大炮瞄准的时候，大概是早上七点半。在那些

大炮后面是暴动公社所能找到的各种类型的武器：火枪、马刀、弯刀，还有一排一排的神圣的叉子。成千上万的造反者高唱着《马赛进行曲》。

路易：他们想要得到什么？

卡米尔的头放在他妻子的肩上睡了一个小时。

“丹东。”罗德勒抬头看看挡住门口的身影。“丹东，你醉了。”

“为了不睡着我一直在喝。”

“你想要什么？”罗德勒的意思是，和我在一起吧。他的惶恐不安明明白白地表现在脸上。“丹东，无论你怎么想，我可不是保皇派的人。我之所以在杜伊勒利宫，因为我是被命令到那里去的。不过，我希望你和你的指挥官们知道你们在干什么。你必须知道，屠杀是可怕的。瑞士士兵要战斗到最后一个人。”

“你就这么告诉我，”丹东说。“我要你回到那里去。”

“回去？”罗德勒惊得瞪大了眼睛看着他。

“我要你把国王弄出去。”

“出去？”

“蠢蛋，别再重复我的话。我要你把国王弄出去，你这么做的时候，迫使他放弃防守。我要你现在就回去告诉路易，告诉安托瓦内特，除非他们离开皇宫，放弃抵抗，使他们自己处于国民大会的保护之下，否则，几个小时之内，他们将会丧命。”

“你要救他们？我理解了你的话吗？”

“我认为我说的话再清楚不过了。”

“可是我该怎么办？他们不会听我的话。”

“你一定要告诉他们，一旦暴民进入皇宫，我就无能为力了。到那个时候，就是魔鬼本人也不能拯救他们。”

“可是你想救他们吗？”

“这话已经无聊。我们必须不惜一切代价得到国王和王后。其余事情都是次要的，尽管我讨厌看到女人受伤。”

“代价？”律师重复了一遍。在他疲乏的大脑里有件事情似乎已经成型。

丹东猛地走到房间的另一边。他抓住罗德勒的外衣前襟，用一只

手卡住他的脖子。“你要把他们带出去，否则你要对我负责。我会看着你，罗德勒。”

罗德勒一边呛着，一边伸出手，像爪子一样扣住丹东的胳膊。房间在旋转。他心想，我要完蛋了。他挣扎着要呼吸，耳朵在轰轰地咆哮。丹东一下子把他摔在地上。“那是第一声炮火。他们现在攻打皇宫了。”

罗德勒抬头看了看，有气无力地用一只胳膊沿着丹东粗重的柱子般的身体，把自己撑到他野蛮凶残的面前。“现在把他们给我带出去。”

“我想是把衣服刷子，”卡米尔说。“我们应该把自己和暴民区分开。丹东这么说的。”他把三色绶带挂到了自己肩上。“我这样子可以给人家看吗？”

“哦，你可以跟一位公爵夫人一起吃早上的巧克力了。假设只剩下一块可以一起吃的话。可现在还有什么呢？”露西尔有好长时间无法让恐惧从自己的脸上消失了。

路易丝和加布丽艾尔正在等待消息。他进来的时候，一直没有跟人说话。

“乔治-雅克打算留在市政大厅，控制各种具体的运作。佛朗索瓦也在那里，在隔壁办公室卖命地工作。”

路易丝：“他会安全吧？”

“哦，除了一场巨大的地震之外，还有，太阳正在变黑，月亮正变成血色，天空如同卷轴，卷起时消失了，最后七个天使和最后七个瘟疫一起来临了——所有这一切都是一向存在的危险，我同意——我看不出来，对他而言，现在有多少事情在出差错。只要我们赢了，我们大家都会安全。”

“在皇宫里也安全吗？”加布丽艾尔说。

“哦，在皇宫里，到现在这个时刻他们要大开杀戒了。”

安托瓦内特： 我们这儿还有防守。

罗德勒： 夫人，整个巴黎都在朝你们行进。你希望对国王遭到屠杀，对你、对你们的孩子遭到屠杀负责任吗？

安托瓦内特： 上帝禁止。

罗德勒： 陛下，时间紧迫。

路易： 先生们，我恳求你们放弃劳而无用的防守，撤退吧。对你们来说，对我来说，这里已经无能为力。让我们走吧。

一位受雇于法国皇宫苏格兰园林的工人托马斯·布莱基这样写道：

> 不过，所有一切好像都是为了8月10号这场巨大的灾难准备的，许许多多的人希望出现变化，他们谈起了来自马赛的人要攻打杜伊勒利宫；这似乎是事先策划好的大事，杜伊勒利宫由瑞士卫兵守卫，还有更多的穿着瑞士制服的人期望加入到国王那边去。前一天夜里，我们差不多被告知要出什么事了，虽然没人能想象到结果将是什么样子。9号这天晚上，墙上的一只瓶子倒了，划破了我的腿，弄得我走路一瘸一拐的，我只好坐在我们的平台上。平台的对面就是爱丽舍宫和杜伊勒利宫，从那儿，我能听到九点左右的第一声开炮，接着就是其他的枪声和骚乱大作，持续不断。我能看到人们在爱丽舍宫来回奔跑，屠杀的恐怖越来越浓，当国王离开他的卫兵，离开国民大会的时候，结果那些前来保卫他的可怜的人被他丢弃了，他们被抛下，遭到了暴民的疯狂杀戮，不过，假如国王不去，选区绝大部分的人将会随时准备去保护他；可是，当他们发现他到国民大会去的时候，他们全都掉头去屠杀可怜的瑞士卫兵……这些杀人狂魔很多都从大街上经过，停下来给我们展示被他们屠杀的瑞士人的身体器官，其中几个人我都熟悉……每个人好像都沉浸在自己的杀戮荣耀中，好像甚至要通过把死人切碎、扯掉他们的衣服，作为胜利的纪念，以展示他们对死人的愤怒。结果，这一切似乎表明，人们好像患上了一种疯病……然而，要描述当天发生的所有恣意妄为的恐怖情形是不可能的……

“卡米尔。”他以前从没见过的一位年轻的国民卫兵因为紧张吓得眼睛睁得大大的，期待有人把他掴倒。“我们已经进行过一次针对保皇派人的巡逻，他们都穿着我们的制服，我们把他们关在我们位于费叶昂的门岗室。有人正设法把他们从我们这里带走。我们的指挥官已经请求增援部队来清理院子，但是一个人都没有过来。我们抵挡不住

他们多久了——你能不能跟这帮暴民说说，你能不能把道理讲给他们听听？”

“什么意思？”弗雷农说。

“先生，人不应该像狗一样被杀掉，”这男孩对弗雷农说。他的嘴巴在颤抖。

“我这就来，”卡米尔说。

他们到了院子里时，弗雷农用手指指：那是戴洛瓦妮。

“是的，”卡米尔镇定地说。“她要给人家杀掉的。”

戴洛瓦妮已经冲上来了；这里就是她自己的、她小小的巴士底狱。此时，一帮充满敌意、纪律松散、无法集合的暴民们有了一个领头人；对于门岗室里的囚犯们来说已经太迟，因为你所能听到高过叫喊声、高过这个女人自己声音的就是玻璃的破裂声和木头的断裂声。她在赶着他们继续向前，他们钻进门里时，像是笼子里受到刺激的野兽一般，用尽了力气对着窗户的铁栏杆猛攻。不过，他们是在破门而入，而不是破门而出；面对狭窄通道上的一把把刺刀，有一阵子他们向后倒下。可现在他们正在拆毁这栋建筑。他们是些吃石头的野兽，这次进攻不是为了包围；他们手里有的是镐头、斧子，他们正在使用它们。前排进攻人员的后面是大院，眼下院子里他们的祝愿者蜂拥而至，他们高呼，他们挥舞拳头，他们摇晃手中的武器。

一看到国民卫兵的制服、三色绶带，人群中有不少部分的人给他们让路，让他们通过。不过他们还没到达人群的前排，这男孩便把手放在卡米尔的胳膊上，挡住他。“现在你无能为力了，”他说。

戴洛瓦妮一身黑；腰带上别了一支手枪，手里拿一把马刀，脸上亮闪闪的。突然传来一声高喊：“囚犯们出来啦。”她站立在大门口的前面，囚犯中的第一个被拽出来的时候，她朝身边的男人发出信号，他们随即把剑和斧头举起。“难道就不能有个人去阻止她一下？”卡米尔说。他把卫兵那只束缚他的手抖开，开始推开人群向前，一边还冲着人们大声叫嚷，要他们不要挡路。弗雷农跟在他身后，用力冲开一条小路，然后抓住他的肩头。卡米尔猛力把他推开。人群向后倒下，眼前这两名爱国长官要把彼此拉开的这个情景分散了他们的注意。

然而，这场只有几秒钟的优雅场面过去了；从前排队伍中传来一

声动物般的厉声尖叫。戴洛瓦妮放下了胳膊，像个公共行刑者一样；剑和斧头一起行动了，一个接着一个，囚犯们挨踢的挨踢，被拉的被拉，等着为他们准备好了的死亡。

卡米尔冲到前头；那位国民卫兵在他背后。路易·苏鲁是囚犯中第四个出现的。听到戴洛瓦妮的一声高呼，人群不再前进，他们甚至还往后移动，就在这么做的时候，他们把后面的人压垮了，因此卡米尔变得无援无助，无法动弹了，他的手臂被钳制在身体的两侧，就在此刻，他看到戴洛瓦妮靠近路易·苏鲁，对他说了一些只有他才能听到的话；路易举起一只手，好像要说，现在弄到这个地步，还有什么意义？这个手势在他脑子里刻下了印记。这是最后的姿势。他看到戴洛瓦妮举起手枪。他没有听到枪响。几秒钟内，他们都被垂死的人包围了。路易的尸体——也许，他还在呼吸吧，没人能够知道——被拖进了人群中，拖进了挥舞的手臂和刀刃的漩涡之中了。弗雷农直对着这位国民卫兵大声吼叫，可是这位年轻人，因为痛苦和茫然，脸上发红，他抽出马刀，高声喊叫，要人们让出一条出路。他们的脚在鲜血中稀里哗啦地溅起了血花血沫。

露西尔出去买用来当早饭的面包。请让莱特去买，没有必要；天上还有亮光，这个女人的神经已经断裂，她在围绕公寓到处跑着，像露西尔说的那样，像一只没了头的母鸡。

露西尔把篮子挎在手臂上。虽然外面暖洋洋的，她还是用一件夹克衫裹住自己，因为她想把那把小刀放到口袋里。没人知道她有这么把小刀；她几乎都不让她自己知道，不过她一直就随身带着，万一用得着它呢。想想看，她心想。我本可以住在塞纳河右岸。我本可以嫁给财政部的高级职员。我本可以坐着，双脚跷得高高的，给一条麻布手绢绣上烂漫的玫瑰图案。可是相反啊，我眼下走在科德利埃大街上，为了找一根长棍面包，为了方便，还带了一把三英寸的刀子。

她直视着她熟悉的那些邻居们的眼睛。谁会想到呢，我们这个区有这么多的保皇派人？“你这个杀手的婊子，”有个男的对她说。她在脸上保持着微笑，一种特别让人疯狂的微笑，那是她从卡米尔那里学到的，一种嘲讽的微笑，这微笑等于在说，行啊，来试试看。就在这么想象之中，她把刀子光滑的把柄轻松地放到手心里，用柄尖子顶着

往里凹陷的嫩肉。回来的路上，在她自己的前门外，又有一个人认出了她，朝她脸上吐了一口唾沫。

她在前门里止住脚步，把唾沫揩掉，然后慢悠悠地上了楼梯，坐下，把面包放在膝下。“你要吃那个？”让莱特边说，边在双手之间拧着围裙，一副痛苦的样子。

“当然，我要吃，因为我费了这么大的劲儿才把它买来。让莱特，定定神，端些咖啡来。”

路易丝从客厅里喊道：“我觉得加布丽艾尔要晕过去了。”

那么，可能吧，她从来不吃早饭；之后，她就记不清了。他们把加布丽艾尔弄到了床上，松松她的衣服，用扇子给她扇风。她打开一扇窗户，但是来自街上的噪音让加布丽艾尔更加心烦意乱；于是她又把窗户关好，就这样，她们忍受着炎热。加布丽艾尔迷糊过去了；她和路易丝轮流互相给对方读书，说说八卦，轻轻争吵，讲述各自的人生故事。几个小时不知不觉地过去了，直到卡米尔和弗雷农回来。

弗雷农扑通倒在椅子上。“有很多尸体——”他做了个从地面往上的高度的手势。“对不起，我只好告诉你们这个，露西尔，路易·苏鲁已经死了。是的，我们看到的。我们看到它发生的。我们看到他在我们眼前被杀死的。”

他想要卡米尔说，弗雷农救了我的命；或者，至少要说，弗雷农阻止了我干一件非常非常愚蠢的事。可是卡米尔只说，“看在上帝爱的分上，你就把它作为回忆保存吧。要是我再听到任何关于今天上午的事，我就要伤你了。而且还不是小伤。”

一看到他，让莱特的神就安定下了。咖啡终于拿了过来。加布丽艾尔从卧室门口过来，踉踉跄跄地，一边还在系紧裙子的束衣。“从清早到现在我没见到佛朗索瓦，”卡米尔对路易丝说。他的声音平平的，不自然，没有一丝结巴的迹象了。“我没见到乔治-雅克，不过他在签署来自市政大厅的法令，这么清楚，他活得好好的。路易·卡佩和他的整个家人已经放弃了皇宫，眼下在骑术学校。国民大会一直处于开会状态。我觉得连瑞士卫兵都不知道国王已经走了，我肯定攻击皇宫的人都不知道。我没把握我们是否该告诉他们。”他站起来，把露西尔抱在怀里一阵子。“我要再一次换换衣服，因为衣服上沾了干透的血迹，之后我再出去。”

弗雷农忧郁地在他的身后看着。“恐怕这种反应以后会要出现，”他说。“我了解卡米尔。他天生就不是适应这一切的那种人。”

“你觉得不？”露西尔说。“我觉得他在这件事情上发迹了。”她想问路易·苏鲁是怎么死的，以什么样的方式，为什么原因。可现在还不是时候。正如丹东所言，她不是一个傻姑娘；不，不，她是常识之声。玛利亚·斯图亚特，在墙上，靠近了这个刽子手；玛利亚，袒胸露乳，风姿绰约，面带病态的基督徒式的微笑。粉红色的丝绸垫子看上去更不适合穿，如卡米尔本可能预料的那样，可是，没有；这个蓝色的长沙发有副知根知底的架子，像是件在其一生当中见识过很多世面一样的家具。露西尔·德穆兰二十二岁。是妻子，是母亲，是她屋子的情人。在八月的炎热之中，一只苍蝇在嗡嗡地撞着玻璃，一个男人在大街上吹着口哨，一个婴孩在另一块地板上大哭，她感觉到她的灵魂已经成型，小小的，满是污点，而且注定了要死。曾经有一次，她也许为死去的人念过悼词。现在，她心想，操他妈的有何用呢，正是活着的人我才要担心哪。

等加布丽艾尔觉得身体够有力气的时候，她说她想回到自己的屋子里去。大街上人山人海，喧闹鼎沸。看门人早就吓得惶恐万状，把通向商廊的大门关上。加布丽艾尔捶门、敲门、按响门铃、大声喊叫，要人放她进去，到自己的屋里。“我们可以从面包师的家中穿过去，假如他让我们进去的话，”她说，“从他的前门进，从他的后厨房出。”

可是面包师甚至都不肯让他们进他的店铺；他直冲着她们大喊大叫，一边用手推搡加布丽艾尔的胸部，弄伤她，扭着她的身子，把她推回到大路上。她们把她架着拖走了，回到大门口，倚着门缩成了一团。有一群男人把她们围拢起来的时候，露西尔把手伸进了口袋，感觉到那把刀还在那儿，然后用手指尖摸着刀子；她说，“我认识你们，我知道你们叫什么名字，如果你们再靠近一步，你们的头在天黑之前就要被叉到叉子上，帮助他们把你们的头放到叉子上，我会从中获得最大的快感。”

就在这个时刻，大门给她们打开了；有人用手把她们拽进了门里；门闩嘭地插上了。她们在前门里头了；她们在楼梯上了；她们在

丹东的屋子里了；露西尔气愤地说，“这一回我们待着不走了。”

加布丽艾尔摇摇头——不知所措，极其困乏。从河对面那儿，枪声大作，密集不断。“圣母啊，我看上去好像已经在坟墓里待了三天了，”当他们再一次把枕头放下，把加布丽艾尔放到水平位置时，路易丝·罗伯特看到了自己的样子，说。

“你觉得为什么丹东一家要分床睡觉？”当她以为她们听不到她的说话声时，对露西尔低声说。

露西尔耸了耸肩。加布丽艾尔用沉重的声音说，“因为他用胳膊到处乱打，做梦的时候他也在打架——我不知道他在打谁。”

“他的敌人？他的债主？他的爱好？”露西尔说。

路易丝·罗伯特抢劫了加布丽艾尔的梳妆台。她找到了一罐胭脂，把它涂成圆圆的猩红色的斑点，像她们过去在皇宫时常做的那般。她给露西尔涂了些，可露西尔说，“来吧，你这个荡妇，你知道，我是没法变好了。”

正午过去了。街道上变得沉默起来。这就是最后时刻要出现的情景吧，露西尔心想；世界末日到来的时候，这就是将会出现的景象吧。我们正在等待太阳死亡。可太阳不会衰落呀；它在照耀，最后照耀在耀眼的三色旗上，照耀在马赛人的头上，照耀在为胜利高歌猛进的游行队伍上，照耀在忠诚的正在躲藏的科德利埃派人身上，他们有脑子，整整一个白天待在家里没出来，此刻他们却潮水一般涌到了街道上，为共和国高声颂唱，高呼打倒暴君，高喊他们的领袖丹东。

咚咚咚一阵敲门声。露西尔把门拉开；这个时刻再也没有什么让她发愁了。一个身材魁梧的人站着，晃了一下，在门口把自己撑住。他是从大街上过来的一个人：“先生，请原谅，”路易丝·罗伯特说，笑了。“我觉得我们还没有介绍呢。”

“他们在砸碎皇宫的镜子，”此人说。“科德利埃派人现在当国王了。”他把什么东西甩给了加布丽艾尔。她笨手笨脚地接住了。是一把发刷，沉甸甸的，发撑是银子做的。“从王后的梳妆台上拿过来的，”此人说。

加布丽艾尔的前指把突出的那个字母从头至尾抚摸了一遍：那是献给安托瓦内特的“A”。此人身体向前侧了过去，围着露西尔的腰肢

一把把她抱住，把她双脚离地旋转了起来。他浑身散发着酒精、烟草和血腥的味道。他亲吻着她的脖子，是一个吮吸的、贪婪的、无产者的亲吻；他又让她双脚落地，之后便噼里啪啦地跑回到街上去了。

“天哪，”路易丝说。“露西尔，你有多少个爱慕者啊。他可能是等了两年才获得做这事儿的机会的。”

露西尔掏出手绢，朝自己的脖子点了点。这不是我早上遇到的爱慕我的人，她心想。她把一只手指头摆了摆，把自己的声音降低成一种腔调，为了模仿她操练得不错的芮美的声音：“我刚刚对他们说过，现在，男孩们，别再为我吵吵闹闹了——自由、平等、博爱，记住了吧？”

在客厅的地毯上，王后的发刷躺在加布丽艾尔任它坠落的地方。

丹东回家了。时间是在傍晚。他们能在外面的大街上听到他的声音。他是和我们这个时代的天才法布尔、屠户雷让德勒、比世界上最坏的人还要坏得多的考洛特·德·艾尔博瓦、佛朗索瓦·罗伯特，还有韦斯特曼一起回家的。他回家了，双臂拥着雷让德勒和韦斯特曼的肩头，脚下步子不稳，脸也没刮，疲惫困乏，浑身散发着白兰地的臭气。“我们胜利了！”他们高呼着。这是一首简单的歌曲——就像口号那样，切中要点。他把加布丽艾尔一点一点地收进了怀中，凶狠地保护性地抱着她；再一次，她的双膝撑不住了。

他扶好她，坐到了椅子上。“她费了老大的劲儿一直笔直地坐着，”路易丝·罗伯特说。此刻，她的皮肤在胭脂下发亮了；佛朗索瓦回到了她身边。

“出去吧，你们这帮家伙！”丹东说。“难道你们没有自己的床要上？”他冲进自己的卧室，一股脑儿倒在自己的床上。露西尔跟在他后面。她碰了碰他的颈背，抓住他的肩头。他呻吟着。“换个时间审问我吧。”他建议道。他扑通躺在床上，咧嘴笑了。“哦，乔治-雅克，乔治-雅克，”他在自言自语，“人生不过就是一系列精彩的机会而已。现在维诺先生从你身上会得到什么呢？”

“告诉我，我丈夫在哪。”

“卡米尔？”他的笑容更大了。“卡米尔在骑术学校，要确定人生规划的下一步呢。不，卡米尔不像人，他不需要睡眠。”

“我上一次见到他的时候，”她说，“他处于受惊状态。”

“是的。”咧嘴大笑慢慢地消退了。他的眼皮跳着跳着，闭上了，然后又睁开。“那个婊子戴洛瓦妮在他站的地方二十码内把苏鲁杀了。你知道，我们一整天都没见到罗伯斯庇尔。也许，他躲在杜普莱的地窖里。”他的声音开始拖得越来越小，小得听不到了。“苏鲁跟卡米尔一起在骑术学校。小世界啊，马克西也是。卡米尔是个勤奋的男孩，会走得远。明天我们就会知道……”他眼睛合上了。“情况就是这样，”他说。

凌晨两点钟，国民大会开始目前的大会。伴随辩论大会的是一些不方便的因素：就是被时断时续的枪声淹没了的声音，因为在早上八点半左右，王室一家人到了这里之后，辩论一下子陷入了混乱状态。仅仅在昨天，它才投票取消对君主制的未来做进一步的讨论，可是，现在，确实，好像这个制度遗留下来的痕迹已被抛弃在被砸烂砸碎、被洗劫一空的宫殿里了。右派人士说，终止辩论就是造反的标志；左派人士说，一旦代表们放弃这个问题，他们其实也就是放弃了做舆论领袖的权利。

国王家人和他们的几个朋友被挤进一个记者的包厢里，包厢从主席的讲台后面俯视着代表。从下午三四点钟开始，源源不断的请愿者和代表的游行队伍你推我搡，经过过道，往外扩散到辩论大厅了。外头传过来的谣言令人惊慌，而且听起来稀奇古怪。皇宫里的所有撑子和床垫都被砍断，空气中飘着飞舞起来的羽毛，密密实实的。妓女们在王后的床上来来回回干着她们的行当：这种景象与更多的故事有多吻合，没有人能说得清楚。有人看到一个男的在一具尸体边上拉着小提琴，那人的喉咙被他割断了。有一百人被刺伤，被棍子打死在艾榭勒大街上。有个厨师被人当菜烹了。用人们从床下被拉了出来，从烟囱里拉了出来，然后被抛到窗外，结果在叉子上被戳住。大火已经开始，传来了常见的、令人生疑的食人报告。

维尼奥德，也就是现任国民大会主席，很久以前就不再努力区分真相与幻想了。在他下面，在议会议员的席位上，他数遍了，侵略者的人数比代表们多。每隔几分钟，大门总是被猛地撞开，接纳痛苦而又疲惫的人们，他们身背抢劫物品的重荷，如果抢劫的东西尚未被直

接带到骑术学校，他们走起路来就踉踉跄跄。真的，维尼奥德心想，把内嵌的夜用凳子和全套的莫里哀文集放在人民脚下，这做得太过分。此地开始像一间拍卖室了。维尼奥德没有惹人注意地开始松开领结。

在这个寒碜、不透气的记者包厢里，王室的孩子们睡着了。认为要保全体力的国王正在啃着一只鸡腿。时不时地，他在伤心的紫色外套上面擦擦手指。在他下面的那些长凳上，一名代表用手抱住头。“出去小便，”他说。“卡米尔·德穆兰伏击了我。把我推到墙上，要我支持丹东做教皇。或者什么的。仿佛丹东可以代表上帝，他们还没有决定好，但是有人告诉我，我最好投票选他，否则，我可能在醒来的时候喉咙就被割断了。”

隔了几张长凳，布利索正跟前任部长罗兰在讨论。罗兰先生的脸色比以前更黄了；他把积着灰尘的帽子抱在胸口，仿佛这是他最后的一道防线似的。

“大会必须解散，”布利索说，“非得有新选举才行。在本次会议结束之前，我们必须提名一届新内阁、一个新部长委员会。是的，现在，现在我们就必须做——有人必须管理国家。作为内政部长，你必须回到你的位置上。”

“真的？塞尔文·克莱维耶尔？”

“是的，的确，”布利索说。他心想，这是我生来就要做的事：形成各级政府。“除了你们不会再有王室的否决权阻挠你们之外，一切又回到了六月的情形之中。你们将有丹东作为你们的一名同事。”

罗兰叹口气。“玛侬不会喜欢这样。”

“她必须下定决心这么做。”

“我们要丹东负责哪个部？”

“这几乎不算什么，”布利索凄凉地说，“只要他有鞭子在手。”

“已经到了这个地步了？”

“如果你今天到大街上去过，你就不会怀疑了。”

“嘿，你到大街上去过了？”罗兰反倒怀疑了。

“我消息灵通，”布利索说。“绝对消息灵通。有人告诉我，他是他们的人。他们正在为他喊破嗓门。你怎么看待此事？”

“我想知道，”罗兰说，“这是不是就是共和国的良好开端。我们应

该受这帮乌合之众的耍弄吗？”

“维尼奥德正往哪儿去？”布利索问。

主席做了个手势，在寻找他的替身。“请给我让个路，”他在愉快地恳求。

布利索的目光跟随着维尼奥德在走。完全可能，盟军，派系，还有条约被提议，被起草，被违背——假如他不到每一个地方去，不到每一个党派去，不到每一次谈话那里去——将会出现那个令人后怕的可能性，那就是，他也许要丧失作为法国消息最为灵通人士的地位。

“丹东是个十足的骗子，”罗兰说。“也许我们应该请他担任司法部长？”

门口，维尼奥德面对着卡米尔，已经没法拥有他那得体的演说所具有的排山倒海气势和走起路来昂首阔步的步调了。他说，人家完全明白，人家确实欣赏，人家完全理解。在他持续三分钟激烈的演讲过程当中，头一回，卡米尔支支吾吾的。“告诉我，维尼奥德，”他说，“我是在开始重复自己的话吗？”

维尼奥德把他已经吸入的那口气吐了出来。“有一点。不过，真的，你非得讲出的话完全令人如此耳目一新，兴致盎然。你说，把你已经开始的东西完成了。是在什么方面？”

卡米尔做了个横扫一切的手势，这手势既包括了骑术学校，也包括了大嚎大叫的外面。“我不懂为什么国王还没死。很多比他更好的人都已经死了。还有这些多余的代表们？他们已经把王室的家人塞到监狱里了吗？”

“可是你不能把他们全部杀了吧。”演讲人的声音发抖。

“我们确实有这个能力呀。”

“我虽然说的是‘不能’，但是，我的意思是‘不应该。’丹东不会要求不必要的死亡。”

“难道他不会？我不知道。我有好几个小时没见到他了。我觉得，他安排把卡佩一家从皇宫带出来的。”

“是的，”维尼奥德说，“那好像是个合情合理的想法。现在，你认为他为什么那么做？”

“我不知道。也许他是个人道主义者。”

“不过你没把握。”

“我是不是还醒着，我甚至都吃不准了。”

“我觉得你该回家，卡米尔。你一直在说完全错误的话。”

“我是吗？你真客气。如果你在说完全错误的话，你知道，我会记在心里的。”

“不，”维尼奥德肯定地说。“你不会。”

“不，我会，”卡米尔坚持说。“我们并不信任你。”

“所以我明白了。不过，我怀疑你需要花力气来吓唬人家。难道你不觉得，不管怎么说，我们或许还需要丹东吗？倒不是因为假如人家拒绝给予他权力，他也许将要弄出个什么事情来——而是因为一种信念——他是唯一能够拯救这个国家的人？”

“不，”卡米尔说。“这一点，我倒从来没想到过。”

“这个难道你不信？”

“是的，不过，这一点我已经习惯于在私下相信了。已经有这么长时间了。最大的障碍还是丹东他本人。”

“他在指望什么？”

“他什么都不指望。他睡着了。”

“现在听着。我打算对国民大会发表演说。如果那帮乌合之众被消灭，那倒是件有益的事。”

“直到今天下午他们让你得到权力的时候，他们都是有尊严之人。现在他们都变成乌合之众了。”

“这里有些请愿的人要求取消君主制度。国民大会将会正式颁布这个号令。还要召开国民大会，为共和国起草宪法。我觉得现在你可以去睡会儿觉了。”

“不，一直要到我亲自听见这个宣布才行。如果我现在就离开，一切将会垮掉。”

“生活常常呈现出残酷的一面，”维尼奥德喃喃自语道。“让我们努力保持理性吧。”

“这并不理性。”

“会理性的，”维尼奥德平静地说。“我的同事们打算把政府从机会和偏见的范围内消灭，使政府进入一个合乎逻辑的过程。”

卡米尔摇了摇头。

“我向你保证，”维尼奥德说。他突然中断。“有股可怕的气味。是

什么味道？”

“我认为——”卡米尔犹豫了一下——“我认为他们正在焚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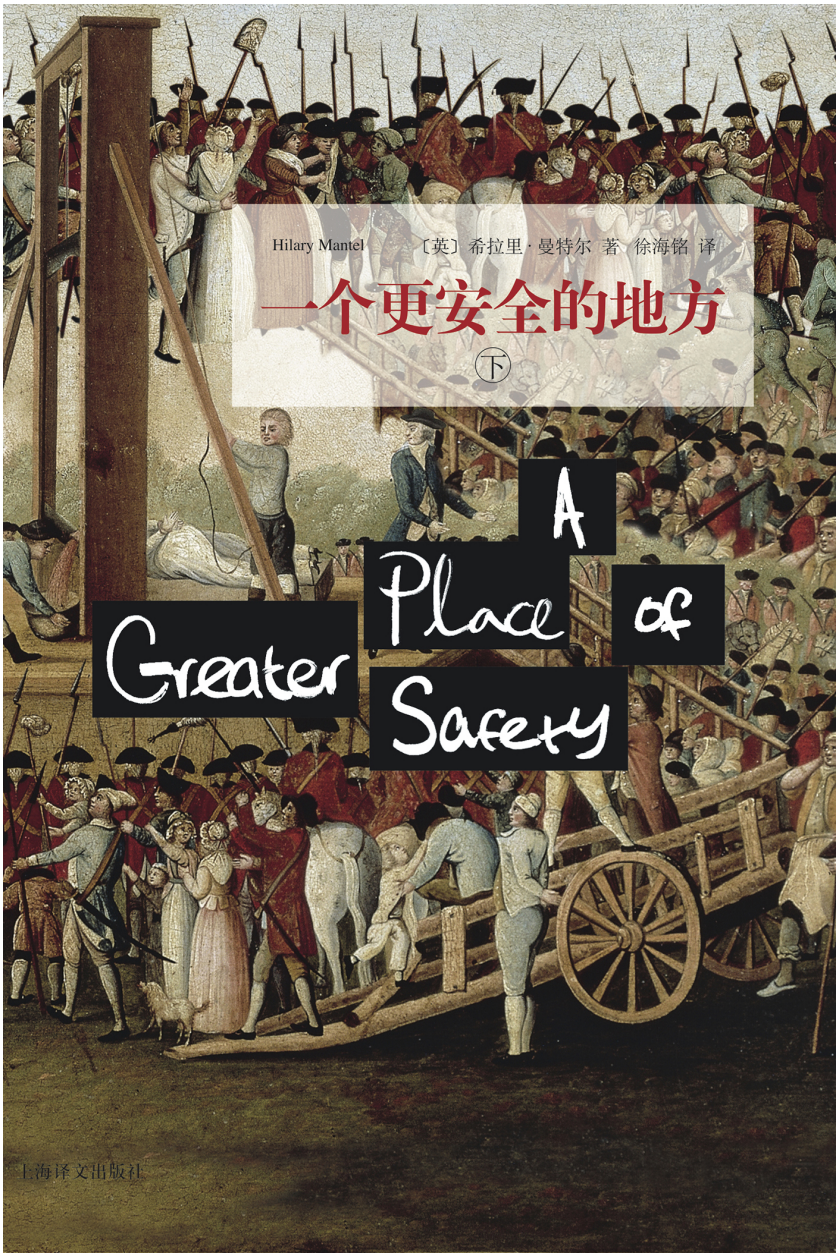
“共和国万岁，”维尼奥德说。他开始朝主席台走去。

---

[1] 《圣经》人物，罗得在灾难降临前得到天使警告逃出城市，可是罗得的妻子在逃跑时不顾天使的嘱咐，忍不住回头望了一眼，立刻变成了盐柱。

[2] 即法国王室纹章。

[3] 原文为拉丁语。



Hilary Mantel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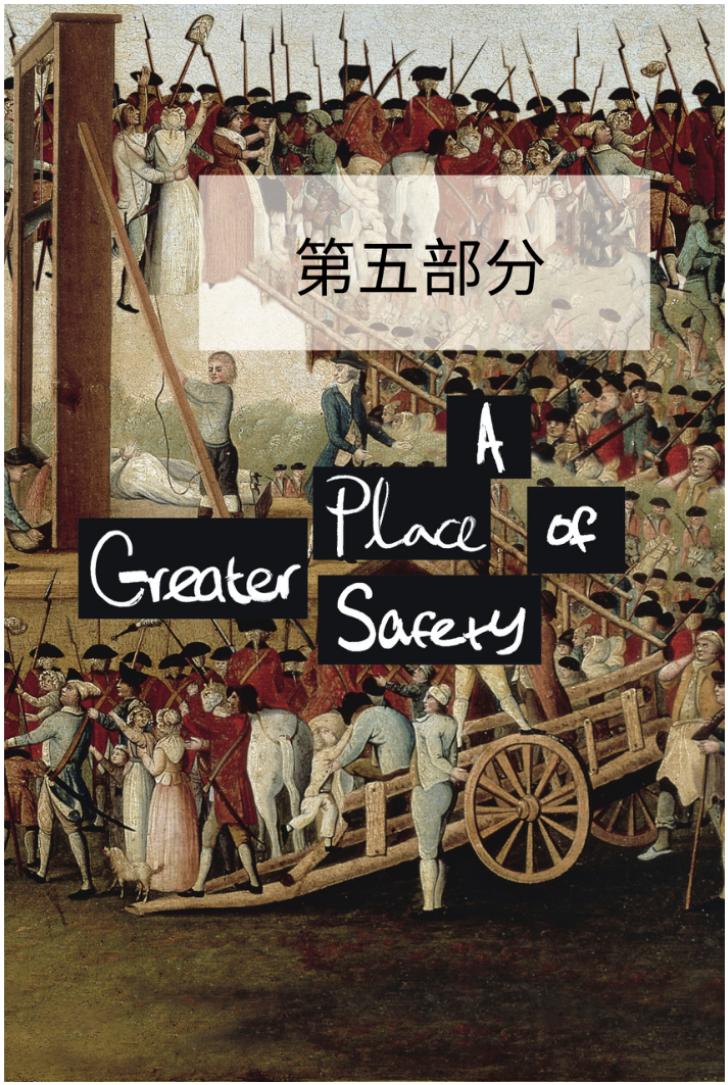
〔英〕希拉里·曼特尔 著 徐海铭 译

一个更安全的地方

(下)

A Place of Greater Safety

上海译文出版社



第五部分

恐怖就是迅捷、严厉、绝不灵活的正义；与其说它是某一特定原理，毋宁说它是民主这个普遍原理运用到我国最紧迫的需要的结果……革命政府就是自由对抗专制君主的暴政。

马克西米连·罗伯斯庇尔

一句话，在这些王朝统治期间，名人自然死亡是如此罕见，结果自然死亡被当成了重大事件，成了报纸上的新闻，之后，经由历史学家再传给后代。在某一领事馆，这位编年史家说，有一位名叫皮希纽斯的大祭司死在自己的床上；这居然被当成是奇迹。

卡米尔·德穆兰

第1章

阴谋家（1792）

“爸爸！”卡米尔发出一声欣喜的叫喊。他指着克劳德。“你瞧，”他邀请了一帮子人，“千万别把东西扔掉。任何东西，不管它用得有多么破旧，有多么过时，也许将来还会证明它自有用场。现在，杜普莱希斯公民，用短小简单的句子，或者诗句，或者戏剧唱词，告诉我该怎么掌管一个部吧。”

“这，我做了多少个噩梦也没想到过，”克劳德说。

“哦，他们还没把我本人的那个部交给我，还没有完全，在这事发生之前，非得会有一些更多的天灾人祸。消息是这样说的，丹东是司法部长，玉玺大印的保管人，法布尔和我都当他的秘书。”

“一个演员嘛。”克劳德。“还有你。我不喜欢丹东。不过我倒为他感到遗憾。”

“因为丹东是临时政府的领导人，所以我必须试着为他管理这个部。法布尔不会麻烦的。哦，我得写信告诉我爸爸，快点给我拿点纸来。不，等等，我要从部里给他写信，我要坐在阔大的办公桌后面，盖上公章，然后把信寄给他。”

“克劳德，”安莱特说，“你的风度举止都到哪里去了？说些道喜祝贺的话嘛。”

克劳德哆嗦了一下。“有一点。技术性问题。司法部长也是玉玺大印的保管人，可他不过就是一个人呀。他一直有个秘书。一直。”

“省掉了奶酪！”卡米尔说。“乔治-雅克超越了它。我们将要搬迁到万多姆广场！我们将要住进皇宫！”

“亲爱的爸爸，别把这事想得有多坏，”露西尔恳求道。

“不，你不懂，”克劳德对她说。“他现在已经成功，他就是政府。想要进行革命的人非得用这件事来反他。”

克劳德的错位感觉比巴士底狱沦陷的那一天还要强烈。把克劳德的话考虑过之后，卡米尔的错位感觉也是如此。“不，那根本不是真

实的。前面还有许多激烈战斗。还有布利索派的人呢。”

“你喜欢激烈战斗，是吗？”克劳德说。很快，他想象了一个别样的世界：在咖啡馆的谈话当中，他丢下了这个短语“我的女婿，秘书”。不过实情倒是，他的人生已被虚掷；三十年的勤奋从来没有使他跟秘书亲热过，可现在，在自家发了疯的女流之辈还有她们决定要主宰她们的人生方式的双重逼迫之下，他跟秘书亲热了。看看他们所有这些人在忙不迭地给秘书亲吻，他觉得，他要到房间的那边去，拍拍秘书的头；难道他没见过秘书低着脖子坐着，当选但尚未就任的部长，一边就爱国的主题在谈话，一边心不在焉地在用扼杀者的手指梳着自己的卷发吗？这位部长在他的公务员面前要做出这样的举动吗？克劳德做出一个轻而易举的决定，来对抗他表现出的这样的情感。他瞪着眼睛，看着自己的女婿。看着他，难道你就不会实施暴力？那边他正坐着，睫毛低着，眼睛看着地毯。他在想什么呢？是秘书该想的事情吗？

卡米尔眼睛打量着地毯，心里却想到了吉斯。他打算要写的那封信在他的脑子里已经写好。无影无形的，他飘过了军事广场站。他融化了自己，穿过那堵逼仄白墙关闭的前门。他悄然潜入，出现在他父亲的书房里。那儿，在办公桌上，摆放着《法律百科全书》；当然，到现在，我们已经位于字母表的下半部了？

是的，确实——这是第六卷。在这一卷的上面，放着一封发自巴黎的信。是谁的笔迹写的呢？他自己的！用的是他的出版商抱怨的笔迹，用的是他自己的、别人无法模仿的字体！门开了。他父亲进来。他看上去是什么样儿呢？他看上去和卡米尔上一次见到他一模一样：他显得消瘦、发灰、严厉、疏远。

他看到信了。但是等一等，停下——信是怎么到那儿的呢，信是怎么最终放在《法律百科全书》上面的呢？难以置信啊，这个——除非他会想象到，她母亲或者克莱蒙或者不管哪位，把信拿上来，尽量不要把他们的手指和眼睛悄悄伸入信中的全部情景。

好了，重新开始吧。

让-尼克拉斯爬上楼梯。卡米尔（幽灵一般的形态）跟在他的后面向上慢慢漂移。让-尼克拉斯手里有封信。他朝信件瞥了一眼。这是再熟悉不过的、他的长子半认得出半认不出的笔迹呀。

他想要读吗？不——不是特别想要读。可是这户人家的其他人在楼上喊了，巴黎有什么消息来了吗？

他把信展开。有点儿费劲，他读了——可是，当他读到他儿子一定要传递的消息时，他不会在乎费这么点儿劲的。

惊奇，辉煌啊！我儿子最好的朋友（哦，他两个最好的朋友之一）成了部长啦！我儿子将要成为秘书啦！他将在皇宫生活啦！

让-尼克拉斯把信在他衬衫的前襟合上——在他背心上面一英寸，在左边，他的心脏的上方。我们误判了这个男孩！毕竟，他是个天才啊！我要立刻跑出去，告诉城里的每个人——他们会因为怨气变得恶心，他们会显得嫉妒，然后用不加掩饰的嫉妒进行讽刺挖苦。露丝的父亲会因为痛苦而生病。想一想吧，她本来现在可以做部长老婆的。

可是，不、不。卡米尔觉得——这根本不是事情未来的结局。让-尼克拉斯会握住笔，迅速写就他的贺词吗？他会把帽子扔到严厉而又苍老的锁上？冲到门外，一路截住邻居们？见鬼，他会的。他会盯着信看的，去吧，哦不，哦不！他会觉得是什么难以想象的行为方式为我儿子获得了这份恩宠青睐？自豪？他不会感到自豪。他只会感到怀疑、痛苦。他会在后背的下方感觉到一阵模模糊糊的、不断啃啮的疼痛，然后上床。

“卡米尔，你在想什么呢？”露西尔说。

卡米尔抬起头。“我刚才在想，没有办法取悦某些人啊。”

女人们朝克劳德投去毒镖似的一瞥，然后聚在一块儿，羡慕起卡米尔来。

“假如我失败，”丹东说，“我会被当成罪犯一样对待。”

自从卡米尔和法布尔把他叫醒，告诉他要负责国家大事，到现在，已有十二个小时了。从很多没有连起来的房间，许多房间的梦里，从朝着别的房间敞开的许多门，许多门的梦里被拽出来之后，他已经在毫不连贯的感激态度中揪住了卡米尔，虽然或许它未必就是这样，或许需要摆出一丝我不愿担任要职的态度？在命运面前，需要摆出一丝谦卑的态度？不，他太累了，无法装出不情愿的样子。他指挥法国，而这才是一件自然的事。

河对面的紧迫问题就是处置瑞士卫兵的尸体，既有活的，也有死

的。大火还在坑坑洼洼的皇宫中冒烟。

“保管玉玺大印？”加布丽艾尔说。“你知道你在干什么吗？卡米尔不能把两只白兔放在同一个窝里啊。”

这边坐着罗伯斯庇尔，簇新的，仿佛刚从盒子里拿出来的，上面没有全部抹过就被放在丹东公寓里的一张紫色扶手椅里了。丹东大声叫喊着别让任何人、“除了我的国家秘书之外”的任何人进来，并准备对这个必不可少的人的观点表示尊敬。

“我希望你们会帮我摆脱困境。”他说。

“当然，我会，乔治-雅克。”

当每个人本该醒来表现出不同的时候，今天上午，罗伯斯庇尔却表现出非常的一本正经、非常的专注，真是他的超级自我。“好，”乔治-雅克说。“噢，你会在部里就任某个职位吗？”

“对不起，我不能。”

“你不能，你是什么意思？我需要你啊。很好，你已经让雅各宾派的人去管理了，你在新公社里已经有了位置，可是，我们大家非得——”这位新部长突然中断，用巨大的拳头做了个巩固压倒一切的手势。

“如果你需要一个公务头头，佛朗索瓦·罗伯特会为你把这件工作做得很好的。”

“我确信他会。”丹东心想，你想到了我要让你变成公务员？我当然不会。我要把你扣在某个高薪水，但是非常不正式的身份上，做我的政治顾问、我的第三只眼、我的第三只耳朵。所以，问题是什么？也许，你是那些天生就是在野、不是当政的人中的一员。是那样吗？或者，是不是你不想在我手下工作？

罗伯斯庇尔抬起头；眼睛亮亮的，刚巧接触到他未来的大师的眼睛。“放我过了？”他微笑着。

“随你的便吧。”这些天来，他这么经常地意识到他伪装的文雅律师的拖腔，意识到与他拖腔相匹配的表情，意识到他的其他声音、街上的声音，都同样是精心培育的结果。罗伯斯庇尔只有一个声音，相当平稳，没有强调，是平常的那种；他一生中从来没有看到需要装腔作势。“不过现在，在公社里，你要控制那里的事情？”他努力使自己

的语调柔和成建议的语调。“法布尔是个成员，你应该考虑让他听从你的命令啊。”

罗伯斯庇尔似乎开心。“我没把握，我有你对发号施令的偏好。”

“你的第一个问题就是卡佩家人。你要把他们留在什么地方？”

罗伯斯庇尔仔细看着自己的指甲。“有建议他们应该留在司法部的宫殿里，有人守护。”

“哦，是吗？我觉得他们会给我一个阁楼，或者一个放扫帚的柜子，从那里来完成国家事务？”

“我说了你不会喜欢。”罗伯斯庇尔好像有兴趣要使自己的怀疑得到确认。

“他们应该被关闭在老寺院的塔里。”

“是的，那是公社的观点。他们过惯了原来的日子之后，这样做对孩子们来说，有点艰苦。”丹东心想，马克西米连，你以前是个孩子吗？“我被告知有人会使他们觉得舒适。他们将能够在花园里散步。或许，孩子们喜欢有只小狗，他们可以把它带出去？”

“别问我他们喜欢什么，”丹东说。“见鬼我怎么会知道呢？不管怎么说，有些比卡佩一家更紧迫的问题。我们非得使整个城市处于战争状态。我们非得获得寻找权利，获得重购权利。我们非得逮捕现在还是全副武装的保皇派人。监狱正在填得满满的。”

“那是不可避免的。反对我们的人，最近这个星期——我们现在把他们界定为罪犯，我觉得？他们一定有某种地位，我们必须用某种方式界定他们。如果他们是被告，我们一定要对他们进行一次审判——不过这样会使这件事相当令人困惑，因为我没把握，这将是什么个罪行。”

“这个罪行正被现在发生的事件抛在后面，”丹东说。“当然，我不是什么法理傻瓜，我明白普通的法庭不行。我赞成特别法庭。你会作为法官吗？今天晚些时候我们把这事情给处理了。现在我们得让省里知道正在发生什么事。有什么想法吗？”

“雅各宾人想要颁布一个大家认可的——”

“什么版本？”

“那就是你的措辞？当然……人民需要知道发生了什么事。卡米尔会写。俱乐部会出版，然后发行到全国。”

“卡米尔擅长不同的版本，”丹东说。

“然后我们必须考虑，提前考虑新的选举。照目前的情势来看，我看不出我们能如何阻止布利索的人被迫返回。”

他的语气使丹东抬起头来。“你觉得我们不能跟他们一起共事？”

“我觉得，要去尝试就是刑事犯罪。瞧，丹东，你必须明白他们的政策偏向哪里。他们是支持胜利，反对巴黎——他们是联邦主义者。他们想要把国家分裂成几个小部分。要是那样的事情发生，如果他们得逞，法国人有可能抵抗欧洲其他国家吗？”

“被大大减少的可能性。毫无可能。”

“就是这样。因此，他们的政策偏向于毁灭这个国家。他们犯了叛国罪。他们对敌人的成功有帮助。也许，谁知道呢，也许敌人启发了他们？”

丹东举起了一根手指。“在这儿停一停。你是说，首先他们开始了一场战争，然后他们确保我们输掉战争？如果你要我相信裴迪昂、布利索和维尼奥德都是奥地利的代理人，你就必须给我拿出恰当的证据、法律证据。”他心想，甚至到了那个时候，我也不会相信你的话。

“我会尽我所能，”罗伯斯庇尔说：热心的学童，豁出去完成这项任务了。“同时，我们打算怎么处理公爵？”

“可怜的老菲利普啊，”丹东说。“做了这么多艰苦的工作，他该得到一些东西。我觉得我们应该鼓励巴黎人把他选进新国民大会。”

“国民大会，”罗伯斯庇尔纠正道。“好啊，如果我们必须一定要那样的话。”

“然后还有马拉。”

“他想要什么呢？”

“哦，他什么都没要，不是为他自己——我的意思只是，他是一位我们必须跟他相处融洽的重要人物。他在人民中拥有极多的跟随者。”

“我接受这一点，”罗伯斯庇尔说。

“你会让他跟你一起在公社吧。”

“还有国民大会呢？人们会说，马拉太极端，还有卡米尔也是，不过，我们必须要得到才行。”

“极端？”丹东说。“这个时代就是极端啊。部队就是极端啊。这是一个危机时刻。”

“这一点我不怀疑。上帝与我们同在。我们拥有这个慰藉。”

丹东在脑子里把这个令人惊讶的说法转了几下。“不幸的是，”最后他说，“上帝还没给我们提供叉子。”

罗伯斯庇尔把脸转开。丹东心想，这像是在玩耍刺猬啊，你刚刚碰了它的鼻子，它进去了，为了商谈，你得带着的所有一切就是叉子。“我不想有这样的战争，”罗伯斯庇尔说。

“不幸的是，我们已经有了，我们不能老是坚持说，战争属于别人。”

“你信任杜姆雷兹将军吗？”

“他没有给我们任何不相信他的理由。”

罗布斯庇尔的嘴紧闭成一道扭曲的线条。“那还不够，是吗？他已经干过什么使我们相信他是个爱国者呢？”

“他是个士兵，对于当时的政府，就设想要忠诚。”

“那种设想在1789年没有道理，那时候，法国卫兵投诚到人民那边。他们追逐他们自然的利益。杜姆雷兹，还有我们其他所有干净十足的贵族官员们很快也会追逐他们的自然利益。我在考虑卡米尔的朋友迪龙。”

“我没说官员们的忠诚得到保证。我说，在他们表现正好相反之前，政府把这看成是理所当然的事。无论如何，拥有一支部队不可能。”

“我可以给你句忠告吗？”罗伯斯庇尔的眼睛锁定在丹东的脸上，丹东心想，这可不是我喜欢的忠告啊。“你开始过多地谈论‘政府’。你是一个革命者，革命造就了你，而且在革命中，旧的设想已经无效。在和平稳定时期，对国家来说，通过不理睬敌人来应付他们，也许还有可能，但是在这些时刻，我们只好识别敌人、利用敌人、对付敌人。”

怎么对付他们？丹东想要知道。跟他们讲道理？转化他们？杀掉他们？可是你不允许杀人，是吗，马克西？你不会赞成。他声音很大地说，“外交可以限制战争。我在位的时候，我会尽我所能让英国不要卷入。不过，如果我不在位——”

“你知道马拉会说什么？他会说，你为什么总是不在位？”

“不过我打算在国民大会任职。那是我的舞台，那是我将产生影响的地方——你的意思不会是把我扣在一张办公桌上吧。代表不可能做部长，这，你非常清楚。”

“听着，”罗伯斯庇尔从口袋里悄悄掏出他的那本小册子《社会契约论》。

“哦，好啊，现在是读故事的时间吧，”丹东说。

罗伯斯庇尔把书翻到做有记号的一页上。“听这句话。‘法律的不灵活性在某些情形之下可能使法律更危险，在危急时刻，可能导致国家毁灭……如果危险已经到了如此程度，法律机器结果成了障碍，那么，使法律沉默的独裁者将被任命。’”他合上书，抬起眼，一副质疑的样子。

“那是在陈述事实？”丹东问道，“还是在规范事实呢？”

罗伯斯庇尔一言不发。

“恐怕我对这句话没什么印象，只是因为你从书中读出了这个意思。哪怕是从让-雅克的书中。”

“我想你为人们可能会冲着你来的辩论做好准备。”

“你已经把这个段落标注好了，我明白。在将来，别麻烦兜圈子说话。干脆直接问我，你想知道什么。”

“我不是到这里来诱惑你。我把这个段落标注好，因为我对这个事情做了很多思考。”

丹东茫然地注视着他。“你的结论呢？”

“我喜欢……”罗伯斯庇尔犹疑了。“我喜欢考虑所有可能的情况。我们不可以独裁。可是然后，实用主义又很容易堕落为毫无原则。”

“他们杀了独裁者，”丹东说。“最终。”

“不过，假如，在发生那样的事之前，你已经挽救了你的国家呢？‘一个人为他的祖国牺牲是值得的’。”

“忘了它吧。我不想做烈士。你呢？”

“不管怎么说，这完全是假设。可是，你和我，丹东……你和我，”他若有所思地说，“不同。”

“我想知道罗伯斯庇尔真的对我有什么看法。”丹东对卡米尔说。

“哦，他觉得你了不起呀。”在他相当紧张、注意力不集中的状态中，卡米尔尽了最大努力笑了笑。

“我想知道丹东真的怎么看我，”罗伯斯庇尔说。

“哦，他对你的评价高得不能再高了，”卡米尔的笑容有些勉强。“他觉得你了不起呀。”

生活即将改变。你觉得生活已经变化了吗？几乎没有现在即将要发生的变化那么大。

你所不赞成的一切，你会把它叫作“贵族的”。这个字眼可以用到食物、书籍和戏剧方面，用到说话模式方面、发型方面，还有诸如卖淫和罗马天主教堂之类的尊贵行当方面。

如果“自由”是第一次革命的口号，“平等”就成了第二次革命的口号。“博爱”具有并不那么独断的特色，必定能渗透到它可以渗透的地方。

所有人现在都是朴素的“男公民”或者“女公民”。路易十五广场将要变成革命广场，科学的砍头机器将要安装在那里；它将以“断头台”为世人所知，以示对著名公共卫生专家季乐汀医生的敬仰。亲王先生大道将要变成自由大道，红十字架广场将要变成红帽广场。巴黎圣母院将要变成理性寺庙。皇后镇将要成为共和镇。等时机完全成熟，科德利埃大道将要变成马拉大道。

离婚将会变得非常容易简单。

有一段时间，安莱特·杜普莱希斯继续在卢森堡公园散步。那里将要建一家大炮工厂；爱国噪声和臭气将会令人难以置信，爱国垃圾产品都被扔到了塞纳河里。

卢森堡区将要变成缪休斯·斯卡伏拉区。罗马人现在非常时髦。斯巴达人也是。雅典人不如他们。

在至少一个省里的镇上，博马舍的《费加罗的婚礼》将遭禁演，如国王以前曾经禁演它一样。它描写了一种在如今被视为非法的生活风尚，它要求人们穿戴贵族服饰。

“无裤党”，正在上班工作的男人们都这么称呼自己，因为他们穿着直裤，而不是马裤。穿上这样的裤子，再加上带宽大三色条纹的印花布三件套：叫作“卡马尼奥拉”粗羊毛的齐臀夹克衫。无裤党人的头

上是叫作“自由之帽”的红帽子。为什么人们认为自由要求配有头饰，至今这还是个谜。

对于那些有权有钱的人而言，这个目的就是，不用穿滑稽好笑的制服在精神上会被接受为无裤党人。可是，唯有罗伯斯庇尔，还有一小撮的别的人，对失业的法国理发师还抱有希望。很多新国民大会成员总是把头发向前梳，直剪，遮住额头的两边，像是古代英雄雕像一样。马靴在任何场合都要穿上，甚至在竖琴朗诵会上。一星期中的任何一天，绅士们摆出晚饭后随时准备撂倒一个普鲁士纵队的架势。

领结变得更高，仿佛他们打算要保护喉咙似的。在公共场合的活动中，最高领结是由国民大会、公共安全委员会的公民安东尼·圣-约斯特佩戴的。在1794年黑暗的恐怖岁月中，一种淫荡的女性倒置式穿戴出现了：围着一个暴露无遗的白皙脖子，系上一根薄薄的深红色绶带。

经济管制和最高限价将由政府强制推行。会出现咖啡骚乱和糖骚乱。一个月之后，将会没有木柴，接着就是断了肥皂或者缺了蜡烛。黑市将要成为一个兴旺发达但是风险巨大的行当，对于囤积居奇者和倒买倒卖者而言，他们面临的将是死刑惩罚。

有关从前的地主和淑女们、回国的移民们，谣言总是缕缕不断。有人已经看到一位侯爵在当擦鞋匠，他老婆在做缝纫。一名公爵在自己的屋子里被雇用当脚夫，这屋子现在属于一名犹太银行家。有些人偏偏爱认为这些事都是真的。

国民大会出现了令人伤心的情景，那些劳累过度的绅士们把手放到细长轻巧的刀把柄上。在国民大会和雅各宾派俱乐部，以拳相向和刀光剑影成了司空见惯的事。决斗总是被暗杀取代。

对于富人也就是新富而言，他们活得像一个人在旧政权之下想要生活的那般舒适是有可能的。卡米尔·德穆兰，在1793年的某个晚上，在雅各宾派俱乐部的一次半私人谈话中这样说：“我不知道如今为什么人们总是抱怨没法赚钱。可我赚钱一点难度也没有呀。”

教堂总是遭到摧毁，雕像总是被弄得变形。处于祈求赐福祈祷状态中的石眼圣人被削掉指尖，举着一只手指根。假如你要挽救一尊圣母雕像，你在她头上戴一顶红帽，把她变成自由女神就行。很多处女就是那样拯救她们自己的；谁要那些残暴的政治女人？

因为街道名字的变更，要在全城给人们指路将成为不可能的事。日历也要变更。一月份被废止不用，对六月要说声再见。人们总是互相询问："在实际天数中，今天是几号呀？"

1792、1793、1794。自由、平等、博爱或是死亡。

丹东在司法部的头一个举措就是召集他手下的高级公务员开会。他把他们扫视了一下。一个咧嘴大笑把他破了相的脸分开了。"我建议你们这些绅士，"他说，"选择早点退休。"

"我会特别想念你，"路易丝·吉力对加布丽艾尔说。"我要到万多姆广场来看你？"

"皮克广场，"加布丽艾尔纠正道。她笑了：一个非常细微的笑容。"是的，当然你一定要来。我们很快就要回去，因为乔治只是在紧急情况之下就职的，一旦紧急情况结束——"她把这些词语咽了回去。她把紧急情况叫作诱人的命运。

"你不应该感到心悸，"路易丝边说边轻轻地拥抱了她。"你眼睛里应该有个神情，这神情在说，我知道，虽然我丈夫在城里，但是敌人不会来的。"

"哦，路易丝……你真勇敢。"

"丹东相信。"

"不过一个人能独自做得了这么多事吗？"

"这不是一个人的问题。"她走开了。有时候，不被加布丽艾尔惹烦是很难做到的。"这是很多人需要有最优秀的领袖的问题。"

"我不觉得你喜欢我丈夫。"

路易丝扬扬眉。"我什么时候说过我喜欢？尽管如此，他为我父亲做了些事儿，他还算不错。"

吉力先生在海事部得到了一个新职位。

"哦，这没什么，"加布丽艾尔说。"他给从前当过他文员的所有人都找了职位，还有——真的，每一个人。就连我们并不喜欢的考洛特·德·艾尔博瓦也有。"

"他们表示及时感激了吗？"大概没有，路易丝心想。"他喜欢的人，他不喜欢的人，一点都不重要的人——假如他能，我觉得他会给

整个城市的每个人一份工作。这真有意思。我此前还在纳闷，他为什么把公民弗雷农打发到梅兹去呢？”

“哦，”她不安地说，“这与那里的执行委员会有关系——他们从事革命活动，需要有人帮忙，我觉得。”

“梅兹位于边界地区。”

“是的。”

“我此前在纳闷，他是否已经把这当作好处给了公民卡米尔·德穆兰。弗雷农一向四处跟随着他，是吗？充满深情地望着他，向他致意。丹东不喜欢这样。对他来说，既然弗雷农走了，这样生活更加轻松了。”

出于选择，加布丽艾尔不愿意进行这样的谈话。她觉得，就连这孩子也注意到了，就连这个十四岁的孩子什么都知道了。

8月10号的政变消息传到他的军事总部时，拉法叶特将军试图组织他的部队朝巴黎进军，把临时政府赶下台。只有少数军官愿意支持他。8月19号，他越过靠近塞丹的边界，不过立刻被奥地利人俘虏了。

司法部喜欢大家一起吃早饭，为了方便制订白天的工作计划。丹东除了老婆之外跟每一个人都打招呼，毕竟，他在那天早晨之前已经见过她了。他们两人都在心想，这原本是做出改变分房的时刻；可两个人都没有心情最先提出这事儿。结果呢，还是按照通常的夫妻房间做了布置；他们在皇冠和华盖下醒来，紫色床罩比土耳其地毯还要厚，他们感到窒息。

今天上午，露西尔穿了一身灰。鸽子灰：素净得痛快啊，丹东心想。他想象自己把身子侧过去在她嘴上狂吻。

没有什么事儿会影响到丹东的胃口，一阵突如其来的色欲不会，国家的紧急大事不会，国家床帘上的历史尘埃也不会。露西尔呢，什么都不吃。她在饿自己，设法恢复怀孕前思考问题的角度。“姑娘，这样你的身子会瘦下去的，”丹东对她说。

“她想努力看上去像她丈夫，”法布尔解释道。“她不愿承认这一点，不过正是出于唯有她最清楚的什么原因，她才这么做的。”

卡米尔吸吮了一小杯的浓咖啡。在他拆他们的信时，他妻子偷偷地注视着他——用剪纸刀和他那又长又细的手指裁出的令人讨厌的小缝口。“佛朗索瓦和路易丝在哪儿？”法布尔问。“一定是有事情拖住他们了。他们多奇怪，总是肩靠肩地醒来，总是一起开始上床？”

“够了！”丹东说。“我们得有个规矩，在早饭之前不要闲聊色情的事。”

卡米尔把咖啡杯放下。“对你来说，也许是在早饭之前，可是我们有些人对于我们日常定量供应的丑闻、背后说坏话和刻毒急不可耐啊。”

“我们一定要希望这里的高雅氛围将会最终渗透到我们心里。甚至渗透到法布尔的心里。”丹东转过来面对着他。“这儿不像生活在科德利埃派当中，你一出门，你的每一个小小的堕落下流行为就有人为你鼓掌欢迎。”

“我不是下流之辈，”法布尔埋怨道。“卡米尔才是。偶尔，我觉得卡洛琳·芮美搬进来挺合适的？”

“不，”丹东说。“根本不合适。”

“为什么不合适？埃罗不会介意的，他可以到处叫人啊。”

“他介意还是不介意，我不管。你认为你打算要把这地方变成窑子吗？”

“你当真了？”法布尔问道。他朝卡米尔看看，想得到支持，不过卡米尔还是在读他的信。

“跟你的尼克拉离婚，娶卡洛琳，她会受欢迎的。”

“跟她结婚？”法布尔说。“你肯定没当真吧。”

“好了，如果这是如此不可思议，她就不该跟我们的老婆结伴。”

“哦，我明白了。”法布尔的态度好战好斗。他也说得非常对呀；他总是不相信他正听到的话。今年夏天，部长和他的同僚，另一位秘书，两人都已经相当频繁地利用卡洛琳了。“对你来说，有一个法律，”他说，“不过对我来说，有另外一个法律。”

“我不知道你是什么意思。我正在提议这里要养个情人吗？”

“是的，”法布尔嘟哝道。

卡米尔放声大笑。

“请你认识到，”丹东说，“假如你把卡洛琳搬到这里来，一个小时

之后，几个部和国民大会将获悉，会有一些非常严厉但是很有道理的批判。这事儿将会把我们毁了，把我毁了。”

“很好，”法布尔不耐烦地说。“换个话题。部长，你想要听听今天的报纸上孔多塞对你的晋升不得已说了什么话吗？”

“我希望你每天早上不要用布利索派人的胡言乱语来教育我们，”露西尔说。“不过。继续说。”

法布尔把报纸折好。“首席部长非得是位具有蛊惑人心者的自信的人，他们近期已造成君主制度被颠覆。他非得是位具有充分的个人权威之人，为了控制这个最有利、最辉煌，而且最有必要的革命最被人蔑视的工具。那就是我们哪，卡米尔。‘他非得是位拥有如此雄辩口才、如此精神和如此品格之人，他不能有损他所担任职位的尊严，也不能有损国民大会那些曾经被要求跟他来往的成员。丹东不过是把这些品格结合在一起而已。我要为他投票，我不会为我的决定后悔。’”法布尔把身子朝加布丽艾尔那里倾过去。“喏，在这件事上——难道你没有印象？”

“中间有些地方不够大度，”卡米尔说。

“盛气凌人。”露西尔伸手到法布尔那里去拿报纸。“‘要求跟他来往。’这话听起来好像你在笼子中，他们要用一根长棍子穿过栏杆来捣你似的。他们的牙齿咬得格格作响。”

“好像孔多塞是不是后悔，”卡米尔说，“这倒蛮重要似的。好像他首先做出了选择似的。好像布利索派的观点对大家来说重要似的。”

“你会发现，国民大会选举时它确实重要，”丹东说。

“我喜欢你性格中的这一点，”法布尔说。“如果他看到你把曼大从市政大厅拖进来，结果会怎么样？”

“让我们努力忘掉这事，”丹东说。

“哦——我原以为这是你更美好的一个时刻的，乔治-雅克。”

卡米尔把他的信分类成几小摞。“没有从吉斯来的信嘛，”他说。

“也许他们被新地址搞晕了。”

“我认为他们简直就是不信我。他们认为这是我精心编造的谎言之一。”

“难道他们没拿到报纸？”

“是的，不过谢天谢地，他们不至于愚蠢到相信他们在报纸上读

到的东西吧。既然我为他们写了。你知道的，我父亲觉得我会被绞死。”

“不过，你也许会被绞死，”丹东开玩笑似的说。

“这也许会使你感兴趣。有一封来自我堂弟福奎尔-汀威尔的信。”卡米尔把目光投到他最好的亲戚的笔迹上。“不安、阿谀奉迎、妄自菲薄、不安，最亲爱的最可爱的卡米尔，不安不安不安……‘爱国部长的选举……我完全是通过名气认识他们的，但是，我是如此不幸，结果我被他们知道了’——”

“他被我知道了，”丹东说。“有用的家伙。叫他干吗他就干吗。”

“‘你要把我的利益向司法部长提出，给我谋个位置，我内心在自我吹嘘……你知道，我是一个大家庭的父亲，家境并不富裕……’就到那儿为止。”他把信掉在丹东面前。“我为我谦卑听话的用人福奎尔-汀威尔提出利益。在家里，他向来被当成很有能力的律师提到。如果你有意，就雇用他吧。”

丹东捡起信。大笑。“奴性，卡米尔！只要想一想，三年之前，在这个春天，他会理睬你吗？”

“绝对不会。直到巴士底狱沦陷甚至才跟我搭上一点点亲戚关系。”

“而且，”丹东边看信边说，“你堂弟对于我们成立的专门用来审判失败者的特别法庭也许有用场。把这事交给我，我会找到事情给他做的。”

“那些是什么信啊？”露西尔指着另外一摞。

“那些都是讨好的信。”卡米尔挥了挥手。“这些都是黄色下流的。”她的注意力集中在手上；手看上去几乎是透明的。“你知道，我过去常常给米拉波写这样的信。他存档了。”

“我能看看吗？”法布尔请求。

“以后吧，”丹东说。“罗伯斯庇尔拿到过这些东西吗？”

“拿到过一些吧。莫利斯·杜普莱把信筛选过了。当然，这户人家是贪婪想象的精彩猎物。那些姑娘，还有两个年轻的男孩。莫利斯非常生气。我被他经常提到，好像是。他向我抱怨。好像我能采取什么措施处理似的。”

“罗伯斯庇尔应该结婚了，”法布尔说。

“结婚好像无济于事。”丹东转过来面对自己的妻子，一副嘲笑婚姻的样子。“我亲爱的，你今天打算干吗？”加布丽艾尔没有答话。“你对生活的热情没有止境，是吗？”

“我想家了，”加布丽艾尔说。她低头望着桌布。她不喜欢在公共场合度过自己的私人生活。

“那你为什么不去花钱呢？”她丈夫建议道。“别想那事了。到裁缝那里去，或者去干你自己爱干的事。”

“我怀孕三个月了。我对衣服没有兴趣。”

“对她别那么凶，乔治-雅克，”露西尔温柔地说。

加布丽艾尔把头向后一甩，瞪着眼看她。“我不稀罕要你保护，你这个小婊子。”她从桌边站起来。“对不起，请让我走一下。”他们望着她走了。

“忘了吧，洛洛特，”丹东说。“她有点反常。”

“加布丽艾尔具备这些写信人的气质，”法布尔说。“她总是从最坏的角度看待一切。”

丹东把信推到法布尔那边。“满足你强烈的好奇心吧。不过要把它们带走。”

法布尔朝露西尔过分夸张地鞠了个躬，高兴地离开房间。

“他不会喜欢那些信的，”丹东说。“就连法布尔也不会喜欢。”

“有不少人向马克西提婚，”卡米尔出乎意料地说。“他每周收到两三份提婚建议书。他把它们保存在自己房间，用胶带系着。你知道，他把所有的东西都分类归档。”

“这是你的胡思乱想吧，”丹东说。

“不，我向你保证。他把所有的信都放在床垫下面。”

“你怎么知道的？”丹东仔细地问。

他们开始大笑。“别出去传这个故事，”卡米尔说，“因为马克西会知道这故事是从哪里来的。”

加布丽艾尔又出现了，挡在门口，一脸的愠怒和紧张。“你们话说完了吗，我要跟我丈夫说几句，就一会儿工夫。你们能不能给他让出空来？”

丹东站起身。“今天你就是司法部长，”他对卡米尔说，“我要处理加布丽艾尔所说的‘外国事务’。是的，我亲爱的，你到底想要什么

呢？”

“哦，见鬼，”他们走了之后，露西尔说。“婊子，我是吗？”

“她不是当真说的。她很不高兴，她糊涂。”

“可我们没办法，是吗？”

“哦，你有什么建议？”

他们的手碰在一起，温柔地。他们没打算放弃这场游戏。

盟军已经踏上法国领土。“巴黎这么安全，”丹东对国民大会说，“我连我的小儿子和老母亲都被带到巴黎来了，到了我位于皮克广场的公寓里。”

他在杜伊勒利宫花园会见公民罗兰；他们在树丛中漫步。一盏绿色的、有斑纹的灯惹烦了他同事的脸。公民罗兰的嗓音颤抖了。“也许这是离开的时候了。政府必须团结一致，不惜一切代价。加入到我们中来，当巴黎被占领的时候，要转移到洛瓦河外，那么也许，——”

丹东恶狠狠地面对着他。“你说到逃跑的时候，要小心，罗兰——人民也许会听到你的话。那时候，继续啊，老家伙，你跑啊。假如你无心战斗，你自己走算了。可我无处可去，罗兰，我就留在这里，管理。巴黎被占领？永远不会被占领的。我们首先要把它烧毁。”

你知道恐惧是怎么扩散的吗？丹东认为，一定有个恐惧扩散机制，有一个恐惧扩散过程，那是人脑或者灵魂的一部分。他希望，勇气通过同样的过程，沿着同样的路径，也可以扩散；他就站在扩散中央，勇气就从他那里扩散出去。

雷考丹太太在一张高背椅上坐着，把司法部长豪华的宫殿扫视了一番。之后，她用力吸了吸鼻子。

他们开始围着城墙挖战壕了。

在部里的头几个星期，马拉医生经常来访。他不屑于为了出席这些场合而洗澡，也不肯预约。他希望，经过这些走廊时，迈着他那紧张变形的大步，带着一种厌恶，他会口齿清楚地喊出“部长，秘书”，然后，与任何试图阻拦他的人打斗较量。

这天上午，两名高级官员正在秘书德穆兰的门外交谈。他们一脸痛苦，语调怒气冲天。他们没有努力去阻拦马拉。他应该见你，他们的表情这么说。

这是一个又大又豪华的办公室，卡米尔在里面成了最不显眼的东西了。两边的墙上挂满了肖像，年深月久，颜色变成了牛脂色和烟色；许多一脸严肃的部长的脸，在假发和敷粉下面，全是一模一样，毫无差别。他们面无表情地凝视着坐在曾经属于他们的办公桌边的人：这完全是我们的办公桌呀，我们死了。不把卡米尔放在眼里似乎没有给他们带来麻烦，没有一丝的麻烦。

“龙威已经失守，”马拉说。

“是的，他们告诉我了。那边有张地图，他们给我的，因为我不知道东西放在什么地方。”

“下一个将是威尔顿，”马拉说。“就在本周之内。”他在卡米尔的对面坐了下来。“你手下的公务员有什么问题吗？他们站在外面那个地方，神神道道的。”

“这地方让人感到压抑和窒息。我希望我再去办一份报纸算了。”

在这个时刻，马拉没有用寻常方式出版他自己的报纸；相反，他在海报上写上自己的观点，然后把海报在全城张贴。这不是一种提倡含蓄、严谨辩论的风格；他说，这使恩人对自己的同情要节制。他扫了卡米尔一眼。“你和我，在光天化日之下，将会被人家开枪打死。”

“我已经遇到过这样的事了。”

“你觉得你将如何处理？你要倒下来哀求宽恕吗？”

“我期望如此吧，”卡米尔现实地说。

“不过你的命值钱。我的命，也是，尽管我不指望很多人同意我的看法。在这个关头，我们对革命都有义务和职责。布朗斯维克已经完全被动员起来。丹东说什么？形势紧急，但不是不可救药。他不是个傻瓜，我带他看了几轮，去寻找希望。可是，卡米尔，我担心啊。敌人说他们要毁掉整个城市。人们将要遭殃，你知道，也许在我们的历史上他们从来没有经历过。你能想象出来保皇派的人要实施的报复吗？”

卡米尔摇摇头，意思是说，我不要去想象。

“普罗旺斯和阿特瓦将要回来。安托瓦内特也是。她将恢复她的

地位。神父要回来。眼下还在摇篮里的孩子们会因为他们父母的所作所为而遭殃。”马拉身子前倾，他驼着背，眼睛全神贯注，样子如同他在雅各宾派论坛演讲时那般。“这里将要成为屠宰场，国家的屠宰场。”

卡米尔把臂肘撑在办公桌上，注视着马拉。他无法想象马拉指望他要说些什么。

“我不知道怎样才可以阻止敌人的进攻，”马拉说。“我把那事留给丹东，留给战士们。这座城市才是我的事业，我的事业是内部的叛徒，是颠覆者，是挤进我们监狱的保皇派人。这些监狱并不安全——你非常熟悉，我们把人们关在修道院，关在医院，我们没有足够的地方来关他们，也没有任何办法使他们处于安全状态。”

“很遗憾，我们把巴士底狱给砸毁了，”卡米尔说。“我觉得。”

“还有，如果他们冲出来呢？”马拉说。“不，我不是在异想天开——囚禁这个武器，囚禁整个概念，需要得到受害人的某种同意，某种合作。假设合作被取消了呢？随着我们的部队加入战斗，这座城市就交给了妇女、儿童和政客，贵族们从监狱里涌出来，找到他们的武器的暗藏之处——”

“武器暗藏处？别傻了。为什么你觉得公社一直在进行挨家挨户的搜查？”

“你能对我发誓，他们没有漏掉一个吗？”

卡米尔摇摇头。“那么你想要我们干什么呢？到监狱里，把他们统统杀光？”

“最后，”马拉说。“我本会以为我们永远不该走到这一步的。”

“冷血状态？”

“随你怎么样。”

“你会组织这一切，是吗，马拉？”

“哦，不是，这只会即兴式地发生。你明白，人们处于这样的恐怖中，对敌人是这么义愤填膺——”

“即兴式地？”卡米尔说。“哦，很有可能。”可是，他却在心里想：我们拥有一座随时面临危险的城市，我们拥有一群怒气冲天的民众，我们拥有一个无用的没有专一目标的、充满憎恨的海洋，不断地抽打国家制度，冲刷公共广场，我们拥有受害人，我们拥有那种憎恨

的中心，我们拥有叛国者随时准备投降，是的，随着分分秒秒的过去，这更有可能。

“哦，好了，伙计，”马拉说。“我们俩都知道这些事情是怎么干的。”

“我们已经开始使保皇派的人受审了。”他说。

“我们还有一年，两年，你觉得？我们还有一个月？我们还有一个星期？”

“不，不，我明白你的意思。不过，马拉，我们从来没有——我的意思是，为了这种事情，我们从来没有畏缩过。这就是谋杀，不管你从哪个角度看它。”

“把你的手从你脸上拿开。虚伪的家伙。你怎么看我们在1789年的所作所为？谋杀成就了你。谋杀把你从穷乡僻壤带了出来，使你坐到了现在坐的这个位置上。谋杀！它是什么东西？它是一个单词嘛。”

“我要把你所建议的话告诉丹东。”

“是的，你告诉他。”

“不过他不会为此感到高兴。”

“随他去吧。不管怎么说，它会发生的。要么我们尽我们所能控制它，要么就是它发生，超出我们的控制，而且超出我们的控制能力。丹东要么是主人，要么就是奴仆——他会成为哪一种人呢？”

“他会丢尽他的好名声。他的尊严。”

“哦，卡米尔，”马拉轻声地说。“他的尊严！”他摇了摇头。“哦，我可怜的卡米尔。”

卡米尔猛地向后，坐回到椅子上，看看天花，看看挂在房间两边肖像上的脸；部长们的眼睛在他们的铜绿之下黯然无光的样子，因为年深月久已经泡成了白色。他们有老婆、孩子吗？他们到底有感情吗？在他们的绣花短套外衣下，肋骨动过吗，心脏跳过吗？肖像画盯着他回视；他们没有做任何手势。官员们已经从门外走开。他能听到钟声，听到很多分钟滴滴答答地过去。“人们没有尊严，”马拉说。“他们根本就付不起尊严的代价。尊严是件奢侈品啊。”

“假如其他部长阻挠呢？”

“其他部长？省省吧。其他部长算什么东西？太监。”

“丹东不会喜欢这样。”

“他没必要喜欢这样，”马拉恶狠狠地说，“他必须懂得这个必要性。那对他来说容易简单，我应该这么认为吧——一个孩子也能懂得这个必要性。喜欢这样吗？你认为我喜欢这样吗？”卡米尔没有答话。马拉停下沉思。“哦，我不在乎，”他说。“我根本就不在乎。”

国民大会选举的初始工作已经开始。那么，看来生活是在向前。第二天的面包还在烘烤着，各色各样的戏剧还在排练之中。

露西尔把她的孩子接回来了；婴儿的啼哭声回响在宽敞的套房里，回响在被粉刷过油漆的天花下面，在文件中间，在用皮革装订的法律书中间，以前，在法律书中间可从来没有孩子啼哭过。

威尔顿在9月1号沦陷。敌人如果现在选择进攻巴黎，只要行军两天就能抵达。

罗伯斯庇尔：他现在不断地想到米拉波，想到那个人一向怎么说话的样子，用力挥动着手臂，同时嘴里说“这个米拉波会做的”或者“米拉波伯爵会回答的……”：把自己当成他正在导演的一出戏中的一个人物。此刻，他意识到落在他身上的目光了：罗伯斯庇尔出演了。或者，罗伯斯庇尔没有出演。罗伯斯庇尔坐着，动也不动，同时注意到他们正在注视着他。

他已经拒绝在丹东的特别法庭担任法官。他注意到丹东脸上很快就表现出来的恼怒：“我的朋友，那么，你还在反对死刑吗？”不过，丹东本人向来仁厚大度。对于公民桑松来说，活儿一直很少。一名国民卫兵长官被处死——被新安装的砍头机器——文官薪俸秘书也被处死了，但是有个贵族身份的新闻记者，他的死刑还没执行。卡米尔把手滑到丹东疲惫的肩上，带着哄骗的口气说，把新闻记者处以死刑可是不好的先例啊。丹东大笑道：“随你。你总不能取消法院的判决吧，因此推迟执行就是。在这个制度下，我们将在某个地方失去此人。干你认为最妥当的事吧，反正你有我的签名图章。”

换言之，这是任意妄为：法布尔说过，此人的性命取决于卡米尔，那个记得1789年与他互相辱骂时得胜的卡米尔，因此，取决于感觉要宽宏大量，然后上演他不耗钱财，不过却令人满意的这一出戏的

卡米尔，他为了让丹东在忙碌了一天之后开心，哄他恢复好脾气。（法布尔说，这个秘密卡米尔可以有利可图地卖给丹东的老婆。）法布尔对于此事可是酸溜溜的：不，罗伯斯庇尔心想，因为他热爱正义，可他没有类似的让自己办事得逞的办法。是他，罗伯斯庇尔，仅仅一个人才感觉到法律不该这样被使用和滥用吗？这个想法在他心里引起一阵轻微的抵触和反感、一种精神上的不安。不过，这种感觉源自往昔、在革命之前。眼下，正义成了政策的奴婢；没有其他立场与生存相容。但是，听到丹东为了很多像恶魔马拉之流的人在怒吼，这会让他反感。如果要有什么不同，就是丹东精力不足：容易受到个人甜言蜜语的影响，不仅仅是受到来自卡米尔的影响。

还有布利索。维尼奥德。布卓。孔多塞。罗兰，还有，又是布利索。在他梦中，他们一边在等待，一边在大笑，要用网逮住他。丹东不会行动的……

这些人都是阴谋家：他问（因为他是个通情达理之人）道，为什么在没有其他人实施阴谋的地方，他却惧怕阴谋呢？

哦，已经回答了，我害怕因为过去的原因而感到害怕的东西。这些都是内在的阴谋家：紧张不安的心脏、让我疼痛的头、无法消化的内脏，还有越来越受不了强光的眼睛。他们的背后是阴谋大师，是大脑神秘的那个部分；早晨四点半钟，梦魇总是把他弄醒，之后，除了躺着，便无事可做，装作睡觉的样子，要睡着，却毫无希望，就这样一直到了天亮。

内心这个人策划阴谋是为了什么目的？为了晚上放松一下，阅读一本小说？为了拥有更多的朋友，为了被人家更喜欢上一点点？可是，人家说过，你见过罗伯斯庇尔怎么喜欢那些有色眼镜吗？这副眼镜肯定给了他一副阴险凶残的模样。

丹东身穿一件红色外套。他站在国民大会前面。人们欢呼；有人哭泣。从画廊那边传来的噪音在河对面都可以听到。

巨大的共鸣容易被控制：照法布尔教会他的那样去呼吸吧。两个思路在他脑子里静静地流淌：计划订好，部队部署妥当，外交斡旋业已进行；我的将军们能够控制他们两个星期，之后呢（他在脑子里说），之后呢，我就干别的事，之后呢，如果他们愿意购买，我就把

它们卖给女王或者我母亲，或者我投降，或者我割断我的喉咙。

第二个思路：各种行动正从演讲中编造出来。言辞怎么能够挽救国家呢？言辞制造神话，好像是的，之后，为了神话，人们战斗，为了获胜。路易丝·吉力：“你一定要引导他们该干什么。一旦他们知道采取什么样的态度，如何面对形势，对他们来说，这就容易了。”她说得多好啊，孩子……形势简单。就连一个十四岁的孩子都能明白。需要言辞简单。少而短。他挺直了身子，朝听众伸出一只手。“不要畏惧，”他说，“向来不要畏惧。再一次，不要畏惧。以这样的方式，你们将会挽救法国。”

在那个时刻，有人写道，那个阴险毒辣的家伙真美啊。

那个时刻，他觉得自己像是罗马皇帝，出现在他本人神化的时候。现在许多活生生的神在街上行走：下凡的天神在给大炮装炮弹，被崇拜的偶像们却在装骰子。

雷让德勒：“敌人已经兵临巴黎的几个大门。丹东来了，他挽救了国家。”

时间已经很晚。烛光下，马拉的脸呈铅灰色，布满了愁云。法布尔找到聊以嘲笑的事。他的肘边摆了一瓶白兰地。在这个时段，房间里还有大概十来个人。他们不是彼此直呼姓名打招呼，而是互相回避对方的目光。也许，从现在起，一年之后，他们都不能发誓，谁到过那里，谁没到过。一个装腔作势、毫无教养的区领导人坐在一扇敞开的窗户边上，因为参加会议的人不喜欢他的烟斗气味。

“这不会是随意，”来自公社的一个人说。“我们将会信任爱国者、来自区里的人，我们会把全体人员的名单交给他们。他们将能够跟每一位囚犯面谈，把那些无罪，但是我们尚未释放的人都给放了，然后对其他人判刑。你觉得怎么样？”

“我觉得很好，”马拉说。“只要有个唯一可能的判刑。”

“这种歪曲事实的做法，你觉得会有何益处呢？”卡米尔问一位来自公社的人。“难道你不觉得你也不妨介入介入，然后毫无分别地进行大屠杀？”

马拉说，“毫无疑问，不管怎么说，最终将会发生这样的事。我们必须摆出个有程序形式的样子。但是要快，公民们，我们必须行动

要快。人民渴望获得正义。”

“哦，马拉，”卡米尔说。“就让我们结束你的口号吧。”

拿烟斗的无裤党人把烟斗从嘴里拿出。“卡米尔，你对此并不擅长，是吗？你为什么不干脆回家算了？”

卡米尔的手指戳着桌上的文件。“这是我的公事，这是部长的公事。”

“瞧，假如这样对你有益，”这位无裤党人说，“就把这当成是我们在8月10号所作所为的延伸吧。那天，我们开始了什么大事业；现在我们正在了结这桩事业。如果你不能采取必要行动来维护共和国，成立它又有何意义？”

“我跟他讲过这个，跟他讲过这个，”马拉安静地说。“我跟他说了，跟他说了。笨孩子。”

桌子中央，像个奖品似的东西是司法部长的签名大印。要把男的或者女的从监狱释放出来，这是必不可少的全部。诚然，作为内政部长的公民罗兰，在监狱所发生的事务上应该有发言权。可是，感觉罗兰既不熟悉也不过问；过问吧，他又不熟悉；熟悉吧，他又不过问；过问吧，他又不敢采取任何措施。再说，罗兰算什么东西？来一个更为紧迫的决定也许就会让他心脏病发作了。

“把名单表给我们吧，”公民埃贝尔说。

名单很长。毕竟，约有两千多人在监狱中；要确定一个准确的数字真有难度，因为有很多未获解释说明的人。不管是谁，只要他从名单上被划掉，今晚就会被释放；其他人必须碰运气，他们要站在他们的临时法官面前。

他们来到一名神父那里，一个叫作巴拉尔蒂尔的人。“我要把他放了，”卡米尔说。

“一名倔强的神父，他拒绝对宪法发誓——”

“放了他，”卡米尔气势汹汹地说。他们耸了耸肩，给释放令盖了图章。卡米尔性格无法预料，太让他下不了台，不行；此外，总有这个可能，某一特定的人是政府特务，是卧底。丹东已经把他自己要释放的人员名单定好，并且把它交给了法布尔。卡米尔要看；法布尔拒绝。卡米尔暗示，法布尔已经把名单改了。法布尔问他把他当成什么人了。没人回答。法布尔暗示，一位中年律师，卡米尔已经得到释放

其人的命令，曾经是他八十年代的情人，那时候他非常漂亮，但不是很有钱。卡米尔厉声答道，也许是这样，不过，那样要比为了丰厚的钱财去救一条人命更好，法布尔可能就是在干这样的事。“真精彩，”埃贝尔说。“我们继续到另外一条街上好吗？”

信使在门外等候执行紧急释放的命令。一旦笔在一个名字上面跳过，明天或者后天再把这个名字跟它也许对应的尸体联系起来，真有难度。在这个房间里，毫无罪恶感，有的只是疲惫和小小的争吵之后的回味。卡米尔喝了法布尔的许多白兰地。到了拂晓，一种并不愉快的同志式的感情来临了。

当然，向来就存在谁该杀人这个问题，而且，显而易见，这个问题不会是手持名单的那些人，甚至连拿烟斗的那位无裤党人都不是。招募一些屠户，向他们许诺，干这个活计得到一份费用，倒是英明睿智。这样做的本意倒不是嘲讽人或者让人感到毛骨悚然，而是理性，并且还人道。

不巧的是，关于贵族阴谋的谣言在全城扩散恐慌的时候，热情的新手们却都加入进来。对于这些新手在解剖方面了解不多，屠户们不免嘘嘘嗤嗤的。除非他们的意图是折磨并且肢解犯人。

到了正午时分，令人恼怒的事来了：“我们何妨不劳神，整夜对着那些名单坐着，”法布尔说。“我有把握，犯错的人正被处死。”

卡米尔想到马拉说过的话：要么是我们自己控制它，要么是它超出了我们控制的范围发生，要么超过了我们的控制能力。随着难以言说的消息不断传来，好像，一个小时接着一个小时地，我们得到的是两重世界最坏的东西。现在，我们将永远不知道哪怕是一个小时都没罪的时刻；眼下我们永远无法恢复我们曾经拥有的名声了；可是，我们既没有精心筹划，也没有想要整个事情，一半的事情就这样发生啊。我们只是转身，洗洗手，制定了一份名单表，然后，我们按照日程安排，我们回家睡觉，而那些人却干尽了最坏之能事，然后，这些人（卡米尔认为）从英雄被转变为清道夫、野蛮人、食人者。

起码，在早期阶段，还有按照命令执行的努力，摆出一种合法的架势，不管它是多么令人好笑。一群无裤党人，戴着红帽，手里拿着武器，他们坐在他们能找到的最大的桌子后面，嫌犯就在他们面前：

外面，拿着弯刀、斧头和叉子的刽子手们守候在大院里。因为某种理由，或者出于某种感情，或者因为正好及时发现弄错了身份，他们把一般的嫌犯释放了。随着白天的时光在慢慢流逝，整个认证识别问题变得愈加糊涂，人们声称丢了文件，文件被人家偷了；但是身处囹圄之人必定要有个理由才能待在那里呀，难道不是这样吗，而那个理由必须是对抗公共利益，就像有个人说的那样，所有贵族在我看来样子全是一样，我无法识别他们的脸。

有些人知道他们被判了死刑；有些人还有时间祈祷，其他人呢，死的时候一边挣扎，一边高喊，拼命抗争到最后一口气。一个气呼呼的刽子手跺着脚跑进了特别法庭——“用你们的头，给我们一个他妈的机会，难道你们就不能吗？我们坚持不下去了。”就这样，囚犯们被法官们轻率地挥手示意离开——“走吧，你们自由了。”门外，一个从容镇定的人在等着要把他们砍倒。自由是他们最不熟悉的事。

下午过去了一半的时候：新闻记者普鲁多姆在等待丹东的会议散会。他不知道丹东已经嘲笑奚落过监狱监督代表机构，也不知道他已经骂过罗兰的私人秘书。自从1791年的那天以来，当时一帮国民卫兵原以为他是卡米尔，差点儿把他给杀了，普鲁多姆就感到自己有权对丹东和他的朋友们发生兴趣。

丹东的目光把他尽收眼中：有些茫然地。“囚犯们正遭屠杀，”普鲁多姆对他说。

“操这些囚犯们的蛋。他们一定要好自为之。”他大步流星地走开。卡米尔仔细打量着普鲁多姆，一如往常，未能把普鲁多姆正在消退的疤痕调换到他自己的脸上。

“好吧，”他说。他看上去既紧张又有负罪感；这就是普鲁多姆效应，而不是更大的环境效应。他用自己的手把普鲁多姆握紧的一只手拂到了一边。“这是完全组织好的。无罪的人一个都没联系到。假如他的区为囚犯担保，他肯定会被释放。这是——”

“卡米尔，”丹东停下，转过身来，对他怒吼道。“看在上帝的分上，到这里来，赶快。”

他本想揍他。或者揍普鲁多姆。他的官方态度是：对此我一无所知。

蓝鲍尔公主在拉福斯监狱遭人谋杀了。可能她遭到了强奸。当暴民把她的绝大多数内脏拉出来戳到叉子上的时候，他们把她的头割下，然后把它拿到理发师那边。他们强迫这个恶心得要呕吐的男人面对着刀尖，把公主漂亮的金发处理成卷发，并且剃好。然后，他们分队游行，来到大庙，那里锁着卡佩的家人。他们把人头戳到叉子上，然后把人头高高举起，在又高又大的窗户外面摇晃。“过来，对你的朋友说你好啊，”他们对里面的那个女人规劝道。

伏尔泰：“理性首先一定要在领导人的头脑中确立，然后依次往下，最后统治人民。人民虽然意识不到理性的存在，但是在感受到他们的统治者温和的同时，他们学会了模仿统治者。”

一个人可以通过九种办法来分担另一个人恶行的罪孽：

通过出谋划策

通过命令指挥

通过准许答应

通过寻事挑衅

通过表扬吹捧

通过藏污纳垢

通过狼狈为奸

通过沉默不语

通过助纣为虐

罗伯斯庇尔发言的时候，公社观察委员会的成员把笔放下，直视着他。他们没有玩弄文件，吹吹鼻子或者任由眼睛走神。如果他们要

咳嗽，他们会克制住。他们把肩头挺直，脸上露出认真的神情。他期待他们的注意，结果他得到了。

有一场阴谋，罗伯斯庇尔告诉他们，要把布朗斯维克安置到法国王位上。尽管这似乎难以置信，但是他还是环顾会议室四周，没人让不轻信的神情流露在脸上，盟军指挥官有这样的野心，而法国人正在助长他们的野心。他点出布利索的名字。

丹东的昔日文员比劳德-瓦恩尼斯立刻发言，支持罗伯斯庇尔的说法。这是在发牢骚啊，马克西心想；他不喜欢比劳德。此人声称有惊人的才能：他说，他能靠他的眼睛直视识别出阴谋家。

公社的官员们起草逮捕令，要求立刻逮捕布利索和罗兰。罗伯斯庇尔回家了。

他从院子里经过的时候，艾蕾奥洛莉·杜普莱一眼就看到了他。“监狱中的每个人都在惨遭屠杀，这是真的吗？”

“我不知道，”他说。

她惊呆了：“不过，你得知道，他们不可能做事不请示你。”

他伸出一只手，把她拽到了他的一侧，不是因为亲近，而是因为他要影响她脸上的表情。“假如这是真的，我亲爱的艾蕾奥洛莉，我亲爱的考蕾莉娅，你会为此痛哭流泪吗？假如你想到现在正遭奥地利人杀害的人，想到正把他们赶出家园，焚烧他们头上的屋顶的人——哦，你会为哪种人痛苦流泪呢？”

“我没有问这个，”她说。“你不会错。”

“哦，你会为哪种人痛哭流泪呢？”他自问自答。“都会。”

丹东在筛选检察官桌上的文件。他让自己这么熟悉每个人的工作。最后他又重新想起了这件事。

他看到两张逮捕令时，把它们举了起来，然后再落下。布利索。罗兰。他让它们躺下，凝视着它们，他的思路在慢慢地转动，他从头到脚都在抖索，有如他被告知他的第一个孩子死了的消息那天早晨一样。一整天，是谁一直在公社那里呢？罗伯斯庇尔。在那里，谁的话一言九鼎呢？他的话，罗伯斯庇尔的话。谁让这些逮捕令发出去的呢？罗伯斯庇尔。毫无疑问，大家可以要求看一看会议记录，大家可以阅读，判定导致事情发展到这一地步完全相同的言辞，大家可以分

担责备。可是，没有罗伯斯庇尔，公社竟然做出这样的事情，还有，罗兰和布利索竟然遭到逮捕而且活过了今夜，都是同样不可能的。我必须行动，他自言自语道；我必须从这个地方行动了。

是玛侬·罗兰英俊孱弱的小说家朋友罗维，碰了一下他的臂肘。“丹东，”他说，“罗伯斯庇尔指名道姓谴责布利索……”

“这样的事我明白。”他拿起逮捕令。转身面对罗维，声音凶巴巴的。“上帝啊，你怎么会是这样一个傻瓜？我怎么会是这样一个傻瓜？”他把文件推到了此人鼻子底下。“看在上帝的分上，小子，自己到什么地方去躲起来吧。”

他把逮捕令折好，塞进外套里面的一个口袋中。“那么，现在，要是他收回这些逮捕令，这个小家伙非要把我打倒不可。”

罗维的脸上露出了惊愕神色。“现在又有一场战争了，”他说。“要么我们把罗伯斯庇尔杀了，要么他会把我们杀了。”

“别要求我救你。”丹东的手放在胸口上，迅速穿过了房间。“我要考虑我自己的性命，还要考虑德国人。”

裴迪昂拿起了逮捕令，又把它们落下，像丹东做过的那样。“罗伯斯庇尔批准他们了？”好啊，他嘴里不停地在说，好啊；又来了，好啊。“丹东，他知道吗？他会知道吗？他们会被杀害吗？”

“当然，他知道。”丹东坐下，用手抱住头。“到明天就没有政府了。上帝知道，他认为他能从这个政府中拉出个什么东西出来。从我昨天见到他到现在，他是不是失去了理智，或者这是不是精心策划的——如果是这样的话，他就是把自己当成了某种权力，在建立自己的地位，而且，我向你保证，自从1789年以来，他一直在对我们撒谎，不坦诚不直率，仅仅是通过暗示，裴迪昂，这究竟属于哪一种情形？”

裴迪昂，越来越处于惊恐状态之中，似乎在自言自语。“我觉得……他比我们大多数人更优秀，是的，肯定更优秀，可现在，各种事件当头，压力这么大……”他停下不说了。他本人被称为布利索的朋友；他对此人天然的反感并没有阻止人们把标签贴到他身上来。自从8月10号以来，布利索派人一直靠忍让在统治。表面上是他们邀请丹东进入政府；实际真相是，他已经把他们原来的职位还给了他们，

而且，正是他，在从前卡佩用更温柔的身躯坐过的大椅子上，一边摊开四肢，一边把自己的意志强加给每一次的内阁会议。“丹东，”裴迪昂说。“罗伯斯庇尔也要我老婆吗？”丹东耸了耸肩；他不知道。裴迪昂朝别处看去；他似乎在为自己的想法感到羞愧难当。“玛侬今天上午说，‘罗伯斯庇尔和丹东拿着刀子举在我们所有人的头上。’”

“你对这位亲爱的女子做了什么回答呢？”

“我们说，毕竟，女公民，罗伯斯庇尔只是个小职员。”

丹东站起来。“我没有在你头顶上举刀呀。你可以那样告诉她。不过倒是有一把刀子。我不会把自己的脖子放在它下面。”

“我看不出来我们干了什么事会这样受惩。”

“我明白。我的意思是，如果我是罗伯斯庇尔，我会明白。你的人民已经研究过你自己的政治优势这么久了，结果你已经忘了你为了什么目的要得到这个权力。瞧，我不会为你辩护——在公共场合不会。关于布利索，卡米尔已经为我研究好几个月了。还有马拉，方式不同。还有罗伯斯庇尔——哦，是的，他已经谈过话。我原来认为谈话就是他的全部作为。”

“罗伯斯庇尔必须弄清楚——你已经碍了他的事。”

“他不是一个独裁者哪。”

裴迪昂和蔼可亲的脸上因为惊愕依旧显得茫然困惑。“你觉得他会感激你，因为你使他免除了一次考虑不周的行动带来的种种后果？一时的愤怒？”

“愤怒？他从来没有发过一时一阵的怒火。说他一定疯了，那是我说错了。你可以把他锁在地窖里五十年，可他不会发疯。他把他所需要的一切都装在他的脑子里。”有一阵子，他把伸出的手放在裴迪昂的肩上。“我保证他比我们活的时间更长。”

丹东走进自己的寓所时，穿了件红色外套，身体巨大魁梧，他妻子向他投去了像是挨了打、浑身浮肿的背叛者的一瞥；她把他伸出的双手拨开，把双臂交叉着摆放在身体上，仿佛要把她抱着的孩子的形状隐藏起来，不让他看到一样。

“你，加布丽艾尔？”他说。“要是你知道该多好。要是你知道我救了多少人该多好啊。”

“离我远点儿，”她说。“在同一个房间，我快受不了了。”

他按门铃叫来女佣。“伺候她，”他说。

他一路冲进德穆兰的房间。只有露西尔安静地坐着，她的猫蜷缩在她的膝盖上。一切都已经来到皮克广场：婴儿、猫、钢琴。“我要找到卡米尔——”他说。“不，不，没关系。”他在她旁边的椅子上一下子跪在地上。猫干净利落、惶恐不安地从对面的胳膊上跳开。他心想，我见过这只猫靠近罗伯斯庇尔的，还在喵喵地叫哩：动物不会知道太多吧。

露西尔伸出一只纤细的手：她抚摸着他的面颊，轻轻地触摸他的前额，动作是如此轻柔，他几乎都没感觉到。

“露西尔，”他说，“让我带你上床吧。”上帝知道，这不是他的真正意图。

她摇摇头。“乔治，我怕你。而且，那床是你们的呢，还是我们的呢？床本身是这么令人害怕。你有皇冠，可我们有这么多镀了金的小天使要应付。我们一直在跟他们的小镀金拳头和脚发生冲突呢。”

“露西尔，我求你，我要你。”

“不，我不认为你喜欢打破常规。你礼貌请求，我说不——事情难道不就是这样吗？今天不合适。以后，在你脑子里，你会把这件事与罗伯斯庇尔混淆在一起的。你会恨我，这，我真的无法忍受。”

“不，不，我不会。”他的语调突然改变了。“你对罗伯斯庇尔知道些什么呢？”

“这让我惊讶，你只要安静地坐下来听听，你会发现你所需要的信息。”

“那么卡米尔知道了——他知道，他一定已经知道罗伯斯庇尔要干什么事了？”

又一次她抚摸着他的脸；这种抚摸，还有她声音里的柔情，差不多是充满敬意了。“乔治，别问。最好别问。”

“你不在乎吧？你不在乎我们做过的事吗？”

“也许我在乎，不过我知道我是其中一分子。加布丽艾尔，你看到了，她受不了，她认为你已经使你的灵魂永世定罪了，还有她的灵魂。可是，就我本人而言，我觉得，可能当我第一次见到加布丽艾尔的时候，那时我十二岁，十二岁或者十三岁吧。我觉得，哦，地狱来

了。现在开始告密并不符合我的性格。加布丽艾尔嫁给了一位年轻正派的律师。我可没有。”

“你不可能说服我相信这句话。你不会说，你知道你正得到什么消息吧。”。

“一个人可能知道。也可能不知道。”

他抓住她的手，她的手腕，然后用力地握紧。“洛洛特，这个样子不可能持续更久。我不是弗雷农。我也不是迪龙。我不是一个跟你调情的男人。我不会允许你把我作为代价获得快乐的。”

“所以，之后呢？”

“我确实要得到你，你知道。”

“乔治，你是在威胁我吗？”

他点点头。“我认为我是，”他若有所思地说。“我认为我一定是。”他站了起来。

“好，这是我人生非常新奇的一个阶段，”她说。她抬头望着他，带着甜美而又自信的微笑。“乔治，不过你忽略了所有正统的劝说艺术。靠诱惑，这是你拿手的做法吗？你所做的就是冲我瞪眼睛，偶尔抓住我。你为什么不痛苦？你为什么不叹气？你为什么不给我写一首十四行诗？”

“因为我看到在什么地方十四行诗使你获得了别的花花公子，”他说。“哦，该死，姑娘，这真是好笑。”

他心想，她真的要我了，这个婊子。她心想，这样可以让他分心。

他拿起文件，回到自己的套间。那只猫爬回，跳到了她的膝盖上，蜷缩起来；露西尔凝视着火炉，像个老处女女士一样。

也许死了一千四百人。与平常的战场相比，这算是无足轻重的小事。可是想一想（露西尔想）：生命对于每一个生命的拥有者而言就是一切啊，生命就是我们的全部啊。

国民大会选举根据常见的两级制度进行，当九百名第二阶段的选民走进雅各宾派大厅的会议室时，他们从街上刚死不久的一堆堆尸体旁边经过。

有很多重复投票，直到一名候选人获得绝大多数为止。这耗费了

很长时间。一名候选人可以在不止一个选区毛遂自荐参加选举。它未必是法国公民。候选人的种类是如此丰富，结果呢，选民们也许变糊涂了，但是罗伯斯庇尔一向乐于提供指导。当丹东获得百分之九十一的赞成票再次参选时，他试探性地支持丹东；起码，如果你不能说他支持他，你可以说他拍了拍他的衣袖吧。在直选较量中，当他击败裴迪昂、迫使他寻求省里的职位时，他为掌声感到高兴；巴黎代表形成了一个反对布利索派联盟，这对他而言真是重要。当巴黎选民把他的弟弟奥古斯汀选出时，他喜忧参半；他有点担心万一他的家族姓氏带来不必要的影响，但是，毕竟奥古斯汀在阿拉斯为了革命呕心沥血工作过，而且现在正是他转到首都去的时机。他心想，给我帮助给我支持吧。对于事情运作的方式，他尽量在脸上摆出一副迷人的微笑。有个一两分钟的时间，他看上去年轻多了。

新闻记者埃贝尔在任何一轮投票中都没有得到超过六张选票。罗伯斯庇尔的脸开始放开了，下巴紧张的肌肉开始放松。埃贝尔有一些无裤党人追随者，尽管他保留马车为人所知；就其本人而言，埃贝尔并不像他隐藏在后面的形象那么重要，而且，谢天谢地，锅炉制造人巴雷·杜彻斯尼不会在国民大会的长凳上使用他的民主烟斗吞云吐雾了。

不过，并不是所有事情都进展顺利……英国科学家普利斯特利在选民抗议马拉的活动中好像得到的支持越来越多。“现在并不需要特别的才能，”罗伯斯庇尔提出忠告，“也不需要外国人才。现在需要的是为了革命曾躲在地窖里的人。而且，”他补充道，“甚至需要屠户。”

他丝毫没有要揶揄挖苦。第二天雷让德勒当选了。马拉也是。

最终，他的受监护人安东尼·圣-约斯特将留在巴黎，奥尔良公爵将坐在他曾经发给他们报酬、曾经对他们颐指气使的人边上。放眼四周为了找到一个家姓之后，公爵选择了一个人们早已加在他身上的一个家姓，还有一半带有嘲讽的意味；他现在叫菲利普·艾佳力岱[1]。

9月8号出现了一个事情棘手的迹象：“有一名往上蹿的布利索派知识分子，”雷让德勒说，“这个科尔圣特在第一轮投票中已经得到了足够的选票，可以阻挠卡米尔顺利进入第二轮。我们打算怎么办？”

“别庸人自扰，”丹东安慰地说。“你知道吗，是这位往上蹿的知识分子更好，嗯？”他非常期望选民抵制他把国家事务交给卡米尔负

责。但是，科尔圣特并不是他所称为的知识分子；他是一名来自布列塔尼的海军军官，已经在最后一次国民大会任过职。

罗伯斯庇尔说，“公民雷让德勒，假如有阴谋要阻挠卡米尔选举，我将会平息这场阴谋。”

“现在等一会儿……”雷让德勒说。反对他的声音慢慢消失了，不过他显得坐立不安。他没有提到阴谋；可是公民罗伯斯庇尔却有这个令人毛骨悚然的机制啊。“你要干什么？”他问。

“我要提议，等选举结束的时候，应该每天用一个小时来公开讨论候选人的优点和特长。”

“哦，讨论，”雷让德勒说，感到如释重负。有一会儿，他心想，罗伯斯庇尔也许在筹划给科尔圣特发出逮捕令呢。上个星期，你还知道你打交道的是个什么人；这个星期，你就不知道了。依你看来，某种程度上这件事倒是在唆使他这么干。

丹东咧嘴笑了笑。“你最好把卡米尔的优点列出一个清单，然后再在清单上画圈。我们大家都不像你这么有头脑会发明。我不知道，除了在这个标题‘特别的才能’下面之外，你是如何判断卡米尔的，”

“你真要他当选吗？”罗伯斯庇尔问道。

“当然。在无聊单调的辩论当中，我要有人跟我说说话。”

“那么，就别坐在那里发笑了。”

卡米尔说，“我希望，假如我不在这里，你们不要议论我。”

到了下一轮的投票，公民科尔圣特，之前他获得二百三十张选票，现在莫名其妙地发现，他只得到三十六张选票。罗伯斯庇尔耸了耸肩。“当然，一个人确实要努力说服他人。除此之外，别无他法。亲爱的，恭喜恭喜。”出于某种原因，他脑海里现出一个形象：是十二或者十三岁时候的卡米尔——一个暴力型的、恣意妄为的孩子，喜欢狂风暴雨般地痛哭流泪。

与此同时，志愿者们，成千上万的开赴前线，一路高歌。在刺刀尖上，他们系着香肠，还有一块块面包。妇女们给他们送去亲吻和鲜花。你还记得，当征兵的下士来到一个村子当时的那番情景吗？现在无人躲藏了。为了制造火药，人们从地窖的墙上剔刮硝石。妇女们把她们的结婚戒指交给财政部去熔化。当然，他们当中很多人将要利用新婚姻法去离婚。

“叉子？”卡米尔说。

“叉子，”法布尔一脸愠怒地说。

“尽管这好像是骗人的讼师，但是我不希望显得墨守法规，可是购买叉子，这是司法部长的正经事务吗？乔治知道我们有购买叉子的账单吗？”

“哦，算了，你认为我会拿着每一笔鸡毛蒜皮的开支跑到部长那里去？”

“如果你把所有的单子加起来，”卡米尔把头发往后推了推，“我们已经在最近几个星期花了不少钱。一想到现在我们大家都是代表，很快就要有新部长，他们要知道钱都花到哪里去了，我就发愁。因为，真的，我一点办法都没有。我认为你不会吧？”

“任何引起麻烦的事，”法布尔说，“你就把它当成是‘秘密基金’放下不提。然后无人问起这个问题，因为他们无法过问，你明白——这是秘密。别担心这么多。只要你不会丢掉大印，一切都好办。你没丢掉，是吗？”

“是的。至少，今天上午我在什么地方见到过它。”

“噢——现在，看看，我们自己可以报销一点吧？玛侬·罗兰应该为她部里发行的新报纸那笔钱怎么样了？”

“哦，是啊。乔治告诉过她，她最好客客气气地请我来编报纸。”

“他确实说过，我当时在那里。她说，也许她丈夫会来见见你，然后决定你是否合适。我们的部长，他开始大发雷霆，爪子在刨地呢。”

他们发笑。“好了，那么，”卡米尔说。“财政部的保证……”他的手在桌子上动来动去的。“克劳德教我这个……你知道，只要有丹东的签字，他们根本就不会对任何事情质疑。”

“我知道，”法布尔说。

“我过去怎么处理签字图章的？我把它借给马拉了。我希望他把它给拿回来。”

“说说女王可可吧，”法布尔说，“最近你注意到她的举止有什么不同吗？”

“我怎么会知道呢？你知道，我被禁止到场。”

“哦，是吗，当然你被禁止啦。好了，让我告诉你……脚步声里有一种轻轻快快，脸上有一种桃花盛开，那意味着什么？”

“她在恋爱。”

法布尔现在四十岁左右。人长得干净利落，肤色苍白，还有靠不同的经济来源打造出来的东西：演员的眼睛、演员的手。他的自传有些部分已经出现，是在夜间的晚些时候，没有特别的时间顺序。毫无疑问，一切都没有使他受到惊扰。有一回，在纳摩尔，在军官朋友们的帮助下，他跟一个名叫卡蒂榭的十五岁女孩私奔了；他解释说，他这么做，是为了保留那女孩的处子免遭她父亲的侵犯。最好由他拥有她的处子……他们被逮住了；卡蒂榭被仓促嫁了出去；他被判处绞刑。那么，他究竟怎么还能活到现在讲述这个故事的呢？这么些年过来了，中间发生过这么多激动人心的事情，他几乎无法记得。卡米尔说，“乔治-雅克，你和我，我们过的是隐居生活。”

“像僧侣一样，”部长应声道。

“哦，我不知道，”法布尔谦卑地说。

当部长咚咚地走过公用建筑时，法布尔跟在他后面，他的大手拍拍人们的脊背和办公桌子，折磨所有妥协解决问题、所有尝试和检验方法的人的颈项。权力变得像他上身的一件外套一样，合他的身；如果有人试着要与他争论，他的小眼睛就会闪闪发亮。法布尔用尽了他最喜爱的、完全毫不含蓄的方式来满足他的自我；他们在一起的时候感到舒适，夜里坐到很晚的时候就一起喝酒，讨论不同部门之间不为人知的交易。天亮的时候，丹东发现自己独自一人，面对着欧洲地图。

他抱怨说，法布尔能力有限，他让我白费了时间；可是他的同伴压根儿就没让人兴奋过，部长已经习惯了他，每当他需要他的时候，他总在那里。

今天早上，部长拳头撑着下颌，一脸的沉思状。“法布尔，你曾经计划抢劫过吗？”

法布尔朝他迅速投去震惊的一瞥。

“没有，”丹东心情不错地说，“我知道轻罪小过算是你的消遣。以后我们会谈到这一点。不，我需要你帮忙，因为我想把皇冠宝石偷

来。噢，你坐下。”

“或许，丹东，听我解释一句？”

“你有资格这么做，但是我不需要那么多的假如或者但是。发挥你的想象力。我也发挥一下。现在，考虑一下布朗斯维克公爵。”

“布朗斯维克——”

“给我省下你的雅各宾派檄文——我已经听说过。实际情况是，作为一个人，布朗斯维克对我们不是完全不同情。七月宣言并不是他的大作——奥地利人和普鲁士人强迫他签字的。考虑一下他。他是个聪明人。他是个向前看的人。他不会在波旁王朝的人身上浪费眼泪。他也是个非常富有之人。他是个伟大的士兵。可是对于盟军来说，他是——什么呢？一个雇佣军人。”

“他有意要做什么人呢？”

“布朗斯维克和我一样非常清楚，法国并没有为共和国作好准备。人民也许不要路易和他的哥哥们，但是他们需要国王，因为国王是他们搞得懂的东西，或迟或早吧，这个国家会落到国王手中，或者一个会使自己成为国王的独裁者的手中。如果你觉得我的话不对，你就问罗伯斯庇尔。现在也许已经有了环境——已经确定了宪法——在这个环境中，为了建立未来某个合适的缓冲性的摄政旧制，并且坚持这种缓冲制度，我们正在侦察欧洲。布朗斯维克也许要使用不同的措辞来表述——不过毫无疑问，他希望扮演那个角色。”

“罗伯斯庇尔已经指控这个，”（还有你，法布尔心想，装作不信。）“不过，七月份那个时候，有了宣言——”

“布朗斯维克把他的很多机会给毁了。我们利用他作宣誓词。为什么盟军让他把名字签署在宣言上面？因为他们需要他。他们想要使他在这里遭人憎恨，结果他的个人抱负破灭了，他被逮住了，为他们效力了。”

“他们成功了。所以，怎么办？”

“这种情形不是——不可逆转。你知道，我已经考虑过布朗斯维克是不是可以被买通。我已经请杜姆雷兹将军开始谈判了。”

法布尔吸了口气。“你对我们的性命草草了事啊。现在我们落到杜姆雷兹的手心了。”

“这有可能，但是，这不是我们要谈的问题。问题是，法国得到

的结果不是在我与将军之间的未竟事业。因为……好像布朗斯维克可以被买通的。”

“噢，他是人嘛，对吗？他不是罗伯斯庇尔，甚至也不像报纸上称呼的内政部长那样有德行的罗兰。”

“别开玩笑了，”丹东说。突然，他咧嘴笑了。“我同意你的看法。我们这儿的确有几个圣人。好了，等他们死去的时候，法国人民将能够奔赴前线战斗，用他们的遗产作为保护。不是使用大炮，大炮嘛，我们现在相当缺。”

“布朗斯维克想要什么呢？要多少？”

“他的要求很具体。他需要钻石。你知道他收藏钻石吗？我们知道，是吗，钻石会激起什么样的欲望呢？我们有那个女人卡佩做榜样，我们的心最亲近的人。”

“可是我几乎还是不信啊——”

丹东做了个手势，打断他的讲话。“我们偷盗皇冠宝石。我们把他特别觊觎的宝石送给他，然后我们让人收回别的宝石。为了在将来的场合使用。”

“这事儿能成吗？”

丹东勃然大怒。“你认为，如果事情不能成，我会深入得这么深吗？只要他们从我们这里得到一点点帮助，盗窃这件事本身对于职业人士来说不会构成什么问题。在安全方面，只要有几个疏忽就行。调查的时候搞出几个差错就妥了。”

“不过那个——宝石的安全，调查——那个会在罗兰的管辖之下进行。”

“有德行的罗兰会按照我们的计划行事。在有人告知他一些消息之后，在他被卷入之后，他就不能背叛我们，但也不背叛他自己。我会使他走到那个地步，我们确保他知道，但是他不要拥有——你可以把这件事交给我。不过，事实上，他所知道的情况会是很少的一点点，我们会把整个事情掩盖起来，这样，他只好去猜，谁牵扯进去，谁没有。假如事情变得不顺，我们将唯他是问。毕竟，如你所言，他的部门对此事负责嘛。”

“可是他会干脆说，丹东是始作俑者啊——”

“假如他的小命活得够长的话。”

法布尔瞪着眼睛。“丹东，你真是个不一样的人哪。”

“不，法布尔，我是个肮脏的爱国者，一如既往。我从布朗斯维克那里买到的是一场战役，一场为我们可怜的吃不饱、赤着脚的士兵的战役。那错了吗？”

“那意味着……”

“那意味着我要向你阐明，可我没有时间可以浪费用来讨论目的。我不要有关证明正确的套话行话。证明正确就是救国。”

“为了什么呢？”法布尔看上去目瞪口呆。“救国是为了什么呀？”

丹东的脸一下子暗了下去。“假如两周之后的今天，一名奥地利士兵抓住你的脖子说，‘你要活命吗？’你会说，‘为了什么’吗？”

法布尔朝别处看去。“是的……”他喃喃自语道。“活命眼下是件大事。布朗斯维克愿意输掉一场战役——拿他的名声做赌注吗？”

“这会处理好的，这样他就不会丢脸。他知道他在干什么。我也知道。现在，法布尔，需要一些职业犯人。我已经联系好了，你必须跟进。他们不可以知道他们为谁做事。否则他们将要全部，”他把手一挥，“被处死。我们可以允许罗兰指挥警察做一定程度的初始调查。当然，我们可以期待这件事得到慎重处理。死刑惩罚。”

“怎么阻止他们在审判的时候把此事讲出来呢？因为我们也许需要让警察逮住某个人吧。”

“尽你所能，确保他们什么都讲不出来。在这个阴谋的每一个层面，我们都会有迷惑人的幌子。因此，注意这一点。迷惑人。假如有人开始怀疑政府卷入其中，痕迹将会指向罗兰。现在，特别有两个人一定不可知道此事。一个是罗兰老婆。这个女人对实际政治一无所知，但是个大嘴巴。麻烦是，他好像什么事情都瞒不过她。”

“另一个是卡米尔，”法布尔说。“因为他会告诉罗伯斯庇尔，罗伯斯庇尔会因为我们居然和布朗斯维克谈话要称我们是叛国者。”

丹东点了点头。“我无法瓜分卡米尔的忠诚。谁知道呢？他也许会做出错误选择。”

“不过他们两人都能弄清这么多的情况。”

“那就是我们所冒的风险。现在，我能够收买一场战役——靠这么做，我希望把整个战争的局势扭转过来。但是，在这之后，我就不能留在这个位置上了。我会受敲诈，被布朗斯维克，或者更有可能，

被——”

“杜姆雷兹将军。”

“非常正确。哦，我知道你不喜欢偶然性，法布尔。不过考虑一下你自己。我不知道，你在过去几个星期之内已经从部里贪污了多少钱。但是，我估计这不是个小数字。我——就让我们说吧，只要你的野心还处于合情合理的范围之内，我不会挫败你的野心。你再想想，丹东一旦无官无职，对我会有什么用场呢？可是法布尔，战争是这么有利可图。现在你要永远不能远离权力。内部情报……只要想象一下就够了。我知道你对我的价值是什么。”

法布尔在咽唾液。他转眼朝别处看去。他的眼神好像没集中。“你曾经想过，这曾经使你烦恼过……一切都是建立在谎言之上吗？”

“这样说真危险。我不喜欢这样。”

“是的，我不是从你的角度说这话的，我是在请……从我自己的角度……要看一看，一个人是不是可以比较人生阅历。”他淡淡一笑；在认识他的这些岁月当中，头一回，丹东见到他茫然不知所措，神秘兮兮的，成了一个自己性命已经不再处于自己控制之下的人了。他抬起头。“没什么，”他轻描淡写地说。“丹东，我没有什么意思。”

“如果不考虑，你就无法付得起说出真相的代价。没有人一定要知道有关这件事情的真相，千年之后，也无人知道。法国人民要去打赢一场战争，就这个。你的沉默就是我的沉默代价，我们两个都不要打破沉默，哪怕是为了挽救我们自己的性命。”

---

[1] 法语艾佳力岱（Égalité）是“平等”的意思。讽刺就在于此。

第2章

《杀罗伯斯庇尔》演讲（1792）

“第一次见到你时我就爱上了你，”哦，玛侬心里在想，不是在这之前吗？在她看来，她的信、她的作品，该在此人身上激发出什么速度更快的感觉了，他，她现在知道，是唯一可能使她曾经快乐的人。

这绝不是一个仓促过程。每逢他们分别，有多少条河流的墨水在他们之间流淌啊；每当他们相逢——或者，就索性说，在同一座城市——他们很少有个人独处的时刻。沙龙交谈，连续几个小时的交谈，是他们一向的做法；在使用爱情语言交谈之前，他们先说立法者的语言。甚至到了现在，布卓还是说不出多少爱情语言。他似乎为此感到迷茫，犹疑不决，饱受折磨。他比她年轻，可在情感方面，却不如她训练有素。他有妻室：一个普普通通的女人，比他还要年长。

玛侬大胆地这样尝试过：当他坐着、用手抱头的时候，她就把指尖放在他的肩上。这是安抚性的动作；而且这样使得她的手指头不再哆嗦。

有必要保守秘密。报纸把她的情人逐一指名道姓点了出来，经常出现的，是罗维。直到现在，她用公开的蔑视作为回应；难道他们就没有辩论，难道他们没有更高形式的智慧吗？（不过，私下里，这些讽刺挖苦的文章快使她流泪了；她在心里问自己，为什么她和那个奇特疯狂的年轻女人戴洛瓦妮一样，要受到同样的处罚，和那个卡佩女人过去常常得到的一样的处罚呢，每当她想到这件事时。）报纸，仅仅是报纸，她还能忍受；更难忍受的是那个以司法部长为中心的八卦圈子活动。

丹东的评论传到她这边了；他声称，在完全道德的意义上，如果不是在身体意义上，她丈夫多年来一直是个戴绿帽子的。可是，他怎么可能想得出她的情况呢；他怎么会喜欢，而且承认，一个处女和一个高贵男人之间的关系那种微妙的快感呢？除了从纯粹的生理情形之外，她不可能从其他任何情形去考虑他了。她见过他妻子；自从他当

上部长以来，他把她带到骑术学校去过一回；她就坐在公共画廊里，听他冲着代表们咆哮怒吼。她属于那种单调乏味型的女人，怀孕了，可能脑子里除了装满稀饭和对婴儿的情感之外，就没有任何想法了。不过，她是女人啊——她怎么能吃得消，她出声地发问，让那头公牛沉重的身子在她身体上铺开，她怎么能吃得消呢？

这是一句毫不设防的评论，是被她本人抵抗的力量惊吓出来的一句评论；当然，第二天，这句评论就在全城被四处重复了。一想到这句评论，她的脸就变得深红、深红的。

公民法布尔·德·伊格朗汀上门了。他双腿交叉，把指尖合并在一起。“哦，我亲爱的，”他说。

这个可怕而又熟悉的假设是她最烦的事。这个不正经的，与不少一接触到上流社会外缘人士就发抖打颤的女性有所交往：这个死东西凭了他演戏般的装模作样和人家听不见的嘲讽语言；他们把他派到这里来，是为了监视她，然后再回去汇报。“公民卡米尔说，”他告诉她，“你现在那句有名的评论暗示，实际上你对部长有感情，如他所一向怀疑的那样。”

“我没法想象他是怎么贸然猜到我的感情状态的。因为我们从来没见过面呀。”

“是啊，我清楚这一点：你何不跟他见见面呢？”

“我们彼此会无话可说。”

在骑术学校，她见过卡米尔·德穆兰的妻子，还有就是在雅各宾派的公共画廊里；看上去她是那种善解人意的姑娘，他们说，她善解丹东的心思。他们说，卡米尔纵容此事，甚至做得比这样还要出格……法布尔留意到那个小小的畏缩的头部运动了，那个要远离知情的畏缩。可是，这个女人的脑子一定是个肮脏无比的地方；就连我们，他在心里想，对我们同事在床上干了什么事在公共场合不会胡乱猜想。

玛侬问自己：我为什么非得容忍此人？假如我一定要与丹东交流，难道就不会有别的中间人吗？显而易见，不会有。也许，她心想，丹东并不像他侃侃而谈的样子所表现出来的那样信任那么多的人。

法布尔试探一般地望着她。“你的损失，”他说，“真的，你有了这个错误印象；你喜欢卡米尔远远超过喜欢我。碰巧，他觉得妇女应该

获准在选举中投票。”

她摇了摇头。“我不同意。绝大多数妇女对政治一窍不通。他们不可理喻——”她想到了丹东的女人——“她们根本没有建设性的思想。她们只是受到她们丈夫的影响。”

“或者她们情人的影响。”

“也许在你的圈子里。”

“我会把你的话告诉卡米尔的。”

“请你费这个神了。我不想跟他进行一手或者二手辩论。”

“知道你对他的看法甚至更差，他会被你毁了。”

“你把我当成傻瓜吗？”她厉声地说。

他扬扬眉毛：每当他把她挑衅得勃然大怒的时候，他就和往常一样如此这般。日复一日，他在观察她，收获的是她的情绪，得到的是她的脸色，

那时候还是秘密。可是有必要坦诚嘛，佛朗索瓦-列奥纳德就承认此事。“我们俩都结过婚，我明白，对你来说，可是，不可能……做任何事情不兑现誓言……”

可是，如果感觉这么好，她大声喊道。我的本能告诉我感觉不可能错。

“本能？”他抬起头来。“玛侬，这值得怀疑呀。你知道，我们没有幸福的绝对权利……或者，我们恰恰需要仔细考虑，幸福的本质或许是什么……我们没有权利以牺牲别人作为代价让自己快乐。”那些稳稳当当的指头依然停在他的肩头；不过，她脸上还是没有露出被说服的表情，她的脸是……贪婪。“玛侬？”他说。“你读过西塞罗吗？他的《论责任》随笔吗？”

她读过西塞罗吗？她知道《论责任》吗？“哦，是啊……”她低声埋怨道。“哦，我博览群书。我知道责任一定要权衡，我知道没有人可以以牺牲别人作为代价去获得幸福。难道你不觉得在我的脑中，我都经历过这些了吗？”

“是的。”他看上去满面羞愧了。“我小瞧你了。”

“你知道，假如我有过错——”她略微顿了一下，同时在等待礼貌性的劝告——“假如我有过错，那就是，我这个人说话直截了当，我受不了虚伪，我受不了偏离诚实的客套——我一定要跟罗兰说。”

“跟他说？说什么呢？”

很好的问题呀。他们之间什么都没发生过，这是从丹东和他的朋友考虑发生什么事的意义上来看的。（她在脑子里想到了在丹东的手指之间被搓揉着的露西尔·德穆兰小巧玲珑的乳房了。）只有他急促的宣告，她只有急促地回答：可是，打那之后一直到现在，他就几乎再也没有碰过她，几乎连她的手都没摸过。

“我亲爱的，”她把头垂下，“这，到目前为止，已经大大超出了身体范围。正如你说，从这个意义上来看，对我们来说，什么都没有可能。哦，当然，我必须支持罗兰——这是一个充满危机的时代，我是他妻子，我不能抛弃他。可是——我不会允许他生活在对事物的真正本质有所怀疑之中。这就是我性格的一部分，你必须理解这一点。”

他抬起头。蹙了蹙眉头。“不过，玛侬，你跟你丈夫什么都还没说。什么都没发生过。我们只是谈起了我们的感情——”

“是的，我们谈起了感情！罗兰从来没有跟我谈过他的感情——不过，我尊重他的感情，我知道他有自己的感情，他一定有，人人都有。我一定要跟他说：这就是真理。我遇到过从我这儿想得到爱情的那个男人；我们的情况就是这样，就是这样；我不会提他的名字；什么都没发生过；什么都不会发生了；我会依然做一位对你忠诚如一的妻子。他会理解我；他会知道，我的心已经移情别处，有所他爱。”

布卓眼睛往下看。“你的心难以平定啊，玛侬。有像你这样的女人吗？”

我怀疑，她心想。“我不能背叛罗兰。我不能丢开他。你也许会认为，我的身体本来就是为了寻求快感。可快感并不是头等大事。”可是，她还是想到了布卓的手；对于这么整洁、收拾得精致的男人而言，这双手倒显得相当有力了。她的乳房不像德穆兰家那个女人的；可它们是喂过孩子奶水的乳房呀，它们可是负责任的乳房呀。

布卓说，“你认为告诉他这个主意不错吗？你觉得——”（上帝救救我吧）——“有意义吗？”

他的话里有了暗示，谈这个话题，他已经把路走错了。可在那个时候，他没有任何经验。在这些事情方面，他是个处男；他妻子，为了得到她的钱，他才娶的那个妻子，年纪更大，而且普普通通平平常常的。

“是的，是的，是的！”法布尔说。“一定有人！发现人民根本不如你好是多么高兴啊！”

“不是罗维？”

“不是。也许是巴尔巴洛克斯？”

“哦，不是。名声坏。吸引人的地方明显。相当，”卡米尔叹了口气。“对于夫人来说，相当华而不实、但是不错的表现。”

“我想知道好德行的罗兰怎么看？”

“到了她这把年纪，”卡米尔厌恶地说，“她也是这么平平常常的吧。”

“你病了吗？”玛侬问她丈夫。要让她的声音中没有尖刻的口气真难。她丈夫松垮垮地坐在椅子上，每当他把目光拖到她脸上的时候，他的表情肯定是那种身体疼痛的表情。

“真遗憾。”为他感到遗憾，这是她的意思。她再也感觉不到有任何必要向他道歉了；她只是把形势给他讲讲清楚，这样就不该有行为不妥、装腔作势、任何事情都可能被理解为欺骗的必要了。

她在等他说话。他没说话的时候，她便开了口，说，“你明白，我为什么不把他的名字告诉你。”

他点了点头。

“因为这样会导致我们工作受到阻挠。障碍。其实，我们都是通情达理之人。”她等待着。“我不是一个能够控制自己情绪的女人。但是，我的行为从来都是无可指责。”

终于，他打破了沉默。

“玛侬，我们女儿欧多娜怎么样了？”

对这样一句八竿子打不着的话，她先是感到惊奇，继而感到愤怒。“你知道，她蛮好的。你知道，她得到了不错的关照呀。”

“是的，可是你为什么从来不让她到这里来呢？”

“因为部里没有地方给小孩子待呀。”

“丹东就把他的孩子安置在皮克广场嘛。”

“他的孩子还小，他们可以交给喂奶的女佣。欧多娜情况不同——她要我关心她，眼下我的注意力放在别的事情上。你知道，她不

漂亮，也没有出息——我要怎么对待她呢？”

“玛侬，她才十二岁啊。”

她目光朝下看着他。她看到了他那苍老的手，时而握紧，时而松开；接着，她看到他开始哭了，眼泪无声地顺着他的面颊往下奔涌。她心想，他不想我见到此番情景。她带着一脸迷惘哀伤的神情离开了房间，轻轻地把门带上；每当他生病的时候，每当他成了她的病人的时候，每当她成了他的护士的时候，她总是这样。

他在听，一直听到她咔嚓咔嚓的脚步声逐渐消失，之后，终于，他允许自己发出一丝声音，一丝对他来说自然而然的声音，和说话一样自然而然的声音：这声音是一种受到压抑的动物发出的喘息声，是嚎啕哀鸣的喘息声，来自窄窄的胸口。这声音不断地持续，持续着；它不像是在说话，它无处可去，它没有必然的结束。它就是为了他自己发出的；它就是为了欧多娜发出的；它就是为了所有曾经挡了她的道的人发出的。

艾蕾奥洛莉：她以前就想过，等这一切都结束了，马克西会娶我的。她曾经对他暗示过这样的意思。“是啊，我认为是这样的，”杜普莱夫人惬意地说。

几天过后，她父亲把她拽到了一边。做了个若有所思的尴尬手势之后，他把越来越稀的头发在光秃秃的头顶上抹抹平。“他真是个了不起的爱国者噢，”他说。这好像是令他发愁的口气。“我应该认为，他喜欢你。照他的私下身份来看，他是个非常含蓄的人，是吗？倒不是大家希望他有什么不同。一个了不起的爱国者。”

“是的，”她感到烦躁不安了。她父亲认为，她对他的自豪需要以这样的方式获得支持吗？

“他在这里跟我们住在一起真是不胜荣幸啊，所以，当然，我们应该尽我们所能……事实是，在我眼里，你已经结过婚了。”

“啊，”她说。“我懂你的意思。”

“我要靠你……假如有什么你能做的事使他的生活更舒适——”

“爸爸，难道你没听到我的话，我说过了，我懂你的意思。”

终于，她把头发松开，结果呢，头发唰地就滑到她方方正正的肩

上，之后顺着脊背往下。她把头发从细小的乳房上推开，把身子斜对着镜子，好仔细打量自己。也许，凭我这张普通的脸……这么想象真是愚蠢。露西尔·德穆兰昨天来过了，把孩子带过来给他看了。他们围着她忙活了半天，聊啊，谈啊，她把孩子递给维克多瓦，独自一人坐着：一只手从椅子扶手上往下垂放着，像一朵冬天的鲜花用冰冻给碰了一下。马克西进来的时候，她转过头，微笑着；一种突然的快乐使他的脸上亮堂了。他对露西尔的全部感觉应该被称为大哥般的关爱；可是，她心想，他对我的全部感觉呢，假如公正的话，应该被称为超越了大哥般的关爱才是啊。

她用手在自己平平的肚子和臀部上往下抚摸。她开始在自己软酥酥的皮肤上获得快感；她感觉他的手摸起来会是什么样的滋味了。不过，当她从镜子里转开时，又一回，她看到了自己身体方方正正、结结实实的线条，之后，当她轻松地上了床、把头搁在枕上的时候，剩下的仅有一丝悻悻的感觉了。在她躺着、等着的时候，整个身体因为期盼被锁得紧紧实实的。

她听到他爬上楼梯了；她把脸毅然决然地侧对着门。有那么可怕的一刹那，她想象——哦，上帝啊，这可能吗——那条狗也许冲了进来，把自己猛地抛到了她身上，气喘吁吁的，咧着嘴笑，发出抱怨的声音，呼哧呼哧地，揪下（因为他喜好这么做）几撮她那非常干净、精心梳理过的头发。

然而门把转动了，不过什么东西都没有，什么人都没进来。他在房间门槛上犹豫了一下，看上去似乎要退出去，重新再下楼梯。之后，他又拿定主意，跨了进来。目光相会；肯定，他们会这样做的。他手里拿着一摞松松散散的文件，在把手伸出摆放文件的时候，他的目光依然停留在她脸上，有些文件正飘落到地板上。

“把门关上，”她说。她希望，这就是她需要说的全部话语，那个时刻，彼此完全心领神会；可是，从她嘴里跑出来的话听起来只是一个实际的建议，仿佛她被一场穿堂风吹得不能交流了。

“艾蕾奥洛莉，这事，你确定吗？”

一种不耐烦和自嘲的表情从他脸上划过；确实，好像她已经拿定了主意。他举起她的手，亲吻她的指尖。他想说，非常清楚，我们不能做这事儿；当他弓着身子、捡回散落的文件时，血一下子奔涌到他

的脸上；此时此刻，他意识到，请她起身走开是完全不可能了。

就在他把身子转过来面对她的时候，她正向上坐起身子。“没人会抱怨的，”她说。“他们都懂。我们又不是小孩。他们不会为难我们。”

可是，他们不会吗，他心想。他坐到了床上，抚摸她的乳房，乳头正在变硬，顶进了他的手掌心。他的脸上露出了对她的关注表情。

“没关系，”她说。“真的。”

以前从来没有人吻过她。他吻得非常轻柔，可她还是好像有所惊讶。他觉得他最好把衣服脱了，因为过一会儿她会开始这样建议，告诉他，那样也没关系。他接触到异样的肉体了，软酥酥的，异样的；他最初来到凡尔赛的时候，经常见到一位姑娘，但她不是一位好姑娘，从任何意义上来看，都不是一位好姑娘，因此更容易分道扬镳，打那以后，什么都别做更容易，独身容易，但是半独身确实非常困难，女人守不住秘密，而报纸对于八卦新闻又是垂涎欲滴……艾蕾奥洛莉似乎没有期待，想要拖延。她把自己的身体朝他身上挤压，可是这身体是硬直的，因为想到疼痛。她知道其中的门道，他心想，不过没有人向她介绍其中的艺术罢了。她知道，她也许会开始出血？他感到一阵剧烈作呕的刺痛了。

“艾蕾奥洛莉，闭上你的眼睛，”他对她耳语道。“你应该尽量放松，就一会儿，直到你感觉——”更舒服，他几乎要说出来了，仿佛这是一张病床似的。他摸了摸她的头发，又吻她了。她没有碰他；她没想到过碰他。他把她的双腿推着，分开了一点。“我可不想要你担惊受怕，”他说。

“没关系，”她说。

然而，不是没关系。如果不使用一点他无法激起的残忍，他就不能强行进入她那干涩僵硬的身体里。过了一两分钟，他用臂肘把自己撑起，向下看着她。“别想草草了事，”他说。他把一只手滑进了她的臀部下面。他本想要说，艾蕾奥洛莉，我不是在这方面做练习，我不会把你描写成一个自然人。她把自己的身体变成弧形，好顶着他的身子。为了得到自己在生活中想要的东西，有人曾经告诉过她，要拼命努力，要咬紧牙关，要永不放弃……可怜的艾蕾奥洛莉啊，可怜的女人啊。相当出乎意料地，而且处于稍微奇特的角度，他进入她的体内

了。她没有发出一丁点的声音。他把她的头捧起来，靠着自己的肩，这样，他就不必看到她的脸了，就不会知道自己是不是弄疼了她。他让自己身体放松地转了一周，倒不是这样做有多舒适，而是进入一个更加惬意舒适的位置。他又心想，时间太长了，你经常这么做吧，或者压根儿就没做过。因此，一定，很快就完事了。他在她的颈子里把一阵微弱的放松的声音埋了进去。他把她松开，她的头重又垂下，抵住了枕头。

“我弄疼你了吗？”

“没关系。”

他侧着身子翻身，然后闭上了眼睛。她会认为，就这样，是吗，这就是闹腾半天的原因？肯定，她会那样想的。倒是他本人的悻悻然，他无法克服，喉咙里有一种痛苦紧张的感觉。有些地方总有教训，他心想；当你拒绝给予自己快感、最终变成不是快感的时候，你就被加倍毁掉了，因为，不仅仅是你丢掉了一个幻想，而且你感觉到自己无用无效。当然，以前跟那个凡尔赛姑娘在一起时情况好得多，然而没有办法再回到那个状态中了，没有办法克服一个人精神上对于偶遇的厌恶了。他应该对艾蕾奥洛莉说，我抱歉，做得这么快，我明白你没有快乐尽兴吧？不过，既然她没有比较的标准，不管怎么说，她只会说“没关系”，那样有什么意义呢？

“我现在要起来，”她说。

他用一只胳膊搂着她。“别动。”他亲了亲她的乳房。

“如果你要，行啊。”

他试探性地探了探。没有鲜血，起码他没这么认为。他心想，大概实际上她会知道还有很多次，练习多了便会更舒服，因为她会理解，对有些人来说，这可是他们生活中这么重要的一部分啊。

最后，她放松了一些。她微笑。这是一种有所成就的微笑。谁能猜到，她在想什么呢？“这张床不是很大嘛，”她说。

“是啊，不过——”如果到了那一步，他就得告诉她一声。他得说，艾蕾奥洛莉，考蕾莉娅，尽管我非常感激你免费大方而且主动地献出身体，我可丝毫没有跟你一起过夜的打算，即使你们全家人帮我们搬了家具。他又把眼睛闭上。他在极力考虑，当他离开房间的时候，他要对莫利斯编出什么样的借口，他要如何应对夫人的问题，毫

无疑问，还有她的眼泪。之后，他便想到责备会降临到艾蕾奥洛莉糊里糊涂、毫无罪恶的头上，还有女人的刻毒。此外，他不想去另一个区冰冷的、无人问津的房间，不想见雅各宾派俱乐部的莫利斯·杜普莱，向他点头，克制着不要问起家庭情况。他非常肯定地知道，这样的事会再次发生的。当艾蕾奥洛莉决定现在该是她上楼等他的时候，而他却不能打发她走开，如同他第一次跟她发生关系时一样。他在心里想，她会把这件事跟谁秘密倾诉呢，因为她需要得到关于该多么频繁地期待这样的事发生的忠告；当他试图划定她的女朋友圈子的时候，许多灾难性的可能朝他头脑轰隆隆地冲了进来。她几乎不认识丹东夫人，这真是运气啊。

那时候，他一定已经入睡了，醒来的时候，她已经走了。时间是晚上九点。明天，他心想，她会沿着街道一路蹦蹦跳跳的，朝路上的行人微笑，还要无来由地拜访不少人呢。

在这之后的一段日子里，他因为怀有负罪感而感到身体不适。第二次，她更加放松随意了，不那么紧张了，可是她从来没有表现出体验到快感的迹象。他突然想到。假如她觉得自己怀了孕，他们就得很快完婚。或许，他心想，当国民大会召开时，很多新人就会到家里来，或许，有人会喜欢上她，然后我就可以大度，让她得不到我的承诺，或者与我中断联系。

可是，在心里，他知道这样的事情不会发生。没有人会喜欢上她的。这一家人不会让他们喜欢上她的。结过婚的人，他心想，现在都可以离婚。不过，唯一会使我们解除关系的办法就是，如果我们中间有一个人死去。

在司法部，卡米尔坐在桌边，毫不相关的各种想法在他头脑中掠过。他想到在他去见米拉波之前，在他的堂弟德·维耶夫威尔公寓里度过的那一夜。巴纳夫来访。巴纳夫跟他说话，俨然他是个值得考虑的人物似的。从个人角度讲，他喜爱巴纳夫。眼下他在牢里，被指控犯有与皇宫合谋的罪行；他当然绝对犯有此罪。卡米尔叹了口气。他在给马赛的雅各宾派起草的一封鼓励信旁边画了几个小小的海上船只。

国民大会成员眼下正在巴黎集中。奥古斯汀·罗伯斯庇尔：卡米

尔，你一点都没变化。还有安东尼·圣-约斯特……他对圣-约斯特得有耐心，别再突然迸发出那种灾难性的毫无逻辑的敌意……

“我有这个感觉，他脑子里存有厌恶的想法，”他对丹东说。

丹东呢，一心在考虑团结巩固关系：“尽量，尽量，”他用疲惫的律师嗓音说，“保持和平，你知道，别老是让自己成为让马克西米连失望的人吧？你确实是在为他工作，把你做事欠考虑周到的习惯改一改吧。”

“我觉得，圣-约斯特不会做事不周到。”

“他并没有显得好像他会做事周到。”

“我确定，这样会使他大家都觉得他亲切嘛。”

“使他亲切？”丹东笑了。“这孩子使我感到心悸。那个令人胆战心惊的大有深意的窃笑。”

“或许他只是想显得快乐讨喜吧。”

“埃罗会感到嫉妒。这些女的对别的人总是感兴趣。”

“埃罗不需要担心。圣-约斯特对女人不感兴趣。”

“关于圣人马克西米连，你过去常说那样的话，可现在他得到了开心的考蕾莉娅。对了，是不是这样？”

“我不知道。”

“我知道。”

除了大家认为罗兰妻子不忠，还有在皮克广场这儿的大杂烩之外，就这样，这件事眼下成了大家的八卦新闻。他心想，人们在忙着考虑什么样的事情呵。

或许丹东马上就要离开办公室了。对他自己来说，那样他会感到高兴。不过，好像可以肯定的是，罗兰的拥护者会尽量安排把他留在内政部，尽管他已经被选进国民大会。甚至在有关皇冠宝石的丑闻之后，这个积了灰尘的老官僚还是势头迅猛。假如他留任在位，对国家来说，为什么不是丹东这么个更不可或缺的人选呢？

他心想，我不想在这儿留得更久。我要变成克劳德。我也不大想对国民大会演讲，他们不可能容忍我。之后，又一次，他自言自语道：这可不是我想要得到什么的问题。

想到丹东他本人要离职，更令人心烦。即使现在他还没有抛弃自己的梦想，永远离开巴黎的梦想，抛弃他的错觉。下半夜的时候，卡

米尔发现他寂寞地坐在一片昏黄的烛光中，反复阅读他阿希斯的物业契约，每一块做了界碑的石头，水道，还有道路权。当他抬头的时候，卡米尔从他的眼中看到了一幅柔和的建筑、田野、小灌木丛和溪流组成的图景。

“哦，”他惊了一下，说。“我原以为我的杀手终于来到了。”他把一只手放在契约上，掌心朝下。“或许，一想到这里的普鲁士人。”

法布尔最近一直在躲躲闪闪，捉摸不定的，卡米尔心想。倒不是他天生喜欢实话实说。假如法布尔在金钱和革命名声之间选择……不，他会拒绝选择，他会继续利令智昏地要求两者得兼。

“对于皇冠宝石失窃这件事，我们做什么样的解释呢？”卡米尔问丹东。

我们该想什么呢？或者——我们该说什么呢？他注意到丹东在品味这句话模棱两可的语义。

“我觉得我们必须说，很大程度上要责备罗兰粗心大意。”

“是的，他本该做更周全的安全部署，难道不该吗？法布尔昨天跟女公民罗兰在一起。晚上十点半，他出去，凌晨一点他回来了。你觉得他一直在责怪她吗？”

“你怎么知道的？”

卡米尔用眼睛的余光朝他投去开心的一瞥。“在他离开女公民之后，她径直到她丈夫那里去了，告诉他，偷盗皇冠宝石的人刚刚来访过。”

“你怎么知道是那样的情况？”

“或许我在杜撰。你觉得我在杜撰吗？”

“你有可能，”丹东不大高兴地说。

“别信任杜姆雷兹。”

“是的。罗伯斯庇尔说的。我讨厌他说这样的话。”

“罗伯斯庇尔从来没有错过。”

“或许我应该亲自到前线去一趟。看看一些人。把一些事情纠正过来。”

因此——或许，当这些关爱情绪袭上他的心头时，这真的成了一种畏惧。上帝知道他够脆弱的了，尽管把这个词用到他身上显得怪兮兮的。他容易受到杜姆雷兹的影响，也容易受到波旁王朝拥护者的影

响，他们一直在致力于兑现曾经许下的诺言……“没什么好愁的。丹东先生会照顾我们。”

卡米尔一边紧张不安地把头发往后推，一边匆忙地把这个念头从脑海里扫开，仿佛房间里有人跟他在一起似的。他好像听到罗伯斯庇尔的声音正从1790年一个寒冷的春天飘过来：“一旦你把爱倾注到一个人身上，理智就飞出了窗外。稍稍看一看米拉波伯爵吧——客观地，如果你能做到。他的生活方式，他的言词，他的行动，立刻使我警觉——然后，我稍微思考了一下，我便发现，此人完全是天生喜欢自大。现在你为什么不能得出这个结论，因为它真够朴素吗？当感情与你更宏伟的目标有所冲突时，你在别的方面并没有听任自己的感情；例如，你在公开场合吓得不敢发言，可你没让它挡住你啊。那么，就像这样——对自己的感情，你得要心狠手辣才行。”

假定有一天他发现那个持续不断的、毫不留情的声音就在他的身边，声称丹东不够正直该多好；他想好了答案，伙计，不是一个有逻辑性的答案，但是这个答案足以令人胆战心惊到要把逻辑悬置起来。质疑丹东的爱国主义就是怀疑整个法国革命啊。树因其果实出名，丹东因其8月10号的革命有所成就。首先，他缔造了科德利埃区共和国，其次，他缔造了法国共和国；假如丹东不是爱国者，那么我们在国家事务中都犯有刑事意义上的玩忽职守罪了。假如丹东不是爱国者，我们也都不是。假如丹东不是爱国者，那么所有事情——从1789年5月开始——就必须重来一遍啊。

这是一个甚至使罗伯斯庇尔都感到心累的想法。

伏尔美获胜的消息传到巴黎时，全城因为如释重负和欢天喜地而发狂了。只是到了后来，有些人才开始想到，为什么法国人不乘胜追击、因势而上，赶走布朗斯维克，把他的退路断成几截呢。首次开会的国民大会正式宣布法国共和国成立；这是最好的征兆。不久，在法国的土壤上不再会有敌人——起码说，再也没有外来之敌了。将军们将要乘胜追击到梅恩兹、沃尔姆兹、法兰克福；比利时将要被攻占；英国，荷兰和西班牙将要参战。最终的失败将会出现，背叛、阴谋和仅仅是半心半意将要遭受令人惊愕的报应；随着国民大会人数越来越少，每天似乎都有人看到空空的板凳上有一个死亡的人影在微笑，既

熟悉又敏捷。

眼下，国民大会最令人吃惊的现象就是丹东的声音；每一天都听到他的声音，关于每一个问题，但是它那令人感到惊愕的傲慢、不可一世的力量却从未停息过。回避了部长的长凳位置，他坐在议会左边高处一排的座位上，跟其他的巴黎代表和省里最凶狠的代表们在一起。这些座位，说得远一点，占据这些位置的那些人，将被称为山岳派[1]。吉伦特派人，布利索派人——随你怎么愿意叫他们吧——转移到大厅的右边，根据坐在那边的那些人的派性，位于他们和山岳派中间的区域叫作平原派[2]，或者叫作沼泽派。既然分裂已经清晰可见，裂痕已经开阔，似乎没有任何理由讲究谨慎或者克制了。日复一日，布卓把心中对玛侬·罗兰、对巴黎的怀疑，全部倾入缺少空气、令人压抑、热得令人浑身出汗的会议大厅中：暴君城市、吸血鬼、大坟场。有时候，他从公共画廊里注视着他，僵硬地鼓掌，不带一丝个人感情色彩；在公开场合，他们像陌生人一般，互相表现得彬彬有礼，在私下场合，虽然不是那么陌生，但是他们依然一样地客气礼貌。罗维在他的口袋里放了一份发言稿，是为这个恰当的时候保留的，他把他自己的发言稿称为一次《杀罗伯斯庇尔》演讲。

因为这件事情的症结——九月、十月、十一月——乃是布利索派人妄图统治；他们从各省招募而来的有一万六千人马的私人部队在大街上一路高歌，要求杀死未来的独裁者——马拉、丹东、罗伯斯庇尔——他们把这些人叫作三巨头统治。大街上还没出现鏖战的时候，战争部长把那一批部队迅速调遣到前线；不过，国民大会的战线不在他的管辖范围之内。

马拉独自坐着，驼着背，在一心想自己的心思。当他起身准备发言的时候，布利索派的人从会议大厅急匆匆地出来，或者留下，怀着着了魔似的憎恨，瞪大着眼睛，在他们中间嘟嘟囔囔地叫嚷着什么；随着时间的流逝，他们留下来听发言，因为他的言辞与他们紧密关联。他发言的时候，一只胳膊在他前面弯着，撑在讲坛上，头在他那短而有力的颈项上面向后猛力地甩着，每讲一句话以前，都先要出现他早已养成的魔鬼般的咯咯大笑。他病了，但是无人知道他所患的那个病的名称。

罗伯斯庇尔跟他会面。顺便说一下，当然，他向来了解他，可他

一直在回避与他有过于紧密的接触。有这么一个危险吧，假如你跟马拉谈话，因为他你会受到别人的指责，人家告你操纵他的写作，煽起他的狼子野心。可你却无法挑剔筛选呀；在眼下这个氛围中，一个人最好要数一数自己的朋友。或者，从这个角度看，这次大会不是完全成功，仅仅起着展示爱国者有多么分裂的作用。罗伯斯庇尔的身体，年轻而又精神，在他剪裁讲究的衣服里，展示出一种干净利落、猫一般的张力；他的情绪，或者，那些也许会出现在他脸上的情绪，和九月份的受害者一起都被埋葬了。马拉在桌子对面，一边咳嗽，一边在拉扯裹在头上的脏兮兮的头巾。他满怀激情噼里啪啦地在说着话，脏兮兮的拳头拍击着桌子，沮丧的情绪使他皮肤上出现了大块的斑斑点点。“罗伯斯庇尔，你不明白我的意思。”

罗伯斯庇尔的头稍微斜向一侧，了无兴致地望着他。“这有可能吧。”

10月10号：政变之后的两个月。在罗伯斯庇尔的眼皮下（他每晚都在那里演说）雅各宾派俱乐部“清洗”了自己。布利索和他的同事们都被开除了；作为肮脏的废物，他们被爱国主义这个身体给抛开了。10月29日：国民大会，罗兰站着。他的支持者鼓掌为他欢呼；不过，这位老人差不多成了一个毫无血色的牵线木偶，责任和习惯正在猛拽着那些线绳。罗伯斯庇尔，他暗示道，喜欢看到九月大屠杀重新上演一次。听到罗伯斯庇尔的名字，吉伦特派人迸发出埋怨和高呼声。

罗伯斯庇尔从坐在山脉的位置上站起。他用一种暗示着凶猛好斗的方式，低着他那小小的头，朝讲坛走了过去。高戴，国民大会主席，吉伦特派的，试图阻止他发言。丹东的声音盖过人群中的咆哮声，清晰可听。“让他发言，等他讲完，我要发言。是该把一些事情在这里进行匡正的时候了。”

维尼奥德 [目光落在丹东身上]：我之前就害怕这个……害怕他们联手。为此我担心了一段时间。

高戴 [在他身边]：有人能对付丹东。

维尼奥德：到了一定程度。

高戴： 等钱花光了。

维尼奥德：比这还要复杂。假如你看不出来事情比这还要复杂，

上帝就经常帮你。

高戴： 罗伯斯庇尔有机会发言了。

维尼奥德：和往常一样。[他闭上眼睛。他那苍白沉重的脸因为神情专注变成了折痕。] 此人不会发言。

高戴： 从你的意义上说，不会。

维尼奥德：没有表演。

高戴： 人民真够喜爱这个表演的。他的风格。

维尼奥德：哦，是的，人民。人民。

罗伯斯庇尔感到格外地愤慨。作为他的对手，这个老婆成了娼妇、老而昏聩的东西，这是罗兰对他的侮辱。关于丹东的部长职位，他着了迷似的，在无休无止地嘟哝。这事儿，还有，它们含沙射影地带来的小小的烦恼，用手对着耳朵嘀咕，把大街上喊着“九月”的声音岔开，然后一一传出去。丹东也听到了这些声音。这种情况什么时刻在他的脸上流露出来了。

罗伯斯庇尔的声音压倒了充塞着正厅的窃窃私语，此时，正一点一点地流露出鄙视：“你们没有一个人敢当着我的面控告我。”

一阵停顿，吉伦特派俱乐部沉默了片刻，为他们的胆怯陷入了沉思。

“我控告你。”

罗维向前走，手在外套里胡乱地摸索，寻找题为《杀罗伯斯庇尔》的发言稿。“哦，老色鬼，”菲利普·艾佳力岱说。公爵的声音从山脉的高峰处滚了下来。人群中爆发出一阵鄙夷的笑声。之后，整个正厅重新充满了沉默。

罗伯斯庇尔跨到一边，把讲台让给了罗维。他面带耐心的、犹豫不决的微笑；他抬眼，朝巴黎代表们瞟了一下，然后在罗维的视线点上落座，等他发表长篇大论。

“我控告你在一直不停地诽谤中伤最优秀的爱国者。控告你当谣言成为致命的打击时，你在九月份的第一个星期散布你的流言蜚语。我控告你贬低和压制国家代表。”他停顿了一下，山脉那边在高声叫喊，在冲着他咆哮，他难以继续了。罗伯斯庇尔把头侧了侧，抬头望着他们，然后声音变低，变小，逐渐消失，又陷入了一阵沉默。

在沉默中，罗维重又讲话；可是，他原本为反驳做好准备、为互相对着叫嚷的声音，此时此刻出现了错误的音质。当他听到这种音质的时候，当他听出了什么毛病的时候，当他自言自语说这样会不行的时候，他的声音有些发抖了。为了使自己振作精神，他把手放在讲台上；他发现自己没法抓住讲台，因为手掌心汗湿湿的，在打滑。

他的猎物侧对着他；不过，灯光照遍了他的面部，因此，在他的有色棱镜后面，他成了没有眼睛的人。他的脸上似乎压根儿就没有任何表情。罗维把身体拼命向前蹿，仿佛要跳将起来："我控告你把自己当成崇拜对象，建立自己的地位：控告你允许人们当着你的面呼喊你的名字，把你当成唯一可以拯救国家的人，控告你自己亲口说过这句话。我控告你图谋最高权力。"

不管他是否说完，或者，他只是停顿一下——不管什么样的真实情况，山脉那边又高声叫喊了，而且还加大了音量，之后，他看到丹东从座位上"腾"地蹿了上来，开始向前，仿佛要大步踩踏大厅，用他的拳头解决问题一样；他看到丹东的朋友们纷纷站了起来，法布尔用他表演般的克制一把抓住他的脊背。罗维走下讲坛。他垂着双肩，形成得了痨病似的向下弯腰的形状；罗伯斯庇尔轻松地、富有弹性地站了起来。他站在讲台后面，通过自己的举止表明，他不会逮捕他们；他用镇定，甚至是均匀有致的声音请求会议给他一些时间准备辩护。丹东本会大步跨到讲台，使他们惊恐，当场把整个盒子撕成碎片的。不过，这不是罗伯斯庇尔的方式。他把头稍微点了一下，算是鞠躬，朝丹东做了个信号；之后便离开了会议大厅，一群蒙塔纳德派的人把他围拢起来，他弟弟奥古斯汀抓住他的胳膊，说，吉伦特派的人要把他杀了。

"不祥时刻，"雷让德勒说。"谁会料到这样呢？我是不会的。"

丹东脸色非常苍白。疤痕在他脸上突起。"他们在引我上钩，"他说。

"引你上钩，丹东？"

"是的，是我。如果他们袭击罗伯斯庇尔，他们就是在袭击我，如果他们骗了他，他们就是在骗我。把这个情况告诉他们。告诉布利索。"

后来，他们告诉维尼奥德。"我不是布利索，"他说。"我不是布利

索派的人。至少，我想我不是。他们把这个消息像是赐给穷人的慷慨之物一样在到处宣扬。可是——我们对丹东一直不友好。我们对他在部里的权力感到厌烦，我们对他的朋友一直粗暴。我们有些人允许我们的老婆发表个人议论。我们要求看他的账目，这自然使他感到紧张。但是不管怎么说，我们认为没把额头撞到地板上做得太绝。但是，我几乎没想到，他居然对我们怀恨在心。我们是多么天真，多么危险啊。”他把双手摊开。“不过肯定，私下里，他和罗伯斯庇尔互相在憎恨着？这重要吗？哦，是的，这终究会重要的。”

罗维：这可是他的伟大时刻，面对这个时刻，他惊吓得浑身是汗，像一场糟糕的记忆，形影不离地跟随在公爵的赞扬话语后面。毕竟，他不过就是罗维这么个小说家，轻量级别的人物，不足多虑，这是一只小老虎锻炼的猎物而已。现在，他们可能在纳闷，为什么他们让他这样做，他的那些强烈反对罗伯斯庇尔的朋友们。平原派那边只是看到罗伯斯庇尔如何站到一边，他是如何就座，他是如何示意安静的情景：此人根本不是一个专制者。可是，只有我能知道，在讲坛下面，我还没有开始就已经完了，罗维心想——在看到他的一刹那，我就被慑服了，那个神情令我作呕，那副讨喜、鼓舞人心、充满告密背叛的犹大[3]般的笑容。

“我们把他当成，”杜普莱太太说，“是我们的儿子啊。”

“可事实上，”夏洛特·罗伯斯庇尔说，“他是我弟弟。恐怕这就是为什么我是他姐姐的权利，要胜过你和你的女儿们想象你们自己拥有他的权利的原因。”

杜普莱太太——有这么多女儿的母亲——可以声称，她懂姑娘们的心思。她懂她害羞得要命的维克多瓦，她懂她严肃认真但又弄巧成拙的艾蕾奥洛莉，还有她漂亮但像孩子一般的巴蓓特。她也懂夏洛特·罗伯斯庇尔的心思。可是她却不知道该如何应对她。

马克西米连说他弟弟奥古斯汀回到巴黎的时候，他征求她在他姐姐这件事上的意见。至少说，那是她觉得他做过的事。他好像觉得谈起这个女孩有为难之处。

“她长得什么样？”她自然觉得如此好奇。他从来没有说起过他的家庭。“她像你一样文静吗？我应该指望什么呢？”

“不是太多，”他说，看上去愁云满面。

莫利斯·杜普莱坚持说，房子够大的，足够他们所有人住下。而且，的确，现在还有两个房间没有摆设，从来就没用过。“我们能让你哥哥和姐姐到陌生人那里去吗？”莫利斯说。“不能，我们大家应该在一起，就像一家人一样。”

这一天到来了。他们到了大门口。奥古斯汀给大家留下的第一印象不错——一个开开心心、能干的小伙子，太太心想，显然他等不及了，要见到他哥哥。她张开双臂准备迎接这个长得甜甜美美、一定是马克西姐姐的那位年轻姑娘。夏洛特用死人一般的平等态度，冷若冰霜地盯着她看，这刺伤了她的心。她的双臂垂下了。

“也许我们可以直接到房间里去，”夏洛特说。“大家累了。”

这位年岁大一点的妇女带路的时候，脸颊两边在发烫。虽然待人既不傲慢也不苛刻，但她还是习惯于受到人家的敬重——来自她女儿的敬重，来自她丈夫手下人员的敬重。夏洛特跟她说话的时候，用的是对待下人的口气。

到了门槛上，她转身。“一切都很简单。我们家就是个寒舍陋屋。”

“这我看得出来，”夏洛特说。

地板打过蜡了，窗帘是新的，亲爱的小巴蓓特早已摆好了一只花瓶。杜普莱太太往后站着，让夏洛特在她前面进屋。“如果有什么地方我们能够让你更舒适，请尽管吩咐。”

你会让我更舒适的，她的脸，死人一般地垂着，在说。

莫利斯·杜普莱把烟斗装满，自己对着烟草的味道在自言自语。公民罗伯斯庇尔在屋里或者可能回家早的时候，出于对他爱国之肺的尊敬，他从来不抽。可是，奥古斯汀并不在乎。

“当然，”终于杜普莱开口说话了，“她是你姐姐。我不该批评。”

“如果你想批评，可以呀，”奥古斯汀说。“我觉得，我应该试着把夏洛特向你解释一下。马克西从来不会。他太好了。他一向尽量避免把人朝坏处去想。”

“是这样吗？”杜普莱略微感到惊讶，她把这归咎于适当的兄弟间的不了解。公民罗伯斯庇尔性格开朗，正派，待人平等，但是，在宽

容慈爱方面，不，那不是他的优点。

“我根本记不清我们母亲了，”奥古斯汀说。“马克西记得，可是他压根儿好像不想谈到她。”

“你母亲过世了？我以前根本没想到你母亲过世了。”

奥古斯汀吃了一惊。“他从来没跟你们说过我们家的事吗？”他摇了摇头。“多奇怪啊。”

“我们推定，你知道，一场争吵。一场严重的争吵。我们那时候不想打听。”

“我还小的时候，母亲就过世了。我们的父亲离家远走。我们不知道他的死活。现在我还在纳闷，要是他还活着，他会听说过马克西吗？”

“我也是这么想的，要是他还在这个文明世界的什么地方，多好啊。如果他还能够阅读，多好啊。”

“哦是的，他能阅读。”奥古斯汀脑子里想到什么就说什么。“我在想，那时候他有什么想法呢？我们外公把我们带大，女孩都到我们姑姑家去了。直至我们离家到巴黎来。夏洛特，当然，她不能走远。那时候恩瑞艾特去世了——哦是的，我们还有个姐姐，她和马克西，他们彼此见面的时候，他们相处得很好，我觉得夏洛特可能嫉妒，有点儿吧。她开始为我们守家的时候，还只是个小姑娘。守家让她变老了，我觉得。可是，她还不到三十岁。她还可以嫁出去。”

杜普莱抽着烟斗。“她为什么不试试呢？”

“她对有个人感到不满。你知道他，事实上，他就住在这条马路上，代表傅谐。你还能回想起他吗？他没有一点睫毛，还有张发绿的脸。”

“算是个很大的不满吗？”

“我觉得她实际上是不大喜欢他，不过她确实有这种看法，她已经是……噢，你知道是怎么回事，有些人天生就有酸溜溜的气质，他们一生中就是用不幸的事当他们的借口。我已经订过三次婚，你知道吧？每当遇到这样的事情，他们就无法面对夏洛特当媳妇的想法。她已经把我们当成她的终生事业。她不想任何别的女人在我们身边。任何人都不允许为我们做事，除了她。”

“嗯。你觉得那就是你哥哥至今没有结婚的原因？”

“我不知道。他有很多次机会的。女人喜欢他。可是之后又……也许他不属于那种结婚的人吧。”

“在城里别到处乱说这种话，”杜普莱建议道。“有关他不属于那种结婚的人这种话。”

“也许他担心，大多数家庭都有像我们这个家一样的结局。不是表面上的……我的意思是说，在某种更深层次方面。该有个法律防止像我们家这样的事情发生。”

“也许我们不该对他的所思所想做胡乱猜测。假如他想我们知道，他会告诉我们的。很多孩子失去了父母。我们希望，现在你们会把我们当成是你们自己家人一样。”

“我同意，很多孩子失去了父母，可在我父亲这方面的难处是，我们不知道我们是失去了他，还是没有失去他。一想到他可能在某个地方活着，也许甚至就在巴黎这儿，阅读有关马克西的报纸，就感到挺奇怪的。假设他某年突然出现了？他也许会。他可能到国民大会来，坐在画廊里，注视着我们……如果我在大街上从他身边经过，我认不出他的。我还是个孩子的时候，常常盼望他回来……可同时我还有点担心，如果他真的回来了，情况会是什么样子呢。外公情绪坏的时候，经常谈起他，‘期望你父亲喝酒喝死’之类的话吧。人们总是在观望我们，寻找他回来的蛛丝马迹。现在阿拉斯的人，那些不喜欢马克西事业发展方式的人，他们说，‘父亲是个醉鬼色鬼，母亲也不是个好东西。’你知道，他们使用的字眼比这还要刻毒。”

“奥古斯汀，你一定要把这些抛开。你眼下是在巴黎，有了一个新开端，你有机会。我希望你哥哥会娶我的长女。她会给他生孩子的。”奥古斯汀，沉默着，支支吾吾的样子。“眼下，他有很好的好朋友。”

“你觉得是吗？当然，我在这儿的时间不长，可是，大部分时间，我得到了这个印象，他有些同僚。是的，他有一大批羡慕者，可是有一批像丹东一样的朋友并不支持他。”

“噢，当然，风格方面有所差异嘛。他有德穆兰一家作为朋友。卡米尔的孩子是他的教子，你知道。”

“如果他是卡米尔的孩子。瞧，你明白……我为我哥哥感到难过。他获得的一切完全不是表面上被人家所看到的。”

“我有一种责任感，”夏洛特说。“我发觉，这可不是一件普通的事。”

“我知道，夏洛特。”她哥哥总是这样轻柔地对她讲话，如果他有可能能够做到的话。“我不这样做，你觉得我该做什么呢？”

“你不该住在这儿。”

“为什么不该？”他知道有一个充分的，但是有罪的、不应该的理由；有可能吧，他心想，她也是如此。

“你是个重要人物。你是伟人。你应该举手投足表现得仿佛你知道这样。外表重要。外表确实重要。丹东做得不错。他善于表演。人们喜欢他的表演。我在这儿时间不长，但是我已经注意到这么多。丹东——”

“夏洛特，丹东花销太大了。没人完全知道他从哪里弄到那么多钱的。”他的声音里包含暗示，那就是她应该改换这个话题了。

“丹东身上有种派头，”她执着地说。“他们说，内阁开会的时候，他在杜伊勒利宫坐在国王的椅子上毫无顾忌。”

“而且，毫无疑问，他把椅子坐得满满实实的，”罗伯斯庇尔毫无兴致地说。“假如有像国王的桌子这么一回事，丹东会把自己的脚跷到桌子上。夏洛特，有些人天生的本性就是更适合干那类事。可这样也会树敌呀。”

“你为树敌担心发愁多久了？我记不得你骂人的那天了。你认为，人们会因为他们生活在楼阁里就会对你的看法更好一些吗？”

“我不懂你为什么非要把事情说得比实际情况还要糟糕。我现在非常舒适自在。在这儿，我想要的东西，样样都得到了。”

“如果我来照顾你，你会好得多。”

“夏洛特，我亲爱的，你已经一直在照顾我们了——难道你就不能让自己稍微休息一会儿吗？”

“在另外一个女人的屋子里？”

“所有屋子都属于某个人，大多数屋子里面都有女人。”

“我们可以拥有隐私呀。我们可以拥有一套属于我们自己的漂亮方便的公寓呀。”

他在心里想，这样是可以解决一些问题。当她注视着他的时候，

她脸色发暗，期待他反驳。他张开嘴巴要说同意。“还有件事，”她说。

他突然打断了她的话。“什么事？”

“这些姑娘们，马克西，我已经看到奥古斯汀跟女人在一起毁灭自己了。”

那么她知道了。她知道吗？“他是如何把自己毁了的呢？”

“噢，要不是我，他早就把自己给毁了。那个不要脸的老女人，一生没有其他目标，除了让那些小娘儿们上你的床。她是否得逞，你自个儿心里有数。那个小小的吓人的伊丽莎白看男人的时候，好像，我没法描述了。如果她曾经遇到过伤害，那不是我要责备的男人干的。”

“夏洛特，你在说什么呀？巴蓓特只是个小孩子。我从来没有听到有人说她一句不是的话。”

“噢，你现在听到了。那又怎么样？我要给我们找一套公寓吗？”

“不要。我们就照现在这个样子住着。跟你在一起生活，我无法忍受。你还是从前那样一副坏德行。”而且，还和以前一样疯狂，他心想。

11月5号：为了在公共画廊占到一个位置，人们整夜都在排队。如果他们指望在罗伯斯庇尔的脸上看到一种个人危机的感觉，他们将会大失所望。这些街道，这些流言蜚语，此刻是多么熟悉啊。阿拉斯似乎还是二十年前的老样子；甚至在国民大会，他在那儿难道不是被专门拈出来挨打的吗？这是他的本性，他心想。

他小心翼翼地否认九月份的责任，但是，他没有谴责杀戮，你注意到了。他也克制着没有用杀的词语，为罗兰和布卓留了条生路，好像他对他们不屑一顾似的。8月10号是非法的，他说；攻占巴士底狱也是非法的。在革命的时候，我们会怎样看待那件事呢？革命的本质就是触犯法律。我们不是和平司法官；我们是世界的立法者。

“嗯，”卡米尔站在山岳派那边说。“这不是伦理立场。这是借口。”

他在悄悄地说着，差不多是在自言自语了；他被他的同事转身对他施加的暴力惊呆了。“他在玩政治，实用政治，”丹东说。“采取伦理

立场，他想要得到操他妈的什么东西呀？”

“我不喜欢普通犯罪和政治犯罪这样的思想。我们的对手可以利用这个思想来谋杀我们，如同我们可以利用这个思想来谋杀他们一样。我看不出这个思想有什么好处。我们应当承认，所有的犯罪都是相同的。”

“不，”圣-约斯特说。

“你说话呀，灯柱律师。”

“不过，我当灯柱律师的时候，我说过，对了，让我们拥有一些暴力，现在轮到我们了。我从来不会原谅我自己，因为说我是这个世界的立法者。”

“他不是在找借口，”圣-约斯特说。“必然性不一定得到原谅或者辩护。”

卡米尔转身对着他。“你这个半白痴，从哪里读到这句话的？你的政治就像是那些他们讲给小孩听的、提升思想的寓言故事，每一篇在故事的结尾都有一个小小的道德标牌。那是什么意思？你不知道。你为什么说这个呢？你得要说点什么吧。”

他注视到，因为发怒而出现的红色，在圣-约斯特苍白的皮肤上刷地全部出现了。“你站在谁的立场上？”法布尔对着他的耳朵在窃窃私语。

现在停止吧，他在心里说。你正成为大家的对立面。“谁的立场？那是我们针对布利索派人讲的话，因为他们的判断被他们的帮派利益给毁了。难道不是这样吗？”

“我的上帝啊，你真是个累赘，”圣-约斯特厉声地说。卡米尔想要站起来，为从他本人嘴里讲出来的话，而不是为从他们嘴里讲出的话，感到更加吃惊，同时，他想到，过了几分钟之后，他就可能身处杜伊勒利宫公园里黑色的树枝和冷漠的人海之中了。此时，正是奥尔良伸出一只手挽留了他，他脸上略微带着交际性的微笑。“你现在一定要走吗？”公爵说，好像是一场聚会散场早了似的。“别走。在罗伯斯庇尔的演讲过程中，你不能溜出去。”

他的行为与他的举止格格不入，公爵伸手，把卡米尔拉到了他身边的一张凳子上。“安静地坐着，”他说。“假如你现在走，人们会从中读出什么名堂出来。”

“圣-约斯特恨我，”卡米尔说。

“他肯定不是一个友善的年轻人，不过，你不应该有被人专门挑出来的感觉。我本人就在他的名单上面，我感觉到。”

“他的名单？”

“他会弄出一个来的，你觉得？看上去他是那种类型的人。”

“拉克洛有不少名单，”卡米尔说。“哦，上帝啊，我有时候希望这又是1789年。我想念拉克洛。”

“我也是。我也是啊。”

埃罗·德·塞谢尔坐在主席的椅子上。他抬眼看了看他的蒙塔纳德派同事们，之后，皱了皱眉头，表示要求以后解释。他们好像在那里举行某个秘密议会会议似的；现在，卡米尔跟艾佳力岱好像争吵起来了。罗伯斯庇尔已经讲到他演讲的结尾了。他没给对手留下反驳的余地，也让他们失去了方向。卡米尔要错过演讲的结尾部分，他不会在那里为他鼓掌的。公爵似乎已经放他走了。他正朝门口走。埃罗记得，多年以前，在他们彼此介绍认识之前很久、很久以前吧，卡米尔从法庭跑出去的样子：下颌抬起，表情是蔑视和欣喜的含混。1792年的冬天还没过完呢；眼下他的表情是蔑视和恐惧的含混。

安莱特不在家，他想要退回去，不过克劳德听出他的声音了。“卡米尔？你看上去难过不安的样子嘛。不，别想逃，我得跟你说上几句话。”他本人看上去真的难过不安——一种小心谨慎的、半正式的骚动不安。房间四周围放着两三张吉伦特派人办的报纸。“真的，”克劳德说。“这些日子公共生活的说话语调！最为下贱卑劣的语调！丹东需要说这样的话吗？年轻代表菲利普请求国民大会要求丹东继续在司法部就任——这是合情合理的。丹东拒绝了——这也是合情合理的。之后，他非得要加上一句，如果国民大会要罗兰留任，最好先要问问他的老婆。那是尖刻的私人话语，在这么多人面前说出来，自然，他们在轮番进行人身攻击。眼下，他们在谈关于露西尔和丹东的事。”

“这没什么新鲜的。”

“你为什么允许他们说出这样的话？这是真的吗？”

“我本以为，在安莱特和特雷修道院院长的事情之后，你对报纸

具有免疫能力的。”

“那是最为荒唐的无中生有——这是人们认为的事。你大概会喜欢其中关于你所隐含的意思吧？”

“隐含的什么意思？”

“就是丹东爱做什么就能做到什么，而你却不能面对他。”

“我不能，”卡米尔嘟哝道。

“他们还提到在丹东身边的其他男人。我不想这样的话说到露西尔身上去。你应该让她看到……。”

“她喜欢不辜负什么名声，可从来做不到完全名副其实。”

“为什么？如果这不是事实，她为什么给人家理由编造出这样的谣言呢？我觉得，你不理睬她。”

“不，情况不是那样。我们非常愉快，真的。可是克劳德，请不要对我大嚷大叫。我今天已经够受的了。在罗伯斯庇尔演讲期间——”

门口出现了一个人头；这些日子，用人们就是这么随随便便。“先生，公民罗伯斯庇尔到了。”

自从他那闹剧般的与阿黛乐订婚的事情以来，罗伯斯庇尔不大经常登门来访了。不过他还是受到了欢迎；先生对他存有好感。克劳德匆忙前去迎接他；用人把称呼形式完全搞混了，把头伸出去，把门关上。“罗伯斯庇尔，”克劳德说，“见到你我真高兴啊。你愿意帮我们重新建立联系吗？”

“我岳父被可怕的流言蜚语给缠住了。”

“我觉得你，”克劳德说得直来直去，“你被鬼缠住了。”

“让我想一想，”罗伯斯庇尔说。他还是以前那种兴致很高的情绪，这完全出乎意料，而且如此高雅，他快要抿着嘴咯咯地笑了。“恶魔阿斯莫蒂斯[4]？”

“开始的时候是个恶魔阿斯莫蒂斯，”卡米尔说。

“你也是，现在，就让我们说开吧——听到我发言的时候，究竟是什么使你跑出去的呢？”

“没什么呀。我的意思是，我误解了你说的有些话，我说了一句话，之后他们都朝我跳了过来。”

“是的，我知道。他们都感到非常难过。”

“圣-约斯特可不是。”

“是的——噢——圣-约斯特观点非常明显，他不容许丝毫动摇。”

“容许？看在上帝的分上，我不需要从他那里得到任何允许呀。他说我是个累赘。有的人有什么权利走进在他到来之前业已完成的革命之中，然后称其他人累赘呢？”

“别对我大吼大叫，卡米尔。我觉得，他有权利表达自己的观点。”

“可是难道我就没有吗？”

“没有人剥夺你的权利啊——为了行使他们的权利，他们刚刚对你大吼大叫过。卡米尔敏感，快要变态了，”他乐滋滋地对杜普莱说。

“我希望他在某些事情方面更敏感。”他对着报纸点了点头。罗伯斯庇尔似乎感到有些茫然。他摘下眼镜。他的眼眶四周红红的。克劳德对他的耐心、对他的镇定自若感到惊奇：对他为所有这一切挤出时间感到惊奇。

“尽量去——平息这个传闻，当然，”罗伯斯庇尔说。“噢，准确地说，不是平息。这词听起来好像其中有些是事实一样。所有人的言谈举止都要务必非常谨慎。”

“为了不把注意力吸引到我们的罪过上来，”卡米尔说。

“我一定要把卡米尔带走，”罗伯斯庇尔对克劳德说。“别让报纸破坏了你宁静的心境。”

“你认为我有不少东西要被破坏吗？”他起身要送他们出去。“本周末你要去皇后镇吗？”

“共和镇，”卡米尔说。“出色的爱国者是没有周末的。”

“哦，如果你想过的话，你可以过周末，”罗伯斯庇尔说。

“我希望你加入到我们中间来，”克劳德说。“不过我觉得我不会。”

“我现在非常忙。对付罗维的这件事浪费了我的时间。”

不会允许你到这儿来的，卡米尔心想，不会允许你来的，如果没有艾蕾奥洛莉和作为艾蕾奥洛莉监护人的母亲一起，还有作为母亲监护人的夏洛特，还有巴蓓特，因为不给她这个待遇她就会惊叫，还有维克多瓦，因为把她一个人丢在家里不算公平。“我可以来吗？”他问

他岳父道。

“可以。露西尔需要新鲜空气，你嘛，我觉得，需要从争斗中休息了。”

“你主动给我休息？”

克劳德为他露出了一丝微笑。

“我们现在打算干吗？”卡米尔问道。

“我们打算散一会儿步，看看是不是有人认识我们。你知道，我觉得你岳父快要喜欢上你了。”

“你觉得是这样吗？”

“他对你越来越习惯了。在他这把年纪，大家都喜欢抱怨点什么。可是，我觉得——”

“你为什么想要知道人家是不是认识你呢？”

“这是我产生的一个想法。我听到人家说我虚荣。你觉得我虚荣吗？”

“没有，这不是我会使用的一个词。”

“对我本人而言，我好像是个无名之辈啊。”

“无名？”这是一个令人惊悚的、不自信的爆发前奏啊，卡米尔心想；罗伯斯庇尔从来没有使自己屈服于名声，但是他的谦虚，假如不是安定平静的话，却来了一个陡转弯。“你在演讲的时候，假如我打搅了你的思考，对不起。”

“没什么。罗维已被平息。他们在攻击我之前，要三思而行。我得到了国民大会”——他把双手合成了杯状——“真漂亮。”

“你看上去很累，马克西。”

“每当我想到这件事，我就会很累。没关系。有些事情实现了。你，看上去气色不错。你看上去好像为革命留了很多胃口。”

“布利索的朋友们说，我过的一定是道德败坏的生活。这话与我的生活吻合。”

为了直视他们，一个人止住了步子。他皱了皱眉头。“不确定，”卡米尔说。“你想要人们认出你吗？”

“不要。不过，我以前想要一个安静的世界。大家几乎每到一个地方都会被别人偷听。”

刚才的热情洋溢逐渐耗干了；现在他会经常费力地看人，嘴巴拉成一条单薄的、狰狞的线条。

“你真的觉得这样吗？觉得人们总是在听你谈话吗？”

“我知道他们是在听。”（他心想，如果你跟我的姐姐夏洛特一起生活过，你就不会怀疑。）“卡米尔，我要你更严肃认真地考虑布利索派的报纸。我们知道，他们的动机恶毒凶狠，但是你不要给他们带来无中生有的麻烦。情况看起来是这么糟糕，尤其是在女公民丹东身体不好的情况下，结果，她丈夫很少在家，有人看到你们俩在城四周围跟女人在一起。”

“马克西，我的大多数晚上都耗在跟雅各宾派通讯委员会一起。加布丽艾尔身体不好，她正指望有个孩子呢。”

“是的，可是，我跟她说话的时候，这个星期的早些时候吧，我觉得她身体不好。从来见不到她跟乔治在一起，他们从来不一起接受邀请。”

“他们吵架了。”

“有关什么问题？”

“政治。”

“我觉得她不是这种女人。”

“这不是一个抽象论点。这现在是我们度过自己人生的方式的问题。”

“卡米尔，我不想对你宣扬——”

“不，你讲吧。”

“很好，那么，我讲。别再赌博。努力让丹东打住。多待在家里。让你妻子行为举止得体。如果你一定要有情人，选择一个做事谨慎的人，而且安排要妥当。”

“可我不想要情人。”

“那么，这再好不过了。你的生活方式在某种意义上是对我们理想的一种谴责啊。”

“在这儿打住吧。为了这些理想，我以前从来没有主动自愿过。”

“听——”

“不，你听着，马克西。我们彼此相识这么久了，你一直在尽量不让我卷入麻烦之中。可是，你还不至于傻到跟我在一起的时候还要

表现你好出风头的一面吧。几个月前，你根本不会谈起‘对我们理想的谴责’。你当时看起来正好相反。你有巨大的能力无视对你不合适的东西。可现在你要把它小题大做。或者更准确地说，我知道谁在把它小题大做。圣-约斯特。”

“关于圣-约斯特，你脑子里在想什么呢？”

“我现在非要跟他搏斗，同时这样做能给我带来好处。他把我称为累赘。因此我推断他想把我除掉。”

“除掉？”

“是的，把我除掉，使我残废，把我打发到吉斯去，哦，我的上帝啊，在那里，听到我愚蠢的小小的结巴声音，凶猛的怒火再也无法撕碎他的心了。”

他们差不多停顿了有一瞬间，彼此对视着。“关于你们个人之间的不和，我能做的工作很少。有我能做的吗？”

“除了不要站在他那一边，什么也没有。”

“我不想选择立场。我不需要选择。从个人角度来讲，我对你们两人都非常尊敬，从政治角度讲，难道大街上现在看上去不寒碜吗？”

“是啊。我们正往何处去？”

“你会来看我姐姐吗？”

“艾蕾奥洛莉会在家里吗？”

“她会在绘画班上。我知道她不喜欢你。”

“你打算娶她吗？”

“我不知道。我怎么会知道呢？她嫉妒我的朋友，嫉妒我的职业。”

“你不会非娶她不可吧？”

“最终，也许。”

“另外——不，没关系。”

有很多次，他差点儿要告诉罗伯斯庇尔，在他儿子出生的那天早上，他跟巴蓓特之间发生了什么事。可是，马克西太喜欢这个女孩了，他跟她在一起感觉比跟绝大多数人在一起更轻松自得，因此，从他安放信任的地方把信任赶走，这似乎残酷。而且，不被别人信任将是一件可怕的事；他也许会得不到信任。又一次，该如何准确地复述

当时说过的话、当时做过的事，而且不添加你本人对此事的阐释，然后再把事情交给另一个人判断呢？这不可能。因此，在杜普莱的屋里，除了艾蕾奥洛莉之外，他对每个人都非常礼貌，而且非常小心谨慎；可是，那件事在不停地困扰他的精神。他曾经开始要告诉丹东，之后又把这个话题放弃了。丹东肯定会说，这是他在无中生有，杜撰编造，然后拿他胡思乱想的生活来嘲笑他。

在他旁边，罗伯斯庇尔的声音在继续回响："……我有时候觉得，个体人格的逐渐消失，而不是英雄地位，才是大家应该期待的，这是一种从历史中磨灭自己。整个人类种族的记载已经被证明是虚假的，是不良政府为了满足自己，是国王和暴君为了使他们看上去善良美好而编造出来的。当你从人民的角度考察历史的时候，这个由伟人创造历史的观念就成为完全荒谬之言。真正的英雄乃是那些抵制暴君之人。不单单要屠杀那些抵制暴君之人，而且还要把他们的名字从历史的记载中擦掉、消掉，这符合专制制度的本质，这样，抵制似乎就不可能了。"

一个路过的行人迟疑了一下，盯着他看了一眼。"对不起——"他说。"好公民——你是罗伯斯庇尔吗？"

罗伯斯庇尔没朝此人看。"你听懂了我关于英雄所做的演讲吗？他们没有地位。抵制暴君就意味着默默无闻。我会赞成这种默默无闻。我的名字将从书页上消失。"

"好公民，原谅我，"这位爱国者固执地说。

目光在他的身上短暂地停留了一下。"是啊，我就是罗伯斯庇尔，"他说。他把手放在公民德穆兰的手臂上。"卡米尔，历史乃虚构。"

罗伯斯庇尔： ……你看，你无法理解在那个时候我是个什么样的情况。在学校的头两年，准确地说，我算不上感到痛苦，在某种程度上，我反而感到快乐，不过，我与人们断绝了交往，我把自己远远地封闭在一间小房间里——然后卡米尔来了——你觉得我是多愁善感的人吗？

圣-约斯特： 我确实这么认为。

罗伯斯庇尔： 你不明白情况是个什么样子。

圣-约斯特： 为什么还这么痴迷于过去？为什么不面向未来？

罗伯斯庇尔： 我们很多人都愿意忘却过去，可是你却没法做到，哦，你没法把过去完全从你的头脑中抛弃。你比我年轻，自然，你在思考未来。你没有过去。

圣-约斯特： 一点点吧。

罗伯斯庇尔： 在革命之前，你是个学生，你在为自己的人生做准备。你没有干过什么工作。你是一个职业革命家。你是全新的一种人。

圣-约斯特： 我以前想过这一点。

罗伯斯庇尔： 如果我能解释——卡米尔来的时候——我本人，我发现我有时候与人相处有困难，人家不那么容易喜欢上我。我不懂为什么卡米尔却不怕麻烦与我交往，不过，我感到高兴。他对人家来说像一块磁铁一样。他过去和现在没什么两样。他十岁的时候，就具有那种——黑色的光彩了。

圣-约斯特： 你在胡思乱想。

罗伯斯庇尔： 对我来说，他与我的交往使事情变得更加容易。卡米尔总是抱怨他家人不喜欢他。我可从来就没看出这一点。当其他人那么爱他的时候，我就无法明白这到底有多大关系了。

圣-约斯特： 因此，你现在所说的就是因为与你过去的人生有某种关系，他所做的一切都是正确的吗？

罗伯斯庇尔： 哦，不是。我只是在说，他是个极其复杂的人，无论他决定要干什么，事实情况仍然是，我们关系非常亲密。卡米尔聪明，你知道。他也是个非常出色的记者。

圣-约斯特： 我对记者的价值有所怀疑。

罗伯斯庇尔： 你只是不喜欢他罢了，真的，对吗？

---

[1] 即以罗伯斯庇尔、马拉、丹东为代表的小资产阶级民主派。法国大革命时期占据国民议会大厅最高处座位，因此称为“山岳派”。

[2] 法国大革命时期国民公会中的中派集团，因坐于会议大厅的最低处得名。

[3] 《圣经》故事中的第十三个使徒犹大，最后把耶稣告密给罗马人，耶稣因此被捕。世界名画《最后的晚餐》中有犹大的表情展示。

[4] Asmodeus是犹太神话中激怒和欲望始祖的恶魔。

第3章

看得见的权力行使（1792—1793）

丹东心想：大使们给了我一件头疼的事。每天，白天有一部分时间，他都在默默地注视着地图，在脑子里把整个欧洲大陆翻来覆去地想，土耳其、瑞典、英国、威尼斯……别让英国参战。恳求并祈祷中立吧。别让英国海军舰队参战……可是，到处都有英国特务，谈论屠杀和造假……是的，肯定，罗伯斯庇尔说得对，英国从根本上来说对法国采取敌视态度。可是，要是我们卷入了那种战争，在我们的有生之年，我们不能摆脱它吗？他悻悻地觉得，不能，我们盼着要度完那些有生之年哪。

自他离职以来，这样的一些情况他不再直接关注了。不过，还是有足够繁多的事情让他忙碌：审判国王的压力，布利索派人的愚蠢和分裂不团结。甚至在《杀罗伯斯庇尔》演讲之后，他对他们的美好愿望还是持半信半疑的态度。他并不想要自己被人家从这场斗争中给拽出去；可是，他们已经把他所有的选择都给剥夺了。

不久，也许就在一年之内，他希望离开巴黎。或许，他是在欺骗自己，但是他希望把这一切都交到别人手中。随着普鲁士人被赶走，那些屋子和农场都得到了，给了他。还有孩子们——安东尼正在结结实实地长大成人呢，佛朗索瓦-乔治是个胖胖的、容易知足的孩子，他不会死。还有这个刚刚出生的孩子。在阿希斯，加布丽艾尔对他会更理解。不论他干什么，不论他们的看法有多大分歧，他觉得，他对她还是专一的。在乡下，他们又将成为芸芸众生。

恰恰是在有太多的酒要喝的时候他才为自己设想出如此简单的未来。每逢这些时刻，在他身边的卡米尔总是坚持要他矫正他的这些梦想，这就使他处于倏然泪下的状态，或者使他自认为已经坠入了权力的陷阱而大发雷霆，这样的情况如此频繁地出现，真可怜。在别的时刻，他是否相信这样的未来……他几乎无法明白，自己追求露西尔就是因为这种情形造成的多重反应。然而，这样的情形还在继续……

“我不喜欢宫殿。在家里我感到舒心。”加布丽艾尔这样说。这种感觉的某个版本似乎普遍存在吧。卡米尔与他的工作人员分别时感到开心，他的工作人员与卡米尔分别时也感到开心。如丹东所说，现在我们可以找到其他不少要操心的事。露西尔却没有完全分享这种普遍存在的感觉。她已经享受从宏伟的楼梯台阶上大刀阔斧地冲下去，享受看得见的权力行使了。

至少说，一回到家，有加布丽艾尔做伴，有路易丝·罗伯特做伴，她感到轻松释然。最近几个星期，路易丝把她小说家的想象力运用到这一家上了——小说家们具有多么丰富的想象力啊！“瞧，”她说，“卡米尔脸上的喜悦和饶有兴致的表情，每当丹东当他的面俯身屈就地殴打他老婆的时候！你们离开这儿的时候，为什么你们三人没有一起建立一个家庭？难道这不是快要发生的事吗？”

“还有，”法布尔说，“我可以来吃早饭吗？”

“我，”路易丝说，“对你们表演的这一出戏感到恶心，男人爱上了他最好的朋友的老婆，多么悲惨啊，等等，做人是多么可怕啊。悲惨吗？你快没法让咧嘴的笑容从你脸上消失了。”

是啊，这是真的；他们几乎没法了，而且，还包括丹东。幸运的是，因为这位天才作家的发泄，加布丽艾尔人一直待在别的地方。过去，加布丽艾尔一直对她友好客气；可是现在呢，她变得极其令人恐惧。因为这一次怀孕，她身体发胖了很多；她动作慢条斯理，说自己无法呼吸，说这座城市令她窒息。幸运的是，加布丽艾尔的父母把在枫特蕾的房子刚刚卖掉，搬迁到塞弗尔去了，然后买了两栋位于公园里的房子。一栋将由他们自己住；还有一栋将给他们的女儿和女婿使用，随他们的便吧。夏庞蒂尔一家从来没有受过穷，不过，可能性是，乔治-雅克已经把钱存好；他只是不想人们知道在这些日子里他花了多少钱。

露西尔在心里这么想，加布丽艾尔有逃离的可能；可是在她位于科德利埃区大街的公寓里，她却一声不响、一言不发地坐着，摆着个孕妇刻意做出的姿势。有时候她哭；路易丝·吉力跌跌绊绊地下楼，嗅几声鼻子，一起加入到这种哭泣中。加布丽艾尔在为自己的婚姻，为自己的灵魂，为自己的国王哭泣啊；路易丝哭泣，她认为，是为了一

只被撕破的玩偶，或者是为了街上一只被碾翻在地的小猫。无法忍受啊，她心想。男人才是更好的伴。

完成了在梅兹的使命之后，弗雷农安然无恙地到了家。从他的新闻，你根本不会知道，兔子曾经是名绅士。他是一名出色的作家——这个行当渗透在他的血液里了——不过，他的观点持续不断地变得更加充满暴力，仿佛这是一场较量似的，而他非常渴望赢得这一场较量；有时候，你无法把他的作品和马拉的作品区分开。尽管他的暴力凶残是新近才有的，但是，她的其他美男子却把他看成是一个他们对他无所畏惧的人。然而，有人听到她曾经急急切切地问过他："你愿意一直在那儿吗，万一我需要你呢？"他回答说，他愿意在那儿，直到天荒地老：反正就是那一类的话吧。问题是，一周过去了又是一周，他还是老家庭朋友的身份。所以，周末的时候，他可以出来到位于共和镇的农场。在那里，他总是到处尾随着她，试图单独得到她。可怜的兔子啊。他的机会是零。

有时候，要记住有位弗雷农太太和埃罗·德·塞谢尔太太真难。

晚上，雅各宾派开会的时候，埃罗前来拜访。讨厌的家伙，他称他们可怕的、讨厌的家伙。事实上，政治让他着迷；不过他不觉得政治会让她着迷，于是他便开始在她的心里拨动起那根唤起她支持的弦。"他们在讨论经济控制，"他总是说，"以及如何平定这些荒唐好笑的无裤党人中扇阴风点鬼火的家伙，他们总是不停地抱怨面包和蜡烛的高价格。埃贝尔不知道是不是应该嘲笑他们，还是跟他们斗争。"

"埃贝尔正走红呢，"她总是甜甜地暗示，他呢，总是说，"是啊，在公社里，埃贝尔和肖美特都是这样的一股力量——"之后，她总是到此为止，觉得有些蠢，同时还意识到他又一次被甩到了一边。

埃罗是丹东的朋友，他和山岳派坐在一起，不过，他无法修复一条单独的贵族之路。"不仅仅是你的演讲，你的举止，而且还有你深邃的、贵族式的整个思维方式，"她对他说。

"哦，不，不。肯定不是。是非常现代的。非常共和的。"

"比如，你对我的态度。在革命之前，要是你居然朝我这边瞅上一眼，我会模拟，装作羡慕得平躺在地上，这一点你无法从脑中抛开吧。要是我做不到，我的家人就会迫使我做。而且，朝着那一方面，这也许不是模拟。那时候的女人就是这么个思维方式。"

“真要是那样，”他说，“肯定，就是那样，它是如何影响我们今天的情形呢？”（他觉得，女人是不会改变的。）“我不是在极力对你行使什么特权。我只是要你明白，你在你的人生中拥有快乐。”

她把双臂在胸口交叠起来。“利他主义！”

“亲爱的露西尔。你丈夫对你做过的最坏的事就是使你说话讽刺别人、挖苦别人。”

“我一向说话讽刺挖苦呀。”

“我觉得难以相信。卡米尔操纵别人。”

“哦，我也这么认为。”

“他一向试图使人们相信他对别人毫无伤害，这样在背上刺上一刀对于他们而言就是更大的一个心悸。圣-约斯特，此人我丝毫也不羡慕——”

“哦，换掉这个话题吧。我不喜欢圣-约斯特。”

“我纳闷，为什么是这样？”

“我不认为我喜欢他的政治。他常常让我担惊受怕。”

“可是他的政治就是罗伯斯庇尔的政治呀——这意味着他们是你丈夫的政治、是丹东的政治。”

“关于这一点，我们只好看了。圣-约斯特的主要目的好像是提高人民素质，按照他脑子里的某种计划路线，这个——我一定要说——他向我们其他人阐述起来有困难。眼下，你不能告卡米尔和乔治-雅克试图提高人民素质。事实上，大多数时候恰恰相反。”

埃罗显得若有所思的样子。“露西尔，你并不笨，是吗？”

“噢，我过去是笨。可脑子越用越灵。”

“问题是，面对圣-约斯特，卡米尔开始要把他当成对立面了。”

“肯定他要这样——在每一个层面上。我们也许染上了实用主义的色彩，不过，使我们想起我们的原则只需要有性格冲突就够了。”

“哦，亲爱的，”埃罗说。“我本来计划来一场诱惑的，今晚。我们没想到已经被甩到一边去了。”

“你也可以到雅各宾派俱乐部去嘛。”她朝他嫣然一笑。埃罗看上去神情沮丧。

只要他在巴黎，迪龙将军总会登门拜访。他魁梧身材，栗子头，还有使自己显得越来越年轻的诀窍，见到他真是件开心事。沃尔米这

一仗无疑打得对他有利；没有什么像胜利一样令人振奋了。迪龙从来不谈战争。他总是在下午登门拜访，那个时间，国民大会正在召开。他的方式是这般有趣，结果只得把他的方式提升到战略这一层面了。她感动得与卡米尔讨论起这件事，他赞成，这真是奇迹般的旁敲侧击。因为虽然关于卡米尔的不忠，兔子丢下了令人伤心的暗示，还因为，埃罗冲她发火，她必定不会幸福，说他可以改变这种状况，但是将军只是坐着，给她讲讲故事，关于在马丁尼克的生活，或者关于在革命之前既富丽奢华但又愚蠢的皇宫生活；他给她讲述，他可爱的跟露西尔年龄完全一样大的女儿是如何受到告诫永远不要站在强烈的灯光下面，以免她熠熠发光的皮肤使人老珠黄的女王怀恨在心。他给她讲述他疯狂显赫的法国-爱尔兰家族的历史。他零零星星地给她讲他的第二任妻子劳拉独特的性格特征，还有过去不一样的貌美虚荣的情人各种各样的怪癖。他描绘了西印度群岛的动物物种，那里的炎热，大海的蓝色，绿色葱茏的树木交缠在一起，绵延到大海的山坡，还有各种刚刚发芽就被风吹落的腐烂的花儿。他还描绘了侍奉特巴戈总督（也就是他本人的别号）愚蠢之极的盛典仪式。总之，他告诉她，对于一个过去显赫的家族成员、一个从不为金钱和其他一切发愁、一个长相格外迷人、举止优雅，而且具有高度适应能力的人来说，生活曾经是多么愉快。

从那里开始，他会继续告诉她，她嫁的是一个多么真正特别的年轻人。他还能用长到让人羡慕的程度引用卡米尔文章中的一些话：有一定的准确度。假如他的所作所为不是刑事犯罪，或者不管怎么说不算过分犯罪，他向她解释——向她——想到卡米尔这样敏感的人应该容许他做他完全喜爱做的事。之后，非常频繁地，他总是搂着她，设法吻她，对她说，亲爱的、可人的露西尔，让我跟你好好做爱吧。她说不行时，他总是一副不信的样子，然后问她为什么她不更好地享受生活。当然，她觉得卡米尔不会在乎吗？

这些绅士们，他们所不了解的，他们所不明白的，就是——噢，关于她的所有一切，真的。他们对于她为自己精心设计的折磨并不了解，对她每一天每一周都在上面延伸的跳板并不了解。她非常冷静地问过自己这个问题，问题是这样的：如果卡米尔出了事怎么办？如果怎么办——坦率地说，如果有人把他给谋害了怎么办？（天知道，如

果她是杀手，她会受人诱惑去干的。）肯定，她之前已经问过自己这个问题，自从1789年以来，这个问题成了她的心思；不过，眼下她对他的痴迷更多了，而不是更少。为此，她没有做好一点准备；有关一对爱恋之人惯常的做法是，过了一年的疯狂期之后，情感渐渐沉淀下来。甚至没有人向她暗示，她可以继续恋爱，恋爱啊，直至你对爱情感到相当厌恶，精神上厌倦了，被掏空了，好像你在日复一日地把元气丢掉一样。假如卡米尔不在这儿——假如他永远不在这儿——在她面前躺着的会是个半人半鬼的东西，为了义务，她被拽出去，病怏怏的、冷冰冰的，踉踉跄跄地迈向死亡；她身上重要的那部分将会死去。要是他出了什么事，我就自杀，她心想；我就使我的自杀官方化，这样他们会把我葬了。我母亲会照顾孩子。

当然，她没把这个折磨计划说出来。那样人们会觉得她傻乎乎的。这些日子，卡米尔几乎总是把自己的弱点组织成优点。雷让德勒责怪他没有在国民大会多做发言。“我亲爱的雷让德勒，”他说，“不是人人都有你这样的好肺嘛。”你是在犯大错误、不礼貌、自命不凡，他的微笑表明。他在山岳派上的同事信赖他，解释马拉的胡言乱语，唯有他和弗雷农与此人相处要好。（马拉有位新对手，一个大嘴无裤党的前任神父自称是雅克·卢克斯。）

“你比你的时代超前了两个世纪啊，”卡米尔对他说。马拉，脸色在一天一天地变得更加难看，背在一天一天地变得更驼，朝他眨了眨眼。这也许是欣赏的眼神吧。

卡米尔现在想要的是一个没有布利索派人参与的国民大会，还有就是，对国王和王后进行审判。进入1792年的冬天，他变得如饥似渴、乐观自信。他在家里的时候她就感到高兴；她可以做自己的仿制手艺，这个手艺（她母亲和姐姐都赞成）现在接近完美的境界了。他不在家里的时候，她就坐在窗户边上注视着，寻找他。她用一种非常单调的语调跟大家说起很多有关他的事情。

没有人对联军感到害怕，起码说，就今年而言吧：或者只有军需官监视面包发霉的问题，还有纸做鞋底的靴子，注意农民朝政府银行的纸币上吐痰并伸出爪子要兑换金子。共和国比她的孩子还要年轻啊，这孩子，他的视野主要还是趴着的，用圆圆的、黑曜石一般的眼光打量着这个世界，不分一切地在微笑。罗伯斯庇尔登门来看他的教

子情况如何，他母亲的老朋友下午过来了，把他们的手指头给他抓抓，给他讲讲他们自家孩子小时候一些无聊的故事。卡米尔抱着他，四处转转，朝他低语，向他保证，他的人生之路应该铺展得平坦，向他保证，他的每个想法都应该得到关注，向他保证，因为他先天明显的聪颖，他会永远不需要到远方说不清滋味的学校去上学。她母亲对这小东西够操心够折腾的了，领他看猫、看天空、看树木。可是她认为，虽然她为这种感觉感到羞耻，但是她不想把这孩子的脑子里摆满家具；她是位签了短期租赁合同的房客。

要到马拉住的那栋房子去，你要走过两家商铺间一条逼仄的甬道，穿过一方小小的庭院，庭院角落处有一口井。庭院右边是个石头台阶，台阶上面有铁做的扶手栏杆。走上去就是一楼。

你敲过门之后，一定要经受一个或许是两个马拉的女人的检查。这会费上一些时间。艾伯汀，某个无法想象的童年时期的姐姐，是个凶残的挨饿受饥的女人。艾瓦纳德长着一张恬静的瓜子脸，棕色头发，一张正经大方的嘴巴。今天，她们对于她们的访客没有设防。样子是显而易见的；人民之友坐在自己的客厅里。“我喜欢你朝我这儿奔过来的样子，”他说，言下之意就是他压根儿就不喜欢那样。

“我没奔，”卡米尔说。“我是弯着腰偷偷摸摸过来的。”

家中的马拉。西蒙娜，这位精通普通法[1]的妻子，在他们面前放了壶咖啡，又苦又浓。“如果这是谈论布利索派人犯罪的事情，”她说，“你要在这儿待上一些时间的。你要不要蜡烛，让我知道一声就行。”

“你在这里代表你本人吗？”马拉说，“或者你是被派来的？”

“人人都会觉得你不喜欢有客人到你家来。”

“我想知道是不是丹东或者罗伯斯庇尔派你来的，或者是谁。”

“我觉得他们俩都会欢迎你帮布利索的忙。”

“布利索使我恶心。”马拉总是这么说：这么个家伙使我恶心。他们也是这样，他们已经是这样了。“他总是这么表现，仿佛他在掌控革命，仿佛革命是他缔造出来的什么东西——他确立自己作为外交事务专家的地位，只是因为，为了回避警察，他已经无可奈何地逃离国家很多回了。要是有关这方面的问题，我才是专家。”

“我们非得从每一方面向布利索进攻，”卡米尔说。“革命之前他的生活，他的哲学，他的同僚，从1789年5月到最近的9月，在每一次爱国危机的时刻，他的行为表现——”

“在我的《奴隶制度的枷锁》一书英语版方面，他欺骗了我，你知道。他跟出版商合谋盗版我的著作，我压根儿没见过一个子儿稿费。”

卡米尔抬头看了看。“上帝啊，你不想要我们拿这个来告他吧？”

“而且自从他去了趟美国——”

“是的，我知道，从个人角度讲，他没有吃苦受难，不过那不是问题的要害。”

“对我而言，这就是要害。我吃足了苦。”

“革命前，他是一名警察特务。”

“是的，”马拉说。“他是。”

“把你的名字和我的一起放到宣传册上吧。”

“不行。”

“合作，就一回。”

“人以群分，”马拉说，一字一眼地。

“好，我会单独干。我只想知道他是否对你做了什么，什么真正伤人的事。”

“我的人生向来根据最高原则行事处世。”

“你的意思是没有人知道有关你的全部情况。”

“别想得罪我，”马拉说。这是个明明白白的有用忠告。

“让我们继续吧，”卡米尔说。“我们可以把他在革命之前的所有行径检举揭发出来，这些行径都是对有了年纪的未来的同志有意的背叛，对他的君主制度宣言刻意的背叛，这一点我要把报纸剪辑好核实一下：他在1789年7月举棋不定——”

“哪一点？”

“噢，时时刻刻，他浑身都有那种心惊肉跳的样子，有人肯定会记得他的举棋不定。记得那时候他与拉法叶特的来来往往，他在卡佩一家妄图逃跑的过程中所起的作用，还有，在这之后，他与卡佩女人和国王的秘密来往。”

“好啊，好啊，”马拉说。“到目前为止，非常好啊。”

“他妄图屠杀8月10号的革命，还有他错误指责某些爱国者卷入了巴士底狱的杀戮行动。他宣扬具有破坏性的联邦主义政策。当然记得，在革命早期，他与某些贵族交往密切——比如，米拉波，还有奥尔良。”

“你相信他们记忆不到位，这让人感动啊。我敢说，这是对的。不过虽然米拉波死了，可奥尔良还在国民大会任职，就在我们身边。”

“不过，我早就考虑在前，也就是说，到了明年春天。罗伯斯庇尔感到菲利普的职位不牢靠。他认识到他为人民做了些服务，可他却情愿所有波旁王朝的人都离开法国。他想要菲利普把整个家人都带到英国去。我们可以给他一些养老金，他说。”

“什么，我们可以给菲利普一些钱？多么新奇！”马拉说。“不过是啊——明年春天——你说得对。让布利索派人把他们的伎俩再玩弄六个月。然后啪的一声结束了。”马拉显得一副心满意足的样子。

“我希望我们能够指控他们所有人——布利索、罗兰、维尼奥德——指控他们给审判国王制造了障碍，拖延了对国王的审判。甚至可以指控他们投票是为了让他活命。又一次，我考虑在前了。”

“当然，也许有其余一些人希望拖延，希望有障碍，希望这样希望那样的。在路易·卡佩这件事上。”

“我觉得我们可以让罗伯斯庇尔处理他对死刑的畏惧。”

“是的，不过，我考虑的倒不是罗伯斯庇尔。我觉得你会发现，到了那个时刻，丹东本人会不在现场。我觉得，身在比利时的将军杜姆雷兹的活动会把他支开，这完全有可能。”

“什么活动，具体说？”

“不久，比利时肯定要有一场危机。我们的部队是在解放这个国家，还是在吞并这个国家，或者他们在某种程度上是两者兼做呢？将军杜姆雷兹是为了谁在进行占领呢？为了共和国？还是为了无能失效的君主制度？或许是为了他自己？得有人去把情况理出个头绪来，得有个具有终极个人权威的人去一下才行。我不能看着罗伯斯庇尔把他手头的文件活儿丢下，跑到那里去，在泥泞中跌跌爬爬地跟随部队到处活动。更多的倒是丹东这类东西——高层骗子、抢劫、军事分队，还有占领区的所有女人。”

马拉讲出所有这一切时用的是慢条斯理、阴阳怪气的拖长的腔调，这腔调只有他本人说出来才有令人不寒而栗的效果。“我会告诉他的，”卡米尔说。

“这件事你做。至于说布利索，在某些方面看看他，显而易见，他一直都在密谋与革命对抗。可他和他的亲信们，把他们自己的根扎得根深蒂固，要把他们从公共生活中驱除出去需要勇气啊。”

现在他已经习惯了马拉说话的语流，这让他抬起头看了看。“你的意思确实是说，我觉得，把他们从公共生活中驱除出去？你没有比这更坏的意思了，是吗？”

“但是当一个人想象你开始面对现实时，”马拉说。“或者，这是你的两个令人恶心的大师的什么希望吗？九月份的时候，罗伯斯庇尔知道，在危急时刻，非得要采取什么措施；可是从那时候到现在，哦，他变得非常讨喜了。”

卡米尔坐着，头托在手上。他把一卷头发绕着指头缠起来。“我了解布利索有好长时间了。”

“自从我们诞生的那个时刻起，我们就已经知道恶魔，”马拉说，“不过我们容忍恶魔不是因为那个原因。”

“那不过是在编造表达。”

“是的，十足的守财奴。”

“真可怜。国王总是把自己的敌手杀死，可我们竟然与我们自己的敌手论起理来。”

“在前线，人们因为犯错而丧命。为什么政治家却竟然得到更为仁慈的待遇呢？他们造成战争。他们该死无数次，他们每一个人。除了叛国罪之外，我们能用什么来审判他们呢，除了用死亡，你还能用什么来惩罚叛国罪呢？”

“是啊，我明白。”卡米尔开始用指甲在他们面前积了灰尘的桌上画起了图案，不过，当他意识到自己在干什么时，他停下了。

马拉笑了。“卡米尔，有一段时间，贵族们纷纷簇拥到我的屋子里，想要我给他们治治痨病。他们的马车有时候把街道都拥堵了。我自己有辆漂亮马车。我的衣着一尘不染，我因为举止镇定、优雅大方而为人所知。”

“肯定，”卡米尔说。

“你那时候还是个学童，你现在对此一无所知了。”

“你治过痨病？”

“有时候。有足够的信念的时候。告诉我，你们创办科德利埃俱乐部的人现在还一直到那里去吗？”

“有时候。其他人管理。那不成问题。”

“无裤党人已经占据了。”

“实际上是的。”

“可你却升迁到更高的圈子里了。”

“我知道你在说什么。不过，我们还是能够应付街上的聚会的。我们不是客厅里的革命家。一个人不必非在肮脏环境中生活——”

“够了，”马拉说。“恰恰就是这一点，我为我们无裤党人感到激动。”

“雅克·卢克斯，这位神父——不过，这不是他的真名吧？”

“哦，是的——不过，那么，也许你觉得马拉不是我的真名吧？”

“这没关系，是吗？”

“是的。不过像卢克斯这样的白痴转移人们的思想。当他们应该思考使革命纯洁化的时候，他们却在鼓励他们抢劫杂货商的店铺。”

“总有个人随时摆出受压迫的穷人领袖的姿态，”卡米尔说。“我不知道这样做有啥用场。穷人的状况并没有改变。恰恰就是那些认为穷人的状况可以改变的人常常被后代所敬佩。”

“正是这样。他们所不能认识到、他们所不能接受的就是，穷人，像是成群的动物，将要被迫经历这场革命和别的每一场革命。如果我们等待无裤党人，1789年我们会在哪里呢？我们在咖啡馆掀起了革命，然后把革命带上了街头。现在卢克斯想要把革命一脚踹到阴沟里。而且他们每一个人——卢克斯和所有那群暴民——都是联军的特务。”

“你的意思是，有意地？”

“因为他们道德败坏，或者因为他们愚蠢，只要他们为部队的利益效忠就行，这有什么关系呢？他们做了。他们从内部屠杀革命。”

“就连埃贝尔也开始公开反对他们了。愤青，人们这样称呼他们。极端革命党人。”

马拉在地板上吐了口痰。卡米尔猛地跳将起来。“他们不是极端

革命党人。他们根本不是革命党人。他们是返祖分子。他们的社会改良思想是天上的一个神祇，这个神祇每天都把面包往下扔。可是，像埃贝尔这样的傻瓜不会明白这一点。不，我跟你一样，对巴雷·杜彻斯尼没有多少感情。”

“也许埃贝尔是个秘密的布利索派分子？”

马拉苦笑。“卡米尔，你进步了，你进步了啊。埃贝尔已经坏了你的名声，我觉得——是的，时候一到，你会要他的头。不过，在此人之前，会有别的一些人先倒下。让我们，如那些女人所言，让我们过完圣诞节吧，之后，我们看看我们能干什么，好使这场革命在正确的路线上进行。我纳闷，我们的大师们是否认识到我们是什么样的资产？你，带着你讨喜的微笑，我呢，就拿着我锋利的刀。”

关于罗兰夫妇，埃贝尔和巴雷·杜彻斯尼这样写道：

> 几天前，六个无裤党人委派代理一行来到老骗子罗兰家中。不巧的是，他们赶到的时候，正巧碰上了晚饭上菜……我们无裤党人经过走廊，进了好德行罗兰的前室。他们无法从站满前室的走狗人群中走路。拿着最精致的炖重汁肉丁的厨师们大喊，“当心，让让路，这些都是好德行罗兰的两道正菜。”有些端着好德行罗兰的开胃菜，有些端着好德行罗兰的炒肉，还有一些再次端着好德行罗兰的下酒小菜。“你们需要什么呢？”好德行罗兰的男仆问起这位代表。
>
> “我们想跟好德行罗兰说几句话。”
>
> 男仆去给好德行罗兰捎信儿，罗兰出来，看上去闷闷不乐，嘴中食物塞得满满的，手臂上还有块餐巾。“共和国当然一定处于危险之中，”他说，“对我来说，有义务放下这样的晚饭。”……长着一张混凝纸般的脸和一双空洞洞眼睛的罗维，朝着好德行罗兰的妻子瞥了几眼，色眯眯地。委派代理中的一员试着从无灯的食品储藏间走过，结果却打翻了好德行罗兰的甜点。一听到甜点损失的消息，好德行罗兰的妻子一边撕扯自己的假发，一边大发雷霆。

“埃贝尔就变得非常愚蠢，”露西尔说。“每当我想到把那些臭名昭著的胡萝卜上给乔治-雅克吃的时候！”她把报纸递给卡米尔。“无裤党人会相信这个吗？”

“哦是啊。他们相信每一个词。他们不知道埃贝尔拥有一辆马车。他们觉得他就是巴雷·杜彻斯尼，他们相信他抽烟斗，造火炉。”

“难道就没有人教育开导他们？”

“埃贝尔和我都应该成为同盟。成为同事。”他摇了摇头。他没有提及跟马拉在一起的下午。绝大多数情况之下，他不想自己的妻子知道他脑子里正在想什么。

“所以你一定要走？”莫利斯·杜普莱说。

“我能干什么呢？她是我姐姐，她认为我们该有个我们自己的家。”

“可这就是你们的家呀。”

“夏洛特不懂这一点。”

“记住我的话，他会回来的，”杜普莱太太说。

关于罗伯斯庇尔，吉伦特派人孔多塞这样写道：

> 大家纳闷，为什么有这么多女人追随罗伯斯庇尔呢。这是因为法国革命成了宗教，罗伯斯庇尔成了神父。显然，他的权力完全在于女性这一边。罗伯斯庇尔布道说教，罗伯斯庇尔审查禁止……他无所依靠，毫无身体需求。他只有一个使命——谈话——他几乎每时每刻都在谈话。他对雅各宾派俱乐部进行冗长说教，只要他能吸引到那里的一些信徒，当他或许会损害到自己的权威时，他便保持缄默……他给自己带来了一个苦行的名声，这种苦行接近圣人品格。他被女人们、被弱者们追随，他清醒地接受他们的膜拜和崇敬。

罗伯斯庇尔： 现在我们已经进行过两次革命。在1789年和去年的八月。可是革命好像并没有给人们的生活带来多大变化啊。

丹东： 罗兰，布利索和维尼奥德依然是贵族啊。

罗伯斯庇尔： 噢——

丹东： 我是说，从这个词新的意义上来说。革命是一片伟大的语义战场啊。

罗伯斯庇尔： 也许我们还需要来场革命。

丹东： 别四处观望。

罗伯斯庇尔： 相当需要。

丹东： 可是按照你有名的见解，你对荼毒生灵有所顾虑吗……？

罗伯斯庇尔[没有多大希望地]：难道没有暴力，变革就不能深远吗？

丹东： 我看不出本人有达到这个目标的途径。

罗伯斯庇尔： 天真无邪之人遭罪啊。不过那时候没有天真无邪之人。也许这不过是句陈词滥调。从舌头上滚出来的。

丹东： 所有这些阴谋家怎么办？

罗伯斯庇尔： 他们才是该遭罪之人。

丹东： 你们怎么对付阴谋家？

罗伯斯庇尔： 让他们接受审判。

丹东： 如果你知道他们是阴谋家，可你没有足够的证据指控他们，怎么办？如果作为一名爱国者，你仅仅是知道，怎么办？

罗伯斯庇尔： 你必须能够使它在法庭上有根有据。

丹东： 假定你不能呢？你也许不能利用你最强大的证据。这也许是国家秘密。

罗伯斯庇尔： 在这种情况之下，你得放过他们。不过这样会倒霉。

丹东： 会的，是吗？假如奥地利人就在大门口呢？出于对他们的尊敬，你把这座城市奉送给他们吗？

罗伯斯庇尔： 噢，我觉得你……你非得改变法庭上的证据标准。或者扩大阴谋的定义。

丹东： 你会的，是吗？

罗伯斯庇尔： 这样做不就成了一个用小过顶大罪的榜样了？我通常不会玩这个简单、非常舒适、非常小儿科的概念欺骗——不过，我知道，与法国人民对抗的一场成功阴谋可以导致大屠杀。

丹东： 背叛正义本身就是非常大的罪恶。它没有留下丝毫可以修

正的希望。

罗伯斯庇尔： 瞧，丹东，我不知道，我不是理论家。

丹东： 这我倒知道。你是个实践家。有关你试图在我背后确定的鬼鬼祟祟的小规模屠杀，所有情况我都知道。

罗伯斯庇尔： 你为什么纵容一千人死亡，然后却对两个政治家畏畏缩缩呢？

丹东： 因为我认为，我了解他们，罗兰和布利索。我不了解那一千人。你把这叫作没有想象力。

罗伯斯庇尔： 假如你不能在法庭证明情况，我认为你可以不用审判就可以拘留你的嫌犯。

丹东： 你真的能吗？恰恰就是你们这些理想主义者，造就了最好的暴君。

罗伯斯庇尔： 进行这样的谈话似乎有点为时晚矣。现在我非得从事暴力活动，还有其他类似的手段。去年我们就该讨论这件事了。

过了几天，罗伯斯庇尔回到了杜普莱夫妇的家里：因为连续三天三夜没睡觉，他的头在咚咚咚咚地发涨，一只巨手在使劲地拧着自己的肠子。脸色如粉笔一样苍白，而且在不停地颤抖，他与杜普莱太太一起坐在小房间里，那里挂满了他的肖像。他不大与其中任何一张相像；他觉得自己再也不会显得健康了。

“一切都像你离开这儿的时候一样，”她说。“已经派人去找苏波尔毕耶尔医生了。你压力很大，而且你无法忍受生活中有人打搅。”她用自己的手捂住他的手。“我们一直像失去亲人的人一样。艾蕾奥洛莉快不吃饭了，我从她那里掏不出两个单词来。你千万不要再离开了。”

夏洛特过来。不过他们告诉她，他睡觉的时候吹着了穿堂风，她应该行行好，小声说话。等他身体好到能够接待访客的时候，他们会让她知道的，他们说。

十一月的最后一天，在塞弗尔：加布丽艾尔已经点好了灯。他们单独在一起；孩子们在她母亲的屋里头，马戏团被抛在科德利埃大街后面。“你要去比利时吗？”她说。这就是为什么他今晚露面的原因；

把这消息告诉她，然后走人。

“你记得韦斯特曼，是吗？韦斯特曼将军？”

“是的。此人法布尔说是个骗子。8月10号你把他带到我们家里来过。”

“我不知道他为什么要说那样的话。不管怎么说，不论韦斯特曼是个什么人，现在他是个重要人物，他，作为杜姆雷兹的信使，已经从前线回来。这可能告诉你情况是多么紧迫。”

“难道政府信使就不能这么快？作为晋升的结果，他的鞋跟上有了翅膀？”

“他亲自过来，是为了留下形势严峻这么一个印象。我觉得如果杜姆雷兹能够抽身，他会亲自过来的。”

“那告诉我们什么情况下韦斯特曼可以抽出身来。”

“这好像是在跟卡米尔谈话嘛，”他抱怨道。

“是吗？你知道你自己慢慢学会了一些他做作的样子吗？我一开始认识你的时候，你从来没有把手四处挥得这么多。他们说，要是你养了一只宠物狗，过一段时间，你就会长得像宠物狗一样。这一定是同样的情况。”

她站起身，挪到窗户那边，往外看着带霜的清冽冽的草坪；一轮十一月的细小月亮向她露出了一张失落的飘移不定的脸。“八月、九月、十月、十一月，”她说。“这好像是一生的时光啊。”

“你喜欢新房子吗？你在这儿舒服吗？”

“哦是的。不过我觉得我在这里不会感到太多的寂寞。”

“你宁愿回到巴黎去？公寓里更暖和。我今晚就带你去。”

她摇摇头。“我在这儿挺好。我有自己的父母。”她抬头望着他。“不过，乔治-雅克，我会思念你的。”

“对不起。这是回避不了的事啊。”

黑暗正在房间的角落里积聚。火苗向上闪烁；影子时而跳跃，时而俯冲，掠过他黝黑的带疤的脸庞。小心翼翼地，他保持双手不动，左拳放在右掌心，身体向前，对着暖和的地方弓着，双肘摆放在膝上。“杜姆雷兹有问题，我们知道好长一段时间了。他无法得到供给，英国人用伪钞假钱潮水般地冲击法国。杜姆雷兹说正在跟战争办公室吵架——他不喜欢人们在巴黎安然无恙，但是却打听并质疑他在

战场上干什么。国民大会并不期望看到他维持现存秩序，如他现在所做的一样——他们期待革命得到传播。这是一个复杂局面，加布丽艾尔。”他伸手向前，在火上加上了一块木头。“山毛榉木头嘛，”他说。“火烧得旺。”一只猫头鹰从小灌木林里呼呼地飞了起来。看门狗在窗下发出了怨声。“不像是布朗特嘛，”他说。“布朗特只是观望不出声。”

“因此有了紧急情况？杜姆雷兹说，需要有人过来，到现场看看他的问题吗？”

“委员会里的两个人已经出发了。代表拉克洛瓦克斯和我明天就要去。”

“谁是拉克洛瓦克斯？”

“他是……噢……一名律师。”

“他的名字叫什么？”

“让-佛朗索瓦。”

“他多大了？”

“我不知道——四十吧。”

“他结婚了吗？”

“一点都不了解。”

“他看上去什么样子？”

丹东想了想。“没什么大不了的样子。瞧，在旅途中他可能会告诉我他的人生经历。如果他说了，我回来的时候再把它告诉你。”

她坐下，把她的椅子朝周边一拉，好保护她的面颊不受火苗热气的烘熏。半边的脸庞在暗影中，她说，“你要离开多久？”

“很难说。我也许甚至一周之后就回来。你可以放心，我们不会浪费时间，这里还有路易的审判要向前进展。”

“你真的这么急于从事杀戮活动吗，乔治？”

“这就是你如何看我的吗？”

“我不知道该如何看你，”她身心疲惫地说。“我肯定，像比利时，杜姆雷兹将军，以及别的每一样事，这比我知道的还要复杂。不过我知道，随着国王一死，这一切都将要结束，除非有人具备了你的影响，取代了他的作用。整个国民大会都要审判他，你说，我知道你可以影响国民大会。我知道你的权力。”

“罗伯斯庇尔好些了吧？”

“是的，至少说，今天他在国民大会演讲了。”

“他现在还和杜普莱一家住一起吗？”

“是的。”丹东坐回到椅子上。“他们不让夏洛特跟他在一起。我听到的是，她派自己的用人拿了些果酱过来，但是杜普莱太太不让那姑娘进屋。她捎了个信儿回来，说，她不想他被人毒死。”

“可怜的上了岁数的夏洛特，”加布丽艾尔半笑不笑的。他脸上露出了轻松释然的神色。她的注意力被转移到这个琐屑的家常事务上了：他情愿她到那儿去呢。

“现在才两个月。或许一周吧。”距离这个孩子出生，她的意思是。她把自己从椅子上推开，走过了房间；她对着夜色拉上厚厚的窗帘。“你起码要回来跟我们一起看看今年的到来吧。”

“我会尽量。”

他走的时候，她把头重新摆放好，靠着垫子，眯了一会儿眼睛。时钟滴答滴答地继续朝着凌晨的时间走去，余火呼哧呼哧地进了铁炉子。外面，猫头鹰的翅膀拍打着凉嗖嗖的空气，小动物在灌木丛中厉声地尖叫。之后，追逐的声音便进了她的梦中，她依次轮流地变成了猎人和猎物。

一月份，罗伯斯庇尔在国民大会上这样说道：

> 这里无情可求。路易不是辩护人，你们不是法官。假如路易能够被审判，路易就能够被释放；他就能无罪。但是，假如路易能够被释放，假如路易能够被推定无罪，革命变成了什么？……支持或者反对一个人，你们没有裁决要定，但是要采取公共安全措施，要执行神明行动……路易必须死，国家才能活。

---

[1] 普通法是指英美法系，亦称普通法系或海洋法系。该法系与欧陆法系（亦称“大陆法”）并称，为当今世界最主要的两大法系。普通法起源于中世纪的英国，世界人口的三分之一生活在普通法司法管辖区。

第4章

敲诈（1793）

1月13号，科德利埃大街：“你觉得，”法布尔问，“皮特先生会给我们送钱过来吗？为了这个新年。”

“啊，”卡米尔说，“皮特先生只送来了他的美好祝愿。”

“威廉·奥古斯特·米尔斯的辉煌岁月已经过去了。”

“我觉得我们马上就要跟英国开战了。”

“关于这件事，你不应该显露出那个样子吧，卡米尔。你应该为爱国热情发烧啊。”

“我不明白我们怎样才能赢。假定英国民众没有起来造反，等等？比起法国人解放他们，他们或许宁愿受到本国人的压迫。现在，肯定地”——他想到了国民大会最近的一些决定——“兼并一些地区似乎成了我们的政策。丹东同意了，至少在比利时这件事上，不过，在我看来，这不过好像是欧洲一直被治理的方式。想象一下试图兼并英国。那些对国民大会感到厌烦的人将会作为特别专员被派遣到泰恩河畔纽卡斯尔[1]。”

“你没有陷入使他们感到厌烦的危险之中吧，我亲爱的。要是没有我这些年来对你的精心培养，你是不会开口说话的。”

“在关于把塞弗尔附带上去的辩论中，我发了言。我说共和国不应该表现得像个国王，攫取领土。可是没人丝毫留意。法布尔，你觉得皮特先生真的在意我们是否把路易处决了？”

“从个人角度而言吗？哦！不会，没有人诅咒路易。不过他们觉得把君主的头砍掉，这是个不好的先例。”

“是英国人确立的这个先例。”

“他们极力要忘掉这个先例。他们会向我们宣战，除非我们先动手。”

“你觉得乔治-雅克失算了吗？他有这么个想法，那就是他会利用路易的性命作为讨价还价的砝码，只要英国保持中立，就让他活

着。”

“我认为在英国首府白厅他们不会在乎此人的性命。他们在乎的是商业。航运。钞票。”

“丹东明天要回来，”卡米尔说。

“国民大会派人去找他，他一定感到难过。再过一周，卡佩的审判就要结束，他不需要自己事必躬亲。此外，他一直过得如此滋润哪！这些故事非要传到他老婆耳朵里不可，这真可怜。她应该待在塞弗尔，远离这些闲言碎语。”

“我觉得你没一直把闲言碎语传给她吧？”

“我会有什么兴趣再给他们添麻烦吗？”

“只要你有正常的歹毒恶意就够了。”

“我一点没有伤害别人。这就是伤害，这个。”他从卡米尔的办公桌上捡起一份文件。“我没法看懂你的笔迹，可是我觉得总体基调是布利索应该自己去上吊。”

“啊噢。只要你的良心清楚就好。”

“非常清楚。你能看得出，我的肚子起来了。这表明我感到自己是多么舒适。”

“不，你不是。你的手掌在出汗。你的眼睛从这张脸上转到那张脸上。你像个骗子在传递他的第一块金子一样。”

法布尔全神贯注地看着卡米尔。“你说这话是什么意思？”卡米尔耸了耸肩。“过来吧，现在。”法布尔站在他的身边。“告诉我你是什么意思。”又一阵停顿。“啊噢，”法布尔说，“我怀疑你有什么含义，是吗？”

“喏，”露西尔边进来边说。“你们又在进行无聊的扯淡，是吗？”她手里拿着几封信，刚到的。

“法布尔已经惊吓得要命了。”

“这是老故事。卡米尔在一直不停地对我表示蔑视。他觉得我不适合做丹东的走狗，更不用说，当他的政治亲信。”

“不，情况不是那样。法布尔有事瞒着。”

“不止一件事，我认为，”露西尔说。“毫无疑问，他们最好一直瞒着。这里是你父亲的一封信。我没拆。”

“我应该希望没有，”法布尔说。

“这儿是一封你堂妹露丝的信。我拆了。”

“露西尔嫉妒我堂妹。我们快要结婚了，在某一时间。”

“她是多么奇怪啊，”法布尔说，“嫉妒一个女人，而且那个女人离这里这么遥远。”

“你能猜着我父亲说了什么吧。”卡米尔正在读信。

“是的，我能猜着，”露西尔说。“不要投票赞成路易之死——弃权。你已经这么经常地演讲反对他，你已经在这件事上发表了你的看法。因此，你已经事先审判了他，这在一个好争好斗的人身上是可以原谅的，但是在一个陪审员身上却是不可原谅的。因此，拒绝成为这个过程的一部分。通过拒绝，你也能保护好自己。”

“在反革命的情形之下。是的，完全如此。他的意思是，那时候我就不会被人家指控犯有弑君之罪了。”

“这个亲爱的胡思乱想的老人家，”法布尔说。“真的，你家人是十足地奇怪。”

“你觉得福奎尔-汀威尔奇怪吗？”

“没有。我已经把他忘了。他变成了一个有影响的人物。他使自己有了用场。毫无疑问，他会很快得到高位高职的。”

“只要他保持感恩之心就行。”露西尔的声音里含有嫉恨。“他们无法忍耐他们委身于你们这个家族。”

“露丝能够忍受我，她母亲一向站在我这一边。不过他父亲……”

“历史总是重复自己，”法布尔说。

“你父亲无法想象，我们在这里是如何对他的顾虑大加嘲笑，”露西尔说。“明天丹东就要从比利时回来，接着，第二天就要投票处死路易，用不着听证丝毫的证据。你父亲对此会有什么说法吗？”

“他会感到惊恐，”卡米尔说，同时，他是第一回从这个角度看待这个问题。“我也会感到如此。事实上，我感到惊恐。不过那时候，你知道罗伯斯庇尔说什么吗。从审判这个词通常的意义上来讲，这根本不叫审判。这是我们只得采取的一个措施。”

“为了公共安全，”露西尔说。这是世界上正在出现的一种表达方法；最近几个星期，这种表达已经挂在大家嘴边。“公共安全。不过，不知道什么原因，无论采取什么样的措施，大家丝毫都没感到更加安全。我纳闷这是为什么呢？”

1月14号，商廊：加布丽艾尔一直安静地坐着，在等待乔治筛选好一大堆信件，那些信件都是他不在家时寄过来的。他在门口出现了，用他那庞大的身躯堵满门口的时候，令她吃了一惊。他那张宽阔的脸死亡一般的苍白。

“这封信是什么时候到的？”他在隔一条手臂远的地方把信件朝她伸了过去。

安东尼正在地毯上玩游戏，他从游戏中抬起头来。“他忧心忡忡的样子，”小男孩告诉她。

“我不知道，”她说。她从撞击他太阳穴的脉搏那里，朝别处望去。她已经看他看了一会儿了，像个陌生人或许会见到他一样，她害怕他块头很大的体内蕴藏的暴力。

“你不会记不得吧？”他把信件伸到她鼻子底下。他的意思是，她读过这封信了？

“12月11号。乔治，这是一个多月以前的。”

“什么时候到的？”

“对不起，我不能告诉你。有人诽谤我，”她说。“什么内容，我干了什么事？”

他一边把信在拳头中捏成一团，一边发出鄙视的不耐烦的声音。“这与你无关。哦上帝，哦上帝，哦上帝啊。”

她警告性地抬起头来，用虚弱的幅度不大的手势示意安东尼在场。小孩拽了拽她的裙子，把脸埋进了裙子里，低声地说：“他生气了吗？”

她把手指头放到了嘴唇上。

“谁是国民大会主席？”

她试着去想；这个职位在不停地轮换，每两周就有变化。“我不知道。对不起，乔治。”

“我的朋友们呢？当我需要他们的时候，他们在哪里？罗伯斯庇尔会得到消息，对于他想要得到的东西，他只要打个响指就行了。”

“哦，别滑稽好笑了。”他们没有听到卡米尔进来。“我知道我应该在骑术学校，”他说，“不过我受不了有关路易的那场演讲。以后我们会一起去。你为什么——”安东尼踩着他的玩具士兵，从地板上冲将

过来。他奔向卡米尔，正在迫近的尖叫声使他的脸绷得僵直。卡米尔把他抱了起来。“乔治，出了什么事？一个小时之前你还是好好的。”

加布丽艾尔的嘴唇分开了。她这个看看，那个看看。“哦，你是第一个在那儿的。在到我这儿之前，你先到了露西尔那边。”

“别说这个，”丹东凶巴巴地说。小孩开始嚎叫，脸红红的。他爸爸咆哮着要凯瑟琳过来，这位用人来了，手一会儿攥紧，一会儿松开。“把孩子领走。”凯瑟琳把孩子的小手指从卡米尔的头发中扳开时，发出咔嚓咔嚓的噪音。“多么及时的一次回家。你走开才一个月的功夫，你的儿子他们就已经在心理上粘上了另外一个男人。”

凯瑟琳把孩子抱走了。加布丽艾尔想要蒙住耳朵，不想听到他惊恐万状的尖叫声，可她害怕自己动一动之后，使自己变得惹眼。怒火似乎正从他的毛孔冲出。他一把抓住卡米尔，把他推倒在她旁边的沙发上。“在这儿。”他把信扔到她的膝盖上。“信来自波特朗·德·莫勒威尔，前任部长，此人现在躲在伦敦。你们一起读吧。你们俩要为我吃苦头的。”

她拿过信，在膝盖上把信抹平，摊开，哆嗦地拿着，然后把它举高，给卡米尔的近视眼看；不过，就在她还为第一个句子的意思捉摸不定的时候，他已经知道信件的主要内容，所以他把脸转开，一边把他那瘦单单的纤细的手指头飞快地伸到额上，使头颅保持平衡，仿佛它是一场即将爆发的大灾大难一样。“非常有帮助，卡米尔，”她丈夫说。慢慢地，她把目光从卡米尔惶恐不安的脸上离开，朝别处望去，然后又把目光回到信上。

> 先生，我觉得，我应该再也不能让你对这个事实一无所知了，挨近去年六月底的时候，在已故蒙特茅宁先生委托我看管的一堆文件中——我把这些文件随身带到了国外——我发现了一份备忘录，上面详细记录了由英国外交办公室秘密基金会支付给你的各种不同数额的款项，有具体支付的日期，有你收到款项的条件，还有经手人的姓名……

“哦是啊，”他说，“我完全是你所认为的那样啊。”

她眼睛朝信纸下面看："我有一张用你的笔迹书写的便条……我谨此给你警告，两份文件都附在我已经给国民大会主席写好的一封信上了……""乔治，他想要什么呢？"她低语道。

"读啊，"他说。"这封信和那两份文件都已寄到他在巴黎这里的一位朋友那里了，将要转交给国民大会主席，假如我不救下国王的话。"

她的眼睛掠过了威胁，还有条件："……假如在国王这件事上，你做不到像国王给予你这么丰厚的报酬同样守信。但是，假如你在这件事上尽了自己的效忠，你非常胜任办妥这件事，你放心，你的效忠不会得不到补偿的。"

"加布丽艾尔，这是一封敲诈勒索信，"卡米尔坚决地说。"蒙特茅宁是路易的外交部部长；国王妄图逃跑之后，我们强迫他离了职，但是他一直属于路易的内圈人物。九月份，他在监狱里被人杀害了。这位德·莫勒威尔是路易的海洋部长。"

"你打算怎么办？"她伸出一只手给丹东，好像要给他安慰似的；不过她脸上只有不快的神色。

他离她远远的。"我本该将他们全部杀了，"他说。"趁我那时有机会的时候，我应该将他们宰了的。"

隔壁房间里，安东尼还在哭着。"我一向认为，"加布丽艾尔说，"你的心思并不在革命上。我一直相信你是国王的人。"他转身对着她的脸放声大笑。"跟他一起保持信仰。你已经拿了他的钱，靠他的钱过日子——请你现在保持信仰。你知道这样做是对的，如果你不这样——"她不知道该怎样结束这句话。她无法想象，会发生什么样的情况。这要意味着当众羞辱吗？或者比这更糟糕吗？他们要使他受审吗？"肯定，你一定会救他的，"她说。"你别无选择。"

"你真的认为他们会给我酬报，亲爱的？你真的那么认为？小孩子都不至于傻到这个地步。要是我救出路易——也就是说，他们说得对，这事儿我能够办到——之后，他们将会重新把证据保管好。之后再拿这个证据来要挟我，把我当成他们的傀儡利用。一旦我对他们毫无用场，一旦我的影响没了，那么，他们将会把文件拿出来。出于报复的心理，他们将会这么做，为了播下混淆视听的种子。"

"那你为什么不要求把文件拿回呢？"卡米尔说。"把这作为讨价还

价的一部分？还有现金？如果你当初觉得也能处理这件事，你会处理的，对吗？只要钱没出差错就行？”

丹东转过身。“把你的意思完全说出来。”

“如果当时有办法处理这件事，救了路易，维护你和爱国者志同道合的信誉，而且，与此同时，从英国提取更多的钱，你会办的。”

该是他要说话温和的时候了，是我该当傻瓜不说的时候了；卡米尔本来会笑笑的，心想，他总是装成比他的实际情况还要糟。可是现在他发现，他脸上茫然惶惑的表情越来越多，丹东没有回答，他不知道他要干什么，他已经失去自控。他动了动。加布丽艾尔突然站了起来；她的脸被他张开的手完完全全地打了一巴掌，这一巴掌打得她双脚离地，重新趴回到沙发上。“哦主啊，”卡米尔说。“这真是勇敢无畏啊。”

有一会儿，丹东用手捂住脸，不住地喘气，把耻辱和愤怒的眼泪朝眼里眨回去。自从公牛顶撞过他，一直到现在，自从他不再是个无法控制自己的眼泪，就像无法控制自己肠子一样的小孩以来，他几乎再也没有哭过。他把手拿开；他妻子看着他，眼睛干干的。他蹲在她的身边。“为此，我永远不会原谅我自己。”

她碰了碰自己的嘴唇，小心翼翼。“你可以砸碎瓷器啊，”她说，“你不是人哪。我们甚至都不是合得来的人。我们不过是凑巧在这儿的。”她把手握紧，这样，她不会把手放到脸上让他看到，他下手是多么狠心哪。

“我跟你合不来，”她说。“原谅我。不是针对你来的。”

“我不会因为你满屋子打了卡米尔就会认为你更好一些。”

他从他身边直直地站了起来。“卡米尔，有一天我要把你杀了，”他简单地说。“不，到这里来。你完全正确，你有个怀孕的老婆在袒护着你。九月份囚犯被杀的时候，你把我扔在狗屎堆里。一切都是精心组织的，当我极力否认对这一切毫不了解的时候，你告诉普鲁多姆，大家都能听到。一切都是精心组织的，这没有问题。这个肮脏的勾当是必不可少的，但是，起码说，我那时候还有灵魂的高雅呀，装作这一切与我无关呀。你，你会大肆宣扬，为无辜者的大屠杀领功邀赏。因此，别再从你今天栖居的道德高地上瞧不起我了。你过去知道。从一开始，你就知道所有情况。”

“是的，”卡米尔说，“不过我没有预料到你像这样被抓住。”他笑着，往后退得远远的。加布丽艾尔盯着他看。

“哦卡米尔，”她说，“你最好认真对待这件事。”

“把你的脸洗洗，加布丽艾尔，”她丈夫说。“是的，因为如果那些文件公之于众，我的前途就不值两个苏币，你们的前途也一样。”

“我觉得这也许是个并不高明的伎俩，”卡米尔说。“他怎么会有你的笔迹的便条呢？”

“这么个便条的的确确存在。”

“那么你就是个傻瓜了，是吗？不过，现在看来，有可能德·莫勒威尔在这个或者那个时候看到了这些文件——可是，蒙特茅宁会不要这么一件东西吗？出于保险缘故，德·莫勒威尔暗示——但是，把文件带在跨海峡的船上，随身携带在一个逃亡的行李箱里，这算什么如此安全保险呢？为什么蒙特茅宁要把文件送到伦敦？文件在那里对他来说无用。文件得重新寄回。而他并不知道他会被杀死，是吗？”

“你也许说得对吧，有可能你说得对。可是德·莫勒威尔的指控会把我毁掉。假如它们是间接证据。假如它们详细具体。他们一直说了够长时间了，说我在为皮特效劳。事实上，在这个时刻——他们现在在国民大会还指望我呢。”

“没必要恐慌，是吗？如果这是个伎俩，如果没有文件，德·莫勒威尔说的所有分量就要小得多。你所能做的就是希望情况如此。不过，我在纳闷——他说的是国民大会的哪一位主席？因为今天的主席是维尼奥德呀。”

丹东转身走开。“上帝基督啊，”他说。

“是的，我知道。你们忽视了要么贿赂他要么吓唬他。你怎么可能会如此粗心大意呢？”

“你现在最好去，”加布丽艾尔说。“现在就去，为国王说情。”

“向他们屈服？”丹东说。“我宁愿死。这个阶段，假如我进去，他们会说我已经被收买，如同文件好像已经公开一样肯定。不管哪种办法，只要我一转身，在我的肩锋间，我就会被爱国者的匕首刺中。问问他，”他大喊道。“他本人会把一只匕首扎在哪儿。”

这个荒唐的问题在加布丽艾尔的眼里停住了，她把脸转向卡米尔。

“毫无疑问，他们会请我帮助他们做一些部署安排的事。毕竟，我不想分担你的命运。”

“你为什么不回到罗伯斯庇尔那儿呢？”丹东问。

“噢。我现在正跟你待在一起，乔治-雅克。我要看看你在干吗。”

“继续，你为什么不跑过去把所有情况告诉他呢？你会没事的，他会照顾你。也许你担心在他的感情世界中你已经被人取代？你不应该担心思。你总能找到一个要朝他那里跑过去的人。凭你的气质特征。”

加布丽艾尔站起身来。“这就是你留住你朋友的方式吗？”她以前从来没有像这样对他讲过话。“你总是为朋友不在场难过，可是当他们真到了你这里来的时候，你又在羞辱他们。我觉得你是想毁掉自己。我觉得你是在跟这个叫德·莫勒威尔的家伙一起合谋，毁掉你自己。”

“等等，”卡米尔说。“听我说，加布丽艾尔，听着，你们俩都听着，趁大屠杀还没发生。我非常不习惯成为理性的冷静声音，因此，别在那条线上测试我的能力。”他转身面对丹东。“假如维尼奥德还有这些文件，你就完了，不过维尼奥德会等这么久吗？今天是你在辩论中能够干预的最后一天。这都是最后的时刻了。现在，他做主席已有三天时间，我们一定要知道他为什么还没行动。我们必须知道，至少说，他是否拥有那些文件，或者是不是在某个更前面的主席那里拥有这些文件。这封信的日期是在哪天？”

“12月11号。”

“德弗蒙是主席。”

“他是——”

“虫子。”

“调和主义者，加布丽艾尔，”丹东说。“不过肯定——他不是我朋友——而且，经过全部这段时间之后，四个星期之后吧，他会说什么话，做什么事……”

“我不知道，乔治-雅克。也许你不知道，你吓起人来是多么可怕。你为什么不到他的屋子去，再吓唬吓唬他？假如他有文件在手，你非得样样东西要弄到。假如他没有，你也没损失什么呀。”

“假如你毫发无损地吓唬过了德弗蒙，那个时候这几乎无关紧要。一切都无关紧要，那个时候。别这么想。别等。德弗蒙也许有些良知。因为到目前为止，他从来没有公开说过这件事，这并不意味着他永远不说。他也许在等，等到投票开始。”

法布尔错过了最后几句话。“丹东，你回来啦。这儿到底出了什么事？”

他直接在心里想，是争吵，不可避免的争吵，终于出现了。他已经听到，丹东一到城里就径直去德穆兰的公寓。整个事情在附近是怎么变化的，他尚未搞清楚，不过，房间里的气氛充满了暴力。他没看到德·莫勒威尔的信，因为加布丽艾尔坐在信的上面。“我亲爱的，你的脸，”他说。

“我碍了人家的事。”

“居然是这样，”法布尔说道，好像是在自言自语。“丹东，大家根本不会把你当成是有罪的一方。不，你那张脸是受了冤屈的人才有的。”

“法布尔，你在说什么呀？”丹东说。

“有罪吗？”卡米尔说。“从来没有。他无罪无过，大放光芒[2]。”

“你这么想我真高兴，”法布尔说。

“有封信——”加布丽艾尔开始了。

“在他再打你之前，安静一下，”卡米尔说。“这一回，是故意地。”

“什么信？”法布尔说。

“没有信啊，”卡米尔说。“根本就没什么信。不管怎么说，我希望没有。你知道，乔治-雅克，很多事情取决于信使是否聪明。绝大多数人并不聪明。你没发现吗？”

“在寻思要把我搞糊涂嘛，”法布尔抱怨道。

丹东弯下身子去亲妻子。“我也许还可以自救。”

“你这样认为吗？”她把脸避开。“可你还是在自毁啊。”

他神情专注地看了她一瞬间，然后直起身。他朝卡米尔转过去，把一只手放到他的头发里面，把他的头往后拽。“你不会从我这儿挤出道歉的话，”他说。“法布尔，你知道一个代表，他生性腼腆，也不出名，他们叫他德弗蒙吗？你能帮我找到他吗？告诉他，从现在算起

一个小时之后，丹东就会到他的屋里拜访他。没有任何借口拒绝。他必须在那儿。是丹东本人要求见他。一定要强调这一点。去做。别站在旁边。”

“就这事儿？没有其他的音信？”

“去吧。”

法布尔在门口转身，冲卡米尔摇了摇头。他一边在街上匆匆赶路，一边在自言自语：以为他们可以骗得了我，是吗，我很快就会搞清楚究竟是怎么回事了。

丹东进了自己的书房，砰地把门关上；后来，他们听到他在公寓不同的房间里到处走动。

“他会干什么呢？”加布丽艾尔说。

“噢，你知道，对于旁人而言，复杂的问题需要复杂的解决方案，可是对于乔治-雅克来说，解决方案通常格外地简单迅捷。我讲的是真话，人家都害怕他。他们记得八月份，那时候他绕着市政大厅拽着马拉。他们不知道他下一步或许要干什么。这是真的，你知道的，加布丽艾尔。从英国拿的钱，从皇宫拿的钱，全是关于这事儿。”

“我知道。我还不大算是头脑简单的人，尽管他总是把我当成那样的人。我们结婚的时候，他有个代价不小的情人，还有个孩子。他以为我不知道。那就是为什么我们一开始这么穷的原因。他从他情人的新欢那儿买到了法律实务。这事儿你知道吗？是的，当然，你知道。我不知道我为什么现在要把全部这事儿抖出来。”加布丽艾尔抬起双臂，开始重新用发针把自己的头发别好；这是习惯性的动作，不过她的手指真是皱巴巴的，看起来浮肿。她的脸也显得浮肿，与被乔治打到的那块地方分开得非常地远，她的眼睛幽幽暗暗的，了无生气。“我惹怒了他，你看到了，这些年来，我装作保持什么样子的品格。你也惹怒了他，那就是他为什么对我们两人光火的原因，那就是他为什么要打我们的原因。我们两人一切心知肚明，但是不会承认。哦，我不是圣人哪，卡米尔，我早就知道这钱是从哪里来的了，我拿了，是为了使我们有个更加舒适的生活。一旦你有了第一次怀孕，你就不会在乎要出什么事儿，你只考虑你的孩子们。”

“所以，就是说，你真的不在乎关于国王的事了？”

“不，我确实在乎，可这最近一年来，我只得非常通情达理，非

常宽容，非常听话啊。否则他会跟我离婚，我觉得。”

“不。他根本不会做那种事。他属于过时的那种人。”

“是的，可是，我们一直明白这一切，更多的时候，他的情绪在控制他，这可不是他的习惯。这要视情况而定，假如露西尔像她装作的那样顺从听话的话。可是她根本不会离开你。”她转身去按门铃，叫用人过来。“他把信拿出来的时候这么气愤，我在想我做了什么事呢。我原以为是其中的一封匿名信，以为是什么人在中伤我。”

“诽谤你，”卡米尔习惯性地说。

玛丽从厨房过来，裹着件大尺寸的麻布做成的围裙，拉着脸。“凯瑟琳把孩子带到楼上吉力太太那儿了，”没有人问她，她却在说。

“玛丽，给我从地窖拿瓶东西。我不知道，卡米尔，你要点什么呢？随便什么，玛丽。”她叹息了一声。“用人变熟了。我希望，我确实希望，我以前跟你谈过。”

“我觉得你以前不敢承认我们都有共同的尴尬境遇。”

“哦，你与我丈夫相爱这件事——我知道多少年了。别显得震惊的样子——现在实事求是吧，如果你得把你自己对他的感情描述出来，除此之外，你还会说什么呢？不过，我不认为我是在恋爱，再也没有了。今天弄成了这么个日子，我遇到我等了很久想要遇到的那个人。我一直在想，我可不是这么个懦弱之人，我需要嫁给那种男人。可现在，这又怎么样呢？”

丹东站在他们面前。手里拿着帽子，带领结的大外套放在手臂上。他已经刮好脸；穿一件黑色小外套，还有一只非常普通的白色真丝领结。

“我可以跟你一起来吗？”卡米尔说。

“上帝啊，不，就在这儿等着。”

他大步流星走了出去。又一次，加布丽艾尔在嘀咕：“他要干什么呢？”阴谋似乎已经在他们中间穿插进来。她坐着，喝酒喝得醉醺醺，她把杯子合在掌心，脸一动也不动，一副沉思的样子；已经过去五分钟了，她伸出手，把卡米尔的手抓在自己的手中。

他说，“我们一定要认为，我们一定要希望是德弗蒙拥有这封信。我们一定要认为他为此焦虑了一个月，在等待路易的审判开始。

他会想到，‘如果我把这封信真当回事，如果我在国民大会大声朗读这封信，山岳派那一边就会坍塌在我身上。自从他们离开比利时到现在，代表拉克洛瓦克斯是丹东结交得很快的一个朋友，对于平原派那边，拉克洛瓦克斯有影响。’德弗蒙将会看到，他唯一要取悦的人就是布利索、罗兰和他们的亲信。他会说，丹东胆敢到这儿来，不像是个有罪之人，他说，这是一件伪造的东西，一场阴谋诡计——德弗蒙将会信任他。我们将被看成是这样的流氓，结果是，如果他让丹东难受，他要为他的性命担心。你听到了法布尔带来的音信——‘正是丹东本人要求见他。’德弗蒙将会一边等他，一边心想，‘我该怎么办呢？我该怎么办呢？’只不过是因为信已经送到他手中，他会开始感到有罪过，乔治-雅克将——要把他震慑住。”

黑暗降临了。他们静静地坐着，他们的手指绞在一起，结成了辫子。她想到了她丈夫欺负人家。自从1789年以来，每一天他的财富都被扔进一个缺口里。她用指尖顺着卡米尔精心修剪过的指甲边缘在滑溜着。她能感觉到他的脉搏在跳跃，像只小动物的脉搏一样。

“乔治再也不让人感到害怕了。”

“不，不过我是从人类更温顺的那部分过来的。”

“温顺？卡米尔，别再表演了。你温顺如蛇。”

他笑了笑，把头转开。“我过去常常在想，”他说，“他并不是个很复杂的人。可他，就他本人而言，非常复杂，非常微妙。只是他的要求简单罢了。权力、金钱、土地。”

“女人，”加布丽艾尔说。

“刚才你为什么说他在自我毁灭呢？”

“我现在也吃不准我自己是什么意思了。可是在那个时候——他这么气愤的时候，带着蔑视地大笑，而且侮辱人的时候——我看得非常清楚。他对自己也有这种看法——他认为，人们也许叫我腐败，可我不过是在钻制度的空子罢了。我还是我自己，没有什么东西感动得了我。不过照这样子是不行了。他已经忘了他要得到什么东西。把手段变成了目的。他没看明白这一点，可是他真是彻头彻尾地腐败了。”她哆嗦了一下，把还剩下最后半英寸沉淀下来的红红的、黏糊糊的葡萄酒杯猛地旋转了一下。“哦，”她说，“生命、自由、追求幸福。”

丹东回到家中。凯瑟琳在他前面进了屋，摸了摸在分叉的银色烛台上的高蜡烛溢出的蜡油。一摊摊甜美的黄色烛光把整个房间都冲刷了一遍。他那高大的身影把自己在墙上拉长了。他一只膝盖跪倒在火炉旁边，然后从口袋里掏出了那封信。

“看到了吗？”他说。“假的。你说得对。这简直就是反高潮。”

“在你大吵大闹之后，”卡米尔说，“我将发现最后审判才是一场反高潮。”

“时间掐得正好正确。这封信与德弗蒙是在一起，如你所言。用我笔迹的这封信倒没有封好。发票也没有封好。仅有这个。”他把文件举到火上。“就是一张来自莫勒威尔的谴责手纸。一切都伪造得让人听起来尽可能阴森可怕，声称文件存在，可是没有实际证据。我到处发火，我对德弗蒙说，‘嘿，你收到来自移居国外的人的信了，是吗？’我在信上面拍击了一下，我说，‘看到他们怎么诽谤我了吧。’德弗蒙说，‘你说得对，公民。哦天哪，哦天哪。’”

卡米尔望着火苗在吞信纸。他心想，他没让我读信；德·莫勒威尔还说了些别的什么吗？加布丽艾尔认为我们知道一切，可是你得好好地与乔治-雅克保持说法一致。“谁是信使呢？”

“那虫子不知道。门口收信的什么人都不认识。”

“你知道，对于维尼奥德来说，不会这么容易。这样的事也许根本就不可能。还有，这些文件，也许他们确实存放在什么地方。也许他们现在还在巴黎。”

“好，不管怎么说，”丹东说。“关于这件事，我能做到的并不是很多。但是我告诉你们一件事，当德·莫勒威尔签署他那封令人伤心的信件时，他签署的是路易的死亡令。我现在不会为卡佩竖起一根指头了。”

加布丽艾尔把头低下。“你输了，”她丈夫对她说。他轻轻地在她的颈背上抚摸。“去休息吧，”他说。“你需要平躺。卡米尔和我再喝上一瓶。今天，我白费时间和力气了。”

明天，人人都要表现出好像什么事儿都没发生过。不过，丹东倒是烦躁不安地在房间里到处走动。自从拆开这封信带来惊悸以来，他还没有完全恢复他的本来面目。只是眼下自控能力好像正在恢复，正往肌肉和神经里渗透。对此，他从来没有这么有把握过。眼下他的情

况正变得越来越糟。这他清楚。

---

[1] 英国英格兰东北部港市，简称纽卡斯尔。

[2] 这句话是在戏仿《圣经》上的这句话：“主啊，你是伸冤的神，伸冤的神啊，求你大放光芒吧。”（Lord， the God who avenges， O God who avenges， shine forth）

第5章

殉道者、国王、孩子（1793）

对国王进行的审判已经结束。城门已经关闭。人不会无罪执政，国民大会决定。仅仅因为出生就要把路易处以死刑吗？“这就是眼下局势的逻辑嘛，”圣-约斯特冷静地说。

早晨五点。位于万多姆广场的一栋房子里，所有的灯都点了。他们已经派人去叫外科医生过来，共和国能够提供的最好的医生。他们也已经派人去叫艺术家大卫过来，这样，他就可以看到殉道者看上去是什么模样儿了，这样，随着死亡在泯灭他的五官特征，不朽将把他的五官安放到一个更美好的世界中，他就可以一刻不停地观察。这就是共和国的第一位殉道者，他现在听到各种声音模模糊糊的，有的靠近，半熟悉、半陌生的，有的正在消失，变得遥远；他不同官能的感觉在一刻接着一刻地消失，与此同时，他的葬礼已经在隔壁房间里筹划了。他就是米歇尔·勒拜乐蒂尔，曾经的一位贵族，现在的一名代表。对他来说，至少是在现世此岸，他已经无所作为了。

大卫掏出铅笔。勒拜乐蒂尔长相丑陋，那也没办法呀。五官已在变软；一只胳膊松垮垮地放着，上面也没穿衣服，就像耶稣那只被抬进坟墓的胳膊一样。根据他的身体剪裁的衣服，因为有血，变得硬硬的，发黑了。大卫理了理他的衬衫，在脑子里给这个床上的僵尸重新穿衣。

几个小时之前，勒拜乐蒂尔在平等公园（就像我们这些日子里称呼皇宫一样）里的富力艾尔饭店吃饭。有个人走近他，一位陌生人，不过态度相当地友善，或许是为了祝贺他在投票支持卡佩之死问题上表现出来的坚定的共和立场。这位代表和蔼可亲，但是经过很多个整夜熬夜不睡觉之后，显得疲惫倦怠，他在椅子上把身体往后靠；这位陌生人从外套里掏出了杀猪刀，劈进了这位代表的体内，在肋骨下面右手的那一侧。

勒拜乐蒂尔被抬到他哥哥的家中，肠子破了，鲜血喷泻在他的侍

从身上，他身上有处伤口，你可以把拳头放进去。“我冷，”他低声说。“我冷。”他们把盖的东西堆到他身上。他低声说，“我冷。”

早晨五点：罗伯斯庇尔还在位于圣-奥诺雷大街上自己的屋子里睡觉。房门锁着，还插上了双门闩。布朗特狗躺在他门外，下巴稍稍张开，它那一双了不起的做着梦一般的爪子，为了追求更加美好的日子，在抓挠个不停。

早上五点：卡米尔·德穆兰，像他过去多少年以前在路易学院起身一样，从床上滚下，头脑完全清醒。丹东需要做一次演讲，试着强迫罗兰从部长位置上辞职。洛洛特翻了个身，嘴里一边在嘟哝着什么，一边伸出一只手来够他。他帮她把被子塞好。“再睡吧，”他低声说。丹东将用不着这个发言。他将拿着他拳头中皱皱巴巴的稿纸，他一边演讲，一边即兴发挥……可他这么做，并不是因为他非要这样，而是为了经常练习，为了打发时光，直到天亮。

寒冷像把刀子扎在他单薄的黑皮肤上。他安静地走着，摸索着穿过房间，不时把上了冻的水泼到自己脸上。要是他发出任何一点噪音，让莱特就会起来生火，之后告诉他，他胸部虚弱——他却不是这样——之后，不停地给他端上他不能吃的东西。首先，他给家里写上一封信……“你儿子，弑君者。”他伸手去拿几张新稿纸，为这个发言准备。洛洛特的猫呢，试探性地用爪子掸一掸他的钢笔，眼睛充满了怀疑；他用一只手顺着猫弓起的脊背来回地抚摸着，一边观望着拂晓不大情愿地爬上东边的郊区。蜡烛在强劲的穿堂风中噗噗地吐着蜡油，他把头迅速转回，因为恐惧，头绷得直直的；他就一个人，家具黑色的轮廓和雕画刻印映在墙上。像猫一样，轻轻地，他用冰冷的指头擦着他办公桌抽屉里放着的小手枪的枪管。冰冷的雨击打在街上的泥泞中，发出咝咝的声响。

早上七点三十分：在一个小房间里，火炉边上蹲着一位神父，还有临终的路易。“那里高高在上住着一位不可腐蚀的法官……你可以听到国民卫兵正开始集会……我对我的堂弟奥尔良做了什么事，他竟然以这样的方式来迫害我？……我可以忍受一切……这些人到处看到匕首和毒药，他们担心我会把我自己毁了……我正忙，等上几分钟……把你最后的祈福和祝愿给我吧，祈祷吧，它也许会使上帝开心，把我支撑到生命的尽头……克莱瑞，我的男仆，把我的手表和衣

服给他……”

十点三十分。外套从桑松助手的手中被夺走，被剪成一块块的碎布片子。革命广场上出售热馅饼和生姜面包。人们纷纷拥到断头台的四周，把碎布片浸泡在溅出的血流之中。

殉道者，勒拜乐蒂尔威严地躺着。

国王路易，被人用生石灰敷好。

在二月份的头一个星期结束之前，法国与英国、与荷兰以及西班牙开战了。国民大会承诺给予希望起来反对侵略的人们武装支持：战争打到城堡，和平就在村舍。财政委员会的康庞：“我们深入敌军领地越远，战争就会变得越昂贵，具有毁灭性。”

国内，食品供应不足，通胀飙升。在巴黎，公社与吉伦特派的部长们斗争，并试图安抚该选区的军事人员；它把面包价格控制在三个苏币，部长罗兰总是不停地抱怨用公家的钱做这样无能的事。在国民大会，山岳派仍然是一批不过是噪声喧嚣的少数。

无裤党人雅克·卢克斯在国民大会律师协会上说：“一定要有面包，因为哪里不再有面包，哪里就不再有法律，不再有自由，不再有共和国。”

骚乱发生在里昂、奥尔良、凡尔赛、朗布耶特、艾当佩，在万多姆，在库尔威尔，以及这里，巴黎城本身。

关于吉伦特派俱乐部，内政部的一名员工杜塔尔德这样说道：

“他们希望建立富人、商人和有产人士的权贵制度……假如我有选择，我应该更喜欢旧制度；贵族和神父们还有些德行，而这些人却一无是处。雅各宾派说什么？有必要制衡这些贪得无厌、道德败坏的家伙；在旧政权下，贵族和神父们构成了他们难以逾越的障碍。可是在新政权下，他们野心勃勃、毫无节制。他们会使人挨饿。有必要设定障碍挡住他们的道路，而唯一可做的事情就是号召暴民出来。”

关于罗兰部长，卡米尔·德穆兰这样说道：

“这些人对你来说只是造反的必要手段；为了实现革命服务，他们注定了要返回尘埃，被人遗忘；他们注定了让他们自己被那些比他们聪明，而且心甘情愿被不辞劳苦管理他们的人领导。根据这些犯罪原理，你的全部行径昭然若揭。”

关于吉伦特，罗伯斯庇尔这样说道：

“他们认为他们是绅士，是革命的正当受益人。而我们只不过是垃圾混混。”

2月10号大清早，路易丝·吉力把安东尼带到了他叔叔维克多家中。这两个婴儿——德穆兰的孩子，还有刚刚过完第一个生日的佛朗索瓦-乔治——将由他们的奶妈来回接送，在当日已经预料的事件中，这位奶妈将尽力过来看看他们不会饿得太厉害。

路易丝跑回商廊，发现安琪莉可拥有了这块场地。她母亲说，“年轻女士，提醒你，要是是在今晚，我们就不想你碍我们的事了。”

安琪莉可对她说，“孩子，别生怨气，你没必要到场。”

接着，露西尔·德穆兰到了。什么都不会使她没必要到场，路易丝充满怨恨地想着。露西尔穿了件黑色羊毛裙，一件雅致的背心；头发用一根三色绶带向上扎好。“上帝在上，”她边说边一屁股坐在椅子上，摊开双腿，好欣赏她穿的马靴的脚趾头。“如果有什么使我觉得讨厌，那就是产科的戏码。”

“如果你能做到，我亲爱的，我认为你会花钱请人由他们给你生孩子了，”安琪莉可说。

“我当然会，”露西尔说。“我真的觉得应该有什么更好的办法来对付这种事。”

这些女人好像是在找事情让露西尔做，不让她进入她们的谈话中。她听到加布丽艾尔说她“非常可爱、非常乐于助人”。她面颊火烧火燎的。她们不该议论她呀。

后来，露西尔准备要走的时候，她转身对吉力太太说：“别客气，只要你需要我，你知道，我能在半分钟之内赶到这儿。”露西尔的黑眼睛真是硕大无比。“对我来说，加布丽艾尔似乎不是她自己。她说她害怕。她希望乔治-雅克在这儿。”

“那可没法子帮，”吉力太太厉声地说。“他在比利时有他的正经事，好像这件事不能等。”

“不过——派人来叫我吧，”露西尔说。

吉力太太对她敷衍性地点了点头。在她眼里，加布丽艾尔是个善

良虔诚的姑娘，曾经受过严重的委屈；露西尔呢，比妓女好不到哪里。

加布丽艾尔说她想要休息。路易丝跟在后面回到了楼上，回到她父母那个逼仄、邋里邋遢的公寓里去了。她坐着，在想克劳德·杜鹏。如果露西尔晓得他对她是多么郑重其事——她是多么快可以做妻子了——她还敢把她当小保姆看待吗？

她母亲溺爱地笑了笑，不过在私底下她却感到胜利了。这么好的一个收获！等过了你的下一个生日之后，她说，那时候我们要开始提到这件事。十五岁太小。只有贵族阶层才在十五岁结婚。

克劳德·杜鹏其人才二十四岁，可他（已经，他父亲说）是塞纳河部门的秘书长了。对于这件事，她觉得难以兴奋。不过，他的相貌还算不错。

半个月前，她已经把他带过来跟加布丽艾尔见了面。她本以为他举止非常优雅轻松自在的；倒不是加布丽艾尔会一开始吓唬人；她能从加布丽艾尔的眼睛里读出赞许的意思来；她高兴得有些不安了，觉得明天她就能跟加布丽艾尔坐在一起，随便不拐弯抹角地谈起克劳德·杜鹏，说，难道你不觉得他是这种人，难道你不觉得他是那种人吗？假如加布丽艾尔真的赞成，假如她像她表面上那样喜欢他，那么也许她就会跟她父亲谈，之后，他们会说，好啊，就你的年龄而论，你向来显得挺成熟的，也许十五岁够大的了？为什么等呢？人生太短暂了。

可是，就在所有一切都在礼貌平静而且令人惊奇地进行之时——忽然冲进了市民丹东和他手下的人员。做了一些介绍。“啊，神童啊，”公民法布尔说。“著名的儿童管理员，来自摇篮的奇迹啊。现在就让我们见识见识。”

随后，他便用他的长筒望远镜看克劳德·杜鹏。

公民埃罗用一种浑浊的眼神凝视着克劳德·杜鹏，似乎无法弄懂他究竟是谁，是干什么的。“加布丽艾尔亲爱的，”他说，然后亲了亲他们的女主人；他坐定，给自己倒了一杯公民丹东最好的干邑威士忌后，便开始大声地用拖长的腔调讲述有关路易·卡佩的趣闻轶事来逗大家开心，当然，他对路易非常熟悉。这种做法已经够糟了，但是公民卡米尔却做得比这还糟：“克劳德·杜鹏，我一直盼望与你见面呢，”他

叹了口气，“我就是为了今天的这一刻才活着的。”他在沙发的一个角落处把身子蜷缩起来，把头放在加布丽艾尔的肩上，目不转睛地盯着克劳德·杜鹏的脸看：还时不时地继续叹息。

公民丹东使克劳德·杜鹏就部门事务接受一番尖锐的盘问；她没有怪他，这是他工作的方式。克劳德·杜鹏胆识过人，他的回答睿智果断，她心想；但是，当他特别说到要领时，公民卡米尔总是闭上眼睛，浑身哆嗦，好像这对他来说真是太令人兴奋了。“这么年轻，却这么完美无瑕的官僚，”法布尔嘟哝道。路易丝的确感到，假如加布丽艾尔对她还有一些关心，她也许会劝导公民卡米尔把头从她肩上拿开，不要再这么冷嘲热讽了。可是加布丽艾尔好像在享受这种喜悦。她用她背叛爱情的手臂，搂着公民卡米尔，看上去充满了柔情蜜意，但令人反感。

他们一进房间——她无法否认这一点——克劳德·杜鹏好像就萎缩了。他显得普普通通了。一旦公民丹东的问题回答好，他就对他失去了兴趣。之后，克劳德觉得要在他们的谈话中插进一句话都有困难。她觉得是该走的时候了。她站起来，克劳德也站了起来。“别这么快就走，”法布尔喊道。“你会伤了卡米尔可怜的心。”

公民丹东瞅了她一眼。他让她抬头望着他那张令人不安的脸。准确地说，他没笑。

她真够傻，傻到了把这件伤了她感情的事告诉了她母亲。“我不知道他是不是……完全就是我想要的那个人。你明白我的意思吗？”

“不，我不明白，”她母亲说。“上个星期，你跪着哀求我订好婚礼早餐，这个星期，你告诉我，在你在楼下遇到的那一帮邪恶之人旁边，他什么都不是。我们本该让你待在家里，我们绝不该让你跟他们混在一起。”

非常平静地，他父亲提醒她母亲，他的生活归功于公民丹东。

现在，在楼下（她没两三分钟就要上下奔跑），苏波尔毕耶尔医生进来看加布丽艾尔了，接生婆已经到了。安琪莉可·夏庞蒂尔在门口挡住她，“嘘”地一声叫她别进去。“瞧，我的天哪，你认为你要到那里，可你不想。请你相信我好吗？”在这个阶段，夏庞蒂尔太太看上去完全神志清醒。“仅仅从时间来看，一切顺利。现在，跟你一起离

开去睡觉吧。到早上，我们就要有个可笑的宝宝跟你一起玩了。”

又是楼上。她感到厌烦愤怒。她是我朋友嘛。我才是她真正的、她最好的朋友嘛；十五岁，我可没办法，我应该跟她在一起，我才是她想要留在她身边的人。她心想，我要知道公民丹东今晚在什么地方：而且是跟谁在一起？她心想，我并没有他们认为的那么多幻想。

下午十点：她母亲把头伸在门口。“路易丝，你下来好吗？丹东太太找你。”她的脸在说，这不符合我更明智的判断。

报复！匆忙之中，她自己绊了一下自己的脚。“出了什么事？”

“我不知道，”她母亲说。“你准备好了吗？”

“当然准备好了。”

“我提醒你，她身体不行了。生孩子不顺利。她得了——我不知道——一种难受的绞痛。情况不像是应该出现的那样。”

她跑在她母亲前头。他们遇到接生婆正好从房间出来。“你别让这孩子进去。”这位女人说道。“太太，我没法回答……”

“我上个星期就告诉过她，”路易丝哭着，痛苦的样子。“我说我会跟她在一起的。我说，假如出了什么事，我会照顾孩子们。”

“是吗？那么你真是个小傻瓜，是吗？许下了你自己不能兑现的诺言。”她母亲抬起手来，在她头的一侧轻快地点划了一下。

半夜时分，路易丝根据加布丽艾尔本人的要求，离开了她的公寓，又上了楼。她身子摊在床上，半身穿着衣服，半身裸露着。几个女人闭着眼的严肃脸庞出现在她的眼睑后面。露西尔已经在那儿，不再拿什么开玩笑了。她坐在地板上，依然穿着马靴，加布丽艾尔的一只手垂到她手中。

路易丝睡着了。上帝原谅我吧，后来她心想；可我的确睡着了，所有发生的事情都自己从我的大脑里给抹掉了，我还在快活地若无其事地做梦，所以，我后来愿意要汇报的情况我什么都没梦到。早晨的头班交通把她吵醒了。时间是2月11号。这栋房子好像相当宁静。她起身，敷衍了事地洗了一下，随便套上了衣服。她推开通向她父母卧室的门，开了一道缝隙；然后朝里望，她看到她父亲还在打呼噜，看到床上她母亲睡的这一边没有被搅动。她喝了半杯带馊味的井水，很快把辫子解开，把头发向外梳了梳。她往楼下跑。在楼梯的落脚处，

遇到了夏庞蒂尔太太。“太太——”她说。

安琪莉可身上裹了件披肩，肩头向上拽着，眼睛盯着地上。她推开路易丝，走了过去。她好像压根儿就没看到她；她脸上闪着光亮，有一道道纹路，生气的样子。然后到了楼梯梯级的顶头，她停下。又转回。一言不发；不过，之后，她好像觉得她必须要说什么话。“我们没有她了，”她说。“她走了啊，我的心肝宝贝。我可怜的姑娘已经走了啊。”她走到外面，进了雨中。

公寓里，火没生。位于角落的一张脚凳上，坐着奶妈，露西尔·德穆兰的孩子紧扣在她胸部。她看到路易丝时，抬起头，用手把孩子的脸遮起来。“走开吧，”她对她说。

路易丝说，“告诉我出了什么事。”

只是在那个时候，这女人似乎才意识到她以前就见过路易丝。“从楼上来的？”她说。“难道你不知道？五点钟。那可怜的女士啊，她一向待我好。耶稣啊，许她安息吧。”

“孩子呢？”路易丝说。她浑身变得冰凉。“因为我说过我会照顾孩子的……”

“一个小男孩。你没法确信，可是我觉得我们不会长久把他留在身边的。我朋友要他，他就住在我旁边。夏庞蒂尔太太说那样好。”

“无论怎么样都行，”路易丝说，“既然已经安排好了。佛朗索瓦-乔治在哪儿？”

“跟德穆兰太太在一起。”

“我去把他找到。”

“他一两个小时就好了。我该把他留在——”

哦上帝啊，路易丝心想。我许过诺言的。很快，她明白，孩子不是道德纽带，而是物质存在，他们有许多脆弱的、不耐烦的生命要求，她没法满足。

“丹东太太的丈夫马上就要回家了，”这个女人说。“他要说该干什么，谁该到哪里。你不用愁坏你的小脑瓜。”

“不，你不懂。”路易丝说。“太太说过，我要照顾好他们。诺言非要兑现才行。”

过了一段时间噩耗才传出去。五天之后，也就是2月16号，乔治-

雅克才在家中现身。他妻子已经下葬，不过一直没有时间收拾整理她的衣物；此外，他们一直还在等着他的意愿，仿佛他们知道不要在他前面办事一样，仿佛他们能够料到他那气愤、负罪和悲痛欲绝的情感会强烈爆发一样。

她的衣服有气无力地挂在壁橱里，仿佛是酷刑的受害者。在旧政权下面，女人被活活地烧死，男人在车轮下被碾死；他们经历的痛苦比她还要多吗？他不知道。没有人会告诉他。没有人想他获得任何具体的细节。在这栋死亡之屋，抽屉和箱子呼出清淡的花香。碗橱干净整洁。他发现她保留了许多瓷器。在她去世前的两天，她把一只杯子掉在地上。在塞弗尔，刚才他们还在设计一只新的小咖啡杯子呢。当你啜呷摩卡咖啡的时候，你也许在欣赏卡佩国王滴血的头颅——喷溅金色血滴的头颅，抓在桑松金色手中的头颅。

在她离世的那张床下面，女佣找到了她的一块手帕。一直不见的戒指在他本人的写字台上出现了。一个商人带着她三周之前预定好的织物到了。每天都会出现更多的关于一项半推半就的任务、一场未竟未遂的阴谋的证据。他找到了一本小说，上面标注了她的阅读位置。

原来如此。

第6章

秘史（1793）

孩子还活着，不过他不想见他。对于已经做好的安排，他没做评论。吊唁的信函成堆地摆在他的办公桌上。拆信的时候，他心想，写这些信函的每个家伙都是装模作样的伪君子：他们每个人都知道我是怎么对待她的。可他们写的信仿佛对此一无所知。他们写信的目的就是使他们自己获得我的注意，使他们的名字在我脑子里印象深刻。

罗伯斯庇尔的信写得老长，而且情深意切。信总是从私人方面的事悄悄转到政治方面的事——这就是马克西——然后呢——这就是马克西——话题重又转回。我不仅是你曾经的朋友，信中写道，我会是你朋友，直至生命的尽头。“从你我合二为一的那一刻起……”信中写道。即便是处于他眼下这种境况，丹东还是觉得这话说得过头了。他对信中的迷乱语气感到纳闷。

卡米尔倒是没有给他写信。他坐着，一言不发，低着头，索性由丹东说起往事潸然泪下，然后冲着他不住地胡言乱语一通，怪他这个疏忽了，那个粗心了。他不知道他在为了什么发火，为什么他的整个事业和品格突然要被检讨和反思，不过，好像冲着他大喊大叫，对丹东来说，倒是有好处。丹东借助于这种方法让自己变得身心疲惫。最后他睡着了。之前他还在纳闷，是否再有可能睡得着。加布丽艾尔似乎在那间红墙书房里阴魂不散，在菱形餐厅里阴魂不散，他的文员曾经在那里用过厕所；在卧室壁橱里阴魂不散，他们在那里一直分床睡觉，随着一个月一个月的过去，他们之间也越来越生分。

他把她用粗体字零零星星记下的日记翻出来。他阅读日记的每一页，旋即，对他来说，他过去的那些细枝末节毕现无遗了。他不愿意再有旁人看到这本日记，于是便把它放在火上烧了，每次烧毁一页，一边烧，一边看着日记的纸页，先卷曲，然后发焦。路易丝坐在公寓的角落：眼睛肿胀，五官变粗了，变模糊了。他没有把她遣走；几乎像是没注意到她一样。3月3号，他又动身往比利时。

三月份几乎就是灾难。在荷兰，粮尽弹绝的部队被打得落花流水，溃不成军。在旺代，造反变成了内战。在巴黎，暴民洗劫了商铺，砸毁了吉伦特派的印刷厂。埃贝尔要砍掉所有部长、所有将军的头。

3月8号，丹东登上了国民大会讲坛。爱国者绝对没有忘记他的突然现身给他们带来的震惊，也没有忘记他那一张因为无数个不眠之夜和旅行困顿而变得痛苦不堪的脸庞，那一张因为紧张和痛苦而变得苍白暗淡的脸庞。当他讲到叛国和遭人凌辱的时候，复杂而又伤心的情感有时候令他声音哽咽；又一次，他停住，望望他的观众，自我沉思了一会儿，然后摸摸自己脸上的疤痕。和部队人员在一起，他已经看到了刻毒、无能、渎职。增援部队必须人多势众，而且迫在眉睫。法国富人必须为解放欧洲出钱。今天必须投票通过增加新的税种，明天就要征收新税。为了对付反对共和国的阴谋家们，必须有个新法庭，一个革命者法庭：根据该法庭，被告没有上诉的权利。

从大厅中央，有人高喊："谁把犯人杀了？"国民大会一下炸开了锅：《九月屠杀参与者》的歌声撼动了大厅墙壁。山岳派那部分的代表一齐站了起来。主席扯着嗓门儿，高喊要大家保持秩序；他的铃铛在丁零零地响着。丹东站了起来，把脸转向公共画廊那一边。他的拳头在身体一侧握得紧紧实实的。喧闹的高潮刚一过，他就把自己的声音抛了过去，与它较量对抗："假如在九月份有这么一个法庭，因为那些事件而受到如此频繁、如此野蛮谴责的人就不会因为一点血而玷污了他们的名声。不过，我不在乎名声，或者说是好名声。如果你们愿意，就把我叫作饮血者吧。如果这意味着欧洲获得自由，我就要饮人类敌人的血。"

从吉伦特派那边传来一个声音："你说话像国王一样！"

他把下巴朝上一扬。"你说话像胆小鬼一样！"

他演讲了将近四个小时。外面，一群暴民正在集合，嘴里喊着他的名字。代表们按照他们集会的队伍排列站好，在鼓掌欢迎。就连罗兰，甚至布利索也都已经站起；他们想要逃跑。法布尔情不自禁地高喊道，"这是你的最佳表现、最好表现。"山岳派那边的人走下来，到了他这里。他被支持者的身体和手包围了；掌声在他耳边不停地响

起。马拉像是婚宴上的棺材虫一样，从被堵得严严实实的身体中挤着钻着过来了，他扯了扯他的衣袖。他低头朝着那双布满血丝的眼睛看了看。

“丹东，此时此刻属于你。”

“为什么？”他平心静气地说。

“为了独裁统治。所有权力非你莫属。”

他把脸转开。就在这个时刻，敬意和服从像磁铁般，把代表们席卷到一边了。罗伯斯庇尔朝他走去。每次我回家的时候，丹东心想，我都觉得你是伟大人物。罗伯斯庇尔的脸因为紧张绷得直直的；他看上去苍老多了，肌肉在下颌两侧聚成了团块。然而，他在演讲的时候，声音低低的，带着一丝犹疑不决和温文尔雅。“我本想看你的，但我又不想冒昧打扰你。在考虑到要说的事情这方面，我不是最拿手。我们的关系根本没亲密到什么都不必要说这个程度。我觉得，这是我的过错。我为此感到后悔。”

丹东把一只手放到他的肩上。“我的好朋友，谢谢你。”

“我写信——我当时觉得，你知道，这些信没什么益处。不过，我要你知道你可以信赖我。”

“我会。”

“我们之间没有竞争较量。我们没有政策方面的分歧。”

“瞧这个，”丹东说。“听听他们在为我欢呼。因为我拿不出来司法部的账目，他们朝我脸上吐痰已经吐了几个星期了。”

法布尔用臂肘挤出一条路，过来。他在一直注视着。“吉伦特派关于新法庭的成立将要分裂。布利索将会支持你，维尼奥德也会。罗兰和他的朋友们反对。”

“他们已经从共和主义中叛变，”丹东说。“他们把精力耗在妄图毁灭我这方面。”

代表们依然围着他，在沸腾般地你挤我拥，把他包围起来。法布尔时而朝左，时而朝右，弓着腰，仿佛是他在领功受奖一样。演员卡洛特在高喊，“棒极了，丹东，棒极了！”他那胆汁般颜色的黄脸因为情绪激动一下子给充了血。罗伯斯庇尔已经退走。但是掌声还在鸣响。外面，一群人正在为他高呼。他动也不动地站着，用一只手在脸上摸了摸。卡米尔挣扎着从人群中穿过，走到他身边。丹东甩开一只

手臂越过他的双肩。“卡米尔，就让我们正好回家吧，”他说。

路易丝现在耳朵一直竖着。只要她一听到他回到巴黎，她就下楼，让玛丽和凯瑟琳开始干活。孩子们眼下在维克多·夏庞蒂尔的家里，他如果还没有见到他们，或许这样蛮好。不论他在什么时候到家，她总要为他把晚饭准备妥当。他不可以回到一个除了用人之外便空空荡荡的家里嘛。他母亲下来了五次，接她上楼。“你什么意思呀，”她说，“把你自己跟那个畜生纠缠在一起？你对他可没有什么义务要尽。”

“他或许是个畜生。可我知道加布丽艾尔本想要得到什么。为了他的舒适，她本想要把样样事情都做好的。”

她坐在加布丽艾尔的椅子上，仿佛要把她的鬼魂吓退。从这里，她心想，加布丽艾尔已经看到政府的崩溃了。从这里，她已经看到王位摇摇欲坠了。她的举止方式总是平淡朴素，毫不做作；她的习惯就是一个安静的家庭主妇的习惯。她学会了适应这些嗜血成性的男人。

午夜的钟声敲响了。“目前他不会回家了，”凯瑟琳说。“你即使不睡，我们还要睡呢。他就在附近，我们猜得出。今晚他不会回来。”

第二天早晨六点钟，公民丹东自己静悄悄地进了屋，为了换身衣服。她把他吓了一大跳，这个脸色苍白的孩子，有失斯文地瘫倒在加布丽艾尔的椅子上。他把她抱起来，从椅子上换到了沙发上。他把一件毛毯扔在她身上。她没醒。他拿好自己需要的东西走了。

在附近的地方，露西尔起身，穿好衣服之后，在泡咖啡。卡米尔在写作，要给丹东在那天之后将在国民大会发表的演说写份提纲。“这儿安静勤勉的气氛蛮浓嘛，”丹东说。“这是我喜欢看到的情景。”他双臂搂着露西尔的腰肢，亲了亲她的颈背。

“看到你回到你的日常事务中，我感到高兴，”卡米尔说。

“你知道吗，那个小姑娘当时在等着我呢。吉力的女儿。她在椅子上睡着了。”

“真的？”露西尔和她丈夫闪了闪他们的黑眸子，对视着。这些日子，他们真的不需要说话。他们已经通过别的方式使交流完美无瑕。

3月10号：天气格外寒冷，是那种使人呼吸感到疼痛的寒冷天

气。克劳德·杜鹏来访，向她正式提出求婚。她爸爸告诉他，虽然她年纪还这么小，但是他们在心理上倾向于同意这门亲事在年内办妥；这里的事向来不易，他说，然后他（私密地）告诉克劳德·杜鹏，“我们想让她到一种不同的氛围中去。对于她这般年龄的小女孩而言，她看到的听到的太多。当然，她失去了朋友，经受了一次严重打击。婚事安排会让她的心思从这件事上转移开。”

她对克劳德·杜鹏说，“我真的真的抱歉，我不能嫁给你。不管怎么说，现在还不行。你愿意做好准备等上一年吗？我向我死去的朋友许过诺言，我要照顾她的孩子。假如我是你妻子，我就有其他义务要尽，我只好住在另外一条街上。我觉得公民丹东就是那种人，他会很快给自己另寻新欢。等他们有了继母，我会愉快地离开这儿，不过，要等到那个时候才行。”

克劳德·杜鹏看上去被吓得一愣一愣的。他原以为一切问题都解决妥当。“我不能接受这个决定，”他说。“加布丽艾尔·丹东对我来说是个通情达理的女人。她怎么能让你许下这个诺言呢？”

“我不知道怎么会发生这种事，”路易丝说。“可是，的确发生了呀。”

杜鹏点了点头。“好，”他说。“我不能说我理解你，或者说我喜欢这样，但是，如果你说等，我就等。一诺千金，不管多么不幸。不过，我亲爱的，为我做一件事——只要你能，请你远离乔治·丹东。”

她做好吵架的准备了。克劳德·杜鹏走了之后，她母亲便放声大哭；他父亲坐着，一脸的严肃庄重，好像为有关人员感到非常、非常地难过。她母亲叫她傻丫头；她抓住她的肩，摇呀晃呀，说，别告诉我你许过诺言，根本不是那样；坦白交代你的心事，把你的心事吐出来，你一定是迷上这些人中的哪一个了。是谁，说呀——是那个记者，是吗？你可以把他的名字说出来，路易丝说。名字又不会把鬼召来。她突然看到面目狰狞而又痛苦的加布丽艾尔，坐在她的沙发上，在笑，对着克劳德·杜鹏在咯咯咯咯地发笑，加布丽艾尔身子暖洋洋的，她还活着，她肿胀的手在卡米尔的肩头来回地拖。滚烫的眼泪顺着她的面颊唰地奔涌出来。你这个小妖精，她母亲说；然后狠狠地抽了她一个耳光。

这是一个月内的第二次了。她心想，人间这边变得和阴间那边正

好一样。

“你又要去比利时了？”她问丹东。

“这将是最后一次，我希望。这些日子，国民大会需要我。”

“还有孩子们，他们要回家吗？”

“是的。用人能照顾他们。”

“我不会把孩子交给用人。”

“你做得太多。你不该当护士加保姆。你该出去好好享受。”

他纳闷，有点模模糊糊的，一个体面的十五岁女孩干什么才算享受呢。

“他们习惯我了，”她说。“我喜欢照顾他们。你能解释给我听听，你离家在外的时候要干什么吗？”

“我要去见杜姆雷兹将军。”

“你为什么非要不停地去见他？”

“噢，这复杂。他最近做的一些事情好像不是非常革命。比如，我们在整个比利时建立了雅各宾派俱乐部，而他呢，正在关闭那些俱乐部。国民大会想要知道是什么原因。他们觉得，如果他不是爱国者，他也许就非得要被抓起来才行。”

“不是爱国者？那么他是什么人？奥地利人的支持者？或者国王的拥护者？”

“没有国王了。”

“不，有。他被关在监狱里面。现在太子就是国王。”

“不，他什么都算不上——他只是个普通小男孩。”

“如果真是那样，你为什么还关着他？”

“你是个多么能言善辩的孩子！你关注大事？你阅读报纸？”

“是的。”

“那么你会知道法国人已经决定不要国王了。”

“不，巴黎已经决定。这大不一样。这就是我们为什么有内战的原因。”

“可是，孩子——来自整个法国的代表都投票赞成结束君主制度。”

“但是，他们不会同意普选。他们不喜欢。”

丹东好像没有感到高兴。“这些都是你爸妈的观点吗？”

“我妈妈的观点。也是我的观点。我爸爸没有观点。他想有看法，可他不会冒险。”

“你一定要非常小心，因为，显而易见，你爸妈都是保皇派，如今，当保皇派可不是件安全可靠的事情。你讲话一定要非常小心。”

“难道不允许人们讲出他们喜欢的东西吗？我原以为这样的情况是出现在《人权宣言》里。言论自由。”

“允许你表达你的观点——但是，我们现在处于交战状态，所以你的观点不可以具有叛国性质或者煽动是非性质。你懂它们的意思，这些词？”

她点点头。

“你一定要记住我是谁。”

“你不会被人遗忘，公民丹东。”

“到这儿来，”他说。“让我试着给你解释。”

“不，”

“为什么不？”

“我爸妈禁止我单独跟你在一起。”

“可你是单独跟我在一起。怎么啦，他们觉得我要使你成为一个小雅各宾？”

“不，他们担心的倒不是我的政治。他们担心的是我的贞操。”

他咧嘴笑开了。“所以，这就是他们对我的看法？”

“他们觉得你习惯了占有你想要得到的东西。”

“他们觉得我不值得信任，单独跟一个小女孩在一起？”

“是的，他们就是这样认为的。”

“我希望你去告诉他们，”他说，“在我一生中，我从来没有在女人身上耗费过力气，投入过注意。尽管我周围有个漂亮女人，给了我某种特别的挑逗——把这件事告诉你妈妈，她会知道我到底是什么意思。告诉我，他们就因为这件事觉得我跟别人不一样吗？他们有没有警告过你关于卡米尔的情况？因为，我向你保证，如果你单独跟卡米尔在一个空荡荡的屋子里，他会认为，采你的花是他积极主动的义务。是他主动的爱国义务。”

“采花？这是什么表达！”她说。“我原以为卡米尔一直跟他岳母发

生性关系的呢？”

“你究竟是从哪里听到这些故事的？”突然，她触发了他从来深深藏在外表下的那股怒火。“告诉你实话，你爸妈把我看得这么坏，令我感到讨厌。我妻子已经过世一个月——他们认为我是个畜生吗？”

那完全就是他们对他的看法，她心想。“那么，你对女人已经死心？”

“可能不会永远。就眼下而言，是这样。”

“你觉得这样做非常道德吗？”

“我觉得这表明我对我妻子的尊重。她已经过世。”

“要是她活着的时候，你这样做，那才表明你对她有更多的尊重。”

“我们应该不要继续这样交谈下去。”

“哦，我觉得我们应该。等你从比利时回来吧。”

3月17号，他离开巴黎，身边带着代表拉克洛瓦克斯。到目前为止，他们彼此已经相当了解；他本可以把加布丽艾尔想要知道的一切告诉她的。

3月19号，他在布鲁塞尔；不过，等他们追上杜姆雷兹的时候，他已经在尼尔威登吃了个败仗。他们在后防行动最活跃的地方找到了他：“在鲁汶见我，”他说。

“可是，国民大会算什么东西？”同样在那个晚上，他气呼呼地问。“三百个傻子，由两百个混账领导。”

“至少，你要遵守说话体面严肃的规矩吧，”丹东建议道。

将军盯着他看。有一会儿，他看到有人把痰吐在自己的剑上；但是没有穿宽大的长袍，这显得不是相当得体。

“我的意思是，”丹东说，“至少你应该给国民大会写一封信，承诺要对你本人的行为，对你关闭雅各宾派俱乐部，对你拒绝与国民大会代表共事做详细解释。哦，还要对你的败仗做解释。”

“妈的，”杜姆雷兹说。“有人向我承诺，给我三千兵马。让国民大会给我写封信吧，解释为什么在途中他们无影无踪了！”

“你知道要有抓你的行动吗？在安全总委员会，他们都是些脾气暴躁的家伙。代表勒巴已经发言，公开反对你——我听到了，他是一

位罗伯斯庇尔非常尊敬的年轻人。还有大卫。”

“委员会？”将军说。“让他们试试！在我的部队里？大卫打算干吗，用他的画笔揍我？”

“将军，做到不轻浮才是明智之举。想一想革命法庭。我觉得它在失败和叛国之间不会做出什么区分的，而你就是刚刚让法国吃了败仗的人。你跟我说的这些话，最好小心谨慎一点，因为我在这儿判断你的态度，然后再把你的态度向国民大会和国防总委员会汇报。”

他大吃一惊。“不过，丹东，难道我们不是好朋友吗？我们一起共过事的嘛，看在上帝的分上，我快认不出你了。出了什么事？”

“我不知道。也许这是长期禁欲的后果吧。”

将军抬头直视丹东。看不出什么名堂。他又把目光转开，嘴里嘟哝道，“各种委员会。”

“将军，各种委员会有影响啊。这我们正在开始发觉。假如委员们齐心协力工作，那么取得的很多成将会惊人。各种委员会很快就要举行革命。部长们已经在委员会的监督之下行动。这些日子，当个部长没什么大不了。”

“是的，我听说过什么了，关于部长们受到阻拦不允许进入国民大会的事？”

“只是临时拘留而已。暴民设置障碍，阻止他们进入外交部，防止他们干预辩论。你也许会高兴地得知，战争部显示出胆大过人的军人品格，翻越围墙逃跑了。”

“这压根儿不是玩笑，”将军说。“这是无政府状态。”

“我当时想要他们通过我的措施，”丹东说。

杜姆雷兹让他自己弯着腰，坐在椅子上。他把前额放在握紧的拳头上面。“上帝啊，”他说，“我活该。到了我这把年纪，人家应该想到退休的。丹东，你告诉我，巴黎情况怎么样？我的所有忠心耿耿的朋友们怎么样？比如，马拉？”

“医生还是原来的老样子。也许，脸色更黄了，干枯得不像样子了。现在他在进行一种特别的沐浴，为了减缓疼痛。”

“什么沐浴都会有用的，”他嘟嘟哝哝地说。“哪怕是非常普通的澡。”

“有时候，这些特别的沐浴使他待在家里。我恐怕这些沐浴改变

不了他的脾气。”

“卡米尔还能跟他谈话吗？”

“哦能。我们有个通话线。这是必要的，他对人民的影响举世无双，无人匹配。埃贝尔还在梦想，有朝一日他也会拥有同样大的影响呢。不过，当你对之刨根究底的时候，人们都不是傻瓜。”

“年轻公民罗伯斯庇尔怎么样？”

“看上去苍老多了。还在玩命地工作。”

“还没有娶那个蠢姑娘吗？”

“是的。不过他一直跟她同床。”

“现在还是？”将军扬了扬眉。“这是未办手续先结婚嘛，我觉得。不过当你想到他可能过得很滋润的时候，如果他想……丹东，这是一场悲剧，悲剧啊。我觉得，在所有这些委员会当中，他没有担任什么委员吧？”

“是的。他们不停地选他，可他就是拒绝任职。”

“这就奇怪了，是吗？他不想搞政治。我根本不了解，有人像他一样为了避开权力而斗争。”

“他的权力够多的了。他更喜欢非官方权力，就这些。”

“他令我害怕。我会觉得，他也令你害怕。不过，随它去。告诉我，那个漂亮的玛侬怎么样了？”

“他们说，还在恋爱。恋爱中的女人应该都是温柔的，惹人怜爱的，是吗？你应该听到她为她在国民大会的朋友撰写的发言稿吧。”

“你孩子当时活下来了吗？”

“没有。”

“对不起。”将军抬起头。“听着，丹东。有件事我想要告诉你。不过你得先把有件事告诉我。”

“我也爱你。”

“现在轮到你轻浮了。听着。注意。罗兰给我写过一封信。他请我调转部队，朝巴黎进发。为了恢复那里的秩序。而且，为了——如他所写的那样——镇压某一派系。他的意思是，雅各宾派。镇压罗伯斯庇尔。还有你。”

“我懂。你手头有他的信吗？”

“有。但我不会把信交给你。我没告诉你这件事，以便在你的革

命法庭前面可以高度赞扬你的罗兰。我告诉你是为了表明，对我的忍耐宽容，你还欠我的呢。”

“你被诱惑得心里痒痒的吧？”

“好了，公民，你在布列塔尼的朋友怎么样了？”

“我不知道你在说什么。”

“嘿，丹东，你太聪明了，不可能这样浪费时间。你与布列塔尼移居国外的人有很多联系。你一直跟他们保持联系，万一他们成功。在吉伦特派俱乐部的长凳上，在下院，你有朋友。你在部队，在每个部门的岗位上都有人马；你从欧洲的每一个王室都拿了钱。”他抬起头，把他的下颌撑在指节上。“这三年来在欧洲烤过的馅饼没有一块没被你的指头碰过。你多大年纪了，丹东？”

“三十三。”

“上帝啊。噢，我觉得革命是年轻人的事业。”

“将军，你说的这些话有什么要领吗？”

“有。回到巴黎，让城市为我的部队开进作好准备。让他们为君主制度作好准备，一个当然会完全受到宪法制约的君主制度。小太子坐上王位，奥尔良当摄政王。这对于法国来说最好，对我来说最好，对你来说也最好。”

“不。”

“那你要干吗？”

“说得更直白一些，我要回去告罗兰——还有布利索。我要把他们从国民大会扔出去。罗伯斯庇尔和我要把我们的才华、我们的影响凝聚在一起，我们要为达到和平解决杀出一条路。不过，如果欧洲不愿讲和，那么就期待它的到来吧，我要把全国人民武装起来。”

“那样你相信吗？你相信你能把吉伦特派人从国民大会扔出去吗？”

“我当然能做到。这也许要花上几个月的时间，而不是几个星期的时间。不过我有办法做到。根基已经为我打好了。”

“难道你就不累？”

“现在我一直身心疲惫。自从我投入这份事业以来，我就一直在努力从这个该死的事业中挣脱出来。”

“我不信你的话，”杜姆雷兹说。

“随你的便。”

“共和国才成立六个月，可是它却在分裂啊。它没有凝聚力——唯有君主制度具有这种力量。肯定，这你能看出来吗？我们需要君主制度把全国凝聚在一起，然后我们才有可能赢得战争。”

丹东摇了摇头。

“胜者捞钱嘛，”杜姆雷兹说。“我本来以为，哪里最容易得手的钱最多，你就到哪里去的。”

“我要维护共和国，”丹东说。

“为什么？”

“因为这是仅有的唯一诚实的事情。”

“诚实？使你的人民陷入其中？”

“情况也许是，共和国每一部分都已腐败，都已有毒，不过大家一起承担吧，是的，共和国是项诚实的事业。是的，它有我，有法布尔，有埃贝尔——不过它也有卡米尔。在1789年，卡米尔为了共和国本要去死的。”

“在1789年，卡米尔的人生中没有丝毫利益攸关的事。现在问问他——现在，他拥有了财富和权力，现在他有了名气。问问他，他现在是不是还愿意去死。”

“有罗伯斯庇尔。”

“哦，是的——罗伯斯庇尔愿意去死，为了远离那个木匠的女儿，这一点我并不怀疑。”

“你决意要做个完全愤世嫉俗的人，将军。对此我无能为力。不过要关注我们——我们要制定一部新宪法。它与世界上曾经有过的任何宪法都不相同。它要规定人人接受教育，人人都有工作。”

“你永远无法落实。”

“是的——不过，就当希望也是个德性吧。而且，这会给我们名字增添光辉。”

“我们已经说到你的要害之处了，丹东。你是个理想主义者。”

“将军，我得睡觉。我前面还有路要赶呢。”

“你回到巴黎，直接到国民大会去斥责我。或者到你的某个委员会去。”

“难道你比我还清楚？我不是个斥责他人的人。但是，别欺骗你

自己——会有其他人这么做的。”

“可国民大会还在期待你的汇报。”

“它可以细细品味自己的期待，一直品味到我作好准备。”

将军突然站起来，在摇曳的灯光中显得威风凛凛，而且有所警惕。“晚安，公民丹东。”

“晚安，将军。”

“改变主意了？”

“晚安。”

3月23号，巴黎：“嘘，”丹东说。

“终于，”路易丝说。“回来了。”

“是的。嘘。你一直在干吗？”

“从窗口那边观望。”

“为什么？”

“我就是有个感觉，你也许要回家了。”

“你爸妈看到我了吗？”

“没有。”

玛丽说，“哦，先生啊。”她用手捂住嘴。“没有人告诉我们要等你啊。”

“这一切是怎么回事？”路易丝说。她在低语。

“这是秘密。你喜欢秘密，是吗？宝宝们睡了吗？”

“当然睡了。九点多了。你的意思是，这个秘密就是你回来了？”

“是的。你得帮我躲一下。”

看到她漂亮的嘴巴朝下张开，他获得了一种满足。

“你遇到麻烦了？”

“没有。不过，要是人家知道我回来，我就得直接向国民大会汇报。我想要睡上个二十四小时——没有骑术学校，没有各种委员会，没有任何政治。”

“这才是你所需要的东西，我笃定。但是杜姆雷兹将军——但是，他们不是在期待着要听到他说了什么吗？”

“他们会知道得够快的。所以，你愿意帮我躲一下，是吗？”

“我看不出来人家怎能把像你这样身高个大的人藏起来。”

“我们试试看，好吗？”

“好的。你饿了吗？”

“我们好像正在坠入一种不是真实的家庭里，”他说。蓦地，他从她身边转身经过，一下子坐到椅子上，在眼睛上面把手指头缠成辫子。“现在，我就是无法想出继续下去的办法……无法想出怎么继续我的人生的办法。我唯一能够表示尊重她的办法就是，通过坚持她不赞成的想法……我心想，我们没直接看到，不过，她重视真相。通过追寻那个真相，我离她所相信的东西或者离她会觉得可以接受的东西，走得更远了……”她看见他在哭。“为此原谅我吧，”他说。

她朝前移动，站在他椅子的后面，把一只手放在椅背上。

“我觉得你以前爱她，”她说。“从你的角度看。”

“我爱她，”他说。“从任何人的角度看我都爱她。根据任何人的标准。也许有段时间，我觉得我并不爱她，但是，现在我知道不一样了。”

“如果你以前爱过她，公民丹东，你为什么以前还在别的女人床上过夜呢？”

他抬头朝她看了一瞬。“为什么？色。政策。自我膨胀。我认为你觉得我是个粗暴之人，不通情达理。我认为你觉得我能忍受这类的审问。”

“我没有说这样就是残忍心狠。我这么说，只是因为你不可以开始为并不存在的事情悔恨。对于你们彼此而言，你已经死了——”

“不。”

“是的。你现在还没弄懂你是什么人。记住，她跟我说过。她感到孤独，她感到处于威胁之中；她觉得，你知道，你在算计着要跟她离婚。”

他感到惊诧极了。“这个想法没有在我的脑子里出现过！我为什么竟然要跟她离婚呢？”

“是的，你为什么竟然？你得到了婚姻带来的所有方便，但是却丝毫没有承担婚姻义务。”

“我根本不会跟她离婚。要是我知道她在想这个的话……我会让她放心了。”

“难道你居然看不出来她感到害怕吗？”

“我怎么会看得出来？她从来没对我说过嘛。”

“你从来不在家里。”

“不管怎么说，我根本不懂女人的心思。”

“该死，”她说。“你把这个说得像是件值得引以为豪的东西一样，是吗？听着，从你们所有的表现上，我熟悉你们这些了不起的男人，我确信，我不知道用什么词来表达你多恨我。你在拯救国家的时候，我有时候跟你妻子坐在一起。”

“我们得履行我们的社会责任。”

“你们绝大多数人借助于早上九点开始喝酒来履行社会责任，然后把白天的时间用来筹谋你们能够怎样互相在对方的背上刺上一刀，怎样跟彼此的老婆勾搭通奸。”

“倒是有个例外。”他笑了。“他的名字叫罗伯斯庇尔。你不会喜欢他。当然，以前我从来没想到过，在你眼中，我们必须看上去是什么样子——一帮醉醺醺的中年色鬼。好了，路易丝——你觉得我该怎么办？”

“如果你想要把你当成一个人来拯救，你就应该脱离政治。”

“当成一个人？”他轻声地问。“别的可能性是什么呢？”

“我认为你知道我的意思。最近这些年来，你活得不像一个真正的人。你得回到你曾经是的那个人，在——之前，”她做起手势了。

“是的，我知道。在愚蠢之前。在亵渎之前。”

“别。就是别发笑。”

“我没笑。不过你的判断倒是非常严苛，是吗？对我来说，还有多少希望，我吃不准。假如我要放弃我的事业，我知道我将怎么开始做到。”

“如果你拿定了主意，我们可以找到办法。”

“我们可以？你这样认为？”

他在大笑，她心想。“如果我只是从报纸上对你有所耳闻的话，我就应该觉得你是个魔鬼。我就应该感到不敢与你一起呼吸同样的空气。不过我了解你。”

“我看得出，你已经给自己确定了一项任务。你打算把我从我自身当中拯救出来，是吗？”

“我是人家告诉我要这么做的，我许过诺言。”

现在，每当她想到这事儿的时候，她无法确定，当时许诺的条件是什么。加布丽艾尔把自己的孩子留给了她，可是，她把自己的丈夫也留给她了吗？

第二天早晨，她对用人做了严格交代。她们不可以对任何人提起先生在家。七点钟之前，她就早早地下了楼。他已经起身，穿好衣服，正在阅读信件。“那么你到底还是要出去，公民丹东？”

他抬头一瞥，发现她感到失望。“不，我就待在这里。不过我没法入睡……我脑子里的东西太多。”

“要是有人来，问起你是不是回来了，咋办？”

“撒谎。”

“你说话当真？”

“是的，我需要时间考虑。”

“我觉得你想的东西不会是什么大的罪恶吧。”

“自从昨晚以来，你变得非常没大没小了。”

“别不停地嘲笑我。要是有人来，我不会让他们进来，我去买东西的时候，要是我遇到人——”

“派玛丽去。”

“我正把她留在家里。她也许会把你说出去。我会说，我没看见你，而且也没指望你回来。”

“说到点子上了。”他转身回到他的信件上。他说话够温和的了，不过也暗示了疲乏和无聊。我不知道该如何跟他谈话，她心想。我希望我要是露西尔·德穆兰多好啊。

九点钟，她气喘吁吁地回来了。他坐着，面前放了一张空白纸张，眼睛闭着。“写不下去了，”他边说边睁开眼睛。“哦，词语沉下去了，不过它们算不上是让灵魂痛苦不安的东西。我有个记者，真是件好事。”

“你计划什么时候露面？”

“明天吧，我觉得。为什么要问？”

“我觉得你再也没法躲藏了。我见到了你的记者。他知道你在这儿。”

“怎么知道的？”

“噢，他不知道，但是他认为你就在这里。我否认了，当然。我可以告诉你，完好无损地回来，我感到幸运。哪怕我说的一个单词，他都不信。”

“那么你最好去向他表示你的歉意，然后告诉他——秘密地——他说得对。求他保护我，不要让我遭到委员会人员的骚扰——告诉他，我还没有决定我该怎么处理杜姆雷兹。还要告诉他，今晚要搁下手中正在做的事，过来跟我一道儿一醉方休。”

“我竟然要传递这样的音信，我还没把握。这属于荒淫无度。”

“如果你认为这就是人们因为道德堕落才做的事，”他说，“你要学的东西还很多呵。”

第二天早晨，路易丝早早地起来。她母亲冒冒失失地从房间出来，边走边系紧睡衣。“这个时候就起身！”她说。她非常清楚丹东的用人不在公寓里睡觉，而是睡在中间过道的地板上。“你要单独跟他在一起，”她说。“可是，你是怎么进屋的呢？”

路易丝把拿在手掌心的钥匙给她看了看。

她十分安静地让自己进了屋，开了书房的门，然后把书房的门关上；如果丹东已经起身，他就在书房；不过，她猜他会在那里。卡米尔站在窗户边上：穿着衬衫，别着胸针，穿着马裤，蹬着靴子，头发没梳。丹东的桌上到处都是文件，上面是别人的笔迹。“早上好，”她说。“你醉了吗？”

她注意到，他只花了片刻的功夫就突然变得很是惹人生气了。“我看上去是醉了的样子吗？”

“没有。公民丹东在哪儿？”

“我已经把他给解决了。最近三个小时，我一直忙于肢解他的尸首。你愿意帮我的忙，把他的残肢搬到楼下门房那里去吗？哦真的，路易丝！他在床上睡着了，你认为他在哪里呢？”

“他醉了吗？”

“醉得非常厉害。关于酒醉，喋喋不休说这么多废话，为什么？”

“他说这就是你要干的事。喝醉。”

“哦，我明白。你当时就感到震惊了？”

“非常震惊。你一直在写什么呢？”

他转移到丹东的办公桌边，在那儿，他可以坐在椅子上，抬头完完全全地直视着她。“一篇辩论文章。”

“我一直在读你的作品。”

“不错，是吗？”

“我觉得不可思议地残忍和具有破坏性。”

“如果像你这样的小姑娘认为不错，那我就没有多大出息了，是吗？”

“我不认为你能让你的辩论立场站得住脚，”她说。“如果这些全是你写的话，我不认为你会一直醉得厉害。”

“我可以在任何情况之下写作。”

“也许这倒说明了其中的一些情况。”她翻过几页。她意识到他严肃正经的黑眸子紧盯着她的脸。他脖子上有条银色项链；靠着项链的是他衬衫折痕里隐藏的东西。他或许曾佩戴过十字架？情况也许不像他们想象的那么糟？她想要摸他，十分急切地，感觉有一种要弄清事情真相的虔诚需要；她一下子就意识到一种危机点了，她的忏悔师会把这种情况叫作“诱惑的那个瞬间”。他感觉到了她凝视的方向；他从衬衫里拿出一只雕花银碟，一只小盒子。盒子里，不用说，他给她看的是一把光洁卷曲的头发。

“露西尔的？”

他点了点头。她把这个小盒子抓在自己的左掌心；她的右手指头擦着他喉咙底部的皮肤。完了，一刹那就做了，完了。她倒情愿在位于她身体的水平面上把自己的手剁掉。“别担心，”他说。“你要从我这里成长懂事。”

“你真是极度空虚啊。”

“是的。好像没有什么理由我应该学会不要这么空虚吧。不过你，女公民，得要学会别伸手乱摸。”

他讽刺挖苦的语调这么厉害，她快要放声大哭了。“你为什么如此促狭地对我？”

“因为你通过问我是否喝醉开始了今天的谈话，这种问法就是按照今天的标准来看也被视为不礼貌，还因为，假如有人在天亮的时候要把他们的力量释放出来，你设想一下，他们有了要打架的情绪。路易丝，在你脑子里把这事儿要弄得非常清楚：如果你认为你爱上了

我，你最好再想想，你最好以闪电般的速度不要爱我。在这儿，我不想有一点点被人怀疑的空间。丹东获准才对我的妻子有所动作，还有，我获准对他的妻子有所动作，这是截然不同的两码事情。”

沉默。“麻烦别摆脸色嘛，”卡米尔说。“你已经把其他一切安排妥当了。”

她开始哆嗦。“他说什么了？他告诉你什么了？”

“他迷上了你。”

“他这样告诉你的？他说了什么？”

“我为什么竟然纵容你？”

“他什么时候说的？昨晚？”

“今天早上。”

“他使用了什么词语？”

“哦，我不知道什么词语。”

“词语是你的职业，是吗？”她冲着他大喊。“你肯定知道什么词语。”

“他说‘我迷上了路易丝’。”

很好；这她不相信；不过让我们继续往下说吧。

“他认真吗？他是怎么说的？”

“怎么说的？”

“怎么说的。”

“以惯常的早晨四点钟的方式呀。”

“那是什么方式呢？”

“你结了婚，就有机会弄清楚了。”

“有时候，”她说，“我觉得你是个魔鬼恶棍。我知道，这个词过分，可我确实就是这么认为的。”

卡米尔羞愧地垂下了睫毛。“当然，一个人尝试嘛。不过，路易丝，你不应该对我太心狠，因为，某种程度上说，将来你非得要跟我在一起生活。除非你打算试着去把他拒绝掉，但是你不愿意那样尝试，是吗？”

“我倒要看看。不过，我未必相信你的话。有关所有事情。”

“他想跟你睡觉，事情就是这样，你看得出来。他想不出任何办法来做，除了娶你。乔治-雅克，一个值得尊敬的人。一个值得尊敬

的、平和的、家庭型的人，他是。假如我早就形成自己的雄心壮志，肯定，情况会大不相同。”

卡米尔突然身体向前瘫倒，臂肘放在办公桌上，手捂住嘴。刹那间，她不知道他是在笑还是在哭，不过，是哪一种情形很快就会明白。“你想要笑就笑，”她不咸不淡地说，“这，我正在慢慢习惯。”

“哦，好，好。如果我告诉法布尔，”他在抽泣和喘息之间说话了。“关于这次谈话，我说过的话，他不信。”他擦了擦眼睛。“我恐怕有很多事情，你一定要习惯。”

她低头看着他。“难道你不像那般冷漠？”

“不。”他站了起来。“我觉得我最好缓缓神，定定心。乔治-雅克和我今天正被选进一个委员会。”

“哪一个委员会？”

“你真的不想知道这些详细情况，是吗？”

“可在选举举行之前，你怎么能知道呢？”

“哦，你还有很多东西要学呵。”

“我要他脱离政治。”

“那就从我的尸首上跨过去吧，”卡米尔说。

拂晓看起来脾气暴躁，是个绷着脸、红彤彤的太阳。她感到自己被这次邂逅玷污了。丹东还在睡觉。

丹东首先对国民大会讲话，然后对雅各宾派俱乐部讲话。“不止一次，我想要将杜姆雷兹逮捕。但是，我对我自己说，假如我迈出这么激进的一步，而且敌人得悉了这个消息，想一想，这对他们的士气具有怎样的影响啊。要是他们从我的决策中得益获利，我也许甚至被怀疑是叛国通敌。公民们，我倒要问问你们，身处我的位置，你们会怎么办？”

“噢，你会怎么办？”他问罗伯斯庇尔。四月份差不多来临了；奥诺雷街上吹来了强劲清新的晚风。“我们要跟你一起走回家。杜普莱，我要向你妻子表达我的敬意。”

“公民丹东，非常欢迎你光临。”

圣-约斯特发言。“什么时候采取措施可能会更好，这的确好像就是现在的情形。”

“有时候最好是等着瞧，公民圣-约斯特。你脑子里曾经有过这个念头吗？”

“我要将他逮捕。”

“可你不在那里，你不知道。你不知道部队的情况，有这么多的情况要了解。”

“是的，我当然不知道。可是，如果你打算去把他大声吓倒，你为什么征求我们的意见呢？”

“他没有征求你们的意见，”卡米尔说。“虽然他重视你们的意见，但是他没有征求你们的意见。”

“我得亲自到前线去一趟，”圣-约斯特说，“然后开始把这些谜团捅破揭开。”

“哦，好啊，”卡米尔说。

“你能不能别再这么天真了？”罗伯斯庇尔问他。“好了，丹东，只要你心里感到满意，只要你诚实地采取行动，人家还会问什么呢？”

“我可以想得更多啊，”圣-约斯特低声地说。

杜普莱的院子里，布朗特狗跑了出来，一直把狗链子扯到头，同时在怨声怨气地吼叫。靠近了，狗把爪子放到主人的肩上。罗伯斯庇尔跟他谈话；有人觉得，说话的内容是有关耐心地克制自己，直到完美的自由成为现实。他们进了屋。罗伯斯庇尔的女人像是在展览似的。太太显得活泼，非常乐善好施，虽然有点令人害怕；她的人生目标就是找到一个饥饿的雅各宾人，然后走进厨房，多费一点力气，然后说，“我养活了一个爱国者！”在这方面，罗伯斯庇尔对她毫无用处。他好像断然拒绝了她的最大努力。

他们坐在客厅，那里悬挂着罗伯斯庇尔的肖像。丹东朝他四周看了看，罗伯斯庇尔肖像在朝他回看：笑，半笑，或是恳切纤弱的侧影，或是紧张好斗的全部脸庞，勤勉或开心，带着狗，带着另外的一条狗。没有狗。他本人好像不过就是展览上的一个物件而已；他们在说起布利索、罗兰、维尼奥德的时候，今晚他真安静。这些说不完的话题：年轻的菲利普·勒巴挪进一个角落，开始跟巴蓓特窃窃私语了。他不该受到责备，丹东心想。罗伯斯庇尔吸引住丹东的注意力，之后，微笑了。

在刀光剑影厮杀流血的间歇当中，那么这是另一桩情事了。大家

总是找得到时间，大家总是找得到时间的。

战争部部长到比利时对那里的情况进行调查时，杜姆雷兹将他，还有国民大会的四名正式代表逮捕了，然后把他们交给奥地利人。在这之后不久，他就发表宣言，宣布为了恢复巴黎的秩序和法治，他即将把部队开进巴黎。可是他的部队却倒戈谋反，朝他开火。他带着年轻的将军艾佳力岱，路易-菲利普，公爵的儿子，一起越过奥地利防线。一个小时之后，他们两人都成了战俘。

罗伯斯庇尔对国民大会这样演讲道："我要求以艾佳力岱著称的奥尔良家族的所有成员们应该被带到革命法庭前面来……法庭应该负责仲裁所有杜姆雷兹的其他同伙程序诉讼……我可以把这些声名显赫的爱国者的名字点出来吗，例如，维尼奥德先生，布利索先生？我信赖国民大会的智慧。"

鉴于随后发生的场景，你不会认为国民大会具有多少智慧。吉伦特派有控告丹东的火药：撒谎、溜之大吉、任意妄为挪用基金。当他大步走到讲台上时，右翼那边高呼着他们喜欢的侮辱话语：饮血者。当主席用手抱住头、快要哭出来的时候，对手们狭路相逢，头跟头撞在一起，挥拳相击，公民丹东一定与代表们打架了，那些人试图要阻止他，不让他发言，为他自己辩护。

罗伯斯庇尔从山脉那边往下看去；他满脸惊恐。丹东得到了论坛，在他身后留下了一路伤亡；他好像因为秩序紊乱受到了刺激："于我而言，光明正大，无所畏惧！"他咆哮着，声音越过右翼那边的长凳子。菲利普·艾佳力岱意识到，他两边的同事早已溜之大吉，好像他成了马拉一样。就在丹东走下论坛的那当儿，马拉恰好过来，一瘸一拐地朝论坛走去。

他从丹东身边擦肩而过；他们的目光之间一接触就有火花闪过。他把手放到腰带里的手枪上，好像是在摸它、要准备用它似的。他把身体几乎侧转的同时，他顺着讲坛的木沿，伸出一只胳膊，然后放眼扫视了一下讲坛后面的观众。也许，菲利普·艾佳力岱心想，我再也看不到他那样做动作了。

马拉把头往后侧了侧。他环顾大厅。然后，在拖得悠长的、优雅的停顿之后，放声大笑。

“此人使我热血变冷，”代表勒巴低声对罗伯斯庇尔说。“好像在坟场遇到的什么东西。”

“嘘，”罗伯斯庇尔说。“听。”

马拉把手朝上伸出。有一回，在拉扯围在脖子上的红色头巾；这是玩笑结束的信号。他又把胳膊伸出，既担惊受怕，又显得从容自在。他说话的时候，声音听上去镇定自若，没有激情。他的建议仅仅就是这个：国民大会废除代表免受指控的特权，这样，他们可以彼此接受审判。右翼冲着左翼瞪大了眼睛，每一个代表都在想象着把他的私敌游行示众，送到季乐汀医生的砍头机器上。山岳派那边的两个代表，隔着几英尺的距离坐着，转身面面相觑；他们四目相迎，然后惊恐万状地飞快扭头朝别处看去。没有人直视菲利普。马拉的动议得到了所有方面的支持。

公民丹东和德穆兰一起离开了会场，受到聚集在外面的一群人的鼓掌欢迎。他们步行回家了。这是四月一个晴朗而又寒冷的傍晚。“我宁愿希望我自己身在别处，”丹东说。

“你打算拿菲利普怎么样？我们不能刚好把他扔给马拉。”

“我们也许要找到某个舒适的省里要塞，把他关在那里一阵子。他在监狱里面要比他在巴黎逍遥自在，而且更加安全。”

现在，他们到了他们自己的区，科德利埃共和国。街上静悄悄的；关于国民大会出现的那一幕的消息很快就要泄露出去，还有关于国民大会令人恐惧的法令。在别处，代表们正一瘸一拐地回家，为了护理他们的挫伤和扭伤。今天下午是不是大家都有些发疯了，也许吧？公民丹东确实具有饱经沙场之人的架势，不过，那种架势他经常有。

他们在商廊外面止步。“乔治-雅克，上来饮一杯人血吗？或者我可以打开勃艮第[1]红酒？”

他们上去了，决定喝勃艮第红酒，一直坐到午夜过去。卡米尔在他计划要撰写的宣传册的特别要点下面划了杠杠。但是，特别要点还嫌不够。每一个词必须是一把小刀，要把小刀打磨得锋利尖锐，他还要花上几个星期的时间才行。

玛侬·罗兰回到了她那幢位于阿普大街又旧又窄的公寓。“早上

好，早上好，”法布尔·德·伊格朗汀说。

“我们没有邀请你到这里来嘛。”

“啊，是的。”法布尔坐下，跷起了二郎腿。“公民罗兰不在家吗？”

“他在散步。为了他的健康。”

“他身体怎么样啦？”法布尔询问道。

“不好，恐怕。我们希望今年夏天或许不要太热。”

“啊，”法布尔说。“天气暖也好，冷也好，对于身体不好的人来说都有坏处，是吗？我们和你们一样担心。有人注意到公民罗兰从部长位置上辞职的信在你手里时，有人对丹东说，情况一定是，公民罗兰身体欠安。丹东说——不过，不要紧的。”

“或许你有音信要留给我丈夫吧。”

“没有，因为，你看得出来，我不是专门过来跟公民罗兰谈话的——不过，只是为了跟你这么个漂亮迷人的伴侣待上几分钟而已。而且，发现公民布卓跟你一起在这儿也是一份额外的快乐，是吗？你一定要小心啊，不然你将被怀疑”——他咯咯咯咯地笑了——“有阴谋罪。不过，后来，我觉得在一个年纪轻的男人和一个年纪大的女人之间可能会有非常美好的事情发生。公民德穆兰总是这么说。”

“除非你很快把你的公事陈述清楚，”布卓说，“我可以把你撵出去。”

“真的？”法布尔说。“我以前几乎没意识到我们已经到了敌视的高潮。坐下，公民布卓，没必要如此大动干戈嘛。”

“作为雅各宾派俱乐部主席，”她说，“马拉已经向国民大会递交了请愿书，要求限制某些代表。其中一个就是公民布卓，此人你现在看到了。另一个就是我丈夫。他们要将我们带到你的革命法庭前面。九十六个人已经签好名。那是什么样的敌视高潮呢？”

“不，我一定要抗议，”法布尔说。“虽然我本人坦承，得悉马拉有九十六位朋友我感到开心，但是马拉的朋友们还是签了名。丹东没有签名。罗伯斯庇尔没有。”

“卡米尔·德穆兰签了。”

“哦，我们丝毫也控制不了卡米尔。”

“仅仅是因为马拉提出了这个建议，罗伯斯庇尔和丹东就不会签

名吗，”她说。“你们意见不合有分歧，真是无可救药。你以为你能吓倒我们。不过，你不会把我们从国民大会撵出去，你还没有那些人数或者力量办得到。”

法布尔透过他的长筒望远镜看看他们。“你喜欢我的外套吗？”他问。“这是一件新的英国款式。”

“你绝不会有所成就的，而且，你并不代表任何人。丹东和罗伯斯庇尔害怕，埃贝尔会利用他们的力量和影响，埃贝尔和马拉害怕雅克-卢克斯和其他街头煽动分子。你惧怕失去你的名声，惧怕再也不是人在外头走在革命的前面——那就是你为什么放弃装模作样、摆出绅士体面风度的原因。雅各宾派的人由他们的公共画廊统治，你迎合他们。不过，警告你——你所纵容的这个满城都是衣衫褴褛的文盲们并不代表法国。”

“你的慷慨激昂真让我感到新奇呵，”法布尔说。

“在国民大会里头，有来自全国的高雅体面之士，你们巴黎的代表们不可能吓倒他们所有人。这个法庭，这次巴黎代表免除指控特权的终结，它行不通，不单单是针对你们。为了马拉，我们有我们的计划。”

“我明白，”法布尔说。“肯定，你知道，在某种意义上说，所有这一切都没有必要。要是你在中途对丹东一直客气礼貌，在你多么不想跟他进行性交这件事上，没有发表那些不幸的评论将多好啊。你知道，他是个好人，一向愿意达成交易，而且他丝毫也不是一心要做杀人放血之人。只是最近，因为他个人命运多舛不幸，他才不像以前那么随和。”

“我们不要交易，”她气愤地说。“我们不想与组织去年九月大屠杀的人打交道。”

“那真是十分令人难过了，”法布尔故意说。“因为到目前为止，你知道，这一直就是充满妥协的事业，多多少少令人接受的事业，也是善解人意的事业，或许也是给你自己——我并不否认这一点——同时赚上一点小钱的事业。不过，现在形势正变得极其严峻。”

“在什么时间之前，情况不是这样的，”她说。

“噢，”他站起身来，“我可以把你这句表扬的话传给人家吗？”

“我宁愿你不要传出去。”

“你跟公民布利索见面次数多吗？”

“公民布利索正在进行他自己的革命版本，”她说，“维尼奥德也是如此。他们有他们自己的支持者，有他们自己的朋友。把我们跟他们混在一起真是愚蠢可怕，而且也不公平。”

“恐怕这是无法避免的，真的。我的意思是，假如你们彼此见面，互通信息，以同样的方式投票，不管是多么地巧合——哦，对于外人而言，这确实好像你们是一个帮派的。对于陪审团来说，它看起来就是这样。”

“就凭这一点，你就要跟马拉一起接受审判，”布卓说。“我认为你还是有点儿不够成熟，公民法布尔。在你受审之前，你一定有官司缠身。”

“别过分笃定，”法布尔嘟哝道。

在楼梯上他碰到了罗兰本人。他在路上，要去起草一份请愿书——这是他的第八次或者第九次了——请求核查丹东担任部长期间的账目。他一副颓唐枯朽的样子，浑身散发着浸液的味道。他避开法布尔的目光，扭头朝别处看去；他本人目光黯然失色，充满了痛苦。“你们的革命法庭是个错误，”他不带开场白地说。“我们正进入一个恐怖时代。”

布利索：阅读、写作、从一个地方跑到另一个地方，整理思路，传播他的美好愿望；提出动议案，对委员会发表演说，记笔记。布利索和他的党羽，他的派系，他的负责组织工作的议员，以及他的庄主；带着他的秘书和信使，他的跑腿男童，他的印刷商，他的一帮献媚者。布利索带着他的将军，他的部长们。

不过，布利索究竟是谁？一个面点师的儿子。

布利索：诗人、商人、乔治·华盛顿的顾问。

布利索派人是谁？这是个好问题啊。你们看看，假如你们指控人民犯罪（例如，特别是阴谋罪），而且拒不对他们进行审判，那么立刻就可以看到，他们是一个集团，他们具有凝聚力。然后如果我们想要说你是布利索派人，你是吉伦特派人，那么就证明一下，你不是。证明一下你有权利被区别对待。

有多少布利索派人？十个身份显赫之人：六十或者七十个非实体

组织。就拿拉保尔·圣-艾迪昂这个例子来说吧：

> 当那类人应该从国民大会被清洗出去的时候，结果人民居然这样发问，布利索派人是什么玩意呢，我要提出动议，为了保留此类人物的完美标本，此人的皮囊里该塞满东西；而且，他本人可以完整无缺地被保存在自然博物馆；为了这个目的，我将反对把他的头砍掉。

布利索：他的投稿者和他的演说家，他的会议记录和会议纪要，他的贿赂和他的容易上当受骗之人。

布利索：他的方法方式，他实现目的的手段，他的环境，他的阴谋诡计，他的错误和花言巧语，他的过去，他的现在，他的没有尽头的世界。

> 国民大会右翼分子，主要是他们的领导人，几乎都是保皇派，都是杜姆雷兹的共犯；他们受到皮特、奥尔良和普鲁士特务的指使；他们想要把法国分裂成二十个或者三十个联邦共和国；这样，共和国也许根本就不存在；我把这个确立为事实。我认为，历史没有提供得到如此清楚的证明、具有如此众多重大可能性的一个阴谋例证，布利索反抗法国共和国这个阴谋除外。

卡米尔·德穆兰，撰写了一本宣传册：《革命秘史》。

---

[1] 法国东南部，该地产出红葡萄酒。

第7章

食肉动物（1793）

在位于杜伊勒利宫王后楼梯的顶头，有一系列供音讯交流的房间，每天房间里都挤满了文员、秘书、信使，还有部队军官、伙食供应人员、公社官员，以及法庭官员：穿靴子的和带踢马刺的政府信使，等着从这套间的最后一个房间里头传来快讯。朝下看吧：外面有大炮，还有一列列士兵。最顶头的房间曾经是末代国王路易的私人办公室。这里你不能进去。

这个房间现在成了公共安全委员会的办公室。该委员会的存在是为了监控部长委员会，是为了加快该委员会的决策。在现阶段，人们把它叫作丹东委员会，他们感到纳闷，在这间绿色的密室里，墙纸也是绿的，他把双肘撑在巨大的椭圆形办公桌上，上面盖了块绿布，他在干吗呢。他觉得这个颜色叫人丧气扫兴，令人心烦。他头顶上的水晶枝形吊灯发出叮当叮当的声音；装了镜子的墙面映出他那公牛般的脖子和带着疤痕的脸。有时候，他朝窗外看去，远眺各种花园。在路易十五广场，这个广场现在叫作革命广场，砍头的机器已经运转。从这个房间里，每当他为和平进行谈判的时候，他就想象，他可以听到桑松谋生的声音；听到机器上运转着的零件发出吱呀吱呀的声音，还有铡刀咔嚓的声音。眼下，是部队军官们；至少说，他们应该知道他们该怎么去死。

四月份有过七次行刑；这些数字，毫无戏剧性的变化，要增大。地区委员会要为高喊着逮捕人做好准备，他们办理指控的速度非常迅速，认为，就这样吧，一个人是不冷不热的爱国者，是贵族的同情者，是黑市的牟利者，或者是神父就行。房屋搜查，食品问题，征兵，护照，责难：地区委员会要在哪儿办好逮捕的手续，公社的那些好差事要从哪儿开始，这真难以知晓。有一天，皇宫被警察用警戒线围了一圈，不让人靠近，所有的女孩们被赶在一块儿。她们的身份证被拿走；有个把小时左右，她们站着，一小群一小群地围成了人墙，

挡住了抓捕者，她们的脸上施粉之后，硬硬的，一副了无希望的样子；之后，她们的身份证重新发还给她们；她们被告知，她们想到哪里就到哪里。这是有惊无险的皮埃尔·肖美特恐怖。

从这里，他得要观察奥地利人和普鲁士人，英国人和瑞典人；俄国人和土耳其人，还有，福芙格·圣-安东尼派；里昂、马赛、万戴派和公共画廊；在雅各宾派俱乐部的马拉和在科德利埃俱乐部的埃贝尔；公社和区委员会，还有革命法庭和新闻出版。有时候，他就这么坐着，想起自己过世的妻子。他无法想象，少了她的夏天将是什么样子。他非常疲惫。他看似远离了雅各宾派，远离了委员会晚上召开的会议。一些人说，丹东正在让他的声誉下滑：他在自暴自弃。其他人说，他不敢。有时候，罗伯斯庇尔过来看看他，惊惊怵怵的样子，一边发着哮喘病，一边不停地扯拉穿得非常一丝不苟的服装的衣袖和衣领。罗伯斯庇尔正在变成他本人的一幅漫画，露西尔评论说。丹东不在家的时候，小路易丝就在他身边转来转去的，他跟德穆兰一家人在一起，几乎是跟他们在一起生活了，如同卡米尔曾经有一次跟他在一起生活一样。

眼下，他追求露西尔变成了一种形式，一种习惯。他开始明白，她与他为了获得家庭舒适才需要的、恳切忙碌而又简单的那些女人是多么不同。读了一天的卢梭作品之后，她总是宣布从首都退休，去过田园牧歌式的生活计划，把他们驾车带到乡下，孩子会因为与他们的爷爷奶奶分别哭呀喊呀；在乡下，她总会为孩子的教育起草规划。她的头发顺着肩流水般地垂下，头上戴一顶硕大的草帽，在草地上做一点点半调子般的除草活儿，以此来接近大自然。下午在花园中的一棵苹果树下的秋千上她会阅读一点诗歌，然后，到了九点钟就上床睡觉。

两天过去了，罗伯斯庇尔的教子大喊大叫得令她发疯；她一边发布有关派人送些新鲜鸡蛋和色拉过来的鸡零狗碎的命令，一边快速奔回到科德利埃大街，一路上，为错过了她的钢琴课，或者为了她丈夫是不是已经离开她在担心。你看上去完全像个失败者，她总是这样恼怒地对他说；你一直在吃什么呢，你一直在跟谁睡觉？之后的一个星期便是聚会和熬夜；孩子离开首都到外婆那里去了，护士迅速地跟在后面。

今天她的心境不同了，老早就在那张蓝色长沙发上坐好了位置；她把自己裹在白日的梦幻里，太深了，无人敢来打搅她；无人敢说一个词。有一天，她从梦里惊惊怵怵地说，乔治-雅克，你知道吗，我有时候觉得，我也许完全把革命幻想化了，这似乎太不大可能成为现实。还有卡米尔，如果他是我简单杜撰的什么人物，是在我天性深处唤起的一个幻影，是解决我的不快不满、幽灵一般的第二个自我，那么结果会怎么样呢？

他想到了这一点，然后想到了他本人的造化：两个死去的孩子，一个被杀害的女人，他相信，她是被自己的不仁不善给害死的；想到了他的和平计划的流产，现在想到了他的革命法庭。

法庭坐落在司法宫殿的边上，位于一间与巴黎古监狱[1]相邻的大厅内：哥特式风格的大厅，云石板铺面。法庭庭长蒙塔雷性格温和，不过，在必要的时候，他会被别人取代。到了后面的秋季，我们将要看到副主席仲马的情景，一个红脸红发男人，有时候处于醉醺醺的朦胧状态，在旁人的扶持之下坐上了位置。他主持审判，面前总有两把子弹已经上膛的手枪摆在桌上，还有，他位于塞纳街上的公寓像座城堡。

法庭有一批陪审员，他们是被证实了的爱国者，是由国民大会挑选的。罗伯斯庇尔的医生苏波尔毕耶尔就是其中的一位。他在法庭、在他的医院和他最重要的病人之间奔走，分散精力。莫利斯·杜普莱也是一位陪审员。他讨厌这份差事，在家中，他对此事从来闭口不提。另外一位，公民雷诺丹，是个干小提琴制作行当的，是在某天晚上在雅各宾派俱乐部造成突发暴力事件的家伙，那是一起毫无原因，但却令人胆战心惊的事件，这样的事件在这些日子里经常发生。他敢于叫板公民德穆兰，在对逻辑感到绝望之后，他突然向德穆兰发起攻击，把他从房间的一头打到房间的另一头。他遭到大厅招领员的一顿暴打，被野蛮粗暴地从法庭拖出去之后，人们甚至还听到他那怒不可遏的咆哮声盖过公共画廊里的喧嚣声：“下一回我要把你杀了，下一回我要把你杀了。”

检察官是安东尼·福奎尔-汀威尔，一个办事利落、长得黑黝黝的男人，他一向占有道德领地：作为卡米尔的堂弟，他不是如此善于炫耀的爱国者，而是一个勤勉得多的人。

该法庭经常无罪释放：起码，在早期的这些日子里是这样。就拿马拉当个例子来说。他受到吉伦特派的指控，公民福奎尔只是敷衍了事，法庭里挤满了从街上过来的马拉派人。该法庭否决了这个官司：一群唱着歌喊着口号的暴民把被告人举到了肩头那么高，进入国民大会，走过大街，进入雅各宾派俱乐部，在那里，他们把这个咧嘴笑着的、瘦小的、蛊惑人心的煽动者坐在大会主席的椅子上，加封为王。

五月，国民大会从骑术学校迁到以前的杜伊勒利宫剧院，为此，剧院被重新装饰。一点儿都没有粉红色概念，有酒窝的爱神丘比特，盒子猩红色的曲线、敷粉和香水，还有丝绸的沙沙声。想一想这番情景吧：笔直的线条，垂直的角度，戴石膏皇冠的石膏雕像，用石膏花冠和石膏橡树做成的石膏雕像。一个供发言人用的正方形讲坛；讲坛后面，悬挂着水平的三面巨大的三色旗帜；讲坛边上，是已逝斯人的纪念像，勒拜乐蒂尔的上半身像。代表们在层次分明的半圆形会场就座；他们没有办公桌和饭桌，因此，也就没有地方可以写字。大会主席有手摇铃、砚台、折叠本；当三千名造反派从福布格大街潮水般地涌入，在他下面的地板上到处乱跑的时候，他们用到他的时候很多。阳光透过幽深的窗户窄窄地溜了进来；在冬日的下午，一张张脸庞影影绰绰的，与毫无敌意的长凳子分辨不清。掌灯时分，这种效果真有魑魅魍魉般的恐怖；他们在地下墓穴中审议，指控从看不见的嘴中一点点地滴下。在更加幽深的昏暗之中，公共画廊在狂喊狂叫。

在这个新大厅内，各路派系在他们原来的位置上重新组合。屠户雷让德勒大声冲着一个布利索派的人叫嚷道：“我会把你宰了！”“说我是一头公牛，首先，”这位代表说，“要通过法令。”一天，一位布利索派的人踉踉跄跄地爬了九级台阶，尴尬地走上讲坛：“这简直像爬上断头台啊，”他抱怨道。左边的人感到开心，冲着他大嚷大叫：把这个彩排用好。一位困倦的代表把手放到头上，看见罗伯斯庇尔在注视他，连忙把手放下：“不，不，”他说，“他会以为我在想别的心思哩。”

随着时间的推移，有些代表——也有一些代表，虽然在公共场合引人注目——总是脸都不刮，领结也不系上，外套不穿就抛头露面；或者，在气温升高的时候，他们总是丢掉上流人士的这些标志。他们装出那些男人的作风，那些以在后院水泵下冲澡的方式开始他们早晨

的男人；那些在去干十个小时的体力活儿的路上，常在街道角落处的酒吧边上，远远地停下，为了喝上一口烈性酒的男人。但是公民罗伯斯庇尔对这些男人来说却成了活生生的指责；他依然穿着带扣的鞋子，穿着橄榄绿有条纹的外套。这跟他在革命的第一年穿的那件外套会是同样一件吗？他不是个随意浪费外套的人。虽然公民丹东把惹怒他的那件厚颈子硬麻布给扯掉了，但是公民圣-约斯特的领结却变得更高更挺，看起来也更标致了。他虚戴了一只单耳环，不过，与其说他像个海盗，不如说更像个患有轻度精神错乱的商业银行家。

不同区的委员会被安置在年深月久、废弃不用的教堂内。共和国口号用黑色油漆涂鸦在墙上。从这些委员会，你拿到你的公民资格证件，证书上注明了你的住址、职业、年龄和外貌：还有一份交给城市委员会。

女商贩拿着装了麻布的大篮子，挨家挨户地走，叫卖商品；麻布下面是新鲜的鸡蛋和黄油，它们令人满意多了。为了争取获得更多的酬劳，木场里的男人总是在罢工，生火的木柴价格是1789年的两倍之高；家禽可以买到，是在午夜；为了拿到低价，要在德·伏伊咖啡馆后面的胡同里购买才行。

> 一个孩子拿着一块面包，经过市场；一名帽子上系着三色绶带的妇女把他摔倒，抢走了他的面包，并把面包撕成碎片，然后把碎片摔得远远地，一边还说，因为她没有，她也不想让别人得到。市场上的女公民们向她指出这种行径是愚蠢的；她冲着她们大声叫骂，并对她们说，她们都是贵族，而且不久，所有年龄在三十岁以上的妇女要被绞死。

罗伯斯庇尔倚靠四个垫子支撑着坐。他现在处于疗养期，又显得年轻了。卷曲的红棕色头发上没有敷粉。床上到处都是文件。房间里散发着淡淡的橙子皮的味道。

“苏波尔毕耶尔医生说，不，不，你不可以吃橙子，公民。可是我又不能吃别的东西。他说，你吃水果上瘾了，到了这般程度，结果，我对你没法子负起责任。马拉给我捎来一张便条。我亲爱的考蕾

莉娅，你能给我再多拿些凉水吗？不过，我的意思是很凉的？”

“当然，”她伸手去拿茶缸，东奔西跑的样子。

“做得好，”卡米尔说。

“是啊，不过我只好不停地想到越来越难以得到的东西了。我以前一直告诉过你，女人不过是件该死的烦人的东西而已。”

“是的，可那时候你的经历不过就是书本上的东西而已。”

“把你椅子搬到这边来。我的嗓音不大能提高多少。我不知道在新大厅我们要干什么事，我知道以前那里是个剧院，可现在好多了。我们将来能听到的唯一几个人就是乔治-雅克和雷让德勒。在凡尔赛宫，我的嗓音够糟的，之后在骑术学校，现在在这里——四年来，我喉咙一直在疼啊。”

“别说了。今晚我还得在雅各宾派俱乐部发言。”

他反对布利索的宣传册子交付印刷，而且俱乐部——今晚——将会投票决定重印和再发行这本册子。不过，他们想要见到他本人，听到他的声音。罗伯斯庇尔明白：一个人必须被别人看到和听到才行。“我真是生不起病哪，”他说。“布利索怎么样？大家最近在附近见他见得多吗？”

“不多。”

“维尼奥德呢？”

“不多。”

“如果他们这么平静，他们一定是在谋划什么事。”

“你姐姐夏洛特正到楼下。我今天为什么能听到所有东西的声音？”

“莫利斯已经不允许人们工作了。他觉得我头疼。不管怎么说，这是好事儿。艾蕾奥洛莉只好待在楼下，看住夏洛特别上来。”

“可怜的夏洛特。”

“是的，不过，我觉得，艾蕾奥洛莉也挺可怜的。虽然我在考虑这个问题，但是你也许要请丹东别对她这么粗暴。我知道，她是个相当平凡的人，但是每个女孩都有权利对没有见过她的人隐瞒实情呀。丹东总是不停地跟人家说。请他不要议论她。”

“再派个信使。”

“告诉我，”罗伯斯庇尔厌烦地说，“为什么他不过来看我？我指的

是丹东。把我的话告诉他，他非得要使这个委员会转起来才行。他们都是爱国者，他必须动员他们。现在唯一能够拯救我们的就是一个强大有力的中央权威，部长们都是代码而已，国民大会是假的，因此，中央权威必须是委员会。”

“嘘，”卡米尔说。“想想你的喉咙。”

“吉伦特派试图通过煽动省份与我们对抗，从而使整个国家无从管理，因此委员会必须要密切注意——告诉他，部长们如果得不到委员会同意，绝不可以采取任何行动。每天他必须拿到一份来自不同部里的书面报告，不过这又怎么样，这是个好主意吗？”

“马克西，我知道你感到失落，因为你要发表演说，可是你该好好地休息休息才是，不是吗？当然，如果委员会由丹东管理，大家不会在乎委员会拥有这么大的权力。不过，委员会是选举性质的，是吗？”

“假如他要保持当选，那么他就能当选。顺便问问，他怎么样？我的意思是，他本人？”

“闷闷不乐。”

“我觉得，他会想到再婚。”

莫利斯·杜普莱开了门。“你的水，”他低声说。“对不起，艾蕾奥洛莉——我是指考蕾莉娅——在楼下逗你姐姐开心呢。你不想见她，是吗？是的，当然，你不想见她。你的头怎么样？”

“我的头不疼了，”罗伯斯庇尔大声说。

“嘘。我们得让他站起来，”杜普莱朝卡米尔发出嘘声。“今晚他要错过听你演讲的机会了，真遗憾。我会在那里的。”卡米尔用手捂住脸。杜普莱在他肩头拍了拍，踮着脚尖出去了。“别让他发笑，”他从门口说。

“哦，这蛮好笑的，”罗伯斯庇尔说，之后，不管怎么说，还是开始笑出了一点。

“刚才关于马拉，你说什么来着？他给你捎过一张便条？”

“是的，他也病了，他不可能离开他的屋子了。你听说过那个安妮·戴洛瓦妮的姑娘吗？”

“现在她做出了什么事？”

“她在杜伊勒利宫花园发表演讲，一群妇女朝她袭击，来自公共

画廊里粗暴凶狠的妇女。出于某种只有她本人才知晓的原因吧，她把自己与布利索和他的党羽帮派联系在一起。我不会相信布利索会为此感到高兴。她找错了听众对象，我不知道，可是也许她们觉得她是个什么时尚女人，侵犯了她们的领地。好像，马拉恰巧从那里经过。”

“因此他便加入到其中了？”

“他把她给救了。他冲进去，要那些妇女们住手，对这位医生来说，这真是难得一见的骑士风度，是吗？他觉得她们也许会把她杀了。”

“我希望她们把她杀了，”卡米尔说。“原谅我一会儿，因为有必要说这句没用的话。这件事我无法忍受。我永远不会原谅这个婊子在8月10号的所作所为。”

“哦好了，路易·苏鲁，当然，这些年来我们了解他。可是他最后站错了立场，是吗？”罗伯斯庇尔重新把头垂下，靠在枕头上。“之后，她就那么干了。”

“这真是一件说来让人觉得歹毒心狠的事。”

“这件事也许会落到我们身上。我的意思是，如果我们服从我们的判断，服从我们的良知，而且，如果我们的判断和良知引领我们朝着什么方向行走，我们也许只好为此受苦受难。毕竟，布利索或许诚实可信。”

“可我刚刚写好这本宣传册，说布利索是法兰西共和国的阴谋家——”

“因此，你已经说服自己了。今晚你要这么说服雅各宾派人。肯定，执政时期，他的人已经犯了错误，做出了愚蠢的行动，而且还犯下了刑事上的玩忽职守罪过，我们必须把他们从政治生活中消灭掉。”

“可是马克西，你本想在九月份把他们杀了的。你试着要成立法庭的。”

“我原本认为，趁他们还没破坏之前，最好就把他们消灭掉。我当时想到可以拯救一些人的性命……”他动了动双腿，有些文件滑落到地板上。“这是一个精心考虑过的判断。还有，丹东，”他略微笑了一下，“从那时候起就一直对我加以提防。他觉得我是个无法预测的野兽，手里拿着打开自己笼子的那把钥匙。”

“可是你说布利索也许诚实可信呀。”

“卡米尔，我们是根据结果判断，而不是根据意向判断。很有可能，他对你今晚要告他的罪行不会承认，可我就是要让你这么去做。我想把他们从国民大会赶出去——至于我自己，如果事情就到此为止，我会感到高兴。伤害已经发生，借助于迫害他们，我们无法挽回过去。不过人民不会这样看待此事。没法指望他们这样看待此事。”

“你要救他们。如果你愿意。”

“不。在革命当中，有些时期，活着就是犯罪，而且，人民必须知道，该怎样去抛头颅洒热血，假如他们被要求这样去做的话。也许有人要求得到我的头。如果这个时刻来到，我不反对这样去做。”

卡米尔走开，边走边转身，还顺着莫利斯·杜普莱支好的隔板纹理用手摩挲着。墙上的架子上方是他雕好的一幅令人好奇的图标：一只硕大威猛的老鹰正伸着爪子，像是罗马人的老鹰。

“这样的英雄主义，”卡米尔慢条斯理地说，“而且也是穿着睡觉的衬衫。政策是理性的奴婢。使人类理性自相矛盾，以政策名义，建议干那些被理性用道德名义所禁止的事情，这真是一种亵渎。”

“你这么说，”罗伯斯庇尔疲惫地说，“不过，你已经被腐蚀了。”

“被什么腐蚀？被金钱吗？”

“不是。被腐蚀的方法不止这一种。你可以被友情腐蚀。你的情感真是太……太强烈了。你的憎恨太突然、太强烈了。”

“你是指米拉波，是吗？你永远不会放过这个话题。我知道，他以前曾利用过我，而且他是利用我播散情绪——这种情绪——结果证明——他并不相信。可是现在你——结果证明——恰恰跟他一样。你不相信‘你让我’说出的一个词语。我觉得这实在难以接受。”

“某种程度上说，”罗伯斯庇尔耐心地说，“假如我们要超越像苏鲁这样的人，还有这位姑娘，我们就得要避开我们个人所相信、所期待的陷阱，要把我们自己当成已经被塑造成型的各种命运的工具。你知道，即使我们根本没有来到人世，还是要有一场革命的。”

“我不认为我相信这样的说法，”卡米尔说。“我认为，相信这样的说法等于伤害到我在宇宙中的位置。”他开始把文件从地板上捡起来。“假如你真要让艾蕾奥洛莉生气，我指的是考蕾莉娅，”他说，“你可以不停地把文件摔到地板上，然后再向她们要文件，像孩子那样。

洛洛特看到这个阴谋诡计开始的时候，她会让路的。”

“谢谢你，我要试一试。”一阵咳嗽。

“圣-约斯特过来看你了吗？”

“没有。他受不了疾病。”

罗伯斯庇尔眼睛下面，在皮肤的衬托之下，有些深紫色的斑点。卡米尔记起他姐姐在去世之前那几个月的样子。他把这个想法支走了；拒绝拥有这个想法。“你，你和丹东，都没事。我得走了，要在雅各宾派俱乐部吞吞吐吐地说上两个小时，有可能又要被那个疯狂的制作小提琴的家伙撂倒，然后被各色各样的生意人踩死。虽然丹东把晚上都泡在跟他的新女友培养感情上，可你却在这里躺着，发着不算太高的烧，假如你是命运的工具，而且任何人都可以替你来充当这个工具，你为什么不度假呢？”

“噢，可是我们个体的命运是我们命运的某种关怀。假如我度假，布利索、罗兰和维尼奥德就要开始谋划把我的头砍掉。”

“你说过，你不在乎。你还想有点儿昂首阔步地去接受人家砍头。”

“是的，不过有些事我要首先把它们做完。一想到这，假期就不会非常愉快，是吗？”

“圣人不度假，”卡米尔说。“我倒更情愿认为，虽然我们都是命运的工具，但是别人干不来。因为我们像圣人一样，我们是某一神圣目的的实现者，而且内心充满了上帝的恩宠。”

夏洛特也走在外出的路上。她现在得到的接待比她该得到的还要糟，他心想。他们站在奥诺雷大街，眼泪从她眼里溢了出来，顺着她那乖戾的猫样的脸往下流淌。“如果他知道我是什么感觉，他不会这样对待我的，”她说。“那几个魔鬼般的女人正把他变成我们大家无法辨认的东西。她们使他舒适满足，她们使他无时无刻不考虑自己，他是多么不错。是的，他活得不错，可他并不需要人家告诉他。哦，他根本没有常识，他根本没有分寸感。”

他把她带回到科德利埃大街。安莱特在那里。她非常仔细地把夏洛特打量了一番，听她诉说她的苦衷。这些日子她看上去总像个要给别人忠告的人，可偏偏就是没人来。

那天晚上，在雅各宾派俱乐部的画廊里，大家正过来坐到预订的

座位上。“这将是一场胜利，”洛洛特说，随着下午在慢慢地过去，惊慌开始在他的内心搏斗了，像是装在袋里的猫儿们一样。

这是什么类型的惊慌呢？他可以跟小提琴制作者搏斗上无数次：这不成问题。他讨厌的是大场合让人毛骨悚然的这种感觉；这个小时正在临近，这个小时的分分秒秒正在滴滴答答地过去；那种收起文件、在众目睽睽之下走向讲坛，带着一种可以感觉到的自我膨胀，还有他一离开自己座位便能觉察到的飒飒的、充满敌意的响声。克劳德说过，“现在你就是政府”；但是，那句话说得不是很对。中间和右边的大多数代表们认为，他不该是国民大会成员，就凭他的极端看法和宣扬暴力就该把他排斥在大会之外；他站起来准备发言的时候，他们高喊，“灯柱律师”和“九月革命杀手”。有些日子，这种情形使他产生一种洋洋自得的感觉，滋生了他的傲慢态度；还有些日子，这种情形使他觉得自己有毛病，感到寒心彻骨。你怎能预先知道，今天将是怎么样的一天？

在吉伦特带来他们指控马拉的消息那天——那天就是这些倒霉的日子中的一天啊。他们的支持者挤坐在长凳子上；当你抬头朝山岳派仰望时，他们都远远地走开了，这真令人发怔。谁会为疯狂、有害、令人讨厌的马拉去大声疾呼呢？他会。他们一定预料到了这一点，因为这些喧嚣声是精心策划好的。我们要审判马拉，他们高呼，还有你，跟他一起。还有比这要多得多的话，是用平常的口气说出的：饮血者。他们高喊，趁我们还没把你拽下台，从讲坛上滚下；历时四年的革命过去了，可他还是处于同样的威胁之下，跟他从前在皇宫、警察当时围拢上来一样。

他尽可能在他的位置上站得时间长一些，可是主席感到无能为力，用手势表示他无计可施。代表们对马拉怀有的感情是极度憎恨和恐惧，此时此刻，他们把这些感情迁移到他的身上了，他意识到了——一个人必须要一直意识到——这些代表不是毫无武装地坐在这儿开会的。换上丹东，他会恐吓他们出去，他会主宰他们，迫使他们把嘲讽骂人的话语咽回到喉咙里去；可他没有他的那些能力。他不再试图说话，对着高声呼号的长凳子瞟了老大一会儿之后，他自己感到心满意足：朝着主席点了点头，把头发往后一推，心想，“好了，马拉医生，给他们第一滴血吧。”

当他摇摇摆摆地走回到山岳派的凳子上时，丹东不在那儿，罗伯斯庇尔不在那儿；他们不想卷入此事。既害怕马拉、又讨厌马拉的佛朗索瓦·罗伯特正朝别处看去；法布尔朝他瞥了一眼，扬扬眉，咬着嘴。安东尼·圣-约斯特对他皮笑肉不笑。“这费了你不少神，是吗？”卡米尔已经凶巴巴地说了。他已经极度希望到外面去呼吸少一点敌意气氛的空气，可是，如果他立刻走出去，右边的人就会把这一点添加到他们的胜利单子上：我们不仅使马拉的主要支持者保持了沉默，我们还把他从我们的会议大厅赶出去了。

间歇之后，他能选择自己出去的路了，他来到杜伊勒利宫的花园。四年来，他一直待在发霉的没有空气的房间；四年来，充满了勾心斗角和担惊受怕。乔治-雅克认为，革命就是从中捞钱的东西，可现在革命正在索要其自身的成本。绝大多数同事都爱上了酒精，有些人好上了鸦片；有些人还得了很多奇怪的、突如其来的疾病；还有一些养成了在白天上班过程之中突然放声大哭流泪，样子不像男人的习惯。马拉是个失眠者；他的堂弟福奎尔，也就是检察官，私下里对他说，他每天夜里都被死人在街上跟在他身后的噩梦惊扰。照一般标准，他正在非常有效地应对；可是，他还是没有准备好碰到像今天这样的难受不安。

这时，他意识到有两个人跟在他身后。他拿定主意之后，转身面对他们。是两个守卫国民大会的士兵。他们离他近到三步之隔的范围了。他把手放在心口。他被自己声音中那个小小的平平的音调吓住了。“肯定，你们过来抓我。我想国民大会刚刚颁发了这个命令。”

“不，公民，不是这样。假如我们过来抓你，人数会不止我们两人。只是我们看到你独自一人走到这儿，我们知道，现在是充满邪恶的时刻，我们注意到良民勒拜乐蒂尔被人打倒死去的样子。”

“是啊，当然。你们可做的事情并不是很多。除非有人提示你们要英勇无畏地去挡别人的道？”他满怀希望地说。

“我们也许要抓个什么人，”士兵说。“一名杀手。我们一直在提防这些阴谋家们，你知道，正如公民罗伯斯庇尔对我们所说的那样。现在——”他犹豫了一下，转向他的同事，试图要记起他打算要说什么话。“哦是啊——我们能主动护送你到一个更安全的地方吗，公民代表？”

“坟墓，”卡米尔说。“坟墓。”

“就是，”第二个士兵说，“你能把手从你放在外套口袋中的手枪上拿开吗？这样使我紧张。”

那天——也是在奇怪的绝望之中第二起事件——不是他希望要记住的一个日子。今晚在雅各宾派俱乐部，他将多半在友人中出现。丹东会在那里，因此他会在他身边，坐在他平常坐的位置上。丹东能够保持沉默，不动声色，他知道，一个人是无法把自己的紧张通过谈话或者通过开玩笑消除掉的。时间到了，他要慢慢走向讲坛，因为爱国者们会从座位上走出去拥抱他，而且是从画廊漆黑的地方，那里聚集着无裤党人，会有掌声和粗厉沙哑的鼓励他的喊叫声。之后便是沉默；当他开始时，他要把前面要说的话仔细考虑好，这样，他便可以控制说话会出现的结结巴巴的倾向，这样，他便可以绕过词语，把它们挑出来，填进其他的词语当中，他会觉得，毫无疑问，这件事是如此一桩无比混乱的差事，没有人知道别的人在说什么。以前在凡尔赛，没有人知道；现在还是没有人知道；几年过去，当我们离世，他们会因为努力要听见我们的声音感到厌倦的，他们会说，这重要吗？在历史的沉默中，我们用我们微弱的肺，用我们的口吃，还有，我们为了别的事情而设计的房间，已经选好了我们自己的位置。

商廊：

吉力： 先生，可怜可怜我们吧。

丹东： 可怜？你们为什么需要可怜？从个人角度来说，我已经想过，这对你们来说算是一次好运。

吉力： 我们只有一个孩子。

吉力太太： 他想把她杀了，就像他杀死他的第一个妻子一样。

吉力： 安静。

丹东： 哦，让她说。让她把这话从她的系统中掏出。

吉力： 我们不明白你为什么要她。

丹东： 我对她有一定的感情。

吉力太太： 至少，你也许要有这份器量说你爱她。

丹东： 对我来说好像这是你们几年来想要弄清楚的什么事。

吉力： 有更加合适的人选。

丹东： 那由我来决定，是吗？

吉力： 她才十五岁。

丹东： 我三十三。这样的婚姻每天都在完成呀。

吉力： 我们原以为你超过三十三的。

丹东： 她嫁给我不是为了我的容貌。

吉力： 为什么不娶个寡妇，有经验的人呢？

丹东： 在哪方面有经验？你知道，如果你认为我有如此巨大的色欲，这不过是我装出来的一个谜，我真的非常正常。

吉力太太： 求求你。

丹东： 或许，最终你还是该把这个女人从房间送出去。

吉力： 我指的是在抚养孩子方面的经验。

丹东： 孩子们都跟她有感情。正如她跟孩子们有感情一样。问问她。此外，我不要中年妇女，我想要更多的孩子。她知道该如何管家理家。我妻子以前教过她。

吉力： 可是你接待很多重要客人。她不懂全部的门道。

丹东： 我决定好的事对他们来说都是够好的。

吉力太太： 噢，你是活在这个世上最为傲慢的人。难以置信。

丹东： 好了，如果你们确实为我朋友感到难过，你们可以一直下楼，给她提提建议。如果你们觉得自己胜任。瞧，如果她要，她可以拥有很多用人。我们可以搬到一个更大的地方去，从各方面来说，那样也许是件好事，我不知道我为什么要待在这里，习惯吧，我想。我是个富人，她得要做的事，就是说，她要什么，那么她就可以得到什么。她的孩子和我第一次婚姻生的孩子会平等地从我这里继承财产。

吉力： 她不是为了卖给人家。

丹东： 她可以拥有一栋私人小教堂，如果她要的话，可以拥有她自己的神父。只要他是个忠于宪法的神父就行。

路易丝： 先生，我不是按照平民礼仪嫁给你。我不妨现在就告诉你。

丹东： 我的爱人，请你再说一遍？

路易丝： 我的意思是，好了，我会在城市大厅，体验那种愚蠢的结婚仪式。不过，有位还没有宣誓的真正的神父在场，一定也是一场真正的婚姻。

丹东： 为什么？

路易丝： 否则那就不是一场合适的婚姻。我将会生活在罪恶的状态之中，我们的孩子将会成为私生子。

丹东： 小傻瓜——难道你不知道上帝是个革命者吗？

路易丝： 一位合适的神父。

丹东： 你知道你在要求什么吗？

路易丝： 也许根本不知道。

丹东： 你最好再想想。

路易丝： 我是努力让你做正确的事情。

丹东： 这我理解，不过当你做了我老婆时，你会按照要求去做你的事，你现在就可以开始。

路易丝： 这是我提出的唯一的条件。

丹东： 路易丝，我不习惯有人给我提条件。

路易丝： 这算是一个良好的开端吧。

他们主动攻击马拉的斗争遭到失败之后，吉伦特派的代表们成立了一个新委员会，目的是为了调查那些——他们说——对国民大会权威人士持有偏见的人。该委员会逮捕了埃贝尔。不同区和公社给该委员会施加压力，迫使它释放他。5月29号，不同区的中央委员会召开了一次“长期会议”——这个术语是一个多么细腻而且充斥了危机的发音！5月31号，警钟在凌晨三点响起。城门关闭。

罗伯斯庇尔：“我邀请人民在国民大会自行游行，驱除腐败代表……我宣布，我已经从人民那里接受了捍卫他们权利的使命，我把任何打断我或者拒绝让我讲话的人都当成我的压迫者，我宣布，我要领导一场反对主席和试图使我保持沉默的所有成员的反抗。我宣布，我本人要惩罚叛徒，我承诺，要把每一个阴谋家当成我的私敌……。”

国民大会主席伊纳德，一位吉伦特派人：“假如国家代表竟然遭到袭击，那么，我以整个国家名义向你宣布，巴黎将会完全被毁，人民将会沿着塞纳河两岸去搜寻，为了弄清巴黎是不是曾经存在过。”

“最近几天来，人们一直不在家里睡觉，”布卓说。“这不安全。你

想到过现在离开吗？”

“没有，”玛侬说。“我没有想过这样做。”

“你有个孩子。”

她把头重又靠到垫子上，露出她那光滑白皙的喉咙，好让他注意到。“那”——她闭上眼睛——“不可能获准来影响我的行动。”

“对于大多数女人而言，那会。”

“我不属于大多数妇女。这你知道。”她睁开眼睛。“你觉得我没有感情吗？不是那样的。不过，在这里，超越我感情的东西正处于生死攸关当中。我不会离开巴黎。”

“很多区都已处于暴动状态。”

“你害怕了？”

“我感到耻辱啊。局势居然发展到了这个地步。毕竟，我们为此努力，而且希望过呀。”

没精打采的那个时刻过去了；她站了起来，脸上光彩照人了。“别放弃！你为什么那样讲话？我们在国民大会占有大多数。罗伯斯庇尔认为他能干出什么事来与我们这么多人抵抗？”

“对于罗伯斯庇尔会干出什么事来，你根本不应该低估。”

“想一想，在三月田广场那个时候，我曾经把我家给他当作避难场所！我尊敬他。我过去认为，他就是所有符合逻辑、合情合理、有头有脸的事物的堡垒啊。”

“你不是判断受他误导的唯一之人，”他说。“罗伯斯庇尔从来没有原谅过他自己给朋友带来的伤害，从来没有原谅过自己从他们那里得到的善意帮助，也从来没有原谅过他们中的一些人拥有他并不拥有的才华。我亲爱的，你做出了错误选择，你本该把你的手伸出来交给丹东的。”

“那个流氓让我反感。”

“我说的不是字面上的意思。”

“我可以告诉你丹东在想什么吗？你们当中好像没有人知道。在他眼中，你、我丈夫、布利索、你们所有人——你们就是一群举止温和、表演告一段落的知识分子。为他效力的一帮人是欲壑难填、阿谀逢迎、愤世嫉俗的食人动物——一帮为毁灭而毁灭的家伙。这就是为什么他总是用鄙夷不屑的样子对待你的原因。”

“不，玛侬，那不对。他主动要求谈判过。他主动要求停火停战过。我们拒绝了他。”

“话，你是这么说，可事实上呢，你知道，跟他谈判是不可能的。他制定条件，他期望你跟他们合伙。最后，他总是如愿以偿。”

“是的，可能你说得对。因此剩下的没有多少可谈了，是吗？可是我们，玛侬——我们已经一无所有。”

“关于一无所有这事儿，”她说，“那就是，丹东无法把它抢走。”

国民大会外，武装游行示威。大会里面，来自不同区的代表们，手里拿着他们想要驱逐或者禁止的代表名单。但是，大多数人不愿失控。罗伯斯庇尔面色惨白，有如有一回从他手中逶迤滑落的白纸一样。为了撑住自己，他抓着讲坛。他在每一个句子之间都做费力的停顿。维尼奥德大声喊道，“那么你结束吧！”罗伯斯庇尔的头猛然向后一甩，“是的，我要结束你的狗命！”

两天后，国民大会被巨大的人群包围了，大多数人手中拿着武器，快速估算一下，这个人群足足有八万人之多。走在人群前头的是国民卫兵，他们带着刺刀，还有大炮。这些人的要求就是驱除二十九位代表。其中有布卓、维尼奥德、裴迪昂、罗维、布利索。看来卫兵们和无裤党人想要把这些代表囚禁起来，直至他们同意才会罢休。埃罗·德·塞谢尔，那天是论坛的主席，带了一帮大厅里的代表们来到了外面；希望这个姿态会减缓彼此之间的敌意。炮手们站在大炮旁边。他们的指挥官在马上朝下面瞪着眼睛，对国民大会主席说了一通冗长的话。他要明白，他，埃罗已经被看成是爱国者了；不过，他要明白，人民将不可战胜。

埃罗笑了，是一种抽象的微笑。他和他的同事们正准备结束共和国宪法的起草工作，这份将要永远给法国带来自由的文件：就是在这里——“一个人完全把握了形势，”他评论说，声音几乎听不到了。行走在漫长的游行队伍前面，他把受到围困的人群重新带回到会议大厅。很多不错的无裤党人此刻正躺在长凳上，与山岳派那边的代表们互相说些表扬的话，那些代表完全知道眼下正在发生什么事，他们只是懒得惹起风生水响而已。

代表库颂，这位坐在轮椅上的圣人，发言了：“公民们，所有国

民大会的成员现在应该保证获得自由。你们已经出去，向着人民行进了。你们已经到处发现他们的善良和大度，他们不可能威胁到他们代表的安全了——但是，他们对于妄图奴役他们的阴谋者感到怒不可遏。既然你们认识到了你们审议的自由，我动议对受谴责的代表应该指控这一法令。”

罗伯斯庇尔用手抱住头。考虑到圣人已经喷出不大可能的荒唐之言，或许，他在发笑？或许，他此刻又感到身体不适了？没人敢发问。疾病的每一次发作都使他变得异常坚强，好像是。

玛侬·罗兰在主席的前厅度过了一天，她在等待，头上戴了块黑纱巾。维尼奥德一个小时连着一个小时地给她带来坏消息。她已经给国民大会写过一份发言稿，她希望这份发言稿能在大会上被宣读。维尼奥德说，“你自己能看得出形势是个什么样子了。在眼下这个动荡不安的格局继续的时候，没有人会对代表们讲话。作为一个女的，你可以得到稍微多一点的尊敬，但是坦诚地说——”他摇摇头。

她在等待。接下来的一回，他进来的时候，他说，“一个半小时，也许吧，不过我不能承诺。我也不能承诺你将受到什么样的接待。”

一个半小时？她已经离家太久。她不知道她丈夫现在何处。可是——她还是成天介地在等候，她要再待得稍微久一些，再忍耐一些。“我不怕，维尼奥德。也许，我能讲出一些你不能讲的事。警告我们的朋友，”她说。“告诉他们要准备支持我。”

“玛侬，他们大多数人不在这里。”

她为他的话感到一怔。“那么他们在哪里？”

他耸了耸肩。“我们的朋友有精神，不过恐怕他们没有耐力。”

她走了，要了辆出租车去罗维家。他不在家。又要了辆出租车——到自己家。大街上拥挤不堪，马车是在以行人的步速挪动。她大声叫司机停车。她从车里爬了出来，给司机付了钱。她开始疾走，之后便上气不接下气了，那块黑色纱巾缠住她的脸拉拽着，宛如小说中带有负罪心理的女人跑步去跟她的情人会面一样。

在她屋子的大门口，门房一把抓住她胳膊；先生已经锁好门，出去了，他到房东的公寓去了，就在后面那儿。她捶了捶门。罗兰已经

离开，他们说。到哪里去了？沿着这条街上的一栋屋子去了。“太太，歇会儿，他会安然无恙的，喝杯葡萄酒吧。”

她在空荡荡的火炉前面坐下；毕竟现在是六月了，夜空晴朗，静谧，而且暖和。他们给她端来了一杯葡萄酒。“我不要度数这么高的，”她说。“加点水兑一兑。”不过，她的头还是同样感到眩晕。

他不在隔壁的屋里；不过，她在过了隔壁的那栋屋子里找到了他。她发现他在地板上踱步。她感到惊讶。她已经想象过，他那颀长、皮包骨头的身架勾在椅子里，咳嗽着，咳嗽着。“玛侬，”他对她说，“我们一定要回去。瞧，我有朋友。我有计划。我们今夜就要离开这座该死的城市。”

她坐了下来。他们给她端来一杯巧克力，上面浮着奶油。她说，“这东西喝起来不错，”这么丰富的饮料滋润了她的喉咙，有许多词语已经死在喉咙里头。

“你明白吗？”他说。“没有虚假英雄主义的问题，没有坐等良机过去的问题。我被迫采取措施来挽救自己，以防万一，在将来哪一天我必须恢复职位。假如我对这个国家还有一点用场，我就必须保存自己。你明白吗？”

“我明白。我本人，我今夜必须回到国民大会。”

“不过玛侬——想一想你自己的安全，想一想我们孩子的安全。”

她把杯子放下。“多奇怪，”她说。“现在还算不晚，可是感觉好像已经晚了。”他们的生活正在他们身边被远远地推开。他们像是一座空房子里的访客；当搬家的人已经完成任务，给你留下的就是空空的地板，破碎的瓷器上被遗忘的那部分，还有被你搅起的那些灰尘。他们像是咖啡馆里最后的用餐人一样，当时钟伴着威胁一起响起、服务人员在清清嗓子的时候，你就必须现在结束谈话，你就必须把账单撕走，然后走到外面，来到寒气凛冽的街头。她干净利落地站了起来，穿过房间，走到他的身边。他一动不动地站着。她身子向上，亲了亲他的面颊，同时用嘴唇触摸了他头下面的骨头。

“你背叛过我吗？”他说。“哦，你背叛过我吗？”

有一阵子，她用手指堵住他的嘴唇，然后用自己的面颊抵住他的面颊，刹那间，她闻到了他那染病的肺里淡淡的恶臭味道。“从来没有，”她说。“现在你要多多保重。别喝酒，别吃没有烧烂的肉。别接

触牛奶，除非你能从别处买到干净的。吃一点水煮白鱼。如果你感到烦躁不安，就喝一点缬草浸液[2]。胸部和喉咙要保暖，别出去淋雨。喝点热东西有助于你睡眠。给我写信。”

她在身后轻轻地把门带上。她再也不会见到他了。

---

[1] 巴黎古监狱位于法国西岱岛巴黎市中心，对面是圣沙佩尔教堂，血腥的巴黎古监狱曾是古代皇宫的一部分，是法国最古老的宫殿之一。

[2] 缬草是败酱科类的药用植物，原产地在欧洲，从古希腊时代起，就被当作抑制神经亢奋、诱使沉睡安眠的药用植物在临床使用。

第8章

下等悔恨（1793）

“我觉得我们以前某种程度上——嗯——优柔寡断，”丹东说。“软禁已经证明不是非常有效。为了将来，我们务必记住这一点。我知道，我们有这位小女士牢牢抓在手中，不过，我倒更情愿得到她丈夫，还有布卓，以及其他一些人，他们此刻正走在通往省里温馨舒适的避难所的路上。”

“流放，”罗伯斯庇尔说。“逍遥法外。我不会把逃犯的境况叫作舒适。不管怎么说，他们走了。”

“为了兴风作浪。”

“省里的兴风作浪之徒大多数是在引发保皇派事端。”罗伯斯庇尔开始咳嗽。“该死。”他用手帕点了点嘴唇。“大多数吉伦特派的潜逃犯是弑君之人。不过，我还是确信他们会尽最大努力的。”

丹东感到不快。和罗伯斯庇尔谈话的时候，大家都在试图发出正确的噪音；可是，这些天来，什么才算正确呢？如果你本人要对军事人员发表演说，那么你会发现，绥靖主义者给你投来责怪的目光。如果你本人对理想主义者发表演说，那么你会发现，你落入一群高兴快乐、轻松活泼的职业政治家的同伴当中了。如果你本人就手段发表演说，那么你会被告知要考虑目的：如果你本人就目的发表演说，那么你会被告知要考虑手段。如果你做推断，那么你会发现，你的推断已经被推翻；如果你主动提出昨日之信念，那么，今天你会发现，昨日之信念已经被去除。米拉波抱怨过什么呢？他相信他说的每一句话。大概存在罗伯斯庇尔的某一层面，某一深刻的层面，在这个层面上，所有的矛盾都被解决了。

布利索走在通往他家乡沙特尔的路上；从那儿到南方去。裴迪昂和巴尔巴洛克斯已经前往位于诺曼底的冈恩了。

“你住的这栋阁楼……”丹东对神父说。他感到不快。根据他的经验，神父们一向关心他们的舒适惬意。

“现在冬天过去了，天气不是太糟。不管怎么说，比牢房要好吧。”

“哦，你坐过牢？”神父没有回答。“神父，我想知道，为什么你穿得像名银行家的职员，或者像个令人可敬的商铺店主呢？你不应该是无裤党人吧？”

“在我所去过的地方，我这一身打扮不会引人注目。”

“你为中产阶级布道？”

“不仅仅如此。”

“你觉得他们恪守陈旧的社会秩序吗？这让我感到惊讶。”

“不管是谁代表权威，劳动人民非常害怕权威，丹东先生。而且他们和平时一样，为挣到生活的必需品在操劳忙碌。”

“结果精神上堕落了，你的意思是？”

“先生，你不是过来跟神父为了政治争辩的吧。你知道我的作用。我把自己供奉给了恺撒，其他方面的事情我不关心。”

“可是，你不认为我是恺撒，是吗？你不能一方面声称超越政治，可另一方面又在挑选自己的恺撒。”

“在你跟教堂的女儿结婚前，先生你到这边来一下，这样，我可以听听你的忏悔。请你不要争辩，因为在这件事上，你既不会赢也不会输。我知道，这种情况你不熟悉。”

“我可以知道你的大名吗？”

“我是神父凯拉文恩。曾经是圣-索尔庇斯的神父。你愿意我们现在就开始吗？”

“打我这么做以来，半辈子的光阴一定已经过去了。绞尽脑汁地回想一下，半辈子了。”

“可你还是个年轻人呀。”

“啊是的。不过这些年来，事多如麻。”

“你小的时候，每天夜里都被教诲要审察你的良心。你已经忘了这种做法吗？”

“人总得睡觉嘛。”

神父哭笑不得。“也许我可以帮得上你的忙。你是教会之子，我想，你压根儿没有与异端邪说或者其他什么打过交道——也许你已经处于松懈状态，不过，你认识到，这个教会才是唯一的、真正的教

会，认识到这一点才是通往救赎的道路？”

“假如还有救赎的话，我看不出还有别的什么道路通向它。”

“你果真相信上帝，先生？”

丹东想了想。“是啊。不过……我要给上帝增加一个资格单。”

“让此字保持不变将是我的忠告。我们不得增加任何资格。作为一名天主教徒，你自己敬拜，你的义务——你已经履行过它们，还是已经把它们给疏忽了？”

“把它们给拒绝了。”

“不过，那些受你照顾的孩子——你已经保证他们的精神福祉了吗？”

“我的孩子已经受过洗礼。”

“好啊。”神父似乎容易受到鼓舞。他抬起头。他眼里流露出的恳切和真诚把丹东吓了一跳。

“我们可以考察你可能出现精神错乱的地方吗？谋杀者？”

“不可以像这样。”

“你可以完全私密地把这个讲出来吗？”

“这是教会的神圣领地，难道不是吗？这不是国民大会的公开辩论。”

“你明白了，”神父说。“淫荡纵欲？”

“是的，那些罪孽中大多是淫荡纵欲。你知道，那些平常的罪孽。通奸。”

“有多少次？”

“神父，我不记日记，就像某个害相思病的小女孩一样。”

“你为此感到难过吗？”

“为这种罪孽？难过。”

“因为你明白这个罪孽是怎样冒犯上帝。”

“因为我妻子过世了。”

“你所表达的是下等悔恨——这源自我们人类对受惩和疼痛的畏惧——而不是源自对上帝的爱慕和上等悔恨。不过，这是教会所要求的全部内容。”

“神父，我知道这个理论。”

“你有坚决改过目的了？”

“我打算对我的第二任妻子忠贞不贰。”

“我现在也许要谈别的问题——也许，嫉妒、发火、骄傲……”

“哦，这些致命的罪孽。让我把它们归纳为全部的七宗罪。不，省去懒惰懈怠。倒是要加入我过于勤勉这一条。加入我要是更加懒惰懈怠一点，那么我过去也许就不会在别的方面如此戴罪了。”

“那么，诽谤——”

“神父，那是政客的惯用伎俩。”

“先生，又一次，你小时候，有人教诲你，有两宗罪孽违背了圣灵的旨意：臆测和绝望。”

“这些日子我在性情上更多的是倾向于绝望。”

“你知道我不谈世俗事务——我是说，精神之绝望。救赎之绝望。”

“不，我对救赎没有感到绝望。谁知道呢？上帝的仁慈真是非常奇怪。那是我的心里话。”

“先生，你今天到这里来真是给你增添光彩了。你的脚步已经踏上了这条道路。”

“这条道路的尽头是什么呢？”

“这条道路的尽头就是钉在十字架上的基督的脸。”

丹东抖索了一下。“因此你要给我解脱赦免？”

神父点了点头。

“我不是一个太有悔意的人。”

“上帝愿意更改看法。”神父竖起手。在空中画了个十字架；他嘀嘀咕咕地说了一句约定俗成的话。“丹东先生，这是个开端，”他说。“我告诉过你，我坐过牢——去年九月份，能够逃脱，我感到如此幸运。”

“打那之后，你一直在哪儿？”

“别在乎这个。只要知道你什么时候需要我，我就在那里，这就足够矣。”

“昨晚在雅各宾派俱乐部——”

“卡米尔，别告诉我。”

“他们说，丹东在哪儿呢？又一次不见了！”

“我在忙委员会的事。”

“嗯。有时候吧。不是相当经常。”

“我原以为你不会赞成委员会的。”

“我支持你啊。”

“还有呢？”

“如果你照现在这个样子下去，你不会重新当选。”

“这提醒你什么了？你第一次结婚的时候，你想给你自己留点时间吗？罗伯斯庇尔过去常常过来，就你的公共责任，对你唠叨，对你批评，对你说教？瞧，我觉得你应该是第一个知道。我要跟吉力的女儿结婚了。”

“异想天开！”卡米尔说。

“我们计划在四天之后就签订婚约。你愿意代我浏览一下协约吗？照我的这个据说是头脑发昏、不负责任的思路框架来看，我也许已经把词语摆错了顺序。你知道，犯一次错误可能要付出昂贵的代价。”

“为什么——有关争端，有什么非同寻常的情况吗？”

“我正把我的财产转移给她。全部财产。我在有生之年要把它打理好。”

长时间的沉默。丹东打破了沉默。“你根本不知道。我或许会遇到一场变故。落到国家手里。假如我的人头没了，我竟然还把我的土地给丢掉就没有道理了。现在，为什么你露出发火的迹象？”

“另找律师去吧，”卡米尔冲着他大喊道。“我拒绝做你命运沉浮起落的同伴。”

他把门“嘭”的一声关上，走出房间。

路易丝从上面的公寓下来了。她抬头盯着他很是严肃的脸庞看看；然后把她孩子般的手放到他的手中。“卡米尔去哪里了？”

“哦，去看罗伯斯庇尔了，我料想。我们吵架的时候，他总是去罗伯斯庇尔那里。”

也许吧，路易丝心想，有朝一日他会不回来的。她没有把这个想法出声地表达出来；她意识到，她未来的丈夫在很多方面是个脆弱的、容易受到伤害的人。“你和卡米尔，你们彼此非常了解，”她说。

“了解到了难以忍受的程度。因此，我的至爱，我有件事要跟你

说——不，与政治毫无关系，就是一句专门警告的话。如果我什么时候到房间里来，发现你单独跟卡米尔在一起，我会把你杀掉。”

“如果你什么时候发现我单独跟卡米尔在一起，我们当中有个人就会死。”

“丹东，我祝福你幸福快乐，”罗伯斯庇尔说。“卡米尔说你已经疯了，但是，谢天谢地，我觉得你了解你本人的情绪。只有一件事我要说一说——假如你愿意原谅我——最近两个月，你对待你的公共责任的态度已经不是共和国有权期待的那种态度了。”

“罗伯斯庇尔，你现在发作越来越频繁的毛病怎么样了？”

“我拿它们可没办法。”

“我拿结婚也没办法。我一定要有女人才行呀。”

“我们明白你一定要有才行，”罗伯斯庇尔喃喃地说，“但是她们需要占据你这么多时间吗？难道你就不能先满足一下自己，然后回去工作？”

“满足一下我自己？上帝啊，你小瞧我了！我的本意是，我得有个家——我得有个妻子，让我的孩子在我身边，把我的房子打理得顺顺当当的——我原以为，你在这方面比其他任何一个人更能理解我。”

“真的吗？作为单身汉，我本应那么想，可是，我是最不情愿能够指望获得人家理解的人。”

“那由你决定。我原以为你重视家庭生活——那是我以前的印象。不管怎么说，无论你是怎么理解还是怎么不理解——我讨厌这种含义，我做的每一件事都是公共财产。”

“没必要发火嘛。”

“我有时候觉得我就是要收拾一下，走人，明天就走人，离开这座城市，回到我的归宿之地，耕种我的土地——”

“丹东，你知道，”罗伯斯庇尔说。“你可以多愁善感。好了，如果你一定要走，你就一定要走。我们倒是情愿有你跟我们一道儿，不过没人是非要不可的。临走前，你过来看看我，好吗？我们可以喝几杯酒或者什么。”

罗伯斯庇尔一边克制住要回望、要回头看看丹东站立之地的欲

望，一边在丹东身后感到诧异。他心想，他能够做到这么既好笑又有趣，用他那些火气冲天、冒冒失失、粗俗不堪的情绪来折磨自己。卡米尔对付这个有意思的脾气费了十年的功夫，毫不奇怪。

卡米尔躺在罗伯斯庇尔的床上，手放在头后，望着天花板。罗伯斯庇尔坐在他的办公桌边。“好像是件特别的事啊，”他说。

“是啊。有很多女人他本来可以娶的。她不是那么漂亮，而且她不会给他带来金钱。他迷上了她，失去了分寸感。而且她家人都是保皇派，对宗教狂热着魔。”

“不，对不起，我回到我们早先说过的话题上，是关于杜姆雷兹的事。不过，继续吧。”

“哦，只是——她正把各种各样的方法朝他的脑子里灌输。”

“眼下，他容易受到别人的影响。”

“你的意思是，保皇派的思想？”

“不完全那样，不过，他的立场正在松动。他跟我说过，他并不想安托瓦内特受审。当然，他摆出了这样做的理由，说，她是我们最后讨价还价的筹码了，说，如果她还活着，她在欧洲的亲戚更有可能听取和平的条件。”

“对于她的事，她的亲戚没有咒骂。如果不对她进行审判，法庭的存在等于就是闹剧。她把我们的军事计划交给奥地利人，是个叛国者。”

“然后，他说，现在他们已经被人家从国民大会给驱逐出去了，穷追猛打布利索的人，有什么意义呢——虽然你本人也确实说过那样的话。”

“不过，严格意义上说，我是在私下说的，卡米尔。你记住，这只是当时个人的看法，这不是向国家建议的看法。”

“我的公开观点和私下观点都一样。如果依照我的做法，他们要接受审判。”

“假如马拉如愿以偿。”罗伯斯庇尔翻过了几页文件。“丹东的和平计划似乎没有成功到惹人注目的程度，是吗？”

“是的。他白费了四百万。我应该说，在俄罗斯和西班牙。很快这将是不惜任何代价获得的和平。这是他这么个人整体的一面。人们并不知道。和平而又安静。”

“他还跟米尔斯先生这个英国人见面吗？”

“为什么？”

“我以前只是好奇而已。”

“现在是吗！我认为他们隔三差五地在一起吃饭。”

罗伯斯庇尔拿起他那本小卷本《卢梭》。他只是用大拇指轻轻地翻翻页码，开始心不在焉地阅读了。“卡米尔，告诉我——请你对我完全诚实地说——你觉得乔治-雅克在部队协约方面表现得非常谨慎吗？”

“我该怎么回答这个问题呢？你知道他是怎么给自己融资的。”

“截留资金，套现资金——是啊，我们得用他的全部过失和失败来对付他，对吗，虽然我几乎无法想象，要是圣-约斯特听到我表达出这样的情绪，他要说出什么样的话来。我认为，他要说，我在纵容腐败，这真的是一个人自己正在腐败的另一种方式……告诉我，你认为我们能够把丹东从他本人那里拯救出来吗？哪怕就是捞起这些小鱼当中的一些？”

“不能。”卡米尔转身对着他的一侧，把头托在手上，朝罗伯斯庇尔看看。“不管他们是谁，小鱼变大鱼。丹东太有价值，不能使他处于艰难的境地。”

“我竟然讨厌看到他失去了他的价值。关于这桩婚姻解决的事——这令我发愁啊。肯定，这只意味着一件事——那就是，在将来的某个时候，他发现自己要受审，他感到害怕。”

“你本人说过差不多同样的话了。那就是，在某个时候，你也许会身不由己地成为革命的障碍。你还说过，你为此做好了准备。”

“哦，心理上做好了准备——我的意思是，一丝的谦卑对我们大家来说都是有益之事，不过，我不会在料想之中解决我的事情。我们必须要做的事就是，我们必须尽我们最大的力量来引导丹东，使他不要卷入危险事务当中。”

“我看不出有丝毫立刻离婚的可能性。”

罗伯斯庇尔笑了。“他们今天在哪儿？”

“在塞弗尔，跟加布丽艾尔父母在一起。所有最好的朋友在一起，非常温馨。他们要购置一处村舍，在那里，他们可以绝对一起独处，我们当中没有人知道这处村舍在什么地方。”

“当时他为什么提到这件事？”

“他没提。是路易丝刻意告诉我的。”卡米尔站了起来。“我得走了。我有个晚餐应酬。不是跟米尔斯先生在一起。”

“不过跟——一起？”

“你一个都不认识。我打算去度个良宵。你会在埃贝尔的丑闻报上读到这方面的所有内容。毫无疑问，正是在这一分钟内，他正在编造菜单。”

“难道这件事不让你烦心吗？”

“不，我的意思是，你最后一次在国民大会演讲的时候，有些傻瓜在高呼，‘你跟贵族一起吃饭。’就这句话本身来说，没什么意义，不过——”

“他们把所有聪明人都叫贵族。把所有品味高雅的人都叫作贵族。”

“你了解这些人，这些旧时代的人，他们对你感兴趣，只是因为你掌握权力。”

“哦是啊。好了，不是亚瑟·迪龙——他喜欢我。不过，毕竟，自从1789年以来，人们一直对我感兴趣，只是因为我把持权力。在1789年之前，根本就没人对我感兴趣。”

“所有大人物以前都是这样的。”这是一个情绪紧张的时刻；罗伯斯庇尔的眼睛带着鬼鬼祟祟的蓝绿色光芒停留在他身上。“你以前一直在我的心中。”

卡米尔发笑了。多愁善感啊。毕竟，这是时代的风尚。他突然想到，不管怎么说，这件事比起被乔治-雅克冲着对自己大喊大叫更让人感到舒适宽心啊。罗伯斯庇尔打破了这个时刻，心情不错地朝他挥了挥手，让他走。不过，等卡米尔走了之后，他坐着，在寻思。跃入他脑海的是德性这个单词——或者，更准确地说是，*vertu*，这个词的意思是力量、诚实、思想纯洁。卡米尔理解这些词的意义了吗？有时候，他好像非常理解；没有人拥有比他再多的德性了。问题是，他觉得他是每个规则的例外。今天，他一直在说他将来希望他没说过的事。可是，这并不意味着我没有义务关心这些事呀。假如他没告诉过我有关乔治-雅克的婚姻解决办法，我根本就不知晓。丹东一定是对什么事感到非常焦虑。那么一个人是不为鸡毛蒜皮的小事发愁的。那么

一个人没有流露过他在发愁。那么一个人只有当什么巨大的罪恶压上他的心头时，才会感到身处险境，或者，只有在威胁和恐惧累积到极大程度的时候……

肯定，是罪恶：一定有。他滥用那位善良年轻女子的信任；而她却是他几个小儿子的母亲。她去世的时候，我认为他遭受的伤害是如此巨大，他会永远无法从中恢复，之后，我就给他写信安慰他，我敞开了我的心扉和思想，把所有的保留意见、所有的疑虑和怀疑都抛到了一边——“你我融为一体了。”我向你保证，这份感情是夸张，我本应笔端留神，可我当时感到如此心疼难过啊……毫无疑问，他看着我的信，在发笑。毫无疑问，他当时觉得（毫无疑问，他大声对着吃吃发笑的人们说），这小家伙究竟是怎么一回事？他怎么竟敢声称与我融为一体？罗伯斯庇尔怎么能——这个单身汉，他与我，只有最隐蔽的关系，而且他否认那些关系——罗伯斯庇尔怎么能够假定知道我的感受呢？

此刻，他把手搁在办公桌上，心想：丹东是个爱国者。除此之外，什么都没必要；他的举止是否令我不开心，这并不重要。丹东是个爱国者就足矣。

他从桌旁站起，轻轻地拉开抽屉，取出一本笔记本。是他常用的那些小笔记本中的一种：新的。他翻到头一页。然后坐下，把笔蘸了蘸水，写下了丹东。他想要补充点什么：不要读这个，这是我的私人笔记。不过，虽然他没声称要了解有关人员的许多情况，但是他知道这个：这么一个借口会驱使他们继续，努力去闻，去嗅，四处搜寻，如饥似渴、怦然心动地去阅读。他蹙了蹙眉头。所以，索性让他们读吧……或者，他兴许会无时无刻不随身带着这个本子？因为不是非常喜欢他自己，所以，他便开始把他能记住的与卡米尔谈话的内容记录下来。

马克西米连·罗伯斯庇尔这样写道：

> 在我们国家，我们要用道德品格取代自我主义，用正直取代个人尊严的规则，用原则取代既定规约，用公共责任取代社会义务，用理性帝国取代时尚专制，用蔑视罪恶取代蔑视不幸，用热爱光荣

取代热爱金钱，用善良民众取代善良社会，用德性取代阴谋，用人类的伟大取代伟人的渺小，用高尚强大幸福的民族取代轻浮痛苦的民族：换言之，用这个共和国全部德性和奇迹取代君主制度所有荒唐可笑的罪恶。

卡米尔·德穆兰这样写道：

因为旧政权的法律制定者一直活到我们这个时代，德性还是共和国必要的基础，这已经被思考过。雅各宾派俱乐部永恒的光荣将是在罪恶之上缔造出共和国。

整个六月，旺代地区出现了不少灾难。在不同的时间，造反派们拿下了安格尔斯、绍穆尔、席农；在夺取朗戴的战役中，他们差点儿被打败，那里，在远离海岸的地方，英国海军正在等待支援他们。丹东委员会既没有打赢战争，也不能承诺带来和平。如果到了秋季，从灾难和失败的消息中还没有出现一丝令人感到安慰的内容，那么无裤党人将要手拿法律，背叛政府以及他们选出的领导人。至少说，眼下在议程秘密的公安委员会会议大厅里的情绪（无论丹东在场还是不在场）就是这样。在黑色的三顶玉米帽下面，这是公民福奎尔办公室的标志，每天他都变得愈加憔悴无力，一边瞅着摞在他办公桌上的文件夹，一边计划着前面消遣散心的方式：买一张他又瘦又饿、与共和国本身共同分享的照片。

如果需要消遣散心，为何不逮捕一名将军？亚瑟·迪龙是著名代表的一位朋友，是北方前线总指挥这个职位的竞争者；他已经在沃尔米以及打那之后的六次行动中证明了自己。在全国会议，他是一名自由者；现在他成了一名共和派分子。那么，在7月1号，单凭怀疑他把军事秘密传给敌人这一点，他就应该被打进监牢，难道这不符合逻辑？

他们已经策划好了一场阴谋，那就是，克劳德的身体需要每天散步，长时间的散步。他的医生已经加入到这个阴谋之中，理由是，轻微的运动量根本不损害健康，而且，如果国民大会最卑鄙的成员当中

有人想与他的亲家母发生性关系，绝不允许他去拦路挡道。

事实上，安莱特觉得她的生活要比人家普遍认为的那样更没劲。每天早上，她让自己忙碌省里的出版事务；浏览文件啦，剪报啦，做摘要啦。她总是坐在她女婿身边，他们总是拆他的信，她总是在信上写下该干什么，要么寄，要么说，是否她可以回信，是否他应该做这件事，是否这封信应该直接扔到客厅的火里。她总是说，谁会想到我结果成了你的秘书？自从我们没有睡在一起，可是却在残忍地欺骗家人，一直到现在，将近十年的时间了。他们努力要记住那个确切的日子——大约在1784年的某个时候——那时候，弗雷农自己弓着腰，进了安莱特的客厅，卡米尔跟在后面。在那些日子里，对于记下什么样的内容，她的手倒是不勤。

如果他们还能记住这个日子，他们觉得，他们要举办一场聚会。要办聚会，什么理由都可以呀！安莱特说。想起最近十年来的时光，他们沉默了片刻。之后便重新讨论公社。

露西尔到了，意想不到地，没打一声招呼就走了进来："真的！"她母亲说。"是这个样子走进来的，当时我们正在亲密讨论埃贝尔——"

露西尔没笑。她开始说话。一开始，他觉得她在说迪龙死了，在一次行动中被杀害了；一阵痛苦和茫然坠落到他的脑海里，之后他走了过去，安静地坐在火炉边的办公桌旁，望着木头的纹理。过了一两分钟，他才听懂了音信：迪龙在这儿，在牢房里，我们打算怎么办？

早上的生活乐趣[1]好像从安莱特那儿耗干了。"这是并发症哪，"她说。随即，她便想到，我不可能看到这件事的结局。是谁在背后？是其中某个该死的委员会？是大家把它叫作公安委员会的安全总委员会？它是不是直接指向亚瑟·迪龙，还是指向卡米尔？

露西尔说，"你非要把他从牢里捞出来，你知道。假如他被指控"——她的脸表明，她懂指控意味着什么——"他们会看着你说，看吧，他是多么奋力地在推进迪龙的事业啊。你过去干过——现在已经完成了。"

"指控？"卡米尔此刻站了起来。"不会有指控，因为不会有审判。我非要把我堂弟他妈的颈项扭断不可。"

"不，你不会，"安莱特说。"注意你的语言，还是坐下来，好好冷

静地想一想。”

那是无可救药了。卡米尔勃然大怒——这可不是这位政治家冷静的、模仿出来的怒火，这是真正的怒火，是那种表明你知道我是谁吗式的怒火。“你的名声又要被糟蹋了，”安莱特对着她女儿喃喃地说道。怒火将要烧到国民大会；不过，怒火首先要烧到马拉的屋里。

厨子让他进了屋。马拉为什么要雇用厨子呢？不像他经常举办晚餐聚会的样子。大概这个头衔“厨子”掩盖了某种更有能量、更具革命性的消遣吧。“别绊倒那些报纸，”女的说。一大捆一大捆的报纸摆放在肮脏的半明半暗的甬道里。发完警告之后，她便加入她雇主的活动中去了，他们坐成半圆，像是在为招魂术士举行的降神会做好了准备一样。他们为什么不把这个地方收拾干净呢，他心生厌烦地在纳闷。不过，马拉的女人们对于家务艺术并不熟谙。西蒙娜·艾瓦纳德在那儿，还有她姐姐凯瑟琳；马拉的姐姐艾伯汀已经到瑞士旅行，她们说是去探望家人。马拉有家吗？我指的是父母还有寻常的那些事儿？这是普通的安排，厨子说。真的奇怪，我从来没想到马拉有一个开始，我以前觉得他有千千万万岁了，像卡廖斯特罗[2]一样老了。我能见见他吗？

“他身体不适，”凯瑟琳说。“他正在进行他特别的沐浴。”

“我真的需要赶紧见他。”

双眸天真的西蒙娜说：“迪龙的事吗？”她站了起来。“是的，跟我来。他刚才还在为此发笑呢。”

在一间又热又小的房间里，马拉被关在一只光滑的浴缸里，一条浴巾绕在肩上，一块布裹着头。有一股浓烈的药味儿。他的脸已经浮肿；在它平常黄黄的肤色下面，有些皮肤更坏，有些肤色更青了。有块板横在浴缸两边，权当是办公桌。

西蒙娜朝一张草垫椅子示意，用脚优雅地踢了一下。

马拉从他正在修改的证据上抬起头来。“卡米尔，椅子是给人坐的。别站在椅子上发表演讲。”

卡米尔坐下。他尽量避免朝马拉看。“是啊，审美的，我难道不是吗？”马拉说。“一件艺术作品。我该在展览会上的。踏步来到这里的人数，不管怎么说，我感觉像是一次展览会。”

“我真高兴，你已经找到使你发笑的东西了。如果处于你这样的情形，我是不会高兴的。”

“哦，迪龙。就这个话题，我可以给你腾出五分钟的时间。就迪龙出身是贵族而言，他应该被绞死——”

“他拿自己的出身没有办法。”

“你身上有些毛病，你拿它们没办法，可我们不会永远允许它们存在下去。就迪龙是你老婆的情人来说，假如你千方百计为他做事，你只是表明了你乖戾的气质而已。就委员会已经干过此事来说，去找他们保佑你，我的孩子。”马拉在他的写字板上用握紧的拳头重重地砸了一下。“有些害人，”他说。

“我担心，假如根据这些荒唐可笑的指控，迪龙到了法庭面前——假如他到了法庭完全无罪，他就是无罪，他也许还要被处以死刑。你认为，这可能吗？”

“可能。他树敌不少，而且是非常有权有势的人。因此，你指望什么？法庭不过是政治工具而已。”

“成立法庭是为了取代暴民之法。”

“丹东是这么声称。可是法庭会越过这个界限。你知道，有些罕见的战斗就要来临。”马拉抬起头。“至于你嘛，如果你把这些旧时代的人的福祉命运作为你的关注大事，有些很坏的事情要降临到你身上。”

“你呢？”卡米尔冷冷地说。“你的情况更糟？你会死吗？”

马拉轻轻地拍着浴缸的一侧。“不会……像这样……继续拖下去，拖下去吧。”

国民大会的各种情景。丹东的朋友德穆兰与丹东的朋友拉克洛瓦克斯隔着凳子在对骂，仿佛这是场街道集会似的。丹东的朋友德穆兰攻击丹东委员会。他站在讲坛上时，被下院两边的人给轰下了台。从山岳派那边，代表比劳德-瓦恩尼斯惊呼道，“这是丑闻，他一定要被制止，他在给他自己的名字丢脸抹黑。”

又一次走出会场。这种情况变熟了。法布尔跟在他的后面。“把它记下来，”他说。

“我会的。”迪龙从监狱里送给他的信已经公开化了，他已经把这

封信交给代表们大声朗读过了。我什么都没做，迪龙说，那样对我的国家没有好处。“一份宣传册，”卡米尔说，“我该把它叫作什么呢？”

“就把它叫作‘一封给亚瑟·迪龙的信’。人们喜欢读别人的信。”法布尔对着国民大会会议厅方向点了点头。“你还在琢磨它的时候，几个问题已经解决了。发动几次运动吧。”

法布尔心想，我在干什么，我在干什么呢？他最不需要的就是被拖进迪龙的事中。

“比劳德刚才是什么意思，说我在给我自己的名字丢脸抹黑吗？我是什么机构吗？”

他知道答案：是的。他就是革命。现在，明显地，他们认为革命得要受到保护，以防受到它自身的攻击。

一位上了年纪、神情严肃的代表走近他，对他脸上的杀手表情表示藐视，然后把他拉到一边，建议道，他们应该到什么地方去喝杯咖啡。你对迪龙非常了解吗？这人问他。是啊，非常了解。你知道，这人说，瞧，我不想让你难过，不过呢，你应当知道，有关迪龙和你老婆的事吧？卡米尔点点头。他正在头脑中撰写一个段落呢。你不该得到这样的结果，这位代表说。你应该得到更好的结果，卡米尔。这是老故事，我觉得，你忙于公共事务，这姑娘厌倦了，她水性杨花，而你又没有迪龙的长相。

所以，在这个世界上，还有善良啊，这个既紧张又有耐心的人，贸然闯进了他自己并不清楚的形势中，抓住了骇人听闻的八卦尾巴的末梢，想要纠正一位年轻人的人生；二十年前背叛了他自己，谁知道呢？卡米尔受感动了。谢谢你，他礼貌地说。他离开咖啡店，回到家中，坐到办公桌边的时候，他感觉到那种奇特的液体在静脉里奔流了；它像革命时期那些往昔的日子一样，词语的力量像毒药一般穿过他的血流在运动着。接下来的一两周，他会稍稍有些精神错乱。当他不再写作或者不再忙于吵架竞赛的时候，生命似乎就在他身上枯竭了；他就感到被动消极，成了一具空壳，一个鬼魂。各种奇妙的幻想就控制住他；公共辩论的语言就朝着充满暴力、朝着意料不到的方向转变。

“在雷让德勒之后，”他写道，“自我看法最好的国民大会成员就数圣-约斯特。通过他的举止，大家可以看到，他以为他的头就是革命的

奠基石；他带着它，仿佛它是圣典一样。”

圣-约斯特低头看着这段文字，某个乐于帮人的人用绿色墨水做了个强调。他脸上很少有表情；他没有像中篇小说里面的人物那样冷笑。“仿佛它是圣典一样，”他说。“我要让他像圣人丹尼[3]一样，带着他的头颅。”

“哦那非常好，”有人把这话传过来的时候，卡米尔说。“对安东尼来说，那倒是非常聪明。我好奇，在他长大成人的时候，他有没有打算要聪明过？”

不久，他在翻遍各种书架：“露西尔，圣-约斯特讨厌的诗歌放在哪儿了，那首写了二十本书的史诗？有句诗行的开头是‘假如我是上帝’。让我们看看，它是如何继续下去的，我确信，这首诗会给我们提供嘲讽的机会。”

之后，突然他停下，坐在，或者更准确地说，倒在椅子上了。“我在干什么呢？圣-约斯特和我应该立场一致啊。我们都是雅各宾派，我们都是共和派分子……”

“我会帮你找到它的，”露西尔平静地说。

“也许最好别找了。”

因为他开始看到不同的幻境了：那个圣人的不同幻境，法国的主人，他为了好几个联盟在奔走，手里提着他被割下的头颅。他首先在沙滩广场上见到了丹尼，在鹅卵石上择路行走。他被干净利落地剁成了几段，没有血；不过，在他左手腕那边，差不多在随意摇晃的那颗头是卡米尔本人的。他又一次看到，为了与罗伯斯庇尔进行私人会晤，他鬼鬼祟祟地走进杜普莱的屋子里。他看到，他在通往雅各宾派俱乐部入口处的外面等候——一个刚刚到来的爱国者，谦卑的，乡里乡气的，想要被领进这个伟大的世界中。

过了一两天，他突然想到，唯一要做的事就是主动出击。把圣-约斯特杀了非常容易。任何时候，他可以在一个方便的地方单独跟他见面；然后给他一枪，或者（别声张这起事件）给他一刀。他可以看到圣-约斯特紫罗兰色的眼睛里充满了疼痛。

然后，他将需要一个计策：凭这位无可挑剔、久经考验的爱国者的本能，他早已发现圣-约斯特反对共和国的阴谋。我就是革命。 有谁会不信，是出于爱国者的怒火迸发，他才把圣-约斯特杀了呢？他不

能控制好自己的脾气是出了名的。为了避免令人难堪的问题，武器非得是一把小刀，那种你几乎都不知道你随身携带的小刀子。

别傻乎乎的，他心想。圣-约斯特不会杀你，正如你不会杀他一样。或者甚至比你杀他的可能性还要小。

他参加过战争委员会，他是这个委员会的秘书，就在委员会的房间里给家里写一封充满理性的、叙叙家常的信吧，请求他父亲在他们的通信当中不要这么频繁地提到露丝那个女人，露西尔因为嫉妒已经发疯了。

可是，这个幻想还是进入了他的脑中，已经占据了整个大脑，他无法回避了。他想到勒拜乐蒂尔身体一侧的那个洞，那是一块用屠夫的杀猪刀砍出的伤口，他熬过了整整一夜之后才死于那处刀伤。他非要动作迅速；它非得是一次真正的明显的袭击；圣-约斯特比他身材硕大健壮多了，而且他只有一次机会。在雅各宾派俱乐部，当他听到这个年轻人的洪亮之声时，他总是在心里发笑。在国民大会，每当圣-约斯特站在讲台边上的时候，他就会一边梦想他的计划，左手还一边在空中做出迅捷的砍剁动作。

7月13号："一个从冈恩过来的人，"丹东说。"据认为，裴迪昂和巴尔巴洛克斯最近几个星期一直在那里。这是吉伦特派的阴谋。让我向你保证，这不是我策划安排的。"

卡米尔说，"我在街上听到有人在高呼暗杀啦……我害怕我……在一刹那间……不，没事的，没关系。"

丹东盯着他看了片刻。"不管怎么说，"他说，"这件事让吉伦特派完蛋了。一帮谋杀者和贪生怕死的人。他们派了一个女的过来。"

在逼仄的街上，有一群人，个个几乎都不吭声，不过他们沉稳，他们的眼睛痴痴地盯着马拉公寓两扇被灯光照亮的窗户。这是午夜过后的一个小时，天出奇地亮堂，炎热也是亚热带的炎热。卡米尔挥手示意守卫在带铁栏杆的台阶底下的无裤党人走开。此人没有动身走开，没有立刻动身走开。

"从来没有靠近看过你，"他说。他的眼睛在打量卡米尔。"丹东现在怎么看待这事儿？"

“他感到震惊。”

“我敢打赌。后面你要告诉我，他感到难过。”

卡米尔已经对群众高呼他的名字感到习惯。这是一种异样的、更令人不快的熟悉。

“有人说，丹东和罗伯斯庇尔已经把他安置到他会感到平静的地方了，”此人说道。“之后，又有一些人说，是保皇派干的，还有些人说，是布利索派干的。”

“我认识你，”卡米尔说。“我看到过你在埃贝尔后面跑的，是吗？你在这儿干什么？”

他知道：为了遗产已在争吵。

“啊，”此人说，“巴雷·杜彻斯尼有他的利益。人民需要一位新朋友。这位朋友不会是你们当中的——”

“也许是雅克·卢克斯？”

“你跟那个肮脏不堪的公猪迪龙——”

卡米尔把他推开，从他身边走了过去。雷让德勒已在屋里，他的三色纱巾围着他这个咋咋呼呼、鼓鼓囊囊的人，打成一个结，一点儿也不整洁：正在控制。地面好像在他脚下颤抖，仿佛这些女人的尖叫声依然在把窗户震得哗哗直响；可现在，除了从关紧的门后面传来一种被压抑住的抽泣声之外，一切都处于宁静状态。今天你吃的不多啊，卡米尔心想；这就是为什么墙壁好像是液体的原因，这就是为什么空气被搅动的原因。

杀手坐在客厅。双手捆得紧紧实实的，在她椅子后面是两个手执叉子的男子。在她前面是张小桌子，上面覆盖了一块脏兮兮的白布，白布上面是杀手的物件：一块金表、一只针箍、一卷白线，还有一些零零落落的硬币。一张护照、一张出生证；一块边上有带子的手帕；厨刀的纸板套子。在她脚边落满灰尘的毡子上是一顶黑色的系了三根绿得发亮的绶带帽子。

他倚墙站立，注视着她。她有那种薄薄的、半透明的皮肤，捕捉住灯光的每一个细微之处，容易发红，也容易出现斑点。这是一位健康、乳房丰满的女孩，吃的是农场上的鲜黄油和牛奶奶油：是那种在复活节之后的每个星期天，头上常常系着绸带，身上香喷喷的，在教堂里朝你微笑的女孩。他心想，我对你很熟悉；打我还是个孩子那时

起我就记得。精心拾掇好发型之后留下的东西还挂在脸的四周：是省里姑娘去谋杀之前总会保留的那种发型。

“是的，让她脸红了，”雷让德勒说，“你能轻而易举让她脸红。不过，为她犯罪脸红，她才不会为那种事脸红哩。我感谢神明，我还活着，因为她今天早些时候就在我屋里了。她否认，可她确实就在。他们感到怀疑，不愿让她进去。哦，她抵赖，我是她要杀害的第一个选择对象。”

“祝贺，”卡米尔说。他知道这女孩处于疼痛之中，因为他们捆她双手的方式厉害得不得了。

“她不会因为杀了我们最伟大的爱国者脸红，”雷让德勒说。

“要是这是她脑子里考虑的内容，她就几乎不会在你身上浪费时间。”

西蒙娜·艾瓦纳德在门外，那里他们保存着尸体。她靠墙瘫下，痛苦极了，满面泪痕，几乎无法站立。“卡米尔，这么多的血，”她说。“我们怎么才能把血迹从地板上从墙上擦掉啊？”

他开门时，她做了个虚弱无力的手势挡住他。戴翔医生迅速朝后面看了一眼。他的一名助手跨步向前，用伸出的胳膊拦住卡米尔的路。“我得确切知道……”卡米尔低声说。戴翔又转过头。“公民卡米尔，我恳求你原谅，我刚才不知道是你。要提醒你，这种事并不快活。我们正在保持尸体不会腐烂，可是，在这死热的天里……面对过了四五个小时的尸体状况，”医生在毛巾上擦了擦手，“尸体好像是，他还活着的时候，人已经在腐烂溃败了。”

他认为我是针对某些程序问题才从国民大会来到这儿的，卡米尔心想。他朝下看看。戴翔医生把一只手放在他臂肘下面。“就一会儿的功夫，”他说。“或者差不多是这样吧。他刚好有喊叫的时间。他不可能感觉到任何东西。这是刀子进去的地方。”他指了指。“进到了右肺，穿过了动脉，刺破了心脏。我们没法把他的嘴巴合上，所以我们只好把他的舌头割出来。行吗？你明白，他现在还很好分辨。现在，索性让我把你从这里带出去。我正在焚烧我能找到的最浓烈的香精，不过，这种气味不是给一般人闻的。”

外面，西蒙娜仍旧倚着墙在支撑自己。她的呼吸像钢锉一样吱嘎吱嘎地急促。“我要求过他们给这个女人一片鸦片的，”戴翔气愤地

说。“你要我签署什么？不，我看到了。瞧，我以为你有官方陪同人员的？我不知道这件荒唐事是什么样子，反正大家都知道马拉死了。我已经让有个从雅各宾派俱乐部过来的人呕吐在我助手身上了。你看上去像是眩晕类型的人，所以一旦你能出去，我就该出去。你下令对他老婆或者不管她是什么人采取行动，好吗？”

门咔嚓一声关上了。西蒙娜软瘫在他怀里。从隔壁房间传来了音量抬高的敷衍性的质问。“我是他妻子，”西蒙娜哀号道。“他没有在教堂里跟我结婚，他没有带我到城市大厅，不过，他对创造出来的诸神发过誓，我是他妻子。”

卡米尔心想，怎么回事呢，她想要我就她的权利问题给点建议么？“作为他的遗孀，你会得到认可的。”他说。“这些日子，没有人非常关注结婚的形式。现在一切都属于你，印刷厂，还有下一期的报纸。要当心报纸。我应该认为，国家要为这个葬礼埋单。”

外面，到了街上，他回头朝窗户望了一眼，那里，戴翔，还有他的助手们忙碌的身影在灯光的映衬之下在移动。开始下雨了，是又大又暖的雨滴。远处什么地方传来了雷声——也许，是在凡尔赛的上空吧。那群人耐心地、肩并肩地站立着，正在等待着下面要发生什么。

大卫负责各种事务的安排。尸体将被密封在一口铅制的棺材里，然后用取自卢浮宫古代文物藏品中的紫色斑岩做成一口更大的石棺，把铅制的棺材包住。但是，为了送葬队伍行进，抬死人要用三色绶带绑好（用酒精浸泡过的布）的棺材架子。从等级更好的一具尸体上取来的一只赤裸的手臂被缝接到尸体上，上面摆了只月桂花环；身穿素衣、手拿柏枝的年轻女孩们把棺材架包围住。

跟在她们后面的是国民大会，是各个俱乐部，还有人民。送葬队伍行进在下午五点钟开始；队列行进借着火把的亮光在午夜结束了。他将被安葬在他生前喜欢居住的地方，地下，那个地窖一般的坟墓，坟墓上面垂悬的是一垒垒石块，四周是铁做的围栏。

被单独抹了香的心脏放在一只陶瓮里；为了永远地、永久地把它保存在他们的场地，直到世界末日，科德利埃俱乐部的爱国者把它抬走。“这是马拉的神圣之心哪，”人们恸哭着说。

这里安息的是
人民之友马拉
死于人民之敌
1793年7月13日

葬礼进行中，罗伯斯庇尔的举止受到一旁观者的议论。这位目击者说，他的样子看上去好像他正把尸体引领到一个垃圾弃置场地一样。

---

[1] 原文为法语。

[2] 卡廖斯特罗（1743—1795），意大利江湖骗子、魔术师和冒险家，流窜欧洲各大城市，以兜售假药、算命等行骗。

[3] 第一位巴黎主教圣人。

第9章

东印度公司涉案人员（1793）

7月25号：丹东盛气凌人地坐在椅子上，头朝后一甩，嚣张地大笑起来。路易丝吃了一惊。她一直在为家具的事发愁呢；他总是向她保证说，钱，有的是，换上新家具就是了。“我跟委员会分手的那天，”他说，“我看到了某件我认为我从未见过的事——我看到法布尔·德·伊格朗汀失语了。”丹东有点头晕；经常地，他总是斜着身子走到桌子对面，捏着他新婚妻子的手。“所以，法布尔，还是被吓得目瞪口呆了，是吗？”

“不，不，”法布尔毫无把握地说。“不错，我不希望这件事发生在任何人身上，跟圣-约斯特一起在委员会任职。不错，如你所言，罗伯特·林德当选了，他是位立场坚定、我们可以信赖的爱国者。还有，艾郝尔特已经当选，他是我们的朋友……”

“你还是不信哪。瞧，法布尔，我是丹东，你能在脑子里把这件事想一想吗？委员会或许需要我，可我不需要委员会。现在，允许我提议，给我本人敬酒，因为没有别的人有这份福气这么做。为我干杯——新近当选的国民大会主席。”他朝露西尔举起杯子。“现在再来干杯，”他要求道。“为我的朋友韦斯特曼将军干杯，祝愿他在旺代抵抗叛军旗开得胜。”

他真幸运，在上次那场战役失败后，让韦斯特曼将军重新获得了指挥权，露西尔心想；韦斯特曼没被逮捕，真幸运啊。“为了马拉的那颗神圣之心，干杯，”丹东说。路易丝朝他恶狠狠地看了一眼。“对不起，我的爱人，我不是故意亵渎神灵，我只是在重复大街上可怜的受骗暴民说过的话而已。喏，又一次，假如那个婊子根据自己的计划在行动，如她所宣称的那样，难道这不恰恰证明了我一直说过的那句话，女人没有政治感觉吗？她本该去找罗伯斯庇尔或者找我的。”

哦，别那么说，露西尔恳求他。与此同时，她发现，把厨刀砍进他那些厚实的层层肌肉和脂肪，很难想象得出来。丹东朝桌子下面看

了看。“卡米尔，”他说，“你使用的一滴墨水抵得上马拉体内的全部鲜血啊。”

他又把杯子一次次地斟满。他还要再喝一瓶，露西尔心想，那时候，或许他会立刻睡着。“还要为自由干杯，”他说。“将军，举杯。”

“为自由干杯，”迪龙将军说道，动了感情。“假如你知道我的意思，但愿我们长久地自由自在地享受自由。”

7月26号：罗伯斯庇尔坐着，头弓着，双手在膝盖间交织在一起；构成了一幅痛苦的画面。“你明白吗，”他问。“我一向抵制这样的参与，我一直在拒绝任职。”

“是的，”卡米尔说。从昨晚开始，他头疼了。“形势变化了。”

“现在你明白了——”罗伯斯庇尔已经形成细小的面部痉挛，这令他感到伤心；太经常性地，他总是中断他正在说着的话语，用手摁住面颊。“显然一个坚定的中央集权……在敌人从四面八方进攻的情况下……你知道我一直在捍卫委员会，一直懂得需要委员会……”

“是的。别道歉了。你已经赢得选举，不是犯罪。”

“有些帮派——我可以说埃罗，我可以说雅克·卢克斯——他们希望法国没有强大的政府。他们利用市井之人自然而然生发的不满情绪，把它们充分地发泄出来，尽可能制造这些麻烦。他们提出了一些只能叫作是极端革命的措施，那些对于讲究体面的人来说好像令人作呕、令人感到受到威胁的措施。他们令革命声誉扫地。他们妄图通过极端手段来扼杀革命。这就是为什么我把他们称做是敌人的特务的缘故。”

“显然，他不认为委员会和你的看法同样重要。”

“把这记下，”罗伯斯庇尔说，“我不追求职务。公民嘎斯巴林突然生病了，这件事就轮到了我。我确实希望他们不要开始把它叫作罗伯斯庇尔委员会。我应该只是众多……当中的一员而已。”

一名最好的朋友离开了委员会。另一名最好的朋友在委员会任职。卡米尔习惯了当试验性质的听众，聆听罗伯斯庇尔反复操练的各种演讲。自1789年以来，情况一直如此。自从在杜普莱夫妇屋里那次充满情绪的时刻以来——“你一直在我心中”——他感觉到他期望从他身上得到更多的东西。罗伯斯庇尔正成为那些人当中的一员，与那些

人结伴同行，不可能感到片刻的轻松。

两天之后，公安委员会被授予颁发拘捕令的权力。

雅克·卢克斯，追随他的人在不断增多，他宣布，他的新闻报纸的新作者是“马拉的幽灵”。埃罗向雅各宾派建议，如果马拉需要一位继承人，如果贵族需要另一位受害人，他已经做好了准备。“那个毫无才干的小家伙，”罗伯斯庇尔说。“他怎么敢？”

8月8号，西蒙娜·艾瓦纳德出现在国民大会律师协会上慷慨激昂地抨击领导无裤党人叛变的几个家伙。她说，她的所有观点都是由那位烈士，也就是她丈夫，在他生命的最后几个小时讲出来的。这是一次流利自信的鸿篇大论；只是偶尔有时候，她停下，越发仔细地朝她的笔记瞥上一眼，好把罗伯斯庇尔那既细小又不匀称的笔迹辨认清楚。

过了一个星期，公安委员会又增补一名委员：拉扎尔·卡尔诺，是罗伯斯庇尔第一次在阿拉斯军事学院遇到的军事工程师。“我没有专门与军事人员有所交往，”罗伯斯庇尔说。“他们好像个个胸怀壮志，好像有些奇怪的重要大事。不过他们的确是必不可少的魔鬼。卡洛特一向，”隔了好久，他才补上一句，“好像清楚他在谈什么。”

就这样，卡尔诺后来以胜利的组织者出了名；而罗伯斯庇尔也成了卡尔诺的组织者。

革命法庭庭长被捕的时候，取而代之的是公民赫尔曼，阿拉斯律师协会的后起之秀。这些年以前，难道他不是唯一领会罗伯斯庇尔讲话意义的人吗？“我还是个小伙子的时候，就认识他了，”他对杜普莱太太说。

“你觉得你现在是什么人？”她问他。

出局的主席被宪兵带走了，与此同时，革命法庭实际上还在开会。福奎尔-汀威尔喜欢戏剧；他堂兄丝毫没有独享的权利了。

内政部长辞职的时候，这个职位的两个竞争对手是埃贝尔和一位现在有些名气的律师约勒·巴雷。后者被任命了。“当然，我们都知道为什么要任命他，”埃贝尔说。“他曾是丹东的行政文员。我们的机构变得这么庞大，所以，我们自己实际上什么工作都没做，我们只是让

手下随从代表我们行使权力。他还有别的文员德芙格在外交事务办公室。巴雷与丹东和小偷一样厚颜无耻，正如，”他补充说，“丹东和杜姆雷兹一样。”

“屁话，”丹东说。“对他来说，拥有整个战争事务办公室的所有人手，把他所谓的报纸发行给部队，难道这嫌不够吗？”

他在雅各宾派俱乐部证明了自己的权威；他赢得了掌声。他离开讲坛时，罗伯斯庇尔站起来讲话了。“没有人，”他对俱乐部说，“有权对丹东表现出丝毫的批评语气。任何想要诋毁他声誉的人必须首先在精力上、在力量上以及在爱国热情上证明是他的对手才行。”

掌声更多了。有些成员站了起来。丹东受到掌声的鼓励。他把四肢摊在凳子上，领结也没系，脸也刮得很不干净，垂着头。罗伯斯庇尔受到掌声欢迎。他把衣袖拍拍整齐，仿佛像十字架标志的什么仿造品，他朝仰慕他的人不住地点头，朝俱乐部成员显示出他那并不自信的微笑。之后，公民卡米尔获得了掌声，大概仅仅为了表示他存在。这就是他所喜欢的，是吗？他回到了中央舞台，这个革命情人，这个可怕的孩子，总是沉溺在自己的胡思乱想之中。大概在某个地方，在长凳子上，小提琴制作人雷诺丹匆匆地跑了过来，拿着他那令人难忘的垂直钩子；不过，眼下唯一的危险就是爱国者的热情，他来了个熊抱，把他撂倒了。第二次，他不知不觉地发现自己靠着莫利斯·杜普莱的肩头，给压垮了。他想起了第一次，当时他从巴蓓特那里历尽了千难万险才得以逃脱。

“为什么你看上去这般愁眉苦脸呢？”丹东问他。

“我为你们之间保留的这份和谐关系发愁。”他比划了一个小小的手势，说明他现在是如何保留它的；好像鸡蛋那么大小，而且，和鸡蛋一样脆弱。

八月下旬，征兵工作来临，卡斯汀将军（旧政权下面的德·卡斯汀伯爵）丢了性命；这倒激励了其他人。26号那天，伊丽莎白·杜普莱嫁给了代表菲利普·勒巴：一个显然算不上潇洒英俊，但却是一位出色的共和派年轻人，他天性快乐，忠诚，坚定。“最终嫁出去了！”卡米尔说。“多么令人释然的一件事！”罗伯斯庇尔感到惊讶。不错，他赞成这桩婚事，可她才十七岁啊，他说。

面包店外，排队的队伍变得骚动不安起来。面包价格虽然便宜，但数量不多，而且质量低劣。蒙塔纳德的代表查伯就新宪法问题跟罗伯斯庇尔叫板了。他当着他的面挥舞文件。“新宪法未能把讨饭现象从共和国消灭。它未能给那些没有面包的人确保提供面包。”

罗伯斯庇尔在路上被人拦住。这是他心中最美好的愿望：确保那些没有面包的人得到面包。除此之外的每一个目的都可以分成碎片，分离，消灭。当然，这个目的简单，可以实现吗？可是，因为有了这些挡道的小问题，他还是没法解决更大的问题。他说，“我希望我能做到。我希望在我们身边不再有穷人出现。不过我们在可能的范围之内努力吧。”

“你的意思是，这个委员会使用我们赋予它的全部权力——”

“你赋予委员会一些权力，但也带来了更多的问题，你拿我们不可能回答的问题来控告我们。你已经给了我们——比如说——一支需要供给的征兵部队。你指望从委员会获得一切，可你却嫉妒它的权力。假如我能创造出面包和鱼的奇迹，我认为，你要说，我们行使的权力超出了我们的法定权限。”他抬高了声音，以便那些周围的人能听到。“假如没有面包，那就谴责英国封锁吧。谴责那些搞阴谋诡计的人吧。”

他走开了。他从没喜欢过查伯。他努力使自己不要对他怀有偏见，因为查伯，如大家所言，长得像只火鸡：红红的、斑斑点点的，而且臃肿不堪。他曾经当过圣方济会托钵僧。难以想象，他会恪守自己的宣誓：清贫和圣洁。他和代表朱利安都是为了消灭非法投机倒把活动而成立的委员会成员。罗伯斯庇尔觉得，根据使小偷……的原则，把他们安置在那里。不巧的是，朱利安是丹东的朋友。他想到捧在卡米尔窄窄的手掌之间的那只鸡蛋了。他们说，查伯正在考虑结婚。她是个犹太人，是两个叫作弗雷的银行家的姐姐；至少说，他们声称这是他们的名字，而且他们还是从哈布斯堡过来的难民。结婚之后，查伯就要成为富人。

“从原则上讲，你讨厌外国人，”卡米尔对他说。

“当我们处于跟欧洲其他国家交战的时期，这好像强调的不是一个不好的原则吧。所有这些英国人，奥地利人，还有西班牙人，他们想要在巴黎得到什么呢？他们在别处一定有死党。人家说，不过就是

做做生意罢了。我问我自己，什么类型的生意呢？他们为什么要留在这里，用价值连城的文件获取报酬，服从无裤党人的命令呢？在这座城市，要由干洗衣活儿的妇女们确定肥皂价格。”

“噢，你为什么要这么想？”

“因为他们是间谍，是杀手。”

“你不懂金融，是吗？”

“是的，我不可能什么都懂。”

“经常从每况愈下的局势中可以捞很多钱。”

“冈鹏是我们政府的金融专家。他硬要把情况向我解释。我要提醒他。”

“不过你已经形成你自己的结论了。我觉得你会赞成根据怀疑把这些人囚禁起来这一做法。”

“外来之敌。”

“是啊，现在你这么说——不过，事情要到此为止吧？每进行一次拘留收容，法律都会背离正义。”

“你必须看到——”

“我知道，”卡米尔说。“国家紧急，特别措施。你不会说，我对我的敌手已经心慈手软。我从来没有畏葸不前过——偶尔，你为什么推迟审判布利索派的人——不过，如果我们自己表现得像暴君一样，打击欧洲暴君有何意义呢？这样做，在任何方面有何意义呢？”

“卡米尔，这不是暴君专制——我们正在行使的这些权力，我们也许从来不需要运用它们，或许，不止好几个月，我们也许都不需要运用。这是为了我们的自我保存。我们作为一个民族的生存。你说，你从未畏葸不前过，可我已经畏葸不前了——我一直在畏葸不前。你认为我嗜血成性吗？我以为，你本会信赖我来做这件正确的事的。”

“我的确是——是的，我的确这么认为。不过，你控制了委员会，还是，你只是他们的公共战线？”

“我怎么能控制他们呢？”他把手一甩。“我不是一个独裁者。”

“你故作惊讶嘛，”卡米尔评论道。“假如你没有控制，就是圣-约斯特在牵着你的鼻子走？我问你这个问题，就是要提醒你，不要错过把握大事的机会。假如我认为这是专制，我会告诉你的。我有这个权利。”

你明白革命归根到底是什么吗？一个更具讽刺意味的浓缩点：粗鄙之人现在成了部长、成了善解人意的老朋友了。到九月份为止，法庭已经把二百六十名受到指控的人带上了法庭，不到三十六人被判处了死刑；这个比率要开始变化了。虽然这些问题越来越严重，但是人力资源越来越少；在任何时刻，幸存者感到他们彼此相识已经很久了。

卡米尔知道，今年夏天他已经干了一件糟糕的事；他本该把亚瑟·迪龙交给共和国审判的。与此同时，他已经展示出自己的个人权力。可是，当早晨变得清新，当过冬的圆木已经备好，当淡淡的金色阳光照射在公共花园纸一般的树叶上时，他感到的恰恰是孤立。心里丝毫没有特定的目的，他便在稿纸上随便做了个标注：

> 裴休斯说，在图勒岛，维吉尔把该岛称为终极图勒岛，距离大英帝国有六天的行程，既没有陆地，也没有海洋，只有三种元素的混合物，在这种混合物上面，不可能步行，也不可能搭乘工具行走；他把这座岛屿当成他亲眼目睹过的东西在谈论了。

1793年9月2号：无裤党人选区（以前以植物园为人所知）在国民大会的发言如下：

> “难道你们不知，除了生理需要之外，没有财产基础吗？……应该给个人财富确定一个上限……没有人应该能够拥有超过使用规定数量的犁能够耕耘的土地……公民不应该允许拥有超过一家商店或车间……勤劳的工人、商人或者农民不仅应该能够获得他本人的基本生存所必需的那些物品，而且应该能够获得也许增加他幸福快乐的那些东西……”

安东尼·圣-约斯特：“在欧洲，幸福是个新思想。”

9月2号，土伦人已经把他们的城市还有他们的海军拱手交给英国

人的消息传到了巴黎。这是一次史无前例的叛国行为。法国失去了十六艘快速军舰，在这条战线上部署的六十五艘战舰已经失去了其中的二十六艘。去年这个时刻，阴沟里，血流成河。

“瞧，”丹东说。“你用这个。你不要老是让它冲着你来。”从国民大会会议厅里传来的喧哗成了单调的怒吼，被时不时的尖叫打断。“你控制住这个。”他的手指绕着什么东西在做折叠手势：咽喉吗？“作为一名九月的大屠杀者，我从来没有感到这么受欢迎过。”

罗伯斯庇尔开始说什么了。

“你得大声讲话，”丹东说。

他们在其中的一个小房间里，房间里空空的，积满了灰尘；他们从由漆黑的甬道组成的养兔场进去了，辩论大厅通向这些甬道。就他们几个，不过他们没有感觉到，因为暴民的动荡不安，以及他们近距离的肢体接触，差不多能闻到他们身上的气味了。卡米尔和法布尔贴着潮湿阴冷的远处的墙壁消失了。1793年9月5号：无裤党人在他们的代表中间举行了一场示威游行，或者叫作骚乱暴动。

“我说，丹东，你为什么斜靠着门呢？”

“阻止圣-约斯特进来，”丹东很快说道。千万别解释。罗伯斯庇尔张开了嘴巴。“现在要安静，”丹东说。“埃贝尔和肖美特组织的。”

罗伯斯庇尔摇了摇头。

“哦，好了，”丹东说，“那样说也许有一定的道理。也许是无裤党人他们自发组织的，这是我讨厌的一个先例。所以要确保我们行事超前。用一只包裹把他们的要求扎好，然后从山岳派那边把它作为礼物还给他们。经济控制，价格上限——很好。逮捕怀疑对象，很好。然后我们到此为止——不要干预私人财产。是的，法布尔，我知道商界人士会怎么看待经济控制，不过这属于紧急情况，我们只得让步，为什么我要向你辩解？”

“我们必须向欧洲呈现一个移动的目标，”罗伯斯庇尔轻轻地说。

“你说什么？”

什么都没说：罗伯斯庇尔一挥手，紧张而又不耐烦地把这个问题挥开了。

“你已经接受拘押嫌疑人这个想法了——卡米尔，相关解释一定要等一等。是的，我知道这才是问题的核心，不过我需要一张纸把立

法框定一下。你要保持安静好吗？我现在不想听你讲话。”

“你愿意听我说吗？”罗伯斯庇尔冲着他大喊道。丹东停下。他小心地看着罗伯斯庇尔。

“好的。继续。”

“明天委员会将按时重新选举。我想把考洛特·德·艾尔博瓦和比劳德-瓦恩尼斯增补进去。他们一直在批评我们，给我们带来了很多麻烦，我们想不出别的办法使他们保持安静。是啊，我知道这是一个疯狂的政策。可我们需要把我们的腰杆子挺直，是吗？委员会需要你回来。”

“不。”

“求你了，丹东。”法布尔说。

“我会全力支持你。我会逼他们扩大你的权力范围。你从国民大会需要什么，只要告诉我一声就行，我会解决的。不过我不会跟你一起任职。整个局势把我累垮了。上帝在毁灭它，难道你看不出来吗？我不属于适合在委员干的那种类型的人。我要独立干自己的事。我有一种本能，我喜欢根据自己的本能采取行动。我讨厌你们该死的日程安排，你们的会议记录，还有你们的各种程序。”

“你的态度让人感到格外讨厌，”罗伯斯庇尔对他大声嚷道。

外面的喧哗越来越高。丹东朝噪声方向点了点头。“让我来帮你处理这件事，我可能是唯一可以让他的声音被人家在那边听到的人了。”

“我讨厌你——”罗伯斯庇尔说。他的言词消失了。“每个地方的人民，”他大吼道，“都是善良的，要是他们阻止革命——甚至，比如说，在涂农——我们一定要责怪他们的领导人。”

“你为什么要继续说这个？”丹东问他。

法布尔自己从墙那边发出了声音。“他在努力阐述信条，”他尖叫道。“他认为搞一次他妈的说教的时刻已经到来。”

“要是有更多的德性该多好啊。”罗伯斯庇尔大叫道。”

“更多的什么？”

“德性。热爱祖国。自我牺牲。市民精神。”

“有人肯定欣赏你的幽默感了，”丹东把他的大拇指朝噪声方向猛力一甩。“这些畜生懂得的唯一德性就是我每天夜里给我老婆展示的

那种。”

罗伯斯庇尔的脸皱成了一团，像个孩子快要流出眼泪一样。他跟随丹东出了房间，进入黑暗的甬道。

“你希望他没讲那句话，是吗？”法布尔询问道。他从墙那边温和地打量着卡米尔。

马克西米连·罗伯斯庇尔在他的私人笔记本里这样写道：“丹东对德性这个想法大加嘲笑，把它比成每天夜里他跟他老婆干的那种事。”

丹东一开始发言，游行示威者们就高声欢呼；代表们站起来鼓掌欢迎。掌声持续了老大一会儿才停止，他才好继续往下讲。震惊和感激的表情在他脸上互相追逐；眼下我干了什么正确的事？又一次，他劝诫，他退让，他团结，他支持——他把这一天给挽救了。接下来的一天，当他再一次被选进委员会的时候，罗伯斯庇尔登门拜访了。他脸上表情僵硬，坐在椅边，不肯吃点心。“我过来是督促你要明白自己的职责，”他说。“假如职责这个词对你来说还有意义的话。”

丹东那天性情好。“别跑开，路易丝。你从来没有面对面地见过公民罗伯斯庇尔，是吗？”

“我为如此恭维感到恶心，”罗伯斯庇尔说。他哽咽着把这些话说了出来，与此同时，他的左眼睑开始痉挛性地跳动。他摘下眼镜，把手指用力压在眼睑上。

“你得要镇定，”丹东说。“想想卡米尔，生活了一辈子，说话还结巴。虽然我承认卡米尔的结巴有相当大的魅力。”

“国民大会也许会压倒你。也许会命令你加入到我们当中来。”

“我打算做所有委员会这块肉里的一根刺，”丹东快活地说。

“真的没什么要说了，是吗？人民正在高呼要求审判、清洗、杀戮。你倒更乐意走开。”

“你要我干什么呢？为共和国流血吗？我已经告诉过你，我会支持你的。”

“你要做大会的偶像。你要站起来，发表妙语宏论，用荣耀把自己包装好。好了，让我告诉你，除此之外，还有更多的东西。”

“假如你继续这样下去，你会把自己弄出病来的。”

“你怪我向圣-约斯特寻求帮助。至少说，他没有把他个人的快乐当成革命的奠基石。”

“谁说我那样做了？”

“我希望，至少你要尽量在大庭广众场合对我说话文明吧？”

“我会主动表示友好的，”丹东承诺道。

罗伯斯庇尔坐在政府的马车上，离开了他家门口。两个人高马大的男子在他旁边爬进了马车。“保镖，”丹东一边从窗户注视着，一边在说。“终于他们胁迫他了。他被怀疑耍奸使诈，要把他的人马插进公安委员会。实际上，他宁愿被人暗杀。”他伸手去摸路易丝。“对他硬要让自己过上这种艰难痛苦的生活来说，这种结局将是至高无上的荣耀。”

游行示威那天，无裤党人领袖雅克·卢克斯被捕了。有一段时间，对他没有采取任何法律程序，不过当他终于要被传唤至法庭时，他在狱中自杀了。九月，作为管治的一种形式，到处都在实施恐怖。新宪法要被取消，直至战争结束。9月13号那天，丹东建议所有委员会应该更换，将来，委员会成员应由公安委员会任命。有一阵子，他和罗伯斯庇尔站在一起，好像是在对山岳派那边的掌声共同致谢。“行了吧？”他对罗伯斯庇尔说，罗伯斯庇尔镇定回答说，“行，这样好。”

法令通过了。这个时刻过去了。现在，丹东心想，我们应该鞠躬从舞台上走开了。困倦像只寄生虫一样，好像从他骨子里一下子突然发作了。

第二天早晨，他发现自己几乎都没力气从枕上抬头。他记不清前一天发生了什么。他的记忆已被掏空，取而代之的是铅一般的在不停跃动的疼痛。疼痛之中，有些事件飘忽而过，那些事件毫无联系，有些是好些年前发生的。他不知道这些事件发生的日期。他觉得他看到加布丽艾尔走进房间，低着头在看他，把他的枕头抹抹平整。只是后来他才记起，加布丽艾尔已经不在人世。

几个医生过来了。他们彼此争论不休，仿佛他们的性命就取决于这件事一样。安琪莉可到的时候，路易丝的脸变形了，在沙发上一把眼泪一把鼻涕地哭成了一团。安琪莉可让人把孩子们送到他们叔叔那

儿去，让路易丝喝了点温热的牛奶。之后，她把医生们打发走。苏波尔毕耶尔留了下来。“他应该从巴黎滚出去，”他说。“像这样的人需要呼吸他自己的空气。他把整个成年生活都耗费在与时代精神对抗上。他滥用自己的力气，把身体素质搞垮了。”

“他身体会好起来吗？”路易丝说。

“哦会的。不过他一定要在这座城市的外面才能恢复健康。国民大会必须给予缺席假期。女公民，我可以给你出点主意吗？”

“当然可以。”

“他生病的时候，别跟任何人讨论他的事情。别信赖任何人会把他的利益放在心上。”

“我不会。”

“远离是非争论。女公民，你喜欢表达你的看法，这大家都知道。这样做，你给他增加压力。”

“我只说良心话。也许这次得病是天意。他必须放弃革命。”

“没这么简单啊。我的天，巴士底狱沦陷的时候，你才十二岁。”

“加布丽艾尔身体虚弱。”

“那不是我对她的看法。她把自己限定在自己的圈子里。”

“我想把他从他自己那里拯救出来。”

“奇怪，”医生说。“罗伯斯庇尔也有同样的决心。”

“你认识罗伯斯庇尔？”

“非常熟悉。”

“他是个好人吗？”

“他诚实、谨慎小心，他总想救人性命。”

“以他人的性命作为代价。”

“有时候这是无法避免的。他为之感到懊悔。”

医生耸耸肩。“我不大了解。他们是完全不同类型的人。这重要吗？”

这当然重要，就在他离开时，她喃喃自语道。医生们被安琪莉可的媳妇们取代了，她几乎都不认识的那些强壮而又果断的女人。他们四处耍她玩她，然后送她上楼，在她自己的旧房间里睡觉。她爬了出来，坐在楼梯的台阶上。她真盼望见到加布丽艾尔，回到她的圈子里。你没怀孕，是吗？她母亲问她。她能明白她母亲的思维方式；要

是真的出了什么事，要是他的身体真的朝更坏方向转变，要是他死了，我们能多快地让她脱身呢？如果我没怀孕，她说，那倒不是因为缺乏同房试验。她母亲哆嗦了一下。他是个野人哪，她说。

警察委员会的大卫和另一位代表一起喊起来了，说，有公事要见丹东。安琪莉可把他们带到门口。他们离开的时候，放了几句狠话，但是没有胆量，叽里呱啦为他们批准说了几句。安琪莉可用意大利语说了一些让人听不懂的话。她说，他们始料未及，他恢复过来的时候，居然活得轻松。

在德穆兰夫妇的公寓里，法布尔坐着，使自己陷入了惊恐之中。“假如我们想要锁定价格，”他说，“那么我们就必须锁定工资。我想知道的是，一个间谍每天官方的正式工资是多少？求求你，当这么多身强力壮的家伙都被雇为委员会的间谍时，我们将如何赢得胜仗？”

“他们在监视你？”

“当然他们在监视我。”

“你告诉罗伯斯庇尔了吗？”

法布尔气急败坏地看着他。“告诉他怎样？告诉他什么呢？我的事情这么复杂，我夜里躺在床上睡不着觉，想让他们向我本人解释一下。我受到了骚扰。我正被迫陷入困境。你觉得那个好管闲事的小孩会让我见到乔治吗？”

“不会的。不管怎么说，他为什么要听呢？如果你没法告诉罗伯斯庇尔，乔治他为什么要操心呢？”

“有原因。”

“你的意思是说，你已经把他的名字扯进去了？”

“不。我的意思是，他对我负有一定的责任。”

“我本该以为情况正好相反，我本该以为你的一个义务是，你应对股票市场无能为力，不要让他承担其中的任何后果。”

“不仅仅是这个，这是——”

“法布尔，别告诉我，我宁愿不知道。”

“你那样对警察说将无济于事。”

卡米尔把手指放在嘴唇上。露西尔进来了。“我听到了，”她说。

“不过是法布尔的突袭战术罢了。他惊慌失措了。”

“这是一个晦气的表达，”露西尔说。

法布尔跳了起来。“你在迫害我。你的双手并不如此干净。我的天啊，”他说。他把手指从他的喉咙上面拖过。“卡米尔，当你在两张凳子之间摔倒的时候，没人会把你扶起来的。他们只会站着大笑。”

“他在编造隐喻，”露西尔说。

“整个事情——”法布尔用双手做了个形状，然后突然使这个形状爆炸——“整个事情正像腐烂的水果一样在四分五裂。”突然，他失去了自控。“卡米尔，看在上帝的分上，在罗伯斯庇尔面前替我恭维几句吧。”

“好，没问题，”卡米尔赶忙说。他想安抚他，阻止他在露西尔面前继续这样表演下去。“把声音降低，用人们会听到你的声音的。你要我对罗伯斯庇尔说什么呢？”

“假如我的名字要暴露，”法布尔边说边吃力地呼吸，“就说我已经和你进行过的谈话，我一直是个爱国者。”

“坐下，你自己要镇定，”露西尔建议道。

法布尔六神无主，朝四周张望。他抓住帽子。“得走了。露西尔，求你了。送我本人出去吧。”

卡米尔跟在他后面。“菲利普，”他低声说，“有很多罗伯斯庇尔所说的小鱼，他们非得坐实之后，你才需要发愁。争取逃过这一劫。”

法布尔的嘴张开出一个小缝。“你为什么那样叫我？你为什么喊我的名字？”

卡米尔笑笑。“保重，”他说。

他回到露西尔那里。“你在嘀咕什么呢？”露西尔问。

“安慰。”

“你不该对我保密，求求你。他干了什么事？”

“在八月份——你已经听说过东印度公司了吧？天哪，因为我们已经从中捞了不少钱。你还记得股票价格下跌，然后股票价格又上扬——这不过是在合适的时候买和卖的事情罢了。”

“我爸爸提到过这件事。他说他指望你在股市上干得出色些。我爸爸尊重你们的内部信息，但是，他说，在我那个年代，当然，他们会干脆被叫作骗子，不过，在我这个年代，全国委员会那些威严、品

德高尚的成员存在并不是为了互相处理事务。”

“是的，我能想象得出来你爸爸那样说话。他知道事情是怎么经营的吗？”

“可能知道。不过不要试图向我解释。只要把事情的后果告诉我就行。”

“公司必须清算。在国民大会上针对应该如何清算已经有过讨论。也许清算方式不会完全按照大会计划的那样实施。我不知道。”

“不过你确实知道，真的？”

“不知道具体的细节问题。好像法布尔也许犯了法，这种情况在我们早期交易中没有出现过，要么他也许打算犯法。”

“不过他说话的样子好像是受到了你的威胁，还有丹东。”

“丹东也许要受牵连。法布尔说，你明白，调查丹东的事情也许不是件好事。”

“当然，”她努力想寻找某种策略来表达这件事。“难道丹东不会躲过——我的意思是，他擅长转移别人的指责吗？”

“法布尔是他朋友，你明白。我们还在部里的时候，我想警告他关于法布尔在僭越或多或少的许可界限。他说，‘法布尔是我朋友，我们一起经历了许多人生风雨。我们彼此也互相了解很多。’”

“所以乔治会保护他？”

“我不知道。我不想他们两人告诉我有关这件事的情况。如果他们告诉我，我会感到有义务要告诉罗伯斯庇尔，他会感到有义务要告诉委员会。”

“也许你应该。告诉罗伯斯庇尔。假如有危险，你可能会被扯进去，如果你是揭发这件事的人，情况会更好些。”

“不过那样是在帮委员会的忙。我可不愿意帮委员会的忙。”

“假如委员会成了我们唯一严格管治的机会，不去帮忙，难道不是不负责任吗？”

“我讨厌严格管治。”

“什么时候大审判开始？”

“很快。丹东现在还没法妨碍处理。他病得很厉害。罗伯斯庇尔不会开始，不会单独开始。”

“我觉得我们还是欢迎这些审判吧？”

“怎么不欢迎呢？保皇派，布利索派……”

嫌疑犯法。嫌疑犯是那些人：他们以任何方式帮助专制（保皇派专制、布利索派专制……）；他们无法表明他们履行过公民义务；他们虽然没有挨饿，但是却没有表示明显的支持方式；他们所在的选区已经拒绝给他们办理公民证书；他们已经被国民大会或者大会代表从公共职位上开除；他们属于贵族家庭，而且没有证据说明自己一以贯之、非同寻常的革命热情；或者他们已经移居国外。

后来，据公民德穆兰称，根据该法律，有二十万人遭到了拘留。每一选区的监察委员会将要草拟嫌疑犯名单，搜走他们的文件，把他们羁押在一个安全的地方。这些地方将被称为“国家大厦”——女修道院、清空的城堡、空荡荡的仓库。考洛特·德·艾尔博瓦想出一个更妙主张。他建议把嫌犯赶到很多埋有地雷的屋子里，之后，这些屋子可以被炸毁。

自从他当上委员以来，考洛特不再批评公安委员会了。他一走进委员会大厅，要是可能的话，公民罗伯斯庇尔就从另一扇门走开。

国民大会法令：“法国政府具有革命性质，直至和平……恐怖乃例行公事。”

安东尼·圣-约斯特说：“你必须惩罚那些在革命事物中消极被动之人，以及对革命无所作为之人。”

“因此他们改了历法，”丹东说。“这对于一个无能为力的人来说真是太过分了。”

“是的，”卡米尔说。“一个星期现在有十天。对于战争活动而言，这更干脆，也非常好。我们的日期现在从共和国创建那天算起，所以我们现在处于第二年的第一个月份。可是法布尔被要求为每个月份想出一些富有诗意但是荒唐滑稽的名称。他计划，第一个月份应该叫作葡月[1]。然后今天嘛，”卡米尔皱了皱眉头，“是的，今天就要叫作葡月19号。”

“在我家里今天仍然是10月10号。”

“你最好学会这个历法。在正式信件上我们应该采用这个历法。”

“我一点没有打算，”丹东说，“写什么官方信件。”

他下床了，不过说话行动都是慢腾腾的；偶尔，他靠着椅背把头向下低垂，把眼睛闭上一阵子。

“跟我讲讲有关靠近敦刻尔克的战斗情况，”他说。“我离世的时候，这里正在被当成共和国的伟大胜利而受到人们的欢呼。现在我听到欧查将军已经被捕。”

“委员会跟战事办公室聚在一起商量过。他们判定，他可能会给敌人带来更大的伤害。他们正用叛国罪名控告他。”

“不过，恰恰就是委员会任命他的。我觉得国民大会里要有好戏可看了。”

“是的，不过，罗伯斯庇尔唱的是最精彩的部分。”

“他已经成为一名非常出色的委员会成员了。”

“他负责委员会，他样样事情都做得兢兢业业。”

“我必须让他去做。他们说我现在适合于旅行。你要是——闲上几天，愿意出来到阿希斯吗？”

“没有空闲的日子。”

“我知道那个阶段的重要变化。你已经看到罗伯斯庇尔其人太多了吧。”

“乔治，你了解代表朱利安的情况吗？”

“不了解。”

“路易丝不让你获得任何消息吗？”

“我不认为朱利安做的任何事情对她来说似乎有丝毫重要性。我不认为她知道存在这么个人。”

“警察已经突袭过他所住的公寓。他们搜走了他的文件。”

他睁开眼睛。“还有？”

“查伯把我带到了一边。他说，‘我已经把一切统统烧毁，你知道。’我认为，有个消息有人要捎给你。”

丹东驼起身子向前。他眼中突然出现了专注的神情：像是玻璃杯破裂了一样。“法布尔？”

“法布尔一直感到惶恐不安。”

“法布尔脾气容易激动。”

“我也是，乔治-雅克，我也是。指望我干什么吗？我觉得法布尔犯了伪造罪。东印度公司被清算的时候，我以为是为了公司利益，有些文件被证明是伪造的。这些文件成了国民大会的法令，而且只有一个代表能够这么做。查伯卷进去了，也许还有其他六个人。我认为他们本人并不知道是谁实际上造了假。朱利安也许会责怪查伯，查伯也许会责怪朱利安。他们有些秘密，一个套着一个。”

“不过法布尔向你坦白了吗？”

“他想要坦白，但是我不会让他说。我告诉他，我不可以知道。我现在告诉你的就是我所能想出的办法。警察要花费更长的时间才能得出他们的结论。为了搜集证据，花费的时间将会更长。”

丹东闭上眼睛。“收获注定是有的，”他说。“我们没有办法了，只有把身体保暖好准备过冬。”

“还有些事情你应该知道。”

“给我统统说出来。”

“佛朗索瓦·罗伯特遇到麻烦了。她什么都没告诉你吗？”

“她也不会知道那件事情重要。他没有卷入这件事当中吧？”

“是的——这是最为滑稽好笑的事——他被指控在黑市上做过交易。八桶朗姆酒。为了他的商店。”

“看在上帝的分上，”丹东说。他捶击了一下椅子扶手。“你给了他们创造历史的机会，可是，他们更乐意当杂货商。”

路易丝跑了进来。“你不该让他心烦意乱。”

“我让他们赚了大钱。我没有请他们耗费力气。我把他们晋升到职位上，我满足了他们小小的梦想。我请他们办的所有事情就是他们投票，一次偶尔的演讲，如果他们选择要当小罪犯，他们别把我扯进去。”

“朗姆酒是小事。可东印度公司不小啊。不过，还有，佛朗索瓦·罗伯特是我们的同僚。这对我们有影响。请你把你老婆打发走，好吗？”

“要求你保持平静，”她反抗说。

“路易丝，你可以从我们身边离开。我会保持平静的。我承诺。我现在完全平静了。”

“你们想不让我知道什么吗？”

“没有人不让你知道什么，”卡米尔说。“不值得烦心。”

“她是个孩子。她不懂。她不知道这些人是谁。”

“正是我们自己的选区，科德利埃选区，在斥责佛朗索瓦。大会同意你的看法，这是小罪。他们拒绝取消他的赦免权。否则——严惩不贷。现在他和路易丝非得悄悄地逃走，努力被人遗忘。”

“这是多么可怜的结局，”丹东说。他表情郁闷。“巴士底狱沦陷之后，我回想过那些日子，《国家晴雨表》报纸就在商店后面经营，想起那个小小的路易丝把长得好看的鼻子朝空中竖起，然后忽然跑开，对着印刷商大声责骂——你知道的，佛朗索瓦是个不错的小伙子，我总是说，‘去干这个，这个，这个；去把砖头系到你的靴子上，然后跳进塞纳河’，而‘他总是’”——丹东摸到了想象中的刘海——“‘立刻，乔治-雅克，我不在家的时候，你需要买东西吗？’上帝啊，这是多么可怜的结局啊。你见到他的时候就告诉他，假如他记不住他还认识我，我会感激不尽的。”

“我不见他，”卡米尔说。

“我们自己的选区，卡米尔。哦，我本该把雅各宾派俱乐部交给罗伯斯庇尔的，就在小河我自家的那一边待着。我本该抓住我自己区里的权力不松手的。现在谁在管理？埃贝尔。我们老科德利埃派本该抱成一团的。”

他们沉默了一会儿。我们老科德利埃派……自从巴士底狱沦陷到现在，已有四年，四年三个月了。感觉像是过去了二十年。丹东坐在这里，身体超重，眉头一直紧锁着，只有天知道，他的内脏里到底在出现什么情况。罗伯斯庇尔的哮喘更严重了，大家禁不住注意到他的发际正在往后退。埃罗鲜嫩的皮肤不像原先那么鲜亮了，还有他那双下巴，露西尔对之下过该死的判断，这预示了一个双下巴、令人失望的中年。法布尔出现呼吸困难了；至于卡米尔，他头疼得更加严重，在他的小骨头上，他几乎都留不住一点肉了。此刻他抬头看看丹东：“乔治-雅克，你认识一个名叫孔德的人吗？只要告诉我，是，还是不是。”

“是。在诺曼底，我曾雇用他做政府事务代理人。为什么要问？”

“因为他在巴黎露面了，而且提出了什么指控。说你跟布利索的人联手，要把约克公爵推上王位。”

“约克公爵？主啊，”丹东痛苦地说，“我原本以为只有罗伯斯庇尔才会梦想到像约克公爵这样完全异想天开的事情的。”

“罗伯斯庇尔感到深深的不安。”

丹东慢慢地抬起头来。“他使你相信这事了？”

“没有，当然没有。他说这是场破坏爱国者声誉的阴谋。不过，我们现在还有埃罗在委员会，这是件好事。趁他还没有带来任何伤害的时候，他已经让人把孔德逮捕了。就这因为这件事，大卫代表警察委员会前来拜访你。不过是个形式罢了。”

“我明白。‘早上好，丹东——你是叛徒吗？’‘当然不是，大卫——跑开，回到你的画架去吧，’‘那事儿我会做的——涂鸦还有一半没有完成呢。很快就好！’是那一类形式吗？我认为，对于罗伯斯庇尔来说，这等于是火上浇油？这助长了他产生巨大阴谋的想法？”

“是的。我们觉得孔德一定是个英国特务。毕竟，我们跟我们自己推理——我们想入非非地假定情况也许是真实的——然后，我们跟我们自己推理，这个毫不起眼的伯爵，这个用人，这个下人，怎么会知道像丹东这么个人的计划的全部内容呢？那就是我们推理的过程，罗伯斯庇尔和我。”

“卡米尔，我知道你的意思，”路易丝警告性地说。“你为什么不直截了当地问他，这里面是否有什么情况？”

“因为这样荒唐，”卡米尔发脾气了。“因为我对其他人忠诚，要真是这样，他们会把他杀了。”

路易丝往后退却了一下。她的手颤颤地放在她的喉咙上。卡米尔立刻看出了她的难处：她既想，又不想他死。

“路易丝，别管它，”丹东说。“现在就去保证我们的行李已经打点好就行。”他的声音里不知不觉地透出了疲惫。“你一定要稍微学会区分辨别——这是一个荒唐的故事。事情正如罗伯斯庇尔所言。这是诽谤中伤。”

她犹豫了。“我们还去阿希斯吗？”

“当然。我已经给他们写了信要指望我们到的。”

她离开了房间。

“是的，当然你必须走。”卡米尔把脸避开。“你在回避大审判，是吗？”

“到这儿来。”丹东朝他伸出一只手。卡米尔装作没看到。“我讨厌这座城市，”丹东说。“我讨厌人。你为什么不跟我一起来，换换空气？”他心想，我已经失去他了，我已经把他丢给罗伯斯庇尔了，还有那个罕见的、持续令人心寒的环境了。

“我会给你写信的，”卡米尔说。他走过房间，用他的嘴唇碰了碰丹东的面颊骨。这感觉像是他能做到的最小的表示了。

他们抵达阿希斯的时候天色已晚，天气越来越凉了。他双脚一接触到地面，他就感到源自太阳的力量正在损耗，土壤正在失去夏日的温暖。他伸出手臂去找路易丝。“这里，”他说。“这里是我出生的地方。”

她一边把旅行披肩裹在身上，一边抬头好奇地望着这栋别墅房子，看着牛奶般浓稠的黑暗正从河边蔓延过来。“不，不是这里，”他说。“不是在这栋屋子里。是在附近。现在过来，”他对孩子们说。“你们已经到了你们奶奶这里了。你们还记得吗？”

愚蠢的问题。不知什么原因，乔治总在想，他的孩子们比他们的实际年龄要大，他期望他们记性好。他妈妈去世的时候，佛朗索瓦-乔治才一岁；现在已长成一个又大又粗的孩子了，他抓住他继母。用他的鞋跟在她孱弱的肋骨四周击打。安东尼，因为激动，变得又累又没力气，抱着他爸爸的脖子吊着，像一个从失事的船上被打捞上来的孩子。

安妮·玛德琳的丈夫把火把举得高高的。她过来了——这是路易丝头一回看到这些令人吃惊的姐姐们——在她的脚上跑呀，绊呀，像个女学生似的。“乔治，乔治，我弟弟乔治！”她猛地扑向了他。他的手臂把她围成一圈。她把头发往眼睛外面拨开，在他的两个面颊上亲吻，然后从他的拥抱中挣脱开来，搂起她孩子当中离她最近的那个，然后把小男孩举起来，仔细地端详。这就是曾经把他从公牛脚下拉出来的安妮·玛德琳。

玛丽-塞谢尔到这边来了；她的契约解除了，她回家了，她到了她该到的地方了：难道他没说过他会照顾她的吗？她依旧保留着她修女般的举止仪态；她试着把双手合起，放到她再也不穿的修女服饰的衣袖里。皮埃尔蕾特到这里来了，她个子高，笑眯眯的，脸圆嘟嘟的，

是个老处女，比巴黎绝大多数女牧师更有女监护人的仪态。安妮·玛德琳生得最晚的一个孩子把口水流在她肩上。他们把路易丝围住，拥着她；她们这么做的时候，感觉到了加布丽艾尔的丰满肉身许下的鬼魂诺言。“我的小鸽子！”她们边说边笑。“你这么年轻啊！”

这些姐姐们一头扎进了厨房。“可怜的小东西！这么地被责任缠住！根本没有乳房！”

“难道你不觉得他会把露西尔那个家伙带过来吗？那个黑眼睛姑娘？他要把她与她那个黑眼睛丈夫分开吗？”

“不会，那对魔鬼般的夫妇。他们天生就是一对。”姐妹们笑得前仰后合。德穆兰夫妇的来访曾经是她们生活中的快乐时刻；她们一边巴不得他们再过来，一边在心里产生一种相似的对都市的畏惧。

他们开始表演乔治-雅克和他们母亲之间发生的那种情感场面了。“这真是个安慰，”玛丽-塞谢尔呱啦呱啦地说。“在我临死前又见到了你。”

“死？”安妮·玛德琳说。“你这个老骗子，你不会死。我发誓，你会活得比我寿命长。”

“乔治-雅克怎么发誓！”皮埃尔蕾特说。“他怎么发誓！你觉得他已经跟坏人在一起了吗？”

在别墅屋子的客厅里，雷考丹太太的蓝眼睛先是闪闪发亮，继而黯然失色。“女儿，从外面进来吧。在我旁边，坐这儿。”诊断身体的手指塞进了她的腰里。两个月了！可是没有怀孕！死去的那个意大利姑娘通过乔治-雅克尽了她的本分——现在，我们身边有了这么一位有些小里小气的巴黎女人了。

“要是你就是揭发这件事的人，情况也许会好些。”法布尔没听见露西尔这么说过，不过这就是他本人的想法。丹东离开巴黎的那一天，他独自坐在自己的公寓里，与自己要尖叫、要砸墙、要敲墙的欲望进行搏斗，他像是一个得到了很多承诺，但是承诺没有兑现的坏孩子一样。他又一次拿起那份简单的礼貌性的、没有承诺的便条，这是丹东出发之前派人送过来的；他把便条撕成无数细小的纸条，然后一片一片地把它烧了。

在雅各宾派俱乐部开过一场累人的争吵不休的会议之后，罗伯斯

庇尔和圣-约斯特肩并肩地走出大厅的时候，他拦住了他们。晚间的会议上，圣-约斯特不大全神贯注；他觉得这些会议毫无要领，虽然他没说出来，但是在他自己心里，他把会议成员叫作观点贩子。他对任何人的观点都不大感兴趣。几天之后，他就要在阿尔萨斯与部队在一起。他正盼望着这一天呢。

“公民们，”法布尔招呼道。“能跟你们说句话吗？”

圣-约斯特脸上表现出来的恼怒在加深。罗伯斯庇尔想到了小小的新历法，便在脸上装出一副冷笑。

“行行好吧？”法布尔说。“有件极其重要的事。你能给我一次私下面谈的机会吗？”

“这是一件冗长的事吗？”罗伯斯庇尔礼貌地问。

“现在瞧瞧看，法布尔，”圣-约斯特说，“我们在忙着呢。”听到年轻的安东尼的语调，罗伯斯庇尔只好又笑了：马克西是我朋友，我们现在不跟你玩了。他半心半意地指望法布尔会往后退一步，透过他的长筒望远镜把圣-约斯特打量一番。不过，这样的事并没有发生；法布尔脸色苍白，显得既急迫又笨拙的样子，在恳求他的注意。圣-约斯特的粗暴已经使他失去了镇定。“我非要见见委员会，”他说。“这是他们处理的事。”

“那么就别大声说它。”

“只有阴谋家才会窃窃私语。”看到自己的机会，法布尔恢复了神志，说话的声音突然变得洪亮起来。“很快整个共和国必定知道我的消息。”

圣-约斯特厌恶地朝他看了看。“我们不是在舞台上表演，”他说。

罗伯斯庇尔感到相当震惊，迅速朝圣-约斯特看了一眼。“法布尔，你说得对。如果你的消息关涉到共和国，它就必须被广播出来。”与此同时，他迅速环顾四周，看看有谁听到了。

“这是公共安全问题。”

“那么他必须到委员会来。”

“不，”圣-约斯特说。“今晚的日程安排要使我们忙到明天天亮。没有一件事不是极其紧迫的问题。没有一件事可以被耽搁下来，我呢，公民法布尔，只好在明天九点之前才能坐在我的办公桌边。”

法布尔没有理睬他，他抓住罗伯斯庇尔的胳膊。“我非得要揭发

一场阴谋。”罗伯斯庇尔的眼睛睁大了。“不过，它不会一过夜就熟的——如果我们明天精力充沛采取行动，还会有足够的时间。年轻的公民圣-约斯特需要休息。不像我们上了年岁的爱国者，他还不习惯于熬夜。”

这就错了。罗伯斯庇尔冷若冰霜地望着他。“公民法布尔，我碰巧得知，你绝大多数熬夜的时间都耗在赌场上，同行的还有公民德穆兰争强好胜的怪癖，还有几个名声令人怀疑的女人，这个赌场的存在还不为公社爱国者们所知。”

“看在上帝仁爱的分上，”法布尔说，“认真对待我。”

罗伯斯庇尔把他打量了一番。“这是一场错综复杂的阴谋吗？”

“它影响巨大。”

“很好。公民圣-约斯特和我本人明天要和总安全委员会碰头。”

“我知道了。”

“那样合适吗？”

“警察委员会极为合适。它会加快事情的办理进程。”

“我明白。我们在——会面。”

“我知道。”

“我明白。晚安。”

圣-约斯特不停地在挪腾双脚。“罗伯斯庇尔，人家在指望着你呢。委员会会等你。”

“我希望他们不会，”罗伯斯庇尔说。“我希望，他们会处理这件事。不应该等任何人。没有人是不可或缺的。”不过他还是听了进去。

“此人不值得信赖，”圣-约斯特说。“他是个善于演戏的家伙。他是个歇斯底里的家伙。我毫不怀疑，这场阴谋是他太活跃的想象中的一块遮羞布。”

“他是丹东的朋友，一个经过证明了的爱国者，”罗伯斯庇尔厉声地纠正道。“他是伟大诗人。”他们边走，他边沉思。“我倾向于相信他说的话。他脸色非常苍白，而且他的长筒望远镜不见了。”

这好像，这好像完全过于令人相信了。他紧张、安静、一动不动，他双手手掌朝下，放在桌上，罗伯斯庇尔负责盘问工作。他从桌

子的一个角落挪到一处直接面对法布尔的地方，快速挪动的委员会人员笨手笨脚地把椅子拿开，不要挡了他的路；此刻，他们默默地坐着，同时根据他直觉的节拍在踮着脚。他总是厉声要求法布尔停止。他会记录笔记，然后擦擦他的笔，刻意把它放在一边，他总是把手指头在桌面上摊开，抬头对法布尔瞥去一眼，示意他又该开始了。

法布尔身子摊在椅子上。“什么时候，”他说，“在一个月之内吧，查伯到你那儿说，有一场阴谋，我希望你要记住是谁第一个把这些名字给你的。”

“你，”罗伯斯庇尔说，“竟然盘问他。”

法布尔咽了口唾液。“公民，”他说。“做你理想幻灭的代理人，我感到非常难过。你一定相信这些人当中很多人是坚定的爱国者吧？”

“我？”罗伯斯庇尔抬起头来，带着一丝淡淡的毫无喜悦的微笑。“我的笔记本里已经有了这些外国人的名字。任何人都可以看这些名字。我意识到他们腐败，而且危险，不过你现在跟我说起系统的阴谋，说起皮特那里的钱——你觉得我没有看清，没有比你们任何人看得更加清楚吗？经济屠杀，他们在雅各宾和科德利埃俱乐部里宣扬的极端主义者的政策，亵渎神灵、不堪忍受的对基督教的攻击，这致使善良的人民感到不安，导致了把他们拒绝在新秩序之外——你认为我觉得这些事情毫无联系吗？”

“不，”法布尔说。“不，我本该意识到你会为你自己纠正的。你打算下令逮捕吗？”

“我认为不会。”罗伯斯庇尔朝桌子四周围看看，指望没人反驳。“因为我们现在完全意识到了他们的手腕，我们玩得起让他们忙上一到两个星期、搞得他们自身黔驴技穷这个代价。”他又一次环顾四周。“用这种办法，我们将会发现他们所有的同谋。我们会一次性而且永久性地使革命纯洁。你听够了吧？”一两个人点了点头，他们神情紧张，莫名其妙。“我没有，不过，我们不会占用你更多的时间。”他站了起来，用手指尖一起轻轻地拍着文件。“过来吧，”他对法布尔说。

“过来？”法布尔傻乎乎地说。

罗伯斯庇尔对着门用头示意。法布尔站起来，跟在他后面。他感到身体虚弱，颤颤巍巍的。罗伯斯庇尔拐进了一个小房间，这房间几

乎没有家具摆设，非常像在近期骚乱的那天他们占领的那个房间。

“你经常在这儿办公吗？”

“随着形势的要求吧。我喜欢有个私人待的地方。你可以坐下，没有灰尘。”

法布尔看到一帮子锁匠、窗户清洗工、拿扫帚的老太太在清扫公共建筑物的阁楼和单间牢房，好让罗伯斯庇尔有些干净的藏身之地。“把门敞开着，”罗伯斯庇尔说，“作为防止有人偷听的谨慎措施。”他把笔记随手扔在桌上；法布尔心想，那是一个学来的姿势，他从卡米尔那儿学到的。“你好像紧张不安，”罗伯斯庇尔说。

“什么——我的意思是，你还有什么更多的情况要告诉我吗？”

“只是你喜欢的内容。”罗伯斯庇尔在顺水推舟。“我们现在可以把一些并不重要的方面澄清一下。弗雷兄弟们的真名。”

“伊曼努尔·杜布鲁斯卡。西格蒙·戈特雷。”

“他们改名换姓，我不感到惊讶，你呢？”

“你为什么不在别人面前问我？”

罗伯斯庇尔没有搭理他。“这个叫普鲁尼的人，埃罗的秘书，我们在雅各宾经常见到他。有些人说，他是奥地利总理考尼兹的私生子。这是真的吗？”

“是啊。噢，完全有可能。”

“埃罗是个异类。他出身贵族，可他从来没有遭到埃贝尔的攻击。”埃罗，法布尔心想：之后，他的思绪便飘回到德·伏伊咖啡馆去了。这些日子好像它习惯于这样了。他一直从他最近的作品中——奥古斯塔在意大利人中正在气息奄奄——给他朗读材料，过后进来了这么一个身高马大、样子粗粗的男孩，硬生生地穿着一套律师的黑色套装，十年前，他在大街上曾给此人画过肖像。现在这个男孩已经养成上流阶层才有的说话带拖腔的风格，而且他谈到过埃罗——“他的长相无可挑剔，他见多识广，皇宫中所有的女士都在追他”——在丹东的身边，他向来就是这么个眼睛大、古里古怪、以自我为中心的人，此人证明是半个城市婚外恋情的兴趣中心。这些年过去了……万变不离其宗啊[2]……“法布尔，我的话你听懂了吗？”罗伯斯庇尔说。

“哦，很是如此。”

罗伯斯庇尔身体前倾，把手指头交织在一起，成了辩状。法布尔

从1787年和1788年的深深回忆之中被人拽了上来，开始出汗。他听到罗伯斯庇尔在说什么，他的话足以令他热血变凉。“因为埃罗从来没有受到埃贝尔的攻击，我觉得他们之间一定有一种共同联盟。埃贝尔的人不仅仅是受到误导蒙蔽的狂徒——他们和你所谴责的所有这些外国分子有接触有联系。他们的暴力言语和行动目标就是制造恐惧和憎恨。他们开始使革命显得好像荒唐可笑，开始着手摧毁革命的可信度了。”

“是啊，”法布尔朝别处看去。“这一点我懂。”

“与这一起齐头并进的是妄图使伟大的爱国者威信扫地。比如说，有关丹东的指控。”

“这再清楚不过了。”法布尔说。

“人们不禁要问，为什么这样的阴谋家居然会接近你呢。”

法布尔好奇而又郁闷地摇摇头：“在山岳派人的心中，他们已经获得一些成功。我认为成功激励了他们。查伯、朱利安……所有被信赖的人。自然，一旦这些人遭到审查，他们就会声称我卷入其中，难脱其责。”

“我们给你的命令，”罗伯斯庇尔把他的指尖合在一起，“就是仔细监视你所指名道姓的那些人——特别是你所怀疑的犯有经济罪行的那些人。”

“好，”法布尔说。“嗯——谁的命令呢？”

罗伯斯庇尔抬起头来，一副惊诧的样子。“委员会的命令。”

“肯定。我本应该知道你代表所有人讲话的。”法布尔把身子朝前倾了倾。“公民，我恳求你不要因为查伯说了什么而上当受骗。他和他的朋友们都非常能言善辩，以假乱真。”

“你觉得我是个彻头彻尾的傻瓜，是吗，法布尔？”

“对不起。”

“你现在可以走了。”

“谢谢你。对我的信任。到下个月，你会看到一切都会水落石出。”

罗伯斯庇尔手一挥，和神化的暴君一样，自私地、不容置疑地把他打发走了。门外面，法布尔掏出一条丝绸手帕，在脸上轻轻地点了点。这是他一生中最不开心的一个上午——假如你除去1777年那个上

午，那时，他被宣判处以绞刑——然而，从另一个方面来看，这个上午比起他原先想象的要更轻松。罗伯斯庇尔接受了每条建议，仿佛他们只是确认他已经得出的结论似的。“这个外国的阴谋诡计啊，”他一直不停地在说。显然，他对政治感兴趣，对东印度公司几乎压根儿就了无兴趣。如他所预测，这件事情会有结果吗？哦，会有的：因为你可以依靠埃贝尔胡言乱语，依靠查伯欺骗、撒谎、偷盗，依靠肖美特骚扰神父、关闭教堂——现在，每次他们讲话，他们都会从他们自己的嘴里冒出谴责他们自己的话语；他把所有这些独立的线索看成是捻成一团的阴谋，不过，谁知道呢，也许他们就是，也许他们就是吧。他怀疑埃贝尔，这真是一件遗憾的事。我可以告诫他，不过有何用处呢？不管怎么说，对于这些旧政权之下的人而言，生活就是如此凶险难料，也许，他活在世上的时日已经屈指可数了。

主要的事情就是——他信任丹东。我是丹东的人。所以，也许，我已经为自己澄清了。通过告诉他他想要听的话这个办法。

圣-约斯特看到他的时候笑了笑。“罗伯斯庇尔在里面那儿吗？”

“是的，是的，我刚从他那儿过来。”

圣-约斯特侧肩从他身边过去。他只好贴着墙站直。“把门敞着作为防止有人偷听的谨慎措施，”他大喊道。圣-约斯特在他身后嘭的一声把门关上。法布尔开始哼起调子。他正在加工一部名叫《橘色的马耳他人》的新戏，突然，他脑子里出现一个念头，他可以把这出戏改成一部歌剧。

房间里面，罗伯斯庇尔抬起头来。“我原以为你在为边界之行准备呢？”

“明天。”

“你觉得怎么样？”

“法布尔的阴谋诡计？这与你所有预先考虑的想法吻合。我纳闷他是不是知道了这个情况？”

罗伯斯庇尔忿怒了。“你对此产生怀疑了？”

“为了消灭我们当中的外国人和投机倒把分子，还有埃贝尔派的人，”圣-约斯特说，“任何借口都行。只要你记住法布尔本人不可能被免除指责就行。”

“所以你不信任他。”

圣-约斯特大笑；笑得跟他以前笑的程度一样厉害。“这家伙是个欺骗老手。你明白，他为了纪念从图卢兹学院获得的一次文学奖，自称是‘德·伊格朗汀’吗？”罗伯斯庇尔点点头。“在他声称获得这个大奖的那一年，什么奖项都没颁发过。”

“我明白了。”罗伯斯庇尔把目光移开：含蓄地、偷偷地、朝旁边瞥了一眼。“你不可能搞错。”

圣-约斯特脸红了。“当然不会。我已经调查过。我已经核查过相关记录。”

“毫无疑问，”罗伯斯庇尔温和地说，“他原以为他该拿到这个大奖。毫无疑问，他认为他受骗了。”

“此人把他的整个人生都建立在谎言之上。”

“或许更多的是自欺吧。”罗伯斯庇尔淡淡一笑。“毕竟，虽然我说了这么多，他不是一个伟大诗人。只是一名平庸诗人。这倒是小事，圣-约斯特。你在这方面浪费了多少时间？”得意感从圣-约斯特的脸上一下子就抹掉了。“你知道，”罗伯斯庇尔继续说，“我本人也想得到这些文学奖项当中的某项大奖，某个出类拔萃的、不是地方性质的大奖，在图卢兹或者别的什么地方。”

“不过，那些奖项都是旧政权之下的做法。”圣-约斯特听上去受到了伤害。“这政权已被打倒，完蛋了。这项大奖出自革命之前。”

“你知道，有过这么一段时间。”

“你和旧政权时期的举止方式和外表结合得太多。”

“这，”罗伯斯庇尔说，“是非常严重的指控嘛。”

圣-约斯特看上去好像情愿要退却下去。罗伯斯庇尔突然从椅子上站了起来。他个子比他也许要矮个六英寸。“你想要取代我，换上一个革命更加彻底的人吗？”

“我抗议，我没有这样的想法。”

“我感觉你要取代我。”

“弄错了吧。”

“如果你妄想取代我，我将在这场阴谋之中把你的份儿找出来，我将在国民大会要你的人头。”

圣-约斯特扬了扬眉头。“你被蒙骗了，”他说。“我要到部队去了。”

就在他从房间跌跌撞撞出去的时候，罗伯斯庇尔的声音传到了他那儿：“关于法布尔的大奖，我知道很多年了。卡米尔告诉过我。为此我们大笑过。这件事情重要吗？我是唯一知道什么重要的人吗？我该是唯一做事平衡周全的人吗？”

马克西米连·罗伯斯庇尔这样写道：

> “在过去两年当中，作为叛国和怯弱之后果，已有十万人遭到杀害；正是我们对叛徒采取了软弱无力的态度，才导致我们前功尽弃。”

司法广场：“堂弟，你好像不开心嘛，”卡米尔说。

福奎尔-汀威尔耸肩。他那黑黝黝的脸已经变成了病态一般。“我们在法庭上待了十八个小时。昨天我们上午八点开始，夜里十一点才结束。真累人。”

“想象一下当囚犯是什么滋味儿吧。”

“那我真的无法想象了，”检察官实事求是地说。“今晚天气不错吗？”他问道。“我可以呼吸新鲜空气了。”

对以这样那样的方式根据死刑指控来审判女人，他毫无感觉了；可是，对于审判在某些人头脑里提出的一些问题，他却真敏感。断头台赋予要死的人一些尊严；考验往往事先来临。他喜欢身体条件更好的囚犯，他不喜欢这个家伙，邋里邋遢的，还需要医生照顾。他安排过一个人站在一边，为她取过很多杯水，可到目前为止，既不需要水，也不需要有味儿的盐。眼下时间已经过了午夜，正在休息的陪审团在这个时刻不大可能为他们的裁决感到痛苦不安。

“昨天，埃贝尔，”他突然说。“乱得一团糟。他跟这有什么关系呢，我为什么非要叫他，天知道。我为我的工作感到自豪。我是个有家室的人，我不想听到那一类事。这个女人在回答的时候表现出了尊严。她从众人那里获得了同情。”

昨天埃贝尔宣称，除了她的其他罪过之外，这个女囚犯还性虐待她九岁的儿子；她把他带到她旁边的床上，教他手淫。他的监护人一

看到就逮住了他，埃贝尔说，还有——嘟-嘟，你从哪里学会这些行为的？妈妈教会我的，焦躁不安、受到惊吓的小男孩说。埃贝尔从文件证据上引证，这孩子无忧无虑地签署了有关申明。这孩子的笔迹，是古老的、摇摆不定的笔迹，倒是让公民福奎尔感到了一阵不安。“大家自己都有孩子，”他嘟囔道。公民罗伯斯庇尔何止是嘟囔。“那个蠢蛋埃贝尔！”他勃然大怒地说。“我们一生一世，遇到过把不大可能成立的指控摆到法庭上这事儿吗？如果靠这样做，他还能救下那个女人。”

我感到好奇，福奎尔心想，公民罗伯斯庇尔在入行执业的时候，属于什么类型的律师呢？我笃定，是一颗滴血的心。

他正转身面对他堂兄，就在此时，庭长赫尔曼从黑暗中穿过大厅，走进了一摊烛光里，出现了。烛光照在律师们的身上，照在那位囚犯的椅子上，还有证人站立的空白地带。庭长竖起一只手指，示意福奎尔跟他走。

“要跟肖沃-拉嘎尔德说句话，”福奎尔说。“可怜的魔鬼啊，他也为马拉的女儿辩护。我猜测他的职业生涯什么时候要恢复了。”

拉嘎尔德抬起头。“卡米尔，你在这儿干什么？如果我能在其他什么地方，我是不会在这儿的。”但是，见到他，他还是感到高兴。他对拼命要跟他的客户讲话感到厌烦。她没来。

“我应该在别的什么地方吗？我们中间有些人为了这一天等了很久。”

“是啊——噢，假如这样适合你。”

“我应该认为，看到叛国受惩，这适合我们所有人呀。”

“你是在预先判定。陪审团已经出去了。”

“共和国会输掉这场官司，这不可能，”卡米尔说。他笑了笑。“他们确实把所有最好的工作都给了你，是吗？”

“在巴黎，没有律师比我再有更多的为了不可能的官司进行辩护的经验了。”拉嘎尔德，二十八岁；他想方设法粉饰事情。“我请求宽恕，”他说。“我还能做什么呢？她被指控有现在的身份。她被指控还活在世上。这些指控没法辩护。即便有一个星期天晚上，他们指控我，说，明天上午你到法庭来受审。我向你堂弟要了三天时间。没有机会。她丈夫受审的时候，那些都是更为悠闲的时候。她去接受死刑

的时候，要坐在囚车里面。”

“我认为，封闭马车某种程度上说并不民主。这是一件人民有权要看到的事。”

拉嘎尔德从侧面看着他。“在你们那个地方，他们养育的都是难以对付的畜生啊。”不过人家可能理解他们，他心想，人家可能觉得他们相当令人放心——这就是这个时代的标志——面无表情的福奎尔，律师的律师，还有给了他这份工作、身居高位、性格捉摸不定的亲戚。大家会觉得，对于某些共和国公务员来说，他们更受人喜爱，更受埃贝尔的喜爱，他嘴上说的是下流话，皮肤白得像蛆子一般。在昨天的会议期间，有好几回，他感到身体有病。

“我知道你在考虑谁，”卡米尔说。“一般而言，人的表情从人们脸上划过。我怀疑，埃贝尔已经把他的爪子放在战争办公室的钱上面了，假如我有证据，他将要成为你们的下一个大客户。”

福奎尔匆忙赶了过去。“陪审团要回来了，”他说。“拉嘎尔德，我提前表示我的恻隐之心。”

囚犯由人扶着，走过了大厅，坐到了她的椅子上。有一会儿，她身处黑暗之中；之后，灯光照在她满是皱纹、被打得皮开肉绽的脸上。

“她好像年纪不小，”卡米尔说。“她好像看不清楚她朝哪里走了。我不知道她的视力是这么糟糕。”

“虽然毫无疑问，”检察官说。“那可不能怪我，”他带有先见之明地补充道，“我死的时候，人民将为此怪我。请原谅，堂兄。”

裁决结果毫无异议。赫尔曼把身子向前倾了倾，问囚犯是不是还有什么话要说。这位昔日的法兰西王后摇摇头。她的手指头在椅子的扶手上不耐烦地移动。赫尔曼宣布死刑判决。

整个法庭里的人全都站立起来。卫兵们上前把囚犯带了出去。福奎尔没有看她离开。他堂兄赶忙过来，帮他理了理他的一堆文件。“明天轻松了，”福奎尔说。“喏，拿着这些东西。某种程度上，你觉得检察官要有个文书。”

赫尔曼朝卡米尔礼貌地点点头，福奎尔向庭长说了声晚安，道别了。卡米尔的眼睛还在看着卡佩的遗孀蹑手蹑脚地退场。“真的，为了到达我们野心的巅峰，这好像算不了什么大不了的事。把某个无趣

无味的女人的头砍掉而已。”

“我发誓，卡米尔，你变了。我压根儿不知道你为这个奥地利人说过好话。嘿。我通常在公家马车上保持我的尊严，可我需要呼吸空气啊。除非你向罗伯斯庇尔汇报？”

他们一起出现在大庭广众场合的时候，他向来为自己的堂兄而感到自豪。尤其是他看到他跟丹东在一起的时候，他注意到他们两人知道的那些私人暗示，笑话，斜眼看人，还有，他常常看到，丹东健壮的胳膊搂着他堂兄，要么，在某个深夜的公共大会上，看到他堂兄闭着他那双充满危险的眼睛，舒适地斜靠在丹东的肩膀上。当然，跟罗伯斯庇尔在一起的时候，样子就不是那样了。罗伯斯庇尔几乎从未碰过任何人。他的脸总是一副疏远的、拒人于千里之外的样子。可是卡米尔却可以在这张脸上弄出一副生动的、和蔼慈祥的表情来；他们有共同记忆，也可能有两人之间的笑话。人们说，他们看到卡米尔使罗伯斯庇尔大笑过，尽管这话感觉像是异端邪说。

此刻，他的堂兄摇摇头。“罗伯斯庇尔现在总是睡着的样子。除非委员会还在开会。样子不像你有输掉的可能，是吗？”

“上帝禁止。”福奎尔把自己的手臂放到他堂兄的手臂中，然后他们出去，走进带霜的凌晨三四点钟的光景。一位警察向他们敬礼。“下一个大客户就是布利索，还有我们已经成功抓获的那帮人。我所有的指控都是根据你所写的东西进行的，你的《秘史》，还有，在你与他在赌博官司问题上争吵之后撰写的有关布利索的另一篇文章。好材料啊：如果你不介意，我会把你的一些表达升华一下。我希望你要在法庭上接受你的荣誉。”

现在回想一下那些后巴士底狱的岁月吧：布利索在卡米尔的办公室内，坐在他的办公桌上。戴洛瓦妮咔嚓咔嚓地进来，在他干巴巴的面颊上植下一个大大的吻。他是我朋友，卡米尔心想；接着就来了那场赌博官司，接着我们就在突然间变成了对立面，他把这场官司当成了个人之间的恩怨；我受不了批评。关于他自己，他清楚这一切；他要么是大发雷霆，要么就是置之不理，他是有点儿生气，或者，或者什么呢？“安东尼，”他对他堂弟说，“我好想知道全部的进攻形式。不过，我好像对防御形式根本一无所知。”

“喏，现在，”检察官说。他丝毫也不清楚他堂兄在说什么，不过

那不是什么新鲜事儿。他伸出一只手，摸了摸他堂兄的头发。卡米尔把头猛地甩开，好像被黄蜂蜇了一下。福奎尔平静地接受了。此时他兴致不错——这桩案子全部结束，他答应要给自己买瓶葡萄酒的，现在正盼望着它呢；在审理大案子期间，他尽量不喝酒。可是他感觉到，要么是睡眠躲开他：要么就是回忆起很多噩梦。或许，他堂兄，他真的跟他在一起的时间太少了，想不睡觉，要唠叨唠叨呢。对于两个从省里来的男孩而言，他心想，这些日子，我们都干得分外出色呵。

第二天上午十一点钟过后不久，亨利·桑松为行刑做了些准备，然后走进她的牢房。他就是杀了她丈夫的那个人的儿子。她穿了件白外套，披了块淡色披肩，穿了双黑色长筒袜，还有一双紫色高跟鞋，这双鞋是她在坐牢期间小心翼翼保存下来的。刽子手把她双手捆到了背后，把她的头发剪了，据她女佣说，她觉得要把头发“向上高高地挽起”去见法官和陪审团才合适。她一点都没动弹，桑松不允许钢刀碰到她的颈子。几秒钟之内，多么长的披肩发啊，曾经是蜜一般的色彩，现在却是斑斑点点，粗糙不堪，灰蒙蒙的，躺在监牢的地上了。他把头发捋好，准备烧掉。

死囚押送车在院子里等候着。这是一辆普通的手推车，曾经用来装载木头，现在横在车上的是些厚厚的木板，当座位用了。她一看到押送囚车，便失去了从容。她害怕得张大了嘴巴，不过没有喊出声音来。她请刽子手把她双手松开一会儿，就在他把手松开的那个时候，她蹲在角落处，在一堵墙边上小了便。她双手重又被捆好，之后，人被推进了囚车。在被剪光了的头发和那顶寻常的白帽子下面，她那双疲倦的眼睛在从她四周人们的脸上寻求怜悯。通往刑场的路程持续了一个小时。她没说话。她踩上台阶的时候，那些花钱雇来的冷漠之手使她保持住身体平衡。她身子开始打颤，四肢感到无力。她在两眼什么也看不到的惊恐状态之中，踩到了刽子手的脚。“先生，对不起，”她低声说。“我不是故意那样的。”正午过去了几分钟，她便身首分离了：“这是巴雷·杜彻斯尼体验过的所有快乐之中最大的快乐。”

---

[1] 法兰西共和历的一月，相当于公历9月22日、23日或24日至10月21日、

22日或23日。

[2] 原文为法语。

第10章

侯爵到访（1793）

两位君主都死了，男暴君和女暴君。你会认为，要有一种自由的感觉了，一种发自内心的感觉了；露西尔发现，她并没有这种感觉。有关王后最后几个小时的具体情况，她已催问过卡米尔，因为她迫切地想要知道，她与她在历史上的地位是不是匹配相称；不过他似乎不情愿说起这事儿。最后，如她非常熟悉的一样，他说，什么都不能吸引他亲临行刑现场。她说，你真是个伪君子。你应该去目睹你的行为导致的后果。他凝视着她。我知道人是怎么死的，他说。他朝她行了一个旧政权时代的鞠躬，非常令人反感，也非常具有讽刺意味，之后便拿了帽子出去了。他很少跟她吵架，不过他用神秘兮兮的销声匿迹来报复他本人，销声匿迹持续的时间在十分钟与几天之间。

在这个小时之内他回来了：他们能办一场晚餐聚会吗？通知说得非常优雅大度，让莱特酸溜溜地说。不过呢，要是你有钱，又晓得到哪儿买东西，数量充足、质量上好的食品总能够买到的。卡米尔又不见了，还是外出买东西的让莱特弄清了到底要庆贺什么；那天下午，国民大会已经听到，奥地利人在瓦缇尼斯一场旷日持久的血腥战役中被打败了。

所以，那天晚上，为了最新的这场胜利、为了最新的指挥官，他们这才畅饮举杯。他们谈到抗击位于旺代的叛乱分子的进展，还谈到了抗击在里昂和波尔多叛军的成功。“在我看来，好像共和国正在无比地繁荣昌盛，”她对埃罗说。

“消息是蛮好，是的。”不过，他皱了皱眉头。他在忙碌着；他已经要求委员会在圣-约斯特之后把他派到阿尔萨斯去，现在他很快就要离开，也许就在明天。

“你为什么要这么做？”她问他。“少了你，我们将会觉得无聊。你今晚能来我真高兴。我原以为你会在委员会工作不来的呢。”

“这些日子，我对他们来说还有一点用场。有关情况，他们能不

告诉我就不告诉我。我从报纸上获悉的情况倒是更多。”

“他们再也不信任你了？”她吃了一惊。“出了什么事？”

“问问你丈夫吧。他有不可腐蚀之人的耳朵。”过了几分钟之后，他起身，感谢他，然后解释说，最后时刻的准备已经做好。卡米尔站起来，亲亲埃罗的面颊。“很快回来。我居然这么特别地想念我们之间定期交换遮遮掩掩骂人的话呢。”

“我猜测很快就要这样了。”埃罗的声音变得紧张起来。“起码，在边界，我可以做些有益的工作。我可以看到敌人，知道他们是谁。巴黎现在正成为一块供捡垃圾之人待的地方。”

“我道歉，”卡米尔说。“我能看得出我在浪费你的时间。我能收回我的亲吻吗？”

“我发誓，”有人懒洋洋地说，“如果你们两人将来一起上了断头台，你们将会为了谁先谁后争吵不休的。”

“哦，我觉得我应该占上风，”卡米尔说。“虽然我无法想象断头台放在哪一边。我的堂弟决定行刑顺序嘛。”

有一阵哽咽的声音，有人把酒杯重重地放下。法布尔盯着他们看看，脸涨得通红的。“这可不是好玩的事，”他说。“这是可以想象得到的最坏品味，甚至连好玩都谈不上。”

一阵沉默，就在这一段时间的沉默当中，埃罗撂下了几句话再见了。他走了之后，谈话重新开始，由法布尔起头，有勉强的喜乐气氛。聚会早早地结束了。后来，躺在床上，露西尔问，“出了什么事？我们的聚会从来没有这么失败过，从来没有。”

“哦，”卡米尔说，“毫无疑问，这就是我们所知道的文明终结。”接着他补充说，“大概是因为丹东不在吧。”他从她那边翻身，可是她知道，他躺着，并没睡着，他在谛听夜间这座城市的各种声音：黑眸子直视着墨一般的黑暗。

第二天，她拜访了艾蕾奥洛莉。假如艾蕾奥诺莉真是罗伯斯庇尔的情人，拜访一点也不会使她更开心，一定再也不会优雅大方。她把谈话转移到卡米尔身上并不傻。

“他呀，”她厌恶地说，“能让马克西做每一件他要他做的事，除他之外，再也没有旁人能让他做他们要他做的事了。他就是向来非常彬彬有礼，而且忙碌。”她把身子前倾，想要把她的痛苦诉说一通。“他

起得早，处理来信。然后就去国民大会。到杜伊勒利宫，交涉委员会的一些事务。然后再到雅各宾派俱乐部。夜里十点钟委员会开会。到第二天天亮之前他才回家。”

“他把自己压得非常紧。可是你指望什么呢？他就是这么种人。”

“他永远不会娶我。他说，只要眼下的危机一结束。可这场危机永远不会结束。露西尔，危机会结束的，是吗？”

几个星期之前，在大街上露西尔和她母亲见到了安妮·戴洛瓦妮。她们彼此都发愣了一会儿，才互相辨认出来。戴洛瓦妮美貌不再了。她瘦；脸干瘪下去，仿佛掉了一些牙齿。她打她们身边经过；眼里闪烁着什么，可她没吭声。露西尔觉得她可怜兮兮的——这个时代的受害者啊。“现在没有人会觉得她有姿色了，”安莱特说。她笑了。她最近几年的生日，用她的话说，已经平安无事地度过。绝大多数男人还饶有兴致拿眼瞅她呢。

又有一回，她在几个下午都见到了卡米尔。现在他经常远离国民大会。蒙塔纳德派的很多人因为有事没有参加大会；许多右翼代表，那些投票反对国王死刑的人已经放弃他们的公职，从巴黎逃走。七十多个代表署名抗议关于开除布利索、维尼奥德，还有其他人的决定。他们现在被关在监牢，只有罗伯斯庇尔手下几个做事尽职的人才使他们没有落到法庭手中。佛朗索瓦·罗伯特处于斯文扫地的状态，菲利普·艾佳力岱在等待审判；考洛特·德·艾尔博瓦身在里昂惩治叛军；丹东在享受乡下的空气；圣-约斯特，还有巴蓓特的丈夫，菲利普·勒巴，正和部队在一起；委员会的工作负担常常使罗伯斯庇尔困在杜伊勒利宫。卡米尔和法布尔对于计算空荡荡的职位已经感到厌倦。没有什么人，他们非常喜欢，他们也不大想用高调把别人镇住。因为马拉已经去世。

晚餐聚会过去了几天，戴洛瓦妮在科德利埃大街上露面了。她衣服披在身上；看上去没有洗澡，神情有些绝望。“我要见卡米尔，”她说。她养成了说话的时候把脸从你那边转开的习惯，仿佛她在进行一场私人独白似的，你没法插进她的独白中。卡米尔听到了她的声音；他一直坐着，无所事事地在发愣。“噢，我的天，”他说，“你已经堕落。如果这就是你在女性美方面所能做到的，那么我觉得我更喜欢你从前的样子。”

“你的样子依然优雅，”戴洛瓦妮边说边朝墙上看。“那是什么？那个雕刻画？那个女人打算把她的头让别人砍掉。”

“那是玛利亚·斯图亚特，我妻子钟爱的历史人物。”

“多奇怪啊，”她没有声调地说。

“坐下，”露西尔说。“你想来点什么？喝点暖和的东西吗？”她满心满肺都是对她的怜悯；应该有人喂她吃的，给她梳头，告诉卡米尔别用那副样子跟她说话。“你情愿我离开你这儿？”

“不，没关系。你想在这儿，就在这儿。或者走。我不在乎。”

她慢慢走到光线更好的地方时，露西尔看到了她脸上的块块疤痕。几个月前，她知道，她在大街上遭到一帮女人的暴打。她经受了多少痛苦啊，露西尔心想；上帝保护了我。她喉咙一紧。

“我想要的东西费不了多长时间。”戴洛瓦妮说。“你知道我的想法，是吗？”

“我不知道你在想什么，”卡米尔说。

“你知道我赞成哪一方。布利索的人本周要接受审判。我就是他们其中的一位，布利索的人。”她的声音里没有丝毫激情。“我相信他们所代表的东西，他们已经努力要做的事情。我不喜欢你的政治，我不喜欢罗伯斯庇尔的政治。”

“就这个？这就是你到这儿来的目的？”

“我要你去，立刻就去选区委员训斥我呀。我会跟你一起去的。我不会否认你针对我说的那些话。我会完全重复我刚才说过的话。”

露西尔：“安妮，你怎么啦？”

“她要寻死，”卡米尔说。他笑了。

“是的，”她用同样低声无力的声音说。“我确实要寻死。”

露西尔从房间这边走到她那边。戴洛瓦妮把她的手推开，卡米尔朝她凶巴巴地看了一眼。她一边坐回，一边从这个人看到那个人。

“这容易，”卡米尔说。“你到大街上去，高呼‘国王万岁’就可以了。他们会立刻把你逮起来。”

安妮抬起一只瘦骨嶙峋的手，摸了摸眉毛。一块白色的印记表明，那里的皮肉曾被打得开裂过。“我做了一个演讲，”她说。“就出了这档子事。他们用鞭子抽我。他们朝我肚子上踢，还用脚踏在我身上。我本以为我当时就完蛋了。可是当时死的方式真是痛苦啊。”

“到河里试试，”卡米尔说。

“训斥我。让我们现在就到选区去。这样做，你会感到高兴。你想报仇雪恨。”

“是的，”他说。“我确实想报仇雪恨，可你为什么居然得到了文明终结的好处呢？我也许讨厌布利索的人，可是他们不该把他们的名字与像你这样的混蛋扯在一块儿呀。不，戴洛瓦妮，你可以死在大街上——像路易·苏鲁那样。你在哪里找到那条大街，你就可以在哪里死去，从不管是谁那里把死亡的消息传出去。我希望你等上好长时间。”

她的表情没有变化。一副卑躬屈膝的样子，眼睛扫过地毯之后，她说，“我求你。”

“滚开，”卡米尔说。

她点头。她的脸避开了，戴洛瓦妮步态吃力而又缓慢地朝门口走去。露西尔大声喊她回头。“她打算去寻死。”傻乎乎地，她在她后面用手指着，好像是为了使自己的意思清楚似的。

“哦，她没有，”卡米尔说。

“哦，你真是缺德，”露西尔低声地说。“假如有地狱，你会在里面被烧死的。”门关上。她匆匆地穿过房间。她想要打伤他，让他心里受伤，好弥补从屋里出去、走进雨中的那个幽灵一般的人。他表情冷淡，抓住了她的手腕，把她制服了。她整个身体都在颤抖，眼泪奔涌出来，泪流满面。“对不起，”她说。“你不可能干她所说的事，这真是荒唐啊，可是一定有法子帮她，让她想活下去吗？大家一定要活下去才行哪。”

“这不对。每天远离大街的地方都有人加入进去。他们等待巡逻的队伍过来，然后，他们高声呼喊，要太子或者要罗伯斯庇尔把头砍掉。有很多死亡在等待着。她不过是非得选择死亡罢了。”

她把自己从他手中挣开，跑进了卧室，嘭地把门关上。她胸口起伏不定，心脏往上直跳，咚咚地蹦到了喉咙。有朝一日，这些墙壁会因为我们的脑子里和身体里所有拼死拼活的激情断裂的，有朝一日，这屋子会倒塌。会有土壤、尸骨和野草，为了弄清楚我们曾经是什么样的人，他们将会阅读我们的日记。

雾月[1]9号，司法大厅。布利索显得苍老多了。他更像纸一般，佝偻着身子，两侧的鬓毛已经退得更远。德·希勒雷显得老态龙钟了；眼下，他昔日赌博的热情到哪里去了呢？他不会在这件事的结果上打赌；这是铁定了的事。只是，有时候，他纳闷，他怎么会变成一个布利索派的人呢。他应该坐在菲利普身边；菲利普，这个幸运的恶魔，还有一个星期的活命时间。

他把身子朝前倾。“布利索，你还记得吗？我们都是卡米尔的婚礼证人。”

“我们也是，”布利索说。“不过，那时候，你知道，罗伯斯庇尔也是。”

维尼奥德，向来对自己的衣着不拘小节，今晚却是纤尘不染，好像要显示囚禁和审判不会摧垮他的精神似的。他脸上谨慎地不带任何表情；他不会露出蛛丝马迹，也不会让折磨他的人获得丝毫的得意。今晚布卓在哪儿呢？公民罗兰在哪儿呢？裴迪昂在哪儿呢？是活着，还是死了？

时钟敲响了十点一刻。外面一片漆黑，下着雨。陪审团回来了；旋即，他们被法庭的官员们包围了。公民福奎尔，他的堂兄跟他一起，从大理石地上轻松地走过，进入了灯光之中；有二十二个裁决将要宣布，二十二个死刑将要宣读，之后，他才能回家吃上一顿迟到的饭，喝上一瓶葡萄酒。

他堂兄卡米尔的脸色非常苍白；他声音颤抖，感到忐忑不安。六天了，他，福奎尔，一直在陪审团引用他堂兄的断言，对联邦主义派的合谋进行指控，对君主派的阴谋诡计进行指控。偶尔，某个著名的表达掉落到他们耳朵上的时候，所有的被告如同个人一般便转身看看卡米尔。他们的样子俨然早就排练过似的；毫无疑问，他们已经排练过了。这真是一个负担，福奎尔觉得。他已经预定好囚车；一旦有了二十二个被告，你就得当心这些细节问题。

福奎尔在想，此番场景具有某种戏剧性的特征，或者具备了让艺术家泼墨的元素；瓷砖的黑白颜色，蜡烛光芒的闪耀，遍地都是三色的光怪陆离。烛光触摸到他堂兄的脸了；他拿了张椅子。陪审团领头的站了起来。一个文员从一件文档中轻轻地弹出一扎死亡宣判书。在检察官后面，有人低语说，“卡米尔，怎么啦？”

突然，从被告队列中传来了一声尖利的呼叫。被告人跳了起来，卫兵们把他们团团包围，法庭官员扔下文件，急忙从座位上攀爬。其中一名被告，名叫查尔斯·瓦拉宅，从他凳子上朝后滑倒了。人群中妇女那边传来了喊叫声，她们奔将过去，要看一看出了什么事；卫兵们拼命地要拦住旁观者。

“这是怎样的结束方式啊，”一位陪审团的成员说。

维尼奥德，脸上依然没有表情，朝雷阿迪医生示意其中的一个被告。雷阿迪跪在摔倒的人身边。他手举一把长长的匕首，一直到匕首的手柄那儿都是血淋淋的。检察官很快从他手中夺走匕首。“针对这种情形，我要说几句话，”福奎尔埋怨道。“他也许是拿匕首冲我来的。”

布利索坐着，身子松垮垮地向前，下巴抵在胸口上。现在，瓦拉宅的鲜血在黑白瓷砖上拖了一道猩红色的印记。有一块地方被清理好了。瓦拉宅显得细细小小的，已经彻底死了，两个宪兵过来收尸，把他抬走。

这场戏剧还没有结束。公民德穆兰正试图走出法庭的时候，突然觉得天旋地转，跌倒在地，不省人事。

雾月17号：以公民艾佳力岱而闻名的菲利普被执行死刑。吃最后一顿饭的时候，他吃了两块大肉，许多牡蛎，喝了好大一瓶波尔多葡萄酒的大部分。为了走上断头台，他穿了件白色的凸纹马甲，绿色长袍外套，还有黄色鹿皮裤：很有英国风格。“好了，我的好伙计，”他对桑松说，“让我们赶紧完事，好吗？”

行刑者。自从恐怖状态开始实施以来，他的行政费用一直以惊人的速度在飙升。他要从自己的工资中支付七个人的开支，很快，他要一天雇用十二辆手推车。之前，他雇用两个助手和一辆车便可对付过去。他能给出的那种价钱不会吸引人家来干这种活计。为了捆绑他的客户，他只好自掏腰包，买绳子，后来，自己垫钱去买那些大柳条篮，用来收尸。起初，他们觉得砍头会是个有油水可捞的干净行当，不过，一旦你在一天当中有了二十个或许三十个人头要砍的时候，规模问题便来了。那些当权的人明白，哪怕就是一个被砍掉头颅的人身

上要流出多少血呢？血把一切都给糟蹋了，把东西腐烂掉，尤其是他的衣服。下面的人没有意识到，可是，他有时候被血喷得浑身都是，一直喷到他的膝盖上。

这可是一件重活计。如果你遇到一个人，他已经事先想好自己寻死，他可能会成为麻烦，也许，服了毒药，突然倒地，或者失血，之后，你会弯腰弯背，尽量把他拉到铡刀下面的位置上。最近，公民福奎尔坚持说，他们砍了一个尸体，大家都觉得做了许多不必要的工作。还有，要砍死残疾人或者畸形人，也是个麻烦；你不出大汗，不喘大气，就没办法把他们绑在厚木板上，之后，观望的人群（但是他们不会看到很多）感到无聊乏味，便开始发出嘶嘶的声音或者吵着要轰你下台。与此同时，排队的队伍越来越长，站在队伍最后头的人变得更加不耐烦，开始大声喊叫或者昏倒。如果所有的客户都年轻，又是男的，身体壮实而且健康，他遇到的问题要少一些，不过，他们当中归到这一类的人是少之又少，这真让人感到惊讶。住在附近的公民们抱怨，他没有撒下足够数量的锯木屑把血污吸干，而且抱怨味道极其难闻。机器本身安静、高效、可靠；可是，不消说，他得掏钱请人把铡刀磨得锋利呀。

他正在努力使这项操作尽可能地高效，提高操作速度。福奎尔不该抱怨。就拿布利索派来说。二十一人，再加上一具尸体，在三十六分钟之内彻底搞定。他不会抽出一个技艺娴熟的人来计算时间的，不过，他已经让一个态度友好的旁观者拿着表站在了一边：万一他听到有人抱怨。

过去，行刑者受人尊敬。他也受人敬仰过。有一条特别的法律禁止人们用难听的话骂他。有正常的观众过来，看他熟练的活计，他哪怕费上一点力气，他们都会欣赏。人们来到刑场旁观，因为他们要来呀；不过，有些上了年岁的妇女，为了战争在编织着什么，你能看得出她们拿了钱才坐到那里的，而且，她们巴不得马上就走开，然后把好处领尽；国民卫兵们，非要参加，看了几天这样的场面之后，个个恶心得跑开了。

有一回，行刑者请人做了一场特别的弥撒，为死刑犯人的灵魂做超度祈祷；可现在你不可能这么做。他们现在就是一张名单上的数字。在此之前，你感到，死亡还是有差别的；对你的客户而言，这意

味着一次特别的个体生命的了结。为了他们，你早早地起身，然后做好祝祷，然后穿得一身红，摆出一脸冰冷的神色，最后为你的外套剪上一朵花戴好。可现在呢，他们像小牛一样，被人家用农用手推车装过来，嘴像牛嘴一样低垂着，目光呆滞，从宣判到被驱赶到刑场，再到死亡，他们被这个速度惊吓得只好任人宰割；这再也不是一门艺术；更像是在屠宰场干活。

“我一边听着隔壁房间里的笑声，一边写下这些话……”

从他们把她带进牢房的第一天起，玛侬就一直在写东西。她非得记录一次申辩，一个信条，一本自传。过了一段时间，她手腕发疼，寒冷中手指头都僵直了，她总想哭。每当她停止写作，任由思绪停留在过去自身而不是思考表达过去的方式时，她便感到，在她的内心敞开了一片巨大的渴望空白：“……我们已经一无所有。”她总是躺在自己监牢的床上，直视着黑暗，有意识地让自己与英雄主义相配。

每天，她盼望着他们过来，告诉她，她丈夫被捕，告诉她，他被控制在某个省里的小镇上，告诉她，他在往巴黎的路上，准备跟她一起经受审判。可是，要是佛朗索瓦-列奥纳德被捕了，怎么办？也许他们根本不会告诉她。这就是小心谨慎的代价，这就是行为端正的代价；他们这么谨慎小心，举止这么善良，结果呢，连她最亲密的朋友都不会认为，布卓与她私人有任何关系。

她住的牢房里一无所有，冷飕飕的，不过还算干净。一日三餐有人送进来给她；可是，她已经决定绝食至死。渐渐地，她减少进食，知道他们会把她带走送到另外一个权当监狱医院的房间。对她来说，坚持的希望是，她会获准在布利索审判的时候去作证；为了这一线希望，她必须坚强，因此她又开始吃饭了。

也许，从一开始，这就是一场诡计？她不知道。虽然审判在进行，但是她已被带进了司法大厅，关在一个侧间，有人看守。然而她根本没有见到被告，根本没有见到法官和（像他们那样的）陪审团。看守她的其中一个人给她带来了瓦拉宅自杀的消息。一个人的死会带动另一个人去死。维尼奥德说起的那个镇定冷静、皮肤光滑、刺死马拉的姑娘究竟是什么人？“她虽然把我们给杀了，但是她教会了我们该如何去死。”

他们推迟了对她本人的审判，也许是因为他们希望抓住罗兰，把他们放在一起经受考验。当然，一个人可能恳求怜悯；可是，她的生命还不值得把她为之而活着的所有理想都牺牲掉。此外，根本就得不到什么怜悯。从丹东那里？从罗伯斯庇尔那里？卡米尔·德穆兰在布利索审判的时候一直处于一反常态的情绪之中。他说过——很多人都听到了，看守她的人告诉过她——“他们都是我朋友，是我写的东西把他们给害死了。”不过，毫无疑问，雅各宾派的人手还没有把他从地板上捞起来的时候，他就已经为之悔恨了。

就在那一天她被转移到门房监狱的时候，她意识到，她会再也见不到自己的孩子和丈夫了。单间牢房就在革命法庭所在的大厅下面；这是最后的阶段了，即使罗兰现在被捕，他还没到巴黎的时候，她就会死去。11月8号，也就是雾月18号，根据那个骗子法布尔·德·伊格朗汀的估算，她在法庭上出现了。她穿了白色套装，棕褐色的头发垂下，给它自身采集并积累了那天午后的阳光。福奎尔办事讲究效率。就在同一天晚上，她被五花大绑押进了一辆囚车。凛冽的寒风把她的面颊鞭打出颜色，她在绸缎衣服里面打着寒战。天色越来越暗，不过，她还是见到了在天空衬托之下的那台机器，那个阴森森的刀刃的几何图形。

一位目击证人这样说道：

> “罗伯斯庇尔马上慢慢地走上前来……他戴了一副眼镜，眼镜可能是遮住他那病态变形的脸用的。他的话虽然说得慢条斯理，但是稳重而又谨慎。他使用的表达是如此之长，结果，每次当他停顿，向上抬抬眼镜的时候，大家都以为他没什么话要多说了，可是，在他缓缓地、搜索一般地把会议厅每一部分的观众扫视之后，他总是重新调整好眼镜，然后，在他的句子上面再添上更多的表达，原来的句子已经长得无比了。”

如今，每当他在人们的后面出现，他们总是跳将起来，既吃惊又感到负疚。这就像他时常所感觉到的恐惧已经传导给他们了。既然他不是自然而然地步履沉重，他便纳闷，他该做些什么才能给他们提醒

呢，咳嗽，猛撞到家具上？他知道，他们还没有见到他的时候，就已经认为他在那里谛听了；之后，他们所有的自我怀疑和叛逆性的半心半意的念头便出现在他们的外表了。

在委员会会议上，他经常一个人默默地坐着；他不想把自己的观点强加到他们身上，但是，当他不发表任何评论的时候，他知道他们怀疑他在监视他们，怀疑他在记录什么；他确实这么做过；他记录了很多事情。有时候，他发表看法时，考洛特无趣地反驳他；罗伯特·林德显得非常严肃，好像他对此有保留看法似的。他总是冲着考洛特厉声地斥责，弄得他只好一言不发。这个人到底有什么看法呢，他拥有某种威信，因为他以前就认识他？他的同事们总是互相交换眼神。有时候，他总是从考洛特的公文包里抽出几份文件，抽出一些指挥官们的投诉，说他们的手下得了痢疾或者缺少鞋子，或者他们的马匹快要死于草料匮乏。他总是很快就念完这些文件或者投诉，然后把它们摊在桌子上，像个赌徒在桌子上把手摊开一样，他的眼睛盯着考洛特；我纳闷，他总是说，你是否觉得你在岗位上尽责尽力，求得完美了？

他的同事们发言时，罗伯斯庇尔就坐着，窄窄的下颌撑在他的拇指和前指上面，脸斜向天花板。关于一天接着一天的政治，关于舆论的好与坏，关于大会的处理以及得到了大多数支持的事，他们什么都不会对他说。他想起了上学的日子，那时候，他总是在一些更富有活力的人的影子里拼命读书；他想起了阿拉斯，在那里，他曾经被他家里的一些声明欺骗，曾经被当地的县官打倒在地，因为他的政治见解遭到当地律师协会聚餐俱乐部的投票反对。

他不像丹东；他不想回家。这儿就是家：在午夜的灯光下走进雨中的大街上。不过，有时候他们在谈话的时候，有一会儿，他不知不觉地发现自己已经心在别处了；他想起了那些灰绿色的草坪和宁静的小镇广场，还有一排排的杨树在秋风中弯着身子。

雾月20号。在从前以巴黎圣母院著称的那栋公共建筑里举办了一场“理性节”。那些宗教性的美化饰物，如同人们喜欢的叫法那样，已经从建筑里被清除了；一座纸盒做成的希腊神庙在中殿竖起来了。歌剧院的一名女演员打扮成理性女神被册封为王，与此同时，群众唱起了《革命成功有希望》这首歌曲。

迫于埃贝尔派的压力，巴黎主教在国民大会上露面并宣布了他的军事无神论。代表朱利安、曾经做过新教的神父同时利用这个场合宣布了自己的军事无神论。

代表克鲁兹（一位激进人士、一名外国人）发表声明说：“宗教人士乃堕落之禽兽。他和那些为了商人和屠户的利益被养大、等着被剪毛，然后被烧烤的动物相似。”

罗伯斯庇尔从大会回家。他双唇苍白，眼睛因为气愤而显得冷漠。有人要遭罪了，艾蕾奥洛莉心想。

“假如没有上帝，”他说，“假如没有上帝，那些一辈子在艰辛和穷困中生活的人该怎么想呢？这些无神论者认为他们可以消除贫穷吗？他们认为共和国可以成为人间天堂吗？”

艾蕾奥洛莉从他那儿转身走开。她没有傻到希望他给她一个亲吻。“圣-约斯特确实这么认为，”她说。

“我们无法向人民保证面包。我们无法保证公正。我们应该夺走希望吗？”

“听起来好像你只需要上帝，因为他能填补你政策中的空白。”

他凝视着她。“也许吧，”他慢吞吞地说。“不过，安特瓦妮，你明白，他认为所有事情通过希望就能实现——每一个个体完善自己，做一个更加完美的人，一个更有德性的人，之后，随着每一个个体的变化，社会也就变化了，可是，这要花上——什么？一代人的时间？问题是，艾蕾奥洛莉，当你陷于具体细节的时候，你就看不到这一点了，你无时无刻不为了给部队提供靴子在发愁的时候，你就想，每天我都有什么事没有做好呀——而这开始看上去好像是个巨大的失败。”

她把手放到了他的胳膊上。“我亲爱的，这不是失败。这是世界上曾经有过的唯一成功。”

他摇了摇头。“我现在不能总是用这么绝对的字眼来看待这件事。我希望我能。我有时候感到我正失去方向。丹东明白，他知道该怎么谈起这件事。他说，你犯了一些错误，你取得了一些成功，那就是政治的内涵。”

“愤世嫉俗嘛，”艾蕾奥洛莉说。

“不，这是一种看法——这是他看待这件事的方式，你确实有你

的一般原则在指引你，但是你非要最为充分地利用出现的每一种形势才行。现在圣-约斯特，他的想法不一样了——在他看来，你非要在每一个具体的环境中瞧准一个机会，让你自己的原则运作起来才行。对他而言，一切都是用来表达更宏大的观点的机会。”

“你的立场呢？”

“哦，我只是”——他把手甩了出去——“举棋不定。只有在这里，带着这个问题，我确实知道我的立场在哪里。我不会有这种不宽容，我不会有这种顽固，我不会让质朴人民的终生信念被半调子们从他们下面被夺走，这些半调子们不懂信念意味着什么。他们把神父当成冥顽不化之人，而他们才是冥顽不化之人，他们想要阻挠弥撒被神父念祷出来。”

“你不会容许这样的，”她在心里想。如果他们不再让步退却，那就意味着要动用法庭了。她自己没有相信上帝的秉性；或者，不管怎么说，她并不相信有一个乐善好施的上帝存在。

在楼上的房间里，他给丹东写信。他把信仔细地读了一遍，然后细心地修改，正如他修改每样东西那样，在上面仔细画线，提炼语义，陈述要点。他对此还是感到不满意；他把信撕成了碎片，因为他没有过分生气而不小心翼翼，之后又重新写了一封。他将请求丹东回到巴黎，帮他击垮埃贝尔。他想要说，他需要帮忙，但是又不愿意让别人凌驾于他之上：需要一位盟友，但是又不愿意被他主宰控制。

甚至写到第二稿，他还是不满意。为什么他就没想到请卡米尔写呢？卡米尔可以简单地把他的情况陈述一下，那天更早的时候，他已经这么简单地表达过了：“我们不需要游行，不需要串珠和文物，可是我们确实需要令人感到慰藉的希望，当处境极其不利的时候——我们确实需要这种想法，从长远的角度看，当处境变得更为不利的时候，有人能够设法原谅我们。”

他低下头坐着。你得笑一笑嘛；神父巴拉尔蒂尔会说什么呢？当一切都说了做了，两个善良的天主教男孩，我们做得对。别介意他这么多年没有听弥撒了，别介意，卡米尔如果没有触犯《圣经》上的每一条戒律，他就觉得一周时间被浪费了。真的奇怪，你怎么不知不觉地发现自己回到了当初的起点呢。也许，当然不是；他记得卡米尔被神父普罗亚特抽打他头四周围的情景，因为他把普卢塔克[2]的《希腊

罗马名人传》当成了弥撒。“我刚刚读到一个令人兴奋的章节……”他总是说。在那个年代，普卢塔克权当是令人刺激的读物。难怪卡米尔从神父那里溜开的时候总是不见人影呢。他们要求我们要做超越人类的什么人。可我呢，继续在挣扎，努力要做他们想要我们成为的那种人——尽管我并不知道我当时正在这么做，尽管我以为我完全是根据另一种信条在生活。

他的更放松的情绪持续的时间并不长。他让自己写第三稿了。大家是怎么给丹东写信的呢？他拿出他的丹东笔记本，然后仔细地阅读。读完之后，他觉得一点也没得到更多的头绪，反倒有了更多的忧郁了。

让-马利·罗兰正藏在卢恩。那天，11月10号吧，当他妻子被处决的消息传到他这儿时，他离开了自己的藏身之地，走了大约三英里的路出了小镇。他手里拿着带剑的拐杖。他在一条废弃不用的胡同停住。胡同靠近一个苹果园，他坐在树下。这里就是那块葬身之地了；他没有必要再走远了。

地面硬如铁块，树干碰到人，冷丝丝的；冬天快要来临了。他试了试；第一眼看到他自己的血令他感到不快，使他病倒了。可是，这儿就是那块葬身之地啊。

后来的某个时候，这具尸体还是被找到了，是由一个过路人发现的，此人一开始把他带到一个睡着了的、一大把年纪的人那里。要说他死了多少个小时，这是不可能的；要说他是不是被锋利的铡刀刀刃吓得面色惨白，这也是不可能的；他费了老长的时间才死去。

11月11号，大雨如注，市长白力被处决。根据民众的要求，为了这个场合，断头台在三月田广场上立好，正是在这里，在1791年，拉法叶特朝人民开枪。

“卡米尔，”露西尔说，“有位侯爵要见你，”卡米尔从《上帝之城》一书上抬起头，把头发从眼睛上面抖了出去。“不可能的事吧。”

“噢，那么，一位从前的侯爵吧。”

“他样子体面吗？”

“是啊，非常体面。好了吧？那么我就把他交给你了。”

突然，经历了这么些年之后，她对政治压根儿就没了兴趣。维尼奥德临终前的那几句话还在她脑子里不停地滑过：“法国革命，像萨杜恩[3]一样，把自己的孩子吞噬了。”这句话正成为她好像赖以生存的一句口号和喜爱的口头禅。（难道父亲的威权不值一钱？我不知道为什么人们抱怨他们现在赚不到钱，我可没有烦恼。他们是我的朋友，我写的东西把他们杀害了。）每天夜里，这些话滑过她的梦境，她发现，在谈话当中，它们不知不觉地跃升到她的嘴边上，成了最后五年流行的观点了。（这是完全组织好的，无罪之人没有一个感动。我讨厌态度坚决的政府。没什么可发愁的，丹东先生会照顾我们。）她坐在公共画廊里，和路易丝·罗伯特一起吃着糖果，不再参加国民大会的辩论。有一回，她去了革命法庭一趟，看堂弟安东尼欺负他的受害对象；一次就足够了。

“对身份有些困惑，”德·赛德对卡米尔说。“我本该把我作为皮克选区一名官员的证书派人给送来的。我思想上在开小差。把一个人斥责为怀疑对象这就够了。”他伸出一只又小又软绵绵的手，抢走了卡米尔的书。“虔诚的阅读，”他说。“我的天啊。这与什么……没有关系吧？”

“晕倒了？哦没有吧。只是正常的消遣而已。我在写一本关于教堂神父的作品。”

“各司其职，”德·赛德说。“我们作者必须互相警惕，难道你不这样认为？”

眼下他五十出头，人小小的，身子笔挺，发灰的棕色头发越来越少，眼睛淡蓝色的。他正在发福，不过走路的时候依然优雅。他穿着黑色衣服，脸上是一副恐怖主义政客那种紧张的、心怀鬼胎的表情；他拿着一卷文件，上面系着鲜艳的三色绶带。“黄色插图？”卡米尔指着卷宗问道。

“善良的上帝啊，”德·赛德说，震惊的样子。“你把你自己看成是我的道德上司，是吗，灯柱律师先生？”

“噢，我是绝大多数人民的道德上司。我懂全部理论，我有全部的伦理良知。恰恰就是在我的行为当中缺失了什么。请问，我可以把圣人奥古斯汀请回来吗？”

德·赛德环顾四周，要找一张桌子，用圣人的气势压倒他。“你让

我感到吃惊，”他说。卡米尔看上去开心的样子。“我原以为你或许想要告诉我有关你经历这些悔恨的情况，”侯爵说。他拿了一张椅子。

卡米尔想了一刻儿。“不是……我不认为我会。不过你可以告诉我有关你的情况，随你便吧。”

“巴士底狱，”德·赛德说。“这完全是双刃性质的，是吗？就拿巴士底狱沦陷来说。它让你出了名。我向你祝贺道喜。它表明了道德败坏之流是如何发迹的，甚至道德一半败坏之流是如何获得截然不同的好处的。此外，不管他们是谁，对于人类而言，这向前迈进了一大步。就我而言，骚乱还没开始，我就被赶走，当时走得这么匆忙，我把我的新小说手稿给落下了。在美好的星期五那天，我出狱了——卡米尔，过了十一年的时间啊——我的稿子哪儿都找不着了。这对我来说是一个巨大的打击，我可以告诉你。”

“什么东西？你的小说？”

“《所多玛[4]一百二十天》。”

“噢，天哪，”卡米尔说，“这已经不止四年了，难道你没时间把小说重新写出来？”

“根本不是一百二十天，”侯爵说。“这是想象力的功劳，在艰难时代很难复制。”

“你来有何贵干，公民？肯定不是过来说起你的小说吧？”

侯爵叹息了。“就是来表达我的看法。关于这个时代的看法，你知道的。我喜欢审判布利索的时候发生的事。就想想在所有那些健壮之人的怀抱里，像他们一样，你在恢复神志吧。因此，现在你有什么看法？——你认为不杀布利索的人有可能吗？”

“我原先不认为有可能，但是现在我认为可能——是啊，我们当时也许可以处理好的。”

“即使在马拉死了之后？”

“我认为至少有可能是那姑姑自己干的。她声称是她干的。可就是没人听她说话。布利索的审判持续几天了。他们得到允许说话。他们传唤证人。这全在报纸上给报道了。正是来自埃贝尔的压力才阻挠了报道，否则，我们还可以一直争论下去。”

“原来是这样，”德·赛德说。

“不过，在将来，辩护人不会再有那些权利了。这被看成是非探

索性的、非共和的行为。我担心把审判缩短带来的后果啊。我认为很多无须杀害的人正遭杀害。可是杀戮还在进行啊。”

“还有判决，”德·赛德说。“法庭里的判决。你明白的，我赞成决斗、复仇、激情犯罪。可是恐怖机器操作的时候根本没有激情。”

“对不起，我不完全清楚你在说什么。”

“你知道，你最初写的东西是这么地毫无怜悯之心，这么完全缺乏陈词滥调——我当时对你还抱有希望。可是现在，你正开始重新寻找你的脚步。忏悔。不是吗？你知道，九月份我还是我们区委员会的秘书。不是去年的九月：是刚刚过去的九月，那时候我们把这些囚犯杀了。关于流血的方式，具有某种纯洁的、革命化的，而且是绝对恰当的东西——速度、恐惧。可是现在，我们得到的是陪审团的裁决，还有剪发，还有囚车。在死亡之前，我们还有律师辩论。人总有一死，这是自然规律；这不应该是你反驳的内容。”

“我相信，我搞不明白你为什么来访时把这些垃圾带到我这里来。”

“我认为，对你来说——至少就你目前的思维框架而言——只是法律程序才使杀戮变得好接受。如果审判公正公平，这就更好接受了；如果证人遭到欺负，审判遭到缩短，那么这就不大好接受。不过，对我来说，这一切完全无法接受，你明白。他们越是辩论，这种情况就越糟。我再也没法进行下去了。”有一阵子的停顿。“你正在写些什么呢？”侯爵问。“我的意思是，除了你的理论著作之外？”又被误解了；他那双胆怯的、苍白的眼睛像是一只垂老的、等待陷阱的野兔眼睛一样。

卡米尔犹豫了。“我在考虑写。我必须明白我得到什么样的支持。这真困难。我们知道有一些阴谋，我们的全部生命被他们吞噬了。我们不敢对我们的挚友无忧无虑地说话，也不敢信任我们的妻子、父母，还有孩子。这话听起来有离奇剧的味道吧？这像是处于皇帝提比略[5]统治之下的罗马了。”

“我不知道，”德·赛德说。“不过，如果你这样说，可能就是。我去过罗马，你知道吗？浪费时间。他们围绕大圆形剧场建起了这些小小的教堂，把这地方都给毁了。我看到了教皇。俗不可耐的化身。不过，我还是认为提比略更坏。”他抬起头。“你会怎么处理我的观点？”

“关于教皇？”

“关于恐怖。”

“我认为，如果我是你，我会把这些话放在自己的心里留着。”

“可是我没有，你看得出来。我在我所在的区会议上说过，恐怖必须停止。我料想，他们会很快将我逮捕。到时候我们就会明白我们所看到的东西。我告诉你，亲爱的公民卡米尔——我无法忍耐的不是死亡。而是判决，法庭里的判决。”

11月20号，丹东回来了。他的口袋里装着来自罗伯斯庇尔、法布尔、卡米尔的信。罗伯斯庇尔的信有歇斯底里的色彩，法布尔的，听上去眼泪汪汪，卡米尔的信只是怪兮兮的。他克制住要把它们折小、当护身符的欲望。

他们在公寓里重新把自己安顿好。路易丝抬头看着他，有些责备。“你在考虑出去吧。”

“不是每天，”他说，“公民罗伯斯庇尔在他春风得意的时候请我陪他。”

“整个这段时间你一直都在考虑巴黎。我相信你一直在渴望回来。”

“看看我。”他抓住她的手。“我知道我是个傻瓜。我一到这里，就想要在阿希斯。一到阿希斯，就想要在这里。不过，我要你明白，革命不是游戏；一旦我选择了，我就可以离开。”他的声音非常严肃正经；他把手伸到她的腰肢上，把她往自己身上拉。天啊，他是多么爱她！“在阿希斯，我们避免谈这个话题，我们谈些简单的事情，不过，这可不是游戏，也不是什么我投身于它就是为了从中谋取自己的好处或者获得满足感的事。”他的手指头在抚摸她的嘴，非常轻柔，堵住了她想要说的话。“曾经是这样，是的。可是我们现在得非常仔细地思考，宝贝儿。我们得要仔细考虑这个国家会出什么样的事。还有我们。”

“所以这就是你一直在做的事。仔细考虑。”

“是的。”

“现在你要去见罗伯斯庇尔吗？”

“不是直接去。”他把下颌抬起来。他的情绪又一次是世故的、开

玩笑性质的了；他正从她的身子抽身离开。“在见到他之前，我需要消息灵通。罗伯斯庇尔，你知道，常常大骂那些不及时了解大事的家伙。”

“那样让你感到烦心吗？”

“不怎么烦心，”他乐滋滋地说。他吻了她。现在他们更多的是在讲条件。依照他选择的条件：虽然他感觉到——而且这也伤了他的心——她对他感到畏惧。“回来了，难道你就不能稍微高兴些吗？”

“是啊，我也觉得这样。回到了我们自己的街上。乔治，我不能跟你妈妈在一起生活。我们将来得有我们自己的房子。”

“是啊，我们会那样做的。”

“你愿意开始着手这件事吗？因为我们不想在巴黎待更长时间，对吗？”

他没有答话。“我在这里不会时间太久，”他说。

他绕着角落走了一圈，花费了分把钟的时间，在这一分钟之内，他应付着跟六个人打了招呼，拍了几个人的背，趁还没有人能拦住他谈话的时候，他匆匆地赶路。到了天黑的时候，这个消息将会传遍整个城市：他回来了！就在他正准备进入德穆兰夫妇的建筑里时，他意识到有个新的什么东西——一个说不清的细节，在他的眼角不停地打搅他。他往后退了退，把头抬起。在他头顶上方，刻在石头上面的是这样几个字：马拉大街。

有一会儿，他突然产生要绕过角落转身，爬上楼梯，对用人们大喊，要他们不要麻烦打开他的行李，他们早晨就要回到阿希斯去的冲动。他抬头看到他头顶上被灯光照亮的窗户。要是我上去就到那儿，他心想，我再也不会自由了。要是我上去就到那儿，我会决心跟随马克西，去跟他联手，杀了埃贝尔，或者跟他一起进行管治。尽管只有天知道这件事该如何处理，我还是决心要把法布尔从困境中解救出来。我再一次让自己处于遭到暗杀的威胁之下；我就重新开始这些血海深仇，重新开始这些谴责吧。

他的脸变硬了。不能仅仅因为他们变换了这条大街的名字，你就站在大街上对你生命中的最近五年进行质疑；你不能让它改变未来。不，他心想——而且，第一回他把它看清了——关于放弃、关于回到阿希斯去种地，这是一场虚幻。我一直在对路易丝撒谎：一旦进去，

永不出来。

“感谢上帝，”露西尔说。“我还在想着去找你呢。”

她的嘴唇擦着他的面颊。他一直准备要仔细盘问她有关卡米尔和罗伯斯庇尔的情况，可是，相反，他说，“你多漂亮啊。我相信我已经忘了。”

“五个星期之后？”

“我真的永远不会忘记。”他抱着她。“你这么迫切地要看到我出现，真可爱。你该来阿希斯。我真想你过来。”

“路易丝不愿意，或者你妈妈不愿意。”

“那样给了她们要谈话的共同话题了。”

“我懂。糟糕成那样吗？”

“灾难。路易丝太年轻，城市气息过重，体形完全不对。你好吗？”

“哦上帝——我们融为一体了。”她要从他的怀里抽身出来，可是他抱住她不放，把她的腰肢搂得更紧。她是多么地坚强啊，充满了斗志；他相信她的无所畏惧。

“没有再怀孕吧，洛洛特？”

她摇摇头。“感谢上帝，”她补充道。

“你想要我再给你生个儿子吗？”

她扬扬眉头。“你自己有贤妻要照顾，我想。”

“我一生可以照顾不止一个女人。”

“我本以为你已经把我抛弃了。”

“绝对没有。你是我的荣耀之点。”

“可是在离开之前，你就已经放弃了。”

他心想，我现在体力又恢复了。“想要改革没什么好处，是吗？你不能改变我爱上某个人吧。”

“你并不爱我。你只是想要得到我，之后再谈起这件事。”

“最好不要像其他人一样，得到你，然后再说起这件事，”

“是啊。”她把前额抵着他的胸口。“我一直傻乎乎的，是吗？”

“非常傻。你的情况已经无法逆转。现在，我的老婆从来不会相信你的任何一点好处。就诚实一回，跟我上床去。”

“你来就是为了这个？”

“本来不是，可是——”

“我为此高兴。我不打算听你的话，此外，一会儿之前，卡米尔进来了，一下子倒在床上，在拼命地苦思冥想。”

他吻了吻她的头顶。“看着我。”他记得，三十分钟之前，他对妻子发出的正是这个相同的请求。“告诉我出了什么事。”

“所有事情都乱套了。”

“我会把所有事情都解决好的。”

“求你了。”

卡米尔躺着，头埋在胳膊里。“洛洛特？”他说，头也没抬。丹东在他身边坐下，抚摸着他的头发。“哦，乔治。”

“你不惊讶？”

“没什么使我惊讶，”卡米尔有气无力地说。“别这样，这是一个月当中我遇到的头一件好事。”

“那么就从头开始。”

“你收到我的信了？”

“那信没多大意义。”

“不是。不是，可能不是。那我能完全看得出来。”

他翻身坐了起来。丹东大吃一惊。五个星期之后，最近五年假装的成熟全都消失了；从卡米尔眼中看他的这个人就是1788年那个受惊的邋遢男孩。

“菲利普死了。”

“公爵呢？是啊，我知道。”

“查尔斯-阿莱克斯死了。瓦拉宅就在我面前把自己刺死了。”

“我听说了。他们给我带过信儿。不过，要把这件事儿搁一会儿。把有关查伯和那些人的情况告诉我。”

“查伯和他的两个朋友已经从国民大会被开除了。他们被捕了。代表朱利安已经不见，他逃跑了。瓦蒂尔在问些问题。”

“是他，现在？”安全总委员会的头目正在给自己捞个搜捕嫌犯效率极高的名声。“大审判长，”人们这么叫他。他六十岁左右，脸又长又黄，还有，手也又长又黄，很多的指节。“问哪一类的问题呢？”丹

东说。

“有关你。有关法布尔，还有你的朋友拉克洛瓦克斯。”

法布尔枯燥的、言辞不多的坦白书还装在丹东的袋子里。他已经做了……他本人似乎并不知道他干了什么事。是啊，他修改政府的文件，是他亲自修改的，而且，修改的部分已被印刷出来，作为部分文本；不过后来又有一次，不知道是哪一位再对修改的部分做了修改……单单想一想这件事就够你累的了。结论可能是，相对于某个更为老到的犯罪类型，法布尔是那个伪造之人，一名普通的犯人而已。所有迹象表明，罗伯斯庇尔对正在发生的事毫不知情。

他把注意力重新回到卡米尔身上。“乔治，瓦蒂尔显然认为，他要把有关你他妈的事情给揭发出来。我现在避开法布尔，自己过日子。警察委员会已经把查伯叫了进去。他当然痛斥阴谋的说法。为了刨根究底，赛德跟他一起去的。那事儿没人信。法布尔已经被要求写一份关于此事的报告。”

“关于东印度公司吗？法布尔已经？”丹东心想，这事儿变得彻底荒唐起来了。

“是的，还要写关于此事的政治影响。罗伯斯庇尔对欺诈和股市交易不感兴趣，他感兴趣的是谁在他们背后，他们获得的指示来自何处。”

“可是为什么查伯立刻谴责法布尔呢，为什么他不说从一开始法布尔就跟我一起参与此事呢？”

“那样说，他从中得到什么好处呢？到时候，他们会一起站在法庭的被告席上。所以查伯没有吭声，认为法布尔也许会因此感激他，在报告中为他开脱。你看，又做了一笔交易。”

“查伯真的认为，法布尔将来会依然清清白白吗？”

“他们指望，你利用你的影响把他拽到清清白白中来。”

“太乱套了。”

“不管怎么说，现在情况完全更糟。查伯斥责法布尔，还有所有人——唯一可取之处就是到目前为止，无人相信他的话。瓦蒂尔质疑过我。”

“质疑你？他自己做得有点过分。”

“哦，不过非常不正式。一个爱国者对另一个爱国者吧。他说，

公民，没有人认为你做过什么可疑的事，不过，你也许做过什么刁钻滑头的事？他的看法是，我要把所有相关的情况告诉他，之后会感觉好得多。”

“你说了什么？”

“哦，几乎没说什么。我睁开眼睛，说，我，刁钻滑头的事？那天我的口吃非常严重。我在谈话中说到很多回马克西的名字。瓦蒂尔把他的名字划掉的时候，感到害怕。他知道，如果他对我施加压力，我会投诉。”

“干得好，”丹东阴森森地说。不过他明白他所处的困境了；这不仅仅是他如何处理法布尔的问题，更是关于卡米尔的良心这个更大的问题。

“我对罗伯斯庇尔撒了谎，”卡米尔说。“不过暗示性地。我不喜欢这样，你知道的。这样做，我下一步行动的理由就不那么牢靠了。”

“那倒是。”

“我担心有更坏的消息。埃贝尔已经出来，讲述去年你们一起执行任务的时候，拉克洛瓦克斯在比利时捞了很多钱进腰包。他声称有证据在手。他也说服了雅各宾派向大会请愿，把执行任务的拉克洛瓦克斯和雷让德勒从诺曼底拽回来。”

“他说雷让德勒干了什么吗？”

“他是你朋友，是吗？我到罗伯斯庇尔那里去了，说我们必须停止恐怖。”

“你那样说了？”

“他说的，我完全同意。当然，他停止了，他憎恨杀戮。只是我花了这么长时间才明白……所以，我说，埃贝尔权力太大。他在战争部和公社根深蒂固，他把自己的报纸发行到部队——而且，埃贝尔不会同意停止恐怖。这触及他的自尊，他说，要是我想停止恐怖，我会的，即使我非要首先砍掉埃贝尔的头。噢，我告诉他，这件事你先考虑二十四个小时，然后我们再决定该如何对他发起进攻。我回家起草了一份反对埃贝尔的宣传册。”

“你从来不吸取教训，是吗？”

“对不起。”

“你在为吉伦特派哀号。他们的垮台你起了作用。”

“可是这就是埃贝尔，”卡米尔不解地说。“看，别把我搞糊涂了。埃贝尔就是停止恐怖的障碍。假若我们把他杀了，我们就不需要再杀别的人了。可是，罗伯斯庇尔——在那二十四个小时之内，他开始拖延。他过来了，十分焦躁不安，而且严厉。我回去时，他说，‘埃贝尔权力很大，不过他在某些方面是正确的，假如他处于我们的控制之下，还是会非常有用的。’”两面派的杂种，丹东心想；他要干什么呢？“‘如果我们找到妥协的办法，’他说，‘这样也许会更好。我们不想发生任何不必要的流血。’有一回我为圣-约斯特祝愿，我真的觉得，他打算那么干，你知道，到了那个时候——”他做了一个厌恶的手势。“圣-约斯特也许可能促使他采取什么行动。”

“行动？”丹东说。“他不会采取行动。他不知道什么时候要采取行动。不必要的流血，哦我的妈呀。暴力，多么可悲。他用他那正直品格把我累死了。那个混蛋，连煮鸡蛋都不会。”

“哦不，”卡米尔说。“别，别。”

“那么他想要干什么呢？”

“他不会被拴在一个观点上。去看看他。只是得到他的话。别争了。”

丹东心想，不过，他们过去就是那样说我的。他把卡米尔拽到怀里。他的身体好像怪兮兮的，而且充满了危险，是用影子和钩子做成的。卡米尔把头埋在他的肩上；然后说，“你真是个既令人惊愕又是玩世不恭的人。”

有一时半会儿，他们都没说话。之后，卡米尔从他怀里脱身，抬头看着他。他把手轻轻地搁在丹东的两个肩上。“你曾经想到过，就像你对待他一样，马克西对你感到同样本质上的蔑视吗？”

“他鄙视我？”

“这是他非常容易感觉出来的东西。”

“不，我从来没那样想过。”

“噢，整个世界并不是由你的雄心抱负所驱动。算不上人民的人，自然而然觉得他们自己就是你的上司。他非常卖力地为你争取生活费。他受不了，可他有博爱之心。要么情况就是恰恰相反。”

“人家对分析他的性格都感到厌倦了，”丹东说“好像人家的性命取决于他的性格似的。”

他本打算回到路易丝那儿待上一个小时的。他站在商廊的角落。他已经习惯跟她谈话，把发生的事和说过的话重新给她讲述一遍，等待她的评论。他告诉过她一些他从来不会对加布丽艾尔说的事；她不想参与的态度和知识的匮乏使她对他来说很有价值。可是刚才，没什么好说的。他在心中感到一种难以名状的沉重。他看看自己的手表。有可能，虽然可能性不大，不可腐蚀之人在这个时候会在家里，他在过河时伸腿的这会儿功夫，他可以考虑一下要说什么话。他抬头朝自己亮灯的窗户瞥了一眼，带着报复心大步走开，进了夜色之中。

灯点亮了，在屋与屋之间逼仄的胡同里，在绳子上面，晃来晃去的，令人头晕眼花，或者挂在铁做的支架上。现在，灯比革命之前更多了：是与阴谋家较量的灯光，是与造假者搏斗的灯光，是与布朗斯维克公爵的漆黑之夜战斗的灯光。1789年的时候，他们一直挂着一盏贵族灯，他曾经问过，“你觉得这盏灯今后会照得更亮吗？”路易·苏鲁听到自己仍然活着这个消息时，表现出惊讶：“每当我经过灯柱，我就看到灯光朝我虎视眈眈地照射过来。”

两个小男孩从他身边经过，一副乡下人的脸，活泼可爱，还流着鼻涕；他们正在把兔子卖给城里人，他们抬着这些动物，把它们倒挂着，放在扁担的两头，它们是在田野里被套子逮住的，扎好的捆子上还是血迹斑斑的。有人要抢劫他们的东西，他心想，到了那时，他们既没钱，扁担上也没兔子；他们从他身边经过时，那些毛茸茸的尸体在摇晃的骨头上显得瘦单，肉也不多。两个女人在小饭馆的门口大吵，拳头叉放在屁股上。河流成了一个满是污秽之物的渠道，黄黄的，泥灰色的，在冬天的时候向上攀爬，仿佛一场继发性的疾病开始了。

马车是新的，而且特别显眼，因为它小巧玲珑；即使是在阴霾之中，你也能看出新油漆上面鲜亮的色彩。他朝一张圆圆的苍白的脸瞥去一眼，赶车的从他身边收起沉重的辔头，发出吱吱的响声；辔头上面是车主呱呱的声音。“我亲爱的丹东，是你吗？”

他不情愿地止住脚步。几匹马对着寒冷潮湿的晨曦在湿兹兹地呼吸。“埃贝尔，是你吗？”

埃贝尔把头伸了出来。“果然是你。人家认得出你的身子骨。我

亲爱的丹东，天黑了，用这副民主的样子在大街上走，你去哪里？不安全。”

“难道我不是看上去好像还能照顾自己的样子？”

“当然能，可你没有意识到，有一帮一帮的武装抢劫者——我能不能把你带到什么地方去？”

“除非你准备走你来的那条路回去，否则就不要了。”

“当然。不麻烦。”

“好了。”他对车夫说。“你知道罗伯斯庇尔家吗？”

从埃贝尔的声音里听到了一丝颤抖，他获得了满足。“你什么时候回来的？”

“两个小时前。”

“一家人吗？家人都好吗？”

“埃贝尔，你真是个非常令人扫兴的人，”丹东边说边自己对着他，坐在升得很高的座位上，“所以在别的方面伪装也没有什么用。”

“是的，我懂。”埃贝尔发出一种神经质的咯咯笑声。“丹东，你也许听说了有关我做的几场演讲吧。”

“攻击我的朋友。”

“别那样说，”埃贝尔责备道。“毕竟，假如他们没有什么值得羞愧难当的——我只是给他们一个机会，显示一下他们是什么样的爱国者而已。”

“他们已经显示过了。”

“不过，肯定，我们当中竟然没人为使我们的行为接受审查害怕？关键是，丹东，我不喜欢你认为我是在批评你，批评你本人。”

“我不认为你会胆敢那么做。”

“事实上，我觉得我们之间策略性的联盟——”

“我可以秘密地和海绵形成一个策略性的联盟。”

“好了，把这件事考虑考虑吧，”埃贝尔说，没有一丝恶意。“顺便问一下，卡米尔状态不好，是吗？就那样晕倒了。”

“我会把你的关心转告他。”

“选择了一个最不好的时刻。人们都在谈着呢——我觉得非常可以理解——他为自己在打倒布利索的过程中所起的作用感到后悔。心肠软，马拉过去常常这么说他。虽然看起来害怕的样子与他过去的行

为并不吻合。1789年。私刑。嗯。我们说到点子上了。现在那么——我该怎么表达呢？公民罗伯斯庇尔在这一个月成了一条滑溜溜的鱼。难以对付。要小心哪。”

“谢谢你用车把我带到这儿，埃贝尔。”

丹东从马车上晃悠悠地下来。埃贝尔白皙的脸出现在他的身旁。“劝卡米尔休个假，”他说。

丹东耸了耸肩。“随你便，”他说。“继续驾车，”他对车夫喊道。站在街上的时候，他想在巴雷·杜彻斯尼的后面骂人，追上他，一拳打在他的脸上。敌意就从这里开始了。

“那么你的小妹妹对婚姻生活有何看法？”丹东问起艾蕾奥洛莉。

艾蕾奥洛莉一下子脸红得发黑了。“我认为还好吧。菲利普·勒巴不算太有出息。”

他心想，你这个可怜的、心怀仇恨的令人失望的母牛。“我能找到我自己的办法，”他说。

他敲门的时候，没有应答。他把门推开，径直走进罗伯斯庇尔充满挑衅的注视目光中。他坐在办公桌边，上面放着钢笔、墨水，还有一个小小的笔记本。

“装着不在这儿，嗯？”

“丹东。”罗伯斯庇尔站了起来。他脸上稍微变了色。“对不起，我以为是考蕾莉娅敲门的呢。”

“噢，用什么样的方式对待你的女士朋友啊！坐下来，放松吧。你刚才在写什么呢？给别人写情书？”

“不是，事实上，我——没关系。”罗伯斯庇尔信手把小笔记本轻轻地合上了。他在办工作桌边坐下，双手合在一起，处于非常紧张的祈祷状态中。“我一周之前可以跟你谈谈的，丹东。查伯过来见我了。我——噢，你以前怎么看查伯这个人？”

丹东注意到了他用的是过去时态。“我现在觉得他是个红脸小丑，头上戴着一顶自由的帽子，帽子下面的脑袋很小。”

“他的这桩婚事，你知道……弗雷兄弟明天将要被捕。正是这桩婚姻把他给陷进去了。”

“嫁妆，”丹东说。

“正是这样。这两个所谓的兄弟是百万富翁。可查伯呢，他完全喜欢那样——他是个耳根发软的人。好了，怎么不是呢？他保留了太多一成不变的四旬斋习惯[6]。”

丹东仔细看着罗伯斯庇尔。他的态度软下来了？可能。

“倒是这个姑娘，我为她感到遗憾，这个小小的犹太女孩子。”

“是啊，不过那个时候，”丹东说，“他们说，她不是他们两人的妹妹。他们说，她是从维也纳的一家妓院给赎出来的。”

“他们会什么都讲，是吗？我确实知道一件事——自从他离开她以来，查伯的用人生了他的孩子。这就是去年九月份对雅各宾派谈起私生子权利问题时说得如此令人动情的这么个人。”

丹东心想，你永远没法说得清楚什么事情会让罗伯斯庇尔最难过：叛国、挪用公款或者好色。“可是——查伯过来见你了，你刚才说过。”

“是啊。”罗伯斯庇尔摇摇头，为人类的状况感到开心。“他随身带了个袋子，他说里面装了十万法郎。”

“你应该数一数。”

“尽管我知道，里面全是废纸。可他还是和往常一样继续说起阴谋策划人，我说，‘你有什么文件证据吗？’他说，‘我有啊，不过，’”罗伯斯庇尔发笑。“‘它全是用隐形墨水写的。’然后他说，‘这一笔钱是给我贿赂公安委员会用的，因此，我认为要采取的最好办法就是把他带给你。我能行动安全吗？我觉得我应该从这个国家出去’。”

“不是用隐形墨水写的？”丹东问。“谈关于哪一——”他从口袋里掏出罗伯斯庇尔的信，把它落在他们之间的办公桌上。“好了，我的老朋友——所有这一切是关于如何处理埃贝尔的吗？”

“啊，”罗伯斯庇尔说。“卡米尔和我在一起的时候感到有点惊慌失措。”

“我懂。所以我一路赶来，因为你有了一点儿惊慌。”

“我破坏你的假期了？对不起。但是你现在好多了。”

“好得可以战斗了。我正试图弄清楚战斗在什么地方。”

“你知道的，”罗伯斯庇尔清了清喉咙，“我真的认为在新年之前，我们的处境也许相当有利。只要我们把土伦收复。巴黎这儿把我们当中那些反宗教的狂热分子给清除掉。你的朋友法布尔在所谓的商人这

方面干得不错啊。明天我打算把从雅各宾派俱乐部被开除出去的人数达到四个。”

“关于？”

“普鲁尼，这个为埃罗工作的奥地利人。还有三个埃贝尔的朋友。把他们排除在俱乐部之外等于使他们瘫痪了。这对其他人来说等于是个警告。”

“我必须指出，最近从俱乐部开除人已经成为逮捕的前奏。不过卡米尔说，你主张结束恐怖？”

“我不会这么表达——完全这么表达——我的意思是，过一两个月之后，我们也许会轻松，可是，还有很多外国特务，我们务必把他们排除在外。”

“除此之外，你赞成回到正常的司法程序，把新宪法介绍进来？”

“我们还处于交战状态，那是难处。处于非常严重的交战状态。你知道国民大会说过什么吗——‘法兰西政府就是革命性的，直至取得和平才行。’”

“‘恐怖就是例行公事？’”

“或许，这是用词不当。你会觉得民众在四处转悠，牙齿咬得格格作响。不过情况不是这样。剧院和往常一样对外开放呀。”

“为了上演爱国戏剧。它们把我烦透了，爱国戏剧。”

“它们比剧院以前提供的节目更加有所教益。”

“你怎么会知道的呢？你从来没去过剧院。”

罗伯斯庇尔冲着他直眨眼睛。“噢，从逻辑上讲，好像一定如此。我不能样样监察。我没时间到剧院去。可是，如果我们回到刚才的论点上——你必须理解凭我个人的身份，我不喜欢眼下一直正在发生的事情，不过我得承认，从政治上说，这是必要的。现在如果卡米尔和我非得处理委员会里的事，还要尽我最大的可能使我自己与……重归于好。我看待这件事的方式……从外部来说，我们的形势好多了，可是从内部来说，我们仍然有急迫之事；我们依然有旺代的叛乱者，而且还有一个首都的阴谋者。革命可不是天天安全啊。”

“你知道你想要的恰恰是什么吗？”

罗伯斯庇尔绝望无助地抬起头来看着他。“不知道。”

“难道你就不能把这个问题想出来？”

“我不知道最好要做什么。我好像被人们包围了，这些人声称获得了所有解决问题的办法，可是绝大多数情况下，这些办法就是涉及屠杀更多的人。现在帮派比我们摧毁布利索之前还要多。我在尽力使它们处于分离状态，阻止它们不要互相毁灭。”

“如果你想要停止行刑，在委员会上你会得到多少支持呢？”

“罗伯特·林德肯定没问题，可能还有库颂和圣-安德烈：巴雷尔也许吧——我从来不知道巴雷尔在想什么。”他不停地在数指头。“考洛特和比劳德-瓦恩尼斯会反对任何调和政策。”

“天啊，”丹东若有所思地说，“公民比劳德，这个粗野高大的委员会的人。他过去常常转悠到我办公室，在1786和1787年，我过去常常给他一些起草答辩状的活儿干，所以，他能够做到灵魂和身体没有分裂。”

“是啊。毫无疑问，他绝对不会原谅你。”

“埃罗怎么样？”丹东说。“你已经把他忘了吧。”

“没有，没有忘记。”罗伯斯庇尔避开他的目光。“我认为你知道他再也不会获得我们的信任了。我相信你会与他断绝联系？”

就让它过去吧，丹东心想：就让它过去吧。“圣-约斯特呢？”

罗伯斯庇尔犹豫了。“他会把这看作是弱点。”

“难道你就不能影响他？”

“也许吧。他在斯特拉斯堡取得了显著成绩。他总是倾向于认为他是在正确的路线上尽职尽力。当人民与部队在一起的时候，巴黎的一些性命对他们来说似乎并不重要。其他人——我大概可以把他们拉到我们这边来。”

“那么除掉考洛特和比劳德-瓦恩尼斯。”

“不大可能。他们得到所有埃贝尔派的支持。”

“那么除掉埃贝尔就是。”

“我们又回到了恐怖政策。”罗伯斯庇尔抬起头。“丹东，你还没有说起在这件事中你自己的立场。你一定有了看法。”

丹东大笑。“如果你对我更了解的话，这一点你不能如此肯定。我会等待我的时刻。我建议你也同样如此。”

“你知道只要你在大庭广众露面就会遭到袭击？关于你的比利时风险公司，埃贝尔已经在暗示什么了。我担心，你的病主要被当成是

神秘兮兮的什么东西。人们都在说，你已经带着赃款移居到瑞士了。”

“那么，我们就需要一点团结了。”

“是的。我会为你说话，当然，利用每一个机会。让卡米尔写些什么，你觉得？让他脑子远离一些事？我告诉过他，要他远离审判。他非常感情用事，是吗？”

“你这么说起来，好像对你来说，他感情用事让你感到吃惊。好像你仅仅是在上周才遇到他的。”

“我认为，他感情用事的程度对我来说确实令我吃惊。卡米尔的感情好像无法控制。像大自然的灾难一样。”

“那可能有用场，否则那就可能是令人讨厌的事了。”

“丹东，这话听起来玩世不恭嘛。”

“是吗？好，也许是。”

“那么也许关于卡米尔对你的感情，你感觉到玩世不恭了？”

“不是，我倒是感激。我认命。”

“这是我们在你身上观察到的性格特点，”罗伯斯庇尔饶有兴致地说。

“那是尊贵的复数吗？”

“不，我的意思是，我和卡米尔。”

“你们常常讨论我？”

“我们讨论每一个人。每一件事。不过，这你知道的。没有人比我们再亲密无间。”

“我接受你的反驳。我们和卡米尔的友情都是高级的。哦，他的所有的友情都是同样的！”

“我看不出来它们可能会是什么样的，真的。”

“是的，感觉迟钝，你感到高兴。”

罗伯斯庇尔把下颌撑在手上。“我是感到高兴。因为为了保持卡米尔的右翼，我只得牺牲很多。这就像我人生中其他所有的事情一样。多少天我在叫喊，‘别告诉我吧’，还有，‘在我进房间之前，把那件事掩藏起来吧’。”

“我不知道，关于你自己，你知道那样做。”

“哦是啊。我本人不是一个伪君子，但是我在其他人身上滋长了

虚伪。”

“肯定，你一定。罗伯斯庇尔不撒谎，不欺骗，不偷盗，不醉酒，不交媾——太多太多了。他不是一个享受主义者，不是一个获利最大的机会主义者，也不是一个违背诺言的人。”丹东咧嘴笑了。“不过所有这些优点有什么用？人家并不向你学习。相反，他们只是把羊毛拉到你的眼睛上——欺骗你。”

“他们？”罗伯斯庇尔轻声地重复着。“说‘我们’，丹东。”他笑了。

马克西米连·罗伯斯庇尔在他的私人笔记上这样写道：

我们的宗旨是什么？

为了人民的利益运用宪法。

谁有可能与我们对抗？

富人和腐败之徒。

他们会采用什么方法？

诽谤和虚伪。

什么因素总是促使他们使用这些方法？

普通民众的无知。

什么时候人民能够接受教育？

当他们够吃，当富人和政府不再贿赂，用诡计多端的巧舌和笔墨来欺骗人民；当他们的利益和人民的利益一致的时候。

什么时候会出现这种情况？

永远不会。

法布尔： 那么你要怎么办？

丹东： 我不愿看到你受人家的侮辱。这会影响到我。

法布尔： 不过你的计划——你一定有计划了？

丹东： 我确实有，不过，没有要求你一边绕着城市转，一边说丹东有计划了。我想要跟国民大会的右翼势力讲和。罗伯斯庇尔说，我们必须团结，而不是分裂——他说得对。爱国者不该互相折磨。

法布尔： 你指望他们原谅你把他们的同事头砍掉吗？

丹东： 卡米尔将会展开宣传运动，主张宽容仁慈。最后，我要获得谈判之后的和平，脱离经济控制，回到宪政。这是一个宏大的计划，在一个四分五裂的国家，你没法实施这个计划，因此，我们只好巩固委员会的力量。把罗伯斯庇尔留下，把考洛特、比劳德-瓦恩尼斯，还有圣-约斯特除掉。

法布尔： 现在你承认你错了吧？你绝不该让自己在去年夏天从委员会被人家选出去的。

丹东： 是的。我当时应该听你的。好了，首先，你承认了你的错误，然后你开始挽回错误的损失。我们大家都在把埃贝尔看成是一个没有才能的御用文人这个方面犯了错。我们还没有从错误之中缓过神来的时候，他就已经把部长们和将军们笼络在手下了，更不必说笼络那些暴民乱民。要打败他，需要勇气，还要有运气。

法布尔： 然后停止恐怖？

丹东： 是啊。事情发展得太过头了。

法布尔： 我同意这种说法。我要瓦蒂尔的热气从我的颈项上离开。

丹东： 这对你来说就意味着一切吗？

法布尔： 嘿，伙计。对你来说这意味着什么？不是你现在变得心慈手软了吧，是吗？你还没有温顺纯和吧？

丹东： 没有？也许，我是。但是，我拼命努力，让自己的利益符合国家利益。

法布尔： 你又要治理江山了，乔治-雅克？

丹东： 我不知道。我还没决定好我要得到什么。

法布尔： 上帝啊，你最好很快就拿定主意。你要对付他们所有人哪。这很危险。你得随时拥有机智。你不能半睡半醒地投身其中，否则你会把我们全给毁了。我不知道，你好像对此没有多大兴致。你好

像不是从前的自己了。

丹东： 正是罗伯斯庇尔他让我感到困惑。我有这种感觉，他一直在隐瞒他的赌注。

法布尔： 哦……就让卡米尔甜蜜起来吧。

丹东： 是的，我当时在想……如果卡米尔陷入了麻烦，我指的是更多的麻烦，罗伯斯庇尔只好站出来为他辩护，那就意味着他本人下决心了。

法布尔： 是的，多好的主意。

丹东： 卡米尔做什么，这倒没关系。罗伯斯庇尔总是为了他要把事情摆平。

法布尔： 这一点我们可以信赖。

法布尔·德·伊格朗汀说：肯定，当你的整个儿名字融入谎言，你还在继续寻求你的真实性要得到保证时，你其实就是在不停地寻找自尊的源泉。

东印度公司生意不景气时候，我早就停业不做，直到我把价格提高。价格合理的时候，我犯了罪。不过，多小的一个罪过啊！包容我吧。我可以求你给我一会儿你的耐心你的善意吗？你明白，这不完全是钱的问题。

我要他们说：你是一个权大势重的人，法布尔！我想看看，他们给我的保护出了多高价格。他们买的恰恰不是我的金融眼光。卡米尔已经说过，我的脑子里完全装满了油彩和老旧的标题册子，脑筋应该就在那些东西上面；就我而言，我总是被生活和老掉牙的戏剧情节多么地相似所吸引。他们想要的就是我的影响力，就是那个丹东的亲密朋友能得到的地位。间接地说，我确信，他们认为他们也在收买丹东。毕竟，我公司里的同事以前跟他打过交道。我不愿意你认为，东印度公司的生意是孤立发生的事件。伪造只是凶恶行为的逻辑延伸，只是货币的进一步投机和部队合同的进一步欺诈。在法律一边走错了一小步除外；在这样的时代，对于像我这样的人而言，只要站在任何法律错误的一边，情况就糟了，任何法律。现在是白痴诗人站在一边，另一边就是丹东，还有不可腐蚀之人在孩提时代冒险时就无法分离的那个伙伴；看上去多么沾沾自喜啊。

我担心我看不到这件事的良好结局了。有一段时间——你也许已经疏忽了——丹东和我放弃了自我利益。那是我看破红尘的一段时间，我的意思完全是，几秒钟的功夫一个决定就作出了；我不是说，之后，我们各行其是，或者说做得更好。我们计划应该如何打赢沃尔姆兹时，我们说过，我们再也不提此事，哪怕就是为了保命也不要提起。

现在呢——从我们互相承认我们不会做什么事这个时刻起——我们就开始朝毁灭的方向倾倒了，像是大清早病怏怏的两个醉鬼一般。因为他所持的信念导致了机会主义者付出昂贵的双重代价；每次他赋予信任时，他就要流出一点血。沃尔姆兹为共和国扭转了局面；自从那时候起，法国人就已能够在欧洲昂起头来了。

眼下丹东从来不会弃友不顾的。如果这句话听起来让人感到作呕，我道歉。换句话说——而且，这对你来说也许有些道理吧——近年来，我从火中拖出来的便笺上面，每一道痕迹都通向位于树林心脏地带的丹东。埃贝尔对于拉克洛瓦克斯在比利时履行外交使命的所有指控同样也适用于丹东。这一点，埃贝尔知道。瓦蒂尔会把我抖出来。他也要丹东如此。为什么？我认为他冒犯了他的礼仪观。瓦蒂尔是个道德主义者；我认为，福奎尔同样也是。这是让我感到难过的一个倾向。上帝知道我们冒了什么样的风险，上帝知道丹东的所作所为。上帝和卡米尔。上帝会守口如瓶。

我开始谴责阴谋时，为了洗白自己，我怎么知道罗伯斯庇尔会利用我说过的每句话呢？他在爱国主义的心脏地带寻找阴谋：上帝帮帮我吧，我提供了阴谋。假定它存在，而且每句话和每一行为好像都证明了它的存在，结果呢，有时候大家当然感到纳闷——假如罗伯斯庇尔正确，我是个傻瓜，情况会怎样呢？假如我认为是在皇宫咖啡馆里捏造出来的某场共同骗局真的就是在白厅编织的巨大阴谋，情况会怎样呢？

不，不——我不会想到这就是。一个人将会因此变得疯狂的。

某种程度上说，我希望他们进来把我逮捕算了。这听起来也许荒唐，但是逮捕才是唯一阻止我不要折腾，不要把事情搞得更加复杂的办法。一想到这，我头就疼；我变得如此忧郁沮丧。正是这样的等待使我感到惶恐不安，追捕中的停顿吧；不停地动吧，那向来是我的座

右铭，我整个一生的座右铭。也许，这是瓦蒂尔的一个伎俩，或者也许他们一直要等到他们想出别的什么事情来、什么更糟糕的事情来；或者等到丹东决意为我辩护？

我担心，假如情况这样下去，我永远完成不了《橘色的马耳他人》。这可是一部好戏啊，里面有些非常值得感到荣耀的诗句。也许，偏偏就是这个巨大的成功，总与我擦肩而过。

丹东呢，最近这几天，看上去更像是一只脏兮兮的、塞得鼓鼓的熊，不像是在什么国家之间挑拨离间的什么人物。这么多的人被行刑处决这件事好像对他的影响很大。他花了许多个小时就是在思考；你问他在干什么，他说，思考啊。

卡米尔：他们绝不会把腐败指控锁定在他的身上，我不认为他们会这么做。根据兔子的说法，他和杜普莱希斯在他们自己的那个农场上度过许多个惬意的下午，详细讨论过他获得的轻易得手的赃物的细节：所有的在严格意义上合法的事，还有那些不光明正大的事。那是他们唯一的一次接触点。

可是我在这儿，又一次陷入了辱骂之中。实际情况是，当我看到卡米尔看上去遭到了如此打击，带着他那种过分敏感得荒唐的耳朵，我就想要抓住他，摇他，说，我也在受苦啊。如果他知道德·赛德已经在所有事情上把他抛开，罗伯斯庇尔要一边扯他的头发，一边还要呕吐。除非丹东突然而且很快采取什么措施——可是，我敢指望什么呢？

如果他瞄准了政变，我不会要求他时机尚未成熟便采取行动的。我不会指望，救我一条性命对他而言不仅仅是一次偶然的好处。所以就把这个心思丢掉吧，在菲利普·法布尔的一边：我基本上说是个卑微之人。

最近两三个星期以来，我感觉不舒服。他们说，我们注定了要有一个温和的冬天。我希望如此。我咳嗽得厉害。我想去看看苏波尔毕耶尔医生，可是我吃不准我会听他的裁决。我指的是他在医学上的诊断；他是革命法庭的一个陪审员，不过，有了那种裁决，我就不会有选择了。

我没有胃口，我胸口疼痛。哦，好了，也许这很快就会没事的。

丹东到了国民大会，为那些失去生活依靠的神父们请求国家补助：

> 假如一个神父连生存的东西都没了，你还指望他干什么呢？他会死去，或者加入旺代的谋反派中，或者成为你们的不共戴天之敌……你们非得用理性和清醒的方式改变你们的政治诉求……一定要没有不宽容，没有迫害。[鼓掌]

丹东： 慌慌张张的肖美特。我要把他的理性崇拜强行灌输给他。我们应该结束这些反宗教游行了。在国民大会的每一天，我们只好听神职人员单调无趣的队伍行进，把他们的灵魂像在洗衣房一样绞出，大弥撒持续多久，我们就要听他们起誓放弃他们的信仰多久。凡事要有个限度，我要告诉他们，这个限度已经到了。

卡米尔： 你离开的时候，有几个无裤党人拿着一颗头进来了。他们说这是圣人丹尼的头。他们说这是迷信时代的可怕文物，他们想要把它脱手。我倒愿意得到它。我想要把它拿给圣-约斯特看看。

丹东： 一帮蠢货。

路易丝： 我不会把公民罗伯斯庇尔看成信教之人。

丹东： 从你的意义上说，他不是。不过，他不想看到迫害，他也不需要无神论被拔高，变成一项政策。哦，不过有一件事他非常喜欢，程度大大地超过发动革命。

卡米尔： 俗不可耐的化身！他的雄心更高！

丹东： 圣人马克西米连？

卡米尔： 他压根儿再也不谈上帝了。他谈的是神王。我认为我知道那人是谁。

丹东： 马克西米连？

卡米尔： 正确。

丹东： 嘲笑人民，你会陷入麻烦。圣-约斯特说，嘲笑政府首脑之人就是嫌疑犯。

卡米尔： 对于那些嘲笑圣-约斯特的人来说，给他们保留了什么命运呢？断头台对他们来说算是太好。

罗伯斯庇尔到雅各宾派俱乐部去了：这是低调演讲，与意义无关、逐渐消失的停顿现在变成了一种惯用技巧，具有催眠效果：

> “丹东，他们控告你已经……移居，跑到瑞士，带着你……腐败得来的赃物。有些人甚至还说，你就是让路易十七登上王位的那个阴谋魁首，因为你明白……你将做摄政王……现在我……已经注意到丹东的观点——因为我们有时候意见不同——我已经密切注意到这些观点，有时候……带着敌意。诚然……他在怀疑……杜姆雷兹在这个方面动作缓慢，他在反对……布利索和他的同谋之时，没有显示出自己绝不姑息的态度。但是，如果我们并不总是……完全同意……我必须得出结论，他背叛了他的国家吗？据我最充分的了解，他一直充满热忱，为他的祖国效忠尽力。如果丹东受审，我在这里也就是受审……让所有那些要发表反对丹东的演讲的人现在就到……前面来吧。让他们站起来，那些比……我们更加……爱国的人。”

“如果你能多给我几分钟，”福奎尔-汀威尔说。他的举止肯定表明他没有浪费多少时间。“家族感情嘛，你知道的。”

“哦是吗？”

福奎尔心想，她是多有价值的东西啊；对我们家族的人而言，她是太好的东西。“我可以坐吗？”他说。“一件值得懊悔的事——”

“出了什么事？”她说。他满心欢喜地注意到，实际上，她把那只怜爱的手放到她的喉咙上了。

“不，不——我的描述没错。从你所害怕的这个意义上说，他没有出事。”

她心想，你怎么会知道在什么意义上我害怕呢？她正对着检察官坐下。“噢，那么，堂弟？”

“我亲爱的，你搜集了巴纳夫的名字？他是国民大会的一名代表。他在监狱待过一段时间。今天我们把他的头砍掉了。他与安托瓦内特有些秘密勾当。”

“是啊，”她说。“我认识他。可怜的老虎。”

“你意识到了你丈夫对这个叛国者有感情吗？”

她迅速抬起头来。“请你把法庭上的那一套放到一边去。我不是站在被告席上。”

福奎尔把手朝上一甩。“我可不是故意吓唬你。”

“那可不是你做的事。”

“那么，我惹你生气了，对不起。不过巴纳夫是个叛国者，这是一桩被坐实了的事实。”

“我能说什么呢？叛国就是背叛，所以在背叛之前，一定有某种信任和接受状态。巴纳夫从来没有装作是个共和派。卡米尔尊重他——我觉得这是互相的。”

“对我堂兄来说，尊重是他要得到的这么稀缺的东西吗？”

“噢，是的，我认为真是这样。”

“尽管他有很多能力？”

“人民并不尊重作家，是吗？他们认为，这是他们可以不要的那些东西之一。像钱一样。”

“我不认为，政治新闻记者有望为他们的艺术做出很多牺牲。除了真实性之外。但是，这还是微不足道啊。”

“我不这样认为。以前我们可从来没有讨论过。”

“噢，也许，这不是微不足道，但是我没有时间看它。”他心想，革命突然充满了好争好斗的女人。这儿就是这么个皮肤白皙的美女，她浑身武装了她丈夫那一套装腔作势的样子；大家听到了那个笨人艾蕾奥洛莉·杜普莱的很多故事；大家听说过丹东的儿童新娘。他认为，对他们本人来说，他们是傻瓜；救你性命的办法就是远离革命；作为女人，他们这样做是有借口的。“但是发生了，”他说，“好像如果不跟他讲话，你丈夫不会让巴纳夫去死。他来到门房监狱，正好巴纳夫快要迈进囚车。我所站的地方听不到他们说话，我留心着要保持这样。可是我还是情不自禁地注意到，你丈夫一听到要恰如其分地惩罚这个叛国者的时候，便表现出最栩栩如生的痛苦和悔恨。”

“公民福奎尔，听到一个大家在快乐时期结识的人死亡的消息，难道大家不可以表示一下痛苦和悔恨吗？有禁止这样的一条法律吗？”

福奎尔用赞许的表情看着她。“我看到他们拥抱了，”他说。“我可

是不得已看这个场面。当然，我不会在这件事上做出自己的解释。我应该提醒他们，要绑好人家的手。我想不出这样的事当时怎么就被疏忽了。这就是事情怎么发生的问题。在如此展示对叛国者的友谊方面，做什么解释，很多人无法帮得上忙。”

“你还有人心吗？”她用低低的声音问。

“我尽我的责任，我亲爱的，”他迅速地说。“现在你根据我的话告诉我的小堂兄，他的态度非常危险。不论他是被人家误导得够呛产生了什么感情，他可付不起这些过分感伤表现的代价啊。”

“为什么竟然连同情心都要隐藏？”

“因为他正在害他的朋友。如果那些朋友们希望改变他们的政策，无疑，他们要为他们自己这样说话呀。”

“我觉得你也许听到他们这样说话了，不久吧。”她心想，我也不应这么说；可他让我气愤呀，他那张拉长的脸，他那副虚伪的样子。他只是担心他也许会把饭碗丢了。

福奎尔凄然地笑笑。“如果他们齐心协力说，我会感到惊讶。可怕的丝毫放松将会导致委员会分裂。只有委员会正在把事情聚拢合并起来——收入、部队、食品供给。”

“委员会的组成可能会有变化。”

“真的吗？那是丹东的计划吗？”

“你在给什么人当间谍？”

福奎尔摇摇头。“我不是什么人的特务。我是法律代理人。所有的阴谋都从我手上经过。委员会，你知道的，因为遭到阴谋的攻击才形成了现在的团结。我不知道假如相信阴谋政策有变化，会发生什么样的事。此外，有些成员，到现在为止，很自然是被吸引到作为一个机构的委员会中来的。当然，战争是委员会存在的主要原因。此外，他们说，丹东需要和平。”

“罗伯斯庇尔也是。他一直想要和平。”

“啊，不过他们能在一起共事吗？罗伯斯庇尔要求牺牲拉克洛瓦克斯和法布尔。丹东不同意跟圣-约斯特共事。情况就是这样。互相表扬是再好不过了。当他们到了超越表扬的阶段时，就让我们看看他们如何处理吧。”

“那么前景不乐观了，堂弟？”她轻松地说。

“我所有的前景都不乐观，”福奎尔说。“也许，这是我的工作性质。”

“你要建议我丈夫该做什么呢？我的意思是，假定他愿意接受你的忠告。”

他们俩都笑了。各人都明白这种事情的不可能性。福奎尔想了一会儿。“我觉得，我要建议他完全按照罗伯斯庇尔所说的那样去做——要一点不少，当然，也要一点不多。”

一阵停顿。露西尔感到心烦意乱；第一次，他把某些可能性放进了她的头脑中。她把自己吓了一跳，问：“你觉得罗伯斯庇尔的命会保得住吗？”

“你的意思是，我认为，他人太善良了，命不可能保得住？”福奎尔站了起来。“我不做预测。使一个人成为嫌疑犯就够了。”他亲了亲她的面颊，是以叔叔亲小姑娘的那种举止方式。“我亲爱的，集中心思，考虑保住你自己的性命吧。我也是。”

丹东 [在国民大会]：我们必须惩处叛国者，但是我们必须区分错误和犯罪。人民意志就是，恐怖就是例行公事，但是恐怖必须指向共和国的真正敌人，而且仅仅是指向他们。一个缺点就是，缺少革命活力之人不该被当成罪犯。

代表法尧： 我确信，丹东不是有意使用了某些我觉得惹人生气的表达。在一个人民需要铁石心肠的时期，丹东请求他们显示心慈手软。

蒙塔纳德： 他没有！他没有！

主席： 保持秩序！

丹东： 我没有使用那个词。我没有建议对罪犯表示宽宏大量。我要求对他们采取强劲有力的行动。我谴责阴谋家！

在卢森堡，昔日的圣方济托钵僧查伯不愿意让国家状态成为他的精神负担。诚然，他思念他可爱的新娘，可是，一个人得要睡要喝要吃呀。11月17号，他吃了面包，喝了汤，吃了四个肉饼、一块鸡肉、一只梨，还有一些葡萄。18号，面包、汤、煮牛肉，还有六个云雀。19号，他省掉了云雀，取而代之地要了一只鹪鸪；12月7号，又吃了

一块鹧鸪；接下来的一天，吃了一块鸡肉加松露。

他写诗，还让公民贝纳德绘制了一幅微缩图。

---

[1] 法兰西共和历的第二月，相当于公历10月22日、23日或24日至11月20日、21日或22日。

[2] 普卢塔克（46？—120？），古希腊传记作家、散文家，以《希腊罗马名人传》（或《希腊罗马英豪列传》）一书留名后世。他的作品在文艺复兴时期大受欢迎。

[3] 罗马神话中的农神。萨杜恩推翻了自己的父亲，由于害怕自己的儿子将来也会推翻自己的预言，于是将刚出生的孩子全部吃掉。他的妻子将最后一个儿子朱庇特藏了起来，最终预言应验了。

[4] 所多玛与蛾摩拉是《圣经》里记载的罪恶之城，因其居民罪恶堕落到了无可救药的地步，而遭到上帝毁灭。

[5] 提比略（前42—37），罗马帝国第二任皇帝，14—37年在位。提比略继承由奥古斯都（屋大维）缔造的帝国，个性严苛。执政后期，由于党派之间的斗争的阴谋，使得他采用残暴的手段对付政敌。

[6] 指复活节前为期四十天的斋戒及忏悔，以纪念耶稣在荒野禁食。

第11章

老科德利埃派[1]（1793—1794）

又一本日记写完了：不是红本子当中的一本，而是小小的、毫不起眼的棕色本子当中的一本。早期的作品真是尴尬的盛宴啊，露西尔心想；她喜欢把纸页撕掉，喜欢把它们烧掉，因为这样，这些日记本正七零八落地在掉页。

如今，她写进正式日记里面的东西——当她想到它们的时候——与写进棕色笔记本里面的内容迥然不同了。正式日记的语调变得越来越四平八稳，用偶尔富于思考或者引人注目的段落逗人开心或者误导人。私人日记是为了记录幽暗准确的思想用的：是用具体细腻的笔墨记录的无法抚平的思绪。一本记完，她便把它封存到一个小小的包裹里，拆去封条只是为了把另外一本摆在这一本旁边，也许在一年之后吧。

在一个寒冷多雾的日子里，大街上传来沉闷的脚步声，高大的建筑物遥远而又闪着光亮，她进了圣-索尔庇斯教堂，来到高坛那里，三年前她就是在这里结的婚。墙上用红油漆写的字母告诉她这是全国大厦：自由、平等、友爱，否则死亡。圣母怀里抱着一个无头的孩子，她的脸已经被破坏得无法辨认。

也许，要是我没有遇见卡米尔，她心想，我会过着一种寻常生活。没有人会鼓励我的各种胡思乱想。没有人会教我去思考。我十一岁的时候，做一个平常人的各种可能都伸展在我面前。我十二岁的时候，卡米尔来到这个屋子。我第一次见到他，就决意要跟他了。

她的人生正在为她重新自我书写；这，她相信。

公寓里，卡米尔在暗弱的灯光下工作。他现在离不开酒精了，一晚睡三个小时的觉。“你会把眼睛毁了的，”她不由自主地说。

“它们已经给毁了。”他把笔放下。“瞧，一张报纸。”

“那么你要出报纸了。”

“我觉得我更必须把它叫作一系列宣传册，因为我是唯一的作者。德桑打算为我印刷。在第一期上面——就这儿——我只谈英国政府。我要指出，在罗伯斯庇尔近期赞扬丹东的演讲之中，批评丹东的人给出一张公共发票换取皮特先生的吉尼。”他停了下来，把最后这个短语写下。“这真的不会有所争议，但是，这将会成为诽谤丹东的人的又一次倒退，而且，这将为在法庭呼吁仁慈宽恕和释放一些嫌疑犯铺平道路。”

“可是，卡米尔，你敢那么做吗？”

“当然，如果我有丹东和罗伯斯庇尔给我撑腰。你不这么认为吗？”

她把手合在一起。“如果他们看法一致的话。”她说。她没有告诉他福奎尔已经来访过。

“他们看法一致呀，”他镇定地说。“但是罗伯斯庇尔谨慎小心，他需要继续稍微推动一下。”

“关于巴纳夫事务他对你说了什么？”

“没有‘巴纳夫事务’。我去跟他道别。我不觉得他应该被处以死刑。我就这么告诉他了。”那是福奎尔错过听到的话，她心想。“不是对我来说赦免他对他有很大好处，而是因为在导致他走到那个地步这件事上，不管我起了什么样的作用，得到宽恕对我有好处。”

“可是马克西说什么了？”

“我觉得他懂。这真的不关他的事，是吗？在凡尔赛我堂兄德·维耶夫威尔的公寓里我遇到巴纳夫的。我几乎都没跟他说过话，可是他注意到了我，好像他觉得他会再见到我。那天夜里，我决定到米拉波那里去。”他闭上眼睛。“印好的汇票是五万。”

那天下午路易丝来了。她感到孤单，尽管她不承认这样。她不需要她母亲陪伴，如果她待在家里，这就会强加到她身上。她不在的时候，安琪莉可带孩子有好几天了，尤其是当她丈夫不在屋里的时候。她总是再一次变成害羞的女孩，在楼梯上下飞快地奔跑。丹东对她没有工作的回答是：“去花花钱吧。”不过，没有什么她自己想要的东西，因此在公寓里要做什么改变，她总是犹豫不决。她不相信自己的品位；此外，她觉得她丈夫可能更喜欢加布丽艾尔的布置原样留着。

一年，十八个月之前吧，她本会作为丹东的妻子被带到午后毫无

生气的清谈沙龙，僵硬地坐在部长和巴黎代表们的妻子中间，那些自以为是的三十和三十五岁的女人阅读了最近的书籍，用拖长的乏味腔调议论她们男人的情事。可那不是加布丽艾尔的习惯；跟她的确接待过的访客有足够多的智慧较量。她要么守口如瓶，要么过于直率。她们谈到的事情好像过于婆婆妈妈，结果她相信她们说的话一定具有双重语义，对此她不甚谙熟。她别无选择，只能加入到她们的游戏当中去；鉴于她的地位，她们扔给她一本礼仪书，不过，她们把她留下来让她借助于闪电的亮光去阅读。

所以——这个她无法预见——拐角处的公寓才是最舒适的地方所在。这些日子女公民德穆兰一直不离开她的家，还有几个要好的朋友；她不会受到社交上的愚蠢之事的打搅，她说。路易丝就一天一天地坐在客厅里，根据她遇到的种种暗示，努力重构最近逝去的时光。露西尔从来不问个人问题；她自己呢，她不知道要问什么类型的问题。有时候她们谈起加布丽艾尔来：平和地、自然而然地，仿佛她还活着。

今天路易丝说，“你情绪非常低落嘛。”

“我得把这个写完，”露西尔说。“之后我会跟你一起，我们会尽量开心。”

路易丝跟孩子玩了一会儿，一个娃娃一样的宝贝，不大可能是丹东的孩子。现在他话很多——绝大多数是毫无意义的语言，好像他知道他是一名政治家的孩子似的。有人把他带走去睡觉的时候，她就拿起吉他，在上面轻轻地拨弄。她皱皱眉头。“我不觉得我有什么才华，”她对露西尔说。

“弹的时候你该专心，从更容易的曲子开始。不过我不会教人，正如我从不会弹奏一样。”

“不，你现在不弹了。你过去在下午常去艺术展览和音乐会，可是现在你只是坐着，阅读、写信。你给谁写信啊？”

“哦，好几个人呢。我与公民弗雷农、我们家的老朋友有很多书信往来。”

路易丝警惕起来。“非常喜欢他，是吗？”

露西尔好像被逗乐了。“他不在的时候，更是这样吧。”

“假如卡米尔死了，你会嫁给他吗？”

“他已经结婚了。”

“我料想，他会离婚的。或者他妻子也许会死。”

“那样算起来真是太多的巧合了。关于死亡所有这一切都是什么呢？”

“有无数种疾病。你永远无法说得清。”

“我过去常常那样想。我第一次结婚时，一切都让我感到害怕。”

“但是你不会守寡，是吗？”

“不，我会。”

“卡米尔不愿意你那样，肯定啰？”

“我不知道你为什么认为他不愿意。他是个非常自我的人。”

“假如你死了，他会续弦的。”

“就在死的这个星期之内，”露西尔附和道。“如果我父亲也去世的话。按照你说的情况安排，要是人们成双成对地离世，那倒更有可能。”

“一定有别的男人，你相当地想要嫁给他们。”

“我倒想不出来有什么人。除非乔治。”

当她觉得路易丝已经追问得太过分时，她便那样结束谈话了——用一种干净利落的残忍提醒她他们的立场所在。她不喜欢这样；不过她知道其他人更没有顾忌了。路易丝坐着，在交替变化的又灰又蓝的阳光下，凝望着似水流年，尝试着弹奏那些对她来说太难的曲子。公寓里唯一的声响就是不和谐的弦音和时断时续的音符。

四点钟他到家，拿了一摞的报纸。在火炉前面，他在地板上坐下。露西尔把报纸汇拢好，开始阅读。过了一会儿，她抬起头。“真是非常好，”她害羞地说。“我觉得这将是你做过的最好的一件事。”

“你想要读吗，小路易丝？”他问道。“上面说了很多关于你丈夫的好话。”

“我喜欢对政治感兴趣，可是他不要我那样。”

“也许，”他说，摆出一副厌恶的样子，“如果你的兴趣是获得情报，他就不会在乎。他不想听的恰恰是你的愚蠢、庸俗的偏见。”

“卡米尔，”洛洛特轻轻地说，“她还是个孩子。你怎么指望她知晓世理呢？”

五点钟，罗伯斯庇尔来了。他说，“女公民丹东，你好吗？”好像

她是个成人似的。他在露西尔的面颊上亲了一下，然后轻轻地拍拍卡米尔的头。孩子抱过来了；他把孩子举起，说，“教子，怎么样啊？”

“别问他，”卡米尔说。“他做了四个小时的演讲，像奈可克过去那样，不过就是听不懂。”

“哦，我不知道。”罗伯斯庇尔把小孩靠着自己的肩抱着。“在我看来，他看上去不像是个银行家。他打算做巴黎律师协会的装饰品？”

“诗人，”卡米尔说。“住在乡下。总体而言度过非常美好的时光。”

“大概吧，”罗伯斯庇尔说。“我怀疑他那无趣的老教父会设法使他循规蹈矩的。”他把孩子递给他爸爸。现在他还是一本正经的样子，他在火炉边上照他笔直的坐姿在椅子上坐下。“一旦证据准备好，告诉德桑把它们直接送给我。我应该读手稿，但是我讨厌费力辨认你的笔迹。”

“那么你一定会修改证据了，否则这会耗去太多的时间。别把我的标点符号搞乱套。”

“啊，卡米尔·德·伊格朗汀，”罗伯斯庇尔嘲讽地说。“没人会对标点符号感兴趣，只对内容感兴趣。”

“这容易看得出来，你永远拿不到文学奖。”

“我本以为你就是这份报纸的灵魂心脏，我本以为你感到充满激情的。”

“我是感到充满激情，而且对于标点符号也是。”

“第二期什么时候会出来？”

“每隔五天，我希望——12月5号，10号，过去的圣诞节，等等——直到这活儿干完。”

罗伯斯庇尔犹豫了一刻儿。“不过要把所有的东西都给我看，好吗？因为我不想你把有些我没说过的话归到我身上，把我不持有的观点强加给我。”

“我会那样做吗？”

“你会的，你常常这样做。看看你孩子吧，他眼睛转向你了。他知道你的真正性格。你打算怎么叫它？”

“我原觉得叫它‘老科德利埃派’。这是乔治-雅克以前用过的一个表达。‘我们老科德利埃派’，他说。”

“是啊，这个我喜欢。你们看，”他边说边转向女人，“这样就把新科德利埃党——埃贝尔的人——不偏不倚地放在他们的位置上了。新科德利埃党并没有代表什么，他们并没有象征什么——他们只是反对和批评别人所干的事业，而且极力要毁坏它。可是，老科德利埃派呢——他们知道他们需要什么类型的革命，为了得到它，他们冒过险。那些早期的岁月，他们那时候好像并不具有英雄气概，但他们没有向后看。”

“在那些岁月里他们是不是常常叫你‘阿拉斯的蜡烛’，公民罗伯斯庇尔？”

“在那些岁月里！”罗伯斯庇尔说。“这孩子说话就好像现在处于路易十四统治期间。我觉得你丈夫跟你说过这事了吧？”

“哦是啊——我自己却什么都不知道。”

卡米尔和他妻子交换了一下眼神：现在绞死她，或者以后？

“这完全正确，”罗伯斯庇尔说。“正是因为他们把米拉波叫作‘普鲁旺斯的火把’。想法是，”他毫不后悔地补充道，“把我自己的无足轻重向我阐明清楚。”

“是啊。他这样解释了。那么你为什么觉得那些岁月是英雄的呢？”“你为什么觉得所有英雄都是在世界上引起很大波澜的人呢？”

“我没有想过这事儿。我觉得，因为书籍。”

“有人一定指导你的阅读。”

“哦，她是个已婚女人，”卡米尔说。“她没办法教育了。”

“我看得出来你喜欢被人提醒到这件事，”路易丝说。“对不起，我不是故意得罪你的。”

罗伯斯庇尔笑了笑，摇摇头。然而他从她那里转身走开：现在没有时间给这小姑娘说话了。“卡米尔，记住我说的话。小心去吧。我们不可能从革命法庭得到任何权力。如果我们得到了，而且在战争中出现任何逆转情况，这将会又像九月事件。人民把法律拿在他们自己的手中，这一点我们已经看见了，而且并不令人高兴。政府必须强大，不可能是试探性的——否则，在前线的爱国者该怎么想？一个强大的部队应该后面要有强大的政府。我们一定要致力于团结。武力可以推翻王位，但是只有谨慎才能维持共和国啊。”

卡米尔点点头，意识到即将来临的一个演讲的不加掩饰的主旨。

嘲笑马克西，说他要做上帝，他感到内疚了；他不是上帝，上帝不是如此脆弱啊。

马克西离开了。卡米尔说，“我感觉像是狗嘴里的一只鸡蛋。”他抬头看看路易丝。“我希望你被反驳够了吧？不然的话，请你回家到你丈夫那里，告诉他揍你。”

“哦天啦，”路易丝说。“我本以为一切都已经过去了。”

“人不会真正忘却。不会忘却那种事的。”

几分钟之后，丹东进来了。“啊，他本人就是个老科德利埃派，”露西尔说。

“找到你了，”他对他妻子说。“我刚刚错过了我们的朋友了吗？”

“你到底还是非常清楚你错过了，”卡米尔说。“你一定躲到门道里了，直到你看到他走。”

“我们分开的时候，我们的工作效率更高。”他倒在椅子里，伸开双腿，打量着卡米尔。“什么事这么发愁？”他突然问他。

“哦……他不停地告诉我小心地去，好像——好像，我不可以做他本人不愿意做的事，不过他没告诉我，究竟是什么事他要做。”

卡米尔依然坐在地板上，现在露西尔在他身旁跪下：他们讨好地、眼睛睁得大大地，注意力聚焦在乔治-雅克身上，孩子在他们之间到处打滚。真的恨他们，路易丝心想，样子好像他们一直在等待某个拿着炭笔和素描盒子的人物过来似的。当你想到她跟她一串的情人在一起……这真令人感到恶心，他们觉得要演戏是多么轻松啊。卡米尔刚才在说，“马克西不喜欢被未加检验的观点威逼。可是你们就是这样——有些风险只得去冒了。我不在乎我是否是头一个去冒风险的人。路易丝，这算得上是英雄主义情感吗？”

她厉声说道：“当英雄成了你的职业了，对吗？”

于是大家都嘲笑起卡米尔来。

12月5号：“为老科德利埃派干杯。”法布尔举起了酒杯。他的脸空洞而又发红。“祝愿第二期报纸和第一期同样成功。”

“谢谢你，”卡米尔实际上显得谦恭；至少说他低着头，垂着眼睛，这是他内心宽容的外在显示。“我没料到它会如此成功。好像人民在等待它的到来似的……我觉得得到公众的支持真过意不去啊。”

代表菲利普克斯——是这些一直在担当出使任务的神秘代表中的一员，他直到上个星期几乎才认识他——身子前倾，拍拍他的手。“它真精彩，这就是成功的原因！它——哦，你知道的，我已经写好我自己的宣传册了，不过我感觉到如果你看到了我所看到的情况，你会写得更加精彩的。你能——”代表摸起他优雅的领结了——“你能打动心灵的，我只能诉诸良心。屠杀就是我所见到的情景，你知道吗？”强烈的措辞他不大容易说得出来。他已经跟平原派，不是山岳派坐在一起了，而且小心翼翼地修正自己的观点，直到现在。

“哦，屠杀，”法布尔说。“我们的孩子受不了了。一个布利索派人，在捍卫他的报纸里面藏着一把小匕首，对他来说这就够了。他不能接受残忍，我担心。多次晕倒，我担心。仁慈啊，要注意。”

妙极了，法布尔是多么富有弹性啊。卡米尔也是。他身上有一小部分感觉像是铅一样；他身上其余的部分为摩擦做好了准备，通过最大限度地发挥他的才能，把人民逼到气愤得手指痉挛的程度，或者把人民逼到一个长期大脑发昏、情绪低落、失去理智的状态。他觉得轻松，非常年轻。艺术家雨伯特·罗伯特（不幸的是，他的专长是风景如画的废墟）这些天来总是跟在他的后面；艺术家伯兹不断地给他难堪的脸色，偶尔走到他这里，用没有感觉的艺术家的手到处揪揪他的头发。在他情绪更坏的时候，他觉得——就为不朽做好准备吧。

主要的事情是，节制已经离开了风格。我们现在正在说的话语是，革命没有朝着一个毫无怜悯、一直向前的方向进行，它的政治和它的语言正变得越来越粗糙不堪、过分简单：而革命总是灵活、微妙、高雅的。米拉波说过：“自由是个婊子，喜欢在尸体做成的床垫上让人操。”这他知道是真的：可是他会发现某种更加温柔的方式向他的读者把这展示出来。

现在他可以做他自己了……也就是说，尽可能像人们能想象到的那样与埃贝尔有所不同。他需要绝对不向街头语言让步，他不需要胡言乱语，他不需要把自己展现得像是马拉的继承人一样；尽管他还是想到西蒙娜丰满的身体斜瘫在他的怀里，还有那杀害了他朋友的、穿着时髦的人。忘了马拉吧，还有由他导致的黑色忧伤；他将会创造出一个新的、最高境界的气氛，非常淳朴，非常光明，每一词都是透亮

的、圆润的。巴黎的空气像是晒干了的血；他会（在得到罗伯斯庇尔的许可和赞同的情况下）使我们感到我们呼吸的是冰，是丝绸，是葡萄酒。

“顺便问一问，”代表菲利普克斯说，“你知道德·赛德已经被捕了吗？”

埃罗·德·塞谢尔在十二月中旬从阿尔萨斯回来了。任务已经完成。奥地利人撤退了，前沿安全了；圣-约斯特在一到两周之后将会紧跟后面到来的光荣。

他登门拜访丹东，但是丹东不在家。他给他留了个信，安排一次见面，可是丹东没来。他到罗伯斯庇尔的房子那里，可是被杜普莱一家拒绝了。

他站在杜伊勒利宫的一个窗户下面，为了注视他们大路上的死亡囚车，有时候他跟着囚车走到路程的尽头，跟人群混合在一起。他听到了呵斥去了法庭的丈夫的妻子，还听到了呵斥去了法庭的妻子的丈夫；他听到主动要孩子们到全国司法委员会去的母亲，还听到了背叛他们父母的孩子。他看到妇女们一边给孩子喂奶，一边因为他们倒地而惊慌失措，直到推车到达。他看到男男女女滑倒了，面部朝下，跌倒在他们朋友四溢的血泊之中，还看到了刽子手们抓住他们的胳膊，把他们拽起。他看到滴血的人头被人举起，让一群群人对着它大喊大叫。“你为什么强迫自己看这些东西呢？”有人问他。

“我在学会该怎么去死。”

法兰西共和国新历霜月[2]29号，土伦落到共和国部队的手中。一时的英雄是个年轻的炮兵长官叫作波拿巴。“假如形势都像在这些长官那边一样继续下去，”法布尔说，“我给波拿巴三个月时间，之后他的头就要被砍掉。”

三天之后，也就是雪月[3]2号，政府军粉碎了旺代的叛军部队。被武装人员俘虏的农民成了被即兴枪杀的犯人；除了在田野里、树林里和沼泽地里血腥的抓捕之外，什么都没留下。

在带有银色镜子的绿色房间里，公安委员会不同的帮派成员正在解决他们的分歧。他们正在打赢战争，在守护巴黎大街上岌岌可危的

和平。“在这样的委员会领导下，”人们说，“革命正走在路途上。”

天色已经变黑。艾蕾奥洛莉觉得房间空空荡荡的。当罗伯斯庇尔转过头来时，这动静让她吓了一跳。他的脸在幽暗中真白。“你不想去委员会了？”她轻柔地说。他把头转开，这样，他又对着墙看了。“我可以点灯吗？”她说。“请跟我讲话。没什么事情会如此糟糕。”

她站在他的椅子后面，把一只手悄悄放在他的肩上。她感觉到他的身子挺直了。“别碰我。”

她把手拿开。“我做错了什么事吗？”她等他回答。“你真是在耍孩子性子。你不能坐在这儿，又冷又黑的地方。”

没有回答。她迅速从房间里走了，把门留着，半开。过了会儿她又回来了，拿着一块擦布，她用它去碰火炉里摆好了的木头和点火的东西。她跪在壁炉旁边，侍弄着小火，漆黑的头发在肩上一滑一溜的。

“我不要灯，”他说。

她身子向前，一边添上另一块木块，一边扇着火苗。“我知道如果我不看着火，你会直接让它熄掉的，”她说。“你总是这样。我刚刚下课回来。公民大卫今天表扬我的作业了。你想看吗？我可以到楼下去拿作业本。”她抬头看着他，依然跪着，手在大腿上摊开。

“从地上起来吧，”他说。“你又不是用人。”

“不是吗？”她的声音冷冷的。“我是谁？当你跟我说话的时候，跟用人说话会违背你的原则。”

“五天之前，”他说，“我要国民大会提议我们要成立一个司法委员会，审查法庭的裁决，调查根据怀疑而被囚禁在监狱里面的案子。我原以为这是必要的；可是，显然不是。我刚刚看到《老科德利埃派》第四期。在这儿。”他把宣传册推到桌子的对面。“你看看。”

“在这种光线下面，我不能看。”她点了几支蜡烛，把一支举高，好直视他的脸。“你眼睛红了。你一直在哭啊。当你在报纸上受到批判的时候，我没觉得你哭。我觉得你置之度外。”

“这不是批判，”他说。“成问题的不是批判。完全是另外的东西，是这些声明，针对我的这些声明。我被直呼其名。瞧。”他指着页码

上的那个地方。“艾蕾奥洛莉，还有谁比我更加厚道仁慈吗？布利索的支持者有七十五人关在牢里。为了救这些人的命，我跟委员会和国民大会抗争。可是这对卡米尔来说还不够——不是几乎不够。他要强迫我进入某个——某种牛圈子。你看一看。”

她拿起了宣传册，把椅子带到他的办公桌边好借到光亮。“罗伯斯庇尔，你是我从前学校的同学，你记得历史和哲学教给我们的教训吧：爱比恐惧更强大、更持久。”爱比恐惧更强大、更持久；她的目光向上瞅了他一眼，然后目光向下，看着印刷的页面。“从在霜月30号的会议期间听了你的案子后通过的那个措施来看，你已经非常接近这个思想。可是，为什么在共和国之下仁慈宽恕被看成是犯罪呢？”

艾蕾奥洛莉抬起头。“这篇文章，”罗伯斯庇尔说。“如此干净，没有得意，没有炫耀，没有机智。他字字当真。以前，你看得出来，他是说两句当一句。那才是他的风格。”

“把你叫作‘嫌疑犯’的二十万公民从监狱里释放出来吧。在《人权宣言》中没有根据怀疑囚禁的条款。”

“你好像决意要通过断头台来消灭反对派——但是，这是毫不明智的行动。当你在断头台上摧毁了你的反对者时，你在他的家庭和朋友之间就树立了十个或更多的敌人。看一看你们已经关在铁栏杆后面的那类人吧——妇女、老人、脾气暴躁的自我主义者、革命的流离失所者。你真的认为他们构成了危险吗？在你们中间剩下的唯一敌人乃是那些病得太厉害不能战斗、太胆小不能战斗的人；所有勇敢的、能干的人都已经逃到国外，或者死在里昂或者旺代。那些留下的人不值得你们注意。相信我吧——自由将会更加牢固地建立，欧洲将会跪在她的膝下，假如你建立一个仁慈宽恕委员会。”

“你读够了吗？”她问他。

“是的。他们在企图强迫你伸手援助啊。”她抬起头。“丹东在幕后，我觉得。”

罗伯斯庇尔没有说话，一开始就没说话。当他说话时，总是低声的，而且不得要领。“我们还是孩子的时候，你知道，我对他说过，卡米尔，你现在好了，我将来照顾你。你本应该看看我们的，艾蕾奥洛莉——我觉得你会为我们感到非常遗憾。我不知道，如果没有我，卡米尔会变成什么样的人。”他把脸埋在手中。“或者，要是没有他，

我不知道，我会变成什么样的人。”

“可是你们现在不是孩子了，”她温柔地说。“你说到的这种感情再也不存在了。他已经移情丹东了。”

他抬起头。脸透明了，她心想。他也喜欢世界透明啊。“丹东不是我的敌人，”他说。“他是一名爱国者，我以我的名誉担保。可是，这最近四周，他干了什么事呢？几场演讲。一直使他处于公众的关注之下，但是毫无实际内容的夸夸其谈的说辞。他把自己幻想成老资格的政治家。他什么风险都没冒。他已经把我可怜的卡米尔抛进熔炉里面了，而他自己和他的朋友站在一旁暖他们的手。”

“别难过，这样无济于事。”她把脸避开了。她又在研究宣传册了。“他隐含的意思是委员会已经滥用其权力。丹东和他朋友把他们自己看成是另一个政府，这似乎是显而易见的。”

“是啊。”他抬起头，似笑非笑的。“丹东以前曾经给过我一份工作。毫无疑问，他现在又要这样做了。他们期待我跟他们一起往前走，你明白的。”

“跟他们一起往前走？跟那一帮骗子一起？你跟他们一起往前走，就像是你跟那些拿你做绑票的土匪们一起往前走啊。他们要的所有一切就是利用你的名字，利用作为一个诚实之人的信誉而已。”

“你知道我希望什么吗？”他说。“我希望马拉活着。当我那样希望的时候，我走到了什么样的人生关口啊！可是卡米尔宁愿听他的话。”

“这是歪理邪说，”艾蕾奥洛莉说。她把头低在那一页上面。对他来说，好像她读得慢，受了折磨似的；她好像在推敲权衡每一个单词。“雅各宾派要把他开除。”

“我会阻止这样做的。”

“什么？”

“我说了，我会阻止这样做。”

她冲着他摇着纸页。“他们会因此怪罪你。你觉得你能保护得了他？”

“保护他？哦上帝啊——我觉得在任何时候，喏，在以前任何时候，我会为他去死的。可是现在呢，我觉得——也许我有活着的义务吗？”

“对谁的义务？”

“对人民的义务。万一更糟糕的事降临到他们身上。”

“我同意。你确实有活着的义务。活着而且当权。”

他把头避开。“这些表达是多么轻易地从你的嘴唇上落下来啊。好像你跟他们一起长大似的，艾蕾奥洛莉。考洛特从里昂回来了，你知道吗？他已经完成他的作品工作，如他所描述的那样。他正直的道路非常清晰、笔直而且宽阔。要做一名好雅各宾人这么容易。考洛特头脑里没有怀疑或者顾虑——真的，我怀疑他脑子里是否有很多东西。停止恐怖？他认为我们甚至还没开始。”

“圣-约斯特下周会在这里。他不想了解你的学生时代，马克西。他不会接受任何借口。”

罗伯斯庇尔抬起下颌，盲目地、像是在代别人感到自豪似的。“不会有人给他提供借口的。我了解卡米尔。他比你所认为的要坚强，哦，不是明显地，不是可见地——不过，我确实了解他，你懂。他有的是一种被铁裹着的虚荣心——啊，为什么不这样，真的？这一切完全来自7月12号，在巴士底狱前的那些岁月。他完全知道他做了什么，完全知道他在冒什么样的风险。”

“这真是难以置信，”丹东说。他把头朝后一仰，又把一杯酒顺着喉咙倒了进去。他看起来不像是个上了年岁的政治家。“国民大会外面有游行示威的，要求成立一个仁慈委员会。在德桑书店外面，人山人海，他们要求买到另一个版本。封面定价是两苏币，现在他们换换手就是二十法郎。卡米尔，你是单人通胀的灾难啊。”

“不过我倒希望现在我提醒过罗伯斯庇尔了。我指的是，有关书的内容。”

“哦，看在上帝的分上。”丹东身材魁梧，说话粗声粗气，热心肠，是受到民众欢迎的新的政治力量的领袖。“派个人去把罗伯斯庇尔叫过来。派人去把他拽出来。现在该是我们把他灌醉的时候了。”他伸手过去，把一只手放在卡米尔的肩上。“现在该是革命缓和一点的时候了。人民对于杀戮感到厌恶了，他们对你作品的反应证明了这一点。”

“不过我们应该在本月把委员会改变过来。你现在应该在里面任

职。”

在他们周围，嗡嗡的交谈恢复了。这被理解成是丹东振奋人心的一次宣告。“让我们不要催，”丹东。“下个月就会好的。我们现在正在创造变革的气氛。在这个问题上我们不想强迫，我们想要人民心甘情愿地接受我们的思维。”卡米尔朝着法布尔瞅了一下。“现在你为什么还不高兴？”丹东问道。“你刚刚获得事业上的最大成功。我以共和国的名义命令你高兴。”

安莱特和克劳德不久之后就到了。安莱特显得谨慎、内敛，但是克劳德看上去仿佛在为一场声势浩大的演讲拼命似的。“啊是啊，”他说，对着他女婿头上一英尺高的空中在说话。“过去，我一直不大过分夸奖别人，是吗？可是现在我要发自内心地祝贺你。这是一件显示具有了不起的勇气的行为。”

“你为什么这么说？你觉得他们要把我的头砍掉吗？”

沉默、突然、彻底，而且持久。没人讲话，也没人动。多年来头一回，克劳德才发现可能把目光集中起来。“哦，卡米尔，”他说，“谁想要害你呢？”

“很多人，”卡米尔漠然地说。“比劳德，因为我一直在嘲笑他。圣-约斯特，因为他疯狂地要做领袖，而我就是不会听他的指挥。自从我为迪龙辩护以来，所有在要我的血的雅各宾派成员。十天之前，他们提出了布利索审判的事情。我有什么权利不通知俱乐部就退出呢？还有巴纳夫——他们想要知道我怎么敢到门房监狱去跟叛国者讲话的。”

“可是罗伯斯庇尔在为你辩护，”克劳德说。

“是啊。他非常善良。他告诉他们我天生情绪冲动。他说自从我十岁以来他就了解我，我一直就是这样的。当他从讲坛上下来的时候，他朝我点点头，笑笑。他眼光非常犀利。他把高度重视刻印在我身上，就像是金匠打好的印记一样。”

“哦，不仅如此吧，”露西尔说。“他非常热情地表扬你。”

“当然，俱乐部被感动了，被吹捧了。他允许他们对他的私生活有一丝深入了解——你知道的，这是他的人性令人感动的证据啊。”

“你会有什么意思吗？”克劳德说。

“噢，我重新回到我原先的信念上了。非常明显，他是个耶稣基

督。他甚至屈身被一个木匠领养。我想知道，在下一次会议上，当他们要求把我开除出去的时候，他会干什么。”

“不过，在罗伯斯庇尔当权期间，你什么事都没有，”克劳德说。“这不可能。嘿。这不可能。”

“你的意思是我有保护。可是被人保护，这让人窝火啊。”

“我不接受，”丹东说。他放下杯子，身子前倾。他非常清醒，虽然几分钟前他好像不是那样。“你知道我的政策，你知道我在努力干什么事。既然宣传册已经实现了他们的目的，你的工作就是让罗伯斯庇尔性情好，除此之外，闭上你的嘴巴。没有必要冒险了。在两个月内，所有温和的对抗将会围绕我具体成型。我得要做的一切就是活下来。”

“可是，就我而言，这也是个问题啊，”卡米尔咕哝道。

“你认为我不能保护我的追随者吗？”

“我讨厌受人保护，”卡米尔冲着他大嚷道。“我厌倦了取悦于你，我厌倦了安抚罗伯斯庇尔，在你们两个人之间跑来跑去，把事情平息，伺候你那吞噬一切的自我，还有你那恶魔般的、傲视一切的自以为是。我已经受够了。”

“既然如此，”丹东说，“将来你的用场就很有限，真的非常有限。”

罗伯斯庇尔曾经提议的司法委员会在第二天就沦为比劳德-瓦恩尼斯彻底革命的受害对象了。他当着罗伯斯庇尔的面，非常粗暴地告诉雅各宾派，从一开始司法委员会就是一个愚蠢的主意。

那天夜里，罗伯斯庇尔没有睡觉。他心急如焚地考虑的不是失败；而是耻辱。他无法记住他明确的希望被违背的时刻；或者，更准确地说，他能记住，不过，像是从过去转世而来的某种模模糊糊的暗示。阿拉斯的蜡烛已经照亮了另一个世界。

高高地，在屋子的顶层，他独自坐在窗边；望着屋顶黑乎乎的棱角，还有棱角之间的星星。他本会祈祷的；可是他能想出来的词语好像没有一个能打动，甚至能抵达既没有目的又带有目的、把他的性命抓在手中的神那里。有三回，他站起来要去看看门是否插好了门闩，是否门闩被牢牢地拉上了，是否钥匙在锁里转动。黑暗在变换，在消

退；下面的街道好像站满了阴影。在国王提比略统治时期……死去的鬼魂幽灵用陶土做的脸在哀求着要进门；他们身后拖着隐形的野生臭气，还有长长的、正在偷偷溜走的马戏动物的影子。

第二天，卡米尔到杜普莱家去了。他询问了艾蕾奥洛莉的身体状况和工作情况。“露西尔正说着要过来看你的，可是她不知道什么时间对你来说合适，因为你在上课。你为什么不过来看看我们呢？”

“我会的，”她自己也没有信心地说。“孩子还好吗？”

“哦，他挺好的。棒极了。”

“他像你，卡米尔。他长相跟你一样。”

“哦，考蕾莉娅，你多可爱，你是十八个月内第一个这么说的人。我可以上去吗？”

“他不在家。”

“哦，考蕾莉娅。你知道他确实在家。”

“他在忙。”

“他一直告诉你不让人进去或者就是不让我进去的吗？”

“瞧，他需要时间把脑子里的东西梳理一下。他昨晚觉睡得不好。我在为他担心呢。”

“他跟我非常生气了吗？”

“不，他没生气。我觉得他是——被惊呆了。因为你居然认为他是导致暴力的原因，因为你居然在大庭广众场合责怪他。”

“我跟他说过，当这个国家变成专制国家的时候，我保留告诉他的权利。我们的良心都是公共财产，因此，我应该用别的什么方式告诉他？”

“他感到惊恐，因为你居然把自己抛进这么一个糟糕的处境。”

“去告诉他我在这里。”

“他不会见你。”

“去告诉他，艾蕾奥洛莉。”

她胆怯了。“好吧。”

她让他站着。他喉咙里有一阵牵引之痛。楼梯走到一半的时候，她停下，要想想。然后她又继续。她敲门。“卡米尔来了。”

她听到椅子划地的声音，吱嘎：没有应答。

“你在那里吗？卡米尔在楼下呢。他就是偏要进来。”

他把门拉开。她知道，他就站在门后。荒唐啊，她心想。他在出汗。

“你不可以让他上来。这我跟你说过。我跟你说过。你为什么不听？”他在尽量非常平静地说话。

她耸耸肩。“好。”

罗伯斯庇尔把一只手搭在门把上，用手溜过它的光滑表面；他把门来来回回地晃着，晃动的弧度有六英寸。

“我这就跟他说，”她说。她扭头朝楼下看去，仿佛她觉得卡米尔也许会跑上楼来，肩头会把她顶到一边。“他接不接受是另外一回事。”

“亲爱的上帝啊，”他说。“他在想什么？他在指望什么？”

“依我个人来看，不让他进来，我看不出有什么道理。你们俩都知道，他已经使你处于非常艰难的处境了。你知道，你打算为他辩护，我觉得，这他也知道。这不是你是否要把你们分歧抹平的问题。肯定，你会抹平的。为了给他辩护，你会拿你的名声去冒险。你面对卡米尔的时候，你曾经拥有的原则都跑到窗外去了。”

“那不对，艾蕾奥洛莉，”他轻轻地说。“那不对，你这么说是出于被扭曲的嫉妒心。这不对，他必须被迫认识到这一点。他必须被迫思考。听着，”他的声音里不知不觉重新有了激动，“他气色怎么样？”

泪水一下子涌进眼里。“他看上去和平时一样。”

“他看上去难过吗？他没生病？”

“没有，他看上去和平时一样。”

“亲爱的上帝啊，”他说。疲惫地，轻轻地，他把还在出汗的手从门把上拿开，在另一只手臂的衣袖上擦了擦，手指僵直了。“我要洗手，”他说。

门轻轻地关好。艾蕾奥洛莉下了楼，用拳头使劲儿地擦脸。“喏，”她说。“我跟你说过，他不想见你。”

“我觉得他认为这是为我本人好？”卡米尔神经质地大笑。

“我觉得你会理解他的心情。他提出他不赞同的政策时，你一直在努力为了你自己的目的，利用他的感情，欺骗他来支持你。”

“他不赞同那些政策？从什么时候开始的？”

“也许自从他昨天失败以来。好了，那是随你自己去想的事。他没把他的心思告诉我，我对政治也是一窍不通。”

一阵茫然的痛苦坠入他的眼中。“很好，”他说。“没有他的支持，我可以活着。”他抢在她的前面走到了门口。“再见，考蕾莉娅，我认为，从现在起，我不大再会见到你了。”

“为什么？你要去哪里？”

在敞开的门口，他突然转身：把她朝自己拽过来，把一只手伸到她的乳房下面，在她唇上亲吻。两个做工的站着，注视着他们。“可怜的你啊，”卡米尔说。他轻轻地把她靠着墙推回去。她一边望着他走，一边把手放回到嘴唇上。接着，有几个小时，她还能感觉到乳房下面他的窝成杯状的手那幻影般的挤压，于是，在她充满愧疚的思绪里，她保留了这个想法，她真的根本没有情侣。

第二年，法兰西共和国新历雪月11号，一封寄给卡米尔·德穆兰的信这样写道：

> 我不是疯狂之人，不是狂热之徒，也不是阿谀逢迎之辈；但是如果我居然比你命大，我打算得到你的雕像，在上面刻上：“道德败坏之流要让我们接受用泥泞和鲜血捏成的自由。卡米尔却使我们热爱用大理石雕刻、用鲜花覆盖的自由。”

“这不是真的吧，肯定，”他对露西尔说，“不过我应该小心把它收好，放在我的文件当中。”

“我看得出你付出了巨大努力过来跟我讲话，”埃罗说。“相反，你本可以转身走开的。我应该开始认为，我是你仁慈的个案，像巴纳夫一样。顺便问问，你知道圣-约斯特回来了吗？”

“哦。”

“也许有件事说明，不要做得过分，把埃贝尔当成敌对面？”

“我的第五个宣传册正在准备之中，”卡米尔说。“我要使公众不要再装模作样、说些没有头脑的废话，如果这是我要做的最后一件事。”

“这或许是吧。”埃罗笑了笑，不过不是开心的样子。“我知道你喜欢有特权的位置，但是罗伯斯庇尔不喜欢失败。”

“他喜欢宽厚仁慈。不过很好，情况已经倒转过来。我们会发现另一番样子。”

“怎么啦？我觉得对他来说，这好像不仅仅是情况倒转过来。他没有了权力基础，你知道——除了在爱国观点方面。他很少有朋友。他已经把他自己的老留守之人送上了革命法庭，可是他口袋里没有部长，没有将军——他把那一切都给疏忽了。它的权力完全在我们脑子里——我确信这他知道。如果他能被打败一次，为什么就不能被打败第二次，为什么就不能继续被打败下去呢？”

“为什么试图要吓唬我？”

“为了我开心啊，”埃罗冷静地说。“我从来就没搞懂你，完全不能。为了你自己，你利用他的感情——但是他总是说，我们应该把我们的私人感情抛到一边。”

“哦，我们所有人都那样说。这是唯一说过的话。可我们却从来不这么做。”

“卡米尔，你为什么做你所做过的事？”

“难道你不知道？”

“我真的不知道。我觉得你想在舆论前面再一次出出风头。”

“是吗？你那样认为吗？人们说，这是一件艺术作品，说我从来没有写过比这更好的作品。你认为我是在为销量引以为豪？”

“如果是我的作品，我会引以为豪的。”

“是啊，宣传册是一次巨大的成功。不过，现在成功对我来说重要吗？我讨厌看到这一切日积月累的不公、忘恩负义和冤案。”

如果你需要，这倒是不错的墓志铭，埃罗心想。“告诉丹东——为了事业有所值——而且，我意识到这也许是义务——宽厚仁慈运动获得我的同情和支持。”

“哦，丹东跟我处得不好。”

埃罗蹙了蹙眉头。“怎么会处得不好呢？卡米尔，你现在妄想对你自己怎么样？”

“哦……”卡米尔说。他把头发朝后推了推。

“你对他老婆又一次粗口了？”

“没有，根本没有。我的妈呀——我们总是把我们的个人感情抛在一边。”

“那么为什么你们吵架？为了鸡毛蒜皮的小事？”

“我做的一切都是微不足道，”卡米尔说，突然带着一种凶狠的敌意。“难道你看不出，我是个懦弱之人，毫无大用之人吗？现在，埃罗，有别的什么消息吗？”

“只是我觉得，他把等待时机这件事做得有过之而无不及。”

“你担心宽厚仁慈政策对你来说来得太迟了吗？”

“每一天，这对某个人来说都是太迟了。”

“他可能理由充分。所有这些模模糊糊的联盟……法布尔觉得我对乔治无所不知，不过却不知道这样。我认为我不能装作无所不知。你觉得呢？实际上，我认为任何人都不能做到。”

“有时候你说话听起来像是罗伯斯庇尔说的。”

“这是牵强附会的联想。这正是我所依赖的呢。”

“今天上午我收到一封信，”埃罗说，“来自委员会的我的同事。我被指控对奥地利人泄露秘密会议的议程。”他的嘴巴气歪了。“在把证据送到法庭之前，文件证据需要一点补充，但是这对圣-约斯特来说不会有问题。他在阿尔萨斯的时候就想把我毁掉。我不是个愚蠢之人，不过我觉得难以抢先一步。倒不是有什么作用。”

“这是你出生背景的缘故。”

“恰恰如此。我现在正在去递交委员会辞呈的路上。你可以告诉丹东这些情况。哦，祝愿他新年愉快。”

圣-约斯特： 谁付钱给卡米尔，让他写这个的？

罗伯斯庇尔： 不，不，你不懂。他对局势方向感到如此震惊——

圣-约斯特： 他是一名非常出色的演员。我要为他说上这句话。他好像已经把你老大一部分给欺骗了。

罗伯斯庇尔： 你为什么一定要对他做过的事情从坏处去着想呢？

圣-约斯特： 罗伯斯庇尔，你愿意面对吗？要么他从坏处去想，那么他就是个反革命；要么他在政治上变得怀柔，那么他还是个反革命。

罗伯斯庇尔： 哦，那真是非常干净利落。1789年你不在这儿。

圣-约斯特： 我们现在有了新日历了。1789年不复存在了。

罗伯斯庇尔： 你无法对卡米尔下判断，因为你对他并不了解。

圣-约斯特： 他的行为说明一切。但是，我了解卡米尔有些年头了。他在生活中一直飘荡不定，直到他把文学妓女作为安身之地。他一贯把自己出卖给价位最高的竞标者，那就是为什么他和丹东有这么多共同之处的原因。

罗伯斯庇尔： 我不明白你为什么会把它叫作文学妓院等说法，为了请求宽恕仁慈。

圣-约斯特： 不是吗？那么，你能解释在最后一个月，他为什么成为每一张贵族餐桌上祝酒的对象呢？你能解释为什么像布哈莱家女人那样的人都给他写感谢信和爱慕信？你能解释为什么结果出现了国内秩序混乱？

罗伯斯庇尔： 这不是国内秩序混乱。那些是到国民大会合法的请愿者嘛。

圣-约斯特： 他们嘴里喊着他的名字。他成了一时的英雄。

罗伯斯庇尔： 噢，对他来说那是第二次了。

圣-约斯特： 人们可以利用这样的个人主义实现非常阴险的目的。

罗伯斯庇尔： 例如？

圣-约斯特： 例如反对共和国的阴谋？

罗伯斯庇尔： 谁在搞阴谋？卡米尔没有跟任何人一起搞阴谋。

圣-约斯特： 丹东搞阴谋。与奥尔良。与米拉波。与布利索。与杜姆雷兹，与法庭，与英国，与我们所有的国外敌人一起。

罗伯斯庇尔： 你竟敢？

圣-约斯特： 你敢跟他分道扬镳吗？把他带到法庭面前来，让他回答这些控告。

罗伯斯庇尔： 举个例子吧。他与米拉波以前交往过。我觉得这就是你的意思。米拉波丧尽脸面垮台了，可是丹东最初认识他，是因为他被认为是个爱国者。跟他交往不是罪过，话又说回头，你不能把这个作为指控。

圣-约斯特： 有关利奎蒂的事，你没有分担普遍的视而不见的责任，我懂。

罗伯斯庇尔： 是的。

圣-约斯特： 肯定，所以你要丹东？

罗伯斯庇尔： 他没注意。那也不是罪过啊。

圣-约斯特： 不是？我确实怀疑一个人——让我们说——他没有憎恨革命的敌人。如果这不是罪过，这就是比粗心大意要严重得多的某种行为。涉及金钱。跟丹东在一起，总有这种事。要知道这一点。要接受，货真价实的现金才是丹东爱国主义的高度和深度。皇冠上的珠宝在哪里呢？

罗伯斯庇尔： 罗兰对此负责。

圣-约斯特： 罗兰死了。你现在拒绝接受对着你的脸瞪眼睛的事实。有一场阴谋。这个宽恕仁慈，不过是一种手段，在爱国主义者中间播种分歧看法，然后收获一些廉价的善良愿望。皮埃尔·菲利普克斯就是这个阴谋中的一部分，他攻击委员会，丹东就是头领。等着瞧。《老科德利埃派》下一期将要发动对埃贝尔的真正攻击，因为他们非要把他从道路上清除掉，然后他们才能夺取权力。这一期也会攻击委员会。我本人的看法是，他们正在筹划军事政变。他们有韦斯特曼将军，还有迪龙将军。

罗伯斯庇尔： 迪龙又被逮捕了。关于策划营救太子妃的事情。对我来说，听起来不可能。

圣-约斯特： 卡米尔在这个时候没法把他营救出来。倒不是监狱安全。

罗伯斯庇尔： 哦，监狱！人们都在说，如果肉食供应得不到改善，他们就要攻进监狱，把囚犯烤熟吃掉。

圣-约斯特： 就人民目前的教育情况而言，他们低级趣味。

罗伯斯庇尔： 你有什么指望？我已经忘了要为肉食供应发愁了。

圣-约斯特： 我觉得你偏离了要点。

罗伯斯庇尔： 丹东是个爱国者。你给我拿出对他不利的证据。

圣-约斯特： 罗伯斯庇尔，你是一个非常固执之人。你要什么样的证据呢？

罗伯斯庇尔： 不过，你怎么知道卡米尔有什么信呢？

圣-约斯特： 我给你那份与丹东合谋的人员名单时，我忘了把拉法叶特包括进去。

罗伯斯庇尔： 好啊，那么，那牵涉到所有人，是吗？

圣-约斯特： 是的，我认为，那牵涉到所有人。

在新年的头一个星期，一些文件送到了罗伯斯庇尔这儿，这些文件毋庸置疑地证明，在法布尔卷入的东印度公司欺诈案当中，有一桩法布尔本人与警察委员会合作调查了两个多月的案情。有半个小时，罗伯斯庇尔坐着，在看文件，因为耻辱和愤怒，他感到浑身发抖，他在极力控制自己。当他听到圣-约斯特的声音时，他想从房间里出去，可是只有一个出口。

圣-约斯特： 现在要说什么？卡米尔一定对这件事有所了解。

罗伯斯庇尔： 他在保护朋友。哦，他不应该那样做。他应该告诉我。

圣-约斯特： 法布尔真的骗了你。

罗伯斯庇尔： 他说的种种阴谋都是真的。

圣-约斯特： 哦是啊。他指名道姓说出的所有人的一言一行都如他所预测的那样。我们怎么看待某个离这种谋反叛乱的心脏如此靠近的人？

罗伯斯庇尔： 我们知道该如何思考了。

圣-约斯特： 法布尔自始至终都在丹东身边。

罗伯斯庇尔： 因此？

圣-约斯特： 你已经够天真的了，别显示出你自己更天真。

罗伯斯庇尔： 明天早晨我要把法布尔从雅各宾派俱乐部开除。我本来信任他，他使我看起来像个傻瓜一样。

圣-约斯特： 他们所有人都使你看起来像个傻瓜一样。

罗伯斯庇尔： 我必须要重新开始考虑。我对别人心肠太好。

圣-约斯特： 我有一定数量的证据，可以摆到你的面前。

罗伯斯庇尔： 我知道这些日子他们所谓的证据是什么。道听途说和斥责，还有空洞的修辞。

圣-约斯特： 你决意要坚持你的错误吗？

罗伯斯庇尔： 你听起来像神父在说话，安东尼。你在忏悔的时候这恰恰就是他们说的话——你还记得吗？我在行动过程方面是错了。

我同意。我一直在观察人们做什么，听他们说什么，但是我本该看透他们的心的。我现在打算把所有的阴谋家要全部弄得水落石出。

圣-约斯特： 不论他们是谁。不论他们在革命中声誉有多大。现在必须调查。革命已经凝固。他们用他们的调和话语把革命凝固了。在革命中站着不动就是倒退。

罗伯斯庇尔： 你把你的隐喻搞混了。

圣-约斯特： 我不是作家。我要拿出的不仅仅是表达。

罗伯斯庇尔： 重新回到卡米尔这边吧。

圣-约斯特： 是的。

罗伯斯庇尔： 他误入歧途。

圣-约斯特： 那不是我的看法，也不是委员会的一般看法。我们相信他对他自己的行为负责，我们强烈认为，他不应该逃脱他该受到的惩罚，因为你也许对他怀有各种私人感情。

罗伯斯庇尔： 你在指控我什么？

圣-约斯特： 软弱。

罗伯斯庇尔： 要是软弱，我就不会走到今天这个地步了。

圣-约斯特： 提醒我们这一点。

罗伯斯庇尔： 他的行为要受到调查，好像他是另外一个人似的。他只是一个个体……哦我的上帝啊，我是多么希望回避这件事啊。

第五期《老科德利埃派》在1月5号，即法兰西共和国新历雪月16号问世。该期刊载的文章攻击了埃贝尔和他的党羽派系，把他的作品比成是一个敞开的下水道，指控他腐败、与敌人共谋串通。该期还攻击了公安委员会的成员巴雷和考洛特。

雅各宾派俱乐部程序（1）：

公民考洛特 [在讲坛边上]：菲利普克斯和卡米尔·德穆兰——

公民埃贝尔： 正义！我要求听证！

主席： 保持秩序！我向大会说明，第五期应该大声朗读。

雅各宾： 我们都已读过。

雅各宾： 承认我读过一本贵族宣传册，我感到羞愧难当。

雅各宾： 埃贝尔不想朗读册子，他不要真理获得更广泛的传播。

公民埃贝尔： 不，不，无论如何都不应该朗读册子！卡米尔妄想把所有事情都搞得错综复杂。他妄想从他身上分散注意力。他控告我盗用公共资金，这完全是假的。

公民德穆兰： 我手里有证明他盗用基金的证据。

公民埃贝尔： 哦上帝啊！他想要暗杀我！

雅各宾派俱乐部（2）的程序：

主席： 我们要求卡米尔·德穆兰为他的行为辩护。

雅各宾： 他不在这儿。

雅各宾： 让罗伯斯庇尔感到轻松了。

主席： 我要把他的名字叫三遍，这样他就有机会到前面来，当着俱乐部的面为自己辩护。

雅各宾： 他没有买只公鸡，他可以说服它叫上三遍，这真是遗憾。看看丹东会干什么，这将启人心智。

主席： 卡米尔·德穆兰——

雅各宾： 他不在这儿。他更清楚。

雅各宾： 如果他不在这儿，喊他的名字，喊他的名字没用。

公民罗伯斯庇尔： 相反我们要讨论——

公民德穆兰： 我实际上就在这儿。

公民罗伯斯庇尔 [大声地]：我说我们要转到讨论英国政府的罪过上。

雅各宾： 一直是一个安全保险的话题。

公民德穆兰 [在论坛边上]：我觉得……我觉得你要说，我错了。我承认，我也许已经——关于菲利普克斯的动机，也许。我一生犯了很多错误。我必须请求俱乐部给予指导，因为我真的……我真的再也不知道，在这些事情上，我的立场在哪。

雅各宾： 我知道，他会精神崩溃的。

雅各宾： 一直是个安全的策略。

雅各宾： 看看罗伯斯庇尔，他已经站起来了。

公民罗伯斯庇尔： 我要求发言。

公民德穆兰： 可是罗伯斯庇尔，让我——

公民罗伯斯庇尔： 卡米尔，保持安静，我要发言。

雅各宾： 卡米尔，坐下，你说话只会使自己陷于更多的麻烦之中。

雅各宾： 说得对——让位，让罗伯斯庇尔为你开脱了。妙极了，是吗？

公民罗伯斯庇尔 [在讲坛边上]：公民们，卡米尔已经对大家承诺了，他会放弃错误，把所有写在这些宣传册上面的政治异端邪说抛到一边去的。他卖出了极多的份数，那些贵族们虚伪狡黠地一直在盛赞他，而且盛赞全部进到他的脑子里了。

雅各宾： 你知道，他已经把他的这副仪态丢掉了，长时间中断了。

公民罗伯斯庇尔： 这些作品真危险，因为它们搅乱了公共秩序，让我们的敌人满怀希望。但是我们得要在作者和作品之间做出区别。卡米尔——哦，卡米尔仅仅是一个被宠坏的孩子。他的主观倾向是好的，但是他与一些坏人为伍，严重地误入歧途。我们必须拒斥这些作品，这些作品连布利索也不敢承认，但是我们一定要把卡米尔留在我们当中。作为一种姿态，我要求得罪人的《老科德利埃派》这一期当着大家的面烧毁。

公民德穆兰： 焚烧不是回答。

雅各宾： 多么正确啊！卢梭说过这句话！

雅各宾： 我们应该活着看到那一天！

雅各宾： 罗伯斯庇尔被他的神、乔治-雅克给搞糊涂了！他看上去气呼呼的。

雅各宾： 我不想非要容忍因为那么聪明带来的后果。

雅各宾： 他也许不要非得容忍。

公民罗伯斯庇尔： 哦，卡米尔——你怎么能为这些作品辩护，它们对于贵族而言是这么开心的事？卡米尔，如果你是别人，你觉得我们应该如此纵容地对待你吗？

公民德穆兰： 罗伯斯庇尔，我不理解你的话。你所谴责的有些作品，你在校对的时候自己读过了。你怎么能含蓄地说，只有贵族才读

过我的作品？国民大会和所有这个俱乐部的人都读过了。他们全是贵族吗？

公民丹东： 公民们，我可以建议你们平静地审议下去吗？大家记住——假如你们攻击卡米尔，你们就是在攻击新闻自由。

公民罗伯斯庇尔： 好。那么，我们就不要焚烧宣传册。也许一个如此顽固地坚持自己的错误的人比误入歧途的人更坏。也许很快我们就能看得出，在他的傲慢外表后面的那些人，他一直在听从他们的指示进行写作。

[法布尔·德·伊格朗汀起身离开。]

公民罗伯斯庇尔： 德·伊格朗汀！别走。

雅各宾： 罗伯斯庇尔有话要跟你说。

公民法布尔·德·伊格朗汀： 我可以为我自己辩护——

俱乐部成员： 把他的头砍掉！把他的头砍掉！

露西尔·德穆兰给斯塔尼拉斯·弗雷农这样写道：

法兰西共和国新历雪月23号，第二年

……回来，快回来吧。时间不多了。把你能找到的所有老科德利埃派都一起带过来吧，我们亟需他们。[罗伯斯庇尔]已经明白，如果他不根据某些人的观点考虑并采取行动，他就不会无比强大。[丹东]正变得软弱无力，他正在丧失勇气。德·伊格朗汀被捕了，羁押在卢森堡；他们正在提出非常严厉的指控……

我不再大笑；我不再扮演猫咪角色；我从来不碰钢琴；我没有了梦想；我现在只是一台机器。

---

[1] 法国革命时期激进派成员在科德利埃教堂成立的政治组织。其正式名称为“人权与民权之友会”，这个俱乐部最初由“Cordeliers”（科德利埃）区的成员发起而成。所谓的“科德利埃区”是当时的国民大会在1790年5月21日制定的取代巴黎六十个选区的四十八个分区制度下设立的一个地方分区。俱乐部最初在科德利

埃修道院举行会议，因而得名。这个组织被视为倾向于革命和反对皇权和封建制度，尤其是被视作是“自由、平等、博爱”口号的倡导者。该组织参与了1791年6月20日和1792年8月10日反对君主制的活动。由于该组织领袖乔治-雅克·丹东、法布尔·德·伊格朗汀和卡米尔·德穆兰态度温和，从此之后不再参加俱乐部会议，而是另成立一个组织，这群人中更广为人知的名字乃是丹东。科德利埃俱乐部开除了丹东和德穆兰，又攻击罗伯斯庇尔的中立态度。在一场未遂的政变之后，其领袖于1794年5月24日被送上了断头台。

[2] 法兰西共和历的第三月，相当于公历11月21—23日至12月20—22日。

[3] 法兰西共和历的第四月，相当于公历12月21日、22日或23日到1月19日、20日或21日。

第12章

暧昧立场（1794）

这就是我们眼下的处境。丹东已经请求国民大会给法布尔一次听证机会，可他们拒绝了他的请求。所以呢？丹东说。他不愿承认，目前他还不是国民大会的主人，还有，埃贝尔在掌控不同区的权力。“所以呢？我不像罗伯斯庇尔那样，为了一回单个儿的失败就拧手。我经历过整个事情的过程，赢啦，输啦，再赢啦。有一段时期，”他对露西尔说，“他得到的只有失败。”

“毫无疑问，这就是为什么他对他们存有偏见的原因。”

“不在乎他的偏见，”他说。“这个该死的委员会眼下在注意我。只要犯一个错误，他们就赢，我就败。”

这是具有斗争性质的谈话。然而，这可不是她所熟悉的那个男人啊。有人说，丹东还没有完全恢复健康，可是，对她来说，他的体格好像已经够健康了。还有人说，第二次婚姻带来的明显的幸福已经使他变得温柔了；不过，关于这些浪漫的废话有多大的价值，她心中有数。在她看来，倒是第一次的婚姻还在影响着他。自加布丽艾尔离世以来，他少了什么：某种果断的心狠手辣。这很难用语言来表达，当然，她希望她错。她相信，心狠手辣将来用得着。

这也是我们眼下的处境：罗伯斯庇尔已经让卡米尔在雅各宾派俱乐部反复声明。付出的代价：代价是他在讲台上突然停下，几乎当着开心好笑的俱乐部的面哭了。埃贝尔在他的报纸上对这个“一个受到误导”、正在保护卡米尔的人，为了他自己个人居心叵测的原因，大加讽刺嘲笑。私下里，他四处转悠，偷偷发笑。

科德利埃俱乐部正在寻求指示，要阻止卡米尔，要防止他为了宣传册的目的利用他们的名字。倒不是那样做有多大的关系，因为德桑拒印再多的期数，而且，别的出版商无人胆敢按照他们所希望销售的那个份数接手这活儿。

“过来跟我一起去见罗伯斯庇尔，”丹东对露西尔说。“喏。把孩子

抱起来，我们现在就到他那儿转一趟，制造一场盛大的情感场面。跟他讲和。我们要把卡米尔一起拉过去，如果我们让他好好道歉，你就要摆出共和国家庭的姿态，这样马克西米连就会受到适当的教育。我就会在各色各样的生活举止方面做到与人为善，记住不要用那种贴心的哥儿们的样子拍他的脊背，他觉得那样恐怖。”

她摇摇头。“卡米尔不会过来的。他在写东西，太忙。”

“写什么？”

“革命的真正历史，他说。秘密的‘秘史。’”

“他打算怎么处理它？”

“可能焚烧吧。除此之外，它还能适用于旁的什么目的？”

“倒霉的是，我说过的所有话好像使情况变得更糟了。”

“丹东，我不知道，你居然说出这样的话来。”罗伯斯庇尔一直在阅读——不巧，他的卢梭——此刻，他正把眼镜摘下。“我不明白，在这个时刻，你怎么说出这些……”这个短语慢慢地拖得听都听不见了，这是他惯有的说话风格。有一会儿，他的脸好像暴露得光光的，经受了令人绝望的骚扰；之后，他重新把眼镜戴好，不过，他的表情再一次变得难以捉摸，含混不清。“我真的只有一句话要对你说。你跟法布尔断绝来往，别理睬他了。如果做不到，我跟你就再也没有任何关系。不过，如果你愿意——那么，我们可以开始谈话。如果你在所有事情上都接受委员会的指导，那么我个人将会保证你的安全。”

“上帝啊，”丹东说。“我的安全？你是在威胁我吗？”

罗伯斯庇尔若有所思地看着他。“瓦蒂尔，”他暗示说。“考洛特。埃贝尔。圣-约斯特。”

“罗伯斯庇尔，我宁愿靠我自己的方式来保证我自己的安全。”

“你的方式有可能会把你毁掉。”罗伯斯庇尔把书合上。“但是要保证他们没有害卡米尔。”

丹东突然感到气愤了。“你要注意，”他说，“卡米尔并没有害你。”

“你是什么意思？”

“埃贝尔总是到处谈起卡米尔，一边咯咯发笑，一边说我保准这绝不是普通的友情关系。”

“这当然绝对不是普通的友情关系。”

他是没有听懂，还是不愿听懂呢？这就是他的武器，这个职业化了的、精心培养出来迟钝。“埃贝尔正在对卡米尔的私人生活展开进一步调查。”

罗伯斯庇尔猛地伸出一只手，掌心对着丹东；这个动作如此富于表演性，也许是法布尔以前辅导过他吧。

“他们应该给你竖个雕像，”丹东说，“就摆出这个姿态。嘿，你知道我在说什么吧。我知道，在安莱特的那段日子里，你不在身边，不过，我可以告诉你，你朋友，他给我们提供了某种娱乐消遣——多少个下午，在安莱特的客厅里，体面不体面地在闷闷不乐地消磨时光，多少个晚上在西蒂岛上度过，在书面陈述书中做了多少个反常的变更。你从来没有见过佩林先生，是吗？当然，还有其他人。”丹东笑了。“你脸上别摆出那一副样子——没有人觉得卡米尔的品位会跑到你那里。他喜欢那些身材非常高大、长相非常丑陋、对女人始终忠诚的男人。他只是想要他无法拥有的东西。噢，不过，我就是这样看待这个问题的。”

罗伯斯庇尔伸手去拿钢笔。之后，他好像改变了主意。他把笔放下。“丹东，你一直在喝酒？”他说。

“没有。噢，喝的量没有我平时在这个时候喝的量多。为什么问这个问题？”

“我以前觉得你或许一直在喝酒。我还一直在为你找借口呢。”在这一副善于隐藏事物的蓝色镜片后面，他的眼睛先是闪到丹东的脸上，然后又闪开。突然没有了情感，似乎已经把他的脸剥开，进入到骨头里去了；他的五官是如此单薄，好像是镂刻在空气上一样。“我认为你已经偏离要点，”他说。“法布尔，我觉得以前是个问题。”又一次，他的手悄悄地向钢笔伸过去；他似乎无法自我控制。

（罗伯斯庇尔的私人笔记本上面这样写道：“丹东说起卡米尔·德穆兰，一副鄙夷不屑的样子，把一个隐秘的羞耻的罪恶归咎于他了。”）

“噢，你已经做出决定了？”他的声音没有任何变化，好像是上帝在石头里说话一样。

“我该说什么呢？你期望我干什么呢？我不能拒斥他，这是多么

愚蠢的一个词啊。”

“诚然，他一直是你的亲密同仁。要使你自己摆脱纠缠不容易。”

“他一直是我朋友。”

“哦，你朋友。”罗伯斯庇尔淡淡地笑了笑。“我知道你多么珍重你的朋友——不过，之后我敢说他没有卡米尔的缺点。丹东，国家安全现在是个问题。爱国者应当迫切使国家安全高于他的妻子或者孩子或者朋友。现在没有地方安放个人情感。”

丹东的喘气变得急促起来，泪水从眼中奔涌出来。他揩了揩脸，然后举起发潮的手指。他想说话，可是感到困难。

（罗伯斯庇尔在他的私人笔记本里这样写道：“丹东把自己弄得样子滑稽可笑，制造了舞台上的眼泪……在罗伯斯庇尔的屋里。”）

“这样不仅没必要，”罗伯斯庇尔说。“而且也没用。”

“你是个废人，”丹东终于开口了。声音不仅疲惫，而且平平。“不是库颂是个废人，你才是。罗伯斯庇尔，难道你不知道，难道你不知道，你有毛病吗？你曾几何时问过你自己，上帝造你的时候漏掉了什么？我过去常常拿你开心取笑，我过去常常说你是个阳痿，可是你缺少的不仅仅是睾丸。我纳闷，你还是不是真正的人，虽然我看到你在走路说话，但是你身上的生命元气在哪里呢？”

“我确实活着，”罗伯斯庇尔眼睛朝下看着。他像一位紧张的目击证人，用指尖碰着指尖。“我确实活着。按照我的方式。”

“丹东，出了什么事？”

“没出什么事。有关法布尔，我们看法不一样。面谈，”他做沉思状，把一只拳头放到另一只手掌上，“毫无结果。”

早上五点半，孔代大街。下面有锤子击打大门的声音，安莱特把被子蒙在头上，不想知道出了什么事。接下来的片刻，她坐了起来，因为被惊醒了。猛地，她下了床：出了什么事？现在出了什么事？

有人在大街上高呼。她伸手去拿睡衣。她听到克劳德的声音，接着，因为惊愕，她的女佣爱丽丝的声音抬高。爱丽丝是个长着少女脸蛋的布列塔尼女孩，讲迷信，待人亲热，手脚笨拙，法语掌握得不是很好。此刻，她把头伸在门口，说，“是从本区来的人。他们想要知

道你是不是把你的情人弄在那儿，他们说，嘿嘿，别对他们撒谎，他们不是昨天才出世的，不谙世事。”

“我的情人？你的意思是他们在寻找卡米尔？”

“是的，太太，你说得对，”爱丽丝吃吃地笑了。

这女孩正当班。她一只手上拿着冒烟的牛脂蜡烛头。从她身边挤过去的时候，安莱特冲着她猛力闯了过去，结果蜡烛火光从她手中飞出，在地板上熄灭了。埋怨声在一直不停地跟随着她：“那是我的蜡烛头，又不是你的。”

在一团漆黑中，安莱特撞到了一个人。有只手迅速地伸出，然后，一把抓住她的手腕。根据此人呼吸的气息，她能闻得出昨晚的葡萄酒味。“这里我们有什么呢？”此人说。她想要挣脱，但是他抓得更紧了。“这里我们有太太在，身上几乎一丝不挂。”

“够了，让诺特，”另一个声音说。“赶快，我们需要一些光亮。”

有人打开了百叶窗。街道那边的火把像爪子一样翻过了围墙。爱丽丝已经拿来更多的蜡烛。让诺特往后站着，色眯眯地看着。他身穿无裤党人常见的既粗糙又特别宽大的衣服；头上戴一顶配着编织的三色帽花的红帽子，往下拉到了眉毛。他看上去像个畸形儿——要是在别的场合——她要发笑的。此刻，六个男人挤进房间，四处打量着，一边搓着冷手，一边在诅咒。她心想，这些就是人民。这些就是马克西敬爱的人民哪。

把让诺特叫走的那个人走上前来。他长着一张老鼠脸，身穿寒碜的黑衣服。手里拿着一沓子文件。

“女公民，为了健康和友爱。我们是莫蒂斯·斯卡伏拉区的代表。”他把文件上面的材料朝她轻拂过来。“卢森堡区”被划了个叉子，新名字在它旁边给写上了。“我带到这里的是，”他的手像爪子一样翻遍了整个文件，“一张逮捕退休文官克劳德·杜普莱希斯的命令，住在这个地址的居民。”

“这是白痴做法，”安莱特说。“有什么错误。根据什么指控逮捕？”

“阴谋，女公民。我们获得了搜查这个住宅的命令，扣押任何可疑文件。”

“在这个时间你们竟敢到这里来？”

“巴雷·杜彻斯尼火气上来的时候，”其中一个人说，“你等不到太阳出来。”

“巴雷·杜彻斯尼？我明白了。你的意思是埃贝尔不敢攻击卡米尔，所以他派你和你的一帮人来恐吓他家人。把那些文件给我，让我看看你们的逮捕令。”

她伸手去抢文件。这个文员防备性地往后退了退。其中一个无裤党人抓住她伸出的那只手，然后用他的另一只手把她的睡衣拽到一边，半露出她的乳房。她使出全身力气，使自己从他的手中挣脱开。她把睡衣往上拉到喉咙部位。她浑身发抖，与其说是因为恐惧，不如说是因为愤怒，不过，她倒是希望他们知道这一点。“你就是杜普莱希斯吗？”这位文员一边说，一边转过身来，瞄了她一眼。

克劳德终于把衣服穿好。他好像晕晕乎乎的，不过，从他身后的房间里传来一丝淡淡的烧过东西的味道。“你是在调查我吗？”他的声音有点儿颤抖。

这位文员扬扬手中的逮捕令。“快点。我们不能老站在这儿。这些公民要完成搜查任务，还要回家吃早饭。”

“他们该吃早饭了，越快越好，”克劳德说。“嘿，他们费了老大的精力把一户祥和人家叫醒，而且吓唬我老婆和用人。你们打算把我带到哪里去？”

“把包收拾好，”这位文员说，“要快。”

克劳德朝他镇定地点了点头。他转身。

“克劳德，”安莱特在他身后喊道。“克劳德，记住我爱你。”

他回头瞥了一眼，朝她酸楚地点了点头。他们一齐说着下流话，跟在他的身后到了房间门口；不过这个分散注意的办法蛮奏效，因为就在他们嘲笑的时候，他把门关上，她听到钥匙在锁眼里转动的声音，还有他们把肩头抵到门上时传来他们使劲哼哧哼哧的声音。

她转身面对这位文员。“你叫什么名字？”

“这不重要。”

“我确信这不重要，但是我要查清楚。你会因此遭罪。开始你们的搜查。你找不到你感兴趣的东西。”

“他们是什么人？”她听到有人在问爱丽丝。

“无神论者，先生，非常神气活现。”

“你知道，她真的跟卡米尔在一起过吗？”

“这大家都知道，”爱丽丝说。“他们把自己锁起来，几个小时。她说，在读报纸。”

“那老家伙对此如何处理？”

“操所有人，”爱丽丝说。

这些人笑了。“我们也许得请你下去，到区里去一趟，”其中的一位说。“要问你几个问题。我肯定你已经有了非常漂亮的答案。”他伸出手，用指头摸摸她轮班时穿的衣服，捏捏她的一只奶头。她稍稍惊叫了一声：是装出来的惊恐，装出来的疼痛。

安莱特心想，好像正事还不够似的。她抓住这位文员的胳膊。“让这些人规矩点。他们也有骚扰我家佣的命令吗？”

“她说起话来，像是卡佩女人的妹妹，”让诺特插话说。

“这是一件令人气愤的事，你可以确信几个小时之内这件事将在国民大会上议论。”

让诺特朝火炉吐了口痰，可惜差了一点准头。“一帮律师，”他说，“革命？这个吗？直到同性恋人全部死光。”

“照目前这个速度，”这位文员说，“时间不会长了。”

克劳德回来了，后面跟了两个无裤党人。他穿好大外套，正在戴手套，非常仔细、非常平缓。“想象一下，”他说，“他们责怪我焚烧文件。更加奇怪的是，在我本人和这个窗户之间他们坚持他们自己要插进来。有个公民在窗户下面拿着把叉子。好像我这把年纪的人还会从一楼地下室跳出去，使我自己失去与他们做伴的快乐一样。”他说。“现在，请允许我跟我妻子道别。”

他用戴手套的手抓住她的手，把她的指尖抬到他嘴唇上。“别哭，”他说。“别哭，我的安莱特。给卡米尔捎个信儿。”

大街对面，一辆亮锃锃的新马车停下。一双眼睛朝外窥视；百叶窗帘小心谨慎地放下。

“这是多么令人彻底扫兴，”锅炉制造人巴雷·杜彻斯尼说。“我们挑选了这个错误的夜晚，或者我们挑选了这个错误的谣言？还有很多其他谣言，跟这个几乎相同，或者比这个更好。要是我们选择一个正确的夜晚，倒也值得起个大早，把卡米尔从他舒适的乱伦的床上揪起来，看一看他能不能被激发出暴力。我当时希望，我们能够因为他破

坏和平而逮捕他。可是，这一回会使他吓了一跳。我倒想知道，这一回，他会跑着躲到谁的后面？”

一个小时之后，安莱特到了马拉大街上，神情慌乱。“他们把这个地方拆散了，”她把话说完。“还有爱丽丝。爱丽丝也许完全不满，不过我不愿意站在旁边，目睹我的用人被这帮流氓粗坯从大街上抓走。露西尔，给我来杯白兰地，好吗？我需要。”当她女儿离开房间的时候，她低声说，“哦，卡米尔，卡米尔啊。克劳德忙着烧毁文件。你写给我的所有信件都化为灰烬了。我觉得。要么那样烧了，要么区委员会得到它们。”

“我明白，”卡米尔说。“好了，我想那些信件非常纯洁无瑕。”

“可我要它们啊。”她眼里噙着泪水。“失去了它们，我受不了。”

他用一个指尖在她的面颊上划了划。“我会给你再多写一些。”

“我要那些，就是那些！我怎么才能问克劳德他是不是把它们烧掉了呢？如果他真把它们烧了，他以前一定知道我把它们保存在哪里，上面写的是什么内容。你觉得他读过了那些信件吗？”

“没有。克劳德是个讲究尊严之人。他和你我不一样。”他笑了笑。“我会问他的，安莱特。一旦我们让他回家。”

“老公，你看上去很开心嘛。”露西尔端着白兰地回来了。

安莱特抬头瞅了他一眼。她心想，他真开心：笃定，他坚不可摧吗？她把要来的白兰地一饮而尽。

卡米尔给国民大会所做的发言简短清晰，但是振聋发聩。传来了不少嘀咕声，说，政治家的亲戚也许和其他人一样，都是怀疑的对象；不过，当他描述杜普莱希斯一家遭到突然搜查的时候，他的大多数听众看上去似乎准确地知道他在说谁。他说，假如这件事没有发生在他们身上，算他们走运；也许，很快就会。

在环顾空了一半的座位时，代表们知道，他说得对。当他提到有人对昔日一位剧院的票房侍从进行不受控制的袭击时，大会上传来了掌声：当他正为竟然能让这样一件令人作呕的事发展下去感到难过时，大会上传来一阵附和赞成的啧啧声。他离开会场的时候，丹东站了起来，要求结束逮捕。

在杜伊勒利宫，“把我的赞扬之词奉献给公民瓦蒂尔吧，告诉他灯柱律师就在这里，”卡米尔说。瓦蒂尔被他的职员们从政策委员会的一次会议上给带出去了。“如果你把我的报纸封了，你就能捉拿到我本人，”卡米尔说，一边友善地笑笑，一边把瓦蒂尔推到墙上。

“灯柱律师，”瓦蒂尔说。“我本以为你为这一切感到忏悔的。”

“把它叫作怀旧吧，”卡米尔说。“把它叫作习性吧。你爱怎么叫就怎么叫，不过一定要清醒，直到我从你那里得到答案，你才能把我消灭。”

瓦蒂尔看上去郁郁寡欢，拖着个长长的大审判官的鼻子。他在这位至尊人士的四肢旁边发誓，他对此事毫不知情。是的，他承认，可能是区官员们已经失控；这有可能，是的，埃贝尔出于私人歹念正在行动；不，他一点也不知道，存在对退休公务员克劳德·杜普莱希斯不利的证据。他用直白的厌恶和相当的惊愕表情看着卡米尔。“埃贝尔是个傻瓜，”他匆匆离开的时候嘴里还在喃喃自语，“给丹东的暴民们一个考验他们实力的机会吧。”

罗伯斯庇尔出现了，一个紧急消息把他召了过去，他从公安委员会那里一闪身，去忙了。他行色匆匆地向前，抓住卡米尔的双手，对一名秘书快速下了一连串的指示，表明他要在地狱见到巴雷·杜彻斯尼的意向。旁观者们注意到他的语调、他的仓促，最重要的是，他那握紧的手。他们匆匆忙忙地记住了他脸上先是感到疑惑不解，后来要想解释的迹象；很快，把眉毛一扬，眼睛太长时间地瞟一会儿，嗅出了政治风声，鼻孔带着质疑抽了一下，迅速地，不知不觉地，忠诚开始转移了。到了正午，埃贝尔脸上已经变得不像原先那样洋洋自得；事实上，他正在逃跑，而且，在他思想里也一直如此，直至克劳德·杜普莱希斯被放出好久：直至几个星期之后，那时他本人一大早就听到有人在巡逻，而且发现自己没有一个朋友。

新日历不灵。雪月没下多少雪。芽月[1]到来之前，春天总是驻留在这里。春天总是毫无节制地早到这里，结果，卖花姑娘们聚集在街道的角落处，女裁缝们赶缝制简单的爱国服饰迎接1794年的夏天。

在卢森堡公园，在大炮铸造厂之间，树上悬挂着不合季节的绿旗。法布尔·德·伊格朗汀从全国大厦的监狱中留意着季节的变化，那

里曾经是卢森堡宫殿。遇上湿冷有太阳、刮着大风的日子，他的胸口更疼。每天早上，他对着请人从家里送来的精致的镜子，照照自己，发现脸更清瘦了，眼睛亮亮的，充满了疑虑，是一种与他的前途毫无关系的明亮。

他听到丹东的计划没有得逞，还听到丹东没有见罗伯斯庇尔。丹东，见罗伯斯庇尔，他对着自己牢房的墙壁：欺负、哀求、欺骗、要求。有时候，他躺着，睡不着，在倾听，要发现丹东派的暴民在整个城市喝酒起哄的声音；但是发现的只是寂静。卡米尔跟罗伯斯庇尔又成了朋友；他的狱卒告诉他；还补充说，他和他妻子并不相信卡米尔是贵族，公民罗伯斯庇尔才是劳动人民的真正朋友，他的身体继续好下去才是店铺里的食糖和柴火价格公道合理的唯一保障。

法布尔把他曾经为卡米尔做过的所有事情在脑子里反反复复地琢磨；他做过的事情并不是很多。他派人去取他的《百科全书》全集，去取他小小的象牙望远镜；有了这些东西做伙伴，他的心也就安定了，好等着自己自然或者非自然的死亡了。

雨月[2]17号，没有下雨，罗伯斯庇尔对国民大会的演讲勾勒了他未来的政策基础，他对美德共和国的规划。他离开大厅时，一阵令人惊愕的窸窸窣窣声跟在他后面。一个人可能相当累，但是还没累到他那种程度，甚至在他站在讲台上几个小时之后还是如此；他双唇毫无血色，因为疲惫，他的眼睛发黑，空空的。从那些日子中侥幸存活下来的一些人提到了米拉波忽然倒下的事。可是，下一次委员会开会的时候，他又准时露面了；他的眼睛从一张脸扫到另一张脸，看看谁在感到失望。

雨月22号这天夜里，他在拼命呼气的时候醒来了。在间歇性的惊慌之中，他强迫自己走到写字桌边。可他忘了自己要写什么；一阵恶心使他把手和膝盖撑在地板上。当他挣扎着要把堵在肺部的气息排出的时候，他说，你没有死，你没有死，每送出一口气，他就这样说。以前，你从这个毛病中活过来的。

疾病袭击过去时，他命令自己从地板上站立起来，我不愿意站哪，他的身体说：你已经把我耗干了，把我杀死了，我拒绝为这样的主人效忠啊。

他垂下了头。假如我留在这里，他心想，我会摊开身子，睡在地板上，就在我现在趴着的这个地方，那时候我会着凉，一切都会完蛋。

因此，身体说，你本不该把我当你的奴隶，禁食、不过性生活、睡眠时断时续，你一直在虐待我。现在你要干什么呢？命令你的心智，让你从地板上离开，命令你的头脑让你明天站起来。

他先是抓住一条椅腿，然后抓住椅背。他注视着自己的手顺着木头慢慢地攀爬；他快睡着了。他的手变得无限遥远起来。他梦到外公的家里了。本周酿酒，没有酒桶，有人说；所有的木头已被用来做断头台了。断头台，还是脚手架？焦急不安地，他在口袋里摸索，找一封发自本杰明·富兰克林的信。这封信告诉他，“你成了一台电动机器。”

晨曦初露时分，艾蕾奥洛莉发现了他。她和她父亲站在门口担任警戒。苏波尔毕耶尔八点钟到了。他话说得非常缓慢，非常清晰，仿佛在跟聋子说话似的：他说，无法对后果负责，无法对后果负责。他点头，表示他明白了。为了听清他的低语，苏波尔毕耶尔弯下身子。“我可以立遗嘱吗？”

“噢，我不这么觉得，”医生高兴地说。“顺便问一问，你有很多遗产要留下吗？”

他摇摇头；然后任眼睛闭上，之后，稍微笑了笑。

“它们根本就没什么大不了的，”苏波尔毕耶尔说。“我的意思是，从这种病或者那种病的意义上说。在九月份，我们当时觉得我们将会失去丹东。这么多年来的艰辛工作和恐慌不安也能把像他那样健壮的人变成一个废人，更何况公民罗伯斯庇尔本身就不是个健壮之人呢。不，当然，他不会死。实际上，没有人死于他这种病，它们只不过使他们的生活更加难过而已。多久呢？他需要休息，就这么件事，要什么都别干。照我说，一个月吧。如果他早些离开这个房间，我就负不了责任了。”

委员会成员们来了。他费了一会儿工夫才把他们一个一个的脸辨认出来，不过，他立刻就知道，这是委员会。“圣-约斯特在哪里？”他低语道。到现在为止，他已经养成了低声说话的习惯。别拼命吸气，医生说了。委员会的人互相交换了眼神。

“他已经忘了，”他们说，“你已经忘了，”他们告诉他。“他到边境去了。十天之后他将回来。”

“库颂呢？他不会被抬到楼上吧？”

“他病了，”他说。“库颂也病了。”

“他要死了吗？”

“没有。不过他的瘫痪已经变得更严重了。”

“明天他会来吗？”

“不，他明天不会来。”

那么谁会统治国家呢？他在问自己。圣-约斯特。“丹东——”他说。别拼命吸气。如果你不拼命吸气，气就会来，医生说了。惶恐不安地，他把手放到胸口。他没法接受那个忠告。这不是他的人生经验。

“你们愿意让丹东接替我的位置吗？”

他们又互相交换了一下眼神。罗伯特·林德把身子弓在他上面。“你希望这样吗？”

他剧烈地摇头。他听到丹东拖得长长的声音了：“在书面陈述中做了许多不自然的行为……你曾经问过你自己，上帝疏漏了什么吗？”他的眼睛在寻找这个长得结结实实的诺曼底律师的眼睛，一个没有理论、不会装模作样的人，一个不为暴民所熟悉的人。“他不是得到我的位置的人，”他终于说出了。“他不是统治之人。没有德性。”

林德的脸变得毫无表情。

“有一段时间我不该跟你在一起，”罗伯斯庇尔说，“可是，过后我又愿意跟你在一起了。”

“这些都是熟悉的话，”考洛特说。“他没法记住他以前在哪里听过。别担心。我们本来就觉得你羽化登仙的时辰尚未到来。”

林德轻轻地说，“是啊，是啊，是啊。”

罗伯斯庇尔抬头看考洛特。他心想，他在利用我的身体虚弱啊。“请给我几张纸，”他低语道。他想要做笔记：一旦他身体好了，考洛特非要被处死。

委员会的成员们非常礼貌地跟艾蕾奥洛莉说话。他们未必相信苏波尔毕耶尔的话，他说，一个月之后他的身体会好起来；她明白，如果他随时有可能死去，她将被当作罗伯斯庇尔的遗孀对待，如同西蒙

娜·艾瓦纳德成了马拉的遗孀一样。

一个月过去了。苏波尔毕耶尔允许他接待更多访客、阅读和写作了——不过，只是写他的私人信件。他可以获得当天的消息，假如消息不那么令人心烦；不过，所有的消息都令人心烦。

圣-约斯特回来了。在委员会他说，我们相处很好。我们将要粉碎那些派系。丹东还在谈判讲和吗？他问。是啊，圣-约斯特说。不过，没有别的人做了。正派的共和国人在谈胜利。

圣-约斯特现在二十六岁。他长得非常潇洒英俊，非常有魄力。说话用简短的句子。说说未来吧，罗伯斯庇尔说。之后，他就谈到了他的斯巴达共和国。为了培养新一类人，他说，孩子们到了五岁的时候就要把他们从父母那里带走，作为农民、战士或者立法者来培训。小女孩也要吗？罗伯斯庇尔问。哦不，她们并不重要，她们跟她们的母亲一起待在家里。

罗伯斯庇尔的手紧张不安地在床罩上动来动去。他想到了他的教子，生下来才一天，他晃来晃去的头被他父亲用长长的手指头稳住；他的教子，几周大时，抓住了他的外套衣领，在说话。可是他的身体太虚了，无法辩论。如今人们说，圣-约斯特与恩瑞艾特·勒巴，就是巴蓓特丈夫菲利普的姐姐有了感情。不过他不相信；他不相信他跟任何人，任何人竟然有感情。

他在等艾蕾奥洛莉离开房间。此刻他感到身体有了点力气，可以把话说得让人听到了。他朝莫利斯·杜普莱招手。“我要见卡米尔。”

“你觉得这是件好事吗？”

杜普莱把这个音讯送到。真够奇怪的是，艾蕾奥洛莉好像既高兴也不高兴。

卡米尔来的时候，他们根本没有谈到政治或者近年来的情况。有一回，卡米尔提到了丹东；他把头转开，摆出僵硬的固执的老姿势。他们谈到过去，他们共同的过去，带着那种强装出来的高兴劲儿在说话，只有屋里有死人尸体时，人们才会摆出那副样子。

剩下他独自一人的时候，他躺着，在做美德共和国的美梦。在他发病五天之前，他就给这个术语下过定义。他指的是正义共和国，社区共和国，自我牺牲共和国。在梦里，他见到了自由的人民，他们温文尔雅，诗情画意，满腹经纶。迷信的黑暗已经从人民的生活中流

尽：像带咸味儿的水一样，消失在土壤里了。取而代之的是理性、快乐和对至尊之人顶礼膜拜的兴盛。这些人民幸福快乐；他们的心灵没有遭受戕害，他们的肉体没有遭受没有答案的问题或者没有解决途径的欲望的折磨；他们教子，他们从他们自己的土地上收获普通而又丰饶的粮食。田野里有狗，有猫，有动物：所有的动物因为它们自己的天性而受到尊重。戴着花冠的女孩，穿着柔软的淡色麻布做成的袍子，安静地在白色大理石廊柱之间走动。他看见了橄榄树林深黑色的光亮，还有蓝宝石一般的天空。

“看这个，”罗伯特·林德说。他把报纸打开，从报纸里抖出了一块面包。“摸摸看，”他说，“继续，尝尝看。”

面包在他手指之间轻而易举地粉碎了。还有酸酸的霉味。“如果你以前靠平常的橙子饮食生活，”林德说，“我本来以为你也许不知道。眼下这样的东西很多，不过为了你自己，你还是要看看食品质量。人民不能靠这个生活啊。现在牛奶也没有了，可是更贫困的人牛奶用得很多啊！至于说牛肉，弄到一些羊颈背肉做汤吃，人民就算幸运了。女人凌晨三点开始在屠户门口外面排队。本周国民卫兵已经只好制止打架斗殴了。”

“假如这种情况继续下去——我不知道。”他用一只手在脸上捋了一下。“在旧政权下面每年有很多人挨饿。林德，它在哪里呢，锁着的这些食品在哪里呢？国家还在生产。”

“丹东说，根据我们的规章制度，我们已经冻结交易。他说——确实充分正确——农民害怕把他们的农产品拿到城里来，万一他们站到规章制度错误的一边，结果因为牟取暴利被处以私刑。我们在我们能够购买的地方购买，可是他们把产品藏起来，他们宁可让它烂掉。丹东的人说，假如我们夺取了控制权，供给就会重新流通。”

“你说什么呢？”

“选区造谣惑众的人支持控制。他们告诉人们，这是唯一处理问题的办法。这是一个难以预料的形势。”

“所以……”

“我等待你的指教。”

“埃贝尔说什么？”

“对不起。把报纸给我。”他把报纸抖了出来，面包屑子像下起阵

雨一样散落到地板上。“给你。”

“把无裤党人像狗一样对待、除了骨头什么都不给他们啃的屠户们应该像普通人民中间的所有敌人一样被绞死。”

罗伯斯庇尔的嘴唇卷曲了一下。“非常有建设性，”他说。

“不幸的是，人民群众自从1789年以来并没有增长多少智慧。对他们来说，这类建议似乎是解决问题的一个办法。”

“有很多骚乱吗？”

“有点儿。他们不是要求自由。他们现在好像对他们的权利不感兴趣。以前，卡米尔和嫌疑犯的释放在圣诞节左右呼声很高。可是现在他们只考虑食品供应问题。”

“埃贝尔将利用此事，”罗伯斯庇尔说。

“在兵工厂里，有不少的骚动不安和麻烦。我们承受不了罢工的代价。目前部队的武器供应不足。”

罗伯斯庇尔抬起头来。“必须在大街上、工厂里，不管什么地方，逮捕造谣惑众者。我理解这些人有苦处，可是我们现在不能听之任之啊。人民为了国家必须牺牲他们自己。从长远来看，这种办法行之有效。”

“在警察委员会的圣-约斯特和瓦蒂尔对局面采取了高压手段。不幸的是，”林德犹疑了一下，“没有顶层的政治决策，我们不能对真正的肇事者采取措施。”

“埃贝尔。”

“要是他能的话，他会怂恿人们造反。政府将会垮台。读读报纸。在科德利埃俱乐部有了运动——”

“别告诉我，”罗伯斯庇尔说。“我再熟悉不过了。触发你的勇气爆炸的，还有背后的会议。只有埃贝尔才能抵消丹东的影响。我在这里毫无希望，而且一切都在分崩离析。在我们尽了最大努力拯救人民，使他们免遭敌人的侵略，而且供养他们之后，难道他们会对委员会不忠心耿耿？”

“我本希望不让你知道这个情况的，”林德说。他把手伸进口袋，掏出一张卡片，然后打开。这是一张官方的通知，说明政府工作坊的工作小时和工资比率。在卡片的每个角落都出现了破破烂烂的磨损，四个角落是从墙上撕下的。

罗伯斯庇尔伸手去接。通知上面写着公安委员会六个成员复写的签名。在签名下面，是用红笔粗糙潦草写成的这样几个字：

食人者。盗贼。杀人犯

罗伯斯庇尔任卡片坠落到地板上。“卡佩一家像这样被侮辱过吗？”他把头靠着枕头垂下。“挖出这些误导人民、背叛人民，把他们道德败坏的思想灌输到人民头脑中的人是我的职责。我向你发誓，从现在起，我绝不会让革命脱离我本人的控制。”

林德走了之后，他坐了许久，用枕头撑着自己，注视着午后的阳光变幻，慢慢地掠过天花。黄昏降临了。艾蕾奥洛莉端着几盏灯，悄悄地进来。她在火上摆了块圆木，把散落了一房间的文件收拢在一起。她摞好书，重新把它们放到架上，给他的茶缸重新加好水，然后拉上了窗帘。她站在他身边，温柔地摸着他的脸。他朝她笑笑。

“你感觉好些了？”

“好多了。”

忽然她坐在床脚下，仿佛所有的力气已经离她而去；她肩头耷拉着，她用双手抱住自己的头。“哦，”她说，“我们一开始以为你会离开人世的。我们发现你在地板上的时候，你看上去像具尸体。要是你死了，会出什么事啊？我们大家都没法活了。”

“我没死，”他说。他的语气既愉快又果断。“而且，我现在对于非要采取什么行动，头脑更清楚了。明天我要到国民大会去。”

日子是风月21号——旧历3月11号。自从他从公共生活中退隐以来，已有三十天的时间。他感觉到，好像过去所有这些年，他一直被封闭在一个壳子里，只有一点点的光亮和声音可以渗透到壳子里；好像他的疾病已经把壳子劈开，上帝之手把他从壳子里摘了出来，纯洁而又干净。

3月12号：“委员会命令，经国民大会重新批准，再次有效一个月，”罗伯特·林德说。“没有异议。”他非常正式地宣布，好像他就是一份正在演讲的政府报纸。

“嗯，”丹东说。

“不会有异议，是吗？”卡米尔一跃而起，在房间里踱步。“不会有

任何异议。国民大会成员站起来然后坐下听见公共画廊里鼓掌。我心想，委员会已经挤满了画廊。”

林德叹了一口气。“你说得对。什么都不是靠运气。”他的目光跟随着卡米尔。“埃贝尔死亡，你将为之感到高兴吗？我觉得你会。”

“这是预料中果真发生的事？”丹东问。

“一天，科德利埃俱乐部要求造反。埃贝尔在他的报纸上也是这么要求的。五年之后，没有政府敢于面对造反。”

“不过那个时候，”卡米尔说，“罗伯斯庇尔根本不是政府。”

“确实如此。要么在造反之前他会嗅出苗头，要么是通过武装力量粉碎造反行动。”

“你真是个实干家，”丹东说。他大笑起来。

“你才是，曾经，”林德说。

丹东把一只胳膊猛地挥出。“我就是反对。”

“罗伯斯庇尔威胁过考洛特。如果考洛特对埃贝尔的策略表现出丝毫倾斜，他现在就在牢里了。”

“这跟我有什么关系？”

“圣-约斯特每周有一天在罗伯斯庇尔身边。你非得理解罗伯斯庇尔，尊重他——圣-约斯特从来没有走偏踏错。我们认为，从长远来看，他们也许观点有所分歧，但是，现在我们不关心理论。圣-约斯特的态度是，如果埃贝尔走，丹东也必须走。他提到了抵消派系的力量。”

“他们不敢。林德，我不属于哪个派系，我身处革命的核心地位。”

“瞧，丹东，圣-约斯特相信，你是个叛国者。他正在积极寻找你跟敌人有所瓜葛的证据。我非要对你说上多少次？虽然这好像滑稽可笑，但是，这确实就是他的看法。这是他对委员会说过的话。考洛特和比劳德-瓦恩尼斯都挺他。”

“不过罗伯斯庇尔，”卡米尔很快说道，“他才是那个重要人物。”

“我觉得，上次你们见面的时候，你们一定已经吵过架，丹东。我担心，他有了正要努力下定决心的人的架势。我不知道，这将会需要以什么东西作为代价——某个小东西吧。他没有当面顶撞你，但是，他不像他过去那样为你辩护了。在今天的大会上，他非常安静。

其他人觉得，这是因为他的病还没有好，但不仅仅如此。他把大会上人家说的话全部记下了。他一直在观察。如果埃贝尔倒下，你一定会倒下。”

“走？”

“你必须滚出去。”

“林德朋友，这就是你给我出的最好主意？”

“我想要你保全性命。罗伯斯庇尔是个先知先觉者，他是个梦想家——我问你，先知先觉者们作为政府首脑有什么记录？他死了，如果你不维护共和国，谁会维护？”

“梦想家？先知先觉者？你倒是非常能说，”丹东说。“不过，假如我觉得那个脸色惨白的太监对我图谋什么不轨，我将扭断他的颈子。”

林德重新坐到椅子上。“好了，我不知道。卡米尔，你能使他明白就好。”

“哦……我的立场处境有些……暧昧。”

“对你来说，这倒是一个极好的词语，”丹东插话道。

“今天，在委员会上，圣-约斯特公开反对你，卡米尔。考洛特也是，还有巴雷。罗伯斯庇尔任由他们把话说完，之后，他说，你被一些性格更强硬的人引入歧途。巴雷说，他们听到这句话感到恶心，还说，这儿有些来自警察委员会的证据，从瓦蒂尔那里得到的。罗伯斯庇尔拿过文件，把它们放在他桌上自己的文件下面，坐着，用臂肘压住那些文件。然后，他变换了话题。”

“他经常那样做吗？”

“出乎意料地经常。”

“我将向人民呼吁，”丹东说。“他们一定要有所了解，他们需要什么样的政府。”

“埃贝尔也在向人民呼吁，”林德说。“委员会称之为策划好的造反。”

“他在革命中没有我的地位高。根本没有。”

“我觉得人民再也不会关心这方面了，”林德说。“我觉得他们不会在乎你、埃贝尔、罗伯斯庇尔谁沉谁浮。他们累了倦了。他们参加各式各样的审判，把它们当作消遣散心的东西。审判要比剧院更有意

思。毕竟血是鲜活的。”

“大家也许觉得你绝望了，”卡米尔说。

“哦，我跟绝望没有任何关系。我只是在关注食品供给，按照委员会的指示去做。”

“你对委员会怀有赤胆忠心啊。”

“是啊。所以，我不会再来了。”

“林德，假如我首先解脱了，我会记住你忠于职守的。”

罗伯特·林德点了点头——事实上，还幽默地、不尴不尬地来了一个某种类型的鞠躬。他属于另一代人；革命并没有铸就他。他坚持不懈，他头脑清醒，把过一天算一天当作自己的事业；从周一苟活到周二，就是他所要求的全部。

区里头传来了一些充满暴力的话语：市政大厅有了一次规模不大的游行示威。风月23号，圣-约斯特对国民大会宣读了一份报告，声称，在某些有名的派系分子当中，一场受到外国煽动的阴谋计划将要摧毁有代表性的政府，让巴黎城挨饿。风月24号，清早，埃贝尔和他的同僚们被警察从他们家里给带走。

罗伯斯庇尔： 我感到迷惑不解，我弄不明白我的朋友觉得为了什么目的才召开这场会议的。

丹东： 审判进行得怎么样？

罗伯斯庇尔： 真的没有什么问题。我们希望明天结束。哦，也许，你不是指埃贝尔的审判吧？法布尔，还有埃罗，几天后要在法庭上露面。准确日子我记不清楚了，不过福奎尔会知道的。

丹东： 你可能不会在试图吓唬我吧？针对这个问题，毫不留情地在这一方面反复地说来说去。

罗伯斯庇尔： 好像你认为我有什么要反对你似的。我请求你所做的一切就是，要你与法布尔不要交往。倒霉的事，有些人说如果法布尔受审，你也该受审。

丹东： 你说什么？

罗伯斯庇尔： 你在比利时的活动也许不是无可非议，不过我主要责怪拉克洛瓦克斯。

丹东： 卡米尔——

罗伯斯庇尔： 再也别跟我说起卡米尔。

丹东： 为什么不？

罗伯斯庇尔： 上次我们见面的时候，你用辱骂性的言辞谈到他。鄙视他。

丹东： 这正适合你。问题的关键是，在十二月份，你就愿意承认恐怖应该缓和，无辜的人民——

罗伯斯庇尔： 我讨厌那些煽情的短语。用“无辜”这个词，你指的是“为了这个或那个原因，我所认同的那些人当中的一些”。那可不是标准。标准就是法庭找到的证据。从这个意义上说，没有一个无辜之人受过苦遭过殃。

丹东： 我的上帝啊！我简直不相信我听到的话。他说，没有一个无辜之人受过苦遭过殃。

罗伯斯庇尔： 我希望你不会弄出眼泪来吧。这是法布尔和演员们具备的那种才能，对你来说并不合适。

丹东： 我最后一次求你。只有你我才是能够统治这个国家的人。好吧——让我们最后承认——我们彼此都不喜欢对方。可不，你真的不要怀疑我，正如我不要怀疑你一样。我们身边有些人想要看到我们两人互相毁灭。让我们使他们的日子更加难熬。让我们成就我们共同的事业。

罗伯斯庇尔： 我再喜欢这样的话不过了。我为那些派系感到悲哀。我也为暴力感到难过。但是，我宁愿通过暴力摧毁派系，而不愿看到革命落到错误的人手中遭到颠覆。

丹东： 你指的是我的手吗？

罗伯斯庇尔： 你明白，关于无辜的人民，你说了这么多。他们在哪里呢，那些无辜的人民？我好像从来没有遇到过他们。

丹东： 你朝无辜在看着，可是你看到的却是罪过。

罗伯斯庇尔： 我觉得，假如我有你的道德、你的原则，这个世界看起来就是一个不一样的地方了。我将根本看不出有惩罚人的必要。这个世界将不再存在罪犯。将不再存在犯罪。

丹东： 哦，上帝啊，我受不了你，受不了在你的城市片刻半秒。我要把我妻子和我孩子带到塞弗尔去。假如你需要我，你知道，该在

哪里找到我。

塞弗尔，3月22号：芽月2号。“噢你回来啦，”安琪莉可说。“你可以享受这儿的好天气了。”她亲了亲她的孙儿们，然后用眼睛把路易丝从头到脚上下打量了一番，找了个机会用胳膊搂着她的腰，挤了挤她。路易丝义务性地吻了吻她的面颊。“你们为什么没有全家过来？”安琪莉可问。“我的意思是，卡米尔还有他们一家？老人也可以过来，这儿有的是地方。”

路易丝在心里记住要告诉别人，作为一位老人，安莱特·杜普莱希斯的形容面貌。“我们想要有自己的一些时间，”她说。

“哦，是吗？”安琪莉可耸了耸肩；这个愿望她真是无法理解。

“我朋友杜普莱希斯从生死考验中恢复过来了吗？”夏庞蒂尔先生问。

“他没问题，”丹东说。“最近他好像老了。可是，如果你把卡米尔当成女婿，难道不好吗？”

“乔治，你自己头上的白头发也长得不少啊。”

“这些年过得多快啊！”安琪莉可说。“我还记得克劳德是个潇洒英俊的男人样子。傻乎乎的，但是潇洒英俊。”她慨叹道。“我真希望我能重新拥有这最近十年的岁月啊——女儿，难道你不希望吗？”

“是啊，”路易丝说。

“那样她就是六岁了，”丹东说。“不过上帝啊，我希望我能重新拥有这最近十年的岁月！会有很多事情做法就不一样了。”

“那时候你未必会有后见之明，”他妻子说。

“我记得有天下午，”夏庞蒂尔说，“那是1786年，还是1787年的？杜普莱希斯走进咖啡馆，我邀请他吃晚饭。他说，我们在财政部忙得不可开交——不过，一旦眼下的危机过去了，我们会安排个日子出来吃饭的。”

“噢？”路易丝说。

夏庞蒂尔摇摇头，笑了。“他们到现在为止还没有安排出个日子出来吃晚饭哪。”

两天之后，天气变坏了。天变得灰蒙蒙的，潮湿而又寒冷。有穿堂风的时候，火就冒烟。从巴黎来的访客源源不断。匆匆忙忙地做完

了介绍：这是代表某某某，那是公社的公民某某某。他们跟丹东一起把自己关起来；交谈短暂，但是家里人听到因为惊愕而抬高的声音。访客们总是说，他们得要回巴黎了，无论如何，他们不能在这里过夜。他们身上有那种痛苦不堪却又拿不定主意的样子，有那种短暂的、欣喜若狂的样子，这种样子，安琪莉可辨别得出来，是危机来临的先兆。

她走过去问问必要的问题。她女婿一言不发，坐了一段时间，他那宽阔的肩头现在已经松驰下来了，他那张有疤痕的脸让人害怕。

“他们想要我做的事，”他终于说，“就是回去，发挥我的影响力。这么说吧，我的意思是……他们有个计划，要动员国民大会支持我，而且，韦斯特曼已经给我捎了信。你记得我朋友韦斯特曼将军吧？”

“一场军事政变。”她那发黑的、正在垂老的脸松弛下来。“乔治，谁遭殃受罪？这一回谁遭殃受罪呢？”

“就是这个问题。这就是整个问题的要点。如果我做不到用不着流血就能弥补挽救这个局面，我就得把它交给别人去做。那就是——这些日子以来我的全部感觉。我不希望在我的门口再有任何厮杀。我不想我的良心为了他们而负疚。我对什么都不是吃得准，觉得可以哪怕一回拿性命去冒险。这一点就那么难以理解吗？”安琪莉可摇摇头。“我巴黎的朋友无法理解。他们认为这是某个异想天开的顾虑谨慎，是我本人的某种胡思乱想，或者是某种懒惰懈怠，是一种意志力的瘫痪。可是，事实是，我已经走过了这条路，我已经走到了这条路的尽头。”

“乔治，上帝会原谅你的，”她低声说。“知道你没有信仰，但是我每天都在为你和卡米尔祈祷啊。”

“你为什么祈祷呢？”他抬头看着她。“为我们政治上的成功？”

“不，我——我请求上帝仁慈地审判你。”

“我懂了。好了，我还没有为审判做好准备。当你在恳求全能的上帝时，你可以把罗伯斯庇尔也包括进去。虽然我肯定他们私下的谈话比我们了解到的还要更加频繁。”

下午三四点钟，又一辆马车先是隆隆地，然后“吱嘎吱嘎”地开进了满是泥泞的大院里面，雨在下个不停。楼上的一个房间里，孩子们

扯着嗓门儿在高声惊叫。安琪莉可受到了惊扰；他女婿坐着，在与他脚旁边浑身湿乎乎的狗在说话。

路易丝用手不停地搓着窗户格子，好朝外看。“哦，不，”她吸了口气。她把做得毫无瑕疵的裙子不屑一顾地揪了一下，便离开了房间。一道道雨水从屠户雷让德勒的旅行衣服上浇下来，然后蜿蜒地滑落：流成了海洋、喷泉和运河。“你愿意看这个天气？”他问道。“再走六步，我就要被淹死了。”不要那样吊起我的希望，他身后那个湿漉漉的形状说。雷让德勒声音嘶哑，脸色粉红，浑身雨水四溅，他转过身，为了表扬他同行的旅伴：“你看上去像只老鼠啊，”他说。

安琪莉可走过来，用手抱住卡米尔的脸，然后用自己的面颊顶住他那淋得精湿的黑卷发。她在他耳边嘀咕了什么毫无意义的话或者是意大利语，一边把湿羊毛的香味儿吸进体内。“我不知道我要对他说什么才好，”他带着一种惊恐，低声地回答道。她滑动手臂，搂着他的肩头；她猛然看到，阳光，活灵活现、歪歪斜斜地悄悄从小小的大理石桌子溜过，她听到了杯子叮叮当当的声响，闻到了新鲜咖啡的香味儿，还有河流，还有敷过粉的头发中淡淡的香水味儿。他们彼此紧紧地拥抱着，轻轻地摇晃着，他们站着，彼此的目光锁定在对方的脸上，像是因为恐惧而被刺伤了，惊呆了。此时此刻，天空浅灰色的云块儿在奔跑，带着雾霭的、令人伤心的瓢泼大雨像块罩子一样把他们裹住了。

雷让德勒自己沉重地坐着。“我要你相信，”他说，“卡米尔和我一道儿不是没有充分的理由才跑到乡下来消遣的。所以我过来要说的话就是，我要说的，我不是一个受过教育的人——”

“他从来都是乐此不疲地告诉我们，”卡米尔说，“他认为，这是一个没有给人留下印象的观点。”

“这是你非得要直面面对的事业——不是把它包起来，装得好像这件事发生在以前的罗马皇帝身上。”

“那么行动吧，”丹东说。“你可以想象他们的路途是什么样子。”

丹东站在火前面，双手紧握在他身后。他咧嘴笑了笑。

卡米尔拿出一张名单，递给了他。“芽月4号的这帮人，”他说，“总共十三次行刑。科德利埃派俱乐部的领导，埃罗的朋友普洛里，两三个银行家，当然还有巴雷·杜彻斯尼。他本应该被他的炉子抢

在他前头的；他们可以把炉子变成一种狂欢的游行队伍。他死的时候没有穿他的宽大衣服。他一直在尖叫。”

“我敢说你会尖叫的，”雷让德勒说。

“我非常笃定我会的，”卡米尔冷淡地说。“不过我的头不会被人家砍掉。”

“他们一起吃了晚餐，”雷让德勒大有深意地说。

“你跟罗伯斯庇尔一起吃了晚餐？”卡米尔点点头。“很好啊，”丹东说。“我本人嘛，我不觉得我在这个人的面前吃得下去。我觉得我会呕掉了。”

“哦，顺便问问，”卡米尔说，“你知道查伯想要毒死自己吗？至少，我们这样认为。”

“在他地窖里他有一瓶从查拉斯和杜查特勒那里弄来的药，这是两个化学家，”雷让德勒说。“上面写着：‘只供外用’，因此他把他喝了。”

“不过查伯会喝任何东西的，”卡米尔说。

“那么他活下来了吗？把活儿搞砸了？”

“瞧，”雷让德勒说，“你付不起站在这里大笑讽刺挖苦这个代价。你付不起时间。圣-约斯特一直在日日夜夜地盯着罗伯斯庇尔唠叨。”

“他建议用什么罪名对我进行指控？”

“什么都没有，什么都有。从支持奥尔良公爵到试图拯救布利索和王后。”

“这都是平常的罪名，”丹东说。“你建议？”

“上个星期我会说，站好战斗。可是现在我说，挽救你自己的面子。趁还有时间的时候出去。”

“卡米尔？”

卡米尔不开心地抬起头来。“我们见面时气氛很好。他非常和蔼可亲。事实上，他喝得有点过多了。当他——他才做那件事，当他——试图要把内心的声音喊出来的时候，他才做那件事，假如那样听起来不算太充满幻想的话。我问过他，为什么你不谈丹东的事呢？他摸摸他的额头，说，因为他还处于审判之中。”他把头转开。“你也许要考虑到国外去了。”

“国外？哦，不。1791年我去了英国，而你就站在枫特蕾花园里

数落我。”他摇了摇头。“这是我的国家。我就待在这儿。一个人不能把自己的国家扛在他的鞋底上。”

风在号啕，在烟囱里头噼里啪啦地作响；整个乡下，狗狂吠起来，从一个农场到另一个农场。“毕竟你以前说过关于后代的事，”卡米尔喃喃道，“你现在好像正在说起这件事。”大雨泄了劲儿，变成灰蒙蒙的、四处渗透的毛毛细雨了，把房子和田野浸得湿湿的。

巴黎，摇摇晃晃的灯笼在街上点亮了；灯光照穿了河水，朦朦胧胧的，往四处播散开去。圣-约斯特坐在热量不足的炉火边，身处惨淡的光亮之中。毕竟他是个斯巴达人，斯巴达人不需要家中的温馨舒适。他开始写他的汇报、他的指控清单了。假如罗伯斯庇尔现在看到了这份清单，他会把它撕碎的，不过，几天之后，这份名单将会成为他恰恰需要的东西。

有时，他停下来，转身瞥去半眼。他感觉有人在他身后进了房间；可是，当他强迫自己看上一眼的时候，什么又都见不着了。他感觉到，这是我的命运，正在房间的阴影里成形啊。这是我以前就有的守护天使，很久以前，那时候我还是个孩子。是卡米尔·德穆兰在偷看，在嘲笑我的语法。他顿了会儿。他觉得根本没有活着的鬼魂。他克制住自己。埋头干起自己的活儿来。

他的钢笔在哗哗地写着。他那奇怪的字母形状力透纸背。他的笔迹很细很小。他在这一页纸上写下了很多个单词。

---

[1] 法兰西共和历的第七月，相当于公历3月21日或22日至4月19日或20日。

[2] 法兰西共和历的第五月，相当于公历1月20日、21日或22日至2月18日、19日或20日。

第13章

有条件赦免（1794）

商廊：旧历3月31号，芽月10号：“马拉？”黑包裹一部分一部分地在动弹。“原谅我。”丹东把手放到头上。“说起来，这真是件蠢事。”

他走到椅子边上，无法把目光从女公民艾伯汀这个人渣的身上移开。她身上的衣服是在葬礼上穿的，一层又一层，有不少罩衫和披肩，它们既不是现存的，也不可能属于将要存在的时尚或款式。她讲话带外国口音，可这种口音又不属于在地图上能够找到的任一国家的口音。

“从某种意义上说，”她说，“你是没错。”她抬起一只瘦骨嶙峋的手，然后把它摆放到罩衫里面的什么地方，那里也许是她心脏跳动的地方吧。“我把我弟弟带到这儿来了，”她说。“我们现在绝对不会分离。”

有好几秒钟的时间，他觉得自己没法开口讲话。“我怎样才能感激你呢？”他终于开了口。

“我们到这儿来，不是为了得到感激。”干枯的声音：骨头蹭着骨头发出来的。她顿了会儿，好像在听什么。“出手吧，”她说。

“至于——”

“他现在就在国民大会会场。罗伯斯庇尔。”

“我被魔鬼缠够了。”他站了起来，急匆匆地走过房间。一听到他自己的话，就有一种像迷信一样的恐惧触动了他。“我不能让他死在我手里。”

“这是攸关你死他活的问题。丹东，你一定要到国民大会去。你一定要看到爱国者在走路在谈话。你一定要判断他的情绪，你一定要为战斗做好准备。”

“很好，我会去的。如果这样能使你高兴的话。不过，女公民，我认为你错了。我认为，罗伯斯庇尔或委员会的任何成员不敢做出什

么动作反对我的行动。”

“你不信他们胆敢行动。”嘲讽。她朝他靠近，把她那张发黄、长着宽嘴唇的脸向上翘了起来。“你了解我吗？”她问。“公民，告诉我，我们过去错过吗？”

奥诺雷大街：“你在浪费我的时间，”罗伯斯庇尔说。“在国民大会召开之前，我已经把我的意向告诉过你了。针对埃罗和法布尔的文件落在检察官手里这种情况，你可以起草文件，逮捕代表菲利普克斯和代表拉克洛瓦克斯。但是不可以逮捕别的什么人。”

圣-约斯特的声音撼动了这个小小的客厅。他把拳头重击在桌上。“如果你让丹东逍遥法外，明天就要把你本人关起来。这个星期还没过完的时候，你的头就要被砍掉。”

“没有必要这样嘛。你自己要冷静。我了解丹东。他向来是个行事谨慎的人，是个审时度势的人。除非有人逼迫他，他不会主动采取行动。他一定意识到了你在搜罗证据，向他发起进攻。毫无疑问，他正在做好准备回击你的进攻。”

“是啊。通过武装力量回击，那是他的主意。瞧，把菲利普·勒巴叫进来。把警察委员会叫进来。把雅各宾派俱乐部的每个爱国成员都叫进来，他们会把我现在跟你讲的话告诉你的。”他那毫无瑕疵的白皙的肌肤上突然现出了猩红色：他那黑幽幽的眼睛突然发亮了。他在自得其乐啊，罗伯斯庇尔在心里厌恶地想。“丹东是共和国叛徒，是刽子手，他一生一世根本不知道应该如何妥协。如果我们今天不采取行动，他是不会让我们大家活下来跟他对抗的。”

“你说话自相矛盾嘛。起初你说，他根本不是个共和派，他已经把来自拉法叶特那边的每一个反革命分子都调和成布利索派了。之后，你又说，他从来没有妥协过。”

“你是在吵架斗嘴。丹东该当在共和国逍遥法外，你怎么看？”

罗伯斯庇尔把头低下，他在寻思。他知道共和国的性质，就是圣-约斯特提到的这个共和国。它不是在地理上被比利牛斯山脉和莱茵河界定的共和国，而是精神之共和国；它不是肉体和石头建成的共和国，而是德性之堡垒，正义之领地。“我没把握，”他说。“我下不了决心。”他本人的脸在墙上用赞许的表情朝他回望。他侧了身。“菲利

普？”

菲利普·勒巴站在小客厅与杜普莱夫妇大客厅之间的门道里。“有件事情可以帮你下定决心，”他说。

“瓦蒂尔那边来的，”罗伯斯庇尔带着怀疑地说。“还是警察委员会那边来的。”

“不，巴蓓特那边来的。”

“巴蓓特？她在这儿吗？我听不懂你的话。”

“你进来好吗？用不了很久的。”罗伯斯庇尔还在踌躇。“看在上帝的分上，”勒巴冲动地说，“你想要知道丹东是不是应该活在世上。圣-约斯特，你过来听听，好吗？”

“很好，”罗伯斯庇尔说。“不过，下不为例，我宁愿不要在我屋里为这些事争争吵吵。”

杜普莱一家所有人都出现在沙龙里。他朝他们周围看了看。房间里因为紧张充满了活力；他的皮肤在起鸡皮疙瘩。“这是什么回事？”他轻声地问。“我弄不明白。”

没人吭声。巴蓓特兀自一人站在大饭桌边上，仿佛她正面对某件受人托办的事一样。他弯身，亲了亲她的前额。“要是我知道你在这儿，我会缩短这次愚蠢的争论的。好吗？”

还是没人吱声。看到没别的事情可做，他便拉过一张椅子，在桌边，在她旁边，坐下了。她把自己柔软的小手送给他。巴蓓特怀孕五到六个月了，身子圆圆的，看上去饱满而又漂亮。她比丹东小孩的新妈妈只大了几个月，所以，每次见到她，他都在心里涌起一阵恐惧感。

莫利斯坐在炉火边的一张高凳上，垂着头：好像他已经知道要使他感到丢掉体统的什么事了。不过，此时他清了清喉咙，之后，抬起头。“对我们来说，你一直就是我们的儿子啊，”他说。

“哦，这不来了，”罗伯斯庇尔说。他笑笑，捏了捏巴蓓特的手。“这是个开头，看起来好像是什么恐怖剧的第三幕嘛。”

“这件事对这姑娘来说可是一件万分痛苦的事啊，”杜普莱说。

“没关系，”伊丽莎白说。她把头低下，脸红了；她那陶瓷般的蓝眼睛被睫毛遮盖得半隐半现。圣-约斯特靠着墙，眼睛半睁半闭着。

菲利普·勒巴在巴蓓特的椅子上摆好了姿势。他用手指紧紧地裹住

椅背。罗伯斯庇尔抬头瞅了他一眼。“公民，什么回事？”

“你刚才还在为公民丹东的品格争吵，”巴蓓特轻声轻语地说。“我对政治一窍不通，这不属于女人的专业范围。”

“如果你想要表达你的观点，可以说嘛。在我看来，女人的洞察力和男人一样。”他朝圣-约斯特恶狠狠地瞟了一眼，要求他反驳。圣-约斯特懒洋洋地笑了。

“我本以为你想要知道我遇到什么事的。”

“什么时候？”

“由她照她自己的方式告诉你。”

巴蓓特把自己的手从他手中抽了出来。手指并在一起，放在雅致的桌布上，她开始说话的时候，她的脸模模糊糊地映在桌布上面。

“你记得去年秋天什么时候我去塞弗尔的吧？妈妈觉得我需要呼吸新鲜空气，所以我就去了，跟女公民帕尼斯待在一起。”

女公民帕尼斯：巴黎代表艾迪昂·帕尼斯令人敬重的妻子：代表是个厚道本分的山岳派的人，8月10号，也就是君主制度被推翻的那天，他严格履行职责，这是记录下来的。

“我记得，”罗伯斯庇尔说。“不是那个日期——日期是十月或十一月。”

“是啊——噢，那时候，公民丹东也在那儿，跟路易丝在一块儿。我心想，去拜访路易丝也好。她年龄跟我差不多一样大，所以，我心想，她也许感到寂寞，要有个人说说话，解解闷。你知道，我一直在思考她非得忍耐什么事。”

“什么事？”

“噢，有些人说，她丈夫为了爱情才娶了她，还有些人说，他娶她，是因为在他与女公民德穆兰打得火热的同时，她还乐意照顾他的孩子，管理他的家事。尽管大多数人说得有鼻子有眼，但是女公民最喜欢迪龙将军。”

“巴蓓特，别打岔，”勒巴说。

“于是我就去拜访她，可她不在家。公民丹东倒是在家。他可能是——噢，非常令人开心，也很有魅力。我为他感到有点难过——他是那种好像需要有人跟他说话的人呀，所以，我就心想，也许路易丝不是个很聪明的人吧。他说，留下来，陪陪我。”

“她没意识到，只有他们两人在屋子里吗？”勒巴说。

“是啊，当然——我哪能知道。我们谈呀：谈这个，说那个。当然，我不知道这会导致什么结果。”

“那么这导致了什么结果呢？”罗伯斯庇尔听起来有些不耐烦了。

她抬头望着他。“别对我发火。”

“不，当然——我不发火。我听起来发火了吗？对不起。现在，情况是——在你们的交谈过程中，丹东说了些话，你感觉到你一定要汇报。你真是个好姑娘，你在做你认为属于你职责范围的事。没有人会因此怪你的。告诉我，他说了什么话——然后我才能弄清，应该赋予他的话什么样的分量。”

“不，不，”杜普莱太太淡淡地说。“他是这么好的一个人。他对外面发生的事根本就不知情。”

听到有人插话，他把眼睛瞪了瞪。“喏，巴蓓特。”他又一次抓住她的手，或许，他没有做到那一步：他用自己的指尖在戳她的手背。

“说嘛，”她丈夫说：口气比他想要做到的还要粗。“巴蓓特，把发生的事情讲出来嘛。”

“哦，他搂住我。我可不想添什么麻烦——我觉得一个人必须要长大成熟，毕竟——他把手伸到我的衣服里头，可是，我心想，当然，大家一向明白，他跟他最令人尊敬的伴侣——噢，我指的是他跟女公民德穆兰做出的那些事儿，我听人家说，他在大庭广众场合就扑在她身上，当然，那不要紧，因为他实际上并没有做出格的事。不管怎么说，我还是尽了最大力量从他那里挣脱开。不过，你知道，他身强力壮，他用的那些词语——我不能重复——”

“我觉得你必须重复，”罗伯斯庇尔说。他的声音僵住了。

“哦，他说，他想要展示给我看看，和在女人身上经验更丰富的男人在一起，会有多好，好得大大超过了与某个思想高尚的罗伯斯庇尔式的处男在一起——后来，他动真格的了——”她的手指头互相交叉着，摆到了面前。她的声音从手指后面传出来，快要听不清了。“当然，我挣扎了。他说，你姐姐艾蕾奥洛莉就不是这么讲道德了。他说，她知道，我们共和派人恰恰需要什么。我认为，那时候，我真的晕过去了。”

“还有必要继续下去吗？”勒巴说。他挪动身子：把他的手移到了

罗伯斯庇尔的椅背上，就这样，他一边站着，一边看着他的颈背。

“别那样站在我旁边，”罗伯斯庇尔厉声地说。不过，勒巴没有挪动。罗伯斯庇尔朝房间四周望望，他想要一个角落，想要一个角度，想要一个地方，把脸侧过去，保持镇定。但是杜普莱一家人的眼睛从房间的每个地方朝他凝视。“所以，当你恢复神志时？”他说。“那时候你在什么地方？”

“我在房间里。”她嘴唇颤抖。“我衣服乱糟糟的，我的裙子——”

“是啊，”罗伯斯庇尔说。“我们不需要细节。”

“房间里没有别的人。我让自己镇定下来，我站起来，朝四周围看了看。我一个人都没见到，所以我——我就从前门跑出来了。”

“你是——让我们直截了当地说——你在告诉我，丹东强奸你了？”

“我能挣扎多久就挣扎多久。”她开始哭了。

“后来发生了什么事？”

“后来？”

“大概你到家了。帕尼斯的妻子说了什么？”

她仰起脸。一颗不折不扣的眼泪顺着面颊滚了下来。“她说，我一定不能跟任何人说起这事儿。因为这样会引起最可怕的麻烦。”

“所以你就没说。”

“到现在。我本来觉得我一定要——”她又一次伤心得流泪了。出乎意料的是，圣-约斯特靠墙把身子挺直了，斜倾在她身体的上方，拍了拍她的肩头。

“巴蓓特，”罗伯斯庇尔说。“喏，把眼泪擦掉，听我说。这件事发生的时候，丹东的用人在哪里？少了她们，他没法生活，屋里当时一定有人？”

“我不知道。我大声叫喊。我惊呼——可是，就是没有人来。”

杜普莱太太开口了。肯定，她一直在出奇地忍耐，保持沉默这么久了，现在，她还是一副犹犹豫豫的样子。“你晓得，马克西米连，出了这样的事，这种情况已经糟透了，不过，还有个问题——”

“我确信他的时日不多了，”圣-约斯特说。

这时候，他什么都还没弄明白。“所以，后来，巴蓓特，那天，你不知道——”

“是的。”她又把脸垂下。“我怎么会知道？也许我已经怀孕，我吃不准。当然，我希望我已经怀上。我希望，我怀的不是他的孩子。”

她把这话大声说了出来：他们都已听懂了她的意思，但是，在这个时刻，这层意思由她大声说出来，这倒令他们感到震惊，惊得直喘气。

只有他，罗伯斯庇尔，在克制自己。在这个时刻抵制诱惑要紧：抵制像乞丐要朝被点亮的情绪窗户里看的诱惑一样。“听着，巴蓓特，”他说。“这非常重要。有人向你建议过，你该把这件事在今天告诉我吗？”

“没有。人家怎么会建议？直到今天，这事儿还没人知道。”

“伊丽莎白，你明白，如果这是法庭，我要问你很多问题。”

“可这儿不是法庭，”杜普莱说。“这儿是你家。三年前，在大街上，我救了你的性命，打那之后，我们一直在照顾你，好像你是我们自己的亲生儿子。你姐姐，你弟弟奥古斯汀——你们以前都是孤儿，你们除了兄弟姐妹再也没有旁人，为了做你的亲人，我们尽了最大的努力。”

“是的。”他被打败了，他坐在桌头的边上，面对着伊丽莎白。杜普莱太太挪了挪身子，轻轻地碰了碰他，去拥抱自己的女儿。伊丽莎白开始啜泣，啜泣声像钢一样刺穿了他。

圣-约斯特清了清喉咙。“对不起，我要带你走了，不过，警察委员会在一个小时后要跟我们委员会碰头。关于丹东，我草拟了一份初步报告——不过还需要补充。”

“杜普莱，”罗伯斯庇尔说，“你明白，这件事不能拿到法庭上。真的，在有了别的指控的情况下，没有必要。恐怕这是一件不足挂齿的小事。在丹东的审判会上，你不能作为陪审员坐在法庭上。我会要求福奎尔把你免去。那样做不公正。”他摇了摇头。“不，那样做不平等。”

“趁我们还没出发之前，”圣-约斯特问道，“你要上楼去拿你的那些笔记本吗？”

杜伊勒利宫，晚上八点钟：“公民，我跟你说话，直来直去，”大审判官说。罗伯斯庇尔把注意力从瓦蒂尔那长长的黄脸上移到了他的

手上，然后再移到他那与众不同的手指上，手指正专心于重新分类后摆在椭圆形、盖着绿布的桌上的文件。“我代表你本人的同事，也代表我在警察委员会的同事，跟你说话直来直去。”

“那么请开始吧。”他嘴巴紧闭。他胸口发疼。他嘴里有血。他知道他们想要得到什么。

“你要与我保持看法一致，”瓦蒂尔说，“丹东是个强大有力而且足智多谋的人。”

“是的。”

“还是个叛国者。”

“为什么你要问我呢？革命法庭将会决定他是什么人。”

“不过，审判就其本身而言是件危险的事。”

“是的。”

“因此，每一步都必须谨慎小心。”

“是的。”

“要小心应对每一种可能会对审判过程产生不利影响的情况。”

瓦蒂尔把他的沉默当成了默许。慢慢地，像原始动物一样，大审判官的手指向上弯曲。形成了一个拳头。击打在桌上。“那么，你怎么指望我们听任这个贵族记者逍遥法外呢？自从1789年以来，假如丹东的历程一直是叛国，你将如何原谅他的亲密同僚呢？在革命之前，他的朋友是叛徒布利索，还有叛徒德·伊格朗汀。不，别打断我说话。他跟米拉波一点也不熟悉——可是，忽然他跟他一起搬到了凡尔赛宫。有好几个月——那几个月，米拉波在策划他的叛国阴谋——他和他从来都是形影不离——之后，忽然，他每天晚上都在奥尔良的晚餐桌上抛头露面。在他就任司法部长那段具有叛国性质的任职期间，他是丹东的秘书。他是个富人，或者说，他活得像个富人——而且，他的私生活经不起讨论。”

“是的。”罗伯斯庇尔说。“7月12号，他领导人民。他掀起了造反运动，然后巴士底狱沦陷。”

“你怎么能原谅这个人？”瓦蒂尔冲着他怒吼道。“一群受到误导的人也许对他还有某种——某种情感上的依赖。”他发出令人厌恶的声音。“你觉得你可以做到放任他自由自在，而他的朋友丹东却在受审吗？仅仅因为五年之前有一次他被贿赂过，要对一群暴民说话吗？”

“不，那不是原因，”圣-约斯特心平气和地说。“原因是他本人对他有种情感上的依赖。他好像把他本人的感情摆在共和国利益前面。”

“卡米尔已经使你成为傻瓜好久了。”比劳德说。

罗伯斯庇尔抬起头。“圣-约斯特，你在诽谤我，中伤我。我没有把任何事情摆在共和国利益前面。在我身上没有这样的事。”

“索性让我这么说吧。”瓦蒂尔黄黄的手指头又一次松开了。“没有人可以抵抗人民的意志，就连令人敬佩的爱国者你本人也不行。我们大家都在反对你。你独来独往。你必须向大多数人低头，否则，今晚，就在这个房间，你的事业立马就会完蛋。”

“公民瓦蒂尔，”圣-约斯特说。“签署逮捕令，然后绕着桌子把签字传一传。”

瓦蒂尔伸手去拿钢笔。不过，比劳德的手像蛇一样从洞里游出来；他伸手抢过文件，大笔一挥，签上自己的姓名。

“他要当第一，”他朋友考洛特解释道。

“丹东是这么专制的皇帝吗？”罗伯特·林德问道。

瓦蒂尔拿回文件，自己在上面签了名，然后顺着桌子把它推开。“鲁尔？”

警察委员会的鲁尔摇了摇头。

“他是有头脑的人，”考洛特暗示道。“应该把他从政府赶出去。”

“也许他只是聋了，”比劳德的手指头戳着纸头。“老家伙，签字吧。”

“如你所说，因为我老了，你无法用威胁来结束我的职业，把我吓倒。我不相信丹东是叛徒。因此，我不会签字。”

“那么，你的职业结束得要比你想的还要快。”

“我不在乎。”鲁尔说。

“那么把纸传给我，”勒巴凶巴巴地说。“别浪费共和国的时间。”

考洛特拿到纸头。对它若有所思地看了看。“我签字是为了委员会的团结。没有别的原因。”他把字签好，把那张纸头放在勒巴面前。“先生，过几个星期，在外面过上三个月，你会希望你让丹东因为你把整个城市集合起来。如果你继续跟他对抗，你会进入一个历史的新阶段，我想，你对这个新的历史阶段还没有做好准备。我告诉

你，先生，要招聘新的亡灵法师。”

“快了，”考洛特说。他从一名警察委员会成员手中一把抢过纸，在上面草草地签上了自己的名字。“给你，圣-约斯特——快，快。”

罗伯特·林德拿着逮捕令。他看都没看就把它递给了邻座。圣-约斯特的眼睛眯了眯。“不，”林德很快说道。

“为什么不？”

“我没必要告诉你我的理由。”

“那么我们肯定要对它们作最坏的理解了，”瓦蒂尔说。

“你感到如此肯定，我真遗憾。你已经让我负责供给了。我在这里是为了给爱国者提供食品，而不是为了谋杀他们。”

“没有必要全部同意，”圣-约斯特说。“如果得到全部同意，那再理想不过了，不过，让我们继续。我觉得，除去那些拒绝签字的人，还差两个人的签名。公民拉考斯特，你，下一个，然后，行行好吧，把纸头放到公民罗伯斯庇尔的面前，把墨水朝他那边挪得再近些。”

> 公安委员会和安全总委员会谨此下令，丹东，（欧雷和洛瓦部）拉克洛瓦克斯，卡米尔·德穆兰和菲利普克斯，以及国民大会的所有成员将遭逮捕，并被羁押至卢森堡，在那里他们将被秘密关押在隔离的囚禁之地。委员会强烈命令，巴黎市长一俟收到本逮捕令，必须立刻履行职责。

商廊，晚上九点：“介绍一下，”丹东说。“就一会儿功夫。”

“丹东——”

“介绍一下。我亲爱的，这是法布里休斯，我的一位老友，属于革命审判法庭的法庭文员。”

“见到你真高兴，”巴雷急匆匆地说。“你丈夫以前给了我这份工作。”

“怪不得你在这里。你懂了吧，路易丝，我常常激发别人的忠诚。现在呢？”

巴雷感到焦躁不安。“你知道，我每天晚上都要到委员会去。我把第二天的各种命令搜集好。”他转身面对路易丝。“法庭发出逮捕

令；我把它们带给福奎尔了。”她点了点头。“我到的时候，门已经锁好。这样的事情以前从没发生过。我心想，知道那里正在发生什么事兴许对爱国者有用哩。你知道，我熟悉大楼的情况。我就从后面的一条路进去了，我发现——原谅我——一只锁眼——”

“我原谅你，”丹东说。“你把眼睛对着锁眼，然后耳朵，结果你看到了听到了圣-约斯特在斥责我。”

“你怎么知道的呢？”

“这符合逻辑。”

“丹东，他们一声不吭地坐着，在听他说句句谎言。”

“他脑子里究竟在想什么？你知道吗？有逮捕令吗？”

“我没看到有。他正在说起在国民大会前要当着你的面斥责你的事。”

“那样再好不过，”丹东说。“他想要用他的口才跟我较量，是吗？他的经验呢？他在革命期间的名声呢？”他转身对着他妻子。“好极了。这正是我想要的。这个畜生蠢货已经选择要在我的领地上跟我过招。巴雷，这再好不过了。”

巴雷看上去不大相信的样子。“你要把事情逼到这个地步吗？”

“我要把那个自鸣得意的小畜生钉死在十字架上，把钉子钉到他身上的时候，我会获得最大的快乐。”

“你要熬夜写发言稿了，我觉得，”路易丝说。

丹东笑了。“我老婆还不了解我的方法。不过你可知道，巴雷？我不需要发言稿，我的至爱。我让我的讲话全部从我的脑子里出来。”

“好了，至少要把关于这件事的报告事先记录下来交给报纸。充满‘暴风骤雨般的掌声’，等等。”

“你在学呀，”他说。“巴雷，圣-约斯特提到卡米尔了吗？”

“我没等下去，我一听到要领之后，就到这里来了。我觉得他不会有危险。”

“今天下午我去了国民大会。没有在那里留下。他跟罗伯斯庇尔谈得正投入。”

“这我听到了。有人告诉我，说，他们显得非常友好。那么是不是有可能……？”他迟疑了一下。假如他最好的朋友背叛了他，该怎

么问人家呢？

“明天在国民大会上，我要把他抬出来，跟圣-约斯特对峙。想象一下这个情景。我们的人构成了这幅嘴唇干渴的正派画面，看上去好像他刚刚吃过一块牛排；卡米尔拿我们的人开上个把玩笑，然后谈到1789年。这是一种一钱不值的伎俩，但是公共画廊会传来欢呼声。这会使圣-约斯特大发脾气——不容易，自从他养成了他希腊式雕塑的举止以来——不过，我保证卡米尔能做到这样。只要我们的人开始怒吼，卡米尔将会弯腰，显出无助的样子。这样将会使罗伯斯庇尔站起来，我们所有人将会制造出这些巨大的情感场面中的一场。我向来在这些场面上得胜。我现在就要过去——不，我不会。我们今天上午要把这事计划一下。我应该不要惊动卡米尔。家里传来了噩耗。家里有人去世了。”

“不是他的宝贝父亲吧？”

“他母亲。”

“对不起，”巴雷说。“死得真不是时候。他也许不会如此有兴趣玩游戏了。丹东——我觉得，难道你就不能考虑比这危险更小一些的行动吗？”

马拉大街：晚上九点三十分：“我本来可以回家的，”卡米尔说。“他为什么不告诉我她病了？他当时就在这里。他就坐在你现在坐的椅子上。他一句话都没说。”

“也许他想不要使你心情不好吧。也许他们觉得她身体会好起来的。”

去年年底的一天，一位陌生人来到门口：一个六十岁左右、器宇不凡的人，瘦瘦的，一副拒人于千里之外的样子，一头铁灰色头发，引人注目。她费了老大一会儿才弄清楚他是谁。

“我父亲从来没有照顾过我的心情，”卡米尔说。“他根本不懂照顾别人的心情这个概念。事实上，他根本就不懂心情这个概念。”

这是一次短暂的来访——一天或者两天吧。让-尼克拉斯过来是因为他已经看到“旧科德利埃”。他想要告诉他儿子，他是多么羡慕这个地方啊，他觉得终于他做了一件多么正确的事啊，也许他是多么地想念他，有时候想要他回家。

可是当他试着这么做的时候，一种令人极其惊骇的尴尬心情占据了他的心头，好像一个十三岁的小女孩，因为社交无能而感到脸红一样。他的声音堵在他的喉咙里，因此，当他面对一向喜欢不说话的儿子时，竟然说不出话来。

露西尔心想，这是她一生中最难熬的半个小时之一。法布尔也在那里，像往常一样，为他的命运唉声叹气；但是在这个艰难时刻，一看到老德穆兰，实际上他已经发现他眼里饱含泪水了。她看到，他把泪水轻轻地用手指揩掉；卡米尔也看到了。要是他们大哭一场其实更好，法布尔后来说；难道他们要哭的事情还不够多吗？当让-尼克拉斯放弃要说话的努力时，他们父子拥抱了，以幅度最小的冰冷冰冷的方式。此人有毛病，法布尔后来说：我觉得他心理上有什么毛病了。

当然，这次来访还有另外一个方面。就连法布尔都不愿提起。就是你会逃过这一劫吗？这一方面。他们今晚也不能提及此事。卡米尔说，“当你想到乔治-雅克和他妈妈的时候，这就奇怪了。她也许是个无趣乏味的老巫女，可他们总是以某种方式在相处呀，他们总是有联系呀。就像你跟你妈妈一样。”

“差不多是同一个人，”露西尔揶揄地说。

“是啊，不过，想到我和我妈妈竟然还有关系，真是难以置信啊，也许让-尼克拉斯在草丛下发现了我。我把一生的时光都耗在努力使他开心高兴这方面，可我从来就没成功过，不过，我也从来没有放弃过。现在我来了，爸爸，我十岁的时候，我姐姐她们还在读托儿所儿歌的时候，我就能读阿里斯托芬[1]了。是啊，可是上帝为什么给了我们一个有言语障碍的儿子呢？瞧，爸爸，我已经通过所有尽人皆知的考试——你感到开心过吗？是啊，可你什么时候才能赚钱呢？瞧，爸爸，你了解你一直谈了二十年的那场革命吗？那场我刚刚发起的革命。哦，是啊，非常不错——不过，不完全是我们为了你所考虑的那场革命。邻居要说什么呢？”卡米尔摇了摇头。“当我想到耗费在给那个人写信上的人生年华，假如你把它加起来的话。相反，这些年华我本可用来学习阿拉姆语[2]。或者本可以做些有益的事。或者本可以把我的脑筋和马拉的脑筋合在一起，就他的轮盘赌博系统进行思考。”

“他有个系统，是吗？”

“他是这么说的。恰恰就是这一点，他才如此广泛地遭人诟病，

结果连赌场都不会让他进去。”

他们一声不吭，坐了一两分钟。卡米尔的母亲这个话题已经谈尽谈透了。他不认识她，她也不认识他，正是缺乏了解才使得她过世的消息如此令人伤心：是那种已经根据第二次机会算好，可是却又把机会给错过的感觉。“赌徒们，”她说。“我不停地想到埃罗。现在他在牢里半个月了。可他当时知道他们要抓他。他为什么不跑呢？”

“他太自负了。”

“还有法布尔。还有拉克洛瓦克斯将遭逮捕，这是真的吗？”

“他们说是这样。还有菲利普克斯。你不能藐视委员会，你还要活着。”

“可是卡米尔，你已经藐视过他们。最近五个月，你除了攻击委员会外，什么事都没干。”

“是啊，不过，我有马克西。他们不会动我。他们想动我，但是没有他，他们不会。”

她跪在炉火前面。哆嗦着。“明天我派人到农场去多取些木头。”

商廊：“巴雷代表到了。”因为此人站在门口，路易丝顿时就感到害怕了。

现在是一点差一刻，芽月12号。丹东穿着睡衣。“公民，原谅我。用人还在床上，我们自己也刚准备上床。到火这边来，外头冷。”

他跪在余火前面。“由它去吧，”巴雷说。“他们过来抓你了。”

“什么？”他转过身来。“你搞错了吧。法布里休斯·巴雷在你之前到这里来过。”

“我不知道他跟你说了什么，不过，在两个委员会会议上都没有他在场。林德在场。他派我来的。逮捕令已经发出。他们打算在国民大会前不给你听证机会。在那里你将再也不会出现。你将直接到监牢里去，从那里再到审判法庭。”

有一刻，丹东被惊吓得说不出一句话来：这个惊吓使他的脸变成了一张白纸。“不过，巴雷听到圣-约斯特说，他想在国民大会前面要跟我决一死战、分个胜负的。”

“他是这么说的。你怎么看？他们劝他别这么做。他们知道这样

做的风险，他们没有准备让他冒这个风险。他们不是新手，他们知道，你可以在公共画廊掀起一场骚乱暴动。林德说，他感到怒气冲天。他怒气冲冲地出了会议厅，然后他——”巴雷转眼朝别处望去。

“噢，他什么？”

巴雷把手放在他嘴前面。“把他的帽子扔进火里了。”

“什么？”丹东说。代表的目光与他的目光相迎。他们开始发笑，面带一种默默无语的、克制的、不合时宜的喜悦。

“他的帽子。帽子快乐地闪烁着火光，林德说。他的笔记本来要随帽子一起扔进火里的，可是，就在他准备把它们扔到火里时，一个蒙面的所谓的爱国者从他手里把它们抢走了。哦，他不在乎被人家夺走他的辉煌时刻，我告诉你。根本不在乎。”

“他的帽子！哦，这说明卡米尔曾经去过那里！”丹东说。

“是的，”代表附和道。“要是卡米尔在场，他将是对此最为感激的人。”

之后，丹东想到了自己。根本不是开玩笑，他心想，绝对不是。“可你在说他们已经签署好一份逮捕令了？罗伯斯庇尔也签字了？”

“是的。林德说你应该抓住这个机会，你的最后一次机会。至少可以从你的公寓出去，因为他们也许随时都会到这里来。我现在得走了，我得绕过角落走，去告诉卡米尔。”

丹东摇摇头。“随它去吧。让他们睡吧，让他们早上再搞清楚。因为这对卡米尔来说将是一件残酷的事。他将非要面对罗伯斯庇尔，可他不知道该说什么才好。”

巴雷盯着他看。“我的上帝啊，你没有意识到，是吗？他不会跟罗伯斯庇尔说的。他要跟你一起被关起来。”

路易丝看到他的身体软瘫下去。他在椅子上，人折叠成了两半，坐着，一只手放在眼前。

两点钟。“我过来，”林德说，“希望发现你再也不在这儿。看在上帝的分上，丹东啊，你还在痴心妄想干什么？你就是一根筋，要帮他们把你们搞垮搞完吗？”

“这我可没法相信哪，”丹东说。他凝视着奄奄一息的炉火。他要

让人把卡米尔抓起来，就是在今天下午，我还看到他们谈得很投入，他样子友好，一直在微笑，哦，十足的伪君子啊！

路易丝匆匆忙忙地穿好衣服。她隔着他们坐着，用手捂住脸。她看到了他的脸，看见意志和力量从他身上耗光了。泪水在她指间往外渗。不过在她脑子里，一个固执倔强的微小信号敲出了它的旋律：你要自由了，你要自由了。

“我认为他们会让我到国民大会前面。林德，就没有人提醒他们，国民大会非要同意才能逮捕我们，国民大会非要解除不给我们听证的规定才行吗？”

“当然有。罗伯斯庇尔提醒过他们。比劳德告诉他，当你被牢牢靠靠地关起来的时候，他们将会获得大会同意。他们都是些非常害怕的家伙，丹东。他们把门闩插上，而且他们的行为举止就仿佛他们预料到你会随时破门而入，向他们扑过去一样。”

“可是林德，他说了什么？关于卡米尔？”

“我为他感到难过，”林德突然说。“他们把他打倒在地。他们给他一个直接的选择。可是，这个可怜的魔鬼啊，他居然觉得他非得为共和国活着。对他来说，这件事情一过，他的人生将是多么美好。”

“马拉在法庭面前受到指控，”丹东说。“吉伦特派把他逮捕，对他进行了审判，但是，在他们手中，事情给搞砸了。法庭把他无罪释放了。人民抬着他，胜利地经过了大街小巷。他回来的时候，比以前更强大了。”

“是的，”林德说。不过，他心想，在那些日子，法庭维护着自身的独立。所以，马拉才受到审判；可是，你认为，你得到的将是一场审判吗？

不过，他没有把话说出口。他看着丹东在定神，看到他在鼓足信心。“他们不能掐死我，是吗？”他说。“他们可以逮捕我，但是，他们得要让我开口说话才行哪。好啊，我准备接他们的招数。”林德站了起来。丹东拍拍他的肩膀。“我们倒要看一看，在我弄死他们之前，那些同性恋的东西看起来是什么怂样儿。”

马拉大街，凌晨三点：卡米尔开始谈话，声音稍微比嘀咕声高出了一点，不过流畅，毫不犹豫，仿佛他的部分思想已被释放。露西尔

已经哭完了；她此刻坐着，望着他，经历了极端的情绪之后，随之而来的便是麻木和处于催眠的状态，她现在就处于这样的状态之中。隔壁房间里，他们的孩子还在睡觉。外面大街上鸦雀无声。房间里除了这个低声的嘴唇在动的声音，什么声音也没有；除了一支蜡烛的光亮，毫无光明。她心想，我们也许跟宇宙切断了，分开了。

“你明白，在1789年，我以为一些贵族会把我刺死。我会成为自由的殉道者，要是那样倒也很好，那样的话，在所有报纸上就会被报道了。后来我以为，在1792年，奥地利人回来了，开枪把我打死倒也不错，这样的话，事情很快就会了结，我就会成为民族英雄。”他把手放在喉咙上。“丹东说，他不在乎他们对他的看法，那些追随我们的人。我发现，我想要得到他们对我有好的看法。不过，我认为我不会获得他们的好感了，你觉得呢？”

“我不知道，”林德说。

“不过，经历了所有这一切，死在爱国主义错误的一边，被指控为反革命，我却无法接受，无法忍耐。罗伯特，你愿意帮我逃跑吗？”

林德犹豫了一会儿。“现在没有时间了。”

“我知道没有时间，可是，你愿意吗？”

“不，我不认为我愿意，”林德轻轻地说。“我们都是牺牲者。卡米尔，对不起。”

在门口，林德用一只胳膊搂着他。“到你父母那里去。到早上，这儿就没你待的地方了。”突然，他回过身。“卡米尔，你真要逃跑吗？你真的做好逃跑的准备了吗？别让我崩溃，照我说的去做吧？”

卡米尔抬起头。“哦，不，”他说。“不，我真不想逃跑。我只是考验你而已。”

“为什么？”

“没关系，”卡米尔说。“你通过考验了。”他又一次把头垂下。

罗伯特·林德五十岁。他的年龄显示在他那干枯的行政人员的脸上。她在心里纳闷，人怎么样生活才弄出这么一张脸来的呢。

“天一定快要亮了，”露西尔说。“可还是没有人来呀。”

她希望——希望像扼杀者一样掐住了你的喉咙，使你的心脏乱蹦

乱跳——不知道是什么原因，罗伯斯庇尔推翻了这个决定，他找回了勇气，说服他们不要干，是不是有可能呢？

“我给兔子写过信，”她说。“我没告诉你。我请他回来支持我们一把。”

“他没回信。”

“是的。”

“他认为我死了之后他可以娶你。”

“那是路易丝说的话。”

“路易丝怎么知道这件事的呢？”

“没什么。卡米尔？你为什么叫他兔子？”

“人家还在想方设法弄明白为什么我叫他兔子？”

“是的。”

“没有原因。”

她听到下面有靴子在鹅卵石上走动的声音；她听到巡逻停止的声音。也许就是那样，她心想，只是常规的巡逻吧。毕竟现在是他们的巡逻时间。心欺骗人是多么厉害啊。

“有了，”卡米尔站了起来。“让莱特今晚不在，我感到高兴。那是现在朝着大街的那扇门。”

她站在房间中央。她意识到四肢像小狗一般的僵硬。她仿佛无法开口说话。

“你在找我吗？”卡米尔说。她注视着他。她还记得8月10号那天苏鲁死后的情景：他是如何把自己清洗干净，重新回到人声鼎沸的大街上去的。“你应该问一问我是谁，”他对长官说。“你是卡米尔·德穆兰吗，你大概要说，职业记者，国民大会代表，好像也许只有我们两人，非常相像。”

“瞧，现在天色还很早，”此人说。“你是谁，我太清楚了，没有你们两人。假如你感兴趣，这儿是逮捕令。”

“我可以跟我的小儿子道个别吗？”

“只有我们和你一起去才行。”

“我可不想吵醒他。难道我就不能单独有个一时半会儿的时间吗？”

那些人挪动了，在门和窗户前面站好了位置。“上星期有个

人，”长官说，“去亲他的女儿，结果脑浆摔出来了。河对面的人从窗户跳出去，从四层楼上掉下去的，摔断了脖子。”

“是的，你无法理解他为什么要折腾，”卡米尔说。“当国家因为他而把脖子摔断的时候。”

“别给我们添麻烦，”此人说。

“没有麻烦，”卡米尔承诺。

“带些书去。”听到自己用充满虚张声势的声音说出话来，她感到惊愕。“你会感到无聊的。”

“是的，我会带的。”

“那就赶紧带。”长官把手放在卡米尔的手臂上。

“不，”她说。她一下子朝卡米尔扑过去。她用胳膊死死地搂着他的脖子。他们亲吻。“快点，”长官说。“女公民，让他走。”可她搂得更紧了，她把放在她手臂上的那只手支得远远的。过了一会儿，长官把她身体拉开，她用拳头对着他的下巴狠狠地打了过去，感觉到拳头的力量传遍了自己的身体，但是，她什么都没感觉到，因为她的头撞在了地板上。仿佛我是一只苍蝇，或者我是一只小鸟，她心想：我只是被摔远而已，我被掼倒了而已。

她孤零零的，一个人。他们把他推出了房间，下了楼梯，来到屋外。她从地上坐起。没有受伤，根本没有。她从沙发上捡起一只坐垫，用它抵着自己，她晃了一会儿，眼睛一片空白：她本想大喊出来的尖叫声，她本想说出的爱的言辞，现在都被锁在了喉咙里，像铁一样地被固定在那儿。她晃了晃自己。现在干什么？她得穿好衣服。她得写几封信，再把它们发出去。她得见见每一位代表，每一位委员会成员。她知道，她非得把事情开始做起来才行。她非得行动才行。她晃了晃自己。有大千世界，还有太极世界；有自由和虚幻的世界，那么就有真实的世界，我们在这个真实的世界中，年复一年地观看着我们所热爱的人在捶打自己的锁链。她从地板上站起来的时候，感觉到这些锁链咬紧了她的肉身。我与你捆在一起了，她心想：与你捆在一起了。

在商廊的拐角处，丹东饶有兴致地把逮捕令翻了过来，在大声朗读。他行色匆匆。他没问他是不是能跟他的孩子们说声再见，他在妻

子的头顶上随便地吻了一下。“我出去得越快，回来得就越快，”他说。“一天或者两天后再见。”在有人监护之下，他轻快地迈着步子出去，来到了大街上。

杜伊勒利宫，早晨八点：“你本来想要见我们的，”福奎尔-汀威尔说。

“哦，是的。”圣-约斯特抬头，笑了笑。

“我们原以为我们过来是见罗伯斯庇尔的，”赫尔曼说。

“不，公民主席：见我。有反对意见吗？”他没请他们坐下。“今天上午早些时候，我们逮捕了四个人，丹东、德穆兰、拉克洛瓦克斯、菲利普克斯。关于此事，我已起草好一份报告。今天晚些时候，我要把报告递交给国民大会。你嘛，从你的角度，为审判做好准备工作，把别的事情放一放，要把这件事当成紧急事务。”

“现在就到此住手吧，”赫尔曼说。“这是什么一种程序？国民大会还没同意逮捕这些人。”

“我们不妨把它当作形式嘛。”圣-约斯特扬了扬眉。“在这件事上，你不会跟我斗，是吗，赫尔曼？”

“跟你斗？让我提醒你一下我们的立场。虽然人人都知道，可是还不能证明丹东接受了贿赂。大家都知道的另外一件事，证据就在我们身边，那就是，丹东推翻了卡佩，缔造了共和国，拯救了我们，使我们免遭侵略。你打算用什么罪名来告他？他缺少狂热？”

“如果你怀疑，”圣-约斯特说，“对丹东有些所谓实质性情况的指控，欢迎你来浏览这些文件。”他把文件推到桌子对面。“你将看到，有部分在罗伯斯庇尔手中，有部分在我手中。你可以不看公民罗伯斯庇尔写的那些与卡米尔·德穆兰有关的文章。它们不过是些借口而已。事实上，你读完之后，我要把它们删掉。”

“这是一派谎言，”赫尔曼边读边说。“胡言乱语，地地道道的无中生有。”

“好了，”福奎尔说，“这是平常事。他跟米拉波、奥尔良、卡佩、布利索共谋。以前我们处理过这件事——事实上，是卡米尔教会了我们该如何对付。下个星期，要是我们获得快速裁决，我们也许就能加上‘与丹东合谋’。要一个人死，认识他就是犯了死罪。”

“如果丹东开始讨好公共画廊，”赫尔曼问，“我们该咋办？”

“假如你需要把他掐死，我们会给你提供手段。”

“哦，妙极了！”福奎尔说。“这四个被告都是律师，我觉得？”

“嘿，公民，鼓起勇气吧，”圣-约斯特说。“你向来表现出你自己能干。我的意思是说，你一向对委员会忠心耿耿嘛。”

“是的。你就是政府，”福奎尔说。

“卡米尔·德穆兰与你有关系，是吗？”

“是啊。我认为他跟你也有关系呀。”

圣-约斯特皱了皱眉头。“不，我不这样认为。我认为这样会影响你，让人不安。”

“喏，我做好我的本职工作就是，”福奎尔说。

“那就好。”

“是啊，”福奎尔说。“假如你不想老是喋喋不休地说这事儿，我倒是感激不尽。”

“你喜欢卡米尔？”圣-约斯特问。

“为什么？我认为我们刚才声明过，这事儿和其他的事情没有关系。”

“不，我不过是想了解一下。你没有必要回答。现在，你现在把我说过的话回忆一下，这是一件紧急事务。”

“哦是的，”赫尔曼说。“委员会要拼命工作，直至这些家伙人头落地。”

“审判一定要么在明天开始，要么在后天开始。更倾向于明天。”

“什么？”福奎尔说。“你疯了吧？”

“向我提出这样的问题不大妥当。”圣-约斯特说。

“不过，伙计，证据呢，指控呢——”

圣-约斯特用一只手指轻轻地磕了磕摆在他面前的报告。

“证人呢，”赫尔曼说。

“需要证人吗？”圣-约斯特叹了一口气。“是的，我觉得你一定需要。那么去做吧。”

“在我们还不知道他们要叫谁做证人之前，我们怎么能传唤他们的证人？”

“哦，我会给你出点子的，”他转向赫尔曼，“不允许证人参加辩

护。”

“一个问题，”赫尔曼说。“你为什么不派一些杀手把他们在牢房里杀了？上帝知道，我根本不是丹东派的人，不过，这么做就是谋杀。”

“哦，喂。”圣-约斯特感到愤怒。“你先是抱怨时间不够，然后，你又用无聊的问题把时间耗光。我到这里来不是跟你闲谈的。你非常清楚在众目睽睽之下干这些事情的后果。现在，下面这些人将要和我已经提名的那些人一起受到指控。埃罗，法布尔，你行吗？”

“文件准备好了，”福奎尔悻悻地说。

“骗子查伯，还有他的同僚巴希尔和德劳雷，两个代表——”

“为了使他们名誉扫地，”赫尔曼说。

“是的。”福奎尔说。“把政治家、骗子和小偷掺合在一起。公众将会认为，如果一个人因为诈骗受审，其他所有人必然也是因此而受审的。”

“假如你愿意让我继续把话说下去？跟他们一起的，还有一帮外国人，弗雷兄弟，西班牙银行家格兹曼，丹麦商人迪耶德里希森。哦，还有部队承包商德·艾斯巴拿克修道院院长。指控罪名都是阴谋、欺诈、囤积居奇、投机倒卖货币、与外国势力合谋。福奎尔，我要把这件事交给你来办。要指控，这些人当中任何一个都不缺少证据。”

“只指控丹东？”

“噢，现在，那是你的问题。顺便问一问，公民们，你们知道这些人都是谁吗？”

福奎尔眼睛向下看着。“当然，我知道。空白逮捕令，委员会签署。如果我可以讲出来的话，这是一项充满危险的活动。”

“是的，这是充满危险的活动，是吗？”圣-约斯特把文件翻开，在每一份上面都写上一个名字。“你现在想要看这些文件吗？”他把文件高举在大拇指和食指之间，同时轻轻地弹了弹它们，好让墨水晾干。“赫尔曼，这一份是给你的，还有公民检察官，这一份是给你的。”他又笑了，把文件折好，悄悄地放到外套里的一个口袋中。“只是为了防备审判的时候出现差错而已，”他说。

国民大会：会议开场的时候，会场秩序紊乱。首先站起来的是雷

让德勒。他形容憔悴枯槁。兴许是街上的嘈杂声把他吵醒了？

“昨天晚上，大会的某些成员已被逮捕。丹东就是其中一位。我目前还不能确定其他几个。我要求，被拘留的国民大会成员们应该被带到下院法律协会去，接受我们的指控或者由我们赦免。我坚信，丹东的双手和我一样干干净净——”

窃窃私语传遍了整个会议大厅。有人把头从演讲者那边转开。当各个委员走进会场的时候，塔里昂主席抬起头来。考洛特的脸好像松耷耷的，从来没有使用过似的：直到今天的表演开始，他才装出了人模人样。圣-约斯特穿了件带金色纽扣的蓝外套，手里拿了很多文件。一阵令人震惊的窸窣声扫遍了整个长凳。警察委员会过来了：瓦蒂尔的脸毫无血色，拉得长长的，眼睛上方裹了块头巾。勒巴的脸神情肃穆。在他们赢得的短暂的沉默之中，他们好像伟大的悲剧家一样，在拖延他，公民罗伯斯庇尔，不可腐蚀之人，进场。在不同层级的长凳间的行距中，他迟疑了一阵，之后，他的一个同僚捣了捣他的小背。

登上讲坛时，他一言不发；把双手交叠在一起，摆在笔记上面。几秒钟过去了。他的眼睛把整个会场巡视了一番，同时把目光停留在那些他并不信任的人身上，据说，停留的时间是两次心跳那么久。

他开始发言：非常镇定，非常平稳。丹东的名字被他高声提起，像是给这个名字附加上什么威望似的。不过，从现在起，这个名字已经毫无威望：腐败偶像要被砸碎。他顿了顿。把鼻梁上的眼镜向上推到了前额。他眼睛盯着雷让德勒，是那种极其慢条斯理的近视的凝视。雷让德勒把他那屠户的巨手，他那曾经割喉、把牛放倒的双手，合在一起挤压着，挤得手指的骨节都发白了。很快，他站了起来，嘴里嘟嘟囔囔地在说：你误会了我的意图，你误会了我的意图。“暴露出恐惧之人都是犯罪之人，”罗伯斯庇尔说。他从讲台上下来，他那单薄惨白的嘴在微笑和蔑视之间弯成了曲线。

接下来的两个小时，圣-约斯特在念报告，报告涉及丹东党羽的种种阴谋策划。他在起草报告的时候，就已经把被他起诉、站在他面前的那个人想象过了；他没有修改报告。要是丹东真的就站在他面前，这样的朗读要被来自公共画廊里他的拥护者的咆哮声打断，被他本人自我辩护的吼叫声打断；不过，圣-约斯特在对着空气念。有一阵沉默，这一阵沉默不仅加深了原有的沉默，而且还导致了眼下的沉默。

他不动感情地在念，差不多是毫无节奏变化地在念，眼睛盯着他抓在左手上的文件。偶尔，他会抬起右臂，然后，歪歪斜斜地把它放到身体的一侧：这是他唯一的姿势，一种稳定的、机械的姿势。有一回，临近报告的结尾时，他把自己那张年轻的脸抬起，面对着观众，直接对他们说："经过这件事情之后，"他许诺，"剩下的仅有爱国者了。"

马拉大街："噢，我亲爱的，"露西尔对她的孩子说，"你打算跟我一起去见你的教父吗？不，也许不。把他带到我妈妈那里去，"她对让莱特说。

"你出门之前把脸洗一洗吧。脸都肿了。"

"他也许希望我大哭一场。他也许预料到了。他不会注意我的样子。他平时也不注意。"

"要是那样有可能的话，"路易丝·丹东说，"这地方比我们那里的情况还要坏。"

她们站在露西尔的客厅这个出事的地点。他们拥有的每一本书都堆在地毯上，书背破破烂烂的；抽屉和碗柜全部大开着，已经被人偷窃过。炉膛里的灰烬已经被人小心反复地耙过了。她伸手向上，把她雕刻的玛利亚·斯图亚特的那一端拉直。"他们把他所有的文件都拿走了，"她说。"信。一切。就连教堂神父的手稿都给拿走了。"

"如果罗伯斯庇尔同意见上我们一面，我们该说什么呢？我们该说什么呢？"

"你什么都不需要说，我会说的。"

"谁会想到国民大会就那样把他们交出去了，毫无抗议地！"

"我原本会想到的。除了你丈夫，没人能够当面反对罗伯斯庇尔。这儿有几封信，"她对让莱特说，"是写给公安委员会每个成员的。圣-约斯特除外，给他写信没有必要。这儿是写给警察委员会的信；这是写给福奎尔的，这些是写给不同代表的，你看到，这些信都写好了收信人。要确保把这些信立刻送出去。假如我收不到任何回音，马克西不愿见我，我就得想想新的办法了。"

在卢森堡，埃罗扮演了慷慨大方的东道主角色。毕竟，这儿曾是皇宫，而不是作为监狱设计的。"秘密孤单又寂寞，难道你觉得不是

吗，”埃罗说。“时不时地，他们把我们锁上，隔开，不过，总的来说，我们住的方式还是最惬意的，也最适合交流。事实上，自从凡尔赛宫事件以来，我还从没见过像这样的地方。谈话充满睿智，行为举止最优雅得体，女士们请人把头梳好，一天三次变换发型。有正餐聚会。你想要的一切都有——就是缺少武器——你可以让人把它们送进来。但是说话要小心。这里有一半的人至少是线人。”

用埃罗作为“我们的沙龙”所描述的话来说，这些犯人检查新进的人。一个在旧政权时代的犯人把拉克洛瓦克斯结实的身架打量了一番：“这家伙会成为出色的教练，”他评头论足道。

迪龙将军一直在喝酒。他为此辩护。“你是谁？”他对菲利普克斯说。“我不认识你，是吗？你以前是干吗的？”

“我批评委员会。”

“啊。”

“哦，”菲利普克斯说，他意识到了什么。“你是露西尔的——哦，上帝啊，对不起，将军。”

“没关系。我不在乎你怎么想。”将军从牢房的一边晃到另一边。他用手臂搂着卡米尔。“既然你们都在这里，我要保持冷静，我发誓。我以前就警告过你。难道我没警告过你吗？我可怜的卡米尔。”

“你知道什么呀？”埃罗说。“那个偷盗成性的艺术委员会已经把他们的爪子伸到我拥有的第一版本上了。”

“他说，”将军边说边指着埃罗。“驳斥他们提出的指控，他将不屑为自己做辩护。那是怎样一种态度？他觉得这样合适，因为他是一名贵族。我也是。还有，我亲爱的，我是一名战士。别担心，别担心，”他对卡米尔说。“我们会从这里出去的。”

奥诺雷大街：“情况你已经看到了，”巴蓓特说，“有很多爱国者和他在一起，他不能受到打扰。”

露西尔把一封信放在桌上。“从一般的人性来讲，伊丽莎白，你要负责把这封信交到他手中。”

“这不会有什么好事，”她笑了笑。“他已经下定决心。”

在屋子顶层，罗伯斯庇尔兀自坐着，等这些女人走开。她们走到街上的时候，太阳从一块云层的后面突然冲了出来，之后，她们走到

了河边，空气中透发出春天绿树碧草的芬芳。

从卢森堡的监狱中，卡米尔·德穆兰给露西尔·德穆兰这样写道：

> 我在牢房的墙壁上发现了一道裂缝。我把耳朵贴在上面，听到有人呻吟。我胆大妄为地说了几句，随后便听到一个穿着便装的病人的声音。他问我的姓名。我告诉他，听到我的名字时，他大声喊道："哦，我的上帝啊，"他重又倒在床上，原来他是从床上把自己撑起来的。那个时刻我才知道，这是法布尔·德·伊格朗汀的声音。"是的，我是法布尔，"他说，"可是，你在这儿干吗呢？反革命运动已经来临了吗？"

在卢森堡进行的初步审查如下：

> L·卡米尔·德穆兰，律师协会的职业律师，记者，国民大会代表，年龄四十四岁，马拉大街居民。革命法庭增补法官F-J·德尼索；革命法庭书记员代表F·吉拉德；检察官代表A·福奎尔和G·列昂顿列席审查。
>
> 审查记录如下：
>
> 问：借助于希望恢复君主专制，借助于摧毁全国代表以及共和政府，他密谋反对法兰西民族了吗？
>
> 答：没有。
>
> 问：他有辩护人吗？
>
> 答：没有。
>
> 因此，我们提名肖沃·拉嘎尔德做他的辩护人。

露西尔和安莱特到卢森堡花园去了。他们仰面对着房子的正面站着，眼睛在毫无希望地搜寻。她母亲怀里的孩子在哇哇大哭；他要回

家。在其中一扇窗户边的什么地方，站着卡米尔。他身后半明半暗的房间里是张桌子，白天绝大多数时间，他就坐在这张桌边上，为他至今未接到通知却被指控在起草辩护词。四月生冷的风穿过露西尔的头发，把头发从头顶上吹得散乱不堪，歪歪扭扭，像个淹死的女人的头发。她的头在扭动，眼睛还在搜寻。他能看到她；可她却不能。

卡米尔·德穆兰给露西尔·德穆兰在信中这样写道：

> 昨天，把我的信捎给你的那位公民回来了，“噢，你见到她了？”我说，如同我过去常对修道院院长劳德雷维尔那样说话一样；我发现我自己正朝他看，好像你的身影一直在别人或者在他衣服的四周徘徊一样……。

牢门关上了。“他说他知道我会来。”罗伯斯庇尔往后倚在墙上。

他闭上眼睛。头发没有敷粉，在火把的光亮下，红得发亮。“我不该在这儿。我不该过来。可是我本想……我没法阻拦自己。”

“那就没事，”福奎尔说。他脸上显示出不耐烦，显示出某种揶揄；这种揶揄到底是针对谁来的，不可能说得清。

“只是他们说的事情而已。”

“没有事。他说，丹东给我们三个月的时间。”在幽暗中，他那双蓝绿色的眼睛在搜索般地寻找福奎尔的眼睛。

“我认为，他有一阵子认为，在审判之前，我会过来主动给他提供逃跑机会。”

“真的吗？”福奎尔说。“你不是那种人。他该知道。”

“是的，他该知道，是吗？”他从墙上把身子挺直，然后伸出手，任手指在墙上的石膏上划着。“再见，”他低声说。他们一言不发，走开了。突然，罗伯斯庇尔像死去了一样停止不动了。“听着。”从关上的门后面，他们听到了许多声音在嘀嘀咕咕作响，盖过嘀嘀咕咕的声音的是一阵巨大的而且不是故意发出的笑声。“丹东，”罗伯斯庇尔低声说。他的脸惊呆了。

“过来吧，”福奎尔说：可罗伯斯庇尔还是站着在听。

“他怎么会？他怎么会在大笑呢？”

“你打算整夜就站在这里吗？”福奎尔发问了。跟这个不可腐蚀之人在一起，他向来谨慎小心，做事说话做到正确无误，可是，不可腐蚀之人现在在哪儿呢？偷偷摸摸地在监狱里四处交易，提价格，还有，许诺。福奎尔看到一个发育不全的年轻人，因为痛苦，四肢在毫无知觉地哆嗦，他那沙粒般的睫毛湿湿的。“把丹东的暴民转移到门房监狱去，”福奎尔在他旁边说。“瞧，”他一边说一边把头转回，“你会把他打败的。”

他抓住阿拉斯蜡烛般的手臂，把他从牢房里硬生生地拽了出来，推进了夜色。

司法大楼，芽月13号上午八点：“先生们，让我们直接谈正事吧，”福奎尔对他的两个检察官代表说。“今天，我们让这些形形色色的伪造者、骗子，还有骗子，加上六个声名显赫的政治家，站在审判席上。如果你们朝窗户外面看一看，你们会看到一群群人；事实上，不用看，你们就能听到他们的声音。这样一些人，如果处置失当，将会使我们的事业朝着错误的方向倾倒，威胁到首都的安全。”

“没有什么法子把他们消灭掉，这真是件憾事，”公民弗洛瑞尔特说。

“共和国没有为审判提供法官密室，”福奎尔说。“你非常清楚在公众眼里做这些事情的重要性。不过在新闻媒体中，什么都没有。现在——至于说到我们的这个案子，它根本就不存在。圣-约斯特递交给我们的报告是——噢，是一份政治文件。”

“你的意思是谎言，”列昂顿暗示道。

“是的，确实如此。从我个人角度来看，我毫不怀疑丹东罪大恶极，够得上处以几次死刑，但是，这不意味着他犯有我们现在控告他的这些罪。我们可以弄得出来的证人没有一个不担心，他们会脱口说出，说出一些对委员会极其不利的话来。”

“我发现，你的态度是失败主义者的态度，”弗洛瑞尔特说。

“我亲爱的弗洛瑞尔特，我们都知道，你在这里当公民罗伯斯庇尔的间谍。不过，我们的工作是要揭开肮脏的、辩论一般的阴谋诡计，而不是为了喊几句口号和几句口头禅。现在，请你考虑反对意

见。”

“我接受，”列昂顿说，“说到反对意见，你不是指那些倒霉的、被选中当辩护律师的人吧？”

“我怀疑他们是不是敢对他们的客户说话。对这些人来说，丹东当然非常有名；他是巴黎最厉害的演说家，而且也是比你们在座的任何一位都要高明的律师。法布尔嘛，我们不需要担心。他的案子已有许多宣传报道，不过，所有的报道对他都不利；因为他现在病得厉害，所以他不会给我们带来什么麻烦。埃罗要另当别论。如果他放下身段，进行辩论，他将会非常危险，因为我们几乎没有什么理由告他。”

“我觉得你手头有份文件，是与那个女人卡佩有关的？”

“是的，不过，在修改信件内容的时候，我倒认为，不要急于把这份文件拿出来。现在，对菲利普克斯，我们不可掉以轻心。他虽然没有其他人那么有名气，但是，我担心，他在态度上决不妥协让步，似乎他并不害怕我们要对他采取什么措施。代表拉克洛瓦克斯当然是个头脑冷静的家伙，有点赌徒的味道。我们的线人报告说，到目前为止，他还把整个事情当作玩笑在对待。”

“谁是我们的线人？”

“监狱里面的？一个名叫拉弗洛特的人。”

“我倒是担心你的堂兄卡米尔，”弗洛瑞尔特说。

“还有一次，我们的线人做了有用的观察。他把他描述成一个歇斯底里、神志错乱的家伙。好像他在声称，公民罗伯斯庇尔在卢森堡秘密拜访过他，而且还主动要拿自己的性命为他受到指控做举证辩护。这一定是个荒谬的故事。”

“他一定是疯了，”列昂顿说。

“是啊，”福奎尔说。“也许他真是这样。审判的头几个小时，我们的目的必须是在心理上使他感到惊慌，在气势上使他被吓倒，在精神上使他感到恐怖。这倒不是特别困难，不过，要阻止他不做举证辩护，这才至关重要，因为，记得1789年的人在某种程度上对他还是有感情的，对他还是有所寄托的。不过，现在，弗洛瑞尔特——我们的优势在哪儿，你愿意说出来看看？”

“时间，公民。”

“说得对。时间对我们有利。自从布利索的审判以来，程序是，如果过了三天，陪审团宣布自己感到满意，那么审判就可以到此为止。这意味着什么呀，列昂顿？”

“在选择陪审团的时候要小心。”

“你知道，你们两人真的干得相当漂亮出色。那么，我们现在可以进行吗？”福奎尔掏出他那份革命法庭常规陪审员的名单。“木匠特林查尔德，修鞋匠德斯博瓦苏克斯，他们听上去是一对不折不扣的平民嘛。”

“可以信赖的人，”弗洛瑞尔特说。

“还有莫利斯·杜普莱，此人可能更加成熟老到吧？”

“不。公民罗伯斯庇尔本人已经否决让他在陪审团中出现。”

福奎尔咬了咬嘴唇。“此人我永远搞不懂。好了，那么，做假发的加雷，他一向配合。我认为他需要获得这份工作，不可能有许多人需要假发。还有卢米艾尔。”他把另外一个名字划掉了。“他也许需要一些鼓励，不过，我们会给他提供鼓励的。”

列昂顿朝检察官偷窥了一眼。

“8月10号勒洛瓦怎么样？”

“好极了，”福奎尔说。他在这个人的名字旁边做了个记号，此人从前是勒洛瓦·德·蒙特弗洛伯特，法国侯爵。“现在呢？”

“我们得把苏波尔毕耶尔加进来。”

“他是丹东和罗伯斯庇尔两个人的朋友。”

“不过，我觉得他讲究公正原则，”弗洛瑞尔特说。“弄不好他要帮倒忙，助长他们的威风。”

“为了抵消他的力量，”福奎尔说，“我们要把小提琴制作人雷诺丹加进来。”

弗洛瑞尔特笑了。“妙极了。那晚，他把卡米尔打倒在地的时候，我本人就在雅各宾派俱乐部。不过，他们吵架的原因是什么？我根本不知道。”

“只有上帝晓得，”福奎尔说。“雷诺丹，毫无疑问，明显不理智。如果你在法庭上跟我堂兄讲话，你还能记得别喊他的基督洗礼姓名吗？”他对着名单蹙了蹙眉。“我不知道还有谁绝对牢靠。”

“他？”列昂顿一边说，一边用手指。

“哦不，不。他喜欢推理，我们不需要推理之人。不，我恐怕，我们得继续采用由七人组成的陪审团。哦好了，他们几乎没有能力进行辩论。你知道，我一直在说话，好像跟什么较量似的。不过，我们不是在这儿玩我们能输得起的游戏。十一点钟，在法庭跟你们碰头。”

“我叫丹东。这个名字在革命时期还算众人皆知。就职业而言，我是一名律师，我出生在奥布县的阿希斯小镇。几天之后，我的住所将会销声匿迹。我住过的那个地方将会成为历史。”

第一天。

“那口气听上去是明显地悲观嘛，”拉克洛瓦克斯对菲利普克斯说。“所有这些都是什么人？”

“法布尔，你当然知道，这是查伯——见到你气色这么好，我真感到高兴——迪耶德里希森，这是菲利普克斯——这是伊曼纽尔·弗雷——你应该跟他们有过合谋吧。”

“见到你真高兴，代表菲利普克斯，”弗雷兄弟当中有人说话了。“你以前是干吗的？”

“我干批评委员会这活儿。”

“啊。”

菲利普克斯在数人头。“我们有十四个人。他们要审判整个东印度公司诈骗案。如果尚有公正存在，这要花上法庭三个月的时间。可我们只有三天时间。”

卡米尔·德穆兰站了起来。“不同意，”他边说边用手指着陪审团。他尽可能说话简洁，希望他能避免说话结结巴巴的情况。

“借助于你的委员会把他打垮，”赫尔曼立刻说。

“我在为我自己辩护，”德穆兰厉声驳斥道。“我反对雷诺丹。”

“凭什么理由？”

“他已经威胁到我的性命。我可以请几百个证人作证。”

“这真是无聊的反驳。”

有人大声宣读警察委员会关于东印度公司事务的报告。这花去了两个小时。然后宣读指控。这又花去了一个小时。法庭后面，在齐腰

高的障碍物后面，旁观者挤到了门口：门外和沿街都是。“他们说，人们站成的队伍延伸到铸币厂那么远了，”法布尔低声说。

法布尔用一只手摸了摸脸。他瘫坐在扶手椅中，这椅子通常是预留给被告人中的头号人物坐的。昨晚，当犯人被转移到门房监狱的时候，他快不能走路了，两个卫兵扶着他，上了封闭的马车。偶尔，他的一阵咳嗽盖过法布里休斯·巴雷的声音，法庭的这个文员便抓住机会停下来喘气。他的眼睛一次又一次地游移到他主人丹东冷漠的脸上。法布尔掏出手帕举到嘴上。他的皮肤看上去既潮湿又没有血色。有时候，丹东转过身来直视着他；再过几分钟，他又会转身去注视卡米尔。在陪审团上方，一柱柱侵蚀性的阳光在黑白大理石上搜寻。午后的时光在慢慢消逝，一圈不该出现的光晕在8月10号雷洛瓦的头上形成。皇宫里，丁香树上的花儿正盛开着。

丹东：“这种做法必须停止。我现在要求获得听证。我要求获得给国民大会写信的许可。我要求任命委员会。卡米尔·德穆兰和我本人希望谴责公共——委员会里的专制行为。”

欢呼的咆哮声把他淹没了。他们高喊着他的名字；他们拍手，他们跺脚，他们高唱《马赛进行曲》。骚乱向后退回到街上，动荡不安和混乱一下子变得如此巨大，气势磅礴，庭长的摇铃声都听不到了；他气急败坏，像是在表演哑剧似的，对着几个被告摇铃，拉克洛瓦克斯对着主席摇晃着自己的拳头。不要慌，不要慌，福奎尔嘴里喊道：当赫尔曼让自己的声音被人听到的时候，那已是休庭时刻了。犯人被带到下面的牢房中。“畜生，”丹东简洁地说。“明天我要把他们剁成碎肉。”

“出售？我，出售？像我这样的人再高的价格也不够。”

第二天

“这是谁？”

“哦，不是旁人，”菲利普克斯说。“此人是谁？”

丹东瞥了一眼。“这是公民鲁伊艾尔。他是司法部长——或者说，过去曾是。公民，你在这儿干什么？”

鲁伊艾尔和几个被告人一起落座。他没吭声，看上去是被吓呆

了。

“福奎尔，你说此人干过什么事？”

福奎尔抬头，瞪着眼睛看看几个被告，然后再把目光转回到他手中拿着的那份名单。在一阵恼羞成怒的嘀咕声中，他跟他的代表们在商量。“可是，你当时这样说过的——”弗洛瑞尔特坚持说。

“我说过传唤他，我没说逮捕他。你他妈的真是自作主张！”

“他不知道他做过什么事，”菲利普克斯说。“他不知道。不过他会很快就会想出个什么名堂的。”

“卡米尔，”埃罗说，“我确实相信你堂弟无能。对于刑法协会来说，他真是丢人现眼。”

“福奎尔，”他堂兄问他，“首先，你究竟怎么弄到这份工作的？”

这位检察官在文件中翻来找去。“究竟什么，”他在嘟囔。他走近法官的办公桌。“操他妈的，”他对赫尔曼说。“不过，别让他们知道。他们要让我们成为笑料。”

赫尔曼叹了口气。“我们大家压力很大。我希望你使用更为得体的语言。就让他在那儿，最后一天，我会命令陪审团说，没有足够的证据，他们必须无罪释放。”

副庭长仲马浑身散发着酒精臭味儿。因为拖延感到无聊了，后面的群众动了起来，好不耐烦，充满了危险。另一个犯人被带了进来。“天堂里的上帝啊，”拉克洛瓦克斯说，“是韦斯特曼到了。”

韦斯特曼将军，旺代战役的获胜者，在几个被告人面前坐好他那好争好战的身躯。“这些究竟是些什么人？”他甩着大拇指跟查伯和他的朋友说话。

“好几个刑事犯，”埃罗告诉他。“你跟他们一起耍奸使诈玩过阴谋。”

“是吗？”韦斯特曼抬高了声音。“福奎尔，我不过是个什么军事小头目而已，是个傻瓜笨蛋，你怎么看？在革命之前，我是斯特拉斯堡的一名律师，我知道事情该如何处理。没有给我指派辩护律师。我没有接受过初步调查。我没有受到指控。”

赫尔曼抬起头。“那是形式。”

“在形式上，”丹东为了取得幽默效果，故意一本正经地说，“我们大家全在这儿嘛。”

几个被告人当中突然爆发出一阵充满懊悔的大笑。这句话传到了法庭后面。群众鼓掌欢呼，一排无裤党派的爱国者摘下帽子在挥舞，他们高唱《法国革命要成功》，而且还在含混不清地高呼“向灯柱律师致敬”。

“我只好要求你们保持秩序，”赫尔曼冲着丹东大吼道。

“要求我保持秩序？”丹东霍地站了起来。“就我而言，好像你只好要求你讲尊严和面子。我有言论权。我们大家都有听证权。该死的混账东西，是我成立了这个革命法庭。我理所当然知道它该如何运作。”

“难道你没听到铃声吗？”

“一个为了性命而受审的人注意不到铃声。”

从公共画廊传来的歌声变得更加高亢嘹亮了。福奎尔的嘴巴在嗫嚅着，可是什么也无法听到。赫尔曼闭上了眼睛。所有公安委员会的签名在他睫毛前面跳起舞来。过了十五分钟，才恢复了秩序。

还是东印度公司的事。检察官们知道，他们在这个地方有文章可做，所以他们死死地盯着这个话题不放。法布尔把垂到胸口的下巴抬了起来。过了几分钟，他又索性由它下垂到胸口。“他该有个医生在身边的，”菲利普克斯说。

“他的医生在忙别的事儿。在陪审团里。”

“法布尔，你不会死在我们手里，是吗？”

法布尔努力挤出病人才有的微笑。丹东能感觉到那种恐惧，这种恐惧让位于他和拉克洛瓦克斯之间的卡米尔浑身僵硬。卡米尔昨天晚上整整一晚都在写东西，因为他相信，最后他们还是会让他演讲的。到目前为止，每当他张开嘴巴，法官们总是恶狠狠地不让他发言。

政府金融专家坎本发言，就利润、就股票证明、就银行操作程序以及外汇规章制度进行举证。在审判过程中，他将成为唯一被传唤到庭的证人。丹东打断了他的讲话：

“坎本，听着：你觉得我是保皇派的人吗？”

坎本朝他那边看了看，笑了。

“看，他笑了。法庭书记员公民，看到了吧，把他的笑容记下。”

赫尔曼： 丹东，国民大会告你对杜姆雷兹表示了过多关照，告你没有揭发他的真实本性和真实意图，告你帮助他实施摧毁自由的阴谋计划，比如，把武装部队开进巴黎，镇压共和国政府，恢复君主制度。

丹东： 我现在可以回答吗？

赫尔曼： 不。公民巴雷尔，大声宣读公民圣-约斯特的报告——我指的是，公民传给国民大会以及雅各宾派俱乐部的那份报告。

两个小时。被告人现在已经分成了两大阵营，六个政治家和将军试图在他们和小偷之间保持距离，但是这样做很难。菲利普克斯聚精会神地在听，还在记笔记。埃罗好像沉浸在自己的心思中；人们吃不准他是在倾听法庭上的讲话。时不时地，将军发出不耐烦的噪音，为了让某个观点解释清楚，他在拉克洛瓦克斯耳边发出嘶嘶的声音；拉克洛瓦克斯很少时候能帮他。

群众为阅读的第一部分内容已经感到骚动不安了。不过，随着报告的含义变得清晰，一阵深深的沉默控制了整个法庭，像一只动物回到了它的老窝一样，偷偷摸摸地穿过越来越暗的会议大厅。敲响的钟声表明，报告宣读已有一个小时。赫尔曼清了清喉咙，在他桌子的后面、背对着被告人的福奎尔伸了伸腿。突然，德穆兰的神经啪地断了。他把一只手放到脸上，心想，在那里干什么呢，焦躁不安地把头发往后轻弹了一下。他迅速扫视了在他左右两边的一张张脸。他把一只拳头放在另一只手的掌心里，用嘴挤压着手指的骨节；然后，一边把手从脸上拿开，一边抓住身体两侧的凳子，直到指甲因为用力变白为止。公民罗伯斯庇尔的座右铭在刑事案件中管用：露出恐惧之人就是犯罪之人。丹东和拉克洛瓦克斯抓住他的手，偷偷地把它们抓到他们身体的两侧。

巴雷念毕，念到最后几个短语时，声音变得沙哑起来。他把文件丢在桌上，一页一页的文件朝外面散开。他累了，假如再有一些文件，他会当场中止，哭出声来的。

“丹东，”赫尔曼说，“你现在可以讲话了。”

他站起来的时候，心想，菲利普克斯在笔记上记了什么内容呢。因为没有一项声明他能把它拉出来，把它大声吼成诽谤中伤；没有一

项指控他能把它高举起来，然后把它打倒在地，用脚践踏。哪怕只是一项具体的指控……说你，乔治-雅克·丹东，在1792年8月的第十天确实密谋叛国也好……不过，这是他非得为之辩护的整个事业：整个生命，革命中的生命，反对这种谎言和含沙射影的组织肌体，这种真相的流产。圣-约斯特一定已经仔细研究过卡米尔为了反对布利索而撰写的文章了；那是控告我的技术之如此纯熟的根本原因。他脑子里迅速地想到卡米尔当初对他的事业所采取的干净利落、充满歹意的手段。

十五分钟过后，他找到了让自己的声音传遍大厅的那种快乐和力量。长时间的沉默结束了。人们重新开始鼓掌。有时候，他只好停下，让喧哗声淹没自己。之后，吸好气，重新演讲，力量比原来更加强劲有力。法布尔教过他，而且教的得法。他开始把自己的声音想象成一件进攻的实物器具，一股千军万马的力量；把自己的声音想象成是来自某个取之不竭、用之不尽的火山口熔浆，在烫伤他们，在煮沸他们，在活活埋葬他们。活活埋葬他们。

一位陪审团成员打断他说："你能够给我们解释一下，为什么当普鲁士人在伏尔美撤退时，我们的部队没有乘胜追击呢？"

"我真遗憾不能给你们说明。我是一名律师。军事情况对我来说是一部尚未打开的书。"

法布尔的手从他椅子的扶手上松开了。

有时候，赫尔曼妄图在关键时刻打断他；丹东则鄙夷不屑地把他压住。听到法庭上的每一次失败，人群中就爆发出欢呼声、口哨声，声调很高的带有嘲讽性的评判声。很多剧院空了；这里成了城市里唯一的表演。表演的就是此刻的这番情景——这是一出表演，而他正好精通此道。此时此刻，他们都在他的身后，不过，要是罗伯斯庇尔走进来，难道他们不会为他喝彩，喝彩到声音回肠荡气的程度吗？巴雷·杜彻斯尼过去曾是他们的英雄，可是，当他们的缔造者在死囚羁押车上哀求宽恕的时候，他们大笑，发出嘘嘘的声音。

第一个小时过去了，他的声音和原先一样雄浑有力。在这个阶段，体力不成问题。像一名竞技运动员一样，他的肺在做他训练过它们该做的事。不过，眼下他没有咬住论点，或者逼出辩论的要点，为了保全性命，他在说话。这是他计划好的、他等待着的、他期盼着的目的：最后的对峙。不过，随着白昼在慢慢地消逝，他发现自己不知

不觉地在对着一个内心的声音说话，那个声音说，他们容许这样的对峙，是因为问题已经定了性：你就是一个死人。福奎尔提出的问题令他一下子愤怒到了极点：“把告我的人带过来呀，”他高声喊道。“把我的证据，部分证据，一丝一毫的证据拿过来呀。我强烈要求告我的人到我面前来，与我当面对质。要是你把这些人带过来，我要把他们抛到无声无息的地方，他们从那里当永远不会出现。如果你们出来，你们这些肮脏的骗子，我要把你们脸上的面具撕破扯烂，把你们交给人民去复仇去解恨。”

又过去了一个小时。他要喝水，可他不敢。赫尔曼坐着，弓着腰，一边看着法律书，一边注视着他，嘴巴稍稍地张开。丹东觉得，好像他省里的所有灰尘全都跑进了他喉咙里，超过阿希斯所有呛人的黄色的乡下尘土。

赫尔曼给福奎尔递了一张纸条。“半个小时之后，我将取消丹东的辩护。”

最后，趁他还能辩护的时候，就是不要给他辩护的机会，他清楚他声音中的力量正在减弱。还有明天的战斗；他可承担不起让声音变得嘶哑这个代价。他拿出手帕，擦了擦前额。赫尔曼跳了起来。

“证人已经累了。我们要休庭到明天。”

丹东咽了一下口水，为了一次最后努力，他抬高了声音。“那时候我再重新辩护。”

赫尔曼点头同意了。

“那么明天我们要有我们的证人。”

“明天。”

“你有我们希望要传唤的那些人的名单。”

“我们有你们的名单。”

群众中的掌声坚定有力。他回望着他们。他看到法布尔的嘴唇在嚅动，扭曲着要表达他的话。“继续说，乔治。假如你现在停下来，他们再也不会让你说了。现在继续，这是我们唯一的机会。”

“我不能。我的声音一定要恢复。”他坐下，定定地盯着前方。他把领结使劲扯开，“今天就到此为止吧。”

芽月14号晚上，在杜伊勒利宫：“你大概同意我的看法了，”罗伯

斯庇尔说，“你还没有做得很出格。”

“骚乱非要听到才能相信。”福奎尔在房间里踱着步。“我们担心群众会把他们从我们手中抢走。”

“我觉得在这个问题上你尽管放心。事情还没有发生。人民对丹东并没有特别的感情。”

“公民罗伯斯庇尔真令人敬佩——”

“这我知道，因为这些日子他们对任何人都没有特别的感情。我有经验，我知道该如何判断这些情况。他们习惯了看看场面。仅此而已。”

“要取得进展还是不可能。在他辩护的过程之中，丹东不断地向群众呼吁。”

“这就犯错了。需要的是互相审查。赫尔曼不应该批准发表演讲。”

“要保证他不会继续这样，”考洛特说。

福奎尔点了点头。他记得丹东说过的一个表达：这些三四个正在毁灭罗伯斯庇尔的犯人。“是啊，是啊，当然，”他对他们说。

“假如明天情况不见好转，”罗伯斯庇尔说，“给我们送张纸条过来。我们要看看能帮上什么样的忙。”

“好啊，你能做些什么呢？”

“在布利索的审判之后，我们采用三天的规则。不过，这太迟了，没什么用处。福奎尔，当你们需要它们的时候，没有理由不使用这个新程序。我们不想这件事花更长的时间。”

被毁灭了，被腐蚀了，福奎尔心想，救星的血流干了：他们伤透了他的心。“是啊，公民罗伯斯庇尔，”他说。“谢谢你，公民罗伯斯庇尔。”

“德穆兰家的那个女人一直在捣乱，”圣-约斯特突然说。

福奎尔抬起头。“小小的露西尔能捣什么乱呢？”

“她有钱。她认识许多人。自从出了逮捕的事以来，她就一直在城里转悠。她好像绝望了。”

“明天早晨八点开始，”罗伯斯庇尔说。“你们或许能挫败那一帮家伙。”

卡米尔·德穆兰给露西尔·德穆兰的信中这样写道：

> 沿着革命悬崖我已经行走了五年，没有坠落，而且，我现在还活着。我曾梦见一个全世界人民都要羡慕的共和国；我根本不会相信，人竟会如此凶残，如此不公。

“一年前的一天，和今天一样，我成立了革命法庭。我请求上帝和人类宽恕。”

第三天

“我们要继续，”福奎尔说，“审问伊曼纽尔·弗雷。”

“我的证人在哪儿？”

福奎尔装出惊讶的样子。“证人这个问题由委员会负责，丹东。”

“由委员会负责？委员会为什么要负责这种事？这是我的合法权益。如果你们不把我的证人准备妥当，我就要求恢复我的辩护权。”

“不过，和你一起受到指控的犯人一定要听到。”

“他们一定要听到吗？”丹东朝他们看看。他心想，法布尔正奄奄一息。在他胸腔内的什么器官开裂、把他淹死在自己的血泊中之前，断头台是不是要砍掉他的头还是个尚未确定的问题。昨晚菲利普克斯没有睡觉。他就他三岁的儿子这个话题说了几个小时的话：一想到孩子，他就要瘫倒。他们居然把他当成了好斗之人；埃罗的表情表现得再清楚不过了；他与这个法庭不会再有任何关系。卡米尔正处于情绪崩溃状态。他口口声声说，罗伯斯庇尔到他的牢里来看过他，拿他自己的性命为这个起诉作证，做辩护：他的性命，他的自由，还有他的政治改造。没有旁人来看过他：不过，丹东倒情愿相信，情况可能会是这样。

“对，拉克洛瓦克斯，”他说，“伙计，继续。”

拉克洛瓦克斯一下子站了起来。他有一副参加过一场危险运动而显得既紧张又过于兴奋的样子。“三天之前，我递交了一份我的证人名单。可是他们当中没有一人被传唤过来作证。我要求检察官当着人民的面解释，是谁看到我试图把自己的名字抹去的，为什么我的合法要求遭到拒绝。”

保持镇定冷静，福奎尔在心里对自己说。“这与我无关，”他天真地说。“我可没有反对传唤你的证人。”

“那就下令要求传唤他们。对我来说，知道你对此并不反对，这可不够。”

突然骚乱就在眼前。堂兄卡米尔站在拉克洛瓦克斯身边，为了撑住自己，他把一只手放在他肩上，好像是顶风而立时在支撑自己一样。“我已经把罗伯斯庇尔放在我的证人名单上了，”他的声音在颤抖。“你叫他过来好吗？你叫他过来，好吗，福奎尔？”

福奎尔没吱声，也没有从他站立的地方挪动，他给人这样的印象：他要穿过法庭，去把他的堂兄打倒在地：可这也会使人感到惊讶呀。卡米尔一边喘着气，一边退回到自己的座位上。不过，赫尔曼又感到惊慌失措了。赫尔曼啊，福奎尔心想，你真是个垃圾律师。假如这就是阿特瓦律师协会能提供的全部能人，福奎尔心想，那么他，可能就要登上这个协会的巅峰了。不过，之后，他觉得自己已经身处巅峰了。

他猛地不耐烦地走到法官那边。

“今天这里的人比昨天更糟，”赫尔曼说。“囚犯们也比昨天更糟。我们不应该再继续下去了。”

福奎尔对被告发话。“停止这样的胡搅蛮缠，应该是时候了。对于法庭来说，对于公众而言，这是一出丑闻。关于这场审判究竟该如何进行，我要派人到国民大会去请示，我们会字字句句服从大会的建议。”

丹东朝拉克洛瓦克斯斜靠过去。“这也许是转折点。他们听到这种颠倒是非的情况时，他们会恢复神志，给我们一次听证机会。国民大会我有朋友，有很多朋友。”

“你这样认为吗？”菲利普克斯说。“你是说有很多欠你人情的人。假如这样下去，过不了几个小时，他们就不会认为非要报答你不可了。我们怎么知道，他会把真相告诉他们？或者圣-约斯特会找出别的什么事情来恐吓他们？”

安东尼·福奎尔-汀威尔给国民大会的信这样写道：

从我们开始的那一时刻起，我们就经历了一场特别惊心动魄的审判。被告人用最凶狠的方式坚持说，为了辩护，他们要有证人接受审问。他们号召民众见证他们称之为剥夺他们公正申诉的审判。尽管庭长以及整个法庭采取了坚定立场，但是他们反复重申的要求还是妨碍了此案。此外，他们公开宣布，他们将要继续不停地这样打断审判，直至他们的证人被传唤到庭。因此我们向您求助，在我们就他们要获得证人这一要求做出回答方面，征求您的权威裁决。

杜伊勒利宫：罗伯斯庇尔紧张的手指在桌上不停地敲着。他对目前的情形感到并不满意。“出去吧，”他对线人拉弗洛特说。

门一关好，圣-约斯特就说，“我觉得这样行。”罗伯斯庇尔朝下盯着福奎尔的信看了看，不过他的眼睛没有记住新内容。圣-约斯特重又说话时，他语调中的那种急切感使罗伯斯庇尔突然把头抬了起来。“我要到国民大会告诉他们，一场危险的阴谋已经被挫败。”

“这个你信吗？”罗伯斯庇尔说。

“什么？”

“一场危险的阴谋。你明白，我对露西尔并不熟悉。这是在监狱里说过的什么话吗？这是真的吗？这是拉弗洛特上楼的时候想出来的话吗？要么……就是你把你想要听到的话放到了他的嘴里？”

“线人总是把你想要听到的话告诉你。瞧，”圣-约斯特不耐烦地说，“这样行。我们需要它。这就是我们所需要的东西。”

“不过，这是真的吗？”罗伯斯庇尔坚持问。

“我们要知道什么时候我们对她进行审判。与此同时，形势迫使我们根据它来采取行动。我必须说，依我看，整个情况听上去令人信服。自逮捕发生的那天早晨起一直到现在，人们一直看到她在这个城市的四周转悠，好像手里拿着什么东西。她不是傻瓜，是吗？毕竟，迪龙是她的情人。”

“不。”

“不？”

“她根本没有情人。”

圣-约斯特大笑。“这个女人臭名远扬。”

“这是没有根据的嚼舌头。”

“可大家都在说。”同样兴奋的语调。“他们在皮克广场的时候，她毫无廉耻地做丹东的姘头。她跟埃罗还有染。大家都知道这些破烂事儿。”

“他们以为他们知道。”

“哦，你只看到你想要看到的东西，罗伯斯庇尔。”

“她根本没有情人。”

“那么，迪龙的事你怎么解释？”

“他是卡米尔的好友。”

“那么好吧，迪龙是他的情人。我确信对我来说都是一样。”

“我的上帝啊，”罗伯斯庇尔说。“你做得出格了。”

“共和国必须效忠，”圣-约斯特激情澎湃地说。“我对这些肮脏的私人交往毫无兴趣。我想要的一切就是给予法庭消灭他们的手段。”

“听我说，”罗伯斯庇尔说。“开弓没有回头箭，既然我们已经开始，就无退路可言。因为，如果我们犹豫不决，他们就会对我们实施反扑，抓住这个大好时机，使我们处于他们现在所处的境地。是啊——用你优雅的表达来说，我们必须消灭他们。我会让你这么干的。不过，我不一定会因此对你存有好感。”他转身用他那冷冷的目光看着圣-约斯特。“很好，到国民大会去。你告诉他们，通过线人拉弗洛特，你发现了狱中的一个阴谋。那个露西尔·德穆兰得到了敌对势力的经济援助，伙同迪龙，狼狈为奸，密谋释放卢森堡监狱中的犯人，在国民大会外面引起武装骚乱，暗杀委员会成员。然后，再请求国民大会通过一项法令，禁止犯人讲话，要么在今天，要么在明天上午结束审判。”

“这儿有份逮捕露西尔·德穆兰的命令。如果你签了字，会增强这件事的说服力。”

罗伯斯庇尔拿起笔，看都没看一眼，就在纸上签了自己的名字。“这几乎没什么大不了的，”他说。“她不想活了。圣-约斯特？”年轻人转身，看着他坐在桌子后面，双手在身前紧握着，一副苍白无力、身体紧缩、高度自律的样子。“等这件事告一段落，卡米尔死了的时候，我就不会听到你写给他的墓志铭了。没人再会提起他。我绝对禁止有人提起他。等他死去的时候，我自己会想起他，自个儿地。”

1795年，革命法庭的文员法布里休斯的证词在安东尼·福奎尔-汀威尔的审判会上是这样提供的：

> 就连福奎尔与他可敬的同僚弗洛瑞尔特，尽管他们非常凶残，都好像遭受了这些人的雷劈一般，这位宣誓证人认为，他们会没有勇气消灭他们。他不知道为了达到这个目的所使用的卑鄙手段，他也不知道在卢森堡监狱一场阴谋正在酝酿，借助于这场阴谋……。国民大会的顾虑被打消了，被宣布为非法的法令到手了。这个致命的法令到了，是由（警察委员会的）阿马尔和伏兰德带来的。他们到达时，这两个绝望之人正在证人大厅：担心他们的伤害对象会从死亡之中逃脱；他们迎接这位宣誓证人。伏兰德对他说，“我们抓住了他们，这些骗子，他们在卢森堡密谋。”他们派人去寻找福奎尔，他正在法庭上。他立刻就出现了。阿马尔对他说，“这是一样使你的生活更加轻松释然的东西。”福奎尔面带微笑，回答说，“我们再需要它不过啦。”他重新走上法庭，摆出一副左券可操的架势……

“他们要谋害我妻子啦。”

卡米尔惶恐万状的呼叫声在回荡，盖过了法庭上的各种嘈杂声。他试图冲向福奎尔，可是丹东和拉克洛瓦克斯拦住了他。他挣扎，冲着赫尔曼骂了些什么，之后，突然抽泣起来。警察委员会的瓦蒂尔和大卫对陪审团悄悄耳语。他的目光从被告人身上离开，福奎尔开始大声宣读全国委员会法令：

> 庭长该当使用一切法律许可的手段，旨在使他的权威和革命法庭的权威受到尊敬，旨在打压被告人扰乱公共秩序、阻止司法过程的一切企图。现下令，所有被告犯有阴谋罪过之人，所有抵制或侮辱全国司法之人应被宣布为非法分子，应当不再需要接受任何形式的判决。

“看在上帝的分上，”法布尔低声说。“这是什么意思？”

“这意味着，”拉克洛瓦克斯平静地说，“从现在起，他们绝对控制审判方式。如果我们要求我们的证人过来，请求得到互相盘问，请求发言，他们就会立刻结束审判。更形象地说，国民大会已经把我们谋杀了。”

福奎尔念完之后，检察官谨慎小心地抬起头，朝丹东看了看。法布尔在椅子里勾着身子，向前倾。他的胸腔在呼哧呼哧地喘气，鲜血在喷溅，像花朵一般洒落在摆在他嘴前的毛巾上。埃罗从他身后把一只手放在他肩上，把他向后拽成一个差不多是笔直的姿势。这位贵族的脸上是鄙夷不屑的神情；他没有选择自己的同伴，但是，如果他能的话，他打算塑造他们，使他们达到自己的标准。

“我们也许需要帮一帮这位犯人了，”福奎尔对一位招领员说。“德穆兰好像到了崩溃的边缘。”

“本次审判大会休庭，”赫尔曼说。

“陪审团，”拉克洛瓦克斯说。“还有希望。”

“不，”丹东说。“现在没有希望了。”他站了起来。这是最后一次，他的声音穿越过了整个大厅，在回荡：甚至到了现在，他好像还不大可能杀人。“直至我死，我应该还是丹东。明天我将在荣耀中安息。”

马拉大街：她又给罗伯斯庇尔写信了。听到外面巡逻的声音，她把信在手中撕碎了。她走到窗户那里。他们正在自我安排；她听到钢铁叮当的声响。她在纳闷，他们是怎么考虑的：难道我这儿有我自己的部队吗？

他们到了门口时，她已经把包收拾妥，包里装满了她或许会用得着的几件东西。她小小的日记本已被销毁；她生活的真实记录已被删除。猫在她的脚踝周围蹭来蹭去的，她弯下腰，用手指在它的脊背上拉了拉。“保持安静，”她说。“别添乱子。”

那些人举起逮捕令的时候，让莱特大声哭了出来。露西尔朝她摇了摇头。“你将来得帮我给孩子、给我父母还有阿黛乐说声道别。把我最美好的祝福转给丹东太太，告诉她，我祝愿她获得比现在享受的福气还要大。我认为没有任何必要搜查了，”她对来人说道。“你们已

经把可能使委员会感兴趣的全部东西，还有很多他们并不感兴趣的东西都给拿走了。”她把包拿好。“让我们走吧。”

“太太，太太啊，”让莱特一把拉住长官的胳膊。“让我跟她就说一件事儿，说好之后，你们再把她带走。”

“那就快说。”

“这里有个年轻女子。从吉斯来的。看一看吧。”她跑到办公桌边。“为了说明她待在什么地方，她丢下了这样东西。她想要见你，可现在太晚了。”

露西尔接住卡片。“女公民杜·泰兰，”上面是用粗粗的、轮廓鲜明的突出字体写的。下面，在匆匆忙忙写好的括号里写着：“露丝·戈达尔。”

“太太，她样子可怜兮兮的。老人病了，她自己从吉斯远道而来。她说，他们仅仅是听到了有关逮捕的事。”

“所以，她就来了，”露西尔轻声地说。“露丝。太晚啦。”

她把披肩搭在手臂上。这是一个天气暖和的傍晚，门口有辆封闭马车，可是，牢房里也许会冷吧。你要想一想牢房里会冷，是吗？“让莱特，再见，”她说。“保重啊。把我们忘了吧。”

给安东尼·福奎尔-汀威尔的一封信是这样写的：

芽月15号，第二年
昔日吉斯，雷越尼昂-苏-瓦兹

公民和同胞们，

我儿子卡米尔·德穆兰就其内心和原则而论，而且还可以说，就其本能而论，是一名共和派。在1789年7月14号之前，就其内心和选择而论，他是一名共和派，从那时一直到现在，在现实中，在行为上，他一直就是一名共和派。

公民，我只请求你们做一件事：调查，让审判的陪审团调查我儿子的行为。

你们的同胞和同辈公民祝福你们健康友爱，作为共和派中第一

位、也是最毫不犹豫的共和派人的父亲，他为自己感到荣幸——

德穆兰

“嘿，拉克洛瓦克斯，假如我把双腿留给库颂，把睾丸给罗伯斯庇尔，委员会将重新焕发出新的生命活力。”

第四天

接下来是对弗雷兄弟的盘问。十点。十一点。赫尔曼把国民大会的命令放在手下面。他注视着犯人，犯人注视着他。他们熬过当夜的种种迹象全写在他们脸上。赫尔曼看到了那个令他精神振奋、由委员会写给全国卫兵的书信文本：

“不要——我们强调，不要——逮捕检察官和法庭庭长。”

随着中午临近，福奎尔对丹东和拉克洛瓦克斯讲话了。“我有很多证人可以做对你们不利的指控。但是，我不会传唤他们。就依照文件证据，对你们进行判决。”

“这到底是什么意思？”拉克洛瓦克斯问。“什么文件？它们在哪儿？”

他没有得到应答。丹东站了起来。

“自从昨天到现在以来，我们也许再也不能指望他们遵守法律的正当形式了。不过，你向我承诺过，我可以恢复辩护。这是我的权利。”

“丹东，你的权利已被剥夺。”赫尔曼转身面对陪审团。“你们听够了吧？”

“是的，我们已经听够了。”

“那么审判结束。”

“结束？你什么意思，结束？你还没有听我们陈述。你还没有传唤证人。审判还没有开始呀。”

卡米尔站在他身旁。埃罗伸手向前，要去抓住他，可是他朝旁边走开，让过了他的手。他向前，朝法官们走了两步。他举起发言稿。“我坚持要发言。利用这些程序，你们已经剥夺了我的发言权。你们不能不听完人民辩护就要惩罚人民。我要求大声宣读我的陈

述。”

“你不可以宣读。”

卡米尔把发言稿在两只手中揉得皱皱巴巴，砸向庭长的头部，精准得令人惊奇。赫尔曼虽然躲开了，但是觉得充满了耻辱。福奎尔站了起来：“犯人侮辱国家司法。根据法令条款，现在也许要把他们从法庭上带走。为了裁量判决，陪审团休庭。”

在障碍物后面，人群已经逐渐离散，为了沿着死刑通道和在断头台的边上坐下。昨晚，福奎尔订了三辆死刑囚犯羁押车：下午三点，三辆死刑犯人羁押车。

两个长官连忙上前扶住法布尔。

“陪审团出去时，我们必须把你带到下面去，公民。”

“请你们把手拿开，”埃罗说，话说得既礼貌又带着威胁。“嘿，丹东，站在这儿没意义。过来，卡米尔——我希望你不要捣乱。”

卡米尔准备极尽所能捣乱。法庭一位长官站在他前面。此人知道——这是他怀有的一点信念——被判处死刑的人是不会还击的。“请跟我们过来，”他说。“请安分守己地过来。没人要伤害你们，但是假如你们不安分守己地过来，你们就会受到伤害。”

丹东和拉克洛瓦克斯开始恳求卡米尔。他绝望地抓住长凳不放。“我可不想伤害你，”这位长官坚决地说。人群中，有部分人开始散去，然后又回头观望。卡米尔蔑视地看着长官。此人试着要把他拽走，但是没成。增援人手到了。福奎尔的目光心不在焉似的停留在他堂兄身上。“看在上帝的分上，把他制服，把他带走，”赫尔曼大声吼道。一怒之下，他把一本书向下掼去。“把他们统统从这里带出去。”

其中一位长官把手伸进卡米尔长长的头发里，猛地把他的头往后一拽。他们听到骨头啪的响声，还有他痛苦不堪的喘气声。过了一会儿，他们把他打倒在地。拉克洛瓦克斯厌恶地把脸转开。“我要罗伯斯庇尔知道，”他们把他从大理石地面上向上拽拉的时候，卡米尔说。“我要他记住这一切。”

“噢，”赫尔曼对福奎尔说，“警察委员会有一半的人在陪审室，因此我们不妨到他们那里去。假如还有犹豫，把英国外交办公室的文件拿过来给他们看看。”

就在庭外，法布尔的力气已经快要耗尽。“停下，”他喘着气高喊

道。扶着他的两个长官把他们的手放在他肘下，让他斜倚着墙。他挣扎着要呼吸。三个人拽着卡米尔软弱无力的身体从他面前经过。他眼睛已经闭上，嘴里还在流血。法布尔看到他了；他的脸痛苦地扭曲了一下，突然，他开始大叫。“你们这些畜生，你们这些畜生哪，”他说。“啊，你们这些畜生，你们这些畜生，你们这些畜生哪。”

福奎尔朝陪审团成员的四周看了看。苏波尔毕耶尔避开他的目光。“我觉得这就是有关情况，”他对赫尔曼说。朝瓦蒂尔点了点头。“满意了吧？”

“他们的头断掉时，我才满意。”

“据说人多，不过被动，”福奎尔说。“如罗伯斯庇尔所言，最后他们得不到忠诚。忠诚已经完了。”

“我们要把他们带回法庭，把所有程序再走一遍吗？”

“不，我认为不需要，”福奎尔说。他给法庭长官人手递了一张纸。“把他们带到外头的办公室。这是死亡判决书。桑松的人在为他们理发时给他们宣读。”他掏出手表。“四点钟。他准备得差不多了。”

“我不给你们他妈的宣判机会。我不想听到你们的宣判。我对宣判毫无兴趣。人民要对丹东做出判决，不是你们。”

丹东继续在说，声音高过了法庭长官的声音。结果，跟他在一起的人没有一个听到正在宣读的死刑判决。监狱外的院落里，桑松的助理人员正说着笑话，在互相大嚷大叫。

拉克洛瓦克斯坐在一张木凳上。刽子手把他的衬衫衣领扯开，很快，又把他长得遮住了颈背的头发剪掉。“有人不省人事啦，”一个门卫大喊道。“有人不省人事啦。”

在把犯人和院子隔开的木栅栏后面，刽子手师傅把手举起，表明他已明白。查伯用毯子裹着。脸色发紫。他已处于昏迷状态。只有嘴唇在动。

“他自个儿服了砒霜，”门卫说。“噢，你没法阻止犯人把要求传送出去的。”

“是的，”埃罗对丹东说。“我想了一下。最后我觉得，在这种情形下，自杀等于承认自己有罪。如果他们执意要把你尸体上的头砍掉，像他们现在这样，这就有了值得疑问的意味。我们不该树立这样吵吵

嚷嚷的榜样，难道你不觉得？不管怎么说，切断静脉更好。”他的注意力被吸引到对面的墙上，那里，一场野蛮的打架正在进行。“我亲爱的卡米尔，为了什么目的呢？”埃罗问。

“你给我们添了不少麻烦，就是你，”其中的一位门卫说。他们终于把卡米尔绑得严严实实了。他们讨论过是不是要出其不意地把他揍昏，但是，如果那样做，桑松会变得烦躁不安，说，他们是他妈的半吊子业余水平。当他们试着摁住他，不让他动弹，要剪掉他的头发时，他的衬衫给人从背上拽开了，一片片碎布挂在他那瘦瘦的肩上。一块发青的瘀伤在他的左颊骨下面在明显地扩散，变大。丹东在他的身边蹲下。

“我们必须把你的手捆好，公民丹东。”

“一会儿工夫。”

丹东把手向下伸去，从卡米尔的颈围拿起那只里面装了一束露西尔头发的木盒。他把木盒放到他那双被五花大绑的手中，然后，用卡米尔的手指头在木盒上面小心翼翼地触摸。

“你们现在可以继续。”

拉克洛瓦克斯在他肋骨上面戳了戳。“那些比利时姑娘值得，是吗？”

“值得。但不是因为这些比利时姑娘。”

埃罗走进第一辆死囚羁押车的时候，面色有些苍白。在别的方面，他的脸上倒没什么明显的变化。“我不必跟盗贼一起去，我就感到高兴。”

“只有素质最好的革命者才会蹲在这个死囚羁押车里，”丹东说。“法布尔，你打算完成这个过程，还是我们在路上就把你埋了？”

法布尔费力地抬起头。“丹东。你知道，他们抢走了我的文稿。”

“是的，那就是他们的全部勾当。”

“我只想完成《橘色的马耳他人》，就这个。里面有如此优美的诗句。现在委员会要拿到这份手稿了，那个畜生考洛特要把它当成自己的作品了。”丹东把他的头扶回。“他们将以那个畜生、剽窃专家的名义在意大利剧场上演，”法布尔说。

罗浮码头新港口。押送死刑犯人的囚车摇摇晃晃颠来簸去。他把

双脚分开站立着，以保持身体笔直，然后稳住卡米尔正在下坠的身体。卡米尔的泪水透过衬衫渗了出来。他不是在为自己哭泣，而是在为露西尔伤心：也许为他们合二为一的自我在伤心，为他们信札中的天长地久在伤心，为他们的各种姿态，为曾经的各色各样的怪异动作和笑话现在全部失去了、全部消失了在伤心，还有，为他们的孩子在伤心。“你还是没有达到埃罗的标准，”丹东轻声地说。

他扫视了一下人群中的脸庞。沉默，冷漠，他们把囚车的速度放慢。“让我们争取有尊严地死去吧，”埃罗建议道。

卡米尔抬起头，从痛苦的昏迷中突然发出一声，“哦，操他妈的，”他对埃罗说，“别再做这样的贵族[3]。”

大学码头。丹东抬眼朝这里的建筑正面望去。“加布丽艾尔啊，”他喃喃自语道。他仰起头，仿佛期盼着从那儿看到什么人：一张在窗帘后面正在退隐的脸庞，一只举好了准备告别的手。

奥诺雷大街。这是一条漫长的大街。到了大街的尽头，他们冲着杜普莱家屋子拉好窗帘的正面高声咒骂。不过，卡米尔却在极力对着人群说话。亨利·桑松令人恐怖地偷偷地朝他看着。丹东把头低下，小声对他说，“镇定，现在。别再理会那恶毒的胡言乱语。”

太阳正在下山。当我们全部死去的时候，天色马上就会很黑很暗，丹东心想。囚车尾部用无裤党人的服饰遮住，修道院院长克拉维朗正在为行将死去的人默念祷语。囚车拐进革命广场时，他一边在口中念叨有条件赦免的祷语，一边举起手来。

有一点我们无法超越，那就是被常规和想象力所主宰的地方；也许正是在这里，当羁押囚车把里面的货物——现在还活着、还在呼吸的肉身，但是马上就要变成横尸的货物——在断头台上清空的时候，丹东在想象，作为被处以死刑的人当中最伟大的囚犯，他要被留到最后面，卡米尔还在自己身旁。与其说他是在考虑永垂不朽，毋宁说他是在考虑，趁国家铡刀还没有使他们生死别离之前，该怎样使他的朋友把灵魂和身体融为一体十五钟。

然而，情况肯定不是那样。为什么情况会如你所想象的那样呢？他们首先把埃罗拽开：准确地说，他们碰了碰他的臂肘，然后领着他，走向他的断头台的那一端。“永别了，我的朋友，”埃罗说，只说

了这么一句；然后他们立马把手放在卡米尔身上。他们这样做是有道理的。要迅速处置可能让群众感到不安的犯人。

卡米尔此刻突然镇定了。对埃罗来说，看到自己树立的榜样对别人有所教益，真是为时太晚了；然而，卡米尔朝亨利·桑松点了点头。“正如罗伯斯庇尔常说的那样，你得笑笑。此人的父亲曾为了诽谤的事儿告过我状。难道你就不能想一想，我现在受苦受难了？”

他果然笑了。丹东的胃却在翻江倒海：还在呼吸的肉身马上就要变成死尸。他看到卡米尔在跟桑松说话：他看到此人被缚的手中抓着盛放露西尔头发的那只木盒。这只木盒是送给安莱特的。他不可能忘了要把它送出去；临终的心愿才是神圣的，他是从一份值得荣耀的行业中过来的。丹东把目光转移开十秒钟。在这以后，他注视着所有一切，那是生命之血每一次灿烂的闪耀。他注视着每个人的死亡，直至被带到自己的断头台上。

“嘿，桑松？”

“公民丹东？”

“向人民展示我的头颅吧。我的头颅值得这番煞费苦心。”

奥诺雷大街：很久以前，一天，他母亲坐在窗边做鞋带。宽阔的晨曦倾泻在他俩身上。他明白，空隙重要，是线与线之间的间距，而不是线本身，才构成了图案，“给我演示一下该怎么做吧，”他说。“我想学。”

“男孩不做这样的事，”她说。神情镇定而又安详；她手中的活还在继续。听到被排除在外，他喉咙紧了一下。

如今，每当他看到鞋带，即便他眼睛坏了，他就好似看到这个活计中的每一根线。在委员会的桌上，这番情景在他脑海中浮现，迫使他朝远处凝望，远远地，重又回到了他的童年时代。他看见了临窗座位上的那个女孩，她身体浮肿，肚子里怀着死亡：他看见她低垂的头上的光芒了；在她的手指下面，那幅快乐的图案哪儿都没去，正飞向远方。

1794年4月8号的《泰晤士报》这样写道：

罗伯斯庇尔与丹东之间姗姗来迟的和好发生时，我们评论说，这种和好得以发生，与其说是因为他们互相之间存在感情，不如说是因为这两位著名的革命家彼此对对方怀有恐惧。现在，我们补充说，这种和好仅仅持续到两人中最灵活的一方找到了摧毁对手的机会那一时刻。于丹东而言致命的时刻终于到来……我们不理解，为什么卡米尔·德穆兰曾如此公开地得到罗伯斯庇尔的庇护，结果却在这位独裁者的胜利之中被碾得粉碎。

---

[1] 阿里斯托芬（前450—前385），古希腊著名喜剧家，雅典公民。他被看作古希腊喜剧，尤其是旧喜剧最重要的代表。据说写有四十四部喜剧，现存《阿哈奈人》、《骑士》、《和平》、《鸟》、《蛙》等十一部。有“喜剧之父”之称。

[2] 阿拉姆语是古代西南亚通用的一种语言。

[3] 原文为法语。

说明

露西尔·德穆兰和迪龙将军以阴谋罪受审，于芽月24号被处死。马克西米连·罗伯斯庇尔于热月[1]10号，也就是旧历7月28号，未加审判即被处死。他弟弟奥古斯汀如此，安东尼·圣-约斯特如此，库颂亦如此。菲利普·勒巴则饮弹自尽。

路易丝·丹东嫁给了克劳德·杜邦，成为帝国之下的一位男爵夫人。

安妮·戴洛瓦妮于1817年亡于拉-萨尔佩特里艾尔的监狱收容所。

拿破仑赐予终身未嫁的夏洛特·罗伯斯庇尔一笔小小的养老金。艾蕾奥洛莉仍旧当“罗伯斯庇尔的遗孀”。马克西米连的父亲最终被发现于1777年死于慕尼黑。

雷让德勒死于1795年。罗伯特·林德不仅侥幸活命，而且还发了迹。丹东儿子回到他所在的省里，从事稼穑。

斯塔尼拉斯·弗雷农抛弃了革命事业。在罗伯斯庇尔垮台后，他率领拉帮结派的打砸抢分子和街头小混混，迫害雅各宾派。于1802年死于海地。

让-尼克拉斯·德穆兰和克劳德·杜普莱希斯两人都在罗伯斯庇尔垮台后的几个月内相继离世。卡米尔的孩子由安莱特和阿黛乐·杜普莱希斯抚养。他就读于昔日的路易大帝高中，后来被招到巴黎律师协会从业。亦死于海地，年龄和他父亲一样大。1854年，阿黛乐·杜普莱希斯卒于皮卡迪大区的维尔文镇。

---

[1] 法兰西共和历的第十一月，相当于7月19日或20日至8月17日或18日。

村上春树 著
林少华 译

神的孩子全跳舞

上海译文出版社

版权声明

KAMI NO KODOMO TACHI WA MINA ODORU
by Haruki Murakami
Copyright © 2000 Haruki Murakami
All rights reserved.
Originally published in Japan by SHINCHOSHA Publishing Co., Ltd., Tokyo.
Chinese (in simplified character only) translation rights arranged with
Haruki Murakami, Japan
through THE SAKAI AGENCY and BARDON-CHINESE MEDIA AGENCY.

地震所引起的或之于村上的地震

林少华

1995年对于日本是色调极为灰暗的一年。除了经济仍在泡沫经济破灭后的萧条谷底喘息不止，还连续遭受了战后最惨重的天灾人祸。1月发生神户大地震（日本称“阪神大震灾”），3月发生东京地铁沙林毒气事件。地震摧毁了日本抗震施工技术的神话，“毒气”终结了日本社会安全的神话。加上经济发展神话的破灭，使得1995年成了日本战后最没神话的三百六十五天。

神户大地震是7.2级强烈地震，发生于1月17日清晨5时46分。也就是说，灾难在大部分市民仍在睡梦中突然降临，加之发生在人口稠密的神户市区及其周边地带，损失十分惨重：房屋倒塌十万间，三十万人无家可归，死亡人数最后超过六千四百人。高速公路拧“麻花”，新干线铁路由于桥墩倒塌成了悬空索道。由于救援部队路上受阻和物资运输不畅，压在建筑物下面的人得不到及时救助，缺粮少水，啼饥号寒，《每日新闻》形容说“状况简直同刚刚战败时无异”。

村上春树虽然生于京都，但出生不久就举家迁到神户附近的西宫市，就读的高中在神户市区，可以说是在神户长大的，神户是他的故乡。地震发生时他在美国，从美国东部的塔夫兹大学打电话给住在神户的父母，得知父母平安无事，但房子被毁，遂安排父母住进京都附近的一座公寓楼。3月间利用学校春假临时回国两个星期，也并没有回神户看看。正式回国后，9月倒是为地震后的故乡做了一件善事——为募捐在神户市和芦屋川市图书馆举行作品朗读会（朗读自己的短篇小说《盲柳，及睡女》）。会上他也显得相当轻松，调侃

说："我虽然不擅长在人前讲话，但毕竟是普通人，只是因为一没有演技二不会讲话而不太出头露面罢了。被人拍照我是不愿意的，倒也不是说一拍照就暴跳如雷或咬掉小拇指什么的。"（《群像日本作家·村上春树》，小学馆1997年5月版）

不过这并不意味他不关注这场故乡大地震。地震无疑震撼和伤害了他，促使他进一步思考日本的历史和现实社会问题，进而促使他从一个彻头彻尾的个人主义作家转变为具有社会责任感的知识分子。

> 我认为，1995年初发生的两起事件，乃是改变战后日本历史流程（或强有力表明其转向）的事件。这两起事件显示我们生存的世界早已不是坚固和安全的了。我们大多相信自己所踏大地是无可摇撼的，或者无需一一相信而视之为"自明之理"。不料倏忽之间，我们的脚下"液状化"了。我们一直相信日本社会较其他国家安全得多，枪支管制严厉，恶性犯罪发生率低，然而某一天突然有人在东京的心脏部位、在地铁车厢内用毒气大肆杀戮——眼睛看不见的致命凶器劈头盖脸朝上班人群袭来。
>
> 无须说，前者是无可回避的自然现象，后者是人为犯罪行为。从原理上说，二者之间有很大区别，但绝不是无关的。奥姆真理教的教主麻原彰晃受阪神大震灾的启发而相信或在这种妄想驱使下认为此时正是摇撼日本这个国家的地基或碰巧加以颠覆的良机，为此策划了地铁沙林毒气攻击战。二者无疑具有因果关系。

（《村上春树全作品1990—2000》第3卷解题，讲谈社2003年3月版）

从中不难看出村上就这两起事件非同一般的思考深度和忧患意识。其思考和忧虑的中心显然是其"地下性"——地震来自地下高温岩浆的活动造成的地层错位，地铁沙林毒气事件也发生在地下。尽管深度、位置和性质不同，但"一切都是在我们不知晓的时间里在地下黑暗场所花时间悄然安排和决定好了的"，决非偶然发生的巧合事件。为了探明和发掘这种"地下性"，村上首先整整用一年时间实际采访六十二名毒气事件受害者写了纪实文学《地下世界》（Underground），接着又采访施害者写了其续篇《在约定的场所》

（The place that was promised，或译“应许之地”）。此后村上无论如何都想写一部关于神户大地震的书，觉得只有将两起相继发生的灾难结合起来写，才能对日战后五十年这段历史有个完整的交代。“归根结底，这是一对巨大的不吉利的里程碑。”但他在心情上难以继续采用纪实（Nonfiction）手法。一来神户是他长大的地方，有难以泯灭的记忆，有不少熟人，实际去那里采访会有沉重的心理负担。二来他想以迥然不同的切入点述说这次大地震。2000年初他在接受作家大锯一正E-mail采访时这样说道：

> 写这部短篇集时我的念头首先是：
> 1）写1995年2月发生的事；
> 2）一律采用第三人称；
> 3）篇幅控制在四十页原稿左右（较以往略短）；
> 4）让各种各样的人物出场；
> 5）虽然大的主题是神户地震，但不以神户为舞台，也不直接描写地震。
>
> 过去我从未制定如此具体的细则来写系列性短篇小说，在这个意义上，“结果上”或许可以说是对自己的一个挑战。但实际写作当中，倒也没怎么产生挑战性心情，莫如说游戏性质的好奇心更强一些，即要在自己设置的一个框架内尝试各种素材和手法。在这样的意义上，可谓一件富有刺激性的工作，而且在相当短的时间里就把六篇写了出来，有一种充分征用迄今未曾动用的肌肉的物理性（physical）手感，并且预感这种手法有可能带入下一篇长篇小说。
>
> （《EUREKA》临时增刊“村上春树解读特辑”，2000年3月）

具体说来，六个短篇是1999年六七月间集中创作的，前五篇发表于《新潮》文学月刊，2000年加入新写的《蜂蜜饼》以《神的孩子全跳舞》为书名结集出版。的确，若不仔细看，很难看出作品与地震有多大关系，甚至地震两个字出现次数都不多。时间固然一律设在地震发生的1995年2月，但作品主人公都远离地震发生现场，甚至远在同地震以至日本不相干的泰国，如实描写地震的场景几乎无从找见——

经验性世界被观念性世界所置换，现实的地震图像被虚拟的心中图像所替代。换言之，地震被村上从神户移植到了主人公心里，大地的裂纹和空洞成了心田的裂缝和空洞。亦即，地震在村上笔下成了用以表达作家“隐藏的动机”或主人公心魂的道具。那么，村上到底想用地震传达什么呢？地震给小说的主人公们带来了什么或者地震之于村上意味着什么呢？有一点是非常明确的：地震没有给他们带来任何肉身和财产的损失，也没有给他们的亲人带来伤害。因此，地震带来的只能是精神和心理方面的无形影响。

哈佛大学教授杰·鲁宾（Jay Rubin）认为这部小说集是村上最为“传统”的一部小说集，“它探索的是处于现实环境中的现实之人的生活，那些外在的生活虽无可挑剔但内心总有一种不满足的人以及就要有某种毁灭性发现的人”。这里所说的“不满足”和“毁灭性发现”，基本可以概括为“空虚”和幻灭感。

> 在《地震之后》（即《神的孩子全跳舞》这部短篇集——笔者注）中他检讨了日常生活的每一条纹理。结果就是1990年代中期日本人的一幅阴郁的全景图，而大地震成为将他们唤醒的号角，使他们认识到生活于一个大部分人（泡沫经济破裂之前）钱包里虽有了更多的钱却不知道该怎么花的社会中，他们的人生是何等的空虚。
>
> （中略）
>
> 《地震之后》中的中心人物住得都远离那次大灾难的发生地，地震的情况他们都只是从电视或报纸上看到的。但对于每个人而言，这次由大地本身释放出来的巨大的破坏变成了他们人生的转折点。他们被迫直面那与生俱来、在内心深处蛰伏了多年的空虚。

（杰·鲁宾《倾听村上春树——村上春树的艺术世界》，冯涛译，上海译文出版社2006年6月版，原书名为“Haraki Murakami and Musicof Words”）

文艺批评家福田和也大体持同一观点，认为“地震使得这部短篇集中的所有出场人物认识到了自己此前不曾自觉的空虚、浮游感和封闭的心”。（福田和也《现代文学》，文艺春秋2003年2月版）

应该说，地震给人们带来空虚和幻灭之感是极为正常的。脚下坚实的大地忽然开裂变形，牢固的建筑物忽然土崩瓦解，鲜活的男女忽然失去性命，积累的钱财、获取的权势、赢得的名声因之不 为己有——面对这一切，有谁能不痛感大自然力量的势不可挡和 人类及其营造物的不堪一击滑稽可笑呢？有谁能不哀叹生命的脆 弱和人世的无常呢？理所当然，村上这六篇小说、尤其前两篇主要 流露的就是这种鲁宾所概括的“空虚”，或者称之为心之裂缝、空洞 也未尝不可。但又不尽如此。总的说来，我认为其中既弥散着空 虚和幻灭之感，又透示出对空虚和幻灭的一步步超越。而超越更 是这部短篇集的主题。换个说法，作者“隐藏的动机”乃在于开列 如何超越的处方。因此，作为“关键词”，作品既有空虚、空壳、憎 恨、暴力等负面字眼，又有自由、沟通、光明、爱和决心等正面语汇。 而且随着篇名的依序更迭，由负而正呈明显递进趋势，负越来越 少，正越来越多。最后终于走出地震的阴影，走出心灵的空洞，完 成超越，获得再生。

《UFO飞落钏路》倒是一开始就在电视上推出了地震场面：大 楼分崩离析，商业街灰飞烟灭，道路拦腰折断。主人公小村的太太 守在电视机前，从早到晚不吃不喝看个没完。五天后小村回家时 只见到太太留下的纸条：“再不想回这里了。”不久小村请了一个星 期带薪假，受同事之托把一个盒子带去钏路交给这位同事的妹妹 圭子。住处安顿好后，小村试图同圭子的朋友岛尾结合，却因满脑袋都是地震场景而未如愿。小村问起那个盒子装的什么，岛尾说装的是他的“实质性内容”。小村愕然，随即发觉已经站在凶险的暴力边缘。

显然，即使地震不是小村太太离家出走的根本原因，也无疑是一个契机。因为地震图像促使她意识到了婚姻生活的空虚：“问题是你什么也没给予我——妻写道——再说得清楚点，你身上没有任何足以给我的东西。你诚然温柔亲切英俊潇洒，可是和你一起生活就好像同一团空气在一起。”“一团空气”意味被掏空“实质性内容”的空虚状态。那么“实质性内容”去了哪里呢，岛尾告诉小村被装在了他带去钏路的盒子里。不同一般的是，床上性事是作为女性的岛尾提议的，一个原因是“明天没准发生地震……谁都不晓得会发生什么”。而小村败下阵去，却也是因为地震，因为满脑袋地震图像的干扰。也就是说，三人都因为地震而意识到了生活的空虚、人生的空虚以至特定行为的空

虚。结果，小村太太离家而去，岛尾要及时享乐，小村则品尝不举之苦。就连咖啡也不是作为实物，“而是作为符号存在于此”，公路两旁的积雪也如“废弃不用的词语”乱七八糟堆在那里。总之，地震成了空虚与充实之间的转折点、人生的转折点。这个短篇作为第一篇，总的说来还停留在提出空虚和展示空虚这一层面。村上大概意犹未尽，在第二篇再次凸显同一主题。

《有熨斗的风景》指的是男主人公三宅画的一幅画。三宅因喜欢在海边捡漂流木鼓捣篝火而独自从神户来到“芝麻粒大的”偏僻的海边小镇住下。即使太太和两个小孩所在的神户老家发生大地震也丝毫不以为意，明确表示与己无关。和男朋友同居的顺子也喜欢篝火。2月一天深夜接得三宅电话后，她又去海滩看三宅生起篝火。三宅告诉顺子他经常做梦，梦见被关在电冰箱里死掉，在漆黑窄小的电冰箱里痛苦挣扎着一点一点慢慢死去。甚至梦见电冰箱里忽然伸出一只手，抓住自己脖颈使劲拖入其中。顺子则说自己是个空壳，“彻头彻尾空壳一个”，宁愿在篝火旁边靠在三宅身上一起死去。

在这里，空虚进一步发展，人成了“空壳”、“彻头彻尾空壳一个”、“真的空无一物”。不过值得注意的是，作者同时提出了有别于空虚的“自由”。三宅为什么那么憎恶和惧怕电冰箱呢——他从来不用电冰箱，家里也没购置——其原因可以归结为电冰箱是自由的对立面，又黑又小又冷的空间彻底限制人的自由；而他所以对篝火近乎病态地喜欢，是因为他认定火是自由的——“火这东西么，形体是自由的。因为自由，看的一方就可以随心所欲看成任何东西。假如你看火看出幽幽的情思，那么就是你心中的幽思反映在了火里”。他所以置地震发生地的妻儿于不顾，未尝不能理解为他把自由看得高于一切。在这个意义上，电冰箱是不自由的象征，篝火是自由的隐喻。不管怎么说，向往自由总比陷入空虚前进了一大步——地震的沉沉阴影中开始闪现一缕希望之光。

第三篇为《神的孩子全跳舞》。主人公善也的母亲很漂亮，上高中时同几个男人有过性交往，交往时间最长的是为她做过堕胎手术的没有右耳垂的妇产科医生。尽管当时避孕做得无懈可击，然而她还是怀孕了，生下的男孩儿就是善也。医生不承认自己是孩子的生父，因此善也是在没有父亲的家庭环境中长大的。母亲告诉他是神的孩子。

长到二十五岁的善也一次乘地铁时看见一个没有右耳垂的瘦削男子，凭直觉认定此人即是自己生物学上的父亲，于是下车跟踪追去。追到棒球场铁丝网外的小胡同时，男子消失在漆黑的夜色中。善也走进棒球场跳起舞来。跳着跳着，蓦然想到脚下大地深处有不吉利的低吼，有足以摧毁整座城市的地震之源。

令人意外的是，作者似乎有意将地震的起因归罪于主人公对母亲可能有过的乱伦邪念："善也想到远在毁于地震的城市的母亲。假如时间恰巧倒流，使得现在的自己邂逅灵魂仍在黑暗中彷徨的年轻时的母亲，那么将发生什么呢？恐怕两人将把混沌的泥潭搅和得愈发浑融无间而又贪婪地互相吞食，受到强烈的报复。管他呢！如此说来，早该受到报复才是，自己周围的城市早该土崩瓦解才是。"一言以蔽之，即地震可能源于人性中的恶。从这里边或可多少看出日本启蒙主义知识分子因地震受到的强烈冲击。在启蒙主义者看来，世界的本质是善的（一如主人公"善也"之名）。既然如此，那么为什么发生地震这样的巨大灾难呢？好在村上在这里已不再重复空虚这一主题。相反，他开始强调"心"的重要和交流的可能："我们的心不是石头。石头迟早也会粉身碎骨，面目全非。但心不会崩溃。对于那种无形的东西——无论善还是恶——我们完全可以互相传达。"

第四篇《泰国之旅》，就可读性来说，我觉得这篇和下一篇《青蛙君救东京》是最有可读性的。下一篇异想天开，富有动感，这篇娓娓道来，安然静谧。女主人公早月是研究甲状腺的病理医生，去泰国参加世界甲状腺大会。会后在泰国度假一星期。一位叫尼米特的泰国出租车司机兼导游把她领到穷村子一个快八十岁的老女人那里。老女人握住她的手盯视她的眼睛，十分钟后告诉她"你体内有一颗石子"，还说她持续恨了三十年之久的那个住在神户的男人没有在地震中死去，"那个人没死……这或许不是你所希望的，但对你实在是幸运的事。感谢自己的幸运！"回程路上，尼米特劝她要慢慢做死的准备才行："若在生的方面费力太多，就难以死得顺利。必须一点点换挡了。生与死，在某种意义上是等价的，大夫。"

这里有个疑问：早月持续恨了三十年之久并且盼望对方痛苦不堪地死去的那个男人到底是谁呢？文学评论家、明治学院大学教授加藤典洋推断是早月的继父："早月的母亲在早月的父亲死后开始同别的

男人交往或者再婚。那个男人有可能凌辱了作为继女的早月，致使早月怀孕和堕胎。早月强烈憎恶这个继父或继父性质的人物，高中毕业后即离家出走，再未回去。”（加藤典洋编著《村上春树PART2），荒地出版社2004年5月版）那么，早月为“那个人”没有死于地震而“感谢自己的幸运”了么？小说没有明说，但小说结尾至少暗示了不再憎恨的可能：“她想睡一觉。反正要先睡一觉，然后等待梦的到来。”这里所说的梦，应该就是老女人所说的梦，希望梦见一条大蛇把自己体内的石子吞下去。言外之意，一味憎恨是不可取的，而要寻找解脱的办法。这个意义上，这篇小说已开始探索从地震中再生的途径。其中关于“自由魂的故事”也流露了这种积极取向。

《青蛙君救东京》是六个短篇中与地震最有关的一篇，而故事却最为怪诞。主人公片桐是一个其貌不扬的普通银行职员。下班回来一进宿舍，但见一只立起高达两米的巨大青蛙君正在等他，声音朗朗地告诉他三天后东京将发生大地震：“高速公路四分五裂，地铁土崩瓦解，高架电车翻筋斗，煤气罐车大爆炸，大部分楼房化为一堆瓦砾，把人压瘪挤死……死者十万人哟！”地震的原因在于地底下一只无比巨大的蚯蚓因长年累月吸纳种种仇恨而身体空前膨胀，加之上个月的神户大地震惊扰了它的睡眠，致使它马上就要皱肚皮，“一皱肚皮就地震”。于是青蛙君要求片桐和它一起钻到地下同蚯蚓战斗，阻止地震发生。当片桐以自己平庸无能为由拒绝时，青蛙君口口声声说他是一位真正的男子汉，整个东京城只有他是最可信赖的战友。最终片桐帮助青蛙君战胜了邪恶的蚯蚓，使东京免遭灭顶之灾。

对这篇小说评价最高的是东京大学教授沼野充义，他以《活过世纪末的决心》为题在《每日新闻》（2000年3月12日）撰文，称赞这是一篇“将村上春树特有的轻快的童话笔调、文学情趣和骇人听闻的幻想巧妙熔于一炉的杰作”。不错，这确是一篇奇思妙想之作。但更难得的是主人公以自己的“平庸”对抗蚯蚓所象征的强大邪恶势力的决心。这里已全然没有第一、二篇中的空虚和幻灭之感，而表现出“富有勇气的男子汉”战斗姿态。同时进一步强调了第三篇《神的孩子全跳舞》中点出的心的作用。小说引用尼采的话：“最高的善之悟性，即心不存畏惧。”而片桐所以为青蛙君所打动，也是因为青蛙君的表情和语气有一种“直透人心的真诚”。小说甚至出现了“光明”字样——

青蛙君之所以最终战胜了蚯蚓，是因为片桐用自己带来的脚踏发电机往黑暗中倾注了“最大限度的光明”。在一场“光明与黑暗的肉搏战”中，光明占了上风。换个角度，也可以说在“平庸”与强势邪恶的战斗中，平庸获得了胜利。这一主题在后来的《海边的卡夫卡》得到充分发展。

顺便说一句，主人公一回家就见到青蛙君，同《奇鸟行状录》第二部第14节中“我”第一次见牛河相比，二者无论场面描写还是对话及其气氛都有异曲同工之妙。

最后一篇是《蜂蜜饼》。“蜂蜜饼”来自作为小说家的主人公淳平给小女孩儿沙罗讲的童话：有一只熊是采蜂蜜的高手，蜂蜜多得吃不完也卖不完。沙罗听了，出主意说干嘛不做蜂蜜饼卖呢？卖蜂蜜饼肯定更让城里人高兴。淳平同沙罗的父亲高槻、母亲小夜子是大学同学，三人相当要好。淳平很喜欢小夜子，却被高槻捷足先登，可惜两人结婚不出几年就离婚了。淳平所以给沙罗讲蜂蜜饼故事，是因为沙罗总是梦见“地震人”。“地震人”要把沙罗装进小箱子，沙罗被吓醒哭个不停。于是小夜子半夜把淳平叫来哄她。淳平本来为是否向小夜子求婚犹豫不决，在看到小女孩因地震遭受痛苦之后，终于下定决心：“天光破晓，一片光明，在光明中紧紧地拥抱心爱的人们——就写这样的小说，写任何人都在梦中苦苦期盼的小说。但此刻必须先在这里守护两个女性。不管对方是谁，都不能允许他把她们投入莫名其妙的箱子——哪怕天空劈头塌落，大地应声炸裂……”

六篇小说的主人公们在经历空虚、幻灭、求索、跳舞、憎恨、困惑、抗争、战斗之后，最后在《蜂蜜饼》中找到了终极性光明和出口：爱，只有爱才能使遭受重创的心灵获得再生，才能使人走出地震心理阴影。这样，隐约流经小说集的主题在最后一篇得到了升华。村上本人在前面提及的《村上春树全作品1990—2000》第3卷解题中的概括性说法也多少印证了这一点：

> 泡沫经济破灭、强烈地震摧毁城市、宗教团体进行无谓而残忍的大量杀戮、一时光芒四射的战后神话看上去一个接一个应声崩溃，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必须静静站起寻求应该存在于某处的新的价值——这就是我们自身的形象。我们必须继续讲述我们自身的故

> 事，其中必须有给我们以温情鼓励的类似moral（道德）那样的东西。这是我想描绘的。当然不是message（传达），而是我写小说时的一种大致的心情。假如我不写《地下世界》，或许我就不会强烈怀有这样的心情。在这个意义上，《地下世界》的写作是之于我的一个里程碑，《神的孩子全跳舞》可以说是跨过这个里程碑之后的新的一步。

不过，就艺术性来说，或许由于作者的主观意图过于强烈的关系，小说多少给人以某种既成观念之图解的印象，加之语言同此前作品相比有不无生涩之处，以致在一定程度上冲淡了作品的艺术美感和文学韵味，尤其对读惯了村上以往作品的读者来说。

2009年2月28日于窥海斋时青岛阳光朗照云淡风轻

> [附白]　值此新版付梓之际，依责任编辑沈维藩先生的建议，新写了这篇“个序”代替原来的“总序”，旨在为深度阅读进一步提供若干背景资料，介绍较新的有关见解，也谈了译者个人一点点肤浅的思考。欢迎读者朋友继续不吝赐教，来信请寄：266071青岛市香港东路23号中国海洋大学外国语学院。

“丽莎，昨天到底发生了什么？”
“发生了发生的事。”
“那太不像话了，太惨无人道了！”

——陀思妥耶夫斯基《恶魔》

广播新闻：美军有不少人战死，而越南南方民族解放阵线方面也有一百一十五人阵亡。

女：“无名这东西真是可怕。”

男：“你说什么？”

女：“光说游击队死了一百一十五人是什么都搞不清楚的。根本不知晓具体每个人的情况——有没有妻子儿女，喜欢戏剧还是更喜欢电影，全都一无所知。只知道死了一百一十五人。”

——让·吕克·戈达尔《疯狂小丑》

UFO[1]飞落钏路[2]

五天的时间，她每时每刻都是在电视机前度过的。银行和医院的大楼土崩瓦解，商业街灰飞烟灭，铁路和高速公路拦腰折断——她只管默默地盯视着这一系列画面[3]。她深深沉进沙发，双唇紧闭，小村跟她说话她也不应声，头都没摇没点一下，甚至说话声是否传入她耳朵都无从得知。

妻是山形[4]人，据小村所知，神户近郊她一个亲戚一个熟人也没有。然而从早到晚，她一直守着电视不放。至少在自己注意她的时间里，她没吃没喝，卫生间都没去。除了不时用遥控器换一下频道外，动都没动一下。

小村自己烤面包，喝罢咖啡上班。下班回来，妻仍以早上那个姿势坐在电视机前。他只好自己动手，用电冰箱里的东西简单做晚饭吃了。他睡觉时，她依然盯着午夜新闻不放。沉默的石墙把她团团围住。小村只好作罢，招呼都懒得打了。

五天后的星期日，他按平日时间下班回来时，妻已不知去向了。

小村在秋叶原[5]一家老字号音响器材商店做营销工作。他负责的是“尖端”商品，推销出去，可以提成加在工资里。顾客大多是医生、富裕的私营工商业者，以及地方上的有钱人。已经连续干了八年，收入一开始就不坏。经济生机勃勃，地价节节攀升，整个日本财源滚滚，每个人钱包里都塞满万元钞，都好像要一张接一张一花为快。商品总是价位高的卖得快。

小村身材瘦削颀长，穿着恰到好处，待人接物也好，独身时代跟为数相当不少的女性有来往。但二十六岁结婚之后，说来也怪，性冒险方面的欲望竟一下子荡然无存，婚后五年未曾同妻以外的女性睡过觉。不是没有机会，可是他对萍水相逢的男女关系可以说已全然提不起兴致。他更想早早回家同妻慢慢吃饭，两人在沙发上说东道西，然

后上床做爱。除此别无他求。

小村结婚时，朋友和公司同事无不——尽管程度有别——为之费解。小村相貌端庄，眉清目秀，而妻的长相委实平庸至极。不仅长相，性格也很难说有什么吸引力。寡言少语，总是一副不开心的样子。个头小，胳膊粗，显得甚是笨重。

然而，小村——其本人也不明究竟何故——同妻在一个屋顶下朝夕相处，就是有一种四肢放松舒心惬意之感。夜晚睡觉十分香甜，以往给怪梦扰醒的情形再未出现。勃起坚挺，做爱如胶似漆，不再为死和性病以至宇宙之大担惊受怕。

而妻那方面却讨厌东京逼仄的都市生活，想回山形老家，常常想念老家的父母和两个姐姐，想得不行时就一个人返回娘家。娘家经营旅馆，家境富裕，父亲又对小女儿疼爱有加，乐得出来回路费。这之前也有过好几次，小村下班回来时发现妻不见了，厨房餐桌上留下一张纸条，写道回娘家住一段时间。每次小村都毫无怨言，老实等她回来。一个星期或十来天过后，妻情绪恢复，打道回府。

不料，地震五天后她出走时，留下的纸条写着“再不想回这里了”，还简明扼要地写了她为何不愿同小村一起生活的理由。

问题是你什么也没给予我——妻写道——再说得清楚些，你身上没有任何足以给我的东西。你诚然温柔亲切英俊潇洒，可是和你一起生活，就好像同一团空气在一起。这当然不是你单方面的责任。能喜欢你的女性我想大有人在。电话也请不要打来。我剩下的东西请统统处理掉。

话虽这么说，实际上几乎什么也没剩下。她的衣服、靴、伞、筒形咖啡杯、吹风机，全部了无踪影，想必在小村上班之后通过快递公司什么的一古脑儿送走了。“她的东西”剩下来的，唯有购物用的自行车和几本书。CD架上“甲壳虫”和“比尔·伊文思”（Bill Evans）统统不翼而飞，那本来是小村在独身时代搜集来的。

第二天，他往山形妻的娘家试着打了个电话。岳母接的，说女儿不想和他说话。听语气，岳母倒似乎对他怀有几分歉意。还说文件随后寄出，希望他盖上印章尽快寄回。

小村说尽快也好什么也好，毕竟事关重大，要让他考虑考虑。

“问题是你再怎么考虑，我想情况也是丝毫改变不了的。”岳母说。

小村也认为恐怕是那样。再怎么等，再怎么考虑，事情也是无可挽回的了。这点他一清二楚。

文件盖好印章寄回不久，小村请了一星期带薪休假。上司已大致晓得事情原委，加上反正二月是淡季，二话没说就同意了。看样子想说什么，但没有说。

“听说你请了假，是要做什么吧？”一个姓佐佐木的同事午休时过来问他。

“啊，做什么好呢……”

佐佐木比小村小三四岁，单身，短发，架一副圆形金边眼镜，多嘴多舌，又固执己见，不少人讨厌他。不过总的说来，同性格文静的小村还算投缘。

“好容易休一回假，就优哉游哉旅行一次如何？”

“呃。”小村应道。

佐佐木用手帕擦拭眼镜片，察言观色似的看小村的脸。

“这以前可去过北海道？”

“没有。”小村回答。

“有心思去？”

“怎么？”

佐佐木眯细眼睛清清嗓子：“其实嘛，有个小件行李想送到钏路，要是你能给捎去就好了。你若答应，我自然感激不尽，往返机票钱我情愿出。那边你住的地方，也由我安排。”

“小件行李？”

“这么大，”佐佐木用双手比划出十厘米左右的立方体，“不重的。”

“和工作有关？”

佐佐木摇头道：“这和工作毫无关系，百分之百的私事。怕别人粗手粗脚，所以才不愿意通过邮局或快递公司发送。可能的话，想找个熟人随身带去。本该我亲自送的，可实在挤不出去北海道的时间。”

“贵重物品？”

佐佐木略略扭起紧闭的嘴唇，点了点头：“不过不是什么易碎品或危险品，不必神经兮兮，一般对待就行了。在机场过X线检查时也不会有什么问题。不添麻烦的。之所以不愿意邮寄，总的说来属于心情问题。”

二月的北海道肯定冷得要命，但冷也好热也好，对于小村已怎么都无所谓了。

“那么，东西交给谁呢？”

“我妹妹住在那边。”

小村压根儿没考虑过休假怎么过，而马上订计划又觉心烦，于是便允下来。不想去北海道的理由一条也没有。佐佐木当即给航空公司打电话，订了去钏路的飞机票。

翌日在单位里，佐佐木把一个用褐色包装纸包着的小骨灰盒样的东西交给小村。凭手感估计，盒子似乎是木制的。如其所说，几乎没什么重量。包装纸上面一道又一道地缠着宽幅透明胶带。小村拿在手上端详了一会儿，又试着轻轻晃了晃，无传动感，亦无声响。

“我妹妹去机场接你，你住的地方也已安排妥当。”佐佐木说，“手拿这个盒子——注意让她看见——出门站在那里不动就行了。用不着担心，机场没多大。”

临出家门，小村把佐佐木托带的盒子包进厚些的替换衬衫里，放在手提包正中。飞机比他预料的拥挤得多。小村不由纳闷：数九隆冬，这么多人从东京去钏路到底干什么呢？

报纸上依然连篇累牍地在报道地震。他坐在座位上看早报，边边角角都一一过目。死亡人数持续增加，多数地段仍无水无电，人们无处栖身，惨状接连呈现出来。但在小村眼里，那些细节竟那么抽象呆板，平平淡淡。所有反响都单调而遥远。多少能思考得来的，只有迅速远离自己的妻的事情。

他的眼睛机械地追逐着地震报道，时而想一下妻，又继续追逐。想妻想累了，看报也看累了，遂闭起眼睛沉入短暂的睡眠。醒来又思考妻。她何苦那么认真那么从早到晚废寝忘食地追逐电视上的地震报道呢？到底在那里看到了什么呢？

两个身穿同样款式同样颜色大衣的年轻女子在机场向小村打招呼。一个皮肤白皙，高约一百七十厘米，短发，从鼻子到隆起的嘴唇之间距离长得出奇，令人联想起有蹄类短毛动物。另一个身高一百五十五厘米左右，除却鼻子过小之外，长相倒还过得去，齐肩长发笔直泻下，耳朵从中闪出，右耳垂有两颗痣。由于戴耳环的关系，痣格外显眼。两人看上去都二十四五。她们把小村领去机场一家酒吧。

“我叫佐佐木圭子。”个高的说道，“哥哥总是承您关照。这位是我的朋友岛尾小姐。”

“初次见面。”小村说。

“您好！”岛尾道。

“听哥哥说您太太新近去世……”佐佐木圭子神情有些异样。

“啊，并不是死了。”略一停顿，小村纠正道。

“可是哥哥前天电话中清楚地这么说的，说您刚刚没了太太。”

“哪里，只是离婚。据我所知，她仍好端端活在人世。”

“奇怪呀！这么关键的事该不至于听错才是。”

她脸上浮现出自己反倒因弄错事实而自尊心受损的表情。小村往咖啡里加了一点点糖，用咖啡匙静静地搅拌，喝了一口。很淡，没味儿。咖啡不是作为实物，而是作为符号存在于此的。自己在这种地方到底搞什么名堂呢？小村本身都觉得不可思议。

“不过肯定是我听错了。此外想不出别的解释。”佐佐木圭子似乎重新提起精神，大大地吸了口气，轻轻咬起嘴唇。“对不起，话说得太冒失了。”

“哪里，无所谓的，一码事。”

两人说话的时间里，岛尾一直面带笑容，默默地注视着小村。她似乎对小村怀有好感，从其神态和细小的举止中，小村看出了这点。沉默降临在三人之间，持续有顷。

“先把重要物品交给你吧。”说罢，小村拉开提包拉链，从滑雪用的厚衬衫里把同事托带的包裹取出。如此说来，本该把包裹拿在手上才对，小村想道，那是标记。两个女子是凭什么认出自己的呢？

佐佐木圭子伸出双手，在桌面上接过包裹，不动声色地看了一阵子，然后掂掂重量，又像小村当时那样在耳边轻摇几下，随即朝小村

笑笑，像是表示没有问题，接着把包裹塞进大号挎包。

“有个电话非打不可，失陪一会儿不要紧吧？”圭子说。

“可以可以。当然，别客气。”小村应道。

圭子把挎包挎在肩上，朝远处一个电话亭走去。小村的视线跟了一会儿她的背影——上半身纹丝不动，单单腰部往下犹如机器一般夸张而又流畅地向前移动。见她如此走法，小村产生了一种奇妙的感觉，仿佛往日的某一光景不管三七二十一插了进来。

“以前来过北海道吗？”岛尾问。

小村摇摇头。

“远啊。”

小村点点头，环顾四周：“不过在这里这么一待，倒也不怎么觉得是到了远方。也真是奇怪。”

“飞机的关系，速度太快了。”岛尾说，“身体移动，意识却跟不上来。”

“有可能。”

“想上远处去吧？”

“好像。”

“因为太太不在了？”

小村点点头。

“可问题是，即使跑得再远，也逃不出自己本身。”岛尾说。

怅怅地注视着桌上砂糖壶的小村抬起脸来看她：“是啊，你说的是。无论跑去哪里，也不可能从自己本身逃开。如影随形，永不分离。”

“你肯定喜欢太太的吧？”

小村避而不答。“你是圭子小姐的朋友？”

“是的。我们是同伴。”

“怎样的同伴？”

“肚子饿了吧？”岛尾没有回答问话，问起别的来了。

“饿不饿呢？”小村说，“既好像饿了，又似乎没到那个程度。”

“三个人吃点热乎东西去好了。热乎东西一落肚，心情就会放松下来。”

岛尾开车，一辆“昴星”牌小型四轮驱动车。从车座的凹陷度看，行车里数肯定超过二十万公里。靠背也明显塌了坑。佐佐木圭子坐在助手座，小村坐在狭窄的后排座。车开得倒不差，但后排座噪音十分刺耳，弹簧已相当有气无力。自动减速换挡一顿一顿的，空调器时断时续。闭上眼睛，竟陷入一种错觉，仿佛置身于洗衣机中。

钏路街上没有新的积雪，唯见路两旁脏兮兮硬邦邦的旧雪如废弃不用的词语乱七八糟地堆在那里。云层低垂，虽然日落还要等一会儿，但四周已完全黑了下来。风撕裂着黑暗，发出尖锐的呼啸。路上几乎不见行人。一片荒凉景象，信号灯都好像冻僵了。

“即使在北海道，这里也算是积雪少的地方。”佐佐木圭子扭过头大声介绍，“海岸地带，风大，积一点雪很快就给吹跑了。冷可是冷得出格，耳朵都能冻掉。”

“醉倒路边的人常有冻死的。”岛尾说。

“这一带可有熊出没？”小村问。

圭子看着岛尾笑道：“喂，他问熊。”

岛尾同样忍俊不禁。

“对北海道不太了解。”小村自我辩解似的说。

“提起熊，倒是有则趣闻。”圭子说，“是吧？”她转向岛尾问。

“非常有趣。”岛尾附和道。

但谈话到此为止了，熊的事再未说起，小村也没再问。不久到了目的地，原来是一家紧靠路边的拉面馆。车开进停车场，三人走入店内。小村喝啤酒，吃热拉面。店里空空荡荡，又不卫生，桌椅全都摇摇晃晃。拉面是十分够味儿，吃完的时候，心情的确多少放松下来。

“在北海道有什么要办的事？”佐佐木圭子问，“听说你可以在这儿待一个星期。”

小村想了想，想不出有事要办。

“温泉如何？不想泡温泉舒服舒服？这附近有个很有乡下味儿的干净小温泉。”

“倒也不坏。”小村说。

“保你满意。好去处，又没有熊。”

两人对视一眼，再次好笑似的笑起来。

“我说小村，你太太的事问问可以吗？”圭子道。

“问好了。”

“太太什么时候出走的？”

“地震过去五天——已经两个多星期了。”

“和地震可有什么关系？”

小村摇头：“我想没有。”

“不过，既是那种情况，不会在哪里有什么关联？”岛尾略略歪起头说。

“只是你不知道罢了。”圭子说。

“那种事也是有的。”岛尾接道。

“那种事？什么事？”小村问。

“就是——”圭子说，“我认识的人里边，也有那样的人。”

“你指佐伯？”岛尾问。

“嗯，”圭子说，“有个叫佐伯的人。住在钏路，四十光景，美容师。他太太去年秋天看见了UFO。半夜一个人在郊外开车时，发现原野正中落下一个蛮够大的UFO，‘嗵——’，活像《未知与遭遇》。一星期之后，她离家出走了。也不是家庭出了什么问题，反正就那么消失了，一去不复返。”

“再无下文。”岛尾说。

“原因在UFO？”小村问。

“原因不明。只是某一天扔下两个小孩——连张纸条也没留——不知去了哪里。”圭子说，“听说出走前一个星期逢人就说UFO，几乎说个不停。说有多大多大，说有多么漂亮，说来说去的。”

两个人等待着话语渗入小村的脑袋。

“我那里还算有张纸条。”小村说，“没有小孩。”

“那，多少比佐伯强点儿。”圭子说。

“毕竟小孩重要得很。”说着，岛尾点点头。

“岛尾的父亲是在她七岁的时候离家出走的，”圭子蹙起眉头道，“和圭子母亲的妹妹私奔了。”

“某一天突然发生的。”岛尾笑吟吟地说。

沉默降临。

“佐伯的太太估计不是离家出走，而是被外星人领走了。”小村像是在打圆场。

“那种可能也有。”岛尾一本正经地说，“常听人那么讲。”

“或者走路之间被熊吃了也不一定。”圭子接口道。两人又笑了起来。

走出拉面馆，三人往情爱旅店赶去。稍离开市区些的地方有一条街交替排列着墓石材料店和情爱旅店。岛尾找了一家把车开了进去。这是一座模仿欧洲城堡的奇特建筑，楼顶插一面三角形红旗。

圭子在服务台接过钥匙，三人乘电梯进入房间。窗口很小，床却大得傻里傻气。小村脱去羽绒夹克挂上衣架，进卫生间行方便。这时间里，两个女子手脚麻利地往浴缸里放水，调节灯光，确认空调，打开电视，商量外订食谱，试按床头开关，查看电冰箱内容。

“一个熟人开的旅店。”佐佐木圭子说，“所以要了一个最大的房间。你也看见了，倒是情爱旅馆，不要介意。嗯，不介意的吧？”

不介意的，小村说。

“同站前窄小寒酸的商务酒店相比，我想还是住这里明智得多。”

“也许。”

“水放满了，洗澡可好？”

于是小村进去洗澡。浴缸宽宽大大，一个人进去简直有些发慌。料想来这里的人差不多都两人一块儿洗。

洗澡出来，佐佐木圭子不见了。岛尾一个人喝着啤酒看电视。

“圭子回去了，说有事忙着，明早来接你。嗳，我稍留一会儿喝喝啤酒可以吗？”

小村说可以。

“不觉得麻烦？想一个人待着？觉得和别人在一起心神不定？”

不麻烦，小村回答。他一面喝啤酒，拿毛巾擦头发，一面和岛尾一起看了一会电视节目。地震专题报道。还在重复那些画面：倾斜的楼房、崩裂的公路、流泪的老妇、混乱以及无处发泄的愤怒。到广告时间，她用遥控器把电视关了。

“好容易在一起，两个人还是聊点什么吧。”

“好好。”

“聊什么好呢？”

“车上你们两人谈熊了吧，”小村说，“关于熊的趣闻。”

“唔，熊的故事。”她点头道。

“什么故事，不能让我听听？”

“好的好的。”

岛尾从冰箱里拿出一瓶新啤酒，倒进两人的杯子。

“稍微有点色情，由我口中说出，你不会讨厌？”

小村摇摇头。

“因为有的男人讨厌那种故事。”

“我不是。”

“是我亲身经历的事，所以嘛，多少有点儿难为情。”

“可以的话，想听听。”

“那好，只要你说可以的话。”

“我不在乎。”

“三年前，当时我刚进短大[6]，和一个男的交往。对方是个比我大一岁的大学生，让我第一次有性体验的人。和他一块儿去爬山来着，爬北边很远的山。”

岛尾喝口啤酒。

“时值秋天，熊进山来了。因为秋天的熊要为冬眠采集食物，所以相当危险。人时常遭到袭击，三天前就有一个登山者受了重伤。当地人给我们一个铃，风铃大小的铃，告诉我们走路时要叮铃叮铃摇铃才行，那样熊知道有人来，就不出动了。熊不是想袭击人才袭击的。熊这东西是杂食动物，主要吃植物，几乎没什么必要打人的主意。在自己领地里突然碰见人，难免吓一跳，或者气恼，这才条件反射地向人发起攻击。所以，只要叮铃叮铃摇铃行走，对方就会躲开。明白？”

“明白。”

“这么着，我们两人就叮铃叮铃地在山道上走。走着走着，在没有人的地方他心血来潮地提出想干那个，我也并不讨厌，就说好呀。于是我们钻进山道旁边别人看不到的茂密树丛，随便铺了一块塑料布。但我怕熊。不是么，要是正干着给熊从背后扑上来咬死，那怎么得了？我可不愿意落得那么个死法。不那么认为？”

小村表示赞同。

“因此，我们一边一只手摇铃一边干那个。自始至终，一直叮铃

叮铃的。”

“哪个摇？”

“轮流。手摇累了，就换一次，再累了再换。心里怪怪的。哪有一个劲儿摇铃做爱的呢！”岛尾说，“如今正做爱的时候都时不时想起那时的情景，忍不住笑。”

小村也笑了笑。

岛尾拍了几下手道：“这下好了，你也是会笑的么！”

“那当然。”小村说。不过想起来，是好久没笑了。上次笑是什么时候来着？

“嗳，我也洗个澡好不？”

“请。”

她洗澡的时间里，小村看电视里一个粗声大气的喜剧演员主持的娱乐节目。半点儿娱乐性都没有。至于是节目的原因还是自己的原因，小村无从判断。他喝着啤酒，拿出冰箱里的一袋坚果打开吃了。岛尾洗澡时间相当之长，出来时仅用浴巾围起胸部，在床上坐下。随即拉掉毛巾，猫也似的一骨碌缩进被窝，径直盯住小村的脸。

“嗳，小村，最后一次同太太做爱是什么时候？”

“我想是去年十二月底。”

“那以后没干？”

“没干。”

“和任何人？”

小村闭目点头。

“我在想，时下的你所需要的，应该是痛痛快快换个心情，干干脆脆享受人生。”岛尾说，“不是么？明天没准发生地震，没准给外星人领走，没准被熊瞎子吃掉。谁都不晓得会发生什么。”

“谁都不晓得。”小村重复一句。

“叮铃叮铃。”岛尾道。

尝试了几次，终归没有结合成功，小村只好作罢。这在小村还是头一遭。

“怕是想太太了吧？”岛尾问。

小村“嗯”了一声。不过说实话，小村脑海里有的只是地震光景。

就像幻灯片，一幅浮上来，一幅撤下去，又一幅浮上来，一幅撤下去。高速公路、火、烟、瓦砾堆、路面裂缝。无论如何他也无法切断这些无声的图像链。

岛尾把耳朵贴在小村裸露的胸口。

“那种情况也是有的。”她说。

“噢。”

“我想最好别放在心上。”

“尽量不放在心上。”小村说。

“话虽那么说，可还是放在心上，男人嘛。”

小村默然。

岛尾轻轻捏弄小村的乳头。“嗳，你说你太太留下纸条来着？”

“说过。”

“纸条上写的什么？”

“写着跟我生活就像跟空气块儿生活。”

“空气块儿？”岛尾歪过脖子看小村的脸，“什么意思呢？”

“我想是说没有实质性内容。”

“你没有实质性内容？”

“或许没有。弄不清楚。她说我没有，可究竟什么是实质性内容呢？”

“是啊。如此说来，实质性内容到底是什么呢？”岛尾说，“我的母亲特喜欢大马哈鱼的皮，常说若大马哈鱼光是皮就好了。所以，没有实质性内容更好，那种情况可能也是有的。是不？”

小村想象光是皮的大马哈鱼。问题是，就算有光是皮的大马哈鱼，但这样岂不是说那种大马哈鱼的实质性内容就是皮本身么？小村做起深呼吸来，岛尾的脑袋随之大起大落。

“跟你说，有没有实质性内容我是不太清楚，不过你这个人可是非常不错。能够好好理解你喜欢你的女人，世上肯定多得不得了。”

“这个也写了。”

“太太的纸条上？”

“是的。”

“嗬。”岛尾似乎有些兴味索然，耳朵重新贴在小村胸口。感觉上耳环像是秘密的异物。

“对了，我带来的那个盒子，”小村说，“内容到底是什么呢？”

“介意？”

“这之前没介意，可现在不知为什么竟有些放不下，不可思议。”

“什么时候开始的？”

“刚刚。”

“一下子？”

“意识到时，一下子……”

“为什么一下子介意上了呢？”

小村盯着天花板沉吟片刻，“为什么呢？”

两人倾听了一会呼啸的风声。风从小村不知晓的地方赶来，朝小村不知晓的地方刮去。

“那个嘛，”岛尾悄声说道，“那是因为你的实质性内容装在了盒子里。你浑然不觉地把它带来这里亲手交给了佐佐木，所以你的实质性内容再也回不来了。”

小村爬起身，俯视岛尾的脸庞。小鼻子，有痣的耳朵。心脏在深深的沉默中发出大而干涩的声音。弯起身体，骨节便吱呀作响。刹那间，小村发觉自己正站在势不可挡的暴力的悬崖峭壁之上。

“开个玩笑！”岛尾看着小村的脸色说，“随想随说罢了。拙劣的玩笑，抱歉。别介意，没打算伤害你的。”

小村镇定下来，环视房间，把头重新埋进枕头，闭目合眼，深深呼吸。床大得如夜幕下的海铺展在他周围。冻僵的风声传来耳畔，心脏的剧烈跳动摇撼着他的骨头。

“喂，怎么样，来到远方的实感可多少上来一点了？”

“是感觉来到了很远的地方。”小村坦言相告。

岛尾用指尖在小村胸口画着复杂的圆形，仿佛在画一种咒符。

“不过，还刚刚开始呢。”她说。

---

[1]unidentified flying object之略，不明飞行物，飞碟。

[2]日本地名，位于北海道。

[3]指一九九五年发生在日本神户、大阪的大地震。

[4]日本的县名。

[5]东京著名的电器商店街。

[6]即短期大学，日本的二年制大学。

有熨斗的风景

电话铃响是半夜快十二点的时候，顺子正看电视。启介在房间一角塞着耳机半闭眼睛，摇头晃脑地弹电吉他。看样子在练习快节奏乐段，长手指在六根弦上飞快地划动，根本没听见电话铃。顺子拿起听筒。

“已经睡了？”三宅用一如往日的小声细气问道。

“不要紧，还没睡。”顺子回答。

“现在我在海滩呢。漂流木好多好多，很大的家伙都有。能出来？”

“好的，”顺子说，“这就换衣服，十分钟后到。”

顺子蹬上连裤袜，套上蓝牛仔裤，穿上高领毛衣，往毛料风衣口袋里揣进香烟，还有钱包、火柴和钥匙夹。之后往启介后背轻轻踢了一脚，启介慌忙摘下耳机。

“这就去海滩看篝火。”

“又是三宅那个老头儿！”启介皱起眉头，“开哪家子玩笑，现在可是二月份！还是半夜十二点！这就去海边鼓捣篝火？”

“所以你不去也行，我一个人去。”

启介叹了口气：“我也去，去就是了。马上准备，等我一会儿。”

他关掉扩音器，在睡裤外套了条长裤，穿上毛衣，把羽绒夹克的拉链拉到下巴。顺子把围巾围在脖子上，戴上绒线帽。

“真个好事！什么地方的篝火那么有意思？”启介边往海边走边说。寒冷的夜晚，但一丝风也没有。一张嘴，呼出的气冻成了话语形状。

“保罗·扬（Peal Jam）什么地方有趣？难道不就是吵得人心烦？”顺子反唇相讥。

“保罗迷全世界有一千万哟！”

“篝火迷五万年前就遍布世界。”

“算是吧，可以那么说。”启介承认。

“保罗·扬消失了，篝火也依然存在。”

“也可以那么说。”启介从衣袋里掏出右手，搂住顺子的肩膀，“不过么，顺子，问题是五万年前的事也罢五万年后的事也罢，都丝毫跟我无关，丝毫。重要的是现在。世界这东西说不定什么时候要完蛋，哪能考虑得这么远。重要的是此时此刻能好好吃饭，那个玩意儿能好好挺起来，是吧？”

拾阶登上堤顶，在老地方看到了三宅。他把冲上沙滩的形形色色的漂流木拾在一处，小心翼翼地堆高。其中有一根粗大的圆木，拖到这里想必花了不少力气。

月光把海岸线变成了刚刚磨好的尖刀。冬日的波浪一反常态，静悄悄地刷洗着沙滩。四下空无人影。

“怎么样，找了好大一堆吧？”三宅还是那么吐着白气说。

“不得了！”顺子说。

“这样的情况偶尔也是有的。这一阵有风急浪高的日子，近来一听海的隆隆声就大体明白了。今天可是漂来了好烧的柴火。”

“就别自吹自擂了，赶快取暖吧。冷成这个样子，胯下的宝贝都缩回去喽。”启介边说边咔嗤咔嗤搓着双手。

“喂喂，等等，这东西顺序很重要。首先要订个周密计划。计划没有问题了，往下才慢慢点火。毛手毛脚顺当不了，毛手毛脚的乞丐东西讨不多。”

“毛手毛脚的侍浴女郎干不久。”启介说。

“你这小子，年轻时就开这种没章法的玩笑。”三宅摇头道。

粗圆木和小木条被巧妙地组合起来，俨然前卫美术品般地高高堆起。三宅退后几步，仔细审视形状，调整搭配，然后又转到对面视察，像往常一样反复数次。光看木料的组合搭配，火焰升腾的情景就会在脑海里活生生地浮现出来，一如雕塑家一看石料的形状就会在脑海里推出其中所藏的作品造型。

花了些时间搭配到满意之后，三宅点着头一个人连连称好。接着，他把准备好的报纸揉作一团塞到木架最下层，用塑料打火机点火。顺子从衣袋里掏出香烟衔在嘴上，擦燃火柴，眯缝起眼睛看着三宅拱起的后背和头发有些稀少的后脑勺。这是最让人提心吊胆的瞬间，火果真会燃起并且越燃越旺吗？

三人一声不响地凝视着漂流木的堆架。报纸忽地燃烧起来，在火焰中晃动了一会，转而缩成一小团熄了。往下一阵子什么也没发生。肯定不成了，顺子心想，木料很可能比看上去的要湿。

正要灰心的时候，一缕白烟如狼烟一般陡然向上蹿去。由于无风，烟变成一条不间断的纽带朝着天空爬升。火在哪里烧了起来，但火本身还看不见。

谁都一言不发，连启介也缄口不语。启介双手插在大衣袋里，三宅蹲在沙地上，顺子双手抱在胸前，不时突然想起似的吸一口烟。

顺子一如往常地想到杰克·伦敦的《篝火》。那是一个单独旅行的男子在阿拉斯加内陆雪地生火的故事。若火生不起来，他必定冻死无疑，而天马上就要黑了。她几乎没看过什么小说，唯独高一暑假时作为读后感作业布置的这个短篇小说看了好多遍。故事的情节十分自然而又栩栩如生地浮上她的脑际，她可以真切地感受到处于生死关头的那个男子的心跳。恐惧、希望和绝望，简直感同身受。但故事中比什么都重要的是这样一个事实：那男子基本上是在求死。这点她心里明白，何以明白解释不好，只是一开始她就了然于心。这个旅行者其实是在求死，知晓那是适合自己的结局。尽管如此，他仍然必须全力拼搏，必须为了逃生而与强大无比的对手进行殊死搏斗。在心灵深处撼动顺子的就是作为故事核心的这种堪称本源性的矛盾。

老师对她的看法一笑置之。主人公真的但求一死？老师愕然地说道，这种匪夷所思的想法还是头一次听得，听起来倒像很有独创性。他朗读了顺子读后感的一部分，班上的同学也都笑了。

然而顺子心里清楚，错的是他们。不是么？假如不是这样，故事的结尾为何那般静谧那般优美呢？

“火是不是要熄了，三宅？”启介惴惴不安地说。

“不怕，火快要着呢，别担心。现在不过是燃烧起来的前奏曲。烟不是一直没断么，常言说无火不起烟，是吧？”

“没有血气那玩意儿就不挺，是吧？”

“我说你这家伙，除了这个就不能想点别的？”三宅愕然地说。

“真的知道火还没灭？”

“早就知道了，火苗马上要蹿起来了。”

“到底在什么地方学得这种知识的？”

“谈不上什么学识，大体是还小的时候在童子军那里学来的。当了童子军，愿意不愿意都会熟悉篝火。”

“嗬，”启介说，“童子军？”

“当然不光这个，还有类似才能的东西。从前也说过，在鼓捣篝火方面，我有着别人所没有的特殊才能。”

“看你得意的，这种才能又赚不到什么钱。”

“的确赚不到钱。”三宅笑道。

不出三宅所料，不久，里面一闪一闪地现出了火苗，木料的哔剥声也隐隐传出。顺子舒了口气。到这个时候就再不用担心了，篝火将越烧越旺。三人一个个朝刚刚降生的火焰伸出手去。暂时可以什么也不做，只消静观火焰徐徐增大即可。顺子心想，五万年前的人应该也是以同样心情伸出手去烤火的。

“三宅，记得你说过你是神户出生的，”启介忽然想起似的朗声说道，“上个月的大地震不要紧吧？神户没家人什么的？”

“这——，不清楚。我嘛，和那边已经没有关系了。老早以前的事了。”

“老早以前也好什么也好，你的关西口音可是一点没改哟！”

“是吗，没改？自己也不晓得的。”

“我说三宅，要是不用关西话，我又到底会说什么呢？说得乱七八糟可就麻烦了。”

“你别说叫人恶心的关西腔好不好？[1]我可不愿意听你茨城人讲阴阳怪气的关西话。你们这些家伙还不如在农闲期打起破旗去当飙车族。”

“瞧你说的！别看你一副老实相，挖苦人蛮厉害的嘛。喏，动不动就欺负厚道的北关东[2]人，伤脑筋啊！”启介说，“不过说正经的，真的不要紧？熟人什么的总还是有的吧？电视新闻看了？”

“这话就别提了吧。”三宅说，“不喝威士忌？”

“那就不客气了。”

“顺子呢？”

“来一点。”顺子说。

三宅从皮夹克袋里掏出扁扁的金属瓶，递给启介。启介拧开瓶盖，没沾唇就倒入口中，咕嘟一声咽下，深吸了口气。

“好酒！”他说，“这东西是地地道道的单胚麦芽二十一年陈酿佳品。桶是橡木的吧？能听到苏格兰的海啸和天使的叹息。”

“嗬，倒是会说。不就是普普通通的方瓶三得利么！”

顺子拿过启介递来的扁瓶，舔似的喝了一点点倒在瓶盖里的威士忌，苦着脸体味温暖的液体从食管往胃袋下滑时的独特感觉。身体的正中多少暖和过来了。接着三宅静静地喝了一口，之后启介又咕嘟了一口。扁瓶从一只手往另一手传递的时间里，篝火苗越来越大，不再让人担心了。速度不快，稳扎稳打。这正是三宅烧的篝火的非凡之处。火苗的扩展方式轻舒曼卷，温情脉脉，恰如训练有素的爱抚，绝不鲁莽急躁。火焰在这里的目的是温暖人心。

顺子在篝火面前总是沉默寡言，除了不时换一下姿势外，基本上一动不动。火焰看上去在默默地接受着所有东西，将其揽入怀中并予以宽恕。所谓真正的家人必然是这个样子。

高三那年五月，顺子来到位于茨城县的这个镇子。她拿走父亲的印章和存折，提出三十万日元，往宽底包里塞进大凡能塞进的东西，离家出走了。从所泽胡乱换乘列车，到得茨城县的这个海滨小镇。名字都没听说过的地方。她在站前不动产中介商那里找了个住处，第二个星期成了海边一家面临国道的小超市的店员。给母亲写了封信，说自己活得很好，别担心，也别找。

上学让她烦得不行，看父亲的脸色也让她忍无可忍。小时候顺子跟父亲关系很好，休息的日子两人时常东游西逛，每次跟父亲手拉手行走，她都无端地感到自豪，感到心里踏实。但等到小学毕业前开始来月经、长阴毛、胸部隆起之后，父亲便以不同以往的奇妙视线看她了。而到初三身高超过一米七十时，父亲几乎什么都不跟她说了。

学校里的成绩不足以自豪。刚上初中时在班上名次还靠前，而到毕业时名次却从后往前倒数起来快些了，高中都是勉强升上的。并非脑袋不好使，只是注意力集中不起来，无论干什么都没法坚持到最后。一旦聚精会神，就脑袋作痛、呼吸困难、心跳紊乱。上学除了痛苦没别的。

在小镇落脚后不久就同启介认识了。是个比她大两岁的颇有本事的冲浪运动员，高个头，头发染成褐色，牙齿整齐漂亮。他说在小镇

住下是因为这里的浪好。他还和朋友组织了摇滚乐队。在一所二流大学倒是保留了学籍，但几乎不到学校去，根本没希望毕业。父母在水户市内经营一家老字号糕点铺，到一定时候可以继承家业，但他本人却全然没心思当糕点铺老板，觉得永远和同伴开一辆达特桑卡车兜风，永远一面玩冲浪一面在业余乐队弹吉他即可。但无论谁怎么考虑，这种逍遥自在的生活都是不可能长此以往的。

顺子同三宅说话亲热起来是在和启介同居以后了。三宅四十五六，瘦瘦小小，架一副眼镜，长脸短须。胡须很浓，一到傍晚，整张脸看上去都微微发黑，像蒙了一层阴影。一件褪色的粗蓝布衬衣或夏威夷衫的底襟露在裤子外，穿一条没形没样的粗布裤，脚上一双穿旧了的白色休闲鞋。到了冬天，则外面加一件皱皱巴巴的皮夹克。时不时戴一顶棒球帽。除此以外的打扮顺子还从未见过。不过他身上的东西，哪一样看起来都像是认真洗过的。

鹿岛滩的这个小镇上没什么人操关西口音，所以三宅的存在格外引人注意。一起做工的女孩告诉她，说他租了附近一座房子，一个人生活一个人画画。“不过么，不像有多大名气，画也没见过。生活倒过得挺像那么回事，想必还是有两下子的。有时跑去东京买绘画材料，傍晚回来。对了，他是大约五年前开始住在这个镇子的。时常见他一个人在海边鼓捣篝火。肯定喜欢篝火，眼神总是那么专注。不怎么说话，有点儿古怪，但人不坏。”

三宅一天来小超市三次，早上买牛奶和报纸，中午买盒饭，晚上买易拉罐啤酒和简单的下酒菜。如此日复一日，一成不变。虽然除了寒暄以外没有像样地交谈过，但顺子还是对他怀有一种自然而然的亲密感。

一天早上店里只两个人的时候，顺子一咬牙问道：就算住得再近，也没必要天天这么一点点买嘛，何苦这样子呢？牛奶也好啤酒也好，一次多买些放进电冰箱不就行了！那样岂不更方便？当然自己只管卖，怎么都无所谓……

“是啊，要是能多买就好了。可我家有我家的情由，没办法做到。”三宅说。

顺子问什么情由。

“怎么说呢，反正、反正有点情由。”

“问多了，对不起，别往心里去。我这人一有什么纳闷儿的就禁不住要问，歹意倒是没有的。”

犹豫片刻，三宅不无尴尬地搔搔头：“我家么，说实话，没有电冰箱。冰箱那东西一开始我就不怎么喜欢得来。”

顺子笑道：“我也不是特别喜欢得来，但一台还是有的。没有不是不方便吗？”

“方便是不方便，可是喜欢不来的东西是勉强不得的。有电冰箱的地方我睡不踏实。”

好个怪人，顺子心想。不过由于这次交谈，她对三宅有了更深的兴趣。

其后不出数日，黄昏在海边散步的时候，看见三宅一个人在烧篝火。篝火不大，是用收集那一带的漂流木烧的。顺子打了声招呼，同三宅并排烤起火来。并排一站，顺子高出五六厘米。两人只简单寒暄两句，往下便不声不响地注视着篝火。

这时，顺子对着篝火的火焰看了一会，蓦地觉得火里面有什么，有某种深邃的东西。或许该称为心情的凝聚体吧，称之为观念则未免过于鲜活具体且带有现实性的重量。那个什么缓缓穿过她的身心，留下仿佛让她透不过气的不可思议的感触而遁去了哪里。遁去后好半天时间里，她的胳膊都泛起了鸡皮疙瘩样的东西。

“三宅，你看着火的形状时，有时候不觉得挺不可思议的？”

“指什么呢？”

“比如我们在日常生活中没有怎么感觉到的东西真真切切地、怪怪地感觉出来，怎么说呢……我脑袋笨说不明白，反正这么看起篝火来，我就不由得生出幽幽的思绪。”

三宅想了想说：“火这东西么，形体是自由的。因为自由，看的一方就可以随心所欲看成任何东西。假如你看火看出幽幽的情思，那么就是你心中的幽思反映在了火里。这个，可明白？”

“嗯。”

“不过，若说什么火都会让人这样，那就不至于了。让人产生这样心情的火必须是自由的才成。煤气炉的火不行，打火机的火不行，普通的篝火也不成。而火要自由，就得在能让它自由的场所恰到好处

地生起来，这可不是任何人都能轻易做到的。”

“你可以做到？”

“有时做到，有时做不到，但一般可以做到。把心放进去做，就能做到。”

“喜欢篝火？”

三宅点头：“都像是一种病了。说起来，我所以在这个芝麻粒大的偏僻小镇住下，就是因为这里海岸的漂流木比哪里的都多。就这一个原因，是为鼓捣篝火才来这里的。无可救药吧？”

那以后，顺子一有时间就来陪三宅烧篝火。除掉连半夜都人头涌动的盛夏，一年到头他基本上都烧篝火。有时一星期两回，也有时一个月一回都没有。进度取决于漂流木的收集情况。但不管怎样，一要烧篝火，他必定往顺子那里打电话。启介开玩笑说三宅是“你的篝火friend[3]”。不过，即使嫉妒心比任何人都强的启介，不知为什么却唯独对三宅网开一面。

火烧到最粗大的漂流木上，火势稳定下来。顺子坐在沙滩上，闭着嘴出神地注视篝火。三宅用一条长树枝小心翼翼地调整着，既不使火过于扩散，又不让势头减弱，还不时从准备用来添加的木料中拿一根新的投在适当的位置。

启介说肚子痛。

“怕是着凉了，拉一下我想就会好的。”

“回家去方便怎么样？”顺子说。

“还是那样好。”启介不无遗憾地说，“你怎么办？”

“顺子我保证送到家，不怕，别担心。”三宅说。

“那就拜托了。”说罢，启介转身往回走。

“那家伙，真是个傻瓜，”说着，顺子摇摇头，“一冲动就喝过头。”

“那倒是。不过顺子，年轻时候若是太精明了，凡事滴水不漏，也就没什么意思了。那家伙也有那家伙的优点。”

“或许是吧，不过他实际上什么都不思不想。”

“年轻也是个负担，有些事情想也是不顶用的。”

两人又在火堆前沉默了一阵子，各自想各自的事。时间顺着各自

的河床向前流去。

“嗳，三宅，有件事想问问，问也不要紧的？”

“什么事？”

“个人方面的，挺深入的。”

三宅用手心咔嗤咔嗤搓了几把脸腮上的胡须：“不大明白，不过问就是了。”

“你莫不是在哪里有太太？”

三宅从皮夹克袋里掏出扁瓶，打开盖，慢悠悠地咽了口威士忌，又拧上盖，揣进衣袋，然后看着顺子的脸。

“干嘛突然想起这个？”

“不是突然，刚才心里就嘀咕来着——启介提起地震时看了你的脸。”顺子说，“所以说，人看火时的眼睛是比较诚实的，就像有一次你对我说的那样。”

“是吗？”

“有小孩？”

“啊，有，两个。”

“在神户？”

“那里有家嘛。大概还住在那里吧。”

“神户什么地方？”

“东滩区。”

三宅眯缝起眼睛，抬头往黑暗的海面望去，望罢又把视线收回到火上。

“对了，我不会把启介叫什么傻瓜。没道理说别人的。我也是什么都不思不想，傻瓜中的傻瓜！明白？”

“想多谈谈？”

“不，”三宅说，“不想。”

“那就算了吧。”顺子说，“可我觉得你是个好人。”

“不是那样的问题。”三宅摇了下头，用手中的树枝尖在沙地上画出一种什么图形。“你可曾想过自己怎么个死法？”

顺子沉吟片刻，摇头。

“我时不时想的。”

“你要怎么个死法？”

“关在电冰箱里死掉。”三宅说，“常有的事吧——小孩钻进废弃的电冰箱里玩，玩着玩着电冰箱关了，就那么闷死在里面。就那么个死法。”

一根大漂流木一下子倾斜下来，火星四溅。三宅无动于衷地看着。火焰的反光在他脸上绘出颇带虚拟意味的阴影。

“在窄小的地方、在漆黑之中一点又一点死去。要是能顺顺当当闷死了还好，但不可能那么痛快。空气从哪里丝丝透入，所以很难窒息而死。到死要花很长很长时间，喊叫也没人听见，谁都不会注意到我。地方窄得根本动不了身，再挣扎也无法从里面把门打开。”

顺子一声不坑。

“这样的梦我做了好多回。半夜大汗淋漓地醒来。梦见自己在一团漆黑中痛苦挣扎着慢慢、慢慢地死去，睁开眼梦也还是没完。那是这种梦最可怕的地方。醒后喉咙干得沙沙直响。去厨房打开电冰箱门。家里当然没有电冰箱——不知道是在做梦。但当时意识不到，一边觉得纳闷儿，一边开电冰箱门。只见电冰箱里漆黑漆黑的，照明灯熄了。我以为停电了，把脖子伸了进去。不料电冰箱里倏地伸出一只手，抓住我的脖颈。凉瓦瓦的死人的手。那手抓住我的脖颈，以极大的力气把我往冰箱里拖。我吓得‘啊’一声大叫，这才真正醒来。就是这样的梦。周而复始，每次都一模一样，没一处不一样，但我还是次次吓得要死。”

三宅用树枝尖捅一捅烧得正旺的圆木，然后返回原位。

“实在太活龙活现了，真的好像死了好多好多次。”

“什么时候开始做那种梦的？”

“很久很久了，都记不得了。时而也有从那种梦中解脱出来的时期，有一年，是的……有一两年完全不做那种梦。那时候看上去好像什么事都会一帆风顺，可还是卷土重来了，就在我以为不要紧的时候重新开始。而一开始就无可收拾。昏天黑地啊！”

三宅摇摇头。

“跟你说这个也不顶什么用的。”

“不不，”顺子叼起一支烟，擦燃火柴，大大吸了一口，“说下去。”

篝火逐渐走向尾声。蛮大一堆用来添加的木材已一根不剩地投入

火中。也许是神经过敏的关系，涛声似乎多少大了起来。

“有个叫杰克·伦敦的美国作家。”

“写篝火的那个人吧？”

“对，你还真知道。杰克·伦敦很长时间里一直认为自己最后将溺海而死，确信必然落得如此下场——不小心掉进夜幕下的海里，在谁也不知晓的情况下淹死。”

“杰克·伦敦实际上可是淹死的？”

三宅摇头道：“不，喝吗啡自杀的。”

“那么说，是预感落空了。或者是硬让它落空也有可能。”

“表面上。”三宅停了片刻，“可是在某种意义上，他并没有错。杰克·伦敦在黑漆漆的夜幕下孤零零地淹死在海里了。酒精中毒，绝望深深沁入骨髓，挣扎着死掉的。预感这东西嘛，在某种情况下是一种替身。在某种情况下，那一替代物是远远凌驾于现实之上的活生生的东西，而那正是预感的最可怖之处。这个，可明白？”

顺子就此思索了一番。不明白。

“自己怎么个死法，一次都没想过的么。那种事如何想得出！连怎么个活法都还完全稀里糊涂呢。”

三宅点头：“那倒是。不过么，也有被死法反向引导的那么一种活法。”

“那可是你的活法？”

“说不清楚，有时有那样的感觉。”

三宅在顺子身旁坐下。看上去他比起平时有点儿憔悴，好像老了几岁。耳朵上边有长头发竖起。

“你画什么画？”

“解释起来非常困难。”

顺子改变问法：“那么，最近画的什么画？”

“‘有熨斗的风景’，三天前画完的。房间正中放一个熨斗，就那么一幅画。”

“那为什么解释起来困难呢？”

“因为那其实不是熨斗。”

顺子抬头看他的脸：“你是说熨斗不是熨斗？”

“正是。”

“是某种替身喽？”

“大概。”

“而你只能把它作为什么替身来画？”

三宅默默点头。

扬脸望天，星星的数量比刚才多了许多，月亮已移动了相当长一段距离。三宅把手中的长树枝最后投进火堆。顺子悄然靠上他的肩。三宅的衣服沾染着数百次篝火的烟熏味儿，她把那股味儿深深吸入胸中。

“跟你说，三宅。”

“什么？”

“我么，是个空壳。”

“哦？”

“嗯。”

一闭眼睛，泪珠便情不自禁地夺眶而出，一滴接一滴顺着脸颊往下淌。顺子用右手猛地抓紧三宅粗布裤的膝部，身体簌簌发抖。三宅伸手搂住她的肩，静静抱拢。但她的眼泪还是止不住。

“真的空无一物。”过了许久，她才以沙哑的声音说，“彻头彻尾空壳一个。”

“晓得的。”

“真的晓得？”

“这方面我很有经验。”

“如何是好？”

“好好睡上一觉，起来一般都能恢复。”

“没那么简单。”

“或许。或许没那么简单。”

圆木“咻”一声发出什么地方的水分蒸发起来时的声音。三宅扬脸眯缝起眼睛，往上望了一会儿。

“那，怎么办才好呢？”顺子问。

“那么……怎样，马上和我一起死？”

“好啊，死就死。”

“当真？”

“当真。”

三宅继续搂着顺子的肩头，默然良久。顺子把脸伏在他旧得让人舒坦的皮夹克怀里。

“反正，等篝火熄了再说吧。”三宅说，“好容易生的篝火，想陪到最后。火熄了四下一黑，就一起死好了。”

“好好。”顺子说，“可怎么死呢？”

“想想看。”

“嗯。”

顺子在篝火味儿的包笼中合起双目。三宅搂在肩上的手作为男人的手未免小些，且粗糙得出奇。自己大概不能同这个人活在一起，顺子想，因为自己恐怕很难走进他的心，但一起死则是有可能的。

但在被三宅的胳膊搂抱的时间里，顺子渐渐困了。肯定是威士忌的关系。木料大部分变成灰崩塌了，唯独那根最粗大的漂流木仍在闪着橙黄色的光亮，可以从皮肤上感受到它静谧的温煦。到彻底烧尽看来还要等些时间。

“睡一会可好？”顺子问。

“睡吧。”

“篝火灭了能叫醒我？”

“放心。篝火灭了，冻也把你冻醒了。”

她在脑袋里重复这句话——篝火灭了，冻也把你冻醒了，随即蜷起身体，沉入短暂而深稳的睡眠。

---

[1]上面的话是启介以三宅的口气模仿关西方言讲的。

[2]茨城县位于日本关东地区东北部，亦称北关东地区。

[3]英语“朋友、同伴”之意。

神的孩子全跳舞

善也醉得天昏地暗，到第二天才苏醒过来。他拼命睁眼，但只睁开一只，左眼睑却奈何不得。感觉上就像昨天夜间脑袋里长满了虫牙，臭乎乎的汁液从腐烂的牙龈渗出，一点一点从内侧溶蚀脑浆。若听任不管，脑浆很快就会消失一空。可他又觉得消失就消失好了。可能的话，还想再睡一会儿，但他晓得睡意再不会来了。心情太糟了，没办法睡。

想看床头钟，不知何故钟不见了。本该有钟的地方却没有，眼镜也没有。大概自己下意识地扔去了哪里，以前就这么干过。

他知道该起床了，但上身只欠起一半，脑袋就迷糊起来，扑通一声脸又埋进枕头。卖晾衣竿的车从附近通过，扩音器一再强调：旧晾衣竿收回换新的，晾衣竿价钱同二十年前一个样。没有起伏的慢吞吞的中年语音。每次听得这语音，脑袋里就像晕船时一样乱糟糟一团。但只是一阵阵反胃，却吐不出。

有个朋友醉到第二天心里不好受时，往往看电视里的早间综艺节目，一听到小品演员们抓女巫那刺耳的声音，昨晚留在胃里的东西便一吐而空。

但这天早上的善也没有气力起身走去电视机前，就连呼吸都令他心烦。透明的光和白色的烟在眼窝深处杂乱无章而又不屈不挠地纠缠在一起。往哪里看都那么呆板沉闷。所谓死就是这样子不成？他蓦然想道。总之，这个滋味一次足矣。现在就这样死了也未尝不可。所以，神哟，求求您，再别让我吃这个苦头了。

说到神，善也想起了母亲。他口渴想喊母亲，刚要出声，这才意识到这里仅自己一人。母亲三天前和她的教友去了关西。他想，人这东西真个形形色色。母亲是神的志愿喽啰，儿子却异乎寻常地连醉两日。爬不起身，左眼甚至睁都睁不开。和谁喝酒来着？压根儿想不起来，一想脑袋芯就变成石头。以后慢慢想吧。

估计还不到中午，但根据从窗帘缝隙透进的光线那刺眼的亮度判

断，应该过十一点了。工作单位因是出版社，即便他这样的年轻职员，迟到一些也没人见怪。加班补回去就是。不过到下午才上班，难免给上司挖苦几句。挖苦话自然可以当耳旁风，但给介绍自己去那里的教徒添麻烦这点还是想避免的。

结果，走出家门差不多一点了。若是平日，可以编个适当的理由请假不上班了，但今天桌子上有篇东西无论如何都得在下班之前编好付印，而且无法委托别人。

善也走出同母亲两人居住的阿佐谷出租公寓，乘中央线到四谷，在那里换乘丸之内线去霞关，再转乘日比谷线在神谷町下车。他以有些踉跄的脚步爬上很多阶梯又爬下很多阶梯。他供职的出版社在神谷町附近。出版社不大，专出海外旅行方面的书。

那天夜晚十时半左右，在回家途中的霞关站换乘地铁时，看见了那个缺耳垂的男子——年纪五十五六光景，头发白了一半，高身材，不戴眼镜，穿一件旧款式驼绒大衣，右手提着皮包。男子迈着仿佛在沉思什么的缓慢步履，从日比谷线站台往千代田线站台行走。善也毫不迟疑地尾随而去。觉察到时，喉咙深处已干得同旧皮革无异。

善也的母亲四十三岁，但看起来顶多三十五六，相貌端庄，眉目十分清秀。由于吃粗食和早晚做大运动量体操，身段仍十分匀称，皮肤也有光泽。加上同善也只差十八岁，因此时常被人错当成姐弟。

不仅如此，作为母亲的自我意识也很淡薄——一开始就淡薄，或者仅仅是与众不同也未可知。即使在善也上初中性方面开始觉醒之后，她也毫不顾忌地一身内衣、有时赤身裸体地在家里走来走去。卧室还是分开的，但是每当半夜感到寂寞时，便几乎一丝不挂地来儿子房间钻进被窝，并像猫狗似的伸手搂住善也的身体。母亲并无别的意思这点自然一清二楚，但那种时候善也心里绝不平稳。为了不让母亲知道自己勃起，他不得不保持极不自然的姿势。

由于生怕同母亲的关系陷入可怕的境地，善也拼命找女朋友以便能轻松地处理性欲。在身边找不到那种对象的时候，他就有意定期手淫。上高中时他便用打零工赚的钱涉足有违良俗的场所。他那么做，与其说是为了解决性欲，倒不如说是出自恐惧心理。

或许该在适当阶段离开家独立生活才是。善也也曾为此相当苦

恼。上大学的时候想，工作后也想过。然而归根结蒂，直到年已二十五的现在他也未能离开家。把母亲一个人扔开的话，母亲不知会干出什么事来，这点也是一个原因。迄今为止，善也已有好几次全力阻止了母亲，使得母亲未能将其突发性而又往往是毁灭性的（且充满善意）念头付诸实施。

另外，假如眼下突然提出离开家，难免闹出一场翻天覆地的骚乱。母亲根本没考虑过善也会迟早单过。善也至今清楚地记得十三岁那年当自己宣称放弃信仰时，母亲曾怎样长吁短叹举止失措。半个月时间里她几乎什么也不吃，不说话，不洗澡，不梳头，不换内衣，甚至月经也处理得马马虎虎。善也还是头一次目睹如此污秽发臭的母亲。光是想一想那情景可能再现，善也都痛心疾首。

善也没有父亲。生下来就只有母亲。从小母亲就反反复复告诉他父亲是“那位”（他们以此称呼自己一伙人信的神）。“因为是‘那位’，就只能住在天上，不能和我们住在一起。但作为父亲的那位是时刻牵挂你守护你的。”

善也儿童时代的“劝诫人”田端也是这么说的。

“你确实没有这个世界的父亲。就此说三道四的人世上恐怕也是有的。这自然遗憾，但大多数世人的眼睛蒙着阴云，看不清真相。不过善也，你的父亲就是世界本身，你在他的爱的包笼中生活。你应该为此感到自豪，理直气壮地活着。”

“可神不是大伙儿的吗？”刚上小学的善也说，“父亲不是每一个人都各自有的吗？”

“记住，善也，身为你父亲的那位迟早总会作为你单独拥有的人在你面前出现——你将在意想不到的时候、意想不到的地方遇上他。可是，如果你怀有疑心或抛弃信仰，那么他就会失望，很可能永远不在你面前出现。明白么？”

“明白了。”

“我说的能一直记着？”

“能，能记着，田端伯伯。”

不过说老实话，善也还是有些想不通。因为很难认为自己是“神的孩子”那样的特殊存在，无论怎么想自己都是到处可见的普通孩

子，或者不如说是“处于比普通稍微往下位置”的孩子。没有引人注目之处，还时常出洋相，到小学高年级这点也没改变。学习成绩勉强过得去，而体育简直提不起来。腿脚慢，走路晃晃悠悠，眼睛近视，手不灵巧。棒球比赛每次出场都十有八九接不住腾空球。队友抱怨，看球的女孩嗤笑。

晚上睡前要向父神祈祷：对你的信仰绝不改变永不改变，所以请保佑我能好好接住外场腾空球。光保佑这个就行，别的（眼下）什么也不求。假如神真是父亲，那么这点祈求是应该听得进的。然而祈求并未得到满足，外场腾空球依然从皮手套中滑落下来。

“善也，那是‘那位’在考验你呢。”田端斩钉截铁地说，“祈祷不是坏事，但你必须祈求更大更广的东西。此一时彼一时地具体祈求什么是不对头的。”

善也长到十七岁的时候，母亲向他如实说了他出生的秘密（近乎秘密）。母亲说他差不多也该知道了。“还是十几岁的时候，我生活在茫茫黑暗之中。”母亲说道，“我的灵魂如同刚形成的泥潭一般混乱不堪，全无头绪。光明正气被挡在乌云背后。所以我跟几个男人随便云雨来着。云雨知道什么意思吧？”

善也说知道。提到性方面的事，母亲时常使用极其古老的字眼。当时他已经同数名女性“随便云雨来着”。

母亲继续道：“最初怀孕是在高中二年级的时候，那时并没有以为是什么了不得的事。去朋友介绍的一家医院做了堕胎手术，妇产科的医生又年轻又热情，就术后如何避孕讲解了一番。他说堕胎在身心两方面都没有好的结果，还有性病问题，所以一定要用这个。说着，给了一盒避孕套。

“我说用过避孕套。医生说：‘那么就是用法不合适。一般人还真不晓得正确用法。’可是我没那么傻，在避孕上十分小心，一脱光马上亲手给对方戴避孕套，因为男人不可相信。避孕套知道吧？”

善也说知道。

“两个月后又怀孕了。本来比以前还小心，可还是怀孕了。难以置信。没办法，就再次跑到那个医生那里。医生一看见我就劈头一句——不是刚刚提醒过么，到底想什么来着！我哭诉如何如何小心避

孕，但他不信，训斥说如果正确使用避孕套绝不可能受孕。

“说起来话长，大约半年过后，因为一点儿不可思议的起因，我开始同那位医生云雨。他当时三十岁，还独身。作为事情倒是无聊，不过他的人还正直地道。右耳垂没了，小时给狗咬掉了。正走路，一条从未见过的大黑狗扑上来往耳朵上咬了一口。好在只是耳垂，他说，耳垂没了对人生也没多大影响，若是鼻子就糟了。我也认为确是那么回事。

“和他交往的时间里，我渐渐找回了正常的自己。和他云雨起来，我可以不再去想乱七八糟的事。我喜欢上了他只剩一半的耳朵。他是个对工作热心的人，在床上也讲如何避孕：什么时候戴避孕套，什么时候摘下来合适。避孕处理得十全十美，无一疏漏。然而我还是怀孕了。”

母亲去当医生的恋人那里，告诉他自己怀孕了。医生做了检查——果真怀孕了。但他不承认自己是父亲。他说作为专家他的避孕措施毫无问题。那么，只能认为你同其他男人发生了关系。

“听他这么说我大受刺激，气得浑身发抖。我受刺激时的情绪你晓得吧？”

晓得，善也说。

“和他交往的时间里，我和其他男人概未云雨，可他还是执意把我看成不检点的不良少女。那以后再没同他见面，堕胎手术也没做。想一死了之。假如那时候不是田端发现了——我正踉踉跄跄地走路——一向我打招呼，我想我肯定乘上去大岛的船，从甲板上跳进海里死了。因为死一点儿也不可怕。如果我在那里死了，你当然也就不会来到这个世上了。由于田端的开导，我得救了，终于找到了一丝光亮，并且在身边教友的帮助下把你生到了这个世上。”

遇到母亲时，田端这样说道：

“那样严格避孕你还是怀上了，而且连续怀了三次。你以为是偶然出差错？我不那么认为。连续三次的偶然，早已不是偶然了。三恰恰是‘那位’显示的数字。换句话说，大崎，是‘那位’希求你受孕。大崎，那孩子谁的也不是，而是天上‘那位’的孩子。我为将来出生的男孩取个名字——叫善也吧。”

一如田端所预言，一个男孩降生了，取名叫善也。母亲再不和任何人云雨，而作为神的使者生活着。

“那么就是说，”善也畏畏缩缩地插话道，“我的父亲，从生物学的意义上说来，该是那位妇产科医生了？”

“不然。那个人已彻底采取了避孕措施。所以，正如田端所说，你的父亲是‘那位’。你不是通过肉体的云雨，而是因了‘那位’的意志来到这个世界的。”母亲以燃烧般的目光断然说道。

母亲打心眼里如此深信不疑，但善也坚信那位妇产科医生才是自己的生父。想必是所用避孕套出了物理性问题，除此别无解释。

“那么，那位医生不知道母亲生下我的了？”

“我想不知道。”母亲说，“不可能知道。再没见面，也没联系。”

男子乘上千代田线我孙子方向的电气列车，善也随后钻进同一车厢。夜间十点半以后的电车不怎么拥挤，男子落了座，从皮包里掏出杂志，翻到接着读的那页。像是一本专业性杂志。善也在对面坐下，打开手中的报纸，做出看报的样子。男子瘦削，一张棱角分明不苟言笑的面孔，隐约透出医生气质。年龄也相符，且无右耳垂，未尝不像是被狗咬掉了。

善也凭直觉看出，此人绝对是自己生物学上的父亲。然而对方连世上存在着这个儿子这点想必都不知晓，纵使自己在这里马上向他一五一十挑明，恐怕他也不会轻易相信，毕竟他作为专家采取了万无一失的避孕措施。

列车驶过新御茶水、驶过千駄木、驶过町屋，不久钻出地面。每停一站，乘客数量便减少一些。男子只顾埋头看杂志，没有要欠身的样子。善也一边时而用眼角瞥一下男子的动静，一边似看非看地看着晚报，不看的时候便一点点回忆昨晚的事。善也和大学时代一个好友连同好友认识的两个女孩一起去六本木喝酒。记得喝罢四人一同走进迪斯科舞厅。当时的情景在脑海中复苏过来。那么，最后同那个女孩发生关系来着？不不，应该什么也没做。醉到那个地步，不可能云雨。

晚报的社会版依旧是整整一版地震报道。母亲及其教友们料想住在大阪教团的机关里。他们每天早上把生活用品装进背囊，跑去大凡

电气列车能到的地方，再沿瓦砾覆盖下的国道步行到神户，为人们分发生活必需品。母亲在电话中说背囊有十五公斤重。善也觉得那个场所无论距自己还是距坐在对面专心看杂志的男子都仿佛有几万光年之遥。

小学毕业之前，善也每星期同母亲参加一次传教活动。在教团里，母亲的传教成绩最好。年轻漂亮，朝气蓬勃，显得甚有教养（实际也是如此），喜欢与人交往，何况拉着一个小男孩的手。在她面前，大多数人都能解除戒心——对宗教虽不感兴趣，但听一听她说什么也未尝不可。她身穿素雅的（然而凸显线条美的）连衣裙挨家逐户转，把传教的小册子交给对方，以并不强加于人的态度笑吟吟地讲述拥有信仰的幸福，并说有什么困惑或烦恼，尽管找到她们那里来商量。

“我们决不强加于人，我们只是奉献。”她以热诚的语音和燃烧般的眼神说道，“我本身也曾有过灵魂在沉沉黑暗中彷徨的日子，而正是这教义拯救了我。那时我已决心同这个还在肚子里的孩子一起投海自尽，所幸上天的‘那位’伸手救起了我，如今我和这孩子一起、同‘那位’一起生活在光明之中。”

对于被母亲牵着手在陌生人家门口转来转去，善也并不觉得有多么痛苦。那时候母亲特别温柔，手是那么温暖。吃闭门羹自是屡见不鲜，唯其如此，偶尔有人好言相待就让他分外欣喜，争取到新教友的时候甚至有一种自豪感。这样一来——善也心想——作为父亲的神就有可能多少承认自己。

然而上初中不久善也就抛弃了信仰。随着独立的自我意识的觉醒，在现实中已很难再继续接受那种同社会共识不相容的教团特有的清规戒律了。但原因不仅如此。在最为根本的方面，使善也彻底远离信仰的是父亲那一存在的无比冷淡，是他那颗又暗又重又沉默的石心。儿子抛弃信仰让母亲深感悲痛，但善也的决心并未因此动摇。

快进千叶县的前一站，男子把杂志放回皮包，起身往车门走去。善也尾随下车。男子从衣袋里取出月票穿过检票口。善也必须排队用现金补足坐过站的差额。但不管怎样，他还是在男子钻入站前候客的

出租车前赶了上去。他钻进后面一辆出租车，从钱夹拿出一张薪新的万元钞。

“能跟住那辆车？”

司机以狐疑的眼神看看善也的脸，又看一眼万元钞。

“我说客人，事情不蹊跷？跟犯罪有关吧？”

“不蹊踱，放心。”善也说，“普通的品行调查。”

司机默默接过万元钞，驱车前行。“不过车费是另一回事，打表的。”

两辆出租车驶过落着卷闸门的商业街，开过几处黑魆魆的空地，从窗口亮着灯的一家大医院前通过，又穿过密匝匝的廉价商品住宅地段。由于交通量近乎零，跟踪既不困难，又缺少刺激性。司机十分机灵，不时或拉开或缩短车距。

“调查外遇什么的？”

善也说：“不，人才争夺战方面的。公司之间挖墙脚。”

“哦，”司机惊讶地说，“最近公司互挖墙脚都发展到这个地步了？想不到啊。”

住宅稀疏起来，车子沿着河边进入工厂和仓库成排成列的地段。空无人影，唯独崭新的街灯格外醒目。在混凝土高墙长长伸展开去的地方，前面的出租车突然停下。善也那位出租车司机也随着红色刹车灯在百米开外的后方踩下刹车，车头灯也熄了。水银灯光静悄悄地照着黑乎乎的柏油路面，除了围墙别无他物进入视野。围墙上拉着密实的铁丝网，俨然在威慑世界。前面出租车的门开了，远远看见缺耳垂的男子下来。善也在一万元以外又加了两张千元钞，一声不响地递给司机。

“客人，这一带出租车不怎么过来，回去很麻烦。稍等你一会儿？”司机说。

善也谢绝下车。

男子下车后也不东张西望，沿着混凝土围墙下一条笔直的路径自往前走去，步伐同在地铁站台上走动时一样，缓慢而有规则，犹如制作精良的机器人被磁铁吸引着。善也竖起大衣领，不时从衣领间呼出一口白气，保持着不至于被查问的距离跟在后面。传来耳畔的只有男子皮鞋发出的咯噔咯噔的无名声响，善也脚上的胶底loafer鞋则正好

相反地悄无声息。

四下里没有人们生活的气息，就好像梦中临时设置的虚拟场景。长长的围墙消失，出现了一个废车停置场，围着铁丝网，车子高高堆起。长期风吹雨淋，加上水银灯的照射，颜色已被洗劫一尽。男子从那前面走过。

善也心生疑惑：到底什么原因让他在如此空旷凄寂的地方下出租车的呢？他不是要回家的么？或者回家前想绕个弯不成？可是时值二月，作为夜晚散步也过于寒冷了。彻骨生寒的风不时以推动善也脊背的势头掠过路面。

废车弃置场走完，呆板冷漠的混凝土围墙又持续了一阵子。围墙中断的地方有个小胡同的入口，男子看样子对此了如指掌，毫不迟疑地走了进去。胡同里面很黑，看不清有什么。善也略一犹豫，还是尾随着男子跨入幽暗之中。毕竟跟到了此处，不可能现在折身回去。

这是一条两侧被高墙夹住的笔直的窄路，窄得两人擦身而过都有困难，黑得如夜晚的海底一般。往下只能靠男子的脚步声了。他在善也前面以不变的步调行进不止。周围无光无亮，善也凭借其足音移动脚步。俄顷，足音消失。

莫非男子察觉出有人跟踪不成？莫非他停下来屏住呼吸往身后窥看不成？黑暗中善也的心脏缩成一团。但他抑制住心跳，继续前行。管他呢！倘若跟踪被他发现，如实交代就是。说不定那样反倒省事。不料胡同很快到头了。死胡同。迎面一道铁丝网挡住去路。不过细看之下，有一个勉强能容一人通过的窟窿。不知谁硬撬开的窟窿。善也拢起大衣下摆，弓身钻过。

铁丝网里面是一片宽阔的草地。不，不是普通草地，像是什么操场。善也站在淡淡的月光下，凝眸环视四周。男子已无影无踪。

这里是棒球场。善也现在站立的大约是外场中央。杂草被踩倒了，只有防守位置如伤痕一样露出土来。远处本垒那里，接手后方挡网黑魆魆地翼然耸立，投手投球踏板向上隆起，成为大地的肿瘤。铁丝网沿外场高高地围了一圈。掠过球场的阵风把一个空了的炸薯片包装袋送往哪里也不是的场所。

善也双手插进大衣口袋，屏息敛气，等待着什么发生。但什么也没发生。他望望右边，看看左边，望望投球踏板，看看脚下地面。之

后抬头望天。若干轮廓清晰的云团浮在空中，月光将其周边染上奇妙的色调。草丛中微微有狗屎味儿。男子杳然消失，了无踪影。若田端在这里，肯定这样说：所以么，善也，“那位”是以无可预想的形式出现在我们面前的。

可是田端已于三年前患尿管癌死了。最后几个月，他都处于旁观者目不忍睹的极度痛苦之中。难道他一次也未试求于神？没有求神为他多少减轻痛苦？善也觉得田端是有如此祈求（此一时彼一时的也好具体的也好）的资格的，毕竟一丝不苟地遵守着那般繁琐的清规戒律，同神结下了那么密切的关系。而且——善也蓦地心想——既然神可以考验人，那么为什么人就不能考验神呢？

太阳穴深处隐隐作痛。不知是连醉两天的后遗症，还是别的原因造成的，没办法分清楚。善也蹙起眉头，从衣袋里掏出双手，迈着大步朝本垒缓缓走去。刚才还大气不敢出地跟踪仿佛父亲的男子来着，脑海里除此几乎没有任何念头——就那样跟到了这座陌生小镇的棒球场。然而男子跟丢了。一旦跟丢了，这一连串行为的重要性也顿时随之模糊起来。意义本身分崩离析，全然无法复原。就像顺利接住外场腾空球曾经是生死攸关的重大悬案，而不久便不复如是。

我到底在这上面寻求什么呢？善也一边移步一边这样询问自己。难道是想确认自己同此刻存在于此的事情的关联吗？难道希望自己被编入新的情节、被赋予更新更完整的作用吗？不，不对，善也想，不是那样的。我所追逐的多半是自己本身带有的类似黑暗尾巴的东西。我偶然发现了它、跟踪它、扑向它、最后将它驱入更深沉的黑暗。我再不可能目睹它了。

此时此刻，善也的灵魂伫立在阳光朗照的同一时空之中。至于那个男子是自己的生父还是神祇，抑或是偶尔同样失去右耳垂的毫不相干的他人，已经怎么都无所谓了。那里已经有了一次显现、一个圣礼。赞美吧！

善也登上投球踏板，站在磨损的板面上使劲伸直腰杆，叉起双手，笔直举过头顶。他把夜间寒冷的空气深深吸入肺腑，再一次仰望月亮。很大的月亮。为什么月亮某日变大又某日变小呢？一垒和三垒旁边设有不多的木板观众席，二月间的深更半夜，当然一个人也没

有，唯有笔直的木板呈高低三列冷冰冰地排在那里。接手后方挡网的对面有一排大约是什么仓库的阴森森的无窗建筑物，看不见灯光，听不到声响。

他在踏板上来回挥舞双臂，两脚随之有节奏地或往前或横向踢打。如此持续了一会跳舞动作，身体稍微暖和过来，作为生命体器官的感觉失而复得。意识到时，头痛几乎完全消失了。

大学时代一直交往的女孩称他为“青蛙君”，因为他跳舞的姿势类似青蛙。那女孩喜欢跳舞，常常领善也去跳迪斯科。“喏，你手长腿长，跳起来摇摇晃晃，活像下雨时的青蛙，好玩极了！”她说。

善也听了，自尊心未免受损，但还是陪她跳了许多次。跳着跳着，善也渐渐喜欢上了跳舞。每次随着音乐下意识地扭动肢体，他都会涌起一股实实在在的感受，就好像自己身体里的自然律动同世界的基本律动内外呼应，彼此互动。潮涨潮落、荒野惊风、星斗运行……凡此种种，绝不是在与己无关的地方各行其是——善也想道。

那女孩说从未见过像善也这么大的阳物，一边拿在手里一边问他这么大跳舞时是否碍事。善也说不特别碍事。的确，他的阳物是大，从小大到现在，一贯的大。记忆中从未因此占得什么便宜，倒是有几次因为太大而做爱遭拒。不说别的，仅从美学角度看也实在太大了，显得呆愣愣傻乎乎笨头笨脑。他尽可能不让人看见。“你的鸡鸡那么大，证明你是神的孩子。”母亲甚为自信地说。他虽也照信不误，但有时又觉得一切都让人哭笑不得。自己祈求好好接住外场腾空球，而神却给了一个大过任何人的阳物。世上哪里有如此荒诞的交易！

善也摘掉眼镜放进镜盒。跳舞倒也不坏，善也想，是不坏。他闭目合眼，肌肤感受着皎洁的月光，独自跳了起来。深吸一口气，旋即吐出。一时想不起与心情吻合的动听音乐，于是随青草的摇曳和云絮的飘移挪动舞步。跳舞时似乎有人从哪里注视自己。善也可以真真切切地感觉出自己置身于某人的视野之内，他的身体他的肌肤他的骨骸都感受到了，但那怎么都无所谓。管他是谁，想看就看好了。神的孩子全跳舞。

他脚踏地面，优雅地转动双臂。一个动作引发下一动作，又自动地带起另一动作。肢体描绘出若干图形，其中有模式、有变化、有即

兴。节奏背后有节奏，节奏之间又有看不见的节奏。他可以不失时机地将那些纷繁多变的组合尽收眼底。各种各样的动物如变形图一样潜伏在森林里，甚至见所未见的可怕的猛兽也在其中。不久他将穿过森林，但他已无所畏惧，因为那是他自身的森林，是形成他本身的森林。野兽是他自身的野兽。

善也不知道跳了多长时间。反正很久很久了。一直跳到腋下沁出汗来。继而，他蓦然想到自己脚下大地的深处。那里有冥冥黑暗的不吉利的低吼，有人所不知的运载欲望的暗流，有黏糊糊滑溜溜的巨虫的蠕动，有将都市变为堆堆瓦砾的地震之源，而它们又都是促使地球律动之物的一分子。他停止跳舞，调整呼吸，俯视脚下地面，一如窥看无底的深坑。

善也想到远在毁于地震的城市的母亲。假如时间恰巧倒流，使得现在的自己邂逅灵魂仍在黑暗中彷徨的年轻时的母亲，那么将发生什么呢？恐怕两人将把混沌的泥潭搅和得愈发浑融无间而又贪婪地互相吞食，受到强烈的报复。管他呢！如此说来，早该受到报复才是，自己周围的城市早该土崩瓦解才是。

大学毕业时，恋人希望和他结婚："想和你结婚，青蛙君。想和你一同生活，为你生孩子，生一个长着和你同样大的鸡鸡的男孩儿。"

"我不能和你结婚，"善也说，"过去忘说了——我是神的孩子。所以和谁也不能结婚。"

真的？

真的，善也说，是真的，我也觉得抱歉。

善也蹲下身，双手捧起一把沙子，又让它从指间慢慢滑下。如此反复数次。他一边用指尖感受不均匀的冷沙土，一边回想最后一次握住田端细瘦的手指时的情景。

"善也君，我已不久人世了。"田端用沙哑的声音说。

善也想否认，田端静静地摇头。

"可以了。今世的人生不过是稍纵即逝的苦梦，我由于神的引导总算熬到现在，但死之前有件事一定要对你说。虽然说出口叫人非常不好意思，但我还是非说不可。那就是：我对你的母亲几次怀有邪念。你也知道，我有家人，并真心爱着他们。而你母亲又是个心地纯

净的人。尽管如此，我的心是那么渴望得到你母亲的肉体，欲罢不能。我要就此向你道歉。”

不用道什么歉。怀有邪念的不单单是你。作为儿子的我也曾遭受那种不可告人的胡思乱想的折磨——善也很想这样一吐为快。问题是，即使那样说了，恐怕也只能使田端陷入不必要的困惑。善也默默地拉过田端的手，握了许久。他想把胸中的感念告诉对方：我们的心不是石头。石头也迟早会粉身碎骨，面目全非。但心不会崩毁。对于那种无形的东西——无论善还是恶——我们完全可以互相传达。神的孩子全跳舞。第二天，田端停止了呼吸。

善也蹲在投球踏板上，委身于时间的水流。远处传来救护车低微的呼啸。阵风吹来，草叶起舞，低吟浅唱，倏尔止息。

神哟！善也说出声来。

泰国之旅

播音员的声音传来：“本机正在气流紊乱的高空飞行，请诸位在座位上坐稳，系好安全带。”此时，早月正怔怔地陷入沉思，好一会儿才弄明白泰国男乘务员用略带怪味的日语传达的信息：

本机正在气流紊乱的高空飞行，请诸位在座位上坐稳，系好安全带。

早月正在冒汗。热得不得了，简直像闷在蒸汽中。浑身火烧火燎，尼龙长筒袜和胸罩都令人不堪忍耐，恨不能一古脑儿一脱为快。她抬起头环视四周，但觉得热的似乎只她一人，商务舱里的其他乘客全都躲开冷气孔，把毛巾被拉到肩部缩起身子瞌睡。大概是瞬间热感。早月咬起嘴唇，尽量把注意力集中到别的方面来忘掉热。她打开刚才看过的书。但不用说，热根本忘不掉，热得非比一般，而到曼谷还有相当一些时间。她向走过来的空姐讨水喝，从手袋中掏出药瓶，吞下一片一直忘了吃的荷尔蒙。

她再次心想，更年期这玩意儿想必是神对人类——对活个没完没了的人类的一种带有嘲讽意味的警告（或捉弄）。也就在一百年前，人类的平均寿命连五十都不到，停经后活上二三十年的女性无论如何都属例外。什么甲状腺不再正常分泌荷尔蒙所带来的生存困扰啦，什么停经后雌激素的减少同阿尔茨海默病之间可能有必然关系啦等等，根本算不上令人头痛的问题。对大多数人来说，保证每天像样的饭食更是当务之急。如此想来，归根结蒂，医学的发达岂非将人类具有的问题更多地推出水面，并使之明细化、复杂化了？

少顷，机舱又响起播音员的声音。这回是英语：“诸位旅客中如果有医生，恳请同乘务员联系。”

估计飞机上出现了病人。早月想报名响应，又转念作罢。以前在同样情况下曾两次出头，但两次都和同乘一架飞机的开私人诊所的医生撞在一起。诊所医生具有指挥若定的老将风度，还好像有一种眼力，一眼就看出早月不过是没有实践经验的专业病理医生。“不要

紧，我一个人处理得了，您放心休息好了。”他们冷静地微微笑道。早月于是没头没脑地嗫嚅着表白一句，返回座位，继续看不三不四的电影录像。

问题是，说不定这架飞机上除了自己再没有具有医生资格的人，或者病人的甲状腺免疫系统出了严重问题也未可知。万一这样——概率固然不高——即使我这样的人也可能派上用场。她吸了口气，按下手边的乘务员呼叫钮。

世界甲状腺大会在曼谷马利奥特会议中心举行，会期四天。与其说是会议，莫如说更像世界性的合家欢——与会者都是甲状腺专门医师，大家几乎全部相识，不相识的有人介绍。世界真小。白天有学术报告会，有公开讨论会。到了晚上，到处开小型私晚会，亲朋好友聚在一起重温旧情。大家或喝澳大利亚葡萄酒，或谈论甲状腺，或低声聊天，或交换有关职业声望的信息，或从医学角度开很离谱的玩笑，或在卡拉OK酒吧唱“沙滩男孩”的《冲浪女郎》（Surfer Girl）。

曼谷逗留期间，早月主要同过去在底特律时认识的朋友在一起。对早月来说，同他们相聚再开心不过了。她差不多在底特律一所大学附属医院工作了十年，连续十年在那里研究甲状腺免疫功能，但其间同从事证券分析的美国丈夫发生了龃龉。对方酗酒倾向一年重似一年，且存在另一个女人，是她很熟悉的女人。两人先是分居，之后带着律师唇枪舌剑吵了一年。丈夫强调说：“最关键的是你不想要小孩！”

三年前离婚好歹调解成了。几个月后发生了这样一件事：她停在医院停车场的本田车的窗玻璃和车头灯被人打破，车头盖板用白漆写道“JAP CAR”。她叫来警察。赶来的大个子黑人警察填写完事件登记表，说：“大夫，这里是底特律。下次要买福特车才行。”

如此一来二去，早月再没心绪在美国住下去了，想回日本。工作也找到了，在东京一所大学附属医院工作。“多年的研究刚开始见成果，干嘛非要回去？”一起从事研究的印度同行挽留道，“弄得好，拿诺贝尔奖都不是白日梦！”然而早月回国的决心没有变，她身上已有什么短路了。

开完会，早月一个人留在曼谷的宾馆。她对大家说，休假顺利批下来了，准备去附近一处度假村，放松一个星期——看看书，游游泳，在游泳池畔喝冷冰冰的鸡尾酒。“不错嘛，”他们说，“人生是需要舒口气的，对甲状腺也好。”她同朋友们握手、拥抱，约定四年后再会。

翌日一大早，一辆宽大的轿车果然停在宾馆前接她。车是深蓝色的老型号“奔驰”，车身无一污痕，擦得如宝石一般赏心悦目，比新车还漂亮，恍若从某人天花乱坠的幻想中直接开下来的。兼做导游的司机是个六十开外的瘦削的泰国男子，身穿棱角分明的雪白的半袖衫，扎一条黑色丝织领带，戴一副深色太阳镜，皮肤晒得黝黑，脖颈细细长长。来到早月跟前时，没有握手，而代之以双手整齐下垂，日本式地微微低了下头。

“请叫我尼米特好了。”他说，“往下一周时间由我陪您。”

不知这尼米特是其姓名的开头还是后尾，反正他是尼米特。尼米特讲的英语十分优雅客气而又简明易懂。语调既非随随便便的美式，又不是拿腔作调抑扬有致的英式，或者不如说几乎听不出轻重音——以前在哪里听过，而到底是哪里却无从记起。

“拜托了。”早月应道。

两人在空气浑浊、嘈杂、猥琐、烈日炎炎的曼谷街头穿行。车辆挤得开不动，人们相互怒骂，喇叭声简直如空袭警报一般撕裂空气。这还不算，道路正中竟有大象走动，且不止一头两头。早月问尼米特，大象跑来市中心到底干什么。

“乡下人一头接一头把象带进曼谷市区。”尼米特耐心解释，“象原本是在林业上使用的，但光靠林业难以维持生计，他们就想出个办法：让象进城表演节目来赚外国游客的钱。结果市区大象头数猛增，市民深感不便。何况有的象受惊在街上狂奔乱跑，近来就弄坏了相当数量的车辆。当然警察也是管的，但又不能从象主那里没收象，就算没收了也没地方放。再说饲料费也不是个小数目。所以，只好这么听之任之。”

车好歹穿出市区，开上高速公路，一路向北疾驰。他从小隔箱里取出盒式磁带放进音响机，调低音量。爵士乐令人怀念的旋律。在哪里听过。

“可以的话，音量调大点儿好么？”早月说。

“好的。”说着，尼米特调高了音响的音量。曲名是《难以启齿》（I Can’t Get Started）。同往日常听的演奏一模一样。

“哈瓦德·马基（Howard Mc Chee）的小号，莱斯特·扬（Lester Young）的高音萨克斯管。”早月自言自语地低声道，“在JATP演奏的。”

尼米特扫了一眼早月映在后视镜里的脸：“噢，大夫您也懂爵士乐嘛。喜欢么？”

“父亲是个热心的爵士乐迷。小时候常听来着。同一演奏连放好几遍，就记住了演奏者的名字。说对名字，可以得到糖果，所以现在都记得清清楚楚。不过全是老爵士乐，新人可就一无所知了。莱昂内尔·汉普顿（Lionel Hampton），巴德·鲍维尔（Bud Powell），厄尔·海恩斯（Earl Hines），哈里·爱迪逊（Harry“Sweets”Edison），巴克·克莱顿（Buck Clayton）……”

“我也只听老爵士乐。”尼米特说，“令尊做什么工作？”

“也是医生，小儿科。我上高中后不久就去世了。”

“不幸。”尼米特说，“您现在也听爵士乐的？”

她摇摇头：“已经许久没正经听了。结婚对象偏巧讨厌爵士乐，音乐除了歌剧别的几乎一概不听。家里倒是有蛮高级的组合音响，但一放歌剧以外的音乐，他就满脸不快。我猜想，歌剧爱好者恐怕是世界上心胸最狭隘的群体。和丈夫已经分手了，往后即使到死都不听歌剧，我也不至于感到怎么寂寞。”

尼米特轻轻点头，再没说什么，只是静静握着“奔驰”的方向盘，视线定定地落在前方路面上。他转动方向盘的手势甚为潇洒，手准确地搭在同一位置，以同一角度转动。乐曲换成埃劳尔·加纳（Erroll Gamer）的《四月的回忆》（I’ll Remember April），同样撩人情怀。加纳的《海滨音乐会》（Concert by Sea）是父亲百听不厌的唱片。早月闭起眼睛，沉浸在往日的回忆里。父亲患癌症去世之前，她周围的一切无不顺顺当当，糟糕事一件也没发生。而那以后舞台突然变暗（意识到时父亲已经不在了），一切都掉头转往坏的方向，简直就像开始了毫不相关的另外一章。父亲死后不到一个月，母亲就把一堆爵士乐唱片连同音响装置处理得一干二净。

“您是日本什么地方人？”

“京都。”早月说，“在那里住到十八岁，那以后几乎没回去过。”

“大概、大概京都就在神户旁边吧？”

“远是不远，不过也不是在旁边。至少地震没太受影响。”

尼米特把车开上超车道，轻轻松松一连超过好几辆满载家畜的卡车，而后又转上快车道。

“那比什么都好。上个月神户大地震死了不少人，从新闻报道上看到了，非常令人悲痛。您熟人里边没有住在神户的吗？”

“没有。我的熟人没一个住在神户，我想。”她说。但这不是事实，神户住着那个男人。

尼米特沉默一会儿，之后，他约略朝她这边歪了歪头，说道：“可也真是不可思议，地震这东西。我们从来都深信脚下地面是牢固不动的，甚至有‘脚踏大地’这样的说法。想不到有一天事情突然变得不是那样。本应坚固的地面、岩石竟变得液体一样软软乎乎。在电视新闻上听到了，是叫‘液状化’吧？好在泰国几乎没有大的地震……”

早月背靠座席，闭目合眼，默默倾听埃劳尔·加纳的演奏。恨不得把那个男人垫在什么又硬又重的物体下面，压成肉饼，或者被到处液状化的大地吞进去。自己长期盼望的只此一事。

尼米特驾驶的车在下午三点到达目的地。正午曾在高速公路旁的服务点停车小憩，早月在那里的自助餐厅喝了一杯泛起粉末的咖啡，吃了半个炸面圈。她预定逗留一个星期的是山里一处高级度假村。一排建筑物坐落在可以俯视山谷溪流的地方，山坡上开满艳丽的原色花朵，鸟儿们一边尖利地叫着，一边在树间飞来飞去。为她安排的房间在一座独立小别墅里，浴室宽敞明亮，床带有雅致的华盖，二十四小时客房服务。一楼服务厅有图书室，可以借书、CD和录像带。到处一尘不染，设施齐全，不惜工本。

“今天路上那么久，想必疲劳了，请慢慢休息，大夫。明天上午十点来接您，带您去游泳池。只要准备毛巾和游泳衣就可以了。”尼米特说。

“游泳池？度假村里不是有个很大的么？听说是这样。”

“度假村里人多拥挤。拉伯特先生告诉我，说您要真真正正地游

泳，所以我在附近物色了一处可以正正规规游泳的游泳池。费用另付，但数额不大。保证您满意，我想。”

约翰·拉伯特是为她安排这次旅游行程的美国朋友。此人自红色高棉掌权时起就作为报社特派员在东南亚转来转去，在泰国也有很多朋友。他把尼米特作为导游兼司机推荐给了早月，不无调皮地对她说：“你什么都不用想，总之一切交给尼米特那个人就是，肯定顺顺当当，那个人可不是一般人物。”

“好的，听你安排。”早月对尼米特说。

“那么，明天十点见。”

早月打开行李，碾平连衣裙和西服裙的皱纹，搭上衣架，之后换上泳衣去游泳池。果然如尼米特所说，当真游泳是不成的。正中有一道漂亮的瀑布，浅水部分孩子们在扔球。她放弃了游泳，躺在阳伞下，要了一杯饮料，接着看加雷新写的小说。看书看累了，便用帽子遮住脸睡一会儿。梦见了兔子。梦很短。一只兔子在铁丝笼里发抖。时值半夜，兔子似乎预感将发生什么。起初她从笼外观察兔子，可意识到时，她本身成了兔子。她在黑暗中隐约看到了什么的姿影。醒后口中仍有不快的余味。

她知道那个男人住在神户，其住所和电话号码也都知道。她一次也没看丢他的行踪。震后马上往他家打了电话，当然没通。但愿他那房子成了一堆瓦砾，全家身无分文地露宿街头。想到你对我的人生的所作所为，想到你对我本应生下的孩子干的勾当，这点报应岂非罪有应得！

尼米特物色的游泳池从别墅开车要三十分钟，途中翻过一座山，山顶附近是一片有很多猴子的树林。灰毛猴们沿路边坐成一排，以算命似的眼神定定地注视着疾驰而去的汽车。

游泳池位于颇有神秘意味的开阔地带正中。周围全是高墙，一道看上去很重的大铁门。尼米特落下车窗玻璃寒暄一声，门卫马上一声不响地把门打开。沿砂路前行不远，有一座旧的石砌两层楼，楼后有一泓形状狭长的游泳池。破败感多少有一点儿，却是正正规规的游泳池，长二十五米，三条泳道，四周是草坪院落和树林。水很漂亮，无一人影，池畔摆着好几把旧木框帆布椅。四下鸦雀无声，不像有人住

的样子。

“意下如何？”尼米特问。

“好极了！”早月说，“可是体育俱乐部什么的？”

“像是。不过因为某种缘故，眼下几乎没人用。您一个人只管随便游好了，已经打好招呼了。”

“谢谢。你很能办事。”

“过奖了。”说着，尼米特面无表情地报以一礼。此人甚是古板。

“那边小平房是更衣室，带洗手间和浴室，随便用。我在车附近等着，需要什么，请叫一声。”

早月年轻时就喜欢游泳，一有时间便往体育馆游泳池跑。因为有教练指导，所以学会了正规游法。游泳时可以把各种不快的记忆从脑海中驱逐出去，游得久了，心情便舒展开来，仿佛自己成了空中飞翔的小鸟。由于坚持适度锻炼，迄今为止既未病倒过，又不曾有过什么不适感，多余的肉也没附上身。当然，和年轻时不同，弧形部位已不那么分明了，尤其是腰间死活都有脂肪厚厚地贴将上来。但这也不能苛求，又不是当广告模特。看上去应该比实际年龄小五岁，这已相当不错了，她觉得。

中午时分，尼米特用银盘端来冰红茶和三明治。三明治漂亮地切成三角形，里面有蔬菜和奶酪。

“您做的？”早月惊讶地问。

尼米特约略绽开表情：“不是，大夫，我不做饭菜。请人做的。”

她想问是谁，但马上作罢。还是按拉伯特所说，默默地交给尼米特办好了，那样一切都会一帆风顺。蛮有水平的三明治。吃罢休息，用随身带的袖珍放唱机听尼米特借给的本尼·古德曼（Benny Goodman Sextet）的磁带，看书。午后又游了一会儿，二点来钟返回别墅。

五天时间过得一模一样。她尽情游泳，吃蔬菜奶酪三明治，听音乐，看书，除游泳池外哪也没去。早月需要的是百分之百的休息，是全然不思不想。

在此游泳的总是早月一个人。这座位于山谷间的游泳池，用的可能是抽上来的地下水，凉津津的，刚下水时凉得令人屏息，要游上好几个来回才能觉得水温恰到好处，身体才能暖和过来。爬泳游累了，

便摘了防水镜仰泳。白白的云絮在空中漂浮，鸟儿和蜻蜓从头上飞过。早月心想，若能永远如此多妙。

“你在哪儿学的英语？”游泳归来途中，早月在车上问尼米特。

“我在曼谷市内给一位挪威宝石商开车，开了三十三年。那期间一直用英语同他交谈。”

原来如此，早月明白过来了。这么说，在巴尔的摩那家医院工作时，同事中有一位挪威医生，讲的便是这般模样的英语。语法一丝不苟，语调少有起伏，不出现俚言俗语，而且简洁易懂，但多少有点单调乏味。来泰国居然听到地道的挪威式英语，事情也真奇妙。

“那位先生喜欢爵士乐，在车上总用磁带来听。这样，我作为司机也就自然而然地对爵士乐发生了兴趣。他三年前去世时，连车带磁带让给了我，现在播放的就是其中一盒。”

“就是说，雇主去世后你开始独立，为外国人当导游兼司机了？”

“正是。”尼米特说，“泰国导游兼司机的人固然不少，但自己拥有‘奔驰’的恐怕只我一个。”

“你肯定得到雇主信任来着。”

尼米特沉默良久，似乎不知如何回答是好，之后开口道：“大夫，我是独身，从没结过婚。三十三年时间里，可以说我每天都是那位先生的影子。跟他去所有的地方，帮他做所有的事，简直成了他的一部分。久而久之，连我自己真正需求什么都渐渐模糊起来。”

尼米特略微调低音响的音量。音色厚重的高音萨克斯管正在独奏。

“就说这支曲吧。他对我说：‘好么，尼米特，好好听这曲子，听科尔曼·霍金斯（Colman Hawkins）即兴演奏的每一个音节，一个都不要听漏。竖起耳朵，听他想用一个个音节向我们诉说什么。他诉说的是自由魂——力图从胸中挣脱出去的自由魂的故事。这样的灵魂我身上有，你身上也有。喏，听出来了吧？那热辣辣的喘息，那心的震颤？’我就一遍又一遍反复地听，全神贯注地听，听出了灵魂的呐喊。但我没有把握，不知是不是果真用自己的耳朵听出的。同一个人相处时间久了，并且言听计从，在某种意义上就和他同心同体了。我说的您可理解？”

“大概。”

听尼米特如此述说的时间里，早月蓦然觉得他同主人说不定有同性恋关系。当然这不过是直觉性推测，并无根据。不过倘若这样假设，他的意思似乎就不难理解。

“可是我一点也不后悔。假如人生再一次给到我手上，我也势必做相同的事，完全相同的事。您怎么样呢，大夫？”

“不清楚啊，尼米特。”早月应道，“预料不出。”

尼米特再没作声。他们越过有灰毛猴的山，返回别墅。

最后一天——翌日要回日本那天，游泳归来途中，尼米特把早月领到附近一个村庄。

“大夫，有个请求，”尼米特对着后视镜中的早月说，“一个私人请求。”

“什么事呢？”早月问。

“能给我一个小时左右么？有个地方带您去一下。”

早月说没关系，也没问什么地方。她早已打定主意：凡事只管交给尼米特好了。

那个妇女住在村庄最尽头处一座小房子里。穷村子，破房舍。山坡上是像叠积起来一般的逼仄的水田。家畜又瘦又脏。路面全是水洼。到处飘着牛粪味儿。阳物整条探出的公狗四下转来嗅去。50cc的摩托车发出刺耳的噪音，把泥水溅往两侧。近乎一丝不挂的儿童并立路旁，目不转睛地盯着尼米特和早月的汽车穿过。早月又吃了一惊，想不到那么高级的度假村近旁就有如此寒碜的村落。

是个老女人，大概快八十岁了。皮肤如粗糙的皮革一般黑乎乎的，深深的皱纹成了纵横的沟壑遍布全身。腰弯了，穿一件尺寸不合身的松松垮垮的裙子。见到她，尼米特合起双手致意，老年妇女也合起双手。

早月同老女人隔桌对坐，尼米特坐在横头。尼米特同老女人先说了一会什么。对方的声音与年龄相比有力得多，牙也似乎完整无缺。随后老女人面对正前方，注视着早月的眼睛，目光敏锐，一眨不眨。给对方一看，早月很有些沉不住气，觉得自己好像成了被关进小屋子无路可逃的小动物。意识到时，她已浑身冒汗，脸上发烧，呼吸变

粗，于是想从手袋里掏荷尔蒙片咽下去。但没有水，矿泉水放在车上。

“请把双手放在桌上。”尼米特说。

早月按他说的做了。老女人伸出手，握住早月的右手。那手不大，但很有力。对方一言不发，只管握住早月的手，端视早月的眼睛，如此大约过了十分钟（或者两三分钟也未可知）。早月懒懒地回视老女人的眼睛，不时用握在左手里的手帕擦一把额头的汗。十分钟后，老女人大大吁了口气，放开早月的手，随即转向尼米特，用泰语讲了一阵子。尼米特译成英语：

“她说你体内有一颗石子，又白又硬的石子，大小同小孩拳头差不多。至于从哪里来的，她也不知道。”

“石子？”早月问。

“字是写作‘石’。因是日语，她不会念。用黑墨小小地写着什么字。是颗旧石子，想必你带着它度过了好多年月。你一定要把石子扔到什么地方去才行，否则死后烧成灰，也还是有石子剩下。”

接着，老女人转向早月，用缓慢的泰语说了很多。从音调上可以听出内容很重要。尼米特又译成英语：

“不久你可能梦见大蛇，一条从墙洞里长拖拖地爬出来的大蛇。绿色，浑身是鳞。蛇爬出一米左右时，你要抓住它的脖子，抓住别松手。蛇看上去可怕，但不加害于人。所以不要害怕，双手紧紧抓住。用全力抓，把它当成你的命脉，抓到你醒来为止。蛇会把你的石子吞下去的。明白了？”

“可那到底……”

“请说明白了。”尼米特用严肃的声音说。

“明白了。”早月说。

老女人静静地点头，然后再次转向尼米特说了些什么。

“那个人没死。”尼米特翻译道，“完好无损。这或许不是你所希望的，但对你实在是幸运的事。感谢自己的幸运！”

老女人又对尼米特短短地说了一句。

“结束了。”尼米特说，“回别墅吧。”

“那是占卜什么的吧？”车中，早月问尼米特道。

“不是占卜，大夫。如同你治疗人们的身体一样，她治疗人们的心灵。主要预言梦。”

“那样的话，该放下酬金才是吧。事情来得突然，让我好生吃惊，都忘得一干二净了。”

尼米特准确地快速转动方向盘，拐过山路的急转弯。“我付过了。款额不值得您介意，权作我个人对您的好意好了。”

“这为什么？”

“您很漂亮，大夫。聪明、刚强，但看上去心上总像有一道阴影。往后，你要准备慢慢走向死神才行。若在生的方面费力太多，就难以死得顺利。必须一点点换挡了。生与死，在某种意义上是等价的，大夫。”

“我说，尼米特。”早月摘下太阳镜，从靠背上欠起身。

“什么，大夫？”

“你可做好顺利死去的准备了？”

“我已死去一半了，大夫。”尼米特像是在诉说一件理所当然的事。

这天夜里，早月在宽大洁净的床上哭了。她认识到自己正缓缓地向死亡过渡，认识到自己体内有一颗又白又硬的石子，认识到浑身是鳞的绿蛇正潜伏在某处黑暗中。她想起未曾出生的孩子。她抹杀了那个孩子，投进无底井内。她恨一个男人持续恨了三十年之久，唯愿他痛苦不堪地死去，为此她甚至在心底盼望发生地震。在某种意义上，那次地震是自己引起的。那个男人把自己的心变成了石头，把自己的身体变成了石头。灰毛猴们在远方山中默默无声地注视着她。“生与死，在某种意义上是等价的，大夫。”

在机场服务台托运行李后，早月把装在信封里的一百美元递给尼米特，说：“多谢你了，你让我度过一个愉快的休假，这是我个人性质的礼物。”

“让您破费了，谢谢，大夫。”

“对了，尼米特，可有时间和你两人在哪里喝杯咖啡？”

“乐意奉陪。”

两人走进咖啡屋，早月喝清咖啡，尼米特加了好些牛奶。早月在咖啡托上久久地一圈圈转动杯子。

“说实话，我有个秘密，有个以前没向任何人公开的秘密。”早月对尼米特开口道，“一直无法说出口去，始终一个人怀揣这个秘密度日。但今天我想请你听一听，因为恐怕再见不到你了。我父亲突然死了以后，母亲一句也没跟我商量就……”

尼米特朝早月摊开双手，断然摇头道：“大夫，求求您，往下什么都不要对我说。您要按那老女人说的做，等待梦的到来。我明白您的心情，可一旦诉诸话语，就成了谎言。”

早月吞回话头，默然合上眼睛，大大地吸了口气、吐出。

“等待梦，大夫。”尼米特劝服似的说道，“现在需要的是忍耐，抛掉话语。话语会成为石子的。”

他伸出手，悄然抓住早月的手，手的感触是年轻轻、光滑滑的，令人感到不可思议，就好像一向保护在高级手套里似的。早月睁眼看他。尼米特松开手，在桌面上交叉起十指。

“我的挪威主人出生于拉普兰。”尼米特说。“您大概知道，拉普兰在挪威也是最北边的地方，有许多驯鹿。夏天没夜晚，冬日没白天。他来泰国怕是因为受够了那里的寒冷，毕竟位置完全相反嘛。他热爱泰国，决心埋骨于泰国，可是直到去世那天他都在怀念自己的生身故乡——拉普兰城。他经常向我提起那个小城。尽管如此，三十三年时间里他一次也没返回过挪威，其中肯定有某种特殊缘由。他也是个身怀石子的人。”

尼米特拿起咖啡杯，喝了一口，然后小心翼翼放回咖啡托，不让它发出声响。

“一次他跟我谈起北极熊，说北极熊是何等孤独的动物。它们一年只交配一次，知道吗，一年仅仅一次。夫妇那样的关系，在它们的世界里是不存在的。冰封雪冻的大地上，一只公熊同一只母熊不期而遇，在那里交配。交配时间不长。交配一完，公熊就像害怕什么似的，慌忙从母熊身上跳下，跑着逃离交配现场——那可真叫一溜烟，头也不回地逃开。往下一年时间，它就在深深的孤独中度过。根本不存在所谓相互交流那样的东西，也没有心的沟通，这就是北极熊的生活。总之——至少——我的主人是这样跟我讲的。”

“很有些不可思议。”早月说。

“是啊，是不可思议。”尼米特现出一本正经的神情，“当时我问主

人来着：那么北极熊活着到底为了什么？结果主人浮现出得意的微笑，反问我说：‘喂，尼米特，那么，我们活着又到底是为了什么呢？’”

飞机离陆起飞，系好安全带的提示消失了。我将这样重返日本，早月想道。她打算考虑一下将来，旋即作罢。话语将成为石子，尼米特说。她深深缩进座位，合起双眼。她想起在游泳池仰泳时望见的天空颜色，想起埃劳尔·加纳演奏的《四月的回忆》旋律。她想睡一觉。反正要先睡一觉，然后等待梦的到来。

青蛙君救东京

片桐一进宿舍，见一只巨大的青蛙正在等他。青蛙两条后腿立起，高达两米有余，且壮实得可以。片桐仅一点六米，又瘦，完全给青蛙的堂堂仪表镇住了。

“请管我叫青蛙君好了。”青蛙声音朗朗地说。

片桐说不出话，只顾大张着嘴站在门口不动。

“别那么大惊小怪，根本不会加害于你，请进来关上门再说。”青蛙君道。

片桐仍然右手提公文包，左手抱着装有青菜和马哈鱼罐头的超市纸袋，一步也挪动不得。

“喂喂，片桐先生，快关门脱鞋呀。”

听得对方叫自己名字，片桐这才醒过神来，于是乖乖关上门，纸袋放在地板上，公文包却仍然挟在腋下，脱去皮鞋，然后被青蛙君领到厨房餐桌旁的椅子坐下。

“我说片桐先生，”青蛙君说，“你不在家时我擅自登堂入室，实在有失礼节，你怕也吃惊不小。不过此外别无他法。如何，不来点茶吗？料想你快回来了，水已经烧好。”

片桐腋下仍紧紧挟着公文包。怕是一种恶作剧吧？是谁披一张青蛙画皮来寻自己开心吧？可这个哼着小曲往茶壶里倒水的青蛙君，无论体形还是动作，怎么看都是地道的青蛙无疑。青蛙君将一个茶杯放在片桐眼下，一个放在自己面前。

“多少镇定些了吧？”青蛙君啜着茶说。

片桐依然瞠目结舌。

“按理，该事先约定好了才来。”青蛙君说，“这点我十分清楚，片桐先生。一回家就突然一只大个儿青蛙等在那里，无论谁都会吓一大跳。不过，我的确是为一件非常重大的急事而来，失礼之处，还望包涵。”

“急事？”片桐好容易说出了一句还算是话的话来。

“是急事，片桐先生。再怎么说，我也不至于无事随便跑到别人家来。我并非那么不懂规矩。”

“同我工作有关的事情？”

“回答既是Yes，又是No。”青蛙君歪起头道，“既是No，又是Yes。”

片桐心想，这回可要冷静些才行。“吸支烟不碍事吧？”

“不碍事，不碍事。”青蛙君笑吟吟地说，“不是你的家么？用不着一一向我请示。烟也好酒也罢，悉听尊便。我本身倒是不吸烟，可总不至于在别人家里强调自己的厌烟权。”

片桐从风衣袋里掏出香烟，擦燃火柴。给烟点火时，他觉察手在颤抖。青蛙君从对面座位上饶有兴味地注视这一连串动作。

“说不定，你是跟哪个团伙有关系吧？”片桐一咬牙，问道。

“哈哈哈哈哈哈，”青蛙君笑了起来，笑声高亢而开朗，笑罢用带蹼的手“啪”一声拍了下膝盖。“你片桐先生也够有幽默感的嘛。可问题是——不是吗——这世上就算再人才紧缺，暴力团也不至于雇用什么青蛙吧？那样岂不沦为世间笑柄？”

“你若是前来交涉推迟还贷的事，那可是白跑腿。”片桐说得斩钉截铁，“我个人毫无决定权。我不过依照上头的决定，奉命行事罢了，什么忙也帮不上你，无论哪种形式的。”

“我说片桐先生，”说着，青蛙君将一根手指朝上竖起，“我不是为那种鸡毛蒜皮的琐事登门拜访的。你是东京安全信用银行新宿分行贷款管理科股长助理，这点我知道。但我要谈的同偿还贷款没有关系，我所以来此，是为了挽救东京，使东京免遭毁灭。”

片桐环视四周：说不定有摄像机在对准这场煞有介事的恶作剧。但哪里也没有什么摄像机，一间小宿舍罢了，没有地方容得下一个人藏身。

“这里除了你我不存在任何人，片桐先生。你大概觉得我这青蛙神经出故障了吧？或者以为是白日做梦也不一定。可我神经没出故障，你也不是白日做梦——事情没有比这更严肃的了。”

“喂，青蛙先生，”片桐说。

“青蛙君！”青蛙君又竖起一指纠正道。

“喂，青蛙君，”片桐改口道，“不是我不信任你，只是我没能很好

地把握事态。现在这里到底发生了什么，我还弄不明白。所以，提个小问题可以么？”

“可以可以。”青蛙君说，“相互理解至为重要。有人说理解不过是误解的总体，我也认为这一见解十分有趣，其中自有道理。遗憾的是眼下我们没有那么多时间来绕这个愉快的弯子。如果能以最短距离达到相互理解，那是再妙不过的。所以，有什么尽管问好了。”

“你可是真正的青蛙？”

“当然是真真正正的青蛙，如你所见。不是隐喻不是引用不是解构主义不是抽样调查——不是那种麻麻烦烦的玩意儿，而是实实在在的青蛙。不信我叫一声看看？”

青蛙冲天花板大动其喉结：咕哇、咕哇，咕哇咕哇哇——、咕咕哇。叫声振聋发聩，触在墙壁上的额头都一下一下发颤了。

“明白了。”片桐慌忙道。宿舍的墙很薄。“可以了，你果然是真正的青蛙。”

“或许也可以说我是作为总体的青蛙。就算那样，也改变不了我是青蛙这一事实。假如有人说我不是青蛙，那家伙定是卑鄙的说谎鬼，要坚决把他砸得粉身碎骨！”

片桐点下头，拿杯子喝了口茶，让心情镇静下来。

“你说要让东京免遭毁灭？”

“说了。”

“究竟是怎样一种毁灭呢？”

“地震。”青蛙君以沉重的语气说。

片桐张嘴看着青蛙君，青蛙君也好一会不声不响地盯视片桐，双方就这样对视着。随后，青蛙君开口道：

“非常非常之大的地震。地震将于二月十八日早上八时半左右袭击东京，也就是三天后。程度恐怕比上个月的神户大地震还要严重，预计地震将使大约十五万人丧生，大多数死于交通高峰时间段的车辆脱轨、倾翻和相撞。高速公路四分五裂。地铁土崩瓦解。高架电车翻筋斗。煤气罐车大爆炸。大部分楼房化为一堆瓦砾，把人压瘪挤死。到处火光冲天。道路全然不堪使用，救护车和消防车也成了派不上用场的废物。人们只能无谓地死去。死者十五万人哟！不折不扣的地狱。人们将重新认到城市这一集约化状态是何等的不堪一击。”说到

这里，青蛙君轻轻摇了下头。“震源就在新宿区政府附近，即所谓垂直型地震。”

“新宿区政府附近？”

“准确说来，就是东京安全信用银行新宿分行的正下方。”

一阵滞重的沉默。

“那么就是说，”片桐道，“你是想阻止这场地震的发生？”

“是的。”青蛙君点了下头，“正是。我和你一起下到东京安全信用银行新宿分行的地底，在那里同蚯蚓君战斗。”

片桐作为信用银行贷款科的职员，此前可谓身经百战。大学毕业就在东京安全信用银行工作，十六年来一直从事贷款管理业务。一句话，就是负责追还贷款。这绝对不是讨人喜欢的活计。谁都想负责向外贷款，尤其在泡沫经济时代。由于资金过剩，凡有大致可作担保的土地、证券之类，贷款员都几乎有求必应，要多少贷多少，业绩亦由此而来。然而贷款鸡飞蛋打的时候也是有的，这种时候出面处理就成了片桐们的差事。特别是在泡沫经济破灭之后，他们的工作量直线上升。首先是股票下跌，继之地价下挫。而这样一来，担保就失去了本来意义。上头给的死命令是：务必抠现金回来，不管多少！

新宿歌舞伎街是暴力的迷宫地段，既有早已有之的黑帮，又有韩国系统的暴力团组织，还有中国人组成的黑社会。枪支、毒品泛滥成灾。巨额资金由一只黑手流向另一只黑手，从不浮出水面。人如烟雾消散一般杳无踪影也不算什么希罕事。去催还贷款时，片桐也有几次遭到黑帮分子的包围，一片喊打喊杀声。不过他倒没怎么害怕。杀死信用银行的外勤人员又何用之有呢？要杀便杀好了！所幸他一无妻子二无子女，双亲早已去世，弟妹也由自己费心费力送出大学结婚成家了，即使现在被杀死在这里，也不会麻烦什么人。或者说，片桐本身也不感到有何麻烦。

不料片桐这样眉头都不皱一下地泰然自若，围攻他的黑帮分子反倒似乎不知所措了。片桐因之在这个圈子里变得小有名气，被公认为胆量过人。但此时，片桐却一筹莫展，完全摸不着头脑。到底是怎么一码事呢？蚯蚓君？

“蚯蚓君指的谁呢？”片桐战战兢兢地问。

“蚯蚓君住在地下，庞然大物，一皱肚皮就起地震。”青蛙君说，“而且马上就要皱肚皮了，大皱特皱。”

“蚯蚓君恼火什么呢？”

“不知道。”青蛙君说，“谁都不晓得蚯蚓君黑乎乎的脑袋里想什么，连长得什么样都几乎没人瞧见。平时他总是一个劲儿昏睡不醒，已经在地底的黑暗与温暖中连续睡了几年几十年之久。眼睛自然也退化了，脑浆在睡眠过程中化得黏黏糊糊，成了另外一种东西。我猜想他实际上已什么都不考虑，仅仅用身体感受远处传来的声响和震颤，一点一点吸纳、积存起来罢了。并且，其中的大部分由于某种化学作用，都转换成仇恨这一形式。至于何以如此，我是不明白，这是我无从解释的。”

青蛙君注视着片桐的脸，沉默良久。他在等待自己的话语渗入片桐的脑袋。随后，他又说了下去：

“您可别误解了，我个人对于蚯蚓君绝对不怀有反感或敌对情绪，也不认为他是恶的化身。当然啰，想交朋友的念头也谈不上。不过我想在某种意义上，蚯蚓君那样的存在对于世界恐怕也是必要的。问题是时下的他已成为不可坐视不理的危险的存在。这次他睡的时间实在太长了。由于长年累月吸纳积蓄的种种憎恨，蚯蚓君的身心现已空前膨胀。何况上个月的神户大地震又突然打破了他深沉而惬意的安眠，惹得他怒不可遏。他要把怒气一古脑儿爆发出来，给地面带来骇人听闻的灾难：也罢，既然如此，我也在东京城搞一次大地震好了！关于地震的日期和规模，我已从几只要好的巨虫那里得到了可靠情报，确凿无误。”

青蛙君闭上口，说累了似的轻轻合起眼睛。

“所以，”片桐说，“你我两人将潜入地下同蚯蚓君战斗，阻止地震的发生？”

“一点不错。”

片桐拿起茶杯，又放回桌面。“我还是没弄明白，你为什么选我作你的搭档呢？”

“片桐先生，”青蛙君目不转睛地盯视片桐的双眼，“我一向敬佩你的为人。十六年里，你默默从事着别人不愿干的、不惹人注意而又危险的工作，我十分清楚这是何等的不容易。遗憾的是，无论上司还是

同事，都没对你的工作表现给予应有的评价。那帮人肯定还没意识到。可是你毫无怨言，不被承认也好，不出人头地也好。

“不光是工作。父母双亡以后，你一个男人一手把十几岁的弟妹培育成人，送进大学，连结婚都是你操的心。为此，你不得不大量牺牲自己的时间和收入，自己却没结上婚。然而弟妹们根本不感谢你这番操劳，半点感谢的意思都没有，反而瞧不起你，干的全是忘恩负义的勾当。让我说来，这简直十恶不赦，真想替你狠狠教训他们一顿。而你，却不怎么生气。

“坦率地说，你是有些其貌不扬，又不能说会道，所以才被周围人小看。但我清楚得很，你是一位堂堂正正的富有勇气的男子汉。虽然东京城大人多，但作为共同战斗的战友，唯独你最可信赖。”

“青蛙先生，”片桐说。

“青蛙君！”青蛙君又竖起指头纠正。

“青蛙君，你对我怎么了解得这么详细？”

“我这么长时间的青蛙也不是白当的，世上该看的东西都一一看在眼里。”

“不过，青蛙君，”片桐说道，“我力量不大，地底情况又一无所知，一团漆黑中跟蚯蚓君斗，我还是觉得力不胜任。比我更厉害的人也是有的吧？耍空手道的啦，自卫队的特攻队员啦……”

青蛙君飞快地转了一圈眼珠。“片桐先生，实际战斗任务由我承担。但我一个人干不来，关键就在这里。我需要你的勇气与正义感，需要你在我身后鼓励我——‘青蛙君，上！别怕，你一定胜，你代表正义！’”

青蛙君大大地张开双臂，又“啪”一声搁在膝头上。

“实话跟你说，我也害怕摸黑跟蚯蚓君战斗。我向来是热爱艺术、同大自然休戚与共的和平主义者，根本不喜欢什么战斗，这次纯属迫不得已。战斗肯定异常激烈，不能活着回来都有可能。但我不躲不逃。如尼采所说，最高的善之悟性，即心不存畏惧。我求之于你的，就是希望你分给我以勇往直前的勇气，诚心诚意地声援我。可明白了？”

话虽这么说，但片桐还是疑团一大堆。可不知为什么，他觉得也未尝不可相信青蛙君所说的——不管内容听起来多么不现实——青蛙

君的表情和语气里有一种直透人心的真诚。在信用银行最艰苦的部门摸爬滚打过来的片桐，一向具备感受这种真诚的能力，简直可以说是第二天性。

“片桐先生，我这样一只大个青蛙突然大模大样地跑来端出这码子事，还叫你全盘相信，你肯定要左右为难。这种反应是理所当然的，我认为。所以我要让你看一个证据，以证实我的存在。近来你在为东大熊贸易公司赖账的问题而焦头烂额吧？”

“的确。”

“同暴力团有关系的无赖股东在背后捣鬼，策划让公司破产，以便把贷款一笔勾销。负责贷款的也不充分调查就嘻嘻哈哈甩出钱去，揩屁股的照例是你片桐。可这回的对手不大好惹，怎么都不肯就范，背后甚至还有政治家的影子晃来晃去。贷款总额大约七亿日元。这样理解可以吧？”

“正是这样。”

青蛙君最大限度地向上摊开双手，大大的绿色划水蹼如薄薄的羽翅“刷”地展开了。

“片桐先生，不必担心，交给我这青蛙君好了。明天早上一切将迎刃而解，你只管睡安稳觉就是。”

青蛙君站起身，微微一笑，旋即变得鱿鱼干一般扁平扁平的，“吱溜溜”从闭合的门缝里钻了出去。片桐一人剩在了房间里。餐桌上留下两个茶杯，此外别无显示青蛙君曾在房间里存在过的蛛丝马迹。

翌日九点刚一上班，他桌上的电话便响了。

“片桐先生，”一个男子事务性的语声，冷冰冰的。“我是负责东大熊贸易公司事件的律师白冈。今天早上委托人同我联系——关于此次贷款问题，保证如数偿还，并就此提交备忘录。所以，希望您别打发青蛙君过来。重复一遍，委托人希望您别派青蛙君上门。至于个中详情，我倒是不能完全理解，不过您片桐先生明白了吧？”

“明明白白。”片桐应道。

“麻烦您转告青蛙君好么？”

“一定转告。青蛙君再不会在那边出现。”

“这就好。那么，备忘录明天给您准备好。”

“拜托。”片桐说。

电话挂断。

当天午休时，青蛙君来到信用银行片桐的房间，道：

“怎么样？东大熊贸易公司的事手到擒来吧？”

片桐紧张地环视四周。

“放心，除了你别人看不见我的。”青蛙君说，“不过我是客观存在这一点，这回你可以理解了吧？我不是你幻想的产物，而是通过实际行动取得那种效果的——我是有血有肉的实体。”

“青蛙先生，”片桐叫道。

“青蛙君！”青蛙君竖起一根手指加以纠正。

“青蛙君，”片桐改口，“你对他们做什么来着？”

“也没做什么大不了的事。我所干的不过比煮小卷心菜略为费点事儿罢了。只是威胁了一下。我给予他们的是精神恐惧。一如约瑟夫·康拉德所写的，真正的恐惧是人们对自己的想象力怀有的恐惧。怎么样？片桐先生，旗开得胜吧？”

片桐点点头，点燃香烟。

“像是啊。”

“那么，可以相信我昨晚的话了吧？和我一起同蚯蚓君战斗可以么？”

片桐叹息一声，摘下眼镜擦拭。“不很感兴趣。真的势在必行不成？”

青蛙君点了下头：“这属于责任与名誉问题。即使再不情愿，我和你也只能潜入地下同蚯蚓君决一胜负。万一战败死了，谁也不会同情，而若顺利降服蚓君，也没人表彰。就连脚下很深很深的下面有过这场战斗，人们都不知道。孤独的战斗啊，彻头彻尾的。”

片桐看了一会自己的手，又转眼注视了一会从烟头升起的烟，说道：“跟你说，青蛙先生，我可是个平庸之人。”

“青蛙君！”青蛙君纠正道。

但片桐没有理会。

“我是个非常平庸的人，不，连平庸都谈不上。脑袋开始秃了，肚子也鼓出了，上个月已满四十。还是扁平足，体检时说有糖尿病征

兆。同女人睡觉都是三个月以前的事了，且对方是风月老手。催债方面在圈内倒是多少得到了承认，可也并非有人尊敬。银行里也好，私生活方面也好，中意我的人一个也没有的。笨嘴笨舌，怕见生人，交友都不会。运动神经零分一个，唱歌五音不全，三块豆腐高，包茎，近视，甚至散光。一塌糊涂的人生！不过吃喝拉撒睡罢了，干嘛活着都稀里糊涂。这样的人，为什么非救东京不可呢？”

“片桐先生，”青蛙君以奇妙的声音说道，“只有你这样的人才救得了东京。我所以要救东京，也是为了你这样的人。”

片桐再次喟叹一声：“那，我究竟该怎么做呢？”

青蛙君亮出他的计划。二月十七日（即预计地震发生的前一天）深夜钻入地下。入口位于东京安全信用银行新宿分行地下锅炉房内。揭开墙的一部分，有个竖井。顺绳梯下爬五十米左右，即可到达蚯蚓君住的地方。两人半夜时分在锅炉室碰头（片桐以加班名义留在办公楼）。

“既是战斗，可有什么作战方案？”片桐问。

“有的。没有作战方案如何降服对方。毕竟那家伙足有一节车厢大，又浑身滑溜溜的，连口腔和肛门都无法分辨。”

“具体如何作战？”

青蛙君沉吟片刻，“那还是不说为妙吧。”

“就是最好不要打听啰？”

“这么说也并无不可。”

“假如我在最后一瞬间害怕起来，临阵脱逃，你青蛙先生会怎么样呢？”

“青蛙君！”青蛙君纠正道。

“你青蛙君会怎么样呢，在那种情况下？”

“独自战斗。”青蛙君思考一会说道。“较之安娜·卡列尼娜战胜飞奔而来的火车的概率，我一个人战胜那家伙的概率恐怕会多上一点点。你读过《安娜·卡列尼娜》吧？”

片桐说没有读过，青蛙君露出些许遗憾的神色。他肯定喜欢《安娜·卡列尼娜》。

“不过我想你断不至于扔下我一个人逃跑。这点我心里有数。怎

么说呢，这属于睾丸问题。遗憾的是我倒没长那玩意儿。哈哈哈哈。”青蛙君张大嘴笑了起来。不光睾丸，牙齿他也没有。

意外事发生了。

二月十七日傍晚，片桐遭枪击了。忙完外勤返回信用银行时，在新宿的路上，突然有个身穿皮夹克的年轻男子蹿到他面前，手里拿着一支小小的黑手枪。由于手枪过黑过小，看上去不像真枪。片桐怔怔地看着对方手中的黑东西，没能察觉枪筒转向自己、扳机即将扣动。事情实在太荒唐太突如其来了。然而子弹出膛了。

他看见反作用力使得枪口向上一跳，同时右肩窝受到冲击，就像被铁锤狠狠砸了一下。片桐以被人踢开的姿势倒在路上。右手提着的皮包飞往相反一侧。对方再次将枪口对准他开了第二枪。他眼前的酒吧招牌应声炸裂。人们的惊呼声传入耳畔，眼镜飞去一边，眼前的一切模糊起来。片桐隐约看见男子端着手枪朝自己走近，心想这下自己可完了。青蛙君说真正的恐惧是对自身想象力怀有的恐惧。片桐果断地关掉想象力开关，沉入没有重量的岑寂之中。

醒来时，片桐已躺在床上。他首先睁开一只眼，悄悄四下打量，接着睁开另一只眼。最先进入视野的，是枕边的不锈钢支架和朝自己身体伸来的打点滴的软管。身穿白大褂的护士也看见了。并且知道自己仰卧在硬板床上，穿一身怪里怪气的衣服，衣服下好像是赤身裸体。

噢，片桐想起来了，自己走路时被谁打了一枪。击中的该是肩，右肩。当时的光景在脑海里历历复苏过来。一想到年轻男子手中的小黑手枪，心脏不由“嗑嗑”发出干响。片桐估计，那帮家伙是真的要弄死自己，但看来自己并未死掉，记忆也很清晰。没有痛感。不仅痛感，连感觉都全然没有。连手都举不起来。

病房无窗，不辨昼夜。遭枪击是傍晚五时之前。到底过去多少时间了呢？同青蛙君约定的半夜时分也已过去了不成？片桐在房间里寻找时钟。但也许眼镜丢了的关系，远一点的地方看不见。

“请问，”片桐招呼护士。

“啊，总算醒过来了，太好了！”护士道。

“现在几点钟？”

护士扫了一眼手表：“九点十五分。”

“晚上？”

“不，早上了。”

“早上九点十五分？”片桐脑袋微微从枕头上欠起，以干巴巴的声音问。听起来不像自己的声音。

“二月十八日早上九时十五分？”

“是的。”为慎重起见，护士抬起手腕细看数字式手表的日期。“今天是一九九五年二月十八日。”

“今早东京没发生大地震？”

“东京？”

“东京。”

护士摇摇头：“据我所知，没有大地震发生。”

片桐舒了一口气。不管怎么说，总之地震是避免了。

“我的伤怎么样？”

“伤？”护士道，“伤？什么伤？”

“枪伤。”

“枪伤？”

“手枪打的。在信用银行门口附近，一个年轻男子打的。大概是右肩。”

护士的嘴角浮起令人不大舒服的笑纹。“您这是说哪儿的话，您根本没给手枪打伤呀。”

“没打伤？真的？”

“真的一点枪伤也没有，跟今早没发生大地震同样是真的。”

片桐困惑起来，“那，我为什么躺在医院里？”

“昨天傍晚有人发现您昏倒在歌舞伎町的路上。没有外伤，只是人事不省地躺在那里。原因现在还不清楚。一会儿医生来，你再问问看。”

昏倒？可手枪朝自己开火的情景片桐明明看在眼里！他深深吸了口气，试图清理自己的思绪。要一项一项弄个水落石出。

“就是说，我是从昨天傍晚就一直躺在医院的床上，人事不省地？”他问。

“是的。”护士回答，“昨晚你魇得可厉害着哩，片桐先生，您好像做了很多很多噩梦，一次又一次大叫‘青蛙君’。青蛙君可是您朋友外号什么的？”

片桐闭起眼睛，倾听心脏的跳动。那跳动正缓慢而有规律地记下生命的节奏。到底什么是实有其事，什么属于想入非非的范围呢？是青蛙君实有其蛙，并且同蚯蚓君战斗从而制止了地震，还是一切均属自己长长的白日梦的一部分呢？片桐不得其解。

这天半夜，青蛙君来到病房。片桐睁眼一看，见青蛙君身体罩在微弱的灯光中。他坐在不锈钢椅子上，背靠着墙，显得憔悴不堪，胀鼓鼓突起的绿色眼珠闭成一条笔直的横线。

“青蛙君！”片桐招呼道。

青蛙君慢慢睁开眼睛。大大的白肚皮随着呼吸一忽儿鼓起一忽儿瘪下。

“本来打算按约定去锅炉房来着，不料傍晚遇上意外，被送到医院来了。”片桐说。

青蛙轻轻摇头：“都晓得了。不碍事，没什么叫你担忧的。你已经充分帮助了我，帮我战斗了。”

“帮助了你？”

“嗯，是的。你在梦中强有力地帮助了我。正因如此，我才总算同蚯蚓君拼杀到最后——你帮助的结果。”

“不明白啊！那么长时间我始终昏迷不醒，还打了点滴，根本不记得梦中自己干了什么。”

“那就足够了，片桐先生。什么都不记得更好。总而言之，所有激战都是想象中进行的，而那恰恰是我们的战场。我们在那里获胜，在那里毁灭。当然，我们——无论谁——都是有限的存在，终归要灰飞烟灭。不过，正如海明威洞察的那样，我们人生的终极价值不取决于获胜的方式，而取决于毁灭的形态。我和你总算使东京城得以免遭灭顶之灾，使十五万人得以逃离地狱之门。我们做到了这一点，尽管任何人都没觉察出来。”

“你是怎样打败蚯蚓君的呢？我又做什么了呢？”

“我们决一死战。我们……”青蛙君就此打住，长叹一声。“我和你片桐先生使出了能搞到手的所有武器，耗尽了全部勇气。黑暗偏袒蚯

蚓君一方。你用自己带来的脚踏发电机，为那里倾注了最大限度的光明。蚯蚓君则驱使黑暗的幻影极力要把你赶走。但你岿然不动。一场光明与黑暗的肉搏战。我在光明中同蚯蚓君格斗。蚯蚓君缠住我的身体，往我身上涂黏糊糊的毒液。我将他碎尸万段。但即使碎尸万段，蚯蚓君也不死，不过化整为零罢了。接下去……”青蛙君陷入沉思，接着又绞尽全力似的重新开口：“陀思妥耶夫斯基以无限爱心刻画出被上帝抛弃的人。在创造上帝的人被上帝抛弃这种绝对凄惨的自相矛盾之中，他发现了人本身的尊贵。在黑暗中同蚯蚓君拼杀时，我忽然想起了陀思妥耶夫斯基的《白夜》。我……”青蛙君欲言又止，“片桐先生，睡一会可以么？我累了。”

“睡个够好了！”

“我没有能够打败蚯蚓君。”说着，青蛙君闭上眼睛。“地震固然勉强阻止了，但同蚯蚓君的格斗却是不分胜负。我打伤了他，他打伤了我……不过，片桐先生，”

“嗯？”

“我的确是纯粹的青蛙君，但同时我又是象征着非青蛙君世界。”

“不大明白。”

“我也不很明白。”青蛙君依然闭目合眼，“只是有那么一种感觉。目睹的东西未见得都是真实的。我的敌人也是我自身内部的我。我自身内部有个非我。我的脑袋里好像一片混沌。火车来了。可我还是希望你能理解这点。”

“青蛙君，你累了。睡一觉就好了。”

“片桐先生，我这就一步步返回混沌。可是，如果……我……”

青蛙君就此失去了话语，进入昏睡状态。他长长的双手软绵绵地垂下，差不多垂到地板，扁平的大嘴微微张开。细看之下，他身上到处都有很深的伤口，变了色的筋纵横交错，头部有一处裂开，凹陷了下去。

片桐久久注视着昏昏沉睡的青蛙君，心想出院后一定要买《安娜·卡列尼娜》和《白夜》看看，就这些文学问题同青蛙君畅谈一番。

又过一会，青蛙君开始一抽一抽地动起来。起初片桐以为他是在睡梦中晃动身体，后来渐渐看出情况并非如此。青蛙君动得有欠自然，就像有人从后面摇晃一个巨大偶人似的。片桐屏住呼吸，继续静

静观察。他想起身走到青蛙君旁边，但四肢麻木，动弹不得。

片刻，青蛙君紧挨眼睛的上边那里出现了一个大瘤，越鼓越大，肩部和侧腹也如鼓气泡一般鼓起了同样难看的瘤。他成了浑身是瘤。片桐想象不出正在发生什么，只管屏息敛气地盯看这番光景。

随后，一个瘤突然崩裂，“砰”一声，皮肤四下飞溅，稠乎乎的液体随即喷出，腾起一股难闻的气味。其他瘤也一个接一个同样裂开。共有二三十个瘤崩裂，墙上溅满肤屑和黏液。忍无可忍的恶臭充满狭小的病房。瘤裂开后现出黑洞，大大小小各种各样的蛆从中一伸一缩地爬出。软乎乎的白蛆。蛆虫后头，小小的蜈蚣也探出头来。它们那无数的脚发出令人惧怵的声响。虫们接连不断爬出，青蛙君的身体——曾是青蛙君身体的物体——给花样繁多的黑虫遮蔽得严严实实。又圆又大的两颗眼珠从眼窝“啪嗒”掉在地上，尖嘴黑虫们围住眼珠大啃大嚼。大群蚯蚓争先恐后地一溜溜爬上病房墙壁，转眼爬上天花板，遮住荧光灯，挤进火灾报警器。

地板也给虫子爬得满满的。虫们爬上台灯，挡住灯光。当然它们也爬上床来，各种各样的虫子钻进片桐的被窝。它们顺着片桐的双腿，爬进睡衣，爬进胯间。小的蛆虫和蚯蚓从肛门、耳、鼻钻入体内。蜈蚣撬开他的嘴，接二连三挤入口腔。片桐在极度绝望中大叫了一声。

有人开灯，灯光涌满房间。

“片桐先生！”护士招呼道。

片桐在灯光中睁开眼睛，全身大汗淋漓，竟同淋过水一般。虫们早已不见，唯独滑溜溜的感触留在身上。

“又做噩梦了吧？可怜！”说着，护士迅速做好注射准备，将针头插进他的手臂。

片桐一声不响，长长地深深地吸了口气，而后吐出。心脏急剧地一起一落。

“又梦见什么了？”

他仍然弄不确切是梦境还是现实。

“目睹的东西未见得都是真实的。”片桐像是说给自己听似的这样说道。

“是啊，”护士微微一笑，“尤其是做梦的时候。”

“青蛙君。”他嘟囔一句。

“青蛙君怎么了？”

“青蛙君一个人救了东京，东京这才免遭震灾。”

“太好了！”护士说，随即换上新点滴。“那太好了！东京没必要比现在折腾得更厉害，现有的已足够受的了。”

“可是青蛙君却受伤了，失去了，也可能回到原来的混沌中，再不回来了！”

护士依然面带笑容，用毛巾揩去片桐额头上的汗。“您肯定喜欢青蛙君，是吧？”

“火车。”片桐口齿不灵地说，“比谁都……”随后，他闭上眼睛，沉入无梦的安眠之中。

蜂蜜饼

1

“正吉熊弄到了多得吃不完的蜂蜜，就把它装进铁桶，下了山，进城去卖。正吉是采蜂蜜的高手。”

“熊怎么会有铁桶呢？”沙罗问。

淳平解释说：“碰巧有那么一个，在路上捡的——心想说不定什么时候能派上用场。”

“还真用上了。”

“就是。正吉熊进了城，在广场找到自己满意的位置，竖起一块牌子，开始卖蜂蜜。牌子上写着：‘美味天然蜂蜜每杯二百日元，。”

“熊会写字？”

“No，熊不会写字。”淳平说，“求旁边一位老伯用铅笔写的。”

“会算账？”

“Yes，账是会算的。正吉从小由人饲养，说话啦算账啦什么的都学会了，再说本来就聪明。”

“那，跟普通熊有点儿不一样喽？”

“嗯，跟普通熊略有不同。正吉是比较特殊的熊，所以，周围不特殊的熊多少有些孤立它。”

“孤立它？怎么回事？”

“孤立它就是：‘什么呀，那家伙，瞧那个臭美劲儿！’这么一说，大家就用鼻子一哼，把它晾在一边，硬是相处不来。尤其那个捣蛋鬼敦吉，更是看不上正吉。”

“正吉怪可怜的。”

“是蛮可怜的。可是，外表上毕竟是熊，人也瞧不起它。人们心想：就算能算账能讲人话，说到底不也还是熊！哪边都不欢迎它！”

“那就更可怜了。正吉没有朋友？”

“没有朋友。熊不上学，没地方找好朋友。”

“我可有幼儿园朋友。”

“当然，”淳平说，“你当然有幼儿园朋友。”

“淳叔，你有朋友的？”淳平叔叔这叫法太长，沙罗索性简称淳叔。

“你爸爸很早以前就是我最要好的朋友，另外你母亲也同样跟我要好。”

“那就好，有朋友就好。”

“正是。”淳平说，“有朋友就好，你说得对。”

淳平经常在沙罗睡觉前讲即兴的故事，讲的过程中每有不明白的，沙罗就要提问，淳平耐心地一个个解答。提问十分尖锐而饶有兴味，考虑如何解答时可以想出下面的情节。

小夜子拿来温过的牛奶。

“正讲正吉熊呢，”沙罗告诉母亲，“正吉是采蜜高手，可是没有朋友。”

“唔。正吉可是大熊？”小夜子问沙罗。

沙罗不安地看着淳平：“正吉可是大的？”

“不怎么大。”淳平说，“总的说来，算是小块头，差不多和你一般大。性格也老实。音乐也不听破格摇滚和硬摇滚什么的，一个人听舒伯特。”

小夜子哼起《鳟鱼》的旋律。

“你说正吉听音乐，它可有CD唱机什么的？”沙罗问淳平。

“在哪里碰到一台别人扔的收录机，就捡回家去了。”

“会有那么多东西碰巧扔在山上？”沙罗用有些怀疑的语气问。

“山又高又陡，爬山的人都累得东摇西晃，就把多余的东西一件接一件扔在路旁——‘受不了了，重得要死。铁桶不要了，收录机不要了。’所以，需要的东西一般都能在路上拾到。”

“妈妈也很理解那种心情。”小夜子说，“有时候我也恨不得什么都扔了。”

“沙罗不会。”

“你贪心嘛。”小夜子说。

“我不贪心。”沙罗抗议。

“那是因为沙罗年纪还小，干劲十足。”淳平换上稳妥些的说法，“不过快喝牛奶吧，喝牛奶就接着给你讲正吉熊的故事。”

“我喝。”说着，沙罗两手捧过玻璃杯，像模像样地把温牛奶喝了，“可是，正吉干嘛不做蜂蜜饼卖呢？卖蜂蜜饼肯定比卖蜂蜜更让城里人高兴。”

“有道理，利润也大。”小夜子微微笑道。

“以附加值开发市场——这小家伙能当创业的老板。”淳平说。

沙罗上床重新入睡已经快半夜两点了。淳平和小夜子看孩子睡了，面对面坐在厨房餐桌旁各喝一半易拉罐啤酒。小夜子不大能喝酒，而淳平马上要开车返回代代木上原。

“半夜叫你出来，真是抱歉。”小夜子说，“不知道怎么办才好。筋疲力尽，不知所措，除了你想不起能让沙罗镇静下来的人，又不好给高槻打电话，是吧？”

淳平点下头，喝口啤酒，拿一块碟里的苏打饼干吃了。

“我这边你用不着介意。反正天快亮时才睡，半夜路上又空，不费什么事。”

“工作来着？”

“算是吧。”

“写小说？”

淳平点点头。

“顺利？”

“老样子。写短篇，登在纯文学刊物上，谁都不看。”

“你写的东西，我可是一篇不拉地看了。”

“谢谢，你是个好心人。”淳平说，“也罢，毕竟短篇小说这种形式正一步步落后于时代，就像可怜的计算尺。不过算了，还是谈谈沙罗吧。今晚这样的情况有过几回了？”

小夜子点点头：“不是几回那么容易应付的，近来差不多天天这样。一过半夜就歇斯底里地一下子爬起来，浑身发抖，好半天平复不下来，怎么哄都还是哭个不停。真是束手无策。”

“想得出原因？”

小夜子把剩下的啤酒喝掉，看一会空了的玻璃杯：“我想大概是看神户大地震报道看过头了的关系。那种图像对四岁小女孩来说终究刺激性太强了。因为半夜醒来恰恰是从发生地震的时候开始的。沙罗

说是一个她不认识的叔叔把自己叫醒的——就是地震人。那个人把沙罗叫醒，要把她装到小箱子里去，箱子又不大，无论如何也装不下一个人。所以沙罗说不想进去，结果那个人就拽过她的手，咯嘣咯嘣把关节折起来硬往里塞。于是沙罗一声惊叫醒来了。”

“地震人？”

“是的，说是一个细细高高上年纪的男人。做了那个梦之后，沙罗把家里的灯全部打开，到处找来找去。壁橱、鞋柜、床下、抽屉……统统搜个遍。再说是梦她也不信。搜完一遍，弄明白哪里也没藏着那个男人，这才能放心睡觉，而这要折腾两个小时。我一直睁眼看着，慢性睡眠不足，迷迷糊糊，工作也干不下去。”

小夜子如此明显地流露感情是很少有的事。

“尽量别看电视新闻。”淳平说，“电视机也最好关一段时间。眼下哪个频道都有地震图像出来。”

“电视那东西几乎不看了。可还是不行，地震人还是来。找医生看了，只是安慰性地给了安眠药什么的。”

淳平就此思索片刻。

“如果方便，这个星期天去动物园如何？沙罗说想看一次真正的熊。”

小夜子眯缝起眼睛看着淳平：“不坏。也好换一下心情。嗯，就四个人去动物园好了，很久没去了。高槻那边你来联系？”

淳平三十六岁，在兵库县西宫市出生长大，住在夙川幽静的住宅区。父亲经营钟表宝石店，在大阪和神户各开了一家。淳平有个相差六岁的妹妹。他从神户一所以升学为目的的私立学校毕业，考取了早稻田大学。商学院和文学院两边都录取了，他毫不犹豫地选择了文学院，而对父母则谎称进了商学院，因为说文学院很难领到学费。淳平也曾打算用四年好好学一学经济运行方式，但他的爱好是文学，进一步说来，是当小说家。

在公修课班上他交了两个好友。一个是高槻，另一个是小夜子。高槻是长野人，高中时代是足球部主力，高个宽肩。高中毕业时没考上大学，拖了一年，所以比淳平大一岁。人很现实，做事果断，加上一副讨人喜欢的长相，在哪个圈子里都自然而然是挂帅人物。但读书

读不来，来文学院是因为别的学院没考上。“不过没关系，我打算当记者，在这里学写文章好了。”他乐观地说。

至于高槻何以对自己发生兴趣，淳平不得其解。淳平这个人一有时间就独自闷在房间里看书听音乐，永远乐此不疲，运动则不擅长。由于怕见生人，怎么都交不上朋友。但不知何故，高槻在第一个班上一眼就看中淳平，决心把他当作朋友。他向淳平打招呼，轻拍肩膀邀他一起吃点什么。两人当天就成了能够推心置腹的朋友。一句话，投缘。

高槻陪着淳平用同样方法接近小夜子，轻拍肩膀邀她一起吃点什么。这么着，淳平高槻小夜子三人结成了亲亲密密的小圈子。三人总是共同行动，互相对听课笔记，一起在学院食堂吃午饭，下课在酒吧谈论未来，在同一个地方打零工、看夜场电影、听摇滚音乐会，在东京街头漫无目标地闲逛，在大排档啤酒屋喝啤酒喝到心里难受。也就是说，大凡世界上大一学生干的事都干了。

小夜子生于浅草，父亲经营和服饰物店。几代相传的老店铺，有名的歌舞伎演员都对其情有独钟。两个哥哥，一个准备继承店铺，一个从事建筑设计。她从东洋英和女子学院高中部毕业，进了早稻田大学文学院，打算考研究生院英文专业，走搞学问的路，书也看得多。淳平和小夜子交换各自看的书，兴致勃勃地谈论小说。

小夜子是个长着一头秀发和一对聪颖的眼睛的姑娘，说话直率而温和，但很有主见，这点看其表情丰富的嘴角即一目了然。衣装总是那么普普通通，也不化妆，不是引人注目的那一类型，但具有独特的幽默感，开轻松玩笑的时候，一瞬间脸会很淘气地改变表情。淳平觉得那样子很美，坚信她正是自己寻觅的女性。遇到小夜子之前，他一次也未曾坠入情网。他就读于男校，几乎没有结识女性的机会。

但是，淳平没能向小夜子表白自己的心意，生怕一旦出口就再也无可挽回，小夜子很可能跑去自己接触不到的地方。即使不至于那样，恐怕也将微妙地损坏高槻、自己和小夜子之间眼下形成的融洽惬意的关系。暂且这样不也蛮好么，淳平这样想道，看一下情况再说吧。

先动起来的是高槻。“这种事突然当面提起心里很不是滋味，可我喜欢小夜子。这，不要紧的？”高槻说。是九月中旬的事。他向淳

平解释说暑假淳平回关西期间，由于偶然的机会两人关系有了深入发展。

淳平盯视了一会儿对方的脸。理解事态花了好一会儿时间。而理解之后，事态便铅一样重重地吃进了他的全身。这上面已别无选择。“不要紧的。”淳平回答。

“这就好了。”高槻微微笑道，“担心的就是你——好容易有了那么好的关系，可我就像擅自脱缰了似的。不过淳平，这东西早晚都要发生的，你得理解。就算现在不发生，也总有一天要发生的。好了，不说这个了，我想我们三人还是要像过去那样交往下去，好么？”

往下几天时间，淳平过得就像在云端里行走。上课没去，打工也单方面停了，在六张榻榻米大的房间里整整躺了一天。除了电冰箱里剩的一点点东西，别的什么也没吃，不时忽然想起似的喝一口酒。淳平认真考虑是否退学，跑到遥远的、一个认识的人也没有的地方干体力活了此一生。他觉得那对自己是最合适的活法。

不到班上露面的第五天，小夜子来到淳平的宿舍。她穿一件深蓝色运动衫，一条白色棉布裤，头发在脑后束起。

“怎么一直不来上学了？大家都担心你死在宿舍里了。所以高槻叫我来看看。他本人像是不敢看尸体的。别看他那样，其实有时候相当胆小的。”

淳平说身体不舒服。

“那么说，好像真瘦了不少。”小夜子细看他的脸，“给你做点吃的可好？”

淳平摇摇头，说没有食欲。

小夜子打开电冰箱往里一看，不由皱起了眉头。电冰箱里只有两听易拉罐啤酒和蔫头耷脑的黄瓜和除臭剂。小夜子在淳平旁边弓身坐下：“我说淳平，倒是说不好，就是说，你怕是因为我和高槻的事心里不好受吧？”

不是不好受，淳平说。并非说谎。他没有感到不好受或为之气恼。如果气恼的话，那也是对于自己本身。高槻和小夜子成为一对恋人莫如说是理所当然的事，水到渠成。高槻有那个资格，自己没有。

“嗳，啤酒来一半可以吧？”小夜子说。

“可以。”

小夜子从电冰箱里拿出啤酒，分别倒在两个杯里，一个递给淳平。两人各自默默喝啤酒。

小夜子说：“淳平，再说这个是挺难为情的，往后我也想和你做好朋友。不但现在，年纪大了也一样，永远。我喜欢高槻，同时也在另一个意义上需要你。这么说，你觉得我未免自私自利吧？”

淳平不大明白，姑且摇了下头。

小夜子说：“理解什么和能够把它变成肉眼看得到的形式，到底不是一回事。假如这两方面都能同样得心应手，人生大概就会更简单些了……”

淳平看着小夜子的侧脸。他弄不明白小夜子想表达什么，心想为什么自己血液循环这么差呢？他仰望天花板，怅怅地看着那里的污渍形状，看了许久。

假如自己赶在高槻之前向小夜子表白自己的心意，事态到底将怎样发展呢？淳平无从判断。他所明白的只是这样一个事实：那种情况归根结蒂并没有发生。

响起眼泪掉在榻榻米上的声音，奇怪的是声音竟那么响。刹那间，淳平以为自己不知不觉之间哭了。不料哭的是小夜子。她把脸伏在膝间，不出声地抖动双肩。

淳平几乎下意识地伸手放在小夜子肩上，轻轻搂过她的身体。没有抵触感。他双臂抱住小夜子，嘴唇按在她的唇上。小夜子闭起眼睛，微微张口。淳平嗅着她的泪水味儿，从唇间深深吸入她呼出的气。胸口感觉出小夜子一对乳房的柔软。脑袋里有一种什么东西发生剧烈更替的感触，声音也听到了——仿佛全世界的关节一齐吱作响。但仅此而已。看样子小夜子意识清醒过来了，她伏下脸推开他的身体。

“不成，”小夜子低声说着，摇了下头，“那是不合适的。”

淳平道歉。小夜子再没说什么。两人就以那样的姿势久久沉默不语。有收音机的声音从打开的窗口随风传来。一首流行歌曲。淳平想，自己肯定至死都忘不了这首歌。然而实际上不出几天他就无论如何也想不起那首歌的旋律了。

“不必道歉，怪不得你的。”小夜子说。

“我怕是神志不清了，我想。”淳平老实承认。

小夜子伸出手，放在淳平手上。

“明天能去学校？我从来不曾有过你这样的朋友，你给了我许许多多，这点你要明白。”

“可光那样是不够的。”淳平说。

“不是的，”小夜子低下头，无可奈何似的说，“不是那么回事。”

淳平第二天就到班上去了。于是淳平高槻小夜子三人的亲密关系一直持续到大学毕业。淳平一度产生的恨不得径自消失到哪里去的念头也很快不翼而飞，快得令人惊异。他心中的什么已通过在宿舍抱着小夜子接吻而安顿在了相应的地方，至少再无须困惑了。决断已然做出，尽管做决断的不是他本身。

小夜子给淳平介绍她高中时代的同学，有时来个四人约会。淳平开始同其中的一个交往，并有了最初的性爱体验。那是在他快过二十岁生日的时候。然而他的心始终在别处。对待恋人，淳平总是彬彬有礼、善解人意，但满怀激情或一往情深的时候从来不曾有过。淳平满怀激情或一往情深只是在一个人写小说的时候才有。时过不久，恋人便离开他去别处寻求真正的体温了。同一情形重复了几次。

大学毕业后，他没上商学院而上文学院一事真相大白，淳平和父母的关系变得剑拔弩张。父亲要淳平返回关西继承家业，而他没那个打算，说要在东京继续写小说。双方没有达成妥协的余地，结果吵得一塌糊涂，不该说的话也说了。自那以来再没见面。淳平觉得，虽说是父子，但也不能保证一直相安无事。他和妹妹不同，妹妹跟父母非常合拍，而他从小就每每同父母顶撞。恩断义绝不成？淳平苦笑着想，很有些像大正时期的文人。

淳平没找工作，一边打零工维持生计一边写小说。当时的淳平每次写出作品总是先给小夜子过目，听她直言不讳地评论，而后按她的建议修改，改得十分细致耐心，直到她说“可以了”。淳平既没有小说指导老师又没有同伴，唯独小夜子的建议勉强算是导航灯。

二十四岁时写的一个短篇小说得了纯文学杂志的新秀奖，并获芥川奖[1]提名，其后五年时间共被提名四次。成绩不俗。然而最终未能获奖，成了老牌强势候补。其代表性评语是这样的：“作为这个年龄

的新人，行文考究，场景和心理描写亦有可圈可点之处，但随处有流于感伤的倾向，缺乏有冲击力的鲜活感和小说式的深度。”

高槻看了这评语笑道：“我看这些家伙脑袋瓜子走火入魔了。所谓小说式的深度到底是什么？社会上的正常人可是不用这种字眼的哟！今天的火锅缺乏牛肉式的深度——要这么说不成？”

三十岁前淳平出了两本短篇小说集，第一本叫《雨中马》，第二本叫《葡萄》。《雨中马》卖了一万册，《葡萄》卖了一万二千册。责任编辑说作为刚起步的纯文学作家的短篇集，这个数字已够可以了。报刊上的书评基本上抱以好意，但热烈的鼓吹并没有出现。

淳平笔下的短篇小说，主要写青年男女之间无果而终的爱情原委，结局总是令人黯然神伤。无论谁都说写得不错，然而无疑游离于文学主流之外。风格偏重抒情，情节略带古典韵味。而同时代一般读者需求的是更为生龙活虎更为耳目一新的笔调和故事。毕竟是电子游戏和RAP MUSIC[2]时代。编辑劝他写长篇小说。若一个劲儿写短篇，题材势必大同小异，小说格局亦将随之羸弱，而这种时候往往就要通过长篇创作拓展新天地。即便从现实方面而言，长篇也容易比短篇吸引世人目光。倘若打算作为职业作家长期干下去，仅写短篇前景未免严峻，因为光靠短篇维持生计实非易事。

但淳平是天生的短篇作家。他闷在房间里，抛开一切杂务，在孤独中屏息三天写出第一稿，再花四天时间定稿。往下当然要给小夜子和编辑看，反复精雕细琢。不过一般说来，短篇小说在最初一星期内就见分晓，关键东西无不在一星期内取舍定下，这样的活计适合他的性格：短时间精力高度集中，形象和语言高度浓缩。而想到创作长篇，淳平屡屡感到困惑——几个月或差不多一年时间里到底如何保持精力集中并且疾缓有致呢？他无法把握步调。

也有几次试图创作长篇，但每次都败退下来，淳平只好作罢。情愿也罢不情愿也罢，看来只能作为短篇作家活下去了，自己就是那一类型，无论怎么努力都不可能成为另一个人，一如再好的二垒手也成不了本垒击球员。

淳平过着简朴的单身生活，不需要很多生活费。只要必需开支有保障，他就不接更多的活计。养一只不爱叫的猫。结交要求不多的女友，若仍不遂意，便找时机分手。一个月偶有一两次在奇妙的时间醒

来，心情格外不安，切切实实地感到自己再怎么挣扎也哪里都到达不了。那种时候他就强行伏案工作，或喝酒喝到支撑不住。除此以外，他的人生可谓风平浪静，并无破绽。

高槻称心如愿地定下了去一家一流报社工作。因为不用功，学习成绩很难令人欣赏，但面试印象绝佳，所以转眼就内定了。小夜子也称心如愿地上了研究生院。毕业半年后两人结了婚。婚礼一派高槻风格，欢天喜地热闹非凡。新婚旅行去了法国。正可谓春风得意。他们在高圆寺买了两室公寓套间，淳平每星期去那里玩两三回，一起吃晚饭。新婚夫妇打心眼里欢迎淳平的来访。看上去与其两人单独相处，还不如有淳平加进来更为其乐融融。

高槻的新闻记者工作干得甚是开心。先被分在社会部，这个现场那个现场跑来跑去。他说那期间目睹了许多尸体，以致后来看见尸体也无动于衷了。七零八落的压死者尸体，焦头烂额的烧死者尸体，腐烂变色的陈旧尸体，胀鼓鼓的溺水者尸体，火药枪掀飞脑浆的尸体，锯断脖子和双臂的尸体。“活着的时候多少有所差异，死了都一样，都是被扔弃的肉壳。”

由于太忙了，他时常第二天早上才回家，那时候小夜子往往给淳平打电话。淳平往往天亮才睡，小夜子知道这点。

“正忙着？聊聊可好？”

“好好，也没特别忙什么。”淳平总是这样应道。

两人聊近来看的书，聊各自日常生活中出现的事，聊往事，聊所有人都自由散漫充满突发性的青春时代发生的事。关于未来则几乎不聊。每次如此闲聊，怀抱小夜子时的记忆就会在某一时间点复苏过来。嘴唇滑润的感触、泪水的味道、乳房的柔软，一切历历如昨，伸手可触，甚至可以再次目睹到射在宿舍榻榻米上的初秋明净的阳光。

过三十岁不久小夜子怀孕了。当时她在大学里当助教，请假生了个女孩。三人分别思考孩子的名字，最终用了淳平提议的“沙罗”。小夜子说音节好听。平安分娩那天夜里，淳平和高槻在没有小夜子的公寓单独——已经很久没这样了——对坐喝酒。两人隔着厨房餐桌，喝光了淳平作为贺礼带来的一瓶单胚麦芽威士忌。

“时间怎么转瞬之间就过去了？”高槻深有感触地说。这在他是少

见的。“感觉上就像刚进大学似的。在那里遇到了你，遇到了小夜子……可是一回过神，小孩都有了，我当上了父亲。活像看速放电影，感觉很是奇妙。不过你怕是不明白啊，你好像还在继续学生生活。羡慕死了！”

“没什么值得你羡慕的。”

但淳平理解高槻的心情。小夜子成了母亲，这对于淳平是个令他感到震撼的事实，说明人生的齿轮咔嚓一声往前转了一圈，再也无法返回原处。至于对此该怀有怎样的感慨，淳平还不大清楚。

“到现在了我才说，其实跟我比，小夜子本来更为你所吸引，我觉得。”高槻说。他已醉到相当程度，但眼神却比平时认真。

“何至于。”淳平笑道。

“不是何至于，这我明白。你是不明白。不错，你是能写一手乖觉漂亮的文章，可对于女人的心情，却比溺死者尸体还迟钝。不管怎样，我是喜欢小夜子，哪里也找不到能替代她的女人，所以志在必得。现在我也认为小夜子是世界上最好的女人，而且我有把小夜子搞到手的权利。”

“谁也没反对呀。”淳平说。

高槻点点头：“不过你真的还没明白。为什么呢，因为你是个无可救药的傻瓜蛋。是傻瓜蛋也没关系，人并不坏。不说别的，女儿的名字就是你取的。”

“可话又说回来，关键的事情却全稀里糊涂。”

“正是正是，关键的事情你绝对蒙在鼓里。居然还能写出小说。”

“肯定小说是另一码事。”

“不管怎么说，这回我们是四个人了。”高槻轻叹一声，“如何？四这个数字真是正确的不成？”

2

得知高槻和小夜子关系破裂，是在沙罗迎来两岁生日稍前几天。小夜子有几分歉意似的对淳平如实说了出来。原来小夜子怀孕期间高槻就已有了情人，如今几乎不再回家。对方是单位女同事。但是，无论说得怎么具体，淳平都想不明白究竟怎么回事。为什么高槻另外找

女人呢？沙罗降生那天夜里他还断言小夜子是世界上最好的女人，那又是发自肺腑之言。再说高槻溺爱女儿沙罗，何苦非抛弃家室不可呢？

“我时常来你们家一起吃饭，是吧？可是根本没嗅出那样的味道。看上去和和睦睦，在我眼里简直是近乎完美的家庭。”

“那是不错的。”小夜子文静地淡淡一笑，“那也并不是说谎演戏什么的。不过他是另外有个情人，而且事情已无可挽回。因此我们准备两相分开。你别过多担心，那样肯定更顺当些，在各种意义上。”

在各种意义上，她说。淳平心想，世界上真个充满着费解的话语。

几个月后，小夜子同高槻离了婚。两人之间达成了几项具体协议，没发生任何纠纷。没有相互指责，没有意见分歧。高槻离家同情人一起住，沙罗留在母亲这里。每星期高槻去高圆寺看一次沙罗，届时淳平尽可能作陪，这是三人间的一个默契。小夜子说那样对我们也轻松。那样更轻松？淳平觉得自己老了许多，尽管刚交三十三岁。

沙罗管高槻叫“爸爸”，管淳平叫淳叔。四人组成了奇特的模拟家庭。每次相见，高槻都一如既往地谈笑风生，小夜子也若无其事地举止自如。在淳平看来，她倒像是比以前还要洒脱。沙罗还理解不了父母离婚是怎么回事，淳平也没特别表示什么，恰到好处地扮演着分配给自己的角色。三人仍像以前那样开玩笑、谈往事。淳平所能理解的，仅仅是这样的场合对所有人都是必不可少的。

“我说淳平，”回去路上高槻说，那是一月的夜晚，呼出的气都是白的，“你没有目标要和谁结婚？”

“眼下没有。”淳平说。

“有固定恋人？”

“我想没有。”

“怎样，不想和小夜子在一起？”

淳平像晃眼睛似的看着高槻的脸：“什么意思？”

“什么意思？方倒似乎吃惊了，“什么什么意思？明摆着的意思嘛。不说别的，我可不希望除你以外的人当沙罗的父亲。”

“就为这个要我同小夜子结婚？”

高槻叹了口气，把粗胳膊搭在淳平肩上：“不愿同小夜子结婚？

不愿当我的后任？”

“不是那个意思，只是觉得像做交易似的谈这种事是不是合适。属于decency[3]问题。”

“不是做交易，”高槻说，“同decency也无关。你喜欢小夜子吧？也喜欢沙罗吧？不对？难道这不是最重要的？或许你自有你的一套啰啰嗦嗦的想法做法，这我理解。依我看，不过像是穿着长裤脱短裤罢了……”

淳平一言未发，高槻也沉默下来。高槻沉默这么久是很少有的事。两人吐着白气，并肩往车站走去。

“不管怎么说，你反正是个莫名其妙的傻瓜蛋。”淳平最后说。

“可以那么说。”高槻＞应道，“实际也是那样，不否认。我是在损毁自己的人生。不过么淳平，这是奈何不得的事，欲罢不能的事。为什么发生这样的事，我自己也稀里糊涂，辩解都辩解不了，然而发生了。即使不是现在，迟早在哪里也要发生的。”

淳平心想，同样的台词以前也听过。“你清楚地说过小夜子是世界上最好的女人，沙罗出世那天夜里说的，是吧？不记得了？说她是无可替代的女人。”

“现在也同样，这一点无任何变化。问题是，即使那样也合不来的情形世上也是存在的。”

“这么说了我也不明白。”

“你永远都不明白。”说罢，高槻摇摇头。最后一句话总是他说。

两人离婚两年了。小夜子没回大学，淳平求认识的编辑把翻译任务转给小夜子，小夜子完成得很好。她不但有语言天赋，行文也够畅达，做事迅速、认真、井井有条。编辑佩服小夜子的工作效果，第二个月便把够分量的文学翻译交给了她。稿酬虽然不高，但加上高槻每月送来的生活费，母女两人生活不成问题。

高槻小夜子淳平依旧每星期聚会一次，加上沙罗一起吃饭。高槻有急事来不了，那时候就小夜子淳平沙罗三人一块儿吃。高槻不在，餐桌顿时安静下来，有了日常生活气息，也真是不可思议。若有不明真相的人在场，肯定以为是真正的一家子。淳平继续稳扎稳打地写小说。三十五岁时出版了第四本短篇集《沉默的月亮》，得了面向中坚

作家的一个文学奖。其中与书名同题的短篇还将搬上银幕。他还利用小说创作间隙出了几本音乐评论集，写了关于庭园的专著，翻译了约翰·厄普代克的短篇集，无不获得好评。他有了自己的风格，能够将声音深邃的回响和光线微妙的色调置换成简洁而有说服力的文字。读者固定下来了，收入也相应稳定了，他一步一个脚印地巩固了作为作家的地盘。

淳平一直在认真考虑向小夜子求婚的事，好几次考虑了整整一夜，天亮仍难以成眠，有一时期几乎无法投入工作。然而他还是下不了决心。想来，淳平同小夜子的关系自始至终都是由别人决定的，他总是处于被动位置。把小夜子引见给他的是高槻，高槻从班里挑出两人，组成了三人小圈子。之后高槻得到了小夜子，结婚、生小孩、离婚，而今又劝淳平和小夜子结婚。当然淳平是爱小夜子的，这点毫无疑问。现在确是同她结合的绝好机会，料想小夜子不至于拒绝他的请求，这点也很清楚。可是淳平认为这样未免好过头了。没办法不这样认为。他本身决定的事项究竟何在呢？他困惑不已。得不出结论。后来地震来了。

地震发生时，淳平正在西班牙为一家航空公司的内部刊物去巴塞罗那采访。傍晚回宾馆打开电视看新闻，出现了房倒楼塌的市区和腾空而起的浓烟，简直同空袭后的景象无异。播音员说西班牙语，淳平一时判断不出是哪里的城市，不过怎么看都是神户。几幕有印象的场景扑入眼帘，芦屋一带的高速公路塌落下来。

“你是神户一带出生的吧？”同行的摄影师说。

“是的。”

但是他没往老家打电话。同父母之间的隔阂实在太深，持续得也实在太久了，已见不到言归于好的可能性。淳平乘飞机返回东京，继续往日的生活。电视不开，报纸也不细看。有人提起地震，他就缄口不语。那是来自早已葬送的过去的余响。大学毕业以来他甚至一步也不曾踏入故乡那座城市。尽管如此，电视上推出的废墟还是让他内心深处的伤痕活生生地呈露出来了。那场巨大而致命的灾难仿佛使他的生活发生了静静的、然而是来自脚下的变化。淳平感到从未有过的绝望。没有根啊，他想，同哪里也连不到一起。

讲好去动物园看熊的星期日早上，高槻打来电话。“必须马上飞去冲绳，”他说，“县知事答应单独接受采访，好容易安排出一个小时。对不起，动物园我就算了，只能你们去了。我不去的话，熊大人也不至于怎么快快不乐吧？”

淳平和小夜子领沙罗去上野动物园。淳平抱起沙罗让她看熊。

“那个就是正吉？”沙罗指着块头最大的漆黑漆黑的马熊问。

“不，那个不是正吉。正吉块头要小些，模样也更机灵。那是捣蛋鬼敦吉。”

“敦吉君！”沙罗朝马熊喊了几声。马熊毫不理会。沙罗转向淳平：“淳叔，讲敦吉的故事。”

“不好讲啊。说实话，敦吉身上可没有多么有趣的故事。敦吉是普普通通的熊，和正吉不一样，不会说话，不会算账。”

“可总会有一点好的地方吧？”

“那的确是的，”淳平说，“你说得对，再普通的熊也总有一两个优点。对了对了，忘了，这个吉敦……”

“敦吉！”沙罗尖声纠正。

“抱歉。这个敦吉嘛，唯独抓马哈鱼有两下子。在河里躲在大石头背后，一把就抓一条马哈鱼。抓马哈鱼一定要眼明手快才行。敦吉虽说脑袋不太好使，但比所有住在山里的熊抓的马哈鱼都多，多得吃不完。可是不会说人话，不能把多余的马哈鱼拿去城里卖。”

“那还不简单，”沙罗说，“把多余的马哈鱼跟正吉的蜂蜜交换就行了么。正吉的蜂蜜也多得吃不完，是吧？”

“是的是的，正是。敦吉想到的跟你想到的一样。两个就拿马哈鱼和蜂蜜来交换，那以后它们两个就更加互相了解了：原来正吉绝不是莫名其妙的家伙，敦吉也不单单是捣蛋鬼。这么着，它们成了好朋友，一见面就说好多好多话。互相交换知识，互相开玩笑。敦吉拼命抓鱼，正吉拼命采蜜。不料有一天，马哈鱼从河里消失了，可以说是晴天霹雳。”

“晴天……”

“晴天霹雳。突然的意思。”小夜子解释说。

“全世界的马哈鱼全都聚在一起商量，决定不去那条河了，因为

那条河有专门会逮马哈鱼的敦吉。打那以来，敦吉一条马哈鱼也抓不到了，顶多有时候抓只瘦青蛙充饥，世上再没有比瘦青蛙更难吃的了。”

“可怜的敦吉君。”沙罗说。

“结果，敦吉就被送到动物园来了？”小夜子问。

“到那一步话还早着呢，”说着，淳平咳一声清清嗓子，“不过基本上是那么回事。”

“正吉没有帮助有困难的敦吉？”沙罗问。

“正吉想帮助敦吉，当然想的，好朋友嘛。朋友就是要互相帮助。正吉把蜂蜜白分给敦吉。敦吉说：‘那不成，那样就靠你的好意活着了。’正吉说：‘别说那种见外的话。假如处境倒过来，你也会同样这样做的。不是吗？’”

“那是。”沙罗使劲点头。

“可是那样的关系不会长久。”小夜子插嘴道。

“那样的关系不会长久。”淳平说，“敦吉说：‘我和你应该以朋友相待。一方光是给予，另一方光是接受，就不是真正的朋友关系了。我下山去，正吉。想在新地方重新试一次自己。如果再在哪里遇上你，就让我们在那里再次成为好朋友。’两人握手告别。可是下山的时候，不了解人世情况的敦吉被猎人用圈套逮住了。敦吉失去自由，被送到动物园来了。”

“可怜的敦吉。”

“就没有更好的办法？大家都能幸福生活的办法？”小夜子随后问道。

“还没想起来。”淳平说。

这个星期日的晚饭，三人照例是在阿佐谷小夜子的公寓里吃的。小夜子哼着《鳟鱼》的旋律煮通心粉、把番茄酱解冻，淳平做扁豆元葱色拉。两人打开红葡萄酒各倒一杯，沙罗喝橙汁。收拾好碗筷，淳平给沙罗读连环画，读完时已经到了沙罗睡觉时间，但她拒绝睡觉。

“妈妈，把胸罩解开。”沙罗对小夜子说。

小夜子脸红了：“不行，在客人面前怎么好那样。”

“瞧你说的，淳叔又不是客人。”

“什么呀，那？”淳平问。

“无聊游戏。”小夜子说。

“穿着衣服解下胸罩，放在桌子上，再戴上。一只手必须总放在桌子上不动，看用多长时间。妈妈做得妙极了。”

“乱弹琴！”小夜子摇头道，“家里边随便玩玩罢了，在别人面前搞那名堂怎么成。”

“不过蛮有意思嘛。”淳平说。

“求求你，也让淳叔看看。一次就行。做一次我马上上床睡觉。”

“没办法。”说着，小夜子摘下数字式手表递给沙罗。“真的要乖乖睡哟！那，说声预备就开始，看着时间。”

小夜子穿着一件黑色圆领毛衣。她双手放在桌面上，说了声“预备”，然后先右手像甲鱼一样哧溜溜钻进毛衣袖，在背部做出轻轻搔痒的姿势。继而拿出右手，这回把左手伸进袖口，绕脖子轻转一圈，又从袖口退出，手里边拿着白色胸罩。委实敏捷得很。胸罩不大，没有钢丝支撑，即刻又被塞入袖口，左手从袖口退出。接下去右手进入袖口，在背部社会窸窸窣窣地动了动，旋即右手退出，至此全部结束，两手在桌面上合拢。

“二十五秒。”沙罗说，“妈妈，好厉害的新纪录。原来最快才三十六秒。”

淳平鼓掌：“不得了，简直是魔术。”

沙罗也拍手。

小夜子站起来说：“好了，计时表演结束。按刚才讲定的，上床睡觉。”

睡前沙罗在淳平的脸颊亲了一口。

见沙罗已发出熟睡的呼吸声，小夜子返回客厅，对淳平坦白说：“说实话，我耍滑头来着。”

“耍滑头？”

“胸罩没再戴。装出戴的样子，却顺着毛衣襟滑到了地上。”

淳平笑道：“狡猾的母亲！”

“人家想创新纪录的么！”小夜子眯起眼睛笑道。她已许久没露出这么自然的笑容了。时间之轴如拂动窗纱的风一般在淳平心中摇曳。

淳平伸手放在小夜子肩上，她马上抓起那只手。随后两人在沙发上抱在一起，水到渠成地相互搂紧对方的身体，贴住嘴唇。较之十九岁的时候，一切仿佛没有任何变化。小夜子的嘴唇发出同样的清香。

“一开始我们就该这样来着，”移到床上后，小夜子悄声说道，“可你——唯独你——不懂，什么都不懂，直到马哈鱼从河里消失。”

两人脱光衣服，静静地抱在一起，就像生来初次交合的少男少女一样，笨手笨脚地互相触摸对方身体的所有部位。花了很长时间看好摸好之后，淳平这才进入小夜子体内。她迎合似的接受了他。但淳平很难认为这是现实中发生的事，恍惚觉得是在淡淡的天光中走一座永无尽头的无人的桥。只要淳平身体一动，小夜子就随之而动。几次险些一泄而出，淳平勉强才控制住。他觉得，一旦泄出，梦就会醒来，一切就会消失不见。

这当儿，背后传来轻微的吱呀声——卧室门悄然打开的声音。走廊灯光呈打开的门的形状射在凌乱的床罩上。淳平欠起身回头一看，见沙罗背对光站着。小夜子屏住呼吸，收腰让淳平拔出，然后把床罩拉到胸部，用手拢一下头发。

沙罗没哭也没喊，只是站在那里，右手紧攥球形门拉手，目视两人。但她实际上什么也没看，目光只是对着某处的空白。

“沙罗，”小夜子招呼一声。

“伯伯叫我来这里的。”沙罗说。声音平板板的，犹如直接从梦中拧下来的什么人。

“伯伯？”小夜子问。

“地震伯伯。”沙罗说，“地震伯伯来了，叫醒沙罗，让我告诉妈妈：正打开箱盖等着大家呢。还说这么一讲妈妈就晓得的。”

这天夜晚，沙罗睡在小夜子床上。淳平拿毛毯睡在客厅沙发上，但睡不着。沙发对面是一台电视，他久久地盯视着电视死去的荧屏。他们就在其背后。淳平心里明白。他们打开箱盖等待。他脊背上一阵发冷，过了好久也没有暖和过来。

淳平索性不睡了，去厨房做咖啡。坐在餐桌前喝咖啡的时间里，他发现脚下掉着一个瘪瘪的什么东西。小夜子的胸罩。仍是做游戏时那个样子。他拾起来，搭在椅背上。了无装饰的、款式简洁的、失去

意识的白色内衣。尺寸不怎么大。搭在黎明前的厨房椅背上的它，俨然一个匿名证人，一个早已逝去的某段时光所遗留下来的证人。

他想起刚进大学时的事，耳畔响起在班上第一次见面时的高槻的声音。“喂，一起吃饭去。”他声音温和地说，脸上浮现出一见如故的讨人喜欢的笑容，仿佛在说这个世界将一天比一天美妙起来。那时我们在什么地方吃什么东西来着？淳平记不得了。不是什么了不起的东西，这点倒是可以肯定。

“干嘛找我吃饭？”当时淳平问道。

高槻微微一笑，很自信地用食指戳着自己的太阳穴：“我具有一项才能，无论何时何地都能找到地道的朋友。”

高槻没说错，淳平把大号咖啡杯放在面前想道，他确实具有发现地道朋友的才智。但仅仅这样是不够的，在人生这条漫长的旅途中，持续爱一个人和发现地道的朋友还是两回事。他闭目合眼，开始思考从自己身上通过的漫长的时间。他不愿意认为那是无谓的消耗。

天亮小夜子醒来就立刻向她求婚。淳平决心已定。再不能犹豫了，再不能浪费时间了，一刻也不能。淳平不出声地打开卧室门，看着裹在被子里熟睡的小夜子和沙罗。沙罗背对着小夜子，小夜子手轻轻放在她肩上。淳平抚摸小夜子落在枕上的秀发，又用指尖碰了碰沙罗粉红色的小脸蛋。两人都纹丝不动。他在床旁铺着地毯的地板上弓身坐下，背靠着墙，守护着睡眠中的两人。

淳平一边眼望墙上挂钟的时针，一边思索讲给沙罗听的故事的下文。正吉和敦吉的故事。首先要给故事找个出口。敦吉不应该被轻易送进动物园，必须得救才行。淳平再一次从头追溯故事的流程，如此时间里，脑中萌发了一个模模糊糊的念头，并一点点具体成形。

> 敦吉心生一计：用正吉采来的蜂蜜烤蜂蜜饼好了。稍经练习，敦吉晓得自己有烤制脆响脆响的蜂蜜饼的才能。正吉拿那蜂蜜饼进城卖给人们。人们喜欢上了蜂蜜饼，卖得飞快。这么着，敦吉和正吉不再两相分离，在山里边作为好朋友幸福地生活着。

沙罗想必喜欢这个新的结局，包括小夜子。

要写和以往不同的小说，淳平心想。天光破晓，一片光明，在那

光明中紧紧地拥抱心爱的人们——就写这样的小说，写任何人都在梦中苦苦期待的小说。但此刻必须先在这里守护两个女性。不管对方是谁，都不能允许他把她们投入莫名其妙的箱子——哪怕天空劈头塌落，大地应声炸裂……

---

[1]日本纯文学作品的最高奖项，每年上下年度各评选一次。

[2]二十世纪七十年代主要流行于美国纽约及西海岸一带的韵律和谐间以道白的乐曲，即所谓洋快板、说唱乐。

[3]意为体面、礼仪、社会上高尚文雅行为的标准。

村上春树年谱

1949年

1月12日出生于日本关西京都市伏见区，为国语教师村上千秋、村上美幸夫妇的长子。出生不久，家迁至兵库县西宫市夙川。

1955年 6岁

入西宫市立香栌园小学就读。

1961年 12岁

入芦屋市立精道初级中学就读。

1964年 15岁

入兵库县神户高级中学就读。

1968年 19岁

到东京，入早稻田大学第一文学部戏剧专业就读。

1971年 22岁

以学生身份与夫人阳子结婚。

1974年 25岁

开办爵士乐酒吧。

1975年 26岁

大学毕业。毕业论文题目是《美国电影中的旅行思想》。

1979年 30岁

长篇小说《且听风吟》出版，获第23届群像新人奖。

1980年 31岁

长篇小说《1973年的弹子球》出版。

1981年 32岁

转让酒吧，专业从事创作。移居千叶县船桥市。与村上龙的对谈集《慢慢走，别跑》出版。

1982年 33岁

长篇小说《寻羊冒险记》出版，获野间文艺新人奖。

1983年 34岁

曾赴希腊旅行。短篇集《去中国的小船》、《遇到百分之百的女孩》、插图短篇集《象厂喜剧》出版。

1984年 35岁

曾赴美国旅行。短篇集《萤》、随笔集《村上朝日堂》出版。

1985年 36岁

长篇小说《世界尽头与冷酷仙境》、短篇集《旋转木马鏖战记》、插图童话《羊男的圣诞节》、与川本三郎合作的评论集《电影冒险记》出版。《世界尽头与冷酷仙境》获第21届谷崎润一郎奖。

1986年 37岁

移居神奈川县大矶町，赴意大利、希腊旅行。短篇集《再袭面包店》、随笔集《村上朝日堂的卷土重来》、插图随笔集《朗格汉岛的午后》出版。

1987年 38岁

从希腊回国。随笔集《日出国的工厂》、长篇小说《挪威的森林》出版。

1988年 39岁

曾赴伦敦、意大利、希腊、土耳其旅行。长篇小说《舞！舞！舞！》出版。

1989年 40岁

曾赴希腊、德国、奥地利旅行，回国后赴纽约。随笔集《村上朝日堂 嗨嗬!》、《小而有用的事》出版。

1990年 41岁

回国。短篇集《电视人》、八卷本《村上春树作品集，1979—1989》、旅行记《远方的鼓声》、《雨天炎天》出版。

1991年 42岁

赴美国新泽西州普林斯顿大学任客座研究员。

1992年 43岁

长篇小说《国境以南 太阳以西》出版。

1993年 44岁

赴美国马萨诸塞州剑桥城塔夫茨大学任职。

1994年 45岁

曾赴中国、蒙古旅行。随笔集《终究悲哀的外国语》、长篇小说《奇鸟行状录》第一、二部出版。

1995年 46岁

从美国回国。《奇鸟行状录》第三部出版。

1996年 47岁

在东京采访地铁沙林毒气事件受害者。随笔集《村上朝日堂日记·漩涡猫的找法》、短篇集《列克星敦的幽灵》、对谈集《去见村上春树·河合隼雄》出版。《奇鸟行状录》获第47届读卖文学奖。

1997年 48岁

东京地铁沙林毒气事件受害者采访集《地下》、随笔集《村上朝日堂是如何锻造的》、文学评论集《为了年轻读者的短篇小说导读》、插图传记集《爵士乐群英谱》出版。

1998年 49岁

旅行记《边境·近境》、漫画集《毛绒绒软蓬蓬》、《地下》的续篇《约定的场所》出版。《约定的场所》获1999年度桑原武夫奖。

1999年 50岁

曾赴北欧旅行。长篇小说《斯普特尼克恋人》出版。

2000年 51岁

短篇集《神的孩子全跳舞》出版。

2001年 52岁

插图传记集《爵士乐群英谱2》、随笔集《村上广播》、插图随笔集《轻飘飘》出版。

2002年 53岁

长篇小说《海边的卡夫卡》、插图旅行记《如果我们的语言是威士忌》出版。

2003年 54岁

E-mail通讯集《少年卡夫卡》出版。

2004年 55岁

长篇小说《天黑以后》出版。

2005年 56岁

插图小说《奇怪的图书馆》、随笔集《没有意义就没有摇摆乐》出版。

2006年 57岁

短篇集《东京奇谭集》出版。获弗兰茨·卡夫卡文学奖。

2007年 58岁

获2006年度朝日奖。随笔集《谈跑步时我说的东西》、《村上曲》出版。

2008年 59岁

获普林斯顿大学名誉博士称号。

2009年 60岁

长篇小说《1Q84》出版。